

二战启示录： 真相、冲突与死亡

共11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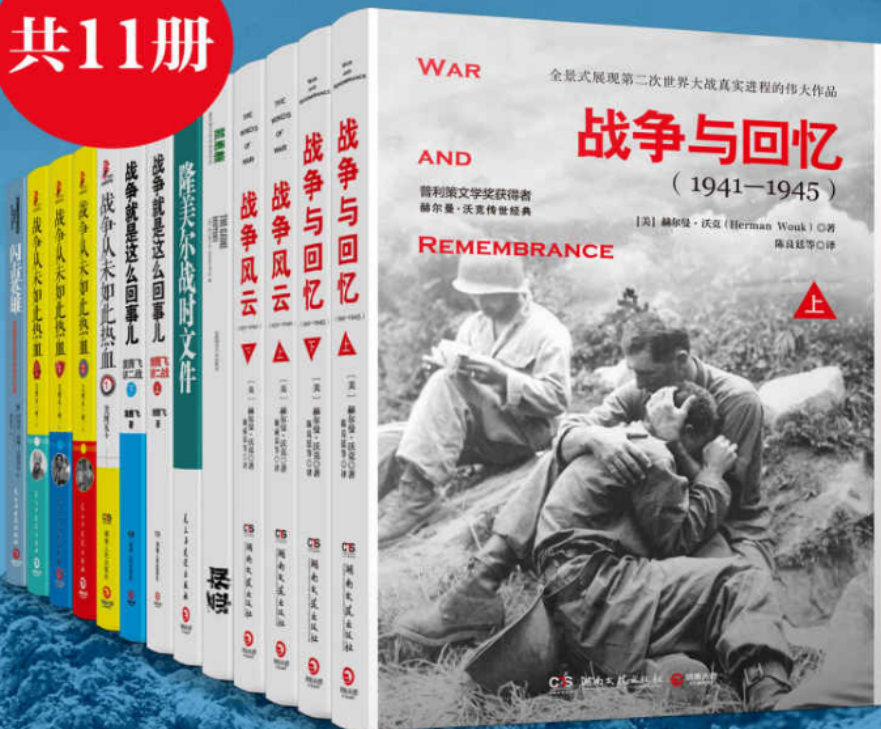
博集天韵
CS-BOOKY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二战启示录： 真相、冲突与死亡

共11册




博捷天卷
CS-BOOKY

目录

战争与回忆：全2册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与回忆（上）

第一部 “娜塔丽在哪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部 中途岛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部 拜伦与娜塔丽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帕格与罗达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四部

战争与回忆（下）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帕格与帕米拉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五部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部

犹太乐园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莱特湾之战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七部

史实注释

出版方声明

战争风云：全2册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风云（上）

第一部

娜塔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帕米拉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二部

战争风云（下）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风云骤起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三部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出版方声明

凯恩舰哗变

美国《海军条例》摘录

I 威利·基思

- 1 穿过镜子
- 2 梅·温
- 3 海校学生基思
- 4 海校学员基思遇到麻烦
- 5 基思的调令

II “凯恩号”军舰

- 6 基思医生的信
- 7 “凯恩号”军舰
- 8 舰长德·弗里斯
- 9 出海第一天
- 10 丢失的电报

III 奎格舰长

- 11 奎格舰长接替德·弗里斯舰长
- 12 新秩序
- 13 绝对最佳拖靶舰
- 14 奎格遭训斥
- 15 返航的欢乐

IV 上岸度假

- 16 上岸度假
- 17 两瓶香槟酒
- 18 斯蒂尔威尔的休假问题

V 哗变

- 19 惟命是从的小圈子
- 20 耶洛斯坦
- 21 死神与冰淇淋
- 22 水荒

- 23 斯蒂尔威尔受军法审判
- 24 马利克的秘密航海日志
- 25 罗兰·基弗荣获勋章
- 26 一加仑草莓
- 27 搜查
- 28 走访哈尔西
- 29 台风
- 30 哗变

VI 军事法庭

- 31 被告律师
- 32 威利休假
- 33 军事法庭——第一天
- 34 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
- 35 军事法庭——第二天下午
- 36 奎格与格林沃尔德对阵
- 37 裁决

VII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 38 神风突击队
- 39 情书
- 40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隆美尔战时文件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编者赘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导言

本书地图代号对照表

隆美尔文件的故事

第一部 1940年的法国战役

第一章 马斯河上的突破

第二章 合围

第三章 索姆河上的突破

第四章 向瑟堡追击

第二部 非洲战争的第一年

第五章 格拉齐亚尼失败的前因后果

第六章 第一回合

第七章 1941年的英军夏季攻势

第八章 1941年的冬季战役

第三部 非洲战争的第二年

第九章 加扎拉和托布鲁克——作战的准备

第十章 向埃及境内追击

第十一章 主动权的丧失

第十二章 与时间赛跑

- 第十三章 成败关头——阿兰·哈法
- 第十四章 无希望的会战——阿拉曼
- 第十五章 阿拉曼的回顾
- 第十六章 大撤退
- 第十七章 在欧洲的会商
- 第十八章 回到突尼斯
- 第十九章 在两条火线之间

第四部 意大利

- 第二十章 1943年的意大利

第五部 侵入战

- 第二十一章 1944年的侵入战
- 第二十二章 末日
- 第二十三章 天已经黑了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上

版权信息

自序

第一章 熙熙攘攘争名利（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01.问天下谁有我“惨”

老兵很不服气
凄惨的德国
要有贵族气派
越打越吃力

02.齐聚巴黎开个会

舰队送死去
成立共和国
灰溜溜的首相
一开会就吵架

03.把我们卖了也赔不起

俩老头要决斗
固执的反对者
狮子大开口

04.啥玩意儿都不能有

和约真苛刻
国土被割裂
受了伤要报复

05.你们就可劲儿压榨我

被人捅了一刀？
甭想限制我
就是不给你钱
20年休战
秩序得到了调整

06.两个国家最失落

有了矛盾须调解
就不许你傍大款

钩心斗角几时休

挑起二战有缘由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特勒发迹、纳粹掌权）

01.童年确实很不幸

到底属于哪个民族？

希特勒他爹的身世

小痞子希特勒

性格决定命运

02.“维漂”混得很差劲

终于不再受管教

难得的温情

生活很困窘

03.勇敢的下士

这个士兵很勇敢

毒气在蔓延

失望的希特勒

04.从此有了党组织

加入纳粹党

这个政党在壮大

靠印钞票度日

05.将法庭变成演讲台

啤酒馆暴动

政变行不通

坚决否认有罪

妇女争相来献花

06.抓住时机大翻身

服刑期间在写书

竟在狱中办集会

采取新的策略

老元帅的尴尬

07.终于当上了总理

不让当总理？没门

就不让你当总理

我还是当上了总理

08.想方设法巩固自己

究竟谁是纵火犯

消除你的痛苦

这个太保不一样

党卫军的诞生

共和国名存实亡

09.哄你没商量

再也没人能管住他

热火朝天搞建设

得到的好处多

就是欺骗你

10.一切为了战争

遍地都是青年军
对孩子进行洗脑
培养目标很明确
德国人为何会打仗
这个部长会煽情

11.残酷迫害犹太人

鼓动人民反犹太
水晶之夜并不美

12.壮着胆子进军

重新武装德军
一生最紧张的时刻

第三章 臭味相投俱独裁（意、日、西班牙法西斯化）

01.这哥们儿喜欢暴力

父亲对其影响大
坏小子被劝退
本性不改很好色
组织石匠们罢工

02.向罗马进军

我拒绝死亡
向罗马进军
新经济进程
建筑师受尊敬
创办电影节

03.耍权谋超一流

为了梦想去打仗
就怕别国不同意
哄得法国团团转
国联就是个摆设

04.成了一个大包袱

对比真鲜明
占领埃塞俄比亚
这场战争不划算

05.仨首相被暗杀

整体向右转
主官管不了参谋
三个愣小子捅破天
受不了了干掉你
磨刀霍霍杀首相
用气球平息叛乱
不敢再得罪军部

06.又一个独裁政权

让人愤恨的共和军

将灵魂交付上帝

拉帮结伙干坏事

第四章 旌旗高扬欲称霸（德军闪击波兰，征战欧洲）

01.臭名昭著的条约

条约未能救波兰

简直就是看不起人

苏德竟结盟

苏联外长很狡猾

找个借口很简单

02.德军“闪击”波兰

骑兵打坦克

排兵布阵有问题

英勇地抵抗

03.英勇无畏的阻击

美好的愿望落空

赢得敌人的敬重

海军也不是好惹的

04.坦克真不是玩具

战略思想最重要

老将老得糊涂了

05.苏德分区占波兰

德占区成了劳改场

苏占区强不了多少

06.非打你不可的理由

轻轻松松占丹麦

国王进入林海中

联军情况一团糟

07.盟军大溃败

西线战役打响

德国伞兵损失大

荷兰被迫投降

伞兵空降破要塞

向法国发起进攻

追击盟国部队

100万人被围困

08.敦刻尔克大撤退

关键时刻叫停

“发电机计划”

法国人投降了

09.悲壮惨烈的空战

铁了心要跟德国干

“黑色的星期四”

道丁司令惹人怨

大编队作战损失小

战略轰炸的“雏形”

10.“小弟”投靠了别人

六千水兵大起义
极其苛刻的条约
不自量力的霍尔蒂
这个元帅很窝囊
弱国夹缝求生存

11.屡战屡败的军队

基本没占到便宜
沦为欧洲的笑柄

12.克里特岛激战

两个一块儿打
绝不向意大利人投降
大规模空降作战
希腊民主军横空出世

13.南斯拉夫被瓜分

保罗王子的危机
元首的震怒
南斯拉夫被灭掉

14.惹不起的游击队

最高统帅负伤
游击队很活跃

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

01.斯大林的崛起

四处打家劫舍
粗暴无礼惹反感
高层们的私心

02.阴谋在慢慢地酝酿

“伟大”领袖过生日
消灭新的敌人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借谋杀案树权威
“特别程序”危害大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多人被处以极刑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沙俄将军的感叹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几家欢乐几家愁

06.坚贞不屈的芬兰

领导全国大罢工
芬兰是幸运的

07.苏芬战争

芬兰的恐惧
莫洛托夫成“商标”
苏军损失惨重

08.芬兰为何那么坚挺

为制度而战
真正为国民着想

09.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屈服
拉脱维亚让步
立陶宛低头
苏联的矛盾“心境”
三国相继被兼并

10.究竟该信任谁

“东方战线”受争议
谁我都不相信
“红色间谍”佐尔格
心里一直没概念
就不这么认为
开始警觉起来

11.战略失误的恶果

全线发起攻击
德国人很乐观
不愿看到的后果
年龄小不是优势
这种战术不合适

12.史上最强围歼战

放弃包围战术
意见很是不一致
方面军司令被打死
罗马尼亚很生猛

13.打不垮的列宁格勒

“刻不容缓的任务”
作曲家的臣服
打破列宁格勒之围

14.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行动”计划
领袖仍留莫斯科
收拾细软赶快跑
发动大规模反击

第六章 剑舞黄沙洒热血（德意、盟军决战北非战场）

01.意军个个是活宝

墨索里尼又犯二
都在对手算计之中
意军摆出挨揍架势
没意面吃可不行
意大利人爱投降
这个元帅很点儿背

02.隆美尔就是狠
这个哥们儿不好惹
露了一大手

03.蒙哥马利到非洲
谁能击败隆美尔？
偷袭意大利海军
盟军实力在增强
蒙哥马利出战

04.阿拉曼对战
盟军“轻足行动”
托马水平欠火候
双方在苦战

05.大战后的苍凉
攻敌所必救
失败是很明显的
实施“增压行动”
盟军惨胜

第七章 硝烟正浓鏖战急（亚洲战区、太平洋战场）

01.军事理念贼落后
中国太不好搞定
进退两难之困境
日本少有的战略家
综合比较选南进
无视高科技
谁也不服谁

02.杀鸡用牛刀
这帮爷们儿不听令
张鼓峰比武
日本人的自信
苏日态度差别大

03.苏日诺门坎之战
双方再度交手
不了解对手
中将差点儿要切腹
苏打水瓶成武器
步兵对抗重炮
就比一个狠劲儿
打醒北进派的迷梦

- 04.暗中酝酿阴谋
急欲夺取东南亚
下定决心偷袭
迷惑美国人
箭已在弦上
- 05.偷袭珍珠港
别管它了吧
偷袭改强攻
“迟到”的宣战书
南云是个庸才
美航母突然离港
美国卷入二战
- 06.日军占领菲律宾
这老哥花天酒地
美菲联军陷被动
诗人将军脑袋“短路”
麦克阿瑟溜走
日军控制菲律宾
“巴丹死亡行军”
- 07.攻克“远东堡垒”
终于有了“赎罪”机会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新加坡沦陷
狮城在垂泪
- 08.日军作恶于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
恶行累累惹民愤
- 09.泰国“生存术”
“失地恢复运动”
日军的如意算盘
泰法两国在“招架”
泰国是条“变色龙”
山姆大叔帮泰国
- 10.缅甸被占领
中国远征军入缅
缅甸失陷
善意相待侵略者
- 11.破译日本电码
挺进西南太平洋
虎视眈眈两相望
- 12.珊瑚海海战
夸大的战报
“牛刀杀鸡”的感觉
“祥凤”号航母被炸沉

同时发现敌人
极为悲壮的对话
“列克星顿”号沉没

13.轰炸日本本土
罗斯福发出指示
空袭日本

14.真实的“密码战”
摸清对手意图
绞尽脑汁破密码

15.惊心动魄中途岛
晚起飞酿厄运
南云中将的判断
模棱两可的报告
嫉贤妒能害处大
美军点儿真背

16.决胜中途岛
战局发生大逆转
“约克城”号沉海底
海军少将随舰亡
丧失战略主动权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版权信息

自序：了却一桩“心头大事”

第一章 名将饮恨大西洋（大西洋海战，德国海军的悲歌）

01.传说中的U艇

鼠目寸光的英国人

傻瓜才去硬碰硬

“狼群战术”很可怕

02.奇袭斯卡帕湾

“皇家橡树”号离奇沉没

潜伏在海军基地

间谍都是演技派

普里恩逮着大鱼了

跟敌人做伴

03.群殴“斯佩伯爵”号

小船扛大炮

让我追得好辛苦

好汉经不起群殴

无奈的自沉

04.“俾斯麦”殒命处女航

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

天堂有路你不走

永不沉没的战舰

05.北冰洋上的大屠杀

同“魔鬼”合作

要玩儿就玩儿狠的

该出手时就出手

纸上谈兵要不得

06.“北方孤独女王”驾崩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以牙还牙搞偷袭

你若安好，我便接着扔炸弹

07.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第二章 战争残酷几人知（苏德对决，苏联赢得战争主动权）

01.这样打仗很无语

反正我们人多

让士兵去送死

02.最著名的叛徒

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俘虏的待遇不一样

向祖国开战

弗拉索夫的曲线救国

03.克里米亚的决斗

一块硬骨头
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打仗就是玩心眼儿

04.看谁犯的错误多
错误都是下属的
哥儿俩是半斤八两

05.激战斯大林格勒
不得后撤半步
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
苏联人学会动脑子了
王牌狙击手顶级对决
女狙击手柳德米拉
是活的就得上
“天王星”行动
就不让你突围
怎么都是个死
军衔最高的战俘

06.库尔斯克会战
苏联人高兴得有点儿早
曼施坦因的计划
此路不通走他路
坦克大战
到苏德战场练手
先下场就是认输
鲜血换来的胜利

07.王牌英豪竞风流
只有挨打的份儿
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
从菜鸟到王牌
一个人的战斗
鲁德尔不是神话
飞机战坦克
比希特勒还好战
“斯大林”在战场上出没
马特洛索夫堵枪眼
“闪电将军”瓦杜丁
将军难免阵前亡
战场上的死刑犯
谁敢顶撞斯大林

08.滚滚红流向西去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救火队长”莫德尔
我只效忠于德国
华沙起义的真相

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
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
不甘心亡国的决心
十次斯大林突击

第三章 高手过招玩心计（盟军光复北非，进占意大利）

01.“沙漠之狐”告别北非

不听话就揍你
习惯了以少胜多
隆美尔的告别之战

02.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

忽悠希特勒
“马丁少校”光荣出征
大家一起来演戏
看谁跑得快

03.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被辞职”
欧洲第一恶棍
只能去算卦了
玩起了躲猫猫
都是一帮亡命徒
斯科尔兹内从天而降
“橡树行动”成绝唱

04.终究难逃一死

罗马今夜不设防
丘吉尔的秘密交易
独裁者的末日

第四章 浩瀚大洋是屠场（美日鏖战太平洋，日军节节败退）

01.喋血瓜岛

彩排不影响演出
打仗需要避孕套
美军不是一根筋
全军覆没也是功
“老鼠”运大米
小日本的送死战术
真正的英雄巴斯隆
补给是个大问题
用铁丝包扎伤口
末日的开始

02.送老冤家归西

谎报战功遭报应
给敌人发请帖
“复仇者”行动
“名将之花”黯然凋零

03.就这样被你征服

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拿土著人当“肉盾”

自杀式冲锋最拿手

04.拿下“太平洋的防波堤”

决战之前静悄悄

马里亚纳打“火鸡”

潜艇猎杀航母

不见棺材不落泪

鬼子的二百五精神

最后的鬼子

东条英机被迫下野

05.联合舰队的葬礼

谎报战功惹的祸

日军就是一帮赌徒

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

06.像风一样湮灭

一机换一舰

令人惊讶的疯狂

第五章 为了祖国的背叛（盟军登陆诺曼底，光复西欧）

01.忽悠也是战斗力

犯傻还是使坏

三大巨头斗法

忽悠你没商量

02.盟军登陆诺曼底

点儿背的空降兵

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最勇敢的军人

恐怖的“装甲老虎”

你破坏我建设

百万大军过海峡

03.道义胜于功利

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跟希特勒玩火

巴黎唯一的希望

04.“女武神”行动

谁敢刺杀希特勒

在矛盾中走向死亡

05.赌徒最后的疯狂

“百分之九十的胜利”

危机时刻也幽默

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两次

第六章 侵略注定要失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

01.城头变幻大王旗

丢掉了发家的地儿

走上了不归路
真实版的越狱
老大成了阶下囚
下士训斥上将
谈判桌上的筹码
布达佩斯之殇
最后一个秘密
把功臣扫进垃圾堆
末日即将来临

02.末日依旧疯狂

柏林成了香饽饽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希特勒自食其果
与新婚妻子一起自杀
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英雄还是魔鬼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03.屈辱与荣耀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
真正的军人

第七章 只有投降是出路（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投降）

01.硫黄自此称雄烈

最后一道防线
守将是个美国通
巨大代价值不值
航母袭击日本本土
史无前例的火力支援
500年的荣誉
牺牲没有白费
硫黄岛全军“玉碎”
一场恶战与两部电影

02.美军“破门”之战

日本抢来的地盘
剑拔弩张将开战
“鬼畜李梅”火攻东京
给老冤家授勋
“菊水特攻”
永不沉没的“拉菲”号
日军就是这么二
围攻“活棺材”
“美国的悲剧”
只剩自己玩儿了
幸亏死在了战场上

03.打到你服为止

死硬到底不投降

尝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

“皇军之花”不堪一击

东北大拆运

吵来吵去还得降

天皇广播投降诏

第八章 尘埃落定受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01.德国反思很彻底

如何处理战犯

又在纽伦堡碰头

随口吐真言

纽伦堡的悬案

正义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同纳粹划清界限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对正义的嘲讽

日本天皇仍逍遥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1

版权信息

第一章 日本军人赌国运

★德意日成了铁哥们儿

★司令官被人喝了倒彩

★这个计划很冒险

★东条这厮很不称职

★怕输的“赌徒”

★演技高超的“影帝”

★谁说这是“贬官”

★太平洋舰队遭痛扁

★山姆大叔怒冲冲

第二章 菲律宾名将对决

★就不让你藏猫儿

★“珍珠港”第二

★用“卒”干掉“帅”

★日机狂炸远东舰队

★极有个性的麦克阿瑟

★酷哥临战也紧张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远东的“敦刻尔克”

★满脸褶子还出来卖萌

★日军转行搞“开荒”

- ★司令官被人放了鸽子
- ★日军猪一样的发挥
-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第三章 新加坡英日死掐

- ★“咸鱼”也能翻生
- ★燕雀安知鹤鹑之志
-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 ★比困难，谁都一大堆
- ★棺材拉门口，自己吓自己
-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 ★日军的“特种部队”
- ★马来西亚之战悲歌多
- ★军人和女人一样善妒
- ★包变成了励志叔
- ★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
- ★意志薄弱的先倒下

第四章 盟军苦战悲歌多

- ★四胞胎孩子怎么管
- ★悍不畏死的伞兵
-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 ★霸气侧漏的鱼雷
- ★悲怆的海上大决斗
- ★好不容易阴你一把
- ★这个支队不要命
- ★居然不知让着老东家
- ★哥们儿，冲过封锁线
- ★“我将回去”的承诺
- ★军司令官也“旷课”
- ★大本营里浑蛋多
- ★这个师团擅长做生意
- ★投降真的非我所愿
- ★钻进山林打敌人
- ★驹马爷战争镀金
- ★星条旗在迎风飘扬
- ★正规作战已完全失败

第五章 千里奔袭扬武威

- ★政府遮掩丑事的小把戏
- ★神到爆棚的新领导
- ★老领导的苦逼谢幕
- ★嘻嘻哈哈的“老顽童”
- ★“蛮牛”请缨当先锋
- ★羞于提及的战绩
- ★把炸弹扔到东京去
- ★高层人物的忧心

★大胆变招儿，险中出奇

★“香格里拉”在哪儿

第六章 珊瑚海航母互搏

★真实版《暗算》

★谁都不想当替补

★发现了目标

★“大鱼”俯冲咬航母

★日机停靠美军航母

★击伤日军航母“翔鹤”号

★海空大拼杀

★“坚持到底的女人”

第七章 中途岛山雨欲来

★用鱼叉叉小虾

★设个圈套让你钻

★超级战列舰

★耍无赖的演习

★可我们还是会打赢

★不祥预兆真是多

★全力防卫中途岛

★大将因病离战场

★大家都想当英雄

★小伙子撞大运

★争先恐后炸“主力”

★养精蓄锐钓“大鱼”

★惊人的预测力

★死心眼的日军飞行员

★眼看着战友被射死

★神奇的钞票

第八章 硝烟滚滚战犹酣

★鱼雷机分队失利

★超神奇的油箱

★黄金预备队

★机动部队的烦恼

★活着归来是奇迹

★指挥官脑子乱

★不停歇的连轴空袭

★做一只聪明的老鼠

★令人震惊的报告

★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牢牢记着队长的话

★来一个灭一个

★终于发现了“大鱼”

★有言道，祸不单行

★期望被彻底打破

★挨揍的滋味不好受
★前浪死在沙滩上
★死也要死在蓝天上
★长官陪同舰船亡
★美军将领不上钩
★无须放弃时放弃
★就是不上当
★战争，还在继续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2

版权信息

引子

第一章 到油锅里捞钱花

金丝鸟的故事
瘟疫行动
最低限度
一个葫芦一个瓢
寒毛一竖
黑眼睛
别无他途
带进了沟里
碰见鬼了
铁底湾

第二章 所有魔鬼都出动了

掘它个金娃娃
无限纳闷
一个也不要留
最后一根钉子
水落得归槽
火到猪头烂
喝口凉水都塞牙
东京快车
查理洗衣机

第三章 倒在沟里便成棺材

关键战略点
看谁先进坟墓
血染的山岭
中世纪
小伎俩
出门遭暗算
转折点
贱人就是矫情
老大就是老大
度日如年的感觉
梦寐以求的东西

第四章 流泪眼对流泪眼

山中老虎
一慌就没章法
乞丐兵
洁癖
小巫见大巫
走马换将
最烫手的马铃薯
丸山道
浑的只是浑
隔河灭鬼

第五章 连骨头都觉得发冷

露脸就爆头
很大的开阔地
防空洞星期天
可悲的昆虫
昙花一现
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完美教案
各赶各的道
勇往直前
关二爷卖豆腐
蜂坚强

第六章 天黑请闭眼

老虎钳
无底洞
挺身攻击队
杀舰游戏
酒吧斗殴
星球爆炸
劫数难逃
中了头彩
最后一张王牌
先下米的先吃饭
狠狠地揍他们
以一打三
容易得来容易舍

第七章 你们就是英雄

往墙壁涂泥坯
死亡岛
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大闹天宫
铁桶输送
美版八路军

金凯德法则
不发光火药
望眼欲穿
胜利是春药
暗藏玄机
最后的晚餐
你推我操
皇帝的新装
地狱景象
“太平洋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第八章 谁才配活着
不胜利，毋宁死
“天佑计划”
为时已晚
这里是巴丹
故弄玄虚
“新几内亚敬礼”
该死的山道
难躲的是债
最大的灾难

第九章 杀个人就像掐个虱子
非常之举
八仙过海
连金刚来了都难以撞开
最血腥的战斗
勇士的代表
命运的裁决
该不该骂
组团攻击
打水漂
集体表演
低语的死神
恶魔方阵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3

版权信息

引子

第一章 老爹去看黄鼠狼了

死亡请柬
复仇者行动
不是有事故
猎杀孔雀
追人的变成了被追的
声东击西
死期来临

第二章 被打死的那种感觉

一见钟情
蛙跳战术
电子狗
六英寸机关枪
找星星的能手
战斗神经症
古罗马战法
莫名其妙地沉了

第三章 像眼镜蛇那样攻击

倏地一跳
第一枚“硬币”
后生可畏
现在就请你们上马
姜是老的辣
空中打火机
不亚于一次赌博
自娱自乐
无价之宝
盲战
31节伯克
很血腥，也很累人

第四章 在刀尖上行走

判断和智慧
鱼没上钩
涂抹
刀山剑海
成败未卜
90%都是等候
死亡之岛
如狼似虎
老子天下第一
目标高地
寡妇树
新年礼物

第五章 找碗水就能吞下肚

狮子搏兔
秘密武器
乌云压顶
摇摇欲坠
鸟尽弓藏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兵不厌诈
小孩子放鞭炮

更危险的境地

天罗地网

第六章 鲸鱼肚子里生出了许多小鱼

决死线

擦肩而过

油断大敌

三级跳

化危机为战机

渐入佳境

乐极生悲

烂摊子

东京玫瑰

爱国纵队

大败亏输

第七章 地狱之门的向导

自有算计

外围歼击

火鸡大捕杀

“美得令人无法相信”的画面

菜板上的肉

可怕的叹息

欺骗式宣传

绅士俱乐部

一条命拼七条命

没精打采的羊群

僵尸流

自杀岩

大义灭亲

第八章 尝将冷眼观螃蟹

渡海侦察记

不攻自溃

最险恶的地形

醉卧沙场

猴戏

再表演一次

第九章 向地狱发起攻击

“蛙跳”不是什么都跳

麦克阿瑟在哪里

最合格的将官

僵持行动

天然堡垒

最大号的日本佬

最糟糕的一天

比登陆更可怕的事情

听力训练
不可思议的山岭
还剩多少人
纪念品猎手
以命相赌的追逐赛
瓶子里的两只蝎子

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早干什么去了
车还是那套车
临门一脚
我回来了
大吉大利的好梦
肚皮官司
突入作战
天衣无缝
孤注一掷
神风敢死队
“大象”与“黄蜂”
送入敌人口中的一块肉
终于逮到你了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4

版权信息

引子

第一章 拿纸团砸钢盔

天罗地网
连一块皮也没有擦破
惊到没法活了
万籁俱寂
牺牲战术
千钧一发
舍命进攻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名号手
“病中孤妇”
骗局
体无完肤
全世界都想知道
秋风扫落叶
得便宜处失便宜
这叫挨打
暗黑战法

第二章 血管在哪里

强心剂
二号公路
断头岭

战壕足
门外汉
此地无银三百两
新式武器
叫花子兵
意料不到的棋子
背后插刀
圣诞攻势
虚构的幻影

第三章 奇妙的冒险

越左越好
可耻的逃兵
山下地雷
向马尼拉冲刺
这家伙准是个疯子
展现绝活的时机
陆军特种兵
穿越地狱
恐怖游戏
“攻占巴士底狱”
幽灵战士
生命行军
眼见为实
王者归来
飞行炮兵
君命有所不受
越玩越上瘾

第四章 谁也活不成

成本与收益
不寻常的对手
回天无力般的悲哀
风中之烛光
只有让陆战队来啃
你们这些兔崽子
丑得不能再丑
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碰上去就是一个死
克服恐惧
双腿都是软的
高明的浑蛋

第五章 地狱里的噩梦

“洞穴里的神风敢死队”
潜行的狼
从“热岩”变成了“火岩”

这一幕太美了
火刚熄灭的地狱
绞肉机
更多地耍心机
本掩体为私人财产
错误的夜袭战
死亡谷
这是一次赌博
他们是我的人
最艰苦的一仗

第六章 银色魔弹

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妖风
无人能活着回来
“火焰风暴”
看上去不错
往死里整的节奏

第七章 置身于铁岛之上

惊你一身冷汗
拖油瓶
提前拔除了一颗钉子
愚人节
愿者成交
菊水特攻
纯粹的自杀行动
霸王硬上弓
不要老想到死
好像是纸糊的一般
慈悲的一击

第八章 战争也是一种探险

请君入瓮
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上上策
一次都未刷到要害
抵抗转强
和尚道士的命
特攻年
樱花弹
不沉之舰
硫黄岛战役的增强版
钟不叩不鸣

第九章 多幸运呀，你还能活着

小狗们回来了
五则攻之
眼泪战术

如堕冰窖
谨慎过头
度日如年
一个孤零零的“幽灵”
绝处逢生
空降突击
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拼死出击
打错了算盘
难解难分
铁的准则
你最好趴下
于事无补
他们用不着跟死人打仗

第十章 我们赌赢了
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
不甘心
要割这么多的肉
触目惊心的影像
先礼后兵
不是恐吓，是真的
忍不住也得忍
礼物
没有人能永远活着
最光明的日期

闪击英雄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译者前言

第一章 我的家庭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第三章 希特勒独揽大权

吞并奥地利
吞并苏台德区
形势再趋紧张

第四章 灾祸开始

走向战争
波兰战局
两次战局之间

第五章 西线战局

作战准备
向海峡方向突破
占领海峡港口
希特勒下达后果严重的停止命令

向瑞士边境突击

停战

第六章 1941年的俄国战局

战前形势

战争准备

初战

强渡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

莫斯科还是基辅？

基辅会战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会战

突击图拉和莫斯科

我首次被免职

第七章 退职

第八章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装甲兵的发展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任命和初步措施

格德勒博士的来访

“堡垒”行动

1943年下半年的争论

决定性的一年

第十章 1944年7月20日事件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总参谋长

东线的作战

阿登攻势

东线的防御准备

俄军的突击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

希特勒

党

中央党部领导和省党部头目

希特勒的亲信

政府

第十四章 德国总参谋部

现在的问题是，有所为还是不作为？

附录

1. 我的经历

2. 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1944）

WAR

全景式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实进程的伟大作品

AND

战争与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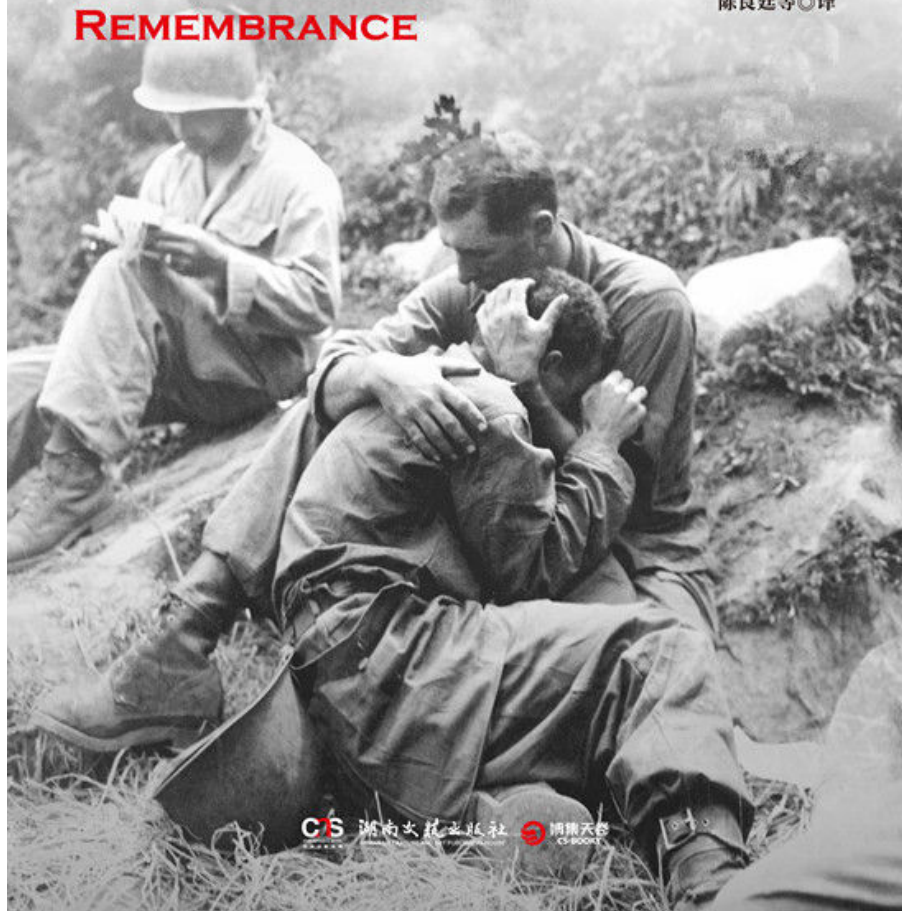
(1941—1945)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
赫尔曼·沃克传世经典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陈良廷等◎译

REMEMBRANCE



CA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天卷

CS90001

版权信息

战争与回忆：全2册

作者：[美] 沃克（Wouk, H.）

译者：陈良廷等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作者前言

《战争与回忆》是一部历史传奇，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观点是美国的。

《战争风云》是序幕，出版于一九七一年，通过描述一系列导致珍珠港事变的事件，为本书定下了历史的框架。《战争与回忆》是一部关于美国作战的小说——从珍珠港到广岛。

这是我要叙述的主要故事。我当然希望即使是在这繁忙的年代里，也有一些读者能挤出时间看这两部小说，但《战争与回忆》本身自成一个故事，不看序幕也看得下去。

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只有一个，它清楚地表现在维克多·亨利评论莱特湾战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中：

“要么结束战争，要么我们完蛋。”

我运用小说艺术的色彩和动作来表现这一主题，使“能走路的人个个读得懂”，并记住在这场最糟的世界性灾难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至于这两部小说中的史实，我相信有见识的读者将发现它们都是写得慎重负责的。

从这两部连续的小说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战争是一种古老的思想习惯、一种古老的心理状态、一种古老的政治手段，就像人的牺牲和人的奴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那样，战争今后也一定会成为历史陈迹。我深信人类的精神会证明：它是能胜任结束战争这一漫长而艰巨的任务的。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悲观情绪，尽管我在本书中写了有阴暗的一面，但我想，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英勇无畏的。这部小说中所叙述的种种英雄事迹，就表现了这种英勇无畏的本质在行动。

结束战争的开端就寓于回忆之中。

赫尔曼·沃克

于华盛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犹太历五七三八年普珥节⁽¹⁾

(1) 普珥节，犹太人的节日，纪念哈曼谋杀犹太人失败的日子。

译者

王圣珊（第一章至第六章）

方 平（第七章至第九章）

陈良廷（第十章至第二十章）

鹿 金（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

吴 劳（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二章）

林晓帆（第三十三章至第四十四章）

张岱云（第四十五章至第五十章）

聂振雄（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九章）

卢允中（第六十章至第六十八章）

叶 扬（第六十九章至第七十四章）

主 万（第七十五章至第八十五章）

叶冬心（第八十六章至第九十九章）

目 录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与回忆（上）

第一部 “娜塔丽在哪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部 中途岛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部 拜伦与娜塔丽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战争与回忆（下）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部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犹太乐园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七部

莱特湾之战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WAR

战争与回忆

(1941—1945)

AND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陈良廷等◎译

REMEMBRANC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誉

CS BOOKY

第一部 “娜塔丽在哪里？”

一艘自由轮满载着睡眠蒙眬、宿醒初醒的水兵，横靠上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舰舷时，发出铛铛的声响。

第一章

一艘自由轮⁽¹⁾满载着睡眠蒙眬、宿醒初醒的水兵，横靠上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舰舷时，发出铛铛的声响。一位矮胖的上校穿着一身雪白制服，一个箭步跳出来，跨上舷梯。那艘重型巡洋舰系在一个浮筒上，在珍珠港内，随着港外涌进的潮水漂动着，灰色的舰身和大炮被初升的太阳蒙上一层粉红色。当自由轮噗噗噗地向停泊在西海湾中的那些驱逐舰驶去时，上校从陡直的舷梯爬到舰上，对军旗和军官敬礼。

“我请求准许登舰。”

“同意，长官。”

“我叫维克多·亨利。”

值班军官的眼睛瞪圆了，他穿着浆得笔挺的、钉着镀金纽扣的白军服，戴着白手套，腋下夹着长望远镜。这位满脸朝气的海军少尉已经站得够直挺挺的了，可他如今把身子挺得更直了。

“哦，是，长官。我这就去通知希克曼上校，长官——传令兵！”

“先不用打搅他。他不知道我来，我先到甲板上走走。”

“长官，我知道他醒着呢。”

“那好吧。”

亨利顺着前甲板向前走去，那里已经有穿粗蓝布工作服的作业队在走动了，他们正忙着躲闪光脚的甲板水兵冲洗甲板时水龙带里喷出来的水。脚底下的铁甲板踩上去很舒服。海港里的和风带有刺鼻的气味，闻起来也很舒服。这正是帕格·亨利⁽²⁾熟悉的世界，由庞大的战舰、强有力的机械设备、活跃的青年水兵、重炮和大海所组成的井井有条的世界。长期在外游历之后，他终于回家了。但他一看到舰艏右舷外面的悲惨景象，兴致就淡下去了。海港水面上浮着一层黑黑的油，突出水面的是翻了身的“犹他”号战列舰的有条纹的红色船底，这令人厌恶的象征，表明了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奇耻大辱。在这片被炸成废墟的战列舰停泊区中，美国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搁浅在帕格望不见的海底淤泥里。这原是他到夏威夷来要统率的战列舰，如今水已淹到大炮那里，在遭受这场灾难十天之后还在冒烟。

“北安普敦”号当然不能和“加利福尼亚”号相比，它是一艘按条约⁽³⁾规定建造的巡洋舰，长度跟“加利福尼亚”号差不多，达六百英尺，但宽度只有它的一半，吨位只及它的四分之一，主炮较小，舰身较薄，对鱼雷的抵抗力要差得多。可是，亨利海军上校在岸上长期工作之后，这艘战舰在他看来显得很大。他站在飘扬着的蓝色舰艏旗和锚链近旁，回头望着炮塔、三脚桅杆和重重阳光中的桥楼，简直觉得这艘战舰比那艘被毁的驱逐舰大很多倍。当战列舰的舰长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接到“加利福

尼亚”号的委任状总不像是十分真实的，到头来，还是被一场灾难攫走了。他曾经在重型巡洋舰上服役过，但是当舰长毕竟是另一回事。

矮胖的舷梯传令兵看上去不过十三岁左右，他快步过来敬了个礼。总的说来，这伙水兵都显得特别年轻。有两个年轻人神气活现地戴着海军少校的镀金领章，帕格乍看之下，还当他们是中尉呢。他们肯定没像他这样苦干了十五年才戴上这两道半金杠！战争时期给人的好处就是提升快。

“亨利上校，长官，希克曼上校向您致意，长官。他正在淋浴，马上就完。他说他舱里有您的信件，是从‘加利福尼亚’号陆上办事处转来的。他邀请您去吃早餐，长官，请随我来。”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级别？”

“长官，我叫蒂尔顿，是帆缆下士，长官！”他热切地回答了即将上任的舰长的问题。

“蒂尔顿，你今年几岁了？”

“二十岁，长官。”

岁月催人老，而其他人呢，每一个看上去都年轻得要命。

舰长的舱房有点儿皇家气派，有一个菲律宾侍者，雪白的上衣、褐色的圆面孔、黑眼睛、一头浓密的黑发。“我叫阿里蒙，长官。”他把信件递给亨利上校的时候，那笑咪咪的、机灵的目光，端庄地把头一点的姿势，显示出对自己身份的自豪超过对上司的奉承。“希克曼上校马上就出来。长官，要咖啡还是橘子汁？”

宽敞的外舱、侍者、漂亮的蓝皮家具和像是皇室用的书桌都使帕格·亨利扬扬自得。这个顶呱呱的舰长职位很快就要属于他，这些特权享有的东西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按捺不住这种心情。向上爬了多长的路啊！有许多新的负担，却无额外的钱，他心里暗想，一边翻着那沓函件。其中有一封是罗达写来的，一看到妻子的笔迹（这曾经是多大的喜悦啊），他那得意的劲儿就泄掉了，恰像“犹他”号船底朝天的情景给他的重新漫步甲板之乐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样。在一阵孤寂难过的波动中，他撕开了那粉红色信封，一边看信，一边喝着咖啡，那咖啡是和一只镶有海军标记的银奶壶一起放在银茶盘上端上来的。

亲爱的帕格：

我此刻刚发了份电报给你，要收回那封荒谬愚蠢的信。收音机里仍在叽里呱啦地播着关于珍珠港的可怕消息。我今生心里还没这么七上八下过。这些黄皮肤的小猴子多么可怕啊！我知道我们会把他们消灭干净的，但我这时有一个儿子在潜艇上，另一个在俯冲轰炸机上，而你，天知道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我祈求上苍，但愿“加利福尼亚”号没有被击中。而最要不得的是，我竟在六天之前写给你那封糟糕透顶、不可原谅的信！如果我能在你看信之前就把它收回，叫我付出任何代价我

都愿意。我究竟干吗要写那封信呢？我当初真是莫名其妙得昏了头。

我再也不要离婚了，如果你不怪我行为不检点，而且仍真心要我的话，随你怎么办都可以，但不要责怪或怨恨巴穆·柯比，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我想这你也知道。

帕格，我这一阵真寂寞得要命，并且——我说不准，也许我正进入更年期什么的——但我几个月来情绪变化得十分厉害，老是忽高忽低的。我的心情非常不安。我真的认为我身体不太好。现在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罪犯在等待判决一样，想来我要等收到你的下一封信后才能睡得安稳。

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我爱你，而且始终爱着你。有了这种感情就可以继续下去，不是吗？我的心乱极了。我要等你有了回音，才能再写下去。

不过，有一点得说说。娜塔丽的母亲不到半小时前打过电话给我，她都快要急疯了。奇怪的是，我们竟从来没见过面，也没讲过话！她有好几个星期不曾得到她女儿的消息了，最后的消息是娜塔丽和婴孩在十五日飞回罗马。后来怎样了呢？时刻表肯定都给打乱了。而如果我们要和德国、意大利交战，那怎么办呢？拜伦一定急得要发疯了。我从来没为这件事反对过他，我指的是他娶了一个犹太姑娘，但是这平添了不少危险，使情况复杂多了！让我们祷告上帝，保佑她无论如何能脱身出来。

杰斯特罗太太的声音听上去挺悦耳，没有任何外国口音，地地道道是一个纽约人！要是你得到娜塔丽的消息，务必打个电报给那可可怜的女人，这可是桩好事啊。

唉，帕格，我们终于卷入战争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崩溃了！你坚强得像块岩石，我可不行。原谅我吧，可能我们还会破镜重圆呢。

一心爱你的罗

十二月七日

这封信看了并不使人安心，他想，不过十足是罗达的风格。关于他儿媳妇的那一节加重了帕格的心病，他明知道她陷入了困境，但又把它置于脑后，因为他自己心事重重，对她也爱莫能助。他身处的世界崩溃了，他的私生活也崩溃了，他只能过一日算一日，逆来顺受。

“喂，阿里蒙对你招待得好吗？欢迎你登舰！”一位高个子军官，长着一头浓密的金色直发，下巴下面有像青蛙那样鼓起的袋袋，肚子被皮带勒成两堆凸出的肉，由内舱匆匆出来，一边扣着烫得笔挺的卡其衬衫。他们握了手。“吃点儿东西吗？”

阿里蒙把早点和闪闪发亮的刀叉一起放在雪白的亚麻桌布上，这比

维克多·亨利几个月来吃过的东西强得多：半个鲜菠萝、热面包、热气腾腾的咖啡，以及一盘有火腿、菠菜、融化的干酪的丰盛的炒蛋。帕格为了打破沉默，先开口说他有意简化了一般的礼仪，就这样跑上船来，是因为听说“北安普敦”号也许马上要跟一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出发，去增援威克岛。如果希克曼想在开船前交卸舰长的职务，他愿意从命。

“好极了！我非常高兴你来报到。就快打仗了，我不愿这时候离舰，但是我得动个小手术，已经推迟很久了，并且早就超过换班的时间了。”希克曼那张和蔼可亲的大脸上显出了忧伤的纹路。“实在不瞒你，亨利，我和老婆有纠纷哩。事情出在十月里。华盛顿某个在军部里坐办公室的王八蛋——”他那厚实的双肩丧气地耷拉了下来，“真他妈的。结婚二十九年了，她呢，已经是三个孙子的奶奶了，还干出这等事来！可露丝还是挺漂亮，你明白吗？我发誓，露丝的身材还活像个歌舞女郎。我倒有一半的时间撇下她一个人过——呃，那就成问题啦！这种事你是知道的。”

帕格心想，以前他经常听到这种诉苦，这是海军里最司空见惯的不幸，然而在这种不幸落到他自己头上之前，他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它能给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希克曼或其他人怎么能这样随便讲出来？关于这种事情，他自己就无法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个字来，对牧师不能说，对精神病医生不能说，对上帝做祷告时也不能说，更不要说对一个陌生人讲起了。他很感激希克曼这时转过他那双金鱼眼来瞧着他，忧伤地咧着嘴说：“得了，让它见鬼去吧！我听说你在柏林和莫斯科都担任过职务，是吗？真是少有的怪事。”

“我跟着第一个《租借法案》使团去过莫斯科，那是一项短期的特殊使命。在柏林，我担任过海军武官。”

“想必很有劲，那儿闹得天翻地覆啦！”

“可我来接管‘北安普敦’号啦。”

希克曼听维克多·亨利用尖刻的语调表示不迷恋几年来的岸上生活，机警地眨眨眼睛，说：“好，我倒是要说，亨利，这是艘很好的军舰，舰上人员也都挺能干。只是舰队这样大扩充，我们都快累死了，我们这些天来一直在干该死的教练舰干的事。”希克曼从舱壁的电话架上拿起正在响铃的电话。“喂，哈尔西的专用汽艇靠上来了。”他把咖啡一饮而尽，站起身来戴上他的包金边的帽子，急急地抓起一条黑领带。

帕格大吃一惊。“北安普敦”号是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的旗舰，他是统帅哈尔西的屏护舰队的。应该是斯普鲁恩斯去拜访哈尔西，而不应该倒过来。希克曼整理着领带和帽子，说道：“别客气，吃完你的早点吧。今天上午我们就能开始办交接工作了，我的文书军士长已把航海日记和其他记录都整理好了。我们刚巧列出了一份B项目清单。最近到的文件都登记好了，移交报告也准备好了。这些登记簿，你随时可以过目。”

“哈尔西常上船来吗？”

“有史以来第一次。”希克曼眼睛瞪得大大的，递给帕格一个文件

夹，“看来要有重大行动。你或许还要看一下这些文件，从威克岛侦听来不少消息。”

透过舷窗，帕格能够听到哈尔西登舰的哨子声。他把这些薄薄的文件粗略看了一下，因为罗达而感到的痛苦渐渐消失了。只消看一眼、摸一下舰队的通信，这些复印得很模糊的文件中所含有的战争电波马上激起了他生命的活力。希克曼很快又回来了，说道：“就是那个老头儿，他像是为什么事疯狂得要命呢。我们去办公舱吧！”

穿着一尘不染的自制服的年轻文书军士们，把无懈可击的清单、账簿和轮机操作记录都摊在维克多·亨利面前，让这位头发灰白的长官睁大了眼检查。将军的副官来电话时，两位舰长正专心审阅那些记录，他说，斯普鲁恩斯的舰队司令部要求维克多·亨利上校到场。希克曼看上去有点儿困惑，把这句话转告给他的来访者。“要我带你去那儿吗，亨利？”

“我认得路。”

“想得出是怎么回事吗？”

“没一点儿影子。”

希克曼搔搔头皮，说：“你认识斯普鲁恩斯吗？”

“有一点儿认得，是在作战学院⁽⁴⁾认识的。”

“你看能在我们出击前替换我吗？我们接到通知，七十二小时内出发。”

“我打算如此。”

“好极了！”希克曼紧握他的手说，“我们得谈谈关于这艘船的稳定性事情，有不少问题呢。”

“喂，帕格！”哈尔西说。

粗眉毛下面是那熟悉的坚韧不拔、狡猾的目光，但是眉毛灰白了，双目下陷了。他已经不是比利·哈尔西——“昌西”号驱逐舰上那个暴躁的舰长了，他是领章上有三颗银星的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威廉·弗·哈尔西海军中将。哈尔西的肚子松垂了下来，他那曾经浓密的褐色头发灰白了，散乱着，随着年事增长，脸上有了雀斑和皱纹，但是方方的下巴、咧着嘴淡淡一笑时机灵的样子、伸出手来画曲线似的姿势和那紧紧的一握，都还是老样子。“你那位妻子好吗？”

“谢谢，将军，罗达很好。”

哈尔西朝着雷蒙德·斯普鲁恩斯转过身去，后者站在他身边，双手放在屁股上，正在细细打量桌上的太平洋航海图。斯普鲁恩斯只稍微年轻一些，然而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要少得多，可能是他一丝不苟的生活习惯的缘故。他气色挺好，皮肤上没有斑点，头发很多，只有一点儿灰白。自从帕格跟随他去视察作战学院以来，他看上去一点儿都没变。

哈尔西有句名言，他不信任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斯普鲁恩斯两样都不碰，但他们是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帕格在海上服役的初期，斯普鲁恩斯已经在哈尔西的驱逐舰队里任级别较低的舰长了。

“你也知道，雷，在当时舰队里所有的海军少尉中，就数这家伙的新娘最漂亮了。”哈尔西刚抽罢一支烟，接着又点起一支，他的手有点儿颤抖，“你见过她吗？”

斯普鲁恩斯摇摇头，眼光严肃而冷漠，说：“亨利上校，你在作战学院搞过威克岛战役问题，是吗？”

“是的，长官。”

“想想看，雷，你为什么要在1936年就研究威克岛问题呢？”哈尔西说，“威克岛那时只有灌木丛和黑脚信天翁。”

斯普鲁恩斯留神地瞧着维克多·亨利，后者大声说：“将军，目的是试验一下战术原则，假设‘橙色’⁽⁵⁾已控制海域，距离很远，敌方的空军有地面基地。”

“听上去熟悉吗？”斯普鲁恩斯对哈尔西说。

“哦，见鬼，很久以前演习的一次沙盘说明什么呢？”

“一样的距离、一样的舰艇和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

“原则也一样——像是发现敌人，歼灭敌人。”哈尔西的下巴翘了起来，帕格很熟悉这副样子，“你听过正在澳大利亚流传的笑话吗？他们说，很快这两种黄种人⁽⁶⁾——日本人和美国人——就会在太平洋上真的开战。”

“这句双关语不错。”斯普鲁恩斯把圆规向航海图一指，说，“可是到威克岛有两千多英里路程，比尔⁽⁷⁾。我们应该说，明天就出击，这不太可能，但是——”

“让我打断你的话。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得干！”

“即便如此，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两位将军伏在航海图上。帕格很快就猜测到，增援威克岛的工作已在进行中。“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以及支援它们的舰艇已经向西驶去，一艘要搞掉在威克岛南面的马绍尔群岛的空军基地，另一艘要去增援海军陆战队，并攻击它所碰到的任何日本海军。但是，哈尔西的“企业”号奉命开往离威克岛不到一半路的一个停泊地，在那里，它能掩护夏威夷群岛。哈尔西要老远赶去。他争论说，夏威夷已有陆军航空部队做战斗警戒，日本舰队绝不敢再一次偷袭，航空母舰一起出动，大大地增强了它们的力量，假如日本人向夏威夷迂回冲来，他可以及时赶回予以截击。

帕格意识到，1936年的沙盘演习是有预见性的。在那次演习中，在日本人偷袭马尼拉之后，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就受到了围攻。于是，太平洋舰队驶去救援他们，迫使日本主力参战，但任务没完

成。“橙色”空军把“蓝色”打得掉头逃跑。演习裁判员裁判说，由于天气不好，飞行员缺乏经验，以及对日本防空和飞机方面的力量估计不足，“蓝色”航空母舰没有摧毁敌人在岛上的机场。

斯普鲁恩斯标出一个个距离、时间和危险所在的记号，哈尔西忍不住叫起来：“耶稣基督啊，杰克逊将军哪⁽⁸⁾，雷，这些我都知道。我要将一些论据扔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这样我自己就能甩开膀子干啦！”

斯普鲁恩斯把圆规放在航海图上，耸了耸肩。“我疑心整个作战会取消。”

“取消？见鬼！为什么？那些海军陆战队官兵正出色地坚持着呢！”

帕格完全赞同哈尔西的话，他插进来说，当他自己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型客机由马尼拉飞到夏威夷时，就在威克岛受到了炮击。

“嘿，什么？你在那儿吗？”哈尔西转过来，生气地看着他，“你看到些什么？他们运气如何？”

帕格描述了海军陆战队的防御工事，说他认为他们可以坚持抵抗几个星期。他提到了他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带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那封信，并且引用了那位上校在珊瑚地下掩蔽部里临别时说的话：“我们的结局大概是得不到铁丝网后面吃鱼和米饭去，不过至少我们能叫那些兔崽子花点儿力气来夺得这块地方。”

“听见没有，雷？”哈尔西用瘦骨嶙峋、长着灰色汗毛的拳头敲着桌子，“难道你不认为我们有光荣的责任去援助和支持他们吗？哼，发回的报道中除了威克岛的英雄外，什么都不提！‘多打发些日本人来啊！’我从来没听到过有比这更鼓舞人心的。”

“我十分怀疑是否真有消息从威克岛来，都是新闻界的玩意儿。”斯普鲁恩斯说，“亨利，你在马尼拉驻扎过吗？”

“我从苏联来，路过马尼拉，将军。我是《租借法案》使团的海军顾问。”

“什么？俄国？”哈尔西打趣地用两根手指戳了维克多·亨利一下，“啊，这就对了！我听人说起过你，帕格，和总统有交情，我却不知道所有这些都讲的是谁！嗯，老穆斯·本顿告诉我，你乘了轰炸机在柏林上空兜风。嘿，你真的去了吗？”

“将军，我是一个观察员，我多半是观察自己会害怕到何等地步。”

哈尔西搓了搓下巴，看上去一副调皮相。“你是登舰来接替萨姆·希克曼的，是吗？”

“是的，将军。”

“愿不愿换个工作，跟我在一起，管作战处？”

维克多·亨利争辩道：“我已接到命令了，将军。”

“命令可以更改的嘛。”

从在驱逐舰上相处的日子起，帕格就十分了解这个人，哈尔西少校给了他第一张海上服役“优秀”的成绩单。一旦比尔·哈尔西负责舰队战斗行动——他早晚总会这样做的，他总是热衷于追求荣誉，不惜一战——他就会很信赖部下，所以他的作战处军官能够决定重大战役的进程。这是一种诱惑，比起帕格推辞掉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参谋的委任来，这诱惑要大得多。

可是，维克多·亨利对做大人物的跟班已经感到厌倦了，对重要问题担负无名责任也厌倦了。“北安普敦”号倒是意味着回到往日直截了当的事业阶梯上来：海上服役，岸上间歇，更多的海上服役，最后获得舰队的指挥权，大有希望达到海军将级军衔。“北安普敦”号就是获得那海上指挥大权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将在战斗中放八英寸口径大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炮手。

可是，当面回绝哈尔西海军中将的做法不太好。帕格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应付才好。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正拿着圆规俯身在航海图上，这时说道：“比尔，这不是一个中校的职位吗？”

哈尔西转过身，朝着他说：“不应该是这样，这跟正在扩充的作战处不相称！我会很快改变这情况的。”

斯普鲁恩斯随口一句话使帕格·亨利摆脱了困境，他甚至不必开口。哈尔西细细打量了帕格一下，拿起他的帽子。“好吧，我要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了。雷，我是打算要赢得那场争论的，准备明天出发。能看见你太好了，帕格，你保养得很好。”他猛地伸出多节的手，“还打网球吗？”

“有机会就打，将军。”

“还是每天早上看《圣经》，晚上看莎士比亚吗？”

“是的，可以这么说，至少我还是尽力这么做。”

“你那么规矩地过日子真使我扫兴。”

“啊，我现在喝酒、抽烟都很厉害。”

“真是这样吗？”哈尔西咧着嘴笑了，“这倒是一个进步。”

斯普鲁恩斯说：“我要上岸去，比尔。”

“好，走吧。你呢，帕格？想去海滨吗？”

“啊，要是可以的话，那就谢谢了，将军。”

在后甲板上，他把给希克曼的信交给舰上的值日军官，然后下了梯子，到豪华的黑色汽艇上去。他不和将军们坐在一起。汽艇像渡船一样穿过尽是恶臭的油和舰艇残骸的水面，自从日本人发动进攻以来，海港就被弄脏了。在舰队的登陆处停着一辆灰色的海军雪佛兰轿车，三星旗飘扬在前挡板上，一个穿军装的直挺挺的海军陆战士兵开了门。“嘿，先生们，”哈尔西说，“有谁要搭我的车？”

斯普鲁恩斯摇摇头。

“谢谢，将军，”维克多·亨利说，“我要到我儿子的住处去。”

“你儿子住哪儿？”在雪佛兰汽车开走时，斯普鲁恩斯问。

“珍珠城上面的山里，长官。”

“我们走着去，好吗？”

“有五英里路呢，将军。”

“你时间紧吗？”

“啊，不，长官。”

斯普鲁恩斯大踏步穿过铿锵作响的海军造船厂，帕格为了在晚上尽量忘掉罗达，这一个星期酒喝得很厉害，因此得费劲才跟得上他。他们开始爬一条穿过青山的柏油路。尽管斯普鲁恩斯的卡其衬衫被汗弄黑了，但他的步子并没放慢。他不说话，但并不是因为喘不过气来。这个年纪更大的人反倒呼吸均匀，帕格自己却喘着粗气。相形之下，他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他们在上坡路上转了一个弯，俯视基地的宽阔全景：船码头、起重机、驱逐舰与潜艇的停泊地，以及支离破碎得可怕的、下沉了一半的战列舰，焚毁的飞机和变黑了的、只剩下屋架的飞机库。

斯普鲁恩斯说：“景色真美。”

“太好了，将军。”帕格的脸转了过来，冷静的大眼睛闪出赞同的神色。“我原来打算在‘北安普敦’号上过这一天的，长官。”既然他们在谈话了，帕格便喘着气讲，“可是哈尔西将军想要明天就出发，我想我最好还是去拿我的东西。”

“嗯，我想不会那么着急吧。”斯普鲁恩斯用折叠好的一方白手帕擦了擦汗湿的额头。

他说，威克岛那么遥远而又暴露在外，像这样的位置，加上海军目前的虚弱，差不多排除了一场战斗的可能性。十二月七日以后，金梅尔将军毫无疑问要挽回面子，他赶在总统撤他职之前下令救援。然而，舰队在等待新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临时指挥官派伊中将也另有打算。放弃这次援救任务可能会引起一场大争论，双方都有很好的理由，但斯普鲁恩斯怀疑，这些海军陆战队官兵就像作战学院演习时那些事实上不存在的士兵一样，命中注定将在俘虏营度过战争年代。

斯普鲁恩斯的语气像在作战学院时一样平静，走路的步子快得使维克多·亨利的心脏剧烈跳动，他说，十二月七日改变了太平洋上力量的对比，美国已被解除了一半武装。力量的对比在于十艘或十一艘航空母舰对三艘，十艘做好战斗准备的战列舰对一艘也没有，而且谁都不知道敌方的重兵布置在哪儿。日本人已经显示了出色的战斗能力和后勤能力，他们把世界上最好的舰艇、飞机和战斗人员亮了出来。菲律宾、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都可能被他们弄到手。英国人把兵力铺得太开，力量显得单薄。就在此刻，海军简直没有什么可干的，除非搞些“打了就跑”的袭

击来提高战斗技能，同时使日本人心神不安。但是，海军得通过日本飞机航程以外的那些组成弧形的岛屿，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一条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的战线，新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要及时加入舰队。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出发，他们将由东面和南面开始反击日本。然而，这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得把澳大利亚守住，因为这是白种人的大陆，如果被非白种人占领了，可能会触发一场摧毁文明的世界革命。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做了这一耸人听闻的评论后，便默不作声了。

他们穿过高高的、带着甜丝丝气味的绿色甘蔗林，顶着越来越火辣辣的烈日，在鸟儿安闲的歌声中艰难地爬上坡。

“前途悲观啊，将军。”维克多·亨利大胆地说。

“倒不见得，我认为日本成不了大事。薄弱的工业基础，物资供应无法维持长期斗争。有一阵它会闹得很欢，然而如果我们国内的斗志旺盛的话，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有一位坚强的总统，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过，我国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战线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我们这里按次序是第二。我们一上来就已经吃了一场大败仗，因此实际情况不利于在太平洋上过早地采取英雄行动，譬如全力以赴打一场增援威克岛的仗。”

华伦的房子离开大路，坐落在草地与花园中，走廊宽敞曲折，如果让一位将军去住，看上去倒比一个海军飞行员合适得多。他们站定以后，斯普鲁恩斯汗如雨下，说道：“你儿子就住在这儿吗？”

“他的岳父为他们买了这所房子。她是独生女。他是佛罗里达州的拉古秋参议员。事实上，房子里面并不那么大。”

斯普鲁恩斯用手帕擦着他红红的脸，说道：“拉古秋参议员！哦。他对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了，是吗？”

“将军，许多很好的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战争。”

拉古秋在十二月八日以前一直是一名爱嚷嚷的主要孤立主义^⑨者。

“的确。”

斯普鲁恩斯不肯进去歇息，只要了一杯水，就在门口喝了，递还杯子时说：“那么，你今天就要把你的东西拿上船喽？”

“是的，长官。我最好尽快上任，接过指挥权。”帕格说，“各种情况都应当考虑到。”

斯普鲁恩斯的灰眼睛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啊，好！你总是立即执行命令。”他们俩谁都不曾提到哈尔西要帕格当他的参谋的打算。“那么，来和我一起晚饭吧，我很想听听你在柏林上空飞行的故事。”

“那我太荣幸了，将军。”

杰妮丝穿着湿漉漉的淡紫色背心、弄脏了的灰短裤和凉鞋，蹲在后面草地上一大块被翻掘过的棕色土地里。她灰黄色的头发搞乱了，裸露的长腿和手臂被晒黑了。由于对日本菜农进行了特别管制，新鲜蔬菜已

很缺乏，她开始种菜，因此还觉得很高兴。

杰妮丝直起身子，笑着用手臂擦擦额角，说，“我的天哪，瞧你这副模样！是在种东西呢，还是在干什么呀？”

“斯普鲁恩斯让我从海军造船厂走来的。”

“啊，他啊！我听说他到甲板上来的时候，所有的低级军官都不露脸了。指挥‘北安普敦’号要是没把你累垮，倒是会让你振作起来的。华伦来电话说，他回家吃午饭。”

“好，那样的话，他可以开车把我和我的东西一起送到舰队登陆处去了。”

“你要走了？”她收起了笑容，“我们可要惦记你啦。”

“爸爸？”过了一些时候，华伦的声音由卧室门外传来。帕格开了门，把整理了一半的两只小扁箱推到旁边，制服和书都堆在床上。“嘿，我路过‘加利福尼亚’号陆上办事处停了一下，他们正要把给你的邮件送到‘北安普敦’号去。不过，这些也是刚刚寄来的。”

一眼看到英国邮票，帕格吃了一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办公室地址在那个信封上。他先打开电报，一句话也没说，便把电报递给了华伦。

望急询国务院娜塔丽下落，电告我，马里韦莱斯基地“乌贼”号潜艇。

拜伦

华伦皱起他那凑在电报上的晒黑了的额头。他穿着飞行服，紧闭的嘴上总是叼着烟卷，看上去疲劳、冷酷。

“你认得国务院的什么人吗，爸爸？”

“嗯，认识一些。”

“你干吗不打电话试试呢？在马尼拉，勃拉尼⁽¹⁰⁾的消息很闭塞。”

“我要打的，我早就该打了。”

华伦摇摇头。“她可能在什么鬼地方进退两难呢。”他指指伦敦来的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是那个英国广播员吗？”

“正是他，你母亲和我在去法国的船上碰到过他。”

“口才呱呱叫。过半小时就吃午饭，爸爸。”

帕格等华伦走后，打开了那封信。他一到珍珠港，就伤心地寄了一封干巴巴的短信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终于和她决裂了，她不可能已收到那封信并且写了回信。两封信错过了。他发现，她信上的日期是一个月前。

我亲爱的：

我希望这封信好歹能送到你手中。有件新闻，英国广播公司要我父亲搞一趟菲莱亚斯·福格那种样子的广播旅行，环绕这个受苦受难的星球兜一圈，到主要的军事基地转一转：亚历山大、锡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珍珠港、巴拿马运河等等。主题是英国国旗上的太阳永不落。可是，除希特勒以外，还可能有一个敌人——日本，使用英语的各个民族（包括勉勉强强的美国人）必须坚守阵地。韬基已讲好要我跟了去，近来他越来越感到疲劳或是对气候不适应——他的视力下降得很厉害，女儿就代写广播稿甚至文章。现在，文章虽是代笔的，倒也顶用呢。

他对我谈起这件事时，我光听见这几个字——珍珠港！要是整个计划不告吹，要是我们能保住我们冒险的“飞机和轮船”计划，我们就会在一个月左右到夏威夷。你和你那老天保佑的“加利福尼亚”号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可是我会找到你的。

喂，你得胜了！我知道你该在我开口之前先写信给我的。对不起，我打破了你的规定，可是据我所知，你的电报或信要下个星期才到，而那时我已不在这里了。可能已经有给我的一封长信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东京或马尼拉寄来，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那是一封情书，而不是措辞审慎的决裂信。我就是这样既害怕又期待着你的信。不管那是一封什么信，帕格，我反正收不到了。

最亲爱的，你可以在爱你妻子的同时也爱我呀。我让你吓了一跳吧？咳，事实是你已经这样做了。你知道自己是爱你妻子也爱我的，你甚至已告诉过我了。你只不过对此装出一副讲求实际的样子罢了。老实说，就你妻子来讲，也完全可能在爱你的同时爱另外一个男人，可能这更让你吓了一跳吧。但是，这类事情一直都有。我的爱人啊，我打赌真是这样的，特别是战争年代里，连很好、很体面的人都是这样。你和亨利太太被关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由教堂到海军的小天地里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哦，亲爱的！我没有时间把这信打完，要不我还是截掉这傻乎乎的最后一段吧。我明白再怎么争论也是无望的。

终于给你写信了，我真讨厌就此打住，这正像水坝决了口一样，可是我得打住了。你不再是听到我的消息，而是要看到我了，谢天谢地。

伦敦的天气真没法儿说，战争消息也同样没法儿说。看来，我们从莫斯科跑得不算太快，它真有可能沦陷，就像它落到过拿破仑手中一样！那将是一番景象啊！可是对我来说，老实讲，唯一算得上消息的——而且是令人高兴的消息——是忽然有了个机会能够再见到你。尽管你非常亲切和甜

蜜，但我在莫斯科有个可怕的感觉，仿佛我是在看你最后一眼。现在（求神明保佑一切顺利）我来了。

爱你的帕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他能想象出那年轻的脸蛋，能听到那年轻、热诚、语调优雅的声音急急忙忙地倾吐出这些话来。他和塔茨伯利的女儿这段令人留恋而又无望的小小浪漫史曾在莫斯科昙花一现，现在最好一刀两断。这一点帕格是知道的。他已经做过努力了，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这种奇怪、脆弱的战时关系残余——比调情略微过头些，又可怜巴巴地算不上露水夫妻——使他能更好地理解罗达已发生的事情，而且终于渐渐开始宽恕她了，他只要他的妻子回到他的怀抱。他已经用强烈的措辞给帕米拉写过信了，同这个二十九或三十岁、跟随她那有名气的父亲漂泊的年轻女人相处，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前途。

最好一刀两断。然而，他脑海中思潮翻腾，猜测着他们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可能在十二月七日之前就已经去新加坡了呢？塔茨伯利是一个拼命的旅行家、一个像推土机似的人，只要他能搭上军舰或轰炸机，他就会不停地走。没准儿突然塔茨伯利父女俩就在檀香山出现了呢？帕姆无意中为罗达所做的辩护是多么厉害的嘲弄啊！帕格把那封信撕掉了。

华伦和杰妮丝正在后阳台上吃午饭。当帕格身穿蓝色军服哼着歌走出来时，他俩面面相觑。

“我们太一本正经了。”杰妮丝说。

“要是我穿着军服上船，就不会把它弄得太皱。”

“您好像挺高兴。”华伦评论道。

“想到可以拿海上津贴了。”帕格在铁架玻璃面的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吃光了一大盆很可口的炖肉，又让添了些洋葱和土豆。自从他到珍珠港以来，他们还没看到过他中午吃这么多东西。

“您的胃口好极了。”看着他父亲吃饭，华伦说。他和杰妮丝对罗达来信要求离婚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把他喝酒和垂头丧气归结为失掉“加利福尼亚”号的缘故，现在他看起来兴致好了。

“斯普鲁恩斯将军硬拖着要我爬坡，走了五英里路。”

“爸爸，杰妮丝对娜塔丽的事有一个主意。”

“是啊，您干吗不直接给我父亲打电话或电报呢？”帕格机警地看了他儿媳妇一眼，“他一定能够让国务院快点儿采取一些措施，要是这办得到的话。”

“嗯，现在华盛顿该是几点啦？这会儿他在那里吗？”

“有五个钟头的时差，他可能刚好离开他的办公室。过一会儿试试

看，打个电话到他家里去。”

“这个主意不错，杰妮丝。”

在华伦帮着帕格拿箱子的时候，杰妮丝正给小孩洗澡。小维克多咯咯地笑着，朝她拍着水。她是一个红光满面、快快活活、性感的年轻妇人，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湿透的背心显出乳房而感到难为情。帕格脑中浮现出罗达在他们圣迭戈基地的平房里给华伦洗澡时的情景，也是这副样子。比四分之一世纪还要多些的时间就像吸口气一样地过去了！一个也是这样的婴儿，已经变成了身穿飞行服、高个子、面容严峻的年轻人，正朝他自己的儿子低头微笑着。帕格摆脱了为时光流逝而悲哀的可怕感觉，开玩笑说已经把杰妮丝家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他还吻了一下她那潮湿而光滑的脸颊。

“只要停泊在港内就回来，爸爸。房间会为你准备好的，酒柜也会装满的。”

他举起摊开的巴掌说：“我只要在海上担任指挥职务，就又要戒酒了。”

华伦用一只手把公家的吉普车开下山，他嘴里的香烟一晃一晃的。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企业’号是不是要马上赶到威克岛去，爸爸？”

“是什么让你这样想的？”

“就是你急急忙忙去接管那艘屏护舰队的旗舰！”

“你摩拳擦掌地想打仗，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华伦透过香烟的烟雾斜着眼看了他父亲一下，“我对急于开走我们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有疑问。我不相信陆军航空部队会很好地保护这个基地，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嗯？不说话了？”

“我真不知道，华伦。”

“‘企业’号上人人都在说，为了让我们能出发，哈尔西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叫大嚷。”

“这倒是可能的。你们那儿的新飞机驾驶员考核得怎么样了？”

“爸爸，他们还嫩，嫩得很。他们还没有飞行过多少小时！可中队需要他们，他们或者会撞到障碍物上折断脖子，或者会淹死，或者也就学会了。等我们在港口停泊的时候，我要把他们训练得不那么傻。”

“你现在当教练啦？这倒真快。”

“我的指挥官把分遣队交给我了。我并不争。他也已推荐我在国内任教练，我为这事大吵了一场，现在不是离开太平洋的时候。”

华伦让他父亲在电话局那儿下了车，说是他会把箱子送到舰队登陆处去的。他们的分手几乎像是一会儿又能在一起吃晚饭那样随便，但他们握了手，而平时他们很少这样做，并且还微笑着互相看了一会儿。

小小的电话局里烟雾弥漫，挤满了等着的水手和军官。总接线员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南方口音很重的、长得丰满的女人，帕格提到拉古秋时，她马上活跃起来了。“那可是一个大人物啊！要是他当了总统，我们不会这么一团糟了，是吗，上校？我会尽力帮您接通的。”

半小时之内，拉古秋参议员就在乔治敦他的家里接电话了。听到是帕格的声音，他大吃一惊，很快地掌握了情况，简单扼要地问了几个问题。“对对对，好的，知道了。我记得结婚宴会上有她。再说一遍，她娘家姓什么？好，杰斯特罗，和他那有名的叔叔一样。娜塔丽·杰斯特罗·亨利。皮肤黑黑的姑娘，很漂亮，说话很快。作为犹太人，她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意大利在那方面还不算坏，而且跟一个名作家一起旅行也会沾一点儿光的。啊，连我都听说过埃伦·杰斯特罗呢！”拉古秋声音嘶哑地咯咯笑，“她可能挺好，但是最好要有把握。我怎么回你的话呢？”

“只要打电话给人事局的达德利·布朗就行了，参议员先生，他会把信息转给海军部门的。收信人写‘乌贼’号上的拜伦。”

“知道了。你在指挥‘加利福尼亚’号，对吧？”

“‘北安普敦’号，CA-26，参议员先生。”

拉古秋停顿了一下：“‘加利福尼亚’号出什么事了？”

帕格也停了一下：“我在指挥‘北安普敦’号。”

参议员的声音又低又严肃：“帕格，我们在那儿对付得了他们吗？”

“可要费很大劲哩。”

“喂，我要辞去参议院里的职务参军，你认为怎样？陆军在木材和纸张方面吃亏很大，我一年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战争经费。他们已提出让我当上校，可是我坚持要当准将。”

“我当然希望你能当上。”

“好吧，代我向孩子们问好。我会把那犹太姑娘的情况告诉你的。”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像是已在“北安普敦”号上度过了一个星期。他参观了船上各处——从舱底到大炮射击指挥仪，会见了军官们，留神观察了全体船员工作，视察了机舱、锅炉间、弹药舱和炮塔，还和副舰长吉姆·格里格做了长时间谈话。吉姆·格里格是爱达荷州人，是一个说话简短、愣头愣脑的指挥官，他眼圈发黑，脸色疲倦苍白，略带着适合一个吹毛求疵的副舰长的蛮横神气。帕格发现没有理由不去马上接替希克曼，格里格正在指挥这艘船，随便什么笨蛋都可以接替他，他的无能显不出来。帕格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笨蛋，只不过老朽了，神经过于紧张。

第二天，帕格省去了和平时期冠冕堂皇的一套，举行简单的接任仪式。军官们和全体船员面对面地分两排在船尾三号炮塔处列队，阳光照耀下的白制服在暖和的微风中飘动着。维克多·亨利没有和希克曼、格里格站在一处，他在扩音器前宣读他负责指挥的命令。他从飘动着的文件

上抬起眼来，就能在船员们列队的后边看到“犹他”号有油漆条纹的大红船底。

他转过身来朝着希克曼敬礼：“我接替您，长官。”

“很好，长官。”

这就是全部仪式，维克多·亨利当上了舰长。“格里格中校，舰艇的全部标准作战规定继续有效。全体船员从后甲板解散。”

“是，长官。”格里格像海军中士似的敬了个礼，向后转，发了命令。队伍解散了。帕格用舷侧吹哨致敬的仪式送别他的前任。希克曼的举动像是在过生日，他妻子又来了一封信，暗示说所有一切都不会失掉。这使他像年轻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她身边去，他头也不回，看也不看，一个劲儿跑下舷梯，上了快艇。

整整一个下午，帕格都在翻阅格里格中校堆在他书桌上的文件和舰艇的文献。阿里蒙为他单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甲鱼汤、薄牛排、沙拉和冰激凌。他正坐在扶手椅上喝咖啡时，一名海军通信兵给他送来一张手写的条子，信封和里面的信纸上都印有两颗蓝星，字迹挺拔、清楚、朴素：

亨利上校：

我很高兴你已接任。我们明天出击，你半夜时会收到作战命令。新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尼米兹。对威克岛的救援看上去希望更渺茫了。祝你幸运、顺利。

雷·艾·斯普鲁恩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风平浪静，这艘巡洋舰起航了。舱面船员动作熟练，轻而易举地解缆拔锚。船艏朝着海峡外面，随着潮水摆动。维克多·亨利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骗过了驾驶室全体人员，说道：“三分之一马力，减速前进。”航信士官通过机舱传令钟传达了命令。甲板开始摇摆——帕格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热乎乎的感觉——“北安普敦”号在新舰长的指挥下出发投入战斗。他还没从拉古秋参议员那里听到娜塔丽·杰斯特罗·亨利的消息。

- (1)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左右的货船。
- (2) 即维克多·亨利。
- (3) 指《五国海军条约》，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要求按一定比例规定海军力量，限制军舰吨位和大炮口径。
- (4) 指海军作战学院，在罗得岛的纽波特，属海军部，专供有经验的军官进修。
- (5) 指美国海军举行过的一次演习。在这次演习中，“橙色”代表日本，“蓝色”代表美国。
- (6) 英语“黄色”还有“懦弱”“卑怯”的意思，因此下文说是双关语。

- (7) 比利·哈尔西的昵称。
- (8) 惊叹时用的口头语，和“天哪”一样意思。
- (9) 孤立主义是美国早期的一种对外政策思想，主张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 (10) 勃拉尼是拜伦的昵称。

第二章

她上了一艘非常不同的船。这是一艘生了锈、油漆斑驳、尽是蟑螂的沿海岸行驶的土耳其货船，名叫“救世主”号。它正停靠在那不勒斯海港的一个码头上进行修理，人们认为它要开往土耳其，实际上它要去巴勒斯坦。自从她上船以来，这一星期里总是起着风暴，这艘破船免不了要晃动。它向石码头倾斜着，锚绳随海潮涨落，拉得很紧，而当波浪起伏涌过防波堤时，它就颠簸摇摆。

娜塔丽带着她的婴孩坐在狭窄的后甲板上一面飘扬着的旗子下，旗子很脏，深红色底子上嵌着黄色的星和新月⁽¹⁾。一度天色晴朗，她就带他出来坐在下午的阳光下，留着胡子的男人们和披着围巾的女人们都围拢来，赞叹不已。在“救世主”号上有一些瘦瘦的、眼神忧郁的孩子，而路易斯则是唯一还得抱在怀里的娃娃，他依偎在她膝上看着四周，活泼的蓝眼睛在寒风中眨巴着。

“哦，真是一幅朝拜圣婴图⁽²⁾，”埃伦·杰斯特罗说，他呼出来的气冒着白烟，“活生生的朝拜圣婴图，路易斯成了一个迷人的圣婴基督。”

娜塔丽咕哝道：“那我则是一个糟透了的不合格的圣母。”

“不合格吗？不，我亲爱的。”杰斯特罗裹在蓝色的旅行斗篷里，灰色的帽子低低地戴在头上。他安详地摸着整齐的胡子说：“很合格，我要说，面孔、身材和出身种族都合格！”

在倾斜着的甲板上的其他地方，犹太人挤满了走道，他们正从臭气熏天的舱房里蜂拥而出，到阳光下散步。他们拥挤着走过救生艇、板条箱、木桶和甲板上的建筑物，或是聚在舱口，七嘴八舌地交谈着，讲意第绪语的人居多。只有杰斯特罗和娜塔丽盖着毯子坐在躺椅上。这次巴勒斯坦之行的组织者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从舱底把这些椅子挖了出来，虽说长了霉，又被耗子啃过，倒也还能用。婴儿崇拜者们渐渐散去，尽管散步的人不断地瞟他们一眼。那两个美国人的四周都留出了一点儿生锈的铁板，这是人们对他们表示尊敬，特意空出来的。杰斯特罗上船后就被认为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他很少对什么人讲话，这使他的形象更高大。

娜塔丽朝远在海湾对岸的两座山峰挥了挥手，说：“看维苏威火山⁽³⁾哪！这么明显清楚，还是头一回哩！”

“游览庞贝⁽⁴⁾的好时光咧！”杰斯特罗说。

“庞贝！”娜塔丽指了指一个胖胖的警察，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大衣，正在码头上巡逻，“我们一下跳板就会被逮住的。”

“这我完全明白。”

“反正庞贝是非常差劲的。你认为不是吗？数千幢没有屋顶的闹鬼的房

子，城市里的人突然死得一个也不剩。哼，没有庞贝和那些猥亵的壁画，我一样生活。”

赫伯特·罗斯在甲板上侧身挤过来，他比人群中大多数的人要高出一个头，他的加利福尼亚运动衫色彩鲜艳，在这帮衣衫褴褛的人中，像是霓虹灯广告似的。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很少见到他，虽然他为他们安排了离开罗马乘上“救世主”号。他和难民们一起待在下面的铺位上。这个自作聪明的电影发行人在意大利发行了大部分美国影片，直到宣战为止。他正在显露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色彩，拒绝和组织者同住一个舱房，因为——照他所说——他现在也正好是又一个逃亡的犹太人，而且他要练习讲希伯来语。

“娜塔丽，阿夫兰·拉宾诺维茨要和你讲话。”

“只叫娜塔丽吗？”杰斯特罗问。

“只叫娜塔丽。”

她把路易斯塞在篮子里厚厚的咖啡色毯子下，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买了这个篮子，另外还买了婴儿的用品和给娜塔丽与她叔叔的几样东西。娜塔丽与她叔叔和罗斯一起逃离罗马时只有随身穿的衣服。这个巴勒斯坦人还将一些罐头牛奶带上了船，路易斯就是靠这些牛奶过活的。在罗马，甚至连美国大使馆里，罐头牛奶也早已没有了。她喜出望外地问：“你到底是哪里搞到这些东西的？”拉宾诺维茨听了以后，只是眨眨眼睛，把话岔开。

“埃伦，你看着他好吗？要是他哭了，就把这橡皮奶头塞到他嘴里去。”

“是不是关于我们出发的事？”她走开时，杰斯特罗问罗斯。

罗斯在空着的躺椅上坐下，跷起了他细长的腿。“关于什么事情，他会告诉她的。”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头发秃了，瘦瘦的，有一个像动画片里犹太人那样的鼻子。他的举止风度完全是美国人的样子，充满自信，随随便便，不自觉地自高自大。“舒服极了，”他说，惬意地靠在躺椅上，“你们北方佬真懂得怎么过日子。”

“在这方面你还有别的想法吗，赫伯特？”

“哪方面？”

“坐这艘破驳船航行。”

“我并不认为这是艘破驳船。”

“它可不是‘玛丽王后’号。”

“‘玛丽王后’号可不会装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呸！它可以一下子装两万人，跑一趟赚一百万美元。”

“我们为什么浪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装发电机的电枢用了两天，然后这三天刮大风。我们会开走的，别

着急。”

一阵冷风吹开了路易斯身上的毯子，罗斯把它重新裹好。

“赫伯特，难道我们——我们这三个人——没有在罗马饱受惊吓吗？美国大使馆周围的那些暴徒就是大批流氓，我确信，他们是在宣战后来点儿刺激。”

“喂，警察当局从四面八方把想要进使馆的人抓起来。这些我们俩都看到了。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再说，他们可能还不是犹太人哩！”

“我敢打赌，”杰斯特罗说，“只要他们的护照没问题，不管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要被安置在哪家舒适的旅馆里，等着和在美国被抓起来的意大利人交换。”

罗斯顶了他一句：“我能不回罗马就不回，我过得挺快活。”

杰斯特罗用地道的希伯来语说：“新语言你学得怎么样了？”

“天哪！”罗斯瞪着他，“你能教，是吗？”

“波兰的犹太教经院教育是不能被什么取代的。”杰斯特罗笑了笑，摸着胡子，又重新用波士顿口音的英语说。

“你干吗不在经院念下去呢？我甚至没有受过戒，我不能原谅我的父母。”

“唉，真是年幼无知。”杰斯特罗说，“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经院，那地方简直像监狱。”

这时，娜塔丽正朝驾驶室下面拉宾诺维茨的舱房走去。在这之前，她从未去过那里。他请她在他桌边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桌上堆满了文件、脏衣服和油腻的工具。他坐在没有铺好的床上，弓着背靠着舱壁，壁上装饰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深棕色裸体画，唯一的一盏电灯发出的光是这么暗，烟草的烟雾是这么浓，以至娜塔丽只能看出这些东西。面对她尴尬的微笑，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他穿着油渍斑斑、大得累赘的工作服，圆脸因过度疲劳都变成土灰色的了。

“这是轮机长的艺术收藏，我占用了他的房间。亨利太太，我需要三百美元，你跟你叔叔能帮忙出一点儿吗？”她吃了一惊，什么也没说。他继续说：“赫伯特·罗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可是他已经付得太多了。要不是他，我们就不能把事情推进到这地步。我希望你和你叔叔每人能给一百美元，那才比较公平。老头子们都比较小气，所以我想还是提请你考虑。”拉宾诺维茨的英语讲得很清楚，但是外国口音很重，而且他用的俚语已过时，像是从旧小说里看来的。

“这钱干什么用？”

“Fetchi-metchi，”他把粗粗的拇指放在两根指头上来回移动，疲倦地微笑了，“行贿。港务监督不让我们离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很友好，但是后来变了。”

“你认为你能贿赂他吗？”

“嗨，不是贿赂他，是贿赂我们船长。你见过他的，就是那个穿蓝色上衣、长着胡子、醉醺醺的老无赖。要是我们非法离开，他就得失去他轮船的证件，港务当局掌握着这些证件。我相信他经常干这事，他是专干走私这一行的。可这得另外付钱。”

“那不会太危险吗？”

“我认为不会。要是海岸警卫队拦住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正在试验修理过的轮机，并且往回开。我们不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要是我们被拦住，他会把钱退还吗？”

“问得好！我的答复是：我们离开三英里后，他才拿钱。”

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娜塔丽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思索，想象出种种不能起航的不幸理由，她拿不准自己逃离罗马是否做对了。她天天想着要乘这样笨重的船横渡地中海，越想越觉得前途黯淡。然而，她还是认定，这样至少能让她的孩子从德国人手里逃出去。可是，这得违反法西斯的法律才能启程，要努力逃过海岸警卫队的炮舰！

当她坐着一言不发时，拉宾诺维茨用一种虽不含敌意但是严厉的语气说：“好吧，没关系，我会从罗斯那里拿到全部钱的。”

“不，我会提供帮助的，”娜塔丽说，“我相信埃伦也会。我只是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亨利太太，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着，我们得努力做些事呀。”

杰斯特罗博士正在笔记本上写字，在他附近的一个舱口盖上，两个年轻人正对着一本翻开了的破旧的《塔木德》⁽⁵⁾ 争论着。罗斯走了。杰斯特罗中断了工作，听着他们辩论 *Gittin*（关于离婚的论著）里的一个论点。杰斯特罗在波兰经院里曾为阐明 *Gittin* 里的问题而被他的老师们吻过许多次，那种湿乎乎、毛茸茸的感觉现在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不由得笑了。那两个争论的人看见他在笑，也腼腆地朝他笑笑。其中一个碰了碰他的破帽子，并且用意第绪语说：“这位伟大的作家理解这些伤脑筋的论点吗？”

杰斯特罗慈祥地点点头。

另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瘦削的黄脸，乱蓬蓬的小胡子，凹陷的发亮的眼睛，一副经院学生的派头。他激动地讲起来：“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讨论吗？或许还能教教我们？”

“我小时候确实学过《塔木德》，”杰斯特罗用正确的波兰话冷冷地说，“可是我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相当忙。”

那两个人心服了，继续他们的学习。不久，他们就走开了，这使杰斯特罗舒了一口气。当他继续写作时，他心想要是和那两个小伙子一起，用非凡的记忆力使他们吃惊，可能挺有趣。五十年之后，他还记得

他们争论的这一章节。儿时的记忆力真强啊！可是，前面还有漫长的旅程，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特别是在这些从宗教关系来说非常亲密的犹太人中间，不要和他们过分接近是唯一的办法。

杰斯特罗正开始写一本新书，借此消磨时间，同时也多少利用一下他这不愉快的尴尬的处境。为了故意同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相呼应，他把新书取名为《一个犹太人的旅程》，然而他头脑中的东西并不是旅行日记。正如马可·奥勒留⁽⁶⁾在战场上就着烛光写不朽的《沉思录》，杰斯特罗也打算通过描写他自己在战争时代的逃亡来反映他关于信仰、战争、人类现状和个人生活的光辉思想。他认为，这个主意能让他的出版商着迷，而且要是他写了出来，它甚至又可能成为一本读书会推荐的书。无论如何，在他这年纪，这将会是有益的精神寄托。杰斯特罗把思想性、想象力和赚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了，他根据这个富有特色的想法，已经在第一本向拉宾诺维茨借来的笔记本上写了不少。他知道这本书绝不可能获得《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样的成功。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以新颖的手法把生活在朴素现实中的耶稣描绘成一个精通《塔木德》的奇才和巴勒斯坦的巡回传道士，在读书会获得巨大成功，并且被列在最畅销的书单上。

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走开后，他感到这个小小的场面有写下来的价值。他详述了关于离婚的部分中那微妙的论点。很久以前，在奥斯威辛经院喧闹的读经厅里，他曾与他聪明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用许多相同的话就这一论点进行过多次辩论。他描述了那遥远的场面，班瑞尔温和地取笑自己逐渐转变为一个冷静的西方化的不可知论者。要是班瑞尔还活着，他写到，要是有人请他就第二十七页关于离婚的部分中第一个论点进行辩论，他会满腔热情地理出头绪，驳倒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班瑞尔一直忠实恪守古老的正统观念。现在谁能讲清他们俩中哪个的选择更明智呢？

可是班瑞尔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通过我那喜爱冒险、旅行过许多地方的侄女的眼睛。一九三九年，他站在遭到德国轰炸的华沙犹太人住宅区硝烟弥漫的废墟中——挺直着身子，忙忙碌碌，虽上了年纪，但强健结实得像农人一样，留着正统的灰白大胡子。他身为一家之长、犹太人区的领袖、富商，在那遵守习俗的外表下，则是一个钢铁一样坚强的死里逃生者，基督教传说中的一位亚哈随鲁⁽⁷⁾，一个不可摧毁的流浪的犹太人。班瑞尔比我小七八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前线服役四年。他当过士兵，做过战俘，逃跑过，他在几处前线 and 三支不同的军队里打过仗。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了所有危险（他曾在信中这样告诉我，我也是这样相信的）。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没吃过一点儿犹太教规不许吃的食物。一个能够如此念念不忘我们古老的上帝和我们古代律法的人，从勇敢的一面来说，确实使他那个写作耶稣题材被同化了的堂兄感到羞愧。开明的人文主义呼声虽然对此表示敬意，但完全能够问一下是否生活在梦想中，不论这生活如何舒适和

“该死，埃伦！他这样什么东西也不盖，有多久啦？”娜塔丽俯身在篮子上，生气地把滚动着的毯子拉回到开始哭的路易斯身上。

“哦，没盖吗？”埃伦吓了一跳，说道，“真抱歉，他安静得像一只小耗子。”

“哦，该是喂他的时候了。”她提起篮子，十分恼火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还没冻僵，还能吃东西的话，是该喂他的时候了。”

“拉宾诺维茨要什么啊？”

她直接告诉了他。

“真的哩，娜塔丽！那么多钱啊！非法起航！那真是烦死人啊。我们对钱可要小心，你要知道，那可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我们总得从这里跑出去，这才是我们的生路。”

“不过，拉宾诺维茨有点儿敲诈有钱的美国人——喂，娜塔丽，别这么绷起脸嘛！我只不过是说——”

“听着，要是你不信任他，那就上岸，把自己交出去。我和罗斯分担这三百美元。”

“天哪！你干吗对我这样恶狠狠地说话啊？我会出钱的。”

很厉害的震动把她弄醒了。她坐起来，攥住她睡觉时穿在睡衣上的羊毛衫，通过开着的舷窗向外看。寒冷的、雾蒙蒙的、带着鱼腥味的空气飘进来。码头在雾夜里向后退去。她能听到螺旋桨的溅水声，埃伦在上铺打鼾，在她身边的甲板上，婴孩在他的篮子里发出窸窸窣窣、呼哧呼哧的响声。

她又蜷缩到粗硬的毯子里，因为天气很冷。开船了！起航总是令人兴高采烈的，冒险从纳粹欧洲的陷阱里偷偷溜走，加倍地令人兴高采烈。她睡眼朦胧，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路到了巴勒斯坦，把消息告诉拜伦，动身回家。中东的地理她是不清楚的，她大概能由苏伊士找到去澳大利亚的路，再由那里到夏威夷吧？在巴勒斯坦等到战争结束是不行的，那无非是一个疾病流行的穷国。在北非的德国人是一个威胁，阿拉伯人也是。

她随着发动机声的每一次改变而越来越清醒了。就在这港口，已经颠簸摇晃得很厉害了，到了公海上，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儿呢！焊在主甲板上的附加油罐显然使船很不平稳。抵达三英里线要多久呀？黎明在舷窗上形成一个紫色的光圈，在这样的雾中，船长只能缓慢地行驶，而白天只会增加被捉住的可能性。多么为难的事情啊！多么危险的处境啊！就这样，娜塔丽神经紧张、忧心忡忡地躺着，紧贴住不稳的床铺熬过了很长的半小时，这时舷窗外已泛鱼肚白。

轰隆一声！

她马上由铺上跳起来，光着脚踩在冰凉彻骨的铁甲板上。她穿上了一件粗布浴衣。娜塔丽已经在华沙听到过许多炮火声，她熟悉这种声音。湿冷的风由舷窗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风大浪急的海面上，雾散了一些，她看见前面远处有一艘灰白色的船，船头有白色的号码，烟雾弥漫的黄色闪光就来自那船头。

又轰隆一声！

发动机嗒嗒嗒地响着，甲板颤抖、倾斜，船突然转向了。她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在湿冷的空气里直打哆嗦。房间太小了，她的双肘和双膝碰到冷水盆、床铺和门上的圆把手，擦破了皮。埃伦仍然睡着，她想还是别去叫醒他，他只会吓得发抖。

在舷窗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22”，把黑色的波浪与灰白的天空都挡住了。大炮慢慢地进入视线——并不很大，漆成灰色，由穿着黑色短雨衣的孩子气的水兵掌控着。两艘船都减慢了速度。那些炮手正看着“救世主”号大笑着。她可以猜到那是为什么：斑驳的油漆，一块块红底漆、白面漆、没刮掉的陈旧的铁锈，额外附加的油罐伸展在甲板上，像是老头儿嘴里的坏牙齿。外面粗声粗气的意大利语来回吆喝着。

甲板摇摆了，海岸警卫船离开了。透过舷窗，娜塔丽看到了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青青的峭壁。随后，船身一转，正前方进入视线的是微弱的阳光照耀着的那不勒斯群山和山上的一排排白房子。发生这一切时，埃伦·杰斯特罗还在睡着。船掉转回去啦！她倒在床铺上，脸埋在枕头里。这艘船现在看来像是通往丧失幸福的航道，被追捕的感觉重新在她心头浮现。

“天哪，闹得多厉害啊！”埃伦从铺位上伸出他那邋里邋遢的脑袋来。阳光射进了舷窗，船员们在外面喊着、骂着。“救世主”号正停靠在原来的码头上，原来那个穿着绿制服、大腹便便的警察在码头上巡逻。“哎哟，大白天了啊！你衣服都穿好了！出了什么事？我们要开走吗？”

“我们已经开走过，又回来了。海岸警卫队拦住了我们。”

杰斯特罗面色阴沉地说：“哎呀！二百美元哩！”

拉宾诺维茨来到他们的房间门口。他才刮过胡子，穿了沾着污点的深色衣服和灰衬衫，打着红领带。他脸上显出恼怒的表情，拿出一些美钞说：“我只能归还一半，对不起。他一定要我先付出半数，才肯开船。我只好碰碰运气了。”

“你说不定会需要剩下的钱，”娜塔丽说，“留着吧！”

“如果需要，我会再来要的。”

杰斯特罗在上面的铺位上说：“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要付船费的事呀，你是知道的，而且——”

拉宾诺维茨啪的一下把钱放到娜塔丽手中：“对不起，我要去找那该死的港务监督算账啦！我们是中立国的船，我们只是停泊在这里进行紧急修理的。这样拦住我们是该死的违法行为！”

当拉宾诺维茨又在他们的房门口出现时，他们正在吃中午茶点。“今天早上我脾气不好，很对不起。”

“进来吧。”娜塔丽温柔地说，“要茶吗？”

“谢谢，要的。你的娃娃怎么啦？”路易斯正在他的篮子里啜泣。

“他着凉了。有什么消息吗？”

拉宾诺维茨背对着门蹲着，两只手捧着玻璃杯，呷着茶说：“杰斯特罗博士，在我们那么突然离开罗马的时候，看上去你为不得不丢下的手稿感到很不高兴。”

“我现在还没高兴呢！我四年的心血啊！”

“你的书名是什么？”

“《君士坦丁的拱门》。怎么啦？”

“在罗马，你认得德国大使馆的什么人吗？”

“德国大使馆？显然没有。”

“你能肯定吗？”

“我和德国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

“你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家伙吗？”

“维尔纳·贝克？”杰斯特罗重复说，多半是对他自己说的，“哎呀，是的，我确实认得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他怎么啦？”

“在舷梯那儿就有一个维尔纳·贝克博士。罗斯和我去找你们时，他就是我在你们罗马的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两个德国人中的一个。他开了一辆梅赛德斯来，刚刚到。他说，他从罗马的德国大使馆来，是你的老朋友。他还说，他带来了你的《君士坦丁的拱门》手稿。”

一阵严肃的沉默，只听到那婴孩的鼻子呼哧呼哧的响声，娜塔丽和她叔叔互相望着。“说说他的模样吧。”杰斯特罗说。

“中等身材，胖胖的，脸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金发，高嗓门，很有礼貌。”

“戴眼镜吗？”

“厚厚的无边眼镜。”

“大概真是维尔纳·贝克，尽管他那时并不胖。”

娜塔丽得清了嗓子才能开口说话。“他是谁呀，埃伦？”

“哦，维尔纳是耶鲁大学我最后的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德国好学生之一，工作起来精力过人。他在语言上有困难，我帮助他克服了一些障碍。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他说他从你房间里拿了手稿。”拉宾诺维茨说，“他当时在场，这一点我能向你担保。他倒是挺和气，另一个凶得要命。”

“他怎么会找我找到这里来呢？”杰斯特罗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这看起来很不妙，是吗？”

“嗯，我说不上来。假如我们不承认你在这儿的话，意大利秘密警察就会来船上搜查。德国秘密警察要他们干什么事，他们都会干的。”

娜塔丽颤声插嘴道：“土耳其国旗怎么样呀？”

“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国旗是顶用的。”

杰斯特罗果断地说：“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是吗？要我到舷梯那儿去吗？”

“我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对娜塔丽来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显得这么镇定，多少是一种安慰。发生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是情况进一步严重而可怕的恶化，她从心底里为她的婴孩担惊受怕。拉宾诺维茨走了。杰斯特罗心事重重地说：“维尔纳·贝克！老天哪！我认识维尔纳的时候，希特勒甚至还没掌权呢。”

“他拥护过希特勒吗？”

“哦，不。他是那种保守、温和、勤学的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笃信宗教。好人家出身。他立志进外交部，我还记得这事呢。”

婴孩打喷嚏了，娜塔丽忙着把他堵塞的小鼻子弄干净。她吓坏了，无法有条理地思考。

“杰斯特罗教授，维尔纳·贝克博士来了。”拉宾诺维茨步入舱房。一个穿灰大衣、戴灰帽子的男子在门口一边鞠躬，一边举起帽子，双脚后跟并拢，在他的左臂下夹着一个用绳子捆扎好的很厚的黄纸包。

“您一定记得我吧，杰斯特罗教授？”他的声音古板而高亢，他笑得很尴尬，几乎像在道歉，眼睛半闭着，“已经有十二年半了。”

“是啊，维尔纳。”杰斯特罗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你只是胖了些。”

“是呀，太胖了。哦，这是《君士坦丁的拱门》。”

杰斯特罗把纸包放在铺位上那手脚不停地动的婴孩旁边，用发抖的手指解开绳子，很快地翻过大量薄而半透明的纸。“娜塔丽，全在这儿哪！”他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人，眼睛闪闪发亮，“维尔纳，我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得来不易，教授。可我明白它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贝克博士

转过身来对着拉宾诺维茨，“是我的德国秘密警察同事——你要明白——是他把它从意大利秘密警察那里拿走的，我想我自己是拿不到的。我很遗憾你和他吵了嘴，可是你回骂了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你知道。”拉宾诺维茨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贝克回头看着杰斯特罗，他正抚弄他的稿纸。“我自作主张地拜读了您的大作，教授。远胜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您对早期拜占庭和东正教有非常特殊的了解，您使整个已经过去的世界恢复生命。这本书将保证让您声名远扬，而且这一回，那些学究也会赞美您的学识了。这是您最大的成就！”

“嘿，你真是太好了，维尔纳。”杰斯特罗装出他对付钦佩者的那种微笑，“至于你，你的英语有了惊人的进步。还记得你口试方面的困难吗？”

“我当然记得，您挽救了我的前途。”

“哦，不敢当。”

“从那时起，我在华盛顿任职七年。我的儿子——我有四个儿子——都能使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现在我在罗马当一等秘书。这些全都得感谢您呀。”

“四个儿子，哦，真想不到。”

娜塔丽对这样谈家常感到难以相信。这简直像是梦中的对话，那个人站在舱房门口——一个纳粹德国的官员，一个胖墩墩的、看上去并无敌意的人，戴着眼镜，这使他显得书生气。他双手拿着帽子，用一种安宁的、简直像教士一样的姿势捧在胸前。他谈及他的孩子们，称赞埃伦的著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特别是那男高音的嗓子和有礼貌的态度，那就是态度相当温和和学究气。婴儿咳嗽了，维尔纳·贝克看了看他，说：“你的孩子身体好吗，亨利太太？”

她刺耳的声音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高雅旅馆？你又是怎样发现我们到这儿来了？”

她可以看到埃伦因她的举止而感觉痛苦，拉宾诺维茨仍面无表情。贝克用耐心的口吻回答：“当然啦，德国秘密警察有罗马旅馆里外国来往旅客的名单。意大利秘密警察又向德国秘密警察报告，你们上了这条船。”

“那么，你也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人喽？”

“不，亨利太太。我说过了，我是外交部官员。嗯，你和你的叔叔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在大旅馆吃中午饭呢？据说那儿有那不勒斯最好的餐厅。”

娜塔丽的嘴张着，她一声不吭，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她朝杰斯特罗看看，他说道：“你肯定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维尔纳。”

“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可以享受一些好酒好菜。你们明天就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航行！”

“明天？这我还不知道呢，”拉宾诺维茨大声说，“而且我是才从港务监督那里来的！”

“哦，这是我的消息。”

娜塔丽几乎嚷了起来：“我们的脚一踩上岸，我们就会被抓起来拘留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警察当局发的通行证。”她对杰斯特罗拼命摇头。贝克博士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想我还是走开好，让你们能就这事谈一谈。要是你们难以决定，那就在我离开之前让我们到舷梯那儿谈一下吧！跟我一起上岸对你们来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事要商讨一下。”

杰斯特罗严厉地插话说：“你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干什么，维尔纳？”

“教授，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我想我最好帮帮您的忙。我把那个德国秘密警察带去跟意大利警察当局周旋。”

“那么，在那之前很久，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贝克突然做贼心虚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回答说：“我坦白讲好吗？这是为了免得打扰您，让您讨厌。”他举起帽子，鞠了躬，走开了。

杰斯特罗满腹狐疑地看看巴勒斯坦人，又看看他的侄女。

“埃伦，我可不离开路易斯！一分钟都不！”娜塔丽一下子尖叫起来，“我甚至不愿走到舷梯那儿去！”

“你以为怎样？”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拉宾诺维茨把双手向上翻了翻。“呃，你以为这全是精心策划要捉住我的圈套吗？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我，要是他的确打算这样做，他就不能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从你们的船上拉走吗？”

“他这样做可以避免一场风波！”

“风波有多大？”

拉宾诺维茨苦笑一下：“不会太大。”

杰斯特罗拉了拉胡子，看了看瞪着眼的侄女，然后他伸手去取帽子和斗篷，说道：“嗯，娜塔丽，我一直都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傻瓜。我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办事吧。我和维尔纳·贝克一起上岸去。”

“哦，当然啦！”婴孩现在正大哭着，娜塔丽几乎气疯了，“享用你的午餐去吧！说不定他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好朋友会和你们凑到一起，把事情搞得更快活呢。”

拉宾诺维茨帮着杰斯特罗披上斗篷，说：“尽可能打听打听有关我们起航的事。”

“好的。要是我不回来，”当娜塔丽把她那大哭大叫的婴孩抱在怀里摇着时，杰斯特罗对她说，“你不过是摆脱了一个累赘，不是吗？”

两个钟头过去了。暴雨使在甲板上闲逛的人都跑光了，娜塔丽独自撑着伞等在舷梯口，注视着湿淋淋的警察在码头上踱来踱去。终于，在雨中出现了一辆小小的黑色梅赛德斯。贝克博士出来为杰斯特罗博士开了车门，对她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杰斯特罗登上了跳板，张开蓝斗篷下的双臂说：“好啦，亲爱的！你瞧，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回来了。”

“是啊。现在让我们和拉宾诺维茨谈一下。”

“你真的不要先打个盹儿？”

“我不困。”

那个巴勒斯坦人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打开了舱房门。那间小屋里有强烈的汗臭、机油和烟灰的气味。杰斯特罗对钉在舱壁上的那些裸体女人画眨眨眼睛。“请坐。”拉宾诺维茨说，“我得拿掉那些可爱的姑娘了，我对她们并不注意，可是其他人都注意，就是这么回事。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真有胆量。午餐吃得有趣吗？”

“还可以。”杰斯特罗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坐得笔直，娜塔丽坐在他旁边的一张凳子上，“首先，你的土耳其船长出卖了你，他告诉海岸警卫队说你们要偷偷起航。这就是你们被抓住的原因。维尔纳是这么说的。”

拉宾诺维茨点点头，绷着脸说：“这我也想到了。我们不能租别的船，所以我们不得不忘记这事——暂时忘记。”

“那个土耳其人也报告了我们是上星期上船的。港务监督决定通知罗马的意大利秘密警察，并在让你们走之前，解决逃亡的美国人的问题。因此，耽搁了一星期。”

“好哇，所以事情都碰到一块儿啦！”拉宾诺维茨摆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又放开，“我们明天能开走吗？”

“哦，他说你们可以开走。还有，关于那件事。”杰斯特罗的声调提高了，“这船以前可叫‘伊兹密尔’？”

“它就是‘伊兹密尔’。”

“最近你们检查过这船的适航性吗？”

“港口检查员来给我们开了证明。”

“维尔纳说他附添了一页意见，你们超员又超载，甲板上的附加油罐减弱了你们这条船的稳定性。万一乘客们在惊慌失措中都冲到一边，这船就免不了倾覆，对吗？”

“他们是一群守纪律的人，”拉宾诺维茨很厌烦地回答，“他们不会惊慌的。”

“你们船上的食物、水和卫生设备都比一般标准低得多。”杰斯特罗接下去说，“当然，娜塔丽和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医疗设备也差。发动机用了三十五个年头了，航海日志上写着有好几处新近发生的故障。

你们只有沿海岸行驶的证明，而不是公海上的。”

拉宾诺维茨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你可曾提到我们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迫害，不得不冒这些危险吗？”

“差不多就是这话，他不爱听。可是他说要是把巴勒斯坦委托给德国管辖，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早就用适合航海的船送去了。你们要用这么一条破船来漂洋过海，应该归咎于同盟国的政策，而不是德国的政策。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封锁了巴勒斯坦——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姿态，因为阿拉伯人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希特勒的。美国已经关上了它的大门，所以你们的组织（他全都了解）必须试图用像‘伊兹密尔’这种没人要的破船把难民偷偷送进巴勒斯坦。”

“不错，纳粹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拉宾诺维茨说，“这我们是知道的。”

杰斯特罗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好，这些是意大利警察当局关于美国拘留民的规定，他们正被遣送到锡耶纳去等候交换。正巧，我的家就在锡耶纳，我的用人还住在那儿。”

拉宾诺维茨看完了那些油印的纸页，眼神显得忧郁而呆滞。

“这些规定可能是伪造的！”娜塔丽嚷了起来。

“这些都是真的。”拉宾诺维茨把纸页交给她，“这么说来，这就安排好了？你们俩要下船到锡耶纳去吗？”

“我对维尔纳讲过了，”杰斯特罗答道，“这全要看娜塔丽。假如她跟着你们乘船，那我也乘船。假如她选择回锡耶纳，那我也回去。”

“我懂了，很好。”拉宾诺维茨朝娜塔丽瞟了一眼，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问道：“贝克博士对这说了些什么呢？”

“呃，他说，作为母亲，她无疑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冒险航行对她的婴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受不了的，她并不是无国籍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告诉她的。”

“你有十二年没见过这人了，埃伦。”娜塔丽才讲了半句，声音就几乎发抖了，她的两只手揉着那几张油印纸，“他要你留在这儿。为什么呢？”

“呃，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以为他会谋害我吗？”杰斯特罗说，显出瑟瑟发抖的滑稽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在我研究生班上那会儿，我总是给他最高分的。”

拉宾诺维茨说：“他并不是要谋害你。”

“是呀。我相信他是想帮助他以前的老师的。”

“上帝在上，”娜塔丽几乎喊起来，“你能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有常识的样子来？这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纳粹，是什么让你愿意把他讲的全盘接受下来？”

“他不是纳粹，”杰斯特罗摆出心平气和的学究态度说，“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把那个党的党徒说成是一群粗野的、缺乏教养的机会主义者。他确实称赞希特勒把德国统一了起来，可是他对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感到十分担忧。犹太人政策把他吓坏了，他一度学习当牧师，我认为他身上并没有排犹主义的骨头，不像我们一直打交道的一些美国领事。”

有人敲了两下门，拉宾诺维茨那个看上去很粗野的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递给他一个用红蜡封着的信封。拉宾诺维茨看了信，站了起来，脱掉了罩在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上的工作服，说：“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

“什么事呀？”娜塔丽脱口问道。

“我们可以办离港手续了，我马上要到港务监督那儿去拿这船的证件。”

- (1) 土耳其国旗是红底上嵌着白色的星和新月，此处写作黄色，意为这旗子已经很脏了。
- (2) 指圣母马利亚抱着耶稣，周围有许多人在看的图画。这是一个被许多画家采用的宗教题材。
- (3) 在意大利南部，靠近那不勒斯海湾。
- (4) 意大利西南部的一座古城，在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
- (5) 犹太教法典。
- (6)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是晚期斯多亚派哲学的代表人物。
- (7) 中古传说中的犹太人，因嘲弄了受难的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

第三章

班瑞尔·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往前走，雪厚得没过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的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士兵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行队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啷当啷直响的军用大卡车，装载着更多的党卫军士兵。这支从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每天上午十点钟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荨麻、坏土豆、烂菜根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士兵的枪口下像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有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个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像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被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招募他。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彤彤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兹行进，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兹是工矿中心。他太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萎靡不振，以致对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上。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并知道什么时候另一间农屋或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朝卡托维兹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儿。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因为他是在这支劳工队伍中终于离开那个战俘营的。他在上次战争中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①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

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儿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像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像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抓获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被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在莱姆斯多夫形形色色的恐惧中，有一件事仍然使杰斯特罗吓得没命。他亲眼看见在探照灯外阴暗的夜色中，一小群战俘饿得发疯，在集中营一个个结冰的垃圾堆旁转来转去，吃那才倒毙的尸体里柔软的内脏。他白天看到过这种残缺不全的尸体。岗楼上看守的士兵一发现这些吃人的人，就向他们开枪。其他战俘抓住了他们，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些人身上，求生的本能超过了人的天性，因此不再有恐惧。吃人肉的是发了疯的梦游者，只想填饱肚子的白痴，他们枯竭的脑子里还剩下足够的机智在晚上找东西吃，像小狼一样在阴暗处躲躲藏藏。无论在卡托维兹是什么前景，班瑞尔·杰斯特罗知道，不可能比莱姆斯多夫更糟。

然而，看来队伍不是朝卡托维兹进发。前头的队伍向左拐了个弯，这样特遣队就会朝南到奥斯威辛去，班瑞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奥斯威辛要这么大批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他少年时代进的经院就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只有小制造业的小镇，孤零零地坐落在索拉河和维斯图拉河汇合的沼泽地带。它主要是一个铁路联轨站，那里没有重活。在路的转弯处，他看见一块写有黑体字的新箭头牌子，钉在褪了色的“奥斯威辛”路标上，德国人在上面用了旧名字。班瑞尔从年轻时就得记得这名字，那时奥斯威辛还属于奥地利，它不仅像德国名字通常听起来那样刺耳，而且听上去甚至不像奥斯威辛了。

(1) 1864年，欧洲诸强国在瑞士日内瓦签订协定，给予战俘人道待遇。

第四章

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了，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这就激起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鱼干，以及一箱箱罐头食品。衣衫褴褛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这艘旧船像是感染到即将起航所引起的兴奋，嘎嘎吱吱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寒风阵阵，掀起的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地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绉绸衣服，脸上搽了点儿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儿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除此之外，舱房内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衣服散发的劳动者气味。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萨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我讨厌老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萨拉总是穿这件衣服，她对付法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我对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他们给了我一些药丸让他吃。”

“嗯。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他把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他使劲吸烟，“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发电机烧坏了，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我和赫伯特·罗斯联系，他告诉我你叔叔在那儿。我很钦佩他，所以——”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吗？”

“不，都不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对犹太人来说，那倒是一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瞧，就是这么回事。”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说法。”

“我说不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我是船舶机械师。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像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一个圈套，为了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就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一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像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家宴⁽¹⁾祈祷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应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不住地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所以你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儿都没有！我是一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吓了她一跳。她很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他说：“那是我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都是生活在危险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彩色照片，说：“这是我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娜塔丽的记忆中浮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于脑后——那些愚蠢的决定把她

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模糊，周围尽是陌生的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儿，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都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抽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像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像他父亲那样讲求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想呕吐，她从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被关进英国的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带他到锡耶纳去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嗨！”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地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住。”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乳房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有的，你最好做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奇怪，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的篮子里，眼睛闭着，紧握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上。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服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医务室门外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儿，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的声音嘶哑、虚弱，他用德国意第绪语让娜塔丽放心：“就是这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像他说的话那么让人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浴。”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像现在这样，但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器具——一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蒸汽噗噗地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说：“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孩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儿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便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一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紧张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

眼。

“我的小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候，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被机油搞黑了。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

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伏维茨⁽²⁾。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伏维茨，喝过许多。”她一饮而尽，“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吗？”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儿斯力伏维茨吗？”

“不了，这样挺好。”

“回头见。”

凌晨两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次做着噩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外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伯特·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甲板上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手里去吧？”

“我的孩子病得厉害。”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待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待几个星期呢，也许还得翻山越岭。”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一个好预兆哩！”

他讲的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似乎也小了，维苏威火山好像是用墨水画在苹果绿的地平线上，幸福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了。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说：“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贝克的梅赛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志——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弄脏了，他正用破布擦着双手。

随着梅赛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个篮子，说：“好，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伯特·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

维尔纳·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赛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在娜塔丽眼前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厢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胡子拉碴、沾着油污的脸，蹒跚

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语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赛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儿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

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康复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那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 (1) 逾越节第一天晚上犹太人举行家宴，纪念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餐前需做祈祷。娜塔丽引用的是祈祷词的最后一句。
- (2) 一种用梅子蒸馏酿的白酒，即青梅白兰地。

第五章

除了牵挂下落不明的妻子和儿子，拜伦·亨利倒是挺喜欢这场和日本进行的新战争。这使他一度摆脱了“乌贼”号和它吹毛求疵的艇长，承担了甲米地海军基地废墟的物资挖掘工作。在炸毁了的碎石和烧焦了的断木下面，在烧焦了的盒子和板条箱里，装有大量珍贵的军需品——电子装备、衣服、食物、机械、水雷、弹药，千百种让舰队发挥作用的必需品。首先，各种零件现在比金刚钻更需要。拜伦带着一支相当大的工作队天天挖掘这些物资，装车朝西运到巴丹。

在甲米地受到袭击时，他从炮火中抢救鱼雷的功绩，使他直接从哈特将军的司令部得到这一委任，只要他能从这个西面环抱着海湾的半岛上——美军正从这里挖进山去，为可能受到长期围困做准备——提供物资，他在烧毁了的废墟中就享有全权委托。这样的行动自由使拜伦着魔。他对文书工作和规章制度的蔑视使他在“乌贼”号上的日子非常难过，但干捡垃圾这一行，倒是他最大的优点。为了推动工作，他签署任何文件，编造任何谎话。他征用闲着的人手和车辆，好像他就是将军本人。为了克服障碍，消除争端，他利用被烟火熏黑了的一箱箱啤酒和烟卷，这些东西他是从废墟中偶然发现的一个大地窖里弄到的，它们像金币一样顶事，他的司机和搬运工也都得到了很多这类东西。他确保他们吃得好，必要的时候，他还厚着脸皮以紧急情况为借口，把他们带到军官食堂去。

有一次空袭期间，他让他的十七个人长驱直入马尼拉旅馆的餐厅。当炸弹在海滨爆炸的时候，这帮满身污垢、汗流浹背的工人，围着白餐巾，一边听弦乐，一边吃着豪华的午饭。他用印刷精致的海军支票付这餐很贵的饭钱，还自己掏腰包，另加一张五美元的小费。接着，他很快地走出去，撇下侍者头儿半信半疑地瞪着那张薄薄的蓝纸。就这样，拜伦使得他那帮由水手、码头工人、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卡车司机杂凑起来的挖掘工人——菲律宾人、美国人、中国人，他全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由黎明苦干到黄昏。他们紧紧地跟着他，因为他让他们老是有事干，像驯兽人把鱼儿扔给他的海豹一样给他们好处，对他们在碎石堆里小偷小摸的行为只当没看见。

被摧毁的臭气冲天的甲米地基地使他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华沙，在那儿他和娜塔丽正赶上希特勒入侵。这可是另一种战争：从热带晴朗的天空中偶尔投下的炸弹使舰艇起火，使海滨棕榈树丛中冒起许多火焰，和摧毁波兰首都的暴风雨似的德国炮弹和炸弹全然不同，也没有敌人逼近的恐怖。甲米地已被炸得一塌糊涂，是一个被彻底炸毁了的军事目标，但那基地只是马尼拉湾一百英里长的安然无恙的海岸线上一个硝烟滚滚的污点。城市本身仍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样子：灼人的暑热，强烈得炫目的阳光，来来往往的拥挤的汽车和慢腾腾的牛车，几个白人和成群的菲律宾人在人行道上溜达。警报、大火、沙袋，小小的日本轰炸机在尽是

棕榈树的绿色小山上空隐隐出现，带着黑烟的轰轰响的高射炮弹差着一大截，根本打不到。这一切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战争场面——在感觉上略微有点儿像电影中的战争。

拜伦知道事情会变得更棘手。悲观的谣言大量流传。譬如说，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珍珠港被炸沉，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但应该承担罪责的总统扣压着这个灾难性消息。再不就是说，麦克阿瑟宣布的“小股”敌人在吕宋岛登陆是在扯谎。又说，日本军队已经大批登陆，有几千辆坦克在隆隆开向马尼拉，等等。大多数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们的话：日本人在北部登陆是少量佯攻，已经被遏制住了，而且大量援军正在途中。同样也有乐观的谣传，说是有一支庞大的增援护航舰队已经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运来一个海军陆战师和三个机械化陆军师，外加两艘满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航空母舰。

拜伦对任何一种讲法都不太感兴趣。潜艇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能离开吕宋岛。至于他在珍珠港的父亲和哥哥，维克多·亨利在他看来是不可摧毁的，而他怀疑“企业”号已经沉没。这总会水落石出的。只要他肯定娜塔丽和婴孩已在回家的途中，他就会很高兴了。这项工作真是上天恩赐的，它使他白天太忙，而晚上又太累，以至无法操心太多。

这段美好的时光突然结束了。他让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马尼拉商业区，自己去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碰到手里拿着一个厚信封的布朗奇·胡班正从马思曼大楼里出来。胡班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好哇，好哇，正巧是勃拉尼·亨利本人，无拘无束得像只企鹅啦！”“乌贼”号艇长抓住了他的胳膊，“这下子倒省事了。”

胡班漂亮的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情，下巴朝前翘得厉害，整齐的克拉克·盖博^①式的小胡子看上去竖了起来。他斜瞟了一下那四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又朝拜伦的那帮工人看了一眼。他们都光着胸脯，或穿着肮脏的汗衫，喝着罐头里微温的啤酒。“到马里韦莱斯去，对吗？”

“是的，长官，等我汇报之后。”

“我也一路乘车去。你这里的职务要解除了。”

“长官，柏西菲尔中校等着要见我，而且——”

“柏西菲尔中校的意思我全知道。去吧！我等着。”

柏西菲尔告诉拜伦少将要见他，并且加了几句：“亨利少尉，你已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会想念你的。把你的人手和车辆都移交给马里韦莱斯的塔利上校吧。”

拜伦被一个文书军士领去见亚洲舰队总司令，一个穿一身白制服的干瘪小老头儿。他坐在特大的办公桌前，面对着棕榈树成行的蓝色海湾的壮丽全景。

“你是帕格·亨利的儿子，是吗？华伦的弟弟？”哈特带着鼻音这样说，但没打招呼。他的圆脸饱经风霜，有红褐色的道道斑斑，显出一副受尽煎熬的样子，脖子上全是一条条粗粗细细的晒斑。他在转椅上坐得

直挺挺的。

“是的，少将。”

“我想也是的。我主管海军学院的时候，华伦是大队长。真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啊，华伦。你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看一下这个。”他把一份电报递给拜伦。

发件人：人事局局长

收件人：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上校

解除“加利福尼亚”号（BB-44）舰长职务，改任“北安普敦”号（CA-26）舰长。

看来“加利福尼亚”号失去战斗力了，他父亲仅仅弄到一艘巡洋舰！这倒是一个新闻哩！可是，这个在整个亚洲战场上负责海军的托马斯·哈特为什么要对一个少尉特别注意呢？

“谢谢，将军。”

“‘北安普敦’号，一个不坏的安慰奖。”哈特用粗鲁低哑的声调说，“‘加利福尼亚’号陷在珍珠港的泥浆里了，船身被鱼雷炸了一个该死的大洞。这可是机密。喂，你看上去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小伙子，少尉？”少将拿起两份夹在一起的文件，“看来，因为你在轰炸中从甲米地抢出了大量鱼雷，已经有一封保举信提到了你。作为一个潜艇人员，我很欣赏这功绩。我们很缺乏鱼雷。而且你还一直搞回其他有用的东西，我知道，包括水雷。干得好！另一方面，年轻人——”他翻过一页纸，脸色不高兴了，“你竟然请求调到大西洋去服役！”哈特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下巴下面，瞪着眼，“我要看一下亨利的这个孩子，他在这个时候居然提出这种要求来。”

“长官，我妻子——”

哈特敌对的表情缓和了，声调也缓和了：“是的，我听说你妻子是犹太人，并且她带着一个婴儿，可能会在意大利被捕。这事情很糟，我是同情的，可是你又能对这情况做些什么事呢？”

“长官，要是碰巧有什么要做的话，我就会离他们近一万英里。”

“可是我们这儿需要潜艇军官，我正从供应部门和岸上搜罗这些人哪。也许你妻子现在已经回家了，谁说得准。难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吗？”

“不大可能，不过即使真的是这样，我还从来没看到过我儿子呢，将军。”

哈特盯着拜伦，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你可以走了。”

在一辆装满一箱箱水雷、嘎吱嘎吱开着的军用卡车里，布朗奇·胡班挨着拜伦坐在司机座上，到巴丹去的路程真是又长又闷。拜伦在马里韦莱斯海军司令部向他的那帮工人告别，他们正开始卸货，只是随随便便地挥挥手，咕哝了几句作为回答。他怀疑他们能在一起待多久。

“喂，”当军舰上的小艇慢悠悠地驶出去，经过绿色的、处处岩石的科雷希多岛，进入吹拂着微风的海湾时，胡班快活地说，“下一个问题是，‘乌贼’号在哪里？”他留神四顾周围一片空荡荡的海面。马尼拉在地平线那边三十英里外，空袭后的烟雾标明了它的位置所在。看不到一艘船，看不到一条拖船，看不到一艘运垃圾的驳船。因为害怕轰炸，海湾里的船都开走了。“中队就潜伏在这一带海底，拜伦。我们等着吧。”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潜望镜从波面上升起，四面看看，又消失了。这时，那条小艇顶风停着，摇摇摆摆。终于，一只潜望镜冒了出来，转了一下，像海蛇的湿漉漉的脑袋一样凝视着小艇，朝它移去。深色的船身浮出海面，冲出一道道白色的水花。不久，拜伦又回到了狭窄的“乌贼”号上。尽管他很不喜欢，它还是使他有回家的感觉和味道。

副艇长说艇上已经接到他的调令，这使他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地叫起来，埃斯特上尉却坚持说：“接替的人在这儿了，我告诉你，就是奎恩少尉，你认得他，离开可怜的老‘海狮’号的时候，那家伙喝了不少海水呢。他们正在重新安排那艘潜艇上的军官。有一封你的保举信，我的小伙子，可是将军要把你调到大西洋去。”

拜伦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呢，‘夫人’⁽²⁾？”

“忍耐一下吧。奎恩只在海上待过四个月，他要取得资格才行。顺便提一句，军官室开会，还有两分钟就开始了。”

脸色苍白、爱咬手指甲的奎恩少尉最近才离开一艘在甲米地沉没的潜艇，在那张绿面小桌旁，他是唯一的新面孔。胡班艇长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地出席了。拜伦心想，他不但显得年轻了一些，而且也不那么叫人反感了，这个爱好打扮的、在和平时期飞黄腾达并在女人中厮混惯了的家伙，这会儿成了挺顶真的军官。

“要是你们哪一位对这艘潜艇有疑问，”胡班咧了咧嘴，把用旧磨损了的北太平洋的水道测量局航海图摊在桌上，“这是一艘在战斗中受过伤的潜艇，没有很多机会让它在海上被彻底修好，因此——司令部下令说，诸位，要做好准备，进行一级战备侦察。三天之内完成维修工作，要不然就别修了。我们维修完，装上给养和鱼雷就出发。有情报说，大队的运输船由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天知道还有什么舰只护航，已经离开日本本国诸岛，要大举进犯吕宋岛。目的地嘛，很可能是林加延湾。‘乌贼’号和中队的大部分舰艇都把侦察当作过圣诞节一样。我们的命令很简单。目标嘛，先后的次序是：第一，运载部队的船只；第二，主要的作战舰；第三，任何战舰；第四，任何日本船只。”

拜伦背上一阵战栗。他看见桌子周围尽是紧闭的嘴巴、睁大的眼睛、严肃的表情，卡塔尔·埃斯特的长脸上闪过古怪的微笑。

艇长拍了拍蓝黄色的航海图：“好吧。首先，研究一下基本情况。我们这儿离东京一千八百英里，离一直出动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的台湾轰炸机基地五百英里，离圣弗朗西斯科七千英里，小伙子们，离珍珠港四千多英里。

“你们也知道，关岛和威克岛看来是保不住了。它们可能会在一星期

内成为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空军基地。”胡班的手指在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航海图上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因此，我们的交通线被切断了。我们就在日本的后院里，被包围了，陷入了罗网。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怎么会落入这样的困境的，有朝一日你们可以问问那些政客。此刻，救助只能由海上到菲律宾，经过日本空军航程够不到的萨摩亚群岛和澳大利亚这条漫长的路程，每条路都长一万英里。”他意味深长地环顾了一下桌子四周。

“顺便提一句，关于从圣弗朗西斯科开来庞大护航队的说法是安抚民心的空话，别当它一回事。我们将在受敌人控制的海域里侦察。亚洲舰队的其他舰艇将朝南开往爪哇，它们禁不起轰炸机袭击。只有潜艇留下。我们的任务是扰乱日本远征军主力的登陆——在那里，自然不用说，驱逐舰会像狗背上的跳蚤那么多。”他又朝四周看了一眼，露出刚强而高兴的微笑，“有问题吗？”

埃斯特没精打采、懒懒散散地坐着，举起了一只手：“先后次序的第四条是什么，长官？任何日本船只？”

“一点儿不错。”

“没有武装的商船和油轮也一样？”

“我说的是任何日本船只。”

“我们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程序，当然啦——警告、搜查、让船员上小船，以及其他等等。”

胡班从一个吕宋纸信封里抽出几张印着文字的粗糙、灰色的纸。“好，这是关于那一点的命令。”他轻轻弹了弹那几张纸，他的声音变成朗读式的单调语气，“在这儿哪——‘十二月八日，本部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来的如下紧急命令：不断地、无限制地对日进行潜艇战。’”胡班停下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的军官们一眼，“‘乌贼’号将奉命执行。”

“艇长，”拜伦说，“难道一九一七年我们不就是因为德国这么做而对德宣战的吗？”

“你提出这一点来很好。情况不一样，德国人打沉中立国的船只，我们只进攻敌船。‘无限制’在这儿意味着不论军舰还是商船，一样对待。”

“长官，那么第二十二条呢？”奎恩少尉举起一根指甲被啃过的瘦骨嶙峋的手指说。

胡班没有了小胡子，笑起来很孩子气。“好，你为了取得资格而记住这些条例。再背一遍。”

奎恩用呆板平淡的声音很不自然地背道：“除了商船在接到正式命令后坚持拒绝停航的情况，如果商船上的乘客、船员和该船的证明文件尚未被送到安全地点，潜艇不得将商船击沉或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就此而言，商船上的救生艇不被认为是安全地点，除非在当时的海洋和天气条件下，附近有陆地或者有另一艘能够接纳乘客和船员的船在场，乘客和

船员的安全能获得保证。”

“好极了，”胡班说，“忘掉它吧。”奎恩看上去像只受惊的家禽。“诸位，日本人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只字不提就进攻珍珠港。我们没有抛开文明战争的规则，他们却抛开了。我们受的训练不是用来对付这种战争的，可是我们确确实实遇到了这种战争。遇到了也好，等我们搞完了那套烦琐的仪式，我们的目标早就发出呼救信号，日本飞机也已经像蝗虫似的在我们头顶上了。”

“艇长，让我领会一下你的意思。”埃斯特擦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粗粗的灰色雪茄，“这就是说，假如我们看到它们，我们就击沉它们吗？”

“我们看到它们，‘夫人’，我们认出它们，然后我们击沉它们。”他脸上流露出开玩笑的狞笑，“拿不准的话，当然，我们就便宜它们。我们拍照。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会就开到这儿吧，诸位。”

军官们离开军官室时，艇长说：“勃拉尼！”

“是，长官。”

拜伦转过身来。胡班伸出一只手，微笑着。这无声的动作、这年轻的笑容，像是把六个月来紧张的敌意一笔勾销了。这就是领导艺术，拜伦想道。他握住了艇长的手。胡班说：“我真高兴你至少可以和我们一起做一次战备侦察。”

“我正盼着哩，艇长。”

天一亮，他就起来了，拼命地干活儿。他在鱼雷舱里同他的上司和船员们一起干到很晚，为战备侦察做好准备。拜伦·亨利难得睡不着觉，可是今晚他一个劲儿地怀念起他的妻子和儿子来。在他现在和奎恩合住的舱房里，全是他的纪念品：贴在舱壁上的她的照片，那些看了又看、看得破烂发皱的信，在里斯本从她那里偷偷拿来的围巾，以及婴儿唯一的快照。他在黑夜里完全清醒地躺着，发觉自己在重温匆匆忙忙的浪漫史里那些最美好的时刻——他们的初次相见、他们在波兰的历险、她在杰斯特罗别墅粉红色闺房里的爱情表白、迈阿密的约会、里斯本三天蜜月中疯狂的爱情生活和在雾蒙蒙的黎明码头上的道别。他能够详细回忆起这些情景、她的和他的话、她最细微的动作、她眼睛里的神情，可是这些记忆已经变得迟钝了，就像旧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一样。他试着想象如今她在哪里，他的孩子长什么模样，他尽情幻想着热情的团聚。听到他的调令已到艇上，他就像得了一颗宝石似的，这第一次的战备侦察将是他在“乌贼”号上的最后一次航行，要是他经过这次侦察能保住性命，他就要去大西洋了。

(1) 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电影明星，曾在《乱世佳人》等许多影片中担任角色。

(2) “夫人”是埃斯特上尉的绰号。

第六章

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写信给亨利上校那天——袭击珍珠港前三个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雾使伦敦变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雾从窗户和钥匙孔里渗进来，透过关着的门，穿过每一道裂缝。门的球形把手和楼梯扶手碰上去都黏糊糊的。室内外，人们呼吸到的都是雾气，没有地方可以避开潮气。她整理热带旅行用的东西时，支气管炎使她发烧、颤抖，咳出痰来。

她床头的收音机里六点钟那次新闻广播低沉单调的报道像那雾一样令人发冷。日本参战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拒绝了罗斯福最近提出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集结大量军队和舰艇，明显地威胁着马来亚和新加坡。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否认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门户罗斯托夫已落到德国人手中。可是，这些日子里纳粹宣称的每一次胜利，不出一个星期，苏联人总是七折八扣地承认。现在他们已经证实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德国军队正朝莫斯科汹涌推进。事实上，还有一艘德国潜艇——正如柏林广播电台几天前宣称的——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击沉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广播员宣布这一系列倒霉消息时，用的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镇静口吻，但已显得越来越乏味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整理着行装，因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维克多·亨利了。对于新闻，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几个月来只有坏消息。

电话铃响了，她关上收音机去接电话。

“帕米拉吗？我是菲尔·鲁尔。”

来自过去的声音，低沉、自信、讨厌的声音。她抑制住挂断电话的冲动，说：“什么事？”

“这声‘什么事’说得真是有气无力，帕姆，你好吗？”

“我感冒得厉害。”

“你听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么？”

“此时此刻吗？整理行装。”

“哦？就为韬基宣布的环球旅行吗？”

“是啊。”

“计划中有新加坡吗？”

“有。怎么啦？”

“我自己下个星期要为《快报》去那儿，坐布伦海姆式轰炸机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搭话。

“帕姆，莱斯里·斯鲁特从莫斯科来了，在城里。他正在打听你呢。我想，你大概会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么消息吗？”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亨利上校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了。”

“莱斯里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到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去，路过这儿。那是他的新职务。”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待了几个月呀。”

“他在那儿惹上麻烦了。”

“哪方面的事？”

“我猜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这是一个痛疮疤，你别跟他提这件事。”

“你们在哪儿吃晚饭？”

“在萨伏依。”

“我可没法儿在这灯火管制的大雾里跑到萨伏依去。”

“我来接你，亲爱的。七点钟，怎么样？”

听到这种有意做作的亲昵口吻，帕米拉说：“你妻子好吗？”

“天知道，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她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工厂里干活儿。那么，就七点钟见啦？”

帕米拉犹豫起来，她已经下决心避开菲尔·鲁尔，可是她又想知道斯鲁特所了解的关于帕格·亨利的情况。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乏味、野心勃勃的外交官。过去在巴黎，他们四个人一起开开心心地过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把娜塔丽·杰斯特罗抛弃了。那时，他和菲尔看上去都很没良心。她现在对斯鲁特比较好，因为他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他竟跟犹太人的事务发生了关系，这显得特别怪，因为他抛弃娜塔丽主要就是怕有了犹太老婆会影响他的前程。

“你在听着吗，帕米拉？”

“哦，好吧，七点钟。”

一眼看上去，拥挤的萨伏依饭店丝毫不受战争的影响。可是，暗淡无光的壁灯、尘埃满布的帷幕、洗得露出线头来的桌布、上了年纪的手脚不灵的侍者穿着袖口与肘部都已泛绿的黑制服，表明光景艰难。来吃饭的人也是这样，最富裕的伦敦人都有一副憔悴的寒酸相。斯鲁特喝了一匙黏糊糊的苏格兰肉汤，他为这盆汤已经等了二十五分钟了。他做了个鬼脸，放下汤匙：“萨伏依走下坡路了。”

“还有什么不走下坡路呢？”帕米拉摆弄了一下紧围在她细脖子上的

珠宝项链。斯鲁特猜想，她一定在发烧：她双颊上有红晕，眼睛闪闪发光，断断续续咳嗽，灰色的开襟羊毛衫纽扣全扣着。

“新加坡就没走下坡路嘛。”菲尔·鲁尔说，“今天我采访了一位休病假回来的将军，他们那地方大炮林立、飞机成群，他们已准备好对付日本人啦。他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俱乐部里的威士忌苏打到处哗哗地流着，连老莱佛士旅馆都拥挤不堪，充满了欢乐。他是这么说的。他发现伦敦越来越不行了，吓坏人。”

帕米拉咳嗽着说：“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鲁尔拉了拉他浓密的红色小胡子，咧开嘴笑着：“你呀，亲爱的，你的模样真迷人。”

很久以前，这歪嘴一笑曾像酒精一样使她兴奋。鲁尔有点儿方的脸胖了一些，从前很密的头发稀了一些，可是他热切的蓝眼睛仍然使她激动。她原以为自己对他已没什么感情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在巴黎的恋爱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她为了他那些女侍者、妓女大闹，而他认为没有理由要为她改变这些低级趣味。她因为一个漂亮的耶鲁大学生——一个由布里奇波特来的安提诺乌斯⁽¹⁾——真的大闹一场，鲁尔和他溜到马略卡岛非常快活地过了三个星期。这一嗜好鲁尔是在中学里养成的，虽然总的来说他更喜欢同女人鬼混。等他回来后，她大发脾气，闹得天翻地覆，他把她揍得直挺挺地趴在地上。于是，她又羞又火，几乎发疯，喝了一瓶碘酊，痛得又打滚又呕吐，他在凌晨三点钟开车送她进医院。这件事情终于使他们断绝了关系。鲁尔继续过他的这种生活，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从他的观点看，这实在不算一回事。

他像斯鲁特一样在巴黎学俄语，这就是他们同住一间房的原因。他被派到苏联当记者以后，碰到“大剧院”剧团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非常漂亮，于是他就和她结了婚——他是这么写信告诉帕米拉的——仅仅为了占有那姑娘的身子，因为她非常一本正经，什么事都听不进去。他把共产主义的“婚礼宫殿”里的仪式描写成一场笑话：瓦伦泰娜的父母、亲戚和“大剧院”里的好朋友站在四周傻笑，一位神情严厉的胖女士，穿着一套裁剪考究的衣服，简短地给他们上了一段共产主义婚姻课，而新娘子呢，脸臊得通红，一只手紧紧地攥住她漂亮的英国心上人，还有一只手拿着一束蔫了的黄玫瑰。就这样，鲁尔有了一个俄国妻子。他一离开俄国，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帕米拉避开他亲昵的凝视，哑着嗓子说：“你相信新加坡真是那样吗？”

“干吗不相信呢？我们的垄断资本家通过几个和平主义部门，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在这英国老家建立了呱呱叫的强大空军和防御体系。不但德国佬，连我们自己的人民都感到惊奇哩！大英帝国是以新加坡为枢轴的，帕姆。要是我们想继续压迫和榨取五亿亚洲人，并且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愚昧的土著居民手中盗窃他们的财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坚不可摧。因此，这是毫无疑义的。”

“哎呀，不管怎么样，帝国已经完蛋了！”斯鲁特说。

“别说得太肯定，莱斯·温尼⁽²⁾ 毕竟又建立起一个联盟，使它能苟延残喘。俄国人会为我们打败德国人的。你那些在打瞌睡的同胞迟早会参战并战胜日本人。整个垄断资本制度和它的殖民地都是腐朽的，注定要灭亡，只是还不到时候。白人剥削者是顽强的世界主人，要消灭他们，就得发动一场全球性革命。估计那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到底是什么让你认为俄国人会打败德国人呢？”帕米拉插嘴说，“你没听见傍晚的新闻广播吗？”

鲁尔又是歪嘴一笑，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挪动，毛茸茸的双手大幅度地挥动一下：“亲爱的，你不了解苏联啊。”

“我了解，”斯鲁特说，“我在莫斯科一直待到上星期四。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精神崩溃哩，凡是能弄到车子或马的人都溜走了。”

“他们不过是凡人呀。他们会恢复过来的。”鲁尔压低了嗓子，“老弟，希特勒的主力部队从五十英里外朝你冲来，难道不叫人心慌吗？”

“我经历过两次了，这的确可怕。不过，我自己是一个该死的胆小鬼。我原来认为俄国人比较勇敢。”

帕米拉和鲁尔都笑了。帕米拉比较喜欢斯鲁特，因为他老实，虽然他再怎么看也没有一点儿吸引力。这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普罗德奖学金获得者戴着无边眼镜，时常叼着烟斗，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总是让她觉得他像是一个生理上发育不全的人。在莫斯科时，他曾向她大献殷勤，都被她厌烦地拒绝了。她始终不理解娜塔丽·杰斯特罗过去对他的那阵激情。

一阵冷战使她很难受。“莱斯里，亨利上校在莫斯科待了多久？”她不顾自己生病，赶到萨伏依来，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

“嗯，让我们想想看。你和韬基是十六日走的，是吗？正是最人心惶惶的时候吧？”

“是的。”

“他又待了一个星期，设法弄到比古比雪夫更远的火车票。我原以为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这是办不到的事，可是最后他弄到了。于是他朝东去，穿过西伯利亚去夏威夷。”

“那么，他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应该是这样。”

“太好了。”

鲁尔用最愉快的口吻对帕米拉说：“你们是情人吗？”

她的声调也同样愉快：“这跟你一点儿也不相干嘛。”

“莱斯里说，”鲁尔听到这冷冰冰的答复，眨了眨眼睛，钉着这个话

题谈下去，“杰斯特罗就是和这个人的儿子结婚的，是一个潜艇军官，比她年轻得多。他还极秘密地透露，他自己内心里还在为娜塔丽感到痛苦。她干吗要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呢？那小伙子让她怀孕了吗？”

帕米拉耸耸肩：“你去问莱斯里。”

“他们与世隔绝，待在锡耶纳郊外的别墅里，”斯鲁特阴郁地说，“我告诉过你，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待在一起，这是在他加入海军之前。当时他正为埃伦·杰斯特罗做研究工作。我想，留在托斯卡纳的美国人中，只有他们两个年龄在六十岁以下。毫无疑问，事情就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发生了。我在华盛顿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和她就这个不相配的结合辩论。她很不理智，变得和顽石一般。”

“你的意思是她爱上了他，”帕米拉说，“而不再爱你了。”

“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意思。”斯鲁特突然伤心地咧开嘴笑笑，回答道。这使帕米拉感觉到他的可爱。“她过去一向都理智得要命，现在却变得轻率了：嫁给这么个青年，和杰斯特罗待在意大利，而且我最近听说，她还在那里，还带着个娃娃。”

鲁尔发出轻微的咯咯的笑声：“你们不应该把华盛顿那个夜晚都用在辩论上。”

“我要是想干其他什么事情，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得了，这也许对你有些安慰吧。亨利上校曾设法拆散过他们，可是没成功。”帕米拉说，“他们俩感情非常热烈呢。”

“这个人我倒很想见见呢，”鲁尔说，“亨利上校。”

“再容易不过了。你自己安排一下，去采访在夏威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号舰长好啦。”帕米拉厉声说。

“你喜欢他什么呢，帕姆？”

“他正派极了。”

“我明白了。新奇的魅力啊！”

晚餐吃完了，他们的甜食——淡而无味、黏糊糊的粉红色胶冻状布丁——留着没吃。钱已经付给侍者。斯鲁特巴不得鲁尔走掉，他有意要再在帕米拉身上试一试，不管她发不发烧。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而且他不像鲁尔，他不玩妓女。鲁尔自称是一个浪荡子，斯鲁特认为他简直是一个畜生。他自己也曾经待娜塔丽不好，可是绝不会使出把帕米拉逼得寻死觅活那样的粗暴手段。斯鲁特在莫斯科没勾引上帕米拉，他相信那是因为亨利上校在场。现在亨利离得很远。帕姆又漂亮又可爱，而且又随和又开通，或者说，斯鲁特希望她是这样的。

“好吧！莱斯里今天才从斯德哥尔摩来，帕姆，”鲁尔说，明摆着他怀有同样的意图，“也许我们不该让他熬夜。我开车送你到你的公寓去吧。”

“说实在的，我听见有音乐呢。”帕姆说，“我真想跳舞。”

“亲爱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可是从来不跳舞的。”

“我的美国朋友们教会了我，可惜你不跳舞。怎么样，莱斯里？”

“乐于奉陪。”

鲁尔站了起来，在惨败中咧嘴笑着：“那么，代我向韬基问好。我星期一去新加坡。没问题，那儿见吧。”

帕米拉注视着离去的背影，红晕泛上了她的灰白色脸颊。

斯鲁特说：“你真的想跳舞吗？”

“什么？当然不想跳。我感到讨厌死了，我只是想打发那个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滚蛋。”

“到我的房间去喝一杯吧。”这邀请的用意显而易见，不过他说得并不轻佻。

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微笑——会意，觉得有趣，微微有点儿得意。即使在病中，她的脸也显得很可爱。她把一只汗津津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我的天哪，莱斯里，你还在对我打坏主意！是吗？你多么有意思啊！对不起，我可是病得不行了，我在发高烧，不管怎么样，不行。”

“好吧。”斯鲁特说，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你真该在巴黎跟娜塔丽结婚的，她当时的要求可强烈呢！”

“唉！帕米拉，去你的吧。”

她大笑起来，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摸摸看。老实说，最好找辆出租车送我回家，你说对不对？祝你在瑞士顺利。谢谢你带来了亨利上校的消息。”

一回到她自己的寓所，她就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绕着新加坡上空转圈的飞船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扯掉了自己的领带，敞开了紧贴大肚皮的白亚麻布外衣，用一顶草帽扇着汗湿的脸颊上的肥肉。“这儿比锡兰还糟啊，帕姆。我们正掉进一个该死的地狱呢。”

“安宁的小地狱。”帕米拉说，透过倾斜的窗户朝下看着，“庞大的壁垒、多得数不清的大炮、密密麻麻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都在哪儿呢？”

“自然什么也看不见的。可是下面那只小小的绿蝎子可蜇得死人呢。嘿，‘威尔士亲王’号就在那儿！舰上的那些炮塔一眼就看得出来。”

从空中看，新加坡像是从峻峭的马来亚山脉切断下来的一个尖端，波浪起伏的公海上一片绿色的三角形土地，窄长的堤道使它和大陆相连。两个灰色的“瘤子”破坏了它那丛林的美景，东南面是一座现代化城

市，这里那里点缀着红屋顶，北面靠近堤道的是一大片小棚屋、起重机、营房、街道、房屋以及宽阔的绿色场地——新加坡海军基地。基地显得特别安静，在码头和广阔的抛锚地上看不见一条船。岛的另一边，战舰和商船都聚集在城市的海滨。

“喂！”

在移民棚里，菲尔·鲁尔推开人群，穿过木栏杆走来。他穿着短军裤和衬衫，他的脸和双臂都晒成了红褐色，肿起来的、缠着绷带的手里拿着一朵紫兰花。“正好赶上，你们两位被邀请参加菲利普斯上将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的招待会。”

“上将举行的招待会！”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握手，“那太好了！”

鲁尔把紫兰花递给帕米拉，说：“欢迎你来到帝国的堡垒，亲爱的。这种东西长在这路边。来，我带你们很快地把入境手续办好！”

“你的手怎么啦，菲尔？”

鲁尔带着他们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去，他高高兴兴地回过头来说：“哦，我随着阿盖尔和萨瑟兰两地的苏格兰高原部队外出，到丛林里演习，被一只蜈蚣咬了一口。它厉害极了，有一英尺长呢，我简直不知道该用脚踩呢，还是用枪打！这就是热带地区的可爱之处。”一个满头大汗的红脸小个子，穿着铜扣子外套在这儿给护照盖章。

“好哇，好哇！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真是荣幸！新闻记者现在简直像潮水似的涌来，可您还是最大名鼎鼎的。”

“呃，谢谢。”

“我想，先生，我们以前也为日本人闹得人心惶惶过。总是闹上一阵，就被人忘掉了。不妨说，秃头鹰在白白地聚集起来。仗是打不起来的，先生。祝您在这儿过得愉快，先生。”

鲁尔把他们的行李集中在一起，堆在他的汽车里，把他们很快地送到了市区。在市区，他把车慢慢地开过狭窄而闷热的街道。街上挤满了各种年龄与各种肤色的亚洲人：有的穿着本地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有的显得养尊处优、肥头大耳，有的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甜丝丝、香喷喷和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地吹进车窗。街的两旁到处是用稀奇古怪的字母写的色彩鲜艳的商店招牌。

当汽车驶上大路时，景色变了：宽阔的林荫道、绿色棕榈树林立的公园、英文招牌、高大的建筑；一幅幅海滨景象，一阵阵清新的海风；面孔黝黑、手套雪白的警察在指挥着交通；一座英国海港城市被火辣辣的非英国热气烤着，人行道上挤满了有色人种的脸。鲁尔把他们的行李卸在庞大的摇摇欲坠的莱佛士旅馆里。然后，他们从盖有拱形屋顶的钢筋混凝土码头登上一艘海军汽艇，汽艇把他们送到一艘系在浮筒上、花里胡哨地伪装起来的战列舰上。帕米拉拉紧了自己薄薄的裙子，由鲁尔帮着爬上舷梯。在她后面，塔茨伯利痛苦地粗声喘着气。

“哎哟！”她踏上甲板时说，“英国人！我真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呢。”

“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儿了。”鲁尔说。

在棕色的遮篷下谈笑风生的来宾们站成一圈在喝鸡尾酒，或是排成欢迎行列等待着，队列一直延伸到阳光照着的前甲板上。男人们穿着白亚麻布衣服或颜色鲜艳的运动衫，妇女们穿着在微风中飘拂的印花衣服。除了端盘子的人外，所有人都是白种人。四门大炮涂得花花绿绿的，像蛇皮一样，伸在遮篷外。

“塔茨伯利先生吗？”在舷梯口，一个青年军官说。

“上将向您致意，先生，请跟我来。”

他们走到行列的最前面。上将的个子小得出人意料，白制服上佩着包金的肩章。他伸出一只长满短毛的小手：“非常高兴，我很喜欢听您的广播。”

他把他们介绍给排在他旁边的几个直挺挺的老人。他们裁剪得很漂亮的热带军服下露出了长着灰色汗毛的圆滚滚的膝盖和胳膊肘。他们的军衔都很高，是新加坡最高级别的军官。飞机的轰鸣打断了谈笑，一批接一批的飞机从海面低飞而来，几乎穿过“威尔士亲王”号的桅杆，然后飞到海滨上空。远处的大炮发出隆隆的响声。城市的另一边，一团团白色烟云升上蓝天。塔茨伯利朝上将喊道：“那些就是我们有名的海岸大炮吗？”

“正是，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据我的拖靶船报告，打得非常准。气势汹汹地从海上逼近新加坡是不聪明的！”

“我很想参观那些大炮。”

“可以安排。”

吵闹的空中表演使他们不得不喊叫着说话。塔茨伯利朝天上指指：“这些飞机呢？”

站在上将旁边的是一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灰白头发的高个子，眼角尽是皱纹，朦胧的眼中闪出骄傲的光芒。“维尔比斯特式鱼雷轰炸机和布伦海姆式轰炸机领队。战斗机是美国的水牛式，比不上我们的喷火式，可是也很好，比日本人现有的好。”

“您是怎么知道的，长官？”

“哎呀，日本飞机在中国被击落过，你知道。”他灰白的眉毛狡黠地拱了起来，“我们有介绍他们的书。确切地说，是第二流的。”

鲁尔和帕米拉站在栏杆那边一群笑容满面的英国人中，看着飞机。他从一个中国侍者递过来的盘子中挑了两杯酒。“上帝，帕姆，你父亲跟高级军官打交道确实有办法。那个在跟他讲话的是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整个战区的指挥官，远东总司令。他们像老同学一样在谈话呢。”

“嘿，人人都想得到报刊广播的好评。”

“不错。而且他们知道他掌握了受人欢迎的风格，是吗？通篇语气尖刻、清醒，到最后干脆变成拉迪亚德·吉卜林^③的口吻，每回都这样。为了上帝和帝国，帕姆？”

“那有什么不对吗？”

“呃，这可是好极了。完全是背叛未来。可他既然相信这一套，当然不会在乎。”

飞机在远处越来越小。帕米拉喝了一小口酒，顺着巨大的甲板从船头看到船尾。“要知道，菲尔，丘吉尔乘这艘船到纽芬兰去的时候，亨利上校曾上船访问过。现在我们在马来亚海边这艘船的甲板上漫步，而他正在夏威夷指挥着和这一样的庞然大物。真像梦境一样。”

“你还常想到你的美国上校吗？”

“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珍珠港是我的目的地。韬基知道这一点。”

鲁尔扮了个鬼脸，抹了抹自己的胡子。“喂，我住在马来亚广播局长杰夫·麦克马洪家里。我们今晚都去莱佛士吃饭吧，好吗？杰夫要见你父亲，并请他广播。韬基会喜欢埃尔莎的，她是新加坡顶漂亮的女人。”

“那么，她的丈夫把你留在家里可就是一个大傻瓜了。”

“嘿，亲爱的，我绝不会辜负主人的好客。”帕米拉拱起眉毛，轻蔑地撇了撇嘴，算是回答。“那么，你们会来吃饭吗？”

“我倒没什么，可是我不能代韬基做主。”

后来，那个心情极高兴的胖老记者欣然同意和新加坡顶漂亮的女人一起吃晚饭。“当然啦，老弟。好极了！哎呀，空军上将是一个好心人。我将去参观这里最机密的军事设施，没有我不可以看的地方。我将写我顶中意的事。”

埃尔莎·麦克马洪穿着乳白色紧身绸衣，这是帕米拉在这个殖民地看到的唯一的时髦服装。她那浓密光滑的黑发发式像是在巴黎梳的。四个孩子在杂乱无章的屋子里叽叽呱呱笑着打转，仆人们一边责骂，一边追他们。那女人有苗条的身材、浮雕一样的脸、姑娘一般洁净光滑的皮肤，因为打网球，她的皮肤晒得像琥珀一样红润。她带帕米拉看了她的房子、她的藏书、整整一墙的留声机唱片，又在日落之前看了她的网球场和花园：一大片乱七八糟的草地、高高的棕榈树、开花的灌木和乔木——梔子、木槿、茉莉、蓝花楹——空气中的香味浓得几乎令人窒息。她那口流利的英语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声调，因为她父亲曾经是挪威海船上的船长。她的丈夫不住地拿眼看她，好像他们才结婚一个月似的。

他们喝酒消磨时间，等塔茨伯利访问总督回来。不久，塔茨伯利打电话来了，说总督刚请他在坦格林俱乐部吃饭，他现在就在那个俱乐部，帕米拉和她的朋友们能不能原谅他，并且接受总督的邀请，来和他

们一起喝一杯。

帕姆还没挂上电话，鲁尔就恼火地说：“帕米拉，他可是太没礼貌啦，我们的晚饭全都定好了呀。告诉他和自命不凡的蠢驴总督，叫他俩都见鬼去吧。”

“胡说八道，他不能回绝总督呀。”杰夫·麦克马洪和蔼可亲地说，“坦格林俱乐部正好顺路，我们走吧。”

从麦克马洪家出来只开了一小段路。马来亚广播局局长在俱乐部门口把车停住，转过身来对帕米拉说：“你们到啦。埃尔莎和我继续往前走，到莱佛士旅馆的酒吧间。你们不妨多待会儿再来吃饭，音乐一直到午夜呢。”

“瞎扯。停好车进来，总督邀请我们全体。”

“帕姆，我和埃尔莎结婚后就不再去坦格林了。”

“你说什么呀？”

坐在前面座位上的埃尔莎·麦克马洪回过头来，乌黑的眼睛神情严肃，可爱的嘴讥讽地紧绷着。“我母亲是缅甸人，亲爱的。莱佛士见吧。”

坦格林地方倒很大，但是散漫、闷热。国王和王后的全身宫廷装画像高挂在门厅处，伦敦出版的杂志和报纸到处乱放着，在缓缓转动着的电扇下，不断有穿白制服的有色人种男仆端着饮料匆匆走着。俱乐部里充满了刺耳的纵酒的闹声，因为已经相当晚了。在酒吧间，塔茨伯利坐在帕米拉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看到过的那些人中间。这些男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女人们的晚礼服跟她们白天的装束一样过时。总督是一个温和、迟钝得叫人难以相信的人。帕米拉和鲁尔喝了一杯酒便走了。

他们出来，走到带着浓郁花香的月光下的夜色中。她说：“嗯，麦克马洪夫妇不去，也没什么损失嘛！”帕米拉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尽管她从来不讲，但她是相信种族优越性这种妙论的。她知道，这类俱乐部都有这种规矩，尽管这样，把埃尔莎·麦克马洪排斥在外还是使她恼怒不堪。

“来吧，你肯定还没发现帝国主义种种冷酷的事实呢。”鲁尔招呼一辆等着的出租车，“你是怎么想象两万个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还是意志薄弱的蠢货——设法统治四百五十万马来亚人的？不是靠跟他们一起喝酒啊！”

“她跟我一样是非英国出生的英国人嘛。”

“人是不能允许例外的，亲爱的。势利的英帝国堤坝阻挡着狂怒的有色人种的海洋。只要有一个针眼，那些堤坝就崩溃了。这是原则。埃尔莎是东方人。”他模仿贵族气派用鼻音说，“真遗憾哪，这套玩意儿——得了，你上车吧，让我们去跟我们的东方女朋友相会！”

在莱佛士棕榈树排列成行的露天院子里，一支由五个白种老头儿组

成的乐队在演奏没精打采的过时的爵士乐曲。这里很热，很潮湿。麦克马洪夫妇坐在桌旁，看着三对头发灰白的夫妇汗流浹背地在地板上跳舞。他们向帕米拉和鲁尔打招呼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他们一边吃，一边很有兴趣地宽容地谈着总督的事。

他们说，他是一个不怀恶意的人，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炎热的天气、官僚政治，以及他工作的错综复杂和混乱，在七个年头里已使他变成一个仁慈的和稀泥老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动摇、改变或者触怒他。马来亚政府混乱得简直像是一所疯人院，要跟十一个分散的地方政府——还包括一些难对付的苏丹——打交道。不管怎样，民主国家用的半数的锡和三分之一的橡胶都来自这片混乱的土地。有钱可赚，而且已经赚到了。美元不断地涌进英国，作为战争基金。干活儿的人们——二百万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人、二百万信佛教的中国人、五十万左右的印度人——彼此并无好感，可是一致厌恶以那个沉静、软弱的白人为首的一小撮掌权的白人。这个白人住在大公园里的一座高山上的官邸里，远远地离开新加坡本地人的拥挤和气味。由于管理得当，他已经连续七年受到伦敦方面的表扬。除了听其自然以外，他其实什么都没干。而在英国殖民部门中，照杰夫·麦克马洪的话说，这就算是天才了。

“看法各有不同，”鲁尔说，“我今天听到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反对他的激烈议论。美联社记者蒂姆·波伊尔说，他是一个有新闻检查癖的霸道的恶棍。蒂姆写过一篇关于这里夜生活的文章，给新闻检查官枪毙了。蒂姆要求和这位总督见面，被他当作苦力骂了出去。这位总督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看了那篇文章。如果你是亚洲人，我就要把你关到牢房里去！’”

“啊，那可是不一样，”埃尔莎说，“英国殖民部门的记性好得很哪。美国起初也是一个殖民地呀。一旦是一个土著，就永远是土著。”

麦克马洪夫妇简直没吃什么。喝过咖啡，他们就起来和着不堪入耳的音乐扭来扭去跳舞。鲁尔伸出手：“帕米拉？”

“别丢人现眼了。我在这儿动一下都要出一身汗。反正你也知道自己不会跳舞，我也不会。”

“在伦敦，你要求斯鲁特跟你跳舞。”

“哦，那是为了甩掉你。”

“亲爱的，你不能还跟我生气。”他毫不生气地咧开嘴笑起来，红红的唇髭舒展开来，“那些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就算是吧，菲尔。你是墙上发黄的文凭，就该挂在那儿。”

“又把我整垮了！呃，我很高兴你为埃尔莎抱不平。不过，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人，而且坦格林俱乐部讨厌得很，她没有它也能过日子。你在郊区附近看到像耗子一样挤在垃圾堆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又会怎么样呢？那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有色人种问题呢。”

帕米拉迟迟没有作答。她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没有确切的见

解。生活对她来说是一场丰富多彩而痛苦的表演，是非标准是其中摇摆不定的码尺，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价值和道德会发生变化。例如，维克多·亨利的基督教道德和鲁尔的军事社会主义，只会带来痛苦，只会破坏本来就已少得可怜的幸福，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那些问题上，我是一个糊涂人，菲尔，这你是知道的。难道亚洲或多或少不一直是这样的吗——几个王公和苏丹用金盘吃东西，建造庙宇和泰姬陵⁽⁴⁾，老百姓却在牛粪和泥地上繁殖？”

“我们就是为改变这一切情况而来的，亲爱的。吉卜林是这么说的，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我们没有把事情改变得好一些吗？”

“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变得好一些了，铁路、行政机构、近代语言⁽⁵⁾。可是，帕姆，在这儿，坦格林俱乐部正为一件事闹翻天，他们禁止印度军官进他们的游泳池。我再说一遍，是印度第五团的军官！受过教育的军人，驻扎在这里带领士兵们准备为坦格林俱乐部战斗和牺牲！这决定硬是不改！这样一来，吉卜林白白浪费了五十年光阴。”

麦克马洪夫妇很早就离开，回到他们的孩子们身边去了。尽管他们对韬基的失约表现得很有礼貌，这件事仍然使这个晚上过得很没有意义。菲尔·鲁尔和帕米拉一起穿过旅馆的门厅。“把你的蚊帐塞紧，亲爱的，”他在楼梯上说，“每一边都检查一下。几只这种小虫会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你的血。”

帕米拉环顾四周，看着穿白制服的中国男仆端着盘子穿梭来往，走过宽阔的门厅。“喝酒，喝酒！还有完没完啦！”

“我来这儿头一天就听说了，”鲁尔说，“而且从那以后，我已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听到过四十遍了——新加坡是一个到处有‘酒和臭气’的地方。”他吻了吻她的脸，“晚安，我现在要把自己挂回到墙上去了。”

第一批炸弹在清晨四点钟落到新加坡。帕米拉半睡半醒，正在蚊帐里出汗。当她听到头顶上有一阵轻轻的声音时，她模模糊糊地认为这是一场夜间战斗机演习。她一听到远处砰砰的响声，就坐了起来，把帐子甩到一边，跑进起居室。塔茨伯利茫然地眨着眼睛，紧抓着睡衣去遮住他那毛茸茸的肚子，从自己的房间里蹒跚着走出来。“这是轰炸，帕姆！”

“我知道是轰炸呀。”

“嘿，这帮黄皮肤的杂种！他们真的干起来了，是吗？老天啊，他们会后悔的！”

飞机在头顶上轰隆隆地来去，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塔茨伯利一边摘睡帽，一边磕磕绊绊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帕米拉在长落地窗边喊道：“韬基，我们甚至还没有灯火管制哩！”街上灯火辉煌，头上的云彩都受到了这光辉的反射。她根本看不到探照灯和曳光弹，听不到警报和高射炮声。这和伦敦的空袭毫无相同之处。事实上，唯一不同

于其他温暖、芬芳的新加坡之夜的，只是头上有看不见的飞机正在扔炸弹，而这座城市对此无动于衷。

他压低嗓门答道：“是啊，谁都没料到这个。停在陆上基地的日本轰炸机飞不到这么远来轰炸，这是布鲁克-波帕姆亲自告诉我的。”

“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大约是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当然啦，要是皇家空军不先把在附近一带发现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炸掉，‘威尔士亲王’号也会拦截和击沉它们。谁也估计不到敌人会有近于自杀的疯狂行为。”

不久，他衣服都没穿整齐，就急急忙忙跑出了自己的房间。轰炸已经离得远些了，可是飞机依然在天上轰隆隆地响着。她半裸地穿着短睡衣，在桌边迟钝地翻动着一篇打字稿，头发披在脸边。“这篇广播稿现在过时了，韬基。”

“怎么会呢？我写的军事概况还行。这是文章的要点。现在正好格外适合形势！关于这场空袭，我需要一段新的开场白和一段有力的结束语。把这写一下，好吗？等我回来，就根据你的草稿口授文章。”

“现在正空袭，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

“到陆军部新闻处去。我给费希尔上校打过电话，这会儿他正开记者招待会呢，而且——怎么啦？”

她在桌前把头埋在裸着的双臂中：“哦，这真叫我沮丧！这一切突然又在这儿出现啦！”

“鼓起勇气来，姑娘。这些并不是德国人，那上面的飞机是用竹笋和宣纸造的，我们会粉碎这些狗杂种的。神明啊，看看那些光吧，好不好？这座城市可真亮得像棵圣诞树了。要是有人在值班的时候睡着，准会受到处分的！我要走了，你就起草新稿子吧，好吗？”

“好啦，去吧。”她把头埋在两臂之间，喃喃地说。

帕米拉心想，飞剪型客机当然会马上停开，到夏威夷去的海上航道会受到日本潜艇的干扰。事实上，她和维克多·亨利的联系已经断了，也许几年，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了。白白这么老远地跑来！她还能离开新加坡吗？

天蒙蒙亮，一阵微弱的凉风从开着的落地窗外吹进来，使房间充满花园里清新的芳香。这时，她的父亲好似一头疯了的大象一样吼着冲了进来：“帕姆，帕姆，你听到了吗？”她还穿着睡衣，从打字机上泪眼模糊地抬起头来看着他：“我听到了什么呀？”

“哎哟，你这小笨蛋，我们打赢了！”塔茨伯利的眼睛从他的脸上鼓了出来，他的手在发抖，“那些黄皮肤的兔崽子已经袭击珍珠港啦！”

“什么！”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大举进攻！各种各样的巨

大损失。美国佬陷进去了，帕姆！这回他们陷到脖子那儿了！别的还有什么要紧的呢？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为此我得喝一杯，要不我就活不下去了。”

他把威士忌一下子倒进一只无脚酒杯，一饮而尽，咳嗽起来。“嘿！我们已经战胜了！战胜了！多么紧张的战斗啊！我们真的已经打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得从第一页起重写那篇文章了。可是上帝啊，这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这是巨人们的日子啊，帕姆！他们的脚步在震撼着地球——”

“什么船被打中了？”

“啊，美国佬自然闭口不谈，可损失是巨大的。这些都是檀香山的通讯社直接报道的。我们没有在这儿被当场抓起来，感谢上帝！他们试图在哥打巴鲁机场登陆，可是我们把他们撵回海里去了。他们在泰国确实获得了一个登陆点。今天早上我们就将出发到那里去，给他们一次迎头痛击。两个精锐师在边境上，准备出击。这回日本人真的已经把脑袋套进绞索里了，而且——喂，有什么不对吗？”

帕米拉用手背捂住眼睛，正朝她的卧室大步走去。“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她指指办公桌，“你那该死的草稿在那儿呢。”

塔茨伯利的广播引来了从伦敦、悉尼和纽约打来的祝贺电报和电话。他谈到了自己亲眼看见的大量秘密储备和防御工事，谈到了他从最高军方人士那里得知装备了重武器的援军已经在途中，谈到了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在轰炸时都保持了惊人的镇静。他的广播稿还引证了空袭期间亮着的街灯，作为新加坡临危沉着的一个幽默例子。新闻检查官吞吞吐吐地、抱歉地要把他这一点删去，他也就和颜悦色地同意了。

塔茨伯利滔滔不绝地列举美国巨大工业资源的统计数字，以这段夸夸其谈的话作为结束：“确实，战争并非靠索然无味的统计数字来打，而是靠热血沸腾、受苦受难的人。然而，统计数字预示着结果。尽管这场战争还会给人类带来可怖的悲剧，但它还是会打赢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报道说，新加坡要塞对这场恶狠狠地逼来的战斗是做好了准备的。新加坡要塞并不指望这是一场茶话会，可是它为那些不速之客做好了充分准备。有一件事，外面世界尽可以放心。要是日本人真的跑近了，来尝一尝新加坡要塞为他们准备的苦酒，那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他广播后走进坦格林俱乐部的酒吧间时，那里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他的胖脸上热泪纵横。

轰炸机没再来新加坡，也很少有人提起内地的战事。这勾起了帕米拉一种奇怪的联想，觉得一九三九年的“假战争”又在热带重演了：同样令人兴奋、同样古怪和不真实、同样“照常工作”。由于缺乏黑布，俱乐部里的女士们在闷热的花园里坐着卷绷带时虽然忧心忡忡、噤声喳喳，但灯火管制被看作一种不方便的新鲜玩意儿。应付空袭的民防队员戴着

钢盔，神气活现地在街上昂首阔步，却没有挖防空洞。

没有防空洞使塔茨伯利不放心。他去问总督，总督回答说：“地基多水，亲爱的朋友。”塔茨伯利指出，就在海军基地上，他看到巨大的混凝土地下室修建在很深的地底下，无边无际地堆着炮弹、食物和燃料。那么地基多水是怎么回事？总督对他犀利的词锋报以微笑。说真的，为了英帝国的安全，那些地下室是花了巨大代价在潮湿的土地上挖出来的。可是在城市里，姑且不谈费用，这样严厉的措施会把亚洲老百姓吓坏的。适当的指示已经下达：在地窖和石头的建筑物里躲避空袭。需要的话，一个详尽的疏散计划已准备就绪。塔茨伯利勉强同意了这一切。他是坦格林俱乐部里的名人，是新加坡安定全世界人心的广播喉舌。

可是，他为排满自己的广播时间而感到烦恼。在第一次的陆军公报里，日本的入侵船只据报告正在撤退，在被包围的登陆点上撒下几支部队，而且这些流落在海滩上的侵略者正在被有计划地消灭掉。从此以后，报道就越来越少，出现的地名总是奇怪地向南移。有一天，整个公报只有一句：“无可奉告。”白种人的俱乐部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开了：像俄国人同希特勒作战一样，军事指挥部正在巧妙地以空间来换取时间，把日本人拖垮在赤道附近的丛林里，赤道附近的丛林像俄国的冬季一样使部队受不了。

随后又出现了“季风”的说法。军事专家们早就认为，十月以后，新加坡就能安安稳稳地度过半年，因为在东北季风期间，敌人是无法登陆的。可是事实上，日本人已经登陆了。专家们如今解释说，任何轻率的军事计划当然都可以一试，不过入侵的日本军队已因季风的巨浪遭受了致命的损失，不久一定会在丛林中逐渐被消灭掉。尽管塔茨伯利广播了这些说法，缺乏确实的消息仍然使他烦恼。他受到的欢迎方式和他第一次广播的效果迫使他不得不扮演一个乐观者的角色，然而他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即将被放弃的地方说话。

随后传来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击沉的消息。这是确实的消息！一开头就遇上灾难，很明显是犯了大错误。这虽令人恶心，但在英国人指挥的战争中并不是新鲜事。两名记者带着有历史意义的最新消息活着从“反击”号上回来了，吓坏了，生病了。塔茨伯利不得不进行竞争。他突然闯到他那些高级军官的朋友面前，要求了解事情真相，并且如愿以偿。那个勇敢的小个子上将曾经乘船北去，打算奇袭侵略军，迅速粉碎他们，但遇上了日本陆上基地的轰炸机，只得逃出来。他没有空中掩护，离得最近的英国航空母舰在印度。本地的皇家空军指挥部缺少飞机，要不就是没发现信号，这部分讲得含混不清。日本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轰隆隆地飞来，把那两艘第一流的军舰都炸沉了。上将淹死了。帝国现在听凭日本海军进攻了。这支日本海军拥有十艘战列舰和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它们背后只有已被大大削弱的美国海军需要提防。

塔茨伯利冲到莱佛士旅馆，对帕米拉口述了这个最新消息，文章集中在一个主题上：空中力量。他的广播稿是半社论性的。英国用血的代价弄懂了战列舰抵挡不住陆上基地的飞机！他要求吸取教训，用同样的手段回击敌人！皇家空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空中部队，迅速地从马来亚

派去大量空军增援力量就能切断日本侵略者的退路，并且置之于死地。这可是一个值得其他战线做出任何牺牲的机会，是消除灾难、保全帝国的转折点。

他让送信人把稿件送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新闻检查官在广播时间前三小时打电话给他，说广播稿很好，只是他不能说舰艇缺乏空中掩护。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对这样的干预很不习惯，匆匆坐着出租车，汗流满面、喃喃自语地赶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新闻检查官是一个脆弱的金发男子，噙着嘴在微笑。他被塔茨伯利的怒吼声吓坏了，用泪汪汪的小圆眼睛瞪着他。他的军事顾问穿着笔挺的热带白军服，胖墩墩的样子，白头发，脸色红润，是一个海军上校，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做任何解释，只是重复说道：“十分抱歉，老朋友，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报道。”

塔茨伯利争辩了许久以后，猛地把涨成紫红色的脸直冲到他面前，吼道：“好吧，我要直接去找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你们先说说为什么不能报道？”

“这是生死攸关的军事情报呀，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知道。”

“敌人？！哎呀，你们以为是谁把那舰艇炸沉的呢？我的广播能给新加坡带来一大批战斗机，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不错，先生，那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你说得对。”

“不过，要是我不提没有空中掩护，这样写就没有意义了！明白吗？莫名其妙！笨蛋！”

“十分抱歉，先生，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报道。”

塔茨伯利蹿出去，抓起离得最近的电话，空军上将接不通，总督出去检查防务了。离他广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怒气冲冲地赶到播音室，他求杰夫·麦克马洪让他马上广播，照读原稿，自己承担后果。

“老天，我们在打仗呢，塔茨伯利！”麦克马洪拦住了他，“你打算让我们都进监狱吗？我们得把开关关掉。”

这个胖胖的老记者的火气和活力渐渐耗尽了。“我在柏林广播了四年哩，麦克马洪。”他咬牙切齿地说，“连戈培尔本人都从来不敢这样改我的稿件。从来没有过！新加坡的英国行政机关竟然敢改，这是怎么搞的？”

“我亲爱的朋友，德国人称自己是‘主宰种族’，只不过说说罢了。”埃尔莎·麦克马洪的丈夫干巴巴地说，“还有十分钟就该你广播啦。”

(1) 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侍从和宠臣，以美貌著称。

(2) 温尼是温斯顿的昵称，此处指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3) 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曾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有鼓吹英国殖民主义的倾向。

(4)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汗为其妃建造的一座美丽的大理石陵墓。

- (5) 近代语言有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等，以区别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此处指殖民地流行的英语。

第七章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天还没破晓，早班值勤期间，美国潜艇“乌贼”号正沿着吕宋岛西岸向林加延湾破浪前进。拜伦穿着黏糊糊的雨衣，紧挨着陀螺仪重发器，站在小舰桥上。前甲板每次往下一沉的时候，温暖的黑色水花就扑面打来。望过去，监视哨只是些无声的人影罢了。今晚他们该不至于打瞌睡了吧，拜伦想道。他意识到，他们正投身虎穴，并在偷偷潜行。除了这种感觉以外，拜伦在战时的这第一次作为“值日军官”的值夜，就跟平时任何一次值夜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站在受风的、湿淋淋的、大摇大晃的舰桥上，向那黑沉沉的一片望去，时间显得又长又空虚。

说到投身虎穴，他比一般的水兵们了解得多些。这次出航与其说是战备侦察，还不如说是执行自杀性的任务。埃斯特指给他看了林加延湾海图上标出的浅水的深度，以及那些几乎封住海湾出入口的珊瑚礁。东面有一个畅通的入口，但那儿布满了日本的反潜舰艇。如果一艘美国潜艇运气特别好，从日本的反潜舰艇旁边溜过去发射鱼雷，袭击一艘部队运输船，这一下子就捅了整个侵略军的马蜂窝——好吧，从这一刻起，正像埃斯特所说的，潜艇里的日子就不会怎么好过，也不会太长久了。

这一切，拜伦都认为说得有理。但是，普伦指挥的那艘潜艇深入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不是同样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吗？那个德国潜艇艇长一举成功，安全返航，成为英雄人物，受到国内热烈欢迎，希特勒还亲自授予他一枚奖章呢。现在，这孤零零的一艘潜艇在黑暗中前进，驶向那控制着天空和海洋的庞大的敌军。这种景象让拜伦兴奋激昂得不得了。这也许是一种愚蠢的感情吧，他明白，可这是真实的感情。很明显，副艇长也有同样的感觉。今天晚上，卡塔尔·埃斯特正抽着一支长长的棕色哈瓦那雪茄。可以看出他劲头很足，平时他只抽劣质的灰色菲律宾雪茄。至于胡班艇长，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几乎让他达到了兴奋的状态。

拜伦对他的上司不再生气了。艇长曾对他压制得厉害，但是现在看来，这场赌气还是他自己不对。他一个劲儿地懒懒散散，实在太孩子气了。布朗奇·胡班是带领潜艇的能手。这一点在上一回再度证明了：他让潜艇像踩着一片荆棘似的穿过马尼拉湾新布的鱼雷区布放鱼雷，是为了阻挡日本的潜艇。他还是一个技术高明的轮机手，他那双手跟柴油发动机打起交道来十分敏捷，不怕脏，也不怕被蓄电池中的酸液刺疼。他的缺点无非是像任何海军学院出身的勤奋学员那样，急于立功，对日常文书工作拘泥得要命，往往要拿些什么去孝敬“四道杠”和海军将领。这又怎么样呢？他曾在操纵轮机、发射鱼雷的演习中获得“优”等奖。打起仗来，这两手可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现在正在向敌人驶去的当口儿，胡班是一个让人信得过的领班。

东方吐出了鱼白色，艇长走上小舰桥，望望那阴沉沉的夜空：“夫

人’主张在六点钟下潜。能见度这样低，我们干吗要往水里钻呢？离林加延湾还远着呢。我才不准备爬行到那儿去，一个钟点走三海里，让‘鲑鱼’号和‘海豚’号抢在咱们头里进攻。另外，多布置四个监视哨，不间断地搜索天空，开足马力前进。”

“是，艇长。”

天亮起来了。“乌贼”号在海风卷起的一阵阵灰色浪涛中左右盘旋，轧轧作响地以二十海里的时速前进，叫人直想呕吐。胡班喝了一杯又一杯咖啡，四根手指虚握着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扑面的浪花打湿了身子，他也不管。拜伦从监视哨上下来，只见埃斯特正在司令塔里埋头看着一张航海图，心事重重地咬着一支已熄灭的雪茄。拜伦跟他打招呼：“早上好！”他只是在喉咙里嗯了一声，算是答应。

“有什么心事呀，‘夫人’？”

埃斯特往斜里看了舵手一眼，咆哮道：“我们怎么能知道日本飞机上没有雷达呢？他们处处都打你个措手不及——这帮黄色的猴崽子！再说，你想到日本的潜艇没有？在大白天，我们给人当活靶子打了。我也想尽快赶到林加延湾，可是我要确实到达那儿啊。”

拜伦从埃斯特的肩头向航海图望了一眼。那半岛从吕宋岛岛身朝西北伸出来，就像黄色连指手套上的一根拇指。“拇指”和“手”中间的虎口，那U字形的一片蓝色，就是林加延湾。看图上的航线，潜艇已开到这“拇指”的中部。按照计划好的路线，等到驶过“指尖”后，就往东一转，沿着珊瑚礁和浅滩直驶，再折向南，又沿着“拇指”一路南下，最后来到预定的敌人登陆的滩头阵地——离马尼拉最近的地点。

“喂，‘夫人’，你听说过贡特尔·普伦这个人吗？”

“怎么没听说过，那个在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的德国佬。他又怎么样啦？”

“他在柏林讲了一堂课，我去听了。”拜伦伸出一根手指沿着地图上那道珊瑚礁画了一下，“他当初就是穿过这种劳什子，钻进斯卡帕湾，找到一个缺口，从水面上溜过去。”

埃斯特把他那张长下巴的脸转向拜伦，只见他眉心紧皱，嘴角一弯，带着一个奇怪的冷笑，说道：“呃，勃拉尼·亨利，你巴不得擦亮你的勋章吧？你？”

“哎，要是我们能从珊瑚礁穿过去，就可以早些到达目的地，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躲开港湾入口那儿的驱逐舰。”

埃斯特那副冷笑的面孔不见了，他伸手去拿沿海导航手册。

啊——呜嘎！啊——呜嘎！啊——呜嘎！

“下潜，下潜，下潜。”整艘艇上，轰隆隆地响起了布朗奇·胡班迫切而又平静的声音。甲板向前往水里直冲。监视哨的水兵们猛地跌进了湿淋淋的升降舱口，跟着跌进来的是值日军官、艇长，最后一个航信士

官，他把舱门砰地关上，用钩子钩牢。拜伦耳边听到了那已经听熟的咝咝声和叹息声，好像那艘潜艇是一头有生命的怪兽，正在大口地呼气，他的耳鼓顿时感到空气的压力，接着听见轮机长在下面大声吼道：“艇内加压！”

“乌贼”号的速度放慢了，懒洋洋地往深水里钻，汩汩地发出水声。

胡班擦了擦他那直淌着水的脸。“怀蒂·普林格尔发现了一架低飞飞机的黑影，也许只是一只海鸥。普林格尔的眼力很好。我没争论，反正太阳就要出来了。‘夫人’，下潜到三百英尺，保持水平航行。”

“是，艇长。”埃斯特答应道。

拜伦摇摇晃晃地滑进下面的驾驶室，在朝前倾的甲板上往前走。左舷舱壁上像圣诞树般闪烁的小灯呈一片绿色，显示出艇身上每一窗孔门洞的情况。水平舵手掌着大舵轮，镇静自若地紧盯着深度表。在这儿，没有一丝战斗前的焦虑。

“负槽排水到测标！”

对于惯常的一套工作程序，拜伦几乎未加注意。在前部的鱼雷舱里，他看见汉逊班长和他的手下正在给新运到艇上的两枚鱼雷装上弹头。拜伦感到两眼刺痛，自从离开马尼拉以来，他还没睡过觉呢，但他还是要亲自检查一下鱼雷是否准备好了，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射。汉逊报告艇首的六根鱼雷发射管已全部装上了鱼雷，一条条“鱼”都已按照工作程序检查过了，新的秘密雷管随时可以插进弹头。沿着舱壁的架子上装着一排黄色的假弹头，在和平时期，这些假弹头里装满了水，用作射击练习。压缩空气会把弹头里的水全部挤出来，鱼雷就会浮出水面，等待回收。没有漆过的铁弹头里填满了TNT，现在都已装在鱼雷的弹头上。没有雷管是不可能爆炸的，可是拜伦曾看到水兵们跟这些灰色的弹头打交道时，总是战战兢兢、恭而敬之，害怕它们那潜在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拜伦蹲在一枚鱼雷上面的一个铺位上，正在和鱼雷兵们一起喝咖啡，埃斯特上尉出现了。“老天啊，勃拉尼，他准备要试一试了。”

“试什么？”

“呃，试一试你出的主意呀。他一直在研究航海图和航行方向。我们准备浮出海面，寻找珊瑚礁的缺口。他要跟你谈谈那个德国潜艇艇长的讲话。”

在万点金光的中午，潜艇的黑鼻子冒出了海面。拜伦摇摇晃晃地踏上颠簸的、被海浪的泡沫弄得湿滑的前甲板，也就是走进了一片明亮、炎热的阳光中。监视哨和测深员穿着胀鼓鼓的救生衣，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他不禁向那没有云的晴空望了一眼。在船舱下面浑浊的空气里待了那么一阵子，清新的海风总是让人感到舒服极了，尤其是今天，因为要投身虎穴，那美滋滋的感觉更加鲜明。正前方，深色的海洋融入绿色的浅滩，泡沫四溅的激浪发出一片怒吼声，冲击着那些弹丸似的棕榈

树小岛和棕色的嶙峋岩石。白色的海鸥在潜艇上空呱呱尖叫。

“三分之一马力，减速前进！把测深锤抛出去！”胡班在舰桥上喊道。浪涛沉重地拍打着艇身，一阵阵碎浪在沙滩上呼啸，这片喧闹把胡班的喊声压下去了。珊瑚礁从深海里探出头来——粉红色的螺旋形体，圆形的灰色穹盖。“乌贼”号正向两个小小的岩岛之间的缺口驶去。

“记上！四英寻⁽¹⁾，右舷！”

拜伦看到水下那一片黄色的珊瑚细沙在缓缓斜着上升，上面是密密麻麻摆动着的海扇。压舱水已经排干，“乌贼”号吃水十三英尺光景。

“记上！三英寻，左舷！”

十八英尺。龙骨下面足足还有五英尺水深。潜艇随着浪潮的起伏颠簸得厉害，拜伦和他的一伙人站也站不稳，全身都给浪花打湿了。那较小的岛屿越漂越近，连树上的椰子都数得清了。在舰桥上，在牛鼻般的艇艏上，在鱼尾般的艇艉上，监视哨正用双筒望远镜搜索着天空。然而，在这一大片阳光照射下的空气、水、棕榈以及岩石的景色中，唯一显示出迹象的，就是那艘从海洋深处浮起来的奇形怪状的黑船。

“关上全部发动机！”

在舰桥上，埃斯特把双手拢在嘴边，大声喊道：“回声测深仪上十五英尺，勃拉尼！你看到的是什么？”

拜伦浑身湿透了，一步一滑地走过来，两手往前挥着。“没问题！继续向前！”他高声喊道。穿过了缺口，海水的颜色又一点点蓝起来了。潜艇两边，乌糟糟的激浪不断地在冲击棕色的、坑坑洼洼的岩石，碎浪消失后，留下一片白色泡沫。

螺旋桨破浪前进，一股巨大的浪头卷过，把船抬起来又摔下去。“乌贼”号发出了一阵嘎吱嘎吱的金属声，打了一个战栗，跌跌撞撞地往前扑过去。岛屿从两旁溜过去，拜伦闻到了一股棕榈树叶的清香味——棕榈树离得很近，只消把帽子用力一扔就能打着。

“四英寻，左舷！”

“四英寻，右舷！”

一簇簇的珊瑚头像锚雷似的从艇下漂过，越来越深。这时，艇艏正直着朝碧蓝的海水里驶去。在激浪的撞击和泼溅声中，只听得艇长心花怒放地在那里吼道：“撤下测深员和监视哨！准备下潜！”

拜伦站在舱里，赤裸着身子，脚下是一堆湿透的衣服，他正用一条肮脏的粗毛巾擦干身子。埃斯特探进头来，满脸笑意地把嘴咧得大大的，一双碧绿的眼睛像翡翠那样闪着光亮。“这一手怎么样？干得真不赖呀！”

“是你找到了缺口。”拜伦说。

“运气也真好。那张航海图真他妈的太不清楚了，多亏巡逻机上的驾

驶员正在吃他们的中午‘寿喜烧’⁽²⁾什么的。”

“出了什么事啦？我们搁浅了吗？”

“右舷的螺旋桨碰上了一簇珊瑚头，曲轴没有受伤。艇长高兴得什么似的。勃拉尼，歇一会儿吧。”

拜伦接连打着呵欠，一骨碌爬上那发了霉的、热烘烘的床铺。他心想，这下“乌贼”号可钻进死坑里去了，再要挣脱出来可难呀。不过，这让艇长操心去吧。他像关上电灯似的切断了思路——拜伦能做到这一点，这对他结实的身子大有好处，虽说这常常让他的父亲、他的海军上司气得要命——一下子就睡熟了。

一阵摇撼和一声沙哑的耳语把他弄醒了，他闻到一股嚼烟草的人吐出来的气息——那是艇上的军士长德林格。“进入战斗岗位，亨利先生。”

“呃？什么？”拜伦把帘子拉开，从过道那儿照过来的暗淡的灯光下，显现出一张有两个下巴和浓重烟味的脸，和他面对着面。“进入战斗岗位吗？”

“别作声。”

“哦，嘿。”

这会儿，隔着薄薄的艇壳，拜伦能听到船身下翻滚的水声，以及乒的一声，声音尖锐、轻微、发颤。在海上演习时，从进攻教练舰那儿，这一声是听熟了的。目前这声回声测距声却不同：音调更高，颤动得更厉害，带一种特殊的音色。

是敌人。

他们正在静悄悄地行驶，他意识到这一点。通风装置都关掉了，空气令人窒息。军士长德林格那张肥厚的脸上，皱纹由于担心和兴奋而绷得紧紧的。拜伦激动地伸出手去。军士长用他那多茧的大手握了握拜伦的手，就走了。拜伦看看表，知道他睡了一个小时。

每逢进入战备状态，他就担任潜水军官。他匆匆赶到他的战斗岗位，只见操纵室里每个人都镇静地在干自己的工作，他也就放了心。操纵艇艏和艇艉水平舵的人员在大舵轮边注视着深度表；德林格和他的标图人员围着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挤成一团；怀蒂·普林格尔站在纵倾调整器旁边，就像和平时在珍珠港外演习时一样。他们已经历过成百上千次了。拜伦想，这会儿就看出胡班那种单调刻板的操练日程表的好处来了。埃斯特抽着一支长长的、喷香的哈瓦那雪茄，跟军士长站在一起，注视着逐渐绘制出来的图。回声测距仪越来越响了，好些推进器的混杂的声响⁽³⁾也越来越响。奎恩少尉正站在潜水军官的岗位上，在操纵室里的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吓得发抖。奎恩目前还不是小组成员，他刚遭遇过一次沉船，他离开潜艇学校也不久。想到了这一点，拜伦也就不怪他了，他换了奎恩的班。

“‘夫人’，什么时候来了这个突然变化？”

“我们在九千码左右用声呐捡到了这些宝贝。突如其来。我们准是刚通过了一道暖流层。”

“听声音对方好像来了一大批呢。”拜伦说。

“听声音好像有一整批该死的登陆部队呢，这些东西的反射波扩展到了一百度。我们目前还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埃斯特轻快地登上司令塔的梯子，走过拜伦身边时，在他肩上紧抓了一下。

拜伦竖起耳朵听埃斯特和艇长在司令塔中低声说些什么。从传话筒中传来了一道命令，是胡班充满自信的声音，平静又紧张：“勃拉尼，上升到七十英尺，不要再高，听见吗？七十英尺。”

“七十英尺。是，艇长。”

水平舵手们转着舵轮。“乌贼”号翘起来了，深度表上的指数不断地在上升。外面的声响更大了：声呐的乒乒声，螺旋桨的嗒嗒声。现在很明显了，声响来自前方。

“七十英尺了，艇长。”

“很好。现在，勃拉尼，仔细听好，我要你把第二号潜望镜⁽⁴⁾不断地升高。”艇长的声音很坚决，但又是压低了的，“然后，我要你升高恰好一英尺，平航一阵，再升高一英尺，再平航一阵，就像我们最后一次进攻‘利奇菲尔德’号时所干的那样。稳稳当当的，你明白吗？”

“是，艇长。”

勃拉尼背后，进攻潜望镜的细镜筒悄悄地升起，最后停住了。

“升到六十九英尺了，艇长。”

“很好。”

保持水平航行。顿了一下。“升到六十八英尺了，艇长。”

那两个水平舵手要算是船上最得力的水兵，他们配成一对真可说是阴差阳错：史比勒——那个满脸雀斑的得克萨斯人——是三句话不离一个“他妈的”；而玛里诺呢——从芝加哥来的一个严肃的意大利人——脖子上永远挂着一个耶稣受难像，连“该死的”都从不说一声。可是他们干活的当口儿，配合得像一对双胞胎，让潜艇一英寸一英寸地平稳上升。

“好！保持这高度！这就行啦！”胡班提高了嗓门，声音很响亮，几乎是狂热的，“乖乖！我的老天！记上！前缘进入角，右舷四十度。降下潜望镜！”

一阵沉默。扬声器中传来噼啪一声响。

“乒——乒——”

艇长的声音传遍了肃静的潜艇，这声音不动声色，但是有战斗的激情在内：“全体官兵注意听着，我艇已发现三艘列成纵队的大型运输舰，由两艘驱逐舰护航，位于左舷艇艏一个罗经点。在所有这些军舰上都飘

扬着太阳旗，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边水面上一片灿烂的阳光。一点儿不错！我要采取正交进迫航向。艇艏鱼雷发射管做好准备。”

拜伦两肩和两臂起了一阵热辣辣的针扎的感觉。他听见埃斯特和艇长在争论射程的问题。他背后的潜望镜突然冒了起来，随即又缩了回去。只听见司令塔里有一番迅速的讨论，是关于桅顶高度的问题，跟着艇长催促航信士官给他识别手册。回声测距仪叫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尖了，螺旋桨声也更大了。拜伦过去常使用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因此他头脑里很自然地出现了三角学上的关系。在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上，问题很明白地摆了出来：“乌贼”号由一个移动着的光点来表示，敌舰的航线和潜艇的航线由两条向心铅笔线来表示。可是，目标的路线是锯齿形的，这些运输舰正以“之”字形前进。据埃斯特估计，它们仍然在鱼雷的射程之外；或者按照艇长的判断，它们已勉强进入射程。他们两个都是根据桅顶高度推测距离的行家。在潜艇上，没有比他们更精确的测距仪了。运输舰在以“之”字形前进，它们的速度比在水下爬行的潜艇快得多。

司令塔里寂静无声，整个艇上一片肃静。现在一切声响都来自艇外，机器的嘈杂声，日本船的声呐在探索时发出的声响。

乒！乒！乒——！乒——！

“升起潜望镜。对了，他们来啦！他们掉转头来啦！记上！距离四千五百码。记上！方位〇二〇。记上！前缘进入角，右舷七十度。降下潜望镜！”

停了一会儿，扩音系统里传来了艇长压低了的、急迫的声音：“现在，全体官兵，我准备发射啦。把艇艏发射管的外盖打开。”

司令塔里是他原来的声音：“妈的！非常好的目标，‘夫人’，可是在射程之外。照这个前缘角度，我们很难接近日本船。运气真坏！”

“艇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慢些放鱼雷，跟踪一阵再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走‘之’字形路线，前进的速度就减慢了。也许我们可以追上去，缩短距离。”

“不不不。我们的机会是在眼前，‘夫人’。他们开足马力，每小时走十五海里。如果他们再掉过头去，我们怕是赶不上这帮狗杂种了。我有了进攻目标，也有了进攻方案，我打算现在就发射。”

“是，长官。”

“发射管的外盖已经打开，长官！”

“很好。慢速发射！”

拜伦全神贯注地保持规定的深度，因此几乎不大理会这一回可是真枪实弹——并不是在发射一枚有黄色弹头的假鱼雷，而是在用装上TNT弹头的鱼雷去轰击满载日本兵的运输舰。除了声呐发出的声响不同以及紧张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跟海军学校的进攻训练或海上的演习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情势按照熟悉的老路子发展得多快啊。胡班甚至采用这种

慢速发射命中“利奇菲尔德”号而获得了“优”等奖。

“升起潜望镜！记上！方位：〇二五。距离：四千码。降下潜望镜！”

用慢速发射瞄准起来比较困难，失误的机会也比较多，鱼雷的尾波也更有可能被敌人发觉。这是胡班在战时第一次用慢速发射鱼雷，他做出这个决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当了十五年海军军官，做了十年和平时期干得十分出色的潜艇人员，有了这么深厚的底子，才能想出这个点子来……拜伦的心怦怦乱跳，他的嘴干得像塞满了一口灰尘……

“发射一！……发射二！……发射三！……发射四！”

照例一阵颠簸和一阵水浪声，一枚枚鱼雷从“乌贼”号上发射出去了。

“升起潜望镜。哦，乖乖。四条尾波！四条漂亮的尾波，火热一团直奔而去，一切正常。降下潜望镜！”

整个“乌贼”号上又是一阵无言的、令人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期待。拜伦注视着操纵室里时钟的秒针。根据最后喊出的距离，用慢速发射，击中目标的时间是不难计算的。

“升起潜望镜！”

长长的一阵静默。所有四枚鱼雷击中目标所需的时间都过去了，拜伦惊慌得身子都僵直了。没有击中目标。潜望镜冒出水面也已经有十秒钟了，而且还待在那儿！最长的安全暴露时间是六秒钟。

“降下潜望镜！四枚都没打中，‘夫人’。他奶奶的！”艇长很难受地说，“至少有两条尾波应该钻到那带头的运输舰底下去。我眼看它们直奔而去，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会儿他们发现了尾波，掉头而去啦。最近的一艘驱逐舰正向我们赶来，看它那种破浪前进的狠劲儿！我们加速行驶，每小时十海里。”他凑上传话筒叫道：“拜伦！下潜到两百五十英尺。”

在扬声器中，他的声音变得沉闷，听起来很别扭：“现在，全体官兵，火速准备深水炸弹袭击。”

两百五十英尺？在林加延湾里，没有一个地方深度超过一百七十英尺。艇长的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这让拜伦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亏得埃斯特出来干预，他的语气很轻松：“你是说一百五十英尺吧，艇长。在这儿，这深度差不多要碰到水底的泥浆了。”

“说得对。谢谢，‘夫人’——一百五十英尺，拜伦。”

加速时，艇身不出声地那么一抖，于是潜艇尾巴一翘，沉下去了。埃斯特又说话了：“走什么航向，艇长？”

这个问题可以说问得真傻，可是那万分重要的躲避转弯，胡班并不下令。在潜艇头顶的海面上，有四条整整齐齐的、冒着白泡的鱼雷尾波直接指向“乌贼”号，那还用说，驱逐舰一定会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

顺着这可见的轨迹冲来。回声测距仪发出的音调高到了尖叫的程度。窄频带脉冲信号越来越频繁、急促：乒，乒，乒，乒！

“航向？哦，对了，对了，左全舵！转到——哦，转到二七〇。”

“左转到二七〇，长官。”舵手叫道。

下潜中的潜艇朝旁边一侧。那正在冲来的日本军舰发出的声响听起来很像“利奇菲尔德”号演习时发出的，只是更响，充满怒气，不过这很可能是拜伦的想象，就像一列火车在松了的旧铁轨上开过：咔嗒——特隆，咔嗒——特隆，咔嗒——特隆！

在整个“乌贼”号上，只听得叫喊声、砰砰的关门声、旋上最大限度密封的螺丝扣时发出的铿锵声。

驱逐舰更迫近了，就从头上开过——咔嗒——特隆——特隆——特隆，开过去了。

声呐的音调降低下来，操纵室里那几张煞白的脸转过来互相望着。

拜伦听得清脆的咔嗒一声响，好像潜艇身上绷掉了一个滚珠轴承。又寂静了一秒钟，深水炸弹爆炸了。

- (1) 计量水深的长度单位，一英寻约合六英尺。
- (2) 一种日式火锅。
- (3) 这表明附近有不少敌舰。
- (4) 即进攻潜望镜，指挥作战时使用，镜筒比搜索潜望镜短而细，放大倍数也较低，位于搜索潜望镜前。

第八章

圣诞颂歌透过带有醉意的大声谈话和铁轮子的咔嗒咔嗒声传过来，有些刺耳。巴穆·柯比不喜欢俱乐部的专车，圣诞颂歌又让他听了难受，可是他需要喝酒。在这雪夜，这列快车一路怒吼着奔向华盛顿，车上的乘客再也没有比他更满脸阴霾的了。

罗达·亨利大概会到联邦车站来接他。他像一个饥饿者似的感到高兴，可是又对他这种饥馑感到羞愧。她是有夫之妇，她丈夫是一个正在和日本作战的战列舰舰长。他坠入了情网以后，为了不错再错，曾经求她和他做长久夫妻。她起初也动了心，后来却缩回去了。经过了这番波折，再去偷情，就不太光彩了——他现在就是这样想着，情绪很低。柯比博士并没有宗教上的禁忌或是道德上的顾虑，他是一个严格的、正派的无神论者，是一个老派的鳏夫。这种不自然的、不可告人的私情，也算是聊慰无妻之苦吧，但未免太糟糕了。他不得不有所节制，免得引起流言蜚语，可是他又有荣誉感，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妇之夫似的受到约束。现在他在旅途中，不再理睬那些富有引诱力的女秘书和女接待员——她们有时候把眼光投向这个个子高大、脸庞消瘦、难看的、一头浓密花白头发的男人。他经常跟罗达通电话，帕格从珍珠港发来了海底电报：“身体甚健，战斗刚开始。”罗达在电话中把电报读给柯比听，使他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他给帕格戴上了绿帽子，但是又喜欢、钦佩这个男人。干出这种事来，真糟糕透了。

不过，柯比博士心事重重的根源是战争。从国际公法上讲，美国已是一个交战国，但是他旅行所到之处，只见这个国家由于轻浮、优柔寡断、缺乏领导而陷于瘫痪——尤其是由于一个节日到来了：圣诞节，圣诞节，圣诞节！这一阵闹哄哄的抢购呀，销售呀，张灯结彩呀，大吃大喝呀，伴随着宾·克劳丝贝^①那甜嗓子没完没了的低声吟唱，你就是不想听，要躲避也躲避不了。年年都要照例来这一番热闹，假惺惺地算是庆祝耶稣圣诞；年年仲冬，全国上下照例都要狂欢一番，好像世上并不存在希特勒这个人，好像珍珠港还没有人来碰过，好像威克岛并不危在旦夕。在幸福牌香烟广告上，只见一个乐呵呵的红脸盘儿圣诞老公公，戴着一顶马口铁军帽，还是很有样子地歪戴着，这形象叫人看了难过，但那就是全国的精神状态。

在西海岸一带，柯比发现多少有一些战时的气氛：歇斯底里的空袭警报，一阵短暂的人心惶惶，东一区西一区的灯火管制，从陆军当局和民防系统来的混乱而互相抵触的命令，日本潜艇炮轰圣弗朗西斯科的谣传，与害怕日本的心理交杂在一起的美国必胜的盲目乐观情绪。一路往东，连这点儿肤浅的战时意识也淡薄下去了。到了芝加哥，战争已淡薄到成为喝酒时助兴的话题了，或者成为一个发财的新途径了。吃败仗这个念头谁也没想到过。谁能打败美国呢？一场大决战正在莫斯科前方杀得难解难分——红军向德国军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但对大多数美

国人来说，戴着马口铁军帽的圣诞老人倒是真实得多。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管理机构、生产委员会、应急委员会，正在像阿米巴那样在华盛顿迅速增加。这些机构尽管乱作一团，但也许终究办了几件事。那些军营、海军基地、船坞、飞机工厂的作战能力也许在增长。柯比不太了解，他只了解他怀着失望的心情从调查全国生产放射性铀资源的巡视中回来。他看到有一家国家经办的工厂，淹没在雪片似的飞来的军用品订货单中，正常的生产秩序都被破坏了，即使科学家在理论上解决了核爆炸的问题，那些工厂也绝对造不出核武器来。到处都在哭诉：铜不够啊，钢材不够啊，劳动力不够啊，部件不够啊，工作母机不够啊。扶摇直上的物价，什么也不懂的政府官员，任人唯亲，腐败成风，乱七八糟。他怀里揣着从华盛顿开出的来头不小的证明书，去全国旅行，可是有成批的人带着这种证明书在国内到处跑呢。他不能泄露他要调查的是什么，即使他能这样做（事实上，他已稍许露过一些口风），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对于那些忙得焦头烂额的工厂经理来说，原子弹正像宇宙飞船和时间机器一样，属于科学幻想小说里的东西。预告核子威力的文章早就刊登在科学杂志上了，甚至在《时代》杂志和《生活》画报上也刊登过，可是人们无法领会这一未来世界的恐怖竟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然而，这是事实。

亿万年来，铀一直在无害地衰变。人类发现放射性现象还不到五十年。大约有四十年时间，人们只是把这种放射性当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反常的自然现象罢了。接着，在一九三二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同时登台的前一年，有一个英国人发现了中子，就是原子中不带电的微粒。仅仅七年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七年只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秒罢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美国进一步揭开（还不是根本搞清）原子内部的秘密之后，德国人证明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可以使之分裂，并释放出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存在着的巨大能量。

柯比在一九三九年参加了一个物理学家的会议，会上传开了一个使人寒心的消息——起初只是悄悄地耳语，到后来增强为一片喧嚷声。哥伦比亚大学有些科学家根据德国人的实验继续研究下去，证明了一个分裂的铀原子平均放射出一个以上的中子。这就回答了理论上的一个关键问题：铀原子内有没有出现连锁反应的可能？不祥的回答是：有可能。这样就开启了可供人应用的能源的新黄金时代。可是，另外还有十分可怕的一面。四年前发现的一种同位素，叫作铀-235或“放射性铀”，可以设想它一旦爆发，就会以无可计数的级数持续爆炸。但是，有哪个国家能生产出足够的纯铀-235来制造炸弹，在这场战争中使用？或者，在处理大量的而不是实验室里的小剂量的铀-235时，会不会意外出现什么自然界的可喜的情况，使得毁灭人类的整个计划成为毫无杀伤能力的败局，成为在物理上不可能的事？对于这些事，天下没有一个人目前能说得准。

因此，目前的竞赛是怎样分离出足够的可怕的同位素来制造炸弹。根据巴穆·柯比个人的感觉，以及他所能掌握的情报，一切都说明阿道夫·

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在这场比赛中取得胜利，他们遥遥领先。英国的科学和工业已经焦头烂额，再也不能全力以赴地去研究原子弹了。除非美国能够赶在德国前面，否则纳粹的那些设备精良的军工厂很可能会向疯狂的元首提供足够的铀-235炸弹，把世界上的首都一个从地图上抹去，直到有一天各国政府全都趴在他脚下为止。

这就是巴穆·柯比眼里所看到的放射性铀的前景。如果将来不出所料，那么其他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和人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罗达·亨利穿着一件镶着银狐皮领子的黑色布料大衣，斜戴着一顶小小的灰色帽子，手戴灰色手套，在站台门口踱来踱去，其实这时候离火车到这儿还早呢。她这是在冒险，说不定会被人看到她在这儿接他，但是他出差几乎有一个月了，这次小别重逢肯定会有关键意义。柯比还不知道她曾写信给帕格提出离婚，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又打乱了她的安排，现在她正在迷迷糊糊地往后退缩。这一切如今都要由她来透露。

给帕格写那封信是一件顾前不顾后的事。接连几件不如意的事让罗达像一只受惊的猫似的直跳起来。首先，他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号的家信已到达了，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她担心他接着会要求她到夏威夷去。巴穆·柯比远不如帕格那样能抑制自己的情欲，他在她心中煽动起一片迟来的情欲。她舍不得丢下他。她爱华盛顿，厌恶国外海军基地的生活。柯比就待在华盛顿，干他那儿不透露口风的工作，也不知究竟是什么工作，她从来也没问过，有他在身边就好了。

可是，帕格来信的当口儿，她跟柯比的关系有些动摇了。他的工作让他长期在外面走南闯北。他妻子去世的周年到了，使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又一次咕哝着说感到自己做了没脸的事，两人还是一刀两断吧。有一回在饭店里吃饭，他讲了一大通泄气的话，真叫她吃了一惊，本来总是她带着他一起回家的，那天晚上却是她陪着他回到他的公寓。也真有那样倒霉的事，偏偏在门厅里面对面地跟玛奇和杰里·纳德森碰上了。玛奇这张嘴是封都封不住的，而海军人员的老婆们的小道新闻又有世界上传播最迅速的通信网。这不光彩的事只怕已吹到夏威夷帕格的耳朵里去了！

事情糟到了叫人走投无路的地步。一连整整三天，外面下着雨夹雪，她独自一人待在那有十二个房间的狐狸厅路的家里。柯比又出差去了，连电话也没跟她通一个，她禁不住豁了出去。她心想，现在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她一生中就只剩下那么五年、八年风光了，再往后她就是一个干瘪老太婆了。跟帕格一起过日子，已经索然无味。柯比是一个有劲的情人，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发大财的人。他对她迷恋得像疯了似的，而这许多年来，帕格看来已经没有那股热情了。也许这婚姻的垮台要怪她，她大概不是一个好女人（她在给丈夫写信的时候，这些想法从她的笔下透露出一些），可这是千载难逢的最后机会了。说到底，在海军军官中，离婚的事也是常有的。海军的家庭搭起来又拆散，两地分居的日子一长，有些就不免出事。谈到这一点，玛奇·纳德森的丑事也有一两件在她肚子里呢！

那封信就是这样发出去的。万想不到，她这信写得真不是时候，紧接着就是日本军队的偷袭，把罗达私下的种种小打算一齐炸得粉碎。罗达对轰炸珍珠港所产生的反应也许并不值得称道，但是合乎人之常情。在一阵震惊过去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现在战争爆发了，海军军官的前程大有希望，说不定一下子连升几级。帕格·亨利如今在太平洋上指挥一艘战列舰，运气又会来了，真是不可限量，他会成为——谁能说得准呢？获得将领的军衔是不用说的，也许会当上海军作战部部长呢！正好在这当口儿提出离婚，她会不会犯了一个大错误？就像一个藏了二十年石油股票的华尔街人物，恰好在石油公司发现一片新油田之前一星期把他的股票全都卖了。

随着这些实际盘算而来的是真诚的内疚，她不该在这样紧张的当口儿打击自己的丈夫。她还是爱他的，多少有些像她还是爱她那些已成年的孩子一样。他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她就赶紧发了一份表示忏悔的电报，还写了一封激动的短信，取消她提出的离婚要求，这就是他在“北安普敦”号上读到的那封信。他的回信使她充满了悔恨和得意，也使她松了一口气。悔恨的是她使丈夫感到痛苦，这从他信中的每句话里都可以感觉到；得意的是帕格仍然需要她，这可让她松了一口气。

这样不可告人的情况帕格已经知道了，而他仍然少不了她。但是，柯比又怎么样呢？在滚滚的蒸汽中，只见他大衣也没穿，帽子也不戴，只顾撒开他的长腿，三脚两步顺着站台走过来，罗达只消朝他望一眼，就知道这个男人也是少不了她的。她这样不顾前后地豁出去，结果却很好。天下的事怎么能说得准呢！她站在那儿等待着，伸出了戴着灰色手套的双手，睁大着一双发亮的眼睛。他们并没接吻，他们从来没在公开的场合接吻过。

“巴穆，大衣也不穿一件？户外是冰天雪地啊。”

“我在芝加哥穿上了长秋裤。”

她朝他淘气而亲密地膘了一眼：“长秋裤！有点儿麦金莱总统⁽²⁾的味道，亲爱的。”

他们俩并肩走出旅客摩肩接踵的终点站，只听得广播喇叭中客车班次的报道和宾·克劳斯贝的高歌声，闹成一片。他们走出车站，外面是点点灯火的黑夜。柯比博士从漫天飞舞的雪片中望出去，说道：“好吧，好吧！国会大厦的圆顶没有照明，准是真的在打仗啦。”

“哦，还有各种各样的仗在打呢。铺子里的东西已经紧张了，还有那价钱！”她抱住他的手臂，她的动作灵活而快乐，“我是一个非常不爱国的囤积者，亲爱的。你厌恶我吗？昨天我买了两打长筒丝袜。比起三星期前，价格涨了一倍。我把两家商店中我的尺码的丝袜全买来了！听说丝绸全拿去做降落伞了，要不了多久，哪怕能买到尼龙袜子也算是运气了。哼！尼龙！尼龙袜子在脚脖子上会鼓起来，贴在肉上黏糊糊的。”

“帕格那儿又有消息了吗？”

“再没有一言半句了。”

“罗达，西海岸那边大家都在传说，我们在珍珠港的战列舰全都给炸沉了，‘加利福尼亚’号也在内。”

“我也听说了，帕格的来信中也有点儿这种味道。真泄气。但是，如果真有其事，那他会另有重用的。这是势所必然的。”

他们来到黑沉沉的停车场，柯比把他的手提箱往罗达的汽车里一扔。两人一钻进汽车就接起吻来，低声地说些亲热的话，他的双手溜进了她的衣服里面，不过时间不长。罗达坐起身，开亮灯，发动了引擎。

“哦，听说了吗，梅德琳来了，亲爱的。”

“梅德琳？真的？来了多久啦？”

“今天下午，她闯到我这儿来了。”

“她要住下去吗？”

“谁知道？她咕哝着说要去当个海军助理护士。”

“她的广播工作怎么啦？”

“我看她要要不干了——嘿，真该死，你这白痴！”一辆红色别克汽车突然从她前面的路边蹿出来，她不得不马上刹车，拼命转动方向盘，把车子让到一边。“说真的，现在这世道，只要有钱，白痴也能买汽车！真把人气坏了。”

这种发脾气、破口骂人的事，罗达是常有的，她的丈夫甚至都不拿它当回事，但巴穆柯比是第一遭碰到，他听了觉得有些刺耳。“呃，在战时，市面倒好起来了，沾光的人也多了，罗达。如今好事不多见，这正好算是一桩吧。”

“也许是吧。我只知道华盛顿变得住不下去了，”她的声调还是那样尖锐、生硬，“给那些肮脏的、到处乱闯的外地人闹得乱成一片。”

柯比没接嘴，他在心里盘算着梅德琳在家的那个消息。罗达肯到他的公寓去吗？她不大肯去，大楼里她有许多熟人。看来这次小别重逢只落得兴趣索然了——至少今天晚上是这样。他的情妇是一个有子女的妈妈，他只能迁就一些。

真实的情况是，罗达就是想借梅德琳的突然回家来帮助她度过这处境困难的一夜。梅德琳在家里真是一件巧事，她趁势可以把怎样对付的问题、某些良心上的问题搁一搁。譬如说，她已经写信给帕格，要仍旧跟他做夫妻，那么她该不该还和巴穆睡觉呢？左右为难的罗达的一个办法是：“如果可能，先不要干出什么来。”现在有她的女儿在家，不要干出什么来倒是很容易。她轻描淡写地提起梅德琳在家，表面上很随便，内心却十分紧张，不知道柯比对此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也使她方才对那辆别克发了一通小脾气。她天生脾气不好，但是在柯比面前发脾气，以前是不能想象的，逢到要发作的当口儿，她就咬住自己的舌尖，硬是把火气压下去，让脸上保持着笑容，说话的声音仍是甜腻腻的。看到他的反应和帕格一模一样，她感到又好玩儿又松了一口气，他只劝说了一

句，就再不说什么了。他也同样是好打发的。

他们的车子沿着草坪那一边开过已熄了灯的白宫，草坪上有一株圣诞树，四周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我想你大概知道丘吉尔正在白宫里吧，”她高高兴兴地说，感到沉默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丘吉尔本人来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亲爱的！”

“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真的。”他回答道，心里十分不得劲。

像大多数俏丽的姑娘一样，梅德琳·亨利有一个赶都赶不走的追求者。她曾经有短短一段时间爱上了海军学院学员西蒙·安德森，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应邀参加的海军学院舞会上。只见他穿着一身白色制服，十分合身，伦巴舞又跳得那么出色，她不由得对他有了情意。而他呢，也爱上了她，神魂颠倒、疯疯癫癫地围着这个亨利家的漂亮姑娘转，送给她好些糟糕透顶的情诗。他一毕业，就去向她求婚，只不过是讨个没趣罢了，她还没满十七岁呢。这么年轻脚下就匍匐着一个被生擒活捉的俘虏，梅德琳那股得意劲儿也就别提啦，她自然当面拒绝了他。

不管做了人家的俘虏没有，西蒙·安德森都是一个死乞白赖的家伙。五年过去了，他还在那儿追求梅德琳·亨利。今天晚上，他跟她在一起。那天下午，她从纽约打了个电话给他，他得了她一声召唤，特地请了个假。在海军学院，他是一个物理考试得奖的优等生；现在他是安德森上尉了，在军械局服役，研究怎样彻底改进高射炮弹导火线的性能，这是一个保密项目。但是，对于梅德琳来说，西姆^③依然是一个死心塌地的追求者，哪天晚上要他来填补空当，总是一声呼唤，随叫随到。有时候她的自我主义缺少一点儿刺激时，就需要他来鼓鼓气。安德森接受他这种屈辱的地位，甘心受她的践踏，眼巴巴地等待他的机会。

罗达带着柯比博士回到狐狸厅路的住宅，只见他们俩正在宽敞的起居室里，在木柴烧的炉火前喝酒。罗达走进厨房去了。柯比接过一大杯加苏打水的白兰地，在熊熊的炉火前伸直了腿，因为尽管穿着长秋裤，腿还是感到冷。梅德琳那股风骚劲儿叫他吃了一惊，她那身红羊毛衣服的领子开得很低，穿着丝袜的双腿搁了起来，露出了膝盖，她的眼睛里还闪露出一种调皮捣蛋的神气。“啊，柯比博士，你正是我想要谈话的人。”

“非常高兴。要谈什么呢？”

当然，梅德琳做梦也想不到她母亲和柯比之间除了长辈间的情谊外，还有其他什么关系。罗达的教会活动一如往常，她那正派的谈吐举止也一点儿没变。柯比看起来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先生，只能从他的眼神里多少看出他对女人是感兴趣的，在二三十年前，也许那种眼神能把人迷住呢。

“哦，我们刚才谈的话真是疯狂！我给弄得晕头转向了。西姆说，已经有可能制造出放射性炸弹，把世界炸个精光。”

安德森说得非常干脆：“我说的是可以设想。”

柯比谨慎地看了安德森一眼。这个金发碧眼、中等身材的上尉外表

上看来跟其他下级海军军官一样：年轻、轮廓分明、没有特点。“你是物理学家吗，上尉？”

“这是我在学院里主修的科目，先生。毕业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我是这一专业的合格的军官。”

“你现在在哪一工作岗位上？”

安德森坐直了身子，像在回答口试问题似的毫不含糊地说：“军械局试验场，先生。”

“我手下有一个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电气工程师。你打算怎样着手制造这种可怕的炸弹呢？”

“哦，先生——”他看了梅德琳一眼，“这需要一种新技术。这你当然是知道的。我刚才说的只是在这方面，很可能德国人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他们的技术真了不起，是他们首先发现的，何况他们又有强烈的军事上的动机。”

“如果我真相信这类话，乖乖，那不是要叫我吓得目瞪口呆吗？”梅德琳嚷道，“想想看！希特勒光为了显显他的威力，拿出一颗这种东西来扔在北极，把那儿的冰山融化掉一半，使黑夜的天空照得通亮，连赤道上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呀？”

“问得好，”柯比黯然地搭腔道，“我回答不出。你准备在华盛顿待多久，梅德琳？”

“我也许要在这儿待下去了。”

柯比看到安德森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啊，你不想干电台这行了？”他刚说到这里，罗达走进来了，灰色绸衣上系着一条有褶边的围裙。

“我还说不准。这工作越来越叫人受不了——老是那种白痴般的自得其乐，老是那种讨厌的商业广告——不管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只不过是嘴面上的爱国文章。嘿，就在昨天晚上的节目中，有一个写歌曲的，唱起他那新出笼的战争小调来：‘我要去找个老兄，长着一张黄面孔，先打得他红又白，再打得他青又肿！’多叫人讨厌啊！”

安德森那张一本正经的脸上绽出一个孩子气的笑容：“你在哄人，梅蒂⁽⁴⁾。”

她的母亲问道：“呃，怎么回事，心肝儿？你已经辞职不干了么？”

“我正在盘算着拿个主意。至于说到休·克里弗兰，那个自私自利得要命的人，我就是在给他干活儿——妈妈，你以为他在为战争出什么力？哼，他给他的老婆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还陪她到棕榈泉去玩呢。把电台的节目塞给了我，只留一个不开口的丑角，叫作莱斯特·奥谢的，去接待业余的表演者。天哪，那是一件什么样的大衣哪，妈妈！那领子，那袖口，大极了，全都是纯貂皮的，一直挂到腿肚子上。我说，在战争时期，买这样一件大衣，穿这样一件大衣，那真是

太粗俗了。我感到厌烦透了，就回家来了。我自己也要度假期呢。”

梅德琳曾气呼呼地告诉罗达，克里弗兰太太毫无来由地怀疑她和克里弗兰有什么关系。做母亲的现在对梅德琳的行动听出一点儿苗头来了。“梅德琳，心肝儿，你这样一走了之，对工作是不是不负责呢？”

“干吗不走？他不是站起身来就走了吗？”她跳起身来，“来，西姆，请我去吃饭吧。”

“你们俩不在家里吃吗，心肝儿？这儿吃的东西多着哪。”

梅德琳看了柯比一眼，这带着嘲笑的眼光使他感到了自己的年岁，那分明是说，她才不想在家吃饭呢。

“我们只是赶着在电影放映前去吃一顿快餐罢了，妈妈，多谢啦。”

罗达照顾她的情夫，就像照顾她的丈夫那样，让他喝得好，吃得高兴。她给他端来一盘烧得极可口的羊肉米饭，再加上一瓶好酒。她还给他做了热腾腾的碎肉馅饼，浓浓地煮了一壶他喜欢喝的意大利咖啡。他们把咖啡带进起居室，在壁炉边坐下来。柯比把一双长腿懒洋洋地搁在沙发上，拿起一杯咖啡，对她和悦地微笑着，心里洋溢着一种温暖的幸福感。

时机到了，罗达心里想，于是她硬着头皮走钢丝了。“巴穆，我有话跟你说。大约一个月前，我写信给帕格，要求离婚。”

他的笑容消失了，他那浓眉毛聚拢了。他放下咖啡杯，坐直了身子。虽说这是一种泄气的表示，罗达却并不感到意外。他原本可能听了会表现出喜悦的。她保持着很好的平衡，在钢丝上轻快地走过去。“现在，亲爱的，听着，你像空气一样自由。记住这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再结一次婚，我心里乱得很。你知道，我原以为他会叫我到檀香山去安家的。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所以，我写了那封信，反正已经摊牌了。”

“你向他提出的是什么理由，罗达？”

“我就是说我们经常见面，我已沉溺在爱河里没法儿自拔了，我不把这事告诉他，就对不起他了。”

他慢慢地、沉重地摇摇头：“时间选得真糟。”

“我同意。我可没先见之明呀，亲爱的。我怎么会知道日本马上就要轰炸珍珠港呢。”

“他的回信来了没有？”

“来了。真是一封动人的、使人心碎的信。”

“让我看看。”

她到卧室去拿信。

柯比将紧握着的双手夹在两膝中间，呆呆地望着炉火。他立即想到

再次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看来这是势在必行的。不过，如果现在娶罗达·亨利的话，那情况就跟他在旅馆里所幻想的不一样了。他正处在不得不做出决定的位置。柯比忽然觉得，事情这样发展，是对方的一种策略。他不是一个好打发的人，他懂得运用策略，而且根据原则，他是不肯让人用策略把他打败的。

他心里不禁又想起了战争。话又要说回来，他比起他所瞧不起的那些欢度节日的人，又好得了多少呢？吃饱了羊肉米饭、碎肉馅饼，喝够了酒，一心想和别人的老婆睡觉，也许还打算趁着那男人在前线杀敌的时候，干脆把他的老婆偷走，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缺德、更自私的吗？他这会儿原本该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写一份明天和万尼瓦尔·布什^⑤会面时用的报告……

这时候，罗达正在自己的卧室里重读丈夫的来信，她好像是用那位工程师的眼睛来读的。在那一会儿里，她看到自己只是一个穿得花花绿绿、浅薄庸俗的女人，不配得到她丈夫或情夫的爱。她盘算着最好用什么托词不让柯比看到这封信。可是整个晚上，她从他的眼色中看出他有求欢的意思，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其他的就顾不上了。她把信带进起居室，只见他正弓着背，坐在那儿拨炉火。他读了信，又仔细看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破损了），然后一言不发地把信交还给她。他把头靠在沙发背上，擦擦眼睛。

“怎么啦，亲爱的？”

“哦，没什么。今天晚上我还有篇报告要写。”

“这真是尴尬，是吗？我是说梅德琳回家来了和这类事。”

巴穆·柯比做了个苦脸，把一只肩膀耸了一下，说道：“没什么关系，真的。”

这句话多叫人寒心啊，罗达近来才感到对这个男人有把握了，这一下子可全吹啦。“巴穆，”她的声音里充满着感情，“带我到你的公寓去吧。”

他的眼皮本来耷拉着，她这么一说，他的两眼顿时放出了光彩。“什么？你要我带你去吗？”

“你没想到吗，你这个傻瓜？”他们俩对了眼光，火热的情意从罗达的脸上显露出来，一抹淡淡的微笑使她那好看的薄嘴唇形成一条曲线，“你不想吗？”

罗达回到家里时已是一点钟光景，起居室里没有灯光，梅德琳也不在她的卧室里。她已在柯比的公寓里洗过澡了，如今就换上一件便服，走下楼来。这样心急地穿衣脱衣，她不禁感到有些好笑。除了这一点以外，她的确觉得非常舒坦——周身有一种暖洋洋的余温，她的心境又恢复了平静。在寻欢作乐一番之后，柯比果然提出要她嫁给他。她坚决拒绝了他。她对他说，这种不得已表态的求婚，她不加考虑。回答得真出色！他真是心花怒放，他本来尽责任的表态，现在成为咧嘴一笑和一次

紧紧的拥抱。

“那么，这阵子，罗达，我们还要——呃，继续见面吧？”

“亲爱的，要是你把这回事叫作‘见面’，那很好，没有第二句话。今天晚上，我就非常高兴跟你‘见了面’。你的眼光真凶。”罗达跟柯比说这类俏皮的粗话，觉得很得劲，她跟维克多·亨利在一起的时候，难得开这类玩笑。她这话让柯比一下子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粗俗，把牙齿、牙龈都露了出来。后来过了一会儿，她要走了，他不假思索地问道：“什么时候我能再跟你‘见面’呢？”引得两人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她向暗红的余烬上加了几块木柴，给自己调了一杯酒，又把帕格的回信读了一遍。由于柯比方才向她求了婚，这封信给她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她已是有了两个孙儿的奶奶了，而现在有两个出色的男人争着爱她、要她！自从她情窦初开，电话铃声一次次响起来，请她去跳舞，她接连拒绝了两个男孩子，料想还有第三个她更中意的人会打电话来邀请她——自从那时以来，她还不曾对自己的吸引力这样得意过。

她心里正在思量着这些事，电话铃响起来了，把她吓了一跳。原来是长途电话，从棕榈泉打来的，要梅德琳·亨利听电话。

“她不在，我是她母亲。”

罗达清清楚楚地听到是克里弗兰的声音。“接线员！接线员！我要跟对方通话……喂，亨利夫人吗？对不起，打扰你了。”那大大有名的、丰满而低沉的声音送进了她的耳里，“梅蒂真的在华盛顿吗？”

“是呀，但是今天晚上她出去应酬了。”

“听着，她是不是一心一意想当助理护士？我是说，爱国心我是完全拥护的，亨利夫人，可这个念头是要叫人笑话的。助理护士嘛，哪个黑鬼小丫头不能当啊！”

“跟您说实话，克里弗兰先生，我很钦佩她，现在正在打仗呀。”

“我这懂得。”克里弗兰叹了一口气，“可是‘快乐时光’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也是为战争出了大力呀，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该看看我办公室里挂在镜框里的那些海陆军将领的来信！”电话里的声音越发热情亲密了，“罗达——要是我可以这样冒昧称呼你——两个儿子，一个丈夫，都打仗去了，你做出的牺牲难道还不够大吗？假使他们把她送到海外去呢？那么在打完仗之前，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梅德琳不赞成你在这个时候出门去休假，克里弗兰先生。她认为你对战争漠不关心，她还说了关于什么貂皮的一些话。”

“哦，天哪！她怎么说到貂皮了？”

“说到你太太的貂皮大衣来着，我相信。”

克里弗兰低声地叹了一口气，说：“天哪，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还有另一件事。她管后台的工作，罗达。我走开一星期还不打紧，她可是不行啊。我们得训练一个人来随时替代她。等她回来了，请她跟我通个

电话。”

“也许那时候我已经睡了，我给她留张条子吧。”

“谢谢，用唇膏写在她的镜子上吧。”这话让罗达笑了出来，“我不是在哄骗你，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她说话。”

罗达在炉火边刚喝完酒，就听到梅德琳在过道里跟西姆·安德森说再会。梅德琳得意扬扬地大踏步走了进来，说：“嘿，妈妈，临睡前喝一杯酒？我想陪你喝一杯。”

“心肝儿，休·克里弗兰打过电话了。”

女儿停住脚步，皱皱眉头：“什么时候？”

“刚打来。他在棕榈泉的电话号码在放电话机的桌子上。”

梅德琳把鼻子朝天一翘，活像小姑娘的样子。她在逐渐熄灭的炉火边坐下来，捡起放在她父亲的信旁的那张快照。“乖乖，勃拉尼的娃娃？可怜的娜塔丽！从照片上看，她胖得像头母牛了。妈妈，你能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

“她的母亲给国务院写过信。从那以后，我没接到过她的来信。”

“反正这真是一段奇怪的姻缘。大多数婚姻看来都是意想不到的。拿克莱尔·克里弗兰来说吧，她没有时时刻刻跟休打成一片，这使她那股酸劲儿像疯了一般。我写了一封傻里傻气的信给爸爸，他在信中提到了没有？”

“只是顺便带了一句。”

“他怎么说的？”

罗达翻看那三张信笺。“在这儿呢。短短几句话。‘梅德琳出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对她的事，我感到有些厌烦，所以不打算多谈了。如果那家伙准备跟她结婚，把乱子收拾干净，那就再好不过。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唯他是问。’”

“天哪，多可怜的爸爸呀！”梅德琳把一只小拳头在沙发上嘭地敲了一下，“她当然不会跟休离婚！我真不该写那封信。我只是心里一阵慌张，因为我万万想不到她会提出控诉。”

“再给他写封信，心肝儿。跟他说，上次写的全是废话。”

“我想写。”梅德琳站起身来，打了个大哈欠，“西姆倒多少有点儿亲热劲儿，你知道那样低头伏小吧？那样百依百顺！就算我要他把自己的头割下来，他也会去拿把斧子照着我的话做。可说实话，叫人腻烦。”

“去给克里弗兰先生打个电话吧，梅德琳。”

女儿走出去了。后来休·克里弗兰又打电话来了，铃声响了好一阵，结果还是罗达去接。她到女儿房中，隔着浴室的门，夹杂着水龙头哗哗的放水声，叫她去听电话。

“天哪，他到底有什么事呀？”梅德琳叫道，“我不要人来打扰我。告诉他，我正泡在肥皂水里。”

克里弗兰说，他可以等到梅德琳把身子擦干。

“哦，上帝！对他说，我喜欢在上床前在浴缸里泡半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在凌晨两点半钟跟我纠缠不清！”

“梅德琳，我不乐意再隔着门像白痴似的大喊大叫了，你擦干身子出来吧。”

“我才不呢。如果这不称他的心，告诉他我不干了，那他不如找根绳子上吊去吧。”

“喂？克里弗兰先生吗？还是等早晨再说吧，她这会儿情绪实在很坏哪。”

“他早晨再跟你通电话。”她好声好气地说，她那种哄人的、平稳的声调表示梅德琳取得了胜利。

“管他呢。”梅德琳也有腔有调地回答。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罗达在黑暗中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她起身拿了一本信笺和一支笔，在床上坐起来。

最亲爱的帕格：

我能写上四十张信笺，表达我对你的感情、对我们俩共同生活的感情，以及我读了你的那封了不起的信之后是怎样想的。可是，我要把这信写得短些。有一件事我是说得准的，现在你忙得要命！

第一件事，梅德琳。说来话长，主要的一点是她受到人家彻头彻尾的诬告，并被人家彻头彻尾的卑鄙威胁吓坏了。我有把握说，她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她是清白的。她回家来和我一起过圣诞节，所以我并不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得说，她已长成一个顶呱呱的纽约姑娘了。信不信由你，西姆·安德森还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地献殷勤呢！今天晚上，他带她出去玩了。她是能够拿稳主意并应付得了种种情况的，你不必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如果你能不再为女儿操心，那么在今后几个月里，也请不必为我操心吧，就把我看作一个留在后方家里的小老太太好了。你有一场仗要打。我在上一封信中说的话仍然算数，可是我们信札往返的时间长得真可怕，我们没法儿靠这种方式来解决什么问题。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不会做出什么顾前不顾后的事来。等你从前方回来，我会像一个海军人员的好妻子那样，在这狐狸厅路的宅子里等着你，穿着我最漂亮的衣裳，准备好满满一壶马提尼酒。

你说你愿意忘掉我那封信，与我和好如初，我读到这里，

哭起来了。真不愧为你，你那样宽宏大量，真让人受之有愧。我们俩都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是一个女学生”了，这话是不错的，我也确实经历了中年妇女的所谓“热情冲动”。我正在尽我的力把我自己“理出个头绪”来，从头到脚。你愿意宽恕我——那是别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们不像我那样深切地了解你。请相信我，读了你的那封信之后，我从来没那样敬你、爱你，从来没那样为你自豪。

娜塔丽和她的娃娃至今不知下落，是吗？这儿没有一点儿消息。拜伦的点滴情况也请告诉我。向华伦、杰妮丝和小维克问好。

当然，还有你，永远惦着你。

罗

写好了这封信，信里的每一句都是她的真心话，罗达就熄了灯，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那样睡熟了。

- (1) 宾·克劳斯贝（1904—1977），美国歌手，专唱流行歌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唱的《白色圣诞节》风靡一时。他还录了不少传统的圣诞颂歌，1944年，因主演影片《与我同行》而获奥斯卡金像奖。
- (2) 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
- (3) 西蒙的昵称。
- (4) 梅德琳的昵称。
- (5) 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美国著名电气工程师。

第九章

有人在砰砰地敲门。

帕米拉一边急忙奔出去开门，一边摸索着把一件长睡衣披在身上。古老的莱佛士旅馆的寝室地板震得直摇动。

“是谁？”

“菲尔·鲁尔。”

她打开房门，吓了一跳。

她上次看到他是在日本发动进攻后的第二天早晨，当时他穿着一身丛林战的军装，慷慨激昂地正要驾着一架租来的私人飞机到前线去。鲁尔是一个飞行员，为了搜求战场上的事迹，他肯豁出去蛮干。当初西班牙内战期间，他那些凭着一股疯劲儿驾着飞机去和敌机搏斗的故事让她听得入了迷。他那些富于浪漫气息的奇谈，添上马克思主义的辞藻，使她想起马尔罗⁽¹⁾。这会儿他却浑身湿透，头发一绺绺地垂下来，没有刮过的脸十分憔悴，两眼陷了下去，一只包扎着绷带的手红肿得可怕。他身边还有一个人，只见他个子矮小，相貌严厉，铁灰的头发，也是浑身湿透。他是一个陆军军官，手里拿着一根湿淋淋的轻便手杖，在拍打着自己的掌心。

“我的天哪，菲尔！进来吧。”

“这位是登顿·谢普少校。”

塔茨伯利穿着一套松垂的黄色绸睡衣，从他的卧室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老天，菲尔，你掉到河里啦。”他打着哈欠道。

“外面在下大暴雨。能给我们一些白兰地吗？槟榔屿已经失陷了，我们刚从那里来。”

“我的上帝，槟榔屿？没有的事。”

“丢了，我跟你说。丢了。”

“他们已经向南推进到这么远了吗？呃，那座岛屿像城堡一样坚固呢！”

“过去是这样。整个马来亚都快失陷了。这是一场溃败，你广播的新闻都是可耻的谎言。老天爷啊，你干吗要去奉承那些谎报战果、一无所能的蠢种呢？他们把这场戏弄糟了，说不定还要把一个帝国也断送了——这倒不是说这个帝国值得挽救。”

“我报道的都是真相，菲尔，”塔茨伯利给两个人递了两杯白兰地，面孔涨得红红的，“我说出了我所能打听到的。”

“胡说八道。还不是《统治吧，不列颠尼亚》⁽²⁾那一大套好听的劳什

子。马来亚已经丢了，丢了！”

“我说，这白兰地倒呱呱叫！”少校的嗓音又高又甜，简直像女孩子的声线，真叫人吃惊，“别理睬菲尔，他受了惊吓啦。他从没吃过这样的败仗。马来亚并没失掉，我们还是能够打败这帮小杂种的。”

“登顿在多比将军的参谋部工作，”鲁尔用嘶哑的声音对塔茨伯利说，“我并不同意他，但是听听他怎么说吧，他会给你提供一点儿可以广播的东西。”

帕米拉回到她的房里披上一件浴衣，免得菲尔·鲁尔老是瞪着眼盯着她那薄薄的绸睡衣里的乳房和大腿。

塔茨伯利把酒杯重新斟满时，谢普尖着嗓子问道：“你手边有马来亚的地图吗？”

“这儿就是。”塔茨伯利走到屋子中央，把柳条桌上面的一盏吊灯开亮了。

谢普把他的轻便手杖当作指示棒在地图上比画着，说明这次战役完全是早就预料到的。他本人就在多比将军的参谋部制订演习方案时出过一份力。许多年以前，他们就预测日军进犯时可能登陆的地点，以及他们将怎样进军，多比甚至在季风期间布置了一场模拟进攻，来证明它是行得通的。但是，目前马来亚的司令部中似乎谁都不知道多比所做的研究工作。在晚上袭来的一场暴风雨中，北部的印度军和英军猝不及防地被日本人建立起滩头堡，防守部队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英军建立在日得拉周围、配备着充分给养的第二道防线，原来以为可以坚守一个月，却在几个钟点里失陷了。从此，英军节节败退，根本没有一个作战计划。

再说，英军分散在半岛上——谢普用他的手杖这儿指指、那儿点点——兵力单薄，而要保护的各机场的地点，皇家空军又选择得那样愚蠢，事先也不跟陆军磋商一下。他们没有办法协调作战，保卫机场。有几个机场已经失陷了。这样，日军就夺得了制空权。更糟的是，日军拥有坦克，在马来亚，英国一辆坦克也没有。伦敦的陆军部做出过这样的决断：在丛林战中，坦克没用。可惜的是，谢普用枯燥的、从鼻腔里发出来的高音调说，日军并未获悉这一真知灼见。尽管他们的坦克不是很好，但一路上横冲直撞，没遭到任何抵抗，亚洲人的部队望风而逃。在新加坡，防坦克的障碍物高高地堆积着，可就是没有人把它们放到应该放的位置上。

尽管吃了败仗，英国的防守力量还是占据着优势，谢普坚持说。登陆的日军有三个师。英军可以调集五个师的兵力，空中的和地面的援军还在源源而来。日军对于丛林战是训练有素的——轻装便服，能拿果子和野生植物的根充饥，配备了几千辆自行车，一旦占领了公路，就可以迅速前进——但是日军在太平洋全线出击，很可能这支登陆军队的给养和弹药全是它自己带来的或抢到手的。如果守军实行焦土政策，跟侵略军拖下去，迫使他们在南下的长长的路线上把粮食、燃料、弹药都消耗干净，等到弹尽粮绝，他们就只得停止前进，那时就可以一举把他们消

灭掉。

谢普在地图上指出哪些地方早就应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多比将军当初打过报告，要求在和平时期就把它建筑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大错特错——不过还来得及。建筑工事所需要的物资，库房里有的是。一支两百万中国人和马来人（他们对日本人都又恨又怕）组成的劳动大军，随时可以召集。他们能在一星期或十天之内把工事筑起来。他们需要筑两条十分坚固的防线，紧贴着城市：一条在海峡对面的柔佛州；另一条就沿着新加坡岛本身的北岸，包括水下障碍物、输油管、探照灯、碉堡、带刺的铁丝网、机枪掩体……

“可是那儿的工事已经筑好了啊，”塔茨伯利打断他的话说，“北岸早就固若金汤了。”

“你错了，”谢普回答道，他那奇特的姑娘般的细嗓子因为喝了白兰地而变粗了，“这座岛的北岸除了沼泽地之外，再没别的什么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瞪大了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亲眼看见那儿有很结实的防御工事。”

“你看到的是基地的外墙，这道墙可以挡住那些爱管闲事的人。这不是一个可以防守的基地。”

“你这话是不是说英国广播公司听信了谎言，受了新加坡最高当局的蒙骗呢？”

“啊，我的好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宣传渠道。人家利用你。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我希望你有什么办法叫马来亚司令部动起来。”谢普似笑非笑地在手掌上轻叩着手杖，“菲尔说你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人，还说了这一类夸奖的话。帝国在摇摇欲坠，塔茨伯利。那不是报纸上的宣传，那是军事上的事实。”

塔茨伯利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沉静的、具有强烈说服力而身上湿淋淋的军官。“好吧。早上九点钟左右，你能再到这儿来一次吗？”他激动地在室内一瘸一拐地走着，“我准备通宵把这篇报道赶出来，然后我要你把稿子核实一下。”

“当真吗？九点钟？太好啦！我乐于帮忙。”

“可是你必须掩护登顿，”鲁尔插进来说，“哪怕人家用烧红的夹钳钳出你的鸟丸。”

谢普走了。鲁尔问是否可以让他留下来在扶手椅上打个盹儿，他准备天一亮就上医院。

“听着，把湿衣服脱掉，挂起来。你去洗个澡，”塔茨伯利说，“我屋子里有一张空床，洗过澡就去睡吧。”

“那太感谢啦！我浑身都发臭啦。在日得拉，我们步行着从泥水塘里穿过去。我从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条水蛭，这些小小的怕人的脏东西！”

“你手上怎么啦？”帕米拉问，“看起来很吓人。”

“唉，那是在日得拉被一个白痴般的军医用柳叶刀弄成这样的。”鲁尔可怜巴巴地、担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但愿别让我丢了这只手才好。也许已经有点儿血液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发抖呢。”

帕米拉笑了笑。尽管鲁尔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个人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塔茨伯利问道：“你的飞机呢，菲尔？”

“在马六甲飞机场，我们在那儿搭上一辆军用卡车，他们不肯给我的飞机添汽油。登顿和我是从槟榔屿飞到那儿的。在槟榔屿，我们还得守住飞机，赶开那些人，韬基，我是指白种人。事实上，是陆军部队的军官！”

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给他放上干净毛巾，可是一看，他已经和衣睡熟了。她脱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发出沼泽地的臭气），替他吧蚊帐在四边塞好。她翻动他的身子的时候，他还说着梦话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过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纪，喜欢油腔滑调地调情，令人讨厌。可是眼前这个精疲力竭、头发蓬乱的白皮肤大个子，穿着湿漉漉的汗衫小裤，一无遮掩，睡在那儿，更像是当年在巴黎时的菲尔·鲁尔。娶了一个俄国老婆，还有其他一切，都说明他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不修边幅，真叫人感到寒碜——总是使人觉得很有趣。

“在闹什么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坐到打字机旁边来，咱们干活儿吧。”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踱来踱去，挥动着双臂，口述了一篇广播稿——《和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对话》。他这样报道：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他曾经跟一个已退役的陆军上校谈过一次话，这个陆军上校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老顽固。登顿·谢普的看法结果从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儿的嘴里讲出来了。塔茨伯利指出，失败主义往往会唤起这类噩梦，而这篇报道也显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性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线是存在的，边战边退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新加坡岛的北岸已经布置好了圈套，刀枪林立，将是来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这段小插曲无非证明在新加坡要塞仍然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在马来亚仍保持着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毕之后，帕米拉拉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东方已经露出了鱼白色，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有策略，是不是？”她爸爸看到她并不对这篇文章表示意见，就这样问道，“把情况捅出去了，可是叫他们没法儿找我的碴儿。”

她揉揉眼睛，说道：“这篇东西一拿出去，你就永远也脱不了身啦。”

“我们走着瞧吧。这会儿我得抓紧时间睡一小时觉。”

谢普少校打扮得整洁多了，戴着一顶编织着木髓的钢盔，正好在九

点到来。他用铅笔在打字稿上匆匆地做了几处小修改，尖着嗓子嚷道：“我说，你的记忆力真强，没说的，塔茨伯利。”

“干这一行不是一年两年了。”

“很好，这是一篇呱呱叫的报道，写得太妙了。祝贺你！希望能产生影响。我将在北部收听它的广播。菲尔陪着我到这儿来，太让我高兴了。”

帕米拉把稿子送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只见铺子里挤满了进进出出的顾客，这些铺子多半是中国人开设的，日常用品的备货仍然十分充足，价格比伦敦低廉多了——妇女的绸内衣啊，首饰啊，精美的食品啊，酒啊，小山羊皮手套啊，以及雅致的鞋子和钱包等。可是现在几乎家家铺子都挂着同样的布告，上面是用印刷体新近写成的红色字样，有些像出于东南亚人的手笔：“一律现金交易，概不赊账。”

“你回来了吗，帕姆？”塔茨伯利听到她正把买来的东西扔在放地图的桌上，喊道。

“是我。有消息吗？”

“有啊，政府办公厅把我叫去了。”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刚剃了胡子，脸上红光光的，穿着一身白亚麻布衣裤，帽子歪戴着，像个浪荡子，眼睛里露出两道凶光，“柏林老文章又来啦！”

“菲尔到底醒了没有？”

“早就醒了，他在你的卧室里留下一张便条。再会吧！”

鲁尔写的是孩子般的印刷体：“亲人，我用左手写印刷体，出于无奈，祈谅。多承关怀，罩以蚊帐。往事历历，我情不自禁，致使尊体不得不披上浴衣，甚以为歉。我的手疼痛异常。祝好，马尔罗。”

她把便条扔进纸篓，倒在榻上就睡熟了。电话铃声把她吵醒了，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喂，帕姆？”塔茨伯利的声音听起来又兴奋又轻快，“给我收拾一个旅行包，我要出门一个星期光景。”

“出门？到哪儿去？”

“这会儿还不能说。”

“我也要收拾吗？”

“不要。”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只见他腋窝的汗水浸透了他的上衣，成了黑黑的两大摊。“旅行包在哪儿？”

“在你床上，都收拾好了。”

“让我来一杯烈性的杜松子酒。捅了马蜂窝啦，帕米拉。我的目的地

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我的日子大大不好过了，亲爱的，”他慌忙脱下上装，解开领带，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里，椅子发出嘎吱一声响，“比在柏林还要糟哪。老天，那篇稿子叫有些人心惊肉跳！总督和布鲁克-波帕姆正暴跳如雷呢。我受到了当地毫无道理的亏待，帕姆。这两位大老爷当真想要威吓我。该死的傻瓜，他们自己才是碰到了麻烦呢。可是，谁要叫他们从迷梦的世界中醒过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掐死谁。到了该暴露真相的时刻了，帕姆，令人痛苦的、兆头不妙的真相。我看到的是弥漫在最上层的那片乌烟瘴气。啊，谢谢。”他把酒一口咽了下去。

“我该怎么办？跟你走吗？”

“不。布鲁克-波帕姆就要换班了。你要想办法去打听，要在本子上记下来。我会赶回来收拾这场战斗，可是那篇稿子一定要广播出去。”

“韬基，澳大利亚也有新闻检查呀。”

“跟这儿不能比，那是不可能的。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自相矛盾！你可知道，他们先是说，他们已有了固定的防线，接着又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承认还没有那条防线，因为缺乏劳动力！关于谢普的设想——利用当地的劳动大军，他们称之为胡说八道的废话。马来亚的任务是赚钱，哪怕从橡胶园里或者从锡矿里抽调一个本地人，都会妨害备战的部署——要注意，说这些话的时候，每天都有矿山和种植园一个个落到日本人手里！再说，种植园主和矿山公司所付的工资，政府付不起。按照政府支付工资的标准征用劳动力，要跟陆军部信件往返三个月。这就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帕米拉。而这当口儿，槟榔屿失陷了，日军正气势汹汹地朝南进军！”

“新加坡早晚要失陷。”帕姆说。她茫然无绪，不知将来怎样从这地方脱身出去。

“要是当局采纳了谢普的意见，它就不会失陷。我一直替这个政府的自杀性骗局卖力，现在我可得将功赎罪啦。感谢上帝，菲尔把谢普带来看我——哈，这可来啦！”他向那响起铃声的电话扑去，“什么？什么？啊，干得漂亮！好极了，谢谢你——帕姆，他们办好啦！他们把一个可怜的美国商人在水上飞机上的位置挤掉了，我要上路啦。”

“这么说，圣诞节你要在澳大利亚过了。我呢，却要在这里过。”

“帕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呀。这次广播将会是一次历史性的广播。英国广播公司事后尽可以把我解雇，我并不怎么在乎。等这桩事干完了，这场风波平息了，我就回来，要不然你乘飞机到澳大利亚来。”塔茨伯利一边唠唠叨叨，一边忙着梳头发、整领带，奔过去拿旅行包，“真抱歉，我就这样溜了，好在也不过几天罢了。”

“可是，在这几天里，日本人会不会来呢？我心里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你想我会抛开你不管，让你自个儿去面对困难吗？日本人还在三百英里以外呢，一天不过推进几英里罢了。”

“得了，好吧。要是我有选择的机会，我可不愿让整排整排的淌着口水的东方人把我强奸啊。”

“听着，你觉得我亏待了你吗？”

“得了，韬基，你上路吧！祝你圣诞节快乐！”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再会吧！”

谢普少校讲的是真实情况。新加坡要塞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塔茨伯利父女刚来时就从飞机上看得一清二楚，并没有这样一个要塞。

帝国的消亡就像阴云密布的一天的消逝，看不到日落的景象。收音机里并没宣布它寿终正寝，读者也并没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它的噩耗。不列颠帝国在击退希特勒的这场伟大的却行动迟缓的斗争中，把自己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英国人民早就希望这个帝国快快完蛋，好推选出绥靖主义的领袖，大刀阔斧地削减军事预算。话虽然这样说，等到末日临头的时候，仍然让人受不了。幻想是镇痛剂，产生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幻想就是新加坡要塞。

说这话不是存心吓唬人。只要读一读丘吉尔的回忆录就再清楚不过了，就连他也当真以为新加坡是一座要塞呢。当地的所有人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殖民地行政长官，沿着这一庞大的指挥系统一直通上去——他们中哪一个也不曾向首相报告新加坡要塞并不存在。但英国人对“帝国的铜墙铁壁”的信仰是有感染力的——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好几个月之前，赫尔曼·戈林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将军提出过警告，新加坡要塞能坚守一年又六个月。可是后来，正是这位将军⁽³⁾在七十天内攻克了新加坡。

这一幻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新加坡位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的航道上，控制着主要的东方贸易航线。在那些虚度的绥靖主义年月里，好几百万英镑作为军事拨款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加坡，这是因为日本的威胁早在预料之中。在二十世纪初，正是英国人自己帮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海军，英国造船厂捞到了好大一笔红利。古怪而封建的日本人很快就赶了上来，把沙皇俄国的海军打败了，博得英国报纸一片热烈的喝彩声。可是，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散之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人料想到，也许正是这些古怪的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来跟大英帝国较量一下。于是，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巨大的海军基地，拥有容纳、维修整个皇家舰队的的能力。原来的计划是，如果日本蠢蠢欲动，那么主力舰队立即驶往新加坡，用威慑或者用武力不许它轻举妄动。如果偏偏在这当口儿德国人也出来捣乱，那就需要主力舰队留守本土，这一点似乎被忽略了。

因此，新加坡贮藏的粮食、燃料和军火足以抵挡七十天的围攻。在这七十天内，尽可以调集舰队赶到新加坡。它还筑有巨大的炮台，炮口对准海面，在援军赶到之前，可以抵挡日本舰队所发动的任何进攻。这

一切都给人一种要塞的感觉。

可是，海洋并没像一条护城河那样把新加坡团团围住。敌人可以从北方沿着荒凉的马来半岛南下，跨过狭窄的柔佛海峡，走陆路来犯。决策者们认为，长达四百英里的热带丛林比设防的壁垒更加坚固。再说，他们觉得如果在岛屿北岸当真树立起一道壁垒，那岂不意味着害怕日本军也许有一天会从北方打过来，而英国军队会抵挡不住他们吗？大英帝国以无敌于天下的威望统治着亚洲，主力舰队七十天内就可赶到，还有什么紧迫的需要非采取这种屈辱的预防措施不可呢？这道壁垒终究没有建造。为了放心再放心，却把新加坡岛上的贮藏物资增加了一倍，足以维持一百四十天。

这就是“新加坡要塞”这个形象的由来。多年来的计划啊，不惜工本的大笔拨款啊，用在报纸、杂志宣传上的已经成了河流的墨水啊，震天价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辩论啊——这一切都助长了一个几乎传布到全世界的幻想，它进入了英国最高领导阶层的脑子里，也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新加坡已筑起了一座要塞。英国工人阶级的衣食、血肉都消耗在这二十英里见方的海军基地上了，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坞，有起重机械，有机修车间，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和配件，有讲究的住房和娱乐设施；还有足够的军火、粮食和石油，可以供整个舰队消耗几个月，这些物资都贮藏在沼泽地下面庞大的混凝土地下室里。它自成一格，就像马其诺防线那样，是工程上的奇迹，使人惊叹。

可是，直到二月份，最后一旅苏格兰军吹着风笛，跨过堤道撤退，炸药包把连接大陆的那个环洞炸出一个窟窿，大陆上的日本军正蜂拥而来。直到这最后一刻，新加坡的北岸始终没有设防——丘吉尔却始终以为那儿早已设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以为“没有船底的战列舰休想下水”。

结果英国舰队根本没来，它在大西洋上、在地中海上、在本国的领海上跟德国海军厮杀都来不及呢。大量设备始终无人使用，直到日本陆军逼近到只有一英里了，英军才想尽办法把这些设备炸的炸、烧的烧。然而，基地陷入敌人之手时，还是相当完好，这是一个惊人的军事上的收获。丘吉尔却不顾一切，抱住七十天计划不放，哪怕已经到了七零八落的地步，也还是要试一试。他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前去支援，却只是叫它们葬身海底罢了。

马来亚还开辟了不少机场，配备了许多物资——就是没有飞机。英国皇家空军从没派大批飞机来过，它为了保卫英国上空，不让德国空军侵犯，损失了不少飞机，又运了几百架到苏联去，其中有好多从没起飞过，在运送的途中就被德国潜艇的鱼雷送到了海底。马来亚现有的少数飞机很快就被击落了。据说“用竹笋和宣纸”做成的日本飞机原来是零式飞机——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日军夺取了那些出色的简易机场，他们称之为“丘吉尔机场”，从这些给养充足的机场，他们的飞机配合陆军出击，迫使新加坡投降。

关于新加坡的记载，今天看来就是这样一笔糊涂账。美国国会调查

了珍珠港事件，英国议会却没有调查新加坡问题。丘吉尔把全部过失承担下来，他的身子向下弯了一两英寸，但是继续战斗下去。

就连地名也都是稀里糊涂的一回事。“新加坡”说明什么呀？新加坡是指那座城市？新加坡是指那座岛屿？新加坡是指那个海军基地？新加坡是指那个“帝国的堡垒”？说穿了，“新加坡”只是一个起麻醉作用的神话，当白种人的欧洲那只紧紧攥着亚洲的手臂被锯掉时，它把痛苦变成一种迟钝的感觉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现，那没有被采用的多比将军的战略部署的确十分高明——原来侵略军开进新加坡时，当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的人数大大少于当地的守军，差不多已经到了油干弹尽的地步。日军在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时，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把现存的燃料、弹药全部用光。新加坡的最高司令部垮台了，于是有色的马来人换来了有色的新主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在澳大利亚把他的稿子广播了，帕米拉在麦克马洪家的客舍里听到了这一广播。菲尔·鲁尔，一只胳膊裹着吊带，正在那里卧床养伤。他那只手又开了一次刀，他得休息一个星期。在正屋里，麦克马洪夫妇和他们请来吃饭的宾客并不想听她爸爸的广播。他们喝了大量“巴喜特”，吃了一顿有好几种美酒的丰盛晚餐之后，围着钢琴唱起圣诞颂歌来。茫茫的黑夜里，大雨哗哗地泼下来，附近红树林里的牛蛙发出一阵低沉的鼓噪，但是在小屋里的帕米拉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了飘过来的歌声。她正坐在缓缓旋转的大电风扇底下，风吹动了她的头发，她的薄薄的长裙子也在不停地飘动。从收音机的刻度盘上透出的微光（亮度也许只抵得上烛光的一半）给室内染上一层淡淡的橘黄色。雨水从开着的窗子外溅进来，淡淡的赤素馨花香味也透了进来。

收音机的接收情况良好，广播稿几乎原封未动。那位虚构的上校不再申述新加坡岛北岸没有设防了，他说，这防线需要“十万火急地予以加强”，也不再指责皇家空军只知道设立飞机场，却不管这些飞机场是否守得住。塔茨伯利在结束时撇清自己和这事的的关系，语气更加强烈。

“为了这篇报道，值得费那么大力气吗，菲尔？”帕米拉问道，把收音机的声音压低下去，却让刻度盘上的小灯继续亮着。

他抽着一支烟，脸上深深的皱纹显示出一种辛酸、讥嘲的神气。他的气色好多了。鲁尔身强力壮，不消几天休息，就摆脱了那一阵阵的坏脾气。“有点儿卖弄小聪明。这个痴痴癫癫的怪老头儿在广播里听起来倒活像本人说话的口气。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它的——至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会理睬它的。”

“韬基不这么干，还能怎样呢？”

“我说不上来。他总算通过这一关，抛了出来，已经叫我吃了一惊了。”

“菲尔，新加坡会失守吗？”

鲁尔的笑声很难听。“亲爱的，我怕免不了。责备总督，或者责备布鲁克·波帕姆，或者责备达夫·库珀⁽⁴⁾，甚至责备丘吉尔，都是白搭。情况就是这样：总崩溃。无可救药了。整个机器都锈掉了，部件一个个都掉下来了。在北方，根本就无人领导。弟兄们是要拼一下的，他们想办法要拼一下，就连印度军队都要拼一下。谁知道，从新加坡接二连三地发下命令，真怯懦——都是后退啊，撤离啊，退却啊。我看到弟兄们拿着命令哭了起来。坦格林俱乐部里的那帮土皇帝是没有人性的，帕姆。他们只是玩儿完了的废物。他们害怕日本军队，也害怕我们自己的亚洲人。说起这一点，由欧洲的白种人来统治亚洲，这种事实是在是再蠢不过了。这种事是长久不了的。现在这局面要结束了，为什么要为它感到悲痛呢？”

“我怎样才能从新加坡脱身出去呢？”

“哦，你能走掉的，日本军队还远着呢。有几艘船准备好把白种妇女和儿童撤出去。你知道，他们在槟榔屿就是这样办的，他们把欧洲人——士兵等等——撤走了，丢下亚洲人和他们的妇女儿童去面对日本人。你知道那回事吗？事后，达夫·库珀在广播中宣布：槟榔屿的全体居民都已脱险！他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帕米拉。对达夫·库珀来说，亚洲人只是生长在槟榔屿的一种动物罢了。现在正引起强烈的反应——关于当时发生的事和他所说的话。我看，亚洲人才一点儿也不在乎谁来做这儿的主人呢。也许我们比起日本人来手段温和一些，至少日本人也是有色人种。比起忍受轻蔑，亚洲人宁可忍受暴虐。”

“大家都在谈美国派远征军来救我们，你相信吗？”

“这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美国没有舰队，舰队都沉没在珍珠港了。”

“珍珠港发生的事谁都不了解。”

“可登顿·谢普知道。他们一共有八艘战列舰，全都沉没了。今后两年，且不说永久如此，太平洋上是没有美国的事了。从美国给新加坡派救兵来，就像从瑞士派救兵来一样不可能，可是——你到底怎么啦？”

帕米拉·塔茨伯利把她的脸埋在搁在椅背上的一只手臂的臂弯里。

“帕米拉！什么事？”她不回答。“噢，天哪，你是在想念你的美国佬！我为你难受，大姑娘。登顿当初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想起他来。帕姆，关于伤亡的情况，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你的心上人安然无恙是有极大可能的。那些军舰是沉没在港湾内的，沉没在浅水里。”

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不动。小屋外边，只听得雨声、牛蛙声和远处传来的合唱声：

愿上帝保佑，你们快快乐乐，

别让什么叫各位闷闷不乐——

忽然，就在窗子外边，好像有一个受惊了的疯子在那儿胡言乱语和

傻笑似的。帕米拉坐直了身子，叫了起来：“哦，我的天！那是什么呀？”

“别怕，那是我们这儿的杏猴。它在树林里来来去去，叫声听起来很可怕，但它是不伤人的。”

“老天，我恨新加坡！就是不打仗，我也恨它。”帕米拉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抹了抹潮润的额头，“让日本人把新加坡拿去吧，拿去了只有好处！我要回正屋去了。你没有问题吗？你还需要些什么吗？”

“我会感到寂寞，可是我没有理由不让你去开心一下。快去吧。”

“开心！我只是不愿对主人失礼罢了，他们可能以为我跟一个病人睡在一张床上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不睡过来呀，帕姆？”她朝他瞪了一眼。“真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圣诞节前夜和这一切？记得在蒙马特尔度过的圣诞节前夜吗？那一天，斯鲁特和娜塔丽在黎明时分打了一架，这一架真值得大书特书，而我们两个悄悄溜到了莱哈尔饭店去喝洋葱汤。”菲尔的小胡子扭动着，慢慢地露出了一个逗人的怪熟悉的笑容，映着收音机的橘黄色微光，显得很朦胧。他伸出他那只没受伤的手臂：“来吧，塔茨伯利。”

“你是头猪，菲尔，一头贼性不改的猪。”帕姆的声音发抖了，“在巴士底狱纪念日⁽⁵⁾那天的小谈话中，我骂你的那些话都骂得对。”

“心肝儿，我出生在一个腐朽的社会里，所以我可能是一个腐朽的人——如果‘腐朽的人’这个词讲得通的话。我们不要再把过去的争吵搬出来，不过，你是不是有些前后矛盾？在这社会总崩溃的时候，除了寻欢作乐，还能怎么样呢。你自己也相信这一点。我是爱逢场作戏的，你却坚持要戏剧中的爱情。本性难改啊，错不了。我爱着你呢。”

“那么，对你的妻子呢？我只是感到好奇，问问罢了。在巴黎，至少你还没有妻子。”

“心肝儿，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我希望她把哪个正在休假的、有资格享乐的漂亮俄国战士勾上了。话虽这么说，我不相信她会干得出来，她比今天的大多数英国妇女要古板。”

帕米拉一头冲出门去。

“你该拿把伞呀！”他冲着她的背影叫道。

她拐回来，拿起雨伞就朝外冲。她在黑暗中还没跨出十步，那猴子就几乎在她耳边怪叫起来，让人听着血都凝住了。帕米拉轻轻叫了一声，往前直冲，直撞在一棵树上，树皮刮破了她的脸，树枝横扫过来，打落了她手里的伞，树上的雨珠都泻落在她身上。她把伞捡起来，呆呆地站在那儿，浑身都湿透了。几乎就在她正前方，她听到有歌声送来：

只要村里还有一条小路，

总会有一个英国在。

可是，那一夜一片漆黑。她本是趁两场骤雨之间雨势稍歇的当口儿在星光下寻路而来的，如今她闹不清楚该怎样往前走了。小路在两行夹竹桃和热带花草之间弯弯曲曲，很是陡峭。

这一刻，帕米拉心里太不好受了。她父亲的广播使她灰心丧气。她本来因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人保护，心里已很不安，现在又听到从千里外传来的亲人的声音，心里就越发不安。近来，日本人在广播里用蹩脚的英语发出威胁，她听了害怕。外邦人带着喉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在你面前，真叫人害怕！她几乎感到有双指甲粗厚、长满老茧的手伸过来在扯破她的衬裤，使劲掰开她的两条大腿。在大难临头的许许多多妇女中，就她知道得最清楚，新加坡是多么不中用。

加上现在鲁尔又从谢普那儿听说了维克多·亨利的那艘军舰已经沉没了！即使亨利死里逃生，也会重新委派他别的差事。即使她从新加坡脱身出来，也说不定会从此再见不到他了。即使凭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巧遇再见到他，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是有妇之夫吗？她走遍了天涯海角，却如海底捞月，现在只落得一个人，在这炎热的黑夜里，撑着一把雨伞，顶着倾盆大雨，在陌生人的花园里，浑身湿透，四顾茫茫。而今天正是圣诞节前夜——也许这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不怕会少掉一个英国，

英国总是会自由——

她可不愿去跟这些喝醉了酒的新加坡英国人一起唱歌。这支廉价的小曲儿难以忍受地把她带回到战争的初期，那时正是明朗的夏天，也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不列颠之战”正在进行，海军中校亨利在空袭柏林之后飞回英国，她扑进了他的怀抱。这段光荣史现在都已化为灰烬了。她喜欢麦克马洪夫妇俩，可是他们的那些朋友是从俱乐部和陆军部来的蠢货。自从喝了“巴喜特”以后，参谋部的两个年轻中尉一直在向她献殷勤。这两个人都讨厌到极点，倒是两头漂亮的牲口——尤其是那个金发长脸的中尉，懒洋洋的，带着莱斯利·霍华德^①那种神情。只要她一回到正屋，他们就又会来追求她（如果她在黑夜里寻路没有一跤跌得满脸污泥的话）。很明显，他们两个都一心想跟她睡觉——假使不是在今夜，就是在明夜、后夜。

他们错到哪儿去了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这样不明不白地为维克多·亨利洁身自守，算得上什么呢？这不过是愚蠢的笑话罢了。守身如玉，完全用不到她身上，因为她早已不止一次地跟人胡搞过了。

在她背后，客舍里敞开着的窗子看上去像黑夜中一块淡黄色的长方形。不知道那里确有一座客舍的人，会以为这是视神经的幻觉呢。前后左右一团漆黑，大雨滂沱，只有那儿有一点儿隐隐约约的光亮，她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

(1)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首次

来中国访问，1965年再次访问中国。代表作有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处境》《希望》。

- (2) 英国皇家海军军歌，其副歌为：守护神把这支歌曲高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统辖海洋，不列颠人永不为奴！
- (3)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陆军大将，1941年12月8日率领日军第25集团军在马来亚登陆，翌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
- (4) 英国政治家，1940年至1941年任新闻大臣。
- (5) 即7月14日，法国国庆日。
- (6) 莱斯利·霍华德（1893—1943），英国著名演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好莱坞拍摄《乱世佳人》等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空军，因飞行事故死亡。

第十章

拜伦从来没听到过深水炸弹在水下爆炸的声音，“乌贼”号上别的人也都没听到过。

只听得轰隆一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像大锤撞巨钟似的，震撼着整艘潜艇。操纵室里折腾得如同闹地震，让人五脏六腑不得安生。就在这片震天价响的霹雳声中，玻璃粉碎，没系牢的东西四处横飞，灯光吓人地忽明忽暗。水平舵手拼命把住舵轮，标图人员跌跌撞撞，军士长德林格摔得趴在地上，其他的人都撞在舱壁上。拜伦觉得两个脚脖子一阵钻心的剧痛，痛得他直担心两脚都摔断了。一只仪表盒喇地当头掉下，吊在一根电缆上摇来晃去，迸射出蓝色火花，冒起一股烧焦橡皮的臭烟。全艇一片嚷嚷声，乱成一团。

轰隆！

第二声金属撞击的巨响把灯火都震灭了，甲板也被震得随着艇艏朝上翘。在黑暗里，只见蓝色火花闪个不停，艇里呼天喊地，声音盖过了艇壳外轰隆隆的怒吼。一个双臂乱挥的沉甸甸的身子猛地向拜伦撞了过来，把拜伦的背脊撞到通司令塔的梯子上，痛得他够呛。

潜艇艇身惊人地往上翘，到处传来破裂的声音，德林格像一具还有暖气的尸体般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他还闻得到这人满嘴的烟味。日本人的声呐正得意扬扬地以窄频带脉冲信号响亮而急促地频频发声：乒——乒——乒——乒！这一回真像是末日来临了！又是一声爆炸，炸得受尽折磨的艇壳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一股凉水兜头冲到拜伦脸上。

“乌贼”号上除了鱼雷这一致命法宝外，装备非常薄弱，行动也非常迟缓。哪怕浮到水面，它的航速也只及得上头顶上那艘驱逐舰的一半。在水底，它的全速是时速十一海里，通常缓行速度是时速三海里。驱逐舰可以盯着它绕圈子，用声呐来探测它，从舰上翻滚下海的深水炸弹甚至不必直接命中，海水自会把爆炸形成的冲击波辐射开去。就算误差三十英尺，也能叫“乌贼”号完蛋，它无非是九节细长的圆筒连接在一起的一段可以容纳人的排水管罢了。它的耐压艇壳还不到一英寸厚。

要弥补行动迟缓这一缺点，只有靠它军事上唯一的长处，那就是出奇制胜。而出奇制胜的希望已经告吹了，如今它成了一只手电筒光束照射下爬行的蝎子。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潜水，潜得越深，被回声测距仪发现和咬住的机会就越小。可是，在林加延湾，这个权宜之计也行不通。一艘舰队潜艇经过试验的下潜深度是四百二十英尺，这一点当时还是保密的，这个深度的安全系数将近百分之百。万不得已的时候，潜艇艇长可以下令潜到六百英尺，心里存着几分希望，但愿可怜的艇身能经受住接缝处涌进的漏水。潜得再深的话，海水那沉重的黑拳会把钢板艇壳像锡箔似的捏得粉碎。眼前胡班倒乐于把“乌贼”号冒险潜到试验深度以下，可是在林加延湾的大部分地区，最多潜到一百英尺左右就碰到浅淤

泥层了。

还有另外种种风险。水面上的船只自然保持平衡，而水下的潜艇是浸满水但尚未完全下沉的物体。气舱里密封的空气使潜艇悬在水里，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东西，很难控制。通过密如蛛网的管道，这儿用水泵抽水，那儿用油泵抽柴油，弄得长长的艇身东倒西歪，而艇身就靠伸出那种很像飞机机翼的水平舵来保持平稳。不过，潜艇得不断开动，否则水平舵就不起作用。

像“乌贼”号这样的潜艇，时间停得太久就会完蛋。它会慢慢地沉到试验深度之下，在眼前这个情况下，就会沉到淤泥层里去，要不就会冒出水面，迎面对着驱逐舰上五英寸口径的大炮。而且在水下，不管任何速度，它都开不满两三个小时，因为在水下，根本没有空气可以供内燃机使用。由于每次下潜，艇上只有那么多贮存空气可供艇上人员使用，因此可供应用的贮存电力也只有那么多。这样一来，它要么只得停下来待在水底，要么升上水面补充烧燃料所需的空气，以便重新开动。

潜艇要在水面上为潜航做好准备。内燃机不仅推动潜艇前进，而且还为两排巨大的蓄电池充电。一旦下潜，“乌贼”号就靠这些蓄电池供电。它在水下开得越快，蓄电池的电消耗得也越快。保持时速三四海里的话，它在水下可以待上二十四小时左右。要是采取时速十海里的紧急逃跑行动，不消个把小时，它就完蛋了。实在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艇长可以在艇上人员把空气消耗光的这段时间里让潜艇躲在水底，想办法同驱逐舰泡蘑菇。潜艇在水下隐伏不动的时间极限是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过了这段时间，它就只有两条路：不愿在水下憋死，就得浮上水面挨驱逐舰炮轰。

灯光恹恹地闪烁不定。拜伦抹去脸上的海水——这是由于深水炸弹爆炸而从某处接缝里渗进来的，不过谢天谢地，缝总算没有裂开！那军士长从拜伦身上撑起身，嘴里叽里咕噜地赔不是，可惜拜伦少尉耳朵聋得听不见，仿佛里面塞了团棉花，隐隐只听见埃斯特就在头顶大声叫唤：“艇长，咱们在这个深度要出毛病啦。咱们净挨打，何不升到五十英尺的地方，给他来个‘旋浪花’^(a)？”

艇长在传话筒里大声吼道：“勃拉尼，升到五十英尺！五十英尺！回话！”

“五十英尺！是，长官！”

水平舵手稳住艇身准备上升。虽然他们两人都脸色铁青，眼睛睁得圆圆地回过头来看拜伦，但他们的反应倒是既镇静又熟练。“乌贼”号升过深水炸弹形成的湍流，猛地来个急转弯，搞了个“旋浪花”，把湍流搞得更加汹涌澎湃，来干扰回声测距。水手们紧紧抓住手边任何能抓住的东西，拜伦用手肘扣住梯子，在深度表上看出发电间一定还在发电，因为根据上升的角度和速度来看，时速达十海里之多。又响起了四声爆炸声，震得甲板直摇晃，声音虽然吓人，不过已经离得很远了。这回操纵室里没什么损坏，只是水手们踉踉跄跄、东倒西歪，还有刚才震碎的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在拜伦的脸上。

“艇长，在五十英尺深处保持水平航行！”

“好极了。下面一切都没问题吗？”

“看来没问题，长官。”德林格正使劲拉着发出火花的断电缆，其他水手一边晃着身子咒天骂地，一边把掉在甲板上的仪表和废物捡起来。

水下又传来几声炸弹的隆隆声，一声比一声闷，一声比一声远。随着日本驱逐舰的脉冲信号换成宽频带——乒——乒，拜伦的一颗心也怦怦直跳！当初在珍珠港操练，碰到搜索舰只发出悲鸣，承认线索中断，只得恢复常规搜查，那就是潜艇胜利的时刻。而低多普勒回声⁽²⁾——声调越来越低——说明驱逐舰已经掉转方向，离开了“乌贼”号。

拜伦不由得感到一阵喜悦，就像刚才的恐惧那样强烈，这是一股遍体舒泰的暖流。他们总算脱险了，他乘在一艘久经考验的潜艇里！“乌贼”号好容易熬过了一场深水炸弹的袭击！它吃够了苦头，终于摆脱了穷追不舍的敌舰。他曾经读过的一切有关潜艇战的文章一下子都黯然失色，只是一堆枯燥无味的空话而已。和平时期的操练似乎都成了儿戏。谁也形容不了一场深水炸弹的袭击是什么滋味，一定得有亲身经历才行。相形之下，他在华沙和甲米地经历过的空袭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才是真刀实枪地干呢，死神令人胆战心惊的狞笑，对任何一个战士的考验都够可怕的。拜伦·亨利耳边听到那艘驱逐舰以低多普勒回声又发出宽频带的脉冲信号，不由得怀着喜悦的轻松心情，脑子里掠过这些念头。

情况平静下来了，标图组又围着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了。埃斯特和艇长胡班从司令塔下来查看标图纸。图上的轨迹一下子就连起了两条航线，驱逐舰直奔林加延湾的滩头阵地，“乌贼”号则正朝相反方向行驶。

埃斯特松了一口气，咧开嘴笑着说：“我猜想，敌人还以为咱们仍旧想开往登陆地区呢。”

“我不知道敌人怎么猜测，不过这真是太妙了！”胡班又回过头来对拜伦说，“好吧，到各个舱里去走一趟，勃拉尼，让我全面了解一下损伤情况。”

“是，长官。”

“再跟艇上人员聊聊，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我们听到艇艏鱼雷舱里有人拼命叫嚷进水了，说不定有个阀门松开了一会儿或者什么的。”

艇长说话的声调镇定自若，处处显得十分自然，然而身上总有点儿异样。难道是刮掉了胡子的关系？不，不是这个。拜伦揣摩，异样的是他的眼神，尽管仿佛由于疲劳过度而出现两个黑眼圈，但这对眼睛倒是显得更大更亮了。现在胡班脸上这对棕色的眼睛最神气，机灵活泼，目光炯炯，流露出关切的神情。当头儿的可体会到了他这副担子的分量啦。一压上担子，任何人的头脑都会清醒起来。拜伦走出驾驶室时，“夫人”埃斯特一边把一支哈瓦那雪茄的烟头舔舔湿，一边对他挤挤眉。

每间舱房总有些小毛病或机件失灵的事故上报，譬如铺位摇来晃去地吊着啦，灯泡震得粉碎啦，桌子翻倒啦，水管堵塞啦，等等。不过在

这次打击下，“乌贼”号居然显得特别富有冲击韧性，这就是拜伦看到的全部情况。作战少不了的东西没一件损坏。艇上人员的情况可是另一码事了。有的吓得脸无人色，有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整艘潜艇的气氛是灰心丧气的。尽管大家议论起这场恐怖袭击来用了不少污言秽语——有一间舱房里还有厕脏的裤子，弄得臭气冲天——其实这么灰心丧气倒也不见得是挨了深水炸弹轰炸的缘故，而是因为发射的鱼雷没有打中。他们白白挨了揍。在操练中成绩门门优良，如今落得这个下场，真让人心里别扭。艇上人员开惯了顺风船，有些水兵竟敢对拜伦嘀咕，嗔怪艇长测位迟缓，发射仓促。

拜伦收集完报告回到军官室，埃斯特和胡班已经在埋头搞一份附在战报中的略图。艇长正在描绘他那场攻击的示意图，用橙色墨水笔画敌舰的航迹，蓝色墨水笔画“乌贼”号的艇迹，红色墨水笔画鱼雷的轨迹。胡班的示意图一向够得上做作战教材的典范。“他妈的，‘夫人’，当时我明明看清了鱼雷的轨迹，”他一边用墨水笔和直尺画线，一边愁闷地说，“那些新型磁性雷管有毛病。老天在上，我在作战日记和战斗汇报里都要这么写明。哪怕为此绞死我，我也不在乎。我知道咱们的射程很长，可是咱们一切都计算得绝对精确。鱼雷的轨迹明明直通第一艘敌舰和第三艘敌舰的水下部分。按说，这两艘敌舰应当被一炸两段，可鱼雷根本没炸响。”

“趁没接班，你最好先核对一下标图。咱们正开往海湾口呢。”埃斯特顺口对拜伦说。

“海湾口？”

艇长听出他纳闷的口气，那对有黑眼圈的眼睛忽闪了一下。“那还用说。眼前整个登陆地区都处于警戒状态，防止潜艇骚扰，勃拉尼。咱们在那儿什么都干不成，倒不如上海湾口还可以捡点儿大便宜呢。”

“是，艇长。”

胡班低下头去绘图，埃斯特从他的头顶上又怪模怪样地挤挤眼。这个含意是清楚的，但拜伦觉得不是味儿。“乌贼”号的作战任务就是不惜冒任何风险，阻挡日本人在滩头阵地登陆，眼前只有这么办才能证明它二十年来养精蓄锐、练兵备战绝不是白费功夫。他们拿饷银就是为了执行特别冒险的任务！拜伦心里料定，一旦脱离敌人进攻的地区，胡班必然会迂回航行，去袭击运兵船。这可是潜艇露一手的时刻，也是当初建造潜艇并配备人员的原因。现摆着一艘完整的潜艇，艇上仍然装载着二十枚鱼雷，布朗奇胡班却谨慎行事，振振有词，偏偏放弃潜艇原来的作战任务。

他们虽然躲过了驱逐舰，但是并没摆脱掉它。“乌贼”号的声呐接收器上还隐隐约约收得到敌舰那宽频带的脉冲信号正颤声颤气地在悲鸣。

根据德林格的标图，他们一下子就把日本人的搜索计划摸清了：一种呈直角形的迂回搜索，这模式跟美国的反潜艇教规讲的相仿。当初在珍珠港外边举行平时演习，每逢潜艇摆脱了追逐的舰只，就要发出一个

声呐信号，这样驱逐舰就会加快速度再来追击一次。这种搜索过程实在沉闷乏味，令人厌烦，徒然浪费时间，糟蹋燃料。可是，眼前这过程一点儿也不令人厌烦，这一回是真刀真枪，紧张可怕，险象丛生。在头顶上搜索的敌舰一心想要找到“乌贼”号，把它击沉。敌舰的机会仍然很好。

因为尽管目前这只蝎子逃出了电筒的光束，趁着黑暗爬开了，可是它找不到称心的藏身地方。“乌贼”号的蓄电池已经快耗尽了；追逐的敌舰刚从日本开来，油舱里存油充足，比“乌贼”号正常的水下速度快八九倍。不消两三个钟点，“乌贼”号就会剩下个“空电池”，一点儿电也没有了。如今多半要碰运气了。“乌贼”号正从驱逐舰失掉他们踪迹的那个方位笔直地开走。虽然拜伦（明摆着还有埃斯特）认为胡班不应当直接开往海湾口，可那是按教规办事啊。驱逐舰舰长已按直角形搜遍两圈，现在要来一次扩大范围的搜索了。如果他偏巧在拐弯时碰个正着，也许会重新找到这条潜在水中看不见的爬虫。不过，夜色朦胧的海上茫茫一片，浊浪翻滚，千条路万条路挑哪条好呢，要是找不到，就会让人灰心丧气。再说，他也可能奉命调去执行其他任务。这些都是问题的有利因素。可惜，“问题”是一个和平时期使用的字眼，眼前遭到这个无名威胁穷追不放，用这字眼就未免过于平淡了。

拜伦在司令塔里值班，听见艇长和副艇长在讨论战术。日落以后，埃斯特就想要浮上水面。靠内燃机开行，他们能以全速前进，打破驱逐舰的搜索布局，把电池充满了电，以便继续在水下行动，说不定还可以对这艘追逐的敌舰发动进攻。胡班断然否定了这一主意：“岂有此理，‘夫人’，浮上水面吗？咱们怎么能把赌注押在未知数上？上面的气候怎么样？万一是明净如镜、无风无浪的夜晚呢？咱们或许就介于月光和敌舰当中，这一点你可曾想到啊？月光衬托下的一个黑铅皮靶子！在望远镜里，连咱们的潜望镜都能看得清。咱们的声呐测距可靠不可靠？就算它误差一英里吧，不过上面明摆着五英寸的炮口在等着咱们，最好还是算它两英里吧，嗯？得，标图上他们目前在什么地方——七千码外？”

“七千五百码，而且距离正在拉开，长官，低多普勒回声强烈。”

“得了，就算这样吧！隔开三四千码，监视哨用望远镜就能把咱们找到。谁说日本鬼子在夜里看不见，完全是放屁！要是那艘驱逐舰看到咱们电池用光了，浮上水面，咱们可就完了。要是咱们这下能把距离拉开到一万两千码到一万四千码，那么浮上水面也许还有些道理。其实，那才是值得想法子试试的事。勃拉尼，加速到时速七海里。”

“七海里吗，长官？”

“你聋了？七海里！”

“七海里。是，长官。”

这个决定弄得拜伦莫名其妙，埃斯特吓得脸无人色。“乌贼”号开到时速七海里，那在水下至多只能开一小时了。艇长胡班力图小心谨慎，现在看来反而要打破仅剩的安全系数了。

标图组报告日本驱逐舰在转弯，隔了一会儿，又转了个弯。声呐组报告：“高多普勒回声。”现在驱逐舰正在朝“乌贼”号进逼。埃斯特和艇长在司令塔里揣摩敌舰这最新行动的时候，又多拖了一会儿消耗电力的时间。难道日本鬼子收到了偶尔发出一下的声呐的反射波了？难道无巧不成书，敌人在潜艇的方向收到了鱼群的反射波了？他们应当改变航向吗？胡班决定一直朝海湾口开去。声呐测距渐渐降到七千码，过了二十分钟，降到六千码——快三英里了。拜伦心想，如果是黑夜或雨夜，他们仍旧可以浮上水面，以二十一海里的时速逃走。艇长干吗不冒一下险，至少用潜望镜探测一下气候也好呀？等到测距降到四千码的时候，升上水面的机会就暗淡了。眼下整个艇身里开始隐隐回荡着声呐的脉冲信号。拜伦剩下一线希望，就是但愿驱逐舰没收到一次反射波就开过去了。不过，当他听到德林格在下面用阴沉的声音宣布驱逐舰改为迎面开来的航向时，这一线希望也消失了。

埃斯特三步两步爬上梯子，眯起眼睛，牙缝里咬住熄灭的灰色雪茄。“进入战斗岗位，勃拉尼。”

“怎么啦？”

“唉，敌人果然发现咱们了。艇长要下潜到水底了。”

“那行吗？”

“走着瞧吧。”

“瞧什么？”

“首先，得瞧敌人的声呐有多灵敏。说不定他们无法鉴别水底的反射信号。”

拜伦还记得在新伦敦外边海面上潜艇学校演习时的这一战术。对水底船只的回声测距是不精确的，不规则的反射信号会扩散仪表读数。他匆匆下梯，回到负责潜艇下潜的军官岗位上，看见艇长胡班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标图，图上铅笔画的驱逐舰的弧形航迹正一点点靠近用白点标出的“乌贼”号的航迹。

“负槽灌水！声呐导流罩缩进！”胡班冲到梯级那儿，仰头对着舱口大声嚷嚷，“‘夫人’，向我报告回声测深仪读数，并向全体人员传话，坚守岗位，准备下潜到底。右满舵！”

潜艇半失速地下潜，慢下来了，掉过头来。拜伦让潜艇在不到回声测深仪读数的深度上保持水平航行。不一会儿，猛地震摇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乌贼”号摇摇晃晃、叽叽嘎嘎地停靠在泥层上了；根据深度表来看，正好在回声测深仪的读数上——八十七英尺。

在“乌贼”号里，一片寂静，大家在死寂中等着，外面是响亮的宽频带脉冲信号，还有螺旋桨发出的声音。在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上，驱逐舰的航迹越来越逼近那个停止不动的亮点了。螺旋桨一声紧似一声。德林格现在不用声呐来测距了，因为对方太逼近了，他正凭着耳朵和判断来标明驱逐舰的航迹。正在拜伦差点儿透不过气来的当口儿，铅笔线

画过亮点，慢慢移开了。宽频带脉冲信号的声调一下子低了下来，变成低多普勒回声，证明德林格凭猜测画的标图丝毫不差。操纵室里个个都听见了这声音——年轻的水手、年轻的军官、年老的军士长——大家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左右环顾。

拜伦心里想，一个潜艇兵对艇长的依靠是多么彻底啊，对他的信赖是多么重要啊！尽管他曾经恨过胡班，可是他从未怀疑过胡班的本领，实际上他不满意的只是胡班盛气凌人罢了。如今恐慌正像耗子般在啃噬拜伦的心灵。毕竟是身处一百英尺的海底，关在一个不堪一击的长钢管里，听候水面上的船只把他炸得惨遭淹死，难道他的命运不是被抓在发抖的生手的掌心里吗？漆黑的海水在强大的压力下紧紧抓住薄薄的艇壳，只消出现一条裂缝，爆裂一个阀门，他这条命就会被涌进来的海水收拾掉。他就再也见不到娜塔丽了，连亲生的娃娃都看不到一眼了。他就会在林加延湾的海底腐烂，鱼儿会在他的枯骨堆里游来游去。

潜艇官兵压抑在心头但一刻也无法完全忘怀的就是这种在水底下的危急处境，如今这股意识正无情地紧紧揪住拜伦·亨利。就在他去军部大楼报到之前，他还顶着炙热的阳光，沿着马尼拉的林荫大道，蹲在一辆卡车后面的一箱水雷上面，一路颠簸，一路跟后勤组的伙伴有说有笑地喝着啤酒。这事离现在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呢，谁知如今——

德林格嗓子沙哑地说：“亨利先生，我看敌人又掉回头来了。”

外面传来的脉冲信号又变成窄频带的了。

这时，一阵恐惧突然扎进拜伦心眼儿里，这回潜艇可落网了。一动不动，而且几乎耗尽了动力，在海底被活捉了。他呢，就关在里边逃不掉，虽然这阵恐惧恍如梦境，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梦。葬身海底的厄运迫在眉睫了，死神正通过窄频带的脉冲信号居心叵测、得意扬扬地越叫越响：“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操纵室里的几张脸都是一副神色——完全吓坏了。军士长德林格不再望着标图，而是茫然朝天翻着两眼，张开厚唇大嘴，胖嘟嘟的大脸活像戴上一个显示惊慌表情的希腊面具。这个人有五个子女、两个孙儿女呢。螺旋桨声又一次冲着头顶上频频传来：咔嗒——特隆！特隆！特隆！艇艏水平舵手莫雷利攥住挂着的十字架，在胸口画十字，低声祈祷。

咔嗒！咔嗒！咔嗒！就像小石子或弹子在艇壳上弹跳似的。原来是深水炸弹在事先调整的深度上打开引信的声音，可拜伦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他也在做祈祷，祈祷词并不复杂，只是念叨着：“上帝啊，让我活下去吧。上帝啊，让我活下去吧。”

(1) 船身急转弯时，船舵激起的旋浪。

(2) 多普勒是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1803—1853）命名的物理学名词，根据他提出的原理，声波或光波频率的变化因声源或光源与测定器之间的相对距离变化而异。如果声源或光源接近测定器，则测定的频率高于发出的频率，是谓高多普勒；反之，则频率低，即低多普勒。潜艇根据这一变化，可推断追逐它行踪的驱逐舰是否已远去。

第十一章

清晨四点半，俄国俘虏正惴惴不安地打着盹儿，管棚子的头头儿就叫又骂，把大家吵醒。隔离营的一间间木棚里又冷又臭，三个人紧紧挤在一张铺上，躺在爬满蚤虱的草垫子上，这就是他们仅有的睡眠了。班瑞尔·杰斯特罗跳下上铺听候点名，嘴里还念叨着每天必做的晨祷祈祷词：听啊，以色列。他应当先洗脸再祈祷的，但是办不到，因为水在一百码以外的地方，而且这时候禁止用水。他又添上一段《塔木德》上应付危急情况的简短祈祷词，临了念道：“让我活下去吧，让我活下去吧。”接下来可要立正站队了，在波兰的仲冬时分，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条纹布囚衣，冒着刺骨寒风，在黑暗里站上一个多小时。

“让我活下去吧”是一个现实的衷心愿望。一方面，由于不管有没有得罪看守人员，俘虏都要挨重重拷打，再加上体操做个没完，做到身体最弱的倒下来才算了事，还有罚饿肚子，在零下的冰冻天气里，叫几乎赤身裸体的人们站队点名，点上老半天，还有干苦活——挖排水沟啊，拖木材啊，拉石块啊，在疏散的村庄里拆毁农民房屋啊，搬运物资到盖新棚的工地啊，有时一搬就是好几公里路；另一方面，由于看守人员把步履踉跄或摔倒在地的人都当场枪毙，要不就用枪托把这些人活活打死，奥斯威辛隔离营里俄国俘虏花名册上的人数就这样在迅速减少。

其实，俄国战俘正成为司令官一大扫兴的事。

一批又一批的战俘，报到的只有讲定人数的一半，这里头病的病、弱的弱，有的筋疲力尽差点儿倒在地上，还有一半人已经死在路上了。他就靠这批每况愈下的垃圾当劳动大军，奉命来开展不是一项而是好几项紧急建筑工程。一项是把坐落在烟草专卖公司建筑物和波兰军队旧营房的集中营本部扩大一倍；一项是为野心勃勃地发展实验农场和养鱼场做出安排，部署人员，德国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计划拿这作为奥斯威辛机构中装门面的实物展览；一项是在西面三公里以外的白桦林镇盖一座规模空前庞大的崭新集中营，容纳十万名战俘为军械厂干活儿；还有一项是着手勘定和筹划建厂工地！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一座集中营容纳得了一万多名战俘。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差事，一项值得骄傲的任务，也是一次高升的好机会，司令官对此非常了解。

可是，上面不给他人手。假如他手头没有一批还能足足干一整天活儿的波兰和捷克的政治犯做可靠的基本力量，加上源源不断地新到的人手，那么整个工程就完不成。在劳动队中，只有身体最棒的俄罗斯人还有点儿用处，这种人每一批中也许有百分之十。只消给这些人吃点儿东西，他们就能恢复精力，重新干活儿。这些家伙真能吃苦耐劳！谁知眼前却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关于奥斯威辛控制区这块分配给司令官管辖的四十平方公里沼泽地的真正任务是什么，现在可被上面搞糊涂了。他深感赋予区区一个党卫军少校的重任，巴不得想干番事业。一年半工夫，他全副身心都投在奥斯威辛上。一九四〇年，他来此建营时，这里只是

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只有零零星星几幢房子、稀稀拉拉几个小村。如今，这里总算像个样子了！可是，对他的真正要求到底是什么呢？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军工生产呢，还是最大限度地消灭国家敌人？他仍旧弄不明白。

司令官自命为一个军人，他随便干哪一件事都心甘情愿。两件事同时并行可不成！然而，上面不断下达一个个自相矛盾的命令。就拿俄国战俘这件事来说吧，为了报复苏联残酷虐待德国俘虏，对待俄国俘虏就得“毫不留情”。对那些负责政治工作的，不管地位多低，一律立即枪决；对其他人，赶紧让他们干活儿累死，干的是奴隶的活儿，吃的是狗食不如的口粮。

……好极了，希姆莱总监。可是顺便问一下，您命令我在白桦林镇（用野蛮的波兰语拼写叫布热津卡，换成优美的德文就叫比克瑙）那边建造千百座营房怎么办呢？啊，对了，就是营房。啊，对了，还有实验农场。啊，对了，还有工厂！得了，得了，就让冲锋队队长霍斯去为这一切事情操心吧。霍斯是一个不负所望的家伙。他光会发牢骚，打调子悲观的长篇报告，说任务不可能完成，可到头来他还是执行了命令。这个家伙倒靠得住……

司令官很珍惜自己的这份声誉。哪怕在这种令人伤心的情况下，他也决意要保持这一点，办不到的话，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像别人一样，他也想在行伍中青云直上，也想让全家人都沾沾光，等等。可是，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趁机利用了他办事一贯特别认真负责这一点，真让他心灰意懒。这事简直不公平。

有一个阴天的晌午，司令官穿着一件厚大衣抵御利刃般的寒风，站在焚化场外边的雪地里，等候三百名俄国俘虏到来。这三百名俘虏是从几批战俘中作为政工官员或有军阶的人剔出来的，他们已被卡托维兹的巡回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司令官对这判决并无怨言。这场战争事关布尔什维主义的生死搏斗。如果要拯救欧洲文化，对这些野蛮的东方敌寇就决不能容情。只是有几个判死罪的人身子那么壮实，未免太可惜了。

至少要他们死得不至于完全浪费才是，要他们交出重要情报。霍斯少校不喜欢下级报喜不报忧。在萨克森豪森当情报组长时，他吃尽苦头才学会了事必躬亲。集中营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往往喜欢谎报成绩、掩盖真相，把办事效率吹得大大超过实际。上一回，当司令官在柏林向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汇报时，在十一号营房地下室里对俄国死刑犯使用营里最毒的杀虫剂的各个报告就矛盾百出。一个下级——这主意其实就是他想出来的——声称他们差不多都是当场就死的。别人则说花了老半天工夫，这些俄国人才咽气，还说尽管他们正被毒气熏着，他们还是朝地下室的一扇门冲击，差点儿把门砸开。假如他们当真夺门而出，把那阵臭不可闻的蓝色毒气放出来，弥漫整个营部，那岂不是要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了？

还是老毛病，对细节不加注意。地下室的门加固得不够严实，地下

室那所谓的密封口原来用的是黏土。多么荒唐可笑！焚化场死亡室的这项实验是在司令官亲自监督下进行的。密封性能还曾用氯气加压试验过，结果圆满，只是门口附近隐隐有点儿游泳池的味儿。从那时起，这扇门加厚了橡皮垫圈。焚尸间远在集中营外的草场上，不像十一号营房那样恰好设在主要建筑物中。就缺少一点点常识！

俄国人走过来了，愁眉苦脸，脸色可怕，两眼凹陷，眼圈发黑，穿着破破烂烂的制服，上面缀着偌大的两个黑字：苏联。两边都有手持冲锋枪的看守押送着。他们的脸色表明他们已经明白自己正在去送死，可是他们的队形依然整整齐齐。他们的木底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嘎嘎直响，像军队行军那样整齐地发出阴森森的回响。真是不可思议的人！他曾经看见他们在工区像饿狼似的，围着党卫军伙房里扔出来的泔水桶大打出手，为了一个烂土豆互相掐着脖子，又吼又骂的。他还曾经看见他们像梦游者似的在转悠，瘦得皮包骨，无异于行尸走肉，任凭看守拳打脚踢、百般威胁，身子缩成一团，血淋淋地倒在地上，却毫无怨言。可是，一旦把他们编成队伍，对他们下道命令，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团体里，那么，这些俄国人尽管身体虚弱、胆战心惊，还是会一下子苏醒过来，像常人一样又会干活儿又会行军了。

这些俘虏排成单行，走进灰色的平顶房子就不见了。看守拿着毒药罐待在房顶上，守在新近开凿的管状窥视孔旁。这间宽敞而低矮的水泥房间可以挤进三百个人，这一细节经过检验了。窥视孔上的活门都封得严严的，这一点也经过检验了。司令官在雪地里走来走去，不断挥着胳膊取暖，三名副官随侍在侧，个个穿着合身的绿军装。他对制服要求非常严格。身为看守，衣冠不整是集中营风纪败坏的开端。他早先在达豪任职时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屋顶上行动了！

到了一定时候，他在副官陪同下走进屋子。看见戴着防毒面具在屋内值勤的党卫军，司令官一时回想起上次大战时自己当兵的情形。他接过一个防毒面具便戴上了，他发现，死亡室里这一幕情景并不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点可不在话下。隔着门传出闷声闷气的叫喊和嚷嚷，只是这声音在室外传不远。他看了一下手表，从屋顶上开始行动以来，已经过了七分钟。他走下一步，凑近装在门上那有厚玻璃的窥视孔。

死亡室里耀眼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可是这块混账玻璃一定得换掉，质量太差，看上去什么东西都发黄，而且晃来晃去，走了样儿。大半俘虏都已经倒下了，一个叠一个，有的一动也不动，有的还在打滚折腾。可能有五十来个人仍然站着，跌跌撞撞，活蹦乱跳。贴近门口的几个人一味地捶着门，抓啊挠啊，发狂的脸容，拼命张开嘴在嚷嚷。真是难看极了！不过，就在他观看的时候，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喷了除虫菊制剂的苍蝇似的纷纷倒下。司令官亲眼看见过多次拷打、绞刑和枪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本人作为一个被不合理判刑的政治犯也坐过八年牢，后来又当了八年集中营的长官^①。你学会了忍受这一套，你的心肠才硬得起来。可是，他看到这一过程，竟也感到相当恶心。这可有点儿不同啊。话又说回来，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在执行命令嘛。

毫无疑问，这玩意儿管用。有了严实的密封性能，这件事看来的确能行。司令官把防毒面具拉开了一会儿。走廊这儿没有一点儿气味，什么味儿也没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人员无害。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免戴防毒面具。

眼下里边越来越安静了。要不是这儿那儿还有些身体在起伏翻动，这大堆尸体可真算得上安宁了。没有理由停留。他把防毒面具交给门口的看守，起身走了。刚才吸着防毒面具滤过的空气，一股橡皮和化学药品的污浊味，现在到了外边，他不由得把两肺吸满了多雪的奥斯威辛的冷空气，感到格外清香，沁人心脾。

他仔细盘问了负责死亡室里通风工作的中尉。在室内还不安全以前，不准任何想逞英雄的人进去，哪怕戴上防毒面具也不行。中尉承认，通风设备很糟糕，要使用大型轻便电扇，一个小时内应该能完成这项工作。司令官发布了一道干脆的命令：通风工作开始以后的三小时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安全系数要达到百分之二百，实施一项有风险的行动计划就得这么办。

他的亲信副官用公家汽车把他送到公馆去，他的妻子、儿女正在公馆里等着他回去吃圣诞节晚餐呢。司令官可没兴致过节。干刚才这个勾当时，他始终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严峻脸色。他理应以身作则嘛！但是，他是有人性的，尽管集中营控制区里并没人特别想到这一点。他也是奉命办事，没有办法。他洗了个热水淋浴，拼命擦着身子，还换上一套干净的军装，虽说身上那套军装也很干净，一点儿气味也没有。在后方基地，他没法儿松弛一下。只要不在睡觉，他总是穿着军装。要是仍旧穿上刚才穿的那套军装吃圣诞节晚餐，未免有点儿不大合适。

但是，等他洗完淋浴，换上装，尽量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思考了一下之后，他不得不对这些成绩感到满意。早在七月里，总监希姆莱就在机要办公室长时间地单独接见过他一回，总监告诉他有关大规模处理犹太人的方案。这个方案非常秘密，他始终藏着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这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因此不容有异议。其他几个集中营都要分担一些任务，不过奥斯威辛将是一个主要的处置中心。

司令官一直希望这也许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规划——希姆莱有不少主意净是空谈，可是他仍然只好把这问题调查一下。视察了几个已经小规模实行这类措施的集中营以后，他深信目前的一切方法都应付不了希姆莱计划要搞的行动。在特雷布林卡使用一氧化碳进行窒息的方法是耗时费劲的麻烦事，既费燃料又费功夫，而且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根据计划的规模予以枪决也办不到，行刑队的心理影响受不了，更别提严重的弹药问题了。

在大面积的房间里使用毒气的办法倒一向是值得试一试的好主意。可是，用什么毒气好呢？今天的实验证明，集中营里一向拿来做营房烟熏消毒用的“齐克隆B”这种烈性杀虫剂，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百闻不如一见。在一个密不通风的空间里，大剂量地使用这种蓝绿色结晶药物，那三百个家伙没拖多久就死了！如果改用精心建造、

面积更大的房间，用一种有条不紊的人道主义方式，在同一时间把大批人驱入室内，必能取得圆满成绩。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尸体。这个棘手的问题照例堆在他身上。上面是不会出什么高见的，让霍斯去伤脑筋吧。可是，目前这个焚化场勉强只够焚化自然死亡和因犯法而被枪毙或绞死的俘虏。

得了吧，该吃圣诞节晚餐了。司令官一家人团团圆圆。虽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公馆里满是精致的摆设，门厅里一棵圣诞树装饰得闪闪发光，可这场合并不令人愉快。他妻子不断给他往酒杯里斟满摩泽尔白葡萄酒，脸上罩着一种忧戚的神色。孩子们个个穿上盛装，脸上喜气洋洋，但是他们也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司令官恨不得创造出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可是他重担在身，力不从心。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个德国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心里闷得慌，他的寥寥几句话里带着一种怒冲冲的口气。他实在没办法。烤鹅做得好吃极了，波兰女用人手勤脚快的侍候也挑不出毛病，可是司令官这一天过得真倒霉。圣诞节也罢，不是圣诞节也罢，就是这么回事。

他真替孩子们感到惋惜。他拿走一瓶白兰地酒，独自去抽雪茄，自斟自酌。这时，他又揣摩着把孩子们送回德国去上学的事。他妻子不赞成，她不断叨咕，其实在后方基地生活已经够冷清的了。不用说，她对大路对面铁丝网后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情。她哪里知道奥斯威辛的气氛不适合成长中的孩子。他不得不把这问题再研究一下。目前，由党卫军中有教养的青年军官私人教课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德国儿童的成长，他们需要同年龄的朋友、有趣的游戏和体育活动，过正常的生活。

司令官慢条斯理地喝光瓶中的白兰地，尽管酒精的麻醉作用很中他的意，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孩子，惦记着集中营里一连串迫切的问题，同时脑子里还断断续续地掠过刚才从发黄的窥视孔里看到的一幕幕令人扫兴的情景：一堆堆俄国人在打滚翻腾。他边喝边想，不知不觉，暮色已降临到隔离营里一长排的木棚上了。俄国战俘在比克瑙工地上干完一天活儿，正收工齐步走来。有的战俘身背穿着条纹布囚衣的还没发硬的尸体，给压得禁不住打着趔趄。工地上倒毙的尸首必须带回来对付晚上点名，因为活人加上死人的数字一定得同早上出工的人数相符，这样保管谁都逃不出奥斯威辛，除非是死人。俘虏组成的乐队正敲啊打的演奏一支进行曲，因为干活儿的人出工收工一向都有轻松愉快的铜管乐伴奏。

班瑞尔·杰斯特罗弯着腰，背着一具非常轻的尸体，尸体的脑袋像绳子吊着的一块石头般不断晃着。这个人他并不认识，在贮木场上，刚要收工，这个人忽然倒下了，当着他的面死去了。他把这具尸体放在操场上的一排死尸里，就赶紧站到队伍中。等到点完名，天已经黑了。班瑞尔回到自己的棚子里，发现屋里没先前那么挤了。有几个被毒气熏死的人就是从这屋里出去的。

“尤里·戈拉乔夫！”管棚子的队长吆喝道。这是班瑞尔在莫斯科加入红军时用的假名。他一听，顿时浑身僵硬，不由得脱下条纹囚帽，两臂笔直地贴着身体两侧。管棚子的队长是一个乌克兰籍小头目，这家伙长

相十分丑陋，手里拿着一张纸，在黑暗里向他走近。

“拿着你的东西！”

杰斯特罗提着他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包，跟着那人开步走，到了雪地里，又沿着一排探照灯照明的建筑物远远走去。班瑞尔太疲劳了，肚子又饿，冻得浑身麻木，而且经常担心害怕，已经顾不上近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了。上帝的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他们走进大门附近的一个棚子。这棚子里的灯光格外明亮，挤得满满的俘虏看上去干净些，吃得也好些。他们也不是俄国人，因为班瑞尔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像他自己背上缀着的偌大两个黑字——苏联。

那个乌克兰人把这张灰乎乎的纸交给一个戴着小头目臂章的大个子，这人长着一脸吓人的红胡子，一对小小的蓝眼睛周围全是鱼鳞纹。那个乌克兰人朝班瑞尔做做手势，用生搬硬套的德国话嘀咕了几句就走了。红胡子粗暴地拖着这俘虏的胳膊肘，顺着一排双层木铺位，把他硬拖到棚子的一头去。杰斯特罗在那儿看到萨米·穆特普尔正背靠着床架，同另一个俘虏在谈话。

这正像死刑缓期执行一样令人大吃一惊，喜出望外。

因为当天下午在贮木场里，就在他收起那具分量很轻的死尸之前，他认出了穆特普尔。班瑞尔还豁出命去悄悄同他说话。要知道，俘虏间私下谈话处罚起来不是当场用乱棍打死，就是用鞭子抽死，再不就是枪毙。不过，穆特普尔分明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俘虏——他不是小头目，倒有些像工头，因为他正对着一队在堆放木材的大个子波兰佬发号施令。错不了，正是穆特普尔，奥斯威辛的建筑包工头，从前经院的老同学，为人虔诚，身体非常壮实，有回建筑工程出了事故，摔坏了鼻子。因此，班瑞尔冒险挨过他身边，悄悄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囚号。穆特普尔穿着条纹囚衣，照旧那样肥头胖耳、威风凛凛，那头缠结的蓬发和连鬓胡子照旧几乎全是红棕色的，那人丝毫也没表示出认出他或听见他声音的样子来。

红胡子小头目做了个手势，吩咐班瑞尔睡在穆特普尔背靠着的那张木床的上铺，说完就走了。穆特普尔正眼也不朝杰斯特罗看一下，径自用波兰话同另一个俘虏闲扯，中间插了一句：“你好，班瑞尔。”

这是杰斯特罗第一次得到暗示，上帝也许能让他活下来。

- (1) 鲁道夫·霍斯在1922年加入纳粹党；1923年因与一件谋杀案有牵连，被判无期徒刑；1928年大赦时被释；两年后加入党卫军。1934年成为党卫军骷髅队成员，主要任务是看守集中营，最初任职于达豪，后来做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战后在纽伦堡受审，1947年3月在奥斯威辛被处绞刑。

第十二章

这回“乌贼”号遭到了接二连三的猛烈打击。轰隆轰隆的金属撞击声，地动山摇的震晃，耳际的剧痛，灯火的全部熄灭，一片漆黑的潜艇在海底拼命蹦跳折腾，艇身破裂的声响，惊恐万状的呼喊，看不见的东西在拜伦脸上打了个正着——有一件东西怪尖锐的，把他的腮帮子割开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令人不可思议，似乎都是一段普通经历的一部分，一次飞来横祸，意味着他要死在“乌贼”号上了。黑灯瞎火的，只听得轰隆隆地闹得不可开交，眼看性命就要被炸掉了，一片混乱。相比之下，甚至刚才挨深水炸弹轰炸都算不了一回事了。

“我要把潜艇升上去。水槽排水！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他好不容易才听见艇长在传话筒里声嘶力竭的喊叫，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向水平舵手下达命令，又传来了粗声粗气地吼叫：“停，拜伦！把潜艇升到五十英尺！负槽排水！最大艏倾角度！全速前进！”

灯光亮了，照出水平舵手正拼命在掌舵。这个空间东也矗出一块铁，西也矗出一块铁，不知有多少块铁呢！现在正不断在颠簸，不断在震动，其他水兵都紧紧抓着柱子、阀头，凡是可以防止折臂断腿、砸破脑壳的东西，都紧紧抓在手里。深水炸弹隆隆爆炸，炸得天翻地覆，闹个没完没了。书本啊，杯子啊，测量仪器啊，都乒乒乓乓，到处乱飞，软木碎片撒得像下雨似的。尽管如此，水平舵手们还是遵守命令，拼命扭转着舵轮。潜艇嘎啦啦一响，蹦了一下就往前开了，在翻腾的海水里颠啊颠、晃啊晃的，一撅一撅地朝前开。这艘潜艇果然结实。不管到目前为止这场浩劫有多大，艇壳还是经受住了。蓄电池里还剩下些电，引擎还在转动，可是操纵室里一派劫后残景，有两名水兵在流血——拜伦也一手捂住腮帮子上一块湿漉漉的伤口，手一拿开就见红——军士长德林格伏在自动航迹推算描绘仪后面又吐又呕。死神仍然近在眼前。

然而，从这次袭击中，潜艇终于获得了一丁点儿有利的隐蔽条件。即使是在深海中，猛烈的爆炸也会形成声呐透不过的湍流屏障，因此又有了一个溜走的机会。由于“乌贼”号躲在海底，深水炸弹的弹雨扬起了一阵泥浆，潜艇穿过这大片泥浆驶走，一时躲开了敌人的声呐搜索。深水炸弹在艇艉后面猛烈轰击，隆隆作响。这艘驱逐舰的舰长分明是靠回声测深仪的测定来轰炸的，他正在滥炸这一地区，想把残骸碎片炸到水面上来作为胜利的证据。

可是，拜伦对这一战局毫无所知。他只知道一点：这艘潜艇不知怎的又在行进了。他刚用一块手绢捂住脸上伤口的血，扩音器里就传来卡塔尔·埃斯特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请医助火速上司令塔。”航信士官从司令塔噔噔噔地冲下来，低声告诉拜伦，艇长被刚才的一次爆炸震得站不住，在黑暗里摔倒了，撞伤了头部。等到灯光亮起，埃斯特才看到他躺在甲板上，眼睛闭着，前额上淌着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苏醒过来。副艇长不想惊动艇上人员，他派航信士官来通知拜伦，暂时要由他

来通过传话筒发布命令。

埃斯特并没改变胡班的战术。医助在为艇长治疗的这段工夫，“乌贼”号紧贴着海底，耗费最后一点儿储备电压，以十海里的时速前进。艇艏后面的深水炸弹停止轰击了。声呐的脉冲信号继续以窄频带发出高多普勒回声。这就是说，驱逐舰再一次采取行动，现在越来越近了。到底是在搜索呢，还是在直接追踪？这就说不上来了。

这时声呐组报告，接收到另外两艘敌舰的推进器声音，它们正从海湾口的方向高速开来。德林格开始在描绘仪上标出敌舰的位置，距离五英里。“亨利先生，又来了两艘混账驱逐舰，”军士长两眼骨碌碌地打量着拜伦说，“时速三十海里。”他在打给司令塔的电话里把这消息重复了一遍。

埃斯特在传话筒里的声音哽咽，很紧张：“潜望镜深度，勃拉尼！”

“是，长官。潜望镜深度。”

水平舵手转着舵轮。进攻潜望镜油光锃亮的镜杆悄没声儿地从拜伦身后升上去了。潜艇上升了。

“长官，水平调整到六十一——”

拜伦的话还没说完，就给一声欢呼打断了。“好哇，下雨了！倾盆大雨！好猛的狂风暴雨，黑得像锅底！”埃斯特转向扩音器说，“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一等战斗准备，时速二十一海里！”

拜伦·亨利听到了正在充气的水槽里发出哗啦啦的排水声，他可难得听到比这更令人心花怒放的言语或声音了。“乌贼”号轻捷地上升了。他感觉到大海的波动，艇身大起大落地前后颠簸，恢复水平航行，心里明白潜艇碰上了雨夜。他两耳觉得出压力的变化。惬意的、湿润的空气从通风孔里灌进来。内燃机咳呛着，咆哮着，苏醒过来了。“乌贼”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又成为一艘呼吸和消耗露天新鲜空气的水面舰只了！

这艘长长的潜艇的每一间舱房里都响彻了粗野的欢呼声、快活的咒骂声和喧闹的下流话。不管怎样，求上帝保佑的时间暂时过去了。

他们仍在战斗岗位上。拜伦用一块被血迹染红的手绢捂着脸，登上梯子，走向他在舰桥上的岗位。埃斯特在海图桌前说道：“一等战斗准备，勃拉尼。”医助正弯着腰在照顾艇长，艇长背对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坐着，睁着两眼，脸色发青，头部扎着绷带，卡其衬衫上溅着鲜血。胡班病恹恹地对拜伦一笑：“嘿，我看你也挂了彩。”他的嗓音嘶哑无力。

“只不过割了道口子，长官。”

“你可比我走运。”

埃斯特说：“艇长，你要试试走路吗？”

“过一会儿。你说你是在朝南行驶？干吗朝南？”这句质问的话说得有气无力，但带着点儿火气，“海湾口在另一头呢。”

“对啦，长官。敌人盯上咱们啦，他们知道咱们的航向。他们看到两个切点之间的一条直线就明白了。还有两艘驱逐舰正冲着咱们来呢，我想，咱们最好还是来个大迂回吧。朝南开十英里，朝东开十英里，然后顺着东海岸朝海湾口开去。”

“好极了。帮我站起来。”埃斯特和医助搀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扶起来。胡班摇摇晃晃地站着，赶紧扶住一根柱子，说：“呦！头昏眼花。‘夫人’，这计划倒不坏，可是要让大家坚守战斗岗位。我最好还是在铺位上睡上半个钟点再说。”

“是，长官。”

艇长在医助的搀扶下跌跌撞撞摸到梯子那儿，走下舱口，血糊糊扎着绷带的头部在舱口不见了。埃斯特拿起直尺和圆规：“勃拉尼，最好让赫维斯滕大夫给你治疗。”

“我没什么，‘夫人’，我这就到岗位上去。”拜伦想要爬出舱外，看看海浪，吸吸新鲜空气。

埃斯特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照吩咐去做吧。穿上雨衣、套鞋。”

“是，长官。”

等他登上舰桥，只见黑茫茫一片，浪花飞溅，狂风怒吼，波涛滚滚。这些在他看来都很美。射击指挥军官全面负责甲板上的一切事务，他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弗吉尼亚人，上尉军衔，名叫威尔逊·塔凯尔二世，诨号“呼呼”，那是从在安纳波利斯发生的一件早已被遗忘的事里叫开头的，如今只有艇长和埃斯特还叫他“呼呼”。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军官，有两个突出的癖性：一是除了艇上事务之外，一声不吭；二是一上岸就喜欢独个儿喝得烂醉。拜伦走到甲板上的时候，塔凯尔一言不发，此后也没吭声。

舰桥是艇长的战斗岗位，过了半个钟点，他还没来。埃斯特从敞开的舱口大声发布了一道命令，吩咐转向东。这时，塔凯尔那黑乎乎的人影说了五个字：“这事真糟糕。”拜伦听了暗吃一惊，几乎就像听到一棵树开了口一样。

“你说什么？为什么，威尔逊？”

不料“树”说出木头一样的几句话后，再也不吭声了。除了发布命令之外，塔凯尔什么话也没说。

半个钟点就在大雨滂沱、前后颠簸、左右摇晃的岑寂中和一片漆黑里度过。声呐找不到那三艘驱逐舰了。“乌贼”号又回过头来沿着海岸开了。扩音器里发出刺耳的喊声：“解除战斗岗位的值勤任务，在军官室里举行军官会议。”

艇长没有出席会议。埃斯特坐在他的位子上，脸色铁青，抽着一支灰色的雪茄。等到全体军官就座，他就拉上绿色的帘子。“得，我简短说吧。”他用不安的声调轻轻说，“刚才的一个钟点我一直陪着艇长，他的

脑震荡看来很严重。赫维斯滕大夫说他的脉搏加快了，血压也升高了，视力也减退了，可能颅骨折裂。‘乌贼’号只好返回基地。”

埃斯特顿了一下，挨个儿看着在座军官惊愕的脸色。没有人吭一声，也没有人做手势。他深深抽了一口臭味难当的雪茄烟：“眼下我揣摩诸位的心情全都像我一样不是滋味，咱们是到这儿来执行任务的，可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咱们的无线电不能通话，如果能通话，潜艇二十六中队司令也准会命令咱们回去的。胡班艇长无法指挥进攻，他也不能委派代表来指挥。要知道，保住潜艇和全艇人员的生命是当务之急。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这儿。但愿‘鲑鱼’号、‘海豚’号和其他潜艇的弟兄在登陆滩头那里多少有点儿收获。”

“咱们怎样脱身，‘夫人’？”塔凯尔随口问，“几时脱身？”

“从水面上走，‘呼呼’，以二十一海里的时速笔直穿过海湾口。”埃斯特看了一下表，“约莫再过四十分钟。”

塔凯尔只是明显地撇了撇嘴，点了一下头，表示回答。“有什么意见？”沉默一会儿后，埃斯特问，“咱们是有难同当。”

轮机军官举起手来，这在“乌贼”号的军官中倒是一种尴尬的虚礼。他是费城人，名叫萨姆托，说话尖刻，个子矮小，是一个海军中尉。他在机械维修方面是毫无幽默感的狂热分子，但其他时候说话很逗。“艇长神志清楚吗？他知道情况怎么样吗？”

“当然知道。他病了，头昏眼花。他感到精力不济，不能指挥进攻，再说浪费鱼雷也没意思。”

“他可知道咱们要在水面上通过海湾口？”

“知道。”

塔凯尔的嘴唇勉强动了动：“那是他的意思？”

“哦，‘呼呼’，我们俩反复琢磨过啦。”埃斯特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喷着雪茄烟，放下几分勉强摆出来的架子，“这事可难办。那边的驱逐舰和猎潜艇多得密密麻麻，就像菜市街的妓女一样。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的。这些毛猴子甚至可能在海湾口布下雷。虽然咱们的情报机关说他们没有雷达，但据我们所知，他们也有雷达。”埃斯特把两臂朝外一摊，耸耸肩膀，“另一方面，咱们在海面上舷侧的能见度是零吧？咱们用内燃机，不消一刻钟就能开过去，逃之夭夭。这个湾子有十二英里宽，在雨夜里，这一大片水域要用巡逻舰来牢牢把守，那可不得了。不过，如果咱们放掉空气下潜的话，因为有那么多驱逐舰用脉冲声呐在搜索咱们，咱们就得花上四倍时间才能通过这个危险地带。不错，我承认，头顶上有着两百英尺深的海水确是很好的安全系数。艇长最后说由我来指挥，一切照我的意思办。所以，我再说一遍，有什么意见？”

军官们面面相觑。

“只有这么个走法。”塔凯尔说。

埃斯特等了一会儿，大家都一言不发。他点点头：“那好吧。还有一件事，胡班艇长委托我代他对中断巡逻表示歉意。他说，整个潜艇、艇上人员和军官都表现良好。要不是鱼雷失灵，咱们这回返航就可以记上两大笔击沉敌舰的功劳。我们知道‘乌贼’号尽管吃尽苦头，仍能继续战斗。巡逻任务并没有一败涂地，他说干得很出色。”这番话，埃斯特完全是用一种单调的干巴巴的口吻说的。说罢，他又用平时的声调说：“就是这么回事。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我暂时解除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给艇上人员有个机会啃口三明治和撒泡尿。”

萨姆托说：“你是说，这艇上还有人没尿裤子？”

这次会议就在粗俗而轻松的笑声中一哄而散。从海湾口逃走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埃斯特、拜伦和塔凯尔穿着橡胶雨衣站在舰桥上，凝视着黑乎乎的瓢泼大雨。声呐兵激动得结结巴巴，报告螺旋桨的声音和脉冲信号越来越多，开头还只是在前边远远的地方，接着越来越近，再接着就在“乌贼”号周围。显然声呐接收器上三百六十度各个角度都送来回声，闹成一团，十分可怕。舰桥上却一片潮湿，乌漆墨黑，太平无事。他们就这样笔直地开过重兵驻守的日军巡逻线，当他们趁着夜色一颠一颠地安然冲出海湾开到公海时，竟看不到丝毫动静。

尽管声呐兵喋喋不休地接连报警，埃斯特却径自讲道：“勃拉尼，就是要让你瞧瞧，无知才是福。咱们被这帮黄鬼团团包围，可这倒像一次游览。千万别叫咱们撞上一个鬼子才好。”

他让潜艇做好战斗准备，直到声呐接收器上的脉冲信号逐渐消失，远远落在艇艉后面为止。于是，他安排了一下值班。“勃拉尼，你换了班到我舱里来一趟。”

“是，长官。”

拜伦进舱的时候，他正穿着宽松的短裤躺在铺位上，抽着雪茄。“嘿，拉上帘子，坐下吧。”埃斯特用一个胳膊肘撑起身子，“你喜欢潜艇的任务吗？”

拜伦隔了半晌才回答上来，他实话实说：“对我来说倒合适。”

埃斯特那双绿眼睛炯炯发光，嘴角一抿，露出极为独特的、几乎是闷闷不乐的淡笑。“好，仔细听着，”埃斯特向他凑过身来，两人的脑袋相距只有一英尺光景，简直像在耳语，“胡班艇长什么事也没有，他只是吓得屁滚尿流罢了。”

“什么？不是脑震荡？”

“才没哪！他亲口对赫维斯滕大夫说的，大夫告诉了我，于是，我们三个人把这事谈开了。他的确摔倒了，不过没摔昏过去，他佯装这样罢了。这倒不是装病临阵脱逃，也不是胆小怕事，他实在是受不了啦，勃拉尼。第一次深水炸弹爆炸时，他就有这个预兆了。你知道，我是看着他的样子心里这么猜的。真是可怜见的。他的身子缩成一团，就像个光身子的姑娘给人当场撞见似的。我觉得他做得对，因为他肯定指挥不了一场攻击啦。他垮了，他感到心惊胆战。大夫只得给他一帖强力镇静

剂，让他吃了睡觉。等咱们一到马尼拉，他就要调出潜艇。”

听了这消息，拜伦不由得暗吃一惊。“哦，这件事他回头会重新考虑一下吧。他的整个前程——”

“不，他不会考虑的。他完蛋了。他对我这么说的，勃拉尼。”

“十年的潜艇生活，‘夫人’——”

“瞧，他干错了行当。当初他也是没法儿弄明白这一点的。凡是什么人拿定主意认为自己受不了，我绝不怪他，我替他难受。根据他这种情况，他确实干得不错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在敌人的进攻下，他的调度也恰当。”

“还有什么人知道他的情况？”

“说起来，‘呼呼’正在场，你骗不过‘呼呼’，可他倒不是快嘴。赫维斯滕大夫也不会声张，他为人非常讲道德。我心里想，水兵们害怕都来不及，不会发觉的。我支持胡班本人这套说法。等他调走后，自然会真相大白。现在呢，咱们只得自己来驾驶这艘潜艇啦。咱们现在正夹着尾巴返回基地，这对艇上人员的士气不利。所以，如果在返航途中碰到一条大鱼，我可要去请求胡班批准开火。咱们不是还剩下二十枚鱼雷吗？如果咱们出击，‘呼呼’就做我的参谋，让他按一下方位表，你来操作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明白吗？也许除了我自己之外，你要算我平生看到的最好的下潜军官了，不过这项工作得让奎恩去干了。”

“天哪！”

“有什么困难？”

“我摆弄不了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

“你在攻击教练艇里干得挺好的，比萨姆托强。我挑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下潜，下潜，下潜。”拜伦睡得迷迷糊糊的，隐隐约约听到扩音器里的话音，还有压舱水槽进水的哗哗声，他顿时光着身子跳下铺位。和他住在同一舱房的萨姆托正坐在一张小小的书桌边写报告，打着哈欠说：“别着急。天快亮了，所以‘夫人’正在放掉空气。”

“天亮了？真的？我怎么会一睡就是五个小时？”

“能耐大嘛。”

“出了什么事？”

“咱们离马尼拉还有五十英里。”

“艇长怎么样啦？”

萨姆托耸耸肩膀：“连他的影子也没看到。”

拜伦穿上衣服，喝了咖啡，就到艇艏艇艉的鱼雷舱去检查工作。潜艇里一股臭味。到处都有人没精打采地在清扫和修理，可是失败的情绪

就像机件失灵损坏的臭味一样弥漫全艇。大多数水兵都沉默寡言，但是他们的感受都一清二楚——情绪高涨的“乌贼”号官兵们初次出巡竟然就挨日本人痛打，好容易才保住性命，落得两手空空，偷偷溜回去，真是丢尽脸面，让人大吃一惊。

后来，声呐兵报告收到推进器微弱的噗噗声。标图组都来值班了，从推进器每分钟的转速推算出这艘船的大致速度。同潜艇相比，这艘船的行动非常缓慢，约莫离此四十英里。这个距离是惊人的，不过根据海上情况的变化，声呐有时也能接收到远程的螺旋桨声音。有好几回信号中断了又恢复，这艘船仍旧以同样的速度，在同样的航线上朝此迫近。

各个舱房一下子传遍了一个谣言，说是埃斯特上尉正在追踪这艘船。于是，就像刮来一股压缩空气似的，艇上那种病恹恹的气氛竟一扫而光。鱼雷兵恢复了活力，兴奋地检查着武器。轮机组都起劲地埋头修理堵塞的阀门、失灵的抽水机、破裂的输油管和水管。水兵们开始紧张地大扫除。一股诱人的炸鸡香味一下子驱走了渗漏的排水管和肮脏的人体的那股臭味。将近晌午，拜伦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他走进埃斯特的舱房，撩开门帘一看，只见副艇长赤身裸体地坐着，正在校对打好的航海日志。“‘夫人’，有什么内幕消息？”

“什么消息？”

“咱们要攻击这个目标吗？”

“哦，你需要一份特别情况简报吗？”

“请原谅我的冒昧。”

“得了，既然你问起，我就告诉你，艇长批准我靠拢那艘船，观察一下。”埃斯特的态度冷淡无礼。

推进器的声音渐渐响起来，一个钟点比一个钟点响。德林格的标图表明，像这样在水下迫近，“乌贼”号要将近傍晚才能看见这艘船，不过大白天在这一带海面上航行又委实太冒险了。

拜伦下午值班。五点钟的时候，埃斯特来到司令塔。他穿着干净的卡其军服，刚刮过脸，一边抽着一支长长的哈瓦那雪茄，一边哼着《华盛顿邮报进行曲》，碰上他高兴时，他就喜欢这样。“呃，好啊，诸位，咱们就来瞧瞧现在看得见这浑蛋了吗？按标图看，应当看得见了。升上潜望镜！好，好，好！我的天哪，咱们的朋友来啦。注意，方位！二一〇。注意，距离！一万四千码。降下潜望镜！”

他对着传话筒大声喊道：“军士长，押宝得彩了！这艘船就在那边地平线上，只见桅杆不见船身。”操纵室里响起愉快的笑声。埃斯特回过头来对着拜伦，满面春风地说：“勃拉尼，咱们进入战备状态吧。”

一声警报令下，顿时照例一片忙乱：喧闹的匆匆奔跑声，吆喝声，不透水的舱门咣咣咣的开关声，电话传令兵哇啦哇啦的汇报声。塔凯尔到了，脖子上吊着方位表，这是一个复杂的塑料仪器，一旦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失灵，它就可以给鱼雷发射提供方位。拜伦紧张不安地坐在

计算机旁。他在潜艇学校念书时，还有在岸上实习操作模拟设备时，曾经摆弄过这个黑盘面的仪器和指针不停跳动的刻度盘，可是从来没在海上操作过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就是把攻击问题中的三个活动的因素——鱼雷、潜艇、活靶子凑在一起，将所有这些在变化的数据归纳为一个关键性的数字：给发射鱼雷做依据的最终方位。它得出的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因事而异。“乌贼”号的航向和速度是精确的，可是靶船的数据（包括声呐读数和潜望镜的观察）往往不精确，而且瞬息万变。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的操作军官在将新数字不断输入机器时，必须考虑哪些读数是变化无常的，哪些读数多少有点儿正确。威尔逊·塔凯尔对这一点有独到之功。压在拜伦肩上的这副担子使他心情沉重，可也使他心情激动。

在标图上也好，在计算机上也好，潜艇和靶船都继续在靠拢。埃斯特踱来踱去，抽着雪茄，等待日落，以便再升上潜望镜。他对塔凯尔说：“我可不想把上面咱们这个胖墩墩的小朋友吓跑。”他那张经常苍白的脸涨得绯红，他这样轻捷灵活、紧张不安地踱步，手指头还不断打着榧子，更引起攻击组人员的心理紧张，这一点拜伦从水兵们的脸色上就看得出来。

埃斯特蹲在潜望镜套筒边，终于说了一句话：“行了，升上潜望镜！”他抓住手柄，啪地拉下，就像胡班过去那样手脚干净利落。他的身子随着潜望镜一起上升，趁着镜杆上升，他凑在接目镜前看着。“距离，注意！六千码。方位，注意！二二四。”潜望镜刚刚升上去，他就下令重新降下。“好。艇艏角度，左舷二十度。这是艘中型油船，‘呼呼’，大约有五千吨。”

“日本船的轮廓？”

“见鬼，油船的轮廓！还有哪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突突地开来开去的？”

“那咱们可就知道了，‘夫人’。”一个忧郁的声音说道。

布朗奇·胡班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像鬼脸似的浮现在舱口。他爬上司令塔，两眼像见鬼似的亮得近乎病态，头部血糊糊地扎着绷带，瘦削的骨架弯腰曲背的，披着一件虎斑旧浴衣，浴衣拖在甲板上。“也许是哪艘混账鬼船不知道在打仗。也许是咱们自己的一艘船开出来同一支舰队会合，咱们不知道罢了。”

“长官，绝对可以肯定这不像美国船。”

“‘夫人’，咱们得弄清楚才行。”

“好吧。快拿日本商船、油船的识别手册来！”埃斯特对航信士官厉声说。他重新升上潜望镜，大声报着距离、方位和艇艏角度。“快点儿，快点儿，鲍丁。手册呢？”

“这就是，长官！”那个水兵匆匆把打开的手册摊在领航员的桌子上，“油船的轮廓。”

“我看到了。”埃斯特两眼盯住手册，抓起一支红铅笔，在一条船的

轮廓上粗粗画了个圈，拿给胡班看，“就是这个类型，四千五百吨。凭那桥楼曲折的轮廓，准错不了。看上去甚至像一座他妈的宝塔。长官，请看一下吧。在夕阳里真像硬纸板的剪影。”

“升上潜望镜。”胡班说。他的动作慢慢腾腾、懒懒散散。他凑在接目镜上看着，嘴里并不报出数据。“好了，降下潜望镜。得，这个对手容易对付，‘夫人’。我的眼力很模糊。你既然认出了，那就放手干吧。”

“进攻吗，艇长？”

“对，你要攻就攻吧，开火打吧。”

“拜伦！正常战斗前进航向？”

“正常战斗前进航向一六〇，长官！”拜伦大声报道。

“舵手，舵转一六〇。”

“舵转一六〇，长官！”

“时速十海里！”

埃斯特拿起扩音器话筒：“全体人员注意，‘乌贼’号对油船发动攻击。”

胡班急忙嘶哑地说：“奉劝一句。那些新的磁性雷管糟透了，几年前，我为此在军械局干过一仗。我心里有数。它们害得我昨天两发没打中。鱼雷对准船体打，否则就会像我昨天那样打不中。”

“长官，我们奉命打龙骨下面十英尺的部位。”

“主意不错，可是我听说日本人正在造平底油船，‘夫人’。”胡班眨眨眼，那张煞白的脸上满面愁容，这样一来显得特别滑稽可笑，“难道这个你还不知道？吃水连六英寸都不到。”

埃斯特上尉朝艇长目光敏锐地看了一眼，下令把鱼雷对准近水面的目标。

这场第二次进攻一开头就很像当初在甲米地攻击教练艇上的操练，那么像，弄得拜伦的现实感都模模糊糊了。埃斯特指挥过几十次模拟鱼雷发射，都是由塔凯尔当参谋，拜伦操作计算机。这一回，情况看起来活像当初学校里的操练，同样的那一套连珠炮似的报告、命令、提问和不断地变换航向，忙得那鱼雷发射数据计算机的操作军官不停地工作。当初海滨教练艇上的司令塔看上去也是这副模样，连气味都一模一样——主要不外乎水兵们身上的汗臭、埃斯特的雪茄烟味和电气设备那股刺鼻臭味。拜伦一下子全神贯注了。他要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受到表扬。他知道他们现在是在水下，而且有艘真正的靶船在提供数据，不过那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罢了，哪里比得上现在思想正高度集中于数字、三角计算和刻度盘上跳动的指针，集中于即将由他来得出答案的时刻，这个答案就是关系重大的最终方位，根据这个方位才能确定鱼雷的陀螺仪角度。

整个事情看来正飞速发展。埃斯特甚至比当初操练时更加接近敌船。等到计算机显示出目标距离九百码，他才以精神饱满的紧张声调下令说：“确定最终方位再放。升上潜望镜。注意！方位一九八。降下潜望镜！”

“方位对准，”拜伦喊道，“陀螺仪角度左舷十七度！”

“放！”

“一号开火！”鱼雷兵按下火力发射按钮，“二号开火！”

鱼雷发射出去引起艇身猛地震晃起来，震得拜伦顿时醒悟了，原来那两枚装载TNT的鱼雷现在正从水里发射出去，消灭一艘船和船上那些没有防备的人员，这两枚鱼雷就是由他运算出来的致命数字导向的。那艘油船根本没有改变过航向或速度。没关系，这场战争是不受约束的，他寻思道：打鸽子，鸟枪要对准头部。但愿这一回鱼雷顶用就好了！嘀嗒，嘀嗒，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轰隆！

轰隆！

又爆了一下冷门！在九百码以外爆炸的鱼雷对“乌贼”号的冲击几乎就像深水炸弹一样，甲板颠簸，艇身隆隆直响，攻击组人员个个摇摇晃晃。潜艇内顿时欢声雷动，“夫人”埃斯特也大声嚷着：“哎哟，乖乖！天哪！我的上帝呀，多好看啊！艇长，艇长！”

胡班赶忙跑到潜望镜跟前，浴衣在光腿上啪嗒啪嗒地拍动。他弯下腰，凑近接目镜：“啊，真美！天哪，‘夫人’，这次巡逻告捷啦！这回得手了！正好打中一艘！哎呀，真好看！好极了！”

拜伦从抽屉里抓起船上的照相机，等艇长一走开，就把照相机对准接目镜。埃斯特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背说：“妈的，勃拉尼，干得好！刚好中了两发，再看一眼，乖乖，看一眼。这艘船要烧上好一阵子呢。千载难逢的眼福啊！‘呼呼’！下一个该你看。让大伙儿都看一眼。攻击组全体人员个个都来看！”

拜伦刚弯下腰凑近接目镜，潜望镜的黑圆框里就显出一幕壮观的夜景。衬着布满星星的夜空，一片烈火如同高烧的巨烛，足有几百英尺高，正从半淹没在色泽更深的一团火球中的黑色油船上熊熊燃起。滚滚黑烟就从烛焰上方那片烈火中不断喷发出来，把星群都遮暗了。海面上浴着一片金光。“夫人”埃斯特拍拍他弯着的背脊：“怎么样？你这小瞌睡虫，居然算得一丝不差！好极了！两发两中！干得好！你一生中可曾见过比这更美的景色吗？”

拜伦正尽力想理解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一场屠杀，挨深水炸弹轰炸的大仇总算报了，日本人正惨死在这场叹为观止的大屠杀中。但是，他还是困惑不解，好像这都不是真实的。他真心的感觉主要是打中敌船后那种激荡人心的胜利感，对这幕扣人心弦的野火壮观的赞赏，以及看到一出戏或一场斗牛结尾时不由得产生的一丝戏剧性的淡淡

哀愁。就在在潜望镜里观看的短短几秒钟里，他想在心里寻找对那些被烤死的日本水兵的同情，可是一点儿也找不到。他们是抽象概念，是敌人，是踩在脚下的蚂蚁。

“我从没见过有这一半美的景色，”拜伦把潜望镜让给塔凯尔，“长官，我可以发誓，真的没见过。”

“你当然没见过！”埃斯特伸出两只长臂，搂住这个海军少尉，像大猩猩似的紧紧揪住他，“祝你圣诞节快乐！现在你有个故事可以讲给娜塔丽听啦！”

第十三章

莱斯里·斯鲁特只要看见哪个姑娘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一头卷曲柔润的浓密乌发往后梳，就往往把她当成娜塔丽·亨利。有一回，他在伯尔尼的一场酒会上看到了一个姑娘，浑身神经不由得感到一阵轻微的震颤。不消说，又是一场虚惊。娜塔丽固然可能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露面，不过他知道她在哪里。

这个假娜塔丽正在跟圣诞节酒会的主人——英国代办聊天，他们站在一幅色彩鲜艳的乔治六世肖像画下面，画中人物全副戎装，挂满勋章。斯鲁特在人声鼎沸、说着几国语言的宾客中想法挤过去，好一饱眼福。但见她长着鹅蛋脸，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分得很开，眼角上翘，高高的颧骨，微微凹陷的面颊，连橙红色的唇膏也搽得过于浓艳，和娜塔丽真是极其相似啊！她一定是一个犹太人。她的身段比较苗条，因此比娜塔丽更加诱人，就斯鲁特的审美观来说，娜塔丽未免有点儿骨骼太大。他一直目送着这姑娘穿过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她回眸朝他看看。他跟着她走进一间镶嵌着护墙板的书房，她在一个铜架地球仪边停了步，呷着一大杯酒。

“你好。”

“你好。”这对仰望着他的热情的眼睛清澈而天真，虽然她看上去有二十来岁了，可是眼睛还像个聪明的少女。

“鄙人是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

“哦，我知道。”

“啊，咱们见过面吗？”

“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我就向人家打听你是什么人。”她用柔和悦耳的嗓音说，一口略带德国腔的英国口音。

“请别见怪。你看上去特别像我爱上的一个姑娘，她结婚了，很美满。所以，说来我也未免太痴情了，不过好歹这就是我盯着你看的原因。”

“真的吗？这回我已经深深了解你啦，尽管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叫塞尔玛·阿舍尔。”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和他握了一下，手劲没娜塔丽大，可比娜塔丽更带点儿少女气息。她手上没戴戒指。“我朋友说你太偏向犹太人，就从莫斯科调任了。”

斯鲁特听了这句话很恼火。伯尔尼到处都这么传说，这是公使馆里的哪个人散播的？“但愿我真能名副其实地为这些人做出牺牲。我的调任是例行公事。能找到个地方有好酒好菜，晚上有灯有火，不打枪不打炮，我就高兴了。”

她对他伸出食指点点戳戳，像个小学教师似的。“别这样！别为这事

感到惭愧。难道你不明白这件事使你在外交界多出名吗？”她伸出一只苍白的手，转着吱吱嘎嘎响的地球仪，“这世界够大的吧？可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了犹太人。多少世纪以来，至少一向还有一扇大门敞开着，如今门全堵死了。”

斯鲁特哪想得到自己偏偏又找上这么个麻烦。这个姑娘穿着漂漂亮亮的时髦衣服，态度充满自信，同别的男人在一起谈笑自若，难道会是一个难民吗？那些被赶出家园的倒霉人老是要到公使馆纠缠不休，他们对他们的苦难早已无动于衷了。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来保持神志正常啦。

“你有困难吗？”

“我本人吗？没有。我小时候全家人就离开德国了，我们是瑞士公民。当时人们都把希特勒当笑柄，可爸爸并不觉得好笑。”她把头往后一仰，声调也变了，“好吧！给我说说跟我相像的那个姑娘吧。不过，还是请你先给我再弄点儿柠檬苏打水来。”

他在酒吧前歇下来，一口干了一大杯杜松子酒。等他回来时，只见塞尔玛·阿舍尔站在地球仪旁，叉起了胳膊，屁股和一条腿朝一边挺出，贴身的蓝裙子衬托出一条大腿的美妙轮廓。这是娜塔丽喜欢摆的老姿势。“说起来，这姑娘嘛，”他说，“就是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他是一个作家，也许你听说过他吧。”

“哦，写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和《一个名叫保罗的犹太人》？当然听说过。我不大爱看书。这些书写得机智聪明，不过相当浅薄，而且是无神论。原来她是犹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现在她在哪儿？”

塞尔玛·阿舍尔劲头十足地听他讲娜塔丽的故事，她那对清澈的棕色眼睛像电光似的凝视着他。斯鲁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露在她花边蓝衬衫下雪白的颈前那激烈跳动的血脉，这是神经高度兴奋的表现。

“多离奇的事啊！管她叔叔是名人也罢，不是名人也罢，她干吗不把这个死缠不休的老东西摆脱掉呢？”

“她是一步步卷进去的。等她拼命想使自己和孩子摆脱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偷袭珍珠港的事把她拖住了。”

“那么她孩子的父亲，这个异教徒青年海军军官如今在什么地方呢？”

“在太平洋的一艘潜艇里。”

“怪极了！我真替她难受，可她的眼力一定很糟糕。你怎么知道她在锡耶纳？”

“我在负责被扣留的侨民的交换工作。意大利把我们一方的记者就扣留在那里。她跟杰斯特罗博士都上了名册。”

“她可知道你在争取释放她？”

“但愿她知道。瑞士驻罗马公使馆替我们转信，我给她写过信。”

“你决心要弄她出来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她叔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一直在做他手下的研究员。我们国内也扣住了不少意大利记者。这事得花时间，可是不至于有太多的麻烦。”

“真是十分迷人。”塞尔玛·阿舍尔伸出手来，“你一定要写信告诉她，你在伯尔尼碰见一个长得像她的姑娘。”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我自己有车。”

“可是我很想再见到你。”

“哦，不成，不成。”她心里一乐，眼睛睁得圆溜溜的，令人啼笑皆非，“我只会惹得你伤心，叫你想起你失去的心上人。”

她屁股一扭，就走出书房，像圆舞曲一样轻松愉快。

“那你认为苏联决心坚持到底吗？”阿舍尔博士问。他的身材胖墩墩的，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很大的鹰钩鼻。他坐在桌子首席，一张疲惫得要命的脸耷拉在胸前。

斯鲁特听到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不由得又感到惶恐不安，一则想不到这回人家竟会请他吃饭，二则只看阿舍尔家这阔绰的排场，他就已经感到惶恐不安了。他们的餐具一色都是笨重的金边瓷器。方格板壁上挂着两幅马奈^①的画，在小天窗透进来的道道光线下发亮。塞尔玛隔着桌子对斯鲁特莞尔一笑。“爸爸，你别想从一个外交家嘴里掏出一句干脆的话来。”

她的座位一边是一个教士打扮的红脸神父，他正畅快地大吃大喝；一边是一个皮包骨的瘦高个儿英国老头儿，鼻子上长着一个难看的疣子，上菜时他只要素的，可又几乎碰也不碰，就搁在那里了。宾主共有十人，除了塞尔玛之外，斯鲁特一个也不认识。塞尔玛的哥哥是一个头发早秃的小个子，他和他父亲都戴着室内戴的黑便帽。莱斯里·斯鲁特走了这么多地方，可从没跟戴着便帽的犹太人同桌吃过饭。

塞尔玛的母亲碰了碰斯鲁特的手，她的纤指上戴着两枚大钻戒，闪烁着红光和青光。“可你是刚从莫斯科来的，务必请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印象。”

“说起来，我十一月份离开的时候情况最糟糕，此后多少有些起色。”

斯鲁特说得顺口，就不知不觉地独个儿说开了。他谈到了冬季大反攻的情况：《真理报》上随着报捷的大标题刚刚刊出将领的照片，胆小的官员就源源不断从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来，粮食供应有所改善，空袭次数日益减少，一队队没刮胡子的、形容枯槁的德国人在红军冲锋枪的押送下，一边在高尔基大街的雪地里行进，一边还用破破烂烂的袖口擦着鼻涕。“俄国人管这些家伙叫‘冬天里的德国佬’，”斯鲁特说，听的人都

哄堂大笑，面露喜色，“不过目前是一月中旬。虽然德国人稍微失利，但希特勒依然盘踞着俄国西部。大反攻看起来接近尾声了，大家应当尽量乐观才好。只是俄国人的干劲、爱国精神和人多势众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舍尔博士萎靡不振地点点头。“对，对。不过，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苏联怎能继续打下去呢？”

“一九四一年他们打败仗时，他们把工厂都搬到乌拉尔山脉后边去了。这真是一项超人的工作。”

“斯鲁特先生，希特勒的工厂可不必搬动啊。这些工厂都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一直都在稳步生产出大量武器。只等来年春天解冻，泥泞干燥了，他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新攻势。你说，那些内迁的工厂能给俄国人生产足够的武器吗？”

“俄国人还能得到《租借法案》的物资。”

“不够，”英国老头儿喝道，“他们不够，英国也不够。”

阿舍尔悲哀地说：“我担心的是，如果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拿下高加索，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是和外界隔绝的话，你可不能排除人家单独媾和的可能性。”

英国老头儿说：“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那样。”

塞尔玛的母亲说：“那么一来，俄国的犹太人就完蛋了。”

神父本来在穷凶极恶地对付半只鸭子，忽然住了手，一对小眼睛朝斯鲁特瞟了一眼：“目前俄国的那些犹太人是怎么个情况啊？”

“在德国后方的吗？大概很糟糕吧。别的地方嘛，还算过得去。当局把他们当牲口似的赶来赶去，不过俄国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对付每一个人的。”

“从俄国和波兰传出来的各种说法是真的吗？”阿舍尔博士问，斯鲁特没搭理他，“我指的是大屠杀。”

四座都向斯鲁特投来严峻的眼光。

“这类事情是很难核实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战争时期嘛。那些地区禁止外界的新闻人士进出，连德国的也不准。大屠杀的受害者开不了口，杀人凶手当然不肯谈。”

“醉鬼酒后吐真言，德国也有爱喝酒的人。”塞尔玛说。

阿舍尔太太又碰碰他的手。这个年近花甲的女人，头发里夹着几绺银丝，皱纹密布的脸庞清癯秀丽，一身长袖黑礼服直扣到脖子，这些都赋予她一种雍容华贵的美。“你为什么说在德国后方的情况很糟糕？”

“我离开莫斯科前看到过一些档案材料。”

“哪类档案材料？”神父马上尖锐地发问。

斯鲁特越来越不安，躲躲闪闪地说：“不外乎是人们听说的那种吧。”

那个英国人清清嗓子，用指关节敲敲桌面，像含着口痰似的说：“斯鲁特先生，伯尔尼就是这么一座充满流言蜚语的小城市，你知道吗？听说你太关心犹太人，你们国务院就把你从莫斯科调到瑞士来了。”

“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国国务院本身就非常关心犹太人。”

那个英国人缠住不放，说：“事实上，听说你对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了你的档案材料，因此引起了你的上级的不满。”

斯鲁特无法圆滑地对付这个刺探，他只能说：“流言蜚语简直不值得讨论。”

接着，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有个女用人在每一个席位上放了一本小小的祈祷书。阿舍尔博士父子都一本正经地用希伯来语念了一段祈祷词。这当口儿，斯鲁特感到尴尬，就顺手翻着德译本的祈祷文。等到男女宾客分别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时，塞尔玛在一条过道里拦住斯鲁特，伸出两臂搂住他。她身上穿着一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露着一对漂亮的乳房，比娜塔丽的略小一些。她四顾无人，就依偎着他，在他嘴上轻轻一吻。

“这是为什么？”

“你太瘦了，我们一定要把你喂胖。”她匆匆走开了。

这个公馆里有整整一层都是阿舍尔博士的书房：长长一间，黑沉沉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成排的书，多半都是皮面精装书。一股浓烈的、发霉的书卷味。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大书桌后面的那堵墙上，挂着一些政治家和歌剧明星的签名照。附近的一个木架上摊开着一幅世界军事地图，上面插满彩色图钉。

“你还一直收听柏林电台呢，雅各布？”那个英国人伸出颤抖的手指，在地图上马来半岛那儿“笃笃”敲着，“日本人早就给打退到比这儿更远的北边了。”

阿舍尔对斯鲁特说：“你瞧，我真糊涂，竟把战争带进我修身养性的地方了。”

“你这儿的地图倒比我们公使馆的详细。我们往往把整个太平洋都忘了。”

“不过，斯鲁特先生，这可是一个关键地区啊，对不对？要是新加坡丢了，那就不免引起一场土崩瓦解，”他伸出指头，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往下一扫，“不闹得天下大乱才不会罢休呢。”他又把指头朝上一挥，指着德国在俄国的战线，那是一排红色图钉标出的南北向曲线，从黑海一直到北冰洋，“瞧希特勒占据的地方！苏联是一个断臂缺腿的残废啦。”

“新加坡丢不了。”那英国人说。

“再说一个主权国家能长出新手新脚来，”斯鲁特说，“它是一个顽强

的原始生物，就像螃蟹似的。”

阿舍尔听了这番比较，苍白的脸上微露喜色。“唉，可是德国人如此强大。但愿能从他们的后方包抄过去！”他的指头一下子跳到大西洋东岸，“不过如今东亚的土崩瓦解会把美、英拖到另一个方向。”阿舍尔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颓然地坐在斯鲁特身边的棕色皮沙发上。

“哪能让这种事出现呢！”那个英国人坐在一张高背椅上，开始拿大西洋沿岸德国潜艇击沉盟国舰船的事来逗莱斯里·斯鲁特。难道斯鲁特的同胞连在战时都不能尽力克制一下，在沿海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吗？柏林电台公开吹嘘说，辉煌的灯火为德国潜艇提供了战争中最方便的搜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刚才证实了德国发布的十二月份在美国沿海击沉舰船的惊人数字。照这样下去，盟军是输定了。

再说——那老头儿越说气越大，竟差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在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所以难怪新加坡岌岌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赢得了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啊。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发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他真是老糊涂了。斯鲁特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哪，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个英国人泪汪汪的，猛地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哪——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舍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的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舍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到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速度。在寂静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均匀的深呼吸，大鼻子像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我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得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见阿道夫希特勒这摊狗屎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摊狗屎。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跑了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他的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的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的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一边嘴里熟练流利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儿。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充满热情的谈话，斯鲁特竟被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

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儿无聊，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去看。”

经常有人找上门来给外交官送情报，而电影院就是一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说起来，一是他有一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尽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人骨子里还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感到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得他丢了官，可是这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蓦地，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宾·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你知道吗，宾·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七点钟开始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马丁神父找了一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他们看着宾·克劳斯贝打扮得像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换了一个座位，远远坐到前排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帽子掉到地板上了。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口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斯鲁特那边邻座上坐着一个满脸脓疱的姑娘，只顾着看宾·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件事。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拼命克制自己，不敢加快步伐，其实是不敢奔跑，信步走回寓所。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从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品，黑底白字，是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有几页上面沾着一块褐色的污迹，把字都弄糊了。他匆匆翻弄这些深色的纸页时，纸上冒出一股辛辣的药味。

面上一页盖着一个黑底白字的橡皮印，字迹清楚：国家机密。文件的标题是：

会议纪要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格罗斯—万湖召开的政府各部次长级会议

开头几页列举了十五名官衔显赫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党卫军第二把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这次在柏林郊区万湖召开的会议。斯鲁特正打算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翻译出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你肯请我吃饭吗？”

“塞尔玛！天哪，好呀！”她听出他一股子热情，不由得哈哈大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趁还没换装，他匆匆翻了一下文件，主要论点是把大批欧洲犹太人由铁路运送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强迫他们修筑公路。这件事既不新奇，也不怎么骇人听闻。要知道，俄国和法国的战俘也被当作奴隶劳动力使用呢。德国人甚至还强迫意大利人进厂干活儿。德国人称王称霸，对犹太人尤其残酷，因此才搞出了这个筑路工程计划。斯鲁特弄不懂神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把这些材料给他。他把这包东西塞到床垫子下，回头再细看。

塞尔玛开了她那辆灰色的双人座小菲亚特来接他。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脸蛋半掩在雪白的狐皮领子里，一脸正色，眼睛明亮，羞羞答答。她把车子开到一条偏僻马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前。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平生第一回做了两件坏事。”塞尔玛一双纤细的手搁在方格台布上，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其中一件就是开口叫一个男人请我吃饭。”

“这件事不算坏呀，幸亏你做了，我很高兴。还有一件呢？”

“更坏了。”她突然尽情大笑，用手碰碰他的手，一下又赶紧缩回去了。

“塞尔玛，你的手好凉。”

“怪不得，我紧张极了。”

“可为什么呢？”

“嗯——为了把一件事讲清楚，上个月请你去吃饭可不是我的主意。是爸爸出乎我的意料请的。根据你谈到的那位在锡耶纳的朋友的情况，看来你对大胆的姑娘并不介意，其实我偏偏不是这种人。我把我遇见你的事告诉了父母，他们对你是久仰了。爸爸在此地当了多年犹太人协会的头头儿。随着德国人每次取得胜利，我们在伯尔尼这儿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少，这对我倒是一种教育，”塞尔玛开头几句话说说停停，以后就呱啦呱啦谈开了，她大声道，“一种冷眼看人生的真正教育。爸爸资助过医院、歌剧院、定期换演剧目的剧院，样样都资助！我们家过去宾客盈

门，可如今——唉——”

“塞尔玛，我在你家遇见的那个神父是什么人？”

“马丁神父？一个善良的德国人。善良的德国人确实有呀，人数还不少哪，可惜还不足以起什么影响。马丁神父帮爸爸搞了不少南美的入境签证。”

“他向我提供了德国虐待犹太人的秘密情报。”

“真的？”

“他的情报可靠吗？”

“我实在不能对神父下判断，哪怕他是至亲好友。抱歉了。”她两手一挥，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仿佛要把这个话题挥开似的，“家里闹腾得不像话！我今晚只好出来。爸爸正把他的企业搬到美国去呢。他忙得筋疲力尽，妈妈可不愿眼看着他一味操心担忧，把命都送掉。这桩事非常复杂，牵涉到把在土耳其和巴西的工厂卖掉，别的我就不懂了。哎哟，瞧我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

“承蒙你向我推心置腹，我很荣幸。我决不会把人家的话再讲出去。”

“娜塔丽的话多吗？”

“多得多了。她十分武断，还好争辩。”

“我看我们并不真正相像。”

“我竟一下子忘了你们的相似之处。”

“真的吗？可怜哪，原来你对我感兴趣的只是我跟她相似。”

“你话一少，就不相似了。”

塞尔玛·阿舍尔脸红了，慌忙扭过头去，然后再仰起脖子，回头望着他。“另外一个原因，我父亲搬家的真正原因，就是我就要嫁给一个美国人，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地道的正教徒。”

“你——呃，你本人真心信教吗？还是你遵照父母的意思？”

“我受过良好的希伯来教育，甚至还懂得一点儿《塔木德》，按说姑娘家是不该学的。我念书一向很认真，我父亲看了很高兴。目前他正跟我一起研究以赛亚^②，这的确非常有趣。至于说到上帝——”她又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我越来越怀疑了。如今上帝到哪儿去了啊？上帝怎能听任这类事情出现呢？我还可能会成为一个被打入地狱不得翻身的幽魂呢。”

“那么，你要嫁那个虔诚的年轻人又是怎么回事？”

“哦，我决不能随便嫁给别的什么人。”她看到他莫名其妙地皱着眉头，暗自好笑，“这一点你不了解吧？说起来，你也用不着了解。”

现在斯鲁特完全清楚了，他跟这个姑娘的关系告吹了。他们一直七

扯八扯地谈到上菜为止。他开始在她身上寻找短处，每逢他想打退堂鼓，他总是这么做，所有的姑娘都难保没有缺点。塞尔玛那串长长的耳坠子挑得糟极了，她的时髦观也有毛病：那件高领子的衣服遮住了脖子，却挑逗性地突出了一对小山般的乳房，既要显示出女性美，又要假正经，弄得不伦不类。她的眉毛长得太浓，没有拔过。早先看来那份天真稚气倒也引人注目，现在看来分明只是过分矜持的小家子气罢了。他怎么偏偏同一个虔诚的黄毛丫头一起吃饭！他开始感到上当了。这顿饭吃得有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跳舞吗？”塞尔玛正懒懒散散、挑精拣肥地吃着清蒸鱼。

“马马虎虎。”斯鲁特有点儿不客气地说，“你呢？”

“我跳得糟极了。我过去难得跳舞，今晚我倒很想跳跳。”

“一定奉陪。”这倒是把这个虔诚的黄毛丫头搂在怀里的一个办法，虽然这办法不一定使人十分满意。

“你在生我的气吧。”

“哪里呀。”

“你猜得出我生平第一回做的另一件坏事是什么吗？”

“恐怕猜不出。”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吻了一个非犹太人。不过，我也没吻过多少犹太人。”

他们到一家夜总会去玩，那里有两支乐队轮番演奏。她老是踩他的脚，转错方向，身体跟他保持一英尺距离，看起来又狼狈、又激动、又高兴。不管怀里相距多远地搂着这个粗俗的黄毛丫头，脚趾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他都不禁回想起当年在中学舞会上的情景。她不断瞧着墙上的一只大挂钟，恰好在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她说：“咱们现在该走了，玩得痛快极了。”

她用那辆菲亚特把他送到他的寓所，手也没握就让他下了车，轰隆隆地开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心里知道，塞尔玛的情影和搂住她身体、闻着她发香那种令人难忘的感觉，将害得他好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他自己调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一屁股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的眼光落在床上，叹了口气，站起身去拿《万湖会议纪要》，心里揣摩着翻译官方的德国文章兴许会引起睡意。他拿了一本黄纸笺、一支铅笔和那沓黑色文件，专心致志地边看边写起来。

过了个把小时，他正看的那张文件不由得从他手里掉到地板上。“耶稣……基督啊！”他失声喊道，大吃一惊地两眼直盯着墙上镜子里自己那张惨白的脸，比平时更清醒了，“耶稣……基督啊！”

(1) 爱德华·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绘画的先驱。

(2) 《圣经》人物，相传他是《圣经·以赛亚书》的作者，在犹太国王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四朝做先知。

第十四章

世界大屠杀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维克多·亨利 英译

（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

英译者前言

（附对《万湖会议纪要》一文的按语）

对一个退役的海军军官来说，时间往往难以打发，不过，近年来我一直在专心埋头翻译阿尔明·冯·隆将军的《失去的世界帝国》及其续篇《世界大屠杀》。

这些战略概要都摘自隆那厚厚两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分析，这是他作为战犯在狱中服刑期间写的。抽去了为这些概要提供佐证的战役分析，隆的看法也许太笼统。然而，他的整部著作是为军事专家写的，他们都能直接阅读德文。一个德国出版商最早把它编纂成一部上下两集的战争通俗历史，其他人只能从这个删节版本来了解隆的观点。

虽然这两卷书带有作者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书里的总的战略观点理当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需要有本详细叙述大战全过程的“反面”观点的值得一读的著作。隆对太平洋历次海战的透彻分析，显示了德国军事专业的登峰造极，要知道太平洋是远离其本国的一个战场。凡是我感到无法同意隆的观点的地方，我的批注都以仿宋字标明。

我在本书前面加上隆在临死前不久为一本军事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序，题名《万湖会议纪要》。我认为，这篇文章应列为所有军事院校一年级学生的必读物。

自从《失去的世界帝国》出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来信，有的来自老朋友和战友（其中有位苏联将军），他们对我甘愿宣扬一个已定罪的德国战犯的观点表示惊讶。我并不是为德国人辩护。他们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罪大恶极的战争，几乎取得胜利，并在战时保密的借口下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行。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导致大规模袭击（从军事角度上看是出色的），以及他们对于一个疯狂的暴君那种死心塌地的效忠。要是没有阿尔明·冯·隆之流跟随他，为他奋战到底，阿道夫·希特勒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一个不中用的、

狂热的吹牛大王，绝不会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魔王，差一点儿把文明世界摧毁。这就是我翻译阿尔明·冯·隆的著作的原因，也是我认为《万湖会议纪要》应当成为军人必读物的原因。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

第三版按语

读者继续来信同我争论，仿佛我和阿尔明·冯·隆持有同样观点，其实我翻译他的著作，正是因为他的观点使我大为震惊。

作为一个专业军事分析家，隆往往颇有见地，有时非常高明。他引用的事实难得出差错，如有错误，我一律在批注中指出。不过，他对这些事实做出的解释往往受到德国民族主义的歪曲，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产生希特勒的根源。但如果我把自己的全部不同见解都作为按语，本书篇幅就要增加一倍。因此，在这些篇幅里，你看到的是一种富有才智而不是很正常的见解。如果读者不知不觉中竟同意阿尔明·冯·隆的观点，那最好还是好好严格检查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读者，恐怕都是和我一派的。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

《万湖会议纪要》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军事作家往往回避本文的命题，不过犹太人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及其后果都有影响。这个问题不能永远置之不理。人们也用不着害怕就这个问题做一番坦率的探讨，因为这丝毫无损德国军人的荣誉。

远在大战以前，国社党的犹太民族政策已经造成了军事上的混乱。一千一百万散居在欧洲各地的居民早已被称为我国血统上的大敌。在德国，《纽伦堡法令》^①早已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资格以及从事商业活动和专业工作的资格。第三帝国一旦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欧洲正常化，势必一开头就得认真对付这个遍布欧洲大陆的紧密结合的侨民团体，他们有神通广大的社会关系以及雄厚的海外资源。军队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追根溯源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把犹太人列为有潜在力量的地下组织，无论人数方面也好，聪明才智方面也好，物质手段方面也好，都难以对付。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其他民族的游击队可以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同我们站在一起。犹太人就没有这种选择余地。军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同当局这些特殊对待犹太人的措施合作。

这些措施的性质如何，不属于军队的职责范围。共同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各个联邦警察机构，如德国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正规的党卫军等等，五花八门，各自代表争权夺利的纳粹权贵。所有这些机构汇合成一个单一的执行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有力工具，因为有关犹太人的政策是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人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消灭欧洲的犹太民族。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失败了。尽管希特勒政权在欧洲大陆统治将近四年，但欧洲仍约有一半的犹太人死里逃生。这个政策的执行自始至终都是被官僚主义搞坏的，完全与军队无关。

实际上，直到大战结束，战胜国的军队揭露了所谓死亡营的秘密以后，德国军队——从最下级的步兵直到最高司令部里的最高级将领，才对希特勒的真正目的有所听闻。

关于这项秘密政策的文献，劫后残存的自然为数不多。因为这项政策的贯彻极为谨慎，关键性的命令都是口头下达的，“只有你知我知”。白纸黑字的材料确实是如此稀少，以至某些权威人士经过冷静思考都坚决认为，所谓“灭绝”的命令，根本纯属于虚乌有。根据这种论调，除了几十万犹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实际上都逃到了苏联，逃到了西方，或者逃到了巴勒斯坦。所谓死亡营无非是囚禁不法分子的集中营而已，那里的条件理所当然是苛刻的，而焚尸炉只是专门焚化那些死于囚禁的人的一种常规卫生设备而已。

不幸的是，这些书面文字记录虽然寥寥无几，但偏偏提出了相反的情况。例如，目前残存的集中营花名册上标明被处死的人极少，而好几千囚犯往往在同一天死于“心力衰竭”。显然，这种大批人员同时发生心力衰竭的情况一定得有诱发原因。硬要把这样死亡的人同判处死刑的人区分开来，无疑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做过细的分析。

何况，还有讨论“齐克隆B”毒气的无痛苦致死功效，拿它同枪毙以及一氧化碳窒息对比的党卫军文件，等等；还有德国工业厂商同党卫军军官关于设计和修建特大规模的焚尸炉的详细来往信札，等等。所有这些确凿无疑的文件都表明，有一项有计划地制造及处理大批人类尸体的计划。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过消灭尸体的做法。

在这些残存的德国文件中，没有哪份比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的《万湖会议纪要》更能说明问题。

《万湖会议纪要》

由于我方各条战线突然崩溃，这份会议纪要才得以见天日。我国数以吨计的许多绝密文件，按标准保密惯例本来应该销毁，现在都原封不动地落到美、英、苏三国手中。《万湖会议纪要》就是其中之一。

假如莫斯科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突然陷入我方中央集团军群之手，那么同样有损声誉的文件就会落入我方手中。斯大林是一个完全跟希特勒一样残酷无情的人物。他下令对自己的俄国人民多次进行大规模秘密屠杀，他的走卒都乖乖地照办了。估计被杀人数高达六千万之多！可

是，至今也没有一份官方档案把这件事揭露出来震惊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人把俄国人民污蔑为杀人凶犯的民族。

再者，假如我们按照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白白鼓吹了一阵子的方案，一举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实行闪电式袭击，攻占了伦敦呢？那样一来，有什么丢人现眼的白厅档案逃得过我们的揭露呢？在印度，在埃及，在马来亚，在南非，事实上，凡是英帝国主义打出英国国旗的地方，凡是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不愿被榨干血汗来养肥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遭到英国军队野蛮镇压的地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本来都有案可查。可如今，这些事情依然是一个蒙在鼓里的秘密。

只有德国蒙受了本国档案被揭露的耻辱，只有德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战败国日本都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天皇和政府机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南京屠城⁽²⁾和巴丹死亡行军事件⁽³⁾的有关文件都隐藏起来。

其实，《万湖会议纪要》这类文件在每个国家的秘密档案里都存在。天下人性到处都一样。让美国公开有关自己灭绝红印第安人的档案吧，公开有关自己从墨西哥手里抢走得克萨斯的档案吧，公开有关珍珠港事件以后自己迫害美籍日本人的档案吧。然后，我们来看看这类事实比起《万湖会议纪要》揭露出来的真相究竟如何吧。

万湖会议

这份会议纪要共计十五页的油印密件，是美国调查人员在翻阅缴获的大量我国外交部的档案时发现的。有条注解说明原来印了三十份，如今只剩下编号为第十六的外交部的那一份了。世界史学者要深入了解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全靠这么细的一根线索。秘密差一点儿被保住了！

文件记述了美国参战后不久，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的格罗斯—万湖区国际警察组织总部大厦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海德里希，一个曾因丑事被撤职的海军军官，在一片混乱的纳粹时代当上了保安警察的头子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德文为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组成一个字，简称RSHA。——英译者注）的头头儿。这个叫海德里希的家伙在党卫军里位居不得人心的希姆莱之下，是第二号人物。早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党卫军就已经掌握我国保安和警察各部门的大权了，因此，当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各部次长都纷纷赶来。他们同七个党卫军人员会晤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由其中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⁴⁾做会议记录。这些会议记录由海德里希审订，成为《万湖会议纪要》。

这八名高级官员分别来自司法部、内务部、外交部、东方占领区区事务部、波兰总督辖区、德国总理府，以及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办公室等——事实上，除了武装部队之外，每一个重要政府部门都有人参加。没有证据可证明武装部队部门有任何人员知道这次会议的举行。

这是《万湖会议纪要》暴露出来的严峻事实。德国的国家荣誉委托

给我们武装部队，而我们武装部队却一无所知。这是秘密警察与联邦官僚机构的一次联席会议。艾希曼—海德里希这个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靠捏造事实来推诿责任。可是，他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特别辩护人。事实上，虽然没有德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出席万湖会议，但德国军队的确参与过执行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一史实材料是千真万确而令人沮丧的。

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似乎是要取悦他的上级。六个月以前，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当我们大举进攻苏联时，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就在一封绝密信件中命令他组织部署一下对付犹太人的问题，必要时吸收政府其他部门参加，并且“尽快”提交一份草案给戈林，写明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进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尽管按党卫军的惯例，这类事情并不见诸文字，《万湖会议纪要》的产生显然是为了要戈林对海德里希的巴结有个深刻印象。

戈林在信件中使用了“犹太人的彻底解决办法”的字句。自从会议纪要被揭露以来，“彻底解决”（德文是Endlösung。——英译者注）这一说法在反德作品中具有了讨厌的附带含义。海德里希经常使用一个更为确切的名词“区域解决办法”，本文即使用这一名词。

区域解决办法

那些年来，在各种政策分析文章中，出现过三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移民解决办法、驱逐出境解决办法以及区域解决办法。

起初纳粹分子认为他们一旦掌了权，大多数犹太人就会移往国外。结果德国的犹太人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和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甚至在希特勒的《纽伦堡法令》把他们贬成下层贱民以后还不愿走。他们希望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就过去的暴风骤雨。欧洲别处的犹太人看来也没什么人认为会发生大战，也没什么人认为一旦打起仗来，德国会打胜。因此，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比离开德国的要多得多。在德国国境以外，犹太移民就更微不足道了。

不过，即使对少数想离开的犹太人来说，移民解决办法也搁浅了。如果德国不再欢迎希伯来人，那看来其他地方也不十分欢迎。希特勒上台以后，西欧各国对犹太人入境的限制一年比一年严格。新世界那些人烟稀少、幅员广袤的国家，在“被压迫人类的避难所”美国的带头下，纷纷当着犹太人的面嘭地关上一扇扇铁门。这是人对人不讲人道的历史上一个黑暗的篇章。

等到希特勒政权明白犹太人不愿移往国外，而且发现反正要想法进入别国也不容易，驱逐出境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了，即强迫他们迁移。棘手的问题是：迁到什么地方去？

在所有的驱逐出境计划中，现在残存的文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马

达加斯加计划。强迫欧洲的犹太人在南非沿海这个法属岛屿上定居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由于困难重重——缺少船只来运送这一千一百万人，敌人控制着海面，开支浩大，又生怕得罪法国维希政府，而我国正在寻求同他们通力合作，还有就是这个尚未开发的热带岛屿不适宜欧洲人生存——因此很难说清这一规划所产生的问题有多严重。海军方面后来向希特勒指出，总有一天英国会在马达加斯加登陆，以保卫他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线，这时把犹太人安置在该岛上的一切谈论才告终止。元首宣称，英国只会“把这些害人的杆菌重新散布到全世界”。

事态就这样发展到只能在欧洲的土地上就地解决，这就产生了区域解决办法。海德里希在万湖揭开了这秘密上蒙着的纱幕，这样联邦的官僚们就能一劳永逸地清楚了解他们要干的工作的性质了。

方案

照理来说，在二十世纪，应该不容许这个残酷的方案存在。真可惜！科隆⁽⁵⁾、德累斯顿⁽⁶⁾、卡廷⁽⁷⁾和广岛⁽⁸⁾说明了这种在战时的道德沦丧的情况确实不仅限于德国。区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是一个轻率的方案，是那帮不负责任且不称职的坐办公室的柏林官员凭空想出来的。从行政的角度看，这个方案自始至终都搞得一团糟。正像人们去政府大厦那些舒适的套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大部分计划一样，它看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一到现场就碰壁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犹太人送了命，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耻失败。

区域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一九四一年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千寻万觅终于找到了东方占领区这块能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因为这儿用不着同什么政府磋商，用不着对当地百姓进行抚慰。这里是处在德国炮口下的半个欧洲大陆，人口稀少。

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最言之成理的简单计划，要把欧洲的犹太人“从西方清理到东方去”，先暂时集中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按性别编成庞大的劳动大队，运送到东方占领区去。到了那里，叫他们修路，出于军用目的，这一落后地区非常需要公路。在采取这项行动的过程中，“多数犹太人无疑会受到自然因素的淘汰”，如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削弱体力等。至于少数几个经过考验、死里逃生的人，海德里希直率地说，只得对他们做出“相应处理”了，因为自然淘汰结果证明他们是顽强的，不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就会构成犹太民族新生的苗子。这就是当时的政府残酷无情的思想。

内阁官员的一致反应是高度的热忱，纷纷提出建议以改进或加速计划的执行。会议在一致同意的良好气氛中结束，会后还按照上层官场的惯例举行了美酒佳肴的盛宴。

不过，这个方案几乎一开始就搞不成。劳动大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公路也没有修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我军撤出俄国的急行军过程中，军队深深感到因该方案未能实现而大受影响。确实，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集中起来，装运到东方去，运到波兰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去。可

是，他们就在那儿待下来了——这些被囚禁的难民数量庞大，给德国的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负担，在卫生方面和治安方面都对后方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后来的那些党卫军会议纪要现在一份也没有了，无法说明为什么放弃了海德里希的计划。区域解决办法被胡乱地改头换面，变成了在日益扩大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附近修建大工厂，并就地利用犹太人的强迫劳动。他们试图通过削减营养、强化劳动进度等办法，来实现预期的自然缩减人数。可是，要把一千一百万人口连根拔掉、重新安置，终究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行政工作，完全不是负责这项规划的柏林那帮蠢材解决得了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有一半犹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由于这个规划而罹难的犹太人不过五百五十万，最高估计为六百万。

减少痛苦的处决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一下子改用毒气室进行无痛致死的（减少痛苦的处决），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下子这样做的。人们对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普遍存在曲解和误解。

海德里希的这一计划是一帮养尊处优的官僚搞出来的，他们不像军人那样受过那么多折磨，吃过那么多苦头，经历过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结果搞出来的这个计划竟是一场荒谬透顶的大丑剧。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应变能力是异常惊人的，战俘忍受了好几年的恶劣生活条件，他们几乎学会了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吃喝。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力枯竭的身体的需要几乎缩减到零。所有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自然淘汰的速度缓慢，令人头痛。突然，瘟疫蔓延了，病菌才不分抓俘虏的和被俘虏的呢。因此，病弱的犹太人成了当地居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长期威胁。

这些事态的发展分明引起了这种想法：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同时，岂不又可去掉我们军队的一大包袱？这个包袱竟有这么沉，当初倒没及时料到呢。

原来，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基于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是根本办不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要弄死他们，他的意旨就是法律。人们只能用最正当、最实用、最文明的方式来执行。关于一百万名儿童就这样被毒死这个无可抵赖的事实早已被大肆宣传，这件事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活活饿死对儿童来说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这样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至于掠夺那些新来的犹太人，甚至掠夺那些不幸死难者的尸体，这种行径的确是不能原谅的。党卫军用这种方式积累了价值好几十亿马克的金银财宝，但这对德国的作战方面是否有好处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希姆莱—海德里希的特务机构飞扬跋扈，贪污腐化。至于利用尸体制造肥皂的说法，当然是英国重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稽之谈。

军事影响：（一）人力

这不是一个毫无军事影响的后方问题，区域解决办法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军事行动。

最大的损害是在人力方面。大批健壮的德国男子从作战任务中被抽出来，去管理犹太人。搜捕队、集中营看守等等，都是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的。尽管如此，仍然足足有好几个师的德国人不去打仗，偏偏在政府机关和集中营里瞎忙着犹太人事务。

人力不足的问题在我们的工厂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战俘和占领区来的强迫劳动者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干活儿，而且不管枪毙掉多少人，他们依旧坚持搞破坏活动。不过，犹太人人才济济，有能工巧匠，有专业人士，男男女女对任何技术性劳动都是一学就会。事实上，在毫不容情的搜捕队来把他们运走之前，他们就是被这样使用的。他们不大搞破坏活动，相反，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这说明他们拼命想维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丧失了几百万非常可靠、动机高尚、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动力。

最后一点，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瞧不起犹太人的作战能力是普遍风气。固然，他们在党卫军的管教下，看起来好像是一帮温顺驯良而不堪一击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惊人大转变的，这一点已由战后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要是我们当初能在东线用上一两百万像目前的犹太军人这种素质的战士，那该有多好呀！当时这种想法会被当作笑话看待。今天，悔之已晚，我们只能表示惊讶而已。

军事影响：（二）军需和后勤

当时对铁路运输所造成的负担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是经常性的。不管列车塞得如何满——这种超载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车皮被占用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前线始终没有足够的车皮和火车头。作战师的官兵坐在后方车站簌簌发抖，而专门用来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却装得满满的，车轮滚滚开向东方，然后空车回来，不做其他用途。这种非作战的用途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秘密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在美国只给过制造原子弹的单位。

军事影响：（三）士气

尽管这政策的最终意图始终是保密的，可是许多德国部队确实亲眼看到了执行的情况。这是有案可查的。遗憾的是，有些部队也被吸收进去，不仅在运送犹太人或看守犹太人这方面出了力，而且在屠杀这方面也效了劳。

当地的部队司令官有时也提供并运送流动行刑队，因为他们办的是官家的事。这些党卫军行刑队名叫特别行动队，紧随在我们挺进的军队后面开进了俄国。为了把游击队活动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掉，他们奉命

不经审讯就可以把政治委员枪毙。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发布的著名的《政治委员命令》⁽⁹⁾。他们还奉命把凡是搜捕抓到的犹太人都当作德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即予以消灭。当地居民都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地加入特别行动队来对付当地的犹太人，结果骇人听闻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在军管区范围之内，遭到了比较守纪律的德国行刑队有计划的枪杀。

德国士兵无法始终避而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当地部队司令官竟然准许他们的部队——甚至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屠杀。结果事实俱在，还有照片为证：身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士兵在枪杀怀里抱着婴儿的犹太妇女。这类事件无疑在我们的队伍里起了某种瓦解士气的作用，并引起人们对我们打仗的目的产生怀疑。一支军队出现这种情况，其战斗精神就受到了破坏。正如区域解决办法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个破坏我军士气的作用是不能以百分比或其他说明问题的数字来表达的。然而，这是东线的一个真实因素。像失败主义一样，缺乏自信对作战方面产生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军人受训练就是为了杀人，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跟敌人的命拼，这是最正大光明的当兵准则。军人有时也不得不执行比较遗憾、比较肮脏的任务。他们必须枪毙蒙住眼睛、无能为力、站着等死的间谍或游击队队员。按照命令，他们有时必须把可能成为游击队好战士的小伙子、小姑娘和妇女绞死。不过，这并不说明军人始终忍受得了这种差事，特别是一个德国军人，受的训练是既要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又要讲究体面、顾全廉耻。在这一点上，纳粹对我们德国青年造的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敌人的本质

因此，我们就归结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上：这个解决办法弊端重重，究竟是不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战时保安措施？难道犹太人真是希特勒所假设的危害帝国安全的根本大敌？在这一问题里，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哪一种帝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帝国概念。

（一）自由主义的概念：一个爱好和平的帝国，在文化上主张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给犹太人以自由权，仿照法国和英国的榜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次要地位。

（二）国家主义的概念：帝国作为一支新兴的世界力量，是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建立一种荡涤一切外国色彩的德国文化；根据波拿巴主义者的“举国皆兵”的思想，建立武装部队，盲目忠于国王，忠于国土，忠于基督教的古老美德。

在这两种思想上忽然冒出社会主义来了，它带来了四海一家、平均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那种感情用事、毒害匪浅的大杂烩。但国家主义才

是德国的真正精髓。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占上风的时候——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强大胜利。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露面的时候，德国就受苦受难。

全靠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把国家主义帝国的奥秘同社会主义那鼓舞平民的吸引力融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希特勒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军方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对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全体人民采取基本的就业、保健和福利措施。

然而，犹太人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主心骨。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公民权和优惠，自由主义让他们在金融界、自由职业界和艺术界自由发挥他们的干劲和才智。这些过去受歧视的人，那时到处抛头露面——兴旺发达，一副外国派头，身居要职，不加检点地炫耀他们暴发的财富。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救星。因此，对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献身国家主义的人来说，犹太人看来就是根本大敌了。

说来伤心，一切做法都是基于这个观点的。

犹太人的真正实力

然而，在一桩历史事实面前，所有为区域解决办法辩解的企图都落空了。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促使别人来拯救他们，而自卫本能正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实力的试金石。

在希特勒掌心外的犹太人只能一筹莫展地旁观，眼看着他们在欧洲的骨肉兄弟落得个不明不白、凶险可怕的下场。那么，希特勒作为信念的那个论点，所谓犹太人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世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犹太人既说一个不国家为他们敞开大门，也买不通一个国家这样做，连对南美洲区区一个共和国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所谓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富又究竟何在呢？一九四四年，在秘密开始泄露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英美人士去轰炸奥斯威辛，结果白费口舌，那么所谓他们无孔不入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呢？

这些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夸大了犹太人的威胁，把本意善良的德国人民引上了邪路。犹太人原可以对我们大有用处的。我们这一方要是加上了他们在人力、技能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减去这部分的重要作用，那就会众望所归。说不定到后来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会不同了！

因为即使是在欧洲以外的犹太人没有力量进行解救，他们制造的舆论也是强有力的。他们的大喊大叫使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我国人民的歪曲，罗斯福和丘吉尔把我国人民描绘成匈奴和鬼子。这就产生了两个同我们的事业生死攸关的政策——“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这种政策把两个强大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挽回地推到欧亚布尔什维主义一边去了。

如果纳粹政权把我们统治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处理得英明得体，就决

不会闹出这类事来，这就是区域解决办法在军事上所造成的悲惨的矛盾局面。犹太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他们原可以成为强大的朋友的。由此可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应该被认为是代价惨重的军事上的失策。不过，这事没有同武装部队商量过，不能责怪武装部队。这就是从这份硕果仅存的主要文件——《万湖会议纪要》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英译者按： 我初次把本文的译稿递交《美国海军学会会议记录汇编》编辑特恩布尔·C.“巴克”富勒海军中将时，他原稿退回，并用红墨水大字草草写着：“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冷酷而令人恶心的狗屁塞到《会议记录汇编》里来，用意何在？”他是一个老海员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在他的批语下写道：“为了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哪些事。”写好后，我就把稿件寄回去了。过了六个月，文章在《会议记录汇编》上刊出了。以后，我在好些场合碰见过巴克·富勒，他都绝口不提阿尔明·冯·隆的文章。他至今还未提起呢。

- (1) 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颁布了对付犹太人的法令，即所谓《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属民”，并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以后几年又陆续补充了十三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取缔，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文教部门工作，不得从事交易活动，不得从事医药业和商业等活动。在纳粹上台的头四年中，犹太人连日常生活都遭到种种束缚、刁难和限制。
- (2)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对无辜的南京人民进行大屠杀，受害者达30万人以上。
- (3)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期间，美国与菲律宾军队撤退到菲律宾的巴丹半岛，被日军包围，虽然没有海空军支援，仍坚持与日军奋战，终因弹尽粮绝，于1942年4月9日无条件投降。日军胁迫美、菲军战俘步行转移至约80英里外的战俘营。因酷热、干渴、饥饿和日军的棒击、枪杀，约有上万人（美军约2000多人）死亡，史称“巴丹死亡行军”。
- (4) 纳粹军官，曾任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他经手杀死了五六百万犹太人。1945年，他从一个美国拘留营中逃跑。60年代被捕获并处死。
- (5) 科隆：德国西部城市，位于莱茵河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轮番轰炸该城，全城历史古迹遭受严重破坏。
- (6) 德累斯顿：德国东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945年2月，英、美曾对该城进行猛烈轰炸，全城古迹大半被毁。
- (7) 卡廷：位于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处乡村。1941年8月被德国占领，1943年德国当局宣称在村外森林里发掘出一个万人冢，埋葬着4421名波兰军官，均系1939年被苏联俘虏拘禁后来集体屠杀的。但苏方矢口否认，并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调查。1990年，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卡廷惨案为苏联所为。
- (8) 广岛：日本城市。1945年8月6日，美国在该地扔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左右人员死亡，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
- (9) 1941年3月，希特勒召集三军首脑和重要的战地指挥官，向他们指出，对俄国的战争不能以侠义方式进行。这场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斗争，必须以空前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进行。政治委员是跟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因此要消灭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

第十五章

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

战斗序列，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1. 黎明开始行动，第八特混舰队第一支队（本舰协同“盐湖城”号与“邓拉普”号）同时炮轰马绍尔群岛北部沃杰环礁⁽¹⁾。

（1）炮轰前，“企业”号发动空袭，压制敌军空中力量及海岸炮台。

（2）由于这些敌方海域的海图陈旧，并不可靠，珊瑚礁密布，危险重重，从零点整开始进入Z级戒备状态。

2. 值此太平洋舰队终于在马绍尔群岛与吉尔伯特群岛全线对背信弃义的日寇展开回击之际，“北安普敦”号在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第八特混舰队属下，作为北路炮击队旗舰，感到自豪。

3. 全体舰艇人员相应自制。

特此布告。

副舰长

詹姆斯·C. 格里格

“开始炮击！”

“北安普敦”号三座炮塔轰隆隆地冒出白烟和淡淡的火光。甲板震得摇摇晃晃，颠簸不止。维克多·亨利耳朵里塞着棉花还感到隆隆作响。敌军曾经摧毁珍珠港，炸毁了“加利福尼亚”号，如今对敌军发射了第一阵排炮，看到了闪闪火光，听到了隆隆炮声，闻到了阵阵硝烟，他不由得感到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候，舰艉后面，“盐湖城”号的主炮组猛烈开火了，望远镜里清清楚楚看得见八英寸口径的炮口里射出两串炮弹，顺着弓形的弹道飞向停泊在环礁湖内的船只。

在左舷后部的海面上，轮廓鲜明的地平线上，一轮旭日喷薄欲出。两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邓拉普”号扯着大幅战旗，列成纵队，正全速行驶，舷侧对着海面上那块硝烟弥漫的绿土：沃杰环礁。“企业”号上的机群正飞回航空母舰，隐隐只见北方天际星星点点，不用说，华伦准在其中。他们已按战斗日程在拂晓时分袭击了这座岛屿。

帕格眼看着他舰上的四架侦察机在弹射起飞时搞得乱糟糟，现在心

里依然像滚油在煎熬。一架飞机差点儿掉进海里；另一架足足花了二十分钟才安到弹射器上，因为吊车发生了故障。这个开端真糟糕透了！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沿着越来越亮的晨光，在舰桥上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流露出对弹射行动的失望。他对沃杰环礁上没有军事目标分明也感到失望。那里一艘军舰也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商船。如果其他珊瑚岛上的油水也不大，那么哈尔西对日军初次试行打了就跑的偷袭就没多大意思了。

谁知就连这次小规模炮击也是开门不利。敌船都起了锚，放出烟幕，在环礁湖里东躲西闪，盘旋穿行，既难以看清，更难以打中。尽管大炮不断猛轰，但是一艘船也不见沉没，连起火焚烧的都没有。侦察机把溅起的水柱汇报成命中，然后自行更正。一艘胆大包天的小型扫雷艇从环礁湖出击，一边开着小口径的炮，一边呈“之”字形行进。驱逐舰“邓拉普”号在近距离同它接火，五英寸口径大炮一齐放射，徒然在海面上溅起一股股水柱。接着，三艘军舰上的监视哨都开始看到潜望镜，一窝蜂似的接连报告，帕格·亨利和海军少将却看不见。可是，斯普鲁恩斯已经别无他法了，只好下令来个紧急掉头。这次攻击没有得逞。三艘军舰在那座硝烟弥漫的岛屿外阳光灿烂的宁静海面上转悠，只顾忙着躲闪报告上来的鱼雷轨迹，并避免互相碰撞。帕格·亨利终于决定不顾他自己看不见的潜望镜和鱼雷轨迹。他对准躲躲闪闪的商船猛烈开炮，靠火力开路，直捣沃杰环礁。他不惜工本，滥发炮弹，一则至少可以使全舰人员得到点儿失败的经验教训，尝尝暴露在敌方海岸炮台猛烈火力下的味道，练习练习怎样从弹药库匆匆把炮弹搬运到炮尾，闻闻火药味，听听炮声，经历经历作战的恐惧；二则一套军舰制度仍然充满和平时期的安乐气氛，趁此也可以把这种丢人现眼的现状公开化一下。

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通过短程无线电对讲机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总算有点儿像重新控制了局面。“邓拉普”号击沉了那艘扫雷艇。三艘军舰编成队，向海岸进逼，把岛上大部分东倒西歪的房子轰得烈火冲天。不料海岸炮台测定了射程，于是攻击一方的周围开始呼呼地激起一道道五色缤纷的水柱。斯普鲁恩斯看到“盐湖城”号两次处在交叉炮击下，便下令停火。他命令海军上校亨利率领第八特混舰队第一支队返航，去掩护“企业”号，然后脸绷得铁板似的离开舰桥。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凡是不值班的军官都到军官室去开会。”帕格对吉姆·格里格说。

“是，长官。”副舰长说，那顶蓝漆新钢盔下的面容像斯普鲁恩斯的一样阴沉。

舰长一踏进那间狭长的军官室，一批穿卡其军装的年轻人当即乖乖地全体起立，他就让大家站着听他三言两语把话说完。他说，他们刚才参加了一场扰乱性袭击，收获不大，接下来是一场长期战争，“北安普敦”号要着手改进它的战备状态。解散。

当天，一天到晚，直到午夜过后，各部门的头头儿都被叫到舰长室。他不用草稿，随口讲着，列举了种种弱点，并下令采取补救办

法。“北安普敦”号这次表现不好，帕格·亨利并没感到多大意外。他就任舰长的头一个月里，在舰上摸情况的时候，一直睁开眼睛多看，竖起耳朵多听，尽量少开口说话。舰上的新兵和应征入伍的人太多了，有经验的老手，无论官也好兵也好，都寥寥无几。舰上的日常工作进行得很好，打扫擦洗工作也还过得去，可是一切都松松垮垮，墨守成规，得过且过，隐隐有些老百姓办事的味道。话又说回来，这些战士在帕格看来还是不错的，他一直在等待这么一个决定性时刻来阐明自己的意图。

他态度严厉，批评得一针见血，包括副舰长在内的全体军官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么些年他都在岸上工作，不接触实际情况，大家还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呢。这些会议一连开了足足十四个小时。阿里蒙一直在煮咖啡，煮了一壶又一壶，把煮好的咖啡端上来，还为他们做牛肉饼当饭菜，格里格和舰长就边吃边谈。格里格在他的“要事”笔记本里记下了几百条意见，喝下了十几杯咖啡提精神，这时看上去快支持不住了，帕格才作罢。他说：“准备发一份电报给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要求在我们回到基地时调拨一艘带靶的拖船。”

“长官，这么办可不行，咱们眼前不能用无线电发报。”格里格紧张不安地说。

“我知道，派架侦察机带信去。”

哈尔西的特混舰队返航了，长长一列灰色的军舰战旗飘扬，驶进珍珠港时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号声频传，汽笛齐鸣，钟声不绝，欢声雷动，港内每艘船上都是彩旗飞舞。对新闻记者和电台的时事评论员来说，这次出击是一大兴奋剂。他们为哈尔西海军中将对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而欢呼，誉之为美国在太平洋上重振旧威，扭转了时代的潮流，证明了自由政体具有惊人的恢复力，等等，不一而足。侦听到的战报译文给维克多·亨利提供了不同的情况。原来空袭夸贾林岛竟只炸毁了几架飞机，可能还炸沉了两三艘小船。“约克敦”号的协同空袭在吉尔伯特群岛只取得了小小的战果，海面舰只的炮击也毫无建树。

“北安普敦”号一停泊好，舰长就把军官召到军官室去了。他们刚才全到甲板上去凑了热闹，欢庆胜利，所以看上去都精神饱满，兴高采烈。舰长说：“有一件事咱们心里得明白，外面那样大吹大擂的目的无非是要鼓舞一下民心。这次袭击搞得不行，裕仁才不会睡不着觉呢。至于‘北安普敦’号打得怎么样，还是少说为妙。咱们明天黎明出动去举行打靶演习。”

他花了不少劲才搞来了靶船。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在传令公函上召他前去述职，要他解释为什么经过这番艰苦的作战巡航，还不让全舰人员自由活动。他上岸去，鲁莽地当面同参谋长——他过去的一个同班同学——顶撞。他说，“北安普敦”号一定得在战争中经历一下风浪。等到这艘巡洋舰经过四十八小时的艰苦操练返航以后，老婆、女朋友、酒吧间、床铺都跑不了。参谋长听了，才答应给他拖靶。

回到舰上，他看到书桌上堆着一沓私人信件：两封是罗达写来的；一封厚信是梅德琳写来的；一封是他父亲写来的，老人家八十一岁了，

可难得写信；一封是他哥哥写来的，他哥哥是西雅图一个经营不含酒精饮料的商人；还有一封是参议员拉古秋写来的。他在里舱扶手椅上坐下来，先拆开最后一封信。看到娜塔丽在锡耶纳跟一批新闻记者一起遭到扣留的消息，他深为不安，虽然同时附来的国务院的信件说她有希望回国，多少叫他放下心来。这总比不知道她的下落强，至少他希望拜伦也会这样对待这个消息。罗达在圣诞节写的那封长信口气婉转温顺——“等你从前方回来，我会像一个海军人员的好妻子那样，在这狐狸厅路的宅子里等着你，穿着我最漂亮的衣裳，准备好满满一壶马提尼酒……我从来没那样敬你、爱你……”另一封是短札，仿佛根本没出过什么差池，只是闲聊什么大除夕下过一场大雪啦，什么在陆海军人俱乐部吃饭啦。

梅德琳的厚信原来是骗骗人的，信只有一张黄色信笺，用打字机每隔两行打的，还附了戏剧报上的一页，折好了放在信封里。梅德琳滔滔不绝地说她最恨这样宣扬得大家都知道，真想不到这种混账事怎么会登上报纸的，偏偏登出来了。

……如果您看见拜伦和华伦，代为问好。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给他们各写一封长信。也给您写一封长信，这一封不作数。休正对我大叫大嚷，吵着要开广播稿讨论会。只是想要让您知道一下，您那个漂泊江湖的女儿很好、很快乐，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了。

爱你的梅德琳

又及：啊，关于我上次那封稀里糊涂写的信，您就当没收到过吧。克里弗兰太太病得很厉害。幸好她没拿那一套吓唬人的话来大做文章，特别是对我提名道姓的事。我猜，她还不至于那样疯。我可以跟她打官司一直打到天国。

在《综艺》周刊那一页上，用笔画出了一段休·克里弗兰的助手梅德琳·亨利的消息。“梅蒂”出身于一个了不起的海军世家。她父亲指挥一艘航空母舰，一个哥哥率领一支战斗机中队，另一个哥哥是潜艇艇长。这分明是搞宣传的利用了亨利家的出身来抬高克里弗兰的身份，文中竟提到他四次之多。暂且不说这消息错误百出和用了自作聪明的俚语，整个事情都让帕格看了反感。他这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从前还是他的心肝宝贝儿呢，如今却整天跟一帮大傻瓜泡在一起，自己也快变成这么一个大傻瓜了。他对此实在毫无办法，最好还是别把这件倒霉事往心上挂。

一个棕黄色的信封，用绿墨水笔写的姓名地址，笔迹陌生，邮戳是华盛顿的，邮戳日期模糊不清。光是一张信纸，上面没署明日期，也没具名。

亲爱的帕格：

这封信是一个认识你和罗达已有多年的好心好意的朋友写的。我了解战争对婚姻能起什么破坏作用，可是我不忍眼看着你们这对一贯那样恩爱的“模范夫妇”出这等事。

写信给罗达，向她打听一下同她在圣奥尔本斯球场玩网球的那个高个儿（此人的名字以“柯”字开头）。她“玩”的还不仅仅是网球呢，有人还看到她在不恰当的地点和不恰当的时间同他在一起——假如你懂我意思的话，我想你是懂得的。在华盛顿，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都在谈论这事。我们大伙儿都敬畏你，罗达同样也敬畏你，你说一句话恐怕还能叫她“迷途知返，恪守妇道”。最好马上就写，免得来不及。善意相劝，“明人不必细说”，好心人上。

这是一封平信。可能是好几个月前写的，早在罗达提出离婚之前。然而，这封信又让他尝到了丑闻初次泄露时心头尝遍的痛苦，还让他了解到自己的不幸已成为众人飞短流长的话题。他又添上了一段新愁。

正当哈尔西那支特混舰队其他舰上的人员在岸上欢庆胜利之际，“北安普敦”号又出海去了。甲板上四处沸沸扬扬，埋怨这个王八蛋竟然说到做到。等第一批怨言平息下来，真正感到不满的人倒也不多。水兵们都尝过了打炮不准的丢丑滋味，敌人的阵阵炮火纷纷落在近旁，差点儿打中，激起一股股温暖的海水，他们的舰只就在阵雨般的海水中穿行。他们看到了“盐湖城”号处在交叉炮击下，还听说了双管四十毫米火炮装置的五名炮手被打中了，打得血肉模糊。他们准备学习如何打仗。他们还没驶出港口的航道，就响起了警报，敲起了警钟，开始了第一课的碰撞应急演习。水兵们都闻风而动。水上飞机的弹射和返航，原来是希克曼当舰长那时的老毛病和沃杰环礁那一仗的奇耻大辱，如今一天之内就顺利解决，应付裕如了。进入Z级戒备状态所需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半。还随时突然举行突击消防演习、空袭演习和弃船演习。这一天演习得真够呛，不过到二十三点整，帕格规定的那套严格演习终于结束了。这时候水兵们虽然都筋疲力尽，但也兴高采烈的。

帕格却并非如此，那封匿名信使他大伤元气。他在舱里一直坐到半夜过后，翻阅着积了三个星期的新闻杂志。从傻气十足的广告来看，这个国家还在自得其乐，举凡军工生产、军事训练、实地作战等各个方面，都说明人们依然意识不到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近在眼前了。举国上下就像“北安普敦”号在沃杰环礁时一样。与此同时，德国潜艇对美国船舶穷凶极恶地发动攻击。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个月内击沉一百多万吨！隆美尔正横扫北非，击溃了英国军队。由于美军溃退到巴丹岛，英军后撤到新加坡要塞，除了俄国人的大反攻之外，帕格看不出哪儿还有什么希望。其实，这些反攻无非只是牵制行动而已，而顽强庞大的德国军队正重新集结起来，准备夏季攻势。

维克多·亨利在作战计划处供职期间，早已深深了解武装部队的库存物资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局面的不断变化使他感到惊恐不安，爪哇岛、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看来势在必失，这些地方都是极大的聚宝盆，地方比日本本土大，军工原料的潜力也比日本本国大。日本人进军缅甸威胁到了美国，因为这动摇了英国对几亿怨声载道的印度人的统治。印度一丢，波斯湾就可能被封锁。要知道，波斯湾正是把《租借法案》的物资运往苏联的最佳路线，也是石油的大源泉，而这场世界大灾难正是石

油引起的。在战略上，所有的大陆，所有的大洋，在这场战争中都联结在一起了。除了俄国那条战线之外，全世界各地的局势都日益恶化，面临大难。综观这整个烽火连天的动乱景象，最糟糕的莫过于美国人民不断示弱，愚昧无知，偏偏又踌躇满志。

他白天看的密信使他情绪更加低落。登陆艇的规划搁浅了，生产远比他作战计划处亲自制订的进度表落后得多。一场危机就像千里外的海啸激起的大浪潮一样，正向罗斯福总统滚滚涌来，登陆艇不足，总有一天会使大规模登陆行动搁浅，或者只能搞些小规模袭击，最后一败涂地。帕格感到自己能够防止这一点，他深知问题的症结，他同搞设计和制造的主要人物做过斗争，他知道如何搞到优先照顾的原料。海军方面的决策人士都听他的，连欧内斯特·金在登陆艇的问题上也听他的。许多四条杠的军官都能指挥一艘重型巡洋舰，但是对战争中的这一关键问题，谁也没有他了解得这么透彻。

他终于面对了这个事实：他已沉湎于随着年龄增长而忘却的往事中。指挥大型军舰固然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荣誉，可是比起他能为战争所尽的最大努力来，就差远了。总之，沃杰环礁一战加深了他对重型巡洋舰的怀疑。对潜艇的恐慌反映了“盐湖城”号舰长心里的畏惧——他本人也感到过这层畏惧——生怕这些外形美观、重炮轻甲的庞然大物不堪一击。现在一切作战计划都由航空母舰担当重头角色，战列舰不中用了，“北安普敦”号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艘不堪一击的战列舰而已，只消一枚鱼雷或炸弹就能把它报销。沃杰环礁一战也迫使他正视自己的错误，错就错在他挑的职业不当，他当初没当海军航空兵，偏偏去做官。他的儿子华伦驾驶了一架蚊子般的俯冲轰炸机，机上只有一个当兵的炮手；他呢，率领了一艘万吨级巡洋舰和舰上的一千两百名官兵。可是，华伦在夸贾林岛给敌人造成的破坏也许要超过他在沃杰环礁的战果呢。

替华伦担心也使他深为苦恼。直到他去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部打电话到华伦的家里，听到他儿子欢快地信口说声“喂”，他才放下心来。每当夜里他梦魂不安的时候，华伦飞机坠毁、华伦人机俱焚都是在他脑际浮现的担忧情景，今晚又是他梦魂不安的时候。到凌晨两点，他去叫醒驻舰大夫，一个大腹便便的老古板，向他讨一片安眠药。大夫睡眼惺忪，提议他喝一大杯有益健康的白兰地。他说，一杯白兰地比一片安眠药更能催舰长入眠，而且此中乐趣要大得多。维克多·亨利穿着一件旧睡衣，站在大夫的舱房内，大肆咆哮道：“别再叫人喝酒啦，大夫！别叫我喝！也别叫本舰其他官兵喝！不能用酒来催眠。”

大夫结结巴巴地说：“我说，呃，上校，有时碰到神经过度疲劳等情况——不瞒你说，希克曼上校，他——”

“战时出海闹失眠和神经紧张不算紧急情况，这些只是寻常的小毛病罢了。你替他们开白兰地的方子，那我的军官室里岂不都挤满醉鬼了吗？既然他们不能喝酒，我也不能喝，明白吗？”

“哦——明白了，上校。”

第二天，大家集中打靶。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部派出了一艘带有拖靶的扫雷艇，一架拖着红色筒形拖靶的飞机。巡洋舰上的射击技术，例如射速啊，弹药搬运啊，通信联络啊，射击指挥啊，命中率啊，都有所改善。帕格的情绪也有所改善。不管是调来的新兵也好，刚应征入伍的也好，这些水兵都是一学就会。到了黄昏时分，“北安普敦”号停泊在珍珠港内。副舰长宣布除了留下基干人员值班之外，全体人员一律可以上岸，通常总是一次只放一半人员上岸。全舰顿时响起一片欢呼，从此亨利海军上校的地位稳固了，他不再是新舰长，而是老总了。

海军少将的副官给帕格送来一张手写的便条：

海军上校：

你上岸同家人吃饭吗？不去的话，请到我这里来吃顿饭。八点钟，部队电台将重播贵友塔茨伯利在新加坡的节目。

雷·艾·斯普鲁恩斯

自从上回在沃杰环礁海军少将突然离开舰桥以来，维克多·亨利一次也没见到过他。一连几天的好天气，他都没在甲板上露面。帕格洗了个淋浴，正换上晚礼服准备去赴宴，通信兵进来了。只有一封私人信，又是棕黄色的信封，用绿墨水笔写的姓名地址。这一回是寄的航空信，邮戳清晰，印着一月二十五日，正好同罗达圣诞节写的那封悔过信相隔一个月。

亲爱的帕格：

你不妨“背地里”恨我，因为事实真相往往令人痛心。但是，这件事已经变得太招摇了，简直没法儿说，除非你“赶紧”采取什么措施，否则你的婚姻生活就吹了。他们现在一起上戏院看戏，上饭馆吃饭，还有，我也不知道“全部底细”。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个个都在谈论此事，我说的是谈论。给常驻华盛顿的任何“老朋友”写封信，告诉他你收到这个“可恶家伙”（鄙人）的信，请他以名誉担保，把他了解的罗达的情况告诉你。“要说的话都说清了！”

帕格·亨利心里就憋着这股酸溜溜的味儿去赴海军少将的宴。

只见斯普鲁恩斯还是那样衣冠楚楚，身子笔直，不过愁眉不展，眼神迟钝。席间双方都默默无言，可是都不觉得窘迫，因为他们早已彼此了解。两人都喜爱锻炼，这成了他们的共同爱好。碰到好天，斯普鲁恩斯会在主甲板上昂首阔步，走上一个多小时；在港口的时候，每天就走上五英里或十英里。帕格有工夫总是陪他一起走，他们多半时间都是这样长时间沉默的。每当斯普鲁恩斯请他到寓所吃饭，两人有时谈起他们在潜艇里作战的儿子，有时谈谈自己的事。海军少将也像帕格一样，对自己留在水面舰艇上的事想了又想，追悔莫及。哈尔西有先见之明，五十岁左右学会了飞行，斯普鲁恩斯认为这一招儿很高。他对率领一支巡洋舰支队的差事并不满意，预料这一生的战争生涯将吃力不讨好，落得

默默无闻的下场。帕格心想，沃杰环礁一战的惨败必定使他心情沉重，认为是对前程很大的一个打击。

在吃罐头桃子这道甜点时，斯普鲁恩斯出其不意地吩咐帕格在第二天早晨集合时准备一个授奖仪式。他，斯普鲁恩斯将由尼米兹亲自授予海军勋章，以表彰他在炮轰沃杰环礁一战中的出色指挥功绩。海军少将说到这里，眼睛里闪现着一丝苦笑。“海军方面此刻正需要树些英雄呢。要得勋章也不难，只消挨人家炮轰就行了。我在沃杰环礁连区区一支特混舰队支队都指挥不了，遑论其他。打开收音机吧，你朋友播音的时间到了。顺便想起来了，祝贺你这次‘北安普敦’号演习成功。这么做是必要的。”

塔茨伯利的声音听起来在颤抖，调子沉重。这位通讯记者报道说，日本人的重炮正隔着柔佛海峡轰击新加坡的商业区，每天打死几百名老百姓。在新加坡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面海岸上的敌军，他们正在大规模做越过这水道的准备工作。军事当局进一步承认（说到这里，塔茨伯利的嗓门提高了），新加坡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让民主世界确切知道局势何等危急，因为援军要真来的话，现在就该来了。

广播快结束时，斯普鲁恩斯和帕格·亨利交换了一下探询的眼色，因为这时塔茨伯利说：“请我的美国朋友们原谅，这里流传着不少大难临头时说的幽默笑话，恕我引用其中的一则。这则笑话说：‘你可知道美国海军在哪里？哦，美国海军不能作战，因为它跟米高梅电影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还没满呢。’

“话又说回来，不管救兵是不是来，我都相信新加坡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会并肩团结战斗，即使为时已晚，也能自己扭转局势，打垮元气丧尽的侵略者。我愿意拿我这张老脸皮做赌注，押在这个信念上。不过，拿我女儿帕米拉做赌注可不行，她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年轻妇女，协助我工作。明天她就要随着其他妇女儿童一起撤走了。不到两小时前，她给我讲了个故事，我要她也讲给诸位听听。好，现在就请帕米拉说说。”

帕格拼命控制自己，好容易才装得脸色镇静，态度轻松。

“我说的是一段小故事。”这魂牵梦萦的沙哑的甜嗓音铭刻在他心头，给他一种近乎痛苦的惊喜感觉，“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一个部队医院做志愿医务人员。今天，一个身负重伤的人离开病床，把我带到一旁，给我一样叫作卵形弹的东西。这是一种手榴弹。这个人脸色沉着，态度严肃。他用动听的澳大利亚口音说：‘小姐，您一向待我们很好。如果您觉得一个日本鬼子打算强奸您，小姐，您只要拉开这个保险，就一了百了啦。’

“我只有一句话要补充的，我是被逼走的。晚安。”

广播中又换了原来的嗓音：“新加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祝各位听众晚安。”

斯普鲁恩斯伸过手来关上收音机，说：“亨利，在马来亚和吕宋岛的作战问题上，有耐人寻味的类似情况。白人驻军加上混合的地方部队保

卫着一片片住着亚洲人的岛屿。一支亚洲人的侵略军由北到南步步进逼，守军节节败退，直退到极南端的一座有重兵利甲的海岛堡垒。在这个问题上，咱们看来似乎比英国人略胜一筹。等到战后，把这两场战役详细比较一下，一定颇有教益。”

“是，长官。”帕格说。这一次，他竟丝毫也摸不准这位海军少将在说些什么。

- (1) 沃杰环礁是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中的一组珊瑚岛，共有65个小岛。1943年到1944年，美军曾在这里狂轰滥炸。

第十六章

莱斯里·斯鲁特把《万湖会议纪要》影印本交给美国驻伯尔尼的公使，把这份材料说成“十万火急”。

威廉·塔特尔是加利福尼亚铁道界一个退休的百万富翁，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挨了德军一块弹片，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就此退出军界。这么一来，他反而发了财。这个高个儿、大肚子的共和党元老自然痛恨新政，并且强烈反对白宫里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三度出任总统。可是，由于法国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沦陷，共和党在七月提名一个叫温德尔·威尔基的外行政治家为总统候选人，塔特尔竟然认为还是让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留在白宫比较好。他领导了“共和党人支持罗斯福”的加利福尼亚支部，在大选前遭到了亲友们的唾弃，大选后捞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斯鲁特喜欢这个自行其是的公使。如果说这个经营铁路公司的人缺乏外交经验，那他倒颇有些起码的常识，他不用犹疑再三，就可以立即对棘手的问题做出决定。

斯鲁特三天没听到塔特尔的音信，后来在上午九、十点钟，这位公使打电话给他了。“哦，喂，莱斯⁽¹⁾，快来吧，咱们聊聊。”

对美利坚合众国驻瑞士代表的身份来说，这间办公室未免朴素了些：书架上堆满了看来没人翻阅的公文卷宗，黑黝黝的旧家具，三扇窗子面对外边迷雾中的秃树，碰上晴天，从窗子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脉。公使仰面靠在一张转椅上，叉起十根粗指头搁在肚子上，天南地北地谈着战事，弄得斯鲁特莫名其妙。他说，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安然从布雷斯特开出，是英国衰落的一个迹象⁽²⁾，比在马来亚惨败还要糟糕。“我的老天爷哪，莱斯！马来亚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可要是皇家海军加上空军都阻止不了两艘受了重创的德国战列舰在他们的炮口下打英吉利海峡溜走，那准有毛病——不是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毛病，就是他们的战备状态有毛病，要不两者都有毛病。”

斯鲁特闻到一阵带有甜酒香味的烟味，只见三等秘书奥古斯特·范怀南格带了文件夹走进来，就是斯鲁特放万湖会议文件的夹子。斯鲁特一看，心都凉了。范怀南格是公使馆里对犹太人事务最反感的，到底是因为他是领事出身——前不久，他才通过驻外机关事务局的途径调来——还是因为他抱着上流人士那种刻骨的反犹主义，斯鲁特可说不上来。他知道，杰斯特罗跟这个家伙在佛罗伦萨闹过别扭。斯鲁特认为范怀南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讨厌鬼，荒唐地死抱着自己的家谱不放。

“莱斯，奥吉⁽³⁾，有过一些干情报工作的经历，请他参加一起谈好吗？”塔特尔说。

“那敢情好，阁下。”

范怀南格笑着坐下，跷起了肉鼓鼓的短腿，把文件夹搁在写字台上。

“那好吧，你对这材料的评价如何，莱斯？你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公使说。

“我认为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权威性文件。公使馆应当向国务卿拍发一份急电介绍概要，然后由特别航空信使向他呈交这份文件。”

公使朝范怀南格看看，范怀南格正宽厚地满脸堆着笑容。“奥吉可不以为然哪。”

“我的确不以为然。说得客气点儿，这是‘出于同情心搞的骗局’。”

斯鲁特勉强咧开嘴一笑：“倒要领教高见，奥吉。”

范怀南格面带笑容，喷出一口带甜酒香味的蓝烟，说：“好吧，咱们就从接关系的时间地点谈起吧。莱斯里，你在宴会上碰到一个漂亮姑娘。没多久，她父亲，一个叫雅各布·阿舍尔博士的，突然请你去吃饭。你素有同情犹太人的名声，初来乍到，对伯尔尼的情况也不太熟悉。于是——”

“得了，别再说下去了——”

“让我把话说完，老兄。”范怀南格眼睛对着公使骨碌碌转，一手捋着那头剪得短短的金发，“于是席上就有个神父提出要把有关犹太人情况的档案材料塞给你。妙啊！雅各布·阿舍尔凑巧是伯尔尼犹太人协会主席，一个紧盯着各国公使馆给难民发入境签证的财主。但他毕竟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不妨说是什么诡计多端的伪造文件者蒙骗了他和你那个神父，大概就是拿的这份所谓文件，在阿舍尔身上说不定还诈去了一大笔钱呢。当然啰，他也巴不得拿到手，这对他来说不失为绝妙的宣传工具。”

“奥吉，你这话只是推理罢了。如果德国人以战争为借口大肆屠杀——我猜是这么回事——罗斯福总统利用这文件就可以调动世界舆论来反对他们。”

“哦，得啦，老兄。纳粹虐待犹太人这档子事好几年前就榨不出油水来了，人们对此无动于衷。至于大规模罪行嘛，这文件纯粹是想入非非。”

“为什么？”

“为什么？唉，请你千万别纠缠了吧，你想内阁部长级官员开会，讨论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竟会如此平静——还写成了文件！这类事情绝不会见诸文字的。唉，这种夸张的文字，煞费苦心的玩笑，茶余酒后的语气！整篇东西就是浅薄之徒的虚构，莱斯里，写得非常蹩脚。”范怀南格慢条斯理地拿起文件夹，抽出那沓黑纸，散发出那股难闻的药水味，“瞧瞧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复制设备。顺便说一下，他们复印的文件一向不是黑底白字，他们用底片翻印，印出来全是白底黑字。我是说，我钦佩你的同情心，不过——”

“别管我的同情心，”斯鲁特厉声喝道，“我完全了解阿舍尔博士的为人！至于说到文件嘛，我说这是真的。文体华而不实，令人厌烦，就像

咱们俩都啃过的多数德国官方文件一样。会上人人都是语言乏味的空谈家，人人都一味按照德国风气巴结这个主席海德里希。这篇东西活生生是日耳曼人的官腔。再说到把一个惨无人道的方案见诸文字嘛——”斯鲁特把脸转向塔特尔，“阁下，那可再也比这更像是德国人的作风了。我是专攻德国政治历史取得学位的。听着，奥吉，你去念念特赖奇克⁽⁴⁾吧，念念卢埃格尔⁽⁵⁾吧，念念拉加德⁽⁶⁾吧。天哪，念念《我的奋斗》吧！希特勒无非是一个自学出身的街头煽动家罢了，可是连他也使用政治色彩浓厚的术语，还使用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冒牌哲学的道德框框，来证明他那些绝顶残忍的主意是正确的。我并不要就这题目讲堂课，不过——”

“我念过《我的奋斗》。”塔特尔说。

斯鲁特用拳头捶着写字台说：“得了，阁下，我看哪，这份文件是一个地下德国的人、自由德国的人复制的。我看他是冒着严刑拷打、死亡威胁和暴露他那个反纳粹组织的危险干的。我看，他偷偷把一台袖珍影印机带进绝密档案室，他心惊胆战，匆忙从事。复印这份文件还不是跟偷拍照片一样冒险吗？今天在德国，你要是不签一张能送你上绞架的收据，谅你连这种能印白底黑字的影印纸也休想买到。”

“你是一个热心的辩护者，老兄。”范怀南格又露出了笑容，“要注意这玩意儿注明一月二十日。一份绝密报告经过正式成文、批准、油印归档、偷偷复制，再秘密运到伯尔尼，这一切都不到三个星期？不，莱斯，我对你的同情心深表赞同，可是——”

“天哪，奥吉！”斯鲁特气炸了，“别再使用‘同情心’这个混账字眼啦！这种文件当然会火速送到外界来的！这文件讲述的一桩罪行，人们简直想都想不到！”

“哎呀！我钦佩你的同情心，莱斯，”范怀南格柔声答道，“且让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听。在佛罗伦萨，有份文件传到手里，也是用这一套特务活动的方式，内容涉及意大利的绝密作战计划。从文字上和外表上看，它不像这份那样粗制滥造，完全无懈可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出它是伪造的。我这样说了。可是，我们驻罗马的大使馆竟信以为真，把它交给了英国人。咳，他们仔细分析了这文件，就一笑置之。原来满纸荒唐，目的在于把他们的整个北非战略引向邪路。因此，事情很明白。那些玩意儿才是精心制作的，而这个嘛，”他用软绵绵的手指对着影印本挥了挥，“是一个低级笨蛋的作品。”

“行了，奥吉，多谢多谢。”威廉·塔特尔说。

三等秘书满脸堆着笑容，客客气气，甚至含着歉意，把烟斗一挥，站起身来就走了。

塔特尔把转椅转过半圈，又起手指抱着后脑勺说：“抱歉，莱斯，我同意奥吉的看法。那玩意儿是毫无知识的人的荒唐空想，拼凑成一个恐怖故事，搞出一份一文不值的假情报。”

尽管斯鲁特早就料到范怀南格会有什么反应，可是塔特尔说出这番

话来，倒真叫他大吃一惊。“请问你为什么这样说？”

塔特尔正在点雪茄，他津津有味地把雪茄含在嘴里咂着，然后拈着雪茄朝文件夹挥了挥。“就说铁路运输那一点吧。自从我到这儿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有关欧洲铁路的情报。马歇尔将军叫我干的——我认识乔治⁷⁾很久很久啦——我给他送定期的情况简报。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所有的车皮都办不了这事。莱斯里，你这里牵涉到由一个已经处于困境而且每况愈下的铁路系统来运输几百万老百姓的问题。希特勒光是运送他的军队、给养和外国劳工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车站里堆满了粮食、燃料、坦克，还有炮弹这类必不可少的物资。整师整师的官兵干坐在侧线上，因为火车无法运送他们上前线去。英国人又把他们的机车厂和铁路调车场炸得一塌糊涂。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明白吗？因此，这么一个周转不灵的铁路系统怎能来回运送遍布全欧洲的一千一百万人，实行什么疯狂的大屠杀计划呢？”塔特尔摇摇头，“这真是痴人说梦，胡说八道。伪造这份文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铁路情况，可惜他没做些调查研究。”

公使发表这番长篇宏论的时候，斯鲁特咬着他那熄了火的烟斗，颓然倒在扶手椅上，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阁下，我不怕被人家看作同情犹太人，容我答辩吗？”

“要说就说吧。”塔特尔咧开嘴笑笑。

“这事根本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只要在整个西欧撒下网，用扇形包抄的办法来个一网打尽，”斯鲁特张开手指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形，“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法国，接下来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统统扫到波兰和俄国沦陷区去。这些地方红十字会和新闻界都进不去，跟自由地区的居民又离得远，都是落后地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而且反犹主义猖獗。不过，阁下，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在波兰和俄国沦陷区了，这就是最要紧的一点。即使要搬动的话，他们也用不着搬多远。从西欧运送犹太人绝不会增加铁路负担，西欧没有战事啊。”

公使抽着雪茄，睁开那只好眼睛盯着斯鲁特：“你打算怎样鉴定这份文件的真伪呢？”

“你认为要怎样鉴定才算数呢，阁下？”

“问题就在这里，这桩混账事情我一点儿也不信。我说铁路运输问题是克服不了的。好，我不是叫你忘了这档子事。办得到的话，搞个鉴定来，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

“一定办到，阁下。”

“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可并不是说把它交到比方说美联社记者的手里啊。”

斯鲁特满脸火辣辣的，答道：“保证不让人看到，除非由你把它发表出去。”

“那好吧。”

斯鲁特带了文件夹回到办公室，不由得感到精疲力竭、一蹶不振，愣愣地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受了挫折，心里老是想不开，连嘴唇都发抖了，就埋头看起公文来，午饭时间也不休息。三点钟光景，一个秘书探头进来问：“你见不见让·赫西博士？”

“当然见。”

这位瑞士外交官精神抖擞地走进门来，他是一个正派人，小个子，愁眉苦脸的，长着一簇红色的山羊胡子，斯鲁特早在华沙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们有时下下棋，下棋时，赫西曾用施本格勒⁽⁸⁾的口吻对欧洲人的精神破产深表忧伤。“唉，我到锡耶纳去过了，我见到了娜塔丽·亨利太太。”赫西噤地拉开公文包，说，“是一个漂亮女人，犹太人，对吗？”

“对，她是犹太人。”

“嗯！”他的眼光朝旁边一瞟，捋了捋胡子，同时装出一副色眯眯的轻薄相，“我把你的信交给她了。这是她的回信。”

“谢谢你，让。其他新闻记者怎么样？”

“无聊透顶啦，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羡慕他们。我这就要向你们的公使去报告了。照交涉的发展情况看，这些记者可能在三四月间出来。”

斯鲁特锁上门，撕开信，在窗口对着几张黄信笺看起来。

亲爱的斯鲁特：

哎呀，收到来信真是喜出望外！趁着你那位好心的赫西博士同埃伦在外面柠檬房里喝茶，我赶紧把这封信打出来。

首先向你报告，我很好，路易斯也很好。说来真怪，我们在这里竟过得舒舒服服。可是，我一想到“伊兹密尔”号就忧心忡忡。我们差点儿就乘上那艘船出航了，莱斯里！一个认识埃伦的德国外交官把我们拉下船，用汽车送我们到罗马。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可是他把我们在大难中救了出来，也可能是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英国广播公司对这事的经过并未大事渲染，不过看来在土耳其人勒令“伊兹密尔”号离开伊斯坦布尔以后，这艘船就失踪了。天哪，这艘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这里的消息真闭塞！我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悸。什么世道呀！我救了孩子，我想我应当感到欣慰才对，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人。

我们看到屋子完整无损。揭掉家具上的布罩，床上铺起被单，生上火，我们就安顿下来了，玛丽亚和托玛索还是完全照往常那样干着活儿。天气寒冷，不过晨雾一消倒也明媚宜人，只有留在高雅旅馆里走不掉的那帮人才使我们想起了战争。他们到这儿来吃饭，一次来一两个人，警察对此很客气。有不少记者、家眷，还有一名歌唱家、两位牧师——古里古怪的一帮人，日子过得厌烦死了，多半都灌饱了托斯卡纳酒，喝得烂

醉，满肚子荒唐无聊的牢骚。不过，情况很好。

哦，天哪，我简直无法说起我收到你的信有多愉快！赫西博士刚走出房间这工夫，我竟哭了。这儿的生活真是寂寞得要命！你呢，在伯尔尼——相隔这么近，为争取我们的自由而奔走！我还没喘过气来呢！

唉，一下子只能说一件事，我还是赶紧把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事先跟你说说吧。

斯鲁特，埃伦正在打这个主意，不管打不打仗，都决定留在这儿了。

大主教和警察局局长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待他都有如流亡的皇亲贵族。对我们来说，奇怪的是这儿完全像和平时期一样。上星期天，人家居然允许他到佛罗伦萨郊外伯纳德·贝伦森⁽⁹⁾的府邸去吃饭——你知道吗，贝伦森就是那个年高德劭的美国艺术评论家。嘿！贝伦森竟对埃伦说，他不想离开，他年纪太大了，动不了啦，意大利就是他的家，等等，等等，他还是住下不走，听天由命吧。贝伦森也是一个犹太人——像埃伦一样，勉强称得上一个犹太人吧。埃伦回来时脑子里也这么胡思乱想，如果贝伦森能待下来，他为什么不能呢？至于我呢，当然可以自由回家。

乖乖！

我曾说过，伯纳德·贝伦森有很重要的、很有权力的社会关系，他为亿万富翁、王公贵族、国立博物馆、巨头大王鉴定名画，他很可能受到墨索里尼的庇护。这些对埃伦来说一点儿都沾不上边，他非常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一点。可是，他说他年纪也大了，意大利也是他的家。他的风湿病越来越不见好（那倒是真的），乘火车长途旅行，加上横渡大西洋，可能会把他拖垮，说不定就此落得个残废。他已经动手写他自命为最重要的著作，他那套著作中的“最后一部”是关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这本书开头写得很顺利，要知道，这本书把我们两人都忙坏了。

不过，他显然无法想象一旦我们统统走了，他会落得个什么样的苦境。他一个人与世隔绝的日子可不好受。万一他病了，就会落到敌对的外国人手里。他是在敌人的国土上呢！这就是他不愿面对的残酷事实。他说，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是封住德国人嘴的一出喜剧。反正事无论大小，他都有话说。

他有条备而不用之的锦囊妙计，心满意足地抱着不放，莱斯里。原来埃伦在二十多岁时间闹了一段小小的风流韵事，结果一场空，其间他一度改信了天主教。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很快就放弃了，不过再也没恢复原来的信仰，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他有个在梵蒂冈的朋友搞到了他在美国皈依天主教证件的复本，

把复本给了他。埃伦现在把这些一文不值的照片当成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他搞到了这些证件可真倒了大霉啦！

要知道，他熟读了《纽伦堡法令》，具体内容如何我不清楚，不过据说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凡是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前改变宗教信仰的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也许这只对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效。总之，埃伦说他对付得了意大利人，至于德国人嘛，哎呀，有了他那宝贵的改变宗教信仰的证件，加上美国新闻记者的身份，他才不担心呢。一句话，他只有几年好活啦，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写作，而他在这儿写作条件最好。

我求你劝埃伦打消这个念头，可能他会听你的话，我对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对我抱有歉意，千方百计想安慰我。他立我为他的全部财产和版权的继承人。埃伦为人深谋远虑，大小也算个财主。可是我仍然对他很恼火，而且极为担心。

我真不知道自己干吗要为埃伦如此烦心，这毕竟是他的命啊。在那段白白逝去的岁月里，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我操心的只是谈情说爱（天哪，当时我多年轻啊！），跑来帮他工作无非是想跟你接近一点儿。那时我简直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今我的命运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了。我的父亲过世了，我的母亲，人不在我身边，心也不在我身边，远在万里之外。尽管天下大乱，她却在迈阿密海滩打打卡纳斯塔牌⁽¹⁰⁾，参加参加哈达萨⁽¹¹⁾的会议。我叔叔几乎是我唯一的亲人，仅次于路易斯而已。跟埃伦相比，拜伦本人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概念，一段光辉灿烂的回忆而已，我对你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孩子父亲的了解还要深呢。

哎哟！我听到埃伦和你那位瑞士朋友的声音了，我得结束这封信。

好斯鲁特，亲爱的人儿，你简直想象不到我知道你在我附近，我心里感到多舒服。当初在巴黎我提出嫁给你时，你不娶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我当时多爱你啊！唉，事情往往只发生一次，过后就烟消云散，成为过去。它在你身上留下了烙印，使你永远变了样儿。人们要是早些明白这一点就好了——得了，这篇匆匆打出的胡言乱语有什么用啊。亲爱的，请你替埃伦想想有什么办法吧！

附上照片，你看我又瘦多了，不过至少脸上还露着笑容。路易斯逗人喜爱吗？

爱你的娜

斯鲁特坐在书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快照，把心目中的塞尔玛·阿舍尔同这个穿着普通家常衣服、怀里抱着一个漂亮娃娃的年轻女人相比，塞尔玛多么相形见绌啊！他心里想，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啦。当你失

去一个情人的时候，应该就像拔掉一颗牙那样，短短一阵子剧痛，痛定之后，牙洞立即就愈合了。人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可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却还像一个撩人心弦的娇娘那样迷住了他。单单看这封信，就给他一种甜酸苦辣都有的感觉。唉，她就用这种黄信笺，用这台y字面已磨损的雷明顿打字机，向他倾吐了多少激情流露的心里话啊！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如火如荼的爱情，那种人生难得一回逢的大好机会，全都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通过外交途径，要给她发封信恐怕也得花上两个星期，但他还是放下工作，给她写了一封三张纸的回信。向娜塔丽·亨利倾诉衷肠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尽管带着点儿令人灰心丧气的味儿。然后，他给杰斯特罗写了一封短信，告诫他打消留在意大利的念头。他撕掉了一份草稿，这上面提到了偶然落到他手里的那份犹太人大难临头的“新材料”，他不想让娜塔丽白白吓一场。公使叮嘱过他在文件没有鉴定真伪之前必须保密，这番呵责也使他深为不安。

可是，该怎样来鉴定真伪呢？

- (1) 莱斯里的昵称。
- (2) 1942年2月11日至12日，德国两艘负了重伤的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从法国西部港口布雷斯特开出，在光天化日下闯过英吉利海峡，英国海空军竟未能加以阻拦。这被认为是17世纪以来素称海军强国的英国所蒙受的空前奇耻大辱。
- (3) 奥吉是奥古斯特的昵称。
- (4) 特赖奇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十九世纪德国史》。
- (5) 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曾任维也纳市长，以反犹主义著称。他的观点对希特勒影响极大。
- (6) 拉加德（1827—1891），德国东方学专家，圣经学家。
- (7) 乔治是马歇尔的名字。
- (8)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曾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哀叹西方文明的精神破产。
- (9) 伯纳德·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原籍立陶宛，是意大利艺术研究权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造诣极深，长年居住在意大利。
- (10) 一种纸牌游戏。
- (11) 哈达萨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

第十七章

娜塔丽用冰凉的水淋了浴，浑身通红。她打着寒战，从浴室里走出来，赶紧用浴巾使劲擦干身子，站在镶着金边木框的古董穿衣镜前，把身子转过来转过去，看到自己扁平的肚子，不由得感到欣慰。说起来路易斯的出世只在她身上留下了几道淡紫色斑纹而已，甚至一对乳房也不太难看。战时配给口粮不足倒也好！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

她光着身子，不禁陷入一阵回忆，想起了他们在里斯本度蜜月的情景。有时候，她简直想不起拜伦是怎么一副长相，想得起来的也只是还在手头的那几张旧照片上的模样。这会儿她竟想象得出他过去嘿嘿假笑时那张歪着的嘴，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摸着 he 浓密的红棕色头发，感觉到 he 的一双硬邦邦的手的抚摸。这样活着等于死去，多么枯燥无味啊！真是爱情枉抛，青春虚度！她微微屈下一膝，这个柔美的姿势在米洛斯岛的维纳斯雕像⁽¹⁾和拉宾诺维茨的女子裸体画中是常见的。脑子里一想到拉宾诺维茨，她马上清醒过来。“虚荣的婆娘！”她心里摸不准该怎么打扮来迎接来吃饭的贵客，不禁说出声来。电话铃响了，她用湿浴巾裹住身子，去接电话。

“喂，亨利太太，我是贝克博士啊。银行里的会已经开完了，所以我还来得及赶到佛罗伦萨搭七点钟开往罗马的火车。我可以陪你和杰斯特罗教授先喝杯茶吗？”

“喝茶？我们正等着你来吃晚饭呢。”

“你真客气，不过战时请客吃饭是件麻烦事，而喝茶嘛——”

“贝克博士，我们弄到了小牛肉。”

“小牛肉！真了不起！”

“大主教送给埃伦过生日的，我们省下来请你吃。一准来吧。”

“我感到不胜荣幸，而且肚子也饿起来啦！哈哈！反正早班火车的速度更快。小牛肉！我领情了！”

从杰斯特罗家起居室的几扇落地长窗望出去，黑白分明的大教堂在夕阳斜照下，高踞在锡耶纳古老的城墙和高耸的朱红屋顶之上，构成一幅美景。不过，意大利多的是美景，真正缺的是苏格兰威士忌。娜塔丽端上一瓶黑格——黑格牌苏格兰威士忌、几只酒杯、苏打水和冰块，真让贝克博士不由得刮目相看。杰斯特罗说，这威士忌是伯纳德·贝伦森送给他的，“他完全是出于又听到了一个美国人的声音的一片感激之情”。她把娃娃抱出来了一会儿，贝克博士逗着路易斯，他的眼睛模糊了，脸上泛着红晕。“唉，我真想念自己的孩子啊。”他说。

杰斯特罗一杯酒落肚，不由得产生了一股逗乐和挖苦人的兴致。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²⁾也和他同贝伦森一起吃过饭，他就拿他们俩在席间

出的洋相挖苦一番。他取笑桑塔亚那灌下了整整一瓶酒；取笑贝伦森说起话来只顾自己一个人包场，取笑他欣赏自己一双匀称的小手做的手势。他坏心肠地用这些笑料来引人发笑，贝克博士听得哈哈大笑，娜塔丽也忍不住嘻嘻笑了几声。

她不知不觉中对这位来客有了点儿好感。她根本无法真正喜欢他，也无法真正信任他，不过他夸她的娃娃使她很高兴，而且他们一家目前太平无事也全靠他。他长着一张四方脸，披着一头浓密的金丝长发，不算难看，甚至自有一套不太高明的逗趣本领。她问他最后一次吃小牛肉是什么时候。他说：“亨利太太，我说不准了。两星期前，我在罗马吃过一顿小牛肉，不过我想那头小牛犊准是配了鞍子驯养了的。”

这顿饭显然吃得皆大欢喜。女管家看见又有小牛肉可以烹调，心里高兴，就用马尔萨拉甜葡萄酒调味，做了一道出色的嫩肉片。大主教还送来了一瓶香槟酒给埃伦做生日礼物，有了两瓶酒，大家就开怀畅饮，喝得精光。娜塔丽喝得多了点儿，她本来不想喝这么多，主要是为了不让埃伦把她那一份也一起喝了。他这一阵与世隔绝，也许神经处于压抑的状态，他就喝起酒来，快成酒鬼了。一旦酒喝过了量，他的情绪就不稳定，说话也就口无遮拦。这顿饭吃到最后，大家正吃着树莓馅饼和冰激凌，忽然飘来一股清香。

“我的好教授啊，是咖啡吗？”贝克问。

杰斯特罗不断拍着两只手的指尖，含笑说：“瑞士代办常给贝伦森带来点儿小礼物，我这位慷慨的朋友就跟我分享半磅。”

“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贝伦森决定不走了。”贝克说。

“唉，物质享受不能代替一切啊，维尔纳。伊·塔蒂别墅⁽³⁾也有不足之处啊。这地方年久失修，糟极了，伯·贝⁽⁴⁾对此常常感到很不痛快。可是，他说现在这里是他唯一的家园，照他的说法，他要‘抛下锚来挺过这场风暴’。他脸上露出狡黠而不十分清醒的笑容，加上一句说，“伯·贝认为最后一切都会好转，就是说你们这一方要失败。当然，他对意大利绘画是一个专家，对战争可不是内行。”

“从新加坡、缅甸、大西洋和北非的战局看起来，弗洛伊德博士⁽⁵⁾会把这叫作单凭主观愿望的想法。”贝克噘起嘴答道，“不过，不管哪一方战胜，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是用不着担心的。”

“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娜塔丽能把这句话说得不带一点儿火气，这就能看出她的随和。

“亨利太太，胜利会把硬性的战时政策软化的。”贝克的声调倒平静，“这是我个人深切的希望。”

女管家自豪地把咖啡端进来。他们眼看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注满了杯子，仿佛是魔术师从空壶里倒出来似的。

“哎呀！”贝克刚呷了一口就大声叫道，“到锡耶纳来真是不虚此行啊！”

“当然，桑塔亚那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既不是犹太人，又不是美国人。”杰斯特罗呷着咖啡，自言自语道，“他是一个怪人，维尔纳，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在哈佛大学一待就是二十年，写书说话用的都是精通的英语，却保留了西班牙国籍。他解释过这是什么原因，可是我听不懂。当时不是他酒喝得太多了，就是我喝得太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有点儿西班牙大公的味道，他本人对犹太人不大喜欢。你可以从他含蓄地挖苦贝伦森阔绰的排场的话里听出这层意思。桑塔亚那躲在罗马一个修道院的小房间里写他的回忆录。他说，一个学者住在靠近一幢大藏书楼的小房间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贝克说。

“说起来，我也能这样生活。”杰斯特罗伸出手，对四壁挥了一圈，“当初我用读书会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的钱买下这地方，那时我才五十四岁。这是我一时的放纵，我现在可以高高兴兴地扔下，毫不痛惜。”

“你也是一位哲学家。”贝克说。

“可我一提起叫我侄女带娃娃回国，让我跟贝伦森一样，抛下锚来挺过这场风暴，就老是惹得她发火。”杰斯特罗微带醉意地偷偷瞅着娜塔丽。

“我正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呢。”娜塔丽厉声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贝克说。

“因为一个哲学家不屑操心集中营的事。”娜塔丽说，杰斯特罗懊恼地看了她一眼，“这话失礼了吗？我叫埃伦面对现实可费事呢。总得有人这样做呀。”

“不见得所有的德国人都热衷于搞集中营吧。”贝克的声音和蔼而忧伤，胖嘟嘟的脸涨得通红。

“贝克博士，那么东欧传来那些事又怎么说呢？不是传说贵国士兵一直在屠杀犹太人吗？”

杰斯特罗站起身，扯着嗓子说：“咱们到起居室里再喝些白兰地和咖啡吧。”

他们俩的肚量都容不了对方半句话，这一点太明显了。贝克在起居室里安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小心地点上一支雪茄，把嗓音放得又从容又柔和，说道：“亨利太太，我认为你的问题不仅仅是挑衅性的。对于一般挑衅性的问题，我自有一般性的答复。如果你叔叔决定留在这里，我还能开诚布公地就他的安全问题提出一个看法。”

“真的吗？”她紧张地坐在沙发边上，面对着贝克。杰斯特罗站在窗口，手里拿着一杯白兰地，悻悻地看着她。“你对犹太人出了什么事究竟真正了解多少？”

“在意大利吗？什么事也没出啊。”

“在别处呢？”

“在占领区，外事部门是不起作用的，亨利太太。作战地区是由军方管制的。在当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占领者也好，被占领者也好，日子都不好过。”

“不用说，犹太人的日子更难过。”娜塔丽说。

“这一点我不否认。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主义，亨利太太。我对我们自己的暴行并不感到自豪，可是为了犹太人自身的安全，非得把他们集中起来不可！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担保。否则，在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等地，他们就会遭到抢劫和集体杀害。德国军队开到的时候，当地的流氓地痞看到德军不让他们立即参加抢劫和杀害犹太人，都大为吃惊。可以说一句，他们盼望有个‘大开杀戒的机会’哪。”

杰斯特罗插嘴道：“那你们部队的暴行是什么呢？”

“教授，我们的警察部队素质一向不高，简直算不上先进文明的代表。”贝克看上去不大高兴地答道，“处理得过火的行为是有的。犹太人这一冬过得真够呛，还闹过几场流行病。说真的，我们的士兵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郊外的雪地里也吃足了苦头。战争是一件万恶的事。”他转过脸来对着娜塔丽，提高嗓门说：“不过，亨利太太，你问起我德国军队是不是屠杀犹太人，我回答说这全是谎话。我兄弟是一个军官，他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待过不少时间。他向我担保说，军队不仅不准干暴行，而且经常出头干涉，保护犹太人不受当地居民欺侮。据我所知，这是千真万确的。”

埃伦·杰斯特罗说：“我生在东欧，长在东欧。我相信你。”

“可别让我含糊过去。我们的政权对好多坏事都得负责。”维尔纳·贝克摊开肉嘟嘟的双手，抽了口雪茄，喝了口白兰地，“我敢向你保证，即使我们胜利了，正派的德国人也不会忘掉这一点。这白兰地真好极了，教授，又是你那朋友贝伦森送的吗？”

“不是。”杰斯特罗带着高兴的神色，把酒杯凑在鼻子底下，“我最喜欢法国白兰地，早在一九三八年，我就有先见之明，囤积了好几箱这玩意儿。”

“对了，我兄弟跟我说起过几件奇事。说来也怪，一个人竟可以去参观这些悲惨的犹太区。想想看！有时仪态万方的波兰淑女同我们的军官去逛贫民区，在犹太人那里鬼混一夜。那里甚至也有稀奇古怪的小夜总会。赫尔穆特去过好几回，他要亲自去看看情况怎么样。他想多改善改善供应情况。他在军需部门，在罗兹，他倒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整个看来情况还是很糟，糟得很哪。”

“你兄弟去参观集中营了吗？”娜塔丽非常客气地问。

“咱们换个话题吧。”杰斯特罗说。

“亨利太太，那些是秘密的政治犯监狱。”贝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可正是在那些地方干出最可怕的暴行。”尽管娜塔丽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却有意保持着非常有耐心的态度，这使她很感动。她深悔不该提出这个话题，可是埃伦为什么偏偏要提出留在意大利这个荒谬可笑而令人恼火的想法呢？

“亨利太太，独裁政权是利用恐怖手段来维持秩序的。那是历来如此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强制德国人民服从一个独裁政权，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可是外界——包括美国——也并非清白无辜。我根本连集中营外面的大墙都没见到过。你参观过美国监狱吗？”

“这个比较不伦不类。”

“我只是拿你我两人对刑法机构的无知做个比较罢了。我敢说美国的监狱糟得很，我料想我们的集中营要更糟。不过——”他用手抹了抹脑门儿，清了清嗓子，“咱们刚才是从你叔叔的安全问题说起的，那是说，如果他要在意大利待下去的话。”

“不必谈了！”杰斯特罗狠狠地对他侄女皱起眉头，“娜塔丽，咱们邀请维尔纳到这儿来，是为了好好招待他吃顿饭。这个问题跟他不相干。伯纳德·贝伦森是一个非常精明、老于世故的人，可他也——”

“去他的贝伦森！”娜塔丽大喝一声，伸出一根手指对贝克戳戳，像是指责似的，“假如德国占领意大利呢？这一点难道不可能吗？或者假如墨索里尼决定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到波兰的犹太区去呢？或者假如哪个法西斯大人物突然决定要住进这幢别墅呢？我的意思是说，连想一想冒这种风险都是不可思议的、幼稚可笑的——”

“冒这种风险的是我，只是我一个人！”埃伦·杰斯特罗大叫道，把酒杯砰地放在桌上，连酒都洒了，“老实说，我对这已经感到腻了。维尔纳是咱们的客人，你们母子俩还不全靠他救了才活着？不管怎样，我从没说过我不愿走啊。”杰斯特罗猛地一下推开一扇玻璃窗，一股冷空气涌进屋里，一道蓝幽幽的月光射在东方款式的地毯上。他背靠着窗子站着，一只抖得厉害的手重新拿起了酒杯。“娜塔丽，你我之间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就在于你简直算不上犹太人，你对咱们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根本一窍不通，而且你也不感兴趣。你居然不动声色地嫁给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我是一个波兰犹太人！”这句话，他是骄傲地瞪着眼说的，“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塔森德》的学者！只要我高兴，我明天就可以恢复研究。我的全部著作关键就在我这身份上。我的神经末梢是触角，对反犹主义可敏感呢，我和乔治·桑塔亚那待在一间房里不到五分钟，就看出他也有反犹主义情绪。用不着你来警告我做犹太人要冒什么风险！”他冲着贝克博士说：“你身上一根反犹太的骨头都没有。你为一个可恶的政权效劳，至于你应不应该为他们效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你我改天应当讨论一下，不过——”

“教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难两全其美的根本道德问题。”

“我也这样想。贵国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不过真

遗憾，这回事追溯起来根子有多深啊！在阿奎那⁽⁶⁾的《神学大全》里就有反犹太人的规定了，这使你们的《纽伦堡法令》相形之下也变得温和了。教会至今尚未否定这些规定！我们在信基督教的欧洲永远是陌生人，是局外人。每当多事之秋，我们总是首当其冲，受难最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我们遇到了这等事；在闹瘟疫的年月里，也碰到了；大凡在战争和革命的年头里，都碰到了。美国是现代自由人士的绿洲，自然资源丰富，有海洋做它的屏障。我们精明能干，我们工作卖力，因此我们在美国混得挺好。不过，娜塔丽啊，要是你认为我们在美国不会像在德国那样被当作外人，那太天真的就是你，不是我！如果这场大战急转直下，美国打了败仗，它就会比纳粹德国更恶劣。路易斯在美国也就不会比在这儿更安全，说不定更不安全呢，因为意大利人至少还喜欢儿童，不太凶狠。这些都是你无法理解的简单真理，因为你身上的犹太血液太少了。”

“胡扯！完全胡扯！”娜塔丽回击道，“纳粹德国是历史的畸形怪物，既不是基督教国家，也不是西方国家，甚至也不是欧洲国家。拿它同美国相提并论，竟然假定美国打了败仗，真是醉后胡言乱语。至于我的犹太血液嘛——”

“什么？希特勒有什么畸形的？为什么德国人企图主宰世界，就比两个世纪以前真正主宰了世界的英国人更坏？或者比目前也在企图当主宰的美国人更坏？你看这场战争究竟为个什么呢？为了民主吗？为了自由吗？乱弹琴！为的是下回轮到谁来坐天下，谁来制定币值，谁来控制市场，谁来掌握原料，谁来剥削那些未开化大陆的广大廉价劳动力！”杰斯特罗这回可上劲了，酒后没遮拦的这张嘴更说个没完，一点儿也不含糊其词，而是像个被激怒的教授在课堂上讲课，声调干脆尖锐，“你听着，我猜我们会打胜的。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我是一个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人道主义者。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往往要扼杀自由思想、艺术和言论。可是娜塔丽，我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实在弄不懂到底是在专制统治下，靠几条死板的法规，实行恐怖手段迫使大家沉默，光叫大家尽尽本分，人性比较满足呢。还是在自由政体的困境和混乱状况下，人性比较满足？拜占庭帝国长达一千多年，不知美国是不是维持得了两百年？我在一个法西斯国家过了不止十年，可是比起在一味追逐金钱、骚乱不止的国内来，我过的日子着实要太平得多了。娜塔丽，我真担心来一个美国的一九一八年⁽⁷⁾，我担心那些由共同追求金钱利益而抱成一团的离心离德分子一下子又散了伙。我预见到了失败引起的恐怖活动，荒无人烟的摩天大楼和杂草丛生的公路，连南北战争都将黯然失色！一场地区对地区、种族对种族、兄弟对兄弟、众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会发生。”

维尔纳·贝克做了个手势，对娜塔丽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别再惹那老家伙发火啦。他用一种安慰人心的口吻，甜言蜜语似的说：“教授，你对美国这番精辟的见解使我大为吃惊。老实说，当初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也深为震动，有几个专门结交上层人士的人物悄悄跟我说，他们完全赞同元首对犹太人的立场，一点儿都不想我或许不同意这看法。”

“唉，上流阶层的反犹主义是种流行病，维尔纳。社会名流对天赋聪明、多才多艺的局外人一向嫌恶。是谁制定英国拒绝难民船进港的政策？还不是那帮一个鼻孔出气的守旧派反犹分子？掌管我们国务院的那些上层的反犹分子把南北美洲的大门都对难民堵死了。为什么至今我还在这儿？无非是因为人家暗中在我的证件上捣鬼罢了。”

娜塔丽力求用一种平静的声调说：“埃伦，是你拖拖拉拉。”

“就算是吧，亲爱的，就算是吧。”他一屁股坐到一张扶手椅上，“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是我极大的过失⁽⁸⁾。可是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十分了解高雅旅馆那帮闷得发慌、整天泡在酒里的新闻界人士都巴不得快点儿离开锡耶纳，我知道你也想带路易斯回国。不过，我认为今年可能会讲和，至少我对此表示欢迎。”

“欢迎？”娜塔丽和贝克两人的脸上几乎流露出同样程度的惊讶。“欢迎同希特勒讲和？”

“亲爱的，为了使人类能够生存下去，最好的出路就是结束这场战争，越早越好。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早已被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宗教的崩溃以及两次机械化的世界大战破坏了。它再也经不起一次打击了。说来心酸，我几乎庆幸新加坡的沦陷——”

“新加坡没有沦陷——”

“哦，那是日子问题，”贝克插嘴道，“或者是钟点问题也未可知。英国人在亚洲可完蛋了。”

“咱们正视一下这个问题，”杰斯特罗说，“日本人是亚洲的本地人，欧洲人可是外人。俄国的战线相持不下，大西洋战线又是相持不下。讲和无论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当然还有对犹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事情。总比进行一场报复性的消灭穷国的五年圣战⁽⁹⁾更加顺天应人吧。我想如果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工业潜力，是打得垮他们的，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已经显示他们的能耐了。霸权可以分享的嘛，英、法经过几世纪的流血争夺，懂得了这样做。到头来可就不得不同俄国人分享天下。战争拖得越久，纳粹后方犹太人的处境就越惨。亲爱的，如果我们当真打垮了德国，结果只会打出一个苏维埃欧洲来。难道这是令人满意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希望这场血腥的狂暴行动趁早结束呢？如果一旦真的结束了，那么我白白把自己整个一生的老窝连根拔掉岂不荒唐可笑？可话又说回来，没有我跟着你，你是不肯走的，那么我就走吧。我从来没二话。不过，我不是一个自己拿不定主意、只考虑留下来的老糊涂，我不容许你再用这口吻跟我说话，娜塔丽。”

他没搭理他。

“亨利太太，我看你叔叔对战争的高见真是透彻，发人深省，他赋予了这场荒谬的大屠杀一个主题、一个目标和一个希望。”维尔纳·贝克激动地说。

“真的吗？同希特勒媾和？希特勒说的话，谁信得过？希特勒签的文件，谁信得过？”

“这问题并非解决不了。”贝克不动声色地答道。

“对极了。还有其他德国人哪，甚至还有其他纳粹分子，”杰斯特罗说，“暴君的皮可不是钢板做的。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教授，我除了跟自己的兄弟之外，有好长时间没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话了。”维尔纳·贝克的眼睛对着杰斯特罗异样地闪闪发光，声音也颤抖了，“我将装作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不过，你是我衷心信赖的好老师，我要告诉你，我跟自己的兄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诛戮暴君的道德问题，一直谈到天亮。”

“我这会儿该去喂孩子了。”娜塔丽站起身，维尔纳·贝克也一跃而起。

“亨利太太，请容许我感谢你请我吃这么丰盛的饭菜，我有好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哎呀，我们能保住性命恐怕还多亏你呢。这一点我可不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我——”她对地叔叔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径自打断话头，匆匆离开房间。杰斯特罗站在敞开的窗子前，一头稀发随风飘拂，脸上被月光照得阴影重重。

“教授，你对战争的论述使我大为震动，你这番话像修昔底德⁽¹⁰⁾的思想一样精辟。”贝克博士说。

“唉，维尔纳，这只是气头上说的话罢了。可怜的娜塔丽，哪怕是动物，做母亲的也会为自己的娃担心呢。这些天来跟她真不大好相处。”

“杰斯特罗博士，等你回了国，我倒要劝你写本篇幅短小的书，发表这些见解。写一本像《最后一场赛马》这样的书，就是你哀悼签订了《凡尔赛和约》的欧洲那篇短小精悍的绝妙挽歌。”

“哦，原来你看过那篇东西，”听上去杰斯特罗有点儿受宠若惊，“耍弄笔杆子的小玩意儿罢了！”

“不过，你对战争的那番远见真绝！像你这样一个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犹太人，竟这样通情达理地谈到日本问题，谈到德国革命问题，多了不起啊！甚至提出分享霸权这种才华洋溢的说法，认为这样做可能比五年相互流血残杀更可取！这话真激动人心。这话让人对人类之间可能存在兄弟情谊这一点恢复了信心。这对犹太人的精神是多么意味深长的颂扬啊！”

“你过奖了，可我对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东西都不写。我要赶紧写马丁·路德。得了，咱们临睡前喝一杯吧！”

“好。我打个电话叫我的车子来接。”

贝克打了电话，杰斯特罗呢，在矮脚酒杯里斟了两杯酒，比平时斟得更满。他们站在敞开的窗子前喝着，闲扯着窗外的景色和锡耶纳这种幽静的美。“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愿离开此地，你在此地有一个小小的私人乐园。”贝克说。

“是啊，我在这儿过得很愉快。”杰斯特罗的情绪大为好转了，“白兰地帮我捕捉了不少难以捉摸的主题和思想。”

“教授，你愿意考虑上罗马去，同中立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谈吗？光同中立国家的。戈培尔的宣传人员也好，盖达的雇佣文人也好，一个都不要。”

“有什么用处呢？”

“你对战争的看法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看法别出心裁，大气磅礴，英明睿智。这些话能造成极大的影响。老实对你说，”这个外交官的声音低下去了，“德国那些善良的人士听了会深受鼓舞。”

杰斯特罗捋捋胡子，笑得脸上都深深打起皱来：“未必吧，我只是一个作家。”

“哪儿的话。你有新闻价值，除了你之外，只有贝伦森和桑塔亚那在意大利独裁政权下生活得这么久。这一点我劝你好好想想。”

“这怎么成？我一回国，就要被人拿来示众啦。”一辆汽车辘辘地开进车行道，就是外交官来时坐的那辆银行公用的大轿车。“唉，你这就要走吗？”杰斯特罗说，“真可惜，我还想让你参观一下我的书房呢。”

贝克从窗口探出身子，跟司机简短地说了句话，杰斯特罗就带他上楼到书房去。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在书房里绕了一圈。贝克说：“哎哟，天哪，你私人收藏的基督教书籍那样齐全，哪儿也比不上吧？”

“唉，哪里谈得上呀！马马虎虎，可怜得很。可是——”杰斯特罗顺着书架——看去，他的脸色看起来深为悲哀，“不瞒你说，维尔纳，我一向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子女。如果我的爱有一个对象，那就是这些藏书了。当然，桑塔亚那说得对，公共图书馆最好。然而，待在这间房里，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儿亲切——听上去未免有点儿幼稚可笑——活着的感觉。这些书本跟我说话，书本的作者全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尽管有些作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化为灰烬了。我离开这幢别墅原不足惜，伤心的是扔下这些书，我心里明白兴许是这些书本的末日到了。”

“杰斯特罗博士，等你走了，我能不能替你把书装进箱子，捎到瑞士或瑞典去？战争总要结束的，那时你就可以重新拿到手了。”

这双忧伤的老眼露出喜悦的光辉。“我的好伙伴，你办得到吗？能行吗？”

“我回到罗马打听仔细了，再打电话告诉你。”

“哎呀，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我已经欠了你不少情啦。”

“请别客气！你提拔我获得了博士学位，造就了我一生的前程。眼下我要向你告辞了，多谢你今晚盛宴款待。杰斯特罗博士，我还要再劝说你一下，把你那番先知先觉的见解发表出来，让受苦受难的世人共享吧。我是好言相劝。”

“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维尔纳。”杰斯特罗调皮地

说，“祝你一路顺风。”

- (1) 此雕像于1820年在希腊爱琴海的米洛斯岛上出土时两臂已断，现藏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为最著名的维纳斯像。
- (2)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哲学家、诗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后返回欧洲，隐居意大利修道院。
- (3) 伊·塔蒂别墅是贝伦森在1900年结婚后购买的，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塞蒂格纳诺，别墅中收藏有大批艺术瑰宝及珍本图书，为欧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艺术圣地。贝伦森死后，根据其遗嘱，该别墅捐赠给其母校美国哈佛大学。
- (4) 即伯纳德·贝伦森。
- (5)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 (6)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主要著作为《神学大全》。在这本著作里，他提出神学与科学不能抵触。
- (7) 1918年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以失败告终的一年。
- (8) 原文是拉丁文。
- (9)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匈等国与英、法、俄等国相比，自以为是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点燃战火，协约国以世界文明保卫者自居，双方打了五年（1914—1918），以同盟国失败告终。希特勒上台不久，又提出要求“生存空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故杰斯特罗这么说。
- (10)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

第十八章

莱斯里·斯鲁特情绪低落，百无聊赖，只得饱餐一顿聊以解闷。这顿瑞士菜吃得过于油腻，瑞士酒也喝得过了量。他吃饱喝足，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公使馆去。他竖起衣领，低着头，顶着风雨，差点儿一头撞上刚走出公使馆大楼的奥吉·范怀南格。“留神，老兄。”

“嘿！”

“昨天我们会面时我说的一番话，请你不要见怪。”

“不见怪。”

“好。要是你进一步搞下去的话，会闹出大笑话来，说不定更糟。”

斯鲁特在办公室里扔掉了湿衣湿帽，一把抓起电话机，就给塞尔玛·阿舍尔挂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睡意正浓的声音：“喂？哪一位呀？”

“哦，阿舍尔博士，我是莱斯里·斯鲁特呀。”

“哦。”声音歇了片刻，“你想跟我女儿说话？我女儿不在家。”

“不要紧，谢谢你。”

“我女儿六点钟回来，要她给你回电话吗？”

“她有空就打吧。”

他着手工作，辛辛苦苦地钻在文件堆里，速度却只有平时的一半。钟敲六下，电话铃响了。“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

“你有工夫谈谈吗，塞尔玛？”

“当然有。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声调生硬冰凉，他一听就心中有数了。“呃，我很想打个电话给上回在你府上见到过的英国姑娘。”

“你是说南希·布里滕吗？她家住在泰伦大街十九号加芬公寓。你要南希的电话号码吗？”

“劳驾啦，真不好意思麻烦你。”

“不麻烦。等一下——啊，有了！南希的电话是68215。”

“真太谢谢了。”

“那么再见吧，斯鲁特先生。”

电话铃又响起来的时候，他正沮丧地往公文包里塞文件，听她的声音气喘吁吁、兴高采烈的。“呃，莱斯里吗？我在拐角汽车房打公用电话呢。”

“塞尔玛，我在你府上见到过的那个神父——”

“马丁神父吗？他怎么样？”

“我得找他谈谈。千万不能让你父亲知道，我又不能打电话到他教区神父的住宅里去。”

“呃，明白了，就这么回事吗？”稚气未脱的声调活泼起来，“回头我还得再给你打个电话。”

“我就要回寓所去了，电话号码是——”

“别，你等着别走。”

过了半小时，她又打电话来了。“菲尔德大街和林荫大道的拐角上。你认识那地方吗？”

“当然认识。”

“在那儿等着，我开车来接你。”

他刚赶到那条热闹的林荫大道路口，那辆灰色的菲亚特跑车就飞驰而来，车门呼地一下打开了。“南希·布里腾，装得可真像。”塞尔玛心烦意乱地一笑，喊着说，“上车吧。”

“哦，我总得找句话说说啊。”他砰地关上车门。他闻到了一股座椅的皮革味和她身上那股香味，他不由得回想起他们上回晚上一起出来玩的狼狈心情。“刚才你父亲就站在你身边吗？”

“可不是。”她挂上挡，刺溜一下车子就开动了，“我跟马丁神父不大熟，不过我刚才开车去找了他。他给了我几道奇怪的指示。我只能把你送到半道上，他说你千万不能再把我牵扯进去。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等事，真像电影。”斯鲁特听了笑起来。她又找补一句说：“别笑，说真的。有危险吗？”

“没有。”

“这件事跟他说的犹太人的消息有关系吗？”

“别问啦。”

“我父亲知道咱们那晚在一起了。”

“怎么知道的？”

“他问我的呗。我不能对他说谎。我没听他的话，又同你见面啦。”

“他究竟反对我哪一条？”

“哦，莱斯里，别说废话了。”

“我说的是正经话，他的态度真让我莫名其妙。”

“难道你不觉得我逗吗？”她把汽车飞快地开进一条黑沉沉的小巷，突然问了他一句。

“逗极了。”

“我觉得你才逗呢。我已经订婚啦，我们是信教的人家。我父亲的态度哪点让你莫名其妙？”听了这一连串干脆利落、明明白白的話，斯鲁特觉得仿佛听到的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声音，像在过去的日子里那样，把他追问得哑口无言。

塞尔玛在一座耸立着一排排住宅的小山前刹住车子，近旁有盏路灯，有两个穿得鼓鼓囊囊的孩子在灯光下玩“造房子”。“我就在这儿跟你分手了。你一直走到山顶，向左拐弯，沿着公园一直走，走到一座石砌的教区神父的住宅，石墙上有一扇木头的花园门。趁眼前没人，敲门就是。”

“塞尔玛，咱们难道不再见面啦？”

“不啦。”

那对圆溜溜的、充满柔情的眼睛在一块红披巾下闪闪发光。娜塔丽也经常这样裹着披巾御寒，看上去也是这个模样——如梦初醒，意气消沉，由于拼命克制自己而显得神情紧张。他不由得心头怦怦直跳，又一次因为在她身上找到娜塔丽的影子而追悔莫及。她握住他的手，用冰凉的指头紧紧握了一下：“千万珍重。再见了。”

“谁？”他敲敲厚厚的木头花园门，一个来应门的女人问了一声。

“我是斯鲁特先生。”

大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个难看的矮子在头里走，领着他朝一扇在暗处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凸窗走去，他看到神父坐在一张点着蜡烛的桌子边。斯鲁特走进屋，马丁神父就站起身，指着身边摆好的饭菜请他入座。“欢迎！陪我一起吃吧。”他揭开一只大汤碗的盖子，“这是红烩牛肚。”

“真可惜，”斯鲁特低头朝那碗热气腾腾、辛辣刺鼻的酱色东西瞧了一眼，他生平吃过一回牛肚，觉得像嚼橡皮，就此把它列为章鱼一类忌吃的讨厌食物，“我吃过了。”

“那好吧，”他们就座时，马丁神父从一只陶土酒壶里斟出红酒来，一边说，“尝尝这个。”

“谢谢你——哎呀，这酒好极了！”

“哦？”神父看上去高兴了，“这是我兄弟在维尔茨堡附近老家的葡萄园里自己酿的。”

马丁神父不再说话了，只是不慌不忙、平静地把一整个面包都吃光。他把面包掰成一块块的，就着牛肚，在盘子里蘸着酱汁吃。他每掰开一块面包，那个手势和红光满面的样子，都流露出他对面包色香味的满意。他不断给自己和斯鲁特的杯子里斟酒。一张圆脸，嘴唇厚厚的，神色安详得简直有点儿傻相了。那个矮胖的管家婆是一个长着一嘴浓密汗毛的中年女人，穿着一条拖到地板的黑长裙，端来了一块黄色的干酪

和一块面包。

“你尝一口干酪吧，”神父说，“包你爱吃。”

“谢谢，想来一定合我的胃口。”这会儿斯鲁特狼吞虎咽，干酪、新鲜面包、葡萄酒全都美味可口。

马丁神父满意地出了口气，把大半块干酪吃得精光以后，抹了抹嘴。“咱们这就去吸点儿新鲜空气吧。”

户外正起风，刮得园子里几棵高高的老树光秃秃的枝丫嘎啦啦响。“你有什么贵干？”这声音变得一本正经、焦急不安，“在屋子里我不便说话，哪怕是在自己的屋子里。”

“就是关于我在电影院里拿到的文件。你看过没有？”

“没有。”

“我得鉴定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据说这文件绝对可靠，不需要证明。”

他们不吭声，只有两人踩着砾石路的嚓嚓声。

“雅各布·阿舍尔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是他安排我们在他家见面的吗？”

“他没有安排过。”

“我跟你说说我这一头的经过，好吗？”

“好吧。”

斯鲁特就把他会见公使和范怀南格的事讲了一遍，他还把《会议纪要》的内容说了一下。神父听得怪腔怪调地喘着气，嘴里咕哝咕哝的。风呼呼地刮着，刮得树木唰啦啦响，他们在园子里踱来踱去。

“可怕啊，可怕！不过，说到可靠性嘛，斯鲁特先生，人家偏偏不肯相信，这种态度好比一堵石墙，你如今不是正拿头去撞吗？”他慢条斯理、又严峻又沉痛地吐着一字一句，一边抓着斯鲁特的胳膊肘，伸出一根粗短的指头对着他的脸戳戳，“偏偏不肯相信！这种态度对我来说可不是新鲜事。人家临终时我碰到过，人家忏悔时我听到过。我听到受骗的丈夫这样说过，听到有儿子在战场上失踪的父母这样说过，听到上当受骗的人这样说过。偏偏不肯相信，这原是人之情。凡是思想上无法理解一个可怕的事实，或者不肯正视它，那就掉过头去，仿佛只要坚决不相信，就能凭魔法把这事实变得没有似的。你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丁神父，我们的公使是一个精明能干、意志坚强的人。如果我能提供铁的事实，他就不会回避。”

“什么铁的事实啊？斯鲁特先生，你们的公使要什么样的证明才肯承

认呢？偏偏不肯相信，争论又何济于事？让我去说服德国公使馆某个人同他当面会见吗？你可知道这有多危险？伯尔尼到处都是德国秘密警察布下的罗网，这可能会要了那人的命，而你能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你们的公使疑心他看到了伪造的文件，是吗？那他不会干脆怀疑跟他说话的也是一个骗子吗？”

“德国公使馆来的人我倒认得出来。你最好还是跟你们那个人说，到目前为止，一切冒险都是白费，跟他说美国人说这文件‘内容可疑，来路不明’。”

神父松了他的胳膊，打开花园门，朝外面张望一下，说：“再见。笔走到公园那边，在威廉·特尔咖啡馆外面就有个出租汽车站。”

“你不再帮助我了吗？”

“斯鲁特先生，我已经请求我教区的大主教把我从伯尔尼调走。”神父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千万不能再来找我了。你们美国人的确不了解欧洲。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把阿舍尔父女牵扯进去。”

过了几天，奥古斯特·范怀南格把头探进斯鲁特的办公室说：“嘿，我刚才跟你的一位朋友进行了一次热烈的长谈，他想问候你。”

“好呀。是哪一位？”

“雅各布·阿舍尔博士。”

阿舍尔博士戴了一顶黑色的窄边帽，身上一套黑衣服宽松地披在两只塌陷的肩膀上，看样子就像个碰到紧急情况被迫从病床上爬起来的病人，不过他握手出人意料地有力。

“好吧，我就让你们这一对相思鸟待在一起，管保你们有一大堆话要谈呢。”范怀南格打趣地使了个眼色。

“我只待一会儿工夫，我请求你也参加，我们一起谈。”阿舍尔说。

范怀南格朝他摇摇一根手指，声音单调地回答说：“啊——啊。两个是伴儿，三……三个嘛成群，哈哈！”他嬉皮笑脸，眨眨眼睛，跳着舞步走了。

阿舍尔博士颓然坐在斯鲁特请他坐的一张椅子上。“谢谢你。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比预期的日子早，其实就在下星期四。这件事牵涉到匆匆履行的几项复杂的国际合同，所以我才来找范怀南格先生。”

“奥吉帮了你忙？”

“哦，对。”阿舍尔博士两道灰白的浓眉下的眼神看不清是什么含义，“帮了不少忙。好吧！”阿舍尔两眼深陷，显出两个可怕的黑窟窿，严峻地盯着斯鲁特，“我难得向别人求情。虽然我跟你不大认识，先生，可我还是来向你求这么个情了。”

“请说吧！”斯鲁特应道。

“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八天就要走了，如果在这期间我女儿塞尔玛打

电话给你，我求你不要见她。”斯鲁特在这个脸绷得铁板似的犹太老头儿面前，不由得心虚胆怯。“这个请求难办吗？”

“阿舍尔博士，我凑巧工作忙得很，没法子跟她见面。”

阿舍尔博士痛苦地伸出手来。

“祝你们在美国生活愉快。”斯鲁特说。

阿舍尔摇摇头：“我在伯尔尼待了十六年才有家的感觉，如今我要上巴尔的摩了，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熟悉，而且我今年七十三岁了。不过还是塞尔玛要紧，虽然姑娘家有时都很难弄，但她倒是一个有才华的好姑娘。因为我儿子是一个老光棍，所以她的终身大事也是我唯一的终身大事了。再见，先生。”

斯鲁特回过头来继续工作，他在公使馆里承担着跟法国维希政府打交道的任务。尽管正在打仗，瑞士、美国和法国沦陷区为继续进行三方贸易，正在谈判签订一项条约。德国人出于实用的理由，对此也听之任之。不过这件事实在难办，文件已经堆积如山。斯鲁特正快写完当天下午一次会议的发言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莱斯里·斯鲁特先生吗？”对方的声音苍老而高亢，十足英国腔，“我是托莱佛·布里滕。咱们在阿舍尔府上见过面。”

“对，对。你好吗？”

“好极了。那天晚上咱们不是谈得很投机吗？啊，你知道吗，温斯顿·丘吉尔今晚要广播。啊，我女儿南希和我想请你来我们家吃饭——不过是些家常素菜，可是南希做得还不坏。咱们可以一起收听丘吉尔的讲话，讨论讨论事态的新发展。”

“那可太荣幸啦，”斯鲁特说，心想没有比这更乏味的邀请了，“可惜我得赶个通宵，差不多要一整夜呢。”

对方不再哼哼哈哈了：“斯鲁特先生，你不来可不成。”

斯鲁特听出这个苍老的声音里有了一种职业上的强硬口吻，这是一个暗示啊，此人毕竟是英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蒙你再三邀请，实在过意不去。”

“泰伦大街十九号，加芬公寓，三号甲。七点钟左右。”

当天晚上，斯鲁特在伯尔尼一个破落地区的一幢满目凄凉的公寓大楼前面，看到停着一辆汽车，不由得暗自寻思，伯尔尼也许还有一辆和塞尔玛·阿舍尔那辆一样的灰色菲亚特跑车。问题来了：他已对塞尔玛的父亲下了保证，现在他是不是不能上楼去看一看了？他用诡辩术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就一步跨两级地上了楼。反正塞尔玛不曾打电话给他，他也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布里滕家里，人家真心诚意请他吃饭，他接受了。一句话，让那个忧心忡忡的做父亲的犹太老头儿见鬼去吧！尽管斯鲁特打算由着性子干，但塞尔玛·阿舍尔离开伯尔尼时准还会是没破过身的处女⁽¹⁾。

她穿了一件不大洁净的蓝上衣，跟家常便服差不多，头发用发卡随便地别住。她神情慵倦，闷闷不乐，跟他打招呼时一点儿也不轻佻，态度着实简慢，隐隐有些怨气。她跟那英国姑娘在厨房里忙着，这工夫，布里滕在一间塞满旧书旧杂志、充满霉味的小书房里，斟着烈性威士忌。“幸亏酒是用植物酿造的，怎么样？如果是用什么动物尸体蒸馏出来的，那我奉行的素食原则就得全部抛弃了。嘻嘻！”斯鲁特觉得布里滕说的这番笑话至少说过千百回了，这么傻笑少说也笑过千百回了。

老头儿巴不得谈谈新加坡的事。他说，一旦日本人在马来亚登陆，明摆着的战略就是且战且退，诱敌深入，一直朝南退到新加坡猛烈的炮火射程内。这期间的新闻虽然早已令人沮丧，不过转机必将到来，而且就在眼前了，今晚温斯顿显然有什么有关新加坡的惊人消息要发表。“偏偏不肯相信。”斯鲁特心想，现摆着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例子啊！甚至英国广播公司都公开透露新加坡正沦入敌手。可是，布里滕粗哑的嗓音里流露出的乐观精神是完全真诚的。

这顿饭吃得很紧张，非常寒酸。四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上，南希端上来的少见的素香肠和炖菜都是淡而无味的东西。塞尔玛吃得很少，眼睛也不往上抬，脸蛋绷得紧紧的，拉得长长的。他们正动手吃一道点心，那是非常辛辣的炖大黄⁽²⁾，这时短波电台里开始传出丘吉尔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他那篇阴沉的讲话里有好长时间没提到新加坡，布里滕不断使眼色、做手势，叫人放心，向斯鲁特表示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好消息就要透露出来啦。

丘吉尔顿住了，听得出在换口气。

说到这里，我有则令人心沉重的消息要宣布：新加坡失守了。大英帝国这座强大的堡垒，面对难以克服的强大优势，坚持多时，终于光荣放弃，以免该地平民百姓继续遭受无谓屠杀……

老头儿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脸越来越红，一双泪汪汪的眼睛闪着古怪的光芒。他们默默无言，一直听到讲话结束：

……因此，让我们迎着风浪，穿过风浪前进吧。

布里滕颤抖着伸出手去关上收音机，说：“好哇！这下我可错到家了。”

“唉，大英帝国完蛋了。”南希带着酸溜溜的满意心情说，“爸爸，该是我们大家正视这事实的时候了。尤其是温斯顿，好一个老掉牙的浪漫派！”

“一点儿不错！黑夜来临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了。”布里滕的声音跟丘吉尔的腔调一模一样，听上去像是怪腔怪调、尖声尖气的应声虫，“匈奴人将跟蒙古人携手合作了。斯拉夫人，天生的农奴将侍奉新的主子。基督教信仰和人道主义成了僵死的教条，技术上处于蒙昧状态的千年长夜来临了。唉，我们英国人总算打过一场恶仗了，我这辈子也算

活到头了，我可怜你们这些年轻人呀。”

他明摆着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塞尔玛和斯鲁特看了马上就告辞了。她在楼梯上说：“新加坡的陷落真的那么糟糕吗？”

“呃，对他来说这等于世界末日。这也许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末日，可战争还是要进行下去的。”

走到街上，她抓住他的手，手指勾住手指。“上我的车吧。”

她开到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停在人行道旁，没有关上马达。“马丁神父叫我给你转个口信。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事已安排妥当。星期日晚上六点，在你寓所等候一位来客。’”

斯鲁特大吃一惊，说：“我原以为他不希望你卷进去呢。”

“昨晚他来我家，爸爸跟他说我们下星期四要走了。我猜，既然我马上就要走了，他一定就此认定我是一个保险的信使。”

“很可惜，你不得不违背你父亲的意志。”

“南希的蹩脚饭菜倒胃口吗？”

“这顿饭吃得很值得。”

她直勾勾地望着他，顺手关上马达。“我看，你跟这个娜塔丽姑娘有过一手吧。”

“的确有过一手，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嘛。”

“没讲过多少，你很有外交辞令。你可想到跟我也可能来上这么一手吗？”

“这我做梦也没想到过。”

“为什么不呢？我还以为我长得像她呢。我有什么不同？引不起性欲？”

“这种话谈起来多荒唐，塞尔玛。谢谢你的口信。”

“我不能原谅我父亲去找你。真是丢人！”

“他本来不应该跟你说的。”

“我从他嘴里套出来的。我们拌了几句嘴。唉，你说得很对，这话是说得荒唐。再见吧。”她发动了马达，伸出一只手来。

“天哪，塞尔玛，你血脉不和，一双手老是冰凉的。”

“人家都不说，只有你老提这个。得了——有句英国话怎么说？‘一不做，二不休’。”她向他凑过身子，在他嘴上使劲吻着，一阵温馨的暖流撩拨得他心旌摇曳。她放低了声音，悄悄说：“好啦！既然你觉得我还这么撩人，那就稍微记住我一点儿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我也会永远记住你。”

她摇摇头：“不，你不会的。你有过那么多奇遇！你还会有更多的奇遇！我可只有过一桩奇遇，我那桩小小的奇遇。但愿你能找回娜塔丽，她跟你在一起比跟那个当海军的家伙要幸福。”塞尔玛的表情隐隐带着调皮味，“那是说，如果她还一定要嫁一个异教徒的话。”

斯鲁特打开了车门。

“莱斯里，我不知道你跟马丁神父在搞什么名堂，”塞尔玛大声说，“不过要多加小心！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更像惊弓之鸟了。”

星期日晚上没人来到斯鲁特的寓所。星期一早上，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苏黎世《日报》，第一版上整版都刊登着日军在新加坡告捷的照片，是由德国新闻处转发的：受降仪式，英国军队的士兵成群地坐在俘虏营里的泥地上，东京的庆祝活动，等等。有关马丁神父的报道很短，斯鲁特几乎错过了，不过这段消息就登在这头版的底下。卡车司机声称他的车闸失灵了，现正在拘留审讯中。神父死了，是被轧死的。

(1) 原文是拉丁文。

(2) 大黄粗大多汁，一般当水果炖煮，作为主餐尾食。

第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美国轰炸机空袭了东京！

我的脉搏噗噗噗地加快了，就像当初作为一个爱上了美国一切事物的侨民，染上了棒球热，看到宝贝鲁思⁽¹⁾来个“本垒打”⁽²⁾那时的情况一样。对我来说，美国就是我的宝贝鲁思。这一点我说出来不怕见笑。“宝贝鲁思”终于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啪地一球打到了看台上”⁽³⁾！

说也奇怪，盟军飞机的炸弹总是掉在教堂、学校和医院上，精确到这个地步，这在军事上是何等辉煌的成就啊！如果柏林电台说的都是真话——请问，德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如今几乎已把德国的宗教信仰机构、学校、医院全部夷为平地了，而其他目标偏偏没有命中！现在据说东京在这次空袭中，除了不少学校、医院和庙宇遭到野蛮的美国人炸毁以外，其他地方毫无损伤。实在离奇之至。

我的侄女称这回“杜立特空袭”（杜立特是指这次空袭的一位勇猛的陆军航空兵团的中校）只是一个花招儿，一次象征性的轰炸。照她说，这对战争不起什么作用。当英国广播公司播送这消息的时候，她竟然把娃娃托给厨娘，赶到我们的新闻记者同僚聚居的高雅旅馆，跟他们开怀痛饮，喝得烂醉。这帮人差不多老是喝得酩酊大醉，可是我有多年没见娜塔丽喝醉了。大概那天是当地一个爱慕她的人——一个头脑迂腐的美联社记者——护送她回来的，尽管她差点儿连路都走不了，她还是一肚子逗乐的笑料。

她的心情是那么愉快，我情不自禁地想当场就把我两个星期来一直憋在心头的重大秘密泄露出来，这桩秘密我连在本文中都不肯轻易透露呢。可是，我终于忍住了。她为了我已经吃足了苦头，保险丝烧到危险点以前，有的是机会来透露这件出人意料的事，保险丝也可能永远不会烧断。

被扣在锡耶纳的美国人员动身的日期已定于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将动身到那不勒斯或里斯本去，搭上一艘瑞典的豪华邮船，开回祖国。四月一日（我记得那天是愚人节），我的老朋友、锡耶纳的警察局局长来探望我。他一派托斯卡纳人的作风，连连唉声叹气，频频耸肩，讲话绕了不少圈子，露出口风表示对我们来说还有困难。具体情况他不肯做详细说明。

过不几天，详情就从我们驻罗马大使馆的一封来信里透露出来。情况主要是这样：纳粹声称有三名意大利记者被扣在里约热内卢静候审讯，说他们是德国间谍乔装的，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现今在同盟国的挑动下，竟遭巴西当局野蛮扣押。因为德国人对巴西人鞭长莫及，为了以牙还牙，他们要求意大利人扣押三名美国人，以此要挟我国国务院劝说巴西释放这些人。当然，这是十足粗野的日耳曼作风，一种营救他们那些因笨头笨脑而落入罗网的间谍的伎俩。不幸的是，如果真闹到这地步，这三个人质可能轮到我本人、我侄女和她的娃娃，因为且不说别的，就连我们自己的“记者”身份证也勉强得很呢。实际上，这场国际交易已经在进行中，而我们就在那些内定可能扣押的人员中。这就是大使馆透露的消息。

不过，这件事也未必真会发生。巴西大概会接受我国国务院的斡旋，再说，我们的朋友和救命恩人维尔纳·贝克博士正竭尽全力解救我们，一旦真的事到临头，无论如何也要从名单上指定其他三个美国人做人质。我恐怕应当劝止他这么做，不过我在战时也已经学会了狠心，时兴的风尚就是各自逃命。

我对娜塔丽瞒住了这消息。她既怕德国人，又怕他们可能加害于她的孩子，这种恐惧心理已经使她近乎患上神经病了。至于我呢，我并不着慌，我心甘情愿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死，并且一旦灾祸临头，无论怎样临头，就让人把我的骨灰撒在这花园里吧。不管怎样，我尸骨化灰的日子都不远啦。我说不上怎么会知道这一点，我的健康情况并不坏，然而我的确知道这一点。这一点既吓不倒我，也愁不死我，只会加强我的决心，在来日无多的岁月中竭尽全力地工作，写完我的《路德传》。

可是，为了娜塔丽，我必须尽一切力量确保我们走得成。我一做完早上的工作，就要去找大主教谈谈。他对意大利外交部不无影响。是时候了，利用一切门路，想尽一切办法。

- (1) 宝贝鲁思是美国球迷对著名棒球明星乔治·赫尔曼·鲁思（1895—1948）的爱称，他曾累计创造了714个“本垒打”纪录。
- (2) 棒球比赛中，击球手打出一球后，依次跑过一、二、三垒，并回到本垒，即为“本垒打”。
- (3) 棒球比赛中，杰出的击球手往往能把球打出场子，有时甚至打到看台上，这样就可称得“本垒打”了。

第二十章

红胡子扎在杰妮丝·亨利的脸蛋上，撩得她怪痒痒的。她紧紧搂住拜伦，心想，他乘那艘潜艇出海已经相当久了，这回久别重逢，所以不免搂得紧了一点儿，超过了一般叔嫂之情的分寸。再说，尽管她心里丝毫不存在乱伦这个念头，就跟丝毫不存在忤逆这个念头一样，但她倒真心觉得华伦的弟弟隐隐有股难以捉摸的魅力，而且她一向感受得到他的这股魅力。她并不在乎他满嘴酒味，也不在乎他那身皱巴巴的卡其军装上油腻斑驳，因为她知道他是开完了“乌贼”号的祝捷大会直接来的。他晒黑的脖颈上挂着一个双圈的赤素馨花环，散发出浓醇的馥郁香味。

“哎哟！”她摸摸他的胡子说，“你打算留着这把胡子吗？”

“为什么不留？”他取下花环，挂在她脖子上。

她被弄得心慌意乱，凑近鲜花闻闻，说道：“你的电话把我弄糊涂了。不瞒你说，你跟他的声音听起来真像啊。”

杰妮丝在电话里一听到他的声音，曾经脱口冒出一句妻子对丈夫的体己话。“听着，我是拜伦。”他打断她的话头，尴尬地静默了片刻，双方都不由得哈哈大笑。

拜伦腼腆地咧开嘴笑笑：“盼着华伦回来，是吗？”

“哦，都在传哈尔西率领航空母舰要回来了。”

“听说丢了一艘‘列克斯’号^(a)。”

“丢了一艘‘列克斯’号，”她忧伤地摇摇头，“在珊瑚海沉没的。那可错过了。”

“我侄儿呢？”

“在孩子自己房里呢。洗完澡，吃个饱，睡个觉，像朵玫瑰花似的香喷喷。”

“我想，对我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实际上，拜伦浑身上下真的臭气扑鼻。“我们刚下艇就开庆祝会——嘿，维克。乖乖，杰妮丝，”拜伦在婴儿房里喊道，“他个儿真大！”

“别吵醒他，他一醒就不会让咱们安宁。”

过了一会儿，拜伦溜进厨房，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多好的小子。”他神思恍惚地说，听上去似乎有些悲哀。

杰妮丝穿着衬衫短裤，系着围裙，弯着腰在灶头做菜，粉红色的花环悬空挂着。她撩开披在脸上的金黄色头发：“原谅我身上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看来我再也打扮不成了，华伦实在难得回家。”

“我要打个电话到华盛顿去，”拜伦说，“不过现在那里正是深更半

夜，我还是等到早上再打吧。娜塔丽和我的孩子被扣在意大利，这一点大概你已经知道了吧。”

“勃拉尼，他们已经走了。”

“什么！他们走了？”拜伦兴高采烈地跳起身，“杰妮丝，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跟待在华盛顿的父亲通过话了——哦，就在三四天前，他一直在向国务院打听这件事呢。”

“可是，他肯定吗？”

“当然肯定。有艘瑞典邮船从里斯本载了那些被扣的美国人，目前正在途中，她跟孩子就在船上。”

“真想不到！”他一把抓住杰妮丝，紧紧把她搂在怀里，吻了她，“我看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他离开那儿了。他现在是准将衔，要被派到澳大利亚去当麦克阿瑟的参谋。他路过这儿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星期六就到。”

“啊，天哪，这好消息我盼了多久啦！”

“没错。你快团聚啦，嗯？”他放开了她，她淘气地咧开嘴一笑，“你们俩在一起度过多少天蜜月，三天吗？”

“还没三天呢。真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团聚啊。”他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埃斯特要我留在‘乌贼’号上。我们中队大半都调回来，不干巡逻工作了。情况很不寻常，潜艇基地有股味儿，看来在酝酿什么。”

她担忧地朝他看了一眼：“是吗？连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那儿也这样？”

“埃斯特听说日本人打算攻取夏威夷群岛，大战中的最大一场战役即将发生。眼前我不能离艇，这就是他的意见。”

“你不是接到大西洋潜艇部队的调令了吗？”

“他只好让我走。如果眼前就要打一仗，我可以留在艇上作战。也许我应当留下，我真搞不清啦。”

“这么说，埃斯特当了艇长啦？”

“可不，现在人家是埃斯特艇长啦，不再叫‘夫人’了。”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不喜欢？”

“哦，他是专门在女人堆里厮混的活宝吧？”她咧开嘴一笑，“就像歌剧院里的幽灵⁽²⁾。”

拜伦听得大笑：“歌剧院里的幽灵！这说法不错。”

他帮她把饭菜和酒端到阳台上一张熟铁架的玻璃面桌子上。虽然夕

阳还在树林那边照耀，她还是点上了蜡烛。他们喝着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吃着她匆匆做出来的肉卷。拜伦一边谈着埃斯特初次指挥巡逻的事，一边接连干了几杯。在他们奉令返回基地以前，他们击沉了两艘敌船，于是拜伦认为卡塔尔·埃斯特就要成为大战中一位了不起的潜艇艇长啦。他的眼睛开始炯炯发光。“嘿，杰妮丝，你能保守秘密吗？”

“那还用说。”

“我们击沉了一艘医院船。”

“我的上帝呀，拜伦！”她目瞪口呆，喘不过气来，“哎呀，这可是件暴行哪，这是——”

“请你听我讲下去，行不行？这是我生平最糟心的经历。半夜时分，我在甲板上值勤的时候，亲眼发现了这艘船。没有护航舰只，白色的船壳亮着探照灯，船上灯火辉煌，船舷漆着偌大的红十字。这是在爪哇岛北边的望加锡海峡。埃斯特登上舷侧观察了一下，就命令下潜，向它靠近。嘿，我寻思这是一次演习呢，谁知他说了声‘打开鱼雷发射管前盖’，我一听顿时吓坏了。我说：‘艇长，打算攻击吗？’他不理我，只顾一味驶近。我在计算机上操作，约莫相距一千五百码时，我已经得出一个完美的答数了，可是我觉得内疚得要命，副艇长只顾抓头皮，一声不吭。我就说：‘艇长，这目标是一艘医院船哪。万一最高军事法庭开庭，我只能直说啦。’好，勃拉尼，你要说就说吧，我现在可要对它开火啦。’他说，态度像冰棍一样冷，咂着雪茄，‘准备行动！升上潜望镜。确定最后目标方位，开火！’于是，放出了四枚鱼雷。”

“拜伦，他是一个疯子！”

“杰妮丝，你听下去好吗？那艘船炸成个火球，你在一百英里外都看得清！原来这是一艘伪装的军火船，别的船决不会像那样爆炸。我们升上水面，眼看它燃烧。它不断发出呼啦啦和轰隆隆的爆炸声，火花飞溅，烧了好久好久才下沉。弹药像烟花般不断爆炸。等船身沉下去，嘿，海上顿时漂满了奇形怪状的黑乎乎的东西。我们在海面上停到天亮，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大块大块的生橡胶球，有十到十五英尺那么宽。这些东西在海面上浮动着，好大一片，一直到地平线那头。宝贝儿，那艘船原是从爪哇装运橡胶的，还有一大批军火呢，大概都是缴获的荷兰货。”

“他怎么会知道这秘密的？弄错了他会害得两千个伤员淹死呢。”

“他猜中了。杰妮丝，可别对其他人讲这件事。”

“不讲，太吓人啦。”

门铃响了。她离开桌子，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到他，他就到。”卡塔尔·埃斯特身穿白制服，胡子刮得精光，腋下夹着军帽，身材瘦长、挺直，跟着她走进来。

“勃拉尼，基地车库里的吉普车都开走了。十点钟光景，你顺便把我捎下山去好吗？宵禁时间出租汽车不肯上山来。”

“你要上哪儿？”

“我回头再上这儿来。”埃斯特冲着杰妮丝怪模怪样地笑着，硬线条的嘴角微微翘起，“要是你不在意的话。”

杰妮丝对拜伦说：“你不是要在这儿过夜吗？”

“我还没想到这个呢。洗个热水澡，睡张真正的床？谢谢，我一准留下。”

“咱们一接到命令，二十四小时内就出发，拜伦。”埃斯特说。

“艇长，我早上八点准回去。”

“已经打定主意留在艇上了吗？”

“早上再告诉你。”

杰妮丝猜得出为什么拜伦绝口不提娜塔丽，因为埃斯特听了这个消息，只会更加逼他留在“乌贼”号上。

“最新消息是敌人将大举进犯阿拉斯加。”埃斯特对杰妮丝说，“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听到什么类似的消息吗？”

她毫无笑容，摇了摇头。他冲她咧嘴一笑就走了。

“他上这儿来拜访哪一位有福分的太太？”杰妮丝问。

拜伦只是耸耸肩膀，避而不答。

“干这种事真不要脸，勃拉尼。山上每一个做妻子的我都觉得可疑。”

“杰妮丝，你心眼儿坏才会往这上面想。”

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们一边闲扯着家常和战事，一边把东西搬进屋去。拉上了防空窗帘，拜伦的态度渐渐使杰妮丝觉得古怪了，他说话东拉西扯的，而且常常又尴尬又忧郁地瞅着她。酒喝得太多了？欲火上升了？在她小叔子身上，这情况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海上归来的年轻水兵呀。等他去洗澡的时候，她决定不换衣服，把灯亮着，再把酒藏好。

“天哪，真是妙极了。”他穿着华伦的睡衣裤和浴衣露面了，用毛巾擦着头发，“自从离开奥尔巴尼以后，我还没洗过澡呢。”

“奥尔巴尼⁽³⁾？”

“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他猛地倒在藤榻上，四肢肌肉放松，“可爱的小镇，要有多远有多远，总算还在上帝创造的这个绿色大地上。当地的人好极了，我们的供应船就停泊在那儿。杰妮丝，你有波旁威士忌吗？”他的态度相当正经。

杰妮丝对自己刚才的胡思乱想不由得感到害臊。她端来了两杯酒。他直挺挺地躺在藤榻上，喝了一大口酒，然后苦闷地摇摇头：“上帝啊，竟然又要见到娜塔丽了！还有娃娃。真令人难以相信。”

“听上去你并不那么高兴。”

“在奥尔巴尼有个姑娘，可能我有点儿内疚。”

“乖乖！”她演戏似的跌进一张扶手椅里。

“我是在教堂里认识她的。她在唱诗班里唱圣诗，这是一个小小的唱诗班，奥尔巴尼一切都是小小的。这班子只有三个歌手，加上这姑娘。她还弹风琴。这是一个小得好玩儿的海港，奥尔巴尼——只有三条街、一座教堂和一个镇公所。干净，可爱，有不少草场、花坛、精美的老房子和老橡树，十足英国风味和十九世纪风光。这真是别有天地。”

“她是什么人？”

“她名叫乌苏拉·科顿，小镇那家银行就是她父亲开的。她非常可爱，非常大方。她男人是坦克兵团的军官，在北非。我们的潜艇有过两次大检修，中间隔开两个月。这两次只要我有机会上岸，我们每分钟都形影不离。”

“后来呢？”

拜伦两手一摊，做了个绝望的手势。“后来？后来我们就起航了，我就到了这儿。”

“拜伦，我有一点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吗？”

“出了什么事吗？”他愤愤地皱着眉，“你是说我有没有扒下她的褙褙？”

“唉，你这话说得多难听。”

“天哪！你也这样想？每回我回到潜艇，卡塔尔·埃斯特总说：‘噢，你有没有扒下她的褙褙？’最后我忍不住说，如果他肯上岸去，暂且抛下自己的艇长身份，我就把乌苏拉这笔账跟他彻底算算清。这样一说，他才罢休。”

“亲爱的，这关系可大呢——”

“听着，我说过她男人在北非打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种事真把人折腾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倒也美滋滋的，这使我当时的日子好过了些。我永远都不会写信给她，这没意思。不过，天哪，我永远也忘不了乌苏拉。”

杰妮丝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搁在他的肩上，向他凑下身子，一头芳香的金发瀑布似的泻在他身上。她吻了他的嘴。她拿大拇指在他嘴上认真地抹了抹，说：“娜塔丽是有福分的。两兄弟竟能如此大不相同，华伦让我熬了多少苦日子啊！”

“得了，你嫁了一个捣蛋鬼，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

“一点儿不错，我知道。”

拜伦打了个哈欠，摇了摇头，说：“说来也怪，那段日子里，我对娜

塔丽越发迷恋了，我不断想念她。乌苏拉很可爱，可是比起娜塔丽来？娜塔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天底下没人比得上她！”

“说起来，我真妒忌娜塔丽，我也妒忌小乌苏拉。娜塔丽会原谅你和乌苏拉的，我是这么看的。”她嘴角一撇，带着一丝苦笑，“哪怕你像‘夫人’埃斯特说的那样，真的扒下过她的裤衩。你也知道，这是战争时期啊。晚安，拜伦。维克一早五点钟就要把我闹醒。”

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厨房里喂娃娃，忽听得一辆吉普车吱的一声停住了。华伦穿着整洁的卡其军装走了进来。她几乎有一个月没见到他了，他比拜伦个子大得多，身子沉得多，晒得非常黑，目光炯炯的。“杰妮丝，怎么搞的，门外还停着一辆吉普车？壁橱里藏着个野汉子，都快憋死了？”

他呼地一下子把她狠命搂在怀里，她拿一根指头堵住他的嘴：“拜伦睡在客房里呢。”

“什么？拜伦回来了？好哇！”

杰妮丝的嘴巴贴住他的嘴巴，话也说不清楚。“亲爱的，维克坐在高脚椅子里——”

华伦大步跨进厨房，娃娃朝他转过涂满蛋黄的小脸来，两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看着他，然后咧开嘴巴笑开了。华伦吻了他。“他真香。每回我出门，他就长高半英尺。来吧，小家伙。”

“你把他带到哪儿去？”

飞行员给儿子擦了脸，抱着他走进婴儿房，放到一张有栏杆的小床上，递给他一只玩具熊。

“亲爱的，听着，”杰妮丝跟在他后面，低声低气说，“拜伦随时都会闯出来，找鸡蛋和咖啡——”

他伸出一只有力的胳膊，勾住她的腰肢，把她带进卧室，随手悄悄锁上房门。

她俯卧在床上，光着身子，似睡非睡的，忽听得噼的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不由得睁开眼，眼皮沉重，眼神暗淡，淘气地瞅着她丈夫。只见他已在床上坐了起来。“说真的。”她说，声音粗得像男人，两人不由得哈哈大笑。太阳在华伦古铜色的胸膛上洒下一抹抹金光，他的烟卷里喷出的烟在阳光下蓝雾缭绕。

“我说，你是一个海员的妻子。”

“天哪，可不要是一个环绕地球的麦哲伦⁽⁴⁾手下的海员。”

“杰妮丝，我听见拜伦在走动了。”

“哎呀，不要紧，咖啡早煮好了。我看他找得到的。”

他声音有点儿粗哑地说：“我爱你。”她用一个胳膊肘撑着身子看着他。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喷出一大团灰蒙蒙的烟云。“最近这一回，真

是一次操练。就是说，白跑了一趟。两艘航空母舰组成一支特混舰队，轰隆隆地开了三千五百英里路程，赶到珊瑚海，又赶回来，迟到了三天，没赶上这场海战。如果我们及时赶到，就可以揍垮日本人，不至于损失‘列克斯’号了。‘约克敦’号也受了重创。开了七千英里路程，落得一场空。哈尔西还算走运，用不着他来付石油账。”

杰妮丝说：“现在人家在酝酿什么？你知道吗？”

“哦，你听到小道新闻了。总有什么重要大事，这错不了。我们在两天内又要出动了。”

“两天！”

“是啊，后勤人员日日夜夜都在为舰艇补充燃料给养。”他打了个哈欠，伸出一只棕色的胳膊搂住她，“这次战斗行动一定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那七千英里路程一路上光是搞巡逻，宝贝儿。巡逻啊，巡逻！飞出去两百英里，飞回来两百英里，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在云层上，在海面上空轰隆隆飞着。除了鲸鱼，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有不少闲工夫可以、好好想想。我寻思时间越来越宝贵，我不应当再这样混下去，害得你伤心。过去我太让你伤心了，我很抱歉。再也不啦，好不好？我要洗个淋浴，跟勃拉尼聊聊。他的气色怎么样？”

“呃，有点儿憔悴，有点儿消瘦。”杰妮丝听到他忏悔的话，高兴得目瞪口呆，拼命把声音放得跟他一样随便，“一脸浓密的红胡子，就和爸爸跟我们说的一样。”她摸摸他的脸，“我不知道你留了胡子是怎么一副长相？”

“不行！长出来会是夹白的。得了，爸爸见了勃拉尼包管高兴，随他胡子拉碴什么的。‘北安普敦’号跟在我们后边进港的。”

“拜伦说，‘乌贼’号干掉了两艘日本船。”

“嘿，这下爸爸听了可够乐的啦！”

帕格·亨利在“北安普敦”号舰桥上向阳的一侧，指挥手下在强劲有力的落潮中朝浮筒靠去。他看见斯普鲁恩斯在下面主甲板上踱来踱去，那艘等着送他们到“企业”号上去的专用汽艇停靠在舰边，原来海军少将要到“企业”号上去拜见哈尔西。接着，他们要走五英里路，到华伦家去。这是他们的老规矩了。浑身打湿的水兵们正在下面颠簸不停的浮筒上使劲摆弄着粗大的锚链上的钩环，帕格正在同格里格海军中校商谈有些要船坞检修的项目急需在再次出海之前完成。上回白白赶到珊瑚海一趟，弹药库里还贮藏充足，粮食和燃料可不足了。经过七千英里的高速行驶，四十八小时内就要掉转头去！太平洋准保马上要大闹一场了，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帕格·亨利心里可没谱。

“企业”号泊在港内时，通常总显得凄凉、冷清，舰上的铁鸟在拂晓前就在港外一百英里处起飞了，如今只剩下一个空鸟巢。不过这回舰上缺乏生气的样子看了使人害怕：斯普鲁恩斯的专用汽艇开近时没有鸣笛；没有扩音喇叭召唤舰上人员到通道列队，举行仪式；舷梯上阒无一

人，连值班军官也看不见。在洞窟似的机库甲板上，有一股鬼船上的阴森气氛。海军中校的通信副官一路小跑，向他们奔来，噤噤的脚步声在空洞洞的钢铁机库里发出回响。通信副官不顾礼仪地握住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胳膊肘，把他拉到一边，同时转过没刮胡子的苍白的脸说：“对不起，亨利上校。我想起来了，你儿子在凌晨三点起飞之前，还跟我一起喝过咖啡。”

帕格点点头，感到放心了，但面上一点儿都没流露出来。他在新赫布里底群岛沿海曾亲眼看见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企业”号上一个横翻筋斗栽进了海里，看样子大概不会是华伦，不过直到这会儿，他始终纳着闷，担着心。

“好了，亨利，咱们走吧。”斯普鲁恩斯轻声谈了几句以后说。专用汽艇乘风破浪一路开到潜艇基地去，斯普鲁恩斯什么都没说，帕格也什么都没问。海军少将的脸上镇静自若，几乎毫无表情。他们上岸时，他才打破沉默：“亨利，我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还有点儿事。我想，你大概想马上回去跟家人团聚吧？”从他的声调听来，他明明不愿放弃一起散步的机会。

“悉听尊便，将军。”

“跟我一起去吧，要不了多长时间。”

帕格在尼米兹办公室镶嵌金星的门外的一张硬板椅上等候着，一边把军帽拿在手上打着转，一边注意到四下里分外忙乱：打字机咔嚓咔嚓，电话铃叮零零，文书军士、海军妇女后备队队员和下级军官的脚步匆匆，来往不绝。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楼里的忙乱跟“企业”号上的死寂一样奇怪。看这光景就是要发生什么重要大事，错不了。帕格希望不要再来一次“杜立特空袭”。他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军事思想家，自从特混舰队出航以来，他始终对杜立特这一招儿持怀疑态度。

他在“北安普敦”号广播喇叭里宣读了一遍哈尔西的电报。“本舰队开往东京”，他一边读，一边不由得脊梁上感到一阵冷战。他心里顿时揣摩，两艘航空母舰怎能冒险开到以地面为基地的日本空军的虎口里去呢？在舰上人员的欢呼和呐喊声中，他对斯普鲁恩斯怀疑地摇摇头。第二天，“大黄蜂”号开来会师的时候，舰面甲板上停满了陆军的B-25型轰炸机，这才解开了这个谜。斯普鲁恩斯望着迎面开来的航空母舰，说道：“怎么样，上校？”

“我向这些陆军航空兵致敬，将军。”

“我也一样。他们受了好多个月的训练哪。他们将来只能一直飞到中国去，你明白吗？舰上甲板没法儿让他们飞回来降落。”

“我明白了。真是勇敢的人。”

“这不是很好的对敌作战吗，上校？”

“阁下，我理解力差，无法理解这次任务的绝对正确性。”

自从帕格认识斯普鲁恩斯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尽情大笑呢。直

到几天前，他们才又谈起那次空袭。那天在斯普鲁恩斯的寓所里吃饭，斯普鲁恩斯对他们没有赶上参加珊瑚海之战一事表示惋惜。有史以来第一次，敌对双方的军舰彼此没有打过照面儿，这是一场双方相隔七十五英里、全由飞机作战的决战。“海战史上，这还是新鲜事，亨利。不少军校的传统观念被推翻了。可能你对空袭东京的看法是对的，也许咱们早就应该一直待在南方，而不应该在太平洋上开过来开过去，大做宣传。话又说回来，咱们还不知道杜立特把日本人的作战部署打乱到什么程度了。”

斯普鲁恩斯这次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密室里待了半个小时光景，他出来时，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神色。“咱们就要上路了，亨利。”他们走出海军造船厂，顺着一条柏油路吃力地爬坡，穿过野草丛生、灰土蒙蒙的甘蔗田。他冷不防说道：“唉，我要离开‘北安普敦’号了。”

“哦？我听了不胜遗憾，阁下。”

“我也不胜遗憾，因为我就要回到陆地上工作了，他们叫我去当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参谋长。”

“哎呀，那好极了。恭喜恭喜，将军。”

“谢谢。”斯普鲁恩斯冷冷地说，“可是请你当参谋的时候，我不记得你马上接受了任务。”

话题到此结束。他们拖着脚步绕过一个弯，基地出现在眼前，横在山下远处，在鲜花盛开的树丛和蔬菜农场的层层绿色菜地那边，有码头，有泊满军舰的抛锚地和干船坞，有挤满来往小艇的航道。那些损坏的战列舰上都临时搭起了脚手架，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工人，而最壮观的是沿着“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舰身，有一长排使舰身复位的缆绳一直通到福特岛的绞车上。

“亨利，你看到‘约克敦’号伤情报告公文了。你说修理好要多久？”

“得三五个月，阁下。”

“哈利·华伦道夫海军上校是你的同班同学不是？就是造船厂的厂长？”

“哦，我跟哈利很熟。”

“他能让这艘军舰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回到海上去吗？因为他非这么办不可，尼米兹海军上将下了命令。”

“如果说有谁办得到的话，那只有哈利。”帕格答道，心里暗暗吃惊，“可这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一下。”

“是啊，不过三艘航空母舰要比两艘航空母舰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打击力量，这力量咱们很快就用得着了。”

拜伦和华伦在后阳台上吃着牛排和鸡蛋，他正把自己在甲米地抢救

鱼雷的经过讲给华伦听。两兄弟都光着脚，都穿着短裤和汗衫，已经叽叽呱呱谈了一小时。

“二十六枚鱼雷！”华伦大声叫道，“怪不得把你调到大西洋去。”

这样谈话拜伦觉得挺高兴，说实在的，还扬扬得意呢。好几个月以前，早在和平时期，华伦就警告过他，要是想得到海豚奖章，就得对布朗奇·胡班低头服软。如今华伦知道胡班垮了，而海豚奖章已别在客房里挂着的那件浸透汗水的卡其衬衫上。“华伦，埃斯特硬要我留在‘乌贼’号上。”

“你有选择权吗？”

“我已经接到了调令，总有办法好想的。”

“还不是潜艇上那套陈腐的行政制度吗？”

“差不多。”

华伦没有现成的话好奉劝。他一向满怀自信，这是根深蒂固的。他从小就压得拜伦低他一头，可是他一向感到勃拉尼身上有股独特的气质，这正是他所没有的。迷上了一个著名作家的侄女，一个出色的犹太女人，跟她结了婚，这件事他就办不到。由于战时的升迁机会多，拜伦当上了海军军官，这才很快拉平了这段差距。

“好吧，拜伦，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哈尔西把杜立特一伙飞行员送到了起飞的地点，我想这件事你总知道吧。”

“潜艇基地有这说法。”

“这是真的。当这些陆军轰炸机从‘大黄蜂’号上起飞时，我站在我们自己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目送他们编队向西直飞东京。这时我不由得眼泪直淌，拜伦，我放声大哭了。”

“我相信你这话不假。”

“好。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行动，可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一场鼓舞大后方的象征性轰炸罢了。目前太平洋只有一个兵种能真正给敌人重创，那就是潜艇，像这种机会，你一生也难得碰上第二回啊。如果你到大西洋潜艇部队去，那就错过好机会啦。既然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你知道娜塔丽现在没问题了，而且——”

杰妮丝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兄弟们，你们的爸爸跟斯普鲁恩斯少将绕过坡上史密斯家的屋子来了，正全速前进呢。”

拜伦低头朝自己的汗衫短裤看了一眼，捋捋胡子：“斯普鲁恩斯？”

华伦打了个哈欠，搔搔一只肮脏的光脚：“他不过来喝杯水，马上就要下山去的。”

门铃响了，杰妮丝去开了门。身穿雪白制服的海军少将脸上冒着热汗，在他们的父亲陪同下走到阳台上，两兄弟顿时一骨碌跳起身。

“拜伦！”帕格一把抓住儿子的手，父子俩拥抱了，“呃，将军，这就是我的潜艇兵。从感恩节以来，我还没见过他呢。”

“我那潜艇兵可乘着‘坦博尔’号出海去了。”斯普鲁恩斯用一块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抹抹红彤彤的脸，“出猎结果如何，中尉？”

“已证实有两艘击沉，将军。一万一千吨。”

维克多·亨利的眼睛里喜气洋洋。斯普鲁恩斯露出笑容：“真的吗？你们可胜过了‘坦博尔’号。马克-14型鱼雷怎么样？”

“糟透了，将军。真是丢脸。我们艇长连中三元全靠触发雷管，虽然违反命令，倒是每发必中。”

帕格一听儿子的回答如此冒失放肆，喜意顿消。“勃拉尼，鱼雷打不中往往就怪雷管不好。”

“抱歉，爸爸。我知道你跟磁性雷管装置那事有关系，”在和平时期，维克多·亨利曾经收到过一封表彰他这项工作成就的信，“我只能跟你说一句，生产过程中就出毛病了。即使用上触发雷管，马克-14型鱼雷也照样不行。太平洋潜艇部队所有的艇长都竭力反对，可军械局就是不听。真叫人讨厌。说真的，航行五千英里去进行鱼雷袭击，结果鱼雷命中目标只发出‘笃’的一声。”

斯普鲁恩斯发表意见说：“我儿子对这事说的也一样，尼米兹海军上将已经向军械局提出这个问题了。”帕格听了才放下心来。斯普鲁恩斯从杰妮丝手里接过一杯冰镇红茶，又回过头对华伦说：“顺便再问一句，上尉，无畏式飞机的航程是多少？”

“我们往往是用小时来计算的，将军。飞行时间约莫是三个半小时。”

海军少将有点儿神思恍惚：“你们设计时规定的航程是七百五十英里。”

华伦尖刻地笑了笑：“阁下，光是编队就耗了不少汽油。等飞到目标上空，燃料已经用光了，就像油箱上有个窟窿似的，我们多半飞到两百英里外的目的地就回不来了。”

“那么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呢？”斯普鲁恩斯一边喝茶，一边问，“同样速度和同样航程吗？”

“差不多，阁下。”华伦听了这些问题莫名其妙，但没流露出来，活泼地回答说，“不过TBD型鱼雷轰炸机⁽⁵⁾的速度要慢得多。”

“好！”斯普鲁恩斯一饮而尽，站起身来，“真解渴，杰妮丝。我现在可要下山去了。”

大家听了个个肃立。帕格说：“将军，可以叫孩子开车送您回去。”

“为什么？”

“如果您有急事的话，阁下。”

“用不着。”斯普鲁恩斯出去时，招手叫帕格跟着他。他关上前门，歇了口气，在晌午的太阳底下眯着眼看着维克多·亨利。他如今戴上了雪白的大盖帽，神色看上去更严肃了。“你那两个孩子性格虽然不同，倒都是块料儿啊。”

“拜伦说话应该有个分寸。”

“据我所知，潜艇兵都是个人主义者。好在他们俩都回来了，你尽量陪他们就是了。”

“将军，我舰上要办的事多得很呢。”

斯普鲁恩斯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亨利，这件事只对你一个人说。日本人打算向东方大举进犯，他们已经出海了，他们的目的是夺取中途岛。离夏威夷一千英里的地方有个日本人的基地怎么行？所以，尼米兹海军上将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都派到那里，我们即将打一场这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仗。”

帕格听了这番令人目瞪口呆的话，琢磨着想找一句合适的答话，听来既不像失败主义者，也不大惊小怪或虚张声势，更不愚蠢可笑。“大黄蜂”号、“企业”号，可能加上那艘补好漏洞的“约克敦”号，以及他们那数量不足的护航舰艇，来对付日本人的大舰队！人家至少有八艘航空母舰，也许有十艘战列舰，天知道还有多少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从舰队实力的问题来说，双方实在相差太远了，在和平时期，随便哪个演习裁判都不会提出这样双方实力悬殊的习题来做演习。他不由得声音嘶哑地脱口而出：“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您不愿回到陆地上去工作。”

“我眼前还不会回去。”斯普鲁恩斯眼神镇静，目光炯炯，这副神色维克多·亨利永远也忘不了。“哈尔西海军中将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医院去了，不巧他皮肤病发作，不能参加这场战役。他向尼米兹海军上将推荐我指挥第十六特混舰队，所以今天下午，我就要把我的行李用具搬到哈尔西的旗舰上去了。要等这场战役结束，我再到新的岗位去上任。”

这句话就像起先泄露战役消息一样叫帕格听得目瞪口呆。斯普鲁恩斯，不是飞行员出身，居然指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投入战斗！帕格竭力保持一种平稳的声调问：“这么说，情报当真是完全可靠的啦？”

“我们认为如此。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能出奇制胜。顺便说一句，我打算请你参加作战会议。”他伸出手来，“好，就照我的话，好歹陪陪你的孩子们吧。”

帕格·亨利回到后阳台上，在门洞背阴处停下脚步来。两个儿子现在到草地上交谈了，折叠椅拉得很近，每人手里都拿了一罐啤酒。一块料儿！他们看上去真是这样。他们如此起劲，到底在讨论些什么？他不忙着去打扰他们。他靠在门洞里，一面尽量多看看这幕也许要有好久看不见的情景，一面竭力揣摩着斯普鲁恩斯那凶讯的意思。他自己已经准备好在这些实力悬殊的条件下驾驶薄装甲的“北安普敦”号出航。他吃了三十年俸禄，早已做好打这场遭遇战的准备，可是华伦和拜伦都只有二十来岁，才刚开始尝到人生的滋味。然而，他待在“北安普敦”号上，算是

父子三人中处境最安全的一个。

这两个年轻人穿着花哨的汗衫和棕色的短裤，一个是瘦子，满脸红胡子；一个是大个子，身材结实，头发斑白。他在他俩的身上还看得到当年小时候朦胧的影子。拜伦在五岁时就是这么微笑；华伦两手使劲向外一推的动作，正是他在海军学院参加辩论时常做的手势。帕格想起了华伦生命中那个重大的时刻，他从海军学院毕业，成了营级指挥官，还得了现代史的优等奖；还想起了可怜的拜伦在哥伦比亚大学那次糟心的毕业典礼，因为学期论文迟交，差点儿不能毕业。他想起了一九三九年三月那个雨天，他接到调往德国的命令，当时华伦刚打完网球，满身大汗地跑进来说他已申请参加飞行训练，那时也收到了拜伦从锡耶纳寄来的信，第一次提到娜塔丽·杰斯特罗。帕格心想，他得尽快插进他们的谈话，问问她的情况。可是不忙，他还要再多看他们一会儿。

帕格心想，关于华伦嘛，他原是不必帮什么忙的。华伦一向向往着当海军，当上了海军航空兵，他已经胜过了他努力想赶超的父亲。侥幸活下来的航空兵有一天会当上海军下一代的将官，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了。至于拜伦嘛，帕格想起当初正是自己逼他去学潜艇，害得他跟犹太妻子分居两地。每当他们父子俩在一起时，这问题总是像一块暗礁，不得不回避。要知道，拜伦反正会被征入伍的，而且很可能他自己也会挑上潜艇这一行。可是，尽管帕格也为“乌贼”号击沉了敌船感到骄傲，但他还是不能原谅自己打乱了拜伦的生活，把他推进了危险的境地。

他深切感到岁月流逝，一去不回，谁要是做出轻率的决定，凭一时冲动犯了点儿小错误，就会铸成大错，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他陷入了这种深切的感觉，不能自拔。这两个他曾经严格加以训导、在心坎上默默疼爱的小孩子，已经变成了海军军官和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了，如今他们就坐在那儿。就好像是一个魔术大师施展的魔法，他要是高兴的话，还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扭转时光，把这个红胡子的潜艇兵和这个阔胸脯的飞行员变回去，变成两个坐在马尼拉草坪上吵架的小孩子。不过，帕格也明白，这两个小孩子一去不回了。他本人已变成一个严肃的老家伙，他们呢，也会不断朝特定的方向转变。最终，拜伦会在外形和性格方面都成为一个大人，这是他如今还做不到的。华伦嘛——

说也奇怪，维克多·亨利竟然无法想象华伦还会怎样变。华伦如今坐在那边太阳底下，拿着一罐啤酒，薄薄的嘴角叼着烟卷，发育完美，肌肉丰满，孔武有力，脸上深刻的线条充分流露出自信和果断，一双蓝眼睛里闪现出不大外露的幽默感。华伦将会永远是这副样子吧，做父亲的情不自禁地这样想，这想法在心头一扎下根，他就不由得浑身感到一阵寒意。他从门洞里走出来，嘴里大声叫道：“喂，还有啤酒吗？还是全给你们两个叫人伤脑筋的酒鬼喝光了？”

拜伦赶紧跳起身，给他父亲端来一大杯冰镇啤酒。

“爸爸，娜塔丽乘一艘瑞典船回国啦！至少杰妮丝的父亲是听人家这么说来着。怎么样？”

“喏！那倒是惊人的好消息，勃拉尼。”

“是啊，我还是想打个电话到国务院去证实一下。可是华伦认为我不应当调动，因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是最光荣的地方。”

“我可没提到过光荣，”华伦说，“难道我说过光荣吗？我才不管他娘的什么光荣呢——请原谅，爸爸——我是说潜艇在太平洋的战斗中挑大梁，你总算捞到这毕生难逢的好机会来参加永垂史册的行动了。”

“还有什么算光荣呢？”他父亲说。

拜伦说：“你怎么说呢，爸爸？”

帕格心想，又碰到暗礁啦。他立即答道：“接受调令就走吧。这场太平洋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你还来得及赶回来，尽量做出永垂史册的事情。你还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呢——呃，干吗这么调皮地笑呀？”

“我真没料到你会这么说，就是这么回事。”

屋子里的电话丁零丁零地响个不停。

“上帝啊，”帕格说，“这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娜塔丽回国啦！好歹说来，咱们上回像这样团聚是多久前的事啦？是不是华伦的婚礼？看来早该举行一次结婚周年宴会了。”

“对，”华伦说，“我没忘记这日子，可是当时我正在萨摩亚一带巡逻飞行。”

电话铃不响了。

“得，我主张明天晚上在莫阿纳饭店举行一场香槟酒会。”帕格说，“怎么样？”

“嘿，这主意杰妮丝准喜欢，爸爸。下山去，也许跳跳舞——”

“我也参加，”拜伦说着，站起身朝厨房门走去，“我来买酒。也许那是我打到华盛顿的电话接通了。”

杰妮丝从屋里奔到阳台上，脸蛋涨得通红，两眼睁得大大的。“爸爸，您的电话，猜猜是谁打来的？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他从莫阿纳饭店打来的。”

- (1) 即“列克星敦”号，水兵们爱称之为“列克斯”。在珊瑚海之战中，该舰中了日军鱼雷和炸弹，爆炸下沉。
- (2) 出自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部美国电影《歌剧魅影》，影片描写一个英俊的歌剧明星被毁容，变得丑陋可怕，被人当成作祟的鬼怪。
- (3) 美国也有奥尔巴尼，是纽约州州府，所以杰妮丝听了感到纳闷。
- (4) 费尔南·麦哲伦（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环绕地球航行的人，证实了地圆说。
- (5) 又称蹂躏者式鱼雷轰炸机，美国海军第一代鱼雷轰炸机。

第二部 中途岛

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美国当作一个正式的和愤怒的交战国来对付。

第二十一章

通向中途岛之路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在德文原著中，一开始是一篇对苏联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之间的冬天进行反攻的分析。对美国的读者来说，最好是以隆所写的关于中途岛战役的出色前言开始，这篇前言也提到了俄国的形势。不同战场间的互相影响超出一般人的料想，而隆是充分意识到这种联系的。

日本的崛起

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美国当作一个正式的和愤怒的交战国来对付。我们获得了一个勇敢但是贫穷的战友，一个遥远的亚洲岛国民族，他们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财富还不及美国的一个州——加利福尼亚，而战场上的那个新敌人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作战潜力。力量的对比对我们不利。然而，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我们仍然能够在这种形势中看到取得意外胜利的因素。

因为战争的基岩是地理，而在地理上，我们的局面仍然是令人畏惧的。元首的一只皮靴踩在大西洋的岸上，另一只踩在莫斯科城外的雪地里，他胯下的欧洲比拿破仑占领的版图最大时的欧洲、比西班牙的查理五世⁽¹⁾占领的欧洲，或者比安东尼王朝⁽²⁾时的欧洲更大。从北极到地中海，所有的国家不是我们的盟国，就是友好的中立国或者是被征服的属国。在我们的潜艇的猛烈攻击下，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和英国殖民地的资源纷纷沉入海底。每个月，同盟国航行的船只都有所减少，尽管他们在造船厂里拼命地工作。丘吉尔本人在回忆录中承认：“战争期间，只有一件事确实使我惊慌，那就是德国潜艇的袭击。”

至于苏联，它的冬季反攻以惨重的代价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这场攻势逐渐减退的时候，我们越战越强的部队仍然控制着伏尔加河西面大部分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破釜沉舟，同心协力进行战斗，尽管英国飞机前来轰炸，我们的军工生产仍然在扩大。

眼前，日本正以辉煌的胜利登上世界战场！

阿道夫·希特勒马上拥抱这些勇敢、矮小的亚洲人，把他们当作战友。那套关于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莫名其妙的废话，是说给纳粹狂热分子听的。我们德国军官都鄙视它，我们宽慰地看到希特勒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万二千英里外帮助我们赢得世界帝国，他们的肤色是黄的、黑的或绿的，元首根本不在乎。日本人丝毫不受纳粹理

论的干扰，因为按照他们的神道教信仰，他们自己是“主宰种族”。同我们的总参谋部不一样，日本的最高指挥部人员似乎容许这套废话影响他们的判断。

军事上的判断决不应该远离时间、空间和力量这三个基本因素。轴心国是否能取得意外的胜利，关键在于时间。至于空间，我们有利地在坚强的欧洲内线作战，而我们的敌人都散布在我们的外围，我们唯一有战斗力的盟国却位于地球的另一面。根据冷酷的力量对比，从长远观点来看，情况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然而，美国人眼下是软弱的，他们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在战场上发挥影响。因为他们急于要对日本进行报复，我们可以估计他们对那些处境极为困难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会有所削减。总之，我们仍然具有时间优势，去夺取胜利或者强制缔结差强人意的和约。

全球战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于北半球的工业文明世界都已经燃烧着战火，在硝烟弥漫中隐隐呈现出一个重大的主题：地球的表面都已经成为战场。这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为了遏制德国，英国和苏联都不得不竭尽全力，但是日本、美国和第三帝国现在不得不决定：“向哪儿出击？”

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众所周知，美国部队一直在准备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作战。他们那臭名昭著的“彩虹五号”计划远在阿道夫·希特勒进军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制订出来，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东进，或者说“德国第一”，按照克劳塞维茨^③的原则，直捣心脏。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国内反对日本的风暴，有意志力和理智保持着这个正确的军事见解。罗斯福总统伪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基督教博爱主义的外貌，骨子里却是一个狡猾和冷漠的征服者，远比性情冲动的、浪漫主义的、欧洲人头脑的元首更适宜于进行一场全球战争。

日本遇到的问题更复杂：北方是富饶的西伯利亚，为了保卫莫斯科，原来驻扎在那里的苏联部队只剩下一半；西方是中国，它在节节败退，但是仍然在有气无力地抵抗；西南方是资源丰富的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和辽阔的印度；南方是新几内亚岛和白人的澳大利亚；东南方是横在从澳大利亚到美国的补给线上的一座座有用的岛屿。美国对遥远而衰弱的东方怒目而视，把它帝国主义的前哨中途岛和夏威夷像针似的插入日本的生存空间。

日本的石油贮存量像蜡烛似的逐渐耗尽。六个月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对日本实行燃料禁运，这个残酷、蛮横的措施逼得它发动战争。它缺乏钢材；它缺乏食物；它缺乏大多数进行长期战争的必需品，它不得不对它早先所向披靡的胜利做一番估计。由于力量有限、时间有限，日本不得不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向哪儿出击”呢？

西伯利亚暂时是排除在外的，在进攻帝国主义财阀统治的国家以前，日本深谋远虑地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希特勒愚昧地没有要求日

本宣布废除这一条约和参加对俄作战，作为他向美国宣战的交换条件。因此，日本的后方是安全的，而我们不能同它联合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

德国的形势确实是异乎寻常的！遍布全世界的同盟国都在进攻我们，而日本——我们最强的盟国，却同俄国——我们最强的敌国保持和平！德国人民已经在为领袖原则⁽⁴⁾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个原则就是对希特勒的政治完全信赖。意大利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还有空军和人员众多的陆军，但是，它有一个纸糊的独裁者和不爱战争的人民，因此只是徒然消耗我们的燃料和钢材，而它那过长的、不设防的地中海的海岸线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这些因素全都说明一个问题。对英国作战，所有三个轴心国仍然能够联合起来，甚至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北非也会有点儿用处。显而易见，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对我们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在我们方面是俄国，在日本方面是美国；另一方面迅速采取联合行动，击溃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这是能够办到的，而且这是能够及时办到的。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同英国的覆灭相比，英国的覆灭将在世界历史上标记一个转折点，将大大增强日本在远东所取得的胜利的冲击力。

地中海战略

摧毁大英帝国的办法是封锁地中海，切断它通向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生命线。

海军元帅雷德尔在一九四〇年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它要求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在突尼斯登陆，越过利比亚和埃及，直捣苏伊士运河和中东，我们在那里可以指望得到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高举双臂的热烈欢迎。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发觉这种设想非常出色，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我们势力范围内的三个主要的薄弱地点就会投入我们的阵营。掌握了法属北非，大德意志帝国就会变成一座坚固的金字塔：在南方，它的底边在撒哈拉沙漠上，从达喀尔经过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到波斯湾；它的顶点是午夜太阳照耀下的挪威；西面的斜边是大西洋和设防的海岸线；东面（在一九四〇年）的斜边是同苏联的交界线。

我们南方那个虚弱的盟国意大利，会安全地被锁在一个轴心国统治的内湖⁽⁵⁾里。马耳他岛，英国在中地中海的小小的坚固的军事堡垒，会饿得支撑不住。非洲的财富会一船船运到德国的欧洲。我们会得到波斯湾的石油和亚洲的原料。从达喀尔那个突出的海角，我们会控制富饶的南美洲。这是黄金时代的召唤，德意志世界帝国的曙光。

早在一九四〇年，后来在一九四一年有过一个时期，希特勒对这个具有远见的计划抱有极大兴趣。那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憎恨他们的法国和英国主人，而“阿拉伯自由运动”欢迎我们的宣传和代理人。希特勒确实同佛朗哥探讨过直布罗陀问题，但是这个谨小慎微的西班牙人不置可否，而元首的心思已经放在即将到来的对俄国的进攻上，所以巴巴罗萨计划⁽⁶⁾暂时掩盖了地中海战略的光芒。

但是，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设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希腊、克里特和南斯拉夫无不处于一个强大的德国的统治下；隆美尔正在非洲进军；苏联受到打击，其军队差不多后退了一千英里，它的轰炸机航程远远到达不了我国；英国的海军被迫拉长战线，战斗力变得像纸一样薄弱，而“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沉没造成了印度洋水上力量的真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把它们的部队从北非调回，用来保卫新加坡和它们自己的国土。事实上，我们正亲眼看到大英帝国的世界体系在我们面前分崩离析。

敌人已经摇摇欲坠，我们就应该及时把它打倒。当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最强大的陆军。如果日本通过印度洋向西进攻大英帝国，而我们沿着地中海沿岸向东攻击，这个老朽的帝国不是会像纯钢的胡桃夹子夹着的一颗腐烂的榛子那样被夹得粉碎吗？

黑岛战略

当时在日本海军界出现了一份设想奇妙的秘密作战计划：黑岛战略。黑岛显示出高明的专业眼光和魄力，足以和曼施泰因媲美。如果实行这个计划，英国财阀政权确实可能迅速崩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

黑岛龟人大佐是日本海军中高级作战计划的制订人员，一个具有非军人习性的、古怪的知识分子，但是往往会迸发出电光石火般的战略才能。那份出色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就是他设计的。从此以后，日本海军一直在研究继续出击的长期计划：向东、向南、向西挺进的计划。海军士气旺盛。黑岛大佐的“向西进军”设想完全符合我们的地中海战略，他的主意今天仍然激动人心：

进军的时间必须同德国在近东和中东的进攻密切配合。

目标将是：

1. 摧毁英国舰队；
2. 占领战略要点和消灭敌人的基地；
3. 建立日本和欧洲轴心国军队间的联系。

黑岛的上司——海军少将宇垣，把他自己那份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惊险计划搁在一边，吩咐所有的参谋人员研究黑岛的方案。当时在柏林确实在议订一项日德军事协定。不幸的是，结果它竟是一份空洞的文件，薄薄的两页文件既没规定双方的参谋人员要共同研究，也没规定要制定联合战略。地球被一条通过西印度的线划分为两个“作战区域”，接着是冠冕堂皇的笼统原则：线的西面，德国和意大利将消灭敌人；线的东面，日本将同样办理；等等。这份废话连篇的文件最后以交换情报、合作供应和进行“贸易战”这类空洞的玩笑话结束。外交上的贻误使日本海军计划制订人员寒心，他们放弃了“向西进军”，认为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实现的主张。

唉！

希特勒发狂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当时正在重新审查雷德尔的地中海战略。

一家孤立主义的美国报纸《芝加哥论坛报》掌握了绝密的“彩虹五号”作战计划，用大号黑体字加上反对罗斯福的标题，刊登了全文。（隆弄错了，《芝加哥论坛报》刊登的是一份绝密的资源分析文件，即《胜利纲领》的摘要。——英译者注）这种奇特的叛国行为，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次幸运的获得情报的机会。文件毫无疑问是真的，希特勒在对美国宣战时提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在一九四三年派遣几百万新征的美国士兵和大量的英国支援部队在欧洲大规模登陆，以英伦三岛作为主要登陆基地。海军元帅雷德尔抓住了这一情报大做文章。显然，英国的垮台会使整个“彩虹五号”作战计划成为泡影，并且使美国不知所措。

恰恰在希特勒反复考虑这些情况的时候，日本人击毁了珍珠港。接下来是欢欣鼓舞的日子。希特勒听到海军、陆军（陆军并不拥护。我支持雷德的备忘录保存在我的文件中。俄国前线的将军们讥笑地中海战略是一个“幻想”。事实证明：它顶多同战胜苏联的观念一样，是一个“幻想”。——阿尔明·冯·隆）、空军纷纷发表议论，支持雷德尔的计划。他完全理解这个中心思想——轴心国共同迅速进攻，摧毁最弱的敌人——最后他勉强表示赞成，接着就动身到东线去了。我们的参谋部迅速制定出第三十九号元首指令：在俄罗斯转入防守，做一些必要的撤退并为后方阵地做好准备措施。我们把计划送到他的司令部里。

结果惹出了一场大乱子！

希特勒把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海德尔将军召去参加一个午夜会议。他尖声辱骂，说第三十九号元首指令“尽是胡说八道”，接着宣布东线上决不撤退，每一个德国士兵必须坚守岗位，不得后退一步，不战斗就处决。他当场免去了冯·布劳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部队的指挥权——一个下士⁽⁸⁾竟然免去了陆军元帅的职务！雷德尔的新战略当然暗淡无光了，因为它的中心思想是要从东线抽调四五十个师去扫荡地中海。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正月里同日本签订的协议内容这么空洞和浮泛的原因。

希特勒为什么会改变想法呢？

他回到黑暗阴郁、冰天雪地的战地司令部里，不得不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情。他不顾总参谋部的意见，一路向莫斯科挺进，直到十二月。气候和补给的困难使我们寒冷和精疲力竭的部队停止在没有掩蔽的阵地上。俄国人的反攻开始了，局部突破正在出现。真叫人心神不定，因为一个独裁者只习惯于胜利，别的都不习惯！

希特勒摆脱不了拿破仑的幽灵，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兰古⁽⁹⁾的《回忆录》在总参谋部里，像淫书在男学生的宿舍里那样，确实是被禁

止的。我们担惊受怕的元首毫无疑问想象到前线崩溃，德国军队败退，德国人被哥萨克人赶出俄国。这不过是梦魇罢了，我们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辽阔和坚固的前线，同拿破仑依靠几条纤细的补给线带领人马孤军深入莫斯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希特勒的心窍被这错误的比拟迷住了，所以他发布了严酷的“不坚守就处决”的命令，而且亲自担任指挥，使部队服从这道命令。

就算每个最高统帅都有权心怀失眠之夜的恐惧，也用不着把一道这样令人沮丧的命令送去给日本人啊。如果希特勒派一个小小的军事代表团到东京去——也许是海军元帅雷德尔率领瓦尔利蒙特将军或者我自己吧——那就有可能扭转局面，使黑岛战略受到重视。或者如果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以后邀请几位日本高级指挥官到柏林来考虑制订联合作战计划，那么即使俄罗斯前线仍然是大雪中两军对峙，即使我们准备在高加索发动夏季攻势，我们也有可能封锁地中海，逼迫英国屈膝投降。但是，没有日本联络官被允许到最高司令部里来。

“不坚守就处决”

有些历史学家和军事分析家仍然大加赞扬在东线“不坚守就处决”这道命令是希特勒的一大成就，是一个“拯救”德国军队的纯意志力的行动。但是，事实是：这道命令一颁布，这个奥地利冒险家的星辰就开始暗淡了。政治领袖需要避免陷在战争的具体事务中，保持开阔的眼界。一旦希特勒接管最高战地指挥权（对这一行，他不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只懂得一点儿皮毛的人），他就每况愈下了。

“不坚守就处决”这道命令事实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军事错误。在不利形势下，顽强的对抗是一条正确的原则，然而灵活的防守也是一条正确的原则。在俄国，我们的人数大大少于斯拉夫人，但是我们在领导才能、战斗能力和调动部队的艺术方面胜过他们。希特勒的命令要求做无谓的牺牲，这样就冻结了部队的调动，取消了领导，挫伤了斗志。我们战无不胜的形象化为泡影了。俄国的宣传画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德国士兵的形象：“冬天里的德国佬”，一个戴着钢盔、瘦成一把骨头的可怜巴巴的人，冻红的鼻子上挂着冰柱，“坚守和死亡”在一个守不住的岗位上。

雷德尔的计划，争取德国胜利的最后一个有条有理的设想，就这样消失了。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想象力去幻想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景：日本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挂着太阳旗，穿过飘扬着乐字旗的苏伊士运河，开进地中海！这样的政治影响将震撼全球，而且这是办得到的。我们在俄国的防线，如果根据第三十九号指令适当地缩短和加强，就会被顽强地守住，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鲜血流满俄罗斯的大地。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日本用少数的防守兵力，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守卫它那条防守相对虚弱的美国人的太平洋环形防线。

但是，把这一切当作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一样撇开吧。这仍然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由丘吉尔的回忆录证实：日本原可以任意占领马达加斯加岛，切断顺着东非海岸北上到埃及的补给线。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阿拉曼战役。隆美尔对图卜鲁格发动出色的奇袭以后，

挨饿的非洲英国军队原会在六月里向他投降的。那么，丘吉尔也许就会垮台，而战争也会变得大大对我们有利。

结果，地中海战略却退化为一个有名无实的“伟大的计划”，一次全面的出击，希特勒在击败俄国以后，就会以此一举结束战争。他喜欢在晚餐桌上谈论这个计划，而它始终只是晚餐桌上的谈话资料。

遗忘了的胜利

强大的日本海军磨磨蹭蹭，一再延宕，直到三月底，海军中将南云——珍珠港的征服者——才真正接到一项任务。在这以前，他带着航空母舰一直在蓝色的海洋上转悠，进行小规模攻击，正如评论员渊田所说的，“用大锤砸蛋壳”。时光一天天过去，日本快速的战列舰一直停泊在广岛附近的基地里。三月里，南云终于向西进攻印度洋里的英国海军和空军，目的是支援挺进缅甸的日本陆军。

这里终于对黑岛战略进行了一次试验，结果是取得了巨大胜利。南云的俯冲轰炸机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舰、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他摧毁了锡兰的两个基地和不少商船；他的零式战斗机把防守的剑鱼式飞机、飓风式飞机和喷火式飞机打得一败涂地，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承认英国皇家空军在欧洲从来没有这样惨败过。剩下来的英国军舰逃到英属东非，掌握了两个世纪霸权的英国海军在印度洋上销声匿迹了。事实上，印度洋成了日本的内海。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有丘吉尔坦率地写下了他当时真心感到的震惊和恐惧。

黑岛的设想就是这样被证明是正确的。马达加斯加、非洲海岸、苏伊士运河、波斯湾、地中海本身，都敞开着，听凭日本舰队挺进。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南云应召去执行别的军事行动。轴心国在时间上的有利因素被白白浪费掉，没有利用。

杜立特空袭

当时，美国从事了一个虽然轻率但是勇敢的宣传活动，那就是杜立特对东京的恐怖空袭。这惹得日本最高统帅部对“向哪儿出击”这个拖了好久的问题终于做出决断，他们几乎惊慌失措地选择了一条最行不通的道路。

低估美国人是他们的敌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他们看上去好像轻浮和随便，事实上，他们有着像机械似的非常有条理的头脑，一旦激动起来，他们能变得相当凶猛。美国佬当时在太平洋上还太弱，除了把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派出去进行小规模空袭以外，干不出任何别的事情来。但是，他们策划了这个野蛮的小花招儿，从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十几架陆军航空兵团的轰炸机去骚扰东京。因为日本巡逻机的航程只能达到航空母舰上飞机的航程，这次空袭获得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效果。这次行动除了滥杀平民以外，在军事上并无丝毫作用，但是美国人一直采取这种行动，后来在德累斯顿和广岛也是这样干的。他们的目的是鼓舞国内的人民，使敌人感到惊慌。

在技术上，这是极不容易办到的，但是美国人以他们惯常的聪明方式改装了轰炸机，并且改变了航空母舰的操作规程。一群志愿参加的飞机驾驶员在能干的陆军飞行员杜立特的率领下进行偷袭。炸弹从晴朗的天空中扔下来，在东京爆炸。美国欢欣鼓舞；全世界目瞪口呆；日本震得连地基都动摇了。战争仅仅爆发了四个月，神圣的天皇就受到美国佬的炸弹威胁啦！

山本——做出袭击珍珠港决定的大胆的海军最高统帅——现在下定决心，绝对不让这类事再发生，放肆的美国人必须受到教训，必须把他们驱逐得远远的，使他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永远飞不到日本。明确而事关重大的“向哪儿出击”的答案就这样产生了：“东进！”东进，那里没有具体的好处可以获得，但是东进，那里美国的舰队可能会被迫出动并且被消灭。而日本将占领敌人的一个前哨基地，在那里，它能够防止一切未来的杜立特空袭。于是，南云被召回去了。事情已经决定，无可挽回了。东进！

就是这样，由于这种错误的领导，我们和日本人以背相向，放过了大英帝国。我们在全球战场上各自奔向错误的方向：德国军队长途跋涉，向斯大林格勒挺进，而日本海军则开往中途岛。

英译者按：这篇分析文章在海军作战学院里是用来做研究课题的，我曾为这一课题做过讲解。作为一个陆军军官，隆倾向于把贯穿整个印度洋的海上补给线这个后勤问题，以及来自印度的海上和空中的侧翼威胁，贬低到无足轻重的程度。但是，一九四二年春天，轴心国最好的方针很可能确实是一方面抵挡住我们和俄国，另一方面从两面狠狠地夹击英国人。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失正达到顶峰，日本人向苏伊士运河逼进，加上隆美尔在北非挺进，可能会给丘吉尔政府造成可怕的后果。如果丘吉尔垮台，那么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但是，隆自始至终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极权主义的政府不适宜于联合作战。这种政府的特点是，它们都是由极端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组成的，他们都是通过阴谋和犯罪掌权的。一旦掌了权，阴谋家夺取了政权，这些特性仍然存在。正如盗贼动不动就翻脸，所以极权主义者无法牢固地结盟。

- (1)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统治的欧洲版图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和撒丁等地区。
- (2) 安东尼王朝（96—192），从罗马帝国皇帝涅尔瓦（96—98在位）继位到L.A.A.康茂德（180—192在位）被杀的古罗马时期。
- (3)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论》。
- (4) 领袖原则，一译“元首制”，德国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独裁制度。
- (5) 此处暗喻地中海已成为轴心国统治下的内湖。
- (6) 1940年12月纳粹德国秘密制订的侵略苏联的战争计划。
- (7) 曼施泰因（1887—1973），德国元帅，率领德军长期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后，终于在1942年7月攻克该港口城市。

- (8) 下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军衔。
- (9) 科兰古（1773—1827），法国外交家，1808年被拿破仑封为维琴察公爵，著有《回忆录》。

第二十二章

拉古秋准将得到的关于娜塔丽在哪儿的消息不正确。

中午，一场天昏地暗的暴风雨从锡耶纳上空倾泻下来。杰斯特罗情绪恶劣，正坐在淌着雨水的窗边，就着灯光，伏在书桌上写作。一到下雨天，他的肩膀就感到痛，他那老年人的手指头也变得不灵活起来。他在室外阳光下写出来的字句总是比较流畅。娜塔丽轻轻的敲门声暗示：“无关紧要的小事。你如果没有空，就不必理睬。”

“嗯？进来。”

他正在写的章节需要再详细地查一查马丁·路德对于独身生活的见解。杰斯特罗感到人上了年纪一动就累，而且工作反正也干不完，倒欢迎这会儿有人来打断。在灯光的阴影里，她那张瘦得皮包骨头的脸显得苍白和悲伤。她仍然没从遭到扣留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想。

“埃伦，你认识莫塞·萨切尔多特吗？”

“那个开电影院、拥有半条巴尔基·迪·索普拉街⁽¹⁾的犹太人？”他恼火地使劲取下眼镜，“我也许认识。我知道这个人。”

“他打电话来，他说你们在大主教的府上遇见过。”

“他有什么事？”杰斯特罗烦恼地挥挥眼镜，“如果他是我记得的那个人，就是一个老是哭丧着脸的白眼老头儿。”

“他想请你在他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上签个名。”

“什么？我在这儿待了十一年，他才来要求我签名？”

“我去回答你没空好不？”

杰斯特罗慢腾腾地露出一丝深思熟虑的微笑，在眼镜上哈了口气，把眼镜擦擦干净。“‘萨切尔多特’，你知道，是意大利语，等于库汉⁽²⁾，是‘教士’的意思。我们最好弄清楚莫塞·库汉先生到底要什么。通知他在我午睡以后来。”

暴风雨过去了，阳光灿烂，雨珠在平台的鲜花上闪闪发亮。这时候，一辆老式汽车呼哧呼哧地开到大门前。娜塔丽绕过一个个水坑去迎接这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矮胖老人。杰斯特罗坐在一张躺椅上喝茶，摆摆手招呼萨切尔多特在他身旁的一张长凳上坐下。

那个老人带来两本书，当他把其中一本不起眼的、包着蓝书皮的书递给杰斯特罗的时候，杰斯特罗说：“嗯，嗯。意大利文版，《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戴上眼镜，翻着那纸张低劣粗糙的书页。“我自己一本也没有了。恐怕只有藏书家才会有吧？那一版印数只有一千册左右，还是一九三四年出版的。”

“啊，说得对。非常稀有，非常珍贵。啊，谢谢你，不要牛奶，也不要糖。”娜塔丽正在一张轻便的小桌子旁倒茶。萨切尔多特说的是纯粹的托斯卡纳口音的意大利语，甜美而清晰。“一件珍品，杰斯特罗博士。这是一本好书，譬如说，你对‘最后的晚餐’的论述对我们的年轻人起了多大影响啊！他们看到教堂墙上的《最后的晚餐》，他们参加逾越节的家宴——经常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他们没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直到你为他们指出。你证明罗马人把耶稣作为政治激进分子处决，还证明普通的犹太人真心实意地爱他，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你的证明能得到更好的了解，那该有多好啊！咱们共同的朋友大主教有一次对我谈到过这段文字。”

杰斯特罗低下头去，流露出微笑。他喜爱被夸奖，不管是多么琐碎的，然而近来几乎一点儿都得不到了。“还有一本是什么书？”

萨切尔多特把一本磨损了的小书递给杰斯特罗，说：“也是一本难得的珍本。我近来在这本书上花了不少时间。”

“哟！我不知道竟然出过这本书。”他把书递过去给娜塔丽看，“《当代希伯来语》。真想不到！”

“米兰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好久以前出版的。这是一个小团体，可是资金挺充足。”萨切尔多特放低声音说，“我们一家人可能到巴勒斯坦去。”

娜塔丽停止切蛋糕，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到底用什么办法上那儿去呢？”

“我的女婿在安排这件事。我想你认识他，贝尔纳多·卡斯泰尔诺沃医生，他给你的娃娃看过病的。”

“一点儿不错。他是你的女婿吗？”

萨切尔多特听到这种惊奇的口气，疲倦地微笑起来，露出金牙，点点头。

“那么，他是犹太人？”

“眼下这样的日子里，谁也不会夸耀这个身份呀，亨利太太。”

“嗯，我感到惊奇，我过去一直没想到。”

杰斯特罗把那本语文课本递还给他，拧开笔帽，在《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空白页上开始签名。“你在这儿感到不安全吗？你在考虑的旅行是很冒险的，我们是亲身经历过才知道的。”

“你是指你们那次乘‘伊兹密尔’号航行的事吗？我的女婿和我为‘伊兹密尔’号的航行提供了部分费用。”娜塔丽和杰斯特罗交换了一下惊奇的眼神，“今天是安息日^③前夜，杰斯特罗博士。你跟你的侄女来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贝尔纳多也在。你们有多久没吃过一顿真正的安息日前夜的饭菜了？”

“约莫有四十年了。感谢你的一片好意，可是我想，我们的厨子已经

在做饭了，所以——”

娜塔丽干脆地说：“我倒很想去。”

埃伦说：“那么路易斯呢？”

“啊，你们一定要把娃娃带去！”萨切尔多特说，“我的外孙女米丽娅姆会把他当宝贝的。”

杰斯特罗在空白页上匆匆签了名。“嗯，那好，我们去吧。谢谢你。”

萨切尔多特紧紧地抓住那本书，说：“现在我们全家有一件宝贝了。”

娜塔丽用手把头发捋到脑后，绾成一个发髻。“那艘‘伊兹密尔’号后来怎么样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怎么样啦？你知道吗？他还活着吗？”

“贝尔纳多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萨切尔多特一家和卡斯泰尔诺沃一家住在锡耶纳古老的城墙外的新建区里，住在莫塞·萨切尔多特自有的一所难看的拉毛水泥的公寓的顶层，萨切尔多特管这公寓叫“堡垒”。电梯停止使用，他们不得不爬上五层陈旧的楼梯。他先后用几把钥匙开了不同的锁，把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公寓房间，房间里充满了刺激食欲的饭菜香味，摆放着擦得闪闪发亮的笨重家具，靠墙都摆着藏书，大柜子里尽是精美的银器和瓷器。

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在过道里迎接他们。娜塔丽从来没重视过他：一个小城市的医生，不过在锡耶纳算是最好的了。他殷勤的职业态度使她有点儿好感。他长着浓密的黑头发、水汪汪的棕色眼睛和黑黢黢的长脸，看上去同人们在古老的锡耶纳油画上看到的托斯卡纳人一模一样。娜塔丽的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这个男人可能是犹太人。

在餐厅里，医生向他们介绍他的妻子和岳母，她们看上去也很像是意大利人：两个人都长得身材结实，都穿着黑绸衣服，都是双眼皮、大下巴，流露出相似的甜蜜、天真的微笑。做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不施脂粉；做女儿的一头棕发，嘴唇上抹了点儿唇膏。落日的余晖映红了那些长窗，她们在夕照里点亮了摆在陈设奢华的饭桌上的安息日蜡烛。当她们戴上黑色的有花边的便帽时，一个穿着棕色天鹅绒衣服、脸色憔悴的小姑娘轻巧地跑进房间来。她在她母亲身旁站住，望着娜塔丽怀里的婴儿微笑。蜡烛在四个华丽的银烛台上闪闪发光，两个女人捂住眼睛，喃喃地念着祈祷词。小姑娘坐在一把椅子上，伸出两只胳膊，用清晰的意大利语尖声说：“我爱他，让我抱吧。”

娜塔丽把婴儿放在米丽娅姆怀里。两只细瘦、苍白的胳膊紧紧搂着婴儿，显出一副滑稽的能干样子。路易斯仔细地打量她，靠在她身上，钩住她的脖子。

萨切尔多特犹豫不决地说：“杰斯特罗博士，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到教堂去吗？”

“啊，对啦，大主教几年前就告诉过我，在田野广场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座会堂。”杰斯特罗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既感到惊奇，又感到高兴，“它的建筑有趣吗？”

“只是一座古老的会堂。”卡斯泰尔诺沃烦躁地说，“我们并不是很信宗教。爸爸是主席，找十个人来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去。那儿有时候能听到一些消息。”

“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会见谅吧？”杰斯特罗微笑着说，“我会叫全能的上帝大吃一惊，可能毁了他的安息日。我还是在这儿欣赏一下你的藏书吧。”

娜塔丽和医生的妻子在厨房里喂两个孩子吃饭，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带着女人跟女人说话的态度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她压根儿不信宗教，她直截了当地承认，但是她遵守一切宗教仪式，为了让她的父母高兴。她对自己丈夫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漠不关心。她的爱好是看小说，尤其是美国作家写的。有一位美国作家到她家里来做客，哪怕他不是小说家，也使她非常激动。听娜塔丽讲她同一个潜艇军官结婚的故事，那个医生的妻子听得入迷了。“哟！这简直像是一部小说，”她说，“一部欧内斯特·海明威写的小说，充满传奇色彩。”米丽娅姆喂起路易斯饭来，两个孩子对这件事都显出一副庄严得可笑的神情，她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她们把米丽娅姆和婴儿安置在小姑娘那个堆满玩具的房间里。“他对他的照顾会比任何一个女管家都好。”安娜说，“我听到了爸爸和贝尔纳多的声音，来吃晚饭吧。”

萨切尔多特和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回到家里来了，脸色阴沉。老人戴上一顶旧的白便帽，对着酒念祈祷词，接着就把便帽脱掉了。娜塔丽从这家人的低声交谈中发现有一个人还没来。“嗯，咱们吃吧，”萨切尔多特说，“咱们坐下吧。”有一个座位空着。

饭菜既不是意大利式的，也不像娜塔丽隐隐约约预料的那样，按犹太教的规矩烧。一道加香料的鱼、一道水果汤、一道仔鸡、用红花做作料的米饭和茄子烧肉。谈话慢条斯理地进行着。饭吃到一半，有一个叫阿诺尔多的儿子走进来：瘦削、矮小，约莫二十岁，他的肮脏的运动衫、蓬松的长头发和敞开着领子的衬衫，同这家人注重礼节的习惯形成强烈对比。他默不作声、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一走进来，时断时续的谈话就停止了。萨切尔多特又戴上便帽，领头唱一支希伯来语短歌，其他人都随着他唱，但是阿诺尔多不唱。

娜塔丽开始懊悔硬要埃伦来吃这顿晚饭。埃伦呢，只要医生的妻子在他的酒杯里一倒满酒，就马上喝干，借此来打发时间。这家人的脸上一直流露出一种不自在的神情，而且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恐惧造成了这种阴郁气氛。娜塔丽一心想要问医生关于拉宾诺维茨和“伊兹密尔”号的事情，但是他脸上神情严峻，使她不敢开口。

犹太教的仪式总使娜塔丽感到心情沮丧，而仍然点在桌子上的安息日蜡烛尤其刺痛她的心。今晚看到米丽娅姆，她感到一个往昔的、遗忘了的厉害创伤又痛起来了。二十年前，她也是这样站在她母亲身旁，问

她母亲为什么要在白天点蜡烛。回答是，在安息日前夜，禁止在日落以后点火。这听上去完全合情合理，因为对一个小姑娘来说，生活里充满了蛮不讲理的禁忌。但是，吃罢星期五丰盛的晚饭以后，她的父亲划了一根发出火焰的火柴点他的长雪茄。她天真地说：“爸爸，日落以后是不准点火的。”她的父母窘迫而感到有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她记不得她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怎么回答，但是她永远忘不了那个眼神，因为在那一刹那，它毁了她对犹太教的信仰。从那一夜开始，她在主日学校里就调皮捣蛋起来。不久，尽管她父亲是圣殿的工作人员，做父母的也没法儿叫她上那里去了。

阿诺尔多拉平他污迹斑斑的运动衫，站起身来，而别人都还在吃。他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用意大利语很快地对杰斯特罗说：“对不起，我得出去。我看过您的书，先生，是本好书。”

她的母亲悲伤地说：“在安息日前夜，家里还有客人，阿诺尔多，你不能多待一会儿吗？”

微笑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他带着敌意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姑娘的名字：“弗兰切斯卡在等我。再见。”

他撇下他们，房间里一片沉重的静默。卡斯泰尔诺沃医生转过来对杰斯特罗和娜塔丽说话，借此打破僵局。“嗯！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伊兹密尔’号那艘船已经到了巴勒斯坦，而且旅客上岸的时候，英国人没有逮捕他们。”

“啊，我的上帝！”娜塔丽叫嚷起来，高兴地松了一口气，“你说的消息靠得住吗？”

“我跟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有接触。他们遇到过糟糕的情况，可是整个说来，这一次是成功的。”

杰斯特罗把一只潮湿的小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了不起的消息！”

“这一次航行花了我们不少钱。”萨切尔多特高兴地笑了，“令人满意的是，结果圆满。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顺利的。”

娜塔丽对医生说：“可是报纸上和广播里都说船失踪了。我做了不少噩梦，梦见它跟‘斯特鲁玛’号有同样的遭遇。”

卡斯泰尔诺沃辛酸地扮了个鬼脸：“是啊，不幸的消息你们总是听到的。犹太人一旦遭了殃，全世界的新闻界总是不乏热情地大事宣扬，对他们的成功却是最好不加报道。”

“还有拉宾诺维茨呢？他怎么样啦？”

“他已经回马赛去了，那儿是他的基地。他眼下在那儿。”

“你同他怎么联系呢？我可以知道吗？”

卡斯泰尔诺沃耸耸肩膀，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岳父过去经常向乘那条船走的赫伯特·罗斯租影片。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由于耽搁、修理短了钱，罗斯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阿夫兰乘火车上这儿来，

我们给了他一大笔钱。”

“不过干这种事可得小心谨慎才是，”萨切尔多特闷闷不乐地插嘴说，“千万要小心！我们的处境在这儿是微妙的，非常微妙。”

医生说：“嗯，是这样。从那时起，他跟我一直有接触。他是一个值得认识的好人。”

卡斯泰尔诺沃谈到意大利籍的犹太人处境越来越危险了。犹太人不管在欧洲什么地方都没有前途，他说。他好久以前就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那还是在锡耶纳上医科学学校的时候。这场艰难困苦的战斗使他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整个欧洲都被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憎恨毒害了，好久以前，极端自由主义的法国出了那桩德雷福斯⁽⁴⁾事件，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在墨索里尼的排犹主义法律下，他自己还能够行医，只是因为锡耶纳的卫生当局公开表示需要他。他岳父靠一些微妙的法律上的花招儿仍然控制着他的产业，这样一来，他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那些信天主教的合伙人手里了。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刚在会堂里听到，法西斯政权正在给意大利籍的犹太人建造集中营，就像已经有的关犹太侨民的集中营那样。四个月以后，围捕队将在赎罪日⁽⁵⁾下手，那时候可以在会堂里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一旦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就要把他们移交给德国人，运到东方去，那儿正在发生可怕的大屠杀。

萨切尔多特打断医生的话，坚持说那个消息是吓破了胆的人胡言乱语。传消息的人是一个同上层人士没有联系的散播谣言的人，秘密大屠杀的故事尽是愚蠢的胡说。大主教本人向萨切尔多特保证过，梵蒂冈的情报网是欧洲消息最灵通的，如果这种消息有一点儿真实性，教皇早就谴责纳粹德国，不承认希特勒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为大主教的那些计划提供了大量经费。”萨切尔多特转过那双眼泪汪汪的、焦虑的黑眼睛，盯着杰斯特罗看，“我是孤儿院的主席，那是他最骄傲和心爱的事业，他不会让我陷入困境的。你认识他，你同意我的话吗？”

“大主教阁下是一位意大利绅士，一个善良的人。”杰斯特罗又干了一杯，他的脸已经很红了，但是他说话还很清楚，“我同意你的话。哪怕德国人的领袖是一个疯子——因为我已经肯定，希特勒是精神失常的——他们先进的文化、他们对秩序的热爱和他们对法律的拘泥，都排除了这些谣言真实的可能性。纳粹分子确实是赤裸裸的、野蛮的排犹主义者，而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编出一些可怕的无中生有的谣言来，那真是太简单了。”

“杰斯特罗博士，”卡斯泰尔诺沃说，“利迪策⁽⁶⁾是怎么回事？先进文明的产物吗？”

“海德里希那个家伙是一个党卫军头子，报复性的措施在战争中不是新鲜事，”杰斯特罗用冷冷的、学术讨论时用的针锋相对的声调敏捷地回答，“别要求我去为德国佬有计划的军事暴行辩护。他才不需要人为他辩护呢，他公布了这个消息，他大吹大擂地公布已经消灭了那个可怜的捷克村庄。”

卡斯泰尔诺沃用意大利语干巴巴地、迅速地说了一通。教皇知道的事情，大主教并不全知道。教皇有理由保持沉默，主要是为了保护教会在德国占领下的那些国家里的财产和影响，也是为了那条古老的基督教义：犹太人必须世代受苦受难，以此来证明他们曾经错怪了基督，而且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承认他。米丽娅姆再也不能在德国人的魔爪中生活下去；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打定主意了，他已经在同拉宾诺维茨联系出走的办法和措施。

那个老人在这当口儿又插嘴了。出走这个主意对他自己和他的妻子来说是多么可怕啊。锡耶纳是他们的家，意大利语是他们的语言。更糟糕的是，阿诺尔多决定留下来，他同一个锡耶纳姑娘在谈恋爱。一家人会落得东分西散，攒了一辈子的财产会化为乌有。

路易斯和米丽娅姆在一个隔得比较远的房间里哈哈大笑。“哎呀，真叫人不能相信，这孩子到现在还没睡着。”娜塔丽说，“他从来没玩得这么畅快过，可是我得带他回家，让他去睡了。”

“亨利太太，你为什么没跟别的美国人一起离开？”医生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拉宾诺维茨始终摸不透，而且感到担心，他再三问起你。”

她望望她叔叔，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我们被暂时扣留了。”

“可是为了什么事？”

杰斯特罗回答说：“又是报复性措施。有三个德国间谍在巴西冒充意大利新闻记者，被逮捕了，所以——”

“德国间谍在巴西？”卡斯泰尔诺沃皱起眉头，打断了他的话，“这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是美国人嘛。”

他的妻子说：“这完全不讲道理。”

“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杰斯特罗说，“我们的国务院通过伯尔尼在对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我们马上送到瑞士去。他们还在做工作，设法释放那几个在巴西的间谍，以防施压失败。我不担心。”

“我担心。”娜塔丽说。

杰斯特罗轻松地说：“除了我们获得释放以外，我们的政府还有一两件别的事要考虑，但我的侄女不能同意这一点。就像，譬如说，看来眼下各条战线上都在打败仗。不过，我们还受到别的保护，一种不同寻常的保护。”他醉醺醺地带着揶揄的神情对娜塔丽微笑了一下：“你看该怎么说，我亲爱的？咱们把秘密告诉这些可爱的新朋友好吗？”

“随你的便，埃伦。”娜塔丽把椅子往后一推，他对这些有钱但是痛苦的人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子，令她恼火，“真奇怪，两个孩子突然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我得去看一看路易斯。”

她发现他在米丽娅姆的床上睡着了，按照他喜爱的那个睡觉姿势：脸朝下，膝盖蜷缩着，屁股撅在空中，胳膊伸开着，看上去非常不舒服。她时常把他的姿势摆正，但是又眼睁睁地看着他恢复老样子，仍然

熟睡着，好像他是一个橡皮娃娃，总是回复到制造出来的形状。米丽娅姆坐在他身旁，双手合拢着摆在膝上，脚踝交叉着，摇晃着两只脚。

“他睡着多久啦，亲爱的？”

“才几分钟。我给他盖点儿东西，好不？”

“别盖了，我马上带他回家去。”

“要是他能待在这儿，那该有多好！”

“嗯，明天上我们家来，跟他一起玩吧。”

“啊，我可以来吗？”那个小姑娘轻轻地拍拍手，“请你跟我妈妈说一声，好不？”

“当然啦。你应该有一个小弟弟，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有。”

“我有过，他死掉了。”小姑娘说，她平静的神态使娜塔丽打了个冷战。

她回到餐桌旁。埃伦在讲在犹太侨民被拘留的时候，由于维尔纳·贝克的斡旋，秘密警察撤销了传票。“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太平无事地生活着。”杰斯特罗说，“维尔纳真是关怀备至，处处保护我们，他甚至给我带来非法传递的美国来信。请想一想！一个高级的德国外交官使两个犹太人避免被法西斯分子拘留，就因为我从前帮助过一个热诚的年轻历史研究生写博士论文。我压根儿没指望得到报答！”

那个老太太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帮助你，杰斯特罗博士，解决那桩节外生枝的巴西事件呢？”

“他在帮忙，他一直心急火燎地给柏林打电报。他向我们保证，这种不合理的做法会得到纠正，我们通过瑞士得到释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你相信这些话吗？”卡斯泰尔诺沃问娜塔丽。

她咬着下嘴唇：“嗯，我们知道，外交活动是在匆匆忙忙地进行，他是在关心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驻伯尔尼的公使馆，他来信告诉我同样的情况。”

“我的猜想是，”那个医生说，“这个贝克博士是在阻止你们离开意大利。”

“多么荒谬啊！”杰斯特罗叫起来。

但是，卡斯泰尔诺沃的话在娜塔丽的心中激起了可怕的、凶多吉少的担心。“为什么？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把大名鼎鼎的杰斯特罗博士扣在意大利，使博士一切都得依靠他，这对他来说是有利的。至于哪一方面对他有利，你会知道的。”

“你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杰斯特罗说，他开始生气了。

“想到我是一个犹太人，此时此地我只相信最坏的可能性。这不是愤世嫉俗，这是常识。现在我给你们俩传达一个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托带的口信，”医生对娜塔丽说，“他说：‘一有可能，就走。’”

“可是怎么走呢？”她几乎对卡斯泰尔诺沃尖叫起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想走吗？”

杰斯特罗看了看表，对萨切尔多特全家生硬地说：“你们全家像招待自己人一样招待我们，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我们该走了，再见。”

- (1) 锡耶纳最宽的一条街。
- (2) 希伯来语“教士”的音译。
- (3) 犹太人每周一次的圣日。
- (4)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籍犹太军官，受排犹分子的陷害，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决监禁在魔鬼岛。广大法国人民，包括左拉等著名人士，对这一种族歧视的诬陷事件纷纷抗议，轰动全世界。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德雷福斯最后获释，并恢复军籍。
- (5) 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时间为犹太历每年的7月10日（公历9—10月）。节日前夜，犹太人要在会堂集体祈祷。
- (6) 捷克首都布拉格西北的一个村庄。1942年，因德国驻捷克总督海德里希被刺杀，纳粹德国杀尽该村居民，焚烧全村，作为报复。

第二十三章

帕格·亨利同他的两个儿子、杰妮丝和卡塔尔·埃斯特一起站在总督府大草坪游园会的欢迎行列里。那位贵宾处在棕榈树、鲜艳的热带灌木丛和那一大群闹嚷嚷的时髦人士中间，显得很突出。虽然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乘着一艘没有甲板的小船在公海上受了苦，但并没有消瘦。要不然，即使消瘦过，他也已经把自己喂得不但恢复了老样子，而且更胖了。他穿着一套黄绸衣服，系着一条色彩鲜明的黄领带，脖子上戴着一个黄花环，用一根黄棕榈手杖支撑着身子，在将近黄昏的夏威夷的黄色阳光里，从头到脚活像个奶油人。他左眼上戴着一个黑眼罩。

帕格走上前去的时候，塔茨伯利像熊似的一把紧紧抱住他。“啊——哈！帕格·亨利，我的上帝！刚从柏林、伦敦和莫斯科转了一圈回来啊！我的上帝，帕格，你好啊！”

他走上前来拥抱帕格，露出站在他背后的他的女儿，她穿着一身灰色紧身连衣裤。直到那时候，帕格一直拿不准她有没有来参加游园会，虽然报纸上说她已经同塔茨伯利一起来到夏威夷。那个通讯员由于不好意思或者恶作剧，在电话里没有提到她。维克多·亨利被塔茨伯利拥抱着，眼前尽是香喷喷的黄花，看不见她，心里想，她的个子多么小，她裸露出的苗条的胳膊多么白，她在热带待了好几个月，难道一直没晒到阳光吗？她的淡棕色头发同以往一样高高地堆在头上，一点儿也不时髦。

“好啊，美国佬，”塔茨伯利凑着他的耳朵说，声音响得像打雷，嘴里喷出一股潮湿的热气，“你们现在跟我们一起陷在战争中啦！陷得齐脖子深啦！不见你个死我活不罢休啦！”他放开帕格。“啊——哈——哈！这一天总算盼到啦，总算盼到啦，我的上帝。嗯！你总记得帕姆吧，是不？还是你已经把她给忘啦？”

“你好。”低低的声音，干巴巴的、简短的握手。她苍白的脸上显出平静、冷淡和不认识的神情，就像他们在“不来梅”号上初次会面时那样。但是，由于她父亲庞大的身躯遮住了她，帕格才产生了她个子矮小这个错觉。帕米拉的灰绿色眼睛同帕格的眼睛差不多一样高低，她的胸脯在灰色的连衣裙下比他记忆中更丰满了。

塔茨伯利说：“总督，这位是‘北安普敦’号的维克多·亨利上校。我告诉过您，他是许多总统和首相的亲密朋友。”他这样吹捧的介绍，对总督来说是白白浪费。他是一个满脸皱纹、神情疲倦的人，穿着一身泡泡纱，向帕格淡淡地微笑一下，这是一种适合巡洋舰舰长身份的待遇。塔茨伯利的声音，压倒了游园会上的闹声：“好啊，帕格，三个结实的儿子⁽¹⁾，嗯？我想我记得是两个。你好，参议员的漂亮的女儿来了。”

帕格介绍埃斯特少校的时候，总督厌烦的眼神活泛起来。“啊，‘乌贼’号艇长？说真的！嗯，好啊，我听说过你。让日本人也尝尝他们让我

们尝的滋味嘛，是吗，艇长？干得好！”

“谢谢您，总督。”埃斯特谦虚地点点头。

塔茨伯利那只好眼睛机灵地闪闪发光，他说：“潜艇英雄，嗯？咱们以后谈谈。”

埃斯特冷淡地咧开嘴笑笑，算是回答。

在花园深处一棵棕榈树下，斯普鲁恩斯站在海军上将尼米兹身旁。尼米兹双手交叉在胸前，斯普鲁恩斯的双手却放在自己的屁股上，好像他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放手似的。两位海军将领都用苦恼的眼光在斜视。斯普鲁恩斯向帕格招招手。他走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心里有点儿慌张，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尼米兹。

“长官，这是亨利上校。”

“嗯！我们在今天晚上制订计划的会议上将见到你，上校。”

尼米兹的胸前口袋上佩着海豚奖章和一排排色彩鲜艳的作战勋表。剪得很短的白头发、红润的皮肤、安详的蓝眼睛、方下巴、平坦的肚子，他是一个饱经风霜、身强力壮、神情温和的老潜艇人员，然而充分具有最高统帅的气派。尼米兹把脑袋向欢迎的行列斜了一下，说：“我听说你是那个新闻记者的朋友。”

“我在欧洲服役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长官。”

“有人劝我在这儿露露脸，因为陆军大规模出动了。”尼米兹指指挤在军事总督查森将军周围的那些穿卡其军服的人，接着，他向密密匝匝地拥在草坪上的那帮欢乐的夏威夷上流社会人士挥挥手。“值得用这样的场面来欢迎这个人吗？”

“全世界都听他的广播，长官。”

“新闻处也要我明天同他谈谈。”蓝眼睛里流露出探询的神情。他这句话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尼米兹已经感到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分量了，帕格心里想。这个要求使他想到《综艺》上那篇吹捧梅德琳的短文。

“长官，您要是有时间接待记者，他倒是挺好的人选。”

尼米兹扮了个鬼脸，说：“时间可是一个问题啊。不过他们老是对我说，我们得鼓舞国内的人心。”

“有一个鼓舞人心的好办法，长官，就是胜利。”

尼米兹眼睛一亮，点点头，就让他走开了。几分钟以后，帕格看到两个海军将领一前一后穿过人群，溜出花园。塔茨伯利这个穿着黄衣眼的庞然大物现在站在帐篷酒吧前理查森将军身旁，一圈服装鲜艳、只想往前挤的女人围着他。

帕格独自站着，没去喝酒。为了免得被熙来攘往的客人挤着，他退到那棵棕榈树前，不知不觉地像斯普鲁恩斯那样把他的手指关节贴在屁

股上，几乎同样苦恼地斜视着周围。帕米拉·塔茨伯利同杰妮丝、他的两个儿子和埃斯特在一起喝酒，她在讲故事，那是一件新加坡的逸事，帕格根据那些人聚精会神的模样这么猜想。他很高兴看到拜伦过得很快活，因为他今天下午看上去一直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这种心情是两天里他同国务院里一个言语支吾的小人物进行了第二次没解决问题的谈话后造成的，那个人既不肯证实又不肯否认娜塔丽是否已经启程回国。至于帕米拉，尽管帕格急于想同她谈谈，但他不愿去打扰那群年轻人。自从他们在莫斯科分手以来，已经有半年了，再等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归根结底，她看上去是多么年轻啊！她三十一岁了，比他那两个儿子年纪大，但是大得不多。

帕格的心上沉甸甸地压着一个念头：日本舰队正在公海上乘风破浪地逼近中途岛。同这个念头相比，另一个是一件可笑的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在他心头有同样的分量，那就是帕米拉·塔茨伯利对他冷淡的招呼。他并不指望得到热情奔放的对待，但是哪怕在欢迎行列里，这个女人也能用嘴唇一抿、手指一按、眼睛一瞟来暗暗表达感情啊。什么也没有！第一眼看到的帕姆没他料想的那样吸引人：有点儿差劲，甚至单调乏味，而且相当憔悴。但是现在，隔开了几码，她生气勃勃地在同年轻人谈话，正在恢复他在回忆和幻想中赋予她的彩虹似的光芒。他白天在海上想念她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沮丧起来，他眼下又感到了同样的心情，虽然她站在那里血肉丰满，生气勃勃。

这次洋溢着谈笑声的欢乐盛会，在他阴郁的眼光中，看上去好像是穿着大人的盛装的孩子们的一场游戏。他头脑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了诗歌、小说和电影中再现的滑铁卢战役前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那场盛大舞会的情景：美丽的女人、英俊的军官、音乐、酒、威灵顿公爵自己也在跳舞。接着是远处传来法国大炮低沉的隆隆声，于是一片欢乐烟消云散，变成惊慌、乱窜、眼泪、告别和匆匆拿起武器。也许华盛顿大厦花园里这次闹嚷嚷的豪华招待会不及拿破仑时代那样丰富多彩，但是即将发生的战争，在维克多·亨利的幻想中，已像滑铁卢战役那样隆隆地逼近。它的后果，他认为，将会给打败的一方带来更大的灾难。

“你怎么啦，帕格·亨利？”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离开酒吧，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独自站在一旁，在你男子汉的脸上显出了一副为世界担忧的神情？”

“嘿！给你举办了这场游园会，玩得高兴吗？”

“啊，人有时候不能说不。”塔茨伯利扮了个古怪的鬼脸，“白白浪费了一个下午。那场结婚周年纪念的晚宴仍然安排在今晚吗？”

“安排在今晚。”

“真了不起。”

“你的眼睛怎么啦，韬基？”

“有一点儿发炎。明天会见尼米兹以后，我上你们海军医院去检查一下。”

“你拿得准能见到他？”

“嘿，帕格，这个人刚才还来参加这场无聊的游园会了呢，是不？这帮人从来不会忙得不见我的，他们老是迫不及待地争取名满天下。嘿，空军元帅道丁在戈林的九月七日⁽²⁾空袭高潮中还跟我谈话哪！要是当初我在滑铁卢，拿破仑从战场上逃跑的时候，在马背上还会跟我谈话哪，准错不了，不管他的痔疮多么使他痛苦。啊——哈——哈！”

帕格对他周围欢乐的人群做了个手势：“我刚才想到了拿破仑，想到了滑铁卢战役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那场舞会。”

“啊，说得对。‘那晚上可听到盛大酒宴的喧哗声’⁽³⁾，但是眼下至少还没有听到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那只独眼眨了眨，瞪着，“难道有人听到了吗？”

“我不知道。”

“得啦，帕格！”那张肥胖的脸沉下来，显出机灵、顽强的神情，“这座岛上正在酝酿着什么事情，一定是极大的事情。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

“没法儿给你帮忙。”

“你脸上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一个穿着云雾似的白蝉翼纱衣服的金发姑娘哧哧地笑着走到塔茨伯利跟前，从这团云雾里露出一双拿着一本纪念册和一支铅笔的粉红色小手。“请签个名好不，塔茨伯利先生？”她用银铃似的声音说。他哼了一声，草草地签了名。那个姑娘在哧哧的笑声中像一朵白云一样飘走了。

“我告诉你这叫我联想起了什么事情，”塔茨伯利嚷着说，“想起了我在新加坡参加过的‘巴喜特’酒会和舞会，那时候，那帮黄皮肤的矮鬼正在马来半岛向南挺进，有的骑着自行车。你们海港里的那些庞然大物都被炸得稀巴烂，接着美国在菲律宾的整个部队被黄种人俘虏了，这些黄种人还挤满在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上，搜刮必要的物资来进行一场准备打一百年的战争。新加坡丢了，大英帝国四分五裂了，澳大利亚像一个赤身裸体的新娘，随时都可能受到蹂躏，日本舰队比你们残剩在太平洋的那一点儿力量强大四五倍——由于这一切情况，我们可不可说，人们在夏威夷会指望有一种担心的气氛、一点儿紧急的感觉、一丝痛下决心的迹象，就像我们的英国老家在受到狂轰滥炸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热带使白人不适宜进行现代战争。”塔茨伯利用一只胖手拍拍花环，“土著看上去好像非常容易被控制，这叫人产生一种虚假的无敌的感觉。在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错觉，人们吓得没命。他们知道杜立特那次空袭是美国人巧妙的、勇敢的表演，可是对日本的作战能力毫无损伤。这场游园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问我杜立特空袭的情况，骄傲地把纽扣弹得啪啪响。嘿，伙计，英国皇家空军一个月有几次派几百架轰炸机到德国去——有一夜，我们派了一千架轰炸机去轰炸科隆——可我们仍然没有削弱敌人的斗志。也许我的神经不行了，但是我看眼前这一切真有点儿像是一个充满美国口音的新加坡。”

“听起来这好像是你下一次的广播，韬基。”

“大体上是这样。这些人需要唤醒。我当初不喜欢在亚洲人的炮火下从一座即将沦陷的英国堡垒里匆匆忙忙地逃出来，这些人也不会喜欢的。我更不喜欢的是被亚洲人的鱼雷打中，我真巴不得那一个星期不用在赤道的阳光下坐着捕鲸船或救生艇在辽阔的海面上漂流。”

“你跟尼米兹谈了话，就会放心了。”

帕米拉挽着卡塔尔·埃斯特的胳膊踱过去，两个人谈得很热烈。“你看我的帕姆脸色怎样？”

“看来有点儿累了。”

“她前段时间吃了苦。他们那时候把一群妇女送上一艘开往爪哇的旧希腊船，我们就分手了。帕姆在船上害痢疾，病倒了，不得不在爪哇住院治疗。接着，我的上帝，日本人开始在那儿登陆，所以她又得匆匆忙忙地逃上船去，当时她几乎路都走不动了。不过帕姆的恢复能力很强，她很快就好转了。喂，那个潜艇英雄要来参加你的宴会吗？”

“没有请他。”

“你请他好不，老兄？我很想跟他谈谈。嗯，我还得再跟理查森将军扯扯。他非常迟钝，是不？”

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帕格固执地决定不邀请埃斯特，他不喜欢“乌贼”号艇长。在他虚伪的礼貌下，明显地流露出顽固的自负，对一个指挥一艘在条约限制下建成的巡洋舰的前辈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的高明。海军生活有助于使人克服小心眼儿，而帕格·亨利也经常让别人得到赞扬，但是夏威夷总督当着帕米拉的面对他态度冷淡，却夸奖那个年轻军官，这使他恼火。

拜伦弯弯曲曲地穿过人堆走来，手里拿着一大玻璃杯潘趣酒⁽⁴⁾。“嘿，爸爸！给你来一杯，好吗？”他的眼睛闪亮、通红，龇牙咧嘴地傻笑着，“盛大的游园会？嘿，你要喝什么，爸爸？”

帕格的眼睛从酒杯上瞟到他儿子的脸上，说：“还剩下什么吗？”

拜伦哈哈大笑：“爸爸，你不能控制我喝酒，至少今天下午不成。我实在感到太高兴了，我有一年没感到这么高兴了。瞧，爸爸，咱们请‘夫人’埃斯特来吃晚饭吧，成不成？他生性古怪，可是待在潜艇里的人总免不了多少有点儿愣头愣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艇长。”

维克多·亨利从人群中的一个缺口望过去，可以看到帕米拉和埃斯特在酒吧跟前，仍然在愉快地谈着。好吧，帕格想。这个能干的军官刚结束一次战备侦察，获得辉煌的战果回来，即使他喜欢帕姆，而她也喜欢他，又怎么样呢？对这件事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对她有什么权力呢？要是有的话，我又怎么提出履行权力的要求呢？

“当然啰，一定请他。你要是给自己找到一个好姑娘的话，也请她来吧。”

“我有一个。”

“好啊！我考虑了一下，给我带一个柯林斯⁽⁵⁾来，胸口长毛的。”

“你在开玩笑。”拜伦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的爸爸，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句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的话：“我爱你”或者是“上帝爱你”。帕格没听清楚。

拜伦歪歪斜斜地向条纹帐篷下的长酒吧跑去，那里，杰妮丝在同一个长着浓密白发的陆军将领谈话。帕格看到她兴奋地向拜伦招手，在她身旁，帕米拉和埃斯特四目相对地哈哈大笑。维克多·亨利想到自己可笑的痛苦，不禁流露出微笑来。接着，他认出那个白发的军人正是参议员拉古秋。他迈开大步走到酒吧前说：“你好，将军！欢迎你，并恭喜你。”

“哦，谢谢，帕格。”准将的军服崭新，铜纽扣简直太亮了。

参议员那过分红润的脸上流露出高兴的神情，说：“是啊，我对当军人还没完全习惯哪！嘿，理查森将军的驾驶员到机场来接我，刺溜一下子，飞快地把我直接送到这场游园会上。我想我快要喜欢陆军了，哈哈！”

拜伦用毫无感情的、冷淡而清醒的声音说：“她不在那条船上。”

“什么！”

“他们把她和杰斯特罗扣留了，她仍然在锡耶纳。其他美国人全都马上要回国了，可是她回不了。”

“不错，不过别担心，年轻人，”拉古秋兴高采烈地说，“国务院里不知哪一个办事疏忽，没打电报通知你。很抱歉，我得到的消息不可靠。这是一个暂时的困难，国务院向我保证，最多几个星期就可以解决，牵涉到意大利记者在巴西的问题。”

“参议员，这儿有两位很美丽的太太非常想要见见你。”理查森将军叫他。

拉古秋急忙赶去。

“胸口长毛的柯林斯来啦，”拜伦平静地说，脸色煞白，“来吧，爸爸。”

“拜伦——”

拜伦背对着他，从穿着棕色陆军制服的人群里挤过去，挤到酒吧跟前。

莫阿纳饭店的大餐厅里，穿铜纽扣军服的男人和穿五光十色衣服的女人转来转去，像是不断变化的万花筒。人挤得靠墙，谈话声和铜管乐器演奏的爵士音乐汇合成一片闹声。年轻的军官大多数是从夏威夷皇家饭店附近的太平洋舰队潜艇人员疗养中心来的，搂着兴奋的姑娘不断旋转，跳着林迪舞⁽⁶⁾。乐队的女歌手穿着一件没有背带的红色晚礼服，露

出起伏的胸脯，对着拥挤地坐在舞池周围桌子旁的那些听众扭动、摇晃，唱着“那个摇摆的洗衣女人漂走了”。坐在那些桌子旁的大多数是穿军服的男人和嘻嘻哈哈的漂亮姑娘，她们都戴着首饰，涂脂抹粉，穿着袒胸露背的豪华晚礼服。有几张桌子旁坐着上了年纪的老百姓，看上去好像是退了休的有钱人，他们映着从敞开的窗子外面射进来的夕照，羡慕地注视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时爱情场面。虽然还是白天，但饭店里像午夜的舞厅一样人声沸腾，因为这种狂欢不得不在十点钟结束，所以开始得早。十点钟开始宵禁，这是铁定的。

帕格预订了一张舞池旁的大桌子，卡塔尔·埃斯特独自坐在那里。看到帕格陪同塔茨伯利父女两人进来，那个潜艇军官就跳起身来。

“拜伦在哪儿？”帕格问。

“长官，我原以为他跟你在一起呢，我在游园会上找不到他的踪影。”埃斯特用殷勤得夸张的姿态为帕米拉拉出一张椅子，“我甚至到总督府里去找过。我原以为他一定搭你们的车走了。”

“他没有。”

华伦跳着舞从他们身旁经过，嚷着说：“勃拉尼在哪儿，爸爸？”

帕格两手向上一翻。

“那个摇摆的洗衣女人漂走了……”华伦被一对对拥挤的舞侣挡得看不见了。埃斯特和帕米拉马上起劲地谈起来。帕格想，照这种情形，他可能再也没机会同她谈话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会议预定在十点召开，舰队一大早就得要开往中途岛。刚才在汽车里，塔茨伯利不停地唠叨着新加坡、俄罗斯前线、隆美尔、日本人向印度挺进以及这一类令人讨厌的事情。当时帕米拉坐在后座上，沉默得像一条鱼。现在塔茨伯利几乎把他的嘴凑到帕格的耳朵上，又开始缠着他要他透露内幕消息，即将发生什么大事。那个像胶冻一样颤动的女歌手紧接着“摇摆的洗衣女人”那一句，乱嚷一些完全莫名其妙的歌词，“Hut-Sut rawlson on the riller-ah and a braw-la, brawla soo-it”就是帕格大致听到的嚷叫。他一只耳朵听着这种“众神的黄昏”^①的胡言乱语，另一只耳朵听着塔茨伯利扯着嗓门提出那些令人恼火的问题，看着埃斯特和帕米拉站起来跳舞，牵肠挂肚地担心着拜伦的失踪，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日本舰队在逼近——帕格·亨利的兴致是不会太好的。

只见拜伦进来了，拿着一个棕色的大信封，带着一个姑娘。“嘿，爸爸。哦，塔茨伯利先生。这是乌苏拉·西格彭。还记得乌苏拉吗，塔茨伯利先生？你在她的纪念册上签过名。你认为乌苏拉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吗？”

乌苏拉不等塔茨伯利回答，就一下子坐在这个记者身旁的椅子上。“瞧，西格彭就是这样拼的，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她用一根小小的伸直的粉红指头在他的胳膊上一边轻轻敲，一边拼，“T-h-i-g-p-e-n！西格彭！不是‘皮格彭’。也许你会在广播中提到我吧，嘻嘻！”

“嗯，勃拉尼！你总算浮出水面啦，”埃斯特同帕米拉从舞池里走回

来，说，“你到底上哪儿去啦？”

华伦和杰妮丝回到桌子旁。“像是挤在地铁高峰时间的乘客堆里跳舞。”

“Hut-Sut rawlson on the riller-ah……”乌苏拉问杰妮丝和帕米拉谁要去小便。拜伦带着她坐吉普车转遍了全岛，她说。他甚至带她上了“乌贼”号，可是潜艇上没有给小姑娘用的房间。“我憋坏啦。”她说。

杰妮丝带她去女盥洗间，不明白拜伦为什么带这么个白痴来。乌苏拉在女盥洗间涂脂抹粉的时候，她的小手提包里掉出了一个避孕套，她满不在乎地把它放回去，哧哧地笑着说，在夏威夷很难说什么时候会下雨，对不？“虽然坦白地说，你的小叔子看来不准是那种人。”她说，“他很帅，可也很怪。”

“你们在潜艇上干了些什么？”

“啊，他去搬一个大木箱，箱子现在就在外面的吉普车上。把它搬上那些铁梯子可真是一个问题，可是跟我的问题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亲爱的。嘿，潜艇上那帮水兵坏透了！他们什么都看见了。他们哪肯不看啊！我敢打赌，这帮人看得眼睛都发酸了。”乌苏拉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说着这件事，走向桌子旁。一个侍者在那里倒酒。

拜伦同帕米拉这时在舞池里跳林迪舞，她同他保持着一只胳膊长短的距离。帕米拉带着既有点儿沮丧又有点儿兴奋的神情，瞅着他优美的滑稽动作。

华伦对杰妮丝说：“拜伦今晚飞往圣弗朗西斯科，带着他那个木箱。他说要我们九点半送他到海军航空运输站，把他送上飞机。”

杰妮丝对埃斯特说：“你已经委派他了吗？”

“这就是他的调令。”埃斯特无可奈何、没精打采地向桌上那个信封摆摆手，“我刚签了字。”

“空运优先权办好了吗？”

“他弄到了空运优先权。这些事情是拜伦自己办的。”

“拜伦有两种办事效率，”他父亲发表意见说，“一种像蜗牛似的爬行，另一种像真空里的光速。”他在看拜伦跳舞，在眼前这些人中，他的吉特巴舞跳得最好，把林迪舞眼下流行的生硬的抬膝动作和疯狂的旋转变成看上去挺可爱的柔软的舞姿。帕米拉·塔茨伯利的舞步稳重谨慎，伸直的那只手简直同拜伦的手不大碰到，这同他的舞姿一比，显得很可笑。

“乌尔西⁽⁸⁾·西格彭！”一个胖乎乎、满头大汗的海军上尉伸出一只粗大的胳膊搂住她的腰，他的海豚奖章被海水泡得发绿了，“我的好乌尔西啊！跳一支舞怎么样，乌尔斯⁽⁹⁾？你们同意她离开吗，伙计们？”说罢，他们旋转着跳起舞来，一路跳开去。

华伦跳起身来，伸出一只手给杰妮丝，说：“嗯，咱们跳吧，结婚周

年纪念的姑娘。今晚是你的夜晚。”

“这些该死的林迪舞曲！”杰妮丝嘟嘟囔囔，“他们就不奏一些给结了婚的人跳的曲子吗？”

“跳得糟透了。”帕米拉在帕格身旁的一张椅子上猛地坐下来，用一块灰色的小手绢在额头上轻轻地按按。她抬起头，微笑着对拜伦说：“你居然受得了跟我跳舞，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你不肯跳下去了，真遗憾。”拜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像喝水似的一口气喝干了一大杯冰镇柯林斯酒，接着招呼侍者再来一杯。

埃斯特和塔茨伯利在热烈地低声交谈，谈话声完全被音乐声淹没了。这正是帕格同帕米拉谈话的好机会，怎么开始呢？她没朝着他，而是扭头望着舞池。他多么想念她啊，如今她活生生的就在他身旁，反而使他心神不宁，好像她是不真实的，似乎她只是一个次要演员，不能完全胜任扮演那个了不起的角色——他所渴望和想象的帕米拉。她的脸近在眼前，显得比以前憔悴和苍老了，脸颊深深地凹下去，唇膏抹得马马虎虎，上嘴唇上有一抹淡淡的潮湿的汗毛。他碰碰她露着的雪白前臂。

“听说你生了一场病，我听了很难受，帕姆。”

她向他转过脸来，她的声调同他的一样低：“我一脸病容，是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上去气色好极了。”一开头就糟糕！他笨嘴拙舌地硬着头皮说下去：“你始终没收到我从这儿发出的一封信吧？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一封信？没有，我从来没收到过你的信。”

“我倒收到过一封你写的。”

“啊，那封信你真的收到了吗？在另一个时代里写的，对不对？”

“我收到了可真高兴。”

“你妻子怎么样？”

“她要求跟我离婚。”

帕米拉身子一挺，握紧双手，把她露着的两只苍白的胳膊一下子伸出去，搁在桌子上，闪闪发亮的眼睛热切地盯着他说：“她怎么会呢？你不可能给她抓到什么把柄。”

“她说她爱上了另一个人。”

“那对你来说多糟糕啊。”

“嗯，她后来对这件事表示懊悔，多少有点儿后悔。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哪。”

她直勾勾地望着朝他们看的拜伦，低声说：“你的两个儿子知道了吗？”

“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听到这消息真难受，再说你还失掉了你那艘战列舰。”

维克多·亨利本来想要回答“既然你在这儿，一切就都好了”，但是她的冷淡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使他这句话说不出口。

“你跟你爸爸要在檀香山待多久？”

“我说不上。”

杰妮丝和华伦滑行过去，在弯腰抬膝的跳舞人群中，只有这一对是挺直了身子的。“你在‘不来梅’号上不是提出过要把我跟你的一个儿子配成一对吗？”

“啊，你还记得那件事情？”

“没错，准是华伦吧？”

“对。不过那时候，杰妮丝把他拴住了。”

帕米拉嘴角一皱，摇摇头说：“绝对不成。拜伦，倒有可能。虽然你头一回告诉我他和娜塔丽·杰斯特罗的事情的时候，我承认自己感到惊奇。我想这才叫怪啊，娜塔丽，年纪跟我一样大，竟和你的一个儿子……一个儿子……”

“我仍然想着这件事。”

她打量着拜伦，只见他斜靠在椅子上，面前摆着第二杯柯林斯酒，暗红色的头发披在眼睛上。“啊，我现在可了解娜塔丽啦。他有股没法儿抗拒的魅力，沉默寡言，轻松自在，简直要人的命。至于华伦，他人是长得不错，可是令人害怕。娜塔丽和她的孩子真的有危险吗？”

“我想，他们会安全脱身的。”

“拜伦为什么要调到大西洋去？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别问我。”

侍者们端来一瓶瓶香槟酒和凉拌虾仁。乌苏拉在附近活泼地一转身，把裙子捋捋平，手指头啪地捻了一下，离开了她的舞伴。“啊，香槟，太好啦，太好啦！再见，当兵的！”拜伦吩咐马上开香槟酒。

“呃，宴会的主人，”他对帕格说，“为谁头一个祝酒？”

“好，举起你们的酒杯。杰妮丝，祝你长寿。为了今天这个好日子和你的丈夫。华伦，祝你顺利。”

接着，拜伦举起酒杯，恰巧这时候音乐停下来了。“为了妈妈的健康。”他说。维克多·亨利毫无提防地听到这句清晰刺耳的话。

华伦举起酒杯：“还有梅德琳。”

杰妮丝说：“还有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愿他们安全归来。”

拜伦阴郁地瞟了她一眼，朝她举起酒杯，把酒喝干。

帕格只顾吃凉拌虾仁，帕米拉又被埃斯特吸引过去了。潜艇军官讲

了句笑话，他听不见，帕米拉仰起头哈哈大笑。接着，他们又站起来去跳舞了。其他人也都去了，桌子旁只剩下他和塔茨伯利。塔茨伯利凑过身子来，轻轻推他的胳膊肘，说：“我说，帕格，你跟这个潜艇艇长很熟吗？他喜欢叫人上当吗？”

“帕米拉能照顾她自己。”

“帕米拉？她跟这扯得上什么关系？他刚告诉了我他上次战备侦察的时候发生的最惊人的故事。”

“大致讲了些什么？”

塔茨伯利摇摇头，说：“吃罢晚饭，上我们房间来，好不？音乐这么响，没法儿大叫大嚷地谈这种事。”

帕格想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会议，说：“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来。”

上烤仔鸡的时候，又端来了香槟，帕格不知道拜伦凭什么手段弄来这么多难得的加利福尼亚酒。将近九点的时候，舞池里挤满了一对对狂热地跳舞的男女，侍者好不容易才穿过人堆把蛋糕端到他们桌子上。蛋糕表面的糖霜上的图案是白底上一架轮廓模糊的蓝色飞机，飞机尾部拖着一道用烟雾组成的红色文字：杰妮丝和华伦。

“真可爱。”杰妮丝说。

“弄错了一次战争，”华伦说，“不应该是双翼飞机啊。”

华伦切蛋糕的时候，侍者倒了最后一巡酒。

塔茨伯利一把抓起酒杯。“呃，在这次豪华的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夸张地大声说，“我提议为我们宴会的主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干杯。先生们，你们扮演的纯朴的美国水兵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仍然让人看出你们是荷马笔下的英雄，你们是《伊利昂纪》中的三个人物。我为你们的健康和你们的胜利干杯。”

“我的老天啊！这真是精彩的祝酒词。”帕格说。

“三个什么人物？”乌苏拉问拜伦。

“《白痴》⁽¹⁰⁾ 中的三个人物，”他说，“那是一部俄国小说。”

帕米拉突然尖声大笑起来，把她的香槟酒都泼出来了。

餐厅里的灯光暗下来，因为表演开始了。一个极力模仿鲍勃·霍普⁽¹¹⁾ 谈吐的司仪说了一些关于食品配给、希特勒、东条英机和宵禁的笑话。两个夏威夷人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接着，六个跳呼啦圈舞的姑娘赤着脚，扭着波浪起伏似的舞步，进入粉红色的聚光灯照明圈，她们的草裙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她们边唱边跳，后来打破合舞的队形，在空舞池中分散开来，邀请就餐的客人同她们一起跳舞。男人们一个接一个跳起来，面对姑娘们，跳起呼啦圈舞来，有的甩掉了他们的皮鞋。他们大都只是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罢了。那个最漂亮的姑娘，看上去更像欧亚混

血儿而不太像夏威夷人，扭着屁股向亨利的桌子走过来。看到华伦座位前那个花式蛋糕，她向他娇媚地微笑，伸出双手来招呼他。

“去吧，亲爱的，”杰妮丝说，“让他们看看应该怎么跳。”

华伦带着严肃的表情站起来，面对着那个穿草裙的姑娘。他没脱掉皮鞋，优雅地摆动着身子，保持着他那身有一对金翼的白军服的尊严，冷冰冰地跳着循规蹈矩的呼啦圈舞，使帕格想起了《蝴蝶夫人》⁽¹²⁾ 中的那个海军军官，那个同亚洲美女调情的、气派十足的、沉着的年轻白人。

“我以前不知道男人也跳这种舞。”帕米拉对帕格说。

“看来他真的能跳呢。”

那个跳呼啦圈舞的姑娘脸上那种歌舞女郎经常流露出的笑容变成了甜蜜的欢笑，她直勾勾地盯着华伦的眼睛看，而且感情冲动地把她的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她的舞姿更富于性感了。其他桌子旁的客人望着，低声谈论起来。维克多·亨利向他自己的桌子周围瞟了一眼，看到杰妮丝、帕米拉和乌苏拉赞美的眼光停留在华伦身上，而埃斯特和塔茨伯利兴致勃勃地紧盯着那个跳舞的姑娘。拜伦没看她，他的脸上凝着一副喝醉了的神情，他正注视着他的哥哥，眼泪正从他的脸颊上淌下来。

- (1) 塔茨伯利误认为埃斯特也是帕格·亨利的儿子，所以说“三个”儿子。
- (2) 1940年9月7日，德国空军开始空袭英国伦敦。
- (3) 此句引自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二十一首第一行。诗中所指是1815年6月15日晚，滑铁卢战役前夕，理查蒙德公爵夫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那场盛大舞会。
- (4) 一种用甜酒、果汁、香料等调制的饮料。
- (5) 此处帕格在开玩笑。柯林斯是一种用甜酒、柠檬汁等调制的鸡尾酒，酒名来自原来纽约的一个著名调酒师约翰·柯林斯。帕格联想到他刚同拜伦谈到过姑娘，而柯林斯恰巧是一个姓，所以他把要一杯鸡尾酒说成带一个胸口长毛的柯林斯来，换句话说，他要的柯林斯是男的。
- (6) 一种动作生硬的吉特巴舞。
- (7) “众神的黄昏”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四部曲的最后一部的剧名，此处作者借用做“世界末日”之意。
- (8) 乌尔西是乌苏拉的昵称。
- (9) 乌尔斯也是乌苏拉的昵称。
- (10) 英语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The Idiot*）和荷马的《伊利昂纪》（*The Iliad*）发音相近。拜伦借此讥讽乌苏拉是一个白痴。
- (11) 美国喜剧电影演员。
- (12)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著名歌剧。

第二十四章

可想而知，塔茨伯利住的是总统套房；可想而知，套房中有一间摆满了填得又厚又软的现代派沙发和扶手椅的大起居室；但没法儿预先知道的是，墙上竟然都裱糊了印着奔腾的红色大种马的糊墙纸。塔茨伯利对帕格说，这套房最好的特色被灯火管制用的落地黑窗帘挡住了，那是一个面对大海和戴蒙德火山口的宽阔的阳台，“在月光下景色迷人。”他一边说，一边同帕格走进套间，帕米拉沿着过道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你要喝什么，维克多？白兰地，还是来杯不放冰的威士忌苏打？冰箱倒是有一台，可是不能使。处处都跟新加坡差不多。”

自从指挥“北安普敦”号以来，直到今天黄昏，帕格都没喝过烈酒，他要了白兰地。他尝了一口，就隐隐约约地想起了当初接到罗达要求离婚的那封信时感到的强烈痛苦。塔茨伯利猛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咕嘟咕嘟地喝着深色的威士忌苏打。“晚饭真精彩，维克多，真的。我非常喜欢你的两个儿子。眼下很少见到这样深厚的家庭情谊了。嗯，你感到怎么样，老兄？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说吧！正在准备一场大海战吧，对不对？”

“埃斯特那件震惊人的事是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嘿，我亲爱的伙计，‘乌贼’号打沉的第二艘船是医院船。”

帕格坐得笔直，伸出食指指着塔茨伯利的脸说：“他不可能告诉你这种事的。”

“可是他告诉了我了，老弟。”

“你听错了。”

“轻点儿，轻点儿。原来那是一艘伪装的弹药船，他有照片为证。那艘船沉下去以前噼噼啪啪地爆炸了半个钟头，像一家烟火厂，而且还装着多少吨的生橡胶。他取回了样品。”

“埃斯特当时喝得烂醉了吗？”

“没有。也许帕姆使他说个没完。她相当喜欢他，我想。”

“把你听到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用红十字伪装一艘弹药船是下流的勾当，这是日本人悍然不顾文明战争准则的典型事例。他们是野蛮人，帕格。”一个肥胖的拳头在空中挥舞，“埃斯特少校是一个白种战士，他能够跟他们一样残酷，他一个知情识趣的年轻美国人，有一颗杀人者的心。一篇呱呱叫的稿子。”

“你要他继续杀人吗？”

“那当然啦。”

“那么，别把这件事记在脑子里，全是醉酒后胡说。你有什么打算，韬基？你接下来上哪儿去？”

“圣弗朗西斯科、华盛顿，然后回英国老家，再从那儿到北非沙漠里的陆军中去。”他向前探出身子，那只好眼睛瞪得老大，大肚子在黄色的绸衣服里绷得很紧。他从牙齿缝里发出压低了的声音：“说啊，帕格·亨利，要出什么事？我直截了当地问你，要出什么事？他妈的，我是你的朋友，也是你们国家的朋友啊。”

喝了使人愉快的白兰地，帕格感到脑子里像有一片烟雾。战斗即将到来，他想，塔茨伯利呢，恰巧在这里，如果他走掉，对同盟国来说将是一个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通融处理，改变一下根深蒂固的绝对保密观念。“好吧，你忘了那艘医院船，我就告诉你一点儿消息。”他伸出一只手来，“行不行？”

“可你这是尽吆喝不亮货呢。”

“不错。”

“好，就这一回，我愿意相信一个美国佬。”塔茨伯利交叉紧握十指，“行！现在说吧。”

“别离开檀香山。”

“别离开？好啊！干吗别离开呢？说下去，说下去啊，把情况全告诉我啊，老朋友。我急得气都透不过来啦。”塔茨伯利真的气喘吁吁起来，有点儿像一个漏气的风箱，呼哧呼哧的声音相当大。

“就是这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亨利用平板、单调而着重的语调，好像是从军舰上的电子扩音器里发出来似的，一字一顿地重复说：“别……离开……檀香山。”

“就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塔茨伯利勃然大怒，气得脸都扭曲了，“我知道我不该离开。你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忙得像蚁山⁽¹⁾一样不可开交，这我亲眼看到啦！你到底告诉了我些什么呢？”

“确证。”帕格说。

塔茨伯利那只眼睛里愤怒的光芒慢慢地消失了，他斜视着露出狡猾的让步神情。“好吧，老弟。不过这回上当的可是你啊，你知道，不是我。因为我向埃斯特用名誉保证过绝不发表，他才肯告诉我啊。同盟国的记者没一个能够报道这条消息。嘻嘻！你这个容易上当的傻瓜。”他探出身去，拍拍亨利的胳膊，“正在准备一场大战吧，是不？太平洋上的特拉法尔加战役⁽²⁾，对不对？那帮黄皮肤的鬼子已经出动了么？打算来侵犯夏威夷吗？”

帕米拉走进来了。她额头和太阳穴的头发上沾着水珠，脸色煞白，简直有点儿病态。帕格站起来，她父亲向她挥挥手杯。

“啊，我的迷人的姑娘，我的得力助手来了。谁也没法儿知道，维克多啊，我这个姑娘帮了我多大的忙。这六个月来，我带着她火里冲水里闯，她从来没一点儿犹豫和怨言。你给自己倒一杯，帕姆，再给我来一杯威士忌苏打，威士忌要多。”

“韬基，去睡吧。”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折腾了整整一天，够累的了。去睡吧。”

“可是帕姆，我要跟维克多谈话哪。”

“我也要跟他谈哪。”

塔茨伯利盯着他女儿的冷冰冰的、神情紧张的脸，不乐意地从扶手椅上撑起身来。“你对我凶起来了，帕米拉，真凶啊。”他叽叽咕咕地发牢骚。

“我得帮他包扎眼睛，”她干脆地对帕格说，“用不了多久。你去看一下我们这儿的景色。”

维克多·亨利轻轻地穿过被风吹动的灯火管制用的落地黑窗帘。星星在黑夜里闪烁，低垂着的月亮在平静的海面上照出一条金色的道路。还有八九天才会月圆，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显然需要利用满月的夜晚。这儿是一片虚假的和平景象：像磷火一样闪闪烁烁的拍岸浪涛送来轻轻的哗哗声，下面花园里飘来阵阵花香，在灯火管制的夏威夷皇家饭店后面是月光映照的戴蒙德火山口。就在这同一轮月亮下——一直往西，几千英里外的天空中，月亮的位置更低一些——日本的舰队甚至在这会儿都在向中途岛挺进，一朵朵大浪在几百艘军舰的钢铁舰艏迸裂，浪花四溅。塔形桅杆的战列舰；制造粗糙的航空母舰，舰上的飞行甲板由一根根光秃秃的铁柱支撑着；舰身肥大的运输舰，装满了登陆部队；还有大队的随从舰艇像水虱似的密密麻麻一大片，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另一头。

“原来你在这儿。”他感到有人碰碰他的肩膀，是帕米拉的声音，冷静而低沉。

“嘿，”他向她黑黢黢的身影转过身来，“手脚真快。他的眼病严重吗？”

“你们的海军医生说是溃疡，他们说会好的。”她停顿了一下，“你的妻子要求离婚，可是是一个大打击。”

“嗯，当时被别的事情冲淡了，帕米拉，譬如说‘加利福尼亚’号被击沉。还有从飞机上看到珍珠港，一片浓烟弥漫的垃圾场。”

“有点儿像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新加坡。”

“我听到你在那儿的广播，关于卵形手榴弹的。”

“啊，你听到了？”她又尴尬地停住了。她抱着胳膊，凝视着大海。

“上一次我们像这样站在阳台上，景色可完全不同啊。”他鼓起勇气

说。

“是啊。泰晤士河边的船坞在燃烧，探照灯光照射着漆黑的天空，空袭警报，轰轰的高射炮声，德国飞机被击落……”她向他转过脸来，“后来，你乘一架轰炸机到柏林上空去转了一圈。”

“这件事可把你惹火了。”

“一点儿不错。瞧，我不再喜爱热带的夜晚了。南克罗地亚现在只能勾起我——也许将永远勾起我——可怕的反感和恐惧。咱们进去吧。”她领他穿过落地长窗和窸窣作响的灯火管制用的落地黑窗帘，卧房门底下透出一线黄光。

房内传来一声含糊的叫唤：“喂，帕姆，是你吗？”

“是的，韬基。干吗不睡？”

“在修改稿子。维克多还在吗？”

“他马上就要走啦。”

“啊，要走啦？嗯，明儿见，维克多。”

“明儿见，韬基。”帕格嚷着。

“帕米拉，你把本子拿来，给我记录一点儿文字，好不？”

“不，我不来了。把灯关掉，你累了。”

“嗯，既然你这么想上床睡觉，那好吧。”那一线黄光不见了，“做个愉快的梦吧，帕姆。”塔茨伯利用逗人的声音嚷着说。

“真像一个小孩，”帕米拉咕哝着，“到我的屋里去吧。”

走廊里完全是一副旅馆派头，电灯光亮得刺眼。她从一个灰色小钱包里掏钥匙的时候，电梯门开了，有人走出来。亨利一看，是他的儿子华伦，吓得心怦地一跳。这种不自在的心情只保持了一两秒钟，原来不是华伦，而是一个穿着有金翼的白军服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走过他们身旁，羡慕地膘了帕米拉一眼。

她开了门，他们走进来，房间又小又简陋。果然不出帕格所料，旅馆靠陆地那一面的房间就是这副模样的：灰色的油漆已经褪色和剥落，红窗帘需要好好掸掸灰尘，那张双人铜床遮盖着一条磨光了绒毛的毯子。

“我猜想这是侍女住的房间，”帕米拉说，“我没法儿计较。旅馆里客人很挤，而且他们已经给了他最高贵的套房。反正我原来也不打算招待客人。”她把钥匙和钱包扔在一旁，伸出胳膊，“不过，我现在想招待客人了。”

帕格把她搂在怀里。

“啊，万能的上帝，是时候了。”帕米拉气喘吁吁地说。她使劲地吻他，使他浑身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帕格心里涌起了一种自蜜月以来早就

遗忘了的感觉，把其他的事情——什么作战会议啦，即将到来的敌人啦，儿子啦，妻子啦——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只感到怀里搂着一个用嘴唇和肉体来表达她的爱情和初次委身的女人所感到的那种独特和令人极度兴奋的快感。

这个心灰意懒、寂寞孤单、受尽痛苦的男人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连连回吻她。他们狂热地接吻，断断续续地说上一两句话，这样相亲相爱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平静下来。他们不再气喘吁吁了。寒碜的小房间、一张大床，还是老样子。

“这真让我万万料想不到。”他贴着她急于接吻的嘴咕哝。

“料想不到？”她在他的怀抱里向后仰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怎么会呢？为什么呢？我在莫斯科不是向你露骨地表明了我的心迹吗？”

“今天晚上，我看到你的那种态度，原以为一切都完了。”

“最亲爱的，你的儿子都在场嘛。”

“我还以为你喜欢年轻的埃斯特。”

“什么？他正巧在我身旁啊。”她用手指头轻抚着他的脸，“我当时的困难是不能眼睛老盯着你看。喂，今晚那个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得不等半个钟头就走。”

“半个钟头！我的上帝！咱们明天能在一起待一天吗？”

“帕姆，舰队一早就要出发。”

“不能！真该死！啊，该死！真该死！”她从他的怀抱里抽出身子，向一张破旧的小扶手椅激动地挥挥手，“真倒霉！坐下。真该死！明天一早！总是没有时间！对不对？没有！我们一到这儿，我就应该马上来找你。”她坐在床边，用一个握紧的雪白的拳头揍了铜床架一下。“我想到过这样做，可是我拿不准你是什么想法。已经有半年了，你知道，再说我始终没接到过你的信。你给我的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

帕格痛苦地说：“我想跟你了结这件事。”

“你写信的时候，收到你妻子的那封信了吗？”

“没有。”

“是她暂时豁免了我。这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你在我们家里见过他，那个高个子工程师，弗莱德·柯比。他不是个坏人。”

“我对他没有印象。半个钟头！啊，真该死！啊，真见鬼！”

她把两条腿蜷起来，搂着膝盖，背靠在床架上。这个女孩子生气的姿势使帕格心烦。梅德琳有时候也这样坐。帕姆看上去亲切可爱，能引

起人的刻骨相思，但是她太年轻了，弓着背坐着，两只苗条的白胳膊紧紧抱着在灰色的绸裙下显出轮廓的蜷起的大腿和小腿。

“听着，亲爱的，”她说得很快，“我离开伦敦以前，去打听了长期留在檀香山的种种办法。我们在这儿的首席军事联络官——海军准将亚历山大·派克相当喜欢我，我还带了一封勃纳·沃克勋爵写得助力很大的信。这位勋爵大人是一个令人厌烦得要命的人，但他乐于为我做任何事情。总而言之，亲爱的，在这儿已经有人答应给我一个职位。就在今天，我转租到一小套公寓，付了一个月房租。你瞧——”她好像一个行政干事，有条有理地说着，但是一看到他摇摇头，她就停住嘴，咧开嘴笑了。“我是不是有点儿太激进了，我的老头儿？我的打算是我自己摆在一只银盘上端给你，全都安排好，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没法儿预见到今天晚上咱们只有这么一点儿时间，也没法儿预见到你的妻子会跟你闹别扭。情况到底怎么样，帕格？”

他把深深印在脑子里的那封罗达提出离婚的信背了几段，接着他提到从那以后，她信上的语调倒轻松起来了，还提到那两封匿名短信。

“嘿，别把那种下流行为放在心上！”帕米拉厌恶地摇摇头，“只有罗达自己写的才算数。”

“她在骗我，帕姆，我强烈地感觉到。也许她觉得这是她应尽的责任，因为我离开了家在这儿打仗。要不，也许她跟那个家伙还没敲定。她的信里有一种虚情假意的口气。”

“你拿不准。她心里有鬼，帕格。她把自己摆在尴尬的地位上，难道你看不到这一点吗？别匆匆忙忙地对她下结论。”帕米拉望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见鬼，时间过得真快，像燃烧的导火线。你要出发到海上去了，而韬基打算动身到美国去。罗达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是我的大好机会，那不用说。不过，我要是待下去的话，会使你可怜的生活变得复杂化吗？”

“韬基不走了，我劝他待着。”

“你劝他？”她等他说下去。他没再说什么。“嗯，真有意思！不过，我还是把找到职位的事通知亚历山大·派克的好。”

这个可爱的女人不是一个梦想家，帕格心里想。她几乎像她父亲一样意志坚强而积极主动。她就坐在那里，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像岩石一样真实，脸色苍白，神情迫切，要求他做出决断。经过了漫长、迟缓、空白的几个月，他们的关系如火如荼地发展了。

“原来球打到我这一面的场地上来了。”他说。

她一下子板起脸来。“没有球，也没有场地，根本不在打球。”她坐着，身子挺得笔直，两条腿垂在地板上，“我在这儿。你要我，我就待着；你不要，我就走。这还不够干脆吗？我巴不得跟你待在一起。我爱你，对我来说，你就是命根子。你在为罗达苦恼，这我不能怪你。嗯，定出你的规章制度来吧，我会遵守的。不过我离开这儿后没处去，维克多，除非你打发我走。你懂吗，还是不懂？”

有多少男人为了听到这样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愿意献出他们的一切？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让他重建毁坏了的生活。他站起来，把她拉起来搂在怀里。他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完全听凭他摆布，并且是她主动追求他，高兴得几乎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憋了一句话出来：“对你来说，我他妈的太老了。”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她说，紧紧地靠在他身上，耷拉着脑袋，脸贴在他的白上装上，话说得很快，声音被捂住而听上去含糊，“在新加坡，我又跟菲尔·鲁尔好过。他在那儿，我不知为了什么，那时候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了。他还是那个蠢猪，不过，我又跟他好过。就那么一次。我不是有意的，我到现在还感到恶心。”她抬起脸来，脸色看上去像早先一样苍白而憔悴。

帕格强忍着痛苦的愤怒和委屈，说：“你对我并不负有任何义务。好吧，你刚才要我定规章制度。听着，这是头一条，千万不要让我去参加海军会议迟到。”

“啊，天哪，那个该死的会议！时间到了吗？”她的声音都发抖了，“那就去吧。不，等一等。拿去。”她冲过去拿起钱包，从包里掏出一张白卡片放在他手里，“你回来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找我，那是一套带家具出租的公寓。”

“迪林厄姆大院，”他念着，“它还在吗？”

“是啊。破旧，可是方便，而且——你干吗这么古怪地微笑？”

“罗达跟我在那儿待过一次，那时还没生孩子。”

她直勾勾地望着他的眼睛：“你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

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们要出发去打一场拼个你死我活的大仗，帕姆，情况对我们不利。我现在是到尼米兹上将的司令部去。”

她的脸紧张地绷着，眼睛睁得老大，闪闪发亮。她双手捧住他的头，恋恋不舍地亲他的嘴唇：“我爱你，帕格，我永远不会变心。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回来的，我还会在这儿。”

她为他开了门。

“北安普敦”号已经起锚，准备启程，烟囱里飘出一缕缕棕色的轻烟。朝阳透过烟雾照下来，在甲板上投下斑斑点点的阴影。甲板上生气勃勃，在长长的大炮和安装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下，到处都是奔来跑去的水兵，正做着这艘重型巡洋舰出海的准备工作。维克多·亨利在他的舱房里狼吞虎咽地吃早饭，什么新鲜菠萝啦，燕麦粥啦，火腿鸡蛋啦，炸土豆条啦。他的勤务兵给他一杯又一杯地倒着热气腾腾的咖啡，看得惊奇了。

“今天早晨胃口很好啊，上校。”

“伙食好嘛。”帕格说。

阳光从舷窗外射进来，一片椭圆形的亮光照在浆过的白桌布上，似乎照进了他的心灵。他只睡了两三个钟头，然而感到精神好极了，半年的意志消沉一下子化为乌有，像一阵清新的海风把浓雾吹得无踪无影。他醒后没有马上从铺位上跳下来做体操和洗凉水淋浴，而是躺在黑暗里把事情仔细地考虑了一番：同那个出岔子的可怜的罗达心平气和地解决，第二次结婚，也许第二次生儿育女——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认识一些同他一样年纪的男人跟青春年少的妻子（哪一个及得上帕米拉呢！）过着幸福的生活，甚至又生了一群小孩。幻想已经结束，现实显得更可爱。

他的精神已经振作起来，所以他对这场战斗不再担心，而是非常激动，而且他知道战局可能会怎么发展——更确切地说，如果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密码分析员没有搞错的话。尽管幸运地得到了这份情报，根据对战局的估计，太平洋舰队幸存的机会仍然是非常小的。然而，日本这个进攻计划订得奇怪，其中似乎有可乘之机。他们的兵力将分布在从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这一线。尽管受了伤的“约克郭”号和从未受战火洗礼的“大黄蜂”号同久经战斗的日本航空母舰相比是敌强我弱，但至少在第一阶段，航空母舰跟航空母舰较量，也许还是顶得住的。反正这回是开到前线去作战，而且他还是一个战士。再说，帕米拉的爱情使他觉得他能够应付任何不利的情况。

丁零零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帕格的沉思。

“长官，我是值日军官。你的儿子登舰了。”

“叫他来吧。”

华伦在门洞里露面了，穿着日常的卡其制服，褪色的衬衫上佩着金翼。“嘿，爸爸，要是您没空见我，尽管说就是。”

“进来，吃一点儿吧。”

“不，谢谢。”华伦举起一只手，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杰妮丝准备了丰盛的菜肴给我饯行，早饭吃的是牛排和煎蛋。”他向阳光明媚的舱房四下望了一眼，“嗯，我还没见过你的排场哩！多好的地方。”

“嗯，我不是常请你来吗？”

“我知道，这得怪我。”

“拜伦已经走了吗？”

“啊，他这时候已经到圣弗朗西斯科了。他参加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宴会，不用说，是带着宿醉走的。”

帕格向勤务兵瞟了一眼，他点点头，就走了。华伦点了一支烟，平静地说：“开往中途岛，是不，爸爸？去对付那整个该死的日本舰队？”

“你从哪儿听来的？”

“哈尔西手下的一个参谋人员。”

“很遗憾，哈尔西的参谋人员竟然泄密。”

“那位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怎么样？你在他身旁干了好几个月。”

“他怎么样？”

“嗯，首先，他是一个战列舰派，对不对？听说他是一个电气工程师，是军事学院出身的。跟哈尔西不一样，他在飞行方面是一点儿资格也没有的。他们说他是哈尔西的老朋友，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弄到了这个职位。参谋人员都在担心哪。”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挑选特混舰队司令，这不是你的事情，也不是参谋人员的事情。”

华伦同他父亲针锋相对，语气强硬起来：“爸爸，这出戏的领班非了解飞行员不可。哈尔西的飞行资格也不见得怎么样，不过他自己至少干过。实际上，他跟飞行员想不到一起去。我们袭击马绍尔群岛那一回，他要叫没有护航的轰炸机在超过航程的地点起飞，这样他就用不上参谋本部的导航。我们有一半人在飞回选择点的时候，就会掉进海里。我们这些驾驶员几乎静坐罢工，才使他改变命令。”他父亲严肃地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华伦举起双手说：“嗯，这就是发生过的事情。你不能把俯冲轰炸机像十六英寸的炮弹那样发射出去，它们得掉头飞回来。这可是大不相同啊，可是要海军将领们记得这一点，真是太困难了。”

“斯普鲁恩斯会记得的。”

“嗯，你说这话我很高兴。要是他肯让我们离敌方近些起飞，给我们飞回来的机会，我们会为他干一番的。”华伦吐出一个浓浓的烟圈，“两艘航空母舰跟整个日本海军作战。真有意思。”

“三艘航空母舰。”帕格有点儿恼火，加了一句，“还有大约九艘巡洋舰，华伦。”

“三艘？‘萨拉’号⁽³⁾吗？它在加利福尼亚，对不对？”

“‘约克敦’号。”

“爸爸，‘约克敦’号内部炸坏了，得花六个月才能修好。”

“造船厂保证让它在七十二小时内重新参加战斗。”

华伦吹了一声口哨：“我要亲眼看到才相信。顺便问一下，你听到今天早晨的新闻了吗——关于哈尔科夫一带的战斗？”

“没有。”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双方都这么说。你去过哈尔科夫吗？”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占领哈尔科夫了。后来反复争夺，几次易手。我闹不清了。”

华伦点点头，说：“隆美尔又在非洲打了一场坦克战。德国人从哪儿

来那么多坦克啊？据说英国皇家空军不是把他们的工厂都炸平了吗？”

帕格觉得这种闲谈有点儿空洞和不着边际，不像是华伦说的。“听着，现在是八点十四分，我九点钟要起航。要用我的快艇送你到福特岛去吗？”

“等一下。”华伦捻熄香烟，出声地吐出一阵灰色的烟，“瞧，我本想把这个交给拜伦，可是他走了。”华伦从后裤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这是一份家里的经济情况清单。杰妮丝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你也知道，可是要她算账，她就傻眼了。”维克多·亨利默不作声地接过信封，丢进抽屉。“爸爸，每次出击回来，我会从‘北安普敦’号的上空飞过，摇摆一下机翼。要是我不这么干，那也不见得是出事了。我也许在编队飞行，或是汽油不足，或是有别的情况。不过，我会设法做到的。”

“我完全了解。这很好，华伦，可是我也不会指望你每次都做到。”

华伦的眼光避开他父亲的眼光，盯着桌子上一张罗达的相片，旁边是一张他自己、拜伦和梅德琳非常年轻时的相片。“昨晚妈妈和梅德琳不在场，我真想念她们啊。”

“一家人还会重新团聚的，华伦。你会再给我们跳呼啦圈舞的。”

“呼啦圈舞！哈！到那时候，该跳别的舞了。”

他们一路走到走廊上，维克多·亨利忍不住问：“你对塔茨伯利父女印象怎么样？”

“他有点儿喜欢吹，我喜欢他那个女儿。”

“啊，你喜欢？为什么？”

“嗯，她这么一心一意地为她的爸爸工作。再说，尽管她很少说话，她还是强烈地勾起我的兴趣。”

这个评语使维克多·亨利感到一种早已遗忘的男性的满意，像海军军官学院学生听到别人称赞他的女朋友时感到的那种喜悦。

在阳光下的主甲板上，华伦也斜着眼睛，戴上太阳镜，从船头看到船尾，看着六百英尺长的甲板，甲板上挤满了忙着干活儿的人。“这是一艘出色的军舰，爸爸。”

“这可不是一艘航空母舰。”

“立正！”值日军官大声发出命令，来回奔跑的水兵们突然站住了。维克多·亨利和他的儿子在舷梯口握手，华伦紧盯着他父亲的眼睛，微笑起来。他从来没对他父亲这么微笑过，一种陌生的让人放心的微笑，简直像是在拍拍他父亲的肩膀对他说：“我不再是你的毛孩子了，尽管你还是不大相信我。我是一个俯冲轰炸机驾驶员，我会干得很好的。”

帕格·亨利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哈里·霍普金斯的那句话：换岗。

“祝你顺利，华伦。”华伦紧紧地握了握他父亲的手，转过身去，对值日军官敬礼：“请准许离舰。”

“请吧，长官。”

华伦甩手甩脚、扬扬得意地走下舷梯。“继续干活儿。”帕格说，让那些一动不动地站着的水兵自由活动。他站在舷梯口，望着快艇离开舰舷，向福特岛驶去。他那高个子的儿子双手叉着腰站在艇尾，尽管波浪起伏，人站得很稳。

特混舰队的屏护舰队的一艘驱逐舰沿着航道出动了，信号旗迎风飘扬。有一艘驱逐舰长长的灰色舰身紧挨着这艘巡洋舰边上驶过，挡住了华伦的身影。仅仅是为了再看儿子一眼而逗留在后甲板上，他感到不好意思。他走上舰桥，去指挥“北安普敦”号出海。

- (1) 非洲的蚂蚁能借一段枯树桩做梁架，用土粒堆出几丈高的土山，作为巢穴。
- (2) 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海军统帅纳尔逊指挥下，于特拉法尔加角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在该战中，纳尔逊阵亡，但英国从此奠定了海上霸权地位。
- (3) “萨拉”号是“萨拉托加”号的简称。

第二十五章

维尔纳·贝克遇到了难题。

他桌子上摆着一封从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B4科的来信，要求他汇报把意大利籍犹太人驱逐到东方去的可能性。贝克为了这类棘手的事情，同墨索里尼那个拖拖拉拉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譬如说，就是他在把一批批意大利工人运送到德国工厂去。贝克懂得怎样对付罗马的官员——那些面带微笑、态度圆滑的家伙，他们一生的特长就是用个人的魅力、烦琐的公文和敷衍的谈吐来使积极的行动瘫痪。每一次，意大利秘密警察一施加压力，这帮面带微笑、态度圆滑的家伙就吓得像触电似的，不再微笑和滑溜，马上身子笔直，态度老实，把要他们解决的事情办妥。

然而，贝克并不是一个奇迹创造者，他认为这个对付犹太人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意大利人——甚至上至墨索里尼本人——可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把犹太人打发去送命。哪怕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对排犹主义的法律也感到可笑。大多数意大利人喜欢犹太人，或者至少为他们感到难受。所以，贝克采取了最恰当的叫摸不透的策略：他向意大利有关单位写了正式公文，提出质问，得到了敷衍搪塞的正式复文；同他们举行了正式约会，进行了一事无成的秘密商谈，并且把经过情形写成了正式记录。他向德国中央保安局送了一份态度消极的正式纪要，还附上意大利人反应消极的全部复文卷宗，相信这件事情将就此结束。

不料负责第四处B4科的党卫军中校寄来一封回信，说他将亲自来罗马。作为一个中校，这个人信中的口气未免太专横了。党卫军的军衔同真正的德国军队委任的军衔根本不是一码事。党卫军的前身是希特勒的暴力行动小组，眼下已成为一支由纳粹信徒组成的机构臃肿的私人部队，在贝克眼里，它不过是政府警察中的恐怖分子虚假的“精华”罢了——尽管党卫军的后备役身份已经成为效忠于纳粹的象征，而贝克本人也是一个后备役的冲锋队中队长。但是，这位艾希曼中校看来来头不小，因为大使接着收到了那个令人战栗的声誉仅次于希姆莱的党卫军将军——海德里希寄来的一封简短、严厉的绝密信件，信中说“一切按艾希曼中校的意图办”，吓得簌簌发抖的大使要求贝克提供一份关于艾希曼中校的第四处B4科的详尽报告。这使得贝克不得不把整个令人沮丧和难以理解的盘根错节的安全机构系统叙述了一下，这种内幕连资格最老的外交界人士也闹不清楚。

这是一个控制政治界的乱七八糟的机构。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原来是最早的秘密警察，是戈林把普鲁士警察训练成的一个特务组织。党卫军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吸收秘密警察人员进入德国中央保安局，它是一个章鱼似的把腕伸进柏林各办公大楼的官僚机构，把政府和纳粹党两者的情报和警察职能结合在一起。在纳粹所有的国家机构中，没有比它更糟糕的大杂烩了。德国中央保安局是一个作恶多端、不受限制、包

罗一切的机构，但它显然正是那个党所需要的：一支极权的秘密警察力量，不受联邦法律的约束，只对希特勒负责。

秘密警察的B科是专门对付“各种教派”的，第四种“教派”是犹太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B4科因而就成为秘密警察处理犹太人事务的机构。因此，这个艾希曼中校掌握着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所有犹太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是被列为保安问题的，他的专横作风就变得更可以理解。艾希曼统治着八百万到一千万人，管辖的版图比瑞典更大。贝克对他有一种有点儿提心吊胆的好奇心。

在海德里希被刺后不久，艾希曼坐汽车来到罗马。尽管汽油奇缺，他还是从柏林一路坐汽车来。他在大使的陈设豪华的会客室里同大使和贝克会面，当时他发表的第一个意见就是他从来不乘飞机，飞机太不可靠了。这次会面，他们三个人只是喝喝咖啡，随便聊聊。艾希曼中校虽然穿着一身惹人注目和使人望而生畏的带有银色标志的黑色党卫军制服，但他的神情和动作看上去很讨人喜欢——简直没有军人习气，倒像是一个高级会计师，一副生气勃勃、精明干练、干脆利落的样子。但是，他缺乏风度，他喝咖啡的时候发出粗俗的响声。大使身材笔挺，脸色红润，是一个富于实干精神、举止文雅、上了年纪的上等人，他是元帅的后代。然而，正是这个年老的大使对那个三十多岁的讲求实际的官僚毕恭毕敬，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大使向艾希曼保证，大使馆内的一切由他支配，还请求艾希曼向党卫军国家领袖 ⁽⁶⁾ 希姆莱转达他对海德里希将军的不幸逝世表示真挚的悼念，接着他就把中校交给维尔纳·贝克去应付了。

在贝克的办公室里，艾希曼又变得专横起来，他对罗马的官员那种消极的反应表示露骨的藐视。意大利人是不能谈正经事的，他说，只会摆摆架子、装装样子，根本不懂犹太人问题。尽管意大利有政府，但这件关于犹太人的事情将由安全警察和外交部来解决。因为在元首看来——艾希曼时不时地伸直一根食指，摆出一副学究式的架势说——犹太人问题不受国境线的限制。譬如说，欧洲有一场黑死病，如果细菌在地面上那些看不见的线——所谓国境线——以外，就听凭它们去繁殖，那么鼠疫怎么能扑灭呢？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意图是把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消灭干净。因此，贝克博士作为驻罗马的政治秘书，不应该仅仅送上一些消极的报告，而应该干得更好一些。

“可意大利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贝克温和地反驳，“它是主权国家，并且用不着我来指出，它是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国，而那些犹太人仍然是意大利的国民。”

艾希曼脸上浮现出一丝表示赞许的微笑，他那张又阔又薄的嘴显得更阔了。归根结底，贝克博士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错，在被占领国的首都，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德国中央保安局能够把人安插在德国大使馆里，接管犹太人问题。但是在罗马，这样做会刺痛意大利人敏感的国家荣誉感。正因为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所以干起来格外有劲。

他，艾希曼，是来给贝克提供指导方针的。远在战争爆发以前，他

就一直处理各方面的犹太人事务。除了第三帝国以外，没有一个政府完全了解元首的目光远大的政策，艾希曼说，像一个教师那样使劲摇着他的食指。别的政府全被基督教的或自由主义的观念闹糊涂了。那些政府很乐意恢复欧洲所有法典中一度都有的排犹主义的法令，把它们国内的犹太人从政府内、各种专业的职位上和他們居住的高级住宅区内清除出去，用税收来剥夺得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至于更激烈的措施嘛，那些政客就要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了。

艾希曼越谈越起劲，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接着说，贝克应该记住一个关键性步骤：最要紧的是使意大利立即移交一些犹太人给德国，不管人数多么少和根据什么原则。一旦跨出了第一步，原则就确立了，局面就打开了，违抗德国政策的现象就会渐渐被消灭。这是他不止一次的经验。因为尽管税收奇重，犹太人总是能够用这样或那样的花招儿巧妙地保全他们的财产。但是，一旦他们被送走，那就完蛋啦！遗留下来的财富就能被没收。一旦一个政府能够被说服交出一些犹太人，并且第一次得到了因此带来的惊人收入，他们的态度通常就会变得狂热起来。这种情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发生。那些怯头怯脑的政客需要弄懂的只是那样做多么容易，他们的人民并不那么真正反对，犹太人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服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多么冷淡地旁观，最重要的是，从元首英明的政策中有多少利益可得。

举一个例子吧，艾希曼说，他眼下正在同保加利亚谈一项交易。那是一个糟糕的体制，一个摇摆不定的卫星国，随时都可能倒向任何方面。德国军队在夏季攻势中取得了进展，保加利亚国王才软下来。隆美尔的节节胜利，在克里米亚的不断挺进，终于使他真正肯谈买卖了。把所有保加利亚犹太人一网打尽的关键是一小撮现在居住在德国的保加利亚犹太人，交换条件正在达成。保加利亚将控制所有逃到它那里去的德国犹太人，而德国将对付帝国土地上的保加利亚犹太人。在经济利益方面，保加利亚人占了便宜，但是他们正式默认了德国的基本政策，他们把犹太裔的保加利亚公民抛给了德国人。在这个主要问题上，德国取得了胜利。意大利同保加利亚没有多大不同，也是一个弱国，由一伙反复无常的政客管理着，所以贝克博士可以试一试同样的办法。

艾希曼接着说，问题全在于各种不同的犹太人目前所处的地位。现在居住在意大利的、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将是最难弄到手的。犹太侨民就比较容易，但是他们仍然享有某种庇护权。首先应该向居住在德国的意大利犹太人下手，那批可爱的人的确切人数是一百一十八人，艾希曼说。他会给贝克博士送来他们每一个人的档案材料，那上面有他们的出生地点、目前在德国的地址、年龄、健康情况、主要的社会关系和财产清单。接着，贝克博士就应该向法西斯要人们推荐保加利亚的处理方式，而且贝克博士还可以提出一个极好的人道主义理由。如果说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政策确实太严厉——不过，他当然应该否认这一点——那么这项交易只会对犹太人有好处，对不对？能摆脱德国控制的犹太人将比交给它处理的犹太人多得多，因为在意大利有好几百名德国犹太人哪。艾希曼像一个吝啬的讨价还价的商人那样带着狡黠的笑容加了一句，贝克用不着担心那些拿来交换条件的在意大利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到头

来总是会被设法弄到手的。

总而言之，艾希曼说，打开缺口最为要紧。贝克博士同小姑娘睡过觉吗？这就是整个的诀窍：开头是温柔地哄，一大套的甜言蜜语使她神魂颠倒，遇到适当的时机，马上下手！干了第一回，以后就没问题啦。这个意大利犹太人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会哄的外交家来处理。劳工部热烈推荐贝克博士，国家领袖希姆莱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积极的结果。

艾希曼的意思越是说得清楚，维尔纳·贝克越是感到不喜欢，他听够了熟悉内幕的人悄悄透露的关于东方犹太人集中营的消息。排犹主义者在外交部里多的是，全是里宾特洛甫一手培养出来的。其中最坏的是一个副部长，不恰当地名叫马丁·路德，是一个绝密的叫“德意志”的小组的头子，它是处理犹太人的事情的。有一次在柏林的宴会上，贝克同这个粗俗的醉汉谈过话。路德不知喝了多少，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眨眨眼，用手捂着嘴自动透露，犹太人在东方的集中营里终于“屁股狠狠地挨打”，就像元首预言的那样。在较高级的德国人中间，这个问题是避而不谈的。维尔纳·贝克从来没向任何人打听过这种事的细节，而且设法避免去想这整个不幸的事。他在部队里的那个兄弟近来也绝口不提这种事情了。

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圆肩膀，长着瘦削的长脸、狐狸似的尖鼻子、高高的秃脑门，动作敏捷，穿着一身使他这个坐办公室的人脸色越发苍白的黑军服，正在劝他自动跳进这个泥塘，深深地陷在里面。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和历史学博士，有一件事情贝克怎么也忘不了：一切战争都要结束，而战后的清算可能会给人惹麻烦的。他对自己在征集意大利劳工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心里感到有点儿不安。他大批否决过反映情况艰苦的申诉书，这使他烦恼。战争是战争，命令是命令，但是这样对付犹太人实在太不像话了。

他打算把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直截了当地说：“让我指出一个事实：在征集劳工的时候，我不得不在保证书上明确地写明目的地、工资和劳动条件。”

“那当然啦，不过那些是意大利人，这些可是犹太人。”

说话的声调使贝克感到狼狈，因为艾希曼仿佛在说：“这些可是马。”

“罗马的官员仍然拿他们当意大利公民看待。他们将问我那一百一十八名犹太人在哪里重新安家，他们将在那里干什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我将不得不写一份外交部的正式复文摆在案卷里。”

“好极了！”艾希曼耸耸肩膀，微笑起来，丝毫没有被打动的样子，“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嘛，那一套屁话算得了什么？”

贝克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他设法按捺住性子。他已经对纳粹分子的粗俗感到习惯了，而且不得不容忍。“外交部门可不是这么工作的，你知道，我们在劳工问题上是非常讲求实际的。我们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到这么顺利的结果。”

两个人瞪着眼互相看着。艾希曼中校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脸上所有的皱纹都稍微显得僵硬起来，一双小眼睛里流露出奇怪的、呆呆的神情。“要是你喜欢的话，”他用低沉的讽刺声调说，声音是从空洞洞的胸膛里发出来的，“我乐意确切地告诉你，按照元首亲自下的命令，那些犹太人将到哪里去，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安排。然后，你自己决定编一个什么故事去写给意大利人吧。”那个人的眼睛里没有焦点，在他闪闪发亮的眼镜后面，看上去好像有两个黑窟窿张开着，而在那两个窟窿里，维尔纳·贝克博士看到了恐怖，看到了尸体堆成山的幻景。他们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但是这沉默的片刻使那个政治秘书明白了那些被放逐的犹太人的下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真令人沮丧。他的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寒冷，只好抓救命稻草了。“一定要让大使知道。”

“啊，我懂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张铁青的长脸上神色缓和了。艾希曼用富于幽默感的亲切声调说：“他就是那种给我们添麻烦的、落后的老浑蛋，对不对？哦，外交部长会亲自跟他讲明情况的。这会治得他乖乖闭上嘴，我向你保证，他会老实得屁也不敢放。他不敢对里宾特洛甫说‘呸’。”艾希曼高兴地叹了一口气，摇摇食指：“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办妥，就可以指望大大高升。老兄，你办公室里有点儿白兰地吗？我今天早晨坐汽车赶了两百公里，还没吃上早饭哩。”

维尔纳端来了一瓶酒、两只酒杯。他一边倒酒，一边迅速地思忖。他甚至不应该流露出同意的样子，要不然，万一他交不出人来，就会大难临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意大利人是不肯让步的，这一点他拿得稳。他们可能会把犹太人围在集中营里，虐待他们，但是把他们交出来，放逐出去，那可办不到。他们碰碰杯，喝着酒。他说：“嗯，我试一试。不过，成不成得看意大利人怎么说。我没办法，谁都没办法，除非咱们占领意大利。”

“是这样吗？你没办法。”艾希曼粗暴地像对待一个侍者似的把空酒杯递过去。贝克又在杯子里倒满酒。中校又干了一杯，双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我现在要求你，”他说，“解释一下杰斯特罗的情况。”

“杰斯特罗的情况？”贝克结结巴巴地说。

“你在锡耶纳，贝克博士，扣住了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名叫埃伦·杰斯特罗，六十五岁，是一位从美国来的著名作家，带着一个侄女和他侄女的小孩。你去看过他们，你给他们写过信，你给他们打过电话，是不是？”

在处理有关杰斯特罗的问题时，贝克当然一再利用过他同德国秘密警察的关系，他知道那一定是艾希曼的消息来源。他一向是抛头露面、公开活动的，这没什么可害怕的。中校突然改变态度，显示出他对细节的惊人的记忆力，无非是为了使他大吃一惊罢了。艾希曼眼下坐得笔挺，皱起了脸皮，流露出怀疑的神情，简直就是恶毒成性的秘密警察官员的活标本。

贝克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解释他打算要埃伦·杰斯特罗干什么。

艾希曼从一盒烟里摇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说：“不过贝克博士，

这一切真叫人摸不透。你谈到诗人埃兹拉·庞德和他给罗马电台做短波广播⁽²⁾。这是一个好材料，好得很。宣传部将录下这些广播，并用它们来做宣传。可是诗人埃兹拉·庞德是一个难得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美国排犹主义者。他揍犹太银行家和罗斯福的屁股，比我们自己的短波广播更厉害。你怎么能拿这个叫杰斯特罗的人跟他去比？杰斯特罗是一个纯血统的犹太人啊。”

“埃兹拉·庞德的广播对美国听众不起作用。请相信我的话，我了解美国，他一定被那边当作一个卖国贼或疯子看待。我给杰斯特罗安排的是——”

“我们知道你在美国念过书，我们还知道杰斯特罗是你的老师。”

贝克感到他是在白费口舌，他的设想是党卫军军官的头脑没法儿理解的，但是他不得不继续磨嘴皮子。他希望的是，他说，“一次或一系列有远见和宽恕精神的崇高的广播，把德国人和日本人说成是被剥夺、被误解的富有自豪感的民族，把同盟国说成是霸占着用武力获得的财富不放的大富豪，并且把整个战争说成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应该立即用‘分享霸权’的办法来解决”。这出色的措辞是杰斯特罗本人创造出来的。由一位声誉卓著的犹太作家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来，在美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会削弱人们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和鼓励人们从事和平运动。说不定其他侨居意大利的高级知识分子，像桑塔亚那和贝伦森，也会效法杰斯特罗。

艾希曼脸上流露出一不相信的神情。桑塔亚那这个名字显然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听到“贝伦森”，他的目光尖锐起来了：“贝伦森？那是一个精明的犹太百万富翁。贝伦森受到许多保护。哦，好吧，那个杰斯特罗什么时候开始广播？”

“这还没有肯定。”艾希曼用严厉和惊奇的目光盯着贝克，他又加了一句，“问题在于要说服他，这需要时间。”

中校温和地微笑了：“真的？为什么需要时间？说服一个犹太人还不简单。”

“为了取得效果，做这件事一定要出于他自愿。”

“不过，你要犹太人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而且是自愿去做的。话得说回来，我相信我现在懂得你的意思了。他是你从前的老师，一个好人，你心里对他还有感情。你不愿意使他烦恼或吓唬他。这算不上你在照顾或保护一个犹太人，”艾希曼快活地微笑，像教师那样摇摇食指，“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更确切地说，你认为用蜂蜜比用香醋能逮到更多的苍蝇，嗯？”

贝克博士开始感到担心。这个人有点儿像演员，他的变化无常的情绪和态度是难以对付的。然而贝克告诉自己，不管他对犹太人有多大权力，他都只不过是一个党卫军中校罢了。他，贝克，绝不应该受他的威吓去承担一项办不到的任务。他回答得尽可能轻松而充满信心：“我确信我采用的办法是正确的，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的。”

艾希曼点点头，短促地咯咯笑起来。“说得对，说得对，如果你在战争结束以前能得到结果的话。顺便问一下，你的家眷跟你一起在罗马这儿吗？”

“不，他们待在老家。”

“老家在哪儿？”

“斯图加特。”

“你有几个孩子？”

“四个。”

“男孩吗？还是小姑娘？”

“三个男孩，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真讨人喜欢。我有三个男孩，没有福气生个小姑娘。”艾希曼叹了口气，又伸出食指来，“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设法一星期回家一次去看看孩子。哪怕只待一个钟头，我严格地做到每个星期非去看一次孩子不可。连海德里希将军也尊重这个事实，他啊，是一个很难侍候的主子。”艾希曼又叹了口气，“我猜想你跟我一样喜欢孩子吧。”每一次说到“孩子”，艾希曼都把这个词念得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意味。

“我爱自己的孩子，”贝克说，尽可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过我并不是每个星期去看他们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都做不到。”

艾希曼脸上流露出阴沉、恍惚的神情。“得了，贝克博士，咱们直截了当地谈吧。国家领袖希姆莱能够指望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一份关于那一百一十八个犹太人的进度报告吗？你明天能够从外交信使那儿收到他们的全部档案材料。”

“我尽力去办。”

艾希曼咧开嘴亲切地大笑，说：“我真高兴，这次上这儿来，咱们讨论出了一个结果。这件关于杰斯特罗的事可不是‘合法’⁽³⁾的。”艾希曼带着粗鲁的兴趣把这个犹太词重复了一遍：“不是‘合法’的，贝克博士。你在粪堆上走，大粪就沾在你的皮鞋上。所以，通知那个犹太老头儿快广播，然后就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他和他的侄女同其他犹太人一起关起来。”

“可是他们得到保证，可以安全返回美国，他们被算作做交换的新闻记者。”

“这怎么可能呢？所有的美国记者都已经离开意大利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新闻记者，他是写书的。”

“是我亲自把他们拦下来的。这是暂时的措施，我们把他们跟巴西的一起纠纷牵涉在一起，那起纠纷早晚会解决的。”

中校的瘦削的脸上浮现出高兴的微笑：“嗯，是你拦住了他们！这还不清楚？只要你愿意干，你有的是办法。因此，现在为元首干一件事

吧。”

艾希曼又接受了一杯白兰地。维尔纳·贝克一路陪他走到大使馆的大门口，他们交谈着战争的进展情况，无非是讲了一些陈词滥调。中校穿着一双擦得亮晃晃的黑皮靴，走起路来好像是罗圈儿腿似的。他的皮靴踩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发出吱吱嘎嘎和咔嗒咔嗒的响声。他又非常像是一个想得出神的公务人员。在门口，他转过身来敬了一个礼。“你这项任务可不轻啊，贝克博士，因此，祝你好运。希特勒万岁。”

这种敬礼和伸直胳膊的姿势在大使馆里差不多是完全不用的，这两者贝克都感到生疏。“希特勒万岁。”他说。

那个穿黑军服的人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台阶上走下去，吓得在大使馆园子里逍遥自在的那两只孔雀逃到开着花的灌木丛里去了。贝克急忙回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到锡耶纳去。

电话铃响的时候，娜塔丽恰巧把手放在电话机上。她站在杰斯特罗的书桌旁，一只手抱着娃娃。卡斯泰尔诺沃太太正在欣赏壁炉架上的圣母与圣婴画像，米丽娅姆紧紧地贴在她的裙子旁。那个小女孩不断地把目光从画上的娃娃身上移到真的娃娃身上，好像她弄不懂为什么那个画上的娃娃脑后有一圈灵光。贝克博士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快活而兴奋。“早上好，亨利太太！我希望你过得很好。杰斯特罗博士在家吗？”贝克在兴奋或紧张的时候，说英语有一个古怪的毛病：把“f”和“th”两个音搞错。娜塔丽头一回注意到这个情况，是当初他们坐那辆梅赛德斯从那不勒斯开往罗马，在公路上被巡逻车拦住的时候。

“我去叫他，贝克博士。”她走到外面的平台上，杰斯特罗在那里的阳光下写作。

“维尔纳？那还用说。他的口气听起来高兴吗？”

“啊，再快活不过了。”

“嗯！也许是释放我们的消息。”他费劲地从躺椅上站起来，开始一瘸一拐地走进屋去。“怎么啦，我的天哪，我的两条腿都麻啦！我像玛士撒拉⁽⁴⁾，站也站不稳了。”

娜塔丽把米丽娅姆和安娜带到自己的卧房里，那里粉红缎子帘子和床罩用得日子太久，都有点儿磨损了。天花板上画着的那些小天使由于泥灰的剥落看上去好像生了麻风病，在冒汗似的。她把路易斯放在小床上，但是他马上用小手紧紧抓着床栏杆站了起来。米丽娅姆陪他在玩，两个女人坐着闲谈。

娜塔丽变得非常喜欢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她看清了，仅仅是由于势利，她才让自己孤独地生活，在整个漫长的意大利寄居生活中错过了同这个热情聪明的女人做伴的机会。真是白白浪费了时间！不管是她还是埃伦都没有想到，锡耶纳那几个寥寥可数的幽灵似的犹太人也许是值得结交的。毫无疑问，卡斯泰尔诺沃医生正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一点，当初才没有告诉她他是犹太人。

埃伦探进头来。“娜塔丽，他坐夜车赶来，明天来吃午饭。他给咱们带来了美国的来信，听他的口气，他还有在电话里不能谈的重要消息。”杰斯特罗生出了希望，那张尽是皱纹的脸显得生气勃勃起来，“所以通知玛丽亚准备午饭，我亲爱的，再告诉她，我现在想要喝点儿茶，吃点儿糖水煨水果，让她送到平台上来。”

路易斯睡着的时候，屁股撅得老高。娜塔丽陪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和她的女儿一起踱到公共汽车站去。她们坐在歪歪斜斜的候车木棚里谈了又谈，谈个不停，直到看见那辆古老的公共汽车沿着山脊，在一个个绿色的葡萄园之间冒着烟弯弯曲曲地远远开来。安娜说：“嗯，我希望你们的消息真的是好消息。真古怪，你们的恩人竟是一个德国官员。”

“是啊，这明摆着古怪。”她们苦着脸，交换了一个怀疑的眼色。

公共汽车开走了。她走回别墅去，感到非常孤独。

第二天，贝克博士一到，就马上把两封信交给娜塔丽，一封信交给杰斯特罗博士。他们早就在平台上等他了。“请别客气，去看信吧。”他们拆开信封的时候，他坐在阳光下一张长凳上温和地微笑着。

“《君士坦丁的拱门》！它安全地寄到啦！”杰斯特罗突然叫起来，“维尔纳，你一定要告诉斯潘涅利神父和蒂特曼大使。娜塔丽，听我念，这是内德·邓肯写来的。‘我们对梵蒂冈感激不尽。……《君士坦丁的拱门》是你迄今为止的最佳作品……对公众深刻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做出了永久性的贡献……’我说，这措辞写得多么令人满意啊！‘……可以同古典著作媲美……一定会受到读书会的推荐……衰落的罗马的绚烂画卷……荣幸地出版这样一部见解新颖、有真知灼见的著作……’ 嗯，嗯，嗯！这不是头等重要的消息吗，娜塔丽？”

“这是一个好消息，”贝克博士说，“不过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

娜塔丽在看斯鲁特的令人泄气的来信，警惕地抬起眼睛望望。德国和意大利关于巴西那件事情烦琐的公文来往好像没有个完似的，他在信上说。最后总会有个结局，但是他再也估计不出要多少时间。她把信递给贝克，他瞟了一眼，耸耸肩，微笑着还给她。他脸色很苍白，眼睛里尽是血丝，不过他的神态里还是显出幽默感。“是啊，是啊，可这全是好久以前的事啦。咱们可以吃午饭了吗？咱们有这么多话要谈，可能把吃饭都给忘了。”

娜塔丽正在匆匆忙忙地看一张拜伦寄来的微缩胶卷拍的胜利邮件相片，放大得很差，几乎没法儿看清，那是附在她母亲那封写了三页的字迹潦草的信里的。两封信里确实都没有新内容。拜伦的信是在澳大利亚写的，他感到寂寞；而她的母亲在抱怨多少年来迈阿密海滩从未有过的最冷的春天，并且因为娜塔丽被扣留而发愁。她跳起身来：“午饭只有蛋奶酥⁽⁵⁾和沙拉，贝克博士。”

“啊，我可没指望再吃到你那呱呱叫的小牛肉。”

“不管怎么样，”杰斯特罗说，“咱们一起来把剩下的那一点儿贝伦森送的咖啡喝掉。”

吃罢午饭，贝克请求娜塔丽允许他点上一支粗黑的雪茄。他喷了第一口烟，就靠在椅背上，叹了一口气，朝开着的窗子做了个手势。“嗯，杰斯特罗博士，你撇下这片景色会感到舍不得吗？”

“我们快要离开了吗？”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他谈了好一会儿。他说话的速度和声调是从容不迫的，还时常深深地吸一口雪茄，然而他开始把“f”和“th”两个音发错了。意大利的官方电台，他吐露真情了，要杰斯特罗广播！短波部门在计划搞一套交战国家著名人士的讲话，向国外造成法西斯意大利对知识分子宽宏大量的形象。讲话的人不受任何限制。这个计划需要借重大人物：伯纳德·贝伦森、乔治·桑塔亚那，当然也有埃伦·杰斯特罗。意大利秘密警察刚把一份书面保证交给贝克，只要一广播，杰斯特罗、他的侄女，还有那个娃娃就可以马上动身到瑞士去。所以，事情这样发展，倒是一个迅速解决离境纠纷的办法。只要杰斯特罗愿意同亨利太太和她的娃娃一起到罗马去，接受一次两小时的从容不迫的录音采访或是做四次半小时的广播——这由他选择——那个巴西问题就撇开不谈了。贝克会预先安排好三张出国签证和从罗马到苏黎世的飞机票。他们甚至用不着回锡耶纳！事情办得越早越好，罗马电台非常热衷于这个设想。

说罢了这些话，贝克向后一靠，神情轻松，微笑着。“嗯，教授？你认为怎样？”

“哎呀，老实说，我给搞糊涂了。他们要我谈一些有关我的专业的事，譬如说君士坦丁吗？”

“啊，不，不。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需要你从哲学观点来谈谈战争，只要说明正义并不全在一方就行了。还记得咱们在这个房间里吃那顿有名的小牛肉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你说过的那些话吗？那正好符合需要。”

“啊，可是维尔纳，那天晚上我酒喝得太多了。我不能在敌人的短波里这么谩骂我自己的国家啊，这你是能够明白的。”

贝克噙起了那叼着雪茄的嘴，脑袋一歪。“教授，你在制造困难，是吗？你在运用语言和巧妙地阐述概念方面是一个天才。你对这场世界性的灾难有一种伟大的、独特的远见，对整个悲惨的场面有一种卓越的、洞察一切的眼光。‘分享主权’这个主题是再好不过了。你只要一心想着它，话就会顺利地讲出来。我拿得稳，你不但会使罗马电台感到满意，也会给你自己的同胞留下深刻的印象。把事情挑明了说，你马上就可以离开意大利。”

杰斯特罗转过脸去问他的侄女：“怎么样？”

“嘿，你和埃兹拉·庞德一个样儿。”娜塔丽说。

贝克肥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愉快的表情：“拿人做比较是令人讨厌的，亨利太太。”

“贝伦森和桑塔亚那怎么样？”杰斯特罗问，“他们都同意这么办吗？”

贝克深深吸了一口雪茄：“意大利电台的人员认为你是关键人物。桑塔亚那很老了，你也知道，他好像生活在云端，抱着他的本质论和那一大套晦涩的哲学。他会把老百姓弄得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一个大人物嘛。贝伦森呢，嗯，贝伦森是一个异想天开、不受拘束的人。罗马电台认为，你一旦同意，他们就能说服贝伦森，他是非常钦佩你的。”

“这么说，他们俩还一个也不知道这件事哩。”娜塔丽说。

贝克不乐意地摇摇头。

“不行，不行，不行！”杰斯特罗突然嚷起来，“我再怎么也不能跟埃兹拉·庞德成为一路人。不可否认，他的批评文章是有才气的。他有独特的见解，可是他的诗故意写得晦涩难懂。我们见过几次，我发现他是一个邋里邋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人，不过这并不重要。问题是，我听过他的广播，维尔纳。他对犹太人的攻击甚至比你们柏林广播的任何一篇都更不像话，而他对罗斯福和金本位的疯狂谩骂简直是叛国行为。战争结束以后，他会被绞死，或关进疯人院。我想象不出他中了什么邪，可是我情愿困死在锡耶纳这儿，也不情愿去做另一个埃兹拉·庞德。”

贝克嘴唇一噘，反驳起来，他把“f”和“th”这两个音完全发错了。“不过，还有亨利太太和她的娃娃‘困死在这儿’的问题呢。再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你还能在锡耶纳待多久。”他掏出一块金怀表，“我老远赶来告诉你这件事，没料到当场就被拒绝了，我原以为我是得到了你的信任的。”

娜塔丽插嘴说：“我们待在锡耶纳有什么问题？”

贝克一边从容不迫地把雪茄弄熄，在烟灰缸里碾碎，一边回答说：“嘿，意大利秘密警察从来没放松对我施加压力，亨利太太。你知道，你们原该跟其他外国犹太人一样待在集中营里。他们提出了这个广播的主意，就非常露骨地提醒了我这一点，并且——”

“可是我想不通！”杰斯特罗不服气地反驳，一双斑斑点点的小手搁在他身前的桌子上，在簌簌发抖，“我们得到早晚可以到瑞士去的保证！对不对？甚至莱斯里斯鲁特这次来信也证实了这一点。罗马广播电台怎么能够威胁我，要我糟蹋自己的名誉呢？坚强起来，维尔纳，通知他们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考虑的。”

贝克尽是血丝的眼睛对着娜塔丽骨碌碌地转：“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是一个严肃的声明啊，教授。”

“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回答，”杰斯特罗嚷起来，越来越激动了，“而且是最后的回答！”

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贝克博士，你叫过出租车吗？”娜塔丽把餐巾折好，摆在餐桌上。

她的声调低沉而安详，她的脸看上去瘦得皮包骨头，眼睛瞪得老大。

“是啊。”

“我送你出去。不，埃伦，你别走动了。”

“维尔纳，要是我看上去态度固执，我表示抱歉。”杰斯特罗站起来，向贝克博士伸出一只哆嗦的手，“马丁·路德有一次说得好：‘我不能再改变了。’”

贝克僵硬地鞠了一躬，跟在娜塔丽后面走出去。走到平台上，她说：“他会干的。”

“他会干什么？广播吗？”

“对。他会干的。”

“亨利太太，他的反抗可非常坚决啊。”贝克的眼睛里流露出严酷、探索和担心的神情。

大门外面又传来断断续续的粗哑的喇叭声。

“我很了解他，这样发过一通脾气以后，他就会心平气和的。我提到庞德，把他惹火了，我感到非常抱歉。罗马电台什么时候要他广播？”

“这还没确定，”贝克热切地说，“可是我迫切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一封同意广播的信。这会消除那些狗东西在我身上施加的压力，并且能使我开始进行活动——释放你们的活动，亨利太太。”

“你要的这封信在本星期末会得到的。”

他们站在开着的大门口，一辆陈旧的大游览车停在那儿。贝克用刺耳的、烦恼的声调说：“我巴不得现在就把信带回罗马，这样就解除了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巨大负担，我甚至情愿推迟回去的时间。”

“他情绪这么糟，我不能逼他写了。我答应你，信会给你的。”

他盯着她看，接着果断地把手一挥，伸出手去：“那么，我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你的通情达理上了。”

“你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我对自己孩子的关心上。”

“我最大的愉快是，”贝克站住脚说，一只手摆在出租汽车的车门上，“看到你们全都动身到苏黎世去，我急切地等着这封信。”

她匆匆地回到别墅。杰斯特罗仍然坐在餐桌旁，手里拿着酒杯，眼睛盯着外面的大教堂。他带着惭愧的神情看着她，用仍然颤抖的声音说：“我实在没办法，娜塔丽，这个建议真是岂有此理。维尔纳没法儿像美国人那样思想。”

“他确实不能，可是你不该斩钉截铁地拒绝他，埃伦，你应该推托和拖延。”

“这话也许不错，可是我再怎么也不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广播，绝不会！他把那一回吃小牛肉的时候，我那番负气的、半真半假的、慷慨激

昂的话完全按字面来理解。你瞧，德国人就是这副模样！你当时惹火了我，我又喝多了，反正我爱为错误的一方辩护，这你是知道的。我当然恨轴心国的独裁政权。我侨居在外国是为了省钱和安静地生活，显然这是我铸成的终生大错。不管国务院多么亏待我，我都爱美国，我不会上台去为轴心国广播，玷污我的学者身份，使自己成为卖国贼。”老人抬起长着胡子的下巴，绷着脸，没有一丝表情，“他们可以杀死我，可是我死也不干。”

娜塔丽又惊慌又激动，说：“那么，咱们的处境就危险了。”

“可能是这样，归根结底，你还是去找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商量逃走计划的好。”

“什么！”

“豁出去准备这么干，看起来好像是想入非非，可是事情可能会闹到这个地步的，我亲爱的。”杰斯特罗倒了一杯酒，振作起精神，笑嘻嘻地说，“拉宾诺维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那个年轻的医生看来很有决断能力。最好还是有所准备。可能在这期间咱们会被释放，不过我没法儿说我喜欢贝克的新调子。”

“全能的基督，埃伦，你可是改变主意啦。”

杰斯特罗疲倦地把头搁在一只手上。“我这么一把年纪，原来不指望去冒这个险，最要紧的是把你和路易斯安全地送出去，对不对？我喝了这杯酒要打个盹儿。请起草一封给维尔纳的信，亲爱的，原则上表示同意，对我的发脾气表示抱歉。就说我现在开始在准备四次广播的稿子，脱稿的日子千万要说得含糊，因为我将要模仿珀涅罗珀⁽⁸⁾织布，你知道。接着，你还是找那个年轻的医生去谈谈的好。意大利秘密警察很可能在监视他，所以你最好装出像是去看病，带上娃娃。”

娜塔丽默不作声地点点头。她到图书室去起草那封信，感到既有点儿害怕，又好像有点儿安心——一眨眼，她的叔叔跑到她前面去了——又感到她和她的孩子现在正在黑沉沉的急流中漂流。

- (1) 在纳粹德国，除希特勒称“元首”外，其他纳粹头子如戈林、希姆莱等被称为“国家领袖”。希姆莱是党卫军头子，故又称“党卫军国家领袖”。
- (2)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意象派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广播，反对同盟国。
- (3) 原文是希伯来语，意为“合适的”“恰当的”，在英语中发展为“按照犹太教规烹调的”之意，后演变为“合法的”或“按规矩办事的”之意。
- (4) 传说中的犹太老人，活了九百六十九岁。详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 (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把寄给在外作战的军队的信件拍成极小的照片，寄到目的地，放大后递给收信人。因为预祝胜利，所以这种邮件叫胜利邮件。
- (6) 一种用牛奶和鸡蛋焙制的甜食。
- (7) 原文是德语。
- (8) 珀涅罗珀：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忠贞的妻子。奥德修斯外出多年，许多求婚者

强迫珀涅罗珀改嫁，她佯称此事必须等她为奥德修斯的父亲织成一匹做柩衣的布后始可考虑。她在夜晚把白天织成的布拆去，所以那匹布始终织不成。

第二十六章

六月，奥斯威辛到处鲜花盛开，甚至在泥泞的、被人沉重地践踏的集中营营地里，在囚徒的木底鞋走不到的营房角落里，也冒出了花朵。

党卫军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控制区约莫占地四十平方公里，既有草木青葱的空地，又有树林，位于索瓦河和维斯瓦河汇合的地方。从这里，维斯瓦河开始漫长地、蜿蜒曲折地向北流经华沙，注入波罗的海。高高的倒钩铁丝网围着这片广大的飞地，在铁丝网背后，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立着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的警告牌：擅自闯入，立即处死。集中营里处处开着星星点点、鲜艳夺目的野花，只有一队队建筑工人干活儿的地方除外，他们在把长着绿草的沼泽地折腾得变成棕色的烂泥地，修建起营房来。班瑞尔·杰斯特罗就在这样一伙建筑工人中干活儿。

原来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村子里的庄稼人都离开了，他们腾空了的草房仍然有几所屹立着。大多数已经被夷平，碎砖残瓦被用来盖集中营的营房。从前盖着房子如今成为一个个烂泥塘的地方附近，有一些开满了鲜花的果园，使六月里的暖风带来芳香。香味在一排排囚徒营房间化为乌有，因为那里的厕所糟透了。但是，班瑞尔干活儿的田野里，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果园里飘来的芳香。在过去六个月里，班瑞尔从前鼓鼓囊囊的肌肉恢复了一点儿。他是萨米·穆特普尔手下的副工头儿，戴着一个“领班工人”⁽¹⁾的臂章，就是领班的工人，虽然生活也是够糟糕的，但是比大多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囚犯吃得好、睡得好。

穆特普尔戴着“小囚犯头儿”⁽²⁾的臂章，但是他的身份还不止这一个。党卫军军士长恩斯特·克林格尔的劳工分队⁽³⁾，实际上就是由穆特普尔管辖的一队建筑工人，那是B-I营里两所牢房里的六百名囚犯。这里的任务是赶着修建比克瑙B-II-d营，这是六个分营之一，每个分营三十二所牢房。一旦全部建成，这个营地将一共有百五十所牢房，这是中央建筑委员会计划在干道北面修建的。除了B-II以外，还有两个营地：还没有动工的B-III和已经建成的B-I。在中央建筑委员会的规划中，比克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拘留中心。将要有十万名以上做工的囚犯关在比克瑙，作为党卫军工厂的奴隶劳工。

萨米·穆特普尔如今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干的活儿，当初在奥斯威辛城里是一个自由人的时候就干了。他在那里是一个包工头儿，他在这里也是一个特殊形式的包工头儿。他的主顾现在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司令官，而克林格尔军士长是司令官的现场代表。从理论上讲，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是最高主顾，但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希姆莱是一个不露面的神。连党卫军人员都难得提到他的名字，一提到他，都显出敬畏的神情。然而，司令部那辆有专人驾驶的黑色梅赛德斯在这一带经常出现，车头上飘扬着党卫军双闪电标志的旗子，令人心惊胆战。班瑞尔时常瞥见那辆汽车，司令官相信做上司的应该亲临现场，进行监督——按照他的说法，叫“主人的监视”。

克林格尔的劳工分队很长时间来活儿干得很出色，不管在什么天气里，总是迅速、沉默和顺从地干活儿。这伙劳工日常受到党卫军人员和囚犯头儿的咒骂和痛打。囚徒们由于虚弱昏厥过去，倒在地上，被囚犯头儿当作装病偷懒，打得死去活来。如果他们真的看上去不中用了，囚犯头儿就用铁锹或者木棍送他们“回老家”，其他劳工把他们的尸体拖回去，晚上点名的时候好交差。等到下一班，自有新的囚犯来顶他们干活儿，反正囚犯是源源不绝的。

就奥斯威辛的情况来说，穆特普尔认为，在克林格尔这支劳工分队里干活儿已经算不错了。他来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年半了。一九四一年，那个司令官被柏林发来的发疯似的扩大集中营的命令逼得走投无路，在四乡拼命搜罗建筑工人和技工，立即叫他们干活儿。什么犹太人啦，波兰人啦，捷克人啦，克罗地亚人啦，罗马尼亚人啦，反正都是一个样儿，不再区别对待，穆特普尔就在他们中间。拿外面的标准来说，居住和营养的条件，以及纪律的苛刻，都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这里要算是十分舒适的了。

萨米终于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非常熟悉了。可以说，他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所以方便地保全了性命。因为急于要动工建造，他没被送到隔离营去住过，没被可怕地隔离几个星期，遭受虐待和挨饿；许多囚徒在隔离营里被治得皮包骨头，像是机器人，什么思想也没有，只求好歹活下去。克林格尔当党卫军监工，穆特普尔当犹太族工头儿，一年以前，他们两人承担这项建筑党卫军营房的工作以来，一起干到了现在。两人都是鬼点子多、身子结实的家伙，年纪都快六十了，都急着要干出点儿名堂来。克林格尔为的是讨好上司，穆特普尔呢，为的是保全性命。克林格尔为了自己的利益，逐渐把这个犹太人安置在非正式的受保护的地位上，叫他当建筑工头儿。就凭这种身份，萨米能够为劳工分队征调囚犯，他就是利用这一点营救班瑞尔的。把一个苏联战俘拉进来不符合规定手续，但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规章制度不是前后一致、互相连贯的。党卫军的军士和军官经常互相讨好，贪赃枉法，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曲解规章。干起这一行来，没有人比一级小队长的(4) 恩斯特·克林格尔更拿手了。

克林格尔是集中营里的老狐狸，一个身材结实的巴伐利亚人，一头金发已经有点儿灰白了。同司令官一样，他是达豪和萨克森豪森(5) 的老兵。事实上，正是司令官申请把他调到奥斯威辛来的。克林格尔从前在慕尼黑当警察，在萧条时期丢了差事，变成一个纳粹分子，在党卫军里找到了容身之地。既然工作要求他心狠手辣，这个爱好家庭生活的人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随和，变得心狠起来。克林格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把囚犯的脊背鞭打得皮开肉绽。当受到拷打的人鲜血淋漓、人事不知地倒下去的时候，他带着满不在乎的微笑擦掉皮鞭上滴下来的鲜血。他亲自排在行刑队里，枪决判处死刑的囚犯；他同囚犯谈话的时候，通常的声调是威胁的咆哮；他用棍子狠狠地揍一下，能把一个人揍得像枯枝扎的稻草人那样垮下来。尽管这样，萨米·穆特普尔仍然认为他“挺不错”。克林格尔跟许多党卫军人员和囚犯头儿不一样，尽管他也用恐惧、痛苦和死亡来折磨吓破了胆的、瘦得像骷髅的囚犯，但他并不从中得到乐趣。

再说，他贪污成性，这可大有帮助，你可以同克林格尔做买卖。

克林格尔也认为，这个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来说“挺不错”。当他同他的党卫军伙伴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他甚至会拿“我那个能干的犹太佬萨米”夸奖一番。因为在集中营总部的中央建筑委员会办公室里，有几百名德国建筑师、工程师和绘图员在舒服地工作，制订出那个永远没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扩建规划。他们遇到一项需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任务时，总是说：“把它交给克林格尔。”对克林格尔的工作效率的好评，自从他离开萨克森豪森以来，简直是与日俱增。他快要被提升为少尉三级突击队中队长⁽⁶⁾了。在他这样的年纪，从没有军官衔变成有军官衔，这是显著的高升，在声望和收入方面都会大有收获。如果这真的成为事实，他的妻子和儿女会多么高兴啊！他知道他这一切全得归功于萨米，所以他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关怀着这个犹太人。

克林格尔眼下正承担一项巨大的紧急任务：把比克瑙B-II-d营三十二所牢房的屋架迅速搭起来。先不管墙和屋顶，委员会说光搭屋架、屋架、屋架，凡是看得到的地方都要搭起来。有一个大人物要来检查。克林格尔的劳工分队在比克瑙新扩建区的边缘。再向西，有一大群剃了光头、穿着条纹布衣服的囚犯，在长着齐膝高野草的沼泽地里清除石头，拔掉树根，用铲子和锄头平整土地，准备建筑更多的营房，但是那些营房还只是绘图板上的图样。B-II-d已经动工，实际能给人看到的建筑越多，对司令官越有利。

每一天，奥斯威辛都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一天，在克林格尔的工地上出现了一件可怕的、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七辆有帆布顶的灰色卡车在大路上停下来。克林格尔命令班瑞尔那支劳工分队的七十个人——包括党卫军看守人员、囚犯头儿，所有的人——上卡车，到贮木场去装柱子和椽子。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时和人力是无限供应的，不需要花一个子儿。囚犯们把木料扛到建筑工地上，如果需要的话，哪怕走几英里都行，德国人在这种事情上是舍不得浪费汽油、消耗轮胎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囚犯们上卡车的时候，他们的脸都吓得变形了。有几个磨磨蹭蹭地拖着脚步，骂骂咧咧的囚犯头儿就用木棍撵他们上车。

但是，卡车的确是开到贮木场去的。在囚犯头儿们的叫骂和毒打下，囚犯们匆匆忙忙地装货，接着又乱七八糟地挤上了车，一路轰隆隆地开回B-II-d营。班瑞尔猜想，规定的期限已经逼近，所以这一次只得破例迅速行动。在一般情况下，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个节奏缓慢的、不用机器的世界，一切都按照人力的速度来进行。高级奴隶揍低级奴隶，而官方的监工则高、低级奴隶都揍，使他时常想起这简直是倒退到了犹太教经书上所写到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只是在这个埃及，有时候有二十世纪的卡车吱吱嘎嘎地开过，监工们有二十世纪的机关枪，而且处死的也不只是犹太小男孩⁽⁷⁾。

卡车开到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只见司令官本人同两个穿绿制服的副官一起站在那里，他在阳光里皱起眉头望着奴隶乘汽车这个奇怪的景象。他那辆梅赛德斯就停在路旁，克林格尔在他面前

巴结奉承。囚犯头儿和看守们在囚犯们卸木料的时候不停地打骂。囚徒们扛着木头拼命地向几百码外最北面的建筑地点跑去，接着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再搬。一个长着一张青蛙脸的年老囚犯头儿早就想和班瑞尔过不去，他原来是维也纳的银行抢劫犯，佩着一枚表明他那职业罪犯身份的高级绿色三角臂章，突然在班瑞尔的头盖骨上用木棍揍了一下，揍得班瑞尔两眼发黑。“你这懒惰的老畜生，你有了一个臭臂章，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吗？去搬木板，快跑！”班瑞尔被打了个趔趄，差一点儿摔倒，好歹抓起一根支柱，扛在肩上就跑，头昏眼花地想，这囚犯头儿挑的时候可真恰当。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有司令官在场看着，谁都不能指望得到保护，但是好在司令官哪一回都不会待得太久。

司令官自己日子也不好过，尽管他那张沉着的方脸上没流露出丝毫迹象。从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为一起政治谋杀案，他在勃兰登堡的隔离牢房里被关过，从那件事以来，他的胃一直没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剧烈绞痛。不管是喝威士忌、吃镇痛剂，还是服其他任何药，都不起作用，还是照样痛。他只得硬着头皮忍受，继续干下去。

他忙着同一个副官低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副官把克林格尔叫到一边。新的命令：在探照灯下干通宵！司令官连防空条例都顾不得了。停止搭屋架，改为装墙板和盖屋顶，只消在沿大路的那一面装上墙板，而且只消每隔一所牢房装上就行。

司令官坐上他的梅赛德斯。他对驾驶员说，回公馆去吃午饭。午饭！能在胃里好歹装点儿东西下去，就算是幸运的了。整个早晨，他一直奔驰在他们明天要经过的路线上。他亲自查看每一个工地，估计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先向党卫军监工提出，使他们有所准备。筑坝工地是一个最糟糕的问题，柏林没提供劳动力、材料和监督人员。I.G.法本公司为它在莫诺维茨分营的橡胶厂把什么都用去了。谁也不能用殴打的办法使挨饿的、不熟练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建成一道坝。把他们活活打死，那行，但是维斯瓦河仍然会按照它的路线欢乐地奔流！如果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真的要在维斯瓦河上建一道坝，那么让他来看看这规划到底落后了多少，才好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卡姆勒博士，奥斯威辛的总建筑师，是一个党卫军少将，可不是像司令官那样，仅仅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少校。柏林大可以发出这些办不到的命令，卡姆勒博士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那些代表却不得不完成任务啊。希姆莱会听卡姆勒的话的。司令官感到，在那道坝的问题上，他是相当安全的。

在整个这次检查过程中，他唯一担心的是运送那些犹太人来的问题。希姆莱要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看一遍。司令官设法估计到一切可能出错的事情，而在这方面，早几个月出过差错：有些人闹事，尖叫起来，引起了别人的恐慌；卫生队的蠢货们投进去的那玩意儿分量不够，所以人没死；等等。现在，一切障碍都已排除，整个过程通常是顺顺利利的。但是万一事情出点儿毛病，那么受到谴责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他自己。

再说还有处理尸体的问题。这种万人冢埋葬的技术要不了多久就会行不通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行不通。这里可不像切尔诺或者索比堡

那样小规模地清除犹太人。柏林那些摇笔杆子的人哪里想象得到处理成千上万的尸体会成为什么问题。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只是一味追求令人深刻印象的数字，去送给头头儿看。但是，这么些吨——许许多多吨——有机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堆在奥斯威辛的土地上，是一个他妈的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且会危害健康。再说，这还是刚开头呢！让国家领袖亲眼来看看吧！

柏林那些婆婆妈妈的家伙对大头头儿这次来参观感到极为紧张。他们一直呈给他看成绩斐然的报告，把司令官对人力和物力的紧急申请以及对不可能实现的计划的抱怨都搁在一边，不予理睬。现在，他们不得不祈求司令官来保护他们的屁股了。他们才不愿意让自己擦得亮晃晃的皮靴沾上奥斯威辛的泥土呢；他们这帮整天伏在办公桌上的旗队长和一级大队长⁽⁸⁾在国内过着舒服的生活，才不愿意来哪！他呢，只是一个少校，管理着这个比任何军营更大的机构，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军事设施更大，而且还在扩大！柏林方面一直对他说，别老是抱怨，强调正面的东西。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梅赛德斯开到公馆前美丽的鲜花盛开的花园前，司令官的妻子戴着阔边遮阳帽在整修花草，那时他已痛得身子扭来扭去。他很清楚为什么胃痛得这么厉害。他的前程将取决于未来的七十二小时：他可能被耻地撤职，从党卫军中撵出去，也可能被当场提升为中校——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说起来真气人，早就该提升了。这是两个极端，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性。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可不是天天都亲自驾到的啊！

他的妻子要他看看玫瑰花开得多么茂盛，但是他粗鲁地从她身旁走过，不理不睬。他的副官正站在凸窗后面等着呢。她看到他们在屋里说话，她的丈夫专心地看着副官递给他的一份文件。他看上去挺高兴，可是突然两眼一瞪，发起火来。他大发雷霆，把文件扔在副官的脸上，挥动着两个拳头，她在关着的窗子外都听得到他的骂声。他做了一个惯常的狂怒的手势：上楼去！这就是说，要在卧房旁那间小密室里进行绝密谈话。她急急忙忙走进屋去，提醒厨子不要把烤肉烧干。

实际上，司令官第一眼看到这份纸质优良、打印精美的东西，是感到满意的。这张时间表开头安排得很好：

国家领袖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间表

8:00—8:30	飞机场。抵达和迎接，车队去营本部。
8:30—8:45	练兵场。行军旗敬礼分列式，奏乐，检阅仪仗队。
8:45—9:30	军官食堂。早餐，观看集中营布局示意图。
9:30—10:00	建筑师办公室、中央建筑委员会。党卫军国家领袖参观模型：维斯瓦河河坝、新下水道系统、畜牧中心、比克瑙营。
10:00—11:00	坐汽车巡视。莫诺维茨、赖斯科、布迪。一般视察：I.G.法本厂房建筑、河坝工地、农业区、开垦地带、植物研究室、树苗圃、牲畜饲养场。
11:00—13:30	特殊项目。
13:30—15:00	午餐。

正是看到了这最后两项，司令官才把时间表扔到副官的脸上，命令他上楼去。

司令官大叫大嚷，要求做出解释，声音大得尽管关着门，整所房子里还是听得到，吓得他的孩子们在自己的房间里簌簌发抖，他的妻子和厨子在厨房里担惊受怕地交换着眼色。副官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奥珀伦铁路管理局安排运输车在午饭以前到达，而且指示空车要迅速回转。如果司令官亲自打个电话到奥珀伦去问问，列车能不能在奥斯威辛货运场上多停几个钟头，那么犹太人也许就可以在列车上等到吃罢午饭才下来。

接下来，司令官大发雷霆，这是他妻子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她想，希姆莱要来参观，闹得人人都精神崩溃了。挨过这场风波，她会多么高兴啊！一星期以来，他夜夜喝得酩酊大醉，还吃强烈的镇静剂，可还是睡不着。这差事真叫人受不了。拿孩子们和她自己来说，越早离开这里越好。天天给小孩子们弄来的许多新玩具和图画书、给那个大孩子添置的好衣服、出色的用人、熟练的园丁、她自己那一摞摞可爱的高价内衣和长睡衣，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正常的家庭生活比这一切更好。

楼上，司令官在咆哮，整个时间表必须立即重新打印。那个特殊项目必须按照他以前的命令安排在午餐以后。他，司令官，亲自命令这么做。火车得在货运场上需要停多久就停多久！如果奥珀伦铁路局的负责人想不通，他们可以在奥斯威辛的隔离营里待上几个月，彻底想一想。这是给党卫军国家领袖办差事啊！明白吗？不容许任何、任何干扰。哪个没脑子的白痴居然想让国家领袖在午饭前看一次特殊操作？看了这种玩意儿，他哪还有胃口吃饭呢？

这顿持续了十分钟的臭骂的要点就是这些。副官本人是一个冷酷的党卫军上尉，在萨克森豪森干过，被骂得面色煞白，像一个在隔离营里

将要挨打的犹太人那样簌簌发抖。司令官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打发副官离开的时候，自己也直打哆嗦。副官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刚跑到花园里，就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吐了出来，吐出来的脏东西里还夹着血丝呢。

司令官喝下了半杯白兰地，酒使他平静下来。他下楼吃午饭的时候，胃里不再感到绞痛了。他吃得挺香，对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挺和气，在这个月里，他还没这么和气过呢。话得说回来，时间表的其余部分看起来还不错嘛。不过，上帝保佑，如果他不坚持要看那份打印好的时间表，那就糟啦！他的老规矩永远错不了——“主人的监视！”

火车停在弯道那一边看不见的地方。三点差五分，它那尖声哭叫似的汽笛声响起来了。

党卫军国家领袖和他的那些高级助手同司令官一起站在一条长长的木板平台上等着。幸好，这一天又是晴天。旁轨附近，多叶的树木的可爱浓荫挡住了下午炎热的阳光。他们全在高级军官食堂里美美吃了一餐，到目前为止，整个检查过程顺利地进行着。希姆莱对那道窝工的坝表示出非常通情达理的态度，集中营的飞速扩大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让他高兴的是农业设施，那始终是他在奥斯威辛最喜爱的项目，他原来就是干农业这一行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I.G.法本公司在莫诺维茨的还没完工的工厂也得到他的赞赏。司令官急得如坐针毡，如果这件事顺利完成，不出岔子，那么这次视察的积极后果就可能近在眼前。

火车头里冒出来的烟在树顶上出现了，只见列车开过来了。那是一列小规模的运输车，司令官故意这么安排，十节货车厢，约莫八百个人。卡托维兹的警察局已经把他们抓起来关了几天。那间密室挤得密密匝匝，顶多只能容纳八百个人。希姆莱给司令官的亲笔信写得明明白白：“一次完整过程，从开头到结束。”分两批进行将会拖长时间，使党卫军国家领袖扫兴。现在这样子，也够糟糕的啦！

司令官已经看过好多次这种过程了——“主人的监视”——但是他始终没完全习惯。他是心狠手辣的，他知道那位国家领袖也是心狠手辣的。他听说，希姆莱有一回在俄国观看特别行动队处决一大批犹太人。据别人说，干得真粗糙：吩咐他们给自己挖好万人冢，然后用机关枪把他们扫死，就那么连衣服什么的埋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处理方式要仁慈得多、切实得多，也更德国式。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还是令人不愉快的。司令官知道这件事情使他自己手下的那些军官多么难受。他非常好奇，想要看看海因里希·希姆莱会有什么反应。归根结底，这样的做法也真他妈的够呛。万一德国人打败了，那怎么办？司令官当然从来不会吐露这种顾虑。他的下属只要有一丁点儿暗示，他就把这种念头压制下去。不过，这些念头还是时不时使他不安。

火车停住了，犹太人开始下车。沿旁轨站着的党卫军守卫们向后退，免得造成任何吓唬或者威胁的印象。那是一批从大城市来的犹太人，看上去很富裕。他们从装牲口的车厢里笨手笨脚、磕磕绊绊地走下

来，被阳光照得眨巴着眼。他们搀扶着老人、瘸子和小孩下车。他们焦急地东张西望，做妈妈的把孩子搂得紧紧的。但是，他们没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专心倾听着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赫斯勒流利地宣布他们将在哪里安家，哪种技术是最需要的，等等。这些话真说得叫人不由得相信，赫斯勒和他的助手奥迈尔不断地润饰和改进这一套熟极了的鬼话。

接着，那些犹太人毫无困难地排着队听凭挑选。不一会儿，有几个被挑出来送到劳动营去，他们迈开脚步穿过一些大树向比克瑙走去，其余的人默不作声地爬上等着的卡车。人走空了的平台上高高堆着他们的行李，净是漂亮的物件，还有不少是真皮的呢。等清理队来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清理好，倒是一笔相当大的外快呢。那些犹太人看来对赫斯勒说的话句句相信，包括将把行李全部送到他们的住所那样的细节。住所！他们的轻信是非常符合人性的，没有一个人肯相信自己已经死到临头，尤其是在六月里这么美丽的一天，阳光灿烂，小鸟在树上啾鸣。有几个犹太人带着害怕的神情向那伙望着这个过程的党卫军军官瞟了几眼，但是在司令官看来，他们好像谁也没认出那个伟大的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也许他们太专心了。

装满人的卡车没马上开动，让那帮来检查的党卫军军官坐汽车先赶去匆匆看一看那个密室所在。司令官引以为荣的是它的外貌一点儿也不露破绽。路旁有一块大木牌，牌上写着：消毒灭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所庄稼人住的草顶大木房，坐落在一个苹果园里——波兰农村里有几千所同它差不多的木房呢。木房门上有一块干净的箭形木牌，上面写着：消毒灭菌由此进。几米外有几所供脱衣服用的小木房，是用斫下来不久的木材新盖起来的，模样一点儿也不可怕。那帮来检查的党卫军军官走进有妇女和儿童标记的小木房，墙上有一个个编有号码的衣钩，下面是顺着墙排着的长凳，那是给犹太人挂衣服和折叠衣服用的。墙上有一块写着几种文字的牌子：

记住衣钩号码，以便消毒灭菌后找到你自己的物件！

衣服要折叠得整齐！

不得乱堆乱放！

不准闲谈！

炎热的阳光使木房里那些斫下来不久的木材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同从开着的门外飘进来的苹果花香味混在一起。希姆莱没发表什么意见。他迅速地地点头，动作短促而剧烈，表明他已经看够了，去看下面的吧！

党卫军军官们穿过苹果园，走进那所大木房。这里有四个墙上刷着白粉的空洞洞的大房间，那些非常厚的木房门和一扇上面挂着“通往浴室”大指示牌的后门看上去有点儿古怪。一个穿白大褂的党卫军人员站在走廊里一张堆着毛巾和肥皂的桌子旁。这里有一股强烈的消毒药水味。房门都开着，用钩子钩住。司令官解开一个钩子，把门关上，让希姆莱看。沉甸甸的铁杆一拧紧，门就关得密不通风。他默不作声地指指墙上

投进毒气的那些小通气孔。党卫军国家领袖点点头，用手指指，算是询问那块关于浴室的指示牌是怎么回事。“通到外面，”司令官说，“处理。”

短促而剧烈地点点头。

那些卡车咕噜噜开来了。那伙检查的人离开密室，聚集在几棵苹果树下，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看操作。

同往常一样，头一辆卡车里是十来个特别分队人员，这是一批被用来参与操作过程的犹太囚犯。这一小队人员会讲几种语言。他们从卡车上跳下来，跑去帮助他们的犹太同胞从别的卡车上下来。他们体面地穿着便服：在这温暖的天气里，他们穿着上好的衬衫、长裤和皮鞋。这些特别分队人员没穿条纹衣服，当然也没穿木底鞋，只是戴着必须戴的条纹的集中营帽子。他们帮助妇女和儿童下车，用意第绪语或者波兰语讲着消毒灭菌的步骤、集中营里的膳宿供应和工作条件。事到如今，这批刚运来的犹太人只有九分钟好活了，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万一。党卫军守卫人员牵着狗，拿着枪和木棍排成两道警戒线，从卡车前一直排到脱衣服的小木房前。那些犹太人没别的选择，只得由特别分队人员陪同着一直向木房走去。特别分队人员还在谈着伙食、邮政服务和探望的特权。司令官向默不作声的希姆莱解释，那帮家伙一直要陪他们走进密室，一直要把这个人道主义的骗局保持到最后一秒钟。要等到党卫军看守进去把那些毒气也透不过的大门关上的时候，他们才能逃到外面来。

司令官在说明的时候，没把功劳算给赫斯勒和奥迈尔，就是那两个党卫军军官想出了利用特别分队这个确实巧妙的安排。归根结底，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不是他们，而是他自己受到责怪！但是，这套办法正是这两个军官设想出来的。他们训练了一批批特别分队人员。他们定期地用煤气杀死一批，然后再训练一批。特别分队人员是从隔离营里新来的人当中找来的。那些软弱的人、容易心慌的人和容易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酷情况吓破胆的没出息的人，就是他们要物色的。赫斯勒和奥迈尔把他们挑出来，让他们单独住在一所特殊的营房里，用直截了当的措辞同他们谈明这个任务。他们能够按照吩咐的去做，就活命，否则当场枪决。他们可以选择。许多人虽然吓坏了，但情愿挨子弹，脖子上挨一颗子弹。尽管这样，特别分队人员还是有的是，他们的需要一直能得到满足。但是，后来还是有一些人受不了这个活儿，想法提醒新来的人，甚至同他们一起脱去衣服自杀。党卫军密切提防着这种人，经常能逮住他们。为了警戒别人，他们受到严厉惩罚：被活活烧死。真是明智的手段。

司令官看着这帮可怜虫催促妇女和儿童去送命，跟往常一样想不通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对一切天赋的感情这么毫无反应呢，尤其是对宗教信仰跟他们相同的人？犹太人真是一个谜，就是这么回事。他偷偷地向海因里希·希姆莱瞟了一眼，差一点儿吓得没命。希姆莱正呆滞地紧盯着他在看哪。司令官打了个冷战，认识到这可能是整个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国家领袖来亲眼看看——“主

人的监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司令官是不是胜任这个职位。如果他现在退退缩缩，流露出一丁点儿神经质或者内疚的神情，那他就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说不定会断送自己的性命。如果他不能符合要求，却知道其中那些事情，那他们还能容许他活多久呢？他看到过党卫军人员——也有职位很高的——挨到一颗子弹。

那些犹太人现在匆匆忙忙一起向那所用来脱衣服的小木房走去。他看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景象，这景象使他紧张的神经受不了。一条狗向一个顶多四五岁的孩子扑过去，对她乱叫。那是一个穿着蓝色短连衣裙的小女孩，跟他自己最小的女儿长得很像：黄头发、蓝眼睛、圆滚滚的德国人的脸蛋，一点儿也不像犹太人。这个漂亮的小妞儿紧紧地缩在她母亲的身旁尖叫。做妈妈的把她抱起来，为了哄她，折了一根长着苹果花的细枝，送到小女孩的鼻子前。她们就这样挤在那群犹太人中间走进木房，不见了。司令官在这里看到过几十次令人心酸的事情，但是这个小女孩的神情，那个做妈妈的冲动地一把折断那长着花朵的树枝的动作，令人受不了——那个母亲看上去也不像犹太人。宣传漫画全是胡闹，第三帝国的这些不共戴天的敌人看上去同其他欧洲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多数都是这样。他早就发现这个情况了。司令官感到肚子痛，绞痛又发作了。他紧绷着脸，不露出一丝表情。

如今至少事情会迅速进行了。

党卫军守卫人员又排成两道警戒线，从小木房排到那所大木房，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赤身裸体的男人先走出来，同往常一样，可怜巴巴的一群——矮胖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瘸腿的、头发灰白的或者秃头的——他们因为害怕，割过包皮的可怜巴巴的生殖器都缩了起来，那不用说。他难得在这里看到一个犹太人有真正的大生殖器，也许身强力壮的人才更富有男性气概。穿得整整齐齐的特别分队人员还混在他们中间讲着，想方设法使他们高兴起来。但是现在这些犹太人死到临头了，脸上免不了流露出恐惧。特别分队人员的脸色也很难看。司令官是一个狠心人，但是他始终不喜欢看走到密室去的犹太人的脸，尤其是男人。

不知什么原因，女人的勇气倒比较大，也许是因为羞耻心分散了她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还有对孩子们的担心。她们跟在后面走出来，在两排穿军服的年轻德国人中间赤身裸体地穿过，脸色倒并不怎么可怕。这些党卫军人员接到严格的命令，必须一言不发，态度严肃，不过他们还是忍不住对几个长得可爱的女人咧开了嘴傻笑。她们中间总是有相貌漂亮的，而且说到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更迷人了。当她抱着或带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的时候，说也奇怪，她就越发美丽了。

对司令官来说，在整个过程中，赤身裸体的女人同她们的孩子们走进密室，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美丽、悲伤而恐怖。他想望希姆莱，但他害怕。他一直板着脸，但是在最后一批从小木房里走出来的女人中间，他看到了那个折树枝的母亲，那时候他差一点儿没法儿保持他沉着安详的态度。她有一个可爱的身段，可怜的人儿。像其他许多女人

一样，她一条胳膊抱着孩子，另一只手遮住下身，只得让奶头露着。如果她们抱着一个孩子，她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遮住阴毛，露出奶头。这是一个反映妇女天性的奇怪事实。但是，使司令官震动的是那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她还拿着那根开着苹果花的树枝呢。

最后一个女人的粉红色背脊消失在大木房里了。党卫军人员冲进去，接着，特别分队人员同站在肥皂和毛巾旁的穿白大褂的人一起走出来。那帮来检查的人听到响亮的砰砰关门的声音和吱吱嘎嘎地把门门紧的声音。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在犹太人脱衣服的时候已经开来，现在党卫军的卫生队人员从车上走下来，戴着防毒面具，提着装氰化物结晶体的罐子。刚才看了赤身裸体的女人，这个场面可不太好看！话说得回来，他们摆弄的是性命攸关的东西，预防措施规定严格。他们打开罐子，把东西从墙上的窄孔里倒进去，一转眼就把活儿干完了。他们重新跨进救护车，车就开走了。

司令官用绝对平稳的声调问党卫军国家领袖，他是不是高兴到密室门外去听听，看看里面。希姆莱就同指挥官一起走去。一帮犹太人的叫声听起来不一样，他们的哀号和呻吟是痛苦而听天由命的，几乎像在祷告，不像俄国俘虏或者波兰人发出野兽似的尖叫和咆哮。当希姆莱把眼睛凑到窥视孔上的时候，他的脸变样儿了：到底是扮了个厌恶的鬼脸，还是浮出高兴的微笑，司令官可拿不准。

希姆莱干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他向一个副官要了一支香烟。同元首一样，希姆莱是不抽烟的，或者说他是被认为不抽烟的。但是现在，当司令官带他转到密室的后面，等待毒气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点起了香烟，安详地抽着。司令官指给希姆莱看那一大片不断扩展的万人冢区域，把碰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向他说明。只见周围几百米的草地上处处都是一个个高大的土堆。一条铁轨在这些土堆中穿过，直通到一个大坑边，坑旁高高堆着泥土，特别分队人员还在那里挖掘呢。希姆莱脸上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他以古怪的方式鼓起嘴唇周围的面颊，使得嘴唇看不见了。这分明是表示，他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他们来到密室以来，他头一回开口了。他用平静的声音说得很轻，不是对司令官，而是对一个副官，一个漂亮的高个子上校。上校脱掉一只黑手套，在本子上迅速记录。

后栅栏门一下子开了。从开着的密室后门那儿，一辆高高堆满赤裸尸体的手推车由另一批特别分队人员——埋葬队人员，前拉后推地顺着铁轨向那帮来检查的人咕噜噜地过来。车从党卫军军官们身旁经过的时候，散发出一股消毒剂的气味，有点儿像石炭酸。那些赤身裸体的人看上去同不到半小时以前没多大不同，只是他们现在都一动不动，身上沾着一道道粪便，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有的张着嘴，有的呆呆地瞪着眼——老人、小孩、漂亮的女人，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那些女人的容貌和孩子的妩媚仍然可能被人喜爱。

这帮犹太特别分队人员从头到尾真是干得有条有理极了。在铁轨尽头，他们把手推车的手柄抬起来，这样尸体就卸到地面上，胡乱堆成一

堆。有几个人把车推回密室去，其他的人留下来同正从坑里爬出来的挖土人一起，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大腿把尸体拉到坑边——有几个人用大肉钩，司令官本人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把死人一个个扔下去，尸体就看不见了。国家领袖希姆莱感到有趣，他走到坑边，看队员们在把赤身裸体的温暖尸体一排排摆好，在他们身上撒一层白粉。司令官解释，这是生石灰。一定要采取某种措施，因为整个地区的地下水正遭到污染，甚至党卫军营房里的饮用水含菌量也已经上升到危险标准。他几次向柏林反映困难，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埋葬可不是一个办法。艾希曼中校建议的每隔几个星期消灭几十万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一旦开始，埋葬当然不是一个办法。

如果不马上采取果断的措施，他坚持说，整个体系就会垮台。什么都不对头。农舍型的密室是凑合着使用的，另一所在附近即将完工，但是这也只能应付一下眼前。焚化场仍然只是中央建筑委员会办公室里漂亮的模型，而柏林根本不管处理尸体的问题。那些特别分队人员不断地在把尸体一车车运出来，扔进坑去，一排排堆好。这时候，司令官开诚布公、全神贯注地向党卫军国家领袖谈着他对这个严重问题的看法。他是这么专心地在提出要求，所以看到那个还握着断树枝的小女孩的尸体从车里滚下来，他也不觉得难受。

他的一片诚心没有白费，他看得出对方被打动了。希姆莱猛地使劲点点头，他噘起了嘴，使嘴唇又看不见了，接着他向副官们瞟了一眼。

“好了吗？”国家领袖说，“下一项是什么？”

“焚化场得盖起来。”他第二天到飞机场去以前，秘密接见司令官时说。

接见快要结束了，司令官有点儿慌张地提出最后一个重大要求，要求准许用犹太人做灭菌试验，这个要求被愉快地同意了。他们在中央建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个内室里，只有掌管整个波兰南部因此也是掌管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党卫军将军施毛泽在场。

“建设焚化场甚至要排在建造I.G.法本的工厂前面，”希姆莱说，“年底以前要完成。施毛泽要把本省其他一切计划搁在一边，优先提供劳动力和材料。”希姆莱对那个将军挥挥他那黑色的短手杖，将军急忙点头。“你以后还会听到我关于处理尸体问题的指示。你把一切困难告诉了我，让我看到了奥斯威辛的真实情况，我对你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尽了最大的努力感到满意。眼下是战争期间，我们不得不按照战争的要求来考虑问题。把你最好的建筑人员派去盖焚化场，等他们一盖好，把他们全干掉，懂吗？”

“懂，国家领袖先生。”

“我提升你为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恭喜你。现在我要动身了。”

中校！当场提升！

一星期以后，恩斯特·克林格尔也被提升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同

时，他接到他的建筑人员另有任务的命令。他们有一个新的职位：二号焚化场劳工分队。

- (1) 原文是德语，集中营里从事苦役的工头儿，其地位高于一般劳工囚犯，低于小囚犯头儿。
- (2) 原文是德语，集中营里管理其他囚犯的犯人，其地位低于囚犯头儿，高于领班工人。
- (3) 原文是德语。
- (4) 一级小队是党卫军中的一种职称，相当于军士长的军衔。
- (5) 指设在德国这两个地方的集中营。
- (6) 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是党卫军中的一种职称，相当于少尉的军衔。
- (7) 埃及的法老迫害以色列人和杀害初生的以色列小男孩事详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一章：“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 (8) 旗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都是党卫军的职称，相当于上校和中校。

第二十七章

中途岛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世界历史上一场关键性的战役这时候正在地球另一面的海上进行，在德国，甚至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里，却没人注意。我们的日本盟友未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中途岛之战的真相，无疑是背信弃义。然而，希特勒不喜欢听坏消息，哪怕有一份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很可能他也不会重视。认真的德国读者要了解整个战争的进程，一定要掌握一九四二年六月在中途岛发生的事情。

说也奇怪，那些民主国家本身当时对中途岛之战没大肆宣传。在美国，关于这场战役的消息既简略又不正确。直到今天，只有很少的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海军在中途岛赢得了一场同萨拉米⁽¹⁾和勒班陀⁽²⁾一样记载在军事史上的海上胜利。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亚洲第三次驾驶军舰向西方大举进攻，为博取世界统治权而孤注一掷。在萨拉米，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去；在勒班陀，威尼斯联合舰队挡住了伊斯兰教徒；在中途岛，美国人，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阻止了亚洲有色人种的崛起。以后的那些太平洋战役基本上是日本徒劳无功地试图夺回在中途岛之战中丧失的主动权。

在中途岛战役以前，尽管阿道夫·希特勒和日本领导人一再错过机会和估计错误，战局仍然胜负未卜。如果美国这一仗打败，夏威夷群岛很可能守不住。由于美国的西海岸突然暴露在日本的武力下，罗斯福可能不得不彻底改变他那臭名昭著的“德国第一”政策，整个战争局势就可能有不同的转变。

那么，为什么这一关键性事件这样被低估？这种反常现象是这次战役的性质造成的。中途岛战役的胜利部分是依靠分析日本的密码电报取得的，这个办法在战时是不能透露的。（事实上，一家芝加哥报纸发现并发表了破译密码的真相，日本人显然没有注意。罗斯福总统英明地对这个泄密行为置之不理，没有大张旗鼓地依法起诉。——英译者注）美国海军当局关于中途岛战役的战报是含混不清和小心谨慎的，而且是拖了几天后才发布的。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充分估计到这一战挫败了日本的战争计划。所以，中途岛之战的真相被掩盖起来了。战争在炮声隆隆中继续进行，这场战役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就像一辆卡车扬起的一阵灰尘能遮住埃佛勒斯峰⁽³⁾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转折点在人类的军事史上显得越来越巨大和清晰。

“平顶船”⁽⁴⁾战争

德国读者习惯于陆地上的战争，对于海上的战术问题，需要有一个简略的说明。在海面上，当然是没有地形差别的。整个战场是一片平滑的、无边无际的水面。陆地上的士兵都知道，这简化了战斗，但是增加了那些基本因素的重要性。航空母舰的发展使火力射程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在古代的海战中，战舰互相冲撞，互相摧毁一排排的桨，隔着几英尺阔的海面发射箭、石头、铁弹或者燃烧的物体。有时候，战舰互相用抓钩钩住，并排靠在一起，士兵们跳到敌舰上去，在甲板上厮杀。军舰上装置大炮好久以后，水面上的肉搏战还在继续进行。约翰·保罗·琼斯⁽⁵⁾用抓钩钩住英国军舰“塞拉皮斯”号，登上该舰，为美国赢得了第一场大海战的胜利，同一个罗马的舰长对一艘迦太基战舰所做的一模一样。

但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战列舰，一种蒸汽推动的钢铁巨船，装着旋转中心线大炮，这种炮可以朝左舷或者右舷把一吨重的炮弹发射到几乎十英里外。所有现代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建造或者购买战列舰。我们自己和英国的造船厂在建造越来越大的战列舰上展开了竞赛，双方都想争取领先地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原因。甚至在此以前，英国资本家已经乐于为日本人建造一支这种可怕的舰队。一九〇五年，日本人用它在对马海峡打败了沙俄。除此之外，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战列舰交战。一九一六年，在斯卡格拉克战役⁽⁶⁾中，我们的远洋舰队在一次可以作为范例的战斗中击败了大英帝国的舰队。二十五年以后，在珍珠港，这种类型的军舰终于因毫无用处而黯然失色。

战列舰是海战中的恐龙，出生既不合时宜，寿命又不长。每一艘都像好多陆军师的装备那样，是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但是，它把远程大炮的火力带进了海战。由于地球的表面是弯曲的，它那大炮炮弹的弹道需要做出相应的校正！工业时代就这样使人不得不应付他那个小小星球的自然限制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眼光远大的海军军官看出飞机的航程可以远远超过战列舰上大炮的射程。飞机可以飞行几百英里，飞机驾驶员几乎可以把炸弹一直带到目标上空。他们驳斥那些顽固地鼓吹战列舰的海军将领，终于赢得了这场支持建造海上活动飞机场——航空母舰的辩论。珍珠港事件在一小时内解决了二十年的争执，而太平洋上的这次较量成为一场航空母舰战争。

英译者按：我始终是一个战列舰派。隆忽略了在动乱的半个世纪中战列舰在保持均势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没有人能不同意它在珍珠港遭到的惨败。他不负责任地把日德兰半岛⁽⁷⁾附近那场不分胜负的战斗（斯卡格拉克战役）说成德国胜利，是可笑的。德意志帝国的远洋舰队在日德兰战斗以后从未出动作战过，大多数兵舰在斯卡帕湾被凿沉。“俾斯麦”号被击沉，其他的战列舰被英国皇家空军炸得停在停泊地无法动弹以后，最后希特勒把剩下的都拆毁了。

航空母舰战的战术

所有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美国的和日本的，载着三种飞机。

战斗机是防御性的，它护卫攻击型飞机去袭击目标，击落试图拦截的敌方战斗机，保护攻击机的安全。它还飞翔在上空，进行空中战斗巡逻，来保护自己的舰队免遭敌机攻击。

还有两种是攻击型飞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在空中投弹；鱼雷轰炸机瞄准吃水线以下的目标给予致命的打击，它进攻的方式冒的风险更大，它投的弹更重。它不得不低低地贴近水面直线飞行许多分钟，然后放慢速度，投下鱼雷。在这样逼近敌人的过程中，鱼雷轰炸机的驾驶员非常容易被高射炮火或者战斗机击中，它的行为无异于自杀，所以它需要战斗机坚强的保护。

航空母舰战的原则对双方的海军来说都是同样的，三种类型的飞机编成一支中队起飞去执行任务。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在空中联合起来，一起飞向目标。战斗机同对方的防御战斗机作战，俯冲轰炸机发动进攻，等到敌人的注意力最分散的时候，容易被击中的鱼雷轰炸机就悄悄地低飞上前去歼击敌人。这叫作协同进攻，或者叫分批出动。

在这个计划中也会有变动，譬如说，一架战斗机可以携带一枚轻型炸弹。而日本人一开始就把他们的鱼雷轰炸机——97型轰炸机，设计成一种两用飞机。如果不携带鱼雷，它可以携带一枚很大的杀伤炸弹，这样就使它对陆地上的目标也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结果，这种日本的两用轰炸机决定了整个战役的胜负。

密码本C

情报也是起决定作用的。由于分析了密码无线电报和部分破译了密码，美国人察觉了敌人的作战计划。日本人原应该预见到这一点而加以防止的。在现代战争中，密码和代号应该经常更换。在我们德国军队的指令中，这是一项标准规定。人们不得不假定，敌人在抄录我们广播的一切莫名其妙的话，而且凡是人脑能够想出来的，人脑就都能够阐明。日本的通信原则要求更换密码，但是它的海军在准备中途岛战役的过程中过于自信和行动匆忙，工作受到干扰。行动匆忙是杜立特领导的空袭所造成的结果。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军一直使用密码本C。美国和英国的小组最早使用了IBM公司的机器，把这些电文不断地研究了半年。从四月一日起，日本人原该改用密码本D。如果更换了密码，日本进攻中途岛的暗号就绝对不会泄露。但是，杜立特空袭引起一片混乱，更换密码的事拖到五月一日，接着又拖到六月一日。从六月一日起，密码本D像一块密不透风的帷幕终于掩住了一切，但是当时离战斗开始只剩三天，日本的计划大部分已经被敌人知道了。

受伤的航空母舰

日本过于自信和行动匆忙这种错误在珊瑚海战役以后就暴露出来了，那是一次小规模航空母舰战斗，当时日本人试图占领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给澳大利亚制造空中威胁。这支远征舰队同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冲突起来。由于天气恶劣，作战双方的军舰始终没有互相看到，演出了一场充满错误的决断和空中捉迷藏的喜剧。在两天的混战中，日本人占了上风，打沉了大型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一艘油轮，击伤了“约克敦”号。他们损失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另外，舰队中的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被炸弹炸伤，舰上的飞机有所减少。

双方的航空母舰从珊瑚海歪歪斜斜地回到自己的基地。一千四百名美国工人在珍珠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三天内就把那艘受了重创的“约克敦”号修好了，它参加了中途岛战斗。但是，那两艘受伤的日本航空母舰没有投入战斗，最高统帅部拒绝推迟作战日期去训练和更换飞行人员，也没下令紧急修理。为了保证在一个月圆之夜登陆，或者出于诸如此类站不住脚的理由，两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的战斗力被无所谓地放弃了。

计划和反计划

山本的中途岛作战计划是黑岛大佐制订的，他曾经设想出那个伟大的但是流产了的“西进”战略。他的判断力似乎衰退了。中途岛计划就它的规模来说是宏大的，就它的复杂性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但是它缺乏两个军事上的优点：单纯和集中力量。它是一个双重任务，这始终是一项冒险的行动。

1. 占领中途岛环礁。
2. 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

这计划一开始完全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一次航空母舰对环礁的偷袭。在海军中将南云指挥下，四艘航空母舰——而不是原来要求的六艘——将偷偷地从西北方进逼。他们将一举消灭美国的空中防御力量，然后在尼米兹能够出兵以前，就由登陆部队占领环礁。他们假定（想法完全正确），尽管尼米兹力量薄弱，他仍然将不得不出来应战。山本亲自计划，把他那些战列舰埋伏在南云后面，隔开几百英里，在飞机的航程以外，准备紧逼和消灭从南云的空中猛袭下逃出来的尼米兹舰队的残余。

这个计划包括对离阿拉斯加不远的阿留申群岛发动一次佯攻，另外几艘航空母舰将摧毁美国在那里的海军基地，然后派一支入侵部队登陆。这次佯攻可能把尼米兹薄弱的兵力远远地诱到北方，这样就能使山本得到一个大大的机会，插进太平洋舰队和夏威夷群岛之间。如果尼米兹不出动，日本仍然可以夺取和占领阿留申群岛，这样就拔掉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北端的据点。

所以，尽管山本在军事力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他还是决定把他的军事行动建立在蒙骗和偷袭的基础上。但是，根本不存在偷袭的可

能。尼米兹大胆地假定密码破译人员向他汇报的是真实情况，还假定他可能用偷袭偷袭者的方法在劣势下取得胜利，把他的全部赌注押在这样的假定上。他就这样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军事理论上的这个难题：作战计划应该建立在敌人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一点上，还是建立在敌人可能采取的最厉害的行动这一点上？切斯特·冯·尼米兹连海军五星上将金从华盛顿拍来的那些唠唠叨叨的电报都不予理睬，金一再指出日本舰队可能开往夏威夷。如果事实证明尼米兹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他蒙受的耻辱将会比那位已撤职的珍珠港总司令蒙受的更大。

但是，切斯特·冯·尼米兹是好样的。他是纯粹的德国军人的后裔，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得克萨斯家庭的世系可以直接上溯到十八世纪一位荣获王冠盾形纹章的德国少校恩斯特·冯·尼米兹男爵。这个祖先则出身世代代当军人的冯·尼米兹家族，一直可以回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尼米兹这个家族最近几代维持不起贵族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冯”这个称号；当然，在得克萨斯，这个称号只能给人添麻烦。

尼米兹下了一个简单而伟大的决断：伏击山本。他做出决定，等南云的航空母舰从西北方开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航空母舰全部布置在中途岛的东北方。中途岛是一片被海水包围的、广阔的、凸出的土地，在这片土地周围，将要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战斗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先看见谁。尼米兹这样布置他的重型军舰，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把它们隐蔽起来，占了很大便宜。

因为从中途岛（陆地上）起飞的飞机可以搜索七百英里范围内的一个弧形，而山本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最多只能巡逻三百英里。尼米兹还能在夏威夷收到从中途岛海底电缆传来的巡逻报告，这样环礁上就不会增加广播通信来提醒山本，美国人已处于戒备状态。尼米兹能够从夏威夷当场把巡逻报告用密码电报转发给他的航空母舰，而山本的舰队慢腾腾地闯进射程，懵懵懂懂，什么也没看见。

这就是尼米兹布下的埋伏，山本的舰队径直闯进了伏击圈。

然而，并不是一切伏击都一定会成功。偷袭是一种巨大的但是稍纵即逝的优势。山本的骁勇善战的舰队在尼米兹的偷袭中迅速稳住阵势，在开头阶段，中途岛战役的形势是日本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英译者按： 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是一个既有远见又有出色幽默感的、矜平躁释的人。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看过我这一章的译文原稿。当他看到隆用“冯·尼米兹”这个习惯用法的时候，他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表示关于他家谱的那些细节都是正确的。

有一句海军格言说：“如果行得通，你就是英雄；如果行不通，你就是蠢种。”关于中途岛战役中的情报破译，确实有许多是凭猜测得出的。必须拍发一些迷惑日方的信号来引诱他们泄露线索。海军上将尼米兹决定根据这种难以完全相信的“内幕消息”来行动，是大胆的。他不知道日本人的计划，更确切地说，他只能大致上觉察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凭着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预感采取行动。

德国军队预防密码被破译的措施并不怎么有效。在这里，我不能多费笔墨，不过事实上，德国的电讯已大量被破译。

- (1) 萨拉米位于阿提卡半岛西面。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泽尔士一世率舰队，入侵希腊，在该地附近与希军发生激烈海战，遭到失败。
- (2) 勒班陀位于希腊科林斯湾西北岸。1571年，罗马教皇、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结成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同盟，该同盟的联合舰队在这里打败了土耳其的舰队。
- (3) 即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
- (4) 在美国俚语中，航空母舰被叫作平顶船。隆此处用了这个美国俚语，所以加了引号。
- (5)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美国海军军官。1779年9月23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琼斯率领美国海军击败并俘获“塞拉皮斯”号。
- (6) 斯卡格拉克是北海—海峡，位于挪威南面。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德两国海军在该海峡进行激战。
- (7) 日德兰半岛大部分是丹麦国土。此处日德兰半岛即指丹麦。

第二十八章

在晴朗无风的天气，各中队从瓦胡岛起飞，去与已启程的航空母舰会合。“企业”号上带队的鱼雷轰炸机飞近母舰，一个旋冲，砰的一声撞在甲板上，碎片四迸地翻滚下海。华伦驾着一架崭新的俯冲轰炸机在高空中盘旋，在他看来，那场面真像一架玩具飞机在迸裂。护卫驱逐舰飞速驶向海中的残骸，像火车头般冒着滚滚浓烟，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白痕。他在母舰上降落后得悉，机上人员都已获救。这种事故并不罕见，但这一次使他感到兆头不妙。

第十六特混舰队将出动，拦截日方对中途岛的登陆行动。

驾驶员们在舰上降落后不久，电传打字机屏幕上闪现的这些字样，在待命室里引起欢乐兴奋的情绪。可是，在接下来的冗长而又冗长、枯燥无味的一星期中，舰队总是以常规速度迂回曲折地朝北前进。兴奋情绪消逝了，人们变得厌烦而越来越紧张，心神不宁。“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由一圈巡洋舰和驱逐舰护卫着，从阳光普照的热带海面慢腾腾地驶进灰色天空下翻滚着灰色大浪、刮着寒风的海域。有夏威夷的巡逻机群做掩护，飞行员们简直无事可做。那些新手，海军学院学了三年提早毕业的学员或预备役海军少尉，像挑大梁的红角儿那样因不用做舰上的杂差而扬扬得意。他们睡懒觉，玩十五子游戏⁽¹⁾，打牌，弄得待命室里一片香烟烟雾，喝下的咖啡和柠檬水要以加仑来计算，吃的是丰盛的饭菜和大量的冰激凌。除了操练和听课以外，就是谈谈男女私情、上岸度假、飞机失事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笨手笨脚地拿人寻开心，借此消磨时间。总的来说，忸忸怩怩，一副嫩相，模仿着好莱坞影片中第一线飞行员的样子。

华伦往常很欣赏待命室里同僚之间熟不拘礼的交往，这次出征却不然。多少从战争一开始就跟他在的中队里的战友，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或者调离了。这些兴致勃勃的新兵大都尚未结婚，让他感到自己年老了，心情烦躁。这样没完没了地一天天闲混，使他苦恼。他是飞行作战军官，中队的第三号指挥官，因此他尽量忙个不停：温习战术条令；草拟导航习题和黑板上的实战作业；在飞行甲板上狠狠地操练；不断地出没在机库甲板上，把中队的飞机检查了又检查。

闲暇滋生闲话，闲暇加上紧张不会有好结果。日子慢腾腾地过去，待命室里的话题转到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身上。从旗舰司令室有话透露出来，哈尔西的参谋人员对他没有好感。哈尔西把他的老朋友，这位前任屏护舰队司令，在他们面前吹捧为一个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参谋人员却认为他是一个天大的怪人：冷漠、沉默、难以接近，跟老总截然相反。他在吃饭时情愿一声不吭地坐着。他使哈尔西那些忠心耿耿而热情奔放的部下不高兴，他们从老总身上学到了爱开玩笑的风格。明明有约翰·托尔斯⁽²⁾这种一团火似的空军人员可用，为什么哈尔西偏要提拔这个

沉默寡言的非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打一场航空母舰战争呢？是出于交情吗？据说，出征第一天午餐时，斯普鲁恩斯在保持长时间令人心烦的沉默后开口了，说的是：“诸位，我要你们明白，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是放心的。要是你们没有什么优点，比尔·哈尔西才不会要你们呢。”他似乎不知道他自个儿也被人担心地注视着呢。

他的举止是十分古怪的。他独自在飞行甲板上溜达，一溜达就是一个钟点，可其他方面显得着实懒惰。他很早就上床，睡得又长又熟。有一个夜晚，和敌方水面舰只接触发出警报时，他竟没起床，仅仅下令改变航向回避一下，就又入睡了。他吃的早餐每天不变，总是烤面包和罐装糖水桃子，而且早上只喝一杯咖啡，那是用带上舰来的特种咖啡豆自己煮的，像老小姐般小题大做。碰到雨天或甲板上刮大风，他就坐在司令部餐室里阅读舰上图书室里的旧书。他简直像是出来兜风似的。哈尔西的参谋长——海军上校布朗宁统领着这支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呢，不过是在布朗宁的命令上签上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罢了。

总而言之，参谋们对斯普鲁恩斯不抱什么希望。布朗宁会打好这一仗，如果那艘抢修好的“约克敦”号能及时赶到现场，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将负责指挥，因为他比斯普鲁恩斯资格老。弗莱彻在珊瑚海战役中干得不好，但他至少在航空母舰战斗中受过血的洗礼。待命室里就这样闲扯着，这使华伦着恼，也感到不安。

第十六特混舰队到达驻地——万里无垠的大海上一个被称为“幸运点”的地点，接着令人厌烦地来回转悠了两天，等待“约克敦”号到来。这是预定的伏击地点，离那环礁约莫三百二十五英里，在敌方航空母舰所载飞机的航程之外，但又离敌人相当近，一旦中途岛的飞机发现了敌人，可以立刻发动进攻。在缓缓前进的舰只之间欢跳着的海豚找不到可吃的残羹冷饭，舰上官兵连一只纸杯也不准抛到海里。

“约克敦”号以全速行驶，终于进入视线了，外表上没有一丝在珊瑚海受过重创的痕迹。跟这艘母舰一样，舰上的各个中队在珊瑚海之战中损失惨重，如今是把那些死里逃生者和“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员匆匆凑合起来的。可是，再来一艘航空母舰，不管它是修修补补的还是怎么的，总是大受欢迎的。眼下有了弗莱彻来负责战术指挥，舰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发警报了。“约克敦”号上一再传来发现敌方潜艇或敌机的消息，就少不得要来上那老一套手忙脚乱的常规操作：所有的舰只来个急转弯，飞行甲板拼命朝一边倾斜；水兵们慌忙赶上炮位，瞄准目标；驱逐舰溅起浪花，交叉来往行驶；然后是令人厌烦的等待，解除警报，回收飞机，恢复日常的例行值勤。这些警报结果全是一场虚惊。这两支特混舰队绕着“幸运点”转了又转。“约克敦”号带着它自己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屏护舰队，被称为第十七特混舰队；“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仍被定名为第十六特混舰队，由斯普鲁恩斯指挥，作为弗莱彻的副手。

华伦把自己安排在第一次拂晓搜索飞行中。他那架崭新的无畏式在甲板上两行加罩的黄色导航灯之间蹦跳着前进，朝着满天繁星和银河，轰隆隆地冲进寒冷的夜空，他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新来的飞行员在待命室听取最后的训令时，听到绝对禁止用无线电通话的命令，脸色阴沉起

来。航空母舰将不发出任何返航信号，即使不得已在海面上紧急降落，也不准拍发呼救信号。敌人在迫近这一令人寒心的现实，就这样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华伦没驾驶SBD-3型飞机⁽³⁾巡逻过，对这些严格的规定也感到不自在。但这架新飞机噗噗地一气儿飞了两百英里，然后，迎着浅紫色的曙光和美丽的日出，机上的新型电子归航仪器使他丝毫无误地回到预定的选择点。多喜人的情景啊，只见两艘母舰的岛形上层建筑⁽⁴⁾在地平线上划出两个缺口！他在舰上降落时，干净利落地钩住第三道阻拦索。没错，是一架出色的飞机：先进的导航装置、称心的引擎、自动封闭的油箱、额外的机枪、增厚的装甲。甚至他的机枪手，一个难得开口、开起口来好像在讲外国语的从肯塔基州山区来的姓科尼特的阴郁的小伙子，也带着微笑从后座爬下飞机来。

“这架飞机可真不坏。”华伦说。

科尼特啪地啐了口烟油，说了句似乎是这样的话：“俺看蛮不赖。”

“华伦！华伦！动手啦，人家在轰炸荷兰港啦！”

“天哪！”华伦从铺位上坐起来，揉揉眼睛，一把抓起长裤，“你怎么说！阿拉斯加，嗯？又上当啦！”

他的同舱伙伴眼睛一闪。彼得·戈夫是一个新来中队的海军少尉，纽约州北部来的一个小伙子，留着跟拜伦一样的红胡子。他起劲地说：“也许我们要朝北开拔，截断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砸烂。”

“海上可要走三天哪，老弟。”华伦光着脚跳到冷冰冰的铁甲板上。

他们赶到第六侦察机中队待命室时，那些大躺椅都被占满了。飞行员们一声不吭地紧盯着电传打字机黄色屏幕上爬行着的字样：

预料对阿拉斯加系佯攻，主攻方向将针对中途岛，荷兰港有备无患，防守严密。

第六侦察机中队队长，一个健壮、矮胖的老手，名叫厄尔·加拉赫，把一幅太平洋大海图挂在黑板上，讨论万一朝北对日方突击时的时间和距离问题。年纪较轻的飞行员们如饥似渴地听着。这才是干正经事哪。但是，华伦留意到刚写上的一个新的舰队航向：120度，东南。这航向背离阿留申群岛，背离中途岛，顺风行驶。仅仅是又一次环绕“幸运点”的例行迂回行动而已，不是作战行动。

不到一小时，屏幕上又滑过一道字样：

PBY⁽⁵⁾ 巡逻队报告：“重型敌舰多艘，方位237，距离中途岛685。”

“中途岛”三个字在第六侦察机中队待命室里引起了一阵欢呼和怪叫声，人人都一下子讲起话来。中队长跳到海图前，在观测到敌舰的地点上画了一道浓浓的红粉笔圈。“好啊，总算来啦。距离一千英里左右。在

十六七小时内，他们将进入攻击范围。”

飞行员们还是围着海图，拿手指比画着距离，争个不休。这当口儿，电传打字机又嗒嗒地响起来：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急电：此非敌攻击舰队，而是登陆舰队，攻击舰队将于明天黎明从西北来犯。

“好家伙！”彼得·戈夫在华伦身边说，“人家蹲在珍珠港，怎么知道这么些啊？”

天黑了。午夜临近了。第六侦察机中队的驾驶员们几乎没有上床的，他们有的看书，有的写信，有的没完没了地谈女人和飞行。但这嘁嘁喳喳的话声跟过去不同了，听上去更低沉、更紧张。参谋部的小道消息还在不断传来。斯普鲁恩斯收到电报时不在旗舰指挥室，而是在司令部的餐室里。他正坐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发了霉的乔治·华盛顿传记，仅仅在通知簿上签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时候，在像翻了个儿的蜜蜂窝似的旗舰指挥室里，布朗宁上校已经在起草第一批作战命令了。

电传打字机不时嗒嗒地传出一道道关于荷兰港或即将到来的日本登陆舰队的消息。环礁上陆军航空兵团的轰炸机声称，在高空水平轰炸中重创、击沉战列舰和巡洋舰什么的。谁也不相信这一点。俯冲轰炸机驾驶员们对海上高空水平轰炸有个说法：正像企图拿一颗石弹去击中一只受惊的耗子。“那些航空母舰怎么啦？他们的母舰在哪儿？关于那些天杀的母舰，有什么内部消息？”这是各待命室里焦躁不安的念叨。

华伦到甲板上再去核查一下天气情况。月亮快圆了，天上是星星、薄云，刮着寒冷的侧风，北斗七星挂在右舷尾部的上空。舰只高速前进，下面远远地传来哗哗的泼溅声。正飞速地向敌方迫近！飞行甲板近舰艏处，月光在紧排在一起的飞机机翼上闪烁，这儿那儿隐约地显出机修工作用的手电打出的一道道红色光芒，看上去细得像铅笔。机长们一小簇一小簇地蹲着，不停地扯着舰上人员惯常扯的闲话：关于八月份要来舰的更好的鱼雷轰炸机、宗教信仰、体育运动、家庭琐事、檀香山的妓院，就是不大谈起每个人心上最主要的问题——随着黎明而来临的战斗。

华伦非常清醒，在微风中的平稳的甲板上迈着步。月光在四下的海面上跳跃。穿过下面的机库甲板时，他分外清晰地留意到周围的大量爆炸物：炸弹、加满汽油的飞机、满满的弹药架、油桶、鱼雷弹头。“企业”号是一个八百英尺长的铁蛋壳，装满了炸药和人。他心惊肉跳地注意到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跟这完全一样的日本铁蛋壳可能离此只有几百英里，正在迫近。

哪一方来突袭哪一方呢？假定有艘敌人的潜艇发现了这支舰队，那怎么样呢？绝对不是不可能的啊！这样的话，日出时分日本飞机就可能来袭。即使这支舰队当真抢在日出之前下手，这次进攻会得手吗？即使舰队演习时，在没有敌方对抗的情况下，由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配合一致的进攻也从未奏效过。有个头头儿没接到指令啦，某某

人的航向出了错啦，要不，坏天气打乱了中队的队形。“企业”号上像彼得·戈夫那样新入伍的飞行员太多了。受过重伤的“约克敦”号上的飞行员是帮外行，是在珊瑚海遭受伤亡后在海滩上搜罗起来的。同砸烂珍珠港并把英国海军逐出印度洋的身经百战的日本航空兵对抗，这样一支杂牌军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然而，不会再有演习的机会，不会再有练兵的机会了。正戏上场啦。除非来一次大获全胜的突袭，否则日本人会迅速而巧妙地采取报复行动，把“企业”号炸成一团雄伟壮观的火球。他不是舰上被烧成灰烬，就是耗尽了燃料掉在海里，如果正在空中飞行的话。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可不止百分之五十呢。

然而，华伦还是把这看作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平常事。他不以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死去，就像从纽约买了飞机票到洛杉矶的旅客也不会这样想。他是一个职业飞行员，他不知多少次驾着飞机穿过敌人的炮火。他认为自己很在行，只要有点儿运气，就能闯过这一关。他站在飞行甲板艏部最后一排黑黝黝的飞机后边，裤腿被风刮得啪啪作响，眼睛望着月光下宽阔的舰艏航迹朝后方奔腾而去，心里在想，他情愿明天升空迎击日本人，也不愿到别处去，干任何别的事。

他真想抽支香烟。在回岛形上层建筑到下面去之前，他又抬眼望望天空，不禁站住脚，仰起头来，回想起好多年没想起过的一幕情景。他当时七岁，有天晚上，在同样的天空下，在一个铺满新雪的码头上，他跟爸爸手牵着手散步，爸爸跟他讲着星星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和它们的体积有多大。

“爸，是谁把星星放在天上的？上帝吗？”

“哦，华伦，不错，我们相信是上帝干的。”

“你是说耶稣基督亲手把星星钉在天上的吗？”孩子正在想象那个头发老长、身穿白袍、和蔼可亲的人在漆黑的太空中挂上一个巨大的火球。

他回想起他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吞吞吐吐地回答：“你啊，华伦，在这里多少有点儿糊涂了。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一点儿没错，可他也是上帝的儿子，而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间的万物。等你大了，对这一切会理解得更深的。”

华伦把这次交谈看作他产生疑问的开端。好多年以后，在一次难得的关于宗教的争论中，他父亲又引用夜空来证明上帝必然是存在的。

“爸，我不想冒犯你，不过依我看，这些星星看上去像是随意地布下的。凭什么去考虑它们的体积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呢？世上的事有什么大不了啊。我们是一粒尘埃上的微生物。生命是一种无聊透顶而毫无意义的偶然现象，生命一旦終了，我们不过是一堆死肉。”

他父亲从此再没跟他谈过宗教问题。

星星在像长着刺的雷达天线桅杆上空壮丽地摇晃着。在华伦·亨利眼

里，星星从没这样美过。尽管各个星座的形状很是分明，看上去还是好像随意地布下的。

他躺在舱里，在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彼得·戈夫在另一张铺上轻轻地打着呼噜。还有一位同舱伙伴，副中队长，正在待命室里写信。华伦巴不得睡两三个小时。他想还是看点儿书试试，就开了铺位上的小灯。他的目光通常总是忽略书架上那本他父亲送的黑封皮的《圣经》，好像它不在架上似的。要催他入睡，这东西最好啦！他把上半身垫高，忽然心血来潮，想卜个吉凶，就随手打开《圣经》。他的目光落在《列王纪下》的这一节上：

耶和華如此說：“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因為你必死，不能活了。”⁽⁶⁾

這使他惊呆了。他對上帝從沒完全失去過信仰，盡管在他心目中，就容忍和幽默感來說，上帝准該更像他的父親，而不太像傳教士們嘴里的那個聲如洪鐘、滿口說教的上帝。“唉，提了個愚蠢的問題，嗯？”他想，“我还是净管自己的事，让上帝来照料其他问题吧。”

他看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那几章⁽⁷⁾，接着看了关于挪亚和巴别塔的故事⁽⁸⁾。自从小时候在主日学校学过这些章节以后，他一直没再看过。说来也怪，这些章节并不让人乏味，倒是写得很简洁，富有洞察力。亚当逃避责任这码事，他在中队里每天都看得到；夏娃是一个可爱的捣蛋鬼，就像跟他有过瓜葛的那许多女人一样；该隐⁽⁹⁾活像任何忌妒成性、心怀仇恨的穿军服的孬种；而写洪水那章里，对暴风雨的描绘多出色啊，逼真极了。读到写先祖的那几段时，他开始迷迷糊糊了，而写雅各跟拉班之间的纠纷那几章使他如愿以偿了。⁽¹⁰⁾他衣服也没脱就睡着了，金翼徽章在他困得忘了关掉的小灯灯光里闪闪发亮。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立即进入战斗岗位。”

拂晓发出的战斗警报在刮着风的飞行甲板上回响。星星还在黑色的天空中闪烁，泛白的东方有朵浮云呈现出粉红色。水兵们戴上钢盔，穿上救生衣，源源不断地拥上夜色朦胧的甲板，有的走上炮位，有的赶到飞机边，有的把救火水龙带松开摊在甲板上。华伦坐在飞机内，检查拉来拉去不大灵活的座舱罩。大多数飞行员仍旧待在待命室里，他们都早已吃了早饭，光是等待着。华伦通常吃香肠煎蛋当早餐，今天只吃了烤面包，喝了一杯咖啡，使肠胃保持平静。在这黑黝黝的凌晨那几个小时内，电传打字机寂静无声。关于敌人的航空母舰，依然毫无消息。

座舱罩可以方便地开关了，但华伦仍逗留在飞机内。星星消隐了，天色从靛蓝变成青色，海面发亮了。一幅双方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的示意图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华伦的头脑里。日方的航空母舰——如果珍珠港关于拂晓空袭的情报是正确的话——眼下会在“企业”号西面约莫两百英里的地方。用上帝的眼光向下望，这两支行进中的航空母舰舰队和那纹丝不动的中途岛环礁在海面上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随着两支舰队都朝环

礁飞速前进，这三三角形越缩越小。今天早上某个时候，两支舰队将迫近攻击距离，这将是这场战役的爆发点。当然啦，日本人可能根本不在那儿，他们可能远在夏威夷附近。如果是这样的话，海军上将尼米兹可上了个史无前例的大当啦。

太阳在线条分明的地平线上探出一个熊熊燃烧黄色弧形光轮，爬上天空。啊，哪儿来的日方破晓突袭，一次危机过去啦！这确实是华伦在盼着的事。他走下甲板到待命室去，正走进去，扩音器里发出刺耳的声音：“驾驶员们，立即登机。”

“好啊……这可来啦……我们走吧……”

飞行员们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皮靴噔噔地在铁甲板上震响，脸色紧张而热烈。这一回，凭着不约而同的冲动，他们彼此转过身来握手，然后拍拍肩膀，打着哈哈。他们快有一半已经挤出门去，忽然过道上的扩音器高声叫道：“前令取消，驾驶员们回待命室。”

像起跑不利后突然被勒住的赛马，飞行员们愤怒而心惊肉跳地拖着脚步回到椅子上，彼此没好气地指责“高高在上的那帮笨蛋”。事情搞糟了，华伦心想，那些指挥官神经过敏地举棋不定。

“高高在上”的地方发生的事是迈尔斯·布朗宁上校下了命令，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把它撤回了。

斯普鲁恩斯在黎明前很久就使哈尔西的参谋长感到为难了。在发出战斗警报前，布朗宁和他的作战军官登上哈尔西在旗舰上的掩蔽部，那是一间小小的钢室，高高地凌驾在驾驶台之上。因为斯普鲁恩斯没有留言，所以布朗宁没去叫他。可是，钢室外的星光下有个矮小的模糊的身影跟他们打招呼：“早上好，两位。”

“啊！是少将吗？”

“对。看来会有好天气来让我们干一场。”

破晓了，斯普鲁恩斯靠在室外舷墙上，望着航空母舰苏醒过来。布朗宁上校心里痒痒的，巴不得马上投入战斗，一脑门的应急方案，但这位心平气和的斯普鲁恩斯一大早就到场，让他觉得不自在。换了哈尔西，如今会像一只关在笼中的老虎般踱来踱去。但是，真正在不停地踱步的倒是这位参谋长自己，他身穿跟哈尔西一样的皮制防风外衣，模仿着哈尔西的姿势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因为没有消息而大发脾气，跟作战军官争论日本航空母舰到底会在什么地方。

他蓦地一把抓起一个麦克风，对驾驶员们发出了那道华伦走进待命室时听到的命令。

斯普鲁恩斯朝室内叫道：“凭什么这样做，上校？”

“请你看看这儿好吧，将军。”

斯普鲁恩斯和蔼可亲地走到海图桌边。

“眼前呢，长官，日本人肯定已经起飞了。已经是大白天啦。他们说不定早在黎明前就起飞了。我们知道他们的飞机的航程，他们一定已经到了这道弧线上的某处地方，误差二十英里。”他把食指伸直，在图上的中途岛附近画一个小圈，“他们随时会被我们观测到，我想做好打击他们的准备。”

“我们的驾驶员登机要花多少时间？”

布朗宁望望作战军官，那人带着几分自豪说：“本舰上，将军，两分钟。”

“那干吗眼前不让他们在待命室里歇息？他们今天要在座舱里待好久呢。”

斯普鲁恩斯走到阳光普照的平台上，于是布朗宁恼火地播发撤销令。

舰上的掩蔽部面积不大，摆了那张海图桌和两三把长靠椅就已经很挤了。一个放机密资料的书架、一把咖啡壶以及几个麦克风、电话和广播扬声器，这就是全部设备。有只收听中途岛上巡逻机的无线电频率的受话器，正发出一阵电线的嗡嗡声和受静电干扰的响亮的爆裂声。日出后约莫半小时，这个受话器里突然进出一阵咕噜声：“敌方航空母舰。五十八飞行小队报告。”

“好啊，这就是啦！”布朗宁又一把抓起麦克风。斯普鲁恩斯走进来，三名军官瞪眼望着这嗡嗡作响、毕毕剥剥的受话器。布朗宁气炸了，砰地一拳擂在海图桌上。“哼！你这狗娘养的脓包！经纬度是多少啊？”他很气愤，又有点儿窘，不禁瞟了斯普鲁恩斯一眼，“妈的！我原以为这小子这回开口的时候会向我们报方位的。什么白痴在驾驶这些卡塔林纳式飞机啊？”

“对方的作战巡逻机可能袭击了他。”斯普鲁恩斯说。

“将军，我们发现了这帮黄脸杂种啦，我们叫驾驶员登机吧。”

“可如果敌人在航程以外，我们还得去靠拢他，对不对？也许要等个把钟头呢。”

斯普鲁恩斯走到外面的阳光里，布朗宁沮丧地苦着脸，把麦克风啪地嵌在托座上。

接下来的间歇拖得很长，然后那个声音盖过了不规则的毕毕剥剥声，这会儿清晰多了：“敌机多架，方位320，距离150。五十八飞行小队报告。”

又是静默，只有嗡嗡声。

参谋长更狠地咒骂这PBY型飞机驾驶员，因为他没提位置。他倒了一杯咖啡，搁在那儿让它冷却。抽烟，踱步，仔细看海图，再踱了一会儿步，翻翻一本旧杂志，猛地把它扔在墙角里；而这时，他那作战军官，一个精壮、沉默的飞行员，正用圆规和直尺在海图上测量。斯普鲁

恩斯在外边闲望，胳膊肘搁在舷墙上。

“九十二飞行小队报告。”这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更激动的声音在受话器里叫嚷，“航空母舰两艘和战列舰，方位320，距离中途岛180，航向135，速率25。狗爱。”

“啊哈！上帝保佑这个小家伙！”布朗宁扑到海图上，那个作战军官正在上面忙不迭地标出敌方的位置。

斯普鲁恩斯走进来，从墙上的书架上抽出一份他放在那里的卷着的舰艇机动绘算图，把它摊在长靠椅上自己的身边。“再说一遍，位置在哪里？那我们眼前的位置呢？”

布朗宁匆匆测量着，用笔草草地计算一下，通过对讲电话机大声问了几层甲板下面的旗舰指挥室一些问题，就叽叽呱呱地把经纬度对斯普鲁恩斯说了。

“这电文鉴定过真伪吗？”斯普鲁恩斯问。

“鉴定真伪，鉴定真伪？嗯，鉴定了没有？”布朗宁喝道。斯普鲁恩斯拿拇指和食指在他那张小图上比画着距离，作战军官啪地打开一本活页本。“‘小山谷里有个庄稼汉，’”作战军官念道，“‘任何两个相间的字母。’那驾驶员拍的是‘狗爱’。这就对啦。”⁽¹¹⁾

“是真的，将军。”布朗宁扭过头来说。

“起飞出击。”斯普鲁恩斯说。

布朗宁吃了一惊，把脑袋从海图上猛地扭过来，望着斯普鲁恩斯。“长官，我们还没接到弗莱彻少将的命令呢。”

“会接到的，动手吧。”

作战军官从海图上焦急地抬起头来：“将军，我测出到目标的距离是一百八。就这距离看，我们的鱼雷轰炸机回不来。我建议至少靠拢到一百五。”

“你完全对，我原以为已经快靠拢到这个距离了。”少将转向布朗宁，“我们来换个航向，布朗宁上校，向他们全速进逼。通知‘大黄蜂’号，我们在距离一百五十英里的时候起飞。”

一个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救生衣，头戴钢盔的水兵，带着一个电报夹噤噤地爬上长铁梯。斯普鲁恩斯签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把电报递给布朗宁：“这是弗莱彻发来的命令。”

急件。十七特舰司致十六特舰司。朝西南进发，敌航空母舰行踪一明确即出击。我搜索机一回舰即跟上。

迈尔斯·布朗宁是一个好斗的人，这大家都承认，而他的行伍生涯中，多半时间老是盼着有一天看到这样一份急件。他的沮丧情绪消失了，他咧开了嘴，流露出富有男性美的诱人的微笑，这使他那瘦削而饱经风霜的脸显得容光焕发（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情场老手呢）。他整整军

帽，对雷蒙德·斯普鲁恩斯行了一个军礼。“好，将军，我们动手吧。”

斯普鲁恩斯回了礼，走到外边的阳光里。

当发现航空母舰的消息在电传打字机上显现出来时，待命室里的驾驶员们紧张烦躁的情绪顿时消失了。忘掉了刚才的虚惊，他们欢呼起来，接着就动手标绘、计算，彼此来来回回地猜测什么时候起飞。当然啦，问题在于鱼雷轰炸机的航程过短。驾驶员们保存自己的机会怎么计算都是不大的，而他们是理应该有公道的生还机会的。

华伦跑到第六鱼雷轰炸机中队的待命室去消磨这慢得令人难熬的时间，只见他的朋友、中队长林赛穿着飞行服和救生背心，绷带已经解掉了，一只手和苍白消瘦的脸上有些结了痂的伤疤。他就是第一天出海时飞机失事的人。“我的老天，吉恩，霍利韦尔大夫放你出来了吗？”

林赛中队长毫无笑容地说：“我受训就是为了干这事的啊，华伦。我要带中队投入战斗。”

鱼雷轰炸机中队待命室内静得异乎寻常。有些飞行员在写信，有些在航空地图上乱写乱画，大多数人在抽烟。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一样，他们也不喝咖啡了，免得在长距离飞行时膀胱发胀。这儿给人的印象是紧张地等待，就像开刀时手术室门外的气氛。黑板前有个戴着耳机的水兵在“距离目标：153英里”等字的右边写下新的数字。

林赛瞟了一眼自己的标绘牌，对华伦说：“数据相符。我们在飞速逼近，我看要逼近到相隔一百三十英里。这样看，一小时左右后我们就要起飞。这是为了子孙万代的事，我们非得抢在这帮矮鬼前下手不可，因此，即使我们过分操劳一点儿——”

“驾驶员们，立即登机。”

第六鱼雷轰炸机中队的驾驶员们彼此望望，又望望脸色惨白的中队长，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们的动作很迟钝，并不上劲，不过动还是动了。他们脸上那种严肃坚决的神情完全一模一样，简直像是十九个亲兄弟。华伦伸出一只胳膊钩住林赛的肩膀，他这过去的教官把身子微微缩了一下。

“祝你顺利，吉恩，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祝你顺利，华伦。”

第六侦察机中队的飞行员们在过道上噤噤地走过去，心情紧张地大声说笑着。华伦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中队的人员在阳光下刮着风的飞行甲板上跑开去，他看到一幕一向使他激动的景象：整个特混舰队迎风转舵，“企业”号“大黄蜂”号以及外围一大圈巡洋舰和驱逐舰全都平行地前进。他老爸的“北安普敦”号就在那边，在左舷外，正在拐弯，在刺眼的阳光里，转到一个差不多就在正前方的位置。在一片告别声和挥手中，驾驶员们爬上飞机。科尼特在后座上对华伦点头招呼，平静地嚼着烟草，下巴长而瘦削，一头红发在风中飘动。

“好啊，科尼特，我们走吧，去干掉一艘日本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吗？”

“说得准十拿九稳。”科尼特回答的似乎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用清晰的英语加上一句，“座舱罩开关自如了。”

飞行甲板上有三十六架俯冲轰炸机散布在指定地点，发动机叽叽嘎嘎，轰轰作响，喷出浓浓的蓝烟。华伦的飞机在舰艉末端的那些飞机中，携带着一发一千磅重的炸弹；身为飞行作战军官，他保证做到这一点。其他有些飞机起飞滑跑的路程太短，它们带着一发五百磅重的炸弹和两枚一百磅重的。华伦飞机起飞时动作很迟缓，轰隆隆的不大顺利。这架SBD-3型飞机从甲板末端飞出，机身直朝下沉，离海面近极了，然后摇摇晃晃地爬上天空。温暖的海风刮进敞开的座舱，令人心旷神怡。华伦收起轮子和襟翼，检查了一下仪表上摆动着的指针，同一行直冲云霄的蓝色轰炸机一起爬升，心里感到一阵职业军人特有的宁静。“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在约莫一英里外也排成单行陡直地冲上天空。作战巡逻机群像一个个闪亮的小点，在高空中的一些云絮上面盘旋。

飞到两千英尺的空中，当中队的飞机平飞、盘旋的时候，华伦的兴奋劲儿消退了。他能够看到在离他很远的下面，在那缩得很小的“企业”号上，起飞工作在拖拖拉拉地进行。甲板上的方井里，升降机上上下下，看上去极小的人和机动车在把飞机拖来拖去，可是时间在慢慢地消逝，七点半过了，七点三刻了。一转眼，已经差不多花掉一小时的汽油啦，可是还没护航的战斗机或鱼雷轰炸机升空！两艘航空母舰依旧背着环礁和敌人，迎风朝东南破浪前进，飞机起飞或回收时都得依靠风向，就像旧日的帆船一样。

“企业”号上有盏信号灯正笔直地朝高空打信号。华伦一个字母地读出这份拍发给新任大队长麦克拉斯基中校的电文：立即执行指定任务。

起初是隔着极远的距离起飞，如今又来一桩惊人之举——忽然不搞协同进攻啦！出了什么事？没有战斗机护航，没有鱼雷轰炸机做最后的致命打击，“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受命单枪匹马地去对付日本的截击机！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一开始就把整个作战方案，连同一年来的操练、多少年来的舰队演习，以及整个航空母舰作战规范全都抛到大海里去了——要不就是他听任哈尔西的参谋人员这样做。

为什么？

在华伦心里的晴雨表上，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以及自己阵亡的可能性一下子直线上升了。他拿不准“这帮在下面海上的笨蛋”在打什么主意。他有个想法：在缺乏经验的斯普鲁恩斯和操之过急的布朗宁——他在老资格的驾驶员心目中，多少是一个笑柄——两人手里，由于心慌意乱、鲁莽行事，这三十六架“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正被孤注一掷。

对一个年轻飞行员来说，华伦·亨利对战争史懂得着实不少。在他看来，这一切真使人不由得想起巴拉克拉瓦战役：

他们命定不许问个为什么，

他们命定只有去送死——⁽¹²⁾

他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情，向僚机驾驶员们发出手势信号。他们驾机同他轰隆隆地一起飞行，在他下面和后面，隔开几码距离，他们咧嘴笑笑，挥手打招呼。他们俩都是新来的海军少尉，其中一位是彼得·戈夫，嘴里紧咬着一支没点上的玉米穗轴烟斗。麦克拉斯基上下摇摆机翼，拐弯朝西南猛扎。华伦跟麦克拉斯基不熟，见面不过打个招呼。他过去是战斗机中队队长，但是人们没法儿预言他当大队长怎么样。其他三十五架飞机姿势优美地跟着麦克拉斯基转向。华伦在屏护舰队上空掉头，从他那侧斜的座舱里看见小小的“北安普敦”号就在正下方，在“企业”号前面划出一道长长的尾迹。“唉，老爸，”他想，“你啊，就在下面远远的地方坐着，我呢，出发了。”

帕格·亨利站在“北安普敦”号的舰桥上，挤在一大批头戴灰色钢盔、身穿救生衣的军官和水兵中间。从黎明起，他一直注视着“企业”号。轰炸机越飞越远，缩成一个个小点了，他还是用双筒望远镜盯着它们不放。在巡洋舰舰桥上执勤的每个人都懂得这是为了什么。

风刮得信号旗哗啦啦地响。下面，哗哗的激浪拍打着舰体，像拍岸的浪花。帕格提高嗓门对身边的副舰长说：“解除战斗警报，格里格中校。保持Z级戒备。高射炮人员在炮位上就地休息，水上飞机驾驶员在弹射器边待命出发，对敌机和潜艇的常设监视哨加双岗。全体人员警戒，谨防空袭。给留在战斗岗位上的人员送去咖啡和三明治。”

“遵命，长官。”

帕格换了一副口气说下去：“哦，想起来了，那些SBD型飞机要飞到目标上空后才能使用无线电。我们有收听这些飞机用的频率的晶体检波器，对不对？”

“康纳斯军士长说我们有的，上校。”

“好。有什么消息，叫我。”

“是，长官。”

在舰桥上的应急舱内，维克多·亨利把钢盔和救生衣挂在铺位上。他感到眼睛刺痛，两腿铅般沉重，他整整一夜没睡着。为什么这些俯冲轰炸机没有护航，就飞出去对付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日本截击机呢？他自己那出色的监视哨，特雷纳，芝加哥来的目光敏锐的黑人小伙子，见过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在低空云层中飞出飞进。难道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帕格不知道下达给“约克敦”号和“大黄蜂”号上各中队的是什么样的命令，他只能指望整个战局比他如今能看清的更合乎情理。戏开场了，这是错不了的。

海图桌上那古旧的三联相框里，一边是梅德琳的相片，一边是拜伦的，中间一张是华伦的海军学院毕业照——一个头戴大白军官帽、瘦削

而严肃的海军少尉，正严峻地望着他。唉，帕格心想，他如今已是一个呱呱叫的海军上尉，鉴定报告上一连串“优良”，还有扎扎实实的作战经历，正在飞去对付日本人。没问题，他的下一个差使将是担任国内飞行教练，航空兵学员培养计划非常需要有实战经验的老兵。然后他会得到轮换，调回太平洋一支空军大队，去积累指挥经验并获得奖章。他的前途光明灿烂，这一天正是他命运中的关键时刻。帕格铁了心等待无线电打破沉寂，就拿起一本侦探小说，靠在铺位上，心不在焉地好歹看起来。

斯普鲁恩斯究竟为什么命令这些俯冲轰炸机出击呢？

一个司令官在战斗中的决断是不容易分析的，即使由他自己来分析，即使是事后心平气和地回忆，要做出分析也不容易。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善于辞令。事件烟消云散，就此过去了，尤其是一场战役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片刻。事隔很久才撰写的回忆录常常既不说问题，又使人误解。有些真正富有自豪感的人不愿多讲，也不大写作。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关于他在中途岛战役中的作为，简直没留下片言只语。

他在本战役中是遵循一条有案可查的尼米兹的指令行事的：“你该以有计划的冒险的原则为指导，该原则你该理解为：在敌人的优势兵力攻击下，避免暴露自己的兵力，除非这种暴露能造成予敌以重创的良机。”海军对此有一个酸溜溜的、用俚语表达的说法：“对敌人猛敲猛打，可别做赔本生意。”这是对一支以弱敌强的兵力的标准告诫。归根结底，这无非是说：“用稳健的战术想法打胜仗。”很少有比这更难遵奉的军令啦。他还得到尼米兹的口头指令，不得损失航空母舰，即使这意味着得放弃中途岛。“我们往后能收复它的”，尼米兹说过，“保全舰队”。

在这些碍手碍脚的指示的压力下，还有些严峻的事实牵制着斯普鲁恩斯。他对这艘航空母舰、哈尔西的参谋人员以及空中作战都是陌生的，他不可能单靠发发少将脾气就能迫使“企业”号或“大黄蜂”号上慢得骇人听闻的起飞工作快起来。在这方面，他确实是无能为力的。“约克敦”号在回收它的搜索机时朝后方漂航，没在地平线下，所以他没法儿找弗莱彻商量。发现了一架日方的水上飞机，那个懂日语的特种情报官说，它拍发过一份方位报告。所以，突击的优势像热煎锅上的黄油般化掉了。据悉，中途岛环礁正挨着敌机的空袭。他的俯冲轰炸机呢，却在头顶上空不断地盘旋，白白消耗汽油。

既然这三角形作战区每条边的距离都是已知数，飞机的航程和速率也是知道的，斯普鲁恩斯就可以指望，他的俯冲轰炸机如果现在就出发，就可能在敌机力量薄弱时同它们交锋，因为那时它们从中途岛回来，缺乏弹药和汽油。不过，这方面有个严峻的难题。那架PBY巡逻机只看见两艘航空母舰，尼米兹的情报人员料想有四五艘，那些没找到的航空母舰在哪儿？它们会从北方、南方，甚至一个包抄从东方来袭击第十六特混舰队吗？它们会趁他的俯冲轰炸机全部出动去袭击那两艘母舰的当口儿，猛扑过来吗？

他面临着一个事关重大、迫在眉睫的抉择：不是把轰炸机扣住等待

来一次完全的协同进攻，同时盼望得到关于那两三艘不见踪影的航空母舰的消息，就是眼下就出击，冒一下风险，也许它们会在那两艘已发现的航空母舰附近露面。

斯普鲁恩斯出击了。这实在说不上是“有计划的冒险”，这是拿他的海军和他的祖国的前途在这最凶险、最重大的赌局中孤注一掷。这种决断——这种一生中只有一次的个人决断——是对一位司令官的考验。就在这一小时内，他那经验丰富得多、实力强大得多的对手——海军中将南云忠一，也将面临同样艰难的抉择。

- (1) 一种棋类游戏。
- (2) 约翰·托尔斯于1911年参加美国海军航空部队；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时，任海军部航空局局长，同年10月任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司令；大战结束后，曾任第五舰队司令。
- (3) 即道格拉斯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航空母舰为基地，在中途岛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 (4) 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建筑物，包括司令塔与领航桥。
- (5) 即卡塔林纳式巡逻轰炸机，一般为双引擎水上飞机，常单机出勤。
- (6) 见《旧约·列王纪下》第二十章第一节。
- (7) 见《旧约·创世记》第一至第三章。
- (8) 分别见《创世记》第六章第九节至第九章末，以及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九节。
- (9) 该隐为亚当和夏娃之子，因忌妒而杀其弟亚伯，见《创世记》第四章第一至第十五节。
- (10) 先祖指亚伯拉罕，其子以撒及孙子雅各，见《创世记》第十七至第二十七章。雅各及其岳父拉班之间的纠纷见《创世记》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章。
- (11) 这是预先规定的暗码。“小山谷”原文为“dell”，“d”与“l”为两个相间的字母。“狗爱”原文为“Dog Love”，其首字母为“d”与“l”，故作战军官认为该电文是可靠的。
- (12) 巴拉克拉瓦位于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是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撒丁王国联军的补给港口。1854年10月25日，俄国军队发动攻击，英国将领卡迪根伯爵率领数百轻骑兵向俄军阵地冲锋，伤亡惨重。英国诗人丁尼生作《轻骑兵旅的进击》一诗歌颂之，这是该诗第二节中的两行。

第二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午夜

锡耶纳

我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柏林电台的广播，自己也不知道希望听到些什么，也许是想听到战局方面最后关头来个大转机，来证明我迟迟不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什么转机也没有。透过宣传的脂粉——德国人打扮得像一个婊子，英国人一副贵妇人的派头——只见战事的面貌依旧那样冷酷无情：德国和日本占着上风。

今天会见大主教时，我察觉出一丝微妙的变化。大主教大人有几分像农民，一张下颌宽厚的红脸，身子结实，谈吐朴实，但他富有教养，生性宽容。我喜欢他，并一向信任他。这次他不是在他那有护墙板的舒适的书房里，而是在冰冷的外面的大办公室里接待我。他坐在一张豪华的旧书桌后边。我走进时，他没站起来，仅仅做了个手势要我入座。我会意了。我不再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他可以在我的别墅里不时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和上等美酒，并参加妙趣横生、卖弄学问的谈话；我是一个祈求者。命运转变了，大主教也跟着变。

话说回来，他过问了那桩事。就意大利当局来说，眼下没什么直接的危害威胁着我们。在这方面他要我放心，他没听说什么新的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方案。我们那受软禁的敌侨身份当然是异乎寻常的。他被告知，我们是享有特殊待遇的，等种种问题澄清了，将被释放去瑞士，所以也许并不存在躲藏的问题。

不过，如果的确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躲到乡下去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他同意。可是，躲藏在锡耶纳四郊并不明智。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作家⁽¹⁾被战车困住这一点，在锡耶纳已经成为家家闲谈的话题了，所以这一带不会有靠得住的避难所。

他曾谨慎地跟沃尔泰拉的主教谈起这问题，那是在西北五十英里光景一座有城墙的古城，在向下通往比萨的盘绕曲折的山路旁。很多年前，我观光过沃尔泰拉的埃特鲁里亚人的古迹。我在那里买的一只雪花石膏碗如今还搁在我的案头，供着玫瑰花。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小城，居民是一些黝黑、俊俏、阴郁的人。大主教大人开玩笑说，他们说不定在血统上是埃特鲁里亚人，内心里却是异教徒。有几个被法西斯政府通缉的人躲藏在沃尔泰拉。如果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他可以使我们同沃尔泰拉的主教取得联系，他会关怀我们的。不过，他认为我们应该保

持镇静，等待有一天得到释放。他笑吟吟地站起来送我出去，就这样大大缩短了交谈的时间。

他竟和沃尔泰拉的主教谈起我们，使我感到震惊。我怎么能知道他是可靠的呢？尽管大主教和蔼可亲地要我安心，但他本人没向我们提供躲藏的地方。至于万一将来出现紧急情况，他仅仅给了一个承诺：从沃尔泰拉的主教，从一个与我素昧平生、不欠我任何恩情的人那里可以得到关怀。这个暧昧的前景使我考虑采用另一个办法。

[下面那段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中的引文，共计八页半手写的稿纸，在原稿上是一连串奇特的符号。在那些笔记本上，六月四日以后所写的部分中经常出现这种段落。下面这段英语文本清楚地提供了这种暗码的解答。]

我在这些记录中至今一直避免谈及另一个办法。一旦我这笔记本里包含了这种材料，它就成为一发定时炸弹。我不禁想起了莱奥纳多的倒写手迹。我决定用英语来阐明那些富于危险性的事情，不过是用意第绪语的字母来倒写，这在不懂个中秘密的人眼里，看起来就像母鸡的爪痕。这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措施，用来对付爱刺探的人的目光，或者意大利警方的突然袭击。办法很简单，但是在短期内，安全效果是可靠的。

当我着手写《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时，哪里想得到竟会采用间谍的伎俩！我的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毕剥作响，回光返照，在我周围投下跳跃不停、令人注目的影子。然而，我打算从现在起把每桩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记录下来。只消用一根火柴点上我壁炉里像火绒般干燥的劈柴，我就可以在几秒钟内使这部著作化为灰烬。

且来谈这另一个办法吧。

有个锡耶纳的医生对我们透露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是一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计划带着全家逃出意大利，巴望能到达巴勒斯坦；他相信所有的欧洲犹太人都注定要灭亡。组织那次“伊兹密尔”号航行的坚强的巴勒斯坦人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一直跟此人保持着联系，他的出走计划如今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他将拍一份肯定出发的电报给拉宾诺维茨。他们很乐意让我们也参加这次外逃计划，我必须在早上通知医生我们想不想一起走。

这个计划设想的逃亡路线是经过皮翁比诺、厄尔巴和科西嘉到达里斯本。它的关键又是一条土耳其船，这回是一条货船，它每两个月从伊斯坦布尔装一船土耳其烟草到里斯本。这种芳香的烟草对同盟国的战争事业来说是关系重大的，因此这条船得到英国的出入许可。船长深夜在科西嘉岛沿岸停下，收下黄金，让犹太人当偷渡乘客，借此发一笔财。到了里斯本，我们可以跟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分手。他们指望好歹继续赶路到圣地去，我们呢，当然只消走进美国领事馆就行了。

医生并不忽视这方案中的种种危险，牵涉到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下工作小组，拉宾诺维茨跟两方面都打交道。从锡耶纳乘长途汽车出发到里斯本的一个码头，一路上困难重重，整个计划简直没什么吸引人的地

方。

然而，这是我们争取自由的最后机会了，否则我们只得在越来越黑暗战争氛围中一筹莫展地等待。如果我相信真正有希望被释放去瑞士，那我会在这一熬到底。我那条原则——每逢举棋不定，就等待观望——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可是，我开始看出，对一个在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所有的原则全混乱了，罗盘的指针在激烈的磁暴中转个不停。即使没有那些不堪设想的广播来找我的麻烦，我也忍不住要逃跑。大主教对那些有关纳粹秘密屠杀犹太人的传说嗤之以鼻，表示不信。他说，反正意大利政府永远不会把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人，就像那些被占领的国家正在干的那样。他是这样想的。他稳坐在大主教管区的府第里，我的安全却是千钧一发。

只消盟军胜利在望，哪怕这胜利还只像从地平线下冒出一线光芒，我也不愿离开。一个月前，这正是我下的决心。同盟国有大量的原料、工厂和人力资源，我无法想象德国和日本会一直打胜仗。相反，我相信托克维尔⁽²⁾的预见即将实现，由美国和俄国来平分世界。这两个大联邦，在勇猛善战然而日渐没落的不列颠帝国的协助下，会大张旗鼓地打进中欧，摧毁疯狂成性的希特勒暴政，不但解放那些沦陷的国家，也解放那些处在黑暗中的、被榨尽血汗的德国人。希特勒一完蛋，日本的日子就长不了啦。

可是，受到一次次冲击后，如今深印在我头脑里的是马其顿的例子。跟亚洲那些游牧部落相比，亚历山大的部队人数极少，但他的方阵打垮了一个个庞大的帝国，使整个已知的世界臣服于他那个小国。那个爱冒险的屠夫科尔特斯率领一小撮亡命之徒，掳掠、摧毁了蒙提祖马的帝国。⁽³⁾皮萨罗对伟大的印加文明干了同样的事情。⁽⁴⁾战争是靠意志、靠不怕死、靠杀人的本领取胜的，不是靠人数方面的优势，不管多么悬殊。

既然俄国的冬天使德国人停止在莫斯科的外围，人们期望它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挫败“条顿人的狂热”。可是，这头怪物不过是倚着宝剑歇口气，准备再扑上前去。意大利报纸上刊出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照片。大得吓人的大炮朝城市发射出同房子一样高大的炮弹。雨点般的炮弹和飞机扔的炸弹把塞瓦斯托波尔完全笼罩在烟雾中，像爆发中的火山。俄国人在哈尔科夫附近打了败仗后，那咧着嘴笑的侏儒戈培尔博士在宣布战果了：俘虏人数达到天文数字。公海上，希特勒的潜艇几乎完全切断了美国到欧洲的供应线，以至同盟国的报纸本身也在大惊小怪地嚷叫，承认被击沉的吨位达到几百万之多。在北非，英国人又在隆美尔的攻势下溃逃。

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地位方面的形象越发高大，像从瓶子里冒出来屹立着的妖魔。日本简直把吉卜林笔下所写到的那些地方都攻占了：新加坡、缅甸、爪哇，眼下正在威胁印度！战败被俘的白种人的照片，看上去像是文明的末日。新加坡的意气消沉的英国俘虏蹲在地上，队伍一路伸出去，直到照相机无法聚焦的地方；而在菲律宾的棕榈成行的道路上，一行行胡子拉碴、衣衫褴褛、低垂着头的美国人，由瞪目怒视的

黄皮肤矮子拿枪押着，从巴丹走向俘虏营。

修昔底德在基督诞生前几世纪就明明白白地写下了这种教训。民主制度最充分地满足人对自由的渴望，然而，由于纪律松弛、秩序混乱、贪图安逸，它一再向严峻刻苦、专心一志的专制主义屈服。

我也许正变得情绪低落，因为消息稀少和环境忧郁而变得闭塞。意大利战争时期那种令人恼火的寒酸的艰苦生活，加上粗劣的饮食，使人身心交瘁。自从美国记者们离开以来，我没尝到过像样的肉和酒，配给的蔬菜不是没长成的就是已经腐烂的，黏土般的面包卡住人的嗓子眼儿。然而，我相信我的思路还是清晰的。在我看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同盟国会得胜是愚蠢的，不值一谈。战局不会这么容易地扭转过来，近在眼前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苏联崩溃，英国人被赶出亚洲，美国人被赶出太平洋，被迫媾和，轴心国取得胜利。不然的话，前景只能是僵局。如果战争拖延得足够久，等轴心国掠夺到的金属、燃料和食品消耗殆尽，同盟国也许能通过曲折的道路获胜。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才垮台，帮不了娜塔丽、她的娃娃或我什么忙，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么久就会死去。可这还不算，跟维尔纳·贝克迟早得摊牌，不可能推迟许多个月，更不用说几年了。

我不怕世界末日来临。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不会在新英格兰和加利福尼亚登陆。海洋是辽阔的，而美国依旧人口众多和实力坚强，不过不会及时发挥自己的力量罢了。这些暴君一旦吞下了他们征服的地方，就会停下来消化，会有一段勉强的和平时期，也许一二十年吧。要是美国采用了类似维希的政体，那也许根本不会有第三次大战，而仅仅是一个由这些专制国家来逐渐吸干美国资源的长期过程。我只需要规划五年或至多十年的生活就够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⁵⁾ 而我必须尽力搭救娜塔丽和路易斯。

决定权看来真的全在自己手里。娜塔丽简直瘫痪了。这个在战争爆发时冲到华沙去找她的情人、在战争期间在里斯本碰到另一个情人就当场嫁给他的淘气姑娘，已经做了母亲。这使她变了样儿。她说，她愿意让我来带头。如果说她甘心带着一个婴孩参加这次轻率的旅行，那只能是因为那个在“伊兹密尔”号上使她敬畏而又对她有吸引力的人——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也同这件事有关。她那个在潜艇上服役的丈夫正远在半地球外，如果他确实还活着的话。对拉宾诺维茨那样古怪成性而又难以捉摸的冒险家，她只可能有短暂的好感，但我庆幸有这一点儿精神上的信念来给她做依靠。

这么说，我们要动身上里斯本去啦。上帝保佑我们吧！但愿我同上帝的关系更密切才好。可是很糟糕，就和我同沃尔泰拉那位主教的关系一样，我不认识上帝，他也不欠我任何恩情。

万一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娜塔丽将会发现，我不完全是一个常犯错误的蠢货。像哈姆雷特一样，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一只鹰当作一只鹭鸶。⁽⁶⁾ 还有那些钻石呢。

(1) 原文是意大利语。

- (2)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曾被政府派往美国考察，写成《论美国的民主制》两卷。
- (3) 1519—1521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征服在今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的帝国，其皇帝蒙提祖马被俘。
- (4) 1531—1533年，西班牙人皮萨罗征服在今秘鲁的印加帝国。至此，印第安人在美洲的两大文明都被白殖民者毁灭。
- (5) 原文是法语，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所说。
- (6) 见《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意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头脑清醒，能分辨是非的。

第三十章

海军中将南云在战时拍的照片上是一个严肃的秃顶日本老绅士，穿着欧洲式中将制服——很厚的金色肩章、斜挂的绶带、一排排勋章——看上去穿得气都透不过来，一副拘束相。南云在军阶和成就方面都远远超过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他没参加珊瑚海战役，这场混战是由一些次要人物弄糟的。他那支突击舰队从珍珠港直到印度洋的胜利战绩是没一点儿污点的。武士阶层出身，他是赫赫有名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的专家，是世界上航空母舰作战方面的老资格大师。

从掩护了他一个星期的令人忧郁的雨和雾中驶出来，南云在拂晓发动了对中途岛的袭击，派出了每艘航空母舰上半数的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97型鱼雷轰炸机。最后这一种是两用飞机，装上了用来袭击陆上目标的杀伤炸弹。然后他命令四艘航空母舰上留下的一百零八架飞机在甲板上各就各位，随时准备袭击任何可能露面的敌方舰只，其中97型飞机像往常那样配备着鱼雷，俯冲轰炸机则配备着穿甲弹。但南云和他的参谋人员并不认为会和敌人遭遇，这不过是一个稳健的预防措施而已。

在即将起飞出击前，南云亲笔草拟了一份《情况估计》：

一、一旦中途岛登陆行动开始，敌方舰队就可能出动应战。

.....

四、敌方尚未发觉我方计划，迄今尚未发现我特混舰队。

五、附近海域没有敌方特混舰队的任何踪迹。

六、因此我方有可能袭击中途岛，摧毁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并支援登陆行动。然后我们能转过头来，迎击前来的敌特混舰队，并摧毁之。

七、敌方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可能发动的反攻，当然能被我截击机和高射炮火击退。

一份份司空见惯但使人振奋的捷报，由袭击中途岛的飞行员用无线电不断拍来。环礁派了一支庞大的战斗机组队伍升上天空，但零式飞机把它们像刈草般击落，轰炸机则一无损失，把中途岛的两座小岛炸成一片焦土。飞机库、发电厂、营房一片火海，大炮寂静了，弹药和燃料库被炸得飞上天空，而整个驻军营地成为一片浓烟滚滚、流血遍野的场所。

有一点儿令人失望，跟偷袭珍珠港时不同，美国佬的飞机没在地面上受到突然袭击。它们事先接到警报，紧急起飞，不见了踪影，飞机库和跑道看上去都是空的。当然啦，这些飞机不久将不得不降落加油，这将是歼灭它们的好机会。因此，出击机群的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说：“有必要做第二次打击。”

这是当天的第一个意外障碍。中途岛的空中力量必须予以粉碎，否则登陆行动将拖长时间，增加伤亡。但是，如今分布在甲板上的飞机配备的是打击舰只的武器。97型飞机当然得调换武器，鱼雷对袭击陆上目标是不适用的。俯冲轰炸机上的穿甲弹也没有燃烧弹和杀伤炸弹那样合用。

南云和他的参谋人员正议论这个麻烦问题，空袭警报响了，驱逐舰喷出团团黑烟，作为发现敌机的信号。只见敌机低低地掠过浪峰，轰隆隆地直扑过来。错不了，正是蓝色的美国歼击机，机翼上漆着白色五角星。没有战斗机护航，敌机在高射炮和零式飞机的攻击下像中了枪的野禽般纷纷下坠。有几架着火坠落前发射了鱼雷，但这些武器在水中上下左右摆动，被风浪搞乱了走向，要不一碰水面就炸裂成碎片，没有一发击中目标或正常地运行。这幕可怜的景象显示出美国人的无能，是南云的战斗巡逻机群一次全面的辉煌胜利。有架飞机当着南云的面轰的一声坠落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打横里一个跟头翻下舰舷，一点儿没损伤这艘航空母舰。中将和他的参谋人员看到它的双引擎、燃烧着的蓝色机身上的白色五角星，以及座舱罩内那浑身鲜血的驾驶员，说不定已经死了。这架飞机很大，无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这是一架B-26型中型轰炸机，只能来自中途岛。

对南云来说，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不得不发动第二次打击。至于附近有没有敌方舰队的问题，侦察机一大早就上天了，报告说没发现什么情况。必须取消不切实际的预防措施。如今在甲板上的飞机将用来袭击中途岛，为了加快步伐，只需调换97型鱼雷轰炸机上的武器就行了。他那支分队的两艘大型航空母舰“赤城”号和“加贺”号，得赶紧把这繁重的任务完成。第二分队那两艘较小的航空母舰“飞龙”号和“苍龙”号上的97型飞机都飞到中途岛去了，它们的甲板上只有随时准备出发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所以命令是下达给南云的那支分队的。升降机嗖嗖地上上下下，那些大型的97型飞机被送到下面的机库甲板上，顶呱呱的舱面人员拥来拥去地调换武器。

七点半，传来一条确实惊人的消息。重型巡洋舰“利根”号转达它的一架侦察机发来的消息：在东方两百英里光景的地方发现十艘“显然属于敌方”的舰只，正背对南云和环礁，朝东南方行驶。电文对航空母舰只字未提。两百英里外的水面舰只如今已援救不了中途岛，一旦环礁上的空军被消灭，这些舰只可逐个加以解决。可是，最要紧的事得最先干，给97型飞机换上用作攻击陆上目标的炸弹的工作飞速地进行着。

接着，不知是南云还是哪一位参谋再仔细一想，不由得吃了一惊。敌人的航向朝东南——这航向是迎着风的，会不会那架水上飞机的驾驶员看见了航空母舰，却由于愚蠢而没识别出来？

命令各航空母舰：“暂停重装炸弹！97型轰炸机上的鱼雷不要卸下！”

命令水上飞机：“查明舰种，保持联系。”

因此，由于战争中的偶然因素，由于一架行将报废的巡洋舰载侦察

机上一个年轻驾驶员的难以捉摸的行动，整个庞大的日本军事行动就此停顿了。有一半97型飞机已经装好了炸弹，重新在飞行甲板上就位，其余的依旧装着鱼雷在下面。这时又响起了空袭警报，驱逐舰喷出团团黑烟，只见天空中的小点逐渐变大，变成一架架道格拉斯俯冲轰炸机，它们从中途岛的方向飞来——又没战斗机护航——而且违反美国俯冲轰炸机惯常的战术，角度小得出奇。

这些飞机实际上是由最后关头增援中途岛的海军陆战队的生手驾驶着第一次飞上天的，而他们的司令官要试一试滑翔轰炸。接着是第二场大屠杀：在日本舱面水兵和炮手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零式飞机把这些蓝色飞机一架架击落，它们爆裂成团团烈火，像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冒着浓烟，划出弧线扎进海去。一发炸弹也没击中目标。

在这第二次没有战斗机护航的空袭中，美国驾驶员的生命被这样残酷地糟蹋，也许使南云感到吃惊。一个软弱而腐化的民主国家会这样做，真出人意料。话说回来，零式飞机可能已经把中途岛原来的战斗机全部击落了。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天空在今天是属于他的。美国人尽管勇敢，还是被击败了。

这时候，远方水上飞机上那个糊涂蛋搭腔了：敌舰有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好啊！没有航空母舰！可以继续调换97型飞机上的武器啦。可是，空袭警报又响了，这一次是一个编队的巨大的陆上基地飞机隆隆地从高高的上空飞来，看外形是B-17型，即令人害怕的“空中堡垒”。小小的中途岛像个狰狞的魔影，说来也怪，竟被安排来做空战的场所！然而，这批怪物的高空水平轰炸，究竟能拿行驶中的舰只怎么样呢？这些大型轰炸机在两万英尺的高空逼近，那个在和平时长期争执不下的问题⁽⁶⁾面临考验了。

它们没有战斗机护航，它们有惊人的固定的机枪座舱，用不着护航。零式飞机并不飞上高空去跟它们较量。四艘航空母舰笨重地散开，这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黑色的重磅炸弹阵雨般落在两艘较小的航空母舰“苍龙”号和“飞龙”号上。爆炸激起的深色水柱一再把它们吞没。巨型飞机在高空中隆隆地飞走了，溅起的水花平静了，但见这两艘母舰完好无缺地驶出烟雾，驶到阳光下！

歼灭了两批低空的轰炸机群，加上这次防御战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南云扬扬自得。然而，中途岛上显然还密布着轰炸机。第二次打击是绝对必要的。他把97型飞机装上炸弹，做得很对，如今必须加速进行这项工作。

他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四桩突然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使这位老英雄再度慌了手脚。

在作战行动中，南云周围总是一片惊人的喧嚣：当当当的升降机铃声啦，飞行甲板上扩音器的号叫啦，引擎发动时的轰鸣啦，收音机中的唠叨声啦，旗舰舰桥上信号兵的叫嚷声啦。多年的习惯使他能丝毫不受这片熟悉的喧闹声干扰，但是如今像洪水般涌到他头上来的连串危急情况和混乱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他不得不匆忙而没有把握地在急风暴

雨般的一片喧闹、惊恐、混乱、烦恼和相互矛盾的建议声中一次次地做出决定——有些决定关系到他祖国的前途，甚至世界大局的前途。一位高级司令官所以活着，就是为了这种时刻，他开始用老战士的沉着心情来应付这场风暴。

首先，又有一批轰炸机从云端俯冲下来。

其次，正当响起警报，甲板上剩下的战斗机都紧急起飞去支援战斗巡逻机群时，一个脸带伤疤的军官给南云送来“利根”号上的飞机驾驶员发来的补充报告：敌舰队似乎有一艘航空母舰殿后。

第三，正当南云在仔细考虑这惊人的消息时，整个特混舰队突然传遍一个不同的报警信号：“潜艇！”

第四，恰恰在这关头，他自己的第一批出击的飞机开始从中途岛返航，出现在视线内，燃料快用完了，有几架被击伤，遭了难，要求在拥挤的母舰甲板上降落。

南云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打击吧？不，眼前可不行，在航程内有艘满载着精锐的驾驶员的敌方航空母舰哪！他那两个战斗任务的次序一下子被颠倒过来了。他不再打算去袭击环礁了，他自己正受到以陆地为基础的轰炸机和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夹击的威胁。首要的任务是，他必须干掉这艘航空母舰。

那场空袭不过是有几架老式的侦察轰炸机来俯冲骚扰屏护舰队中的一艘战列舰，在零式飞机的拦击下，它们就飞进薄云逃走了。驱逐舰纷纷驶往据说发现潜艇的地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现在该怎么办呢？明摆着的措施是立刻进击那艘航空母舰：掉头迎风，命令“苍龙”号和“飞龙”号让所有就位准备出击的飞机起飞，并把挤在他自己舰上甲板上的97型飞机派出去。当然啦，这些飞机如今都装着炸弹，不是鱼雷——装着鱼雷的在下面——然而有炸弹总比没有炸弹好些。这样可以腾出甲板来回收第一批出击的飞机，同时紧紧追击敌人。

可是，对南云这支大舰队来说，这一手未免太软弱了！只使出他力量的一小部分，没有鱼雷做打击，没有战斗机护航，因为战斗机大多数在空中，燃料快耗尽了。整个早晨，南云一直看着没有护航的敌方轰炸机被歼灭。那么，那条关于战争的基本原则——集中兵力，又怎么说呢？

因此，他大可以保持平心静气，召集一些头脑冷静、手脚麻利的人手；把飞机都送下去，清出所有的甲板，包括“苍龙”号和“飞龙”号；回收从中途岛返航的全部飞机，以及所有的战斗巡逻机；给所有的飞机加油添弹，同时以最高速率进逼敌人；然后遵照军事原则所规定的协同进攻的方式，集中全部空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这当然需要时间，也许要多达一小时吧。航空母舰对抗战中，拖延带来风险。

南云中将在旗舰舰桥上被他那些脸色焦急的参谋人员包围着，再三权衡着这个非同小可的抉择。这时候，特混舰队上依然处处响起高射炮

声，舰只在平静得出奇的蔚蓝色海面上向一边倾侧、拐弯，划出一道道错综复杂的白色交叉尾迹；从中途岛返航的飞机从低空轧轧地飞来，绕着“赤城”号一圈又一圈地飞行，零式飞机把最后的那些敌方慢速轰炸机驱走。他的周围掀起一艘航空母舰在战斗中的千百种响声。就在这生死关头，南云从他的下属——“苍龙”号和“飞龙”号那支分队的司令官那里收到一份电讯：

急件。可取办法为立即投入攻击机群。

说不定那位把电讯递给南云的军官不敢正眼望他的脸。在世界上任何海军中，下属在激战中拍发这样的电讯会被看作侮辱行为。在日本帝国舰队中，这是自杀性的胆大妄为。这个山口，被看作除山本以外海军中最卓越的军官，他是注定要继任山本的。他当然明白自己这一行动的严重性，他显然认为，战役的胜负可能取决于这一刹那，因此拿自己的前程做牺牲也在所不惜。

上了年纪的人是不能被这样推着上阵的。南云马上干出截然相反的事来：他命令把所有的飞机——包括山口手下的飞机——送下去，并指示整个特混舰队回收飞机。事情就这样定局了，将做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

这时，他第一次打破了无线电禁令，报告那个带着主力舰队的七艘战列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在三百英里外闲荡的山本元帅，他正出发去歼灭一支由一艘航空母舰、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组成的敌方舰队。从广岛湾出发以来，直到这时，已经过了漫长的十天，这个总司令对他进攻计划的执行情况始终全不知晓。

因此，97型飞机又被推到升降机上，它们又下降到机库甲板上，换装武器的工作又开始了。起先是用炸弹来替代鱼雷，现在是用鱼雷来换下炸弹，而这些飞机始终没离舰起飞。扩音器里号叫着旗舰舰桥上播发的训令，在这些训令的驱使下，有些日本兵一边干着装弹手的繁重活儿，一边可能禁不住咕哝着埋怨“上边那帮白痴”。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一定还是心平气和的。这些水兵亲眼看到美国俯冲轰炸机在空中迸裂，朝海里直掉，燃烧着下坠，像流星般划出一条线，一批批地被歼。他们看到B-17型轰炸机为了使零式飞机无法对付，胆怯地飞在高空，扔下大炸弹，一点儿也没造成损害；还看到不中用的美国鱼雷歪歪斜斜地前进，迸裂开来。他们听到上空传来从中途岛胜利归来的第一批出击的飞机轰隆隆的声音。一场比偷袭珍珠港更辉煌的胜仗就在眼前啦！这些打着赤膊、汗流如注的苦干着的小伙子，一边把一千七百磅重的炸弹杂乱无章地卸在甲板上，并且发狂似的安上重磅鱼雷，一边毫无疑问地会这样想。

不到一小时，四艘航空母舰上的人员回收了所有的飞机，给它们再装上武器，灌满了燃料，安在飞行甲板的规定位置上，准备起飞。南云无疑对这出色的成绩、对自己那绝不仓促行事的坚决打算感到满意，他朝东北方向飞驶，为了摆脱中途岛上的轰炸机的骚扰，为了去打击那艘美国航空母舰。

这时，太阳升起已经快四个半小时了。

“企业”号上那些没有护航的俯冲轰炸机，飞到参谋部导航人员预测会与敌人遭遇的地点，一看四面八方五十英里以内什么都没有，只有云影斑驳的洋面。他们继续朝西进发。华伦飞机的油表指针在半满的标志下面颤动着。他计算了一下，如果二十分钟内就折回，他们也许能赶回“企业”号，因为这艘母舰也在稳步前进，缩短双方间的距离。但是，带着满满的炸弹架回去怎么行啊！多少年来，他幻想着在实战中朝一艘敌人的航空母舰俯冲，如今眼看快实现啦！从斯普鲁恩斯少将到麦克拉斯基中校那些负责人中，有谁知道自己在搞什么名堂吗？这种冒冒失失地穿过云端的“轻骑兵旅的进击”，可不是日本野蛮职业军人作风的对手啊。他能不掉在水里，再看到“企业”号吗？

一个庞大的俯冲轰炸机编队排成井井有条的梯队队形，满载着炸弹出击，从空中呼啸而下，可是没有目标，只有一片水——这好像真是一个又可怜又笨拙的圈套。敌人已经调到后方和东北方去了，这一点华伦是拿得稳的。布朗宁的参谋部导航人员准是以为日本人会继续以全速向环礁进逼，但是为了避免挨中途岛来的轰炸机的袭击，也许也为了打发自己的飞机起飞，他们显然放慢了速度。他受到不准用无线电通话的限制，怎样把这一点通知麦克拉斯基呢？此人这时正在前面几百码外的上空，驾机率领这批密集的蓝色轰炸机。华伦有资格这样做吗？再说，这位大队长到底会不会听他的？

他冲动地把沾有一条条油迹的座舱罩朝后推开，稀薄而凛冽的空气把闷热的座舱里的香烟烟雾和隔宿的油气味吹掉了。他呼吸困难，如同在高山顶上一般，但是他不想使用氧气；湿漉漉的面罩令人难受，他呢，情愿抽烟。燃料用尽的问题并不让他太担心。那回轰炸马库斯岛回来，被打坏的发动机停了，只得被迫降落，砰地撞击在浪花四溅的大浪上，如同在陆地上坠毁一般。可是，他和他那后座机枪手——科尼特的前任，从下沉的轰炸机里取出了救生筏，吃吃巧克力，谈谈说说，漂流了六个小时，才被一艘驱逐舰救起。水面迫降虽然不愉快，却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手段。

两支俯冲轰炸机中队就这样白白转悠着，使他怒火中烧。他冷漠无情地希望“大黄蜂”号和“约克敦”号上的飞机，或者吉恩·林赛的鱼雷轰炸机中队会发现该死的日本鬼子，给他们一些厉害看；或者希望麦克拉斯基不再把三十三架⁽²⁾无畏式飞机抛弃不管，而是转向东北，或者拐回去，装满汽油后再来。

在这关头，韦德·麦克拉斯基当真下令转向东北了。

华伦无法知道——对他来说倒也是好事——这次美国的整个出击正沦为一出糟糕透顶的滑稽戏。

日本人这次对中途岛的进攻，由四艘航空母舰上的一百零八架飞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97型飞机——合并起来，作为一支攻击大队一起出击，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排着整齐的队形返航。但美国在这次出击中，每艘航空母舰在不同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派出自己的飞

机，速度较慢的鱼雷轰炸机大队不久就跟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个美国驾驶员知道除他自己的中队以外，其他中队在干什么，更不用说日本人在哪里了。简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无组织的情况了。

“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全然空忙了一阵，已经退出了战斗。飞到那一无所有的截击地点，他们的大队长下令朝南拐弯指向环礁，这样就背离了南云的舰队。这大队跟着就散了摊儿，有几架直飞中途岛去加油，其余的折回“大黄蜂”号，后者中的大多数将因发动机没油而溅落在海面上。

当麦克拉斯基率领的“企业”号上那两支中队冒冒失失地朝西进发时，“约克敦”号上的飞机终于起飞了，那时九点已过了好久——不过它只派出了一半飞机。弗莱彻少将保存了另一半以防万一。南云的几艘航空母舰这时正朝北破浪前进，他那支完好无缺的空中部队加了油，重新配备了武器，一百零二架飞机准备在十点半起飞，进行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

这场几乎快打完的牌局中只剩下一个不可捉摸的因素，就好像是一张“百搭”：那三支速度较慢的美国鱼雷轰炸机中队。它们在彼此看不见的情况下，无计划地随意行动，每支鱼雷轰炸机中队都一点儿不知道另一支在哪儿。这些脆弱而过时的飞机的指挥官，名叫沃尔德伦、林赛和梅西，是三头顽强的迷路的牛，在各自为自己领航。发现日本人的正是他们。

“十五架鱼雷轰炸机，方位130！”

南云和他的参谋人员并不觉得意外，尽管没有战斗机护航——又是这样——这一点准使他们震惊。这方位说明这些飞机正是从南云在迫近而企图歼灭的那艘航空母舰上飞来的。十五架飞机，一支中队。美国佬的航空母舰当然企图先下手啦。但这位中将自以为在舰只和飞机方面拥有四比一的优势，并不担心，他哪里知道他正在驶近三艘航空母舰呢。“利根”号巡洋舰上那个水上飞机驾驶员始终没报告还有另外两艘。

冥冥中令人啼笑皆非地安排了这个侦察机驾驶员，他起飞迟了半个小时，因此他那关键性的发现也相应地推迟了。他起初看见了一艘航空母舰没认出来，此后也没提起那另外的航空母舰。做出了这番拙劣的表演，他在历史中消失了。像咬死克娄巴特拉的那条毒蛇^③，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一个帝国的命运在短时期内竟令人悲痛地取决于他。

这十五架朝南云扑来的飞机是“大黄蜂”号上的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中队长约翰·沃尔德伦是一个性情暴躁、意志坚强的飞行员，根据要求，他率领他的部下穿过一层高射炮弹片和烟雾的厚幕，以及零式飞机的密集进攻，笔直地以慢速度飞来。我们无法记下他当时的心情，因为他是第一批阵亡者之一。沃尔德伦的这些飞机企图展开队形，朝这两艘航空母舰的头部袭击，却一架接一架地着火，迸裂开来，掉在海里。只有几架来得及发射鱼雷，发出鱼雷的也没造成什么损伤，因为没一发命中。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战斗，日本人又一次大获全胜。

就在第十五架飞机在“赤城”号舰艏附近猛地燃烧起来，冒着浓烟扎进蓝色海水的当口儿，从一艘护卫舰上传来一个刺耳的警报，使旗舰舰桥上的人个个不知所措：“十四架鱼雷轰炸机来犯！”

又来十四架？难道正像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古老传说中那样，死人从海里爬起来，乘上被打烂的飞机为他们的祖国继续作战吗？日本人的头脑是富于诗情的，这种想法很可能在南云的头脑里闪现过，但实际情况是相当清楚而令人震惊的。美国的每艘航空母舰上只有一支鱼雷轰炸机中队，这就是说至少还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前来对付他。“利根”号上那架可恶的水上飞机的报告当然是一文不值。可能还有四艘航空母舰，或者七艘呢，谁说得准那些诡计多端的美国人在搞什么鬼名堂？日本的情报工作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就像南云一度偷偷地袭击珍珠港一样，敌人难道不能把几艘新的航空母舰偷偷地开进太平洋吗？

“加速一切准备工作，立刻起飞！”

这道匆忙地下达的放弃协同进攻的命令，发到了四艘航空母舰上。空袭警报响起来，屏护舰队的高射炮噼里啪啦地吐出一团团浓浓的黑烟，航空母舰打破了队形躲避来犯的飞机，零式飞机本在慢腾腾地爬升到战斗巡逻的高度，这时改为朝这又一批没有护航的飞机俯冲。这是“企业”号上吉恩·林赛的中队。当麦克拉斯基朝西搜索前进时，这位脸有伤疤、身体不适的中队长率领他的部下径直奔向敌人。十架飞机被击落，林赛的也在内。四架避开了刽子手，发射出鱼雷，掉头飞返航空母舰。即使有哪枚鱼雷击中，也没爆炸。

又是一次大捷！但是，这支航空母舰突击队的阵势完全给打乱啦。规避动作使“飞龙”号开到了远远的北方，几乎看不见了；“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从西到东排成了一线。屏护的舰只被打散了，从天边到天边，冒着烟，一道道又长又弯的尾迹互相交叉。水兵和军官们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在继续操作。他们刚才为中途岛过来的几十架轰炸机焚烧着坠落而欢欣鼓舞，如今又有两批美国佬的鱼雷轰炸机被零式飞机击成齑粉！四块飞行甲板上尽是飞机，一架都还不能马上起飞，但已经全都加好油，装好炸弹，而甲板上遍地都是杂乱无章的加油管、炸弹和鱼雷，水兵们兴高采烈地淌着汗水在清理，这样飞机才能陡直地升空去杀敌。

华伦·亨利曾把“企业”号看作一个八百英尺长、满载着炸药和人的铁蛋壳，这儿正有四个这种铁蛋壳。更贴切地说，四个庞大的水上燃料弹药库，没有遮盖，擦根火柴就能点上。

“敌方鱼雷轰炸机，方位095！”

隔了短短的一段静寂，传来这第三份警报。零式飞机正朝预定的位置直飞，从那里可以从高空击退俯冲轰炸机，或者再击落一些在较低空飞掠的鱼雷轰炸机，反正不管哪一个先来都行。四艘航空母舰正掉头迎风，准备弹射飞机，可是现在又得迂回前进，躲避空袭。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低飞来袭的敌机，以及自己的战斗巡逻机群，它们一阵风似的俯冲下来，想再来一场泥鸽⁽⁴⁾射击。“约克敦”号上的十二架飞机轧轧地飞

来。他们确实有几架护航战斗机不顾死活地在上空躲躲闪闪地飞行，但是也帮不了什么忙。十架被击落了，两架徒劳地丢下了鱼雷后逃生了。三支鱼雷轰炸机中队如今都被歼灭了，而南云的航空母舰突击队完好无恙。这时是十点二十分。

“起飞出击！”

命令传遍整个舰队，第一批护航战斗机从“赤城”号甲板上腾空而起。

就在这当口儿，有个参谋发出一声惊叫，几乎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了。这声惊叫也许一直在南云耳中震响，直到两年后在塞班岛受到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指挥的另一支特混舰队袭击而阵亡时为止：

“俯冲轰炸机！”

深蓝色的飞机排成倾斜的两行，顶端伸进高空的云层，朝旗舰和“加贺”号直冲而下，没有受到一架战斗机的阻截。零式飞机都在接近水面的低空，它们在那里击落了許多鱼雷轰炸机，正在继续搜索。在较远的地方，有个监视哨兵指着东方，只听得传来一声叫喊：“俯冲轰炸机！”只见另一行深蓝色飞机，一条虚线，正朝“苍龙”号流失般直扎。

这是一次完美的协同进攻，时间精确得简直一秒不差。这是一桩异乎寻常的偶然事件。

韦德·麦克拉斯基发现了一艘孤零零的日本驱逐舰在朝北进发。他猜想，它准是执行了什么任务返回，要是这样，它正在海面上划出一个长长的指向南云的白色箭头。他直截了当而机敏地做出决定：掉头跟踪这个箭头。

与此同时，沃尔德伦、林赛和梅西的鱼雷轰炸机中队侥幸地一个接一个发动袭击。差不多就在下一刻，麦克拉斯基侥幸地发现了这支突击舰队。整整迟了一个小时起飞的“约克敦”号上的俯冲轰炸机侥幸地同时到达。

在有计划的协同进攻中，俯冲轰炸机是用来牵制敌方的战斗机的，这样可给脆弱的鱼雷轰炸机以进逼敌人的机会。相反，这一回是鱼雷轰炸机把零式飞机拉到了低空，给俯冲轰炸机扫清了高空。这些鱼雷轰炸机中队心甘情愿在力量悬殊、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这不是侥幸，恰恰是在战斗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化身。正是这额外的一点儿军人精神，在决定性的几分钟内使历史的天平倒向一边。

只要人们仍然打算用屠杀青年人的办法来决定历史的转折——即使在美好的将来，这种用人做献祭的方式，跟古代那种出于迷信的但也不见得更可怕的献祭方式一样，被废除了——这三支美国鱼雷轰炸机中队就不会被人遗忘。古代的北欧英雄史诗会在叙述中列举英勇战斗的人们的姓名和诞生地，这本传奇小说也来遵照这个传统办事吧。下面是这三支中队的年轻人的名单，他们的名字是从一份已经快湮灭的案卷中找到的。

美国军舰“约克敦”号

第三鱼雷轰炸机中队阵亡人员名单

驾驶员

兰斯·E.梅西，指挥官

加利福尼亚州德斯坎索

理查德·W.休森斯

艾奥瓦州滑铁卢

韦斯利·F.奥斯默斯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大维·J.罗奇

明尼苏达州希宾

帕特里克·H.哈特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约翰·W.哈斯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奥斯瓦德·A.鲍尔斯

密歇根州底特律

伦纳德·L.史密斯

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

柯蒂斯·W.霍华德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

卡尔·A.奥斯伯格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

报务员—机枪手

利奥·E.佩里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小哈罗德·C.伦迪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

小本杰明·R.多德森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理查德·M.汉森

明尼苏达州莱克菲尔德

约翰·R.科尔

佐治亚州拉格兰奇

雷蒙德·J.达斯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约瑟夫·E.曼德维尔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

威廉·A.菲利普斯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

查尔斯·L.穆尔

得克萨斯州阿默斯特

特罗伊·C.巴克利

密西西比州福克纳

罗伯特·B.布雷热

犹他州盐湖城

生还人员名单

哈里·L.科尔

密歇根州萨吉诺

威廉·G.埃斯德斯

密苏里州圣约瑟夫

劳埃德·F.奇尔德斯

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

美国军舰“企业”号

第六鱼雷轰炸机中队阵亡人员名单

驾驶员

尤金·E.林赛，指挥官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塞弗林·L.龙巴克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约翰·T.埃弗索尔

爱达荷州波卡特洛

伦道夫·M.霍尔德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

阿瑟·V.伊利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弗卢努瓦·G.霍奇斯

佐治亚州斯泰茨伯勒

保罗·J.赖利

阿肯色州温泉

约翰·W.布罗克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劳埃德·托马斯

俄亥俄州昌西

报务员—机枪手

查尔斯·T.格雷尼特

夏威夷州檀香山

威尔伯恩·F.格伦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约翰·U.莱恩

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

格雷戈里·J.杜拉瓦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阿瑟·R.林格伦

新泽西州蒙特克莱

约翰·H.贝茨

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

埃德温·J.穆欣斯基

佛罗里达州坦帕

约翰·M.布伦德尔

印第安纳州韦恩堡

哈罗德·F.利特菲尔德

佛蒙特州本宁顿

艾伯特·W.温切尔

艾奥瓦州韦伯斯特城

罗伯特·E.劳布

密苏里州里奇兰

小爱德华·赫克

密苏里州迦太基

欧文·H.麦克弗森

伊利诺伊州格伦埃林

斯蒂芬·B.史密斯

艾奥瓦州梅森城

道格拉斯·M.科西特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小威廉·C.汉弗莱

佐治亚州米利奇维尔

多伊尔·L.里奇

俄克拉何马州瑞安

威廉·D.霍顿

阿肯色州小石城

威尔弗雷德·N.麦科伊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美国军舰“大黄蜂”号

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阵亡人员名单

驾驶员

约翰·C.沃尔德伦，指挥官

南达科他州皮尔堡

小詹姆斯·C.欧文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报务员—机枪手

霍勒斯·F.多布斯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阿米利奥·马菲

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

雷蒙德·A.穆尔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杰弗逊·D.伍德森

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庄

乔治·M.坎贝尔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威廉·W.艾伯克龙比

堪萨斯州梅里厄姆

乌尔弗特·M.穆尔

西弗吉尼亚州布卢菲尔德

威廉·W.克里默

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

约翰·P.格雷

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哈罗德·J.埃利森

纽约州布法罗

小亨利·R.凯尼恩

纽约州芒特弗农

小威廉·R.埃文斯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格兰特·W.蒂茨

俄勒冈州谢里登

罗伯特·B.迈尔斯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汤姆·H.佩特里

西弗吉尼亚州埃利森里奇

小奥特韦·D.克里西

弗吉尼亚州文顿

罗纳德·J.费希尔

科罗拉多州丹佛

伯纳德·P.菲尔普斯

伊利诺伊州拉温顿

威廉·F.索希尔

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

弗朗亚斯·S.波尔斯顿

密苏里州纳什维尔

马克斯·A.卡尔金斯

内布拉斯加州怀莫尔

乔治·A.菲尔德

纽约州布法罗

达尔文·L.克拉克

艾奥瓦州罗德尼

小罗斯·E.比布

亚拉巴马州沃里尔

霍利斯·马丁

华盛顿州布雷默顿

艾什韦尔·L.比科

路易斯安那州霍马

罗伯特·K.亨廷顿

加利福尼亚州南帕萨迪纳

生还人员名单

小乔治·H.盖伊

华伦·亨利当然对这个战术上的奇迹一点儿也不知道。

紧闭在座舱里，由于禁止用无线电通话而同外界隔绝，他被卡在这蓝色轰炸机的队列里，在越来越厚的云层上面轰隆隆地穿过天空，只知道麦克拉斯基——出于某种值得庆幸的原因吧——终于下令转向东北了。而无线电禁令呢，也有一两次被一段声音微弱的飞机上播发的片断打破了，这说明准是有人发现了日本人。跟着是一艘军舰上的大功率无线电广播，没错，正是迈尔斯·布朗宁那激动的声音，他正粗声大气地叫着：“进攻！我再说一遍，进攻！”

接着，两个多小时以来第一回，华伦听到麦克拉斯基的男中音，冷静、清晰，微带嘲讽味，是年轻的职业军人在叫激动、唠叨的老派人保持镇静：“照办，只等我发现这帮狗杂种。”他心里顿时涌起一阵对麦克拉斯基的热烈信任。只过了几分钟，透过云层中的空隙，只见日本舰队陡然出现在眼前，一大片舰只，从天边展开到天边，令人瞠目结舌。

看上去真像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大规模作战演习，这是华伦最初的印象，而对它们进行俯冲轰炸简直等于大屠杀。麦克拉斯基低沉地下令开始下降到进攻的高度。轰炸机大队朝耀眼的白云直沉，穿过上层白云，只见在一缕缕低空的云絮下，整个敌方舰队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

舰队的队形一片混乱。长长的航迹在海面上打弯，纵横交叉，像小孩子用指头在蓝底上画的白道道。屏护舰只阵势凌乱，有的朝这边驶，有的朝那边开。整个场景上空飘浮着一团团高射炮的黑烟，像蒲公英的绒冠；处处地方，炮口闪着淡黄色的火光。华伦第一眼只看到一艘航空母舰，可眼前正有三艘几乎排成一个纵阵，全都迎风行驶着，冒着黑烟，长长的白色航迹笔直地拖在后边。而在远远的北方有另一艘大船，有一簇舰只护卫着，也许就是那第四艘航空母舰吧。

一大群微小的飞机掠过浪峰，在舰只之间冲刺。华伦看到有一架尾巴上冒着烟，另一架突然着火焚烧。下面已经在进行某种战斗，可是敌人的战斗巡逻机群在哪儿啊？天空得出奇。麦克拉斯基已经在下进攻令啦！一支中队对付一艘航空母舰，第六侦察机中队对付殿后的那艘航空母舰，第六轰炸机中队对付第二艘，眼前且放过那第三艘。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麦克拉斯基已经机头朝下开始俯冲了，而华伦的中队长紧跟在他后边。

从这时起，无非是熟悉的那一套，简直等于中队轰炸练习，俯冲轰炸的那套基本功。唯一的不同——在这最后关头，一手搭在俯冲的闸把上，他开始感到一辈子从没这样心情舒畅过——眼前唯一的不同在于远在下面一万五千英尺外的海面上，他得击中的长方形物体不是靶排，而是一艘航空母舰！这使得投弹分外容易，飞行甲板的面积是一条靶排的一百倍。他曾不止一次地用假炸弹击破靶排的边缘哪。

可是，战斗巡逻机群在哪儿呀？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护航，他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这件事到现在为止真容易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老是扭回头去望望有没有零式飞机从云端猛扑下来，一点儿踪影也没有。麦克

拉斯基和最前面那几架轰炸机已经一架接着一架，摇摇晃晃，一路陡峭地冲到下面老远的空中，竟连高射炮火也没有挨到。华伦曾时常想象、憧憬轰炸航空母舰的情景，但是从来没想到竟是这样走过场的事。

他兴高采烈地朝对讲机里说：“我看，我们动手吧，科尼特。全准备好了？”

“是，亨利先生。”干巴巴地拖长了音调，“嘿，零式飞机到底在哪儿，亨利先生？”

“我哪知道，你有意见吗？”

“没有，亨利先生！把蛋下个准，长官。”

“试试看嘛。我们把右舷朝着阳光，他们很可能从那边出现。”

“行，亨利先生。我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祝你走运。”

华伦扳扳操纵俯冲襟翼的手把，沿着两翼的有孔金属襟翼张开了，构成V字形⁽⁵⁾。飞机好像失灵似的慢下来，航空母舰转到机身的一边，被机翼遮住，看不见了。机首往上抬，飞机一阵颤动，简直像是活的，在给人提警告。华伦把身子朝前一冲，头晕目眩地把机首冲着下面极远极远的海面，像滑行铁道上的游玩车般朝下直扎，然后挺直了身子。

天哪，航空母舰就在他的望远瞄准镜内，正在那颗颤动着的小珠上方。但愿他们下冲到比较温暖的空气里时，瞄准镜不致被水汽弄模糊才好！透过油污的座舱罩，能见度不会太高。

真是一次十全十美的俯冲。危险始终在于俯冲冲过了头，来个倒栽葱，那时再要控制简直就不可能了。但他正以非常完美的角度冲向这艘航空母舰，大概六十五度或七十度，几乎正对着舰尾，略微偏左，恰到好处。他这会儿已不坐在座位上，而是脸朝下紧贴在安全带上，纯然是俯冲时的感觉。他一向认为这正像从高台上跳水，同样的脑袋朝下栽的感觉，同样的肠子和睾丸间令人难受的感觉，这是难以消除的。下冲的路程很长，几乎整整一分钟，他有出色的操纵装置来校正侧滑或摇晃，但这次俯冲进行得很顺利。他死劲儿地踩住一个脚蹬来抵消这架SBD型飞机经常偏航的倾向，只听得减速的引擎呜呜地响，增加阻力的副翼被气流震撼得呼呼地叫。他们正欢快地朝下飞掠，而那飞行甲板就在他的一点儿没被弄模糊的小透镜内，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硬木甲板在阳光里显出一片明亮的黄色，岛形上层建筑前面那块白色长方形中央有个显眼的红色大圆球，甲板后部杂乱无章地停满了飞机，细小的日本人像昆虫般在飞机周围奔忙。他的高度计指针在朝反方向转，他感到耳朵受压，飞机里热起来了。

他突然看见一发差一点儿命中的炸弹在岛形上层建筑边激起的一大片白色水花，接着是一片火红，一声大爆炸，把那肉丸似的红球四周的白漆掀个精光，猛地腾起一片黑烟。原来有发炸弹命中啦！他看见两架轰炸机陡直升上天空。他两耳痛得要命，他咽了一口口水，耳朵又感到受压。这艘航空母舰眼前正处在困境中，再好好送它一发炸弹就当真能使它报销。华伦在五千英尺的高空，条例上规定在三千英尺左右的上空

投弹，但他打算至少下降到两千五百英尺。高高兴兴地控制着一切，注视着仪表刻度盘，注视着几乎就在他正下面的飞快增大的甲板，他打起精神，准备在临阵的一刹那当机立断。他打算把炸弹砰地扔在他瞄准镜中停着的那些飞机中间，不过，如果这艘母舰再先挨一发别人投的炸弹的话，他就不必用一发宝贵的半吨重的炸弹来再给它以重创，就还来得及掉转方向，去袭击远在前方的那第三艘航空母舰。

可是，眼前在望远瞄准镜中正朝他迎面拥来的这些凌乱地挤在一起的飞机，清晰得连机身上的白色号码都看得清，还有那些微小的日本人看见他迎面冲下来，四散奔逃，打着手势，这些是多出色的轰炸目标啊！至今尚未挨到别的炸弹，那么由他来吧。这会儿，他的心怦怦地跳，嘴里发干，耳朵好像快要爆裂开来。他使劲一拉投弹器，随着炸弹离机下坠，他感到机身一震，顿时轻起来。为了保证不把炸弹投偏，他没有忘记继续朝前直飞，然后爬升。

他身子朝后倒在座位上，头脑发晕，肚子好像啪地紧贴在脊骨上，眼前一片灰雾忽现忽隐。他把机尾一甩，朝后一望……乖乖，我的天！

一片白热的火焰从这些飞机中间升起，冒着滚滚黑烟。就在他望着的当口儿，火势蔓延开去，沿着甲板一路爆炸，向上直冒，一片美丽的颜色，红、黄、紫、粉红，还有五光十色的烟柱直冲云霄。仅仅一两秒钟，多大的变化啊！碎片朝四面八方飞进，飞机的碎片、甲板的碎片，整个人体像被抛起的布娃娃般在空中翻跟头。多么可怕、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的壮丽景象啊！这一大片充满疯狂的大屠杀的地方，烈火和浓烟轰隆隆地朝天上直冲，朝舰艇涌去，因为这艘被击伤的航空母舰依旧在以全速迎风前进。

“亨利先生，有架零式在大约一千英尺的空中，角度八点⁽⁶⁾。”对讲机里传来科尼特的声音，“它正朝我们冲来。”

“明白。”华伦把机头朝下，朝水面俯冲，拼命地躲闪、偏航。海面涌起一排排浪峰，又长又白。他穿过像雹子般打在他座舱罩上的浪花一路猛冲，捉摸不定地闪避着。这架SBD-3型飞机能始终灵敏地适应这样颠来倒去的飞行，使他感到庆幸。这是按规范办事：紧贴水面，让那个日本人打不中，诱使他扎进海里。科尼特的机枪嗒嗒嗒地怒吼起来，飞机震得华伦牙齿咯咯响。他看到机首前方几码外的水面被子弹溅起一行水花，抬眼一望，只见那架零式正朝他俯冲下来，喷射着黄色的火焰和白烟。在珍珠港上空把他击落的那架战斗机漆的是和平时期的银色，这架是肮脏的斑斑驳驳的棕绿两色，但机翼上那些红色大圆点是完全相同的。零式飞机直冲到水平面才爬升，消失在一片高射炮烟雾中。我的天，这些该死的玩意儿操纵起来可灵活哪。

华伦在飞行中打眼角瞥见了一幕悲惨的景象——一片上有一颗白色五角星的蓝色机翼突出在水面上，就只剩下一片机翼。它消失了。接着，一艘巨大的灰色军舰出现在他的风挡玻璃前，但见有四十道黄色光芒在朝他闪烁，准是一艘战列舰或重巡洋舰。高射炮弹在他周围砰砰地爆裂，冒出团团黑烟，震撼、冲击着他的飞机。几秒钟工夫，军舰横在

他的正对面，拦住了他的去路，一大堵灰色的钢墙。华伦拼命把这无畏式飞机拉起，于是它越过前甲板蹿上天空，飞得比那弯曲的塔式桅杆低得多，差一点儿碰上前炮塔上那几根灰色的长炮筒。

他如今总算飞越屏护舰队啦！但愿好运能维持下去，能把正从背后朝他周围水面上撒弹片的高射炮群抛在后面——

“亨利先生，那狗杂种又来了，他一路盯着我们不放哪。”

“明白。”

华伦又想用那一套东躲西避的办法，放大胆子尽量紧贴水面飞行，可是飞机如今驾驶起来不灵活了。零式飞机发射出的红色曳光弹像雨点般沿着他的左舷落下，激起一股股白色水柱。他使劲朝右拐，一片机翼差一点儿被浪峰卷住。飞机不像刚才那样听人使唤了。

“呱呱叫！亨利先生，我看哪，也许把这狗杂种打中了。”科尼特的声音听上去像个在看中学垒球赛的孩子，“我敢说，他准是赶回家看妈妈去了。你瞧，亨利先生，他就在正后方，他在冒烟哪。”

无畏式飞机掉头爬升。那架歼击机朝敌特混舰队退去，尾巴上拖着一条浓烟，而在它的后面，屏护舰只的后面，三艘航空母舰全在阳光灿烂的青天下冒着火焰和黑烟。他不禁纳闷，是谁击中那第三艘航空母舰的呢？另外有个驾驶员干下了他想干的事吗？这第三艘航空母舰在燃烧，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三根黑色烟柱直冲特混舰队的高空，像枢车上插的三片黑羽毛。

他看看表，望望油表，再望望航空地图。这时是十点半，而他是在十点二十五分飞来袭击的，这五分钟内他过了多长的一段生活呀！油太少了，不能多考虑了。他相信参谋部定的选择点的方位准是搞错了。这帮参谋部的笨蛋没准儿以为斯普鲁恩斯会以全速进军——他们对日本人同样也估计错误——实际上他很可能掉头迎风，去回收战斗巡逻机或者返航的飞机了。华伦朝十点方位飞去，心情沉重地意识到飞机的反应还是不大灵活。

“这一下真出色，亨利先生。乖乖，这小玩意儿可真一飞冲天哪！”

“喂，科尼特，察看一下机尾部分。我就要摇撼机尾操纵杆啦，如果翼面上有什么损伤，告诉我。”

“是，亨利先生。啊，老天爷，方向舵掉了，长官。只剩一小块破片啦。”

“没关系。”华伦硬压下心头涌起的一阵恐惧，“我们自己也要回家看妈妈去啦。”

“我们回得了吗，亨利先生？”

“哪有回不了的道理，”华伦愉快地说，心里可没这么乐观，“我们也许得扔两三块巧克力糖在油箱里。”

“哦，不管怎样，亨利先生，”科尼特带着他难得有的欢乐笑声

说，“不管会出什么事，光是投中那一下，看那帮狗杂种在那边挨火烧，就值得了。”

“同意。”

华伦这会儿想起禁止使用无线电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可喜的意外。他把汽油孤注一掷，爬升到两千英尺，收听“企业”号上发出的Y-E返航信号。从正前方的十点方位，又响亮又清晰地传来他盼着的莫尔斯电码发送的字母。他把速度减到近乎失速的程度，下降到贴近覆盖着白色浪花的汹涌的大浪。这是桩千钧一发的事，不过总是有可能碰到救护驱逐舰的。他心里很得意，在海面上迫降可吓不倒他。他依旧看得到那艘日本母舰上火焰在翻腾，飞机在爆炸，人体在纷飞。是他干成的，干成了，而他呢，还活着，正光荣地返航。

机尾后好多英里的地方，南云中将正被他的参谋们拉着离开那在燃烧而朝一边倾侧的“赤城”号。炽热的铁甲板仍然被一声声爆炸震撼着，甲板上那些断肢缺腿的死尸被烤得发出一阵阵烤肉的气味，他一边在这些尸体中间小心地觅路前进，一边还在婆婆妈妈地嘀咕，实在还没必要弃舰而逃。他没授权那艘没中弹的“飞龙”号上的下属山口来指挥，甚至也没给山口任意出击的权力。这位心神错乱的老先生爬下绳梯，到一艘巡洋舰的救生艇上，仍旧是这支被击溃的航空母舰突击队的总司令。可是，山口不愿再等待南云的命令了——他也许刚替日本断送了战争的胜利。看到第一批炸弹使“加贺”号上冒起一片浓烟烈火，山口马上开始发动反击。

- (1) 美国陆军当局主张多造以陆地为基地的重轰炸机，而海军则强调航空母舰载的俯冲轰炸机。
- (2) 应为三十六架。
- (3) 古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用毒蛇自杀，故事见莎士比亚悲剧《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
- (4) 射击比赛中用的一种活靶，一般为扁圆形，由弹射机射入空中。此处指美国鱼雷轰炸机，它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 (5) 襟翼在飞机机翼的后侧，可上下开合，在飞机起飞、着陆时，起改变空气助力大小的作用。无畏式飞机的襟翼和主翼同样长度，上有两排方孔，开启时构成V字形。
- (6) 导航用的罗盘盘面以极坐标表示，一般以圆周的度数来表示方位，也可用时钟数来表示，八点即等于二百四十度。

第三十一章

中途岛（续完）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第二阶段

本战役的开始阶段包括六月四日上午的大部分时间。

中间阶段持续了五分钟。

结局花了四天。

从历史悠久、已难查考的中国和埃及关于战争的记载中，直到当代的武装冲突编年史，没有一次战役能和这历史性的第二阶段——中途岛战役的这五分钟相比。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天，从上午十点二十五分到上午十点三十分，在这仅仅一刹那的战斗时间里，三艘日本航空母舰，连同它们编制内的全部飞机，变成了冒着烟在水上漂浮的残骸。这些庞大的牺牲品原来体现着日本的国力和宝贵财富，是花了半个世纪的英勇努力成为第一流军事力量的最高成就。在这爆炸性的五分钟里，日本通过从对马海峡到新加坡、马尼拉和缅甸各战役千辛万苦地建立起的世界性地位被粉碎了，尽管它还得再经受三年屡战屡败，最后还尝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才肯接受这个事实。

中途岛战役后，正如冯·尼米兹海军上将有一次所说：“我们完全遵照二十年来在军事学院里制订的方案来打这场太平洋战争。”（这句话充分表明了英、美财阀统治集团蓄谋已久的侵略意图）这场战争的其他部分对德国读者来说利益关系不大，但这个出色的海战典范必须加以研究。

机遇把一个不为人知、资历较浅的海军将领在战役的中途硬推上全权指挥美国联合特混舰队的地位。海军中将哈尔西是一个富有闯劲儿、神气十足的海上巴顿将军^①，舰队出动前刚好生病了，否则会由他来领导战斗的。他提议让他的朋友、指挥屏护舰队的沉默寡言的雷蒙德·艾·斯普鲁恩斯来接替。指挥第十七特混舰队的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少将比斯普鲁恩斯资格老，尼米兹打算让弗莱彻来指挥这次战役。幸运之神把指挥权交到了斯普鲁恩斯手里，而斯普鲁恩斯就开始显示出他是世界史上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是一个幸运的国家，而这份幸运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也突出地保持着。它在将来还能保持多久呢？这只有那些邪神知道，他们把一片拥有几乎无限自然资源的原始大陆赐予

了这个血统混杂、有牛仔文化的粗俗不堪而唯利是图的国家。

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战役中做出了三个历史性的决断。这个腼腆、沉默的人，没什么突出的家世或背景，在鏖战正酣之际在思考和行动上显露出惊人的才能。中途岛战役之后，他指挥越来越庞大的舰队打了不少胜仗。然而在历史上，正像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纳尔逊那样，他将永远是中途岛战役中的斯普鲁恩斯。

第一个决断

斯普鲁恩斯的第一个伟大的决断是在早晨七点命令“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的全部飞机从极远距离起飞，不惜孤注一掷进行第一次突然袭击。这一招儿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几支中队连敌人都没找到，几乎有一半飞机耗尽了汽油，降落在海里，有些带着炸弹回来，还有些没投入战斗，径直飞往中途岛环礁。然而，有相当数量的俯冲轰炸机飞到南云的舰队上空，进行一次闪电式空袭，使“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起火燃烧。其他都无关紧要了，斯普鲁恩斯在这场世界范围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赌博中赢了。

这一回，他也交上了美国人的好运，因为他那些在空中转悠的中队是碰巧在日本舰队上空相遇而协同进攻的。给敌人重创的全是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被歼灭了。对比之下，当天晚些时候，“飞龙”号上的日本鱼雷轰炸机却发动袭击，击毁了“约克敦”号。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美国人在中途岛战役中都处于劣势，这一点反而更突出了斯普鲁恩斯的指挥才能。

弗莱彻少将谨慎地把“约克敦”号上的飞机的起飞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他当时只出动了一半飞机。当不得不撤离挨了鱼雷的“约克敦”号时，弗莱彻把司令旗搬上一艘护航的巡洋舰，把整个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斯普鲁恩斯。本历史学家能明确指出，这是弗莱彻整个军人生涯中唯一的重大作为。

英译者按：当弗莱彻不得不离弃“约克敦”号时，他用信号通知斯普鲁恩斯：“我将遵照你的调遣行事。”就这样慷慨地让出了一场大战的领导权，这是南云始终没做到的。弗莱彻知道斯普鲁恩斯拥有把这次战役继续打下去的参谋人员、通信系统和航空母舰，他做得通情达理。

南云举棋不定

南云的表演同斯普鲁恩斯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普鲁恩斯经验不足，而这位航空母舰上的将领经验丰富，指挥着海洋上最出色的航空母舰舰队。南云拥有一支能迅速执行他的任何命令的饱经风霜的参谋队伍，以及行动像跳芭蕾舞般精确的舰只和飞行中队，但是，当面对像斯普鲁恩斯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时，他就不知所措了，因此输掉了一场几乎不可能输的战役。

这次又是美国人交了好运。“利根”号巡洋舰的弹射器有问题，因此

那架被派去侦察那片正巧躲藏着美国舰队的海域的飞机没及时起飞。那个驾驶员拍发了一些含混不清的报告。然而，那些广为流传的报道过分强调了这架出了名的“利根”号上的水上飞机所起的作用。在战争中，侦察机或哨兵的报告不可靠是再普通不过的。南云一得到关于美国军舰的消息，就应该设想它们是航空母舰，并迫不及待地准备出击。结果他反倒举棋不定，在中途岛来的、对他没什么影响的飞机的骚扰下，关于下一步的对策，他不断地改变主意，把他的97型飞机的武装配备换来换去。斯普鲁恩斯的俯冲轰炸机毁了他，从而解决了他的难题。

南云本人从舰桥上沿着一根绳子爬下“赤城”号，保全了性命。和弗莱彻不同，他抓住了指挥权不放，尽管他有一位出色的下属，“飞龙”号上的山口少将可以代替他继续作战。不知道南云中将坐在公海上的一艘小艇里，看着面前有三艘航空母舰在早上的阳光里熊熊燃烧，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是日本一线航空母舰上的驾驶员和飞机的火葬典礼，是无法补偿的一大损失。事后的行动说明他吓呆了，因为他竟下令仓促地后撤，有一次竟向山本汇报说有五艘美国航空母舰在追他。山本在半夜时分解除了他的职务。原可以打赢这一仗的山口，却甘心跟“飞龙”号一起沉没。

除了举棋不定外，南云还犯了另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就在那致命的五分钟以前，他让整个战斗巡逻机群都放弃了高空，蜂拥而下，围攻鱼雷轰炸机。无论鱼雷轰炸机出现在哪里，俯冲轰炸机都紧随其后。如果有一半战斗机留在高空，这场战役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局面很可能就会改观。然而，在最危急的关头，高空中却毫无戒备。

斯普鲁恩斯的第二个决断

这场灾难的悲惨消息，隔了好多小时紧张的静寂，才传到三百英里外的山本元帅那里，在那段时间里，他有充分的理由设想南云像往常一样无往不胜。好像预感到要出乱子似的，山本好些天来一直胃里不舒服。这会儿，得悉噩耗，这位害病的老人倒复原了。

好吧，他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输了第一个回合。咄咄逼人的美国海军条例无疑会促使南云的征服者朝西追击。这儿正有个大好机会，来一次反伏击，把尼米兹那力量单薄的舰队砸个稀巴烂！他的地位是稳固的，许多著名的胜仗都是开头失利，之后才取胜的。就山本的主力舰队来说，在人力和武器上都远远胜过敌人。可以把另外四艘散处各地的轻型航空母舰召集起来，“飞龙”号还完好无损。紧急电讯发到帝国舰队散在各地的舰只上，命令它们朝山本的战列舰靠拢。

从那时起直到六月四日黄昏，在那艘庞大的“大和”号战列舰的旗舰舰桥上，人们的情绪随着不断传来的消息起落。在阿留申群岛的那几艘航空母舰的回电使人沮丧，他们三天内来不及来会师。“飞龙”号报告，它的俯冲轰炸机驾驶员们投中了一艘敌方的航空母舰，后来又说它的鱼雷轰炸机使另一艘航空母舰在海里动弹不得。这使人们兴高采烈，可惜是搞错了。“飞龙”号对“约克敦”号袭击了两次——第一次用俯冲轰炸机，第二次用鱼雷轰炸机做了致命的打击，因为美国人采取出色的抢救

措施把第一次袭击时引起的烈火完全扑灭了。日落时分，“飞龙”号来电，它也被击中，正在燃烧，于是这点儿欢乐也被打消了。

山本依旧坚决地朝东进发。他如今的目的是迫使对方来一场夜战，但愿他能亲自碰上那些装甲薄弱的美国航空母舰才好！他的大炮可以把它们像渡船般击沉，把屏护的舰只打得落花流水，转败为胜；跟着，他仍然可以拿下中途岛。眼前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美国人在紧迫情况下会自己扑在“大和”号的十八英寸的大炮炮口上，扑在其他战列舰和巡洋舰惊人的火力上，以及日本驱逐舰中队那破坏力强大的长矛鱼雷上。

假如威廉·弗·哈尔西中将在指挥美国军舰，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哈尔西凭着他的本性，是会带着一股莽撞的好斗劲儿朝他那受了伤的敌人扑过去的。

可是，担任指挥官的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朝迎面而来的山本舰队直驶，直到碰上“飞龙”号，把它炸毁。他当即回收了飞机，掉转航向，背离敌人朝东而去。午夜过后，他又掉回头来，黎明时分回到适当的位置，能用空中掩护来保卫中途岛，打击可能的登陆行动。

这次调动是中途岛战役获胜的关键，是太平洋战争中最精彩的指挥官的决断，也是海战史上最精彩的决断之一。它是智慧的结晶，再简单不过了，却关系着世界大局。

当时人们却不这样看待它。战役尚在进行中，斯普鲁恩斯就受到了在珍珠港和华盛顿的上级的责备，因为当晚没紧紧追击受了重创的敌人。他自己的参谋人员——更确切地说，是哈尔西的参谋人员，他们不喜欢或者不了解这位非飞行员出身的将军——被他这决断弄得很狼狈。后来，参谋们坚持说雷达能发现迎面驶来的水面舰队，因此这支特混舰队绝对不应该跟敌方脱离接触。美国的军事文献中都坚持这种看法，而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有时候仍然被人称为过分小心谨慎的军官。

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用大大处于劣势的舰队打胜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位卓越的司令官为了确保胜利，不愿在一种新式的电子小玩意儿上冒风险。他不这样做，反倒把自己的舰队置于无疑是既安全又危险的地位。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都不知道山本的那些战列舰在哪里。斯普鲁恩斯少将靠出色的军事直觉采取行动，才没落入山本那惊人的圈套里。好多个月后，美国情报当局才刺探出有关山本那些军事行动的真相，这证明了斯普鲁恩斯盲目的第二个决断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妙招儿。

斯普鲁恩斯的第三个决断

午夜刚过不久，山本发觉自己的计划落空了，夜战打不起来，并且等到天亮，他也许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中途岛上的飞机的航程内。接着是苦恼的旗舰司令部会议。山本和他的参谋们带着一支火力惊人的舰队驶了一夜，如今聚集在这艘海上最强大的战列舰那豪华而丝毫无损的旗舰司令室内商议，不免有点儿令人厌恶的灰心丧气之感。这支联合舰队像是在跟一条眼镜蛇对抗的大猩猩，但愿有一天能用爪子攫住这渺小的对

手，把它扯个粉碎才解气哪！但是，这条眼镜蛇咬了一口，就溜掉了。

山本的作战军官，就是那位黑岛大佐，这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帝国舰队要一直朝环礁进发，等曙光一露，就用炮火彻底摧毁飞行设施，着手登陆！环礁上的飞机毕竟已经败在南云手里，好些掉进了海里，剩下的那些准是一些破烂货。至于美国的航空母舰，它们已经损失了好多飞机，有两艘（他这样以为）丧失了战斗力，或者已经沉没了。主力舰队的密集高射炮火力，加上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和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准能对付得了美国航空母舰上的残余兵力。

但是，这个方案被贬斥为愚蠢的自杀行动，参谋人员已经没有大胆行事的闯劲儿了。山本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黑岛的意见，本文作者尽管对这位伟大战士身后的英名非常崇敬，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斯普鲁恩斯确实由于飞机的损失而实力大为削弱，中途岛的空中力量不过是一些无能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以次充好的大杂烩。无奈战争自有它毫不容情的节奏，日本方面凭闯劲儿行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过，山本还是一心想按他自己的方式打下去。眼前还不是去夺取环礁的时候，但是那支小小的太平洋舰队已被吸引到离珍珠港老远的地方，超出了它那空中保护伞的范围，这倒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能迫使它交战，把它打垮的话，历史还是能把中途岛一役称为胜仗的。

山本又给敌人安排了两个圈套。他要朝西撤退。没问题，敌方会用骚扰战术来追击。他眼下巴望把敌人诱进威克岛半径七百英里的空中势力圈，然后用自己的大舰队——战列舰、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分队——猛扑上去。这支庞大的舰队至今没发过一炮，也没遇到过一架敌机。真荒唐，它为了两艘饱受战争创伤的美国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只，竟然要撤退。

同时，他命令在阿留申群岛的航空母舰再度发动进攻，继续争取攻占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那时，美国舰队也许会奉命朝北开拔，就会碰上四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以及那终于修理好、补足了新的驾驶员和飞机、向阿留申群岛全速进发的令人生畏的“瑞鹤”号航空母舰

(2)。

可以这样说，这只大猩猩的两条胳膊将从西方和北方朝那眼镜蛇抓去。

斯普鲁恩斯果然追上前来。海军人士说得好，“尾追旷日持久”。山本朝后撤，美国舰队搜索他，这个最后阶段拖了两天时间。斯普鲁恩斯残存的俯冲轰炸机对付比航空母舰小的目标成绩极糟，实际上，在这次长时间追击中，另外只击沉了一艘军舰。那是一艘重型巡洋舰，它有一次发现了潜艇，惊慌失措地跟一艘姐妹舰相撞，早已受伤。黑岛的看法可能完全正确，斯普鲁恩斯对这支重型的主力舰队并不构成威胁。然而，“企业”号上的参谋们不断地敦促斯普鲁恩斯一路朝西进击。在他们看来，必须追歼逃敌，这是天经地义的。

斯普鲁恩斯的第三个重大决断是不顾这种敦促，也不顾尼米兹发来的语气强烈的电报，他的决断是停止追击，结束战斗。他不愿掉进威克

岛的空中势力圈。这简直像是天眼通，据说他曾对参谋们非常简明地说：“我们给敌人的打击大致差不多了，也不会再多了。我们离开这儿吧。”他的舰只燃料不足了，飞行员们精疲力竭了，天边有支情况不明但实力强大的敌方舰队使他捉摸不定，而且明知道敌人有支以陆地为基础的空中威胁力量，使他不能按照追击的原则行事。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就这样决定了，确保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

在最后关头，他的功业几乎被毁掉，因为切斯特·尼米兹中了佯攻阿留申群岛那个圈套，命令他朝北出动！幸亏尼米兹后来好好考虑了一下，撤销了命令。六月十一日，第十六特混舰队回到珍珠港，得悉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击沉了四艘航空母舰、几艘战列舰等等，从而打赢了中途岛之战。每张报纸上都登载着这条新闻，周刊上也刊出了，夏威夷人都深信不疑，一时整个美国都深信不疑。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始终没公开发表过不同的说明，陆军航空部队在战后的报告和回忆录的脚注中，承认它在中途岛战役中没给敌人以重创。

很久以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有一回听人赞扬他打的这次胜仗时，回答说：“海军中有上百个斯普鲁恩斯，人家碰巧挑中我来干一下罢了。”确实只有一个斯普鲁恩斯，而幸运之神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把他赐给了美国。

从战略上讲，这场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伟大胜利取得了三个成果：

第一，美国潜艇可以继续不从珍珠港而是从中途岛满载着燃料出征，跑一次来回可缩短两千三百英里路程，这使它们在作战中的杀伤力成倍地增长。威廉·弗·哈尔西后来写道：潜艇战是导致日本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日本的一线航空母舰上的飞行中队不是随舰沉没，就是在中途岛附近的海域被击落。这一大批长机和教练机的骨干分子的损失是绝对无法弥补的。

第三，日本在士气方面一夜间从旺盛变为衰竭。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上午十点半起，日本开始气馁。

山本：再见吧

挨了重创的帝国舰队偷偷摸摸地回到广岛湾。山本依旧不知道他不是被尼米兹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那大名鼎鼎的哈尔西，而是被一个从美国海军少将级军官里提拔出来代替哈尔西来指挥的无名之士打败的。

美方仅仅派出四位少将来投入战斗：弗莱彻、斯普鲁恩斯和两位屏护航队司令。相比之下，帝国舰队是由伟大的山本元帅亲自统领出征，由五名中将和十三名少将辅助，山本实质上把他的司令部搬到了海上。尼米兹则情愿把他的司令部留在陆地上，在那里可以利用无线电获得情报并保持宽广的视野，正确地观察全局。尼米兹的方针更为明智。

在珍珠港取得不朽的空中大捷的山本，在中途岛战役中搭着世界上

最大的战舰，一炮未发，空跑一场。今天回顾起来，看来他没好好领会他本人教给全世界的如何发挥海空联合作战威力的那一课。他的作战方案是，由航空母舰消灭以陆地为基地的空中威胁力量，然后带领他的主力舰队威风凛凛地驶上前去，迎面和尼米兹的舰队交火，打胜太平洋上的斯卡格拉克战役。这种狂妄的幻想使他在中途岛战役中毫无作为。

东京电台自称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此后日本的战况报道中就不再提到“中途岛”这个名字。生还者被隔离起来，不知多少文献被查禁或散失，以至永远无法得到适当的资料来弄清日方对这场战役的看法。然而，山本没倒下去。他当过驻美海军武官，他代表日本参加二十年代的海军会议，替日本赢得和白种人的海上霸权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一向反对同美国作战，但接到了出击的命令，他尽了最大努力。

山本继续统领他的海军，直到一九四三年四月，那时冯·尼米兹上将得悉山本将飞行视察南太平洋，命令伏击并击落他的座机。归根结底，这是尼米兹的耻辱。在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对抗中，可能要比这种鬼鬼祟祟的暗杀多讲一点儿道义吧⁽³⁾。

有色人种在工业时代引人注目的军事攻势在中途岛被挡住了，也许不会永远被挡住，因为人类的大多数是有色人种，但肯定将被挡住达五十到一百年之久。中途岛战役使白种人在新加坡垮台后重新占了上风。

然而，面对山本五十六这个人物，军事分析家不得不深思。如果说南云的表现——反复无常、拖拖拉拉、举棋不定——是有色人种在紧急关头的典型表现的话，那么山本以可与毛奇或曼施泰因比拟的坚决、机智等品质来应付一场灾难。欧洲和美洲应该记住亚洲能产生这样的人物。

中途岛战役：最后的教训

日本民族在中途岛战役那五分钟内所受到的打击，使人不得不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

从那时起，由于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有可能对整个国家来一次中途岛战役式的闪电性大毁灭。众所周知，今天可能发生的新的中途岛战役，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用巨型火箭进行的原子弹突袭和反突袭。我们时代的这两个充满兽性的实利主义国家是精神上的荒漠，没有本领控制它们能运用的力量。今天，双方都大大发展了航空母舰作战的理论。他们的整片大陆和全体人民，现在就等于航空母舰和舰上人员。两个国家都是既易受袭击，而破坏性又大到前所未闻的程度。

这样发展下去一定出现凄惨的结局，说不定我们自己那个被打垮、被分割为二、被肢解的祖国，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苦难，将产生一位新的哲学家——一位康德、一位黑格尔、一位尼采——来指出一条走出人类那可怕的死胡同的道路。德国人的天才一向倾向于做这种超越已知领域的浮士德式的探索。

否则，前景将是暗淡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在粗野和冷酷方面是一丘之貉，尽管美国人有时显得贪图享乐而俄国人笨头笨脑。这两个愚蠢的巨人在决斗时，地球上大多数生命将受到威胁，而人类从罗马时代以来的一切成就似乎都将被否定，但这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或根本无关紧要。照眼前的情况看，他们那些小盟国中，总有一个会在无法预料的一天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塞尔维亚或波兰。然而，这将是传统意义上说的战争，这将是大陆上进行的中途岛战役式的闪电战。

英译者按：隆的种族主义观点不值一批。山本元帥被击落是由海军部部长弗兰克·诺克斯⁽⁴⁾——一个过去的报纸出版商——下的命令。切斯特·尼米兹被告知这个计划，签字赞同，理由是山本此人是无人可替代的，对日本来说，他在军事上也许等于四条艘空母舰的价值。日本人配合了希特勒对文明发动万恶的进攻，因此必须承担后果，山本也不例外。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将军，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任第三集团军司令，次年在德国因车祸逝世。
- (2) 此处似应为“翔鹤”号，因为这两艘航空母舰都参加了珊瑚海之战，结果“翔鹤”号中了三枚炸弹，退出战斗，而“瑞鹤”号未受损伤。
- (3) 在特洛伊战争中，双方主将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在城门前单独决斗，阿喀琉斯最终手刃赫克托耳。
- (4) 诺克斯于1928年起任赫斯特报业集团总经理，1931年起自己经办《芝加哥每日新闻》。

第三十二章

亨利上校一手撑头，没精打采地坐在舰桥旁的应急舱里看侦探小说，手指间夹着的香烟快烧尽了。

“飞行员们开始用无线电通话了，上校。”航信士官海因斯在门口向他敬礼。

“好极了。”他跳起身来，连忙走进操舵室，坐在高脚椅上，装出一副舒坦的样子，但实在是骗不了谁的。舰上的调皮蛋早就在模仿他弯腰曲背的姿势和心情紧张地抽烟时那些急促的小动作。他只顾垂着头抽烟，眺望着大海，值班人员们彼此投射会意的目光。舰桥上的扩音器里播放出从远方飞机上声音微弱的送话器里传来的讲话片断：“……厄尔，你对付左边那一架……开始进攻……嘿！十一点方位出现零式……维克多·赛尔，我是蒂姆·萨特利，我被击中了，要迫降，祝我平安吧……哇，瞧那大王八蛋烧得多欢！……”

“听上去他们干得很不错，长官。”副舰长放胆说。他正踱来踱去，擦着脸上的汗水。

帕格光是点了点头，他正徒劳地竖起耳朵辨别他儿子那特有的音色，但是那边空中心情激动的小伙子们的声音听上去都差不多。这些夹杂着火辣辣的粗话的只言片语，在舰桥上引起哈哈大笑和叽叽呱呱的闲话，帕格由于内心紧张，这一回没加理会。

飞机上传来的通话声逐渐消失了，亨利上校朝四下扫了一眼，舰桥上的谈话声就停止了。静寂了好一阵子，只有噼噼啪啪的静电干扰声。返航中的驾驶员开始冷静地报告自己的方位，有时无可奈何地说句笑话，因为油没有了，打算迫降在海面上；华伦却毫无音信。随后，雷达兵报告有“友机”在飞近。舰队笨重地掉头迎风。帕格的监视哨报告，西方低空中出现一些小黑点，它们逐渐变成轰隆隆地越过屏护舰队朝航空母舰飞去的飞机。舰身隐没在西方远处的“约克敦”号上也有飞机在甲板上降落。飞机零零落落地进入帕格那双筒望远镜的视野，他打定主意，即使没有一架SBD型飞机飞过他头上时摇摆一下机翼，也决不担心。华伦可能跟别人一样碰到燃料耗尽的问题，不得不降落在海面上。不过，当俯冲轰炸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时，他还是一架架地计着数。出发时是三十二架^①，回来了十架……十一架……十二架……接着，好一阵子过去了，还是没有，反正他觉得是好一阵子。只见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不断在“大黄蜂”号上降落，“企业”号上也有几架，可是再也没有俯冲轰炸机了……

“右舷舰艏外有架无畏式飞来，上校！”从舰桥另一侧传来舵手的一声叫喊。帕格疾步穿过驾驶室，飞机摇摆了一下上有白色五角星的机翼，机声隆隆地掠过前甲板上空，掉头朝“企业”号飞去，戴风镜的驾驶员挥着一只长臂。维克多·亨利一直脸朝着海，看这架飞机飞近航空母

舰，准备降落。他不想伸手去擦润湿的眼睛，舰桥上没人走近他。这样过了几分钟。

副舰长在驾驶室内叫道：“‘约克敦’号报告，雷达屏上出现不少来路不明的飞机，上校。方位二七五，距离四十，来袭的速度每小时两百海里。”

帕格好歹开口了：“好吧，进入战备状态。”

“企业”号上，负责降落的军官咧着嘴拿信号板在喉头横划了一下。华伦的机轮噔噔噔地在甲板上震响，阻拦装置钩住轮子，一股阻力使他朝前猛冲，胸膛紧贴在安全带上，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到家啦！飞机朝前直冲过放倒在甲板上的挡板，他关掉引擎，拿了航空图板跳下机来，看见他的报务员科尼特也跳到甲板上，就啪的一声打了一下他的背脊。地勤人员马上把飞机推向升降机。

“好啊，我们成功了！”华伦大叫，想让声音压倒另一架正斜着机身降落的轰炸机的隆隆引擎声。战斗警报猛地响起，把他的声音淹没了。水兵们让开了砰砰地降落在飞行甲板上的无畏式飞机（是6-S-9号，彼得·戈夫的，真是谢天谢地！），川流不息地奔向各个战斗岗位。钟当当地响起来，高音喇叭吼叫着：“战斗机准备起飞。”

科尼特一路小跑地走了，华伦跳进就近的高射炮炮位。头戴钢盔的炮手们吃惊地转眼望着这位掉在他们中间的飞行员，一个电话通信兵朝西方地平线上那灰色的平顶山般的东西挥挥手。“射击指挥部报告有批敌机袭击‘约克敦’号，上尉。”

“对，他们首先对付它。不管怎样，还是提高警惕好。”

“真他妈的千真万确，”钢盔上印着“炮长”字样的那个水兵说，“长官。”他露出一口白牙补上一声，大家都笑起来。

华伦得意扬扬，心想，这些美国小伙子长得多出色，天气好得出奇，世间再没有比作战更强的事啦。而这次乘着受了伤的飞机，油表的指针停在“零”字上，凯旋了，就像拿了一百万块钱重新开始生活一样。战斗机继续在起飞。华伦和炮手们用手指塞住耳朵，紧盯着“约克敦”号，这时飞机一架又一架呼啸着从甲板上飞出。当遥远的灰色舰体上腾起一股烟柱时，飞机还在起飞。“妈的，他们投中了它。”炮长伤心地说。

“没准儿他们的护航舰在放烟幕哪。”另一个水兵说。

“这哪是烟幕，笨蛋，”炮长说，“结结实实地挨了炸弹，并且——我的老天爷！”他发狂似的把高射炮瞄准阳光明媚的天空中的一簇小黑点，“一帮兔崽子来啦，径直朝我们飞来啦。”

“全体炮手，注意！”高音喇叭里的声调很迫切，“从左舷后部方向飞来的飞机不是，再说一遍，不是敌机，是友机。停止射击。它们是‘约克敦’号上返航的飞机，油不够了，要求紧急降落。‘约克敦’号被击中了。再说一遍，停止射击。行动起来，准备飞机降落。”

飞机地勤人员在甲板上东奔西跑，救生衣下边露出红、黄和绿色的针织套衫的边缘。华伦从高射炮炮位上跳出来，冒着风在甲板上飞奔，下到舱里。他朝鱼雷轰炸机中队待命室望了一眼，变得平静起来。电传打字机在嗒嗒地响，没人看的屏幕上字迹在移动：

“约克敦”号报告：中了三发炸弹，下舱受重创。

空无一人的皮靠椅周围搁着一些十五子游戏盘、纸牌、有半裸体女人相片的画报和体育杂志，堆满压熄了好久的雪茄头和香烟蒂的烟灰缸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天哪，林赛的中队准是碰上霉运啦！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正在别的地方，在军官室或舰上的医务处，这是指已经回来的人……

他自己那中队的待命室，虽然远远不能说挤满了人，却是一片生气，人声嘈杂。这里的十个飞行员中有两个是后备人员，当初没起飞。这么说，十八人中至今回来了八个。只有八个啊！他们又谈又笑，一手握着咖啡杯或者三明治，另一只手比画着飞机翻飞的动作。上面甲板上，“约克敦”号上的飞机在砰砰地降落，引擎轰轰地响，而电传打字机又嗒嗒地发来一条关于损伤情况的报告。“约克敦”号在燃烧，在海里动不了啦，抢救人员开始控制火势，但“企业”号还得把它的侦察机也收留下来。

华伦对听取汇报的军官谈了自己的作战经过，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自己俯冲的动作。这时候，喜洋洋的驾驶员们谈个不停——谁击中了目标啦，谁没击中啦，谁挨了零式飞机的袭击啦，谁被人看见起火燃烧或掉进海里啦，谁可能在归航途中迫降啦。关于华伦投中的那发炸弹没一点儿争议，那是千真万确、效果惊人而确凿可靠的。其他情况却莫衷一是，连一共看到多少航空母舰都不肯定——五艘、两艘、三艘、四艘，根本没一致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不能肯定，投中多少炸弹不能肯定，甚至连差一点儿命中的炸弹的数量也不能肯定，有些不同意见都近似争吵了。

中队长打电话叫华伦到飞行作战部去，他就匆匆赶到那又黑又低的拥挤的标图室，那里扩音器在哇哇叫。加拉赫和一位“约克敦”号上避难来的上尉正凑在一起商议，周围是散发着臭氧、闪烁着绿光的雷达显示器，上面还留着用橘红色油彩笔标出日方来袭路线的大型有机玻璃罗盘。麦克拉斯基负伤回来了，加拉赫说，所以要由他率领大队去袭击那第四艘航空母舰。侦察机已经出去精确地测定它的位置了，他的副中队长失踪了，所以排下来就轮到华伦了。华伦得立刻从第六轰炸机中队和第六侦察机中队生还的驾驶员以及“约克敦”号上的飞行员中，凑齐一支轰炸机中队。在华伦看来，在这光辉的日子里一下子被提升为中队指挥官，也是挺正常的事。加拉赫被迈尔斯·布朗宁来电话叫走了，华伦和“约克敦”号上的中队长一起草拟了一份进攻方案。这位中队长是一个板着脸的南方人，他恨不得马上对那艘使他的航空母舰失去战斗力的日方航空母舰进行反击。

回到第六侦察机中队待命室，华伦把“企业”号上的无畏式飞机的飞

行员和“约克敦”号上的避难人员召集在一起。他双手叉着腰站在黑板前，交代了新的命令，干脆地警告第六轰炸机中队和第六侦察机中队的人员，不许再为了早晨出击时命中不命中的问题争个不休。“这是给大家的又一次出击机会，”他说，“我们如果不像好弟兄般合伙干，就活该倒霉。所以，拿你们的好斗劲儿去对付日本鬼子吧。”

会议开得一帆风顺。第六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和“约克敦”号上的生客一开始就接受华伦的指挥，飞行员和他们的临时队长很快就规定了谁做谁的僚机和各小队在飞行中的位置。他听他们谈着，意识到他们正在组成一支临时凑合的可以运转的中队。华伦忘记了疲劳，并且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些驾驶员没返航。有件事他甚至比飞行更爱好，那就是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自从在海军学院带过大队以来，他还没担任过指挥官。

消息传来，“约克敦”号扑灭了火，恢复了舰队一般的速度后，又挨了一次空袭，中了鱼雷，在熊熊燃烧，朝一边倾侧，说不定不得不被离弃。即使是这消息，他也受得了。最主要的是那第四艘航空母舰已被发现，战斗已经打响。华伦像在做梦似的对他这匆忙组成的中队做了最后指示，就跨进一架SBD-2型飞机的座舱，后座上照例是科尼特。一阵眩晕、麻木而愉快的感觉充满了华伦的心灵。他仿佛驾驶着一艘只能飞几小时的火箭，神情紧张，浑身是劲儿，保持着警觉，毫不畏惧，心情愉快。伟大的事件正在他周围发生，但他必须明确而简单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驾驶这架飞机，率领这支中队，找到那艘航空母舰，投中一发炸弹。

华伦起飞时，几乎完全忘了自己正飞向前途未卜的未来。他带着苦笑，心想，这有点儿像跟一个女人第二次相好。不需要等待鱼雷轰炸机或战斗机来一起出击。战斗机得留在后边保卫“企业”号和冒着烟的“约克敦”号；鱼雷轰炸机呢，都已经报销了。据说，“大黄蜂”号上有支俯冲轰炸机中队将参加进攻，但是加拉赫发现“大黄蜂”号上毫无起飞的动静，便决定出发，率领大队西去。这次没干扰的飞行径直朝着太阳，越过万里无云的蓝色海洋。一小时后，日本航空母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就在正前方预测到的方位上，周围密集地围着一圈护航舰只。南方远处，一片耀眼的下午阳光里，其他三艘被击毁而在燃烧的航空母舰的躯壳依旧排成一条直线浮在水面上，怪模怪样地，有的东倒有的西歪，像丢在斗牛场外被屠杀了的公牛。加拉赫绕着这第四艘航空母舰来个大转弯，这样可背着落日的光辉发动进攻。华伦心想，这回燃料很充足，攻击的目标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他大可不必像早上那样胡乱地俯冲袭击，而是要尽量按照操练时的规章行事。

海面上闪烁着点点高射炮火，像一片满是萤火虫的草坪，空中一片爆裂的黑烟。零式飞机成群地升空迎击他们。这回情况可不同！航空母舰激起一道又宽又白的弯弯的尾迹，令人迷惑地朝一侧高速急转弯，舰身斜得好厉害。中队是新凑成的，这会儿现原形啦：俯冲得参差不齐。华伦看到一枚枚炸弹溅起水柱。轮到他自己来俯冲了，只听得科尼特的机枪嗒嗒嗒地连射，棕绿两色的零式飞机陡直上升，再像捉小鸡的老鹰般猛扎下来，吐出一串串红色曳光弹，弹片嗒嗒地打在机翼上，声音怪

响的，还有这艘航空母舰可恶地弯弯曲曲前进，他想法把这些分散他注意力的事抛在脑后。他朝下冲了几千英尺，耳朵感到压痛，冒着冷汗，好歹把瞄准镜对准这艘军舰。可是，这架他没有驾驶过的飞机摇晃不定，使这艘航空母舰常常滑出瞄准镜的视野。他决定投弹了，但一转眼就后悔了。他的手顺从他的意志，一投下炸弹，他就知道不会投中。等他感到胃直朝下沉，腰部发痛，抬起机首爬升时，他回头一看，只见那母舰前面的海上腾起一股白色水柱。可是，就在海水溅上翘起的舰艏时，后甲板上冒出一大团烈火，像一朵惊人的红黄两色的花朵。接着，前甲板上也是一声爆炸，烟雾直冒，整个升降机从甲板上飞起，砰地朝后掉在岛形上层建筑上，吐着火焰，碎片四迸。原来别人投中了，谢天谢地，又击伤了一艘航空母舰。

华伦穿过一团团黑烟，贴着海面躲避高射炮火，高射炮的弹片激荡着冒着白沫的蓝色海浪。他加大油门径直穿过两艘闪着黄色火光的大军舰——他想，是一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吧——朝辽阔的海面开足马力猛冲。尽管高射炮火密集如雨，零式飞机活跃非凡，但是，等到这些四散的飞机会合在一起由加拉赫统领着组成队形时，说也奇怪，华伦一数，竟只少了三架。在他们背后，航空母舰上的滚滚浓烟被舰内窜动的火舌和低垂的落日映照得通红。无线电对讲机中扬扬得意的通话说明肯定投中了四发炸弹，也许五发哪。这才像他心目中的战斗：冒了风险，损失了一些飞机，可是阵势没被打乱，胜利返航。这实在跟空袭一座岛屿差不了多少。相形之下，早晨那次出击可是搞得一团糟，拙劣透了。当然啦，多亏第一次空袭烧毁了大部分日方的空中力量，这第四艘母舰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只见那些姗姗来迟的“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映着红彤彤的夕照在高空中朝反方向飞去，迟了半个小时，这才使人想起早上那搞糟的玩意儿。

华伦在一大片护航舰中找出“北安普敦”号，照例在飞越它时摇摆一下机翼。他在落日余晖中把机轮降在舰上时，觉得浑身上下筋疲力尽。他敷衍了事地做了汇报，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的舱房。他倒在铺上，心想准会马上睡去，哪知尽管累得浑身疼痛，却还是睡不着，只顾呆望着副中队长那整洁的铺位。他们是同舱的伙伴，但说不上是亲密朋友。毯子上搁着半包骆驼牌香烟，舱壁上挂着一张他女朋友带着笑容的照片，她叫洛伊斯，一位海军世家的姑娘。那个矮个儿、黑头发、面有菜色的弗吉尼亚州弗朗特罗亚尔人肯·特纳死去了，他永远不能去经营他父亲在赫里福德的农场了。他会不会还活着，就在那边某处地方的一个救生筏上呢？华伦拼命闭上眼睛，只见黄色的甲板正迎面而来，飞机砰砰地爆裂，迸出五色缤纷的火焰。

“去他妈的。”他大声地说。他到加拉赫的舱房去，有些不眠的驾驶员在那里讨论明天会出什么事，主要是讨论怎样分派侦察和攻击的任务。明摆着这整整一夜要全速追击；拂晓出去侦察，日出时分起飞出击。不能给日寇以喘息的机会。没有了空中掩护，他们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就跟“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一般脆弱。这是一个歼灭日方舰队的大好战机，因此俯冲轰炸机明天有的是搜索任务。人们谈着这件事，还谈到摧毁了四艘航空母舰所感到的欢乐。没人见到它们下沉，所以把它

们送到海底或许也在第二天的工作范围内。但是加拉赫认为，驱逐舰会放鱼雷去干这工作的。

飞行员在舱房里出出进进，“约克敦”号上的飞行员和第六轰炸机中队的驾驶员前来看望华伦那中队生还的人员。过了一会儿，有人提议上军官室去吃冷肉、喝咖啡，大家就兴高采烈地开步前去。华伦退出了，回到铺上就睡着了。他醒来时，迷迷糊糊地想该是第二天早上了吧，因为他感到精神焕发，睡足了，但夜光表指针指着十点四十五分。原来他打了个盹儿，半小时都不到。

这样可不行，他想。他洗了个淋浴，穿上军服和防风外衣，走上甲板。一轮明月，星光暗淡。华伦想起二十四小时前他曾寻思过，究竟能不能活着再看到星星。好啊，星星就在上空，他呢，还在这儿。他在凉快的微风中在飞行甲板上踱步，心里展开了长长一系列对前途的展望。这次战役在他生命中划下一道分界线——真是地道的“中途”啊！他曾是一个爱恶作剧的捣蛋鬼，但又是一个杰出的学员、杰出的工兵、杰出的舱面军官；他还晋升到佩戴金翼徽章的级别。他的为人实在是效法他父亲的，只是在有些方面他乐意背离他父亲那古板的思想和拘谨的作风。但在过去那二十四小时内，他把这一切全抛在脑后了。

飞行这一行真是了不起，再这样打上几仗，就能使他饱享荣誉，大获成就。在和平时期，海军这一行是处在不利条件下的苦差，油水不大，路子狭窄。他爸爸浪费了他一辈子的光阴和出色的才能，浪费得真不少啊。在五分钟的作战中，他，华伦，对国家的贡献比维克多·亨利在整个海军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他并不是瞧不起自己的父亲——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他认为他父亲比大多数人都优秀——但他为父亲感到惋惜。这个榜样过时了，他的岳父是一个更好的榜样。艾克·拉古秋在一个金钱和政治的现实世界中活动。相比之下，海军像一颗在严峻的太空中旋转的怪诞的小行星。它为某种目的服务，但它无非是真正大权在握的人手里的工具而已。

这些想法在华伦疲乏的头脑中闪现时，清新的晨风、有节奏的步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战斗尚未结束，还完全需要依靠他的精力和运气去进行。这他明白，但挨过了这最危险的一天，星星依旧照耀在他身上。他站住脚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这才留意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清清楚楚地挂在左舷上空，而在舰艏的正后方，一轮黄澄澄的月亮正在下沉。

全能的上帝啊，这支特混舰队正在朝东行驶。斯普鲁恩斯少将撒下吃了败仗的敌人撤退啦！

这一发现使华伦大吃一惊，以往他从来没这样吃惊过。这违反了《岩石和暗礁》⁽²⁾ 中庄重阐明的海军的第一条法则：决不从可能发生的战斗中后撤，要始终寻找战机。它也违反了一条战争的基本准则：不给已战败的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难道接到了什么关于庞大的日本增援舰队——六艘航空母舰什么的——在进逼中途岛的最新消息吗？

他匆匆走下甲板赶到待命室，发现只有彼得·戈夫一个人，正忧郁地靠在一把靠背朝后倒的椅子上，抽着玉米穗轴烟斗，直勾勾地望着没有

字的电传打字机屏幕。“大伙儿在哪里，彼得？”

“哦，我看还在军官室里大吃吧。”

“有什么消息吗？”

少尉双眼蒙眬，面带愠色，望了他一眼。“消息？只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位胆小如鼠的将军。你可知道我们在撤退吗？”

“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啊，司令室里闹翻天啦。你去听听军官室里在谈些什么，他们说，为了这件事，斯普鲁恩斯可能会受到军法审判。”

“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嘿，这小子就是没种打仗啊，华伦，”少尉说，气得脸都红了。“今天参谋人员差点儿没法儿使他叫飞机起飞。正是这么回事。他老是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地拿不定主意。要是没有布朗宁上校，我们永远不会从甲板上起飞去发动那第一次进攻。日本人就会打垮我们，而不是倒过来。天哪，要是哈尔西没害上那种怪病多好啊！”

“我们要上哪儿？关于这个，有什么风声？”

“我可说不准。依我看，到了早上，我们又会把航向掉回来，为了拂晓时可以给中途岛提供空中掩护。到那时候，不用说，这帮黄脸的鬼子会在回日本的半途啦。”

华伦打了个哈欠，从堆满食物的盘子里取了一块三明治，在戈夫身边的椅子上懒洋洋地坐下来。他感到失望，但也隐隐约约地觉得宽慰。“哦，反正我们炸毁了那些航空母舰，没准儿他打算赢了钱就收手吧。这样打扑克可不赖。”

“华伦，他把我们歼灭日本舰队的机会葬送了。”

华伦很疲乏，不想跟这小伙子多费唇舌。“听着，也许人家还想在明天拿下中途岛。这样，明天又将是一个忙碌的日子，还是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好。”

“华伦，投中那发炸弹，你当时究竟有什么感觉？”彼得·戈夫摸摸浓胡子，带着稚气，忸怩地咧嘴笑笑，“我两次都没投中，差得远哪。”

“哦，感到非常舒畅。舒畅极了，什么都比不上它。”华伦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可是，彼得，我跟你讲，在返航的长途中，我不禁想起那么多日本鬼子被活活烧死，身体飞散开来，那些飞机像爆竹般飞上天空，那艘呱呱叫的军舰毁个干净，人们全都火烤水淹。接着我想起，在这混账的海军里，我们拿了钱就是干些莫名其妙的名堂啊。”

天亮时阴云密布。没布置拂晓搜索，所以看来白天也不会出击。日出时分，特混舰队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航速安稳地冲破铁灰色的浪涛前进，没下达任何升空作战的命令。机库甲板上还是震响着通宵机修工作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和人员的尖叫声，待命室里一片消沉的气氛。憋着

一肚子气的飞行员凌晨三点钟就吃了早饭，等啊等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十点钟，太阳破云而出，还是没有命令下来。没有警报，除了掉头迎风去弹射飞机和回收上空的战斗巡逻机以外，就像和平时期的航行一样。牢骚越来越多，说什么少将把日本人放跑了。

同时，电传打字机上嗒嗒嗒地传来互相冲突的消息。

中途岛上的侦察机找到了第四艘航空母舰，它正冒着烟，但没沉掉，仍在行进中。

不，那其实是第五艘航空母舰，是被陆军的B-17型轰炸机击中的。

不，那第四艘航空母舰失踪了。

不，日本舰队分成了两支，一支朝日本西行，另一支带着一艘冒烟的航空母舰正朝西北方向撤退。

报来的方位在海图上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叫人摸不着头脑。驾驶员中间散布着一种看法：过了那光辉灿烂的第一天，“上面”出了什么非常非常糟糕的乱子。

实际的情况是，斯普鲁恩斯少将和哈尔西的参谋人员正在争论。

在参谋人员心目中，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仍然是一位屏护舰队战术指挥官，他凭着侥幸才被推上指挥这场战役的地位，而这一仗原本该由哈尔西来打。老总曾叫他们相信斯普鲁恩斯才华出众，但这次夜撤使他们的信心大为动摇。面临着实战的考验，他似乎要错过一场历史性的大捷了。

至于斯普鲁恩斯，他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他原以为他们能以经验丰富的技能来执行作战计划，实际上这是他们打的第一场战役。哈尔西中将迄今为止只指挥过一些对那些环礁打了就跑的突袭。拖拖拉拉的第一次起飞、对敌人行动的错误估计、关于选择点的计算错误，都是令人泄气的失误。重创四艘敌方的航空母舰（因为斯普鲁恩斯尚未接到沉没的可靠消息）是一个大战果，但是，因耗尽燃料而迫降的美国飞机比敌人击落的还多。三支鱼雷轰炸机中队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投入了战斗。“大黄蜂”号上的飞行员，除了那自取灭亡的第八鱼雷轰炸中队以外，全部没赶上战斗。这是糟糕的玩意儿。后来，在第二次出击中，参谋人员竟然——真难以置信——忘了将进攻令通知那不幸的“大黄蜂”号，因此他们起飞得迟，白飞一趟。

参谋人员对前一夜的后撤还是耿耿于怀，这会儿要求全速追击敌人，立刻命令搜索和攻击的机群起飞，不管天空是否有云。但是，斯普鲁恩斯要得悉日本人驶出了能够空袭中途岛的航程范围，才肯让中途岛没有空中护卫；而且他要保留现存的飞机和飞行员，等掌握了敌人到底在哪里的确实情报，才肯发动直接的袭击。这就是旗舰司令室里的僵局。由于事关自己的生命，待命室里那些坐立不安的飞行员很准确地猜出了“上面”有些情况非常糟糕。

一点以后，命令终于下达。舰队航速将提高到每小时二十五海里。

各中队将追击那支据说带着一艘“冒着烟的航空母舰”撤退的日方舰队。无畏式飞机将循着模糊的踪迹出发，多方进行搜索，发现什么就打击，并且要在天黑前赶回来，因为他们没训练过夜间降落。驾驶员们听了不禁面面相觑，他们按照命令在航空地图上标绘着。静寂得异乎寻常。

华伦·亨利被叫到厄尔·加拉赫的舱房去。韦德·麦克拉斯基脸色惨白，神情疲惫，坐在加拉赫的扶手椅上，卡其上装在身上扎绷带的地方鼓了起来。加拉赫咬着一支熄了火的雪茄，把门关上。“来得及把新的进攻方案标绘好吗，华伦？”

“行，长官。”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请大家去游水的方案。”

韦德·麦克拉斯基溢满愁容的脸上皱纹密布，他插嘴说：“你认识斯普鲁恩斯，是吗？”

“我父亲认识，长官。”

“这就行了。”麦克拉斯基吃力地站起来，“我们找指挥官谈谈去。”

“企业”号的舰长坐在书桌边等待着他们，那是间大办公室，阳光从开着的舷窗外泻进来。麦克拉斯基爽快地把问题摆出来，请他跟布朗宁去说情，必要的话跟斯普鲁恩斯去说情。舰长紧盯着他，慢腾腾地点头，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把一根粗橡皮筋一拉一放。他介于飞行员和将军的参谋之间，处境并不令人羡慕。“哦，好吧，韦德，”他说，想叹口气，结果只呻吟了一声，“我假定你们是会用圆规，会做加法的。说不定参谋中倒有人不会呢。我们上去，到旗舰掩蔽部去吧。”

迈尔斯·布朗宁上校坐在哈尔西心爱的那张圆凳上，正在察看一幅标明进攻方案的大海图。自哈尔西离舰以来，这位参谋长还是第一回感到愉快。少将等着中途岛上的搜索机发来发现敌人的确切情报，把行动一拖再拖。末了，布朗宁恼火了，指出太阳可不等，如果他们不马上起飞，整整一个战斗日将白白过去，没采取一点儿进攻的行动。这一来，也许要不了多久就得到珍珠港去做交代，更不必提华盛顿啦。

斯普鲁恩斯若无其事地认输了，好像存心让所有人员多一点儿自由行动的余地似的。“很好，上校，制订一份进攻方案，立即执行吧。”

结果搞出了这张海图。它是由参谋们匆匆完成的，用蓝色和橙红色的墨水笔绘制得很漂亮。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在仍可能发现日寇的那片越来越宽的三角形海域来一次大规模扫荡。当然啦，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这个区域正像扇形似的越变越大。如果斯普鲁恩斯早一点儿听取大家的意见多好！然而，弟兄们仍可能逮住日本人。斯普鲁恩斯少将站在外边平台上，胳膊肘搁在舷墙上，观看一架架飞机被放在指定的地点，准备起飞。总算还好，此人被压服后倒并不怨恨别人。斯普鲁恩斯尽管沉默寡言，甚至比哈尔西更固执，但一旦让了步，并不怀恨在心。布朗宁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铁扶梯上噤噤一阵脚步声，接着，这三名飞行员由舰长率领着走进掩蔽部。麦克拉斯基直截了当地对迈尔斯·布朗宁说，这个进攻方案会叫“企业”号上现有的每架俯冲轰炸机都掉进海里。即使只带五百磅重的炸弹，距离、时间和燃料等因素也都配合不起来，而方案上要求带一千磅重的炸弹。关于作战中的汽油消耗量，也没留下余地。舰长委婉地提议，是否请参谋们把方案复核一下。

布朗宁反驳说，根本没什么可复核的。方案就是一道命令。叫飞行员们注意节约用油，导航别出乱子，就不会掉进海里。麦克拉斯基也抬高了嗓门回敬，宣称即使要受军法审判，他也不愿凭这些命令带他的大队出发。双方都大叫大嚷起来。

斯普鲁恩斯少将踱进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是布朗宁，接着是麦克拉斯基气冲冲地摆了自己的看法。斯普鲁恩斯瞥了一眼航海计时仪，在扶手椅上坐下，搔搔没刮胡子的脸。在战斗期间不刮胡子是哈尔西的参谋人员的习惯，而他也照着办，尽管跟他那浆过的无污点的卡其军服以及闪闪发亮的黑皮鞋一比，这夹白的棕色胡子楂儿看来确实很是古怪。

“亨利上尉，你已经接到了命令！”斯普鲁恩斯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华伦用刺耳的声音这么说，使他们都吃了一惊，“这份鲁莽劲儿究竟算什么呀？你操什么心呢？难道你以为参谋人员不是万分慎重地制订这个方案的吗？”

面对斯普鲁恩斯这冷冰冰、阴沉沉的瞪视，华伦声音发抖地开口说：“少将，参谋可不上天啊。”

“这种回答是目无领导！你父亲处在你的地位，难道不是二话不说就执行命令吗？难道不是跨上飞机，按照吩咐去做吗？”

“对，将军，他会这样做。不过，如果去问他的意见——就像你问我那样，长官——他会说，你再也见不到你手下的任何飞机啦。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斯普鲁恩斯噙起一张线条分明的阔嘴，大眼睛冷静地朝其他人瞟了一下，摸摸下巴，然后双手交叉搁在脑后。“好吧，”他转身对韦德·麦克拉斯基说，“我依你的驾驶员们的意见办。”

“什么！”布朗宁陡然叫了一声，像一个人被扎了一刀时的惨叫。他把军帽啪地扔在甲板上，脸涨得通红，噤噤地走出旗舰掩蔽部，只听见噤噤的快速脚步声一路消失在铁梯尽头。军帽滚到斯普鲁恩斯脚边，他把它捡起来，搁在椅子扶手上，安详地说：“把作战军官叫来，韦德。”

下午三点，俯冲轰炸机各中队终于根据一个修正的方案在越来越阴沉的天色中离开“企业”号 and “大黄蜂”号。在大范围的搜索中，他们只看见朵朵白云和大片灰色的海水。在火烧般红的夕照中返航，他们碰上一艘孤零零的日本驱逐舰，就朝它直扑。敌舰在下雹子般的弹雨中东躲西转，高射炮吐出红色曳光弹，甚至打下了一架飞机。最后天黑了，大队

长不得不放没受损伤的敌舰过去。这些无畏式飞机凭着Y-E返航讯号，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轰隆隆地飞回去。华伦不禁寻思，他们到底怎样回舰降落呢？他还感到懊恼，因为他把炸弹投得离这艘驱逐舰很远，并且整个中队也竟然一发都没投中。

“企业”号上，布朗宁想通了，平息了怒火，恢复了职业军人的冷静心情，回到掩蔽部。斯普鲁恩斯对他的态度跟平时一样和气。夜色降临时，麦克拉斯基报告搜索大队正在返航，斯普鲁恩斯像哈尔西那样踱起步来，这还是这场战役中的第一回。两人在朦胧的暮色中踱来踱去，布朗宁终于脱口而出：“将军，我们不能不开灯啊。”

斯普鲁恩斯那模糊的身影停住不动了。“碰上潜艇怎么办？”

“长官，我们外围有屏护舰队。如果有艘该死的潜艇钻了进来，那真是太不幸了。小伙子们可得降落啊。”

“谢谢你，布朗宁上校。我同意，立刻开灯。”

在此后的年月里，雷蒙德·斯普鲁恩斯难得对他战时的所作所为发表明确的声明，有一次他说，战争中，他只有一次感到担心，那就是飞机从中途岛外围在黑夜中归来的时候。

因此，使华伦又惊奇又宽慰的是，前面远方漆黑的海面上竟陡然亮起一片白光。几艘航空母舰显现出来，像制作精美的小模型。作战军官通过无线电发来有关紧急降落的指示，驾驶员们小心翼翼、心情紧张地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航空母舰上的夜间降落。耀眼的探照灯光使这看起来好像马戏班的特技表演。华伦觉得奇怪，原来竟这么轻而易举。他砰地降落下来，在灯光里钩住第二道阻拦索，就像在中午太阳光里一样。然后他匆匆赶到负责降落的军官的控制台，观看其他飞机回舰。等最后一架轰炸机一降落——只有一架掉进海里，机上人员被护卫驱逐舰顺利地搭救起来——灯光马上熄灭了。

舰只、飞机都看不见了，黑夜中的天空唰地出现在眼前。

“你怎么说？”华伦对那负责降落的军官说，“瞧这些星星。”

“北安普敦”号没点灯的舰桥上，维克多·亨利高高兴兴地吩咐副舰长解除战备状态。这次惊人的突然开灯，迫使这艘巡洋舰立刻进入对潜艇的战备状态，也使他心上放下一块石头。帕格心想，那架不幸失事的飞机不会就是华伦的那一架。他还意识到，这次蔚为壮观的夜间回收飞机的行动就是本战役的真正结局了。也许还要花一两天工夫来肃清掉队的残敌，可是日本舰队已经走了，斯普鲁恩斯不会追击他们好一程路的。护航的驱逐舰的燃料快耗尽了，他可不能把它们撇在这一带海域里。帕格非常钦佩但也有点儿泄气地关注着斯普鲁恩斯的战略调动步骤。第一夜的后撤，以及谨慎追击的战术，确保了对日本强敌的巨大胜利。他把他们狠揍狠打了一顿，自己却没赔上老本。

如今在星光下，帕格·亨利站在舰桥外面的平台一端，又忍不住思念起华伦来。这两天来的守望使他老了，他从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的呼

吸中感觉到这一点。在使他担惊受怕的头天早上，他头脑里不断地闪现着《圣经》上的一节文字，好久以前对家人念《圣经》时，这一节曾一度使他悲不自胜。每天早晨，家中的一员要轮流念一章《圣经》，而关于大卫和押沙龙之间最后一战的内容正轮到念。

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
押沙龙啊！我儿，我儿！⁽³⁾

当着三个孩子那明亮而严肃的目光，他念到这一节时声音哽咽了，就啪地合上书本，慌忙走出屋去。昨天早晨，他心头涌起一股痛苦难熬的父爱，这些词句在他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像一支折磨人的老歌。等到一看见华伦那架无畏式飞机唰地飞过前甲板，它像一张突然被压碎的唱片，倏地停了。自此以后，帕格把他这身处险境的儿子抛在脑后，几乎就像他有意忘掉他那不忠的妻子，免得勾起伤心的回忆一样。他甚至坚决不再去看“企业”号上飞机调动的情况。华伦昨天第二次飞过，使他很安心，然而他明白，要一直等到他跟儿子在珍珠港重聚一堂，才能松一口气。他没法儿绝对有把握地说华伦还活着，看来也没法儿去打听。反正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如今只有等待了。

这两天来，维克多·亨利指挥着一艘大型战舰，一炮未发、一事无成地驶来驶去；他儿子呢，可以说就当着他的面在冒着最大的风险打仗。他心想，他怕再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比这两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旗舰掩蔽部里，气氛平息下来。当斯普鲁恩斯规定夜间追击的速度仅为每小时十五海里时，大家都没意见。他和参谋长如今彼此了解啦。布朗宁主张全然不顾燃料消耗多少，拼命追击，由油轮跟在后边，以防燃料耗尽。斯普鲁恩斯则主张节约用油，免得万一作战拖延时日，没机会加油。他们两人到底谁对，如今要由上级和历史来做裁决了。

第二天一早，尼米兹拍来急电，让迈尔斯·布朗宁先尝到了一点儿甜头，因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同意他的意见。他连忙亲自把电报送给斯普鲁恩斯，只见他正趁天未破晓在舱房里煮咖啡。尼米兹在电文中说，第八鱼雷轰炸机中队唯一生还的人员已被搭救。他证实了三艘日本航空母舰都受了重创，因此进逼敌人而加以打击的时机成熟了。他们俩都熟悉最高指挥部发下的电文中含蓄的语言。这是不客气地责备他们小心得过分了，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放走了已受重创的敌人，就要负全责。关于那位驾驶员获救的消息，不过是铺垫而已。

斯普鲁恩斯不动声色地签了这张薄薄的电文纸，问道：“对此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拂晓搜索随时可以进行，将军。‘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装好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做好了准备，只等和敌人一接触就出击。”

“好极了。”斯普鲁恩斯是难得这样说的，“吩咐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一发现敌人就穷追不舍，上校，别放他们跑掉。”

华伦亲自参加拂晓搜索，尽管很疲劳，但飞行还是比待在待命室里发愁来得愉快。在星光里起飞，在黎明和日出时分做长途飞行，使他好像从紧张中喘过气来，舒坦多了。他什么也没找到，但他听到彼得·戈夫从南部搜索区用无线电发来一篇令人激动的长报告。显然有两艘大型战舰——不是巡洋舰就是战列舰——在黑夜中相撞，它们由驱逐舰护卫着，正慢腾腾地行驶着，周围是一大片浮着油迹的水面，其中一艘的头部看起来被撞破了。可怜的彼得，飞到了两艘庞大的操纵失灵的破船上空，却没带一发炸弹！这将是让“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提高它们那可怜巴巴的战绩的大好机会。在归途中飞近屏护舰队时，他再度下降，飞越“北安普敦”号，看见他父亲在舰桥上若无其事地挥手打招呼。“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早就起飞了。

“企业”号的待命室里，飞行员们贪婪地听着扩音器里源源不绝地传出的驾驶员之间在无线电中相互打趣或偶尔说的粗话。这时，“大黄蜂”号上的飞机找到了那两艘破船，用半吨重的炸弹予以重创。当这次空袭结束时，巡洋舰上的巡逻机报告说，两艘军舰都被炸得稀巴烂，在燃烧，但仍在极慢极慢地行进。电传打字机在胜利的光辉中变得调皮起来，拼出这些字样：

看来“企业”号还有的是投弹练习的机会。

看到这个，戈夫少尉发出一声怪叫，招来一阵哈哈大笑。萎靡不振地倒在椅子上的熬红了眼的驾驶员中间，有几个摇起头来。

“啊，彼得，你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啦。”华伦疲乏地笑笑，“这回只消看准了下蛋，十拿九稳。”

彼得·戈夫面容严肃苍白，说：“我要直接投在烟囱里。”

大伙儿离开待命室时，华伦拍拍戈夫的肩膀。“听着，彼得，收起投在烟囱里那一套。无非是又一次轰炸任务罢了，你在这次战争中有的是机会。”

少尉戴上钢盔，长着红胡子的下巴颏儿僵着不动，一副年轻人的倔强相，使华伦强烈地想起拜伦，不禁悲从中来。“我不过是不喜欢领了军饷不干事罢了。”

“你出勤飞行就已经尽了本分啦。”

风向这时转为偏西。麦克拉斯基——尽管受了伤，但又参加了战斗——熟练而迅速地带领大队出击。尽管飞行员们筋疲力尽，但华伦发现他们在编队飞行中越来越在行了。战斗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这是没问题的。

经过半小时的飞行，地平线上出现一层烟，说明下面就是那些攻击对象。麦克拉斯基的大队里有三架幸存的鱼雷轰炸机，但上面命令，只有在没有高射炮火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鱼雷。从一万英尺的高空中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这两艘军舰已被打烂到不堪设想的地步：在一片飘动的烟雾和跳跃的火焰中，大炮歪斜了，舰桥悬挂着，鱼雷发射管和飞机弹

射器奇形怪状地耷拉着。“大黄蜂”号上的飞行员曾报告说是战列舰，但在华伦眼里，它们活像两艘被打坏的“北安普敦”号巡洋舰。两艘军舰都在稀稀拉拉地打出曳光弹，还有几发炮弹爆炸成一团团黑烟。

“啊，这样只好不使用TBD型鱼雷轰炸机啦。”麦克拉斯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他把对付这两艘巡洋舰的任务分配给俯冲轰炸机分队，于是攻击开始了。

第一分队由加拉赫率领，公事公办地完成了任务。至少命中三发炸弹，掀起滚滚浓烟和烈火，高射炮火也停止了。华伦正要带领自己的分队对远在下方的熊熊燃烧的残骸俯冲，他回头望望彼得·戈夫，朝机外伸出一只手，在最后关头友好地劝告他不要激动。然后他驾轻就熟地把机首朝下，着手俯冲，他的望远瞄准镜中正好是那艘烧得正旺的巡洋舰。

华伦穿过零星无力的高射炮火，俯冲了约莫一千英尺，座机被击中了。他觉得机身惊人地一震，听到被炸裂的金属发出可怕的刺耳声响，看到一幕奇特的景象：那蓝色机翼被炸断，一块锯齿形的碎片飞走了，残余部分吐出樱桃红色的火舌。他最初的反应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被击落，尽管明知道危险重重。眼看被宣判死刑了，他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前程展现在他面前，不知还有多少年月——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活生生的远大前程！然而，要创造什么奇迹，只有几秒钟啦。他那受惊的头脑里回旋着这些令人目眩的念头。他徒劳地使劲扳动操纵杆，就在这时候，火焰烧遍了那断裂的机翼，他从耳机里听见科尼特惊叫了一声，可是听不明白他在叫什么。飞机朝一旁下坠，并开始朝下旋冲，机身拼命摇晃，发动机直冒着火。蔚蓝色的海面在华伦眼前不断地旋转，视野四周是一圈火焰。他看见下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溅着浪花的波涛。他拼命去拉开座舱罩，可是拉不开。他吩咐科尼特跳伞，没有回音。座舱里越来越热，在这高温中，他那僵硬的身体朝前紧贴在安全带上，挣扎了又挣扎，不停地挣扎。他终于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说到底，再也没有办法啦。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如今，死的时候到啦。这对老父亲来说将是难受的，然而父亲会为他感到骄傲。这就是他最后的有条理的念头，关于自己的父亲。

海洋气势汹汹地涌起打着漩儿的、溅着浪花的大浪，朝他迎面扑来。已经全完了吗？

火焰在华伦面前跳跃，使他在世的最后几秒钟里什么也看不见，烤得他疼痛难熬。飞机砰地坠落入海，像在黑暗里猛地挨了一拳。华伦最后的感觉是又舒服又凉快的：海水冲洗着他被烤焦的脸和双手。飞机砰地爆炸开来，但是他感觉不到了，伤残的身子开始漫长而缓慢地下沉，平静地沉到茫茫大海的海底——他最后安息的地方。有几秒钟工夫，一缕黑色的轻烟标志着他掉在海面上的地点。接着，像他的生命一样，这缕轻烟被风吹散，无影无踪。

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
押沙龙啊！我儿，我儿！

- (2) 《岩石和暗礁》(*Rocks and Shoals*) 是美国海军法规的非正式名称。
- (3) 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三十三节。以色列王大卫之子押沙龙率以色列人反叛，攻陷王宫。大卫出逃，兴兵讨伐，吩咐部下不要伤害押沙龙。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押沙龙终于被杀，大卫闻讯，大为悲伤，恸哭不止，并说了这一段话。

第三部 拜伦与娜塔丽

七月中旬，罗达还没从那噩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便坐火车离开华盛顿去西海岸。

第三十三章

七月中旬，罗达还没从那噩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便坐火车离开华盛顿去西海岸。梅德琳已经在好莱坞，拜伦在圣迭戈的潜艇攻击学校受训，只要他请假出来一趟，至少他们一家三人便可以相聚。虽说是战争年头，但乘火车旅行仍不失为一件快意事，单是为这次出门收拾行装，便已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她在餐车里才吃了第一顿饭，她寒冷的血管就恢复了生命的蠕动。她知道自己一身纯黑的丧服、深色的女帽和深色的长袜看上去别有风姿。用罢晚餐，俱乐部车厢里的男客们都拿眼睛瞟她。有一位留着两撇小胡子、佩戴勋表的空军上校，为了碰碰运气，替她付了一杯酒钱。简直太不知趣！这个男人难道没看见她的丧服？她忧伤地瞅了他一眼，给他来个冷水浇头。

她睡在卧铺上，盖的垫的都是普尔曼卧车上毛茸茸的厚毯子，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入睡。哐啷哐啷的车轮，有节拍地晃来晃去的铺位，火车头气喘吁吁的厉声哀号，陈旧的火车座套和绿色帘幔的气味，在漫漫长夜中列车滚滚向前的震动——这一切都使她沉浸在怀旧的哀思中。想当年，她还是一个订婚不久的十九岁少女，也曾似这般的车中度夜，心里洋溢着爱情，怀着对鱼水之欢的憧憬，向着查尔斯顿疾驰，去跟帕格相会。在那短暂而狂热的蜜月里，他们俩也曾依偎在一张下铺床位里。一家子随着帕格的驻地一处处迁徙，她也曾携带婴儿睡卧铺，起先是一个，后来是两个，然后是三个。今宵又在车上，却是孤枕独眠，去投奔她剩下的两个成年子女。

唉，不堪回首，华伦成婚的那一天，驱车前往彭萨科拉机场，那一路上的歌声和香槟！唉，看见他的最后一眼，她这小小家庭的最后一次团圆！他显得分外英俊，驾驶着那辆凯迪拉克汽车，一路上引吭高歌。挤满了车子的一家人，包括他的金发新娘和拜伦的那位黑头发、黑肤色的犹太姑娘，都和声伴唱：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罗达认为儿子的阵亡是给她自己的一个惩罚。几星期以来，她一直自谴自责，痛苦万分，这是一个对她自己痛加鞭笞、清除积垢的净化过程。她决心像对待毒瘤一般把她的恶行从生命中切除掉。这个决心使她把头胎爱子的死亡转变成一番赎罪的经历，她在教堂里花了不少时间，流了不少眼泪。罗达跟大多数军人的妻室和慈母一样，原来也以为自己已经饱受锻炼，不怕噩耗临头，但是中途岛战役几天之后的清晨七点钟，门铃响了，她顿时心惊肉跳，读罢了黄色电报纸上的词句，灵魂便出了窍。华伦！这个独占鳌头的孩子，一向是获得奖状和考最高分的，进的好学校，娶的好姑娘，在海军里比他父亲当年升得快。华伦，去了！死了！她的长子，她再也见不到了，葬身在太平洋不知哪一处的海

底，几英里深的水下，一架飞机的残骸里！举行一次葬礼，让她最后看一眼安卧在棺材里的儿子，比起现在这样，仅仅一纸麻木的通知，告诉她两年不曾见面的儿子已经死去，究竟会使她好受一点儿呢，还是会使她更加难受？她无从知晓。她母亲的丧礼、父亲的丧礼以及哥哥的丧礼，都不曾给她这样大的打击。一次丧礼总可以给人一点儿宽解，让哀伤有所发泄。她仅有的一次宽解便是收到帕格的家信，一场纵情任性的长时间的泪如泉涌。

她打算在芝加哥停留过夜，以便跟柯比从此分手，但是他不在办公室里，因此她只好在归途中处理此事。在她儿子死亡的庄严阴影中，他们两个已过中年的人还搞什么男女之间的风流勾当，便更加显得荒诞不经，至于卑污邪恶倒在其次。两人都有需要，或者他们认为有需要，所以便想互遂所欲。这是真实情况，其他的一切不过是想入非非。如今已是事过境迁，她的身心都归帕格所有，直至命归黄泉。他也许是太好了，非她所能匹配，他的光明正大也许会给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但她还是希望在余下的岁月中更加配得上做他的妻子。

埋藏在这一片完全是真心诚意的忏悔下的是一种直觉，那就是柯比这件事毕竟已逐渐淡漠下去了。禁果未必就没有疵斑，只不过在迟暮的欲火光焰中看不见。你得咬在口里，尝到了味道，才能知道那腐烂处果肉的苦味。她的老百姓情夫并不见得跟她的当军官的丈夫有多大不同。他应该没有那么多理由使她受冷落，然而他跟帕格一样，会对她置之不理，一连几星期不跟她见面。帕格在答复她那封致命的、要求离婚的信时，曾经警告过她，弗莱德·柯比跟他自己太相像了，他们的前途未必光明。聪明的老帕格！说真的，柯比对她是颇为鄙视的。她知道这一点，只不过要等到华伦死后才面对现实。如果她坚持到底，他未尝不会跟她结婚，但那也不是婚姻，而是圈套。归根到底，她一直是一个年过四旬的傻瓜。许多妇道人家都碰上过这样的事，她也碰上了。现在她巴望的就是把这件事了断，保全自己的婚姻。她的万千思绪都是以这个决心为枢轴不停地旋转，直到她在摇来摆去的卧铺上、在汽笛的哀号声中、在车轮的有节奏的咔嗒声中，蒙眬入睡。

三天之后，到了人声鼎沸的洛杉矶终点站，成群结队的穿白军装和黄军装的小伙子在杂乱拥挤的人群中穿行。罗达转来转去，留神寻找人群中谁是长了红胡子的，一个汗流满面的脚夫拎着她的行李跟在后面。

“我在这儿呢，妈。”

她回头一见是他，不觉大吃一惊，顿时扑倒在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儿子伸出的两臂中间。他穿着一套白色军官服，佩上了炫目的作战勋表，金色的海豚奖章看起来跟金翼领章几乎一模一样，脸也长胖了，嘴上斜叼一支香烟，模样跟华伦惊人地相似。她从来都不觉得兄弟俩有多相像，但是现在这副神情严峻、肌肤晒成褐色的容颜，两人像得叫她辨不出谁是谁了。她把脸埋在浆过的制服里，失声痛哭。等她能够控制自己了，便揩拭眼泪，哽咽着说：“我收到了你爸爸的信，写得不能再好了。你收到他的信了吗？”

“没有，咱们走吧。我开梅德琳的车子来的。”

他坐上了驾驶位，又是拜伦的懒散模样了，笑起来的口型跟他在襁褓中时没有两样。“你瘦了。你真美，妈。”

“哦，我美不美又有什么用呢？”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把手按在他手上：“这儿真热，我出汗出得像个黑鬼了。我三天没好好洗澡啦，拜伦，我觉得发腻。”

他侧过身子吻她，脸上的笑容绽开了：“老妈妈。”说着，他把车开上一条阳光明媚的大道，两旁棕榈成行，高楼相连。路上车辆之多，为她生平所未见。

“娜塔丽有什么消息？”罗达竭力显得自然，好像果真出自内心关怀。她的犹太儿媳的名字就是不容易说出口。

他从里边的衣袋里摸出一个长航空信封，递给她。这是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密密麻麻盖满了紫色的印戳。“斯鲁特那家伙寄来的，我也许得去一趟瑞士。”

“哦，拜伦，去瑞士？那怎么说？在战时，你得听命令！”

“办得到。不容易，不过办得到。我可以坐火车经过法国的非占领区，或者从里斯本坐飞机到苏黎世。等到这一期鱼雷训练班结束，我就有三十天假期。”

“就算你有假期，孩子，你到了那儿，以后又怎么样呢？”

拜伦的面孔变得执拗而倔强：“没有谁像我这样牵挂娜塔丽和那孩子，我可以到了那儿看机会。”既然他已露出这副神色，这个话题当然不宜再谈下去，尽管他母亲认为他是发疯了。斯鲁特的信里说的关于出境签证和巴西的乱七八糟的一大通，她也没法儿看懂。

罗达从未到过好莱坞。她走过芙蓉花和紫茉莉怒放、草地青翠欲滴的旅馆花园的时候，看见一位电影明星的真身——埃罗尔·弗林，只穿一条游泳裤，和一位妙龄少女一起坐在游泳池边，不消说，那姑娘准是一个小明星。她没法儿克制内心的激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正当拜伦把行李拎进梅德琳为他们两人租下的宽大的别墅的时候，她说道，“就是洗个淋浴。一秒钟都受不了了。”

“爸爸的信在哪儿？”

“你现在就要看？”

“是的。”

信封都磨破了，印有“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字样的信纸，折痕都快磨穿了。拜伦倒身坐在一张安乐椅上看信，他熟悉的父亲的笔迹，坚定而清晰的海军书写体，字母t的短横很着力，大写字母一律写得端端正正。

最亲爱的罗达：

此刻你已收到正式通知。我几次拿起电话要跟你通话，都没接通，或许这反而最好不过。接通了电话，对你对我岂不都很痛苦。

我们的儿子英勇苦战，经历了这一战役的最艰苦阶段。他出击归来，总要飞过我的军舰上空，摆动双翼。华伦的炸弹直接命中一艘日本航空母舰，立了战功。他很可能会得到追授的海军十字勋章，这是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告诉我的。斯普鲁恩斯是一个郑重自持的人，但是他在说起华伦的时候，也热泪盈眶。雷蒙德·斯普鲁恩斯说华伦立下了“出色的、英雄的功绩”，而他是绝少如此措辞的。

华伦是在最后一天执行一次收拾残敌的例行任务时牺牲的，一发高射炮炮弹打中了他的飞机。他的中队的三位僚机战友眼看着他在一阵烈焰中急旋下坠，所以他在水面紧急降落、在救生筏上漂流或者浮上一处环礁的希望是没有了。华伦已死，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还有拜伦，我们还有梅德琳，但华伦是一去不回了，并且永远也不会再有一个华伦。

就在战役开始之前，他来看我，交给我一个信封。

当我获知他已牺牲之后（这时我们已经返回港口），我拆开了它。这里面有一张他的财产清单。杰妮丝是无须担心的，但是他也并非指望他的阔丈人。他已安排好把你母亲遗留给他的信托款过户给她，还有一笔保险金足以保证维克的教育费用。这是怎么回事呢？战役开始之前，他信心十足，高高兴兴。我知道他预期要打完这一仗回来，但他又做了这番准备。现在还好像他就在我眼前，站在我舱房的门口，一只手扶着舱门顶板，一只脚踩着舱门栏板，带着他那随和的笑容冲着我：“要是您没空见我，尽管说就是。”没空！上帝原谅我，我竟给他这样的印象。我生平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和华伦谈话，其实也只是端详他一番而已，说不上是谈话。

从你上次来信到现在已经有些时候，梅德琳怕有半年没写信了，所以我有隔膜之感，也不知何以向你进言。如果你能和她同在纽约逗留若干时日，也许不无好处。姑娘需要有人陪伴，而你一个人住在狐狸厅路的家里，现在也不是时候。杰妮丝举止端淑，但是她受的打击可不小。拜伦很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把他的感情掩藏起来，但是我为他担心，他一向是崇拜华伦的。

我刚才写毕我的战舰的作战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张纸。我们没开过一炮，没见到一艘敌舰。华伦想必是三天之内执行了十二次搜索和攻击的飞行任务，他和几百名跟他一样的青年人挑起了这场胜仗的重担。我什么也没干。

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角色说过，人人都欠上帝一个死。就算我们能将时光倒回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的那个雨夜，他刚从“莫

纳根”号上休假回来，告诉我们他已报名参加飞行训练——他就是这么个脾气，毫不张扬，让我们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就算我们当时便已知道日后会发生的事，我们又怎能有不同的做法呢？他是军人的儿子。男孩子总爱学爸爸的样儿。他选择了海军里最好的部门，最有效地努力杀敌的部门。他无疑已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不论在哪一个兵种里，或哪个战场上，一举予敌重创，为国立功，贡献在他之上的人是会有多少的。如今，他正是求仁得仁。他的一生是成功的、尽责的、完整的。我需要相信这一点，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也确实如此相信。

然而可惜啊，华伦可能会有多好的前程！我是一个已知数。像我这样的四条杠有上千人，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我已经有了家庭，你也许会说我已经是一个在世上生活过来的人了。华伦可能会有多好的前程，我怎能比得上呢？

千真万确，华伦是一去不回了。他不会有任何身后的声名。战争结束以后，谁都不会记得那些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人。人们将把海军将领的英名，甚至把那几次拯救了我们祖国的战役忘得一干二净。我现在就已感到，不管当前传来多少次失利的消息，我们终究要打赢这场战争。日本人在中途岛惨败之后将一蹶不振，希特勒休想凭他自己的力量踏平全球。我们的儿子在这次扭转全局的战役中出了力。他在关键时刻身处关键的所在，他豁出性命，投身进去，尽到了一个战士的责任。我为他感到骄傲，我将永远不会失去这份自豪感。只要我一息尚存，便有我对他的怀念。

别的事情都等下次信中再说。上帝保佑你平安顺利。

爱你的帕格

罗达穿了一件绸浴衣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对拜伦说：“这封信写得真好，是不是？”拜伦没吭声。他坐着抽雪茄，两眼呆望，面容黯然，信纸摊在膝盖上。见他如此沉默和这副神色，她也心里不安，便跟他说点儿高兴话，同时对着一面大镜子梳理头发。“我把它保存着。我保存着所有的东西——电报、海军部部长的信、所有的其他信件，还有金星母亲会⁽¹⁾的请柬和《华盛顿先驱报》登的新闻。这篇报道表扬得可好哪。哎，这儿又是一个什么招待会呀，拜伦？难道她不再为休·克里弗兰工作了吗？我全闹糊涂了，还有——哎哟，这头发真见鬼！光线不好，也没时间，我也顾不上了，随便吧。”

“她还在给他干。这个招待会是另一回事，这是她尽义务的活动。”拜伦站起来，咖啡桌上有一沓红黄套印的通知，他拿了一张递给她的，“先吃冷餐，然后开始热闹的局面。”

争取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美国委员会好莱坞分会

举办

特大群众大会

地点：好莱坞露天剧场

下面是一长排按字母排列的出席人士的名单，有电影明星、制片人、导演、作家。

“我的老天！这么强的明星阵容。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他也在这儿！你瞧，这可全是了不起的人物呢，不是吗，拜伦？梅德琳·亨利，节目协调人！’好家伙！想不到这丫头果真够得上是一位名流了。”

梅德琳正好冲了进来。“哦，妈妈！”这一声叫喊的深切感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紧紧拥抱，使母女俩心头共同的悲哀产生了交流。她穿了一件深色的宽肩衣裳，深色的头发梳得雅致入时，说话疾如旋风。“你来了，我真高兴！哎呀，我本来希望你们都准备好了，可是我得马上走，我想，晚点儿再叫休的汽车回来接你们。哦，上帝啊，有那么多话要讲，是吗，妈！这次聚餐活动今晚可以全部结束，多谢老天，然后我就可以喘口气了。”

“亲爱的，我们不认识这些人，我也累了，又没衣服——”

“妈妈，你们俩都得来。塔茨伯利父女俩也坐在你们的包厢里，他们是为了和你会面才留下来的。他们不参加宴会，但是你可以见到所有的电影明星。哈里·汤姆林的家在卢考特山上，别提那地方有多美了。他经营电影业，在同行中，要数他第一。随便你穿什么！你总该有套黑衣服吧。”

“我一路来在火车上全是穿的这一套，不过——”罗达没把话说完，就上隔壁房间去了。

拜伦指着那一沓通知：“梅蒂，这不是共产党的活动吗？”

“好哥哥，没那么回事。全好莱坞都参加了，这是家喻户晓的运动。现在真跟希特勒打仗的就是苏联人，打死的也全是他们。我们需要一个第二战场，我们非要大叫大嚷不可。人人都知道丘吉尔最恨布尔什维克，他想按兵不动，让苏联去跟德国人单独作战，让它打得精疲力竭。”

“人人都知道？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天哪，拜伦，你看看报纸去。好吧，我们别辩论了，好哥哥，这件事情不值得辩论。我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玩儿，它也确实好玩儿得要命。我结识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不想永远当个给休·克里弗兰买点心的小跟班。”

“我很高兴听你说这些。”

梅德琳在跟一个她称为“亲爱的莱尼⁽²⁾”的男人通电话，讲话絮叨聒耳，说的都是关于开大会的事。罗达跨着大步进来，一边还在扣上衣的纽扣。“我们走吧。谁都不会注意到我，我这副样子就像是什么人家从老远的乡下来的一个穷姑妈。”

哈里·汤姆林的住宅周围有大片茂密的红杉，玻璃覆盖的石板平台上面修了一个蓝瓷砖铺砌的大游泳池。一条陡峭得令人魂飞魄散的水泥车道直上一道峡谷。住宅就高踞在车道的顶端，可以俯瞰洛杉矶的瑰丽景色。此时此刻，洛杉矶宛如一座沉浸在棕色湖底的城市，在水下闪烁发亮。梅德琳把她母亲和哥哥介绍给站在门口的一个人，她自己便在笑语喧哗的宾客中消失不见了。门口那人名叫伦那德·斯普雷雷根，担任大会的主席，据梅德琳说，他有两部电影剧本得过奥斯卡奖。罗达明白了，她根本无须为服装操心，斯普雷雷根没打领带，橘黄色衬衫的领子翻在黑白格子布上装外面。梅德琳又一股风似的走到他们身边，把她母亲和哥哥介绍给这个明星那个明星，这些明星全都彬彬有礼。罗达暗暗吃惊，他们全都显得出奇地瘪下去了，现在他们都是人寰众生，而不是映射在银幕上的放大的形象。

“这么些人你怎么会全都认识，亲爱的？”她惊叹道。她在罗纳德·科尔曼⁽³⁾ 对她说了一句客气话和给了她一个笑脸之后，正在恢复心境的平静。

“哦，妈妈，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可以认识他们。你自然就认识了。这正是它有趣的地方。对了，上那边去吧。”

穿白上衣的仆人们正在把高大的中国画屏推到墙壁的空槽里去，展现出了一间长形的宴会厅和一张堆满了丰盛菜肴的冷餐长桌，两位厨师操起快刀对着热气腾腾的火腿和火鸡一试锋芒。客人们纷纷进来就餐，有几个男人穿的是裁制得有棱有角的陆军制服，站在梅德琳身后那一队人中。她悄悄告诉拜伦，他们都是好莱坞正在摄制中的军事训练影片里的角色。“休·克里弗兰正朝他们这儿瞧。”她说，“他已经接到征兵通知，如果风声紧了，他得想个法子脱身。”她心直口快，说漏了嘴，瞧见了哥哥的脸色。“确实，我知道这件事准会惹你生气，不过——”

“它惹得你怎样呢，梅德琳？”

“勃拉尼，休完全弄不来器械，他连一支铅笔都削不好。要他去扛枪，那完全是乱弹琴。”

他们把盆子端到平台上的一张小桌上去，伦那德·斯普雷雷根也上那儿去跟他们做伴，并且跟梅德琳说了些关于这次大会的话，她便在拍纸簿上记了下来。斯普雷雷根一副精明而不好惹的神气，说话是纯粹的纽约口音。梅德琳跳起来叫道：“哎呀，我的天哪，大会上团体演唱得有吹小号的人，正是这件事。对不起，莱尼，我明明知道是忘了一件事。我马上回来。”

“真是一场可爱的聚会。”罗达对斯普雷雷根说，两眼扫视着挂在周围墙上的许多法国印象派绘画，“多么富丽堂皇的住宅。”

他露出满脸笑容。他是一个瘦矮个儿，一头浓密而卷曲的浅黄头发，面孔活像老鹰。他嗓音低沉，简直是一个男低音。“可不是，亨利太太，我把十分之一的心血都花在这上面了，但是我不在乎，哈里是一个狠心的代理人。说说看，中尉，你对第二战场有什么看法？”

“对不起，我弄不明白，”拜伦一边说，一边吃着他那盘堆得满满的菜肴，“眼前就有四五个战场，是不是？”

“啊，军人本色，说话讲究绝对准确！”斯普雷雷根点点头，精明地扫视了拜伦一眼，把勋表和海豚奖章都看清楚了，“‘要求立即在法国开辟对德国的第二战场委员会’，这样说就更正确了，我想。人家都懂得我们的这个意思。你是赞成的，是吗？”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办得到。”

“嗯，为此大叫大嚷的军事权威还不知道有多少哪。”

“要说军事权威嘛，可得要盟国的参谋长们才算数。”

“一点儿不错，”斯普雷雷根说，口气就像对一个聪明的学童说话，“参谋长们可不敢顶撞他们的政治首脑。经济和政治的动机可能会造成愚蠢的军事决策，中尉，你们打仗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反动派想让希特勒先把苏联毁灭掉，然后再去收拾希特勒。反动派的呼声是强大的，可是人民的呼声更强大。像今天这样的群众大会，意义非常重大，道理就在这里。”

拜伦摇摇头，委婉地说：“我觉得未必能动摇战略的决策。为什么不举行一次声援欧洲犹太人的大会呢？如此盛大的宣传活动倒可能会使他们得到一点儿实在的好处。”

罗达朝她的儿子眨眨眼。听见“犹太人”这个词，斯普雷雷根两眼顿时透出阴郁的神色。他绷紧了嘴，一面挺直身子坐着，一面把刀又放下，摊在一片热火腿上。“如果你是认真的话——”

“我是非常认真的。”

斯普雷雷根说得很快，像连珠炮一般。“说真的，对于那边发生的事情，我并不十分清楚，我的朋友，我认为我们这儿也不见得有谁真正知道。但是，要结束那一切苦难，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即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打垮希特勒。”

“我明白。”拜伦说。

“对不起，很高兴和你结识。”斯普雷雷根对罗达说完便走开了，连吃的东西都没拿走。

梅德琳立即过来，冲着拜伦皱紧眉头：“瞧你，勃拉尼，我们在去开大会的路上就让你在旅馆门前下车得了。”

“怎么回事？”罗达说，“那是为了什么？”

“他对莱尼·斯普雷雷根说了反犹太人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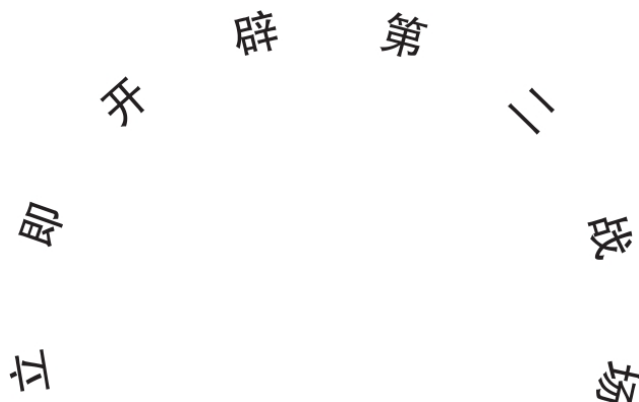
罗达惊奇得眨巴着眼睛：“什么？原来如此。那人是一个傻瓜蛋，他只不过说了句——”

“别提了，妈，”拜伦说，“我跟你们一起去。”

好莱坞露天剧场的大门口高高悬起一条大横幅，黄底红字：

美国人不会来得太晚

汽车像流水一般朝里面开，步行的人群从附近的街道向会场会集。但是，进口处虽然显得人头攒动，偌大一个圆形剧场里边，听众们却只是稀疏地聚集在一层层包厢下方靠近舞台的两侧。座位高处，西斜的阳光把一排排空座位照得通红。舞台前端披上了三面大旗——英国国旗、星条旗和黄色斧头镰刀的红旗——上空是用剪切的字母组成的一个拱顶：



罗达走进包厢，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身穿一套泡泡纱衣服，一只眼睛戴着眼罩，好不容易从座位上站起来吻她。帕米拉用笑脸迎人，然而两眼浮肿，脸色憔悴，不施脂粉，简直有点儿蓬头垢面。罗达心想，这姑娘看起来像是连死活都不在乎了。梅德琳急匆匆地冲进包厢。后台闹得可热闹了！两位明星退出了这场演出，还有一位得了咽喉炎，忙乱中重新安排节目，把塔茨伯利的讲话排在大会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在团体演唱的后面，行不行？塔茨伯利表示同意，只是说了一句，他讲话的调子不会中听。

“哦，准会，准会。你有权威。”梅德琳说，“抱歉，我们聚集的听众不够多。门票收费是一个错误。”她急急忙忙地走了。

拼凑起来的乏味的节目，部分是唱歌和舞蹈，有两架钢琴伴奏，部分是演讲，还有带点儿矫揉造作的滑稽戏。当晚的精彩节目是一支歌曲《反动派的拉歌调》，演员们都装扮成大腹便便的富翁，头戴高顶礼帽，身穿燕尾礼服，雪白背心的肚皮上都有美元符号。他们蹦过来跳过去，口口声声同情苏联，同时又找出各种可笑的理由拒不派遣军事支援。所谓团体演唱，就是有许多角色从这个圆形剧场的四面八方发出呼声——一个钢铁工人、一个农场工人、一个教员、一个护士、一个黑人等等——人人都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在这些单人的发言中，穿插着全体听众庄严地齐声朗读从油印纸上摘录下来的一些人的语句，有伯里克利、莎士比亚、林肯、布克·华盛顿、托马斯·潘恩、列宁、斯大林以及卡尔·桑德堡，同时还有乐队轻声演奏《共和国战歌》。高潮是狂热的一

字一顿的群众呼号，在小号的伴奏下，以一次比一次加强的力度重复：

开辟第二战场！

开辟第二战场！

开辟第二战场！

快！快！快！

这个节目在热烈的鼓掌欢呼声中结束。

伦那德·斯普雷雷根做了介绍，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上台去，全场起立欢呼。

“大家一定还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这空着一半座位的庞大的圆形剧场中回响，此时黄昏已临，月色惨淡，“纳粹德国侵犯苏联。”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伦敦的《观察家报》刊登了我的专栏文章，标题是《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全场为此再次起立。当他再往下说时，这个圆形剧场里就变得十分安静了。他说，掌握和正视军事现实是不容易的。他得在德国人大举进攻的最艰苦岁月中在莫斯科住上几个月，得在即将沦陷的新加坡住上一个月，得在中途岛之战前后的夏威夷住上一个星期，然后才能对这场全球大战有所理解。

要在一九四二年对法国海岸发动大规模进攻，他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新兵抵达英国。要迅速增加这支部队的兵力，德国潜艇仍然是一个难以对付而残酷无情的障碍，克服这一威胁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马上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战，势必要全靠英国的力量，可是英国的力量已经过分分散而有捉襟见肘之虞。新加坡之战就是明证！英国在法国采取任何行动，都会大大削弱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力量，以至势必要由美国去承受那里的负担——立刻就要承受那副千斤重担——靠它突破日本舰队送去的那点儿兵力。这是因为，如果印度或澳大利亚落入日本手中，那么打败纳粹德国并不算赢得这场大战的胜利，也不足以保证苏联的生存。

“朋友们，东亚是这场战争的重心所在，”塔茨伯利以委顿而坚定的口吻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那边的卢沟桥而不是在波兰开始的。中国进行战斗的时间之长，超过任何国家。如果日本在那里打赢了，苏联就要大难临头。日本将动用印度、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无穷资源去对付苏联。一场新的‘黄祸’就要冲过西伯利亚的边界，它拥有坦克，拥有零式飞机，还拥有以十对一的压倒西方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中国-缅甸-印度战场是一个真正的、被遗忘的第二战场。为了使文明得救，我们必须坚守这一战场。”

这时候，听众当中有几个人发出嘘声。

“从长远来看，前景是好的。”塔茨伯利发出蔑视的吼声，“在新加坡

牺牲的我们的战士，在菲律宾牺牲的你们的战士，他们不是白白牺牲的，他们打乱了日本人攫取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时间表。眼前战争的关键就是争取时间。你们国家的生产力是惊人的，但不是立即就能开足马力的。我觉得奇怪，怎么你们这儿对你们在中途岛取得的胜利不大关心。如果你们的海军在这一仗中败了，也许你们大家今天晚上就得逃离加利福尼亚了。你们阵亡的飞行员和水兵，他们是为全人类献出了生命。”

圆形剧场四下里响起了咳嗽声，人们频频打哈欠，不停地看手表。

“法国的第二战场？是的，我也热烈赞成。苏联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是俄国人是坚强的，他们会坚持下去。如果此刻就有数百万雄赳赳气昂昂的英、美大军横渡海峡，这景象确实美好，无奈这只是一个美梦。时候一到，我们就会以滔滔洪流一般的兵力和火力压倒轴心国。在这以前，我们是为争取时间而战，为在许多条战线上扭转局势而战，包括我们国内的战线。对于这条国内的战线，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的领袖们是说话算数的，要相信这一点，要信赖他们。他们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争。”

他一瘸一拐地走下台来，随之响起了稀稀落落的短暂的掌声，嘘声更多了。人群开始散去，模样仿佛很不乐意。一个粗嗓子的秃发男人，穿了一件花色俗气的上衣，正和一个标致的姑娘一同离开拜伦隔壁的包厢。那男的对姑娘说：“还是舍不得放弃他们的帝国，是不是？净说丧气话。”

塔茨伯利和梅德琳一起回到包厢，他喜洋洋地说：“你瞧，这不是大地献丑吗？”

“讲得好。”拜伦说。

罗达跳起来吻他，对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说的关于中途岛的那几句话，永远忘不了。”声音颤抖。

“你的话很有道理，”梅德琳愤愤不平地说，“这帮家伙就是老脑筋，永远不肯变的，也许你的话能穿透那么几个厚脑壳。我还得去收拾东西。”

梅德琳急忙走了，帕米拉也站起身来。“有趣吗，韬基？”

“确实有趣，我看着他们，渐渐发觉我不是他们的人，只不过是草里的一条英国蛇。这使我很高兴。”

“真敢说话。”罗达说，“要是帕格上台去，也会那么说的——当然，不会有你这样动人的辞令。”

“换了帕格，他不会出席这个大会，所以我才非要说一通不可。”塔茨伯利说，“我们倒是想见见你，亨利太太，一起上我们旅馆去喝杯酒好吗？帕米拉和我明天就要继续飞到纽约去。”

他们往外走的时候，人群把罗达挤到帕米拉身边，帕米拉悄悄跟她说了句话，说得很快。“亨利太太，我明天可以跟你吃早饭吗——就我们两人？”

第二天早上，她们两人在游泳池旁边的草地上面对面坐着，共进早餐，吃的是西瓜、烤面包片和咖啡，放在一张有轮子的、铺了台布的小桌上。这一天是纯粹的加利福尼亚天气！阳光炙热，天空蔚蓝清澈，青草和棕榈的气息扑鼻，一阵清风吹来，芙蓉花矮篱上的妖冶红花便迎风摇曳。水池里有两个小伙子和三个姑娘在跳水游泳，他们深褐色的肌肤闪着光，他们的打趣作乐和鸟儿的求偶鸣叫一般欢快纯朴。帕米拉今天好看多了，脸上已经精心打扮过，头发披在耳后，波纹柔长，光泽鲜明，穿一件灰色无袖的衣裳，袒露出她的苍白胸脯上的“幽谷”。罗达回想起这位古怪的少妇亦步亦趋地追随在她父亲的左右，好像一只追随着海轮的海鸥，倒是有本事一会儿变得索然无味，一会儿变得让人心醉。罗达觉得，也许今天早上她要去跟一个男人相会。她给人一种神经非常紧张的印象。

她们随便闲聊着，罗达说起希望能得到一份塔茨伯利的讲话稿，好寄给帕格。

“那还不容易，我准能让你得到一份。”帕米拉连忙回答，她的受过英国上流学校教育培养的语音使罗达觉得分外悦耳并为之倾倒，“那是我写的。”

“是吗？它可活生生是他的笔调。”

“哦，是的，他不舒服或懒得写的时候，就由我代笔。”

“戴眼罩是怎么回事，帕米拉？”

“那只眼睛有溃疡病，需要动手术。我们本该已经回到伦敦了，可是听梅德琳说起你要到西部来，我们才住下来。我急着有话跟你讲。”

“真的？是什么事呢？”

“关于你的丈夫，我爱他。”

罗达一把摘下太阳镜，睁大两眼看着这位英国姑娘。姑娘挺直身体坐着，头抬得高高的，两眼直视，光芒逼人。罗达虽然感到惊愕、迷惘，但是依然立即清晰地感觉到，如果帕格真的喜欢她的话，她倒真是一个可怕的敌手。罗达心想，让她说下去吧，让她把愿意说出来的事情说出来。所以，罗达只是抚弄着太阳镜，喝着咖啡，同时也瞧着她。

“我知道你曾经提出离婚，”帕米拉说，“是他要求你重新考虑的。”

“我已经重新考虑过了！”罗达立刻堵住这个口子，“好久以前。事情已经过去了。看起来，他已经说给你听了。”

“哦，是的，亨利太太，”帕米拉回答，神情阴郁，“是他说给我听的。”

“你跟我丈夫有过关系吗？”

“没有。”她们视线相触，互相探索对方，“没有，亨利太太。他一直对你忠诚，我的运气不够好。”

罗达从帕米拉的两眼中看出，她说的是实情。“真的？你确实美貌惊人。”

“他是一个笨蛋。”帕米拉肩膀微微一耸，把这句恭维话顶回去，“要是成功了，那才叫美呢。不仅如此，那样一来，你们二位之间就是公平交易了。”

这句话的声调和用词都是刺痛人的。罗达便反唇相讥：“难道你就不觉得我丈夫实在太老了吗？”

“亨利太太，你丈夫在所有方面都是我生平遇见过的最迷人的男人，他对你的忠诚也包括在内，我的失败正是由于这一点。”

她声音中迸发的激情使罗达感到惊恐。她看得出帕米拉的年轻皮肤和她自己的皮肤之间的差别，羡慕帕米拉的上臂，它是那么苗条，惹人喜爱——她如今必须把自己的那个部位加以遮掩了，因为它正变得日益臃肿，讨人嫌。她也妒忌那姑娘的胸脯。她自己也在内心小声嘀咕，帕格不折不扣是一个笨蛋，虽然她正为此替他祝福。“你见到过他吗——在中途岛战役以后？”

“见到过，见过不知多少次啦。他内心痛苦万分，可他还是一直为你担心，不知你怎样经受这个打击，不知他怎样可以给你安慰，他甚至想过要为家中有急事而告假。他撵我走，虽然我尽力想住下去。他是一个骨子里惦念家室的男人，如果你能上夏威夷去，你就去吧，他需要你。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成功的希望的话，你的儿子一死，我的希望也就完了。”

罗达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只说了一声：“可怜的帕格。”

“你闹得差点儿把他丢了，真是蠢啊。我对你无法理解，我想你是做了一件大蠢事，那样的事可不能再做了。”帕米拉拿起她的钱包，“你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是的，是的，绝对是永远过去了。”

“那就好。有一个好心人给你丈夫写过几封匿名信，告诉他你和那男人的事。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使自己振作起来，这就是一条。”

“哦，上帝，”罗达禁不住叫出声来，“那些信里说了些什么？”

“你猜吧！”这是一声含有鄙夷的斥责。帕米拉放缓了语气，说：“对不起，你失去了儿子，我还使你伤心，但是我要求你不要再使他伤心了。我就是为这个才找你谈的，我会叫人把讲话稿给你送来。我们的飞机再过两小时就要起飞了。”

“你能答应我以后不再跟我丈夫见面吗？”

帕米拉的脸上绷出了一道道难看的线条，她对着罗达伸出来的手——手指又瘦又长，布满皱纹，倔强有力——沉默不语，然后横眉相对。“那办不到。未来是无法控制的，但是我现在不妨碍你了，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她掉过头去看看那几个年轻人，他们正在池边擦干身体，笑

个不停。她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我们这次谈话挺古怪，是吗？一次战时的谈话。”

“你使我大吃一惊。”罗达说。

两人都站起来。

“还有一件事情。”帕米拉说，“我只和你的儿子华伦见过一面，那是在他从夏威夷出发作战之前。他周身都有一道奇怪的光芒，亨利太太。这可不是我的想象，我爸爸也感觉到了。他简直像是超凡入圣。你遭受了一个惨痛的损失，不过你还有两个了不起的孩子。我希望你和你丈夫会相互安慰，并且过些时候会重新快乐幸福起来。”帕米拉迅速利索地吻了一下罗达的面颊，便急忙走出了花园。

罗达走向一张太阳直晒的躺椅，倒了下去，一半是因为她惊讶得六神无主。帕格什么时候在信里说起过帕米拉？一九四〇年从伦敦的来信中，一九四一年年底从莫斯科的来信中，再就是最近从夏威夷的来信中。当然，华盛顿也是这父女俩常来常往之处。中途岛战役之前，在一封说起莫阿纳饭店那次宴会的信中，帕格曾经提到“塔茨伯利姑娘”面带病容，因为得了痢疾。

可怜的帕格！这是掩饰伪装吗？还是尽力克制他受到压抑的内心浪漫的波动呢？

游泳池此刻空无一人，罗达在那粼粼碧波里看见了一幅幅图景，有如占卜时在水晶球里所见：在那一处处遥远的地方，帕格和帕米拉两人朝夕会面，没有床第私情，甚至连接吻拥抱的举动都没有，而只是相偕相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远离家人，在数千英里之外。这个女人脸上的别有滋味的会心微笑，活脱儿是已经抓住了亚当什么把柄的一个夏娃的写照。她觉得，帕米拉所说的故事确是天衣无缝，但是帕格这老家伙不可能像是像她所描述的那么一个圣洁的汉子。罗达懂得的要多一点儿。帕米拉·塔茨伯利内心燃烧的那种激情并非自燃之物，帕格曾以某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挑逗过这姑娘。也许他确实使这关系处于精神境界，这样他就可以攫取一份自命清高的美德加以享用；也许他们已经一起睡过觉。这很难说。至于帕米拉的眼神是否老实，凡是老实的眼神，罗达没有看不出来的。

那些匿名信真可怕，叫人不敢去想。哪一个促狭鬼干的事？无论如何，她的自惭形秽之身和她丈夫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这毕竟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对帕米拉是又妒忌又怕，帕格也就更加值得占有了。她一反常态，对那只不声不响的老狗感到一阵热乎乎的性欲冲动。那姑娘的矢口否认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帕格把帕米拉撵开，这跟她想和巴穆柯比分手没什么两样。他们两人之间到底有过一些什么勾当，她也许永远没法儿知道。她可不可以自己问他呢？这倒是一个很费思量的策略问题。

她在躺椅上猛然一惊，这才想起刚才这一会儿她竟忘了华伦已经死了。

- (1) 金星母亲会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个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儿女的母亲提供帮助。
- (2) 伦那德的昵称。
- (3) 英国演员，1920年移居美国。

第三十四章

路易斯站在婴儿小床上大吵大闹，把围栏的铁条震得直响。锡耶纳一到夏天就成了个烤炉，这孩子到了热天就受不了，脾气暴躁，一点儿都碰不得，就像他身上从头顶到脚尖斑斑点点长满一身的疱疹一样。一块尿布和一件薄白布衬衫已放好在衣柜上面。娜塔丽知道，为了外出搭车而给他穿上衣服，他也许会有一通大哭大号，所以还不如把这件事留在末了去做。正当她把衣箱的皮带扣紧，使了点儿劲便汗水直冒的时候，埃伦进来招呼她。“汽车再过半小时就到了，亲爱的。”

“我知道，我马上就好。”

他戴一顶旧的蓝色贝雷帽，穿一身寒酸的旧灰色衣裤，模样便完全像一个意大利的长途汽车乘客。娜塔丽本来就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提醒他一句，别像往常那样穿得花里胡哨的出门旅行。这下可好，他显得很通情达理，准备出发。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像是发霉的天花板，画在上面的小天使们都快要一片片剥落了。“这地方确实破落了，我怎么一直觉察到。”他转身出去的时候，又指了一下开着的窗子和外面远处的教堂，说了一句：“你不会很快就能有一间卧室，看到像这样的美景，是吗？”

在娜塔丽心头，这一回离去并不像是真正的永别。多少次，她告别过这幢上帝都不垂怜的托斯卡纳别墅，打算再也不回来；多少次，她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看见这古旧的大门连同它的铸铁孔雀，这处处裂缝的黄色灰泥园墙，这红瓦的塔楼——它曾经是拜伦的睡处！一九三九年，她是多么轻率地首次来到这儿啊，只打算待上两三个月，为的是重新把莱斯里斯鲁特抓到手里，想不到它竟是一片越陷越深的流沙！她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第一夜的情景浮现在她的脑际，驱之不去——软缎帷幔的四柱床发出发霉气味，墙壁里的老鼠大声啃啮，雷声震耳，风雨肆虐，电光闪闪，把锡耶纳映照得一片阴森可怖，从开着的窗口看去，宛如一幅埃尔·格列柯⁽¹⁾画的《托莱多风景》。

最后一分钟的犹豫涌上心头。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呢？他们刚要安下心来，准备在软禁似的条件下勉强度日。除了那个维尔纳·贝克，谁也不来找他们的麻烦。小娃娃有奶吃——山羊奶，他吃了倒也长得很好——大人也有够吃的食物。牧山银行⁽²⁾的银行家们知道埃伦在纽约有财产，不让他们缺少钱花。这些全都是真的。但是，自从最后一次和贝克会面以后，她就凭本能行事，现在已是欲罢不能。从那以后，埃伦对贝克应付得十分妥帖周到，给他送去广播讲话的提纲，接受他的修改意见，以示巴结讨好，终于哄骗到官方的许可，得以暂时避开锡耶纳的溽暑，去海边逗留一两个星期，在福洛尼卡海滨的萨切尔多特家做客。

两只衣箱的皮带都已扣紧，一只箱子里全是路易斯的東西，另一只装了她最起码的必需品。拉宾诺维茨的嘱咐可是严肃的：“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自从得到他传来的密

信，娜塔丽每天都步行六英里。她的两脚起了泡，然后又结成硬茧，她觉得自己身体很结实。卡斯泰尔诺沃递给她一张卷烟纸和一只放大镜的时候，她着实吃了一惊。“挺像电影，是不是？”他这么说了。现在是该把纸片毁掉的时候了。她从手提包里把它取出来，在手心上摊开。

亲爱的娜塔丽，很高兴你要来。告诉叔叔轻装上路，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我惦记孩子，也惦记你。一切都会顺利。爱。

肉眼简直无法辨认的蝇头小字，直到此刻还使她激动不已。几个月没收到拜伦的信了，她手头所有为数不多的几封，都已被她读得烂成了纸片。

她记忆中关于拜伦的一切，尽是一成不变、翻来覆去的那么一些内容，跟陈年的家庭电影一样。她和拜伦天各一方，度过了以往两年的日子，她甚至不知道他如今是死是活。红十字会转来的他的最后几封信——好几个月以前，他从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一座小镇奥尔巴尼写来的——她从中感到战斗生活正在使他发生变化：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曾经使她神魂颠倒的快乐逍遥的公子哥儿了。卡斯泰尔诺沃和拉宾诺维茨之间有联系的消息以及卷烟纸上的密信使她心乱如麻，无法平静，虽然常识告诉她，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话语中除了一个犹太人的好心好意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这张纸片她真舍不得丢掉，但她还是把它搓成一个小球，从洗澡盆的出水口里冲走了。她给孩子穿上衣服，最后又朝这个好像一个大糖果盒似的奢华房间四下里望了望。她久久凝视着那张大床，这几年来，她在那上面尝尽了孤眠独宿的滋味，只有撩人的美梦和荒诞的遐想。

“快来，路易斯，”她说，“我们回家去。”

没跟仆人们告别。埃伦把几个壁橱里装得满满的衣服都留下了，全部藏书也没拿走一本，他书桌上堆得高高的文件夹里都是关于马丁·路德的草稿。娜塔丽给女仆和花匠交代了任务，要在两个星期后他们回来之前完成。仆人们都是聪明人，意大利仆人尤其如此。厨娘、女仆和两个花匠都在大门口站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的目光都是严肃的，他们的举动则是不知所措。厨娘给了孩子一根棒棒糖，车子一开动，她就哭了。

萨切尔多特的汽车是他那个性子暴躁的儿子开来的，他要在锡耶纳待下去，并且为了他的基督徒女朋友——他的家人都这么怀疑——正在学习天主教的教理。反犹太人的法律禁止改变宗教信仰，但是在锡耶纳，人们对法西斯的法令常常置之不理。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敞开的薄衬衫，头发浓密蓬乱，嘴朝下撇着，嘴角叼着一支香烟，一声不吭，把他们送到几乎阒无一人的兵营广场，让他们下了车，便开走了。

锡耶纳本来就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现在则显得不像有人居住了。宽阔的广场上，几处买卖人的摊位都是空着的，也没人照看。稍晚一点儿，如果有一卡车蔬菜或鲜货从海边运来，兴许会有点儿买卖，但也不

会有多少；什么东西都得配给，连大蒜和洋葱都不例外。市政厅高塔的长条影子投在烫人的广场地面上，几个闲聊的人像机器转动一般跟着影子转动，仿佛是一个大日晷上的几个小人像。娜塔丽和埃伦坐在唯一开门营业的咖啡店门外，喝着带有涩味的代用品橘子苏打水。回想起赛马节喧闹的人群，把这个耸立着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圆形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本城各区的五彩缤纷的游行队列，那如痴如狂的赛马，全都停止了，全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座被历史遗忘的小城消磨了它一生中的几个年头。真是古怪，埃伦会在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更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是，她也陪他流亡在这儿。

汽车回来了，小伙子埋怨他们说公共汽车都快开了。他们没上车站去等车，为的是避开警察。准许他们到福洛尼卡去小住的证明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从罗马搞出来的，看见的人越少越好。一到车站，公共汽车司机就不耐烦地挥手要他们赶快上车，他们便在一个无聊得直打哈欠的警察的眼皮底下扬长而去。

公共汽车突突地开出了高大的城墙，在一条狭窄的泥土路上蹦蹦跳跳，朝西开去。萨切尔多特夫妇虽然衣着朴素，坐在车上却也不失殷实业主的气派，老两口儿都是一副茫然若失、凄凉哀伤的表情，并且跟许多老年夫妻一样，两人脸上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路易斯在娜塔丽怀中睡着了。车上的窗子是开着的，芬芳的田野气息扑鼻而来，其中还混杂着木炭汽车的煤气发生器里冒出来的像是烧木柴似的烟火气味，这气味奇怪又好闻。米丽娅姆快活地跟她妈妈唠叨个没完，她爸爸自顾自凝视着车外疾驰的风景。公路每转一个弯，就展现出一幅幅宏伟的景色：山头的村落、绿色山坡上的农庄、沿山而上的葡萄园。公共汽车嘎嘎作响，开下一段陡坡路，经过了沃尔泰拉，到马萨马里蒂马停了下来。这是一座小山头上的城镇，跟锡耶纳一样安静，它古老的灰色石头房屋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儿的小广场上，空喊胜利的红红绿绿的招贴画正好跟教堂和市政厅久经风吹雨打的旧屋面形成强烈对比，这个对比又一次使娜塔丽对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事无成很有感触。意大利实在是太疲惫、太聪明、太妩媚了，因而扮演不了带枪的恶霸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完全是劳民伤财。不幸的是，德国人却以十足的条顿人的认真态度仿效了这场嗜血的字谜游戏，来一阵乱砍乱杀。娜塔丽一手抱着不会走路的娃娃，一手提着一只衣箱，费劲地走向火车站，一路上，她疲惫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她的另一只箱子由埃伦拿着，他还拿着自己的一只箱子。

一列窄轨小火车咔嚓咔嚓开进站来，检票员只顾在一张张车票上打孔，顾不得看一看乘客的脸孔。车站里和火车上谁也没查验他们的证件，在整个马萨马里蒂马，他们只看见一个警察，靠在支着的自行车上打盹儿。路易斯又醒了，兴致盎然地看着车外山坡上的农夫、吃草的羊群和牲口、山边丑陋的矿井的洞口、大堆大堆的褐色矿渣垃圾、高大的传送带、粗木的支架和高塔。火车绕过一个山弯，在山岩下面，远远看得见地中海波光粼粼。娜塔丽屏住了呼吸，若隐若现的地平线上她看得

见星星点点的、起伏的海岛，那就是他们逃往里斯本去的通道。

萨切尔多特一家在福洛尼卡的夏季别墅是一幢木头盒子似的灰泥粉刷的房子，正好坐落在海滩上，房子外表漆成蓝色。隔一条路，对面就是公园，古树参天，浓荫蔽地，丛丛棕榈，叶子张得大大的，使这地方显得格外幽静自在。这房子的门窗都用木板封起，里面一片漆黑，又闷又热，弥漫着阴湿腐烂的气味。卡斯泰尔诺沃和他妻子卸下了遮挡暴风雨的百叶窗，打开了窗子，让海风吹进来。娜塔丽把路易斯放在曾经是米丽娅姆睡过的婴儿床上，让他安睡，萨切尔多特便把娜塔丽和埃伦带到当地小小的警察所去。睡眠惺忪的警长见到从罗马来的准许文件，显得有点儿肃然起敬，他按照规定盖上了印章，还站起来跟他们握手。他说，他有一个兄弟在纽瓦克开花店，赚了不少钱。意大利并不是真的跟美国有什么争执，全是德国人，只是你对这些见鬼的德国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星期过去了，拉宾诺维茨没来信。娜塔丽纵情享受这海滩的乐趣，以此作为镇静剂去对付那使她备受煎熬的焦急心情。路易斯整天都和米丽娅姆在沙滩上游戏，也常在海水里浸泡，肤色逐渐变黑，满身的疱疹和他的急躁脾气也消退了。有一个安息日的夜晚，他们正要在点上蜡烛的餐桌前就座，门铃响了，进来一个脏汉子，脸上是三天没刮过的青胡子楂儿。他名叫弗兰肯塔尔，他说自己是从阿夫兰·拉宾诺维茨那里来的。他举止粗鲁，言语俗气，神情倦怠。萨切尔多特请他一起用饭，他这才脱下破帽子，举止也显得斯文起来，还带点儿腼腆。他指着餐桌上的蜡烛说：“安息日吗？自从我祖母死了以后，我就没见过蜡烛。”

他在福洛尼卡北面运输铁矿砂的港口皮翁比诺的码头上做工，他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他父亲早年也在码头上干活儿，他祖父倒是一个希伯来学者，他们的家道已是今不如昔。除了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之外，他什么也不懂。他等两个孩子上床睡了以后，便开始谈正事。消息不妙。两艘原先一直从科西嘉非法运送难民到里斯本去的土耳其货船把英国的通航证弄丢了，通不过直布罗陀。那条路线完结了。

他们还是要照原定计划取道厄尔巴岛，上科西嘉去。拉宾诺维茨正在安排，设法把他们从科西嘉送往马赛，大多数救援机构都在那里活动。从马赛去巴勒斯坦或里斯本，有几条路线。这些都是拉宾诺维茨带来的口信。但是，弗兰肯塔尔告诉他们，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可以到达马赛。大约每星期都有船从皮翁比诺开出，装运厄尔巴岛或马萨马里蒂马的铁矿砂去马赛，再转运到鲁尔去。英国海军从来不找矿砂船的麻烦。他认得一个船长，他肯把他们直接带到马赛，每人付他五百美元就行。

他们还坐在餐桌边，在越来越短的烛光中喝着代替咖啡的菊苣茶。杰斯特罗冷冰冰地说：“我从纽约上船，到达巴黎，花了五百美元，还是头等舱。”

“教授先生，那是太平年月。你们走另一条路，天知道你们要在厄尔巴或科西嘉等上多久。在矿砂船上，你们睡在床上，直线航路，三天到

达，孩子们也安全。”

他走了之后，杰斯特罗头一个开口，既是挖苦又是打趣。“要是我们乘上矿砂船，这位老兄便好从我们的钱中大捞一把。”

“你信得过他吗？”娜塔丽问卡斯泰尔诺沃。

“我知道他是从拉宾诺维茨那里来的。”

“你是怎么跟阿夫兰联系的？”

“打电报，说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不然就是像他这么个送信人。你问这干什么？”

“我在想不如干脆回锡耶纳去。”

萨切尔多特用手臂搂住他的神色惊恐的妻子，对他的女婿说：“娜塔丽说得不错。你说过的，我们上里斯本去，决不经过法国。”

“是的，爸爸，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卡斯泰尔诺沃说，故意装出异常克制的样子，“所以我们还得稍微商量一下。”

娜塔丽对杰斯特罗说：“我上里斯本去跟拜伦会面的时候，维希的警察把我拖出火车查验我的证件，幸好我的证件是齐全的。他们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的背脊都冰冷了。”她又对卡斯泰尔诺沃说：“我们这些非法旅行的犹太人，如今在法国能向谁求援呢？要是他们把我们关起来的话，怎么办呢？我就可能会跟路易斯分开！”

“阿夫兰会设法给我们搞到过境签证，”卡斯泰尔诺沃说，“证件总能搞得到的。”

“假证件，你是说。”萨切尔多特说。

“可以通行的证件。”

杰斯特罗说：“我们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我们都已经走在路上了。我承认，我从来就不喜欢从一座岛上跳到另一座岛上的计划。既然我们要到马赛去，依我看，我们何不就搭矿砂船呢。出一笔大钱，一次舒舒服服的旅行，这就是我的主意。”

卡斯泰尔诺沃沉不住气，急忙挥动两手。“可是你瞧，这些矿砂船的情况我早就全知道了。它们停靠在马赛警卫最森严的地段，周围是高高的栅栏，有法国军队巡逻，还有停战委员会派来的德国监督。船长可不为你操心，他只要你的钱。要是他碰上了什么危险——哼！他自己的脑袋最要紧。取道海岛的路线，一路上照料我们的都是拉宾诺维茨的熟人。”

“我在考虑我妻子和我一起回去。”萨切尔多特十分严肃地对杰斯特罗说，“当然，我们还必须好好商量一下。我们的儿子还在那儿，这你是知道的。”老妇人用手帕捂住鼻子抽噎起来。

杰斯特罗立即说：“自然啰，那里是你们的家。我们呢，只有继续向前走才比较安全。”

老两口儿上楼去了。杰斯特罗和卡斯泰尔诺沃又为矿砂船辩论了一些时候。卡斯泰尔诺沃声称，他决不把一家人的性命交托给一个收买来的意大利人。半路上价钱又会跳上一跳；那家伙可能收了你的钱，又不把你送到目的地；他可能会把一伙人全体出卖掉。从事抵抗运动的人总比只知道伸手要钱的家伙靠得住些。

最后，杰斯特罗说：“好吧，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呢还是权威？如果是权威，那你决定算了。”

卡斯泰尔诺沃干笑一声，摇摇手，表示不同意由个人做出决定。

“那么，我现在投票赞成搭矿砂船。”

安娜·卡斯泰尔诺沃说：“加上我一票。”

“你是一头笨骡。”她丈夫说，但是他的声调是充满爱怜的怪腔。他又转向娜塔丽：“你怎么样？”

“矿砂船。”

卡斯泰尔诺沃噘起嘴，轻轻敲一下桌子，站了起来。“那就这样决定了。”

一个灰暗阴凉的下午，娜塔丽步行了八英里之后回家，远远看见有辆汽车停在屋旁。在福洛尼卡，私人汽车是罕见的。她加快步子，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像是在祈祷：“但愿平安无事。”她走近些，认出是一辆梅赛德斯牌汽车。房子里边，杰斯特罗和维尔纳·贝克坐在餐桌边喝茶，还有一碟蛋糕。那张没铺桌布的餐桌上摊着几份杰斯特罗广播讲话的黄色打字稿。

维尔纳·贝克站起来，满脸笑容，向她鞠躬。“非常高兴。好久没见了！”她好不容易才进出一句客套话回答他。他瞧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党卫军制服，告罪似的轻轻笑了一声：“唉，对了，请别介意我这身吓人的化装舞会打扮。我是在西部各港口做一次旅行，亨利太太，为了莫名其妙的燃油短缺，我们国家要为意大利负担百分之百的供应。我们确实知道燃油都漏到黑市上去了。意大利人看见这身制服比较肯说实话，我这个党卫军的头衔纯粹是荣誉性质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好得很，这海边的空气对你确实有神效。孩子呢？他好吗？我真想看看他。”

娜塔丽竭尽全力用正常的声调说话：“我去把他抱来好吗？你能在这儿待多久？”

“可惜，不能久留，我要去皮翁比诺办事。福洛尼卡离大路不远，我这才想起顺路进来一下，向你们致意。”

“那我就去抱他来。”

二楼的卡斯泰尔诺沃夫妇脸无血色，神情惊恐，坐在他们的卧室里，房门大开。医生向她招手，轻声问她：“就是这个人吗？”

“是的。”

“我听见他说了皮翁比诺。”

“他是在旅行视察。”

另一个房间里，米丽娅姆正用一只布头做的玩具熊逗着路易斯玩。娜塔丽把孩子从小床上抱起来，小姑娘抬起头看她，神情像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成年妇人。“你抱他上哪儿去？”

“楼下，马上回来。”

“可是楼下有一个德国人。”

娜塔丽伸出一根指头放在嘴唇上，便把张大嘴巴打哈欠的路易斯抱了出来。她在楼梯上听见贝克提高了嗓门，就站住了。“杰斯特罗博士，所有这四篇广播稿子，照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不是吗？篇篇都是珠玑啊，你没法儿动它一个字。为什么不马上录音呢？至少是头两篇。”

杰斯特罗的声音沉着平静：“维尔纳，从前有一个出版商人劝说诗人艾尔弗雷德·豪斯曼⁽³⁾把他要扔掉的一些文章印出来。豪斯曼用这么两句话把他顶回去了：‘我不是说这些文章不好，我是说作为我的文章，它们还不够好。’”

“说得真妙，可是对我们来说，时间是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你在战争结束之前不能把这些讲话润色得合乎你的胃口，那岂不全都成了无的放矢吗？”

杰斯特罗的笑声像是表示会心的喜悦。“说得很到家，维尔纳。”

“我可绝对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保护着你，使你免受痛苦的骚扰。你跟我说，你需要的就是在海边住上一两个星期。万一这件事情不再让我管，杰斯特罗博士，那你可真要后悔莫及了。”

一阵沉默。

娜塔丽急忙下楼，走进餐厅。贝克站起来，对着孩子满脸堆笑。“好家伙，他可长大了许多！”他把眼镜塞进胸前的口袋里，伸出两臂，“给我抱一下，好吗？你们真不知道我多么想念我的克劳斯，我最小的儿子！”

把儿子放进这个穿制服的家伙的手中，娜塔丽感到一阵恶心，不过贝克博士接过孩子的动作倒也老练轻柔。路易斯开心地朝他笑。贝克博士的眼睛湿润了，讲话也故意装得小声小气。“好啊，喂！喂，快乐的小家伙！我们是朋友，是吗？我们两个不搞政治，嗯？好啊！要我的眼镜，是不是？”他把眼镜从路易斯紧紧攥住的小手里拿过来，“我们都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眼镜。瞧，你妈妈不放心哩，回到她那儿去吧，告诉她，我可从来没把孩子朝地上摔过。”

娜塔丽紧紧抱住孩子，放宽了心，坐了下来。贝克重新就座，戴上眼镜，脸上又是一副严厉的神色。“就这样吧。五天以后我就可以结束旅行回来，我建议你们两位跟我一起去罗马。杰斯特罗博士，你必须准备

好广播稿去录音。我已经安排好旅馆，对于这件事情，我可非常坚决。”

杰斯特罗耸起双肩，摊开两臂，开玩笑似的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可怜相，说：“五天！也好，我可以力争做出点儿事来。可是，后面两篇稿子我是无能为力的，维尔纳。它们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笔记。头一篇或者头两篇，亲爱的伙伴，我还可以试一试，把它们马马虎虎地赶出来，但是如果你非四篇全要不可，那我只能像一匹拖不动车的老马一样躺倒不干了。”

贝克拍拍老人的膝盖：“把头两篇搞好等我回来。那就瞧你的了。”

“我也得上罗马去，果真需要吗？”娜塔丽问。

“是的。”

“然后我们还要回锡耶纳去？”

“你愿意回去就回去。”贝克心不在焉地说，一边看手表，一边站起来。埃伦送他出去。

卡斯泰尔诺沃夫妇走下楼来，米丽娅姆踮着脚跟在她妈妈的裙子后面。她探出头来，像戏台上的演员那样用耳语问娜塔丽：“德国人走了吗？”

“走了，不在这里了。”

“他叫路易斯吃苦了吗？”

“没有，没有，路易斯好得很。”娜塔丽紧紧抱住孩子，就像是他跌倒了把他抱起来一般，“你们两个到外边门廊上去玩，好不好？”

“我们可以吃块蛋糕吗？”

“可以。”

四个大人立即在餐厅里开了个秘密会议。现在已是危急关头，杰斯特罗必须立即转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决定，卡斯泰尔诺沃必须去找弗兰肯塔尔商量，但是不能在电话里谈。下午的公共汽车半小时后就要开车，医生戴上帽子便出发了。接着是惶恐不安的一夜，他妻子一夜没合眼，直到他第二天一大早回来，才算把心放下。弗兰肯塔尔的建议是他们最好还是向海岛出发，因为上星期刚开走一艘矿砂船。下一班开往厄尔巴岛的渡轮是后天。

“那就是上科西嘉去啰。”娜塔丽说，难以抑制的快乐掩盖了她心头的怦怦乱跳。

“去厄尔巴，”医生说，“我们得到了那儿再等，科西嘉方面的事情还没进行。”

“也好，”杰斯特罗说，“拿破仑当年能从厄尔巴出走，我们也一定能办到。”

他们逃离的那天早晨，大雨如注，狂风怒号。惊涛骇浪冲击着皮翁

比诺海滨一带的海堤，浪头比海堤还高。乘客们三三两两开始登上码头边颠簸的小渡轮。远处一间棚屋里有三个海关警卫，淋不着一滴雨，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抽着烟斗，呷着酒。弗兰肯塔尔已经准备好证明文件，买好了船票；因为厄尔巴岛上有监狱，所以旅客必须经过批准。但是，谁也不来检查证明文件。这几个私自潜逃的人混在其他打着雨伞的旅客中间登上了渡轮。铁链哐啷哐啷地响，柴油机呛着喷出刺鼻的浓烟，渡轮摇摇晃晃驶离了停泊地。弗兰肯塔尔向他们挥手告别，还若无其事地大喊一声“再见”，他们就这么出走了！

回头朝陆地上看，只见它笼罩在滂沱大雨和皮翁比诺高炉的烟雾中。娜塔丽回想起头一天夜里，火车车窗外高炉喷出的红色火焰把路易斯吓得一通大哭，惹来一个查票员检查乘客的证件。米丽娅姆操起她银铃一般清脆的托斯卡纳土腔，乱扯了一通意大利儿语去分散路易斯的注意力，也分散了那个查票员的注意力，把他逗得笑呵呵地走开了，没给他们找一点儿麻烦。尽管她心头充满噩梦一般的恐惧，但在从意大利出走的路上，出现的险情只此一遭。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经过一段令人头晕目眩的缓慢航行，厄尔巴岛终于在蒙蒙雨色中隐隐逼近，云遮雾障，青山起伏。他们下船的地方是一处海风很大的马蹄形港埠，临海一带都是旧房屋，一座古老的堡垒居高临下。遵照弗兰肯塔尔的嘱咐，安娜披上一条白头巾，娜塔丽披上一条蓝头巾，埃伦嘴里衔了一个烟斗。一个体态犹如枯树的老人赶了一辆骡车在他们面前停下，招手叫他们上车，随即用一块脏兮兮的帆布当作雨帘把车子罩上。接着便是很长很长的上山旅程，骡车一路颠簸滑行。透过窗格子上镶嵌的薄云母片朝外看，山上的葡萄园和农田都是笼罩在雨雾中的一团团模糊不清的浓绿。帆布里面的空气又霉又闷，骡膻味冲得人透不过气来。赶车的老人没说过一句话，路易斯一路上都在睡觉。骡车终于停下了，赶车的人翻开雨布，娜塔丽提起僵硬的两腿踏下车子，正好踩在一处水洼里。他们来到一座斜坡上的山村的石铺广场上，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连狗也看不见一只。暮色已临，雨也停了，淌着雨水的石头老教堂正面呈现一片深紫色。这儿的宁静简直令人害怕。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娜塔丽用意大利话问赶车的。她的正常的说话声音听起来竟像是大声吆喝。

赶车的第一次开口：“马尔恰纳。”

- (1) 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
- (2) 锡耶纳牧山银行成立于1472年，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银行。
- (3) 艾尔弗雷德·豪斯曼（1859—1936），英国诗人，剑桥大学教授。

第三十五章

贝尔埃尔骑术学校的马夫们正在侍弄又是嘶叫又是尥蹶子的数量可观的马匹，但此刻在场的骑手只有梅德琳和拜伦两人。梅德琳全身的衣着都是刚从硬纸盒里取出来的全新货色：浅黄色马裤，柔软锃亮的棕色马靴，男式羽饰帽子。拜伦穿了一件华伦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运动衫，一条褪了色的粗蓝布工装裤，一双帆布胶鞋。一个衣服龌龊的干瘪马夫把他打量了一下，牵来一匹名叫杰克·弗罗斯特的毛色纯黑的高头大马。拜伦把两边的马镫调整好，翻身上马。杰克·弗罗斯特登时贴着两耳，翻动着红通通的眼珠子，撒腿朝峡谷发疯似的飞跑。这匹马力大无比，飞跑起来倒是平平稳稳，拜伦索性放松缰绳，任它跑个痛快。经过小径上当道横着的一块白色磨石时，杰克·弗罗斯特前蹄腾空，耸起脊背，大声嘶叫，鼻孔喷气，表演了一个好莱坞式的极度惊险镜头。拜伦颇费了点儿劲，才没摔下马。这马显然得出结论，此人是一个骑马的好手，也就安静下来，还掉转头来，像是询问似的朝他看了一眼。拜伦看见梅德琳从后面跟来，穿过杰克·弗罗斯特方才扬起此刻正在沉落的尘土。“好哇，你喜欢跑，你就跑吧，马儿。”他一面说，一面把两腿一夹，“继续前进。”

杰克·弗罗斯特急忙重新开步，纵身跃上一条陡峭的盘山小路，闪电似的沿着峡谷的山坡直奔山顶，快得令人毛发直竖。到得山顶，它便站定不动，低头喘气，声如鲸鱼喷水。拜伦经过这一番震颠，身心大快，立即下马，把它拴在一棵树上，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下面马蹄得得，梅德琳也上来了，浑身一层尘土。“你的马怎么了？”她大声问。

“我想，它需要活动活动。”

她哧哧地笑着，让拜伦扶她下马。“我还以为它也许是约好了要上圣弗朗西斯科去赴早宴哩。”

他们并肩坐在一块宽阔平坦的岩石上，视线越过峡谷，眺望阳光照射下的粗犷的群山。蜥蜴在山岩上追逐食物，苍鹰在他们下面的半空中盘旋，厉声叫着。两匹马都在喷气踢腾，把它们身上的鞍辔弄得叮当作响。这声响更衬托出山顶的寂静。

拜伦等着梅德琳说话。这次骑马出游是她硬求着他的，她也没说明为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没什么麻烦事吧，梅蒂？”

“哦，勃拉尼，我碰上了一大堆麻烦。不是的！不！”她忍不住一阵笑，“瞧你的脸！像一台电传打字机那么灵敏，好哥哥。天哪，难道那一回我是吃亏了吗？我没怀孕，勃拉尼，别用枪口对着人。”

他搔着头皮，勉强露出个笑容。

她没好气地伸出一根指头朝他晃动。“瞧你，对自己的妹妹竟会想到

那么坏的事情上去！不是的，我是为了调换工作伤脑筋，不过，”——她很快用一个金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我不能在妈妈面前跟你谈这件事。”

“你在这儿吸烟行吗？我看见有块牌子上说这个峡谷容易失火。”

她耸一下肩，深深地吸一口烟。“你记得莱尼·斯普雷雷根吗？”

“当然。”

“环球公司请他担任制片人，他要我做助手。”

“克里弗兰怎么说呢？”

“大发雷霆！气坏了。”她朝拜伦笑笑。她的脸上泛起红晕，两眼射出热切的光芒。“我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从一星期一百五十美元到一星期两百美元，这可是了不起的升级呀，你瞧。”

“可不是，真慷慨，梅蒂。趁此机会摆脱克里弗兰，那就更好了。”

她脸上的表情仍然温柔可爱，但是亨利家特有的坚定口气已听得出来了。“唉，你老是低估了休，是不是？听众们喜欢他。当然，拍电影比卖肥皂、卖泻药强多了，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是靠得住的。休甚至还给了我他的公司里一笔小小的股份。这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梅德琳，你应该抓牢环球公司这个机会。”

“告诉我一件事情，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如果有，那也一定不是有意的。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怕。”

“他不了解我。”

“你要我说吗？我敢打赌，你是为了他在杰妮丝家里吻的我，是吧？”她咧开嘴朝他笑着，一副调皮相，“我敢打赌，这件事还在你心头作怪。我的上帝，你当时告诉我你看见我们俩的时候，你的眼神真像要杀人似的。”

拜伦仍然愿意把这件事从他的记忆中抹掉：那个细皮白肉的已婚的肥胖男人把梅德琳搂在怀里，她的裙子后摆朝上翻，露出粉红色的大腿和雪白的吊袜带。“好吧，你要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已经照办了。”

“勃拉尼，”——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休·克里弗兰提出和我结婚。”拜伦脸上毫无反应。她满脸通红，急忙说下去：“麻烦就在这里，所以我必须找个人谈谈。妈妈只知道一本正经，她听了这件事准会气得一命呜呼。再说，她的问题也够多的了——怎么了，你这样一言不发，看来是不高兴，好哥哥！可是，你不了解休。他这个人跟我们是同样的，亲爱的，他实在是一个很懂事、软性子、孤孤单单的人。”

“有老婆和三个孩子陪伴还不够吗？”

梅德琳苦笑一声：“依我看，那是不得已。”

“他向你求婚了吗？”

“哦，亲爱的，如今没有求婚这种事了。”她轻蔑地把手一挥，“你向娜塔丽求过婚吗？”

“当然，没少说话。”

“好啊，你算是一个稀罕的老古董。咱们亨利一家全是的。休已经在办离婚了。”

“他在办了吗？”拜伦站起来，踱来踱去，两脚踩在全是小石子的泥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你该跟爸爸谈。”

“爸爸？别提了，他会拿着马鞭去找休的。”

“他是为了你才和他妻子离婚的吗？”

“哦，克莱尔，他的妻子，是一个怪物，完全精神失常，一个蠢女人，他二十一岁就和她结婚了。她害怕失掉他，害怕得就像要发疯似的，可是又要把他踩在脚底下。她只知道朝精神分析医生那儿跑，花钱像个女公爵。可不是，一年前她到处大发神经，胡言乱语，对我造谣毁谤，不知道说了多少威胁恐吓的话，使他不得不买件貂皮大衣求她息怒。她真是一个没羞没臊的东西，勃拉尼，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当然，她还挑拨孩子们来折磨他。”

“听我说，今天就给环球公司打电话。”他停了下来，站在她面前，“告诉那家伙，星期一就到他那里上班。”

“我估计你会这么说。”她庄严地仰头看着他，声音却是颤抖的，“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做到。”

拜伦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对他妹妹又是厌恶又是心碎的同情，说道：“那么，是认真的了。”

“是的。”

他的声音变小了。“认真到什么程度？”

“我已经告诉你啦。”她的口气又变得令人恼火了，“这件事不需要动用马鞭和猎枪。不过，是很认真的。”

他仔细打量看她的脸，深深叹了一口气。这姑娘温柔坦率的面孔就像一个皮制的面具一样让人看不透。“他多大年纪？”

“三十四岁。”她看了一下手表，“哥，你得开车去接妈妈，带她上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的午餐食堂去跟我们碰头。我们这就骑马回去吧。”

“也许我要在电影制片厂里跟他谈谈。”

标致的“皮面具”微微露出渴望的神情，像是松了一口气。“你？谈什么呢？”

“就谈这件事。”

她把嘴一撇：“你要带一支猎枪去吗，好哥哥？”

“不。如果他想跟你结婚，那他应该乐意跟我谈谈。”

“我没法儿不让你谈，随你的便。”她把一只脚伸进马镫，“帮我跨上去，勃拉尼，我们晚了。”

在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那宽大、拥挤、明亮的自助餐厅里，罗达睁圆了两眼，伸长脖子，简直没吃什么东西，只顾不停地说：“你瞧，梅蒂，那不是汉弗莱·鲍嘉⁽¹⁾吗？——我喜欢的明星，还有贝蒂·戴维斯⁽²⁾！银幕外的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

休·克里弗兰向她解释，大明星们都有自己的豪华餐室，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喜欢光顾一下职工的午餐食堂，吃一块三明治，喝一杯牛奶。克里弗兰跟电影明星一样，穿了一件晨衣来吃午饭，脸上还带着拍电影的妆容。拜伦瞧见他这副模样，又觉得讨厌他了，但是他那套装模作样的谈吐和谄笑显然使罗达觉得有趣，而他圆滑周到、春风满面的神气也给她留下了好印象。两套无线电广播节目——原有的业余游艺节目和对军人广播的《快乐时光》——都很有号召力，正在摄制的电影短片眼见会有更大的进账。梅德琳的一星期一百五十美元大约是拜伦在潜艇上的薪水的两倍，如果她接受环球公司的聘请，就可以赚得比她父亲当重型巡洋舰舰长还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午饭后参观了短片《快乐时光》的摄制，拜伦便很反感。士兵们和水兵们成了克里弗兰的假装是即兴笑话的不值一文的笑料，这些笑话都用印刷体写在大纸板上，高高竖在摄影机镜头拍不到的地方，没有一个观众。梅德琳后来解释说，导演会拼接上一些聚精会神、哈哈大笑、热烈鼓掌的观众的镜头。拜伦觉得，就算这些假把戏都搞成功了，这样的影片也不见得会令人看了舒服。就这么一个无线电广播员，别的什么都没有，故意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拿一些身穿军服、才能平庸的孩子开开玩笑，表示他毫无架子。娱乐行业的这种种景象虽然非常低级，但显然使他母亲看得入了迷。她能有这么一个暂时忘掉悲痛的机会，拜伦感到很高兴。至于他自己，只觉得腻烦乏味，如坐针毡，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打得他两个腮帮子都酸痛了。

休息的时候到了，暂停拍片，克里弗兰向他们走来，笑容满面，拿着两纸杯咖啡。“你好像比我还需要这个，海军上将。”

梅德琳急急忙忙跑来。“妈妈，拜伦！汉弗莱·鲍嘉正在隔壁场子里拍有声片子，要去看吗？”

“那行吗？”罗达求之不得地问。

“当然行。”

“我都看得眼花缭乱了。”罗达跟在她后面说。

拜伦安坐不动，克里弗兰问他：“没兴趣？”

“克里弗兰先生，我能跟你谈谈吗？”

“什么事？”

“梅德琳告诉我环球公司想聘请她。”

“哦，来吧。”拜伦和他一起走进一间用胶合板隔起来的化妆室，两人同在椅子上坐下，椅子对着一面用小灯泡镶边的镜子。“拜伦，别让她接受那个工作。”

“为什么不？人家给的钱多。”

“莱尼·斯普雷雷根是一个过得去的电影剧作家，但他不是一个主管人。他靠能说会道搞到这位置。他是一个共产党，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共产党。他在环球待不长，他一走，梅德琳在好莱坞也就站不住脚，无依无靠，非走不可。”

“她说，你要跟她结婚。”

“哦，呵呵！”克里弗兰满脸堆笑，伸手掠了一下脑后的头发，“这个嘛，你就叫我休，好吗？”他看看化妆台上的一只廉价闹钟，喝掉了咖啡，一面站起身来，一面打哈哈地说，“喝咖啡休息这会儿工夫，我们就别打开那罐豆子了吧，海军上将？你在这儿待多久？”

“我请假到今天晚上为止。”拜伦也站起来，堵住了那道小门。这本来是一个无意的举动，可是这么一来，克里弗兰就出不去了。“她说，你在办离婚。”

克里弗兰客气地做了个手势，便要朝门口走。拜伦没理会他的手势。要出去，就得把这个潜艇军官挤到一边，他肥嫩的面孔变得阴沉了，可是转眼间又露出了眉飞色舞的殷勤笑容。他半边屁股坐在化妆台上，伸手摸摸下巴颏儿，眼睛捉摸着拜伦的严肃脸色。他一面用两只手把头发弄乱，一面发出轻轻的一声叹息。“好吧，拜伦，和你简单说一下，是这么回事。克莱尔，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很痛苦的不幸的女人。我也不要再说她什么坏话啦。我们三个了不起的孩子，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之间就没什么交集了。性的要求是零——不是我这方面，是她那方面。真是活受罪，我希望你永远不会碰上这号事。我们两人都找律师谈过，可是这类手续既麻烦又拖时间。结婚是容易的，可是基督神通广大，我的孩子，要脱身就难了。”

“你爱我妹妹吗？”

“你妹妹可真是了不起。她跟你说的是真话，我相信我能够办成这件事，但确实纠缠得要命。就是这么回事，拜伦。”克里弗兰发出一声无线电广播里最亲热的咯咯笑声，站了起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在该回到正经事上去了，也许晚点儿我们三个人还可以一起喝一杯。告诉她别接受斯普雷雷根那儿的工作，那是干不得的。”

梅德琳在外面忙坏了，拿着一块台词板东奔西跑，一会儿掉头跟这个人说话，一会儿又转过身去跟那个人说话。她一下子冲到拜伦身旁，他正挨着四周都是电线和灯光的门口倚墙而立。

“哎？”听这声调，好像她故意在搞什么鬼名堂。

“怎么啦？妈在哪儿？”

“哦，她一步也不肯动。导演请她留下来跟鲍嘉会面。你跟休谈过了

吗？”

“谈过了。”

“快说给我听。怎么回事？”她显得担心、兴奋，想要寻根究底，“他发火了吗？”

“没有。”

她笑了。“那么，看来你没使刀弄枪。要是那样的话，他非火冒三丈不可。”

“梅德琳，告诉他，你要辞职不干了，今天就去跟他说。听我的话准没错。告诉他，我的脾气可惹不得，随便你用什么坏字眼都行。”

她沉下脸。“他不承认他想和我结婚吗？”

“他支支吾吾。我告诉你，马上辞职。如果你真想得到他，这样也许还能促使他赶快采取行动。”

“是吗？拜伦·亨利，”她狡猾地眯起眼睛，“那可是姑娘们的心眼儿，或者照道理说应该是姑娘们的心眼儿。”

“如果他想玩弄你，这样一来，你也就看得透了。”

她把头一甩，灵巧地扭动着褶子裙下的屁股，走开了。

几个小时以后，在别墅里，拜伦小睡未醒，轻轻的敲门声把他叫醒了。“勃拉尼！”梅德琳的声音轻柔而兴奋，“你穿着衣服吗？”

西斜的太阳照在拉上的红窗帘上，映出一大块一大块亮光：是喝鸡尾酒的时候了。他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哦，过得去。”

她推门进来，背贴在关好的门上站着。“基督知道，我照你说的做了！”

“好得很。妈在哪儿？”

“我不知道，不在这儿。勃拉尼，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能这么做，真难相信。我现在只觉得自己像一个从阿尔卡特拉斯岛越狱泅水抵达岸边的逃犯。”透过窗帘射进室内的一片红光更加突出了她满脸的兴奋和狂热，“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啊！就算再过一百年，我也不会料到他有这么好。拜伦，他好得像个馅儿饼！真是美极了！没一个不中听的字眼！我脑子里迷迷糊糊的。给我一杯喝的好吗？”

拜伦穿上一件晨衣，两人一同走进客厅。他懒洋洋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她拿着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着话，黄裙的褶子不停地摆动。她是在化装室里跟他谈的，只不过个把钟头以前，在他们结束了温习第二天的台词之后。克里弗兰很温和体贴，毫不觉得意外。“哦，他可真是一个聪明鬼！你知道他一上来就怎么说来着？‘没错，小鬼，你去跟你哥哥商量，那是做对了。那就是说，你已经想辞职了。’不过，拜伦——这一点也许要让你认输——他说，你是对的。在他

抓紧离婚的当口儿，我暂且跑开，这样要好得多。要不然，克莱尔可要在我身上大找麻烦。多谢基督，你到这儿来了。”

“都决定了吗？肯定这么办了？你辞职了？”

“一点儿不错。你说，这是不是太好了？”

“你什么时候去那个‘死不肯改’的家伙那儿工作，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梅德琳想继续装出一副怒容，但是她的嘴闭得越来越紧，终于爆发出一阵大笑。“‘死不肯改’！说真的，拜伦，你倒是一个唱滑稽戏的。‘斯普雷雷根’有什么难说的呢？”

“对不起。你什么时候上他那儿去干活儿呢？”

她还在咯咯笑个不停。“下个月。我给莱尼去过电话，他也同意，并且——”

“且慢。下个月？”拜伦坐直身体，两条长了毛的赤裸的腿一下子落到地板上。

“好哥哥，当然。我得有一个月通知辞职的时间，我不能拍屁股就走，那岂不成了孩子家。”拜伦一拳头砸在咖啡桌上，书本和烟灰缸都跳了起来。梅德琳吓了一跳，提高了嗓门。“哦，你让我受不了！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难道你和爸爸不需要有人接替就可以离开军舰，一走了之吗？”

拜伦一下子站了起来。“见你的鬼，梅德琳，你想拿克里弗兰干的鬼把戏来跟我做的工作比吗？跟爸爸做的工作比吗？跟华伦的贡献比吗？我再去找这家伙。”

“别！我不要你去！”梅德琳开始哭起来，“哦，想不到你会这么粗暴、这么残酷！我提到华伦了吗？”

“该死，没有，打我到这儿以来，你从没提过。”

“我受不了了！”梅德琳尖声叫嚷，朝他挥动拳头，泪如泉涌，“你也受不了了！哦，天哪，你为什么要提他？为什么？”

这一阵疾风骤雨把拜伦压倒了，他嘀咕了一声“对不起”，伸出手臂想去抚慰她。

她退缩开去，用一只颤抖的手把眼泪擦干。她的声音还在抽咽，但是强硬坚决。“我的工作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拜伦，对千百万人民来说也是重要的。千百万！它是老老实实的工作。你想把我压服，可你没这样做的权利。你不是爸爸，就连他也没这个权利，我已经不是十六岁的孩子了。”

房门开了，罗达走了进来，捧着大包大包的東西。“嘿，孩子们，我把贝弗利山庄的铺子整个买下来了！像台风一样席卷威尔夏大街！他们得花几个星期清扫残迹！拜伦，我渴得要死，给我好好调一大杯杜松子

酒加苏打水，你肯吗，亲爱的？”她走进她的卧室。

“哦，上帝。”梅德琳轻声说，擦着眼睛。她母亲进来的时候，她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去洗个脸，梅蒂。”

“好吧。给我也再调杯酒，要浓的。”

罗达换了一件新的鲜艳的印花晨衣，马上到小厨房里去找拜伦说话了，他正在里面调酒。“亲爱的，你真的今晚就回潜艇学校去吗？那真让人难受。我还没好好瞧你一眼呢。”

“我今晚在这儿陪你，明天一大早开车走，下星期日我再来。”

“哦，好极了！你和梅蒂两个使我起死回生了，确实是这样。在华盛顿，我觉得好像是在坟墓里一样。我买了一大堆加利福尼亚的衣服，又漂亮又轻薄，式样都不相同。这儿的人做出来的货色真让人喜爱，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我要带满满一衣橱的衣服去夏威夷穿，我存心要让你们的爸爸大开一下眼界。”

“你认为你准到得了那儿吗？”

“哦，准到得了，准到得了。总有办法的，亲爱的，我是下定了决心的——哦，谢谢你，乖孩子。我想，我还是先上游泳池泡一下再喝这杯酒吧。”

房间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在一起呷着酒，梅德琳使用和解的口气说：“拜伦，你真打算等受训结束就去瑞士？海军会准许吗？”

“我不知道，这要取决于我能从国务院和驻罗马的使馆打听出什么结果。除非到了非向海军提出不可的时候，否则我不会跟海军打交道。”

她朝他的扶手椅走去，在扶手上坐下，抚摸他的面孔。“瞧，别对我这么狠心。”

“你不能再干两个星期就走吗？”

“相信我，拜伦，你帮了我大忙。这件事会办妥的，我可以发誓。”她妈妈穿着一件游泳衣、拿着一大毛巾出来了，梅德琳的声音立即变得响亮而高兴，“嘿，妈妈，好消息！你猜得着吗？我要上环球公司去工作了！”

(1) 汉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

(2) 贝蒂·戴维丝（1908—1989），美国电影演员。

第三十六章

八月初，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里，杰斯特罗—亨利的案件突然闹腾起来了。

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的朋友赫西博士从罗马回来，带来了惊人的消息，杰斯特罗和他的侄女得到一次破格优待，获准前往海滨度假，竟趁机脱逃。这桩事件还牵涉到一位锡耶纳的犹太医生，他是一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意大利当局极为震怒，赫西博士还被召到德国大使馆里接受盘问。这位面色红润的矮胖外交官在人行道旁的小咖啡馆里把这一切细细讲给斯鲁特听，详细描绘他怎样跟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一个名叫维尔纳·贝克的冷酷阴险的家伙谈话，还叫对方见鬼去吧，说到这里，半块巧克力奶油小蛋糕都在他的叉子上微微颤抖。赫西认为，杰斯特罗和他的侄女如今已处于绝境。如果他们躲起来了，将会被发现；如果他们企图逃出意大利，将会被抓住。一旦重新被捕，他们就会立即被送进一所意大利集中营。政府早已没收了杰斯特罗的别墅、他的银行存款，以及他租用的保险箱里的财物。

哦，上帝——斯鲁特一面聆听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故事，一面心里想——娜塔丽还是那个老脾气，不顾死活地一头栽进前途未卜的危险中，这一次还把孩子也带进去了！他决定不把这一严重事态通知她的母亲和拜伦——他正不断来信打听消息——直到他自己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到日内瓦去一次。犹太人的各大组织，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都在那里设有瑞士办事处。美国领事馆一向都和它们打交道，也和犹太人的地下活动有接触。关于这次逃亡他可能打听不出什么，可是另一方面，在日内瓦可以从犹太人那儿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而这类消息一般来说都还靠得住。

关于德国人消灭犹太人集中营的骇人听闻的传说就是通过这些接触点点滴滴渗透出来的。斯鲁特对这些消息本来已经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自从他证实《万湖会议纪要》的企图落空以后，自从马丁神父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以后，他已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甚至觉得自己处境危险。首先应该保存自己，不让自己发疯。归根到底，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怎能改变历史？阿尔卑斯山脉白雪皑皑，景色美丽得像画在明信片上似的，山脉的那一边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大战，还是——他深信不疑——一场秘密的大屠杀。与此同时，太阳每天升起，照样吃饭喝酒，办公桌上堆满了工作，有的是外交界的酒会宴会。细细思量，伯尔尼的战时生活也蛮不错的，这座城市本身又是这么整洁、安静和迷人！钟楼上，小小的滑稽人像叮当地报着时辰，金色的巨人抡起锤子敲响大钟，木偶们都跳一遍舞，坑里的驯熊为了吃几个胡萝卜，笨拙地跌跌撞撞表演华尔兹舞。遇上暖风吹散阿尔卑斯山上的云雾的日子，积雪的伯尔尼兹山脊跃入眼帘，白雪、红岩、蓝天，简直可以拾级而上，直达天空。只有一件事情和美丽的峰峦外面的恐怖世界相关联，那就是源源不

断来到美国大使馆大门外面的难民，他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斯鲁特乘上去日内瓦的火车，心情忧郁。三天后回到伯尔尼时，他的办公室里已经堆满了商务公文。他跟他的秘书埋头处理完这一大堆公文，很感激自己能够把心思用在有理性的事情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他婉拒了另外两个未婚同事请他共进晚餐的邀请，这两个同事有几位来此演出跳芭蕾舞的法国姑娘做伴。回到公寓里，有个偶尔偷偷和他睡觉的瑞士有夫之妇打来了电话，他也推托了。在日内瓦打听到那样的消息之后，区区声色之娱在他心目中已变得卑鄙龌龊了。他吃了点儿面包和干乳酪，便拿了一瓶威士忌酒倒在扶手椅上。

关于杰斯特罗和娜塔丽，他打听到的只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第三手传闻。不过，他还是觉得这是可信的，也是可喜的。不幸的是，同时也违背他的意愿，他又得知了大量关于消灭犹太人的情况。辞职不干，退出外交界，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好像电光广告牌上的一条警句一般，一次次重复出现。紧紧闪现在它后面的是一条红色警句：立即应征入伍。

莱斯里·斯鲁特不觉陷入一阵沉思，回顾起他的志向、他的身世、他的道德标准、他的希望，经受着对自己层层剖析的苦楚，仿佛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决定尝试一种新的终身职业，决定和一个姑娘分手或者结婚。他从来不曾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座市郊城镇里长大的，犹太人不容易在那里买房子安家。他父亲是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哲理的华尔街律师，不曾和什么犹太人结成朋友。在耶鲁大学，斯鲁特总是对犹太同学敬而远之，就是在不为人知的社交生活中也没碰到过犹太人。对于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犹太人身份，斯鲁特也曾一度感到是一件憾事，跟身为黑人比起来，大概是五十英里和一百英里的差别。

他并不是真的变了，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他向来都是只顾自己的，但是碰巧那份万湖会议的文件落到了他手中。他懂得德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些东西，别人觉得荒诞无稽，他却信以为真。从明斯克文件事件之后，到他为《万湖会议纪要》发出一阵聒噪的声音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便已是一个涉嫌人物。如果他现在为了这新证据而大声疾呼，那就不免要在国务院里永远给自己戴上一顶“犹太帮”的帽子。所以，斯鲁特倒在扶手椅上，反复思忖，瓶子里的威士忌越来越少了。

然而，来自日内瓦的新证据——尽管令人震惊，尽管令人厌恶——也并不是驳不倒的。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死去的犹太人在哪里？没有一具死尸，你就不能万无一失地证实一桩谋杀案——在这件案子里，就得有堆积如山的尸骨或者掩埋尸体的许多处万人冢。谁能把这样的证据搞到手？照相可以假造。在战争结束以前，永远不要想有驳不倒的证据；即使到了那时候，也必须是同盟国打了胜仗。日内瓦的证据和《万湖会议纪要》一样，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口头的说法、见诸文字的说法，还混杂了一些别的说法，都不过是些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更有另外一些说法，例如用死人制造肥皂之类的故事，则是从上一次大战传下来的渲染战争暴行的陈腐宣传。

如此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别人觉得难以置信，斯鲁特也不能责怪他们。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已经是陈旧的故事，一次那样的集体杀戮，死人终属有限。纳粹党人不屑费心去遮掩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劫掠，秘密杀害无辜，数以十万百万计，这样的传闻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而纳粹一概斥之为盟国的宣传或犹太人的梦呓。然而，这样的屠杀还在继续，至少斯鲁特相信是如此。《万湖会议纪要》中的计划确实正在付诸实施，在一个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恐怖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却像月球背着地球的那一面一样，人们永远没办法知道它的真相。

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苏打水灌下他的咽喉，留下一股热辣辣的余味，使他舒畅宽慰，使他感到飘飘然。他简直有点儿像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回头看着这个瘦骨嶙峋、戴着眼镜的他自己，直挺挺地躺在扶手椅和垫脚凳上，很为这个聪明家伙感到惋惜，他也许会为了该死的犹太人牺牲掉他的前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人类的一员，而且神志清醒。如果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知道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不与之斗争，人类的前途还有多少希望呢，是不是？谁又能说得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办不到的呢？只要他找到了适当的言语去向全世界诉说，去向全世界宣告，去向全世界呼吁。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做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做的？

斯鲁特知道，独自借酒浇愁到了想到马克思和基督的地步，就该适可而止了，也是该上床安歇的时候了。他便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他正卷起衬衫袖子在打字机上打一封信给拜伦·亨利，把打听来的关于娜塔丽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秘书进来了，她名叫海迪，是一个肉感风骚的金发碧眼姑娘。海迪一见斯鲁特，便要卖弄风情，不过在他看来，她就好像一块裹在裙子里边的奶油蛋糕。“日内瓦领事馆的韦恩·比尔先生说你们约好等他来的。”

“哦，是的。请他进来吧。”他把信锁进抽屉里，急忙穿上一件上衣。韦恩·比尔一进来，海迪便禁不住向这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副领事频送秋波。此人身材矮小，前额已秃了许多，但是腰板笔直，腹部平坦，两眼明亮，所以额上的光秃也就不值得介意了。他是因为心脏有杂音才从西点军校中途退学的，年已三十，步伐却仍像一个士官学员，并且一直设法重回陆军。海迪弄姿作态走了出去，比尔目送她的背影，好像有点儿出神。

“你没把文件带来？”斯鲁特关上房门。

“见鬼，没有，生怕在火车上失落这样的东西，我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如果公使决心采取行动，我会把我手头所有的东西都给他送来。”

“给你约好十点钟见他。”

“他知道是为这件事吗？”

“当然。”

比尔觉得很有难处，脑门儿上布满了皱纹。“我也认为这件事情莫测

高深。莱斯里，你也一起谈，是吗？”

“不行。人家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有神经病。”

“见鬼，莱斯里，谁说你神经病来着？你已经看过那些案卷，你知道提供材料的是什么人。你的才华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可差得远了。去他妈的，你来吧，莱斯。”

斯鲁特觉得无可奈何，也预感事情不妙，说道：“可是得由你一个人说话。”

公使穿了一套凉爽的夏服和一双粉刷得雪白的皮鞋。他说，他要去出席一个花园宴会，所以这次会见必须干脆痛快。他朝转椅上一坐，一只好眼睛注视着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的两个人。

“公使先生，感谢您从繁忙的日程中抽出这点儿时间给我。”比尔开始说，声调和手势都不免干脆痛快得过头了一点儿。

公使把手一挥，既不耐烦，也不以为然。“你有什么新的消息？”

韦恩·比尔立即开始口头汇报。有两份互不相干的证实大屠杀的过硬材料到达了他的办公室，都来自上层人士。他还从第三个来源得到目击者的宣誓证词，证明大规模屠杀的真实情况。他说得详详细细，还说了一大通什么空前浩劫、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公使的明智之类的话。

公使把脸撑在一只手上，活像一个不耐烦的法官。他问：“是什么上层人士向你证实的？”

副领事说，一个是知名的德国工业家，另一个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负责官员。如果公使需要知道名字，他可以设法征得这两位先生的同意，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你亲自跟他们谈过话吗？”

“哦，没有，公使先生！谁肯跟一个美国官员推心置腹地谈话呢，除非他们跟他非常熟。”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他们的报告的？你又怎么知道它们是真实可靠的？”

比尔略有窘色，说是得自犹太人的机构——世界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斯鲁特察觉到，公使顿时失去了兴趣，那只好眼睛转来转去，两肩垂下。“又是转过手的报告。”塔特尔说。

“公使先生，”斯鲁特按捺不住了，“关于希特勒的一个秘密计划，又能有什么别样的报告呢？”他没法儿不让他的声音里带点儿火气，“至于这个德国工业家，我自己跟他在WJC会所里谈过话，他把——”

“WJC是怎么回事？”

“世界犹太人大会。他把什么都告诉了我，只是没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此人是德国工业界的巨子。我也看到了目击者宣誓证词的文件，全都是有血有肉的毁灭性的揭露。”

“我的汇报还没有完呢，公使先生。”比尔说。

“哦，还有什么？”公使拿起一把象牙裁纸刀拍打着手掌。

比尔谈了他和日内瓦的英国领事都就新证据向国内发出内容相同的密码电报，以便秘密转给犹太人领袖。英国外交部立即把电报转给了特别指定的英国犹太人，但是美国国务院扣压了电报。现在美、英两国的犹太人领袖除了因为新透露的情况而议论纷纷外，也正因为国务院的这一举动已被发现而义愤填膺。

“这个问题我要查问一下，”公使说，把裁纸刀往桌上一扔，“以后我会告诉你的，韦恩，现在我有儿点话要跟莱斯里谈。”

“很好，公使先生。”

“在我的办公室里碰头，韦恩。”斯鲁特说。

比尔出去了，随手带上了房门。公使瞧瞧手表，揉揉他的好眼睛，对斯鲁特说：“我得走了。你听我说，莱斯，我不喜欢这种扣压电报的举动。欧洲事务司真叫我觉得莫名其妙。它对我的两封信都没理睬，一封是关于签证规定的，另一封是关于你的影印件的。”

“你为影印件写过信了？”斯鲁特急忙问，“什么时候？”

“波兰流亡政府公布材料的时候，我重新考虑了这事。所有这一切怎能是造假？统计数字，具体地点，一氧化碳密封货车，半夜里突然袭击犹太人聚居区？搜查妇女尸体的肛门和阴户是为了什么，寻找钻石珠宝吗？谁能够凭空想象出这样的事来？”斯鲁特两眼盯着公使，瞠目结舌。“就算我们承认波兰人是靠不住的，就算我们认为他们故意给德国人抹黑，以便掩盖他们自己干的混账事情，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呢？维希政府的警察把成千上万外来的犹太人跟他们的幼年子女隔离开，运走了那批做父母的，天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在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前发生的事，毫无秘密可言。我收到一份基督教青年会的详细报告，真是令人揪心。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你的影印件给国务院写了信，可那不过是好像往深井里丢下一颗石子。还有关于那签证的事，莱斯，真是太过分了。”

“我的上帝，我想你指的是品行端正证明！”斯鲁特大声说，“我已经为那件浑蛋事情打了几个月官司了。”

“一点儿不错。我简直不敢朝瑞士官员的眼睛看，莱斯里。我们并不是在作弄他们，我们恰恰是在给我们自己的国家丢丑。一个逃出虎口的犹太人怎么拿得出一份他的德国老家的警察局签发的品行端正证明呢？这分明是故意按个钉子，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这儿卡住。我们非把它废除不可。”

斯鲁特面色苍白，注视着塔特尔，清了清喉咙。“你使我重新感到人间的温暖，先生。”

公使站起身来，对着壁橱里的镜子梳好头发，把宽边草帽戴在头上摆弄好。“况且，铁路方面的情报也是怪得出奇。那些装得满满的特长列

车，确实都是从欧洲各地载运平民到波兰去的，然后掉转头来，哐啷哐啷开回来的全是空车，与此同时，德国军方却因得不到车厢和车头而焦急万状。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准是有什么蹊跷的事正在进行，莱斯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我为这件事情写过一封私人信件给总统，可是后来我又把它撕毁了。我们正在打败仗，实在不能再给他增添什么别的负担了。如果德国人打赢了，整个世界便会成为一个大屠场，要处死的并不只是犹太人。”

“我相信这一点，先生，不过——”

“好了，你去告诉韦恩·比尔把他的材料全部汇集一下。你上日内瓦去给他帮个忙，只要你办得到，就设法让那位红十字会的头面人物把他知道的事情写下来。”

“我可以试试看，先生，不过这些人对德国人都害怕得要死。”

“行，你就尽力去办吧。这一回我要把材料直接寄给萨姆纳·韦尔斯，其实你就可以担任这个信使。”他的那只好眼睛对准斯鲁特发出赏识的光彩，“嘿！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在国内度上一个美好的短短假期？”

斯鲁特顿时觉察到，这样一项使命会永远断送掉他在外交界的前程。“难道韦恩·比尔不正好是一个现成的信使吗，先生？材料都是他搜集来的。”

“重点不在于材料，他不如你熟悉这个问题。”

“塔特尔先生，车子在等着。”桌上的扩音器里发出一阵沙哑的声响。

塔特尔出去了。斯鲁特走回办公室，一开门便听见里面的欢笑声。韦恩·比尔和海迪在里面站着，显得很窘，海迪急忙夺门而出。斯鲁特向比尔传达了公使的指示。“我们越早动身越好，韦恩。公使终于对这件事情热心起来，所以我们得趁热打铁。我们就坐两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好吗？”

“我刚才和你的秘书约好出去吃午饭。”

“哦，我明白了。”

“确实，莱斯，我打算在这儿过夜，不过——”他给了斯鲁特一个男人对男人的会心微笑，“你不介意吧？”

“哦，就在我这儿做客好了，我们明天去。”

斯鲁特立即听到隔壁传来又一阵笑声。一个到手的标致姑娘比在远处受罪遭难的芸芸众生更为重要，这是人的天性，永远也改变不了。

办公桌上早晨到达的邮件中，有一份赫西博士寄来的正式报告，概述了亨利一杰斯特罗案件的情况。斯鲁特把它归进了一个标着“娜塔丽”字样的卷宗夹子，然后把没写完的给拜伦的信撕碎。也许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领事馆传来，或许甚至从里斯本传来。坏消

息则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第三十七章

巴穆·弗莱德里克·柯比穿着一件衬衫，捋起袖子，坐在一张租来的旧办公桌前。这是一幢尘封垢积的办公大楼，离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不远。柯比抓紧时间工作，想赶在罗达坐火车到达之前完成一份报告。他心绪不宁，一半是因为对这一次的相见很担心，一半是因为万尼瓦尔·布什要寻根究底弄清事实真相，并且还挑出了报告中含混不清的地方。说实话，有关建造一座铀反应堆所需的纯石墨的来源问题，各方面的情况都是暗淡的。连天气也是如此。八月里的这个下午，天气闷热阴沉，把窗子打开，吹进一股来自密歇根湖的大风，灼热程度不亚于沙漠地带的沙暴，再加上悬浮在芝加哥空气中的尘埃和废屑，黄沙扑面，含沙量也许够得上沙暴的一半；而把窗子关上，又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仿佛是穿着衣服洗蒸汽浴一般。

单单一个石墨问题便十足可以代表这项稀奇古怪的事业的全貌，柯比博士如今从早到晚忙的就是这项事业。关于铀的工作，原来进展缓慢，好比涓涓细流一般，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变成了一条日升夜涨的大河，纷至沓来的各种意见、大笔的资金、各方面的人员、成堆的问题，一切都得严守秘密。柯比在万尼瓦尔·布什主管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S-1部门工作。知道内情的人都懂得S-1代表铀，可是对所有局外人来说，它毫无意义——他的一切麻烦的根源就在这里。他要搜求物资材料，寻觅建筑场地，但他竞争不过大厂商和军方强有力的采购人员。芝加哥的科学家们都把铀反应堆的一次次上马和一次次失败归罪于石墨。需要更高纯度的货色，但是哪儿都买不到，有能力生产这种货色的大化工厂都被一些大主顾的军事订货单压得不能脱身了。这是柯比给布什的报告的核心，此外则是一些言不由衷的乐观估计，其实不过是给药丸裹上一层糖衣。

物理系的阿瑟·康普顿的电话打断了他的工作。康普顿两兄弟都是才华盖世的人物，来电话的这位曾经得过诺贝尔奖，另外一位则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院长。这两个人柯比都认识。有一批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其中大多数他都认识——在努力工作，要抢在德国人前头造出一颗原子弹来，他们所做的工作有许多是彼此重复的，浪费实在惊人。有几个人还跟他有同窗之谊。在闲谈聊天中，在舞会上，甚至在实验室里，他们当年也不见得比他高明多少。这几个胸怀大志、埋头苦干的小伙子跟他一模一样，也爱找女孩子，爱喝啤酒，爱听艳事逸闻。但是，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就像赛马场上的快马超过拉牛奶车的老马一样。尽管他和他们关系亲密，相互直呼名字而不称姓，但他并不因此就自认为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恰恰相反，这已成了他内心一处无法治愈的创伤。

“弗莱德，有一位彼得斯上校在我这儿。”康普顿的话简单干脆，一如往常，“他想过来跟你谈谈。”

“哈里森·彼得斯上校？陆军工兵部队的？”

“就是他。”

“我有一沓报告刚寄到华盛顿给他。”

“他收到了。”

柯比看着他的台钟，罗达两小时后到达。自从接手铀的工程以来，他所碰到的事情都是这样。“请他过来吧，阿瑟。”

彼得斯说来就来，风尘仆仆，汗流浹背。柯比难得碰到一个比自己更高大的人，哈里森·彼得斯正好是难得碰见的这么一个人。上校身材瘦削，脑袋瓜子长长的，满头的浓发已经开始灰白，两肩宽阔，腰板挺拔。他握手的力气很大，蓝色眼睛的眼神也是咄咄逼人。柯比做个手势，请他在特大号的安乐椅和搁脚凳上就座。彼得斯感激地叹了一口气，倒在椅子上，伸直两腿，掸掉了卡其军服上的尘土，把衣裤都拉直，粗大的两手交叉放在脑后。“谢谢你。这就挺舒服了！我天一亮就开始东奔西走，忙到现在。我瞧见的东西不少，可我这个笨脑瓜就是装不了多少。你是搞物理的，是吗？”

“是的，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是电气工程师。现在，我搞生产。”

“至少是相近的，电气工程。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毕业于西点军校和艾奥瓦州立大学。”彼得斯打了个哈欠，神情完全像是在无拘无束地聊天，“我最擅长的是造桥，不过我也做过许多一般的建筑工作。我还干过一些水利工程，都是一些工程兵主管的港口河道工程。但是，这一回的高能物理完全不是我这一行的，在这项任务中，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们要在六个月内进攻欧洲或者非洲，或者亚速尔群岛，我一直希望能在战场上带领一支部队。不管怎样，”——他摊开两只长胳膊——“命令就是命令，像德国佬说的那样。”

柯比点了点头：“如果你懂德文，那就能派很大用场了。”

“怎么，关于铀的文献有许多是德文的吗？这玩意儿我连英文的都不大懂。非常感谢你给我材料，看了材料，就好像擦亮了雾蒙蒙的风挡玻璃一般，它使我开始懂得我在跟什么东西打交道。”

“我很高兴它能对你有所帮助。”

“不过，我还是认为不知是哪位大人先生发了疯，柯比，在我们进行一场大战的时候，他要用三个A字级的急需物资去搞一局猜谜语的游戏，这个科学上的谜语也许根本没有谜底。除了在石头墙上撞得鼻青脸肿之外，我看不出我自己会有什么别的前途。你的脑袋怎么样？”

“已经撞得全是肿块了。”两人都禁不住笑出声来，柯比摊开两手，又说，“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彼得斯上校把垫脚凳往前一推，坐直了身体，交叉起两条长腿，两肘支在座椅的扶手上，手指互相交叉。柯比正好把套在袜子里的两只脚

跷在办公桌上，现在被这个高个儿汉子盯着看，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很好，柯比。你我二人有共同之处。”现在他听起来是开门见山了，“在化学工程和原子核物理方面，我们两个都是外行。我们都是被迫从事这一工作。我们两人现在大概是接受了同样一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我是在陆军方面，你是在万尼瓦尔·布什的S-1班子里面。你已经在这方面干了好长一阵，我希望在投身进去之前能够得到你的一些指点。”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好了。”

“很好，我已经到过全国许多地方，对工程的全貌走马观花地了解了一下。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拼命各唱各的调儿，是不是这样？在芝加哥，康普顿和他的一伙人信心十足，认为反应堆里面产生的九十四号新元素是制造炸弹的捷径。可是，他们的反应堆又不顶事，发了一阵热之后就熄灭了。在伯克利的劳伦斯博士手下的一批人竭力主张用电磁分离法取得铀-235。尽管他们搞了那么些新奇的大设备，他们还是生产不出铀-235。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伙人——我想还有英国人——认为扩散法——”

“气体扩散，不是热扩散，”柯比手掌一劈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动作，“这一点要弄清楚。它们可是大不相同的。”

“对。还有西屋电气公司的玩意儿，离子离心法。在我这么一个外行人看来，这倒是最有道理。你现在碰到了混在一起的两样东西——天然的铀-238和含量稀少的有爆炸力的同位素铀-235。对不对？两者的重量不同，所以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依靠离心力把比较重的一样提取出来。奶油分离器的原理。”

“那很难说得准，上校。处理大范围的力学问题时，情况是很复杂的。离子化的气体分子的运动并不跟奶油脂肪一样。”上校微露笑容，点头表示理解。“我自己倒是情愿为气体扩散法打赌，”柯比接着说，“因为这是一个已经成立的原理。处理像六氟化铀这样的一种腐蚀性气体，你会碰到一些大伤脑筋的设计问题，但是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概念需要做出检验。你只要建造起足够多的分级装置，并且建造得合乎要求——一个个好几英亩大的隔绝的气罐，几千英里长的管道，极其严格的公差——我敢打包票，你一定可以得到铀-235。劳伦斯的那个电磁分离器是一个了不起的化繁为简的主意。我是赞成劳伦斯的，我甚至崇拜他，我的公司给他提供高效能的设备，不过他的整个设想也可能会行不通。谁也说不准。这是一个新原理，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园地；康普顿的反应堆也是同样的情形。这是上帝管辖的地球上谁也没做过的事情，除非该死的德国人已经把它搞成功了。”

彼得斯说：“我在足球场露天看台下面的那个反应堆装置里待了两个多小时，丑模样，阴沉沉的鬼东西，这么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有房顶那么高，耸立在那儿。浑身烟尘的技师们忙来忙去，像是一群魔鬼在地狱里七手八脚忙着烧火，可就是点不着。”

“说得妙！”柯比苦笑着说，“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你用一个中子源去轻轻碰撞铀，要它向四周散发出更多的中子，把它自己分裂得精

光。从理论上说，如果你的设计是合理正确的，你就可以搞出个连锁反应，把芝加哥炸个精光——除非你的调节控制能够做到保险不出毛病，使它发出大量的高温和放射性，并且创造出新的元素钚，这家伙跟铀-235一样，也具有不可想象的爆炸力。这些都是用铅笔和纸头过日子的先生们的预言。可是，这玩意儿也是吱吱响一阵子便无声无息了。什么缘故？谁也说不准。我倒是希望有某一种自然界的客观事实在跟我们作对，有一个叫人猜不透的物理学上的道理，这个道理还没被人道破。这堵高墙同样也要叫德国人到此止步。可是，它果真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吗？还是我们自己一直没找对门路，而人家正在接近目标呢？这才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你把气体扩散法放在首位。”哈里森·彼得斯伸直一根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一下，仿佛是把柯比的意见敲定了下来。

“是的，不过我自己也是一个外行。我们还必须假定，德国人也在沿着所有这些路子走，所以我们来不得半点儿疏忽大意，不能错过任何一条途径。这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我也在唱自己的调子哩。”

“柯比，你老是看钟。我会耽误你的时间吗？”

“六点钟我要上联合车站去接一个人，她不高兴站在那儿干等。”

“哦，一个姑娘。”彼得斯上校说。他的笑容变成了色情的讪笑，他伸手抚摸一下漂亮的灰头发，一副十足的垂涎三尺的模样。授权柯比把秘密报告送给彼得斯的那位陆军准将曾经主动透露，“大个子彼得”是一个没有妻室的风流汉子，猎艳的好手，在像他这么大年纪的男人中是很少见的。

“是的，一位夫人。”柯比说。

“好朋友吗？”

“一位要好的老朋友的妻子。中途岛之战中，他们的一个儿子牺牲了，海军飞行员。”

一句话就把上校的色情相去得一干二净，就像一块湿海绵擦掉了黑板上的粉笔字。他摇摇头，脸沉了下来，两眼罩上阴云。“真令人难受。”

“全家都是海军，父亲是巡洋舰舰长，还有一个儿子在潜艇上。她上西海岸去了一次，看望潜艇上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好吧，我不会耽误你的事情。”

“我还没到要走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说吧。”

“据我所知，陆军在这方面承担的任务是搞大规模生产。科学实验、

试验工厂等等，都要由S-1进行。”

“总的方案是这样，”柯比说，“陆军早就应该参加进来了。我为了给S-1争取一点儿优先权，已经接受过教训。总统已经下令，一年生产六万架飞机、八百万吨船只、四万五千辆坦克，还有天知道多少高射炮和炮弹。在这样的年头里，会有哪一家厂商看得起一群搞什么巴克·罗杰斯⁽¹⁾秘密武器的神经病科学家。可是，这个计划眼见就要给我们国家的全部资源加上一个巨大的负担，上校，只有陆军才能接手了。”

上校的两眼光芒闪烁。“有可能，那么S-1和陆军会不会互相争夺起来呢？我们两家都需要同样的三个A字级的急需物资，是不是？你我两人势必要展开一场互相在背后捅刀子的竞争，我将把你打败，使你的努力全部落空，而决定性的进展恰恰要依靠你的努力，是吗？”

“你问得好。”柯比回答，“万尼瓦尔·布什主管的那个专门搞铀的部门不会持续多久了，马上就要由陆军全部接管过去。我这样说不免像一个叛徒，因为康普顿和劳伦斯他们这一伙人正干得起劲，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主。科学家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大手大脚地干过。但是到了目前阶段，理论科学的比重只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要靠工业上的努力，吃力不讨好啊，上校，空前庞大的规模，最高的速度，绝对保密。”柯比为他自己这番话激动起来，站起身，用一只汗湿的手拍着办公桌，“只有美国陆军有力量迫使美国的工业完成这个任务。六个月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谢天谢地。现在我可得上联合车站去了。”

彼得斯也站起来，张开长胳膊舒展了一下。“我们是要搞个炸弹吗？”

柯比一面打好领带并穿上上衣，一面回答：“下次你再问我吧，今天不行了。你看见的那个黑玩意儿，他们没法儿让它工作。几个月来都是这样子。他们检查了一个部件又一个部件，现在他们责怪石墨有问题。他们说含硼太多，吸掉了大量中子，造成这玩意儿熄火。以后你会经常听到他们说起中子的，还有——”

“我的头都被他们搅昏了。快中子，慢中子——我问你一个傻问题，中子是什么玩意儿？”

“你真的不知道？”

“一点儿不假。对于这玩意儿，我完全是一头笨驴，一无所知。”

“它是原子核里面不带电的粒子，英国人查德威克在一九三二年发现的。放射性物质散发出来的都是中子，它们能够穿透另外一个原子核，把它撞击成两个比较轻的微粒。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两个德国人首次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分裂原子，使它失去一部分质量，因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爱因斯坦定理，”彼得斯说，还像在课堂里似的一本正经地背诵了一句，“ $E=MC^2$ 的平方⁽²⁾。我就懂这么些。”

“够了。当然，中子不是你的事情，你要管的就是那个又脏又黑的大

玩意儿，还有劳伦斯的那个奇大无比的电磁铁，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刻度盘和阀门。形形色色的博士们，再加上一两个头戴诺贝尔桂冠的大师，他们全都冲着你吆喝，要更纯的石墨，要更大的磁铁，或者别的什么无处寻觅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用铀或者用九十四号元素做出来的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爆炸，声响之大是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如今活在世上的一批最聪明的人都是这么个想法。究竟这件事情会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实现，究竟我们能不能第一个把它造出来，这些都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如果德国人首先做到了，希特勒就会毫不客气地要我们立即住手。如果他们造不出来，我们也来不及造出一颗炸弹来在这次大战中使用——这倒是确实存在的可能性，我可以向你担保——上校，你不妨想象一下，和平来临之后，国会知道了陆军花费掉几十亿美元，建设了一批大工厂，生产出一堆马屎。你还是马上动手准备向国会交代的证词吧。”

罗达坐在摇来晃去的火车车厢里，准备把那难熬的两个小时全部花在装束打扮上，迎接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罪孽的爱情关系中的最后一次相会。在贝弗利山庄新买的一身纯黑的山东绸衣裙使她优美的体态显得格外好看，紫色的帽子给她添上了一层惹人怜爱的忧伤色彩，手套和皮鞋仍然保持黑色。如此装束完全适合她居丧的身份，同样也适合一个准备重新出头露面的美貌寡妇。两个星期的加利福尼亚阳光和游泳给了她一身红润的浅棕肤色，也使她的两眼恢复了以往的光彩；垂到鼻尖的面纱使她的容颜显得格外娇嫩，陌生人也许还会把她当作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

一个妇人到了将要抛弃一个男子的时候——或者是将要被他抛弃的时候，反正都一样——她常常竭力要显出自己的美色，为自己盛装打扮（姑且这么说吧），去跟已经躺在棺材里面的死去的爱情见上最后一面。说得浅显易懂一点儿，就是要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务必使他觉得惋惜，而不是觉得宽慰。她注意观察巴穆·柯比的面孔，当他头一眼看见她站在车门旁的时候，她的一番苦心得到了报偿。他们在出租车里所谈的全是她一家人的近况。拜伦要奉命驶往直布罗陀的消息，不免使梅德琳去电影公司工作的喜讯减色不少。这消息是他兴高采烈地从圣迭戈打电话告诉她的。他的这个新任务是一个军事秘密，据她看来，它和地中海的潜艇行动有关。他仍然打算飞到瑞士去设法营救他的妻子和婴孩，到了里斯本也许就能去得成，不过罗达觉得这个念头鲁莽荒诞，她希望那母子俩能在他成行之前就离开意大利。拜伦显得很高兴，她说，自从华伦牺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些话都说完了，她和柯比相对无言，心情沉重。罗达把脸别过去，两眼泪光闪闪。

在享有盛名的庞普餐厅里，唯一能使人想起现在是战争年头的就是众多身穿军装的顾客，他们大都是秃顶或头发灰白的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熟练的侍者忙着照顾客人，暖锅吐出火焰，小推车上的丰盛的炒菜此去彼来，珠光宝气的美貌妇女享用着名贵的大虾。管酒的侍者响着手里的铜制用具，急匆匆地挨桌送酒，冰桶里伸出一个个酒瓶。

“我们得来点儿酒，我想，”侍者来请他们点酒，柯比对她说，“你想

先喝一杯吗？”

“我今晚不想喝酒。”罗达回答，语气冷静愉快，“请给我一杯马提尼酒，不要带甜味。”

然后便是两人长时间的相对无言，不过餐厅里面人声嘈杂，倒也不见得十分难堪。他们一起举杯。柯比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罗达，我一直想起柏林的飞机场，你开车送我去的那一回。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它和这里周围的一切毫无相似的地方，上帝知道。”

她透过面纱注视着他，喝了一小口马提尼，若有所思地放下特大的玻璃杯。“那是一次告别。”

“不错，我们都觉得那是一次告别。”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罗达一声感叹。

“这一次也是告别吗？”

罗达缓慢而明白地点点头。她移动视线，环顾这家餐厅，打开了话匣子。“我跟帕格在这儿吃过一次饭，你知道吗？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去坎纳波利斯，路过这里。军械局调他到马雷岛去负责战列舰炮塔的设计工作，我们一家都回到东部去参加华伦在塞文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也许是十一年，全都记不清了。”她把杯子里的酒转着圈晃动，“快活的时候却不感到快活，巴穆，是不是这样？真想不到，我当时还以为我一身烦恼！拜伦考试总是不及格；梅德琳长得胖，牙齿也是歪的。这样的事便都是令人伤心的大事。我们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房子太小了，又是在闹市街上。好家伙，为了这些事情，我跟帕格吵得真叫他够受的。可我们真为华伦感到自豪！他是学校里的击剑冠军，得了一枚田径赛奖牌，又得了历史课的奖章——哦，都是往事了！”她说不下去了，举杯一饮而尽，“请你再给我要一杯，决不多喝。”

他招呼侍者再来一杯酒，接着便缓慢而声音嘶哑地说：“罗达，让我也表白一下，算是结束吧。我不会放纵我的感情，语无伦次，使你受窘。我不能不接受你的决定，我照你的决定办。这就是我要说的。”

罗达的笑容既伤感又温柔。“你得到解脱不觉得高兴吗，巴穆？”

“在你面前，我做不到。”

他的神情和声调都很恳切，这使她的眼睛露出光彩。“好口才，先生。”她伸出手来，两人握手，像是讲定了一桩买卖。“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享用这顿晚饭了。”罗达笑着说，声音是颤抖的，“来到庞普餐厅而不好好吃一顿，岂不太可惜了？”

“是的。你可以不必限制喝酒了吧？”

“哦，那就给我们两人要半瓶酒吧。”

“嘿，柯比。”

喊他的是彼得斯上校，他正带了一个穿绿衣服的高个子姑娘跟在侍

者头儿后面走过他们的桌子。这姑娘柯比有点儿面熟：康普顿办公室里一个又高又大、姿色平庸的女人。此刻，她的眼神兴奋激动，头发堆得高高的，是美容室里修整出来的样式，脸上的脂粉涂抹得俗不可耐。她身材丰腴，那件绿衣服稍显紧一点儿。他们的座位离得不远，柯比和罗达听见彼得斯在跟那姑娘逗乐。他们的笑声在这喧闹的餐厅里传开。

他们享用着这一桌佳肴和那半瓶美酒。罗达向柯比谈起她要去夏威夷的计划，谈起西海岸的一些海军将领给她的种种忠告，谈起她打算把狐狸厅路上的住宅封起来，或许卖掉。柯比几乎一言不发，话也就谈不下去了。他们转而观看彼得斯上校跟绿衣姑娘之间的快速进展来消磨一部分时间，还看得津津有味，附带发表一些刻薄挖苦的议论。他显然是照着本本行事的，运用了基本的原理和屡试不爽的材料：烟熏鲑鱼、香槟酒、烤肉串、奶油薄饼，外加白兰地。这一对的浪语笑声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姑娘因为心花怒放而容光焕发。彼得斯有眼力识别他所要捕获的猎物，也有本事把它捉住，柯比心想。柯比本人在寂寞的时候也并非不屑于和女秘书来个逢场作戏，但是他从来不曾对坐在康普顿办公室外面的大个子钱尼小姐起过邪念。

罗达的火车要到半夜才开。他们十点钟便吃完了饭，剩下来也似乎没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了。要是在往日，他们也许早已到柯比的公寓去了，现在再这样做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好像一张唱片已经唱完，他们的闲谈只不过是唱针的最后两圈空划。罗达的举止彬彬有礼，她对彼得斯上校求欢手法的反应甚至有点儿可笑，但作为男女相处，她已经疏远得像姐妹一样了。她坐在那里，态度冷漠，时光的流逝和哀伤的折磨反而使她更加妩媚动人。她像一位优雅的贵妇人，如此端庄贞淑，尽管他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她赤身裸体时放浪癫狂的样子，但这仿佛成了一种荒诞的妄念，简直像偷窥闺秀的卧室一样可鄙。

那个陆军军官一面把钱尼小姐从椅子上扶起来，一面俯身在她耳畔轻声说话，接着两人便都纵情大笑。柯比心想，他们两个对接下去要做什么是不会产生问题的，他却面临着这么个问题：一个冷若冰霜的女人，两个漫长难熬的钟头。

“我要提议做一件你没想到过的事情，亲爱的，”罗达说，“如果你生气的话，就会叫我为难。”

“是吗？”

“你看到联合车站里的那个小戏院了吗，专门放映新闻片和卡通片的？我们上那儿去。如果你很忙的话，我就一个人去，你可以回去工作。你还是工作到很晚吗——写报告，为你正在干着的那件可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不，不，我没有工作要做。”罗达的建议至少可以消磨掉半夜前的这段时光。“那也挺不错。鸭子和野稻米把我撑得太饱了。”

彼得斯一个人站在餐厅门厅里，神情显得扬扬自得。他看见了柯比和罗达，立即站得笔挺，脸上也变得有点儿拘束和一本正经。罗达走开，到休息室去了。

“柯比，这位就是失去一个儿子的太太吗？”

“是的。”

彼得斯做了个怪相，表示不可信。“你要是告诉我海军飞行员是她丈夫的话，我倒还能相信你。”

“她是一个漂亮女人。”柯比说，“你的钱尼小姐才真叫人想不到呢，我从来都没想到她会打扮得这么漂亮。”

“哦，钱尼倒是不错，挺爱笑的。你瞧，柯比，我的侄儿鲍勃一九三九年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他是一个陆军小伙子，二十一岁，等不及要去干一家伙，不列颠之战中送了命。我哥哥的独生子。我们这一家就绝了后，因为我没结过婚。鲍勃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棒小伙子。母亲差点儿活不成，从那以后，她就一直进进出出疗养院。你的朋友好像过得还好。”

“是的，她还有别的孩子。说实话，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钱尼小姐从化妆室出来，扭着屁股，裹在绿绸子衣服里的胸部抖个不停。彼得斯露出一副色鬼般的笑脸，伸手跟柯比道别：“今天跟你交谈一次很有好处。”

“随时欢迎你再来，上校。”

钱尼小姐向柯比摆动手指，转动眼睛。“好得很，柯比博士，我们在庞普餐厅会面了！这儿比物理系强多了，是吗？”

“我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这样。”柯比说。钱尼小姐认为这是一句向她调情的恭维话，便挽住上校的手臂，哧哧笑着走了。

罗达马上就出现了。同是女人，差别多大啊，柯比心想；款步而来的罗达，她行走的姿态，她头部的姿态，多么显著地表明着这一点啊。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使她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然而她比可怜的钱尼小姐更楚楚动人。在柯比看来，她的苗条的身体扭动得那么自然舒坦，风韵不减当年，甚至有增无减。他从内心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他不能就此罢休。他估计自己只能再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寿命，没有了罗达，未来的岁月就只能像南极的冰天雪地一样惨淡凄凉。

他们去看电影，并排坐着观看《糊涂交响曲》。巴穆·柯比曾经多少次把这个女人赤身裸体地搂在怀里，享受欢乐，现在却连握住她的手都觉得为难了。最后，他还是握住了她的手。罗达并没把手缩回去，也不是僵硬得或者软得毫无反应。但握手时毫无性感可言，柯比只是握住了一只友好的手。过了一会儿，他自觉没趣，便把她的手放回到她的膝上。银幕上，三只粉红色小猪蹦蹦跳跳地唱着歌：“谁害怕大坏狼？”巴穆·柯比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罗达·亨利。

她只吻了他一次，站在普尔曼车厢的踏板上。这是一个冰冷的吻，虽然不是丝毫没有性感。她把头缩了回去，撩起她的面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两眼。她自己的眼睛是冷漠的，还有点儿闪闪发光。他感到她现在是在尝到叫他遗憾的滋味了，她终于回报了他几个月来对她的冷落，

以及他在结婚问题上所表现的畏缩犹豫。此事有过动荡起落，却终未成为事实，私通他人的妻室总不是好事，何况是一个在战争年代出征的军人的爱妻。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柯比心想，他也理应接受他在南极天地里的命运。

“再见，巴穆，亲爱的。”

“再见，罗达。”

罗达把她的东西在车厢里安顿好之后，便上俱乐部车厢去买顶睡帽。她在那儿碰到了哈里森·彼得斯上校。

- (1) 巴克·罗杰斯是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杂志和连环漫画上的一位太空英雄。
- (2) 即著名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 $E=MC^2$ ，物质的能量等于其质量与光速乘积的平方。

第三十八章

帕米拉在好莱坞向罗达倾吐了她对维克多·亨利的爱情，因为当时在她看来，为了照顾这一对遭受失子之痛的夫妇，她把自己的恋情一刀割断，正是她能做到的最大好事。现在，她对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小打字机，想给维克多·亨利写一封信，却觉得无从下手。

最亲爱的维克多：

她在开罗干些什么，难道我听见你在哭泣？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只要这炎热的熏蒸或一阵猛烈的腹痛不会首先要了我的命。

帕米拉穿着一件没有腰身的夏威夷印花布短衫，汗流浹背，俯身对着打字机，看着这几行开玩笑的话发呆。炎热和潮湿好像把她全身的骨头都溶解掉了。她刚才替她父亲写完一篇文章，觉得精疲力竭。她对着黄信纸出神了好一阵子，又把它从打字机上扯下来，换一张纸卷了上去，重新开始写信，拼命不去听沿街叫卖的那些小贩的一阵阵吆喝，也不去闻那通过开着的落地长窗袭来的浓烈的腥臭。开头她有点儿迟疑不决，慢慢也就加快了速度，嗒嗒嗒地打起字来。

最亲爱的维克多：

大约一个月前，我们在直布罗陀看见过你的儿子拜伦。我一直想写信告诉你。事实上，是他要求我给你写信的。他那艘艇上的检查严格得很，他不想把关于他妻儿的消息交托给一个从不露面的专门拆人信件的人去主宰。

也许现在他已经给你捎过信，但如果他完全依靠我的话，我就很对不起他了。到了埃及以后，我们一直处于不容喘息的忙乱中。这里的气候让人无力动弹，可怜我父亲身体肥胖，精力衰退——他一向不擅长适应热天气——我不得不更多地分挑重担。事实上，新近有两篇文章，他已经让我和他共同署名了。

我得假定你还没收到拜伦的信。他暂时奉命在皇家海军里执行任务，在“梅德斯通”号上，那是一艘潜艇供应船（你们叫补给船），随同一支小舰队行动，这支小舰队里有几艘你们《租借法案》供应的旧潜艇。他是跟几个美国人到那里去帮助维修潜艇的。“梅德斯通”号上的官兵们确实非常精通业务，他说，因而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项犯罪般地轻松愉快的任务，其中包括对直布罗陀巨岩那边的西班牙进行几次社交性偷袭。供应船上的伙食和铺位当然是最好的。由于美方派驻直布罗陀的人员始终人手不足，所以他也有机会充当信使，有幸在未被占领的法国南部做了几次空中旅行。他面色棕黑，身体健壮，

心里一直渴望着回到“战争”中去——他指的是在太平洋上作战，他也确实打算等娜塔丽的情况明朗之后就这样做。

现在说说那件事吧。拜伦的消息来自莱斯里·斯鲁特，他现在是你们驻瑞士的公使馆里的政治秘书。不久前，娜塔丽和她叔父在一处叫作福洛尼卡的海滨胜地失踪了，意大利当局对此很恼怒，因为当局已经对他们表示了特殊的宽宏大量。通过和日内瓦的犹太人组织的接触，莱斯里已经得到消息，他们得到了抵抗组织的援助，可能正在前往里斯本或马赛的途中。这些消息使拜伦打消了去伯尔尼的念头，因为鸟儿们都已飞出了意大利，他再上伯尔尼也干不成什么事了。也许此刻一切都已顺利结束。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月前拜伦得到的消息。

说起来这也是一件我觉得大惑不解的事，你们家的一个儿子会跟这位姑娘结婚，我老早就认识她了，在我知道世界上有你这么一个人之前。拜伦比我上次在夏威夷看见他的时候显得年纪大了许多，剃掉胡子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的嘴巴和下巴颏儿是很威严的。失去了哥哥使这个年轻人的性格更加坚强了，你也不妨说他现在是钢铁多了，水银少了。

我还得告诉你，我们在好莱坞看见了你的家人。你太太说她要上夏威夷和你一起住。我希望她已经到了，想来她一定已经跟你细说了我和她的一次谈话。也许你会感到生气，我倒是认为应该让她知道曾经有过失去你的危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我之间是否有过什么事情，我如实跟她说了。她是不是配得上你对她的忠诚，这是一个无须再去想的问题，而你应该牢记在心的一点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她看来必定是一切都毁掉了。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黄种人号叫着冲杀过来，你还顾得了什么。直到你从中途岛回来，这段时间是这次战争中也是我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我一看见你的眼睛，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感到我对你毫无用处，我们之间的事情也完了。那样就更糟糕了。

在开罗这里，人们因为隆美尔近在咫尺而仍有风声鹤唳之感，但是你们经由好望角，以及护航舰队径直取道马耳他海面行驶，支援我们第八集团军的源源而来的飞机、坦克和卡车，使人心大振。韬基直接从丘吉尔口中知道——温尼在本月内两次匆匆路过这儿，以致谣诼纷起——比起你们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倾泻给俄国人的装备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满桶水里的一滴。你的同胞们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生产出这许多东西来的，我可不知道。你们的国家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仙境般无忧无虑的国度，容光焕发、精力充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不是沉溺在忧郁悲观的深渊中，就是像欣喜雀跃的儿童一般游戏作乐，要不然就像入地狱的鬼魂一般苦苦工作，而你们的报纸则无休止地指责政府，宣称你们的制度不可救药。

我丝毫不比弗朗西丝·特罗洛普⁽¹⁾和狄更斯他们二位更懂得美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那里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一桩桩奇迹。

伦敦情况不佳。闪电战造成的毁坏，修复进展迟缓。天气湿热，配给日减，人们在断垣残壁间艰难度日。知悉内情的人都因德国潜艇猖狂而胆寒，我相信这对你来说并非秘密。维克多，自从你们参战以来，它们击沉的船只已达三百万吨以上。单单六月份，它们就击沉了近一百万吨。照这样下去，你们将搞不成对欧洲的进攻，我们也无法长久坚守下去。大西洋正变得无法通航。这是一场稀奇古怪的灾难，让人不露形迹地窒息而死，你所能看到的只是英国人越来越瘦削，脸色枯黄日甚一日，各种车辆日益减少，到处都在发出刺鼻的腐味，失败情绪在白厅蔓延滋长，媾和的谣言已经出现。图卜鲁格失陷之后，一项不信任动议的表决没有使丘吉尔垮台，但这是给他的一次红灯警告。麦考莱⁽²⁾式的豪言壮语不能使他维持多久了。

图卜鲁格的易手虽使伦敦蒙受重创，但和埃及相比，它算不得什么。我们没有碰上最糟糕的时日，听说那一阵子简直就和法国沦陷的时候一样。隆美尔利用他在图卜鲁格缴获的大批辎重，加足了燃油，重新装备了武器弹药，沿着海岸浩浩荡荡，长驱直入。他在阿拉曼暂时停留的时候，离亚历山大只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那里的政府机关、军事总部、富豪巨子都纷纷向东逃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有的火车和大小车辆都用上了。徒步逃走的无财无势的人们充塞了道路。各处城市都严格实行宵禁，饭店旅馆都已人去楼空，大街小巷行人绝迹，办公大楼门可罗雀，歹徒趁火打劫，巡逻队动辄开枪杀人，完全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这种情形是难以通过严厉的检查制度而见诸报端的。

现在的情形已不那么惊慌失措。有些仓皇出走的人已经提心吊胆地陆续回来，一些比较慎重的人仍在外地逗留。隆美尔显然在重整旗鼓，加足燃油，还要卷土重来。像俄国人那样把德国人阻挡在莫斯科城下，使他们有一段较长的时间缓不过气来，这样的希望是没有的。埃及不下雪。

现在说点儿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住笔，不再令你生厌。邓肯·沃克要在开罗接管对隆美尔作战的空军后勤部门。除非我给他一个不露形迹的信号让他免开尊口，否则我疑心他会让我跟他结婚。我在伦敦和他见过多次。卡罗琳夫人数月前患癌症去世了，我不知道你见过她没有。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贵妇人，伯爵的女儿，非常高雅，但有几分高傲暴躁。邓肯可以说是高攀了这门亲事，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子爵，这头衔还是他的开汽车厂的父亲花钱买来的。

他们的婚姻一直不美满。说真的，邓肯还曾经诚心诚意地

向我求过婚，照我们文明的欧洲人的说法就是自行安排。自然，我并不是道德非常高尚，不过我一直有我的行为准则。在我所有的恋爱事件中（新加坡除外），我总是倾心相爱的，或者我自己觉得是如此。当时我正对你怀着热情，你这个铁石心肠的老家伙，如果我接受了邓肯，那就是有违良心了。在比根希尔，标图桌周围的姑娘们一个个都为邓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好像吉尔伯特和沙利文⁽³⁾的歌剧里面的歌女合唱队一般，但事实是我对他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仍然如此。

但是，我毕竟也得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不能永远陪伴韬基作客四方，因为我知道他已来日无多。邓肯是一个好人，这不成问题。我此刻还没有不顾一切地以身相许，虽然这会把我的身份抬高得分外炫人耳目。我们的家世也足够体面，我早年亡故的母亲娘家确实是广有地产的望族，但我本人只不过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寻常百姓，我的财富——可怜得很——仅是我的一张丑脸而已。所有这些都还不错，只是韬基还需要我。我们要待在这里等隆美尔杀过来，后事如何则非我现在所能预见。这里的信心正在增长，部分是仰仗汤米·阿特金斯⁽⁴⁾的英勇气概，部分是仰仗亚历山大港口码头上的一排又一排暖人心怀的橄榄绿的美国卡车和坦克。

韬基在隔壁房间鼾声如雷，他是服用了一包安眠药后入睡的。丘吉尔第二次旋风般来去匆匆的逗留把每个人都累得心力交瘁。我也得睡觉了。明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得坐火车去亚历山大，再从那里到蒙哥马利的战地司令部去听他本人向报界介绍战况。他受命伊始，此间舆论对他毁誉不一。牧人饭店酒吧间里的小声议论中，说好说坏的大约各占一半。战术上的天才，却爱古怪地炫耀自己。

我果真还有希望另做一次沙漠旅行。现在碰到的困难是我的性别，因为当兵的都是脱光了衣服在海水里洗澡、洗衣服，或者只是为了凉快，他们大小便也都随随便便。韬基首次前去的时候，我被屏除在外，他因少了我的做伴而大闹一通，所以这一次我也要去。估计凡我所到之处，海边一带都会预先响起信号：“有妇女，不要裸体。”我知道我是一个讨人厌的累赘，但是那边的美景令人销魂——波光粼粼的碧蓝的海，看不到尽头的白沙滩，像雪地一样使人睁不开眼，还有蓝灰色的盐滩、盐水湖泊、沙漠里的黄沙和红沙，中间点缀着一丛丛灌木——哦，那日落美景和万里无云、繁星满天的夜晚！英勇的澳大利亚士兵浑身脱得精光，只穿一条裤衩，跟印第安人一样的青铜肤色！说实在的，这场大战中最该死的一点就是它的美不可言。还记得火光冲天的伦敦吗？还有我们在莫斯科城外从远处窥见的那场雪地上的坦克大战，燃烧的坦克的熊熊烈焰把紫红的雪地映照得一阵青紫一阵橙红。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战争，我在这几年里会干些什么呢？不外乎是在伦敦的一座死气沉沉的办公大楼里干点儿莫名其妙的差事，或者是在一处郊外的住宅里做着家务事，要是运气好一点儿呢，就在市内的一套公寓住房里。我绝不会再和你相遇——这番遭遇，不管它有多少明暗交替之处，我都把它看作平生最珍贵的一页。

我要把这封信托付给一位回纽约去的合众社记者。他会把它按照你的舰队通信处的地址寄出，所以你会很快收到。维克多，如果这不算是个不合理的要求，我希望听到你说一句祝福的话，对我和邓肯的未来。就我自己来说，用沉默来结束你我之间美好的但已上了断头台的关系，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为了拜伦的事，我还是得给你写信，写完了这封信，我觉得生平大快，倾吐了衷曲。你哪怕给我写三言两语，心里或许也会舒服得多。我知道我们相知很深，尽管我们不得不在涉足情海深处之前就分手。

我的爱帕米拉

那位合众社记者的确把这封信带到了纽约，它进入了海军里把信件分送到在海洋上游弋的舰艇上去的那个复杂的系统。要送到“北安普敦”号上去的灰色邮包追随这艘巡洋舰走遍了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但是直到那艘战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面上沉没，这封信始终没有追上。

- (1) 弗朗西丝·特罗洛普（1779—1863），英国小说家，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的母亲。
- (2) 麦考莱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演说家。
- (3) 吉尔伯特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沙利文是同时代的英国作曲家，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合作创作了许多歌剧。
- (4) 即指英国士兵，为一俚语。

第三十九章

全球滑铁卢一：瓜达尔卡纳尔岛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听到这个月份，没有一个德国人会不浑身战栗。

在那个不祥的月份里，我们短暂的绝对统治遭受到同时发生的四场灾难：两场在北非，一场在俄国，一场在南太平洋。英国人在十月下旬开始的阿拉曼攻势于十一月二日把隆美尔的非洲兵团挤出了埃及，使他们一去不复返。十一月八日，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从十三日到十六日，瓜达尔卡纳尔的战局逆转。十一月十九日，苏维埃的大股兵力突破斯大林格勒战线，开始把我们的第六集团军切断。

历史学家都趋向于略而不提这四管齐下的打击在时间上的可怕一致。我们德国作家们高谈阔论的是斯大林格勒，对地中海大都一笔带过，而对太平洋则缄口不言。似乎当时只是斯大林格勒在打仗。温斯顿·丘吉尔所写的阿拉曼战役是教科书里面的一次小战役，《租借法案》的物资供应使英国人占有一面倒的优势，决定了战场上的胜负。美国作家们强调他们在法属北非轻松地愉快进军，而莫名其妙地不把瓜达尔卡纳尔这场美国的最佳战役放在眼里。

全球滑铁卢事实上是我们的战争努力在遍及全球的范围内遭遇的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烈焰腾腾的逆转——在海洋上，在沙漠里，在海滩上，在丛林里，在城市的街巷中，在热带海岛上，在漫天风雪中。我们德国人全都把灵魂交托给我们那个要征服全世界的冒险家希特勒，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丧失了主动权，从此便一蹶不振。自那以后，他便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不再是为了世界帝国，而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而战了。

从军事上说，甚至到了那个时候，局势也并没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军事战术，事实上我们当时也有一批杰出的战术家。曼施泰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撤出高加索的经典战斗撤退必将名垂青史，堪与色诺芬向黑海的进军媲美。但是，身为军事首脑的希特勒只能蠢猪似的错上加错。由于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对武装部队的高压钳制稍加松缓，日尔曼民族便被他拖着一起走上了绝路。

第三帝国的鼎盛时期

要知道希特勒在垮台之前何等狂妄自大，有必要对一九四二年十一

月以前的德国形势稍做勾画。

对现在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件难事。我们已经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对于我们强大的却是浮士德式的过去感到羞愧。我们被打败的、幅员大减的祖国横遭肢解。布尔什维主义挟制了它的一半，另外一半则向美元打躬作揖。我们的经济活力已经复苏，但是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仍暧昧不明。短短十二年间，纳粹的错误和罪行已经使几个世纪的光辉记录黯然失色。

但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我们仍一帆风顺。东线德军恰似离弦之箭，攻势凌厉。我们强攻了塞瓦斯托波尔，扫清了刻赤半岛的敌军，然后兵分两路大举突入苏联南部腹地：一路越过顿河直趋伏尔加河，另一路则驰向南方的高加索油田。斯大林的军队在我们面前处处向后退却，损失惨重。隆美尔声威夺人的攻克图卜鲁格之役，开辟了通向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只差没把丘吉尔打翻在地。

我们的伙伴日本已经占有了东南亚，正从缅甸向印度边境进军。在它掌握中的无力动弹的中国沿海省份是万无一失的。它在中途岛的失利为战争的浓雾所笼罩，不为人知。它的陆军所到之处无不旗开得胜。世界力量的转变使全亚洲为之殚殚战栗。印度因骚乱而陷于四分五裂。它的国民大会党要求英国人立即撤走，一个印度的流亡政府正在组织中，它要站在日本人一边打仗。

北极海上，六月底，PQ-17护航舰队遭受惨败，我们便切断了向摩尔曼斯克的租借物资的供应，使得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红军又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这次失败标志着英国在海上的穷途末路。护航舰队的掩护力量发出警告说，我方的重型海面舰只正在逼近，命令货运商船立即疏散，它自己则立即掉头火速逃回英国！德雷克⁽¹⁾和纳尔逊⁽²⁾的英灵一定在忠烈祠里伤心落泪。随之而来的杀戮不过是动用我们的空军和潜艇去射杀一群兔子。无情的大海一口吞没了三十七艘商船中的二十三艘和十万吨战争物资，还使一大批人员葬身海底。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一份厚颜无耻的电报宣布取消摩尔曼斯克运输线，使斯拉夫人大发雷霆。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古怪联盟因此伤筋折骨。

眼见为实的证据表明，一九四二年夏季和秋季，我们虽处逆境却节节取胜，尽管美国也投入了反对我们的一方，尽管希特勒的一再失误使我们大受牵制。

英译者按：摩尔曼斯克运输线在北极漫长白昼的夏季月份里停止使用，后来又恢复了。十二月，护航另一支船队的英国驱逐舰击退了一支包括一艘袖珍战列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的德国特混舰队。希特勒为了这一败仗而勃然大怒，下令把德国舰队全部拆散，把大炮移作陆战使用。海军元帅雷德尔辞职。邓尼茨接掌海军，但是德国的海面舰队在希特勒一怒之后再未能恢复元气。

隆对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所做的评价倒是不存成见，也是信得过的。那里的战事没有德国人参与。

整个欧洲，从比斯开湾到乌拉尔，可能在檀香山和马尼拉之间沉没得无影无踪，可是在太平洋上作战的海域还要大出许多。闻所未闻的作战区域，史无前例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方式，太平洋上的追逐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成全这样一种作战行动的历史时刻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的一个高潮是为时六个月的一场混战，一次从天上到海面、从水下到丛林的激烈战斗，为了争夺一个只容得下六十架飞机的小小机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

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一次受人忽略的战役，围绕那块供飞机歇脚的场地展开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小小的太平洋上的斯大林格勒之战。如果它是一次英国人的胜利，丘吉尔准已为它写上一厚本。但是，美国人对他们的战史是麻木不仁的。他们缺少欧洲人的那种怀古之情，也缺少有广阔文化熏陶的作家。

我的研究工作受到诸多掣肘（冯·隆将军系在狱中写作。——英译者注），未能对斯大林格勒和瓜达尔卡纳尔两大战役做出恰如其分的叙述，但仍不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旋转。我们在八月间抵达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美国人在八月间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保卢斯将军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美国在二月九日固守住瓜达尔卡纳尔。两场战役都是在一道背水的阵地上决一死战，取得防御的胜利：俄国人的背后是伏尔加河，美国人是在背靠大海的滩头阵地上。两场战役都是民族的意志力迎头相撞，两场战役的结局都使它们各自战区的局势改观，已为举世所共见。

德国的读者们务必要记住，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战。我们心目中只有一个欧洲，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学者们同样也是这般撰写。但是，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外行的却富于煽动力的领导下，我们的民族冲破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六年之久，五洲风雷激荡，举世沧海横流。我们这颗行星上的大片陆地——五千八百万平方英里的不动产——已经朝不保夕。亚洲的武士阶级应运而起，和北欧的军人缔成联盟，一心要把地球表面容人居住的部分来一个公平合理的再分配。两场武力火并居然会在地球的两边同时爆发，其缘故应该说隐含在这场殃及全球的动乱的性质内。日本人的浩荡进军吃了当头一棒而受阻于中途岛，和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受阻于莫斯科城下正好相仿。两者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但是，致命的较量还有待于日后在斯大林格勒和瓜达尔卡纳尔的无独有偶的两场大仗。

两者的区别自然也不容小觑。如果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了红军，历史就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然而，如果美国人被赶出了瓜达尔卡纳尔，他们还是大有可能会派遣新的舰队、空军机群和坦克师卷土重来，在别处打败日本人。斯大林格勒是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战役，一场更名副其实的决战。尽管如此，其类似之点仍应牢记。

美国海军里流传着一句俏皮话，说什么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用一只喷火器剃胡子”。金是一员海军航空兵老将，生平勋绩不可胜数，包括把一艘在公海沉没的潜艇升上水面。他本来已经被安顿在总务委员会里终养天年，那是一个专门收容无处安排的海军老将的顾问小组。他生性冷酷，咄咄逼人，因而不得人心。自尊心被他损伤的，前程毁在他手里的，大有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罗斯福任命他为美国海军总司令。据说金曾有过这样的话，“等到大事不妙，他们就会来找龟儿子了”。在德国军队里，令人伤心，一旦“大事不妙”，元首找的却是一些阿谀媚之徒。

除了横冲直撞的日本人这个问题之外，金还得和既定的罗斯福—丘吉尔方针，即“德国第一”的方针做斗争。联合参谋长们都偏爱那场更大的斗争而亏待“他的”战争。金横下一条心的方案是进攻图拉吉岛，这个方案演变成瓜达尔卡纳尔之战。

日本的战争目标

日本人虽然口说大话，气势汹汹，但并非真要一战而打垮美国。他们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们认为，东南亚容不得美国染指。由于我们征服了欧洲，所以时机已告成熟：把帝国主义剥削者驱逐出去，建立一个为亚洲人所有的和平的大东亚，一个日本领导下的所谓共荣圈，跟未来的世界之主德国友好相处。

他们的作战目标是迅速占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区，然后在一个强国的防卫圈上实行内线防守。他们寄希望于远隔重洋、养尊处优的美国人会对一场耗费巨大而又不十分有利可图的战争感到厌倦，因而会缔结一项保全面子的和约。要不是由于珍珠港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有可能成为事实，那一次袭击激怒了骄傲的美国人，特别是激怒了他们优秀的海军，使他们像不讲理性的牛仔一般怒火中烧，渴望在前线复仇。

英译者按（一九七三年第三版）：越南的经验使我怀疑冯·隆的这番话是否绝对正确。

美国的战争目标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二十年来早就处心积虑，一旦美国的霸权受到“黄祸”的挑战，便要摧毁日本。他们的作战方案预拟日本会中计而首先发难，并且也已炮制好一项陈腐不堪的反攻计划。有人说过，切斯特·冯·尼米兹曾在战后声言，美国完全是依照海军军事学院计划好的路线赢得战争的。计划的内容是：

1. 守住一条通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前进基地的交通线，位于日本飞机航程外的一条弧线上的各个岛屿都有军事设施。
2. 经由西南太平洋各群岛用炮火向北打开缺口，实行侧翼进攻。

3. 穿越中太平洋的环状珊瑚岛群向西挺进，作为主攻方向，用越岛作战的攻势进逼吕宋岛和日本。

金要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却又苦于他主管的战区兵力不足。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是一个能干的计划者和组织者，他力主“德国第一”，并且要在一九四三年大张旗鼓地进攻法国，寸步不让。他要全力以赴，立即在英国大量集结美国的人力和物资。

使金喜出望外的是，英国当局丘吉尔也好，他下面的人也好，都对此次进攻议论纷纷。当年在索姆和敦刻尔克的情景，他们怎能忘怀。一九四二年七月，马歇尔万般无奈地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把美军投入对日作战。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力促火速在太平洋上发动一次规模有限的进攻行动：占领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一处水上飞机基地——小小的图拉吉岛。虽然已经批准在先，但是图拉吉行动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争夺最高指挥权而陷于停顿。现在行动起来了，关于指挥权问题做了一番错综复杂的交易，暂时绕开了那条死胡同。此后不久，美英两国的军事参谋们便埋头从事名为“火炬”的北非登陆行动的工作，但是金的行动在此期间照样进行，它的名字叫作“瞭望塔行动”。他的兵力实在可怜，所以在战场上他们给它取了个绰号，叫“鞋带”。

英译者按： 我在此处删去了冯·隆对陆军和海军之间关于指挥权的争夺以及对图拉吉行动所做的长篇分析。麦克阿瑟跃跃欲试，胃口更大，企图一举拿下拉包尔的大型日本空军基地。冯·隆的评语是：“将领的虚荣心会左右战局，也会断送战局。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各自为政的指挥权问题在太平洋战争中风波迭起，终于导致莱特湾之战的出丑露怯。”在下文中，我将收进一篇冯·隆写的论述莱特湾之战的有争议的文章。

初次喋血

攻取图拉吉的作战准备正在进展中，一份海岸警戒的军情谍报使这次行动身价陡增。离图拉吉不过几英里处，日本人正在瓜达尔卡纳尔那座大岛上构筑机场。

这是爆炸性的消息。太平洋作战有赖于空中优势，空中力量或者来自航空母舰，或者来自作战区内的机场。航空母舰可以游弋运动，把空中力量送到需要的地方；它们也可以逃离强大的威胁。另一方面，飞机场没有沉没之虞，与舰载飞机相比，陆上基地的飞机可以携带更重的炸弹，飞得更远。一处作战机场是太平洋棋局中一颗最有威力的棋子。

距瓜达尔卡纳尔东北七百英里的拉包尔空军基地，威胁了澳大利亚的交通线，阻挡了向日本进军。麦克阿瑟要对那里动手的冒进计划被金否决了。但是，像瓜达尔卡纳尔这样一个深入南方的空军基地，是金所不能接受的心腹之患。把它从敌人的手中敲掉，他就可以掌握所罗门群岛一带的空中优势，美国空军还可以和拉包尔进行远距离的交锋。“鞋带”部队在上船之后收到了补充命令：占领并守住瓜达尔卡纳尔机场。

美国就是这样，不妨说是歪着身子投入了一场让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太平洋战役。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形状像马铃薯，长一百英里，宽五十英里，海岛本身并不是争夺对象。地面的激战在飞机场一侧北面海岸上一条狭长的种植园地带进行了数月之久。这多山的海岛的其余部分全是蚊子、丛林鸟兽和土人的天地，对于北面海边发出的隆隆巨响和冲天火光，土人们也许觉得既害怕又有趣。

这支人数不多、装备可怜的“鞋带”远征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图拉吉和瓜达尔卡纳尔机场，但是近在咫尺的日本基地发动的凌厉反击也来得很快。在一次叫作萨沃岛战役的夜间战斗中，日本军舰击沉了美国全部的炮火掩护兵力——四艘巡洋舰，然后扬长而去。他们本来满可以把那几艘束手无策、空了一半的运输舰全部击沉，消灭“鞋带”部队，可是他们不能不估计到美国航空母舰就在夜幕掩盖下的近旁游弋，等天一亮就会来攻杀。因此，他们撤出战阵，给美国人一个短暂的喘气机会，靠了这个机会，美国人稳住了阵脚。两军对阵，强大的敌人已经被打翻在地，最好是再把他的喉管割断。事实上，弗莱彻将军和他所统率的全部航空母舰都在作战距离之外，准备加油。由于害怕来自拉包尔的空中攻击，他在运输舰还在卸载的时候便离开了。

在珊瑚海贻误战机，在中途岛未能投入全部飞机，弗莱彻早先已经因为怯战而受过金的斥责，不过他在海战经历中似乎也交过一次好运：在中途岛给了斯普鲁恩斯一个讯号，“我将遵照你的调遣行事”。他在瓜达尔卡纳尔把运输舰丢下就走，几乎一开始就把这次战役葬送了。但凡在危险临头的时候，这位将军便好像身不由己地要远走高飞到二百英里之外去加燃料。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之后，他便不见踪影了。

英译者按：在这里，冯·隆又接下去把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恣意揶揄了一番。我的巡洋舰“北安普敦”号没赶上萨沃岛之战，不过我知道在这一仗中，日本人的指挥、炮火和鱼雷都发挥良好，我方却是一塌糊涂。我们损失四艘巡洋舰的原因在此。弗莱彻理应迅速给予反击，他的撤退确属保守。

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三年二月的陆上作战

日本陆军也和他们的海军一样因为过于自信而受害不浅。他们也许以为中途岛之战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海军的无能，从而没吸取教训。白种人毕竟还没在陆地上打败过日本人。陆军正忙于贯彻进攻新几内亚、威胁澳大利亚的计划，只向瓜达尔卡纳尔投入零星兵力，给予的支援也太小太少。美军的兵力在机场周围形成了一个防守圈，敌方一次次高喊“万岁”的冲锋势不可挡，血肉横飞，虽曾使这道防线险情迭现，却始终未能突破。

对美国人来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都是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他们确实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敌机的轰炸、敌舰的炮击、敌军的夜袭——尤其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使他们伤亡很大。他们的海

军已经大伤元气，只能偷偷运进一点儿杯水车薪的补给和增援。饥饿、干渴，并且感到被人遗忘和置之不顾，他们吃的是缴获的日本大米，烧的是日本汽油。区区几架缝隙溜进来的飞机和飞行员很快就飞不动了，或者被打下来了。哈尔西将军的著作证实，在一个最黯淡的日子里，亨德森机场只有一架可以作战的飞机。罗斯福总统开始在公开谈话中把瓜达尔卡纳尔之战说成是一次“小规模行动”，这是一个最不吉祥、最窝囊的信号。但是，这批被围困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和计穷力竭的飞行员誓与阵地共存亡，直到局势改观。

跟美国军人在别处的不光彩记录对比起来，亨德森机场的史诗般的捍卫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些捍卫者是海军陆战队，海军里面首屈一指的两栖作战部队。美国的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话也足以说明一切：美国确实幸运，在这个战场上，在这个关头，它仰仗的不是应征入伍或被诱劝参军的战士，而是一批志愿投军的“硬汉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跟偷袭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这个敌人已经激起了他们的一切原始本能。

英译者按：冯·隆对我们的陆军信口雌黄，这是不可容忍的。德国人跟我们打过两次大战，如果把卡塞林山口的那次接触略而不计的话，他们就不曾打过一次胜仗。我们甚至赢得了突出部战役的胜利，我们的大军直抵易北河。若非盟国已有协定在先，把柏林划进了俄国占领区，我们本来也可以把它攻下。

只要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考虑到美国人对战争的传统厌恶，我们的军人就变得优良非凡了。他们不受拘束，足智多谋，积极主动；他们奋勇作战而不怀仇恨。冯·隆的心胸容不得美国的作战方针，因为它是非常简单而非欧洲式的：生命的损失要尽量小，又要打胜仗。

莫里森确实是为了瓜达尔卡纳尔之战而神魂颠倒，美国海军陆战队也确实在那里打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漂亮仗。

海上作战

在海上，这一仗呈现出诡谲瑰丽的壮观。作战双方在海上的任务都是支援为争夺亨德森机场而厮杀的部队。美国人据有机场，得以控制住白天的时辰，美国供应船可以在单薄的空中掩护下活动。但是，日本人拥有强大得多的海面力量，可以在黑夜的掩盖下在所罗门群岛海域往返自如，以至美国人把它称为“东京快车”。这两支海军虽然因为日夜行动交叉而彼此错过，但还是有过无数次接触交锋，日本人通常都占上风。但是，美国人在决定胜负的那场全力出动的瓜达尔卡纳尔之战的拼杀中取得了胜利。

这是一场不分日夜的海上大厮杀，持续四天之久，双方都投入了全部力量。日本人最终要派大股增援部队登陆，美国人则要予以阻止。目睹者描写了海上夜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黑夜里，红色曳光弹像阵雨一般泻下，蓝白色的探照灯光束划破夜空长达数英里，兵舰上的弹药库爆炸，火光耀眼如同白昼，熊熊燃烧的舰艇在黑色的水面上四处漂

移。双方都损失惨重，到最后只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美国飞机，有舰载的，也有陆上基地的，击沉了十一艘日本部队运输舰中的七艘，其余的全都撞上了海滩，被炸得只剩下烧焦的残壳。日本人最后一次要夺回这座岛屿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以后，美国人的力量日益雄厚，天皇的军队陷入绝境。到最后，“东京快车”执行了一次热带的敦刻尔克撤退，把备尝艰苦的残余部队运了出去。但是，日本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富裕而无所事事的强国挺身相救，它在瓜达尔卡纳尔之战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元气。

海军上将金达到了他的目的。在日军炮火下度过一个个夜晚，咒骂声不绝的汗流浹背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往来穿梭、冲向死亡的飞行员们，骸骨撒满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外海底的海军官兵们，他们无疑至死都在诅咒那些大人物把他们派到这么个鬼都不来的地方，执行如此众寡悬殊的战斗任务。在美国战斗人员的粗话里，瓜达尔卡纳尔当年是、今日仍是“操蛋的那个岛”。但是，征战杀戮的沙场都有其自发趋势，金一旦用瓜达尔卡纳尔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引到太平洋上，他便拿稳了趁我们第三帝国已经四面楚歌、日暮途穷之时有足够的人员和舰船去打日本人，而不是坐失良机，一直等到后来日本人得以站稳脚跟而同盟国又精疲力竭的时候。这样一来，金就可以使日本人得不到一个谈判解决的机会，而它的战争目标本来是要来一个谈判解决。

英译者按：冯·隆用英语引述了上面那句粗话。考虑到当今的文学中流行的语言，我估计本书的读者不至于会过于感到愤慨。顺便说明一下，那恰恰也是我今日对瓜达尔卡纳尔的想法。

鉴于后来在莱特湾一章中对哈尔西将军批评特甚，我以冯·隆在本章内未曾一提他的功绩为憾。瓜达尔卡纳尔之战的转机与哈尔西解除戈姆利海军中將的南太平洋司令职务一举同时发生。戈姆利因过度疲劳而陷入失败主义，麦克阿瑟也于此时意志消沉。哈尔西的顽强斗志与激动人心的领导推动了全军重新奋勇战斗。

- (1) 德雷克（约1543—1596），英国航海家，1577—1580年间率领船队完成环球航行。
- (2)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1798年指挥英国舰队在尼罗河口击败法国舰队。

第四十章

娜塔丽原先把通过“地下铁路”逃跑幻想成一次有组织的快速行动，一桩诡秘惊险、富有浪漫色彩的事。结果他们在马尔恰纳无所事事，只是遥遥无期地等待，又不得跟任何外人交往，连村上的人都不往来。这是一个围墙里边的小山寨，一座座古老的石头村舍四散在厄尔巴岛上最高峰半山腰的一处山嘴上，倒也景色如画，足以陶冶性情。这几位落难的旅人很像是来此度假的，寻求一番山乡乐趣，只不过此行不消他们破费分文。

他们一再耽搁。卡斯泰尔诺沃似乎毫不在意，关于逃奔的计划以及有哪些人在给他们出力帮忙，他很少向娜塔丽和她叔父透露，这一点她是能够理解的。万一他们被逮住了，她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有一次，只有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时他们已经等了快有一个月了——他说了一声：“你瞧，娜塔丽，一切都顺利，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便尽力不去担心。

他们的住处是一所摇摇欲坠、灰泥处处露出裂罅的石墙茅舍，坐落在一条朝山上走的陡峭小巷的尽头。过了这小屋，小巷就成了一条穿过一片片菜地和葡萄园的通行毛驴的山径。一声不响的村民们就在那上面采瓜菜水果，给小毛驴装驮，有时候也骑上它们上山下山。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景色绝佳，虽然村民们对待如此美景也像对待外来人一样不理不睬。朝西远眺，科西嘉岛的巉岩高耸在水面上；东面是若隐若现的一线陆地上的山脊；南面和北面是同属这个群岛的一列绿色岛屿，如卡普拉亚和蒙特克里斯托，经常是白云缭绕。下面山脚一带，蓝色的海水拍击着林木葱茏的海岸，处处有渔村点缀其间。娜塔丽在此爬山登高，在菜地果园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享受这无边的景致、众鸟的歌唱以及九月花果的色彩和芳香。

第一个星期，有一个奇丑无比的胖女孩，脸上长满肉疣，很少说话，给他们用网袋送来蔬菜、水果、粗面包、山羊奶和干酪，有时还有包在湿海草里的鱼。从那以后，安娜·卡斯泰尔诺沃便上小市集去搜购。如果厄尔巴岛上实行配给制度，在这小小的马尔恰纳也无从得知；如果岛上有警卫队，他们也不觉得这些山乡小镇有什么值得费心防范之处。娜塔丽的紧张不安逐渐消失。小茅屋只有两个阴暗而霉气冲鼻的房间——卡斯泰尔诺沃一家住一间，她自己 and 叔父住一间——茅坑在房子外面，烧木柴的灶头积上了一层又一层乌黑的油垢。她得提上水桶到村上公用的水泵去取水，有时还得跟赤脚的儿童们一起排队等候。她晚上睡在稻草上面。但是，她和她的孩子总算逃出了维尔纳·贝克的魔掌，有了一个离得远远的、安安静静的藏身之处。就眼前来说，这样也就足够了。

埃伦·杰斯特罗以一种哲人的宁静对待眼前的滞留。萨切尔多特老头儿跟他在福洛尼卡海滨的房子里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一本希伯来文和意

大利文对照的霉迹斑斑的《圣经》作为临别礼物。他整天拿着这本《圣经》和一本书角卷翘的《蒙田⁽¹⁾文集》，坐在苹果树下的一张长椅子上。黄昏时分，他才到驴子走的山路上去散步。他好像已经把他难侍候的脾气跟他紧张的工作习惯一道扔掉了。他显得心平气和，无所要求，心情愉快。他听任胡子长起来，样子越来越像个务农的村野老人。九月底的一个晴朗早晨，娜塔丽为了眼前的无所行动向他抱怨，他耸了一下肩膀，说：“你不愿意在厄尔巴岛等下去，直到战争结束吗？我不在乎。我可不像拿破仑那样自我陶醉，以为天下苍生都对我魂牵梦萦，或者有求于我。”

《圣经》打开着搁在他的膝上。她定睛看了一下书页上纠结缠绕的希伯来文字体和古式的意大利文印刷体，全都染满古老岁月和海边潮气留下的斑斑驳驳的印记。“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念这个？”

“亚里士多德说过，”——埃伦微露喜色——“他到了晚年更加喜爱神话。想跟我一起念吗？”

“我十一岁就退出了圣殿的主日学校，从那以后就没学过希伯来文。”

他在长椅上让出一个位置。她坐下说：“哦，行，为什么不可以？”

他把书翻到第一页。“你还记得一点儿吗？试试看。”

“好吧。那是一个B。Beh-ray-Shis.对吗？”

“好学问！意思是‘太初之时’。接下去呢？”

“哦，埃伦，我的脑袋瓜学不进这个，我也实在不感兴趣。”

“来吧，娜塔丽。就算你不爱学，我也爱教。”

木头门上响起了沉重的急促敲门声。

一个青年汉子在门口对娜塔丽笑着，抚摩着朝下撇开的黑胡子。粗野无礼的橄榄色圆胖脸，棕色的眼睛露出色欲打量着她，肥大的灯芯绒裤子和红色的短上衣倒像戏台上的服装。“你好，拉宾诺维茨先生要我来的。准备好走了吗？⁽²⁾”刺耳的怪腔。

一辆无篷货车堵塞了小巷，货车套的是一头看得见骨头的瘦骡，两只长耳朵抽搐着。

“嗯？走？马上？我相信没问题，可是——请进来。⁽³⁾”

他摇摇头，笑着说：“快，快，我求你。⁽⁴⁾”

卡斯泰尔诺沃和家人在后面屋里围桌而坐，吃着每天都只有面包和菜汤的午饭。“好哇！”他擦擦嘴，站了起来，“我等他一个星期了。我收拾起来。”

埃伦问：“他是谁？”

医生给了他一个含含糊糊的手势。“他是科西嘉人。请赶快。”

这些逃亡的人坐上慢悠悠的货车颠簸在下山的路上，朝西而行。米丽娅姆和路易斯在干草上面嬉闹。他们停在一处只有三五户渔人定居的石头海滩，下了车。附近看不见人，只是绳子上晒着的粗布衣服和摊在拖上海滩的小船上的湿渔网表明这儿有人居住。科西嘉人带领他们登上一艘停靠在摇摇晃晃的木桩码头边的帆船，船上堆满了渔具。两个穿着破烂线衫的胡子拉碴的男人走出甲板舱房，扯起一面肮脏的灰色船帆。两个男的相互死命吆喝了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船便倾向一侧滑出去，到了海上。那头骡子被拴在一棵树下，定睛看着帆船离开，很像一个被丢弃的孩子。

娜塔丽斜倚在舱房边，看着米丽娅姆和她的娃娃在一堆干渔网上玩。年轻的科西嘉人一口喉音粗重的土话有时使她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告诉她，最危险的一关已经过了。他们没遇上警察，海岸警卫很少上这儿来巡逻，所以他们现在不怕法西斯了。只要到了科西嘉，她和她的同伴们就安全了，他们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科西嘉对逃亡的人——那些逃到丛林里的人⁽⁵⁾——历来遵守严格的规矩。他家住在科尔特，那是山区里的一个造反作乱的大本营。德国和意大利的停战监督官为了使他们自己得享天年，都要回避那个地方。他自己名叫帕斯卡尔·加福里。他哥哥奥兰杜丘住在马赛，和平年代常给拉宾诺维茨先生在法国货船上运货。现在奥兰杜丘在港务局工作。马赛码头上有的是科西嘉人，港口里的抵抗运动也很强大。

海风劲吹，使娜塔丽的一身棕色毛料旧衣服紧紧地贴住她的身体，科西嘉人一面说话，一面津津有味地把她的乳房和大腿的曲线看了个够。娜塔丽对男人的眼睛是习惯了的，但是像这样死盯着傻看仍使她不自在。不过，那眼光还不像是凶神恶煞般，只不过是拉丁民族强烈的见色心喜——眼下仅此而已。

她问他是否知道往后的计划，目的是使他分散注意力。他并不知悉。他们得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等候拉宾诺维茨先生传来信息。他跟拉宾诺维茨先生谈过话吗？没有，他从来没跟拉宾诺维茨先生见过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哥哥安排的。舱房里的两个男人也是他的兄弟吗？去他妈的。他们两个都是巴斯蒂亚的渔民，干这件事是为了赚钱。日子不好过，停战委员会使渔船下不了水。船身都干燥了，接缝都裂开了，这两个人花了两天工夫偷偷嵌塞船底。他们都是江湖好汉，不过她用不着害怕他们。

娜塔丽开始思量她对帕斯卡尔应该保持多大的戒心。她现在和三个强悍的汉子来到公海上，谁都没有一张合法的离岸出海证件。埃伦塞满了钞票的腰带会怎么样呢？她自己衣箱里拉链拉紧的夹层里的美元会怎么样呢？小船乘风破浪，朝渐渐沉落到科西嘉岛高山后面的太阳嗖嗖疾驶，船帆哗哗地响着，啪啪地翻动着，所有这一切都确实是在她眼前发生的，然而这又多像是在梦里，在马尔恰纳长期滞留之后忽然来这么一次海上航行！这个强盗似的陌生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奸她，如果他决心那么干的话。谁能阻止他呢？可怜的埃伦能吗？稳重斯文的医生能吗？舱房里面那两个粗声粗气、嘻嘻哈哈的可怕怪物，此刻正在合用一

个大杯子传来传去喝酒，他们呢？他们可只会在一旁给他打气，或许还在等着轮到他们。娜塔丽生动而又焦灼的想象中已经闪现出这么个镜头：这个家伙把她推倒在渔网上，撩起她的裙子，用他的两只大手硬把她赤条条的大腿分开——

越来越凶猛的浪头一阵阵飞越甲板，喷射的水珠砸痛了路易斯的眼睛，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急忙扑到他身上爱抚着他，帕斯卡尔的形象也就离开了她。

西边一片霞光，太阳已隐没在科西嘉岛背后。风力更加强劲了，帆船更加倾向一侧，向前疾驶。一个个浪头直冲舷边上空。安娜晕船，扶着船舷呕吐，卡斯泰尔诺沃拍着她的肩背，米丽娅姆在一旁看着，十分惊恐。埃伦跌跌撞撞走向甲板舱背风面的娜塔丽那里，在她身旁坐下，看着遥对他们船尾的厄尔巴岛美景，一边赞叹，一边发表关于拿破仑的宏论。他说，拿破仑离开了科西嘉岛，把欧洲闹得天翻地覆，打倒了一个个旧政权，造成四面八方的破坏和死亡，把法国革命搞成一个徒有其表的帝国，演出了一场滑稽歌剧，到头来还是绕了一个大圆圈，在这个和他的故乡隔海相望的厄尔巴岛上了结一生。希特勒的下场也不会两样，这些平步青云的混世魔王总归要孕育敌对力量来消灭他们自己。

在大风和海浪的呼啸声中，娜塔丽实在难以静心谛听，不过先前在他们讲读希伯来文的间歇中，她已听到过这些议论，所以她只消间或点点头就是了。惊涛骇浪的旅程马上结束吧！科西嘉岛的海岸还在地平线下面，夜色已经来临。路易斯在她怀中啜泣。她把他紧紧抱住，以免他着凉，带他乘上一条小船冒险在大海上追波逐浪使她心头涌起一阵懊丧。不过，这些捕鱼人必定都曾在更坏的天气里无数次出没此间。帕斯卡尔拿着一个瓶子摸索而来。她喝了一大口没掺水的白兰地，这口酒给了她火辣辣的温暖。帕斯卡尔在她胸前乱摸一气，她也就不予责怪，只把这当作无意中的动作。

一口白兰地酒，不停地摇摆颠簸，再加上这船上的沉闷无聊，使得娜塔丽不禁昏昏欲睡。浪花打湿她的双脚和双腿，小船忽上忽下，颠簸不停，这一切她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是如此缓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究竟经历了多久。小船终于进入平静的水面，黑沉沉的海岸出现在前方，月光下的大树和巨石依稀可辨。又过了半个来钟头，帆船贴近了岸边。一个渔人放下船帆，另一个拉住一根白棕绳，跳上一块平坦的岩石。帕斯卡尔搀扶乘客们带上那点儿可怜的随身行李下了船。小船立即又扯起帆，消失在黑夜中。

“好了，你现在已经到科西嘉了，也就是说已经在法国了。”他对娜塔丽说，两手提着她的衣箱，“不过，我们还得走上三公里。”

她手里抱着路易斯，走在一片散发出泥沼气的田野间的小径上，倒也不难跟上他的步子，不过他们得放慢一点儿等着别人。走了这么长的海路之后，脚下的土地直摇晃，所以这点儿路他们走了快一个小时。到达一座黑黢黢的农庄之后，帕斯卡尔把他们领到后面的一间小棚子里。“这儿是你们睡觉的地方。大房子里有晚饭。”

帕斯卡尔供应他们的晚饭是汤和面包，没见到别的人。蜡烛光下，在长条木板的餐桌上，娜塔丽看得见大汤盆里的章鱼腕足，尽管觉得恶心，她还是把自己碗里的一点一滴都吃个精光。帕斯卡尔给路易斯吃的是山羊奶泡面包，小家伙像只狗一样大口大口都吃掉了。他们回到小棚子里，在稻草上和衣睡下。

第二天早上，帕斯卡尔开了一辆旧卡车带着他们穿过巴斯蒂亚，在车上瞥见的狭小街道和古老房屋很像是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城镇。一列只有三节小车厢的火车把他们送上一个使人毛发直竖的山隘。车上的乘客，有的是和帕斯卡尔一样的装束，有的是城里人的破旧衣着，他们都被路易斯逗乐了。小家伙照常每天早上心情愉快，在母亲怀里拍着小手，叽里咕噜嘟哝个不停，眼睛看着四周，一副聪明相。帕斯卡尔一面跟查票员打趣，一面递给他一沓车票，那汉子也没有理会这几个落难的人。娜塔丽觉得紧张而兴奋。她一夜酣睡，早饭吃了面包、干酪，还喝了点儿酒。车窗开着，外面是连绵不断的壮丽山景，浓烈的花香阵阵袭来，沁人心脾。帕斯卡尔告诉她，这就是出名的灌丛芳香，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朝思暮想再闻一下的就是它。

“对他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她说，“这香味确实好像是天堂里发出来的。”

帕斯卡尔半阖着眼，火热地朝她看了一下。她差一点儿没有笑出声来，他的样子活像在一部无声影片里表演卖弄风情的鲁道夫·瓦伦蒂诺。虽然如此，他还是使她感到害怕。

帕斯卡尔的父亲和他儿子一个模样，只是年纪大上三十岁，更加粗壮一些。他穿的也是灯芯绒裤子，头发胡子一片灰白，一样的椭圆脸，一样的两只不文明的棕色眼睛，深陷在上上了年纪的皮革一般的眼窝里。他待客礼貌周到。他的房屋沿着一条陡峭街道分成三级逐渐升高，再往上就是科尔特的山顶古堡，住宅的外貌和陈设都表明他家道殷实。他在阴沉的厅堂里光亮的栎木长桌上摆出丰盛的午餐，欢迎这批难友。他的穿着一身黑衣服、没有身材的老妻和两个也穿着黑衣服、走路静悄悄的女儿端出了酒菜。帕斯卡尔带着几分乡土气的自豪感指出，桌上摆的是乌鸫馅儿饼、炖山羊肉、栗子蛋糕和科西嘉酒。

首次举杯，加福里先生端坐在他沉甸甸的扶手椅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他知道杰斯特罗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如今是从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统治下脱身出走。美国总有一天会来援救科西嘉，使它摆脱它的压迫者。科西嘉人民那时一定会奋起配合，杀死一大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如同他自己的祖先在科尔特杀过热那亚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萨拉森人、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这位老乡绅轻轻说出一连串恶狠狠的“杀”字——杀西班牙人，杀罗马人，杀希腊人——使娜塔丽心头起了一阵寒战。同时，加福里老人还说，帮助这位著名作家和他的朋友们也是他的特权。加福里的家就是他们的家。

帕斯卡尔带领他们登上后楼梯，来到一套单独隔开的房间里。然后，他把娜塔丽带进一个加了一张儿童小床的房间，对娜塔丽说：“我的

房间正好就是楼下的这一间。”说话时，他又露出了鲁道夫·瓦伦蒂诺式的表情。但是，在他父亲家里，他那副凶神恶煞的神气已经消失。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过分地喜爱女色是地中海一带人的通病；再说，他到底还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已经来到法国领土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她心头对帕斯卡尔油然而生一股感激之情。

“您真好，先生。”她一手抱住路易斯，另一只手和他相握，然后又在他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非常感谢。”⁽⁶⁾

他的两眼像火炭一样发出光芒。“乐于为您效劳，太太。”⁽⁷⁾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在阿雅克肖港搭乘这三节车厢的火车，从另一头上山来到科尔特。这条单轨铁路享有美景绝佳的盛誉，他却蜷伏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闭着眼睛，秀丽的涧谷和山石从车旁掠过时，他只顾一支接一支吸着维希法国的劣质卷烟。像这样闭眼不看明亮的阳光和奔驰的山景，多少缓和了一点儿随着车轮的节奏在他的脑壳里发作的偏头痛。多少处天下无双的名山胜迹，比如比利牛斯山、蒂罗尔山、多洛米蒂山、阿尔卑斯山、多瑙河的谷地、土耳其的海岸、葡萄牙的穷乡僻壤、叙利亚的群山万壑等等，都在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的眼前白白消逝了。眼前尽管有壮丽山川，他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张罗到足够的食物和水，好让犹太难民们活命逃亡。

拉宾诺维茨这个人，不仅和欣赏美景的趣味无缘，对地理和国度的看法也完全与众不同。在他看来，什么国家、国界、护照、签证、语言、法律、通货等等，在当前的这场欧洲大陆上展开的粗俗危险的争逐中，都已不是真实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态度是有罪的。他只承认援救的法律而不知其他。他并非向来就是一个这样的违法之徒，而是完全相反。他的双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波兰来到马赛。他父亲是裁缝，承包缝制海军和商船海员制服。所以，阿夫兰受的是法国教育，是在法国朋友中间长大的。他曾在法国商船上当过舱房侍役，靠勤奋努力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后才获得了轮机师的执照。直到二十好几的时候，他一直都是个循规蹈矩的法国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只有一点儿模模糊糊的意识。

希特勒一上台，马赛就好像从阴沟里冒出臭气一样出现了排犹行动，这才使拉宾诺维茨不得不时时想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富裕的瑞士籍犹太复国主义者找到了他，让他从事把犹太人非法送到巴勒斯坦去的工作。他用一艘像“伊兹密尔”号那样的旧船，运送三百个人顺多瑙河直下，渡过黑海到达土耳其，然后取道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偏僻乡野到达圣地。这番冒险事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从此以后，他没干过别的。

他在巴勒斯坦定居以后，学会了一点儿希伯来文，娶了一位海法姑娘。他放弃了法国名字“安德烈”，重新成了阿夫兰。他曾经想参加犹太复国运动，但是他对党派之事感到厌烦，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内心仍然是一个法国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迅速在欧洲蔓延，这使他困惑不解，他决心对此有所行动。他的视野只限于拯救生灵。在那些日子

里，他耳朵里听到的是犹太人在希特勒的威胁面前，用各种语言说出来的一句听天由命的话：“在锅里烹煮难熬，一口吃掉好受。”但是在他看来，纳粹是要认真对待的。他不再和各种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人士辩论经义和政治，而是运用他们的财源和关系去援救犹太人。他跟赫伯特·罗斯，还有萨切尔多特一家，都已为此做出了贡献。

法国沦陷以后，他便回到了那里，参加了马赛抵抗运动，他把马赛当作继续进行援救工作的最好的基地。事实上，他从事抵抗运动已有多年，伪造文书、走私偷渡、刺探情报、说谎骗人、保守秘密、扒窃偷盗，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有一次，为了救助四十个人，他在罗马尼亚杀死了向他勒索一笔封口费的告密人；他原先并不想要那人的命，但是铁块敲下去的时候重了些，那人就倒在一条小巷里，翻了翻白眼之后咽了气。他心绪不宁的时候，常会想起这件往事——铁块敲断骨头的感觉，倒在地上的那个勒索者满头乱发中冒出来的鲜血——但是他并不觉得于心有愧。

每逢过度疲劳，遭受挫折，或者发现自己干了什么蠢事，拉宾诺维茨的偏头痛就容易发作。他乘上这列前往科西嘉的火车，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工作需要完成，他只不过想见见亨利太太。虽然他在“伊兹密尔”号上只跟她谈过两次话，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拉宾诺维茨也跟许多欧洲男人一样，在他心目中，美国妇女都是迷人的。娜塔丽·亨利使他着了迷：一个犹太女人，不容置疑的肤色黝黑的犹太美女，然而又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一位著名作家的侄女，还跟一个美国潜艇军官结了婚！和平年代的马赛港里，来访的美国兵舰都是带着远方的强大威力的荣光开进来的。青年军官们穿着白色的军装，佩着金色的徽饰，三三两两行走在林荫大道上，在当年的拉宾诺维茨看来，他们几乎就是德国人幻想充当的那种超人。一张快照上的拜伦·亨利的形象更在拉宾诺维茨的眼里为娜塔丽增添了许多魔力。

他并不是对她打什么主意，她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贤妻良母。他一心贪图的就是看见她。他在“伊兹密尔”号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住他无谓的感情，虽然他以为她是喜欢他的。那不勒斯的那个局面本来就已经够让人伤脑筋的，容不得再让一场徒劳无益的恋爱来搅乱他的脑子。尽管如此，她的离船而去还是使他受到一次打击。

六月里从锡耶纳传来的消息——首先是亨利太太和她叔父还住在那儿，接着又说他们要和卡斯泰尔诺沃一家同走——使他坐卧不安。获悉亨利夫人已经到达科西嘉之后，他重新有了想到那里去的冲动，他和这种冲动斗争了一个星期，后来还是没抵挡住。一夜的行舟途中，偏头痛便向他袭来。小火车呻吟着爬上一处处陡急的弯道和一道道高坡，向科尔特进发，再加上他乱麻似的心情和一阵阵胀裂的头痛，他不由得对自己的鲁莽冒失感到诧异。然而，他内心的喜悦是自从他丧妻以来未曾有过的。

他到达加福里家的时候，他为之倾倒的那个人正在楼上的那套小屋子里，穿着一件旧的灰羊毛晨衣，把小孩子放在厨房洗涤池里洗澡。她刚洗过头发，此刻头发全都用发卡向上翻卷。孩子爱嬉闹，把她溅得一身

都是肥皂水，所以她这会儿的模样完全不是一个梦中佳人。

一声敲门声。门外传来埃伦的说话声：“娜塔丽，我们有个客人。”

“谁？”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

“基督！”

她听见杰斯特罗笑了。“他并不自命为基督，亲爱的，虽然他可以算是一个救星。”

“哦，我是说，他要在这儿待多久？路易斯从头到脚全是肥皂水，我也是。我这模样实在怕人。有什么消息？我们要走了吗？”

“我想不会。他要在这儿吃午饭。”

“好哇——哦，马上就好，我过一刻钟就下来。”

她急急忙忙穿上一件白色羊毛衣服，衣服的腰带是绯红色的，配着金黄色的铜扣，这件衣服是她在里斯本为了跟拜伦相会买的。自从生了路易斯，她身体发胖，好长时间都穿不下了。在锡耶纳收拾箱子的时候，她是在最后一分钟一横心把它塞进衣箱的，此后的流浪旅途中也许会有需要打扮一下的时候！她给路易斯穿上加福里老太太送她的一套灯芯绒童装，便抱他下楼来到花园里。拉宾诺维茨正跟大家一起坐在葡萄棚下的一张长椅上，这时他站了起来。他跟她记忆中的模样颇不相同：年轻了一点儿，没以前那么粗壮，也不是以前那副苦恼相。

“你好，亨利太太。”

她的黑头发虽然使劲用毛巾擦过，但仍旧是湿的，全都翻上去绾在头顶上。他记得这一头秀美的浓发，记得这一对斜着向上提起，此刻正友好得无以复加地对他闪着光的大眼睛，记得她露出笑容时的妩媚嘴型，以及她两颊的曲线。她轻盈娴静的握手使他觉得陶醉。

“我这儿有件事情要让你吃惊，”她说，一面便把路易斯放下，让他站在棕色草地上，“向他伸出胳膊。”

拉宾诺维茨照办了。她放开手，路易斯的圆脸蛋上神情十分紧张兴奋，他趑趄趑趄地迈了几步，便跌进巴勒斯坦人伸出来的手臂中，一阵大笑大嚷。拉宾诺维茨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他还开始会说话了呢！”娜塔丽嚷道，“想不到，这都是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也许是因为科西嘉的空气。我原来还担心养了一个白痴。”

“真是瞎说。”杰斯特罗有点儿发火。

“说话吧。”拉宾诺维茨要求路易斯说，这孩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路易斯的手指点着拉宾诺维茨的鼻子。“爸爸。”

娜塔丽唰地红了脸，就连本来一声不吭地坐着的卡斯泰尔诺沃夫妇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娜塔丽张嘴吸了一口气：“哦，上帝！我常给他看他父亲的照片。”

路易斯看见他把大家都逗乐了，很是高兴，便放开喉咙叫喊：“爸——爸！爸——爸！”他指着卡斯泰尔诺沃，也指着杰斯特罗。

“别胡闹了，够了，你这小东西！”

老东家和帕斯卡尔都穿了干庄稼活儿的衣服吃饭。帕斯卡尔头发散乱，满身尘土，穿着一件山羊皮上衣，又向娜塔丽做了几次瓦伦蒂诺式的表情。在他父亲面前，他直到现在都还算是小心的。她于心不安地觉得，这样的装束倒是衬托出他的俊美了，她不断地偷偷观察拉宾诺维茨，可是看不出他是否注意到了。餐桌上谈的都是关于战事的消息。加福里老头儿说，科西嘉最新的谣言认为所有关于北非的暗示都是故作疑兵之计，盟国将要进击挪威，打通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和俄国人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除列宁格勒之围，开辟一条畅通无阻的供应线，向红军运送租借物资，并且在接近柏林的地方部署盟军轰炸机。不知拉宾诺维茨先生以为怎样？

“我不相信将要进攻挪威这种说法，时节太晚了。我和你儿子曾在同一艘货轮上服务，有一次，十一月里到达特隆赫姆港口。因为海面结冰，我们被困在那里好几个星期。”

“奥兰杜丘跟我们说起过这件事，”加福里说，伸手拿过石雕的酒壶，把拉宾诺维茨的杯子和他自己的杯子都斟满了，“他还告诉我们一些别的事情，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那次小小事故。”他向拉宾诺维茨举杯，“只要你活在人间，这所房子永远欢迎你光临。多谢你给我们送来了美国的大作家和他的朋友们。”

杰斯特罗说：“我觉得我们成了你的负担。”

“不。你们可以住下去，先生，直到我们一起得到解放。现在，帕斯卡尔和我得再去干活儿了。”

他们站起来离开餐桌的时候，娜塔丽悄悄对拉宾诺维茨说：“我一定得跟你谈谈。你有时间吗？”

“好的。”

他跟她一起走到外面街上，沿着小石块铺砌的高陡的台阶走上去，这条路一直通向那座颓圯的古堡，它的大门洞开着。“我们爬上去好吗？”她说，“顶上面好看极了。”

“行。”

“伊斯坦布尔是怎么回事？”她问。他们沿着一道贴着内墙的石梯拾级而上。

“没什么大事情。”

“我想知道。”

“哦，好吧，每当我们船到港口，奥兰杜丘这小子总爱大喝一通，闹点事儿。这是他结婚成家之前的事了。我正在甲板上修弄一部坏绞车，快半夜了，我看见他摇摇晃晃地从码头上走来。几个流氓上去把他摁住了。这些码头上的水老鼠都是一些胆小鬼，他们专拣醉酒的人欺负，我便拿了一根撬棍跑过去，把他们打散了。”

“哎呀，你岂不是救了他的命。”

“也许只是他的钱。”

“加福里一家对我们客客气气，都是因为你。”

“不，不。他们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全家人。”

一块平地上长满了棕色的野草，一座没有房顶的灰泥建筑的架子，窗洞上还有铁栅栏，几只山羊在断壁残垣间随意来去。

“警卫室，”拉宾诺维茨说，“现在已毫无用处了。”

“给我说说‘伊兹密尔’号。”她说，带领他穿过平地走上一道通向高处的梯级。

“‘伊兹密尔’号？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摇摇头，显得伤感和懊恼，“我们起航的时候，天气倒是不坏，但我们抵达海法的时候，真是老天无情。我们得在狂风暴雨的深夜里把船上的人卸到小船上去。该死的土耳其船长趁机捣乱，以辞职相要挟。有几个人掉到水里淹死了，人数不多，确切数字我也不知道。人们一上岸便走散了。我们根本没法儿清点人数。”

娜塔丽一本正经地问他：“这样看来，我从船上下来还是做对了？”

“谁知道呢？现在你是在科西嘉了。”

最高处的梯级很陡峭，已被游人踩得深陷下去。他气喘吁吁，说话也慢了。“马赛的美国总领事知道你们在这儿。他名叫詹姆斯·盖瑟，是一个好人。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是一个讲道理的人。领事馆里也有几个坏蛋。他亲自处理你们的问题，严格保守秘密。你们的证件全部弄好之后，你们就去马赛，到达的当天就上火车去里斯本。这是盖瑟的主意。”

“要等多久呢？”

“这个嘛，麻烦的是出境签证。直到一个月以前，你们还完全可以像旅游的人一样坐火车去里斯本。但是，现在法国已经停办出境签证，这是德国施加的压力。你们大使馆可以在维希把事情办妥，所以你们还是拿得到签证的，只不过要多等些时候。”

“你已经给我们办成这么多事了！”

“这不是我的功劳。”这个答复来得尖刻锋利，“盖瑟收到伯尔尼美国公使馆的来电，要他留神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在科西嘉的时候，他说了声‘好哇！’就这么回事。”他们现在到了古堡顶上。越过久经风雨剥蚀

的雉堞，他们遥望着下面被林木茂密的山岭圈在当中的一片河谷地上的农庄和葡萄园。“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到这儿来了，好风景。”

“卡斯泰尔诺沃一家人怎么办呢？”

他合拢手掌罩住一支卷烟，把它点燃。“他们的事可要麻烦得多。德国人的停战委员会九月间在巴斯蒂亚来了一次大搜查，因为难民们都经过那儿逃往阿尔及利亚。那次搜查破坏了我的几处联络点，所以让你们在马尔恰纳耽搁久了。不过，他们离开锡耶纳还是做对了。意大利秘密警察在七月间开始逮捕意大利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以这会儿他们很可能都在集中营里了。我已经在给他们想办法，请你务必劝说这位医生不要过于心急。实在万不得已，加福里这一家总会照料他们的。”他喷了一口烟，看了一下手表，“我们该回去了吧。你还有话要跟我说吗？再过一个小时，上阿雅克肖去的火车就要开了。”

“哦，对了。那个小伙子，帕斯卡尔——”她欲言又止，用牙齿咬着一根手指的关节。

“是的，他怎么了？”

“哦，见鬼，我一定得讲给你听，我又不能在家里跟你谈。前天夜里，我睡着后醒来，发现他在我房间里，坐在我床边，一只手放在我盖的被子上，就在我腿上。”他们走下迎风的梯级，她便一口气说了出来，“就那么坐着！我孩子的小床离我们不到两英尺。我弄不清我是在做梦还是什么的！我轻声问他：‘怎么回事？你来干什么？’他也轻声回答：‘我爱你。你愿意吗？’⁽⁸⁾”拉宾诺维茨在梯级上站住了，她想不到他居然脸红了。“哦，你不要担心，他没强奸我什么的，我把他打发走了。”她使劲拉住他的肘弯。他皱紧眉头，重新向下走。“也许是我自己不好。在厄尔巴的时候，他就对我挤眉弄眼了，在船上他也有点儿放肆。到他家里以后，我干了一件蠢事。旅程已经结束，我们一路平安，我心里感激他，我吻了他一次。好家伙，他看起我来就好像我脱了裙子一样。从那以后，就好像我一直没把裙子穿上。于是就发生了前天夜里这件事——”

“你怎么打发他走的？”

“哦，不那么容易。我开头是轻声对他说：‘不行，你会把孩子吵醒的。’”娜塔丽瞥了拉宾诺维茨一眼，“也许我该不顾情面，干脆轰他出去，大声嚷嚷，叫他父亲，这么来一通。但是，我当时睡意正浓，又是突然被他惊醒的，加上我不想把路易斯吵醒，并且我也觉得好歹我们的性命都在人家手里。接着，他便轻轻对我说：‘哦，不要紧，我们像两只小鸽子一样不要出声。’”娜塔丽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我怕得要死，可他也真是荒唐，‘两只小鸽子’⁽⁹⁾——”

拉宾诺维茨也在笑，可是并不快活。“到底是怎么收场的呢？”

“哦，我们就这么轻声交谈，行，不行，他说一句，我回一声。他不肯走。我想起何不求救于他的科西嘉人的荣誉感——不可伤害来到他家里避难的人，或者声言要告诉他父亲来吓唬他。可是，那得花上好长时

间，费许多口舌。所以我只说：‘你瞧，绝对不可以，我身上不好。’他立即把搁在我腿上的一只手缩回去，唰的一声从床上跳了开去，好像我声明了有麻风病一般。”

在以航海为生的人中，她心里想，拉宾诺维茨算得上是一个出奇地拘谨的人了。他听了这番话之后，显得很不自在。

“然后，他站着俯身对我轻声说：‘你说的是实话吗？’当然。”太太，如果你只是为了拒绝我，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我保证可以使你快活得神魂颠倒。”她假装出一副男中音的嗓音，“‘我保证可以使你快活得神魂颠倒。’⁽¹⁰⁾这是他的原话。说完了这个，上帝保佑我，他便跼着脚出去了。我担心他会再来，我该怎么办呢？我要跟他父亲说吗？老东家可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拉宾诺维茨显得伤透了脑筋，伸出手掌擦了擦脸。“我现在想的是到了马赛有什么地方可以安顿你们，除非你真想试一下神魂颠倒的滋味。”她没吭声，她浮肿的脸又涨红了。“对不起，我不该拿你开玩笑，我知道这是不好受的。”

她带点儿调皮地回答说：“哦，很好，这样一来我倒觉得年轻啦。不过听我说，我可不要领教科西嘉的神魂颠倒。”

他朝她好奇地一笑，这一笑中也有不少辛酸。“很好。好样的犹太姑娘都不会。”

“哦，你不了解我。”娜塔丽提出异议，虽然这个评语并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使她感到难堪。拉宾诺维茨口中说出的这句话是带有爱抚之情的。“我一向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要不然的话，上帝知道，我就不会跟亨利·拜伦结婚了，也不会自甘接受别人的严词审问了。这样的事，好样的犹太姑娘总是要想办法回避的。总算还好，你想你可以把我送到马赛？”

“是的。我不想跟加福里这一家人闹翻，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奥兰杜丘。眼前，我还只有这一处靠得住的地方可以安顿卡斯泰尔诺沃一家。奥兰杜丘跟我说起过这个帕斯卡尔，他不是好东西。你们在马赛处境也许无论如何会好一点儿。等到你们的证件出来了，你们就可以动身，一步一步来。这是有利的一点。”

“那么，卡斯泰尔诺沃一家呢？”

“他们在这儿等。”

“但是我不想丢下他们。”

“丢下他们？”拉宾诺维茨的口气变得生硬了，这时他们正从倒塌的警卫室一侧穿过那处平地，“请你别说这样的傻话了。你们万一有个好歹，还有美国总领事可以出面替你们说话，他们可得不到保护，什么保护都没有。马赛是一个警探密布的地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们往那里送。请你千万不要再去怂恿他。你就是不向他提这个，他也已经够让我伤脑筋了。”

“你说得对，请不要和我生气。米丽娅姆和路易斯现在跟姐姐和弟弟一样要好。”

“我知道。你听我说，巴斯蒂亚的搜捕使我们遭了殃。只要医生镇定清醒，他和他的全家都可以平安无事。”

“我们到了马赛之后，可以常常看见你吗？”

“没问题。”

“好，那就好了。”

他觉得难以开口，说话硬邦邦的。“你离开‘伊兹密尔’号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娜塔丽突然吻了一下他的脸颊，只觉得他脸上冷冰冰的，胡楂儿刺人。

“亨利太太，你就是因为来了这么一下，才惹出麻烦的。”

“我想我不至于会在半夜里醒来碰上你闯进我的房间。”

“这可不是说给一个法国男人听的恭维话。”

他们相视而笑，内心都有点儿不自在，然后下山回镇上了。

那天晚上轮到娜塔丽烧饭。她在楼上的小厨房里端给大家吃的是按照她寄寓巴黎时的菜谱烧成的一锅蔬菜杂烩，饭桌上谁都无心说话，就连米丽娅姆也是愁容满面。大人们留在厨房里喝咖啡，她去睡觉。所谓咖啡，不过是把粮食在火上烤一下之后煮出来的又酸又涩的咖啡色汤水罢了。卡斯泰尔诺沃说：“确实，孩子们会很难受的，是吗？”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到他们即将分离。

他们天天见面，她早已不去留心他的容貌，但是今天她不由得暗自吃惊，自从离开锡耶纳以来，他的变化竟这么大。那时他原是一个悠然自得、风度翩翩的意大利医生，如今他的风采已经消失，他的眼窝深陷，眼皮沉重。

“这也会使我难受，我知道。”她说。

埃伦·杰斯特罗说：“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再度会合，然后一起出走吗？”

卡斯泰尔诺沃慢慢地、重重地、沮丧地摇了摇头。

“他给你们订了什么计划？”杰斯特罗问，“难道我们之间还不能无话不谈？”

“在马尔恰纳的时候，我们还希望坐船到阿尔及尔去，”医生说，“然后再向东走，到巴勒斯坦去。但是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现在看来，我们可以非法去的只有西班牙和瑞士。人家都是结伴上路，有向导偷偷引他们穿过森林。我猜想西班牙比较好，至少从那儿去里斯本是顺路的。”

“麻烦的是，”安娜脸上带着茫然的笑容说，“到西班牙去，我们得靠

两只脚翻过比利牛斯山，十一月的天气。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要在荒山野岭中步行一大段路，一路上都是积雪和冰冻，还要时刻提防边界上的巡逻队。”

“干吗不去瑞士呢？”娜塔丽问她。

“如果他们把你逮住，就要送你回法国，”安娜说，“把你交到法国警察的手里。”

“不一定！”她丈夫怒冲冲地朝她说，“不要夸张。每一伙人都有不同的遭遇。瑞士也有救援机构，他们也会给你帮助。拉宾诺维茨认为西班牙比较好，但是安娜担心米丽娅姆要步行翻过山头。”

“但是还有开往南美洲的船呢，”杰斯特罗说，“到摩洛哥去的渔船呢，以及我们谈到过的所有那些可能性呢？”

卡斯泰尔诺沃绝望地耸了一下肩膀，加上他那阴沉绝望的神色，使得娜塔丽产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仿佛已经陷于绝境的感觉。“你们一定会平安无事，”她高高兴兴地说，“我相信他。”

“我也相信他，”医生说，“他说的都是真话，他知道怎样办事。是我自己决定离开意大利的，我做对了，所以我们现在没在集中营里。即便米丽娅姆必须徒步翻过积雪的比利牛斯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会翻过去的，她是一个结实健康的姑娘。”他站了起来，立即朝外头走。

娜塔丽对安娜·卡斯泰尔诺沃——她的眼睛是湿的——说：“安娜，今晚米丽娅姆睡在我床上好吗？”

安娜点头。过了一会儿，睡眠惺忪的小姑娘自己来到娜塔丽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一上床便睡着了。娜塔丽喜爱温暖的小身体偎依在她身旁给她的舒服感觉。第二天早上，太阳把娜塔丽照醒的时候，米丽娅姆已经不见了。这姑娘已经爬到儿童床上，抱着路易斯睡着了。

(1) 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作家。

(2) 原文是法语。

(3) 原文整句都是法语。

(4) 原文是法语。

(5) 原文是法语。

(6) 原文都是法语。

(7) 原文是法语。

(8) 原文是法语。

(9) 原文是法语。

(10) 原文是法语。

第四十一章

一支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正在公海上向北非集结。自从日本帝国舰队向中途岛出动以来，地球上的大海洋从来不曾负载过一支如此庞大的海上力量，而在那次以前，整个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部队运输舰以及装满了小划艇、坦克、卡车和机动炮的新式登陆艇，还有驱逐舰、扫雷艇、潜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供应船。这些来自各方、摆开一望无际的阵列的战船，形状可怖，大小不一，有漆成灰色的，也有漆成花里胡哨的掩护色的，它们缓缓地爬动在这个星球的海水曲面上。它们从不列颠群岛蜂拥南下，它们从北美洲向东方驶来，发动一场漂洋过海的进攻，其规模之大、航程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轴心国的情报机关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科西嘉岛上一处餐桌上的猜测议论，在开往慕尼黑出席纳粹党大会的希特勒的元戎列车上得到了回响。这次大进攻虽说是在七嘴八舌的民主国度里发动的，却也做到了像日本人进攻珍珠港那样严守秘密。

温斯顿·丘吉尔在敦刻尔克之后那篇壮烈激昂的演说的结尾立下誓言，要继续战斗，“直至上帝注定的那个时辰来到，新世界以其全部威力挺身而出，来援救和解放旧世界”。两年半之后，现在它已成为事实，丘吉尔的滔滔雄辩成了宏伟庄严的现实：蜂拥而来的一支新生的海上力量，以威力日益强大的美国技术为后盾，运来了久经战斗的英国军队和首批新近征召的美国健儿。如果在工业化的战争中也会有点儿浪漫的话，这就是一个浪漫的时刻，“火炬行动”即将到来的时刻。

尽管这批美国入侵者中不会没有那几个像巴顿那样的人，但是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而言，他们却不免要因为那一套丘吉尔式的滔滔雄辩而有愧于心。职业军人是甘愿接受战火考验和甘冒技术风险的。若不是这样，将军们也好，小兵们也好，都会把“火炬行动”和整个大战看作肮脏的差事而赶紧罢手。乔治·马歇尔根本不赞成用“火炬行动”取代在法国的大规模登陆，这支远征军的总司令是一位名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初登世界舞台的新手，他担心做出“火炬行动”决定的这一天“也许会作为最黑暗的一天载入史册”。话虽如此，他和他的僚属们都已接到了命令，并且都已有了明确的分工。

为自己一方多捞好处，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尽管说不上什么罗曼蒂克；要是能够做到兵不血刃，那就更好。于是，有人出了这么一个点子：给英美联军配上一位声名卓著的法国将军，起个装点门面的作用，借以诱使驻守北非的维希军队不加抵抗，完全不听他们那个受德国人统治的政府的命令。这样一来，就开始了一场不亚于一位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闹剧作家笔下的喜剧，所不同的只是赌注更大而已。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插进了这么一段谐谑曲，拜伦·亨利恰好被卷了进去。在这里需要给读者简单说明一下这出闹剧是怎么回事。

伦敦有一位现成的戴高乐可以充当这个戴将军头盔的龙套角色，他

本来就已经作为“自由法国”的喉舌在那儿大声疾呼，号召他的同胞们反抗征服者。戴高乐这个人的麻烦之处在于，维希政府的陆海军将领没有一个不厌恶他，就是抵抗运动对他也沒多大好感。伦敦旅馆的一套房间里发出的抗敌高论，在那样的时候并没使法国的人心向着他。盟国转而物色的另一个人选是亨利·吉罗。吉罗在一九四〇年对德作战中打得很出色，后来兵败被俘，从德国越狱逃出。此时他正蛰居法国，盟国的计划是找到他，把他从隐居处偷送到地中海海岸，让他登上一艘盟国的潜艇，火速驶往直布罗陀去和艾森豪威尔会合。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行动计划，而在秘密接头的时候，吉罗又使这件事更加复杂化。在涉及体面的问题上，吉罗将军竟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英国海军在战争初期曾经攻击过一支法国舰队，为的是不使它落入德国人手中。亨利·吉罗便不肯让一艘英国潜艇来搭救他，可是这时候可以派出的仅有的几艘潜艇都挂了英国旗。为了接运这位法国人，不得不由一位美国艇长出任一艘英国潜艇的挂名指挥员，再配上几位美国军官，来一场假戏真做。英国艇长和他的原班人马自然还是照常驾驶这艘潜艇，美国人只不过是乘客，但是他们得假装忙来忙去。这艘“美国”潜艇完成了任务，把吉罗将军在土伦附近的海岸接上船，送往直布罗陀。

吉罗在直布罗陀——让我先把吉罗的伟大事迹讲完，然后再来说明拜伦·亨利在其中扮演的小小角色——被请到总司令指挥所的山洞与艾森豪威尔相见，他不动声色地向美国总司令表示谢意，感谢总司令到此刻为止所做的一切，并告诉艾森豪威尔说，他，亨利·吉罗，现在就要免去艾森豪威尔所担任的总司令职务，而由他本人主持对北非的进攻。这件事情发生在离发动进攻不到四十八小时，四百五十艘大小舰艇正驶向登陆的滩头之时。关于这次不平凡的密谈的详细情节后来不见记载，我们所能得知的是吉罗完全听不进对方的意见。他坚持说，只有取得最高指挥权，才能保全他的面子。但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免除职务的要求。这位法国人从此便郁郁寡欢，对进攻作战也不闻不问。

后来的情况表明，盟军也并非少他不得。登陆开始后的几小时内，有一位达朗海军上将落入了入侵部队手中。此人是东北非最有权势的维希政权人物，因为对英国、美国和犹太人怀有不同寻常的仇恨而享有盛名。入侵部队用匕首抵着他的脖子，硬逼他扮演吉罗的角色。他的工作做得很不错，稳住了法国军队，制止了零星的自发抵抗，建立了盟国管理下的秩序。甘心也罢，不甘心也罢，达朗总算大大减少了美、英官兵的死亡。

盟国的报界响起了长时间的大喊大叫，反对不顾廉耻地使用这个坏蛋。一场政治风波由此而起。艾森豪威尔将军考虑辞职，罗斯福总统经受了报纸日复一日的攻讦诋毁，其聒噪刺耳胜于平常。后来只是因为又一次出现了战争中的天赐良机，这场风波才算雨过天晴，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法国青年开枪打死了达朗。又过了些时候，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吉罗将军违拗不过百般的哄劝诱说，绷着脸跟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一起照了相，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见这位体面人物的尊容。他是一个瘦高个儿，不过没戴高乐那么高、那么瘦。胡子比较大的那个就是

他。

正是在为了吉罗的体面而通信频繁的当口儿，拜伦·亨利被卷了进去。说也奇怪，他在潜艇上的经历跟这件事毫无干系。他就像涡流湍急的溪水里的一只软木塞一样顺着水势漂流打转，在直布罗陀和马赛之间转来转去，对那股推动力却毫不知情。他之所以被委派这个任务，纯粹是因为他是经过批准可以承担美国高级机密任务的人。直布罗陀经常缺少美国信使，进攻迫在眉睫，人手尤嫌不足。自从拜伦和塔茨伯利父女邂逅以来，他已数次为此奉命出差，虽然那几次出差都不曾去过马赛，但他跟领事馆通过信件和电话，有过接触，为的是打听娜塔丽的下落。

他也像这海边巨崖上的每个人一样，知道一次大行动已是近在眼前。电线的嗡嗡声在整个基地上到处震响，军舰和作战飞机集结得越来越多，大官们一个个屈尊光临，各个都带来一批团团转的自命不凡的僚属，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想起中途岛战役前夜的珍珠港。但是目标在哪里，非洲、撒丁岛、法国南部甚至意大利，则非拜伦所知。他从未听说过有个亨利·吉罗将军，就是现在也没谁跟他说起过此人。早晨八点钟，他一身油污，在一艘挨着“梅德斯通”号停泊的老朽潜艇里一个劲儿地要使一台开不动的空气压缩机起死回生。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匆匆换上干净的便服，又一次把信使公文袋的链条拴在手腕上，口袋里揣着外交护照，出发到马赛去了。

他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片纸只字。他一次次向马赛领事馆打听，还是杳无音信。这一回他亲自去了，便存心要查问个清楚。给他的指示是要他把上了锁的公文袋面交给某一位副领事，等候一份密码回电，拿到了就火速带回来。他盘算着会有时间去找几个人查问。就这样，他到底把娜塔丽找到了，虽然那最后一个环节纯粹出于偶然。要不是她离开了意大利，要不是他自己来到了直布罗陀，就谈不上会有这样的相逢，但是那咫尺天涯的距离得以跨越，则是由于运气。

他在寒冷的倾盆大雨中到达领事馆，解开链条之后，便把公文袋递给副领事。副领事名叫萨姆·琼斯，一张无法形容的面孔，配上一套无法形容的服装；一块毫无显眼之处、正好用来神不知鬼不觉经手军事情报的好料子。拜伦一面脱掉滴着水的雨衣，一面向琼斯打听：“卢修斯·巴比奇还驻扎在这儿吗？”

“卢克·巴比奇？当然在。干什么？”

“我要找他谈谈。我能在这儿待多久？”

琼斯脸上露出皱褶，此刻的狐疑神色和他的平凡相貌颇不相称；这个情报人员正透过干瘪瘪的副领事这层外衣向外窥视。“你有的是时间。卢克的办公室就沿这条走廊过去，门上有块毛玻璃。”

毛玻璃门里面，一个面孔瘦削的女人，灰白头发用发网紧紧网住，坐在一张堆满公文表格的办公桌前嗒嗒地打字。接待室里挤满了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坐在那里等了几天了。这位女秘书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当她看清了他的面孔和他为了充当信使而穿的美国便装

上衣和便裤的时候，这冷冰冰的一瞥立即转变成了一副迷人的笑脸。他没受到什么留难就通过了她这一关，前去会见巴比奇。

在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口透进的苍白暗淡的光线照射在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的两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上，同样也照射在一幅《乔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拙劣的复制品上。一个肤色红润的秃头胖子在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拜伦握手，蓝色的眼珠子透过金丝边眼镜闪烁发亮。“亨利中尉，嗯？我记得你的来信，中尉，也记得你打来的几次电话。直布罗陀的线路糟透了。美国有名的世家，姓亨利。是帕特里克的本家吗？哈哈！潜艇军官，是吗？我的儿子想参加海军，但是没成功，眼睛不好。现在是空军，做后勤工作。直布罗陀那边对战局有什么看法？我知道当信使出差挺有趣，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在太平洋上。好吧，请坐，请坐。”

卢修斯·巴比奇向拜伦打听他最近一次回美国去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去看过什么重大的棒球联赛。坐在嘎吱嘎吱响的转椅上摇来摇去，他认为之所以有人大肆鼓噪要求把迪马乔和费勒这样的棒球明星抽去服兵役，是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些用心可疑的人在进行煽动。几百万工人在生产飞机坦克，有那么几个大球星给这些工人解解闷，这有什么不好，干吗偏要把他们赶去扛步枪滚泥巴，使得大联盟里尽是些被征兵处除名或不够格的家伙？巴比奇在打趣揶揄的时候，他的两只鼓出来的眼睛也在透过金丝边眼镜注意观察着，他的手背不停地擦着他的刮得像牧师一般洁净的下巴颏儿。

“对了！”巴比奇说，他的语调像捻了下开关似的一下子变了，“我记得，你要打听的是你的妻子。可不可以请你把经过给我再说一遍，省得我再把你的来信翻出来？还有一个叔叔，是不是？”

“是的，他叫埃伦·杰斯特罗，是一个作家。”拜伦说，“我妻子是娜塔丽，拜伦·亨利夫人。我的儿子叫路易斯，是一个抱在手里的娃娃。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过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就在马赛或附近一带。”

巴比奇从头到尾不停地点头，脸上是不置可否的笑容。“他们是美国人？”

“当然。”

“护照都齐全吗？”

“是的。”

“那他们还逗留在自由区干什么？我们早就把所有人都送回去了。”

“这样说来，他们还没上这儿来？”

巴比奇从抽屉里抽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左手拿起一支钢笔。他满脸是殷勤的笑容，朝拜伦点一下头，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趁你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吧。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知道他们的所在，等等。我知道得越多，我就可以查得越彻底。”

有一种本能告诉拜伦要小心行事。“杰斯特罗自从在耶鲁大学退休以后，一向住在锡耶纳写书，娜塔丽给他当秘书。我们参战的时候他们就陷在那儿了，所以——”

“让我在这儿打断你一下，中尉，在意大利被集中看管的全体美国人都已经在五月份交换了。”巴比奇拳起左手，握住钢笔，说话的时候脸带笑容，手不停地写，“所以现在他们应该到家了，没问题。”

“是的，我当时正在太平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们没被交换。”

“真怪。”

“不知是什么人最后听说的，他们要设法到法国来。”

“你是说要非法地来。”

“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别的具体情况。”

“她叔父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杰斯特罗。”

“请把它拼出来。”

“J—A—S—T—R—O—W。”

“著名的作家吗？”

“‘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过他的一本书。”

“够出名的了。那是一本什么书？”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这立即引起了巴比奇的反应。他的笑容消失了，眉毛高高竖起，两眼闪亮。“哦，他是犹太人？”

“不守犹太规矩了。”

“没有几个犹太人不守，问题是他属于这个民族，是不是？”他稍歇一下，又露出一点儿得意的微笑，“你的夫人也是吗？”

“是的，她也是。”

“你可不是，看得出来。”

“对。”

写字的左手停了下来。巴比奇客气地点一下头，眨一下眼睛，站起来朝外面的房间走去。“请等半秒钟。”他去了有五分钟，这时候拜伦便看着华盛顿、罗斯福、赫尔和街道对面一排经风吹雨打的黑黢黢的房屋。巴比奇回来了，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手合握在胸前。“没有，他们不在马赛。没有任何记录说明他们是在未被德军占领的任何地方。你上国际红十字会去查过吗？他们是犹太人，他写的又是那种书，他们很可能被搞到意大利集中营里去了。”

“他们会不会已经到了土伦，或者阿尔及尔呢？你们能知道吗？”

“如果他们去向美国领事馆报告了，我应该能够知道。这个地区里的所有美国人的名册是归我管的。可是，如果他们是想非法从法国过境的话——这个嘛，我们希望他们没这么干，中尉，法国警察对潜逃的犹太人可凶呢。”他快活地笑着，“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做那样的蠢事，如果他们的证件都是齐全的话。对吗？”

“对。”拜伦噌地站了起来。

“确实，这是很难遇到的情况。”巴比奇用手背擦着他的下巴颏儿，“你在潜艇上，你的夫人在给她叔父工作，这个叔父又专门写些‘左’倾的书，现在——”

“什么？《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根本沾不上什么‘左’倾的边。”拜伦也顾不得他语气里带点儿不客气的不耐烦了，“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并且很精彩。”

“哦？很好，那我一定要拜读一下。我还以为它是把我主耶稣写成一个革命家那一类的陈词滥调哩。老牌的‘左’倾路线就是那样，是不是？”

“多谢了。”拜伦大步走了出去，憋了一肚子气，从澳大利亚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的结局：马赛领事馆里面的一堵官僚衙门的石头高墙散发出卑劣的反犹主义霉菌的臭气。他身边带着一个公谊会救济机构和一个犹太委员会的地址，虽然还在下雨，但他决定走着去，好把他的怨气散发掉。他上次来马赛是在一九三九年，那还是在他从佛罗伦萨的研究生班退学出来到处游荡的日子里，他还保留着快乐的记忆——卡纳比埃林荫大道上琳琅满目的橱窗里陈列的货色和海味餐馆，还有此间的喧闹欢乐的人们，他们跟别处的阴郁的法国人迥然不同。不论天晴雨雨，不论时运好坏，马赛曾经给他快乐。

它变得多了。人们显得憔悴、困乏、贫穷。长长的、宽阔的、安静的卡纳比埃林荫大道上，除了来往汽车之外，不见一个行人，好像经受过一场瘟疫浩劫一般。被雨水淋得一片模糊的橱窗里只看得见区区几样积上了灰尘的货物，如做工粗劣的服装、不值一文的维希宣传读物，以及纸板做的衣箱之类。著名的食物市场萎缩得惨不忍睹。没有拉上铁栅栏宣告歇业的肉摊上出售的是一些怕人的、跟发黑的死血凝成一块的尾巴、耳朵、肠子、肺之类的下水。摆出来卖的蔬菜呢，只是稀稀拉拉的、枯萎的、像长了虫的那么几棵。水果根本没有。奇怪的是连鱼也看不见。所有那些出名的鱼摊，从前曾经堆满刚从海里打来的湿漉漉、亮晶晶、眼睛闪光的鱼，还有用海藻垫起来的各种海贝，现在全都停业了。一望可知，德国占领像癌症一样正在侵蚀马赛。

拜伦在公谊会办事处门外碰到一大堆孩子挤在雨水奔流的人行道上，把大门口都堵死了。好几十个孩子，小的刚会走路，大的十四五岁，蜷缩在滴着水的雨伞下面。房子里面，打字机在一片尖喉咙的法国话的嘈杂声中不停地响着。一个美国女胖子在照料孩子们排成一行，她告诉拜伦她没空接待他。国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批准收容五千名犹太儿童到美国去：不要父母，只要孩子。公谊会要尽快把这批孩子搜

罗起来，因为担心维希改变主意不肯放他们走，担心德国人把他们抢去运往东方，也担心国务院又横生一个新的障碍使他们走不成。拜伦知道休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便转身离开了。

犹太委员会办事处的名称里有“联谊”二字，在另一条街上。他上去问路的头两个法国人不敢吭声，溜掉了。他再三找人，才问清了路。就在他这么找人问路时，他已经从拉宾诺维茨藏匿他妻子和儿子的那幢房屋门前走过。那不过是又一幢潮湿的、灰色的四层楼公寓，马赛的一些街区都是这种房子。他从那门前走过，弓着背躲雨，就这么与机会失之交臂，好像两艘潜艇在海下的一片黑暗中不声不响地只隔几英寸距离交错驶过而毫不知觉一样。

犹太委员会办事处的小小接待室里挤满人，一个眼窝深凹的年轻妇女在一张办公桌前像发狂了一样敲着打字机，但拜伦没法儿走近她。人们在办公桌前排成了长队，这条长蛇阵在房间里盘来盘去，遇见有坐在椅子上的人或闲站着的人就绕开一下，有人拎着破旅行袋。他们说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也许是拜伦觉得如此），但就是没人说英语。这群人的心头充满忧伤恐惧，这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得出来。拜伦靠墙站着，不知该怎样找人接头。一个穿军用雨衣、肤色黝黑的胖小伙子从办公桌背后的一道门里出来，忙不迭朝四周看看，便向大门口挤去。他走过拜伦面前，站住说了一声：“嘿。”

这个单音节的美国词清清楚楚，好像一声铃响。拜伦也回他一声：“嘿。”

“碰到问题了吗？”

“是这么回事。”

“我是乔·施瓦茨。”

“我是拜伦·亨利中尉。”

这人耸起了浓黑的眉毛。“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

“尝过汤汁燕麦饼吗？”

“没有。”

“味道很好，燕麦饼。”

“行。”

施瓦茨领着他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一家像是裁缝店的铺子，至少是在那狭窄灰暗的橱窗里摆着一个没有头部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模型，旁边还有一只在打哈欠的猫。他们穿过铺子，走进一间里屋，顾客们都坐在铺着油布的小桌旁吃饭。一个没刮胡子、头上戴一顶小圆帽的男人给他们端来燕麦饼，这是一种和蔬菜一起吃的面粉做的饼，还有一碗香味浓烈的肉汁。这回拜伦又是凭着他的本能行事，把他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这个陌生人，包括他不肯向美国领事透露的一切情况。施瓦茨吃得津津有

味，不断地点头。“莱斯里·斯鲁特。伯尔尼。黄头发、白皮肤的瘦子，”他说，“我认识他。很精明，神经质，非常神经质，不过他是好人。巴比奇那家伙是坏蛋。在马赛这批人有好有坏，完全要看他本人怎么样，有几个好人，你在这儿需要找的人是詹姆斯·盖瑟。”

“盖瑟是什么人？”

“总领事。不过他现在不在这儿，他有事去维希了。”

“我今天就得回直布罗陀去。”

“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跟他通电话，或者给他写信。”

“你做什么工作？”

“眼前我在搜罗三十台打字机。打字机是德国人拿得出来的东西，他们用打字机跟法国人做买卖。”

“你要三十台打字机干什么？”

“里斯本的联合办事处需要，我是在那儿工作的。里斯本的美国领事馆一共只有三台打字机，令人难以相信。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打字机，我们也有自愿帮忙的打字员帮我们填好表格。这样一来，只要搞到一条船，犹太人就不会因为缺少打字机而被困在里斯本。”

“如果我的妻子经过里斯本的话，你能知道吗？”

“她叔父我总该知道的。”施瓦茨像是在思索，“《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谁没看过这本书呢？你听我说，中尉，很有可能是一些正直的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把他们掩护起来了。你大可放心。”

“情况坏到什么程度？”

“你是说犹太人？”

“是的。”

乔·施瓦茨的声音变得低沉，面容僵硬。“很糟。在东方，犹太人正在遭到屠杀，这是千真万确的，法国人听任德国人把他们送往东方。不过，”他又恢复了他的随和样子，甚至露出笑容，“也有许多正直的基督徒，不惜冒死相救。事情还是有办法的。情况复杂得很，我们尽力而为。你爱吃这个燕麦饼吗？要来点儿茶吧？”

“很好，谢谢。燕麦饼很不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埃伦·杰斯特罗？”

拜伦不知如何回答。“非常正规的工作习惯，完全是一个学者。”

“他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很有教益。但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本为基督徒写的畅销书。你说呢？四平八稳的。香草味。很有意思。基督总是跟犹太人过不去。十字军，宗教法庭，而现在又是这个。德国人也算是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如说我想做基督徒。”拜伦说。

“我没有得罪你的意思。”

“你没有，不过耶稣的教导里没有一句话跟希特勒扯得上关系。”

“你说得很对，可是如果耶稣不曾降生人间，这类事情会发生吗？欧洲是基督教大陆，是不是？你瞧，这儿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教皇是在什么地方？请记住，就在马赛这儿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一个圣人，单枪匹马地进行地下斗争。我只希望德国秘密警察别把他杀死。”他瞧了一下手表，摇摇头，“我们怎么会说起这个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可不是，无论如何，这是本好书。它把耶稣从彩色玻璃上、从大幅的名画上、从高大的十字架上——他永远是在那上面正在死着或者已经死了——从所有这些上面请了下来。它把他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穷苦的《塔木德》学者，一个天才儿童，一个活生生的犹太人。这一点是重要的，也许这就够了吧。还要一点儿茶吗？”

“我得马上到领事馆去。”

外面风大雨急，好像斜挂着一道道帘幕。他们在门口站住，翻起了衣领。施瓦茨说：“我知道你该上哪儿去雇辆车。”

“我走着去。谢谢你的午饭。请教你一件事情，”拜伦说，两眼逼视着施瓦茨，“像我这么个人能做点儿什么？”

“你是说为我们，为犹太人？”

“是的。”

粗重的线条再度出现在施瓦茨脸上。“打赢这场战争。”

拜伦伸出手，乔·施瓦茨握了他的手。他们冒雨分道扬镳。

回到直布罗陀，拜伦先把公文袋送到盟军总部交差，等他登上“梅德斯通”号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原来准备不脱衣服就倒在铺位上，但是摊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份电报使他不胜惊讶，精神百倍。

发件人：人事局

收件人：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舰长

经由：大西洋电讯

美国海军中尉拜伦·亨利暂时配属皇家海军。前往圣弗朗西斯科向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第345号）艇长报到。批准第二类优先搭乘飞机。

埃斯特！

拜伦曾经在新近的一份美国海军通报中看到过新建舰艇及其舰长的名单，其中就有“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第345号）——卡塔尔·埃斯特，海军少校”。埃斯特的作风就是这样，向海军人事局提出他所要的军官，而不是给他什么人就用什么人。拜伦在铺位上倒了下去，并非要睡觉，而是要思考。一个他所喜爱的、像通了电流一般令人兴奋的前景突

然出现了：把一艘海军的新潜艇投入现役，再度和埃斯特“夫人”驰骋水下，去和日本人角逐。

他知道他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开“梅德斯通”号。这位敏感的舰长并没要求给他派来美国技术人员——事实上也不需要他们来照料这几艘潜艇——并且对这整个安排也隐隐约约有点儿不痛快。要是这份电报几天前就已收到的话，拜伦会马上收拾好东西，一大早就动身。但是现在已经定下了日子再当信使去一趟马赛，他也决心要走这最后一遭，为的是希望去见一见总领事盖瑟。乔·施瓦茨那家伙似乎深知内情，绝非信口开河。

第四十二章

娜塔丽和她的娃娃及叔父藏身的那套房间和那整幢房屋的主人是一位水管装修铺老板，名叫伊扎克·门德尔松。他是波兰犹太人，二十年代来到马赛，经营买卖很是得手。他的铺子承包市政建筑的水管安装，他说的法国话是呱呱叫的，地方官员、警察头目、银行经理以及当地最有势力的不法之徒，他都认识。拉宾诺维茨是这么告诉娜塔丽的，门德尔松可不是抵抗运动里的人，在他客房的卧床榻椅上或者横七竖八地在地板上过夜的犹太人，都不是德国秘密警察和法国警察所要搜捕的地下活动分子。他们都是些可怜人，像杰斯特罗和娜塔丽这样的无足轻重的漂泊者，没有正式的证件可以在马赛居留或者合法地离开法国。

这套房间大得出奇，因为门德尔松打通了隔墙，把几套公寓连成一片，形成这么一个类似迷宫的拥挤的宿舍，路易斯在这儿动不动就跟着一批说意第绪语的大声叫嚷的儿童溜出去，在暗淡无光的走廊里不见了踪影。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对较年轻的夫妇，都是门德尔松家逃难来投奔他们的亲戚。娜塔丽很难分清谁家是通过路的，谁家是要常住的，不过这一点实际上也无关紧要。这套住宅里边的通用语言是波兰一意第绪语。说实话，这位水管工老板颇以他在华沙的少年时代所写的一本意第绪语的历史传奇而自豪，书中讲的是冒牌救世主萨巴塔·泽维的故事。显然他是自己掏腰包请人把它译成了法语，因为杰斯特罗、娜塔丽和路易斯现在所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沿墙摆满了黄封面装订的《冒牌救世主》。娜塔丽翻看了一下，觉得它写得很不像话，不过就一个水管装修老板来说，也算是不错了。埃伦凭他说的一口地道纯正的意第绪语，当然是和门德尔松全家上下一见如故，并且因为他是一位大作家，立即被奉为上宾。路易斯有一帮火热的孩子一起玩，娜塔丽的结结巴巴的意第绪语也还能凑合着用，所以总的来说这儿倒是一个温暖、热闹、熟不拘礼的落脚点。每当她想到这一点，便觉得要多谢帕斯卡尔·加福里，是他把她逼到马赛的这块犹太人的绿洲上来等待她的自由的。

起初她还没觉察到这一点。他们到达的第三个晚上，警察要挨门搜查这一带街坊，捕捉外国籍犹太人。门德尔松有身居高位的友人事先向他走漏风声，他便通知了他所认识的所有犹太人。他向娜塔丽和埃伦担保，他的房子不会有人进来查问。半夜时分，她听见临街的房间内传来惊惶紧张的说话声，便跳下床过去察看。她和别人一起从窗帘缝中窥探，只见两辆警车周围站着驯服的人群，差不多像是一次车祸的旁观者一般，所不同的只是他们随身带了旅行袋，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婴儿。少数几个警察看着他们安安静静地登上警车。只有一个小地方显得古怪，有些人的大衣下面露出睡衣的褶边、睡裤的裤腿，甚至还有赤脚的。门德尔松说得不错，警察不曾进他家的门槛。警车开走了，只剩下路灯蓝光映照下的空无一人的长街，娜塔丽心头不胜惊恐。

第二天她便快活起来，拉宾诺维茨亲自带来消息，美国总领事可望

于一两天内从维希回来。拉宾诺维茨说吉姆⁽¹⁾盖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为人正直，跟抵抗运动打交道的时候是一个既拿得出钱又做得了主的官员。自从他出任这里的领事以来，已经有好几百人拿到了签证，如果不是碰到了他，这些人都休想走。盖瑟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佩服得五体投地，杰斯特罗—亨利叔侄的文件案卷是由他亲自掌管的，以防走漏风声。领事馆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件事。只要盖瑟回到马赛，他们十拿九稳可以迅速动身。

说到卡斯泰尔诺沃夫妇，拉宾诺维茨可没那么乐观。不听好言相劝的医生径自和那两个把他们从厄尔巴岛偷运出来的巴斯蒂亚痞子交涉，设法前往阿尔及尔。拉宾诺维茨说，要不是和加福里老头儿打交道，这些家伙都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危险的。他想让卡斯泰尔诺沃一家留在原地不动，直到有一条比较安全的出走路线出现。科西嘉是一个良好的隐蔽地，不愁吃喝。但是，卡斯泰尔诺沃医生变得迷了心窍，执意要一走为快。“眼前还算运气，那两条恶棍要的价钱他出不起，”拉宾诺维茨说，“所以他们也许会待下去。我希望会这样。”

当拜伦给萨姆·琼斯送来另一个公文袋再度来到马赛的时候，这位副领事告诉他盖瑟已经回来了，还告诉他，总领事听到即将从直布罗陀前来的信使的姓名和军衔的时候，还脱口说了一声：“太好了！”

“他要你立即去他的办公室报到。二楼，你会看见门上有字。”琼斯说，“不得有误，这是他的原话。他是你们家的老朋友，还是怎么的？”

“我可不知道。”拜伦回答，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伪装。“告诉他，我这就去。”他跳着上了楼梯，来到二楼。

“好极了！”总领事说，站起身来隔着办公桌伸出手。“达达尼亚⁽²⁾！”一件黄色羊毛套衫，一条灰色便裤，他的模样像一个职业网球手，身材颇长，筋骨强健，剪得短短的雪白的直头发。

拜伦脱口就问：“他们在哪里？”

“什么？坐下来。”这么一句急性子的问话把总领事逗笑了，“他们在科西嘉。我最近一次听到的消息，他们在那里。他们很好，一共三个人。你是怎么搞到这儿来的？”

“科西嘉！”拜伦张开了嘴，“科西嘉！上帝万能，这么近？我怎么去呢？有船吗？有飞机吗？”

盖瑟又笑了，笑得叫人很舒服。“别激动，小伙子。”

“你说他们很好吗？你见过他们吗？”

“我一直在留心，他们很安全。没有飞机去科西嘉。每星期有三班轮船，要走十一个小时。他们几天之内就要动身去里斯本了，中尉，并且——”

“他们就要动身去里斯本？那可好极了，先生。你说的靠得住吗？我

接到命令要回美国去。我有资格优先搭乘飞机，也许还可以带上他们一起去。”

“也许可以。”盖瑟摇摇头，笑着，“你真是有本事。你不是在潜艇上吗？怎么又搞到直布罗陀去了呢？”

“我能跟他们通电话吗？这儿有通科西嘉的电话没有？”

“我可不鼓励你这么干。”盖瑟朝椅子背上仰靠着，抿紧了他的下唇，“这么着，萨姆·琼斯有一件紧急公务要你去办，今晚你还得回到直布罗陀。萨姆在六点钟左右带你到我家去吃晚饭。怎么样？我们再做一次长谈。我再说一遍，他们很好，确实很好，再过几天他们就可以从这里脱身了。顺便说一下，萨姆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没一个人知道。往后也得继续这样。”

拜伦情不自禁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谢谢。”

“很好。要有坚定的信心，不要急躁。”

琼斯交给拜伦两个封好的信封，要他亲手送往一处没写明地址的地方。一个不言不语、像鬼一般苍白的青年，穿件破毛线衣，驾驶一辆破旧的出租车送他出了市区，沿着海岸疾驰，眼睛不停地瞥汽车的后视镜。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是一段坑坑洼洼的泥巴路，通到一所可以看见蓝色的风平浪静的海面的小别墅，灌木丛生，藤蔓密布，几乎把房子完全遮蔽住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妇人听见拜伦的敲门声，出来半开了门。他看见她后面有个蓄须的高个子男人警惕地朝门口看，双手插在红色晨衣的口袋里。所以，他分明见过亨利·吉罗将军一面，虽然事隔很久以后，他在一本过时的《生活》杂志上读到用许多照片报道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经过，才知道他担任信使往返奔走是为了什么事情，以及他所见到的是谁。他回到领事馆时，已经过了五点。萨姆·琼斯擦擦眼睛，打个哈欠，对他说：“马上就上头儿家去行吗？他在等着招待你一顿晚饭。”

为了去吃星期五的晚餐，娜塔丽穿上了白衫裙，也给路易斯穿上了他最干净的衬衫和罩衫。拉宾诺维茨也要来参加，晚餐后她还要跟他一起到老城里面他的公寓去。她新近一次跟他在乱嚷嚷的起居室里闲谈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去看看，当时根本没想到是否合适。她只是为了单独跟他晤谈一次，可以从容安静地说话。然而，她上一次主动要求去拜访一个男人的公寓之后，就发生了跟斯鲁特的恋爱纠葛，所以这个念头不免有点儿使她忐忑不安。她横一横心，在衣服上佩上一枚紫宝石的别针，就是拜伦在华沙赠她的那枚。

今天晚上，她做了一件生平不曾做过的事：点燃了礼拜的蜡烛。门德尔松太太是一位精力充沛、脸色红润的妇人。她无休止地操持家务，又总是乐呵呵、喜洋洋的。当她跑来告诉她蜡烛已经摆好了的时候，从命似乎要比辞谢更为得体。孩子们都像用板擦擦过了似的，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挤在他们的妈妈身边，围在长餐桌四周。新换上了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摆好了八个烛台。娜塔丽头上蒙了一块头巾，用火柴点燃

两根溅出火星的便宜蜡烛，口中念念有词地用希伯来文祈祷，路易斯在一旁睁大了眼睛看着她，她心里觉得实在不是滋味。门德尔松太太用胳膊肘碰她两下，向着众人亲切地打趣：“你们瞧，我们要把她训练成一个拉比的好师娘啦。”⁽³⁾娜塔丽腼腆地跟着大家笑了一阵。

大家正在先把孩子们喂饱的时候，拉宾诺维茨来了。屋子里是一片儿童们嘁嘁喳喳的吵嚷声，他说：“吉姆·盖瑟回来了。我在领事馆没找到他，明天早上我会再去找他。这个消息可是胜过了钻石珠宝。”

孩子们一窝蜂出去了，餐厅里面，大人们在重新摆好的餐桌旁就座。拉宾诺维茨刚在娜塔丽的身旁坐下，门铃就响了。门德尔松去开门。他回来拍了一下拉宾诺维茨的肩膀，拉宾诺维茨一声不响就站起来走了。他惯常像个幽灵似的倏来忽往，谁都不发一句议论。娜塔丽身旁的座位便空了下来。一共十二个人享用这顿美食，其中有几个是挨饿已久的新来的过路人。菜肴显然都是来自黑市：烟熏鱼、鱼汤、煮鸡，几个过路人把鸡骨头都噉噉咄咄咬得粉碎。火辣辣的白薯烧酒上过了好几瓶，埃伦·杰斯特罗灌下肚的量超过了他应得的量。

自从来到这里，埃伦吃饭的时候总是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连门德尔松也甘拜下风。今天晚上他兴致很好。话题转到了以撒⁽⁴⁾的牺牲上，因为今晚念的礼拜经文里就有这一段。门德尔松的女婿是一个莽撞冒失的无神论者，名叫韦尔·韦尔，也是门德尔松经营买卖的合伙人，他的特点是满头乱蓬蓬的红头发和非常激烈的思想。韦尔·韦尔认为，这段故事显示了犹太上帝是一个想象中的亚洲暴君，也显示了写书的人是一个青铜时代没开化的人。埃伦从容道来，驳倒了韦尔·韦尔。“这个故事说的是亚伯拉罕，不是上帝，这一点你都不知道吗，韦尔·韦尔？就连克尔·恺·郭尔那么个外教人都懂得这一点。你有空的话，不妨翻看一下《恐惧与战栗》。亚伯拉罕老人那时候的人把小孩子烧死，献祭给他们的神祇。这是考古学已经证实的。不错，亚伯拉罕拿起了刀。为什么？为的是要向千秋万代表明，他对上帝的崇奉绝不亚于异教人崇奉他们嗜血的偶像。他笃信不疑，上帝会谕示他松手放下刀子而不至于伤及男孩。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主旨所在。”

“妙极了，”门德尔松说，伸手摆弄了一下他白头发上的一顶大号的圆黑帽子，“真是绝妙的解释。我非要读一下克尔·恺·郭尔的书不可。”

“可是，”韦尔·韦尔还在咕哝，“要是上帝没命令那个老疯子放下尖刀呢？”

“那样的话，《圣经》就该只写到《创世记》的第二十二章为止。”埃伦反驳说，面露笑容，“那样一来，也就没有犹太人，没有基督教，也没有现代世界了。小孩子直到今天还在惨遭杀戮。但是你也知道，上帝确实要他放下刀子。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决定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爱，而不是我们儿女的灰烬。”

“净是些丧气的话。”门德尔松太太说，急忙站起来收拾餐具，“烧死孩子们，杀死一个男孩！去你的！韦尔·韦尔，给我们弹点儿好听的。”

韦尔·韦尔取来吉他，弹起一首礼拜圣诗，大家都唱起来。演奏乐器

是违反教规的，这连娜塔丽都知道。不论什么事情，一到门德尔松家，便都颠倒了。妇女们清理了餐桌，端上来茶和粗蛋糕，这些歌手唱起了一支小曲，讲的是一个像是老国王科尔之类的拉比派人去召集拉琴的、敲鼓的以及吹笛子的等等，他们唱得兴高采烈。娜塔丽也去厨房里和妇女们一道赶在断电以前把盆盆罐罐都洗干净。餐厅里面，韦尔韦尔弹起了一支古老的催眠曲：《葡萄干和杏仁》。现在是由埃伦独唱这支曲子，他以熟知所有意第绪语的诗篇而扬扬得意。埃伦在轻柔的吉他的伴奏下唱出了那段不断出现的胡说八道的副歌，娜塔丽为之激动，它勾起了她对童年情景的强烈回忆：

宝宝睡在摇篮里，
底下有只白山羊。
小小山羊做小贩，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

她听见外面的门开了又关上。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出现在厨房门口，他苍白的脸上露出微笑。“娜塔丽？”她走向门口，用围裙擦干两手。过道里还飘散着礼拜晚餐的香气，墙头支架上的灯光斜照在穿着灰雨衣的拜伦身上，他一手拎着一只大旅行袋，另一只手上是一个皮公文袋。娜塔丽吃惊得险些两条腿都站不住了。他的样子变了很多，但是绝对没错，就是他。

“嘿，宝贝儿。”拜伦说。

- (1) 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
- (2) 达达尼安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总领事指拜伦身负传递国家机密文件的重任，有点儿像达达尼安。
- (3) 原文是意第绪语。
- (4) 《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亚伯拉罕的儿子。

第四十三章

全球滑铁卢二：“火炬行动”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是英、美方面安抚斯大林的一个姿态。从我们进攻苏联那天起，他便喋喋不休地要英国人“立即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个要求不过是空喊一气，斯大林自己也明白。英国人衰弱到如此地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第二战场。

但是，一旦日本不甘受人捉弄而袭击了珍珠港，使罗斯福兴高采烈地投入世界大战，斯大林的要求也就变得咄咄逼人了。没有损及一根毫毛的美国既已坐收渔人之利，又庆幸远远地处在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而它本身具有出兵一千万的潜力。它生产军事器械的能力是无限的，而苏联已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然而，那个爱好战争赌博的总统只有一支训练得半生不熟的、正在扩充中的军队，兵员都是新近征召的，带兵的军官都不曾上过战场。国内人心惶惶。温和的配给法令引起了一片抗议的号叫；我们德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节约措施，在娇生惯养的美国人看来就像世界末日已到。更加糟糕的是——这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罗斯福也知道——美国人民和意大利人一样，经不起战场上的重大伤亡。这个事实决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切战争决策，包括北非登陆行动在内。

罗斯福解决问题的办法可加以彻底剖析。美国赢得世界帝国的公式有两个方面：

第一，德国第一；

第二，利用他人的流血来使德国流血。

罗斯福是怎样做到这两点的，这将是政治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课题。

罗斯福的困境

罗斯福的子民们并不赞同他的“德国第一”的目标，他们所要求的是为珍珠港报仇雪恨。由于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已落入黄皮肤的进犯者手中，美国人的种族暴行也愈演愈烈。数以万计的日本血统的美国人被关入集中营，跟德国防线上的犹太人完全一样，并且也是为了完全一样的原因——他们是战时的安全隐患。罗斯福对我们犹太人采取的安全措施表示抗议时的那种涕泪纵横的义愤之情，在日本人身上就完全不见

了。

英译者按：日本移民所受的苛待是战争歇斯底里所致。他们没受到集体谋杀，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全都活着，并且领回了他们的财产。这件事情本身固然不容辩解，但是它有别于德国人对待犹太人之处则为冯·隆将军所不见。

然而，这位总统很快就发觉，战争并不全然是像饮酒嬉乐一样的快活事情。就在他的大西洋海岸一带和加勒比海地区，沿海城市入夜后灯火大放光明，正好给我们的潜艇提供了瞄准目标，闹得他们深夜里鸡飞狗跳。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呼号全向罗斯福涌来，不是要求军火支援，便是要求行动支援，败退的菲律宾守卫部队发来的，夏威夷司令部发来的，中国人发来的，英国本土防守部队发来的，非洲、缅甸、澳大利亚、印度的英军发来的，而叫得最响又最难听的则是苏联。但是，美国的战时生产还没安排就绪，何况罗斯福还有他自己的陆、海军需要装备。他的日子很不好过。

尽管如此，英、美两国的计划人员还是得着手制订一份第二战场的作战计划。美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都还没闻到过战场上的硝烟味，他们都是按照教科书上的条目思考的：尽早在海峡沿岸发动强攻，然后穿越北部的平原地带直捣柏林。但是，英国人反对这个主张。他们提出在挪威、在北非、在中东的作战方案，事实上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要在我们能够集结大量兵力的地方，让红军去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这会战后有有一个孱弱的俄国，那就更好！

如同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两国参谋部之间打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笔墨官司”，你来我去争执不休。罗斯福也听任一封封信件、一份份备忘录、一次次访问、一轮轮会议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他从未对马歇尔将军的下述美国方案给予有力的支持：

第一，在英国大量集结人员和补给；

第二，如果俄国显出溃败的迹象，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一九四二年在法国紧急登陆；

第三，否则，一九四三年发动横渡海峡的全面进攻。

罗斯福丝毫不曾为之出力，因为他自有完全不同的打算。

罗斯福的基本作战计划

中途岛之战使他得以放手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摧毁德国。

在那以前，有一个所向无敌的日本在他背后虎视眈眈，他还不敢针对我们放手大干。要是山本五十六在中途岛得手的话——他也完全应该可以——舆论就会迫使罗斯福在太平洋上投入全部力量。但是，在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大捷之后，他就可以把他的“草深林密的头脑”用于利用他人的流血去赢得自己对全世界的统治。实际上，这也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使苏联一直打下去。

富兰克林·罗斯福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计划就是要以蛮横凶悍、人多势众的苏联大军从背后进攻德国，别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他无情而坚决地看准了这个最有利的机会。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一清二楚的绝妙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奏效如神。

这就说明了他何以会如此狠心地分配美国的作战物资。他无情地克扣太平洋部队，几乎使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殊死激战中支持不住，同时却通过波斯湾和北方航线把大量物资供应给不知感恩、贪得无厌的俄国人。他还经由好望角和红海给埃及的英国人送去充足的供应，处于困境中的隆美尔大军却由于希特勒的置之不顾而弹尽粮绝。这样一来，罗斯福就可以稳操胜券，当他的未经战阵的部队在只有微不足道的维希军队抵抗的法属北非登陆之后，远在两千英里之外的阿拉曼，我们骁勇善战的非洲兵团就会处境不利，阵脚大乱。

罗斯福的诡计

他还巧妙地把没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违约责任推给英国人。

他听任“横跨大西洋的笔墨官司”拖延下去，直到马歇尔从伦敦向他报告，两国的参谋人员相持不下，形成了僵局。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向来力主转向太平洋。遭受挫折的、恼怒的马歇尔本来就是跟乔治·华盛顿一模一样的一个不知变通、独断专行的人，他也向总统建议，对付英国人的冥顽不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转向太平洋。

这正是罗斯福盘算好会到来的时机。他不失雍容大度的本色，通过他的心腹人物哈里·霍普金斯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收拾起自己的杯盘一走了之”是不对的。罗斯福喜爱说上几句家常话来掩饰他的深沉心计。西方盟国总得在一九四二年找个地方跟德国人交战，以示对俄国人言而有信。既然英国人果真这样谨小慎微，况且苦战已久，力有不济，他又何乐而不欣然从命，接受他们的一项建议：法属北非在他看来是完全合适的。

马歇尔提出警告，开辟一个地中海战场就等于取消在一九四三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不过他还是恪尽军人的天职，听从罗斯福的决策。所以从表面上看，“火炬行动”是罗斯福对英国人的一个让步，而实际上正中他的下怀。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在这里以能够洞悉别人的肺腑自命。据我亲眼所见——有时是近在身边——罗斯福先生是一位精明练达、随手解决问题的能手，他根据常识，也根据他对历史情况和对后勤限制的深切了解，解决日常的问题。他也有足够的自知和知人之明，凡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事项，他都完全信任马歇尔和金这样深谋远虑的人士，在这类问题上，他们也确实游刃有余。

丘吉尔承担了去向斯大林通报这个坏消息的责任，因为罗斯福是在故作姿态向他“屈服”之后，才把美国军队投入一次万无一失的行动。法属北非是最省力的接触，入侵部队碰不到一个德国军人；它又不在德国

飞机的航程之内。他所要担心的只不过是法国的“荣誉”（这一点已经因为他和头号妥协人物达朗的交易而不成问题了），天气或潮水的反常现象也许会淹死几个美国兵，或者在他们涉水上岸的时候浸湿他们的双脚，使他们染上肺炎。这支无敌舰队的后勤装备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大规模生产和组织过去是，现在也是美国的拿手好戏。

斯大林在莫斯科向丘吉尔大发雷霆，不过他当然不是真的动怒，这纯粹是一幕政治表演。

丘吉尔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那次长时间会谈中，斯大林对他是多么粗野无礼，然后又把他延入私邸，摆上葡萄酒和伏特加，把莫洛托夫也请来担任供人揶揄取笑的陪客，快快活活地享用一顿整头烤乳猪的午夜点心。丘吉尔因为头痛欲裂，谢绝了这道美点。这幅画面是留传下来了——头号布尔什维克津津有味地吃掉一头猪，奉陪他的是神情倦怠、心头作呕的年迈的头号帝国主义分子。

英国人当时顶住了要在法国登陆的计划，这是一次聪明之举。八月间的迪耶普之役，大部分加拿大入侵部队不是在我们手中送命就是当了俘虏，这一点可以用来做证。如果在一九四二年或者即使是在一九四三年试图在法国登陆的话，英美联军，特别是初出茅庐的美国兵，会受到何等热烈的欢迎。但是，在北非登陆之战中，他们恰恰是像罗斯福盘算的那样，如同举行一次茶会一般轻松愉快。事实确实如此，直到隆美尔在阿拉曼大战之后挥师横越大沙漠，才叫他们首次尝到了货真价实的战争的辛辣滋味。

英译者按：冯·隆故意贬低有史以来就其规模、困难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一次远渡重洋的进攻作战。如果说这次作战显得轻而易举，那是因为它计划得周密，执行得完美。要不然的话，它也未尝不会是像加利波利登陆战那样的一场惨败，而失败的规模可就大得无法比拟了。

第四十四章

她跃身投入他的怀抱，拴在链条上的皮公文袋敲中她的臀部。重重的敲击，紧紧的拥抱，她嘴上的热烈而急切的亲吻，几乎全都没被感觉到，因为她已是灵魂出窍，眼神迷乱。

“小儿子在哪儿？”拜伦问她。

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像是要把她的惊喜交集的爱情全部集中到她紧攥着的手掌中。她拖着他绕过餐厅外面阴暗的走廊，转了几个弯。这套住房的里屋正闹翻了天：这是一间大卧室，男孩子们笑着嚷着追逐小姑娘，姑娘们厉声尖叫着四处躲藏。一个小女孩坐在床上，抱着一个穿着干净的蓝水手衫的小孩。

“那儿。他就是你儿子。”

从餐厅里传来异口同声的合唱：

小小山羊做小贩，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

拜伦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那婴孩。孩子们看见了他，便都站住不跑了，他们的喧闹也停了下来。娜塔丽使劲克制住自己，才没哭出来，只问了一声：“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像我。”

“上帝，瞧你说的！他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小塑像。”

“我抱他起来，他会害怕吗？”

“试试看！”

拜伦穿过静悄悄的孩子们，走向那婴儿，把他抱起来。“喂，孩子，我是你爸爸。”

松手交出小孩的那姑娘皱起眉头，因为听不懂英语。路易斯瞧瞧妈妈，又瞧瞧爸爸，把两只小手放在拜伦的腮帮子上。

“他是一个沉小子，”拜伦说，“你是用什么东西喂他的？”

“我跟你说了你会不相信。章鱼、乌鸫鸟，什么都吃！”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眼睛里涌出了泪珠，他用手指去揩拭她的面颊，她方才感觉到又湿又滑，“他已经是一个走天下的人了，你知道。吃下肚的山羊奶和干酪也不知道有多少了。拜伦，你喜欢他吗？”

“他是一个棒小子。”拜伦说。

别的孩子们都在看着，都在听着，没人交头接耳，也没人露出笑容，一张张小脸都是神情严肃而充满好奇的。娜塔丽仿佛也看得见他们睁得大大的一本正经的小眼睛里所见到的拜伦：一个身材高大、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基督教徒，面容刚毅，一身外国服装，还有一个皮袋子用链条拴在手腕上。他的外貌和语言都不属于他们本族人，俨然是一副做爸爸的神气，把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抱在手里。

“来，你得先见见埃伦，然后我们再到我的房间去说话，我的上帝，我们总该有话要说吧！你得给我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我到现在还吃惊得合不拢嘴呢。”她把孩子接过去，皮公文袋在他们两人之间晃荡。“拜伦，这是什么东西？”

“过一会儿，我会把它说给你听的。”

拜伦在餐厅里出现，引起了经久不息的、像开了锅似的轰动。醉醺醺的埃伦大喜过望，激动地用意第绪语向大家说明——“娜塔丽的男人从美国来，是美国海军！”众人啧啧议论，挨个儿握手问好，在拉宾诺维茨旁边摆上一个新的座位，给他们添上一道道菜和一巡巡酒；在拜伦硬咽下去几口根本不想吃的食物的时候，响起了一阵用意第绪语唱的情绪热烈的欢迎曲——所有这些都得占去时间，可是谁也推不掉犹太人的殷勤好客。

娜塔丽抱着路易斯站在门口，看得出了神。他就坐在门德尔松一家人中间，她的拜伦·亨利。饭桌上点起了八支礼拜的蜡烛，其中有两支是她亲手点燃的——这真是她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场面。尽管他显然不太自在，可是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意第绪语的祝贺，他还是一面听着杰斯特罗的翻译，一面做出亲切热情的回答，而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热情洋溢地接待他。他是她的丈夫，凭这一点就够了。他还是美国海军军官。即便美国领事馆驳回了有些人的申请签证，也没关系。他们也跟法国人一样，跟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在等待着美国人对希特勒发动反攻，如同他们笃信上帝的祖先等候着救世主的降临一样。对于像闪电一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拜伦，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奇怪，美国人本来就是超人嘛。反正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事，在这些人看来已成家常便饭了。生活已经陷于混乱，不见得有哪一桩事情和别的事情相比会显得格外出奇。

拉宾诺维茨和拜伦之间的迥然不同使她深有感触，这两个男人此刻正在烛光中比肩而坐，因为现在已经停电。矮胖的巴勒斯坦人面色白皙，两肩低垂，尽管他现在心情平静，他的表情也是一种疲惫、悲哀和决心的混合体，但他和拜伦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她的丈夫则有一个美国人的眼睛明亮、充满自信、不脱稚气的神情。他的脸上添了一番有过新经历的痕迹，至于到底是些什么经历，还有待于听他介绍。不过，这个拜伦·亨利即使活到九十高龄，即使一生都过着艰苦岁月，他的相貌也绝不会跟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相像。

“对不起，我该告辞了。”拜伦站起来。他们也不挽留，只是响起一

片再见声。娜塔丽抱着路易斯，把他带到墙壁上堆满了黄封面存书的小房间。门德尔松太太凭借梳妆台上燃着的一支长蜡烛的光亮，正从壁橱里拿出埃伦的睡衣睡裤和晨衣。惯常是埃伦睡的双人床已经铺换一新，娜塔丽睡的小床已经收起拿开。“你叔父上别处睡了，祝你们节日愉快，晚安。”她一口气说出这一串意第绪话便走掉了，不给娜塔丽一点儿时间笑一笑，红一下脸，或是道一声谢。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拜伦说，“她可真是一个好妇人。那门是怎么锁的？”

“有两道门。”娜塔丽有点儿犹豫地说，她正在把张口打哈欠的路易斯放到儿童床上。

“好，锁上它。”他用一把钥匙从手腕上解开链条，随手把皮袋子扔在椅子上，“我是一个临时外交信使，娜塔丽，所以我才带着这玩意儿，所以我才上这儿来。我在直布罗陀的一艘潜艇供应船上工作，我从八月份以来都在那儿。”

“你是怎么干上这个差事的？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还有——哦，亲爱的——”

“都是恰好碰上的。”他一下把她搂在怀里。

她听任他紧紧搂抱自己，不住地吻自己，尽管她快要全身麻木了，她一心只想使他快活。她想起如果他们马上就急匆匆地相亲相爱，她所穿的令人作呕的内衣可就要暴露在他面前，都是些粗厚的灰色棉织品，在锡耶纳所能买到的，只配给母猪穿。她所珍爱的在里斯本买的女式内衣仍然带在身边，可是她又怎能使他暂且住手，让她换上内衣呢？娜塔丽巴不得马上就赤条条地在旧地毯上躺下，她的心头洋溢着不胜惊异的仰慕和感激之情，但是有一点是她办不到的，那就是情欲冲动。他像一颗炮弹一样嗖的一声射回到她的生活中来了。

没想到他的热吻停止了，他的拥抱也放松了。“娜塔丽，那娃娃在瞧着我们。”

路易斯确实站起来了，两手抓住儿童床栏杆，神情活泼地看着他们两人。

“哦，没关系，他不过是一个一岁的娃娃，”她嘀咕了一声，“他就像一只浣熊一样好奇。”

“浣熊，见鬼，他的神气好像是在把一切都记下来似的。”

娜塔丽忍不住一阵笑。“也许是这样，亲爱的。他也有一天会轮到你的，你明白。”

“说实话，我觉得别扭。”拜伦说，两手放掉了她，“说来古怪，可是一点儿不假，那娃娃长了一对大人的眼睛。”

“确实，亲爱的。”娜塔丽说，竭力想不出声地深深缓一口气，“我干吗不把他洗干净了，让他上床睡觉呢？你不在意吧？我们可以谈一会

儿，也好让我对你更亲近一点儿。”

“很好，就这么着。你的主意比我的好，我打算把儿童床像鹦鹉笼子一般遮盖起来。”

“你瞧，亲爱的，你总得定定心。”她又笑了。拜伦跟她戏谑一向都使她觉得开心，此刻她的神经却绷得像琴弦一般紧。“这番动作显然使他觉得十分新奇。”

“我想也是。他真的会走路说话了吗？”

她把从儿童床里抱出来，让他两脚站在地上。路易斯歪歪倒倒走了几步，抬头看着拜伦，等他喝彩叫好。看得出来，他对此已有很大爱好。

“表演得好，小乖乖。现在你再说点儿什么。”

“哦，那你可听不懂他的话。”她抱起路易斯，在屋角的一个洗涤池里把他脱光了，给他洗澡，“他叽里咕噜把意第绪话、意大利话和法国话都混在一起了。”

“我倒爱听一下。”

她有点儿含羞地斜瞥他一眼，说道：“你的模样真帅。”

“你可长得更美了。”

她觉得浑身甜丝丝的。“你爸爸呢？华伦呢？他们都好吗？”

“华伦？这是怎么回事？红十字会没把我的信转到吗？我给斯鲁特的信里也说了华伦。”

他刺耳的语调使她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我在五月里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

“华伦死了，他是在中途岛战役中死的。”

“哦，哦！亲爱的——”

“他得到一枚追授的海军十字勋章。”拜伦看了一眼手表，开始在这斗室里来回踱步，“瞧，去巴塞罗那的火车半夜里开车，离现在还有四个半小时。你得考虑收拾东西了，娜塔丽。你用不着带上许多东西，里斯本买东西仍很方便。”

她觉得莫名其妙了。“收拾东西？”

“埃伦得在这里等着总领事替他办好手续，我要把你和孩子带走。”

“什么？我的上帝，拜伦，是总领事说你可以带我们走吗？”

“我们现在就上他们那儿去。”

詹姆斯·盖瑟也跟门德尔松家的那些寓客一样，是一个见怪不怪的人。战争年头的马赛本来就已成了一锅上下翻腾的大杂烩：政治上的蝇营狗苟，钱财上的巧取豪夺，种族和国籍的混淆纠缠，背井离乡的难民

们的苦难和悲剧，以及自从腓尼基人时代以来就在地中海沿岸盛行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所以，和盖瑟的例行公事相比，什么离奇曲折的剧情和阴险诡谲的故事都黯然失色。这还不过是就他的合法职务而言。至于他和各种抵抗组织打交道的隐蔽活动中的经历，那可就跟流行的电影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没那么引人入胜而已，因为这种演出都是缺少让人大饱眼福的色情镜头的。总而言之，他在马赛任职的两年中，如他自己爱说的那样，几乎什么都见识到了。

话虽如此，拜伦·亨利的故事却也是一件新鲜事。此时盖瑟已换上睡衣睡裤，外罩一件晨衣，在日记簿上写下这番经过，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站在门口的是亨利中尉，臂下夹着皮公文袋。

“对不起，打搅您了，先生。”

“你又来了？”

“先生，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楼下。”

“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街上走，又没证件？”

“拉宾诺维茨和他们在一起。”拜伦朝下看了一眼总领事穿睡裤的双腿，说，“我现在闯进来，真对不起，先生。”

“不要讲客套了，叫他们都上来，快。”

亨利夫人抱着孩子进来，向他会心地嫣然一笑。虽然她的衣着陈旧，头发也没梳理齐整，浑身是一副慌乱狼狈相，可是看上她一眼，便使得潜艇军官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事迹容易被人理解了。难怪有一个男子汉为了她踏遍天涯海角！她抱在手里的俊美的婴儿便是中尉的襁褓中的翻版。阿夫兰·拉宾诺维茨没精打采地跟在亨利夫人身后进来，显得异常精神委顿，心绪不宁。

拜伦还在一个劲儿地说明他的计划，盖瑟却已开始思索用什么话最能打消他这个念头。这是一个可怕的主意，莽撞而十分危险。娜塔丽抱着娃娃就坐在一边，他十分理解这位年轻丈夫心急火燎的心情。只能好言开导，他心想。“中尉，我们在维希的代办已经拿到了出境签证。今天收到的直通电报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随时都会收到签证，快的话也许明天就来。”

“是的，先生，您在吃晚饭的时候就告诉我了。但是我一直在想，现在我也还是这样认为，我为什么不马上就把娜塔丽和路易斯带走呢？这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带他们一起乘上去美国的飞机。”

他妻子清了一下喉咙，她的嗓音沙哑而迷人。“打这种交道，他很在行。”

“那是不消说的，亨利夫人，不过麻烦的是要穿过边界。”

拜伦挨着他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内心紧张，身体挺直，不过神态倒还从容。“先生，只要亮出我的外交护照就足够了。利用它来对付移民官员的例行公事，就像用一把热刀切奶油一样省力。这你也知道。”

“不见得都是这样，要是你碰上——一个爱找碴儿的法国边境巡官或者德国特务呢？我自己就碰上过。那条铁路线上，这两种人都有的是。你是有过境签证的，你的妻子和孩子却什么也没有。”

“我可以吹一通牛。”

“怎么个吹法？”

“这娃娃在直布罗陀得了重病，我们连夜把他送到马赛，我们没顾上办签证。我用蹩脚的法国话跟他们说。我会大喊大叫，甚至会装出一副笨嘴笨舌、暴跳如雷的美国官员的神气。我要把我吹的牛坚持到底，我向你们保证。”

“可是他们的护照上没有直布罗陀的印戳，没有法国的印戳，只有好几个月前的意大利印戳。”

“先生，所有那些鸡毛蒜皮都不成问题，我向你保证。我全能对付得了。”

“不幸的是，你吹的牛有个漏洞，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比你的儿子长得更健壮的娃娃，中尉。他的身体可是不能更棒了。”

坐在娜塔丽膝上的路易斯像鳄鱼一般张大嘴巴打哈欠。他的面色极佳，他眨巴着的两眼清晰明亮。

“他可能是得了阑尾炎什么的，不过只是一场虚惊。”

盖瑟转而向着娜塔丽：“你准备好要帮他证实他吹的这通牛了吗？”

她还在犹豫，拜伦赶紧插嘴：“在火车到达佩皮尼昂以前，我们便要把该说的话排练完毕，记得烂熟。请不要担心，先生。”

盖瑟去打电话，要一辆领事馆的汽车和一名司机。“来点儿喝的好吗，我们全体？”他问，“今晚天冷。”

拜伦说：“谢谢，我们可得保持头脑清醒。”

“我想喝点儿，”娜塔丽说，“谢谢您。”

“我也要。”拉宾诺维茨说。

盖瑟一面给大家调酒，一面还在想着。要好言开导，他叮嘱自己。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手里拿着威士忌，头上的白发凌乱，晨衣不停地晃动。“中尉，我想对你的夫人说几句心里话。”

“太好了，先生。”

“亨利夫人，我已经说过，火车上和边境上都有德国秘密警察的特务。这些人在火车上可是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他们根本不管什么章程不章程，拉宾诺维茨知道这一点。你的丈夫也许真的能够保你过关，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那不在话下。可是另一方面，德国秘密警察对非法旅行的犹太人也是鼻子很尖的。这批特务全是狼心狗肺的家伙，有可能会把你拉下火车。”

“她不会被拉走的，”拜伦插嘴道，“如果被拉走的话，我也跟她去。”

“万一你被拉走，”盖瑟继续对娜塔丽说，仿佛他不曾听见拜伦说话似的，“在你受到审问的时候，你的娃娃也许就要从你手里被抢走。德国人都是这么干的。”他看见她的脸上掠过一阵惊恐的神色，接着又说：“我不是未卜先知，断言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有这个可能，你不能说它绝对不会发生。你一旦落到了他们手里，还能用一套骗人的假话让他们信以为真吗？”她一声不响地坐着，两个眼圈已经发红。他继续说下去：“你和孩子遭受拘禁之后，我就无法保护你们了。我们已经有一大批这样的案件需要进行交涉，都是些持有可疑的美国证件的人。有一些还被拘禁在警察局里；有少数几个人，不幸得很，已经上里韦萨特去了。”

“里韦萨特？”娜塔丽声音哽咽，对拉宾诺维茨说了这个名字。

“法国集中营。”他说。

拜伦冲着盖瑟站了起来：“你是在吓唬她。”

“我在跟她说老实话。你呢，年轻人？你是身上带着机密文件的人，一旦你吹的牛被人识破，德国秘密警察就可以把你当作一个骗子来处理，没收你的信使公文袋，一刀把它捅开。”

拜伦的脸变得苍白而呆板了。“这是微不足道的危险，”他停了一下，说，“我愿意试一下。”

“这不是你能做主的。”

拜伦的语气变得平静，近乎是恳求了。“盖瑟先生，你别吓唬人了。这件事是万无一失的，我担保。只要我们过了边界出了法国，就万事大吉了。这番担心害怕，你自己都会觉得好笑。我们还是要试试看。”

“你可不能。我是这个地区美国官员的头头儿，我的职责所在，不得不命令你不许这样做。我很抱歉。”

“拜伦，”娜塔丽说，语调听起来犹疑不决，睁大的眼睛显出内心的惊恐，“大不了是几天工夫的事。你走吧，上里斯本去等我们。”

他对着她发蒙了。“见鬼，娜塔丽，地中海上都快要天翻地覆了。直布罗陀已经有上千架飞机，翼梢挨着翼梢排好了队。只要一有出事的迹象，他们便会封锁边界。”她像是已经陷入绝境一般看着他，仿佛希望听到一句能够使她宽心的话，然而偏偏听不到。“我的上帝，亲爱的，我们从克拉科夫走到华沙，一路上我们的身旁都是纷飞的战火，可是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们现在有了路易斯。”

拜伦对着阿夫兰·拉宾诺维茨说：“你不相信我们能过去吗？”

这个缩在一旁闷头吸烟的巴勒斯坦人把头一歪，脸朝上看着拜伦。“你是在问我吗？”

“正是。”

“我很担心。”

“你担心什么？”

“我在去巴塞罗那的火车上被德国人拖下去过。”

拜伦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一阵子。“原来如此，所以你才要我先上这儿来一下。”

“对了，正是这样。”

拜伦在一张椅子上倒了下去，对盖瑟说：“把那杯酒给我喝了吧，先生。”

“我必须走了。”拉宾诺维茨说。他朝娜塔丽的眼睛投了最后的阴郁的一瞥，抚摸了一下路易斯的面颊，便离开了。

盖瑟往杯子里添上了威士忌酒和苏打水，想起了他在从维希回来的火车上翻过一遍的那本法文的反犹刊物《黄皮书》里的头一篇文章。照片都是在一个法国政府在巴黎举办的名为“犹太人的性格和容貌”的展览会上拍摄的：钩鼻子、鼓嘴唇、招风耳的大石膏模型。路易斯·亨利是完全对不上号的，可是如果法国的移民查验员或者德国的秘密警察对他下手的话，他就跟他妈妈一样是一个犹太人。要是情况不像现在这样的话，不消说，亨利太太就是没她的中尉丈夫陪伴，也能闯过任何一处边界站。一个美貌妇人，又是做妈妈的，还是一个美国人，通常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德国人已经把在欧洲的日常旅行变成一桩要让犹太人拿性命去冒险的事，就像要从一幢烈焰熊熊的高楼上纵身跳下一样。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几片废纸，也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盖瑟认识一些犹太人，他们的护照和出境签证都是有效的，可是他们都情愿在法国住下去，只是因为不敢去和边界上的德国秘密警察照面儿。

盖瑟把酒杯递给他们，这时房间里一片死寂。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他说起曾经在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上送几个英国飞行员逃出法国，都是伪装成烧火工人或火车司机。不过，他们都是些强壮汉子，他解释道，受过逃命脱身的训练，准备好了去跟德国秘密警察打交道，但还是出过几次不幸事故。领事馆的汽车到达之后，盖瑟便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了。火车还要再过一个钟头才开，他说。拜伦上火车站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他要单独和家人相处一下吗？汽车司机会去把亨利夫人的行李取来，既然她已经到这儿来了，就不妨住下来等候出境签证到达。明天早上他会派人去把杰斯特罗也领来，他会亲自照料他们三个，直到他们动身去里斯本。他自己要陪他们走到边界，或者派一个靠得住的人代替他去。

他把拜伦和娜塔丽领到一间小卧室，便把房门关上。娜塔丽没朝拜伦看，径自把熟睡的娃娃在床上放下，又用她自己的外衣把他盖上。

拜伦说：“我没想到你会这样。”

她把脸对着他。他背靠门，手插在裤兜里，两腿交叉着。她第一次

在锡耶纳的街上看见他，从杰斯特罗的汽车上招呼他时，他那副模样就跟现在完全一样。

“你气坏了。”

“倒也未必。他把你给吓到了，现在我还认为我们本来是走得成的。要香烟吗？”

“我早就不吸烟了。”

“我认得那枚别针。”

“华沙离现在好像有一百万年了。”

“我要在里斯本等你，娜塔丽。我有三十天假期，我就用来等你好了，我每天都要上领事馆去打听。”他的笑容是优雅无比的，又好像是遥隔云天的，“我担心没法儿订到咱们在埃什托里尔度蜜月的那套房间了。”

“试试看。”

“好，我就试一下。”

于是，他们便回忆起往事。卡塔尔·埃斯特的名字也出来了，拜伦聊起了派他去到“海鳗”号报到的命令，也赞美了一通海军的新潜艇。娜塔丽尽力而为，表示听得有趣，并且有所对答，其实这些话都乏味透了。他没伸手把她搂在怀里，她又不敢自己主动。她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所以心里对他觉得畏惧。难堪的疑虑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她心头，他的那番万里寻妻的惊心动魄的事迹此时此刻却成了最使他们难受的事情。但是，在这乐极生悲的转折关头，她又能做什么呢？在德国人的眼里，在维希法国特务的眼里，这娃娃是一个犹太人。这种恐惧不是拜伦所能体会的。这是一块足以使他们的婚姻撞得粉碎的礁石，并且确实有这么一块礁石。

“我想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他终于说，语气平淡冷静，说着便站了起来。

这触发了娜塔丽的反应。她立即向他冲去，双臂紧紧将他箍住，一次又一次发狂似的对着他的嘴亲吻。“拜伦，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是没办法。我不能不听盖瑟的话。我想他说得对，要不了一个星期我就会来的。等着我！原谅我！爱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永远爱你，直到我死。难道你信不过我？”

他用温柔的亲吻回答她。他说话的时候又露出那奇妙的忧郁笑容，这样的笑容从一开始就曾使她心神迷醉。“为什么，娜塔丽，你和我都是永远不会死的。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他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两颊通红的熟睡的婴孩，“再见，小乖乖。我很高兴能够见上你一面。”

他们一同走进起居室，和盖瑟握了一下手，他便走了。

第四部 帕格与罗达

维克多·亨利头戴钢盔，身着救生衣，站在左舷观看自己舰上的主炮发射的红色曳光弹一发接一发地飞入闷热的夜空。

第四十五章

维克多·亨利头戴钢盔，身着救生衣，站在左舷观看自己舰上的主炮发射的红色曳光弹一发接一发地飞入闷热的夜空。在一大片徐徐飘荡的绿白两色的照明弹下面，瓜达尔卡纳尔岛海面上露出了影影绰绰的敌舰阵列，在烟雾中和“北安普敦”号交叉射击溅起的冲天浪花中若隐若现。

“鱼雷！舰艏左前方发现鱼雷！舰长，左舷发现鱼雷，进入角十度！”

监视哨、电话传令兵、舰桥上的军官和水兵都一起喊了起来。尽管排炮不断轰鸣，震得帕格的耳朵几乎听不到声音，眼睛也被耀眼的火光照得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听到了这些喊叫声，也看到了正在逼近的鱼雷所激起的尾波。帕格当机立断，尖声喊道：“左满舵！”（掉转舰艏正对尾波，想从这些尾波的间隙中穿过去，这是唯一的脱身机会。）

“左满舵，舰长。”舵手的声音高昂而坚定，“满舵左，先生。”

“好极了。”

几乎就在正前方，两道闪闪发亮的磷光划破漆黑平静的海水，贴近舰艏，稍带一点儿角度疾驰而过。真是千钧一发！另外三艘重型巡洋舰已被鱼雷击中，黄色的火焰在舰艏熊熊燃烧，浓重的烟柱直冲云霄。三艘受伤的巡洋舰是“明尼阿波利斯”号、“彭萨科拉”号和“新奥尔良”号。鱼雷像鲱鱼一样，在特混舰队的周围群集游弋。鱼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一支潜艇编队发射的吗？在头十五分钟里，这次交战便已经是一场灾难，要是他自己的兵舰也……兵舰在转身的时候，两条绿色的尾波不见了，接着又出现了，从正下方一闪而过。这一切舰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周围响起一片混乱的喊叫声。天哪，这下子要被打中了！他抓住舷墙，停止了呼吸……

一片火光！

轰隆一声，黑夜顿时像在阳光下一样明亮。

“北安普敦”号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夜战中沉没，这次海战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今日本海军已经覆灭，但是，美国海军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塔萨法隆格战役有什么值得庆幸之处，它是一场愚蠢而徒劳的灾难。

当时，美国已从海上、空中和陆地控制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日本人为了给岛上遭受饥饿和疾病折磨的士兵提供补给，把驱逐舰悄悄开进叫作塔萨法隆格的小海湾，将一桶一桶的燃料和食品从舰上滚入海中，再由岛上来的小船把它们拖回去。这些驱逐舰并非前来讨战。但哈尔西命令一支小型巡洋舰舰队航行六百英里，从新赫布里底群岛来到瓜达尔卡纳尔岛，阻击并击沉敌人的一支新的庞大的登陆部队。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支登陆部队，这是情报不确造成的一场虚惊。

指挥这支舰队的海军少将在启程前两天才接手，这支舰队是由瓜达尔卡纳尔岛历次战斗之后的残余部队拆散原来的建制混编而成的。海军少将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他的舰只也没有在一起进行过训练。第六十七特混舰队拥有雷达、搞突然袭击和强大的火力等优势，本来是完全可以彻底消灭敌人的。日本人只有八艘驱逐舰，而他有四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

但他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以为日本驱逐舰的鱼雷像美国的这类武器一样，射程只有一万两千码。事实上，日本鱼雷的射程能够达到两万码。如果用低速发射的话，射程还可以远一倍，它的弹头的摧毁力也大得多。舰队在开往北方之前，海军少将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维克多·亨利提到了这一点。在此之前，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就写过一份关于日本鱼雷的备忘录，正是这份备忘录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涯。可是，这位新上任的将军冷漠地重复说：“我们要逼近到离敌舰一万两千码的地方，然后开火。”

这就容不得帕格对此再有异议了。

十一月三十日夜，日本的驱逐舰司令被困在靠近海岸的一片没有机动余地的海域中，火力配备大大处于劣势，巡洋舰射出的八英寸口径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周围，照明弹在头顶上发出耀眼的亮光，他的舰队笼罩在美国炮火的硝烟和溅起的浪头之中。因此，他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鱼雷向炮口冒出火焰的远方发射了出去。霰弹鱼雷弹头击中了美国全部的四艘重型巡洋舰。日本人得胜溜走了，毫发未损。

雷鸣一般的气浪撕裂着帕格·亨利的耳膜，他被这股气浪震得双膝跪地。他挣扎着一跃而起。整个舰身像出了轨的火车一样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更糟糕的是，舰身突然倾斜，这比火焰蹿上左舷更糟。他昏昏沉沉地约略估计——在几秒钟内——舰身倾斜了至少十度。鱼雷炸开的窟窿该多大啊！

“朱诺”号被鱼雷击中，在一声爆炸的巨响中沉没，这情景他是忘不了的。他冲进驾驶室，抓起话筒。“听着，我是舰长！”他听到了下面甲板上扩音器里自己刺耳的吼叫声，“向三号炮塔的弹药库灌水，将五英寸口径的备用炮弹丢入海中！再说一遍，向三号炮塔的弹药库灌水，将五英寸口径的备用炮弹丢入海中！回话！”

电话传令兵拉开嗓门高声喊着，命令已听到并在执行。甲板仍在摇晃抖动，“北安普顿”号就像撞上礁石一般，但帕格知道，此刻他是在水深六百英尺的海域上。他拿起话筒大步走出驾驶室，来到舰的左舷，扑面而来的热浪使他大吃一惊。简直像打开了炉膛门一样，整个舰艏都是熊熊烈火，在这黑夜里把四周的海水照耀得一片橙红。

“全体官兵注意！我是舰长，我们舰的左舷后部被鱼雷击中，也可能是中了两枚鱼雷，迅速报告损伤情况。消防队和抢险队立即出动，到舰艏就位，协助控制火势，并防堵进水部位。副舰长，到舰桥坚守岗位……”

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发布命令的词句迅速在他脑子里闪现。水兵们觉得这种训练最厌烦无聊，然而这种训练现在管用了。在驾驶室里，电话传令兵都在压低嗓门转述损伤情况报告。值班军官和舵手弓着腰伏在铺有舰体图的海图桌上，用黑色和红色铅笔涂着下层甲板的舱面图，黑的表示进海水，红的表示起火。第一批的严重损伤报告是：三个螺旋桨轴停止转动，通信和动力设备失灵；C甲板和D甲板进水浸油。帕格一面发号施令，一面在考虑抢救的对策。控制火势，制止进水，获得充分时间驶回港口，这是值得一试的。图拉吉岛距此十八英里，另外三艘受伤的舰艇已朝该岛方向驶去。

“到后锅炉舱去，抢修破裂的燃料管道和蒸汽管道。所有还有动力的泵位，将燃料从左舷抽到右舷，把左舷舱里的水抽到海里去，还有——”

又是一声爆炸！他脚下的甲板猛地一震。在舰艏远处，救生船甲板的后面冒出一股又粗又黑的油，像得克萨斯一眼喷油井。这股油柱喷上去后，又弯弯曲曲地散落下来，向船桅、向火炮射击指挥室、向甲板倾注而下，三号炮塔的周围落下一片黏糊糊的稠雨。火焰沿着浸透油的桅杆攀缘而上，在浓烟弥漫的天幕下，矗立着一座明亮的火塔。下层甲板不断发生爆炸，溅起阵阵油雨洒向烈火。

照这样下去，军舰支撑不了多久。不论舰体有多长，也不论有多么粗大的火炮，它不过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它的稳固性和抗损伤的能力差得可怜。这艘军舰不是按照作战的要求建造的，而是根据政客们签订的一纸条约的愚蠢限额建造的。帕格对此早有所知，因此他拼命抓紧应对危急事故的训练。唉，真糟糕，鱼雷不偏不倚正巧命中这艘重型巡洋舰的致命弱点——击中了偷工减料的装甲带的舰艏部位，将主要的燃料油舱炸开了一个大洞——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多孔发动机和锅炉舱也炸坏了。开往图拉吉岛的航程将是一段艰难的航程。下面的海水一定会像瀑布一样涌入船舱。

眼下用抽水机抽水暂时还可以控制住。舰体很长，大约有二百万立方英尺的空间，这是很大的浮力。只要他这艘军舰不马上爆炸，只要敌人不再用鱼雷攻击它，只要火势能控制住，他就有可能把这艘军舰驶进港口。哪怕驶进浅滩，“北安普敦”号也还是值得全力予以抢救的。消防队的队员们拖着轻便消防车和软管在滑溜的甲板上四处奔跑，在炫目的火光下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在移动，闪闪发亮的水柱激起了一团团橘红色的滚滚水汽。损伤报告源源不断地报到上面的驾驶室，军官和水兵们讲话的声调变得像是在照章办事了。舰艏的机舱里还有动力，一个螺旋桨也足够把这艘受伤的军舰推进图拉吉港了。

尽管军舰被鱼雷击中使人心痛，一场惨败已成定局；尽管在夜间从一艘军舰上发出的火光和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炫目的火光、震耳欲聋的嘈杂喧嚷、呼号声、惊叫声、冲鼻的燃烧气味、刺眼的烟雾、不断倾斜的舰体、乌黑的海面上的噩梦般的红光、舰桥上发出的舰船间联络和水兵讲话的聒噪声——尽管处境险恶；尽管要当机立断，大胆做出决定，但维克多·亨利并不心慌意乱，也不垂头丧气，反而觉得自中途岛以来第一次这样浑身是劲儿。他回到驾驶室，通过舰船间的通话器喊叫起

来：“鹰头，鹰头，我是鹰眼，请回答！”

回话的是一本正经的拖腔：“鹰眼，鹰头在听着，请回答——”这时，一个年纪大些的声音插了进来：“小伙子，不要挂上，他是‘北安普敦’号上的帕格·亨利，我要同他讲话……喂，帕格，是你吗？”舰队司令们都是不管通信联络的规程序的。“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伙计？从这里看过去，你们的情况不妙啊。”

“这里”是指“檀香山”号，是特混舰队中唯一未受损伤的巡洋舰，在西北方向投下一条狭长的影子，它是靠驱逐舰的掩护逃出鱼雷攻击的水域的。

“将军，我们还有一个机舱和一个螺旋桨。我们也向图拉吉岛开，我们想一面开一面进行修复，或者说修修看。”

“你们的舰艙上一片火海。”

“我们正在努力救火。”

“要帮忙吗？”

“现在还不要。”

“帕格，据雷达屏幕显示，这批强盗向西撤退了。我将绕萨沃岛搜索一圈，在鱼雷的射程之外同他们交火。喂，你需要帮忙的话，我就派几个小伙子去。”

“好的，好的，先生，祝您搜索成功。不必回话。”

“祝你走运，帕格。”

在通话的时候，副舰长来到了驾驶室，他头戴钢盔，一张圆滚滚的脸上沾满了煤烟灰和汗水。他负责军舰的抢险，而舰长则指挥驾驶军舰。经过多次战役、轰击、长途航行以及在海军造船厂的大检修，帕格对这个圆面孔、沉默寡言的爱达荷人建立了信心，尽管在私人关系方面，他们心照不宣，保持距离。帕格在上次为格里格送上去的鉴定报告上，说他有能力担任一舰之长。最新一期的海军公报上通报，格里格已经被提升为四道杠，大家都期望他随时接替“北安普敦”号的舰长职务。帕格已接到命令，一旦有人“接替”他的职务，他就要飞回华盛顿待命。有格里格负责抢险重任，帕格才有时间进行思考。看来他自己倒霉倒定了！格里格的任命可能正在路上，但这一任命到达太晚，使他以舰长的身份置身于一场出师不利的夜战中。如果他损失了这艘军舰，他就要受到军法追究，而他又不能这样来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一个饭桶司令用一个狗屁不通的作战计划使他陷入了鱼雷穿梭的水域。

火势不再那样迅猛蔓延了，主舱壁也露出了水面，他听到的报告是这样说的。但帕格正注视着两个指示仪：一个是倾斜仪，它的指针正慢慢地向左移动；另一个是他亲手装上的铅垂线，它表明舰艙部分正在下沉。他想掉头朝东北方向向图拉吉岛行驶。所有电话系统都失灵了，甚至传声路线，有的被海水浸湿而接地了，有的烧掉了，有的震松了。传令兵要将每道命令传到前桅，先要沿主甲板，通过浓烟弥漫、水油满地

的通道，再下几层甲板到舰艏舱。用这样慢的程序指挥军舰的航行令人恼火，但它总算在恢复正常。这时格里格正派出援救小组，去解救被海水淹没的船舱中的士兵。受伤的士兵被安顿在最上层的甲板上，射击指挥班被困在烈火熊熊的主桅上的火炮射击指挥室里，身着石棉防护衣的援救队员，身后喷射着雾蒙蒙的水珠，慢慢地爬上去，把他们救下来，免得他们被烈火活活烤死。

正前方水平线上，佛罗里达岛在海面上突起，把图拉吉岛隐没在它的阴影里。现在军舰已倾斜到二十度，相当于一艘重型巡洋舰在八级大风中摇摆颠簸的倾斜度。漏油浮散开来，使海面显得更加平静，“北安普敦”号毫无生气地向左舷倾斜。这是一场进水速度同剩余的动力之间的赛跑，要是格里格能在天亮前不让军舰沉没，它就有可能继另外三艘受伤的军舰之后，到达图拉吉岛，现在这三艘军舰遥遥领先，冒出明亮的浓烟。帕格正在主桅思考的时候，格里格来到他跟前，用衣袖擦着额头。“先生，我们最好停船。”

“停船？我刚把它调整到航线上。”

“C甲板和D甲板上的支撑系统都塌下来了，先生。”

“可是我们怎么办，格里格，难道待在这里随它漂浮，让它进满海水吗？我可以降低引擎的转速。”

“还有，舰长，军士长斯塔克说，四号引擎的润滑油没有了，水泵阻止不住军舰倾斜。”

“我知道了。这样看来，我得请舰队司令派几艘驱逐舰来。”

“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办，先生。”

格里格报告的关于润滑油的消息几乎等于判了死刑。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也都清楚，润滑油系统设计得很差。帕格很早就提出改装，但毫无结果。

“对，即使我们把轴承都烧坏，我们也要向图拉吉岛靠近。”

“舰长，就是再短的航程，我们也无论如何进不了港。”

“那怎么办呢？”

“我要尽全力进行抗倾覆注水。我们的抽水能力差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只要我能够将军舰的倾斜程度拨正五度，再把支撑系统加强一倍，我们就有办法再向前航行。”

“好极了。我到下面去看一下。你要求鹰头派驱逐舰来，告诉他们，我们的军舰起火，在海上不能动弹了。军舰倾斜达二十二度，舰艏严重下沉。”

帕格下到倾斜得很厉害的主甲板上，甲板上到处是黑乎乎的齐脚踝深的油，一股恶臭味。他一溜一滑地从救火队员的身旁走过，向后甲板上的一个大裂口走去，这些油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他将身体探出舰舷外，可以看到舰体钢板的破口向外翻出，一直伸向海里，这个裂口是被

鱼雷炸开的。舰体上的这个黑洞洞的大窟窿，炸裂的钢板边缘就像胡乱开启的罐头开口，这一幕他永远不会忘记。据报告，吃水线下面的那个洞还要大。帕格靠在救生索上感到一阵头晕，觉得军舰也许马上就会倾覆。军舰倾斜得越来越厉害，那是毋庸置疑的。帕格从被打伤和烧伤的重伤员身边走过，他们都一排排躺在舰艙的甲板上，由医助们照料着，转移他们需要时间。帕格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室，把副舰长叫到一旁，告诉他准备弃舰。

大约一小时后，维克多·亨利最后环顾了一下人去楼空的驾驶室。这个小小的钢铁结构既寂静又干净，舵手和值班军官们已把所有的航海日志和记录搬走了，保密资料都已装入加了重砵的袋子丢进了大海。下面，水兵们正在准备弃舰的位置上集中。大海像是一片黑沉沉的平静湖面，四艘熊熊燃烧的军舰散处在海面上，像四颗陨落的黄色星体。四艘援救驱逐舰已经出发。鲨鱼是一个威胁，经最后清点，大约有六十名军官和士兵已永远离不开军舰了，有的失踪，有的被烧死、淹死或炸死了。如无其他意外发生，这个牺牲数字还不算很大。

现在帕格显得心急如焚，想让他的水兵尽快离舰，因为受伤的重型巡洋舰是潜艇的头等目标。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从应急舱里拿了一副手套、一个折叠的相框，里边放着一张华伦的毕业照和一张旧的合家欢，那上面华伦和拜伦都还是瘦长得难看的小伙子，而梅德琳只是一个头戴纸花冠的小姑娘。塞在相框里的还有两张小快照：一张是帕米拉·塔茨伯利蜷缩在灰色的皮大衣中，站在克里姆林宫外的雪地上照的；另一张是娜塔丽手中抱着她的小宝宝，在锡耶纳的花园里照的。他正想顺着梯子向下走，看到“北安普敦”号的战旗已叠好放在旗袋的上面，便伸手拿走了。

格里格在等他，站在倾斜得像雪橇板一样的主甲板上，火光在他脸上闪烁跳跃。他从容不迫地向帕格报告了集合情况。

“好吧，我们弃舰吧，格里格。”

“那么，你就来吗，舰长？”

“不，”他把战旗递给了格里格，“到时候我会下舰的。把这个拿去，在你今后指挥的军舰上，可以用它作为舰旗。请把我全家人的这些照片保持干燥，好吗？”

格里格竭力争辩，认为还是有办法抗倾覆注水，一部分水泵还在工作，而且抢险是他的专长。如果舰长不离舰，那么舰务官可以指挥摩托救生艇，并照看海上的士兵。他自己想留下来。

“格里格，弃舰。”帕格的严厉而不动声色的命令打断了格里格。

格里格竭力站直身体，向他敬礼。帕格向他回了礼，以熟不拘礼的口吻说：“好吧，祝你幸运，吉姆。现在看来，我们当初向西开是一个错误。”

“不，先生，只能那样做，没别的办法。我们的射程够得上，我们叫这些狗东西挨了一顿交叉炮击。让他们那样方便地溜走怎么行？皮特库

尔茨说，我们最后一阵排炮击中了一艘巡洋舰，就在我们中了那两枚鱼雷之后，他们看到了爆炸的火光和浓烟。”

“是的，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也许我们能够证实这一战果。不过，当时我们还是应该像‘檀香山’号那样，掉头改变航向。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

副舰长茫然凄凉地上下打量着倾斜得极厉害的甲板：“我永远忘不了‘诺拉马鲁’。”

帕格听了感到惊奇，不由得笑了。这个名字是水兵们送给这艘军舰的一个绰号，不过他自己和格里格过去都不曾这么叫过。“你快走，下舰去吧。”

吊艇架将载满伤员的摩托救生艇悬吊出舰舷，救生艇离水面极近，水兵们只消把吊艇滑车索砍断就行。救生筏也吊出了舰舷。几百名几乎赤身裸体的水兵，成群地从吊货网上下来，顺着绳索滑下来。许多人在离舰之前都画了十字。下面的海面上发出很大的哗啦哗啦的溅水声。落水的人们相互呼喊，也向甲板上的人呼喊，声音很微弱。

他们很快都下到了海面上。木筏、救生艇以及忽隐忽现的人头顺着海流漂走了。两艘驱逐舰隐约可见，正从远处驶来。微微的暖风送来了官兵们的声音——呼救声、口哨声以及在黑暗中相互招呼的叫喊声。帕格心想，这下就不会有人烧死了，就是有人淹死，也只是极个别的，虽然鲨鱼是一个威胁。水面上的浮油没有着火，真是运气。

帕格同一小队志愿抢险队的水兵和一个军士长留在舰上。损毁了的舰船上会发生奇迹，火势也能自己熄灭。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怪事，莫名其妙的进水拨正了一艘正在倾斜的巨轮。在中途岛，“约克敦”号的舰长曾有点儿难为情地在弃舰之后好久再次爬上这艘军舰，要不是第二天受到潜艇的攻击，说不定他能保全这艘军舰。帕格和留下的志愿人员可能因为军舰倾覆，也可能因为鱼雷攻击而不能幸免，但只要“北安普敦”号在天亮前不致沉没，就可以系上一条缆绳，把军舰拖走。

宽阔、空荡的甲板上污秽狼藉的程度是空前的。周围笼罩着一片沉寂，给人一种奇特的梦境似的感觉。在舰上越来越难站稳，帕格用手抓着系索耳、支撑柱、救生索，摸索着向前甲板走去，想看一下拖曳缆索的准备情况。他向后看了看正在下沉的军舰，倾斜确已十分严重。左舷炮原来仍保持着射击时的仰角，现在已经同海面平行了。“北安普敦”号要不是这样极度倾斜，要是没有映照出舰桅和火炮轮廓的黄色火花，别的一切看上去还依然如故。再见了，“诺拉马鲁”！

在舰艏，他绕过被遗弃的手摇水泵，跨过绕成一堆的水龙带，踉踉跄跄地走动。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衣服、食品、香烟盒子、书籍、纸片、弹壳、咖啡杯、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浸透了油的救生衣、鞋子、靴子、钢盔，这一切都散发出一股粪便和垃圾的腐烂臭味，因为水兵们在甲板上随地便溺。但最冲人的还是焦糊味和汽油味，尤其是汽油味，到处都是！这种原油的酸性恶臭对维克多·亨利来说，将永远是一种灾难性的气味。

接着有一小时工夫，他在一旁看着抢险队在跌跌撞撞地工作，主要是抽水和灭火。水兵们行动起来不得不像猴子那样，用手和脚抓住或蹬住甲板上任何凸出的东西，这样才不至于在油浸的甲板上滑倒。他们紧闭着嘴，被火光照亮的脸上毫无表情，不时向海上张望。到两点三刻，帕格终于判定，“北安普敦”号无法挽救了，再在上面待下去，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光彩而拿水兵们的生命去冒险。军舰有可能在水上再浮一个小时，也有可能浮不了，也有可能没任何预兆就倾覆。

“军士长，我们弃舰吧。”

“是，是，先生。”

水兵们一听到这句话，立刻把最后一只大木筏扔下海去，它扑通一声落到水面上。军士长头发灰白，大腹便便，是舰上最出色的机械师，他敦促舰长先走。帕格不容分辩地拒绝了，于是军士长把鞋踢掉，脱掉衣服，只剩下里面一条沾满油污的短裤，然后把救生衣系在汗津津的、满是雪白脂肪的腰上。

“好吧，大家都听舰长的命令，走吧。”他像个男孩子一样，攀缘着挂得笔直的吊货网滑了下去，水兵们也跟在他后面滑了下去。

帕格独自留在甲板上的最后一分钟里，尝到了一种生离死别的辛酸滋味。和军舰同归于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美国海军的传统，保存自己是为了他日再度为国效劳。其他的传统固然有其浪漫和荣誉的色彩，其实是愚不可及，把自己淹死是有助于对敌作战的。他低声为遗留在这一艘巨舰上的死难士兵祈祷。他脱光了衣服，只剩下一条短裤，戴上他在驾驶室拿的那副手套。过去在弃舰训练中，他总是攥着一根粗大的、悬空的缆绳，两手交替着一节一节地下去。这样做不但能满足他的一点儿虚荣心——因为他精于此道——而且有不少水兵也照他的方法做，这是有用处的。在紧急关头，也许一时找不到梯子和网，而绳子总是有的。

粗大的白棕绳摩擦着帕格赤裸的两腿，他下到漆黑的热带海水中。他松手溅入水中，海水使他感到舒服，像洗澡一样暖和，而且很咸。他在浮油的黏块中游向木筏，这时木筏仍由甲板上的一个系索耳上的缆绳拖着。赤身裸体的水兵挤在木筏上，泅水的人围着木筏，用手紧紧抓住绳环。

“军士长，人都到齐了吗？”

“都到了，舰长。”

有几个水兵要给他在木筏上让个位置。

“不要动，都不要动。解缆！”

一把刀子在火光中闪动，缆绳脱开了。水兵们用桨从正在下沉的军舰旁向外划去。维克多·亨利一面用手抹着头发和脸，把嘴里的汽油恶臭味吐掉，一面注视着军舰下沉。从下往上看，军舰仍然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气派，巨大的舰体延伸着占据了水平线的一半，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缓缓倾覆下去，军舰的一端像火炬一样在燃烧。水兵们在木筏上向附近的驱逐舰和摩托救生艇拉开嗓门嗨哟嗨哟地喊叫，发出尖声的口哨。一个浪头向帕格扑来，汽油溅入了他的眼睛。他正在擦洗眼睛的时候，听到了一片喊声：“沉下去了！”

他用手腕支起身体，看到“北安普敦”号翻身倾覆下去，舰艏高高翘起，带起来的海水淅淅沥沥地向下淌着。火熄灭了，军舰慢慢地沉了下去，水兵们也停止了吆喝和吹口哨。舰艏沉入海中时，木筏上一片寂静，帕格透过海水的拍击声，听到了吞没军舰的漩涡发出来的翻腾和呼啸的悲鸣。

第四十六章

在这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黄色的火光照亮了夜空。

在臭气熏天的方形木头房子厕所外面深及脚踝的雪地里，班瑞尔·杰斯特罗停住了脚步，凝视着冒到空中的火焰。这是在做试验，这个试验的日期一再改动，一再推迟。整整一个星期，党卫军的大头目们在这座阴森冰冷、粗糙的水泥建筑物里忙个不停，一会儿走下巨大的地下室，一会儿爬上尚未试过火的炉子，“笃笃”的皮鞋声和雪水的溅响声伴随着他们焦急烦躁的满口粗话。

司令官曾亲自带着他那些面无表情的随从来过这里，监督平民技术人员同那些穿着条纹囚衣、剃光头、骨瘦如柴的囚犯一起干活儿，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轮班拼命干。这些人吃得好，身体健康，满头留发，穿着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体面服装，有外套、裤子、上装和领带，要不然就穿工作服。他们是一些生气勃勃、办事认真的波兰人和捷克人，同德国监工讲起话来，满口工程行话，讲的都是蒸馏器、煤气发生炉、耐火砖和断面草图这种术语。他们全都是规矩人，干的是规矩活儿，举止行动也都规规矩矩。

一切都很正常，唯独他们看待犯人的神情不在此列。穿上这件条纹亚麻布的囚衣似乎就给人罩上了一件神仙故事里的隐身衣，这些技术人员遇到他们好像视而不见。当然不允许他们同犯人讲话，而且他们也害怕党卫军的监工。难道他们连眼睛也不眨一眨，表示看到的是同他们一样的人吗？难道这些囚犯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吗？难道在这些囚犯中间走动，就像在一根根柱子和一堆堆砖头中间穿行一样吗？真是件怪事。

烟囱口高高冒出一股橘红色火苗，在空中呼呼作响。每当火焰中蹿出一股股浓烟时，火焰几乎顿时就要熄灭，然后火苗再度烧旺起来。这种情景说明了什么是用不着问的。在远处掩埋坑里升起的冒烟的火光映照下，这座高高的方形烟囱清晰可见。试验是成功的，怎么会不成功呢？这套装置采用的全是德国最先进的工艺，最好的机器和设备——煤气发生炉、生火炉、鼓风机、电动卷扬机、巨大的通风机，还有新奇的吊架，可以在轨道上移动，直接进入炉口，这些设备都是第一流的。班瑞尔亲自参加过用水泥将这座新工厂的设备固定在位置上的工作，他一看这套装置，就知道它们的质量。德国战时的物资匮乏，并未影响这项工程，是一项压倒一切的工程！相比起来，下面那些狭长带孔的小室，就显得粗制滥造了。只有密封门是一个例外，这些又厚又重的铁门，工艺异常考究，框架坚固，镶嵌着双层橡皮垫圈。

一个狗腿子手中挥舞着一根棍子，经过杰斯特罗的身旁急匆匆地走向厕所，恶狠狠地朝他看了一眼。杰斯特罗臂上别着臂章，这个地位也给了他一点儿权利，他可以在天黑之后去大便。一个臂章在狗腿子面前是不管用的，只要他高兴，照样可以朝你的屁股踢一脚，或者他觉得还不够劲，干脆就敲破你的脑壳，让你倒在雪地里，在血泊中死去，谁都

不会大惊小怪。杰斯特罗赶紧回到营房，朝看守长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干净舒适的住处，厚木板墙上贴满了旅游招贴画，有莱茵河，有柏林歌剧院，还有十月节。

看守长又瘦又高，满脸都是怕人的脓疱疹，原来是布拉格的一个日耳曼族强盗，此刻正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吸烟斗，沾满污泥的靴子跷在一张凳子上。现在集中营里有的是烟草，还有肥皂、食品、瑞士法郎、药品、珠宝、黄金、服装。奇珍异宝应有尽有，只要肯出高价，肯冒风险，什么都能得到。那些党卫军和狗腿子自然油水捞足，就是犯人之间也做买卖。有的人为了吃得好些，有的人为了赚钱，少数胆子大的人则是为了展开抵抗运动和逃跑。这批潮水般涌来的货物是随着从西部地区运来的大批犹太人而到达的，新来的犹太人的数量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夏季里斑疹伤寒流行，所有集中营里的纪律都松弛了下来。贪污盗卖从囚犯手中没收来的集中存放的行李，他们称为“加拿大”私货，现在也泛滥成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黑市交易，虽然是一桩玩命的危险买卖，如今也已是欲罢不能了。

看守长嘴里喷出一股芬芳醇美的灰色烟雾，他挥挥手中的烟斗，要杰斯特罗走开。于是杰斯特罗就朝寒气逼人、拥挤不堪的木头房子走去，他脚上穿的木底鞋在潮湿泥泞的地上一滑。他心里想着，这个原先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老早就是一个佩戴绿色三角标志的狗腿子，对人并不过分凶狠苛刻。他像妓女一样，只要给钱、给奢侈品，只要不丢性命、不丢饭碗，要他干什么都行。每次点名的时候，他装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给党卫军看，用木棍敲打犯人，但在营房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好吃懒做的窝囊废。他常常把房门关上，不是同这个小白脸儿鬼混，就是同那个小白脸儿胡搞。他们都是些误入歧途的男囚犯，在集中营的各个牢房窜来窜去。犯人们对这种丑事根本就不屑一顾，司空见惯了。

许多囚犯都已经在自己的铺位上发出鼾声，三四个人睡一排，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囚犯们睡在房间中央一条砖砌的长炕上，其实这条长炕并没使房间里暖和点儿，但囚犯们的体温加在一起，也能使零度以下的寒夜稍稍好熬一点儿。杰斯特罗从拥挤的人堆中间艰难地穿插过去。所有这些比克瑙式的小屋，都是按照德国陆军为马匹建造战地掩蔽所的图样建造的，杰斯特罗就曾参加建造过一百多所这样的房子。这些通风的马棚是在光秃秃的沼泽地上，用木头和油毛毡临时匆忙搭起来的，按设计能够容纳五十二匹马，但一个人所需要的空间比一匹马要少。每个马棚分成三层，共有一百五十六个铺位，上下三层一排睡三个犯人。房子里面还要为狗腿子留出空地方作为看守长办公室、开饭的地方和放小便桶的地方，结果每个马棚就大约可容纳四百个犯人。

这是规定的数目，当然也可以有上下，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各种规定是有伸缩性的，过分拥挤也是家常便饭。萨米·穆特普尔从一个住着一千多个犯人的监区里把杰斯特罗救了出来，这一千多个犯人绝大部分都是新来的，都在闹肚子。每英寸地方都塞满了人，人们整夜都在翻身、蠕动，不论是上层铺位上还是泥地上，黑咕隆咚的，面孔和屁股都

挤在一起了。每天早晨都要拖出十具或二十具目光呆滞、嘴巴张开的尸体，拖到点名的地方堆起来，然后让拉尸车拉走。像穆特普尔这样技术熟练的工匠和工头儿，住的监房就没有像这间那么拥挤。集中营在迅速膨胀，需要测量员、锁匠、木匠、制革匠、厨师、面包师、医生、制图员、翻译文书等类人，因此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燃料在房子里生炉子，可以吃到过得去的食物和喝到干净的水，可以享受使用厕所的特权。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可以活到战后，只要德国人愿意有人比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活得长。

克林格尔分队的生活条件也是够糟糕的，早晨喝的是冒牌咖啡，晚上喝的汤像清水一样，另外还有薄薄一片锯木屑一样的面包。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的供给定量，这个定量本身就等于判处缓慢的死刑。对于那些干活儿卖力和有技术的人，厨房有专门规定：凡属享受特殊照顾名单上的人，每星期额外发放两次食品，每次发几片面包、意大利香肠和乳酪。这点儿额外的施舍还是比“规定的”量要少，因为柏林拨给犯人的食品，其中一半被党卫军吃的吃、偷的偷、卖的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从外面寄给犹太人的食品包裹，也全被他们偷走。另外一些囚犯，特别是英国犯人，总算还能收到他们的一部分包裹。克林格尔手下的这帮人，靠了一份额外的热量，总算过得还好，虽然也有些人越缩越小，成了“干瘪人”。这种干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不少见，他们都是些饿得神情恍惚、皮包骨头但还能走路的木乃伊。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如果不是自行倒毙的话，就得因为干活儿太慢而挨一顿棍打脚踢死去。

像穆特普尔和杰斯特罗这种人是不会沦为干瘪人的，等待他们的是另一种命运。长久以来，就从劳动处传出令人心寒的消息：工程完工之后，分队要享受首先化为青烟升上烟囱的莫大荣誉。奥斯威辛的幽默！也许这是真话，特别分队下场的花样翻新。

杰斯特罗做了个熟悉的动作，首先把双脚伸进他同穆特普尔合睡的一个中间一层的铺位。穆特普尔裹着从“加拿大组织”得来的毯子睡着了，尽管这里偷窃成风，但没人偷他的东西。这一层铺位摇动了一下，穆特普尔睁开了眼睛。

杰斯特罗低声说：“他们刚做了试验。”

穆特普尔点了点头，他们尽量避免讲话。他们的上铺睡的是三个年老难友，下铺睡的除了两个老伙伴之外，还有一个新来的人，讲一口漂亮的加利西亚意第绪语，自称原是卢布林的律师。他的皮肤白嫩，并非奥斯威辛集中营所特有的那种土灰色，剃光头发的头皮白皙，没有经受过日晒雨淋。他身上也没有住过隔离营的疤痕，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十有八九是一个政治处派来的奸细。

党卫军一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搜寻那些力量单薄而在暗中活动的地下组织，各种规模很小的秘密小组，像野草一样在各种共同的基础上——政治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萌发滋生。它们忍受折磨，争取发展，直至有朝一日被政治处侦察发现而一网打尽。有的小组也能存在一

阵子，跟外面建立联系，甚至还把一些文件和照片偷送出去，它们通常都以被叛徒出卖而告终。这是一个把冰天雪地里的一排排马棚挤得水泄不通的、饱受疾病和饥饿摧残折磨的奴隶们的小天地，四周都用通了电的铁蒺藜圈围，还有高耸的机枪碉堡和剽悍凶狠的警犬严密守卫。在这里，人们的生死系于一发，滥施酷刑就跟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停车罚款一样普通。这里也有奸细告密，那是不足为奇的，令人吃惊的倒是居然会有那么多正直不屈的人。

穆特普尔轻轻地说：“嗯，没关系，都安排好了。”

“什么时候？”

“慢慢再告诉你。”这句话的声音低得杰斯特罗几乎都听不出来。工头儿闭上了眼睛，翻了个身。

关于逃跑计划，除了穆特普尔已经告诉他的情况之外，他一无所知。穆特普尔告诉他的情况很少。他们的目标是面包房，那是铁丝网外面的一座建筑物，靠近河边的一片树林。班瑞尔烘烤面包的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儿。穆特普尔将保存所有的照相底片，因此班瑞尔万一被抓住，被带到德国秘密警察政治处的营房里，他也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招供。即使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阴茎和睾丸割掉，他也讲不出任何情况；即使打开一把修树枝用的大剪刀，在腿股之间把阴囊和前后身都夹住来威胁他，给他一个开口的最后机会，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据谣传，用的工具是一把粗糙的园艺用普通大剪刀，但磨得像剃须刀一样锋利。他们先是拿它进行威胁，然后就真的动用起来。有谁说得这到底是真是假呢？挨了那么一下子的人，谁还能活着说出真相？血肉模糊的尸体立即被送往那个老的焚化场。除了德国秘密警察和特别分队的人员之外，谁也看不到这些尸体。这些德国审讯人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如果这种传说是不真实的，还有其他同样可怕的情况是事实。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天晚上燃烧起的火焰，对克林格尔分队来说，意味着死亡就要临头。班瑞尔已经下定决心要逃跑，反正不逃也得死！到现在为止，穆特普尔一直是他的知心人。身为犹太人，你只能死里求生。腹中饥饿，浑身冰冷，筋疲力尽，他一面祈祷，一面进入了梦乡。

事实上，这次试验不成功。

总工程师普鲁弗来自一家拥有国际专利的著名公司——爱尔福特的托夫父子公司，他目前正处于一种难堪的地位。炉子的回火现象把浓烟和燃烧着的尸体碎屑回吹出来，把这个鬼地方弄得一塌糊涂！只有司令官和布洛贝尔上校凑巧没沾上。党卫军军官、文职技术人员，甚至普鲁弗本人都被喷溅得满身恶臭。每个人都吸进去了这种恶心、油腻的烟雾。真是一团糟！

然而，普鲁弗问心无愧。他认为第一次进行试验，把木料、废油和

尸体混合起来烧是正确的。在这种新型的超高温焚尸炉里，尸体将变成燃料以加速焚化的过程，这就是这些容量巨大的装置的关键所在。需要在现场操作的条件下进行一次认真的试验。至于回火现象，无论由何种缺陷引起，他一定会把它调整好。要经过试验才能暴露出问题，否则何必进行试验？布洛贝尔上校当时正好在场，真是糟糕透顶，不过并不是托夫父子公司请他来的。

司令官和布洛贝尔上校离开时，由于进到肺里的那种恶臭烟雾而咳嗽不停。司令官气得大发雷霆，该死的猪猡老百姓！交货日期已经晚了两个月。接着又是三次延期试验，最糟糕的是布洛贝尔上校不早不晚，偏偏在今天来到这里，看见了这个大洋相。嗨，那个爱尔福特来的兔崽子工程师！漂亮舒适的花呢大衣、英国皮鞋、浅顶呢帽，向司令官担保，试验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看来需要把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关上几个月，让他领教领教敷衍塞责地对待战时工程是什么滋味。立即把他送到第十一监区去，猪猡！

布洛贝尔上校在一旁没吭声，但他那副皮笑肉不笑的尊容就让人够受的了。

他们坐司令官的汽车向火葬场附近开去，一大片地面上浓烟弥漫，火光冲天。他们朝上风头的田野上走去——哎呀，糟了，又是瞎胡闹，特别分队人员正在使用火焰喷射器。司令官已经下了严厉的命令：布洛贝尔在集中营期间，禁止使用火焰喷射器！这些早已腐烂的尸体，有些是从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的老坑里挖出来的，烧来烧去就是烧不成灰，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火堆熄灭之后，到处是一大堆一大堆烧焦了的残骸。但柏林的命令是：不留痕迹。不用火焰喷射器来收拾它，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是，这样做就得耗费燃料，也就等于承认自己办事无能。难道非要让布洛贝尔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无法解决燃烧问题不成吗？司令官曾三番五次地要求柏林派一些够格的军官来，他们根本不加理睬，派来的都是渣滓。他岂能事事亲自动手？

一片血红的火光，布洛贝尔望着那些火焰喷射器，满脸是眼空无物的神气。不错，他是一个行家。现在他已经看清楚了，那就让他把事情做绝了吧。让他去报告缪勒 ^(a)，让他去报告希姆莱！更理想的，让他去提出改进的建议吧。司令官毕竟是血肉之躯，他要照管十五平方英里土地上的各种设施。庞大的军火工厂和橡胶工厂正开足马力，还有别的项目正在施工兴建。奶牛场和苗圃，新设的集中营分营和新工厂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犯不断地往他身上压，一来就是好几千人。木材、水泥、管道、铁丝甚至铁钉，都是重要的稀缺物资。整个营区到处都有严重的卫生问题和纪律问题。最头痛的是，载运犹太人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到达，人数一批比一批多，特殊处置的设备自然就负担过重了。情况当然是越来越糟！艾希曼这个大老粗根本不懂得计划，办事只会瞎抓瞎碰，不是无所事事，就是忙乱过头。整个任务中最见不得人的就是这份差事。这是非做不可的事，但是无利可图，除了他们遗留下来的行李之外。

责任之重犹如泰山！在这种条件下，谁又能规规矩矩地做工作？

幸好布洛贝尔是一个建筑师，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不是艾希曼那样的人。在他们坐车回别墅吃饭时，布洛贝尔颇有雅量地不提出批评，他感觉得到司令官心头的滋味。他们洗了澡，换上了衣服，在书房里一杯饮品在手，他就变得和蔼可亲了。司令官知道，布洛贝尔酷爱杯中物。波兰女佣进来屈膝致礼，请他们入席进餐，这时，他差不多已有半瓶黑格——黑格牌威士忌下了肚。好得很，就让他喝个醉吧。这里有的是酒，可供布洛贝尔享用，要多少有多少。犹太人放在手提箱里带来的东西实在惊人，连酒都带上了。吃饭的时候，上校告诉司令官的妻子，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还未曾像今天这样尝遍各种名酒。她听了，高兴得脸都红了。布洛贝尔对她做的烤小牛肉、汤和奶油巧克力蛋糕赞不绝口，下厨的功夫确实是她的拿手好戏。布洛贝尔也拿孩子们的功课和他们吃蛋糕的好胃口开点儿小玩笑。他的令人生畏的神态已经烟消云散。只要几杯酒下肚，他就变得和蔼可亲了！司令官对还没进行的、令人头痛的正式谈话也就更加放心了，可是就在这时候——

呜！呜！呜！响起了警报。该死，有人逃跑啦！

甚至在这里，远在河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逃跑警报的尖厉呼啸声也震撼着窗子和墙壁，几乎掩盖了远处传来的嗒嗒的机枪声。真是不早不晚！布洛贝尔上校直挺挺地坐在扶手椅上，对司令官板起脸。司令官说了声失陪，立即飞奔上楼，拎起他的专用电话，七窍生烟。这顿晚饭是毁了。

假如这时有一架飞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片位于波兰偏僻内地、方圆十五英里地面的上空，是严禁一切飞机甚至德国空军的飞机进入的——就会看到一片惊人的景象：雪花飘飘，探照灯照耀得如同白昼，比克瑙营地的大操场上，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排成队列，活像是一个军事行动场面，只有一点不像，那就是他们的服装，全是直条纹棉布的破烂囚服。

刺耳的警报声果真把这批囚犯吓得心惊肉跳，党卫军和狗腿子们棍棒齐下，骂声不绝，把他们驱赶出来。为了有人逃跑而集合点名的事情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生了，怎么现在突然又来了呢？

点名是每天都要经受的折磨。总有一天，会有各种书本把奥斯威辛集中营发生的更加骇人听闻的情况传扬出去：在妇女和儿童身上进行医学试验，成吨成吨地收集女人的头发和双胞胎的骨骼，德国秘密警察的凌辱虐杀，对奴隶劳工的随便杀戮取乐，当然还有秘而不宣地将几百万犹太人窒息杀死。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却是大多数服劳役的囚犯看不见的。点名并不比任何一种别的酷刑更好受些。不论早上还是晚上，也不论什么天气，他们列队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干最艰苦的重活儿也比点名好受一点儿，因为干起活儿来至少还可以暖和一点儿，思想也不那么紧张。点名的时候便会觉得饥饿难熬，大小便急得比死还难受，骨头都冷得发痛，时间好像凝固了。那些干瘪人往往就在点名的时候倒在地上。寒风刺骨的早上，每一次点名结束的时候，总是横尸遍地，运尸车来收拾掉尸体。如果一阵乱棒又把他们打活的话，难友们便把他们抬回营房，或者把他们拖了一起去上工。

但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有大量的突击任务正在进行，用点名的方式残杀是不合算的。因此，还是在斑疹伤寒流行期间，当局就做出决定，取消发生逃跑事件时的这种额外点名。

那么，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司令官打电话给他的副手，警告他，如果不把逃跑的猪猡立刻抓回来，党卫军里玩忽职守的人就要立刻被判处死刑。准得有人送命！要有人头落地！犯人嘛，叫他们滚出来！叫他们立正，站到天亮，臭王八蛋！然后赶他们去干活儿。

室外的气温是零下十摄氏度，司令官心里明白，他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下了这道命令，就要让一大批摇摇欲坠的劳动力呜呼哀哉。顾不得那么多了！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保罗·布洛贝尔在他这儿做客，现在不拿出一点儿颜色，更待何时。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坍台！点名就是表示他办事可不含糊。只要党卫军感到害怕，事情立刻就会见效，他们会把那个臭王八蛋抓回来的。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跑是可能的吗？

是的。跟其他的集中营比起来，奥斯威辛集中营要算一个筛子。

奥斯威辛集中营，这座制造死亡恐怖的严密堡垒，总有一天要在世界上赢得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声。实际上，这里是一片稀稀拉拉、杂乱无章的工业区，不断地向外扩展，永远混乱不堪。它的史册上将会记载下大约七百余次逃亡事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成功的。如把不见于记录的也算进去，则总数也许可以增加一倍。这笔账是谁都算不清的。

像奥斯威辛这样的集中营，在德国的集中营中没有第二个。

纳粹早期的德国集中营，只是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进行隔离和实行恐怖手段的肮脏地方。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类集中营的规模扩大了，数量成百地增加，遍布全欧洲，塞满了外国人，它们都成了德国人管理下的工厂里给奴隶住的牲口圈。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囚徒们无疑是要大批死亡的。党卫军只在六个集中营里——都在波兰的偏僻农村地区——精心安排了以卫生消毒为名的欺骗手段，把一批批犹太人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全部杀光。

这六个地方的德国名字分别为：切尔诺、贝尔赛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还有奥斯威辛。

在这些集中营中，奥斯威辛集中营可谓独树一帜。这不仅因为它使用了一种氰化物杀虫气体，而其余五个集中营则用卡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这点区别并不重要。主要的区别在于，屠杀是其他集中营的唯一目的，尽管有时犹太人大量拥来时，

也偶尔作为奴隶使用一下。因此，想从这几个集中营里逃跑是非常困难的。

奥斯威辛集中营自成一体：它既是用窒息方法致死的最大中心，也是对尸体进行掠夺的最大中心，同时又是德国在欧洲占领区使用奴隶劳动力办工厂的最大中心。它庞大无比，因此松弛散漫。它太庞大、太复杂，又是仓促上马的，因此无法进行严格控制。掠夺犹太人也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后果，财物实在太多了。犹太人大部分都很穷，每人只带来两只手提箱，但人数众多，掠夺物也就积少成多。单是假牙上的黄金就聚沙成塔，价值千百万德国马克。党卫军的训练和士气因此一蹶不振，妇女劳动营里的那些在淫威下屈服的犹太女人的诱惑力倒还在其次。尽管惩罚严厉得无以复加，小金锭仍从熔炼车间里不翼而飞，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流通，成为一种进行危险交易的、奇特的秘密货币。

事实上，司令官缺少支撑这个局面的人力，他向上级诉苦是有道理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进行，军队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希姆莱也在组织党卫军的战斗师。经过这样的搜罗，剩下的德国人是些什么货色呢？不外乎是些愚蠢的、无能的、年老的、残废的、犯罪的——说句老实话，都是些垃圾。即便是这样的人也还不够充数，因此必须扩大招收狗腿子的范围，把外国囚犯也招收进来。

问题就出在这里。狗腿子中当然有许多人向党卫军献媚拍马，为了保全自己而要别的囚犯惨受非刑。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台作践人性的机器。非德国籍的狗腿子中有非常多的人是软心肠的，所以才有抵抗运动的存在，所以有许多人逃跑。波兰人、捷克人、犹太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都是一样的，都不是真正靠得住的。他们甚至使一些头脑糊涂的德国人发善心。

是的，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来的人为数不少。

司令官一次又一次听到希姆莱说起他们，这对他的前程是一个威胁，他至少要把这个逃犯抓回来，好给布洛贝尔上校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指挥官是深得希姆莱赏识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在书房里，布洛贝尔上校正说得起劲，司令官却熬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看他那只新近到手的古董时钟。也许还不如说布洛贝尔上校是在咕哝个不停，因为他喝掉的白兰地也够吓人的。如果换一个时间和场合，司令官对倾听这样一个身居高位而深知内幕的人讲这样一些酒后的

私房话，是会觉得轻松愉快的，但此刻他如坐针毡。他确实没心思聆听他的谈话，也尝不出库瓦西耶二十年干邑的醇香。他已经有口无心地向上校保证，他的警卫部队“马上就会抓到这个流氓”。说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现在他是把自己的脑袋放在铡刀上了。

在外面的大操场上，只能用很粗陋的办法来计算时间的推移，例如肩膀上积雪的厚度，或者挨冻的肢体、鼻子和耳朵麻木感的扩散程度，或者倒在地上的囚犯的数目。不如此，又用什么办法可以说出个时辰来呢？运动可以计时，但这里没有运动，除了担任警卫的狗腿子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他的皮靴在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头顶上空也没有星星移动。轻如鹅毛的雪花漫天飘落，洁白明亮，落在穿着条纹衣服、伫立不动、瑟瑟发抖的囚犯行列中。班瑞尔·杰斯特罗感觉不到膝盖以下还有两条腿，凭这一点，他猜想应该有两个小时过去了。早晨点名的时候，克林格尔又该不高兴了。班瑞尔知道已经有十三个人倒在了地上。

新来的那个卢布林人站在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中间，突然不顾自己和别人的死活，大声喊了起来：“还有个完没有？”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倒抽一口冷气也像是一声呼叫，像是一声枪响。这时，看守长从身旁走了过来！班瑞尔虽然看不见他，但听到了背后的皮靴声，他熟悉这种脚步声，他闻到了抽烟斗的味道。他等着，就要听到木棍打在这个笨蛋的薄棉布帽子上。但这个狗腿子继续向前走，碰都没碰他一下。真是一个德国蠢货！照理讲，他应该用木棍敲这家伙一下，但他情愿不去碰他。这次点名的一个收获是党卫军的奸细暴露出来了。

是党卫军的奸细也好，不是奸细也好，这个家伙并不是装蒜。不多会儿，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翻滚一下，侧身躺在地上，直翻白眼，目光呆滞。他本来保养得很好，又是刚进集中营，应该更经得起折腾。集中营或者使你衰弱，或者使你坚强。就算抵抗运动不曾把那家伙干掉，最后他也要变成一个干瘪人送掉狗命。

布洛贝尔现在已经说够了，倒在椅子上，舌头已经不听使唤，歪拿着杯子，白兰地也洒了出来。他的意见和他的自吹自擂都已成了狂呓。司令官却心存疑虑，别看布洛贝尔喝醉了，实际上是在精明地跟他玩猫捉老鼠。对此次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使命，他至今只字未提。这次逃跑事件，如果不马上逮住人犯的话，会让他抓到一个大把柄。

布洛贝尔自称，关于处置犹太人的整个计划，都是他的主意。一九四一年，他在乌克兰领导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时候，摸准了党卫军原来的计划问题出在哪里。他在请病假到柏林之后，向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呈递了一份绝密备忘录，备忘录一共只有三份——关系太重了，连他自己都不敢保留一份。因此，他无法证明目前的这套办法是他想出来的。不过希姆莱是知道的，所以布洛贝尔现在能够领导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党卫军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的确，德国的荣誉已经落在保罗·布洛贝尔的肩上。他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这

一点。

据布洛贝尔说，他在乌克兰看到的情况糟糕极了。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奉命行事的小卒，他被派往基辅，他们命令他到那里去完成一项具体任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他在城外找到了一条深沟，把犹太人成批地集中起来，赶到这条叫作巴比亚尔还是什么的深沟旁边，每次一两千人。每次都要花上几天工夫。基辅有六十多万犹太人，在此之前，这样大规模的任务还不曾有人干过。只要不是他亲自动手，什么事情都会被弄得一塌糊涂。部队未能阻拦住向巴比亚尔拥来的老百姓，而看热闹的人中，有一半是德国士兵。真丢人！人们观看执行死刑就好像在看一场足球比赛！哄笑的、吃冰激凌的，甚至还有拍照的！拍摄从背后射击跪着的妇女和儿童，一个个滚进深沟！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步枪行刑队的士气，他们不喜欢被摄入这样的镜头。他不得不下令暂停，跟陆军部队大闹了一场，把这个地方警戒起来。

而且，犹太人都是穿着衣服被枪决的，然后就那么用推土机把他们掩埋掉，谁知道他们身上藏了多少钱财和珠宝。简直是白痴！至于犹太人在基辅的那些空房子，乌克兰人都大摇大摆地走进，看到什么就拿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犹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而帝国什么也没捞到。

布洛贝尔当时就看出来了，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的话，德国将损失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犹太人财产。他的备忘录为此订出了完美周到的计划，希姆莱一见大喜。结果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完全修正过的处置犹太人的办法。

虽然布洛贝尔讲的话纯属吹牛，但司令官并不想和他争辩。也许关于乌克兰是没什么好说的，早在德国军队逼近基辅之前，他就同希姆莱会面谈起过处置犹太人的问题，后来又同艾希曼谈起过。早在一九三八年，艾希曼在维也纳犹太移民局使用的一套办法，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采用的经济手段的模型。司令官听说过维也纳的一套办法，犹太人从大楼的一个门口进去的时候，还是腰缠万贯、趾高气扬的资本家，然后经过一间间办公室，签署一份又一份证件，等到从大楼的另一头出来的时候，一个个手中拿着护照，身上已被搜刮一空，变成了穷光蛋。至于对犹太人进行特别处置，然后由官方统一收集他们的财产的赖因哈特行动，一向是归格洛博克尼克⁽²⁾ 掌管的。因此，布洛贝尔竟要宣称——

丁零零！丁零零！

这是司令官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他立刻站了起来。别墅里深更半夜响起电话铃声，绝对不会是为了报告失败的消息。

大雪纷飞，鼓声也像被捂住了一样，因此一直等到它敲到隔壁营房的队列时，班瑞尔方才听到。逃犯被抓住了，现在正被押着走过比克瑙营房的队列！如果他非被抓住不可——愿上帝怜悯他——那就早一点儿抓住他吧。几个月以来，班瑞尔还是第一次担心自己的两条腿会支撑不住。听到鼓声给他增添了力量。两个党卫军人员正在把一个行刑架搬到操场上，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个家伙过来了，走在他前面的是三个军官，跟在他后面的也是三个军官，中间留下充足的空间让他独自表演。有一个人用削尖的木棒不停地戳他，使他不平地一面敲鼓，一面跳跃。这个可怜的家伙简直没法儿两脚落地，但他还是在继续向前走，敲着鼓，不停地跳跃着走过来。

他身上的那套小丑服装因为穿得过久而陈旧不堪，鲜黄的颜色，臀部和腿部都沾满了血污。这景象仍然极为滑稽可笑。他脖子上挂着那块常见的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又粗又大的黑体字：“好哇，我回来啦。”他是什么人呢？脸上涂抹得乱七八糟，嘴涂成了红色，眉毛画得又粗又长，实在认不出来。当他有气无力地猛敲着鼓，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时候，班瑞尔听见穆特普尔喘了一口气。

拷打的时间并不长，但当他们把他的屁股脱光的时候，那部位已经血肉模糊了。他又挨了十下打，他们不准备使他过分衰竭。德国秘密警察的审讯高于一切，他们得让他继续像个活人的样子，以使用刑逼供。他们甚至还要给他吃点儿东西，使他恢复元气。当然，他们最终还是要点名的时候把他绞死，不过到那时，他也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逃跑真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话说回来，如果你不逃跑就得化为青烟升上烟囱的话，那么你找另一条道路离开奥斯威辛也就不担心会折本了。

冻得死去活来的行列解散了。党卫军和狗腿子驱赶着难以举步的囚犯回营房去，咒骂着，用木棍打着，用皮鞭抽着。有些人踉踉跄跄地跌倒了。他们站着不动的时候，是两条僵硬的腿支撑着他们，冻僵了的关节一弯曲，马上就倒下去！班瑞尔听说过这种情况。他从拉姆斯多夫来的时候，路上就体验到了这种情况。他的两条冻得麻木了的冰冷的腿走路来，就好像两根铁棍子，要靠臀部的肌肉直挺挺地挪动它们。

木房子里的气温必定是在零度上下，但至少里边不下雪，算得上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处。事实上，那里就是家。熄灯之后，穆特普尔戳了戳班瑞尔，班瑞尔翻身靠近他，把耳朵贴在工头儿的嘴边，感到他呼出来的温暖气息，声音模糊微弱：“计划取消。”

班瑞尔换了个位置，把嘴凑到了穆特普尔耳边：“那人是谁？”

“就别问了，一切取消。”

司令官挂上电话的时候，浑身轻松，满心喜悦，哈哈大笑。他告诉布洛贝尔，是警犬跟踪发现了他。这个该死的废物藏在一辆从犯人厕所往外运粪便的大粪车里，企图逃走。他没能走远，全身是粪，三个人用水管子把他冲干净。就是这么逮住他的！

布洛贝尔拍了拍他的肩膀，颇有见地地说，逃跑未遂对整顿纪律来说倒不是一件坏事。给这些狗杂种来一个杀一儆百。司令官心想，现在正是难得的心理时机，于是他把布洛贝尔请到了楼上他的办公密室。他先把房门锁上，然后把壁橱的门锁打开，将宝物拿了出来，郑重地在桌子上摊开。布洛贝尔上校惺忪蒙眬的两眼顿时睁大了，闪出了又妒忌又羡慕的光芒。

这包东西都是女人的内衣：巧夺天工的珍品，工艺精致的织物，玲

珑剔透，看上去如同一丝不挂，男人一见就会情欲冲动。有紧身短裤、胸罩、衬衣、衬裙、吊袜带，都是薄如蝉翼、色似敷粉的丝织品，洗烫得平整光洁，电影明星马上可以套上身去！举世无双的佳品！司令官解释说，他派了一个人在脱衣室里专门收集这类最精致的东西。有些犹太女人简直使人灵魂出窍。哦，我的天哪，剥下的这些贴身玩意儿有多可爱！

保罗·布洛贝尔上校两手抄满了短裤和紧身褙，将它们像紧贴女人的臀部那样紧贴在自己下身。他朝司令官咧开嘴笑着，乐极忘形地哼了起来——啊啊啊啊啊啊！司令官说，这包东西是送给布洛贝尔上校的一点儿礼物。这种东西有的是，数以吨计，但这些都是优中择优的精品。党卫军将把一包精心挑选出来的好货送到上校的飞机上去，还有一些够味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和白兰地，以及几盒雪茄烟。

布洛贝尔同他握了握手，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立刻变了一副面孔。他们坐下来，谈公事。

首先他向司令官大谈焚化场胜过火葬场的优点。他是了如指掌、胸有成竹的。他对如何改进火葬场的性能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诀窍，真是大有帮助。然后他谈到了正题，他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给他送去的不是工人，而是垃圾。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得到的这些人连三个星期都支撑不住，而三个星期的时间只能教会他们技术。他已经懒得向柏林不断诉苦了。他懂得，要想干出点儿名堂来——就像司令官一直讲的那样——就要亲自动手。所以，他现在亲临奥斯威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语气是友好的。司令官答应尽力照办，他自己的处境也有难言之苦，因为希姆莱还没打定主意，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底要起什么作用。他是想消灭犹太人呢，还是想让他们干活儿？有时这个星期艾希曼把司令官臭骂一顿，嫌他送到劳动营去的犹太人家太多了，为什么不把他们特别处理掉？而下个星期，或者就在第二天，经济处的波尔又向他抱怨，指责他送到工厂去的犹太人太少。他刚收到一份指示，有四页纸，规定生病的犹太人到达以后，只要还有能劳动六个月的潜力，就让他们养好身体，然后让他们去干活儿。凡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废话，纯属官僚主义的屁话！但这是指示，必须执行。他要为十几个工厂提供劳动力，而劳动力永远是不足的。

布洛贝尔根本不理他这一套，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需要高于一切。司令官要不要请示一下希姆莱呢？布洛贝尔——现在的口吻已不那么友好了——只有在得到保证，立即给他运去四百个或五百个体格健全的犹太人劳动力之后，才肯离开奥斯威辛集中营。体格健全，就是在被消灭之前能进行三个月或四个月的重体力劳动。

司令官是一个只要略施压力就有办法的人。干这一行，他只能如此。有一条妙计。他向上校表示，上校已见到过二号焚化场的特别分队干活儿的情况，这是一支相当出色的劳动队，吃得好，身体棒，集中营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料了。工程一结束，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焚尸炉

下星期生火。这么办行不行？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可以把二号焚化场特别分队接收过去。满意了吗？

布洛贝尔对此十分满意。两位军官握手言欢，接着又开了一瓶白兰地。

他们在凌晨三时方才跌跌撞撞上床睡觉，在这以前他们得出了结论，一致认为他们从事的事业虽不光彩，但无上光荣，因为党卫军是国家的灵魂；前线的士兵的任务没有他们那样艰巨；只有绝对服从元首，德国才能得救；犹太人是祖国永恒的敌人，要彻底清除他们，这次战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是屠杀妇女和儿童看来未免有点儿残忍；干这一行虽然肮脏卑鄙透顶，但无奈欧洲的文明和文化的前途危在旦夕。关于这些使他们烦恼的问题，他们很少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过，但使他们相当惊奇的是，他们发现在精神上是亲如家人的。他们相互搭着肩膀，摇摇晃晃地往卧室走去，最后几乎以爱抚的口气相互道了晚安。

一个星期之后，几辆卡车把焚化场建筑特别分队运到克拉科夫。在这支劳动队离开奥斯威辛之前，就已经有人从劳动处传来消息，介绍了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情况。这种转移只不过是推迟死刑的执行。不过，从第一〇〇五特别分队逃走比较容易已经出了名。在克拉科夫，他们乘火车北上。穆特普尔和杰斯特罗偷偷携带着内容完全相同的照相底片，那是在他们临行前经过搜身、剥光衣服、另外换上衣服之后，有人悄悄塞给他们的。他们两人把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组织的名称、地址以及要把底片送到布拉格的地址，都一一记在心里。

(1) 海因里希·缪勒，纳粹德国重要政治头目，曾任党卫军地区总队长。

(2) 德国集中营头目，曾指挥卢布林党卫队和警察。

第四十七章

全球滑铁卢三：隆美尔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命运的转折点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阿拉曼战役称为“命运的转折点”。事实上，这是一场饶有趣味的遭遇战的典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在沙漠地带的重演。阿拉曼战役和“火炬行动”在政治上的双重冲击，无疑是十分严重的。正是美国在北非西端小心翼翼地染指欧洲大战的当口儿，传奇式的“沙漠之狐”在东端被赶出了埃及，举世震惊。盟国士气大振，德国士气低落，意大利士气则一蹶不振。

北非战场尽管战线异常漫长，战斗进行得有声有色，但它毕竟是一个次要的战场。地中海战略是打赢这次战争的最后机会，希特勒一旦放弃，这条战线上的战役就一降而为一场代价高昂而结局悲惨的小战役；而且当他为时过晚地把大量兵力投入突尼斯时，它就变成了一次军事上的大出血。丘吉尔本性不改，用了二十来页篇幅去写阿拉曼战役，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的叙述，加起来只有七页左右。历史眼光的短浅，算得上登峰造极了。

丘吉尔的最大失策

首先，丘吉尔对他的军队司令员的愚蠢干涉造成了北非战场的这种形势，当然他对此只字未提。

英国人在敦刻尔克的危局中抛弃盟国而逃之夭夭。法国已经站不住脚，于是墨索里尼便在一九四〇年把意大利投入战争。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满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捞取两个已经入土的帝国留下的战利品，所以他从利比亚这块辽阔而干旱的土地上向埃及发动了侵袭。这种情景犹如一只鬣狗把一头受伤的狮子误认为死狮子而过早地去咬它。英国的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好无损，他们的中东军团也是这样。他们不仅从陆地和空中反攻，迫使意大利人向西逃窜，而且向南方派出少量兵力，一举拿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从而在红海和东非海岸全线为英国海上运输清除了障碍。

当时，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人被打得溃不成军。英国的装甲纵队在哪里出现，哪里的意大利人就纷纷不战而降，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敌人。眼看英国就要赢得北非的战争，直抵中立的法属突尼斯了。也就是说，他们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这将给我们带来极其

严重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当时一心筹划入侵俄国，但这一连串事件还是促使他向西西里岛派遣了一支空军飞行大队，向的黎波里派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装甲部队，以加强面临崩溃的意大利部队。永垂不朽的隆美尔就是这样出场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他在的黎波里登陆的时候，正值意大利部队濒临土崩瓦解，当时他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资历较浅的装甲兵将军。单凭他一万人的非洲军团是很难阻挡迅速逼近的英国军队的，但丘吉尔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一次最愚蠢的行动，为隆美尔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好机会。

当时，无勇无谋的墨索里尼在希腊陷入困境，而希特勒想先和巴尔干国家改善关系，以便进攻俄国。表面看来，我们可以入侵希腊去稳定那里的局势。正是由于丘吉尔做出了这种判断，他才命令取得节节胜利的非洲部队停止前进，强行抽调出四个战斗力最强的师，把他们运往希腊！他的巴尔干狂的老毛病又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曾为此在加利波利出丑。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都被一种怪诞的念头附了身，使他认为巴尔干半岛上早先的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一片颓垣断壁上像七巧板一样拼在一起的那许多小国家，那许多说五花八门的语言、叽里呱啦的人，会听人笼络而联合起来，“奋起反对德国”。这次，他的这种愚蠢行动使英国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撤军，在希腊和克里特岛惨遭失败，而且丧失了保全北非的机会。这四个师败回利比亚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已破烂不堪，锐气已消磨殆尽，但隆美尔已站稳脚跟，而沙漠战役仍在继续。要进行两年的激烈战斗，整个英美强大的部队联合发起进攻，才能弥补由于丘吉尔的愚蠢举止所造成的损失，才能夺回英国本来已经到手而被它丢掉的战果。

英译者按：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伟大人物。丘吉尔将部队从北非调往希腊是时机上的失算，但他在其大言不惭、妙笔生花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部历史著作中对此没有认账。人们若想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理解，就必须阅读其他人的一些著作，包括像隆这样的著作。

沙漠之战

北非的沙漠战役是相距一千四百英里的利比亚的黎波里港和埃及亚历山大港这两个海港基地之间的拉锯战，长达一年半之久。它像是一场轮番进行追逐的游戏，开始是非洲军团，继而是英国部队，都为了发动进攻而拉长了供应线，都是因补给不足而又各自撤回基地。隆美尔写道：“沙漠战役之胜负，在交火之前就由军需部队决定了。”可见后勤供应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暴露南方侧翼在埃尔温·隆美尔出色的沙漠战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北面是地中海，南面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地带，面对这一望无际的暴露侧翼，传统的陆战法则也就无用武之地了。隆美尔就是以这种侧翼运动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因为他不断变换花招儿，弄得他呆头呆脑的敌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然而，一支沙漠军队的活动范围犹如一支舰队，取决于它所能携带的燃料、食物和水的数量，以及返回基地时所需的相等数量的储备。隆美尔一往直前，势如破竹，有点儿忽略了这种限制。所幸的是，他的参谋人员没有忘记这一点。而阿道夫·希特勒对此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的头脑仍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步兵的头脑。在欧洲，物资充沛的供应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军队可以靠被占领的富饶国家——像法国和乌克兰——取得给养。对装甲纵队在寸草不生的茫茫沙漠地带行进的情景，希特勒是想象不出的。尽管他在统帅部经常观看新闻纪录影片，但这些影片的内容在他僵化的头脑中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关于隆美尔飞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去要求增运补给的情况，其中有两次我在场，有一次戈林也在那儿。这两个政客的那种爱理不理、稀里糊涂的眼神，一定使隆美尔感到恶心。希特勒两次的反应都一模一样，都是拿这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不着边际地打趣奚落一番，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满口应允改善补给，还表现出满腔热情，相信隆美尔“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应付得了”，然后再发给他一枚勋章。

戈林仅插过一次话，那就是在隆美尔说到英国人正在使用美国新式的“战斧式”战斗轰炸机的威力时。当触及他的德国空军痛处时，他便干笑一声，说：“胡扯，美国人只会造电冰箱和刀片。”

隆美尔马上反驳说：“元帅，非洲军团欢迎给我们一大批这样的刀片。”

但是，隆美尔对这两个大头目大胆直言毫无结果。为了保全墨索里尼的面子，非洲战场仍由意大利指挥，而意大利人却没履行墨索里尼许下的诺言，迅速提供更多的补给。

图卜鲁格：有毒的胜利果实

一九四二年六月，隆美尔直捣图卜鲁格，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高潮。这一高潮到来之际，适逢曼施泰因夺取了塞瓦斯托波尔，我们潜艇击沉的敌方船舰数量直线上升的时候，因此攻克图卜鲁格震惊了世界。英国人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埃及的阿拉曼一线，距亚历山大港仅八十英里。图卜鲁格的战利品极为丰富——石油、食品、坦克、枪炮、弹药，其数量之多只有敌人才可能有，我们却从未有过。精疲力竭、弹尽粮绝的非洲军团像一头饿瘪了的狮子，抓到一只瞪羚吞食了，便又恢复元气，威风大振。隆美尔请求授权他乘胜夺取决定性胜利，希特勒为他开了绿灯。向苏伊士前进，甚至向波斯湾前进！

在那些日子里，地图室里充满了兴奋和陶醉的气氛。我清晰地记得，面色苍白、脸上浮肿的元首直挺挺的两臂撑在北非地图桌上——他的一个得意的姿势——戴着那副公众从未见到过的老花眼镜，伸出一只又短又粗的白皙的手，微微颤抖着从图卜鲁格迅速越过苏伊士、巴勒斯

坦和伊拉克，直指幼发拉底河河口。不幸的是，元首打仗惯常都是用挥手臂来横扫三军的，他对后勤事务感到厌烦。他或者是对那些纠缠不清的补给方面的具体问题置之不理，或者是大喊大叫，恫吓那些用这类琐碎事务逼得他太紧的将军。有时他的令人生畏的意志力会起到奇迹般的效果，所以他已习惯于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

这次，他确实是要隆美尔去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他以图卜鲁格的陷落为借口，取消了奇取马耳他的“海格立斯行动”计划。马耳他这个海岛基地虽小，却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正好横拦在隆美尔的供应线上，离西西里岛一百英里。墨索里尼一心想占领这一岛屿，但希特勒集中精力于东线，对此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已达一年之久，到如今他居然撒手不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马耳他的阻拦作用是巨大的，每沉没一辆坦克、一艘军火船，都削弱了隆美尔的力量。希特勒确信，德国空军的轰炸可以使马耳他无力动弹。但是，英国人把简易机场修补好，飞来了更多的飞机，在护航舰队的掩护下，悄悄地开进来更多的潜艇，并使驻军得到供应。

图卜鲁格一仗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深信，隆美尔有超人的本领，他凭赤手空拳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对供应方面的抱怨只不过是一个头牌女角儿的任性发火。为他提供补给的压力也就放松了。随着隆美尔向阿拉曼推进，以及八月下旬发动的一次功败垂成的进攻，图卜鲁格的掠获逐渐告罄，补给仍然不见到来。他的显赫名声使他陷入了绝境。

英国聚集力量

图卜鲁格失守对英国方面产生的效果恰好相反。

丘吉尔当时在华盛顿，罗斯福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向来不知害臊的丘吉尔张口就要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这种坦克是美国军队中最新式的武器。罗斯福不顾军方的反对对应允了这一要求，而且额外又加了一百辆格兰特式坦克、许多新式的反坦克炮以及其他物资。一支十万火急的大型护航运输队立即启航，取道好望角驶往埃及。护航运输队于九月份卸船，单是这支运输队运载的军火和补给品就超过非洲军团拥有的用于阿拉曼战役的全部物资。当时，英国也从地中海大力重新装备蒙哥马利。而且，波斯的炼油厂以及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后备力量随时都可以动用。

事实上，这已不成为一场较量了。隆美尔为此大受指责，说他本该及早从阿拉曼撤兵，避免这场硬仗，因为英国集结的力量越来越惊人了。

英译者按：隆在这里列了一张表，显示出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国在坦克、飞机和军队的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是五比一以上。虽然英国方面的记载中所列的数字未必可靠，但双方实力对比的一面的确是事实。

但隆美尔是走不掉的。他的后勤供应情况是那么糟糕，最高统帅部对他见死不救，而马耳他阻拦所造成的损失又是那么大，事实上，非洲军团连跨越利比亚所需要的汽油都没有。隆美尔只能按兵不动准备战

斗，耗尽他所有的汽油决一死战。过了阿拉曼就是亚历山大港，那是一个比图卜鲁格富足得多的补给基地，再过去就是苏伊士，它仍远远地向他招手。他多次挫败英国人，他对他们的能耐心中有数。再打一仗，再取得一次胜利，事情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阿拉曼是英国人经过长期经营的固守阵地，工事坚固，地雷密布。四十英里长的战线从海岸延伸到盖塔拉洼地，那里的悬崖峭壁下面是一大片盐碱沼泽地和流沙，低于海面两百英尺。这种地形，对英军统帅部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思想状态来说，正是理想的阵地，而隆美尔的沙漠战术在此无用武之地。

隆美尔在整个前沿一带进行了大规模布雷，纵深达九英里，这些地雷主要是从英军那里缴获的。他在高地上加固工事，节省燃料和军火。他为了得到更多的补给而恳切请求，据理力争，甚至大发雷霆，等着敌人来进攻。但是，他的对手伯纳德·蒙哥马利并不着急。蒙哥马利一开口便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在制订计划、指挥作战时却极端小心谨慎。艾森豪威尔曾称他为优秀的“按部就班的指挥官”。蒙哥马利要把这次对隆美尔的按部就班的作战准备得万无一失。

埃尔温·隆美尔患了病，身体支撑不住了，他请病假飞回德国。战斗打响的时候，他仍旧住在医院里，而英、美的无敌大舰队已经在海上乘风破浪，向法属北非进发了。

阿拉曼战火冲天

十月的月望之夜，蒙哥马利发起攻击。一千门大炮密集开火，炮弹像凡尔登之战的排炮一样倾泻而下；接着，步兵一阵一阵地穿越布雷地带，夺取前沿阵地；地雷工兵沿着纵向狭窄布雷地带一码一码地清除地雷，坦克紧跟在他们后面慢慢移动。这场战争具有桑德赫斯特军校战地演习的那种正统性：一场兵力密集、没有想象力、咬住不放的作战。蒙哥马利占有兵力、炮弹和钢铁上的优势，他不想用巧计取胜。我们的部队和几个优秀的意大利师隐蔽在全线深固的战壕里，顽强抗击。到天亮时，进攻在布雷地带被阻止了下来，并受到了猛烈的反坦克炮火的围攻。

希特勒命令“沙漠之狐”出院，飞回阿拉曼继续指挥作战。这种双方力量悬殊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星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不把人命和物力放在心上，蒙哥马利投入了大量的士兵和坦克，还是未能突破防线。隆美尔出色地进行了反击，他把日益减少、所剩不多的几辆坦克分散到各处出击。实际上，每次反击之前，他都要计算一下炮弹的数量，数一下汽油的罐数。

丘吉尔在伦敦焦急地等待突破的消息。他想下令让全英国的教堂都响起胜利的钟声，这次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钟声。同样，墨索里尼也在七月里飞到了利比亚——连同他的随从、白马以及全副行头——以便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亚历山大港。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响起胜利钟声的时间不得不推迟。无情的事实是，非洲军团已经把蒙哥马利的攻

势顶住了。在亚历山大港和伦敦，人们都越来越担心，也许不得不撤出战斗，出现一种沙漠上的僵持局面，就像一九一六年的西部战线那样。

但隆美尔的消费太大，他的坦克部队损失殆尽，他的炮弹几乎全部用光了。他得不到任何空军支持，而英国皇家空军可以任意对他狂轰滥炸。没有坦克来消耗他的汽油了，现在他可以用剩下的汽油开动卡车，将部队运回利比亚。他决定这样做，但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准许他撤退。当然，他立刻就得到了回音：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决不后退一步，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给德国的历史写下新的、光荣的一页，等等。

这封电报使忠心耿耿的隆美尔的撤退时间整整推迟了四十八小时，并且迫使他放弃他的一个意大利步兵师，以保全非洲军团。要是在两天之前，他是可以把所有部队都撤出来的，但现在他只得分个轻重缓急，首先要保存他的打击力量。蒙哥马利在追击行动中缓慢，“沙漠之狐”顺利地撤退到了利比亚和突尼斯。

大吹大擂的所谓“命运的转折点”的阿拉曼战役的真相就是这样。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非洲军团由于国内当局的失职罪行而得不到补给，几乎到了彻底垮台的地步。蒙哥马利经过一番空前的声威逼人的准备，把第八集团军这把手枪对准疲惫不堪的隆美尔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没有打中。“沙漠之狐”纵身一跳，逃走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主要情况。

英、美军队登陆之后，事实充分证明，当时所急需的补给——包括部队、坦克、燃料、飞机、反坦克炮——是随时可以大批运来的，但现在为时已晚。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敏感的政治神经受到猛刺之后，他们就把整军整军的部队从海上和空中紧急运往突尼斯，逐渐集结了近三十万人的部队。如果在七月份为隆美尔提供这样的增援，是可以使德国的势力扩展到波斯油田和印度的。隆美尔甩开了那些心不在焉的追击部队，在且战且退的激烈战斗中穿越了北非大陆，担负起突尼斯的袋形地带的指挥任务，从而打乱了盟军地中海战略的时间表。但苏伊士以及由苏伊士再向前进的美梦已一去不复返了。

“火炬行动”：简况

英、美联合进行的北非战役，甚至在隆美尔登场之前，就已显得未必高明。濒临西西里海峡的比塞大—突尼斯海港地区是关键所在，这一地区距欧洲不过一百多英里。英国想在这地区附近登陆，并迅速向目标突击。但美国军队面对初战的考验，不敢冒险深入直布罗陀海峡。德国空军会怎么样？西班牙出兵干预的可能性如何？因为它能够切断这支远征部队的供应线。这些都是没有实战经验的美国将军们心中的疑团。他们想在非洲外缘的凸出部分——卡萨布兰卡的大西洋汹涌波涛中来一次谨慎的登陆，那里只有一条崎岖不稳的铁路线同关键作战地区相连。最后的折中方案是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同样也在直布罗陀海峡里边占领滩头阵地，但即使是这些滩头阵地，也还是离主攻目标太远。轴心国的增

援部队从海上和空中越过地中海，并且首先夺取了突尼斯。

然而，赢得向突尼斯赛跑的胜利只是一个陷阱，掉进这个陷阱是两个独裁者的一大错误。我们有整个欧洲堡垒需要保卫，我们同实力雄厚、完整无损的美国工业系统进行较量，归根结底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派往突尼斯的部队注定要成为一只大口袋里的俘虏，像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下场一样。甚至像隆美尔这样的将帅之才也无济于事，尽管他粉碎了盟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北非战役是在我们最杰出的将军指挥下遭受的一次最无意义的失败，是元首作战方针的一场灾难。

罗斯福的胜利

罗斯福从“火炬行动”的登陆中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次鼓舞国内士气的胜利，一块可供他没听到过枪声的新兵和纽扣闪光的将军们以最小的代价犯第一次错误（这种错误他们犯了不少）的战场，以及在俄国人面前搪塞得过去的第二战场。马歇尔准确地预言，这场小戏将使战斗至少拖长一年，但罗斯福这个政客捞到了好处。“火炬行动”的轻易成功，把西班牙束缚在中立地位上了，又使土耳其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促使墨索里尼早日垮台。

罗斯福在法属北非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付出的代价是大约有两万美国人阵亡或被俘，再加上不到此数一半的英国人的伤亡。如果把这个数字同使美国实际上称霸世界的四年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美国在所有战场上的战斗死亡人数还不到三十万人——和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的人数大约相等——而俄国则牺牲了大约一千一百万士兵，我们可能损失了四百万。在这方面，不能不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全面战争是一部用心恶毒的天才杰作。

丘吉尔一直未能敲响他的胜利钟声，隆美尔在撤退之前已经把第八集团军打得一蹶不振。而且，美国的未经战阵的部队就要发动“火炬行动”了，丘吉尔也许担心那边会出个大乱子。总之，他觉得还是小心谨慎为妙。所以，即使是败兵之将，隆美尔也封住了英国教堂的钟声。

英译者按：由于隆对隆美尔将军如此高唱赞歌，在这里也许有必要引述一句隆美尔的回忆录中的话：“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始的阿拉曼战役，扭转了在非洲抗击我们的战争局势，而且事实上也许标志着整个大战的转折点。”很显然，隆美尔在这一点上和丘吉尔一样“目光短浅”。

在任何军事伦理学的讨论中，隆美尔都是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人物。他卷入了一九四四年将军们谋刺希特勒的阴谋。大部分将军仍旧奴颜婢膝地效忠希特勒，而且元首派了其中的两个人去结束隆美尔的生命。他们提出了两个办法供他选择，以叛国罪公开审判，或者服毒悄悄死去（公开宣布是心力衰竭而死），然后为他举行“英雄葬礼”，保证其全家的生命安全。他服毒死后被送进医院，希特勒如约宣布全国为伟大的“沙漠之狐”志哀一天。

隆美尔为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息。在他遇害的时候，他已经气息奄奄了，疾病和一次严重的车祸夺去了他的健康。他知道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认为元首在军事指挥上是一个外行，他对为了一场失败了的战争而浪费生命和财产感到悲痛。他痛恨全体纳粹党棍，他们为了延长自己攫取的权利，不惜牺牲剩下的那部分德国。然而，他仍然继续战斗，直到他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然后吞服了元首经由他的袍泽送来的毒药。

隆美尔的军事生涯为所有投身军旅的人提供了某种客观的教训，如何在难以划分界限的坚贞不渝的忠诚和罪不可逭的愚蠢之间做出抉择。

至于隆美尔所说的“美国人经不起战场上的损失”这句话，我从欧洲人的口中听到的次数太多了。一次，有一个俄国将军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清除布雷区的办法是派几个旅走过去。我们美国人，如有可能决不这样干。但在南北战争中，我们也打过几次历史上最残酷的血流成河的战役，而南方在停战之后是靠吃青草和橡果过活的。谁也讲不清美国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会干出什么。

我们的道德风气看来确实江河日下——我是在一九七〇年这个“反文化”时代写这本书的——但我的长辈们在二十年代那个“热血青年”时代也发出过同样的感叹，我本人也许或多或少是那批青年中的一分子。

第四十八章

前门铃响，杰妮丝打开门来不觉一愣。维克多·亨利站在那儿，弯着背，两眼流露出困惑和疲乏的神色。他的脸和身上那套不太合身的军服一样呈灰白色。他手里拎着一只小木箱和一个胀鼓鼓的公事包。

“嘿。”他的声调也是困惑和疲乏的。

她捏紧敞开着的便服领口，急忙大声说：“爸爸！进来，进来！真想不到！家里乱七八糟的，我自己也是，可是——”

“我打过电话，我知道规矩，不能让女士们猝不及防。可是电话打不通，我的时间又紧，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清楚你们搬到哪儿去了。”

“我给您写过信。”

“我没收到。”他朝这间小小的起居室扫了一眼，视线急促地避开墙上华伦的照片，“家具似乎太挤了点儿。”

“看起来有点儿破落相吧？维克和我目前需要的就是这些了。”

“你把我的东西放好了吗？”

“没有，您的东西都在维克的房间里。”

“那很好。我需要那套海军蓝制服和大衣。”

“您在檀香山可以住多久？”

“几个小时。”

“哎哟！那么急吗？”

他耸了耸浓眉，杰妮丝发现眉毛中新添了几处灰点。“我已收到返回华盛顿的命令，一级优先飞机票。”他辛酸地一笑，鼻子抽动了一下，这些都是华伦特有的动作，她不由得感到惊奇，“在努美阿的海军空运站，我挤掉了一个澳大利亚报纸编辑的飞机座位，把他气得要发疯！”

“为什么要这样急匆匆的？”

“我可不知道。”

“嗯，壁橱里塞满了您从国内带来的东西。”

“太好了。这里有什么我就用什么，那只小木箱是空的，就连这身衣服也是借来的。”

这时，她低声说：“我真为‘北安普敦’号感到难过。”

“消息见报了吗？”

“小道消息。”她露出窘态，连忙接着说，“吃些早点怎么样？”

“唉，让我想一下。”他颓然坐下，用手擦眼睛。“我倒想洗个热水澡，我在海军空运站的飞机上熬了三个昼夜。”他用一只手托着低垂的头，用冷漠而疲倦的语调说，“问题是我要在两点钟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报到，而我的飞机要等到五时整才起飞。”

“天哪，他们要把您给累死啦！”

“娃娃在哪儿？”

“在外边。”她指着通往阳光明媚的花园的落地窗说，“不过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长得像只大猩猩了。”

“杰恩，让我现在看看他，然后洗个澡，在收拾行装之前休息一会儿。你看行吗？到时候叫醒我。中午给我吃点儿炒蛋，我们可以谈一下，然后——怎么啦？”

“不，没什么。这样很好。”

“你有别的事要办吗？”

“不，不。我们就这样。”

当他走出房子，朝长满青草的院子走去的时候，她拿起电话。他的孙子穿着一条游泳短裤，在炽热的骄阳下逗着一只全黑的苏格兰狗，他要小狗跳起来咬一个红皮球。一个夏威夷小姑娘坐在一边，照看着这个皮肤晒得黝黑的胖孩子。

“喂，维克，你认得我吗？”

孩子转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说：“认得，你是爷爷。”他把皮球丢出去，要小狗去追赶。孩子的眼睛和下巴长得和华伦一模一样，但那种冷静地回答问题的神态在帕格眼里跟拜伦完全一样。

“你知道谁有一只和你一样的小狗吗，维克？美国总统。你这只小狗叫什么？”

“托托。”

小狗把皮球赶到一根晒衣绳下面。绳子上，杰妮丝的两件式粉色游泳衣吊在一条男人的印花短游泳裤旁。这时，杰妮丝走了出来，来到阳光里，举起双手把一头浓密的金发推向后边。“嗯，您看他长得怎么样？”

“十全十美的标准体形。智力的巨人。”

“啊，您可真是没有私心。这是拉娜。”那个夏威夷小姑娘笑着点了点头，“她整天跟着他，或者说她总是努力跟着他。说一下吃饭的问题，您记得海军少校埃斯特吗？”

“当然记得。”

“我们原来打算今天出去野餐的，您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三明治，因此——”

“那么，你还是照计划办吧，杰恩。”

“不，不，我决定不去了。问题是，他在夏威夷皇家饭店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可能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到这儿。那也不要紧，是吗？”

“何必取消这次野餐呢？”

“哎呀，这不过是一次非常平常的约会罢了。我们离他住的旅馆只有五分钟路程。您是知道的，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已经接管了这家旅馆。埃斯特昨天在教维克游泳，为了表示谢意，我建议来一次野餐，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去都行。”

“知道，好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该去洗热水澡了。”

在图拉吉岛上医院的病床上或坐在飞机的铁圆背座位上打盹儿的时候，他总是梦见“北安普敦”号，现在正是这样的噩梦使他从小睡中惊醒。当军舰令人眼花缭乱地朝横梁一端倾斜时，他和军士长斯塔克在舰上，黑油油、暖洋洋的海水漫过甲板冲来，把他们卷入水深没膝的漩涡中。梦境中他泡在水中的感觉是真实的，就像泡在浴缸里一样，毫无不适感。军士长抡起一只大铁锤猛击拴住一艘救生艇的铁环，眼睛突出，眼中充满了恐惧。这时帕格惊醒了，铁锤的敲击声变成了一声敲门声。他发觉自己没湿透，而且睡在床上，因而感到宽慰，但他一时没法儿想起他是怎样来到这间黄色的饰有动物图片的儿童房的。

“爸爸？爸爸？已经十二时一刻了。”

“谢谢，杰恩。”脑子突然清醒了，“埃斯特怎样了？”

“他来过，又走了。”

他穿了一套白色海军礼服走进院子，浑身上下端端正正，整齐清洁，脸色也好看多了。晒衣绳上的东西已经拿掉了。草地上，那个夏威夷小姑娘坐在维克身旁，他自顾自吃盘子里黄灿灿的玉米粥，有一半粥涂到鼻子和下巴上了。“他的胃口恢复了吧？”

“嗯，是的，早恢复了。在厨房里吃饭行吗？”

“太好了。”

他和杰妮丝吃着鸡蛋和香肠，断断续续地谈了一阵子。使人烦恼的话题是这样多——下落不明的娜塔丽现在在哪儿，“北安普敦”号的沉没，帕格自己的前途未定，尤其是华伦之死——所以杰妮丝不得不滔滔不绝地谈起她的工作来。她在为陆军工作，一位头衔响当当的——物资管理局局长——陆军上校在一次宴会上看中了她，后来把她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挖走了。当前，在这块领土上，戒严令享有无上的权威，檀香山的欢乐气氛——花环、管乐队、夏威夷的欢宴以及迷人的景色——掩盖着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政权。她那位上校把所有的报纸都控制了，只有他才能决定诸如白报纸要进口多少、哪一家可以分配到等问题，因此报纸编辑只能在他和军事总督面前卑躬屈膝，社论里没有批评。被称为“宪兵法庭”的军事法庭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它做出奇怪的判决，如命令违法者购买战时公债或献血等。

“说来这一切都是比较温和的，”她说，“陆军确实维持了良好的秩序，又很好地照顾了我们。除了酒和汽油外，一切都不配给。我们吃得像王爷一样，大多数人都无忧无虑。但当您看到军事独裁的种种内幕活动时，像我这样能看到，您就会感到不安。这儿不算美国，您知道吗？有朝一日如果我国本土那边出现独裁政权——但愿上帝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它将首先以军事紧急措施的面貌出现。”

“嗯，嗯。”她的公公说。在这番对话中，从他嘴里只能听到这种咕噜声。她想，也许他不喜欢听到别人对军方提出的批评，她不过是找些话谈谈而已。她所看到的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着实使她伤心。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身上，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态，一种灰溜溜的气息。他那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沉默现在看起来倒像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遮着不幸的外衣，尽管他举止端庄，憔悴的脸上呈现出不屈不挠的神气，她还是怜悯他。华伦的爸爸，先前显然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这位出色的海军高级军官，这位曾和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等人交谈过的罗斯福的亲信——现在怎么一下子萎缩了！他看起来还很不错，胃口也好。只打一会儿盹儿就能养好精神，说明他骨子里还是精力充沛的。他是一个压不垮的人，但他正受到无情的压榨。他的儿媳妇想的就是这些，她还完全不知道他的妻子对他的负心哩。

在喝咖啡的时候，她让他看了罗达最后的来信，她希望信中那种絮絮叨叨的闲聊会使他高兴起来。罗达忙起教堂的事情来了，这方面的细节以及一些海军方面的小道消息写满了三页信笺。信末附笔提到梅德琳在电影界的工作吹了，她已经回到纽约为休·克里弗兰工作了。

帕格在读信时脸色沉了下来。“这个该死的混账丫头。”

“我本来以为您听到梅德琳的消息会高兴的，好莱坞可是一个阴沟洞。”

他把信扔在桌上。“顺便问一下，你家门前的那条运河叫什么名字？”

“叫阿拉威运河，它通向游艇的港口。”

“这里蚊子多吗？”

“您在乎，我可不在乎。凶得很，多得惊人。”

“罗达和我曾经住过不少热带房子。你会知道厉害的。”

“嗯，这所房子是我几乎没花钱搞来的。从约克敦来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原来住在这儿。他的妻子回家了，因为——”杰妮丝欲言又止，“事实上，托托是他们的狗。”

“你不想回家吗？”

“不，我觉得这儿是我打仗的地方。当您和拜伦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你们两人可以在海边有个住处，维克也有机会熟悉您。”

“是的，这对拜伦很有好处。”帕格清了清嗓子，“至于我，我可不知

道。我想，我的海洋生活也该结束了。”

“那是为什么呢？这不公平。”

又是短促地苦笑一下。“为什么不呢？战时的军人班子变动很快，你少走一步就会落到队伍旁边。我可以在军械局或舰船局继续工作。”他喝了口咖啡，然后一边思索，一边继续讲下去，“今天，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他们可能要对我在火线上所做的判断提出质询。我还拿不准，我们的阵亡人数不多。不过，我的公事包里有五十八封我写给他们亲人的信。我在飞到这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我为我们失去的每一个人感到遗憾，但是在一次追击战中，我们挨了两枚鱼雷，情况就是这样。我要走了，谢谢你的午饭。”

“让我开车送您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

“我借来了一辆海军的汽车。”他跑进卧室，把小木箱和公事包拿了出来，手臂上还搭着一件有浓烈樟脑味的黄铜纽扣蓝大衣。“你知道，一年多以前，我穿着这件大衣首次赶赴莫斯科，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绕地球一圈。”他在华伦的照片前停了下来，看了两眼，然后把目光移到她身上，“我说，给我说点儿埃斯特少校的情况吧。”

“埃斯特？啊，他正成为一位出名的潜艇艇长。他指挥的‘乌贼’号击沉了两万吨敌舰。目前他准备把一艘新潜艇‘海鳗’号投入现役。事实上，他已搞到了把拜伦调到‘海鳗’号的命令。”

“那么，埃斯特在这里干些什么呢？新造的潜艇应该在国内。”

“为了把某种雷达弄到手，他和军械局发生了争执。他飞到这儿来，是为了在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里试一下本领。埃斯特不是在这儿闲荡。”

“他为人怎样？我一向不大清楚他的底细。”

“我也不清楚。他对维克和我都不错。”

“你喜欢他吗？这本来不是我该问的问题。”

“您该问的。”她咬紧牙关，朦胧的双眼朝远方望去。中途岛战役之后，帕格多次看到过她脸上出现这种神色。“您在问我跟他的关系是不是认真的，对吗？不，我不想在一次战争上做两次寡妇。”

“再过一年左右，他就可以轮换担任陆勤。”

“哦，不是这样！”她马上以不加掩饰的自信直截了当地说，“太平洋舰队潜艇总司令部尽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战绩优异的艇长派回海上去。拜伦被派到‘海鳗’号上去，我听到这消息后觉得有点儿惋惜。他当然会爱上这个工作，不过对我来说，埃斯特这个人过于喜欢冒险。维克和我跟他一起游泳，有时他带我去跳舞。我是一个寡妇，在没有更紧急的战争行动时，我是一个候补的约会对象。”她那露出歪牙齿的笑容倒也漂亮。“行吗？”

“行。拜伦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埃斯特说起过吗？”

“没听说。”

“好吧，我要向这里的长官告别了。”

一条在阴凉处摊开的毯子上，维克睡得正甜，手中抱着红皮球，小狗蜷伏在他脚旁。天气很热，拉娜耷拉着脑袋，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在打瞌睡，这孩子浑身出汗。维克多·亨利朝维克看了约莫一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看了杰妮丝一眼。他发觉她眼里泪水晶莹，两人对视着，宛如诉说了千言万语一般。

“我会想念您的。”她说，一边陪着他走向一辆灰色的海军轿车，“代我向我的家人问好。告诉他们，我在这儿过得很好，行吗？”

“一定做到。”他上了车并关上车门。这时，她敲了敲玻璃窗，他把玻璃摇下。“还有什么话？”

“如果看到拜伦，请让他给我写信。我非常爱看他的信。”

“我会告诉他的。”

他把车开走了，一次也没提到华伦，这并不使她感到奇怪。自从中途岛战役以后，他从来没在她面前提起过他那个已经阵亡的儿子的名字。

帕格对他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报到时会遇到什么情况心中完全无数。那天凌晨三时在飞行途中，副驾驶员递给他一份字迹潦草的电文：“乘客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十四时整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到。”在电筒的红色光柱中，这些字看起来有不祥的征兆。帕格有一条向来爱好的箴言：“我一生中有过许多使我烦恼的事情，其中大多数都没成为事实。”但这条符咒近来也失灵了。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这幢大楼是白色的，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它坐落在潜艇基地上面的马卡拉帕山高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战争进行的情况。这幢大楼完工得很快，它是权力与财富的结晶，环绕上面几层的长廊是适应热带地区的精巧结构。在里边，大楼还散发出新涂上的灰泥、油漆以及油漆布的气味。人丁兴旺的总部人员——炫耀着肩带的军官、穿着白军服的新兵，以及许多漂亮的妇女志愿队员——都是神情愉快，走路轻捷。这些轻快的步伐代表了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船坞里排列整齐的新舰艇。这还不是胜利姿态甚至是乐观情绪，但是美国人民在工作中那种开朗、充满信心的神情已经回来了。珍珠港事件之后那种忧伤的表情和中途岛战役之前几个月以来那种忙于招架的紧张气氛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值班军官那间用玻璃板隔开的小房间里，在一大批青年军官和妇女志愿队员的人堆中，坐着维克多·亨利从未见过的一位最年轻的三条杠军官，长长的金发，一张似乎从未用过剃须刀的乳酪色的脸。“是一个海军中校，”帕格心想，“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值班军官？我真的落伍了。”

“我叫维克多·亨利。”

“啊，维克多·亨利上校！是，先生。”在他仔细打量的目光中，在他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帕格可以看到火光熊熊的“北安普敦”号在下沉。“请坐。”小伙子指了指一把木椅，按了一下对讲电话的按钮，“斯坦顿吗？去看看参谋长是否有空。维克多·亨利上校来了。”

看起来讯问他的人就是斯普鲁恩斯，很难对付的人，一点儿也不讲老交情。不久，对讲电话咯咯地响了一阵。接着，值班军官说：“先生，斯普鲁恩斯中将正在开会，请等一会儿。”

一些水兵和妇女志愿队员匆匆地走来走去，值班军官有时接电话，有时打电话，或者在日志上草草地写上几个字。维克多·亨利坐在椅子上，全面考虑讯问可能的进行方式，如果斯普鲁恩斯抽空接见他，话题肯定涉及那次战役。值班军官不时向他投来怜悯的目光，他感到像黄蜂刺痛一样难受。过了令人焦急的半小时，斯普鲁恩斯才接见他。值班军官那张狭长的像姑娘一样光滑的脸、他偷偷地投向他的怜悯的目光以及等待时的焦急心情，帕格全都终生难忘。

斯普鲁恩斯在窗子旁一张立式书桌上签署文件。“你好，帕格。请等一会儿。”他说。他以前从未用“帕格”这个昵称称呼过他，他几乎对任何人都不用昵称称呼。斯普鲁恩斯穿着一套浆过的卡其军服，显得非常整洁：瘦瘦的脸，很好的气色，平坦的腹部。帕格往常曾多次想到过，现在又一次想到，这位中途岛战役的英雄和下巴像攻城槌、虎视眈眈、浓眉，时而脾气傲慢、时而嬉皮笑脸的哈尔西相比，不论在外表还是在行动方面，都是这么平凡普通。

“好吧，”斯普鲁恩斯小心翼翼地把钢笔插进笔套，然后把两只手放在臀部上，两眼瞪着他，“在塔萨法隆格海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情况，将军。其余的情况我不大清楚。”这两句实事求是的话刚出口，他就觉得懊悔，不合时宜的轻浮语调。

“‘北安普敦’号上人员损失很小，为此你将受到表扬。”

“我从不希望为这样的事情受到表扬。”

“我们能修复其他三艘重型巡洋舰。”

“那太好了。我当时也希望驶回港口，将军。我尽了最大努力。”

“这次战役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

“先生，我们在一万两千码的距离外开始射击后，发现受到鱼雷攻击。这片水域原来估计是在鱼雷射程外的。要么我们受到了潜艇伏击——我们的驱逐舰屏护部队规模相当大，发生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可能的——要么日本人有一种远远超过我们鱼雷射程的鱼雷。我们以前有过关于这种武器的情报。”

“我记得你给过舰船局关于这个情况的备忘录，以及你关于在战列舰上装置防雷隔堵的建议。”

维克多·亨利由衷地感激，不觉展颜一笑。“是的，将军，我现在亲

身经历了几次这种武器的攻击，它们确实存在。”

“这样的话，我们的作战理论应该做出相应的修改。”那双大眼睛端详着帕格。他的立式办公桌起着防止谈话拖得过长的作用，帕格暗自寻思。他竭力避免把重心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而且下了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如果他的时间变得值得珍惜，他也要弄张立式办公桌用用。“应该去找尼米兹海军上将谈一下。”斯普鲁恩斯说，“我们去吧！”

维克多·亨利连忙跟在斯普鲁恩斯后面，沿着走廊走到一间有两扇高大的、品蓝色的、上面饰着四颗金星的大门的办公室前。他记得金梅尔海军上将曾在老办公大楼里一间类似的办公室里接见过他，那时他情绪很好，脸上浮现出勇敢的笑容，而他的被炸毁的舰队在窗外阳光下冒着浓烟。帕格当时进去会见金梅尔时，心情是平静的，是满怀信心的。而现在，他颤抖不已。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正处于当时金梅尔所处的地位，也是一个吃了败仗的人。

他们径直进去。尼米兹独自站在窗前，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起来完全是在晒太阳的样子。尼米兹握手很热诚，方形的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阳光照亮了他的一头白发，白发下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呈现出蓝灰色。在那张慈祥的、几乎是温柔的脸上，那双半被阳光照亮、半藏在阴影里的目光严峻的眼睛使维克多·亨利更加忐忑不安。

“亨利上校说，日本有一种射程很远的驱逐舰鱼雷，”斯普鲁恩斯说，“他是这样解释塔萨法隆格战役的。”

“很远是多远？”尼米兹问帕格。

“大概达到两万码，将军。”

“我们该怎样对付？”

帕格觉得喉头很紧，他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将军，在未来的海战中，我们的驱逐舰发动鱼雷攻击之后，整条战线应立即开火，使炮火达到远得多的距离，同时在交战时做闪避性急转弯。”

“你看到另外几艘重型巡洋舰被击中后，是否做出了闪避性急转弯？”尼米兹用平静的、带着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但他的神态并没有使帕格感到平静。

“没有，先生。”

“为什么？”

维克多·亨利现在必须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面前回答这个关系到他个人前途的问题，他已经在那篇长达十五页的战斗报告里试图回答过这个问题。

“将军，这是一个在战斗高潮中出现的错误。我的大炮全部瞄准敌人，我正在对敌人做交叉射击，我想替被敌人击中起火的三艘巡洋舰报仇。”

“你报仇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不知道。我的射击军官声称对两艘巡洋舰命中两次。”

“证实了吗？”

“没有，先生。我们必须等候特混舰队的报告。即使有了这样的报告，我个人也还会保留怀疑，射击军官经常受到想象力的干扰。”

尼米兹向斯普鲁恩斯眨眨眼。“还有其他意见吗？”

“在我的报告里，我列举了几点，先生。”

“譬如说？”

“将军，不产生炮口火焰的火药在一九三七年就是军械局的一个计划项目，那时我还在军械局工作。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没有这种火药，而敌人有了。我们在夜战中不赞成使用探照灯，以免敌人发现我们的位置，可是我们只消开几通排炮，马上就会暴露我们的方位、进入角和前进速度。那天晚上，我们的战线看起来像四座喷发的火山。壮丽非凡的景象，先生，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莫大满足，但同时也给日本人解决了发射鱼雷的问题。”

尼米兹转向斯普鲁恩斯：“就不产生炮口火焰的火药问题，今天给军械局发一份急件，随后立即给斯派克·布兰迪发一封私人信。”

“是，先生。”

尼米兹伸出一只缺了一根指头的青筋暴露的手，抹了一下下巴，然后说：“我们自己的驱逐舰发动的进攻也完全失败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他们使用雷达取得了突袭的效果，对吗？他们比我们领先一招儿。”

帕格觉得——可以这么说——好像又回到了鱼雷水域。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塔萨法隆格事件调查庭上的关键问题。“将军，这是一次反向行动，敌我双方在方向相反的航道上运动。相互接近的相对速度是每小时五十海里或者更快一些。发射鱼雷问题发展得很快。当驱逐舰舰长要求准许发射鱼雷时，赖特将军情愿等到更接近目标时再说。当他同意发射时，敌人的鱼雷已经接近舰艏。因此，这变成了一次必须当机立断的在最大射程上的射击。这就是在‘北安普敦’号上见到的情况。”

“敌人当时也面临完全相同的问题，而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们毫不费力地打赢了这场拼鱼雷的战斗，将军。”

经过一阵子使人难受的沉默，尼米兹说：“好吧。”他离开窗子，向帕格伸出手来，“我知道在中途岛，你失去了一个做飞行员儿子，他在战斗中立了功。你还有一个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他低下头，对着自己的卡其军衬衫上的海豚奖章。

“是的，将军。”

切斯特·尼米兹握住帕格的手，久久不放，深情地注视着他的两眼说道：“一路平安，亨利。”声调哀伤而亲切。

“谢谢您，先生。”

斯普鲁恩斯把他带到拥挤不堪、烟雾腾腾的作战室。“那就是你的战场战斗，”他指着墙上一幅满是标志的瓜达尔卡纳尔地图，“是我们按战况重新构成的。”他们走进一间小休息室，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北安普敦’号是一艘很漂亮的军舰，”斯普鲁恩斯说，“但它的稳定性有问题。”

“我不能责怪我的险情控制人员，将军。我们不走运，我们舰艏没有装甲钢板的部分中了两枚鱼雷。我本不应恋战，如果马上离开那里，像‘檀香山’号那样，也许我还可以保住我的那艘兵舰。”

“唉，激烈的战斗是一个因素。你那时情绪激昂，你要力挽狂澜。”

维克多·亨利不发表意见，但他听了斯普鲁恩斯的话后如释重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斯普鲁恩斯继续往下说：“下一步怎么样？”

“我接到命令，要我回海军人事局去接受新任务，将军。”

“上次你在这儿的时候，你竭力推辞担任参谋的职务。我现在需要一个负责计划和作战的副参谋长。”

维克多·亨利控制不了激动的心情，他像小孩那样脱口而出：“我？”

“只要你肯。”

“上帝！”帕格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放到眼睛上。照太平洋舰队迅猛发展的势头看来，斯普鲁恩斯现在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跳向海军将官级，得以跻身伟人之列的一次跃进，正是他告诉杰妮丝的他不敢奢望的第二个机会。现在离维克多·亨利挣扎在油污中，赤身裸体地拼命游向一艘挤满人的救生艇，他那艘冒着火舌的军舰在他身后沉没的时候，还不到三个星期。他想了片刻，才用嘶哑的声音说：“你真会使人喜出望外，将军。我想干。”

“好吧，让我们希望海军人事局没有异议。我们现在有一些很不简单的作战问题需要解决，帕格。你应该马上就考虑起来。来吧！”

维克多·亨利有点儿头晕目眩地跟在斯普鲁恩斯后面，回到作战室，走到一幅很大的黄色和蓝色的太平洋桌面图前。斯普鲁恩斯开始用异乎寻常的半学究、半尚武的热情讲话：“在军事学院那年头，你们可曾研究过这个老问题：如何在‘橙色’侵入并占领菲律宾后收复这块失地？这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战局有点儿相像。”

“没有，先生。我们那时研究的是威克岛的问题。”

“哦，是的。好吧，归根到底有两种进攻方式，地理条件迫使我们这样做。其一是越过太平洋中部，征服日本人的一些岛屿据点，巩固在马里亚纳的阵地，以便向吕宋岛跃进。”斯普鲁恩斯说话时用右手在地图上比画，说明一次横越数千海里的掠过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直取菲律宾的攻势。

“其二是从澳大利亚向北发动攻势——新几内亚岛、莫罗泰岛、棉兰

老岛、吕宋岛。”他的左手从澳大利亚向前移动，越过新几内亚岛，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缓慢地爬行，似乎在模仿——在帕格心中引起清晰的联想——部队在热带丛林中艰苦行军的形象。“麦克阿瑟将军自然热衷于第二种策略，一个惯于陆战的人。但如果采用水路，你可以对敌人的供应线进行灵活机动的侧面攻击，使他们捉摸不定。他们不知道你下一步将跳向何方，这样敌人将被迫分散兵力。而在陆地上，这将是穿过山区密林的正面攻击。日本舰队在你的侧面，在你前方的是机灵的日本陆军。”斯普鲁恩斯像小顽童一样瞅了帕格一眼，“说真的，那位将军渴望教训一下日本陆军。”

斯普鲁恩斯用右手食指戳着新几内亚岛外侧的一个岛。“不过，他也承认，在前进的道路上，这个拉包尔是块绊脚石。他就是这样看待瓜达尔卡纳尔行动的，是通向拉包尔的一块拦路石。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为太平洋中部集结力量，我们将做出巨大努力。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当然会把他的攻势付诸实施。”

维克多·亨利军人生涯中的这个突变给了他很大震动，他面前展现的远景无限美好。他预见到从指挥一艘巡洋舰这样小的任务过渡到制订大规模海战计划的工作。他在海军学院里接触过的所有关于太平洋的问题和研究，这时都涌上他的心头。当年，它们好像是浅薄的抽象方法，看起来不过是对不可能存在的力量和情况做数学的游戏。如今，这些力量和情况正成为活生生的烈焰飞腾的现实。他从内心油然而生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念头，自己身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而以一场全球的战斗为己任。除此以外，他还巴望什么呢？

斯普鲁恩斯轻轻地敲了一下地图上瓜达尔卡纳尔那一块。“你知道，对哈尔西来说，在那次出色地反败为胜的战役之后，塔萨法隆格之战确实是一支令人心酸的曲子。你有没有和他见过面？”

“见过，先生。我路过努美阿的时候，他会见过我。”

“他怎样了？”

“不可一世。他使南太平洋舰队里人人自危，我可以这么说。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为某件事情大喊大叫。在场的人都缩作一团。可是转眼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变得像牧师一样和颜悦色了。他对‘北安普敦’号深表同情。”帕格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说，我至少狠狠揍了那些杂种。”

“华伦的妻子怎样了？”

“我刚才看到她了，”帕格的嗓音变粗了，“她过得不错。她在为军政府工作。”

“你那个潜艇上的儿子的妻子呢？她离开欧洲没有？”

“我盼望到家后会听到她的消息，先生。”

“华伦是一个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斯普鲁恩斯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说，“我永远忘不了他。”

维克多·亨利进出了一句“谢谢你，将军”，转身便走。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他把汽车交还给车库办公室，并雇了一辆出租车到海军空运站的机场。在那里，他在棚屋内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檀香山广告报》，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报了。横幅醒目的大标题报道了盟军在摩洛哥突破、隆美尔落荒而逃、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陷入重围等。这些新闻，他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里的电传打字机的贴报栏上已看到过，只是措辞没这么火热。版面下端一条较小的标题却使他当头挨了一棒：“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在阿拉曼牺牲！”

第四十九章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龄、一头白发的女秘书从门口探进头来。“有一位叫莱斯里·斯鲁特的先生来了，帕米拉。”

在派尔·麦尔大街上陈旧的小小办公室里，帕米拉坐在她父亲的转椅上哭泣。冷风摇撼着松动的窗扇，十二月的阴沉天气，中午时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里面，一条羊毛披巾把头和耳朵都扎得紧紧的，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房间里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只能闻到点儿热气味，仅此而已。

斯鲁特走了进来，帕米拉两手擦着眼睛，赶忙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件俄国的皮里子大衣和一顶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一个瘦子，现在一套细条纹衣服像是挂在身上，还露出褶皱来，两眼通红，眼眶发黑。

“你好，莱斯里。”

“帕姆，听到你父亲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哭父亲的死，我已经熬过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伦敦来了？你在伯尔尼的工作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要喝点儿威士忌暖和一下吗？”

“是啊，我得靠它救命。”

她指着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写完。《观察家报》要它，我正在给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泪引出来的。”

“什么文章？新闻通讯稿吗？”

“嗯，不是，那不成古董了吗？这是一篇战地随笔。他定的题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递给他半杯纯威士忌，向他举起了另一只杯子，“请吧。当时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这篇东西，蒙哥马利的新闻官来电话要他立即去接受会见。”

帕米拉憔悴忧伤的面容、肿胀的眼睛、蓬乱的头发、有气无力的声音，都可以归因于她的哀伤，斯鲁特心里这样想，可是现在她似乎油尽灯灭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曾经有过非常沮丧的日子——也不曾丧失其顽强不屈的锋芒和不露声色的外表下的一种令人倾心的勇气。如今，斯鲁特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过三十、抑郁忧伤的妇人。

“你相信预感吗？”威士忌使她的声音沙哑。

“我说不上来。你怎么啦？”

“韬基有过一个预感。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乘那辆吉普车去的。连蒙哥马利的新闻官都给我开了绿灯，这是对一个妇女的破例。韬基突然

像骡子一样蛮不讲理，把我撵开。他干脆大发脾气，弄得我也火气上来了。我们是在气头上分手的，这样我才活了下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喝酒。”她伤心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莱斯里，我是彻底不信鬼神的，只相信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桩桩件件。可是，他知道了。你别问我什么道理，触雷是不幸的意外，这我知道，可他预感到了。那篇关于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临终绝笔之类的东西。”

“你还记得拜伦·亨利吗？”斯特鲁问道。

“当然记得。”

“上星期我在里斯本遇见了他，我担心还会有更坏的消息。‘北安普敦’号沉没了。”斯鲁特本来怀有幸灾乐祸的醋意，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有愧于心。他并不是跟帕米拉有什么过不去，也不是跟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但在他们两人的罗曼史中，他曾扮演过不堪一击的情敌，这种不好过的滋味一直留在他心头。但她听了，也没有动感情的样子。“帕姆，你在这里各方面都有熟人，是吗？你能不能打听一下亨利上校是否还活着，再给拜伦发个电报？拜伦在里斯本能得到的消息，只是听那里的一些海军人员说，那艘军舰在海战中被击沉了。”

“为什么不去找你们的海军武官？”

“他去苏格兰了。”

“那好，”她轻松地、几乎有点儿愉快地说，“咱们就打听一下亨利上校的下落吧。”斯鲁特觉得，如此对待沉痛的消息倒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实在异乎寻常。事实是，仅仅讲起这个男人，她就活跃起来了。她吩咐那位秘书打电话给空军少将勃纳·沃克。“那么，拜伦怎样了？娜塔丽呢？”

“拜伦找到她了，还有孩子。”

“我的天哪，找到啦！在哪里？”

“马赛。吃饭的时候，他足足跟我讲了两个小时，真能写一本小说。”

“可不是嘛，那一家子！他怎么找到的呢？娜塔丽现在在哪儿？”

斯鲁特刚刚开始讲拜伦的经历，电话铃响了，是勃纳·沃克打来的。帕米拉立刻亲昵地把帕格·亨利和拜伦的情况告诉了他，叫他“亲爱的”。她挂上电话，对斯鲁特说：“他们有一条专线直通华盛顿，他会尽快接通的。你见过我的未婚夫吗？”

“见过一次，在华盛顿你们大使馆里的一次迎宾行列里。你也在场，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你的未婚夫。”

“哦，当然不是。亨利上校也在那里，还有娜塔丽。现在还是继续讲在马赛发生的事吧。再喝点儿威士忌吗？”

“那还用说，只要你舍得。”

“人家对我都很好，我有的是酒。”

斯鲁特相当详细地讲了他同拜伦偶然相遇的情况，并且说拜伦还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人的下落。盟军入侵北非那天，通往马赛的电话中断了。后来拖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恢复了通话，但他一次也没打通过。他有三十天的假期，在这期间，他天天在里斯本各家营救机构的办公室里打听消息。

“娜塔丽到底怎么啦？怎么会那样胆小怕事？怪不得拜伦会那样生气。”帕米拉说。

斯鲁特呆呆地望着她，茫然地重复了一句：“她是怎么搞的？”

“莱斯里，记不记得，有一天你把门上的钥匙丢了，就是这个姑娘爬进你在斯克里勃路的那幢房子二楼的窗子。你还记得吗，在莱哈尔饭店的时候，我用一只盛汤的碗把菲尔的头打破之后，她面对那些宪兵毫无惧色。当时我们都叫她雌狮。”

“这些又有什么相干呢？她要是想和拜伦偷越国境，那才叫发疯呢。”

“那又怎么样？拜伦不是有外交护照嘛。难道还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斯鲁特眼圈发黑的两眼闪烁着红光。在帕米拉看来，他就像在发高烧似的。但他温和而镇静逾常地对她说：“哦，我的宝贝儿，让我来老实地告诉你她的处境可能会糟到怎么个地步。能再给我来那么一小杯烧酒吗？”

帕米拉在斟酒，斯鲁特从上衣口袋里拔出来一支钢笔，坐在帕米拉的书桌旁，开始在一张黄色的纸上画了起来。“瞧，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波兰，对吗？华沙在北面，克拉科夫在南面，维斯瓦河横贯其间。”这是一张画得很熟练的地理略图，一挥而就，“希特勒打了进来，他和斯大林瓜分了这个国家。唰地一下！这条线的西边是德国占领下的波兰。”一条弯扭的粗线将波兰一分两半。斯鲁特在这条线的西边画了三个又粗又黑的圈圈。“你瞧，你听说过集中营吗？”

“是的，听说过，莱斯里。”

“这几个集中营你可没听说过。我刚花了四天工夫同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人士交谈过，事实上，我就是为这个到伦敦来的。帕姆，这是相当精彩的新闻题材。你不是正在继续做你父亲的工作吗？”

“我在尝试。”

“那好，这个内容也许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新闻，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的记者将会被载入史册。在这三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得到的目击者提供的材料都是有关这三个地方的——德国人就像处置耗子一样，成批地消灭活人。德国用火车从欧洲各地把他们运到这些地方。这是一场利用铁路进行的大屠杀。犹太人一运到，德国人就用一氧化碳或用步枪行刑队把他们杀死，

然后再把尸体烧掉。”他用钢笔一个圈一个圈地点着说，“这个地方叫特雷布林卡，这里是卢布林，这是奥斯威辛。正如我所说，这样的地方还有的是，但这三个地方已得到证实。”

“莱斯里，集中营已不是新闻了，这类新闻已经报道过多年。”

斯鲁特朝她苦笑一下。“你没听懂我的话，”他压低嗓门，用咬牙切齿的耳语声来加强他的语气，“我讲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一千一百万人进行的大屠杀。就在我同你谈话的这个时候，屠杀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这是一个荒诞绝伦的计划，一项用专门建造的巨型设备来进行的规模庞大的秘密行动！你不叫它新闻，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新闻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它使过去的一切战争相形见绌。这是地球上生活的新现象。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眼下已完成了大约一半。这难道不算一篇新闻报道吗，帕米拉？”

帕米拉看过许多关于毒气室和集体枪杀的屠杀报道，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德国秘密警察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暴徒，单是为了从世界上清除这批家伙，这场战争也是值得打的。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当然是有点儿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不过她也曾看到过这种讲法。很显然，这种讲法全是别人兜售给斯鲁特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情况不妙，也许是由于他未能忘怀娜塔丽，而现在对随意抛弃自己崇拜过的一位犹太女子又感到内疚，所以他现在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她低声说：“亲爱的，这我可真无能为力。”

“我看倒不见得，不过我们刚才是在谈娜塔丽拒绝和拜伦一起走，这可得有了了不起的勇气，比起爬进二楼的窗子来，这个勇气可要大得多。出境签证她还没拿到手，火车上挤满了德国秘密警察，要是出点儿事的话，她和孩子就会被撵下火车。可能就这么把她关进集中营；可能就把她押上东去的另一列火车，然后把她和孩子一起杀掉，再烧成灰烬。那可真是太冒风险了，帕姆，即使她并没知道得这么详细，她在骨子里也已经预感到了。她知道出境签证就要到了，她也知道德国人对官方文件敬若神明，这是制服他们的一件法宝。这件事她做得对。我曾经把我的看法讲给拜伦听，他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并且——”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做了个抱歉的手势，让他不要说了。

“谁呀？啊，这么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她向斯鲁特频频点头。“好哇！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亲爱的，八点见。”她挂上电话，眉开眼笑地对着斯鲁特，“亨利上校安然无恙！你知道，要是从海军部打听这个消息，得等上一个星期。你们的陆军部把邓肯的电话立刻转接到海军人事局，他马上就得到了回音。亨利上校现在正在回华盛顿的途中。你看，是我打电报给拜伦呢，还是你打？”

“这是拜伦在里斯本的地址，帕姆，还是你打吧。”斯鲁特急匆匆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个地址撕下来，“听我说，这里的波兰人正在把他们的文件汇编成一本书，我可以给你弄到这本书的校样。还有，他们找到一个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的人。就是这个集中营，”——一根皮包骨头的手指使劲地点着桌子上的那张略图——“华沙附近。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

过了纳粹欧洲，把照片送出来，把真相说出来。我通过翻译跟他做了交谈，没法儿不相信他说的，他的经历是一篇《奥德赛》那样的史诗。抢先发表的话，是会引起轰动的，帕米拉。”

帕姆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话。帕格·亨利安然无恙地活着！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这给她的计划、她的生活平添了新的前景。至于斯鲁特的“抢发新闻”，在她看来，他未免有点儿过分着迷。她仿佛听见她父亲在说：“没价值，绝对没有。过时的货色。”胜利才是新的内容，历经四年的灾难和挫折之后，在北非、在俄国、在太平洋所取得的胜利，还有反击德国潜艇的胜利，是这次战争真正的伟大转折点。而德国人对欧洲的恐怖统治以及对犹太人的暴行，则像潮汐表那样已为人所熟知。

“莱斯里，明天我去跟主编谈谈看。”

斯鲁特直挺挺地向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心潮湿，轻轻地一握。“好极了！我在这里还要待两天，你要找我，可以打电话到多尔切斯特饭店或者美国大使馆，分机是739。”他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脸上浮起昔日在巴黎时的微笑，使他憔悴的面颊和失魂落魄的眼睛闪出亮光，“谢谢你的好酒，老姑娘，谢谢你倾听了一个老水手的故事。”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主编兴味索然、没精打采地听她说，嘴里咬着已经熄了火的烟斗，边点边咕嘟着。他说，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早就向他提供了所有这些材料，他刊登过其中的几篇。她可以在卷宗里翻到这些材料，地地道道的宣传品。不论根据什么新闻标准，这些报道都是无法核实的。有关屠杀全部犹太人的计划，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透露出来的，为的是迫使白厅开放巴勒斯坦，接纳犹太移民。不过，他还是愿意在下个星期见见斯鲁特先生。“啊，他明天就要走了吗？真不巧。”

但当她表示要去华盛顿写一些那边的战争努力的报道时，这位主编便喜形于色。“好哇，那就去吧。试试你的笔头吧，帕姆。我们知道，韬基晚年的稿子都是你起草的。什么时候可以把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日落》交给我们？我们急着要呢。”

斯鲁特听说，有两位外交官在往返于苏格兰和蒙特利尔之间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轰炸机飞行中失踪了。北大西洋的空中航线并不是人们喜欢的路线，在隆冬天气里就更不是了。舒服的大客机都在南方的航线上，南下到达喀尔后，飞越阳光和煦的海面直达巴西凸出部，然后北上百慕大，再向前就是巴尔的摩了。但这条航线是供高官们走的。只有两条路线让他选择：在护航舰队里做十天航行，或者是坐皇家空军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飞机。

在去苏格兰飞机场的火车上，他碰上了一位同路去美国的飞机驾驶员。此人中等身材，瘦长结实，是一位陆军航空兵上尉，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有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卡其上衣上镶着三排勋表，开口便是脏话，一肚子的飞行故事。他们两人共坐一个小间。这位驾驶员不停地

呷着白兰地，他说他要喝得醉醺醺的，并且保持这种醉意，直到远远离开普雷斯特威克机场的跑道。在普雷斯特威克机场起飞有坠毁的危险。他曾参加过几次为摔死在机场跑道上的驾驶员举行的集体葬礼。向西飞进北大西洋的飓风带时，不得不冒险超载汽油。空运指挥部不得不把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运回去，因为经海路运输拆开装运的飞机既要多花时间，又要多费手脚，而且德国潜艇把它们毁得太多了。所以，各战区的盟国空军实际上都是依靠这些横渡大西洋的驾驶员集结力量的。虽然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他们在整个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列尘土飞扬的旧火车哐啷哐啷地慢慢穿过白雪茫茫的田野。驾驶员一路上打开话匣，斯鲁特耳福不浅，饱听了他毕生的事迹。他名叫比尔·芬顿，战前就以驾机飞行为业。一九三七年以来，他曾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干过民间的和军事的飞行工作。他曾在印度-中国航线上驾驶过运输机（ he说是“飞越驼峰”）。起飞时，要用响着喇叭的吉普车赶走跑道上的黄牛、水牛，然后升到五英里多的高空，越过高高地旋转在珠穆朗玛峰上空的冰雪风暴。他曾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飞到英国。现在他在为陆军航空兵空运轰炸机，经南美洲到非洲，然后越过非洲到波斯和苏联。他曾在沙漠迫降过，也曾爱尔兰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过两天，还曾用降落伞落到缅甸的日本占领区内，然后长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们在暴风雪中抵达普雷斯特威克。斯鲁特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尔·芬顿的白兰地之后醉意浓浓，还对战争有了全新的视野。他昏昏沉沉的头脑里闪过了一幅幅图景：各种各样的飞机——成千上万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在地球上空南北东西地穿梭飞行，同天气搏斗，和敌人鏖战；轰炸城市、铁路和行军的纵队；越过海洋、沙漠和高山；这是一场修昔底德无法想象的战争，一场由像比尔·芬顿这帮人驾驶的飞行器在这个星球上满天横冲直撞的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他从未想到过空中的战争。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万湖会议纪要》、那画着三个黑圈圈的波兰地图和那每日一系列载着千千万万犹太人去屠场的欧洲列车，算是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而他对这次飞行也就感到更加心惊肉跳，害怕得差一点儿走不下火车。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飞机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他们穿着臃肿笨拙的飞行服、救生背心，戴着厚厚的手套，降落伞在背后荡到膝盖以下，步履蹒跚地走出报到室。室外大雪纷飞，他们没能一下子看清飞机。芬顿领着斯鲁特朝飞机马达声响处走去。飞机能在这样的天气起飞，对莱斯里·斯鲁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架四引擎的轰炸机，里面没有座位。机舱的地板上，有十多个返回去的驾驶员横七竖八地躺在运货板上。飞机艰难地起飞了，斯鲁特的腋窝里直淌冷汗，芬顿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嘶喊着，说根据天气预报，逆风风速每小时一百英里。他们也许不得不在格陵兰那个北极的鬼屁眼里着陆。

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胆小鬼，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辆爱开快车的人驾驶的小汽车，他也会神经高度紧张。每次乘飞机，哪怕是乘DC-3型飞机做一小时的短途飞行，对他而言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此人现在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设备的四引擎

轰炸机里，在隆冬十二月里越过大西洋向西飞行。这架号叫着的吱吱咯咯响的旧飞机，冷风通过漏气的空隙不断钻进舱内，像啼饥号寒般的响声一直响个不停。飞机迎着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机身上像机枪扫射一样噼噼啪啪。它颠簸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风筝。借着从结了冰的窗口透进来的朦胧亮光，斯鲁特能够看到那些躺着的驾驶员发青的面孔、布满汗珠的额头，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颤抖着的手把香烟或酒瓶挪近紧闭着的嘴唇。这些飞行员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样，也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芬顿在火车上曾对他讲过，北大西洋的逆风在低空时风力最大。飞机得爬高上升，超越这种气流，进入空气稀薄的高空，以节省燃料。但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机身上结冰非常快，除冰器根本来不及工作。同时，化油器在零下的气温中会冷却结冰，继而引擎就会熄火。毫无疑问，很多飞机就是这样报销的。当然，开始结冰时你可以设法继续上升，越过湿冷的气层进入干冷气层，那就得靠氧气面罩来维持生命。否则你就要迅速下降，也许要下降到紧贴海面的高度，那里的暖和气流可以将冰融化。斯鲁特明知故犯地问了他一声：“难道在水面上就不存在结冰条件了吗？”

“那还用说，当然存在，”芬顿回答说，“我告诉你我的一次经历。”接着，他就讲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有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机身上结满了厚冰，差点儿旋转着冲进海里。

飞机继续翘首向上爬升，零散物件也不断地朝后滑去。有些驾驶员蜷缩在破毯子里打鼾，芬顿也舒展四肢躺下，闭上眼睛。突然，机身上发出一阵金属的撞击声，顿时吓得斯鲁特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者说他觉得是这样。芬顿睁了睁眼睛，咧开嘴朝他笑了笑，并且做了做手势，表示机翼结了冰，橡皮除冰器在除冰。

在噪声难忍的机舱里，在破冰敲击声中，斯鲁特弄不懂他们怎么能安然入睡。他心想，这种人即使钉在十字架上，也能立即睡着。他的鼻子冻僵了，手和脚也失去了知觉，但他确实也打了个盹儿，不过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弄醒了他。他闻到了一股橡皮气味，一件冰冷的东西紧贴在他的脸上，好像在上麻醉一样。黑暗中他睁开了眼睛，耳朵里响着芬顿的喊叫声：“氧气！”一个模糊的人影戴着个拖着一根长橡皮管的氧气面罩，在踉踉跄跄走动。斯鲁特觉得他一生中从未这样冷过，这样麻木过，这样浑身难受过，也从未这样准备好一死了事。

突然，飞机轰鸣着向下俯冲。驾驶员们坐了起来，翻起鱼白眼睛四处张望。斯鲁特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慰藉感，这些老练的驾驶员竟也如此害怕。一次可怕的、大幅度的垂直俯冲之后，机身上的冰又一次被抖碎了。飞机又恢复了平飞状态。

“不会飞到纽芬兰去的，”芬顿在斯鲁特的耳朵边吼叫着，“这儿是格陵兰。”

元首指示说：

“我们是优秀种族。”

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元首的脸。

格陵兰机场跑道旁的木头房子兵营里，留声机一小时接一小时不停地放这首歌。这是仅有的一张唱片。这个飞机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片寸草不生的地面，铁丝网陷在烂泥里面，到处都是积雪。斯鲁特从没想到过，世界上竟有如此荒凉的地方。跑道太短，起飞得碰运气，所以飞机加油后不得不等到有了起码过得去的起飞条件再起飞。

对元首不热爱，

就是不要脸。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元首的脸。

斯鲁特认为，此时此地，这首平淡乏味的小调表现了美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那种致命的宽厚观念——大言不惭的笨蛋，莫名其妙的跟屁虫，高呼万岁。音乐的编排把各种嘈杂的噪音——牛铃、玩具喇叭、铁皮罐头——同一支德国军乐队的低音伴奏混杂在一起。飞行员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懒懒散散地躺着，唱片放完了，有人又把唱针移到开头的地方。

芬顿躺在斯鲁特的下铺，看一本全是姑娘的杂志。斯鲁特探下身子，问他《元首的脸》这支小调怎么样。芬顿打着哈欠说，希特勒那浑小子听了会不舒服。斯鲁特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了上尉旁边，向他倾吐了自己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心情，并且气愤地表示，要是这类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难怪没人肯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比尔·芬顿一面翻着裸体女人的画页，一面若无其事地说：“胡说！老兄，谁会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国人也真怪，竟会去追随希特勒这么一个疯子。他们中间有很好的飞行员，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一个祸害。”

戈培尔开口说：

“世界和宇宙都是我们的。”

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戈培尔的脸。

戈林开口说：

“他们休想轰炸这地方。”

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戈林的脸。

“但是，又有谁能帮得了犹太人呢？”芬顿将杂志扔到一边，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会有五千万人送命。日本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打中国人。你知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中国人？没人知道。也许一千万，也许更多。你到过印度吗？那是一个炸药桶，英国人捂盖子是捂不了多久的。印度一旦爆炸，你就会看到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都会相互残杀，杀得地狱都容纳不下。德国人杀的俄国人比杀的犹太人还多。老兄，这世界是一个屠场，向来就是一个屠场，而那些混账的和平主义者恰恰没把这一点放在心上。”

难道我们不是超人？

纯粹的雅利安超人？

哎呀呀！我们是超人，

超级的、道地的超人！

芬顿听了自己这番话心里很高兴，更加来劲了。他坐起来，拍拍斯鲁特的肩膀说：“告诉我，难道斯大林比希特勒好些吗？我认为他也是杀人犯。可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生产的一半轰炸机送给他——免费，无偿，什么都不要。有些非常好的飞行员还因此送了命。我现在也是在玩命，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边的杀人凶手，就是这个理由。我们干这个不是为了人类、为了俄国或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的狗命。老天在上，我为犹太人感到难受，别以为我不是这样，但是对他们，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只有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扑哧！）

万岁！（扑哧！）

对准元首的脸。

在蒙特利尔郊外庞大的加拿大空军基地，斯鲁特打电话给欧洲事务司。司长告诉他，立即在蒙特利尔飞机场赶乘去纽约或华盛顿的第一班飞机。斯鲁特打电话的时候，芬顿正走过电话亭，手臂挽着一位穿红色狐皮大衣、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这姑娘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一双绿色的眼睛死盯着芬顿，像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芬顿手上夹着一支在冒烟的雪茄，漫不经心地朝斯鲁特挥了挥手，会意地咧了咧嘴，就走过去了。短暂的一生，快乐的一生，斯鲁特脑子里闪过一个辛酸而又羡慕的念头。

令斯鲁特惊喜的是，他居然对DC-3型飞机的起飞和穿过厚厚的云层爬升都毫不在意了。这架客机看上去实在大，舱里豪华，座位宽大柔软，女服务员又是如此迷人，倒像是在乘坐“玛丽王后”号邮船，而不是在乘坐飞上天去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由于上次乘坐轰炸机使他害怕飞行的心理麻木了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是神经失常，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不管怎样，不再害怕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他从报摊上匆忙买来了一份《蒙特利尔报》。他摊开报纸，头版上就有一张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米拉的照片，他不由得坐直起来。他们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塔茨伯利穿着一件肥大的士兵工作服，咧开嘴高兴地笑着。帕米拉穿着便裤和衬衣，神情委顿。

基德尼山脊的日落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伦敦无线电通讯。这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电讯是英国著名记者的最后一篇报道，是他在阿拉曼触雷身亡之前不久口授的。未完成的初稿后由他的女儿和合作者帕米拉·塔茨伯利整理发表，现经伦敦《观察家报》特许转载。

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悬挂在黄沙起伏的远处地平线上空。沙漠的寒夜已经开始降临基德尼山脊。这片灰蒙蒙的沙丘高地这时候已人兽绝迹，留下的只有死人，还有两个情报官和我，甚至连苍蝇也飞走了。早些时候，苍蝇还聚集在这里，黑压压的一片麋集在尸体上。它们纠缠着活人，成群结队地停留在人们的眼睛边和湿润的嘴角边，吸吮着人们的汗水。当然，它们更喜欢死人。明天太阳爬上对面的地平线时，这些苍蝇又会回来继续它们的盛宴。

在暮色已临的一片红光中极目望去，唯见遗尸遍地，在这里战死的不仅仅是这些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非洲军团也在阿拉曼这块土地上死亡。非洲军团是一个传奇，是一个能攻善战的敌人，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光荣，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值得我们与之一战的劲敌。现在还不知道隆美尔是否已经死里逃生，也不知道他那些被击溃的超人士兵是否会被第八集团军一网打尽。反正非洲军团已全军覆灭，被英国的武器一举粉碎了。我们在这里，在非洲西部大沙漠胜利了，一个堪与克雷西、阿让库尔、布莱尼姆和滑铁卢战役⁽¹⁾媲美的伟大胜利。

骚塞⁽²⁾的《布莱尼姆战役》中的诗句在这里，在基德尼山脊上，回荡在我耳边：

人们说，胜利后的战场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

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尸首在烈日下腐烂，

可是你须知道，

一场著名的胜仗之后，一定要有这样的现象。

尸体确实多不胜数，看了使人触目惊心，但更为显眼夺目的是，在这片奇异的美丽荒原上，炸毁和烧毁了坦克遍地都是。蜷伏着的残骸伸出长长的炮筒，在柔和的灰白色、棕褐色和粉红色的广袤沙地上，投下延长的青灰色影子。这里是一番同基德尼山脊最不协调的情景：在原始荒凉的沙漠旷野上，到处是一堆堆被击毁的、翻倒的二十世纪机器。而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古代身穿盔甲的勇士们骑在骆驼上、战马上或汉尼拔的大象上作战的情景。

这些士兵和机器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并葬身沙场的啊！是什么不寻常的不断演变的事件把这些年轻人从莱茵河畔和普鲁士、从苏格兰高地和伦敦、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送到这里，在这遥远的非洲，在这干旱和荒凉得像月球一样的地方，用喷火的机器相互厮杀？

然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标志。像这样的战争，还从未有过。这次战争的战火燃遍了全球，像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战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比比皆是。人们离乡背井，被送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带着人类为之骄傲的勇敢和耐力，用人类为之羞耻的可怕的器械相互残杀。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坐吉普车回开罗去。在那里，我将口授一篇我在这里所见的通讯。现在太阳已接触地平线，我看到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两个情报官员正从一辆被炸毁的德国坦克里往外拖一个驾驶员。这个德国驾驶员浑身焦黑，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猪肉的气味，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只烧焦了一点儿。

我感到十分疲惫。有一个我所厌恶的声音对我说，这次战役是英国在陆地上所取得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事历史可以拿这一堪称最辉煌的胜利作为终结。取得这一胜利，主要是依靠不远万里从美国工厂运来的武器装备。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作战，英国士兵都将一如既往地英勇战斗，但战争的主动权正从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人数少，力量弱。现代战争是对工业的一场血淋淋的、令人胆寒的检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一九〇五年就超过了我们，我们是全凭毅力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地球上的两个工业巨人是美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已不是它们的对手。现在它们已从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奋起来，开始征战了。托克维尔⁽³⁾的预想行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它们两家将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阳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沉落的，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沉落。我们的帝国是在探险家们的技能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义勇骑兵的骁勇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天才的创新精神中诞生的。我们抢先起步，占据世界前列已长达二百年之久。我们陶醉于庞大舰队保护下的长期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这种太平盛世会永世长存，于是我们昏昏入睡。

在这里，基德尼山脊上，我们抹去了嗜睡症带来的耻辱。如果说历史就是兵戎相见，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体面地退出这个舞台；但如果历史体现了人类精神向世界自由迈进的进程，那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舞台。英国的思想、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科学方法将以新的面貌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指引道路。英语将成为这个星球的语言，这一点现在业已肯定无疑。我们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

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可是新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对此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如果能肯定，卡尔·马克思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上的，他的理论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的是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座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图卜鲁格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莉莉·玛莲”，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嘿，这件事可真是下贱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

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送回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报》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虽然我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骚塞的诗句，我父亲的战地报道生涯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

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上。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走来，不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的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的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都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比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

- (1) 这些都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战役。
- (2) 骚塞（1774—1843），英国桂冠诗人。
- (3) 托克维尔（1805—1859），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第五十章

一九四一年九月，维克多·亨利出国的时候，国内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尽管“民主兵工厂”的论调颇热闹，但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争吵激烈，军火生产不过是一条涓涓细流，军事当局战战兢兢地眼看国会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延长征兵法案，当时这儿还是一个没有定量配给的国家。防务开支造成了产业界的繁荣，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夜间灯火通明，长途的公路和城市的街道上照样汽车奔驰，犹如千壑竞流。

现在他回来了，从飞机上向下看，圣弗朗西斯科已是一片战时景象：没有灯光的桥梁，在一轮圆月的清光下显出朦胧的影子，渺无人迹的公路像一条条灰白的长带，住宅区的山上山下都不见灯火，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一片漆黑。在幽暗静寂的街道上，在灯光炫目的旅馆大厅里，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群，这使他大吃一惊。就是希特勒的柏林也不像是这么一个军人世界。

第二天，他在飞向东部的飞机上读到的报纸和杂志都反映了这种变化。广告栏里塞着尚武精神的爱国主义，那上面不是威武雄壮的铆工、矿工或士兵和他们的情人，就是龇牙咧嘴的日本人、蓄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毒蛇，或者是哭丧着脸、神似墨索里尼的肥猪在挨打。新闻栏和年终时事述评里洋溢着飘飘然的信心，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战争的局势已经扭转，太平洋只是一笔带过。也许要怪海军守口如瓶，在提到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候，根本没说起这两次战役的规模。帕格明白，即使发布了“北安普敦”号被击沉的消息，也不会有人注意。他一生中的这个灾难，损失了一艘巨大的战舰，给一幅充满乐观气氛的图景抹上了一点儿污斑。

变化来得太突然了！近日来，太平洋上的越岛作战开始了。他在飞机上和候机室里看到的还是几个月前的翻得破旧的杂志。它们都是众口一词，哀叹盟国对战争的疲沓拖拉，德军铁骑深入高加索山区，印度、南美和阿拉伯国家的亲轴心国的骚乱，日本在缅甸和西南太平洋的进军。还是这些杂志，现在却异口同声地欢呼希特勒及其罪恶同伙的必然垮台。帕格觉得，民众情绪的这种变化何其轻浮。即使战略上的转变即将来临，战场上的鏖战也还在继续。美国才刚刚开始死人。对军人家庭来说——如果不是对军事专栏作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从圣弗朗西斯科同罗达通了电话，她说没听到拜伦的消息。战时没有消息，特别是得不到关于一个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的消息，不见得是好消息。

飞机在冬天灰暗的天空中颠簸飞行，帕格反复思考着要他向人事局报到的命令，以及同斯普鲁恩斯的那次谈话。迪格·布朗是人事局里负责上校级军官职务任免的主管人，是他在海军学院的同窗。布朗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差，在军校的整整三年时间里，帕格帮他学习德语，帮他考得了高分，从而提高了他在班级的名次，他一生的事业也因此受益匪浅。

帕格希望不费周折地再被派回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因为当前在海军里再没人比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开口更有分量。如果万一遇到官僚主义的推诿搪塞，他还准备理直气壮地去找布朗，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他。这位老兄是不能拒绝他的。

怎样对待罗达呢？在刚见面的时刻，他该说些什么呢？举止又该如何呢？在绕地球半圈的飞行途中，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仍在困扰着他。

在狐狸厅路上那幢大房子的黑色大理石门厅里，罗达倒在帕格的怀抱里哭泣。他臃肿的海军舰桥大衣上沾着雪花，他的拥抱颇有点儿碍手，但罗达紧紧依偎在他又冷又湿的蓝呢子大衣和鼓起来的铜纽扣上，抽抽噎噎地诉说：“对不起，哦，对不起，帕格。我不是存心想哭，真的，我不是存心的。见到你，我简直高兴得要死。对不起，亲爱的！对不起，我成了这么个爱哭的娃娃啦。”

“别难过，罗达。一切都很好。”

在久别重逢的这个充满柔情的片刻，帕格倒是果真觉得也许一切都会好的。她依偎在他怀里，他觉得她的身子柔软温馨。在他们结婚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只看见妻子哭过几次。尽管她有许多轻浮浅薄之处，但她有一点儿忍痛自我控制的脾气。她紧紧搂住帕格，像是一个寻求安慰的孩子，泪水盈眶的大眼睛闪闪发亮。“哎呀，该死，真该死，我本来打算用微笑和马提尼酒来迎接你的。现在来杯马提尼酒也许味道会特别好，是吗？”

“中午就喝酒？好吧，也许还更好呢。”他将大衣和帽子扔在凳子上。罗达手拉手地把他领进起居室，壁炉里火苗在跳动，一大棵圣诞树上的各种装饰品闪闪发光，使房间里充满了童年过节和家庭欢乐的情趣。

他拉住她的双手：“让我来好好看看你。”

“梅德琳要来这里过圣诞节，你知道，”她唠叨开了，“没一个女仆帮忙，我想还是索性早点儿买棵树，把这麻烦东西修剪好。再说——好了，好了，还是讲点儿正经事吧。”她拿不定主意，一阵傻笑，把手抽回来，“你这位舰长的视察可叫我不好受，你觉得这条破船怎么样？”

帕格几乎像是在打量别人的妻子。罗达的皮肤柔软清澈，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皱纹。她穿着这件针织的紧身上衣，身材仍像从前那样富有魅力，要说有什么改变，只是稍许瘦了点儿。她的髋骨显得突出了，她的动作和姿态仍然轻巧、动人、娇美。在她说到“不好受”的时候，她逗趣地在他面前摆动着十根张开的手指，不禁使他想起他们最初几次约会时她那种淘气的妩媚。

“你可真漂亮。”

这种赞美的语调顿时使她脸上生光。她讲话声音有点儿沙哑，但音调动人。“你总爱这么说。你倒是真神气！只是头发灰白了点儿，老东

西，还真讨人喜欢呢。”

他走到壁炉旁，伸出了双手。“真舒服。”

“哦，这些日子我的爱国热情可高啦。还有实际行动。柴油是一个问题，我调低了恒温器的温度，关掉了大部分房间，尽量烧木柴。为什么不从机场给我来个电话？你这个坏东西！害得我像只豹子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公用电话亭都挤满了人。”

“可不是，电话机纠缠了我整整一个小时，它老是响个不停。斯鲁特那家伙从国务院打电话来，他从瑞士回来了。”

“斯鲁特！有没有娜塔丽的消息？拜伦的消息？”

“他忙得很，过会儿还要打电话来。娜塔丽好像在卢尔德，而且——”

“什么？法国？她是怎么到卢尔德的？”

“她和我们那些被拘留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待在一起。关于她的情况，他就讲了这些。拜伦去过里斯本，设法找交通工具回来，这是斯鲁特最后听到的消息。他接到了命令，要上一艘新建的艇上去。”

“好极了！小孩呢？”

“斯鲁特没说，我已邀他来吃晚饭。你还记得西姆·安德森吗？他也来过电话。电话铃一直没停过。”

“那个海军士官生吗？就是那个逗得我在网球场上奔东跑西，惹得梅德琳在一旁又是拍手又是笑的那个家伙，是吧？”

“他现在是海军少校啦！你觉得怎么样，帕格？我敢说，现在只要是断了奶的娃娃，就可以当海军少校。他要了梅德琳在纽约的电话号码。”

帕格凝视着炉火说：“她是和克里弗兰那猴崽子一道回来的，是吗？”

“亲爱的，我在好莱坞认识了克里弗兰先生。这个人倒不坏。”她看见丈夫脸色不好，说话便有点儿吞吞吐吐，“还有，她的工作也真好玩儿！这孩子赚的钱可多啦！”壁炉里的火光投射出粗犷的阴影，在维克多·亨利的脸上忽隐忽现。罗达走到他身旁：“亲爱的，那杯酒怎么样了？说实在的，我都浑身发抖了。”

他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吻了吻她的面颊。“那还用说。我先给迪格·布朗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为什么要我最优先搭乘飞机到这里来。”

“嗯，帕格，他只会告诉你给白宫打电话。还是让我们假装你乘的飞机晚到了吧——怎么啦？到底出什么事了，我的心肝儿？”

“白宫？”

“可不是，没错。”她马上用手捂住嘴巴，“哎呀，天哪！露西·布朗可要砍我的脑袋了。她要我发誓保密，可是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

“知道什么？”他的声音变了，就像在跟一个军需官说话，“罗达，告诉我露西·布朗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说的？”

“天哪！好吧——好像是说，白宫命令人事局立刻把你召回这里来，十万火急。这是十一月初的事，在你失去‘北安普敦’号之前，帕格。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就连迪格自己也只知道这些。”

帕格走到电话机旁，拨动号码盘。“快去调酒。”

“亲爱的，可别泄露露西告诉过我。他会用文火烤她的。”

海军部的交换台好久没回话。维克多·亨利独自一人站在宽敞的起居室里，从震惊中慢慢恢复了过来。“白宫”对他来说，像对任何美国人一样，是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但他早已体会到侍候总统的那种酸溜溜的味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待他不过是像一支借来的铅笔，用过就算了，打发他去指挥那艘倒霉的“加利福尼亚”号，政客手段！维克多·亨利对总统并无怨言。在他身边也好，不在他身边也好，维克多·亨利对这位老谋深算的老獬子仍然心怀敬畏。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辞掉总统再一次派给他的任何差事，给大人物当随从，专门没出息地在陆地上跑腿，只能毁了他一生的事业。他必须回到太平洋上去。

迪格不在。帕格走到壁炉前，背对炉火站着。他在这里感到不自在，在杰妮丝简陋的小屋里，他却感到很自在。怎么会这样呢？在去莫斯科之前，他曾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房子多大呀！当时他们怎么会想到去买这样一幢大房子呢？他又一次同意她拿出一部分她自己的信托金用在这上面，因为她要过的那种有气派的生活非他的能力所及。错了，错了。当时还谈论过要接待许多孙儿孙女。真是不堪回首！在这冰冻的十二月里，在散发着圣诞节气氛的房间里，家具上还罩着夏天的套子干什么呢？他根本就不喜欢绿色印花布上的俗不可耐的花卉图案。尽管他感到炉火烤得他的上衣暖烘烘的，但房间里的寒气似乎仍然侵入他的骨髓。在热带地区服役会使血液稀薄，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在他的记忆中，从前在太平洋任职回来的时候，却不像现在这样冷彻骨髓。

“马提尼酒来了。”罗达大声说，手里托着一只叮当响的盘子走了进来，“迪格怎么说？”

“他不在。”

帕格呷的第一口酒，顺着他的喉咙火辣辣地下去了。他已经好几个月不知酒味。华伦死后，他的身心都陷入麻木状态，从那时以来，他就滴酒未入。“很好。”他说，但他心里懊悔赞成喝马提尼酒，他得保持清醒到人事局去。罗达给他端来一盘三明治，他摆出热情洋溢的口气说：“好啊，鱼子酱！你真的宠爱我，对吗？”

“你不记得啦？”她的笑容是大胆露骨的调情，“是你从莫斯科捎来的。一位陆军上校给我带来了六听，还有你的这张便条。”

在一张很蹩脚的俄国纸上，字迹潦草地写着：“留待我们的重逢之日，准备好马提尼酒、鱼子酱，生好炉火，还有……尤其是还有……爱。帕格。”

现在他全记起来了：还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个月的一个兴高采烈的下午，哈里曼一行在国家酒店的一家当时还开张营业的商店里买东西。当时，帕米拉把所有的披巾和罩衫都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像罗达那样高雅的女人，穿上这种俗气的东西，岂非不伦不类。那些皮帽子好像都是专门为女性的巨人做的。因此他就买了这些鱼子酱，并匆匆写了这么张疯疯癫癫的便条。

“哦，这鱼子酱倒真不坏，没说的。”

罗达的眼角流露出的热情在诱人情欲。如此这般的情景也曾多次在维克多·亨利的脑子里显现：在海上身经百战的舰长回到了家中，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双双走向卧榻。她的声音悦耳诱人：“看起来你好像几天没睡觉了。”

“没那么严重，”他用两只手揉了揉眼睛，“旅途太长了。”

“你哪一次不是远道而归！在你看来，可爱的美国变成怎样一副样子了，帕格？”

“大不相同了，夜间从飞机上看更是两样。西海岸是彻底的灯火管制，到了内地才开始看到灯光，芝加哥跟平时一样灯火辉煌。过了克利夫兰，灯光开始渐渐暗淡了。到了华盛顿，又是漆黑一片。”

“嗨，层次可真够分明！现在什么事都没个准。物资匮乏已经弄到混乱不堪的地步，人们对配给议论纷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简直搞得人们晕头转向。现在又刮起了囤积风，帕格。哎呀，瞧他们吹嘘自己多么聪明，把轮胎、肉、糖和燃油囤积起来，我说都说不全。的确，我们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像猪一样的民族。”

“罗达，最好不要对人的本性期望过高。”

这句话使他妻子神色惶惑，无言以对。后来，她把一只手盖在他的手上：“亲爱的，你愿意谈谈‘北安普敦’号吗？”

“我们被鱼雷击中，沉没了。”

“听露西说，大部分官兵都得救了。”

“吉姆·格里格干得很出色。但是，我们损失的人还是太多了。”

“你自己是侥幸脱险的吧？”

她脸上现出渴望和期待的神情，但帕格并没有动情的举动，因为他不觉得有求欢的冲动。他开始讲述他的军舰遇难的经过。他站起来慢慢走动，开了个头儿之后，他的话就流畅自如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激情重新涌上了他的心头。罗达两眼晶莹，专心倾听。电话铃响了，打断了帕格的思路，他两眼圆睁，像是从梦游中醒来似的。“我猜是迪格打来的。”

布朗上校热情洋溢，声音洪亮。“好哇，好哇，帕格！回来了，是吗？太好了！”

“迪格，你有没有收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发来的一份关于我的电报？”

“喂，电话里不要谈公事，帕格。你和罗达今天就快快活活团聚一下吧，分别好长时间了，其他的就用不着讲啦。嘿嘿！我们明天再谈吧，明天九点钟给我打电话。”

“今天你有空吗？我现在就来行吗？”

“好吧，你想来就来。”帕格听到他的老朋友叹了口气，“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一定很疲劳了。”

“我就来，迪格。”帕格挂上电话，大步走到他妻子身边，吻了吻她的面颊，“我还是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她两手捧着他的脸，久久地吻着他的嘴，“你就开那辆奥兹莫比尔去吧。”

“它还能走吗？好极了。”

“也许会要你去做总统的海军副官，露西这么猜想。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了，帕格。”

她走向一张小巧的书桌，把汽车的钥匙拿了出来。罗达在这几句话里无意流露出来的闺怨，比她所有的调情更能拨动帕格的心弦。孤单单一个人住在这样一幢冷冷清清的房子里，又遭到失子之痛，失去的还是她的第一个儿子——他们始终没说起他，照片里的他在钢琴架上微笑着。丈夫离开一年多，刚回到家里便急匆匆出去忙自己的公事，对这一切，她表现得都很好。她的苗条的臀部扭动起来令人心醉，帕格很奇怪自己对她竟没有情欲。他恨不得马上扔下正在穿的海军大衣，把她抱在怀里。但是，迪格·布朗正在等他，而且罗达正调皮地把钥匙轻轻地扔到他手上。“无论如何，我们得在家里吃饭，好吗？就我们两人？”

“一定回家吃饭，就我们两人。我相信一定有酒，还有——”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扬起眉毛，硬装出一个色眯眯的表情，“特别是还有……”

她眼中的光芒顿时飞越了两人之间的鸿沟。“快上路吧，水兵小伙子。”

从外表上看，陈旧的海军大楼还是老样子，这幢上次大战留下来的一长排阴森森的“临时”建筑，使整个宪法路的景色受到破坏。里面却是另一种气氛：匆忙急促的走动，混在一起的嘈杂声，走廊上三五成群的在海军服役的妇女和满脸稚气的参谋人员。布满灰尘的墙壁四周悬挂着一幅幅色彩鲜艳的油画，油彩好像还没干透，画的都是些航空母舰上空激烈空战、夜间炮战、热带海岛的轰炸等的场面。帕格在海军服役的时间里，墙上的装饰一向是美西战争或者一九一八年大西洋战役的纪念作品。

迪格看上去浑身上下还是那么一副占山为王的神气：高大、魁梧、健壮，满头灰白的头发，还有指挥战列舰一年的经历（在大西洋服役，也够好的了），如今在人事局身居最高职位。迪格的将军头衔已是十拿九稳，帕格不确定自己在迪格的眼里是怎样的人，但是，他从来都不觉得在这位飞黄腾达的老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在握手和相互打量对方的时候，彼此领会了许多未言之意。事实上，帕格使布朗上校想起了他家后院里的那棵橡树，虽然经受过雷电轰击，但仍生机勃勃，每年春天，枯干上又长满了绿枝。

“华伦可真令人心碎。”布朗说。

亨利强压下感情，费劲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布朗只好再往下说：“还有‘加利福尼亚’号，接着又是‘北安普敦’号，天哪！”他以无可奈何的同情在帕格的肩上捏了捏：“请坐吧。”

帕格说：“是啊，有时候我也对自己说，我不是志愿报名投生人世的，迪格，我是应征入世的。不过，我还很好。”

“罗达呢？你看她的心情怎样？”

“非常好。”

“拜伦呢？”

“正从直布罗陀返回，被派到新建的潜艇上去，我听说是这样。”帕格仰头面对故友，在烟雾中也斜着眼，“你可真是青云得意啊。”

“我还没听到过大炮的怒吼哩。”

“缺人打仗的地方还多着呢。”

“帕格，你的情绪恐怕难免要受到苛责，但我希望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布朗上校戴上角质边框的眼镜，开始翻阅别在文件夹板上的电文，抽出一份递给帕格，“我想你问起的是这个，对吗？”

发件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

收件人：人事局

要求委派前“北安普敦”号舰长维克多·亨利海军上校（军号4329）担任本司令部参谋职务。

尼米兹

帕格点了一下头。

布朗剥开一片口香糖：“我得戒烟，血压高，简直要了我的命。”

“快说吧，迪格，派我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命令通过了吗？”

“帕格，这份电报是不是你在回国的路上搞的花样？”

“我可没搞花样，是斯普鲁恩斯突然向我提出的，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原来以为丢掉了军舰，我该倒霉了。”

“为什么？你是在战斗中被击沉的嘛。”在帕格探究的目光下，布朗不停地嚼着口香糖，高大的身子跟着转椅移动，“帕格，据约茨科·拉金说，你去年推掉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职务。”

“去年是去年的情况。”

“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你最优先搭乘飞机回来？”

“你说吧。”

布朗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气，慢吞吞地说：“那个……伟大的……白宫……老爹。”接着，他压低声音说：“好家伙！是大老板本人。你得马上去向他报到，插上印第安人的羽毛，身上涂满出征的油彩。”布朗不禁为自己的幽默笑出声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该死，给我一支烟吧，谢谢。”布朗猛吸着烟，眼睛鼓了出来，“我想你认识斯坦德利将军，驻俄国大使。”

“当然认识，去年我在哈里曼代表团跟他同去俄国。”

“一点儿不错。他已回国同总统磋商。甚至在‘北安普敦’号沉没之前，卡顿少将就从白宫给我们打电话，焦急地询问你的情况。斯坦德利也一直在打听你能否脱身出来。因此才给了你头等优先权。”

帕格竭力不使自己的声音流露出烦躁不安。“尼米兹在这里应该比斯坦德利更有分量一些。”

“帕格，我得按上面的指示办事。你应该去找拉斯·卡顿，约定了时间和总统会面。”

“卡顿知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来电吗？”

“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

“没人要我告诉他。”

“好吧，迪格，那就请你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电报内容通知卡顿吧，今天就告诉他。”

两人冷眼相对较量了几秒钟。迪格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你这不是要我驶出列队嘛。”

“怎么？你不向白宫报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要我，就是一艘废舰了。”

“荒唐，帕格，别跟我瞎扯了。宾夕法尼亚大街的那位大人物只要捻捻手指头，我们在这里就得团团转。别的事情都无所谓。”

“可这不过是比尔·斯坦德利老头儿心血来潮，你说的。”

“很难说。还是你见到拉斯·卡顿的时候，你自己跟他说一下太平洋

舰队总司令部的事吧。”

“不行。他必须接到人事局的通知，这才算数。”

“谁说一定要通知他。”布朗上校面有愠色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维克多·亨利像进行语言练习那样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你必须，他必须。⁽¹⁾”

布朗的嘴唇一撇，苦笑一下，照着这个腔调接下去说：“我们必须，你们必须，他们必须。⁽²⁾”

“我们必须⁽³⁾，迪格。”

“我们必须。⁽⁴⁾ 我从来都没学会德语，是吗？”布朗深深地吸了口烟，突然把烟掐灭了，“啊，味道不错。帕格，我还是认为，你应当首先弄清楚这位伟大的白宫老爹想干什么。”他悻悻然地用手按了一下电铃：“照你说的办，我马上送一份副本给拉斯。”

房子里面暖和些了。帕格听见起居室里有个男人在说话。

“喂！”他大声招呼道。

“嘿！”是罗达愉快的声音，“这么快就回来了？”

帕格走进起居室，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军官已经站起来了，嘴上一撇小胡子使他一时认不出是谁。接着，他看到了此人淡黄色的头发和崭新的海军少校的半条金杠。“你好，安德森。”

罗达一面在壁炉旁的桌上倒茶，一面说：“西姆刚到，顺路送来给梅蒂的圣诞礼物。”

“我在特立尼达随便买了点儿东西。”安德森指着桌上的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说。

“你到特立尼达去干什么？”

罗达给两人端上茶就走开了，安德森把他的驱逐舰在加勒比海执行任务的情况讲给帕格听。在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一带海面，在墨西哥湾，德国潜艇吃了几回大肥肉，有油船、铝土矿运输船、货船和客轮。占了便宜胆子也大了，德国潜艇的艇长甚至敢让潜艇浮出水面，直接用炮火击沉过往船只，好节省鱼雷。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美、英海军现在已经建立了联合护航体制，安德森就是去执行这种护航任务的。

帕格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加勒比海的德国潜艇问题。安德森的话使他想起海军大楼里的两张大幅照片：一幅是一些身上裹着皮毛的因纽特人，在暴风雪中看着一架卡特林纳式水上飞机在装货；另一幅是除了下身兜着一条窄布条之外全身一丝不挂的波利尼西亚人，观看停在岸边棕榈高耸的环礁湖中的一架完全相同的卡特林纳式水上飞机。这场战争像麻风病一样，在全世界到处蔓延。

“对了，安德森，你是不是同迪克·帕森斯一起在军械局研究过一种先进的保密装置，高射炮无线电近发引信？”

“是的，先生。”

“那为什么把你派到加勒比海的一艘老式的四烟囱上去？”

“因为缺少舰面军官，先生。”

“引信真是好极了，西姆。”

西姆黝黑的脸上那对明亮的蓝眼睛露出闪耀的光芒。“啊，舰队已经都用上了吗？”

“我看到过在努美阿海面上举行的一次打飞机靶的射击表演，简直像屠杀。在几分钟内，三架飞机靶全都粉身碎骨地落了下来。高射炮炮弹每次都是紧贴靶子爆炸开来，确实不可思议。”

“我们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迪克·帕森斯到底是怎么把整个无线电信号器装进高射炮弹壳的？这种信号器又怎么会不受初速震动的影响，不受射程中每秒五百次旋转的影响？”

“嗯，先生，我们把数据都计算好了。工业部门的人说‘可以’，而且他们真的做出来了。其实，现在我正准备到阿纳卡斯蒂亚去看帕森斯上校。”

那些追求梅德琳的傻瓜，没有一个得到过维克多·亨利的青睐，但他认为眼前这个倒还不错，跟休·克里弗兰一比，就更觉得他不错。“你能不能抽空来和我们一起吃圣诞节晚饭？梅德琳会回来的。”

“好的，先生。谢谢您。感谢亨利太太，她也邀请了我。”

“是吗？那好极了！请向迪克问好，告诉他整个南太平洋部队对那种引信都是一片赞叹声。”

海军实验室的一间气闷的办公室里，威廉·帕森斯上校看着窗外伸向河边的泥滩，对安德森晒黑了的肤色称赞不已。对帕格的问候，他只点点头，没吭声。他已年过四十，苍白的额头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并且已开始秃顶，外表毫无出众之处，但在安德森跟随过的所有上司中，他是最勤奋、最出色的一个。

“你懂铀吗，西姆？”

安德森一听，就觉得好像踩上了一段导电铁轨似的。“我没研究过放射性现象，先生，也没研究过中子轰击。”

“你肯定知道，在铀的研究方面正取得一些很有趣的进展。”

“嗯，那还是一九三九年我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时候，我曾听到过对德国人研究原子裂变成果的许多议论。”

“是一些什么议论？”

“不着边际的议论，上校，什么超级炸弹、原子动力推进等等，纯粹是理论性的。”

“你认为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吗？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吗？只不过是一种大有希望的反常自然现象吗？而那些德国科学家在夜以继日地为希特勒拼命工作？”

“我希望不是这样，先生。”

“跟我来。”

他们走到外面，迎着河面吹来的凛冽寒风，缩着脑袋急匆匆地朝实验室的主楼奔去。甚至离实验室还有一段路，就听到了一种咝咝嘘嘘的古怪声响。到了里面，这种响声大得震耳欲聋。室内一根根独立式的细长管子林立，几乎要碰到屋顶，蒸汽四溢，使这个地方弥漫着加勒比海的那种潮湿的暖意。人们穿着衬衫或工作服，在管子和仪表盘前走来走去。

“热扩散，”帕森斯大声说，“是分离铀-235用的。你认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菲尔·埃贝尔森吗？”帕森斯指着一个穿衬衫、打领带的瘦长个子的人，年纪和安德森相仿，两手叉腰站在一堵布满仪表盘的墙前面。

“不认识，但听说过。”

“过来见见他，他是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和我们一起工作的。”

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帕森斯提高嗓门向埃贝尔森介绍，安德森曾经研究过无线电近发引信。埃贝尔森一面听，一面打量海军少校。“我们遇到了一个化学工程方面的问题，”埃贝尔森一面对管子比画着，一面说，“你是搞这个专业的吧？”

“确切地说，不是。脱掉军装，我是一个搞物理学的。”

埃贝尔森微微一笑，转身对着仪表盘。

“我只是让你看看这套装置，”帕森斯说，“我们走吧。”

外面冷得像是北极。帕森斯把海军大衣的扣子一直扣到颈部，两手插在口袋里，大踏步向河边走去，河面上停泊着许多灰色军舰。

“西姆，你熟悉克劳修斯管的原理，是吗？”

安德森在竭力回忆。“是不是环形截面的试管？”

“对，埃贝尔森安装的就是这种管子。实际上，两根管子是套在一起的，给里面的管子加热，同时冷却外面的管子。如果两根管子的间隔空间里出现了液体，较轻的同位素分子就要开始趋热运动。热对流运动把这些分子带到面上，你就可以把它们撇出来。埃贝尔森已把许多高大的克劳修斯管子按序列装在一起，像一整片森林。铀-235就从这里慢慢分离出来。速度太慢了，但他已得到有分量的浓缩铀了。”

“那么，他得到的液体是什么？”

“六氟化铀，那是他的初步成果。他进一步改变了这种液体的性质，它虽然很难控制，但操作起来还是够稳定的。现在这件事变得很热门

了，军械局想派一名舰艇指挥官常驻这里，我已推荐了你。这又是一个陆上的工作职位。你们年轻人，只要高兴，总能得到海上职务的。”

然而，西姆·安德森并没有乘长风行万里路的雄心壮志，他当初进海军学院是为了免费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把他陶冶成了一个标准军人。他在驱逐舰的舰桥上只是一名普通的舰面军官，同其他舰面军官没什么区别，在这种别人可以替代的标准军人职务里，却禁锢着一名第一流年轻物理学家的才能，现在他冲破这个禁锢的机会来了。无线电近发引信装置虽然在军用器械方面是一个进展，但在探索大自然基本奥秘方面不是一个突破。而埃贝尔森就是在用他的那些纵横交错蒸汽管道钓一条大鱼。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人士曾有过推测，说铀-235可以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并且说，只要用几公斤铀作为燃料，发动机就可以使一艘远洋客轮绕地球航行三圈。在海军人员中，议论的是一种登峰造极的潜艇，以及无须空气助燃的动力装置。这是人类施展自己智慧的一个伟大的新领域，而吸引年轻的安德森的是一种更大然而更加现实的诱惑力。常驻阿纳卡斯蒂亚，他就能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梅德琳·亨利。“先生，如果局里认为我合格，我没意见。”

“好的。我接下来准备对你谈的事情，安德森，现在泡汤了。”帕森斯双肘搁在铁栅栏上，下面是陡峭的河岸，“我说过，我们感兴趣的是推进器，但陆军在埋头研制一种炸弹，我们被关在门外。各有各的秘密，可我们还是知道了。”帕森斯扫了这个年轻人一眼，赶忙说：“我们的最初目标同陆军是一致的，即提取纯铀-235，而他们下一步是制造一种武器。一组理论家已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也许大自然的某种客观事实会阻止这种企图，谁也不说不准。”

“陆军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糟糕透了，已经知道了。他们刚开始使用的六氟化铀就是我们给他们的。但是，陆军认为热扩散法毫无意义，太慢而且浓缩的品位太低。他们的目标是打败希特勒，毕其功于一颗炸弹。真是一个好主意。他们白手起家，设计也没经过试制，概念也是新的，而且据说这种新概念是一条捷径。他们是在用工业生产的规模进行试验，像劳伦斯、康普顿、费米这些获诺贝尔奖的、有分量的人物一直在给他们出谋献策。安德森，你知道，陆军下的本钱确实令人咋舌。他们不断地征用电力、水、土地和战略物资，大有搜尽刮光之势。他们正在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已经搞出了浓缩铀-235，虽然浓缩度不高，还不能做炸弹的原料，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陆军雄心勃勃，摊子铺得也够大的。假使陆军摔跟头的话，那将是科学上和军事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失败。到那时候——不妨设想一下，你别忘了——到那时候，就得由海军用原子弹来打垮德国了。原子弹就在这里，在阿纳卡斯蒂亚制造出来。”

“哎呀！”

帕森斯咧嘴苦笑了一下：“不要紧张。陆军已使总统言听计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物都在为此工作，而且他们的经费开支之大，和我们相

比是一百万美元比一美元。他们有可能造出一颗炸弹来，只要大自然确实不够严实，留下了这么个空子让他们钻。到时候，我们还是继续烧我们的小洋铁罐，请记住万一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明天到人事局去接受命令。”

“是，是，先生。”

在烛光下，罗达的脸蛋像少妇一般年轻。他们吃着罗达烤的甜点心樱桃馅儿饼，帕格困倦得好像掉进雾里一样，但仍在向罗达讲他回国途中在努美阿停留的情形。他们已经喝了两瓶酒，现在正喝第三瓶，所以帕格对赤道南面那块沉寂的法属殖民地因美国参战而显现的那片狂欢景象描绘得有点儿颠三倒四。他很想描绘一番设在一家古老得发臭的法国旅馆中的军人俱乐部里那种可笑的场面：穿着军装的军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几个海军护士和法国女人。上校们和中校们紧围在里圈，下级军官则围在外圈，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女人。帕格简直困乏极了，连罗达的脸看上去也好像在烛光中摇曳。

“亲爱的，”她柔声踌躇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有点儿精神恍惚了。”

“什么？哪儿的话？”

“你刚才说，这些都是你同华伦亲眼看见的，而且华伦还开了一个玩笑——”

帕格惊醒了过来。他在讲的时候，确实混沌沌地打着盹儿，梦幻同回忆交织在一起，想象着中途岛战役之后很久，华伦依旧活着，出现在拥挤不堪、烟雾弥漫的努美阿的俱乐部里，用他惯常的姿势举着一罐啤酒，说：“爸爸，那些姑娘全都忘了，一旦脱光军服，军衔越高，就越没劲。”这纯粹是幻想，华伦生前根本就没去过努美阿。

“对不起。”他使劲摇了摇头，说道。

“咖啡就不喝了吧，”她关切地看看他，“我送你上床去吧。”

“见鬼，不行。我想喝咖啡，还有白兰地。我兴致正高呢，罗达。”

“也许炉火使得你想睡了。”

这幢古老的房子里，大部分房间都有壁炉。宽敞的餐厅里的雕木壁炉台，在忽明忽暗地跃动的木柴火光中，那高雅的气派简直让人吃不消。帕格已经变得和罗达的这种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他本来就觉得那一套太奢华了。他站起身来，感到头晕腿软，酒意很深。“可能是。我把酒拿到里边去，你去弄咖啡吧。”

“亲爱的，酒我也给你拿去吧。”

他走进起居室，倒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的壁炉里已经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灰烬。明亮的枝形灯给装点好了的圣诞树笼罩上一层商店橱窗似的花哨色彩。整幢房子都暖和起来了，室内散发着一股积满灰尘的散热器发出的热气味。罗达把恒温器的温度调高，同时跟他说：“我住惯了冷房

子。难怪英国人认为我们像蒸海味一样蒸我们自己。当然，你是刚从热带回来的人。”

帕格觉得很奇怪，自己明明醒着，竟阴阳颠倒地看到华伦的形象。他头脑恍惚，又怎么会想出那样的俏皮话呢？华伦的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跟活人一样！“爸爸，一旦脱光军服，军衔越高，就越没劲！”完全是华伦的口吻。他本人和拜伦从来都不会说这样的话。

罗达把酒瓶和酒杯放在他的手边。“咖啡很快就好，宝贝儿。”

他呷着酒，感觉如果自己一上床，就能一动不动地睡上十四个小时。但是，罗达操劳忙碌了那么长一阵，而晚饭又是那么丰盛可口：洋葱汤、少见的烤牛肉、酸奶油烤土豆和干酪花菜。她的紧身红绸新装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头发梳得像是要去参加舞会，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表明她诚心相爱，倾心承欢。珀涅罗珀已经为远方归来的人儿做好了无微不至的准备，帕格也不想使自己的妻子感到扫兴和有失体面。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因为疲劳，或者是因为柯比的事情仍然悬而未决，帕格对她毫无情欲的冲动，丝毫没有。

他脸上表现出一丝羞愧的神情，睁开两眼，看到她正微笑着俯视自己。“我看，咖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格。”

“是啊，真泄气。”

准备上床了，他的睡意却消失了一半。他从浴室走出来，发现罗达仍然穿戴整齐，正在铺他的那张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他想拥抱她，她却像女学生那样笑嘻嘻地、灵巧地把他挡开了。“我的心肝儿，我爱你爱得发痴，但我确实认为你力不从心。好好睡一夜，老虎会回来打食的。”

帕格睡眼朦胧地叹了口气，倒在床上。罗达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你回来了，我就高兴。”

罗达关灯的时候，帕格低声说：“真对不起你。”

罗达一点儿也不动气，反倒松了口气。她脱下红绸衣服，披上一件宽松的家常便服，下楼去把这顿晚饭和已经过完的这一天的残迹收拾干净：把起居室烟灰缸里的烟灰倒掉，把炉灰铲进灰桶，堆好明天早晨用的壁炉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在巷子里那一刻呼吸的冰冷空气、瞥见闪烁的繁星和积雪在她的拖鞋下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都使她觉得乐滋滋的。

在梳妆室里，罗达手边放着一杯白兰地，放热水准备洗澡。在炫目的灯光照射下，在几面大镜子前面，她开始卸妆，把胭脂、口红、眉膏和一直涂到锁骨的润肤油统统抹去了。她赤身裸体地跨进了热气腾腾的浴缸，由于几个月来坚持减少进食，身体显得纤瘦。她的肋骨明显得失去了任何诱惑力，幸好腹部平坦，臀部也不臃肿，乳房虽不大，但样子还过得去。至于脸蛋，哎呀，少女的容颜已荡然无存。但她认为，哈里森·彼得斯上校仍旧会觉得她有魅力。

在罗达看来，不管怎样，欲念这个东西十之八九取决于男人的心思，而女人的作用就在于促进男人的这种要求，只要她觉察到了这种要求而它又配得上她的胃口。帕格喜欢她瘦一些，因此为了他们的这次团聚，她把自己弄得可真够瘦的了。罗达心里明白，她的处境不妙，但她并不担心自己在性欲方面所具有的对丈夫的诱惑力。如果说帕格对爱情是忠贞不贰的，那么这就是他们婚姻的一个牢固基础。

她全身泡在温水里，感到惬意舒适。尽管她表面上一直很镇静，但整个晚上她像一只受惊的猫，心里非常紧张。帕格的拘谨有礼、无所责难、举止谦恭和感情冷淡，已表明了一切。他的沉默比其他人的言语更能说明问题。毫无疑问，他已宽恕了她（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甚至还没开始把这件事忘掉，虽然他似乎不打算提起那些匿名信。尽管如此，她的第一天过得还算顺利。事情总算过去了，他们避免了那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处于一种可以相互容忍的状态。她曾一直害怕第一夜在床上的接触，因为那样太容易出乱子了，只要几分钟别别扭扭的动作，就可能增加隔阂。性交作为寻欢作乐，此时此刻她已全不在乎。她还有更忧心的事呢。

罗达是一个有条理的女人，习惯于有计划地办事，或写下来，或在脑子里盘算好。洗澡的时间就是她回顾思考的时间。今晚要考虑的第一桩事就是她的婚姻本身，尽管帕格的来信十分和善，尽管华伦牺牲后出现了高涨的和解感情——既然他们现在见面了，事情能否就此得到挽救呢？总的来看，她认为是可能的，他们的见面已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哈里森·彼得斯上校对罗达着迷得神魂颠倒。每逢星期天，他总要到圣约翰教堂来，就是为了同她多见面。起先，她弄不明白他看中了她什么，因为（她听说）华盛顿有的是放荡不羁的姑娘，如有需要，他唾手可得。现在她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告诉了她。她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军人太太：漂亮、忠实、端庄、虔诚、高雅，而且勇敢。他钦佩她面对丧子之痛的表现。在他们两人相会的时候——她从自己同柯比的事中吸取了教训，因此他们的见面次数始终不多，要见面也是在大庭广众下——他有意引她谈论华伦的事，有时他自己也要揩揩眼泪。这个男人生性倔强，身居要职，在陆军中干着某种高度机密的工作，但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孤独单身汉，对花天酒地的瞎胡闹已感到厌倦，想娶妻成家，因为年纪已经太大了，渴望安顿下来。就是这么个男人，只要她愿意，便可到手。

但是，只要能把帕格牢牢抓住，她便心满意足了，帕格是她的生命。她同巴穆·柯比的事情，纯粹是出于她的罗曼蒂克的欲望。离婚再结婚，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难免闹得满城风雨。她的身份、声誉以及自尊心，都与保持住她的维克多·亨利太太的身份有密切关系。搬到夏威夷去住实在是困难太大，麻烦太多。也许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她此次和帕格重新团聚之前，已过了一段时间，而且最新的创伤也已大体愈合。帕格不是一个庸碌汉子。维克多·亨利是垮不掉的。可不是，白宫又在召见他了！他的命运够糟的了，她自己的不端行为也包括在内。要是说有谁能经得起这种风浪的冲击，那就是帕格。罗达以她自己的方式

尊敬帕格，甚至爱帕格。华伦的死扩大了她那有限的爱心。破碎了的心如果修补好了，有时反而会更大。

罗达泡在浴缸里，心里估量着当前的情况。照她的估计，似乎经过轻而易举的和解，他们就会重归于好。毕竟还有帕米拉·塔茨伯利这桩事，帕格也有需要宽恕之处，尽管她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晚饭桌上，他们谈起塔茨伯利的死的时候，她仔细地观察过帕格的面部表情。“我心里挂念的是，帕米拉今后怎么办。”她鼓起勇气说，“你知道，我是在他们经过好莱坞时和他们相会的。你收到我的那封信了吗？那个不幸的人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发表了一次出色的演讲。”

“我知道，你把演讲稿寄给了我。”

“帕格，讲稿实际上是她写的，她亲口对我说的。”

“是的，他晚年时，帕姆一直为他代笔，写了不少稿子。不过，主意都是他的。”不知是因为疲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老狐狸丝毫不感到惊慌，声调听起来若无其事。

此事却也无关紧要。罗达对帕米拉·塔茨伯利在好莱坞那番惊人的表白做过仔细分析，大体是这样的看法：如果像她那样一位多情的妙龄美人——从外表看，就能知道她对男人懂得很多——没能在华伦刚死的时候勾引住帕格，那他们的婚姻还是牢靠的，何况当时帕格又是远离家人，有机可乘，为了柯比的事而夫妻不和，肯定每晚都要喝醉酒。如果她能保住帕格，她就可以把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仪表堂堂的哈里森·彼得斯上校置诸脑后。哈里森对她的仰慕之情是一张车祸保险单，拿在手里，她很高兴，但是她希望永远不要求助于它。

在卧室的微弱灯光下，帕格脸上那些严峻的线条在酣睡中显得柔和了。罗达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要不要悄悄地钻到他床上去？这些年来，她很少这样做过；都是很久以前了，不是晚上饮酒过度，就是同别人的丈夫调情之后。她难得的主动行动使帕格感到受宠若惊，显得英俊可爱。过去他们之间的一次次龃龉，只消一番床第温存便都涣然冰释。

然而，她有些踌躇。一个安分守己的配偶向她作战归来的丈夫献媚，以慰渴望之情，这是一回事。但对她来说，还在接受考验，还要寻求宽恕，这样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吗？不就成了把自己的肉体当诱饵，有卑贱的肉欲之嫌了吗？当然，这些都不在罗达的盘算之列。这些念头按照一种女性的象征逻辑在她的脑子里急速闪过，她还是上了自己的床。

帕格猛地醒来，酒意已消，浑身不舒服，使他心头惊恐。罗达戴着一顶全是褶皱的睡帽，沉睡方酣。翻来覆去还是不行，他得再喝点儿酒或吃片安眠药。他在盥洗室里找到那件最暖和的浴衣披上，然后走到书房，活动酒柜就在那里。古色古香的书桌上，放着一大本皮面的剪贴簿，华伦的照片很仔细地镶嵌在封面上，照片下面是一行烫金的字：

美国海军上尉华伦·亨利

他用水兑了一杯烈性威士忌，像见了幽灵似的凝视着这本相簿。他走出房间，关了灯。他又回房来，摸索到书桌旁，拧亮了台灯。他一手端酒站着，一页一页地翻着相簿。封面的里页上是华伦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四周镶着黑边；封底的里页上，是《华盛顿邮报》上关于他的讣告，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对面一页上，是海军部部长用黑墨水粗体字签署的追授海军十字勋章的证书。

在这本相簿里，罗达用照片排列了他们的大儿子短暂的一生：第一次用红绿蜡笔在幼儿园粗糙的纸上学写字——“圣诞快乐”；在诺福克读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张成绩报告单——学习“A”，手工“A+”，品行“C”；孩子们生日聚会的照片，夏令营的照片，荣誉证书，运动员奖状，学校演出节目单，田径运动会照片，毕业照，反映书法和语言逐年进步的示范信件；海军学院的各种证件和照片，任职令、晋升令和调职令，其间还穿插了他在飞机驾驶舱里、在军舰上的快照；他同杰妮丝·拉古秋订婚、结婚的照片和纪念品贴满了整整六页（有一张照片上，娜塔丽·杰斯特罗穿着黑色服装，在阳光下站在全身白礼服的新婚夫妇身旁，这使帕格感到一阵揪心）；最后几页上贴满了这次战争的纪念品——他的飞行中队排列在“企业”号的甲板上，以及他坐在停在甲板上和飞在空中的飞机驾驶舱里的照片，还有登在军舰小报上的一幅有关他对入侵俄国的演讲的滑稽漫画。最后两页也镶着黑边，中间是华伦给他母亲的最后一封信，用打字机在“企业”号信笺上打的，日期是三月，他牺牲前三个月。

看到死去的儿子所写的这些活生生的词句，帕格不觉为之一惊，像要把它吞下去似的读了起来。华伦一向最恨写信。在第一页上，他详细描述了他说话如何聪明，动作如何可爱，以及在夏威夷的家务问题。在第二页上，他显然动感情了：

妈妈，我就要去执行拂晓巡航任务，因此我最好停笔。我没有经常给您写信，心里感到很抱歉。我们停泊在港口里的时候，我总是设法去看看爸爸。我想爸爸是经常给您写信，告诉您我们的情况的。关于我的工作，我也不能多写。

但是我要告诉您，每当我起飞掠过水面时，每当我返航在甲板上降落时，我总是庆幸，庆幸我在彭萨科拉学好了飞行。在这场战争中，海军航空兵为数不多。维克长大后，在他读着这一切，看着我这个白发苍苍、身为他爸爸的老家伙的时候，我想，他是不会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的。

当然，我希望在维克长大成人时，这个世界将会摆脱战争。我不知道，对胜利者来说，这种操练是否一向就是一种乐趣，或者还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但我这一代人是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乐趣的最后一代人，妈妈，战争变得太不顾个人、太复杂、耗费太大、死人太多了。人们得找出一种比较明智的方法管理这个星球。德国、日本这样的武装强盗专门制造冲突，从今以后得不等他们动手，就把他们扼杀。

因此，我几乎不愿承认打仗是多么有趣。我希望我的儿子

永远不会知道驾驶飞机迎着高射炮火向下俯冲时的那种恐惧感和荣誉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战争简直是一种愚蠢到了极点的谋生之道，然而我现在正干着这种蠢事。但我必须告诉您，就算把全中国的茶叶都给我一个人，我也绝不肯错过这一机会。我希望看到维克将来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了把这个世界整顿好而工作。当这一切全部结束的时候，甚至我自己也要尝试一下，为他开辟一条道路。拂晓巡航的时间到了。

爱您的华伦

帕格合上相簿，一口喝干了他的第二杯酒。他抚摸着粗糙的皮封面，就像在抚摸孩子的脸蛋。他关上灯，步履蹒跚地走回楼上的卧室。华伦的母亲仍在酣睡，她仰卧着，好端端的侧影被那顶奇形怪状的睡帽弄得不成样子。帕格凝视着她，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把这些照片收集成册的时候，她是怎么经受住的呢？这件事，像许多她做过的事一样，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到现在还不敢大声说出儿子的名字，而她竟做到了这一切，把这些纪念品搜寻出来，两眼看着它们，并有条不紊地把它们整理装饰起来。

帕格上了床，脸扑在枕头上，让威士忌使他的头脑晕眩，好使自己再有几个小时忘掉一切。

(1) 原文都是德语，是德语的语法格式。

(2) 同上。

(3) 原文是德语。

(4) 原文是德语。

WAR

战争与回忆

(1941—1945)

AND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陈良廷等◎译

REMEMBRANC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逸

CS-BOOKY

第五十一章

拉斯·卡顿军服袖口上那道宽宽的海军将官金杠闪闪发光，他那间位处白宫西翼、暖气过足的小办公室已油漆过好几遍，最新一遍是蛤灰颜色。这位擢升未久的海军少将当年在海军学院里只比帕格高两班，和他当年在安纳波利斯检阅场上一面操着正步一面在营队中喊着口令的时候相比，他的下巴颏儿现在鼓得更加厉害，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厚实，他笔挺的身板却是依然如故。他坐在一张金属办公桌后面，背后墙上挂着一幅总统亲笔签名像。他握手的时候并不起身，所说的也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寒暄话，只字不提尼米兹的要求。于是帕格决定冒昧试探一下：“将军，人事局有没有通知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过一份与我有关的调令？”

“嗯，不错。”卡顿的回答既谨慎又勉强。

“那么总统是知道尼米兹上将要我到他参谋部去的啦？”

“亨利，我劝你还是待会儿。传到你的时候，你就进去听着，这就行了，”卡顿不耐烦地说，“斯坦德利将军还在总统那儿。还有霍普金斯先生和莱希将军。”他把一篮子信件挪到跟前，“在召见我们的铃响之前，我必须把这些信件发掉。”

帕格其实已经得到了回答：总统还不知情。在继续等待这段时间里，卡顿一言不发，帕格则重新思考一番自己的处境，盘算对策。自从他在莫斯科给哈里·霍普金斯又写了那份访问前沿阵地的报告以来，到现在都一年多了，仍没听说过上面有什么表示。有关明斯克发生的犹太人惨遭屠杀的证据，他给总统写过一封信，也没回音。他早就断定，那封信使他显得是个感情用事、爱管闲事的人，因此也就结束了他与白宫的关系。他对此并不在乎。他从来也没追求过出任无足轻重的总统密使的角色，对于这一角色他也不觉得有多大乐趣。显然，斯坦德利老将军在幕后促成了此次白宫召见。帕格应对的策略非常简单：透露尼米兹的调令，抵消斯坦德利的的作用，从总统的权力圈子中脱身出来，待在外面，然后回到太平洋上去。

铃声响了两下。“这是叫我们。”卡顿说。白宫的过道和楼梯寂静如故——这是飓风眼里的平静。秘书们和身穿制服的听差们步履轻徐，一如太平年月。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那张大写字台上，乱糟糟地放着一些小摆设和舰艇模型，看上去就好似近两年从未动过一样。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灰白的头发更加稀疏，发紫的眼泡里眼睛显得混浊无光，完全是一副令人吃惊的龙钟老态。哈里·霍普金斯面色蜡黄，瘫倒在扶手椅里有气无力地向帕格招了招手。两位佩金丝带的海军将官直挺挺地坐在长沙发上，只是斜眼朝他瞥了一下。

维克多·亨利和卡顿走进的时候，罗斯福那张疲惫的宽下巴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啊，帕格，老伙伴！”他的声音浑厚、威严，俨然是哈佛出身的气派，就跟无线电里所有的滑稽演员叫人已经听腻的模仿完

全一样，“日本佬叫你下海游泳了，是吗？”

“恐怕是这样，总统先生。”

“那是我最爱好的一项运动，你知道，游泳，”罗斯福说，同时微带恶作剧地一笑，“对我的健康有好处。不过，我喜欢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

帕格一时不知所措，而后意识到这种叫人吃不消的取笑是存心表示亲热。罗斯福扬起双眉，等着他的答话。他以他所能想到的最轻松的言辞勉强回敬道：“总统先生，我同意，那是一次很不合时的游泳，不过它对我自己的健康也很有好处。”

“哈哈！”罗斯福把头一仰，开怀大笑，别人也跟着笑了几声。“说得妙！要不然，你也到不了这儿了，是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是在开玩笑，于是别人又笑了起来。罗素·卡顿退了出去。总统富有表情的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帕格，损失了一艘好兵舰，还有那么些英勇的汉子，我感到心疼。‘北安普顿’号干得很好，这我知道。你安全脱险，我实在高兴。你一定认识莱希将军吧？”——罗斯福那位身材瘦长、神情冷漠的参谋长朝帕格僵硬地点了点头，这和他的四道金杠以及沉在海底的军舰都是相称的——“当然，你也认识比尔·斯坦德利。自从那次你和比尔一起到莫斯科去过以后，他就一直对你赞不绝口。”

“你好，亨利。”斯坦德利将军说。他皮肤粗硬，形容干瘪，耳朵里插着一个大助听器，肌肉松弛多皱的颈项上面伸出一个好像没嘴唇的瘦削下巴颏儿，看上去有点儿像是一只发脾气的乌龟。

“你知道吗，斯坦德利将军那次跟着哈里曼的代表团去了一次俄国之后，变得非常喜欢俄国人，所以我不得不把他派到莫斯科去当大使，免得他觉得扫兴！虽然他这次只是回国度假，但他实在太想念他们了，所以他明天就要再赶回去。对吗，比尔？”

“对极了，总统。”语调里面带有不加掩饰的嘲讽。

“你喜欢俄国人吗，帕格？”

“我对他们印象很深，总统先生。”

“哦？别人有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是什么东西叫你对他们印象最深呢？”

“他们兵员众多，先生，还有他们都不怕死。”

四个人的目光相互对射了一下。哈里·霍普金斯用微弱、沙哑的声音说：“帕格，我看斯大林格勒^①的德国人此刻应该与你相同的感受。”

斯坦德利没好气地朝帕格瞥了一眼。“俄国兵员众多，打仗勇敢。这没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也很难相处，这是根本的问题，因此也有一个根本的回答。那就是立场坚定，态度明朗。”斯坦德利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指朝着露出宽厚笑容的总统摆动着，“言辞对他们而言是白费气力，就像跟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打交道一样。他们只懂得行动的语

言，即使是行动的语言，他们也可能会有错误的理解。我看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理解《租借法案》，既然能够捞到手，他们就要了再要，捞了再捞，就像小孩子去开联欢会，碰上了免费供应的冰淇淋和蛋糕一样。”

总统仰起头，乐呵呵地回答说：“比尔，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我在一九三三年同李维诺夫的会谈？我那时和他谈判关于承认苏联的事。嘿，我以前从来没和这种人打过交道。天哪，我简直要疯了！我记得争论的是我们在俄国的侨民的宗教自由问题。他就像条泥鳅一样狡猾。我索性对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可是他回来再找你的时候，那副冷静的神态我一直忘不了。”

“他说：‘总统先生，在我们刚刚革命之后，你们的人和我们是没法儿打交道的。你们依然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而我们突然下降到零。’”罗斯福摊开多肉的双手，竖起手巴掌，远远分开，“自从那以后我们渐渐上升到这儿，大约百分之二十，而你们下降到了大约百分之八十。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相信我们会把差距缩小到百分之六十对百分之四十。”“总统两只手相互靠拢，‘我们不可能合得更拢，’他说，‘但是隔开这么点儿距离，我们能交往得很好。’”比尔，我看李维诺夫的话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应验。”

“我也这么看。”霍普金斯说。

斯坦德利对着霍普金斯发作了：“你们这些人又不在那儿长住，招待你们这些光是品尝一下伏特加味道的客人，他们的举止言谈当然客客气气，挺不错。但是天天和他们谈公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好啦，总统先生，我知道我该走啦。让我再概括地说几句，然后告辞。”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点要求：更加严格地管制租借物资；提升他的参赞武官；使馆有权直接控制前往访问的大人物。他还带着强烈的反感提到温德尔·威尔基，同时怒气冲冲地向着霍普金斯看了一眼。罗斯福面带笑容地点着头，答应斯坦德利一切照办。两位海军将官离去的时候，斯坦德利拍了拍帕格的肩膀，诡谲地朝他一笑。

总统叹了口气，按了一下按钮，说：“我们吃午饭吧。你也吃吧，帕格？”

“先生，我妻子刚给我吃了一顿晚早饭，是鲜鲭鱼。”

“真的？鲭鱼！好啊，我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接风！罗达好吗？她真是位优雅美貌的女人。”

“她很好，总统先生。她希望您还记得她。”

“啊，她叫人一见难忘。”富兰克林·罗斯福取下夹鼻眼镜，揉了揉眼眶发紫的眼睛说，“帕格，当我从海军部长那儿听说你儿子华伦的情况时，我真是难受极了，像他那样的小伙子我从来没见过。罗达受得了吗？”

这个老政客有能够记住别人名字的本领，现在又冷不防地谈起他死去的儿子，这使帕格一时不知所措。“她很好，先生。”

“那是中途岛的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帕格，这全应该归功于华伦那样勇敢的小伙子。他们挽救了我们在太平洋的战局。”总统突然改变了语调和神色，从亲切的同情直接转为商谈正事的模样，“但是，你瞧，我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夜战中损失的舰只太多了，是吗？这是怎么搞的？日本人比我们更善于打夜战吗？”

“不，先生！”帕格感到这个问题是给了他一巴掌，但他很高兴能摆脱掉关于华伦的话题，于是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他们发动战争的时候，训练的水平要比我们高得多。他们是早有准备的，只等一声令下，我们却不是这样。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把他们抵挡住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打算，我们不久就会在那儿打胜仗。我承认，我们应该在夜间炮战中打得更好些，我们也肯定能做到这一点。”

“你说的我全同意。”总统的目光冷峻刺人，“但是，有段时间我很为那儿的情况担心，帕格。我曾以为我们可能不得不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出来。如果是那样，我们的人一定会感到很不好受，澳大利亚人一定会慌作一团。尼米兹做得很好，把哈尔西派到那儿去。哈尔西真是一条硬汉子。”总统把一支香烟装进烟嘴，“他就靠那么点儿兵力，但是干得真够漂亮，挽救了整个局面。作战的航空母舰只有一艘！真想不到！这样的困境不会延续很久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就要大显身手。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帕格。不过，就像你说的，他们老早就在准备战争，我却没有！不论有些报纸老是这么暗示。啊，来了。”

穿着白上衣的黑人侍役推进来一辆供应午餐的小车。罗斯福把烟嘴放在一边，然后发出一通埋怨，这叫帕格吃了一惊。“请你瞧瞧我这顿饭：三个鸡蛋，也许四个。真是见鬼，帕格，你只好跟我分着吃了。这些准备给两个人吃！”他对侍役命令说，“你就先喝你的汤吧，哈里，别等了。”

侍役神色慌张，从写字台的一角抽出一块搁板，拉过一把椅子，给维克多·亨利端上鸡蛋、面包和咖啡。霍普金斯膝上放着一只盘子，没精打采地用汤匙从盘子上的一只碗里舀着汤吃。

“这才有点儿像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一面说，一面迫不及待地开始吃起来，“现在你可以对你的孙子说了，帕格，你曾分享过一顿总统的午餐。我这儿的工作人员也许从今以后会真正懂得，我不喜欢铺张浪费，这是场永恒的斗争。”松软微温的鸡蛋没搁盐，也没搁胡椒，帕格吃了下去，尽管肚里不饿，却觉得这确实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破格待遇。

“你瞧，帕格，”霍普金斯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在北非登陆的时候缺乏登陆艇，在曾经议论突击生产登陆艇的计划时，提到了你的名字。不过现在登陆既已成功，德国潜艇的问题又显得更加紧迫了，护航驱逐舰当然是造船厂的头号任务。但是登陆艇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所以——”

“非解决不可，”总统咣当一声放下叉子，“每次讨论到进攻法国的时候，总要碰上这个叫人头疼的问题。我还记得一九四一年八月会晤丘吉尔之前我们在‘奥古斯塔’号上的谈话，帕格，你很熟悉你干的那一行。我现在正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能在我的充分支持下监管为海军生产登陆

艇的计划。但是事有凑巧，半路里冒出了老比尔·斯坦德利。他要你去当他的特别军事助理。”罗斯福从咖啡杯上抬起眼来一瞥，“这两样工作里面你更喜欢哪一样？”

维克多·亨利困惑了几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才恍然大悟。他们急急忙忙把他从太平洋弄回来，原来是要他去生产登陆艇，一桩虽然重要却枯燥乏味的舰船局的差事，他的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斯坦德利的要求更把事情弄得复杂化。此时此刻怎能提出尼米兹的调令呢？真是进了布雷水域！

“嗯，总统先生，给我这样的选择机会，而且是由您提出，我感到有点儿受宠若惊。”

“怎么，我干的大部分工作不就是这个，老伙计，”总统露出笑容说，“我不过是坐在这儿，像个交通警察，设法把适当的人引到适当的岗位。”

罗斯福说话时那种讨人欢喜的知己态度，好像他和维克多·亨利从小就是朋友，叫人听了乐滋滋的。帕格虽然处境尴尬，但对总统依然感到钦佩。整个战局全凭这位年事已高、身罹残疾的老人费心操劳，此外他还得治理这个国家，凡事都要和乖戾固执的国会斗争一番才能办成。帕格看得出，哈里·霍普金斯这时已经有点儿不耐烦了，可能某个重要会议预定马上要在这间办公室里举行。但是罗斯福照样能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舰长谈个没完，并且使他感觉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身负重任。帕格对他自己舰上的官兵也是这样，他使每个水兵都感到自己是这艘兵舰上不可缺少的一员。只不过总统的这种领导风格是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下扩大到了一种超人的程度。

这是个难以应付的局面。维克多·亨利使出全部毅力，在这双充满智慧、疲劳的眼睛的凝视之下保持沉默——这双眼睛是天穹深处的两颗明星，遮隐在亲密的友情之中闪闪发光。他没有勇气提出尼米兹的调令，那等于是拆卡顿的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让总统碰壁。不过至少应该让总统感到他的为难。

罗斯福打破了这个稍稍有点儿紧张的局面：“好吧！不论怎样，你应该先休十天的假，陪罗达高高兴兴玩几天。这是命令！然后再和罗素·卡顿联系，我会安排你的工作，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顺便问一声，你那个潜艇上的儿子还好吧？”

“他很好，先生。”

“他妻子呢？那个在意大利碰上麻烦的姑娘？”

总统的声调突然沉了下去，目光向霍普金斯一瞥，这使帕格知道他逗留的时间已经过长，他便急忙立起身来说：“谢谢您，总统先生。她很好，十天后我将向卡顿将军报到。谢谢您的午餐，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那张富有动作的脸突然凝固不动，条条皱纹就像刻在石雕上一样。“你在莫斯科写来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那封信受到了重视，还有你从前线给哈里写的那份目击情况报告，我也看了。你预计俄

国人顶得住，这证明是对的。你和哈里都是对的。这儿的不少专家都估计错了。你有眼力，帕格，而且有一种本领，能把事情说得有条理。犹太人目前的处境实在可怕，对这个问题我已无计可施。希特勒那家伙是个混世魔王，这一点儿不假，而那些德国人也都成了邪魔。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粉碎纳粹德国，狠狠惩罚那些德国人，叫他们世代代忘不了。我们正在这么干。”他和帕格匆匆握别。帕格只觉得心头冰冷，走了出去。

“如果你把我当作鲁莽的冒失鬼，那可要叫我难受了，”罗达说，“我只不过不肯轻易死心罢了。”

木柴在起坐间的壁炉里熊熊燃烧，咖啡桌上放着杜松子酒、苦艾酒、调酒杯、一罐子橄榄，还有一听刚开的鱼子酱、几块切得薄薄的方面包、两碟洋葱末拌鸡蛋。她穿着一件桃红长睡衣，头发向上盘起，脸上薄施胭脂。

“真美，这一切真够美的，”帕格说，既有点儿窘，同时也感到兴奋，“顺便告诉你，总统向你问好。”

“啊，真的吗？”

“真的，罗。他说你是个优雅美貌的女士，叫人一见难忘。”

罗达的脸直红到耳根——她难得脸红，而每次脸红都使她霎时间显露出少女的艳色，她说：“哦，太好了。不过，究竟怎么啦？有什么消息吗？”

他一面呷着酒，一面故意尽量简略地向她说明了情况，罗达所得到的印象仅是总统在考虑有两件差使要给他，同时命令他休假十天。

“整整十天！太好了！有没有哪件差事能使你待在华盛顿？”

“有一件。”

“那我希望你就干那一件，我们分开的日子够多了，太多了。”

他们吃了很多鱼子酱，喝完了马提尼酒，帕格有了兴致，或者，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兴致。他的动作起初是笨手笨脚的，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罗达的身体在他怀里使他觉得温馨撩人。他们上楼走进卧室，拉起窗帘——不过午后的阳光还是透进不少，只是变得微弱了许多——两人解衣的时候互相打趣，开了些小玩笑，然后一起钻到她的床上。

罗达放浪形骸，一如往日。但是当维克多·亨利看到妻子赤裸的身体——一年半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它依然漂亮得使他神魂颠倒——他的心头猛然意识到，这个身体已经被另一个男人占有过。他倒不是嫉恨罗达，相反，他感到自己已经原谅了她，至少是现在，他比其他时候更加愿意把那件事情一笔勾销。只不过，每当她爱抚他一下，每当她喃喃地说出淫言荡语，或是做出一个配合的动作，他的脑中就禁不住浮现出她曾同样对待那个大个子工程师的情景。这并不影响正在进行的事情，从某个方面说来——仅就情欲方面而言——乐趣仿佛有增无减，但是事

毕之时，却不免有点儿恶心。

不过罗达并无这种感觉。她在他脸上不断亲吻，呢呢喃喃说些不知所云的话，显然感到欢快满足。过了一会儿，她便像野兽一般连连哈欠，发出笑声，然后蜷缩起身子，进入梦乡。阳光透过窗帘上的一条隙缝，在一面墙上映出一道金光。维克多·亨利下床拉拢窗帘遮住阳光，然后回到自己床上，躺在那里凝望着天花板。一小时后，当她面带微笑醒来时，他依然如此凝望着。

(1) 伏尔加格勒的旧称。

第五十二章

莱斯里·斯鲁特在乔治敦的那套古老公寓房间里一觉醒来，穿上一条旧裤子，再取出挂在壁橱里的花呢大衣穿上——为了不让房客占用，所以壁橱是锁着的，然后便像他已经做过上千次的那样，在密不通风的小厨房里烤面包、烧咖啡。他一如往常地拎着那只饱鼓鼓的、塞满公文的旧公事皮包，迎着司空见惯的华盛顿仲冬天气，步行到国务院去。阴云低沉，寒风袭人，天空随时可能降下雪来。

他这时的感觉就像久病初愈，才恢复正常生活一样。宾夕法尼亚大街这一段的景象、声音和气味，往常觉得平庸单调，现在对他来说却都是美好可爱的。他身旁走过的行人全都是美国人，都要盯着他那顶俄国毛皮帽子看看，这使他得意扬扬，如果是在莫斯科或是伯尔尼，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他回到家里了，他用不着提心吊胆了，他现在才发现，自从德国向莫斯科进犯以来，他就从未舒舒服服地透过一口气，即使是在伯尔尼，脚下的人行道似乎也随着近在咫尺的德国人的军靴响声而颤动不已。但是现在，距离德国人已经不是只有一座阿尔卑斯山脉了，他们远在重洋之外。大西洋上的狂风怒号，向着另一个大陆上丧魂落魄的人们发出一声声冷酷无情的咆哮。

国务院大厦正面的那一长列小圆柱此时此刻在斯鲁特眼里也不再显得丑陋不堪，而是奇巧朴实，亲切可爱，它是美国式建筑的一个怪物，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里面的带枪警卫拦住他，他不得不掏出一张塑料通行证，这是他在华盛顿和这场战争发生的第一次小接触。他在和维希打交道的主管人办公室里停下，看了看那份被困在卢尔德的大约二百五十名美国人的机密名单，其中大部分都是外交官和领事馆人员。

哈默，弗雷德里克，公馆会难民委员会

亨利，娜塔丽太太，新闻记者

霍利斯顿，查尔斯，副领事

杰斯特罗，埃伦博士，新闻记者

他们还在那儿，名单里没有娜塔丽初生婴儿的名字，但愿这是个疏忽，就像伦敦大使馆那份名单一样。

“啊，你来啦。”欧洲事务司司长站起来说，并带着有点儿古怪的兴奋神情仔细打量斯鲁特。平时他是个冷漠迟钝的职业外交官，甚至几年前他们有一次打网球时，他也照样是那么冷漠沉静。他穿着衬衫，隔着办公桌握手时露出了已经开始有点儿发福的肚子。握手时他的手有点儿汗湿，也有点儿发颤。“你看看这份东西。”他递给斯鲁特一份两页打字文稿，上面有红笔画的几道杠杠。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未定稿）
同盟国家关于德国反犹暴行的联合声明

“这是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是一小桶炸药。这是已经批准了的正式文件，马上就公布。我们日日夜夜搞了一个星期，全是在我们这儿敲定的，现在就等白厅和俄国人来电认可，然后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同时公布。快的话也许就在明天。”

“我的天啦。‘狐狸’，发展得真快！”

国务院的人一向把这位司长叫作“狐狸”，这是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绰号。斯鲁特首次和他相遇时只当他是大学秘密社团里的一个校友。当时的“狐狸”戴维斯还是个无忧无虑、稍带矜持、风流潇洒的人物，刚从巴黎奉调回国的职业外交官。可现在，他和那些在国务院走廊里走进走出，身穿整套灰衣灰裤的官员们已经完全一样：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灰色的性格。

“对，真是一个大突破。”

“看来我这次横渡大洋是多此一举了。”

“一点儿也不，你带着这些材料回来，”“狐狸”用大拇指戳了一下斯鲁特放在办公桌上的皮包说，“这桩事情本身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从塔特尔的备忘录里知道你带的是些什么材料。你是起了作用的。再说这儿也需要你。看一下这份东西吧，莱斯里。”

斯鲁特在一张硬椅子上坐下，点起一支烟，专心看起来。“狐狸”旧习未改，照样咬着下唇，伏案处理函件。“狐狸”同样也注意到斯鲁特还是依然故我，一面看，一面用手指在文件背后敲着鼓点，他还看出了斯鲁特面色发黄，额上已经像老头子一样露出了皱纹。

英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注意到，来自欧洲的报告令人毋庸置疑地深信，德国当局不满足于在他野蛮统治所及的各国领土内剥夺犹太族人民最起码的人权，现在正将希特勒多次重复的欲将欧洲犹太民族灭绝的愿望付诸实现。犹太人正在骇人听闻的恐怖和野蛮的条件下，不分男女老幼，从各国运往东欧。在已经变成纳粹主要屠宰场的波兰，除了战争工业所需要的少数高度熟练工人以外，所有犹太人都已被有计划地从犹太人居住区驱赶殆尽。凡是被带走的人，从此便无下落。有劳动能力的人正在劳动营被慢性奴役致死。老弱病残者或被弃之不顾，任其冻饿致死，或被集体处决，惨遭蓄意杀戮。

英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以无比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残酷无比的灭绝政策。他们宣布，此类事件只能增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推翻希特勒野蛮暴政的决心。他们重申他们的庄严决心，务与其他同盟国家政府确保，凡对此种罪行负有责任

者将难逃惩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

斯鲁特把文件往办公桌上一丢，问道：“这些杠杠是谁画的？”

“怎么啦？”

“整篇东西最重要的部分都给去掉了。你能改回来吗？”

“莱斯，就它现在的措辞看，已经是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文件了。”

“但是这些删改是恶意的外科手术。‘毋庸置疑地深信’，这是说我们政府相信确有其事。为什么把它删掉？‘不分男女老幼’，这是关键所在。这些德国人正成批成批地杀害妇孺。不论是谁都会对此做出反应！否则，这不过是件仅仅和‘犹太人’有关的事罢了。远在天边的大胡子犹太佬，谁在乎？”

“狐狸”表情尴尬：“这样说未免言之过甚。可不是，你准是太累了，而且，我看还有点儿偏激，同时——”

“告诉我，‘狐狸’，是谁删改的？英国人？还是俄国人？我们能不能再争一争？”

“这些删改都是我们二楼搞的。”两道严肃的目光相遇，“为了这个我已经和他们争得够凶了，我的朋友。我把好些别的删改意见都顶掉了。这个声明会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引起一场爆炸，莱斯里。要三国政府就措辞达成一致意见，简直是件活受罪的差事，最后能有这样的结果，就算不了起了。”

斯鲁特咬住一个手指关节。“好吧。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支持这份声明呢？”他拍拍自己的公文包，“我能不能从这里面选些材料出来作为这份声明的附件发表？都是过硬的证据。要不了几个小时，我就能拼凑出一份重磅的摘录汇编材料。”

“不，不，不。”“狐狸”急忙摇头，“那我们又得一一电告伦敦和莫斯科不可。再来一场辩论，可能又得花上几个星期。”

“‘狐狸’，没有证明材料，这份声明不过是一张宣传招贴、一篇官样文章。新闻界肯定会这么看。跟戈培尔炮制出来的东西相比，这至多不过是块松泡泡的牛奶面包。”

司长摊开双手说：“但是你那些材料不是来自日内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来自伦敦的波兰犹太人，对吗？英国外交部见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材料就要举起斧头砍，而苏联人一听有人提到波兰的流亡政府，就要气得口吐白沫。这你都是知道的，还是讲点儿实际的吧。”

“那就不用证明材料算啦。”斯鲁特灰心丧气，举起拳头在办公桌上——一捶，“废话，全是废话。这就是文明国家用来反对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最好行动，虽然它们手里掌握着那么多的确凿罪证。”

“狐狸”站起身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然后掉过脸来朝着斯鲁特伸

直了手臂，用一根手指对着他。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妻子是犹太人，”——斯鲁特其实并不知道——“赫尔先生的妻子也是犹太人。我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痛苦地思考这个问题。不要一笔抹杀我们在这儿完成的这件事。它会引来不可小觑的变化。德国人如果要继续这些暴行，他们得三思而后行。这对他们是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会起作用的。”

“会吗？我看他们会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付之一笑。”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要全世界都起来抗议，要盟国政府发动一场大规模救援运动。”

“对！特别是对聚集在中立国的犹太人。”

“好啊。不过你最好还是根据华盛顿的情况重新考虑一下。”“狐狸”一屁股倒在椅子上，又是气愤，又是伤心，但他还是语气平和地说，“你也清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已倒向希特勒一边。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仅仅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废除了维希的反犹太人法律，我们此刻正为我们所谓的亲犹太人政策付出可怕的代价。穆斯林拿起了武器。艾森豪威尔军队周围现在全是穆斯林，还有更多的穆斯林在突尼斯等着他。如果一场世界性的抗议引起一股要求向犹太人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浪潮，那就真会把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局势闹得不可收拾。这是肯定的，莱斯里！非但如此，这还会得罪土耳其。这是一场政治冒险，无论如何使不得。你难道不同意吗？”

斯鲁特皱紧双眉，沉默不语。“狐狸”叹了一口气，扳着手指头一点儿一点儿继续说下去：“还有，你在国外是否留心观察了国内的选举？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几乎失去了控制。他在国会通过的法案，都是侥幸胜出，那个名义上的民主党已是众叛亲离。一股巨大的反对势力正在全国形成，莱斯^①。孤立主义者已有东山再起之势。一项破纪录的国防预算不久就要提出。《租借法案》的大量物资，尤其是给苏联的物资，根本不得人心。还要恢复物价管制、实行配给、进行征兵等等，要打仗，总统就不能没有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现在要在我国呼吁接受更多的犹太人，莱斯，那你瞧吧，国会准会对所有的战争努力统统加以反对！”

“说得有理，”斯鲁特挖苦说，“这一套我全清楚。不过你真相信吗？”

“我完全相信。这些都是事实。虽然不幸，但是真的。总统曾经目睹一个不受节制的国会是怎样挫败伍德罗·威尔逊，使他的和平计划化为泡影。我敢肯定，威尔逊的幽灵一定经常缠绕着他。在本届政府的基本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中，犹太人问题总归是个包袱，回旋余地微乎其微。在这些掣肘的条件下，这份文件总算是一项成就。它是英国人起草的。我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保留其内容实质。我认为我做到了这一点。”

斯鲁特强行压抑住由来已久的绝望感，问道：“好吧，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三点钟接见你。”

“知道他打算要我干什么吗？”

“一点儿也没听说。”

“给我介绍点儿他的情况吧。”

“朗的情况？嗯，你知道点儿什么呢？”

“我仅仅听比尔·塔特尔说过一些。朗曾经邀请塔特尔把加利福尼亚州支持罗斯福的共和党人组织起来。他们两个人都是用纯种名马参加赛马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才相互认识的。此外，我知道朗出任过驻意大利的大使，所以我猜想他是个有钱人。”

“他妻子很有钱。”“狐狸”犹豫一下，然后叹了口气，“可是他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

“怎么回事？”

“狐狸”开始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好吧，现在给你说一下布雷肯里奇·朗的简历。你知道一下有好处。他是个老派的绅士政客，南方有钱人家出身，普林斯顿毕业，密苏里州的终身民主党人，威尔逊手下第三助理国务卿，曾经竞选过参议员，遭到惨败。他在竞选政治中是个被淘汰了的人。”“狐狸”停下，站在斯鲁特身旁，戳了下他的肩膀，“但是——朗在罗斯福的班子里是个很老很老的老人了。要了解布雷肯里奇·朗，这是关键所在。如果你在一九三二年之前为罗斯福效劳，你就算得上是他班子里的人了，而朗早在一九二〇年当他竞选副总统时，就开始为他效劳了。朗一向都是在民主党大会上给他效劳的一个小头目。自从威尔逊时代以来，他一直是民主党竞选运动的一位大施主。”

“我懂了。”

“那好。报酬，出使意大利。成绩，平平。崇拜过墨索里尼，后来大失所望。奉召回国，表面原因是胃溃疡。其实，我看是因为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工作无能。回国后就玩他的纯种马，参加赛马会。他当然很想重返官场，而罗斯福也很会照料他自己的人。战争爆发以后，他就专门为朗设立了一个职位——国务院紧急战争事务特别助理国务卿。这就是他现在日子很不好过的由来。因为签证司归他管辖，所以难民问题也就成了他的棘手差事。代表团络绎不绝——劳工领袖、犹太教士、企业老板，甚至基督教的牧师——不断敦促他对犹太人高抬贵手，他又只能客客气气，模棱两可，总是告诉人家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因此招来的咒骂，他那副薄脸皮哪儿能受得了，尤其是那些自由派报纸的咒骂。”“狐狸”在办公桌旁坐下，“关于布雷肯里奇·朗的专题报告，现在结束。莱斯，在你工作定下来之前，如果你要一间办公室——”

“‘狐狸’，布雷肯里奇·朗是个反犹分子吗？”

“狐狸”发出一声长叹，两眼凝视空中，呆看了好久，也没朝斯鲁特看一眼说：“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人性的人。他憎恨纳粹和法西斯，真心地憎恨。他肯定不是个孤立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成立新的国际联盟。他是个复杂的人，不是天才，人也不坏，但是四面八方的攻击伤了他的

感情，使他横下了心。他现在就像一只鼻子受了伤的熊一样不好惹。”

“你回避了我的问题。”

“那么让我来回答。他不是。他不是一个反犹分子。天晓得人家为什么这么叫他，但是我认为他不是。他的处境非常困难，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压在他身上。我敢说他对实际的内情根本不了解。他是华盛顿最忙的人之一，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也是最好的人之一。我希望你能在他手下工作，我觉得你至少能使他在签证司里消除一些最尖刻的咒骂。”

“天，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了。”

“狐狸”一面翻阅他办公桌上的公文，一面说：“你认识一位塞尔玛·阿舍尔·沃尔特韦勒太太吗？以前住在伯尔尼的？”

斯鲁特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说：“认识。当然认识。她怎么啦？”

“她要你打个电话给她。说有急事。这是她在巴尔的摩的电话号码。”

塞尔玛挺着大肚子，蹒跚跚跚跟着侍者走到斯鲁特的桌子旁，她后面跟着一个矮个子、红面孔、几乎秃了顶的年轻人。斯鲁特从椅子上赶快站起来。她穿一身全黑衣服，胸前佩着一只镶有几颗大钻石的别针。她的手又凉又湿，好像刚刚滚过雪球一样。虽然她挺着个大肚子，她与娜塔丽的相似之处依旧非常明显。

“这是我丈夫。”

“和你见面非常高兴。”虽是见面时的陈词老套，他却说得亲切诚恳。刚一坐下，沃尔特韦勒就把侍者叫来，开始点酒点菜。他说他还要会见几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吃了饭就走，让斯鲁特和塞尔玛留下叙叙旧。侍者送来了酒和给塞尔玛的番茄汁。沃尔特韦勒向斯鲁特举起酒杯：“请吧，为同盟国家的声明喝一杯。什么时候宣布？明天？”

“啊，你说的是什么声明？”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声明呀，还会是别的吗？”沃尔特韦勒因为深知内情，健康的脸上泛起一阵得意神色。

既然如此，斯鲁特立即拿定主意，最好还是让他先摊牌。“我看你是私下有条路子直通科德尔·赫尔。”

沃尔特韦勒笑了：“你知道那份声明是怎么搞出来的吗？”

“说实话，我不清楚。”

“英国的犹太人领袖带着一些不容争辩的证据见到了丘吉尔和艾登。骇人听闻的材料！丘吉尔是个好心肠的人，但是他也不得不和那个该死的外交部交涉，而这次他确实是做对了。当然，我们是有人通情报的。”

“我们？”

“这儿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

饭店座无虚席，因此得等一会儿才能上菜，沃尔特韦勒滔滔不绝，嗓门压过了周围的大声喧哗。他的态度坚强有力，讨人喜欢，说话略带南方口音。他是好几个抗议或救援委员会的成员。他为好几十个难民签过保证书，曾经两次跟代表团一起到过科德尔·赫尔的办公室，他说赫尔先生是个地道的绅士，但是上了年纪，因此很不了解情况。

沃尔特韦勒对于这些大屠杀倒还不是灰心丧气到了极点。他认为纳粹的迫害将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将会创造出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他说犹太人及其朋友们现在必须坚决一致：撤销白皮书！向欧洲犹太人开放巴勒斯坦！他的委员会现在正在考虑在同盟国的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发起一次声势浩大、人数众多的向华盛顿的进军，他想听听斯鲁特对此事的意见。行动的名称将是“百万人进军”。进军要有各种信仰的美国人参加，将向白宫递交一份有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伦敦撤销白皮书——以此作为继续向英国人提供《租借法案》物资的代价。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愿意支持这一决定。

“请你坦率地说说你的看法。”沃尔特韦勒一面说，一面大嚼奶酪煎蛋，塞尔玛则一粒一粒地叉起水果色拉送进嘴里，眼睛向斯鲁特一瞥，像是给他一个警告。

斯鲁特婉转温和地提了几个问题，假设英国人让步了，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又如何转移到巴勒斯坦呢？沃尔特韦勒反驳说，那不成问题，中立国的船只有的是：土耳其的，西班牙的，瑞典的。除此之外，盟国运送租借物资的空船也可以扯起休战旗运送他们。

但是德国人会尊重休战旗或是允许犹太人离开吗？

沃尔特韦勒说，希特勒既然真想把犹太人清除出欧洲，而这项计划又能达到目的，那他又为什么不予合作呢？毫无疑问，纳粹会勒索一笔巨款，那也行，自由国家的犹太人宁愿倾家荡产也要拯救希特勒的囚徒。他本人就愿意，他的四个弟兄也愿意。

斯鲁特惊讶地发现，面对这个人如此天真的自信，他禁不住要像“狐狸”所说的那样根据“华盛顿的情况”来对待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么一大笔外币的转移将使纳粹可以购买大批稀缺的战争物资。事实上，希特勒将以犹太人的生命换取杀害盟军士兵的资本。

“我的看法完全不是那样！”沃尔特韦勒回答的口气已有点儿不耐烦，“那不过是牵强附会的军事假设，而现在的事实是大批无辜者正在惨遭杀害，这怎能同日而语！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就是要趁早救援，以免为时过晚。”

斯鲁特提到阿拉伯人的破坏行动，很可能一夜之间就使苏伊士运河不能通航。沃尔特韦勒对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做了尖刻回答，运河受到的威胁已经结束，隆美尔正逃离埃及，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钳形包围正在向他收紧，阿拉伯人见风转舵，他们对运河碰也不敢碰一下。

他们喝着咖啡，继续谈话。斯鲁特以尽可能和缓的语气提醒沃尔特

韦勒，“百万人进军”要求开放巴勒斯坦，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法过于简单，恐怕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验。他认为英国人不会开放巴勒斯坦，即使他们开放，纳粹欧洲的犹太人也无法到达那里。

“那么，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依你看来他们统统得死。”

一点儿也不，斯鲁特回答说。可以从两方面努力做工作：从长远角度看是摧毁纳粹德国；而在眼前则是把他们吓唬住，叫他们停止屠杀。同盟国境内有数万平方英里的地区人烟稀少，首先，若有二十个国家，每个国家都能接受五千名犹太人——不妨也包括巴勒斯坦——这样得救的犹太人就增加了十万名。如今被困在中立国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如果同盟国一致做出决定，立即为他们提供安身之地，那一定会使德国人大吃一惊。直到现在，纳粹还在不断地对外面的世界冷嘲热讽：“如果你们真是为犹太人担忧操心，干吗不收留他们呢？”而给他们的回答却只是不知羞耻的沉默。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只要美国带个头，马上就会有二十个国家跟上来。一旦同盟国家真正表现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怀，就可能使希特勒的刽子手们感到害怕，放慢手脚，甚至停止杀戮。而大叫大嚷，要求开放巴勒斯坦，那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没把气力用在刀刃上。

沃尔特韦勒紧皱眉头听着，两眼盯着斯鲁特，斯鲁特以为自己打动了她。“好，我懂你的意思了，”沃尔特韦勒最后说道，“但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十万犹太人！但是却有几百万人正面临死亡！以我们这一点力量，一旦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计划，那巴勒斯坦也就完了。你那二十个避难所到了最后一刻也将不认账。再说，大多数犹太人也不愿意去。”

沃尔特韦勒结了账，吻别他的妻子，再三邀请斯鲁特过两天就到巴尔的摩去吃饭，然后极其友好地告别了。

“我喜欢你丈夫。”侍者给他们添了咖啡之后，斯鲁特大胆地说。

塞尔玛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她突然激动地说：“他的心肠非常好，为救援工作捐献了大批钱财，但是他那个复国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过是个梦想。我不再跟他争辩了。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一天到晚这个计划那个方案，不是开会、游行，就是集会、进军，这样那样，忙得一刻不停，他们的用意真是好极了！另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委员会，他们也有他们的计划，有他们的会议和集会！在他看来他们都是走错了道。唉，这些美国犹太人！他们就好像是吃了毒药的老鼠在乱兜圈子，其实都无济于事。我不责怪他们，不责怪国会，甚至也不责怪你们国务院的人。他们既不坏也不蠢，他们只不过是理解不了这桩事罢了。”

“有些人可能既坏又蠢！”

她举起一只手表示反对。“那是德国人，那些德国人才是杀人犯。但是严格来说，我甚至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是受到狂热病的驱使才变成了野兽。这一切都太可悲、太可怕了！真是，我们这顿饭怎么尽谈这个。今天夜里我真要做噩梦了。”她把两只手放在太阳穴上，勉强微笑一下，“模样儿跟我相像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她的娃娃呢？”

听了斯鲁特的回答，她的表情严峻起来。“卢尔德！天啊！她很危险吗？”

“不比我们的领事官员危险。”

“难道像她这么个犹太人也不要紧？”

斯鲁特耸了耸肩说：“我看是这样。”

“我会梦见她。我一直梦见我又回到了德国，我们一直没逃出来。我简直没法儿告诉你我做的这些梦有多可怕。我父亲死了，我母亲病着，而我呢，现在身处异国，每天晚上都使我担心害怕。”她神色恍惚地环视饭店一眼，然后激动不安地拿起手提包和手套，“但是如果不知感激，那也是罪过。我毕竟活着。我还得赶快去买东西。你接受尤利乌斯的邀请到巴尔的摩来吃饭吗？”

“当然。”斯鲁特有点儿过分有礼貌地说。

她将信将疑而又无可奈何。来到外面人行道上，她说：“你关于难民问题的主意不坏，你应该争取实现。德国人要打败仗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只得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伤脑筋了，德国人在这种事情上是很精明的。如果美国和其他二十个国家从现在起认真准备接受十万犹太人，那一定会叫那些党卫军恶魔感到不安的。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品行良好，很可能会开始寻找一些借口来保住几个犹太人的性命。这很合乎情理，莱斯里。”

“你也这样想，那对我是个鼓舞。”

“是不是真能实现呢？”

“我试试看。”

“上帝赐福给你。”她伸出手来，“冷吗？”

“像冰一样。”

“你知道了吧？美国并没使我发生多大变化。我希望你的朋友和她的孩子能得救。”

天空清澈蔚蓝，斯鲁特迎着凛冽的寒风，弓缩着身子步行返回国务院。他在途中停下，目光越过铺了一层白雪的草坪，凝视着白宫栅栏里面，竭力想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这座宏伟大厦里面的某个地方埋头工作的情景。尽管收听过他的那几次炉边谈话和许多次演说，看过许多新闻影片，也在报纸上念过不下数百万字的有关他的报道，斯鲁特心中的罗斯福依然是个不可捉摸的人。他对欧洲人显出一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模样，而他的政策——如果“狐狸”所言属实——却又和拿破仑同样冷酷无情，这样一个政治家难道真没有一丝虚伪之处？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主题——斯鲁特一面匆匆赶路，一面这么想——使拿破仑在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从一个拯救欧洲的自由主义救世主一降而为入侵俄罗斯的嗜血侵略者。根据托尔斯泰那个靠不住的战争理论，拿破仑不过是骑在大象身上的一只猢猻，

一个为时势和历史所驱使的无能的利己狂，他之所以发出命令，只是因为他不得不发出那些命令；他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是因为一些他既不理解又无法控制的战场上的小事件使他必然取胜。而后来造成他屡屡败北的那些“天才灵机”与先前给他带来节节胜利的“天才灵机”并无不同之处，只是历史潮流已经改变方向，与他背道而驰，最终使他陷于失败之中。

如果“狐狸”果真切地反映了罗斯福关于犹太人的政策，如果总统甚至不愿意冒与国会发生冲突的危险以求制止这一滔天大罪，那么总统岂不真是一只托尔斯泰所说的猢猻——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被历史的狂飙吹胀了的庞然大物，他之所以看起来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工业的强大威力是向那个方向滚动的；一个时势的傀儡，在希特勒的恐怖面前他自行做主的能力甚至比不上一个只身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仓皇逃命的犹太人，因为那个犹太人至少能使遭受杀戮的人数减少一名。

斯鲁特并不愿意相信这一类事情。

布雷肯里奇·朗像个青年人那样大踏步穿过房间前来与斯鲁特握手，透过他办公室的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就和这位助理国务卿本人一样，既不悦目，也不使人感到亲切愉快。朗的高贵的容颜、薄薄的嘴唇、齐整的铁灰色鬃发，以及那矮矮的运动员体形，配上裁剪合身的深灰色衣裤，精心修剪的指甲，灰色的丝织领带，还有胸袋里的一方白手绢，全都妥帖得体。他简直就是一个助理国务卿的标准形象，同时，布雷肯里奇·朗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心烦意乱、恼怒不满，也丝毫没有如坐针毡的样子，相反，他倒好像是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迎接一位老朋友。

“啊，莱斯里·斯鲁特！我们早该见面啦。你父亲好吗？”

斯鲁特不禁眨了两下眼睛说：“哦，他很好，先生。”这谈话一开始就叫人不自在，斯鲁特根本就想不起他父亲曾经提到过布雷肯里奇·朗。

“天晓得我有多久没见到他了。啊！他和我两个人差不多包办了常春藤俱乐部⁽²⁾的一切事务，几乎天天一起打网球、划船，和姑娘们惹出麻烦事儿——”他露出一个富有魅力的忧郁笑容，朝沙发挥一下手，“啊，真的！你知道吗，现在你比你父亲本人更像当年的蒂米·斯鲁特，我敢这么说。哈哈。”

斯鲁特带着尴尬的笑容坐下，脑子里竭力回忆，后来在哈佛大学法律研究所执教的父亲对自己在普林斯顿“虚度”的年华有一种轻蔑的悔恨之感：他常说那只是一些想逃学的纨绔子弟的乡间俱乐部。他曾竭力劝说他的儿子到别处上学，对他自己大学时的经历则很少提起。但是，他竟从来没对从事外交工作的儿子提起他认识一位大使，一位助理国务卿，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

朗从银烟盒里拿了一支香烟递给斯鲁特，然后往沙发上一靠，一面用手指摸着胸袋里的手绢，一面打趣地说：“你怎么去上耶鲁那个蹩脚透顶的学校？为什么蒂米·斯鲁特没坚决阻止？”他以慈父般的目光看着斯鲁特，笑着说，“不过，尽管有这么点儿不足之处，你还是个出色的外交

官，我知道你的成绩。”

这是挖苦嘲讽吗？

“嗯，先生，我是尽力而为，常常也感到力不从心。”

“对于这种感觉我太清楚了！比尔·塔特尔好吗？”

“好极了，先生。”

“比尔是个稳重的人，我收到过他的一些令人沮丧的信件，他在伯尔尼的处境非常敏感。”布雷肯里奇·朗的眼皮垂了下来，眼睛半睁半闭，“你们两人处理问题的态度都很稳重，如果换上两个激进派的年轻人去做那项工作，那你们搞到的那些材料说不定会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大肆渲染开了。”

“助理国务卿先生——”

“大有可为啊，小伙子。你是蒂米·斯鲁特的儿子，叫我布雷克吧。”

斯鲁特的脑子一闪，突然想了起来，很久很久以前，他父亲有次和他母亲谈话时曾经谈起过一个“布雷克”，似乎是他放荡的青年时代的一个不体面的角色。“那么，好，布雷克，我认为我带来的那些材料是真实的，而且是骇人听闻的。”

“这我知道，比尔也是这么说的，他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如此一来你们两人的责任感就更应受到赞扬。”朗用手指抚弄一下胸袋里的手绢，整了整领带，“我希望我们华盛顿的一些任性的家伙能像你们这样才好，莱斯里。你们至少懂得由政府养活的人不应该使他的国家为难。你们从发生在莫斯科的那桩小事情上吸取了教训。那件事还情有可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很使我反感，非常可恶，非常野蛮。我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谴责这一政策了，我那时候写的备忘录就在这儿的卷宗里。不过，年轻人，让我告诉你我希望你做些什么吧。”

过了好一会儿，斯鲁特才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朗先谈了他领导的那十九个处室。谈到科德尔·赫尔要他为战后成立新国联起草一份计划。这可是个大难题！他晚上和星期天都工作，他的健康已经受到损害，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他曾亲眼看到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因为国会在一九一七年拒绝他有关国联的主张，才遭灭顶之灾，他的老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他对世界和平的宏伟展望决不能遭到同样的下场。

同时，他还必须使国会就范。国务卿已把和国会打交道的大部分任务委托给他，这可是个累死人的差事！如果国会阻止向俄国提供《租借法案》援助，斯大林就有可能一夜之间变卦，去跟德国单独媾和。这场战争的前景就会吉凶难卜，非得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才能定局。英国人也同样不可信赖，他们已经在玩弄手法，要把戴高乐送到北非去，以便战后控制地中海。他们打仗完全是为了自己，英国人的本性从来就很难改变。

发了一通有关全球大局的议论后，布雷肯里奇·朗终于谈到正题。他说，欧洲事务司内应该有人专门处理有关犹太人的事宜，所有那些代表

团、请愿书、信件以及必须虚与委蛇的名人显要等等，以后都不要往他那儿送了。目前的形势需要一个适当的人选稳妥地处理这些事情，他认为莱斯里正是这个适当人选。莱斯里以同情犹太人著称，这是一笔宝贵资产。他在伯尔尼行事谨慎，这表明他为人稳妥可靠。他出身高尚的家庭，很有教养。他在国务院里前程灿烂，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担负起一件真正棘手的任务，一显身手，赢得破格升迁的机会。

斯鲁特对此深感惊恐。充当布雷肯里奇·朗的一面挡箭牌，对请愿的犹太人“客客气气，模棱两可，总是告诉人家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实在是个令人憎恶的前景。他在国务院的前程的终点现在并不比这间办公室的门口距离他更远，这一点他倒也并不在意。

“先生——”

“布雷克。”

“布雷克，除非我能对前来找我的人有所帮助，否则我是不愿意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职务上的。”

“这正是我要你做的啊。”

“但是我除了叫他们失望之外，还能做什么呢？绞尽脑汁，兜着圈子说‘没办法’吗？”

布雷肯里奇坐直身子，一本正经地朝着斯鲁特严厉地瞪了一眼说：“哪儿的话，你有可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当然要说出‘行’，而不是说‘没办法’。”

“但是现有的一切规定使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怎么不可能做到？你说说看。”布雷肯里奇·朗问道，态度非常和蔼，他颌骨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用手指摸摸手绢，而后又弄弄领带。

斯鲁特解释说，要求犹太人出示他们所在国警察机构签发的出境许可证以及品行端正的证书，这是荒唐可笑的。朗打断他的话，皱起眉头迷惑不解地说：“但是，莱斯里，这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规定，是为了防止罪犯、非法逃亡者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混进来。我们怎么能回避这些规定呢？谁都没有天生进入美国的权利。谁要进来，就必须拿得出证据，证明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入境，他们会成为良好的美国人。”

“布雷克，犹太人必须从德国秘密警察那儿领取这些证件。这显然是一条荒唐和残酷的规定。”

“啊，所谓‘德国秘密警察’，是纽约那些悲天悯人的人造出来的一个可怕字眼。它其实和我们联邦特工机关一个意思——秘密国家警察⁽³⁾。我跟德国秘密警察打过交道，他们和别的德国人没什么不同。我确实相信，他们采取的方法一定非常严厉，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特工机关，每个国家都有。再说，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德国。”

斯鲁特竭力克制才没一怒之下走出这间房间去另谋生路——因为他觉得朗的这番奇谈怪论虽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倒也是由衷之言，颇有

道理，所以他便说道：“不论这些犹太人来自何处，他们都是为了逃命而来。他们哪儿能耽搁时间去申请官方证件呢？”

“但是，如果我们取消这些规定，”朗耐心地说，“那又怎么能防止成千上万的破坏分子、间谍、从事爆破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坏蛋冒充难民混进我们国家呢？你倒说说看。如果我在德国谍报机关工作，我是决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的。”

“可以要求其他的品行证明，比如教友会的调查、个人经历保证书、当地美国领事馆的批准书，或者像联合救济协会这一类可靠的救济机构的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去找，总归是有办法的。”

布雷肯里奇·朗两手交叉撑着下巴坐在那里，带着沉思的神色望着斯鲁特。他的回答一字一顿，小心谨慎：“是啊，是啊，我看你的意见也有道理，这些规定会给那些理应入境的人造成困难。我还要为别的事情伤脑筋，比如战后世界的建立。我不是个顽固派，而且，”——他现在的笑容显得他有难言之苦——“我也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不管报纸上怎样污蔑谩骂。我是我国政府及其法律的仆人，我要尽力做个好仆人。你能不能把你的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让我交给签证处？”

斯鲁特不敢相信他已说动了布雷肯里奇·朗，但是听他口气倒是一片诚心。他因此壮着胆子问道：“我是不是可以再提一点儿建议？”

“说吧，莱斯里。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思。”

斯鲁特把他的关于由二十个国家接受十万名犹太人的计划说了一遍。布雷肯里奇·朗仔细听着，手指从领带摸到手绢，再由手绢摸到领带。

“莱斯里，你是在谈论召开另一次埃维昂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

“我希望不是这样。埃维昂会议是徒劳之举。另一次那样的会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此时此刻人们正在惨遭杀戮。”

“但是政治难民现在是个很尖锐的问题，莱斯里，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重大的政策是不可能在国务院一级制定的。”朗眯起了眼睛，几乎完全闭上了，“这个建议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很有分量的建议，你能就这个建议给我写一份机密文件吗？目前只给我一个人看，把你想到的所有具体细节都写进去。”

“布雷克，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

“不论别人怎么议论我，”助理国务卿回答说，宽容的态度里略带一点儿烦躁，“我不喜欢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喜欢浪费与我共事的人的时间。我们身上的担子都已够重了。”

但是这个人仍有可能是借此把他打发掉，“写个备忘录给我吧，”这是国务院里老一套的敷衍办法，“先生，我估计你一定知道那份关于犹太人的同盟国联合声明吧？”

朗默默点头。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相信事实确实如此，德国人正在屠杀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并且准备把他们斩尽杀绝？”

助理国务卿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一丝空泛的笑容，仅仅是嘴部肌肉的一下颤动而已。

“对于那份声明我碰巧了解一点儿情况。安东尼·艾登因为受到压力，起草了那份东西，不过是给一些知名的英国犹太人一点儿甜头尝尝罢了，我看是弊多利少，这只能刺激纳粹采取更加严酷的措施。但是我们无法对那个不幸的民族做出判断。在他们遭受苦难的时刻，我们必须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他们。这就是我的方针，所以我才要你把立即召开一次会议的主意写成一份备忘录。这个主意看来切合实际，有建设性。”布雷肯里奇·朗站起来，伸出他的手，“你愿意帮助我吗，莱斯里？我需要你的帮助。”

斯鲁特站起来，握住他伸过来的手，慨然应允：“我试试看，布雷克。”

斯鲁特当天晚上给威廉·塔特尔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结尾是这样的：

看来还是你说得对！我竟然有可能对局势发挥一点儿影响，根除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并使千万个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父亲碰巧是个普林斯顿一九〇五届的毕业生，是个常春藤俱乐部的成员——这样的好事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在这个有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奇境似的城市里，有时候事情就得这样才能办得成。如果我可悲地受了捉弄，不用多久我就会发现。但是，目前我将完全忠于布雷肯里奇·朗。谢谢你的一切帮助，我会把情况不断告诉你。

(1) 莱斯里的昵称。

(2) 指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俱乐部。

(3) 原文系德语。

第五十三章

斯鲁特和“狐狸”戴维斯正在翻阅有关同盟国家声明的初步报道的剪报，准备就国内的反应给国务卿写第一份报告，斯鲁特这时突然想起，他要到亨利家去吃饭。“我把这些带上，”他一面说，一面把整摞剪报塞进公文包，“晚上把草稿写好。”

“我并不羡慕你，”“狐狸”说，“白花气力。”

“还没最后见分晓哩。”

斯鲁特走到马路转角准备叫出租汽车的时候，看到报摊旁边人行道上放着一捆还没解开的《时代》周刊。一个《时代》周刊的记者曾通过电话向“狐狸”采访了将近一个小时，打听关于大屠杀的证据，因此斯鲁特和“狐狸”都渴望看到这份杂志。他买了一份。尽管下着蒙蒙细雨，他还是借着路灯的光线，急切地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新闻栏里什么也没有，特写栏里还是什么也没有，从头到尾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纽约时报》虽然令人失望地只登了一栏报道，同时由于右边是隆美尔败逃的大字标题，此外又有两栏关于减少煤气定量的消息，因而弄得很不显眼，但是至少还是登在第一版。大部分其他大报都把它挤到里页去了，《华盛顿邮报》就是登在第十页，但是它们至少还给了它一点儿篇幅。《时代》周刊对这件事怎么可能只字不提呢？他把杂志又翻了一遍。

一个字也没有。

在人物栏里他猛然看到一幅他在《蒙特利尔公报》上曾经看见过的帕米拉和她父亲的照片。

帕米拉·塔茨伯利，空军少将邓肯·勃纳·沃克勋爵的未婚妻（见本刊，二月十六日）将于下月离开伦敦前往华盛顿继续其亡父生前担任的《伦敦观察家》记者工作。在阿拉曼一枚地雷结束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记者生涯（十一月十六日）之前，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曾由皇家空军妇女辅助队准假，陪同雄辩、肥胖的塔茨伯利周游全球，协助他写成许多前线报道，并在新加坡和爪哇岛险遭日本人逮捕。

他想这或许会使亨利上校感兴趣，一丝幸灾乐祸稍稍减轻了他的失望。斯鲁特并不喜欢亨利，在他眼里，军人一般来说只是年岁大些的童子军，下等的只不过是些浑浑噩噩的酒徒，最高明的也不过是些办事干练的跟屁虫，无一例外都是庸庸碌碌、鼠目寸光的保守派。斯鲁特讨厌亨利上校，是因为他不太符合这个框框，他的思路过于犀利敏捷，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夜晚至今叫人难忘，亨利与令人生畏的斯大林的对答不卑不亢，他的莫斯科郊外前线之行也是一大成就。但是这个人不苟言笑，而且总是使他想起自己在娜塔丽和帕米拉身上的令人难堪的失败。斯鲁

特之所以接受邀请前去吃饭，完全是因为从良心上说，他认为应该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拜伦的家人。

亨利在狐狸厅路的家门口迎接斯鲁特时，脸上几乎毫无笑容。他身穿一套棕色衣服，红色蝴蝶领结，显得老了许多，身材也奇怪地缩小了许多。

“看过这个没有？”斯鲁特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杂志，有照片的那页正好是翻开的。

亨利趁着斯鲁特去挂淋湿了的大衣时看了一眼杂志说：“没有。韬基太不幸了，是吗？请进来。你一定认识罗达吧，这是我们的女儿，梅德琳。”

起坐间出奇地大。这整幢房子看上去不是一个海军军官的收入所能负担得起的。母女两个坐在靠近一棵修剪好了的圣诞树的沙发上，喝着鸡尾酒。亨利上校把杂志递给罗达说：“你是一直在猜想帕米拉以后会怎么办的。”

“天哪！你快看！和勃纳-沃克订婚了！”亨利太太朝丈夫斜眼一瞥，把杂志递给梅德琳，“她倒挺会安排自己。”

“老天，她看上去又老又俗气，”梅德琳说，“我记得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穿这么一件淡紫色的吊带子的礼服，”——她用一只白皙的小手在自己胸前晃了一下——“别提多难看了。勃纳-沃克也在场，对吗？金发的美男子，口音悦耳动听？”

“他确实是个美男子，”罗达说，“那是我为‘给英国寄包裹’的音乐会举行的宴会上。”

“勃纳-沃克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帕格说。

斯鲁特听不出这句话里有任何弦外之音，不过他依然肯定，在莫斯科的时候，帕米拉·塔茨伯利和这位正人君子曾经打得火热。事实上，他正是因为看到帕米拉喜欢亨利，心里生气，才不顾职业上应有的谨慎，把有关明斯克大屠杀的材料泄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自那以后，他就走了下坡路，一直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帕米拉在伦敦听到关于亨利的消息时的反应，说明这件风流韵事远远没有结束，除非维克多·亨利真是一尊没有灵性的木雕人像，否则他就一定深知如何伪装。

“啊，这位勋爵大人真叫人一见难忘，”梅德琳兴奋地叫道，“一身皇家空军的蓝制服，胸前尽是勋章彩标，身材修长挺直，头发金黄！严肃时又像莱斯利·霍华德。不过，这一对又怎么般配呢？他至少有你那个年纪了，爸爸，而她跟我差不多大。”

“哦，那可不止。”罗达说。

“我在伦敦和她匆匆见过一面，”斯鲁特说，“她因为父亲逝世，精神上很受打击。”

“娜塔丽有消息吗？”帕格突然问。

“他们还在卢尔德，依然平安。这是总的情况，但是详细说起来也话长。”

“梅德琳，亲爱的，我们开饭吧。”罗达拿着酒杯站起来，“我们饭桌上再谈吧。”

烛光照明的餐厅里，墙上挂着几幅画得很好的海洋画，壁炉里的木柴熊熊燃烧。母女俩端上了菜肴，丰盛的烤牛肉好似在炫耀主人既富有钱财，又不计较配给证，盘碟碗盏也是豪华优美，远远超出斯鲁特的意料。他在席间叙述了娜塔丽的惊险旅行，其中包括了她早先寄给他的信件、瑞士的报道、日内瓦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的谣传以及拜伦告诉他的情况，总之是篇七拼八凑的故事，其中还掺杂许多他自己的猜想。斯鲁特一点儿也不知道维尔纳·贝克对杰斯特罗施加压力、要他发表广播演说的经过。根据他的说法，一个德国外交官曾对娜塔丽和她叔父表示友好，所以他们得以在锡耶纳安居，但是七月份，他们突然非法隐匿，和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难民一起逃亡，几个月后又在马赛露面——拜伦就是在那儿见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的。他们原来打算和他一起去里斯本，但是盟军攻进北非使德国人进入了马赛，他们也就没能离开。他们目前在卢尔德，所有滞留在德国南部的美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也都在那儿。他有意不提娜塔丽拒绝和她丈夫一起出走的事，他觉得最好还是让拜伦自己告诉家里人。

“为什么在卢尔德呢？”亨利上校问，“为什么要把他们扣留在那里呢？”

“我也确实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维希政府根据德国人的意思把他们送到那儿去的。”

梅德琳说：“那么，只要德国人高兴的话，他们就会又把她和她叔父、孩子一起带走，送到什么集中营去？可能还会把他们熬成油做肥皂？”

“梅德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罗达叫道。

“妈妈，现在到处都在传说这一类可怕的事情，你也不是没听说过。”梅德琳接着向斯鲁特掉过脸来说，“这些事到底是怎么样？我的老板说都是骗人的鬼话，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用过的宣传材料。我简直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你们呢？”

斯鲁特沉重的目光越过了桌子上吃了一半的菜肴和桌子中心的一株猩红色一品红，打量这个聪明俊俏的姑娘。很明显，对于梅德琳来说，这些都是牛魔王的国土里发生的事情。“你的老板看《纽约时报》吗？大概是前天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头版新闻报道了这件事，十一个同盟国政府宣布这是事实：德国正在灭绝欧洲犹太人。”

“《纽约时报》？你肯定吗？”梅德琳问，“我一向是从头看到尾的。我没看见这段新闻。”

“那你一定看漏了。”

“我平时也看《纽约时报》，但是我没看见那段新闻，”维克多·亨利说，“《华盛顿邮报》上也没有。”

“两家报纸都登了。”

斯鲁特心里感到绝望，甚至像维克多·亨利这样的人也把这段新闻忽略了，眼睛扫过那些讨厌的大标题的时候竟然一点儿都没在意。

“那么，这样一来他们的日子可要不好过了。照你说的情况看，他们的报纸是在吹牛啰，”梅德琳有点儿固执地说，“说真的，法国人会不会发点儿善心，饶了他们？”

“他们仍然是在法国官方的监管之下，梅德琳，他们的处境和其他犹太人有所不同。你瞧，他们是被扣留，而不是拘留。”

“我不懂你的意思。”梅德琳皱起了漂亮脸蛋说。

“我也不懂。”罗达说。

“请原谅。在伯尔尼的时候，区分这两个字的意义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你如果因为爆发了战争而被困在一个敌对国家，亨利太太，那你就是被扣留了。瞧，你什么错事都没做，你只不过是凑巧碰上那个时候，所以做了牺牲品。被扣留的人可以交换，比如新闻记者、外交官这一类的人，我们希望现在在卢尔德的美国人能按此办理，希望娜塔丽和她叔父也能这样。但是，如果战争爆发时你是遭到拘留，也就是说，你被逮捕了——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小至闯红灯，大至间谍嫌疑——那就糟糕了。那你就丧失了权利，红十字会也不能帮助你。欧洲犹太人就属于这个情况，红十字会不能和他们联系，因为德国人宣布他们处于保护性监禁之中。这就是拘留，而不是扣留。”

“老天爷，那么多人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见他妈鬼的这两个字眼！”梅德琳大声叫道，“真恶心！”

斯鲁特心里想，这姑娘的木头脑袋终于弄懂了这个人命攸关的技术细节。“啊，字眼可有讲究哩，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同意你的看法。”

“那么，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罗达神情忧郁地问。

“难说。人员交换的谈判已经进行许久，但是——”

门铃响了。梅德琳一下子跳起来，朝着斯鲁特迷人地一笑：“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我马上要去国家剧院，我朋友来叫我了。请原谅。”

“不必客气。”

外面一扇门开了之后又关上，一阵冷风卷进室内。罗达开始收拾碗碟，帕格领斯鲁特来到书房。他们手里拿着白兰地，面对面地坐在扶手椅里。“我女儿是个蠢丫头。”帕格说。

“正相反，”斯鲁特举起一只手表示不同意，“她很聪明。不能因为她没像总统那样为了犹太人的遭遇而感到心绪不宁就责备她。”

维克多·亨利皱起了眉头：“总统确实心绪不宁。”

“他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吗？”

“他可经不起失眠。”

斯鲁特用手掠了一下头发，说：“不过国务院掌握的证据是骇人听闻的。当然，我不知道呈送给总统的究竟是些什么材料，我也无法弄清楚，这就像在黑暗中要用一双油手抓住涂了油的泥鳅一样。”

“我下个星期要再去白宫报到。对娜塔丽，我能做些什么吗？”

斯鲁特坐直了身体。“去白宫？你和哈里·霍普金斯依然保持联系吗？”

“嗯，他还是叫我帕格。”

“那行。我本来是不想要你担心害怕。”斯鲁特身体朝前坐了坐，两只手使劲捏紧了那只装着白兰地的酒杯，帕格非常担心他把杯子捏碎。“亨利上校，他们不会继续留在卢尔德了。”

“为什么？”

“法国人做不了主。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德国人打交道，他们又抓到一些美国侨民。他们正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挟我们，他们想借这个机会交换一大批在南美和北非被捕的间谍。我们已经从瑞士人那儿得到明显的暗示，扣留在卢尔德的人不久就要送到德国，为的是在谈判中向我们施加压力。那样一来，就会大大增加娜塔丽的危险。”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白宫又能做些什么呢？”

“赶在他们转移之前把娜塔丽和埃伦从卢尔德弄出来。通过我们在西班牙的人，这是可以做到的，卢尔德距离西班牙边界不到四十英里。只要在私底下静悄悄地干，有时甚至可以间接地和德国秘密警察达成协议，弗朗茨·韦费尔以及斯特凡·茨威格这些人就是偷偷穿越边界的。我不是说一定能成功，我是说你不妨试试看。”

“但是怎么个试法呢？”

“我也可以试探一下。国务院里我知道该找谁，电报该往哪儿打。只要霍普金斯来个电话，我就可以着手进行。你和他的交情够得上吗？”

维克多·亨利举杯喝酒，没有回答。

斯鲁特的声音变得生硬了：“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谈，但是我建议你试试这个办法。如果这场战争再拖上两年，欧洲的犹太人都得死光。娜塔丽不是新闻记者，她的证件是假的，一旦他们查出来，她就完了，她的孩子也完了。”

“《纽约时报》上登的那份声明是否说德国政府准备把他们所能抓到的所有犹太人统统杀害？”

“哦，文字上没有明说，但是包含了这个意思。”

“这样一份声明为什么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

莱斯里·斯鲁特咧开嘴，几乎有点儿精神失常似的一笑，然后说道：“你倒说说看，亨利上校。”

亨利一只手托着下巴，用力摸来摸去，带着猜不透的神情久久看着斯鲁特。“教皇有什么反应？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他肯定会知道。”

“教皇！这位教皇一辈子都是个反动的政客，我在伯尔尼曾和一个规规矩矩的德国教士谈过话，他说他每天晚上祈祷教皇暴病身亡。我是个人文主义者，我对教皇一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这位教皇正把自伽利略以来还残存的一点儿基督教精神毁灭得一干二净——我知道你对我的话有反感。请原谅。我只不过是想使你明白，如果白宫对你还有点儿信任的话，你就该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尽力把娜塔丽弄出卢尔德。”

“我得考虑一下，然后给你电话。”

斯鲁特神情激动地站了起来。“好。如果我表现得过分激动的话，请你原谅。我现在走的话，亨利太太会不会觉得我有失礼貌？我晚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会代你向她道歉。”帕格站起来，“顺便问一下，斯鲁特，帕米拉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她告诉过你吗？”

斯鲁特强忍住才没露出笑容，他此刻的心情就像一个猎人看见狐狸从隐身之处蹿出来了一样。“嗯，你知道，上校，女人爱变心⁽¹⁾！帕米拉有次在我面前诉苦，说这位勋爵大人是个监管奴隶的工头，一个势利鬼，惹人厌烦的家伙。说不定他们根本结不成婚。”

帕格送斯鲁特走出前门，他听得见罗达在厨房里刷洗餐具的声响。起坐间里咖啡桌上放着那份《时代》周刊，帕格打开杂志，弓身坐下去。

帕米拉的一张快照在“北安普敦”号下沉时他已丢失，但是她那时的形象已经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之中，犹如这一桩风流韵事的一帧遗像。关于她婚事的报道对他是个沉重打击，还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在是件苦事。这张出其不意拍下的照片一点儿也不好看：头部稍嫌低垂了些，鼻子显得很长，薄薄的双唇过于拘谨，沙漠的阳光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在她眼圈四周留下了阴影。不过，这张在四千英里之外拍下的一个女人的小小的、并不好看的照片，却在他心里激起一阵风暴；与此同时，虽然他那漂亮妻子的血肉之躯就在隔壁房间，他却无动于衷。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书房。当他坐在那里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看着那份《时代》周刊的时候，梅德琳和西姆·安德森兴高采烈地从剧院回来了。“国务院的那个怪物走了吗？谢天谢地！”她说。

“戏好看吗？值不值得我带你妈妈也去看看？”

“啊，当然值得，应该让老太太也去快乐一阵，爸爸。你自己也会喜欢的，四个年轻姑娘，同住在华盛顿的一套公寓房间，穿着短裤衩从盥洗室里跑进跑出——”

安德森很不自在地咧嘴笑着说：“没什么值得看的，先生。”

“嘿，别装腔了，西姆，你自己就笑得像个傻瓜似的，你的眼睛瞪得那么大，都快掉下来了。”梅德琳突然看到华伦的照相簿，立刻沉静下来，“这是什么？”

“你还没看过吗？是你妈妈贴成一本的。”

“没看过。”梅德琳说，“过来，西姆。”

他们头靠着头，一起翻阅照相簿，起初倒还安静，过了一会儿她就嚷嚷开了。一枚金质奖章使她回忆起华伦曾在一次田径运动会上荣获跳高冠军，他的同学把他扛在肩上抬出运动场。“啊，我的天，这是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生日宴会！你瞧我，一双斗鸡眼，还戴着一顶纸帽子！这就是那个可恶的小男孩，躲在桌子底下，朝上往女孩子们的裙子里偷看。华伦把他拖了出来，差点儿没把他给揍死。真的，这叫人想起多少往事啊！”

“你母亲做了件大好事。”安德森说。

“啊，妈妈呀，她总是有条理，这是她的天性。老天爷，他多英俊啊！你再看看这张毕业照，你看好不好，西姆？你看别的那些小伙子，像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傻乎乎的。”

她父亲在一旁看着、听着，神情冷静沉着。梅德琳一页一页翻过去，听不见她再发议论了。她的手停住不动，她的嘴唇颤抖起来，她猛然合上那本照相簿，把头伏在手臂上，哭了起来。安德森尴尬地伸出手臂挽住她，窘迫地朝着帕格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梅德琳拭干眼泪，说：“对不起，西姆。你还是回去吧。”她陪西姆一起出去，又回来坐下。她架起线条优美的双腿，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帕格看到她用水手般熟练自然的动作点起一支烟，心头不免又是一阵反感。“爸爸，加勒比的太阳对西姆·安德森很有好处，是吗？你应该和他谈谈。他说追逐德国潜水艇的事真是绘声绘色。”

“我一直很喜欢西姆。”

“不过，他以前老是叫我联想起牛奶蛋糊。你知道吗？一种松松泡泡，白里带黄，中看不中吃的东西。现在他变得成熟了，并且——算了，不说了，对我刚才说的他那傻笑别放在心上。圣诞节他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很高兴。”她深深吸了一口烟，羞愧地看了她父亲一眼，“告诉你一件事。《快乐时光》的节目现在有点儿叫我难为情。我们从一个营地兜到另一个营地，演些幼稚无聊的滑稽戏，耍弄那些穿军装的小伙子，我们就靠这些玩意儿赚钱。和我一块儿工作的那些写脚本的聪明家伙暗地里得意好笑，其实，被他们嘲笑的那些水手和士兵不知要比他们好多少。我简直要气疯了。”

“那你为什么不辞职呢，梅德琳？”

“有什么别的好干呢？”

“你可以在华盛顿找个工作。你是个能干的姑娘。这儿又有这么一座好房子，几乎全空着，就你妈妈孤孤单单一个人。”

她的神情忧郁、畏怯，又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调皮味，这种神情使他感到不安，她十四岁那年带着一份很糟糕的成绩报告单回家给他看时，也是这么副神情。“说真话，今天晚上我脑子里也闪过同样的念头。但是问题是，我已经难以脱身了。”

“他们会另外找人去搞那个无聊玩意儿的。”

“哦，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也喜欢这笔收入。看到我那张褐色小存折上的数字一个劲儿地往上跳，心里就觉得高兴。”

“你感到幸福吗？”

“这，我只觉得挺不错，爸爸。我没有应付不了的事。”

维克多·亨利这次回家见着她，距离上次和她见面已经一年半了。他在珍珠港收到过一封信，警告他说有一桩离婚诉讼案可能牵连到她，他到家以后一直没提及此事。不过，他太了解梅德琳了，他完全看得出她流露出的烦恼不安的迹象。

“也许，我应该找克里弗兰那家伙谈一谈。”

“谈什么呢？”

“谈你。”

她笑得很不自然。“真有趣，他也要和你谈谈。我以前一直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她把烟灰从裙子上掸掉，“告诉我，征兵是怎么搞的？你了解吗？真叫人觉得奇怪。我认识许多年轻小伙子，他们没结婚，马一样棒的身体，可到现在还没收到应征通知书，但是休·克里弗兰收到了。”

“真的吗？那很好，”帕格说，“那我们可要打赢这场战争了。”

“别这么幸灾乐祸。他所属的那个征兵委员会的主任也是个可恶的小人，专门喜欢跟有点儿名气的人作对。休觉得他最好是穿上军服，志愿参军，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军中继续搞《快乐时光》这类工作。海军的公众关系部门里，你有熟人吗？”

维克多·亨利慢慢地摇摇头，一言不发。

“那就行了。”梅德琳的声音就好像如释重负似的，“我已经尽到了责任，已经问过你了。我答应他问你的，当然，这是他的事。但是，像他那么笨手笨脚的也真不是打枪开炮的料，他非但打不了敌人，反而会给我们自己帮倒忙。”

“他在军界不是有很多关系吗？”

“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一知道他接到了应征通知书，一个个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这才叫我高兴哩。你自己最好也躲开，他只能给你带来麻烦。”

“我和克里弗兰先生之间没有任何麻烦事。”梅德琳站起身来，把头一甩，就和她五岁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然后她吻了吻她父亲，说：“要是

有麻烦的话，那也是别人的事。晚安，爸爸。”

帕格在她离去之后想道，如果换成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或许会撒谎撒得更像是真的。她的处境肯定非常糟糕。但是，她年轻，应该允许她犯错误，再说，他也实在无能为力，还是不想为妙！

他又一次拿起那份《时代》周刊，看着帕米拉和她亡父的小照片。“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就要来到华盛顿，又是一桩不想为妙的事，同时，这也是个逃避制造登陆艇那份差事回到太平洋去的一个最好不过的理由。在黄色的灯光下，桌子上放着梅德琳猛然合上的那本照相簿，这是罗达的一个巧妙安排，为的是搞出一个可以挽救他们婚姻的可靠基础。他们不但被往事联结在一起，而且还被华伦之死联结在一起。他至少不该再增加她的痛苦。他可能活不到战争结束那一天，即使他能，他们那时也老了。他们还有五到十年的时间，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过完他们的风烛残年。她现在悔恨交加，令人怜悯，她肯定不会再次失足，再说，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她也无力挽回，还是让时间来弥补一切吧。他抑制住把照片撕下来的荒诞念头，把那本杂志扔进一只皮革做的纸篓里，然后走进他的更衣室。

罗达在自己的房间，同样也在琢磨思考。厨房里的操劳已经使她非常困倦，此时她很愿立即睡下。但是，她是否应该把她和帕米拉的谈话告诉他？这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老问题：是把事情说穿，还是由它去？按照以往情况，罗达觉得少说为好，但是这一次，情况可能属于例外，她不想再烦恼下去了，那些可恶的匿名信是否依然使他耿耿于怀？不过，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圣人。如果她把真相向他摊开，或许气氛可以变得明朗些。帕米拉订婚的消息倒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他们可能大吵一番，可能提到弗莱德·柯比，可能提起那些信件。不过，她也想，即使如此，恐怕也比帕格的长期沉默不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那股阴沉气氛好一点儿吧。他们的婚姻正在逐渐消逝，就像中学里做实验的时候所看见的那样，盖在玻璃瓶里的烛光由于缺少空气而逐渐熄灭，甚至夜间的性爱也于事无补。她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她的丈夫在床第间也只不过是尽力对她表示礼貌罢了。罗达穿上一件镶花边的黑绸长睡衣，她没像往常一样在睡前把头发夹起，而是梳理得更加好看，然后走出自己的房间，准备不是和好，就是争吵。他正靠在床头坐着，手里拿着他那本放在床边的已经皱裂了的紫酱色《莎士比亚全集》。

“嘿，亲爱的。”她说。

他把书放到床头柜上，说：“瞧，罗达，斯鲁特这家伙有个搭救娜塔丽的主意。”

“哦？”她上床之后靠在床背上，皱着眉头听他说。

帕格是真心实意和她商量，想借此恢复以往的感情。她不时点着头，听他把话说完，一次也没插嘴。“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帕格？还能有什么坏处吗？”

“白宫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增加他们的麻烦。”

“我看不至于。哈里·霍普金斯有可能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拒绝你。这一类要他帮忙的请求肯定堆成山。但是，他们毕竟和你是一家人，而且又是处在危险之中。依我看，真正的问题倒是在于，即使他愿意帮忙，又能怎么样？你真就那么相信斯鲁特的话吗？”

“为什么不？这属于他的工作范围。”

“但是，他这个人，我说不上，简直入了迷似的。帕格，我担心的是弄不好反会翻船。你离得这么远，不可能了解进展情况。单单把他们挑出来——我是说白宫单单把他们挑出来——真的，这样会不会反而使他们成为注意的中心？保险点儿的办法是不是让他们和那儿的美国人混在一起，不要显得特殊，一直等到交换？再说，娜塔丽是个漂亮女人，又带了个孩子，世上最凶恶的魔鬼见了她也该退让几分。轻举妄动说不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拿起她的手，紧紧捏着，说：“还是你想得周到。”

“哦，我也不能说我就一定对，还是谨慎为好罢了。”

“罗达，梅德琳开始喜欢西姆·安德森了。她对你说起过吗？她在纽约是不是惹出什么麻烦了？”

罗达一时无法把自己心头的怀疑说给帕格听，再说，行为不端又是一个像高压电线一般碰不得的话题。“梅德琳是个头脑清醒的姑娘，帕格。电台那些人和她确实不是同一路人。如果她选上西姆，那对她倒是挺不错。”

“她说那出戏很下流。我想去搞几张前排票。”

“啊，那太好了。”罗达犹豫不定地笑了，“你是个老色鬼，我早就知道。”关于帕米拉那件事，用她的话来说，就由它去吧。

第二天，她倒纸篓的时候，禁不住又把《时代》周刊翻到有帕米拉·塔茨伯利照片的那一页。照片自然还在那儿。她觉得自己成了个傻瓜。这个女人毕竟没什么十分动人之处，老得那么快，而且越变越难看，再说，她已经和勃纳·沃克订了婚。由它去吧，她想。由它去吧。

(1) 原文系意大利语。

第五十四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圣诞节，一九四二年

卢尔德

早晨醒来时我的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

四家旅馆里的全体美国人获得唯一一次同去教堂的批准，参加了在大教堂里举行的午夜弥撒。和往常一样，我们由那几位一直跟随我们的、还算比较客气的保安警察陪同着。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几个态度粗暴的德国士兵。自从上星期以来，不论我们是散步还是买东西，不论是看病、拔牙还是理发，他们都寸步不离地跟着。这是圣诞节前夕（这里地处高高的比利牛斯山脉，气候非常寒冷，用不着说，不论是在教堂，还是旅馆里的过道走廊，都没有生火保暖），这些大兵为了欢庆耶稣基督的诞辰，本来可以喝它个酩酊大醉，或者在那几个专供这里的征服者寻欢作乐的可怜的法国妓女身上发泄一下兽欲，但是他们对分配到这么一桩苦差事，心中显然十分气恼。娜塔丽不愿去参加弥撒，但是我去

了。我已经很久没参加弥撒了。在这个众人朝拜的圣城，我看到了真正的弥撒，看到了一群虔诚的善男信女。因为这里供着圣龛，前来朝拜的人中有的全身瘫痪，有的瘸腿跛足，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残废畸形，有的奄奄一息，他们组成一支令人惨不忍睹的行列，如果有谁真的相信就连一只坠地而亡的麻雀，上帝也有恻隐之心，那么，这些人一定是他有意残酷戏弄的对象，或者是他千虑一失的牺牲品。教堂里寒气逼人，但是弥撒开始以后，教堂里的气氛与我此时心中的凄凉相比，却是温暖如春：圣歌嘹亮，钟声悠扬，敬领圣餐，屈膝跪拜，气氛庄严。既然我来这里完全出于自愿，仅仅为了礼貌起见，我本来也应该在需要下跪的时候和他们一起下跪，但是，我这个倔强的犹太人不顾四周向我射来的非难目光，就是不肯下跪。我也没去参加弥撒之后在大使旅社为我们这群人举行的圣诞晚会，虽然有人告诉我，那里有黑市供应的酒任你畅饮，此外还有黑市供应的火鸡和香肠。我回到高卢旅馆，一个口臭难闻、态度粗暴的德国兵一直把我送到我的房门口。于是我睡下，而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

我初次和我的犹太教决裂，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法典学堂。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学堂里的学监认为我信奉异端邪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把我逐出了讲经堂，我那时在紫色暮

霭中在本城广场的雪地里踟蹰，双颊就像针戳一般疼痛，我到现在还能感到当时那阵疼痛，我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这件事，但是，即使是现在想到此事，我仍认为那是一桩不可容忍的暴行。或许，如果在大一些的城市，比如克拉科夫或者华沙，那儿的犹太法典学堂里的学监就会通情达理，对我的亵渎行为一笑了之。如果真是那样，我的生命航程也许就会完全两样，那一记耳光虽然是一根小树枝，却改变了一股奔腾激流的航道。

这件事情太不公平！不论怎么说，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就像他们用意第绪语说的那样，“像绸缎一样柔和”。对于犹太教的实质精华，法律方面的那些精细差别，对于一般愚人称之为“钻牛角尖”的伦理方面的细枝末节，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胜过别人一筹。那些论断推理如此严谨优雅，几乎和几何学不相上下，若谁想好好掌握，不但需要一种情趣，而且需要一种求知欲。我正有这种求知欲。我是学习《塔木德》的一个杰出学生，我比那个学监还要聪明，还要敏捷。可能，那个心胸狭隘、头脑顽固、戴着一顶黑帽子、留着一把大胡须的蠢货正巴不得有个机会杀一杀我的锋芒，所以他才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把我逐出讲经堂，送我走上了通往基督十字架的旅程。

我依然记得那一段经文：第一百一十一页，题目是《逾越节的祭祀》。我依然记得它的内容：魔鬼，以及避鬼、斗鬼、驱鬼的法术。我依然记得我挨打的原因，我问道：“但是，莱扎老师，是不是真有魔鬼这种东西呢？”我依然记得，当我被打得晕头转向、两颊火辣辣的躺在地上时，那个大胡子蠢货向我大声咆哮说：“起来！滚出去！可恶的异教徒！！”于是，我踉踉跄跄离开学堂，走进了白雪覆盖着的阴沉凄凉的奥斯威辛。

我那时十五岁。对于我来说，奥斯威辛那时是个很大的城市，克拉科夫的这个宏伟的大都市我以前只去过一次。我们的村子梅得齐斯——沿着维斯瓦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上十英里，就能到达那里——房子全是木板房，街道全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梅得齐斯的教堂——我们小孩总是像避开麻风病院一样远远避开它——也是一座木板房。奥斯威辛却有平坦的大街，一个大火车站，许多砖石造的建筑，许多玻璃橱窗里灯火通明的商店，几座石头造的教堂。

我对这座城市很不熟悉。在法典学堂，我们过着严格的兵营式生活，除了学堂对面和我们的矮小宿舍以及与老师的家紧相毗邻的几条小街小巷，我们几乎足不出户。但是那天，反抗的怒火把我带出了这几条小街小巷，带进了那座城市。我走遍奥斯威辛，心里翻腾着因受到虐待而产生的愤慨，最后，我终于压抑不住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疑惑。

我一点儿也不笨。我懂德文和波兰文，我看报、看小说，同时，正因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习《塔木德》的学生，我的视野能够超越讲经堂看到外部世界。那个世界虽然光怪陆离，充满奇异的危险和罪恶的诱惑，但那毕竟是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而你在《塔木德》那一行行黑色字体中间，却只能看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单调狭隘的小天地。那些时时刻刻监督着你的法典教师，他们虽然也颇为睿智，却乏味讨厌，他们喋喋

不休地对那部已有一千四百年古老历史的重要典籍做着细致的分析评论，最后只能把青春的才智和精力全部耗费干净。我从十一岁开始，直到挨打的那一刻，心里一直充满着越来越痛苦的矛盾，作为犹太法典学堂的一个学生，我自然憧憬着今后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塔木德》学的天才学者，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灵魂深处有一个罪恶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学监的盛怒使我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一般到处游荡，我一面在雪深齐踝的街上艰难跋涉，一面思考着以上的一切，我走到奥斯威辛一座最大的基督教堂门前，止住了脚步，说也奇怪，我竟忘记了它的名字！离法典学堂最近的那座教堂叫作卡尔瓦利亚，我至今还记得，而那座大教堂是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上的另外一幢宏伟得多的大建筑。

我的怒火并未平息，相反，四年时间里淤积起来的反抗情绪此时突然爆发，冲破了出生以来多年灌输所形成的束缚，克服了一颗稚嫩的宗教良心所形成的障碍，我竟然做出了几小时之前还像是自己割断自己手腕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溜进了那座教堂。为了御寒，我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因此我和其他信仰基督的孩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两样——我现在这么猜想。不论怎样，当时正在进行某种仪式，每个人都注视着前方，没人注意到我。

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看到前方墙上——那是犹太教堂放圣龛的地方——一个十字架上缚着的那个耶稣巨型塑像时的震惊：他全身赤裸，鲜血淋淋。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异教香火所散发出的那股奇异芬芳，以及两侧墙上那些巨幅的圣人画像。当我想到对于“外部”世界（我当时是如此认为）来说，这就是宗教，这就是通往上帝之路时，我感到愕然。我既骇异又神往，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从未产生过那种陌生的感觉，那种孤独的感觉，我也从未体验过灵魂即将发生无可挽回的彻底变化时的那种茫然之感。

所谓“从未”也就是到昨夜为止。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充满可怕的商业气氛的卢尔德——即使现在正值商业淡季，即使现在正值战时，这种商业气氛依旧弥漫全城，使得一切都显得庸俗难忍——住了几个星期，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为汇集在那座大教堂里的那群可怜的残疾人使我至今难忘，也可能是因为一旦我的反抗情绪有所流露，我和娜塔丽就遇到种种不幸的事情这一点使我郁积在心头的怒气统统爆发，冲决了我精神上善于克制的本能。不论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昨夜当我参加午夜弥撒的时候，尽管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如今我已是非常熟悉，尽管我已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并且我也曾确实钟情于欧洲的宗教艺术，但在昨天夜里我感到陌生疏远，寂寞孤独，就和我十五岁时在奥斯威辛那座教堂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在卢尔德，即使是黑

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因为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但是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实际上我们的处境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像我一样故作镇静。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详细告诉她。但是，他对我十分坦率。

我们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能控制得了的。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地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帖，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借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稍稍有点儿褪了的颜色，就好像真正用了几年一样。

吉姆·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被“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人，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扣留”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必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不免有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于是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也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一家旅馆，连电话通信都被禁止。这位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他只可以每天通过电话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高卢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

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快地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以脱身。如果那样，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当的报偿。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他们卑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福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总之，我们没能脱身。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地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他们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许多关于欧洲犹太人可怕的秘密传闻。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确定这些传闻是否可靠，直到现在依然不能，但是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恐怖和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名，正是奥斯威辛。人们提到这个地名，通常总是用日耳曼语，它那刺耳的发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传闻没有因苦难造成的恐惧而有所夸大的话，那么奥斯威辛肯定就是一切恐怖的焦点。我的奥斯威辛，我小时候曾在那里上学，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辆自行车，我的全家曾有时去那里过安息日，听用意第绪语鼓吹复兴的传教士领唱圣歌。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内部情景，第一次看到十字架上真人一般大小的基督像。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那个神秘可怕的集中营。那样，我脖子上的套索就会干干脆脆地一下子收紧。但是，我们在这个小星球上的偶然生存，不会按照这样一种富有艺术性的格局进行——这一想法确实给我不少慰藉——况且，我们和奥斯威辛之间远隔着一个大陆，而离西班牙和安全只有三十英里的路程。我依然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回到家里。大难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持希望，提高警惕，准备在必要时击败那些官吏和畜生，这需要勇气。

娜塔丽和她的孩子本来有机会逃走，但是由于她在关键时刻缺乏勇

气，结果也陷入困境。我曾以非常激烈的措辞写下一篇日记，记叙拜伦的突然来访，以及它的可悲结局。由于我的关系，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落在这样一个日益险恶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露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认为，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待他们的看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然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通通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不一样。命令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他们是牧主，我们是牲畜；或者，他们是蚁兵，我们是蚜虫。命令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这真令人骇异。确实，他们那种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悚然。我知道，上层人物里有那么一两个“正派人”（盖瑟的说法），但是我这次并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结识过一些德国的“正派人”，而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条顿人的另一副容颜。

娜塔丽应该跟着拜伦去冒一次险。像他那样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实在少见，再说他还有特别外交证件，只消猛然一下冲过火焰，也就万事大吉。如果她还是昔日的娜塔丽，或许她会这么做，但现在她为了孩子畏缩起来。吉姆·盖瑟依然坚持（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他的自信也逐渐减弱），他对她的劝告是对的，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昨天夜里，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地去参加午夜弥撒的路上，我和他又把这件事情谈了一遍。他坚持说，德国人因为要在这场交易中尽可能不使他们的间谍暴露身份，所以不论现在还是以后，不论是谁的证件，他们都不会过于仔细地检查。娜塔丽、路易斯，还有我，不过是三个有热气的活人，或许能换到十五名德国佬。能这样，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再另生枝节。

他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把身份隐瞒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和级别较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交道，几年之内，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看什么书，更不用说我的书。他说证明我记者身份的证件不会发生问题，那些警察谁也没发现我是什么“名流”，或者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发现我是犹太人。考虑到这一点，他打消了有人提出的要我给旅馆里的人做一次讲座的建议。为了消磨时间，合众社的一名记者正在高卢旅馆张罗一组演讲，他给我的题目是耶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几天前的事，要不是吉姆·盖瑟否决了这一建议，我很可能会同意的。

但是，自从经历了那次午夜弥撒以后，我是无论如何——即使回到美国以后，即使有人出大价钱——也不会再以耶稣为题来做宣讲了。

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变化，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几个星期，即使是关于马丁·路德的题材，我也越来越难以下笔。昨天夜里，我心中的这一变化刚刚露出端倪，我仍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最近几天，我可能会在这本日记中追溯一下自从在奥斯威辛第一次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直到后来在波士顿曾经一度皈依基督教，这八年间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娜塔丽抱着路易斯从她的卧室走了出来，两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准备出去开始她早晨的散步。打开房门，那个阴沉的德国影子对着我们怒目而视。

(1) 原文是意第绪语。

第五十五章

除夕晚上，帕格出乎意料地向罗达提议一起到陆海军人俱乐部去。罗达知道他一向讨厌那些奇形怪状的纸帽子、喧闹作乐的人群以及酒气熏人的接吻，但是，他说他今天晚上希望散散心。罗达喜欢新年除夕的这种胡闹场面，因此她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她身上穿的还是早先为英国募捐包裹时穿过的那套银线丝织礼服，当他们挤在一群喜气洋洋的高级军官和太太当中穿过走廊的时候，罗达觉得没有几个妇人及得上她那一身打扮的标致和光彩。罗达和帕格走进餐厅的时候，哈里森·彼得斯站起来向他们挥手，请他们与他同坐，那一霎她不免有点儿局促不安。她对彼得斯的行为无可訾议，但是，他会提起巴穆·柯比吗？或者，他会显得过于亲热吗？

帕格挽着她的手臂，感到了她的犹疑，带着询问的神色朝她看了一眼。她打定主意：根本不必介意，就让它公开出来好了！“啊，真巧！彼得斯上校在那儿。我们到他那儿去吧！”她兴高采烈地说，“他是个好人，我在教堂里遇见过他。不过，他到底是从哪儿搞来这么个合唱歌女的？你跟她同桌坐在一起能叫我放心吗？”

彼得斯和帕格·亨利握手的时候，比帕格要高出一头半。他那位年轻女伴一头金发，胸脯丰满，穿着有点儿像希腊式衣饰的白长裙，裸露出大块的玫瑰色肌肤，她是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一名女秘书。罗达说他们认识帕米拉·塔茨伯利。“哦，真的吗？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这位姑娘说话的颤音很重，维克多·亨利觉得心头一阵刺痛。“我的好帕姆！她差点儿没让我们委员会里的人吃惊得昏过去。帕米拉以前是我们办公室里的造反分子，一直叽叽咕咕地骂那个老头子是奴隶监工！勋爵老爷以前老是叫人加班加点，现在可好，不是就要报应了吗？”

他们在俱乐部里吃着淡而无味的饭菜，喝着走了气的香槟，谈着沉闷乏味的战时话题，慢慢度过午夜之前的一个小时。碰巧在同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长着像斗牛狗一般的紫酱色下巴的陆军航空兵上校和他那个厚施脂粉、个头纤小的妻子。这位上校刚从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归来，正在一个劲儿地抱怨他那个战区不受重视。上校说，人类的一半住在那里，连列宁也认为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必争之地。如果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白人最好还是另外换个星球居住，因为到那时候地球上就容不得他们了。但在华盛顿，看来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一点。

一位陆军准将——他的勋标要比彼得斯和那位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上校惹人注目得多——则大谈特谈海军上将达尔朗的遇刺。他说他在阿尔及尔曾经和他非常熟悉，“这位突眼睛这样的下场实在太可惜了。我们艾克^(a)参谋部里都管达尔朗叫作突眼睛。这家伙就是个倒了霉的法国佬。当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纳粹派，但是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再说，我们把他抓到之后，他马上交出了许多物资，保全了一大批美国人的性命。可是现在戴高乐这家伙，以圣女贞德自居，其实除了夸夸其谈

和伤心难过之外，我们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应该叫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左派战略家也知道这一点”。

其实，罗达根本没必要顾忌彼得斯上校，他几乎看也不朝她看一眼。相反，他倒是不断地打量她那个矮个儿丈夫，此时帕格一言不发，面容严峻、疲惫。彼得斯终于向他问起了对战局前途的看法。

“哪儿的战局？”帕格问。

“整个战局。海军是怎么看的？”

“上校，那得看你在海军中担任的是什么职位了。”

“那么从你所处的职位看呢？”

这位相貌堂堂的高个儿陆军军官没话找话，问些这种毫无意思的问题，很使帕格迷惑不解，于是他回答说：“以往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都是一团糟。”

“完全同意。”彼得斯说，此时喧闹的餐厅里的灯火闪了几下，然后暗了下来，“你做的这个年终总结要比我在所有报纸上看到的强多了。啊，女士们、先生们，还有五分钟就到午夜了。亨利太太，请允许。”她就坐在他的旁边，这时他把一顶纸做的牧羊女帽子戴到她头上——他的举止出奇地斯文优雅，她觉得就算是帕格也绝不会有所反感——然后又把一顶用烫金硬纸板做的钢盔斜戴在自己那头漂亮的灰发之上。这张餐桌上并非每个人都戴上一顶纸帽，但是令罗达吃惊的是，她丈夫竟也戴上了一顶。除了在孩子们小时候的生日宴会上，她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维克多头上那顶带金边的粉红纸帽丝毫并不使人感到好玩可笑，相反却使他的神色更显得痛苦悲哀。

“啊，帕格！瞧你这副样子！”

“新年快乐，罗达。”

客人们手里拿着香槟酒杯子，在烛光下相互亲吻，唱起了《美好的往日》。帕格心不在焉地吻了一下他的妻子，也让彼得斯很有礼貌地吻了她一下。他此时只顾着回想一九四二年的往事，他想起了华伦靠在“北安普敦”号的舱房门上，一只手托着头顶上的门框对他说的话：“爸爸，如果你太忙，顾不上我，你就告诉我。”他还想起了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黑色海水之下，有许多军官和士兵长眠在被击沉了的“北安普敦”号的船壳里。此外，他还无限伤感地想起了他要请求霍普金斯尽力把娜塔丽和她的孩子从卢尔德搭救出来，她至少还活在世上。

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里的卧室，是在一条黑暗阴沉的长走廊的尽头，与椭圆形办公室只隔几个房间。他身上那套灰色衣裤松松垮垮，就像挂在稻草人身上的一块破布。他站在那里，望着窗外阳光照耀下的华盛顿纪念塔。“你好啊，帕格，新年快乐。”

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仍然把瘦骨嶙峋的双手交叉在背后。这位文职官员身躯佝偻，衣着寒碜，瘦弱憔悴，面色萎黄，而他身旁的海军少将

卡顿，却是肌肉饱满，红光满面。卡顿身材笔直，穿着一套裁剪合身、饰有金杠的蓝制服，肩上的穗带金光闪耀，与霍普金斯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报上的文章有时把霍普金斯描写得好像是个大仲马笔下的人物，是个经常神出鬼没地出入总统密室的神秘的马萨林⁽²⁾。可是现在他站在帕格的面前，却更像是个纵欲过度的浪荡子，那闪耀的眼神和疲惫的笑容依然流露出没有尽兴的色欲。帕格匆匆一瞥，看到了那幅色彩暗淡的林肯画像，那块写着“《解放宣言》签署于此”的纪念牌，一张没有铺好的四柱床上胡乱放着一件揉皱了的深红晨衣，旁边还有件银色的女睡衣，地板上放着一双粉红便鞋，床头柜上摆着一排药瓶，这一切使这房间添上了几分住家的气氛。

“非常感激你能接见我，先生。”

“和你见面始终是件高兴事。请坐吧。”卡顿离开之后，霍普金斯坐在一张扶手已经磨损了的葡萄酒颜色的卧榻上，对着帕格说，“看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也需要你。你真是个红人，不是吗？”帕格感到有些突兀，也就不说什么。“我看这一下可中你的意了吧？”

“我自然是更喜欢去打仗。”

“那么，苏联呢？”

“不感兴趣，先生。”

霍普金斯跷起瘦骨嶙峋的腿，一只手揉着他的又长又翘的下巴说：“你还记得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吗？”

“记得。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我是在去莫斯科前线的路上遇到他的。”

“一点儿不错。他现在是俄国主管租借物资事宜的头目，斯坦德利海军上将认为你在这方面能够大有帮助。叶甫连柯曾向斯坦德利提到你，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我记得那次莫斯科前线之行，她好像也跟去的。”

“对，她去过。”

“瞧，你们二位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知道吗？帕格，你去年十二月写的那份有关莫斯科前线的报告对我帮助很大。我在这儿可是孤掌难鸣，只有我一个人认为俄国人守得住，陆军的情报估计完全错了。总统对你的报告印象很深，他觉得你的见解合情合理，而我们这儿缺的就是这个。”

“我还以为我写那封有关明斯克犹太人的信是小题大做，做了件蠢事哩。”

“完全不是。”霍普金斯毫不拘礼地把手一挥，对帕格的话表示不以为然，“跟你说实话，帕格，犹太人问题是件非常叫人头疼的事。对那些拉比代表团，总统不得不始终避而不见。国务院虽然尽量阻拦，但是他们有些人还是见着了。情况真是惨极了，但是总统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提出那个叫人泄气的要求。要对俄国人保持

信用，要拯救犹太人，要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军法国，粉碎那个疯狂的纳粹制度。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的朋友，关键在于登陆艇。”霍普金斯在卧榻上向后靠下去，精明地看着帕格。

为了竭力回避这个不好对付的话题，帕格问道：“先生，我们为什么不多接受些难民呢？”

“你的意思是说修改移民法，”霍普金斯爽快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难题。”他从身边一张小桌子上拿起一本蓝封面的书递给帕格，书名是《美国的犹太政治》。“看过吗？”

“没有，先生。”帕格露出厌恶的神情，把书丢下，“纳粹的宣传品吗？”

“有可能。据联邦调查局说，这本书已经广泛流传了好几年。这本书是混在邮件里送来的，照理是应该扔到废纸篓里去的，却送到了我的手里，路易丝也看了，她感到恶心。我和我妻子经常收到大批辱骂我们的信件，所用的肮脏词句虽然五花八门，但是多半少不了要骂我们是犹太人，看起来可笑，其实也真可悲。自从那次巴鲁克的宴会以来，这种谩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维克多·亨利如堕五里雾中。

“那时候你还在国外吧？巴尼·巴鲁克为了祝贺我们的婚事，为我们补办了一次喜宴——说实话，这样做也真欠考虑。有个记者搞到了一份菜单。你也可想而知，帕格，巴鲁克摆了什么排场？鹅肝酱、香槟酒、鱼子酱，不惜工本的场面。在这供应紧张、什么都要配给的时候，已经怨声载道了，这样一来当然又是自讨苦吃。这还不算，有人还故意造谣说比弗·布鲁克送给路易丝一串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翡翠项链作为结婚礼物，这一下可闹得满城风雨了。我的皮跟犀牛一样厚，可是我跟路易丝结了婚，却叫她成了众矢之的。人言可畏啊！”他鄙夷地指了一下那本书，“好家伙，你要想通过一项新的移民法，各种风言风语就会在全国各地沸腾泛滥。我们就要在国会里吃败仗，战争努力当然要遭殃，到头来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无法强迫德国人松开魔掌来解脱犹太人。”他向维克多·亨利投去探询的一瞥，“你的儿媳妇现在在哪儿？”

“先生，我正是为了这个来求见你的。”

帕格把娜塔丽的困境以及斯鲁特关于如何把她从卢尔德救出来的主意跟他说了一遍。求人帮忙实在叫他难以启齿，不过他还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霍普金斯瘪紧了两片薄嘴唇听着。他的反应迅速干脆：“那是去和敌人谈判，只有总统有权决定，他会交给韦尔斯办理。卢尔德，对吗？国务院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用铅笔记下了莱里斯·斯鲁特的名字和他的电话号码，“我可以问一下。”

“我很感激，先生。”帕格便要起身告辞。

“坐着别动，总统一会儿就要叫我去。他得了感冒，睡得又晚。”霍普金斯微微一笑，从胸袋里掏出一张黄纸条，摊了开来，“今天又是一串难题要他处理，也就是跟平常事一样多。想听听吗？第一条，中国召回

军事代表团。这可是一件叫人头痛的事，帕格。由于我们在欧洲的需要，他们要求的援助简直像是伸手要月亮。可是，中国战线是日本人身上的一块烂疮，他们打仗的时间比我们谁都长，我们总得设法稳住他们。

“第二条，新英格兰取暖用油发生危机。老天爷，这可不得了！天气也和我们作对，今年冬天比预料的冷得多。从新泽西到缅因，人人都冻僵了。大英寸输油管的工程进度晚了半年，管制越多，麻烦也越多。”

他一边读，一边阴郁地议论，就这样把这张单子上的事项全部念了一遍：

三、取道西伯利亚运输《租借法案》物资遇到意外困难。

四、钼的供应突然极度短缺。

五、根据修改后的报告，橡胶原料的前景不容乐观。

六、大西洋再次有大批船舰被德国潜艇击沉。

七、德军增援突尼斯，艾森豪威尔部队被迫后退；摩洛哥发生饥荒，艾森豪威尔部队的补给线受到威胁。

八、麦克阿瑟将军再次求援：新几内亚岛急需增援陆空部队。

九、修改国情讲稿。

十、为在北非会晤丘吉尔制订计划。

“最后一点是绝密消息，帕格。”霍普金斯拿着那张纸朝着帕格挥动得啪啪响，“我们大约一周之后就要到卡萨布兰卡去，参谋长联席会议。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能出席，但是我们要将会议情况随时告诉他，我们要为今后的战争制订战略。总统自从就任以后，九年以来一直没上过飞机，非但如此，历届总统还没谁曾经坐过飞机出国，他兴奋得像小孩子。”

霍普金斯如此滔滔不绝、不厌其烦，维克多·亨利很是迷惑不解，不过霍普金斯不久就道出了个中原因。他躬身向前，把手放在帕格的膝上，说：“你知道，斯大林在大叫大嚷，要求我们今年横渡海峡，这可以减少他十到四十个德国师的负担，然后他就有可能把德国人赶出俄国。他指责我们背弃诺言，没有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我们那时没有登陆艇，其他方面我们也没有准备好。英国人竭力反对进攻法国的主张。这次在卡萨布兰卡，他们肯定又要利用登陆艇不足这个借口。”

帕格不知不觉间也被吸引了过去，于是问道：“目前有多少呢，先生？”

“跟我来。”霍普金斯把亨利带到另外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屋内塞满了过时的旧家具，一张不伦不类的牌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文件，“你坐下。这是门罗室，他们都这么叫，他就是在这儿签署《门罗宣言》的

——真见鬼！我刚刚还在看那些数字哩。”他匆匆翻着桌子上的文件，有些掉到了地上。在这战争的中枢之地，事情却是如此随随便便，漫不经心，这使帕格深感惊异，霍普金斯毫不理会那些掉到地上的文件，而是抽出一张普通的档案卡片，拿在手里挥动着说：“找到了，这是到十二月十五日止的数字。这些数字还不大靠得住，因为在北非的损失还没完全证实。”

维克多·亨利对他带到阿真舍会议的登陆艇生产计划记得非常清楚，此时听到霍普金斯从那张卡片上念出的数字，不觉大吃一惊。“霍普金斯先生，生产究竟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

霍普金斯扔下卡片说：“活见鬼！我们失去了一年时间！不仅是登陆艇的生产，其他方面也都一样。问题出在大家都争优先权。军队、工业和民用经济之间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各个部门之间吵吵闹闹、争执不休，就是一些正派人之间，也是互相妒忌，明争暗斗。大家都卡住对方脖子不放，每个人都标榜自己的部门是十万火急的头等大事，却没一个人说话算数，到期交货。我们这儿简直是优先权满天飞，所以优先机也就好像德国老马克一样，变得毫无意义，情况糟得简直难以形容。不过，就在这个时刻，出了一个维克多·亨利。”

帕格惊愕得直眨眼睛，霍普金斯见了哈哈大笑：“当然，不是真的说你，而是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此人名叫费迪·埃伯施塔特，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很踏实能干。你一定得和他见见面。他原来是股票商，你相信吗？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直在华尔街经商，从来没在政府供过职。他们把他搞到这儿来负责战时生产局，他制定了一份崭新的重点分配方案，他给它取名为‘物资管制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所有的生产计划都取决于三种物资的分配，也就是钢、铜、铝。现在的分配办法是按产品进行垂直分配，护航驱逐舰也好，远程轰炸机也好，运往苏联的载重卡车也好，总之，不论什么，其中每个部件都要按配给原料进行生产，不搞平行分配了，这儿一点儿，那儿一点儿，给军队分配一点儿，又给工厂分配一点儿，”霍普金斯激动地挥舞着他的瘦长手臂，“要搞到物资全靠是否在华盛顿有靠得住的门路。像现在这样，简直是个奇迹，全国各地的生产数字都在直线上升。”

他一面说一面来回走动，精明的瘦脸上神采焕发。他在亨利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屁股坐了下去。“帕格，在埃伯施塔特采取这个办法之前是个什么情况，你简直难以想象。零敲碎打的发神经！浪费情况之严重，神仙见了也要害怕！一千副坦克履带，却没有坦克可以装配！堆满了一整个足球场的飞机外壳，可是引擎和操纵装置根本就没在生产。一千艘步兵登陆艇停在船厂里腐烂生锈，因为没有绞车起降活动梯子！这种可怕的局面终于结束了，现在终于可以得到我们所需的登陆艇了，但是海军也需要有个人紧密配合，这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像费迪·埃伯施塔特那样的精干人物统筹负责。我已经同福里斯特尔部长和帕特森海军中将谈过，他们都知道你的表现，赞成由你负责。”霍普金斯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眼镜架子快要挂到嘴上了，眼睛闪闪发光，“怎么样，老朋友？你愿意签个字接受任命吗？”

放卡片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是，总统先生。马上就来。帕格·亨利碰巧也在这儿……是，先生，当然。”他挂断电话，“帕格，总统向你问好。”

他们步出房间，走进一条两边排着书架的阴暗过道，再经过一段垫着橡胶的斜坡，朝着椭圆形办公室走去。霍普金斯一只手抓着帕格的胳膊肘说：“怎么样？我要不要对总统说你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工作了？能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做参谋工作的海军上校多的是，这你也知道，但是精通登陆艇的只有一个帕格·亨利。”

维克多·亨利以前从未违拗过霍普金斯的意愿，总统的大印就在此人手中。不过，他毕竟不是总司令，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甜言蜜语，连哄带骗，而是直截了当地发出命令。他虽大权在握，但毕竟是个僚属，他之所以那么和蔼可亲，将一些内情告诉帕格，对埃伯施塔特如此吹捧夸奖，现在又亲亲密密，挽着他的手臂，其实都是一种策略。霍普金斯其实早就打定主意，要派帕格去搞登陆艇，而帕格为娜塔丽前来请求帮助，正好给了他一个开口机会。可能他一向就是这样进行说服工作的。他虽做得非常巧妙地道，但维克多·亨利还是执意要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手下效劳。霍普金斯轻飘飘地把这个工作说得一钱不值，那不过是文官的见识。再说，能够负责登陆艇计划的合适人选，也大有人在。

他们经过椭圆形办公室，来到敞开着的总统卧室门前，总统的洪亮嗓子今天显得有些沙哑。听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说话声音，帕格油然而起一阵亲切、敬畏之感。

“霍普金斯先生，这件事情可能关系到我今后将如何为这场战争服役，请允许我和舰船局商量一下。”

哈里·霍普金斯露出了笑容：“好。据我所知，他们都很赞同。”

他们走进卧室的时候，总统正巧在对着一方大白手绢擤鼻子。总统的医生、海军准将麦金太尔穿着全套制服站在床边，他和室内几个上了年纪的文职官员齐声说道：“上帝保佑你。”

这些文官帕格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目光都盯住他，显出自命不凡的神气，麦金太尔则是他在圣迭戈就认识的，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总统一面捂着发红的鼻子，一面抬起眼睛向他瞥了一眼。他坐在床上，身后垫了几个靠垫，揉皱了宽的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品蓝的斗篷，上面绣着FDR三个红色字母。他从早餐盘上拿起夹鼻眼镜，说：“啊，帕格，你好，你和罗达新年过得好吗？”

“很好，谢谢您，总统先生。”“那太好了。你和哈里刚才在搞什么名堂啊？下一步你准备上哪儿去呢？”

这是一句随便问起的客气话。房间里的其他人看着亨利，都把他当作没正经来打岔的，如同是罗斯福的小孙儿，随随便便闯了进来似的。总统鼻塞眼红，显然患了感冒，尽管如此，他还是兴致勃勃，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由于担心霍普金斯在他之前开口，把他给套住，维克多·亨利抢先说

道：“我还不能肯定，总统先生。尼米兹上将要我去当作战部副部长。”

“哦，原来如此！”总统朝着霍普金斯弓起两道浓眉，他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霍普金斯脸上掠过一丝恼火的神色。“好吧，我看，那你是要去那儿啰。我当然不能责怪你，谁都要挑个最好的。”

罗斯福用两根手指揉揉眼睛，然后戴上眼镜。于是他的相貌完全改观，看上去年轻许多，变得更加威严，更像报纸照片上的那个熟悉的总统，而不再是满头蓬乱灰发、患着感冒躺在床上的一個龙钟老人。很明显，他对维克多·亨利已经无话可说，而是准备办他上午该办的公事。他朝着其他人转过脸去。

结果还是帕格采取主动，重新提起这件事，说出了一句经常萦绕在他脑际的话。一个海军军官，渴望在一场战争之中升迁晋级，想法虽然狭隘，却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总统的反应微微带着失望情绪，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这使帕格受到刺激。于是他说道：“不过，总统先生，我永远服从您的号令。”

罗斯福向他转过脸来，露出惊喜、迷人的微笑。“啊，帕格，情况是这样，斯坦德利确实觉得你到莫斯科对他大有用处。就在昨天，我又收到他的一份电报，要求派你去。他在那儿忙得不可开交。”总统抬起下巴，微微前倾，当他把斗篷下的身体坐直的时候，又令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感，“你知道，帕格，我们是在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前的任何战争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俄国人是個难弄的盟友，老天爷也知道，有时简直没办法和他们打交道，但是他们牵制着三百五十万德国军队，如果他们能够坚持下去，那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如果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能输掉。所以，如果你能在俄国发挥作用——而对这一点，我派在那儿的使节看起来是深信不疑的——那么，恐怕你还是应该到那里去。”

房间里其余的人都怀着好奇朝维克多·亨利转过脸来，但是他几乎没感觉到他们在场。在他面前，只有罗斯福那张阴郁的脸。这张脸，他曾经见过，那时非常英俊，那时他是海军部次长，像个孩子似的在一艘驱逐舰的舷梯上爬上爬下。而现在，这张脸——一个下身残废了的衰頹老人的这张脸——就是美国的象征。“是，先生。那么，我马上就到人事局去接受命令。”

总统的眼里闪现出喜悦的光芒，他从斗篷下面伸出一只长手臂，扬了一扬，做出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表示他的感激和赞赏的手势。这就是维克多·亨利得到的全部报偿。在往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回想起这一景象，他就感到满足。当他们握手的时候，帕格心里涌起一阵对罗斯福总统的敬爱之感，他尝到了做出自我牺牲时微带酸楚的满足，体会到了无愧于总司令信任的自豪感。

“祝你好运，帕格。”

“谢谢，总统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带微笑，亲切地点了点头。维克多·亨利走出卧

室，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方向，安排妥当了。霍普金斯靠近门口站着，干巴巴地说了声：“再见，帕格。”他的眼睛眯小了，他的笑容是冷淡的。

当她丈夫跨进起坐间的时候，罗达跳起来问道：“怎么样？是个什么判决？”

他告诉了她。见她面色沉了下来，帕格心头一跳，掠过昔日对她的爱恋之情，不过这也告诉了他，如今这种爱恋之情已经所剩无几了。

“啊，亲爱的，我一直盼望着你能够留在华盛顿。是你自己要——再去莫斯科的吗？”

“是总统要我去的。”

“一去就是一年。说不定两年。”

“总得是很长一段时间。”

她握住他的手，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绞在一起，说：“啊，也好。我们毕竟度过了美好的两个星期。你什么时候出发？”

“事实是，罗，”帕格露出为难的神色，“人事局花了点儿力气，给我在明天起飞的飞剪式客机上搞到了一个座位。”

“明天！”

“达喀尔、开罗、德黑兰、莫斯科。斯坦德利看来确实很需要我到那儿去。”

吃饭的时候，他们喝了家里最好的酒，而后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们多少次的分离和团聚，最后一直追溯到帕格向她求婚的那天夜晚。罗达笑着说：“谁也不能说你事先没警告过我！事实上，帕格，你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过，做个海军军官的妻子将会多么受罪。经常的离别，可怜的薪金，过一段时间就要搬家，还得向那些大官太太叩头讨好，你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了。我敢赌咒，我一度还以为你是想说服我别跟你结婚哩。我那时心里想：‘休想，先生！既是你主动提出来的，现在你就算是被勾住了。’”

“我原来还以为你一定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哩。”

“我从来都没后悔过。”罗达叹了口气，喝了口酒，“真可惜，你碰不着拜伦了，他们那个护航舰队随时可能到达这儿。”

“我知道。我也不觉得高兴。”

他们两人都觉得轻松随便，罗达又是十足的女人胸怀，再说，两人马上又要分手道别，所以她忍不住若无其事似的补充了一句：“你也碰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了。”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两人一直讳莫如深的话题，此时突然摊到了桌面之上——他与帕米拉的卿卿我我，她与巴穆·柯比的风流好事。柯比这个名字，就和华伦的名字一样，他还不曾提到过。“对。我碰不到帕米拉

了。”

漫长的几秒钟过去了。罗达的眼睛低垂了下去。

“怎么样，我做了一个苹果饼，你还吃一点儿吗？”

“太好了。我到了莫斯科就吃不着了。”

他们很早就上床睡觉。两人的床第之爱很不自然，时间也很短，事过之后帕格立即酣然入睡。罗达吸了一支烟，然后起身下床，穿上一件厚长袍，来到楼下起坐间。她从一个矮架子上抽出一套积满灰尘的唱片，唱片已经磨损，有了细细的裂纹，橘黄色的标签已经褪色，上面是些彩色铅笔乱画过的痕迹。因为这套唱片曾经落到孩子们的手里，他们放的次数过多，已经变成了废片。曾经的录音高亢尖细，现在从磨损了的表面放出来的声音却是又弱又轻，听起来恍如隔世。

现在已是清晨三时整

我们通宵跳舞不肯停

曙光很快就要来临

我要和你再跳一支华尔兹……

她回想起当年安纳波利斯的军官俱乐部。海军少尉帕格·亨利，海军足球队的明星，带她去参加一个盛大舞会。他要比她矮许多，但是甜蜜温柔，有些与众不同，而且狂热地爱着她，每句话、每个眼神都流露出这种狂热的爱。他虽说并不俊俏，但是很有男子气概，而且性格温柔，前程无量。一句话，叫人无法抗拒。

那支乐曲真迷人

好像专为我们写

我要一直跳下去

永远相亲又相爱。

老古董的爵士乐队听上去声音单薄而又过时，唱片一会儿就转完了！唱针空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罗达一直坐在那里，干巴巴地凝视着留声机。

(1) 艾森豪威尔的简称。

(2) 法国首相。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

帕格刚走，拜伦就到了。

第五十六章

帕格刚走，拜伦就到了。

飞剪式客机飞往帕格绕道去莫斯科的第一站亚速尔群岛的两天之后，“布朗”号驱逐舰便溯流而上，驶进了纽约港。欢乐的水兵们挤在驾驶台上，两手插在粗呢上装的口袋里，跺着脚，兴高采烈地表达出他们要上岸休假、寻欢作乐的迫切心情。拜伦身穿一件厚厚的蓝色海军大衣，围着一条白绸围巾，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独自站在一旁。当这艘绿色的庞然大物缓缓驶过的时候，他抬头凝望着周身照耀在一片清澈、寒冷的仲冬阳光之下的自由女神像。舰上的水兵对这位搭船的军官都敬而远之，由于舰上军官人手很紧，他在航行途中也参加了甲板上的值班，但是舰桥上，很少听到这位态度冷淡的值班军官开口说话，更难得见到他的笑容。参加值班，这使他感到仿佛又置身在战争之中，而“布朗”号上的其他军官，因为他分担了他们三班一轮的苦差事，也心怀感激，把他当作自己人。

一俟护航队解散，一部分商船驶往新泽西码头，一部分商船驶往阳光照耀下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担任掩护任务的舰艇驶往布鲁克林，拜伦急不可耐地捏弄着上衣口袋里那把沾着汗水的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叮当作响。“布朗”号刚在加油码头套好缆，他就第一个冲下跳板，跑进码头上唯一的电话间。当他接通国务院总机的时候，电话间外已经排着长长一队水兵。

“拜伦！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莱斯里·斯鲁特声音沙哑，显得心绪不宁。

“布鲁克林海军码头。刚刚靠岸。娜塔丽和孩子有消息吗？”

“嗯——”听到斯鲁特的犹豫声调，拜伦立即便觉得心神不安，“他们都平安无事，这是最主要的事，对吗？情况是这样，他们已经和困在卢尔德的其他美国人一起被转移到了巴登-巴登，只是暂时的，懂吗？不久还是要交换的，再说——”

“巴登-巴登？”拜伦打断他的话，“你是说到了德国？娜塔丽在德国？”

“嗯，对，但是——”

“我的天哪！”

“你听我说，这件事也有叫人放心的地方。他们是在一家高级旅馆里——布伦纳公园，待遇是头等的。他们的身份还是新闻记者，依然和外交官、新闻记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些人待在一起，领头的是我们以前驻维希的代办平克尼·塔克。旅馆里有个瑞士外交官照料他们的权益，此外还有一个德国外交部的人，一个法国官员。我们手上有一大批德国人，都是德国政府迫切想讨回去的人，现在只是要花点儿时间讨价还

价。”

“那批人里还有别的犹太人吗？”

“不清楚。我现在碰巧正忙得要命，拜伦。要是方便的话，你晚上打电话到我家里来吧。”斯鲁特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挂断了电话。

军官起坐间里挤满了军官，他们都已穿戴整齐准备上岸，拜伦走过时，脸上煞白，神色怕人，大家顿时鸦雀无声，不再打趣逗乐。拜伦独自一人，一面在舱房里折叠制服，放入小提箱，一面竭力思考下一步的计划，但是他几乎无法冷静思考。如果在一列法国火车上和德国人照面，娜塔丽都觉得危险太大的话，那么现在她又怎么受得了呢？如今她在纳粹德国，越过了界线，在他们那一边！简直无法想象，她一定吓得灵魂出窍了。在里斯本的时候，斯鲁特曾经谈到过犹太人的遭遇，听了叫人血液也能凝固，他甚至还宣称回到华盛顿以后，要向罗斯福总统呈递确凿的证据。拜伦认为这种传言不可全信，它是在战争的迷雾下对德国境内可能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所做的歇斯底里的夸张。他倒并不担心他的妻儿真会处于那样的险境，会被卷进欧洲大陆的那场大灾难，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塞进火车运到波兰的秘密集中营去，在那里用毒气毒死，再被烧成灰烬。这是神话，就是德国人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他倒确实担心外交上的保护可能帮不了他们的忙。他们是从法西斯意大利非法逃出来的难民，他们的记者证是伪造的。万一德国人翻脸，在那批被扣留在巴登-巴登的美国人之中，他们很有可能首当其冲，被挑出来遭受虐待。路易斯很可能因受虐待而生病，也有可能夭亡，他毕竟还是个初生婴儿！拜伦怀着沉重、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布朗”号。

他拎着小提箱，拖着沉重的步伐，夹在刚刚下班、蜂拥去吃午饭的工人中间，穿过码头。他决定先找到梅德琳，在纽约过夜，然后去华盛顿，再从那里飞往圣弗朗西斯科，或者，如果“海鳗”号已经起航，那就飞往珍珠港。但是，怎么才能找到梅德琳呢？他母亲曾经来信说她又到休·克里弗兰手下工作去了，也把她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克莱尔蒙特大街上的住址告诉了他。他琢磨可以先把行李放到他原来联谊会的房子里，如果找不到梅德琳，那就在那儿过夜。自从在加利福尼亚分手以后，他还没收到过她的信。

出租汽车蜿蜒穿过布鲁克林，开上威廉斯堡桥，迎面出现了摩天大楼林立的又一宏伟景象，然后汽车驶进曼哈顿下首的东端，他在那里看到多不胜数的犹太人在两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于是思绪又兜回到娜塔丽身上。和她初次见面时，她给他的第一眼印象便是一个老练地道的美国人，同时又隐约带点儿犹太人的味道，这使她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她对于自己的犹太出身只有在自我揶揄时，或是斯鲁特竟把这一点当作一个问题而对她表示蔑视时，她才偶尔提到。但是，在马赛的时候，她竟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陷于无能为力、寸步难行的状态。拜伦对此无法理解，他对种族差别一向毫不在意，他觉得那不过是莫名其妙的偏见。对于纳粹的理论，他是觉得不可思议和蔑视的。他觉得这类事情不

是自己所能理解的，但是他排解不了自己心头对那个生性执拗的妻子的恼怒和失望，她对儿子的担忧简直叫他无法忍受。

联谊会宿舍的墙上挂的还是以前那些积满灰尘的锦旗和奖杯，砖砌的壁炉照旧是堆满了冰冷的木柴灰烬、水果皮、香烟盒和香烟头，壁炉架上依然放着早期一位基金捐助人的肖像，只是经过这几年的烟熏火烤，变得更加模糊暗淡。和以前一样，两个大学生在乒乓球台上乒乒乓乓，球来球去，几张破旧的沙发上坐着一些消磨时间的看客；和以前一样，刺耳的爵士乐震得四壁颤抖。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已被一些高中生接管，他们脸上稚气未消，长满粉刺，年轻得有些出人意料，其中一个雀斑最多的，向拜伦自我介绍是此处分会的主席。他显然从未听过拜伦的名字，但是拜伦那身军官制服让他刮目相看。

“喂，”他朝着楼上使劲叫喊，“是谁在用杰夫的房间？一位老会友要在这儿过夜。”

没人回答。雀斑主席陪着拜伦到楼上一间后房，房里依然斜挂着马琳·黛德丽^①那张已经有点儿起皱的深棕色照片。主席解释说，住在这儿的杰夫因为期中考试很可能通通不及格，突然去参加海军陆战队了。他透露这个内情时，脸上显现出的那种哥伦比亚的乖学生的笑容，使拜伦感到分外亲切。

一点钟了。现在这时候根本别想找到梅德琳，电台上的工作人员这时候都已经到外面吃午饭了。拜伦在军舰上值的是午夜班，自那以后一直没合过眼。他把闹钟设到三点整，然后在那张邈远的床上躺下。刺耳的爵士乐一会儿乱敲乱打，一会儿怪声噪叫，却无法阻止拜伦马上进入梦乡。

休克里弗兰，企业公司，第五大街六三〇号。楼梯下面电话机旁的那本电话号码簿还是两年以前的，但是他按簿子上的号码试了试。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姑娘急匆匆的声音：“节目协调人办公室，我是布莱恩。”

“喂，我是梅德琳·亨利的哥哥。她在吗？”

“你是她哥哥？你是拜伦，潜水艇军官？当真？”

“对。我到纽约了。”

“啊，太好了！她正在开会。要她到哪儿找你？她大约一个小时候回来。”

拜伦把这个自动收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然后透过缭绕的烟雾找着了那位主席，请他务必一有电话来就把内容记下，主席欣然允诺。他从爵士乐的喧嚣声中逃开，走上寒风刺骨的街道，他在这里听到一首迥然不同的乐曲：《华盛顿邮报》。南操场上，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海军士官生正排着整齐的队列，手持步枪来回操练。拜伦在校的时候，南操场上唯一的一次列队游行是一次乱哄哄的反战集会。拜伦心里想，这些士官生可能要再过一年才能出海，然后得再过几个月才有资格参加海

上值勤。看着这群还在操练之中、未脱稚气的预备役士官生，他对自己的战斗记录十分满意。但是，在他心情沮丧的此刻，他又不禁感到纳闷儿，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操练着如何去送死，又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

既然无事可做，干吗不步行到他自己曾经接受预备役训练的“草原州”号老军舰去看看呢？他先走到百老汇，然后走到第一百二十五号街河边，那艘已经退役的旧战舰正停泊在那里，舰上挤满了士官生。哈得孙河的气息，水手长的哨子和扩音器传出的通知，这一切都加深了他的怀旧之感。在“草原州”号上，在那些全是男子汉的长夜吹牛中，经常谈起的一个题目就是“每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妻子”！那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党都不过是些新闻影片里的可笑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学生在一份又一份的抗议书上签名，发誓拒绝参加任何战争。而今，当他伫立在第一百二十五号街的街尾，面对如此熟悉的当年景象，娜塔丽的危险处境就好像是个朦胧、不可思议的梦魇。

拜伦突然想起，他可以取道克莱尔蒙特大街返回联谊会，顺便在梅德琳的门下边塞进一张便条，把自己的住处告诉她。他找到了那幢房子，揪了揪大门外边她名字旁的电铃。里边的门铃响起了回音，这样看来，她在家！他打开大门，连奔带跑走上两层楼梯，然后揪响了她的门铃。

事先不通知一声，径直闯进一个女子的房间，几乎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个很不妥当的举动，对你的情人，对你的妻子，对你的母亲，更不要说对你的妹妹，都是不行的。梅德琳穿着一件绒毛长睡衣，一头黑发披到肩上，探出头来看见了拜伦。她睁圆两只眼睛，好似就要瞪出来了，吃惊得大叫一声“哎呀！”就好像他冒冒失失闯进来，正巧看到她赤身裸体，或者，就好像她看见了一只老鼠或是一条蛇。

拜伦还没来得及开口，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低沉声音：“怎么回事，亲爱的？”接着休·克里弗兰出现了。他上身赤裸，下身裹着一条松软的印花浴巾，两只手正搔着胸上的毛。

“是拜伦，”梅德琳倒吸了一口气，“你好，拜伦。老天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拜伦和她一样，感到不是滋味，问道：“你不知道我给你留了口信？”

“什么口信？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天哪，你已经来了，就进来吧。”

“嘿，拜伦。”休·克里弗兰带着媚笑打招呼，露出了满口的雪白大牙齿。

“怎么，你们俩已经结婚了吗？”拜伦一边问一边走进一间陈设讲究的起坐间，桌上放着一只冰缸，一瓶威士忌，还有几个苏打水瓶子。

克里弗兰和梅德琳交换了一下目光，梅德琳便说道：“好哥哥，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住在哪儿？老天爷，你干吗不先写信，或是来个电话，或是说一声？”

通往卧室的一扇门开着，拜伦看得见里面一张乱糟糟的双人床。虽然在思想上他也承认他的妹妹可能行为不端，但是如今亲眼看到，他又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冲着梅德琳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梅德琳，回答我，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怎么的？”

休·克里弗兰在这当口儿最好识相一点儿免开尊口，但是他把手一摊，张开大嘴露出一口白牙齿，亲亲热热地用那低沉洪亮的声音笑着说：“你瞧，拜伦，咱们都是成年人了，现在又是二十世纪。所以，如果你——”

拜伦虽然穿着厚厚的海军大衣，还是飞快地把手臂往后一缩，一拳头打中了克里弗兰的笑脸。

梅德琳又是一声“哎呀！”这次叫得比上次更响更尖。克里弗兰像是吃了一斧头的公牛一样，倒在地上，不过他还没被打得不省人事。因为他正巧双手撑地，两膝下跪，趴在地上，他马上站了起来。他的浴巾滑落到地上，此时站在那里一丝不挂，雪白的大肚子向外鼓起，下面是两条细腿和阴部。这副模样显然很不雅观，但是和那已经变了形的尊容比较起来，又好了很多。他这时看上去活像一个德拉库拉⁽²⁾，他的上门牙好像全部锉成了小小的尖点儿，两边各有稍长的犬牙。

“我的老天，休，”梅德琳大声嚷道，“你的牙齿！瞧你的牙齿！”

休·克里弗兰跌跌撞撞地走到墙上的一面镜子前，咧开嘴照着，发出一声怪腔的呻吟。“天哪，我的假牙托！我的瓷制假牙托！我花了一千五百美元装的！”他朝地板上四处看，冲着拜伦嘴巴漏风地发脾气，“你干吗打我一拳头？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帮我找找，快点找找！”

“嘿，休，”梅德琳神经质地叫了起来，“你穿上点儿什么东西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求求你！别这么一丝不挂，跳来跳去，像一只光身麻雀。”

克里弗兰眨巴着眼睛朝着自己的光身子看了看，一把拾起浴巾裹在身上，继续在地板上到处寻找他的假牙托。拜伦在一张椅子下面看到地毯上有样白东西，把它拾了起来递给克里弗兰，问他说：“是这个吗？”然后接着说，“对不起，我刚才动了手。”拜伦并不真的感觉有什么对不起，但是现在这个人嘴里露着那排尖尖的牙根，突起的大肚子上拖着那条浴巾，样子实在狼狈可怜。

“对，就是它！”克里弗兰重新走到镜子前，用两只大拇指把那玩意儿塞进嘴里，他掉过脸来，“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又恢复了正常的模样，脸上泛起拜伦曾在许多杂志广告上看见过的那个驰名全国的笑容，克里弗兰就是靠着这个笑容为那家出钱雇他在电台演出的牙膏公司做广告。

“哦，老天，这才像个样，”梅德琳说，“拜伦，你给休道个歉吧。”

“我已经道过歉了。”拜伦说。

克里弗兰对着镜子挤眉弄眼，咬了咬牙托，试试是否装牢了，而后

掉过脸来对着他们说：“还算运气，没摔碎。我今天晚上还要去给美国商会主持一个宴会。啊，我差点儿忘了，梅，阿诺德还没把讲稿给我，要是——那我怎么办？哎呀，上帝，它怎么动了！糟了！掉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拜伦果真看到牙托从他嘴巴里滑落下来。克里弗兰猛地朝前一冲去抓，正巧踩在浴巾边上，于是脸朝下又光着身子跌倒在地，那条花浴巾掉下来乱糟糟地压在他的身下。

梅德琳一惊，用手去捂嘴巴，同时朝拜伦瞥了一眼，那双睁圆的眼睛闪闪发光。拜伦知道她的意思，他们兄妹俩小时候碰到好玩儿的事情就是这么使眼色的。她快步走到克里弗兰身旁，用一种温柔、关怀的声调说：“你伤着没有，亲爱的？”

“伤了？屁话，没有。”克里弗兰爬了起来，手指紧紧捏着牙托，扭着白白胖胖的屁股走进卧室，“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梅。我得马上就去看我的牙科医生，但愿他没跑开！主持今天晚上的宴会能给我捞进一千块美元哩。”

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梅德琳捡起浴巾，冲着拜伦说：“瞧你！怎么能这么野蛮！”

拜伦扫视了一下这个房间，说：“你们这到底算什么？他和你一起住在这儿吗？”

“什么？他怎么可以？他自己有家，笨蛋。”

“那么，你们算是什么名堂呢？”她翘起嘴，不回答。“梅，你是偷偷摸摸跟这个胖老头子上这儿来胡搞一通？你会干出这种事？”

“哦，你什么也不懂。休是我的朋友，一个难得的好朋友，你不知道他待我有多好，再说——”

“你们是在通奸，梅。”

梅德琳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表情。她把手一挥，摇摇头，露出女性所特有的一副聪明过人的笑容。“啊，你可真是天真幼稚。他现在的婚姻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也比以前更好了。生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勃拉尼。你我都是生长在一个老古板的家庭里。如果我逼着休跟我结婚，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跟我结婚的，他爱我爱得发狂，但是——”

克里弗兰的衣服还没穿好，这时他从卧室里探出身来对着梅德琳口齿不清地大声嚷着说，他的牙科医生正从斯卡斯代尔开车赶到纽约来。“马上给塔姆打个电话，叫他十分钟之内把车开到这儿。天哪，真是糟糕！”

“塔姆？”克里弗兰又把门关上后，拜伦问。

“塔姆是他的司机，”梅德琳一面回答，一面赶忙去拨电话，“啊，拜伦，你是不是要不认你这个妹妹了？要我给你烧顿饭吃吗？我们今晚喝它个烂醉好吗？要在这儿过夜吗？这儿有间空房。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娜塔丽有消息没有？——喂，喂，我要塔姆接电话……那就一定把

他找着，卡罗尔。知道，知道，我知道我哥哥拜伦已经到了纽约。老天爷，你别问了……没关系，你就把塔姆找着，叫他一定在十分钟之内把那辆凯迪拉克开到我这儿来。”

她挂上电话，说：“拜伦，我在休的手下干了四年，但是我不知道他戴假牙。”

“你活在世上还有的学哪，梅。”

“要不是这件事情闹得这么怕人，”她说，“要不是你的行为过于野蛮，这件事情倒真是我一辈子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了。”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好不容易才忍着没笑出声来，“我这几年一直跟他说，要他把那个讨厌的胖肚子给搞平。瞧瞧你，平得就像个男孩子，跟爸爸一样。你肯吻一下你这个犯了通奸罪的妹妹吗？”

奸淫，奸淫！永远是战争和奸淫，别的什么都不时髦。浑身火焰的魔鬼抓了他们去！⁽³⁾

杰妮丝事先得到了消息，所以她能准备好一副贞洁无瑕的姿态接待拜伦，如果梅德琳运气好一些，她当然也会做到这一点。

她的公公也曾路过夏威夷，那时向他隐瞒她与卡塔尔·埃斯特的关系没使她产生丝毫不安之感。这事与他毫不相干。普天下的男人都不能像一个女子一样懂得这一类事情，至于维克多·亨利上校，既然他星期天连纸牌都不玩，那就更不用说了。直言不讳只能使大家难堪，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拜伦的电报叫杰妮丝不得不好好想一想。

埃斯特已经告诉过她，她的小叔子将到“海鳗”号上报到。拜伦简直就是个怪人，虽然也像华伦一样，长得一表人才，对待女人温柔仁厚，却过于理想主义，这种态度有时说不定会带来点儿麻烦。他的道德观就和他父亲一样狭隘。他说的有关澳大利亚那位姑娘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杰妮丝还是一点儿也不怀疑，如果他是撒谎，那只能显得他是个不通人情的傻瓜蛋，这样的撒谎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现在正是战时，男人们远离家室，孤单寂寞，到处都有这样的事，埃斯特出言粗鲁，干脆就说是“轧姘头”，——杰妮丝听了虽然也要假装正经，嗔怒一番，其实心里倒也觉得有趣——拜伦又何必辜负这么一个天赐良缘？她和埃斯特的风流勾当有点儿事出偶然。中途岛悲剧发生之后，她突然发了一场登革热⁽⁴⁾，卡塔尔·埃斯特天天登门看望，照料她吃饭服药，事情当然是会发展的。

杰妮丝心里明白，万一拜伦知道了真相，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其实对于拜伦的另外一面，她也并不了解，他和他的哥哥确实大不相同。拜伦这样拘于礼节，在她看来实在是有点儿迂腐，但她肯定不愿叫他失望，不愿叫他因此对自己产生隔膜。她自视仍是亨利家的一员，她喜欢这个家庭，胜过自己的娘家。再说，在她眼里，拜伦一向是个迷人的男子汉。如今他就要来到自己身旁，这真是桩叫人高兴的事情。

所以，一天深夜，正当埃斯特穿上衣服，准备回到潜艇时，杰妮丝打定主意要把事情安排妥帖。她赤身裸体，盖着一床被单，吸着香烟。

“拜伦明天上午就到，亲爱的。”

“上午就到？”埃斯特正把一条卡其裤套上，于是停住问道，“这么快？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从圣弗朗西斯科给我打来了电报。他要乘海军空运站的飞机来。”

“啊，那太好了！来得正是时候，潜艇上正需要他。”

现在午夜刚过。埃斯特从不待到清晨，他喜欢起床号一响就起来照管潜艇上的事务，而且，住在杰妮丝同一排房子里的那些邻居个个都起得很早，他也很顾惜她的名声。杰妮丝爱埃斯特，至少是爱她与他待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不过她并不愿意和他做长久夫妻。他远远不如华伦心胸开阔，他读的全是浅薄无聊的东西，谈吐则纯粹是个海军。他总是叫她想起在她和华伦认识之前彭萨科拉的那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只能使她感到腻烦。埃斯特是个能干的海军轮机师，一心希望出人头地，杀敌立功，是天生的潜艇人员。他是一个体贴温存、使人满意的情人，可以说是个“轧饼头”的理想对象。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即使埃斯特察觉到她对他的评价不过如此，他也并无怨言。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杰妮丝说，“我们这种暗中往来必须停一段时间。”他带着询问的神色冷静地看了她一眼，把衬衫塞进裤子。“我是说，你也知道拜伦。我很看重对他的情谊。我不愿让他心里难过，产生反感。我不愿意有那样的情况。”

“你把话说清楚吧。你是要分手了吗？”

“啊，你会难过吗？有那么严重？”

“当然，我会感到很难过，杰妮丝。”

“哦，别那么伤心。笑一下。”

“拜伦怎么会知道呢？”

“你们在港内停泊，他要到这儿过夜。”

“他隔天要值一次夜班。”

“对，这我也知道，不过——”

埃斯特走到床边坐下，把她抱在怀里。

他们紧紧相吻几次之后，她轻声说道：“好吧。以后看情形再说，看情形再说吧。不过，卡塔尔，别忘了，绝对、绝对不能让拜伦知道。懂吗？”“放心，”埃斯特说，“这没有必要。”

拜伦到达的那天早上，他只在杰妮丝的小屋里待了一会儿，吃过早饭之后就立即赶往潜艇。但在这段很短的时间里，他简单地说了说在马

赛与娜塔丽相见的情形，把那压在心头的深切痛苦，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杰妮丝听说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被拘禁在德国，心里感到非常恐惧。对于她弟妹的做法，她出自本能地加以辩护，并且竭力安慰拜伦，说结果一定会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她担心娜塔丽已经无法幸免。看着他离开之前和维克多在花园里玩耍，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哭出声来。叔侄两个因天伦之情，相亲相爱，这情景真叫她心碎。当拜伦说他非走不可的时候，维克多两手两腿紧紧把他缠住，他以前对华伦从来不是这样的。

“海鳗”号还要在珍珠港停留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训练区内，每次潜艇靠岸，拜伦便隔一天到杰妮丝的小屋里过夜。他第一次留在潜艇上值班那天，埃斯特给杰妮丝打来电话。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叫他来了，不过得在小维克上床睡着之后。结果那是一次很扫兴的会面，埃斯特很快就发现，她很局促不安，所以喝了几杯酒以后，连碰也没碰她一下就离开了。这以后，她只和他见过一次，“海鳗”号便出海巡逻。当拜伦在前一天的上午告诉她说他们就要出海的时候，杰妮丝说：“啊！那么，你干吗不请埃斯特来吃晚饭呢？他对我和维克一直很关心照顾。”

“你想得很周到，杰妮丝。他能带个女伴来吗？”

“如果他想带的话，当然可以。”

埃斯特没带女伴来。三个人在烛光下吃饭，大家喝了许多酒，气氛很愉快。拜伦自从回到潜艇工作以后，心情变得好了许多。埃斯特既不显得拘谨见外，同时又保持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做得恰到好处，这使杰妮丝非常感激。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打开收音机，收听战事新闻，正巧听到德国人终于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消息，为了表示庆贺，他们又开了一瓶酒。

“德国佬完蛋了，”拜伦举杯说道，“早该如此了。”这时他已有了几分醉意，这个消息使他好像看到了他的家人可以早日得救的信号。

“一点儿不错。现在我们来收拾日本人。”埃斯特说。

夜深人静，杰妮丝孤寂一人，因为喝得过量，头脑直打转儿，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的甜蜜的困惑中去了，丈夫的亡故已成往事，她真正爱恋的是那两个男子。

- (1) 马琳·黛德丽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女电影演员、歌唱家。
- (2) 德拉库拉是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1847—1912）的恐怖小说《德拉库拉》的主人公，是个有数百年道行的吸血鬼。
- (3) 引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五幕第二场。
- (4) 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时周身关节疼痛。

第五十七章

全球滑铁卢四：斯大林格勒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述为其《世界大屠杀》一书战略分析部分做结论。原书对于直到战争结束为止的所有大小战役都有概略叙述。隆在他的这部巨著的尾声部分，即题作《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中追忆他本人跟阿道夫·希特勒亲身接触的部分，恰好也把下文涉及的过程勾出了一个概貌，并且更具遗事逸闻的趣味。在各条战线上德国都已大难临头，希特勒已是日暮途穷之时，这一部分有多处对他做了生动有趣的勾勒。我的译文仍然是摘自回忆录中的一些章节，此外仅仅加了一篇隆关于莱特湾海战的文章。

对于隆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叙述，我擅自有所改动。孤立地看，这场战役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遥远的工业城市，德国好几个军的兵力在五个月内不断地被碾成肉饼罢了。要充分了解此次事件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对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了解。但是，隆对蓝色方案的分析，列举了许多俄国城市和河流的名称，同时又涉及德国军队的频繁运动，使人如堕五里雾中，美国读者恐怕难以阅读。为使叙事清楚明了，我将《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的某些片断穿插其间，文字则全部引自阿尔明·冯·隆的原著。同时，我也尽量删除了许多令人困惑的有关技术和地理方面的细节。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战场上证实了施彭格勒关于西方必将衰亡的先知预见。斯大林格勒是基督教文明的新加坡之战。

斯大林格勒的真正悲剧在于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西方完全有能力阻止这场悲剧发生。这场悲剧既不同于罗马的陷落，也不同于君士坦丁堡^①，甚至不同于新加坡的惨败。它不属于世界史上弱小文明毁于强大文明的那种情形。恰恰相反！我们基督教西方世界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盗匪新装的野蛮的西徐亚人从大草原上清除干净，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叫俄国安分守己一个世纪，改变一下它那张牙舞爪的本性。

但是，事与愿违。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唯一的战争目的就是要毁灭德国，从而为美国垄断资本赢得独霸世界的统治权。他正确地认识到英国已经完蛋，但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要么是根本没看见，要么是找不到铲除它的办法。他因此得出结论，德国才是他能够毁灭的对手。

伟大的黑格尔曾经教导我们，责难世界性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从道德观点看，如果我们珍视现在正陷于马克思主义蒙昧之中的基督教文明，那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无疑应是人类的首恶元凶。但在军事史上，我们只重视一个战争领袖是否出色地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不论罗斯福的目标如何短浅，他无疑实现了毁灭德国这一目标。

回光返照

我们定名为“蓝色”方案（这个代号在战争进行期间被改成“不伦瑞克”。在这个译本里一律保持“蓝色”原名。——英译者注）的对苏联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导致了斯大林格勒之战。“蓝色”方案是个具有真知灼见的设想，主要是希特勒的主意，并且几乎取得了成功。断送这个方案的是希特勒本人。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在用兵打仗方面的鲜明对照，完全如出普卢塔克⁽²⁾笔下：一个是像蜘蛛般精密盘算，一个是孤注一掷的赌徒；一个是事事按照计划，一个是全凭心血来潮发号施令；一个是谨慎小心地运用有限兵力，一个是挥霍成性，滥用兵力；一个是沉着稳健，倚重军事将领，一个是一意孤行，不容将军做主；一个是对部队关怀备至，一个是鲁莽冲动，只知驱使部队送死；一个是每次战斗务必小心翼翼地探明虚实，一个是醉心于总体战，把最后一批预备兵员都送上火线。这两个世界强敌终于在一九四二年正式交锋，同样都是在他们执政九年之后，两人之间的区别是如此强烈鲜明。

现在回顾往事，全世界所看见的全是希特勒一九四五年身陷绝境的丑恶形象：罗斯福所设陷阱中的可怜虫，一个全身软瘫、索索发抖但仍然耽于梦幻、顽固不化的怪物。他之所以尚能维持对已是精疲力竭的德国的统治，完全是靠着恐怖手段。但是这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七月时的希特勒。那时候，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元首：一个高高在上、令重如山、不可一世的军事首脑，统治着亚历山大、恺撒、查理曼和拿破仑等人望尘莫及的庞大帝国。那时候，德国的胜利光芒正映照全球。只有在今天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蓝色”方案

“蓝色”方案指的是旨在结束东线战事的一次夏季攻势。

我们在一九四一年的巴巴罗萨行动，目的在于通过一次三路进兵的大规模夏季攻势，消灭红军，摧毁布尔什维克国家。我们试图一举完成的事业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我们虽然打伤了敌人，但是俄国人是麻木不仁的宿命论者，具有野兽般的抵抗和忍受能力。日本人不愿意进攻西伯利亚——斯大林安插在我们驻东京大使馆的间谍佐尔格及时地向他报告了这一点——这使那个赤色统治者得以撤空他的亚洲防线，并将剽悍野蛮的蒙古军队这一有生力量投入战场对付我们。他发动的各次冬季反攻虽然曾将我们牵制在莫斯科郊外的冰天雪地之中，但后来也渐告衰竭。待到春天冰雪消融，我们仍然控制着大约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全

部地区的苏联国土。如果被占领的是那些浮躁的美国人，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必定早已彻底崩溃。但是俄国人属于不同的人种，必须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他们才会认输。

“蓝色”方案就是巴巴罗萨行动在南方战线的续篇，目的在于夺取俄国南部的工业、农业和矿产的丰富资源。这一方案的主旨有限而明确：守住北线和中线，要在南部克敌制胜。希特勒生来就是个大陆人的头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一窍不通，但是退而求其次，这个方案也不失为一条上策。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必须进攻。再说，如果没有高加索的石油，我们显然也无法将战争进行到底。

希特勒那份著名的第四十一号指令，最初是由约德尔等专业人士起草，后来经过他亲自改写，且不管那一套乱七八糟的政治辞藻，“蓝色”方案的主导思想共有以下几点：

1. 把冬季作战有所突破的战线予以拉平巩固；
2. 在列宁格勒 ⁽³⁾ —莫斯科—奥廖尔—线上固守北部和中部；
3. 攻克直到土耳其和伊朗边界的南部地区；
4. 攻占列宁格勒，如果可能，也拿下莫斯科；
5. 在俄国的主要目标一旦达到，如果敌人依然顽抗，则加固从芬兰湾至里海的东线，对大势已去的敌军采取守势。

这样一来，巴巴罗萨行动原来的目标现在实质上已经变成加固从芬兰湾直到里海沿岸巴库大油田一线的防御工事，形成一道斜伸的万里长城，从而封锁我们的“斯拉夫人的印度”。如果此战告捷，我们还能取得其他一些重要好处：切断借道波斯湾的租借物资运输线，争取土耳其倾向我方，断绝敌人的波斯石油供给。如果这一切都能进展顺利，那么进军印度或者挥戈北上，横扫伏尔加河以东地区，最终从背后占领莫斯科，也指日可待。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冒险的方针，我们已经失败过一次，而此次再做尝试，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不过，俄国也同样受到了削弱。再说，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之下建立世界帝国的这一辉煌壮举，也不过是一场层层加码的赌博而已。

我们当时如果能够夺取俄国的小麦和石油，从而改变战争力量的对比，然后又能稳住东方战线，那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束战争的政治解决办法：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由于害怕和我们大军正面交锋而回心转意；另一种是斯大林很现实地选择与我们媾和。罗斯福一直担心东方出现片面媾和的局面，这一心理支配着他的一切作战行动。而在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一直满腹狐疑，唯恐美国的富豪统治把他中途抛弃。我们敌人之间的这种古怪的联盟会不会突然解体，这一点直到我们投降之时一直难以断定。

只有我们战胜俄国，才能阻挡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为

什么美国人和英国人就是一直不懂这个道理呢？丘吉尔至少还有过打算，要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抢在斯大林之前占据中欧。如果这一招儿在战略上是个失策之举，因为我们过于强大，而那里地形又过于险恶，至少丘吉尔在政治上还算很有头脑。罗斯福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自己既然消灭不了我们，就去帮助布尔什维克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实际上是为美国垄断资本得以饕餮一顿短暂的筵席而牺牲了基督教欧洲，所得的报偿则是目前正降临全世界的一个新的黑暗世纪。

答复“蓝色”方案的批评家们

每次战争过后，一些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和一些历史教授，都要嗡嗡嚶嚶、喋喋不休地告诉那些血战沙场的战士本该如何行事才对。对于“蓝色”方案的一些浅薄的批评，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笼罩上了一层好如果真如此的虚假灵光。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世界史上一个决定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此对于导致这一转折的经过，理应有个明确的阐述。

战略上，“蓝色”方案是个优秀的方案。

战术上，“蓝色”方案由于希特勒日复一日的干扰而归于失败。

批评家们挑剔说，凡是重要战役，唯一可以接受的目标应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一九四二年夏季，斯大林预计我们企图通过摧毁他的主力和占领首都来结束战争，所以把他的部队集结在莫斯科周围，我们的批评家断言我们本应这样做。这样做当然符合正统战略，但是，袭击南方，我们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这同样也是正统战略。

英译者按：俄国人的材料证实了隆的说法。斯大林当时坚信，对南方的进攻只是声东击西，目的是要调开莫斯科的防御部队，而且长期抱着这个看法不放，结果只是因为希特勒战术上的失策，才挽救了斯大林格勒，可能也挽救了苏联。

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蓝色”方案的战略目标是经济上的，因此是错误的。有一种陈词滥调告诫我们，我们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然后才能随心所欲地享用他的财富。这些批评家完全忽略了“蓝色”方案的要点所在。“蓝色”方案是计划对贫穷但处于统治地位的苏联北方的“臀部”地带实行大规模的陆路封锁，断绝它的粮食、燃料和重工业供应。如果能够有效实施，封锁固然费时乏味，却是迫使敌人屈服就范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蓝色”方案制订之际，日本人正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横冲直撞。我们原来估计他们会使美国保持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中立。但是非常不幸，他们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失利出人意料地过早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这使罗斯福得以在一九四二年越过我们的封锁线，把租借物资源源不绝地送给俄国人。局面因此大为改观。

最后，批评家们认为“蓝色”方案要达到双重目标——征服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那就需要把南方战线大大延长，这势必超过德军的控制能力，因此这场战役早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但是，斯大林格勒并不是“蓝色”方案的目标。征服斯大林格勒是希特勒的目标，而且是当他九月份失去自我控制时才成为他的目标。

“蓝色”方案的战略

顿河和伏尔加河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是以一种异常奇特的方式汇合的，两条河流在转弯的地方各呈V形，尖头对着尖头，中间隔着四十平方英里的干燥陆地。“蓝色”方案第一阶段计划是占领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陆地桥梁，从而阻挡敌人从北方对我南进部队进行攻击，同时还要切断伏尔加河这条北方燃料和粮食的补给线。

在伏尔加河V形河曲地带，沿着河流西岸的陡峭河壁，有一座随着地势延伸的中型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我们没有必要占领它，我们只需要用大炮和炸弹使其瘫痪，从而控制这一块瓶颈地带。我们的总计划是沿顿河两支V形巨臂，像一把钳子似的向前猛插，将守卫俄国南部的大部分苏维埃军队包围歼灭。这把钳子的一端，伏尔加集团军，由于距离较远，将率先启程，沿顿河上臂前进；另一端，高加索集团军，则沿下臂前进。两路大军预定在两河之间斯大林格勒附近会师，并于击溃和肃清被围之敌后共同完成第二阶段即征服阶段的任务。高加索集团军挥戈向南，渡过顿河，向黑海和里海进击，同时越过高山隘口，直抵土耳其和伊朗边境；伏尔加集团军则负责守卫暴露在顿河沿岸的危险侧翼，我军向前进击期间，这一侧翼曾由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三个附庸国的部队担任防御任务。

我们明知这是“蓝色”方案的薄弱环节，但是，我们在战争中已经损失将近百万兵员，德国的人力已经将近枯竭，因此在德军向前进击期间，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些辅助力量担负起防御侧翼的任务。不过，我们并没有计划让他们在顿河沿岸抵挡红军的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后来之所以发生这一情况，完全是因为元首丧失理智，打乱了此次战役的时刻表。

英译者按：编摘隆的著作时，我略去了曼施泰因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役，以及铁木辛哥五月份对哈尔科夫发起进攻时所遭到的失败。德军的这些重大胜利削弱了俄国南部的力量，使得“蓝色”方案更有大获全胜的希望。我把“A集团军”译为“高加索集团军”，“B集团军”译为“伏尔加集团军”，德军的这些编制番号实在复杂难记，加上战斗进行期间的多次重新编组，就更是如此。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差错出在哪里

.....在一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最高司令部总是一个紧张不安的地方。我们天天坐守在地图室里，等候战局的进展情况。战争似乎进行得非常缓慢。而战场上的情况却很现实：数十万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越过田野，穿过城市，搬运着弹药辎重。在司令部，你看到的始终是同样

的面孔，同样的墙壁，同样的地图，你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周围也总是那些穿着军装的疲惫不堪的高龄军人，气氛紧张宁静，空气混浊。这个战争的神经中枢总是显得远离战场，耽于空想，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持续的紧张情绪噬啮着每个人的心。

设在乌克兰文尼察的前沿司令部，情况就更是如此。希特勒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狼人”。“狼人”是由许多简陋的圆木小屋和木板房构成的一个大本营，坐落在靠近布格河南段的一片开阔的松树林带里。我们在那儿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供消遣，气候更是闷热难熬，如果不是害怕脱光了衣服的身体会招惹一群蜚人的飞虫，我们真能跳到那条混浊、缓慢流动的河流里去洗洗澡。炎热潮湿的气候甚至使希特勒停止了他唯一的运动，不再带着他的爱犬出去溜达。

我们是在七月中旬搬到那里的，那时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处于最紧张的阶段。酷热的气候使希特勒难以适应，强烈的阳光使他焦躁不安，整个环境没有一点儿叫人稍感舒适的地方。他的消化不良症越来越严重，只要他一犯胃病，和他同处一室的人都得跟着受罪。甚至他的那条爱犬布隆迪，也是性情反常，猎猎不休。

不过，即使在这以前，当司令部仍然设在东普鲁士的树林中那个比较凉爽舒适的地方时，他就已露出了紧张不安的迹象，突然对高加索集团军和第四装甲兵团的作战计划做了彻底改动……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蓝色”方案发生差错，可以准确地追溯到七月十三日。

那时候，希特勒的焦躁情绪日趋严重。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没能像一九四一年大规模进击时那样大批地捕获战俘。可能是因为斯大林终于醒悟，所以不再命令他的部队死守待俘，有可能是因为南部苏军望风披靡，在我军到达之前就已溃散，有可能是因为这条战线上的守敌本来就兵力单薄，此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在重演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故技。不过，无论是由于哪种原因，事实是，我们俘虏的俄国人不再是动辄数十万，而只有数万。

七月十三日，希特勒突然决定，原来以斯大林格勒陆上桥梁为目标的全面东进攻势，必须掉头转向西南方向，去攻占罗斯托夫！他认为这样一来，德军能够通过一次紧缩的包抄行动，将据他估计是集结在顿河河曲的大批红军部队一网打尽。高加索集团军于是全部掉头去完成这一任务。希特勒甚至把伏尔加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即勇猛善战的第四兵团，也抽调了出来，让它也轰轰烈烈开向罗斯托夫，虽然海德尔曾经竭力反对集中如此庞大的一支装甲部队去完成这样一个次要任务。由于大批物资必须用于俘获俄国人这一冒险计划，伏尔加集团军汽油奇缺，结果行动缓慢，甚至被迫停止前进。

德军庞大兵力的迅猛进击，终于攻占了罗斯托夫，俘敌将近四万人。但是，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蓝色”方案的全盘计划也被打乱。高加索集团军和第四兵团由于在罗斯托夫周围东奔西突，结果阻塞了交

通要道，为临时拼凑的组织和补给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这紧要关头，希特勒又出人意料地给司令部发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灾难性第四十五号指令，其拙劣荒谬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异，恐怕超过历来任何一道军事命令。这一指令等于全部废止了“蓝色”方案。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对于一个认真负责的总参谋部来说，本应花上数月乃至一年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模拟演习，组织调配，但是希特勒在一两天内大笔一挥，便轻率决定，而且据我所知，这完全是由他一手包办的。即使约德尔曾经参与此事，他也从未向人吹嘘夸耀过！

第四十五号指令包括三大要点：

1. 声称（与已知事实完全相反）此次战役的初步目标已经达到，南方红军已经“基本歼灭”。

2. 伏尔加集团军应在第四装甲兵团的配合下，恢复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

3. 利斯特所部高加索集团军应立即南下，除了完成原定的困难任务外，还要加上诸如占领黑海沿岸地区等其他任务。

这是希特勒最后一道进攻指令。此时战场上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仍算乐观，但我们身在最高司令部的人员已经开始灰心丧气。陆军总参谋长海德尔深感愤慨，他在日记上写道——并且气愤地对我说过——这些命令已与军事现实毫不相干。

通过合理形式完成夏季攻势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上游的顿河河曲和关系重大的陆上桥梁此时都未到手。根据原计划，负责顿河下游方面的高加索集团军只有在伸延到斯大林格勒的顿河侧翼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向南进击。现在，这两支大军却必须在两个侧翼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分道扬镳，沿不同方向行动，而在沿着不同方向执行任务的同时，势必要在它们之间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豁口！

此外，“蓝色”方案原来要求已经征服克里米亚并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曼施泰因的第十一军越过高加索山脉，配合利斯特的军事行动。但是因为攻克了罗斯托夫而扬扬得意的希特勒，认为南方进展顺利，曼施泰因已无必要留在那里浪费兵力。于是他命令曼施泰因率领他的主力北上奔袭一千一百英里以外的列宁格勒！

希特勒最后一道编号指令是一九四三年末发出的第五十一号指令。但事实上，在致命的第四十五号指令之后的其他指令，都已锐气渐消，全是防御性措施。现在是他最后一次掌握主动权。他一方面缺乏经验，一方面又因独揽德国的军政大权而过于疲劳，这两个因素终于对他易于冲动的性格、机敏的头脑、坚毅的性格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道命令完全是个疯狂的举动，当时洞察这道命令的愚蠢实质的，只有最高司令部内我们这批核心参谋人员。德国军队服从命令，分别沿着两条路线进入南俄最遥远的纵深地带，朝着黑暗的命运前进。

抵达斯大林格勒

悲剧终于可怕地、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高加索集团军越过盛夏酷暑烤炙着的大草原，翻过白雪覆盖的群山之巅，包围了黑海沿岸区域，前哨部队甚至到达了黑海之滨。高加索集团军创造了奇迹，但是并没达到预定的目标，希特勒要它执行的任务超过了它的人力、火力、后勤补给。由于缺少汽油以及运送燃料的卡车，这支部队曾一度停滞不前达十天之久。有一次甚至是用骆驼给它运送汽油，真是个难解的讽刺！利斯特的这支大军困守在群山之中，不断遭到神出鬼没、坚忍顽强的红军小股部队的袭击骚扰，寸步不前。

与此同时，伏尔加集团军朝着斯大林格勒兼程进发，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该城北面的河岸，然后按原定计划对它狂轰滥炸，达到使其瘫痪的目的。开始时抵抗并不激烈，最初的一两天好似只需一举之劳，便可取下斯大林格勒。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发生，我们虽已竭尽全力，斯大林格勒依然顶住了第一次突然打击。

英译者按：隆的这一番枯燥叙述，丝毫没表达出俄国人所见到的真实情况。

第六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的攻击，显然是俄国人所谓“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最可怕的一件大事。德国人对他们国家心腹要地再一次发动凶猛攻击，这使军队指挥员、普通老百姓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深感震惊。八月二十三日的猛烈轰炸，其实是俄国人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战火考验之一，大约有四万平民死于非命，城内大小街道陷于一片火海，真可说是“血流成河”。与莫斯科的一切通信全被切断，有数小时，约瑟夫·斯大林真的以为斯大林格勒已经陷落。不过，尽管这座城市经受了战争史上最严酷的折磨之一，但此时危难也已达到顶点。

大多数军事评论家都肯定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对“蓝色”方案的干扰，伏尔加集团军一定会提前数周到达河边，那时斯大林仍然没醒悟，误以为德军向南方的进攻不过是声东击西。如果那样，斯大林格勒便会陷落，成为一次猛击下的硕果，整个战争也很可能大为改观。但是，希特勒取消了“蓝色”方案中至关重要的一招，选择掉头去打罗斯托夫了。

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大灾难

如上所述，攻占斯大林格勒在军事上并无必要。

我们的目标是夺取两河之间的陆上桥梁，不让苏联人使用伏尔加河这条补给线。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伏尔加河，我们只需要把这座城市包围，然后将它炸成一片瓦砾。我们已把列宁格勒包围了两年多的时间，使得一百万左右的俄国人饿死在它的街头。从军事角度来看，列宁格勒实际上已是一具僵尸。没有任何军事理由不许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斯大林格勒。

但是，政治上的理由日益占了上风。这时候，尽管希特勒严令催促，高加索集团军还是停顿在荒无人烟的山隘里面；陷在阿拉曼的隆美尔两次发动进攻，但是两次失败，最后遭到英军毁灭性的打击；英国皇家空军正加紧对我国城镇的野蛮轰炸，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妇孺，把一些重要工厂夷为瓦砾尘埃；我们的潜艇损失陡然猛增，令人惊恐不安；美国人在北非登陆，造成了震撼全球的政治影响。这些不幸事件接踵而来，致使希特勒夏季攻势大获全胜以来的得意心情逐渐消失，同时他对那个庞大帝国的绝对统治也开始出现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四面受敌的元首越来越感到迫切需要一次威望上的胜利，借以扭转局势。

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这个以他最强大的敌手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这个他与之斗争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象征！斯大林格勒，这个被当作此次战争中心点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标题中的城市！

攻占斯大林格勒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他的一大心病。他在其后几个星期发出的命令简直是神经错乱的产物，而且越来越严重。第六军曾经以其机动打击力量在波兰、法国和俄国创造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纪录，但是现在，它把一师又一师的兵力投入斯大林格勒这个绞肉机中，斯大林格勒的街道此时已变成一片瓦砾，根本无法施展机动战术。在一场逐段争夺的“耗子战”中，伟大的第六军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们一批又一批地倒在斯拉夫狙击手的枪下。俄国人一方面从伏尔加河对岸源源不断地派来大批援兵，不断消灭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周密筹划，准备对顿河侧翼的无战斗力的附属国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反击。因为约瑟夫·斯大林终于醒悟过来，希特勒如此痴狂，正把他最精锐的师一个又一个地送进斯大林格勒这个摩洛哥⁽⁴⁾的喉咙里去，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下旬，打击终于来临。红军快速越过顿河，突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防卫伏尔加集团军侧翼的罗马尼亚部队。这支未经阵战的辅助部队就像利刃下的奶酪一样，一触即溃。在南翼，我第四装甲兵团所属的罗马尼亚侧翼守军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而当这些进攻持续到十二月的时候，俄国人突破了顿河沿岸由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担任我第六军后卫的全部防线。三十万德国士兵，德国军队的精英，就此陷入钢铁包围圈中。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蜕变

……在这痛苦难熬的日子里，我碰巧正在执行一次远程视察任务，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最高司令部。我在八月下旬动身出发的时候，俄国战局的进展还算顺利。两支大军正分别沿着各自的路线迅速向前推进，红军好似依然节节败退，并没利用我们两条战线之间留下的越来越大的豁口。希特勒那时虽也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备受酷热的煎熬，但是看上去情绪还算不错。

等我回来的时候，“狼人”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海德尔已经撤职离去，并没人接替他。高加索集团军的利斯特将军也已被撤职，同样没人接替他。希特勒同时兼任了这两个职位。

阿道夫·希特勒这时不仅是德国的元首、纳粹党的领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而且是他自己的总参谋长，同时又直接指挥着困阻在六百英里之外高山之中的高加索集团军。这一切并非一场噩梦，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他对他以往的心腹宠臣约德尔现在已无话可说。不论是谁，他都一概不理。他单独一个人进餐，在那光线阴暗的房间里心事重重地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他正式会见司令部成员的时候，他的秘书们轮番进出，记下每一句话。他其实是在对这些秘书说话，而不是对其他任何人说话。他和军队已经完全隔绝。

慢慢地，我才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德尔由于反对希特勒强攻斯大林格勒这一愚蠢行为，结果在九月份被一脚踢开。这样，我们失去了我们中间最后一位头脑清醒的人物，他是几年以来唯一敢与希特勒顶撞的高级参谋军官。

至于那个只知一味顺从的约德尔，元首曾经派他飞往高加索集团军，督促利斯特将军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进。但是约德尔回来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希特勒说了实话：不改善后勤补给，利斯特无法前进。希特勒此时已是一触即发。约德尔这次竟也出乎意料，按捺不住地顶撞起他的主子，历数了希特勒导致目前困境的种种错误命令。两人最后像两个洗衣妇似的相互大声斥责起来。自那以后，约德尔就没再在这位伟大人物的面前出现过。

过了几天以后，我才接到通知，出席一次情况汇报会。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即使丢掉脑袋，也要把隆美尔补给上的困难如实汇报。不知什么原因，希特勒没听我发言。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我走进房间时盯着我看的那副神情。他的面色灰白，两眼发红，脑袋缩在两肩之中，身体颓然瘫在椅子上，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抖个不停。他双眼凝视着我，像要看出来我带回的消息是凶是吉，竭力要找到一丝乐观情绪，一线希望。他所看到的却只能使他扫兴。他露出牙齿，凶狠地瞪我一眼，立即掉过脸去。我眼前的这个人酷似一头困兽。我发现，在他内心深处，他完全知道他打乱了“蓝色”方案，断送了德国最后一次机会，因此输掉了这场战争，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刽子手正手持绞索，从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但是他不会承认错误，他天性如此。在那以后的几个漫长难熬的星期里，一直到第六军投降，甚至直到一九四五年他于绝望中自杀，我们听到的全是我们这些将军如何辜负了他，包括如何在沃罗涅日贻误战机而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利，利斯特如何颠顶无能，隆美尔如何因为胆小怯战而指挥无方，等等。甚至在包围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纷纷投降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而当保卢斯非但没杀身成仁，反而选择了投降之时，他便怒不可

遏，大发雷霆。九万精锐士兵被俘，二十余万精锐士兵因他葬送，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个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保卢斯竟然没开枪打穿自己的脑壳，对他的荣升表示应有的感激，使希特勒大失所望。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事后分析

希特勒始终不准第六军利用它的唯一机会，向西面杀出一条生路。被围之初，它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围而出。十二月间，曼施泰因所率新建的顿河集团军在冰天雪地中力战驰援，两军相距仅三十五英里，眼看就可以会师，但是希特勒就是不准保卢斯突出重围。直到保卢斯投降为止，司令部里一直回响着他那刺耳的咆哮：“我决不离开伏尔加！”

他开口闭口“斯大林格勒要塞”，但是事实上哪儿有什么“要塞”，只不过是一支陷入包围之中并且不断减少的部队罢了。十月下旬，他在一次全国广播演说中吹嘘：事实上他已经攻克斯大林格勒，因为“他不想再有一个凡尔登”，所以正“从容不迫地逐步扑灭零星的抵抗”，他不在乎时间的早晚。这样一来，他在公众面前完全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也决定了第六军束手待毙的命运。

有些军事分析家把这场灾难归罪于戈林。戈林曾经许下诺言，每天向被围的第六军提供七百吨补给，但是德国空军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从未超过每天两百吨补给的数目。而戈林将此归咎于天气不好。当然，戈林这样保证只不过是按着他主子定的调门跳舞罢了。他们是老搭档，他知道希特勒要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了。大批德国空军驾驶员因此就非要去送死不可。

希特勒从未因此责备戈林。他要留在伏尔加，一直等到悲剧降临，而戈林那骗不了人的瞎话在这一点上给他帮了忙。

约德尔在纽伦堡法庭做证说，早在十一月，希特勒就曾私下向他承认，第六军已经完蛋，但是为了掩护高加索集团军撤退，必须将它牺牲。简直是荒唐透顶！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退，那才合乎正常情理。但是，擅长鼓动术的希特勒认为，一支大军的全军覆没，这么一场令人痛彻心扉的悲剧，能使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撤退会拆穿他的牛皮，使他丢脸，有损他的威望。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白白断送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打击部队，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罗斯福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于当年一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口号都是绝妙的一招。对这个口号持批评态度的人——包括八面威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都没参悟罗斯福这一声霹雳会收到的效果。他不失其诡计多端的本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脱口而出，就把这个口号传扬开了。

第一，他使全世界，首先是德国人民，醒悟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这几个字简简单单，但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场全球滑铁卢的大转折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宣传上的一次惊人胜利。

第二，他公开向斯大林发出信号，保证英美两国决不会在西方谈判媾和。当然，斯大林依然满腹狐疑，不过这已是罗斯福能对他做出的最响亮有力的保证。

第三，他向土耳其和西班牙这些动摇观望的国家，向欧洲被占领的各国人民，向一直顺风转舵的阿拉伯人做出了保证，在俄国战局改观之后，西方各国不会放松努力，不会允许布尔什维主义横行欧洲大陆和中东。

第四，在这初次对我们取得胜利的時刻，为他自己那个娇生惯养、没有骨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战争目标。既迎合了他们的天真烂漫的心理，同时也对希望战争立即结束或者妥协媾和的念头泼了一盆冷水。

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口号坚定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抵抗到底的决心，认为罗斯福本应越过希特勒，直接呼吁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推翻纳粹政权，签订体面的和约才对。这些意见只能表明他们对第三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愚昧无知。

希特勒已经称心如意地彻底改造了德国，这个政权之下的各种结构，包括军队在内，都是群龙无首，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推翻纳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呼吁的对象，我们国家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人紧紧联结在一起。自从取得政权以来，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就是德国。武装部队已经以他们神圣的荣誉向他宣誓效忠。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个暗杀企图既无头脑，又失信义。我没参与其事，而且我也从未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命令士兵为某个领袖战死疆场，另一方面又去谋杀同一个领袖（不论他是多么有失众望），这是对原则的背叛，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其他所有将领也应该是明白的。

每逢司令部里发生什么令人难受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要开枪打死希特勒，那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他知道自己可以依靠德国人性格中的两根支柱：荣誉和责任。

德国人民处在可悲的历史陷阱之中，命中注定还得苦战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个已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国家元首的性命。我们终于认识到实行元首制这个致命错误，不过为时已晚。一个君主可以要求停战，并在战败的情况下维护他的国家的荣誉和稳定，例如日本的天皇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战败的独裁者，只能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窃国大盗，他不得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奋战到底，直到越来越深的血泊淹没了他。

希特勒无法下台，所有的纳粹党人都无法下台，他们对犹太人的秘密屠杀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无条件投降”对他们没有任何差别，对德国人民也没有任何差别。现在，除了“神的没落”⁽⁵⁾ 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拆开，或者结束这场战争。

英译者按： 冯·隆将军叙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又概述了高加索集团军的战斗经过及其结局，他把这篇文章题作《A集团军的可歌可泣的大撤退》。这是《世界大屠杀》一书中最长的一篇。我相信，美国读者不会像冯·隆将军的德国读者那样对该文感兴趣。事实上，保卢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高加索集团军的退路便被切断。为了摆脱困境，希特勒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委派非常精明干练的冯·曼施泰因去指挥所有那些出师不利的部队之中最受威胁的北翼部队。曼施泰因在最恶劣的严冬条件下，出色地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完成了任务。另一位将军，克莱斯特，则带领南翼部队撤退到黑海上的桥头阵地。最后，高加索集团军终于有条不紊地突出了包围圈，并在撤退过程中多次重创红军。于是，德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差不多重新回到了“蓝色”方案所规定的起跑线。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功劳应该归德国的最高“直觉”天才，这位天才下令发动了这场演习，然后又把它搅得一团糟。在德国军队之中，这场军事行动获得了一个普遍流传的伤心的雅名：“周游高加索的旅行。”

我曾有机会见到希特勒，所以知道他有时候说话会多么娓娓动听，甚至非常和蔼可亲，就和一伙匪徒的首领一样，他完全具备一个江洋大盗的魄力和狡诈。在我的著作里面这不是大人物的品格。希特勒的早期“胜利”，只不过是一个坚定的恶棍出人意料地抢掠得手、一变而为国家元首，然后利用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威力去支持他的恣意妄为。

为什么德国人民会效忠于他，这仍然是个历史之谜。他们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早早就在他那本《我的奋斗》里说得清清楚楚。他和他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同伙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一眼可以看穿的非常危险的暴徒，但是广大的德国人崇拜和信仰这批恶魔，直到无情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才使他们如梦初醒，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过许久之后才觉醒。

- (1) 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 (2)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 (3) 圣彼得堡的旧称。
- (4) 古代闪米特人信奉的火神，需以儿童献祭。
- (5) 原文是德语。

第五十八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巴登-巴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卐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每个都值得研究。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眼我的侄女。后来她对我说，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像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在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举目所见，已是卐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很难想象反犹主义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德国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跟人家拼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点儿精神失常。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都定下心来。有句老话说得好，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知道你要碰上什么苦难。你最害怕的事情一旦真的降临到身上，其实也不见得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布伦纳公园旅馆里的生活虽然阴森可怕，但是我们现在也已习惯了，最主要的还是无聊腻烦到了极点。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在巴登-巴登到底是什么最使我感到压抑，是恐惧还是无聊，我不得不这样说：“是无聊，而且远远超过恐惧。”

我们和当地居民完全隔绝。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没收，除了柏林的

广播以外，我们听不到其他任何消息。我们仅有的报纸和杂志都是纳粹出版物，两份法国报纸上充满了最下流的德国谎言，但是使用的是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雨果的语言。这简直是卖淫，这比一个可怜的法国娼妓听任德国长毛大兵蹂躏还要无耻。如果我是个法国新闻记者，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枪毙，也决不会如此玷污我的荣誉，玷污我的高雅的语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阅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听不到消息，无事可做，这使禁闭在巴登-巴登的全体美国人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况可能比其他人都要严重。五个星期，我没写过一篇日记。我曾为自己的工作习惯而感到自豪，我曾像安东尼·特罗洛普⁽¹⁾一样文思如涌，下笔万言，我有许多东西要写，而且没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现在听任这份日记闲搁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把日记开了个头，然后惰性发作，让那本几乎是空白的日记本躺在书桌里发霉，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已经做了学生的女儿重新发现，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响你的喇叭吧！昨天，红十字会送来的首批食品到达，人人变得兴高采烈，沉闷空气一扫而光。罐头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菠萝！罐头桃子！鸡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单是写下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兴。这些美国的日常食品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对于我们苟延残喘的体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这些德国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面包、烂蔬菜，这样怎么竟能打一场大战？当然，有点儿好的东西都给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据说，我们的配给比一般德国人多一半。淀粉和纤维素当然也能填饱肚皮，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就连狗也长不大。至于这家著名旅馆里的饭菜，那就更不必提了，简直叫人难以下咽。瑞士代表安慰我们说，我们并没受到苛待，全德国的旅馆这些日子供应的饭菜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至于我们的饮食情况、餐厅里的奇怪安排、质地低劣的酒、黑市上买来的土豆烧酒、我们在德国“主人”照料下的整个生活情况，我以后会详加叙述，这些情况都值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我想先补叙一下这些天来应该记下的事情。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天气很冷。我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暗淡的阳光，写下这篇日记。红十字会送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此时在我周身循环流通，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摇动我的笔杆。感谢上帝！

自从离开马赛以来，我一直消化不良。在卢尔德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一时神经紧张的缘故，但是在火车上吃了那顿糟糕透顶的午餐之后，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来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感到非常健康，简直像个年轻小伙子，我痛痛快快地大便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写下，实在荒谬可笑，但是这是事实），高兴得想跟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上几声。我敢肯定，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奇迹般好转，决不仅仅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此外还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认得出美国食品。对于它的政治敏感，我应表示庆幸。

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他是从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吱地叫了一声！

车厢里的人都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²⁾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瞬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一个重要的想法支撑着我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那就是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拼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做斗争。我们不牢靠的记者证所倚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可以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是由于我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他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非常纯洁。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虽然旅馆内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的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皮格马利翁》⁽³⁾，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莱莎一角。她也确实准备答应下来。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像是乘着三等轮船，在做一次无限期航行，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他说起这

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缜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国际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小名声倒是对我有所助益。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能经常受到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一定烧出点儿像样的菜肴。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微美味可口一点儿了。

二月二十一日

巴登-巴登

昨天夜里我病得很厉害，今天也远远没有复原。不过，既然重新开了头，我还是决心把日记记下去，单是在纸上移动我的笔，也会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馆的厨师把我们的咸牛肉杂烩烧得一团糟，使我大为扫兴。恼怒无疑触发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烧的菜吗？但是，他还是烧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腻，简直叫人恶心。我们吸取了教训，我和娜塔丽，还有那个海军武官，把红十字会送给我们的食品凑在一起，拿回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烧，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吃，至于那些德国大兵，让他们见鬼去吧！别人也都在这么干，走廊里飘荡着烹调的香气。

根据最新的传闻，德国人为了表示文明，为了表示对于宗教的尊重，将在复活节把我们释放，进行交换。平克尼·塔克虽然亲口对我说过，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谣言还是传来传去。我们这群人的心理真是饶有趣味。如果把这些心理好好描写一番，真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和《魔山》⁽⁴⁾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改信天主教却没有成功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

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家的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温”，——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⁵⁾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花园里走出来，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通通看完，就好像青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的文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作《科学入门》，一本叫作《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斯、休谟、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独自一人躺在维斯瓦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坍塌、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坍塌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⁶⁾一样。

我的脑袋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顺利，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取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能怎么留难我呢？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都对我推崇备

至。我是许多富豪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儿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使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像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熟知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塔木德》的知识融汇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我成名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以改写，并且换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终于使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一笔带过。生活毕竟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这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形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真的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的礼仪制度，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唯一的宗教。于是我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泪流满面，像个溶化着的糖人似的呆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严格来说，我可以免受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因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从波士顿来的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儿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这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活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丁·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路德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一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体系大胆的、不留情的憎恶带着典型的日耳曼印记，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像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使全球震撼。

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接下来倒情愿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像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不拘形式，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读者的驻足，在追逐快乐和财富之后的不那么重要的忙碌中，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现在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决不是由于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巴登-巴登

我现在在医院感觉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正在等待诊断结果。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到美国以后能够做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战栗。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拒绝选举纳粹党的人数曾累计超过一半，但是最后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

的局面。那种局面已经在德国出现了，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精神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举行了相当数量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在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他说，极端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病。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国家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

这位医生说，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股脑儿地倒向了希特勒，了解德国的许多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地吹捧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做了全面的投降。如果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锢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最大的两个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这个清晰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

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一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把它说成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部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因此增长？

他的回答是，我对历史的洞察力虽然令人钦佩，但对当前的军事态势不在行。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确起到了稳定东部战线的作用。他的儿子是一个陆军军官，来信时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说他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应该理解他的上述种种观点，因为不久之后，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坛巨子，向世界各国人民说明这些道理。

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位医生可能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密探，但是我又觉得不像。他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身材魁梧，头发金黄，戴一副厚眼镜。当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一双小眼睛露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色。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常常下意识地掉过脸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墙壁。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叫我相信“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另一个德国”当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遗憾的是，“另一个德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

初步诊断结果是憩室炎。治疗方法：特殊的饮食，卧床休息，继续服药。我们这批人之中其他几位也得了胃溃疡或类似的消化道疾病。合众社记者之中有一位好酒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国秘密警察监护前往法兰克福动手术。如果我的病情恶化，也可能被送到法兰克福接受外科治疗。这会意味着离开娜塔丽吗？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宁愿死在这里，也决不开娜塔丽。

- (1) 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
- (2) 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 (3)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所作，伊莱莎为剧中女主角。
- (4) 《魔山》是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著名小说。
- (5) 犹太教的安息日在礼拜六。
- (6) 一首佚名诗中的国王，生前为自己立像，以图万世不朽，身后终究倒塌，成为过往旅客的嘲讽对象。

第五十九章

米丽娅姆·卡斯泰尔诺沃一到图卢兹郊外的孤儿院，就受到院长的特别宠爱。很久以前，罗森夫人，一个姿色平庸、很难有希望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单身女人，也曾有过比较快乐的时光，那时她常到意大利度假，她热爱意大利的艺术，热爱意大利的音乐，有一次几乎要和一个好脾性的意大利犹太人结婚，后来只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才未能完婚。米丽娅姆清脆的托斯卡纳口音又把罗森夫人带回到那黄金时代，同时她的性格又是那么温柔可爱，所以尽管罗森夫人一向克制，竭力做到不对谁偏心——这座孤儿院建造之初只计划收容三百个儿童，现在却塞进了八百多个——但她依然情不自禁地对这位新来的小客人倍加爱怜。

现在是就寝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罗森夫人知道米丽娅姆最有可能待在哪里。这个女孩也有她最喜欢的小伙伴，他是一个名叫让·海尔芬的法国孤儿，年纪只有一岁半。让很像路易斯·亨利，特别是他微微一笑，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露出欢快光芒的那副样子。以前，当她的父母还在身边的时候，米丽娅姆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说起路易斯，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她不久就发现这些问题总是叫她母亲伤心难过，惹得父亲生气，于是也就不再多问。不过，她还是常常回忆，重温和他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就像在脑子里重新放映一部旧电影一样。现在，她的双亲离开了她，她身边不再有亲人，所以也就特别依恋让。让非常喜欢米丽娅姆，而米丽娅姆只要是和让在一起，也总觉得快乐。

罗森夫人在让的宿舍里找到他们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在这间大房间里乱跑乱跳，追逐游戏，唯独他们两个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搭积木。虽然他们都穿裹得厚厚实实，就好像是在露天雪地里一样，罗森夫人还是责怪米丽娅姆不该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孤儿院直到现在还没领到这个月少得可怜的配给煤炭，而以前剩下的那点儿除了烧饭之外，还得用来烘自来水管，免得它结冰冻住。米丽娅姆围着罗森夫人送给她的带穗的红围巾，围巾虽然太大，几乎把她的脸也全给包住了，不过倒是非常暖和。米丽娅姆和让坐到一张小床边，罗森夫人用意大利语跟这女孩说话，这是米丽娅姆很爱听的。她把让抱在膝上，一面抚弄他的小手，一面教他跟着她说意大利话。罗森夫人没逗留很久，她满怀温暖和喜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处理她自己的问题了。

她自己的问题都是些行政管理上的老问题，只是现在增加了许多倍：过度的拥挤、供应不足、人事困难、经费不够。图卢兹的犹太居民原来就不多，现在差不多都已走光，全副重担也就通通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幸亏图卢兹的市长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每逢走投无路的时候，比如煤炭、药品、床单、牛奶这些东西都到了没有着落的地步，她就找他求援。她在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写那封求援的信，不过这一次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犹太儿童原来的那些法国朋友现在变得非常胆小怕事，唯恐

别人知道他们同情犹太人的孩子。现在，这个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年近花甲的瘦小女人，裹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围着一条破旧围巾，一面流泪，一面写信。那些问题一一写到纸上的时候，就越加显得根本没有解决希望。但是，她总得想点儿办法，要不然这些孩子又怎么活下去呢？

更加糟糕的是，许多迹象表明，随时可能有另一次行动发生，这使留下来的那些犹太人心头冰冷。罗森夫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并不担心，她有一个政府承认的职务，她又持有过硬的证明，证明她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公民。到目前为止，被抓走的全是外籍犹太人，虽然在上次行动中，也有几个入了法国籍的公民被递解出境。她担心的是这些儿童，新收进来的那些儿童几乎全是外国籍的，一共有好几百人！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根本没有任何证件，全是警察局丢给她的包袱。法国政府把犹太人驱赶到“东方”去，留下了他们的孩子，然后把他们随便往哪儿一塞，犹太孤儿院也就塞满了犹太孤儿。这样强迫骨肉分离，当然是桩令人痛心的事情，不过这项规定倒也是出于人道考虑，因为关于“东方”发生的情况，到处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谣言。问题是，这些儿童的生活必需品，为什么又供应得如此之少呢？

现在，如果真的有一次新的行动，警察要来带走那些外国籍的娃娃，到时候她又该怎么对付呢？她敢一口咬定所有儿童都没有出生证明吗？法国是一个严格照章办事的国家，这种说法实在叫人难以相信。那么，她是否能够再找一个借口，说她因为得知盟军已在北非登陆，吓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已把全部记录付之一炬？或者，是否现在索性把所有的记录都烧掉呢？不过，这个办法是否又真能拯救那些外籍孤儿呢？会不会只能给法国儿童也带来灾难，让他们也和其他儿童一起通通被带走？

罗森夫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确信德国人真的在搜捕外籍儿童，她从未听说发生过这类事情。这些儿童既然被送到她的孤儿院，这说明德国人并不打算把他们也驱赶出境，但她依然忧心忡忡。现在已近午夜时分，天气非常寒冷，她用冻僵了的手指，借着烛光（电灯早已断电）把信折好。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一阵砰砰砰的打门声。

她的办公室离临街的大门很近，打门声使她从椅子上惊惶站起。砰！砰！砰！老天，这样会把孩子们全都吵醒的！他们要被吓坏的！

“开门！开门！”又响又粗的男人的喊声，“开门！”

党卫军队长纳格尔也有自己的问题。

他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难关闯不过去：指标没完成，而在天亮之后，一列没有装满的火车就要按点经过图卢兹。巴黎主管犹太人事宜的党卫军头目正在大发雷霆，而这个地区剩下的犹太人怎么也凑不足规定的指标。他们要么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里去，要么已经逃到意大利占领区，无论如何都塞不满三个车皮。在图卢兹进行的这次行动，到目前为止仅仅搜捕到五百名犹太人，而巴黎要求的数目却是一千五百名。

不过还算幸运，根据图卢兹警察局的记录，如果加上孤儿院的儿童和工作人员，倒是可以凑到九百零七名犹太人。纳格尔经过巴黎批准，现在就要把他们通通带走，与此同时，另一支人马正对图卢兹再次进行仔细搜索，以便补齐剩下的不足之数。凡是犹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包庇。现在，这位党卫军中尉正坐在一辆停在孤儿院街对面的小汽车里，监视着法国警察去敲孤儿院的大门。只要稍有空子可钻，这些法国警察准会随便瞎扯一个什么借口，向他汇报说一事无成。于是这位党卫军军官就在那里坐等警察局局长出来向他报告。

纳格尔教给警察局局长一篇编得非常巧妙的鬼话，叫他去说，占领军当局需要孤儿院的房子当作德国伤兵疗养院，因此全体儿童和工作人员必须迁移到蒂罗尔州的一个滑雪胜地去，蒂罗尔州的全部旅馆已经改为一个专门用来收容儿童的大型中心，那里有一所学校和一座医院，还有许多场地，已有成百名儿童从巴黎附近的儿童营地迁移到那里住下，巴黎附近的那些儿童营地要比这座孤儿院大得多。根据统一规定，遣送犹太人的时候必须编造一些借口，好使他们安心听话。柏林秘密通令强调指出，犹太人天生轻信，尤其是对官方传达的消息，即便是一戳便穿的谎言，他们也深信不疑。这样做对于处理犹太人的工作大有好处。

孤儿院的门打开了，警察消失在大门里。纳格尔中尉坐在车里等待，他虽然穿着暖和的新大衣和羊毛衬里的军靴，却依然感到非常寒冷。他抽着第三支香烟，神经紧张，甚至想要亲自进去一下，虽然他的一身军装可能会使里面的犹太工作人员大惊失色。就在这个时候，孤儿院的大门又打开了，法国警察局局长走了出来。

这家伙吃的虽是法国人的食品定量，却养得肥肥胖胖，肚皮里的油水都来自黑市。他走到小汽车旁，嘴里一股大蒜味，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孤儿院的职工马上就收拾行李，整理好孤儿院的全部记录材料。关于要带走记录材料这一个花招，纳格尔曾经特别强调，为的是使这套骗人的谎话更加像真的一样。三点钟他们叫醒全体儿童，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让他们吃一顿热饭。警车和卡车将在五点到达，带他们去车站。六点，他们全体等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苍白的月光下，看不清那个法国人的肥胖面孔上的表情，不过当纳格尔中尉用法语说了声“好”的时候，只见他那撇朝下的胡髭往上一耸，露出了一个难看的苦笑。

一切顺利。火车将在六点三刻到站，那时候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还没起身出门。运气总算还好，纳格尔回去的路上在车里这么想。他要赶回寓所去小睡片刻，然后还得去忙他的工作。根据命令，送走这批犹太人的时候必须避免引起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同情。柏林曾经三番五次地发出通知，警告说送走犹太人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如果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白天押解儿童，那就更有可能如此。

事实上，那天早晨非常阴沉，火车进站的时候，几乎依然一片昏暗。犹太人不过是些懂懂黑影，一个个爬进了车厢。装运儿童的时候，为了加快速度，不得不开亮车站的电灯。根据大人们事先的交代，这些儿童两人一排，手挽着手，沿着斜面踏板乖乖地登上了货运车厢，那些

年纪很小的娃娃则由孤儿院的保姆抱着。米丽娅姆·卡斯泰尔诺沃和让走在一起。这样的迁移，米丽娅姆已经经历过好几次，所以已经习惯。这次迁移毕竟不像那次被迫与父母分开那么叫人难受，再说，搀着让的手，她也感到快乐，罗森夫人抱着一个婴孩走在他们后面，这也使她安心许多。

临到最后一刻，纳格尔中尉心中暗自思忖，是否有必要把这十二只装着档案的大纸箱也装上货运车厢。这些箱子简直是个累赘，再说，等在终点站那边的人见了这些纸箱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不过，这时他看到罗森夫人正从车厢里盯着这些纸箱，她面色苍白，充满恐怖的神色，好似她的生命完全维系在这些纸箱的命运上。又何必惹她惊惶不安呢？一路上还得靠她哄着这些孩子安安静静地到达终点站哩。他用手杖指指这些纸箱，于是几个党卫军把它们装上了车厢，然后拉上车厢的拉门，把孩子们全部关在里面。几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抓住冰冷无情的铁门，转动了几下，便把铁门锁牢了。

火车启动时没有鸣笛，只有火车头发出一阵嚓嘎嚓嘎的声音。

第六十章

帕格·亨利匆匆启程去苏联。不过他在途中耽搁了一些时日。

当飞剪式客机振翅直上驶离巴尔的摩港口，在引擎的轻鸣声中升入一月份低低的浓雾时，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封他一直无暇阅读的信。他首先打开那只厚实的白宫信封，翻了翻那份打字文件，这是霍普金斯有关《租借法案》的长篇说教。

“您要什么早点，先生？”一个穿白制服的侍者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帕格叫了火腿蛋和烙饼，尽管吃了两个星期罗达做的丰餐美酒以后，他已感到军服有点儿窄小了。到苏联去执行任务应该先养养胖，他寻思，像一头即将冬眠的熊一样。他的职业生涯真他妈的快要进入冬眠状态了，他已饿得要命，因此要吃一个痛快。在他搞清楚帕米拉·塔茨伯利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之前，哈里·霍普金斯的唠叨文章应该暂且恭候一旁，发自伦敦的航空信封上的尖长字迹分明是她的。帕格扯开信封，心头涌上一阵不由自主的渴望之情。

亲爱的维克多：

我潦草地写上几行，好让你知道我刚启程赴苏格兰，去写一篇关于美国飞机渡运驾驶员的报道。你一定已经知道我爸爸死了，他是在阿拉曼触雷炸死的。《观察家》很慷慨，让我有机会担任记者继承父业。关于韬基的事我想多谈也无益，我已经振作起来，尽管有一阵子我曾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或者说，觉得还是死了的好。

在你损失那艘战列舰以前，你有收到我从埃及写给你的长信吗？那条消息使我惊骇莫名，幸亏不久以后我就得悉你安全无恙，并已前往华盛顿。我自己不久也要到那儿去。我在那封信里告诉你，邓肯·勃纳·沃克已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想我写信给你就是为了取得你的同意。不过我没收到你的回信。在那以后，我们就订了婚，他作为奥欣莱克的新任副空军参谋长已去印度履新。

我在华盛顿不会待得太久，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局势让我的编辑产生了把我送回苏联的念头。但在签证问题上我碰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困难，《观察家》正在设法解决，在此期间我就来到这里。如果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理由不让我回莫斯科，我的用处将会消失。到那时我可能干脆结束我的记者生涯，到邓肯那里去，作为他的太太随侍在侧。我们等着瞧吧。

你无疑已经知道，罗达和我曾在好莱坞邂逅，我已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了她。我只是为了表明心迹，从此忘掉过去，

我也相信你不会为此生我的气。如今我已和一个可爱的男人订了婚，我的归宿已定，事情就是这样。一月十五日左右我将下榻于沃德曼公园饭店。你能给我来个电话吗？如果我打电话给你，我不知道罗达会有什么想法，尽管很明显，我是不会对她造成威胁的。至于和你见面的事，我想做得光明磊落，我就是不想装出一副好像不知人世间有你存在的样子。

爱你的帕米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来罗达早有所闻，但她不露声色。帕格陷入了沉思，既觉得惊讶、有趣，也深有感触。出色的策略，出色的女人。也许在把信件递给他时她已注意到伦敦的邮戳了。对于秘密的泄露，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问心无愧，还是局促不安。总的来说，罗达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帕米拉的信写得很得体，语气平静友好，就这种情况而言，也写得恰如其分。尽管客机有点儿颠簸，窗外乌云翻滚，向后掠去，他还是心情舒畅地吃掉了这顿丰盛的早饭，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苏联跟未来的勃纳-沃克夫人再度相逢的一线希望。

接着他阅读霍普金斯的信。

亲爱的帕格：

那天早上，总统对你感到十分满意。他会记住这件事的。登陆艇的问题并未消失，也许还要借助你的才干解决这个问题，不过那要看斯坦德利大使需要你的时间有多长了。有关你儿媳的特殊要求已经转达有关方面，但德国人把这些人送到了巴登-巴登，以致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韦尔斯说这些人的处境并不危险，他还说有关交换这一伙人的谈判正在进行。

现在言归正传。

斯坦德利将军此次回华盛顿来，是他自己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我们对租借物资处理不当。但处理租借物资的方式只有两个：无条件援助或在有补偿的基础上援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施舍，从不要求清算账目，从不要求提出理由，也从不做出物物交换的安排，这种做法使这位老将军大为恼火。我们的政策确实是这样。斯坦德利是一个英明干练的老家伙，但跟往常一样，总统远远地走在他的前面。

总统对俄国人的全面政策包括三项要求，内容十分简单。你要牢牢记住，帕格：

- (1) 使红军继续对德国作战；
- (2) 敦促红军对日本采取行动；
- (3) 建立一个有苏联参加的更强大的战后国际联盟。

你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和德皇做成了一笔买卖，便退

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也在一九三九年和希特勒做成了一笔买卖而不卷入这次战争。如果不是希特勒攻击他，他至今还会置身事外。总统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不管斯大林口头上怎样表白，我怀疑希特勒主义对他来说是否真是洪水猛兽，他自己也是统治着一个警察国家的独裁者，他曾舒舒服服地跟希特勒共枕同衾达两年之久。现在俄国遭到入侵，因此他不得不战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我们获得的情报表明，他们一直在相互伸出触角，试探和谈。如果德国肯出足够的价钱，在那条战线上出现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不过此事现在还不可能。希特勒必须把足够多的土地弄到手才能使他的人民相信，流掉这么多的德国人的鲜血不是枉然的。我们越使俄国人的力量增强，斯大林做成这笔买卖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要他把德国人全部赶出俄国，并且继续前进，直取柏林。这样，才不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丧失生命，因为我们参战的目的在于消灭纳粹主义，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因此，若是希望租借物资为我们带来补偿，就是把目标搞混了。俄国人消灭大批的德国兵就是对我们的补偿，因为这些德国兵以后不会在法国和我们对抗了。

我们还没不折不扣地履行《租借法案》中应当承担的义务，我们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力图完成任务，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大规模的，但德国潜艇击沉了许多船只，对日作战的消耗又很大，而且为了支持北非的登陆战，我们不得不挪用一部分租借物资。我们也没履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诺言，还没有。因此我们不能对俄国人强硬。

即使我们能，这也不是高明的战术。我们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我们，对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是骗不了斯大林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对付，像一个红色的伊凡大帝，但我觉得十分高兴的是，他和他的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公众面前是直言不讳的，而且因此也没少挨骂。

斯坦德利将军会要你试图取得补偿，他很欣赏你对付俄国人的能力。他们能够放松有关空中运输线、军事情报、我方轰炸机穿梭轰炸的基地等方面的限制，释放我方在西伯利亚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等等，这是真的。如果你能在其他人已经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或许就能博得斯坦德利的欢心。但在基本问题上，马歇尔将军已经告诉总统，不管俄国人能给我们什么东西作为租借物资的补偿，我们都不会改变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战略或战术。他完全赞同无条件援助。

总统希望你知道这一切，并恢复给他写非正式报告的做法，如你在德国时所做的那样。他再次提到你对一九三九年希

特勒-斯大林条约所做的预言，他要求你（并非完全是说笑），如果你的水晶球里出现任何那边在进行单独媾和的迹象，务必尽早通知他。

哈里·霍

一月十二日于白宫

这封信并不使他感到鼓舞。帕格即将出任前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幕僚，而在前往赴任之初，便接到要他绕过老将军直接向总司令送“非正式报告”的命令。这个新职责看起来只能使他陷入窘境。帕格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束有关苏联的情报，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为了排除诸如此类的烦恼，工作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飞剪式客机改变航线，转道百慕大，没说明原因。乘客们在一家海滨饭店吃午餐时，可以通过餐厅的窗子看到他们的飞机沉甸甸地徐徐起飞，进入迷蒙的雨雾之中。他们在百慕大待了几个星期，不久得悉，这架飞机被召回，是为了送富兰克林·罗斯福去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这次会议已经成为广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跟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日益崩溃共享了报纸头版头条新闻的地位。

帕格对于这次耽搁并不在意，他没必要匆匆忙忙地赶到俄国去。在太平年月里，大西洋这个远离海岸的绿色小岛是一个安谧宁静、鲜花盛开，连汽车都没有的伊甸乐园，现在变成了美国海军的前哨基地。吉普、卡车和推土机横冲直撞，扬起阵阵珊瑚色的尘土，引擎的废气弥漫空中；执行巡逻任务的轰炸机在头顶上轰轰隆隆，灰色的舰艇挤满海湾；在岸上，水手们把商店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街道都变得更加狭窄了。卜居在粉红色巨大宅邸里无所事事的阔佬寓公们似乎也销声匿迹了，他们好像是在安心等待美国佬把讨人厌的德国潜艇全部击沉，打赢这场战争，然后离开这里。本地的黑人居民看起来获利不少，生活也很愉快，尽管遍地烟尘，噪声不绝。

基地司令官把帕格安置在他那所新建的漂亮营房里，营房里有个硬地网球场。除了和司令偶尔打几局网球或玩扑克外，帕格把时间消磨在阅读有关苏联的书籍上。他带在身边的情报资料内容都比较贫乏，在闲逛百慕大的图书馆和书店时，他发现一些知识渊博的对苏联赞不绝口的英国书，它们的作者有萧伯纳，还有一个名叫拉斯基，以及一对名叫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夫妇。他耐着性子孜孜不倦地读完这些冗长而别有风格的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赞歌，但没发现什么是一个军人可以利用的材料。

他也看到一些冷酷无情的反面书籍，大多出自变节分子或揭发者的手笔，都是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政府策划的假审判、大屠杀、大饥荒以及秘密集中营等。书中说，在这是共产主义天堂的集中营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从事苦役，劳累致死。在这些书籍里，被归咎于斯大林的罪恶看起来比希特勒犯下的臭名远扬的罪行更为可怕。哪一方说的是真话呢？这个矛盾好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不禁使维克多·亨利清

楚地回忆起上次随哈里曼使团到苏联去的情景，还回忆起在那里困惑迷惘的孤立感，以及和人民打交道时遇到的挫折。苏联人的模样和行动都和普通人一样，他们还有着尽管羞怯但热忱的魅力。然而，正是这些人，他们也能够突然变得像火星上的人一样，完全失去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充满冰冷、疏远的敌意。

等他的班机恢复航行后，他买了一部三卷本的平装书供旅途阅读之用，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帕格知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犹太人，红军的组织者，革命期间是列宁下面的第二把手。他也知道，在列宁死后，斯大林为了夺取权力设法把他挤掉，迫使他逃亡到墨西哥，后来——至少根据那些不友好的书刊的报道——斯大林又派刺客到那里砸烂了他的脑袋。这部巨著的文采使他感到惊叹，但其内容使他感到震惊。这次旅程共六天，横渡大西洋，飞越北非，穿过中东，不知不觉便飞抵德黑兰。这是因为云层遮断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欣赏浩瀚壮观的地面景色时，或在电话还没有接通时，或在某个空军基地凄凉的活动房屋里过夜时，他总有托洛茨基与他做伴。

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表面的飞行和描述沙皇制度没落的火光的史诗交织在一起，给帕格的感受很深。托洛茨基描述了无情的铁腕人物为了夺取权力而策划的阴谋和反阴谋，读来扣人心弦，犹如一本小说。但有些长篇累牍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尽管维克多·亨利真心想要把它看懂，结果还是无能为力。可是，他确实模模糊糊地认识到，在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一股社会力量像火山一样突然迸发，企图实现一个伟大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但在他看来，根据托洛茨基自己提供的证据——这本书旨在歌颂这次革命——这个理想在一片可怖的血海中彻底失败了。

班机从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飞越到另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除此之外，帕格几乎看不到北非的战争。据无线电报道，隆美尔正在北非给入侵者的进攻造成困难。机翼日复一日地掠过青翠的森林、空旷的沙漠、崎岖的群山，自高空俯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向后飘移，尼罗河宛似一条青绿的衣带闪闪发光。他们在巴勒斯坦耽搁了半天，亨利因而有暇驱车前往老耶路撒冷一游，在耶稣捐过十字架的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溜一趟。接着他回到凌空展翅的飞机上，阅读有关阴谋、囚禁、拷问、毒药、枪杀的故事，这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情谊的名义进行的，据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这种情谊是必然存在的。当他到达德黑兰时，他才开始看第三卷，因此他只好把未看完的书留在飞机上，下一站，托洛茨基可是不受欢迎的。

“整个问题的关键，亨利，”斯坦德利将军说，“在于和这位叶甫连柯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有什么人能办到这一点，那就只能是你。”

“叶甫连柯的官职是什么，将军？”

斯坦德利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就算我知道并且告诉你，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他是管理租借物资的头头儿，就是这个。据我了解，他是个战斗英雄，在莫斯科战役中失去一只手，他现

在装上了一只戴皮手套的假手。”

他们坐在斯巴索大厦里那张长餐桌旁，就他们两人。帕格从古比雪夫来到这里才不过一个小时，他本来想放弃这顿晚餐，只洗一个澡就去睡觉。可是不成。这所宏伟宽敞的大使馆原是沙皇时代一个糖商的私宅，在这里，这位个子矮小的老将军像是只迷途的羔羊，他对《租借法案》积了一肚皮气，帕格的到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出气筒。

斯坦德利说，总统在华盛顿答应过他《租借法案》使团归他管辖，有关命令已经发出，但使团的团长，一个名叫费蒙维尔的将军，对总统的意旨阳奉阴违。斯坦德利越讲越激动，满面通红，几乎碰也没碰他那盘清炖鸡，频频以拳击桌，声称哈里·霍普金斯一定在捣鬼，他肯定告诉过费蒙维尔，这道命令没什么了不起，这些慷慨的施舍必须继续下去。但他，斯坦德利，是应总统的邀请，特地从他的退隐生活中出山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他打算为美国的最高利益而战斗，天不怕，地不怕，哈里·霍普金斯也不怕。

“哎，我想起来了，帕格，”斯坦德利突然瞪了他一眼，并说，“我在社交场合和这个叶甫连柯将军交谈时，他不止一次提到一个哈里·霍普金斯的军事助手，我知道他指的就是你，嘿，这是怎么回事？”

帕格小心翼翼地回答：“将军，一九四一年我们和哈里曼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总统需要一份有关前线目击情况的报告。霍普金斯先生指定我去，因为我突击过一期俄语课程。我在前方遇见过叶甫连柯，可能那个陪同我的密探给他留下了印象。”

“哼，是吗？”大使火气冲天的目光慢慢地转变为一种狡黠的神色，微笑使他的脸起了皱纹，“我懂了！好吧，如果是这样，千万不要去纠正那个家伙的错误想法。如果他果真以为你是哈里·霍普金斯的亲信，你反而可以促使他有所行动。在这里，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圣诞老人。”

十年前帕格第一次和威廉·斯坦德利会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斯坦德利作为海军作战部部长视察了“西弗吉尼亚”号，他是一个身材挺直、严肃稳重的四星海军上将，个子矮小，洁白的军服上闪耀着金光。他是海军的第一号人物，但和地位低的海军少校亨利谈到战列舰上的炮术训练记录时慰勉有加。斯坦德利如今还是生气勃勃，但变化多大啊！在吃这顿晚饭的时候，维克多·亨利想道，他放弃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职位好像是为了帮助一个神经质的老人对一群蚊子进行炮轰。他满腹牢骚，一桩一桩的事讲个没完。俄国救济协会——斯坦德利自己的老婆曾在协会里辛苦工作过——发放的礼物并没听到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对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援助，苏联的宣传机构没给予足够的公开报道；俄国人接受租借物资后并不提供任何补偿。像这样的牢骚发了约莫一个半小时，帕格听得实在厌倦极了，后来在喝咖啡的时候终于试探着问斯坦德利，找叶甫连柯将军的目的何在。

“那是谈公事，”大使答道，“我们明天早上再谈。看样子你已经疲乏不堪，去睡吧。”

也许是因为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大使的书房，也可能是因为大使在早

上脾气特别好，他们的第二次会晤谈得比较好。事实上，斯坦德利身上又有了一点儿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气派。

国会正在辩论延长《租借法案》有效期的问题——他解释道——因此国务院需要苏联方面提供一份租借物资怎样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报告。莫洛托夫“原则上”已经同意。这是俄国人的一个要命的套话，意思就是无限期拖延。莫洛托夫已经把这个要求转给叶甫连柯那个主管租借物资的部门。斯坦德利一直催促费蒙维尔向叶甫连柯索取这份报告，费蒙维尔声称他也正在做最大的努力，但至今看不到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比没有结果还要坏。在斯大林最近一次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这个独裁者说红军正在单独承担战争的全部压力，它的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你看，国会能接受这种说法吗？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斯坦德利冷淡地说，“就是不理解美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感情的深度。”他非常钦佩俄国人的斗志。他只不过要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致把事情坏在自己人手里。不管怎样，他必须把那份租借物资在战场上起什么作用的报告要到手，不然的话，到了六月份可能再没有什么租借物资了，整个联盟可能崩溃，这场可恶的战争可能会输掉。帕格没争辩，尽管他心里想，斯坦德利的話未免说得太过分了。无疑，俄国佬确实有点儿粗鲁，而他的第一个不讨好的任务就是设法找到叶甫连柯将军，迫使他面对这个现实，并设法使他对此有所表示。

他步履维艰地在莫斯科街道上走了两天，绕过一堆堆污秽的、还没清除掉的冰块，走在熙熙攘攘、衣衫褴褛的行人中间。他在没有标志的政府机构迷宫里，从一座办公大楼走到另一座办公大楼，这才打听到叶甫连柯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他没办法搞到电话号码，甚至连确切的地址也寻不到。一个他曾在柏林相识的英国空军武官帮了一下忙，为他指出那幢大楼，叶甫连柯不久前曾在那里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这位武官从租借物资中调走了四十架空中眼镜蛇式战斗机给在北非登陆的英国部队。但当帕格试图进入这幢大楼时，一个双颊红润、身材结实的年轻哨兵一言不发地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在他胸前，对他气急败坏地用俄语提出的抗议充耳不闻。帕格回到他的办公室，口授一封长信，并把这封信带到这幢大楼。另外一个哨兵收下了这封信，但好多天过去了，帕格没收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帕格见到了费蒙维尔将军，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陆军人员，并不像斯坦德利所描绘的那么奇怪。费蒙维尔说，他听说叶甫连柯在列宁格勒。他还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从不为了公事去找叶甫连柯，他们总是通过他的联络官和他打交道，联络官的名字能叫你把舌头嚼烂。但斯坦德利的联络官告诫帕格，找“嚼烂舌头”的联络官是浪费时间，走死胡同。将军的唯一工作是像羽毛枕头一样吸收问题和要求，却从来不做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他是举世无双的。

在这次挫折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帕格一天早上在斯巴索大厦醒来后在寝室的门下发现一张便条。

亨利：

一些美国记者访问从南方前线归来，我准备今晨九时在书房里接见他们。请你在八时四十五分前来一谈。

他看到斯坦德利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着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党的兄弟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的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利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

“只能现在揭，给这些恶棍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恩负义的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并不值得谈论。”

记者们进来了，全都流露出厌烦的神色，显然这次到前方的访问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说，跟往常一样，他们没法儿接近前线。宾主边喝咖啡边闲谈，斯坦德利问他们在野外有没有看见任何的美国装备。他们说没看见。有一个记者问大使是否认为国会将会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这样说。”斯坦德利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然后把十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头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像舰上主炮塔准备舷侧齐射一样，“你们知道，孩子们，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接受英国人和我们的援助，不仅仅是租借物资，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的物资。不过，我还没找到任何这种证据。”

记者们互相望望，然后看着大使。

“是这样，”他一边接说下去，一边用手指头不断地敲着桌面，“我们试图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战场上使用我们提供的军需品。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俄国当局看起来想掩盖他们正在接受外援这个事实。显然，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正在这场战争中独自奋战。”

“大使先生，这些话肯定是不供发表的吧？”一个记者说，尽管记者们都在取出本子和铅笔。

“不，可以发表。”斯坦德利慢吞吞地说下去，事实上在向们进行口授。他手指头的敲打声越来越急，在他停顿的时刻，记者们疾书的笔发出愤怒的嘶嘶声。“苏维埃当局显然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资源独自奋战。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把我的这些话发表出去。”

记者们又问了几个激动人心的问题，接着走出房间。

第二天早上，当帕格走过积雪堆得很高的街道，从国家旅馆走向斯巴索大厦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疑虑，不知大使会不会已被召回。在旅馆里和记者们共进早餐时，他得悉斯坦德利的声明已登在美国和英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总统已取消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会像开了锅一般。全世界都在问，到底斯坦德利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有谣言说，准许这个谈话发往国外的俄国新闻检察官已被逮捕。

在宽阔恬静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都是随风飘来、积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几百个俄国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经常出现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回奔驰。在这一切当中，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得有点儿无聊，又好像已经事过境迁了。不过，斯坦德利仍然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上，他公开地发泄了他的私愤。他能够保住他的职位吗？

在分配给帕格作为临时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在书桌上发现电话接线员留下的一张字条：请拨电话0743。他拨了号码，听到莫斯科电话系统里常有的噼啪的响声以及一些杂音，然后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低音：“谁啊？”

“我是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知道了。我是叶甫连柯。”

这一次，岗哨不自然地朝这位美国海军军官敬了个礼，就放他进去了，大家都没说话。在开阔的大理石门厅里，一个坐在桌旁不露一丝笑容的军人抬起头来，摁了一下电钮，说：“亨利上校吗？”

“是。”

一个身穿军服的拘谨的姑娘从宽阔的打弯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用生硬的英语说：“您好，叶甫连柯将军的办公室在二楼。请跟我来。”

华丽的铁栏杆，大理石楼梯，大理石柱，高敞的拱形天花板，这里是另一幢沙皇时代的宅第，红色大理石的列宁和斯大林半身塑像给这所大楼添上了现代的气息。陈旧的油漆开始剥落，大块的厚碎片使这个建筑物呈现出战争年代到处可见的失修现象，一条空无一物的长廊直通叶甫连柯的办公室，两边紧闭的房门后传出阵阵咔嗒咔嗒的打字声。在帕格的记忆里，他是个巨人，但现在当他站起来严肃地从办公桌那边伸出左手来的时候，并不显得那么高大，可能这是因为办公桌和房间都很大，而且他身后那幅列宁的照片比真人要大上许多倍。其他几面墙上的

图片是老沙皇时代一些将军肖像画的黑白复制品，满是灰尘的长长的红窗帘把莫斯科仲冬时节的阴郁的阳光挡在外边，在一盏高悬的花体装饰的黄铜枝形吊灯里，几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发出炫目的光亮。

叶甫连柯的左手很有力，尽管握手时有点儿别扭。他那下颌宽厚的阔脸看起来比在莫斯科前线德军取得突破时更加委顿。他佩戴的勋章很多，包括一道说明他挂过彩的红黄军阶条纹，整洁的略呈绿色的棕色军服镶上了新的金边。他们两人用俄语相互致意，然后叶甫连柯指了指那个姑娘说：“嗯，我们需要译员吗？”

她毫无表情地看了帕格一眼：漂亮的脸庞，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可爱红润的小嘴，饱满的胸脯，冷冰冰没有表情的眼睛。自从离开华盛顿以后，帕格每天花上两个小时练习词汇和语法，他今天的俄语又恢复到和一九四一年读完短训班时差不多的水平。他凭直觉回答：“不需要。”姑娘像有发条的玩具一样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帕格心想，这“传声器”会把他说的一切录下来的，但他无须小心提防，而叶甫连柯无疑会照顾他自己。“少一双眼睛和耳朵。”他说。

叶甫连柯笑了笑。帕格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次在前线附近一个茅舍里度过的那个黄昏。那时他们又喝酒又跳舞，叶甫连柯穿着大而笨重的靴子搂着帕米拉转来转去，微笑时露出了大板牙。叶甫连柯朝一张沙发和一张矮桌子那边挥了挥右手。那是一只假手，戴着僵硬的棕色皮手套，从袖子管里伸出来，样子有点儿怕人。桌上几只大浅盘里放着蛋糕、鱼片以及纸包的糖果，几瓶不含酒精的饮料和矿泉水，一瓶伏特加和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尽管不想吃，帕格还是拿了一块蛋糕和一瓶饮料。叶甫连柯取了和帕格完全一样的东西，一边吸着夹在假手上金属环里的香烟，一边说：“我收到了你的信。我一直很忙，所以迟迟未回复，请原谅。我认为当面谈比写信更好。”

“我同意。”

“你要求我提供一些关于租借物资在战场上的使用情况。我们在战场上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租借物资。”他放慢了说话的速度，而且使用简单的字眼，好使帕格在理解他的意思时不致有什么困难。他那深沉粗犷的声调把战场的音响带进了办公室，“不过，纳粹如果知道有关用以反击他们的租借物资的确切数量、质量以及在战场上的性能，他们将感激不尽。他们有办法跟《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网等处联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敌人的鼻子长，我们可不能忘记。”

“那就不要透露德国人可以利用的任何东西，一份概括性的声明就行了。租借物资是很费钱的，你知道，如果要继续提供，我们的总统需要广大人民的支持。”

“难道像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样的胜利还不足以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吗？”叶甫连柯用他那只好手抹了抹已经秃了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头顶，“我们粉碎了好几个德国军团！我们扭转了战局！等到你们在欧洲开辟那条一再拖延的第二战线的时候，你们的士兵将会面对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的敌军，伤亡也会比我们小得多。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他们了解这

些简单的事实，因此，他们会支持《租借法案》的，而且不是由于一份‘概括性的声明’。”

这些话语和帕格心里想的正好不谋而合，因此他无言以对。真糟糕！斯坦德利对这些小节问题这样斤斤计较，叫他如何完成使命。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色的略带苦味的甜饮料，一口一口地啜着。叶甫连柯走到办公桌旁，拿过来一只厚的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他用好手迅速地翻动粘在纸页上的灰色剪报。“再说，你们的莫斯科记者都在睡大觉吗？这些是在《真理报》《劳动报》和《红星报》上新近发表的文章，这就是概括性的声明。你自己瞧瞧吧。”他把夹住的烟蒂吸了最后一口，然后用那只没生命的假手熟练地把它捻熄。

“将军，在斯大林先生最近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他说到红军正在单独奋战，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

“他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说这番话的。”叶甫连柯尖刻地反驳，神态泰然自若，“难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吗？纳粹抽空了大西洋沿岸的兵力，全部调到东线来，对我们孤注一掷。但丘吉尔还是按兵不动，甚至你们伟大的总统也无法使他改变意见，我们那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战争。”

这样谈下去谈不出什么结果，而在北非问题上进行回击也无济于事。既然帕格必须向斯坦德利做出汇报，他决定索性把鸡毛蒜皮的事都摊出来，说个明白：“问题不仅是租借物资，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对苏联人民也做出了慷慨的援助，但没看见过有什么领情的表示。”

叶甫连柯做了个难以置信的鬼脸，接着说：“你说的是几百万美元的赠品吗？我们是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正在用战斗来表示我们的谢意。你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的大使认为，你们没为我们提供的赠品向公众进行充分的宣扬。”

“你的大使？他想必是代表你的政府讲这番话的，而不是代表他自己？”

帕格越来越不安，他回答道：“要求你们提供一份有关租借物资在战场上使用情况的声明的是国务院。你知道，国会即将审议《租借法案》延长有效期的问题。”

叶甫连柯夹上另一支香烟。他的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出火来，在点着香烟之前，他咕哝了几句。“但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告诉我们，《租借法案》延长有效期的提案将会顺利地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斯坦德利将军这次大动肝火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这是否可能预示罗斯福先生的政策将有所改变？”

“我不能代表罗斯福总统说话。”

“那么霍普金斯呢？”叶甫连柯透过缭绕的烟雾用狡黠的目光瞅了他一眼。

“哈里·霍普金斯是苏联的好朋友。”

“我们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叶甫连柯一边说，一边伸手去取伏特加，突然间变得兴高采烈，“我想和你一起为哈里·霍普金斯的健康干一杯。你看怎么样？”

开始了，帕格暗自思量。他点了点头，下肚的伏特加留下一条自上而下的火辣辣的热流。叶甫连柯咂了咂厚嘴唇，朝帕格眨眨眼，这多少使帕格感到有点儿意外。“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军衔吗？”

帕格用手指着他的海军大衣上肩章的条纹——室内很冷，他当时还穿着大衣——说道：“四条杠。美国海军上校。”

叶甫连柯会心地笑了笑：“是的，这个我知道。我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一九三三年你的国家开始承认苏联的时候，我们派了一员海军上将和一员海军中将作为武官。你的政府抱怨说，他们的军阶过高，引起外交礼节方面的困难。第二天，他们的军阶分别降为上校和中校，这样一来就事事顺利了。”

“我只是一个上校。”

“可是，哈里·霍普金斯是你们国家里仅次于你们总统的最有势力的人物。”

“完全不是这样。不管怎样，这跟我也毫不相干。”

“你们大使馆已经配有足够的武官，不是吗？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下，你的职务是什么？你是不是哈里·霍普金斯的代表？”

“不是。”帕格心里盘算，说得详细一点儿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还可能有些好处，因此他接下去说，“事实上，我是直接奉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命令到这儿来的。不过，我仅仅是个海军上校，我可以向你保证。”

叶甫连柯将军严肃地盯着他。帕格脸不变色，顶住了将军的审视。换一下口味，现在且让俄国佬来摸摸我们的底吧，他想。“唉，我懂了。既然你是总统的特使，那就请你澄清一下他对租借物资的疑虑吧，”叶甫连柯说，“这些疑虑导致你的大使来了一次如此令人不安的发作。”

“我没权力这样做。”

“亨利上校，作为我们向哈里·霍普金斯表示的礼遇，你得以在一九四一年正当战局危急的时刻访问了莫斯科前线。同时在你的请求下，一位英国记者和一位充当他秘书的女儿陪同你进行访问。”

“是的，你在听得见枪炮声的距离内给予我们的殷勤款待，我是牢记在心的。”

“那好，事有凑巧，我可以为你再安排一次这样的访问。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到现场视察租借物资的供应情况。我要巡视一些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前线地区，不会进入任何火力区。”他露出大板牙笑了笑，“不会故意上那儿去，但危险是会有有的。如果你愿意和我同行并就租借物资的战地使用情况向霍普金斯先生和你的总统提出一份目击情况报告，我可以

做出安排。而且，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就一份‘概括性声明’达成协议。”

“我同意。什么时候出发？”尽管出乎他的意料，帕格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斯坦德利反对，就让他去否决吧。

“就这样？按照美国方式。”叶甫连柯站起身来，伸出左手，“我会通知你的。我们可能先到列宁格勒。我可以告诉你，一年多来没有任何记者到过那里，我相信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你知道，它还处在被围的状态，但是包围圈已经被打开缺口。那儿已经有一些通道，不太危险。列宁格勒是我出生的地方，因此我愿意接受到那儿去走一趟的机会。自从我母亲在围城期间死去之后，我还没到过那儿呢。”

“我为她感到难过，”帕格尴尬地说，“她是在炮击中牺牲的吗？”

“不，她是饿死的。”

第六十一章

饿死的。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悲惨的一次围城战役。这是一场和《圣经》的记载一样恐怖的围城战。像耶路撒冷之围那样，据《耶利米哀歌》所述，当时的妇女们煮食自己的子女。战争爆发时，列宁格勒有近三百万居民，到维克多·亨利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其余的人有一半已经撤离，另一半已经死亡。列宁格勒流行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传说：有不少人被活活吃掉。但在当时，外间对于围城和饥饿的真情所知很少，直到今天，大量的真实情况仍讳莫如深，记录材料都深藏在苏联档案馆里或已毁于战火。也许十万人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在列宁格勒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这个数字大概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

列宁格勒使苏联的历史学家很尴尬，一方面这个城市历时三载的浴血奋战无疑是一篇世界史诗的素材，另一方面，德军仅仅在数周之内便压倒红军席卷而来，直抵城郊，布置好这出戏剧的舞台。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如何解释在这座困在水中的大城市在被围困时没有及时疏散那些对守城毫无用处的居民，为什么守军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没有贮存足够的必需品？

西方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责备他们自己的领袖和政府造成了失败和灾难。对希望出版他们著作的苏联历史学家来说，列宁格勒之围就成了他们喉咙里的骨头。为了这个缘故，俄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英雄业绩一直若明若暗，它的惨绝人寰、光炳日月的真相也就无从大白于天下。

最近，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战战兢兢地接触到一些发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九四一年红军在敌人的突袭面前毫无准备的状态、红军濒于崩溃的处境以及它在近三年中未能把半个俄国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事实。那时德国是正在其他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一个较小的民族。现在的解释是斯大林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不过情况仍然模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苏联最高政策的一变再变，人们对斯大林作为战时领袖的评价先是有所降低，后来又有回升，人们没把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切直接归罪于他。

无可否认的是，拥有四十万之众的德国北方集团军在一次迅猛的夏季攻势中长驱直入，进抵该市外围，切断了通往“伟大的国土”——也就是未被征服的苏联大陆——的通道。希特勒决定不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他的命令是严密封锁这座城市，使之不战而降，饿死或消灭它的保卫者，并且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夷平该市，使它成为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

列宁格勒的居民深知，他们休想德国人会有丝毫善心。敌人散发大

量传单不断催促让该市宣布已成为像巴黎那样的不设防城市，但这是办不到的。隆冬来临后，那里的人民通过冰封的拉多加湖开始在德军的炮火下把给养运进来。侵略军试图以炮火轰碎湖上冰层，但厚达七英尺的冰层是难以打碎的。在整个冬季，在黑夜中，在暴风雪中，在排炮的轰击下，护航队来往于冰道上，络绎不绝。列宁格勒没被降服。粮食运进来后，一些没有帮助的人便坐上卡车离开。到了春天冰雪消融时，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也就得到了一点儿平衡。

一九四三年一月，就在维克多·亨利访问该市前不久，一些守卫列宁格勒的红军部队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迫使德军战线后撤了一段不大的距离，从而解放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这次行动在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敌军炮火的猛击下，恢复了一段被称为“死亡走廊”的铁路运输。德国人的炮击使运输不时中断，但后来总是能得到修复，大多数货物和旅客都能安全通过，维克多·亨利也是这样进入这座城市的。叶甫连柯将军的雪橇飞机在这个解放了的铁路车站附近着陆，帕格看到大量堆得高高的满装食物的纸板箱，上面刷有USA字样，他也看到一批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吉普和军用卡车，车上都漆有红星。他们在晚间乘火车进入一片漆黑的列宁格勒，在火车左边窗子的外面，是德军大炮发出的闪光的亮光和低沉的轰隆声。

在寒气逼人的营房里，早饭是黑面包、鸡蛋粉和用奶粉调成的牛奶。叶甫连柯和帕格跟一批年轻士兵一起坐在一长条的金属桌子旁进餐。叶甫连柯指着鸡蛋粉说：“租借物资。”

“我看得出。”帕格在“北安普敦”号上当冷藏鸡蛋吃光了的时候，也吃过许多这样的蛋粉。

那只假手挥向周围的战士，说：“这个营的军服和军靴也是。”

“他们知道身上穿的是什么呢？”

叶甫连柯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士兵：“你穿的是新军服吗？”

“是的，将军。”他回答得很迅速，年轻红润的脸流露出警觉、严肃的神色，“美国制的。好料子，好军服，将军。”

叶甫连柯看了帕格一眼，后者点头表示满意。

“俄国的躯体。”叶甫连柯说，他的话使帕格苦笑了一下。

外边的天色逐渐变亮。一辆史蒂倍克指挥车开了过来，粗大的轮胎掀起阵阵雪花，接着司机敬了个礼。“好吧，我们去看看我的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叶甫连柯边说边把他那棕色长大衣的领子翻起来，把皮帽扣紧。

维克多·亨利想象不出他们会看到什么，或许是另一个使人意气消沉的莫斯科，只不过像伦敦一样被烧焦、被轰炸，疮痍满目。现实使他目瞪口呆。

除了银白色的阻塞气球安详地飘浮在宁静的上空以外，列宁格勒几

乎没什么迹象表明它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城市。洁净的、阒无人迹的白雪覆盖着两旁矗立着庄严古老建筑物的大道。道路上看不见行人和来往的车辆，像星期天早晨回到家以后一样，但在他的一生中帕格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宁静的安息日。一种令人不安的、蓝色的、无边的岑寂笼罩着大地，不是白色而是蓝色，是洁净的白雪从某个角度反射出越来越亮的蓝天。帕格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运河和桥梁。他想象不到如此宏伟的大教堂，或是足与香榭丽舍大街媲美的宽广壮丽的大道，在晶莹的空气中披上银装，还有在一条比塞纳河还要雄伟的冰封的河流两旁的花岗岩堤岸上那鳞次栉比的宏伟房屋。在指挥车驶上冬宫正面前方那个巨大的广场时，他在一瞥之间完全领略了俄罗斯的雄伟、力量、历史和光荣，就是在凡尔赛也看不到如此庄严华丽的景色。帕格记得在描绘那次革命的电影中看到过这个广场，造反的人群和沙皇禁卫军马队发出震耳的吼声。而今，广场上杳无人迹，在这一大片雪地上看不到一条车辙和一点儿足迹。

汽车停了下来。

“多静啊！”叶甫连柯在十五分钟的沉默之后说了第一句话。

“这是我生平看到过最美丽的城市。”帕格说。

“他们说巴黎更美。还有华盛顿。”

“没有更美的地方了。”帕格情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莫斯科只是个村庄。”

叶甫连柯投以非常奇特的眼色。

“我这句话会得罪人吗？我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了。”

“太不讲外交礼貌了。”叶甫连柯嗥叫起来，他的嗥叫听起来倒像是一只猫在感到满足时发出的咕噜声。

随着时间的过去，帕格看到很多炮弹造成的损害：断垣残壁、阻塞的街道、到处都是钉上碎木片的窗户。太阳冉冉上升，每条大街都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这座城市苏醒了，尤其是接近德军战线的南部工厂区，在这儿，炮火留下了更严重的创痕，好些街区整个被焚毁了。行人在打扫过的街道上跋涉，偶尔有一辆无轨电车颠簸着驶过，军用卡车和运送兵员的车辆川流不息。帕格听到远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德军重炮的轰鸣，他看见一些建筑物上刷有这样的标语：市民们！敌人炮击时，街道的这一边更危险。然而，即使在这儿，他的内心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感觉：这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远离战火的和平大城市。这些后来获得的、显得更真实的印象并没磨灭掉——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磨灭——帕格·亨利那天清早在战时的列宁格勒所见到的鲜明景象：它是一个睡美人，一座蓝色冰雪天地里被邪魔镇住的、属于死亡世界的大都会。

基洛夫工厂也是一片荒凉气氛。据叶甫连柯说，这儿应该是非常紧张繁忙的。在一幢被炸毁的大楼里，一排排尚未装配好的坦克上满是屋顶坍塌时散落下来的烧焦的碎瓦破屑，几十个戴着披巾的妇女正在耐心地清除碎片。有一个十分繁忙的场所：一个巨型露天卡车场，它广及几

个街区，上面盖上了精巧的伪装网，维修工作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工具的叮当声和工人的吆喝声交织成一片，这里是租借物资发挥作用的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一股来自底特律的洪流到达了七千英里之外、德国潜艇无法触及的地方。还有数不清的磨损得很厉害的美国卡车。叶甫连柯说，这些卡车多半在整个冬季里行驶在那条冰上通道上。现在冰块变软了、铁路也通了，那条通道也完了。经过修整后，这些卡车可以调到中部和南部战线，大规模的反击战正在这两条战线上攻击德军。叶甫连柯接着领他去看一个机场，部署在机场四周的高射炮群看起来是美国海军使用的货色，在弹孔累累的机场上到处是伪装的俄国雅克式战斗机和漆上俄国标志的美国眼镜蛇式战斗机。

“我儿子驾驶这种飞机，”叶甫连柯边说边拍了拍一架眼镜蛇式战斗机的机罩，“这种飞机挺不错。我们去哈尔科夫时你会碰上他的。”

白昼将尽，他们驱车前往一所医院，去接叶甫连柯的儿媳妇，她是一个志愿护士，现在刚下班。汽车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街旁的房屋好像都被一次龙卷风刮去了，只剩下街区的矮小地基，连碎砖破瓦都已荡然无存。“这一带的木屋，”叶甫连柯解释道，“全拆掉作为燃料烧了。”汽车在一块平坦的荒地上戛然停住，只见那里一排排墓碑在积雪中露出头来。墓地上到处是人们用随手捡来的瓦砾或碎片——一截管子、一支手杖、一块椅子的板条——或者用木头或马口铁制成的粗糙的十字架标志。叶甫连柯和他的儿媳妇下了车，在十字架丛中搜寻。将军在远处积雪中跪下。

“唉，她都快八十岁了，”汽车驶离公墓时他对帕格说。他面色安详，双唇痛苦地抿成一道横线，“她苦了一辈子，革命前她是一个侍女。她不曾好好上学，不过，她能写诗，很不错的诗。薇拉还保存着一些她临死前写的诗。我们现在可以返回营房了，但薇拉邀请我们到她住的公寓去。你看怎么样？营房里的伙食好些，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供给士兵。”

“我吃什么无所谓。”帕格说，被邀请到一个俄国人家里做客倒是件不寻常的事。

“那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列宁格勒人在今天是如何生活的。”

薇拉对他展颜微笑，尽管牙齿长得不好，她的笑容在顷刻之间使她看起来不那么难看了。她双眼蓝中带绿，很漂亮，动人的热情使她容颜生光。她的脸庞以前大概是相当丰满的，松弛的皮肤有了皱褶，鼻子显得很尖，两个眼窝像是深暗的洞穴。

他们从一处受到很少破坏的街坊走进一座阴暗的门道，一阵堵塞的便池和烧油锅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们在黑暗中走上四段楼梯，接着听到开锁的声音。薇拉点亮了一盏油灯，在稍带绿色的灯光里，帕格看到这间斗室里塞满了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瓷砖炉，炉子周围堆放着碎木片，马口铁烟筒歪歪斜斜地通向一个用木板堵住的窗户。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因为外面太阳刚下山。薇拉点燃了炉火，敲碎了水桶里表面那层薄冰，然后把水倒入水壶。将军从他带上楼来的帆布

袋中取出一瓶伏特加，放在桌上。尽管穿上厚实的内衣和笨重的皮靴、手套和一件毛线衫，帕格还是冻僵了。这时他自然乐意和将军一起喝上几杯。

叶甫连柯指了一下他坐着的那张床说：“她就死在这儿，还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薇拉没办法弄到一口棺材。没有棺材，没有木料，薇拉不愿把她像一条狗那样埋在土里。天气很冷，零下好些度，因此卫生倒不成问题。可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儿骇人听闻。但薇拉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似的。首先死去的当然是老年人，他们没耐力。”

房间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薇拉在炉子上煎薄饼，她脱掉了披巾和皮上衣，露出一件穿破了的毛线衫，裙子下面是厚厚的护腿和皮靴。“这儿的人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吃，”她平静地说，“皮带、糊墙纸上的胶水。甚至狗和猫，耗子和麻雀。我才不吃哪，我吃不来那些，但我听说过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我们听到了一些吓人的事情。”她指着炉子上开始滋滋发响的油煎薄饼，“我用锯木屑和凡士林做过这种薄饼，可怕得很，吃了难过死了，不过是为了塞满肚子。那时候有少量的配给面包，我全给奶奶吃了。但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再吃了，她没有感觉了。”

“把棺材的事情告诉他。”叶甫连柯说。

“有一个诗人住在楼下，”薇拉边说边翻动在煎锅里噼噼啪啪响的薄饼，“利茹柯夫在列宁格勒有点儿名气，他拆掉了他的书桌，给奶奶做了一口棺材。他现在还没有书桌。”

“还有那大扫除的事情。”将军又说。

他的儿媳妇一听，没好气地顶撞了一句：“亨利上校可不想听这些伤心事。”

帕格吞吞吐吐地说：“如果说起来使你伤心，那就算了。不过我倒是很想听的。”

“那好，以后再说吧。现在吃饭了。”

她开始在桌子上摆餐具。叶甫连柯从墙上取下一张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的照片说：“这就是我的儿子。”

灯光下他看见一张端正的斯拉夫面孔：髻发，宽额角，高颧骨，天真聪颖的神态。帕格说：“漂亮。”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

“我有过。他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了。”

叶甫连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用他那只好手紧紧地抓住帕格的肩膀。薇拉从帆布袋里取出一瓶红酒放到桌上，叶甫连柯拔去瓶塞，问道：“他的名字？”

“华伦。”

将军站起来，倒满三杯酒。帕格也站了起来。“华伦·维克多维奇·亨利。”叶甫连柯说，炉火使这个灯光照射下的邈远的小室变得闷热了。帕格喝下那杯略带酸味的淡酒时，感觉到——这是第一次——华伦之死给他带来了一种不纯粹是极度痛苦的滋味。不管多么短暂，华伦之死弥合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叶甫连柯放下他的空杯，说：“我们知道这次中途岛战役。它是美国海军的一次重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的形势。”

帕格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晚餐除了薄饼之外还有香肠和来自将军的帆布袋里的美国罐头水果色拉。他们很快饮完了一瓶酒，接着又开了第二瓶。薇拉开始谈到被围后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她说，“发生在去年春天三月下旬解冻开始的时候。尸体陆陆续续在各处出现，他们都是倒在街头死去的人，几个月来没掩埋的冻僵了的尸体。垃圾、碎砖破瓦以及各种残骸和成千上万的尸体一起出现，造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到处是一股使人作呕的恶臭，瘟疫严重威胁着人们。但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把人民组织起来，一次大规模的清洁运动拯救了这座城市。尸体被投入巨大的集体墓穴，其中有些人查明了身份，但许多人无法查明。”

“你知道，全家人都饿死的有的是，”薇拉说，“或者只剩一个人，不是病倒了就是失去了知觉，如果有谁不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唉，一个人快要死了，你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变得麻木，没有知觉。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医院，或让他们躺在床上，设法让他们吃东西，他们可能就会好了。可是他们总是说他们没有病，坚持要去工作，然后他们会在人行道上坐下或睡倒，接着在积雪中死去。”她瞟了叶甫连柯一眼，随后压低嗓门，“他们的配给证经常被窃。有些人变得像狼一样。”

叶甫连柯喝了一些酒，砰的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说：“唉，够了。已经铸成大错。胡搞，混蛋，不可饶恕的大错。”

他们已经喝下不少酒，因此帕格壮起胆来问道：“谁铸成的？”

他马上就知道这句话闯了大祸，得罪了人。叶甫连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一百万老人、儿童以及其他不健全的人早就应该予以疏散。在德军已经进抵离城一百英里处，轰炸机不分昼夜地飞来袭击的时候，不应再把食物贮存在陈旧的木头房子仓库里。一夜之间，足够全市六个月配给量的粮食被付之一炬，数以吨计的白糖溶化了渗到泥土里，老百姓就吃那些泥土。”

“我吃过，”薇拉说，“还是付了高价才买到的呢。”

“老百姓吃比那还要坏的东西。”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但德国人攻不进列宁格勒，永远不能。莫斯科发布命令，但列宁格勒拯救了自己。”他的声音逐渐低沉下去，这时他在穿大衣，背向帕格。帕格好像听见他还说了一句：“没听从命令。”他转过身来，然后再说，“好吧，从明天起，上校，你可以看一些被德国人占领过的地方。”

叶甫连柯以令人精疲力竭的速度兼程前进，一个个地名都融合在一起了——季赫温、勒热夫、莫扎伊斯克、维亚济马、图拉、利夫内——

像美国中西部的城市一样，它们全是宽广平原上的新拓居地，头顶是无垠的苍穹，这个城镇和那个城镇之间没什么两样，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平静气氛和平庸景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加油站、餐车式饭店和汽车游客旅馆等，这儿的城镇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景象。他们的飞机掠过几百英里的土地，不时降下来访问野战部队、村子里的指挥部，或是坦克和汽车运输队的站场，或者是野战机场。帕格看到广阔无边的俄国前线以及惊人的破坏和死亡。

撤退中的德军实行了吃了败仗的焦土政策：凡是值得偷的东西他们全部带走；凡是可以焚毁的东西他们都烧毁；凡是烧不着的东西他们埋炸药炸掉。在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像蝗虫一样蹂躏了大地。凡是德军已撤离的地方，过不了多久就有建筑物出现。在德军新近被逐出的地方，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俄国人心有余悸地在废墟中拨弄着或者掩埋着死者，或者是列队站在平坦的白雪皑皑的平原上，在开阔的天空下等候部队战地厨房发放食物。

在这里，单独媾和的问题冒了出来，满目疮痍的大地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人那种作为入侵歹徒的形象受到俄国人的深恶痛绝和唾弃自不待言。每一个村子和每一座城镇都有其恐怖的经历，还有记录了敌人暴行的存档照片——拷打、枪杀、强奸和堆积如山的尸体。血腥可怖的内容一再重复，使人麻木和厌烦。俄国人要报仇雪耻的意图同样是自不待言。但可恨的侵略者如果再遭受几次像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惨重的打击，那时他们愿意离开苏联国土，不再拷打和折磨这些人民，并愿意赔偿他们造成的损失，那么俄国人同意休战，你能怪他们吗？

帕格看见大量的租借物资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卡车，到处是卡车。有一次在南方，在停放着一排排见首不见尾的漆上草绿色但尚未刷上俄文和红星的卡车的一个停车场上，叶甫连柯对他说：“你们给我们装上了轮子，局势因此发生变化。德国人的轮子现在差不多要磨穿了，他们正在重新使用马匹。有朝一日他们连马也要吃掉，那时他们只能靠两条腿逃出俄国。”

在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名为沃罗涅日的临河大城里，他们在指挥部里吃了一顿完全俄国式的晚饭：卷心菜汤、罐头鱼以及一种油炒粗燕麦粉。副官们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叶甫连柯和帕格两人坐在一起。“亨利上校，我们还去不了哈尔科夫，”将军一本正经地说道，“德国人正在反攻。”

“不要为了我改变你的行程。”

叶甫连柯使他不安地瞪了他一眼，和他上次在列宁格勒看到过的一样。“嗯，这次反攻规模不小，因此我们只能去斯大林格勒。”

“看不到你的儿子真可惜。”

“他的空军大队已投入战斗，因此我们去了也见不到他。他是个不坏的小伙子，也许再过些时候你会和他见面的。”

从空中俯视，斯大林格勒宛如月球表面，巨大的弹坑，成千上万小

脓疮似的弹穴把一片雪原糟蹋得满目疮痍，雪原上到处是丢弃的车辆、坦克。斯大林格勒沿着一条浮冰点点的又宽又黑的河流延伸，看上去像是一座出土的古城，全都是没有屋顶的断垣残壁。叶甫连柯和他的几个副官目不转睛地看着底下的废墟。这时，帕格想起了他自己飞抵珍珠港时看到的那种令人感到沮丧的景象。但檀香山安然无恙，只有舰队受到打击。美国国土上没有一座城市经历过这种破坏。在苏联，到处是毁灭，而此刻在机翼下展现的景象是最彻底的破坏。

他们乘车进入这座城市时，沿途经过焚毁的棚屋和建筑物、倒塌的砖石结构、一堆堆的车辆残骸，到处散发出毁灭的腐臭。然而，成群结队的正在清除碎砖破瓦的工人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精神抖擞，欢乐的儿童在废墟中游戏。已经消失的德国人留下了许多痕迹，粗体字母写的街道标志、击毁了坦克和大炮、到处堆放或陷入乱石堆中的卡车，以及一个弹坑累累的公园里的士兵公墓，油漆的木头坟墓标志上有模拟的铁十字架。在一堵破墙的上部，帕格注意到一张已刮去一半的招贴画：一个学生模样梳着两条淡黄色辫子的德国姑娘抖缩在一个身穿红军制服的垂涎欲滴的猿人面前，后者把毛茸茸的双爪伸向姑娘的乳房。

吉普车在宽阔的中央广场上一座弹痕累累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周围其他的建筑物已全被炸平，荡然无存。在房子里边，苏维埃的官僚政治正在复活，有公文柜、噪声很大的打字机、坐在简陋的办公桌前面色苍白的男人以及端茶的女仆等全套人马设备。叶甫连柯说：“今天我很忙，我把你交给冈定。在这次战役中他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那时候他一连六个月没好好地睡过一觉，现在他还是疾病缠身。”

一个身穿军服的大个子坐在一张厚木板的办公桌后，头顶上是一幅斯大林照片。他头发灰白，看上去非常倔强，脸上布满疲劳留下的深深皱纹。一只毛茸茸的大拳头搁在桌面上，用好斗的眼光看着这个身穿蓝色海军大衣的陌生人。叶甫连柯介绍了维克多·亨利。冈定长久地凝视这个来客，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接着翘起厚实的下颌，用德语挖苦地问：“你会讲德语吗？”

“我能讲一点儿俄语。”帕格用俄语温和地回答。

这个官员竖起浓眉看看叶甫连柯，后者把他那只好手放到维克多·亨利的肩膀上，并说：“我们的人。”

帕格永远忘不掉这件事情，他也永远弄不懂是什么东西促使叶甫连柯这样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人”像魔术一样对冈定起了作用，他花了两个小时陪同帕格到各处走走，有时步行，有时乘车。他们走访了这座被摧毁的城市里的一些地点，到过郊外小山丛，走下向河边倾斜的深谷，也参观了河滨。他滔滔不绝地用俄语讲述这次战役的始末，提到大量指挥官的名字、番号、日期以及部队的机动战术等，情绪越来越激动，帕格只能勉强听懂大概意思。冈定在重温这一战役，他为之感到自豪，而维克多·亨利也能够领会其梗概：守卫国土的战士退到伏尔加河沿岸，他们靠从这条宽阔的河流对岸渡运过来或越过冰封的河面运送过来的给养和援军坚持战斗，战斗的口号是“与伏尔加河共存亡！”日日夜夜

的惊险恐怖，德国人就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的小山上，在失守地段的屋顶上，在街道上隆隆驶过的坦克里。战士利用每一家、每一个地窖浴血奋战，有时在大雨中或暴风雪中进行，无休止的炮击和轰炸，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市郊的雪地上留下了德军的败迹，一长串被击毁的坦克、自动火炮、榴弹炮、卡车、半履带式车辆等，蜿蜒向西，尤其是成千上万具穿着灰色军服的尸体，像垃圾一样，横七竖八地倒在静寂的弹坑遍地的田野上，绵延数英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冈定说，“我看我们最终不得不把这些死老鼠堆起来烧掉。我们正在处理自己的。德国人是不会回来埋葬他们的遗尸了。”

那天晚上帕格发觉自己在一个地窖里参加了一次俄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条件下都摆得出来的盛宴，各式各样的鱼，也有点儿肉，黑面包和白面包，红酒和白酒以及取之不尽的伏特加，把厚木板桌子摆得满满的。参与这次盛宴的人包括军官、城市官员、党政官员，总共约十五人。席前的介绍草草了事，显然无关紧要。东道主是叶甫连柯，在兴高采烈的交谈、歌唱和祝酒中，贯串着三个主题：斯大林格勒大捷、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感激以及迫切需要开辟第二战线。帕格猜想，他的到来可能就是这些大亨趁机轻松一下的借口。他也在这种深情厚谊和紧张情绪的重压下无法自持，他开怀畅饮，放量大吃，好像明天不会来临似的。

翌日清晨，一位副官在冰冷的黑暗中把他唤醒，模模糊糊的记忆使他摇了摇发涨的头颅。如果不是在梦境中的话，他曾和叶甫连柯摇摇晃晃地穿过一条走廊，在分手时叶甫连柯对他说：“德国人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

帕格仆仆风尘地走遍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俄罗斯前线之后，莫斯科在他眼中简直像圣弗朗西斯科一样未受损伤、和平宁静、安然无恙、气氛欢快。尽管这里一些没有竣工的建筑物已被放弃而遭受风霜雨雪的侵袭剥蚀，车辆稀疏，交通不便，肮脏的冰块有如绵延不断的小丘和山脊，战时的荒凉随处可见。

他发现大使变得热情奔放。《真理报》已经把斯退汀纽斯的租借物资报告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并把开头部分登在第一版上！苏联报刊上一下子大量出现了有关租借物资的报道！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几乎每天都有租借物资的消息！

在国内，参议院一致通过了《租借法案》有效期延长的决议，众议院只有少数人投反对票。斯坦德利大使敢于直抒己见，各方纷纷表示祝贺，使他应接不暇。美国和英国报章已经正式地尽管是客气地声明他发表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总统也以模棱两可的开玩笑的口吻提到凡是当海军上将的人如果不是守口如瓶，便是说话过多，把这一事件支吾过去。“老天爷做证，帕格，我这样做了，或许有朝一日我的脑袋要搬家，但老天爷做证，这样做能起作用！以后他们再想欺侮我们可得郑重考虑了。”

斯坦德利在斯巴索大厦的温暖舒适的书室里，一边吃着上等国家咖

啡、白面包卷和奶油，一边讲了上面这番话。他起了皱纹的双眼炯炯有神，皱褶密布的脸部和脖子由于高兴变得通红。维克多·亨利还没来得及向他汇报此次旅行的任何情况，斯坦德利便已倾吐了这一切。帕格的汇报是简短的。他说他准备立即写份观察报告，送请斯坦德利过目。

“太好了，帕格。哎呀，列宁格勒、勒热夫、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哎哟！老天爷做证，你把这块地面都踏遍了。你这么一来，可要把费蒙维尔的鼻子整个刮掉！在这儿，他安安稳稳地坐在他的百货箱上，这个掌管租借物资的大老爷，从不走出去看看实际情况，而你刚一到这里，马上就去现场打听到内部消息。真了不起，帕格。”

“将军，在这里我成了某个误会的受益者，他们以为我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老天爷做证，你的确是个有来头的人物。让我尽快看到那份报告。唉，德国人重新占领哈尔科夫是怎么回事？那个该死的疯子希特勒真是打不死。昨天晚上瑞典大使馆里许多俄国佬都是垂头丧气的。”

帕格从堆在书桌上的信件中看见一只国务院的信封，信封一角有用红墨水写上的莱斯里斯鲁特的名字。他首先拆阅罗达的来信。这次她的语气显然和以前那种做作的爱谈笑的语调不同。

“你在这儿的时候，亲爱的帕格，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你感到幸福，上帝知道。但到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我的了。”这句话是这几页情绪抑郁的来信中的主调。拜伦已经来过又走了，并告诉了她关于娜塔丽迁到巴登-巴登的消息，“你未能和拜伦见上一面，我为你感到难受。他是一个男子汉，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你该感到骄傲。不过，他和你一样，有时会憋上一肚子无言的怒火。即使娜塔丽能带孩子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正如斯鲁特先生向我保证的那样，我看她也不一定能使他平息怒火。他为了孩子而忧心如焚，而且他认为是她误了他的大事。”

斯鲁特的信写在黄色的长信笺上。他没说明为什么用红墨水写信，这就使信里的也许只是有点儿耸人听闻的消息显得更加耸人听闻了。

亲爱的亨利上校：

外交邮袋确实方便。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还有一个请求。

首先提出这个请求。你知道，帕姆·塔茨伯利在这儿为《伦敦观察家》工作，她想到莫斯科去，的确，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重要的战况只有在那儿才能采访到。前些时候她提出签证申请。不批准。帕姆看到她作为记者的前途日渐渺茫，而她对她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并且想干下去。

事情简单得很，你能够不能够，而且愿意不愿意助她一臂之力？当我建议帕姆写信给你时，她脸红了，并说没有任何希望，她说她做梦也不敢麻烦你。但我看到过你在莫斯科工作的

情况，我认为你也许能帮她一下。我告诉她，我打算把她的处境写信告诉你，她听了脸更红了。她说：“莱斯里，千万别这样！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把这话理解为英国女人口不应心的表现，其实她想说：“呀，太好了！请你就这样办吧！”

人们永远弄不懂外交人民委员会为什么会充耳不闻或者恼怒在胸。如果你想找到其中原因，这大概与租借物资中四十架左右的眼镜蛇式战斗机有关吧。这批飞机原来是指定运往苏联的，但英国人设法把它们移作入侵北非之用。勃纳·沃克勋爵插手了这件事。当然，这也可能不是引起不快的原因。因为帕姆提起了这件事，我才顺便提一下。

现在谈谈我要说的消息。设法让娜塔丽和她叔叔离开卢尔德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德国人把这伙人搬到了巴登-巴登，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大约一个月以前，杰斯特罗博士患肠病，病情很危险，需要动手术。巴登-巴登的外科手术设备显然是不足的。一位法兰克福的外科医生给他做了一次检查，他建议把病人送到巴黎。他告诉我们，在欧洲，进行这种手术的最高明的医生在巴黎的美国医院。

瑞士外交部非常妥帖地处理了这件事。娜塔丽、杰斯特罗博士和孩子现在都在巴黎。德国人允许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显得十分通情达理。很显然，博士的病情有点儿危险，因为已经引起了一些并发症。他开了两次刀，目前在缓慢地康复中。

对娜塔丽来说，巴黎肯定比巴登-巴登舒适得多。她受到瑞士的保护，而且我们又不是在和法国作战。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因为同样特殊的情况住在巴黎，等候在巴登-巴登举行的大规模的侨民交换，这些人将作为这次交换的筹码。他们必须向警方报到等等，但法国人对他们很热情。只要他们依法行事，德国人就不加干涉。如果埃伦和娜塔丽可以在交换之前一直待在巴黎，他们大概会使待在巴登-巴登那伙人羡慕不已。他们的犹太身份是个问题，我也不能假装我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但这个问题在巴登-巴登也是存在的，也许更为突出。总而言之，我还是有点儿担心，不过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儿好运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卢尔德那件事是值得试一试的，结果未能如愿以偿，我为此感到遗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居然能得到哈里·霍普金斯的帮忙。

拜伦匆匆路过华盛顿时我见到了他。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外貌和你很相像，他以前看起来像一个青少年电影中的演员。关于娜塔丽的事情，我也和你的妻子通了一次电话，谈得很久。这次谈话使她平静了一些。娜塔丽的母亲每星期都给我打电话，可怜的老太太。

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可以奉告的东西不多，而且都是不太好的消息，所以我就略而不谈了。我希望你能为帕米拉尽点儿

力，她真的渴望到莫斯科去。

你的莱斯里·斯鲁特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

叶甫连柯将军没站起来，也没和他握手。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欢迎，同时挥手叫他的副官走开，并用那只假手做个手势让帕格坐在椅子上。房间内看不见有任何点心或饮料。

“感谢你同意接见我。”

叶甫连柯点了点头。

“我期待拿到那份关于租借物资的统计摘要，你答应过要给我的。”

“还没准备好。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上星期你提起的那个和我一起来到莫斯科前线的记者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怎么啦？”

“他在北非触雷炸死了。他的女儿继承父业，当了记者。她想申请到苏联来的记者签证，可是遇到了困难。”

叶甫连柯带着怀疑的神色冷冷一笑，他说：“亨利上校，这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签证处主管的事。”

帕格从容地面对这一意料之中的推托：“我希望能帮她一下忙。”

“她是你的特殊的要好朋友吗？”他以坦率的带有暗示味道的口吻说出“特殊”这个俄国字。

“是的。”

“那么，也许是我搞错了。这里的一些英国记者告诉我，她和空军少将邓肯·勃纳·沃克订了婚。”

“对的。不过，我们还是挚友。”

将军把他那只好手搁到书桌上那只假手上面，脸上浮现出一种在帕格看来是在“摆官架子”的神色：没有笑容，双眼半启，大嘴拉长。这是他惯常的模样，是一种好斗的表情。“嗯，正如我所说，签证不是我管的事。很抱歉，你还有其他事情吗？”

“你有你儿子在哈尔科夫前线的消息吗？”

“还没有。谢谢你的关心。”叶甫连柯一边站起来，一边以结束谈话的口吻说，“告诉我，你的大使还认为我们在掩盖关于租借物资的事实吗？”

“他对苏联报纸和电台最近的报道很满意。”

“那好。当然，有些事实最好还得隐瞒一下。譬如说，美国没履行诺

言，给我们提供我们空军急需的眼镜蛇式战斗机，并让英国人调走了这些飞机。公布这些事情只能长敌人的威风。不过，你不认为盟邦之间这种失信行为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吗？”

“我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真的？然而租借物资似乎是你的职责范围。我们的英国朋友当然害怕苏联变得过于强大，他们在想，战后怎么办？确实是很有远见。”叶甫连柯站在那里，双手放在桌面上，粗声粗气地讲了这些挖苦人的话，“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九一九年曾试图扑灭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这样的政体，他无疑并没改变他那种不以为然的看法。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不过，在这个时刻，对希特勒的战争又怎么样呢？即使是丘吉尔，他也想打赢这场战争吧！不幸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杀死德国兵。你已经亲眼看到我们正在杀死该由我们去杀的一批德国兵。但英国人非常不愿意打德国兵。那些眼镜蛇式战斗机实际上是邓肯·勃纳-沃克勋爵设法弄走以便英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在北非并没有德国兵。”

在这一番怒气冲冲的长篇大论中，叶甫连柯每次重复“德国兵”的时候，他那种粗俗而轻蔑的语调叫人听了颇不好受。

“我说过我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帕格做出迅速而强硬的反应。关于帕米拉的签证问题，他已得到答复，但是现在的情况已远远超出那个范围，“如果我国政府不履行诺言，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至于丘吉尔首相，在他领导下的英国人民单独对德作战整整一年，在那时候，苏联却在向希特勒提供物资。在阿拉曼和其他一些地方，他们也杀了该由他们去杀的一批德国兵。他们每次出动一千架轰炸机对德国进行的空袭，使敌人损失重大，并牵制了敌人的大批防空力量。像这次眼镜蛇式战斗机事件引起的任何误会肯定不应予以公布，而应在我们中间得到纠正。尽管发生了这种事情，尽管我们遭受了严重损失，租借物资也在继续提供。我们一支运送租借物资的护航队刚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蒙受了这次战争中迄今为止最惨重的损失。德国潜艇群击沉了二十一艘船只，数以千计的美国和英国水手在冰冷的海水里葬身鱼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租借物资送到你们手里。”

叶甫连柯的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你已经向哈里·霍普金斯报告你和我们一起进行的访问了吗？”

“我的报告还没写完。我将把你们对眼镜蛇式战斗机所表示的不满记录在内。你的统计摘要也一并寄出。”

“你星期一可以拿到这份摘要。”

“谢谢。”

“作为交换，你能送我一一份你给霍普金斯先生的报告吗？”

“我将亲自把报告的一份副本送给你。”

叶甫连柯伸出了他的左手。

帕格写了一份二十页的报告。斯坦德利将军看到这份内容丰富的有关租借物资的情报很是高兴，随即发出指示，将这份报告大量油印，以便在国内政界广为分发，包括送给总统本人一份。

帕格匆匆作书，也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天晚上，他迟迟未就寝，不时啜饮伏特加提神，他打算在外交信使出发前一个小时把信投入邮包中。这种偷偷摸摸的绕过斯坦德利的做法令人厌恶，但这毕竟是他的工作，如果说在他目前这种说不出一个名堂的职务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算是他的工作的话。

亲爱的霍普金斯先生：

斯坦德利大使正把我的情况汇报转交给你以及其他的人。这份汇报涉及我在尤里·叶甫连柯将军陪同下最近在苏联进行的一次为期八天的观察访问。我提供的全部事实都写在那份文件中了，应您的要求，我在报告里加上了一些“水晶球”的注解。

关于租借物资方面，这次访问使我深信，总统慷慨赠予的政策，即不要求补偿的政策，是唯一明智的政策。国会可以因为表现出它非常理解这一点而感到自豪。即使俄国人不是在大批地杀死我们的敌人，让我们提供的援助也带有一些吝啬的附加条件。这场战争终将结束，我们有朝一日必须和苏联共处。如果我们在把救生索抛给一个挣扎于深水中的人以前就开始对救生索的价格讨价还价，那个人可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他绝不会忘记。

在我看来，俄国人正在开始打断希特勒主义的脊柱，但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我常常在想象这样一幅景象：日本人在我们的太平洋沿岸蜂拥登陆，席卷我们的半壁江山，杀掉或俘虏了大概两千万美国人，劫掠了我们所有的粮食，搬走了工厂，把几百万人送回日本去当奴隶，并到处进行破坏和犯下暴行。这些大致就是俄国人正在经历的情况，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并卷土重来这个事实是令人惊异的。租借物资无疑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一个缺乏勇气的国家来说，这种援助是无济于事的。叶甫连柯让我看到几个穿上租借物资的新军服的士兵，然后他不加渲染地说：“俄国的躯体。”就我而言，这一句话就说出了租借物资的全部意义。

不过，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德国人的战争成果。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到这些情况或者在其他地方读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飞行并目睹真相是另一回事。考虑到希特勒在从挪威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西欧也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并在北非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潜艇战役——我并没访问过高加索，单单那个地方就是另一条奇大无比的战线——这种对一个幅员比德国大九倍、人口多一倍的高度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国家进行持续的猛攻，确实使人惊异不止。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也是最可憎的）军事

业绩。我们和英国人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参与能够消灭这支可怕的掠夺成性的力量吗？我感到怀疑。再说一次，总统不惜代价的务必使苏联继续作战的政策是唯一明智的政策。

这就产生了单独媾和的问题，有关这一点你已明确地要求我做出判断。不幸的是，苏联使我感到困惑，它的人民、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哲学，总之，它的一切都令人不解。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

我不认为俄国人热爱或是喜欢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府。我倒认为，一次误入歧途的革命所造成的后果使他们无法摆脱这个政府。尽管宣传掩盖了真相，我认为他们也意识到斯大林和他的残暴的一伙在战争开始时铸下了大错，后来又几乎输掉战争。或许有朝一日这个伟大的有耐心的民族将会向这个政权算账，正如他们向罗曼诺夫皇族算账一样。与此同时，斯大林继续掌权，行使严酷的雷厉风行的统治。他将做出有关单独媾和的决定。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人民将唯命是从。没有人会反叛斯大林，在看到德国人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之后，没有人会这样做。

在这个时刻，单独媾和将是背信弃义的，而我置身于俄国人之中，意识不到也不担心这种背信弃义。对战争的厌倦是另外一回事。德国人重占哈尔科夫所表现的重整旗鼓的力量是不祥的。我问自己，为什么俄国当局允许我进行这次非同寻常的访问？叶甫连柯将军为什么邀请我到她儿媳妇在列宁格勒的肮脏的公寓去并要她告诉我关于围城的恐怖故事？可能是使我们抱怨俄国人忘恩负义的做法显得可耻，也可能是为了使我深切地感到——正如我在正式报告里所描述的那样，我被当作你的非正式助手——俄国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暗示——有时是含蓄的，但经常是赤裸裸的——简直是没完没了。

我在太平洋经历过一些残酷的战役，但那主要是职业军人的战争。这里的战争是总体战，两个民族全力以赴，各自掐住对方的颈静脉。俄国人在为自身的生死存亡而搏斗时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但这场战斗正起着这个作用。《租借法案》好像是一项天授的政策，它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但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人们经受这种牺牲的忍耐总是有个限度的。

我的“水晶球”告诉我的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能够使俄国人相信，我们正认真考虑不久后将会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线，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单独媾和。否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的诚挚的维克多·亨利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关于眼镜蛇式战斗机的问题，”帕格说，“是在第十七和十八页上。”

这是过了一个周末之后。现在他和叶甫连柯正在交换文件，叶甫连柯拿到他的报告的一份副本，装订成厚厚一册的文件。帕格迅速地翻阅了一下叶甫连柯的摘要，他看到一页页的数字、图解和表格，而且有整页的密密麻麻的俄文说明。

“嗯，我自己当然不能阅读你的报告。”叶甫连柯的语气像闲话家常一样，但有点儿急忙匆促。他把报告塞入那只放在桌子上的公事包里，他的皮里子大衣和一只旅行袋放在沙发上，“我要到南方前线去，我的副官将在飞机上一边阅读，一边翻译给我听。”

“将军，我还有一封写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私人信件。”帕格从他的公事包里又抽出一些文件，“我为你特地自己把它译成俄文，尽管我不得不借助字典和语法书。”

“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很好的译员。”

“我们也有，我不想给你留下一份。如果你愿意看一下然后还给我，这就是我准备这份俄文译稿的目的。”

叶甫连柯似乎有点儿迷惑不解，而且起了疑心。接着他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对帕格悠然一笑：“好呀！就是因为这种小心谨慎的保守秘密的做法我们经常受到指责。”

帕格说：“这种做法可能是会传染的。”

“不幸的是，我现在时间不多，亨利上校。”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你回来后再说吧，那时我将听你吩咐。”

叶甫连柯拿起电话，急促地咆哮了几声，然后挂断电话，并伸出手来。帕格把译好的信给了他。他把一根香烟插进假手上的钢夹，一边苦笑着，一边开始读信，慢慢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恶狠狠地朝帕格瞪了两眼，就像上次他在列宁格勒的公寓里那样。他翻到了最后一页，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瞧了一会儿，然后把信递还给帕格。他脸上毫无表情：“你的俄语动词还得下点儿功夫。”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我愿意转达给哈里·霍普金斯。”

“我要说的也许你不爱听。”

“那没关系。”

“你对苏联的政治理解非常肤浅，很有偏见，而且非常无知。现在我该走了。”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你曾问到我儿子在哈尔科夫前线的情况。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很好。”

“这真的使我感到高兴。”

叶甫连柯在电话里大声发出一道命令，接着把假手首先伸入袖子管，开始穿上大衣。一位副官走了进来，拿走了他的行李。“至于帕米拉

·塔茨伯利小姐，她的签证已经发出。你的司机会送你回公寓。再见。”

“再见。”帕格说。帕米拉的事来得过于突然，他来不及做出反应。他以为叶甫连柯伸出那只好手是为了和他握别，但那只手一直伸到他的肩膀上捏了一下，时间虽然短暂，却也够痛的。叶甫连柯转身走了。

第六十二章

班瑞尔·杰斯特罗、萨米·穆特普尔和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其他犹太人正在安装的钢轨上不会有机车通过，堆在附近的沉重枕木也不会用来支撑滚滚向前的列车。这些钢轨原来是准备用于修理路基的，但布洛贝尔上校已经决定给它们派一个别的用场。

曙光初露，这个特别分队便来到工地，把钢架竖起。这种钢架就是一〇〇五行动取得成功的秘诀。对一个像鲍尔·布洛贝尔这样的职业建筑师来说，这是一项很容易设计、建筑和使用简单工程，但是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笨蛋们不能够领会其优越性。布洛贝尔已经把钢架图样的一些副本送给各个集中营司令官。迄今为止，他们的兴趣不大，尽管奥斯威辛有个名叫霍斯的家伙表示愿意尝试一下。这种构架为他的尸体处理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影响健康的严重问题，为此他也一直在诉苦埋怨，并且还要找出各种借口来推脱责任。但在布洛贝尔为他描述这个玩意儿如何使用的时候，这个家伙显然弄不懂其中道理，但他又不肯承认自己一窍不通，只能一味点头微笑，支吾过去。他只不过是一个管理集中营的老手而已，没有文化，脑子又不开窍。

这天早上开工时，布洛贝尔上校已来到工地上。这是不寻常的。操作程序是早已安排好的，而且新近来自奥斯威辛的这个分队——终于是一帮壮健的犹太人，在一些伶俐的工头儿带领下肯埋头苦干的家伙——也一学就会。通常在这个时刻，布洛贝尔总是在他的篷车里，如果这支小分队不是在边远的原始森林地带，他也可能还在市区的住宅里开怀畅饮荷兰杜松子酒以驱散清晨的寒气呢。这是一项孤单乏味的工作，反复不停地操作，令人厌烦，整个神经系统都受折磨。党卫军人员只能在晚上领到他们的配给荷兰杜松子酒，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必须盯住那些犹太人。犹太人的逃亡率很高，比布洛贝尔向柏林汇报的还要高。军阶带来一定的权利，党卫军的这位布洛贝尔上校喜欢在一天之始喝上几杯，但今天早上不同寻常，他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

这个坑是昨天打开的。幸而晚上的雪下得不大，一排排的尸体，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可能有两千具，是中等规模的活儿。跟往常一样，气味实在难闻，但低温和干雪把这股恶臭压低了些，而且钢架设在上风处，这样也好一些。布洛贝尔看到钢架这么快就搭好了，很是快慰。犹太工头儿“萨米”想出了个好主意，把号码刻在钢轨上，这样便于分辨和配合，半小时不到就能全部做完，拴住、紧固后便可投入使用。用钢横梁把钢轨连在一起，形成狭长的牢固结构，就像把一段路轨架在支撑架上一样。接着就是堆砌工作，一层枕木、一层尸体和浸透燃油的破布，木柴、尸体，木柴、尸体，再加上一两排沉重的钢轨来压住下面堆叠起来的東西。这样如法炮制，直到你把坑里的尸体全都堆上去，或者焚尸堆已经摇摇欲坠时为止。

布洛贝尔这次莅临现场观看的是那个新实施的搜查程序，掠夺财物的行为最近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带都是明斯克周围的早期墓穴，埋葬着一九四一年历次处决的死者。那时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干，数十万犹太人一批一批地拖出来枪决，连同他们身上的衣服一起被埋掉，甚至不加以搜查。遍布白俄罗斯各地的万人冢里埋藏着指环、表、金币和陈旧的纸币，也有大量的美元。变黑的凝血把纸币浆得硬邦邦的，但它们还是一样值钱。在这些腐尸的肛门或阴户里，你有可能找到贵重的宝石。这种差事可不是好玩的，但值得这么干。有些地方的当地居民已经开始盗墓，为了打击这种活动，布洛贝尔不得不枪杀了几个儿童，因为他们很像是干这种鬼把戏的能手。德国需要一切能弄到手的财富以继续进行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在国内，人民正在为元首收集坛坛罐罐，而在这里，在所有这些正在腐烂的、现在必须付之一炬的垃圾中，埋藏着真正的宝物。

直到今天以前，对这些宝藏人们只是随便收集一些，大部分都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炬，有一部分到了党卫军下级人员的口袋里，有一些犹太人贪婪成性，胆大妄为，甚至在偷窃时被当场抓住。布洛贝尔怀疑，那些脱逃的人可能是以偷窃来的珠宝或钱财贿赂了警卫。在执行这种勤务时，党卫军的士气和军纪往往会低落和松弛下来。他认为有必要杀一儆百，于是枪决了七个身强力壮的犹太人，对工作队来说，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对新作业制度的实施进行了观察。太好了！搜查身体的犹太人，收集脏物的犹太人，登记货物的犹太人以及用钳子拔金牙齿的犹太人全部在党卫军的严密监视下对一个接一个传上来排列在雪地上的尸体有条不紊地工作。

格赖泽尔中尉负责指挥这项工作。从现在起，在一〇〇五特别分队从事肃清一九四一年的各个墓穴的整个时期，这个年轻小伙子不做其他工作，专门照管布洛贝尔称之为“经济程序”的工作。格赖泽尔是一个来自布雷斯劳^①的漂亮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优秀的党卫军典型，布洛贝尔乐于和他进行哲学上的探讨。他以前是一个取得大学学位的会计师，因此可以依仗他来进行这项工作。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即将向柏林的中央银行金库汇出大量财物，而布洛贝尔的提升档案中理所应当要把这一笔写上。

搜查工序使整个加工过程拖长了一些，但是没他原来估计的那么长。墓穴里大多数都是穷人，身无长物。问题是，你没办法知道到底哪一个人身上有东西。上校下达的命令是“全部搜查，小孩也不放过！”把贵重物品藏在小孩身上是犹太人的惯技。

好啦，一项任务完成了！

工作结束了。被搜劫一空的尸体全部堆在铁路枕木和钢轨上。当那些犹太人爬上梯子把废油和汽油倾泻在焚尸堆上时，布洛贝尔朝他的司机挥了挥手。用于焚尸的汽油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德国军队越来越苛刻，正像它从不肯派遣足够的士兵为每个工地

布置一条警戒线一样。没有汽油就没有火焰，闷火可以烧几天几夜，弄得不可收拾。但今天汽油很充裕，看起来不消多久，一千多个早已死掉的犹太人就可以化作熊熊烈火。布洛贝尔在灼热的气浪冲击下不得不稍微后退。

他驱车回到他的篷车那里去。他一边把一杯又一杯的烈酒往下灌，一边草拟一份送往柏林的关于他的工作方法的报告，把这些事情记录在案是有好处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抢占发明钢架的功劳。他写了一份关于钢架的长篇报告，指出尸体的火化，尤其是陈尸的火化，主要问题在于为火焰提供足够的氧气。在奥斯威辛的那些露天地坑——唉，他自己也曾用过露天地坑——速度慢，在夜间，老远就能看到火光，而且由于氧气到不了底部，油和汽油的消耗量四倍于使用钢架时的用量。切尔姆诺的地坑燃烧时发出鲜红的火焰，三天不绝，而且尸骨的处理仍然是个大问题。在他看来，地坑的唯一好处是它胜过焚尸炉。

他为反对奥斯威辛的焚尸炉曾费尽口舌，结果还是徒劳。对于这种工作，他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但让它见鬼去吧！毒气室的想法是无可非议的，它能大批处理犹太人，既从容，又稳当。但这套设备的设计者愚不可及，它用毒气杀人的能力是火化能力的四倍，高峰时间内负载过重，必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好吧，就让那些在柏林的自作聪明之辈去浪费金钱、消耗珍贵的原料和机器吧。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任何烟囱的衬里都经受不了几十万具尸体燃烧时所产生的高温，昼夜不停地焚烧几百吨死人肉所产生的高温。那些庞大的、复杂的结构只能带来麻烦。愚蠢透顶，外行的结构，外行的处理技术！距离现场一千英里之遥的官老爷凭空想象出来的奇特的设备，而他们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上帝的新鲜空气和鲍尔·布洛贝尔的钢架。

取决于风力的大小，钢架上焚尸的时间有时只需两个小时，有时则长达十个小时。几个犹太人站在焚尸堆旁用铁耙处理噼啪作响的火堆，在狭长的地坑下面，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等其他犹太人把更多的尸体一个一个地传送上来。天又开始下雪了。在漫天飞雪中，黑色的浓烟和红色的火舌缭绕上升，煞是好看，如果谁在这儿还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如此美景的话。不过那四十多个持枪围着工地的党卫军却感到厌烦，冻得发麻，期待着换班，而这伙犹太人——那些神志尚清、还能觉察到周围事物的犹太人——像牛马一样在干活儿。

这些犹太人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变成毫无血性的疯子了。他们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得吃，不工作只有饿死和挨揍。他们掘开散发出恶臭的万人坑，到下面去搬运那些干枯腐烂的尸体。他们戴上皮手套接触那些尸体时，有些尸体会瓦解成几段，吃得胖胖的蛆虫纷纷落下来。他们日复一日地把惨遭杀害的犹太同胞堆在尸堆上，然后点火焚烧。这种工作使他们难以忍受，心里无法支撑下去，最后垮了下来，和腐尸一样分崩离析。对警卫来说，这些驯良的、机器人般的疯子和家畜一样不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党卫军就是这个样子用叱责和对待狼狗的态度来对待这小队人马的。

但不是所有人的精神和思想都已泯灭。他们当中不乏意志坚强、决

心要活下去的人，他们也听从党卫军的指挥，但心明眼亮，随时注意保护自己。对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来说，在坑底干活儿也有好处，只要能够硬得起心肠整天和那些软绵绵的、嘴巴张开瘦骨嶙峋的尸骨打交道，党卫军准许你用一块布掩住鼻子和嘴巴，而他们自己反正既不爱看这种景象，也不想嗅到这种气味，总是站在离开地坑一段距离的地方。做苦役的奴隶如果在工作时说话，会被就地格杀勿论，但杰斯特罗和穆特普尔两人在口罩的掩护下经常进行长时间的无拘束的谈话。

今天，他们又在争论一个老问题。班瑞尔·杰斯特罗反对在这里设法逃亡。的确，他熟悉这一带的森林，他知道游击队出没的小路和藏身的地方，他甚至记得一些老的口令。萨米·穆特普尔的论点是：这里是杰斯特罗的土地，在这里设法逃亡是很理想的。

但班瑞尔想得比较远。这不仅仅是逃入森林去保全性命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把奥斯威辛的照片和文件送到布拉格。在那里，抵抗运动能够把这些材料送到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的手里。但一〇〇五特别分队一直在移动，而且离布拉格越来越远，如果在这里逃亡，他们必须在德军防线后面穿越森林，穿过整个波兰。有些波兰人是不错的，但森林中的波兰游击队有很多是不友好的，他们甚至会杀害犹太人，而且村子里的波兰人也靠不住，他们可能会告发犹太人。班瑞尔听到一些党卫军军官在交谈时提到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即将调到乌克兰去，乌克兰距离布拉格比这儿要近几百英里。

穆特普尔信不过党卫军军官的无稽之谈，调动不一定能成为事实，他要采取行动。在他们蹒跚地走下坑中小道，怀着他们的敬意抬起每一具长满蛆虫的尸体，传上去交给地面上等在那儿的人时，说话的主要是他。如果尸体开始分解，他们就做个手势，让上面递给他们帆布袋把尸体兜住。

在他们进行这项工作时，班瑞尔·杰斯特罗为死者吟诵赞歌。他背得出祷告文，每一天，他把总计一百五十章的祷告文从头到尾背诵好几次。死人并不使班瑞尔害怕，曾经他在安葬会任职时，他为许多死者洗涤和整饬以便安葬。在这里，长期埋在泥土里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以及使人作呕的情况无损于他对死者怀有的深切感情，他们如此惨死，他们委实是无可奈何。这些可怜的犹太人。许多尸体上还有明显从可见的弹孔中流出的一条条黑色血痕。

对班瑞尔·杰斯特罗来说，这些腐烂的尸体拥有死者所有的悲伤、恐惧和甜蜜。可怜的冰冷无言的机体，一度是生气勃勃温暖幸福的生物，而今失去了上帝赋予的灵性，静止而无声息，但有朝一日终将再生于上帝指定的时刻。犹太教就是这样教诲信徒的。他怀着深情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一边悄没声儿地背诵圣诗。他无法用清水为这些死者进行正统的洁身，但火焰也能洁身，圣诗也能使他们的灵魂安息。希伯来的诗句在他脑子里镌刻得很深，以至于他在倾听穆特普尔讲话的时候，或者停下来争辩两句的时候，也不会漏掉圣诗里的片字只语。

穆特普尔开始使他提心吊胆起来。萨米是健康的，他本来就很结

实，而且一〇〇五特别分队让他的掘墓人吃得不错，直到（他们全都心中有数）轮到把他们枪决并放上钢架烧掉的那一天。不久以前，萨米还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过他现在确实有点儿语无伦次了。今天，穿越森林横穿波兰的想法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要把特别分队里最健壮的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逃亡，并夺取警卫的一些枪支，在跑进森林之前尽量多杀几个党卫军。

萨米越讲越激动，透过布口罩的呼气形成危险的泄露真情的雾气。目前的情况与奥斯威辛截然不同，他争辩道。没有装上电网的围墙，党卫军是一帮又笨又懒、醉醺醺的漫不经心的家伙。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离得很远，而且他们只是提防农民走近墓地。他们在逃跑前可以杀死十几个德国人——或许二十几个——如果他们能够夺取两三挺机枪的话。

班瑞尔回答说，如果组织一次暴动并杀死十多个德国人会有助于逃亡，那很好，但怎么办得到呢？他们每接触一个犹太人，都会增加被出卖和抓住的概率，不声不响地溜走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干掉一些德国人，必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使白俄罗斯的宪兵部队全部出动追捕逃亡者。如此行动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萨米·穆特普尔正从墓穴里把一个身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女孩递上来。在她脸上可以看到微绿色的皮肤碎片掩盖着她那颗凝视前方露齿而笑的骷髅，她乌黑拂垂的长发富有女性美。“为了她。”他在上面一个犹太人接住这个女孩时说。他瞪了班瑞尔·杰斯特罗一眼，口罩上边露出的睁得大大的炯炯发光的双眼比死女孩的脸更可怕。

班瑞尔没搭理他。他把尸体一具一具地举起——这些死了很久的犹太人很轻，只要抓住腰部就能一下子轻松地举起来，让上面的人接住——同时继续悄没声儿地背诵圣诗。只有这样，班瑞尔·杰斯特罗才能维持清醒的神志。他在做丧葬承办人的工作，宗教信仰给予他力量，使他能够忍受这样阴沉的恐怖。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犹太人会如此悲惨地死于非命，在很大程度上，上帝必须对此负责！然而上帝并没干这些事情，是德国人干的。为何上帝不显灵以制止德国人的暴行？也许是因为这一代人不值得上帝显灵吧。于是这样的事情便畅行无阻，德国人因此得以在整个欧洲恣意肆虐，屠杀犹太人。杰斯特罗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空想之中，但他的心灵总是不会超出这具狭小的自问自答的松鼠笼，他尽力抑制这种空想。

穆特普尔沉默了很久以后说：“我打算今晚先跟古坎德和芬克尔施泰因谈谈。”

这样看来他是真想干了！

能够对他说些什么呢？穆特普尔和杰斯特罗同样清楚，在这些排成一长行的活犹太人正在里面把死犹太人传到地面上的墓穴周围，在这火焰逐渐熄灭、即将变成灼热余烬的焚尸堆周围，手持冲锋枪的一圈儿党卫军站在那儿，随时准备射击。如果他们解开系住狗群的皮带，这些狗会把任何走动的囚犯咬死。这种工作通过不同的途径改变了人性。有些人疯了，班瑞尔理解他们。有些人一直在偷窃尸体上的财物，或者——

通常就是盗窃财物的那些人——拍党卫军的马屁，告发其他犹太人，或做任何事情来换取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舒适、更多的活命机会，他甚至理解这些人。上帝没给人那样坚强的天性以承受德国人的所作所为。

奥斯威辛中恃势欺人的犹太头目，华沙以及其他城市里有权决定谁该上火车、有权保护自己亲友的犹太官员都是德国人兽性暴行的产物，他能够理解这些人。德国人那种不可思议的疯狂的凶残实在难以忍受，它把正常人变成了凶恶的野兽。现在躺在这些墓穴里的几十万犹太人在当时都是温顺地排队走向地坑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年迈的双亲等所有的人在一起，站在地坑边缘上听候枪决。为什么？因为德国人已经超出了人性的限度。这种出乎意料的暴行使人神经麻木。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谁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干出这种事来。站在地坑边缘，面对德国人或他们的拉脱维亚或乌克兰刽子手指向他们的枪口，这些身穿衣服或一丝不挂的犹太人大概还以为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误会、一次戏弄或者是一场噩梦。

现在穆特普尔要进行战斗。那好，也许这是个办法，但要头脑冷静，切勿头脑发热，轻举妄动！班瑞尔在游击队的时候，他们杀过一些德国人，但穆特普尔说的是一种自杀的冲动。他所做的工作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他确实想一死了之，不管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而这是不对的。他们没权利从死亡中求得解脱，他们必须到布拉格去。

“就是他！”穆特普尔怀着深仇大恨用嘶哑的声音说，“就是他！”

一个党卫军来到地坑边缘，腋下夹着枪。他朝下面望了一眼，打着哈欠，接着拖出一条灰白色的阴茎，朝尸堆上撒尿。就是这个家伙每天都这样干，通常一天几次，要么他以为这是一种有趣的举动，要么这是他表现对犹太人的轻蔑的一种特殊方式。他是一个长相并不难看的德国青年，狭长的脸，浓密的亚麻色头发，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除此以外，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他们都管他叫“撒尿”。他行军到工地或者离开工地的时候，看上去跟其他的党卫军一样暴戾严酷，但他不是一个专门寻找借口要犹太人吃苦头的虐待狂，他就是喜欢在死人身上撒尿。

穆特普尔说：“我要杀的就是他。”

后来，当他们两人同在一个处理人骨的小队，正从冒烟的灰烬中耙出余热尚存的碎骨块或整块锁骨、腿骨和颅骨把它们送进碎骨机的时候，穆特普尔用肘碰了一下杰斯特罗。

“就是他！”

在坑边，这个党卫军又在小便，他选择的是一个还躺着尸体的地点。

穆特普尔重复了一遍：“我要杀的就是他。”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昏暗下来，寒气逼人。这天的钢架上最后一次火焰快要全部烧完，摇曳的火光照亮了一些犹太人的脸和手臂，他们正忙于在余烬中把骨块耙出来。卡车已经开到，这个墓穴离城区太远，不

能让特别分队来回步行，这并不是为了要照顾犹太人，而是因为时间宝贵。布洛贝尔为此挨过批评，某个爱挑剔的党卫军督察员曾说过，布洛贝尔为了接送犹太人而耗用了宝贵的汽油，但他脸皮厚，照样我行我素。只有他才认识到这项工作真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比派给他这项任务的希姆莱更了解这项工作，因为他是现场指挥官，那些行刑队留下来的所有地图和报告都在他手里。

于是这批犹太人乘车返回明斯克的一个废弃牧场上的牛棚。在俄国占领区当然不会还有牛马，德国人早就把它们运走了。布洛贝尔这支远征的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可以很方便地把犹太人安顿在这个畜舍或那个牲口棚里，而党卫军小分队则只要随心所欲地把俄国居民扫地出门就行了。随军食堂需要的食物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德国军队在这方面是非常吝啬的，但布洛贝尔属下的一些军官已经成为征集食物的老手，他们善于凭其敏锐的嗅觉发现当地居民的食物，并征用这些食物。即使在苏联这一灌木丛生、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食物还是有的，人总归要吃的，你只要知道如何把他们贮存的食物弄到手就行。

在火焰发出的最后微光里，格赖泽尔中尉亲自把从尸体上搜集到的财物锁在党卫军用来运送秘密文件的笨重帆布袋里。

明天还是这件讨厌的工作，还得继续干，毕竟是一个很深的墓穴，还剩下两层尸体。得花半天工夫去清尸体，把灰铲进去，再用泥土把穴口填平，然后撒上青草种子。到来年春天，要找到这块地方可就不容易了。两年之后，灌木丛将会盖没这片土地，五年后，树林里新生的树木将把一切痕迹消灭干净，就是这么回事。

布洛贝尔上校的汽车开了过来。在暗淡的火光里司机走下汽车举手敬礼。格赖泽尔中尉必须立即去向上校报告，汽车就是来接他的。格赖泽尔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担心。上校看起来对他颇为垂青，但上级的召见也有可能不是好事。大概这位上司需要一份有关“经济程序”的报告。格赖泽尔把那些帆布袋交给他的军士长保管，自己带走了钥匙。汽车载着他驶向明斯克。

格赖泽尔多么想在向上级汇报之前先洗一次澡啊！尽管你远离地坑、尸体和烟雾，也还是没有用，恶臭渗透了工地周围的空气。它缠住你的鼻神经，即使是浴后坐下来试图享受一顿晚饭的时候，你还是闻到这种气味。苦差事啊！

格赖泽尔中尉在向一〇〇五特别分队报到的时候带有上级对他的忠诚和智力所做的高度评价。他的父亲是个老国社党员，邮局的最高级官员。格赖泽尔是在希特勒运动里成长的，在一次秘密的党卫军集训中他初次听到要对犹太人采取特殊手段时，他觉得这个概念难以接受。不过现在他懂了。可是他在执行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任务时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隐蔽和消灭这些墓穴？相反，一旦新秩序确立之后，这些地方应该竖起纪念碑，表明这儿是人类公敌丧生的地方，他们死在西方文明拯救者德国人手中。有一次他大胆地向上校吐露过这种想法。布洛贝尔解释道，人类的新时代一旦开始，所有这些坏人以及他们引起的世界大

战就必须忘记得一千二净。这样，天真无邪的儿童才能在一个幸福的、没有犹太人的世界里成长，他们的脑海里完全没有关于苦难的过去的任何痕迹。

但格赖泽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世界人民对欧洲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的遭遇将会有怎样的想法？难道他们就全都化为乌有？布洛贝尔宽容地向他微笑，并劝这个小伙子重读一遍《我的奋斗》里有关群众的愚昧和健忘的章节。

傍晚时分，布洛贝尔上校已经喝了不少酒，他趁等候格赖泽尔的时候专心致志地查阅他的党卫军乌克兰地图。他觉得这位青年军官那种天真烂漫的忠心耿耿非常可爱。布洛贝尔不能把一〇〇五行动的真相告诉格赖泽尔，他自己倒是有所猜测的，只是从来没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真相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现在认为德国可能要输掉这场战争，他正在采取方法去维护德国的声誉。布洛贝尔觉得德国元首非常聪明。人们可以希望，尽管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尽管受到斯大林格勒的沉重打击，元首还是能渡过难关的。不过，战争可能以失败告终，现在已经到了预做准备的时候了。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灭绝犹太人将永远是德国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两千年来，欧洲各国力图改变这些人的信仰，或者把他们隔离开来，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去。然而，在元首上台后，这些犹太人还在那儿。只有一〇〇五特别分队的队长才能充分认识到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之处。希姆莱说过：“我们永远不能让世界人民知道这件事。”即使是无言的尸体，也不能让它们存在下去。否则，那些腐朽的民主国家一旦知道真相，它们对德国采取特殊措施对付犹太人这件事将会装出一副圣洁的惊骇模样，尽管犹太人对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用处。至于布尔什维克，他们当然要利用一切可以使德国信誉扫地的事进行粗俗的歪曲宣传。

总而言之，一〇〇五特别分队成了德国这个重大而神圣的秘密的保护人。事实上，他们是成了德国国家荣誉的保护人。他，鲍尔·布洛贝尔，在维护德国荣誉这一点上归根结底可以与这场战争中最驰名的伟大将领相媲美，但他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永远也不会带来它理应受到的赞扬。他是一个必须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德国英雄，不管是醉是醒，他都是这样想的。在他自己心目中，他不是个管理集中营的歹徒，完全不是，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专家，在和平时是一个独立经营的建筑师，一个忠诚的德国人，他懂得德国的世界哲学。他正在全心全意地执行这项要求严格的战斗任务，执行这个任务确实需要具备钢铁的神经。

格赖泽尔到达了上校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所房子之后发觉，布洛贝尔无意听他就“经济程序”进行汇报，一则重大的消息在等着他。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将开赴乌克兰，上校一个月来一直唠唠叨叨地要求柏林下达命令。布洛贝尔此时心情异常愉快，他倒了一大杯杜松子酒，硬要这位青年军官喝下去，后者也乐于从命。布洛贝尔告诉他，在乌克兰那边，工作将能顺利展开，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地方。他当过C作战小组的指挥官，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必须绘制像样的地图和准确的尸体统计报表。因

此，在乌克兰的清除工作可以有系统地进行。现在这种为寻找墓穴而到处摸索的做法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而且北方的土地还处于冰冻状态，这样干笨透了。在他们把乌克兰打扫干净之后，他将选派一名军官返回柏林，把A和B作战小组杂乱无章的记录、地图和报告全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然后这名军官将回来预先把北方的每一个墓地找出来，并做好标志。

格赖泽尔怦然心动，希望布洛贝尔是派他回柏林，但事情不是这样，布洛贝尔为他安排了另外一个任务。在乌克兰的都是些巨大的墓穴，比格赖泽尔见到过的大得多。在那里，一个钢架完成不了任务，他们需要使用三个钢架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格赖泽尔要从这一队人中抽调一百名犹太人组成一个支队，配以适当数目的党卫军警卫，并带领他们立即到基辅的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办公室报到。布洛贝尔将授以领用钢轨及使用一所翻砂厂的必要的绝对优先权。犹太工头儿“萨米”是一个搞结构的专门人才，因此格赖泽尔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制成这些钢架是没有困难的。布洛贝尔要求这些钢架能在一〇〇五特别分队到达基辅前制成，到时可以交付使用。在此期间，这个分队将出发清理明斯克以西今天才发现的另一个小型墓地。

格赖泽尔有些胆怯地探询一下在这个新墓地如何执行“经济程序”。没有什么可干的，布洛贝尔答道，那个墓穴里的尸体都是赤身裸体的。

但明斯克火车站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布洛贝尔上校把工作队调往乌克兰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耽搁。

早上九时左右，列车已经误点两个小时，月台上那些身穿条纹囚衣分成两行从月台一端排列到另一端的犹太人站在那儿打盹儿，一些党卫军警卫聚拢在一起闲谈以消磨时间。就在这个时刻，从犹太人当中蓦地冲出一个彪形大汉，他从一名警卫手中夺取了一把机枪，并开始射击！没人知道他抢了哪一个警卫的枪，因为好几个警卫应声倒下，他们的枪咔嚓咔嚓地落在月台上，但其他的犹太人来不及捡起地上的枪来大干一番。从月台两侧，党卫军警卫狂奔过来，不停地把子弹射进萨米·穆特普尔的躯体。他倒在血泊中，手中仍旧紧握那挺机枪，鲜血从他的条纹囚衣上不断流下来。幸免的警卫围着他疯狂扫射，把他的身体打得满是窟窿，可能有一百颗子弹打进了他已经没有生命的身体。他们用皮靴踢他、踏他，在月台上把这具尸体踢来踢去。在一百个吓得目瞪口呆的犹太人面前，他们一再猛踢他的脸部，直至把他的脸踢成一摊血肉模糊的血浆和碎骨。然而，他们还是不能把这张被摧残的脸上那副笑嘻嘻的模样踢掉。

四具党卫军的尸体躺在月台上，手足伸开。一个负伤的警卫在爬行，像女人那样哭哭啼啼，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他就是那个小便的人。过了片刻，他也一动不动地横睡在轨道上，和他生前用小便亵渎过的任何一具尸体一样，从伤口喷出的血液染红了钢轨和枕木。

在他的报告里，格赖泽尔把这件意外事件归咎于负责指挥武装警卫的那个军士。这些警卫聚拢在一起，而不是按规定要求那样沿着这两行

犹太人分散站立，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萨米”这个犹太工头儿受到特别优待，他领取一份特殊的口粮配给。这次事件再次表明这些下贱的犹太人完全是不可逆料的。因此，在对待他们时，应该和对待野兽一样，采取最严厉的、具有最高度警惕性的措施才是唯一可靠的办法。

分队扛着尸体从车站步行回来。死掉的党卫军警卫被留在明斯克，以便在一个德国军人公墓里按军人仪式安葬。穆特普尔那具血淋淋的弹痕累累的遗骸装上了卡车和犹太人一起运回墓地，和当天钢架上的尸体同时火化。班瑞尔·杰斯特罗看到了尸体，从坑里的窃窃耳语里也听到了事情的经过，他随即做了面临噩耗的祷告《真正的士师有福了》。焚尸堆的火焰逐渐熄灭时，他走到钢架旁，动手把他认为是穆特普尔的骨骼碎片扒出来。当他把骨骼推进粉碎机的时候，他低声吟诵那首古老的葬礼祷文：

“慈悲为怀，居于天国的主啊！祈降福与撒母耳，纳胡姆·门德尔的儿子，他已到了永生世界。让他的灵魂在圣洁的诸神之间，在主的庇护下得到真正的安息吧……公正地创造你，公正地哺养护持你，公正地让你死去并在来日公正地使你复活的主有福了……”

犹太教就是这样教诲信徒的。但什么样的复活等待着这些被烧成灰烬的遗体呢？这个，《塔木德》回答了被火焚毁的尸体的问题。《塔木德》认为，每个犹太人身体内都有一小块任何火焰无法焚毁、任何东西无法粉碎的骨骼，这一小块不可毁灭的骨骼将会长出再生的躯体。

“安息吧，萨米！”班瑞尔临了说。

现在该由他去布拉格了。

(1) 弗罗茨瓦夫的旧称。

第六十三章

“海鳗”号首次出发做战备侦察，此时美国鱼雷的质量还没过关，太平洋潜艇舰队为了两大难题而惴惴不安：哑鱼雷和不中用的艇长。尽管海军当局对这两种惊人的缺陷严格保密，但潜艇人员都心里有数，马克-14型鱼雷的磁性雷管不可靠，还有一批艇长，不是过分谨慎应该解职送回岸上，就是一遇敌人发动攻击就像布朗奇·胡班那样先垮了下来。像埃斯特这样的王牌艇长能把沉着勇敢和熟练的技术结合起来，又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的人，真是屈指可数。这些被冠以形象化译名的人——“多愁善感”莫顿、“大无畏”弗雷迪·沃德、“夫人”埃斯特、“红色”科——是太平洋潜艇舰队的标兵，他们鼓舞着其他艇长的斗志，尽管存在着鱼雷打不响的倒霉运气，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可以干掉敌人然后脱身远遁。

哈尔西将军在所罗门斯的前进司令部上方一大块标语牌上写着：

杀死日本人

杀死日本人

杀死更多的日本人

“海鳗”号的埃斯特艇长房里的舱壁上也贴了一张这块标语牌的照片。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又是战斗的一天。这一天在拜伦·亨利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对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日子。

四月十九日，一再拖延的百慕大国际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将对如何援助“战争难民”做出决定，莱斯里·斯鲁特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就是在这一个四月十九日，在逾越节前夕，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在得悉德国人即将消灭整个犹太区之后发动起义。寥寥几个秘密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德军进行较量，他们只能像萨米·穆特普尔那样和几个德国人同归于尽。

四月十九日，懊悔的日本人把山本海军大将送进火海中去。日本人那时还没察觉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因此他们用密码播发了山本将乘飞机冒险巡视各前方基地的计划。美国战斗机在空中伏击了山本，它们冲过护卫山本的“零”式战斗机，开炮击落山本乘坐的轰炸机。在布干维尔岛的丛林里，一个搜索小组终于找到山本那具已经烧焦了的尸体，他身上穿的是全副阅兵礼服，手中紧握着军刀，日本一个最优秀的人物就这样死去了。

四月十九日，在北非把隆美尔围困在突尼斯的美国和英国部队正在缩小包围圈，德军这次败北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不相上下。

四月十九日，苏联到了要与波兰流亡政府决裂的地步。纳粹一直在大肆宣传，他们在卡廷森林发现了埋在地下的约一万名身穿波兰陆军军官制服的尸体，而这座森林位于自一九四一年以后即为俄国人占领的土地上。对这种苏维埃暴行，德国人义愤地表示了极端的厌恶，同时正在邀请各中立国派出代表团前去观察这些骇人听闻的万人冢。既然斯大林曾经公开地大批杀害他自己的红军军官，这种指控至少不一定是虚构的，而且在伦敦的波兰政界人士也建议进行调查。这一切使俄国政府大发雷霆，到四月十九日那天，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顶峰。

就这样，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不过，一般地说，在遍及全球的各条战线上，战争只是在持续进行，有些地方战况疲软，有些地方激战方殷。四月十九日那天没出现重大转折，但“海鳗”号上的人没一个会忘记这一天。

事情从迎面发射开始。

“开启向前发射鱼雷门。”埃斯特说。

拜伦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潜艇人员经常讲起迎面发射鱼雷的情况。他们通常是在陆地上安安稳稳地坐在酒吧间里或深夜在艇上军官起坐间里谈论这件事情，埃斯特常说，作为极端措施，他可要试一试这种发射鱼雷的方式。在檀香山海面操练他的新艇时，他曾对一艘朝他直冲过来的驱逐舰发射过许多枚演习用的鱼雷。即使是发射练习鱼雷的演习也叫人胆战心惊，以这种战术对付敌人后能安然返航的艇长是为数不多的。

埃斯特拿起话筒，他的声音平静沉着，但是因为他正竭力抑制满腔怒火，声音还是不免有点儿颤抖。“全体官兵注意，敌舰正沿着我们鱼雷的尾波向我们驶近，我要向它迎面发射鱼雷。三天来我们一直在跟踪这支护航队，我不愿意因为鱼雷没打响而让它逃掉，我们的鱼雷打得很准，可惜都是闷雷。目前我们艇上还有十二枚鱼雷，而重大目标正在水面上，一艘运兵船和两艘巨型货船。护航舰只有这么一艘，如果它能迫使我们潜入水底并打我们一阵子，这支护航队就要跑掉。因此，我要在浅水处以接触雷管对它发动攻击。好好干！”

潜望镜一直露在水面上。副艇长一口气报出了距离、方位、目标角度，声音既紧张又沉着。他叫皮特·贝特曼，三十岁，光秃的头颅像只鸡蛋，说话不多，却机智过人。拜伦赶紧扳动曲柄，将数据输入计算机，估计出驱逐舰的侧方速度为四十海里。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算题，演算的速度快得惊人。在攻击教练艇上或在檀香山海面进行的迎面发射演习时都没达到这样快的速度。

“距离一千二百码，方位〇一〇，偏向左舷。”

“第一发，放！”

鱼雷砰地射出，脚底下的甲板蓦地一震。拜伦对他用的小回转仪算出的角度没信心，这一发只能靠运气。

“尾波向右舷偏离目标，艇长。”

“真见鬼！”

“距离九百码……距离八百五十码……”

可供埃斯特选择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好像一个小雪球丢进了熊熊烈火一样。他可以命令“沉入深水—使用负槽”，立即下沉，也可以急转弯，这可能受到一阵可怕的深水炸弹的准确攻击，然后希望能潜入海底侥幸活命。他也可以再次发射鱼雷。不管怎样，“海鳗”号已处于生死关头。

“距离八百码。”

发射鱼雷还来得及吗？它从鱼雷管射出时还未打开保险，如果距离只有八百码，并迅速接近，鱼雷在击中目标之前可能来不及打开引信的保险。

“第二发，放！第三发，放！第四发，放！”

拜伦猛烈跳动的的心脏似乎胀大了，塞满整个胸腔，使他呼吸都有困难。驱逐舰和鱼雷相对接近的速度一定达到了七十海里！螺旋桨发出的咔嗒——特隆，咔嗒——特隆，咔嗒——特隆的响声，越来越近——

轰隆！

副艇长尖叫起来：“命中了！我的上帝，舰长，你把它的舰艏炸掉了！它裂成了两段！”

雷鸣一般的隆隆声冲击着潜艇的外壳。

“命中了！呀，舰长，它已经乱作一团，它的弹药库一定在爆炸！一架炮座正飞向天空！到处是残骸、尸体，还有它的摩托捕鲸船，彻底完蛋啦。”

“让我看看。”埃斯特急忙说。副艇长挪开两步，让出潜望镜前的位置，通红的脸有点儿变形，光秃秃的头皮闪闪发光。埃斯特转动一下潜望镜，喃喃说道：“凯，那两艘货轮正在溜走，但那艘运输舰在转向我们驶来。那个舰长不是疯了就是吓昏了头。很好。放下潜望镜。”

埃斯特合拢两个把手，移步离开平滑下降的潜望镜轴，接着用嘹亮平板的声调对着话筒逐字地说：“全体官兵注意，美国海军‘海鳗’号已取得第一次胜利，日本驱逐舰已裂成两段，正在下沉。打得好！我们的主要目标，那艘运输舰正朝着我们头上开过来。它是一万吨级的大家伙，上面满载兵员。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要把它干掉，然后在水面上追赶那些货轮。这一次我们要把它们吃个精光，以补偿我们失去的护航队和打不响的鱼雷。彻底消灭！”

压抑不住的叫嚷声在潜艇上回荡。埃斯特高声喊了两声：“够了！等我们把它们全消灭了再庆祝吧。准备好舰艏鱼雷管。”

这次攻击的进展和进行一次黑板上的操练一样。贝特曼不时把潜望镜伸出水面，干净利落地急速报出数据。日本船稳稳地驶进了瞄准范围，或许是因为它在驶离沉没中的支离破碎的驱逐舰，它可能因此认为

它正航行在逃遁的道路上。

“开启外门。”

拜伦的脑子里有一幅这次攻击的清晰而完整的图形，永恒不变的潜艇进攻的移动三角：那艘运输舰在阳光中以二十海里的时速行驶，“海鳗”号距离运输舰半英里，垂直于它的横梁。它在水面下六十英尺以时速四海里的速度不声不响地接近目标。潜艇尾部的鱼雷管已经打开，海水进入管内，里面的鱼雷随时能以四十五海里的速度射向目标。这时只有发生故障，只有美国机件发生严重故障，才有可能拯救日本人了。

“最后方位，发射。”

“升起潜望镜！目标，方位〇〇三。放下潜望镜！”

埃斯特把三枚鱼雷并排发射出去。不到几秒钟，爆炸声震撼了司令塔，沉重的令人震惊的爆炸巨响不断传到潜艇中。一时间，欢呼声、喝彩声、叫嚷声、大笑声、口哨声响彻整艘潜艇。在拥挤的指挥塔里，水手们相互用拳猛击，又跳又蹦。

副艇长大声喊道：“艇长，两枚鱼雷准确命中。在船艏和中部。我看见火焰。它在燃烧、冒烟，向左舷倾斜，船头没入水中。”

“浮出水面，炮手全部就位！”

穿过舱盖揭开的空缝涌进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射进来一道阳光，滴下来的海水珠发出耀眼的光芒，柴油机发动时传来一阵舒畅的咆哮声。这一切使拜伦的心里涌起阵阵欢乐的心潮，他顺着梯子，身子像飘浮一样，上升到驾驶室台。

“天哪，真是难得一见的美景！”贝特曼站到他身边说。

这是个景色如画的日子，蔚蓝的天空，几片浮云在高空飘荡，耀眼的阳光下碧波荡漾。赤道上空气潮湿，闷热非凡。在近处，冒着浓烟的运输舰倾斜得很厉害，红色的船底露出水面。刺耳的警报在悲号，大叫大嚷的人穿着救生衣正在爬过舷侧，顺着吊货网爬下来。两三英里以外，驱逐舰的前甲板还浮在水面上，一些几乎绝望的隐隐约约的人影攀着不放。拥挤不堪的小船在附近海面上颠簸。

“让我们绕过这家伙，”埃斯特舰长一边说，一边嚼着他的雪茄，“看看那些货轮跑到哪里去了。”

他的语调轻松愉快，但当他伸手把雪茄从口里取出时，拜伦看见他的手在颤抖。这次巡逻旗开得胜，但从他的神色看来，卡塔尔·埃斯特远没感到满足，绷紧的笑容，射出寒光的双眼。三十七天来，这种渴望一战的心情越来越急迫，鱼雷的失灵更使他心急难熬。直到一刻钟以前，他还怕第一次巡逻会吃个鸭蛋，现在可不怕了。

他们绕过了船艏，驶过了竖出水面的巨大的黄铜螺旋桨时，一个乱腾腾的景象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运输舰正在这一边吐出它载运的兵员，在有篷的汽艇里，在敞篷的登陆艇和摩托快艇上，在宽阔的灰色木

筏上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数以千计的日本兵，还有好几百个日本兵在甲板上挤来挤去，纷纷沿着吊货网和绳梯逃下来。“像热盘子上的蚂蚁争相逃命一样。”埃斯特愉快地说。浮动在海面上的穿着木棉救生衣的士兵形成灰色的一片。

“老天爷，”贝特曼说，“这艘船装了多少人？”

埃斯特通过双眼望远镜凝视着远方的两艘货轮，心不在焉地答道：“这些日本佬就和牲口一样被塞到船上。那两艘货轮离我们多远，皮特？”

贝特曼透过湿淋淋的照准仪看去。他的回答被一阵迸发的机枪扫射淹没了，一艘挤满士兵的有篷的汽艇里喷出硝烟和火焰。

“真他妈的，”埃斯特笑着说，“它想在我们身上打个洞！它还真办得到呢。”他合起双掌凑在嘴边大声喊道：“二号炮，击沉它！”

那门四十毫米口径的炮马上开火。汽艇上的日本兵开始跃入水中，船身的碎片向四面飞散，但它的机枪继续射击了几秒钟。接着那艘寂然无声、浓烟滚滚的小船就沉没了，许多身穿绿军服和救生衣的无生气的尸体在附近漂浮。

埃斯特转身对着贝特曼：“现在距离是多少？”

“七千码，艇长。”

“好。我们绕过去，命令炮组装上炮弹，还得给这艘运输舰拍几张照片。”埃斯特看一下手表，又看一下太阳，“我们得在黄昏前赶上那两只‘猴子’，这不困难。现在让我们打沉这些小船和木筏，把漂浮在海面上的家伙全送回他们尊敬的老祖宗那里去。”

与其说拜伦感到惊奇，不如说他感到厌恶，但副艇长的行动确实使他感到意外。当埃斯特正要把驾驶台上的话筒举到嘴边时，贝特曼用手强有力地按住埃斯特的前臂说：“艇长，别这样。”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站在埃斯特肘边的拜伦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

“为什么？”埃斯特同样低声地问。

“这简直是屠杀。”

“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战斗人员。如果他们获救，一个星期后他们会在新几内亚岛打我们的人。”

“这和射杀俘虏一样。”

“得啦，皮特。巴丹的我们又怎么样了？那些至今还在‘亚利桑那’号里边的人又怎么样了？”埃斯特摆脱了贝特曼的手。他的声音在甲板上回响：“炮手们注意。所有这些船只、汽艇、木筏都是合法的战争目标，水里的人也是。如果我们不杀死他们，他们会活下来杀美国人。自由射击！”

瞬息间“海鳗”号上每一支炮管都喷出黄色的火焰和白色的硝烟。

“慢速前进，”埃斯特通过话筒向下面喊道，“炮组装满炮弹。”他转向拜伦，“把军需官唤来，让我们在那艘小驱逐舰沉没之前给它拍几张照，还有这个家伙也拍几张。”

“是，先生。”拜伦用电话把命令传达下去。

日本人疯狂地从小船和木筏上跳到水里。四英寸口径的大炮对那些小船逐只瞄准射击，在这种短距离射击下，一艘艘小船都被打得粉碎。不久，木筏和汽艇上都空无一人。士兵全都落入水中，其中一些正在脱掉救生衣，以便潜入深水。机枪子弹在水面上溅起一行行白色浪花，拜伦看见一颗颗头颅像坠地的西瓜一样迸裂，血浆涌出。

“艇长，”贝特曼说，“我要下去。”

“好吧，皮特。”埃斯特又点燃一支雪茄，“去吧。”

运输舰翘起尾巴沉入水中时，数不清的死掉的日本人在“海鳗”号周围血红的海面上漂浮，还有几个在游来游去，像被鲨鱼追逐的海豚一样。

“好吧，我想这就可以了。”卡塔尔·埃斯特说，“时间过得真快，拜伦。我们还是去追赶那些货轮吧。解除炮手的值勤任务，执行巡航轮值。全速前进。”

在远距离尾随的“海鳗”号赶上那些货轮并潜入水中时，太阳已经西斜。这些没有护航的船只只能以十一海里的时速前进。贝特曼海军上尉回到潜望镜前，心情愉快，动作精确，好像早上发生的事情对他没什么影响似的。但在船员中，这些事情产生了影响，在整天跟踪追击的航程上，每当拜伦出现在一群水手面前时，他总是遇到沉默和奇怪的眼光，好像他打断了不该让一个军官听到的谈话。他们都是新近调在一起工作的，对这次取得的胜利理应欢欣鼓舞，然而他们并不。

贝特曼上尉是拜伦难以理解的一个。他从军械局调到“海鳗”号上来，他是一个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在这艘潜艇上自告奋勇地主持了星期礼拜仪式，但参加者寥寥无几。对今天早上的杀戮，不管他有过一些怎样的顾忌，现在又是原来那副生气勃勃、杀气腾腾的样子了。

埃斯特还有五枚鱼雷，他拼掉其中三枚冒险地连续射向那两艘靠在一起行驶的货轮。贝特曼报告一枚命中，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隆隆的爆炸声震响了“海鳗”号的艇身。

“浮出水面！”

为了夜间视线的良好，指挥塔里的灯光又暗又红，但拜伦还是看到了挂在卡塔尔·埃斯特脸上的那副失望的怪相。“海鳗”号在月光下浮出波浪滔滔的海面。那艘未受损伤的货轮正掉转头，离开受创的同伴，从烟囱中喷出的滚滚黑烟使天上的星斗为之黯然失色。

“全速前进！”

两艘货轮同时开火，疯狂射击那破浪前进的黑影，溅起了磷光闪闪

的水花。从炮口喷出的火光看来，它们不仅配有机枪，而且拥有三英寸口径的大炮，这种炮弹如果直接命中一发，也可以把潜艇击沉。但埃斯特迎向这些红色曳光弹和呼啸而过的炮弹，好像它们不过是阅兵典礼时抛来的彩色纸带一样。他把潜艇开到与逃窜的货轮并排的位置上，这时货轮变成了庞然大物，俨然是一艘远洋客轮，枪炮齐放，一片通红。

“左满舵。打开艇艏鱼雷管。”潜艇在一阵红色曳光弹和呼啸而过的弹雨中来个大转弯，监视哨躲在防弹挡板后，拜伦也是这样。埃斯特站得笔直，目不转睛地朝舰艏方向望去。接着发射了一枚鱼雷。轰隆一声，黑夜爆烈成为雷声隆隆红光普照的白昼。货轮中部着火，喷着火舌。

“下沉，下沉，下沉！”

拜伦浑身上下颤抖不已，内心由衷地赞赏这一招。埃斯特把两个目标都打得不能动弹，他的潜艇不再暴露在炮火之下了。

“好，后鱼雷室，”埃斯特对着话筒说，那时潜艇正侧着艇身潜入海中，“我们命中了目标。现在要发射最后一枚鱼雷。这次战备侦察的最后一发。就打我们已经命中一次的货轮，它现在是停着不动的鸭子，它还需要我们再给它一拳。因此，不许失误。击沉了它我们就回家。”

埃斯特偷偷地接近那艘动不了的货轮，然后把潜艇掉转过头，从六百码外发射这枚鱼雷。“海鳗”号被近距离的水下爆炸震得不住摇晃，艇上全体船员齐声欢呼。

“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我为你们全体感到无比骄傲，我要忍不住哭出来了。”的确，埃斯特由于控制不住情绪而哽咽了，“你们是海军中最了不起的潜艇官兵。我可以告诉你们，‘海鳗’号这次杀敌制胜只不过是开了个头。”

不管那天出现过什么样的思想波动，全体船员现在又都拥护他了。欢呼声和叫喊声此起彼落，相互的拥抱和握手经久不歇，直至军需官把舱盖打开，柴油机咳嗽着，轰鸣着，被月光照亮的海水沿着梯子滴下来。

拜伦跑到外边燥热的黑夜里，看见那两艘船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火光熊熊。炮火已经停息。一艘货船沉得快些，它的火焰像一根烧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但另一艘还在燃烧，打穿了船体顽固地浮在水面上，直到埃斯特打着哈欠叫贝特曼用四英寸口径的大炮把它报销。尽管满身都是冒着火焰的弹着点，它仍旧是慢腾腾地往下沉。最后海面变成漆黑一片，只有挂在天边的半个月亮在水面上倒映出一道黄色光芒。

“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上的诸位先生，”埃斯特向他们宣告，“我们将走上〇六七，即到珍珠港的航道上。当我们在十天后路过一号航道浮标时，我们要把一把扫帚升在潜望镜上。全部引擎正常速度前进，上帝保佑你们，你们这帮呱呱叫的会打仗的傻瓜蛋。”

这就是拜伦·亨利度过的四月十九日。

当他们驶入珍珠港时，扫帚已经高高挂起，扫帚后面一条长长的饰带上，四面小日本旗迎风飘扬。警报器、雾喇叭和汽笛的鸣声不绝于耳，迎接着“海鳗”号走完进港的航道。潜艇基地的码头上，大家都惊奇得目瞪口呆：尼米兹海军上将身穿白礼服，站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全体身穿卡其军服的总部人员中间。跳板搭好后，埃斯特命令全艇官兵集合。尼米兹单独走上潜艇，说：“艇长，我要和艇上的每一名官兵握手。”他沿着前甲板走过来，和全体官兵一一握手，满是皱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接着太平洋潜艇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拥上甲板，有人带来一份《檀香山广告报》，上面的大字标题是：

首次巡逻全歼敌人

潜艇消灭护航队和护航舰

“单艘潜艇的狼群”——洛克伍德

埃斯特在强烈的阳光下露齿微笑的照片是新近拍的，但这份报纸不知从哪里找到贝特曼在海军学院毕业时拍的照片，他那头长发看上去很古怪。

在陆地上走路着实舒服。拜伦朝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大楼走去，但速度很慢。杀死海面上的日本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这次路程不太短的街头漫步好像是进行一次有关埃斯特功过的民意测验一样。一路上，军官们不时拦住他，和他谈论这件事，他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从表示极端厌恶的非难到积极支持的嗜血狂。总的看来，民意似乎有点儿不利于埃斯特，但是差别并不太大。

这天晚些时候，杰妮丝在拜伦到达时扑上去狂吻，这既使拜伦手足无措，又感到无限激动。

“天哪，”他气喘吁吁地说，“杰妮丝！”

“哎哟，我爱你，勃拉尼，你不知道吗？不过，你用不着怕我，我不会吃掉你的。”她挣脱出来，眼睛闪烁着光芒，一头黄发披散在肩上。她快步走到桌子旁，薄薄的粉红缎子衣服窸窣作响，她急忙拿起一份《广告报》，“看见这个了吗？”

“哦，当然。”

“那么，你收到我的口信了吗？卡塔尔来吃饭吗？”

“来的。”

埃斯特来时已是醉醺醺的，颈上戴着几条在军官俱乐部别人给他戴上的花环。他为拜伦披上一条，也为杰妮丝披上一条，她有礼貌地吻了他一下。他们用四瓶加利福尼亚香槟把一顿有着小虾、牛排、烤土豆和上面浇着冰淇淋的苹果派的晚餐冲下肚去，一边吃一边随意说笑取乐，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杰妮丝披上一条围裙，坚持要他们让她自个儿收拾餐具。“凯旋的英雄们，”她有点儿口齿不清地说，“别到我的厨房里来。到外边门廊里去。今夜没有蚊子，风朝海面刮。”

在面向水道的黑暗的走廊里，当他们一屁股坐进两张中间放着酒瓶的柳条椅子的时候，埃斯特以单调而清醒的语调说：“皮特·贝特曼已提出调职要求。”

拜伦沉默片刻之后说：“那么，副艇长的空缺怎么办？”

“我对司令说我想让你干。”

“我？”拜伦酒后还有点儿头晕，他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不行。”

“为什么？”

“我资格太浅，只是一个后备军官。这是战斗岗位，那是肯定的，我会爱上潜望镜，但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政人员。”

“官兵勤务名册上表明你够格，事实上你也够格。司令在考虑这个问题，你算是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的第三名后备副艇长，但司令倾向于满足我的要求。其他两个人的资格都比你老，他们自一九三九年起就一直服现役，但你参加过多次战备侦察。”

“我在地中海荒废了不少光阴。”

“在前进基地搞维修不算是荒废光阴。”

拜伦往他的杯子里斟酒，他们在黑暗中喝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叮当声和溅泼声中，他们听到杰妮丝在唱《爱情的手》。

过了不久，埃斯特说：“或许你同意皮特·贝特曼的看法？你不想再和我一块儿出海吗？那也好商量。”

在返回基地的漫长航程中，军官起坐间里很少有人谈起那次屠杀事件。拜伦犹豫起来，然后说：“我并没要求调开。”

“我们出战就是为了杀日本人，不是吗？”

“他们在水中没有任何战斗的机会。”

“屁话。”这个词非常刺耳，因为埃斯特总是避免说脏话的，“我们在作战。要结束这场战争，要赢得胜利，并且从长远来说也是为了争取少死人，为此我们就得大量杀死敌人。这话对吗？还是错了？”拜伦默不作声。“怎么样？”

“‘夫人’，你就是喜欢杀人。”

“对那些狗杂种，我不在乎这样做。我的确不在乎，我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要打的。”

黑暗中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杀死了你的哥哥。”

“我说过，我并没要求调开。别说了，艇长。”

埃斯特走后，杰妮丝和拜伦促膝长谈。他们谈到了这次出巡，然后

谈到华伦，满怀柔情地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没提起娜塔丽，只说他打算明早打电话给国务院。在他离去就寝时，他伸出双臂，热情地吻了她。她既感到诧异，又深受感动，因此凝视着他的双眼问道：“那是给娜塔丽的，是吗？”

“不。晚安。”

在她离开前，她朝他的房里看了一下，并听清了他那平稳的呼吸。她的汽车上有军政府发的通行证，能够在宵禁时通行无阻。她驱车穿过灯火管制下的黑暗街道，来到埃斯特现在为了和她幽会而住下的小旅馆。几个小时之后她悄悄地回到家里，精疲力竭，但一番苟合带来的片刻欢乐使她容光焕发，她再一次倾听拜伦的呼吸：深沉、规则、没有变化。杰妮丝上床就寝，身心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只有一丝非理性的疚意缠绕在心头，几乎像是犯了通奸罪似的。

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范围内，有关埃斯特把那些日本兵全部杀死是否必要的论争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场论争从未透露到报纸上，即使是海军的其他部门也毫无所闻。那些潜艇官兵把这件事当作家庭里的秘密，从不为外人道。战争结束后许多年，当所有的出巡报告都不再列入保密范围的时候，外界人士终于获悉真相。卡塔尔·埃斯特的报告详尽坦率地描述了当时屠杀的情况，而太平洋潜艇司令所做的批语是无条件的高度赞许。参谋长所拟批语的稿子也公之于世，他写上了很长一段意见，对屠杀孤立无援的落水者表示责备。司令愤怒地用墨水笔把这段批语一笔画掉，当时墨水溅泼的痕迹至今还留在海军部战时文件档案里那已经发黄的一页上。

“如果在这个司令部里我还有十个像埃斯特一样敢作敢为的杀人者，”司令当时对参谋长说，“这场战争可以提前一年结束。我决不会因为埃斯特少校杀了日本人而批评他。这是一次立了大功的巡逻，我建议向他颁发第二枚海军十字勋章。”

第六十四章

七月初，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的公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又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来信。自从德军占领法国南方以后，从美国发出的普通邮件便收不到了，而且官方邮包也没有了。但中立国的外交邮包提供了往返传递信件和报告的非正式途径，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里的一位朋友给塔特尔带来了这只厚厚的信封，朋友为了另外一桩事情和他会面，谈完话之后交给他这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爱的比尔：

首先我必须表示歉意，因为我附上的有关百慕大会议的备忘录字迹写得恐怕难以辨认。为了护理一只扭伤了足踝，我只能躺在床上作书。我已经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因此办公室和秘书我都没有了。

由于跳伞不慎，我扭伤了足踝。现在为你潦草地写几行的是一个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我一直是一个——说得宽厚一些——胆小的人。但离开国务院之后，我到了战略情报局。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奔波，不知道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不过，我却有一种快乐感，这是一种新鲜的尽管是使人惶恐的感觉，好比一个摔到飞机外面的人发现自己在下坠时竟能欣赏——不管多么短暂地——四周的景色和冷冽的微风一样。昨天跳伞以后，下坠时的景象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一场骇人的噩梦，尽管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使人欣喜若狂。

你当然知道战略情报局的情况，我还记得，“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去年匆匆路过伯尔尼时曾惹得你冒火。这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情报班子，一个极端稀奇古怪的单位。显然，关于我正在干什么，我能告诉你的不多，但我正在干一些事情。在脱离了国务院之后——这的确使我感到快慰——我经历了一场职业上的大灾难，但形势发展得如此快，我实在无暇自怜。

比尔，国务院是一座空殿，里面的美人全都被绑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吱吱叫的整天无所事事的阉宦。外交政策大部分为罗斯福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两人所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多诺万将军的班子插上一手。国务院里这些太监继续有名无实地散发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的价值跟草纸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不大顺耳，你要记住我已经毁掉了我的专业，放弃了十年的宝贵资历，因为我认为这是真理。国务院在百慕大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许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是早晚要滚蛋的。犹太人问题已发展成癌症一样折磨着我，而布雷肯里奇·朗只能使我的情况恶化到精神错乱的地步。现在我已经脱离苦海，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朗把我调到欧洲事务处——这你是知道的——去处理犹太人问题。他那时承受着异常沉重的压力，他要设法打破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难民面临的签证问题所形成的一个僵局，同时为那些被横加罪名、一批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他是一个掉在水里的人，拼命要捞救命稻草。我想，他要在科里安插一个享有“亲犹”名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物，这个人能对犹太人表示无限同情，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实权。而且我想他希望我，作为一个善良而忠诚的国务院雇佣文人，去执行他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多么不合我的脾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这个职务。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想我那时确实希望朗是说话算数的，希望我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见解，使局面松动，使有关方面放宽限制，起到缓和作用。

如果我曾抱有这种希望，那么我当时确实是自欺欺人。从一开始，直到我在百慕大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离去以前，我到处碰壁。总的来说，我现在为布雷肯里奇·朗感到遗憾，我甚至不把他看作戏中的坏蛋，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实在身不由己。他把我派到百慕大去无非要我充当基督徒里的布卢姆^(u)，一个明显抱有亲犹态度的起配角作用的外交官，有朝一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未来的国会调查会上提到我这个人。把我提出辞呈这件事记录在案恐怕不太雅观，但时至今日，我也无意为国务院撑面子了。

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面子！我们的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安排会议时为了避开外来压力、挑战和争论，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啊！报纸记者不能入场。劳工领袖、犹太领袖、示威群众，广阔的海洋使会议不受他们干扰。春天的花朵为百慕大带来明媚的景色，会议在远离新建的军事基地的美轮美奂的饭店里举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到游泳池去游泳或喝上几杯这个岛上用甜酒调制的美酒。晚上社交活动开始后，当你周旋于百慕大的名流之间时，你几乎想不起战争还在进行。

可怜的哈罗德·多兹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次被迫就任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哀求我不要辞职。但到了第三天，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告诉他，要么我在会上提出那些面临灭绝的犹太人的问题（这些犹太人是会议上禁止触及的议题！），要么我将飞返华盛顿并辞去我的外交官职务。多兹是孤立无援的，他不能让我去反对那些他必须遵循的政策，我只有走，这样我至少还保留一点儿自尊心。

会议的讨论情况还没公布。国务院现在疯狂地以需要保密为借口，声称有必要“保护旨在援助政治难民的各项措施”。而赫尔和朗两位先生心里希望的是，外界对会议的关注逐渐消失，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必公开说明真相了。但这种关心不会消失，要求公布真相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而真相大白于天下

时，将会震撼整个世界。

从我的备忘录里你将能看到发生在百慕大的真实情况的一鳞半爪。你还记得我在伯尔尼电影院里收到的那份叙述万湖会议的可怕文件吗？我无法肯定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从那个时候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彻底予以证实。除非罗斯福总统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历史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的犹太人牺牲在万湖会议的锤子和百慕大会议的铁砧之间。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人民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同样会因为这次大屠杀而受到谴责！这是对事实的残酷歪曲，但这正是布雷肯里奇·朗造成的后果。

你和罗斯福很熟，我把这份备忘录寄给你，你自己去斟酌处理。它就百慕大会议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态发展提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确切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对欧洲犹太人而言，而且涉及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历史上的名誉，以及肯定影响到美国战后在世界上的道义地位。这份备忘录请你务必认真阅读一遍，并考虑应否将它——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予以修订或补充——送呈总统一阅。

飓风总是乘人不备突然袭击的，比尔，等到临时措施付诸实施时，风暴已经造成严重破坏了。德国人杀戮犹太人就是一场风暴，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大屠杀在世界大战的烟幕下进行，在一个与文明社会隔绝的流氓国度里进行。不然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清真相，在采取相应措施时又疲疲沓沓。但为减轻痛苦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以后的年代里将被忘怀。人们回顾过去时，百慕大会议将被看作一出灭绝人性的闹剧，由美英两国联合导演，以便在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惨遭杀害的情况下避免采取任何行动。

只要布雷肯里奇·朗继续居于负责地位，这种歪曲就会继续深化而且坚不可摧，然而，最终的耻辱不会由他来承担，因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把他忘却。如果对纳粹暴行做出最后定论的仍旧是百慕大会议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将作为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载入史册。他领导他的国家摆脱萧条，并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但他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完全知情，然而还是辜负了犹太人对他的期望。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比尔。

向总统事先提个忠告吧！

为了保持我个人的心智健全，我打算用这份备忘录把我和世界上最可怖的暴行偶然地牵连在一起的关系彻底割裂。这个责任从来不是我的，除非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分担的责任。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做过努力，但失败了，因为我是一个无能为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份用血——犹太人的和我的——写成的备忘录是经验给我的一份遗产。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这份作为附件的备忘录是用潦草模糊的笔迹写在标准长度的黄色信笺上的。威廉·塔特尔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下级职员在愤而辞职时发泄出来的满腹辛酸，匆促的笔调，放纵的语气。这个谨小慎微的人竟然会接受一项需要进行跳伞训练的工作，这就充分表明他处于怎样的颠倒状态。

不过，这份备忘录引起了塔特尔的不安。他本来就对百慕大会议感到怀疑，两三天来他一直没睡好，他在考虑对这一切该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布雷肯里奇·朗一向是一个相当稳健的人，一个洗练而自恃的绅士，非常了解内幕，是一匹识途老马，在各方面看来绝不是一个恶棍。

但塔特尔还是对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命令感到不满，这些命令禁止通过国务院的密码传送犹太人发自日内瓦的有关灭绝罪行的报告。而且他深知，他发给欧洲事务科的一切情报都如石沉大海。他本人也不喜欢详细讲述有关迫害犹太人的恐怖情况，他一直把没有反应当作官僚主义的延误或疏忽。但是如果朗对此应负责任，而且是故意这样做的话，也许应该让总统知道实情。该怎样告诉他才好呢？

最后，他大刀阔斧地压缩了斯鲁特的备忘录，把其中辛辣地讽刺布雷肯里奇的话语砍去棱角。他通过瑞士外交邮包把这份用打字机打成的修订文本送到华盛顿，并附上封手写的说明信，上面标明是送呈总统亲启的紧急信件。

亲爱的总统先生：

函内附件的作者曾作为我方人员出席百慕大会议，后来愤而辞去他在外交部的职务，以示抗议。他曾经获得罗德奖学金留学英国，并在伯尔尼和我一起工作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杰出才智的人，一贯可靠。

我不想加重您的沉重担子，但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不得不这样做：第一是欧洲犹太人面临的厄运；第二是您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份报告可能有助于为您提供一份补充材料，它反映了官方报告中没有反映的在百慕大会议期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恐怕我是倾向于相信莱斯里·斯鲁特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忠诚的比尔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机密备忘录

一、历史背景

自一九四一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从事一项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全面行动。赤裸裸的事实远远超出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以致没有现存的社会机构对付得了当前的情况。

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成为国际上的亡命之徒，而只有德国人民可以过问它的作为。由于实施了警察国家的恐怖政策，纳粹政权已经迫使它的人民驯良地屈从于它的野蛮行径。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自从希特勒执政以后，群众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的反抗一直停留在最低限度上。

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德国人那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倾向，一种铤而走险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是对西方人道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动。这个思想体系美化了尚武的德国“文化”那种野蛮的自我吹嘘，即使在没有公然宣扬恶毒的反犹主义的时候，它也已经包含了这种思想。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捉摸的问题。哲学家克罗齐认为，这种野蛮的倾向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的一件往事，即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林山取得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德国的各个部落不再受到罗马法律与生活方式的有益影响。不管根源是什么，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和得到拥戴表明这种倾向的持续不衰。

二、盟国的困境

百慕大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外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公开地联合提出警告说，罪人将受到惩罚。这种官方的揭发在美国和英国引起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

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对待犹太人的策略上击中西方自由主义的唯一致命弱点。

除了犹太人以外，采取行动的呼声来自新闻界、教会、进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等，但其他所有的势力全都是冷若冰河的沉默和无动于衷，它们阻挠了一切行动。

犹太人寄希望于英国的是开放巴勒斯坦，让他们得以不受限制地移民，这是旨在减轻纳粹压力的显而易见的一步。但英国外交部认为，在战争的目前阶段，它不能冒阿拉伯人反对的风险。对美国来说，一个同样是明摆着的行动是通过紧急法案，接纳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受害者。但我们的极端的限制性法律乃是国会的意志，而国会是反对改变我国的“种族结构”的。

如果盟国的自由主义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介乎理想与神话之间的某种东西，这种行动是可以进行的。但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已使盟国处于困境。

因此便召开了百慕大会议。开幕时大吹大擂，被说成盟国针对纳粹暴行所做的反应。会议产生了一种采取行动的姿态，以安抚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而事实是无所作为，顺从现行政策。这是嘲弄。那些从事外交活动的奴仆心怀鬼胎，故作姿态，他们的大言不惭、吹牛撒谎、腐败透顶都是与此互为表里的。

在这一切里，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在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面前可悲地无所作为。

那就是问题的核心。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纳粹屠杀犹太人还不过是报章上牵强附会的报道，重大的战事新闻使这些报道不为人知。德国人这种行动是如此野蛮，如此难以理解，又如此远远不同于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有点儿厌恶犹太人的感情，以致公众舆论干脆不予理睬。在战争的烽火中，这是轻而易举的。

三、会议

这次会议商定的宗旨是“解决政治难民问题”。在议程项目中极力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字眼，而且，唯一可以讨论的“政治难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国的难民，也就是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这些议事规则是保密的，还没有片言只语泄漏到报刊上去。

有朝一日，会议记录将暴露在世人们面前。这些记录终将表明，这一切都是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东西，是外交上虚与委蛇、装模作样、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径。每一次扩大议程项目范围的尝试都受到挫折，每次有关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即使是为了减轻中立国家里难民麇集造成的压力——都遭到阻挠：没有资金或没有船只；或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或这些人带来太多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混有间谍或搞破坏活动的人；或者有关行动可能“干扰战争努力”。

玩来玩去都是一套推卸责任的把戏。美国人主张把北非和近东作为收容难民的地方，英国人坚持开放西半球。最后，他们友善地对消极的结论达成协议。为了制造采取行动的错觉，他们同意使奄奄一息的难民委员会恢复活动，这个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埃维昂会议建立的。

对那些不得不参与这种几乎是赤裸裸的卑鄙勾当的代表进行谴责是容易的，他们只不过是傀儡，他们执行他们政府的政策，最终还是体现他们国家的公众意志。

四、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

在这次会议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后，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也着实不多。德国人嗜杀成性，欧洲犹太人数在他们手中，只有盟国的胜利可以挫败他们的阴谋。但如果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免除在这些纳粹罪行中的共谋罪责。现在的情况是，百慕大会议已将美国政府变成屠杀行为的无动

于衷的旁观者。

距离现在大约还有十六个月，总统竞选将要举行。到那时，欧洲犹太人全部惨死在屠刀之下可能已是既成事实。美国人民那时将有一年半的时间去扭转他们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为感觉迟钝的状态。证据将大量涌现。可以想象，那时入侵欧洲已经实现，一些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也将被占领。美国公众是讲人道的人民，尽管今天他们不愿意“接纳所有那些犹太人”，但到一九四四年年终，他们将寻找为此应当承担责任人，因为他们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责任将不可厚非地落在今日的掌权者身上。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深知总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愿意向犹太人伸出援助的手。但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全球战争中，这个问题远不是一个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既然有所作为的余地不大，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使人望而生畏，谁还能怪罗斯福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务上呢？

要求开放巴勒斯坦或者修改移民法的鼓动看起来都是没有希望的。支付高昂的集体赎金的计划，以及轰炸集中营这一类非军事目标的建议都是与主要的作战方针格格不入的。不过，某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必须做到。

五、短期步骤

罗斯福总统能够立即做得最紧急的、最能取得成效的一件事是免除国务院，尤其是免除布雷肯里奇·朗先生处理整个难民问题的权限。

朗先生现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简直就是灾难的化身。这个不幸的怀疑主义者，在形势的逼迫下，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决心尽量少做事，同时阻止其他任何人干更多的事。他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更知心的朋友。在内心里，他似乎还认为有关纳粹暴行的传闻多半是犹太人旨在规避移民法的一种巧妙的手法。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被反复灌输这个观点，有太多的人具有和他一样的僵化的限制主义信念。国务院的士气以及它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的能力都是很低的。必须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它受权探索拯救犹太人的任何可能的途径，并迅速采取行动。对现行签证规定进行合乎常情的调整便可以立即挽救一大批有条件根据现有限额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构成财政上的负担，犹太人的社团将能提供几乎是任何数字的救济金。

拉丁美洲的限制主义是以我们自己的限制主义为基础的。新机构一旦向拉丁美洲各国表明美国的态度已经改变，那些国家中有一些是会跟随我们脚步的。

新机构应立即把尽量多的难民撤离四个中立的欧洲避难所——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减轻他们的重担，并把它们现在的“救生艇已满”的态度改变为欢迎那些还有机会到达它们边境的犹太逃亡者。

新机构应设法说服国会领袖临时接纳大概两万名难民。如果世界上有其他十个国家能以我们为榜样，这个行动将形成一个响亮的明确的信号，向屠夫们自己以及尚未把它们的犹太籍国民交给德国人的各附属国政府表明，盟国是说话算数的。

因为随着战局的推移，大屠杀终将降低速度，最后停止，屠夫和他们的帮凶迟早要胆寒。这个转折点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也可能在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更低的数字了。但即使做到那么一步，也可以算是一件历史大事了。

莱斯里·斯鲁特

威廉·塔特尔给总统发出信后没接到对方的收函通知，他也一直不知道总统是否已经收到他的信。就历史事实而言，在百慕大会议的真相暴露后，公众反应在一九四三年逐渐高涨，后来达到舆论哗然的程度。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白宫的一项行政命令免除了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权限。根据这项命令，成立了一个战争难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受权处理“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的行政机构。一个强有力的美国抢救行动的新政策开始实施了。在那个时候，飓风已经肆虐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1) 布卢姆（1870—1949），美国犹太裔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第六十五章

一位瑞士外交官和坐在轮椅上的杰斯特罗一起进入医院，他带来了一封德国大使给院长阿尔德贝·德尚布伦伯爵的信。“想来您一定听说过，”这个瑞士人不在意地说，“这位先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德尚布伦伯爵是一位退休将军、金融家、世袭贵族，也是赖伐尔总理的姻亲，这一切使他在当前的兵荒马乱年头里也还能平安度日。他把来信看了一下，点了点头。信中要求给予这位“卓越的作家”尽可能最好的治疗。珍珠港事件以后，大部分人员都已离去，因此这位伯爵便承担起这所美国医院的院长职务，仍然滞留在巴黎的少数美国人都到这儿看病，但杰斯特罗是被送到巴登-巴登去的那一批人中第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伯爵对当代文学不甚了了，他也吃不准是否听说过杰斯特罗和《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在目前情况下，这封信倒是有点儿蹊跷。

“你将会注意到，”那个瑞士人又接着说，好像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占领当局认为种族出身是无关紧要的。”

“是这样，”伯爵答道，“偏见跨不进医院的大门。”

瑞士人听到伯爵这样表示，脸上抽动一下，便告辞了。不到一小时，德国大使馆就打来电话探询杰斯特罗的病情和受到的待遇。这样一来，也就万事妥帖了。当杰斯特罗在经过一次困难的、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外科手术，并痛苦了好几天之后开始复原时，这位院长便把他安顿在一个阳光充足的病房里，日夜都有护士照料。

德尚布伦伯爵和他的妻子说起了德国人对待杰斯特罗的这种稀罕的关怀。他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美国人，遇事都能不假思索地拿定主意。伯爵夫人原是名门闺秀，娘家姓朗沃思，就是和罗斯福家结亲的那个人家，她的兄弟是前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在这些战火纷飞的年头，她为了消磨时间承担起管理美国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埋头于莎士比亚研究。他们的儿子跟皮埃尔·赖伐尔的女儿结了亲，伯爵夫人早就入了法国籍，不过在谈吐举止上仍旧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美国人，外加一层法国贵族世家的极端势利的性格。一个七十高龄的古怪宝货的活典型，可惜没有一支普鲁斯特的生花妙笔给她来一番写照。

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伯爵夫人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丈夫，她读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认为它不是一部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儿名气。他不久就要回国了，关于他受到的待遇，美国报章杂志要广为报道他所说的话。德国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回击一下有关反犹政策的敌对宣传。她倒是德国人表现出来的通情达理感到惊奇，因为她一向认为德国人都是奇蠢无比的笨蛋。

德尚布伦将军也把关于杰斯特罗的侄女的事情告诉了她。在探望病人的时间里，他和她交谈过，她那憔悴而忧伤的美貌，她那娴熟的法语

和出色的智力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个姑娘可以到图书馆工作，他建议，因为杰斯特罗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康复。伯爵夫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一九四〇年仓促撤离的美国人留下大量书籍尚未分类和编目，图书馆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远远没赶上。德国人可能反对这个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著名作家的美国侄女，又是潜艇军官的妻子，可能没什么问题，即使她是一个犹太人。伯爵夫人和监督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德国官员商量的这个问题，后者欣然同意，让她雇用亨利夫人。

于是她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娜塔丽上医院去探望埃伦的时候，伯爵夫人便闯入病房，做了自我介绍。她一看见娜塔丽，就喜欢上她的容貌。就一个难民而言，她的长相是够漂亮的了，她又有美国妇女那种媚人的丰韵，浅黑色的美貌很可能是出自意大利甚至是法国的祖先。睡在床上的犹太老人看上去像一个死人，灰白的络腮胡子，大鼻子，棕色的大眼睛，神情忧郁，在那蜡黄瘦削的脸庞上闪耀着带有热病症状的光芒。

“你的叔叔看样子病得厉害。”伯爵夫人在院长室里说，她把娜塔丽请来喝一杯“马鞭草茶”，这种茶喝起来像，也许真的是，煮沸的草。

“他几乎死于内脏出血。”娜塔丽说。

“我丈夫说，他短期内不能回巴登-巴登去。在他康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会把他迁到疗养院去的。呃，亨利夫人，将军告诉我你是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的，取得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研究生学位。这很不错。你愿意做点儿有益的工作吗？”

伯爵夫人陪娜塔丽走回她的住所。夫人宣称，这种鬼地方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即使是偶然死在里边也不合适。她逗路易斯玩，咕咕地叫，或者更准确地说，呱呱地叫了几声。她决定把他们迁到像样的住所去。她带领娜塔丽来到医院附近一幢古老的大宅第，这座大楼已经改建成为分套出租的公寓，住户都是医院里的人。在那里，夫人当即为她 and 婴儿解决了膳宿问题。黄昏到来时，她已把母子俩安顿在新居，上警察局办好了手续，并在讷伊郊区德国行政官员那里办妥了迁入手续。临走时，她答应明天早上再来领娜塔丽乘地铁到图书馆去，她还说她 would 找一个人照料路易斯。

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这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丽受宠若惊。她被流放到德国这段经历使她处于一种不太强烈但持久的震惊状态。在巴登-巴登的旅馆里，怀有敌意的德国职工，无休止的以德语进行的谈话，用德语写的菜单和标志，门廊和走廊里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满面的美国公民，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识到的东西仅限于她自己 and 路易斯，他们两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危险。当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确信，好几个属于特殊情况美国公民事实上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向她保证，瑞士当局会像在巴登-巴登一样把她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以后，这次到巴黎去的机会对她来说好比一个身系囹圄的人获得赦免一样。但在伯爵夫人出现之前，她很少出去溜达，领略一下巴黎的风光。她整天躲在斗室里，逗着路易斯玩或者看

看旧小说。每日晨昏两次，她来去匆匆地到医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烦，而且她对自己的证件也缺乏信心。

到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工作是最好的镇痛剂。她开始到处走动，地铁里第一次的证件检查着实使她惊慌，但最终平安无事。本来，她在巴黎就差不多和在纽约一样毫不觉得陌生，如今这儿的変化也不大。地铁里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使她感到新奇，也使她厌烦，但巴黎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供代步，除非你骑自行车，乘坐破旧的马车或那种怪模怪样的像人力车似的用脚踏车拖动的出租车。图书馆的工作很简单，她办事的速度以及敏锐的理解力无不使伯爵夫人对她倾倒。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给娜塔丽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她在学术方面的谈吐很有见地，她讲的有关名人的奇闻逸事尖刻有趣，而且她又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点使娜塔丽难以接受。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入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感到吃惊，怀疑是不是她听错了）。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她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部队的反击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花费心力去把她的各种观点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像鞭炮一样放过就算。皮埃尔·赖伐尔是一个被人误解的法国救主，夏尔·戴高乐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他所说的“法国输掉的是一次战役，不是一场战争”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法国抵抗运动不过是一批共产党人和浪荡子的乌合之众，只是使他们的法国同胞遭殃，并且引起德国人的报复，损害不了德国人一根毫毛。至于法国被占领后的情况，尽管存在种种严厉措施，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剧院上演的戏现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剧，不再是以前那种色情闹剧和花花公子的下流戏。现在的音乐会里已经没有那些叫人头痛、谁都听不懂的现代派不和谐音，所以更好听了。

不管娜塔丽说些什么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绝的独白。有一次，她们两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留下的几纸箱书籍时，娜塔丽说巴黎的生活看起来已经异乎寻常地接近正常了。

“亲爱的孩子，正常吗？可糟透了。当然德国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爱。巴黎是一个‘新秩序’的橱窗，知道吗？”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这个词，“就是这个缘故，剧院、歌剧和音乐会才受到鼓励，甚至得到津贴。我们这个小图书馆还能开放，其理由也在于此。哎呀，那些可怜的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要装出一副文明样子，但说实在的，他们确实是畜生。当然，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可要好得多了。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当时有足够的常识不去进攻法国而是去干掉苏联，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他显然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今天就会成为世

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实现了。而今，我们必须等待美国来拯救我们。”

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从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像《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洁静谧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但是像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场”和“士兵戏院”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名单，绯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卐字旗随风飘扬。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丽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者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了心。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馆报到。有一次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待在家里，一位身材颀长、衣着考究的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闷儿。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是巴登-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像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里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与其说

她是感到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贝克，他一边咋嘛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为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晚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里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像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着这样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噩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搭配那套时新的灰绉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思，但她只有一些基础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一段画眉笔的笔头以及一些睫毛油。路易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望着在化妆的母亲，好像她在点火自焚一样不可思议。她还在涂脂抹粉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照看小孩的女人探头进来说：“夫人，那位先生来了，他在楼下坐在汽车里——呀，夫人，您漂亮极了！”

除了接受贝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邀请之外，娜塔丽别无选择。即使有其他办法，她也没胆量去试一试。那天，在他离开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幽默地评论道：“嘿，德国公使，还有《费加罗的婚礼》！真不错！”娜塔丽脱口而出：“可是他怎能这样？除了我是一个敌侨以外，他也知道我是犹太人。”

伯爵夫人噘起薄薄的、老得起皱纹的嘴唇——她们以前从未谈过这个问题——笑嘻嘻地回答说：“亲爱的，德国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他们是征服者。问题是，你穿什么？”

至于娜塔丽和贝克的关系，她问也没问，也没一句带刺的话，她只是兴致勃勃地着手为一个准备在巴黎上流社会度过一个夜晚的女伴配备衣饰。伯爵夫人的表妹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龅牙年轻女人，她看到伯爵夫人带了这个美国姑娘突然出现在她的寓所时感到迷惑不解。她话不多，也看不出是否高兴，只是温顺地把伯爵夫人要的华丽服饰拿出来。伯爵夫人对每一件衣饰都做出评价，她甚至坚持要一瓶上等香水。伯爵夫人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好意，还是为了讨好德国公使，娜塔丽实在看不出

来，她就是这样干，而且干得干脆利落。

路易斯伤心地看着他妈妈没有吻他一下就走了。她觉得嘴唇黏而油腻，生怕弄脏了儿子，也怕弄脏自己。在楼下，她披上一件紫红色附有帽罩的天鹅绒斗篷，这时她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穿上盛装时的兴奋心情。她确实漂亮，他是一个男人，而她是在瑞士当局的保护之下。几个月来，在这些没完没了的苦恼日子里，这是她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但她是个过来人，她在思想上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奋不顾身的自卫。

在发出蓝光的街灯下，在一轮明月的光辉里，一辆奔驰汽车停在那儿。他一边轻声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一边走出来为她打开车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陈年的老屋前面有围栏的花园里正在开花的树丛飘来阵阵清香。

在他发动汽车的时候，娜塔丽说：“恕我大胆问你一声，你怎么能够和一个犹太女人一起出去呢？”

他那严肃的脸庞在仪表板发出的微暗的红光中露出微笑：“大使知道你和你的叔父在巴黎，德国秘密警察当然也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今晚请你去看歌剧，没有其他人敢过问你是谁。你有点儿担心吗？”

“非常担心。”

“我能做些什么使你安心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去？我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强迫你去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我本来以为你会喜欢的。我请你出去玩原是为了表示友好，至少是为了表示和解的愿望。”

娜塔丽想，如果可能，她有必要弄清楚这个人居心何在。于是她说：“好吧，我已经打扮好了。感谢你的盛情。”

“你真的喜欢莫扎特吗？”

“当然。我好多年没听过《费加罗的婚礼》了。”

“我真高兴凑巧选中了这个好节目。”

“我们到巴黎这件事你知道多长时间了？”

“亨利夫人，我知道你们在卢尔德。”在漆黑的、空荡荡的马路上，他缓慢地开着车子，“你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非洲战役进行时曾慷慨地对隆美尔表示过敬意。‘越过战争的鸿沟，’他说，‘我向一位伟大的将军致敬。’你的叔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亨利夫人，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会办事的人，从锡耶纳逃到马赛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们的逃亡使我处于非常为难的位置。不过，‘越过战争的鸿沟，’我向你致敬。你很有勇气。”

贝克用左手把住驾驶盘，他向娜塔丽伸出他那短而粗的右手。娜塔丽只好和他握了握手，这只手又湿又冷。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卢尔德的？”她不自觉地在斗篷上揩了揩手，又希望他没发觉。

“因为有人设法使你们获得释放。法国人马上通知我们，很自然……”

“什么？什么设法？我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吗？”他惊异地转过头来。

“我从来没听说过。”

“很有意思。”他点了几下头，“好吧，在华盛顿有人曾试探过，是否可以做出安排，让你们静悄悄地越境进入西班牙。你们在这儿出现使我感到宽慰，我担心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娜塔丽大吃一惊，是谁在设法使他们获得释放？这对他们目前的困境处境又产生过什么作用？“原来是这样你才知道我们在哪儿的。”

“哦，我迟早会查明的。在大使馆，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你们这伙人。各式人都有，是吗？外交官、记者、贵格会教徒、婆娘们、孩子们等等！对了，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医生今天告诉我，你的叔父好多了。”

娜塔丽默不作声。过了片刻，贝克接下去说：“你觉得德尚布伦伯爵夫人是一个有趣的女人吗？很有文化，是吗？”

“很有意思的人，当然。”

“对，这对她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

闲谈到此结束。从一片漆黑中走进灯火辉煌的剧院休息室使娜塔丽感到目眩。时间机器把她送回到一九三七年的巴黎。眼前的景象和她跟莱斯里斯鲁特一起去看戏的那些夜晚没什么两样，只是现在多了些零零落落的穿德军制服的军人。这是她记忆中的巴黎的精华荟萃之处，雄伟的休息室、大理石圆柱、豪华的楼梯、丰富多彩的雕像。身穿雨衣的长发飘散的学生带着身穿短裙的女友，挤在劳动人民中间拥向低价座位的入口处；一对对中产阶级轻松自在的夫妇走向正厅；还有像一流细水那样穿过人群的衣饰华丽夺目的上流人物。气氛活跃，典型的法国语音语调，一张张面庞——也许比往日消瘦了些或苍白了些——多半是法国人的面庞，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洒脱超群的是彻头彻尾的纯种法国人，尤其是妇女，那些永远是雍容华贵的巴黎妇女，发式别致，浓妆淡抹，在回眸顾盼之际，在转动赤裸的手臂或发出轻快笑声之际，处处表现出她们善于显示自己和取悦他人的艺术。她们有的是伴着穿晚礼服的法国男人，有的是和德国军官在一起。在等而下之的人群当中，德国士兵也带着法国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容光焕发，像小猫那样活泼欢快。

也许因为娜塔丽正处于兴奋状态——近在身边的贝克博士使她的肾上腺素不停地发挥作用——她在突然进入剧院休息室时使她感到目眩的不仅仅是强烈的灯光，还有使她良心不安的一闪念。她心想：遭到盟国报章和戴高乐广播嘲弄和痛骂的“通敌者”是些什么人呢？原来这些人就是。可不是吗？他们是法国人。他们是人民。他们打败了。为了打赢上次战争，他们曾经血流成河。他们付了二十年的税，做了他们的政客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在德高望重的将军带领下走向战

争。如今德国人占领了巴黎。好吧！我可不在乎！如果美国人能来拯救我们，那就太好了。在此期间，他们在德国的占领下继续按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既然是苦难重重而欢娱很少，这就更应当尽情享受这些欢乐的时刻。这时娜塔丽觉得她有点儿理解德尚布伦伯爵夫人了。在和贝克一起穿越人群走向座位时，她体会到有一点不同于一九三七年，当年，在每次演出歌剧时，观众中总有许多犹太面孔，而今天，一张犹太面孔也看不见了。

序曲的头几个音符像是掠过竖琴琴弦的清风一样掠过她的神经，引起了不寒而栗的震颤。由于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她震颤得更厉害。她试图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但听了几个小节以后，贝克透露的消息又闪现在她心头。他们待在卢尔德的时候，究竟是谁做出徒劳的、带来不利影响的试探？在她苦苦思索、心事重重的时候，帷幕升起，舞台上出现了可与和平岁月里任何布景媲美的富丽堂皇的布景。扮演费加罗和苏珊娜的两位都是第一流的歌唱家，观众立即便进入了他们声情并茂的不朽的喜剧情景中去。尽管这场《费加罗的婚礼》演得很出色，但娜塔丽未能领略多少，她内心中正在为眼前的困境忐忑不安。

贝克事先预订了一间比较小的休息室，里面有一张小桌子，以供幕间休息时使用。侍者点头为礼，以亲切的笑容迎接他们。“晚安，夫人，晚安，公使先生。”他敏捷地带走了“保留席”牌子，接着送上香槟和糖饼。

“顺便提一下，”贝克吃着糕点、呷着酒，对那些歌唱家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评论之后说，“我最近重读了你叔父的广播稿。他确实是有先见之明，你了解这一点吗？他在一年前所写的东西正是今天盟国阵营里人们广泛议论的东西。亨利·华莱士副总统最近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的话很可能是从你叔父的广播稿里剽窃来的。萧伯纳和罗素之流的最高超的思想家也都在说这些话。真奇怪。”

“我近来和盟国阵营可没什么接触。”

“是这样。嗯，我手里有那些报道的剪辑。等杰斯特罗博士好一些的时候，他应该看看这些东西。我一直很想发表他的稿子。说真的，所谓必须再加润饰的说法是根本没有道理的，这些稿子都是字字珠玑的好文章，都是传世之作，它们显示出一种美妙的理智的进程。”侍者为他斟酒时，贝克停顿了一下。娜塔丽用嘴唇抵了抵酒。“你认为他现在愿意广播这些稿子吗？也许在巴黎电台？说真的，他正欠我这笔债呢。”

“像他现在这样衰弱，怎能讨论这样的事情。”

“但他的医生今天告诉我，他在两三星期后有望复原。他在维多利亚疗养院过得还舒服吗？”

“他在各方面都受到最妥善的照顾。”

“那很好。我坚持要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医院是一所很不错的医院，但我知道他在这儿要愉快些——呀，第一次铃声响了，你几乎还没碰过你的酒呢，是酒不好吗？”

娜塔丽一口喝干了酒说：“酒很好。”

这以后，有如洪流奔腾的美妙音乐在娜塔丽听来像是奔驰在远方的列车。当歌唱演员在舞台上以各种可笑的伪装出现、在纠缠不清的误会中相互戏谑时，各种可怕的可能性相继在她心头涌现。又一次，最坏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把病人送往巴黎医院之举绝非偶然，贝克博士本来就想把他们弄到这儿来，他等待时机，并利用了埃伦不幸生病这个机会来实现他的企图，因为如果采用更野蛮的手法可能会使他在瑞士人面前交代不过去。那么现在又将怎么样呢？埃伦还是可以找到借口拒绝广播，即使他同意，这样做会不会反而决定了他的命运，可能还有她的命运？显然他可以在回到美国之后马上否认这次广播，而且贝克博士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估计不到这个可能性。因此，德国人一旦把那些录音弄到手，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埃伦留住不放，很可能也不让她离开。考虑到他们现在所处的不牢靠的位置，瑞士人提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效吗？

然而，如果埃伦断然拒绝韦尔纳·贝克的要求，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福洛尼卡，他已经使用过那种拖延策略了。

他们已经坠入陷阱，无法脱身。或者说，在她看来是如此。坐在巴黎歌剧院内，穿戴着别人的衣饰，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敏感的胃由于刚吞下的那杯酒在折腾着她，身旁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很有才智的男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谈吐举止完全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欧洲人，而他的所作所为归结起来无非是以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未来威胁着她和她的孩子。这一切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感觉，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她醒来时便会消逝的荒谬的噩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太动人了，”贝克博士说，这时帷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徐下降，歌唱演员们走到台前谢幕，“现在去吃晚饭怎么样？”

“我必须回家照看孩子，贝克博士。”

“你能很早就回到家里，我保证。”

他把她带到附近一间拥挤的、灯光暗淡的饭店。娜塔丽以前听说过这地方，价钱昂贵，学生休想问津，而且要早一天订座。在这里，穿军服的德国人不是秃头的就是头发灰白的将军，法国人多半是大腹便便和秃顶的。她认出两个政客和一个名演员。女人当中有些头发灰白，身段丰满，但大多数都是高雅的年轻巴黎女郎，衣饰迷人，充满魅力。

在这里，哪怕是食物的气味也使她作呕。贝克劝她试试卢瓦尔的鲑鱼，这间饭店是目前在巴黎唯一可以吃到卢瓦尔鲑鱼的地方。她婉言谢绝，点了一盘煎蛋卷，但蛋卷端上来后她只吃了一点儿，而贝克在平静地、贪婪地吃着他的鲑鱼。在他们四周，那些德国人和富裕的法国权势人物和他们的女伴一边吃鸭子、活杀的整鱼和烤肉，一边畅饮美酒，他们时而争辩，时而嬉笑，幸福到极点。这是难以相信的景象。巴黎的配给制度很严格，报章上尽是针对食物短缺的特写以及辛辣的讽刺小品。在疗养院里，埃伦每天能吃到一份配给的牛奶蛋冻，这种只消一只鸡蛋就能制成的蛋冻已经被认为是上等点心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权势或金

钱，至少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绿洲里，巴黎还是巴黎。

在贝克的力劝下，娜塔丽喝了一点儿白酒。这个人正在干的事情，她想，实在是卑劣之极，豪华的款待使她软化，同时在吃晚饭的时候连哄带骗地提出他的要求，施加赤裸裸的压力，甚至在菜还没端上来以前，他又开始对她软硬兼施了。当他们第一次在卢尔德出现时，他说，设在巴黎的德国秘密警察总部已经打算把他们作为持伪造证件从意大利逃脱的犹太难民立即逮捕。幸而奥托·阿贝茨大使是一个有教养的、高尚的人。多亏阿贝茨博士帮忙，他们才得以到达巴登-巴登。阿贝茨博士怀着极大的热情审阅了杰斯特罗博士的广播稿，在阿贝茨博士看来，要使这场战争取得积极的成果，唯一的途径是让英美两个盟国看到德国正为它们而战，为保卫西方文明抗击野蛮的斯拉夫帝国主义而战。对阿贝茨大使来说，凡有助于促进与西方取得谅解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糖衣。药丸在他们进餐时出现了。贝克咂着嘴吃鲑鱼时若无其事地把这颗药丸塞给她。他让她知道，德国秘密警察要逮捕他们的压力从未停止过。秘密警察急于审讯他们关于他们从锡耶纳到马赛去的经过。警察毕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阿贝茨博士迄今为止一直在庇护着杰斯特罗博士，贝克说，不然的话，秘密警察会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抓走。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的事情贝克就不能负责了，尽管他对此会感到无比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瑞士提供的外交上的保护措施会像稻草篱笆一样阻挡不住熊熊烈火。瑞士当局已有他们违法逃离意大利的全部记录。在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博士两人确凿的犯罪记录面前，瑞士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奥托·阿贝茨博士是他们的庇护者，也是他们的希望。

“好吧，”贝克博士把车子停在她家门口，关掉马达时说，“我相信今晚过得还是不错的。”

“承蒙盛情款待，又看戏，又吃饭，非常感谢。”

“我很高兴。我说，亨利夫人，尽管你经历了曲折多变的行程，但你现在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可爱。”

天啊！难道他还要勾引她吗？她匆忙而冷淡地说：“我身上的衣服没一件不是借来的。”

“伯爵夫人？”

“是，伯爵夫人。”

“我也是这样想的。阿贝茨博士正在等候我向他报告今晚我们的情况。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告诉他我很欣赏《费加罗的婚礼》。”

“那他一定非常高兴，”贝克闭起眼睛笑着说，“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你对广播所持的态度。”

“那要由我叔叔决定。”

“你自己并不立即拒绝这个建议？”

娜塔丽满腹怨恨，她想，如果他要求的仅仅是和她睡觉——尽管想到这里她不由地周身起鸡皮疙瘩——事情可要简单得多。

“我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是吗？”

他点了点头，阴影遮没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亨利夫人，如果你懂得这一点，我们今晚就不算白度过了。我真想看一看你那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我猜想他已经睡了。”

“嗯，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

贝克一言不发，只对她笑，过了好久，他才下了汽车为她打开车门。

房间里漆黑一片。

“妈妈？”完全清醒的喊声。

娜塔丽扭亮了电灯。起坐间里路易斯的小床旁，坐在椅子上的老太太正在打瞌睡，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路易斯正坐起身来，尽管泪痕满面，但他现在眨着眼睛，破涕为笑了。灯光惊醒了老太太。她因为睡着了而表示歉意，然后打着哈欠蹒跚地走出去了。这时，娜塔丽赶快用一块破毛巾把脂粉全抹掉，并用肥皂把脸洗干净。她走到路易斯身边，拥抱他，吻他。他依偎在她的怀里。

“路易斯，你该睡了。”

“是，妈妈。”自从到了科西嘉岛以后，他一直用法语叫她妈妈。

当他舒适地蜷缩在毯子下面的时候，她用意第绪语唱起摇篮曲。自从到了马赛以后，这首摇篮曲就成为他在临睡前非听不可的歌曲。

宝宝睡在摇篮里，
底下有只白山羊。
小小山羊做小贩，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¹⁾

路易斯半醒半睡地跟着一起唱，孩子咿呀学语，把意第绪语唱得走了样。

葡萄干和杏仁，
睡吧睡吧，小宝宝。

第二天，伯爵夫人一看到娜塔丽的脸，就知道昨天晚上出去看歌剧并不完全是一件乐事。娜塔丽把两包衣物放在办公桌旁的时候，伯爵夫

人问她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

“不错。你的表妹真是慷慨。”

说完这句话，娜塔丽立即走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去弄书目卡了。过了一会儿，德尚布伦伯爵夫人走了进来，掩上了门。“怎么了？”她带着浓重的鼻音问，这种语调和一个法国贵妇完全不相称。

娜塔丽无言对答，只是用惊魂未定的眼光瞪着她。娜塔丽不知道她周围还有什么样的陷阱，因此不敢贸然举步。她可以信任这个通敌的女人吗？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同样难以解答的问题，使她彻夜未眠。伯爵夫人在一张小的图书馆凳子上坐了下来，说：“快，我们俩都是美国人。说吧。”

娜塔丽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德尚布伦伯爵夫人。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过度紧张，她两次哑了嗓子，不得不喝一些玻璃瓶里的水。伯爵夫人一言不发，眼睛像鸟眼一样发亮。娜塔丽说完之后，她说：“你最好马上回到巴登-巴登去。”

“回到德国？那有什么好处？”

“能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保护的是代办。塔克是个强烈拥护‘新政’的人，但他是精明强干的硬汉子。你在这里没有律师，瑞士人只能装装样子。塔克是会跟他们斗的，他可以威胁对被拘留在美国的德国公民进行报复。你们现在的处境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再提抗议就来不及了。旅途劳顿，你叔叔受得了吗？”

“如果必须走的话，他是愿意走的。”

“告诉瑞士人，你们要回到你们那伙人那里去，你的叔叔很想念他那些记者同行。德国人没有权力硬把你们留在这里。采取迅速行动，请他们立即和塔克取得联系，并安排你们返回巴登-巴登，不然就让我来办。”

“把你自己卷进去太危险了，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翻动两片薄嘴唇，露出坚强不屈的笑容，随即站了起来，说：“我们去找伯爵谈谈。”

娜塔丽一起过去。这不失为一条计策，除此以外她也是山穷水尽了。伯爵夫人到了医院便进去了，娜塔丽继续往前走，独自去疗养院。埃伦元气未复，对有关贝克的事情他无力做出强烈的反应。他只是摇头，并低声说：“这是报应。”至于回到巴登-巴登去的建议，他说让娜塔丽全权决定，他们必须做对她自己和路易斯最有利的东西。如果决定走的话，他觉得他的身体是吃得消的。

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在医院里再度碰头时，伯爵已经和瑞士公使谈过。公使答应和塔克取得联系，并安排他们回巴登-巴登。他估计不会有什么困难。

看起来也不至于有任何困难。瑞士公使馆第二天给图书馆里的娜塔

丽打来电话，告诉她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人已经批准他们回去，火车票已经到手。不过不能直接打电话给在巴登-巴登的塔克，电话必须通过柏林的交换台转过去，但他们估计能在杰斯特罗离开巴黎以前通知他。同一天下午，瑞士人又来了电话，说出现了意外困难。阿贝茨大使本人对这位著名的作者很感兴趣，他已经派出他的私人医生去为杰斯特罗进行检查，以便确定病人现在是否适于旅行。

娜塔丽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没有希望了。的确是这样。第二天瑞士公使馆通知说，那位德国医生宣称杰斯特罗过度虚弱，一个月内不能旅行。阿贝茨大使因此认为他不能承担让他离开巴黎的责任。

(1) 这两句原文是意第绪语。

第六十六章

欧洲堡垒的瓦解

（摘自阿尔明·冯·隆将军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一书的后记《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英译者按：阿尔明·冯·隆的后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元首的活动，尤其是在他即将完蛋时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隆对希特勒的分析极其严格无情，远远超过对军事行动的分析。他的德文原著的编辑指出，这篇回忆录是隆在临终的病榻上起草的，未经修改。

回忆录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在最高统帅部里，我有机会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观察了他四年多，享有同样机会的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已被盟国绞死。凡是熟悉元首的将军多半被他处决，或积劳病逝，或战死疆场。我从未见过任何军事回忆录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描绘的。古德里安和曼施泰因的著作对他的生活侧面都略而不谈，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的戎马生涯里，我曾说过，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表现出机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并曾引证过他在做出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战争决策时，尤其是牵涉到使敌人措手不及的决策时，所表现的非凡才能。我曾表明，在他的威望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他在我们眼中已成为再生德国的灵魂。我也提到过他的严重缺点，作为一个最高统帅，这些缺点导致了浩劫。

就他的人品而言，他在逆境中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卑劣和丑恶的性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遇刺后，他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的真实面目。在观看一些德国将领被处决的电影时，我坐在他的身边。这些伟大的德军将领都是我敬爱的上级和挚友，他们赤身裸体地被套上用钢琴弦制成的绞索活活勒死，他们的双眼从变色的脸盘儿里突出，紫色的舌头伸了出来，血和尿尿沿着急促扭动的躯体流下。面对这种景象，他心满意足地盯着看，咯咯地笑，并鼓起掌来。不管是谁，在看到这种情景之后，只能对阿道夫·希特勒感到厌恶。

如果德国有朝一日能再度兴起，我们必须根除这些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弱点，这些弱点使我们跟随这样一个人走向失败、耻辱和被瓜分的状态。有鉴于此，我把我在最高统帅部里所目睹的情况写成下文，作为我个人对元首的不留情面的描述。

这跟隆在《陆、海、空战役》第一卷中使用的种种赞词相去甚远，如“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向往达到人类可能性的前所未有的

高峰和深度的伟大理想的鼓舞人心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赋有钢铁意志的冷静的谋略家，他是德国的灵魂”。

看来，隆决定在未死之前对元首做出坦率的、公正的评价。也可能是，在描述胜利年代时，隆对他比较同情，后来，在从事第二卷写作时，溃败的痛苦重新涌上心头。不管怎样，后记是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光彩的人物而做出的写照，同时也是对这场战争的一个生动的概括。我的《世界大屠杀》的译文的最后部分是一些概述战争进程直到最后一刻的节录。

突尼斯与库尔斯克

希特勒吹嘘的那个有名无实的“欧洲堡垒”纯粹是宣传伎俩，它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已开始土崩瓦解，那时候红军粉碎了我们在库尔斯克的大规模夏季攻势，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垮了台。

这些灾难是希特勒所犯的最严重的、最愚蠢的错误的直接后果：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我从突尼斯视察归来后告诉希特勒，隆美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认为我们在卡塞林山口对没有经验的美军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我们最终无法越过敌国海军控制下的海洋对三十万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但戈林轻率地向希特勒保证，突尼斯离意大利近在咫尺，“并脚一跳就到了”，德国空军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那里的部队。尽管戈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曾夸下完全一样的海口而后来却可耻地无法实现其诺言，希特勒还是相信他，继续向北非投入大量军队，而事实上他应该把已经到达那里的部队撤回来。如果他当时把那些部队全部撤到意大利作为后备力量， he 可以把盟国部队全部逐出西西里岛，并使意大利得以继续战斗下去。突尼斯一役我方遭受大量伤亡后，我们的南方战线从此一蹶不振。

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同样是考虑不周的。七月七日，我的儿子赫尔穆特在曼施泰因指挥下的坦克营的先头部队中战死。如果没有我这个父亲作为榜样，他也许不会成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原来是一个好学、温顺的孩子。他在被称为“堡垒”行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劳而无功的战役中阵亡。这次行动是德国战略主动的最后一口气。

和古德里安及克莱斯特一样，我是反对“堡垒”行动的。英美联军很快将要大陆的某一点发动攻击，我们必须腾出手来保持机动性，直到我们知道敌人的打击目标。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使我们在东方的各条战线都成为直线，集中强大的后备部队，让俄国人先发动攻击，然后像在哈尔科夫一样进行反击，粉碎他们的攻势。曼施泰因是这种反手击球（一个借用网球术语的军事用语。——英译者注）的老手，如果苏联人再度遭到一次这样血淋淋的挫折，他们将会在秘密和谈中表现得更为灵活。俄国人已显示出他们有意和谈，但他们的要求还是过于趾高气扬，不切实际。毫无疑问，希特勒想在库尔斯克取得的东西是一次能改善他和斯大林讨价还价地位的巨大胜利。

但曼施泰因和克卢格对这个“堡垒”计划可谓一见钟情，像一个演员在有人要他在一出戏中担任主角时欣然同意并希望演出一举成功一样，将军们醉心于归他们指挥的大规模作战计划。针对我们在曼施泰因指挥的南方军团与克卢格指挥的中部军团之间的战线，俄国人发动了冬季反攻，并在这条战线的关键地点，也即在库尔斯克城周围，深入我方阵地，形成一个向西的凸出部。曼施泰因和克卢格必须使装甲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做钳形运动，切断这块凸出部，形成一个口袋，一反斯大林格勒的战局，捕捉一批俄国战俘，然后通过这个在苏联战线上打开的缺口继续进军，去争取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巨大胜利。

这是一个使人陶醉的景象，但我们力不从心，缺少本钱。希特勒老是吹嘘他有多少个师可以投入战斗。我们的确有许多这样的“师”，但这些数字全是扯淡，差不多所有这些师都是兵员不足，而且已经阵亡的将士都是其中的精华和主要的战斗力量，剩下的多半是软弱的行政勤务人员。其他的师已被消灭，仅仅是图表上的一些名存实亡的番号而已。但希特勒命令“重编”这些部队。看吧！只要他吹一口气，这些部队又——在他心目中——重新出现，那些他在伏尔加河沿岸、高加索和突尼斯等地挥霍殆尽的、训练有素的、满员的战斗队伍。他在逃避现实，逐渐退入一个梦幻世界，他在那里仍然是欧洲的霸主，指挥着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这个梦幻世界一直存在，直至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偏执狂。但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前，从这个隐蔽的梦幻世界里不断发出失去理智的命令，那些在严酷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德国战斗人员只能唯命是从。

而且，正当德军在下坡路上滑下去的时候，红军却在恢复力量并日益壮大。苏军将领两年来一直在研究我们的战术。美国租借物资的卡车、罐头食品、坦克、飞机加上来自乌拉尔山脉后面工厂的俄国新坦克使俄国部队的战斗力量大大加强。俄国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为他们的部队提供新的真正的而非虚幻的战斗力量。我们的情报部门已经告诫我们要考虑这些不利因素，但希特勒置若罔闻。

即使是这样，如果按原计划在五月份发动库尔斯克攻势，本来还有机会取得进展，那时俄国人在进行反击之后已精疲力竭，而且在凸出部还立脚未稳。但他把攻势推迟六个星期，以便试用我们最新式的坦克。我当时就警告约德尔，这样做会把“堡垒”行动正好推迟到英美联军可能在欧洲开始登陆的一段时间内，但跟往常一样，我被置之不理。俄国人抓紧时机，以地雷、壕堑、反坦克掩体等加固库尔斯克凸出部的后部，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到前线。

我们的情报提到有五十万节满载兵员和物资的铁路车皮正在进入这个凸出部！希特勒的反应是把更多的师和空军联队拨归“堡垒”行动使用。和美国人打扑克牌一样，双方的赌注不断增加，直至希特勒把和他在一九四〇年整个西线战役中使用的同样多的坦克投入这次战役。由于攻势被拖延了两个月，曼施泰因和克卢格也在重新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后仍在七月五日下午下令进攻。接着发生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坦克战和空战，以及一次彻底的惨败。我们的钳形攻势在俄国人固定的防御阵地以及成群的坦克面前遇到很大的困难，

结果仅能取得纵深数英里的突破。攻势只持续了五天，南北两面都遭到重大挫折。这时盟国部队在西西里岛登陆了。

希特勒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在一次匆忙召开的会议上，他假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向大家宣布，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可以在地中海这个“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区”歼灭他们，“堡垒”行动将予以撤销！他就这样从他的失败中脱身出来，没有一句告罪、引咎或认错的话。我们剩下的十八个最好的装甲和机动化师，一支我们作为珍贵后备部队保存起来的永远也不能补充的打击力量，就此付诸东流。希特勒为了追求昔日蔚为壮观的历次夏季攻势的迷梦，毫不吝啬地在库尔斯克战场上把它们丢掉。“堡垒”战役之后，德国的一切攻势都完了。我们在后来发动的任何攻击都是旨在延缓最终失败的战术上的反扑。

希特勒不久就懂得我们不能随便“撤销”一次重大的攻势，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小问题：敌人。在库尔斯克凸出部两侧，俄国人发动反击，不到一个月内就解放了在我们东线的两个中央支撑点——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两座城市。“堡垒”战役之后，我军全线缓慢地但不可抗拒地在俄国人的推进面前土崩瓦解。俄国人这次进军一直打到勃兰登堡门才停下来。如果说斯大林格勒是东线的一个心理上的转折点，那么库尔斯克就是军事上的枢纽。

这里不是我倾诉思子之情的地方。他在向库尔斯克进军中阵亡。自此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儿子为了保住希特勒和戈林之流的脑袋在步步后撤中献出生命。

墨索里尼的垮台

与此同时，我到西西里岛和罗马进行观察后深信意大利即将退出战争或者倒向敌人。我看到我们为了减少损失有必要在意大利“皮靴”北端的亚平宁山脉组成牢固的防线。在意大利坚守不动的企图不会带来好处，战争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成为一张毫无用场的大嘴，它吞下大量的德国战争物资而从不发挥任何作用。南方战线是一个慢性脓肿。我们欢迎盎格鲁-撒克逊人去占领并供养意大利，我在总结报告里写道，这样我们的部队可以腾出手来协助稳定东线并保卫西线。

当我把我的看法在贝希特斯加登告诉凯特尔的时候，他摆出一副像办丧事的脸孔，并要我改变调子。但我已不在乎，我的独生儿子已经不在人世，我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把我从最高统帅部调到战场上似乎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前景。

因此，在情况汇报会上，我描述了我所看到的情况。盟国在西西里岛上空享有绝对制空权，而且巴勒莫已经被夷平。受命保卫西西里岛的各个师正逐渐退入农村。岛上德军控制的地区内，老百姓咒骂我们的士兵，朝他们吐唾沫。罗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停战的城市，因为街上几乎看不见士兵，我们的德国士兵都不露面，而意大利士兵则大批地扔

掉军服。我向巴多里奥提到把更多的德国部队调往意大利这个问题时，他始终躲躲闪闪，含糊其词。意大利人正在加强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要塞群，这个行动只能是针对德国的。这就是我向希特勒提出的情况汇报。

他耷拉着脑袋听我汇报，从他灰白的眉毛下面朝我瞪眼，不时歪着半边嘴，像笑又像要咆哮的模样使他的小胡子走了样，他露出牙齿，显示了他的极端不满。他仅仅表示这样的意见：“在意大利肯定还有一些像样的人，不可能全都烂了。”至于西西里岛，他灵机一动，决定亲自挂帅。当然，这也无补于事。

不过，我的汇报一定进入了他的心坎，因为他随后安排了一次和墨索里尼的会晤。这次会晤在意大利北部农村一所房子里举行，这是一次忧郁的会晤，几天之后墨索里尼便垮台了。希特勒当时拿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给脸带病容的、已经失去信心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幕僚。他列举有关人力、原料、军火生产的乐观的统计数字以及各种改进了的或新式的武器的细节，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个小时，而意大利人只能面面相觑，他们富有表情的黑溜溜的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在他们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都要完了。在会议进行期间，墨索里尼收到一份急电，说盟国第一次空袭了罗马。他把这份电文递给希特勒，后者勉强地看了一眼，随即大言不惭地谈论我们日益增长的军火生产和各种了不起的新式武器。

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传来，出现在最高统帅部里的场面是可怕的。希特勒像疯了一样，号叫咆哮，怒骂意大利的背信弃义，还有梵蒂冈以及那些把墨索里尼免职的法西斯头子。他使用的粗野语言和发出的威胁确实骇人听闻。他说，他将以武力夺下罗马，抓住“那些乌合之众，那些下贱的流氓”——他指的是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王族以及整个宫廷——并让他们在地上爬。他将夺取梵蒂冈，“清除那个脓包里的全体神父”，枪决躲在里面的外交使团的成员，把一切秘密文件弄到手，然后说这是战争中的一个误会。

他一再要和戈林通电话。“他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他说，“极端冷静。在这个时刻你需要一个极端冷静的人。把戈林找来，给我找来！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我和他度过数不清的困难时刻。极端冷静，这位先生。极端冷静。”戈林匆匆赶来，但他只是唯唯诺诺，不管希特勒说什么他都同意，满口粗俗的语言和下流的取笑。所谓的极端冷静，原来如此。

为了使意大利继续战斗，至少在我们把足够的德国部队调来和平接管这个国家之前继续战斗，德国最高统帅部做出上百个紧急决定和行动计划。希特勒这个时候狂热地策划在罗马发动一次政变，让墨索里尼重新执政，但这个计划无法执行，他后来也只好放弃了。他还策划用空降部队去营救被囚禁的墨索里尼，这个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他们两人可能因此感到高兴一些，但于事无补。事实上，在那张迅速传遍世界各地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兴高采烈的身穿戎装的希特勒，在迎接那个缩作一团、卑躬屈膝的前“领袖”，他身穿一件不合身的黑大衣，戴着黑

色的阔软边呢帽，苍白的脸上露出病态的笑容。这张照片比任何头条新闻都更有力地宣布，那个出名的轴心已经死亡，“欧洲堡垒”也在劫难逃。

我的高升

这一切产生了一个意外的、不受欢迎的后果——我重获希特勒的青睐。他断言我是最先看穿意大利人背信弃义行径的人，“好阿尔明是一个有脑子的人”，等等。他也听说赫尔穆特已经死去，并装出悲痛的样子来安慰我。他在一些情况汇报会上夸奖我，并且——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来说是难得的恩宠——请我吃晚饭。施佩尔、希姆莱和一位工业家是那天晚上的另外几位座上客。

这是一次难受的经历。希特勒连续谈了大概五个小时，其他的人都不吭声，只是偶尔应上一两声表示同意，敷衍敷衍。他夸夸其谈，把历史和哲学扯在一起，大多牵涉到犹太人。意大利人真正的困难，他说，在于国家的精华已被教会这个弊端全糟蹋掉了。基督教不过是犹太人的一个狡狴的计谋，他们通过鼓吹软弱胜过力量来控制世界。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罗马士兵的私生子。保罗是古往今来最大的犹太骗子。诸如此类，令人作呕。夜深时，他说了一些关于查理曼的有趣的话，但我已经疲惫不堪，无法集中思想细听了，每一个人都拼命忍住不打哈欠。总的来说，他那种自负的语言和自负的行径同样使人难以容忍。无疑，那是一个他已无法控制的弱点，这应归咎于他的忌食和没有规律的习惯。但在进餐时坐在他身边绝不是什么快活事情，像博尔曼这样的人如何能够熬得了这么多年，我实在难以想象。

他以后不再邀请我了，但我脱离统帅部走上战场的愿望落空了。约德尔和凯特尔两人现在看见我总是满脸堆笑。我还得到了一个月的病休，因此能够去和妻子相会，给她安慰。到我回到“狼穴”的时候，意大利已经投降，而我们长期策划的旨在夺取这个半岛的“阿拉里克”行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就这样，我们在南方的消耗将继续下去，直到最后。阿道夫·希特勒不能面对放弃意大利的政治挫折。当我们的军队使那里强大得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丢脸，迫使他们不得不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皮靴”上朝北推进的时候，这种做法完全是一个可怕的军事上的失算。希特勒这种愚钝的政治利己主义，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南方，而当时只消动用凯塞林的部队的一部分就足以守住阿尔卑斯山脉屏障，这最终导致了我们的国家在东西夹击下全面崩溃的结局。

第六十七章

帕米拉·塔茨伯利虽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情欲，但钟情相爱的经验是平生仅此一次。亨利上校就是她钟爱过的男人。为了在嫁人之前见他最后一面，她在八月份从华盛顿飞往莫斯科。

她早已打消去苏联的念头，事实上她也早已决定放弃记者生涯，准备到新德里去和勃纳·沃克结婚，签证又突然被批准了，她马上改变计划，把莫斯科包括在行程之内。为了这个缘故，她便暂不辞去《观察家》的职务。如果说帕米拉易动感情，她却有一个还算冷静的头脑。她现在决不怀疑，她的文章只不过是一个亡灵的微弱的回声。她的父亲因病或过于劳累时由她代笔拼凑几篇新闻电讯，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要她写出具有他那种远见、气势与神韵的新闻报道，则非她力所能及，她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她不过是一个捉刀人。至于她为什么要和勃纳·沃克结合，她也不想欺骗自己。和她对新闻工作的尝试一样，结婚的决定也是为了填补塔茨伯利死后遗留下来的真空而仓促做出的。就在她开始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悲哀的意志薄弱的时刻，他求婚了。他为人谦和宽厚，是一个难得遇到的对象，于是她同意了。她并不懊悔。他们在一起会幸福的，她思忖，她真幸运，能够博得他的欢心。

这么说，她为什么还要绕道莫斯科呢？这主要是因为她好几次舞会或酒会上和罗达·亨利不期而遇，她看见一个个子高高的、头发灰白的陆军上校经常陪着罗达。罗达待她十分亲切热情，而且——在帕米拉看来——有点儿把那个仪表堂堂的陆军军官据为己有的神气。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帕姆给她挂了个电话，帕姆认为这样做也无损于己。罗达兴冲冲地告诉她，拜伦现在已晋升为潜艇的副艇长，让帕米拉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带给帕格，并“告诉他要注意体重！”一点儿没有妒意或矫揉造作的亲切的痕迹，这种心情也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夫妇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呢？他们的和好是否已达到如此前嫌尽释的程度，以至于她可以不再有所顾忌？不然的话，莫非她又在背着丈夫和别人勾勾搭搭？或正在如此发展？帕米拉感到毫无头绪。

中途岛战役以后她一直没接到过他的信，即使是她父亲的死讯在报纸上广为登载后，他还是没写过一封吊唁的信，战时邮递是靠不住的。在她从埃及发出的关于勃纳·沃克的信中，她故意让他有机会去反对这次婚事，他也没有回信。不过，他是否在“北安普敦”号沉没以前收到了这封信？她又是一阵茫然。帕米拉想知道，她现在和维克多·亨利的关系到底是怎样，而要弄清楚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见上一面。她不在乎为此必须在战时的仲夏时节多走几千英里的路。

尽管不在乎，但这个旅程也使她疲惫不堪。大使馆派车到莫斯科机场来接她，她一上车就几乎垮了。飞飞停停地飞越北非大陆，后来又在尘土飞扬、苍蝇乱舞的地狱般的德黑兰待了三天之后，她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司机是一个矮小的、穿着合乎体统的黑色制服的伦敦市井小民，

看不出莫斯科的热浪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不时从反照镜里向她窥视。尽管困乏不堪，这位勃纳-沃克勋爵的苗条的未婚妻，这个穿着白亚麻服、戴着白草帽的如此雅致、如此不同于俄国人的女人，在这个想家的男人眼中确实是地道的未来勋爵夫人，他能为她驾车着实感到心里甜丝丝的。他觉得毫无疑问，她一定是为了消愁解闷儿才做新闻工作的。

在疲惫不堪的帕米拉看来，莫斯科本身没什么改变：单调的鳞次栉比的旧房屋，很多由于战争而丢下的尚未完工的建筑物任凭风吹雨打，以及还在天空飘荡的、胀鼓鼓的阻塞气球。但人民变了样。一九四一年在德军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她和她父亲匆匆离开这个城市时，所有的大人物都已仓皇逃奔到古比雪夫。那时，衣服臃肿的莫斯科人看起来正备受折磨，苦不堪言，他们在积雪成堆的街道上跋涉，或在挖防坦克陷阱。如今，他们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溜达，妇女穿着印花布轻装，不穿军服的男人都穿着运动衫和便裤，可爱的儿童在马路上和公园里无忧无虑地奔跑嬉戏。战争离这儿很远。

英国大使馆坐落在看得见克里姆林宫的漂亮的滨河区，它跟斯巴索大厦一样，是沙皇时代一个商人的宅邸。当帕米拉穿过房屋后部的落地窗走入花园时，她碰上光着上身的大使躺在阳光里，周围是一群在咯咯地高声叫唤的白羽毛小鸡。这个正规的花园已经变成一个大菜园，菲尔·鲁尔没精打采地坐在大使身边一张轻便折凳上。他站起来，带着嘲弄的神气鞠了一躬，说：“呀！您就是勃纳-沃克夫人吧？”

她冷冰冰地回答说：“还谈不上呢，菲尔。”

大使站起来和她握手时朝花园四周指了一下说：“欢迎你，帕姆。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了些改变。今天的莫斯科，只有在后院种些什么吃的才能糊口。”

“那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曾设法为你在国家旅馆订一个房间，但已经全部客满，要到下星期五才能住进去。目前我们暂时把你安顿在这儿。”

“真是难为你们了。”

“何必呢？”鲁尔说，“我想不到这会成为问题。合众社刚搬出了在大都会旅馆的那个套间，帕姆。起坐间有一英亩大，那个浴室在全莫斯科都找不到更漂亮的了。”

“我可以搞到这个套间吗？”

“来吧！让我们试试看。离这儿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那儿的经理是我妻子的远房表亲。”

“那个浴室使我下了决心，”帕米拉边说边用手掠了一下她那湿漉漉的前额，“我想在浴缸里浸上一个星期。”

大使说：“我同情你。但今晚请你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帕姆。在这儿观看庆祝胜利的烟火最理想。”

在汽车里，帕姆问鲁尔：“什么胜利？”

“哎呀，库尔斯克凸出部。你当然听到过。”

“库尔斯克在美国没受到大肆宣扬。西西里岛才是轰动的新闻。”

“一点儿不错，典型的美国佬编辑。西西里岛！它使墨索里尼垮台了，但从军事角度看，它不过是一段插曲，库尔斯克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帕米拉，也是这次大战的真正转折点。”

“这不是发生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吗，菲尔？”

“突破是有几个星期了。反击部队在昨天冲进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这两个城市是凸出部里德军重兵据守的要地，因此德军防线的脊椎骨终于被打断了。斯大林已发布命令，鸣礼炮一百二十响庆祝胜利。这一定有点儿名堂。”

“那么，我只好来参加宴会了。”

“哎呀，你不能不来呀。”

“我真想倒下去就睡，我简直难过死了。”

“太可惜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已经邀请外国记者团明天到前线去视察。我们要走一个星期，你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帕米拉呻吟了一声。

“顺便说一句，美国使团全体成员都要来大使馆观看烟火，但亨利上校不来。”

“哦，他不来？这么说，你认得他？”

“当然。矮个子，像运动员，五十岁左右。郁郁寡欢的，是不是？不爱说话。”

“就是他，他是海军武官吗？”

“不是。海军武官是乔伊斯上校，亨利负责特殊军事联络。知道内幕的人说，他是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的人。目前他在西伯利亚。”

“这样也好。”

“为什么？”

“因为我难看死了。”

“听我说，帕米拉，你漂亮极了。”他碰了一下她的胳膊。

她挪开了手臂问：“你太太好吗？”

“瓦莲京娜？我想很好吧。她和她的芭蕾舞剧团在前线巡回演出。她到处跳舞——在平板车、卡车、简易机场上——只要是不会摔伤脚踝的地方她都跳。”

大都会旅馆的套间正如菲尔·鲁尔所描述的那样，客厅里有一架大钢

琴和一大块波斯地毯，还乱七八糟地布置了一些蹩脚的雕像。帕米拉盯着浴室里面看了一会儿说：“瞧这个浴缸，我可以在里边来回游泳呢。”

“你要这套房间吗？”

“要的，不管多少钱。”

“我替你安排一切。如果你把证件给我，我可以替你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办理战地视察的登记手续。我十时半来接你好吗？礼炮和烟火在午夜开始鸣放。”

她在一块斑斑点点的镜子前面脱掉帽子，他站在她身后，饱览她的美貌。鲁尔已经发胖了，淡黄色的头发比以前稀疏得多，鼻子似乎更大更宽了。这个人除了使她想起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以外，在她的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自从在新加坡圣诞节前夜的暴风雨中的那桩事情以后，每当他接触到她的肌肤时，她总是觉得不快，仅此而已。她知道她对他还有吸引力，不过这是他的事情，跟她不相干。如果能跟他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菲尔·鲁尔是很无害的，甚至对你很有帮助。她想起在亚历山大公墓他为她父亲致悼词时说过的那些辞藻华丽的话：一个英国人中的英国人，一个记者中的记者，一个持记者证的吟游诗人，在胜利进军的激动人心的节拍中高唱着帝国的挽歌。

她转过身来，勉强地把手伸给他说：“你真好，菲尔。十点半再见。”

帕米拉早就习惯于暴露在男子汉的目光下，但娘儿们死盯着她瞧是一种新鲜的感觉。那些出席大使馆宴会的俄国姑娘把她从头到脚、上上下下看个不停，她跟一个受雇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时装表演的模特儿差不多。这些目光中没有傲慢的恶意，没有蓄意的无礼，只有强烈的、好奇的渴望。只要看看她们身上的晚礼服，你就不会觉得奇怪，有长有短，有些镶着荷叶边，有些绷得紧紧的，没一件不是做工奇劣、颜色糟透的。

男人们很快就在帕姆身边围拢，西方记者、军官和外交官，他们在欣赏一个来自他们那个世界的漂亮女人。俄国军官则默默地注视着帕米拉，好像她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他们的制服正好和俄国女人的邋遢衣衫形成对照，既整洁，又漂亮。尽管来了四五十位客人，这个长长的、镶有护壁板的房间一点儿不显得拥挤。许多客人聚拢在一个银质的、盛混合甜饮料的大钵旁，其他的人随着美国爵士音乐唱片的节奏在一块腾空的镶木地板上跳舞，其余的人手中拿着酒杯，有说有笑。

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年轻俄国军官排开围着帕米拉的人群向前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邀请她跳舞。他身上挂着成串儿的勋章，容光焕发。帕米拉喜欢他的勇气和笑容，于是点点头。他和她一样舞艺很不高明，不过因为能够围着一位美丽的英国少妇的纤腰，毕恭毕敬地在两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翩翩起舞，他感到非常高兴。他那健康红润的面庞上流露出的那种欢乐把她迷住了。

“你在战争中干什么？”她尽力用她荒疏了的俄语凑成一个句子。

“Ubivayu nemtsev !”他答道，然后吞吞吐吐地译成英语，“我——杀德国鬼子。”

“我懂了。那太好了。”

他粗鲁地咧开嘴笑了一下，眼睛和牙齿闪闪发光。

菲尔·鲁尔拿着两杯混合饮料等在舞池边。唱片放完后，那个俄国人鞠了一躬，便离开了帕米拉。“他们是那些出色的坦克司令员中的一个，”鲁尔说，“他参加过库尔斯克战役。”

“真的？他还是个孩子。”

“战争是孩子们打的。如果那些政客都赤膊上阵，我们明天就会实现世界大同。”

鲁尔说话走火了，帕米拉暗自思忖。五年前，他绝不会用这种说俏皮话的口吻说出如此庸俗的、讨人厌的话。另外一张唱片开始了：《莉莉·马琳》。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对帕米拉来说，这首歌意味着北非以及她父亲的死。鲁尔说：“很奇怪，是不是？在这次血腥大屠杀的整个时期只出了这么一首像样的战争歌曲，一首低级的哭哭啼啼的德国民谣。”他把她手中的酒杯接了过来，“帕米拉，我们跳吧。”

“哦，好的。”

对刚和斯坦德利大使以及一位陆军航空兵团的将领一起走进来的帕格·亨利来说，《莉莉·马琳》意味着帕米拉·塔茨伯利。这个如怨如诉的德国情调过浓的曲调，不知怎的，凝聚了乱世男女悲欢离合的那种甜酸苦辣的滋味，以及一个即将踏上征途的士兵在黑暗中求爱寻欢时那种难言的哀愁。这种求欢的乐趣他和帕米拉在此生恐将难以尝到。他步入室内时听到那架蹩脚的留声机在呜咽：

号手啊，今夜你可别吹那准备战斗的号角，

我要和她欢度又一个良宵。

然后，我们要在别离前说声再见。

莉莉·马琳，我将永远把你怀念在心头，

莉莉·马琳，在心头。

他在这里碰上帕米拉自然惊得一愣。原来签证终于发下来了！看见她在鲁尔怀中使他更感到意外。想起那次新加坡的事件，帕格默默地讨厌这个家伙。他这种反应并非全是出于妒意，因为他对帕米拉已不抱奢望，但此情此景既使他感到恶心，又使他感到惊奇。

帕米拉注意到那个蓝色军服上闪耀着金光的矮小结实的身材走了过去，她猜想他一定看到她了，因为她在和鲁尔跳舞，他就不跟她打招呼了。老天爷啊，她想，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刻出现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事与愿违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头发变得这样灰白了？她离开舞伴赶上去，但他和那个高高的航空兵将军已经走进混合饮料大钵旁的人群

里，人群又围拢了。她想用肘推开人丛挤进去，但又感到犹豫。在她决定试试看的时候，灯光闪了几下。“离午夜还有五分钟，”大使在人声静下来时宣布，“我们现在要熄灯拉开窗帘了。”

帕米拉被激动的客人们挤向一个有栏杆的、已经打开的窗子旁，繁星在夜空闪烁，舒服的凉风徐徐吹来。她站在那儿被一些喧闹的碎嘴子围住，动弹不得，眼睛朝河对岸黑魑魑的克里姆林宫望去。

“喂，帕米拉。”黑暗中从她身边传来他的声音，维克多·亨利的声音。

这时支支火箭射向夜空，炸裂时发出巨大的艳红色光芒。排炮轰鸣，他们脚底下的地板为之震动，参加宴会的人群欢呼起来。从城市各处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万道光芒，不是烟火而是弹药组成的火网：照明弹、信号火箭、红色曳光弹、发出耀眼黄光的开花弹交织成一片五彩缤纷的华盖，震耳欲聋的响声几乎淹没了一百二十门大炮发出的隆隆声。

“喂，这使你想起什么吗？”她喘着气对身旁那个朦胧的人影说。一九四〇年，他们也是这样站着观看正在遭到燃烧弹轰炸的伦敦。那时，他破天荒地第一次用手臂围着她。

“是的。不过那次不是庆祝胜利的烟火。”

轰隆……轰隆……轰隆……

漫天弹幕火网不断爆炸，烈焰满天，向河流、大教堂以及克里姆林宫泻下光怪陆离的华彩。在大炮轰鸣间歇，他开始说话：“关于你爸爸的事我很难过，帕姆，十分难过。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你是否收到过我的信？”

轰隆……

“只收到过你从华盛顿寄给我的那一封，说你已经订婚。你结婚了吗？”

“没有。我还写过一封，一封长信，寄到‘北安普敦’号。”

轰隆……

“那封信我没收到。”

礼炮轰鸣不已，最后终于停息。火焰熄灭后在星星底下留下朵朵黑烟。在这突如其来的静寂中，外面河堤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啊呀，是弹片掉下来啦！”传来大使响亮的声音，“快离开窗子，所有人！”

灯亮时，那个陆军航空兵团的将军站在帕格身旁。瘦长的个子，淡黄卷曲的头发有点儿像勃纳-沃克，脸上浮现出使人不愉快的冷酷神情。“慷慨的高射炮火表演，”他说，“可惜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时不那样慷慨。”

帕格把他介绍给帕米拉。这位将军马上显得快活一些了。“太好了！

三个星期之前我在新德里还跟邓肯·勃纳·沃克待在一起呢。他听说你要来，高兴极了。现在我知道他是为什么高兴了。”

她嫣然一笑：“他好吗？”

“还好。不过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战区，那个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帕格，我们还是回去研究那些地图吧。我现在去告别。”

“是的，先生。”

将军走开了。帕格对她说：“很抱歉，我得陪着他，帕姆。我正忙于为租借飞机安排飞进来的航线。后天我们什么时候再碰一次头行吗？”

她把关于库尔斯克之行的消息告诉他。他的脸沉了下来，这使她感到有点儿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是吗？太不巧了。”

“在华盛顿我见到你的太太。你收到过她的信吗？”

“哦，是的，她常来信。她似乎过得不错。她看起来怎么样？”

“好极了。她要我告诉你，拜伦已经晋升为他那艘潜艇的副艇长了。”

“副艇长！”他耸起浓浓的眉毛，和他的头发一样，他的眉毛现在更灰白了，他的脸色也更阴沉了，“怪事。他资历很浅，还是个后备军官。”

“你那位将军看样子要走了。”

“我看也是。”

他友好地和她握别。她想紧紧握住他的手，用行动来表达语言难以表达的情怀。但在如此不称心的情况下会见，即使这样做也会显得是对勃纳·沃克的不忠，有点儿对不起他。呀，糟透了，她心想。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

“那好，一星期后再见，”他说，“如果那时我还在市内的话。到目前为止，我没什么安排好的工作。”

“好，好。我们要谈的事情多着呢。”

“对。回来后打电话给我，帕姆。”

一个星期后她就给美国大使馆挂电话，她刚回到大都会旅馆的套间不过几分钟。她不惜浪费租金一直保留着这套房间。她猜想他一定又离开了莫斯科，他们之间那种两地相思的局面只能继续下去，这次绕道莫斯科之行看样子注定要以浪费时间和精力告终。但他在使馆里，而且听到她的声音似乎很高兴。

“你好，帕姆，一路上顺利吗？”

“可怕极了，少了个韬基就没意思了，帕格。而且看到那些毁灭了的城市、击毁了坦克，到处都是发臭的德军尸体，我就感到恶心。俄国妇女和儿童吊在绞架上的照片使我厌恶。这场疯狂可耻的战争我实在受

不了了。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明天怎么样？”

“菲尔·鲁尔有没有打电话跟你说今天晚上的事？”

“鲁尔？”他的声音一下瘪了下去，“他没告诉我。”

她赶紧说：“他要给你打电话的。他妻子回来了。今天是她生日，他要我的套间里为她举行宴会。我这个套间大极了，而且是他想法子给我弄到的，所以我不好意思拒绝他。客人里面有一些记者、几个大使馆的人、她的芭蕾舞同事，那一类人。如果你不想参加的话，我愿意脱身出来和你在别的地方会面。”

“不用，帕米拉。红军正要为我那位将军举行告别宴会，事实上，也在大都会旅馆。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他就是为此而来的。”

“太好了。”

“那可得走着瞧。俄国人起草文件的手法高明，会写出超现实主义的杰作。同时，还有这次大吃大喝的欢宴庆祝，无论如何我脱不了身，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真该死，”帕米拉说，“哎呀，混蛋透顶。”

他轻声一笑：“帕姆，听起来你倒真像个记者。”

“你真不知道我说话来能有多像。好吧！明天再说。”

鲁尔的妻子漂亮得叫人没法儿相信：十全十美的鹅蛋脸，明如秋水的蓝色大眼睛，浓密的黄头发，饱满匀称的双手和双臂。她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也不走动，不露笑容。套间里挤满了人，乐声大作，客人们吃喝跳舞，但没有真正欢乐的气氛，也许是因为过生日的姑娘是如此惹人注目的闷闷不乐。

那些俄国人跳起西方舞来好像大象，一点儿没有芭蕾舞那种优雅姿态。帕米拉和一个她以前看见过在《天鹅湖》中扮演王子的男人跳舞。他有一张牧神的脸形，一团漂亮蓬乱的黑发，连不合身的服装也掩盖不了他那健美的身躯，但他不懂舞步，他不停地用莫名其妙的俄语道歉。跳舞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菲尔一杯又一杯地狂饮伏特加，找了一个又一个姑娘笨拙地跳舞，强装出傻乎乎的笑声。瓦莲京娜开始流露出不如死了好的神色。帕米拉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是俄国人不善于和外国人交往，但在鲁尔和他这个仙女般的美人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她不得而知的紧张关系。

美国海军武官乔伊斯是一个老于世故、乐呵呵的爱尔兰人，他请帕米拉跳舞。她委身让他把自己扶好时说：“可惜亨利上校在楼下不能脱身。”

“呀，你认识帕格？”乔伊斯说。

“很熟悉。”他那敏锐而明亮的眼睛盯着她。她接着说，“他和我父亲

是知交。”

“我明白。喔，他真了不起。刚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任务。”

“你能给我说说吗？”

“如果你不在报上披露的话。”

“不会的。”

当他们随着舞步转来转去的时候，乔伊斯在音乐声中凑到帕米拉耳边说，斯坦德利大使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为《租借法案》的飞机开辟一条西伯利亚航线，但劳而无功。费兹杰拉德将军为了促成这件事，来过苏联一次，但也是空手而归。这一次斯坦德利把问题交给帕格去解决，现在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意味着飞机不必再绕道南美洲和非洲，冒着经常发生撞毁事故的危险，艰苦地长途飞行而来，或是装在板条箱子里由德国潜艇可以击沉的护航船队运来，它们现在可以好像顺着漏斗落下一样沿着笔直安全的航线直接飞到苏联来。耽搁少了，交货多了，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不快情绪可以随之得到缓和。

“俄国人守信用吗？”帕米拉在音乐暂停后走向点心桌时问道。

“还得走着瞧。现在，一次名副其实的联谊晚会正在楼下进行。帕格·亨利非常善于应付这些硬汉。”帕米拉谢绝伏特加。乔伊斯举起一大杯一饮而尽，咳了几声，然后看了看手表，“哟，差不多是时候了，他们该把那几个家伙从楼下那个喧闹的宴席上拉到这里来了。我为什么不去把帕格找来呢？”

“呀，请吧，请吧。”

约莫过了十分钟，四个盛装穿戴的红军军官闯了进来，后面跟着乔伊斯、帕格·亨利以及费兹杰拉德将军。俄国人当中有一个魁梧的秃顶将军，身上挂满勋章，一只假手，戴着皮手套，其他三个年轻得多，他们似乎远不如他们的将军那样兴高采烈。将军进来时用俄语吼叫“生日快乐！”他大步走到鲁尔的妻子跟前，弯下腰吻她的手，然后请她跳舞。瓦莲京娜展颜微笑——在帕米拉看来这是第一次，宛如冰峰上出现的晨曦——并跃起投入他的怀中。

“你认识他吗？”帕格问帕米拉，那一对舞伴正好跳进了舞池，随着《布吉伍吉洗衣妇》的节拍砰砰地跳起来。

“是不是那个在战地司令部里请我们吃饭，后来又发疯似的跳舞的人？”

“对的。尤里·叶甫连柯。”

“天啊，他可是个碰不得的人。”乔伊斯上校说，“那个斜眼看人、脸上有伤疤的小个子一定是他的政治副手，或者是内务部的人。他刚才想阻止将军上来，咕哝着什么和外国人搞得太熟什么的。你知道那位将军说什么吗？他说：‘那又怎样？他们会把我怎样？砍了我的另外一只手？’”

.....那个布吉伍吉洗衣妇洗呀洗呀.....

“我觉得，”帕格对帕米拉说，“我们以前好像听说过这支傻曲子。跳舞吗？”

“一定要跳吗？”

“你不想跳？感谢上帝，”他又紧了她的手指，领她来到一张小沙发前，“他们在祝酒时识破了我的白葡萄酒花招，我只得再喝伏特加，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

当叶甫连柯和那个眉飞色舞的瓦莲京娜怪模怪样地踏着沉重的舞步来回扭动时，一些俄国人放弃了他们呆板的狐步而跳起林迪舞来。这种舞更适合他们富有弹性的在跳跃的肌肉。尽管没人会错把他们当作美国人，但其中有几个人的快速舞步堪称干净利落。

帕米拉说：“看起来你还没醉。”他坐在那儿，身子笔直，洁白的军服上有几颗耀眼的金纽扣、条纹道道的肩章以及几排色彩鲜艳的星带，伏特加使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出现红晕。他添了几根白发，身体也胖了些，此外看不出十四个月来有什么变化。“顺便说一句，你太太要我劝你注意体重。”

“呀，是的。她是了解我的。说吧，给我一顿臭骂吧。我接受了这么个任务，就要大吃大喝。在‘北安普敦’号上我简直像一只秧鸡。”

这时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跳舞，只有那三个年轻的红军军官，他们并排靠在墙上，脸上毫无表情。还有费兹杰拉德将军，他和一个身穿红得可怕的缎子衣服的娟秀的芭蕾舞姑娘在调情。喧闹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鲁尔不得不把音乐开得响些。帕米拉几乎是高声叫喊地说道：“告诉我关于‘北安普敦’号的事情，维克多。”

“好。”当他谈到中途岛战役之后发生在海上的情况，甚至在谈到塔萨法隆格的灾难时，他高兴得容光焕发，至少在她眼中是这样。他告诉她，他本来可以在斯普鲁恩斯下面获得一个职位，以及他如何应罗斯福的要求最终接受了现在这个职务的始末。他侃侃而谈，没有辛酸或懊悔，他只是把他这一段生活如实地为她讲述一遍而已。周围人声鼎沸，而她坐在那儿，安静地听他倾诉衷肠，为能厮守在他身边而心满意足，他的血肉之躯使她感到温暖，也使她心里甜丝丝的同时感到某种不安。这是她企求的一切，她反复沉思，只想和他长相厮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因为和他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而有如获新生的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愉快。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觉得她能使他幸福，而使他幸福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意义。

与此同时，在留声机的音乐暂停的时候，叶甫连柯和那些芭蕾舞演员围在钢琴旁谈得起劲。一个姑娘坐了下来，弹出一阵不和谐的刺耳音调，大家哄堂大笑。叶甫连柯用俄语高声喊道：“不要紧，弹吧！”姑娘弹出一首俄国曲调，叶甫连柯一声吆喝，所有的俄国人，甚至包括那三个军官，都走过来列队表演一个旋转的集体舞，每个人都高声叫喊，跺脚，交叉往来，旋转。围成一圈儿的西方人用手打着拍子，为他们喝彩

叫好。这个节目之后，大家都没什么拘束了。叶甫连柯脱掉他挂满勋章的上衣，穿着他那件宽大的、沾着汗渍的衬衫跳起他在莫斯科前线一所房子里一度表演过的那个舞蹈。在掌声中他不断蹲下又跃起，只是他那只被截去一段的、没有生气的手臂尴尬地耷拉在一边。接着，瓦莲京娜穿上他的上衣，即兴表演一支淘气的小舞蹈，把一位自负的将军作为嘲弄的对象，她的表演引起人们一阵欢闹。

他们在钢琴旁又进行了一番兴致勃勃的商议之后，瓦莲京娜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安静下来，然后高兴地宣布，她和她的朋友将表演一出她们为在前线巡回演出而创作的芭蕾舞剧。她跳希特勒，另外一个姑娘跳戈培尔，第三个跳戈林，第四个跳墨索里尼，尽管她们都没有化装。还有四个男演员扮演红军战士。

帕格和帕米拉中断了谈话来观看这出讽刺舞剧。模拟入侵的四个坏蛋在军乐声中大摇大摆地出场，取得胜利后趾高气扬，接着因为分赃而争吵，最后是一阵闹剧性的殴斗。这时红军在《国际歌》的歌声中昂首阔步地进场，四个坏蛋用夸张的动作表露他们内心的胆怯和恐惧，一圈儿又一圈儿打圆场的滑稽追逐。四个坏蛋相继死去，他们一个个倒下弯曲的身躯在地板上组成一个卐字形。全场轰动！

在一阵喝彩声中，演《天鹅湖》王子的那个演员脱掉上衣和领带，踢掉鞋子，对钢琴手做个手势。他穿着敞领的白衬衣，长裤长袜，一显身手，时而跳跃，时而旋转，舞姿优美动人，观众频频报以欢呼。这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登峰造极的舞艺，至少看起来如此。他站在那儿喘息，人们围着他向他表示祝贺，大家一再把杯中的伏特加斟满。突然，有人猛击琴键，传来一声粗重的钢琴声。腰杆子挺得笔直，军服上挂满绶带的费兹杰拉德将军昂首阔步走了出来。他没脱掉上衣。他向奏钢琴的人一挥手，钢琴就弹出一支快速的科佐茨基舞曲。随着琴声，这位修长的陆军航空兵团将军便蹲下身跳了起来，两臂交叉在胸前，淡黄色的头发，四下纷披，两条长腿敏捷地踢出缩进，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跳跃。真是出人意表，又是如此动人心魄。《天鹅湖》王子一下子跳到费兹杰拉德的身边，在暴风雨般喝彩声、跺脚声和鼓掌声中和他一起跳完这个节目。

“我喜欢你们那位将军。”帕米拉说。

“我喜欢这些人，”帕格说，“他们很难对付，但我喜欢他们。”

叶甫连柯将军向费兹杰拉德敬上一杯伏特加，并和他碰杯。他们在热烈的掌声中一饮而尽。费兹杰拉德走到帕格的沙发旁边那张放饮料的桌子旁，挑了两瓶开着的伏特加——瓶子不大，但是满满的——说：“为了美国国旗，帕格。”他大踏步走回去，举起一瓶，挑战性地挥舞了一下，递给叶甫连柯。

“什么？好家伙！”叶甫连柯用俄语吼叫了一声，他宽阔的脸上和光秃秃的头顶已经是一片亮光光的红色。

在所有客人的怂恿下——除了，帕格注意到，那个有伤疤的红军军官，他像一个被小孩子造了反的保姆那样感到恼火——这两位将军各自

翘起酒瓶，凑到嘴边，相互注视。费兹杰拉德先喝完，他把空瓶猛摔到砖砌的壁炉里，叶甫连柯的瓶子也跟着飞了过去。在一片欢呼声中他们紧紧拥抱，弹钢琴的姑娘这时砰砰地弹出了几乎是难以辨认的《星条旗》。

“天啊，我最好还是把他送回大使馆去，”帕格说，“他来到这里以后一直避免喝酒。”

但有人已经把《老虎拉格泰姆舞曲》的唱片放在留声机上，费兹杰拉德已经和那个穿红缎子衣服的姑娘婆娑起舞，她就是刚才在芭蕾舞中惟妙惟肖地模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戈培尔的那个姑娘，叶甫连柯搂着帕米拉跳。时间已过凌晨二时，因此，这次尽欢而散的一轮跳舞很快就告结束。客人们开始走了，留下来的人已寥寥无几。帕米拉再次和《天鹅湖》王子跳的时候，她看见帕格、叶甫连柯和费兹杰拉德在一起谈话，鲁尔站在一边谛听。她那逐渐消失的记者本能突然清醒过来，于是她跑过去坐在帕格的身边。

“那好！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费兹杰拉德对着帕格说，两位将军在面对面的两张长靠椅上各坐一边，相互瞪着对方。

“开门见山！”叶甫连柯大声喊道，并做了一个不会被误解的手势。

“那么告诉他，帕格，我对这个所谓第二战线的废话听腻了。几个星期以来，我在这里一直听到这些话。北非和西西里岛这两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水陆双重攻势，究竟算不算数？对德国进行有上千架飞机参加的空袭究竟算不算数？为了防止日本人跳到他们的背上，我们进行的整个太平洋战争究竟算不算数？”

“为了美国国旗的光荣。”帕格轻声低语，费兹杰拉德听了脸上随即浮现一丝冷笑。帕格开始翻译，并在随后的唇枪舌剑中尽快地进行翻译。

叶甫连柯听了帕格的话不住地点头，他的脸色沉下来了，他用手指指着费兹杰拉德的脸。“集中兵力在有决定性的地点予以打击！集结重兵！在西点军校他们没教过这条原理吗？决定性的地点是希特勒德国，是还是不是？你们打击希特勒德国的途径是通过法国，是还是不是？”

“问问他为什么在英国对德孤军奋战的时候俄国在一整年里都没开辟一个第二战线。”

叶甫连柯咬牙切齿地瞪着费兹杰拉德：“那是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而发动的战争。这与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毫不相干。”

菲尔·鲁尔一边听，一边不住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伏特加，现在他口齿不清地对费兹杰拉德说：“你们还要一直吵下去吗？”

“他可以住嘴。是他开头的。”费兹杰拉德厉声说，“帕格，问问他为什么我们要甘冒风险去援助一个存心消灭我们生活方式的国家。”

“呀！上帝。”鲁尔咕哝了一句。

叶甫连柯的目光越来越剑拔弩张了。“我们相信你们的生活方式会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自行毁灭。我们不想摧毁它，但希特勒能。因此，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合作，把希特勒打败？一九一九年丘吉尔曾试图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他是克里姆林宫的上宾。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列宁说过。有时向前，有时向后。现在是前进的时候了。”

“你们不相信我们，觉得我们是酸苹果^a，我们怎么合作？”

帕格不懂得该怎么翻译“酸苹果”，但叶甫连柯领会了它的意思。他冷笑着回答：“对，对。这话听腻了。唉，先生，你们的国家从未遭到入侵，但我们多次遭到过。被入侵，被占领。和我们结盟的国家在历史上多半是背信弃义的，它们迟早会一转身便来进攻俄国，我们懂得了小心翼翼的好处。”

“美国不会进攻俄国。你们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好吧，我们只要求在打败希特勒之后，没人来触犯我们。”

“既然这么说，我们大家是否可以喝上最后一杯？”鲁尔说。

“我们的主人疲倦了。”叶甫连柯改变了他在辩论时那种刺耳的语调，突然友好地对旁边的费兹杰拉德说。

鲁尔开始一边一本正经地用俄语讲话，一边醉醺醺地打着手势，帕格低声地为费兹杰拉德做同声翻译。“呀，这一切都是空话。白种人正在打又一场大内战，主宰人类事务的是种族，叶甫连柯将军，不是经济。白种人在机械方面是杰出的，但在道德方面是原始的。德国人是最纯粹的白人，是超人。希特勒对这一点算是说对了。白人在内战中把这个星球毁灭一半之后将和红种人一样注定在历史中消失。在民主把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之流选为领袖之后，白人对民主所讲的胡言乱语可以休矣。接着要轮到中国了。中国是中央之国，是人类的重心。唯一的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目前住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鲁尔以不堪入目的醉汉的自信做出这样的断言。在帕格翻译时，他不时把目光投向帕米拉。

费兹杰拉德打着哈欠坐起身来，整理了一下军上装和领带。“将军，我的飞机可以取道海参崴吗？还是不可以？”

“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我们就会履行我们的诺言。”

“还有一件事。你们会和纳粹再次做交易吗？像你们在一九三九年那样？”

帕格有点儿紧张，不知该不该翻译这句话，但叶甫连柯用冷静的语调反驳道：“如果我们得悉你们又在搞另一个慕尼黑，我们将再次扭转局势，那你们就要倒霉。但如果你们打下去，我们也就打下去。如果你们不打，我们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希特勒。”

“那好，帕格。现在告诉他，作为一个制订作战计划的人，我费尽唇

舌反对发动北非战役。告诉他，为了今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我力争了整整六个月。说吧，告诉他。”

帕格照办了。叶甫连柯听着，绷紧嘴巴，眯着眼睛看费兹杰拉德。

“告诉他，他最好还是相信美国和历史上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

叶甫连柯的唯一反应是神秘地一笑。

“同时我希望他那专制的政体能让老百姓知道这种情况。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是实现和平的唯一机会。”

叶甫连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留下一张冰冷坚硬如石头的面孔。

“而你，将军，”费兹杰拉德站起来并伸出了手，“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已经醉得像个死人了。如有冒犯之处，请勿介意。帕格，把我送回斯巴索大厦吧，我要赶紧收拾行装了。”

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伸出他的左手并说：“让我送你回斯巴索大厦吧！”

“真的？你太客气了。以盟国友谊的名义，我接受你的盛情。现在让我去向过生日的美人道别。”

到了这个时刻，只有几个红军军官和瓦莲京娜还没离开这个套间。叶甫连柯对着那些年轻的军官咆哮了几声，他们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其中一个对费兹杰拉德说些什么——讲的是相当不错的英语，帕格注意到，这是他们在这个晚上第一次使用英语——接着美国陆军团航空兵团将军跟着他走了出去。瓦莲京娜把倒在扶手椅里的鲁尔拉了起来，并领着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帕格、帕米拉和叶甫连柯将军三人留下，四周是曲终人散后的一片孤寂凌乱。

叶甫连柯用左手握住帕米拉的手说：“这样说，你要和邓肯·勃纳-沃克空军少将结婚了。他把我们四十架眼镜蛇式战斗机偷走了。”

帕米拉没把句子的语法搞清楚，她回答说：“将军，我们是用那些眼镜蛇式战斗机打同一个敌人呀。”

“那他呢？”叶甫连柯用他的那只假手指了指帕格·亨利。

她睁大了眼睛并模仿他的手势说：“你问他。”

帕格用很快的速度和叶甫连柯说话。帕米拉打断他们说：“喂，喂，你们在讲些什么？”

“我说他误会了。我告诉他我们是亲密的老朋友了。”

叶甫连柯一边用慢而清楚的俄语对帕米拉说，一边把食指插进帕格的肩膀。“你能到莫斯科来，亲爱的女士，是因为他为你弄到了签证。亨利，”他一边继续说，一边扣紧上衣的领扣，“不要做傻瓜！”⁽²⁾

他出其不意地走了，并带上了门。

“不要做傻瓜⁽³⁾——不要做——什么？”帕米拉问，“最后一个字是什

么意思？”

“该死的傻瓜。”

“我懂了。”帕米拉突然笑起来，喉头发出一阵女性的尖厉的欢笑声。她用双臂挽住他的脖子，吻他的嘴。“原来是这样，你把我弄到莫斯科来是因为我们是亲密的老朋友了。”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狂吻一阵之后才放开她。她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了。白昼已经到来，一个俄国仲夏的清晨，淡淡的阳光使筵席散后的景象更显凄凉阴郁。帕米拉来到他身边，遥望天际被晨曦映得微红的浮云说：“你爱我。”

“我基本上没变。”

“我不爱邓肯。上次我写信到‘北安普敦’号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他知道我不爱他。他也知道你。在那封信里，我要你说一声要我，或者永远保持缄默。但你没收到那封信。”

“你为什么还要和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呢？”

“这个我在信中也告诉了你。我对漂泊不定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需要一个容身之处。现在情况更是这样。那时我还有韬基，现在却是孑然一身了。”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说：“帕米拉，我回到家里时，罗达简直像是土耳其后宫里的一个妃子那样待我，她像是我的奴隶。她感到内疚、悔恨和忧伤，她不知如何是好。我深信她和那个家伙已经一刀两断了。我不是上帝，我是她的丈夫，我不忍心抛弃她。”

内疚和悔恨！忧伤和不知如何是好！这跟帕米拉在华盛顿看到的那个女人多么不相像啊！帕格才是忧伤和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呀！他脸上每一道皱纹都说明这一点。如果再发生她不忠于你的行为你又要怎样呢？帕米拉险些要说出这个问题，可她看到帕格·亨利的道道皱纹的、严肃的脸和忧伤的眼睛，她觉得说不出口。“好吧！我已经来了。是你把我弄到这儿来的。你要我怎样？”

“噢，那是因为斯鲁特写信告诉我，你弄不到签证。”她面对着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好吧，一定要我说吗？我想把你弄到这儿来是因为我能看到你就是幸福。”

“即使在我和菲尔·鲁尔跳舞的时候？”

“哦，那是偶然的事情。”

“我对菲尔并无好感。”

“我知道。”

“帕格，我们真倒霉，不是吗？”她泪水晶莹，但泪珠没滴下来，“我不能为了接近你而待在莫斯科。你不想享受云雨之欢吗？”

他面带热切而痛苦的神色说：“我没放任肉欲的自由，你也没有。”

“那么我就到新德里去。我要嫁给邓肯。”

“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嫁给他呢？你迟早会遇到一个你心爱的人的。”

“万能的上帝啊，我心里容不下别人。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讲得怎样露骨你才懂呢？邓肯喜欢和一些漂亮的小姑娘鬼混，她们围着他团团转，百般勾引他。这也多少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他想娶一位高贵的妇人，而且对我非常疼爱，又十分痴情。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迷人的尤物，是世上少有的装饰品。”她把双手放在帕格肩上，“你是我的心上人，但愿我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可我办不到。”

他把她拥在怀里，太阳透过低低的云层，把一片黄澄澄的阳光投射到墙壁上。

“哟，太阳出来了。”他说。

“维克多，抱着我别放。”

沉默了很久、很久以后他说：“说起来恐怕词不达意。你说我们真倒霉。可是，我对现状感到满足，帕姆。这是上帝对我奇迹般的恩赐。我是指我对你的一片深情。在这里多待一些日子吧。”

“一个星期，”帕米拉说，声音有点儿哽塞，“我想办法待一个星期。”

“真的？一个星期？那可是等于一辈子呀。现在我得去把费兹杰拉德塞进飞机。”

她柔情满怀地抚弄他的头发和眉毛，又吻了他。他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没有回头。她跑到窗前，一直等到他那笔直矮小的穿着白色军服的人影出现，并目送他消失在静谧的、阳光明媚的林荫大道上。《莉莉·马琳》的调子在她脑际萦回，她在想，什么时候他才会识破他妻子的作为呢？

(1) 美国俗语，表示对别人的能力有所怀疑。

(2) 原文是俄语。

(3) 原文是俄语。

第六十八章

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处蛮荒的深谷里，透过正在枯黄的树叶照射下来的苍白的阳光照亮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羊肠小道可能是猎人的荒径，也可能是野兽留下的足迹，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小路而是落在树丛间的阳光使人产生的幻觉。当夕阳西下、天上的云彩变成红色的时候，一个衣服臃肿的人影沿着这条小径大步走过来，背上挎着一根步枪，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这是一个体格瘦削的妇女，灰色的厚围巾把脸裹得严严的，呼气立即变成蒸气。在经过一棵受过雷击的橡树的粗干时，她像森林里的幽灵一样没入大地消失了。

她不是什么森林里的幽灵，而是一个所谓的树林里的压寨夫人，即一个游击队司令员的女人。她通过一个洞口跳到掩蔽壕里，洞口长满矮树，要不是有那棵天雷劈死的橡树，她自己在朦胧的夜色中说不定也找不到入口处。游击队的纪律禁止一般队员享有这种肉体上的乐趣，但领导人有一个和他睡觉的女人是他威望的象征，像一支崭新的纳甘式手枪一样，像一个独用的掩蔽壕或一件皮上衣一样。西多尔·尼科诺夫少校越来越喜欢这个勃隆卡·金斯贝格。他开头多少是用暴力占有她的，除了享用她的肉体外，他经常和她交谈，并听取她的意见。事实上，他现在就是在等着她来帮助他决定是否应该枪毙那个嫌疑重大的渗透者。这个家伙被牢牢捆住，正躺在炊事掩蔽壕里。

这个家伙口口声声发誓说，他不是渗透者，而是一名红军士兵。他从泰尔诺皮尔城外的一个战俘营里逃出来，参加了一支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被德国人消灭了。他幸免于难，他说，以后一直在崇山峻岭间向西流浪，靠草根、浆果或农民的施舍为生。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确也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憔悴。但他的俄语有点儿怪腔，看来年龄又超过六十，而且没任何证件。

勃隆卡·金斯贝格走过去把这个人打量一番。在炊事掩蔽壕的一角，班瑞尔·杰斯特罗弓着背蜷伏在泥地上，食物的气味比勒紧他脚踝和手腕的绳子更使他难受。他朝她脸上看了一眼，就决定冒一下险。

“你是一个犹太姑娘，是吗？”他用意第绪语问她。

“是的。你是谁？”她也用意第绪语回答。

这种波兰南部的意第绪语铿锵悦耳，在他听来简直像是音乐一样。他对勃隆卡的询问，一一如实回答。

正在搅汤锅的两个大胡子炊事员听到这种叽叽呱呱的意第绪语，相互眨眨眼睛。勃隆卡·金斯贝格的情况他们是一清二楚的。很久以前，少校就把她这个嘴唇薄薄、其貌不扬的姑娘从深山里一个犹太人家属避居的营地拖了出来，让她护理在一次袭击中受伤的战士，现在这个犹太女人什么都管起来了。但她是一个熟练的护士，没人敢惹她。至少，谁敢贪婪地看这个女人一眼，就准会吃到西多尔·尼科诺夫的枪弹。

当她和那个渗透者用意第绪语唠唠叨叨的时候，这两个厨子不再感兴趣了。既然这个家伙是犹太人，他就不可能是渗透者，他们也就没必要把他拖到树林里去处决。她会设法使他开脱的。可惜呀！看这家伙乞怜求命该是多么有趣呀！这两个厨子是被征入游击队的乌克兰农民，在炊事掩蔽壕里工作，他们不用挨冻，还能填饱肚子，又不必参加掠夺粮食或爆炸铁路的突击行动。他们厌恶勃隆卡·金斯贝格，但不想和她作对。

她问杰斯特罗，为什么他不把实情告诉俘获他的人呢？游击队是知道那些万人坑的，他何必虚构一套关于泰尔诺皮尔的谎言？他瞥了那两个厨子一眼，然后说，她应该知道那些边远的乌克兰森林地带是多么危险，它们甚至比立陶宛还要危险。宾杰罗维奇那几帮人如果碰上一个犹太人，他们有可能给他一点儿吃的，或者让他继续赶路，但同样有可能把他干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凶恶的警卫当中有些就是乌克兰人，因此他虚构了那个故事。其他的游击队都相信他，并给了他食物，这里的人为什么要把他当作一条狗那样捆起来呢？

勃隆卡·金斯贝格说，一个星期以前，德国人带领了一队倒戈的俄国兵渗透到这个深谷里来，企图消灭尼科诺夫的游击队。有一个人对德国人阳奉阴违，把情况告诉了游击队。他们伏击了这支队伍，把他们大多数人歼灭了，并一直在搜寻漏网的人。杰斯特罗还算走运，她说，他没被当场枪决。

班瑞尔被松了绑，得到了一些吃的。后来在充作指挥所的地窖里，他用俄语把经过向尼科诺夫少校和政治军官科姆拉德·波尔钦科重说了一遍。波尔钦科是一个牙齿发黑、形容枯槁的人。勃隆卡·金斯贝格坐在一旁缝补，这两名军官命令班瑞尔把缝在衣服衬里藏有胶卷的铝管割出来。正当他们在油灯下仔细查看这些铝管的时候，这天晚上的莫斯科中央游击队参谋部的广播开始了。他们把胶卷搁在一旁收听广播。从一只正方形的木箱里，传出一阵叽喳声和尖叫声，接着是广播员的咕哝声，他以普通语言宣读一道道发给各个冠以代号的游击支队的紧急命令，后来报道了哈尔科夫以西被胜利夺回、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以及意大利投降的捷报。

他们重新讨论班瑞尔的问题。政治军官主张把胶卷交给下一班运送军火的飞机带到莫斯科并释放这个犹太人。尼科诺夫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些胶卷可能寄失，即使送到，也可能没人看得懂。而且如果胶卷必须送到莫斯科，那么这个犹太人应该一起去。

少校对波尔钦科不太客气。游击支队里的政治军官总使人感到不愉快。这些游击队多半是由落到德军战线后面的红军战士组成，他们逃进密林以保存生命。他们攻击敌军或当地的宪兵队，有时是为了夺取粮食、武器和弹药，有时是为了替农民复仇，这些农民因为帮助过他们而受到敌人的惩罚。不过，有关游击队英勇斗争的故事大多是为了宣传而加以渲染。这些人大多数已经变成林中的野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的安全，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因此，像波尔钦科这种人便空降到游击队出没的森林中，以加强游击活动并保证中央参谋部的

命令得到执行。

尼科诺夫这支游击队碰巧是一支敢于冲杀的队伍，在破坏德国人的交通方面取得出色的战绩。尼科诺夫本人是一个正规的红军军官，他要考虑战争形势好转后自己的前途，但喀尔巴阡山脉毕竟是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而红军也远离喀尔巴阡山脉。以这个黑牙齿的人为代表的苏维埃官僚政治在这里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尼科诺夫是这里的头头儿。这是班瑞尔忧心忡忡地倾听他们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波尔钦科和这个头头儿辩论时也彬彬有礼，甚至有点儿迎合奉承。

正在缝补的勃隆卡·金斯贝格抬起头来。“你们两人都在说废话。这个人有什么值得麻烦的呢？他对我们有什么用？莫斯科要过这个人或是他的胶卷吗？把他送到莱文的营地去吧。他们会给他吃的，然后他可以去布拉格，或者什么鬼地方。如果他在布拉格的关系真的最终可以通到美国人那儿，那么《纽约时报》也许会登载一篇有关西多尔·尼科诺夫游击队的英雄业绩的故事。是吗？”她转向班瑞尔，“你会赞扬尼科诺夫少校吗？还有他在乌克兰西部各地炸毁德国人列车和桥梁的游击队？”

“我要到布拉格去，”班瑞尔说，“美国人将会听到尼科诺夫游击旅的情况。”

尼科诺夫少校的游击队远远够不上一个旅，他们只有四百人，由尼科诺夫凑在一起的松松垮垮的四百人。这个“旅”字却使他高兴。

“好吧，明天把他送到莱文那里，”他对勃隆卡说，“你们可以骑骡子去。那家伙已经半死不活了。”

“嗨，他能把自己那副老骨头拖上山的，别担心。”

政治指导员做了个厌恶的鬼脸，摇了摇头，然后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莱文医生部队中的犹太人都是从日托米尔最后一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难民。他们寄居在离斯洛伐克边境不远的小湖旁一个废弃的猎人营地里。木匠们早已修好这些无主的小屋和大棚屋，屋顶不再漏水，墙壁的缝隙都已糊好，装上了百叶窗，并做了些简单的家具，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供大约八十名虎口余生者的暂时安身之所。这些犹太人来自东方，在长途跋涉中备受严寒、饥饿以及疾病的折磨，人数已大为减少。他们初到这儿的时候，西多尔·尼科诺夫袭击了他们，抢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粮食和武器，也带走了勃隆卡。勃隆卡在被奸污后对他说，莱文的那批人都是在日托米尔的德国人未加伤害的手艺人、电工、木工、铁匠、机修工、枪械匠、面包师傅、修表匠等等。从此以后，游击队就一直向这些犹太人提供粮食、子弹、衣服和武器——数量很少，但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并使他们有能力击退入侵者——作为交换，这些犹太人为他们维修机器，制造几件新式武器、土炸弹并修理发电机和通信器材。他们像是一个维修营，很有用处。

这种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有一次，一支党卫军巡逻队接到一个住在低洼沼泽地的反犹主义者的密告，爬上山来准备将这些犹太人一网

打尽。尼科诺夫事前向他们发出警报，他们带了老弱病残及孩子们逃入密林。德国人扑了个空。在德国人忙于偷窃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时，尼科诺夫的游击队突然出现，把这些家伙全都宰了。以后，德国人再也没来找过犹太人。还有一次，当尼科诺夫离开根据地去袭击一列运兵火车时，一邦乌克兰叛徒碰巧发现了他们的地下掩蔽所。在与守卫人员进行短暂但猛烈的交火后，他们纵火焚毁了武器窖。它燃烧了几个小时，只剩下一堆浓烟滚滚的不成样子的赤热的枪管。犹太人把枪管拉直，修好发射装置，装上新枪托，为尼科诺夫的武器库补充了这批修复的武器，在尼科诺夫缴获更多的枪支以前，这些枪还是可以使用的。

他们两人沿着山路往上爬，勃隆卡·金斯贝格为杰斯特罗讲述了前面所描述的往事。“作为一个异教徒的西多尔·尼科诺夫其实不是一个坏蛋。”她一边叹了一口气，一边做了这样的结论，“不像有些人那样简直是禽兽。但我的祖父是布良斯克的犹太教士，我的父亲是日托米尔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而我呢，你瞧瞧吧！一名森林里的压寨夫人，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姘妇。”

杰斯特罗说：“你是一个aishess khayil。”

在山路上，勃隆卡这时正走在他前头，她回过头来看他一眼，饱经风霜的脸庞升起一阵红晕，眼睛模糊起来。Aishess khayil在犹太经书的《箴言》里面指一个“英勇无畏的女人”，是一个犹太妇女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宗教荣耀。

那天晚上夜深时，在棚屋里进行商讨的几个人当中，勃隆卡是唯一的女性。除了医生那张刮得光光的脸以外，其他几张被炉火映红的脸都是胡子粗硬蓬乱、神情严肃的。“把链条的事情告诉他们，”她说，她的脸色和在场的任何一个男人的脸色一样严峻，“还有关于狗的事。把那张照片给他们。”

杰斯特罗正在向以莱文医生为首的游击队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他们坐在一个巨大的壁炉周围，炉膛里粗大的圆木正在燃烧。这样的提醒对杰斯特罗很有好处，特别是刚爬了一大段山路，肚子里又填满了面包和汤，他已经疲倦得昏昏欲睡了。

他说，自从他的朋友逃离队伍、抢了一支枪并打死了几个党卫军警卫以后，布洛贝尔管辖的那伙犹太人必须套上链条工作。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随便被点中的人拉去绞决，其余的分组用链条拴住颈部，每个人的脚踝都戴上镣铐，监视他们的警犬也增加了一倍。

尽管是这样，这个小组几个月来一直在策划逃亡。他们需要等待两个前提条件同时出现：近处有河，同时风雨大作。在那几个月里，他们戴着链条工作，身上藏着从死人堆里找到的起子、钥匙、鹤嘴锄等工具。这些人虽然都是病魔缠身、筋疲力尽、惊魂不定，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早就应该被枪决和火化的。因此，他们当中即使是最虚弱的人也愿意一冒逃亡的风险。

一天，他们在泰尔诺皮尔城外森林里塞雷特河附近的峭壁上工作，夕阳即将下沉时，突然下了一场雷雨。他们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

两个钢架上堆放着一千具尸体，他们刚用火把点燃了尸体下的木料和废油。一阵大暴雨把带有恶臭的浓烟压到那些党卫军的头上，迫使他们带着狼狗后退。杰斯特罗一伙人在浓烟和暴雨的掩护下迅速解开链条，分散逃入森林，冲向河流。杰斯特罗狂奔一阵后滑下峭壁时，他听到狗吠声、叫喊声、枪声和尖叫声，但他终于逃到河边跃入水中。水流把他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在黑暗中爬上对岸。翌晨，当他湿淋淋的在密林里摸索前进时，他碰上另外两个逃亡者，两个朝他们家乡走去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希望到了那里后可以弄到食物并躲藏起来。至于其他的人，他认为也许有一半逃掉了，但他一直没见到他们。

“那些胶卷还在你那儿？”莱文医生问道。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圆脸黑发的人，身上穿着一套补过的德国军服。他那副无框眼镜以及和蔼的笑容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知识分子，而不像在这炉火周围的那些老粗的首领。勃隆卡告诉过他，莱文是一个妇科医生，也是牙科医生。不管是在山上的村子里还是在低洼沼泽地的村落，当地居民都爱戴莱文，他总是不辞辛劳地长途跋涉去为他们中的病人治病。

“是的，在我这儿。”

“交给埃弗拉伊姆冲洗出来，好吗？”莱文用大拇指朝一个长鼻子、满脸倒竖着红胡子的人指了一下，“埃弗拉伊姆是我们的照相专家，也是物理学教授。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胶卷。”

“好的。”

“那好。等你的身体好些，我们会把你送到能帮助你越过边境的人们那里。”

那个红胡子说：“照片当中有拍了焚尸炉的吗？”

“我不知道。”

“谁拍的？用什么拍的？”

“奥斯威辛有好几千架照相机。胶卷堆积如山。”班瑞尔以疲弱和不耐烦的语调回答，“奥斯威辛是世界上最大的宝库，都是从死人身上搜刮下来的财货，犹太姑娘坐在三十间大仓库里整理这些赃物。这些东西按理要全部送回德国，但党卫军从中捞了一批。我们也偷。有一个很好的捷克地下组织，他们是了不起的犹太人。那些捷克人，他们很坚强，团结得很紧。他们偷了一些照相机的胶卷。他们拍了这些照片。”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疲乏到了极点，虽然还在谈话，眼皮却已睁不开了。他仿佛梦见被反光灯照得通明的雪地上奥斯威辛的一排排的长马厩，穿着囚衣的弓着背的犹太人步履维艰以及那些巨大的“加拿大”仓库外边堆积的一堆堆赃物用防水帆布覆盖着，上面积着白雪，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黑色的烟囱吐出炉焰和黑烟。

“让他休息吧！”他听到莱文医生说，“把他安置在埃弗拉伊姆那里。”

班瑞尔已经好多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那张粗糙的三层床上的草

垫和破毛毯是天赐的豪华享受。他睡了不知多久，醒来后一个老嫗给他送来热汤和面包，他吃完了倒头又睡。这样子过了两天。现在他起来走动了。中午的太阳把冰冷的湖水晒得暖一些的时候，他跳入水中洗了个澡，然后在营里到处溜达，身上穿着埃弗拉伊姆给他的德军冬制服。这一带的景色恬静得使人难以相信，这些聚拢在湖边的山间小屋，四周被秋色染黄的群峰，破旧的衣服晒在阳光下，妇女们在洗衣、缝纫、烧饭或闲谈，男人们在矮小的车间里拉锯、锤打或敲打。一个铁匠正在把锻炉烧得炉火熊熊，冒出长长的火舌，旁边一些儿童在观看。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在露天的教室里上课，他们发出单调而沉闷的读书声，他们学习犹太经、数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甚至是《塔木德》。书很少，也没有铅笔和纸张，上课时要求学生反复用意第绪语背诵课文。这里的形容消瘦、衣衫褴褛的学童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任何教室里的儿童一样感到厌烦和苦恼。有些学生偷偷地做小动作，这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学习《塔木德》的男孩围着一本大书坐成一圈儿，有几个男孩看着倒过来的文本在朗读。

以步枪武装起来的青年男女在营地巡逻。埃弗拉伊姆告诉班瑞尔，一些备有无线电的哨兵部署在下面遥远的山路和山口一带。这个营地经受不住敌人的奇袭，武装的警卫人员能对付渗透者或小股敌人，但是遇到了严重的敌情，他们必须用信号通知尼科诺夫，要求他们提供保护。这里最棒的年轻人都走了，他们要为发生在日托米尔的大屠杀讨还血债，一些人已加入著名的科夫帕克游击团，其他的加入了由传奇式人物犹太人莫伊沙大叔率领的游击团。莱文医生批准他们前去。

班瑞尔待在这儿的一个星期里，他听到大量流传在这个犹太人森林里的故事，它们大多数是惨不忍闻的，有些是英雄壮烈的故事，有些是滑稽可笑的故事。他也诉说了自己的惊险经历。一天傍晚，他在吃晚饭时又在缅怀往事，追述他在明斯克外围和早期的犹太人游击队一起度过的日子。这时他突然听到他的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绝对不会搞错。一个戴着一只眼罩、骨瘦如柴的满脸脓疮的年轻人曾在科夫帕克领导的游击团里一直待到一枚德国手榴弹把他的一只眼睛炸瞎，他曾和一个名叫门德尔·杰斯特罗的人一起行军几个月通过乌克兰。班瑞尔因此得知门德尔还活着，而且是一名游击战士——沉默寡言的门德尔，异乎寻常地笃信宗教的犹太法典学校的学生。根据这个小伙子最后听到的消息，班瑞尔还得悉他的儿媳妇和她的孩子目前躲在瓦洛任城外一个农民的农庄里。

这是班瑞尔到处流浪以及被关押的两年来第一次听到家人的消息。尽管他忍受了一切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凌辱、痛苦和饥饿，但他从不曾完全丧失希望，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这个消息并没使他过于激动，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黑夜里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已开始消逝。他觉得精力恢复了不少，随时可以启程去布拉格。

在他启程的前夕，在大棚屋的大房间里，埃弗拉伊姆为一些经过选择的成年人放映幻灯片。这是把班瑞尔的胶卷冲洗后再放大的幻灯片，银幕是一块因为使用时间长，又经过多次洗涤已经变成灰色的被单，那台粗糙的幻灯机使用由两条电池炭精棒组成的弧光灯。这个临时凑合而

成的光源不断噼啪爆响，闪烁摇曳，给幻灯片增添了毛骨悚然的效果。赤身裸体的妇女看起来好像在颤抖，她们带着孩子走进毒气室；一些囚犯在党卫军的监视下用钳子把死人牙齿上的金子拉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像喘不过气和使尽了气力；在长形的露天坑里，一排排尸体在燃烧，一些手执肉钩的特别分队人员在把更多的尸体拖到坑里，坑上浓烟滚滚。有些幻灯片太模糊，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但其余的已足够揭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内幕，铁证如山，毋庸置疑。

光线太弱，拍出来的文件不易辨认。一张长的分类账页上写着同一天有几百人死于“心力衰竭”。各种存货清单上列有首饰、金子、皮货、货币、手表、烛台、照相机、自来水笔等，一律用工整的德文逐项列记并标明价格。一份六页的医药试验报告表明对二十对同卵双生兄弟或姊妹进行过各种试验，其数据包括对超高温及超低温的反应、对电震的反应、注射酚后多长时间才断气以及尸体剖验后详尽的解剖统计比较数据。班瑞尔从未看到过这些文件，也没目睹过出现在幻灯片上的景象。他感到震惊和悲痛，但又感到安心，因为他知道这些可供定罪的材料是如此确凿，任何狡辩都无法推翻。

看完幻灯片的人们默然离开棚屋，只留下委员会的成员。莱文医生久久凝视炉火。“班瑞尔，村子里的人都认得我，我亲自护送你过边境。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游击队有健全的组织，他们会把你送到布拉格。”

从帕尔杜比采开往布拉格的列车挤得很，二等车厢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一些检查证件的捷克警察耐心地从一个车厢挤到另一个车厢。这个被《慕尼黑协定》出卖的驯服的保护国在战前就被德国吞并，又因为海德里希遭到暗杀而受到报复，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在这里，列车上的例行检查从来没发生过什么情况，不过，在布拉格的德国秘密警察司令部要求继续执行查验。

一个正在阅读德文报纸的老人被走进车厢里来的警察用肘轻轻地推了一下才知道要查证件，他心不在焉地抽出一个旧的藏着身份证和许可证的皮夹子，一边继续读报，一边交给警察。赖因霍尔德·亨克尔，帕尔杜比采出生的德国建筑工人，母亲的娘家是匈牙利的，这证明了他那张宽阔的、刮得光光的斯拉夫脸形。警察看了看这个乘客的破旧衣服和操劳一世的双手，把证件还给了他，又接过了第二个人的证件。就这样，班瑞尔·杰斯特罗过关了。

列车在易北河流域沿着闪闪发光的河流疾驰，它穿过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和到处是采摘工人的果园，以及布满根茬的田野。车厢里其他的乘客包括一个面有愠色的胖老太太、三个在傻笑的年轻女人以及一个带着丁字形拐杖、穿军服的年轻人。为了应付这次警察的盘查，班瑞尔事先排练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顺利通过，回想起来好像是开了一次短暂的、毫无意思的玩笑。他经历过许多不可名状的时刻，但这次从万人坑和山区游击队的狂暴世界过渡到他一度认为是日常现实生活的世界——坐在前进中的列车的一个位置上、衣饰漂亮的姑娘们在欢笑、她们身上散发出廉价香水的气味、他自己的领带、皱瘪的帽子，以及勒得很紧的白衬衣领子等等——确实使他震惊，死而复活的感觉最多也不过是这

样。正常的生活似乎是对现实的无情嘲弄，是一场把发生在远方的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况挡在外面、匆匆来去、假戏真做的小游戏。

布拉格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以前因生意买卖多次到过这儿，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从这座古老的、可爱的城市看来，这次大战好像没发生过，在他的心灵上打上烙印的过去的四年，好像是一场时间拖得很长很长的噩梦。即使在和平岁月里，布拉格街头一些在劲风中飘拂的卐字旗也是到处可见，那时纳粹为索还苏台德地区在进行鼓动。跟往常一样，在午后的阳光里，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衣着考究、对现实好像心满意足的人们坐满了人行道上的咖啡馆。如果稍有区别的话，今日的布拉格比起当年希特勒还在恶毒攻击贝奈斯的那些动乱日子里的布拉格更加宁静。在人行道上的人群里，班瑞尔看不到一张犹太面孔。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在布拉格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它表明战争绝非梦幻。

根据他牢记在心的指示，如果书店已经不在的话，他还可以找另外一个地址。但书店还开着，它坐落在号称“小城”地区的一条曲巷里。

N.马斯特尼书店经售新旧书籍

门推开时发出一阵铃声。里面到处是旧书，书架上塞得满满的，地板上也是一堆堆的，霉臭气味很重。一个穿灰罩衫的白发老妇坐在一张堆满书的桌子旁，在书目卡上标价。她看起来很慈祥，微笑时脸上的肌肉像是抽搐了一下。她说了句捷克话。

“你会德语吗？”他用德语问。

“会。”她用德语答。

“在你们的旧书里，有没有关于哲学的书？”

“有的，很不少呢。”

“有没有伊曼纽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我不能肯定。”她惊愕地看着他，“请原谅，但你不像是对这种书有兴趣的人。”

“我是替我儿子埃里克买的。他在写博士论文。”

她打量了他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让我去问问我丈夫。”

她穿过后面的门帘走了出去。不久，一个矮小、弯腰、秃头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正从杯子里啜着什么。他穿着一件露出破洞的毛线衣，头上戴着绿眼罩。“对不起，我刚泡好茶，还是热的。”

和其他的对话不同，这不是暗号。班瑞尔没作答。这个人一边在书架前来来去去，一边大声地啜着茶。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残破的书，吹掉上面的积尘，然后递给班瑞尔，书的衬页摊开了，上面有用墨水写上的一个名字和地址。“读者不该在书上写字呀。”这是一本描述在波斯游历的书，作者是谁无关紧要，“真是罪孽。”

“谢谢。但我要的不是这本。”

这个人耸了耸肩，低声而毫无表情地道了一声歉，便拿着这本书消失在门帘后面了。

那个地址在市区的另一头。班瑞尔乘无轨电车到那里，然后下车步行，在一个全是四层楼房的年久失修的地区穿过几个街区。在他所找的那幢房子的底层入口处有一块牙科医生的招牌。蜂鸣器响了一下，门便打开让他进去。门厅里的长椅上坐着两个候诊的可怜巴巴的老人，从牙医诊疗室里走出来一个身穿脏工作服的、模样像家庭主妇的女人，室内传来钻头的响声和呻吟声。

“对不起，大夫今天不能再看病人了。”

“这是急诊，夫人，很厉害的脓肿。”

“那么，你可要等到轮到你的时候。”

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当他走进诊疗室时，白罩衫上溅有血渍的牙科医生正在洗涤槽边洗手。“请坐，我马上就好了。”他转过身来说。

“是马斯特尼书店老板叫我来的。”

大夫挺直身子，转过身来。他有浓密的沙色头发、宽阔的方脸、结实有力的下颌。他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班瑞尔一下，接着说了一句捷克话。班瑞尔用记住的暗号接上。

“你是谁？”牙科医生问。

“我从奥斯威辛来。”

“奥斯威辛？你带来了胶卷？”

“是的。”

“天啊！我们早就以为你们都死了。”大夫非常激动，他笑了起来。他抓住班瑞尔的两个肩膀，“我们盼望着你们两位。”

“另外一个已经死了。这就是胶卷。”

班瑞尔带着严肃而兴奋的心情把那些铝管交给牙科医生。

那天晚上，在房子二楼的厨房里，他和牙科医生夫妇共进晚餐。餐桌上有煮土豆、洋李脯、面包和茶。他的嗓子有点儿嘶哑了，因为他追述了他的漫长的旅程和一路上惊心动魄的经历，话实在讲得太多了。他这时正讲到莱文营地度过的一个星期以及他得悉他儿子还活着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大夫的妻子端来了酒杯和一瓶梅子白兰地，她顺口对她丈夫说：“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上次委员会开会时不是有人提起他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有一个名叫杰斯特罗的人吗？一个知名人物？”

“那是一个美国人。”牙科医生做个手势，不以为然，“一个有钱的犹太作家，他在法国被抓住了，这个笨蛋。”他对班瑞尔说，“你越境时是

走哪一条路的？是不是取道图尔卡？”

班瑞尔默不作声。

两个男人相互看着。

“怎么了？”牙科医生问。

“埃伦·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

“我想他是叫埃伦，”牙科医生说，“为什么这么问？”

第六部 犹太乐园

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泰雷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

第六十九章

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泰雷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这时候，班瑞尔听说他的堂兄被囚禁在那里。

这个由纳粹创办的、非同寻常的犹太人避难所，又叫作特莱西恩施塔特（即泰雷津游乐胜地），在欧洲颇有名气。有声望、有财产的犹太人争先恐后设法想被遣送到那儿去。德国秘密警察向他们索取巨款，把泰雷津宽敞的公寓卖给他们，还保证他们终身能得到医疗，能使用旅馆和享受配给食物。每逢疾病、饥饿和把某些大城市里的犹太居民向“东方”遣送之后，这些城市里的犹太领袖就被遣送到这儿。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人、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战功卓著的犹太老军人都携带家眷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下来。享有特权的荷兰和丹麦犹太人最后也住到了这儿。

欧洲的杂志上登载的新闻图片，显示出这些幸运的犹太人佩戴着黄星标志，安闲地坐在小咖啡馆里，出席演讲会和音乐会，在工厂或商店里快乐地工作，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漫步，排练一出歌剧或是话剧，看一场当地的足球比赛，或者披着晨祷披巾⁽¹⁾在一个设备齐全的犹太会堂里做礼拜，甚至还在拥挤的小夜总会里跳舞。其中有些人的姓名和面貌是人们所熟悉的。在纳粹欧洲以外，关于这地方只有些歪曲失实的零星消息，可是红十字会的揶揄的报告却使它的存在为外界所知。凡是还没上“东方”去的欧洲犹太人，全会乐意尽其所有以换取埃伦·杰斯特罗的位置。

欧洲当时正沉浸在一片反犹宣传声和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里。在这种局面中居然还给犹太人安排了这么一个舒适的去处，这自然引起了怨恨。戈培尔博士在一次讲话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

.....泰雷津的犹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吃蛋糕，翩翩起舞；而我们的军人却不得不承受种种苦难和匮乏，来保卫他们的祖国.....

当然，在中立国和盟国也不乏这样的暗示，说特莱西恩施塔特不过是一个波将金村⁽²⁾，是纳粹上演的一幕丑剧。因此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应邀前去亲眼看一下，然后公开证实这个离奇的庇护所的确存在。德国人声称“东方”的其他犹太营地全都和特莱西恩施塔特一样，只不过没那么奢华而已。对于这一点，红十字会和全世界只好听信他们的话了。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几个美国犹太人，实际上在整个纳粹欧洲随便哪儿都是如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战前就逃走了。至于留下来的少数人，有些凭着影响、声望、财富，或是运气幸存下来，像贝伦森和格

特鲁德·斯泰因⁽³⁾；有些躲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销声匿迹；有些已经在奥斯威辛被毒气熏死了，他们的美国国籍成了无补于事的笑柄。娜塔丽、她叔叔，还有她的小娃娃，都来到了这个犹太乐园。

在人类事务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好像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它的根源是古老的，产生它的土壤也是古老的，可是它却是一个突变体。在古代世界里，斯巴达和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全只是最模糊的预兆。尽管希特勒大量借用列宁和墨索里尼推行的各种措施，现代政治中却找不出合适的比较。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和尼采，没有一位哲学家曾经预见到这样的事物，没有一个能为它提出人性方面的根据来。第三帝国是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一个令人惊愕的现象，它只持续了区区十二年，目前已不复存在。它遗留下来的有关人性和社会的史实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至今还在堆积如山的遗物里结巴着、摸索着。

普通人宁愿忘掉它，它是欧洲衰落过程中一个十二年的肮脏插曲，最好把它扫到地毯下面去。学者们硬要对它进行学术分类：民粹主义加恐怖，资本主义复辟，波拿巴主义的翻版，右翼独裁，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成功。无穷无尽的学术标签，发展成为冗长的、沉甸甸的巨著。实际上，没有一部著作说得清第三帝国的来龙去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个玷污了全人类的邪恶红斑，还在扩大，还在令人迷惑。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它是比人口爆炸、核弹和能源耗竭更为根本而又为人们所回避的问题。

特莱西恩施塔特阐明了它，因为这个犹太乐园不像奥斯威辛，并不是深奥莫测的。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件劣迹，但是因为它还有一丝理智的痕迹，我们只要运用一下想象力，还是能够理解它。它只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个大国政府在这上面耗费了精力，于是它发挥了作用。说来奇怪，娜塔丽·亨利和她孩子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德国人精心策划上演的这个巨大的骗局上。

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少数心腹来说，把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并且在德国开疆拓土后，把全世界的犹太人斩尽杀绝——这个目标始终是毋庸置疑的。它具体表现在战争初期的行动和文件之中。但是从文字上我们很难找出多少痕迹，希特勒显然始终没签署过什么东西，不过由他下达的、将他在《我的奋斗》中的威胁付诸实施的那项命令却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德国以外世界上的种种旧观念却为此造成了困难：慈悲啊、正义啊、人人有生存和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啊、屠杀妇孺的暴行啊，以及诸如此类的看法。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战争的性质就是屠杀，德国的妇女儿童正在轰炸中死亡，而敌人的定义是要由政府去决定的。犹太人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这一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核心。到一九四四年，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重要的作战资源继续用去杀害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用批判的军事眼光来看，这样做毫无意义。可是对德国民族狂热地追随到底的那班领袖来说，这样做完全有意义。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之前，写下了他的遗嘱。

在遗嘱里，他吹嘘自己对犹太人的“人道的”屠杀——他用的正是这个词——并且还鼓动战败的德国人继续对他们进行杀戮。

至于在这场大屠杀期间蒙在鼓里的外界所表现的种种软心肠的偏见，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主要对策是欺骗。战争时期的保密措施使得对实际屠杀进行掩盖有了可能。没有一个记者曾经跟着特别行动队旅行过，也没有一个记者进入过奥斯威辛。问题是：第一，要制止有关屠杀的不断增多的泄密和流言；第二，要销毁一切证据。鲍尔·布洛贝尔的焚尸队和泰雷津的犹太乐园，就是这场大骗局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特莱西恩施塔特可以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屠杀；焚尸队则可以把屠杀实际存在的一切证据销毁掉。

今天，要想永远掩盖起对千百万人的屠杀，这种想法似乎是荒唐透顶的。但在当时，整个德国民族的精力和创造才能都在希特勒的支配之下，德国人还为他建立了许多其他惊人的、狂妄的“功绩”。

这场骗局里最成功的部分，是针对犹太人本身进行的。在进行这场大屠杀的整整四年中，他们大部分人始终毫不知情，很少有人怀疑，更没什么人真的相信火车是把他们送到死路上去。德国人对于他们去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到达后应该做些什么，煞费苦心地编出形形色色的谎话以安他们的心。这种欺骗一直进行到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钟前，直到他们被脱光衣服、押进实际上是毒气室的“消毒淋浴间”的时候。

今天看来，千百万惨遭厄运的犹太人竟会相信这个骗局，像牛群走向屠宰场那样，这似乎头脑简单得出奇。但是，如同病人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白血病，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消除疑虑的稻草那样，欧洲的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德国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这种甚嚣尘上的消息和传说。

说到头来，他们要是相信这一点，就不得不相信德国的合法政府正在有组织地、冠冕堂皇地干着一个庞大得难以想象的诈骗杀人勾当。他们就不得不相信，人类社会为了保护自身而创造的国家的职能，在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里竟然改变了性质，事先不发出任何警告，不进行任何诉讼，也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千百万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秘密地处决。这恰恰是事实。但是直到最后，大多数死去的犹太人都无法理解这个事实。就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无法完全责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明明白白的事实也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这场骗局中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一部分是复杂的，而娜塔丽生存下去的机会就存在于它的头绪纷繁、自相矛盾的目的之中。

犹太乐园不过是一个转运营地，一个去“东方”的中转小站。那儿的犹太人管它叫作“*schleuse*”，就是水闸或水门的意思。但是这个转运营地又有它特殊的地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刚抵达的时候总受到热情的招待，应邀吃上一顿饭，并且受到鼓励去填写表格，详细说明他们愿意住什么样的旅馆或是公寓，同时还写下他们随身带来的什物、珠宝和现款。接下来，他们便被抢个精光，上上下下仔细搜身，搜索值钱的东西。当然，那个热情的前奏曲便利了这番掠夺。尔后，他们便和充斥在犹太区房屋里和街道上的普通犹太人得到同样的待遇。

每逢大批犹太人到来的时候，这场欢迎的滑稽戏往往便给免了。新来的人干脆就被赶进一个大厅去，对他们携带的东西进行集体抢掠，事后发给他们一些破旧的衣服，再把他们押送到拥挤的、害虫滋生、疾病蔓延的市区，在四层床铺上，在已经住满患病、挨饿的人的不蔽风日的顶楼上，在一个原先供四人居住而现在却挤上整整四十个人的房间里，或是在一个同样挤满了倒霉蛋的走道或楼梯上下榻栖身。不过新来的人并不是一到就立刻用毒气毒死。从这一点讲，它是犹太乐园。

一些发生在德国人计划之外的事情，进一步装点了这个乐园的门面。一开始的时候，布拉格那些组织良好的犹太人就说服了党卫军，让他们在这个要塞城市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市政机构。这个市政府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开玩笑。说它是开玩笑，因为它凡事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听，包括开具遣送去“东方”的人们的名单。然而它又是真的，因为它下面的各部门的确管理着卫生、劳工、食物配给、住房和文化工作。德国人所关心的只是严密的保安措施、他们自己的舒适和享乐、工厂的生产定额，以及把活人送去装满火车。至于其他事务，犹太人可以自己照料自己。

这里甚至还开设了一家银行，印发特殊的、美观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货币，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为所有的纸币设计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图案，上面绘着手拿书报的受难的摩西。当然，这种钞票只是在犹太区里开的一个玩笑，拿它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德国人要求银行家和犹太工作人员对薪水、存款和支出金额保存一份精心假造的记录，这样也可以蒙混一个偶然来的红十字会观察员漫不经心的眼睛。德国人在泰雷津所做的努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食品定量始终没提高到足以温饱的水平，医药从来没提供过，而涌进来的犹太人人数也始终没减少过。

泰雷津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它不像奥斯威辛那样只是一片沙滩上的马厩。石头房子和长长的十九世纪营房坐落在笔直的街道两旁，看上去很是好看，只要你看不到里边那一群群有病的、饥饿的居民。有了来宾，这些居民就被驱赶到僻静的地方去。正常时期，连带住在营房里的士兵，泰雷津可以安顿四五千。现在，犹太区里平均总要住上五六万人。它就像一个水灾区或是地震区边缘的城市那样，里面挤满了劫后余生的人，不同的是，灾难有增无减，逃难的人不断拥入，其数量全靠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和通向“东方”的那道水闸门才有所减少。

演讲会、音乐会、话剧、歌剧，都确有其事。德国人允许有才能的居民通过乐园的这些活动忘却饥饿、疾病、拥挤和恐惧。咖啡馆和夜总会也是有的，可是没什么吃喝的东西。不过音乐家倒是有很多，犹太人可以开展这种幽灵般的和平时期的娱乐活动，一直到他们被送走为止。埃伦·杰斯特罗在里边工作的那个图书馆是很不错的，因为到这儿来的犹太人的书籍全被搜刮来了。还有些装门面的店铺，橱窗里摆满了从经过这儿的半死不活的人们那里掠夺来的东西。自然，东西都是不卖的。

有一阵子，只有德国红十字会的专员获准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党卫军不用花多大气力，轻而易举地就让他们写出了一些揶揄的报道。然

而，这场骗局的成功却使德国人陷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境。中立国的红十字会迫切要求派观察员来对犹太乐园进行一次访问。这导致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离奇古怪的历史上最离奇的一段插曲，就是“盛大的美化运动”。娜塔丽的命运竟然就取决于这件事。

- (1) 犹太人早上做祷告时裹在头部或披在肩头的一种有流苏的围巾。
- (2) 波将金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将金（1739—1791）在女皇南巡时沿途粉饰太平，极尽伪装欺骗之能事，以获取女皇的欢心，后来波将金村就用以指虚伪的骗局。
- (3)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女作家。

第七十章

娜塔丽干活儿的时候是不容易被认出来的，因为她的脸部齐眼睛下面全用一条手帕遮挡起来。从修切和磨光云母的机器上飞出来的微尘，在一排排长桌子的上空飘浮，女工们成天就坐在这里，把那些已经分成一块块的矿物再切成薄片。娜塔丽就是这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中一个弓着背干活儿的人。这种活儿需要手巧，虽然叫人厌烦，可是并不难做。

她弄不清德国人拿这种东西去做什么用，大概和电气设备有点儿关系。显然这是一种稀少的材料，因为碎片和桌上扫下的余屑都被送到磨粉机里去，磨好的粉也和切好的薄片一样，装进柳条箱运回德国。她的工作就是把书本那样大小的云母切成更薄、更透明的薄片，直到工具无法再劈出一层为止，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切破一片，以免遭到带着臂章、管理她那一工段的那个凶神恶煞似的法国犹太老婆子的毒打。这的确是够简单的。

她每天在这个又长又矮、拥挤不堪的粗木棚里度过十一个小时。长长的黑色电线上悬挂着的低瓦灯泡，发出暗淡的光线，房里没有生火，几乎和白雪皑皑的户外一样寒冷，而且因为脚下的烂泥地和挤得紧紧的妇女们的呼吸，环境甚至比户外更为潮湿。一个令人恶心地漫溢出来的厕所，散发出一股恶臭。这个厕所每周只由一小队佩戴着黄星标志的可怜的大学教授、作家、作曲家和科学家打扫一次，德国人就喜欢让他们淘粪便。从挤坐在一起、衣衫褴褛、久未洗过澡的女人身上，也散发出一股臭味。她们几乎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用提洗澡和洗衣服了。对于一个外界来的参观者来说，这个木棚简直就是地狱。娜塔丽对它却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妇女中大多数人像她一样出身不凡。她们中有捷克人、奥地利人、德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丹麦人。泰雷津真是一个各民族的大熔炉。许多人曾经十分富有，许多人像娜塔丽一样受过高等教育。云母工厂只接纳犹太区里受到优待的妇女来工作。“遣送去东方”这个吓人的、意义不明的威胁笼罩着泰雷津，就像死亡萦绕着正常生活那样。遣送是间歇性的，像瘟疫那样突然剪刈掉一大批人，但是云母工厂的工人和她们的家属是不走的。至少，目前还不曾有人走过。

干这种轻松手工的妇女，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娜塔丽被分配到云母工厂来，意味着某种暗地里的“庇护”。派埃伦到图书馆工作，也是如此。他们的境遇急转直下，落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虽然使人惊疑不定，却并不是飞来横祸，其中还有奥妙，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同时，一天天他们挨了下去。

六点钟的铃响了。

机器停下。弓腰驼背的妇女站起身来，把工具安放好，熙熙攘攘地

走了出去，用披巾、汗衫和破烂衣服把自己裹紧。她们僵硬地、可是快步地走着，趁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还有余温之前赶到领食物的长队中去。一到外面，娜塔丽就拉下手帕，露出了一张几乎没变样的脸：更瘦削、更苍白，仍然很美，嘴唇显得更薄，下巴显得更坚定。一阵清新的寒风掠过积雪的、笔直的街道，把特莱西恩施塔特堵塞的下水道、随地皆是粪便、烂白菜和生病的、龌龊的人们身上经常散发出的恶臭吹散了。这是一种贫民窟的气味，再加上日日夜夜不停走过的手推板车上的死人和城墙外边火葬场里焚烧尸体的令人恶心的气味。在这里，犹太人不是遭到屠杀而是“寿终正寝”的死亡率并不比灭绝营里低多少。

她一排排笔直的营房间的街道上走过，穿过市区到幼儿园去。这时天上星光闪烁，一钩新月紧挨着一颗明亮的晚星，低低悬挂在要塞城墙的上空。难得的清新爽朗的空气吹进了她的胸膛，叫她感到十分舒畅，她想起了埃伦早上说的那句俏皮话：“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说好说歹，我们总还是有恩可感的。”

她绕过把犹太人和大广场分隔开的那道高高的木墙，听见音乐家们正在广场边上党卫军的咖啡馆里演奏。吃饭的时刻，虽然还有些衰弱的老年人蹒跚地走着，在垃圾堆里拨弄，但街道上比较安静，不那么拥挤。领食物的长蛇阵从有些院子里蜿蜒到街道上，人们站着，用勺子从铁皮盘子里把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舀进嘴去，两眼急切地睁得很大。看着这些有教养的欧洲人像饿狗一样吞咽着这种粗劣的饮食，这是犹太区里令人分外伤感的景象之一。

一个身穿一件破烂的长外套、戴着一顶布便帽的瘦子走到她的身边。“喂，还好吗？”^①这个名叫乌达姆的男人说。

她脱口就用意第绪语回答说：“该怎么个好法呢？”

现在，她讲这种语言已经像她祖母讲得一样流利了。常常，荷兰或是法国的难友甚至会把她当成波兰犹太人。她讲英语的时候，一开口就很容易用上从前的美国腔，可是这种语言在这儿听上去很古怪。她和埃伦也常常用意第绪语交谈，因为他在图书馆里和教授《塔木德》时也常常用这种语言，尽管他一般是用德语和法语讲课。

“耶塞尔森的弦乐四重奏今天晚上又要演出啦，”乌达姆说，“他们想叫我们接在后边演出。我又有了新的题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排演呢？”

“就在我们去看过孩子以后，好吗？”

“我七点钟还要教一堂英语课。”

“节目很简单。不会花太多时间。”

“好吧。”

路易斯正在宿舍门口等着。见到娜塔丽，他高兴地大叫一声，跳进她的怀抱。娜塔丽一抱住他结实的身体，就忘却了云母、厌烦、苦难和恐惧。他的兴高采烈感染了她，使她也快活起来。不管刮的是什

风，这股火焰可不是注定要被吹灭的。

路易斯一生下来就成了她的生命之光，但是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强烈。他虽然离开了她，来到这个幼儿园，和几百个小孩待在一起，平时晚上多半只能看到她几分钟，住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古老的石头房子里，由陌生的女人管束着，睡的是棺材般的木箱子，吃的是粗糙的大杂烩——尽管儿童的食物是犹太区里最好的——路易斯却像野草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别的小孩消瘦、患病，先是无精打采、昏昏沉沉，后来在一阵阵抑制不住地哭泣中虚弱下去，最终因冻饿而死。这个幼儿园的死亡率是惊人的。可是，不知是他的颠沛流离——不断地变换水土、空气、食物、被褥和同伴——把他锻炼出来了，还是像她常常想到的那样，是坚忍顽强的杰斯特罗家和坚忍顽强的亨利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达尔文所谓的优生者，反正路易斯是生气蓬勃的。他在各门功课上都名列前茅，指画法、舞蹈、唱歌对他来说都是一样，他似乎毫不费力就胜过了别人。调皮捣蛋也是他领头儿。幼儿园的保姆看见他又是爱又是恨。他长得越来越像拜伦，可是有他母亲那样的大眼睛，他那种既迷人又有些忧郁的微笑，活脱儿是他父亲。

她因为轮流上夜班，所以总在这儿吃饭。乌达姆也在这儿吃。他通常总想法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一切，就是他怎样来和三岁的女儿一起消磨空余时间。他的妻子已经走了，被遣送走了。今天晚上，汤里的土豆很多，虽然是冻坏了的，味道有点儿腐，可是倒可以充饥。他们边吃着，他就边念起他新编的台词来，他的女儿和路易斯在一旁玩。那个轻便的木偶戏台就折叠起来放在地下室的文娱活动房里，后来，两个孩子也下来看他们排演。娜塔丽排演了逗孩子们玩的木偶戏，一出庞奇和朱迪⁽²⁾的戏，配上乌达姆含讥带讽的台词，已经暗地里风靡了犹太区。这比她的美国公民身份更使她有荣誉感。那种身份起先还使人惊异，可是不久就不足为奇了。不管是倒霉还是愚蠢，反正她到了这儿，对犹太区的人们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娜塔丽重新搞起这个丢了多年的少年时代的游戏，她开始变得很快乐和全神贯注。她做木偶，给它们换上衣服，操纵它们，使它们扮出各种滑稽姿势来配合乌达姆的台词。有一次，她甚至在他唱歌的那个党卫军咖啡馆里演出。当乌达姆唱着淫荡的德国歌曲，引得那些闹闹嚷嚷的党卫军官兵狂呼乱叫的时候，或是当他唱起《莉莉·马琳》这类感伤的民歌，引得他们眼泪汪汪的时候，她只能浑身颤抖地坐在那儿听。后来，她的手哆嗦得很厉害，简直操纵不了木偶。幸亏这次演出并不成功，乌达姆的拿手好戏一个也没拿出来，以后也就没再叫他们去演出。犹太区里有的是远比他们高明的木偶戏节目可以供党卫军去点。少了乌达姆的讥讽，娜塔丽的演出实在并不出色。

乌达姆是一个波兰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儿子。他肤色苍白、瘦长如鹤，生着一双炽热的眼睛和一头蓬松、卷曲的红发。虽然他创作和演唱猥亵的甚至淫荡的歌曲，却在犹太会堂里主持赎罪日的宗教仪式。他和那群组成并管理这个有名无实的犹太市政机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很早就从布拉格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了。现在，柏林帮和维也纳

帮正在把他们排挤出去，因为党卫军比较喜欢德国犹太人。乌达姆在那个闹剧般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银行里工作，尽管它已经成了那些后到的犹太人的地盘。这些人还是丢不下他们那种优越感，总想把别人排挤出去，乌达姆对于犹太区里的政治活动和钩心斗角所了解的，远远超出了娜塔丽所能理会的。他名叫约瑟夫·斯穆洛维茨，可是大伙儿都管他叫“乌达姆”，她甚至听见党卫军也这样称呼过他。

今天晚上，他们为他们最受欢迎的滑稽短剧《寒霜——杜鹃国国王》添上了一些新的笑料。

娜塔丽给庞奇的头上戴了一顶王冠，还装上一只挂着冰柱的、长长的红鼻子，这就是国王。寒霜——杜鹃国正在打败仗，国王不断把呈报上来的惨败的战报怪在国内的因纽特人头上。“杀死因纽特人！把他们全都杀了。”他不住地大发雷霆。好笑的是一个扮作大臣的木偶，穿着一身好像是制服的服装，也有一个拖着冰柱的红鼻子，冲出冲进，他不断报告国内的匮乏、叛乱和溃败，国王听了又哭又号，他还报告杀死了更多的因纽特人，国王听了高兴得又蹦又跳。最后，大臣冲了进来宣称，所有的因纽特人终于全被清洗光了。国王满心欢喜，接着蓦地又大吼道：“且慢，且慢！现在我怪谁好呢？我该怎样把仗打下去呢？这太可怕了！赶快派一架飞机到阿拉斯加去，再装些因纽特人来！因纽特人！我需要许许多多的因纽特人！”幕落。

说也奇怪，犹太人会觉得这出粗劣的、以死亡为主题、含沙射影的小戏滑稽之极。这些惨败的战报就像德国国内最近的新闻。那个部长报告这些战报时，用的是纳粹宣传的那种浮夸做作、自相矛盾的滥调。这种冒险的地下幽默，在犹太区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宽慰。这一类的玩意儿很多，似乎也没人去报告，因为它们一直继续下去。

娜塔丽痛苦辛酸地操纵着木偶。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害怕落进德国人的魔爪、把安全完全寄托在她的护照这个护身符上的美国犹太女郎了。那个护身符并不灵验，最坏的事已经发生了。奇怪的是，她心头倒反而觉得自在了点儿，思路也清晰了点儿。现在，她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上：带着路易斯渡过难关，活下去。

乌达姆新编的台词，讲的是犹太区里最近的一些传说：希特勒患了癌症；德国人缺乏石油，战争打不下去了；圣诞节那天美国人将在法国偷袭登陆。诸如此类的异想天开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颇为盛行。娜塔丽操纵着木偶的一举一动，来配合乌达姆插科打诨的台词，他女儿和路易斯对这些笑话一点儿也听不懂，只是对着红鼻子的木偶哈哈大笑。排演完毕后，她紧紧拥抱了一下路易斯，从拥抱中触电般地感到了一阵鼓舞。然后，她就上她的英语课去了。

在少年的营房里，日日夜夜都有人上课。犹太儿童的教育是受到官方禁止的，但是他们没别的事可做。德国人也不认真地加以制止，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最终的下场，所以并不在意他们在“屠宰场”里发出什么样的嘈杂声。一方面，这些大眼睛的、瘦骨嶙峋的孩子办了一份小报，学习各种语言和乐器，排演戏剧，对犹太复国主义展开讨论，唱希伯来歌

曲。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了玩世不恭的、老练的小偷和骗子，对什么也不相信，像耗子一样熟悉犹太区里的大街小巷，而且性方面都是过早就成熟了。他们欢迎娜塔丽的目光往往叫她感到不安，虽然她觉得自己穿着那身带着黄星标志的、松松垮垮的棕色毛料衣服，即使还没到讨人嫌的地步，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女性。

但是这些孩子一上起课来就全神贯注。他们总共只有九个人，都是聪明伶俐、自愿参加的初学者，想要学会英语，好“在战后上美国去”。有两个人这天晚上缺席，是去排演《后宫诱逃》⁽³⁾去了。他们上次演出《被出卖的新嫁娘》⁽⁴⁾，在犹太区获得巨大成功，甚至连党卫军也很欣赏。现在他们又雄心勃勃地排练起莫扎特的这出歌剧来。娜塔丽看了那个深受欢迎的《被出卖的新嫁娘》一次演出，表演得很差，因为有几个演员刚被遣送走了。她甚至听到一座营房的某处地窖里正在排练威尔第⁽⁵⁾的《安魂曲》，不过这似乎太异想天开了。课上完后，她匆匆穿过寒风拂面、星光灿烂的黑夜，到她即将演出的那个楼去。

在那个又长又矮的斜顶房间的那一头，四重奏已经开始演奏了。这个房间以前是开大会用的，现在却放满了床铺，因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了这个犹太区。他们拥进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被送往“东方”的速度。犹太区里犹太人的全部希望就是，美国人和苏联人能够及时粉碎“寒霜—杜鹃国”，把困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大水闸里的人们救出去。同时，眼前生活的目标就是，避免被遣送走，并且用文化生活使这儿的日日夜夜容易忍受一些。

耶塞尔森的四重奏是非常出色的。三个花白头发的男子和一个非常丑陋的中年女人用私带进犹太区来的乐器演奏，他们衣衫褴褛的身体和着海顿⁽⁶⁾的优美旋律晃动，专心致志，脸上焕发出内心蕴藏着的光辉。楼里挤得满满的。人们有的弓着身子坐在床铺上，有的躺着，有的蹲在地板上，有的挨着墙根站成一溜儿，还有好几百人紧紧挨在一起，坐在木头长凳上。娜塔丽等着这支曲子结束，以免惊动别人，然后她才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人们认出了她，让开了一条路。

木偶戏台已经在音乐家座椅后面安放好了。她在前面的地板上挨着乌达姆坐下，让音乐——现在是德沃夏克⁽⁷⁾了——来抚慰她的心灵。优雅动听的小提琴和中提琴声，如泣如诉的大提琴声，交织成一支美妙悦耳的阿拉伯风格的民歌乐曲。随后，音乐家们又演奏了一首贝多芬后期的四重奏。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节目单向来是很长的，听众们都满心感激，悠然神往，虽然四下里患病的和上了年纪的人听着听着打起盹儿来了。

在木偶戏开场之前，乌达姆先用意第绪语唱了一支新的歌曲：《他们来了》⁽⁸⁾。这是他又一个精心创作、妙语双关的政治性节目。一个孤独的老人在他的生日那天唱歌，说大家都把他给忘了，他凄凉孤独地坐在布拉格的房间里。忽然，他的亲戚们来了。他在重唱中，变得高兴起来，在舞台上欢呼雀跃，两手噼啪地拍着巴掌：

啊，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英国亲戚，俄国亲戚，

美国亲戚，普天之下的亲戚！

坐飞机来，乘轮船来——

啊，多么快乐，啊，这是多么欢欣鼓舞的一天，

啊，感谢上帝，从东方，从西方，

啊，感谢上帝，他们终于来了！

顿时喝彩声四起！他再唱一遍的时候，听众们也跟着唱起了叠句，还有节奏地拍着手：从东方到来，从西方来到！木偶戏就在这阵高昂的调子里开场了。

在演出《寒霜—杜鹃国国王》之前，他们先演了另一个很受欢迎的滑稽短剧。庞奇扮一个犹太区的官吏，正想向他的妻子求欢。朱迪则推三阻四地不肯：这地方没个遮掩，她肚子饿了，他没洗过澡，床铺太窄小了，等等。这些借口都是犹太区里的人们所熟悉的，因而引起了哄堂大笑。他把她带到他的办公室，那儿就只有他们俩，她羞答答地顺从了。可是正当他们好合之际，他的下属不停地打断他们，前来报告犹太区出现的问题。乌达姆模仿夫妻俩的喁喁情话和气喘吁吁的声音，中间还穿插着庞奇怒气冲冲的官腔和朱迪失望沮丧的抱怨，再加上一些猥亵的台词和动作，使得整个演出滑稽非凡，甚至连蹲在乌达姆身边操纵木偶的娜塔丽也不停地咯咯笑出声。

修改过了的《寒霜—杜鹃国》也引起一片笑声。乌达姆和娜塔丽满面红光地从幕后走出来，一次又一次地鞠躬。

楼里四处都传来了欢呼声：“乌达姆！”

他摇摇头，挥挥手，请大家别这样。

更多的人欢呼着：“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他做手势请大家安静下来，请求准许他退场。他说他很疲乏，心情又不好，还得了感冒，下一次再补演吧。

“不成，不成。现在再来一个！乌达姆！乌达姆！”

木偶戏每次演出时总是如此。有时候观众达到了目的，有时候经过恳求，乌达姆总算退了场。娜塔丽坐在一旁，他摆出一个忧郁的歌唱家的姿势，两手在胸前合拢，用唱诗班领唱人的低沉的男中音唱起了一支悲哀的圣歌。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每次他一唱起这支歌，娜塔丽就觉得脊背都发凉了。这是赎罪日礼拜仪式中圣歌的一段。

人是用尘土创造出来的，他的归宿是在尘土之中。他就像

一片破碎的陶瓷，一朵凋谢的鲜花；就像一粒浮游的微尘，一个过眼的影子；就像一个梦境，飞逝而去。

在每一对比喻之后，听众们总轻声合唱着歌曲开始部分的那个叠句：“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它的意思就是：“人啊……人啊……人啊……”

在希伯来语里，人 这个词叫亚当。乌达姆 在波兰意第绪语里是亚当 的变音。

“亚当，亚当，亚当 ——” 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喉咙里唱出的这支令人心碎的低沉的圣歌，使娜塔丽·亨利听了感到一种她被囚之前从未感到过的激动。这些人都在死亡的阴影下，刚才还高兴得笑成一片，现在却低声唱起这个也许就是他们自己挽歌的曲子。乌达姆唱到领唱人唱的那段绚丽的词句时，声音像大提琴一样如泣如诉。他闭上了眼睛，身体在小木偶戏台前面摇晃着，两手伸了出来，高高举起。几分钟之前这个人还在讲着最粗鄙的下流话，现在他的声音里却充满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敬畏与热爱，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就像一粒浮游的微尘，一个过眼的影子……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他踮起脚尖，胳膊僵直地高高举起，睁大了眼睛，像敞开的炉门那样炯炯地望着听众：

就像一个梦境……

那双火一般炽热的眼睛闭上了。他垂下两手，身体也松弛下来，几乎支撑不住的样子。最后那句话的声音降低下去，几乎成了耳语：

……飞逝而去。

他从来不唱第二遍，总是紧绷着一张苍白的脸，僵硬地鞠上几躬，向观众的喝彩表示谢意。

娜塔丽以前觉得用这支令人痛苦的礼拜仪式上唱的咏叹调，用这种曲调和歌词，来结束一宵的娱乐，未免太古怪，简直有点儿阴森可怕。现在，她懂得了，这正是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在周围的人们的脸上看到的那种净化，也感染了她自己。听众都已精疲力竭，得到满足，准备回去安寝，准备迎接这个“阴影谷”⁽⁹⁾ 中的又一天。她自己也是这样。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的帆布床上放着一套带有黄星标志的灰呢衣服，旁边还有粗棉线袜和新鞋。对面埃伦的床上，放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鞋子。他坐在两床之间的小桌子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棕色的大本《塔木德》。他举起一只手说：“先让我把这段看完。”

这里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给予他们的“照顾”。他们两人单独有一间房，尽管这是一个只有一扇窗的小房间，是用墙板从一个大房间里隔出来的。这个大房间从前是一个有钱的捷克人私邸里的餐厅。在隔板那边，几百个犹太人挤住在四层的床铺上。这儿放的是两张小床，一盏昏暗的小灯，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像公用电话间那样大小的纸板衣柜，这在犹太区里可算奢华到了极点。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们居住条件也不过如此。对于这种宽厚的待遇党卫军始终没做过任何解释，可能因为他们是“知名人士”。埃伦在这儿用餐，不过并不用去站队，负责这所房子的长老派了一个姑娘把饭给他送来。然而他简直不大吃东西，他好像是靠空气在过日子。通常娜塔丽回来的时候，总有些杂碎和汤水剩下，如果她愿意吃下去的话，要不然隔板那边的人就会把这份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

现在，床上放着这套灰呢衣服，这是为了什么呢？她拿起来在自己身上比了比。上好的料子，裁剪很讲究，而且还很合身，只是稍微宽大了一点儿。这套衣服上微微散发出一种馥郁的玫瑰香，从前一定是一个上等人的妇女穿的。他仍旧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还是已经被遣送走了？

埃伦·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合上书本，转过身来朝着她。他的须发全都白了，皮肤就像柔和的云母，骨头和青筋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从他病愈之后，他就一直沉静而虚弱，却有惊人的耐力。他每天教书、讲学、听音乐、看戏，并且终日伏案为希伯来经典编纂目录。

他说：“这些东西是晚饭时候送来的。很叫人惊奇。后来，爱泼斯坦来了，才讲清是怎么回事。”

爱泼斯坦是特莱西恩施塔特市政机构当时的首脑，是一个享有Ältester头衔、可以算作市长的人物。从前，他是一个社会学讲师，是德国犹太人协会的会长。现在他为人恭顺、萎靡不振，是德国秘密警察囚禁中的一个幸存者。他被迫对党卫军卑躬屈节，尽量以他的谨小慎微的方式做点儿有益的工作，可是其他的犹太人都只把他看作德国人的一个傀儡。他没多少选择的余地，也没剩下多少胆力来行使他所获得的那一点儿选择权。

“爱泼斯坦说什么？”

“咱们明天得上党卫军总部去。不过并没有危险。他说是好事，咱们应当享有更多的特权。他很郑重地这么向我担保，娜塔丽。”

她觉得心窝里发凉，连骨头里都发冷，同时忙又问道：“为什么要咱们去？”

“会见艾希曼中校。”

“艾希曼！”

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一带人们所熟悉的，是当地那几个党卫军军官的姓名，如勒恩、海因德尔、默泽等。艾希曼中校是一个只能听见人们窃窃私议的高高在上的险恶姓名。他尽管军阶并不很高，在犹太区人们的

心目中却是一个比希姆莱和希特勒地位低不了多少的人物。

埃伦的神色是温和的，充满同情的，他没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是啊。十分荣幸。”他用一种安详、讽刺的口吻说，“不过这些衣服倒的确是个好兆头，是不是？至少，有人希望咱们穿得好看些。那么咱们就这么办吧，亲爱的。”

- (1) 原文是意第绪语。
- (2) 庞奇和朱迪是一出传统的英国木偶剧中的人物。庞奇是个钩鼻、驼背、性情暴戾的人物，朱迪是他的妻子。
- (3)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创作的歌剧。
- (4) 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1824—1884）创作的歌剧。
- (5) 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 (6)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 (7) 德沃夏克（1841—1904），捷克作曲家。
- (8) 原文是意第绪语。
- (9) “死亡阴影谷”是英国散文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处地方。这里借来比喻泰雷津。

第七十一章

“目标！哈莱亚卡拉，〇八七。目标！冒纳罗亚^①，一三二。”拜伦蹲在定位仪旁边，正向一个打着红色手电做记录的航信官报告方位。这时候，“海鳗”号正在平静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闪烁着磷光的波痕来。从陆上吹来的暖烘烘的微风，给拜伦带来了杰妮丝身上常有的那种淡淡的香气——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幻觉罢了。航信官走下船舱去测算方位，并且通过话筒把位置报上来。拜伦打了个电话到埃斯特的舱室。

“艇长，月光挺亮，所以我应该可以说是测定了方位。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潜艇的禁区。”

“嗯，很好。也许这班飞行员不会在一清早就轰炸咱们。拨正航向，加速前进，七点整进入航道。”

“是，艇长。”

“我说，副艇长先生，我刚才正在看你写的巡逻报告。写得挺出色。”

“哦，我是尽力而为了。”

“你的笔头不坏，勃拉尼。和早先不同了。不幸的是，你写得越清楚，结果就越糟糕。”

“艇长，往后还得巡逻哩。”在返航途中，埃斯特的急躁易怒和垂头丧气一直使拜伦感到不安。这位艇长整天关在舱室里，一面整盒整盒地抽着便宜雪茄烟，一面读着从艇上图书室拿来的破破烂烂的神怪小说，把指挥潜艇的事全部交给了副艇长。

“一无所获就是一无所获，拜伦。”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勇往直前而责备你。你是自告奋勇上日本海去的。”

“是倒是这样，而且我还要再上那儿去，不过下一次得带上电动鱼雷，要不然海军上将会把送我送上陆地。马克-14型鱼雷我可算领教够了。”拜伦听见电话话筒咣的一声放回了托座。

第二天，拜伦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到杰妮丝的小屋去，热切地想把嫂嫂紧紧搂在怀里，完全忘却这次巡逻。孤独寂寞，时光的流逝，娜塔丽的失踪，杰妮丝家里的温暖，他哥哥的这个妩媚的寡妇暗暗流露出的情感，所有这些因素交融成一曲心照不宣的罗曼史，每次他出海归来总变得更加甜蜜。他们之间虽然已经十分亲昵，然而终究尚未如愿以偿，这两种心情混合在一起，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助长了内心里的这股情火。拜伦的脑子里常常会掠过这样的想法：万一娜塔丽就此不回来的话，他就跟杰妮丝和维克多共同生活。但一想到这里，内疚的感觉又折磨着他。他怀疑杰妮丝心里也暗暗怀着同样的想法。战争所造成的紧张

和分离，本来就会把正常关系歪曲得变了样，或是彻底摧毁掉。拜伦这会儿所感受到的，在世界各地眼下都十分寻常，只是他良心上的痛苦稍微有点儿与众不同罢了。

这次，不知什么事不大对头。她一打开门，他看到她那张没有搽过脂粉的严肃的脸，就觉察到了。她是知道他要来的，因为他已经打过电话，可是她没换下她身上那件灰蓝色的家常衣服，而且一点儿也没梳妆打扮，也没有像平时那样递过一杯朗姆鸡尾酒来欢迎他。也许他正巧打断了她的烹饪或是打扫房间的活儿。她立刻就说：“娜塔丽有一封信，是红十字会转来的。”

“真的吗！我的上帝，终于来了吗？”早先，他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写了好几封信到巴登-巴登，把这儿作为回信的地址。她递过来的这个信封从各方面看都叫他感到十分不安：灰色的薄信纸，开具收信人地址和在角上写的“娜·亨利”的紫色印刷体字样，几乎遮没了红十字会纹章的重重叠叠、各种颜色、各种文字的橡皮图章，而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个邮戳。“泰雷津？这个地方在哪儿？”

“在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拉格。我已经打电话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了，拜伦。他已经跟国务院谈过。你先看信吧。”

他连忙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一柄折叠小刀把信封裁开。那一张灰色的信纸上是用紫色的印刷体书写的。

最亲爱的拜伦：

“知名人士”享有特殊优待，每月可写一封一百字左右的短信。路易斯懂事极了。埃伦很好。我的精神亦佳。你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可是我收到后真高兴。信寄到这儿来。由红十字会转来的食品包裹极合需要。别担心。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优待战斗英雄、艺术家、学者之流的特别庇护所。我们住的阳光充足的底层房间是这里最好的。埃伦当图书馆管理员，搜集希伯来史料。路易斯是幼儿园的宠儿，也是捣蛋大王。我在兵工厂的工作需要的是技巧而不是体力。我全心全意爱你，为拥抱你的那天的到来而活着。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爱你的，爱你的娜塔丽。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

特莱西恩施塔特

库尔策街P字一号

拜伦看了看表，问：“你父亲现在还会在陆军部吗？”

“他要我捎个口信给你，让你打电话找国务院的一位西尔维斯特·埃亨先生。号码就在电话机旁边。”

拜伦打了个电话给接线员，把号码报给了他。他巡逻归来的这顿午餐，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欢乐的仪式：用甜酒调制的很浓的混合饮料，中

国式的饭菜，桌上还放上一盆鲜红的木槿花，两个人嘻嘻哈哈地谈天说地。但是这一次，不管是饮料，还是杰妮丝烧的美味可口的芙蓉蛋和胡椒牛排，都消除不了这封信所投下的阴影。拜伦也没心思去谈这次一无所获的巡逻。他们闷闷不乐地吃着。电话铃一响，他连忙跳起来去接。

西尔维斯特·埃亨说话的腔调，叫拜伦想象到一个戴着夹鼻眼镜、撅起嘴、在桌上弹着手指的矮小男人。拜伦把信念给他听的时候，埃亨说：“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好！这倒是一线光明——是吗？不管怎样，总可以叫人放心。这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线索可以去办交涉。你务必立刻用航空信把副本寄一份给我们。”

“关于我的家眷，埃亨先生，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你们知道点儿什么吗？”

埃亨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透露说，几个月前，娜塔丽和杰斯特罗没到巴黎的瑞士使馆报到⁽²⁾，忽然就失踪了。瑞士人和巴登-巴登的美国代办一再询问，迄今都没得到德国人的答复。现在，政府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真实下落，就可以为他们的事加倍努力了。自从拉古秋参议员把这消息告诉他之后，埃亨一直在查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形。红十字会的记录没记载过有谁从这个模范犹太区里被释放出来，不过他说，杰斯特罗的这件事是非同寻常的，还有——他最后高声笑了笑——他总是倾向于当个乐观派。

“埃亨先生，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那个地方安全吗？”

“考虑到你妻子是犹太人这一点，上尉，而且她是在德国占领区非法旅行时被捕的——因为你知道，她那新闻记者的证件是在马赛伪造的——她能够到那个地方去算是万幸的了。她自己的信上不是也说，眼下一切都好嘛。”

“你能不能帮我把电话转接给你同一个部门的另一位官员，莱斯里·斯鲁特先生？”

“噢——莱斯里·斯鲁特？莱斯里辞职离开国务院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我到哪儿可以找到他呢？”

“很抱歉，这个我可说不上来。”

拜伦请杰妮丝想法给他母亲打个电话，因为她可能会知道斯鲁特在哪儿。接着，他就怀着这段时间常有的沉重心情回“海鳗”号去了。

拜伦刚一离开，杰妮丝便把他这次来时她忽略了的例行美容工作补办了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究竟会不会再度炽热起来，她说不好，不过她知道眼下她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杰妮丝很为娜塔丽难受。她从来没想到着要把拜伦从她那儿夺走。但是，要是她真的回不来了，那又会怎样呢？杰妮丝觉得这封由特莱西恩施塔特寄来的信凶多吉少。她衷心希望娜塔丽能逃出虎口，带着孩子平安归来，可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似乎正在渐渐消失。这期间，每当“海鳗”号返航进港，她就同时向两个男人倾诉

表情，这使她有一种满足的感觉。总的来讲，她更喜欢拜伦一些，不过埃斯特也有他的长处，而且战斗归来，他也理应享受一下。事实上，杰妮丝是统筹兼顾，做得很公平。她已经让拜伦吃过那顿仪式般的午餐，下一件事该是和埃斯特的幽会仪式了。

拜伦看见埃斯特在“海鳗”号的军官室里等着，他穿戴整齐，准备上岸，外表上还装出一副兴冲冲的样子。“喂，勃拉尼，海军上将是一个大好人。他一点也没责备我。我们领到了马克-18型鱼雷，还有一艘训练用的靶舰。可以整修两星期，然后再回日本海去。”他用手里的雪茄烟做了个威风凛凛的姿势，“明天，艇长视察。星期五，尼米兹海军上将上船来代表舰队为我们的首次巡航颁发一张嘉奖状。星期六六点整起航，进行电动鱼雷演习。有问题吗？”

“真见鬼，有。全艇官兵的休假和娱乐怎么安排？”

“我正要讲到这个。在干船坞里装新的声呐探头和修理船尾的外舱门的一个星期，大伙儿全体放假。之后再训练三天，我们就出发去中途岛和拉彼鲁兹海峡。”

“士兵们只放一星期的假是不够的。”

“不，够了。”埃斯特厉声说，“艇上官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比起休假和娱乐来，他们更需要的是胜利。不过，你为什么这么没精打采的？杰妮丝怎么样？”

“她很好。你瞧，艇长，我原先认为我们今天该从码头上接一根电话线过来，可是汉森就是跟我说不成。你上岸后，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十点钟左右打电话到军官俱乐部找我？”

“成。”埃斯特做了个古怪的鬼脸说，说完就走了。

拜伦猜想埃斯特在檀香山有个女人，但是他一次也没想过这个女人竟然会是杰妮丝。到目前为止，埃斯特一直跟杰妮丝一起把这件事瞒着拜伦，可是他很不喜欢这么做，他认为她这么做是拿她的小叔当傻瓜。拜伦那种天真纯朴叫他很苦恼，他难道对这一切觉察不出吗？埃斯特觉得他和杰妮丝所做的事并没什么不好。他们两个都是孤身一人，而且两人全不想结婚。他认为拜伦不会在乎的，可是杰妮丝硬说他知道了会大吃一惊，会和他们疏远的，她坚持要谨慎一些。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话题他们已经很久不再谈论了。

可是他的心情很坏，喝上许多酒也无济于事。十点钟，她打电话到军官俱乐部去时，他心里觉得很烦躁，她光着身子坐在床上，经过一番温存之后，她皮肤上还汗津津地灿灿发光。

“嘿，勃拉尼。莱斯里·斯鲁特明天下午一点钟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的电话，”她温柔平静地说，好像她正在家里坐着，膝上放着编织的毛线似的，“你知道，也就是咱们这儿的早上七点钟。号码是这样。”她照着一张小纸片把号码念了念。

“你跟斯鲁特通过话了吗？”

“没有。实际上，是一个叫安德森的海军少校找到了他，再回电话给我的。你认识他吗？西蒙·安德森。他好像暂住在你母亲那儿，好像是说他住的公寓失了火，她让他去住上两三个礼拜。”

“西蒙·安德森是梅德琳的一个老情人。”

“噢，这也许就说明了问题。你母亲不在家，是梅德琳接的电话，听上去兴高采烈的。她正要因公外出访问什么人，所以就把安德森叫来了。”

“那么，梅德琳回华盛顿住了？”

“好像是。”

“嘿，那可真好。”

“勃拉尼，你明天来吃午饭，成吗？”

“来不成啊。艇长视察。”

“那打电话把斯鲁特讲的话告诉我。”

“好。”

埃斯特见识过不少女人。从前他跟别人的情人，还跟一个有夫之妇，也这样搞上过。通常，他对于对方的那个可怜虫总是同情之中带有几分轻蔑，可是这一次杰妮丝羞答答地硬要瞒着人，而受骗的却是拜伦·亨利。

“耶稣基督在上，杰妮丝，”她挂断电话后，埃斯特说，“娜塔丽被关在一个该死的集中营里，你跟拜伦还要玩这套把戏吗？”

“唉，住嘴！”整整一个晚上，埃斯特一直脾气很坏，难以应付。他对这次巡逻的事绝口不谈，而且喝了个烂醉，这样一来，他们的这番好合只得草草了事。杰妮丝也觉得自己十分烦躁，“我没讲过她是在一个集中营里。”

“你肯定讲过。你说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

“瞧瞧，你喝得这么人事不省，哪儿还知道我说过些什么。你这次巡逻一无所获，我很替你难受，下一次准会好点儿的。我这就回家去，你说怎么样？”

“随你的便吧，小妞儿。”埃斯特侧过身去睡了。杰妮丝想了一会儿后，也睡了。

第二天早上，“海鳗”号上临时装了一架电话机。拜伦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接通电话，找到了莱斯里·斯鲁特。通话很不清晰，他念完娜塔丽的来信之后，有好半天只听见一片嘈杂声，因此他问道：“莱斯里，你还在听吗？”

“我在这儿。”斯鲁特叹息了一声，就像是呻吟，“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拜伦？或者说，为她？有谁能帮得了忙呢？你要是问我的意见，

我劝你暂时还是把这一切从心上丢开。”

“我怎么丢得开呢？”

“那就得看你了。谁也不太清楚这个模范犹太区是怎么个情形。它的确存在，也许对她来说确实算是一个庇护所。我也不太清楚。你继续给她写信，继续通过红十字会寄包裹给她，继续打沉日本兵船，只有这么办了。你想得精神恍惚是没有好处的。”

“我并没精神恍惚。”

“那就好！我也不会。我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做过五次跳伞练习。五次！你还记得布拉格路上发生的事吗？⁽³⁾”

“发生了什么事？”拜伦问，尽管他每次跟斯鲁特讲话总会回想起他在华沙城外的炮火中吓得失魂落魄的事。

“你不记得吗？我敢打赌你还记得。不管怎么说，你想得到我会去跳伞吗？”

“我在潜艇舰队里，莱斯里，可我从来没喜欢过海军。”

“呸，你出身于军人家庭。我是一个外交官，一个语言学家，总而言之是一个戴眼镜的银样镗枪头。我每跳一次，就好像死上四十次。可是我虽然很害怕，却又觉得很高兴。”

“你跳伞干什么？”

“战略情报局。谍报工作。要忘掉战争是怎么回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进去，拜伦。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奇的感觉，而且非常有启发。”

“莱斯里，娜塔丽到底有没有希望回来？”

停了好半天，拜伦只听见嚒嚒的噪声。

“莱斯里？”

“拜伦，她目前的处境很糟糕。自从一九三九年埃伦不肯离开意大利以来，她的处境一直就很糟。你一定还记得，我当时是请求她走的，你那时候也坐在那儿。他们做了些粗心的蠢事，这下子可惹了祸。不过她很坚强，身体也好，人又机灵。打你的仗吧，拜伦，把你的妻子暂时忘掉。忘掉她，也忘掉其他所有的犹太人。我就是这么做的。打你的仗，忘掉你无能为力的事情。要是你信教的话，做做祷告。我要是还在国务院工作，就不会这样跟你讲了。再见。”

“海鳗”号再度起航的时候，官兵中开小差的人比以前各次巡逻中出现的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申请调动的，得了急病的，甚至还有几个擅离职守的。

中途岛的上空天色阴暗，云层很低，寒风湿漉漉地刮着。燃料已经差不多加足了。拜伦两手插在防风外衣口袋里，正在有一股强烈柴油气味的甲板上踱着，在远航日本之前对甲板做最后一次检查。他每次离开中途岛时，都会陷入长时间阴郁的冥想。就在这一带的某个地方，在海

底一架飞机的残骸里，藏着他哥哥的骸骨。离开中途岛，就意味着从最前沿的基地出击，长距离地孤军深入。它意味着对距离、机会、燃料消耗量、食品贮藏量，以及艇长和全体官兵的精神状态做出了仔细的估计。埃斯特穿着崭新的卡其军服，戴着海军便帽，出现在舰桥上。在几天不喝酒、出海航行之后，他的眼睛清亮起来，气色也恢复了。拜伦觉得他又是那个嗜杀的潜艇艇长了，甚至还稍微做作一点儿，好给他那班意气消沉、紧张不安的水兵打打气。

“我说，勃拉尼，马伦到底还是跟咱们一块儿来了。”他朝下对着前甲板大声说。

“他真的来了吗？是什么使他又改了主意呢？”

“我跟他谈了谈。”

马伦是“海鳗”号上第一流的文书军士。他去海军士官学校的调令已经来了，本来应该从中途岛坐飞机回到美国。可是“海鳗”号上的官兵，像所有潜艇上的水兵一样，是一群迷信的家伙。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文书军士是这艘潜艇上的福星，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外号叫“马蹄铁”。这个名字和他的幸运毫无关系，马伦打牌、掷骰子往往总输，也从绳梯上摔下来过，本人还被海岸巡逻队逮去过，等等。不过他这个“马蹄铁”倒是名不虚传。几年前他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在一次掷马蹄铁的比赛中获胜，因此博得了这个外号。关于马伦的调动，拜伦已经听到士兵们许多预言性的议论，可是听到埃斯特把这个人说得改变了主意的时候，他还是一怔。他发现马伦正在小的文书室里噼噼啪啪地打字，一张圆脸红彤彤的，嘴上叼着一支雪茄烟，要是拜伦没搞错的话，是艇长的一支哈瓦那雪茄烟。这个矮胖的小个子水兵先前已经换上白制服准备上岸了，可是现在他又穿上了洗得褪了色的粗蓝斜纹布军服。

“这是怎么回事，马伦？”

“只是想待在这艘潜艇上再出去巡逻一次，长官。伙食糟透了，我的体重准会减轻的，瘦一点儿国内的姑娘反会更喜欢。”

“要是你想离开，只管明说，你马上就可以走。”

这个文书吸了一大口那支上等雪茄烟，他那张和气的脸板了起来。“亨利先生，就是下地狱，我也要跟着埃斯特艇长。他是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最了不起的艇长，而且既然我们搞到了那些马克-18型鱼雷，这次巡逻将是‘海鳗’号最伟大的一次。我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长官，塔拉瓦在哪儿？”

“塔拉瓦？在吉尔伯特群岛那边。干什么？”

“海军陆战队在那儿遇上了麻烦。您瞧瞧这个。”他正在复写珍珠港广播的最新消息。新闻简报的调子是低沉的：“遭到顽强的抵抗……伤亡惨重……胜负尚难逆料……”

“嗯，登陆的第一天总是最糟糕的。”

“人家觉得我们的任务很艰难。”“马蹄铁”摇摇头，“那些海军陆战队

为了结束这场战争，才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海鳗”号在阴沉的细雨中离开了中途岛。一连好几天，天气越变越坏。潜艇在海面上驶行一直颠簸得很厉害。在这种狂风暴雨的严寒地带，潜艇上的生活就成了一种碰撞摔伤的日程：步步都不易立稳、晕船、吃一半泼一半的冷餐，还有那单调的、没完没了的白天黑夜中紊乱不安的睡眠。在太平洋西北部，是一大片荒凉闲置、风云险恶的黑茫茫水域，日本人不大会在这一带巡逻，能见度也很差。可是埃斯特还是整天保持着战斗戒备状态，冻坏了的监视哨和值日军官每次换班，衣服上总结了冰。

埃斯特下令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航行，穿过在日本空军飞机航线内的岩石嶙峋的千岛群岛，却只把监视哨增加了一倍。他老是喜欢说，“海鳗”号不是一艘潜艇，而是一艘“可潜艇”——这就是说，它是一艘能够潜水的水面船艇——老是在海底下躲躲藏藏，什么地方也到不了。拜伦同意他的看法，可是他认为埃斯特有时候混淆了勇敢与鲁莽之间的界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艘潜艇到日本海去巡逻过，“瓦胡”号就是在那儿失踪的，敌人很可能已经布置了空中巡逻，幸亏“海鳗”号大部分时间是在浓雾和雨雪中航行。拜伦的航位推测法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离开中途岛七天之后，风向一转，雾也薄了。北海道的群山绵延起伏地呈现在前方灰蒙蒙的天边。右舷方向，露出了更加高拔的黑魑魑的一团：是萨哈林岛的岬角。

“宗谷海峡！”埃斯特一面开玩笑似的用日本名称朝拉彼鲁兹海峡欢呼，一面拍了拍拜伦的肩膀，“干得好，领航员先生。”“海鳗”号正在从艇身后侧滚滚而来的巨浪中颠簸前进。从艇艏吹来一阵寒风，拂动了向陆地眺望的艇长那浓密的金发。“现在，在我们拉闸潜下去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向前行驶多远？日本人在那些山里装了雷达没有？”

“先不要去研究这个，”拜伦说，“现在先不要。”

埃斯特勉强而迟疑地点了点头说：“同意。撤出舰桥。”

经过一星期的颠簸折腾之后，改为使用潜望镜进行深度航行可是一番休息。晕船的水兵都从床铺上爬起来，在平稳的餐桌上吃三明治和热汤。拜伦对着潜望镜，被镜片里的瑰丽景色迷住了。当“海鳗”号接近东面峡口时，落日从低低的云层里射出了红光，玫瑰色的薄雾围绕着北海道上那座名叫丸山的峰峦形成一圈红晕。一个早年的秀丽幻象掠过了拜伦的心头。他在大学求学时爱好过日本艺术，日本的绘画、小说和诗歌使他幻想着仙境里的风景，精巧雅致、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以及审美独特、衣着古怪、彬彬有礼的矮小人们。这幅图画和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洗劫南京、攻占菲律宾和新加坡、杀害同胞弟兄、侵占了一个帝国的野蛮人的形象简直格格不入。他对于用鱼雷来打日本人感到一种冷酷无情的乐趣。可是眼前这幕夕阳下的丸山雾景，又使他回忆起早年的那个幻象来。他忽然想到这些日本人是不是也把美国人看作野蛮人呢？他觉得自己不是野蛮人，那些穿着粗蓝斜纹布军服在值班的水兵看上去也

不野蛮。然而“海鳗”号正在逼近这个离奇的仙境，偷偷摸摸地想尽可能地多杀死些日本人。

一句话，这就是战争。

拜伦把艇长叫过来，让他从潜望镜里看那两艘开着导航灯、向东行驶的船只。在暮色中，那红、绿、白三色的灯光十分耀眼。

“俄国佬的，毫无疑问，”埃斯特说，“他们是不是在指定的俄国航道上？”

“正是。”拜伦说。

“那好。这条道上不会有水雷。”

上一次，埃斯特曾经含讥带讽地评论过战争中的这种怪现象：德国的溃败势必要拖垮日本，可是苏联的船只满载着租借物资却可以安然无恙地定期出入日本的水域。现在，他一面从潜望镜里观察，一面用精干踏实的口吻说：“哎，咱们为什么不亮起灯开过去呢？要是日本人在这儿装了雷达，这样可比黑着灯航行更能瞒过他们。”

“要是咱们遭到盘问呢？”

“那咱们就是愚蠢的俄国人，没弄懂口令。”

“我赞成这办法，艇长。”

天黑以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日本海岸全部清晰在望，水淋淋地升出水面的“海鳗”号亮起灯。拜伦顶着强烈的寒风，站在舰桥上。对他来说，这是战争中最为离奇的时刻，他还从来没在一艘灯火通明的潜艇上航行过。艇艏和艇艉桅顶上耀眼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左右舷的红绿灯光似乎射到了半海里以外。这艘船是这样清晰、可怕的一艘潜艇！不过只有从舰桥上看是这样，从十海里外的日本山岬看过来，什么也看不见，顶多就只能看到这些灯光罢了。

灯光被看到了。“海鳗”号颠簸着穿过漆黑的海峡时，北海道上有一个信号探照灯一亮一熄。埃斯特和拜伦在舰桥上又是挥手又是跺脚。信号灯又闪亮了一次，接着又是一次。“我们可不懂日本话。”埃斯特怪声怪气地说。

信号灯不再亮了。“海鳗”号继续前进，钻进了日本海，在天亮之前熄灭了灯，潜下水面。

快到中午，他们正向南徐徐航行时，发现了一艘大约八百吨的小货船。埃斯特和拜伦商量究竟要不要射击。用鱼雷打它是值得的，可是一旦发动攻击，就可能引起呼救信号，导致敌人在日本海内对潜艇进行全面的海空搜索。要是现在不惊动日本人，明天再往南边去，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战果。埃斯特打算剽掠三天，再用一天的时间溜走。“可以试一下马克-18型鱼雷，”他最后点起一支哈瓦那雪茄烟，说，“领航员先生，让我们逼近它吧。我们来发射一枚鱼雷。”对于拜伦询问的目光，他冷冷地、轻蔑地咧嘴一笑作为答复，“马克-18型鱼雷没有尾波。要是它没打

中，那边的日本朋友什么也不会知道，对吗？如果打中了，他也许忙不过来，没法儿发什么信号了。”

埃斯特以一种简单粗暴却有效的方式进行了这次袭击。全体士兵精神抖擞地做出了响应，这也使拜伦受到了鼓舞。这种电动鱼雷的射程比马克-14型鱼雷远，可是速度要慢一点儿。拜伦对弹着之前需要较多的时间这点还没习惯。他在潜望镜里望着，刚想报告没命中，就看见那艘货船喷起了一柱浓烟和一股白色水柱，大约一秒钟后，那一阵毁灭性的隆隆声震撼了“海鳗”号的艇身。他从来没见过一艘船沉得这么快。命中之后还不到五分钟，他还在从潜望镜里拍照的时候，它已经在一片浓烟、火焰和雾气中沉没了。

埃斯特抓住扬声器的话筒说：“现在听着。消灭了一艘日本货船。马克-18型鱼雷初试成功，‘海鳗’号还得再接再厉！”

这种喊声使拜伦浑身上下感到振奋。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种男性的、深沉的胜利呐喊，这种潜艇的喊杀声了。

那天晚上，埃斯特下令向南航行，横穿通往朝鲜的航道。上次巡逻时，他们在那儿遇上许多目标，可是结果却那么令人失望。天快亮的时候，值日军官报告说，前方发现了导航灯。这么说，尽管他们袭击了那艘货船，日本海内还是没采取预防潜艇的警戒措施。埃斯特命令下潜。天色越来越亮，拜伦从潜望镜里看到了一幕他称之为“令人垂涎欲滴”的景象：不管潜望镜转向哪个方向，都有船只在安静地行驶，并没军舰护航。拜伦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如何做出相应行动的问题，简直跟安纳波利斯的航海课程不相上下：怎样攻击一个又一个目标，使这些牺牲品事先获得最少的警告，而自己获得最大的战果。

“海鳗”号上，从艇长往下全部恢复了生气。这台杀人机器又活跃起来。埃斯特决定先袭击一艘大油轮。他下令潜到九百码深处，放了一枚鱼雷，命中了。这艘被击中的船起火下沉，船上装的易燃品喷出一股浓密的黑烟。埃斯特扔下它不管，下令掉转船头朝远处一艘船逼近。那艘船看上去好像是艘大的运兵船，是迄今看到的最大的目标。设法靠拢这个猎物，就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埃斯特在司令塔里踱来踱去，走到下边他的舱室里，又走上来踱着方步。后来，他在海图桌上狼吞虎咽地吃了厨房送来的一大块牛排，接着翻阅一本有半裸体女郎画像的画报。他翻得太匆忙，把画报都撕破了。最后，潜艇总算进入了攻击方位，拜伦在潜望镜里看着，埃斯特下令从最远的射程尽快地接连放了三枚鱼雷。等了一段时间，拜伦叫了起来：“命中！上帝在上，它已经不见了！”当那阵雾气和水汽的烟幕消散以后，那艘船还在那里，船尾高高翘了起来，朝一侧歪了下去，显然已经没救了。埃斯特宣布了这个捷报，激起了更加热烈的欢呼。

他选中这个目标时，还看上了在同一条航道上不远的地方航行的另外两艘大货船。这两艘船这时掉转船头，撇下这艘被击中的运兵船，加速逃走。

“潜在水里航行我逮不住它们。天黑以后我们到海面上去追，”埃斯

特说，“它们正在朝东往本国跑，那儿有空军掩护，明天的情况会棘手些。不过，”他拍了拍拜伦的肩膀，“今天一天的收获可真不坏！”

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在潜艇上到处可见。无论在司令塔、中央控制室或军官集会室里，甚至在拜伦下去做例行检查的轮机舱里，都是如此。光着半截身子、淌着汗水、身上有着一条条油污的水兵们咧开嘴欢笑着跟他打招呼，就像大获全胜后的足球运动员那样。他在下面的时候，潜艇浮出了水面，柴油机震耳欲聋地开动起来。他赶紧跑到甲板上去。卡塔尔·埃斯特穿着派克大衣，戴着连指手套，正在舰桥上吃一块厚厚的三明治。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天边还有一抹淡淡的落日余晖，正前方的水平线上有两个小小的黑点，就是那两艘货船。

“天亮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两艘船都干掉，”艇长说，“我们的燃料怎么样？”

“还有五万五千加仑。”

“挺不错。这个烤牛肉好吃极了。叫海恩斯给你预备一份三明治。”

“我想抽空去睡一会儿。”

“还是改不了老脾气，是吗？”

最近几个星期，埃斯特一直不怎么笑，也没跟拜伦开过玩笑。实际上，拜伦这几天根本没有好好歇过，可是他贪睡这件事成了人家开玩笑的笑料。他看到埃斯特现在又有心思说笑话，心里也很高兴。

“哎，‘夫人’，这是一场尾追。三点钟之前，不会有多少事做。”拜伦倚在船舷上，抬头朝天上看。他觉得放松了，并不急着要走到下面的舱室里去，“多好的夜晚。”

“美极了。再像今天这样搜索一天，勃拉尼，那么他们随时随刻都可以送我回国休假去了。”

“心里自在多了，是不是？”

“基督啊，是的。你怎么样？”

“嗯，像今天这样来上一天，我还不错。否则的话，兴致可不太高。”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汹涌的涛声和呼啸的风声。

“你在想娜塔丽？”

“是啊，我老在想她，还想那孩子。因为想他们，所以也想到杰妮丝。”

“想到杰妮丝？”埃斯特犹疑了一会儿，问，“为什么想到杰妮丝呢？”

在星光下，他们几乎看不见彼此的脸。值日军官拿着望远镜对准天边，就站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

拜伦的回答几乎听都听不见：“我太对不起她了。”

埃斯特大声吩咐下面再来一份三明治和咖啡，然后说：“看在圣彼得的分儿上，你怎么对不起她了？我觉得你在杰妮丝身边简直就像加拉哈骑士⁽⁴⁾一样。”拜伦没回答。“好吧，你不愿意讲，就别讲了。”

可是经过长期的紧张之后，拜伦现在放松下来，倒愿意谈谈这件事，虽然这些话很难说出口。“我们相爱，‘夫人’。你没看出来吗？这都怪我不好，这是一场愚蠢的噩梦。娜塔丽那封信才叫我清醒过来。我非断掉这种关系不可，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糟透啦。这几个月，我真不知道让什么鬼给缠住了。”

“你瞧，拜伦，你很寂寞，”过了一会儿，埃斯特用一种温和的不像他平时的低音说，“她是一个挺美的女人，你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你们一起大声哭泣，睡在同一所房子里！你要是问我的话，你在忠实于娜塔丽这一点上真可以获得青铜勋章了。”

拜伦轻轻捅了一下艇长的肩膀。“嘿，这只是你的想法，‘夫人’。你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件事了。可是从我这方面看来，她爱上我是因为我挑逗了她，在这一点上我做得太明显了。可是娜塔丽既然还活着，这就是没指望的事，是不是呢？难道我希望娜塔丽死吗？我真该死。”

“老天和杰克逊将军在上，”埃斯特说，“别扯淡了。勃拉尼，在某些事情上我很佩服你，可是总的来说，你真可怜。你好像是住在另一个星球上，要不就是你一直没长大，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

“噤，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拜伦和埃斯特正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胳膊肘儿倚在艇舷上，眺望着大海。埃斯特回过头望望那个值日军官的朦胧身影。

“听着，你这个傻瓜。我已经跟杰妮丝睡了一年啦。你难道真的瞎了眼，一点儿也没瞧出来吗？”

拜伦挺直了身体。“什——什——什么？”他的声音像是动物的嚎叫。

“这是真的。也许我不该告诉你，可是你刚才——”

正在这时，军官室的勤务兵顺着梯子走上来，手里端的盘子里放着一份三明治，还有一只热气腾腾的大杯子。埃斯特拿起三明治，喝了一口咖啡，说：“谢谢你，海恩斯。”

拜伦站在那儿直眉瞪眼地盯着埃斯特，像一个上了电刑的人一样僵硬。

勤务兵离开之后，埃斯特说了下去：“天哪，老弟，瞧你这么烦恼，你还为自己引诱了杰妮丝而伤心透顶！要是这件事不这么伤感的话，倒是一件开心事哩。”

“一年了吗？”拜伦一面重复说，一面茫然地摇摇头，“一年了？你？”

埃斯特咬了一口三明治，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耶稣啊，我可真是饿了。不错，大概有一年啦。自从她患登革热好了以后。在那以前，你哥哥死了，你又远在地中海，那时候她可真是一个伤心透顶的漂亮姑娘。不过，别弄错我的意思，她是喜欢你的，拜伦。你在地中海的时候她很想念你。也许她真是爱上你啦，但是基督在上，她也是个人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她是一个大孩子，我们一块儿过得很快活。她很怕你和你的父亲，她觉得你们不会赞成的。”他喝了口咖啡，又咬了一口三明治，凝视着默不作声、一动不动的拜伦。“嗯，你也许确实不赞成。是不是呢？我还是弄不明白你心里究竟怎么个想法。不过别再浪费精力去觉得自己对不住杰妮丝了。懂吗？”

拜伦兀地一下离开了舰桥。

清晨三点钟，他走进中央控制室，看到埃斯特抽着一支便宜的细长雪茄烟，正和标图人员一起待在标图板旁边，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嘿，勃拉尼。可真不凑巧，SJ雷达偏偏这会儿失灵了。咱们又找不到它们啦。可见度下降到了——一千码。我们想用声呐追踪它们，可是监听条件又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测定它们的位置已经是两小时以前的事了，要是他们改变航向的话，咱们也许就会跟丢它们。”埃斯特透过烟雾望着拜伦，“不过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改变航向。你说呢？”

“要是他们是回港口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改变航向。”

“对。我们同意。我还保持着原来的航向和速度。”

他跟着拜伦走进了军官集会室。他们喝着咖啡，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问道：“睡了一觉吗？”

“当然啦。”

“还在生我的气吗？”

拜伦直瞪瞪地盯着他望了一眼，这使埃斯特想起了维克多·亨利上校。“为什么？你让我心上卸下了一个重担。”

“我正是这意思。”

黎明时分，他们在甲板上用望远镜尽力瞭望。雷达还没修好，可能能见度有所改善，尽管海面上还是重重云雾。那两艘货船全看不见了。后来还是他们最好的监视哨“马蹄铁”马伦从舰桥后的露天甲板上高声报告：“发现目标！船头右舷横向，距离一万码！”

“一万码？”埃斯特一面说，一面把望远镜转过来对着右舷那面，“他们真的改变了航向。有一艘已经不见啦。”

拜伦从他的望远镜里看到了那个暗淡、微小的灰色船影。“对，是那两艘货船里的一艘。同样的吊杆柱。”

埃斯特对舱口下面高声叫道：“侧前方！右满舵！”

“相距五海里，”拜伦说，“除非他们再弯弯曲曲地走，否则他们就逃脱了。”

“怎么见得？咱们赶得上他们！”

拜伦转过脸来盯着他说：“你的意思是说在海面上追吗？”

埃斯特跷起大拇指指了一下又低又密的云层：“这种天气，他们能进行什么样的空中搜索？”

“‘夫人’，这两艘货船采取了规避动作，很可能已经对潜艇实行了全面戒备。你应当考虑到，这艘货船整夜都在报告它的航向、速度和位置，而且这一带是在飞机的航程之内。”

“航向一七五，不变！”埃斯特喊。

拜伦力争说：“他们可以从云层的随便哪一个缝隙里蜂拥而下。而且，咱们连他们是不是有空中雷达都不知道。”

潜艇加快速度，在后面追赶。碧波冲击着低低的前甲板，浪花把舰桥上的人都打湿了。埃斯特朝拜伦咧开嘴笑笑，拍了下他的胳膊，猛地吸了一口气说：“好一个早上，是吗？快乐的猎号吹响了。”

“你听我说，咱们还在这条航道上，‘夫人’。还会有许多其他目标出现的。咱们还是潜下去好。”

“这艘货船就是咱们的袭击目标，勃拉尼。咱们已经跟了它一整夜啦，咱们这就要打中它啦。”

海面的追逐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天色越亮，拜伦就越紧张，虽然头顶上的云层还是又低又密。他们已经快要赶上那艘货船，已经近得可以证实它确实就是昨天的那艘了。拜伦始终没看到飞机，他只听见马伦高声嚷道：“正船艏方向发现飞机，低空飞行。”接着又嚷道：“左舷发现飞机——”其余的喊声在许多发子弹的嗒嗒、嗖嗖的呼啸声中被淹没了。他连忙扑倒在甲板上，刚扑下去就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几乎震破了他的耳鼓。一枚投得很近、险些打中潜艇的炸弹或是深水炸弹溅起的大股海水哗啦啦地淋了他一身。

“快潜下去！快潜，快潜！”埃斯特高声喝道。

子弹砰砰地扫遍了这艘颠簸翻腾的潜艇。官兵们摇摇晃晃地向着舱门奔去，按着惯例自动地一个接一个迅速钻了下去。几秒钟内，司令塔里已经挤满了水淋淋的舱面值班人员。

轰！

又是一枚炸弹。只差一点儿，几乎命中。

咯——咯——咯！砰！砰！甲板上弹如雨下。巨浪从敞开的舱门倒灌下去，甲板上也全被打湿了。拜伦齐膝盖往下湿透了。

“艇长！艇长在哪儿？”他放声大叫。

一个痛苦的声音在甲板上高声呼喊，好像回答他似的：“拜伦，我中弹了！我不行啦！快潜下去！”

刹那间拜伦吓呆了，接着急切地朝四下里看了一眼，对着士兵们大声问道：“还少什么人没有？”

“‘马蹄铁’死了，亨利先生，”航信官高声回答，“他刚才正在露天甲板上，脸上中了弹。我想把他背下来，可是他已经死啦。”

拜伦大喝了一声：“艇长，我接你来了！”他一个箭步蹿进从梯子上灌下来的海水里，开始往上爬。

“拜伦，我垮了。我不能动啦！”埃斯特的声音变成了嘶哑的尖叫，“你帮不了我的忙。有五架飞机向我们俯冲下来。快潜下去！”

轰！

“海鳗”号向右舷一侧猛地翻腾了一下。一股瀑布般的海水从舱口倒灌下来，涌到了控制仪器四周。烟雾之中闪着火星，突然发出一股臭味。水兵们在水涡中磕磕撞撞，眼圈发白，盯着拜伦。他拼命估计冲上甲板、把受了重伤的艇长拖到安全地方所需要的时间。在这场攻击中，也许就在几秒钟之内，“海鳗”号几乎肯定会连人带船全部覆没。

“快潜下去，拜伦！我完了。我快死啦。”埃斯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

拜伦顶着白沫翻滚的瀑布，顺着梯子做了最后一次冲上甲板的努力。他失败了。他以惊人的膂力好不容易把舱盖砰的一声关上。他浑身湿透，呛着海水，伤心得声音都变了。这时，他发出了他指挥一艘潜艇的第一道命令。

“潜到三百英尺以下！”

这是为埃斯特艇长敲的唯一的丧钟，也许是他最喜爱的声音，可是没人能知道他究竟听到了没有。

阿——呜呜嘎……阿——呜呜嘎……阿——呜呜嘎……⁽⁵⁾

(1) 哈莱亚卡拉和冒纳罗亚是夏威夷群岛上两座火山的名字。

(2) 美国参战后，委托瑞士使馆代为保护美国在法国的利益。

(3) 参阅《战争风云》第十四章。

(4) 英国关于亚瑟王传奇中最完美的骑士。

(5) 潜艇上发布速潜指令时蜂鸣器的响声。

第七十二章

亲爱的帕格：

比尔·斯坦德利回国以后，对你倍加赞扬。对于你在那边所办理的一切，我在此深表谢意。

现在，我请哈里给你写了封信，一并附上。至少，这可以让你离开莫斯科！你对于现实情况有一种直觉，因此请你接下这项任务，尽力而为。如果你能迅速电告有关德黑兰的情况，我们将十分感谢。

顺便提一句，这几天我们又有几艘优秀的新战列舰下水。一俟我们能让你脱身出来，其中有一艘将归你指挥。

富·德·罗

于白宫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这封信是潦草地写在一张熟悉的淡绿色便笺上的。霍普金斯那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要长得多。

亲爱的帕格：

你和俄国人在一起确实做了些很出色的工作。感谢你对穿梭轰炸地点的查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已经在着手制订波尔塔瓦计划了。费兹杰拉德将军给我写了封夸奖你的信，我已经给人事局送去了一份副本。此外，摩尔曼斯克军人医院和休息中心的竣工，也是对他们官僚政治所取得的一个胜利。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增强了运输队的士气。

现在，我来谈谈即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斯大林不肯去比德黑兰——就在他们高加索的边境以南——更远的地方，他声称必须随时了解他的军事情况。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实情，是他装模作样呢，还是担心有失声望？反正在这一点上他是寸步不让的。

为了打赢这场该死的战争，总统几乎是随便什么地方都乐意去，但是去德黑兰将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宪法问题。如果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而总统决定予以否决，他必须在十天内亲笔批示，否则这项法案就自动通过，通过电话或是电报进行否决是无效的。从华盛顿到德黑兰，要是天气好，不发生其他故障，并不需要十天之久。可是我们听说德黑兰的天气变幻莫测，风云险恶，也有人说并没坏到那种地步。反正这儿似乎没人十分了解波斯⁽¹⁾的情形。对于华盛顿的人们来说，它就像月

球一样。

我建议你坐飞机到那儿去，四下里看看，了解一些情况，尽快电告我们十一月底时那儿的天气情形，以及安全方面的状况，因为我们听说那个地方布满了轴心国的间谍。此外，总统为了准备和斯大林会谈，正在用各种事实和数字充实自己，租借物资的问题肯定会提出来。我们有一大沓报告，可是我们想要一份眼光锐利的目击者的报道，详细陈述一下波斯补给走廊的实际情况。你不像大多数写报告的人那样，因为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康诺利将军是德黑兰城外我们的阿米拉拜德基地的负责人。他是个大好人，是陆军的一位老工程师。几年以前，我主管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时候，和他很熟。他经办了几项很大的建设工程。我已经打电报给他，说了你要去的事。康诺利会为你安排一个日程，让你快速地参观一下我们的租借物资港口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和仓库。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前往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交谈。总统希望在会见斯大林之前先见到你。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观察要点写在一张纸上，那会对他十分有益处。

顺便提提，不出我所料，登陆艇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性阶段。它是我们所有战略计划中遇到的一大难关。生产在增长，但是情况本来还应该更好些。好歹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海上去搞你的老本行了，总统知道你现在觉得自己跟一条搁浅的鲸鱼一样。

你的哈里·霍普金斯

这两封信的到来，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斯坦德利将军大大发作了一通之后，并没再待多久。哈里曼接替了他，还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为首的是一位三星将领。这意味着维克多·亨利使命的结束。但是他先前没接到命令，他以为人事局可能不知道他的去向。莫斯科又是白雪皑皑的，他已经几个月没得到罗达和孩子们的讯息了。现在，他终于可以从斯巴索大厦的沉闷的会谈里脱身，躲开垂头丧气、牢骚满腹、灌饱了伏特加的美国新闻记者，并且摆脱那班支吾搪塞、顽固不化的不友好的俄国官僚了。接到来信的当天下午，他就坐上了一架俄国军用飞机前往古比雪夫，这全得感谢叶甫连柯将军给他的最后一次帮助。第二天，康诺利将军在飞机场上迎接帕格，把他安顿在沙漠中新建的庞大基地上自己的营房里，吃饭时请他吃了鹿肉，然后一边喝咖啡和白兰地，一边递给他一份参观日程，亨利看了很吃惊。

“这大约要花掉你一星期的时间，”康诺利说。他是一个六十来岁、脾气直爽的西点军校校友，说起话来又快又着力，“不过参观之后，你会有些东西去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老兄的。我们在这儿做的事，简直就是发疯。有一个国家，美国，正在把物资运交给另一个国家，苏联，可是是

在第三个国家英国的管理或者不如说是干预之下，通过第四个国家，波斯的领土，这个国家眼下和我们哪一国都毫不相干。而且——”

“你把我说糊涂了。英国为什么要干预呢？”

“你不熟悉中东。”康诺利气冲冲地吁了一口气，“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英国人在这儿全靠侵略和占领，你明白吗？俄国人也是如此。早在一九四一年，他们就用武力瓜分了这个国家，为的是制止德国人在这儿活动。不论怎么说，这至少是他们举出的理由。现在，你仔细听我说。咱们没权利待在这儿，因为咱们并没侵略过波斯，你明白吗？还是一笔糊涂账，是不是？从理论上说，咱们只不过是帮着英国人去援助俄国，强调形式的娃娃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这一套。同时，咱们只不过在把物资通过任何一条古老的道路送过去，只要英国佬让咱们通行，波斯人不从中盗窃，俄国佬能够接手，那就成啦。在苏联的兵站上，东西经常堆得齐天那么高。”

“真的吗？可是在莫斯科，他们老是叫嚷着要更多的东西。”

“自然啦。他们自己的运输毫无用处。那可是乱得一团糟。八月里，我不得不下令让铁路停运了八天，一直到他们在北边铁路终点站把堆积如山的物资搬走为止。他们的飞行员、司机和铁路职工一出了那个工人阶级的天堂，就想留在外面。你刚从莫斯科来，也许没法儿明白这一点。”

“你真叫我大吃一惊。”他们彼此以美国人的方式咧开嘴尖刻地笑了笑，帕格说，“我还得了解一下这儿的天气。”

“了解天气干什么？”

帕格把总统在宪法上遇到的难处讲了讲，康诺利将军听了恼怒地皱起眉说：“你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没人来问我呢？这儿的天气确实变化无常，尘暴当然也很讨厌。可是我们有两条大概是全年通航的定期军用航线。他和斯大林一定都在玩什么把戏。斯大林想让他老远跑到他的后院来，而‘伟大的白人之父’⁽²⁾ 却要保持他的尊严。我希望他能坚持下去。老约⁽³⁾ 应该自己摇着尾巴来。俄国人可不欣赏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

“将军，华盛顿方面对于波斯的情况知道得太少啦。”

“基督啊，你说得真妙。嗯，你瞧，就算两头都遇上冬天的狂风暴雨，”康诺利用捏着一支冒烟的大雪茄的手搔了搔头，“他可能要否决的那项法案也能在五天之内送到突尼斯，我们可以用一架B-24飞机把他送到那儿去。他到那儿一个来回，也许只会耽搁上一天。这个问题不大。”

“好的，我把这些全部打电报告诉霍普金斯。我还得调查一下这儿的安全情况。”

“先别忙。我会为你做出安排的。你双陆棋下得怎么样？”康诺利一边问，一边又给他们两人斟上了白兰地。

帕格这几年在双陆棋上消磨过不少时间。他一连赢了将军两盘，第三盘又快赢了，康诺利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半眯缝着一只眼望着他

说：“嘿，亨利，有一个人你我都认识，对吗？”

“谁啊？”

“哈克·彼得斯。”看见帕格茫然的样子，他又详细说了说，“工兵部队的哈里森·彼得斯上校，一九一三年那一级的，是个身材又高又大的单身汉。”

“哦，对了。我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碰到过他。”

康诺利连连点头：“他写信给我，说起这么一位海军上校，说是哈里·霍普金斯派在莫斯科的人。现在，咱们在这个倒霉的鬼地方会面了。这个世界真不大。”

帕格没再说什么，继续下棋，结果这盘输了。将军高兴地收起了那个精工镶嵌的棋盘和象牙棋子。“哈克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在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的玩意儿。对于这件事他口风很紧，这可是美国陆军工程专家搞过的最了不起的工作。”

“我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知道。”

沙漠上那个料峭的夜晚，帕格躺在一张简朴的行军床上，盖着三床粗毛毯，心里感到纳闷儿，不知道彼得斯上校在信上说了他些什么。他们那次偶然相遇，在俱乐部里一张桌子上喝着香槟酒，戴上纸帽子，闹闹嚷嚷地玩了一个钟点。罗达曾经几次提到彼得斯，说是在教堂里认识的。帕格想到，通过铀弹，他可能跟巴穆·柯比也有关系，这使他心头起了一阵恶心。说到头，罗达究竟为什么不来信呢？和莫斯科通信是很困难，不过还是办得到的。三个月杳无音讯……他的疲倦和喝下的白兰地终于使他忘却了这些想头，昏昏地睡去。

康诺利将军给帕格安排的参观日程要求他沿着铁路，跟着卡车运输队，从南往北横穿过伊朗。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名叫格兰维尔·西顿的人，在那段铁路旅程中将跟他同路。卡车运输队是美国方面为了补铁路之不足而一手搞起来的。据康诺利说，铁路经常遭到阴谋破坏、大水冲毁、盗窃、故障、撞车和拦截。德国人本来就把这儿的铁路造得效能很低，由于波斯人和英国人管理不善，问题就更加复杂。

“格兰维尔·西顿对波斯的种种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康诺利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是一个怪人，可是他讲的话倒值得一听。他就爱喝波旁威士忌，我给你几瓶旧克罗的带在身边吧。”

在飞往阿巴丹的途中，那架小飞机的噪声太大，没法儿交谈。后来，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大得惊人的美国飞机装配工厂里，格兰维尔·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身边沉重地走着，在热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抽烟，一声不吭。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华氏度（约三十八摄氏度）以上。随后他们又坐车前往波斯湾的铁路终点站沙阿布尔港。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食堂里吃饭的时候，西顿才闲聊起来，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像从笛子里吹出来似的，很闷，含混不清，简直像在讲波斯话。帕格从来没见过抽烟抽得这么凶的人。西顿本人看上去也像被烟熏黄了似的：干瘪、瘦长、皮肤微黑，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

大豁缝。帕格想着，这个人要是受了伤，流出来的血一定也像烟渍一样发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帕格拿出了一瓶旧克罗威士忌，西顿见了，像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这最过瘾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

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蜿蜒着进入了死寂的群山。从飞机上看，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那更糟糕。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看见的只有黄沙、黄沙。火车停下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時候，他们下车遛遛腿，在沙漠上连只野兔或是蜥蜴的影子都看不见，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

“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西顿忽然开口说，“只要有水，有能源，有人把地整一整，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你们美国人能够帮忙，也最好帮个忙。”

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火车咔嚓作响，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西顿打开包，取出火腿三明治，帕格又拿出了威士忌。

“我们应该为伊朗做点儿什么呢？”帕格一边问，一边把威士忌倒进纸杯。

“把它从俄国人的手里救出来，”西顿回答，“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

“统治全球？”帕格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怎么会呢？”

“地理的关系。”西顿喝着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着帕格一眼，“关键就在这儿。伊朗高原挡住了俄国，使它没有不冻港，因此它有半年是一个内陆国家。这片高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道路。列宁曾经贪婪地把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是波斯呢，好像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塞子来堵住高加索山似的，它正挡住了‘大熊’的出路。它像整个西欧一样大，而且正像你现在亲眼看到的，大部分地方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山下部落的人，他们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实质，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要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〇〇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来说，我们搞得很糟，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⁴⁾。”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摆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啊。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这一切，”帕格说，“对我来说都是新闻。”

“唉，坏的还在后头哩。一九〇七年，在德皇比尔⁽⁵⁾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俄国在欧洲帮我们的忙了。德皇想通过他那条柏林—巴格达铁路插进中东，于是我们和俄国人瓜分了波斯：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面是我们的，当中有一片中立的沙漠地带。这事先一点儿也没跟波斯人商量过。现在，我们又通过武装侵略分割了这个国家。这样干很不漂亮，可是伊朗国王是死心塌地亲德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怪不了伊朗国王，是不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希特勒所打击的，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南北两面侵吞波斯的两大强国。”

“你说话真坦率。”

“啊，是啊，自己人嘛。现在，请你试着从斯大林的视角来看一看。他和希特勒瓜分了波兰，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罪。他和我们瓜分了波斯，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理。所以，向他比较善良的一面呼吁，也许会叫他有点儿迷糊。你们美国人就应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抓一抓。”

“我们为什么要卷进这场纠纷里来呢？”帕格问。

“上校，红军现在占领着伊朗北部。我们在南部。《大西洋宪章》使我们做出保证，战后撤出去。你们当然希望我们照《宪章》办事。可是俄国人呢？谁来叫他们撤出去？沙皇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俄国人做起事来总是一个样，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很严肃地盯着帕格看了好一会儿。帕格也盯视着他，没有作答。

“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撤出去，红军却待下来。他们控制住伊朗的政局，然后‘应邀’推进到波斯湾和开伯尔山口，又需要多久呢？他们不发一枪，就可以无法挽回地改变世界局势。”

经过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后，帕格问：“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课到此结束。”西顿说。他把黄草帽拉下来遮住眼睛，睡着了。帕格也打起盹儿来。

当火车晃动着把他们惊醒时，他们已经驶进了一个大铁路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起重机和运货卡车，四下里闹哄哄的一片嘈杂。装货，卸货，火车在侧线调换车厢，再加上没刮过脸、穿着工作服的美国士兵大声叫嚷，还有当地工人叽里呱啦地乱喊一气。工棚和车库都是新建的，大部分铁轨好像也是新铺设的。西

顿领着帕格乘坐一辆吉普车在车场里兜了一圈。虽然下午的太阳很厉害，车场里倒还凉风习习。这个车场占了几百英亩沙漠土地，一边是一个土砖房子的小镇市，一边是一大片陡峭、不毛的黄褐色岩石。

“美国人的精力总是叫我吃惊。你们只用了几个月就像变戏法那样把这儿变出来了。你对考古学反感吗？”西顿指着一座燧石的山坡，“那上面有萨桑王朝^⑥的岩石陵墓。那儿的浅浮雕很值得一看。”

他们下了吉普车，顶着一阵阵的狂风爬了上去。西顿一边走，一边抽烟，像一头山羊那样寻路上山。他的耐力超越了一切生理规律，当他们到达山腰上那些黑黢黢的洞口时，他可不像帕格那样上气不接下气。从帕格的外行眼光看来，那里的风蚀的雕刻像是亚述人的风格：公牛，狮子，僵立着的虬髯武士。这里一片安静。山下，铁路停车场里还在呜呜作响，发出铿锵的声音，在这片古老、沉寂的沙漠中，它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小斑点。

“一旦战争打胜以后，我们就不能再留在伊朗了，”帕格提高喉咙压过风声说，“我们的人民可不是这么想的。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会生锈、腐烂。”

“不错。可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有不少事情得做。”

在他们身后的陵墓里，响起了一阵洪亮空洞的呻吟。西顿像只猫头鹰那样说：“风吹过墓穴口，听上去很古怪，是吗？有点儿像在空瓶口上吹气的声音。”

“我差点儿要从这座山上跳下去。”帕格说。

“本地人讲，这是古人的阴魂在为波斯的命运叹息。倒也比拟得很恰当。现在你再听我说。一九四一年，在侵略和瓜分之后，三国政府——伊朗、苏联和我们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伊朗保证把德国间谍驱逐出境，不再制造麻烦；我们和俄国答应在战后撤走驻军。可是斯大林根本不会理睬这一纸公文。要是你们也加入这个条约——就是说，如果斯大林向罗斯福保证他会撤出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也许真的会走。他会叽里咕噜，推推搡搡，大肆咆哮，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这事已经在进行了吗？”

“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西顿把他那双皮包骨的黝黑的手朝天一摊。

傍晚时分，火车经过一列翻倒在路基旁边、炸坏的货车。“这是很糟的一次事故，”西顿说，“德国间谍埋的炸药，土著洗劫了车厢。他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车上装的是食品。在这个国家，这跟同等数量的黄金一样值钱。大亨们在囤积所有的谷物和其他大部分食品。这个地方的贪污腐败叫西方人目瞪口呆，可是在中东，就是这么办事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遗风。”

他一直讲到深夜，讲波斯人如何设下巧计进行抢劫和袭击；这对租借物资来讲，可真成了个无底洞。他说，在他们看来，这条由南往北突然闯过他们国土的物资洪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疯狂的又一种表现。他们知道这不会持久的，所以拼着性命想捞一把。例如，铜电话线刚一装上，立刻就被偷走，已经有几百英里长的线不翼而飞了。波斯人喜爱铜制的小玩意儿，铜盘子铜碗。现在，波斯市场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西顿又说，这些人已经被征服者和他们自己的王公贵胄盘剥了好几世纪，不抢人家，就被人家抢，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你们要是能够把斯大林请出去，”他打了个哈欠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可不要把你们那一套自由企业的制度，以及政党竞选之类的东西搬到这儿来。在波斯人看来，自由企业就意味着他们对付你们铜电话线的方法。在一个落后、不稳定的国家里，民主只会被一个组织严密的势力集团砸个粉碎。在这儿，将是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向斯大林敞开亚洲的大门。所以，忘掉你们那些反对君主制的原则吧，还是要加强君主政体的好。”

“我会尽力而为的。”帕格说，他对于这个人这种尖刻而又坦率的作风禁不住微笑起来。

西顿也睡眼惺忪地朝他微微笑了笑。“我听说大人物们很听你的意见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德黑兰会议都是一会儿说要开、一会儿又说不开。忽然，它就召开了。总统率领一个七十人的代表团从天而降，到了康诺利将军那里：有特工人员、陆海军将领、外交官、大使、白宫办事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随员，他们在阿米拉拜德基地上乱糟糟地横冲直撞。康诺利告诉他的秘书说他太忙了，谁都不见。可是一听说亨利上校又来了，他登时跳起身，走进了会客室。

“上帝啊。瞧你这副样子。”帕格没刮脸，形容憔悴，风尘仆仆。

“卡车运输队被尘暴困住了，后来又遇上了山地的一场暴风雪。我从星期五起就没脱过衣服。总统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马歇尔将军住在你的房间，亨利。我们把你的铺盖搬到军官宿舍去了。”

“成。我在大不里士收到了你的信，可是俄国人好像把意思篡改过了。”

“哦，霍普金斯问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到这儿。这么说，俄国人当真让你通行，一直到了大不里士吗？”

“很费了一番口舌。霍普金斯现在在哪儿？”

“在市里苏联大使馆。他跟总统在那儿下榻。”

“苏联大使馆？不在这儿？也不在咱们的公使馆里？”

“不在。这里边有缘故，其他人差不多全住在这儿。”

“苏联大使馆在哪儿？”

“我的司机会把你送到那儿去的。我看你得赶快。”帕格伸手摸了摸他那肮脏的、胡子拉碴的脸。康诺利朝浴室的门做了个手势。“用我的剃刀。”

除了被废黜的伊朗国王铺设的几条新林荫大道，德黑兰城里大部分地区是迷宫般狭窄、弯曲的小街，两边都是不开窗的泥巴墙。西顿告诉过帕格，波斯人这种建造城市的方式是为了阻碍和延缓侵略大军的推进。现在，这个陆军司机也只好放慢速度，直到他开上了一条林荫大道，才嘀嘀叫着驶往市区。苏联大使馆的围墙使它看上去像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大门口，以及在那条街上和拐角处，布满了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皱着眉头的士兵。在大铁门外面，一个士兵拦住了汽车。维克多·亨利放下车窗，用清晰的俄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士兵抽身回去，立正敬礼，然后跳上踏脚板护送司机穿过庭院。这是一个宽敞的、有围墙的大花园，好几所别墅分布在秋天的老树、飞溅的喷泉和点缀着小池塘的大草地之间。

俄国卫兵和美国特工人员把守住了最大的那所别墅前面的走廊。帕格一路报着自己的身份走进门厅，英国、俄国、美国的文武官员正在那儿忙碌，各种不同的语言混合成一大片嘈杂声。帕格瞥见哈里·霍普金斯穿着一身灰色衣服，独自一个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两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比平时更瘦削、更病态。霍普金斯也看见了他，脸上的神色高兴起来，忙和他握手。“斯大林刚过来会见了头儿。”他朝一扇关着的木门指了指，“他们在里面。真是历史性时刻，是吗？跟我来吧，我还没打开行李哩。你在波斯湾指挥部干得怎么样？”

在那扇门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面对面坐着。房里除了两名译员外，再没旁人了。

在那条把俄、英两国使馆区分隔开的狭窄街道对面，温斯顿·丘吉尔正在他的公使馆内一间卧室里闷闷不乐地休息。他喉咙痛，精神上更不痛快。自从由开罗分别乘飞机抵达这儿以后，他和罗斯福还没讲过话。他曾经邀请罗斯福在英国公使馆下榻。总统谢绝了。他还迫切地要求在和斯大林举行任何会谈之前他们先碰一次头。总统也拒绝了。现在，这两家竟然背着他会面了。还谈什么阿真舍^①和卡萨布兰卡的老交情呢！

对走过街这边来安慰他的哈里曼大使，丘吉尔嘟嘟囔囔地抱怨说，他很乐意“遵命”，又说他只希望两天后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举行一个晚餐会，痛饮一番，喝个烂醉，然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要住在俄国使馆区里呢？

历史学家们漫不经心地记载说，罗斯福刚到达的时候，谢绝了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邀请，这样可以哪一方都不得罪。半夜里，莫洛托夫紧急召见英、美大使，警告他们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暗杀阴谋。根据日程的安排，斯大林和丘吉尔早上都要到美国公使馆举行第一次会议。可那地方距离紧相毗邻的英、俄两国使馆区有一英里以上的路程。

莫洛托夫敦促罗斯福搬进这两个使馆区之一。他暗示说，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能安全地进行下去了。

所以，罗斯福清早醒来的时候，不得不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要么搬到他的可靠的老盟友丘吉尔那里去住，丘吉尔也讲英语，会给予他殷勤的款待和可靠的办公条件；要么和斯大林一起住，这个凶残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希特勒的同党，他给予罗斯福的是一个毫无隐私的住处，有一大帮外国侍从，也许还有暗藏的窃听器。一个美国特工人员已经检查过提供给罗斯福下榻的那所俄国别墅，可是这么一次草率的检查，能发现得了老练的俄国人装的窃听器吗？

最后，罗斯福选择了俄国人。丘吉尔在他的记事中说，这一种选择让他很高兴，因为俄国人的房子比较宽敞。一位伟大的人物往往是不肯承认自己恼羞成怒的。

是不是有那么一场暗杀阴谋呢？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前纳粹间谍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声称，他参与了这样一个阴谋。可是写这种书的人实在多的是。至少，德黑兰的街道是很危险的；那儿有德国间谍；在街道上乘车驶过的要人确实曾遭到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那个疲乏的、残废的罗斯福无疑最好是待在市区里。

然而——当英国人就在街对面的时候，罗斯福为什么住到俄国人那儿去呢？

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从老远来到了斯大林的后院。这样，他就承认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俄国人正在为反抗希特勒承受最大的苦难和流血牺牲。采取最后这一步，接受斯大林的款待，对一个只懂得保密和猜疑的暴君开诚相见，这也许是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进行的微妙赌博，是隔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鸿沟做出的一种最友好的姿态。

这一姿态是否向斯大林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天真实、容易上当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可以轻易击败、可以牵着鼻子走的人？

斯大林难得透露他的内心思想。可是战争期间，他有一次对共产党作家吉拉斯⁽⁸⁾说：“丘吉尔只不过想要摸你的口袋。罗斯福可尽偷大玩意儿。”

从这句话来看，这个冷酷的极端现实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知道，在一场将使美国在世界取得优势的战争中，俄国人正数以百万地死去，而美国人不过死了几千人。

我们记录下了他们会面时所讲的第一句话。

罗斯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尽力安排一次这样的会面。

斯大林：很抱歉，这都怪我。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法儿抽身。

换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些就是罗斯福在第一次跟世界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握手时，说：“喂，你为什么一直都这么难打交道，这么不相

信人？你瞧，现在我可上你家里来了。”

而斯大林，那位连列宁也说他太粗暴的人在回敬的时候一针见血：“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仗打得最多，人死得最多。”

这样，这两位六十开外的人在波斯斯大林的后院会面和闲谈起来：身材魁梧的、残疾的美国人穿着一身蓝灰色便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格鲁吉亚人穿了一身军服，裤子从上到下有很阔的一道红色条纹；一个是三次当选总统、爱好和平的社会改革家，从来不曾有运用政治暴力的任何犯罪记录，另一个是革命暴君，双手沾满了难以想象的千百万本国同胞的鲜血。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

托克维尔^⑨曾经预测，美国和俄国将会分治全球，一边是自由国土，另一边是极权统治。如今，他的想象成为事实了。把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到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他们要从东西两面夹击，粉碎全人类的一个致命威胁——阿道夫·希特勒的“寒霜—杜鹃国”。

一个特工人员朝霍普金斯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斯大林先生刚离开，先生。总统请您去。”

霍普金斯正在换衬衫。他匆匆忙忙地把衬衫下摆塞进宽松的裤子里，又把一件一边肘部破了个洞的红色毛线衫从头上套下。“来吧，帕格。总统今天早上还问起你呢。”

这所别墅里每件东西都太大。霍普金斯的那间卧室已经很大了。那个拥挤的门厅也是如此。可是罗斯福坐在里面的这间房，简直可以用来举行化装舞会。透过参天大树的干枯树叶，金色的阳光直泻进高大的窗户。家具很沉重，很普通，杂乱无章地放着，而且没有一件是十分干净的。罗斯福坐在阳光下一把扶手椅里，嘴里叼着烟嘴抽烟，就跟漫画上所画的一模一样。

“哟，你好啊，帕格。瞧见你真高兴。”他伸出胳膊热情地与帕格握手。总统显得干瘪、瘦削，人老了许多，可是仍然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浑身焕发着力量，而且——眼下这会儿——兴致还很高，那张下颌宽阔的脸上气色很好。“哈里，情况很不错。他是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家伙。可是天哪，翻译可真花时间！非常叫人厌烦。我们四点钟碰头，开全体会议。温尼知道了没有？”

“埃夫里尔已经过去告诉他了。”霍普金斯看了看手表，“就是再过二十分钟，总统先生。”

“我知道。喂，帕格！”他朝一张坐得下七个人的沙发摆了摆手，“关于通过这条波斯走廊送进俄国的全部租借物资，我们有些挺好看的统计数字。你在各处看出点儿什么迹象了吗？还是像我怀疑的那样，这一切只是空谈呢？”

罗斯福说完这句玩笑话以后，开朗地笑了笑。很显然，他正从自己和斯大林会面的兴奋中逐渐放松下来。

“各处都能看到这种物资，总统先生。这是个叫人难以相信的、成绩

辉煌的努力。等一下我给您送一份一页纸的汇报来。我刚从各处看了回来。”

“一页纸吗？”总统瞥着霍普金斯哈哈笑了，“妙极啦。我是向来只读第一页的。”

“他从海湾边上到北部考察波斯各地，”霍普金斯说，“火车汽车都坐了。”

“要是谈到租借物资的事，帕格，我该跟约大叔说些什么呢？”罗斯福稍微严肃一点儿说。他又转过脸去对霍普金斯说：“今天大概不会谈到这个，哈里。他眼下还没心思谈。”

“他是很善变的。”霍普金斯说。

帕格·亨利立即叙述了一下他在北部仓库，特别是卡车的终点站那儿看到的堆积着的物资。他说，俄国人拒绝让卡车运输队驶进伊朗他们防区的任何地段，只指定一个离俄国边界很远的卸货站。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瓶口。要是卡车队能够直接开到里海的港口和高加索边境上的市镇的话，俄国人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而且要快得多。罗斯福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很有意思。把它写到你那一页纸上去。”

“这您别担心。”帕格不假思索地说。罗斯福听了又笑起来。

“帕格对伊朗可下了一番功夫，总统先生，”霍普金斯说，“他赞成帕特·赫尔利的主张，认为我们应当作为一方，加入保证战后撤走外国军队的那个条约。”

“是呀，帕特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事。”罗斯福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烦躁的神色，“俄国人不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意见吗？”

“他们敷衍拖延。”坐在帕格身旁的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皮包骨的瘦手，做了一个争论的手势，“我同意，总统，我们不大可能首先提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推进帝国主义那一套老把戏里去了。不过——”

“说得正对。我不会这么做。”

“可是伊朗那方面又怎么样呢，总统先生？假定他们要求我们做出撤军的保证，那么就会起草一个新的宣言，我们也会包括在内。”

“我们可不能要求伊朗人来要求我们，”罗斯福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坦率口气回答，好像他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幢他的每句话几乎肯定有人窃听的苏联房子里，“那样就谁也骗不了。我们在这儿只有三天工夫，还是抓住重点好。”

他微笑着和维克多·亨利握了握手，让他退出。帕格正从那熙熙攘攘的门厅挤出去时，忽然听到一个地道的英国腔调说：“嘿，那不是亨利上校嘛！”这声音有点儿像西顿的。他朝四下一望，首先看到了金海军上将像一根电线杆那么笔直地站着，望着那些攒动的穿军服的俄国人，显然缺乏好感。在他身边，一个穿一身英国皇家空军蓝军服、佩戴着几条勋

章标志、晒得微黑的人正在含笑和他打招呼。帕格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勃纳-沃克了。他记得勃纳-沃克从前似乎更高大、更威严一些。这位空军少将站在金的身旁显得很矮小，看上去还有点儿满心忧患的神气。“你好啊。”帕格走近的时候，他说，“你们代表团的名单上没有你，对吗？帕米拉说她找过啦，没你的名字。”

“亨利，我当你还在莫斯科哩。”金海军上将用冷淡、严厉的音调说。他和上将难得相遇，可是每次见面时金总使帕格觉得不是很自在。他已经很久没想到“北安普敦”号的事了，可是现在他一刹那又想到他那艘起火燃烧的战列舰沉下水去，连鼻孔里也好像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似的。

“我是奉了特殊使命到伊朗来的，将军。”

“这么说你在代表团里啰！”

“不在，将军。”

金睁大眼睛望着他，不喜欢他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

勃纳-沃克说：“帕格，要是办得到的话，趁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聚一聚。”

帕格尽可能冷静地回答：“你是说帕米拉和你在一块儿吗？”

“是在一块儿。我是临时奉召从新德里赶来的。有关缅甸的作战计划有些问题。她在整理我们混成一堆的地图和报告。现在，她是我的副官，干得挺出色。可以想象得到，她给可怜的老韬基办过多少事。”

尽管金脸上的神色显示出他很不喜欢闲聊，帕格还是盯着勃纳-沃克问道：“她在哪儿？”

“我离开我们使馆时，她正在那儿忙着。”勃纳-沃克指了指敞开的门，道，“你干吗不过去瞧瞧，问个好呢？”

- (1) 伊朗的旧称。
- (2) 指罗斯福。
- (3) 指斯大林。
- (4)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之子。常被用来指英国。
- (5) 即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
- (6) 从公元226年到公元651年统治波斯的王朝。
- (7) 位于纽芬兰东南部，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此会晤，发表了《大西洋宪章》。
- (8) 米洛凡·吉拉斯（1911—1995），南斯拉夫党政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成为反党分子。
- (9)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

第七十三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要把我和一级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会面记录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把这件事从头至尾叙述一遍，而且也不光是这一件事！我一生写下的一切如今看来都像是在童年的梦境中创作的。

我必须写下的这些材料是如此危险，以致我从前隐藏文稿的地方不能再使用了。至于用意第绪文这种密码，这儿的党卫军立刻就会拆穿这个可怜的伪装，特莱西恩施塔特上千个可怜虫中的任何一个，为了喝一碗汤或是躲一顿打，都会一下子把它全念出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甚至连娜塔丽也不知道。如果我被遣送离开这儿的话（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不小），这些文稿会慢慢腐蚀，直到战后，可能再过上很久，拆卸或整修房屋的工人让阳光照进特莱西恩施塔特荒凉的老建筑物的墙壁和隙缝里来的时候。如果我能幸存下来，我会在我隐藏的地方重新找到这些文稿。

爱泼斯坦今天早上亲自陪我们到党卫军总部去。他尽力想讨好我们，称赞娜塔丽的容貌，又夸奖她紧紧搂在怀里的路易斯的健康的的外表。爱泼斯坦处境很可怜，他是个成了人家工具的犹太人，是执行党卫军命令的傀儡“市长”。他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戴着黄星标志、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不过他总穿着一件即便磨损了却还干干净净的衬衫，打上一条旧领带，以显示他地位较高。那张苍白、虚胖、忧心忡忡的脸倒是他出任伪职的更为确切的标志。

我们以前从来没进入或是走近党卫军总部。一道高高的木头围墙把它和整个市镇广场跟犹太人分隔开。卫兵放我们进了围墙以后，我们便走上一条紧挨着公园的街道，经过了一座教堂，进入了一座市政办公楼，里面有许多办公室，有布告栏，散发出霉味的走廊里回响着打字机的声音。走出了那个怪诞的、肮脏的犹太区，进入了一个——除了门厅里希特勒的那幅大画像外——一切都属于熟悉的旧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这种平凡的景象几乎叫人放下心来，我从没想到党卫军总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非常、非常紧张。

艾希曼中校出乎意外的年轻，尽管宽大的前额上的头发已经在秃了，剩下的头发是深色的。他具备一个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级官员的那种富有进取心的干劲儿。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党卫军头子布格尔坐在他身旁一张

木头椅子上，他是一个残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开他，就离得越远越好。艾希曼没站起身，不过态度倒还和气，他招呼我和娜塔丽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头一歪，要爱泼斯坦坐到一张肮脏的长靠椅上去。到目前为止，除了布格尔那种冷酷讨厌的神情以及这两个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们好像是来拜望一个银行经理，设法借一笔款子，或是来找一个警察局局长，报告一件失窃案。

接下来用德语进行的谈话，每句话我都记得，不过我只打算记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希曼一本正经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娜塔丽一言不发，她让我回答说我们都感觉得到了良好的待遇。当他朝她望望的时候，她慌忙点点头。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睁大眼睛望着艾希曼。他接着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使他满意。他已经彻底视察过了。在今后几星期内，我们会看到显著的改善。布格尔接到命令，要他把我们当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对待。一俟特莱西恩施塔特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首先受益。

然后，他澄清了——我想，这件事恐怕永远只能澄清到这个程度了——我们怎么会来到这地方的谜。他说，在巴黎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国秘密警察把我们当作意大利逃犯引渡过去。按照他的说法，韦尔纳·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广播讲话录好音，然后再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们带走。他把韦尔纳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点儿添油加醋。

反正，我们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管辖之下。把我们交给意大利人，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会使交换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谈判变得复杂化。然而，若是让我们回到巴登-巴登，那么我们一旦被人发现，就会得罪德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还在参战。于是先把我们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再对意大利人的要求“详加考虑”，这似乎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他没理睬韦尔纳·贝克逼我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些请求，那不是对待一位“知名人士”的办法，即使是一个犹太人。艾希曼还说，他在执行元首对待犹太人的严格政策时，总尽力做到公平、人道，虽然坦白地讲，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说，他也不相信那些广播讲话会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我们就到了这儿。

现在，他说，他让爱泼斯坦先生接着谈。

那个“市长”弯腰曲背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偶尔望望我和艾希曼，可是经常不安地瞄向瞪眼注视着他的布格尔。他说，长老市政委员会最近投票表决把文化组从教育处里划出来。文化活动大大增加了，这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骄傲，但是这些活动没得到适当的管理和协调。委员会想任命我为一各长老，来主管新设的文化处。我关于拜占庭、马丁·路德和圣保罗的演讲誉满全市，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和学者，我的身份博得了尊敬。毫无疑问，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学过行政管理。说到这儿，爱泼斯坦突然停住，直直地望着我，死板地微笑了一下。所谓微笑，也只不过是上嘴唇从发黄的门牙上稍微抬了抬而已。

我唯一可能会接受这个委任的原因，就是对这个人怜悯。显然，他是在根据命令行事，是艾希曼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我来主管这个新设的“文化处”。

我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做出了我当时所做的答复。这里几乎就是我当时所讲的话：“大队长先生，我在这儿是您的俘虏，只好唯命是听。然而，我还是要斗胆指出，我的德语说得不太好，身体又很虚弱。我对音乐几乎一窍不通，而音乐是特莱西恩施塔特文化活动的主要项目。我喜爱的图书馆工作，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并不是拒绝这份荣誉，可是我实在不能胜任。在这件事上我有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是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轻快地回答，并没发火，“那么这次谈话就毫无意义了。我是个大忙人，本来可以让中队长布格尔给你下道命令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工作给你做很不错。”

但是，我一想到成为那班倒霉的长老之一，就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为了几项可怜的特权——其中大部分我已经享受到了——使自己的良心背上犹太区这个沉重的负担，向犹太人传达党卫军的种种严酷命令，并且予以贯彻执行。这意味着放弃我那默默无闻但至少还挨得过去的生活方式，成为引人注目的委员会的一员，成天跟党卫军打交道，无休止地纠缠在根本得不到妥善解决的可怕的问题之中。我鼓足勇气竭力又推辞了一下。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大队长先生，而且只在您允许的情况下，我想不接受这个工作。”

“当然可以。我们不再谈这件事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谈。”他转过脸对着娜塔丽，这段时间她一直面无人色地坐在一旁，紧紧地搂住那孩子。路易斯表现得简直像天使一样。我觉得他肯定也感觉到了他母亲的恐惧，所以正尽力想予以减轻。“我们妨碍你去工作了。你是在云母工厂干活儿，是吗？”娜塔丽点点头。“你还喜欢那工作吗？”

她只好开口，声音嘶哑而空洞：“我很乐意在那儿工作。”

“你儿子看上去很好，这样看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他很好。”

艾希曼中校站起身，朝娜塔丽做了个手势，领着她走到了房门口。他在那儿对走廊里一个党卫军士兵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就把她带走了。艾希曼关上房门，走到办公桌后面他的位子那儿。他嘴唇很薄，鼻子又长又细，两眼狭小，下巴很尖，本来就长得不好看，可是这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丑恶。他的嘴抽搐着歪到了一边。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嗥叫：“你当你是什么东西？你他妈的当到了什么地方？”

他刚这么一叫，布格尔就跳起身朝我直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耳朵直响。他举起手的时候，我朝旁边让了让，所以这一下打得我从椅子上摔了出去。我沉重地跪倒在地，眼镜也掉了，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布格尔用皮靴踢了我一脚，或者不如说是

踹了我一脚，我滚倒在地。然后，他对着我的腹部踢了一下，尽管我痛得要吐，他却是没用足全力，只是十分轻蔑地踢了一下，就像踢一条狗那样。

“我来告诉你，你是什么东西，”布格尔对着我大声吼道，“你只不过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你听见了没有？嘿，你这个发臭的老屎堆，你当你还在美国是不是？”他绕着我兜来兜去的时候，我简直看不见那双移动着的黑皮靴。接着，他又朝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你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懂吗？要是你这个死脑袋瓜连这个都不懂，你这条老命就连狗屁也不值！”他一面叫，一面用脚尖着实地狠踢了我一下，正踢在我的脊梁骨上。我只觉得浑身火辣辣的疼。我躺在那儿，昏昏沉沉，眼睛发黑，痛苦不堪，简直惊呆了。我听见他走开的声音，然后他说：“爬起来跪着。”

我浑身哆嗦着照办了。

“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

我喉咙咬紧，吓得说不出话。

“你还没挨够吗？说你是什么东西！”

愿上帝宽恕我没听任他杀了我。有一个念头在那阵惊恐昏沉中闪过我的脑中：要是我现在死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响点儿，我听不见。”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拼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希曼好像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清楚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像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希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揶揄意味。他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塔木德》，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垒的可怕的牢房，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

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将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希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爾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跟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傲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迫自己像平时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老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肯定也会慢慢听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消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就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基本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我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扎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扎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候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

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〇〇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大约五十年以来我第一次戴上了经文护符匣^①，这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在我余下的年月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且不去管它。我教授《塔木德》，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当我把经文护符匣，里面装着《摩西五经》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额上和手臂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是独自一人，我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希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文护符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希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面更有说服力呢？

说起来，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德国人不少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是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被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垒里被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个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露天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希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更加赤裸裸的事实：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自己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希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他们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冷静地袖手旁观。再一转眼，他又可以重新

变得彬彬有礼，像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报以讥讽的冷笑。像希特勒一样，他也是奥地利人。像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有幽默感的温和、开明、知识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斯海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政治上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们一点儿没有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阿提拉⁽²⁾、亚拉里克⁽³⁾、成吉思汗、帖木儿⁽⁴⁾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了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半岛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待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确实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朝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像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儿：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hazak ve'emats*，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但是德国人在欧洲制造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可能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

次逃跑的尝试了，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像《奥德修纪》⁽⁵⁾ 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勇气”。

- (1) 经文护符匣是装有记载《摩西五经》句子的羊皮纸的小型皮匣，犹太人晨祷时一匣系在额上，一匣系于左臂。
- (2) 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皇帝，在位时一再攻打东罗马帝国，迫其纳贡求和，并入侵高卢和意大利。
- (3) 亚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王，曾略取巴尔干半岛一带，并攻入侵意大利。
- (4) 帖木儿（1336—1405），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贵族，曾征服波斯、花刺子模等地，入侵俄国、印度、小亚细亚及叙利亚。
- (5) 《奥德修纪》是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之一，相传为荷马所作，叙述主人公奥德修斯漂泊、流浪的冒险故事。

第七十四章

帕格·亨利染上了一种波斯流行病，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他日日夜夜乘坐火车和汽车穿过市镇和田野，穿过尘暴和酷热的沙漠，以及白雪皑皑的山口，渐渐变得昏昏沉沉——尤其是到了夜里，现实和乱梦混杂到了一起。他到达康诺利的司令部时，已经头重脚轻，甚至在跟霍普金斯和罗斯福讲话时，也不得不费了好大气力才提起精神。在运输队走的路线上度过的那些漫长的、令人眩晕的时刻，帕米拉和勃纳·沃克像他死去的儿子和活着的家人一样，频繁地出没在他乱梦颠倒的幻象里。帕格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把帕米拉像把华伦那样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可是做起梦来他就毫无办法了。

因此，在俄国使馆的别墅里看到勃纳·沃克，叫他很吃了一惊：站在那个冷静、真实的欧内斯特·金身旁的，正是他发烧的乱梦中见到的一个人物。帕米拉在德黑兰！在金的锋利目光下，他一下子问不出口：“你们结婚了没有？”他离开了罗斯福住的别墅，不知道自己到英国使馆去应该找的是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呢，还是帕米拉·塔茨伯利。

帕格出来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沿着一条沙砾小路走过来。莫洛托夫热切地谈着，斯大林抽着香烟，朝四下里张望。他看到帕格，点点头，微微一笑，四周起皱的眼睛里闪射出光芒，显然认出了他。帕格对于这位政治家的好记忆力已经屡见不鲜，可是这一次还是觉得很惊讶。他把霍普金斯的信递交给斯大林，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这个人一直肩负着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的重担，然而他的确还记得。他身材肥胖，头发花白，个子比维克多·亨利还要矮，这会儿他正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走进那所别墅。帕格看了几乎整整一年遍布莫斯科的斯大林肖像——塑像、画像、巨幅照片。它们把斯大林表现成一个传奇式的、高高在上的全能救世主，跟死去的马克思和列宁合在一起，成为腾云驾雾的三位一体中的一员。可是现在走过去的是那个血肉之躯，一个矮胖的、大腹便便的老家伙，穿了一身灰褐色制服，裤子两侧自上而下有一道很阔的红色条纹。然而，那些肖像多少比真人更为真实。帕格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回忆起斯大林意志统治下的漫长的俄国战线上的一幕幕情景，也回忆起他杀害了千百万人的记录。走过去的这个矮小的老头儿，实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巨人。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遇到帕格的次数要多些，却不认识他了。帕格走到英国使馆区门外说明自己的身份时，丘吉尔正好离开那儿。他叼着一支长雪茄，由两个步伐僵硬的陆军将领和一个矮胖的海军将领陪着。那双蒙眬而敏锐的眼睛直盯着帕格望了一望，好像要看透他似的，然后这个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弓腰驼背的矮胖子缓缓朝前走了。这位首相看上去很迟钝，身体好像有点儿不舒服。

在英国公使馆里，几个武装士兵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文职人员三五成群地在阳光下聊天。这是一个小得多，也安静得多的机关。帕格停住

脚步，在一株金黄色叶子不住飘落的树下思忖起来：到哪儿去找她呢？怎样去打听她？他对自己这种小家子气禁不住苦笑起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正在这儿发生，可是在这个历史高峰之巅，使他感到兴奋的并不是看到三位世界巨人，而是想着要看到一个女人。由于战争的机遇，这个女人他每年总能看到一两次。

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一星期由于斯坦德利忽发奇想，竟然被缩短成了四天。不过那四天留在他的回忆中，像他的蜜月一样是一场突然浮现出的美梦，安宁而甜蜜，他整天不做别的，就和她做伴，一起吃饭，一起长时间的散步，一起待在斯巴索大厦、大歌剧院、马戏场以及旅馆内她的房间里。他们谈起话来简直没完没了，像终生的老友，像久别重逢的夫妇一样。在她旅馆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甚至谈到了华伦，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在帕米拉的脸上，在她简短、温柔的答话里，找到了安慰。第二天分手的时候，他们竭力控制住自己，用微笑和闲扯来相互告别。谁也没说那是结局，可是对帕格来说，那至少也不是什么别的。现在，她又到了这儿。他无法再约束住自己不去寻找她，就跟他无法屏住自己的呼吸一样。

“哟！那不是亨利上校吗？”这一次倒真是格兰维尔·西顿，他正和一些穿制服的男男女女站在一块儿。西顿走上前拉住他的胳膊，显得比在同行的途中要热情得多。“你还好吗，上校？那次卡车旅行可真累死人，是不是？你看上去简直筋疲力尽啦。”

“我挺好。”帕格朝苏联大使馆那个方向做了个手势，“我刚把你提出的签订一个新条约的主意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

“真的吗？你真告诉他了？好极了！”西顿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嘴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可以把总统的反应告诉你。”帕格头晕目眩，脱口而出。他的太阳穴直跳，两膝发软。

西顿仔细看着帕格的脸，紧张地说：“那快告诉我。”

“这件事上个月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讨论过。俄国人对它拖延敷衍。就是这么回事。总统不愿意让美国卷进你们的这场老纠纷里去。他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他需要斯大林。”

西顿脸上的神情一下变得很沮丧。“那么红军永远不会离开波斯了。如果你说的话没错，罗斯福就是在对全体自由人宣布长期的厄运。”

维克多·亨利耸耸肩膀：“我猜他的意思是一次只打一场战争。”

“除了对未来的政治发生影响外，”西顿说，“胜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美国人还得弄懂这一点。”

“不过，要是伊朗人首先提出来，那也许就不一样了。霍普金斯是这么说的。”

“伊朗人吗？”西顿扮了个鬼脸，“请你原谅，不过美国人对于亚洲和亚洲事务实在是天真得叫人伤心。伊朗人再也不会首先提出，这有数不

清的理由。”

“西顿，你认识勃纳-沃克勋爵吗？”

“那个空军少将吗？认识。他们是为了缅甸的事务把他叫到这儿来的。他现在过去参加全体会议啦。”

“我想找他的副官，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

“喂，凯特！”西顿叫了一声，招招手，一个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漂亮女人从他刚才一起聊天的那群人里走出来，“这位亨利上校要找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

一张生了个狮子鼻的脸上两只碧绿的眼睛骨碌碌地一转，贸然地打量了帕格一番。“哦，好的。不过，这会儿一切都乱七八糟。她带了一大堆地图、图表这类东西。他们大概把她安置在戈尔勋爵办公室外面的那间会客室里了。”

“我领你上那儿去。”西顿说。

在主楼二层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塞了两张办公桌。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面色通红、留着浓髭的军官，正啪嗒啪嗒地打字。对的，他没好气地说，另外那张桌子是塞进房间来给勃纳-沃克的副官坐的。她在那儿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可是一会儿前刚出去到德黑兰市场买东西去了。维克多·亨利从帕米拉的桌上拿起一张小纸条，草草地涂了几句：嘿！我也在这儿，住在美国陆军基地军官宿舍。帕格。然后他把纸条插在插签上。他们一块儿走出去的时候，他问西顿：“那个市场在哪儿？”

“我劝你别上那儿去找她。”

“它在哪儿？”

西顿告诉了他。

康诺利将军的司机把帕格送到德黑兰的老城，在市场进口的地方让他下了车。那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那股强烈的气味，那种陌生的语言，以及许多用稀奇古怪的文字写的花里胡哨的招牌，叫他头昏眼花。他在进口处朝石头拱廊里一看，只看见自近而远一条条排满了店铺的拥挤、黑暗的通道。西顿说对了，在这儿怎么找得到人呢？但是这次会议的会期只有三天，这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在这个亚洲城市里，特别是在一次临时召开的会议所造成的手忙脚乱之中，通信联络完全靠运气。要是他不想法子找到她的话，他们甚至有可能错过见面的机会。“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西顿这么称呼她。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帕格钻进人群去寻找她。

他几乎立刻就瞧见了她，或者觉得自己瞧见了她。他正走过一家家卖挂毯和亚麻布制成品的店铺，忽然瞥见右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他顺着这条通道朝那群戴着黑面纱的女人和粗壮结实的男人望过去，朝那些挂着的皮衣服和羊皮地毯望过去，看到了一个穿蓝制服的矮小、整洁的身个儿，头上戴的好像是一顶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帽。想压过商人叫卖的吆喝声朝她高声叫喊是没有希望的。帕格从人群中挤过去，进了一个

比较宽敞的十字回廊，这儿是地毯商人的地盘。她不见了。他朝她刚才走动的那个方向挤过去。他冒着汗在那个气味刺鼻、拥挤嘈杂的迷宫里大踏步地找了一小时，可是没再看见她。

即便他不是正在发烧，在这个拥挤的迷宫里这样徒劳无益地寻找她，还是会显得如在梦中。他经常梦见自己这样寻找华伦。不管是在足球比赛场上找，是在毕业典礼的人群里找，还是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找，做的梦总是一样的：他老是只看到儿子一眼，或是有人告诉他华伦就在附近，于是他找了又找，却始终找不到。他在那些走廊里转来转去，步履沉重，汗流浹背，越来越觉得头重脚轻，膝盖发软，后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已经不正常了。他摸索着回到市场进口，打着手势跟一辆起锈的红色帕卡德牌游览车的司机讲好价钱，付了一笔贵得出奇的车费坐上去回到了阿米拉拜德基地。

帕格·亨利下一件有清晰意识的事是，有人摇动着他说：“金海军上将叫你去见他。”这时，他正和衣躺在军官宿舍里一张小床上，浑身大汗。

“我再过十分钟就到他那儿。”帕格牙齿打着战说。他加倍服用了据说可以控制这种症状的丸药，又喝了一大口旧克罗威士忌，洗了个淋浴，迅速换好衣服，披上他那件沉重的海军大衣，穿过星光闪烁的黑夜，匆匆来到了康诺利将军的住宅。他走进金的那套房间时，海军上将炯炯的目光变得十分关切。“亨利，快上医务室去。你的脸色真难看。”

“我很好，将军。”

“真的吗？吃块牛肉三明治，喝一杯啤酒，好吗？”金指了指桌上一个沾着油印的文件中放着一个托盘。

“不用，谢谢您，将军。”

“嗯，我今儿看到了历史性的大事。”金一边吃一边讲，口气里透着难得的宽厚意味，“这可比马歇尔和阿诺德都强。他们没赶上开幕式，亨利。说真的！我们的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头子飞过半这个世界，就为了跟斯大林的这次会议。可是，上帝啊，他们事先没听说，乘车外出游览去啦。人家也找不着他们。哈哈！这不是可以记载下来的一场大混乱吗？”

金喝干了那杯啤酒，扬扬得意地用餐巾抹抹嘴。“可是，我在那儿。那个约·斯大林可是个不好应付的家伙。他完全了解形势，一点儿也不会上当。他今儿使丘吉尔大遭挫折。我看，关于在地中海大打一场的谈话算是全部结束了，完蛋了，告吹了。这是一场新的‘球赛’。”金盯着他狠狠看了一眼，“我听说你知道一点儿关于登陆艇的事。”

“是的，将军。”

“好。”金在一沓沓文件里翻检着，一边讲话一边抽出几沓来，“刚才丘吉尔和我谈起登陆艇的事，脸都气红啦。我扫了他的兴。我们有百分之三十新造的舰艇是分配到太平洋去的。我要是不死死守住，这些舰艇全会被他的疯狂的入侵计划搜罗进去。”他手里挥舞着一沓文件，“比方说，这是一份在罗得岛登陆的英国反攻计划，我看简直是蠢驴想出来

的。丘吉尔偏要说这么干会把土耳其拖进战争，在巴尔干半岛点起战火，全是胡扯，胡扯！现在，我要你做的是——”

康诺利将军敲了敲门，穿着一件很厚的方格子浴衣走进房来。“将军，宫廷大臣邀请亨利去赴宴。这是刚派人送来的请帖，有辆汽车在外面等着。”

康诺利递给帕格一个没封口的奶油色大信封。

“宫廷大臣是个什么人？”金问帕格，“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并不认识，将军。”别在那份印着皇冠的请帖上的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便条说明了这次邀请，可他并没向金提起。

嘿——我应私邀出席这次宴会。韬基和大臣是老朋友。对我来说，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面。务必来。帕。

“侯赛因·阿拉是政府里的二三号人物，将军，”康诺利将军说，“可以算是内阁总理。最好让帕格去。波斯人做起事来是很特别的。”

“就像异教徒中国人一样，”金说。他把文件扔在桌子上，“好吧，亨利，回来以后再来见我。不管几点钟。”

“是，将军。”

一个穿黑衣服的沉默的人驾驶着那辆黑色的戴姆勒牌汽车，拐弯抹角地穿过古老的德黑兰围墙，在一条月光照耀下的狭窄小街上停下。司机打开一堵墙上的一扇小门，维克多·亨利弯下身才走了进去。他朝前走进一座点着灯的花园。这儿和苏联大使馆一样宽敞，有闪闪发光的喷泉，有在参天大树和修剪过的灌木丛中潺潺流着的小溪。在这个花木繁茂的私人花园的另一端，能看见许多亮着灯火的窗子。一个穿着一件深红色长袍、蓄着两撇浓密而下垂的黑口髭的人，在帕格走进来的时候朝他鞠了一躬，领着他绕过喷泉，穿过树丛。在那幢宅子的门厅里，帕格浮光掠影地看到了精工镶嵌的木头墙壁、高高的砖砌的天花板以及精致的挂毯和家具。帕米拉穿着制服站在那儿。“嘿。快来见见大臣。邓肯又迟到啦，他在军官俱乐部。”

那个蓄着口髭的人帮帕格脱下了海军大衣。帕格找不出话来表达心头的高兴，只是说：“这有点儿出乎意料。”

“哦，我看到了你留的便条，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拿不准是不是见得到你，我们后天就飞回新德里了。对于邀请你这件事，大臣可真好。当然，我跟他稍微讲了讲你的事。”她伸手摸摸他的脸，显得有点儿担忧。他瞥见一只大钻戒在她手上闪闪发光。“帕格，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挺好。”

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迎接帕格的人，虽然穿了一身剪裁讲究的深色英国服装，讲着一口清晰悦耳的英语，却是一位伊朗总理。他长着一个很神气的大鼻子，精明闪烁的褐色眼睛，浓密的花白头发，有着王

侯般的举止，纯朴大方。他们在一个铺了坐垫的角落里坐下，帕格和帕米拉喝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大臣几乎马上就谈起正经事来了。他说，《租借法案》对伊朗来说有很坏的一面。美国人的报偿正在造成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越来越短缺，商品都到了囤积者的仓库里。俄国人把事情搞得更糟。他们占用了许多良田，把收成全拿走了。德黑兰不久就会发生抢粮暴动。伊朗国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美国的慷慨大方上了。

“啊，可是美国人已经差不多养活着全世界的人了，”帕米拉插嘴说，“中国、印度、俄国，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她说这几句简单的话的声音叫帕格心醉神驰。她的在场使时间也起了变化，每一瞬间都是一场欢乐，一次陶醉。这就是他再见到她后的反应，也许是狂热的，却是真实的。

“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大臣点点头表示赞同。他那微微一笑、把头一昂的姿势，含讥带讽，表明了他对英帝国的日趋没落十分了解，“是啊，美国现在是人类的希望。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你们生性慷慨，亨利上校，不过可得学会不要过于轻信旁人啊。树林里确实是有豺狼的。”

“还有大熊。”帕格说。

“对，正是这样。”阿拉像一位东方总理那样拘谨、欢欣地笑了，“还有大熊。”

勃纳·沃克勋爵到了。他们一块儿进去吃饭。帕格起先还怕会吃上一顿油腻的饭菜，可是菜很清淡，虽然其他的一切都十分气派——拱顶的餐厅，擦得像镜面一样闪亮的黑色长桌，手工描绘的瓷器，以及看上去像是铂或白色金的盘子。他们吃了一道清汤，一盘童子鸡，以及果子汁冰糕。帕格靠酒力支撑着，勉强吃了下去。

起初，主要是勃纳·沃克以一种秋天般阴郁的语调在讲话。会议开头开得很不好。这怪不了谁，世界面临着一个“历史的间断”。那些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缺乏这样办的力量，那些掌握这种力量的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帕格从勃纳·沃克的阴郁语调里，听到了叫欧内斯特·金乐不可支的斯大林使丘吉尔受挫的那件事。

大臣接过话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古今多少帝国的盛衰兴亡，他说征服者由于东征西讨变得软弱下去，同时为了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他们的子民，这样或早或晚便在一个粗暴、坚强的新民族战士手下完全覆灭，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从波斯波利斯⁽¹⁾到德黑兰会议，一直是这样周而复始。它将永远循环下去。

这番谈话中，帕格和帕米拉一直默不作声地面对面坐着。每次他们目光相遇，他总感到一阵激动。他觉得她和自己一样，也在拼命地控制住眼睛和脸部表情，而这样极力遮掩自己的感情，反而使感情更加强烈。他暗下想着，生活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他对帕米拉·塔茨伯利的感情呢？她手指上戴着勃纳·沃克的大钻戒，就像她从前戴过台德·加拉德那个较小的钻戒一样。她没嫁给那个飞行员。现在，在莫斯科那次痛苦的

别离过去了四个月之后，她也还没嫁给勃纳·沃克。她是不是像他一样还陷在情网里不能自拔呢？这种爱情不断战胜时间和地理，战胜使人心力交瘁的死亡，战胜长年累月的分离。在一艘远洋轮上的一次邂逅，竟然一步步导致在波斯的这次意外的重逢，导致这种深深的、动人心弦的目光。现在，怎么办呢？难道这就是结局吗？

帕格对邓肯·勃纳·沃克并不是很熟悉。这个人谈论起印度教来那种兴奋热烈的劲儿很使他吃惊。这位空军少将激动得满脸通红，两眼柔和，微微有点儿湿润。他讲了半天《薄伽梵歌》⁽²⁾，讲到果子汁冰糕都融化了。他说在印度服役，使他开了眼界。印度是古老的，充满智慧的，印度教的世界观跟基督教和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而且比它们来得聪明。《薄伽梵歌》里就包含着他所接触到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哲学。

他说，这首长诗中的主角是个武士，他对于战争中毫无人性的杀戮深恶痛绝，在一次大战役之前想扔下他的武器。天神黑天劝他说，作为武士，他的职责就是战斗，不管战斗的原因多么愚蠢，杀戮多么令人厌恶，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杀升入天国，要么取胜享受脚下的王国。勃纳·沃克说，他们之间漫长的对话，是比《圣经》还要伟大的诗歌。它教导，物质世界不是真实的，人类的心灵无法理解上帝的业绩，死和生本是孪生的幻象。人只能正视他的命运，根据他的本性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行事。

帕米拉脸上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使帕格心里明白，这一切对她来说毫无意思，勃纳·沃克又在老调重弹了。

“我知道《薄伽梵歌》，”大臣平静地说，“我们波斯有几位诗人也按照这种想法写了不少诗。太宿命论啦。人不能掌握他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这一点儿不错。可是人还是必须对这些后果进行思考，做出选择。至于说世界不是真实的，我总要谦恭地问上这么一句：‘和什么相比呢？’”

“可能是和上帝相比。”邓肯·勃纳·沃克说。

“啊，可是根据释义，上帝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回答。不过我们眼下正陷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困境里。告诉我，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伊朗会有什么好处吗？说到底，我们是你们的东道主呀。”

“什么好处也不会有。斯大林操纵着会议的议程。总统一味顺着他，我想可能是为了显示他的良好的愿望。丘吉尔虽然很了不起，可是他单枪匹马对付不了两个这样的巨人。情况很是不妙，然而又毫无办法。”

“也许，罗斯福总统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机灵点儿。”大臣一面说，一面把那双锐利的褐色老眼转过来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这时的感觉，就和在柏林任职时送出那份关于德国是否做好战斗准备的报告之前的感觉一样。那是一次十分冒昧的举动，他就是那样才见到罗斯福的。也许，就是那么一来，才把他在海军里的前程给毁掉了。可是帕米拉正坐在他的对面，他也就是这样才遇见她的。也许，《薄伽梵歌》是有点儿道理的，命运的运转，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本性行

事等等也是有点道理的。他在关键时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一向是这样。这一次他又这样做了。

“要是美国加入你们和英俄两国签订的那个条约，”他说，“那么这次会议算不算是取得了一个好结果呢？要是三国都同意在战后撤军，那是不是比较好呢？”

大臣那双多少被头巾遮挡住的眼睛兀地一亮，说“那是大好事。可是这个主张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已经被拒绝了。我们并不在场，但是我们知道。”

“你们政府为什么不出面要求总统去向斯大林提出来呢？”

勃纳-沃克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帕格。大臣瞥了勃纳-沃克一眼，说：“容我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视察这儿的各项租借物资设施，是不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来的？”

“是的。”

大臣点点头，用眯缝得快要闭上的眼睛打量着他。“关于缔结一个新条约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你们总统的见解呢？”

“知道。总统不会率先提出缔结一个新条约，因为这样做叫俄国人看起来好像成了一次帝国主义干涉。可是如果伊朗要求重新做出保证，他也许会做出反应的。”

大臣接下去所说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快速：“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主张已经试探过啦。不久之前对你们公使馆做的一次暗示，并没得到积极的反应，没人去极力敦促。在这样一件微妙的事情上，要推动一个大国，可是一桩非常重大的事。”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会议两三天就要结束了。对伊朗来说，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呢？要是总统什么事都顺着斯大林，像勃纳-沃克勋爵所说的那样，那么斯大林也许乐意报答他一下。”

“咱们喝咖啡好吗？”大臣微笑着站起身，把他们请进一个面向花园、用玻璃围起来的阳台。他在这儿离开了他们，去了大约一刻钟。他们懒洋洋地靠在铺有垫子的长靠椅上，仆人给他们送来了咖啡、白兰地和糖果。

“你的话很有道理，”他们坐定下来后，勃纳-沃克对帕格评论说，“这次会议组织得乱七八糟，伊朗人凭着运气也许会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主意值得一试。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能让苏联人撤出波斯。”

他又谈到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他抱怨说，那儿总是一边摆筵席一边闹饥荒，军队不是挨饿，就是突然被塞满了补给品，要求他们创造奇迹。罗斯福总统一味想让中国继续作战。这简直荒唐透顶，蒋介石根本没在打日本人。租借援助物资有一半都被搜刮进了他的腰包，另一半全被用去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史迪威将军在开罗已经把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告诉了罗斯福，然而总统还是答应蒋发动一场战役，重新打开滇缅公路，虽然唯一可以就近打这样一仗的就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丘吉尔全盘

反对这个计划。蒙巴顿很聪明，没上德黑兰来，而是把整个令人苦恼的缅甸纠纷推给了勃纳·沃克。跟美国参谋人员的谈判老是在兜圈子，他从心底里感到厌烦，指望一两天内就逃之夭夭。

“帕格，你的脸色很不好。”帕米拉坐直起身来，很突然地说。

再想否认是没有用的。波旁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和果子酒的缓和作用，以及看见帕米拉所感到的兴奋，这时候都在缓缓地消逝。房间在他的眼前晃荡，他觉得难受得要命。“一阵阵发作，帕姆。波斯的流行病。也许，我还是回基地去比较好。”

大臣正好在这时候回来了。他立刻吩咐预备汽车，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花园门口来。

“我陪你去上汽车。”帕米拉说。

勃纳·沃克通情达理地微笑了一下，很疲倦地站起身来和他握手。大臣陪着他们穿过了那个华丽的门厅。

“谢谢您的款待。”帕格说。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侯赛因·阿拉用锋利的目光朝帕格的脸上望了望，说，“非常高兴。”

在花园里，帕米拉在两盏灯之间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站住了脚。她抓住帕格汗津津的手，把他拉过来对着自己。

“最好不要，帕姆，”他咕哝，“这可能很容易传染。”

“真的吗？”她用两手抱住他的头，把他的嘴凑到了自己的嘴上。她轻轻地、甜蜜地吻了他三次，“好了。现在，咱们两个都得了这种病啦。”

“你为什么还没跟勃纳·沃克结婚？”

“我就要这么做了。你已经看见了 my 钻戒，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它。”

“但是你现在还没结婚。”

她的音调变得有些气恼。他们两人都在气喘吁吁地低声说话。“噫，你瞧，我到新德里的时候，邓肯的那个迷糊的蠢货副官简直叫他快要发疯啦。他请我过去接手，我干得还不错。他似乎很高兴。本来那么做多少有点儿尴尬，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在外面的办公室里办公。可是这样一来就好了，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一切都很好。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不过可能要等我们回到英国之后，眼下还不急。”

“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帕格说。

“今天晚上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才讲起《薄伽梵歌》来。他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员，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总的来说是个羔羊般的大好人。我爱他。”

“你在华盛顿瞧见过罗达几次，是吗？”

“是的，瞧见过三四次。”

“她是不是总跟一个姓彼得斯的陆军上校待在一块儿呢？哈里森·彼得斯？”

“怎么啦？没有。我可不知道。”她转过身朝前走去。

“你真的不知道吗？”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她甩开他的手，一面慢慢朝前走，一面紧张不安地说：“你不要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多没意思！你这么转弯抹角地探听，可真不好。”

“我不是探听，我是想知道。”

“知道什么？”她停住脚，转过脸朝着他，“你瞧，咱们在莫斯科的时候难道还没把咱们心上经常萦绕着的这种——事——不厌其烦地兜底弄清楚吗，亲爱的？你和罗达之间有一种随便什么也分割不开的感情。随便什么也分割不开。自从华伦死后一直就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这花了我一些时间，可现在我明白了。招惹起这件事真是个大错误。别这样做了。”

他们站在花园当中一个大喷泉旁边。那个穿深红色长袍的大汉正在花园门口的台阶旁等候着，望过去身影模糊。

“你为什么让大臣邀请我来吃饭？”

“你不知道才见鬼哩。我活着就不会改变，或许死了也不会改。不过我没发烧烧得胡言乱语，你可是这样，所以走吧，去找大夫瞧瞧。我明儿去找你。”

“帕米拉，我今年活了四天，就是在莫斯科的那四天。现在，说说看这个彼得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装假可装不像。”

“但是你怎么会想着要问这件事？你又收到什么匿名信了吗？”他没回答。她抓住他两只手，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吧，听着。有一次在一个大舞会上——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开的了——我碰见了罗达。有一个穿陆军军服的花白头发、高个子的男人陪着她。很凑巧，也很正常，对不对？她做了介绍，好像是姓彼得斯。就是这么回事。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女人去参加舞会总得有人陪着，帕格。你那么突然地问我，叫我吃了一惊，要不我马上就把这告诉你了。”

他犹疑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还不止这些吧。”

帕米拉朝他发作起来：“帕格·亨利，我们的这些短暂的会面是很浪漫的。我承认，我跟你一样疯疯癫癫。我实在没法子。我掩饰不住，我也没去掩饰。邓肯全都知道了。既然这件事毫无希望，既然我们都克制住了，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忘了呢？就算它是孤独、别离和这种撩人的目光所造成的妄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现在走吧！”她用一只冰凉的手摸了摸他的面颊。“你病得不轻。我明儿去找你。”

“好吧，既然这么着，我还是走的好。他们会以为你摔在喷水池里了。”他们穿过花园，她像个孩子一样捏着他的手。

“拜伦怎么样？”

“据我所知，他很好。”

“娜塔丽呢？”

“没消息。”

那个穿深红色长袍的人走上台阶，打开了花园门，月光在戴姆勒牌的车身上闪烁。他们走到台阶那儿又站定了。

“别跟他结婚。”帕格说。

她眼睛睁得很大，在月色中炯炯发光。“怎么啦，我当然要跟他结婚喽。”

“在我回到华盛顿弄清楚罗达是怎么回事之前，不要跟他结婚。”

“你又在说胡话啦。你还是回到她那儿去，尽量让她幸福吧。等这场倒霉的战争结束以后，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我明天动身之前再去看你。”

她亲亲他的嘴，大步走向花园去了。

汽车呜呜叫着驶过那个安静、寒冷的城市，开进了被月光照得一片银白的沙漠。在阿米拉拜德基地的大门口，一个站岗的士兵走到车窗外，敬了个礼。“是亨利上校吗？”

“是的。”

“康诺利将军请你去，上校。”那一口弗吉尼亚口音使帕格不禁动了怀乡的感情。

康诺利穿着方格子浴衣，戴着角质框子的眼镜，正在住宅底层的起坐间里一张办公桌上写字，他脚上穿了厚袜子，朝一个小小的火炉炉伸着。“嘿，帕格。你人觉得怎样？”

“我倒想喝一口酒。”

“天啊，你在发抖啦！快挨着这个火炉坐下，半夜里冷得要命，是不是？不要去惊动金上将了，他已经上床睡啦。侯赛因·阿拉有什么事？”

“我有位英国朋友在他那儿做客。我们一块儿吃了顿饭。”

“就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帕格把威士忌一口喝下去，“顺便问问，将军，哈克·彼得斯写给你的信上说了我太太些什么？”

康诺利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正朝后靠去。他摘下眼镜，盯着帕格，说：“对不住，你说什么来着？”

“上星期你说彼得斯写给你的信中提到我们了。”

“我可一句没提到你的太太。”

“是呀，可是实际上他是她的朋友，不是我的。他们是在教堂或是什么地方碰到的。他讲了些什么？她现在好吗？我已经很久没收到她的信了。”将军脸红起来，露出很不安的神色。“哎，出了什么事？她病了吗？”

“一点儿也没有。”康诺利摇摇头，用一只手抹了抹额头，“这桩事真尴尬。哈克·彼得斯是我年头最长的朋友，帕格。我们写起信来无话不谈。你太太似乎是个十全十美的妙人，他陪她去跳舞什么的，哈克跳舞跳得非常好，可是——咳，真见鬼，何必跟你转弯抹角呢？这就是他写到她的那一段，我逐字逐句念给你听，不过我可能压根儿不该跟你提起这封信的。”

康诺利在办公桌里乱翻了一阵，拿出一张小小的、黝黑的缩印邮件⁽³⁾，用一个放大镜照着念了起来。帕格裹着他的海军大衣，耸起肩膀，坐在气味很重的火油炉旁边细听，威士忌在肚子里像火一样燃烧，同时浑身又一阵阵冷得彻骨。这封信用充满感情的华丽辞藻描摹了一位完美的女人——美丽、大方、温柔、聪明、端庄，对丈夫绝对忠实，像个贞洁的处女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在舞会上、戏院里和音乐会上又是一位绝妙的伴侣。彼得斯提到华伦在中途岛的阵亡，她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长期杳无音信，她丈夫待在俄国久久不归，称赞她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勇气。这一大套话的要点就是，慨叹他经过多年轻浮的独身生活后竟然发现了唯一和他相配而又无法得到的女人，她是完全追求不到的，她偶尔让他陪着出去，单为了这个他就应当感激万分了。

康诺利扔下那封信和放大镜。“我认为这是一篇顶呱呱的赞美文字。要是有人这样写到我的太太，我可不会在乎。帕格，你女人一定挺不错。”

“她是挺不错。嗯，我很高兴他能陪着她消遣。她完全应该找点儿乐趣，她实在太烦闷了。我原以为海军上将还在等着我。”

“没有，他似乎也得了你这种病，躺下啦。总统今天吃晚餐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只好撇下丘吉尔和斯大林，让他们两个去争吵不休。特工人员担心有人放毒，惊慌了一大场，不过我听说他这会儿睡得很安稳。就是这种流行病。新来的人乍到波斯往往不适应。”

“是这么回事。”

“帕格，要是你明天早上还不见好，就到医院去验一下血。”

“我上床睡觉之前还得写完一份报告。总统明天早上要。”

康诺利显得很感动，可是他的回答却是随随便便的：“不要急。随便你夜里几点钟写完，告诉基地的值班军官一声，会有人来取的。”

帕格走进军官宿舍，门口办公桌边上有个中士睡眼蒙眬地在看一本连环漫画。帕格问他：“这地方有打字机没有？”

“这张桌子里有一台折叠式打字机，长官。”

“我想用一用。”

中士乜斜着眼朝他看看。“这会儿用吗，长官？它的声音可吵得很。”

“我只用一会儿。”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喝了点儿醇浓的波旁威士忌，带着他这次对《租借法案》实施情况调查的笔记回到了静悄悄的门厅里。他一喝了酒，症状就缓和了些，一时觉得身上很轻快。他啪哒啪哒打下来的那一页纸的报告，在他看来似乎还不错，但是到了早上也许会显得像是酒后的胡言乱语，这是他不得不担的一种风险。他把它封好，然后通知了值班军官。他回到没生火的小房间里，一下子倒在那张小床上，把几床毯子和他的海军大衣全部盖到了身上。

他醒过来的时候，被单全都汗湿了，他两眼发花，看不清手表，阳光灿烂的房间也在他眼前旋转，他想要站起身，只觉得疲软无力。这一来，他知道除了上医院外，别无办法了。

- (1) 波斯古都，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焚毁。
- (2) 《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一章，约公元前二、三世纪成书，也是印度教的经典著作。
- (3) 指将邮件缩印成胶片付邮，俟到达目的地后可再放大。

第七十五章

“使丘吉尔大遭挫折的”不是别的，就是把大英帝国从世界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在苏联大使馆内的一张桌子周围，通过几小时彬彬有礼的会谈，一切全办成了。

丘吉尔以前会见过斯大林，罗斯福却没有。随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第一次会晤，战事的重心和世界前途的重心全转移了。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感受到这次转移的全部毁灭性力量的人。最初在德黑兰就不乏迹象表明，他在作战领导方面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正日见衰退：一则由于总统私下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二则由于总统接受了俄国人的殷勤款待。但是在全体会议上，这种改变才深深地影响到丘吉尔在历史中的作用。

丘吉尔虽然是一位伟人和一位精明的史学家，可是在德黑兰他只能打出手里的那几张牌，而那几张牌是相当软弱的。罗斯福也许很喜欢他，也许完全不信任斯大林。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重大牌戏中的发牌，已经被世界大战搅乱了。在这次重新发牌中，苏联掌握着人力与意志力这两张牌。英国人在德黑兰只好任人摆布。西欧在历史中三百年左右的领导地位业已结束。目前这个新时代阴沉沉地来临了。

在回顾这次战争时，最不好受的事情是，这次战争本可以不像实际那样进行到底的。然而战时铁一般的事实是，没人知道战事会怎样进行下去，而为了获得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必须尽力领会这一事实。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布尔什维克的后院去，这是做得很不错的。作战人员正在世界各地大量牺牲，坦克在燃烧，舰艇在沉没，飞机在坠毁，城市在倾覆，资源在消耗，可是结果还很难逆料，而且希特勒的敌对方也并没有任何出奇制胜的计划。经过两年的商谈，英美参谋人员仍然争吵不休：美国人坚持要在一九四四年对法国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英国人则主张在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采取风险较小的军事行动。苏联是否会单独媾和，或者是否会像中国那样，到了某一时刻就停止作战，罗斯福并没任何把握。至于斯大林有朝一日会向日本宣战，或者战后会参加一个各国的联盟，那全不过是希望而已。

德黑兰会议改变了这一切。在三天的时间里，在仅仅举行了几小时的三次讨论战略的圆桌会议上，总统以圆熟的手腕——以及，从记录中看来，像是故作笨拙的姿态——促使约瑟夫·斯大林断然否决了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蚕食欧洲外围地区的计划，并使决议最终转而支持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的那个宏伟的“霸王”作战计划。斯大林答应从东方同时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而且一旦德国被击败，就对日本发动攻击。他还保证俄国将参加战后组成的一个联合国组织。三大国之间长时期的猜忌回避终于结束了，它们在德黑兰结成了一个坚强牢固的联盟，有了一项消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明确计划。这个联盟在战后变化不定的激流中不会持久，但是它会赢得这场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德黑兰去，

就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这项计划粗暴地粉碎了丘吉尔的夙愿。在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几乎像谈家常那样问斯大林，他是赞成对法国发动大规模攻击呢，还是赞成一项在地中海采取行动的计。等难以应付的俄国人表示赞同“霸王”攻势以后，丘吉尔发觉自己以一票对二票输了，而且自己的一票是三票中最软弱无力的。这就“使他遭到了挫折”，使他无法通过打这场战争来将古老的大英帝国这一长时期的、顽强的斗争进行到底了。

第二天，他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展开反击，为他的地中海提议做了长久的、极其激动的辩护。后来，斯大林冷冷地止住他，问他：“英国人是当真相信‘霸王’行动呢，还是只不过这么说说，好叫俄国人安心？”当时的局面非常僵，因此罗斯福说，他们最好准备进餐。在那顿晚餐上，斯大林一直狠狠地嘲弄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软弱。英国首相终于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间房。那位俄国人连忙跟了出去，轻松友好地又把他拉了回来。

第三天清早，霍普金斯谒见了丘吉尔。也许，他从罗斯福那儿带去了那句执拗的、陈旧的战斗口号：是认输的时候了。这一点我们可不知道。不论怎么说，在那以后不久举行的参谋长联合会议上，英国人突然一下做出了让步，认为参谋人员最好为“霸王”行动拟定日期，否则就干脆回国。这样，两年的争论就此结束。美国人并没显得兴高采烈或得意扬扬。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长仅一页的协议，匆匆地呈送给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午餐的时候，丘吉尔精神抖擞地提议，请罗斯福把那份协议读给斯大林听听。罗斯福照办了。斯大林狞恶而高兴地回答说，红军将从东方发动一次全面的配合性进攻，来表示俄国的感谢。

当天晚上，丘吉尔的生日宴会在英国公使馆内举行。丘吉尔坐在主人席上，右边是罗斯福，左边是约瑟夫·斯大林，军事领袖和外交部部长们则分别坐在那张灯光灿烂的餐桌两旁。四下里只听见欢笑祝酒的声音，洋溢着乐观友好的气氛。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大家一巡又一巡地祝酒。发表最后一次祝酒词本来是丘吉尔的特权，可是使出席宴会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要求取得这份特权。下面就是他的祝酒词：

我想告诉各位，根据俄国的观点，美国总统和美国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武器。美国已经证明，它每月能生产八千到一万架飞机。俄国每月至多只能生产三千架飞机。英国生产三千到三千五百架飞机，主要是重轰炸机。

因此，美国是武器之国。没有通过《租借法案》给予我们的这些武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这超出了斯大林生前就美国对战争所做的贡献向自己人民公开发表过的任何一次谈话。鉴于当天的情况，大家可能预料他要恭维一下丘吉尔和英国人；相反，这个老魔王偏偏称赞了一通美国和《租借法案》。

他始终没容丘吉尔忘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也许，这是他对那位年老的保守党人斜刺出去的最后一刀。

虽然还有一天政治谈判，剩下波兰这个棘手问题成为最主要的、未获解决的争端，但德黑兰会议已告结束。三个领导人全可以扬扬自得地返回本国去了。斯大林获得了对法国全面进攻的保证，这是自从德国进犯他的国家那天起他一直在要求的。丘吉尔虽然遭受挫折，却能带给已经吃了败仗的英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再说，就算他的各项地中海地区军事行动计划跟“霸王”行动计划一比，列入了次要的地位，他还是可以继续为那些计划斗争，并且把某些计划付诸实施。

罗斯福获得了首要的利益。他终于组成了一个牢固的反德联盟，通过了他主张采纳的全部盟国战略，排除了单独媾和的可能，获得了斯大林进攻日本的保证，以及他承担下的参加联合国的诺言：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目标。根据回忆录中的说法，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的一举一动，就仿佛那是他最美好的时刻。也许，确实是如此。

然而，人类的智力对未来终究窥察不了多远，在战火的硝烟中更看不到多远。结果，美国在太平洋并不需要俄国的帮助，甚至，还因为俄国的帮助而弄得左右为难。不过这时候，原子弹还是一个进展缓慢、捉摸不准的计划，攻占一个小环礁塔拉瓦都是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据估计，对日战争在德国垮掉以后还将进行一年或一年多，最终是对东京平原发动一次攻击，可能会死伤一百万人。斯大林的保证似乎是天赐之福。至于联合国最后的凄凉没落，谁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呢？除了尽力而为以外，又有什么办法？

对那些正处于欧洲可怕黑夜中依然活着的犹太人而言，德黑兰会议也代表着一线曙光，不过对他们而言，是一线阴沉沉的曙光。“霸王”攻势在五六月温暖的天气到来前，不可能越过疾风骤雨的英吉利海峡全面展开。罗斯福在透露这个坏消息时，对斯大林诙谐地说，海峡是“一片讨厌的水”。丘吉尔插话说，英国人民很有理由因为这片水如此讨厌而感到高兴。无数犹太人的生命就取决于这句玩笑的插话。到德黑兰会议举行的时候，那个“领土解决办法”正在大规模地付诸实施，欧洲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死了，或者正在走向死亡。然而迅速打垮纳粹德国，也许还可以拯救出许许多多的人来。

在德黑兰会议上，没人谈到犹太人，不过抢救一些幸存的犹太人，的确列入了这次会议讨论的重大项目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确信，希特勒主义不会再使世界黑暗多久。但是眼前，德国的屠杀机器正在快速地运转。

除了陈旧的文字和陈旧的照片以外，德黑兰会议所遗留下的就是现代世界的外形。倘使你想看看德黑兰会议的纪念碑，那么就请放眼环顾一下。举行会议的那座富有奇趣的波斯城市，已经被一座喧嚣的大都会所吞没。战时的领导人高视阔步，消磨了时光以后，全部已经去世了。但他们的决定仍旧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其余的事就归讲故事的人去说了。

一个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陆军大夫在两排床铺之间走动，正好看到穿着医院卡其长外衣、坐起身来的帕格·亨利。“你怎么样？”大夫厌烦地说。他自己是新来的人，也染上了波斯的一种病。

“饿啦。我可以要早餐吗？”

“你想吃什么？”

“火腿蛋，配点儿切碎了煎得发黄的土豆。也许，我该走过去，到军官食堂去。”

大夫没精打采地咧开嘴笑笑，诊了一下他的脉，然后递给他一封信。“来点儿蛋饼配脱水土豆和碎火腿，成吗？”

“听起来挺不错。”帕格急切地撕开信封，信封上是帕米拉那男人般的竖体字迹，日期就是前一天。

亲爱的：

我简直要发疯了。他们不让我进来看你！

他们对我说你还病得很厉害，不能走到外边接待室来，而女人又不能走进病房。真是活见鬼！他们说你并没患阿米巴病、疟疾或是本地的其他可怕的疾病，这一点倒还叫人宽慰，不过我回新德里的一路，都将为你担忧。你离开以前，务必到英国公使馆找一下欣格尔伍德中尉（一个很和善的绿眼睛姑娘），告诉她你全好了。她会转告我的。

邓肯对这次会议的进展情况十分气恼。他说这是大英帝国的崩溃。目前，我听到不少有关《薄伽梵歌》的话。

现在听着，听我很快地、无疑也很笨拙地讲一讲，就是这几句话。前一天在花园里，我表现得活像一个白痴。也许在你向我问出关于罗达的那些话时，我没有任何举止是“恰当的”。我完全凭直觉做出了反应，像一条受惊的章鱼那样喷出一阵墨雾。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是女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不乐意中伤一个情敌，还是随便什么别的缘故。现在，我仔细想过了，情况十分严重，可不能顾到那些了，好几个人的幸福可能都受到威胁。你好歹显然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也许比我知道的要多。

我并不知道罗达做过什么错事。我确实遇见过她跟一位哈里森·彼得斯上校在一起，不只是遇见过一次，而是遇见过好几次。他们的关系可能是正当的。事实上，从她的举止来看，我可以说是正当的。不过大概也不是泛泛之交。你最好不论如何都回到华盛顿去，跟她把事情说清。

同时，亲爱的，我也不能待在一旁，屏住呼吸等候消息。我跟邓肯相处得很不错。在我们彼此见面，甚至再通信之前，他和我大概就要结婚了。我承认，我们之间的这种脆弱但持久

的关系是我无法理解的，它就像神话中讲到的巨人也割不断的一根线。不过我们对它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好欣然地想，我们领略了一种如此痛苦而又微妙的魅力。

等你多少安定下来以后，务必要写信给我。我衷心请求你想象罗达是没有过失的。她是一位出色的女人，给你养了几个非常漂亮的儿子，自己又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将永远爱你，永远乐意收到你的来信，永远希望你好。今年，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天，是不是呢？有那么多人在一生中从来就没共同生活过一天。

我爱你。

帕米拉

帕格正在把早餐吃下，想着碎火腿是一种看起来很油腻其实很好吃的佳肴——特别是跟另一种被轻视的好菜，蛋饼，配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大夫走过来朝病房里望望，说有位客人来看他。帕格用虚弱乏力的腿尽快走出房，医院的睡衣不住地摆动。在空空无人的外房一张粗劣的长靠椅上，坐着哈里·霍普金斯。他举起一只疲乏的手，说：“嘿，我们在半小时内就要飞往开罗去了。总统叫我来瞧瞧你怎么样。”

“他这样真是太周到啦。我好点儿了。”

“帕格，你的租借物资备忘录写得好极啦。总统要我告诉你这一点。他并没用上，可我用上啦。在一次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我抱怨起租借物资问题。我用你所举的事实还击了他，不但使他闭上了嘴，他还向我道歉说，运输阻塞现象很快就会消除。等我告诉总统的时候，他笑得像什么似的，说这成了他的全盛时代。嗯，你还没跟帕特·赫尔利谈过吧？”

“没有，霍普金斯先生，我和当前的形势基本脱了节。”

“嗯，达成一项撤军新协定的意见已经实现了。伊朗人要求三个占领国发表一项有关意图的宣言。这正是总统所需要的。他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赫尔利于是各处奔走，把这意见起草成文件，请有关各方签了字。它叫作《伊朗宣言》。伊朗国王在午夜签署了。”

“霍普金斯先生，登陆艇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一下子变得很重要、很紧迫。”霍普金斯用诧异的目光锐利地瞥了他一眼，“明年，将最优先考虑这个问题。你问这干什么？”

“这是我接下去愿意办的事情。”

“愿意办这件事，不愿去指挥一艘战列舰？”那张瘦长患病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怀疑的神色，“你，帕格，是这意思吗？你已经获得提名，要当一名舰长了，这我知道。”

“嗯，为了狭隘的个人理由，霍普金斯先生，我是这意思。我想跟我

女人一同待上一阵子。”

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瘦削的手，说：“搭乘最快的运输工具先回国来。”

一九四六年四月，联合国受理的第一个紧张情况，就是伊朗提出的一项控诉，指责苏联没像美国和英国所做的那样，并未遵照《伊朗宣言》撤走其驻军，而且还图谋在北部成立一个傀儡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哈里·杜鲁门总统强力支持伊朗。俄国人咆哮了一阵子后，终于撤走了部队。傀儡共和国垮台了，伊朗收复了它的领土。在这场危机中，维克多·亨利感到纳闷儿，不知道在波斯的一张餐桌上所说的几句话，会不会就是自己对战争的主要贡献。这一点他也绝对无法知道。

第七十六章

大约有二十名衣衫破旧的男人，其中也有埃伦·杰斯特罗，佩戴着黄星标志，坐在马格德堡营房里一张长桌子四周，等候跟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新司令官第一次会面。这个新上任的司令官在二月阴沉的天气和半融化的雪中乘车兜了几圈，彻底视察了犹太区以后，召集了这次长老市政委员会会议。坐在桌旁主要座位上的三名执行委员——爱泼斯坦和他的两名副手——并没多说话，不过脸色全很严肃。

新上任的人，党卫军中队长卡尔·拉姆，在这儿并不是默默无闻的，他在附近的布拉格犹太人事务总局里主管了多年的犹太人产业登记处。登记处是德国政府掠夺犹太人的官方机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设有这样的机构，全是按照艾希曼最初在维也纳成立的那个机关的格局组织起来的，由拉姆这样的人员负责管理。根据传闻，拉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纳粹党员，是奥地利人，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大肆发作。不过据说，他的态度不像布格尔那样粗暴和冷酷。

这些长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这个傀儡管理机构的成员，对于司令官的更迭很担心。布格尔是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恶魔。在他的统治下，犹太区的人在一种可怜而稳定的体制下生活，有好多个星期都没遣送了。这个摸不透的恶魔会带来什么呢？这是桌子四周那些人脸上明摆着的问题。

拉姆少校由营地督察海因德尔陪着走进房。长老们全体起立。

杰斯特罗心想，拉姆这个相貌平庸的家伙，全靠这身有银肩章和银纽扣的黑色军礼服，才有了一点儿气派。从前，人们看见成千上万这种三十岁左右下巴丰满、金发碧眼的人，腆着肚子、拖着屁股在慕尼黑或维也纳的大街上溜达。不过海因德尔队长的样子跟他本人一样凶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歹徒。这个吸烟成癖的奥地利督察是一个大伙儿惧怕、厌恶的人。他会蹦进营房窗子去逮捕吸烟的犹太人，用望远镜察看野外劳动的队伍，突然一下闯进医院、餐室，甚至公共厕所。单单因为藏有一支香烟，他就会把一个受害者打个半死，或是把他或她送进小堡垒严刑拷打。虽然如此，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人还是贪婪地吸着香烟。香烟作为通货，价值仅次于黄金和珠宝，不过大伙儿都对海因德尔保持非常高的警惕。这天，海因德尔脸色平和，灰绿色的军服也不像平时那样邋遢。

拉姆少校叫长老们坐下。他站在桌首对他们训话，两脚分开，黑手杖捏在身后的手里。开场白是令人诧异的。他打算使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名副其实的犹太乐园。长老们熟悉这个城市，他们熟悉各自的部门，该由他们来向他提供意见。眼下的情况是丢脸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在衰落下去。这是他所不能容许的。他正在发动一场盛大的“美化运动”。

这句艾希曼也用过的滥调，使杰斯特罗心头一动。拉姆的通篇讲话

发出了艾希曼两个月以前所说的话的回声。在布格尔的统治下，也谈到过“美化”，可是这个见解如此荒谬，布格尔本人也似乎不感兴趣，以至于长老们认为这不过是德国人再一次捏造出来的装门面的话。三人执行委员会只随意地发布了命令，吩咐打扫街道，油漆一下某些小屋和营房。

拉姆所讲的却是一种不同的意思。“盛大的美化运动”将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已经发布了重要命令。古老的索科尔会堂将立即改建成一个居民中心，有工作室、演讲厅和一个具有完善设备的舞台的歌剧院和剧场。特莱西恩施塔特其他所有的讲堂和会场全将整修一新，餐室将予以扩大，并重新加以装修。还将组织更多的管弦乐队。歌剧、芭蕾舞、音乐会和戏剧，全将排定日期，分别上演。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娱乐和美术展览。服装、布景、绘画等材料全将予以提供。医院将是干净整洁的。还将兴建一个儿童游乐场，并为老年人布置一座幽美的公园，供他们消磨空闲的时间。

杰斯特罗听着这篇使人惊异的高谈阔论，心里暗暗纳闷儿，不知这一番话会不会是当真的。这时候，整个事情的欺骗性变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拉姆并没提到使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地狱而不是天堂的任何一件事：不足温饱的饮食，骇人听闻的拥挤，缺乏寒衣、取暖设备、公共厕所、精神病治疗中心及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顾中心等等。这一切造成了那种可怕的死亡率。关于这些情况，他一句也没提。他只是打算给一具死尸涂脂抹粉。

杰斯特罗早就疑心，艾希曼是要他当一个傀儡长老，甚至把他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就是预料到梵蒂冈和中立国家的红十字会会派人来看。像这样的事准是快要发生了。即使如此，拉姆的手法也似乎是笨拙的。不论他怎样煞费力气地整修房屋和场地，他又怎么遮掩起污秽不堪的环境、过度的拥挤、苍白有病的面色、营养不良的现象和死亡率呢？多给一点儿粮食，稍许注意一下卫生，就会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在犹太区制造出一线可以欺骗任何人的幸福光彩。然而对待犹太人稍许宽大会的概念，就算是为了制造出一种短暂而有用的假象，似乎也是德国人办不到的。

拉姆结束了他的话，叫大家提意见。桌子四周苍白的脸上眼珠转动着，谁也没说话。这些所谓长老——事实上，是不同年龄的各部门首长——是一群混杂的人：有的正派，有的腐败，有的心胸狭隘、只顾自己，有的宽厚仁慈。不过所有的人全紧抱着自己的职位。私人的住房，豁免流放，以及有机会施恩和受惠，这一切使他们顾不上当党卫军的工具所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内疚心情。这时候，谁也不愿冒风险首先开口，那片寂静变得很不好受。外面，只看见一片阴沉的天空，里面是一片阴沉的寂静，还有就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经常散发出的那种肮脏人体的气息。远处，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听到《蓝色的多瑙河》，市里的管弦乐队正在远处大广场上围墙后面开始上午的演奏。

杰斯特罗的部门并不处理拉姆忽略了的那些重大事务。他决不会做什么可能损害到娜塔丽和她孩子的事情，但是就他自己来说，自从跟艾

希曼的那次会面以后，他莫名其妙地毫不畏惧。他身上的美国脾气依然使他觉得，自己被卷在里面的这场欧洲噩梦令人作呕、滑稽可笑，而他周围的这种恐惧气氛则是凄惨可怜的。对于身穿行头般黑军服的这个肥头肥脑、汪汪狂吠的庸才，他所感到的主要是被谨慎小心冲淡了的轻蔑。

这时候，他举起手。拉姆点了点头。于是他站起身，敬了个礼，说：“司令官阁下，我是卑鄙的犹太人杰斯特罗——”

拉姆用一根粗手指点着他，打断了他的话。“噫！这种话从今往后绝不要再说了。”海因德尔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吸雪茄，他转过脸去对着海因德尔，“新规定！不要再像白痴那样敬礼和摘帽。不要再说什么‘卑鄙的犹太人’。特莱西恩施塔特不是一座集中营，它是一个舒适、快乐的住宅区。”

海因德尔那张狰狞的脸惊讶地蹙了起来。“是，司令官阁下。”

所有长老的脸上也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先前，一个人当着德国人不脱帽敬礼，在犹太区内就是一项大罪，可以立即遭到棒打的惩罚。大声自称是“卑鄙的犹太人”，也是强制性的。这种反射作用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消除。

“请允许我提一下，”杰斯特罗说下去，“在我的部门里，音乐组非常需要纸张。”

“纸张？”拉姆皱起眉，“什么样的纸张？”

“随便什么样的，司令官。”杰斯特罗说的是实情。糊墙纸的碎片，甚至是亚麻纤维制成的薄纸，全都用来记录乐谱了。这是一个没有害处的小项目，值得试一试。“乐师们可以自己画线。不过有画好线的五线谱纸张当然更好。”

“画好线的五线谱纸张。”拉姆跟着说了一遍，仿佛这是外国话似的，“要多少？”

杰斯特罗的副手，维也纳来的一个形容枯槁的管弦乐队指挥，从杰斯特罗身旁的座位上小声说了一句话。

“司令，”杰斯特罗说，“为了您筹划的这种盛大的文化发展，开头先要五百张。”

“你照着办一下！”拉姆对海因德尔说。“谢谢你，先生。各位，我需要的正是这种意见，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

这时候，其他的长老一个接一个怯生生地站起来，提出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要求，拉姆全部热情地接纳了。室内的气氛有所改善。正在这时，外面的天色亮了起来，阳光射进了这间屋子。杰斯特罗又站起身。音乐组可不可以申请更多的质量更好的乐器呢？拉姆笑了。当然可以！布拉格的产业登记总处有两个大仓库里堆满了乐器：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吉他、钢琴，应有尽有！这件事压根儿没问题，只要交上一张单子就成。

没有一个长老提到粮食、医药和居住面积。杰斯特罗觉得自己倒敢提起这些事，可是有什么好处呢？他会把这个乐融融的时刻破坏，给自己带来麻烦，结果一事无成。他的部门没必要这么做。

等拉姆和海因德尔离去时，爱泼斯坦站起来，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谄媚微笑消失了。还有一件事，他宣布。新司令官发现，这个城市的过度拥挤非常有碍观瞻和卫生工作，因此有五千名犹太人必须立即遣送走。

在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普通城市里，如果一场龙卷风的袭击消灭了五千人，人们或许多少会有犹太人遇到一次遣送时的那种心情。

你根本无法习惯这种间歇性的灾难。每一次遣送后，犹太区的结构就遭到彻底破坏。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东方”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一种恐怖的名称。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向亲友辞行，把他们无法收进一只手提皮箱的那一点点物件分送掉。中央秘书处受到疯狂的申请人的包围，他们想方设法、无孔不入地去取得豁免。然而数字这座钢铁舞台注定了这出悲剧：五千名。五千名犹太人必须搭上火车。要是有一人获得豁免，就必须有另一个人去替代。要是有五十个人被放过了，另外五十个自认为安全的人就必然像触电那样收到灰色的征召通知。

主管遣送组的犹太人是一伙儿伤心苦恼的人。他们既是自己同胞的管理员和救星，又是他们的刽子手。犹太区里有一个笑话，说，到头来特莱西恩施塔特会只剩下司令官和遣送组。人人都对他们赔笑脸，可是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人家的咒骂和鄙视。他们手握自己从来没想要的生杀大权。他们是特别司令部的职员，用钢笔和橡皮图章就处置了犹太人的生命。

应该责怪他们吗？许多不顾死活的犹太人随时随地准备夺取他们的职位。遣送组的这些官僚中，有些人属于共产党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下组织，把每个夜晚都白白地浪费在策划起义上。有些人除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外，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别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想法制止最残酷的虐待。有些卑鄙恶劣的人徇私受贿，公报私怨。

人性遭到了德国人残酷行径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人能说自己适合待在哪儿呢？当时不在场的人又有谁能判断长老、中央秘书处和遣送组人员的是非曲直呢？“上帝宽恕受到胁迫的人。”古代的犹太人从几千年的苦难中得出了这么一句谚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央秘书处仿效着德国人的周密细致作风，把灰色的征召通知发到了各处。他们用六七种不同的编目制度，对其他犹太人编了一套又一套相互交叉的索引。不论何处只要有个人体可以躺下过夜的地方，那块空地就被编入了目录，还写下据有那块地方的那个人的姓名。每天全市都点一次名。死亡的和遣送走的人，全从卡片上很熟练地用笔画掉。新来的人一到达，边受到掠夺，边被编制成索引。一个人只有通过死亡或是“上东方去”，才可以从目录卡片上被画去。

在党卫军的管制下，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权不是握在爱泼斯坦、三人执行委员会或是长老市政委员会的手里，而是握在中央秘书处的手里。然而秘书处并不是一个你可以找他谈话的人，它是由一些朋友、邻居、亲戚或者只不过是其他犹太人组成的。它是一个办事处，遵照着官场手续执行德国人的命令。秘书处的接待组，坐在办公桌后边的一排愁眉不展的犹太面孔，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嘲笑对象，不过它却提供了许多工作。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因为它是一个藏身之地。然而这一次，灰色的征召通知甚至发到了秘书处人员的手里。这个怪物开始咬啮自己的内脏了。

最莫名其妙的是，每次遣送总有少数人志愿申请离开。他们的配偶、父母或是儿女在上一次遣送中已经走了，他们感到很孤独，而且特莱西恩施塔特并不是一个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待下去的安乐乡。因此他们愿意冒险试试那个不可知的去处，希望在“东方”找到他们的亲人。有些人收到过信件和明信片，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寻找的人至少还活着。甚至在云母工厂里，特莱西恩施塔特最可靠的藏身之地，有几个女工也志愿申请上“东方”去。这是德国人向来宽厚仁慈、予以批准的一项要求。

下班以后，娜塔丽在幼儿园外面遇见乌达姆时，他把接到的灰色征召通知拿给她看，使她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到秘书处去过了。他认识爱泼斯坦的两个副手，遣送组的组长是布拉格来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老伙伴，银行经理也进行了干预，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也许，党卫军对他的表演已经感到厌倦。无论如何，一切全完了。今天晚上，他们最后演出一次。第二天清早六点钟，他就得接出他的女儿，上车站去。

她最初的反应是，吓得心都凉了。她一直在演出，白天会不会有一张灰色通知也递到她的房间里去呢？乌达姆看到她脸上的神色，连忙告诉她，他已经问过，并没有征召通知送来给她。她和杰斯特罗享有最高级别的豁免权，如果“往后有些同胞从东方和西方到来”时，没别人在这儿，他们也会在这儿。他有一些可以用在《寒霜—杜鹃国》中的应时的新笑话，他们不妨排演一下，把最后这场表演演得很精彩。

他抬腿朝里走去时，她一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提议把演出取消。杰斯特罗演讲的听众不多，他们也没心情欢笑。或许，没一个人会来。埃伦的讲题《＜伊利昂纪＞中的英雄人物》学术性太浓厚了，一点儿也不鼓舞人心。埃伦要求演出木偶戏，因为他始终没看过，不过娜塔丽猜想，教授的虚荣心不容易打消，他是想吸引一群听众。这是自从他成为长老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演讲，他一定知道自己已经不得人心了。

乌达姆不肯取消演出。干吗不好好利用一下有趣的笑料呢？他们走进屋子，到孩子那儿去。路易斯在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以往常那种狂喜的心情来迎接她。吃饭的时候，乌达姆很乐观地谈到“东方”。说到头，“东方”又能比特莱西恩施塔特糟多少呢？他妻子大约每月寄来一次的明信片，始终是简短但令人放心的。他把最近的一张明信片拿给娜塔丽看，日期仅仅是两星期以前。

亲爱的：

一切安好。玛尔塔身体如何，甚念。我很想念你们俩。这儿常常下雪。

爱你的希尔达

第二乙号营地，比克瑙

“比克瑙？”娜塔丽问，“这地方在哪儿？”

“在波兰，奥斯威辛郊外。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犹太人在四周的一些德国大工厂里干活儿，领到了很多的粮食。”

乌达姆的音调跟他说的话很不相称。几年以前，娜塔丽跟拜伦上梅德捷斯去参加班瑞尔儿子婚礼的途中，曾经路过奥斯威辛。她仅仅记得它是一个单调沉闷的铁路镇市。犹太区里很少有人谈到“东方”、那儿的营地以及那儿所发生的事情。如同死亡，如同癌症，如同小堡垒中处决人那样，这些都是避而不谈的话题。虽然如此，“奥斯威辛”这个词还是散发出使人震颤的恐怖意味。娜塔丽并没多问乌达姆，她不想再听下去了。

他们在地下室里排演，路易斯跟他的小伙伴一块儿玩耍，过了今晚他就看不见这个玩伴了。除了涉及那个波斯女奴的片段外，乌达姆新编的笑话全是死气沉沉的。寒霜——杜鹃国的大臣买了这个女奴，是供国王取乐的。她走进宫去，是一个戴着面纱、晃晃悠悠的女木偶。娜塔丽为她和色眯眯的国王的调情戏谑做出了一种沙哑的、卖弄风情的嗓音。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羞答答地不愿意说。他硬缠着她讲了出来。“嗯，我是用家乡的城市命名的。”“那叫什么呢？”她咯咯笑了。“德——德——德黑兰。”国王尖声叫了起来，冰柱从他的鼻子上落下——这是娜塔丽创造出的一个精彩的鬼把戏。国王用一根棍子把女奴赶下了舞台。这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德黑兰会议的消息已经使犹太区里的人们十分振奋。

排演结束以后，娜塔丽匆匆赶回新住处去，仍旧担心家里会有一张灰色的征召通知。本来，有谁比乌达姆更安全呢？谁有更多的内部联系？谁能够受到更大的庇护呢？她从埃伦的脸上登时看出来，并没有灰色通知。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只从那张很有气派的书桌旁边抬起头来望了望，点了点头，他正在那儿用笔把演讲笔记的重要段落标出来。

他们很奢侈地占用了两间屋子和一间浴室，这仍然使娜塔丽感到不安。自从杰斯特罗改变了看法，接受了长老的职位和特权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冷淡。她看到艾希曼接受了他的拒绝。他始终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是他从前爱舒服的那种自私情绪支配了他吗？当党卫军的工具似乎压根儿不叫他烦恼。唯一的改变就是他现在虔诚信教。他戴起经文护符匣，在《塔木德》上花费许多时间，并且退缩进一种沉默懦弱的恬静状态里去。她心想，也许这是为了摆脱她的不满和他对自己的蔑视。

杰斯特罗知道她心里是怎么个想法。他对这件事一点儿办法也没

有，解释未免太可怕了。娜塔丽已经生活在痛苦的边缘。她还年轻，又有孩子。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已经准备好，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就死。他已经做出决定，让她忙她自己的事，不知道最坏的情况。如果党卫军想要猛扑下来，她的信口谩骂的演出已经给她定了罪。现在无非是跟时间竞赛。他的目的就是坚持下去，等候救援从东方和西方到来。

她把乌达姆的事告诉了他，并且不抱多大希望地请他去说说情。他淡淡地回答说，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又说拼着不顾声望、地位去提出一个十之八九会遭到拒绝的要求，那是很不利的。在他们一块儿出发到阁楼上埃伦发表演讲的营房去之前，他们几乎没再讲话。

一大群沉默无言的听众终于聚集起来了。通常在晚上的娱乐之前，总有一阵很活跃的叽叽喳喳的谈话。这天晚上却没有。前来听讲的人数令人惊奇，但是情绪跟参加葬礼时一样。在粗糙的读经台后边，偏向一边，是那座挂着幕布的木偶戏台。娜塔丽在乌达姆身旁的空位子上坐下，他朝她笑了笑，这使她像刀割一样难受。

埃伦把讲稿放在读经台上，朝四下看看，抹了一下胡须。他以一种单调乏味的上课姿态用正规的德语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

“莎士比亚似乎觉得《伊利昂纪》通篇故事无聊至极，这是很有意思的。他在自己的剧本《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重述了整个故事，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借那个玩世不恭的懦夫忒耳西忒斯的嘴说了出来——‘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忘八和一个婊子’⁽¹⁾。

这句引文埃伦·杰斯特罗用的是英文，然后他十分拘谨地笑了笑，把它译成了德语。

“莎士比亚笔下的另一个更为出名的懦夫福斯塔夫⁽²⁾像爱默生⁽³⁾一样，也认为战争总的来说只不过是周期性的发狂。‘谁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⁴⁾我们猜想莎士比亚同意他这个不朽的胖子的意见。他写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戏《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并不具有他最出色的悲剧的特点，因为疯狂并不可悲。疯狂不是滑稽的，就是可怕的，大部分战争文学也是如此：《好兵帅克》⁽⁵⁾也好，《西线无战事》⁽⁶⁾也好。

“但是《伊利昂纪》是一部史诗般的悲剧。它写的跟《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同一场战争的故事，不过两者具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别。莎士比亚把神全去掉了，然而使《伊利昂纪》壮丽可畏的正是那些神。

“因为荷马的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卷入了希腊诸神的一场争吵。神明各助一方。他们降临到尘世间的战场进行干预，把直接扔过来的杀伤武器招架开，乔装打扮地出来制造麻烦，或是把他们宠爱的人从困境中搭救出去。一场光荣的真刀真枪的较量，变成了一场嘲弄，变成了超自然的、无形无影的魔法师之间的一场斗智。战斗人员全成了身不由己的棋子。”

娜塔丽侧过脸瞥了听众一眼。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听众！他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缺乏娱乐，缺乏光明，连一丁点儿安慰也没有，所以他们全神贯注在一次文学讲话上，就像别的地方的人聚精会神地听一位著名的

小提琴家的独奏会，或是看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似的。

杰斯特罗以同样平稳、迂腐的口吻回顾了《伊利昂纪》的背景情况：帕里斯为了美色把金苹果赠送给了阿佛罗狄忒；奥林波斯山上接下去发生的战事；帕里斯被海伦——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阿佛罗狄忒许给他的酬劳——所诱惑；以及那场不可避免战争，因为她是一位已婚的希腊王后，而他是一位特洛伊的王子。双方都是杰出的人，一点儿也不在意忘八、婊子或是拐子，他们全卷了进去。对他们来说，一旦打起仗，荣誉就受到了威胁。

“可是在这场卑劣的争吵中，是什么给了《伊利昂纪》里的英雄人物那种宏伟的气魄呢？是不是他们不顾神明肆意交换、反复无常的干涉，表现出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呢？在一个不公正、不可测的局面里，愚蠢的歹人得胜，有本领的好人倒下，而不可思议的意外事件往往牵制并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是不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局面中仍为了荣誉而以生命去冒险这一点呢？在一场无意义、不公正、荒谬愚蠢的战斗中战斗下去，战斗到死，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战斗！这是人类问题中最古老的问题，无意义的邪恶的问题，在战场上被戏剧化了。这就是荷马看到而莎士比亚忽略了悲剧。”

杰斯特罗停住，翻了一页，直勾勾地望着听众，消瘦的脸上显得死白，两眼在凹陷下的眼窝里睁得很大。倘使听众先前是沉默的，他们这时却安静得像许多具死尸一样。

“总而言之，《伊利昂纪》的世界是一个幼稚而可鄙的陷阱。赫克托耳的光荣在于，在这样一个陷阱里，他的一举一动如此高尚，以致全能的上帝——倘使有上帝的话——一定会自豪而怜惜地伤心落泪。自豪，因为他用一把尘土创造出了一个这么高尚的人。怜惜，因为在他修修补补的世界上，赫克托耳必须不公正地死去，而他的可怜的尸体必须在尘土中被拖着走。但是荷马不知道什么全能的上帝。故事中有诸神之父宙斯，然而谁能说他在干些什么呢？也许他假扮成人世间一个发呆的姑娘的丈夫、一头公牛或是一只天鹅，正去欺侮哪个姑娘。希腊神话现在被人淡忘了，这并不足为奇。”

杰斯特罗翻讲稿的那种满怀厌恶的手势，意想不到地使凝神细听的听众犹疑不定地笑了起来。杰斯特罗把讲稿塞进衣袋，离开读经台，走上前，瞪眼望着听众，一直平静的脸上显得有些激动。突然，他用另一种语言说话，这使娜塔丽吓了一跳，因为他改讲起意第绪语来了。以前，他从来没用这种语言发表过演讲。

“好吧。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谈谈这个问题。让我们谈谈我们自己的一首史诗。你们记得，撒旦对耶和華说：‘约伯⁽⁷⁾自然是正直的。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是乌斯境内最富有的人。干吗不正直呢？瞧瞧正直多么合算。一个通情达理的世界！一种美好的安排！约伯其实并不正直，他只是一个机灵的犹太人。恶人全是些大傻子。你只要把他的报酬拿走，就能看看他是否真的那么正直！’

“‘好，把报酬拿走。’耶和華说。于是在一天之内抢劫者把约伯的财

富全部抢走，一阵飓风使他的十个孩子全部丧生。约伯怎么办呢？他十分哀悼。‘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⁸⁾

“这样耶和华向撒旦提出挑战。‘你瞧见吗？他仍旧很正直，是一个好人。’

“‘以皮代皮’⁽⁹⁾，撒旦回答。‘一个人真正关心的就是他的性命。把他变成一个骨头架子——一个有病的、受掠夺的、失去了亲人的骨头架子，让这个高傲的犹太人除了自身的臭皮囊包骨头外，什么也不剩——’”

杰斯特罗发不出声音来了。他摇摇头，清了清嗓子，用一只手抹了一下眼睛，沙哑地说了下去。“耶和华说：‘好，你随便对他怎样，就是不要杀死他。’约伯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他成了一个被人厌恶的人，不能待在自己的家里，于是他爬出去，坐在一个灰堆上，用瓦片刮他的毒疮。他什么话也没说。他的财富被夺走了，他的孩子被毫无意识地杀死了，他自己的身体也成了一个可怕的、恶臭的骨头架子，上上下下长满了毒疮，可他还是沉默不语。他的三个虔诚的朋友来安慰他。接下去就展开了一场辩论。

“哦，朋友们，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辩论啊！多么粗犷的韵文，对人类情况具有什么样的洞察力啊！我告诉你们，荷马在约伯面前黯然失色；埃斯库罗斯⁽¹⁰⁾在魄力方面遇见了对手，在理解力方面遇见了老师；但丁⁽¹¹⁾和弥尔顿⁽¹²⁾坐在这位作家的脚下，始终没领会他。他是谁？没人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位古代的犹太人，他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他懂得生活，就像我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也懂得生活一样。”

他停住，用忧伤的眼睛直盯着他的侄女。娜塔丽感到激动、惶惑，就要落下泪来，急切地等着听他接下去要说的话。等他再说下去时，虽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她却觉得他是在对她说话。

“《约伯记》，像大多数伟大的艺术作品那样，主要的情节是很简单的。安慰他的人坚持认为，既然有一位全能的耶和华统治着世界，那么这一切就必然有意义。因此，约伯一定是有罪的。让他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认错，痛加悔改。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罪过是什么。

“约伯用一篇又一篇高超的议论展开反击。不知道的情况一定掌握在耶和华手里，不在他这方面。他跟他们一样虔诚。他知道全能的耶和华存在，世界必然具有意义。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失去了亲人、遍体毒疮的骨头架子现在知道，世界事实上并不是总有意义，做好事得好报也并没有保证，而且狂妄不公正的行为也是有形世界和现世的一部分。他的信仰要求他表明自己是无罪的，要不然他就是在亵渎耶和华的名誉！他愿意承认，全能的耶和华能够把一个人的生活搞糟。如果耶和华会这么做，那么整个世界就一片混乱，他也就不是位全能的耶和华了。这一点约伯决不会承认。他要一个答复。

“他得到了一个答复！噫，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啊！一个什么也没有答复的答复！耶和华终于在一阵呼啸的暴风亲自讲话了：‘你是谁，竟敢

来责备我。你希望理解我为什么做一件事，以及怎样做一件事吗？创世的时候，你在场吗？你能理解星星、动物、生活中的无数奇迹这种种令人惊叹的事物吗？你，生活了一刹那就死去的一个小爬虫，你能理解吗？’

“我的朋友们，约伯胜利了！你们明白吗？耶和华以他的大声咆哮承认了约伯的主要论点，即：不知道的情况掌握在耶和华手里！耶和华仅仅声称，他的理由是约伯所无法理解的。这一点约伯完全乐于承认。随着主要的论点解决了以后，约伯深自谦卑，不只是感到满意，他拜伏下去。

“这样这出戏结束了。耶和华谴责那些安慰约伯的人，说他们错误地理解了他自己，同时称赞约伯，说他坚持真理。他归还了约伯的财富。约伯又有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又活了一百四十年，见到自己的孙儿女和曾孙儿女，去世时年纪很大，生活美满，受人尊敬。”

声音浑厚而流畅的意第绪语到此结束。杰斯特罗回到读经台，从衣袋里把讲稿取出来，翻了好几页。他抬脸朝听众望了望。

“满意了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是不是呢？比那个荒谬、悲惨的《伊利昂纪》犹太气息浓厚得多？

“你们这么肯定吗？亲爱的犹太朋友们，死去的那十个儿女又怎样了呢？上帝待他们的公道在哪儿？那个父亲，那个母亲又怎样了呢？就是过了一百四十年，约伯心上的那些创伤能愈合起来吗？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想想看！过于深奥，使约伯无法理解的那不知道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我们可理解？我们难道这么聪明吗？撒旦不过讥诮耶和华，使他下令做出这个毫无意义的考验。难怪耶和华要通过一阵暴风大肆咆哮，来使约伯闭口不说了！上帝在自己创造的人面前不觉得惭愧吗？约伯的举动是不是比上帝更高明些呢？”

杰斯特罗耸了耸肩，摊开两手，脸上也松弛下来，露出了一丝愁闷的微笑，使娜塔丽想起了卓别林。

“不过我是在阐明《伊利昂纪》。在《伊利昂纪》中，肉眼看不见的势力水火不能相容，这就造成了一个充满无意义的邪恶的有形世界。在《约伯记》中却不是如此。撒旦根本没有权势，他并不是基督教的撒旦，不是但丁的巨大怪物，不是弥尔顿的骄傲的叛逆者，一点儿也不是。他的一举一动，都需要得到耶和华的许可。

“那么撒旦到底是什么人，耶和华为什么在暴风中的答复里不提到他呢？‘撒旦’一词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对手’。书上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呢？耶和华跟他自己展开辩论吗？他问自己这个莫大的创举是否有意义？而在回答中，他没有指出蔓延了成千上万光年的那些熄灭了的星系，而是指出人，能意识到他的存在、执行他的意志、测量这些星系的那一把尘土。尤其是指出正直的人，即，就尊严和善良而言，能以创世主本人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那一小撮尘土。这个考验确立了什么的呢？

“《伊利昂纪》里的英雄人物，比不公正地进行争吵的软弱可鄙的神明出众许多。

“《约伯记》中的英雄人物在最无意义、最骇人听闻的不公正行为下，坚守住了全能的独一无二的耶和华的真理，迫使耶和华终于扪心自问，承认自己不公正，并尽可能地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补救。

“在《伊利昂纪》中，并没什么不公正的行为需要补救。结果，只有盲目的命运。

“在约伯身上，耶和华必须不问好歹，为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约伯是《圣经》中唯一的英雄人物。在其他各书中，有战斗人员、族长、立法人、先知等。这却是坐在一个灰堆上，超越世上的尺度，超越以色列上帝的精神高度的唯一人士——约伯，一个可怜的、骨瘦如柴、伤心失望的乞丐。

“约伯是什么人呢？

“什么人也并非。‘约伯从来就没诞生，从来就不存在，’《塔木德》这么说，‘他是一则寓言。’

“说明什么真理的寓言？

“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上边来了。历史上谁始终不肯承认没有耶和华，始终不肯承认世界毫无意义呢？谁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一次又一次掠夺，一次又一次屠杀，经历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灾祸，可是还抬脸望着天空，有时是用垂死的眼睛望着天空，并且喊道：‘我主耶和华，我主是独一无二的？’

“谁到了晚年还会迫使耶和华从暴风做出那样的答复呢？谁将看到谬误的安慰者遭到斥责，过去的荣华再次恢复过来，看到一代代幸福的儿女和孙儿女，直到第四代呢？谁到那种时候还把不知道的情况留给耶和华去决定，称颂他的名字，并且喊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会是《伊利昂纪》中那个高贵的希腊人，他已经不存在了。不！除了灰堆上的那个生病、遇劫的骨头架子外，没有别人。除了耶和华心爱的人，只活了一刹那就死去的那个小爬虫，耶和华创造的那一把尘土。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没有别人，只有约伯。他向全能的耶和华提出敌对性挑战，并得到了唯一答复，要是有一位耶和华而且有一个答复的话。那就是约伯这个卑鄙的犹太人。”

杰斯特罗震惊地瞪眼望着鸦雀无声的听众，然后趑趄趑趄地朝着第一排听众走了过去。乌达姆跳起身，轻轻把他搀扶到座位上。听众不鼓掌，不交谈，也不动。

乌达姆唱起歌。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不上演木偶戏了。娜塔丽也和大家齐声唱起这个悲伤的叠句。这是乌达姆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最后一次唱这支歌，他一步步唱向一个令人断肠的高音。

等这支歌唱完以后，大家毫无反应。没人鼓掌，没人谈话，什么也没有。这些默默无言的听众正等待着一件什么事。

乌达姆做了一件他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他又唱了一支歌，没人鼓掌就又唱了一支。他唱起另外一支歌，娜塔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集会上曾经听他唱过的一支。它是用低调唱起的一个简单，使用切分音⁽¹³⁾的叠句，用的是从礼拜仪式上截取出来的一行歌词：“但愿圣堂在我们时代重建起来，赐给我们一部分您的法律。”⁽¹⁴⁾ 乌达姆唱着时缓缓地摇晃起来。

但愿圣堂在我们时代重建起来，
赐给我们一部分您的法律。

他像一位拉比在宗教节日所做的那样，从容而笨拙地舞了起来，他举起胳膊、闭上两眼、仰起脸庞，用手指在空中打着节拍。人们柔声地应和着他，边唱边拍着手。一个接一个，他们站起身来。乌达姆的嗓音变得更浑厚有力，他的步伐也更强劲矫健。他在这场舞和这支歌中忘却了自己，进入了一种看上去既可骇又绮丽的入迷的境界。他几乎没睁开眼就摇摇摆摆，扭动身体朝埃伦·杰斯特罗舞过去，同时伸出一只手。杰斯特罗站起身，一手拉着乌达姆的手，两人一同载歌载舞。

这是一场死别的舞。娜塔丽知道这一点，大伙儿也全知道。这幕情景既使她心里发毛，又使她意气风发。此时在监狱般的犹太区里这个阴暗、恶臭的阁楼上，是她生命中最为激动的时刻。她为自己境况感到的痛苦，以及身为犹太人的得意，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啊，但愿圣堂重建起来
啊，很快地，就在我们时代
啊，赐给我们一部分您的法律！

舞蹈结束之后，听众开始散去。他们从阁楼上慢腾腾地走了出去，仿佛刚参加过一场葬礼似的，几乎没人谈话。乌达姆把木偶戏台折叠起来，亲了一下娜塔丽，向她告别。

“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想听我的笑话了，”他说，“我把这个还到幼儿园去。继续给孩子们演你的戏吧。再会。”

“德黑兰是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她声音哽咽地说。

他们走下楼梯，步入光线朦胧的街道上，埃伦沉重地倚在她的身上。在逐渐散去的人群中，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侧身走到他们面前来，用意第绪语说：“Gut gezugt, Arele, and gut getantzed.”（“话说得好，小矮子埃伦，舞也跳得好。”）“娜塔丽，sholem aleichem⁽¹⁵⁾。”

在黑暗的光线中，她看见一张剃得很光、坚强而苍老的方脸，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你是谁？”她问。

埃伦·杰斯特罗也同时问道：“是班瑞尔吗？”他有五十年没见过他了。

- (1)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莎士比亚写的一部悲剧，于1600年前后初次上演。忒耳西忒斯是剧中一个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引文见该剧第二幕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七）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2)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个机智、爱吹牛的胖大人物。
- (3)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家、诗人。
- (4) 引文见《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场（《莎士比亚全集》（五）第98页）。
- (5) 捷克斯洛伐克讽刺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 (6) 德国作家艾里希·马利亚·雷马克（1898—1970）写的一部反战长篇小说。
- (7) 《旧约全书·约伯记》中一个安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 (8) 引文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旧约全书》第484页，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版）
- (9) 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二章第四节。（《旧约全书》第485页）以下的叙述都是杰斯特罗根据《约伯记》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的。
- (10) 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家。
- (11)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神曲》。
- (12)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著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等。
- (13) 音乐术语。人为改变重音在节拍中地位的处理方法为切分法，所构成的重音称“切分音”。
- (14) 原文是意第绪语。
- (15) 意第绪语中常用的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

第七十七章

亲爱的帕米拉：

我眼下待在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干着自从我回到美国以后就一直在干的工作——也就是，说服那些头脑迟钝或思想混乱的狗崽子，干他们该干的事情，如果我国要获得它迫切需要的登陆艇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写信给你，因为罗达和我直到最近才平心静气地把问题谈了谈。自从回国以来，我一直在东奔西走。再说，罗达感到疑惑或心中烦恼时，有一种绝口不谈的特殊本领，而你知道，我对于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上星期，奥尔德准将从新德里到华盛顿来，为缅甸战场争取更多的运输机。他很尊重勃纳-沃克，也相当喜欢你。使我深感宽慰的是，他管你叫帕米拉·塔茨伯利，而不是勃纳-沃克夫人。因此就引出了我的这一大套话。罗达不是今晚就是明天会打电话给我，说明她和彼得斯的情况。随后，我就可以向你全部讲清楚了。同时，谈谈有关我的其他新闻吧——自从离开德黑兰以来，这种新闻可不少：

首先，我现在是采购和器材局生产处副处长，兼物资产品管制专员，也就是说又多了一个穿军服的无名人士在华盛顿各机关的走廊里奔走。我的职务总而言之就是，在工业方面负责联络并排难解纷。

我是前不久在登陆艇计划走上轨道后，才接下这项职务的。所以我是外行，是流动选手，没有官场地位可以建立起来或是加以保护。你可以说，我是海军部部长的一个专业的心腹，留神注意着种种问题，跨越各个机构的权限，防止严重的耽误。我工作如果做得好，也看不出任何好的迹象，只是灾难性的事故不再发生。

我们的工业总动员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帕姆。我们一下子苏醒过来，生产出大量的作战武器、船只、飞机、内燃机，其总数成了世界的第八奇观⁽¹⁾。不过这全是临时凑合成的。新来的人在新建的工厂内干着新型的工作。脾气是急躁的，压力是极大的，人人都十分紧张，拼命地抢着干。遇到先后次序发生冲突时，整个机构都强硬起来，进入战斗姿态。大人物们怒火中烧，备忘录四下乱飞。

咳，作为一个工程人员和战时计划人员，我对登陆艇事务以及现有的工厂和物资知道的不少。我在战时的各个主要委员

会中服役，经常能发现酝酿着的纠纷。难办的是，要说服严厉、负责的上司照着我的话行事。作为部长的红人，我具有不小的影响力。我难得到非找霍普金斯不可的地步，尽管偶尔我也去找他。海军将为艾森豪威尔提供数目惊人的登陆艇，帕米拉。我们的民用部门被纵容、难以驾驭，可是诸位神明啊，他们却能制造出东西来。

很可能，我将留在生产部门里直到战争结束。在职业生涯的竞赛中，我落后了。我的同学们将参加海上的剩余战斗。日本人剩下的有生力量还不少，但是我已经放过到碧蓝的海上去的最后机会了。这没有关系。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出色的作战人员，在工业后勤方面需要十二三个优秀的支持人员，否则你就无法取得胜利。

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罗达还没打电话来。我搭的飞往休斯敦的飞机天一亮就起飞，所以我暂时搁笔。明天再多写点儿。

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
杰斐逊维尔广场汽车旅馆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

嘿。

今天这儿狂风暴雨。风摇撼着我房间外面的那些棕榈树，雨水猛打上窗子。得克萨斯州的天气像当地的居民一样，总是走向极端。然而，等得克萨斯人知道：（一）你是对的；（二）你是认真办事的；（三）你有磋商的实力以后，他们也还不错。我还没从罗达那方面得到消息，不过估计今天晚上一定会有。

再谈点儿新闻：拜伦经过华盛顿，正在去新工作岗位的途中，去当目前在康涅狄格彻底检修的一艘潜艇的副艇长。他个人经历了一些沉痛的磨难。

（信上叙述了卡塔尔·埃斯特的牺牲，以及娜塔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消息。）

我弄到了调查法庭关于埃斯特牺牲的记录。当时的情况对拜伦来说真是千钧一发。他替自己做了一篇很贫乏的证词。他不肯说即使推迟潜水他也无法搭救艇长。可是那艘潜艇的老军士长在他的证词中却对事情的全部经过做了总结。他说：“也许埃斯特艇长判断错了，他本可以生存的，但是他认为那样一来，‘海鳗’号就不能生还，这是正确的。他是这次战争中最了不起的潜艇艇长，下达了正确的命令。亨利先生只是服从了他的命令。”这也是法庭做出的结论。福雷斯特⁽²⁾提议追授埃斯特一枚国会最高荣誉勋章。拜伦可能会得到一枚青铜勋章，不

过那对他的情绪不会有多大帮助。

华伦的遗孀在圣诞节前后回来了。罗达接待了她。她打算秋天回到法学院学习。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带着一个清秀的儿子，将来生活一定会很美满。通常，她总是兴致勃勃的，可是拜伦回家的时候，她变得十分沮丧。拜伦长胖了以后，越来越像华伦了。这无疑使杰妮丝郁郁不乐，有两三次，罗达都瞧见她在哭泣。他离开以后，她又好了。

那个维克多是个叫人疼的孩子！清秀可爱，很有想法。他很活泼、很顽皮，不过是悄悄地顽皮。他的调皮捣蛋并不是任意胡来，而是像战术那样，事先计划好的，在最不易被人觉察的情况下造成最大的破坏。他大有前途。

梅德琳终于抛弃了我跟你说过的电台的那个满脸堆笑、大腹便便、油腔滑调的江湖骗子，我用不着拿马鞭去抽打他了，而我本来有意要那么做的。她目前住在家里，在华盛顿的一家电台工作，又跟早先的一个情人西蒙·安德森亲昵起来。西蒙是一个第一流的海军军官，为研制新武器在这儿工作。上星期她哭天抹泪地跟罗达谈了很长时间，问她要不要把自己跟那个电台人员的经过告诉西蒙，以及该向西蒙说些什么。我问罗达她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她很奇怪地望了我一眼，说：“我告诉她，等他来问你。”倘使是我，我就会劝梅德琳跟西蒙把事情谈清楚，老老实实在地重新开始。她找罗达商量，无疑正是为了这一点。

现在电话铃响了。应该是我妻子打来的。

是她。

好。现在，我可以回过头，把上星期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了。就在奥尔德将军使我知道你还没结婚的同一天，我们饭后随意坐在一块儿。我说：“罗达，咱们干吗不谈谈哈克·彼得斯呢？”她若无其事地回答：“是呀，干吗不来谈谈呢，亲爱的？咱们最好先调好两杯烈酒。”像罗达一贯的那样，她等我开口问她。不过这次摊牌她是早有准备的。

她承认了这种关系，公然说这是现实的，并没越轨的行为，不过是深有感情的。我相信她的话。彼得斯上校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上流人士”，把她看得比实际要好上二十倍，总而言之，把她看成了最完美的女人。罗达说，被人这样过分地崇拜是很发窘的，不过也是愉快惬意、令人年轻的。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如果她跟我离婚，嫁给彼得斯，会不会更幸福一点儿？

罗达沉吟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她盯着我的眼睛说，是这样，她是会更幸福一点儿的。她还说，主要原因是，她已经失去了我对她的好印象，无法挽回了，虽然我一直

很厚道，很宽容。可在获得了我多年的爱情之后，仅得到宽容是很糟心的。我问她要我做点儿什么。她就提起你跟她在加利福尼亚的那次谈话。我说我的确十分爱你，但既然你已经订婚，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叫她根据自己今后最为幸福的前景做出决定，如果她想要我做点儿什么，我一定照办。

显然，她一直在等我这样给她开绿灯。罗达始终有点儿怕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是相当慎内的。不论怎样，她说需要一点儿时间。嗯，她也不需要多少时间。这次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哈里森·彼得斯迫不及待地要跟她结婚，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她得到了他。她希望在随后两三天内跟我们的律师谈谈，再跟彼得斯的律师谈谈。彼得斯还想等我回到华盛顿以后，跟我开诚布公地谈一次。我也许会放弃这次谈话。

哎，亲爱的帕米拉，我就要自由了，如果有某种奇迹，你还肯要我的话，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我不是一个大阔佬——为国效劳，你就不会发财——不过我们也不至于穷困。这三十一年来，我一直把薪俸的百分之十五存放着。由于我以前在舰船局和军械局工作，我可以窥见工业的趋势，所以我做了很好的投资和安排。罗达的情况也不错，她有丰厚的家庭信托财产。我可以肯定彼得斯会非常体贴地照顾她的。我是不是太庸俗了呢？我对于求婚很不老练。这只是我的第二次尝试。

如果我们当真结婚了，我就提早退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守在一起。我在工业方面可以干的工作很多，我甚至可以到英国去工作。

倘使我们当真有一两个孩子，我想让他们接受教会教育。这有没有问题呢？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我自己并不觉得生活有多大意义，可是没有信仰，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也许我到了五十岁以上，会成为一个固执、迂腐、脾气乖戾的父亲，不过我跟小维克多还是相处得很好。事实上，到这年龄我也许会惯坏了孩子。我倒乐意有机会试一试！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是勃纳-沃克夫人了，那么就把我这封信看作对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绮丽的恋爱依依不舍的赞美词。倘使我在一九三九年没碰巧订购“不来梅”号的船票——当时主要是为了复习一下德语——我就决不会认识你。我那时跟罗达生活得很美满，彼此相爱，无意把目光看得更远。然而尽管年龄、国籍和背景有所不同，尽管我们在四年里也许只共同度过了三个星期，直白的真相是，你似乎正是我的配偶，只是几乎太晚的时候才被我发现。和你结婚的那一点点希望，使我屏住呼吸，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意境。很可能，罗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之外，也一直在探索着这种美好的意境，因为

它本来并不完全存在。她是一个好妻子（在她变心以前），不过是一个不大满足的妻子。

在波斯的那个花园里，你暗示说，这整个事情可能只是一个风流旖旎的幻觉。我对这细想了不少时间。如果我们抓住难得会面的时刻同床共寝，我可能会同意这种看法的。可是我们除了谈话以外又做过什么呢，然而我们却感受到了那种亲昵、接近。的确，结婚不会像在遥远地方的那些撩人的遇合，将要有购买东西、洗涤衣服、管理家务、抵押、修剪草地、争辩、打包裹和拆包裹、头痛、喉咙痛等。嘿，跟你一块儿，这一切全使我感到是一个幸福的前景。我不要什么别的了。如果上帝给我这些，我得说——尽管我生活中一切都不顺利，而且还有种种创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一定极力使你幸福。

希望这封信没到得太晚。

衷心爱你的帕格

三月三日于休斯敦

帕格写这封信的时候，英帕尔战役⁽³⁾已经在进行。鉴于勃纳-沃克的司令部已经不设在新德里，而设在库米拉这一前进基地上，这封信直到四月中旬才递到了帕米拉的手里。那时，勃纳-沃克已经在一次越过丛林的飞行中失踪，搜寻他的工作还在进行。

运气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战事新闻和历史的写作中，全显得十分重要。英帕尔战役是英国人取得的一场胜利，它打消了新加坡陷落所带来的乌云，像阿拉曼战役一样是一次重大的决战，是在更差的地形里一条更长的战线上一决雌雄。皇家空军在英帕尔做到了德国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没做到的：它一连好几个月从空中向一支被围的军队提供给养，直到他们突围而出，取得了胜利。这在现代战争中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诺曼底登陆和罗马的陷落发生在同一时期，两件事都有大群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参加。所以在英帕尔，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一个偏远的溪谷里，有二十万人没受到报界注意，他们做了一系列长时间血腥的战斗。历史忽略了英帕尔。阵亡的人当然并不在意，生还的人也渐渐淡忘了，他们正不为人注意地走过场。

英帕尔是现实生活中的“香格里拉”⁽⁴⁾，当地的一簇村庄围绕着金色圆顶的寺院，高山峻岭四面环抱，坐落在疆土辽阔的印度东北角、毗邻缅甸的一片肥沃美丽的平原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变幻莫测的形势，使英国人和日本人在那儿做殊死的搏斗。英国人从一九四二年很不光彩地被日本人一脚踢出马来亚和缅甸以后，他们在东南亚只有一个作战目标：挽救他们的帝国。进攻的各支日军停留在把缅甸和印度分隔开的巍峨的山脉前面。美国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往下，对英国人的这一作战目标丝毫不感兴趣，认为这是倒退的、非正义的、枉费心思的，罗斯福在德黑兰甚至告诉斯大林，他希望看到印度自由。不过美国人的确想要在缅甸北部开辟出一条走廊来，使中国可以获得供应品，继续抗战，同时

在中国沿海各地建立基地，好轰炸日本。

英帕尔的美丽平原，正是这样一条供应走廊的枢纽，是山区各条要隘的大门。英国人在这儿集结起来，准备反攻。他们迫不得已接受了美国人的战略。他们的司令官，一个姓斯利姆的优秀军人，集结了英国师和亚洲师混合组成的一支大军，奉命向前作战，越过缅甸北部，同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率领的中国部队会合，从而打开供应走廊。针对这一行动，日本人也大举向北移动，迎击斯利姆。他强势的军事集结，为日本人通过一次反击打垮印度的防守提供了机会，接下来日本人也许就可以长驱直入，并在投靠日本方面的印度过激的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的印度傀儡政府。

日本人首先发动进攻，运用他们老一套的丛林战术来对付英国人：远离补给线快速插入，迅速从两翼包抄，部队一边推进，一边从俘获的补给品堆里取得粮食和燃料。可是这一回，斯利姆和他的战地司令官斯库恩斯在英帕尔平原浴血迎战，把日本人打得在那儿停顿下来，不让他们像计划中那样获得补给，直到他们饥饿，虚弱，溃逃。这历经了三个月。这一场战役演变成成为两场史诗般的攻防战：一场是英军的一支小部队被围在一个叫作科希马的村子里；另一场是斯利姆的主力部队在英帕尔被一支久经战阵、凶猛顽强的日本丛林部队包围。

空运扭转了这两场攻防战的战局。英国人消耗的给养比日本人多，日本士兵靠每天一包米生存，但是美国的运输机每天给英军空运去几百吨的供应品，一部分供应品卸在负担过重的机场上，一部分由机组人员从敞开的机舱门推出，用降落伞空投下去。勃纳-沃克的战术空军司令部保卫着这场空运，用轰炸和扫射袭击日军。

然而，日本人在英帕尔包围斯利姆主力部队时，攻占了几处雷达警报站，有一阵子空中的局面并不乐观。勃纳-沃克在库米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亲自飞往英帕尔去视察。驻扎在平原上的喷火式战斗机中队报告说，没有充分的雷达警报，保持制空权已成为一个问题。他不顾帕米拉的喃喃抱怨，驾驶一架侦察机独自飞走了。

勃纳-沃克是一个老练的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航空兵和皇家空军的职业军人。他哥哥的过早去世，使他成了一个勋爵，但是他继续留在部队里。这时候，他年纪较大，不能参加战斗飞行，但只要可能，总抓住机会单独飞行。蒙巴顿已经为这申斥过他一次。不过他喜欢独自飞越丛林，不要副驾驶员待在一旁唠唠叨叨，使他分心。这给了他一种像飞越水面的宁静心情，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地毯一连几小时在下面连绵不断，偶尔看到一湾缓缓流动的棕色河水，上面点缀着苍翠的小洲。飞机在机翼两侧高耸入云、树木蓊郁的重峦叠嶂间跳跃而曲折地飞行，穿过一些山隘，最后突然一下子看到英帕尔那花园般的峡谷和金光闪闪的寺院圆顶，辽阔的平原上四处都是一缕缕战斗硝烟，这给了他一种顽强而喜悦的心情，帮他摆脱掉经常耿耿于怀的那种宿命论所带来的抑郁沮丧。

因为在邓肯·勃纳-沃克看来，英帕尔战役是从《薄伽梵歌》中直接

搬出来的一场战斗。他并不是一个亚洲问题的老手，但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军人，他很熟悉远东的情况。他认为美国人针对中国提出的战略思想是无知得可怜的，而他们把英国人也推进去的这个在缅甸北部开辟走廊的巨大努力，则是徒劳无益地浪费生命、浪费资源。从长远看，谁在英帕尔获胜并没多大关系。日本人在太平洋美军的攻击下正缓缓地虚弱下去，已经没有力量纵深地打入印度了。中国人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根本就不作战，蒋所关心的是，抵挡住北方的中国共产党人。等战争一结束，甘地的难以驾驭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要把英国人从印度排除出去。这是灾难的预兆，勃纳-沃克这么想着。然而，事情已经乱纷纷地卷成了这么一个大旋涡，每个人不得不进行战斗。

像往常那样，跟第一线的战斗人员谈谈，是值得试一试的。勃纳-沃克命令飞行员集合在英帕尔用毛竹搭成的大餐厅里，请大家提出批评、看法和意见。好几百名集合起来的青年人做出了不少反应，特别是提出了一些批评。

“将军，这儿有红蚁、黑蜘蛛，还容易生痱子，患痢疾，”一个伦敦佬的声音从后座传来，“口粮配给量又不足，身上还出汗发痒，又有眼镜蛇，以及这场怪有意思的‘戏剧’中的其他种种情况，这些我们全不在乎。我们所要求的就是，长官，给我们足够的汽油，好从早到晚执行战斗巡逻飞行。长官，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这引起了埋怨声和赞同声，但是勃纳-沃克不得不说，空运单位无法运进那么多燃料。

会议继续下去时，出现了一个意见。飞行员之间显然已经就这个意见谈论过不少时候。日本飞机飞到英帕尔平原上空袭击，来去都是通过群山之间的两条通道。这个主意是，不要起飞去追击前来窜扰的敌机，而是在那些通道中间立即布成巡逻阵势。回航的日本飞行员不是在这些狭窄的通道里碰上颇具优势的喷火式战斗机，就是在群山上空设法逃避时由于引擎故障或燃料缺乏而坠毁。勃纳-沃克抓住这个意见，下令把它付诸实施。他答应改善其他种种匮乏现象——如果不能改善燃料匮乏的情况的话，接着便在欢呼声中飞走了。在这次回航途中，他在一场雷雨里失踪了。

帕米拉痛苦地熬了一星期之后，才听到英帕尔传来消息说，有些村民把他活着送回来了。就在这一星期里，帕格的信夹在一批迟到的私人信件中，才从新德里寄到。她替战术空军副司令工作，比平日还要忙碌。勃纳-沃克的失踪正折磨着她的心。她是他的未婚妻，所以成了基地上大家关切同情的中心。用打字机在杰斐逊维尔广场汽车旅馆的信笺上打出来的这几页信，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寄来的。对帕米拉来说，这时候日常的现实生活就在库米拉，加尔各答以东二百英里的这个炎热发霉的孟加拉小镇市，它的城墙由于季风而变得污秽腐朽，树叶几乎跟丛林中的叶子一样苍翠茂盛，主要的特征是，为那些被孟加拉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英国官员树立的少数围聚在一起的纪念碑，它的陆军司令部里尽看见一些亚洲人的面孔。

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这地方是什么样子呢？那儿有些什么样的人？这个名称跟维克多·亨利本人那么相像——方正、落寞，美国式，不

吸引人，然而里面却暗含有崇高的“杰弗逊”⁽⁵⁾精神。帕格的求婚，以及信上谈到经济情况的实事求是的说法和倾吐爱慕之情的笨拙简短的辞令，使帕米拉感到既好笑又迷惘。这真是一往情深的，可是在这个烦恼的时刻，她无法好好对待这件事，所以她没写一封复信。在勃纳·沃克回来以后的忙乱中，每当她想到这封信时，她觉得这似乎越来越不像是真实的。实际上，她不能相信罗达·亨利会圆圆满满地要完这一套最新的花招，而且这一切又是在那么远，那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

勃纳·沃克在英帕尔的医院里待了几天后，由飞机运送到库米拉。他的锁骨折断了，两面足踝全部碎裂，人还发着高烧，最糟的是（至少就外表看）由于水蛭所咬而化脓的创伤。他忧伤地告诉帕米拉，这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他把水蛭从身上拉掉，让水蛭的头断在了他的皮肤下面。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不对，可是他恢复知觉时，正躺在一片沼泽地上，军服几乎全被撕破，很肥的黑水蛭成群地围着他。他惊吓得头昏眼花，连忙拉起它们，事后才记起那条规则，该让它们把血吸个饱，自行离开。他说，飞机旋转而下，不过他还是设法在树梢那么高的空中使它平飞下来，慢慢坠毁。他苏醒过来以后，找路穿过丛林到了一个河床旁边，然后顺着河床趑趄趑趄地走了两天，才遇见了村民。

“说实在的，我还是相当幸运的，”他对帕米拉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扎着绷带，苍白带笑的脸庞由于水蛭咬的创伤而肿了起来，没有血色得叫人害怕。“人家说过，眼镜蛇专门咬头。它们本来可以吃我脑袋的，谁也不会比它们更聪明。它们可真大发慈悲。说实话，亲爱的，要是我从此再也看不见另一棵树的话，我也并不在意。”

她每天都在他的床边待上几小时。他情绪很低落，令人伤感地依靠她来给予爱护和鼓励。以前，他们含情脉脉地很亲近，可是这时候，他们似乎当真结婚了。在乘飞机由新德里飞往伦敦的途中，帕米拉终于相当绝望地写了一封信给帕格。勃纳·沃克在医院里住了两星期后，不顾他的意愿被送回国去进一步治疗。她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叙述了一遍，说明自己迟迟才写信的原因，然后说：

现在，帕格，来谈谈你的结婚提议。我用双手搂住你的脖子，向你祝福。我觉得很难写下去，可是事实是，我们不能这样。邓肯正病得厉害，我不能抛弃他。我非常喜欢他，钦佩他，爱他。他是一个极好的人。我从来没向他——或是向你——假装说，我对他也有像你我那种难舍难分的奇怪的爱情。但是我准备放弃这种激情，就像放弃一个糟糕的工作那样。我在这方面的运气很不好！

他也从来没装过假。起初，他向我求婚时，我问他：“你干吗要娶我呢，邓肯？”他带着那种害羞而难以捉摸的微笑回答说：“因为你正好配我。”

亲爱的，我实在不十分相信你的信。不要跟我生气。我只知道罗达还没得到她那个新人。在他领着她走进一座教堂以前，她不会就此结束。意外的事情很多！别人的不能得到的妻

子和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在一个即将正式结婚的老单身汉眼里，可能大不相同。

你随时都愿意让罗达回来，实际上我也觉得你应该如此。这绝不能责怪你。我没法儿给你一个华伦（接受教会教育，我倒不在意，你这亲爱的人，不过——唉）。再说，不管是什么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反正不会像你和罗达之间有那么千丝万缕的对往事的回忆。

我细看了一遍这些潦潦草草匆促写成的段落，觉得很难相信我的热泪盈眶的眼睛。

我爱你，这你知道。我将永远爱你。我从来没认识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要停止爱我。是命运使这整个事情不能实现：时间不好，运气不好，再加上横加干扰的种种束缚。不过这件事却是美好的。等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要是罗达当真嫁了那个人，那么找一个会使你幸福的美国美人。噫，亲爱的，你的国家里美人非常多，就像六月间一片草场上的雏菊那样。你只是从来没四下看看罢了。现在，你可以看看啦。

但永远不要忘了

你的可怜的亲爱的帕米拉

- (1) 西文献通常称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城法罗斯岛上的灯塔为世界七大奇观。
- (2) 詹·福雷斯特(1892—1949)，美国海军部部长。
- (3) 英帕尔是印度东北部的一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日两军曾在该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 (4)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所著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世外桃源。
- (5) 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美国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他拥护天赋人权学说，反对奴隶制等。

第七十八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娜塔丽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我在等她回来。这是春天一个凉爽的夜晚，等待、担忧。就在昨天，“美化运动”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几盆天竺葵，芬芳的香味从窗口的这些花盆那儿飘进房来。我认为她正一步步走进危急的险境里去。虽然会惹起一场我没气力应付的吵闹，可我还是打算等她回来后跟她把问题谈清楚。

从我上次写日记又过了多少日子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的几页早已藏了起来。“美化运动”的工作在图书馆和委员会里多少把我累垮了。还有，在我发表关于《伊利昂纪》的演说以后，班瑞尔竟然令人惊愕地出现。这是一件很难记载的事，因此我就拖延下来，让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在，我要把它补上。我已经准备好明天要教的一节《塔木德》。这是消磨接下来的时间的最好办法，在她回来以前，我不睡觉。

班瑞尔那天晚上从黑暗中走来，使我大吃一惊。多么怪诞可怕的一次会面啊！我已经将近五十年没见过他了。啊呀，时光造成了多大的变化啊！那个红脸蛋、胖乎乎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神色严厉、年近衰老的男子，生着浓密的灰发，宽大、突出的下巴，蹙起的浓眉，修剃干净的脸上还有些很深的皱纹。他的笑容里有一丝幽灵般亲切的意味，仅此而已。他衣衫褴褛，破羊皮袄上带有一枚黄星标志作为掩护，看上去比较像波兰人，不大像犹太人，如果种族面貌这种概念有什么道理的话。他活脱儿是一个可怕而多疑的西里西亚老农民，小心翼翼，非常紧张，在跟我们走着时不断东张西望，时时回头。他说，他到犹太区来执行一项任务，破晓以前就离开。他并没解释他是什么时候怎样进来的，或是打算怎样离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到我们这套房间，一到这儿他立即提议把路易斯弄出特莱西恩施塔特！娜塔丽一听到这件事，脸色就变白了。可是德国人刚下令又要遣送走一批人，她有些动摇起来，愿意听下去。班瑞尔的主意是，把孩子寄养在捷克一个农民的家里，布拉格有些犹太人在被押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以前，对他们的孩子就是想法这么办的。这办法很成功，父母不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甚至收到偷递进来的大孩子们写的信。为了把路易斯弄出去，先得制造一些骗人的假诊断使他住进医院。关于这个，班瑞尔说他在卫生处里有些可用的关系，可以弄到一张死亡证去满足中央秘书处那份索引的要求，也许还要举行一场假的葬礼或是火葬。这孩子将从医院里秘密转移，悄悄送到布拉格。班瑞尔在那儿接

他，把他领到农场上去，然后经常去看他，把他的消息传递给娜塔丽。战争可能会再进行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不论发生什么事，班瑞尔都会照顾他。

班瑞尔说着的时候，娜塔丽的脸色越来越沮丧，越来越难看。这有什么必要呢？她问。路易斯适应力很强，而且茁壮成长。每天见到他母亲，对他来说是最开心的事。班瑞尔对这些理由一条也不加以驳斥，但是他极力说，总的来讲，最好还是让路易斯走。疾病、营养不良、遣送以及德国人的残暴是这儿经常存在的危险，比冒一时的风险把他弄出去还要可怕。娜塔丽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儿，我是在摘录用意第绪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一次低声谈话。随后，班瑞尔结束了谈话，说他有事要跟我说。于是娜塔丽上床睡觉去了。我们用波兰语交谈，这是她听不懂的。

我的笔停下了。应该怎样把他告诉我的话写下来呢？

我不打算扼要叙述他所做的旅行和所受的折磨。想象力麻木起来，信念也不起作用。德国把东欧变成了地狱，班瑞尔穿过了地狱的所有七个圈⁽¹⁾。关于犹太人命运的最糟的传说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实情的轻描淡写的报道。我的堂弟曾经从万人冢里亲手发掘出成千上万遇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并把他们火化了。这种坟冢在东欧从前犹太人居住的城市附近遍地皆是。据他的保守估计，埋葬的尸体有一百五十万具。

在某些营地，包括设有犹太教法典学校的古老城市奥斯威辛的郊外的那个营地在内，有巨大的毒气地下室，一次就可以杀害好几千人。可以坐满一座大歌剧院的一群人，被塞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一下子全窒息死了！他们刚从欧洲各地乘密封的火车到达，一下车顿时就在那儿被杀害了。巨型的焚尸炉把尸体烧掉。耸入高空的烟囱支配着营地的景色，遇到采取一次“行动”时，烟囱就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喷出火焰、油烟以及人体的渣子和骨灰。班瑞尔不是在叙述传闻，他在一个营造大队里干活儿，建造过一座这样的焚尸炉。

没有立即被杀害的犹太人全都干活儿干到死。他们在巨型兵工厂里当奴隶，配给他们的口粮很快就会使他们殒毙。

他说，我们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是棚里的牛，在等候轮到我们的时刻。“美化运动”是一次很幸运的“缓刑判决”，不过中立国的红十字会参观后的第二天，遣送工作就会再一次开始。我们的希望就是盟国获得胜利。这场战争肯定是对德国人不利的，但是结局还很远，而灭绝犹太人的工作正在加快。他的组织（他并没说明是什么组织，我揣测大概是共产党）正在策划一次起义，万一下达了一道大规模遣送的命令，或者党卫军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发动一次屠杀行动的话。但是那是铤而走险的工作，娜塔丽和路易斯在这样一场起义中不大有可能活下来。犹太人必须看到未来，他说。路易斯就代表未来，该拯救出去的正是他。

他不想把屠杀营的事告诉娜塔丽，因为他瞧得出她的情绪还不错，这是在德国人统治下活下去的秘诀。我应该尽力说服她让路易斯走，同时又不要过分惊吓到她。

我问他屠杀营的消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流传得有多广泛。他说身居高位的人全获悉这件事，他本人就告诉过两个人。通常的反应是表示不信，或者对讲这种“骇人听闻的传说”的人感到愤怒，随即迅速改变了话题。

我又问他外界这时是否已经略有所知。他回答说，新闻报道刚开始出现在海外的报刊上和电台广播节目里。他从奥斯威辛带出来的用缩微胶卷拍摄的文件和照片，已经送到了瑞士。这些文件和照片也许正在起一些作用。可是英美人民目前似乎还不太相信这件事，就像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深知党卫军的犹太人，也不准备相信一样。班瑞尔说，在奥斯威辛营地，人们能看到烟囱在夜间突然喷出火焰，还闻到烧焦了的头发、肌肉、脂肪的气味，但是营地上的许多人仍旧回避放毒气毒杀人这个话题，甚至否认正发生着这种事。

（我记下这些事情时，手一直在发抖，这就是何以这一页字迹潦草的原因。）

为了迅速结束班瑞尔的这次访问，我们在谈话中伤感地闲扯了一下家里的事情。除了他本人和一个儿子的家庭外，我们杰斯特罗家在欧洲已经连根带枝全灭绝了。他的长子在白俄罗斯德国人战线后方跟着犹太游击队一起作战。媳妇和孙儿平平安安地待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农场。其他的人班瑞尔全失去了，我也是如此。我到美国去以后，有一大批聪明可爱的亲戚就此没再见到，空留下一些愉快的回忆。他在四处飘零时身上一直带着一张孙子的残缺不全的照片，磨损得很厉害，又被水浸过，以至于只看得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婴儿小脸。“我们的未来，”班瑞尔把照片拿给我看时这么说，“Der osed.”

他细说了一下，倘使娜塔丽在路易斯的问题上改变了主意，我可以怎样通知他。我们互相拥抱起来。我上次拥抱班瑞尔是五十年以前在梅德捷斯，当时我正动身要到美国去。没什么事比实际发生的事情更为离奇了。他放开我时，歪着头，目光炯炯地扫了我一眼，这在从前总表示他接下来要问我一个关于《塔木德》的尖锐问题。他耸起一边肩膀，这是岁月和苦难都没使他改变的一种姿态。“埃雷尔⁽²⁾，我听说你写了几本关于那个人的书。”（Oso ho-ish，耶稣。）

“是的。”

“你干吗dafka非得写那个人呢？”

dafka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塔木德》上的词。它有许多意义：必然地，就因为这个，反常地，目中无人地，不顾一切地。犹太人有一种脾气，喜欢dafka办事。这是倔强的人的本质。举例来说，他们不得不在西奈山脚下dafka礼拜金犊⁽³⁾。

这是一个开诚相见的时刻。我回答说：“我写，是为了弄几个钱，班瑞尔，还为自己非犹太人中树立一个名声。”

“瞧瞧它怎样帮了你的忙。”他说。

我从一只抽屉里取出我新近花了一颗钻石弄来的经文护符匣，把它

们拿给他看。

“你有这个？”他伤感地笑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开始的吗？”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dafka，班瑞尔。”

我们又拥抱了一次，接着他悄悄走出去了。两个月内，我没再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消息，也没再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猜想，他大概平安地脱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班瑞尔从战俘集中营里逃走过两次。他为人坚韧不拔，足智多谋。

时间已过午夜，她一点儿踪影也没有。这时刻在街上行走是不明智的，虽然她那张助理护士的身份证大概可以掩护着她。

现在，让我来草草地概述一下“美化运动”。这是在往后的岁月里非说不可的一件事。未来的一代代人也许会发现，这件事甚至比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更难令人相信。说到底，那些地下室不论多么狰狞可怕，却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然而然的最终产物。你需要理解的无非是，希特勒是打算那么做的，而奉命唯谨的德国人就那么实行了。

“美化运动”更为离奇。它是一次煞费苦心的做作，想要表明德国人就像别国人一样，也是欧洲人，遵守着西方文明的原则，关于犹太人的那些传说和报道全都太愚蠢了，不值一驳，再不然就是盟国方面恶毒至极的暴行宣传。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正装模作样，费尽心机地想要否认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着力的中心：消灭一个民族和世界上的两种宗教。是的，是两种。我满怀信心地相信，犹太人和犹太教最终会存在下去，但是基督教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干出这种勾当来以后，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尼采的反基督分子穿着长筒靴、戴着卐字臂章来了。在奥斯威辛那些烟囱喷出的火焰和浓烟里，欧洲的耶稣蒙难像全部烈焰冲天。

我们的新司令官拉姆是一个粗鄙而地道的畜生，他筹划的这场“美化运动”把伪善推进了新的领域。因为我是主管文化工作的长老，所以我被牵连在内。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桌上摊开的一张市区地图度过了好几个小时。来宾所走的路线都用红笔在图上画了出来，每一个停留地全都编了号。墙上挂的一幅大图表明，整修和新建工作在每一个编号的停留地的进展情况。我的部门沿着所走的路线演出音乐与戏剧节目，不过实际工作全是由我的副手们在办理。我在“当天”的任务是，领着客人参观一个像奇迹般整修过的图书馆。我已经派二十个人在编目，精美的书籍不断地涌进来。我们正把欧洲土地上残存的犹太文史藏书的精华积聚起来，一切都是为了装一天假。

德国人像排演一出耶稣蒙难剧那样在安排这次参观，它将是一场涉及全市的盛大创举。然而，这次行动仅仅限于地图上用红笔画出的那条路线。在那条路线两旁一百码以外，过去的污秽、疾病、拥挤和饥饿现象照样猖獗。凡是来宾的眼睛会看到的地方，他们便不惜人力和工本地建造起狭窄、模拟田园诗般的游乐胜地。德国人当真指望这个荒唐的骗局会侥幸成功吗？他们似乎是这样。当然，德国红十字会职员先前的一次次检查都证明没有问题。客人们来来去去，传播出关于犹太乐园的一

些生动的报道。可是这一次，客人是外来的中立国人士。德国人如何能有把握控制住他们呢？一个坚决的瑞典或瑞士红十字会人员只要说：“让我们走到那条街去”，或是“让我们瞧瞧那面的营房”，那么气泡就爆掉了。在弄虚作假的彩虹色轻烟那面，存在着会使中立国人士吓得发指的恐怖情况。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认为跟奥斯威辛的情况相比，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拉姆有什么诡计来支吾这种令人发窘的要求吗？他指望靠温和的威吓来使客人们循规蹈矩吗？再不然，如同我十分怀疑的那样，这整个“美化运动”难道只是那种白痴般精细周密的一个重要实例，一个典型榜样吗？自从希特勒取得政权，德国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这种精细周密的特色。

在办事才干、精力、对细节的注意以及科学与工业的单纯技术方面，他们跟美国人不相上下，也许还远胜他们。此外，德国人还能够表现出最大的魅力、智慧和鉴赏力。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干劲十足地投身去执行荒谬疯狂得出人意表的计划和命令，这是他们的特性。何以会是这样，也许世界要花一千年才能搞明白。眼前，它却这样发生了。他们放手干起了一场战争大屠杀，结果几乎必不可免地会造成德国的毁灭。在这场大杀戮的中心，就是他们对我的民族犯下的罪行。而在这中心的中心，就是这场“美化运动”，德国天真无邪地转过来向着外界，愁眉苦脸地说：“瞧瞧你们多么不公正，指责我们做坏事。”

推行这场“美化运动”的那种白痴般的精细周密，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假如拉姆和他的顾问们能使来宾遵循着那条红线走，那么没什么事是他们没想到的。完成的工作还很少，但是方案已经全制订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些日子的繁忙混乱，就像彩排工作刚准备了一半的舞台那样。为了建筑那条狭窄的、异想天开的虚幻小道，两三千身强力壮的犹太人从早到晚在为技术处干活儿——而且彻夜四处都灯火通明。

来宾们的参观路线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定下了。拉姆随身带着一份很厚的、用红黑条纹花布装订起来的文件，我们委员会的人（在我们之间）管它叫作《美化运动圣书》。我们这些各部门的长老全对它做了贡献，不过最后的详情细节肯定是德国人搞出来的。这份公文包括市管弦乐队将要在市镇广场上演奏的那些选曲，虽然技术处这时才在为那座音乐厅奠基。我们的乐师正忙着把乐曲的各部抄出来——罗西尼⁽⁴⁾的两个序曲、几支军队进行曲、施特劳斯⁽⁵⁾的几支圆舞曲，以及唐尼采蒂⁽⁶⁾和比才⁽⁷⁾的杂曲。誊写纸现在大量供应，精良的新乐器滚滚运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像普罗斯佩罗⁽⁸⁾的魔岛那样，正成为一个空中洋溢着旋律的地方。

客人们倘使上游乐场的歌剧院里去看看，就会看到一个样样齐备的管弦乐队和人数众多的合唱队正在排练威尔第的《安魂曲》：一百五十多名有才能的犹太人穿着整洁的衣服，戴着黄星标志等，演奏出可以在巴黎或维也纳上演的乐曲。楼下，在一个较小的剧场里，他们会恰巧看到犹太区内轰动一时的作品，那部可喜的独创的儿童歌剧《勃伦迪巴》

的一次化装排练。他们在两旁都种着鲜花的街上走着时，会听到一所私人房子里一个弦乐四重奏正奏着贝多芬的乐曲，另一所房子里一个极出色的女低音歌唱家正唱着舒伯特的浪漫曲，而在第三所房子里，一个了不起的单簧管吹奏家正在练习韦伯⁽⁹⁾的乐曲。在咖啡馆里，他们会碰上一些上了装的乐师和歌唱家在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奶油蛋糕时演奏节目。来宾们将在一家咖啡馆里休息一下，吃点儿点心，那儿的顾客都将以一种受过彻底训练的自然方式付账、离去或走进来。

来宾们会看到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包括许多奢侈的食品。顾客们随意地进进出出，购买乐意购买的商品，用上面印有摩西画像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纸币付款。当然，这种毫无价值的货币是犹太区里最拙劣的笑料。拉姆的《圣书》上载有一条严厉的警告：等来宾离开以后，这些“顾客”必须立即把“购买的商品”尽数归还。稍有缺少，就将受到惩罚。少一样食品，犯禁的人就得关到小堡垒中去。

这项计划涉及犹太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所假的超等清洁的医院、一座假的儿童游乐场、一所假的男工印刷厂、一所假的女工服装厂、一个假的运动场，全列在工程项目之中。银行正在重新装修。一所假的男童公学已经建成，新建的大楼里黑板、粉笔、教科书这些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不过这座大楼始终没用过，也绝不会使用，除非供乐师们在那里排练。一座“大食堂”，一所宽敞的营房，正在建造起来，仅仅为了供应一餐饮食——来宾们的午餐，四周的犹太人也将在那儿津津有味地进餐。党卫军还得想出办法，就连这一回也避免供给一些犹太人饭食。这是拉姆的《圣书》中唯一疏忽了的地方。咖啡馆里的顾客们当然只在来宾到场的时候才尽兴地喝咖啡、吃蛋糕，要不然他们就空做着喝咖啡动作，那些蛋糕他们是不能动的。

已经过凌晨一点了。我干吗老是这样沉痛地胡说八道呢？嘻，“美化运动”的玩笑也是一种宽慰，使人可以忘掉班瑞尔透露出来的情况，以及我为娜塔丽迟迟不回来所感到的焦虑。她六点钟就得起身。在她去云母工厂干活儿以前，她得先到儿童游乐场和幼儿园去为这次访问排练。她跟其他几个漂亮的女人刚接下了这个任务。她们的工作都已经给她们安排好：训练孩子们讲述他们的小节目，并且装出十分快乐的样子。午餐时她告诉我，孩子们得喊着：“怎么，又吃沙丁鱼吗？”整整持续二十分钟的这种很容易识破的谎话，全被写了出来。在这方面，“美化运动”正产生一些真正的好处，因为党卫军增加了孩子们的配给量。他们想要来宾们看到一些胖娃娃在玩耍，所以像女巫对汉泽尔和格蕾泰尔⁽¹⁰⁾那样，正在填饱他们的肚子。

我无法相信这么显眼的一出喜剧能够欺骗谁。然而就算它成功了，德国人希望通过它获得什么呢？犹太人正在失踪，许许多多的人不见了，这个恐怖万分的事件能够长时期被掩盖起来吗？我可无法明白。这件事毫无意义。不，这就像个智力迟钝得可怕的孩子做的事。那个智力迟钝、在空果酱罐旁边被人逮住的孩子，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抹得红通通的，还笑嘻嘻地不承认自己吃了果酱。

就这件事来说，它对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

这细想了好几个星期，脑袋都想得发昏了。管德国人叫虐待狂、屠户、野兽、蛮子全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也是男人和女人。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草草写下，它比我所感受到的要确定得多。这件事的根源不可能是希特勒。我以这个为前提。这样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德国人当中遭到了那么少的抵制，那么这件事必然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

拿破仑把自由和平等强加给了德国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压制它。他用大炮和远征的军靴入侵了几乎还没摆脱封建主义的专制国家，并以人类的同胞关系蹂躏它们。解放犹太人就是这种新的开明人道主义的一部分。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合乎人情的，但是他们依顺了。

哎呀，我们犹太人相信了这一改变，可是德国人内心却始终没改。这是征服者的信条。它支配了欧洲，但并没支配德意志。他们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猛烈抨击非德意志的启蒙运动，他们反犹太人的政党成长起来，同时德国一天天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可它始终没接受“西方的”思想。

他们在德国的皇帝统治下战败了，接下来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可怕的、绝望的愤怒。共产党人威胁要制造混乱，推翻政府。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当希特勒从这种女巫酿造的啤酒中崛起，像《麦克白》中一个神谕的幽灵那样⁽¹¹⁾，然后在百货公司和歌剧院走廊中指着犹太人时；当他大声疾呼，说犹太人不仅是德国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的直接受益人，而且是造成这种种待遇的现实原因时；当这种疯狂的历史程式向前发展，德国人的怒火就在突然爆发的一阵民族活力与欢乐中发泄出来，而促使它发泄出来的那个花言巧语的疯子，手里却挥舞着杀人的武器。德国人毫无悔恨之心这一点，使这种武器到了这个人手里特别合适。要不是因为对我施加的暴力，我还不知道这种使人费解的特征。就连现在，我对这仍然有点儿迷迷糊糊呢。

我对路德的研究有没有使这问题清楚一点儿呢？在希特勒之前，只有路德曾经用民族的声音说得那么透彻，使郁积的民族怒火完全发泄了出来，而就他来说，是反对已经堕落的拉丁语宣读的罗马天主教教义。尽管我十分钦佩路德，是他的传记作者，可是这两个人的粗暴有力、挖苦讽刺的讲话却非常相似，这使我忧虑踌躇起来。路德的新教是一种宏伟的神学，一种恳切响亮、讲求实际的基督教，很配得上路德声称正从巴比伦的婊子手里拯救出来的那位基督。但是就连这个土生土长的产物，也沉沉地压在德国人的身上，是不是呢？

德国人在基督教欧洲始终不大自在，始终没拿定主意，自己算汪达尔人⁽¹²⁾呢，还是算罗马人？是北方来的破坏者呢，还是彬彬有礼的西方人？他们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摇摆晃动，一会儿扮演这个角色，一会儿扮演那个角色。就他们身上的汪达尔人性格来说，基督教的悔恨之心和英国人与法国人的自由主义都是胡说八道；启蒙运动的理性与条理是人类本性的矫揉造作；毁灭与统治是实际所需要的；屠杀是古代的一种乐事。经过好几百年路德的约束以后，粗暴鲁莽的德意志声音从尼采的口中再一次大吼出来，对基督教温厚的教义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尼采把这

一大套宽厚仁慈和悔恨之心全怪到犹太教上面。他十分精确地预见到基督教上帝未来将灭亡。他没预见到的是，获得自由的汪达尔人在精神错乱的工业化的报复中，竟会动手把一千一百万个“基督”钉到十字架上。

唉，乱涂乱写啊！我又看了一遍用铅笔匆匆写成的这几页，心情感到沉重。我忽视这份日记，这不足为奇，我的智力应付不了我如今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理论，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不对社会主义追本溯源，说明这两个运动是如何集中到了希特勒身上，不给予俄国革命的威胁应有的重要性，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

在这一大篇涂鸦中，我有没有真正接触到德国人呢？我这个卑鄙的犹太人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戴上了经文护符匣，而他们却用铿铿作响的部队和轰鸣的空军机群在欧洲各地出击。他们和我实际上是不是都顺从着人类的同一种冲动，想要保全受到威胁的自身呢？他们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想杀我，因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对原始的德意志精神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战、谴责和阻碍？再不然，这一切是不是一种无聊的妄自尊大，是不是一个毕生开明的人士疲乏过度的脑子的幻想呢？这个开明人士想在奥斯威辛，在“美化运动”中找出一点点意义，想在我自己和卡尔·拉姆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即使他杀了我，根据达尔文主义的分类⁽¹³⁾，如果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的话，我们还是同胞。

娜塔丽回来了！

次日上午

事情比我想的还要严重。她已经深深地卷了进去，回来时人很疲倦，可是兴高采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些集会一直在讨论挫败“美化运动”的方法，他们想向红十字会的来宾暗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情，而又不使党卫军警觉起来。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想出了一种方法：在每一个停下来参观的地方，一个负责的犹太人对红十字会方面的任何评论都说出同一句预先安排好的答复：“哦，是的，这一切全是崭新的。还有不少可看的哩。”

我猜他们是经过不少争论和修改才把这方法制订出来的。他们逐字逐句表决。他们深信，这样一字不差地重复回答，会使来宾们觉得是一个信号。犹太人将随随便便地把这句话说出来，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色，可能的话在党卫军听不到的地方说。他们的希望——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幻想是，来宾们会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是崭新的、捏造的装置，而且因为“有不少可看的哩”这句话，可能还会走到安排好的路线以外去。

我耐心地听着。接下来，我告诉她，她正滑进犹太区特有的梦境中，这会危及她自己 and 路易斯的生命。德国人是饱经训练、警惕心很高的监狱看守，来宾们将是温和殷勤的高级福利人员。“美化运动”是德国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应该提防的最为重要的事，正是犹太人向来宾泄露秘密的这种计划。我这样辩论着，但是她反驳说，犹太人必须用这样或

那样的方法进行还击，既然我们没有武器，只有头脑，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的头脑。

接下来，我采取了这个激烈的方式，透露出班瑞尔揭发的奥斯威辛的情况。我原本的用意是使她大吃一惊，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她有被流放的危险。她当然十分震惊，不过并不是吓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种传说一直在四处流传。可是她并不是像我料想的那样看待这个消息。她说，那么更有理由该去唤起红十字会人员的猜疑。再说，班瑞尔的消息一定有点儿夸张，因为乌达姆收到了他妻子从奥斯威辛寄来的明信片，她的朋友也刚收到二月被遣送的亲戚们寄出的一些明信片。

我重复了一遍班瑞尔告诉我的话：奥斯威辛的党卫军维持着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以防红十字会万一设法进行磋商，要求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参观。每个人到达奥斯威辛之后，全得写一些明信片，注明几个月以后的日期。而“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则定期清除掉老的和小的、有病的和体弱的人，把他们用毒气全体毒杀，以便为特莱西恩施塔特新遣送去的人腾出地方。乌达姆无疑正收到一个已经焚化了的女人的信件。

接下来，她很肯定地讲，她的团体通过布拉格传来的小道新闻听说，根据德国军方的情报，美国人已经决定五月十五日在法国登陆。这很可能在欧洲各地激发起义，导致纳粹帝国迅速瓦解。总而言之，党卫军军官很快就会为自己的脖子发愁担心，那么新的遣送就不大可能会进行了。

面对着这种已经变为错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法进行辩论。我劝告她，如果她打算把这件事搞下去，至少传话给班瑞尔，把路易斯弄出去。这话她不肯听，她不承认她正在使路易斯陷入更大的危险。后来，她变得十分急躁，于是走去睡了。

这不过是几小时以前的事。她醒来了一后，情绪好了一点儿，为自己表现出的暴躁向我道歉，然后出去了。她没再提一句路易斯的事，我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她新发现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且为这感到高兴。对她来说，这似乎是维护受到威胁的自身的途径，正像我在从前的宗教信仰中所找到的那样。一个人倘若不是一个同谋者或是一个黑市商人，在犹太区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点儿这种倔强精神。但是假如她的团体里混进了一个告密的人，那可怎么办？何况利用木偶破口烂骂一事已经载在党卫军那儿她的档案上，那样一来遣送就会是她的结局。

我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犹太人送回不友好的阿拉伯人居住的中东那片荒地上，我对这一见解依然极其怀疑。不错，当欧洲这场浩劫还不过是像人的手那么大的一团乌云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就预见到了。但是这么一来，他们提出的梦幻般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可行的或正确的办法吗？不一定。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梦想家曾经到巴勒斯坦去。不过他们也是被迫害和屠杀驱逐到那儿去的，并不是因为那片干旱的圣地吸引着他们。

我承认，现在我对这件事，或是对我先前的任何见解，全不十分肯定了。当然，犹太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地表明自己身份的手段，不过我把民族主义看作现代的祸根。我就是不能相信我们可怜的犹太人竟然计划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拥有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一个议会和一些部长，还有疆界、海港、航空港、大学等。这是多么美妙和空虚的幻想啊！让娜塔丽这样幻想吧，如果这可以帮助她熬过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这场苦难的话。她说，倘使有一个像列支敦士登⁽¹⁴⁾那么大小的犹太国，那么这些恐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又说一定得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来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这是救世主的语言。我所担心的只是，这种新的一时发热般的激情会战胜她曾经有的精确的判断，也许会使她轻率行事，结果毁了她自己和路易斯。

- (1) 但丁《神曲》共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他把地狱设想为九层或九圈，但正式地狱是从第二圈开始，第九圈为冰冻圈。
- (2) 埃伦的爱称。
- (3) 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 (4)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 (5) 约翰·施特劳（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 (6) 加埃塔诺·唐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 (7) 比才（1838—1875），法国作曲家。
- (8) 普罗斯佩罗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米兰公爵，他被兄弟安东尼奥夺去公国后，逃往一个小岛，居住在一座洞内，研究魔法。
- (9) 卡尔·马里亚·冯·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
- (10) 德国作曲家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1854—1921）根据童话故事于1893年写成了一部歌剧《汉泽尔与格雷泰尔》，叙述汉泽尔与格雷泰尔兄妹二人如何被女巫捉去，又如何逃出来。
- (11)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苏格兰大将麦克白杀死苏格兰王邓肯，自立为王后，三女巫引他到一山洞中会见几个幽灵。
- (12) 汪达尔人是五世纪时的一种野蛮民族，他们侵入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这里的意思是，算野蛮人呢，还算是文明人。
- (13) 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所创关于生物界历史发展的学说，主要内容包括生物的变易性和遗传性、物种的起源、生存斗争等。
- (14) 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中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面积160平方千米。

第七十九章

隔着关闭的卧房门，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哭泣，但是罗达难得哭泣，因此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朝前走到客房里去，他如今就睡在那儿。时间已经很晚了。晚餐后他在书房里坐了几小时，为自己跟彼得斯上校的会面起草一些登陆艇文件。这是件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但是关于优先权的冲突迫使他不得不做。他脱下衣服，洗了个淋浴，把临睡前要喝的一杯掺水的波旁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后临上床前又到罗达的房门口站住脚听了听。声音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了：伤心的呜咽，中间夹着抽抽搭搭的啜泣。

“是罗达吗？”

没有回答。哭声停了，仿佛中断了似的。

“罗达！喂，怎么回事？”

从房间内传来了压抑住的伤感的声音：“嗯，我没什么。你去睡吧。”

“让我进来。”

“门没锁，帕格。”

房间里一片漆黑。他拧亮灯。罗达穿着一件乳白色软缎的睡衣坐起身，边眨着两眼，边用一条薄手绢擦着红肿的眼圈。“我声音很响吗？我极力想压得低点儿。”

“出了什么事？”

“噓，帕格，我完啦。一切全毁掉了。你好歹已经扔掉了我。”

“你喝杯酒也许会觉得好点儿。”

“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是吗？”她把两手伸进蓬乱的头发中。

“要下楼到书房里去谈谈吗？”

“你真是个好心人。来点儿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我这就到那儿去。”她把匀称、雪白的大腿伸下床。帕格去到书房里，在活动酒柜上把酒调好。不一会儿她也来了，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宽大的便服，头发随意地拢成了俏丽的发型，自从他搬到客房，他就从来没看见过她把头发拢成这样。她稍微装扮了一下，把两眼略略修饰了一番，眼睛这时显得清澈、明亮。

“好几小时以前，我洗好脸，倒在床上，可我就是睡不着。”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得不去会见彼得斯上校吗？这只是一次公务上的会面，罗达。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把酒递给她，“也许，我不应该提起的，不过我不会给你惹出什么麻烦来。”

“帕格，我眼下非常苦恼！”她喝下一大口酒，“有人写了几封匿名信给哈克。他收到了，噫，五六封。头几封他全撕掉了，就给我看了两封。他很沮丧地向我道歉，但是还是给我看了。这些信让他很气恼。”

罗达用她的一种最温柔、最动人的神态瞥了丈夫一眼。他想提一下他也收到过几封匿名信，但是又认为这样做没意思。帕米拉可能已经对罗达说过了。总之，没必要再提起那些恶意中伤的话。所以，他什么也没说。

她脱口说了下去：“这非常不公平！我当时连哈克也不认识，是吗？这是双重标准！噫，你听他说，他跟各种女人睡过觉。未婚的、已婚的、离婚的，他满不在乎，甚至还旧事重提，而重要的一点总是，我是多么不一样。我确实如此，我是的！只有巴穆·柯比是例外。我到今天还不明白那件事怎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他一生跟许多低三下四的风骚女人鬼混过，我可不是那种女人。但是这些信把一切都破坏啦！他那么不快活，那么灰心丧气。我当然否认了一切。为了他，我不得不否认。就那么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来说，他真幼稚得出奇。”

使帕格最感惊奇的是，她这样毫不介意地坦率承认跟别人通奸——“只有巴穆·柯比是例外”——仍会叫他感到痛苦。这可不是第一次打击，她要求离婚的那封信给予他的那种莫大的苦恼，仍然是切身的痛苦。罗达开头一直回避，直到现在才明确地承认。她的沉默寡言的习惯对她很有用处，如今是跟彼得斯大有关系，所以话才漏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结局，帕格心想。他像柯比一样，都是她过去的一部分，她对他已经漫不经心了。

“那个人爱你，罗达。他会相信你的话，把信的事忘掉的。”

“嗯，他会吗？要是他明天问起你，那你怎么说呢？”

“这是不可想象的。”

“并不是一定不可想象的。自从这一切发生，这是你们第一次会面。”

“罗达，我们有一个很急迫的优先权问题得要解决。他不会提起私人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提到那些匿名信。不会向我提到。他想到这个汗毛就会竖起来。”

她的神色显得既感觉有趣又感觉苦恼。“你的意思是说，男人的自尊心吗？”

“就管它叫这个好了。把这件事忘掉吧。快睡觉去，做个美梦。”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

“当然可以。”

“你事后可以把经过全告诉我吗？我是说，你们谈了点儿什么。”

“不是公事的那一部分。”

“我对公事的那一部分不感兴趣。”

“要是谈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我会的。”他把酒递给她，“猜得出是谁写的那些信吗？”

“猜不出。应该是一个女人，一个恶毒的婊子或是什么人。唉，这种人非常多，帕格，这种人非常多。她在黄褐色的小张信纸上用绿墨水写，字迹高高低低很滑稽。她举的事实都是近乎荒唐的，不过她倒是提到了巴穆·柯比。很卑鄙。提到日期、地点等等。真叫人讨厌。”

“柯比如今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瞧见他是在芝加哥，就在——就在中途岛战役以后，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停留了几小时，跟他彻底断啦。说来真滑稽，我就是这样才遇见哈克的。”

罗达边喝着酒，边叙说她在公共饮水大厅里跟彼得斯上校的初次会面，以及后来在驶往纽约的火车上怎样又遇见了他。

“我绝对没法儿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我，帕格。那天晚上在休息车上，我对他很冷淡。说实在的，我叫他觉得扫兴。我正为巴穆，还有你，以及整个为难的局面很烦闷，而且也没有忘掉华伦的事情。我不肯接受他提出的喝酒的邀请，也不乐意跟他谈话。我是说，他那么明显地刚跟那个穿绿衣服的人在草堆里打过滚！他眼神里还有那种光彩。我也不打算叫他动什么念头。接着，第二天早晨在餐车上，侍者让他坐到了我的桌上。当时吃早餐的人很多，所以我不能反对，虽然我不知道，也许他偷偷塞了点儿什么给那个侍者。不管怎样，当时的情形就是这么回事。他说巴穆跟他讲过我，他非常钦佩我的勇敢精神，就是这一套话。我仍旧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我一直都保持着。实际上，他一直也都是正正派派地追求我：跟到教堂，参加海军的聚会，以及为英国的募款集会，等等。这是一件逐渐发展起来的事。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答应跟他一块儿去看戏。也许，叫哈克感到好奇的正是这一点，这里面的新奇的地方，它不可能是我的少女般的诱惑力。可是当他回想到我们初次会面时，我毕竟是去瞧巴穆·柯比的，这就使那些可恶的信似乎挺有说服力了。”

在帕格回来后的这多少个月里，罗达对自己的风流韵事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这时候，她确实变成了碎嘴子。帕格说：“你现在觉得好点儿了吧？”

“好多啦。你这么安慰我，真是太好了。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帕格，这一点你知道，不过我因为那些信太紧张了。你告诉我明天要会见他时，我很惊慌。我的意思是说，哈克不大可能去问巴穆。那是不礼貌的。巴穆也不会说。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第三者。你是受害的丈夫。唉，我可不得不想到种种糟糕透了的可能。”她喝完了酒，把光着的脚伸进粉红色的拖鞋。

“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知道，罗达。今天晚上以前，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身子变得僵硬，瞪眼朝他望着，一只拖鞋还握在手里，心里显然迅速地回想了一下方才的谈话。“哎，胡说啦。”她把那只拖鞋啪的一声扔在地板上，“你当然知道。别这样，帕格。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帕格在书桌旁坐下，华伦的那本皮面大照相簿还放在书桌上，就在他的一摞文件夹旁边。“这会儿倒精神起来了，”他拿起一个公文夹说，“我再做一点儿工作。”

曼哈顿工程区

区长官美国陆军准将莱斯利·R·格罗夫斯

副长官陆军上校哈里森·彼得斯

国务院大厦某一层楼里两个毗连的房门上的这个标志不那么引人注目，以至于帕格走过了，不得不重新兜了回来。彼得斯上校从办公桌后边大步走过来和他握手，说：“好啊！正是咱们再次会面的时候了。”

帕格早已忘记这个人多高和多么英俊了。他身高大概有六英尺三英寸，生着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红润的、高颧骨的长脸，挺拔的身个儿上穿着裁剪合体的军服，肚子一点儿也不腆出来。尽管头发已经斑白，给人的总的印象却是年轻、刚强，除了开朗的微笑中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意味外，整体看来是仪表堂堂的。这时候，他无疑有点儿发窘。然而帕格对这个陆军军官并不感到多么怨恨。这个家伙并没叫他戴绿头巾，这就很不错了。帕格的确相信，他并没有，这主要是因为罗达就是凭这一手来玩弄这个大笨蛋的。

那张小办公桌上空空如也。房间里唯一的另外一件家具就是一把扶手椅。没有档案，没有窗子，没有书橱，没有秘书，墙上也没有画片。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份不重要的工作，派给一个平庸的上校来办理。帕格谢绝了咖啡，在那把扶手椅上坐下。

“在咱们谈起公事之前，”彼得斯说，脸有点儿红了，“容我先说一件事。我对你非常尊敬。罗达就是这么个人，由于跟你生活了这许多年，她是百万个女人中挑出来的一个。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还没谈过这一切。我知道，我们俩都忙得要命，不过总有一天我们得谈谈。”

“这当然可以。”

“你抽雪茄烟吗？”彼得斯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盒哈瓦那长雪茄。

“谢谢。”帕格并不想吸雪茄烟，但是接下一支可能会使气氛缓和一点儿。

彼得斯从容地把烟点起。“很对不住，我拖了不少时间才到你的问题上来。”

“我猜哈里·霍普金斯的电话起了作用。”

“那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如果你的保密材料接触许可证没检明合格的话。”

“长话短说吧，”帕格说，“我在柏林当海军武官时，根据S-1委员会的要求，向他们提供德国在石墨、重水、铀、钚等工业活动方面的情报。我知道陆军在研制一种铀弹，具有3A级优先自由处理权。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登陆艇计划需要我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些连接器。”

“你怎么知道我们弄到了这批连接器？”彼得斯向后靠着，把两只长胳膊合抱起来，托着脑袋。他的嗓音里有了一种比较严肃的官腔。

“你们还没弄到。这些连接器还存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仓库里。德莱赛公司什么也不肯说，只说他们接下了陆军的订货。主要的承包人凯洛格根本不肯谈。我在战时生产局也同样碰了壁，那儿的那些人干脆闭口不言。以前，登陆艇计划跟铀弹从来没发生过冲突。我揣测不可能是什么别的，所以就打电话给你了。”

“你根据什么认为我参加了铀弹的工作？”

“康诺利将军在德黑兰告诉我，你在干一件重大的工作。于是我胡乱地猜测了一下。”

“你是说，”彼得斯强硬而怀疑地问，“你单凭猜测就打电话找我吗？”

“对。我们可以获得这批连接器吗，上校？”

停了好半天，他们彼此瞪眼对望着，这样相持了一阵后，彼得斯回答道：“对不住，不能给你们。”

“为什么不能呢？你们拿连接器做什么用？”

“天啊，亨利！为了国家最紧急的一道工序。”

“这我知道。但是这种部件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吗？它的作用就是连接管子。连接管子的办法很多。”

“那么你们登陆艇上换用另一种办法不成吗？”

“要是你乐意听的话，我来把我的问题说给你听。”

“你喝杯咖啡好吗？”

“谢谢。就喝清咖啡，不要加糖。这支雪茄烟真不错。”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彼得斯通过对讲电话要了咖啡。这个人倔强起来时，帕格倒比较喜欢他。隔着桌子的快速交锋，有点儿像网球的一次长时间对攻。彼得斯的回球到这时为止一直是强有力的，可并不是变化多端或刁钻古怪的。

“我在听着。”彼得斯向后靠在转椅里，双手抱着一只膝盖。

“好吧。我们的造船厂任务那么重，因此我们把一部分造船工作转包

给了英国。我们把一些零件送过去，在半熟练工人的协助下，几天之内就可以装配好，下水。这就是说，如果手头有合适的部件的话，可以直接运往装配。德莱赛生产的这些连接器装进去要比锻接或是用螺栓拴住接缝处快，安装起来也不需要多少经验或是力气。还有，解开连接器检查有毛病的管路也很简单。‘玛丽女王’号星期五起航，上校，船上乘有一万五千名士兵，我订好了货运舱位，准备运送这批材料。我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安排好卡车，准备把这批材料送到纽约。我讲到的是供四十条艘使用的部件。如果这批部件按照预定日期送出，那么艾森豪威尔就可以用比原来更多的兵力去攻打法国海滩。”

“我们一直在听说这一类话。”彼得斯说，“英国人会用某种方法把那些管路连接起来的。”

“你瞧，把这些船放到英国装配的决定，取决于精密的快速装配方法。我们装运零件时，这种连接器有供应。现在，你们抢走了我们的优先权。为了什么呢？”

彼得斯抽着雪茄烟，透过烟雾也斜着眼瞅着帕格回答道：“好吧，我来告诉你。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水道网。我们在快速和简便方面的要求，跟你们不相上下，而我们更为紧迫。”

“我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倒有一个主意，”帕格说，“比起闹到总统那儿去简单一些，虽然我也准备去请示总统。”

“把你的主意说出来听听。”

“我查核了德莱赛手头的全部材料。他们可以把一种较大的连接器改制一下，以满足你们的规格。只是交货要延迟十天。我有这种代用的连接器的样品。要是我把这种样品拿到你们的工厂去，跟主管的工程人员谈谈，你说怎么样？”

“基督啊，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为什么不是？彼得斯，现场的人几小时内就可以把这件事解决掉，成还是不成？罗斯福总统心上有许多别的事情。不管怎样，由他出面驳下来，格罗夫斯将军是不会喜欢的。干吗不想办法避免这样呢？”

“你怎么知道总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参加了德黑兰会议。登陆艇计划不仅是对丘吉尔，也是对斯大林承担下的一项义务。”

“批准你这样走上一趟——要是办得到的话——需要一周的时间。”

“不成，上校。那些卡车得装上货物，在星期四清早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福德。”

“那么你只好上总统那儿去啦。我没法儿给你帮忙。”

“好，我这就去。”帕格一面说，一面把雪茄烟捻熄。

彼得斯上校站起身，跟帕格握握手，然后和他一起走进了那条长走

道。“我来了解一下另一种可能，中午以前打电话给你。”

“我等你的电话。”

大约一小时后，彼得斯打了个电话给帕格。“你可否跟我一块儿做一次短程旅行？离开华盛顿两个晚上。”

“当然可以。”

“差五分七点在联合车站跟我会面，第十八号月台。我去订卧铺。”

“咱们上哪儿去？”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把那种代用的连接器带在身边。”

成败在此一举啦，帕格心里想。

橡树岭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田纳西河畔的一片广阔的森林地区，一道封锁线把它与世隔绝。一个秘密的工业综合企业就在那地方兴起，以一种新的方式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屠杀。因此，今天有人争辩说，它简直可以跟奥斯威辛相提并论。

当然，在橡树岭，并没有人被杀害，也没什么奴隶劳动。兴冲冲的美国人拿着很高的工资在干活儿，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和安装大量的机器，但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橡树岭的保密工作做得比奥斯威辛好。在内部，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员知道。在外面，没什么流言蜚语走漏出去。

像在德国那样，谈论犹太人的情况是有失体统的，在橡树岭，议论这地方的用途也是违反社交礼节的。在德国，人们肯定知道，犹太人一定正遭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奥斯威辛的德国人则确切地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可是橡树岭的工作人员在炸弹投到广岛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幽美的森林地区，他们白天在深达足踝的烂泥里干苦工，晚上在粗糙的棚屋和拖车里尽可能地自寻娱乐，根本不问什么。再不然，他们就传出一些流言，例如，他们正在兴建一座工厂，准备大规模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零件，以便运送到华盛顿装配。

虽说这样，战后有一种议论说，当你考虑到奥斯威辛和橡树岭的后果时，美国人和纳粹分子之间出入并不大，两者同样犯下了新的野蛮主义罪行。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论点。每次战争之后，人们总对可怕的流血事件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莫大的反感。种种区别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一切都是暴行。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罪。舆论就是这么说的。按实在讲，这是一场卑鄙龌龊的战争，非常卑鄙龌龊，以致人类不想再进行一场战争了。这好歹是走向废除人类这种疯狂的老毛病的开端。不过在回忆时，不可以把它混淆为一种普遍的罪行。这里面有区别。

首先，由于橡树岭努力生产出U-235，从而在物理学、化学和工业发明方面闯入了新的领域。作为实用工程和人类科学才能的一项功绩，这是出色的，很可能在规模与辉煌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德国人的煤气室和焚尸炉并不是辉煌的、首创的天才杰作。

再说，在战争中，一旦你遭到攻击时，你可以或是放弃抵抗，听凭掠夺，或是奋起作战。作战的意义就在于设法通过大量屠杀，使对方吓得停止作战。国与国之间必然会发生政治冲突。在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这类冲突当然应该通过某种比较明智的手段予以解决，而不应该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政客们采用了这种手段，认为这种手段行得通。我们也只能通过同样的手段来劝阻他们。美国人开始争分夺秒地制造铀弹时，他们无法知道攻击他们的人不会率先制造和使用这种炸弹。这是一个造成惊慌而动力强大的念头。

所以总的来说，奥斯威辛和橡树岭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是牵强附会的。它们有类似的地方。两者都是战时创作的巨大、秘密的屠杀手段；两者都在人类历程中揭开了一些可怕的尚未解决的新问题；而且，倘若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两者全都不会存在。奥斯威辛的目的是，精神失常、徒然无益的杀戮。橡树岭的目的是，结束德国发动的全球性战争，而这一点它的确做到了。

然而，当帕格·亨利在一九四四年暮春到橡树岭去的时候，曼哈顿工程像个庞大的战时半身塑像，像历代的手工制成品那样赫然呈现出来。整个工程导致的浪费到了疯狂的地步。只有决定性的新武器的出现才能说明这个计划是正当的。到一九四四年，担心德国人或日本人在这类炸弹方面走到美国前面的恐惧心理正在消失，新的目标是缩短战争。所以军方根据三种不同的理论，建立起三种不同的制造炸弹材料的庞大工业综合企业。哥伦比亚河上的汉福德工厂正尽力在生产钚。这是一个没多大把握的冒险事业，不过跟橡树岭的这两个巨型设施一比，它却是一种希望。这两个设施想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把U-235分离开，而这两种方法都一再失败，仍然处在噼啪作响的试验阶段。

就连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没几个人知道可能将要面临一场多大的失败。彼得斯上校知道。罗伯特·奥本海默^[6]博士，这项炸弹工程的科学灵魂，知道。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主持这项事业的那个果断、冷静的陆军将领，也知道。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奥本海默博士有一个新想法，所以彼得斯上校要到橡树岭去跟奥本海默和一个高级小组委员会一起开会。

同这场危机相比，亨利上校对德莱赛连接器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彼得斯为了避免跟白宫发生纠纷，于是邀请帕格一块儿前去，因为帕格的保密材料接触许可证是毫无不妥之处的。奥本海默的想法牵涉到海军，而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却很紧张。这时刻做出一种合作的姿态是有其意义的。

彼得斯一点儿也不知道海军的热扩散方法。格罗夫斯将军的第一条规则是：“分隔开”——在制造炸弹的各个部门之间筑起互不交通的壁垒，这样，一条轨道上的人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着的事。格罗夫斯在一九四二年调查过热扩散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海军是在浪费时间。这时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给格罗夫斯，建议赶紧再次研究一下海军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果。

帕格·亨利一生都在穿过军事检查站，但是橡树岭的路障是一件新鲜玩意儿。大门口的卫兵正在一阵沸腾的喧闹声中检查一群新工人，把他们像数金币那样一个个放进去，乘上在大门里面等候着的公共汽车。帕格带来的代用连接器由神色严厉的宪兵仔细察看一番，并且放到荧光检查器前去检验。他本人也经历了搜身和一些严格的盘问，然后佩戴上许多不同的标志和一个辐射测量器，才回到彼得斯的军用车上。

“开车吧，”彼得斯对中士司机说，“在高坡上停下。”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平稳地向前疾驰，穿过苍翠蓊郁的树林，紫荆花和山茱萸四处盛开着。

“鲍勃·麦克德莫特在‘城堡’那儿等候。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彼得斯说，“我把你交给他招待。”

“他是什么人？‘城堡’是什么地方？”

“他得把你的要求呈报上去。他是总工程师。城堡就是这儿的办公大楼。”

军用车穿过野生的树林后继续行驶了好几英里。彼得斯上校像在火车上以及从诺克斯维尔驱车前来时那样，一路处理着公文。自从离开华盛顿，这两个人几乎没交谈过。帕格带有自己的一沓公文，而且他一向也喜欢保持缄默。那是一个暖和的早晨，从敞开的车窗外传来的林木气息十分怡人。汽车穿过密密匝匝的山茱萸，顺着一条蜿蜒的道路盘旋而上。司机转过一处拐弯地方，驶到路边停下。

“全能的上帝啊！”帕格吁了一口气说。

“这是K-25。”彼得斯说。

一道开阔的长峡谷在脚下延展开，环绕着一座未完成的建筑物，呈现出一片混乱、泥泞的兴工景象。那座建筑物看上去就像是把美国所有的飞机库全放到一起，摆成了一个U字形。它是帕格从未见过的最巍峨的建筑物。环绕着这个建筑物，平顶的棚屋、大量的拖车、一排排兵营以及许许多多房舍延伸出好几英里，直到视线之外。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去，建筑物总的外表是陆军基地、科学幻想小说的幻境以及淘金城三者的怪诞不经的大混合，一切全在一片大海般的红色泥土之中。一种令人惊悚的未来感从这片景象中传来，就像炸弹的冲击波似的。

“水管就是为了那座大工厂，”彼得斯说，“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吧，嗯？技术人员上那里面去全要骑自行车。它已经开工，可是我们仍旧不停地在增加单位。在山岭那边，还有一道峡谷，还有另一项设施。不像这个这么大，是根据不同的原理建造的。”

他们驶下山，穿过轰轰作响的峡谷，经过一些粗糙的棚屋，中间纵横交错着好多条搭在泥土上的木板路，经过上百种嘈杂轰响的营造工作，经过那个巍峨的K-25建筑物，直驶到了“城堡”。帕格并没料到会遇见熟识的人，可是在走道里却站着西姆·安德森，身穿军服，正在跟几个单穿衬衫的文职人员谈话。帕格愣了一愣，随意地挥挥手，西姆连忙回

了一个军礼。

“你认识那个年轻人吗？”彼得斯问。

“我女儿的男朋友。安德森海军少校。”

“哦，不错。罗达提起过他。”

这是这次旅途中第一次提到罗达。

总工程师那间小办公室的四壁挂满了地图，他的办公桌上则放满了蓝图。麦克德莫特是一个身材矮胖、蓄有口髭的人，暴起的褐色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狞恶兴奋的神色，仿佛他紧紧抱住自己的理智，把橡树岭看作一个疯狂的大笑话似的。他的烫得很挺的裤子塞进长筒橡皮靴里，靴子上满是新沾上的红土。“希望你介意在烂泥里走路。”他跟帕格握手时说。

“如果走走会使我得到那些连接器的话，那我一点儿也不在意。”

麦克德莫特细看了看帕格拿给他瞧的代用连接器，说：“你们干吗不把这玩意儿用在你们的登陆艇上呢？”

“我们不能接受修改带来的那种耽搁。”

“我们能吗？”麦克德莫特问彼得斯上校。

“这个问题还在其次，”彼得斯回答，“首先是，这玩意儿你能不能用。”

麦克德莫特转过脸对着帕格，用大拇指朝一堆满是泥垢的长筒靴指指，说：“请你自己去拿一双穿上，咱们走一趟。”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彼得斯问。

“我四点钟把他领回来。”

“那很好。新的栅栏从底特律运来了吗？”

麦克德莫特点点头，狞恶兴奋的神色像假面具似的笼罩住了他的脸。“不是很满意。”

“我的老天，”彼得斯说，“将军会大失所望的。”

“嗯，他们还在试验。”

“我准备好啦。”帕格说。那双长筒靴太大，他希望不会在烂泥里脱落下来。

“出发吧。”麦克德莫特说。

在走道里，一个身材短小、戴着眼镜、几乎秃了顶的上校也在跟安德森和那几个文职人员谈话，他脸上有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十分精明的神色。彼得斯把帕格介绍给了橡树岭的陆军首长尼科尔斯上校。

“海军能把那些登陆艇按时造好吗？”尼科尔斯问帕格，温和的态度缓和了他这句单刀直入的问话。

“要是你们老抢走我们的部件，那就没法儿按时造好。”

尼科尔斯问麦克德莫特：“是什么问题？”

“就是地下水管用的德莱赛制的连接器。”

“哦，不错。嗯，你尽力而为呗。”

“是打算想想法子。”

“嘿，你好。”帕格对安德森说。那个年轻军官羞怯地咧开嘴笑笑。帕格跟着麦克德莫特走了。

帕格离开时，一个外表虚弱而年轻的汉子抽着烟斗，走进大楼来。西姆·安德森想到要在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一次集会上讲话，两只膝盖就瑟瑟发抖。在安德森看来，奥本海默大概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了，他的头脑探索自然，就仿佛上帝是他的私人导师，可他对蠢人却很凶狠。西姆的上司埃布尔森随随便便地把西姆打发到橡树岭来，为橡树岭的几个主要人员和企业经理讲述一下那个热扩散工厂。到达以后，西姆才知道，奥本海默也将前来参加会议。

这会儿可没有法子。他一面因为自己准备得非常不够而有些发慌，一面跟着奥本海默博士走进了那间小会议室，一块黑板使那地方看起来很像教室。二十多个人，大都只穿着衬衫，使会议室显得拥挤、闷热和烟雾腾腾。尼科尔斯把安德森介绍给了大伙儿，他站起身，穿着厚实的蓝军服不住地出汗，但是他手拿粉笔谈起自己的工作以后，不一会儿便觉得自在了。他避开不看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懒洋洋地坐在第二排里吸烟。等到安德森停下回答问题时，已经很快地度过了四十分钟，黑板上画满了简图和方程式。他的人数不多的听众思维敏捷，很感兴趣却又有些困惑。

尼科尔斯打破了短暂的沉寂。“那两个分离系数——那是你们希望取得的理论值吧？”

“这正是我们的方法所提取出来的，上校。”

“你们正在提取出那种浓缩的U-235吗？眼下正在提取出？”

“是的，上校。一点四。七十分之一。”

尼科尔斯直盯着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站起身，走上前去，一面跟西姆握手，一面微笑着表示赞赏。“做得好，安德森。”西姆坐下，他的心轻松了一大截。

奥本海默用黝黑的大眼睛环顾了一下。“一点四这个数字就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我们犯了一个很基本、很严重、很叫人难堪的错误，”他用疲乏的嗓音慢吞吞地说，“对这项艰巨工作分担责任的我们，全犯了这一错误。我们都被气体扩散和电磁分离的精确性和独创性弄得茫然不解。顺着一条单一的轨道浓缩到百分之九十的理论，也把我们迷惑住了。我们没想到联合过程可能是一种较快的途径。如今就落到这步田

地。根据关于栅栏的最近消息，K-25不可能按时在这场战争上发挥作用。汉福德方面也有问题。我们在新墨西哥州那儿正试验一种爆炸物的炸弹结构，可这种爆炸物还不存在。没有足够的数量。”

奥本海默拿起粉笔，往下说道：“热扩散本身并不会提供给咱们需要的那种浓缩，然而热扩散和Y-12程序的结合，会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前后给我们提供一枚炸弹。这是很清楚的。”他迅速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些数字，显示出Y-12工厂的电磁分离增加了四倍，已知馈电浓缩到了七十分之一。“问题是，能否在几个月内建立起一座规模很大的火力发电工厂来馈电给Y-12呢？我已经向格罗夫斯将军再三提出了这项建议。咱们到这儿来，就是讨论各种方法的。”

奥本海默弓着身子、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座位上。这时候，既然会议有了方向，与会的人用速记很快地写好多种意见和问题从四处递上来。西姆·安德森应邀回答了许多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紧紧盯着询问海军这种方法的核心问题：那四十八英尺的同心铁、铜和镍圆柱的垂直管子。

“可是海军只用了一百只，而且是手工制的，”坐在前排的一个大身个儿、红脸蛋儿的文职人员嚷着说，“这是实验室的设备。咱们在这儿讨论着好几千只这种该死的玩意儿，对吗？像座森林似的一大堆，全是工厂造的！这是铅管工人的噩梦，尼科尔斯上校。你在国内不会找到一家公司肯接下这样一个合同。三千只那么长的管子，还有那些公差，时间又仅仅是几个月，这成吗？忘掉吧。”

会议分成两个小组共进午餐：一组跟奥本海默和安德森议论设计；一组跟尼科尔斯和彼得斯就构造与生产问题进行会商。“将军想把这件事完成，”尼科尔斯上校在休会前总结说，“那么就完成吧。咱们大伙儿两点钟再回到这儿开会，着手做出一些决定。”

奥本海默把烟斗摆了一摆，唤住了西蒙，叫他不要离开会议室。等室内就留下他们两人时，他走到黑板前边，说：“成绩是A减，安德森。”他拿起粉笔，手用力地擦了一下，又潦草地写下一些符号，纠正了一个等式，接着急速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使这个海军军官对于自己理解的热扩散问题的各个方面感到有点儿迷糊。“好，咱们到自助食堂去，”他扔了粉笔说，“跟别人一块儿去进餐。”

“是，博士。”

可是奥本海默靠在桌子上，合抱着胳膊，并没做出要走的动作。“你接下来干什么？”

“我今天晚上就回华盛顿，博士。”

“这我知道。目前，既然陆军方面也要进行热扩散试验，提一个新的要求怎么样？来，跟我们一块儿到新墨西哥州去。”

“你肯定陆军会这么做吗？”

“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没有其他的办法。这种武器本身在概念方面还有一些微妙的问题，可以说不是猎狮，只是紧张地打兔子。你结婚了

吗，安德森？”

“啊——没有，我还没有。”

“这样最好。洛斯-阿拉莫斯⁽²⁾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很荒凉。有些人的妻子喜欢它，但是有些人的——嗯，这跟你没关系。你不久就会收到帕森斯上尉的信。”

“帕森斯上尉？他这会儿在新墨西哥州吗？”

“他是一个处长。你去，好吗？那儿有许多好处。”

“命令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奥本海默博士。”

“命令不成问题。”

在泥泞中的跋涉把维克多·亨利累坏了。麦克德莫特开了一辆吉普车，但是狭窄、多辙的道路常在灌木丛或垃圾堆中兀地一下到了尽头，离他们要去的地方还很远。帕格并不在意到处做艰苦步行，因为他们正在得出他所要的答复。技术人员一个接一个同意说，用一个修改过的套筒和一个加厚了的垫圈，这种代用连接器可以使用。这可还是老一套——华盛顿行政当局办事的僵化和戴安全帽、穿溅满泥土的鞋子、两手搞得肮脏的好性气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的起码常识。帕格曾经用这种办法打破过供应问题上的许多僵局。

“我现在完全相信了，”他们在暴雨将来、乌云密布的天空下驶回来时，麦克德莫特从吉普车的颠簸和嘎嘎声中大声喊着说。有几个小时，他们一直都在这样行驶，只停下在一个野外临时食堂里吃了点儿三明治和咖啡。“那么请你去说服陆军，让他们也相信可以用，上校。”

(1)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因指导“曼哈顿工程”，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之称。

(2) 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基地。

第八十章

在回华盛顿的火车上，帕格和彼得斯同住一间包房。火车一开行，两人全把湿衣服挂起来。帕格谢绝了这个陆军军官邀他喝威士忌的邀请。他不是很乐意跟自己妻子眼下的情人一块儿喝酒。西姆·安德森应陆军上校之召，走进房来。等他们两人开始谈论时，帕格起身要离开。“你不用走，”彼得斯对帕格说，“这件事我想要你也参加。”

帕格很快就推测出，陆军方面对海军处理铀的一种方法很感兴趣。他始终没作声。陆军上校的身躯在这间小包房里显得很高大，他一面吸着雪茄，呷着威士忌，一面细问着安德森。火车加快了速度，车轮轰隆轰隆作响，雨点打在漆黑的车窗上，帕格觉得有点儿饿了。

“上校，我是在执行一项特别任务，直接奉命到实验室去，”安德森对于问到这项计划中海军的指挥系统时，这么回答，“您得去跟埃布尔森博士谈谈。”

“我是要去找他。在这一大片混乱中，我只看到一条出路，”彼得斯把笔记簿放进胸前的一只口袋，说，“我们不得不建造二十座跟你们的工厂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只是复制一下，把它们排列成一行。设计一座新的两千只支柱的工厂，可能需要好几个月。”

“你们可以设计一下，以便取得更大的效力，上校。”

“是呀，为了下一场战争。可这项计划是为这场战争制造一种武器。好吧，少校，很谢谢你。”

安德森离开以后，彼得斯问帕格：“你认识海军的珀内尔将军吗？我不知该怎样着手，才能很快弄到海军的热扩散蓝图。”

“你该找的人是欧内斯特·金。”

“金甚至可能还没获得有关铀的情报资料。珀内尔是在军事政策委员会里的海军人员。”

“我知道，可是这没关系。找金去。”

“这件事你可以办一下吗？”

“什么？替陆军去找金上将？我去找？”

听到这种怀疑不信的腔调，彼得斯上校厚实的嘴唇上场，露齿而笑。这是一个没领略过多少伤心事的成熟男子，一个头发灰白、稚气十足的男子的朴实、高兴的笑容，它无疑很叫妇女们着迷。“你瞧，亨利，在铀的这件事上，我不能通过各种渠道着手，我也不能写信。通常，我总是带着这件事去参加军事政策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但是我要马上行动起来。困难的是——这可不是我造成的——我们已经冷落了海军好多年。我们把埃布尔森排斥在外，我们甚至在向他提供一批六氟化铀的问

题上还变得很急躁，结果，基督在上，第一个为我们生产出这种材料的偏偏就是埃布尔森。这件事我今天才知道。真是愚蠢的政策。现在我们又需要海军了。你认识金，是吗？”

“我跟他很熟。”

“我觉得你可以充当这件事的中人。”

“你瞧，上校，单是想晋见一下欧内斯特·金，可能就需要好几天。不过，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你们放弃这批连接器——我是说，明天就从联合车站打电话给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家公司——我马上就坐上一辆出租车，想法闯进去见见海军作战部部长^(a)。”

“帕格，只有那位陆军将军可以放弃这个优先权。”彼得斯的开朗露齿的笑容是谨慎小心、难以捉摸的，“那样我会把脑袋丢掉。”

“真的吗？嘿，事先没约好就闯进去找欧内斯特·金，我也会把脑袋丢掉，尤其是带着陆军方面的一项要求。”

彼得斯上校竖眉瞪眼地瞅着帕格，死劲儿擦着自己的嘴，接下去放声大笑。“真见鬼，橡树岭的那些家伙不是通过了你的连接器吗？你的工作进展顺利。让咱们来为这喝一杯吧。”

“我倒情愿去吃饭，我肚子饿得要命。你来吗？”

“你先走。”彼得斯很明显地对帕格的第二次拒绝很不高兴，“我这就来。”

西姆·安德森站在餐车外面那长长一溜排队的人中，想着战争时期人们共同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否在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为国效劳之前，就向情人求婚。他可以把梅德琳带到新墨西哥州的那个试验基地去，但是她会同意吗？就算她同意，她在那样一个地方会快活吗？奥本海默曾经暗暗提到跟妻子发生的矛盾。等梅德琳的父亲来到那一行人中时，西姆抓住机会，在那辆拥挤的餐车上一张双人坐的餐桌旁跟他一块儿坐下。他们吃着微温的西红柿汤和油汪汪的炸猪排，火车摇摇晃晃、嘎啦嘎啦作响，淅淅沥沥的细雨一缕缕斜打在车窗上，这时候他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了帕格。帕格一直听他把话讲完，又隔了一会儿才说话。

“你们相爱吗？”他最后问。

“是的，上校。”

“嗯，既然相爱，又有什么问题呢？青年海军军官习惯于生活在陌生的地方。”

“她上纽约去是想打破一个青年海军军官的生活方式。”直到这时，西姆绝口没提过休·克里弗兰。可是他的伤心的音调，他瞥着自己时的痛苦的眼神，使帕格心里明白，梅德琳把一切都说了，而他对这一切也是很费了一番力才接受下来。

“西姆，她已经回家来啦。”

“是的。到另一个大城市，干另一个电台的工作。”

“你是要征求我的意见吗？”

“是呀，上校。”

“听说过懦夫难赢美人心吗？你试试运气吧。我想她会跟你去，和你待在一块儿的。”帕格伸出手，“祝你幸运。”

“谢谢你，上校。”他们彼此紧握了一下手。

在休息车上，帕格心情欢畅地呷着一大杯白兰地。几年以来，梅德琳似乎一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大灾难，可是如今竟是这样！他仔细回想着这些年来梅德琳的种种形象：迷人的小姑娘；在学校演戏时的仙女公主；使人心烦意乱卖弄风情的少女，胸部刚发育，两眼亮闪闪发光，第一次参加舞会时还不够老练的梳妆打扮；在纽约变成厚颜无耻的怪物。现在，可怜的梅德琳似乎可以有个归宿了，经过一个很糟糕的开端之后，她至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帕格这时候心情很好，不想因为要跟哈里森·彼得斯上校睡在一间包房里度过这一夜而把这种心情破坏了。他在火车和飞机上一向习惯坐着睡，所以决计就在休息车上打盹儿。彼得斯没来吃晚餐，很可能他尽兴地喝了几杯威士忌后，已经在铺上睡了。帕格给了酒柜侍者十美元，买个清静，接着就在灯光下，在四周满是喝酒人的闹哄哄的声音中，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等他被人推醒时，车厢里的光线很暗，除了车轮飞快地隆隆作响外，四周一片寂静，一个身穿睡衣的大高个儿在他眼前晃动。彼得斯说：“有个很舒服的铺位给你铺好啦。”

帕格浑身发僵，打了个呵欠，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他跟在彼得斯身后趑趄趑趄地走回包房。由于有威士忌和陈雪茄的气味，那儿并不比休息车上好，不过铺有清爽床单的上铺看上去倒很舒适。他很快地脱去衣服。

“要喝一杯再睡吗？”彼得斯正从一只几乎空了的酒瓶里把酒倒出来。

“不喝，谢谢。”

“帕格，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喝一杯吗？”

帕格不加评论，只接过了那只酒杯。他们喝完酒，上了卧铺，把灯熄了。说起来，帕格对于盖上被子睡倒也很高兴。他松懈下来，叹息了一声，正要睡着。

“嘿，帕格。”彼得斯的声音兴奋而有几分醉意，从下铺上传来，“那个安德森是个很有前途的家伙。罗达认为他和梅德琳是真要好。你赞同吧？”

“嗯。”

沉默了一会儿，只有火车行驶的声音。

“帕格，我可以问你一个完全私人的问题吗？”

帕格没有回答。

“打搅你我非常抱歉。可这个问题对我挺重要。”

“说吧。”

“你和罗达为什么决裂了？”

维克多·亨利极力避免跟这个陆军军官一起过上一夜，正是为了想避开这样一次探询的危险。他没回答。

“这总不是我造成的吧？别人在海外的時候，想法去夺走别人的妻子，这太不像话啦！我知道你们感情早已不太好。”

“是这样。”

“要不然，请你相信，尽管她妩媚动人，我也会避开她的。”

“我相信你。”

“你和罗达是我认识的最高尚的人中的两位。出了什么事呢？”

“我爱上了一个英国女人。”

彼得斯沉默了一会儿。

“罗达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回事。”

“这似乎不大像你平日的为人。”

帕格默不作声。

“你预备跟她结婚吗？”

“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可她拒绝了我。”这样，彼得斯就迫使维克多·亨利第一次提起帕米拉的那封令人惊愕的信，这是他本来极力想从心上抹掉的。

“耶稣啊！女人总叫你捉摸不准，帕格，你说是吗？听到这话我很遗憾。”

“晚安，上校。”这是一种急躁的想结束谈话的音调。

“帕格，再问一个问题。弗莱德·柯比博士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它来了。由于这种强加上来的亲近，罗达担心的那件事果真发生了。维克多·亨利接下去所说的话，可以使罗达的后半生幸福，也可以使它被破坏。他非得迅速回答不可，因为每秒钟的踌躇对她、对自己、对他们的婚姻都有损害。

“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帕格希望音调里显露出适当的迷惑不解，

再加上一点儿愤怒的意味。

“我收到几封信，帕格，该死的匿名信，讲到罗达和柯比博士。我把这些信当作一回事，自己也觉得很害臊，可是——”

“你是应该觉得害臊的。弗莱德·柯比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奉命待在柏林时，跟他遇见了。战争爆发以后，罗达不得不回国。那时候，弗莱德在华盛顿，他陪她一块儿打网球，领她去看戏，等等，多少就像你最近所做的那样，不过并没什么瓜葛。这我知道，我也很领情。我挺不喜欢这种谈话的，我真想睡啦。”

“很对不住，帕格。”

“没关系。”

沉默了片刻。接着又传来了彼得斯的声音，轻微、苦恼、带有醉意：“就因为我非常敬慕罗达，所以我这么心烦意乱。不只是心烦意乱，我简直感到痛苦。帕格，我结识过许许多多的女人，有比罗达长得美的，比她更性感的。不过她是洁身自爱的，她的难能可贵正在这一点上。我说这话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是我的确是这样觉得。除了我自己的母亲外，罗达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有教养的夫人，就这个词的各种意义来讲，她是十全十美的：端庄文雅、诚实正派。她从不撒谎。基督啊，大多数女人撒谎就像呼吸那样平常。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你也不能责怪她们。我们老想和她们上床，她们不择手段地应付，一切全是天公地道的。你同意我的话吗？”

帕格认为，彼得斯喝那一瓶酒，就是为了鼓起勇气这样问上一番。这种唠唠叨叨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于是他不去回答。

“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些老古板的女人，帕格。我说的是时髦娘儿们。我母亲直到八十二岁都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基督啊，她睡在棺材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合唱团的女歌手。但是，我要告诉你，她是个圣女，像罗达一样，不管下雨天晴，她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罗达时髦得像个电影皇后，然而她也有一种圣女的风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像地震那样冲击了我，帕格。要是我惹你生气了，我很抱歉，因为我十分敬重你。”

“明天咱们两个都很忙，上校。”

“对，帕格。”

几分钟后，彼得斯已经在打鼾了。

帕格从联合车站直接到金的办公室去，办公室外间有两位海军将领在那里。帕格说动那个副官，递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进去。金顿时把他召进了办公室。海军作战部部长坐在那间阴冷的房间里他那张大办公桌后边，正用一个烟嘴在吸香烟。“你的气色比在德黑兰时好，”他说，并没叫帕格坐下，“你要说的是什么跟铀有关系的事情？你的便条我已经撕碎了，扔进该焚毁的纸篓里。”

帕格简括地讲述了一下橡树岭的情况。金的瘦长的秃头和满是皱纹

的脸稍稍红了起来，嘴唇异样地抿着。帕格揣测他是极力想忍住，避免笑出来。“你是说，”金声音粗豪地打断他的话问，“陆军方面征集了国内所有的科学家和所有的工厂，花了几十亿美元，结果没生产出一枚炸弹，而咱们在咱们那个微不足道的阿纳卡斯蒂亚实验站倒制造出了一枚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将军。陆军的方法在技术上有一个漏洞，海军的工序把这个漏洞补上了。他们想采用咱们的方法，用工业的巨大规模大干一番。”

“这样他们就能把这种武器制造出来了？要不然就造不出来？”

“据我了解，是这样。要不然在这次战争中就来不及使用了。”

“真见鬼，那么，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为什么不给呢？这样会使咱们在史书上显得挺有光彩，嗯？只不过陆军会去写历史，那么一来咱们大概就会被遗忘掉。你是怎么牵连进这里面去的呢？”

金听了争夺连接器的经过，吸着烟，点点头，脸上又显得很严肃。“彼得斯上校已经打了个电话给德莱赛公司。”帕格最后说，“一切都安排停当啦。我这就飞到宾夕法尼亚州，把这批材料装车 and 运送出去的事情弄好。”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怎么飞去呢？”

“乘海军飞机由安德鲁斯起飞。”

“有交通工具过去吗？”

“还没有。”

金拿起电话，吩咐替亨利上校预备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嘿。你要我做点儿什么呢，亨利？”

“向彼得斯上校保证海军方面的合作，将军。他在把复制咱们工厂的这个主意付诸实施以前，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立场。”

“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的副官。我来打电话给这个人。”

“是，将军。”

“我听说了你迅速处理登陆艇计划的经过。国务卿很高兴。”金站起身，伸出一只瘦长的胳膊，袖子上齐胳膊肘那儿盘着金线，“出发吧。”

帕格从宾夕法尼亚州回来，刚掏钱付出租汽车车费，梅德琳就把前门打开了。她的神情几乎就像从前第一次参加舞会时那样：脸上红扑扑的，眼睛闪亮，脂粉涂抹得过于浓艳。她没说什么，就拥抱了他一下，领着他走进了起坐间。罗达坐在那儿，在一张咖啡桌旁边，那天不是周末，又待在家里，可她打扮得很漂亮，咖啡桌上一只银桶里的香槟酒还用冰镇着。西姆·安德森站在罗达身旁，一副尴尬的、傻呵呵而又高兴的神情。

“你好，上校。”

“嘿！老战士归来了！”罗达说，“你还记得自己有个家！太好了！你下星期六有空吗？”

“我想没什么事，没有。”

“哟，没有！那真好。那么到圣约翰教堂，把梅德琳交给这个年轻的水兵，你说怎么样？”

母女俩和未来的女婿全高兴地放声大笑。帕格一下子把梅德琳搂到怀里，她偎着他，紧紧抱着，濡湿的面颊贴到了他的脸上。随后，他跟西姆·安德森握手，也和他拥抱了一下。这个年轻人搽了华伦用过的那种修面用的香水，这种香味使帕格微微一怔。罗达跳起身，亲了亲帕格，喊道：“好！惊喜已经过去，现在来喝香槟酒吧。”接下来，他们谈了实际的工作：婚礼的安排、嫁妆、办喜酒的餐厅、客人的名单、西姆家里人的住宿等等。罗达不停地在一本速记簿上做着工整的记录。后来，帕格把安德森带进书房。

“西姆，你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年轻人承认自己有两种很花钱的癖好：从父亲那儿学来的打猎，以及古典音乐。他花了一千多美元买了一台凯普哈特牌电唱机和一些唱片，又花了几乎同样多的美元收集了一些步枪和猎枪。当然，把生活安排得像他这样乱七八糟，是很不明智的，他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几乎转不过身，不过那时候，他对姑娘们不怎么注意。现在，他要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哪天全部卖掉。眼下，他只积攒了一千二百美元。

“嗯，这倒是一笔数目。你可以靠你的薪水过活，梅德琳也有点儿积蓄。她在那个该死的广播节目上面还有点儿股份。”

安德森显得很不自在。“是的。她的经济情况比我好。”

“量入为出嘛，不要过分奢侈。让她去安排她自己的钱，可你的钱不要随意乱花。”

“我是打算这样。”

“西姆，我为她专门存了一万五千美元。这笔钱是你们的了。”

“啊，这可好极了！”年轻人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单纯的渴望和喜悦的光彩，“这我没料到。”

“我倒建议你们用这笔钱在华盛顿郊外买一座房子，如果你打算留在海军的话。”

“我当然留在海军。我们把这全都谈了。研究和发展工作战后会很重要的。”

帕格把两手放在安德森的肩上，说：“多年以来，她说过上千遍，她决不嫁给一个海军军官。你这可办得好。”

年轻的未婚夫妇快乐而激动地离开去庆祝了。帕格和罗达坐在起坐

间，把酒喝光。

“好，”罗达说，“最后一只小鸟也飞起来了。至少在母亲飞走之前把这件事给办啦。”罗达在酒杯的杯口上面朝着帕格调皮地眨巴眼睛。

“要我陪你出去吃晚饭吗？”

“哦，不用。家里有鲱鱼籽，够咱们两个吃的，另外还有一瓶香槟酒。你这次出差怎么样？哈克帮你忙了吗？”

“帮了大忙。”

“我真高兴。他担任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吗，帕格？”

“不能再重要啦。”

从花园里新采下的花儿放在烛光照耀的餐桌上；一盘搅拌好的加有罗克福尔干酪⁽²⁾的色拉；烧得十分可口的大鲱鱼籽，配上干松、新鲜的熏猪肉；连皮的土豆，浇上酸奶油和细葱；一块新烘好的草莓馅儿饼。显而易见，罗达是安排好这一切等候他回来的。她亲自烧好，端上桌，然后坐下来吃。这天她身穿一件灰绸衣服，头发梳得式样美观，看起来就像是她自己餐桌上的一位漂亮客人，她心情非常欢畅，把她对这场婚礼的意见说给帕格听，再不然她就是在扮演一幕出色的戏剧，香槟酒在她的两眼里闪闪发光。

虽然罗达有着他所熟悉的种种缺点——急躁易怒、轻浮浅薄——但这是二十五年来一直使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的那个罗达，帕格心里这样想。她妩媚、能干、精力充沛，对男人殷勤周到，极其温柔，能够激起他们的热情。她迷住了柯比和彼得斯，并且能迷住和她年龄相仿的任何男人。出了什么事啦？他干吗要把她撵走？是什么事这么无法挽回呢？很早以前，他就面对着这一事实。战争造成了她和柯比的私通，这是一场世界大变动中的个人灾难。就连西姆·安德森也不顾梅德琳的过去，很幸福地开始了一种新生活。

答案始终是不变的。他不再爱罗达了。他已经不再喜欢她了。这一点他毫无办法。这跟宽恕压根儿没有关系，他早已宽恕她了。但是一股生气蓬勃的活力使西姆·安德森和梅德琳结合到了一起，而罗达却割断了他们婚姻的那股活力。他们之间的活力干枯、死亡了。有些人的婚姻经历了一次不贞行为之后还能继续下去，但是他们的婚姻没有。由于回到故世的儿子，他曾经准备维持下去，不过让罗达去跟一个爱她的人共同生活，那样比较好。她跟彼得斯发生了纠纷这一点，只使他很怜悯她。

“馅儿饼好吃极了。”帕格说。

“谢谢你，好心肠的先生，你知道接下来我有什么提议吗？我提议上花园里去喝咖啡和阿马尼亚克酒⁽³⁾，就是这么回事。蝴蝶花全盛开啦，那股香味简直妙不可言。”

“你有点儿醉了。”

罗达花了两三年时间才把这片荒芜的四分之一英亩的地上的野草除掉，重新种好花木。现在，它是用砖墙围起的一个五彩缤纷、芳香扑鼻的幽静角落，中央是她花了相当大的代价造起的一座淙淙作响、水花飞溅的小喷水池。这时候，她把咖啡壶等拿到外面有坐垫的躺椅之间的一张锻铁桌子上，帕格拿着那瓶阿马尼亚克酒和两个酒杯。

“你知道吗，”他们坐定后，她说，“拜伦来了一封信。在刚才那阵兴奋中，我完全忘了。他很好。信只写了一页。”

“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帕格极力不让自己的嗓音里流露出宽慰的意味。

“恩，第一次巡逻很成功。他取得了指挥作战的资格。你知道拜伦的脾气，他的话从来不多。”

“他获得了青铜勋章吗？”

“一句也没提。他就为娜塔丽不住地担忧发愁，请我们把得到的随便什么消息都打电报告诉他。”

帕格坐在那儿瞪眼望着花床。在昏暗下去的光线里，花儿的色彩渐渐失去了光泽，一丝清风从不停地摆动的蝴蝶花那儿吹拂过一阵浓郁的香味来。“咱们应该再打个电话给国务院。”

“我今天打过啦。丹麦红十字会就要去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也许会有什么话传递过来。”

帕格这时感觉光阴好像出了差错，自己正重新经历着一个过去的场面。他意识到，罗达所讲的“你知道吗，拜伦来了一封信”激起了他的这种感觉。战前，他们也曾曾在朦胧的暮色中这样坐着喝阿马尼亚克酒，就是在普瑞柏尔海军上将把驻柏林的海军武官职位派给他的那天。“你知道吗，拜伦来了一封信。”罗达曾经这么说。他当时也同样感到宽慰，因为他们好几个月都没收到他的信了。那是他第一次提到娜塔丽的信件。那天，华伦宣称，他递上了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那天，梅德琳想不去上课，到纽约去，他好不容易才拦住了她。现在回顾起来，那天真是一个转折点。

“罗达，我说过，要把我跟彼得斯的私人谈话全告诉你。”

“是呀。”罗达坐起身。

“我们谈过一点儿。”

她喝了一大口白兰地。“说下去。”

帕格把在火车上黑暗的包房里的那番谈话叙说了一遍。罗达不断神经质地呷上一口白兰地。等他说到彼得斯安静下去，打起鼾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嘿！你这人真好，”她说，“我也正希望你这样，帕格。谢谢你，愿上帝降福给你。”

“事情并没就此结束，罗达。”

她睁大眼睛盯着她丈夫，在朦胧的光线中她的脸色显得苍白、紧张。“你不是说他睡着了吗？”

“是呀。我很早就醒了，悄悄走出房去吃点儿早餐。侍者给我送上了橘子汁。就在这时，你的陆军上校也来啦，脸刮得很干净，穿着得整整齐齐，他跟我一块儿坐下。餐车上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他要了一杯咖啡，接下去马上就说——态度很严肃、很平静——‘我猜昨天晚上你在柯比博士的问题上是不愿意直接回答我。’”

“啊呀，上帝。你怎么说呢？”

“唉，我事先一点儿没料到，你知道的。于是我说：‘我还能怎样更坦率一点儿呢？’差不多是一句这样的话。接下来，他这样回答我——我竭力引用他的原话——‘我并不想来盘问你，帕格。我也不想抛弃罗达。不过我认为我应该知道实际的情况。一场婚姻不应该以撒谎开始。如果你有机会把这话告诉罗达，请你就这样告诉她。这样也许有助于打消猜疑的气氛。’”

“你对这话怎么回答呢？”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她把酒杯重新斟满时，她的手也有点儿哆嗦。

“我说，‘没什么猜疑的气氛要打消，要不就在你的心上。如果恶意中伤的匿名信就可以叫你受到影响，那你根本不配获得随便哪个女人的爱情，更甭提罗达的了。’”

“回得好，亲爱的，回得好。”

“我可没法儿确定。他直盯着我看，就说：‘好吧，帕格。’接着，他改变了话题，谈起了公事，此后就没再提起过你。”

罗达喝了一大口酒。“我完啦。你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帕格，虽然上帝知道，你尽了最大的努力。”

“罗达，我会撒谎，而且有时候我撒谎撒得很好。”

“在职务方面！”她轻蔑地把手朝上一挥，“这可不是我目前所说的。”她把酒喝光，又倒了一杯，说：“我完蛋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个该死的女人！不管她是谁，我真想宰了她——唉！”酒杯里的酒满出来了。

“你会喝得烂醉的。”

“干吗不喝个烂醉呢？”

“罗达，他说了他并不想抛弃你。”

“噫，不。他会跟我结婚的，他是一个注重名誉的人。我大概也只好由着他。我有什么别的法子呢？不过说到底，我还是全被毁掉啦。”

“你干吗不照实跟他说呢，罗达？”

罗达坐在那儿，凝视着他，没回答。

“我真是这意思。瞧瞧梅德琳和西姆。她告诉了他。他们不能更快活啦。”

她带着几分从前的柔媚讥讽的神情说：“帕格，你这亲爱的笨蛋，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较？瞧在上帝的分儿上，我是个老妖怪，西姆还不到三十岁，梅德琳又是个娇艳的姑娘。哈克缠住我，这本是非常惬意的，不过到我们这岁数，多半还是理智为主。现在，我进退两难。我要是照实讲，那就完啦；要是不讲，也完啦。我是个好妻子，这你知道，我知道我能叫他幸福。可是他一定要对我保持这么一个完美的印象。这下全完啦。”

“这是一种幻想，罗达。”

“幻想有什么不好呢？”罗达的嗓音变了，显得有些紧张，“对不起，我要睡觉去了。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为我尽了力。你真是个大好人，我为这个爱你。”

他们站起身。罗达轻盈地朝前走了一两步，用胳膊搂着他，把身子贴紧他的身体，富有情感、带着白兰地气味吻了他一下。他们一年都没有这样接吻了。就这次亲热而言，它还是起了作用。帕格禁不住把她搂紧了些，做出了反应。

她沙哑地笑了一声，微微挣脱开点儿。“留着给帕米拉吧，亲爱的。”

“帕米拉拒绝了我。”

罗达的身体在他怀里僵直起来，眼睛睁得滴溜儿圆。“上星期来的那封信里就说的这话吗？她不愿意？”

“是的。”

“老天在上，你口风多紧。因为什么呢？她怎么能这样？她这就要嫁给勃纳-沃克了吗？”

“也还没有。勃纳-沃克在印度受了伤。他们回到了英国。她在照顾他，还——呃，罗达，她回绝了我。就是这么回事。”

罗达粗声粗气地咯咯一笑，说：“你就这样接受了吗？”

“我怎么好不接受呢？”

“亲爱的，我来教你该怎么办。追求她！她想要的就是这个。”

“我认为她并不是这样。这封信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

“我们全是这样。我说，我可喝得烂醉啦。你也许不得不把我搀扶到楼上。”

“好，咱们走吧。”

“我只是说着玩的。”她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把你的白兰地喝光，亲爱的，欣赏一下皎洁的月色。我可以自己走。”

“真上得去吗？”

“上得去。晚安，亲爱的。”

罗达用冰凉的嘴唇在他的嘴上轻轻吻了一下，摇摇晃晃地走到屋里去了。

将近一小时后帕格上楼来时，罗达的房门大开着。卧室里一片漆黑。自从他由德黑兰回来，房门从没这样开过。

“帕格，是你吗？”

“是我。”

“嗯，再祝你晚安，亲爱的。”

完全是悦耳动听的音调。罗达是一个发送信号的能手，但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帕格清楚地看出了这一信号。显而易见，由于彼得斯的猜疑、帕姆的拒绝以及梅德琳的幸福给家庭带来的喜悦，她重新衡量了一下自己的机会。这是他的原配在召唤他回去。罗达这是在做最后一次尝试。“她们不择手段地应付。”彼得斯曾经这样说过。这话真对。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他要做的只是跨进房门，走进那个黑暗房间的尚未淡忘的幽香里去。

他走过了那扇房门，眼睛濡湿起来。“晚安，罗达。”

- (1) 指金海军上将。
- (2) 一种用羊奶制成的奶酪。
- (3) 法国西南部阿马尼亚克地区产的一种白兰地酒。

第八十一章

午夜已经过去。一轮明月高悬在天空，把荒凉无人的街道照成了银白色，把那列一眼望不见尾的货车也照成了银白色，那列货车轰隆轰隆、尖声叫着驶进了班霍夫街，在汉堡营房外边嘎啦啦地停下。这种响声在笔直的街道中间发出了回音，把辗转不安、蒙眬睡去的人们全惊醒了。“你听见那声音了吗？”这句话，以多种语言从那一排排拥挤不堪的三层卧铺之间悄悄传了出来。

有很长时间都没把居民遣送走了。这列火车可能是为那个愚蠢的“美化运动”送进更多的材料来。再不然，它也许是来把工厂的产品运送走的。担忧发愁的人们这样低声密语着，虽然除了人外，其他的物品总是用卡车和马拉的大车运出运进，不用火车。当然，也可能是运进一批人来，但送来的人一般总在白天到达。

埃伦·杰斯特罗正在泽街上他那套陈设精美得近乎荒谬的底层房间里（这将是红十字会来宾们停下来参观的一个地点）细读《塔木德》，他听见了火车到来的声音。娜塔丽并没醒。这也好！长老市政委员会为这道遣送命令斗争了好几天。数字在杰斯特罗的头脑里留下了烙印：

当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全部犹太人	35, 000
德国人加以保护的人（知名人士、半犹太血统者、丹麦人、荣誉奖章者、负过伤的老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	9, 500
中央秘书处加以保护的人（行政人员、官僚、艺术人员、兵工厂工人）	6, 500
受保护的人共计	16, 000
可供遣送的人	19, 000

七千五百人非走不可，几乎是“可供遣送的”人数的一半，占犹太区全体居民的五分之一。日期充满了讽刺意味！期望盟军五月十五日登陆的情绪掠过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人们一直在等待和祈求这个日子的到来。现在，遣送组为五月十五日第一次送走的两千五百人正发疯般地一再翻着索引卡片。这次遣送将分三列火车在三天内进行。

这次遣送将严重地破坏“美化运动”。技术处正派人在重新粉刷全市，铺花床，铺草皮，建设，翻造。这样一来，他们将失去不少劳动力。各个管弦乐队、合唱队、戏剧和歌剧的演员名单都将支离破碎。但是党卫军漠不关心。拉姆曾经警告说，这项工作得办好，各种演出也得顺利进行，要不然主管的人就会后悔莫及。“美化运动”是这次遣送的起因。当红十字会参观访问的日期临近时，司令官变得紧张不安，不知自己能否使这次访问顺着一条限制性的路线进行。整个犹太区都打扫干净了。为了缓和一下过度的拥挤，“东方”的这道水门再次被打开了。

杰斯特罗对这出大悲剧和丧友之痛感到伤心。司令部下令，要把市

内所有的孤儿全体送走。红十字会来宾们询问一个孩子的父母时，不可以听到他们已经死了，或者——这是句禁忌的话——“被遣送走了”。他主持的《塔木德》学习班有一半学生是孤儿。他的高才生什穆埃尔·霍罗维茨就是一个：一个十六岁的瘦削、怕羞的小伙子，一头长发，有细软的胡须、无限忧伤的大眼睛和闪电般的智慧。他若失去了什穆埃尔怎么得了呢？但愿盟军当真会登陆，那就好了！但愿那一冲击会延缓或取消这次遣送！把七千五百名犹太人从这场大屠杀中拯救出来，那将是一个奇迹。单单把什穆埃尔拯救出来，就是一个奇迹。在杰斯特罗怜爱地看来，这孩子头脑里发出的光辉可以照亮犹太民族的前途，他可以成为一个迈蒙尼德⁽¹⁾，一个拉希⁽²⁾。如果在奥斯威辛上空一闪的可怕火焰中失去这样一个才子，那该多伤心！

清晨，娜塔丽到云母工厂上班，并不知道有那列等候着的火车。杰斯特罗到新搬了地方、设备极佳的图书馆去。一所规模不大的专科学校的图书馆也不过如此：整间屋子里放满了崭新的钢书架、光滑的书桌、考究的座椅，甚至还铺上了地毯；收藏的书籍十分丰富，有欧洲各种主要语言的各类书籍，也有一批使人惊愕的犹太书籍，全都很精确地制成索引，编目分录。当然，没人使用这套奢侈的设备。读者和借书人到恰当的时候，都得好好演习一下，使一切在丹麦客人看起来全自自然然。

杰斯特罗手下的人没谁提到火车的事。白天渐渐过渡到了傍晚，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暗暗希望，一切都会顺遂。可是他们还是来了：遣送委员会的两个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一个生着波纹般红头发的大高个儿拿着那沓征召通知；一个黄脸的矮子拿着签收的名册。他们的神情是痛苦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受人憎恨的气氛中行走。他们沉重而缓慢地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把每一个遣送的人搜寻出来，把征召通知递交给他，让他签名收下。图书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七名工作人员中杰斯特罗失去了五名，包括什穆埃尔·霍罗维茨在内。什穆埃尔坐在办公桌前边，桌上放着那张灰色卡片，他摸了摸自己那少年人的胡须，望望杰斯特罗。随后，他把手心缓缓地翻过来向外朝上，有黑眼圈的暗色眼睛大睁着，就和拜占庭镶嵌工艺中耶稣的眼睛一样使人悲伤。

杰斯特罗回到住处的时候，娜塔丽已经在那儿了。她用一双跟什穆埃尔·霍罗维茨一样的眼睛注视着他，朝他举起了两张灰色卡片。她和路易斯被指定搭乘第三班火车于十七日出发，“到德累斯顿重新定居”。他们遣送的号码全写在卡片上。她必须带着路易斯于十六日到汉堡营房报到，随身携带轻便的行李、一套换洗内衣以及二十四小时的口粮。

“这一定搞错啦！”杰斯特罗说，“我这就去找爱泼斯坦。”

娜塔丽的脸色跟卡片一样灰白：“你认为是搞错了吗？”

“肯定搞错啦。你是知名人士，云母工厂的工人，又是幼儿园的女教师。遣送委员会是个疯人院，有人抽错了卡片啦。我一个小时内就回来。你高高兴兴的。”

马格德堡营房外边闹哄哄地挤了一大群人。信口滥骂的犹太区卫兵正想法把人排成一行：他们使用拳头、肩膀，偶尔还用橡皮棒子。杰斯

特罗从一个专用的入口走了进去。从主门厅的那头，传来了挤满遣送组办公室的申请人愤怒、焦急的喧哗。在爱泼斯坦的套间外面，又有一行人站着。杰斯特罗认出是经济处和技术处的高级人员。这次遣送范围真广！杰斯特罗没去排队。长老的身份是一个讨厌的包袱，但是它至少给人权力，可以去接近大人物，甚至——如果当真有事要跟他们打交道的話——可以去找党卫军。爱泼斯坦的美貌的柏林秘书显得疲惫、烦躁，可是她却朝着杰斯特罗勉强地笑笑，放他走了进去。

爱泼斯坦两手紧紧抓住他那张崭新、漂亮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坐在那儿。就陈设和装饰而言，这间办公室简直配得上布拉格的一个银行家，他们预定将要在哪儿向红十字会做一次长时间的情况汇报。爱泼斯坦看见杰斯特罗，显得很惊讶。他对娜塔丽的事是热忱和同情的。是的，错误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搞遣送工作的那些可怜的家伙，晕头转向地四处乱跑。他要调查一下，杰斯特罗的侄女儿有没有偶然闯了什么祸呢？杰斯特罗说：“没这样的事，肯定没有。”他想把灰色卡片交给爱泼斯坦。

这个高级长老把手缩了回去。“不，不，不，让她先保留着，不要把事情弄乱。等错误得到纠正以后，会通知她把这卡片还回来的。”

一连三天，爱泼斯坦方面没传来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杰斯特罗再三设法想要见他，可是那个柏林秘书变得冷淡、讨厌、公事公办。她说，跟她纠缠是没有用的。高级长老得到消息后，会通知他。同时，娜塔丽探听出来，并且告诉了杰斯特罗，她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的全体成员都收到了遣送通知。她还愁眉不展地承认，杰斯特罗是有先见之明的，准是有个告密的人出卖了他们，他们正在被清除掉。这伙人里有医院的外科主任、粮食管理机构的副经理以及德国犹太退伍军人协会以前的会长。显然，这群人全得不到庇护了。

头两班火车驶走了。除了娜塔丽以外，她的秘密小集团的成员全被送走了。第三班，一长列装牲口用的车厢尖声叫着驶进了班霍夫大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各处，被遣送的人在下午灿烂的阳光里携带着行李、干粮和小孩，朝着汉堡营房沉重地走去。

杰斯特罗又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见见爱泼斯坦。他失败了，回到了住处，不过这时候却有了一线希望。他有一个学生在中央秘书处工作，悄悄把消息告诉了他：遣送委员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发出了八千多张征召通知，但是党卫军跟德国铁路公司订好合同，只运送七千五百人。德国铁路公司管负责这种运输工作的列车叫“特别列车”，他们向党卫军收取减低了的三等团体票价。列车车厢总共只够装运七千五百人，所以至少有五百张征召通知可以取消，有五百名要遣送的人可以得救！

杰斯特罗把这消息一五一十地说给娜塔丽听的时候，她正坐在长沙发椅上做针线，路易斯待在她的身旁。她听到这消息，并没什么高兴的反应，几乎根本没反应。遇到情况恶劣的时候，娜塔丽总是凭借一层范围狭隘的麻木外壳来保护她自己，这时候她又退缩进这层外壳里去了。

她告诉杰斯特罗，眼下她正在踌躇，不知该穿点儿什么。她向不走

的人家买下或是借来一些衣服，把路易斯打扮得像方特勒罗伊小爵爷那样。她以镇定、迷惘、近乎自相矛盾的逻辑说明，她的仪表将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不再受到一位有名的叔叔的庇护了，她就要靠她自己，所以得摆出最好的神态来。她马上就要到党卫军那儿去，只要她能够立即在党卫军官兵的眼里获得好感，证明自己是美国人，又是知名人士，那么女性的魅力和路易斯的天真可爱，再加上对一个年轻母亲的同情，一定可以帮她产生有利影响。她该不该穿这件相当诱惑人的紫衣裳去呢？他们谈话的时候，她正在这件衣裳上缝上一个黄星标志。她说，在这么暖和的天气里，穿这件衣服上路可能正合适。埃伦认为怎样？⁽³⁾

他温和地迎合着她当时的心情。不，这件紫衣裳也许会惹得德国人，甚至低下的犹太人放肆起来。那身定做的灰衣服很讲究，很像德国人的气派，而且又能衬托出她的身材。她和路易斯到达时，会很突出。在他这样说着时，她一本正经地不住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就把缝上黄星标志的那件紫衣裳折叠起来，放到提箱里，说也许迟早还会有用。她继续忙着收拾行李，就自己必须做出的种种抉择半对自己、半对杰斯特罗嘟哝。埃伦用钥匙把书桌的一只抽屉打开，取出一柄小刀，把右脚上那只结实的轻便鞋的两三个缝线处割开。她虽然有点儿麻木，这却叫她觉得奇怪。“你在干什么？”“这只鞋太小啦。”他边这么说，边走进自己的房间。等他再走出来时，他穿上了那套最好的衣服，戴上了那顶旧的软呢帽，看上去就像一个被遣送的人。他的脸色到底是很严肃、很烦乱还是很惊慌，她可说不上来是哪一样。

“娜塔丽，我要在取消一些征召通知的这件事上继续追下去。”

“但是我不久就得上汉堡营房去啦。”

“我不会需要多少时间。不管怎样，我今天晚上也可以上那儿去看你们。”

她凝视着他。“说实在的，你认为还有希望吗？”她的声音是怀疑的，冷漠的。

“咱们瞧吧。”路易斯在地板上玩娜塔丽的那个庞奇木偶，埃伦在他身旁弯下一只膝，“嗯，路易斯，”他用意第绪语说，“再会啦，愿上帝保佑你。”他亲了亲这孩子。刺痒的胡须惹得路易斯咯咯笑了。

娜塔丽收拾好行李，把手提箱关上，把包袱扎好。她现在没什么事可做了。这是她觉得难以忍受的。使自己忙碌是她摆脱恐惧的最好办法。她清楚地知道，她和路易斯到了危险的边沿。她并没忘却埃伦转达的班瑞尔所讲的“东方”发生的事情。她并没忘却，只不过她把那抑制在心里。她和埃伦全没再提到过奥斯威辛。遣送的通知上也一句没提到奥斯威辛。她对于自己很可能是上那儿去的这一念头，根本就不去仔细琢磨。到这时候，她甚至还不为自己牵连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下组织中而感到后悔。这件事使她情绪高昂，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并且使自己的生命有了某种意义。

德国人进行残酷的压迫，是因为犹太人手无寸铁，无家可归。厄运使她陷进了这场大灾难。但是西方自由主义永远是一座海市蜃楼，同化

是办不到的。直到如今，她自己一直过着一种空虚的犹太人生活，但是她发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如果她能活下去，她的一生将致力于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那片古老的国土上恢复犹太国。

她相信这一点。这是她的新信念。至少她相信自己相信。一个微弱的反抗而嘲弄的美国声音始终没从她心头完全消逝，它悄悄地说，她真正需要的是活下去，回到拜伦身边，在圣弗朗西斯科或科罗拉多州居住下来。她的突然转变，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只是治疗她陷入困境、痛苦不堪的一种精神性吗啡。可是吗啡也好，信念也好，她却为它冒着生命危险，准备付出代价，而且仍旧没为它感到后悔。她后悔的只是自己没立即接受班瑞尔的提议，把路易斯送走。但愿她还可以这么办，那该多好啊！

她不能再等埃伦了，只好背着一包干粮和盥洗用品，一手拎着一只提箱，出发到汉堡营房去，路易斯跟在她的身旁蹒跚地走着。她走进了一行背着背包、衣衫破旧、弯腰曲背的犹太人的行列，他们全朝那个方向走去。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四处，在嫩绿的草地边沿，盛开着许多鲜花，这些草地是过去两三个星期内新铺好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街道这时候很干净，全市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建筑物新粉刷成黄色，闪闪发光。虽然“美化运动”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红十字会客人们眼下几乎已经可以被蒙混过去了，娜塔丽斜眼看着街道正前方的落日时，这样郁闷地想着。也就是说，要是他们不走进营房的话，或者他们不去追问伸入市区的那条铁路支线或是当地的死亡率的话，一切就蒙混过去了。

她挤进了汉堡营房外边那条长长的行列，一边手里紧紧牵着路易斯，一边用脚把提箱推着向前。在街道对面终点站的顶棚下边，停着那辆黑色机车。院子入口处，在党卫军士兵的监视下，遣送委员会的犹太人坐在白木桌旁，非正式地查问这批遣送的人——盘问，点名，叫号码，用橡皮戳子在文件上盖章，一切都是以移民检察官特有的那种厌烦急躁的态度来办理，这在任何国境线上全都一样。

后来，轮到娜塔丽了。接过她文件的办事人员是一个身材矮小、头戴一顶红布便帽的人。他用德语朝她大声叫嚷，在文件上盖了章，潦草地做了点儿记录。接着，他收下她的卡片，回头朝肩后吆喝了两个号码，一个三天没剃胡子的人递给他两个穿了绳子的硬纸板标志。娜塔丽那两张灰色卡片上的号码用巨大的黑色数字写在这两个标志上。娜塔丽把一个号码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个挂在路易斯的脖子上。

在党卫军总部，埃伦·杰斯特罗手拿呢帽，站在司令官办公室外面，因为副官吩咐他在过道里等着。穿军服的德国人从他身旁走过去，一眼也不看他。一个犹太长老应召到中队长拉姆的办公室，这并不是罕见的事，尤其是在推进“美化运动”的时候。忧虑使这个老人两膝发软，然而他又不敢倚靠着墙壁，一个犹太人当着德国人的面摆出懒洋洋的姿势，那会招来一拳头或是一棍子。美化也好，不美化也好，这份谨慎小心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自己直挺挺地站着。

他在自己的住处做出这项决定时，十分忧虑不安。当他割开鞋子缝

线的时候，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第一刀竟然滑到一旁，割破了他的左拇指，虽然他裹了一块碎布，这时伤口还在出血。幸而娜塔丽在惊得发愣的情况下没注意到这件事，尽管她的确瞧见他 把缝线割断。可是一旦做出了决定，他就战胜了疑虑，勇往直前。其余的事全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但最后冒险的时机取决于他。盟军会登陆的，如果不是在五月，那么就是在六七月。德国人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战争也许会很突兀地一下就结束。娜塔丽和路易斯在这次遣送中绝不可以走。

“送礼，祈祷，战斗！”⁽⁴⁾

埃伦·杰斯特罗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说着这三个希伯来词。这三个词给了他勇气。童年上一堂讲述雅各和以扫⁽⁵⁾的《圣经》课时，他就记住了这三个词。经过二十年的分离之后，弟兄俩就要会面了，雅各听说以扫带了四百名武装人员前来。于是雅各派人先送了大宗礼物，整群的牛、驴子和骆驼；他把商队排成阵势，准备战斗；同时他恳求上帝给予帮助。拉希评论说，“准备面对敌人的三种方法是：送礼、祈祷和战斗。”

杰斯特罗祈祷过了。他随身携带有贵重的礼品。倘若万不得已，他也预备战斗。

副官是一个大高个儿、红脸蛋儿的奥地利人，年龄肯定不到二十五岁，可是他的武装皮带却把绿军装遮盖着的腹部束成了圆滚滚的两团。他把办公室的门拉开，说：“好吧，喂，到这里来。”

杰斯特罗穿过外间，走进敞开着的房门，到了拉姆的办公室里。满面怒容的司令官正坐在办公室里他的桌子旁写字。副官在杰斯特罗身后把门关上。拉姆并没抬起头，他的钢笔沙沙地写了又写。杰斯特罗急切地想要小便。他以前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巨幅肖像，卐字旗，墙上的一面巨大的银黑二色的圆形雕饰，上面有放大的党卫军两道电光的徽章，这一切都使他气馁。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几乎全会要求到盥洗室去一次，但是这时候他不敢开口。

“你到底想要什么？”拉姆猛然大喝一声，恶狠狠地瞪眼望着他，脸色也变红了。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恭恭敬敬地——”

“恭恭敬敬地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吗上这儿来吗？只要你替你的那个犹太侄女说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浑身是血，从这儿被扔出去！你明白吗？你以为自己是个狗屁的长老，就可以闯进总部，替阴谋危害德国政府的一个犹太母猪求情吗？”

这就是拉姆的作风。他有火暴的性子，遇到这种时刻会变得很危险。杰斯特罗险些垮掉了。拉姆拍着桌子，站起身，朝他尖声嚷道：“怎么样，犹太人？你要求见司令官，是吗？我给你两分钟。你要是哪怕提上一次你那个侄女，我就把你的牙齿敲进你这猪一样的喉咙！快说！”

杰斯特罗用很低的声调气急败坏地说道：“我犯下了一项大罪，想向您坦白说出来。”

“什么？什么？大罪？”那张暴躁的脸孔蹙了起来，显得有些迷惑。

杰斯特罗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柔软的黄色小荷包。他用一只颤抖得厉害的手把荷包放在办公桌上。拉姆睁大眼睛先望望他，又望望荷包，然后拿起荷包，把六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全部倒到了桌上。

“这是一九四〇年我在罗马用两万五千美元买下来的，司令官阁下。那时候我住在意大利，在锡耶纳。”杰斯特罗说的时候，声音稍许坚定下来，“墨索里尼参战以后，我为了预防变故，把钱换成了钻石。作为一个知名人士，我到达特莱西恩施塔特时并没受到检查。条例规定得把珠宝交出来。我知道这一点。我犯下这个严重的罪过，自己很后悔，所以来坦白认罪。”

拉姆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两眼注视着钻石，咧开嘴怒气渐消地笑笑。

“鉴于它们的价值，”杰斯特罗补上一句，“我认为最好直接把它们交给司令官阁下。”

拉姆瞪起两眼对着杰斯特罗嘲弄地看了好半天，蓦地纵声大笑起来。“价值！你大概是从一个犹太骗子那儿买来的，这全是玻璃。”

“我在保加利亚那儿买的，司令官阁下。您肯定听说过意大利最好的珠宝商，商标就在荷包上。”

拉姆并没去看荷包。他用手背把钻石推开，钻石在吸墨水纸纸板上四散开来。

“你把它们一直藏在哪儿？”

“藏在鞋底里。”

“哈哈！犹太人的老把戏。你还藏了多少？”拉姆的音调变得像谈心那样尖刻。这也是他的作风。一旦他的怒气过去，你可以跟他攀谈一下。爱泼斯坦说：“拉姆叫的时候多，咬人的时候少。”然而，他的确咬人。贿赂就搁在办公桌上，可拉姆并没拿。这时候，杰斯特罗的命运还是未知数。

“我什么也没有啦。”

“要是上小堡垒里去把你的鸡巴蛋拧一拧，你也许会想起你忽略了点儿什么。”

“真没别的啦，司令官阁下。”杰斯特罗哆嗦得浑身颤动，不过他的回答却是声调平稳、令人信服的。

拉姆把钻石一颗颗拿起来，对着亮光看了看。“两万五千美元吗？不管你在哪儿买的，你瞎了眼，受骗啦。我认识钻石。这些全是废料。”

“买下一年以后，我在米兰请人估过价，说是值四万美元，司令官阁下。”这时候，杰斯特罗正在稍稍自行美化一下。拉姆的眉毛扬了起来。

“你的那个侄女对这些钻石自然全知道啦。”

“我从来没告诉过她。这样更审慎点儿。世上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钻石，司令官阁下，只有您和我。”

中队长拉姆用充血的眼睛凝视了杰斯特罗好一会儿。他把钻石又丢进那只荷包，然后把荷包收进了一只衣袋。“嗯，那个婊子和她的坏种这次可得被遣送走。”

“司令官阁下，据我所知，征召通知发多啦，有好多份都得取消。”

拉姆固执地摇摇头。“她得走。没被送进小堡垒去枪毙掉，她已经很幸运啦。现在，快出去吧。”他拿起钢笔，又写起来。

然而，“礼物”起了点儿作用。打发他走的吩咐是粗率的，但并不凶。埃伦·杰斯特罗这时候不得不冒最大风险迅速做出判断。当然，拉姆不能承认贿赂起了作用。但是，他果真会照料着让娜塔丽不走吗？

“我说啦，快给我滚出去。”拉姆厉声喝叫。

杰斯特罗决定动用他的可怜的武器了。

“司令官阁下，要是我的侄女被遣送走了，那我不得不告诉您，我就辞职不当长老啦！我就辞职不管图书馆啦！我也决不参加“美化运动”！我不在我的住处和红十字会客人们谈话！随便什么也不能强迫我改变主意。”在紧张中，他把这几句事先准备好的话像连珠炮似的突然说了出来。

这种大胆放肆使拉姆出乎意料。那支钢笔放了下来。他低低的嗓音里露出了一种凶狠可怕的腔调：“你对自杀感兴趣吗，犹太人？马上就要自杀？”

杰斯特罗急匆匆地说出了更多事先准备好的话。“司令官阁下，大队长艾希曼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我从巴黎弄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我成了很好的‘橱窗陈列品’！德国记者拍下了我的照片。我的书在丹麦出版了。红十字会客人们对于会见我会很感兴趣，可——”

“闭上你这唾沫四溅的臭嘴，”拉姆用一种冷静得出奇的语气说，“马上离开这儿，要是你想活命的话。”

“司令官阁下，我并不十分珍惜我的生命。我已经老啦，身体又不好。把我杀了，你就得去向艾希曼先生解释，他的‘橱窗陈列品’怎么样了。对我用刑，那么要是我活下去不死，我会给红十字会客人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要是你取消我侄女的征召通知，我保证红十字会客人来访问时一定跟你合作，我保证她绝不会再做什么蠢事啦。”

拉姆揪了揪一个蜂音器，又拿起钢笔来。副官把房门推开。在拉姆杀气腾腾的目光和把笔一挥、打发他走的手势下，杰斯特罗奔出了房间。

总部前面的广场上有的一大丛盛开的鲜花和树木。杰斯特罗走出来，到了花香扑鼻的街上。乐队正在演奏傍晚的协奏曲，是《蝙蝠》⁽⁶⁾中的一支圆舞曲。月亮显得发红，低低的悬在树梢上。杰斯特罗蹒跚地走到

那家露天咖啡馆，犹太人在那儿可以坐下，喝点儿黑水 [m](#)。他是一个长老，所以可以走过那行排队等候的顾客，他在一张椅子上瘫坐下，筋疲力尽、如释重负地用两手捂住了脸。他还活着，没受到损伤。至于他办成了多少事，这他可不知道，不过他是用尽全力了。

探照灯的强光从汉堡营房屋顶上向下照射到草地上。娜塔丽惊慌失措，被强光射得睁不开眼，她忙把睡着的儿子一把抱起。路易斯呜呜咽咽地哭了。

“起立！三个人一排站队！”犹太区卫兵正在草地上大踏步走着、吆喝着，“所有的人全部走出营房！到院子里来！站队！赶快！起立！三个人一排站队！”

被遣送的人仓促地穿上衣服，蜂拥进院子。很早就来报到的人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能抢占一个铺位，因为他们知道，党卫军腾出这些营房来就是要当作一个集合中心。原本住在那儿的那两千多名犹太人已经全部搬走，待到他们能待的地方去了。

“有些人就要获得豁免啦！”除了这件事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事情呢？大伙儿这时候全知道征召通知多发了。卫兵在清除出来的草地上放了两张桌子，长老们由爱泼斯坦亲自率领，鱼贯地走进大院。遣送人员带着他们的一沓沓卡片和文件、铁丝筐子、橡皮戳子等等，坐了下来。拉姆司令官挥舞着一柄短手杖，也来了。

这个有三千名犹太人的队列在拉姆面前，绕着大院拖拖沓沓地走动起来。他用手杖指点着，豁免一个个人。获得豁免的人走到大院的一个角落里。拉姆有时候跟长老们商量一下，要不然他干脆就单挑出漂亮的男人和美貌的女人来。整个队列都接受过了检阅，开始绕第二圈了。这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路易斯的两腿走不动了，娜塔丽不得不把他背在背上，因为她还拖着那两只手提箱哩。等她再绕过来时，她看见埃伦·杰斯特罗在跟拉姆讲话，司令官用手杖威吓他，背过身不睬他。人们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不住地朝前走去。

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和混乱！

卫兵们大喝着，“立正！”中队长拉姆一面吼叫着一些粗话，一面朝扭动身体、躲闪开的遣送人员挥动手杖。他们不知怎么计算错了，接下去拖延了很长时间。不管是拉姆喝醉了，还是坐在桌旁的犹太人工作无能或是吓得六神无主，这个涉及人命的笨拙工作到这时已经拖过午夜了。最后，这个队列又开始走动。娜塔丽在恍惚绝望中，紧跟着一个身穿一件有黑羽毛般衣领的破旧上衣、一瘸一拐地走着的老婆子身后，她跟在这个老婆子身后慢腾腾地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忽然，有人粗鲁地把她的胳膊肘儿使劲一拉，使她猛一转身，磕磕绊绊地离开了队列。“你是怎么回事，你这傻娘子？”一个生着络腮胡子的卫兵咕哝。拉姆司令官正用手杖点着她，露出一种嘲笑的神情。

探照灯熄灭了。司令官、长老、遣送人员全部离去。获得豁免的犹太人集合起来，带进另一个放有床铺的房间。一个遣送人员，就是分

发征召通知的那个红头发的人，告诉他们，他们现在算“后备人员”，司令官对计算错误很生气，明天上火车的时候还要再计算一遍。在那以前，他们只能待在这间屋子里。娜塔丽度过了一个可怕的、不眠的夜晚，路易斯一直睡在她的怀里。

第二天，那个遣送人员带着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名单回来，叫了五十个姓名，吩咐这些人上火车。这个名单不是按字母排列的，所以在最后一个姓名读出来以前，凝神静听的人们脸上全显得分外紧张。娜塔丽并没被叫到。那五十名不幸的人提起手提箱，走出去了。又等了好半天。接着，娜塔丽听见火车汽笛的尖啸声，机车呼哧呼哧，还有开动的车厢的锵锵声。

红头发的人望着屋子里大声喊道：“把你们的号码牌堆在桌上，离开这儿。回到你们的营房去。”

娜塔丽虽然为这列火车上的人们，尤其是为和她共度过一夜的那些人感到满心难受，可是把路易斯的号码牌从他的脖子上取下给了她有生以来最大的快乐。

埃伦·杰斯特罗站在营房入口外边获得豁免者的一群亲友中间等候着。在他们周围，人们的重新团聚全是有所克制的。他也只朝娜塔丽点点头：“我来拿手提箱。”

“不，你抱着路易斯吧，他可累坏了。”她放低声音说，“瞧在上帝的分儿上，咱们快跟班瑞尔取得联系吧。”

几天以后，犹太区的一名卫兵在中午前后到云母工厂找娜塔丽，叫她第二天上午八时带着孩子到党卫军总部报到。下班以后，她一路奔回泽街的住处。埃伦待在家里，正在小声诵读《塔木德》。这个消息似乎并不叫他心烦意乱。他说，很可能是要警告她一下。说到底，党卫军知道了他们想使红十字会人员有所警觉的那项阴谋，而她是那个小团体中唯一留在犹太区里没走的人。她一定得卑躬屈节，自怨自艾，一定得答应从今往后跟德国人合作。这无疑就是德国人要她做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要路易斯去呢？为什么叫我非带他去不可？”

“你上次带他上那儿去的。副官大概记得这件事。不必太担忧。振作精神。这是决定性的。”

“你还没收到班瑞尔的来信吗？”

杰斯特罗摇摇头：“人家说可能需要一星期或一个多星期。”

娜塔丽通宵不曾合眼。窗外变成鱼肚白时，她就起身，人感到很不舒服。她穿上那身灰色衣服，把头发梳得极其漂亮，又用旧钵子里的干胭脂搽了一下，加点儿颜色，使自己显得更标致。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她要走的时候，杰斯特罗说。尽管他宽慰地笑着，他自己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他们做了一件对他们来说很不寻常的事：他们互相亲了亲。

她匆匆地赶到幼儿园，给路易斯穿好衣服，吃了早餐。教堂大钟打八点的钟声的时候，她走进了党卫军总部。等她通报了姓名以后，门口办公桌旁那个一脸厌烦神情的党卫军兵士点点头：“跟着我来。”他们走下过道，下了一条长楼梯，又穿过另一条更黑暗的走道。路易斯偎在妈妈的怀里，用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手里拿着一个锡制的玩具士兵。党卫军兵士在一扇木门前面站住。“进去。等着。”他在娜塔丽身后把门关上。这是一个没有窗子、粉刷得雪白的房间，有一股地下室的气息，里面点着一盏有铁丝网罩着的灯。墙壁是石头造的，地面涂着水泥，有三张木椅子沿墙放着，在一个犄角里，有一个拖把和满满一铅桶水。

娜塔丽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把路易斯放在自己的膝上。过了很长的时间。她说不出过了多久。路易斯对着那个锡制的玩具士兵咿咿呀呀胡说一气。

门打开了。娜塔丽连忙站起身。拉姆司令官走进房，后面跟着海因德尔督察，他随手把门关上了。拉姆穿着一套黑色军礼服，海因德尔穿着绿灰色的军便服。拉姆走到她面前，对着她咆哮：“哼，你就是阴谋反对德国政府的那个犹太婊子喽！是吗？”

娜塔丽的喉咙收紧。她张开嘴，想说话，可是她发不出声。

“你是还是不是？”拉姆大吼着。

“我——我——”她嘶哑地低声喘息。

拉姆对海因德尔说：“把那个该死的小杂种从她手里拿开。”

督察从娜塔丽的怀里一下把路易斯夺过去。她简直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但是路易斯的恸哭使她喉咙里嘶哑地挤出几句话：“我糊涂，我受了骗，我愿意合作，别伤害我的孩子——”

“不要伤害他？他完蛋啦，你这下贱的臭货，这你不知道吗？”拉姆朝着拖把和那桶水指了指，“他马上就要变成一堆血淋淋的烂肉啦，那就是用来收拾干净的。这工作归你来。你以为你干了坏事人家就不知道吗？”

海因德尔是一个矮胖、结实的人，手上满是汗毛。他把路易斯颠倒过来，一手提着一腿。孩子的上衣耷拉下去，遮住了他的脸。锡制的玩具士兵叮当一声落在地上。他瓮声瓮气地哭着。

“他死定了，”拉姆朝她嚷着，“动手，海因德尔，把这件事办好，把这孩子一扯两半。”

娜塔丽尖声喊叫起来，朝着海因德尔直扑过去，但是她绊了一下，摔倒在水泥地上。她用手和膝盖把身子撑起。“不要杀他！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就是不要杀他！”

拉姆哈哈笑了一声，用手杖指着海因德尔，他还在把那个哇哇直哭的孩子颠倒过来提着。“你什么事都愿意干？好，让我们来瞧你砸督察的屁儿。”

这并不使她震惊。这时候，娜塔丽完全成了一只发狂的动物，极力想保护一只幼小的动物。“是，是，好，我愿意。”

海因德尔用一只手握住路易斯的两边足踝，把那个呜咽的男孩像只家禽那样倒提着。娜塔丽用手和膝盖向他爬过去。倘若娜塔丽这时是神志清醒的，就会觉得这一切是令人作呕、不可名状的，然而她当时所知道的只是，如果她用嘴含着那玩意儿，她的孩子就可以不受到伤害。在她匍匐向前时，海因德尔倒往后退去。两个人全哈哈大笑起来。“瞧，她倒真想要，司令官。”他说。

拉姆呵呵大笑：“嘿，这些犹太女人都是臭货。来呀，让她乐一下吧。”

海因德尔站住了。娜塔丽爬到他的脚下。

海因德尔抬起一只穿着皮靴的脚抵到了她的脸上，把她踢得往后摔倒在地。她的头猛地一下撞在水泥地上。她只看见一道道弯弯曲曲的亮光。“从我面前滚开。你认为我会让你这龅嘴的犹太嘴来玷污我吗？”他站在娜塔丽身旁，朝着她脸上唾了一口，把路易斯扔到她的怀里，“去，找你的叔叔那个《塔木德》的拉比去。”

她坐起身，紧紧搂住孩子，把上衣从他发紫的脸上拉下。他喘息着，两眼直瞪瞪的，脸上通红一片。接着，他呕吐了。

“站起来。”拉姆说。

娜塔丽照办了。

“现在听着，犹太母猪。等红十字会的人到来时，你得充当儿童部门的向导。你得给他们留下最好的印象。他们在报告中将详细提到你，你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美国犹太女人。幼儿园得是你感到自豪的乐事。知道吗？”

“当然啦。当然啦。我知道。”

“等红十字会的人走了以后，你不管是哪方面行为不检点，你就得带着你的小鬼直接上这儿来。海因德尔就要当着你的面把他像块湿抹布那样扯成两半，你就得亲手把那堆血淋淋的烂肉收拾干净，再把它送到焚尸炉里去。然后，你就上战俘筑路大队的那座营房去，两百名臭烘烘的乌克兰人就要轮流干上你一个星期。要是你这婊子的臭皮囊还能支撑下来，那么你就到小堡垒去等候枪毙。明白吗，臭东西？”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给他们一个极好的印象。”

“好吧。还有，你要是对你叔叔或是其他任何人提起一句今天的事情，你就完蛋啦！”他把脸直伸到她那唾沫狼藉的脸前边，带着一股死人的气息向她号叫，以致她耳朵都轰响起来，“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相信！我相信！”

“把她轰出去。”

督察握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出了房间，拖上楼梯，穿过过道，然后把她连同怀抱里的那个气息奄奄的孩子推到了总部外面春花烂漫的广场上。乐队正在演奏午前的协奏曲，是《浮士德》⁽⁸⁾中的几首乐曲。

她回到住处时，杰斯特罗在等候着。孩子的脸上还沾着呕吐的东西，似乎吓得目瞪口呆。娜塔丽的脸色使杰斯特罗很不好受，她的眼睛睁得滚圆，外面一圈白边，皮肤发灰发青，一副临死前惊恐万分的神态。

“怎么样？”他说。

“是警告。我没怎么样。我得换好衣服，上班去。”

半小时后，她穿着破旧的褐色衣服，带着孩子走出房间，杰斯特罗还在那儿。孩子已经盥洗过，似乎好了些。她的脸还是死灰色，不过那种惊骇的神色渐渐消失了。“你干吗不上图书馆去？”

“我想告诉你，班瑞尔那儿有消息来了。”

“是吗？”她一把抱住他的肩膀，眼神十分热切。

“他们试试看。”

- (1) 迈蒙尼德（1135—1204），西班牙犹太学者，哲学家、神学家、医学家。
- (2) 拉希（1040—1105），法国犹太学者，中世纪著名《圣经》及《塔木德》译注家。
- (3) 美国女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1849—1924）1886年发表的小说《小公子》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衣着华美、好得出奇的孩子。
- (4) 原文是希伯来语。
- (5) 关于雅各和以扫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 (6) 约翰·施特劳斯1874年所写的一部轻歌剧。
- (7) 充作咖啡的劣质饮料。
- (8) 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所创作的法国抒情歌剧。

第八十二章

德意志的灭亡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隆将六月间诺曼底登陆和苏军的进攻视为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这一点单就其概括意义而言，是正确的。在德黑兰，大联盟的确曾赞同由东西两面同时夹击德国。但俄国人并未获悉我们的作战计划，我们也并未获悉他们的。一旦我们登陆以后，将有两个星期无法确定斯大林是否会信守诺言展开攻击。

本章将隆的战略论文及其希特勒回忆录最后部分中的章节合并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德黑兰锻造的那柄老虎钳的钢铁钳牙开始合拢了。根据富豪统治与斯拉夫共产主义长期阴谋策划的两面夹攻计划，德意志民族、中欧基督教文化和礼仪的最后堡垒，遭到来自东西两方的攻击。

在西方的著作中，诺曼底登陆和俄国的攻击，依然被视为“人类”的一大成就。但是严肃认真的史学家已经开始看穿战时宣传的烟幕。在德黑兰，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把东欧交到了赤色魔爪之下。他的动机何在？想要摧毁德国，这个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敌。由于在这场战争中过度紧张、努力，又由于罗斯福狡猾地反对殖民主义，英国，用希特勒的生动语言来说，已经像兔子那样被剥了皮。日本在同冯·尼米兹那不断扩大的舰队进行的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中已渐渐不支。只有德国仍挡住走向美元世界霸权的道路。

有人认为罗斯福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受了骗”，向斯大林做了过多的让步，这是一种肤浅的老生常谈。事实上，他在德黑兰已经把一切都让步了。当他保证对法国发动进攻以后，赤色的亚洲人插入欧洲心脏就已经在所难免了。为了保证这一点，他还把大量的租借物资送往苏联，其数字之大仍然令人难以想象：大约四十万辆机动车、两千辆机车、一万一千列火车车厢、七千辆坦克、六千多门自行火炮和半履带车辆，以及两百七十万吨石油与使原始的斯拉夫军队行动起来的其他产品，更不提一万五千架飞机、几百万吨粮食以及不计其数的原料、工厂、军火和技术设备了。

罗斯福作为一个朴实、天真的人道主义者去同斯大林折冲樽俎，这幅画面是他最大的宣传骗局。这两个心肠冷酷的屠夫彼此十分了解，他们只是为了本国人民的观赏，为了历史，才装出不同的姿态。在这两人中，罗斯福始终占着上风，因为苏俄一半受到破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

际，而美国却国富民强，安然无恙。斯大林别无他法，只有牺牲几百万俄国人的生命去为美国垄断资本统治世界扫清道路。他的确曾通过当时我们在司令部都一无所知的绝密谈判，试探是否有可能跟我们按合理的条件缔结和约，但这时，罗福斯的“慷慨的”《租借法案》挫败了我们。自然，希特勒并不准备放弃我们获得的全部利益。斯大林得到了所有的那些物资以后，决定战斗下去，牺牲掉大量的德意志和俄罗斯鲜血，这样是较为有利的。

东欧那些贫瘠而争吵不休的国家，是罗斯福抛出来给斯大林，要他的国家做出可怕牺牲的诱惑物。罗斯福的政策就是，让它们落到俄国人手里吧。当然，反复无常的巴尔干人是可疑的牺牲品。苏联人吞食了那些不妥协的民族以后，已经患了消化不良症在打嗝。那个骚动不安的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并不像过去的几世纪那样，或者是像一九四四年对我们那样，是获得土耳其的铬的一条渠道。然而尽管如此，允许斯拉夫共产主义向易北河和多瑙河进军，还是罪大恶极的。丘吉尔恨不得使盟军的主要进攻伸入巴尔干各国，这至少表现出某种政治敏感，以及对中欧和基督教文明的某种责任感。他的血并不像罗斯福那么冷。罗斯福对巴尔干国家或波兰毫不在意，不过在一个异常坦诚的时刻，他在德黑兰告诉斯大林，由于在选举时需要大量美籍波兰人的选票，他不得不就波兰的前途庸人自扰一番。

军阀们的冲突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一事上冒了很大的风险。这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当我们衡量对峙的兵力、时间与空间的要素以及海陆转运等问题时，我们就看到，丘吉尔迟迟未能采取行动是合情合理的。登陆十分危险，结果可能是一场大灾难。只是我们方面时乖运蹇和一步接一步犯下的错误，才使罗斯福在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中得以成功。

艾森豪威尔本人知道“霸王”行动的危险性。当他的五千艘船只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驶向诺曼底海岸时，他甚至还起草了一项宣布这次军事行动失败的文告，这份底稿偶然地保存了下来：

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将部队撤出。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其决定是根据现有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部队、空军和海军全部奋勇作战，恪尽职守。倘若这次行动有任何过失和不当之处，概由我一人负责。

这项文件并未成为盟军的正式公报是由于几个原因，主要为：

1. 我们的可恨的情报机构；
2. 在最初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对这次进攻做出的混乱、迟缓的反应；
3. 阿道夫·希特勒的难以置信的拙劣决定；

4. 德国空军未能应付盟军的空中优势。

入侵舰队的集结，确实是一个出色的技术成就，而庞大的空军机群的生产以及在机上配备哪些人员，也是如此。马歇尔将军对于拥进诺曼底的地面部队的征募、装备和训练显示出他是美国的一位沙恩霍斯特⁽¹⁾。美国步兵虽然需要过于丰富的后勤支持，但是在法国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精神饱满，营养充足，一鼓作气。英国大兵在蒙哥马利的统率下，尽管和往常一样进展缓慢，却表现出了牛头犬般的英勇。不过在诺曼底所发生的事情实质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像威灵顿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²⁾那样，确凿无疑地击败了阿道夫·希特勒。在诺曼底，这两个人终于在正面的武装冲突中交手了。希特勒犯下的错误使罗斯福取得了胜利。正如同滑铁卢战役，与其说是威灵顿打胜了，不如说是拿破仑战败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有军事天才，其精髓在于这些简单的规则：仔细选择陆、海军将领；将战略与战术全部交由他们负责，自己只负责战争的政治问题；绝不干涉军事行动；绝不把遭到光荣挫折的军事将领解职；让赢得胜利的将领们获得全部荣誉。等罗斯福逝世以后，战场上的最高司令部实际上还是原来的班子。这种稳定性很有好处。军事司令部的改组，会在势头、干劲和战斗力方面造成不少损失。我们的灾难就在于希特勒不断更换将领。

元首把最高作战指挥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正蒙受着严重的失败。他绝不承认自己应对任何一次挫败负责。因此，军事首脑便不得不经常更迭。野心勃勃的新兴将领比比皆是，他们急切地想趁他们的前辈因为希特勒的无能而被解除职务时腾达起来。我注视着元首一时宠幸的这些将领来来去去，他们满怀热情地接过兵权，结果却被希特勒的干扰弄得疲惫不堪，最终因为他的拙劣的行动而被撤职，说不定还会自杀或患心脏病去世。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是荒谬的作战方法。

诺曼底登陆

三件事支配着入侵问题，而我们国家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一问题：

1. 他们将在何处登陆？
2. 他们将在何时登陆？
3. 我们在何处同他们作战？

根据军事逻辑来看，英美人登陆的地点应是多佛尔对面的加来海峡一带。这可以规划出到我国“工业心脏”鲁尔河去的最短路线。海峡在那一带最狭窄。部队在水上是一筹莫展的，按常理来说需要用最快的方法把他们送到岸上。舰艇和空中支持的周转时间，在多佛尔-加来轴心地带也最短。敌人发动攻击的诺曼底沿海一带，需要海空方面走的航程会远得多。

由于我们一心一意准备在加来海峡一带截击入侵的敌军，我们把注

意力集中在一个位置上，给了敌人发动奇袭的机会。希特勒不知如何猜到地点有可能是诺曼底。在一次参谋会议上，他确实曾用一根手指指着地图，以我们曾经视作无可否认的军事眼光说：“他们会在这儿登陆。”但是他在战争中做过许多这类的揣测，往往极其荒谬。当然，他只记得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揣测，为它们大吹大擂。奉命击退入侵的隆美尔，也对诺曼底颇为关注。所以在很晚的时候，我们加强了那些海滩上的防御，增加了部署在那儿的武装部队。尽管这次入侵出其不意，倘若不是由于那种糟不可言的指挥方式，把第一天完全耽误了，我们本来可以打垮这次登陆的。

这次登陆，英国方面的主要策划人摩根将军曾经写道：“我们希望并计划尽可能远离海滩，深入内地再进行战斗。因为如果进攻的战斗是在海滩上进行，那么我们就已经战败了。”我承认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在这点上犯了错误。我们同意伦德施泰特的意见，认为机动后备部队应当在内地待命，以避免海军和近距离的空中袭击。等艾森豪威尔登陆以后大举向内地进犯时，我们再发动攻击，把整个入侵部队消灭掉，像我们一再全歼俄国军队那样。这是一种“东方战线”心理。隆美尔知道得比较清楚，他在北非面对一个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时，曾经试图打一场运动战。当时，我们进退维谷。制止诺曼底登陆的唯一时机，就是敌人在我们大炮的炮火下踉踉跄跄登上海滩的时候。隆美尔加强了所谓的“大西洋壁垒”，并且按照这项原则制订了他的全部计划。倘若入侵开始之日我们按照他的计划作战，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获胜，并把战局扭转过来。

英译者按：隆并没称赞英国人采用的那种精湛的欺骗战术，这种战术助长了德国人就我们将在何处登陆所做的一厢情愿的“推断”。为此，我们做了莫大的努力：对加来海峡一带的空袭和海军轰击远远超过了对诺曼底的，空军轰炸通往加来海峡一带的铁路和公路，在多佛尔附近排列开了许多假的登陆艇和伪造的陆军临时营房，还有种种仍然保密的情报花招。德国人并不是富有想象力的，他们吃进了所有这些证实他们判断的暗示，以为我们是要扑向加来海峡一带。

何处出了差错——准备工作

我们德国将领经常受到指摘，说我们责怪已死的政客希特勒输掉了该由我们打赢的战争。然而，在法国的败退确实是希特勒造成的。他贻误了我们获得的一个微小的机会。这一事实在纯军事性的分析中是无法否认的。

他的基本判断并不太差。早在前一年十一月，他就颁布了著名的第五十一号指令，把兵力转移到西线。他很恰当地指出，我们在东方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敌人在法国取得一个立足点，就会具有直接的“使人难以应付的”意义，我们进行战争的军火库鲁尔河就会落入敌人攻击的范围。这道指令是正确的，其大纲是切合实际的。倘若他能坚持下去那就好了！可是从一月到六月，他紧张慌乱，信口雌黄，实际上把西线的部队全消耗在其他三个战场：占领匈牙利、东线以及罗马以南盟军的战线

上。此外，他还把大量部队冻结在挪威、巴尔干各国、丹麦和法国南部，以防止可能的登陆，而没把这些部队集结在海峡沿岸一带。

诚然，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欧洲三千英里的海岸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东方，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俄国人像“沼泽中的动物”那样，正在继续作战。他们解了列宁格勒之围，重新夺取了克里米亚，使我们的整个南翼完全受到了威胁。游击活动使全欧洲都动荡不安。附庸国的政客们全在摇摆不定。在意大利，敌人顺着“这只靴子”⁽³⁾不断向上推进。盟军的野蛮轰炸，规模与准确性全部有增无减。尽管戈林大肆吹嘘，他的被打垮了的空军却被钳制在东方和我们的工厂城市上空。像一九四〇年的英国那样，我们的部队、武器和资源日益减少，而我们伸得太长的战线却变得过于薄弱。局势已然改变。海外也没有未受损害的盟友来为我们火中取栗了。

这种时刻，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第五十一号指令是正确的，那么希特勒的方针便很清楚：

1. 用胜利来稳定政治上的踌躇不决，而不是用破坏性的武装占领，像在匈牙利和意大利那样；
2. 在意大利，撤退到易于防守的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一线，把多余的师团调往法国；
3. 用弹性的骚扰战术代替僵硬的、代价大的维护名声的抵抗，以此来延缓东方敌人的推进。
4. 在敌人不大可能入侵的地区，留下一些基本部队，把所有的兵力孤注一掷地集中在海峡一带。

这就是冯·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如何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赢中途岛战役的原因。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据点上。这项作战原则是不变的。但是希特勒的紧张不安妨碍了我们坚守原则。他虽然顽固，却并不坚定。

他大肆吹嘘的沿海峡筑起的“大西洋壁垒”，是考虑欠妥的。在自作聪明中，他断定侵略部队会进攻一个主要港口。于是法国的主要海港四周，碉堡和重炮阵地林立，这是他本人这个最高天才人物所设计的，一百五十万吨混凝土和不计其数的工时全花在这上面了。隆美尔很有远见，下令也在开阔的海滩上设防：在海底的陆地上部署几道雷带，在水下设置可以戳破和炸毁驶近的船只的障碍物，在海滩后方的地区安装尖桩，以便歼灭滑翔部队，还在沿岸一带增建许许多多碉堡和大炮阵地。

可是缺乏人力妨碍了这次新的努力，因为许多人不得不为飞机工厂挖掘“宏伟”的防空洞，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城市里修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同入侵相比，这些事情又有什么重要呢？然而希特勒并不支持隆美尔关于“大西洋壁垒”的补充命令，所以“壁垒”大半仍旧是宣传中的一个幻象。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隆美尔下令在海滩后面滑翔部队可以降落的地区铺设五千万枚地雷。倘若听从了他的意见，空降部队的着陆就会失

败，但是实际上连百分之十的地雷都没埋，他们入侵成功了。

名义上，我们大约有六十个师的兵力保卫法国，可是沿海一带排列开的固定的各个师，主要是由竭尽全力拼凑起来、低于正常标准的部队组成的。有些步兵作战师分散在各地，不过我们的希望在于十个摩托装甲师。有五个师驻扎在离海峡沿岸不远的地方，既可以向加来海峡一带出击，也可以向诺曼底出击。隆美尔打算把乘登陆艇到达的第一批敌人在海滩上消灭掉。实际上后来证明，一共就只有五个师的兵力。因此他要求取得这些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

这是徒劳。西线的最高统帅伦德施泰特主张等侵略军站定以后再攻击他们。希特勒在这两种战术概念之间犹豫不决，对双方都不予斥责。他发布命令，把装甲师划归三个不同的司令部指挥，而他自己待在六百英里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却保留着四个驻扎在靠诺曼底海滩最近的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这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决定。当一切取决于快速、大胆的一击时，这个决定束缚住了隆美尔的双手。不过这次入侵使德军司令部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因此很难说是哪一个疏忽、哪一种错误、哪一件蠢事促成了德国的灭亡。入侵开始的那天，我们方面出现了一阵激流般的疏忽、错误和蠢事。

何处出了差错——入侵开始日

决定性的失败，就是在加来海峡方面所犯的错误。我们缺乏特工人员，未能在英国刺探出一项涉及两百万人的“秘密”，欺骗措施使我们上了当。而我们的侦察竟然未能确定在几十英里外可以清楚目击的地方组织起的一次进攻的方向，沉痛而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未能觉察到他们会在低潮中登陆。我们的大炮全瞄准了高潮线。我们的想法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炮火下跋涉八百码软乎乎的海滩呢？他们却如此做了。艾森豪威尔的突击队到来时，我们的不可轻视的水下障碍物全暴露在外，可以由工兵迅速清除，而他的部队也就蹭过了那片沙滩。

我们在“何时？”这一问题上也很悲惨地判断错了。敌人的舰队越过海峡时，埃尔温·隆美尔正回德国来探望他的妻子！六月五日，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风，预计将持续三天。这种恶劣的天气使隆美尔和其他所有人都很放心。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气象预报，表明天气有可能转好。他冒险批准出动。六月六日凌晨一两点钟稀稀落落的空降并没使我们多么惊慌。直到诺曼底碉堡里我们的士兵凭肉眼看到“霸王”的巨大幽灵——成千上万艘船只在烟雾迷蒙的黎明中驶近——以后，我们才做战斗准备。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被忽视的破密情报。我们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告密人获取了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号召在登陆那天进行破坏的信号。所有的作战司令部全部受到了警告。在最高统帅部，这份报告送到了约德尔那里，不过他根本不以为意。后来，我听说伦德施泰特对这种惊慌一笑置之，还说：“这就好像艾森豪威尔会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宣布入侵似的！”这就是对待这个情报的一般的态度。

我的前线之行

（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看来那天早上，希特勒似乎醒不过来了。我一再打电话给约德尔去唤醒他，因为伦德施泰特要求把装甲师调出来。显然，诺曼底这次攻击事态很严重！约德尔却对伦德施泰特的要求置之不理。关于约德尔的这一决定，史学家们至今都痛加指责。可是当希特勒悠闲地独自进完早餐，在十点钟左右接见约德尔时，他完全赞同拒绝伦德施泰特的疯狂要求。

贝希特斯加登的指挥情况是荒谬可笑的。希特勒待在山上他的“巢穴”里，约德尔待在“小总理公署”里，作战指挥部则在城市另一头的一座营房里。我们始终没离开过电话。隆美尔失去联系，正赶回前线。伦德施泰特在巴黎，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在沿海地区，还有装甲师将领盖尔，他们全部火急地通过电话和电传打字电报机跟贝希特斯加登联系。为了向某些匈牙利国宾表示敬意，中午的战况汇报会议预定在克莱斯海姆宫举行。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点，距离市区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希特勒始终没想过要把这次会议取消，没有！参谋人员不得不乘汽车赶到那儿去，在一间小地图室里谒见他，他就在那儿演习给客人们安排的战况汇报这出“戏”。接着，我们不得不逗留在一旁，等着汇报战况，而这时我们的部队在盟军的炸弹及海军炮轰下正在牺牲，敌人的占领区正在扩大。

今天，我仍旧记得元首在中午前后跳进那间地图室的情景，肿胀、发青的脸上满是笑容，口髭微微颤动，一面跟参谋人员打招呼，一面说：“嘿，咱们干起来了，是吗？现在，咱们是在可以揍他们的地方狠揍他们了！他们过去躲在英格兰倒是很安全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对局势严峻的报告没表现出丝毫的关切。“这次登陆完全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一个骗局。我们并没受骗！我们在加来海峡一带严阵以待。这场佯攻将变成他们的另一次血腥的迪耶普大败⁽⁴⁾。好极了！”

他在那间放着柔软的扶手椅和引人瞩目的作战地图的大情况汇报室里，也是这样慷慨陈词。他向匈牙利人谈到一个又一个问题，令人作呕地吹嘘了一番我们在法国的兵力，装备的精良和不久即将发射的奇迹般的“新武器”，美国陆军缺乏战斗经验，等等等等这一类话。他对两天以前罗马的陷落并不重视，甚至还讲了一个粗鄙的玩笑，说自己感到很轻松，把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患了梅毒的婊子等等，全部移交给美国人去养活。谄媚的匈牙利人对这一切有何种想法，任何人也说不出。在我看来，希特勒只是在大声地谈着自己的幻想，想使自己相信。等这出眼就可以看穿的假戏结束以后，我立即要求批准我到诺曼底去。那位难以捉摸的元首不仅同意了，而且还豁免了反对高级军官乘坐飞机往来的那条规定。我可以飞到巴黎那么远，去查明一下正在发生什么情况。

几个小时后，当我乘坐的飞机在巴黎铁塔上飘扬的卐字旗上空盘旋而下时，我禁不住想到，这面旗子还会在这儿飘扬多久呢？在伦德施泰特的情况室内，一切凌乱不堪。这时，希特勒已经调出了一个装甲师，

参谋们正在对应该把这一师用在何处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低级军官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喊叫声所形成的一片喧闹中跑来跑去。作战地图上代表船只和空降的小标志星罗棋布。代表步兵的红色标签，显示出他们已经惊人地深入到一条五十英里长的战线，只有一处地方我们还把美国人困在海滩上。

伦德施泰特显得很镇定，而且跟平时一样十分整洁，不过疲乏、瘦削、悲观，他的举动一点儿也不像西线的统帅，倒像一个满腹忧愁的无权老人。他极力争辩说，我不应该冒被伞兵俘获的危险到诺曼底去，不过他对这件事也是半信半疑的。他仍然相信这是大规模的佯攻。但是把侵略军打下海，会使祖国精神振奋，并且叫敌人踟躇不前，所以这一仗非打不可。

次日清晨，绮丽多姿的法国景色，以及肥壮的奶牛与辛勤劳动的农民，显得异样的安静。陪我乘车同行的伦德施泰特的那个年轻副官不得不吩咐司机绕过炸毁的桥梁，一再绕道行驶。盟军方面几星期有组织的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举目皆是：遭到破坏的火车调车场、坍塌的高架桥、被焚毁的列车与终点站、翻倒的机车，地地道道是丘吉尔所谓的“铁道沙漠”。从战术上看，地面成了一些斑斑驳驳的小岛，而不是一片适合经由陆路供应补给的地带。这不足为奇，单在入侵的那天，敌人就进行了一万五千架次几乎没遇到抵抗的空袭！战后的记录显示出来确实是如此。

经过圣洛时，我碰上了载着我们伞兵驶往卡朗唐去的军用车。我让那个少校搭上了我的汽车。他说，法国破坏分子把他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在入侵的那天他失去了联系，但是到了深夜又跟他的司令官联系上了。现在，他的任务是，反击瓦勒维尔东面美军那个兵力单薄的滩头堡。

我们驶近沿海地区时，那种奇异的田园生活的安静持续着。少校和我攀登上一座农村教堂的尖塔，准备四下看看。一片使人惊愕的景象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海峡中星罗棋布，从天边到岸边尽是敌人的船只，而小船则像上百万只水中小虫似的蜂拥在海岸与大船之间。通过望远镜，海滩上一次规模庞大和十分安静的行动清晰可见。登陆艇艇身靠着艇身，排列到目力所及的地方，艇上卸下兵士、军需品和装备。海滩上黑压压的好几英里尽是柳条篓、弹药箱、皮袋、机动车和正在装卸的士兵，还有一长列蠕动着的卡车驶向内地。

“法兰西战役”的确打响了！这些部队正准备捣毁德国，他们看样子就像出来野餐的人。我没听见炮声，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元首在克萊斯海姆宫耸人听闻地吹嘘说：“要把侵略军压垮在沙滩上”“要以一道钢与火迎击他们”，事实和他的吹嘘有多大的差别啊！

我们驱车往东行驶，小规模枪战噼啪乱响，村庄在那片持续不断的安静中燃烧。我尽可能地四处向军官们询问，知道了这片奇异的宁静的由来。黎明时分的一次规模庞大的海空联合攻击，在我们的防御工事上倾泻下了一大阵炸弹和炮弹。我找了伤兵们攀谈，他们脸上全是惊惶不安。有一个一只胳膊打折了的军士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凡尔登战役

(5) ，但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在我所到之处，我碰上了宿命论的言论、冷漠的情绪、失去联络的情况、打垮了的团队，以及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庞大的海上舰队，头顶上轰响着的空军机群，以及排山倒海的炮轰，已经散布了一种战败之感。

我不再怀疑，一场可能是毁灭性的危机近在咫尺了。于是我赶回巴黎，在电话中告诉约德尔这是主要的攻击，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应战，夜间行军以避免空中阻截，并且在应急的基础上对运输线进行有效的修补。约德尔的回答是：“好，快回到这儿来。不过我劝告你，对于你所说的话必须分外小心。”这是多余的劝告。我始终没获得晋见的机会。随后几次的战况汇报会议我都没奉召参加，希特勒明显地避开了我的观点。诺曼底的局势迅速恶化下去，我的情报不久便失去时效了。

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六月里，我们的德意志世界正在土崩瓦解，而希特勒却在贝希特斯加登饮茶，吃蛋糕，搞社交活动。这给了我两个不同的感觉。六月十九日，一场迅猛的暴风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刮了起来，一连猖獗了四天。它比我们的部队更为有效地阻碍了入侵部队的推进。它摧毁了人造港口，几乎把一千艘船只刮到了海滩上。侦察照片显示出一场莫大的灾难，因此我有了最后一线希望。希特勒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轻狂议论。等天气放晴以后，敌人恢复了陆、海、空攻击，仿佛夏天的一阵暴雨下过了那样。他们的物力，源源来自美国那只我们攻击不到的富饶羊角 (6)，这实在是惊人的。后来我们就没再听说过西班牙无敌舰队了。

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的，还有瑟堡即将陷落时召开的一次战况汇报会议。希特勒戴着厚眼镜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罗盘和尺，兴冲冲地指给我们看，跟我们仍旧占领的地区相比，入侵的敌人只占领法国多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他是对高级将领们说的。他们知道，而且好几星期一直在向他发出警告，在沿海一带的外层防御工事被捣毁，一个主要海港也陷落了以后，法国其余地方是一片平原，可供敌军驰骋，德国方面除了国境线上的西方防线和莱茵河以外，并无可守的阵地。那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时刻，我的眼睛突然看清楚了，我一下完全明白了，那个得意洋洋的元首已经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在一个虚张声势的假面具后面正为自己的生命瑟瑟发抖。

诺曼底：概要

（摘自《世界大屠杀》）

……倘使希特勒在六月下旬接受了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的提议，把战争结束，我们就只需要向一个苛刻的和约屈服。我们最终也许会像现在这样被瓜分掉，也许不会，不过我们的人民肯定可以逃脱一年的野蛮轰炸，包括德累斯顿那场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 (7) 和艾森豪威尔向易北河的灾难性进军。在东方，我们就可以逃脱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奸淫抢劫的恐怖行为，世界对这种恐怖行为含笑旁观，不以为意，而我们数百万的平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逃难，从此无法回去。

一九一八年，我们还占领着外国土地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也曾主张，在别国能够把战争的破坏加在德国领土上之前投降。但是一九一八年有一个政治权力和一个军事部门，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德皇的逊位及时向敌人投降。现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军事部门，一切集中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从政治上说，他如何能投降，并把脖子伸向绞刑架呢？他只好战斗下去。

很好，那么他战斗下去的战略又如何呢？是好还是坏？他的战略是僵硬的、自满的、拙劣的。他丢失了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只有五个师！倘若装甲师被调出来，集中在一起，那么不顾种种不利条件——情报的不灵通，敌人的空中优势，海军的炮轰，等等——隆美尔的干练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会把装甲师派上阵，对付挣扎向前的美国兵和英国兵，结果将会是一场历史性的血腥大屠杀。在奥马哈海滩，步兵作战师第三五二师恰巧在那儿作战，他们一个师就差一点儿把美国兵赶进大海。在那些最初的时刻里，倘使发动一次有计划的、集中兵力的反攻，那么有什么事不能办到呢？

如果我们打垮了那五个师的兵力，那很有可能就是转折点。英美人不是俄国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他们都经不起这样的流血。如果所有那些异想天开的准备工作，所有那些技术与财富的大量集中，都不能阻止他们的登陆部队在那个决定性的第一天遭到杀戮，我相信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和丘吉尔会畏惧起来，宣布一次保全面子的“撤军”。政治方面的结果将会是惊人的：丘吉尔就会垮台，罗斯福在大选中就会失败，斯大林就会指控他们背信弃义，甚至会在东方单独缔结某种和约，谁知道呢？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偏要从贝希特斯加登指挥那几个装甲师。

在毁灭迫近时，希特勒紧紧抱着，而且喋喋不休地讲着三种自我安慰的幻想：

1. 分裂反对我们的联盟；
2. 用奇迹般的新武器使战局改观；

3. 从洞穴中的工厂里突然生产出大量新型的喷气式飞机，把敌人从天空一扫而光。

在生死攸关的七个星期，他坚持让驻扎在加来海峡地区等待“主要入侵”的第十五兵团按兵不动，因为他的宝贵的V-1及V-2火箭发射台在那儿。可是最后，当火箭发射出去时，它们只是级别较低的恐怖武器，只在伦敦胡乱地造成了一些死亡和破坏，并没军事价值。那种战斗机直到一九四五年才从洞穴中的工厂里慢慢制造出来，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至于唯一关系重大的武器原子弹，希特勒未能支持这项计划，从而白白浪费了我们在分裂原子方面所取得的科学上的领先地位，而且他还把后来为我们敌人生产原子弹的那些犹太科学家驱逐出境。

诚然，分裂敌人的联盟是我们唯一的逃生之门，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的高明的政治手腕，把这道门砰的一下关上，封闭起来了。因此，六月二十二日，恰好在我们进攻苏联三年以后的那天，迄今为止

最严重的惨败，德黑兰计划中指派给斯大林的任务，即白俄罗斯战役，即将突然从东方降临到我们头上。

我现在就掉过笔去叙述一下这一冷酷无情的事件。

英译者按：在这篇有所删节的隆的观点的汇编中，我尽力想突出德国人对诺曼底登陆的看法，略去人们从普通的史书和影片中熟知的许多军事行动细节。斯大林致丘吉尔的那份电报，至今仍然是对“霸王”行动的丰功伟绩最恰当的概略之一：“从宏伟的规模、恢廓的概念以及熟练的用兵等等看来，战争史上绝没有其他类似的功业。”

隆对希特勒的责备可能过火了一些。即便把装甲师调出来拨给隆美尔，我们的部队大概也会料到的。我们的情报——来自空中侦察、法国抵抗运动以及密码的破译等——是异常出色的。我们可能会在那些装甲师投入战斗以前，就从空中把他们歼灭了。这并不是说，这次登陆不是千钧一发的。它是一场计算极其周密、冒着巨大危险的行动。结果它成功了。

至于说希特勒“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他始终就不是一个别样的人，虽然他在最初那股土匪般的横行霸道中曾经大肆表演了一番。他的煽动性的鬼话，何以竟会促使德国人走向战争和犯罪行为，这依旧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隆的眼睛并没有突然看清楚，那些翳障得由别人来为他割去。

- (1) 格哈德·约翰·戴维·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将军。
- (2) 1815年6月18日，英普联军在英将威灵顿公爵（1769—1852）和普将布吕歇尔（1742—1819）的统率下，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附近大败拿破仑，给予百日王朝以决定性打击。
- (3) 意大利位于亚平宁半岛上，半岛形状近似一只皮靴，故云。
- (4) 迪耶普是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一个港口城市，1942年8月盟军远征军曾攻占，不久即撤出。
-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于1916年在法国东北部重镇凡尔登阻击德军，获得全胜。
- (6) 希腊神话：宙斯神幼年，有一头山羊阿玛尔忒亚哺育他。这头山羊的角后来就成为富饶的象征。
- (7) 1945年2月中旬，英美轰炸机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进行空袭，引起大火，伤亡人数达十余万。

第八十三章

杰德堡行动组“莫里斯”

美国：莱斯里·斯鲁特，战略情报局

法国：让·R.拉图尔博士，法兰西国内军

英国：空军二等兵艾拉·N.汤普森，英国皇家空军

帕米拉从这份杰德堡空投的绝密名单上看到了斯鲁特的姓名，立刻决定去找他。她正急切地盼望得到一点儿维克多·亨利的消息。随着时光的消逝，她想着自己复信拒绝了维克多的求婚越来越感到痛苦。自从那封信寄出以后，她一直没收到回音。一片沉寂。她找了一个公务上的理由到米尔顿府去——伦敦以北大约六十英里外杰德堡行动组人员接受训练的那座堂皇的宅邸。第二天她开了一辆吉普车疾驶出市区，往那儿去了。在米尔顿府，她迅速办完了公务。人家告诉她，莱斯里·斯鲁特出去进行野外演习了。她留了一张便条给他，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当她闷闷不乐地走回吉普车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唤了一声：“是帕米拉吗？”

这不是向她打招呼，是一声犹疑不决的叫唤。她回过身，只看见一个头发剪得很短、蓄着浓密下垂的金黄色口髭的人，肮脏的褐黄色军服上没有任何标志。这是一个完全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如果是他本人的话。“你好！是莱斯里吗？”

那两撇胡子伸展开，斯鲁特咧开嘴露出了从前那种淡淡的笑容。他走上前和她握手。“我猜我大概变了点儿样。你上米尔顿府干什么来啦，帕姆？有时间喝一杯吗？”

“不喝啦，谢谢。我得开车走四十英里路呢，我的吉普车就在那边停车场。”

“是勃纳-沃克夫人了吗？”

“哦，不是，他在印度飞行时摔了下来，现在还没复原。我这会儿就上斯通福去，就是他在库姆山的宅子。”她好奇地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你是杰德堡行动组的人员吗？”

他的脸严肃起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事？”

“亲爱的，我就在航空部里安排你们空投的那个科内工作。”

他哈哈笑了起来，一阵刺耳、热诚的大笑。“你可以待多少时间？咱们在哪儿坐下谈谈。老天在上，瞧见一个熟人真是太高兴啦。是的，我是一个‘杰德’。”

对帕米拉来说，这多少是一个机会。

“维克多·亨利提到过，说你在战略情报局的一个部门里工作。”

“哦，是的。你这些日子常常见到那位将军吗？”

“我偶尔收到他一封信。不过新近一封信也没收到。”

“可是帕米拉，他在这儿呀。”

“在这儿？在英国吗？”

“当然啦。你不知道吗？他已经上这儿来了不少时候啦。”

“真的吗？咱们到那面那个百合花池子边上是不是可以避开点儿风呢？我瞧见那儿有一张长石凳。咱们可以聊上几分钟。”

斯鲁特记得很清楚，亨利在莫斯科时，帕米拉那么急切地想到那儿去。她现在这样若无其事，似乎是故意做出来的，他猜这消息大概使她异常震惊。他们走到那张长凳那儿，在池子边上坐下。太阳正从树木后面落下，青蛙在池畔呱呱叫着。

帕米拉果然因为心头的震惊而说不出话来了。斯鲁特一个人说了下去。他唾沫四溅地讲着。有好几个月，他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这时候，帕米拉坐在那儿听着他说，两只眼睛忽明忽暗的。他告诉帕姆，他加入战略情报局，是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屠杀犹太人——这件事越来越为大家所知道，证明他根本不是一个患有偏执狂的病人——而国务院的冷漠无能逼得他发疯。这个釜底抽薪的举动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像他自己一样满怀恐惧。他在跳伞时做得并不比哪个人差，甚至比有些人还要好一点儿。他说，他童年的时候厌恶暴力，暴徒们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欺负他，使他老是怯生生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终于成为一种摆脱不了的意念。其他的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恐惧隐瞒起来，不让自己知道，因为美国男人喜欢打起精神，自吹自擂，不过他一向太爱自我分析了，压根儿没法儿假装不是胆小鬼。

“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帕姆！”

还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从飞机上向下跳的时候，排在他前面的那个人，训练时成绩优良的一个身体结实的陆军上尉，不肯往下跳。他朝外望着下面的景色，吓得呆住了，歇斯底里地用村话大声乱骂，抗拒调度员的推动。等他被推到一旁以后，斯鲁特立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低能者的欢乐心情”跳了出去，进入了轰响着的尾流^①。固定开伞索把他的降落伞打开。那一震动使他的身子猛地一下变得笔直。他使劲儿拉着降落伞，得意忘形地飘落下去，像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那样着陆。事后，他一连几天想着就哆嗦、冒汗而又扬扬自得。此后，他始终没有再跳过一次有那次一半好的。对他来说，跳伞是一个可怕的任务，他很不喜欢它。有不少战略情报局人员和“杰德”都像他这样，而且都准备公然承认，尽管也有些人很喜欢跳。

“通过一次次心理测验，这真使我吓得发晕，帕米拉。这回是自愿参加，事后想来我有些动摇。我对杰德堡行动组的主管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胆小鬼。他们显得很疑惑，问我为什么要申请

干这个。于是我唠唠叨叨地向他们讲了关于犹太人的那套废话。他们把我列入‘有问题的’一类。经精神病大夫观察了我几星期以后，我通过了。他们准是非常缺少‘杰德’。就生理而言，我当然很适合。当然，我的法语至少在美国人听来，是可以蒙混过去的。”

帕米拉心里明白，他会以这种心情一个劲儿地说下去，就此不再提到维克多·亨利。“我得走啦，莱斯里。陪我走到我的吉普车那儿去吧。”帕米拉转动钥匙，在马达的轰隆声中问，“亨利上校究竟在哪儿？你知道吗？”

“是亨利少将，帕姆，”斯鲁特忍住笑，说，“这一点我已经跟你说过啦。”

“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哩。”

“不是，不是。是亨利海军少将，身上闪耀着金边、战斗勋章标志和星形勋章。我们在我们大使馆碰见他。到埃克塞特的美军两栖部队基地去找找看。他说要上那儿去。”

她伸出手和他握了握。他在她面颊上很快地吻了一下。“再见吧，帕姆。主啊，自从在巴黎聚会，好像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上个月我在伦敦跟菲尔·鲁尔喝过一次酒。他变得非常迟钝。”

“是因为喝了酒。我去年在莫斯科见到他了。他那会儿胖乎乎的，挺结实，总是喝得很醉。维克多写信告诉我，娜塔丽待在捷克一个犹太区里，等候战争结束。”

“是的，他也这么跟我说。”斯鲁特点点头，他的脸沉了下来，“嘿，帕米拉，咱们在巴黎的时候好歹都年轻、快活。”

“是吗？咱们还非常卖力地想充当欧内斯特·海明威⁽²⁾小说中的人物哩。太放肆、太傻气啦。我记得菲尔总把那柄黑梳子放在鼻子下，仿效希特勒背诵鹅妈妈⁽³⁾的歌谣，我们通常会放声大笑。”她开动了吉普车，提高嗓音说，“很滑稽。那时候就是这样。祝你在完成你的任务方面幸运，莱斯里。我很佩服你。”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你。”帕米拉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既亲热又高兴。维克多·亨利听到这种沙哑的声音，感到很痛苦。“星期四你会不会碰巧到伦敦来？”

“好，帕米拉，我来。”

“那好极啦。那么到斯通福来跟我们，跟邓肯和我一块儿吃晚饭。从市区到斯通福只要半小时。”

帕格正坐在德文波特造船厂少将办公室里。从窗内看出去，几百艘登陆艇在港湾里停泊着，在灰蒙蒙的细雨中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排列开的舰艇如此密密麻麻，以至于从一边海岸到另一边海岸一点儿海水也看不见。在美国，帕格处理的尽是抽象的东西：生产计划表、进度报告、存货清单、各种规划。这儿却是实际的事物：大群笨重的钢铁船只

——步兵登陆艇、机械化部队登陆艇、坦克登陆舰、车辆人员登陆艇——奇形怪状，大小不一，像美国到了收获季节的小麦谷粒那样，似乎根本就数不清。但是帕格知道这儿的每一种船只的确切数目，以及沿海一带其他每个集合地点的确切数目。他一直在辛勤地工作，从一个基地赶到另一个基地，尽力约束住自己，不打电话给帕米拉·塔茨伯利，可是她却找到了他。

“我怎么到那儿去呢？”

“搭乘远征军统帅部的班车到布希公园。我四点左右开车到那儿接你。咱们可以谈上一会儿。邓肯总从四点睡到六点。这是大夫的嘱咐。”

“他好吗？”

“嗯——不太好。今天来吃晚饭的还有几个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

“哟！对我来说是些贵宾嘛，帕米拉。”

“不见得吧，亨利少将。”

“少将只有两颗星，而且不过是暂时的。”

“艾森豪威尔的空军司令利·马洛里也来。”两人沉默了片刻。接着帕姆开玩笑地说，“好，咱们俩把争论进行下去吧，怎么样？星期四四点钟见，在远征军总部外边。”

帕格猜不出帕米拉的这次邀请究竟是为了什么。帕米拉也不好明告诉他。她当然急巴巴地想看见他，不过邀他来参加这个高级将领的晚餐宴会是有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在进攻日期即将到来前的那些忧虑不安的日子里，对美军登陆区最西边的犹他海滩计划进行的空降袭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海滩后面有一片沼泽般的环礁湖，只能经由一些狭窄的堤道才可以通过。在德国人堵住或炸毁这些堤道之前，得派空降部队先去夺取它们。要不然，登陆部队可能会被困在沙滩上，不能前进，容易遭到迅速歼灭。犹他海滩是距离瑟堡最近的登陆地区，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为了使“霸王”行动成功，就非得夺下它不可。

特拉福德·利·马洛里肩负着把滑翔机和伞兵部队空运进去的责任，他反对这次空中行动，他争辩说，这次行动会在科唐坦半岛上空碰到毁灭性的高射炮火，损失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幸存下来通过的人会在地上全军覆没。这将是白白牺牲掉两个精锐师的犯罪行为。即使这意味着取消犹他海滩的登陆，他也希望把这次空袭放弃。美国将领们不同意放弃犹他登陆或是它的空中行动。但是利·马洛里跟德国人在空中打了五年，他的识见和坚忍不拔都是无可争议的。这成了一个僵局。

在联合作战的历史中，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是很普遍的，往往也是灾难性的。阿道夫·希特勒直到最后可能都在希望，他的敌人会以这种方式闹翻。英美的这次进攻从开始到结束充满了争执，可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把这次重大的进攻紧密地统一起来，直到他的部队在易北河上和俄

国人会合时为止。所以，他在军事史上赢得了他的地位。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件事——因为对犹他海滩的攻击不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最后承担起责任，命令利·马洛里执行计划。在空军的支援下，犹他海滩是一次快速、平稳的登陆。堤道被攻占了，空降的伤亡人数比预计的要少。利·马洛里第二天打电话向艾森豪威尔道歉，“因为自己给他增添了负担”。几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说，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获得消息，那两个空降师在犹他海滩开始作战了。

这天帕米拉打电话给帕格时，利·马洛里还在抵制犹他海滩的军事行动。勃纳·沃克安排跟艾森豪威尔的这顿晚餐，为的是让他的老朋友可以极力陈述一下自己的理由。电报小屋——艾森豪威尔的乡间住处——靠近斯通福。患病的勃纳·沃克养了一马厩好马，艾森豪威尔很喜欢骑马。勃纳·沃克桥牌打得还不错，这也是艾森豪威尔擅长的纸牌游戏。他们早在北非时就一块儿工作过，所以作为邻居相处得很好。

勃纳·沃克也认为犹他海滩的空投是一个灾难性的主张。总的来说，勃纳·沃克正透过病人常有的一道忧郁的帷幕在看待世界和这场战争。在他眼里，美国的人力和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他看到大英帝国的自豪感在棒棒糖、口香糖、弗吉尼亚香烟和罐头啤酒面前化为乌有。虽说这样，当帕米拉提议邀请帕格·亨利时，他热忱地表示赞同。嫉妒的心理在勃纳·沃克勋爵的个性中如果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被掩饰得丝毫也看不出来。他认为亨利少将的参加也许可以冲淡这顿晚餐的紧张气氛。

帕格曾经短暂地会见过艾森豪威尔一次。初到英国时，他从罗斯福总统那儿给艾森豪威尔捎来一个口信，是关于轰炸法国铁路调车场、终点站、机车和桥梁的问题。法国人是英国以前的战友，炸死法国人造成的政治后果使英国人感到很烦心，他们迫使艾森豪威尔停止对法国人进行轰炸。罗斯福叫维克多·亨利传话来说，他希望轰炸继续下去。（后来，由于丘吉尔不断争吵，总统不得不把他的这种冷漠无情的见解写成书面材料。）在他们会面时，艾森豪威尔冷淡而满意地点了点头，接受了这个无情的口信，并没发表其他的评论。他就帕格从前同陆军进行的足球比赛中所显露的锋芒说了几句亲切友好的话。接下来，他很精明地问了帕格太平洋方面近距离支援炮轰的情况，又问了一些关于“霸王”行动中海军火力支援计划的尖锐的问题。帕格坐了半小时就离开了，他觉得这个人有一丝罗斯福的领导气魄，在温和热诚的态度和富有魅力的微笑后面，他至少是一个跟欧内斯特·金同样顽强的家伙，所以这次进攻将会成功。

跟他一同进餐这件事，并不叫帕格觉得十分激动。战时的人人都会见过的已经够多了。他心中拿不准再见到帕米拉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有一件事他是肯定的：她不会再次使他感到蒙受拒绝的痛苦，他也不会通过什么语言或是姿态设法改变她的心意。

帕米拉驾驶着勃纳·沃克的宾利牌汽车前往布希公园时，心里既害怕又渴望见到帕格·亨利。一个女人几乎什么情况都能应付，就是无法应付别人的冷落。这回意外地发现帕格早到了英国，差一点儿使她心碎了。

自从回到英国，帕米拉一直在发现她对邓肯·勃纳·沃克承担下的义务中不满意的方面。她现在知道，他家里有一位八十七岁、精神矍铄却惹人生气的母亲，帕姆上他家去时，他母亲对她说话就像对一个请来的护士那样。此外，他家里还有许许多多兄弟姊妹、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他们似乎全十分势利，不大以她为然。总的来说，她和勃纳·沃克还保持着从前在皇家空军中的那种轻松密切的关系，虽然患病和缺乏活动使他变得越来越急躁。在战争的紧张生活中，她曾经十分喜欢勃纳·沃克，并且在没有了其他任何的前途以后接受了他的求婚。帕格的出乎意料的求婚来得未免太晚了。虽然如此，斯通福不管多么壮观宏伟，却叫她觉得是一个大负担，邓肯的家庭是另一个负担。倘使她深深地爱着他，那么这两件事都是可以容忍的，可是按实际情况看，这两件事却令人沮丧而为难。真正的烦恼是，她拒绝帕格求婚的那封信，实际上在她脑子里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好几个星期，片言只语的答复也没有！接着，从别人那里知道他到了这儿！在那封信以后，在她采取的唯一惹他生气的行动以后，他会变得十分冰冷，像对他自己的女人那样吗？一个多么可怕的人啊！她就在这种七上八下的心情中驾车驶进了布希公园，看见维克多·亨利站在车站上。

“你样子真帅。”女学生的声调和语言从她嘴里倾吐出来。

他的笑容是牵强的、含蓄的。“是这道很阔的金条纹让你这样觉得。”

“哦，不是这个，少将。”她两眼盯着他的脸细看，“说实在的，战争已经使你显得有点儿疲乏了，维克多。但是你真是美国气派，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气派。他们该把你的像刻在拉什莫尔山⁽⁴⁾上。”

“谢谢你这么说，帕姆。这不是你在‘不来梅’号上穿的那身衣服吗？”

“哟！你还记得。”她的脸上热乎乎地泛起了红晕，“我现在穿便服。过去我就喜欢穿便服。这身衣服就放在衣橱里，先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穿得上。你在这儿可以待多久？”

“我明天晚上就飞回去。”

“明天！这么急吗？”

“在华盛顿待一晚，就飞往太平洋。告诉我，邓肯怎么样？”

他们乘车行驶时，她心里十分烦乱（明天就走！），极力镇定地叙说了一下勃纳·沃克的令人摸不透的症状：腹部疼痛，常常有低热，有些日子似乎恢复了健康，有些日子又感到极度疲乏。当下，他的情况又不好，几乎不能在园子里走动。大夫们推测，他受的伤和震荡使某种热带的传染病进入了他的血液，可能要过几个月或者一年才能痊愈，不过也可能说好就好。眼下，他必须严格遵守病人的生活方式：减少活动，多睡，每天长时间卧床休息，还服用许多药片。

“他一定要发疯啦。”

“是呀。现在，他总坐在阳光下就这么看书。他还写起文章来，相当

神秘的玩意儿，仿效圣埃克絮佩里⁽⁵⁾的方式，飞行加上《薄伽梵歌》。说真的，航空和毗湿奴⁽⁶⁾实在合不到一块儿，不合我的口味。我叫他写下中-缅-印战场的情况，那是这次战争中没人讲过的一篇伟大的故事，但是他说奇怪的念头太多啦。嗯，到了斯通福啦。”

“帕姆，这儿真气派。”

“是呀，正面是不是挺好看？”她把汽车开进砖砌的柱子之间敞开的熟铁大门。前面，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中间，一条又长又直的沙砾大道伸展到一所宏伟的砖造宅子前边，道旁排列着参天的橡树，宅子在阳光映照下闪耀出玫瑰色的红光。“第一位勋爵买下了这地方，添造了两边厢房。实际上，里面破旧不堪，帕格。卡罗琳夫人在猛烈的空袭时期收容了大批贫民区的儿童，他们把这地方糟践得很厉害，邓肯一直没机会把它整修一下。我们现在住在招待客人的那边厢房里。小蛮子们从来不到那边去。我有一套很精致的房间。咱们先到那儿吃茶点，然后在园子里散会儿步，等候邓肯醒来。”

他们上了二楼以后，帕米拉漫不经心地指出，她和勃纳-沃克住在这所宅子里相反的两边，他的房间看出去是那些橡树，她的是那片花园。“用不着踮着脚走，”他们走过他的房门时，她这么说，“他睡起来像只睡鼠。”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女仆的服装，很笨拙地把茶点端上来。帕格和帕米拉坐在俯瞰着野草丛生的花床的长窗边上。“这儿快全变成丛林啦，”她说，“你雇不到人。他们在世界各地作战。鲁滨孙太太和她丈夫照料着这地方。就是粗手笨脚端茶点进来的那个女人，她过去是烫洗衣服的女仆，她丈夫是一个老酒鬼。邓肯的老厨师留下来了，这一点挺好。我在部里有个工作，我大多数晚上都上这儿来。这就是我的情况，帕格。你怎么样？”

“梅德琳嫁给了那个年轻的海军军官。”

“那可好极啦！”

“他们待在新墨西哥。这是我生活中最满意的变化。拜伦得到了青铜勋章。据大家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潜艇军官。杰妮丝在法学院里读书。我的三岁的孙子，是个叫人吃惊的小天才。娜塔丽也有了点儿希望。一个中立国的红十字会代表团很快就要去访问她的营地、犹太区或者随便你管它叫什么，所以也许我们会得到一点儿信息。如果德国人放红十字会人员进去，就说明那地方不可能太糟糕。这就是我的情况。”

尽管帕格的音调里显示出来话已经全说完了，帕米拉却禁不住问：“罗达呢？”

“在里诺⁽⁷⁾，办理离婚手续。你刚才说咱们到园子里去散一会儿步，是吗？”

办理离婚手续！但是他的态度这么疏远、冷淡，令人丧气，她没法儿把这件事再谈下去了。

他们走到外边以后，他才又开口。“这可不是丛林。”筑高起来的玫瑰花坛里种满了照料得很好的矮树，都已经冒出花骨朵来了。

“邓肯就喜欢玫瑰花。身体好的时候，他总在这儿消磨上好几小时。把你升官的事说给我听听吧。”

帕格·亨利高兴起来。“说实在的，这是一篇很长的故事，帕姆。”

他说，总统邀他到海德公园去。他从德黑兰会议以后就没看见过罗斯福，这次会面发觉他衰老得叫人大吃一惊。他们在一张长餐桌上进餐，唯一的别人就是总统的女儿。餐后在一个小书斋里，罗斯福谈起了登陆艇的计划。那位憔悴的总统心上莫名其妙地老挂虑着一件事。他担心最初几天里敌人的行动可能会击毁或击沉大量船艇。在攻下瑟堡，大型供应船只接后勤工作之前，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星期。同时，迅速打捞沉没或损坏的登陆艇，把它们重新送下水，也是非办不可的。他早就要求提交这种安排的报告，始终没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东西。倘使帕格能到英国去一趟，视察一下这方面的设备，那么他会“睡得沉点儿”。第二天早上帕格告辞时，总统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祝你前途一帆风顺”这样令人迷糊的话。帕格从海德公园回到华盛顿之后，金上将立即召唤他去，当面告诉他，他获得了两颗星和太平洋上的一支战列舰分舰队。

“一支战列舰分舰队，帕格！”他们正漫步穿过一片花儿盛开的苹果园，帕米拉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这真是太好啦！一支分舰队！”

“金说这是我工作做得好的酬劳。他知道必要的时候，我能指挥一支战列舰分舰队作战。这支分舰队有两艘船，帕姆。我们最好的两艘，‘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而且——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压根儿没什么。”帕米拉正用一条手绢捂着眼睛，“嘿，帕格！”

“嗯，这是我一生中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工作了。一件完全没意料到的事。”帕格疲乏地耸耸肩，“当然，那儿打的是一场航空母舰的战争，帕姆。战列舰的任务主要是炮轰滩头。我也许只是待在华丽的旗舰司令室里驶来驶去，签署公文，自尊自大，直到战事结束。一个航行在海上的海军将领很可能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家伙。”

“这太了不起啦，”帕米拉说，“真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轰轰烈烈地了不起。”

帕格黯然地朝她笑笑。这是她在“不来梅”号上就喜爱的，现在还喜欢的那种微笑。“我同意。邓肯会不会已经醒了？”

“啊呀，都六点钟啦！时间都上哪儿去了？咱们像鹿那样快跑吧。”

晚餐之前，他们在露台上喝酒。艾森豪威尔到得很晚，他脸色苍白，举止急躁，谢绝了一杯掺汽水的威士忌。当他的司机萨默斯比太太欣然地接下一杯时，他愠怒地瞥了她一眼。这是帕格第一次瞧见这个满城风雨的女人。凯·萨默斯比就算穿着军服看上去也还是战前的那个时装模特儿：颀长、轻盈，生着一张高颧骨的、富有魅力的脸和一双闪烁着

自信光芒的大眼睛，一个十足的职业美人，披上了一个微带调皮意味的军人外表。既然将军没喝酒，其他的人便全把掺汽水的威士忌一口喝下，谈话也是疲疲沓沓的。

那间小餐厅通到外面的花园，从落地的长窗外面，芬芳的花香飘拂进来。有一会儿，这是进行着的唯一愉快的事。洗衣女仆蹒跚地趑趄去，把羊肉、白煮土豆和椰菜花端了上来。这时，晒得黝黑、身带伤痕、瘦得像鬼的勃纳·沃克正在跟萨默斯太太攀谈。帕米拉右手边坐着艾森豪威尔，左手边坐着利·马洛里，可她实在没办法逗得两人中的随便哪一个谈话。他们就那么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地进餐。在帕格·亨利看来，这顿晚餐简直是一场灾难。利·马洛里是一个古板的典型的皇家空军军官，矮胖、结实，蓄着口髭。他不断转过眼偷偷觑坐在他身旁的凯·萨默斯比，仿佛这个女人一丝不挂地坐在那儿似的。

但是勃纳·沃克的上好的红葡萄酒和帕格的在场，终于使情况有所好转。利·马洛里谈到解救英帕尔的攻势正在加紧进行。勃纳·沃克说，在这次战争中，也许只有列宁格勒被围的时间最长。帕米拉提高声音说：“帕格在列宁格勒攻防战时期曾经待在那儿。”

听到这话，艾森豪威尔摇摇头，揉揉眼睛，像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人那样。“你当时待在那儿吗，亨利？待在列宁格勒？把当时的情况说给我们听听。”

帕格说了。对欧洲大陆迫在眉睫的进攻，似乎使两位高级司令官全都心情沉重，所以讲一篇故事是很合时宜的。他轻松流畅地谈到了银白色的沉寂的列宁格勒，叶甫连柯儿媳的寓所，以及围攻中的许多恐怖故事。利·马洛里的严峻的脸色松弛下来，很感兴趣地留神倾听。艾森豪威尔睁大眼睛盯着帕格，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等帕格说完以后，他评论道：“非常有意思。我原先不知道我们有人曾经到过那儿。我没看到过这方面的情报。”

“严格地讲，我当时是租借物资的观察员，将军。不过，我的确递送了一份关于战斗方面的补充报告给海军情报部。”

“凯，明天叫李把这份材料从海军情报部调过来。”

“是，将军。”

“叶甫连柯这个家伙——也是他领你到斯大林格勒去的，是吗？”利·马洛里问。

“是的，不过当时那儿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把这也讲给我们听听。”艾森豪威尔说。

勃纳·沃克做了一个手势，叫那个洗衣女仆再拿点儿红葡萄酒来。这时餐桌上的气氛逐渐轻松起来。帕格叙述了在斯大林格勒地窖里那个粗野、喧嚣的酒会。当艾森豪威尔哈哈大笑时，利·马洛里也勉强地哈哈笑了。

艾森豪威尔的脸色又沉下来，说：“亨利，你熟悉这些人。等咱们行

动后，他们会立刻在东方发动进攻吗？哈里曼向我保证说，进攻已经展开。可是这儿的很多人都表示怀疑。”

帕格寻思了一会儿，说：“他们会进攻的，将军。我猜他们会进攻。政治方面，他们是难以预料的，也许会叫我们觉得反复无常。说实在的，他们看待世界不是像我们这样，用的语言也跟我们不同，这一点可能任何时候都不会变。不过我认为他们会遵守承担下的这项军事义务的。”

最高统帅用力地点头。

“为什么呢？”利-马洛里问。

“当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几乎是厉声地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亨利。打击一个人的最好的时刻，就是在他两手都不空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进攻。”

“还有，”帕格说，“为了一种荣誉感。这种感觉他们可有。”

“要是他们跟咱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艾森豪威尔严肃认真地说，“那么到时候，咱们跟他们可以相处下去。咱们可以依赖这一点。”

“我很怀疑，”利-马洛里用浓厚的戏谑语调说，“瞧瞧咱们共同走着时出现的纠纷，将军。咱们还有英语这一共同的语言哩。”

凯·萨默斯比用梅费尔的腔调温柔地说：“咱们只不过似乎是这样。”

特拉福德·利-马洛里转身朝着她真诚地哈哈一笑，同时对她举起了酒杯。

艾森豪威尔朝着萨默斯比太太咧开嘴开朗、热情地笑笑。“好，凯，现在我要跟皇家空军的这两位朋友谈上一会儿。当然是用手势。”最高统帅的这句玩笑话，自然引起了哄堂大笑。大家全站起身。艾森豪威尔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咱们待会儿可以打一局桥牌。”

帕米拉邀请帕格和萨默斯比太太到露台上去喝白兰地和咖啡，可是到了外边以后，凯·萨默斯比没坐下。“你瞧，帕姆，”她一面说，一面拿眼睛恶作剧地从亨利的脸上快速地瞟到帕米拉的脸上，“他们会谈上好一会儿。我在别墅里简直有成堆的事情得做。要是我溜回去一会儿，再来打桥牌，你和少将总不会见怪吧？”

说完她就走了。将军的汽车嘎啦啦地疾驶下那条沙砾大道。

帕米拉心里完全明白，萨默斯比太太凭着敏锐的直觉，正在留给自己也许是自己这一辈子争取维克多·亨利的最后一个机会。于是她立刻展开进攻。为了要得出一点儿成果，她不得不挑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你一定很不赞成凯，再不然就是你对大人物用了另一种标准？”

“我对她的了解就是外表所看到的这一点儿，别的全都不知道。”

“这话也对。我对他们相当熟悉，事实上我知道，情况肯定就是那么一回事。”帕格没做什么评论，“真遗憾，你对你的太太不能宽宏大量一

点儿。”

“我是准备维持下去的。这一点你知道。罗达不乐意那样。”

“你待她很冷淡。”

帕格没说什么。

“她跟那个人会幸福吗？”

“这我可不知道。我很担心，帕姆。”他把那些匿名信和他跟彼得斯在火车上的谈话全说给她听了，“从那以后，我只遇见过他一次，就是罗达动身到里诺去的那天。他来陪她到车站去。在她梳妆打扮的时候，我们谈了谈。他这么做并不快活。我想眼下他无非是做着一件该做的事情。”

“可怜的罗达！”听了帕格·亨利说给她听的这些话以后，帕米拉在感情冲动下所能说的就只这么一句。这是拼板玩具中最后的一小块。在帕米拉看来，彼得斯好像一直是一个严厉、机灵的人，所以她的直觉是，在罗达·亨利让他和她结婚以前，他就会看穿她，把她抛弃。他已经看穿她了，然而婚礼还在筹备。维克多·亨利当真自由了。

这时，夜色已经黑沉沉的。他们坐在星光下面，近处，有一只鸟儿正在吐出圆润的歌声。“这是不是夜莺？”帕格问。

“是的。”

“上一次我听见夜莺叫，还是在飞机场，就在我起飞到柏林上空的那一晚。”

“哦，不错。你那次还使我受了一场那么痛苦的折磨。只不过那次折磨持续了二十个小时，不是六个星期。”

他凝视着她。“六个星期？你在说些什么？”

“自从我写那封信给你，到今天恰好是六星期零三天。你干吗不回我一封信呢？就回一句话，随便什么话。再说，为什么要我偶然碰巧才知道你到了英国呢？你难道这么恨我吗？”

“我并不恨你，帕姆。不要瞎胡扯啦。”

“可我感受到的就是，我被你扔进外边的黑暗里去了。”

“我能写点儿什么话给你呢？”

“唉，我也不知道。比方说吧，殷勤地向我告个别。甚至可以是死乞白赖地拒绝接受否定的答复。随便什么小迹象，只要表示一下你没有因为一个万分痛苦的决定而憎恨我、轻视我。我告诉过你，写那封信的时候，泪水使我两眼模糊。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我写过殷勤地向你告别的信，”他没精打采地说，“你难道想象不出那种情况吗？我也写过拒绝接受否定答复的信。我撕掉了好多封信。但没有一个合适的答复方法。我不愿意央告一个女人改变主意，我也不认

为央告有什么用。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实在做不好。”

“我知道，你确实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写出来，是不是呢？”听到他撕掉了好多封信，帕米拉胸中涌起了一阵快乐。她用有力的音调继续说了下去，“再说你那个结婚的提议！你唠唠叨叨一再谈到钱的那种方式——”

“钱是很重要的。男人应该让女人知道，她接受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说，谈这一切现在又有什么用呢，帕米拉？”

“真该死，维克多，我得把话明说出来啦！你那封信来得不能再不凑巧了。自从回了你那封信以后，我一直很痛苦。当斯鲁特说你在这儿时，我一生中从来没那么吃惊过，我以为我会痛苦得死去。现在瞧见你，简直叫人高兴得难以相信。这是十足的磨难。”帕米拉站起身，走到依旧坐在椅子上的帕格面前，朝着他伸出了两只胳膊，她的胳膊在初升起的月亮的光下显得朦胧、洁白，“我在莫斯科对你说过，我在德黑兰也对你说过，我现在再对你说最后一次，我爱的是你，不是邓肯。事情就是这样。现在，你说吧。说呀，维克多·亨利，明说出来吧！你要我还是不要我？”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温和地说：“唉，帕米拉，我慢慢再告诉你。我要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如此意想不到的、令人泄气的答复，以至于有一刹那帕姆疑心他是在戏弄她。她扑向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摇晃起他来。

“你是在摇撼拉什莫尔山。”他说。

“我要把它摇塌！这个该死的迂腐呆板的美国佬纪念碑！”

他紧紧握住了她的两只手，站起身，把她搂到怀里，和她长时间热烈地接吻。接着，他握住她，身子稍微退后一点儿，热切地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好，帕米拉。六个星期以前你拒绝了我。现在有了什么变化呢？”

“罗达走啦。这是我那时候没法儿相信的。现在，我知道她的确走了。你又和我一块儿待在这儿，不是被整个该死的行星分隔开。自从写了那封信给你以后，我一直很伤心，现在我又快活了。我不得不对不起邓肯，就是这样。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这真叫我吃惊。罗达说，你需要的就是被好好追求一下。”

“她这么说吗？聪明的女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追求过我，你也绝不会追求。我是这样一个大胆孟浪的娘儿们，这倒是一件好事，你说的是吗？”

他坐到了露台的栏杆上，把她拉到了身边。“你听我说，帕米拉。太平洋那边的战争可能会拖上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还在那儿逞凶肆虐。万一发生一场海战，我很可能会参战，也可能会遭到什么意外。”

“是这样吗？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呢？说我应该谨慎一点儿，不要跟邓肯一刀两断吗？是不是什么像这样的话？”

“我说的是，你现在不必做出决定。我爱你，上帝知道我想要你，不过记住你在德黑兰所说的话。”

“我在德黑兰说什么来着？”

“你说咱们这些很难得的会面勾起了一种风流旖旎的幻想，是战争时期的一件没有实质的事情，等等——”

“我情愿拿我的余生打赌，那全是谎言。我马上就得告诉邓肯，亲爱的。现在，没有其他的可能了。他也不会感到惊讶，至于情感上受到伤害，那是肯定的，真该死，我对这也真害怕，可是——啊，基督啊，我听见他们在说话啦。”其他几个人的声音在屋子里不很清晰地响了起来。“他们并没谈上多一会儿，是吗？咱们也没安排好什么，什么也没安排好！帕格，我快活得晕头转向啦。明天八点钟打电话到航空部找我，亲爱的好人。现在，瞧在上帝的分儿上，再亲我一下。”

他们再次接吻。“真有可能吗？”帕格一面咕哝着这句话，一面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她的脸，“我真有可能再幸福吗？”

他跟利·马洛里一起乘车回伦敦。汽车疾驶过月光照耀的大路开往市区，然后转弯抹角，经过灯火管制的街道，去到帕格的住处。一路上，这位空军中将一句话也没说。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显然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就帕格来说，互不交谈倒是好事，因为他可以细细去体会自己心头洋溢的令人惊愕的快乐情绪。

汽车停下时，利·马洛里嘎声而突兀地说：“你说的有关俄国人的荣誉感的话，叫我很感兴趣，少将。你认为我们英国人也有荣誉感吗？”

他嗓音里流露出的情绪，他的不自然的神色，迫使帕格很快镇定下来。

“中将，不论我们美国人有什么，我们都是从你们这儿学来的。”

利·马洛里和他握了握手，注视着他的眼睛，说：“会见你我挺高兴。”

对欧洲大陆大举进攻的前夕。晚上十点钟。

一架孤零零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低低飞行，杰德堡行动组“莫里斯”出动了。这些“杰德”是这个庞大的进攻机器中的一只小嵌齿，他们的任务是和法国抵抗运动的人员取得联络，向游击队员提供武器和军需，并且使他们跟盟军的进攻计划协调一致。这些三人行动组从大举进攻的那天开始，就陆续空降到法国境内，他们立下了一些功劳，也蒙受了一些损失。没有他们，这场战争无疑也会打赢，但是详尽周密的“霸王”行动计划中安排有这一个细节。

话说这晚，莱斯里·斯鲁特——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以前的外交官，一辈子看不起自己的胆怯的人——发觉自己跟他的报务员约克郡的一个脸盘儿像婴孩的空军士兵和作为他与抵抗运动人员联系的联络员们的法国牙科医生，一起蜷缩在那架嗡嗡作响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上。

在飞机轰鸣着掠过月光粼粼的海面上空，驶向布列塔尼时，莱斯里·斯鲁特正在估量自己是否有可能活下去。一个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在运动方面必须十分出色，他一向把身体保持得很强健。他的头脑很敏捷。他已经多少掌握了游击战的技巧：跳跃，使用小刀和绳子，悄悄地行动，悄悄地杀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直到最后，直到他发觉自己行动起来的这一刻，一切似乎全是拼命在演戏，是模拟的好莱坞的战斗场面。现在，真正的战斗要开始了。不论在内心里嘀嘀咕咕的畏惧是什么情形，但是终于是解脱了，至少等待是过去了。那十二万五千名登船的士兵，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在大举进攻的那天，没几个人欢呼。荣誉在于使我们的头脑专注在机动车、爆炸物和大火这片震动性的大旋涡上，并且做我们奉命去做的工作，除非我们被击毙或是被炸死。

莱斯里·斯鲁特做了指派给他的工作。时间到了，他跳下去。降落伞张开时的震动是剧烈的。几秒钟后（似乎是如此），着陆使他再一次感受到强烈的震动。该死的皇家空军又空投得太低啦，好歹总算着陆了！

他还在解下降落伞时，强有力的胳膊已经抱住了他。络腮胡子擦过了他的脸，只听见一阵急促不清的地道法国话，还闻到呼哧呼哧的喘息中传来一股酒和大蒜的气味。牙科医生从夜色中走了出来。那个年轻的约克郡人被围在一群满脸激动、欢欣鼓舞的法国武装人员当中。

我完成了这项任务，莱斯里·斯鲁特心想，我要活下去。老天在上，我一定会活下去。这种激增的自信是他以前从来没感到过的。那个牙科医生在发号施令。斯鲁特执行了他的第一道令人喜悦的命令，也就是喝下一只石杯里的葡萄酒。接下来，他们在皎洁的月光下着手把空投在那片宁静、芳香的草场上的供应品木箱收拢起来。

- (1) 空气绕流飞行中的飞机机翼、机身产生的拖向下游的小旋涡。
- (2)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
- (3) 鹅妈妈是1760年前后伦敦出版的一本儿歌集的作者所署的笔名。
- (4) 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布莱克群山中的一座大山，山上刻有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
- (5)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1900—1945），法国小说家、飞行员。
- (6) 毗湿奴：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
- (7) 美国内华达州西部的城市，系有名的“离婚城”，凡在该市居住满六个星期者，即可依法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申请，手续简便。

第八十四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天的“彩排”使我筋疲力尽。明天，红十字会人员就要来了。清洁队和油漆队在探照灯下还在干活儿，虽然这座市镇已经显得比巴登-巴登漂亮多了。到处是新油漆过的铺面、修剪过的草坪、郁郁葱葱的花床、整洁的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园，还有各种艺术表演以及扮演太平时代在一个温馨的矿泉疗养地休假的、衣冠楚楚的犹太人，这一切在露天场上拼凑成了一出全然不真实的音乐喜剧。德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人道，却呕心地制作出了一部拙劣的嘲弄人道的滑稽作品。凡是不准备受骗的人，都不会受它的骗。

贝克拉比，柏林来的那位聪明文雅的老学者，可以说是犹太区的精神之父，他对这次访问抱有很大的希望。他确信红十字会人员决不会受骗；他们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深入幕后去调查；他们的报告将会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也许还会在德国人的所有营地上促成真正的变化。他反映了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情绪。我们这些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人真是摇摆不定。囚禁思想，居住条件的过分拥挤，对德国人经常感到的惧怕，低人一等的营养和医疗照顾，以及使许多国家除了黄星标志外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犹太人痛苦难熬地杂居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一种不现实的情绪。由于盟军在法国登陆，又由于“外界人士”的这次迫在眼前的访问，这种情绪目前是狂热的。

但是我极力看清现实。盟军对诺曼底的进攻，事实上已经停顿下来。实际上俄国人在东方并没发动进攻。斯大林有什么背信弃义的事干不出来呢？难道那个魔王决定听任双方在法国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打得筋疲力尽吗？在那以后，他就可以悠闲自在地席卷全欧了。我非常担心会是这样。

三年以前的今天，即六月二十二日，德国人扑向苏联。俄国人爱好在周年纪念日做出戏剧性的姿态，要发动的话，今天就应该发动他们的托尔斯泰的反击了。可一点儿迹象也没有。英国广播公司晚上的新闻广播是死气沉沉的、含糊的。（大家总偷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把消息迅速传出去，虽然收听的惩罚是死刑。）柏林电台又趾高气扬，吹嘘说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全陷在诺曼底的丛林和沼泽里了，又说隆美尔不久就会把他们赶下海，还说希特勒的新式的“惊人武器”到那时会对英美人造成一个可怕的打击。至于俄国人，德国人说，他们为了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发动攻势，已经付出了“海洋般的鲜血”，如今精疲力竭，所以

长期停步不前了。这些话里有点儿实情吗？就连德国国内阵线也不能容忍战事公报中的胡说八道。除非俄国人真的很快大举进攻，否则我们就会再一次尝到希望变成绝望的那股难受滋味。

唉，这一整天是一出多么令人恶心的闹剧啊！有些从布拉格赶来的德国小官僚扮演来宾。只有拉姆身穿军服。看着海因德尔和党卫军的其他暴徒穿着不合身的便服，打着领带，戴着呢帽，对我们这些长老鞠躬哈腰，把我们搀扶上、搀扶下有司机驾驶的汽车，在咖啡馆、街道上、走廊里笑嘻嘻地闪到一旁，让路给犹太妇女，那简直像在做梦。整个彩排像时钟那样精确地进行下去。在参观的人各处走着时，暗藏着的送信小童就奔到前边去通知一声，吩咐一个合唱队的演唱、咖啡馆里的一场表演、私人宅子里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一次芭蕾舞练习、一场儿童舞蹈、一场足球比赛进行起来。不论我们走到哪儿，我们总能看到衣着考究、风度翩翩的像假日般快乐的散步的人在抽雪茄烟和吸香烟。“犹如时钟那样精确。”正是这一句话。犹太人以活玩偶的那种僵硬姿态扮演着他们的小角色。等“来宾们”过去以后，他们的动作立刻停止，他们又呆板下来，变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战战兢兢的可怜囚徒，等候下一个信号。

拜伦通过红十字会送来的三只压扁了的包裹正堆在我旁边的地板上。今天晚上，卡车滚滚地驶过犹太区，车上堆积如山的是德国人扣压了几个月的包裹。这样，来宾们就会看到犹太区里充满了红十字会的供应品。德国人想得很周到，从布拉格那些存放掠夺来的犹太人物品的仓库里，他们为那些将要作为展览品的犹太居民弄来了大量华丽的服饰。目前，我就穿着一套极其考究的英国哔叽衣服，戴着两只金戒指。一个妇女美容院也开设起来，还分发了化妆品。秀丽的犹太女人，雅致的衣裳上戴着整洁的黄星标志，今天全像女王似的依倚在衣着考究的男伴胳膊上，在四周种有鲜花的广场上漫步。我简直可以相信我已经回到了和平时期的维也纳或是柏林。可怜的女人啊！她们沐浴打扮，搽上香水，梳好头发，佩戴上宝石，在这短暂的欣喜中也不禁容光焕发。她们的情况就跟那一大车的死尸一样可悲。在所有的病人被遣送走之前，那装有死尸的车辆总是日夜不断地驶过。

在幼儿园那儿，娜塔丽穿了一件华丽的蓝绸衣裳，路易斯穿着一套深色的天鹅绒服装，领口那儿还饰有花边，看着他玩耍，真是一件乐事。党卫军把那些娃娃像斯特拉斯堡肥鹅那样养胖起来。他们都是圆滚滚的，脸蛋儿红润，充满了活力，就跟路易斯一样。要是有什么可以哄骗来宾的，那就是几天以前刚完工的那座可爱的幼儿园。它跟一个玩具房屋一样漂亮和精致，园里讨人喜欢的儿童在秋千、旋转木马上玩耍，或者在池子里泼水。

娜塔丽刚带回来消息说，俄国人终于发动进攻了！他们在午夜收听到了两个不同电台的新闻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令人欢欣鼓舞的公报和莫斯科的一则很长的捷克语广播。苏联人把这次攻击说成是“我们在法国作战的盟邦合作，发动摧毁希特勒匪徒的一次总攻击”。当她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低声念了希伯来人对于好消息祝福的词句。接着，我就问她，为路易斯安排的计划是否进行下去。谁知道，我说——我自己突

然狂热起来——德国现在会不会很快就垮掉呢？这样冒险是否还值得？

“让他走，”她说，“这件事无论发生什么也不改变。”

我搁下笔，脑子里想起了可怜的乌达姆的那支歌：“啊，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从东方到来，从西方来到……”

愿上帝助他们成功！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巴格拉齐昂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俄国人从东方向我们发起了十分猛烈的攻击。游击队在白俄罗斯全境活跃起来，炸毁桥梁，使我们的运兵火车出轨翻倒。侦察刺探活动直捣入中央和北方的集团军，从波罗的海直到普里佩特沼泽地。在有些地方，一尊大炮靠紧一尊大炮，总共约有十万尊大炮组成的隆隆火网，使四百五十英里长的那条战线变成了地狱。随后，步兵师、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在黑压压的尽是苏联飞机的天空下面，大举进犯。德国空军没有战斗机升空去截击它们。俄国人正以一百二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六千架飞机在攻打我们。这就是罗斯福老虎钳的另一面钳牙，它穷凶极恶地捣向西方，和“霸王”行动向东的推进会合。

巴格拉齐昂！对巴巴罗萨的报复！

和我们一样，苏联人也将他们的进攻定名为一个重要的军事领袖、波罗底诺战役^①的英雄的姓名。和我们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迅速攻占白俄罗斯全境，把驻守在那片辽阔的森林平原上的德国兵团全部包围起来。诚然，从我们最高统帅部地图上呈现出的情况看，巴格拉齐昂是巴巴罗萨的一个使人脊背发凉的再现，从我们惊骇的脸色上，反映出了我们过于精辟地传授给苏联人的军事教训。

从解救列宁格勒的那次血流成河的冬季战役中，从春天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拼命击溃曼施泰因部队的那次战斗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惊人的恢复能力，以及斯大林继续浪费生命的残忍决心。但是这次在白俄罗斯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自己最精湛的战术概念，被巧妙地运用来反击我们。为了使那个映象完整无缺，阿道夫·希特勒重复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颁布的那道愚蠢的命令：“据守原地，不准撤退，不准机动转移，死守下去”，结果也从相反的方向遭到了同样的灾难性大败。

苏联人甚至也同样做到了奇兵突出。

一九四一年，他们预料到希特勒会夺取乌克兰这个粮仓和高加索那些油田，所以把重兵集中到了南方。因此，我们的主力穿过白俄罗斯向前挺进，很快就打垮了他们的中央战线。这次，尽管红军大量集结在中央地区，一贯正确的希特勒却“知道”，俄国人会利用他们在南方的突出阵地，朝着罗马尼亚油田和巴尔干各国发动攻势。他以通常那种不切实

际的方式断定，红军在中央地区的集结是虚张声势，所以把我们的部队集中在面对乌克兰的苏军的战线。

中央集团军司令官布施提供的使人焦急的警告情报，以及他要求增援的公文，全遭到了忽视。等俄国人发动攻击，战线垮了以后，希特勒当然为他自己愚蠢的错误估计而撤去了布施的职务。但新司令官莫德尔将军也同样受到了希特勒的干扰，尤其是在俄国人快速地猛攻以后，他还坚持要我们的各师蛰伏在一些“牢固的据点”里——战线后面残存的一些孤城：维捷布斯克、博布鲁伊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等，而不命令他们突围出来。这件蠢事使战线瓦解了。那些“牢固的据点”几天内全部陷落，部队全部损失了。我们的战线上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裂口，苏联人驾着用之不尽的租借战车，像鞑靼人那样呐喊着，从这些裂口中蜂拥而来。

我对巴格拉齐昂（称为“白俄罗斯战役”）的作战分析是非常详尽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人们很少加以研究的事件，甚至超出了大受人们吹捧的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后崩溃的转折点。倘若这次战争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次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就是巴格拉齐昂。俄国人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推进了大约两百英里，势如破竹的钳形攻势迫近了明斯克，包围了十万德国士兵。而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大概损失了十五万人。中央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越过明斯克向西溃退，它的兵团遭到苏联装甲部队前锋的冲杀和蚕食。到七月中旬，中央集团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小队意气沮丧、衣衫褴褛的德国战俘在红场上游街示众。红军重新夺取了白俄罗斯，长驱直入波兰和立陶宛，它正威胁着东普鲁士的边境。北方集团军面临着红军向沿海地区挺进而被切断退路的危险。这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旧挣扎着想冲出诺曼底。

这时候，阿道夫·希特勒还一直把眼睛紧紧盯着西方！在我们的战况汇报会议上，他总以急躁不耐、突兀草率的判断打发掉东方日见扩大的危机。我们控制的报刊和电台把这场大灾难掩盖起来。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当时全神贯注在法国境内的军事行动上（他们的历史学家今天还是如此）。苏联人只举出了他们推进的简单事实。战后，斯大林日益衰老，变得疯狂地凶残好杀时，他们的军事史学家全吓得缄口不言。有很长时期，那个不幸的国家并没写出多少关于这场战争的有益的材料。

因此，巴格拉齐昂就变得不大为人所知。但是无可挽救地突破了我们的东线，使芬兰退出这场战争，并使巴尔干各国的政客们预谋背信弃义的，全是这一场战役。那些政客的背信弃义，导致我们下一个月在罗马尼亚遭到了更大的惨败。而巴格拉齐昂也是七月二十日⁽²⁾使那枚炸弹在最高统帅部爆炸的真正导火线。

英译者按：近年来，苏联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关于这次战争的书籍。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详细地叙述了巴格拉齐昂。这些书虽然资料丰富，但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却不一定是忠实可信的。在俄国，共产党政府拥有所有印刷厂，凡不颂扬党的材料全刊印不出来，而党跟希特勒一样，也是从不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三日天刚蒙蒙亮，娜塔丽就起身，穿好衣服，准备接待红十字会人员的访问。她那间卧室及得上欧洲一家上好旅馆的房间：淡黄色木制的家具、一块东方小地毯、花哨的绘有花朵的糊墙纸、扶手椅、灯罩甚至还有好几瓶鲜花，都是前一天晚上园艺工人送来的。杰斯特罗家的这间房间在参观访问中是一个停留地。这个著名的作家将领着来宾们参观他的房间，请来宾们喝法国白兰地，陪着他们到犹太会堂和犹太图书馆。因此，娜塔丽在匆匆出去以前，先把屋里拾掇干净，就好像要供军事当局检阅那样。幼儿园里也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拉姆在最后一分钟吩咐把家具重新安排一下，并且在墙上再多贴一点儿剪下的动物画片。

太阳刚升起。妇女们已经到了外面街上，她们在黄澄澄的倾斜的阳光里趴在地上擦洗便道。这些从拥挤不堪的阁楼上出来的衣衫破旧、骨瘦如柴的人，散发出一股恶臭，污染了清早的和风。她们把活儿干好后，就得躲开，洒了香水的美人穿着花哨的服装走出来。娜塔丽的感觉已经十分迟钝，根本觉察不出“美化运动”的这种讽刺意味了。这一个月里，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使她经常睡不好——海因德尔揪着路易斯的两条腿晃晃荡荡，将他的脑袋撞在水泥地上。到这时候，孩子脑浆迸裂、鲜血直冒的景象对她来说已经跟她回忆中党卫军的那个地下室一样真实，而且多少更为熟悉，因为那次短促的惊恐是在一阵模糊不清的震动中来临和消失的，而这个可怕的幻象她却见到过二十多次了。真的，娜塔丽已经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脑子里简直不正常。只有一件事还能使她打起精神，那就是把路易斯送出犹太区。

传递班瑞尔信息的那个捷克警察说，这次尝试是安排在红十字会人员访问后的那一周里。路易斯得先生病，接着送进医院就不见了。她从此不能再看见他，只会听说路易斯患斑疹伤寒已经死了。接下来，她就只能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听说他很安全。这就像送他去急诊开刀一样，不管风险多么大，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一辆手推小车停在丹麦人的营房外边。花匠正从车上把满是花朵儿的玫瑰花树卸下来，搬进大院，栽种在草地上挖的窟窿眼儿里。娜塔丽走过时，浓郁的玫瑰花香使空气芬芳馥郁。她很清楚，丹麦犹太人正进行着一件很特别的事，但那跟她并无关系。她所关心的就是，毫无差错地度过这一天，不要惹恼拉姆危害到路易斯。幼儿园是规定的参观路线中最后一个停留地，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照理说，丹麦犹太人在这天十分重要。他们是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间寥寥的四百五十人，不过却是很特殊的四百五十人。

丹麦犹太人的经历是惊人的。除了这少数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自由和安全地到了中立的瑞典。丹麦政府得到风声，知道德国占领军即将围捕犹太人，于是暗地里让居民警惕起来。一夜之间，丹麦志愿人员用小船临时凑成一支船队，使六千名左右的犹太人渡过一道狭窄的海峡，将他们送到了热情好客、中立的瑞典。因此，只有这一小群人被德

国人逮住，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从那以后，丹麦红十字会就一直要求来探望犹太乐园中的丹麦犹太公民，丹麦外交部也一再提出强有力的要求。说也奇怪，德国人面对这个小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为犹太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坚持正义的勇气一直犹豫不决，并没枪毙几个丹麦人，只是把这个讨厌的要求压制下去。他们虽然屡次推迟访问的时间，事实上却是屈服了。

四个人组成了这个访问团，他们在历史中虽然默默无闻，他们的姓名却还是有案可查的。

弗朗茨·瓦斯，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事宜一直敦促柏林方面做出决定的丹麦外交官。

尤尔·亨宁森博士，丹麦红十字会成员。

M.勒塞尔博士，柏林国际红十字会德国办事处成员。

埃伯哈德·冯·塔登，德国职业外交官。塔登在外交部办理犹太人事务。艾希曼把犹太人送到死路上去；塔登把他们从他们享有公民权的国家里发掘出来，然后转交给艾希曼。

访问从中午开始，持续了八小时。工程浩大、花了六个月来推行的整个“美化运动”，就是为了使这两个丹麦人和这两个德国人在这八小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证明这是很值得的。瓦斯和红十字会那个成员写的报告还保存着。报告中充满对特莱西恩施塔特极其令人满意的情况的认可。有一个人总结：“较为近似一个理想的郊区社会，而不像一个集中营。”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这四位来宾跟着一长列柏林和布拉格来的纳粹高级官员，按照时刻表顺利地走过了拉姆安排的路线。他们的到来唤起了一个接一个十分迷人的景象——妩媚的农场姑娘边唱着歌，边掬着草耙走向菜田，大堆大堆的新鲜芳香的蔬菜在伙食铺门口卸了下来，犹太人快乐地排队等候购买，一个穿长袍的八十人合唱队纵声唱出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歌，而正当来宾们到达运动场上时，一次足球射门博得了兴高采烈的观众的热烈欢呼。

医院的外表和气息全跟天堂里一样清新，床单雪白，病人都舒适、愉快，对治疗和伙食总用赞不绝口这样的回答来答复来宾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论来宾们走到哪儿——屠宰场、洗衣铺、银行、犹太人的行政部门、邮政局、知名人士居住的底层公寓、丹麦人的营房——他们总看到整洁明净、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丹麦犹太人互相争着向瓦斯和亨宁森保证，他们的生活很好，享受了丰厚的待遇。

户外的景象全那么宜人！街上，装潢古雅的招牌看起来非常美观。衣着考究的犹太人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这样的散步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够在严峻的战时条件下做到。咖啡馆里的文娱节目是第一流的，奶油糕点美味可口的。至于咖啡，冯·塔登先生评论说：“比在柏林可以喝到

的还要好！”

最后，幼儿园给人留下一个多么美好的印象啊！负责的那个苗条、俏丽的犹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在工作中显得那么快乐，对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迅速地就做出肯定的答复！显而易见，她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尔督察的关系极其友好。这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骗人的尾声：健康、美丽的孩子们荡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里泼水，乘坐旋转木马，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游乐场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顾长的影子，他们的笑声像轻音乐似的悦耳动听。年轻美貌的保姆照管着孩子们，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那个穿蓝绸衣裳的负责人一半漂亮或一半高兴。经司令官许可以后，柏林红十字会的那个成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娜塔丽抱着她儿子的。她的儿子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娃，笑起来真叫人喜爱。勃塞尔先生心头突然涌起了一阵好感，告诉她一定寄一张照片给她在美国的家属。

战后，当丹麦议会提出质问，要弗朗茨·瓦斯解释他何以受到德国人的欺骗时，他回答说，他一点儿也没受骗。他看得出，这次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递上一份赞扬的报告，为的是保证丹麦犹太人可以继续受到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继续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就是他的使命，而不是揭发德国人的奸诈。虽然如此，瓦斯向议会承认，这次访问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鉴于红十字会手中已经掌握着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可怕报道，他先前有点儿担心，生怕看到满街都躺着死人，伊斯兰教徒在污秽与死亡的气氛中趑趄趑趄。尽管德国人装假作伪，却并没有出现那样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纳闷儿，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就这件事而言，梵蒂冈——虽然在大战期间的确知道那场秘密的大屠杀，却始终缄口不言。勉强可以接受的解释总是弗朗茨·瓦斯的那一篇：控诉德国人犯下在战时无法证明的罪行，只会使落在德国人手中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境况更糟。红十字会和梵蒂冈对德国人的罪行知道得很清楚。也许，他们颇有道理，虽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境况还会变得怎样更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运动”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级动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拍摄一部影片，显示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得多么美好，从而使盟国就屠杀营和毒气室等日益加强的恶毒宣传变成虚伪的谎话呢？于是他们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参加剧本编写委员会的，有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而幼儿园将作为重要的特写镜头加以摄制。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战况汇报会议在一座木造的营房里举行，因为俄军在前线迫近

拉斯滕堡，那个坚固的混凝土堡垒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加固，以防空袭。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里，我们就全会被那次局部爆炸消灭干净。

炸弹爆炸之前，会议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令人厌烦的场面。豪辛格正在阴郁地喃喃谈着东线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对着桌上的地图，戴上厚眼镜凝视着。我站在他的身旁，待在那群参谋人员当中。这时只听见一声破裂的轰响，房间里满是黄烟。我发觉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我以为我们遭到了飞机的轰炸。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要逃命，不要被活活烧死，因为这时火焰噼啪作响，有一股燃烧的气味。我虽然一条腿被炸断，在浓烟和幽暗中绊倒在好几个摔倒的人的身体上，还是挣扎着到了外边。四周的呻吟和尖声号叫是可怕的。到了外边地上，我瘫坐下来。我看见希特勒倚在一个人的胳膊上从浓烟里逃出来，他脸上有血，头发被灰泥胶凝着直竖起来。从划破的黑裤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两条纺锤形的白腿，那两只圆滚滚的膝盖，一时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像那个凶狠残忍的军事统帅。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伤，这与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毫不相干。冯·施陶芬贝格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安保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上，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根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阴谋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唯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他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无论如何他也只多活了几个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

武装部队中的这些阴谋分子我几乎全都认识。他们中的有些人使我大为震惊。有些人加入进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为他们早期也来试探过我。我驳斥了来试探的人，就此没人再来找过我。暗杀掉国家元首来结束战争——不论对我们内部队员来说元首非常明显的缺点是些什么——这种概念据我认为大逆不道、违背我们军官的誓言和乖谬至极的。今天，我依旧如此认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装部队还深入敌境，他们的人数多达九百万，尽管领导乖僻反常，仗还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国虽然遭到猛烈的空袭，却依然完整不缺。德国的政治中心不论好歹，就是德国人民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联系。暗杀掉他会造成局势混乱。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他们准会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报复性大屠杀。每一个德国人的武器都会指向他的同胞。我们的没有领袖的军队就会崩溃。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己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莱茵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

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斩尽杀绝。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是清白无辜的。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的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阴谋分子遭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过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待的地方被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们并没看到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看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的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从那以后，我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对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一直跛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同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其他任何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样一来，我被迫亲眼看到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下流的恶骂。

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东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的感觉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以下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

死了的消息时丝毫不以为意。“哦，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再等等。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这真是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地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到会堂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个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起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费用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战事新闻变得令人鼓舞。每天人们醒来总是急切地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党卫军营房偷偷传递进来的德国报纸，大家现在总是热切地互相传观，因为这种报纸成了振奋人心的源泉。凡是戈培尔的报刊承认的，一定是真实的，而新近有些报道使人惊异快乐得两眼放光。德国将领中的一个干部想法杀死希特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在新闻贫乏的《人民观察报》上看到一篇详细的记载，他们对那个“疯狂的叛徒小集团”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慨。显然，德国军队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又是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的海军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时取得了另一场胜利，这使日本进入了美国B-29轰炸机的航程，日本政府倒台了。

同时，疯狂的“美化运动”狂想曲又在上演。排练，修改，兴建更加虚伪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娱乐场：河畔的一片公共“河滩”、露天剧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这部影片是天赐的一个苟安时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拍摄又需要一个月。德国人全力以赴，就像他们对待“美化运动”那样。倘使在柏林正在土崩瓦解的政权中没人想到要取消这部影片的话，那么俄国或美国坦克闯进博胡索维采门时，摄影机可能还在愚蠢地咔嚓咔嚓拍着。

因为英美人终于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出来，德国报纸上提到了一个新地名圣洛，说在那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东线，随着苏联军队深入波兰东部，德国公报中充满了我青年时代所熟悉的老地名，平斯克、巴拉诺维济、泰尔诺皮尔、利沃夫——重要的犹太居民城市、著名的犹太教法典学校以及显赫的哈西德派的乡土——全被红军重新攻克了。

从利沃夫按直线距离计算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距离大约只有四百英里。

过去三个星期，俄国人推进了两百英里。三个星期。

这是一场竞赛。由于这部影片，我们有了一个机会。纳粹爱好粗制

滥造的欺骗行为，这一回为了这个，可得感谢上帝！

八月六日

我被选中去撰写这部电影剧本，因此这份记载中出现了这个空当。我提议采用一个简单、生动的连贯性主题——犹太区进进出出的流水，心想某些聪明的观看人也许会理解“水闸”象征的意义。导演一语不发，他领会了这层意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那个笨蛋拉姆予以批准。他对这项拍摄电影的计划像幼儿那样高兴，尤其在为河滩场面挑选游泳的姑娘这件事上。

路易斯仍然没有消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一住进医院就失踪了，到昨天为止已经一个月了。娜塔丽在云母工厂干了一天的活儿后，沉重、缓慢地走到幼儿园去排练这部影片。她不吃东西，始终不提路易斯，人变得瘦削憔悴、若有所思。几天以前，她在万分绝望中走到医院去，要求跟开路易斯死亡证的那个大夫谈谈，被很粗暴地打发了回来。

八月十八日

拍摄开始了。我跟四个合作人一起，日夜改写那部拙劣的剧本，不断地受到那个蠢材拉姆的干涉。没有喘息的时间，不过为了这部影片，还是得感谢上帝。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冲了出来，云集在法国，并且在一个叫作法莱斯的地方包围了德国军队。英国广播公司讲到一个“西方的斯大林格勒”。这时候，盟军也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了，那儿的德军正在惊慌失措地撤退。“法国南部燃烧起来了。”《自由法国》电台说。俄国人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他们的重兵集结在华沙对岸的普拉加。波兰人正举行起义反抗德国人，华沙市内发生了血腥的巷战。人们的希望越来越光明了。

八月三十日

路易斯安然无恙！巴黎解放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今天在图书馆摄制影片时，一个捷克摄影师——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在闪亮的弧光灯下，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把班瑞尔和那个男孩的一张不是很清晰的照片塞进了我的口袋。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站在一个干草堆旁边，路易斯胖乎乎的很健康。在我写下这些字句时，娜塔丽就坐在我对面，正对着照片快乐地淌眼泪。

战上传来的好消息正在变成一道奔流。美国各兵团那么迅速地越过法国，以至于巴黎没受到损害就被攻下了。德国人撤了出去，向后逃走。罗马尼亚突然倒戈，对德国宣战。这似乎完全出乎纳粹政权的意料。据莫斯科电台说，在进攻的红军和倒戈的罗马尼亚部队之间，德国人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巴尔干陷阱。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无可怀疑的。据《人民观察报》抱怨，盟国空军的轰炸是有史以来最恐怖、最残忍的。多么高兴啊！戈培尔的社论有一种《众神的黄昏》⁽³⁾ 那种刺耳的腔调。这场战争随时都可能结束。

九月十日

结局还有多久呢？保加利亚对德国宣战了。艾森豪威尔的各兵团正向莱茵河奋力前进，途中几乎没遇到溃逃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任何抵抗。华沙的起义仍坚持着。俄国人不知怎么并没设法渡过维斯瓦河去支援波兰人。当然，那些闪电式的推进，使他们的供应线过于紧张。这无疑是暂时停顿的原因之一。

经过不少干扰和拖延之后，拉姆现在忽然下令把影片结束掉。什么解释也没有。我只想得出一个解释。苏联人攻占卢布林时发现了一个犹太人集中营，叫作马伊达内克。他们发现了毒气室、焚尸炉、万人冢、成千上万个活骷髅，以及倒在四处的无数具尸体，这一切和班瑞尔叙述的奥斯威辛情况丝毫不差。俄国人邀请了三十三名西方记者前去，让他们亲眼看一下那种恐怖情况。这些细节正由莫斯科电台一遍又一遍报道。最糟糕的报道和传说，竟然全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这样，这个可怕的德国花招就被揭穿了。《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犹太乐园的一部田园诗般的、长达近两小时的纪录片，大概永世不会放映了。在卢布林这件事暴露出来以后，这部影片成了一个不言而喻、拙劣无比的虚构材料。我们苟延残喘的时间再有五天就将结束。接下来会怎么样呢？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是很奇怪的。所有轰轰烈烈的战事发展，对我们来说，只是些遥远的雷声。我们从报上读到消息，或者听到人家窃窃私议某一则外国电台的报道。但特莱西恩施塔特本身仍然是一个萧条的小监狱城市，夏天的每一个湿热的日子在这儿全都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营养不良、惊恐患病的人们的臭气熏天的犹太区，拍摄影片的胡闹使它稍稍有了一点儿生气，但在其他的时候，它沉寂得像是一个陈尸所。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九月奇迹

八月间，在西方某些轻率的记者看来，我们的毁灭似乎“指日可待”。这把东西两面合拢来的老虎钳的钳牙，已经逼近维斯瓦河和默兹河。在南线，英美两国军队顺着罗讷河流域几乎长驱直入，而在靴形的意大利，他们也深入到罗马以北。俄国人浩浩荡荡地大举越过我们在反复无常的巴尔干各国境内的开阔南翼，已经抵达了多瑙河。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前线，我们的大批部队几乎不是在撤退，就是被包围。

后来，希特勒本人也称八月十五日是“我毕生最不幸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而在北方，冯·克卢格将军陷入法莱斯袋形地区失踪了。元首在七月二十日以后变得反常地多疑，担心克卢格的失踪可能是去跟敌人进行谈判，在统帅部里，情况的确显得那么糟。但是英勇的克卢格很快就设法恢复了同我们的联系。不久以后，他自杀了。到底是因为希特勒愚蠢的指挥毁了他的军队使他感到绝望，还是因为他

当真牵连在炸弹阴谋中，这我并不知道。我承认，自杀的念头在八月间也曾不止一次地掠过我自己的心头。

但是九月过去了，还没一个敌军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

蒙哥马利让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一片狭窄的地区鲁莽地向前挺进，企图通过荷兰包抄西方防线。在伦德施泰特的部队取得辉煌的战果，击退了蒙哥马利的部队以后，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疾进也渐渐放慢了速度。汽油桶全空了，将领们互相争吵，兵力从低地国家分散到阿尔卑斯山脉。俄国人则停留在维斯瓦河畔，应付我们的一次次反攻。而在河的另一侧，武装的党卫军则以炮火与爆炸物夷平了华沙，扑灭了那场起义。敌军从南方对我们发动的攻势全部停顿下来。在最猛烈的攻击之下，面对着现代历史上最众寡悬殊的形势，德国浑身是血，屹立不动，使四周的敌人无法近身。

假如一九四〇年英国的单独抗战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九月德国武装部队的这次英勇的奋起迎敌，为什么不应该加以称赞呢？

“九月奇迹”可加以分析的要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和东方，我们的敌人在惊人的快速推进中，已经使军需供应跟不上了。同时，在祖国的神圣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德国的军纪严格起来，总动员也实行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侵略军作战意志的低落，特别是在西方，前一阶段的长驱直入、巴黎的失陷以及暗杀希特勒的阴谋等，引起了一种欣快的感觉，认为“嘿，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还有，希特勒单方面坚持加强法国各港口的防御，最终也有了收获。艾森豪威尔有两百万人在大陆上，可是通过瑟堡那个遥远的“瓶口”和一个人造港口，他无法提供足够的军需品去支持西方防线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需要安特卫普⁽⁴⁾，但我们依然控制着斯海尔德河口。

战后的军事著作中，有不少人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不切实际的嘲笑。这些作者详细叙述了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的总数，却忽略了决定现代战争的顽强、艰苦、复杂的后勤工作。艾森豪威尔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是在组织和供应方面，多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谨慎小心和广阔战线的战略，即便不是拿破仑式的，至少不是乖谬错误的。他是我们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在九月间抵制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冒险行动，这是值得称赞的。

拥护蒙哥马利和巴顿的人士争辩说，只要有足够的汽油，他们两位英雄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直捣柏林，迅速结束战争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审问他的英国人说，蒙哥马利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事。我在我的作战分析中将要说明那些决定性的不利因素。简括地讲，依靠拉得过长的供应线来进行这样一次范围狭隘的推进，其两侧都会招致一次灾难性的挫败，一次更大的阿纳姆战役。我和勃鲁门特里特很熟，我很怀疑这些是不是他的军事观点，他更像是在把战胜他的人想要听的话告诉他们。即使艾森豪威尔拥有需要的港口设备和交通工具，这件事还是办不到的。他的部队的消耗量是令人震惊的：每一个师每一天要消耗七百吨军需品！德国一个师每天靠不到二百吨的军需品作战。

艾森豪威尔经不起一次大规模的冒险和挫败：有好几百名美国新闻记者紧紧跟随着他，总统选举还有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他实在经不起。敌人的联盟是很不稳固的。在夏季的战役中，英美两国一直发生龃龉。而俄国人未能援助华沙的起义——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拒绝英美派空降部队去援助——已经播种下了波兰问题的毒害种子，到时候将会毁了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奇异的联盟。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力量去利用我们敌人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希特勒在战场上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死守”政策，使我们损失惨重。在夏季的三次大败——巴格拉齐昂、巴尔干地区以及法国西部——和二十次较小的攻防战中，一百五十万德国的第一线部队被打死、俘虏、包围或者丧失了武器、混乱地溃退。如果这些久经战阵的部队不是奉命死守，而是打上一场灵活的防御战，阻挠敌人前进，同时有条不紊地向祖国撤退，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从战争中抢救出一些实力。

事实上，“九月奇迹”并不能改变德意志的灭亡，它只能延迟我们的毁灭。然而，就连希特勒倒下时，他还保有那股催眠力，认为能够从德国征得具有神经质精力和战斗意志的自杀后备军。八月底，他已经发布了在阿登高原反攻⁽⁵⁾的那道惊人的命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统帅部制订计划，发布预备性的命令。不管这个人正在如何衰老下去，他的凶残的意志力却是无法抵制的。

英译者按：阿登高原的这次军事行动被称为“阿登战役”。有意思的是，隆赞扬了艾森豪威尔采用的谨慎小心的广阔战线战略，这是许多权威人士加以谴责的。真正的裁决在于阐明“霸王”行动的很复杂的后勤统计数字。命运支持大胆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汽油和子弹，那也就无法支持他们。华沙被德国人毁灭掉，隔着河清晰可见，红军很奇怪地按兵不动，这件事仍然引起争议。有些人说，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一些不正当的波兰人领导着这场起义。俄国人坚持说，他们的军需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波兰人也并不急切地想使他们的起义同红军的计划相互配合。

以下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十月四日

拍摄影片结束后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装车。我跟尤里、乔舒亚和简最后一次道别后，从汉堡营房回来。这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办的《塔木德》学习班的结束。

我们通宵没睡，待在图书馆里，在烛光下一直学习到天亮。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几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们想学习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正学到一个奇怪、难解的论题：在田野上发现无名死尸，埋葬这类死尸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塔木德》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走向一个戏剧性的极端。其中关于仪式纯洁的特别法规，禁止一个高级教士与死尸接触。遵照这些法规，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⁶⁾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高级教士——他

因此受到双重的限制——却奉命亲手去埋葬一个无名死尸！犹太人对人的尊严，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尊重。《塔木德》的声音历经两千年传来教导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我们和德国人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在我把那本旧书合上的时候，乔舒亚，剩下的三个小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突然问道：“拉比，我们全将被毒气熏死吗？”

这一句话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来！目前，区里传说纷纭，虽然没有几个人意志十分坚强，敢于正视这种传说。谢谢上帝，我当时能够这样回答：“不会的。你是要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和你的父亲团聚，乔舒亚——你们，尤里和简，是要去跟你们的哥哥团聚。我们委员会里的人是这么听说的，我也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神情高兴起来，仿佛我从监狱里释放了他们似的。他们在营房里，脖子上挂着遣送号码牌，依然精神抖擞。我看得出，他们正鼓起别人的精神。

我是在欺骗他们，也在欺骗我自己吗？柏林郊外的措森建筑工地——政府临时办公的棚屋——是存在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那儿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经向市政委员会坚决地保证，德累斯顿地区的这个建筑工地跟那儿完全一样。楚克尔主管这次征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员会委员，对于应付德国人反应很快。

市政委员会里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区里的老难友。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话。他们说，遣送五千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使我们失去了一场起义所需要的人手。万一党卫军决定要来消灭这个犹太区，我们可能要举行一场起义。其他的犹太区也举行过起义，我们听到了报道。影片停止拍摄以后，爱泼斯坦被捕了，这次庞大的征工命令传达下来，“美化运动”和拍摄影片这件蠢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全都荡然无存，委员会变得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几乎有五个月没接到过遣送命令了。我听到桌子四周传来反抗的抱怨声，这使我感到吃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起义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我并没被邀去参加。但是这次征工按照预定计划已经遣送了三批人，并没有什么骚动。

第四次遣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的确，他们是已经走了的建筑工人的亲属。但是上星期，党卫军允许亲属自愿报名前往，大约有一千人表示要去。此时，党卫军不问这些人愿意不愿意，就被用火车运送走。唯一使人稍许放心的是，这四次遣送确实形成了一个团体——大规模的征工和工人的亲属。拉姆解释说，使家人团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安定人心的谎话，可以想象，它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市政委员会就我们可能遭到的命运没完没了的谈论，结果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虽然战事暂时沉寂，德国人已经战败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党卫军头头儿开始考虑到保全自己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逐渐温和下来。（二）战败成为定局，这只会加强德国人残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欲望。他们会急巴巴地完成这一“胜利”，如果他们得不到

其他胜利的话。

我在这两种可能的趋势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明智的，一种是疯狂的，德国人两种面貌都有。

娜塔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不过路易斯已经安安稳稳地离开了，她过去的顽强意志又恢复了不少。她津津有味地吃着最粗劣的饮食，天天都在增加体重和力气。她说她要活下去，再找到路易斯。如果被送走的话，她打算使自己身体强健，好作为一个劳工活下去。

十月五日

第四批人离开以后两小时，他们就下令要遣送第五批，这次是随意地挑选了一千一百人。这一回什么解释也没有，跟德累斯顿的建设工程绝无关系。许多家庭都不得被拆散。大批有病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都得走。要是路易斯还在这儿，娜塔丽大概也得走。德国人又撒谎了。

我决不悲观失望。尽管各条战线古怪地沉寂，希特勒的帝国却在垮台。文明世界还来得及猛地一下闯进纳粹欧洲这个疯人国，拯救我们这些残存的人。跟娜塔丽一样，我也要活下去，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

如果我不能这样，那么这样潦潦草草写成的文字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候替我说话。

- (1) 1812年9月，俄军将领库图佐夫（1745—1813）和巴格拉齐昂（1765—1812）指挥俄军在莫斯科以西的波罗底诺村附近大败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
- (2) 1944年7月20日发生谋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
- (3) 德国作曲家、剧作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所著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四部。
- (4) 比利时第二大城市，跨斯海尔德河两岸。
- (5)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向驻守在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地区的美军薄弱地段发动突然进攻，即所谓“阿登战役”。
- (6) 参阅《旧约全书·民数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用剃头刀剃头，……不可接近死尸。’”

第八十五章

风势很猛，浪涛汹涌，战列舰第七分队正列队驶向乌利西环礁，“衣阿华”号在前，“新泽西”号在纵队的后方，悬挂着哈尔西的旗帜。当战列舰破浪前进、船头向前低下时，灰色的海水一直打到坚固的前甲板上，骤然下降的长型重炮在浪花中消失。护航的驱逐舰在台风风尾掀起的一道道黑色巨浪中颠簸，时隐时现。在暴风雨后阴暗的天空中，蓝色刚开始显露出来。

嘿，维克多·亨利心里想——这时，温暖的湿热的风把咸津津的浪花一直洒到“衣阿华”号的舰桥上，打湿了他的脸——我多么喜爱这幕景象啊！自从童年在新闻短片中看到无畏战舰^①破浪前进以后，航行中的战列舰始终像军乐那样使他激动。现在，这些是他的战舰，比他曾经在上面服役过的任何军舰都雄伟、强大。在他下令进行的第一次射击演习中，雷达控制的主炮的准确性，使他大为吃惊。舰上林立的高射炮发出的掩护炮火蔚为壮观，就像莫斯科上空为庆祝胜利而发射的焰火一样。哈尔西的幕僚按着他们那种逍遥自在的方式，还没把莱特湾行动的命令发布出去，不过帕格·亨利深信，在菲律宾的这次登陆意味着舰队的一场海战。用“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上的大炮为“北安普敦”号报仇，这是一个无情却又令人欣喜的前景。

在帕格的参谋长的命令下，信号旗在旗绳上啪啪飘扬着升起，列队进入海峡。“新泽西”号、航空母舰和驱逐舰上全升起了响应的旗帜。这支特混舰队很利索地改换了位置。帕格对于自己的新生活只有一个意见：如同他对帕米拉所说的那样，他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日常的公务可以使他尽可能地忙碌，但是事实上，他的幕僚——几乎全是预备役，不过是优秀的军人——和参谋长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的职责近乎是礼节上的，而且在战列舰第七分队进入战斗以前，将会一直是这样。

他甚至不能在“衣阿华”号上四处视察。在海上，他养成了一种四处转转的习惯。他渴望到轮机舱、炮塔、弹药库、机械舱甚至这艘巨舰的士兵舱去察看一下，不过那样会显得好像是去检查“衣阿华”号舰长和副舰长的工作。他失去了指挥一艘工程奇迹的机会，而他的两颗星使他青云直上，跳过了航海中那种令人快意的苦活儿，进入了洁净、通风的旗舰司令室。

“衣阿华”号驶进穆盖海峡时，帕格留神注意着潜艇，他好几个月都没看见拜伦或是收到拜伦的消息了。舰队的航空母舰、新型的快速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艇、辅助舰，全都气象森严地排列在距离祖国一万英里的这个环礁外面。由于这些战舰，人们几乎看不见岛上的棕榈树和珊瑚海滩。但是一艘潜艇也没有。这并不特别，塞班岛现在是潜艇的前进基地了。因此，当船锚嘎啦啦地抛下时，他的副官给他送来的那份电报是令人惊讶不安的。

发件人：“梭鱼”号艇长

收件人：战列舰第七分队司令

务请准予前来晋见。

这份电报是通过港口电路打来的。据副官说，潜艇全停泊在南面的停泊地那儿，被一群群坦克登陆舰遮挡得几乎看不见。

可是为什么是艇长呢？帕格心里纳闷儿。拜伦是副艇长。他生病了吗？遇到什么麻烦了吗？离开“梭鱼”号了吗？帕格忐忑不安地草草写了一个答复。

发件人：战列舰第七分队司令

收件人：“梭鱼”号艇长

我的汽艇将于十七时接你来我的舱内进餐。

台风的袭击使哈尔西下达命令的会议推迟举行。这时候，飘扬着蓝底白星旗帜的黑色长汽艇载着海军将军们，穿过白浪滔滔的海水，腾跃着驶到“新泽西”号旁，送将军们出席这次会议。不一会儿，穿着浆硬的卡其军服的海军将领敞开领口，分坐在哈尔西的舱内那张绿色长桌的两旁。帕格从来没见过配有这么多星饰的领章和海军将军的脸庞聚集在一间房里。还是没下达行动的命令。哈尔西的参谋长拿着一根教鞭站在一幅巨大的太平洋海域图前边，叙述着即将对吕宋岛、冲绳和台湾岛发动的攻击，其目的是压制敌人以陆上为基地的空军对麦克阿瑟登陆的干扰。接下来，哈尔西谈了一下这次军事行动，他虽然显得疲乏衰老，却谈得热情风趣。麦克阿瑟重新收复菲律宾时，日本鬼子不大可能袖手旁观，他们很可能会用尽全力进行反扑。那样一来，大杀一阵，一举全歼日本帝国舰队的机会就到来了，就是雷·斯普鲁恩斯在塞班岛放过了的那种机会。

哈尔西那鼓鼓囊囊的眼睛炯炯发光，他大声读出了尼米兹下达的命令。他奉命掩护和支援麦克阿瑟统率的部队，“以便协助攻取并占领菲律宾中部的所有目标”。这些指示他声音平稳地念了出来。接着，他用顽皮而又咄咄逼人的目光扫了聚集在那儿的海军将领们一眼，慢条斯理地提高嗓音说出了这一句话：“倘若出现了可以促成歼灭敌人舰队主力的机会，这种歼灭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他说，这一句话是雷·斯普鲁恩斯攻击塞班岛的命令中所没有的。在他自己进攻莱特湾的命令中写进这一句话，很费了一番力，但总算写进去了。因此，出席会议的人现在全知道，第三舰队到莱特湾去的任务是什么：等这次进攻迫使日本海军无法躲藏而出动以后，立即把他们歼灭。

桌子四周响起了热切赞成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这个老战士疲乏而快乐地咧开嘴笑了。谈话转到了空袭的日常细节上。参谋长提起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派飞机送来的一些新闻记者，说他们是来观看第三舰队作

战的，又说预备安排他们住在“衣阿华”号上，作为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客人。

大家很感兴趣，把目光转向帕格·亨利，他脱口说道：“啊，天啊，这可不成！我宁愿在船上接待一伙儿娘儿们。”

哈尔西扬了扬两道灰色的浓眉，说：“哈哈！谁不愿意呢？”

大家哄堂大笑。

“将军，我是说弯腰驼背、嘴里没牙、皮肤有病的老婆子。”

“当然啦，帕格。咱们在这儿可不能那么挑肥拣瘦的。”

会议在下流的玩笑声中结束了。

帕格回到“衣阿华”号上，他的参谋长告诉他，记者们已经到了船上，住在军官舱里。“就是别让他们来找我。”帕格咆哮说。

“可事实上，”参谋长说，他是二四级毕业的一个讨人喜欢、干练的上校，生着一头过早花白的浓密头发，“他们已经要求你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啦。”

帕格不大骂街，但是这时候他对着参谋长发作起来。参谋长连忙走开了。

信件搁在两只筐子里，放在办公桌上：公函和往常一样堆得很高；私信只有一小沓。他总是先找找有没有帕米拉的来信。这回有一封，厚得可观。他把这封信抽出来，又看到一个粉红色的小信封，背面写的地址叫他感到不快：

哈里森·彼得斯太太

福克斯府大街一四一七号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这封信写得很轻松。哈克在狐狸厅路的宅子里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这所宅子，罗达这样写道。事实上，他想把这所宅子买下来。她知道帕格始终不太喜欢这地方。根据离婚的财产分配，她可以不付租金居住在那儿，可是在她想要转让以前，这所宅子名义上仍旧归他，这件事分配得乱七八糟。倘使帕格肯写封信给他的律师，提出一个售价，那么这些“法律鹰犬”就可以着手干起来。罗达还说，杰妮丝跟法学院的一个讲师常常会面，又说维克在幼儿园里生活得非常好。

梅德琳也过得很好。实际上，每一个月左右她会写一封信给我，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她似乎很喜欢新墨西哥。我终于收到拜伦的一封叫人欣慰的信了。先前，我一直疑惑不定，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这件事。老实说，我有点儿害怕。他一点儿也不明白，恰恰就像我认为的一样，不过他祝愿我和哈克幸福。他说，对他来说我永远妈妈，不论出现了什么情况。没有什

么比这更叫我开心了。你在海上迟早会看见他。当你解释的时候，不要对我太苛刻。整个事情已经叫人很不好受了。不过眼下我十分快乐。

亲爱的罗

帕格撒铃叫人把咖啡端上来。他告诉他的菲律宾勤务兵，自己要在舱房里跟一个客人共同进餐。接着，他写了一封简明扼要的复信给罗达，封起来，扔在发文的信筐里。也许，因为罗达的这封信很叫人扫兴，帕姆的这个厚墩墩的信封这时候似乎也是不祥之兆。他端着咖啡，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读这封信。

说真的，这的确是一封情绪抑郁的信。开头就说：“亲爱的，很对不住，我将尽写上一些丧事。”在两星期内，她受到了三次打击，而第一次最为强烈，其他两次对她打击也很大，因为她正心境凄楚。勃纳·沃克死了，一场突然发作的肺炎使他离开了人世。她几个月前就离开了斯通福，他的家人没通知她，所以她最初是在航空部里知道的，也没赶上他的葬礼。她感到满心歉疚。假如她继续跟他待在一块儿，照料他，在战争结束之前绝口不谈未来的事情，他会病倒吗？情感上的创伤和孤独寂寞是不是使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呢？她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她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懊丧。

今年九月，每件事都不称心。秋天的天气阴湿、令人厌恶。那些嗡嗡响的炸弹够可怕的了，不过这些新的恐怖武器——毫无声响地发射过来，落下的巨型火箭⁽²⁾——却叫我们惊恐万状。经过这么多年不幸的战争年月，经过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和在法国的扫荡，在胜利似乎指日可待时，我们又回到了遭受猛烈轰炸的时期！这实在太使人受不了啦！警报、彻夜的大火、可怕的爆炸声、用绳索拦住的街道、一片片冒烟的瓦砾堆、平民死亡的名单，一切全卷土重来。太可怕、太可怕、太可怕了！

蒙哥马利投入了大量的空降部队以后，在荷兰又吃了一个大败仗。这大概断送了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结束战争的任何希望。最糟的是，蒙蒂⁽³⁾不断地向报界说，这是一场“有限的胜利”。啊！

菲尔·鲁尔被一枚火箭打死了，倒霉的人！火箭把他常去的那家新闻记者的酒馆炸成了一片瓦砾，三条横街之间什么也不剩，只留下一个大弹坑。好多日子过去，甚至还提不出一份可靠的死亡名单来。菲尔干脆就失踪了。他当然是被炸死了。我对菲尔·鲁尔已经不剩下什么感情，这一点你知道，不过我的青年时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浪费在他身上的，他的死亡总是令人伤感。

至于莱斯里，可以设想他还活着，不过可能性并不大。行动组的那个法国牙科医生设法到了布雷德利兵团里。我读到了他的报告。那个行动组在圣纳泽尔被人告密出卖了。他们藏在大酒桶内，混在送交德国驻军的一大车酒里进入了市区。他们设法对敌人的防御工事获得了确切的情报，并且把它递送出去。在极力组织一场起义时，他们对于吸收进去的法国人不够谨慎小心，德国人设下圈套，使他们中了计。他们在一所屋子里遇上了埋伏。牙科医生从那屋子里逃出来以前，看到莱斯里中弹倒下。又一个毫无意义的牺牲！因为你知道，布列塔尼的港口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艾森豪威尔只是让德国守军在那儿自生自灭。莱斯里的牺牲——要是他的确死了的话——完全是白费。

莱斯里·斯鲁特、菲尔·鲁尔，还有娜塔丽·杰斯特罗！帕格，你这亲爱的正直的好军人，你想象不出我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跟这三个人一起待在巴黎，是怎么一个情形。苍天在上，可怜的娜塔丽到底怎么样了？她也死了吗？

这场可怕的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可怜的邓肯深信——我相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等战争一结束，我们撤离印度以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就会互相屠杀。他还预测，中国的一场内战“将使黄河河水染红”。大英帝国当然完结了。你看俄国，直到伏尔加河都成了被洗劫一空的屠宰场。我们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们几乎成功地残杀了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使他们认清形势，放弃掠夺世界的念头。只此而已。经过漫长的五年以后，我们还没干完这个肮脏的勾当。

邓肯说——事实上，就是我们一起待在斯通福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当然心情抑郁，不过还是像往常那样，始终是和蔼可亲的——本世纪最糟糕的时期不是战争的年月，而是战后的岁月。他说经过这场愚蠢的世界大屠杀之后，青年人会对他们的长辈绝对地蔑视，以致宗教、道德、社会准则以及政治等等都将全面崩溃。“希特勒将会得到他的《众神的黄昏》，”邓肯说，“他使那实现了。西方完蛋啦。美国人暂时似乎还没问题，但他们最后在一场轰轰烈烈、很可能还是突如其来的种族爆炸中也会完蛋。”

我不知道你对这种见解会怎么说。因为很复杂的原因，邓肯对美国人——你我也不完全排除在外——相当反感。他认为，或许再过半世纪恐怖与贫穷的日子，世界最终将会走向佛教。我始终没法儿跟着他走进《薄伽梵歌》的世界里去，但是那天晚上，他有着可怕的说服力，可怜的好人。

嘿，这是一个阴雨的早晨。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唠唠叨叨写下那几页时，人有点儿

迷糊。我现在想着，不知该不该把这样一封使人丧气的哭诉信寄给你，你远在太平洋上，还在从事着作战的工作，因此还不得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嗯，我寄给你了。这是我感受到的，也是一些新闻。一两天内，我保证再写一封比较高兴的信给你。我料想我大概不会被一枚V-2正好打在头上；万一被打中了，那也是离开这个疯狂世界的一条毫无痛苦的捷径。我只是想活下去爱你。其他的一切全完了，不过对我来说，能爱你就足够了。我发誓下一封信一定高高兴兴的，尤其是如果我向空军妇女辅助队提出的辞呈获得批准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开始计划怎样和你待在一起了。这件事正在办着，很不合常规，简直毫无爱国心，不过我也许可以成功。我认识一些人。

衷心爱你的帕米拉

由于台风的袭击，帕格把帕米拉的照片收了起来。这时，他才从抽屉里重新取出那个旧的银镜框，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在过去近三十年中，罗达一直笑吟吟地从这个镜框里朝外望着。帕米拉的这一张是全身照片，穿着军服，皱着眉头。它是从一幅新闻照片上剪下来、模模糊糊地放大的，所以一点儿也不美观，不过倒十分真实，不像罗达那张照相馆照的光线柔和的旧半身像，那张照片多年以前就已经过时了。帕格开始着手去处理那些公函。

“梭鱼”号的舷门传令兵在拜伦舱房的门上敲了敲。“艇长，少将的汽艇靠拢啦。”

“谢谢你，卡森。”拜伦穿着骑马短裤，身上汗津津地闪闪发光。他从一面舱壁上取下红十字会转来的娜塔丽和路易斯的那张照片，“叫菲尔比先生到甲板上来看我。”

他一面走到外边甲板上，一面扣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衬衫。新来的副艇长待在舷门那儿。他是士官学校毕业的一个脸盘儿像狐狸的上尉，对于在一个预备役的艇长下面服役（拜伦已经猜测到了）不是十分乐意。“梭鱼”号停泊在一艘弹药船的左侧。船艏的一个工作队正围着起重机摇摇晃晃吊下的一枚水雷发出一阵叫骂声。

“汤姆，等所有的‘鱼儿’全上了船，就起锚，停靠到‘布里奇’号旁边去装粮食。我十九点就回来。”

“是，艇长。”

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的长汽艇闪闪发光，艇上的绳索一概是白色，艇内的坐垫也全是白皮的。这时候，它从潜艇旁噗噗地驶去。汽艇的奢华表明了父亲的新身份，这使拜伦说不出的高兴，不过他脑子里主要想的是父母离婚的事。梅德琳曾经写信跟他说，她“很早以前就看到苗头了”。拜伦没法儿明白她的话。直到接获罗达写来的伤感、甜蜜的长信以前，他始终认为父母的婚姻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事实，的确的确是《圣经》所谓的“一体”⁽⁴⁾。很可能，母亲生性轻浮，确有不是的地方，可是父亲从伦敦写来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叫他迷惑不解：“我希望你的母亲幸

福。我的生活偶然也有了变化，最好等有机会面对面谈谈，这样比笔谈好。”

现在，他们就要面对面了。对父亲来说，这会是很尴尬的，或许是痛苦的，不过“梭鱼”号艇长的身份至少能使他感到惊讶和高兴。

“衣阿华”号值日官的值勤簿上记载着：十七时三十分，少将的客人将要到达，由副官陪往司令室。但是十七时二十分，少将亲自走来，眯缝着眼睛朝南边的停泊地望去。在台风过去后的绚烂天气里，落日映射出一团红光，环礁上耀眼的光彩灿灿。值日官难得看见亨利少将走这么近，这个被称作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的脸色苍白的权力人物，是一个矮胖、整饬、头发斑白的人。他冷冰冰地待在一旁，一语不发。汽艇靠拢船身，一个身穿又皱又脏的灰军服高个子军官快步跑上舷梯，使牵链铿锵作响。

“请您准许我登船。”

“准许。”

“您好，少将。”穿灰军服的军官没露出笑容，很利索地敬了一个礼。

“喂。”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一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个敬礼，一面对值日官说，“请在船上的航海日志上把我的客人登记下。潜艇第二〇四号‘梭鱼’号艇长，美国海军预备役少校拜伦·亨利。”

值日官瞥了瞥父亲，又看了看儿子，很大胆地咧开嘴笑了。少将也淡淡地笑了笑。

“你什么时候升任艇长的？”他们离开后甲板时，帕格问。

“事实上，这不过是三天以前的事。”

父亲的右手短暂地紧紧捏了一下拜伦的肩膀。他们跑步登上了炮廓内的扶梯。“您的身体状况很不错。”儿子气喘吁吁地说。

“我干这工作，随时会倒下，”帕格呼哧呼哧喘着气说，“不过我将会是葬身海底的最健康的人。到我的舰桥上来看一会儿。”

“啊！”拜伦手搭凉棚，环顾了一下。

“从潜艇上你看不到这种景象。”

“上帝啊，那可看不到。这是不是超过了历史上的随便什么场面？”

“艾森豪威尔渡过海去进攻诺曼底，他的舰队比这还要庞大。不过就打击力量来说，你这话很对，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强大的力量。”

“再说，瞧瞧‘衣阿华’号的规模！”拜伦向船艏看去，“多么壮丽的景象啊！”

“嘿，勃拉尼，这艘船造得非常精密，像一只瑞士手表。咱们待会儿可以到各处去看看。”

帕格还在体味这件使人惊讶的事情的意义。一艘潜艇的艇长！拜伦越长越出落得像死去的华伦了，只是脸色太白一点儿，动作太紧张一点儿。

“我的时间相当紧，爸爸。”

“那么咱们进去吃晚饭吧。”

“一切布置得真漂亮。”他们走进司令室时，拜伦说。阳光从舷窗外面向直射进来，使外边那间气象堂皇的舱房十分轩敞。

“都是这个职位带来的。比在华盛顿担任工作强。”

“我得说——”拜伦停住，睁大眼睛望着办公桌上那个银镜框里的照片，“那是谁？”帕格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转过脸对着他父亲，“天啊，那不是帕米拉·塔茨伯利吗？”

“是的。这件事说来话长。”帕格本来没打算把这件事这样透露出来，但是如今拜伦已经知道了。“咱们吃饭的时候，我细说给你听。”

拜伦把右手向上一扬，手掌和手指全僵直地平摊开。“这是您的生活。”他从胸前的一只口袋里很费力地抽出娜塔丽和路易斯的那张快照，“我信上应该向您提过这件事啦。”

“哦！红十字会转来的照片。”帕格热切地细细看着，“嘿，拜伦，他们俩看样子都很好。这孩子多高啊！”

“这是六月照的。六月以后，天知道出了些什么事。”

“他们是在一片运动场上，是吗？后边的那些孩子看样子也不错。”

“是呀，就眼下的情况看，叫人很兴奋。但是红十字会一直没理睬我寄去的好几封信。国务院还是丝毫不起作用。”

帕格把照片递还过去。“谢谢你。瞧见这张照片我的心情好多了。你坐下。”

“爸爸，我也许喝一杯咖啡就得赶回去。我们五点钟出击。我有一个新来的副艇长，而且——”

“拜伦，吃饭只需要十五分钟。”帕格朝着会议桌把手一摆。桌子的一头已经放好两个位子：洁白的餐巾、银餐具和瓷杯碟，还有一只花瓶，里面插着小枝的鸡蛋花，“你一定得吃。”

“好，假如只需要十五分钟，我就吃了再走。”

“这我来招呼着办。”

帕格大踏步走出舱去了。拜伦在他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上坐下，疑惑地凝视着那只旧银镜框里的照片。过去，从他有记忆的日子起，这个镜框里一直放着他母亲的照片。

儿子接触到父亲实际的性生活时，总觉得很不自在。心理学家们永远无法分析这个原因。他们想分析，不过这很明显是人之常情。倘若镜

框里放的是一个跟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的照片，拜伦也许能承受这一震动。可是镜框里竟然是帕米拉·塔茨伯利，过去跟娜塔丽在巴黎放肆地寻欢作乐的一个姑娘！以前，拜伦因为她那样照顾他的父亲，觉得她很不错。尽管如此，他曾经很怀疑，特别是在直布罗陀，不知道这样一个热情俏丽的女郎——在地中海那个盛夏的日子里，帕米拉穿得很单薄，只穿了一件没有袖子的白纱上衣——怎么会一心一意追随着一个老年人。她一准有一个情人，他当时这样想，假如不是有好几个的话。

她的照片放到了父亲的桌上，放进了那只镜框，这勾起了赤裸裸的性生活、不相配的性生活，以及同床共寝、战时伦敦的性生活这种种丑恶的幻象。眼下，她从照片里睁大两眼注视着，宣布了帕格·亨利的软弱，也说明了这次离婚的原因。在他自己和娜塔丽被战争弄得分离时，自己一贯崇拜的父亲竟然跟一个和娜塔丽年龄相仿的姑娘在伦敦的一张卧榻上喘息、胡闹，这实在太难堪了！拜伦决定保持沉默，在可以走的时刻就赶快离开这艘战列舰。

“快吃。”父亲说。

他们在桌旁坐下，那个笑嘻嘻的菲律宾勤务兵端上两碗香喷喷的鱼汤。因为就帕格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时刻——他本人是一个将级军官，拜伦是一个潜艇艇长，两人以这种新的身份第一次会面——他低下头，做了一篇出自内心的、长长的感恩祈祷。拜伦只说了句“阿门”，接着在大口把汤喝下时，一句话也没再说。

这也没什么特别。帕格跟拜伦说话总是很费劲儿。他待在面前就很令人满意了。帕格并没意识到，帕米拉的照片在儿子心中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动。他知道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是一件使人窘困为难的事，他打算加以解释。为了把谈话再进行起来，他说道：“嗯，我顺带问一声，你在整个潜艇舰队中是不是第一个预备役的艇长呢？”

“不，到这会儿为止，有三个这种身份的人负责指挥一艘潜艇。穆斯·霍洛韦刚接下‘鲐鱼’号。他是第一个奉派负责一艘舰队潜艇的。当然，他从前是耶鲁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成员，又来自一个海军世家。我猜想，是您的儿子这一层对我可没害处。”

“你得做出成绩来。”

“嗯，卡塔尔·埃斯特认为我早就合格了，不过我还没当上一艘巡洋舰的见习舰长，而且——出现的情况是，我的艇长在锡布图岛外边的停泊地病倒了。”拜伦很乐意在这段时间里只谈点儿跟父亲的私生活毫不相干的事，“一天早晨醒来，他忽然发烧，不能走动，一走动就痛得要命。他硬撑了一星期，吃了些阿司匹林，但是后来，他设法去攻击一艘货船，结果没把工作搞好。这时候，他显然病得很厉害，于是我们就直接驶到这儿来，没回塞班岛。他们在‘安慰’号上替他抽血验血。他半瘫痪了。我原本以为太平洋潜艇司令部会用飞机送一个新艇长来，可他们只派来了一个副艇长。我接到命令的时候，真叫我大吃一惊。”

“说到吃惊的事，”帕格说，把谈话引向帕米拉身上，“莱斯里·斯鲁特那家伙大概死啦。你记得他吗？”

“斯鲁特吗？当然记得。他死了吗？”

“呃，这是帕姆给我的消息。”帕格细说了一遍自己约略知道的关于斯鲁特牺牲掉的那次空降任务，“这怎么样？你想得到他会自愿去执行一项分外危险的任务吗？”

“您还有妈妈的照片吗？”拜伦一面说，一面看看手表，把吃了一半的食物推开，“您要是有，我就拿走。”

“我有，不过不在这儿。让我把帕米拉的事告诉你。”

“要是说来话长，那就别说吧，爸爸。我非走不可啦。您和妈妈到底怎么了？”

“噤，孩子，都怪这场战争。”

“是妈妈提出离婚，好去跟彼得斯结婚？还是您为了她想要离婚呢？”拜伦用大拇指着力地朝那张照片指了指。

“拜伦，不要找出一个人来责备。”

帕格没法儿把真实情况告诉儿子。听到事实真相以后，拜伦大概会原谅他，瞧不起自己的母亲。这个神情严肃的青年潜艇军官是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道德主义者，就和自己在大战之前一样。不过帕格已经不再为柯比的那桩事责备罗达了，他只为她感到难受。这种细微的差异是随着年龄增大，心情变得较为沉郁，对自己看得较为清楚以后才逐渐产生的，所以这一点拜伦目前还办不到。儿子的沉默和他那张发僵的脸使帕格很不安。于是他又说：“我知道帕米拉年纪还轻，这叫我覺得不太合适，整个事情也许并不会成功。”

“爸爸，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当指挥官。”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给了帕格一个沉重的打击。

“太平洋潜艇司令认为你合适。”

“太平洋潜艇司令看不见我的内心。”

“你有什么问题？”

“在战斗的紧张中可能情绪不够稳定。”

“你生性就是在最紧张严重的情况下向来冷静。这一点我知道。”

“生性也许是这样。可我目前的情况很不正常。娜塔丽和路易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华伦死啦，我是您唯一的一个儿子。再说，我是个预备役的艇长，是第一批中的一个，这是人家容不得的。我一直在学您的样儿，爸爸，或者不如说，尽力想学您的样儿。今天我到这儿来，本来想请您给我打打气。可是相反——”他又用大拇指朝帕米拉的那张照片指了指。

“我很难受，你这样看待这件事，因为——”

“敢作敢为的指挥官一向不多，”拜伦不理睬父亲的话，一个劲儿地

说下去，这是他以前从来没做过的，“我就因为敢作敢为，所以被看作很有价值，这我知道。麻烦的是，我对整个事情的兴趣正在减退。这张照片”他摸了一下胸前的口袋，“简直使我发疯。要是娜塔丽听了我的话，在法国的一列火车上冒险待上几个小时，她如今已经回到国内了。老记着这个无补于事。你们的离婚也无补于事。我的情况不是很好，爸爸。我可以领着‘梭鱼’号驶回塞班岛，然后要求派人接替。再不然，我可以根据命令，到台湾岛外面去为空袭执行救生员的任务。您认为我该怎样呢？”

“只有你可以做出决定。”

“为什么？您过去不是愿意替我决定我的一生吗？倘使您没极力要我进潜艇学校，倘使您没在我向娜塔丽求婚的当天乘飞机飞到迈阿密，在她坐在一旁听着的时候硬逼我做出决定，那么她也就不会回到欧洲。她和我的孩子现在就不会待在那儿，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的话。”

“我对自己当时所做的事很后悔。那时候，那样做似乎是对的。”

这句话使拜伦的眼圈红了。“得，得。我跟您说，我絮絮叨叨向您讲这些话，就是我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很糟的症状。”

“拜伦，我自己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要求到‘北安普敦’号上去。我发觉在海上指挥能让生活好受点儿，因为这个工作可以使人全神贯注。”

“我可不像您，我不是职业军人。再说，一艘潜艇又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要是你驶回塞班岛，你本来可以救起的有些飞行员也许就会在台湾岛外面淹死。”

沉默了一会儿后，拜伦说：“嘿，我最好还是回到我的潜艇上去。”

他们走到舱外落日余晖映照着的温暖的、微风吹过的后甲板上，并排倚着船栏。父子俩一直没再说话。这时候，拜伦才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还有一件事。我的副艇长是士官学校毕业生，听从我的指挥让他很生气。”

“凭他在海上服役的成绩来判断他。别去管他觉得怎样。”

从船艉下面传来汽艇的隆隆声。拜伦立正，敬礼。帕格盯着儿子的冷漠的眼睛，心里很难受。“祝你幸运、丰收，拜伦。”他回了一个礼，他们握了握手，拜伦走下了舷梯。

汽艇噗噗地驶走了。帕格回到自己的舱房，发现攻击台湾岛的行动命令刚送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要把思想集中在那厚厚一沓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油印公文上几乎是办不到的。这时候，帕格不断地想到，万一失去拜伦，自己就决不再当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了。

这样，父子俩这么勉强地分别以后，就各自出发，投身到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海战中去了。

舰，代表海军造船术的一次革命。

- (2) 指V型飞弹。
- (3) 蒙哥马利将军的昵称。
- (4)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第七部 莱特湾之战

这一场大海战，胜负取决于四个因素：两个是战略方面的，一个是地理方面的，另一个是人事方面的。

第八十六章

这一场大海战，胜负取决于四个因素：两个是战略方面的，一个是地理方面的，另一个是人事方面的。于是，维克多·亨利和他儿子的命运就悬在这四个因素上，所以读者必须记住这几个因素。

讲到地理因素，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菲律宾群岛的整个地形。七千余个岛屿，零乱地散布在日本与东印度群岛之间南北大约一千英里的洋面上。只要能占领菲律宾群岛，就可以切断日本的石油、金属与粮食供应。吕宋岛位于最北面，是最大的一个岛，地处群岛中要冲；林加延湾西北通南，是攻占吕宋岛、直趋马尼拉的最理想的登陆地方。

麦克阿瑟计划在莱特湾沿岸大举登陆，选择了远远处于东南面那个较小的莱特岛作为下一步进攻吕宋岛的据点。因为在那儿的水域里，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形成了屏障，只东面敞开对着菲律宾海。美军进攻时，可以从东面直接驶入海湾，整片的陆地和零星的小岛阻挡了西面的航道。几乎所有那些旋绕于迷阵般岛屿之间的水道都太浅，无法供舰队航行。

进行反攻的日本部队如果从日本本土进犯莱特岛，可以绕过群岛东南南下，直接驶进海湾。但是，如果战舰要从西面或者西南面过来，比如说，从新加坡或者婆罗洲过来，那么就只有两条路可以穿过群岛，进入莱特湾：一是取道圣贝纳迪诺海峡，特混舰队可以驶过那个大萨马岛，然后从北面转而南下，进入莱特湾；二是取道苏里高海峡，沿海峡从南面进入莱特湾。

为了接近燃料基地，帝国舰队的主力舰队就据守在新加坡以外的洋面上。他们计划，如果必须为菲律宾群岛作战，可以在婆罗洲补充燃料。

人事因素，牵涉到了哈尔西将军的想法。而他的想法主要是受到了五个月前那一件事的影响。

早在六月里，斯普鲁恩斯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占领了链形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将其作为长程飞往日本的一个起点。那一次的登陆，挑起了一场航空母舰大决战，美国海军飞行员当即给这场决战题了一个名字，管它叫“马里亚纳火鸡射击战”。这对日本空军来说是一场灾难，在那次空战中，日本仅存的第一线飞行员多数被击落，而斯普鲁恩斯部只遭到轻微损失。日本的航空母舰都逃走了。美国进攻塞班岛，经过短促而惨烈的陆地战，终于获得了一个使东京处于轰炸机航程以内的空军基地。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遭遇的那个敌手，也就是轰炸珍珠港的南云海军大将，在塞班岛上自杀，因为他认为，帝国的内线防线一经突破，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日本许多领导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军人首相东条的下台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然而，导致这一件事的原因却不曾受到人们的注意。因为攻打塞班岛的时候，正值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沿途苦战，

向瑟堡推进，所以，也像英帕尔和巴格拉齐昂之战一样，这一次战役在报纸上并未占到应有的显著地位。

尽管这一次战役获得了虽然被人忽视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斯普鲁恩斯却受到了内部的严厉批评。原来他的几位航空母舰司令官都曾摩拳擦掌，要从塞班岛出发，迎头痛击来犯的日军，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一举歼灭帝国舰队。后来斯普鲁恩斯否决了这个主张。他无论如何不肯离开他在那里掩护的登陆部队，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敌军从后面突然赶来，摧毁那个滩头堡。所以，当日本飞机云集，袭击斯普鲁恩斯逼近塞班岛的舰队时，它们都在“火鸡射击战”中被打落下来，然而它们的几艘航空母舰和一些支援部队多数逃走了。后来金和尼米兹都盛赞斯普鲁恩斯的决策，但这件事始终成为人们辩论的一个问题。责难的人仍旧争辩说，当时海上并没其他敌军，只由于斯普鲁恩斯的谨小慎微，就错过了一个大量歼灭敌军、可能缩短战争的机会。

哈尔西将军肯定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又生性急躁，所以在莱特湾他不愿重铸他认为的斯普鲁恩斯已犯的大错。

谈到战略方面，美方两派对太平洋战争所持的相反看法，终于形成正面冲突——一派附和麦克阿瑟的见解，主张从澳大利亚向西北推进，登陆作战，即所谓“南太平洋战略”；另一派支持海军的见解，主张横渡珍珠港与东京之间浩瀚的洋面，逐岛突击，即所谓“中太平洋战略”。

海军中制订作战计划的将领主张索性丢开菲律宾群岛，转而在中国台湾岛或沿海海岸登陆，这样就可以“像瓶塞般”堵住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补给。他们坚持说，只要由空军轰炸航道、港口和城市，再由潜艇加紧封锁，很快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麦克阿瑟墨守传统的陆军见解，认为必须在陆上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先是进攻新几内亚岛，再是菲律宾群岛，然后是三岛本土，这才是他走向胜利的道路。主要的海军战略家，包括金和斯普鲁恩斯，都认为这样做是白洒鲜血，浪费时间。斯普鲁恩斯甚至竭力主张渡海直捣硫磺岛和冲绳。他相信，利用这两个可以控制的小出击点进行空战与潜艇战，就可以置日本于死地。

塞班岛战役结束后，海军的战略受到了三军参谋长的重视。麦克阿瑟为此大发雷霆。一九四二年，他曾经奉罗斯福之命，乘鱼雷艇逃出了菲律宾。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他曾经当众宣誓：“我还要回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用海军主张的办法击败日本，然后乘民航机飞回那里。他请求面见总统，最后于七月在珍珠港得到了总统的接见。

当时罗斯福刚被提名候选第四任总统。他眼见战事在欧洲节节取胜，当然不愿意去惹反对党形容为备受冷遇与歧视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的麻烦。罗斯福扶病抵达珍珠港，倾听麦克阿瑟的慷慨陈词，请求收复菲律宾，因为“需要重振国家的声威”，同时他又听尼米兹以内行的口气侃侃而谈，推荐了海军的计划。

最终，麦克阿瑟占了上风。菲律宾的进攻战继续进行。然而陆海军之间仍然存在着极度的分歧。尼米兹将托马斯·金凯德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七舰队全部交给麦克阿瑟节制，让他去进行他的两栖作战。这是由几艘

旧战列舰组成的一支庞大舰队，包括巡洋舰、护航航空母舰以及一队驱逐舰、扫雷艇和油船等。但是尼米兹紧紧控制着那些新的舰队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那是他的战斗主力，在斯普鲁恩斯统率时被称为第五舰队，在哈尔西指挥作战时改称第三舰队。

这样，金凯德指挥一支强大的海军，受麦克阿瑟的节制；哈尔西指挥另一支强大的海军，受尼米兹的节制。所以，进军莱特湾时，海军并没有一位最高统帅。

那么，日本人又是如何应付战局的呢？哈尔西在发动这场战役之前，先进攻台湾，于是日本人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庆祝。帝国大本营喜气洋洋地宣布，轻举妄动的美国佬终于遭到惨败。日本的陆海机群大队出击，已一举歼灭第三舰队！

航空母舰十一艘被击沉，八艘被重创；战列舰二艘被击沉，二艘被重创；巡洋舰二艘被击沉，四艘受创；驱逐舰、轻巡洋舰以及十余艘其他型号不明的船只，或已被击毁，或起火焚烧。

公报就这样吹嘘了一通。这是战局中惊人的转变，塞班岛的仇恨都被洗雪了！菲律宾的威胁已经消失了！日本全国各地展开了群众的庆祝游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发出贺电。新任首相宣布：“胜利就在眼前！”天皇还颁发了庆祝胜利的诏书。

无情的事实是：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出击后已经返航，连一艘船也没损失。日本的陆军航空中队已被歼灭，他们的基地也遭到彻底破坏。损失的统计是：大约六百架飞机被击落，此外有二百架飞机在地面上被炸毁和烧掉了。日本最高司令部被过分乐观的想法冲昏了头脑，还调出了海军航空母舰上所有的飞机，让那些中队也飞去参战。陆海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缺乏经验的新兵。哈尔西久经战阵的飞行员只把他们当作儿戏，但是少数那些掉了队后返回的飞机带回去的是荒谬可笑的捷报。炸弹激腾起了浪花，或者他们自己战友的飞机在海里爆炸，当时他们又是兴奋又是天真，望过去就以为那是一些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烈焰中下沉。上报的数字虽然已被日本大本营打了个对折，但它们仍旧通篇是荒唐无稽的材料。

后来，麦克阿瑟的先头部队在莱特湾的一些岛上登陆，同时侦察机报告，一支庞大的入侵远征队——麦克阿瑟部下金凯德指挥的第七舰队，包括七百艘或者更多的舰艇——正在向菲律宾进发。从吕宋岛起飞的侦察机也发现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完整无损，正在海上四下漫航游弋。于是，已经厌战的日军刚从胜利的美梦中惊醒，又开始做起真的噩梦来了。一道命令立刻下发到帝国舰队：执行“捷一号”作战计划。“捷”作战计划一共订有四份，其目的是反击敌人在帝国日益缩小的疆界上可能的四个地点发起的进犯。而其中的“捷一号”就是在菲律宾群岛的作战计划。

“捷”作战计划采取的是背城借一战略。帝国舰队将全部出动，由菲

律宾和台湾的陆军航空队掩护，强行冲进美国的增援舰队，击沉其部队运输舰，然后用炮火歼灭其登陆部队。计划假设，日军的人数将少于敌人，大约为一比三。但是哈尔西所部的舰队，包括他那些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就拥有帝国舰队无法与之较量的打击力量。

因此，“捷”作战计划的全部要领就是使用诈术。为了抵消敌人的压倒优势，日本剩余的几艘航空母舰将设法引诱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使其远离滩头堡，投入一场航空母舰决战。这时候日军主力就迅速赶在金凯德第七舰队的支援舰只到达之前，击溃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然后驶离该地。

但是，经过了台湾的那次“胜利”，“捷”计划已经难以执行了。以地面为基地来支援的陆军航空队已经折损大半，数量不足，而诱敌的航空母舰，一经失去舰上的空军中队，就不能再进行战斗，充其量，他们只能引诱第三舰队怒吼着远远驶离滩头堡去消灭他们。日本大本营忍痛做出这一决定时，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只要哈尔西中计，离开了那里，那时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主力舰队仍能突入莱特湾，扫荡麦克阿瑟的滩头堡。要做出这一切的牺牲，也只是为了获胜后创造一个可以接受的媾和条件。像这样作战，实际上无异于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神风队”式进攻。舰队这样牺牲，确实是可怖的，然而他们所面临的，乃是力量悬殊、几乎毫无取胜希望的形势。

像这样孤注一掷，不惜牺牲一支巨大的海军剩下的一切的做法是不对的吧？然而，按照日本人的想法，这并没错。这时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呢？一旦菲律宾失守，石油供应无论如何都会被切断，战舰将变得像断了发条的玩具一样。那么，投降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而，在战争中，只有强者会看到必然性。对弱者来说，只有傲然反抗的一条路，这被多数文明国家认为是可嘉的，在日本则被认为是高贵的。

石油问题使“捷”作战计划更复杂了。由于潜艇造成的损失，全国的存油量已经降到了极低点，舰队甚至无法在国内获得燃料补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栗田海军中将指挥的主力舰队——它拥有两艘全世界最强大的新式巨型战列舰，其他三艘战列舰，以及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都停泊在新加坡洋面以外，为的就是要仰仗爪哇岛和婆罗洲的石油。那些诱敌的航空母舰则泊在本国内海。

再说，执行庞大的“捷”诱敌计划，必须采取许多互相牵制和密切配合的行动，必须调动它那些彼此远远隔开、全凭无线电联系的舰队。然而，可供使用的通信人员和飞行人员同样缺少，优秀的技术人员多半已经在珊瑚海、中途岛、塞班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葬身海底。总而言之，帝国舰队出发去执行“捷”作战计划时，各舰由于石油短缺而零落分散开几千英里，由于通信出了故障而消息不灵。然而，他们仍旧持强不屈，决心赢得胜利，不惜自我牺牲。

十月二十日，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莱特岛登陆。这位将军蹬着水走上海滩，发表广播讲话：“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你们都来协助我吧！……为了你们的国家，打呀！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打呀！……不

要胆小害怕。每个人都要把胳膊锻炼结实了，……以主的名义，像追求圣盘⁽¹⁾那样去争取正义的胜利！”等等。这些慷慨激昂的话，却在聚集在无线电周围的水兵当中引起了一阵阵不成体统的嗤笑声。

最初日本人好像并没准备反击这一次进攻。我们看不出他们的舰队是在进行调动。哈尔西将军急着要发动他那歼灭舰队的大海战，谈到如何横穿过群岛，进入南海，赶走敌舰，让金凯德去防卫那个滩头堡。尼米兹严令申斥，他才打消了这个主张，然而它并没使哈尔西一心要痛击日本海军的那份热情冷淡下去。

就在这个当口，人事因素起了作用。哈尔西的战绩是与他的声望很不相称的。在后方战线上，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是一名海军将军，有一副西部电影明星那种英姿飒爽的气概。他曾经多次率领航空母舰出击。在南太平洋上，他那好勇斗狠的精神振作了逐渐消沉的美军士气，并且挽救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喜欢这位要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决一死战的粗野的壮士，都爱引用那些骂人的话，比如：“日本鬼子已经开始放松他们的牙齿，尽管仍旧翘起了他们的尾巴。”然而，随着战事的进行，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一次真正的决战。他错过了所有的机会，而他的下级和老朋友斯普鲁恩斯却已几次上阵，赢得了辉煌的海战胜利。

哈尔西的参谋人员拿不准敌人会不会为莱特岛打一仗，会不会冒险从西面取道两条狭窄海峡中的某一条：或者是圣贝纳迪诺海峡，或者是苏里高海峡。有些人认为，日本人尽可以等候麦克阿瑟在吕宋岛登陆，因为他们在那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些很大的空军基地。再说，帝国舰队可以从那里畅行无阻地进入林加延湾，麦克阿瑟的部队会遭到陆、海、空三军的猛烈的打击。由于考虑到这类问题，所以从前尼米兹反对在南海猛进，而现在哈尔西索性调走了他的四个特混舰队中拥有五艘航空母舰的最强大的一个舰队——他一共有十九艘航空母舰——命令他们到大约八百英里以外的乌利西休整和补充给养。十月二十三日，另一个特混舰队奉令驶往乌利西，这样就又有四艘航空母舰从战场上调走了。

帕格·亨利为调走这些舰只的事深感忧虑。他回忆起当年在驱逐舰服役时看到的哈尔西，就可以清楚地想象到这个老人是怎样在“新泽西”号上暴跳如雷的，因为他那庞大的第三舰队正白白地耗费着石油，在菲律宾一百海里以外茫茫的热带海洋上缓缓地巡逻。也只有哈尔西会想到，要在那些岛屿之间向西猛攻，进入中国海。这和他在最后一分钟内心血来潮地改变了计划和命令如出一辙。现在，登陆后刚三天，他就轻率地调走了他一半的航空母舰，这在帕格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行动。哈尔西的行动不外乎两个方式：一是随心所欲，二是使气任性。不错，特混舰队已经出海十个月，按照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司令制定的很好的制度，现在应当给每艘军舰增添燃料和补充给养。官兵们疲乏了。舰只需要进港一段时间了。但是，难道最重要的不是紧抓住作战的机会吗？但看哈尔西那副样子，就好像来自海上的对莱特岛的威胁已经消失了，而实际上敌人的行踪仍旧是捉摸不定的。

帕格还希望，哈尔西会让那些航空母舰听它们的司令官马克·米切尔调度，因为他是海军中最会指挥的空军将军。现在，哈尔西却直接向那几艘航空母舰发号施令，它们的真正长官已经成为“企业”号上一名不问事情的乘客，这就像叫帕格亲自驾驶“衣阿华”号一样。这情形可糟透啦！从前斯普鲁恩斯让米切尔指挥他的舰只在塞班岛作战，只是考虑到要放弃滩头堡的时候，他才亲自出马。

尽管如此，舰队的官兵们仍旧热爱哈尔西。水兵们喜欢说，他们情愿跟随“雄牛”⁽²⁾一起下地狱，他们几乎不把斯普鲁恩斯放在眼里。帕格本人也因为能够又一次在哈尔西的指挥下出航而感到兴奋。哈尔西的魅力能使第三舰队全体官兵奋起应战。这一点是重要的。然而，在扑朔迷离的战局中，冷静的理智同样是重要的。那正是斯普鲁恩斯已经证明的他所具有的优点，至于哈尔西是否也具有这一优点，现在有待海军首次去加以核实的。

(1) 传说中耶稣最后一次晚餐时用的盘子，后来它成了骑士小说中英雄们追求的圣物。

(2) 哈尔西绰号“雄牛”。

第八十七章

收件人：第三舰队司令官

发自：“飞鱼”号

发现舰艇多艘，其中三艘似属战列舰。追踪中。

“开球啦！”帕格心里想。这份电报是一艘侦察潜艇从西面极远的海里发来的，那地方在巴拉望岛，大约是婆罗洲与莱特湾的中间位置。电报于夜间拍出，它报告了大队敌舰的位置、航线和航速。帕格立即用橘黄色墨水把情报注在他办公室里的海图上。那是十月二十三日，天刚破晓。

这样看来，终于要打上一仗了。那些战列舰正在向锡布延海和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发。哈尔西当机立断下了命令，这使帕格更兴奋了。哈尔西撤销了一个航空母舰群去乌利西休整的命令。太好啦！现有的三个航空母舰群将沿二百五十海里的洋面，布置在菲律宾的东海岸以外，进行空中搜索，并于次日清晨出击，如果那时候日本的战列舰驶进了射程以内的话。哈尔西自己的特混群，其中包括维克多·亨利的战列舰第七分队，将列阵圣贝纳迪诺海峡以外，迎击驶近的敌舰。

潜艇发现的舰只，正是栗田海军中将的主力舰队，它们这时正从婆罗洲驶来，准备突入莱特湾，摧毁麦克阿瑟的滩头堡。这样，哈尔西和栗田，这场激战中的两个主要对手，将在相距大约六百海里的洋面上一决雌雄。莱特湾一带的海军将领可能多得像黑莓一样，然而这一场战役谁胜谁负，就要看这两位将军交锋时如何一显身手了。

栗田健男五十五岁，是一个意志坚强、经验丰富的海军宿将。他的舰队，包括五艘战列舰和十艘巡洋舰，此外还有若干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巴拉望岛外冲破蓝色波浪前进。他的战列舰中，有两艘满载排水量七万吨的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和“大和”号，它们都备有违反限制武器条约秘密造成、但尚未向敌人开过火的十八英寸口径大炮。帕格·亨利的“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装备的只是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美国军舰上没有一艘的炮是比这更大的。由于口径上两英寸的差距，栗田就能离开更远，在亨利的射程以外向他轰击，炮弹具有的破坏力可能要比亨利回击的炮弹强烈一倍。这些战列舰设计于一九三四年，虚耗了全国的人力与货币历时十余年才造成，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炮舰。如果需要与之周旋的只是战列舰第七分队那一类型的军舰，那么它们可能是无敌的，然而战术已经发展到了它们的前面。潜艇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构成了那些大炮无法应付的威胁。

因此，在栗田将军看来，一切仍需取决于那些诱敌的航空母舰，只要它们将哈尔西引诱开了，他也许就能够闯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用他那些巨炮歼灭麦克阿瑟滩头堡上的部队。由善战的小泽海军中将指挥，

那些诱敌的航空母舰已经出海，从日本南下，向吕宋岛出发。栗田全部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因为两支舰队航行时，当中相隔纬度三十度。

栗田还惦记着一个重要的决胜因素。东京的那些战略家十分醉心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的战术，临时又调出了第三支舰队——包括若干艘战列舰和巡洋舰，由驱逐舰屏护着，远远驶向南方，然后取道另一条可以通行的海路，穿过苏里高海峡，北上进入莱特湾。在对弈的战棋枰上，当时看上去“捷”作战计划确实很占优势：栗田率领他实力雄厚的庞大舰队突破菲律宾群岛，从北面驶向莱特湾；另一支舰队从南面以钳形攻势夹击；而小泽则远远候在吕宋岛以北的海上，逗引急躁好斗的哈尔西，使其离开自己要去保卫的部队。

然而，在这样一出由许多战舰参加表演的舞剧里，行动缓慢，相距几千海里，时间的精确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栗田必须在二十五日清晨抵达莱特湾，而苏里高的舰队也要同时赶到。那一天清晨以前，诱敌的航空母舰必须将哈尔西引向北面。看来，要使任何一部分军事行动奏效，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开头帝国舰队就遭到了折损，“捷”作战计划是不是会半途而废呢？还是使这场战役壮烈地进行到底呢？

二十三日拂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一些端倪。事先并没听到警报，就有四枚鱼雷连续击中了栗田的旗舰。那时候全部舰队刚开始白昼曲折航行，旗舰重巡洋舰“爱宕”号的舰桥在栗田脚底下突然一下震动，当时他只看见旁边的一艘巡洋舰也被击中尾部，笼罩在浓烟、火焰以及大股向上腾起然后纷纷洒落的白色水沫中。不到几分钟，“爱宕”号就已经被包围在火焰里，在爆炸的震动中逐渐下沉。栗田只顾自己逃命。几艘驱逐舰驶近这艘被炸后起了火的船，去营救他脱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中将和他的参谋人员不得不在汹涌的温暖盐水中泅水逃生。

一艘驱逐舰将栗田打捞上船。可就在这时候，他被盐水渍痛了的眼睛看见了另一副惨景：距离不远的地方，第三艘重巡洋舰像一个炮仗似的炸裂，漫布开了浅色的火苗和浓密的黑烟，破碎的船体下沉，他像一只落汤鸡似的站在那里。这一天破晓还不到半个小时，他的十艘重巡洋舰中已有二艘被潜艇击沉，第三艘已经起火，瘫痪在水中，而他离莱特湾还有整整两天的航程。

“飞鱼”号和“鲛鱼”号两艘侦察潜艇，黑夜里发现了栗田的舰队，就进行水面追踪，然后潜入海底，发动了这一次拂晓袭击。驱逐舰发射的深水炸弹，密密层层地降落，在辽阔的海面上激起巨大的水柱，潜艇躲开了它们，但是在迫近那一艘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巡洋舰时，“飞鱼”号触礁了。“鲛鱼”号救起了艇上的船员。这一次是“飞鱼”号发出警报，立下了第一功，但是它光辉灿烂的日子随着结束了。

那一天，多半时间里，栗田的舰队都被发现潜望镜的虚惊所困扰，最后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转移到了“大和”号上。他登上那艘全世界最强大的炮舰，坐在那间宽敞漂亮的司令室里，这时候才重新对战局有了把握。总的来说，他那支庞大的舰队基本上是完整无损的。他并没指望在

一次进军中不遭到损失。夜幕即将降落，这就可以掩蔽他的行动了。东京发给他的无线电报说，诱敌的舰队还不曾跟哈尔西发生接触，所以明天他们还会遭到飞机的攻击，更会受到潜艇的威胁。现在看来，后天他就要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入口处迎头撞上哈尔西的舰队了。但是这一次东京派栗田健男来指挥，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危险。夕阳西沉，他以全速航行。

那一天夜里，有十二个小时可以让他平安无事地快速航行。十月二十四日，太阳一升起，航空母舰的攻击就随着开始，此后一直没停止。一共有过五次大规模的攻击，几百次突击，反复用炸弹和鱼雷猛袭，整天里主力舰队上空嗡嗡之声不绝。栗田曾经得到保证，说吕宋岛和台湾将为他提供空中掩护，但是这时候什么也没有。

然而他的舰队仍旧雄赳赳地前进，迂回曲折地驶过那些峰峦争妍的岛屿，一路上用几百门炮构成高射炮火网，主力列炮没命地狂轰那些蜂拥而来的飞机。在十月二十四日这一场最激烈的飞机与水面军舰厮拼的战斗中，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锡布延海之役的战斗中，栗田指挥得很出色。但是超级巨舰“武藏”号先被一枚鱼雷击中，这就招来了马蜂似的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它虽然被认为是不可击沉的，然而在五次空袭中被十九枚鱼雷和数不清的炸弹击中后，它开始下沉，落在其他战舰后面，越来越斜倾到一边，一小时又一小时逝去，它继续受着打击。将近日落的时候，它倒翻了过去，带着它的半数船员沉入海底，除了曾经和一些小飞机对打了一场，它始终没投入战斗。

真是糟透了。这可是一次惨重的损失，然而主力舰队以前也经过惊涛骇浪，但后来仍保存着充分的力量，去完成它的任务。只是小泽诱敌的舰队一直毫无消息，会不会就这样一路驶向莱特湾，始终得不到他的支援呢？哈尔西分明还不曾中计。这一天赶来猛烈轰炸的飞机，就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栗田发无线电报，请求空中掩护，但始终被置之不理。“武藏”号经过痛苦挣扎后惨死，另一艘巡洋舰被打成了残废，而其他战舰则受到许多弹创。到现在为止，这一天里的损失还经受得住，但是，单凭这一支对空袭毫无防卫能力的舰队，去迎击十五艘或者二十艘航空母舰，它还能够幸存多久啊？

大约在四点钟，栗田命令他的舰艇掉转方向，向西退却，这样可以更远地离开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同时继续留在广阔的洋面上，他的舰长们至少能在迂曲缓行进时躲闪自如，而如果驶进了海峡，他们就会失去灵活的操纵能力，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时候他又一次向东京和马尼拉呼救，报告他遭受的损失。马尼拉没答复，那里的空军司令已经做出决定，要派他的飞机攻击敌人的航空母舰，不肯把它们用来掩护栗田的舰队。

栗田的舰艇在四周是翠绿的岛屿耸峙环列的平静海面上茫然无主地航行，那艘被炸坏了的“武藏”号已经落在视线以外，但它仍希望能够在海滩上搁浅，“成为一座陆地炮台”。而这时候栗田感觉到，“捷”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失败了。飞机和潜艇的袭击，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再说，又缺少空中掩护。诱敌之计是不成功的。然而，他把进入狭窄水域的时间

推迟到天快要黑的时候，他再一次调转航向，朝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发。趁舰队前进的时候，他通知了南方的舰队，吩咐他们放慢速度，将开始夹击海峡的行动再推迟几小时。这时东京大本营好像很照顾他，发来了这道命令：“仰仗神明庇佑，全军猛进突击。”

夜幕又一次覆盖着主力舰队。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栗田仍旧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险。前面是水雷密布的狭窄海域，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时，他必须让自己的舰队列成纵阵。哈尔西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肯定在进口处巡逻，等候在那里采用“T”字战术⁽¹⁾，趁他的舰艇驶出时把它们一艘一艘地击沉。在一九〇五年的对马海战中⁽²⁾，日本海军就是用这样的战术击溃沙皇的舰队，打胜了那一仗。如今栗田却在扮演他研究了一辈子的那次战役中俄国人的角色，但是他已经陷入绝境，更无其他选择，只好“仰仗神明庇佑”，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舰队后方，一弯昏黄的弦月在黑沉沉的锡布延海上逐渐低落。前面，马尼拉的日本司令部开亮了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导航灯。夜晚天空澄净。栗田健男在巨型战舰“大和”号的舰桥上，向他的官兵们发出了一道措辞直接的最后紧急命令：冒全军覆没的危险，我舰队决定向停泊处进行突破，一举歼灭敌军。舰队列成纵阵，驶进狭窄的水域，全军进入战斗位置。虽然经过一天的苦斗，但是这时候那些面色憔悴的水手都登上了他们的炮位。他们是精选的水兵，都对夜战受过严格的训练。栗田相信，他们能够痛击前方的美军，并且如果为形势所迫，都愿捐躯报效天皇。

午夜，月亮沉下去了。半小时后，在星光微闪的黑暗中，主力舰队一艘随着一艘，开始在吕宋岛和萨马岛的山岬之间偷偷地出来，进入了菲律宾海静悄悄的辽阔水面。栗田将军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动静，其他所有舰上的监视哨也都看不见，雷达扫描了周围五十英里的海面，没发现任何敌情。

毫无动静！连一艘警戒圣贝纳迪诺海峡的侦察驱逐舰都没有！

栗田在惊讶之下，重新燃起了希望，开始考虑如何投入战斗，他以全速沿萨马岛海岸向南直驶莱特湾。他必须承认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由于战局中发生了某种离奇的意外事件，哈尔西离开了那儿，这样，麦克阿瑟就只能听凭天皇的最大的炮轰击了。

(1) “T”字战术：海战的一种典型战术。采用这一战术的舰队，以T字形，阻止对方舰队前进，用全正面交叉集中火力袭击对方以纵阵前进的先头部队，以优势火力歼灭其主要部分。

(2) 1905年5月27日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大败俄国舰队于对马海峡。

第八十八章

美国方面发生的离奇事件，造成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势，而今后只要还有人关心海战，这些事将永远成为辩论的题目。其实，这些事件本身很清楚，辩论的症结在于：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才会发生的。维克多·亨利当时在“衣阿华”号旗舰司令室里，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

十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帕格早在破晓前就起身了，坐在司令作战控制室里，核对他的参谋人员制订的计划，准备如何应付当时的形势，如何投入战斗，甚至，如果需要的话，如何指挥那个特混群。他明知道，在哈尔西麾下，自己的级别是很低的，然而如果运气不好，特别重大的责任照样会落在他的肩上。他准备随时充分掌握情况，就仿佛自己是哈尔西的参谋长一样。

司令作战控制室是一间灯光暗淡的大房间，位置在他的舱房上边，可以从一条独用的扶梯走上去。室内，雷达显示器在磷光的绿色追踪屏上反映出军舰和飞机的行动、暴风雨的图形、附近陆地的轮廓以及——特别是在一场夜战中——比肉眼在海上看得更清楚的一幅敌军动态图。这里，巨大的有机玻璃显示屏由几个电话传令兵守着，从那些鲜明的橘黄色或者红色的油印摘要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这里，急电大批地涌了进来，一起交给了值日军官，以便迅速做出简报，准备发布。咖啡、烟叶、电子推动装置发出的臭氧的气味混合到一起，形成了那种永远是司令作战控制室特有的气味。话筒声音沙哑，不停地喊出那些叫人听了莫名其妙的信号：“贝克·吉格·豪七号，贝克·吉格·豪七号，我是法院四号。请艾布尔·迈克报告彼得斜体Z。报文完，请回复。”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但是，也有时候，就比如像现在凌晨五点钟，这位将军偶尔走进来察看一下的时候，司令作战控制室里很安静。几个影子模糊的水兵坐在显示器跟前，脸在荧光下显得阴森可怕，嘴里正喝着咖啡，吸着香烟，或者啃着大块的糖。电话传令兵向话筒里嘟哝几句，或者在有机玻璃板上写一些什么，他们都守在显示屏后面，会灵巧地把字体从后边印出来。一些军官俯身凑近海图，一面计算一面低声谈话。这时候参谋长已经坐在中央的海图台跟前。在进攻台湾之战中，帕格对布雷德福上校很满意，他能够管理司令作战控制室，在嘈杂声中整理出有关的情报。帕格走到下面，独自坐在他的舱房里，很自在吃着罐头桃子、玉米片、火腿蛋和蘸了蜂蜜的新出炉饼干。也许，要再过很久，他才能重新坐下来吃饭。他正在喝咖啡，只听见布雷德福嗡嗡的声音。

“现在准备开始空中搜索，将军。”

“很好。”

帕格赶快登上扶梯，走到外面司令舰桥上，迎着晴朗温暖的绯紫色

黎明，看那些俯冲轰炸机中队在晨星底下从“勇猛”号、“汉考克”号和“独立”号上腾空飞去。这时候他心中隐隐地觉出一阵痛楚。（押沙龙，押沙龙！）等到最后一批飞机飞走了，他才回到下面离他舱房不远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图留在这里。只有在战斗的时候，他才亲自到司令作战控制室去，那儿近旁就是雷达、舰间对话机和司令舰桥。在未来许多小时里，至关重要的还是那些收集到一起的原始材料：视距、距离、航线、航速、损害报告以及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

说到底，这又是一场蓝色对抗橘黄色的比赛，又是老一套军事学院里的战棋对垒与和平时期的舰队演习。虽然真正战斗中的惊心动魄之处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然而有一个要点是不变的。即使是在演习战中，最难做到的一点也是保持冷静，而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更是困难啊！就让布雷德福在司令作战控制室里去体验那份刺激，欣赏那些最新的消息吧。帕格可是一直等到战斗打响了，才到这里来考虑那些决定性的步骤。只有到了必要的时刻，他才去和他的参谋人员商量主意。

他在这间办公室的宁静气氛中，用橘黄色和蓝色的墨水，把清晨观察和出击报告的有关情况一批批注在他的海图上，这时候他感到最奇怪的是，日本人竟然会这样一往无前地推进。看来，这个家伙向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发，是要认真地干上一场了。据报告，前一天潜艇击沉了那些敌舰。但这件事并没动摇他的决心。看来，除非是空军的攻势能够把他打发回去，否则就要在海峡外进行一场夜战，也许距现在只有十六小时到二十小时了。

帕格很早就发现第二支水面舰队在南面极远的地方向苏里高海峡进发，这件事并没使他感到惊奇。采取旨在牵制攻势的佯攻，乃是日本人的典型战术。正是这个缘故，所以斯普鲁恩斯才不肯离开塞班岛的滩头堡。现在日本人可真是孤注一掷了！派往南方去的戴维森的特混大队，大概会尾随那个舰队吧。不，猜错了，现在哈尔西命令他也去圣贝纳迪诺海峡外面集结了。也好，金凯德南海湾里的舰队拥有六艘陈旧的战列舰，其中五艘都是从珍珠港坟墓里掘出来的，包括那艘老家伙“加利福尼亚”号，此外还有许多巡洋舰和护航航空母舰，可以用来攻击那一支为牵制攻势向苏里高海峡进发的舰队。至于那些小型航空母舰，它们都是由商船改装成的，又小又单薄，慢得就像糖浆在流动。但是，如果倾其全部的力量，它们还是可以发动一次相当强劲的空袭的。

哈尔西的舰队首次受创！最北面的舍曼航空母舰群在早晨九点三十分遭到空袭，“普林斯顿”号中弹起火。据舍曼报告，这些飞机可能是从吕宋岛或者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他的飞行员大量杀伤了敌机驾驶员。再有，这收听到的可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哈尔西调回现正驶向乌利西的第四航空母舰群。（他终于做出决定，总算很及时啊！）海图显示，这些舰艇需要在海上加油，还要整整航行一天。如果是因为“普林斯顿”号受到了打击，哈尔西才改变了主张，那么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

在中路，美军对进犯的日舰发动了更多次的空袭，收到了更多令人鼓舞的杀伤报告：多艘战列舰和巡洋舰，有的中了炸弹，有的中了鱼

雷，有的起了火，有的翻倒沉没了。在帕格的战图上，这些报告看起来是激动人心的，锡布延海上布满了沉没和受伤的舰艇的符号。如果这些报告属实，那么日本人再也无法取胜了，他们已经输定了。但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前进呢？只要有三十架到七十架飞机出击，就可以随意击中他们，然而他们仍在前进。

他们为什么没有空中掩护呢？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到哪儿去了呢？这个问题整天困扰着维克多·亨利，不但困扰着他，而且困扰着威廉·哈尔西和他的参谋人员、他的群长们，困扰着在夜色笼罩着的珍珠港的尼米兹上将和在华盛顿的金上将。那些去向不明的航空母舰，并没掩护向圣贝纳迪诺海峡进犯的舰队，它们并没掩护向南遁走的舰队。那么，在这一场帝国舰队的决战战中，它们担负的又是什么任务呢？不能想象它们会在日本内海闲待着。帕格认为有两个可能。为了将来博自己一笑或让自己感伤，他将这两种可能写在另一张纸上。

十月二十四日，十四点三十分，莱特湾外。

问：敌航空母舰现在何处？

答：（1）在南海搜索范围以外，徘徊不前。一待日落，即将以高航速向我舰急驶，清晨拂晓攻击今夜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受创军舰。

（2）正从北方南下，意图诱我舰队离开圣贝纳迪诺海峡。果然如此的话，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可能在吕宋岛以北很远的地方，让我们去发现。

帕格做出以上两个猜测，并不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当时哈尔西有好几位群长都做出了同样的揣度。最近海军情报部发布了一份俘获的日军作战手册，它里面就谈到要如何牺牲航空母舰，作为一种牵制攻势、转控战局的手段。不知怎的，这一支航空母舰舰队没被侦察潜艇发现已经离开了日本内海。现在它们可能正在驶进空军可以搜索的范围以内。帕格在哈尔西最后发动攻势时猜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日落前就可以见分晓了。

实际上，小泽海军中将准备以小挫去换取优势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驶抵吕宋岛以北，他正使尽一切方法引起哈尔西的注意，可以说是就差翻筋斗、竖蜻蜓和牵动耳朵了。哈尔西已经把向北方搜索的任务交给了舍曼，但是在敌机空袭和“普林斯顿”号起火的那一阵混乱中，这项任务被推迟了。于是小泽就派出了他航空母舰上的一些杂牌飞机——总共只有七十六架——去攻击舍曼的舰群，希望这样至少可以引起哈尔西的警惕。这一次的空军攻击，还不及从陆上基地起飞的飞机使“普林斯顿”号中弹起火的那一次顺利。许多飞行员被击落，其余多数因为太缺乏经验，无法向正在行驶的航空母舰上降落，只得一路不停地飞向吕宋岛，或者坠落在海里。哈尔西并没有警惕起来。这一次零落散乱的空袭，被认为大概是来自吕宋岛的。

小泽还发出大量的无线电信号，希望它们会被发现。那一天很晚的时候，他急于要让敌方发现后进行追逐，就派出两艘非驴非马的战列舰——那是两艘上面装了飞行甲板的怪模怪样的炮舰——南下去跟舍曼的舰群进行水面战斗。小泽把这些作战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了栗田。两支舰队相距大约一千海里，完全处于无线电通话的范围以内，但是栗田没收到他的电报，非但没直接收到，而且没间接从东京或马尼拉收到转发来的电报。

大约在三点钟，哈尔西准备夜战的计划发下来了。计划中指派了四艘战列舰，其中包括“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再有两艘重巡洋舰，三艘轻巡洋舰，以及十四艘驱逐舰。

以上各舰，组成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统属李海军中将战列舰队。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将远攻敌舰，参加决战。

组成战列舰队！

帕格·亨利研究了一辈子战列舰队战术，军事手册他都背得出来。为了日德兰半岛、对马海峡以及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和圣文森特角那些可做典范的战役，他也不知道跟人家打过多少次赌。战列舰队的会战，是海军最高级的历史考验。在这次战争中，直到现在为止，那些所谓航空母舰的丑陋拙劣的水上仓房，反而使战列舰显得不重要了。好呀，我的老天爷，这会儿日本派来了它的战列舰队，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来突击我进攻莱特湾的舰队，而这一次哈尔西所有的航空母舰都不去阻击它们。

组成战列舰队！这是在吹响冲锋号呀！维克多·亨利热血沸腾，仿佛又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他从托架上拿起电话听筒，对布雷德福上校说：“十六点在我的司令室召开参谋会议。留一个值日军官在司令作战控制室里，你下来吧。”

帕格并没忽略这一点：在“新泽西”号上坐镇的哈尔西，将担任战列舰队作战司令官。威利斯·李将组织特混舰队，他本来可以干得很出色，然而哈尔西却要接过这一任务，由他自己来督战。在“新泽西”号司令室里，瞧大伙儿兴奋成什么样儿！如果说这件事帕格等候了三十年，那么比尔·哈尔西已经等候了四十年啦。历史上所有的海军将军，没一个会在这种情形之下更跃跃欲试，急于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场舰队的战斗。人和与天时凑合到了一起，这一次可要取得辉煌的胜利了。

帕格跑上了司令舰桥，痛快地呼吸新鲜空气。他已经吸了三包香烟。海上的景色，没有比现在更宁静的了：在午后的阳光下，航空母舰、战列舰以及它们的屏护舰队远远布列到极目力所能望见的地方，南北延伸，直到地平线以外，战斗中所熟悉的那些灰色形影，列成了防空队形，在微微溅起浪沫的蓝色大海上缓缓行进。看不见陆地，看不见敌舰，看不见烟雾，看不见炮火。使人感到兴奋激动的，是旗舰上作战控制室的话筒发出的噪声，是编码器像念海军符咒般急乱地报告的情况。无线电通信、飞机、黑色的石油，这一切已经形成一种新式的海战，这

种海战可以跟几百海里，甚至几千海里外的地方进行联络，把战场扩大到包括几百万平方海里的洋面。然而，最基本的讯号，仍旧和特拉法尔加角所用的，甚至肯定和萨拉米⁽¹⁾所用的相同。

组成战列舰队！

打仗总是危险的。巨型的“衣阿华”号可能和其他任何战舰同样葬身海底。“北安普敦”号沉没的情景，依旧萦绕在帕格的脑际，他正在考虑，应当怎样向他的参谋谈一些有关鱼雷攻击的事。然而，当他穿着一身揉皱了的衣服独自站在那里时，他一边深深地感受着热带海洋上吹来的阵阵微风，一边感觉到，能享受这样一个夜晚，自己也不算虚度此生了。他这样情绪激昂，多少是有罪的，因为这件事不外乎是一场屠杀，可能要死掉许多美国人，然而他却为此感到这样高兴。

参谋会议还没开到十五分钟，旗舰上的作战控制室给帕格打来了电话，通知他日舰在锡布延海上一个新的位置。帕格把经纬度摘记在了一本便笺本上，突然说：“核对一下译文，这里有错。”说到这里，他就把电话挂上了。不一会儿，值日军官又抱歉地打来了电话说，翻译已经核对过了。这时又报告了一个更新的发现。帕格抄下了几个数字，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立刻把参谋长唤了进去。

“你对这情形有什么看法？”

他的海图上，橘黄色墨水标出的日本舰队航线现在向西面弯了过去。退走了！

“将军，我早就不相信，他们怎么能够这样一直赶过来。”布雷德福手指掠着他的白发，摇了摇头，“他们那样做，就像一个雪球在热腾腾的火炉上滚，到最后非滚光了不可。”

“你认为他们逃走了吗？”

“是的，将军。”

“我可不这样想。会议暂时结束。你上去吧，仔细查一查那些急电。尽量从舰间对话机里多听一些消息，把值班收听司令部电路的译员增加一倍，咱们要掌握这些有关方位报告的消息。”

不一会儿，布雷德福打电话下来，说整个舰队都在闹哄哄地传播日舰转变航向的消息。帕格一面直瞪瞪地瞅着海图，一面推测所有的可能性，就好像对弈时看到对方走了一步出乎你意料的棋似的。他开始这样写道：

十月二十四日十六时四十五分，中央舰队朝西转向。

什么缘故？

1. 遭到空袭。正遁回日本。

2. 指定的时间未到。航空母舰尚未进入搜索范围。莱特湾外集结计划被打乱。现正延宕时间，也是故作疑兵之计。

3. 为了避免一场夜战。日本小舰队有更喜夜战的，也有更喜用长程鱼雷的，等等。但这家伙希望有良好的能见度，以便发挥其大炮的威力。

4. 为了在白天保持其灵活的指挥能力。

5. 已向东京发出损害报告，现正等候命令。

6. 还记得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的“退却”吗？现在来的是一个厉害角色，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指挥。也许他是在引诱哈尔西去追击他，令其闯入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他却掉转头来，向我舰队使用“T”字战术。

帕格正在那里琢磨这些可能性时，忽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将军，我想还是亲自把这份东西给您送来。”布雷德福眼睛炯炯闪亮，把一份从暗码译出的电文——一张空白表格，上面粘着几条电报纸带——放在他桌上。那是哈尔西发来的。

收件人：第三舰队全体群长与分队长

据舍曼报告，在北纬18~32度东经125~128度发现三艘航空母舰、二艘轻巡洋舰、三艘驱逐舰。

帕格把他蘸了橘黄色墨水的笔急促地戳在海图上。在吕宋岛东北，离海岸二百海里。日本航空母舰的目标这一来可明确了。

“哼！有关锡布延海上的那一支舰队，有最新的消息吗？”

“没有消息。将军。”

他们望了望海图，又彼此对看了一眼，露出了苦笑。帕格说：“好吧，假如你是哈尔西，你打算怎么办？”

“立即出发，给那些航空母舰一次穷追猛打。”

“那么，圣贝纳迪诺海峡呢？锡布延海上的那个家伙呢？”

“他还在撤退嘛。要是他掉转头回来的话，战列舰队可以狠狠地揍他一顿。”

“这么说，你是要留下战列舰，只让航空母舰向北开吗？这样不是太冒险吗？”

“航空母舰朝北进发，在路上可以跟舍曼的两艘战列舰会合。那样一支力量就足够对付日本人现在所有的航空母舰舰队了。”

“那么，要是他们集中兵力呢？”

布雷德福搔了搔脑袋。“嗯，日本人还没使出这一招，对吗？这会儿他们正在从两个方向向我方进犯，他们彼此离开得太远了，我方不能集中力量，先去攻击一支舰队，再去攻击另一支舰队。我认为，制订战术时战场的局势要比原则更为重要。我方得把自己的兵力分成两路，确保

能够同时打击他们的两支舰队。无论如何，我方的两个小队要比他们那两个小队厉害得多。”帕格恶狠狠地蹙起了眉头。布雷德福吞吞吐吐地说：“将军，既然您问到了我，不管多么没见识，我总有义务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

“你的话惊动了马汉⁽²⁾的在天之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现在你回到上面去吧。”

勤务兵敲门，把一托盘将军用的晚餐送进来。帕格觉得自己没法儿把一只橄榄强吞下去，他要再添一些咖啡，然后一面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一面设身处地为哈尔西着想。

面对着这一大堆财富，这位老战士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啦：在两场大战中，他都有机会一显身手！他可以像纳尔逊勋爵那样打败任何一场战役，然而不能同时在两处取胜，因为正像布雷德福所说的，战场相距太远了。如果他决定让他的航空母舰北上，那就必须把“新泽西”号从战列舰队中抽调出来。那样一来，就要由威利斯·李去指挥战列舰队，打一场夜战，用一艘舍曼的战列舰来代替“新泽西”号。或者，哈尔西可以统率几艘战列舰，列阵圣贝纳迪诺海峡以外，让米切尔的航空母舰北上，去攻击那里的航空母舰。可这办法又是雷·斯普鲁恩斯在塞班岛不肯采用的。

帕格心里盘算，圣贝纳迪诺这场战役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它会直接对滩头堡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假如日本人不是转变航向，而是继续前进呢？假如那样的话，比尔·哈尔西就会整夜慢腾腾地在海上游弋，不发一枪一炮，而马克·米切尔则将率舰出发，去赢得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可惜没有机会，帕格·亨利心里想。可惜没有机会。布雷德福说得对，要是他帕格处于哈尔西的位置，他也会向北进攻的。

然而，他又希望哈尔西只带走“新泽西”号，不要把“衣阿华”号也拖走。那几艘日本航空母舰，势必成为米切尔的飞行员的俎上之肉。那些去北方的战列舰，它们的作用也只不过是去击沉那些已经受了损伤的舰艇罢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附近将有一场海战。那个日本人并没离开，这是帕格凭第六感觉知道的。

从上面的作战控制室里传来了一份威利斯·李发给哈尔西的回视信号报告，那是天刚黑以前发出的。这份战局分析，与帕格的见解相似，所以他听了很高兴。李是一位精明老练的战略家。据他说，那些日本航空母舰力量薄弱，是用来诱敌的，它们的飞机为数很少；锡布延海上的舰队掉转航向只是暂时的，那一支舰队还会回来，黄昏进入海峡。

在哈尔西的参谋当中，帕格猜想，意见分歧一定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时间正在消逝，仍旧没有命令下达，甚至没有发出战列舰队作战计划的“执行令”，而威利斯·李这会儿需要时间组织和编排他的舰队。八点钟已过，命令总算发下来了。这一份决定战局的急件，布雷德福不是自己送来，也不是用电话通知的，他派一个传令兵把它送来了，而这种做法也是很奇特的。帕格读完这份很长的作战命令才明白它是怎么一回

事。

哈尔西准备北上去追击那些航空母舰，这样也好。但是，他要带走整个第三舰队，连一艘舰艇也不留下来防卫圣贝纳迪诺海峡。

帕格还在思考这个令人焦虑的奇怪命令时，又发下来另一份急件，它又是由传令兵送来的。这是一架夜航侦察机对锡布延海上敌舰的观察报告。他还没来得及把笔落在海图上，只看到那个经度就已经使他毛骨悚然。日舰已经掉转航向，这时候正以每小时二十二海里的航速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

急件发出的时间是二十二点十分，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夜里十点十分。

- (1) 公元前480年秋发生在阿提卡半岛西面的萨拉米海峡的一次海战。地米斯托克利率希腊海军，大败波斯国王泽尔士一世统率的庞大舰队。
- (2)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海权论创始人。

第八十九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和娜塔丽都收到了我们的遣送通知。我们将于十月二十八日随同第十一批被遣送的人离开此地。去请求照顾，那根本没用。列入十月份这几批遣送的人，谁也不能豁免。

特莱西恩施塔特已呈现出一片荒凉可怕的景象，留下来的也许只有一万二千人。自从电影停拍以来，还不到一个月，火车已经运走了差不多二万人，都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你如果年纪更大，还可以苟安一段时间，除非是像我这样得罪了当局的。至于那些年轻力壮，有本领和长相好的，他们都已经走了。原来拥挤和热闹的犹太区里，剩下来的那些老人在几乎是空荡荡的街上踱来踱去，挨冻受饿，提心吊胆。镇里的公共设施都已被破坏。再没有地方供应热的饮食，连从前那些劣质的残羹剩菜都吃不到了，厨师一个都没有了。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没人去清除它们。在空荡的营房里，弃下的衣服、书籍、地毯、照片扔得满地都是，没人去打扫，更没人想到要去偷窃。医院都空了，因为所有的病人都被遣送走了。每个地方都是人走空后那种腐朽霉烂的气味。

那一次“美化运动”的骗人玩意儿——奇怪的路标、店铺的橱窗、音乐台、咖啡馆、幼儿园——都在萧索的天气里颓败：颜色暗淡了，油漆剥落了。虽然已经三令五申，要严厉处罚，但是那些老人仍旧偷窃这些面子建筑物的木板，把它们当柴烧。现在听不到音乐了。儿童几乎没有一个留下，除了那些父母是异族通婚的和退伍军人、市政官员或“知名人士”的子女。但是，这一次第十一批遣送，要送走的人多达二千名以上，就像一把镰刀砍进了这些受特殊照顾的阶层。这一批走的人当中，包括很多儿童。

我是因为拒绝合作而得罪了当局。来接替九月下旬神秘失踪的那个可怜虫爱泼斯坦的新任高级长老，是维也纳的一位默梅尔斯坦博士，他以前当过拉比和大学讲师。这位长老指定我做他的主要助手，我知道这是党卫军的授意，其用意无非是如果战事突然结束，他们可以再装饰一次门面。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定是在这样打算。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一个美籍犹太人在这里担任高级职员，去欢迎那些战胜者，这样面子上会好看些。然而，现在看来，战事并不会很快就结束，东线和西线都好像要相持过这个冬天。在今后的许多月内德国人的罪行还要变本加厉，也许只会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他们犯罪的最后机会了。

接连着几小时，默梅尔斯坦试图说服我，一直唠叨不休地说恭维话，讲大道理。为了打断他的话，我就说准备考虑这件事。那天晚上娜塔丽的反应和我一样。我向她指出，如果我因为拒绝了这件事而被遣送，她大概会和我一同走。“你瞧着办吧，”她说，“但是，可别因为我去接受这件事。”

第二天我向默梅尔斯坦做出答复，这时我又得耐着性子去听他说那一套废话，他最后向我恫吓、咆哮、哀求，甚至真的流下了泪。毫无疑问，他害怕传达我的拒绝，害怕惹恼了他的主子。我不妨在最后这几页日记中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他的想法。他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人，欧洲各地肯定都有默梅尔斯坦这类人物。说得简单点儿，他的想法是：如果让德国人直接监督我们，那他们要远比犹太管事们凶横残暴，不会像犹太人这样愿意充当一种缓冲力量，代为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他们在推延时限、说项求情、回避什么事情时，都尽量让德国人向他们出气，同时忍受着犹太人对他们的仇恨和轻蔑；他们不停地做工作，要减轻大伙儿的苦难，把一些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我反驳他说，虽然从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是这种情形，但如今的工作人员都只管组织遣送工作，负责把一些人送走，而我不愿插手这一类的事。我不去提到这种工作人员指定犹太同胞去送死，只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至少是为了推迟自己的末日。伊壁鸠鲁⁽¹⁾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方式应付它。我并不责怪默梅尔斯坦。他说，如果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再不去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不去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那情形就会变得更糟。他这话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我拒绝他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会吃到苦头，然而我决不迁就。

他说那些奉承我的话时，还请我看在两人同是学者的分儿上。我们研究的学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的是古犹太史。我听过他在犹太区里讲学，但认为他的学问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引证了弗拉维乌斯·约瑟弗斯⁽²⁾的事迹，竭力为自己辩解。犹太人都恨这个约瑟弗斯，虽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他的同胞谋福利，但是他们都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奸细和工具。历史对约瑟弗斯的评价最多也只是毁誉参半。像默梅尔斯坦这类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发怒的样子像党卫军发怒时那样使我至今心有余悸，先是横眉瞪眼，板着脸警告我，后来又失声痛哭。他并不是在演戏（否则他倒是很会表演），因为他真的泪如泉涌。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不禁痛哭流涕。他在犹太区内可以说是最敬重我。在战争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最有能力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为大家做一些好事。为了要我回心转意，不至于去小堡垒，他不惜向我下跪，劝我和他共同担负他那可怕的责任，他再也没法儿单独承担那件事情了。

我对他说，这件事必须由他勉为其难，万一我本人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准备拼着自己这个衰弱的身体忍受下去了。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了，让他去摇晃着脑袋，拭干眼泪。那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捏着一把汗。我一点儿也没变得比以前更勇敢，

然而确实有一些事要比痛苦更坏，比死亡更可怕。再说，一旦落在德国人手里，除非有来自外界的救援，否则一个犹太人到最后反正是逃不了痛苦与死亡。那么，他还是索性独行其是的好。

此后我没再听到什么消息，可是今天大难临头了。我相信，这件事也不能怪默梅尔斯坦。当然，是他签署的命令，正像他签署其他所有被遣送的人的命令一样。但是，事实上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党卫军开的名单上了。他们既然不能再利用我，又不愿强迫我去做什么事，像上次招待红十字会的参观那样，他们就准备干掉我。除非他们能够把我拉到他们一边，做他们的工具，也就是充当帮凶之类，否则美国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想要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俄国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通知单是早晨发下来的，那时候娜塔丽刚要去云母工厂。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早在我们俩意料之中。我提议去找默梅尔斯坦，就说我已经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向她指出，她还需要为她的儿子活下去，虽然我们已好几个月没获得他的消息了（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被切断），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他是平安无事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漫长的噩梦醒了，如果她居然还能够活着的话，她会找到他的。

她紧张中微露出恐惧，忧郁地说（我要在收藏起这几页手稿之前，先把这一次简短的交谈记下来）：“我不愿意你为了要保护我，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走。”

“娜塔丽，我原来对默梅尔斯坦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咱们知道，遣送的人总是要走的。”

“可是，那不是你经手办的。”

我感动了。我说：“Ye-horeg v'al ya-harog。”

她跟我和其他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了一些希伯来语，但是懂的并不多。她迷惑不解地望着我。我解释道：“这是引的《塔木德》里的句子。有三件事是犹太人在强迫下宁死也不能做的，刚才说的是其中的一件事：宁可被人杀，也不可杀人。”

“我管这个叫一般准则。”

“按照希勒尔^③的说法，犹太教的全部教义都是一般准则。”

“还有两件犹太人宁死也不能做的事呢？”

“礼拜伪神，与人通奸。”

她若有所思，然后像蒙娜丽莎那样向我笑了笑，就到云母工厂去了。

我犹太人埃伦·杰斯特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那不勒斯港内的一艘船上开始记述这一次旅程。这艘船准备开往巴勒斯坦。没等到船启碇，我和我的侄女就离开了它，被拘留在锡耶纳。我们是在一些地下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打算取道葡萄牙回美国的。由于一些不巧的事情和错误的判断，我们被送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

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德国人的野蛮行为和伪善作风，准备用简单草率的文字记录那些真实情况。我并没记下我亲眼看到的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凶残与道德败坏的千分之一。然而，特莱西恩施塔特却被称为是一个“模范犹太区”。我所听到的那些德国人在奥斯威辛等地集中营里所干的事，已经超出了人类经验的范围，我们已经无法用文字去描述。所以，我总是用随时想到的最简单的词句，记录我所听到的事情。在最近几世纪内，也许还不会有一个修昔底德⁽⁴⁾那样的人来叙述这些事情，好让人们去想象，去相信，去记住它们。或许现在已有一个修昔底德，但我不是他那样的人。

我现在要去死了。听说，身体强健的年轻人，到了奥斯威辛，还可以留下来工作，所以我的侄女还可以活下去。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离《圣经》上所说的七十岁⁽⁵⁾已所剩无几。现在我相信，几百万犹太人只活到一半，或者还不到一半应活到的岁数，就已经死在德国人手里了。其中有上百万，或者更多的人，肯定都是幼童。

还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才能理解这一件涉及人类本性的事，也就是德国人所干的这些史无前例的事。这几张潦草的手稿为当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证据，但只是可怜的一鳞半爪。等到国社党带来的灾祸消逝以后，在欧洲各地都会发现这一类记录。

我这人对研究《塔木德》有一些悟性，我理解得很快，只是不够深刻，同时我的文笔是优美的，但不是雄浑有力的。我是一个天才儿童，最引为得意的是少年时代。父母把我从波兰带到了美国，我在那里浪费了我的天赋，去博取那些异教徒的欢心。结果我成了一个叛教者，我彻底抛弃了我的犹太人本色，一心只想仿效其他人，要使他们对我感到满意。在这方面，我是成功的。我一生中的这一段时期，是从十六岁去纽约那年起，一直到六十六岁来特莱西恩施塔特。我在这儿，在德国人手里，又恢复了我犹太人的本色，这是他们迫使我这样做的。

我来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将近一年了。我觉得这一年要比我平凡的生活⁽⁶⁾的五十一年——也就是仿效其他人的五十一年——更为宝贵。忍辱、挨饿、受压迫、被殴打、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了我自己、我的神、我的自尊心。我非常害怕死，同胞们的悲惨遭遇吓倒了我。但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体验了一种奇特的、凄怆的幸福感，那是我以前在美国任教授、在托斯卡纳别墅里作为一位红作家生活时所不曾体验到的。我恢复了自己的本性。我教那些目光炯炯、思维敏捷的犹太男孩读《塔木德》。现在他们都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活在世上。然而，《塔木德》里的那些句子一直在我们口边萦绕，在我们心中燃烧。我的这一生，就是为了要传递那个火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这种改变我已经不能适应，而最后我来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到了这里，我终于适应了这种变化，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在，我要回到奥斯威辛，回到从前我在犹太教法典学校里读书，后来抛弃了《塔木德》的那个地方，而一到了那里，我这个犹太人的旅程就要结束。我已

经做好准备了。

瞧，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事，还有那么多需要写！咳，如果有一个善良的天使赐给我哪怕是一年的时间，让我从童年起叙述我的故事，那该有多么好啊！然而这些零散的札记将比我所写的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成为那片茫茫空虚——也就是我的坟墓——上的标志。

地啊，不要遮盖他们的血！⁽⁷⁾

埃伦·杰斯特罗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于特莱西恩施塔特

- (1)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
- (2) 弗拉维乌斯·约瑟弗斯（约37—约100），罗马时代犹太历史学家，66年巴勒斯坦爆发反罗马起义（犹太战争），负责保卫约塔帕塔城，失败被俘。后在罗马获公民权，政治中属于亲罗马人士。
- (3) 希勒尔（？—10），全名希勒尔·哈·撒根，习称大希勒尔。犹太教公会领袖和拉比，公元前后巴勒斯坦犹太人族长。
- (4)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
- (5) 《旧约全书·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 (6) 原文是意第绪语。
- (7) 《旧约全书·约伯记》第十六章：“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

第九十章

莱特湾还是午夜，华盛顿已是太阳高悬在空中的大白天，位于这二者中间位置附近的是珍珠港。切斯特·尼米兹正从那儿把莱特湾发生的事件——转报给华盛顿司令部里的欧内斯特·金。当然，东京海军司令部这会儿也注视着这场战役的发展情况。

通信技术有了这样大的进步，发报机发挥了这么高的效力，电码被编译得这么迅速，而舰队以每小时二十至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做长程航行时，它们的行动又是那么稳重，所以相距极远的最高司令部都能像荷马史诗的神在上空飞翔，或者像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的一座小山上观察整个战局。莱特湾之战，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海战，而且在以下两个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有距离遥远的人作壁上观；有这么多现场的情报，从普通发报机和密码发报机里大量地发送出来。

所以，现在有趣的是：不论是那些身临现场的人，或者是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竟然没有人真正知道究竟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以前从来没有哪一次的战争被这么浓的迷雾笼罩着，所有那些精致的通信设备只是扩散和加深了这重重迷雾。

哈尔西完全把大伙儿给闹糊涂了。他在一份极其简括的急电中通知了当时在南面海湾里的金凯德，说他已经决定丢下圣贝纳迪诺海峡，不再去防卫它，同时还还将这件事告知了尼米兹和金：

据出击报告，我已重创中央舰队。现正率三个舰队群北上，拂晓攻击航空母舰舰队。

这就是全部报道。金凯德解释，这表示哈尔西当时正率领他的三个航空母舰群北上，留下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包括那些战列舰，去防卫海峡。尼米兹是这样解释的。金是这样解释的。米切尔也是这样解释的。在他们几个人看来，这份急电不可能有其他含意，因为让海峡洞开受敌，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哈尔西和他的参谋人员看来，这也是一件一清二楚的事，即：既然他没下令执行作战计划，也就不存在什么战列舰编队。所以，圣贝纳迪诺是没有防卫的。所以，金凯德已经及时得到警告。所以，金凯德会设法去当心自己，去当心那个滩头堡。

再说在珍珠港，急电送到的时候，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正站在海图台跟前尼米兹旁边，他悄悄地说：“要是我在那儿的话，我就把我的舰队留在这儿。”说时把一只手放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面。但是，他所指的也是航空母舰，他压根儿没想到，哈尔西会调走战列舰。

哈尔西等到天黑以后，突然向北急进，这一来可把日本人闹糊涂了。所以，栗田猜想，他的主力舰队前进时会迎头撞上第三舰队。指挥那些航空母舰去诱敌的小泽更被闹糊涂了，他已经获悉栗田朝西转向，但是还不知道栗田已经掉转头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了，所以他不知

道“捷”作战计划是正在执行呢，还是已被取消了？也不知道他去诱哈尔西这条计策是已经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他首先向北逃逸，后来，奉了“仰仗神明佑护”的命令，转航南下，重去扮演钓饵的角色，最后又向北驶去。至于在马尼拉和东京的那些日本司令官，这样一来就完全对此心中无数了。

然而，随同哈尔西一起向北进发的那些将军却是心中有数。

帕格不时跑到作战控制室去，希望可以获得哈尔西新发下的命令。经过漫长难过的时间，发报机里始终是死一般的沉寂，而那无人防卫的海峡越来越远地落在舰队后面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哈尔西真的没有获得情报，不知道中央舰队正重新向莱特湾进发吗？

突然，舰间通话机开始发出嘎嘎声，只听见帕格的特混群长博根将军和载有夜间侦察飞机的航空母舰“独立”号的上校声音紧张而生硬地一问一答。从无线电已经失了真的声音中，帕格仍可以听出将军的口音。有关锡布延海上舰队位置的报告是准确的吗？上校可曾仔细问过飞行员？完全准确，上校回答说。那些日本舰艇前进得很快，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儿也不错，一个出航搜索的侦察飞行员刚才报告，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导航灯照得亮堂堂的。

帕格听见这位将军声音发颤地喊：“耶稣基督！”不一会儿，博根又在舰间通话机里叫“海盗旗亲自听”，那是叫哈尔西将军的舰间呼号。这件事做得有点儿莽撞，但结果还是无用。答话的并不是“海盗旗”，而是另一个声音辨不出是谁的人。博根重复了海峡灯光亮的消息，他那急切紧张的声音强调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可是对方厌倦地回答：“是啦，是啦，我们已经获得那个情报了。”

接着，好半晌一片沉寂。帕格正开始感到紧张，准备在舰间通话机里说出他的看法——哪怕是人微言轻——认为圣贝纳迪诺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但这时候威利斯·李已经抢在他头里去叫哈尔西听电话，说他确信中央舰队是要趁黑夜驶进圣贝纳迪诺海峡。帕格听见那面又厌烦地说了一声“知道了”，接着就没声息了。这样，帕格也就不愿再同样被顶回来了。

这场战役结束后，又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当时博根和李都是要力劝哈尔西把战列舰队调回海峡，但听了那个不知姓名的人的冷漠敷衍的口气，他们俩都不说什么了。后来又知道，那时候即使去跟哈尔西谈也无济于事，老头儿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追击日本航空母舰。他已经制止他的参谋人员进行辩论，自己跑去睡觉了。后来又知道，马克·米切尔的参谋长，那个最爱上阵交锋、绰号“三十一海里”的伯克，半夜里曾经唤醒米切尔，请求他去叫哈尔西把战列舰调回去。米切尔的答话成了一句名言：“如果要听我的主意，他会来问我的。”说完这话，他在铺上翻了一个身。

于是那支强大的舰队就这样懒洋洋地向北航去，不徐不疾，有时稍许改变一下航速，但是也没求快的意思，因为哈尔西不愿在黑暗中错过那些最会逃跑的日舰。哈尔西的几个将军各有不同的看法，多少感到忧

虑和恼怒，但谁也不说什么。时间从十月二十四日午夜进入十月二十五日，在莱特湾决胜负的这一天，说来也凑巧，正是“轻骑兵冲锋”的九十周年纪念日。⁽¹⁾

十月二十五日那一天，三叉形“捷”作战计划的进犯使三处战役一触即发。二十四日锡布延海上的战役，与这三处的战斗交织在一起，于是莱特湾之战被称为“一次四场交锋的战役”。

浩瀚而宁静的大海将二十五日那三场大战彼此分隔开了。那些战斗是缺乏战术上的联系的。双方的司令官，谁也没做出通盘调度，没掌握整个战局。战斗是在不同的时间爆发和结束的。三处中的任何一场战斗，都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的莱特湾大海战，即便是另两处战斗没发生的话。在军事历史记述中，它们已被综合成为一次十分复杂的海战。三处中的每一个战役，都需要分别写成一部巨著来详述那个硝烟弥漫中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以下为十月二十五日在纵横六海里洋面上进行的著名的三处激战，各做一概略的叙述：

在南面苏里高海峡的战役中，战斗从黎明前的黑暗开始，持续到拂晓结束，美军大获全胜。

在北面吕宋岛外洋面上的战役中，米切尔的飞机整天轰炸着小泽未载飞机的航空母舰以及他的支援舰队，航空母舰被击沉，但是支援舰队多数逃走了。

在中央萨马岛外洋面上的战斗中，第七舰队的护航小型航空母舰拂晓时仓促跟向莱特湾疾驶的栗田舰队相值。在这一次遭遇战中，双方的优劣形势恰巧与以上的情况相反，这一次是日本人占了上风。强大的主力舰队在去滩头堡的途中，只随便地开了几排炮，无意中就赢了一场胜利：对方是六艘行动迟缓、样子又短又阔的小型航空母舰，以及少数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它们都只装备了五英寸口径的炮。

就在这里，展开了攻守莱特湾的决战。

但是，最触目惊心的一场战斗，是黑暗中南面进行的。那场战斗中使用了“T”字战术，这是自日德兰海战以来的一次大海战，肯定也是世界上最后看到的一次大海战。

那一支牵制攻势的日本舰队，不顾栗田暂缓进发的命令，时间刚过午夜就径自驶进苏里高海峡——莱特湾南面的入口。金凯德第七舰队所有的炮舰都已经候在那里，战舰列成一般兵书上的战斗队形。双方总共是四十二艘战舰对八艘战舰，六艘战列舰对二艘战列舰。

日本军舰列成纵队，盲目大胆地前进，首先遭到了三十九艘鱼雷快艇两面夹攻，他们用探照灯和辅助炮火去击退这些快艇。接着他们又陷入了驱逐舰的围攻，一列又一列的驱逐舰，像在一次舰队演习中那样，整整齐齐地从旁边驶过去，放射出一排又一排的鱼雷，鱼雷穿过远达四海里的黑沉沉的水底，炸毁了一艘战列舰，又洞穿了另一艘，那是舰队中的旗舰，此外还击沉了一艘驱逐舰，重创了其他二艘。幸存下的可怜

的少数几艘战舰，摇摇晃晃地向海峡回驶，遭到“T”字战术的截击，其中有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都是已经受了伤的，战列舰队用大炮把它们轰得一艘也不剩。一直到天色已经大亮，战列舰队还在追击那些受了重创退却的舰艇。最后，只有一艘驱逐舰逃脱，回到日本去报告苏里高海峡惨败的经过。

第二支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混合舰队从日本南下，去参加这次南方进攻，但是去迟了一步，没赶上这场大屠杀。他们黎明前到了战场，只看见熊熊烈火燃烧着的舰身在海上漂浮，只听见那些即将沉没的舰艇相互交换令人惨痛的无线电报，后来一艘巡洋舰被鱼雷快艇命中了一枚鱼雷，司令官就下令舰艇掉转航向离开了。这是一次怯懦的还是审慎的行动呢？对战争中这样的谨慎行动，各人所做的评价会是不同的。

无论如何，苏里高海峡之战对美国军人来说是残酷而又有趣的。他们曾经多次冒险，也曾经遭到一些反击，但终于进行了一次史籍上留名的屠杀。事后人们描写这最后一次战列舰大战如火如荼的场面：他们如何在那温暖的黑夜里，月亮下沉时宁静的大海上，长久地等候着敌人；神经如何逐渐变得紧张；驱逐舰如何在探照灯的搜索中被照明弹照亮，在曳光弹凌空划出红灿灿的拱形线条底下迎战那些重型战舰，体会到一生中难有的兴奋；如何屏住呼吸，等着鱼雷在黑夜中寻找它们的目标；战舰如何轰然爆炸，在海上熊熊燃烧；青白色的探照灯光如何炫目耀眼地扫射着黑魆魆的水面；大炮如何一排又一排地狂轰猛射。日本舰队中只有一艘驱逐舰幸免，其余的舰艇都被击沉，几千名官兵战死。美国只死了三十九人，一艘船也没损失。

这样，莱特湾向南的那一面是安全了。可是，向北的那一面呢？大约在凌晨四时，海战正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金凯德为了省得再牵肠挂肚，决定直接去问一问哈尔西，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究竟是不是在防卫圣贝纳迪诺海峡。急电立即发了出去。那时候栗田正一路向海湾进发，哈尔西与栗田之间的距离已逐渐扩展到二百海里。

维克多·亨利还没睡，他正在“衣阿华”号的舰桥上来回踱步。他明知道，现在应当到自己的舱房里去，趁开战之前休息一会儿，但是，每次只要一试着躺下，那些里程就会像汽车上仪表的指针那样在他脑子里嘀嗒作响，他想到驶回莱特湾的每小时需要付出的代价。封锁圣贝纳迪诺海峡，用“T”字战术截击中央舰队。咳，瞧这些破碎了的美梦啊！这会儿日本舰队肯定已经穿过海峡，火速赶往滩头堡。什么时候才会收到第一次发来的呼救电报呢？越早越好啊。帕格心里想：一次比珍珠港带来的历史性耻辱更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而可以用来消弭这一危机的些许时光正在逝去。

舰队徐缓而威武地前进，海面一片平静，高空中繁星密布。下边极低的地方，黑沉沉的流波沿着“衣阿华”号舰身荡漾过去，激起轻微的哗啦响声。船的正后方高挂在地平线上空，十字座发出熠熠光芒。帕格要欣赏一下这甜美的夜空、灿烂的群星、黑暗中海面上神奇肃穆的景象。他竭力排遣他的杂念，不去多想舰队现在所处的困境。他何必要自作聪明，去受这些无谓的烦恼折磨呢？不管怎样，凭什么要他去询问上级

呢？说不定，哈尔西已经得到了绝密指示，现在所做的正是他应当执行的呢？说不定，命令或者情报都是通过指挥情报系统发来的，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不知道那种密码呢？

他的值日军官在黑暗中说话了：“是将军吗？第三舰队司令官发来了急电。”

帕格赶忙到那间烟雾弥漫、红灯照亮着的作战控制室里，那里的几个水兵，疲倦得像值中班⁽²⁾的那样，都是勉强打起了精神，坐在雷达跟前。海图桌上摆着那一份急电。他眼光一触到那几个字，又是痛苦又是高兴，一颗心急跳了起来。

战列舰队成战斗队形。

现在，哈尔西终于命令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出动了！可是，真糟糕，舰队不是兼程向南，而是驶向相反方向。六艘快速战列舰，随航的有巡洋舰和驱逐舰，将并力急进，继续向北，如果日本航空母舰天亮后进入炮火射程，我们就要去截击它们。否则米切尔的航空母舰就会去攻击它们，那样战列舰队就只能去追逐和击毁那些已被炸坏了的舰艇了。于是，帕格燃起的希望又很快地黯淡下去。

要借那熹微的星光从一队六十多艘舰艇当中调动那六艘黑魑魍的庞然大物，的确是一件沉闷和繁重的工作。帕格·亨利已经疲倦得几乎要倒下了，但是仍旧不能去休息，他在司令室里和舰桥上来回踱步，想要吃一些东西，但是又吃不下，于是只管抽烟喝咖啡。到后来，脉搏跳得那样沉重，他知道自己非放松一下不可了，暂时他还无事可做，那艘船由舰长照料着。天亮了，战列舰队到达了指定的海域，位于航空母舰以北十海里，在日光照射着的海面上掀起浪沫前进。几个航空中队在上空咆哮而过，去轰炸侦察机在一百五十海里外发现的复仇对象。

帕格已命令他的通信军官截收金凯德和哈尔西之间每一份可以译出的电报，所以他现在正开始看另一个文件夹里有关中央舰队造成险局的急电，注意他所读的每一份急件发出的时间。到现在为止，那个文件夹里已有三份电报：

六时五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正与苏里高海峡敌水面舰队激战中。问：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是否防卫圣贝纳迪诺海峡。

七时三十分。哈尔西致金凯德。否。现率我航空母舰进击敌航空母舰。

帕格伤心地想，远在莱特湾的南方，金凯德将军读到那份急电时，他那一张脸的惊讶表情倒是挺有意思的。

八时二十五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敌舰从苏里高海峡撤退。我轻型快速舰艇追击中。

那是最后一份措辞温和的电报。再看，现在收到的是帕格既害怕看到又希望看到的求救电报了：

八时三十七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据报告，敌战列舰与巡洋舰正距舰后十五海里炮击第77·4·3特混小队。

译电码的军官在上面注明：“此电明码发出。”用的是明白的英语呀！为了通信迅速，竟不顾日本人截听，金凯德不用密码，这件事本身比电文更尖锐地说明了他的意思。

帕格赶快去翻那一厚沓作战命令，查指挥第77·4·3特混小队的是谁。啊，天哪！齐吉·斯普拉格的护航小型航空母舰全体官兵，碰上了大队该死的日本战列舰。克利夫顿·斯普拉格是他的老友，这位一八届同学很精明，他很早就参加了航空部队，比许多像帕格这样的高年级生更早地当上了将级海军军官。现在，但愿上帝保佑齐吉吧，望上帝保佑他那些像火柴盒子似的舰艇吧！

帕格跟布雷德福面对面地坐在作战控制室里的桌子跟前。这时候他文件夹里的电报越积越多，而由于战斗即将打响，作战控制室里的事情多得乱腾腾的。

八时四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急需快速战列舰，立即驶往莱特湾。

“立即，啊？”帕格一面嘟囔，一面去量战列舰队驶往莱特湾的航程：二百二十五海里。全速行驶，也得九个小时，要在日落时才能赶到那里。太迟了，来不及挽救齐吉·斯普拉格的小队和登陆部队使他们免遭一场大屠杀了。但是，如果哈尔西能立即行动起来，这就命令战列舰开回去，它们也许还能截断那些海盗船的退路，击沉它们。

但是，哈尔西只发出一道命令给这会儿刚从乌利西驶回来的第四航空母舰群：

八时五十五分。哈尔西致麦凯恩。以最大速度进发，出击北纬11～20度、东经127度附近之敌。

帕格看了看他所画的麦凯恩舰队的航路，发现麦凯恩离莱特湾三百多海里。即使他立即进行调动，派出飞机，它们也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飞抵战场，那时候齐吉的舰艇还能剩下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飞行员去北方空袭的战报纷纷送了进来。水兵们把油墨粗笔画写的捷报数字贴在有机玻璃板上，欢呼声响彻了作战控制室。哈尔西早已在用粉笔记录他的辉煌战果：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二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被“重创”，只有一艘逃走了的航空母舰没受伤。初战即大获全胜！“敌几乎毫无反抗”，这一句是用橘黄色大字写的。显然这里已经没多少事留给战列舰队去做了，米切尔的四百架飞机会将这支残损无用的舰队消灭净尽。这次战役的全胜虽然在意义上不能

与中途岛之战相比，但其击沉的舰艇可并不比它少。

帕格听到舰长在舰桥上嗡嗡地说话，那是他在为这些消息发出欢呼。作战控制室里纷纷传说着激动人心的胜利，到处是一片沸腾。只有维克多·亨利独自坐在那儿发愁。有机玻璃板上还在写着捷报，可是编码室里的一个少尉递给了他几份金凯德发来的电报。现在电报来得可频繁了！

九时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我护航航空母舰现遭四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及其他舰艇攻击。请令李以全速驶赴莱特湾掩护。并请派快速航空母舰立即进行反击。

九时十四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急需重型战舰救援。

九时二十五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情况危急，需战列舰、快速航空母舰，防止敌舰突入莱特湾。

我的老天爷，瞧哈尔西还要拖拉多久啊？电报像雪片似的飞来，看来是发报工作中出了几个很大的差错。然而，电报的意思仍旧很清楚。现在尼米兹肯定在收听第七舰队司令官强大的发报机发出的可怕的电报，并把它们转给了金。帕格这时候心里想，哈尔西的前程可危险了，这一次不但是打了败仗，凭这些电报可以送他上军事法庭。

九时三十分。金凯德致哈尔西。第77·4·3特混小队七时遭巡洋舰、战列舰攻击。请立即派空军出击。并遣重型战舰前往支援。我陈旧战列舰弹药不足。

这份电报总算得到了答复。

九时四十分。哈尔西致金凯德。我仍与敌航空母舰激战中。已命令麦凯恩率五艘航空母舰、四艘重巡洋舰立即支援你军。

这是哈尔西第一次说明了他自己的经纬线度数。这样一来金凯德才获悉全部凶讯，知道战列舰队离莱特湾大约有十小时的航程。现在金凯德还不知道的是：战列舰队仍旧以全速向另一方向进发。

十时零五分。金凯德致哈尔西。李在何处？派李前来。

译码军官又注明：“此电明码发出。”

这真是痛苦的呼号啊，用的是明白的英语，听任日本人偷听！

帕格的电话机发出了丁零声。译码军官声音颤抖着说：“将军，我们在译一份尼米兹发来的电报。”帕格赶到那间小绝密室里，透过香烟的浓雾，从正在敲着键盘的译码员肩头上望过去。电报从机器里蜿蜒出来，印在一条纸带上面：

十时零分。尼米兹致哈尔西。向水边跳火鸡舞。GG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现在何处。RR举世都震惊。

用两个相同的字母，分隔开前后莫名其妙的混码⁽³⁾，这是编码的例行程序。然而，引自《轻骑兵旅的进击》的这句“举世都震惊”⁽⁴⁾（虽然帕格并没想到，那一天是一个纪念日），用来描写当时的情形，那确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好吧，帕格心里想，这一句话足够他受的了，尼米兹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战斗中说出了这样谴责的话，它尖锐得简直可以洞穿一头恐龙的皮，这样一来我们总要行动起来了。他大踏步走上舰桥，蛮有把握地想，再过一会儿，他就要看到“新泽西”号上飘扬起彩色的信号旗，命令战列舰队掉头转向：一百八十度的转向。

十分钟过去了，接着是一刻钟，半小时。

一小时。

战列舰队继续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航速向离莱特湾更远的海上驶去。

- (1) 1854年10月25日，克里米亚战争的已拉克拉瓦战斗中，由于主帅调度无方，英军的轻骑兵团奉令冲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 (2) 午夜至凌晨四时的一班。
- (3) 为了使敌方不易破译，插入电文内但与本文意义无关的单字或短句。
- (4) 引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轻骑兵旅的进击》。

第九十一章

金凯德中将不知道的，帕格·亨利也不大可能想象得到的，乃是当时萨马岛以外激战的情形。如果将来要为十月二十五日的三场战役写一部洋洋巨著，历史学家最爱落笔的就是萨马岛外的这场战斗，因为即便是在宝剑早已变得跟犁头一样无用的今天，那故事的主题仍是激动人心的：那是全凭勇武精神、以寡敌众的一次战斗。

斯普拉格的小队由六艘小型航空母舰组成，它的短波无线电代号是“塔菲三号”。猝然与敌舰遭遇的时候，“塔菲三号”在莱特湾的入口以北八十海里的位置，正在从事两栖作战的艰苦工作：包括小规模空袭敌军阵地，在滩头堡上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从事反潜艇搜索，轰炸卡车运输队，向陆军部队空投补给等。

这些大量生产出来的矮小航空母舰，并不是为了投入战斗而制造的。作为屏护的三艘驱逐舰和四艘更小的护航驱逐舰，也只是用来反潜艇，并没指望它们去作战。“塔菲三号”上的官兵，多数都是服预备役的，其中也有不少是刚应征入伍的。哈尔西率领着向北去的精锐，包括那些舰队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都配备有职业海军官兵，可是“塔菲三号”就不同了。然而，当栗田向莱特湾逼近的时候，跟他遭遇的并不是哈尔西，而是“塔菲三号”，于是“塔菲三号”就只好跟他拼一场了。

另两个小型航空母舰小队，“塔菲一号”和“塔菲二号”，当时正在南面更远的洋面上巡逻，各小队之间相距三十海里至五十海里。这对栗田来说，可是一个克敌制胜的好机会！只要继续向南扫荡，他就可以把这些缓慢的薄甲板舰艇和它们那些小屏护艇的大多数瞄准击沉了。那些航空母舰都逃不开他的攻击，因为他的强大炮舰要比它们快得多，射程可达十五海里，或者更远一些。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天赐的机会，他可以在完成歼灭入侵之敌这一主要任务的途中，将这一队航空母舰全部击沉。

然而栗田并没预先计划好给这几队“塔菲”来一个措手不及。跟他们一样，他对这一次遭遇也是出乎意料。发现海峡没有防卫，这样的好运道使他有所放松，然而二十三日的那一次溺水逃命，二十四日的多次空袭，再加上损失了那艘强大的“武藏”号，接连三夜没睡觉，最后穿过布雷区的那一夜又紧张到了极点，经历了这一切，栗田就再不能兴致勃勃地去追击那些航空母舰了。他第一眼看见出现在晨曦中地平线上的那些低矮平塌的东西的时候就愣住了。它们是什么舰队？它们是打哪儿来的？难道哈尔西不是等在海峡口外，而是埋伏在这儿吗？难道，主力舰队要倒运，又要碰上一次没法儿招架的空袭了吗？

栗田发现“塔菲三号”的时候很不凑巧。他的舰艇正横七竖八，在他四周乱糟糟地围了一圈，因为他曾经命令它们白昼航行时列成防空队形。如果能让他的舰队重新改列为战斗队形，那可需要一些时间。然而，一旦布成了防空的“圆阵”，就不便于追击敌舰。栗田正凝视着南方

那些小灰色影子，考虑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从“大和”号以及其他军舰上纷纷发来了紧急报告：“前方出现舰队航空母舰！巡洋舰！战列舰！小型航空母舰！油船！驱逐舰！”不安的呼声乱成了一片。栗田急于要获得情报，就从“大和”号上派出两架侦察机。飞机一去之后，就再没飞回来报告。他必须在确知敌舰的来历之前做出决定，他必须做最坏的猜测：来的是哈尔西。

再说，斯普拉格完全明白他遇到的是什么敌舰。这一大群突然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是日本中央舰队。他可以清楚地收听到外国人在舰间通话机里叽里咕噜的说话声。跟其他人一样，斯普拉格也以为哈尔西的战列舰队在保卫着海峡，中央舰队的事可以不用他去操心。可是现在得由他来对付啦。他的飞机多数已经出动，有的在滩头堡上空从事民航巡逻，有的在搜索潜艇，有的在自己舰队上空盘旋飞行。当时他那儿几艘力量薄弱的舰艇上的水兵甚至没有集合，他们立刻丢下自己的早餐，各就战斗岗位，然而这样并没增强战舰的防卫力量。每艘船上有一门五英寸口径的炮——就只有这么一门炮。

栗田最后命令“全面进攻”。一声令下，中央舰队所有的舰艇一拥向前，分头去瞄射追击自己的目标。它们纷乱地追逐，任意地射击，舰艇有的形成纵队，有的单独作战，都以全速逼近美国舰队。

斯普拉格应战的时候，好像一个军事学院的学生在解答一道作战的难题。他以全速逆风前进，放烟幕掩蔽他的航空母舰。他下令那些护航舰艇都施放烟幕。他让他舰上的飞机全部起飞。他将自己的危急情况通知了金凯德，请派战列舰前来支援。他向所有飞行航程以内的飞机发出紧急战斗呼号。等到把这一切都办完以后，他就让舰队逆风向暴雨倾注的海面疾驶，列成队形的舰艇在发现日本舰队一刻钟后逐渐隐没在雨幕中。它们被几乎命中的炮弹震撼着，但是没受到损伤。大炮在他四周海面上到处掀起红色、紫色、绿色、黄色的水柱，看起来他的舰队随时都会覆灭。如果是在军事学院内这样解答作战难题，他会获得很高的分数。

当然，在暴雨中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斯普拉格像一个逃犯，为了要躲避警察，藏在一辆开动着的警备车后面。暴雨不会永远降落，他也没法儿一直支持下去。敌舰继续向他的舰队逼近，已经可以用雷达显示出它的位置了。它穿过了密密匝匝的雨幕，顺着风朝南前进，以便行驶在可以机动的宽阔海面，同时希望驶近其他赶来救援的舰艇。斯普拉格的战术是争取时间，使他的航空母舰舰队保持完整，免被击沉，最后从以下的某一方面获得救援：哈尔西、金凯德、其他的“塔菲”、陆军航空队，或者一位慈悲的上帝。

透过随风飘荡的雨幕和烟雾，他可以看见那些战列舰在他的船后面越来越大，那些巡洋舰逐渐驶近他的船尾。他命令他的三艘驱逐舰向强大的敌舰发射鱼雷。这是他狠下心不顾死活地做出拖延时间的行动。三艘狭小的灰色船从暴雨倾注下驶出，穿过大炮火网，笔直地冲向那些战列舰和巡洋舰。双方迎头对驶，主力舰队和这三艘小军舰很快地接近。炮弹一发又一发地击中了驱逐舰，但是它们发射了鱼雷，然后在炮

火轰击下摇摇闪闪地驶开了。两艘驱逐舰沉没，它们只有一枚鱼雷击中了一艘巡洋舰。

尽管如此，为了避开鱼雷，尾随的军舰不得不暂停追击，而这就给了斯普拉格一个迅速逃走的机会。对栗田来说，此后的情形是很糟的。他刚才已经命令重型“大和”号转向北方暂避，可是这时候战斗却向南方转移。这艘超级战列舰向北航行了七海里，然后才又掉转方向，因为那些驱逐舰不是同时开始进攻，有的仍在继续发射鱼雷。栗田已经和这场战斗失去了联系，此后他的舰艇变得群龙无首，只是在零星散乱地执行作战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飞机到了：斯普拉格的飞机，来自莱特岛的飞机，从“塔菲一号”和“塔菲二号”上起飞的飞机。但是追击的日舰奋力应战，击落了一百多架飞机，同时连续两小时发炮追击，逐渐赶上了斯普拉格的舰队。斯普拉格没有别的办法了，命令他那四艘虽然配备有鱼雷但是缺乏发射训练的护航驱逐舰再进行一次拖延时间的攻击。于是这些小军舰也向猛烈的炮火冲了过去。它们还没能击中敌舰，自己已受到重创，一艘沉没了。这样它们又为斯普拉格赢得了一点时间。

但是，两小时以后，斯普拉格所有的花招儿差不多都使完了。几艘重巡洋舰分别向他的航空母舰横面左右舷逼近，将炮弹射落在它的上面。两艘战列舰正快速地从舰尾后面赶上来。他无计可施，只好在炮弹掀起的美丽动人但惊心动魄的浪涛中急疾地曲折躲闪。美国飞机在大海上到处冒烟着火。他的几艘航空母舰都受了伤，其中有一艘正在下沉，它们微弱无力地发射着自己唯一的五英寸口径的炮。

这时刻，栗田在距离很远的“大和”号上下令，吩咐他所有的舰艇停止炮击，重新和他集结在一起。

炮声静寂。日舰离开了他们喘息未定的猎捕对象，径自向北驶去。“塔菲三号”向南逃走，舰上的官兵上自司令官下至年轻的水兵，对这次神奇的脱险简直无法置信，萨马岛之战结束了。那时候大约是九点一刻。

接着，在空袭不时的骚扰之下，栗田健男集合了他的舰队，准备突入莱特湾。他在海湾口外缓缓地环航了一周，将分散开的舰艇重新聚齐。这工作一共花了三个小时。现在，莱特湾已经敞开在他面前了。“塔菲三号”已经逃得很远，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它前进了。这次迎战一支占有绝对优势的敌舰，虽然也曾犯了错误，碰上霉运，估计不足，通信失灵，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但是现在“捷”作战计划终于成功了！这会儿金凯德的陈旧战列舰在去苏里高海峡追击的途中试图赶快折回来，但是距离很远，又缺少弹药。麦克阿瑟的进攻部队，不论是军队还是运输船只，都只能听凭主力舰队去消灭他们了。

十二时三十分，栗田将军一经重新编列好他的舰队，就自作主张，决定不再进入莱特湾。他不去请示东京，也不通知任何人，径自向北转航，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回本国去了。

大约十一时一刻，“新泽西”号的桅杆上升起了掉转航向的信号旗。

一百八十度转向。

从帕格的海图上看，那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航空母舰只离开了四十五海里，正在飞机的攻击下四面躲闪，起火燃烧。而莱特湾则远在三百海里以外的南面。这会儿他已经向北追赶了一夜加半个白天，准备予以歼灭的那些敌舰距离他还有不到一小时的航程，可是哈尔西却要掉转航向回去了。

“衣阿华”号舰长闯进了旗舰作战控制室。司令官能不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会儿刚要一路向前，穷追猛打，为什么掉转方向走了？

“看来，后面莱特湾那儿正在酝酿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吧，舰长。”

“咱们明天拂晓才能够到达那儿，将军。最快也得那个时候。”

“我知道。”帕格冷漠的口气打断了谈话，于是舰长走了。

帕格唯恐自己会在舰长面前失言。他心情激动得像一个要违抗命令的少尉一样。难道哈尔西真的会在一场历史上的重大战役中贻误戎机，让美国海军蒙受一次耻辱，给莱特岛登陆部队造成危害，愚蠢地失去可以赢得的胜利吗？也许，这是由于他自己曾经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机会，没能参加一场战列舰队的海战，所以现在情绪过分激动，思想变得不清楚了？

然而，他又不能不去思索。即便是在这一次掉转航向的问题上，他也认为哈尔西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为什么要带走六艘战列舰呢？尽可以留下两艘战列舰继续穷追北方舰队，应当用水面炮火去击沉那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舰艇。再说，他为什么要调走大队的驱逐舰呢？这些驱逐舰都需要先添加燃料。

帕格想起，丘吉尔那次乘“威尔士亲王”号去阿金舍会见罗斯福的时候，战列舰曾经在暴风疾驶，抛下了那些无法赶上它的屏护驱逐舰。那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啊！再说，现在是将功赎罪的时候了，是赶回去击沉中央舰队的最后机会了。但哈尔西并不是一听到金凯德的呼援就赶了回去，他已经延误了六个小时。因此现在只能采取冒险的办法了。这时候中央舰队肯定疲乏不堪，也许鱼雷管都已经是空的，燃料已经不足，甚至弹药都可能缺乏。现在肯定是一个可以一举将其全部歼灭的大好机会，可以不用驱逐舰掩护，不必发射驱逐舰上的鱼雷，就单让大炮到那儿去怒吼吧。

然而哈尔西并没利用这个机会。在热气熏蒸的下午，“兼程赴援”竟然变成了每小时十海里悠闲得令人恼怒的泛舟漫游。那些驱逐舰，一艘又一艘，一小时又一小时，都横着靠近了战列舰去加油。航空母舰则朝另一方向进发，以全速去追击北方舰队。这情景叫人看了很痛心。痛心的是：加入了这支强大的战列舰队，在大规模战斗进行的时候，竟然会这样安静，它到现在还没发射过一炮呢。

更痛心的是，帕格闻到了那股石油的臭气。帕格在司令舰桥上看着那些舰艇加油。这是一件很熟练的工作：每一艘小船驶过去，横靠着巨大的“衣阿华”号，年轻的船长在帕格下边很低的舰桥上调节速度，直到彼此不分快慢了，这时候油管就在两艘船之间腾起的蓝色波浪上一面摆动着，一面快速地输油，两艘船并排航行，等到油已加足，添油的小船才驶离。帕格已经看惯了这个情景，但是有时仍旧喜欢去看，就像爱看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起飞一样。

可是今天，他的心情过分紧张，黑色石油的气味使他回忆起“北安普敦”号那天夜里沉没的情景。一想到这里，他就因为现在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心如刀绞。他身为两艘战列舰分队司令，竟由于比尔·哈尔西暴躁地犯了错误以致自己没有机会去为“北安普敦”号上死难的官兵报仇雪恨。

在沉闷难过的这几个小时里，帕格·亨利眼前映出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幻景。他突然想到：整个这场战争，就是由这种该死的黏腻的黑色流质引起的。希特勒的坦克和飞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用的航空母舰，所有在世界各地横行无忌的战争机器，都是用这种臭油开动的。日本人发动战争，也是为了要攫取石油供应。自从开发了第一片得克萨斯油田以来，至今还不到五十年，可是这东西已经把这个世界闹得乌烟瘴气。在橡树岭，人们正在提炼一种比汽油威力更大的物质，他们正在争分夺秒，要将它分离出来，用来进行屠杀。

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舰艇边加油边以每小时十海里的爬行速度驶向莱特湾，在这时间漫长得使你神经紧张的航程中，帕格感觉到，自己是属于一种倒运的人。上帝已经把现代人跟煤、石油和铀这三种地下宝藏一起放在天秤里去称，他发现人的分量太轻了。煤在世界大战中给日德兰海战和德国火车提供了燃料，汽油发动了空战和坦克战，而橡树岭的工作人员也许会结束整个这桩可怕的事情。上帝曾经许诺，将不再降下一次洪水，至于禁止人类点火燃烧他们的星球和他们自己，上帝可没提到。

帕格已经愁闷到了极点，这时候布雷德福上校跑到了外面舰桥上。“海盗旗”叫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司令听舰间通话。

“不是通信员打来的，将军，”布雷德福有点儿激动地说，“是哈尔西打来的。”

帕格对世界末日的幻景消失了。他急忙进了司令作战控制室，抓起了舰间通话机听筒。

“海盗旗，我是橡树七号，报文完，请回复。”

“喂，帕格，”听筒里传来了哈尔西的亲切声音，是那种只有高级将领之间可以用的不拘礼节的口吻，听起来爽朗而轻松，“我们这儿的加油工作快完了，它很费时间。咱们的分舰队可以用全速做一次长程航行了。咱们一直朝南开，务必要逮住那些猴子，怎么样？其他的船都跟着去。博根指挥他那儿几艘航空母舰支持咱们。”

帕格听到这个主意大吃一惊。按照那个速度，“新泽西”号和“衣阿华”号可以在夜间一点钟左右抵达圣贝纳迪诺海峡，三四点钟抵达莱特湾。要是他们真的碰上了敌舰，那就要打一场夜战。日本人深谙此道，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对夜战毫无经验。两艘战列舰至少要去跟四艘战列舰交锋，这四艘当中的一艘还拥有十八英寸口径的大炮。

然而，天哪，好不容易总算巴望到了，这就是战列舰列阵应战。尽管哈尔西估计错误，指挥轻率，行动迟缓，但这一步做得好！哈尔西走这一步是对的。对这个疯狂好战的家伙，帕格声音中不禁流露出了尊敬的口气。

“我赞成这个办法。”

“我知道你赞成。编成第34.5特混舰队，帕格。派出‘比洛克西’号、‘文森斯’号、‘迈阿密’号，再调八艘驱逐舰组成警戒网。你担任战术指挥。咱们这就火速赶往莱特湾。”

“是，司令。”

第九十二章

日本的垂死喘息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世界大屠杀》一书刚在德国出版，《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中就转载了以下引起人们争议的一章。因为我是莱特湾战役中的一位战列舰分队司令，所以该刊物约我写一篇反驳的文章。现将其附于这章后面。

一九四四年年底我们在阿登高原发动的攻势，即所谓阿登战役，是与莱特湾之战同时进行的一场战斗。在这两场战斗中，各有一个已经面临失败的国家在孤注一掷。希特勒希望能够吓倒西方盟国，从而进行和解，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去抵挡俄国人的攻势。他甚至存了一个荒唐的幻想，希望英美两国会转而协助他作战。而日本人则希望美国人开始厌倦远隔重洋的战争，终于愿意和谈。

作者将在本书下一章谈到的阿登攻势，曾经害得罗斯福和丘吉尔焦急了几个星期。这两个年事已高的战争贩子都以为德国的败局已定，但是我们分裂了他们在法国的阵线，有一个时期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惜的是，由于希特勒制订了野心太大的作战计划，我们在战术上遇事掣肘，再加上西方盟国的空军力量强大，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但是，日本人差点儿获得了一次扭转乾坤的大胜利。那是美国舰队司令哈尔西的愚蠢为胜利创造了机会。又是日本舰队司令栗田更大的愚蠢断送了这一机会。莱特湾的攻防战是可供我们研究的最大一次贻误军机的事例。各国军事人员都应当以此为戒。

政治与战争

战争是以武力实现其目的的政治。任何军事行动，都难以超出它的政治目的。如果政治目的是谬误的，那么炮声就会是白响的，鲜血就会是白流的。克劳塞维茨^[6]这几句平易浅显的话，可以说明莱特湾那一次近似荒唐的失败原因。

一九四四年年底，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日本这个国家野心勃勃，要在它自己的地区里称霸，虽然它已被美帝国主义者无情地击败了，但是它的领导人仍旧坚持打下去。无条件投降，对这些武士道空想者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为的是迎合他本国人民的心理，但这些人始终不曾看到一枚炸弹落

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打的是一场好莱坞战争。

既然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僵局——因为就军事上说，东条一垮台，日本人已经应当求和了——就需要有一次军事上的冲击，来打破这一僵局。每逢战争旷日持久，国家内部就会产生一些主和派：这在民主国家是公开的，而在独裁国家则是隐藏在统治者内部的。每发生一次冲击，就会增强受冲击国家的主和派。当时日本人计划暂时退守，要等美国人打到帝国的内防卫圈，再给他们一次毁灭性的反击。一旦到了已经延长的补给线的尽头，靠近了日本的海空军基地，美国佬将会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可能在那时遭到一次惨败的打击后，他们就会接受合理的和谈。

美国人对菲律宾发动一场入侵战，其真正的用意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上满足麦克阿瑟将军的虚荣，同时可以平息国内战线上的烦言。但这次入侵多余地迫使菲律宾群岛上日本最强大的陆上部队也投入了战斗。美国那种可怕的无限制的潜艇战，早已使这些军队陷入困境，尽可以让他们在那里坐以待毙。可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要回到菲律宾，而罗斯福又要在竞选前夕演出这样一场光复失地的闹剧。

表面上看来，占领群岛中部这个大的莱特岛，是为了建立几个补给品仓库和一个大的空军基地，以便进攻吕宋岛。然而莱特岛上山峦重叠，唯一重要的平坦谷地里又都是大片的积水稻田。麦克阿瑟手下的谋士都反对选莱特岛去达到以上的目的。可这位元帅急于实现他那盛大的凯旋，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意见。莱特岛被占领后，始终没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基地。进行这样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海战，只是为了赢得一件琐细无用的“战利品”。

在执行尼米兹中太平洋进攻的作战计划时，金和斯普鲁恩斯两位将军都为结束这场战争献出了更好的计策。两人都建议绕过菲律宾群岛。金主张攻占台湾。斯普鲁恩斯——他并不像传说中那样老成持重——提出了在冲绳岛登陆的大胆计划，像这样一次实际上是在日本内海的登陆，很可能形成一次冲击，最后推翻战时内阁，实现和平。那时候，距离原子弹成为现实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轰炸广岛的野蛮事件也许根本就是不必要的。但是，九个月以后，等到美国人真的去攻打冲绳的时候，日本人狠下了心，要决一死战，那时候也只有原子弹的大屠杀才能把他们从恋战中震醒过来。

总而言之，麦克阿瑟元帅骄横地自以为是地与富兰克林·罗斯福阴险地玩弄政治，给予日本人一个可乘之机。抓住了这个机会，照说他们是应当获胜的。美国人已经贻误军机，进退失利，然而他们最后却侥幸获得了一次差强人意的“胜利”，这是因为一个日本将军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

我在作战分析中，曾经详细叙述了日本的“捷”作战计划，并附有多幅说明四个主要战役逐日的作战海图。以下的简叙，只谈到莱特湾之战中几个特别有争议的论点。

取道苏里高海峡去两路夹击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这个办法是无疵

可议的。利用小泽那几艘脆弱的航空母舰作为一支诱敌舰队，这个战略也是十分巧妙的。除非是能够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从战场上骗走，否则钳形攻势就难以奏效。主要的争议，是集中在哈尔西与栗田的决定战略方面。

哈尔西

战后，各国还在忙着掩埋它们的死难者的时候，在以上这次战役中指挥失当的美国司令官威廉·F·哈尔西，为了遮掩他的过失，已经赶快出版了一部书，并在一份通俗杂志上连载发表。这部书一开头，就是据称与他合著此书的一位参谋写的这么几句话：一九四六年，海军五星上将哈尔西出席一次招待会，一个女人挤进了围聚在他四周的人群，拉住他的手大喊道：“这会儿我觉得就像触摸到上帝的手一样啊！”

《哈尔西将军的故事》中的第一句话，说明了这个人物的个性。他是一个海上的乔治·巴顿，是一个爱出风头和狂热的好战者。但是，在他的军功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事可以媲美巴顿的那些战绩：在西西里的进军、在阿登战役中以急行军解巴斯托尔之危或者以破竹之势横扫德境。

批评哈尔西指挥莱特湾之战的人，都针对以下这几个问题：

一、小泽的航空母舰是用来诱敌的，哈尔西对它们进行追击，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吗？

二、哈尔西为什么离开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且不加以防卫？

三、斯普拉格的小型航空母舰在萨马岛外的洋面上猝然与敌遭遇，这件事应当由谁负责？

那场战争结束后，当天晚上哈尔西将军就向尼米兹发出了一份急电，对以上几点进行了辩解。当时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对自己造成的可怕的混乱局面都忧心忡忡，还没想出一个推卸责任的理由。但等到哈尔西写那本书的时候，他的辩解听起来显然已经是言之凿凿的了。

一、他去追击那些航空母舰，这一决策是对的。那些航空母舰对太平洋战争构成了主要威胁。如果他不攻击它们，它们就会“穿梭轰炸”他的舰队，那些飞机会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飞到菲律宾机场，然后再飞回去。至于小泽诱敌一事，哈尔西认为那是他在受审时说的谎话。“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一直说谎……为什么等到战争一结束，我们就要每句话都相信他们呢？”

二、如果把舰队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那将是一条下策，因为日本人也会“穿梭轰炸”那里的第三舰队。把战列舰队留下来防卫海峡，那也是一条下策。对分散的舰队进行“穿梭轰炸”，其威力甚至会更加强大。他率领自己所有的舰艇向北航行，这样可以使他的舰队保持完整，并处于主动。

三、萨马岛外遭到突袭，这一件事应归咎于金凯德。金凯德已经得到通知，知道哈尔西将不去兼顾海峡。保护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和他本人的小型航空母舰，那一切都应由金凯德负责。金凯德不派飞机向北进行搜索，未能及时发现栗田的舰队驶近，这是他玩忽职守。

以上这些不堪一驳的辩解，也许可以蒙骗那些杂志的读者，但是它们骗不了一般的军事历史学家。

讲到“穿梭轰炸”，哈尔西自己曾经竭力主张提前入侵莱特岛，最后获得了三军参谋长的同意，当时他所持的理由就是：遇到了从菲律宾基地起飞的空军，发现其抵抗力甚为薄弱。他在台湾战役中，即已摧毁大部分日本的残余空军力量。他亲眼看到，现存的日本飞行员经验不足，战斗力弱得可怜。他亲自指挥轰炸吕宋岛飞机场时，几乎不曾遭到任何损失。他部下的将军们也都认为，部署在小泽航空母舰上的兵力不可能是强大的。精通战略的李曾经不厌其烦地告诫他，说那是一支诱敌舰队。编造所谓“穿梭轰炸”的故事，只不过是勉强拼凑一些事实，以此文饰哈尔西中了日军诱敌之计而做出的愚蠢行动罢了。

哈尔西解释，为什么要率领全部舰队北上，丢下海峡不管，说那是为了“使他的舰队保持完整”，这也是夸大其词。他并不需要率领六十四艘战舰，去跟七艘战舰交战，更不需要指挥十艘航空母舰去和四艘航空母舰决战。单凭常识也可以知道，应当是留下一支舰队来防卫海峡。当时所有的高级司令官都以为他已经这样做了，只是由于他的电文拟得草率不清楚，所以他们始终没觉察出他的疏忽。

将萨马岛外遭到突击一事归咎于金凯德，哈尔西太没风度了。保卫圣贝纳迪诺海峡原是哈尔西的责任，再说，当时在场的人当中，他又是级别最高的海军将领。如果说他真的要金凯德肩负这一重任，那他就应当在电报中把这一点说清楚，最好是先去请示尼米兹，而当时有充裕的时间让他这样做的。

哈尔西在莱特湾基本上犯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所犯的错误。他遇到了两路敌军，对一支敌军给予沉重但并非决定性的打击，此后由于一心想打击第二支敌军，他就只肯相信第一支敌军已被击溃，对一切与此相反的证明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栗田在锡布延海先撤退，然后再来进攻，这正像布吕歇尔在利尼先撤退后进攻一样。（读者或者高兴一阅拙著《滑铁卢：现代的分析》⁽²⁾，一九三七年汉堡出版。）

哈尔西之所以念念不忘航空母舰舰队，那是因为他要与斯普鲁恩斯争一日之长。自从那一次生了病，未能参加中途岛之战以后，他就一直感到失望。他疯狂地想要打一场歼灭航空母舰的大胜仗。一旦战事发生，他要亲自参与，亲自指挥。既然当时他是在一艘战列舰上，他就要布置他的军力，让战列舰击沉那些已经受了损伤的敌舰，赢得一场辉煌胜利，于是他就率领大队战列舰向北进发了。

罗斯福在选择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两种不同的击败日本的战略时颇感踌躇——一个要使用海军横渡中太平洋进攻；另一个要使用陆军去南太

平洋群岛上长征——而这就招来了莱特湾的一场灾难。哈尔西是尼米兹的僚属。金凯德奉了尼米兹的命令，成为麦克阿瑟的部下。入侵莱特岛一事是麦克阿瑟的战略的胜利。而哈尔西则只想要猛追航空母舰，认为这是在执行尼米兹的战略。一经吞下了日本人的钓饵，他就忘却了自己在莱特湾的任务。当然，我们这样假设，是认为他了解自己的任务的。

哈尔西始终不承认他在莱特湾指挥失当，只肯说回师援救金凯德一事做得不妥。据他说，那次失策只是由于恼怒，并且是出于误会。尼米兹早晨十点钟询问：“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据哈尔西说，他对这句话感到惊讶，因为他已经通知了大家，说战列舰队正随同他向北航行。但是，下一个句子，“举世都震惊”，好像是在故意侮辱他，使他大为恼火。又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原来那是译码军官加进去的一个混码。

这几句话说得很愚蠢，而且如果它们都是实话，如果哈尔西确是出于恼怒，那么他做的事就更加恶劣了。美国海军中优秀的历史学家莫里森⁽³⁾总算笔下留情，他在叙述莱特湾之战的那一卷中并没提到这几句辩解的话。再说，哈尔西就这样对他在莱特湾之战中所做的唯一合理的事情表示了遗憾，同时却把公认为是他所犯的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不知名的、管编解码机的小——拿他自己的话说——“冒失鬼”。

哈尔西是整个美国海军不敢否认的一员报纸上的虎将。经过莱特湾之战，圈内一度盛传要请他引退。但是后来他仍旧留任，又让舰队遇到两次台风，舰艇与人员遭受的损失并不亚于打了一次大败仗。他被提升为五星上将。日本人签投降书时，他站在“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尼米兹的旁边。斯普鲁恩斯那时候在马尼拉。斯普鲁恩斯始终不曾得到第五颗星。希特勒对待我们的参谋人员很不公平，但美国国会和海军对这一类事的处理也有一些问题。

栗田

栗田在变得那么愚蠢之前，他在莱特湾扮演了一个兼有高尚与悲怆的角色。他出发时肩负着一项捐躯殉国的重任，他所率领的舰队勇敢地忍受了潜艇和飞机的打击和破坏。他得到的报偿是，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出口没有防卫。他应当勇往直前，突入莱特湾，一举歼灭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但他没这样做，这对日本来说是一出悲剧，而且我以下即将说明，对德国来说也是一出悲剧。

栗田十月二十五日早晨举止失常，那是因为他紧张疲劳，已经到了人所能忍受的极限，同时因为日舰的通信发生了差误。美舰的通信尽管配有大量精密的设备，但效能也很差。但是对于日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只能说它是可悲的。像我们在阿登的时候一样，栗田还缺少空中支援和空中侦察。他是在难以想象的情形下盲目作战的。

他铸了三个大错，其中第三个就是莱特湾决定战局胜负的那一次错误。由于一个人的神志不清，两个大国的最后希望都被粉碎了。

第一个错误是，他一发现斯普拉格的护航航空母舰，就下令“全面进

攻”。他应当是先列成战斗队形，然后再全速进攻，一举歼灭斯普拉格的舰队。那样他就可以几乎不必再打乱队形，直接乘胜驶进海湾。“全面进攻”是这个亚洲人激动时所犯的错误，他把他的舰艇像一群狗似的放了出去，让它们各自追赶自己的兔子。于是斯普拉格就在此后的一场混乱中逃走了。

第二个错误是，就在他那些打乱了队形的舰只已经可以追赶上斯普拉格的时候，他突然命令它们停止战斗。由于粗劣的通信设备，栗田并不了解南面遥远的烟雾和暴雨中进行的战斗。他以为自己这一仗打得很好，因为根据他那些兴奋的部下的报告，他们已经袭击了哈尔西的大型航空母舰，在驶赴莱特湾的途中击溃了它们，并且击沉了好几艘。于是他决定向海湾进发。

军事著作家们瞠目难解的一个问题是栗田所犯的第三个致命的错误：他已经一路打到了莱特湾的进口，不再受到任何阻碍，但是他不驶进海湾，径自掉转头离开了。

后来，在美国人的审讯下，栗田解释说，十月二十五日中午，他在海湾中已经不能再有所作为了。登陆的阵地已经“巩固”，问题是，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可以去做呢？他听说，在大约一百海里的北面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这是一次讹传），于是他决定朝那面进发，去攻击那一支舰队，也许需要和小泽配合行动。向北去的同时也可以逃走，然而他始终不承认当时有那个打算。

有一份报告栗田确实是没有收到，那就是有关小泽在离莱特湾三百海里的洋面上遭到了哈尔西的攻击。如果栗田当时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他就会驶进海湾，完成他的任务。栗田不知道哈尔西已经中了诱敌之计，这件事解答了莱特湾之谜。

这次通信上的彻底失败使人又一次想起滑铁卢的逸事，但不能使人宽恕栗田的糊涂。他和哈尔西一样，也忘记了他去那里是为了什么。哈尔西是被追求辉煌胜利的狂热给搞糊涂了，栗田则是在疲劳中被不确实的消息和敌人的许多明码电报给闹糊涂了。金凯德的求援并没使栗田宽心，看起来反而使他更加烦虑，害怕有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赶来。

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辩解的根据。栗田的任务并不是去确定麦克阿瑟的登陆阵地是否已经“巩固”，他到那里去，乃是为了驶进海湾，歼灭那支登陆部队，必要时与之同归于尽，就像马蜂蜇人后自己也得死一样。这是“捷”作战计划制定的全部任务。栗田已经抓住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机会。但他错过了机会，而且临阵脱逃。当时，只要小泽发给栗田一份全文不超过十个字的简短电报：吕宋东北与敌舰激战中。那这次战役和整个战局就会为之改观。

因为那时候距离美国选举总统已经不到两个星期。更多的人对白宫中那个老伪君子和他那些冒充系出名门的幕僚所抱的幻想正在破灭。同时，民间还纷纷传说，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久就要死的人。他在与共和党竞选对手的竞争中所占的优势是很不可靠的。如果罗斯福落选了，那个阅历更浅、声望更低的共和党对手杜威就任了总统，那么此后的局

势可能就会两样。美国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情绪可能会公开爆发，这样就可以及时把欧洲从苏联幽灵的统治下挽救出来，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让共产主义的麻痹影响腐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

毫无疑问，如果在莱特湾遭到一次挫败，美国人就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包括“无条件投降”。如果有一个重整旗鼓的日本在他们后面，俄国人也许就会暂缓在东线推进。德国和日本虽然已经谈不上取胜，然而只要媾和的条件不像以前那样苛刻，两国就可以更快地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成为一支与中国、俄国共产主义抗衡的可靠力量。

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由于在莱特湾走了运，这个行将就木的罗斯福竟然实现了他的美梦，在短期内粉碎了一切美国资本主义所遇到的竞争。这样一来，他最后会将我们西方基督教文化出卖给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点看起来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也没使他感到担心。

“战列舰队列成战斗队形”

一篇驳议

美国海军中将（退役）维克多·亨利著

我不准备讨论冯·隆将军别出心裁的地缘政治学⁽⁴⁾，对此我只提出一两点一般性的批评，然后谈谈那次战役。

隆对我国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横加诬蔑，他那些话都是不值一驳的，因为说那种话的人只知道死心塌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罪行张目，直到那个怪物饮弹身亡的一天。

他所说的战争最后阶段中的“冲击”很有趣。曾经轰动一时的越南“新春攻势”，就是属于这一类“冲击”。这是一种苟延残喘的最后挣扎，而作为进攻来说，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只是因为约翰逊总统曾经向美国人民做出保证，说南越共产党人已经完蛋。所以“新春攻势”给了公众极大的冲击，以致那些本就对支持战争不太积极的人的热情消失，呼吁和平的声势则占了上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与此不同。如果消灭了麦克阿瑟滩头堡的军队，也许会影响和谈的条件，但是隆夸大了它的影响。美国人民是支持那一场战争的。压制日本的潜艇战，艾森豪威尔和俄国人两路夹击德国的攻势，这一切仍要继续下去。至于罗斯福总统会落选，那是一个不能凭你的意思去决定的假设。

隆对某些事实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斯普鲁恩斯攻占冲绳岛的计划还有待解决一个后勤问题，也就是海上转运重武器弹药的问题。向菲律宾进军，是尼米兹经过研究以后才批准的。

我认为，隆对栗田和哈尔西做了一些轻率肤浅的批评。如果要洞察莱特湾之战的实质，就必须熟悉战役进行的情况，掌握那里地形，以

及海上和空中的距离对浴血苦战的影响等。我当时在战场上，我能指出隆的那些显然出于偏激与负气的话。

栗田的错误

现列举隆对栗田十月二十五日的作战提出的责难：

一、命令“全面进攻”

隆根据莫里森的看法，指责了这一行动。

然而，我们应当考虑到，栗田的海面舰队是突然与航空母舰遭遇的。在此以前，航空母舰已经给了他一次可怕的打击，击沉了“武藏”号。航空母舰发动攻势之前，需要时间进入更为有利的位置，如果栗田能够趁它们还不曾调动就绪就向它们猛冲，用炮火击沉它们，那么他就可以掌握打击对方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才调动自己所有的舰艇，立即发动总攻。这并不是什么“亚洲人激动时犯的错误”，这是一次断然发动的大胆进攻。隆这种出于种族歧视的说法，是令人遗憾的。

栗田继续抢占了上风，在追击战中防止了那些航空母舰发动攻击和重整队列。他这样作战也是胸有成竹的。实际上他的舰艇最后已经追上了斯普拉格，而“塔菲三号”之所以能够幸免，正像斯普拉格在他的战报中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万能的上帝有所偏护”。

二、停止追击斯普拉格

如果栗田能够像用20/20表尺⁽⁵⁾那样看得真切，这一行动显然是犯了错误。然而当时是在北面很远的“大和”号上，栗田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不应当避开鱼雷航迹，而是应当转向南面，驶进并扫净鱼雷。那样他就能稳操胜券了。

栗田从他的司令官那里获得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告。这又重犯了台湾的错误。如果他不相信这些报告，他就会赢得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但是空袭愈加频繁，随着时间消逝，他的三艘重巡洋舰已经瘫痪在海上，正在起火焚烧。他的舰艇都零星散乱地分布在四十平方海里的洋面上。他决定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然后驶进海湾。如果我们考虑到他那些错误的情报，应当说他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

三、离开莱特湾

这是不可原谅的。然而“愚蠢”二字终究不是一位职业军人应得的贬词。隆忽略了那些可以宽恕的因素。

栗田集合他的舰只，一共花了三个多小时。空袭延迟了这个行动，呼啸而过的飞机和不断爆炸的炸弹肯定把他刺激得几乎发了狂。等到他准备好驶进海湾，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后一点，他的突袭计划已经成为泡影。照他猜测——他猜得很对——不论哈尔西当时在什么地方，他肯定正在很快地赶来。小泽渺无声息，南方舰队分明未能进入海湾。栗田觉得，海湾已经成了一个死亡的陷阱，一个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麇集蜂聚的地方，他所有的舰艇等不到和麦克阿瑟的舰队交锋，就会在

那天天黑前在那里被击沉。

可能栗田已经惊慌失措。我们都会这样想：当时要是换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闯进莱特湾。然而，如果真能反躬自问，那么我们即便不去赞扬，至少也会谅解栗田的行动了。

真正为莱特湾“解决问题”的是那位只有少数人还在怀念或敬仰的美国骁将齐吉·斯普拉格，他挫败了“捷”作战计划，保全了哈尔西的声誉和麦克阿瑟的滩头堡。他使栗田耽误了决定战局的六个小时：二个半小时进行追击战，三个半小时重整舰艇。一过了中午，栗田再驶进海湾就很难有必胜的把握了。

栗田并不是由于一次错误的决策或一份失落的电报输去了莱特湾那一场战斗。而美国海军则是由于某些将士的英勇表现，才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的来说，在莱特湾之战中，日本海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以后再不能出海应战。我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莱特湾之战是一场光荣的而不是什么“差强人意的”胜利，这场胜利是经过苦战后获得的。我们在苏里高海峡和北方都占优势，但在莱特湾外面处于劣势，而那里的战斗是最重要的。

斯普拉格的三艘驱逐舰——“约翰斯顿”号、“赫尔”号、“黑尔曼”号——从烟幕和雨幕中突击，直冲栗田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它们的形象永远使我记得美国人如何在劣势下作战。我们的学童应当知道这一件事，我们的敌人应当从这一件事中发起深思。

哈尔西的错误

我生平从来没有一次像在莱特湾对哈尔西那样恼火。直到现在，我仍旧记得当时愤怒和失望的情景。我一想到那一次错过了机会，未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列成战列舰阵形打上一仗，就会感到一阵难受。

我并不想为哈尔西中了小泽诱敌之计或未能留下舰队邀击栗田一事进行辩解。这些都是他犯的错误。隆批评了他发表的推卸责任的借口，击中了他的要害。哈尔西过分热衷于速战，不能冷静地从事分析——这都是我在他的驱逐舰上任少尉时注意到的——而这就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当时他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派米切尔去追击小泽，或者如果他只要把李和战列舰队留下来防守，那他就能击败日本的两支舰队，而威廉·哈尔西的名字就会与约翰·保罗·琼斯^⑥一起列入史册。可是结果呢，两支舰队都有一部分逃走了，而他所受的非议也就无法辩解了。

然而，我认为，阿尔明·冯·隆对哈尔西将军的批评也有很多失实之处。

哈尔西担心“穿梭轰炸”。事实证明，那并不是他强词夺理意图为自己进行辩解。十月二十五日的大战刚开始，还不到两个小时，从吕宋岛起飞的飞机已经炸毁了“普林斯顿”号。哈尔西担心再遭到这样的袭击，他的顾虑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过分顾虑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凡是军人，都读过（或者，应当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这部书里谈到了一些颇成问题的历史与军事理论，其中有这样一个见解，他认为实际上战略与战术计划在战争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战争有无限多的变化，整个是一片混乱，一切全凭偶然。托尔斯泰是这样说的。而在战斗中，我们多数人也往往有这种想法。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就以美国的事例为证，格兰特⁽⁷⁾和斯普鲁恩斯指挥的战役说明，如果要稳操胜券，就必须先制订稳健的计划。然而，上述的作者又指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一点，即胜利全靠个人在战场上显示出勇武精神，靠一个人在胜负未卜的时刻斩将夺旗，高呼“万岁！”冲锋陷阵。而这也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

在太平洋战争中，威廉·F·哈尔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哈尔西在莱特湾指挥失当，的确有人叫他引退，但是当时一些权势人物坚持他是一个“国宝”，少了他不行。这些人的想法也对。只有一些职业军官，此外再有某些高级将领，知道谁是斯普鲁恩斯。同样，只有很少人知道谁是尼米兹和金。然而，凡是新入伍的人都知道“雄牛”哈尔西，都觉得在他的指挥下出航作战既安全又值得骄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那些黑暗日子里，他高呼一声“万岁！”，我们那些已经丧失斗志的军人重又恢复了信心，于是他们奋勇向前，打赢了那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哈尔西唤我去听舰间通话。当时我在“衣阿华”号上指挥战列舰第七分舰队，而他在“新泽西”号上。我们正准备率领大部分舰艇赶回去救援金凯德。他像一位球艺超群的四分卫⁽⁸⁾领着全队反攻时那样，用豪迈和愉快的口气问我——不是命令我，而是问我——是否可以率领战列舰第七分舰队，以最大航速带头前进，去攻打中央舰队。我表示同意。他派我任战术指挥。于是我们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乘风破浪前进。

我们没有碰上栗田。栗田决定不进入海湾，他在前几个小时就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逃走了。我们大约在夜间两点钟发现了一艘落在后面的驱逐舰，我们的护航舰艇击沉了它。哈尔西在他那本书里写道，那是他在海上四十三年里唯一看见过的一次炮战。

我虽然对哈尔西十分气愤，但是经过我们那天的舰间通话，我就原谅了他。匆忙调动两艘战列舰，去跟栗田打一场夜战，这是一次轻举妄动，这也许跟他追击小泽的行动同样地莽撞。然而，我一听到他高呼“万岁！”就忍不住要随着响应。斯普鲁恩斯也许不会像那样猛冲，但是斯普鲁恩斯也不会率领六艘战列舰向北急驶三百海里，然后再向南返航三百海里，在整场大战中不曾发射一炮。这就是哈尔西的作风，在这个时刻可以看到他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缺点。我和哈尔西在莱特湾执行了组成战列舰队的作战计划，在热带的黑夜里搜索敌舰，由于双方力量有巨大悬殊而捏着一把汗。结果一无所获，我也许是个傻子，然而我行伍一生最后听到的那一次“万岁！”仍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组成战列舰队”

人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命令了。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工业技术已经打破这种传统的军事概念了。也许，只有一个年纪极老的水手，还会漫谈几句从莱特湾获得的真正的教训。

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工业时代里，莱特湾已经成为人类野蛮和愚蠢地进行一场战争的遗迹。战争一向是一种暴烈的捉迷藏游戏，这游戏是用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富来玩耍的。然而，玩这种游戏的时代现在结束了。

当一个民族已经进步到不再用人做牺牲，不再以人充当奴隶，不再从事决斗时，他们就不再进行战争了。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它的成果显得更无意义了，毁灭性的机器在政治中已经变成不值得采用的东西了。莱特湾就是这个情形。发动了庞大的海军，在那里大战一场，耗费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与金钱，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两个情绪激动、消息不灵通、精力衰弱的老人，任他们在无法胜任的压力下做出决定。这确实是“愚蠢的”。做这样的蠢事，要不是因为其结局十分悲惨，那倒像是在演出一场拙劣的闹剧。

不错，我们承认这一切，然而那时候我们除了在莱特湾打上一仗，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的处境当时就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海军少校的时候，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就准确地指出，工业化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军国主义者，要实现其掠夺世界的罪恶目的，正为自己准备科学和工业所能供给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为了阻止这种罪恶行为，英语国家和俄国联合打了一场正义战争。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方才赢得胜利。如果当时我们放下了武器，让纳粹德国占了上风，统治了全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呢？

现在，当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对核武器忧心忡忡、隐怀着恐惧时，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愚昧无知的独裁者却统治着我们过去的战友，统治着那个非常伟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们那样处理对外事务，就仿佛叶卡捷琳娜女皇仍旧在那里独揽大权一样，只不过他们称自己贪得无厌的沙皇政策为“反殖民主义斗争”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个永远困扰着人的问题，我也不指望能够活到这个问题得到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们军队中的青年人，尽管他们必须操纵那些威力可怕的机器，从事本国人民既蔑视又害怕的行业。我衷心地尊敬他们，同情他们，他们做出的牺牲远比我们从前做出的更大。从前我们对“组成战列舰队”的那个伟大时刻怀着信心与希望，我们的国家为此尊敬我们，我们也感到自豪。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遭了两次大灾难以后，人们想起工业化的战争就痛恨。然而，当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好战的白痴或恶棍，认为战争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时，存在于公民权和政治自由权下的人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对付这伙人，只能像在莱特湾对付日本人那样，像一九四〇年在英格兰上空对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必须使出威慑一切的力量，必须具备准备使用这种力量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和平的君王”⁽⁹⁾ 到来，那我们就只能指望多数人，甚至是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论者，会从心底爱他们的孩子，不愿眼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肯定没有一个政客会那样愚蠢，想要发动一次莱特湾的核战争。现在看来，未来将取决于这样一个可怕的设想：要不就是我们结束了战争，要不就是战争结束了我们。

- (1)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
- (2) 原文为Waterloo：A Modern Analysis.
- (3)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1887—1976），美国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海战史专家，在太平洋战场笔录重大海战情况。
- (4) 地缘政治学，亦称“地理政治学”。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
- (5) 也称照尺，枪炮上的瞄准装置。
- (6)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美国海军军官，生于苏格兰，美国独立战争中指挥舰艇，重创英国海军。
- (7) 乌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将领，南北战争中屡建殊功，后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 (8) 橄榄球赛中，排在中锋的后面，进攻阵型的中间，指挥反攻的球员。
- (9) 指基督教徒相信的救世主，见《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第九十三章

埃伦·杰斯特罗刚跟着娜塔丽登上木头跳板要走进火车的时候，遣送组里的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住了他。

“杰斯特罗博士，您到前面去乘那一列客车。”

“我还是跟我的侄女在一起吧。”

“别推啦，这样对您没好处。到指定您去的地方，快走。”

一路上党卫军都在用村话大声辱骂恫吓，用粗棍子抽打那些被遣送的人。犹太人惊慌失措，拥上跳板，往运牲口的车里挤，他们手里拖着箱子、包袱、口袋和哭哭啼啼的孩子。娜塔丽赶紧在埃伦胡子拉碴的颊上吻了一下。他用意第绪语说了一句“振作起精神”，娜塔丽在德国人的喊叫声中也没听清。挤过来的人群把他们冲散了。

争先恐后的人群簇拥着娜塔丽挤进了一列阴暗的车，一刹那那种牛棚里的气味使她回忆起情景与此很不协调的童年时代的夏天。大伙儿愤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去争夺沿着粗木板壁可以坐下的地方。她像上下班时走在地下铁道的人群中那样，一路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个装有铁条的窗底下，云母工厂里的两个维也纳同事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坐在那里，四周堆满了行李。她们挪开了腿，让出了一点儿地方给她。她坐下来，此后三天内那儿就成为她的地方，仿佛她买了一张票，订下了板条地板上粪便结成硬块的那个地方，风从宽阔的罅隙里呼呼吹进来，火车开动时车轮的声音震耳，吵吵闹闹的人群从四面紧挤着她。

他们的车在雨中出发，在雨中行进。虽然那时已近十一月，但是天气还不冷。娜塔丽好不容易站起身，按照次序站到那个有铁条的高高的窗子跟前，向外面望出去，呼吸清新的空气，看见树叶已经换上了秋天的颜色，农民正在摘水果。站在窗口的那片刻是快意的。不过那片刻实在过得太快了，她必须重新回到车里那个污臭的地方。牛棚里的臊气，长期不洗澡、穿着濡湿的旧衣服挤在一起的人发出的臭味，这一切不久就被另一些人陆续溲尿的恶臭掩盖住了。男人、女人、小孩儿，车上一共有一百多人，必须在两个便尿已经漫出来的桶里小解，车里一头摆了一个桶，大伙儿必须要在人堆里扭着身体朝它们挤过去，只有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某个党卫军想起来把车门拉开一个缝的时候，才有人去倒空它们。娜塔丽不得不把脸转向那个距离她还不到五英尺的桶的另一面，这倒不是为了避免闻到那股臭气和听到那阵声响（因为那是无法躲避的），而是为了让那些可怜的蹲着的人可以自在一点儿。

这次旅程刚开始时，最使人感到难堪的，不是饥饿、口渴、拥挤、睡眠不足、可怜的孩子们的啼哭、刺耳惊心的激烈的争吵，甚至不是对前途的恐惧，而是这种人类顾全体面的原始习惯遭到了破坏，是闻到那

股臭气，是由于没有一个干净和背开人的地方去小解而感到的羞辱。那些衰弱的、年迈的、患病的人，无力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到那些桶跟前，竟在他们自己坐的地方便溺，熏得周围的人透不过气，直犯恶心。

然而，车上也有一些勇敢的人。一个身体健壮、头发花白的捷克犹太护士，提着一桶水到处挤来挤去，把党卫军每隔几小时才加满一次的水一杯一杯地先分给病人和小孩儿。她邀集了几个妇女帮着她照护病人，将那些不幸弄污了衣服的人收拾干净。一个体格魁伟、金黄色胡子的波兰犹太人，戴的好像是一顶军帽，自告奋勇地当了列车长。他用几条毯子遮隔开那两个尿桶，劝开了最激烈的争吵，还指定了几个人去分配党卫军扔进来的吃剩下的东西。这里或者那里，在可怜的拥挤的人群中，尤其是分完了食物的时候，可以听到一阵阵凄凉的笑声。当事情处理妥当了以后，列车长甚至还带头唱起几首悲哀的歌曲。

谣言继续在车里四下传播：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到了那儿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党卫军已经宣布的目的地是“德累斯顿郊区劳动营”，但是一些捷克犹太人说，火车经过的那些车站的路线是通往波兰的。每次火车驶过一个车站时，四周的人就会大声喊出那个站名，于是又一次引起大伙儿的猜测。几乎没一个人提到奥斯威辛。整个东欧就在眼前。每前进几英里，车轨就会分岔，即使不是去德累斯顿，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可去，为什么一定是去奥斯威辛呢？这些来自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数都听说过奥斯威辛，有的人还收到过已经到达那里的人寄来的明信片——虽然近来已经很久没有明信片寄来了。这个地名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恐怖，还令人想起一些阴森可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像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着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的叔父分离后，她的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的卧车里。而她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全部击溃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直觉告诉她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真的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难堪的。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即使是这些人也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

望，认为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可以把他们从昏闷得无法透气的梦魇中惊醒过来。那么像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有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的所有遭难的犹太人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她不同于其他的人。只是由于一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自己愚笨的错误，她才被关进了这一列火车。第二天夜晚，火车发出呻吟，降低速度，进了群山，曲曲折折地行经树木密布的盆地和巉崖夹道的峡谷，慢腾腾地穿过月光照耀下的积雪，那些雪花从车轮上晶莹灿烂地飘散开，随着阵风旋舞。娜塔丽望着外面清幽的景色，身上冷得直哆嗦，这让她想起了她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去科罗拉多度假的情景。当时火车攀上落基山驶向丹佛，月光下的积雪也是这样纷纷飘散开。她在竭力回忆美国的往事。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是死是活，就要看她是否能够盯着一个德国官员，使他停下来考虑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只要一候到机会，她就可以证明这件事。说也奇怪，她至今还保存着她那张护照。折烂了、揉皱了、上面盖有“犹太区登记章”的护照，仍旧藏在她那件灰色衣服的胸前黄星标志下的口袋里。德国人特别重视官方文件，并没没收它，也没撕毁它。她在巴登-巴登的时候，护照被扣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等到去巴黎时，又发还给了她。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得把它缴了上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护照放在她床上了，里面还夹着拜伦的那张照片。也许，德国情报机关已经利用它去复制了间谍需要的证件；也许，它只是一直躺在一个党卫军的抽屉里发霉。不管怎样，反正它还在她的手里。她知道这张护照保护不了她，对她，或者对这列车上的任何人，国际公法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群不幸的人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而且在德国人看来，一个身穿美国海军制服的丈夫的照片还是有它的影响的。

娜塔丽把奥斯威辛想象成一个更可怕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地方更大，管理也更严，那里不是仅有一个小堡垒，还有许多毒气室。不过，即便到了那里，肯定仍旧有工作可以做。那里的营房可能跟这列牲口车同样糟，甚至更糟，在一般的被遣送者当中，身体弱的、年纪老的、手脚笨的，也许就那样死去了，但是其余的人会去劳动。她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她的护照，叙述她在云母工厂干活儿的经历，介绍她在语言方面的才能，调情卖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牺牲她的贞操，她要活下去，直到被救出来。这些想法，不管多么脱离现实，但并不纯属荒诞。然而，她最后的希望却是一片幻想，希望有个有远见的党卫军军官会出来保护她，为的是将来德国战败后可以利用她作为人证。她所不能理解的是，多数的德国人还不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由于对阿道夫·希特勒怀着信心，这个疯狂的国家还要硬干下去。

她对战局的推测是相当准确的。德国高级官员知道他们几乎已经输光了这场赌博。一些小小的和平刺探者好像蛆虫从垂死的纳粹鳄鱼⁽¹⁾的身体里爬出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下令停止使用毒气。他正在掩盖

他的劣迹，准备推卸他的罪责，准备有步骤地着手为自己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娜塔丽乘的是最后一列运犹太人去奥斯威辛的车，只是由于官僚机构在改变原来的政策时的拖延，所以这列车才会开出去。但是，在那些在比克瑙站台上等候这列车的党卫军工作人员看来，焚尸炉里仍旧需要生火，特别分队仍旧需要加强警戒，这一切都是日常应做的工作。谁也没想到，要去依靠一个讨人喜欢的美国犹太女人，战败后好用她当护身符。娜塔丽的护照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安慰，但它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

车上的情形越来越糟。第二天，那些病得厉害的人在躺着、站着或坐着的地方一个个地死去。第三天，天刚亮一会儿，娜塔丽身边一个发高烧的小姑娘开始抽搐，扭动身体，挥着手，接着就僵硬不动了。没地方可以安放尸体，于是那个死了的小姑娘的母亲悲悲切切地把尸体紧搂在怀里，仿佛她还活着似的。孩子脸皮发青，闭着的眼睛凹陷下去，下巴耷拉着。过了大约一小时，一只脚抵着娜塔丽的那个老妇人口里吐血，一边喘气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接着就在地墙根前那块地上一骨碌倒下了。那个不知疲劳、一直在车上挤来挤去、设法救护别人的捷克护士，这时也没法儿起死回生。另一个人抢占了墙根前的那块地方。

老妇人躺在那儿，身上盖着她那件短大衣，一条皮包骨的腿伸在外面，腿上还套着毛线袜，系着绿色袜带。后来娜塔丽把腿推到大衣遮盖着的地方，硬着心去想从前的一些事，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惧。但这样做并不容易。火车颠簸着向东行进，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这时候粪臭中夹杂着那股死人的气味越发难闻了。党卫军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病人都塞在车子的另一头，那里大概已经有十五个人死了。被遣送的人已经完全麻木，或是在令人窒息的臭气中打盹儿，或者茫然地瞪着什么。

车刹住了。

有什么人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嚷嚷。铃声响了。火车蓦地向后退，接着又向前移动一下，这是在调换机车头。它停下了。党卫军打开了车门，以便将那两个臭气腾腾的尿桶倒干净。阳光和新鲜空气就好像是一阵音乐声似的涌进来。捷克护士装满了她的那一桶水。列车长告诉送水来的党卫军，说有几具死尸，党卫军喊道：“好呀，算他们走运！”他拉上了车门，咯噔一声把它锁上了。

火车再开动时，沿途闪过去的车站已经是波兰地名。这时候能听到车上的人大声谈到“奥斯威辛”。娜塔丽旁边的一对波兰夫妇说，车正在一直开往奥斯威辛。奥斯威辛好像是一块大磁石，正把这列车吸引过去。有时候，车好像转了方向，于是大伙儿都精神振奋，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它又向奥斯威辛那面折转过去，那几个维也纳妇女管它叫奥斯赫维兹。

这时候，娜塔丽已经坐了七十二个小时了。她那支撑着身体的胳膊已经被磨破，鲜血染污了她的衣服。她已经不觉得饥饿，口渴痛苦地折磨着她使她忘了其他的感觉。自从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喝过两

杯水，她嘴里干燥得好像是一直在吞咽灰土。捷克护士把水分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儿童、病人、老年人、垂死的人。娜塔丽老是想起美国的冷饮，想起自己喝那些冷饮的时间与地点：在杂货铺里喝冰淇淋苏打，在中学舞会上喝可口可乐，在大学里举行野餐时喝冰啤酒，喝厨房里自来水龙头里的水，喝办公室里冷却器里的水，在阿迪朗达克山脉可以看到鱒鱼游来游去的地方喝棕色石潭里冷冽的水，在打完网球洗冷淋浴时喝双手捧着的水。但是，她非得驱散这些想象不可，它们要使她发狂了。

车刹住了。

她望出去，看见一片农田和树林，一个村落，一座木头建筑的教堂。几个穿灰绿色制服的党卫军从外面走过去，他们伸直了腿，吸着她可以闻到气味的雪茄，说着一口德语，亲切地聊天。从一间离铁路不远的农舍里，走过来一个男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靴和泥污的衣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他摘下帽子，向一个党卫军军官说了几句，军官冷笑了笑，轻蔑地向这列火车做了个手势。不一会儿，车门拉开了，那大包的东西从空隙中扔进来，车门又关上了。

“苹果！苹果！”令人兴奋得难以相信的话像歌声传遍了整节车厢。

这位好心肠的善人是谁呀？这个满身泥污、留着络腮胡子的人是谁呀？他怎么会知道这列静悄悄的火车里关的是犹太人，并对他们发了善心？谁也没法儿回答这些问题。被遣送的人站起了身，眼睛里闪出亮光，消瘦的脸上露出痛苦、急切的神情。一些人开始张罗，把苹果递到那些伸出来争抢的手里。火车开了。突然的行进使娜塔丽麻木的腿站立不稳。她只好去拉那个分发苹果的人。那个人朝她瞪了一眼，但接着就大笑起来。原来他是造幼儿园的那个监工。“站稳了，娜塔丽！”他在袋里一阵掏，给了她一只绿油油的大苹果。

娜塔丽咬出了第一口苹果汁，她已经干涸的唾液又流了出来。苹果汁是那么清凉，它是那么甜美，它将一股活力像电流刺痛了她似的传遍了她的全身。她尽量慢慢地吃那只苹果。她周围的人都在啃着苹果。那种收获季节的芳香，那种苹果的香味，在污浊的空气中悄悄地飘散开。娜塔丽把嚼碎的苹果吞下去，一口一口精细地咬着。她吃那苹果的心，她嚼那苦涩的茎，她舔那流在手指上和掌心里的甜汁。接着，她就像吃完饭、喝了酒那样一阵发困。她盘着腿坐着，一只手托着脑袋，那擦破了胳膊肘儿搁在地上，她睡着了。

她醒来时，月光映出高窗子青色条纹的长方形。这会儿比刚才火车驶出山地时更暖和了。整个臭气熏人的车里，那些筋疲力尽的犹太人在睡梦中互相依偎着，前磕后撞，东倒西歪。她身体僵得几乎没法儿动弹，但仍然勉强挣扎到窗口去呼吸新鲜空气。火车正驶过一片长满矮树丛的潮湿的荒地。月光照在四下都是浓密的香蒲和大叶子芦苇的沼泽上。火车驶进一道高高的有刺铁丝网，这种绕在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一直延伸到月光下可以看到的远处，分段建有隐约可辨的瞭望塔。有一个瞭望塔离铁路线非常近，娜塔丽瞥见熄灭了的探照灯圆筒底下两个守

在机枪跟前的警卫侧影。

铁丝网里边是更广阔的荒地。向前望去，娜塔丽看见一片淡黄色的灯光。火车放慢了速度，车轮的辘辘声变低了，也减缓了。她竭力望过去，可以辨出远处一排排长列的小屋。这时候火车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些犹太人随着车轮的转动声和摇晃着的车身发出的呻吟惊醒过来。火车还没完全驶直，娜塔丽已经看到前面一座宽大坚实的建筑，它有两个拱门进口，被月光照亮的路轨伸进那里就不见了。很明显，这是铁路线的终点，是他们的目的地奥斯威辛。虽然并没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是她禁不住浑身发抖，心里感到一阵难受。

火车开进一个黑暗的拱门，到了一片灿烂耀眼的白光底下。车滑动过去，最后停靠在一个被探照灯照亮的极长的木头站台旁边。一些党卫军，有的手里牵着一大黑狗，一溜儿站在铁道旁边。许多样子奇怪的人也在那里等候着火车：他们都剃光了头发，穿着破烂的直线条纹囚衣，一共有十来个，都沿站台站着。

火车停下了。

外面掀起了一阵可怕的混乱闹声，只听见棍子敲打在木头车壁上，狗在吠叫，德国人在吆喝：“走出来！都出来！快！出来！出来！”

犹太人不会知道，这样的接待是很不寻常的。党卫军总是喜欢犹太人安安静静地到来，那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直骗到底：他们斯斯文文地走下车，向他们训话时谈到卫生检查和分配工作，保证把行李都送到，然后就是办完其余老一套玩意儿。但是，有消息说，这一批遣送来的人可能不听话，所以党卫军才采取了这种不寻常的严厉办法。

车门都拉开了。灯光把挤在里面的犹太人照得眼睛发花。“下来！出来！跳！留下你们的行李！不许带行李！你们会在自己的营房里领到的！出来！走下来！出来！”一时看不见的犹太人只能看见一片耀眼的白色灯光。一些体格魁梧、身穿军装的人跳进了火车，挥舞着棍子怒吼：“出去！你们在等什么？动一动你们的臭屁股！出去！丢下那件行李！滚出去！”犹太人都尽快往前挤，争先恐后地往车外面逃。娜塔丽距离车门很远，她挤在一群人当中，被人群一直向灯光那面拥过去。她几乎是脚不点地地走着。她吓得直冒汗，发现自己正对着一片耀眼的探照灯灯光。天哪，要距离站台这么远跳下去呀！瞧那下面，孩子们满地乱爬，老奶奶摔倒了，俯扑或者仰倒在地上，露出了她们可怜的白色或红色衬裤。那些穿着条纹衣服的怪物在人群当中跑来跑去，把栽倒的人扶起来。这一切印象留在娜塔丽几乎已经麻木的意识里。她不愿意跳在一个孩子身上，她在踌躇，没一个可以下脚的空隙。她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总算没让路易斯受这个苦！”什么东西“啪”的一下狠狠地打在她的肩上，她惨叫一声，跳下去了。

她叔父经历的和不同。

埃伦自从听了班瑞尔透露的消息，就已经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写《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中最后一段里那几句话时，几乎像苏格拉底

一样视死如归，然而首途去被毒气处死，经过三天的火车旅程，他已经很难维持这种宁静的心情了。我们记得，苏格拉底服毒后，还对那些哀怜和崇拜他的弟子做了一席有意义的简短谈话，然后溘然长逝。杰斯特罗是没有弟子的，但《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他把那部手稿藏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图书室的墙隔板后面，并不希望能活到它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给人听的一篇谈话，最后它会有读者的。再说，杰斯特罗这位天生的作家已经留下了他生前能够写出来的最有意义的语句。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此后他仍旧精神矍铄，他还要走完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和另外十七个“知名人士”挤在党卫军乘的卧车后边的两个包房里。地方太挤了，他们只好轮流地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可能的话就打一会儿瞌睡。晚上有人给他们一些馓子、面包和淡而无味的汤，早晨给一杯棕黄色的剩茶。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可以让他们去上厕所，但是他们用后必须从顶板到地上都洗刷消毒，好让德国人使用。这不是一次舒适的旅行，然而和他们在牲口车里的那些同胞相比，他们已经好得多了，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样反而使杰斯特罗感到痛苦。由于受到乘卧车这种特殊照顾，他那乐天知命的宁静心情反而被打乱了，会不会还有一线希望呢？其他十七个人肯定都以为还有希望。一天到晚，他们也不去说别的，老是谈受到的这种优待表示前途光明。那些有妻子儿女在其他列车里的人，甚至为家属表示乐观。不错，这列车分明不是开往德累斯顿的。但是，不管它往哪里开，这批被遣送的人当中的“知名人士”总是“知名人士”。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要设法去照料自己的亲人。

埃伦·杰斯特罗凭常识也可以想到：让他们乘卧车，这可能是德国人更残酷的愚笨行为，是官僚机构的一时疏忽，或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为的是不让某些人乘牲口车，以免他们在周围人群当中点燃起反抗的火花。然而，你要坚持在绝望中不为别人怀抱的热情所激动是困难的。他自己也渴望能够活下去。这十七个高级知识分子争辩起来时，那些话都是令人信服的，这些人是：三位长老、两位拉比、一位交响乐队指挥、一位画家、一位钢琴演奏家、一位报纸发行人、三位医生、两位作战中负过伤的军官、两位半犹太血统的实业家，还有那位遣送组主任，那是一位满面愁容、个子矮小的柏林律师，只有他从来不跟别人谈话，甚至不朝他们看上一眼。谁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事开罪了他的上司。

除了在他们包房外边站岗的那个卫兵，其他的德国人都不去理会这些犹太人。乘坐党卫军的车，不管算是享受了多么大的特权，它只使人感到紧张。犹太人像是染了瘟病的畜生一般，从那些权势人物中被隔离开，他们只能闻到送上车来供党卫军大嚼的伙食的香味。一到晚上，车上就有人醉醺醺地高唱轻松的歌曲，大声争论不休，有时候听来只觉得可怕。这种在条顿人中习见的喧闹近在咫尺，使这些“知名人士”胆战心惊，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党卫军想到要解闷儿，他们就会跟这些犹太人开一次玩笑。

第二天晚上，已经很迟了，几个党卫军军官还在喷着酒气大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时候杰斯特罗想起三十年代中期他是在慕尼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当时的感想重新涌上他的心头。那时他虽然觉得纳粹党人可笑，但是他们这首歌里确实含有一些德国人隐藏在心底的愁闷，即便是现在可能即将死在他们手中，他仍旧可以在这嘈杂的合唱中听出那种朴素但富有浪漫情趣的“对故乡的怀念”⁽³⁾。突然，包房的门被推开了，警卫喊道：“那个臭犹太佬杰斯特罗！到四号包房去！”杰斯特罗被吓得战战兢兢。其他的犹太人都沉下了脸，让开了路。他走出去，警卫踏着沉重的步子跟在他的后面。

四号包房里，一个花白头发、双下巴颏儿的党卫军军官在和其他几个军官喝酒，吩咐杰斯特罗站在一边侍候。这位党卫军军官正在高谈阔论，把七年战争⁽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比，指出希特勒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间有一些可喜的类似之处。他再三强调，这两场战争都说明，一位伟大统帅所领导的纪律严明的小国，可以抗击几个庸碌无能之辈所领导的巨大但是不稳定的联盟。弗里德里希二世像元首一样，也巧妙地施展了出奇制胜的策略，他总是率先进攻，屡次以刚强的意志扭转看起来是必败的战局，而到最后，俄国伊丽莎白的猝死，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需要的时机，最终签订了一个有利于他的和约。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年高多病，还有不健康的习惯。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个死了，联盟都会同样在一夜之间瓦解，花白头发的军官这样说。其他几个军官都很折服地交换眼光，很懂事地点着头。

他突然对杰斯特罗说：“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美国历史学家，你对这些事很熟悉吧。”

十八世纪的历史并不是杰斯特罗的专长，但他读过卡莱尔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著作。“啊，对！卡莱尔！”⁽⁵⁾花白头发的军官兴奋地说，鼓励他再谈下去。埃伦说，这两次战争的确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希特勒活脱儿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化身。俄国伊丽莎白之死，显然是一次出自天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这次战争中随时也会发生。他被打发出来后，在走向回房间的路上只觉得自己可耻。警卫给他送来了一份面包和香肠，他把它分给其他人吃了，这才感觉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那个花白头发的军官又把他召唤去，这一次只有他们两个人个别谈话。看来军官的地位很高，所以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吩咐杰斯特罗坐下，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在党卫军面前这样坐下乃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军官说，他从前教过历史，但是一个狡猾的犹太人抢走了他的候补教书职位，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吸着粗雪茄，跟埃伦谈了三个小时，迂腐十足地讨论此后三四个世纪里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的政治结构，认为最后将形成一个德国的独霸世界，还引证了早先普卢塔克⁽⁶⁾等作家的话，并拿希特勒去比拟许多伟大人物，包括利库尔戈斯⁽⁷⁾、梭伦⁽⁸⁾、穆罕默德⁽⁹⁾、克伦威尔⁽¹⁰⁾、达尔文等。埃伦只有聆听和点头的份儿。这一席幼稚可笑的谈话，对他多少是一种排遣，可以让他忘了对死亡担心害怕时那种近似偏头痛折磨人的念头。他被打发出来后，在包房里又领到了一份香肠和面包，他又把它们分给了大伙儿。此后他再没见

到这个花白头发的军官。火车一进入波兰，经过的城镇的站名下面都有指向奥斯威辛的箭头。这时埃伦真想再有那样的排遣，哪怕是听粗暴的党卫军唱歌也是好的，因为可以借此消磨这些精神上折磨人的时间。然而，这一天德国人都不吭声了。

一直等到他在比克瑙车站下车的时候，埃伦才完全明白以前没想通的事。他和那些“知名人士”一簇堆地站在探照灯灯光以外的地方，看着远远的那面人们下车的情景——犹太人都吓得往下跳，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茫然徘徊不前；穿着条纹衣服、剃光了头发的犯人漫不在意地把一些尸体和行李扔下车；尸体在站台上堆成一长行。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卸货的人把儿童的尸体像不重要的玩偶似的从车上扔下来，然后把它们另成一行远远排列开。埃伦在探照灯灯光下寻找娜塔丽。有一两次，他好像看见了她。但是，有两千多名犹太人从所有的那些牲口车里拥出来。他们一起挤在那个长长的站台上，在德国人的吆喝声中和棍子的敲打下，男人同妇女和儿童分开了，列成五个人一排的队伍。要在这样乱哄哄一大群耷拉着脑袋的人当中认清楚一个人，那是困难的。

经过犹太人吵吵闹闹地从车里猛冲出来的第一阵骚乱，站上的气氛一时又变得平静和沉闷了，这时杰斯特罗不知怎的，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和家人夹在一群衣衫褴褛的犹太移民当中从一艘停泊在埃利斯的波兰船上登岸时的情景。现在，又和当时相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一些身穿制服的官员威风凛凛地走来走去，大声地发出命令。这些新来到异乡的人举目无亲，茫然失措，站在那儿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埃利斯没有警犬，没有机枪，没有一排排的死尸。

可不是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会儿党卫军正在给活人和死尸点数，要准确知道这里运到的跟前一站运出的人数是否相符。党卫军要为所有运到奥斯威辛的犹太人向德国铁路公司付一笔车费，记账的手续肯定是一丝不苟的。犹太人男女分开了，五个人一排，安安静静地沿铁道排成了黑压压的两行。那些剃光了头发、穿条纹衣服的人就趁这时候卸空火车，把所有的行李什物都堆在站台上。

这些东西被垛成几大堆。它们看上去好像是乞丐的破烂货，但是杰斯特罗可以猜想到它们当中隐藏着多少财富。犹太人不顾死活地把毕生剩下的积蓄都带在身边，现在它们都隐藏在那些样子难看的破烂堆里，或者夹带在主人身上。埃伦·杰斯特罗知道自己将要遭遇到什么，他已经把他的钱和《一个犹太人的旅程》的手稿一起留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墙壁里面。让发现它们的人一起拿去吧，但愿他们不是德国人！听了班瑞尔描绘的在奥斯威辛如何搜括死人的钱财，埃伦·杰斯特罗对疯狂的屠杀已经初步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杀人越货原是犹太人在古代就遇到的危险，国社党的新发明，只不过是将其组织成为一种工业程序而已。好吧，德国人可以要他的命，但是他们没法儿抢走他的东西。

妇女的行列终于开始移动。这时候杰斯特罗亲眼看到班瑞尔描绘的程序了。国社党军官正把犹太妇女分成两行，好像全凭一个瘦长的军官的手或左或右那样一挥做出最后决定。一切都在按照一种安静而刻板的官方形式进行。这时候，你只听到德国人的谈话声，警犬偶尔的吠叫

声，火车头冷却时喷出蒸汽的咝咝声。

他和那些“知名人士”站在灯影中留心地看着。他们分明是被免除了这一次挑选的程序。直到现在，他们的行李仍旧放在车上。也许，那些乐观者的想法是对的？一个党卫军军官和另一个警卫被派来管这特殊的少数几个犹太人。这两个外表很平常的年轻德国人除了他们那一身威风凛凛的制服外，并没什么其他可怕的地方。警卫长得相当矮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端着一挺手提机关枪，尽量装出一副温和的样子。两个人对自己执行的琐碎公务都好像感到很沉闷。军官没说别的，只吩咐“知名人士”不许谈话。埃伦·杰斯特罗手遮着探照灯灯光，继续向站台那边望过去，想要找到娜塔丽。如果发现了她，他就决定把这条命豁出去，他要向军官指出他这个侄女，说她有美籍护照。把这句话出口，只需要三十秒钟就够了，哪怕是挨打或者枪毙，他也不去管它。照他猜想，德国人可能想要知道有关她的情形。可惜他没法儿把她指出来，虽然知道她就在人群中的什么地方。她的身体很强健，不可能在车上生病死了。她肯定不会在稀疏零落地向左面走过去的那一行妇女当中，那些妇女，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她们分辨出来。她可能是在密密匝匝地向右面走过去的另一行妇女当中，那些妇女多数都搀着或抱着孩子。再不然，她就是在那一长列未经挑选的妇女当中。

那些向右面前进的妇女，都带着恐惧的神情，慢腾腾地拖着脚步在“知名人士”旁边走过去。杰斯特罗被探照灯灯光照得眼睛都睁不开，她们走过时，即使娜塔丽在她们当中，他也没法儿辨认出来。孩子们有的拉着母亲的手，有的揪着母亲的裙子，都乖乖地走着，还有一些孩子被抱在怀里，已经睡熟，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一轮满月高悬在强烈的灯光上面的天空。行列在他们旁边走过去。这时候两个穿条纹衣服的人登上了党卫军的卧车，把受特殊照顾的犹太人的行李扔了下来。

“立正！”党卫军军官向“知名人士”喊口令，“现在你们跟着那些人走，一起去消毒。”他的口气听起来很粗鲁，他向那些走过来的妇女那边做出的手势强劲有力，是不容误会的。

那十七个人都愣住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再望望他们滚在地上的行李。

“快步走！”军官的口气更生硬了，“跟上她们！”

警卫向这些人挥了挥手提机关枪。

那位柏林律师向前一步，低声下气，哆嗦着说：“队长长官，请问阁下，您不会是闹错了吧？我们都是‘知名人士’，再说——”

军官竖起了两根僵硬的手指。警卫对准了律师脸上就是一枪托子。他倒在地下，流着血哼哼。

“把他拉起来，”军官对其他几个人说，“领着他一起走。”

这样一来埃伦知道了他的结局。已经毫无疑问，他现在是要去就死。他很快就要死了，可能是几分钟以内的事。体会到这一切，他的心情是十分奇特的：恐惧、痛苦，同时悲哀中又有那么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他最后看了看月亮，看了看诸如火车之类的东西，看了看那些妇女，看了看那些儿童，看了看身穿军服的德国人。这情形是令人惊奇的，但并不是十分可怕。他离开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对此已经做好准备。他帮着大家扶起了这位遣送组主任，主任的嘴已经血肉模糊，但是他那恐惧的眼光更叫人看了难受。杰斯特罗最后别过脸瞥了一眼站台，看见长长的几行人仍旧在探照灯灯光照射着的站台上——一路延伸过去，那里还在进行挑选。将来有一天，他能知道娜塔丽的遭遇吗？

月光下，冷冽的空地里大家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静悄悄地走着，只听见脚步在泥污的冰凌上发出的咔嚓声，孩子们瞌睡中的啼哭声。一行人走到了一片草地上，修剪得很好的草在强烈的探照灯灯光下映出鲜绿，草地后面是一排深红色砖房，房子低矮，没有窗子，高高的方烟囱时不时地冒出火花。它可能是一个面包房，也可能是一个洗衣房。剃光了头发的人领着一列人走下宽阔的水泥台阶，沿着昏暗的过道进入一间被没有装饰的电灯照得灿亮的空房间，那房间的样子很像一间海滨浴室，里面摆着一些长凳，沿墙上一溜儿和房中央柱子四周都是挂衣服的钩子。面对着入口的那根柱子上是一个用好几种文字写的牌子，最上面写的是意第绪文：

在此脱衣 洗澡消毒

将衣服折叠整齐

记住你放衣服的地方

使人感到窘促的是，男女必须在同一个地方脱衣服。穿条纹衣服的囚犯把少数几个“知名人士”领到一个角落里，这时候埃伦吃了一惊，只见这些囚犯一面帮着妇女和孩子脱衣服，一面不住地道歉。他们说，这是营里的规矩，不能为这种事多费时间。现在重要的是：必须抢快，要叠好衣服，服从命令。不一会儿，埃伦·杰斯特罗已经脱光了衣服，坐在一根粗木头长凳上，赤脚踏着冰冷的水泥地，嘴里喃喃地念着圣诗。按说，人们不可以赤着脚祈祷，或者光着头宣神的名号，但这是非常时刻，对戒律是可以通权达变的。他看见一些年轻妇女，长得很动人，她们袒裸着的丰润的肌肤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娇艳，好像鲁本斯⁽¹¹⁾画的裸体女人。当然，多数妇女的体形已经变得很难看：有的骨瘦如柴，有的皮肤松垮，胸部和肚子都耷拉下来。孩子们看上去都像是薅了毛的鸡一样。

第二批妇女拥进了更衣室，后面跟着更多的男人。埃伦看不清娜塔丽是不是在那些人当中，人群是那么混乱。一些光着身体的妇女和她们穿着衣服的丈夫没想到会这样暂时团聚，一认出对方，他们就发出欢呼，彼此拥抱，父亲紧搂住他们赤膊的孩子。但是那些剃光头的人立刻拆散了他们。以后时间多着啦！这会儿大伙儿得赶紧脱衣服。

不一会儿，只听见德国人在外面厉声发出命令：“立正！只放男人！两个一排，洗淋浴！”

穿条纹衣服的犯人把男人们领出了更衣室。这一群赤条条的男人挨

挨蹭蹭地挤了过去，蓬蓬的阴毛里露出了晃荡着的生殖器，那副情景很像是在一间澡堂里，不同的是：他们当中还有那些穿着条纹衣服、剃光了头发的人，还有一大群裸体的妇女和小孩儿，一面看着他们走出去，一面亲切地呼唤他们。有的妇女号啕大哭，有的妇女，埃伦可以看出，手紧捂住嘴，那一定是憋着不让自己哭出声，她们也许害怕挨打，也许不愿惊吓孩子。

过道里很冷，带着武器、沿墙壁排列着的党卫军不觉得，但是脱光了衣服的埃伦和那些跟他一起走过去的男人肯定觉得冷。他心中一直很明白，这个骗局越来越真相毕露。几个犹太人洗淋浴，为什么要这么一队手持武器、足蹬皮靴、穿着军装的人来照看他们？这些党卫军和普通德国人的长相一样，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像星期日可以看到的陪着女友在选帝侯大道上溜达的那些年轻人，但是这时候他们都恶狠狠地蹙起眉头，好像一些警察在监视着捣乱的人群，防止他们发生暴动。然而，这些赤身裸体的犹太人无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根本没有谁会捣乱，走过去就这么几步路，更不会发生暴动。

他们被领进了一间狭长的房间，水泥浇的地板和墙壁冷冰冰的，房间大得几乎可以当作一个戏院，只是上面装有几百只蓬蓬头的天花板太低了，那一排排的柱子也会妨碍人的视线。墙壁和柱子——柱子有的是实心混凝土的，有的是铁板上钻了洞孔的——上面都装有肥皂架子，摆着一块块黄色的肥皂。这间房里，天花板上那些无罩的电灯也亮得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埃伦·杰斯特罗的脑海里只留下以上这些印象，他把一切置之度外、委诸命运的同时，喃喃地念着希伯来圣诗，到后来，身上感到非常难受，他再也无法勉强保持虔信神道的宁静心情了。穿条纹衣服的囚犯继续把这些男人往里边推。“空出些地方！空出些地方！男人都朝里边去！”他止不住地被紧挤在那些比他高大的人的黏腻冷湿的皮肤上，这种感觉对一个爱干净的人来说是难堪的，他可以觉出他们软绵绵的生殖器在他的身上紧蹭着。这时候妇女们也进来了，虽然埃伦只能听见她们的声音。他一眼看过去，尽是那些从四周向他挤过来的赤裸的身体。有的孩子大声哭喊，有的妇女嘤嘤啜泣，在远处德国人的口令声中偶尔可以听到几声绝望的惨号。此外还听见许多妇女的声音：有的在哄她们的孩子，有的在招呼她们的丈夫。

这群人越挤越紧，杰斯特罗惊慌起来了，他没法儿克制自己了。他平时一向害怕拥挤的人群，害怕被他们踩死或闷死。他完全没法儿动弹，没法儿看见，几乎没法儿呼吸了，只闻到体育室内的那种臭气，他被裸体的陌生人夹在当中，紧挤到一根有孔洞的冰冷的铁柱子跟前，他恰巧站在一盏电灯底下，一个人的胳膊肘儿紧抵在他的下巴底下，猛地把他的头向上掀起，那灯光就直射在他的脸上。

灯光突然熄灭，整个室内陷入一片黑暗。他在房间远处听见沉重的门砰地关闭，接着就是铁插销转动和扭紧时尖锐的吱吱声。在极宽大的房间里，响起了一片悲号声。在悲号声中，只听见恐怖的尖厉的惨叫：“毒气！毒气！他们要毒死我们啦！哦，神大发慈悲吧！毒气！”

埃伦闻到了那股气味，强烈得令人窒息的气味，像是消毒药剂，但远比那气味厉害。它是从那根铁柱子里放出来的。第一股喷射出来的气味火辣辣的，像烧红了的剑直刺进他肺里，震撼他的全身，痛得他浑身直抽搐。他拼命离开柱子跟前往旁边躲，但是没有用。黑暗中是一片只听见惨号声的混乱与恐怖。他急喘着气，说出了临死前的忏悔，或者讲得更恰当些，是试图说出他的忏悔，因为他的肺里正在充血，嘴里黏膜肿胀，痛得透不过气：“主是神。应当称颂他的名，直到永远。听啊，以色列，主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他倒在水泥地上，折腾翻滚着的人体压到他的身上，因为成年人中他是第一批倒下去的。他仰面跌倒，头沉重地磕在地板上，那些精赤的肉体紧压着他的脸和整个身子，使他无法扭折身体。他不动了。他不是被毒气熏死的，只有很少的毒气侵入他的身体，他几乎是立刻断了气，他是在那些垂死的犹太人的重压下闷死的。就管这叫福气吧，因为毒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人熏死。德国人为这道工序规定的时间是半个小时。

后来，穿条纹衣服的人进来拉开了那一堆纠缠纽结在一起的死尸，清除那黑压压一片僵硬裸露的尸体，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了他们，他的一张脸不像其他人扭曲得那么厉害，但是在几千具尸体中，谁也没注意到这个又老又瘦的死人。杰斯特罗被一个戴橡皮手套的特别分队队员拖到停尸室里的一张桌子跟前，在那里用钳子拔了他所有的金牙，丢在一个桶里。在整个停尸室内，大规模地进行着这一道工序，同时还要搜检死人的下体，剪去妇女的头发。后来，他被放在一个起重机上，机器像在装配线上运转着那样把尸首提升至一间热气腾腾的房间里，那里有一大群特别分队队员正在一排炉子前面紧张地工作。他的尸首被放在一个铁托架上，因为他的身体很小，他上面又叠起两具童尸，然后他们被一起送进了焚尸炉。有玻璃窥视孔的铁门砰地关上了。尸体很快地胀大，然后开始爆裂，火焰像燃煤似的烧着残骸。第二天，他的骨灰才被一辆满载死人的灰烬骨碴的大卡车运到维斯瓦河畔，沉在河里了。

于是，埃伦·杰斯特罗熔解了的灰粒就一路漂浮着，流过他童年时代在那里游戏的梅德捷斯河岸，漂过整个波兰，经华沙流入波罗的海。他在走向焚尸炉的途中吞下的那几颗钻石可能已被烧毁，因为钻石是会燃烧的，也可能它们沉在维斯瓦河河底了。它们都是最好的钻石，是他收藏着准备救急用的，他也曾打算在火车上偷偷地把它们交给娜塔丽，可是他们突然被分开，他没能这样做。但是，德国人也始终没能把它们弄到手。

- (1) 《圣经》中象征强大凶恶的敌人，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四十一章。
- (2)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被控不敬神祇而判处死刑，于狱中服毒自杀。
- (3) 原文是德语。
- (4) 奥、俄、法等国对普鲁士进行的一场战争。战争于1756年开始，1763年结束。在战争中，普军曾为联军战败，后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世，彼得三世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议和。
- (5) 原文是德语。

- (6)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作家。
- (7) 利库尔戈斯，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
- (8) 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古雅典政治家、立法者。
- (9) 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传者。
- (10)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领袖，他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自任“护国主”。
- (11)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第九十四章

旋转着的地球又将那轮皎洁的月亮悬挂在天空中，照耀着一艘在九州岛以外冲破恶浪前进的低矮的黑色舰艇。腾溅起的水花在舰桥上空灿灿闪亮，“梭鱼”号正在加速前进，准备拂晓袭击一艘在莱特湾受了伤的敌船。那是一艘舰队大油船，船头深深斜倾，由四艘护航舰保卫着，以每小时九海里的速度缓缓行驶。一份急电向“梭鱼”号发出了航向指示，命令它攻击这艘行动困难的油船，于是新任艇长亲上火线的一次测验就要开始了。现在油船已经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人缺少了油就没法儿作战，而油都是从海上运去的，所以有四艘舰只护航。这可是一次困难的袭击呀！拜伦已经救起了几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帮助一艘触礁的潜艇脱了险，他在整场战役中一直从事巡逻工作，但不曾发现任何敌舰。这是他首次指挥一次袭击。

他和他的副艇长都被冰冷的浪花溅湿了。菲尔比上尉穿着雨衣，但是拜伦午夜只穿着他那身卡其军装到主甲板上去观察，他是满不在乎的，劈头盖脸的海浪只使他感到爽快。在月光照得很清晰的地平线上，那艘油船像一个小黑点，看不见护航舰只。

“咱们怎样动手呢？”

“这样很好嘛。要是它不改变航线，咱们五点钟就可以到达执行任务的海面。”

副艇长的口气很冷淡。他原来打算紧跟在船尾后面，等夜里月到中天时袭击。如果采取他那个办法，他们这会儿已经进入接近敌舰的水域。拜伦却主张从后面兜过去，他始终认为这个决策没错。敌舰继续保持那个方位，如果天空布满乌云，夜袭就不一定有把握。卡塔尔·埃斯特总是喜欢迎着船头逼近，那样看得最清楚。

“好吧，那么我去睡了。四点三十分叫我。”

副艇长湿漉漉的脸上眯起的那双眼睛里闪出了疑惑的神情，他差点儿喊了出来：“你在跟谁开玩笑呀？第一次出击之前你去睡觉？”

“是啦，先生。”拜伦的声音里微微透出了不以为然的口气。

拜伦并没责怪他。他知道菲尔比是一位出色的副艇长。菲尔比的面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他几乎不大睡觉，他把潜艇的每一个部分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不论是注意鱼雷的保养，还是准备发射工作，他干起来都是那么劲头十足。至于发动袭击时他会怎样执行任务，受到深水炸弹攻击时又会怎样坚持下去，那确实还是个疑问，但这疑问大概马上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拜伦脱掉湿了的军装，躺在他的舱铺上，对面就是贴在隔板上的娜塔丽和路易斯的照片。现在他常常不大能注意到它们了，它们在那儿贴的时间太久了。这会儿他又看见了这些照片，有几张是在罗马和特莱西

恩施塔特照的，还有一张是娜塔丽在照相馆里拍的。旧日的创伤又在作痛。他的妻子和儿子仍旧在那个捷克城镇里吗？他们究竟还活着吗？她是多么美啊！他是多么爱她啊！一想起路易斯，他就心痛得几乎难以忍受。由于自己无计可施，他对这个孩子的爱就变成了一种困扰着人的恨，恨父亲不该把娜塔丽逼到欧洲去，恨娜塔丽在马赛时不该那样惊慌失措。再有，父亲和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关系……

多么无聊的念头啊！灯熄灭了。黑暗中，拜伦悄悄地给娜塔丽和路易斯做祷告，以前他总是每天晚上做祷告，但是近来老是忘了。他父亲至少在这一点上说得对：做指挥工作是一种排遣，也是一种镇痛剂。他几乎一挨枕头就睡熟了。从前当下级军官时，人家都拿这件事开他玩笑，现在指挥潜艇，这反而成了他的有利条件。

四点三十分，勤务兵给他端来了咖啡。他醒来时人很镇定，充满了信心。他不是卡塔尔·埃斯特，也永远不会像卡塔尔那样，哪怕袭击时会出二十件差错，他也照样要干上一场。那个目标可不是容易打的。多么恶劣的天气，他的第二杯咖啡倒翻在军官室的桌子上，主甲板上劲风疾吹，波涛汹涌，黑沉沉的洋面上在风暴前的曙光中现出了白晃晃的浪头。现在的能见度很低，看不见那艘油船。菲尔比仍旧站在驾驶台上，水从他的橡皮雨衣上汨汨地向下流。他说，雷达测出的目标距离是一万四千码，方位仍旧是三一〇，目标角度零度。这时候“梭鱼”号已经到了它攻击的对象前方。

潜艇下潜逼近目标，拜伦透过拂晓的迷雾，看见护航舰正在迎面直驶过来：四艘护航舰，样子是像美国护航驱逐舰那样的灰色小船。它们的位置排列得很不整齐，毫无疑问，上面是一些缺乏经验的服预备役的舰长。舰只弯弯曲曲前进时，左边露出了一片空阔水面，拜伦让潜艇从空阔水面下驶进去，没被声呐发觉，径向那艘巨大的斜倾着的油船逼近。潜艇已经进入袭击区域，距离接近到一千五百码……一千二百码……九百码……“我喜欢短距离。”从前埃斯特老是这样说，危险性更大，但是命中率更高。拜伦和菲尔比配合得很好，指挥塔里的官兵也都是些老手。在紧张地进行追击战和考虑发射鱼雷的技术问题时，拜伦完全忘了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埃斯特指挥进攻时，拜伦已经多次操纵过潜望镜，他早已干过这种永远惊心动魄的工作。现在是要由他发出最后的射击命令，这对他可是新鲜的。

他命令“升起潜望镜！”，最后一次对准方位，这时候，瞧这艘可悲的巨大的遭难者油船的船身就像运动场看台的一角赫然呈现在前面。他怎么可能射不中它呢？他离得那么近，他看见成群的日本人正在那陡斜的甲板上修理被炸弹炸坏的地方。

他命令射击。潜艇发射出四枚鱼雷，是那种速度较慢、命中率更高的电气鱼雷。距离这么近，只需要等一分钟。接着，“升起潜望镜！命中啦！天哪！”三根白色水柱，在油船的一边高腾向空中。地震山摇的轰隆声撼动着“梭鱼”号。指挥塔里发出了欢呼。拜伦急速转动潜望镜，只见他避开了的那两艘护航舰正向他这面驶来。

“速潜！降到三百英尺深度！”

第一批深水炸弹落在艇尾后边，惊雷似的震动并没造成损害。降到水下三百英尺，潜艇悄悄地逃开了，但是一艘舰上的声呐测出了它的航踪。声呐的咻咻声越来越响，变得更急促了。螺旋桨的声音逼近，一路在潜艇头顶响了过去。那些久经战斗的水兵，在指挥塔里眨巴着眼睛，蹲下身子，捂住了耳朵。

深水炸弹在“梭鱼”号四周纷纷向下散布。这是一次出色的放射，它形成了一片爆炸火网。潜艇来了一个急倾猛扎，像一块石头那样沉了下去，灯光熄灭，钟、仪表、其他散放着的东西四面横飞，惊慌的急促话声和无电池电话里的损害报告混杂成一片。紧急灯光显示，深度正在可怕地遽增：三百五十英尺，四百英尺，四百五十英尺。四百英尺已经是最大试验深度，以前从来不曾降到这个深度，但潜艇还在继续下沉。

菲尔比跌跌撞撞地走下梯子，去察看那些损坏了的地方，拜伦抢着去制止潜艇下沉。副艇长在操纵室里向上吆喝，说艇尾水平舵急降时卡住了，升降舵也卡住了。降到水面下五百七十英尺时，拜伦在应急灯光朦胧的指挥塔里，在一群面色惨白的水兵当中，他足踝浸在水里，汗水一直往下淌。菲尔比报告，艇身经不住海水的压力，已经出现盘形凹陷，几个隔水舱里正在渗水，许多艇体属具和阀门都有水喷出来，空气和水力系统失灵，控电板上发生短路，水泵也都坏了。拜伦为使艇首往上翘，启用了前艇高压空气压缩机组，那是应急的压缩空气储备，也是他最后的抢险办法。这样一来他制止了下沉。接着他又启用了后艇高压空气压缩机组，潜艇恢复了浮力。

潜艇浮到海面，官兵们刚刚可以揭开舱盖，拜伦就命令他们站上战斗岗位。舵手一打开指挥塔的舱盖，一股可怕的水柱就从洞口涌了出去，又过了好半晌，才能走到前炮跟前和舰桥上。柴油机开动，发出了怒吼，这是令人鼓舞的声音。当拜伦最后走上驾驶台时，大约在三海里以外的敌舰已经开火，那些发出淡黄色火光的看起来是三英寸半口径的炮，敌舰没击中的炮弹远远落在这艘已经部分损坏了的潜艇后面。其他几艘护航舰离得很远，正在那艘逐渐下沉的油船旁边抢救那些幸存的船员。“梭鱼”号用它四英寸口径的艇首炮回击，护航舰一路射击着躲闪开，它的重炮火力很差。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拜伦指挥潜艇曲折前进，以免被炮弹击中，菲尔比则在下边跑来跑去，设法恢复潜艇潜水的功能。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再有一发炮弹击中那陈旧的薄壳，“梭鱼”号大概就要完蛋了。

低压空气压缩机重新开动，潜艇慢慢纠正了偏左的倾斜。卡住了的艇尾水平舵又活动了。方向翼经过抢修恢复了运转。水泵又开始控制积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炮战持续进行。最后菲尔比跑上来向拜伦报告，说艇体已经严重受损，也许要先到海军造船厂去进行一次大修理，否则潜艇不能再潜水。所以“梭鱼”号已经失去了它主要的自卫能力，也就是失去了降到深水下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

在这一段时间里，那艘护航舰上的舰长始终没呼援，他肯定是想独

自立功。菲尔比在舰首发出的排炮声中大声报告，而拜伦透过舰桥上滚滚的炮火烟雾，紧紧注视着那个日本人，看见他指挥的舰只正在加快速度，掉转方向，黑腾腾的烟雾从两个粗矮的烟囱里涌出来。看来，舰长料到“梭鱼”号已经陷入困境，决定向它猛冲过来。护航舰距离潜艇四千码远，如果以每小时二十海里或更快的速度逼近，他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撞上来。他那尖锐的反潜艇舰艏划破海水，前面浪涛的泡沫纷纷飞溅开，他的身影正在扩大。

副艇长站在拜伦旁边。“咱们怎么办，艇长？”他的口气听起来相当着急，但是并不过分紧张。

这个问题提得好！

到现在为止，拜伦一直是根据经验采取行动。记得第三次执行巡逻任务时，“海鳗”号被深水炸弹炸坏了一些操纵装置，炸落了一个舱盖，浸进了水的“海鳗”号沉到五百英尺以下的海底，那一次埃斯特也曾启用高压空气压缩器。但是那一次他们是在黑夜里浮到海面，埃斯特指挥潜艇在黑暗中逃走了，埃斯特没遇到敌舰的追击。

拜伦指挥的潜艇现在每小时最快只能航行十八海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轮机师也许能够恢复它的全速，然而现在没时间了。逃吗？趁敌舰尾追时可以争取一些时间，但是那样一逃，其他几艘护航舰也会追上来。“梭鱼”号大概会被压倒式的炮火击沉。

拜伦抓起了话筒：“接轮机舱，我是艇长。给我使出你们全部的发动力，我们要被敌舰冲击了——舵手，右舵。”

舵手用惊讶的眼光转过来看他。“右舵，艇长？”

执行这道命令，就是把潜艇转过去迎向那艘猛冲过来的灰色护航舰。

“右舵，右满舵！我要让开它，从它侧面开过去。”

“是，艇长。右满舵……舵完全向右，艇长。”

潜艇破浪突前，扭转方向。两艘船穿过汹涌的绿色海浪，掀起密密层层的飞沫，彼此迎面疾驶猛进。拜伦向菲尔比大喊：“他们的小口径敌不过咱们的，汤姆。我要用舷侧炮火扫射他们。趁咱们在他们侧面开过去的时候，连续发射高射炮。用四英寸口径炮瞄准舰桥！”

“是，艇长。”

敌舰舰长的反应很慢。等到他命令舰只向左转时，潜艇的尾部恰巧在他的舰首前面闪了过去。“梭鱼”号顺着护航舰的左舷驶过，离它不到五十英尺，海水在它们中间轰鸣着喷溅腾起。在潜艇上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面甲板上的水兵是一些日本人。登时“轰隆”“轰隆”从潜艇上响起了一片炮声，闪出了炮的火光，团团烟雾弥漫开。一道道火红的曳光弹扫射着护航舰的甲板。四英寸口径的炮发射出去，“轰隆！轰隆！轰隆！”护航舰上的炮断断续续地回击着，但是等到“梭鱼”号驶过它的舰尾时，舰上已经是一片沉寂了。

“拜伦，它已经死在水里了。”菲尔比说这话时，拜伦正在命令潜艇急转过去。这时候护航舰一直向那艘正在下沉的油船以及其他几艘护航舰驶过去。油船横倒着，它那红色的船底几乎被波浪淹没得看不见了。“也许，您打死他们的舰长啦。”

“也许是。可咱们还得防备其他三个舰长，他们正在向这面转过来。到下面的操纵室去，汤姆，千万注意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变化。好吧，就这么办。”

菲尔比把航速加快到每小时二十海里。“梭鱼”号被追赶了二十分钟，避开了它的追击者，消失在一大片黑沉沉的暴雨中。不一会儿，荧光屏上已经看不见那三艘护航舰了。

拜伦察看了一下那些损坏了的隔水舱，确定“梭鱼”号已经不宜航海了。耐压艇体由于深水的压力而形成的瘪洼是严重的，有许多故障都是水手们无法修理的。水泵一刻不停地开动，把水排了出去。但是没一个人牺牲，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给我往塞班岛开，汤姆，”他回到淋着雨的舰桥上，对副艇长说，“安排正常值班。制止损害，布置三分之一的人员值班。叫军士长编制一张清单。”

“是，艇长。”“艇长”两个字里透出了前所未有的敬意。

拜伦回到自己舱房里，一面脱去湿衣服，一面大声向娜塔丽的照片说：“好呀，这样看来，也许我是能够指挥一艘潜艇的了。”经过这一场战斗，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感到非常忧郁。他用毛巾擦干了身体，就那样一身黏糊糊地倒在铺上睡了。

那天夜里很迟了，他和菲尔比还在军官室里写战斗报告。菲尔比潦草地写着战斗的经过，拜伦用蓝色和橘黄色墨水很工整地画击沉敌舰和进行炮战的作战图。有一次，菲尔比放下笔，抬起头说：“艇长，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

“今天您真了不起。”

“啊，水兵们都了不起。我又有一位很称职的副艇长。”

菲尔比苍白的长脸上映出了红润。“艇长，您准能得到一枚海军十字勋章。”拜伦不说什么，仍旧低着头对着他的作战图。“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对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先是击沉了敌舰，后来又狠狠地打了那一仗。”

“你是什么想法呢？”

“我因为参加了这场战斗，感到非常自豪。”

“嗯，我嘛，我希望咱们被送到马雷岛^①去，希望战事在咱们的潜艇

修理好之前就结束。”他向露出失望神情的菲尔比苦笑了笑，“汤姆，我看见那艘油船上有好几百个日本人，有的走来走去，有的忙着干活儿。打死了日本人，总会使卡塔尔·埃斯特兴奋，可我对此很冷淡。”

“正是因为这样，才打了胜仗。”菲尔比的口气像是在生气，几乎像是对一个亵渎了神明的人生气。

“这一场战争是打赢了。痛苦可能还要受下去，但战争是打赢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在陆地上一觉睡到这场战争结束了再醒。我不是一个职业海军军官，从来都不是。让咱们把这份报告写好吧。”

拜伦的愿望实现了一部分。“梭鱼”号驶回圣弗朗西斯科，修理了很长一段时间。海军造船厂里泊满了驱逐舰、航空母舰，甚至有战列舰，都是被神风队击伤的，所以在造船厂的那位上尉看来，一艘已经失去战斗力的陈旧潜艇当然是最后受到接待的主顾。再说，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也不会急于叫“梭鱼”号回去，新造的潜艇正在成群地出海巡逻，目标确实越来越少了。

潜艇修理好以后，上面安装了一个叫作FM的试验性的海底声呐，拜伦奉命到加利福尼亚以外的假布雷场去进行试验。水雷一被这种奇妙的近距离声呐发现，艇上的一只铃就会发出响声。所以根据理论，一艘潜艇只要装备了这种仪器，就能由铃声指引着，在黑沉沉的海底穿过日本人的布雷区，进入商船往来仍旧很频繁的日本海。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非常重视FM声呐。想象一下那些仍旧躲在日本海内的船只，它们是多油水可捞的肥美的目标呀！

拜伦有点儿信不过它，因为声呐的性能并不稳定，他在那几次试验航行中，就撞上了好多个假水雷。他的那些水兵和所有的潜艇人员，一想到要用一个电子新发明在一排排日本水雷中摸索着穿过去，都吓坏了。他们已经领教过了海军的新发明。这两年来，他们多数都为那些不会爆炸的鱼雷和军械局做出的解释感到烦恼。军士长警告拜伦说，如果他要FM声呐去探察日本海，会有三分之一的水兵申请调换岗位，或者开小差。

但是拜伦也捉摸不定他会不会有离开西海岸的一天。在圣弗朗西斯科，可以明显地觉出大战即将结束。这里已经取消了防空，街道和公路上的车辆变得拥挤起来。黑市买卖使汽油配给显得可笑。食物不再缺乏了。报上有关盟军进展和轴心国军队溃退的标题逐渐变得平淡乏味。只有那些有关军事挫折的报道才是吸引人的新闻，如神风队的进攻和被称为“阿登战役”的德国人的最后挣扎。拜伦之所以关心欧洲，主要是希望可以从德国的败北中获得一些关于娜塔丽的消息。讲到太平洋方面，他希望B-29的空袭、潜艇的封锁以及麦克阿瑟取道菲律宾群岛的进军，会在他由铃声导航进入日本人的布雷区之前就迫使日本投降。这痛苦到底还要延续多久啊？

对大战中的这一个特殊阶段，他和不少美国人抱有同样的看法。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往往被新闻记者添油加醋，编写成节节胜利的无聊报

道。无论如何这情形就要结束了！然而，结束一场战争总不及发动它那么容易。现在，这情形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在极权主义控制下做困兽之斗的大国都是顽强不屈的，它们并不准备退出战场。盟国也没有其他办法迫使它们退出战场，只能杀死越来越多的人，它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无非都是为了要在军事上造成空前的屠杀。而这时候拜伦（他在相当程度上早已把这种恐怖丢在脑后了）却带着“梭鱼”号的机件和FM声呐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阿道夫·希特勒当然不会退出战场。他的那一叶扁舟只能在一片血海上漂浮。来自东面、西面、南面和天空中的进攻，使他的末日越来越近。这时候，他的对策就是发动阿登反攻，也就是“阿登战役”。早在八月下旬，各条战线持续崩溃，他命令德军在俄国前线死守，同时在西线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他的目的是令人费解的，好像是要取得一次胜利，以便停止战争，同时自己也不致被消灭。德国军民响应了他的号召，接连着几个月一直疯狂地进行准备，拼凑他们的残兵败将，集中在西线上。

但这一切基本上是迷梦和狂想。东面，苏联正在集合五个重新补充的集团军，一共二百多万人，輜重堆积如山，准备进攻柏林。没一个德国人认为，俄国人的占领会比英美人的占领更好一些。希特勒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给德国的未来带来的威胁，这二者可以说是涓滴与洪流之比。他在防那涓滴，却不去顾那洪流，梦想着一九四〇年的情况会重现⁽²⁾，再来一回阿登突破，又一次向海边进军。当古德里安给他看有关苏军集结的真实情报时，他嘲笑道：“啊，这可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一次虚张声势！这些胡话是谁编出来的？”

阿登攻势从十二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一月。美国人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将军听到德国人招降的事说了一句“疯子！”。一些更据实直叙的报道是：德军伤亡十万余人，盟军伤亡八万一千余人，双方都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西线的盟军暂时猝不及防，但随后很快就恢复了优势，结果倒霉的还是德国。在他的几个自己人当中，希特勒兴高采烈地谈到“已在西线恢复主动”，但从此以后他就再不曾公开谈话或露面。

阿登攻势崩溃，于是俄国人的大炮就一路怒吼着从波罗的海推进到喀尔巴阡山脉。途经波兰时，红军在奥斯威辛闯进了一个巨型工业综合建筑和囚犯集中营，那儿的囚犯多半已经跑空，剩下的只是几个衣不蔽体、奄奄一息的人，他们指出一些爆炸后的废墟，原来那些地方都是焚尸炉，已有几百万人在那里被秘密杀害。俄国人前线上发生的事很少在加利福尼亚的报纸上刊出，即便有这一类的报道，拜伦也没看到。

不到四个星期，俄军已经沿奥得河-尼斯河一线深入德境，有的地方离柏林只有八十英里。他们突进了几百英里后，暂时停下来补充给养。于是希特勒重新集合他的大部分军队，仓促向东进发，以致西线空虚。当时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从“阿登战役”中恢复了实力，正准备强渡莱茵河，发动一次和俄国人同样强大的攻势。现在看来，那一次疯狂地调动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横穿德国，从东到西，然后再回到东方，也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第三帝国国内，那却是一次

影响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铁路运输。毫无疑问，它延长了人们苦难的日子。

对欧洲战局的这些变化，拜伦几乎一无所知。他知道得更多的还是太平洋上的战事。不过，讲到麦克阿瑟大规模的菲律宾进军，拜伦主要听到的也只是点滴有关神风队袭击海军舰队的新闻。他还知道英国人正在把日本人赶出缅甸，因为每天都看到一些很单调的报道，叙述战事怎样沿着一条叫作“伊洛瓦底”的江进行，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空中堡垒”B-29正在使一些日本城市燃起大火。但是在拜伦看来，太平洋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占领了硫磺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大约为二万八千人，这座上面建有机场的岩石岛离横滨只有八百英里！这样一来，日本人非停战不可了。

事实上，这时候德国和日本都已做出和平试探，这些试探是微妙的，非官方的，与政府公布的政策相抵触的，并且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那些官方声明中，德国和日本都悍然发出挑衅，说什么已经厌战的敌人即将崩溃。然而，这两个国家现有的空军已经势穷力绌，盟国正在计划用飞机进行屠杀，以便尽快推翻这两个顽强不屈的政府。和拜伦一样，盟国的首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这场战争。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在英美轰炸机对德累斯顿的一次轰炸引起的大火中，死了十多万德国人。

三月中旬，在“空中堡垒”对东京的一次燃烧弹轰炸引起的大火中，死了十多万日本人。

此后，这些大规模的屠杀变成了很不光彩的新闻。不但拜伦，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不要去提到它们，仿佛它们只是当时从远方传来的不太引人注意的捷报。在这些空袭中，死的人比死在广岛和长崎的更多，然而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没有任何新奇之处。据说，战争结束后，希特勒那位精明干练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曾经责备一个美国空军将领，怪他为什么不继续进行像轰炸德累斯顿那样的空袭，说那是结束战争的最好办法，可惜盟军没能够坚持下去。

拜伦也不大重视发动德累斯顿空袭前召开的那一次雅尔塔会议。报纸上都发出欢呼，说这次会议是盟国间友谊的重大胜利。只是又过了一个时期，才逐渐出现了一股表示失望与反对的逆流，人们开始怪罗斯福不该把一些地方“出卖”给斯大林。为了保全美国人的生命，罗斯福很轻易地就用巴尔干半岛、波兰和亚洲一些地方跟斯大林做了交易。斯大林很满意这笔交易，保证让更多的俄国人去送死。当时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形，拜伦·亨利大概也会赞成这笔交易，他只要打赢这场战争，找到他的妻儿，回到自己家里。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要重新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保证：一俟德国覆灭，就去进攻日本。罗斯福不知道原子弹能解决问题，他听到的意见是，进军日本可能要死伤五十万或者更多的人。至于巴尔干半岛和波兰，当时红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那些地方。罗斯福肯定觉察出了以拜伦·亨利为代表的一般美国人的心情：只巴望结束这些苦难的日子，并不关

心外国的地理条件。也许，他已经预见到，现代战争是这样恐怖和不切实际，不久就会归于淘汰，而一到那时候，地理条件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一个垂死的人，有时候会具有精力活跃与头脑机敏的人所没有的那种幻想。

不管怎样，反正痛苦的行程就这样持续下去，到了三月中旬，“梭鱼”号奉命驶回珍珠港。一经抵达那里，它就被编入一个潜艇队，准备装上FM声呐，突入日本海。

- (1) 岛名，美国海军造船厂所在地。
- (2) 1940年4月德军侵入丹麦、挪威，5月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5月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6月巴黎陷落，法国投降。

第九十五章

帕米拉，我亲爱的：

你还记得，你们在莫斯科为招待芭蕾舞剧团举行的狂欢酒会上那位一口气干了一瓶伏特加、还跳舞的陆军航空队将军吗？现在他在马里亚纳群岛李梅的部队里。这会儿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赶着写这封信。他明天要飞回美国，到了那儿就可以把信寄出，否则，我可能要拍电报给你了。我准备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圣迭戈和你会面，同时我还有许多事需要你去办。我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威廉斯上校弄飞机票最有办法，告诉他你是我的未婚妻，他会设法把你送到华盛顿的。

听说，罗达的丈夫愿意把他空出来的公寓租给我，这样可以省得律师们再去办交涉了。我并不计较金钱上的补偿，我给我的律师查利·莱昂斯写了封信，叫他别再为这件事纠缠不清了。所以，就按照彼得斯开的价把那房子给他吧，现在咱们可以住进康涅狄格大街的那套公寓。查利会把租赁手续办妥，让你搬进去。彼得斯挺客气，说要按照你的意思把房子重新装饰一下。

相信再过不久我就可以卸任了，人事局正在加紧办理海上人员的轮换工作。这情形很像一次稳操胜券的足球赛打到最后四分之一场，然后让预备球员大批拥进场子去踢上几脚。我准备申请调回华盛顿工作，那样咱们就可以守在一起了。

我所有可以搬的东西都存在狐狸厅路。如果没猜错罗达的脾气，我相信她已经把它们装箱放到一边了。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公寓里去吧。那儿没地方给我摆书，彼得斯看样子不像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就先让它们留在箱子里吧，我准备去买一些书橱。

顺便提一句，帕姆，一到华盛顿，你就去查利·莱昂斯那里支钱花。不用推让，你不能在华盛顿物价这样贵的地方花光你的钱。去买你需要的衣服，“嫁妆”也许不是一个适当的词，那么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它吧，你的衣服很重要。多年来，你一直是军服和旅行装束。

好啦，瞧我又来谈这一套了。以前你怪我不该老是在信里谈钱的事。我对“爱情这玩意儿”（华伦和拜伦小时候就是拿来形容牛仔电影里那些浪漫的镜头）不是一位能手。这一点我得承认。爱情这玩意儿我确实是从你那儿偷来的，对吗？这是因为，帕姆，我读济慈⁽¹⁾、雪莱⁽²⁾或者海涅⁽³⁾的爱情诗时，会深深感到激动，甚至寒毛都竖起来，然而我却不能表达这些情感，正像我不能把一个女人分成两半儿一样，我不懂得那个窍

门。等到咱们双双脱光了衣服睡在被窝里，那时候咱们就可以谈一谈美国男子那种无法言传的感情了。（你看怎么样？）

我在这里等着吃饭。李梅邀我去赴宴。因为“衣阿华”号现在在国内进行大修，所以“新泽西”号成了我的旗舰，我们的船刚在这里停泊，为的是要添加燃料。这个提尼安岛是塞班岛南海岸以外的一个岩石岛，是一个天造地设的轰炸机场。这个机场大得令人吃惊，据说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B-29轰炸机从这里起飞，把燃烧弹向日本人扔下去。

我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又是仇恨又是崇敬的感情。我曾经指挥轰击硫黄岛的混合舰队。那一次由斯普鲁恩斯将军统率，他派了一些任务给我。我指挥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接连许多天，都在用大炮猛轰那个小岛。我不相信有哪个地方没被我们摧毁。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去轰炸了。等到登陆艇驶到海滩边上，那个岛已经像一座坟墓似的一片死寂。可是接着，我的天哪，日本人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才怪哩，他们一共打死打伤我们大约二万八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那是全太平洋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我的舰艇继续狠狠地揍他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出动了，可他们就是不肯投降。等到拿下了硫黄岛，我相信那岛上活着的日本人不会超过五十个。

就在这时候，他们的自杀飞行员差点儿把我们的特混舰队吓坏了。舰队的士气大为低落。水兵原本以为他们已经打胜了这一仗，没想到这时候会受到这样的威胁。我们的报纸都大骂这些神风队队员，说他们是狂人，是疯子，是吸毒者，诸如此类。这可是胡说八道。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曾经大肆宣传一个叫科林·凯利的陆军航空队飞行员的神话的也是这些报纸，说什么他在吕宋岛外面驾着他的飞机向一艘战列舰的烟囱俯冲。报纸上关于科林·凯利的那场瞎闹曾经轰动一时。其实，根本就沒这么一回事。凯利是在一次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的。日本人当中倒有无数真的“科林·凯利”。神风队飞行员可能是愚蠢的、受了骗的，并且这场战争也不可能由他们打赢，但是年轻人这样甘心情愿殉国，表现出一种悲壮的气概，我怀着哀悼的心情赞叹培养出他们这种人的文化，同时又对这种浪费人力和无济于事的战术表示遗憾。

斯普鲁恩斯还在竭力宣扬占领硫黄岛的必要，但是李梅主张在去东京的中途开辟一个应急着陆场。B-29轰炸机正在成群地飞出去，费兹杰拉德告诉我，进攻硫黄岛后，飞机的损失已经减少，并且空军的士气也已恢复。不管是否值得，反正血已经流了。

我应费兹的邀请，上岸去观看了一次规模最大的B-29轰炸机的出击和返航。帕米拉，那是一幅无法描绘的奇景：接连几个小时，这种巨型飞机怒吼着飞腾出去。我的天哪，美国工厂

制造出了多少飞机，军队训练出了多少名出色的飞行员啊！费兹杰拉德不住口地谈空袭。他说，这次空袭简直要消灭整个东京，那儿是一片大火，那几平方英里的像火柴盒似的房子都要烧光了。他认为，他们大概死了五十万人。

当然，这些“硬毛猎犬”⁽⁴⁾会夸张他们造成的混乱，但是我亲眼看到了那个无畏飞行队的起航，它肯定又像在汉堡和德累斯顿那样掀起了一场“火的风暴”。我听说，那样大规模的燃烧弹轰炸，会吸尽空气中的氧气，那些人即使不被烧死，也都闷死了。到现在为止，日本人还没提起这件事，但是，你迟早会看到许多有关这次空袭的报道。

在这间军官餐室里，我看了一些描写德累斯顿空袭的旧报纸和杂志。德国人大吵大闹。这可妙极啦。我在苏联的服役，让我对戈培尔博士因德累斯顿空袭的痛哭流涕而感到无动于衷。要是俄国人有了咱们这样的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会每星期都去那样空袭德国城市，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们是会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干这种事的，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抵消不了德国人对苏联造成的物质损害与平民死亡的一半。我相信，德国人为了进行报复，或者因为怀疑是游击队员而吊死的俄国儿童，要比死在德国空袭中的全部人数还要多。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怜悯戈培尔那些宣传照片上的一堆堆尸体被烧焦了的妇女和儿童啊，然而，并没有谁叫德国人去听希特勒的话呀。希特勒又不是一位法定的统治者，他只是个单凭说嘴的家伙，可是德国人却偏爱听他的话。他们拥护他，他们掀起一场大风暴，带走了人类社会一切善良的本性。想想我那个出类拔萃的孩子，他为了对此做出反击牺牲了自己。这种情形使我们都变得野蛮了。希特勒是对野蛮行为感到骄傲的，他把野蛮当作一则战斗口号，而德国人也高呼“胜利万岁”⁽⁵⁾。他们继续受骗，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献出自己不幸的亲人的生命。那么，我希望他们为自己元首的苟延残喘而快乐吧。

日本人对待他们所受的惩罚好像态度又有所不同。他们现在的遭遇也是完全罪有应得的，但是看起来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天哪，希望这一切残酷的兽行早些结束吧。

帕米拉，你可曾听到罗斯福在广播里向国会做的雅尔塔会议报告吗？我被那篇讲话吓坏了。他言语模糊，老是把话扯离主题，他好像是病了，要不就是醉了。他为自己坐着说话道了歉，还谈到“我的腿像铁一样沉重”。以前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他的麻痹症。现在，只有一件事会使这次战争发生波折，那就是他一病不起，或者不能视事——好啦，费兹杰拉德将军来了。我们要吃饭去了。原本我没想扯到战争和政治上，可现在再没时间谈情说爱了，对吗？你知道我多么爱你。自从经过中

途岛那场战斗，我以为我这一生已经完了。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看出，我的确已经完了。在作战中我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现在，我又活过来了，或者，等到咱们像夫妻那样拥抱着的时候，我又要活过来了。华盛顿见！

谈不完爱情的帕格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于圣弗朗西斯科美国陆军军邮局陆军航空队第八空军司令部

帕米拉现在比她所想象到的更为快乐，但又十分激动，帕米拉这会儿老是从敞开的窗子里望向外边驶过去的搬运车。这所老式公寓的房子前面，那棵木兰花开得一一片烂漫，在三楼都闻到了它的香气。布满阳光的街道上时时飘过阵风，街对面的学校操场上，黄水仙花坛旁边旗杆上的星条旗徐徐飘舞，那一树盛开的樱花就在旗旁把花瓣儿纷纷洒落下来。又是春天的华盛顿。但是，这一次和以往多么不同啊！

她觉得自己仍旧是半梦半醒的。回到这个繁华美丽、始终未遭战火的城市里；来到这些丰衣足食、熙熙攘攘的美国人当中；在黑压压地摆满了漂亮服装的店铺里购买服饰；在酒馆里吃已经许多年没在伦敦看到过的菜肴和水果；不必再随她那可怜的父亲到处漂泊；不必再担心英国会崩溃；不必由于自疚、悲哀或忧郁而心里难受；一心只想到要和维克多·亨利结婚！彼得斯上校的公寓，它那些宽大的房间和男性喜欢的装饰（除了那间十分花哨的粉红和金色的内室，那间屋子只有窑姐儿喜欢），仍旧给她一种冷漠的感觉。它太大了，并且完全是属于一个陌生人的，里面没有一点儿地方是和帕格有联系的。然而，今天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搬运车到了。两个男人淌着汗，吆喝着，搬进来箱子、文件橱、装货箱、手提箱、纸板箱——后面还有，还有更多的东西，起坐间里都被堆满了。后来罗达来了，帕米拉才放了心。最初，她一直害怕和帕格的前妻一起整理他的东西，她觉得这件事很尴尬。但是现在看来，让罗达帮着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哈里森·彼得斯太太快活得像只知更鸟，穿着一身有点儿像复活节时穿的那种淡色衣服，戴着大绸帽，蒙着面纱，颜色都是跟她的手套和鞋子相配的。她说这就要去参加一个为教会慈善事业举行的茶会。她带来了一份帕格的什物清单，有好几页纸，都是打字机打的。每一口箱子上都标了号码，清单上登记了它里面的东西。“第七号、第八号和第九号箱子不用打开，亲爱的，那里面都是书。那些书无论怎样去摆，他都会抱怨的。再有，让我瞧瞧，第三号和第四号箱子里面是冬天穿的衣服——成套的衣服、运动衫、大衣，这一类东西。它们里面都放了樟脑丸。到了九月里，你把它们晾一晾，再收拾干净，它们就好穿了。你最好暂时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堆在那间空屋子里。那间屋子在哪儿？”

帕米拉觉得诧异，突然问：“你不知道吗？”

“我以前一直没来过这儿。这些东西，年轻人，请你们帮我们搬一下吧。”

罗达做主，吩咐那两个人把一些箱子移过去，又把另一些钉好和捆牢的打开。两个男人一走，她就拿出钥匙来開箱子，一面很起劲地取出帕格的衣服，一面叽里呱啦地谈着：他喜欢怎样洗他的衬衫，他用什么样的干洗剂，等等。她谈到帕格时，有点儿像母亲在给一个出远门的成年的儿子收拾行装，那种将他视为一己私有的亲切神情和口吻使帕米拉深感不安。罗达把他的衣服一件件挂起来时，总是深情地用手抚摩着它们，还谈到这些衣服是在什么地方制的，哪几件是他喜欢的，哪几件是他难得穿的。她两次提到，他腰部的尺寸仍和他们结婚那天一般大小。她很小心地把他的鞋排列在彼得斯摆鞋的橱里。“你永远要把他的鞋擦好，亲爱的。他要他的鞋一点儿也不走样，但是他肯花五秒钟时间去塞鞋楦吗？从来不肯，他才不干这种事呢。一离开海军，亲爱的，你瞧着吧，他就有点儿像个心神恍惚的大学教授。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帕格·亨利是这样的，对吗？”

“罗达，真的，剩下的事我都知道怎么做。我非常感激——”

“哦？那么，好吧，还有第十五号箱子。让咱们来清理一下。你瞧，正像俗语说的，从背上切鲑鱼是困难的。有些东西是我和帕格共有的。我们俩当中，最后总有一个人不能分到它们。这可是没办法的事。像一些照片、纪念品这一类的东西，我已经挑选过了。在我留下的那些东西里，帕格拿走什么都行，我可以拣他不要的拿。再没比我更公平的了，对吗？”罗达向她爽朗地笑了笑。

“当然，不能更公平了。”帕米拉说，接着她又换了话题，“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你是说，你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

“为什么不来呢？”

“这个嘛，亲爱的，跟哈克结婚前，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到他这个单身汉的窝里来，那样会像恺撒的妻子⁽⁶⁾什么的。后来，嗯——”罗达嘴一歪，这时候她突然显得更粗俗和老气，露出了心灰意懒的神情，“我决定再也不去过问他以前在这儿做的事情。要我给你形容一下吗？”

记得为了签那份交换住宅和公寓的合同，在律师事务所里举行的一次时间很短但是令人很不舒服的会上——帕米拉应帕格的律师的要求去参加了，也就是在那次会上，罗达自告奋勇，要来帮助她搬家——罗达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一次是因为彼得斯很轻蔑地随口顶回了她的一句话。

“不，我想不必了吧。”

“好吧。那么就翻一翻第十五号箱子，好吗？喏，瞧这个。”

罗达抽出了一本本照相簿给她看，那里面的照片有的是孩子，有的是亨利一家人以前住过的房子，有的是野餐、跳舞、宴会，有的是帕格在上面服役的舰只，是罗达和他一起在上面拍的，有站在阳光下炮架旁边的，有立在舰桥上的，有在甲板上散步的，或者是和指挥官在一起的。还有两口子装在镜框里的照片——有年轻的，有不太年轻的，有中

年的，但神情都是那么亲热和快乐，照片上的帕格，往往是那样半赞赏半顽皮地瞅着罗达，他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明知道他妻子的弱点，但仍旧爱她。帕米拉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她是横插进维克多·亨利晚年生活的一个年轻妻子，无论亨利跟谁共同生活，管谁叫妻子，但他的生活重心永远落在这个女人身上了。

“喏，就比如这一本吧，”罗达说时，把那本皮封面的华伦的照相簿摆在一口箱子上，一页页地翻过去，“老实告诉你，我对这一本很难做出决定。我以前当然没想到要把这些照片分成两份儿。也许帕格会难受的。这我不知道。我喜欢这本照相簿。原本我是为他贴的，可是他对这件事一个字也不提。”罗达冷峻闪亮的眼光向帕米拉瞟了一下：“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人难以捉摸的。也许，你已经发现了吧？”她很小心地合上了那本照相簿：“好吧，就这么办吧。如果帕格要的话，他可以拿去。”

“罗达，”帕米拉觉得这句话不大容易说出口，“我想他不会要你放弃这些东西的，再说——”

“哦，还有呢，还多着呢。我有自己的一份儿。三十年来，收集了多少啊！你真的不必提到我放弃的东西，亲爱的。这么着，现在咱们去看看哈克的老巢，好吗？这件事做完，我就要玩去了。你有一间像样的厨房吗？”

“非常好的厨房，”帕米拉急忙说，“从这儿走。”

“你肯定嫌它肮脏。”

“嗯，我确实需要把它稍微洗刷一下。”帕米拉紧张地笑了，“是单身汉嘛，你瞧。”

“是男人，亲爱的。但是，陆军和海军是有一些地方不同。我发现了一点。”帕米拉给罗达领路，试图悄悄走过那间门紧关着的粉红和金色的房间，但是罗达推开门走进来。“哦，天哪。这是一间新式妓院嘛！”

“稍微花哨了点儿，对吗？”

“真叫人恶心。你为什么不关照哈克，把它重新装修布置一下？”

“哦，还是索性把它锁起来更省事。我不需要它。”

整个一堵墙，装的都是可以横推过去的镜子，镜子后边是长长一溜儿壁橱。两个女人并排站在那儿向镜子里望，彼此对着镜中的影子说话：罗达俏伶伶地穿着一身春装，帕米拉穿着一件素色罩衫和一条直筒裙，看上去帕米拉像是罗达的女儿。

我不需要它，这也许是帕米拉信口说的一句话，也许她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罗达无言对答。她们俩在镜子里对了眼光。沉默延长了。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于是这句话就显得更加严肃，也更加不得体。帕格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这句天真的自白，可以被引申为以下的意思，而且确实是真话：我要跟帕格一块儿睡，和他一起住在那间屋子里，那儿有足够我们俩用的壁橱。我不需要另一间屋子，我太爱他了，

我要待在他的身边。

罗达的嘴大大地歪到一边。镜子里，她的眼光显得那么冷漠和忧郁，从帕米拉的脸上转过去看那间花哨的房间。“我想你是不会需要的。我和哈克分住两间屋子，相当方便，瞧我又把话扯开了，对吗？好吧，瞧瞧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回到起坐间里，她向窗外望出去，说：“你们这面朝南。这可真舒服。一棵多么美的木兰啊！还是这些比较老式的公寓最好。那个学校操场不太吵吗？当然，这会儿是下课的时间。”

“我没注意到。”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降半旗吗？”

“是吗？真的。半小时前还没这样。”

“真的吗？”罗达皱着眉头说，“也许，是什么和战争有关的事情吧？”

帕米拉说：“我去开收音机。”

收音机响了，叽叽喳喳地说话，那是在给鸿运牌香烟做广告。帕米拉换了一个电台。

“……斯通大法官现在去白宫，”报告员柔和悦耳的声音和职业性装腔作势的口气里流露出真挚的情感，“主持哈里·杜鲁门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罗斯福夫人即将飞往佐治亚州温泉——”

“上帝保佑，这说的是总统呀。”罗达吃惊地说。她一只手托住脑门儿，把帽子碰歪了。

新闻很简短。总统在佐治亚州他的休假别墅里突然中风逝世。全部经过就是这些。报告员没完没了谈下去的都是有关华盛顿的反应。罗达向帕米拉做了个手势，叫她关了收音机。她一下子坐倒在一张扶手椅里，两眼直瞪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死了，哎呀，看来这个世界完了。”她的声音很沙哑，“我见过他。我去白宫赴宴，就坐在他身边。他是一个多么风趣的人啊！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几句话。他说：‘配娶您这样美丽的妻子的人并不多，罗达，可是帕格他配。’这就是他说的。你知道，他说这种话只是为了要讨我欢喜。可是，他的确是那样瞅着我，就好像真的是那样想的。死了！罗斯福！这场战事怎么办呢？杜鲁门是一个毫无威望的人呀。哦，这真是一场噩梦啊！”

“太可怕啦！”帕米拉说，她很快地重温了一下全球战略，以确定这件事会不会延迟帕格回华盛顿的日期。

“哈克说，他还留下了一些酒在这里。”罗达说。

“有很多酒。”

“咳，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去参加那茶会了。让我痛痛快快地喝几

杯纯威士忌好吗，亲爱的？喝完酒，我就回家。”

帕米拉在厨房里斟酒的时候，听见了哭声。她赶快回到起坐间里。罗达坐在几个空箱子当中，眼泪直往下淌，帽子歪在一边，华伦的照相簿在她的膝上摊开着。“这个世界完了，”她伤心地说，“它完了。”

- (1)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
- (2) 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 (3)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
- (4) 美国俚语，指航空母舰上管理飞机的水手。
- (5) 原文是德语。
- (6) 相传恺撒疑其妻庞培娅与克洛狄斯有染，并无确证，竟休弃了庞培娅。

第九十六章

悲惨的结局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片刻的欢乐

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死讯传来，当时我正在视察柏林防务，主要是去替施佩尔调查破坏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刚一回到地堡，我就听到欢呼声响彻长长的楼梯。我走进去，正碰到那儿在开庆祝会：香槟、蛋糕、舞蹈、音乐、兴高采烈的祝酒，应有尽有。在一片欢腾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儿，乐陶陶地笑着看向大伙儿，右手紧握着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尔不惜降贵屈尊，走过来迎接我，他一面蹒跚地走着，一面挥着一份报纸。“今天晚上，瞧这儿人人喜气洋洋，我的好将军！局势终于发生了大转变！那条疯狗死啦！”

就是为了这件事举行宴会。现在德国期待的转变到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正在重演，俄国女皇的暴死解救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危难，这一切又重见于一九四五年。星象学家的话可真应验了。他们早就预言，德国在四月中旬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用说，俄国军队正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沿奥得河集结，有一个地方距离地堡只有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易北河挺进；南方英美联军正突破我们意大利的防线；另一支由科涅夫统率的俄国大军在巴尔干半岛苦战，企图比朱可夫和美国的军队更快地抵达柏林；而炸弹则日夜不停地从整个柏林上空像雨点般落下来。我国的军工生产实际上已经停顿，我们各地军队的汽油和弹药即将用完。从东西方逃来的千百万难民堵塞了各条公路，以致武装部队都无法调动了。党卫军经常命令这里或那里的火车调轨，这阻碍了铁路运输。然而，以上这一切在总理府底下的水泥“鼯鼠洞”的氛围中又算得了什么呢？那儿已经变成了梦乡与幻境，任何可以寻找来宽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嘘成一个“大转变”，虽然它们不能像罗斯福的死讯那样带来片刻的欢乐。

第二天，红军占领了维也纳，这件事多少使大家泄了气。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施佩尔正坐在那里谈破坏柏林这一严重问题的时候，纳粹劳工阵线首领莱到了，他兴冲冲地宣布，说一个什么德国不知名的天才刚发明了“死光”！制造这种“死光”，跟制造机枪一样既简单又便宜。莱已经亲自看过了计划，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已经为他检验了这种武器，只要施佩尔立即将这种武器大规模地投入生产，就会给战局带来一个大

转变。施佩尔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当场委任莱为“死光制造局局长”，赋予他征用所有的德国工业，以施佩尔的名义去制造这种神奇武器的权力。莱高兴得一路胡言乱语，走了出去。于是我们又重新去讨论那个伤脑筋的问题。

这些彻头彻尾是鬼话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施佩尔感到难堪，自从我当上了他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联络官后，也使我感到难堪。一些将军、厂长、政界中的头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会走过来，用臂肘儿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现在该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时候了吧？什么时候使用它？”我的妻子，这位将门之女和地道的军人之妻，也忧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戈培尔还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传播的方法来宣传这种恶毒的幻想，那只是为了使人们继续流血，让纳粹的“癌症”继续扩散。

党独揽一切

到了一九四五年，“癌症”已经扩散到了祖国各地。党内像莱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与军事机构。武装党卫军已经变成一支对立的军队，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装备一起吸收了去。一月时，希特勒竟然派海因里希·希姆莱去指挥维斯瓦河方面的集团军，迎击红军突破北方阵线后发动的正面攻势。结果当然是遭到一场惨败。希姆莱指挥作战的办法是枪决那些无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绝望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将领。后来，他更是发出恫吓，要连那些将领的家属也一起枪决。在他管辖的地区，桥上和村里到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的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能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才被揭露，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希特勒才派海因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懦无能的坏蛋，可惜已经为时过晚。可是，这时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纳粹本色。美国人在一次神出鬼没的突击中占据了雷马根桥，希特勒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施佩尔与希特勒

自从当上了施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的考验达到了极限，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处于施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政策”，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部队撤退时，都应炸坏桥梁、铁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水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炸毁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水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施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强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施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像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感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恪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连哄带骗，终于让希特勒撤销了这些命令，他说服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的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进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派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像施佩尔一样，我也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时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地堡以外的可怕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像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要求我们对他的矢守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

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高统帅部。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交通全部切断了。因此我们作战的方向将有一次九十度的转变，我们今后不是在东西两线迎敌，而是要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当时已经无法用言

语来表达这一切悲伤与恐怖，所以，我没看到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爆发”，经过了这一件事，希特勒就决意死在柏林，不再飞往上萨尔茨山，去南方据点继续指挥作战了。

在一篇分析柏林之战的文章中，我很详尽地描写了二十二日由于影子攻势“施泰纳攻势”引起的一些事。这一次，希特勒再也不能被几句安慰人的谎话哄过去了，因为俄国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总理府内，震撼着地堡。他曾经命令党卫军将军施泰纳从南面郊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参谋人员仍旧花言巧语地安慰他，说攻势正在进行中。于是，他就追问，施泰纳哪儿去了？为什么俄国人还没被打退？

希特勒最后得知真实情况，知道并没什么施泰纳的进攻，他愤怒发狂，那情景非常可怕。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谁都没法儿把那情形原原本本地写下或说出来。那好像是一座垂熄的火山的最后一次爆发。经过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他只留下了我后来亲眼看到的那个烧剩下的僵死的躯壳。连续三个小时，他一直狂喊乱叫，骂他周围那些人阴谋背叛，庸懦无能，害得他无法发挥他的天才，最终打输了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他当场做出了自杀的决定，此后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张了。结果是，第二天就有大批的人离开地堡。约德尔和凯特尔到西北会见邓尼茨，多数的纳粹党人都星离雨散，向西跑到这个或那个洞里各自逃命了！⁽¹⁾

和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谈话

二十四日，我又会见了希特勒一次。在这段时间里，情况正变得十分混乱。人事秘书博尔曼这个跟希特勒形影不离的令人厌恶的家伙，拍给我一份紧急电传打字电报，命令我去总理府报到。当时俄军已经将那座城市包围，天空中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大炮闪出了一圈圈灿亮的火光，但是你仍旧可以凭运气趁黑夜飞越他们的前线，在点有红灯的东西轴心大街离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着陆。当时我也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那飞行员竟把这种事看作闹着玩儿的赌博。他弄到了一架鸫式小型侦察机，把我送到了那里，然后又把我带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怎样在俄国人照明弹的绿光中从勃兰登堡门上空飞了进去。这里我顺便提一句，那个飞行员现在已经成了慕尼黑一位颇有声望的报刊发行人。

希特勒在他的私室内接见我。他详细地问了我邓尼茨在普伦的司令部的情况、他的参谋人员的工作效率、那地方和南方的通信联络以及邓尼茨的精神状态，等等。可能他正在遴选继承人的问题上做出决定。那时候凌晨一点钟已过，我困倦得要死，可是他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谈下去。他的眼睛变得呆滞了，脸上颜色惨白，映出了青紫色的条斑。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佝偻着身体，左手转动着一支粗短的铅笔。

他那双眼睛在眉毛底下向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就在那一天，施佩尔已经向他承认，说过去几个月里都在故意违反他的命令，不去进行破

坏工作。“这件事你也有份儿，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说这话时口气凶狠粗暴，又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在那令人难受的片刻，我猜想这次我是被召唤来枪决的，因为我知道许多战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怀疑施佩尔是否还活着。接着，希特勒又说下去：“但是，我赦免了施佩尔，因为他对德国有过一些功劳。我也赦免了你，因为虽然你有着那该死的坏种的劣性，虽然我一再看到你犯错误，但是总的来说，你还是一个忠诚的将领。”

这些话一扯开了头，希特勒就慷慨激昂地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责怪德国参谋人员打输了这场战争。他这人根本不会跟人交谈。他只会说一些独白，每逢人家提了一句，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下去，像是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又像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一整套节目。因此，尽管他有机灵的头脑，会说粗俗的笑话，然而正像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你和他在一起时总会感到十分沉闷无聊。

他开头时着重指出，自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就开始出卖他，欺骗他，拆他的台。此后他一直自言自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重复了他最喜欢对将领们发的那些牢骚：从布劳希奇和海德尔谈到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所有这些倒霉的家伙都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罪责。要不是因为我们参谋人员工作无能，存心背叛，他那伟大的战略，像他所形容的那样，就不可能失败。凡是曾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的问题，到后来证明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将领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入侵波兰，进攻法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命令在俄国境内死守，凭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列举的所有次要的战术上的争论，以及随后遭到的挫折，直到这一次施泰纳的反攻。

那是我对“军事领袖希特勒”的最后印象——一个狂想症患者，坐在俄国人的炮弹震撼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里，唠唠叨叨，第一千次解释：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是怪所有的人不好，只有他自己没错，他这位自始至终运筹帷幄的独裁者从来就没犯过一次错误。

在战后发现的那一份文件里，也就是在他最后立下的那一份遗嘱里，他责备犹太人不好，他愤慨地指责我们参谋人员。但是，直到最后一息，有一件事是完全明确的：他，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犯过一次错误。

积年累月的撰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我相信，通过军事分析，我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人物的一些特点做出了应有的评价。一般追叙希特勒事迹的著作到后来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论点，这是因为描写“希特勒”的作者都把他当作同一个人。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并不是同一个人。

早期的希特勒像我前面所描写的，无可否认，是“德国的灵魂”。他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要占有更优越的地位，要维持健康的德国文化不受任何“毒素”的污染，包括亚洲的共产主义、西方的唯物主义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的犹太教-基督教道德观的虚弱与消极的方面。他的国内政策带来了繁荣与安定。他的外交政策折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最近战胜我们的这些国家。他率领我们投入战争时，

我们的参谋人员曾提出警告来反对，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就绪，但是我国赢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我承认，他在军事战略方面既敢冒险又会掌握时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然而，后期的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出生了。这是另一个人，是一个疯狂的怪物。随着此后遭到的挫折，越来越可以看出他是这样一个怪物。那个早期的希特勒的光辉消失了，他自己彩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一个个地脱落了，他终于堕落成为我最后在地堡中看到的那个精神沮丧、言语模糊的家伙了。

对这个人物做出我个人的最后评断时，我必须屏除军事历史学家评判人物时所抱的超然态度，倾吐几句出自一个军人心底的话。

他采取那种自裁的方式，暴露了他的本性。一个将军可以在一次战争结束时伏剑捐躯，一个船长可以随同他的船只葬身海底，但是一位国家元首就不同了。在祖国遭受最大苦难的时刻，他放弃了他的职责，把他的灾难和罪责留下来让他人去消除，枪杀了他的狗，毒死了他的情妇，用枪口去寻找忘川^②。难道这是一位国家元首在战争时期应做的事吗？那些为他辩护的人管这种自杀叫作“罗马式的死”。其实这只是一个癫狂懦夫的死。

拿破仑战败后，他表现出的那种作风不愧为一位国家元首。在过去二十年内，他也曾用鲜血染红了整个欧洲。然而，这时他面对着他的胜利者，接受了他们给他的判决，为法国洗清了他所犯的罪。他是一个军人。而希特勒不是，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谈到自己在战壕中的功绩。

不分青红皂白的纽伦堡审判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敌人由于未能把希特勒捉到手而积忿难消。这是一出为了复仇而忽视了公理的丑剧，它为了一个人的逍遥法外而处罚了全国的人民，绞死或监禁了那些因为荣誉而必须服从他的将领。如果希特勒下野，让邓尼茨投降，自己归案，以此平息那些胜利者的愤怒，这种英勇高尚的表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的过失。如果他这样做了，我现在也就不会在一间牢房里写这本书。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作为煽动群众的能手，希特勒凭诈术掌握了全德国的大权。然后，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

盖棺定论

我们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它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无论我们遭到多么惨重的失败，日耳曼精神还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要运用现代的战略，要拥有足够的能源，都得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分裂上，而这是德国的一个科学发明。美国人能够独步月球，这是因为利用了一个经过改进的德国V-2火箭做推进器才到达了那里，是实现了一项德国人制订的计划。苏联用以控制欧洲的红军的方法，是仿效德国制度组织的，是采取德国方法管理的。被掠夺去的德国科学技术充实了俄国，使它能

用配备有原子弹的洲际导弹与美国抗衡。

在国际政治方面，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包括其革命的平均主义的宣传、恐怖装置以及一党专政等，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潮流。它影响了俄国、中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许，这是丝毫不值得夸耀的事，然而，实际情形确是如此。

在艺术方面，西方那些将形式与美观滥加歪曲的人，只不过是模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先锋抽象派和腐朽的作品而已。现在他们所做的，没一件不是我国小有才能的颓废派在半个世纪前希特勒执政的那段混乱时期里已经做过了的。

无论在我们取得的胜利方面或者在我们的悲剧方面，我们德国人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起带头作用。虽然我们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英勇尝试遭到了失败，但是我们向大西洋、伏尔加河、高加索等地的伟大进军，将在战史中永放奇光异彩。

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一件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我们国家的力量鼎盛的时候，我们仅仅为了一个普通的懦夫，竟拿我们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狂赌，并为此耗尽了一切力量。拿破仑安息在荣军院内建筑宏伟的坟墓里⁽³⁾，那儿成了全世界的人参拜的圣地。希特勒最后在汽油的火焰中烧成了一团焦烂的尸体。只有莎士比亚能为他写下恰如其分的碑文：

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⁴⁾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说法，早期的希特勒这位“杰克尔博士”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之前一直是位完人。只是到了那里，他才变成了“海德先生”⁽⁵⁾。我相信这是隆的看法。斯大林格勒战役于一九四二年开始。然而，早在那以前，希特勒就已经率领他的人民犯下了那些罪行，以致纳粹德国遭到全世界的唾骂。当时他还在打胜仗。而照隆的说法，则是直到开始打败仗的时候，他才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怪物”。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麦克白》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 原文是法语。

(2) 希腊神话中地狱里的一条河，死者饮了河水会忘去往事。

(3) 拿破仑1821年死于被放逐的圣赫勒拿岛，其遗骸1840年迁葬于巴黎的荣军院。

(4)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一幕第四场：

(5) 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都是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幻想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杰克尔博士是一个道德学问受人尊敬的人，但他的化身海德先生却禀赋了一切恶劣品质。

第九十七章

最使帕格·亨利吃惊的，是看见总统站起来了。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会见罗斯福座位上的一个矮小的新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何况杜鲁门还在那张桌子（它上面那些熟悉的乱糟糟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周围走来走去，那情景更给帕格添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历史潮流正在滚滚向前，而他却留在过去的岁月里，现实正在变为梦境，于是这个态度傲慢、个子矮小，穿着双排纽扣上衣，打着颜色鲜艳的蝴蝶结的“总统”，就有些像一个冒充的人物。哈里·杜鲁门热情地跟他握手，吩咐秘书等贝尔纳斯先生一到就揷铃通知他，然后他请帕格坐下。

“我需要一个海军副官，亨利将军。”他的声音又尖又高，听起来是那么严肃认真，他的口气平淡，是中西部美国人的口气，跟罗斯福那种圆润的哈佛大学声调相比，它完全代表了美国的另一个极端。“瞧，哈里·霍普金斯和莱希将军都推荐你了。你乐意担任这个职务吗？”

“非常乐意，总统先生。”

“那么，你被聘定了。咱们这笔买卖谈妥了。希望这个办公室里所有的交易都能这样简单。”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不大自然的短促笑声，“再说，将来免不了总会遇到这种情形，军方和总统会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将军。所以，咱们先来把事情谈开。你准备为谁工作——为我，还是为海军？”

“您是我的总司令。”

“好极了！”

“但是，如果您和海军的看法不一致，我认为您错了的话，那我可得向您指出。”

“好吧。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但你要记住这一点：军方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杜鲁门为加重他的语气，使劲把双手向下一落，“可不是，我宣誓就职的第二天，三军参谋长向我简单地汇报了战局。他们说，再过六个月可以战胜德国，再过一年半可以打败日本。可是，现在希特勒这老家伙已经死了，或者逃了，关于投降的谈判正在进行，这都是三个星期内发生的事。啊？你怎么说？有关太平洋的战局，三军参谋长也会把时间估计得那么远吗？你是刚打那儿来的。”

“您说的好像是陆军的估计吧。”

“那么，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我是一个野战炮兵⁽¹⁾。”

“麦克阿瑟将军主张进行长期陆地作战，总统先生。但是，潜艇的封锁，再加上空军的轰炸，可以比这更快地迫使日本人投降。”

“可是，他们在冲绳打得挺凶哩。”

“他们确实打得挺猛，但是他们需要耗尽作战需要的一切物资。”

“咱们无须进攻本州岛吗？”

“我是这样看的，总统先生。”

“那么咱们不需要俄国人的帮助来结束这场战争吗？”

“是的，我认为不需要了。”

杜鲁门双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直瞪瞪地瞅着这位将军。帕格用那几句简短而有把握的话不假思索地答复了对方单刀直入的追问，他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应付方法。这个人的作风跟罗斯福完全是两样。罗斯福总是自己先说，或者逗帕格说几句轻松的笑话，再问问他家人，使他不再感到拘束，觉得他们可以闲聊上一整天。杜鲁门仿佛是一位新来的舰长，由于长相和态度都不相同，显得不大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是，无论这个职位他担任多久，他永远也不会拥有罗斯福那种崇高的威望。看来这一点很明晰了。

“好吧，我希望你说得对。”杜鲁门说。

“我可能和三军参谋长同样是错误的，总统先生。”

“还有留在中国的那些日本大军怎么办？”

“那个嘛，总统，您只要割了章鱼的脑袋，它的肢体就僵了。”

总统露出一个自然的笑容，使他呆板的表情显得温和了，紧闭着的那张嘴也咧开了。他双手勾着脑袋向后一仰，说：“我说，那些俄国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将军？你被派到那儿去过，他们怎么不遵守自己的协定？”

“什么协定，总统？”

“喏，任何协定。”

“根据我的经验，他们一般是遵守协定的。”

“是吗？那你在这一点上就完全错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那是一次很庄严的承诺。可是现在他们正在精心挑选全部的候选人，准备强行捧出他们那个卢布林傀儡政府。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你可以想象，是因为他们有军队占领着波兰。丘吉尔竭力反对这件事，我也竭力反对。上星期我向莫洛托夫谈到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人跟他这样谈过话。我说：‘遵守你们的协定，就不会有人跟你这样谈话了！’”

这时候杜鲁门的表情和谈话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听他这样谈话时，帕格·亨利一刹那想起：苏联境内遭到破坏后留下的废墟，他和叶甫连柯将军做的几次旅行，斯大林格勒的断壁残垣，那些烧毁了德国和俄国的坦克，还有那些尸体。他还想起了：他怎样设法跟俄国人打交道，跟他们喝酒、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哈里·杜鲁门是一个实心眼儿的密苏里州人。他以为其他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也是一向安居乐业、

从未遭到轰炸和入侵、只知道实心眼儿办事的密苏里州人。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裂缝。罗斯福知道有这个裂缝，长期以来弥缝了它，这才能够打胜这场战争。也许，此后美国再也不能和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了。

“总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俄国专家们给您出主意。我不是俄国专家。我也不知道《雅尔塔协定》的措辞。对俄国人来说，《协定》的措辞里只要有一个漏洞，他们就会把一辆卡车开过去。在这一点上，您是可以相信的。”

电铃嗡嗡响了，他们听见一个人说：“贝尔纳斯先生到，总统先生。”

杜鲁门站起来了。帕格又是一阵惊讶。对这种情景，他需要时间去逐渐习惯。“听说，你刚结婚。”

“是的，总统先生。”

“我想，你需要几周假期去度蜜月吧。”

“总统，我准备这会儿就报到。”

他又那样笑了笑。罗斯福那种举世闻名的笑容要比这更加动人，但是帕格开始更喜欢杜鲁门的笑。它是那么真挚，丝毫没有故作谦虚的意味。瞧，他只是一个朴实又能干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位总统，这一点单从他充满自信和毫不矜持的微笑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还有点儿不大习惯总统的职位，这可以说是一个可爱的地方。“那敢情好，非常好！越早越好！你新婚的太太是华盛顿人吗？”

“不，总统。她是英国人。”杜鲁门眨巴了一下眼睛。“她父亲是英国随军记者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啊，对啦。是那个胖子！他有一次访问过我，他那篇报道写得很真实。他是在北非殉职的吧？”

“是的。”

“我期待见到你太太。”

帕米拉摆弄着她的手套，在她的那辆老道奇牌汽车的附近，在阳光下沿着郁金香花坛走来走去。几个穿制服的白宫警卫一直看她摇摇摆摆地走着，等她拿手套向那位将军一挥手，他们都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了。她亲切中微露出探询的神气。

“现在到哪儿去呢？”他问，“到你们大使馆里去参加那个会吗？”

“如果你有空的话，亲爱的。如果你高兴去的话。”

“咱们这就去吧。”

她仍旧那样急急地把车开出了大门，向北行驶，一再在康涅狄格大街的那些交通灯前面突然刹住，接着又猛地冲出去。往来车辆很多，从敞开的车窗外涌进来的汽油烟味呛得人透不过气。这时维克多·亨利又感

觉到，自己被留在过去的岁月里，康涅狄格大街上，有哪一样东西变得跟一九三九年不一样了呢？富兰克林·罗斯福使战争始终不曾影响到这条大街、这个首都、这片国土。像他这样的成功，是不是过犹不及呢？瞧这些人，无忧无虑，驾着汽车行驶在康涅狄格大街上，他们对战争有丝毫的体会吗？俄国人就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未来需要的是对战争最坚定的现实主义。

“你的想法只值一便士。”帕米拉对默不作声的丈夫说，她在杜邦环形街驾着车像大耳朵野兔乱窜似的冲过了刚要亮的红灯。

“我可要向你多讨几便士。你再说给我听听，大使馆里开的是什么会。”

“哦，不过是一个小招待会。参加的有我们记者团里的，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还有其他这一类人。”

“可是，为什么举行这个会？”

“老实告诉你吧，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炫耀一番。”她向他斜瞟了一眼，“可以吗？我的朋友多数都去。哈利法克斯夫人很想见你。”

“好吧。”

帕米拉一边开车，一边拉住他的手，微凉的手指和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你瞧，并不是每个英国小妞都能给自己弄到一个美国海军少将的。”

“同时是总统的海军副官。”帕格终于把这句瞒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要是换了罗达，她这会儿早就问了。

他的那只手被握得更紧了。“原来，刚才就是为了这件事。你高兴吗？”

“这个，又像从前那样在军械局和舰船局之间做出选择。你更喜欢这个。所以，我和你一样。”

“他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他不能跟罗斯福相比。可是，罗斯福死了，帕米拉。”

维克多·亨利这次来，显然是为了在会上让人们看一看。帕姆手搭着他的胳膊，在使馆花园里走来走去，把他介绍给大伙儿。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呼他时都尽量装出英国人那种冷淡的神气，故意不去盯着他看，也不向他问话，但是他仍旧觉出所有的眼光都在打量他。三十年前，罗达也曾把她这个海军学院的橄榄球后卫拖去赴她斯威特布赖尔同班生的午餐会。有些情景并没多大改变。帕米拉穿着一件印花上衣，戴了一顶车轮帽，看上去十分动人，但她那扬扬得意的神情使帕格觉得有些可笑，又有些愁郁。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不过他本人没察觉到，他被南太平洋的太阳晒黑了的脸，白色军服上一排排褒奖战功的勋章绶带，给大家留下了多么好的印象。

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夫人在他们的客人当中热情地张罗。帕格一直注

视着这位身材颀长、秃了顶、带着忧郁神情的人，他知道他从慕尼黑暴动失败，到大战爆发，很多时候在跟希特勒打交道。这位历史人物这会儿站在那里，端着一杯酒，和几位女士聊天。哈利法克斯勋爵触到了帕格的眼光，一直走到他跟前。“将军，我记得，很久以前，萨姆纳·韦尔斯就向我谈到了您。一九三九年，您和贵国总统派去试探和平可能性的一位银行家见过希特勒，是吗？”

“是的。那时候我是驻柏林海军武官。我担任翻译。”

“他这人可不容易对付，对吗？”哈利法克斯郁郁不乐地说，“好在，我们总算把他除掉了。”

“他会在战前就被我们及时阻止吗，大使先生？”

哈利法克斯露出沉思的神情，但接着就直截了当地说：“不会！丘吉尔在这一点上估计错了。我们的确犯了错误，但是考虑到我国人民和法国人当时的心情，要阻止他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战争已经是过时的了。”

“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帕格说。

“当然是错误的。帕米拉是个可爱的妻子。向您祝贺，祝您好运。”哈利法克斯跟他握手，带着倦容微微一笑，就走开了。

在驱车回公寓的途中，帕米拉说：“哈利法克斯夫人说你简直是一头羔羊。”

“这是一句好评吗？”

“这是授给骑士的爵位。”

回到彼得斯的公寓里，帕格洗了一个淋浴，后来闻到了从卧室敞开的门外飘进来烤肉的香味，他穿了一条宽大的灰色旧运动裤，感到很满意，然后再穿上白色开领衬衫和褐红色套衫，趿着鹿皮鞋。这是和平日子里他下班后习惯的打扮。他听见杯子里的冰块发出叮当声。在起坐间里，帕米拉穿着家常衣服，系着围裙，把一杯马提尼酒递给了他。“天哪，看见你这副打扮我真不习惯，”她说，“看上去你只有三十岁。”

帕格哼了一声。“可我已经不像三十岁时那样顶用了。”他说时端着他那杯酒坐下了。这是有关床第之间的一句暗示：他对此感到非常快乐，希望她也如此。但是就新婚夫妇而言，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的答复是在嗓子眼儿里笑了一声，然后在他脖子上吻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们已经面对面坐在吃早餐的那个角落里，他们总是在那儿吃饭，因为餐厅里太空洞了。他们喝了红葡萄酒，津津有味地吃着菜，说了许多蠢话和明智的话，大笑声几乎没停过。帕格每逢这种时刻，对战事的结束倒也能淡然置之，但在其他时候，则会因为担心自己解甲过早而感到不安。

电话铃响了。帕米拉走到起坐间里去接电话，回来时带着一副非常严肃的神情说：“是罗达打来的。”

维克多·亨利立刻想到了这个可怕的念头：是有关拜伦的坏消息。他慌忙赶出去。帕米拉听见他说：“我的天哪！”接着又说：“等一等，让我去拿支铅笔。好，说下去吧……记下了。不，不，罗达。这件事得由我亲自处理。当然，我会让你知道的。”

帕米拉站在门口。这时候他又拿起了电话听筒，去拨号码。“亲爱的，什么事情？”

他一句话不说，把电话留言簿上潦潦草草写的几个字递给了她。爱尔福特陆军医院为被德国人拘禁的娜塔丽·亨利治疗营养不良、斑疹伤寒，病情险恶。德国的美国红十字会。

三天前，在关岛海外，拜伦收听到了福克斯节目⁽²⁾里广播的电报。当时几艘上面装有FM声呐的潜艇正驶向关岛水域，准备进行最后训练，然后参加一次“狼群”突入日本海的行动。此后无线电里就沉默了。那三天对拜伦来说是漫长的。潜艇驶进关岛时，只见这个重峦叠嶂、像花园般美丽的岛上都是新铺的公路和海军建筑，拜伦在前甲板上踱步，菲尔比则在指挥潜艇靠岸。拜伦不等“梭鱼”号系好缆，就跳过去，穿过并排泊着的潜艇的甲板和舷门，匆匆赶到后勤办公室。他没收到电报，也没办法很快和他父亲取得联系。“您不妨试着拍一份私人电报，”一个热心的值日军官说，“不过我们这儿已经积压了许多急电和军情优先电报。神风队在冲绳闹得乌烟瘴气。也许，普通电报再等上两个星期也排不上队。”

可是拜伦仍旧去发了以下这份电报：

发件人：“梭鱼”号艇长

收件人：人事局

维克多·亨利少将亲启，路易斯有无消息？

文书军士把舰队军邮发来的信件送到了他的舱房里。在公文函件中，夹了一封梅德琳的来信。这可是一件跟日全食同样罕见的事，平时拜伦会立马撕开那封信，但是这一次他一心一意地去处理艇上的文书，这样找一些工作做，就好像服阿司匹林药片一样，是为了缓解他的激动心情。

路易斯有无消息？

不管娜塔丽的消息多么令人担心，但她毕竟是好好地活着，而且是在美国人的照看之下。他的儿子音讯全无，这件事更使他心里烦急，因为孩子已经明确不在娜塔丽身边。单是德国人的囚禁已经害得娜塔丽“营养不良，患斑疹伤寒”，住院治疗。一个三岁半的孩子，会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儿呢？

在军官室里，他吃得那么少，显得那么愁郁，他的几个同事都不住地交换眼神。吃完了饭，他把自己关在舱房里，去读梅德琳的来信。

亲爱的勃拉尼：

原谅我没来看你。我原先打算趁你的潜艇进行大修的时候去圣弗朗西斯科的。真的，我是这样打算的。我这样筹划过，可是现在我过的是一种十分奇特和复杂的生活。从这里发出去的信都得经过检查。对此我不能多谈什么，而且连出进都不那么简单。同时西姆夜以继日地傻干，我觉得留下他一个人不太好，所以一混就把这件事丢开了。我身体不错，一切都好。如果你要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目前不会要孩子。只要我们还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可怕的山上，我就不打算要。

现在来谈一谈爸爸和妈妈的事吧。我打算去圣弗朗西斯科，主要就是为了把这些事跟你敞开谈一谈。你那样偏听和固执，真叫人心里难受。爸爸刚回到华盛顿，是的，他是去和帕姆·塔茨伯利结婚的，婚礼很简单，没惊动人。我本来打算飞到那里去和他聚一聚，可怜的孤寂的人啊，但是很不凑巧，没成功。我只希望她能使爸爸生活幸福。如果她真的爱他，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她不会使他生活幸福。年龄的差距没什么关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你对这件婚事生气，显然是很愚蠢的。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让我在这里把它们讲出来吧。你记得弗莱德·柯比那个你在柏林经常见到的大个子工程师吗？喏，后来他在华盛顿有了工作，他和妈妈就在那两年里做出了一些荒唐事。你感到意外吗？这是事实。妈妈写信给爸爸，提出了离婚。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是华伦去世后，她又收回了这个提议，他们俩就那样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了。后来，爸爸去俄国，她和彼得斯上校大谈恋爱，事情就这样闹得不可收拾了。他们俩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事，我不知道，也不打算多管。妈妈现在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但是爸爸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是没有事的，再说即使有什么事，我也不会责怪爸爸。天哪，瞧你怎么啦？这是战争年代嘛！我知道他没这种事，因为他在苏联的时候，彼得斯上校正在热恋妈妈，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喝得大醉，妈妈完全糊涂了，语无伦次，就把秘密都泄露出来了。她说，她太伤害爸爸的感情了，即使爸爸始终忍耐下去，一直不去责备她，甚至绝口不去提柯比，可是他们的夫妇关系已经完了。老实说，我相信，是爸爸的那份耐性使妈妈受不了啦。帕米拉在好莱坞的时候告诉妈妈，说她和爸爸有过一段纯洁的恋爱史，自从华伦死后，她就打算撒开手。而且，她的确撒开了手。

我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打哪儿学来的那一套陈腐的道德观念？爸爸是属于另一代的人，对他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比你更加宽容。我承认，你那次打落休·克里弗兰的假牙的奇怪的做法是帮了我的忙。天呀，瞧那有多么可笑。当时要不是你那么严厉，我可能会跟休一直缠下去

——他老是保证，要离婚娶我，你瞧，所以才会有那种事情——但是，像那样一个掉了牙的大胖子，我可吃不消。所以，多谢你那颗尼安德特人⁽³⁾的心，我能趁早和他斩断关系，嫁给西姆·安德森，总算我运气。

好啦，现在我把秘密泄露得太多了，七年来头一次提起笔，话就写不完啦。现在我可要停下了，因为我得烧菜去了。■将军，一点儿不含糊，是他要来了，这里的人把它当作一件蓬毕生辉的事。但愿肉别烤焦了。我的炉子实在太差劲。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简陋，你只好凑合着使用。这儿多数科学家的太太都比小梅德琳的年纪更大，也更能干，但是，多亏在家里受的训练，我的菜烧得比多数人都好，我那干娱乐性行业的经验也起了一些作用。在这些大知识分子当中，甚至有些人喜欢休·克里弗兰。

哦，勃拉尼，我希望娜塔丽和你的孩子都好！欧洲的战事正在结束。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听到一些消息了。一想到从前我说过一两句恼娜塔丽的话，我就感到难过。当时她叫我看了很害怕，她是那么美丽，那么雍容华贵。你那时候又是那样恨克里弗兰。这儿有一个礼拜堂，我每星期天都要去，西姆可不干，我是去给你的妻子和孩子做祷告的。

希望我的话能把爸爸的事向你解释清楚。你不知道他是多么看重你吧？为了维持你对他的好评，他几乎不惜做任何事情，除了说妈妈的坏话，那可是他死也不做的事情。咱们有一位少有的好爸爸，以前还有过一位少有的好哥哥。至于妈妈——咳，她总是妈妈呀。她现在很好。

祝你打猎丰收，亲爱的，祝你好运。

爱你的梅德琳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信里面，将军的姓名被齐整地涂掉了，只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窟窿。

那天晚上，拜伦登岸，在军官俱乐部里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他站在舰桥上看艇队出海进行演习，然后回到舱房里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由菲尔比利用铃声在水底指挥航行，积累经验。

两星期后，那位十分热衷于FM声呐的将军为“狼群”艇长们举行了一次午宴饯别会。为了增添吸引力，像将军所说的那样，一些海军护士也参加了宴会。关岛的护士都显得十分疲倦，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有大批伤员从冲绳运了来，还有一半是因为对许多年轻军人的求爱，她们有的拒绝了，也有的迁就了。但是她们仍旧打起精神，对潜艇艇长们装出高兴的样子，咯咯地笑着。“你们大伙儿就要起航了，去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将军大声发表简短讲话，“去击沉所有在水面航行的、悬挂着

日本旗帜的船只！”

拜伦知道，将军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甚至向尼米兹提出申请，要亲自率领“狼群”出发，但未获批准。然而，在拜伦看来，整个这出FM闹剧都是不必要的。两年前，他和卡塔尔·埃斯特曾经指挥“海鳗”号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突入日本海。现在他们可以走同样的航道到达那里，也许比穿过对马海峡布雷区的危险更少。他们真想走那条航道。但是为了改进FM声呐，已经费了那么大的事，花了那么多的钱，科学家们耗费了心血，将军又一心要使用它，并没人来征询拜伦的意见。不过他已经使他的水兵相信：他会率领他们穿过布雷区。水兵很少调走，他们一个也没开小差。

“狼群”出海后，安全驶抵日本，一路上没发现任何船只。穿过布雷区的时候只觉得时间漫长，紧张得使人痛苦难受。水兵们都不太亲切地称为“地狱之钟”的FM声呐，每遇到鱼群、海底的海藻、温度的升降以及水雷的电缆等，都会发出有细微差别的声音。拜伦多半是在海图上所标示的最大深度绕过危险区，在相距一百英尺处就会发出声音的深水水雷底下缓缓前进。最危险的时刻是有一次他让潜艇浮上水面，以确定潜艇的位置。他很快测定了方位，知道水流并没使他在海底推测的航向形成偏差，然后又继续航行。有两次，水雷的电缆沿着扫雷缆顺着艇身从上而下，慢慢地发出嘎嘎响声。这种时刻最可怕，此外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刻了。

他的巡逻区位置在东南面，所以他必须等候“狼群”中其他所有的潜艇都向北进入指定的位置。日本人往来频繁的航船，在他的潜望镜旁边安安静静地驶过，夜里点着灯，白天没有护航，就像纽约港里的船只一样——有小客轮，有沿海岸航行的货轮和油船，有形形色色的小艇，甚至有游艇。他没看见战船。指定“开刀”的时间到来时，拜伦正在瞄准一艘样子笨重的小货轮，他让菲尔比去看潜望镜，然后菲尔比落地、兴奋地向那艘船发出了鱼雷。

总之，在“狼群”两个星期的袭击中，“梭鱼”号一共击沉了三艘船。一九四三年，埃斯特是不肯为最后那两艘船浪费鱼雷的。现在，所有的鱼雷都能很好地命中了。第一批沉船惊动了日本人，此后航船就随着减少。目标变得稀少了，于是拜伦就任本州岛西海岸以外到处航行，欣赏那些美丽的景色。

在拉彼鲁兹海峡约定集结的地点，九艘潜艇到了八艘。“狼群”在理想的大雾中离开了那里。他们一驶出飞机搜索的范围，就在海面上快速地驶回珍珠港，沿途高兴地交换他们的捷报，同时焦虑地探询失踪的“北梭鱼”号的消息。“梭鱼”号又去收听福克斯节目，但是，没有拜伦的电报。艇队于七月四日驶进港口，没看到什么庆祝和仪式⁽⁴⁾。拜伦走到电话局打电话给他母亲，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电话很快就打通了，但是没人接。

拜伦一走进办公室，那位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的作战军官就跳过去搂住他。“啊，拜伦！我的救世主，辉煌的胜利呀！”

“比尔，我来申请解除职务。”

“解除职务！你疯了吗？为什么？”

作战军官坐下，一双眼睛紧瞪着他，听他把话说完，边听边咬嘴唇。军官话说得很冷静，带着商量的口气：“这情形是很严重。但是，你瞧，你太太这会儿也许已经回到了家里。也许连你的儿子她也找到了。你为什么不去先去打听一下？别这样冒失，你这就要立大功了。”

“我已经立了功。我现在申请解除职务，比尔。”

“坐下吧。别这样捶我的桌子。不需要这样嘛。”实际上拜伦是用拳头砸那玻璃板。

“对不起。”拜伦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作战军官向拜伦递了一支烟。然后他开始用信任的口气透露一些惊人的秘密。俄国就要参战了。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获得了消息。麦克阿瑟就要在日本登陆：先是九州岛，然后是本州岛。日本海将被划分为美军和俄军的作战区，以后将展开一场崭新的“球赛”。唯一有大油水可捞的地方就是日本海，所以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要用“地狱之钟”大举进攻，要尽一切力量真的来一次大扫荡。“是潜艇打赢了这一仗，拜伦，这一点你应当知道。但是，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们才发挥作用。你干得挺出色。‘夫人’埃斯特会为你感到骄傲。你可别临阵脱逃呀。”

“好吧，”拜伦说，“多谢你啦。”

他并不生作战军官的气。这个家伙认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捞最大的油水。他找到了热衷于FM声呐的将军的办公室，直接闯了进去。他很镇静地向将军叙述了他跟作战军官的那一席谈话。

“将军，现在是这样，”拜伦说，“您可以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受审，您也可以不这样做。我要去看我妻子，还要去找我儿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请下令准许我去。我一心报效国家。如果找到了家人，如果那时候战争还在继续打，我就飞回这里，指挥一艘有FM声呐的潜艇进入东京湾。我还要指挥一艘潜艇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如果您要我那样做的话。”

将军发窘地眯起眼睛，突出了下巴，说：“你的胆量可真不小。”他一边说，一边查阅他桌上的一些公文，“无论你个人有多么大的困难，我总不爱听你这样对我说话。”

“原谅我，将军。”

“凑巧我这儿收到了一封海军作战部部长的信——瞧，它摆到哪儿去了？哦，在这儿。海军作战部部长需要一队有经验的艇长去检验在德国缴获的潜艇。根据初步报告，那些潜艇看起来要比咱们出产的好。这真叫人不好意思。要了解真实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带几个艇长去驾驶它们。你懂德语吗？”

“将军，我德语说得挺好。”

“感兴趣吗？”

“天哪，我太感谢您啦，将军！”

“好吧，你有作战经验。你必须先把要到FM声呐潜艇上接替你的人训练好了。让他去莫洛凯岛外的假布雷场航行一个星期。”

“是，长官。多谢您，上帝保佑您，将军。”

“喂，拜伦，你的FM声呐运行得怎么样？”

“好极了，长官。”

“这是自从罐装啤酒以来最大的一次发明。”将军说。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鲁门曾在炮兵部队中任上尉，去法国参战。
- (2) 一种密语无线电广播。
- (3) 早期智人，以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附近发现其骨骼而得名。
- (4) 7月4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第九十八章

拜伦的铺上摆着一沓每次巡逻回来惯常收到的信件，其中有一个沉甸甸的马尼拉信封，那是他父亲寄来的。拜伦向它扑了过去。里面厚厚的一沓纸上别着一页手写的信。

亲爱的拜伦：

我知道你出海作战去了，所以我拆开了欧洲寄给你的信件。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信件。由于怕这些信件遗失，我已经给它们复制了副本。娜塔丽的经历使我和帕米拉都感到恐怖。“恐怖”这个词还嫌用得也太轻了。我们仍旧无法理解，一个美国女子竟然会经受这样的折磨，但看来她是碰在点上了。

这儿，在美国，真实情况一直到现在才开始透露。艾森豪威尔将军把新闻记者派到了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根-贝尔森以及所有那些地方。报纸上整版刊载了这方面的照片和报道。娜塔丽能够幸存，说明她具有坚强的毅力，同时这也许应当归功于我们祈祷的力量。然而，祈祷并没能挽救几百万被屠杀了的人。这次都亏了一位叫拉宾诺维茨的人，他手下的人当时在图林根工作。我管这件事叫神明的拯救。我相信，她是多亏了神佑才保全了性命。他的信详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许多日子以来，帕米拉一直问我：“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丑恶的战争？你的儿子为什么必须牺牲？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现在，这件事清楚了。我们必须将那个能使这种邪恶猖獗泛滥的政治制度从这个地球上肃清。它可是十分顽强的。俄国人、英国人和我们的联合力量，总算勉强遏制了它的势力。否则它是尽可以在整个世界上横行无忌的。因为日本人和这股势力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必须把日本也打垮。华伦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正义事业而牺牲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将来我也永远不会改变这种想法。

你的孩子好几个月前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人一直很好，因为娜塔丽看到他在布拉格郊外农场上拍的照片。你不要灰心。也许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他。如果你要打电话给我，可以打到白宫海军副官办公室。那是我的新职务。晚上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寓，那儿的电话号码是共和区4698号。

帕姆附笔问好。

爸爸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

底下，在一张上端印有“陆军医疗队”的信笺上，拜伦看到打字机打

的这样寥寥几行字：

亲爱的拜伦：

我现在好一点儿了。去年七月，班瑞尔来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带走了路易斯。后来，我收到了孩子在布拉格郊外一个农场上拍的照片。他看上去挺好的。阿夫兰说，他们会找到他的。我爱你。

娜塔丽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日

（以上口述，由美国看护队陆军中士埃米莉·丹妮护士笔录）

颤巍巍的签名是用绿墨水写的。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的一封长信，用打字机打在葱皮纸^(a)上的，是用同一支笔签的名。

亲爱的拜伦：

我的口语，要比书面好一些，同时我又很忙。所以，我就把这封信写得简短一些，让你知道事情经过。首先要说的是，她的斑疹伤寒已经好了。她现在需要调养，人非常虚弱。战时难民委员会来访问的是一个愚蠢的女人，所以娜塔丽在陈述书里的那些话，听起来也就像愚蠢的人说的了。现在她人已经清醒，话也说得有条理了，但很容易哭，不愿意谈她的遭遇。那几次访问后，她发了三天烧。这种情形以后再不容许发生了。她托我写这封信给你。你可以看出，因为虚弱她写字时手抖。再说，她也不愿意回忆和写下那些事。

长话短说，我参加的一个救济团体的办事处设在巴黎，至于那些琐碎的细节，我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正在清理那些遭到纳粹破坏的地区，把一些流浪和挨饿的犹太人送进难民营，以便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启程去巴勒斯坦。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德国崩溃的时候，党卫军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没被他们屠杀的犹太人。局势变化得太快了，他们来不及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掩饰那些集中营，虽然他们也曾这样尝试过。他们把犹太人到处赶来赶去，或者关在火车里运走，没有秩序，没有目的地，也没有食物或饮用水，等到美军或者俄军开到，德国人就索性撒腿一跑，把那些犹太人丢在原来留下的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犹太人这样分散在欧洲各地。我们工作人员在一列火车里发现了娜塔丽，那列车是从设有妇女集中营的拉文斯布吕克开来的，后来被阻塞在魏玛郊外的一片森林里，就那样停在那里了。也许那车是准备开往布痕瓦尔德去的。娜塔丽躺在铁路路基上火车跟前。她因为车上周围的妇女一个个地死了，就从车里爬出来。当时我在另一个队里，夜里工作人

员跟我通了电话，他们告诉我，说在车下发现了一个妇女，她说自己是美国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要获得更好的照顾，都冒充美国人。这些工作人员又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乘车从爱尔福特赶了过去，没想到会找到你的太太，天哪，但是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还遇到过比这更加离奇的事哩。她不大容易被人认出来，一身皮包骨头，并且有点儿神志不清，可是我认识她，而且她不停地念叨路易斯和拜伦。于是我去美国陆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我们发现了一名美国妇女。那时候是半夜，他们立刻派出了一辆战地救护车去接她。因为她是美国人，部队给她的照顾好极了。

部队正设法送她去巴黎，我相信这件事可以办到。巴黎有一所很好的美国医院，以前娜塔丽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期。医院管事的还记得她，虽然医院已经人满，但是管事的愿意接受她。然而官僚作风太重了，比如部队里的工作人员还在设法给她补一张护照，不过这一切都会办妥的。至于你的儿子，确实没一点儿消息。你可以在那份陈述书里看到他们俩是怎样分散的，这件事娜塔丽做得很对。她做得非常勇敢。然而我们去布拉格办理这件事可不容易，因为俄国人占领了那个地方，他们不和我们合作。虽然如此，我们的工作人员仍旧一直在那一带地方进行查核，只是还没有眉目。就在俄国军队开抵布拉格之前，那地方发生了多次骚乱，还有过一次起义，德国人杀了一些共产党和其他的人，等到溃退的时候，德国人又抢劫了那里附近的许多农场，还放火烧了它们，所以后来那儿究竟是个什么情形，就很难说了。看来，你的孩子肯定还在，但是要找到他就像“海底捞针”一样。流浪的犹太儿童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们成千上万，在欧洲各地漂泊，有的已经变成野人和狼孩，他们的父母被杀害了，他们学会偷窃度日。德国人所造成的损害，是永远也没法儿弥补的。红十字会、联总、红联⁽²⁾以及其他组织，正在巴黎和日内瓦收集大量卡片索引，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这些资料仍不免挂一漏万。我已经将有关你儿子的资料交给了我们那些查看文件的工作人员，但是资料多得简直叫他们没法儿应付。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很抱歉，它不能令人更加满意，但是至少娜塔丽健在，并且正在复原。她胃口不好，否则她会恢复得更快些。你的来信会对她非常有益的，你最好是把信寄给我，我会做出安排，让她看到。写信的时候，你要尽量用愉快的口气，告诉她：你相信你的儿子平安，我们会找到他的。

忠实的阿夫兰·拉宾诺维茨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

陈述书是一份用复写纸单行打的副本，污黑的纸上字迹暗淡，句子不通，以致有些地方拜伦几乎无法看懂。它根本不像是娜塔丽写的，分

明是访问的人先做了摘记，然后再匆忙地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它从和平时期的锡耶纳开始叙述，描写了她怎样从偷袭珍珠港事件起就落了难，以及此后一连串的遭遇。两个人在马赛会晤前的那些事，拜伦多半都知道。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大段叙述，尤其是有关党卫军地下室的描写，可把他吓坏了（虽然她或者那位访问者已经略去了那些猥亵的描写）。陈述书开头说过有三次访问，但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以后的叙述就少了。有关埃伦·杰斯特罗最后的事写得异常简单。

我们刚要上火车，遣送组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分开了。此后我就再没看到我叔父。后来我听说，那一次遣送的“知名人士”全部被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年老体弱的人。他们只挑出少数几个年轻力壮的留下来，所以我肯定他死了。

总共就是上述的这么几句话。以下她对奥斯威辛的叙述就不大连贯：恍惚记得怎样被剃光了头发，怎样在臂上刺了号码，怎样穿上破烂衣服，妇女们住的那所砖砌的房舍是什么情景，卫生设施和饮食供应又是什么状况。一个从特莱西恩施塔特来的朋友，名叫乌达姆的，给她在抄存犹太人财物的仓库里找到了工作。她被派到儿童玩具部，把那些玩偶人、玩具熊和其他填料玩具拆开，搜查藏在它们里面的钱财和贵重物品，然后把它们修补还原，准备出售或分配给德国儿童。整个陈述书里，最生动的一段是描写做这种工作受罚的情形。

我很熟练地拆开再装配好那些玩具。玩具堆积如山，每一件都代表一个被德国人杀害的小孩儿。但是我们不去想那些事，我们的头脑已经麻木。许多玩具都是一个样式的，是同一个厂里制造的。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些东西：宝石、金币或者钞票。当然，也有人偷窃。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藏起这些东西，因为每天下午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搜身。仓库那一带地方被叫作“加拿大”，因为波兰人把加拿大看作一片黄金国土。我们必须偷窃，为的是要用那些偷来的东西换食物。仔细想一想吧，这是什么人的财产？它们又不是德国人的！我倒没被捉出来过，但是有一次，完全平白无故地，我差点儿被打死了。我拆开了一个破旧的玩具熊，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是后来我怎么也没法儿再把它收拾好。它在我手里散开了。监工是一个该死的希腊犹太女人，她打扮得像一个女党卫军，老是那样大刺刺地在旁边走来走去。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她就恨我，巴不得要找一个机会拿我开刀。她把我的事报告了党卫军。我被判剥光衣服，抽二十藤条，“因为阴谋破坏德国财产”。我当着所有召集到“加拿大”那儿的工人受刑。我必须裸露身体，趴在一个木架子上，由一个男党卫军抽打我。我从来没受过那样的痛苦。他还没用完刑，我已经晕了过去。乌达姆和我的几个女伴把我抬到房舍，乌达姆把我送进医院。要不是他，我会因为流血过多死了的。我有一个星期都走不动路。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体质真强健。我的创伤好了，又回去那儿干活儿了。那个希腊女人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以下就是有关奥斯威辛一般生活的不大连贯的叙述：如何把死尸从丛葬地里掘起来焚烧，发出那股臭气；如何进行黑市交易；耶和華见证教徒如何表现出特别坚定的信心；一个好心肠的党卫军跟房舍内一个女人相好，如何给她们带来许多很好的食物。陈述书里描绘了奥斯威辛内如何传播着俄军将到的谣言，如何听到远处的炮声，几千名妇女如何接连三天在雪地里步行到终点车站，乘敞篷运煤火车开往拉文斯布吕克。她到一个服装厂里工作，经常对拉文斯布吕克的医药实验提心吊胆，因为她早在奥斯威辛就听到了有关这方面的谣传。招待党卫军和武装部队的妓院向这个集中营招收战地娼妓。她对这些事所发的感触虽然已掺杂了访问者的想法与语气，但听起来仍是辛酸可怜的。

这种威胁对我倒没什么影响。我以前也曾经被人认为长得很动人，然而奥斯威辛那几个月的生活竟使我因祸得福。不去管它吧，好在他们只招收那些最年轻娇艳的犹太姑娘。来到拉文斯布吕克的匈牙利犹太妇女，其中有一些真是纤弱的美人。再说，我自从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就没法儿多弄到一些食物，当时已经像现在这样瘦得像一具骷髅了。而且，因为我身上有那些疮疤，体格检查我也不会合格，德国男人是不会喜欢的。

四月，我们好几千人被一起装上了火车。我们听说，战事就要结束，俄军和美军即将会师，我们都在屈指计算日期，祈祷获得解救。但是德国人把我们塞进了一列封闭的牲口车，不知道开往什么地方，这里根本没有粮食和饮用水供应，也没有医药治疗。斑疹伤寒在集中营里已经开始蔓延，到了车上，这病就越发不可收拾地传染开了。自从离开了拉文斯布吕克，我就记不清当时的事情了。只知道车上的情形十分可怕，我从来没见过比那情形更糟的。我乘的那列车成了一个陈尸所，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已经倒毙，或病在垂危。据说，人家在车下面发现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那里的；我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还会活着的。如果说有什么力量使我能够坚持所有的这几个月，那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我的儿子。我相信，就是这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离开那列车。我没法儿告诉你，车门是谁打开的，我又是怎样出来的。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

(1) 供打字复印用的一种几乎透明的纸。

(2) “联总”与“红联”分别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简称。

第九十九章

一个力气大的小孩双手可以捧起大约十五磅重的东西，只要那东西的体积不是太大，比如说，两块人工提炼的钚重元素。如果那孩子把这两块钚远远地分开拿着，那样是不会出什么事故的。但是，如果他极快地把双手拍合到一起，如果他又是一个住在大城市里的孩子，那么他就能使两块钚达到“临界质量”⁽¹⁾，把上百万人炸死。从理论上说是如此。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孩子能把双臂挥动得那么快，最多他只会像点燃一个“嘶”的一声就灭掉了的炮仗那样，仅仅杀害他自己⁽²⁾，引起一场混乱。我们还需要一种装置，要它能够唰地一下把两小块钚合在一起，那样就会引起一次原子爆炸，燃起一场毁灭整个城市的熊熊大火。

这一种自然现象的表演，在一九四五年曾经震撼了全世界，而今已经成为陈旧的故事。然而，听起来它仍旧是奇怪可怕的。我们不愿想到这件事，正如我们不愿多想一个现代的国家如何试图屠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一样。然而，这一切又都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绝对现实。我们小小的地球蕴藏着少许开天辟地时留下的原始死灰，只需要少量的这种死灰，它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毁灭我们所有人。人类天性中禀赋了少许野蛮本性，持续进化的社会就会用这种物质毁灭我们。这就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个基本势力的发展。在习见的历史中，这些势力被重大战役扬起的尘埃所遮蔽变得模糊，但是只要等尘埃一落尽，它们就又显得清晰了。人类的故事是不是也像本书中所叙的从此进入了最后一章呢，这可是谁也不知道的了。

再说，钚块第一次爆炸发出了奇光异彩，当时西姆·安德森也在场。

“怎么一回事？”梅德琳嘟哝，半夜里听见警报声。

“打扰你了，”他打了个哈欠，“这是集合信号。”

“又是集合？天哪！”她说时翻了个身。

西姆穿好衣服，走到外面冷飕飕的蒙蒙细雨中，登上了一辆拥挤的客车，车子把洛斯阿拉莫斯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送到试验场。在这次大会战中，西姆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他现在是跟那员大将帕森斯上尉一起去。天气不适宜进行这次试验。等了好久，仍旧没决定是不是要延期，爆炸的时刻被推迟了。前往观察的人距离试验塔很远，他们都在黑暗中等着，喝着咖啡，抽着烟，有的兴致勃勃、有的心事重重地谈着话。谁也不能够确定炸弹爆发时是什么情形。有些人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谈到爆炸时大气可能着火，或者地球可能分裂。还有些人紧张地谈到，这可能会是一次失败。

进行这次试验就是为了要确定这一点。U-235已经在实验室内获得可喜的成就，科学家们都感到满意，认为它肯定会在临界质量状态下即时引起轰然爆炸，所以可以用它去炸广岛，不必事先再做试验。问题

是：庞大的曼哈顿计划进行了那样大量的工作，只提炼出大小像一个有毒的耗子的一块U-235，它仅够制造一枚炸弹。他们发现用钚制造炸弹更简单，它的储量也更丰富。但钚是一种更敏感的物质。谁也不敢担保，两块钚接触时不会过早引起爆炸——那将是一次失败。所以必须对几位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技工作人员设计的装置进行一次试验，看它是否能把两块钚拍到一起，在一刹那引起爆炸。这时候风雨逐渐减小，开始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了。拜伦从圣弗朗西斯科去华盛顿搭的夜班飞机被恶劣的天气所阻，这时候他看见南面天空隐约闪过一片亮光，但是他以为那是一次闪电。那天凌晨，美国西部许多地方有雷电交作的暴雨。他的妹妹，像多数洛斯阿拉莫斯的主妇一样，在试验进行的整个时间里一直酣睡未醒。

当然，在西姆·安德森眼中，那可不像是一次闪电。他站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地方，透过黑玻璃眼镜，目睹了人类从未在地面上见过的闪光，虽然那闪光他们经常在烈日的照耀和星星的闪烁中看到。西姆扑倒在地。这是出于一种本能。等到他站起来时，曾经使奥本海默博士想起《薄伽梵歌》里毗湿奴显灵时的火云已经升到高达数英里的空中。一位陆军准将和一位科学家正站在西姆的旁边，手里拿着咖啡纸杯，透过遮灰尘的眼镜，呆呆地望着。

“这一来战事可要结束了。”他听见科学家说。

“是呀，”他听见准将说，“只要咱们向日本人投下一两枚这种炸弹。”

帕格和帕米拉在安德鲁斯机场接拜伦。自从收到拜伦从关岛寄来的那封很真挚的信，帕格就猜想他儿子会热烈地拥抱他，但现在拜伦那样热烈地拥抱帕米拉，这使他感觉到自己胜利了。拜伦紧搂住他新过门的后母吻着，抓住了她的肩膀，一面从头到脚地打量她，一面盖过了军事空运局飞机起飞的吼声大喊：“你知道吗？要是我叫你妈妈，那才怪哩！”

她高兴得哈哈大笑。“那么，叫帕米拉怎么样？”

“就照老样子吧，”拜伦说，“那样容易记。爸爸，有消息吗？”

“你从圣弗朗西斯科打电话来以后吗？没消息。”

“你是说，她要进疗养院吗？什么时候去？”

“后天。”

“我想看看拉宾诺维茨的信。”

“喏，在这儿。还有一封她的信。”

帕米拉驾着车横冲直撞地赶回华盛顿，拜伦只顾看他的信。“她像是好一点儿了。爸爸，我没法儿搭上去欧洲的飞机。我在圣弗朗西斯科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希望找到办法能先走。”

“你请了几天假？”

“三十天。不大够啊。”

“我明天也要乘飞机去那儿。”

“去哪儿？”

“柏林，波茨坦。”

“天哪，那可好极了。我休假之前，先要去斯维内明德报到。我可以请求跟你一起去吗？”

帕格嘴角边勉强皱起了微笑。“让我试试。”

那天在狐狸厅路和母亲共进午餐要比拜伦预料的更为愉快。彼得斯准将没去。（在洛斯阿拉莫斯说要给日本人投下一两枚炸弹的那个人，就是他。）杰妮丝来了，穿着一条直筒裙和一件素棕色上衣，戴着眼镜，拿着公事皮包。她不肯喝酒。暑假里她在“山上”⁽³⁾工作，怕喝了酒发困。她人发胖了，不大修饰，把头发一直拢到头后面。她娓娓动人地谈到法律学校毕业后的打算。拜伦接触到她的目光，只觉得她在亲切和懂事的神情中透出了机警。她给小维克多拍的那些快照很像华伦在幼儿园拍的，拜伦看了很难过，但是罗达对它们发出做祖母的那种爱怜的声音。

“妈妈酒喝得太多了。”那天晚上拜伦在公寓里对他父亲说。

“她有时候会有一阵子贪酒。你说太多，是喝了多少？”

“午饭前两杯掺苏打的威士忌，吃鸡丁沙拉的时候又是两瓶白葡萄酒。葡萄酒几乎是她一个人给包了。”

“那是喝得太多了。我知道，她因为要见到你感到紧张。她对我说过。”

“搭飞机的事怎么样啦？”

“明天早晨把行李打好，跟我一起去。最多是他们把你赶出来。”

“我根本没打开行李。”

一位急使乘专机，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文件和照片紧急送往波茨坦去给史汀生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而帕格就是搭那架飞机去的。这则消息不敢用电话或电报通知。它仍旧是一则绝密消息。只用隐语拍了一份简短的海底电报给总统，说一个健康的“婴儿”诞生了，于是总统就通知了丘吉尔。所以这两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斯大林也知道了，因为洛斯阿拉莫斯一位主要负责的科学家，是个忠实的共产党间谍。否则它始终是一则绝密消息。因此拜伦很快抵达欧洲，他搭的这架急使的专机终于使局势急转直下，真所谓吹来了一阵恶风。

“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他已经死了，”拉宾诺维茨说，“她让他逃出了德国人的虎口。她真敢当机立断，我认为这多亏了她。”

“我要去找他，可这件事从哪里着手好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问题非常棘手。”

他们在讷伊的一个露天咖啡茶座喝咖啡，等候娜塔丽午睡醒来。“别去跟她谈那些事情，”拉宾诺维茨说，“不可以待得太久，这一次还不可以。她会受不了的。”

“我们肯定会谈到路易斯的。”

“那就谈得含糊点儿吧。只告诉她，说你要去找他。二十五天，时间不多，但你还是可以试一试。”

“最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日内瓦。在那儿你可以找到为儿童汇订的大卡片，那儿有红十字会、红联、世界犹太人大会。它们也开始在那儿编制互见索引。去过日内瓦，再回到巴黎来。我们这儿有一些汇订的文件。我可以告诉你许多难民营，它们收留了很多儿童。”

“我为什么不直接去布拉格呢？他肯定在那儿附近。”

“布拉格我已经去过了。”拉宾诺维茨像老年人那样无精打采地对着

眯

咖啡。他需要刮胡子了，他那双充血的眼睛肿得几乎合拢了。“所有四个收留儿童的中心，我都去过了。我核对了卡片索引，查看了四岁大的儿童。即使他们在一年内改变了许多，我相信我还是认得出他的。至于娜塔丽所说的那所农舍，它已经被烧得精光，只剩下一片野草和荒地。邻舍多半已经不知去向了。只有一个农人肯谈一些情况。他说他记得有那么一个孩子，还说那些人没遭到屠杀，他们都逃了。德国人抢劫了一所空房子。不管怎样吧，反正他是这样说的，你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儿。所以，这件事很棘手。好在儿童能吃苦，再说路易斯又是一个健壮的孩子，他人挺精神的。”

“我明天就去日内瓦。”

拉宾诺维茨望了望墙上的钟。“她现在该醒了。需要我陪着你吗？”

“好的。你瞧，只是刚见面的时候需要。”

“我也不能多待。拜伦，她对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真能找到路易斯，她要带他去巴勒斯坦。”

“你相信她这话是真的吗？”

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表示怀疑。“她现在人还不大好。你别去跟她争论这件事。”

他们在接待处报了姓名，然后在一个花木葱茏的园子里等着，在那儿的病人们都坐在太阳底下，有的打扮得很齐整，有的只披着浴衣。她走出来了，穿着深色的衣服，头发剪短了，有点儿像从前那样摇摇摆摆地向他们走过来。她迷茫地露出微笑。她的腿细瘦，面容憔悴。

“啊，拜伦，原来是你来了。”她说时伸出双臂。他抱住她，只觉得

一阵震动。她那身体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妇人。胸部几乎是平坦的。他抱在怀里的是一个骨头架子。

她在他怀里向后仰靠，用奇怪的眼光瞅着他。“你看上去像个电影明星。”她说。拜伦穿着那身白色军服，佩着勋章绶带，因为像他对拉宾诺维茨所说的，军装可以使他吓倒那些办公桌后面的傻子。“可是，我看上去怪可怕的，对吗？”

“没有的事。我不觉得你可怕。真的。”

“我该在马赛跟你一块儿走的。”她呆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就好像是在背一句道歉的台词。

“别去提它了，娜塔丽。”

她向佝偻着身体站在他们旁边吸烟的拉宾诺维茨看了一眼。“你瞧，阿夫兰救了我的命。”

拉宾诺维茨说：“你这条命是自己保下来的。我要办我的事去了，拜伦。”

娜塔丽向拉宾诺维茨扑过去，比对拜伦更热情地吻了他。她用意第绪语说了几句什么。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膀，走出园子去了。

“咱们坐下吧，”娜塔丽对拜伦说，客气得近于做作，“你父亲写了几封很感人的信给我。他是一个好人。”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没有，拜伦。我记不起来了。我的记性不大好，现在仍旧不大好。”娜塔丽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试探的口气，几乎是在竭力回忆什么外国语言。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凹陷的眼眶中隐隐地露出了害怕和疏远的神情。他们靠近一丛丛盛开的玫瑰，在一个石磴上坐下了。“那不是真的信。你瞧，我是在做梦。我老是在梦里看到你。我也在梦里看到那些信。可是你父亲的那些信，我知道它们是真的信。你的父母分开了，我替他们难过。”

“我父亲很快乐，我母亲也很好。”

“这样才好。可不是，帕米拉我在巴黎就认识了。多么奇怪，你说对吗？再有斯鲁特，斯鲁特怎样了？你知道斯鲁特的近况吗？”

拜伦觉得这次谈话的开头很奇怪。她最近的几封信都要比这次谈话更亲切，更有条理。这会儿她好像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出什么，为的则是要遮掩恐惧与不安，没谈到重要的事，没谈到路易斯，没谈到埃伦·杰斯特罗，没说什么亲切的话，只勉强扯了一些闲谈。他顺着她的话下去。最后他告诉她，斯鲁特为了要国务院给犹太人采取措施，怎样毁了他的前程，后来怎样当上了杰德堡的特工，这些都是他从帕米拉和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娜塔丽听着，她的眼光逐渐变得正常了，那惊慌的神色有一部分消失了。“我的天哪。可怜的斯鲁特，他去跳伞呀！那种事他是不会干得很好的，对吗？可是，你瞧，我从前喜欢他，那并没错。对

一个异教徒来说，他的心是好的。这一点我能够觉察出来。”她没注意到，自己这样一说，就突然打断了拜伦的话。她笑嘻嘻地瞅着他。“你这副样子真威武。你经历了许多危险吗？”

“你问我吗？”

“是呀，种种危险。”

“当然，我也有几次死里逃生。但是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过得很沉闷。我遇到危险的时候，至少可以拼一下。”

“我也拼过。也许那是愚蠢的，但那是我的天性啊。”她的嘴唇哆嗦起来，“好吧，给我说说，你是怎样死里逃生的。说一些有关‘夫人’埃斯特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雄了吧？”

拜伦谈到埃斯特的战功和他的阵亡。她好像很想听下去，但是她的目光有时候仍旧显得那样迷惘。后来，两个人沉默下来了。他们坐在玫瑰盛开、香气袭人的树荫里，彼此对望着。娜塔丽高兴地说：“哦，我终于领到了我的新护照。是昨天送来的。天哪，看来那个小本子还挺有用，拜伦！”

“当然。”

“你瞧，我千方百计地把我那个旧护照保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进入奥斯威辛。你能够相信吗？可是一到那儿，他们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走了。肯定是‘加拿大’的一个姑娘找到了那护照，她大概拿它换了很大一块黄金。”娜塔丽的声音开始颤抖，她的手哆嗦起来，眼睛里满含着泪。

拜伦抢着岔开了这些话。他把她搂在怀里，说：“娜塔丽，我爱你。”

她枯瘦的手指紧揪着他，抽抽噎噎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好。在做噩梦，做噩梦！整个夜里，拜伦。每天夜里。还得服许多药，日日夜夜打针——”

“我明天就到日内瓦去找路易斯。”

“哦，你去吗？感谢上帝。”她拭去眼泪，“你请了多少天假？”

“差不多一个月。我还会回来看你。”

“好的，好的，但要紧的还是去找他。”她两只消瘦的手紧搂住他的胳膊，一双乌黑的眼睛张大了，声音听起来很激动，像是嘶嘶地打着喳喳。“他还在。我知道他还在。去找到他吧。”

“亲爱的，我要玩一手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⁴⁾。”

她像往常那样，眨了眨眼睛，笑起来了。“‘玩当年学校里的触地球’。我多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她双臂勾住他的脖子，“我也爱你。你比从前老练了许多，拜伦。”

护士走到他们跟前，指着她的手表。娜塔丽显出惊讶但又带着宽慰

的神情。“哦，亲爱的，时间已经到了吗？”她站起来，护士搀好她，“可是，咱们连埃伦的事都还没谈呢，对吗？拜伦，他很勇敢。处境越是恶劣，他越是勇敢。有关他的事，我能和你谈上几个小时。他已经不是咱们在锡耶纳看到的那个人了。他变得十分虔诚了。”

“我一向认为他是虔诚的，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写耶稣的。”

娜塔丽靠在护士身上，蹙起了眉头。走到进口的地方，她又有气无力地拥抱了他一下。“我很高兴你到这儿来。去找到他吧。原谅我，拜伦，瞧我这样邋遢。下次我可要收拾得像样点儿。”她把干巴粗糙的嘴唇凑过去在他嘴上吻了一下，然后走进去了。

“邋遢。”这句美国土语，听起来是这么自然，拜伦稍许放心点儿了。他找到了主任医师，那是一个样子拘谨、留着像贝当那样白胡子的法国老人。“啊，她算恢复得快的了，先生，那情景是您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解放后，我在那些营里工作了一个月。破坏到那个程度啊！那是但丁笔下的地狱啊！她会复原的。”

“她给我的信里，讲到了腿上和背上的疮疤。”

医生脸上的肉抽搐了一下。“难看吗？可是，咳，先生，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再说，她还活着。至于那些疮疤，哎呀⁽⁵⁾，有整形外科手术，还有其他办法。现在更重要的是怎样治疗精神上的创伤，怎样恢复她的体重，再有，要她精神上保持稳定。”

两个星期，拜伦又是仔细查看日内瓦的卡片，又是访问那些难民营，其间只去看了娜塔丽一次，拜伦终于灰了心。要查的地方多得叫他没法儿应付。在他那本索引手册里，他把探访的线索编列成为三类：

有可能性

有极小可能性

值得一试

单是“有可能性”的线索就有七十多条。四岁大的孩子分散在欧洲各地，这些孩子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从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起，直至听得懂的语言，都有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已经查阅了为一万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编列的材料。没一张卡片上有路易斯·亨利或者“亨利·刘易斯”——他在一个失眠之夜，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于是又跑去查了所有的卡片索引中心。如果根据这些线索去找，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需要许多年！而他的假期又是有限的。拉宾诺维茨没料到，拜伦会跑到卡皮兴路那家气味难闻的饭馆楼上找到了那间破旧的办公室。

“我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拜伦说，“这件事也许没多大希望，但是我要试一试。”

“嗯，好吧，可是你会碰到许多障碍的。俄国人很倔，对这些事又不关心，可那儿完全是由他们控制着。”

“我父亲在波茨坦。他是杜鲁门总统的海军副官。”

拉宾诺维茨随着转椅的刺啦声挺直了身体。“你以前没提过这件事啊。”

“我认为这跟我的事没关系。他从前被派到苏联当差，一口俄国话说得还可以。”

“啊，那就可以帮助你在布拉格打交道了。要是那儿的军事管制司令官接到了波茨坦方面给你打的招呼，那情形就两样了。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那儿。”

“只要他还活着，他怎么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我去找他的时候，拜伦，他就不在那儿，也许，天知道，我把他给漏了。去吧，但是先去跟你父亲谈一谈。”

拉宾诺维茨在里面工作的那个组织不顾英国移民法的限制，把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纳粹的恐怖行为刚暴露的时候，这些法律曾一度放松，但后来又管得紧了。拉宾诺维茨忙得没一点儿空闲。娜塔丽·亨利并不是他主要的关心对象。他只觉得她可怜，同时又怀着那么点儿无可奈何的旧情。然而，和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相比，她现在已经脱离险境，是一个在调养中受到百般照顾的美国妇女。拜伦一到，拉宾诺维茨就把她从心上摆脱，不再去看她了。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夜里两点钟，他巴黎那间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惊醒了和他同住的三个人，只听见接线生说：“请接伦敦打来的电话。”他瞌睡朦胧中一时想到了许多正在和伦敦打交道的事，而其中多数都是违法的和带有危险性的。他没想到是亨利家的事。

“喂，我是拜伦。”

“谁？”

“拜伦·亨利。”战后伦敦的电话线路不太好，声音忽高忽低。“……他。”

“什么？你说什么，拜伦？”

“我说，我找到他了。”

“什么？你是说，你儿子？”

“他这会儿就坐在我的旅馆房间里。”

“真的吗？原来他在英国？”

“我后天就把他带到巴黎。还有许多例行手续，再有——”

“拜伦，他身体怎样？”

“不太好，但是我总算找到他了。喂，请你告诉娜塔丽好吗？对找到他的事，让她思想上有个准备。这样，等到看见他的时候，她就不至于太激动。或者使孩子太激动。我不愿意刺激孩子。这件事拜托你好吗？”

“我太高兴了！喂，经过情形是怎样的？我应当怎么对她说？”

“这个嘛，经过情形很复杂。战事刚结束，皇家空军就把一批捷克飞行员送回布拉格。一个英国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用空机带回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我上星期在布拉格获悉这件事。这完全是凭运气。阿夫兰，那儿的档案乱得叫你没法儿相信。我是在一家酒馆里听一个人谈到这件事——一个捷克飞行员跟一个英国姑娘谈这件事。这是运气。是运气或者是天意。我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最终找到了他。”

早晨雨下得很大。拉宾诺维茨打了个电话去疗养院，给娜塔丽留下话，说他有重要消息，十一点钟要去那里。他到达那里时，她正站在休息室里等着他，他抖去雨衣上面的水。

“我以为你已经到巴勒斯坦去了。”她的神情很紧张。她的双手在胸前紧攥着，指节透出白色。现在她人开始发胖，深色的衣服里面隐隐映出曲线。

“嗯，我下星期去。”

“你有什么重要消息？”

“我从拜伦那儿得到了消息。”

“怎么说？”

“娜塔丽。”他向她伸出双手，她拉住了他的手，“娜塔丽，他找到他了。”

他没把她的手拉牢。她呆呆地露出了傻笑，栽倒在地上。

那一天，那个力气大的孩子在广岛上空把那两小块东西合到了一起。空前未有的烈焰把六万多人灼成了灰烬。那架单独出航的飞机返回提尼安岛，发出无线电报：“任务胜利完成。”

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对这件事继续争论下去。以下是正反两方面的几个论点：

即使不遭到那些放射性块的轰炸，日本人也是要投降的。他们已经做出和平试探。美国破译人员已经从他们的外交情报中获悉他们切盼求和。

但是，日本人拒绝了波茨坦最后通牒。

杜鲁门要叫俄国人别插手对日本的战争。

但是，在波茨坦，杜鲁门并没解除斯大林承担的进攻日本人的义务。他听取了马歇尔的意见：如果俄国人要进攻的话，你是没办法阻止他们的。

如果进攻日本本土，且别提美国人，单是日本人就要远远比广岛上死得更多。日本陆军将领控制着政府，他们订出了反击计划，要像希特勒那样发动一场血腥的焦土战。只是由于那枚炸弹，天皇才能够在他的会议上强行做出支持主和派的决定。

但是，B-29的轰炸和潜艇的封锁同样可以做到这一步，可以及时取消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步，如果苏联实质上协助了进攻，红军就会占领部分日本本土。最后日本就会像德国那样被分割成两部分。

但是，日本人究竟是不是因为广岛死了那么多人才认为必须承认失败，从而消除以上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完全无法肯定的。

然而，以下的事实却是肯定的。

铀武器是临时赶制出来用在这场战争中的。当时可供使用的炸弹只有两枚；总共只有两枚，一枚是用U-235制的，另一枚是用钚制的。不论是总统，是内阁，还是科学家和军人，他们都主张赶快将炸弹投入战争。后来哈里·杜鲁门说：“它是一门更大的炮，所以咱们使用了它。”也有人忧心忡忡，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占少数，不起作用。已经耗费的金钱与人力、工厂的经营、科学家们的热血，所有这一切形成的压力，都是无法抗拒的。

战争以屠杀人民的方法吓倒一些国家，使其不得不改变它们的政策。不管怎样，反正这是战争的最终表现：用一个孩子握在手里的那点儿东西，去屠杀全城的人。既然有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不采用它呢？它确实吓倒了一个国家，使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听到了广岛的消息说：“这可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呀！”

这是自罐装啤酒发明以来最重大的事件。

拜伦从飞机舱门里走出来，手里搀着一个小男孩，孩子面色苍白，灰色的衣服很整洁，乖乖地在他一边走着。虽然他比以前瘦高了一些，但是拉宾诺维茨仍旧认出了那是路易斯。

“你好，路易斯。”孩子一本正经地向他望了望。“拜伦，她今天人挺精神，在等着你哩。我用车送你去吧。你听到原子弹的消息了吗？”

“听到了。我想，这样一来战事可要结束了，这很好。”

他们向拉宾诺维茨那辆很旧的雪铁龙牌汽车走去，一路上谈着各地纷纷传说、人人挂在嘴上的那个话题，谈着那则可怕的消息。

“娜塔丽说，既然你找到了他，她就准备回去了，”拉宾诺维茨在车上说，“她相信，回到那里她可以更快地复原。”

“是呀，上次我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件事。再有，现在她有产业了。埃伦的出版商已经跟她联系过了。有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还有锡耶纳那所别墅，如果它现在还在的话。他的律师保存了房契。她现在立刻回去，这主意很对。”

“我可以向你担保，她是不会跟你去德国的。”

“我也不指望她去那儿。”

“你本人为什么愿意去那儿呢？”

“我嘛，那些潜艇人员只不过是专干那一行的。我有工作，得去跟他们打交道。”

“他们都是杀人犯。”

“我也是啊，”拜伦摸着路易斯的脑袋，说时并没有仇恨的表示。孩子坐在他怀里，很认真地向窗外看巴黎郊外阳光下那些平坦和碧绿的牧场。“他们是已经被征服了的敌人。他们一投降，我们就要尽快去研究他们的设备和方法。这是必要的。”

拉宾诺维茨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突然说：“我想，她既然肯到美国，就会在那儿长期待下去。”

“以后怎样她还没确定。她要先把身体调养好。”

“你打算陪她去巴勒斯坦吗？”

“这可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我还不了解犹太复国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犹太人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在那里安身立命，不至于遭到屠杀。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全部要点。”

“在美国她也不会遭到屠杀。”

“能让所有的犹太人去那儿吗？”

“那么，阿拉伯人怎么办？”拜伦沉吟了一下说，“那些已经在巴勒斯坦定居的？”

拉宾诺维茨开着汽车，神情变得严肃了，几乎显得凄然。他两眼向前直瞪着，回答得很慢。“阿拉伯人可以是凶恶的，也可以是高贵的。信基督教的欧洲人曾经企图杀死我们。这叫我们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巴勒斯坦一向是我们的家园。伊斯兰教徒一向让犹太人在那里居住。但不是住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不像现在这样，这情形对他们来说可是史无前例的。但是，问题会解决的。”他向路易斯看了一眼，亲切地抚摸了一下这个安静的孩子的面颊，“刚开始是会有许多麻烦的。所以我们需要他。”

“你们需要一支海军吗？”

拉宾诺维茨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有一支海军。是我帮着组织的。到现在为止还非常小。”

“好吧，等到退伍，我就永远不跟这孩子分开。这主意我已经打定了。”

“他不是很安静吗？”

“他是不说话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他不笑，也不说话。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这次为了领他出来，我费了很大的事。他们把他列入心理低能这样一个奇怪的

分类。他很听话。他会自己吃东西，自己穿衣服，自己洗脸洗手，说真的，他非常整洁。你说什么他都懂，他听你的吩咐。但就是不说话。”

拉宾诺维茨说意第绪语：“路易斯，你瞧我。”孩子转过身对着他，“笑呀，小家伙。”路易斯大眼睛里露出了微含厌恶和轻蔑的神情，接着他又向窗外望出去。

“不用去管他。”拜伦说，“我得签许多倒霉的文件，又吵闹了许多次，好不容易才把他领了出来。幸亏我那时候赶到。他们正准备下星期把大约一百名这些所谓心理低能的儿童送到加拿大去。天知道我们以后还能在哪里找到他。”

“发现他的经过呢？”

“只那么寥寥几句。当然，我看不懂捷克文，卡片的译文又很差。据我推测，他是在布拉格附近的一座森林里被找到的，德国人把许多犹太人和捷克人都押到那里去枪杀。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人家就在那些死尸当中发现了他。”

他们走进疗养院那个布满阳光的花园里，拜伦说：“瞧呀，路易斯，妈妈在那儿。”

娜塔丽穿着一件新的白色上衣，仍旧站在那个石磴旁边。路易斯挣脱了他父亲的手，先是向娜塔丽走过去，接着就撒开腿跑，扑到她身上。

“哦，我的上帝！瞧你长得多么大了！瞧你多么重！哦，路易斯！”

她坐下来，拥抱着他。孩子搂着她，把脸紧贴在她肩上，她摇晃着他，含着泪说：“路易斯，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她抬起头望着拜伦：“看见我他就高兴了。”

“可不是。”

“拜伦，你什么事情都有办法，对吗？”

孩子仍旧紧搂着他母亲，没把他的脸露出来。她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开始用意第绪语慢慢地唱：

宝宝睡在摇篮里，
底下有只白山羊。
小小山羊做小贩——

路易斯松开了她，笑嘻嘻地坐在她怀里，学着用意第绪语跟着，沙哑的声音结结巴巴、零零落地唱：

宝宝也干这行当。
葡萄干和杏仁——⁽⁶⁾

几乎是同时，拜伦和拉宾诺维茨都把一只手罩在眼睛上，仿佛被突然迸射的强烈光芒照得眼睛发花了。

在布拉格郊外的森林中，一个匆遽中掘得很浅的、没有任何标志的坟里，像欧洲各地的那许多残骸一样，横着班瑞尔·杰斯特罗的尸骨。于是，这篇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当然，这只是一篇故事。根本就不曾有过班瑞尔·杰斯特罗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只是一篇寓言。据说，他的骨骸确实是从法国海岸一直延伸到了乌拉尔山脉，那是一具被杀害了的巨人的枯骨。据说，确实是发生了这样一件神奇的事：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并没到此结束，因为他的骨骸站了起来，上面长出了肉，神把灵魂吹进了他的骨骸，于是他就转向东方，走回家去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在那强烈可怕的闪光照耀下，神仿佛发出了信号，表示我们其余的人的故事并不需要到此结束，那新的闪光可能标志着一个多事之秋的开始。

也许，这只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而言，涉及的并不是那些死者，不是那五千多万确实死在世界上最惨烈的灾祸中的人，包括那些胜利者与征服者，那些战士与平民，那么多国家的人民：男人，女人，儿童，所有死难的人。对那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一天开始了。然而，尽管他们的骨骸已经横在墓穴的黑暗中，但是他们并没有白死，如果对他们的回忆能把我们从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带到享受和平的日子里。

- (1) “临界质量”指原子弹中的U-235或钚爆炸时需要达到的最小质量。
- (2) 钚虽未引起爆炸，但仍会因靠近而加剧核反应，产生更多放射性射线，致人死亡。
- (3) 指华盛顿国会。
- (4) 美国学生俚语，意思是：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件事。美国橄榄球赛中，首先以手触对方球门线后地上的球，可获三分，称“触地球”。
- (5) 原文是法语。
- (6) 这两句原文是意第绪语。

史实注释

这部小说中涉及的战史，像《战争风云》中一样，都是真实的；所引的数字材料，都是可靠的；举凡显赫人物的言语行事，也都是引自正史，或是摘自他们在类似情况下言行的实录。主要的历史人物，其出现的时间与地点，无一不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

阿尔明·冯·隆论战略的《世界大屠杀》一书，当然是通篇出诸虚构。然而，冯·隆将军的这部著作可以代表德国职业军人的另一种看法，其内容虽受到那种自我辩护的文献的局限，但仍属可靠。隆所列举的论据，尽管为其深染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所歪曲，但是除了那些已被维克多·亨利直接驳斥的部分外，其余大体上还是正确的。

所有著名的战役与大事——包括新加坡之役、中途岛之役、莱特湾之战、德黑兰会议、英帕尔之役与列宁格勒的攻防战等——有关它们的可靠性，相信熟悉时事的读者们都已了解。以下所附注释，仅说明故事中不大为人知晓或者比较冷僻的历史事实，以及史实与传奇错综交织在一起的那些章节。

几艘虚构的潜艇，如“乌贼”号、“海鳗”号和“梭鱼”号，其战绩都是根据真实的战时潜艇巡逻报告编写的。卡塔尔·埃斯特的阵亡，是根据美国潜艇“鲈鱼”号指挥官霍华德·W. 吉尔摩的事迹改写的，由于为国捐躯，曾经轰动一时，吉尔摩死后被追授国会最高荣誉勋章。但埃斯特则是一个虚构人物。

小说中其他所有的海军舰艇都是真实的，它们的调动与作战经过也都有历史记录可供查证。太平洋舰队里所有的将军都是真实人物，并且是作为重要政治人物来描写的。有关重巡洋舰“北安普敦”号的故事，除了希克曼和亨利两位舰长的故事以外，其余都是参看该舰从珍珠港启航到塔萨法隆格海战中沉没那一段时期里的作战日记写的。

参加中途岛之战的三个鱼雷飞行中队，它们的飞行员和炮手的名字非常难查证，有关的记录很快即已湮灭。小说中所载的名单，是经过长时期的搜集才找到的。欢迎读者提供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以便重版时做出订正。

“伊兹密尔”号的故事，编写时参看了一些难民从纳粹占领区偷航逃亡的实录，这些人就是那样逃到了巴勒斯坦，或者死在途中。

《万湖会议备忘录》像本书中所描写的，是一份历史文件。由于一次官僚作风的偶然疏忽，这一绝密文件只保留下了它的三十份中的一份。发现一份照相复制本被偷送到美国驻伯尔尼使馆，这件事是虚构的，使馆中的工作人员也是虚构的。

大战中，那些失陷在意大利的美国人像本书中所叙述的那样，都被拘留在锡耶纳。那些失陷在法国南部的，也像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先

被拘留在卢尔德，然后被转移到巴登-巴登，此后德国人就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进行刁难，拖延了一年以上的時間。

德·尚布伦伯爵夫妇确有其人，伯爵确实曾经主管巴黎的美国医院。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茨是一位历史人物，韦尔纳·贝克则是一个虚构人物。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布的联合宣言，导致了百慕大会议的召开，这是历史事实。小说中转载了宣言全文。副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确有其人，有关他的谈话和一些行事，主要是根据他本人的实录和国会中的作证写的。“狐狸”戴维斯这人物是虚构的。

百慕大会议的召开，经过情形一如书中所述。此后如何逐渐引起公众的反应，又如何设立战时难民委员会，这一切也都是事实。

一九四三年，人们对苏联的阻挠《租借法案》表示强烈不满，这件事主要是根据威廉·斯坦德利将军自传里的材料撰写而成。这里不妨顺便提一句，苏联的这种作风，直到如今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叶甫连柯将军则是虚构的。

《关于伊朗的宣言》（本书中称之为《伊朗宣言》）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发布宣言的一般经过情形也都是史实。当然，维克多·亨利和宫廷大臣侯赛因·阿拉（一个真实人物）的谈话是杜撰的。波斯湾司令部的康诺利将军确有其人，通过那条路将《租借法案》援助物资运送给苏联也是事实。格兰维尔·西顿是虚构人物，但他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波斯历史。

泰雷津（即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乐园”，在大战期间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并没一丝半点是虚构和夸大的，虽然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博士扮演的角色是编出来的。那些党卫军军官以及高级長老爱泼斯坦和默梅尔斯坦，都是真实人物。有关犹太区的记述都是真的。为一次中立国家红十字会观察员进行参观而组织的“美化运动”，包括所有那些离奇的细节，以及那一次参观本身，都有翔实文献可供稽考。《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这部影片中的片段，仍旧保存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① 的文物中。电影的拍摄情形，已在本书中做了描绘，但那部影片始终不曾公映。

写有关奥斯威辛（即奥斯赫维兹）的情景时，作者研究了一切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并与一些劫后余生者进行了交谈。这些描写都曾请研究这一可怕题材的著名权威人士仔细审阅核实。奥斯威辛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被人们全部理解，现在那儿什么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希望那些奥斯威辛的劫后余生者能够把他们的回忆与一个不曾去过该地的人所编写的回忆对照一下，他们就可以看出，为了要让当时不在那里的人永远记得过去的那些恐怖，作者的确是认真做了一番努力的。

将苏联战俘从拉姆斯多尔夫押送到奥斯威辛；人与人相食；用这些苏联战俘试验“齐克隆-B”毒气杀人的效果，以便用来大量屠杀犹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是战后鲁道夫·霍斯司令官在候审期间自己写的回忆录。他对那些集体屠杀的罪行供认不

讳，后来在奥斯威辛被处绞刑。

除了克林格尔是虚构的以外，其他党卫军军官都是真的。希姆莱的那一次视察，以及他观看使用毒气杀人的整个过程，当时经过的情形与书中描写的细节并无二致，只不过真事发生在七月，而不是六月。焚尸炉的建设工程，奥斯威辛福利区的描写，包括它的工业和农业设备，此外还有如何处理那些试图逃亡的俘虏，如何实行所谓“加拿大”的点名，这些也都是事实。

一〇〇五特别分队这支专门从事挖掘从葬地和毁尸灭迹的德国流动部队，是根据史实写的。党卫军上校鲍尔·布洛贝尔是一个真实人物。穆特佩尔的暴动是编出来的。一些俘虏的集体逃亡，是根据与此类似的党卫军奴隶逃亡的叙述改写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从泰尔诺皮尔经喀尔巴阡山脉到布拉格的那一次传奇式的旅程，是根据几份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纪实写的，犹太人在旅程中随身携带照片和文件等证明，逃出死亡营，越过所有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向外界透露真实情况，但所遇到的人几乎都“不肯轻信”。虚构的尼科诺夫和莱文的游击队是从现有的一些描写游击队的文学作品中演化出来的。在这段描写中，也提到了一些真实的游击队。

有关制造登陆艇和原子弹的描写都属纪实文字。在优先考虑一种连接器的问题上，确实有过争议。维克多·亨利在这件事中的穿插当然纯属虚构；奥本海默博士去橡树岭是虚构的故事；柯比、彼得斯、安德森都是虚构的人物。奥本海默博士曾将海军最新采用的热扩散方法介绍到橡树岭，以便在电磁分离程序中提供充分电量，这样才能够制成一颗供作战用的U-235炸弹，后来在广岛投下了。轰炸长崎的那颗钚弹，则是在汉福德的反应堆里制造的。投掷这两颗炸弹时，的确没有更多根据曼哈顿计划制出的原子弹可供使用了。

有关“地狱之钟”FM声呐的描写，以及它在战争后期的使用，都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总的来说，作者写《战争与回忆》和《战争风云》的目的都是要通过少数几个人在战争大动乱中亲身的经历、观察与感受，清晰而生动地重温过去的事迹。而为了最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力求正确地去叙述一些历史上事件发生的地方与经过，以此作为背景，好让编写的戏剧可以在它的衬托下演出。至少，这是我写作的理想。

赫尔曼·沃克

1962—1978

(1) 原文Yad Vashem。

出版方声明

《战争与回忆》（全2册）部分内容的译者暂时联系不到，此部分译者的稿酬暂存出版社。敬请有关译者看到此声明后与我社联系，届时将按地址奉呈稿酬。

THE

全景式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实进程的伟大作品

WINDS

战争风云

(1939—1941)

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
赫尔曼·沃克传世经典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施咸荣等译

OF

WAR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战争风云：全2册

作者：[美] 沃克 (Wouk, H.)

译者：施咸荣等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选题策划：刘 毅

装帧设计：辛 艳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作者前言

《战争风云》是一部小说，书中关于亨利一家的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但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那些大人物的言行不是出自史实，便是出自可靠的记载。像这种类型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作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出，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为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

阿尔明·冯·隆的军事著作《失去的世界帝国》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但是，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

机械化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像一朵盛开的花，今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我们要摆脱这个诅咒，就要先懂得它怎样开始落到我们头上，以及善良的人们为它付出了怎样的生命的代价——而且目前还在付出这个代价。《战争风云》的主题和宗旨，可以在法国犹太作家朱利安·班达的几句话里找到：

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译者

施咸荣（第1章至第4章）

萧 乾（第5章至第7章，第37章至第43章）

任吉生（第8章至第12章）

王央乐（第13章，第44章至第48章）

苏 玲（第14章至第20章）

姚念赓（第21章至第29章）

茅于美（第30章至第33章）

赵 澧（第34章至第36章）

颜泽龙（第49章至第56章）

海 观（第57章至第64章）

目 录

作者前言

译者

战争风云（上）

第一部

娜塔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战争风云（下）

第二部

帕米拉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三部

风云骤起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出版方声明

THE
WINDS
OF
WAR

战争风云

(1939—1941)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施咸荣等©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一部 娜塔丽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
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

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做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爱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被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到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 ^(a) 的人都说他有前途。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给众议员写过一封信，使他得以进入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性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给您写过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县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好像有点儿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的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儿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常常特地到圣弗朗西斯科和圣迭戈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做了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比他高出两英寸，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美丽的女子总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未免有点儿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女人，但在这一点上也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一个出了名的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发怵，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还是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龃龉。

笼罩在这对夫妻身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股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分，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处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低下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拼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处

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慕虚荣、一天到晚叽里呱啦的邋遢货，不像罗达那样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尽管罗达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人的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一个好妻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的时候，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亨利一踏进家门，就听见罗达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在一九三九年，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哦，瞧你，你怎么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像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像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带点儿沙哑，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所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替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替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像在踢橄榄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

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耷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他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青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角周围总有一道道像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部长谈话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儿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

“他给我的感觉仿佛我可以选择。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像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也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意见是对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儿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有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向他们打招呼：“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儿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儿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儿羡慕华伦晒得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瓦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离宪法路数千英里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一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

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用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罩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

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用人在门口说。

“你好，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的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你好，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鬃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

华伦伸出一只手去：“你好，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

罗达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

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钴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

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就真的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说话还像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两年后，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²⁾，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也没有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挺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社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像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拼命要获得美国人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一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手随随便便地耷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林，或者他们一伙里的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还是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帕格又去调马提尼酒，罗达就提出几个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托莱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报纸上的报道全都言过其实。最坏的也不过是所谓的“水晶夜”，一些纳粹打手出来敲碎百货公司的橱窗，放火烧了几家犹太会堂。连这也是犹太人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先谋害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个官员。托莱佛还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有一种悲观的看法。那天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戏院里看戏，回家时看见选帝侯大道上有不少碎玻璃，远处还有一两起火光。可是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好像整个德国都在燃烧，犹太人在遭到集体屠杀。不少新闻报道都互相矛盾。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真正受到伤害。为了抚恤那个死去的使馆人员，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大概十亿马克之类。希特勒是相信用烈药的。“至于总统下令召回我们的大使，我看是一种多余的姿态，完全多余。”托莱佛说，“这只会使犹太人的处境更糟，同时也完全打乱了我们使馆的工作。在华盛顿这儿，简直没有一点关于德国的常识。”

这个本来坐得笔直的战士又喝了两杯马提尼之后，腰也弯了，话也多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海军内幕情况，回忆各种酒会、各个周末、几次打猎旅行，等等。他回想起有一次在国社党集会之后怎样和一些德国空军军官喝了个通宵，到天亮时大家都喝土豆汤解酒；他还回想起自己怎样跟一些著名的演员和政界人士交朋友。他笑嘻嘻地说，只要你不打错牌，武官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再说，搞这些玩意儿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以便搜集情报。这是梦想中的工作。一个人既然进了海军，就有权在海军里得到最多的东西！他坐在最前排，看着历史一幕幕地上演，同时也获得最大的享受。“我跟你讲，帕格，你会喜欢这个工作的。这是目前欧洲最有趣味的职务。纳粹里确实鱼龙混杂，有些人很能干，但我跟你讲句知心话，有些人也相当粗俗。一般职业军人都有点儿看不起他们。可是他妈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政界人士又怎么样？希特勒现在掌着大权，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论了。他的确是一个大人物，我一点儿不骗你。因此，别谈论那话题，那样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因为的确没有比德国人更好客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很像我们，你知道，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像我们。他们见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他看看帕格，又看看罗达，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带点儿忧伤，也略有点儿沮丧。“特别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等你到达那儿，他们早就把你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也许我问得大率直了——要是这样，请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热衷于搞枪炮的人，怎么忽然干起这工作来了？”

“怪我把脖子抻得太长了。”帕格抱怨似的说，“你知道我在军械局的时候，曾研究过磁石鱼雷雷管——”

“他妈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还获得了奖状吗？”

“嗯，此后我就一直注意鱼雷的发展。我在作战计划处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注意有关武器和装备的最新情报。日本人正在制造一些很有威力的鱼雷，基普。一天晚上，我拿出自己的旧计算尺来，计算了一下数字，发现我们的军舰设备已经落伍到安全水平之下。我写了份报告，建议

在‘马里兰’号和‘新墨西哥’号一级的军舰上加添或加厚防雷隔堵^③。今天海军作战部部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的报告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舰船局和军械局彼此指责，备忘录满天飞，防雷隔堵已决定加添或加厚——”

“结果，老天爷，帕格，你又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奖状。干得好！”托莱佛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闪着光芒，他舔了舔嘴唇。

“我给自己弄到了一个去柏林的命令，”维克多·亨利说，“除非我能提出足够的理由不服从这个命令。海军作战部部长说，白宫已断定这个职位在目前极为重要。”

“不错，帕格，一点儿不错。”

“嗯，也许是不错，不过有利必有弊。基普，你干这种事很有办法，我可不成。我只会做机械工作。我不属于那个圈子。上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我正好倒霉，被看中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还凑巧懂得点儿德文。现在我骑虎难下了。”

托莱佛看了看表：“嗯，别放弃这个机会，这是我作为老朋友给你的忠告。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欧洲可能就要出什么大事。我该到大使馆去了。”

维克多·亨利送他到门外，一直送到那辆崭新的灰色梅赛德斯汽车停着的地方。托莱佛走路的姿势有点儿晃晃悠悠，但讲话的声音非常镇静清晰。“帕格，你要是决定去，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可以抄给你一本子电话号码，你好找一些合适的人谈谈。事实上——”一个苦笑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不，用不着给你女人的电话号码，对不对？嗯，我一向非常钦佩你的为人。”他拍了下亨利的肩膀。“老天爷，我对这个酒会寄予很大的希望！自从离开柏林后，我一直没喝到过一杯地道的摩泽尔葡萄酒。”

维克多·亨利重新进屋的时候，几乎被一只手提箱和一只帽盒绊了一跤。他女儿穿着一件绿色羊毛衫站在门廊的镜子旁边，拿了一顶尺码非常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戴。罗达在看着她女儿打扮，华伦在一旁等着，他的军大衣搭在肩上，手里拿着一只旧的猪皮旅行包。“怎么啦，梅德琳？你要到哪儿去？”

她冲着他微微一笑，把她的黑眼睛睁得很大。“哦，妈妈还没告诉您吗？华伦要带我到纽约去。”

帕格严厉地瞅着罗达，罗达就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亲爱的？华伦多买了几张戏票，她喜欢看戏，华盛顿又很少演戏。”

“可是大学停课了吗？已经放复活节假日了吗？”

女儿说：“我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只去两天，两天里不考试。”

“你准备住在哪儿？”

华伦插嘴说：“可以住在巴比宗妇女旅馆里。”

“我不喜欢这样。”维克多·亨利说。

梅德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父亲，那目光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要软下心来。她今年十九岁，个子矮小，身材苗条，皮肤很像罗达，而她的两只眼眶很深的棕色眼睛和那副果断神气，使她看上去很像她父亲。她朝着亨利皱了一下她的小鼻子，她这个小动作往往能博得他一笑，使她如愿以偿。这一次，他的脸色一点儿没有变。梅德琳先瞅一眼她母亲，又瞅瞅她哥哥华伦，向他们求援，但他们都毫无表情。梅德琳的嘴弯出一个微笑，这是一个撒娇的笑容，有时比发脾气、顶嘴更难对付。她脱下帽子：“好吧，算啦！华伦，我希望你能把多余的票处理掉。什么时候吃晚饭？”

“马上。”罗达说。

华伦穿上军大衣，拿起旅行包。“喂，顺便问您一声，爸爸，我可曾跟您说过，约莫在两个月前我们副舰长曾提出要进行飞行训练？我递了一份申请书，不过想凑凑热闹。嗯，今天看见契特在海军人事局溜达，看来我们俩都有希望被录取。”

“飞行训练？”罗达显得很不高兴，“你是说你要当航空母舰的飞行员了？就这样决定了？也不跟你父亲商量商量？”

“怎么啦，妈妈，这也不过是一种混资格的办法。我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您说呢，爸爸？”

亨利中校说：“一点儿不错。海军的未来准是属于这帮穿褐色皮鞋的。”

“这个我倒不知道，可彭萨科拉这地方一定挺有趣味，只要我不在头一个星期出丑就成。星期五回来。对不起，梅德琳。”

她说：“谢谢你的好意，祝你玩得痛快。”

他吻了一下他母亲，就离开了。

帕格·亨利绷着脸，一声不响，心不在焉地喝着法式奶油汤，吃着葡式烤鸡和杨梅馅儿饼。基普·托莱佛那么热衷于这种平凡的间谍工作只能加深亨利的不快，梅德琳老想逃课总是叫他心烦，但最糟糕的还是华伦那个随便讲出来的消息。亨利既觉得骄傲，也觉得害怕。虽然当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是海军中最危险的职务，但连他这个年纪的军官都在申请到彭萨科拉去接受飞行训练，以便将来可以到航空母舰上去服役。亨利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海军人员，他一边吃饭，一边心里琢磨：华伦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他自己要不要也提出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以便体面地（虽说有点儿穷凶极恶）逃避去柏林的使命。

梅德琳始终保持着兴高采烈的脸色，跟她母亲谈论乔治·华盛顿大学里的学生电台，这是她在学校里最感兴趣的东西。用人是一个爱尔兰老人，天气暖和时也附带照料花园。他在这个点着蜡烛、陈设着罗达家古董的饭厅里走进走出，脚步很轻。罗达也出钱支付家庭费用，这样他们才能在华盛顿保持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她的那些老朋友在一起。维

克多·亨利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有苦说不出。一个中校的薪水不多，而罗达是过惯了比较好的生活的。

梅德琳在她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很早离开了饭厅。吃甜食时，席上依旧阴沉沉的，一片寂静，只听见那个老用人轻轻的脚步声。罗达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她丈夫的心情逐渐好转。后来他清了下喉咙，说还是到廊子上去喝白兰地和咖啡吧，她就愉快地微笑着回答：“好的，咱们去吧，帕格。”

用人把银茶具放到廊子上，开亮假壁炉里一闪一闪的红灯。她耐心地等着，直到她丈夫在他喜爱的椅子上坐好，慢慢地喝着白兰地和咖啡。于是她说：“你知道吗，拜伦来信了。”

“什么？他真还记得我们都活着？他身体可好？”

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亨利常常做噩梦，梦见他儿子死在意大利一辆掉进水沟、冒着烟的汽车里，或者梦见他死于其他方式或受伤。不过，他从接到最后一封信以后，一直没提起过拜伦。

“他身体挺好。他目前在锡耶纳，已经不在佛罗伦萨学习，他说他已经对美术感到腻烦了。”

“我听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锡耶纳，那地方仍属于意大利，是不是？”

“是的，靠近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山区。他一直在托斯卡纳山区转。他似乎对一个女孩子有了好感。”

“一个女孩子，嗯？什么样的女孩子？意大利姑娘？”

“不，不，一个纽约姑娘——娜塔丽·杰斯特罗。他说她叔父是一个名人。”

“我明白了。她叔父是谁？”

“是一个作家。他住在锡耶纳，名叫埃伦·杰斯特罗博士。勃拉尼⁽⁴⁾说，他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历史。”

“信在哪儿？”

“在电话桌上。”

几分钟后他拿着信回来了，还拿来一本有黑色包封的厚书，封面上印着一个白色十字架和一个蓝色六角星。“这就是她叔父写的。”

“哦，不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是某个读书会寄来的，你看过没有？”

“我看了两遍。写得好极了。”亨利借着黄色的灯光翻阅他儿子的信，“嗯，事情看来进展得相当快呢。”

“她好像挺可爱，”罗达说，“不过他过去也曾有过这种情况，九天的热恋。”

亨利中校把信轻轻地扔在咖啡桌上，又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我过会儿再细看。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信，信里有什么重要的话吗？”

“他想要继续留在意大利。”

“真的吗？他打算怎样生活？”

“他跟杰斯特罗博士一起做点儿研究工作，那姑娘也在那儿工作。他认为靠他自己所挣的钱，加上从我母亲的信托财产里拿到的不多的几块钱，就可以凑合了。”

“当真？”亨利看了她一眼，“连拜伦·亨利也谈起自己养活自己了，这倒是自从你生下他以后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大新闻。”他喝完杯子里的白兰地，站起来，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才把信拿在手里。

“别生气，帕格。拜伦是一个奇怪的孩子，不过他很有头脑。”

“我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亨利进了他的私室，点上一支雪茄，把拜伦的信仔细看了两遍。这间私室是女用人的房间改装而成的。楼下原有一间漂亮的书室，装着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这间书室在理论上是属于他的，但这个房间实在太可爱了，罗达有时喜欢用它来接待客人，她丈夫要是留下一些文件和书籍在里面，她就要跟他唠叨个没完。这样过了几个月，亨利就把几个书架、一张小床、一张用旧了的小书桌搬到原来给女用人住的小房间里，自己也住在里面。他对这个小天地感到很满意：过去住的驱逐舰舱房比这还要小呢！

亨利抽完雪茄，就向他那台旧手提打字机走去。他把两手放在键盘上，停了片刻，注视着桌上皮镜框里的三张相片：华伦，穿着军装，刺猬似的头发，严肃而孩子气的脸，他是海军将级军官的接班人；梅德琳，才十七岁，但看上去要比现在年轻得多；拜伦站在中间，挑衅似的大嘴，半闭着的、善于分析的眼睛，又浓又密的头发，有点儿像瓜子形的脸上奇特地混杂着温柔和桀骜不驯。拜伦的外貌既不像他父亲也不像他母亲，他只是他怪模怪样的自己。

亲爱的勃拉尼：

你母亲和我接到了你的长信。我打算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你母亲宁愿一笑置之。我记得你过去从来不曾写过这样长的信，也从来不曾用过那样的言辞形容过一个姑娘。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还找到了有收益的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从来不曾认真看待过你要学美术这件事。

现在谈谈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这可悲的日子和时代，尤其考虑到德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我得首先表示，我对犹太民族没有一点儿偏见。我跟他们交往不多，因为海军里很少有犹太人。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班上有四个，在一九一一年，这也是很罕见的现象。他们中有一个毕了业，他名叫汉克·高尔德法伯，是一个很好的军官。

在华盛顿这儿，对犹太人的偏见颇深。他们做生意的本领太大，最近终于遭到物议。不久前，你母亲的一个朋友讲给我一个笑话。我听了并不觉得好笑，大概是因为我自己的曾祖来自格拉斯哥的缘故。他说，国会图书馆里三本最薄的书是：

《苏格兰慈善事业的历史》《法国妇女的贞操》和《犹太人生意道德的研究》。哈哈！这种笑话可能是受希特勒宣传的影响，不过讲给我听这个笑话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和基督教徒。

你最好仔细想想结婚的深远意义。我知道我这话说得太早了一些，可是在你不能自拔之前，现在正是好好思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真理：你要与之结婚的姑娘，和你必须与之共同生活的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女人一般都喜欢注意眼前的生活。在结婚之前，她一心想赢得你。结婚之后，你只是她生活中的许多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重要性只排在第二位，因为她已经占有了你，而其他的一切却在变动——孩子们、家庭生活、新衣服、社交关系。如果这些其他因素不合她的意，她就会使你的日子过得不愉快。

万一你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姑娘结婚，所有其他因素都会经常给她带来烦恼，从混血的孩子到社交上很细微的歧视。像中国人用眼泪折磨人一样，这一切都会使你痛苦。如果是这样，你们两个都会渐渐觉得苦恼和悲伤，可是到那时你们已经有了儿女，分离不开，结果你们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间地狱。

我只是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也许我是老脑筋，或者太愚蠢，或者太没有同情心。我不在乎这个姑娘是犹太人，虽说孩子们的信仰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比现在的华伦更好。你形容她头脑如何聪明，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也毫不怀疑，因为她身为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这件事就是证明。《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如果我认为她真能够使你幸福，能够在生活上给你一些指导，那么我就会欢迎她，而且如有人胆敢对她无礼，我就会亲自给他鼻子上一拳。我觉得这可能成为我将从事的第二种事业。

嗯，我已经同意你按照你自己的志趣行事，这一点想必你早已知道了。我写这样一封信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傻瓜，把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加以发挥，把我自己厌恶的真理加以解释，尤其是让我自己去干涉你的私人感情。可是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的理解是你要求一封回信，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你要是把我当作一个老顽固，我也没有意见。

这封信我要拿给你母亲看。她一定不会赞成我这样写，因此我要在她不签名的情况下把信寄给你。也许她会附上一笔，跟你讲几句她的心里话。

华伦在家。他已申请参加飞行训练，有可能获得批准。

爸爸

罗达喜欢睡懒觉，但她丈夫第二天早晨八点就叫醒了她，递给她一封他写给拜伦的信和一杯热咖啡。她像发脾气似的霍地从床上坐起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信，看完后一言不发，把信还给了他。

“你要在信上加点儿什么吗？”

“不。”她板着脸。刚才读到帕格写的关于女人和婚姻这一段时，她微微把眉毛一拧。

“你赞成这样写吗？”

“像这样的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罗达说，表示了很深的、很有把握的轻蔑。

“我可以寄出吗？”

“我不在乎。”

他把那封信放进前胸口袋里。“今天早晨十点钟我要去见普瑞柏尔海军上将，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帕格，请你完全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办好不好？”罗达说，口气里带着痛苦和腻烦。他一离开，她就一下子钻进被窝了。

当亨利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海军作战部部长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早在黎明时分，亨利一觉醒来，深深觉得自己已无法逃避这个使命，也就索性不去想它了。普瑞柏尔要他赶紧准备，去柏林的命令已经发出了。

- (1) 即维克多·亨利。
- (2) 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 (3) 军舰船体两侧凸出的、防止被鱼雷或水雷击沉的半圆柱形壳，通常位于船体水线之下。
- (4) 拜伦的昵称。

第二章

两个月前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相遇很能说明拜伦的性格。他像是被一阵狂风吹到娜塔丽身边的。

拜伦跟他的父亲很不一样，他做事一向漫无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步避开海上童子军、塞文海军学院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他从事海军事业的一切。然而，他也无意从事其他职业。他的学业成绩一般都很差，他很早就学会了一种游手好闲的出色本领。他有时发起狠来，也表现出他有能力考几个“A”，或者装配一台性能很好的收音机，或者从废品店里弄一辆汽车来让它重新开动，或者把一台坏了的机油加热器重新修好。他这种装修机器的才能是他父亲和祖父家传的，但他不久就对这种修补的工作感到厌倦。而他的数学又不好，没法儿考虑学机械工程。

他也有可能当运动员。他身体矫健，比外表看起来要强壮得多，但他不喜欢学校运动员在饮食和集体活动方面的死板规定，他自己虽然喝了不知多少加仑啤酒，腰围却丝毫没有增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之所以能进这个学校，只是因为他赢得了接见他的人的欢心，他智力测验的分数很高，以及他不是纽约人），他只做到没有因成绩太坏而被开除。他喜欢到他所参加的学生联谊会里去散散心，或是玩纸牌赌钱，或是把一些旧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或是谈论姑娘们并跟她们胡闹。他喜欢击剑，觉得这项运动挺适合他的独立精神和强壮体格。他要是受更多的训练，准能成为全国大学生击剑比赛的决赛选手。但训练使他腻烦，不合他懒散的性格。

他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美术，运动员们一般都选修这门课程，据说从来没有人不及格。但是，拜伦·亨利在期中考试时却没有及格。他从来不做作业，又缺了一半课。尽管这样，他考的劣等成绩还是使他吃了一惊。他谒见了那个教授，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那教授戴着一副绿眼镜，脑袋微微有点儿秃，耳朵上长着毛，原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迷。他倒挺喜欢拜伦。谈话时，拜伦偶尔提到对莱奥纳多^①和波堤切利的一些看法，说明那几节课他没有白上，跟那些在班上打瞌睡的魁伟学生大不一样。他们俩成了朋友。这是拜伦·亨利一生中头一次和知识界人士交朋友。他成了文艺复兴的狂热信徒，像奴隶似的重述着教授的见解，大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很优异，还改掉了喝啤酒的嗜好，一心想在将来教美术。他计划在佛罗伦萨大学当一年研究生，取得艺术硕士的学位。

但在佛罗伦萨待了没几个月，拜伦的热情就冷了下来。十一月的某个雨夜，他忽然对周围的一切厌倦起来：他租住的房间俯视着混浊的阿尔诺河，肮脏不堪；大蒜气味和下水道的臭味使他恶心；在外国人中独居使他烦闷。他写了封信给他的朋友，说意大利绘画太花哨、太伤感，而且画的都是什么圣母、圣婴、圣徒、光轮、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绿色的死了的救主、会飞的有胡子的耶和华，等等；说他宁愿选择像米尔和克里那样的现代画家；又说绘画不过是室内装饰，他对这

一行其实并不感兴趣。他潦潦草草地写了好几页，表达了他那种陷入绝境的心情，随即把信发出，自己动身到欧洲去到处游荡，把学业和毕业文凭一股脑儿丢在脑后。

他回到佛罗伦萨后，收到了教授写来的一封鼓舞他的信。

.....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成什么样的人，显然艺术不是你真正的爱好。我认为，让你集中全副精力学一门课对你是有好处的。只要你能去掉那种麻木不仁的心情，从事某种真正能使你感兴趣的事业，你还是会有远大前程的。我是一个老交通警察，站在这个角落里指挥交通，看见许许多多雪佛兰和福特驶过。偶尔也有一辆凯迪拉克驶过，我见了绝不会认不出来。只不过现在这一辆凯迪拉克的机器发生了严重的故障。

我已经写信给住在锡耶纳郊外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谈起了你的情况。你当然也听说过他。他写了《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弄到不少钱，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学院生涯。我们过去在耶鲁大学是朋友，他对年轻人的确循循善诱。去找他谈谈吧，并代我向他问候。

这就是拜伦登门拜访杰斯特罗博士的原委。他乘公共汽车去锡耶纳，路程是三个小时，顺着一条有车辙的险峻山道往上行驶。这个怪诞的小镇他以前去过两次，镇上全都是红色的城楼和雉堞以及弯弯曲曲的狭小街道，中央是一座华丽的、有斑马一样斑纹的大教堂，坐落在小山顶上，周围是一片绿色和棕色的托斯卡纳葡萄园。使这地方著名的，除了他特地来研究的那种仿拜占庭教堂艺术，还有一年一度的赛马，这种赛马据说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拜伦只是道听途说，不曾亲眼看见。

乍看上去，坐在蓝色旧敞篷汽车驾驶座上的姑娘并不怎么惹人注意：鹅蛋脸，肤色很黑（所以起初他以为她是意大利人），深色的头发，戴着一副极大的墨镜，一件敞领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深红色运动衣。她旁边坐着一个金头发男子，穿着一套白条子的黑西服。他正举起一只又长又白的手放到嘴上，盖住一个哈欠。

“嘿！是拜伦·亨利吗？”

“是的。”

“坐到后面去。我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位是莱斯里·斯鲁特。他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这会儿来看望我的叔父。”

拜伦也不怎么引起这个姑娘注意。娜塔丽·杰斯特罗从墨镜里看见的，是一个瘦长的吊儿郎当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浓密的棕色头发里夹着几星红色。他背靠着大陆旅馆的墙在晒太阳，抽香烟，两条腿懒洋洋地交叉在一起。浅灰色上装、黑色运动裤和一条栗色领带，看上去略微有点儿像阿飞的样子。头发下面的额头很宽阔，长长的尖下巴很瘦，脸色很苍白。他的模样完全像一个混文凭的大学生，但外貌相当漂亮。这样的人，娜塔丽在少女时代挥手赶走总有十几个了。

汽车弯弯曲曲地穿过两旁有歪歪扭扭的深红色老房子的狭窄峡谷，向郊外驶去。拜伦问起斯鲁特在大使馆里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外交人员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门工作，目前正在学习俄文和波兰文，希望将来能调到莫斯科或者华沙去。斯鲁特坐在汽车里看上去个子非常高，后来拜伦发现他自己的个子要比斯鲁特高，这个外交官身躯很长，但两条腿不怎么长。斯鲁特厚厚的金发发生得很高，显出高高的额角和瘦瘦的棕红色脸庞；无边眼镜后面的一对浅蓝色眼睛很敏锐，炯炯有神；薄薄的嘴唇一直紧闭着，仿佛在下决心似的。一路上，他老是把一只黑色大烟斗捏在手里或者叼在嘴里，但并不抽烟。拜伦忽然觉得，外交工作可能很有趣，使你有机会旅行，冒险，跟一些要人见面。但斯鲁特一提到他是获得罗德奖学金⁽²⁾的学生，拜伦就打定主意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杰斯特罗住在一座黄色的灰泥别墅里，别墅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大教堂和锡耶纳红色的城楼和瓦屋顶。从市镇坐汽车到这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拜伦急煎煎地跟在那个姑娘和斯鲁特后面，穿过一个筑有花坛的花园，花园里到处是沾满黑色污渍的塑料雕像。

“呃，你们来啦！”杰斯特罗说话的声音很高、很神气、很不耐烦，发r音的时候略带点儿外国口音。

他们走进一个长长的、有横梁的客厅，拜伦头一眼看到的是两样东西：一幅很大的肖像画，占了一堵墙的极大部分，画的背景是一片金色，画上的圣弗兰西斯穿着红袍，张着两臂。在房间远处的一张红绸卧榻上，坐着一个有胡子的小老头儿，穿着一身浅灰色衣服，看见他们进来，就看了看表，站起来，咳嗽着向他们迎来。

“这是拜伦·亨利，埃伦。”那姑娘说。

杰斯特罗伸出两只又小又干瘪的爪子似的手，握住了拜伦的手，用锐利的、带点儿迟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杰斯特罗的脑袋很大，肩膀很窄；老年人的带斑疤的皮肤，浅色的直头发，一只大鼻子因伤风而变得有点儿红，修剪得很整齐的胡子已经完全花白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三八年毕业，是不是？”

“是的，先生。”

“嗯，请进来。”他先往房间里走，边走边扣上他那件双排扣上装的纽扣。“上这儿来，拜伦。”他拿起一只很重的水晶酒壶，拔掉玻璃盖，小心翼翼地把琥珀色的酒倒在四只玻璃杯里。“喝吧，莱斯里，娜塔丽。我们一般白天不喝酒，拜伦，不过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他举起酒杯，“为拜伦·亨利先生干杯，祝他痛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卓越成就。”

拜伦哈哈大笑：“米兰诺博士信里是这样写的吗？我要干这一杯。”

杰斯特罗呷了一口，放下酒杯，看了看表。拜伦看出这位教授急于吃午饭，就像喝黑麦威士忌似的把杯子里的雪利酒一饮而尽。杰斯特罗高兴地笑着嚷道：“啊！一、二、三，好孩子！来吧，娜塔丽。莱斯里，把你的那杯酒带到饭桌上去吧。”

吃的是便饭：先是蔬菜和白米饭，随后是干酪和水果。餐具是精致的古老瓷器，栗色的和金色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矮小意大利妇女递送食物。餐厅里的高大窗子开向花园，可以望见锡耶纳的景色。从窗外泻入苍白的阳光，还吹来阵阵凉风，一直吹到饭桌上。

大家刚坐定，那姑娘就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拜伦？”

“说来话长。”

“讲给我们听听。”杰斯特罗用一种像是在教室里讲话的声音说，还把一根拇指搁到微笑着的嘴边。

拜伦犹豫了一下。杰斯特罗和那个拿到罗德奖学金的外交官使他感到不安。那姑娘更使他心烦。她取下墨镜后，露出来的眼睛又大又黑，微微往上倾斜，放射出勇敢和智慧的光芒。她的脸很瘦，嘴巴大而柔和，橘色的唇膏涂得略显浓一点儿。娜塔丽用含讥带讽的神气望着他，仿佛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傻瓜，而拜伦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这一点。

“也许我研究得过了头，”他说，“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心荡神驰，到最后却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心灰意懒。我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不少的确是光辉灿烂，但在天才作品中，也掺杂了许多徒有其名的垃圾。我最反对把异教和基督教混在一起。我不相信大卫长得像阿波罗，或者摩西长得像朱庇特，或者圣母马利亚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情妇，膝上放着一个借来的婴儿。也许他们不得不把《圣经》上的犹太人画成当地的意大利人或者假希腊人，可是——”拜伦顿了一下，看大家的样子仿佛都很感兴趣。“瞧，我并不认为我刚才发表的那通意见是什么重要的批评。我揣摩它恰好说明是我自己走错了道路。可是，这一切跟基督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一点叫我恼火。假定耶稣回到人间，去参观一下乌飞齐宫^③或者圣彼得大教堂，他会觉得怎样呢？就是您书中描写的那个耶稣，杰斯特罗博士，那个来自山沟沟里的理想主义者、可怜的犹太传教士，我心目中的上帝就是那个样子的。我父亲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们在家每天早晨得读一章《圣经》。哼，要是耶稣去参观了，他根本就想不到这类玩意儿跟他自己和他的教义有什么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一直瞅着他，露出几乎像母亲一样的慈爱笑容。他猛地对她说：“好啦，你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我已经回答你了。”

“嗯，这是一种观点。”她说。

斯鲁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他点了烟斗，一边抽烟一边说：“别妥协，拜伦，有人同意过你的观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新教’。”

“拜伦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杰斯特罗博士和蔼地说，轻轻地弹着他的几根短小的指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和思想的旺盛时期。拜伦，当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异教和希伯来精神——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在短期内共同繁荣。那是种杂交，不错，可是某些杂种往往比父母更强壮，你知道，骡子就是证明。”

“不错，先生，”拜伦说，“可是骡子不能传宗接代。”

娜塔丽·杰斯特罗脸上闪过一种既觉得好玩儿又觉得吃惊的表情，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向莱斯里·斯鲁特瞟了一下，又回到拜伦身上。

“说得好，正是这样。”杰斯特罗高兴地点了点头，“文艺复兴的确不能生育，它自己衰老死亡了，让异教和希伯来精神各走各的不朽道路。可是这头骡子的尸骨目前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拜伦，不管你目前为了揭露它，对它是多么厌恶。”

拜伦耸耸肩。莱斯里·斯鲁特说：“你父亲是牧师吗？”

“他父亲是海军军官。”杰斯特罗说。

“真的？哪一部门？”

拜伦说：“嗯，他这会儿在作战计划处。”

“老天爷！作战计划处？”杰斯特罗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样子，“我真不知道。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吗？”

“先生，每个国家都在太平时代拟订各种理论上的作战计划。”

“你父亲是不是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

“我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他最后一封信的，他没有提起战争。”

另外三个人交换了一下异样的眼色。斯鲁特说：“他在家信中会提起这类事吗？”

“他可能要求我回家。他没有提出这要求。”

“很有意思。”杰斯特罗博士说着，有点儿自鸣得意地向斯鲁特咧嘴一笑，一边搓着他的两只小手。

“事实上，我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拜伦说。这句话引起一两秒钟的沉默和更多的眼色。

杰斯特罗说：“真的吗？为什么？”

“嗯，我刚从德国游历回来。你光看见军装、检阅、操练、军乐队。不管你乘车去哪儿，都能遇见满载着兵士的军车，以及装运大炮、坦克的铁路列车。有时一些列车长达两英里。”

“可是，拜伦，希特勒正是靠炫示武力，才赢得奥地利和苏台德的，”杰斯特罗说，“而且不放一枪。”

娜塔丽对拜伦说：“莱斯里认为我叔父应该回家，我们已经争论三天了。”

“我明白。”

杰斯特罗拿了把象牙柄的小刀，用老年人惯用的一本正经的姿势削着梨。“不错，拜伦，我像骡子那样固执。”他用这个词显然出于无意，因为他紧跟着就咧嘴一笑，加了一句：“恐怕是我这个人也有点儿‘杂’的

缘故吧，我揣摩。这是一个舒服的住所，也是我现在唯一的家，我的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搬一次家要浪费我半年的时间。我要是想把房子卖掉，肯定每一美元连五美分都收不回来。那班意大利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跟一些不得不廉价卖掉房地产逃跑的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活活地剥掉我的皮。我买下这所别墅的时候，早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打算在这里度过我的余年。”

“我希望不会是今年秋天在纳粹手中度过您的余年。”斯鲁特说。

“嘿，你真浑，斯鲁特，”娜塔丽插嘴说，举起一只手从半空直劈下来。“打什么时候起你们外交人员有了这么了不起的远见？打慕尼黑起？打奥地利起？打莱茵河流域起？你们不是每次都感到吃惊吗？”

这样的对话拜伦听了很感兴趣，其他人似乎忘记有他在饭桌上了。

“希特勒一直在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不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斯鲁特反驳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拔出手枪，在警察过来阻止他之前开枪打死四个人。简而言之，这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希特勒所谓的高明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发了疯的强盗的突然袭击。这套把戏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已经有了警惕，他们会在波兰阻止他的。”

杰斯特罗吃了一片梨，开始有节奏地、流畅地谈起话来，有点儿像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有点儿像在课堂上讲书。“莱斯里，如果希特勒是德国皇帝⁽⁴⁾或者查理十二世⁽⁵⁾那样的人物，我承认我一定会觉得担心。可是他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幸亏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推翻了。这班喜欢打扮和装腔作势的、油头粉面的一九一四年的皇族和政客，这班普鲁斯特⁽⁶⁾笔下挂满勋章的色鬼，这班腐败堕落的低能儿，就是他们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旧的礼仪、旧的公文、旧的议定书都会统统完蛋，工业化战争会像一脚踢翻玩偶之家那样轻而易举地粉碎旧制度。于是他们都滚进了垃圾堆，新的领袖从阴沟里出现，提倡现实主义和进行改革。你知道，从前有一些基督教徒也是躲藏在罗马的阴沟和地下陵墓里的。”杰斯特罗对拜伦·亨利说。显然，他对这个新听众颇有好感。

“是的，先生，我听说过。”

“你当然听说过。嗯，希特勒是一个流氓，墨索里尼是一个流氓，斯大林是一个囚徒。这些都是坚强、聪明、能干的新人，都是直接从阴沟里出来的。另一个囚徒列宁，是伟大的革新派，一切都是他创造发明的。希特勒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墨索里尼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大谈什么反共和亲共，都是哄傻瓜和孩子的。”

“哦，看在老天爷面上，埃伦——”

“马上就完！列宁在外交方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这就是我的全部论点。荣誉、名声以及诸如此类华而不实的幻想中的玩意儿，旧制度因为它们引起战争，可是在列宁看来，这些都是骗人的假药。希特勒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除非极有把握可以安全脱身，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像一个手里拿着枪、发了疯的强盗，这正是他希望产生的效果。你居然上了

当，这倒叫我吃惊。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他准是有把握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在波兰达到目的，要不然他决不会采取行动。至少不会在目前。也许再过十年，等他德国建设好以后。我只要再活十年，就心满意足了。”

斯鲁特用微微有点儿发抖的细长手指摸摸小胡子。“你真把我弄糊涂了，埃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是列宁主义者！那是咖啡店里的骗人鬼话，你自己也明明知道。俄国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废除了私有财产，一个新的世界创立了。你喜欢也好，憎恨也好，反正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冒牌货，目的是把一伙流氓送上宝座。他使德国的经济停滞，粉碎了工会，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让昔日的富人仍旧留在最上层，例如什么克虏伯家族和蒂森家族，就是这班人给他钱让他执行任务的。那些纳粹大人物的生活就像贵族和帝王一样；而那些坚持要在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人，却一个个给关进了集中营。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一九三四年的大清洗是纳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将军们及有钱的保守派之间的一次摊牌。希特勒像杀鸡似的把他党内的一些老朋友都杀掉了。你居然把你自己的安全和娜塔丽的安全寄托在这个人的小心谨慎上，我觉得真是太荒唐可笑了。”

“是吗？”杰斯特罗看了看表，叹了口气，“我很抱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希特勒有本事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社会主义空谈，随后又把它扔在一边。他利用主义就像利用钱一样，为了把事情办成。它们都是一种手段。他利用种族主义，因为它纯粹是从德国人的浪漫个人主义中提炼出来的蒸馏液，就像列宁利用空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投合俄国人爱当救世主的脾性。希特勒想要铸造一个统一的欧洲。种族主义空话、社会主义前景、军乐队、游行、军装、悲哀的歌曲——只要这一串无聊的玩意儿能把德国人焊接成一件笨重的武器，希特勒当然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德国人一般都沉着、聪明、残暴、听话，你只要把声音提得高一些，他们就会雄赳赳地执行你发出的任何命令。希特勒理解他们，因此他很可能成功。一个统一的欧洲一定会出现。中世纪割据已经过时，均势政策在工业化时代是危险而又愚蠢的。这一切都得彻底废除。必须有一个冷酷无情的铁腕人物担当起这项任务，因为靠那班痛恨新事物的老顽固是什么也完不成的。这本是拿破仑的独到见解，可惜他早生了一百年。那班老顽固还有足够的力量逮住他，把他关起来，让他死在笼子里。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能把他希特勒关到笼子里了。”

拜伦脱口而出：“杰斯特罗博士，我在德国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园的长凳上还是在电车上，都看见过反对犹太人的标语。我还看见过一些被烧掉的犹太会堂。”

“是吗？”

大家都拿眼望着他。他继续说：“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居然这么冷静，我听了很是吃惊。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是犹太人。”

杰斯特罗博士慢腾腾、酸溜溜地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小黄牙。他摸

了摸胡子，用课堂里讲课的声调一本正经地讲起来。“嗯，你的吃惊并不使我吃惊。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美国人——并不懂得，欧洲容忍犹太人只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谈不上深度。例如我出生的故乡波兰，就不曾容忍过犹太人。甚至在西方——你们还记得德雷福斯案件⁽⁷⁾吗？不，不。在这方面，希特勒只是使欧洲恢复正常——欧洲在短期内放射出自由主义的光芒之后，现在又要恢复正常了。只是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已经从教会转移到排犹太主义的政党，因为法国大革命早已使欧洲从宗教大陆转变成政治大陆。要是希特勒取得胜利，犹太人就会回到旧时代的二等社会地位；过去在国王和教皇统治下，他们就一向处在这个地位。嗯，像这样经过十七个世纪，我们也都活下来了。我们对付这类事情有许多办法和原则。”

斯鲁特摇摇头：“我知道您喜欢像这样瞎扯，不过我还是希望您乘下一班轮船回家，到船上瞎扯去。”

“可我说的都是正经话，莱斯里。”杰斯特罗说，露出一个略带点儿调皮样子的微笑，“墨索里尼通过反犹太法的时候，你们也都大惊小怪过一阵。结果呢，证明是一个玩笑。”

“它们已经成了正式法律，只要德国人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就可能实施。”

“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又恨又怕。万一不幸发生战争，意大利也不会作战，锡耶纳可能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安全。”

“我很怀疑娜塔丽的父母是否也这么想。”

“她可以明天就回家。或许她觉得锡耶纳要比迈阿密海滩更可爱些。”

“我倒是想回去，”那姑娘说，“不过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战争或者害怕希特勒，有些东西比它们更叫我心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杰斯特罗说。

斯鲁特的脸变得通红。他的烟斗在烟灰缸上冒烟，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黄铅笔来，捏在手里转着玩。他手里的铅笔一下子停止转动。

杰斯特罗站起来：“拜伦，跟我来。”

他们让那姑娘和涨红了脸的男子留在桌边，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在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小图书室里，书架上放满了书，书桌上和地板上也堆满了书。白色大理石炉架上面挂着一张死板的锡耶纳圣母圣子像，用天蓝和淡红两色画在金色底子上。这是一张很小的画像，装在一个华丽的镀金大镜框里。“贝伦森⁽⁸⁾说这是杜乔⁽⁹⁾的作品，”杰斯特罗说着，朝那画像微微一挥手，“这样的画对我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但究竟是真品还是赝品，还没经过鉴定。现在你坐到那儿有阳光的地方，好让我看得见你。把那些杂志放在地板上好了。好，这把椅子坐着舒服吗？好极了。”他叹了口气，用一根拇指顶着下唇。“嗯，拜伦，你干吗不进海

军学院？你难道不为你的父亲感到自豪？”

拜伦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我想我父亲有朝一日可能会当海军作战部部长。”

“难道他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

“我哥哥华伦在学。我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米兰诺博士在信里说，你学过海军预备役课程，还得到了军官委任状。”

“这样做可以让我父亲高兴。”

“你重新考虑过进海军没有？现在还不算太晚。”

拜伦微笑着摇了摇头。杰斯特罗点了支香烟，端详着拜伦的脸。那年轻人说：“您真的喜欢住在意大利吗，先生？”

“嗯，医生叫我住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我试过不少地方，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南加利福尼亚，还有法国的里维埃拉。”教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用一种含讥带讽的口气，仿佛觉得它们不是很可笑便是很讨厌，他正拿笔把它们一个一个勾掉似的。“意大利美丽，安静，物价便宜。”

“您不在乎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安家吗？”

杰斯特罗露出慈爱的笑容：“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您是怎么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您是在这儿写的吗？”

“哦，不是，可是这本书把我送到了这儿。”杰斯特罗说的时候有点儿沾沾自喜。“你瞧，我从前教古代史的时候曾讲到《圣经》。年轻的时候，我在波兰也学过犹太教法典，因此在教《新约全书》时，我有点儿强调耶稣和保罗所传布的教义怎样受犹太教法典的影响。这种新玩意儿似乎很合耶鲁低年级学生的胃口。我拿它写成一本书，开始时用的书名是《早期基督教里的犹太教法典题材》，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个书名。这本书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了，”杰斯特罗微笑着，用两只手朝整个房间轻轻比画一下，“结果我就到了这儿。我用读书会给我的稿费买了这地方。你呢，拜伦，你有什么计划？你打算回美国吗？”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一点儿也拿不定主意。”

“你想找工作做吗？”

拜伦愣了一下：“嗯，我揣摩找个工作做也不错，先生。”

杰斯特罗不慌不忙地走到书桌旁边，在一大堆书里寻找什么，还取下眼镜把书举得离脸非常近，仔细地看书名。“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一个耶鲁毕业的小伙子，不过他父母害怕战争爆发，把他叫回家去了——啊，在这儿呢。我每星期给你二十美元，能不能使你对君士坦丁大帝⁽¹⁰⁾感兴趣？这是本写得很好的一般传记，你可以从它开始。”

“先生，我历史课考不及格的次数比哪门课都多——”

“我明白了，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年轻人接过那本厚书，犹豫不决地翻阅着。“不，我想试试，谢谢您。”

“哦，你想试试，是不是？虽然你说你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为什么？”

“嗯，为了钱，也为了待在您身边。”这倒是实话，只是他隐瞒了第三个主要原因：为了娜塔丽·杰斯特罗。

杰斯特罗装出很严肃的样子，随后扑哧笑了出来：“咱们试试吧。”

他父母后来收到的那封信——他在信里谈到那个姑娘，结果引起维克多·亨利写了那封颇有分量的回信——的确很容易使人误解，虽说这并非写信人的本意。倒是有人在恋爱，但娜塔丽的情人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每星期来两三封信，都是外交部那种又长又厚的白信封，信封上是棕色墨水写的细长字体，印着“免费递送”字样的地方贴着邮票。拜伦一看到这些信封就觉得讨厌。

他每天有好几个钟头和娜塔丽一起待在二层楼的大房间里，那是杰斯特罗的主要图书室，她的办公桌就放在那里。她回复信件，用打字机抄打原稿，跟意大利女人一起管理家务。拜伦坐在图书室的长桌旁边工作，阅读有关君士坦丁的材料，核对事实，画几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领导下的重要战役的地图。只要他一抬起眼睛，就可以看到那张伏案工作的光滑的脸，美丽的颧骨上照射着阳光，如果是在阴雨天，就照射着灯光。他也可以经常看到那双穿着丝袜的美丽的长腿。娜塔丽身穿深褐色的羊毛衣服，跟他打交道时总是一本正经。斯鲁特离开以后，她几乎不擦脂粉，把头发往后梳成一个大髻，跟拜伦谈话时态度直率而冷淡。可是他的痴情反而扎了根，而且与日俱增。

他在遇见她之前，有好几个月没跟美国姑娘交往了，现在他们天天见面，这个四壁是书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一连好几个小时待在一起。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倾心于她了，但她另有使他动心的地方。娜塔丽·杰斯特罗跟她有名望的叔父讲起话来态度自然，就好像他们两个在智力上没有什么差异似的。她学识的广博使拜伦自惭形秽，然而她没有一点点书腐气。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年轻姑娘都是轻骨头、傻瓜蛋，经不起微微一笑和几句恭维话。在大学里，后来在佛罗伦萨也一样，她们都对他很溺爱。拜伦有点儿像阿多尼斯⁽¹⁾，懒散而没有热烈的爱情。他跟华伦不一样，有点儿受他父亲的影响，生活上比较严肃。他认为娜塔丽又聪明又可爱，是一块光芒不外露的美玉，被弃置在山野，不受人注意。至于她对他冷淡，他认为是正常现象，他一点儿不想消除这现象。

他干了一些他从来不曾干过的事。他偷了她的一块浅蓝色小手绢，晚上坐在镇上的旅馆房间里拿着它拼命地闻。有一次，他把她留在桌上的半块饼吃了，因为饼上印着她的齿痕。后来她找不到那半块饼，他却

面不改色地撒着谎。整个说来他的举止有点儿失常，但娜塔丽·杰斯特罗似乎一点儿没觉察到。拜伦有一层深不可测的硬壳，从孩提时就已长成，保护他不让他苛刻的父亲看出他的懒惰和极差的学业成绩。

他们经常聊天，当然啦，有时候也一起乘车出去在深山里野餐。她几杯酒下肚，就会稍稍对他热情一些，态度有点儿像姐姐对待弟弟，不久他就打听出她爱情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她曾在巴黎大学研究社会学，斯鲁特是杰斯特罗的学生，教授写信向他介绍了娜塔丽。他们之间爆发了爱情，后来娜塔丽在盛怒之下离开了巴黎，跟她父母在佛罗里达住了一阵。随后她又回到欧洲，在她叔父手下工作。据拜伦猜测，她来欧洲也是为了离斯鲁特近一点儿，做另一次尝试。斯鲁特这时已经接到调任华沙的命令，娜塔丽正计划在七月间到华沙去看他，因为那时候杰斯特罗要到希腊的岛上去避暑。

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野餐，拜伦把酒瓶里最后几滴酒倒在她杯子里的时候，爹着胆子直截了当地刺探了她一下。“娜塔丽，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她坐在一条毯子上，把两腿裹在格子花裙子里，眺望着山谷那边棕色的冬天葡萄园。她把头一歪，露出调皮的询问神气，答道：“哦，工作就是工作。怎么啦？”

“我好像觉得你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嗯，我来告诉你，拜伦。你在恋爱的时候，就会做出奇怪的事来。”他的反应很冷淡，脸上毫无表情。她接下去说：“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坦白地说，我觉得埃伦相当了不起。你说呢？尽管他老想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念头，也非常喜欢自我陶醉，还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毛病，但这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的确写得很好。我父亲是一个慈爱、聪明、善良的人，但他只是一个会堂负责人，也是一个运动衣制造商。埃伦是一个著名作家，也是我叔父，我揣摩自己很沾他的光。那有什么不对呢？当然，我也喜欢替他打字，从新写的原稿里看他的头脑怎样工作。那是卓越的头脑，他的风格也值得赞美。”她又带着询问的神气看了他一眼。“那么你干吗要做这工作呢？我倒真是不太明白。”

“我吗？”拜伦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早在三月里，杰斯特罗接受了一家美国杂志的约稿，准备为即将举行的赛马写一篇特稿，这样他就必须放弃去希腊旅行的计划，因为赛马是在七月和八月举行。这笔稿费优厚到近于荒谬的程度，因此他说他舍不得拒绝。他跟娜塔丽说，她要是肯去观看赛马，代他做调查研究工作，他就给她一半稿费。娜塔丽立刻答应了，没想到——拜伦是这样看的——她叔父是要阻止，至少是要延迟她去华沙的旅行。杰斯特罗有一次毫不含糊地说，娜塔丽那么追斯鲁特不是有身份的女子应有的举动，也不是好的策略。拜伦琢磨斯鲁特并不想跟娜塔丽结婚，也明白是因为什么。对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娶一个犹太女子做妻子是灾难性的，虽然拜伦觉得，要是他处于斯鲁特的地位，他会为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外交界。

娜塔丽当天就写信给斯鲁特，通知他说要把去华沙的日期延迟到八月赛完马以后。拜伦看着她在打字机上打出那封信，竭力不让心底的喜悦露到脸上。他心想，她也许去得成，也许去不成。也许在这期间会爆发战争，阻止她前去。拜伦希望，希特勒如果真要进攻波兰，那么最好快点儿动手。

她写完信，他就用同一台打字机给他父母写了那封难得的长信。他本来只想写一页，结果写了七页。这是好几个月里他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他一点儿没想到他已在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雇主，还有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可爱姑娘。因此帕格·亨利白操了一番心，写了那么严肃的回信。拜伦接到信时，感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他根本没想到要跟娜塔丽结婚，就好像他根本没想到要改信伊斯兰教一样。他只是被爱情迷住了心窍，那个年轻女子简直可以说近在身旁，远在天边。他觉得现在只要能跟她厮守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他又写了封信向他父亲解释明白，可是这封信到达华盛顿时，亨利夫妇已经启程去德国了。

- (1) 即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他和波堤切利（约1445—1510）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 (2) 罗德奖学金是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约翰·罗得斯（1853—1902）所设，保送英、美等国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去牛津大学学习两到三年。
- (3) 乌飞齐宫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建于十六世纪，收藏了世界各国名画。
- (4) 德国皇帝指威廉一世（在位期1871—1888）和威廉二世（在位期1888—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在威廉二世在位时爆发。
- (5) 查理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绰号“北方的亚历山大”和“北方的疯子”，主张用武力侵略外国，最后死于战场。
- (6)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 (7) 指法国籍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被控卖国，后来证明是一伙排犹主义者搞的阴谋，又恢复了名誉。
- (8) 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
- (9) 杜乔（1260?—1319?），意大利画家。
- (10) 君士坦丁大帝（280—337），罗马帝国第一个基督教皇帝。
- (11) 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爱打猎而不爱女人。

第三章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愤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待在海军情报部里，拼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时间紧迫，罗达还是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轮弯弯的黑色船艏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艏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哈得孙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卐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卐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轮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 she 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像您，也不像华伦，我觉得我倒更像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都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纽波特去，按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纽波特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一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一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使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彼此很少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迭戈·里维拉^①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像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看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部挤满了人的电梯。

她在广播公司的大厅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话题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儿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哟！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这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像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沙嘎地一笑，两眼放出光彩，“别这么猴儿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症呢，”罗达说，“这儿好像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装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在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像现在这样在露天，否则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

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哧地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

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

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像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儿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一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纽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很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一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大乳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

讯员，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洪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听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着一点儿也没减轻他的丑陋：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在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尽管大家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做另一次努力：“我揣摩您是离开学校去度假？”

“嗯，我恐怕永远离开学校了。我二十八啦！”

“真的吗？嘿，对不起！我还以为您跟我女儿念差不多年级呢，她十九岁。”塔茨伯利的女儿没吭声，所以他又继续说下去，“我希望您把我的愚蠢看作恭维，女人不是喜欢人家说她年轻吗？”

“哦，好些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中校。大概是因为跟我父亲一起旅行的缘故吧，他眼睛不怎么好，我在帮他工作。”

“那一定很有趣。”

“也得看题材。现在这日子，倒有点儿像放一张破唱片。老实讲，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呢，还是不会动手？”

她呷了口酒。亨利中校不由得目瞪口呆。“小瘪三”当然是指查理·卓别林⁽²⁾，不言而喻是影射希特勒。她的意思是说，塔茨伯利目前广播的一个主题是讲希特勒会不会发动战争。她不动声色，不变声调，用一个德国人听不懂的隐语，在“不来梅”号船长的宴席上不仅触及了禁忌话题，而且对这个德国独裁者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帕格·亨利度过了第二次蜜月中幸福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出来到凉快的、阳光灿烂的甲板上，看见已有六七个早起的旅客在那里散步了。他估计走五圈约有一英里，他打算走十五圈到二十圈。他绕过船头转向左舷的时候，看见塔茨伯利姑娘从长长的甲板远处向他走来，摆动两只胳膊，扭着屁股，她仍穿着那套灰衣服。“早上好。”他们彼此点头微笑，擦身而过，后来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又重复了同样的礼仪。第三次相遇时，他就转过身来，跟她说：“咱们一起走吧。”

“哦，谢谢您，好极了。我觉得自己那么傻，在四十英尺以外就准备微笑。”

“您父亲不喜欢在早饭前散步？”

“他讨厌一切运动。他强壮得像头牛，干什么对他都不起作用。不过，可怜的韬基⁽³⁾最近患了痛风，这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韬基？”

帕米拉·塔茨伯利笑了：“他中间的名字是韬尔考特，从学生时代起，他的朋友们就管他叫韬基。”她走得相当快。现在她穿的是平底鞋，看上去非常矮。她抬头瞟了他一眼：“中校，您太太呢？也不喜欢散步吗？”

“她喜欢睡懒觉。只要有汽车或者叫得到出租汽车，她甚至不肯步行到街角上的铺子里去买东西。嗯，您父亲到底怎么个看法？这个小瘪三会动手吗？”

她笑了，眼里放出异彩，显然因为他还记得这句话而感到高兴。“他大言不惭地说来说去，不外乎这个意思：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您的看法呢？”

“我？我只是把他的看法用打字机打出来，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字母特别大。”三个衣服剪裁得很入时的德国妇女气喘吁吁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帕米拉朝她们做了个手势，“乘她们的船旅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您父亲是不是刚出版了一本书？我记得好像看到过评论。”

“是的。说真的，那不过是把他的广播稿剪剪贴贴。”

“我很想看看。作家们使我敬畏。我自己写起东西来，每写一个字都感到非常吃力。”

“我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看到一本，是他派我去查阅的。”她说，咧嘴一笑。帕格不禁想起，梅德琳发现他自高自大或者矫揉造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笑的。他很希望华伦能够遇到这个姑娘或者一个跟她相似的姑娘。昨天晚上有那个话匣子——那个半裸的、胸脯饱满的金发女人在旁边，他没怎么注意这个姑娘。可是这会儿，尤其是在海上清晨的新鲜空气影响下，他觉得她有一张英国贵夫人的脸，一张庚斯博罗⁽⁴⁾或者罗姆尼⁽⁵⁾笔下的瓜子脸：薄薄的嘴唇，隔得很开的富于表情的灰绿色眼睛，笔直的漂亮鼻梁，浓密的棕色头发。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像珍珠一样光滑。跟华伦正是一对，又美丽又机灵。

“您还散步吗？我不走了。”她说，在一个房间的双扇门边停住脚步，“亨利中校，您真要看他的书，最好把书夹在胳肢窝下，他一下子就会爱上您，这还会使他旅途感到愉快。”

“他还在乎这个？怎么，他已经很有名了。”

“他很在乎。天哪，他们这帮人可在乎呢！”她笨拙地微微一摆手，进房去了。

帕格独自吃完早饭，就到图书室去了。室内除了一个孩子气的管理员，还没有人。书架上有不少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文书。帕格看中一

本名叫《潜艇：1914—1918》的书，就坐在皮圈椅上翻到论美国驱逐舰的战略那部分细细看起来。不久，他听到了钢笔的沙沙声。在一张他几乎伸手可及的小书桌边，坐着那位德国潜艇军官，低下他刺猬似的脑袋正写着什么。帕格没看见他进来。

格罗克微微一笑，用钢笔指着那本谈潜艇的书说：“在回忆往事吗？”

“嗯，我当时在驱逐舰上。”

“我呢，在水底下。也许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逢了。”格罗克讲英语时略带点儿德国口音，但并不难听。

“很可能。”

帕格把那本谈潜艇的书放回书架上，取下塔茨伯利写的书。格罗克说：“咱们在晚饭前一起喝一杯，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九一八年大西洋的看法，好不好？”

“好极了。”

帕格想坐到甲板上的椅子上看一会儿塔茨伯利的书，然后下去工作。他带来一些关于德国的工业、政治和历史的书，都是又厚又重，他打算在赴任的路上把它们全部看完。情报手册之类的玩意儿当然很不错，不过他喜欢自己钻研，在使人发怵的大厚本里寻找更多的细节。书上记载的东西多得惊人，可惜经常缺少锐利而仔细的眼睛。

船头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形成一个“V”字。“不来梅”号像一只战舰似的乘风破浪前进。帕格抬头瞧了瞧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淡烟，又望了望大海，估计刮的是西北风，风速大约十五海里，船速十八海里，港口处四级风浪，前方远处积雨云下有雨和暴风。他不由得怀念起海上生活来。他离开海洋已经四年了，不当指挥官已经十一年了！他站在船头的栏杆旁边，靠着一根吊救生艇的柱子，深深吸了几口海上的空气。两对中年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一望而知是犹太人，都穿着讲究的运动服，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他们转过甲板上的船室就不见了。他正望着他们的背影，忽听得塔茨伯利洪钟般的声音：“你好，中校！我听说你天一亮就带着我的帕姆⁽⁶⁾一起散步了。”

“你好！你看见刚才走过的四个人吗？”

“看见了。不用说，是犹太人。喂，那是我的书吗？多么叫人感动，你看了多少啦？”

“我刚从图书室借来。”

塔茨伯利的小胡子忧郁地耷拉下来：“怎么，不是你自己买的？去他妈的所有的图书馆！这样你看了书，我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他哈哈一阵大笑，把一只穿绿袜子的脚搁在栏杆上。他身穿一套宽大的椒盐色高尔夫球衣，戴一顶绿色苏格兰帽。“这是一本坏书，实际上是一种冒牌货，可是在你们国家销路很好，对我来说算是交了好运。要是你在过去

两年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我的胡说八道，你就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章节。是历史的脚注。我那篇关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报道确实不算太坏。咱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中校！”

他谈起德国占领奥地利的情况，听上去就像在广播：口气斩钉截铁，消息灵通，对民主国家的政客表示无比轻蔑，兴致勃勃地谈着不吉的预兆。塔茨伯利独到的见解是世界可能发生大火，不过那场面也可能非常壮观。“你能想象我们让他赢得的胜利有多荒诞、多可怕吗，亲爱的朋友？我都看见了。简直是普鲁塔克⁽⁷⁾笔下的人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二十岁时是一个被刷下来的学生，一个流浪汉，一个不走运的人——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五年肮脏、衣衫褴褛的瘪三。这些你都知道吗，亨利？你可知道有五年时间，这位元首一直是你们所谓的波威利街⁽⁸⁾上的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的可怜虫一起挤在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里，在救济穷人的施粥所里喝稀汤，而且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维也纳当时繁荣得很——而是因为他这人既懒惰又没本领，富于幻想，和现实格格不入！说他当过油漆匠的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他卖过几张手工画的明信片，但一直到二十六岁，他始终是一个在马路上闲逛的瘪三。后来他在德国军队里当了四年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这种工作甚至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来说也是下贱的。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用煤气自杀，躺在一家陆军医院里。这就是元首的身世。

“后来——”他正讲得起劲，像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愣，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起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⁹⁾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哈哈！我觉得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亨利说，“你们那班政客要是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儿？也去柏林吗？”

塔茨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

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劳合·乔治⁽¹⁰⁾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分内的工作，对格罗克来说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一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业，也是一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像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的妻子在旁边，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格·亨利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像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一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算是不错的。”

“你好像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待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正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的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儿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像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呛。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刹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

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咪咪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

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

她犹豫了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扑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她跳舞很笨拙，没有经验。帕格喜欢她温柔的态度，以及她踩着他的脚时露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容。“您不会玩得痛快的。”她说。

“我玩得很痛快。您认为您还会回美国去吗？”

“要是父亲被撵出德国——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我们会回美国去。怎么啦？”

“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工作成绩很出色。他不像我，长得高大漂亮。”

帕米拉做了个鬼脸：“一个海军人员？不成，每个港口都有一个姑娘。”

最后一晚，船长再次请客。每个女宾席上都放着白兰花，花下面是一个金白二色的粉盒。大家喝着香槟酒，最后话题转到国际政治上。人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在现在这种日子和时代，用战争来解决纠纷是愚蠢的，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在英、法、德这样先进的国家之间更是如此。“咱们都是一家人，包括所有的北欧人在内，”塔茨伯利说，“兄弟阾于墙，最为可悲。”

船长高兴地地点着头：“正是我要说的话。只要咱们能紧紧地团结起来，就不会再有战争。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绝不敢动手。除了他们，谁还要战争？”饭厅里，人们都戴着纸帽，抛掷彩色纸带。帕格注意到那四个犹太人坐在离他们不远的餐桌上，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德国侍者照样彬彬有礼地侍候他们。船长跟着亨利的目光望过去，他那严峻的胖脸松弛下来，咧开嘴露出高人一等的笑容。“您瞧见了，中校，他们在‘不来梅’号上像其他人一样受欢迎，受同样的招待。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异想天开。”他转向塔茨伯利，“咱们说句知心话，你们记者对于事情的恶化是不是该负点儿责任？”

“嗯，船长，”塔茨伯利说，“记者总得找个题材，您知道。照那些不住在德国的人看来，你们政府有不少新玩意儿，其中之一就是对犹太人的政策，因此这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

“塔茨伯利说的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格罗克一口喝完杯子里的

酒，插嘴说，“现在一提到德国，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总是犹太人。这方面的政策确实有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是一件事，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他转向亨利：“然而，维克多，跟元首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元首已经使德国恢复了元气，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民都有了工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而且大家都有了精神。光是希特勒对我们年轻一代所做的贡献，就大得难以使人相信。”（船长两眼放光，使劲点着头，不住地说：“对，对！”）“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青年们干什么呢？他们上街闹事，他们变成共产党，他们吸毒、搞变态性爱，说来真是可怕。现在呢？他们都在工作、受训，或者为大家服务，没有例外。他们都很快乐！我部队里的水兵也都很快乐。你简直没法儿想象在共和国时代海军的士气有多低落——我向你提个建议吧。”他敲了下桌子。“你到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舰队。你一定要来！像你这样的人，看了海军基地或者船上的水兵，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它能打开你的眼界。你来不来？”

帕格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桌上的人都期待地望着他。如果接受这样的邀请，美国政府也就有义务向驻华盛顿的德国海军武官发出同样的邀请。海军部是否愿意跟纳粹政府做这笔交易，彼此交换参观潜艇基地呢？帕格可没有这个权力做出决定，他得向华盛顿报告这个邀请，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

他说：“我很希望能去，也许我们可以做出安排。”

“答应吧，把礼节撇在一边！”格罗克说着，举起两只胳膊一挥，“这是我对你发出的私人邀请，是两个海员之间的私人交情。潜艇指挥部分到的预算少得可怜，我们的行动也就比较自由。你可以自由到我们这里参观，我可以负责。”

“这个邀请包不包括我？”塔茨伯利说。

格罗克沉吟了一下，接着笑起来：“怎么不包括？来吧，塔茨伯利。英国人对我们了解得越深，草率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嗯，这也许是缔造和平的一个小小的重要步骤。”船长说，“就在我的饭桌上达成协议，我觉得很荣幸，咱们都要多喝些香槟表示庆祝。”

这样，在“不来梅”号船长的饭桌上，大家一起为和平干杯。当时离午夜还有几分钟，大邮船已放慢速度，渐渐驶近灯火辉煌的纳粹德国海岸。

在明媚的阳光下，“不来梅”号像火车似的在大河两岸低低的绿色河滩中缓缓前进。帕格站在太阳甲板的栏杆边，像过去一样，在航海之后看到了陆地觉得很高兴。罗达却是老毛病发作，在下面舱房里大发雷霆。每逢他们俩一起旅行，罗达总得受收拾行李之苦。帕格收拾他自己的东西倒是一个老手，可是罗达说，他放的东西她永远找不到。

“哦，不错，这个国家的景致很美丽。”塔茨伯利溜达过来，开始谈论景色，“你将会在不来梅港和柏林之间看到许多美丽的德国北方小城，建筑式样都很像英国都铎式。事实上，英、德两国有很深的关系和许多

相似之处。你当然知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我们王室有很长时间只讲德语。然而总的说来，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比因纽特人还要陌生。”他哈哈一阵大笑，用一只胖手朝岸上一扫，接下去说：“一点儿不错，亨利，德国人坐在欧洲中心。这些使我们大伤脑筋的表兄弟，他们咝咝地响，呜呜地叫，有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向四面八方溢出来。他们从这些可爱的小镇、这些童话里的仙境、这些干净漂亮的城市里拥出来——等你看到科隆、纽伦堡、慕尼黑甚至柏林和汉堡以后，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我刚才说，他们从那些地方像气泡似的冒出来。这些彬彬有礼的、蓝眼睛的音乐爱好者，一下子都成了嗜血的刽子手，实在有点儿叫人毛骨悚然。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又让他们沸腾起来了。你们美国人也许得出一把更大的力，比上一次出的力要大得多。你知道，我们已经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了，我们和法国人。”

亨利注意到塔茨伯利每次谈话，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话题总要落到美国跟德国打仗上。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塔茨伯利。我们得对付日本人。他们正在宰割中国；他们又有第一流的战舰，而且每月都在扩建。要是他们把太平洋变成了日本内湖，继续干他们在亚洲大陆干的那一套，那么不出五十年，整个世界都要属于他们了。”

塔茨伯利从笑容可掬的嘴角吐出舌头，说道：“黄祸。”

“这是事实和数字的问题，”亨利说，“欧洲一共有多少人口？一两亿？日本现在快要统治十亿人口了。他们跟德国人一样勤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从纸糊的房子里出来，穿着绸制的和服，却在一二十年内打败了俄国。他们才叫可怕！跟我们在亚洲面临的局势相比，希特勒干的这套玩意儿在我看来就好像小猫小狗在后院里打架。”

塔茨伯利盯着他，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可能你把德国人估计过低了。”

“也许你把他们估计过高了。他们占领莱茵河流域的时候，你们和法国人干吗不干涉呢？他们违反了条约。你们本来可以在那时候动手，把希特勒绞死，可以像冲进女学生宿舍那样不费吹灰之力。”

“啊，这是事后的聪明。”塔茨伯利说，“别要求我为我们的政客辩护，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头脑。我在一九三六年说的、写的，完全跟你现在说的一样。在慕尼黑，我差点儿自杀。我把整个情况都详细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一连串坚硬的碉堡，一直插进德国的心脏；有五十个第一流的师，准备大显身手。它还是世界第二大兵工厂。苏联，甚至法国，最后都准备起来作战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六个月之前！但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从欧洲爬到希特勒跟前，把捷克送给了他！”塔茨伯利机械地笑着，抽了口被微风吹成锯齿形的香烟：“我不知道，也许民主制度不适应这个工业化时代。如果要它存在下去，我认为非美国人出场不可。”

“为什么？为什么你老要这样说？从表面看，你们和法国人仍比德国

人占更大优势。你难道看不出来？人力、火力、钢、油、煤、工业设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他们的空军暂时领先，可是他们背后有苏联的威胁。当然不像去年或者两年前那样容易，不过你们仍有获胜的希望。”

“啊，他们的领导力量强。”

一只结实的手拍了下亨利的肩膀，一个带着讽刺口气的声音说了声“希特勒万岁！”欧斯特·格罗克穿着一身又旧又皱的海军制服站在那里，立得笔直，脸上的神情很严肃。“嗯，先生们，咱们就要再见了。维克多，我要是在混乱中不能再见到你，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大使馆吗？”

“当然啦，海军武官办公室。”

“啊！”塔茨伯利说，“咱们要到斯维纳蒙台去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居然没有忘记，真叫人高兴！”

“我尽可能请你一起去。”格罗克冷冷地说。他跟他们两个握了手，鞠了一躬，咔嚓一声并拢脚后跟，就离开了。

“去跟帕米拉告别一下吧，”塔茨伯利说，“她在底下整理行李。”

“我这就去。”帕格跟那位通讯记者一起走下甲板，后者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很想把她介绍给我的一个儿子。”

“哦，你真这样想？”塔茨伯利透过厚厚的眼镜恶作剧似的瞟了他一眼，“我警告你，她可不好对付呢！”

“是吗？怎么？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温柔、更讨人喜欢的姑娘了。”

“那是平静的水面，”塔茨伯利说，“我警告你。”

- (1)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 (2) 查理·卓别林（1889—1977），英国著名电影演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曾主演讽刺希特勒的影片《大独裁者》。
- (3) 韬基在英文里有“碎嘴子”的意思。
- (4) 庚斯博罗（1727—1788），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 (5) 罗姆尼（1734—1802），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 (6) 帕米拉的昵称。
- (7) 普鲁塔克（46—120），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 (8) 纽约市的一条小街，以出租小客栈闻名。
- (9) 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 (10)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

第四章

亨利夫妇刚到柏林，就受到希特勒接见。使馆人员对他们说，这是难得的好运气。总理接见的范围扩大到武官一级，是很罕见的事。元首为了使战争议论渐渐平息下去，这一时期不在柏林，现在由于保加利亚首相来访，才回到柏林。

亨利中校的公事堆积如山，他只是在公余之暇学习一下关于纳粹接见的礼仪。罗达则为了衣服和头发足足忙了两天，抱怨说艾德隆旅馆里的低能理发师把她的头发弄得一团糟，以后再也理不好了。可是照帕格看来，她头发的样子跟过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认为自己带来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于春天午后正式接见时穿，怎么没有人事先通知她一声呢？在接见前三个小时，罗达还乘着使馆的汽车从柏林的一家时装店赶到另一家。最后，她穿了一件金纽扣的粉红色绸衣和一件金网线衬衫闯进他们的旅馆房间。“你看怎么样？”她嚷道，“萨丽·福莱斯特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好极了！”其实她丈夫认为这套衣服可怕极了，罗达穿着肯定显大，可是已经没有讲实话的时间了。“天哪，你在哪儿找到的？”

旅馆外面，在微风拂拂的街上，到处挂着用近乎透明的粗棉布做成的长方形红旗，红旗中央的白圆圈里有个黑色卐字；每面卐字旗旁边都有一面花哨的保加利亚国旗。在总理府的路口悬挂着更多的旗帜，像是一条汹涌的红色旗河，中间穿插着数十个模仿古罗马军团团徽的纳粹国徽——在长长的旗杆顶端，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底下模仿罗马SPQR^(a)款式印着NSDAP五个字母。

“NSDAP代表什么？”罗达从使馆汽车的车窗里望着外面林立的金色旗杆问。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帕格说。

“这就是纳粹的正式名称？多好玩儿。你一念全名，听起来好像共产党。”

帕格说：“一点儿不错，希特勒就是靠极‘左’的纲领起家的。”

“是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竭力反对这类玩意儿的呢。嗯，这真叫人伤脑筋。我说的是欧洲的政治。可我也觉得这玩意儿挺让人兴奋。相形之下，华盛顿就显得太平淡无奇了，对不对？”

维克多·亨利第一次走进希特勒的新总理府，不知怎么竟会联想起纽约的无线电城音乐厅。奢侈的地毯，排成长队等候着的人，高高的天花板，一大块一大块亮晶晶的大理石，大而无当的空间，给客人引路的身穿华丽制服的人——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虚假、庸俗而勉强地追求排场的印象。但奇怪的是，这不是一家电影院，而是一个大国政府的府邸。一个穿蓝制服的军官记下他的名字，慢慢移动着的队伍把这对夫妇送往大

厅远处的元首身边。党卫军像合唱队的队员那样整齐划一，穿一式的银黑二色制服和黑皮靴，个个都是宽肩膀、金黄色鬃发、雪白的牙齿、紫铜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他们有的满脸堆着谨慎的笑容引导客人；有的沿墙站着，死板板的，脸上毫无表情。

希特勒的个子并不比亨利高。他是一个矮小的人，头发像囚犯一样剪得很短，一边哈腰鞠躬，一边跟人握手。他的脑袋老是歪向一边，前面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这是亨利头一眼看见站在那个魁伟的、挂满勋章的保加利亚首相身旁的希特勒时一瞬间的印象。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印象改变了。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神严厉而富于自信，但是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焕发起来，显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出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有时他握住客人的手谈话，遇到什么事使他特别高兴，他就会哈哈笑起来，同时用他的右膝做一个奇怪而突然的动作：他提起膝盖，朝内微微抖动一下。

他接见亨利夫妇前面的一对美国夫妇时态度随便，脸上没露出笑容，握手时他的游移不定的目光还往别处流连了一会儿，才重新落到他们身上。

一个司仪官，穿着一身镶金的天蓝色外交人员制服，用德语扬声说：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维克多·亨利中校！”

元首的手干瘪而粗糙，仿佛还有点儿肿。他打量着亨利的脸，手握得很紧。从这么近的地方看，他那深凹下去的眼睛呈灰蓝色，有点儿肿，也有点儿水汪汪的。希特勒看上去很疲倦，他脸色发青，前额上、鼻子上、颧骨上有太阳晒的一道道黑色，似乎有人说服了他，让他每天离开贝希特斯加登的办公桌到外面待了几个小时。面对着这张世界闻名的脸，瞧着耷拉下来的头发、尖尖的鼻子、狂热者的冷漠的眼睛和一小撮小胡子，亨利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奇特的感觉。

希特勒说：“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 ⁽²⁾”说完就松了手。

希特勒居然会注意到他新近才来到德国，帕格十分吃惊，他结结巴巴地说：“Danke, Herr Reichskanzler. ⁽³⁾”

“亨利太太！”

罗达两眼亮闪闪的，跟希特勒握手。他用德语说：“我希望您在柏林觉得舒服。”他的声音很低，有点儿平易近人。亨利听了又觉得很吃惊，他只听见过希特勒在电台上或者新闻纪录片上沙哑地大声叫嚷。

“嗯，总理先生，说实话，我刚开始找房子呢。”罗达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时想不到应该说句客套话，继续往前走。

“您不会有困难的。”希特勒听她德语讲得很好，眼里马上放出温柔的光芒。显然他认为罗达长得很漂亮，他握住她的手不放，脸上露出笑意。

“只是柏林漂亮的住宅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找哪儿住好。这是问题所在。”

希特勒觉得很高兴或者很有趣。他笑出声来，朝内抖动一下膝盖，扭过头去跟他背后的一个副官不知说了什么，那副官鞠了一躬。希特勒又向后面的客人伸出手去。亨利夫妇继续向前移动，向保加利亚首相走去。

接见的并不长。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身材很胖，是陆军里的空军军官，来自美国爱达荷州，到德国已有两年。他把亨利夫妇介绍给外国的武官们和纳粹领袖们，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这两人的形象跟新闻片里一模一样，只是小了一些。他们两个跟人握手很快，完全是敷衍，这就使亨利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物；而希特勒就不是这样。亨利一直在注意希特勒。元首穿了一条黑裤，一件双排纽扣的棕色外衣，一只胳膊上有一个鹰徽，左胸上有一个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如果以美国的时装式样衡量，这套衣服似乎嫌大，这就使这个德国领袖看上去好像穿了一套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不合身的衣服似的。希特勒不时显出不安、疲乏、腻烦的样子，要不然又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富于魅力。他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不时挪动两只脚，把头扭来扭去，或是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或是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或是用两只手做手势，心不在焉地跟大多数人谈话，一本正经地跟少数人谈话，经常抖动膝盖。有一次，亨利看见他从一只盘子里拿了一些裹糖衣的小饼干吃：他一边跟一个挂满勋章的客人谈话，一边贪婪地拿饼干往嘴里塞。过不了多久，他离开了，参加接见的人也开始逐渐散去。

外面下着小雨，挂得密密麻麻的红旗都耷拉下来。雨水从岗哨的钢盔上顺着他们的脸颊往下淌，但这些岗哨都站得笔直，毫不注意脸上的雨水。美国大使馆的女客们都挤在入口处，帕格、福莱斯特上校和代办出去叫大使馆的汽车。代办个儿很高，蓄着八字胡子，聪明、苍白的脸上满是皱纹，带着一脸厌倦的神色。目前由他主持大使馆的工作。“水晶之夜”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召回了美国大使，一直没有放他回去。大使馆里人人都反对这个政策，这使美国和德国官方的某些联系中断，给使馆的工作制造了麻烦，包括帮犹太人说话的工作。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总统向纽约犹太人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但在德国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显得可笑。

代办对亨利说：“嗯，你觉得元首这个人怎样？”

“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知道我刚到。”

“真的吗？嗯，你现在亲眼看到德国人的工作效率了。有人做了调查，向他汇报。”

“可他记得住，接见的队伍那么长。”

代办微微一笑：“政治家的脑子。”

福莱斯特上校擦了擦他的大而扁的鼻子，那是几年前飞机出事撞坏的。他对代办说：“元首跟亨利太太讲了好些话。帕格，他们都谈了些什

么？”

“没什么，谈了一两句关于找房子的事。”

“你有个美丽的妻子。”代办说，“希特勒喜欢漂亮女人。她穿的那套衣服也很惹人注意。他们说希特勒喜欢粉红色。”

两天以后，亨利在使馆阅读早晨送到的信件，他的办公室跟他过去在作战计划处的工作室没有什么不同——很小，到处是钢制的文件夹，堆满了技术书和报告。这间办公室有一扇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希特勒的总理府。亨利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一眼望见窗外的总理府，他的心弦总要微微震动一下。他的文书从前面小小的文书室里打电话给他。那间文书室和所有的文书室一样，弥漫着油墨、香烟和煮过头的咖啡的气味。

“亨利太太，先生。”

平常这个时候罗达还没起身。她没好气地说，有一个名叫诺德勒的掮客，专门承租有成套家具设备的住宅，送了一张名片到他们旅馆房间里。名片上写着：有人通知他说他们正在寻找房屋。那人这会儿在休息室等候答复。

“嗯，那有什么不好？”亨利说，“去瞧瞧他的房子吧。”

“我觉得挺奇怪，你看可能是希特勒打发他来的吗？”

帕格笑了一声：“也许是他的副官打发他来的。”

罗达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又来了电话，他刚吃完午饭回来。“唔，”他打了个哈欠，“怎么样？”他还不是很习惯外交家的吃饭方式，慢慢地呷着烈酒，时间既长，菜肴又丰富，他总是吃得大饱。

“房子漂亮极了，在绿林区，就在湖旁边，甚至还有一个网球场！价钱便宜得简直可笑，还不到一百美元一个月。你能马上来瞧一下吗？”

帕格去了。那是一所灰色的石头房子，屋顶上铺着红瓦，构造得十分坚固。房子坐落在一丛高大的老树中间，前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往下倾斜到水边。网球场在屋后，在一个正式花园旁边。花园里有一个大理石水池，养着肥大的红鱼。水池周围的花床上盛开着花朵。屋子里有东方地毯，配着金框的大幅古画，一张胡桃木餐桌和十六把配有蓝色绸椅垫的软椅；还有一个长长的客厅，里面布满了雅致的法国家具。楼上有五间卧室和三个大理石浴室。

那掮客年约三十，胖墩墩的，一头棕色的直头发，戴着无边眼镜，一副讲究实际的神气，看上去很像美国做地产生意的掮客。后来他说，他的确有一个哥哥在芝加哥当房地产经纪人，他曾在哥哥办公室里工作过。帕格问他租金为什么这么低。掮客用流利的英语笑嘻嘻地解释说，房产主罗森泰尔先生是一个犹太工厂主。根据管理犹太人的一个新条例，这所房子必须腾出来，因此他急需找一个房客。

“这个新条例是什么内容？”亨利问。

“我也不太清楚，是限制他们房地产所有权的。”诺德勒讲话的口气

云淡风轻，仿佛他正在谈论芝加哥划分区域的条例。

“您要将这所房子租给我们，收多少租金，房产主是不是都知道？”帕格问。

“当然知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见面？”

“你说什么时候都成。”

第二天，帕格利用午饭时间约了房产主见面。那掮客在住宅门口给他们做了介绍，就走开了，自顾自地坐到他的汽车里。罗森泰尔头发花白，挺着个大肚子，穿一身用英国式样剪裁得极合身的黑色西服，一副上流人的气派。他把亨利请到屋里。

“这所房子很漂亮。”亨利用德语说。

罗森泰尔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气环视了一下，朝一把椅子做了个手势，自己也坐了下来。“谢谢您。我们很喜欢这所房子，为它花了不少功夫和金钱。”

“亨利太太和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把这地方租下来。”

“为什么？”犹太人显出吃惊的样子，“你们是理想的房客，要是你们嫌租金太贵——”

“老天爷，一点儿不贵！房租已经低得叫人难以相信了。可是，您真收得到钱吗？”

“当然收得到，要不谁来收呢？这是我的房子。”罗森泰尔说得很坚决、很自豪，“除去掮客的佣金和按规定缴纳的税钱，每一分钱我都能收到。”

帕格用大拇指朝大门口一指：“诺德勒告诉我说，某种新条例迫使您出租这所房屋。”

“这影响不到像您这样的房客，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愿意不愿意订一份两年的合同？我很愿意。”

“可是那个条例是什么内容？”

虽然他们单独待在一间空房里，罗森泰尔还是扭过头去左右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嗯——这是一个紧急法令，您要知道。我肯定它最后是会取消的。事实上，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已经向我做了保证。但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产业很可能被托管，可以不经我同意随时出售。可是，假如有一个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房客借住，这地方就不会被托管了。”罗森泰尔微微一笑：“因此租金比较便宜，中校先生！您瞧，我什么也不瞒您。”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干吗不把这些东西卖掉离开德国呢？”

犹太人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脸上仍保持着愉快和高贵的神情。“我的

家族在这儿立业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提炼白糖。我的孩子们都在英国上学，可我妻子和我在柏林觉得相当舒服，我们都是在柏林长大的。”他叹了口气，环顾一下他们坐着的图书室（房间镶嵌着花梨木护墙板，十分舒适），继续说道：“目前的情况比起一九三八年来要好一些，那时候真是糟糕透了。要是不发生战争，情况准会很快好转。有几个高级官员郑重地跟我谈过，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罗森泰尔迟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元首对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我经历过其他困难时期。一九一四年，我在比利时受过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一个肺。谁的一生都少不了受磨难。”他把两手一摊，优雅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维克多·亨利说：“嗯，亨利太太很喜欢这所房子，可我不愿意乘人之危。”

“您做的恰恰相反，您现在应该明白了。两年？”

“先订一年怎样，到时候再续订？”

罗森泰尔马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亨利也站起来，跟他握了手。“咱们本来应该喝一杯庆祝一下的，”罗森泰尔说，“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把酒柜都搬空了。在一所空房子里，酒是搁不住的。”

头一天晚上，亨利夫妇睡在罗森泰尔家又大又软的床上，觉得有点儿异样。可是几天以后他们就习惯了，忙着布置一种新的生活。通过掮客的介绍，他们从一个职业介绍所里雇到一个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男仆兼司机。他们都是头一流的用人，可是在亨利看来，他们都是安插进来的特务。他检查了屋内的电线，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但他不熟悉德国的设备和线路，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尽管这样，他和罗达谈论一些担风险的事情时还是到草地上去散步。

转眼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在新歌剧首演式上又看见一次希特勒，这次距离比较远。希特勒在一个漆成深红色、衬着锦缎的包厢里，他身上的白领带和燕尾服仍旧嫌大，那派头真有点儿像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衣冠楚楚的流氓，尽管他神情严肃，用一种僵硬的姿势频频行礼，而一些美丽的妇女和要人模样的男子都拼命向他鼓掌欢呼，个个都抻长了脖子尊敬地瞪着他。

大使馆为亨利夫妇举办了两次欢迎会，一次在代办家里，另一次在福莱斯特上校的住宅里。他们在两次酒会上结识了不少外国外交官和德国要人：实业界、艺术界、政界和军界的重要人物。罗达在社交上大显身手。经过总理接见前那场虚惊之后，她给自己添置了大量华贵的衣服。她穿了新装更是艳丽动人。她的德语越说越好。她喜欢柏林和柏林的人民。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就对她特别亲切，虽然使馆里也有人憎恨纳粹制度，看见她对纳粹分子那么亲切，不免觉得吃惊。在这些酒会上，帕格看上去真有点儿像一只熊，默默地站着，除非先有人跟他说说话，他才搭腔。可是罗达的成功把他的缺点遮掩过去了。

罗达不是没看到纳粹丑恶的一面。她去了一次动物园，以后再也不

肯去了。她承认柏林动物园要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公园都整洁、美丽和富于魅力，但是长椅上钉着的“Juden Verboten”⁽⁴⁾的牌子叫人作呕。她要是在餐馆门口看到类似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帕格把他跟罗森泰尔会面的经过告诉了她以后，她立刻患起严重的忧郁症来：她要放弃这所住宅，甚至谈到要离开德国。“嘿，想一想！把这所美丽的住宅廉价出租，只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着他卖掉——毫无疑问是卖给有权势的纳粹，这帮人都等着廉价收购呢。多可怕啊！”但最后她还是同意租下这所住宅——他们总得找地方住，而这所住宅实在太理想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反应也逐渐冷淡，发现这类事情在柏林已经司空见惯，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了。有一次，憎厌纳粹的萨丽·福莱斯特邀请她到一家餐馆里共进午餐，尽管餐馆外面的橱窗上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但她觉得拒绝进去是愚蠢的。不久，她连想也不想，就到这类馆子里吃饭了。很快，动物园成了她星期天散步最爱去的场所。但她坚决认为，排犹主义是这块可爱的、令人兴奋的国土上的一个污点。她向一些纳粹要人说出她的这种看法，他们有的显得很僵，有的宽容地假笑一声，也有少数人暗示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美国住了六代啦。”她会这样说，“在虐待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没法儿跟你们有一致的看法。实在太可怕啦！”

对于美国妇女那种独立不羁、直话直说的作风和她们丈夫那种听之任之的做法，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能谅解，他们把它看作民族的特点。

维克多·亨利避开了犹太话题。纳粹德国的生活是一种过于巨大、一时难以消化的新生活。大多数外国人对纳粹的态度不是竭力反对，便是竭力赞成。外国记者们正如基普·托莱佛所说的那样，都一致痛恨纳粹。大使馆内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七七六年⁽⁵⁾以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不取得世界霸权决不会罢休，有朝一日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向美国发动进攻。另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救星，认为他是欧洲唯一的反共堡垒。他们说，那些民主国家已经证明无力对付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发展，希特勒用更猛烈的火力来对付极权主义的火力。

但上述两种论断都缺乏可靠的根据。每逢维克多·亨利向他的那些新相识逼取事实时，他得到的只是激烈的言辞和手势。一摞摞的分析材料和报告里倒有不少统计数字，但它们极大部分都来源于猜测、宣传和花钱买来的可疑的情报。他试图研究德国历史，看书一直看到深夜，结果发现这个历史可以上溯一千年，深不可测。他在这里面找不到解答一九三九年问题的方法和钥匙。光是弄清楚纳粹来自什么地方和希特勒怎么会受德国人拥护这个秘密，他就觉得无能为力，跟他谈话的那些人也个个觉得无能为力。甚至问起德国排犹主义这个似乎不值得一问的问题时，也会得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主要看你在十几个外交人员中间哪一个。亨利中校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急于把这些重大问题全都弄个水落石出，只会白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军事潜力是他所熟悉的本行，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中狭窄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纳粹德国是不是真像经常在街上示威的部队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军人所显示的那样强大？还是仅

仅是装个样儿，实际上却像高挂着的卐字旗上的透明红纱布那样脆弱？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让自己有先入之见，要亲自掌握各种真实材料，因此他立刻埋头工作，深入研究这个难题。

在这期间，罗达开始欢乐地适应外交官生活。她对大使馆的人员和柏林的风俗习惯都逐渐熟悉起来，她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她设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格罗克，出席宴会的有代办、一个法国电影演员、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以及一个严肃、魁伟的德国将军，名叫阿尔明·冯·隆，长了一个很特别的鹰钩鼻，一举一动都非常死板。罗达跟这些人都不太熟。举例说，冯·隆将军是她在福莱斯特上校家里遇见的。有人告诉她说，他在德国武装部队里地位很高，也很有才能，于是她跟他接近。她有一见面就讨人喜欢的天赋。她总是显得那么雍容华贵，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人以好感或性感；她使人感到，跟她进一步交朋友是会很愉快的。人们都乐于接受她的邀请。

来宾的身份都高于格罗克夫妇。他们有点儿眼花缭乱，有点儿得意，而隆将军的出席也有点儿使他们心慌意乱。格罗克有一次悄悄地跟维克多·亨利说，隆是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智囊。于是帕格上去跟隆攀谈，故意把话题引到战争上。他发现隆的英语讲得极好，但关于战争，他只冷冰冰地谈了些一般情况，使这位武官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虽说从他谈的话里得不到一点点向上汇报的材料。

在宴会结束之前，格罗克喝得醉醺醺的，把维克多·亨利拉到一旁，告诉他说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的上校在制造一些愚蠢的困难，不过他会把这次参观安排好的。“我还要请你的英国朋友一起去，他妈的。我说过要请你们，我说的话是算数的。这群岸上的杂种活着就是为了制造麻烦。”

亨利夫妇只接到一封梅德琳写来的没精打采的信，是她抵达纽波度暑假时寄来的。华伦跟往常一样，从不写信。七月初，拜伦写给他父亲的信终于辗转寄到了：

亲爱的爸爸：

来信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我揣摩是我给了您关于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个姑娘的错误印象。跟她一起工作很有趣，但她年纪比我大，是拉德克利夫学院三年级的高才生。她最好的男朋友是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优等生。我不是那种材料。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感谢您给我的忠告。她确是非常理想的良友，跟她谈话使我得益不少。您知道了一定会高兴。

杰斯特罗博士让我研究君士坦丁大帝的战争史。虽然我接受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挣钱，但我喜欢这工作。当时世界大势正从异教邪说转向有利于基督教，所以这段历史确实很值得研究，爸爸。它同我们今天的现实颇有雷同之处。我想您一定会喜欢杰斯特罗博士的这本新书。他只是一个学者，分不清一艘鱼雷艇和一辆中型坦克之间的区别，但他有本事抓住古战场的

特点加以描绘，使人人都能理解，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锡耶纳马上就要挤满游客了，他们都是来观看一年一度的混账赛马的。市镇的广场上到处有马疾驰，他们都说经常发生惨剧。华伦将会成为出色的飞行员。嗯，我觉得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问大家好。

拜伦

- (1) 拉丁文“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缩写。
- (2) 德语：欢迎到德国来。
- (3) 德语：谢谢，总理先生。
- (4) 德语：犹太人不准坐。
- (5) 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

第五章

从十四世纪起——拜伦听说——除赛马外，锡耶纳不曾发生过什么大事。锡耶纳在中古时期是一个富饶的都市国家^①，在军事上是佛罗伦萨的对手。一三四八年，锡耶纳曾因黑死病而被隔离。从那以后，它像被符咒镇住似的，凝固成目前这个样子。偶尔有少数几个艺术爱好者到此一游，来欣赏十四世纪的绘画和建筑。广大世界的人们每年两次纷纷赶到锡耶纳来看狂热的赛马，其他时候就听任这座宛如出自一幅古老壁毯的偏僻小城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凋敝。

埃伦·杰斯特罗在锡耶纳近郊住了九年，却一次也没看过赛马。拜伦问他为什么不去，杰斯特罗就侃侃谈起罗马帝国时期那些惨无人道的公众比赛——它们是中古时期这些滑稽比赛的前驱。他说，赛马像远古时期的一头恐龙那样偶然在群山环绕的锡耶纳保留下来。“有些中古城市用驴子或水牛竞赛，”他说，“在教皇统治下的罗马，他们用犹太人竞赛。我不去，倒不是怕万一有马摔断了腿，他们会逼着我代替它去竞赛，我只是不感兴趣。”另外，他的那位大主教朋友老早就对他说过，上年纪的人怕被挤坏或者遭践踏，总是避开赛马。

可是现在那篇文章要写，杰斯特罗弄到看两场赛马的票，派拜伦和娜塔丽进城去做研究工作，自己则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

他们首先打听到，这是锡耶纳城内一些地区或教区之间进行的比赛。每区只包括几方块古老的房子。整个锡耶纳的面积总共只有两平方英里半，人口大约三万。然而，这些小小市区——共十七个，每年由其中十个进行比赛——却以很难想象的认真态度对待它们本身、它们的边界、它们的忠诚、它们的旗帜和它们的区徽。它们各有奇特的称号，如Oca、Bruco、Torre、Tartuca、Nicchio（即：鹅、毛毛虫、塔、乌龟、贝壳）。每一市区各有自己的旗子、区歌、教堂，甚至还有一座类似区府大厅的建筑。

拜伦和娜塔丽穿过崎岖陡峭的街巷，转悠了好几天。偶尔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噗噗噗地喷着气开过，他们俩为了保住性命，就得把身子紧贴红棕色的高墙——锡耶纳没有人行道，而那昏昏欲睡、杳无人迹的街道比公共汽车也宽不出多少。他们俩手持地图，挨着个儿踏访每个小市区，探索赛马的背景。他们追溯过去几百年来这些市区如何结盟和结仇。豹区与长颈鹿区友好，乌龟区对蜗牛区深恶痛绝，诸如此类。它们之间的恩怨纠缠不清、难解难分，而且至今仍是如此。

他们还了解到世界闻名的赛马本身只是一个可笑的骗局，而且人人都心中有数。市区根本没有马，每次比赛前几天，这些马才由附近乡村拉进城。于是，参加比赛的市区就为马抽签。同样一批神经麻木、有持久力的老爷马，年复一年地拉回来，按照抽签的结果，从一个市区转到另一个市区。

那么比赛是怎么搞法呢？对骑师行贿，用药物刺激马，偷偷为跑得最快的马布下障碍或者把骑师弄伤——只有用这些办法才能使这场赛马带点儿暧昧的比赛意味。因此，最大、最富的市区往往取胜。然而，比赛的结果也难以预料，因为一个小而穷的市区也可能情急智生，另出花样。它可能挥霍巨资进行贿赂，保证向未来的盟友效忠，发誓参加未来的某些阴谋，其目的仅仅是夺取锦旗，以装点它区府大厅的门面。而赛马本身就是这么回事：争夺一面绘有圣母像的旗帜。像中古时期的一切竞技一样，这种赛马也是在圣日⁽²⁾举行，以表示对圣母的崇敬，因此锦标上得以绘上圣母像。有几十面这种褪了色的锦旗悬在各市区的区府大厅里。

过了一阵，连杰斯特罗也对此感兴趣了，但带点儿讽刺意味。他说，诡诈显然是这种比赛的灵魂。古老欧洲的钩心斗角，行贿和贿上加贿，欺骗和骗上加骗，对旧日盟友的突然反目，临时与多年宿敌暗中勾结，种种诡计和尔虞我诈——这一切都以赛马为归宿，那时候一切鬼蜮伎俩都在落日的余晖下表现出来。

“嘿，这篇文章会自己写出来的！”一天午饭时，他喜气洋洋地说，“不管怎样，这些锡耶纳人已经为欧洲的民族主义做出一个奇特的、小小的榜样。大主教告诉我说，豹区的一个女人要是嫁给毛毛虫区或者塔区的一个男人，生娃娃的时候，她一定得回到豹区街上的一幢房子里，以便确保她的娃娃属于豹区。爱国主义！自然，关键在于每年夏天这场疯狂的发作。这套过了时的哑剧，什么蜗牛、长颈鹿，等等，本来几百年前就该绝迹了，只不过由于赛马这个可喜的、丰富多彩的激动场面，以及比赛中种种背信弃义和恣意动武，它才延续至今。赛马就是战争。”

“先生，您真该进城去看看，”拜伦说，“他们正在铺设跑道哪。足有几百卡车这种朱红色的土，铺遍了堪布广场。”

“不错，”娜塔丽说，“他们装饰街道的那种方式真是惊人。到处都看到挥旗的人在那里演习——”

“我打算专为看赛马抽出两个工作日来，那就足够了。”杰斯特罗严峻地说。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拜伦说，“这玩意儿是彻头彻尾的瞎胡闹。”

娜塔丽用惊异、亢奋的眼光望着他，拿手帕轻拭着她那汗湿的前额。这天举行头一场赛马，他们站在大主教府邸的阳台上看列队游行。教堂正面的巨大阴影略微遮住阳台的一端。杰斯特罗戴着他那顶黄色的巴拿马大草帽，身穿一套白衣服，正和大主教站在那里攀谈。拜伦和娜塔丽在炎日下挤在阳台另一端那些享受特殊待遇的看客当中。尽管这个姑娘穿的是一件无袖的淡红色亚麻衫，她还是不住地淌汗，而穿了一件蓝条纹府绸上衣、系着绸领带的拜伦，自然感到更不舒服。

阳台下面，毛毛虫区的游行人群穿黄绿二色服装——袖子和宽短裤鼓胀起来，长筒袜五颜六色，帽子上插了翎毛——正从人山人海的教堂

广场往外走，边走边朝着向他们欢呼鼓掌的人群挥动着一面面的大旗。同时，红黑二色的猫头鹰区的队伍正进入广场，用旗子耍出同样的绝技：把旗子缠成旋涡，一对旗子连同旗杆一起掷到半空，并且交叉起来，挥旗的人相互跳过对方的旗杆，还使旗子保持流动。

“瞎胡闹？”娜塔丽说，“我正觉得有点儿神奇呢。”

“神奇什么？他们反复干着同一套把戏。咱们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几个钟头了，豪猪区、鹰区、长颈鹿区和森林区还没来炫耀它们的旗子呢，太阳都快把我烤熟啦！”

“啊，拜伦，你要明白，神奇的是这流动的彩色和这些年轻人的脸。说实在的，这些人穿中古时期的服装要比穿日常的衣服自然得多，对不对？瞧他们笔直的长鼻子，眼眶很深、神气忧郁的大眼睛！说不定他们确实是埃特鲁里亚人^③的后代，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

“花了半年工夫，”拜伦说，“独角兽区、豪猪区和长颈鹿区还特地盖了楼房和教堂，做了成千上万件的服装，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专搞这套礼仪，排成大队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一路上吹吹打打，然后试跑，这一切都只为了让一些衰老不堪的老爷马举行一场营私舞弊的比赛！而且居然还是为了圣母！”

“啊，美极了！”娜塔丽嚷道。猫头鹰区的两面旗子这时在半空交叉成拱形，挥旗的人在观众的喝彩下把旗子擎住，然后旋转出红黑色的精美图案。

拜伦揩了揩脸，接着说：“今天我在鹅区的教堂里，他们把马拉到里边去了，一直拉到圣坛跟前去接受祝福。我本来不相信书上的说法，可是我亲眼看到了。神父把十字架放到马鼻子上替它祝福。马比人还懂事，并不乱动。可是这样一来，我揣摩自己可把这儿的赛马看透了。”

娜塔丽瞟了他一眼，感到好笑。“可怜的勃拉尼，意大利式的基督教确实害得你心神不安，对不？莱斯里说着了，你只是一个新教徒。”

“难道马也属于教会？”拜伦说。

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从大教堂到堪布广场走了一小段路，杰斯特罗就越来越感到紧张。拥挤的人群沿着那条狭窄的街道摩肩接踵地移动着，个个兴高采烈，只是挤在古老宫殿的两堵红棕色石砌高墙之间赶着路，一边高声喊叫，一边指手画脚。这个小个子教授不止一次趔趔趄趄，几乎绊倒在地。他紧紧地抓住拜伦的胳膊：“你不会在意吧？我一向有点儿怕人群。别人并不是有意加害于我，可是他们似乎不大理会我。”一阵拥挤，他们在一道低矮的拱门下停了下来，然后缓慢地挤了出去。

“我的天！”当他们在赛马的土跑道上出现时，杰斯特罗说，“广场大变样儿啦！”

“他们在这上头干了好几个星期了，”拜伦说，“我告诉过您。”

锡耶纳的主要广场是意大利的名胜之一。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古时期的城市设计家，曾布置了这么一块令人难忘的漂亮的空旷场地。在它的边沿上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是一片红色的宫殿，和十四世纪修建的市议厅壮丽的、几乎垂直的正面。这一切都笼罩在托斯卡纳的蓝色穹隆之下。市议厅那红石头砌成的、高三百五十多英尺的钟楼直插云霄。一年到头，这个贝壳形的巨大广场除了一些摊贩和稀稀落落的行人外，始终是空荡荡的。环绕它的那些古老建筑似乎已被遗弃或在那里沉睡。

今天，在金色的夕阳照耀下，广场上人山人海，都在木栅栏围起的圈子里拥挤着、喧哗着。在栅栏与宫墙之间，是土铺成的跑道。贴着墙是一排临时搭起的长凳形成的陡坡。广场周围每座建筑物的每个窗口都挤满了一张张的脸，宫殿用旗帜和色彩鲜艳的帷幔装点起来。长凳上坐满了人，所有的屋顶上也挤满了人，广场中间那一大块场地看起来也是满满的。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从六条窄小的街巷跨过跑道，朝这里拥着，硬挤进来。游行队伍正在环着跑道行进，在人群不断的喝彩以及好多支铜乐队刺耳的奏鸣之下，所有各区的队伍同时旋转起旗子，把它们掷到半空，然后形成精美的图案。

拜伦把他们领到座位上，一只手依旧抓住杰斯特罗的细胳膊。“喏，大主教对咱们多优待啊！”教授说着，和大家一起在裁判席下边毛毛糙糙的细长板子上坐下。“找不到比这里看得更清楚的位置啦！”他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显然是由于摆脱了人群的拥挤而感到高兴。

“看见那些草垫子了吗？”娜塔丽快活地说，“就在那儿，下边犄角上。”

“哦，看到了。老天爷，多么奇特的勾当！”

人群的嘈杂声更大了，渐渐形成一片欢呼。一辆木制的大车，由四头长着巨大而弯曲的犄角的白色托斯卡纳牛拉着，正进入跑道。车的周围簇拥着穿华丽服装的游行着，那面奖旗在大车上一根高耸的旗杆上飘扬。“嘿，画的是圣母升天。”杰斯特罗一边说，一边用小型望远镜观察着那面色彩鲜明的狭长旗子，“画得质朴，然而一点儿也不坏。”

大车绕着广场缓缓地滚动。戴盔的警察走在后面，从跑道上把人群赶开，清道夫在扫除纸屑和垃圾。铺过土的广场上如今是密密匝匝的一片白衬衫、五颜六色的上衣和黑色的头颅，呈现出跑道的半月形和它的危险性。红色的宫殿向下倾斜，一直连到市议厅，那里一条笔直的街道把宽阔的弯路切掉一段。在这些急转弯的地方，外面的木栅栏都用厚厚的草垫子垫起来。试跑的时候，拜伦和娜塔丽还是看到有些马猛撞到草垫上，骑师就被摔得人事不省。

照在市议厅正面的夕阳，颜色越来越深，变成血色。广场的其他部分都在阴影中，钟楼上响起巨大的钟声。市议厅那边奏起长长的军乐，人群静了下来，喇叭吹起古老的赛马进行曲——一个星期以来，这曲调一直在锡耶纳街头巷尾回响。在宫廷外边，穿了马衣准备参加比赛的马驮着穿了五彩服装的骑师在快步跑着。

娜塔丽·杰斯特罗把手指滑进拜伦的指缝里，紧紧攥着。她把那凉

爽、瘦削而细嫩的脸颊往他的脸颊上贴了一下。“是瞎胡闹吗，勃拉尼？”她小声说。

这一接触使他心荡神驰，一时顾不上回答。

比赛的起点就在他们跟前，他们后边，在裁判席上面，挂在旗杆上的那面奖旗迎着从广场上吹来的凉风在微微飘扬。一套古代用木头和绳索设计的玩意儿拦着起点。把拦在绳子里的一群蹦蹦跳跳、过度亢奋的马排成队证明是办不到的事。这些晕头转向的马东蹦西跳，转身，后退，跌倒，两次起错了步，挣脱出去。最后，十匹马轰地一下挤成一堆跑开了，骑师们一边疯狂地打着马身，一边彼此打着。在这片经久不息的喧哗中，听到一声更大的喊叫：两匹马摔在头一堆草垫上了。那以后，拜伦就没再去注意比赛了。正当他望着一个摔得人事不省的骑师被人从尘土中拖走时，人群中又发出一声惊呼，说明另一起事故发生了一——这回他望不到了。这群马随着棒子的挥舞，尘土飞扬，拉成五个距离乱哄哄地跑过来了。一匹没有骑师的马也奔驰着赶了上来，嘴里吐着泡沫，缰绳耷拉着。

“没人骑的马能赢吗？”杰斯特罗朝拜伦嚷道。

在他们下边一排的一个男人，长着翘起的小胡子和黄色的金鱼眼，向他们仰起一张肥胖的、长满瘰子的红脸。

“Si, si. ⁽⁴⁾ 没人骑的马scosso ⁽⁵⁾。先生，是scosso。Vira Bruco！⁽⁶⁾ Scosso！”

当这群马从裁判席前跑过第二趟的时候，那匹没人骑的马清清楚楚地跑在最前头，拜伦还可以看出它身上毛毛虫区的颜色和徽记。

“Scosso！”那张长满瘰子的红脸又掉过来，朝着杰斯特罗博士快活地嚷着，嘴里喷出大蒜和酒的浓烈气味。他还向他挥舞着两个拳头：“先生，看到了吗？嗨！Bruco！毛——毛——虫，先生！”

“对，确实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一面朝拜伦那边躲闪一下。

跑到第三圈——也是最后一圈的时候，一直没被马从背上摔下来的骑师拼命鞭打他们骑着的老爷马，想要赶到毛毛虫区那匹没人骑的马前头去。广场上的声音更大了，形成一片疯狂的嘶叫。在尘土飞扬、一阵混乱的骚动中，骑师们使劲伸直头部，用胳膊捶打着，跑过了终点。那匹没人骑的马翻动红红的眼睛，还是勉强跑在前头。

“Bruco！”那个长满瘰子的男人尖声喊着，跳得足足有两英尺高。“Scosso！Scosso！哈哈！”他扭转身来对杰斯特罗狂笑了一下，然后用一根假想的皮下注射针扎在他自己的膀子上，使劲打气，用这样生动的手势来向他比画说，那匹马是注射过药物的。“Bravissimo！⁽⁷⁾ 呼！”他沿着狭窄的走道奔到跑道上，一直冲到尘土中，消失在从座位上跳起来跨过木栅栏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跑道上立刻挤满了人，打着转，嘶喊着，挥舞着胳膊，在狂喜中蹦跳拥抱，晃着拳头，抱着脑袋，捶着胸膛。在人群中，还夹杂着插了翎毛、来回摇动的马脑袋。在裁判席前边的跑道上，十二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正在揍一个没戴盔的骑师。

他跪在土道上，举着双臂在求饶，脸上淌着鲜血。

“老天爷，那是怎么回事？”杰斯特罗用发抖的声音说。

“有人没能照原来约好的那样搞鬼，”拜伦说，“或者又另外搞了鬼。”

“我想——”杰斯特罗用颤巍巍的手捋着胡子，“这就是大主教所警告咱们的那部分。也许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拜伦伸出一只胳膊拦在他胸前：“现在走不得。先生，您仍旧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别动。娜塔丽，你也这样。”

一帮脖子上围了毛毛虫区黄黑色围巾的年轻小伙子从人群中闯过来，直扑裁判席。他们踩着长凳子从杰斯特罗身边走过，领头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前额还淌着鲜血。当这个满脸鲜血的家伙抄起旗杆的时候，拜伦把双臂伸到姑娘和杰斯特罗前面，保护他们。这一伙都在咆哮着，欢呼着，然后拿着旗子，咯噔咯噔地踩着长凳子走回去了。

“好啦，”拜伦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来吧！”

激动的锡耶纳人和外地来的游客都小心翼翼地替得胜的毛毛虫区队伍让路。拜伦一只手挽着姑娘，另一只手挽着杰斯特罗，紧紧跟在这伙人后边移动。他们走出了拱形矮廊，来到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可是这时人群转到奖旗和护送它的凯旋队伍后边，把他们卷了进去，一直朝大教堂方向的高坡上挤。

“啊，天哪，”娜塔丽说，“这下咱们躲不开了！你攥紧埃伦吧！”

“哎呀，我没料到这手。”杰斯特罗气喘吁吁地说，用那只空着的手慌慌张张地摸着帽子和眼镜，另一只紧紧攥在拜伦的手里，“拜伦，我的脚几乎沾不着地了。”

“不要紧。先生，您不要硬跟他们抢路，就随着往前走吧。前边一有岔道，就不会这么挤了。不要慌——”

骤然间，人群由于一阵惊吓而骚动起来，一下子把教授从拜伦攥着的手里冲开了。他们听到后边有蹄子踩着石板的嗒嗒声，马的疯狂般的尖声嘶叫和人们的惊呼声。拜伦和娜塔丽周围的人群为了躲开那匹冲过来的马，已四散奔逃。过来的是毛毛虫区那匹得胜的马。一个穿了绿黄二色服装、假发已经被撞歪并且就要滑将下来的健壮小伙子正在拼命勒住这匹马，可是它尥起蹶子，一只前蹄正踢在他的脸上。他淌着血倒在地下，于是马脱了缰。它连蹦带跳，尥蹶子，嘶叫着向前冲，人群赶快闪开。当拜伦把娜塔丽从后退的人群中拖到门道里时，埃伦·杰斯特罗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心，没有了眼镜，跌了一跤，刚好栽倒在马正冲过来的路上。

拜伦对娜塔丽什么也没说，就直奔街心，从杰斯特罗头上一把抓起那顶黄色大草帽，对准马的脸来回摇晃。他蹲在那里，盯着马的蹄子。这匹马疯狂地嘶叫起来，朝着一堵宫墙躲闪，打了个趔趄，脚下站不稳了，随后又找到平衡，尥起蹶子，朝着拜伦甩起前腿。拜伦又晃动草

帽，机警地待在它踢不到的地方。这匹马两腿腾空蹦跳着，翻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嘴里喷着泡沫。这时，六个穿毛毛虫区服装的男人朝街心跑来，其中四个人抓住缰绳，把马拽倒，渐渐使它镇定下来。另外的人就去搀扶他们那个受了伤的同伴。

人群中跳出一些人来把杰斯特罗搀起来，娜塔丽跑到他身边。人们把拜伦围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用意大利话向他嚷着什么。他朝杰斯特罗身边走去：“先生，还给您帽子。”

“谢谢你，拜伦。我的眼镜，你没见到吧，嗯？我想大概已经碎了。嘿，我在别墅还有一副。”教授茫然地眨巴着眼睛，可是他神情还挺兴奋、挺愉快，“我的天，好一阵乱哄哄。出了什么事啦？我大概是给推倒了。我只听到有一匹马在我身边嗒嗒跑着，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他没怎么着，”娜塔丽对拜伦说，说的时候直直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过去她一直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多谢你。”

“杰斯特罗博士，要是您没太受惊的话，”拜伦又挽起他的胳膊说，“咱们应该到毛毛虫教堂去参加感恩仪式。”

“哦，一点儿也没受惊。”杰斯特罗笑了。到了行动的时刻，他的心神似乎才镇定下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开心。咱们去吧！拜伦，你把我攥紧点儿，刚才你可有点儿失职。”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娜塔丽和拜伦正在图书室工作，外边一阵夏日的雷雨在敲打阴暗的窗户。天空打闪的时候，拜伦刚好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见娜塔丽正朝他凝视着。在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沉郁。

“拜伦，你到过华沙吗？”

“没有。怎么了？”

“你愿意跟我一道去那儿吗？”

拜伦用很大的意志力抑制住自己的喜悦。他把二十年来抵抗他父亲盘问时的那副叫人捉摸不透的迟钝神情拿了出来。“去干什么？”

“哦，也许值得去游览游览，你不这么认为吗？斯鲁特甚至说，那儿颇有点儿古色古香。问题是埃伦越来越不肯让我走了，这你是知道的。本来我尽可以叫他见鬼去，可是我不大愿意那样做。”

拜伦听到过他们讨论。看完赛马后，杰斯特罗得悉自己差点儿受伤或者丧命，曾大大紧张了一阵子。驻佛罗伦萨的美国领事在赛马后曾来看望过他一次，那以后，杰斯特罗的阴郁心情更加沉重了。他一再说明外交对波兰的形势很担忧，他认为娜塔丽打算做的这次旅行风险太大。

拜伦说：“我去会起什么作用吗？”

“会的。你知道埃伦如今在背后怎么叫你吗？那个宝贝孩子。他怎么也不能忘怀你在赛马时的那番作为。”

“你向他夸大了。”

“我没有。你表现了突出的镇定，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伦事后知道了之后，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匹马很可能要了他的命。假若我告诉他你也去，我估计他也许就不会再啰唆了。”

“你的朋友斯鲁特看到我跟你一道来，也许会觉得不快。”

娜塔丽略带苦笑说：“莱斯里·斯鲁特由我去对付，成了吧？”

“我考虑一下。”拜伦说。

“你要是缺钱，我愿意借你一些。”

“哦，钱我有。娜塔丽，说实话，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考虑的，我想我还是跟你去吧。杰斯特罗一去希腊，待在这儿也太冷清。”

“太好了，”她畅快地向他笑了笑，“咱们一定会玩得痛快的，我向你保证。”

“去完华沙以后呢？”拜伦说，“你还回到这儿来吗？”

“大概是这样吧——要是这个时期领事还没能说服埃伦回国的话，他确实正在埃伦身上下功夫呢。那么你呢，勃拉尼？”

“哦，也许我也这样，”拜伦说，“我现在是闲荡着。”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吩咐开一瓶香槟酒。“拜伦，我没法儿告诉你这么一来我心里有多大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顽固的姑娘不知道波兰这个地方有多野蛮、多落后。可是我知道，就我的亲戚们的来信看，自从四十五年前我离开以后，那儿丝毫也没有改进，而且那儿的局势实在极不稳定。那个留小胡子的坏蛋⁽⁸⁾正叫器得很凶，咱们得做最坏的准备。不过，事情发生之前总会有点儿什么警告。如今，我放心多了，你是一个能干的年轻人。”

“你说得仿佛我是一个白痴似的。”娜塔丽嚼着香槟酒说。

“你是一个女孩子家，这一点你不容易记住。小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爬树呀，跟男孩子们打架呀。嘿，那么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吧，这我倒不在乎。”

“先生，您不去希腊吗？”拜伦说。

“我还没确定。”杰斯特罗看到他们迷惘的神情，笑了，“我在护照方面有点儿麻烦，我一直也没去纠正它。我不是美国出生的，我父亲入了美国籍，我也就归化了。如今，一重换护照，才知道原来还牵涉到什么公文手续。尤其我已经九年没回去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底以前也许可以澄清，也许不能。如果不成，那我就明年春天再进行那次旅行。”

“这个问题您可一定得解决。”拜伦说。

“啊，自然。领事说，这类事情以前很好办，可是自从大批难民从希特勒那里往美国逃，规章就严起来了。嗯，勃拉尼，这么说来再过几个星期，你和娜塔丽就要去华沙啦！我再高兴不过了。我相信她很需要一个保镖。”

“埃伦，你也可以爬树去了。”娜塔丽说。她的脸变得粉红，他叔叔朝她笑了起来——一个星期以来，他头一回笑得这么畅快。

“我希望你们会想办法会会我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对拜伦说，“自从我离开波兰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了。可是我们每年总要通上这么三四回信。临机应变一直是他的长处。”

- (1) 中古欧洲封建时期的一种经济自给自足、政治独立的政体，又名自由城市。
- (2) 指天主教的节日及纪念日。
- (3) 古代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民族。
- (4) 意大利语：是，是。
- (5) 意大利语：乱跑。
- (6) 意大利语：毛毛虫万岁。
- (7) 意大利语：最勇敢的。
- (8) 指希特勒。

第六章

帕米拉开车送亨利中校和她父亲去斯维纳蒙台。本来坐火车可以更快一些，但是亨利想看一看这里的农村和小城镇，而那个英国人也正求之不得。他说，如果待在城市外面的话，你几乎会喜欢起德国人来。帕格对这位姑娘的开车法感到吃惊。当她在柏林周围开这辆租来的梅赛德斯牌汽车时，她驯顺地遵守一切交通灯和速度的规定。可是一上了公路，她就让速度指针猛冲到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风呼啸着，塔茨伯利侃侃谈着，他不大留意窗外驰过的风景。

他现在认为仗也许打不起来了。英国人终于认真地和俄国人谈起组成一个军事同盟。他们开始加快飞机生产的速度，不久就将赶上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失去的空军对等力量。他们对波兰做出的保证是向希特勒表明张伯伦这回是说了算的。在但泽的纳粹党已经不闹事了。墨索里尼已经干脆对希特勒说（根据塔茨伯利的内幕消息），他还不准备打仗。这位记者估计还有两三年的喘息时间。在这期间，感到吃紧的民主国家重整军备的速度可能比德国人快。被逼到绝境的独裁者最后要么垮台，要么发动战争，然后被粉碎——或者很可能被刺死。

“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老早没有人用枪把他干掉。他是带着护身符的。”塔茨伯利大声说。这时，他们的汽车为了越过一长列满载着油漆成灰色的崭新的陆军坦克、轰隆作响的卡车而飞驰开上一条能并排走两辆车的路。帕格·亨利紧紧抓住扶手，因为另一辆卡车又从对面开来，胀满得像个氢气球。这辆车开过时，先发出一声怒号，随即又是一声尖锐的嘶叫。半秒钟之前，帕米拉已风驰电掣般从两辆卡车之间闪出来，开上自己的道路，然后用空下来的一只小手把前额垂下来的头发拢了上去。“可是他的那道护身符依靠他的成功，一旦他往前冲不成了，就要失去灵效。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可杀害了不少人，那些人全有亲属。”

格罗克中校开着一辆小汽车到基地大门迎接他们，塔茨伯利勉强挤进了车。帕米拉呼地一下开到一家旅馆去了。有时坐车，有时步行，格罗克领着他们两人穿过斯维纳蒙台船坞巡回了很长一段路。那是一个晦暗的下午，天空中一片低垂的乌云酝酿着一场雨。度过柏林的闷热天气之后，波罗的海上吹来的潮湿的东风分外凉爽宜人。维克多·亨利感觉那平坦、多沙、荒凉的海岸基地很像新伦敦^①。其实，倘若不去理会挂的旗帜和标识，大国的海军设施都是难以分辨的。它们都仿效英国海军（是它首先把工业时代引入海上作战的），做着同样的事情。一艘艘低矮的黑色德国潜艇成群地系在长长的码头上，或者停在干船坞的船台上；沥青的气味，炽热的金属，海水；头上起重机缓慢的叮当声和尖锐的嘶叫声；焊接器火舌的闪光；紧铆器嘎啦嘎啦的声响；一段段直的或弯曲的钢构件，漆成黄色或红色的雷管在半空晃动；巨大的敞棚车间；堆积成山的钢管、钢缆、木料和汽油桶；一群群穿着脏工作服、戴着护

目镜和硬壳帽、满身油垢、满脸笑容的男人；停在横木上、用木料支撑着、朝污水倾斜着的半完成的船身——他恍如身在日本、法国、意大利或美国。真正的区别——决定性的数目字和行动的特征，是辨别不出的。

他可以看出德国人并没改变传统的双船身潜艇，而且像美国人一样，他们也在更多地焊接。他满心想用他口袋里的带尺量一量耐压舰体的钢构件，他们用的钢板似乎比美国潜艇薄。要是这样的话，德国潜艇多半不能下潜得那么深，除非德国人已经发明出一种特别坚硬的新的合金。但是，在这类参观中，只能用眼睛，不能用照相机或带尺。

灰云下露出一轮低矮的太阳。当格罗克在一个船坞入口附近下来的时候，汽车投下一条细长的影子。那里，一艘潜艇停在船台上。船坞的一边有一道带栏杆的浮桥，另一边有一条摇摇晃晃的长板子，斜着通到下面潜艇的甲板上。

“嗯，参观完了，”格罗克说，“这是我的旗舰。塔茨伯利，我的确很愿意邀你上去，既然不能办到，那么咱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亨利从那个德国人的笑容里得到了暗示：“喂，咱们不要来客套。如果我可以上艇，我就来；塔茨伯利不来。”

“哎呀，对，”那英国人说，“反正这里没有我什么事。”

德国潜艇司令官摊开双手：“我可并不想来破坏英美友谊。”

他们谈话的当儿，汽笛响了，工人们从船上、船坞上和车间里大批大批地拥了出来。不久，他们就挤满了通向大门的路。他们熙熙攘攘地走出潜艇，上了浮桥。“海军造船厂一向就有这危险，”亨利说，“一到五点钟就赶快逃命，不然，他们准会把你踩死。”

格罗克笑了：“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全一个样子。”

塔茨伯利说：“嗯，在我下次的广播里，我就只好说德国潜艇指挥部忙成一片。我希望他们在伦敦会注意到这一点。”

“你尽管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格罗克从车窗口同他握了手，“我们愿意同你们做朋友，我们知道你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些可笑的小艇体积虽小，却可以造成不小的危害。我的一个军官会开车把你送回旅馆。”

由于浮桥上挤满了工人，格罗克咧嘴对亨利笑了笑，然后用拇指朝船坞另一端那条长板指了指。帕格点点头。这个德国人做了个请他先走的手势。从长板到下边混凝土的船坞里油污的水潭大约有七十英尺，帕格沿着摇摇晃晃的、有着油漆斑痕的长板往下走，竭力装得比他感到的要镇定。穿了白军服的仪仗队小伙子们用呆板的眼睛从下面望着，他一登上甲板，他们立即行立正礼。格罗克笑着走下那吱吱作响的长板：“不坏，咱们这两个老家伙居然也过来了。”

U-46号看起来很像一艘美国潜艇，可是清洁、光亮和齐整得出奇。一艘美国潜艇要是停在干船坞上，由非战斗人员上去干活儿，没多久就

会脏得一塌糊涂。自然，格罗克为了招待美国客人，事先必然吩咐过扫除一下。帕格本人在整洁问题上一向是毫不容情的，所以他很赏识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表现。柴油机就像从来没开过似的，上边的红油漆和黄铜配件没一点儿污迹；炮组好像是刚出厂的。水兵们一个个都是军服笔挺的漂亮小伙子，几乎是一出以海军为主题的音乐喜剧的班子。至于德国潜艇的设计，当你把一艘战舰的主要部位和机器塞进一根香肠皮形的长筒里时，在任何国家其结果都是一样：只要把仪器上的解说换成英文，把艇长舱从左舷移到右舷，把军官室加长二英尺，换几个瓣阀活门的设备，你就等于在“葛瑞灵”号上了。

“味道很香啊。”他说。这时，他们正走过艇上小小的厨房，穿着白衣的炊事员们正在那里准备晚饭，他们好像连出汗都出得清清爽爽。

格罗克回过头来望了望他：“你不肯在艇上用饭吧？这里窄得很。可是我们的伙食并不太坏。”

帕格本已和塔茨伯利父女约好一道吃晚饭，可是他立刻说：“我很高兴在这里吃。”

于是，他就跟艇长和艇上的军官们肘对肘地挤在那窄小的军官室里吃了饭。他吃得很开心，他在这里比在柏林他那四壁挂了绸帷幔的餐厅里更自在。四个年轻军官都是薄嘴唇、红润脸庞、金黄头发，腼腆腼腆的，相貌特征颇像美国人，可是眼神很不同，比美国人紧张而细心。他们先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不久，听到这个美国人对他们的潜艇的恭维以及格罗克开的玩笑（他吃了下饭菜、喝了酒之后，兴致好极了），就渐渐热烈起来。他们谈论起海军船坞里工人们愚蠢和懒惰的故事。帕格最拿手的关于“西弗吉尼亚”号上厕所水管堵塞的笑话逗得他们哄堂大笑。他以前就留意到德国人喜欢听一些有关浴室的幽默故事。军官们讲了一些关于早期受训的他们认为可笑的事：先讲到打扫厕所，然后讲到他们得经受电击而不许退缩——同时还把他们的反应拍摄下来；他们还得暴露在严寒和烈日之下，超过使人晕倒的程度；膝盖弯到跌倒在地为止；去“死荫的幽谷”⁽²⁾——背着七十磅重负，戴着防毒面具，在崎岖的山麓进行越野跑步。他们说，经过这样的折磨才能成为更好的军官。只有格罗克不同意，他认为这种普鲁士式的虐待狂办法已经过时了。在海上作战方面，士兵的主动进取比那些折磨所灌输的盲目服从更为重要。“美国人的看法对头。”他这样说，要么是他察觉出帕格的震惊，要么是出于超党派的信念。他们这顿宴席吃的是白菜汤、煮鲜鲑鱼、烤猪肉、土豆团子和醋栗Torten⁽³⁾。显然格罗克已准备帕格万一会留下来，所以事先定下了这样的宴席。

亨利和格罗克离开潜艇时，落日正穿过乌云，射出几道红光。码头上，一些艇上人员除了短裤之外全身裸着，把灰色的垫子铺在起重机轨道上，在围起来喝彩的人群中摔跤。亨利到处都看到德国青年喜爱这种吃力而喧闹的游戏。他们一个个就像健壮的小狗，这些德国潜艇人员看起来要比美国水兵来得壮实健康。

“那么，维克多，现在你要找你那位英国朋友去了吧？”

“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那德国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好，来吧！”

他们开车出了大门。“五点过后可真安静。”帕格说。

“唔，可不是，死气沉沉的。一向是这样。”

帕格点了一支香烟：“据我了解，英国人目前在他们的造船厂里正分两三班加紧干呢。”

格罗克朝他投了个奇怪的眼色：“我想他们是在弥补浪费掉的时间。”

走出离基地两英里路，在一片绿色田野中间近水的地方，他们从一排排的木制农舍当中开过去。“我女儿就住在这儿。”格罗克一边说，一边按着门铃。一个脸色鲜艳、头发金黄的年轻女人开了门。三个孩子听出是格罗克按的铃，就拥上来，抢夺他拿出来的纸包糖块。这女人的丈夫正在海上参加演习，小客厅里一架竖钢琴上摆着他的照片：年轻，长下巴，金黄头发，表情严肃。“保罗到海上去很好。”格罗克说，“他认为我太溺爱孩子们了。”说着，他就开始把孩子们抱起来颠，和他们一道玩，直到他们在美国人面前忘了害羞，笑着，嚷着，转着跑。那个做妈妈的一直张罗客人们喝咖啡、吃点心，可是格罗克拦住了她。

“中校很忙。我只是来看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走啦。”

他们上车之后，回头看到三张小脸蛋正从窗口朝他们凝望着。他说：“这算不上什么住宅，比不上你在绿林区的宅邸，这只不过是一个饼干匣子。德国的薪饷等级和美国不同。我想你也许会有兴趣来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他是一个能干的潜艇军官，他们很幸福。两年之内，他就会被派到指挥的岗位上。如果发生战争，马上就会。不过不会有战争的，现在还不会。”

“我希望不会。”

“我知道。不会为波兰打仗的——怎么样，回斯维纳蒙台吗？”

“好吧。”

他们开进这座滨海小城时，帕格说：“喂，我还喝得下一杯啤酒，你怎么样？这儿有个好地方吗？”

“这下你可说着啦！在这座单调无聊的小城，是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的，可是我可以带你去军官们聚集的地方。塔茨伯利不是等着你吗？”

“他会自己安排的。”

“对，英国人善于那样。”格罗克笑了，他显然为能把这个美国海军军官同那个名记者分开而感到高兴。

一间昏暗、烟雾腾腾的木头地下室里，一些穿着紧领子运动衫和粗上衣的年轻人坐在一张张长桌跟前，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声唱着一支歌——拉手风琴的是一个穿皮围裙的胖子，正在那里踱来踱去。“维克多，

我在这儿可喝过不少啤酒。”格罗克说。他们在琥珀色灯光下一张靠墙的小桌子跟前坐下来，帕格把华伦、拜伦和梅德琳的照片拿给他看。喝过两杯啤酒之后，他就说起华伦和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之间的关系使他所感到的忧虑。格罗克轻声笑了笑：“嗯，想想看当初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所干的事！主要是他将成为一个飞行员。那当然没有做一个潜艇人员出色，但也仅次于那个而已。哈哈！看来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他会安定下来的。”

帕格也加入唱他熟悉的一支曲子，他不懂音乐，唱得也十分不合调。这使得格罗克十分开心。“维克多，我对上帝发誓，”他大笑一阵之后，拭着眼睛说，“世上还有比这种战争叫嚣更疯狂的吗？我告诉你，要是把事情交给双方的海军人员来处理，仗就永远也打不起来。咱们都是正派人，咱们互相了解，咱们的生活目标相同。都是那些政客。希特勒是一位伟大人物，罗斯福也是一位伟大人物，可是他们两人都接到一些极卑鄙的建议。不过有一件好事：阿道夫·希特勒比所有那些政客都机灵，他绝不会为波兰而打仗的。”他把那只厚玻璃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砰的一声使劲往桌上一撂，好引起走过那里的女侍的注意。“Geben Sie gut Acht auf den Osten，⁽⁴⁾”他说，眨巴一下眼睛，然后把嗓音放低了，“注意东方！那边有动静。”

女侍从她手上的托盘里拿了两杯正冒着泡沫的啤酒，哐当一声放在他们桌上。格罗克喝了起来，然后用手背抹了下嘴：“假定我告诉你，我听到元首亲自对德国潜艇高级指挥官讲话，告诉他们不会打仗，你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华盛顿吗？尽管去报告吧，这消息刚好是确实的。你以为他靠七十四艘作战潜艇就会对英国发动一场战争吗？等我们有了三百艘，那自然是另一码事了。那时候，英国要是挑衅的话，就得好好考虑考虑。而在十八个月内，那正是我们将要有的数目，在这期间，注意东方。”

“注意东方？”维克多·亨利用一种犹疑的口气说。

“啊，你感到有点儿奇怪吗？我有一个弟弟在外交部。注意东方！我们不会打起来的，亨利，今年不会。我向你保证！那么究竟怎么样？咱们只能一年一年地过，对不对？我像你一样对音乐一窍不通，可是咱们还是唱个歌吧。”

维克多·亨利坐在他那间嵌了花梨木护墙板的书房里，把他那台旧的轻便打字机放在膝上。那张富丽堂皇的古董书桌太高了，打起字来不舒服；而且，打字机还会刮损红皮桌面。那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星星都已经消失了，花园里呈现出一片蓝天，鸟儿已开始歌唱。他周围零乱地放着白纸、黄纸和复写纸，屋里满是烟雾。他从午夜起一直在打字。他停下来，打了个哈欠。他在厨房里找到一块冷的鸡胸脯，就着一杯牛奶吃了下去，同时煮上第三壶咖啡。他又回到书房，把打好的给海军情报处的报告中最上面的不是复写的那份收在一起，开始阅读。

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

纳粹德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国家。一个观察家刚刚抵达，就会感到矛盾重重。古老的德国依然存在——中古的建筑，别致的农村服装，干净的大城市，井然的秩序，好脾气，整洁，“一丝不苟”的精神，明媚的风光，漂亮的男女，尤其是孩子们。然而，另外还有一层新的、迥乎不同的东西：纳粹的统治。它像发痧子一般蔓延这整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根究竟扎得多么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的确，纳粹党人在外表上装得十分爱国、十分好战、十分富丽堂皇。卐字旗、新建楼房、列队行进的队伍、希特勒青年团、火把游行等等，都极引人注目。然而，在这些外表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是一股强大的发动战争的潜力呢，还是大抵上仅仅是政治宣传和恫吓？

本报告是一个在德国待了四个星期、一直在探索事实的军官的初步印象。

众所周知，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德国一直坦率地甚至自吹自擂地在重整武装。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其陆军就已在布尔什维克的协助下，违背《凡尔赛和约》，偷偷地进行了武装及训练。纳粹党攫取政权后，尽管它与俄国的联系中断了，然而其重新武装的行动更为加紧，并且公开化了。可是二十年前，这个国家被解除了武装。七年前，比起盟国来，它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问题是：这个差距在什么程度上已被希特勒赶上了？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

根据本观察员所搜集的事实，可以得出两个有趣的初步结论：

1. 纳粹德国还没有把差距缩短到足以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
2. 这个政权并不是在全力以赴地消灭这个差距。

底下五页包括十年来德国工厂生产、工业扩展以及机器和物资生产的数字——和他读到的许多情报方面的报告大不一样，他的资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阅读及探索。他将这十年来法、英、德三国的全国生产总额以及陆、海、空军力量做了比较。这些数字——按他排列出的——表明德国除了空军外，其他各个方面在作战上都处于劣势，而他们也并未十分加紧推动工业生产以迎头赶上。与世界公众舆论所传闻的正相反，德国并未拼命积累武器，这一点只要将其工厂生产能力和产量的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顺便描述了平日在下班之后，斯维纳蒙台海军造船厂的静寂荒凉。在潜艇——德国海上作战的关键——的建造上，他们甚至没采取两班制。他还论证说，当前在英国加快飞机生产速度并从美国购入飞机的情况下，德国的空军优势很快将消失。至于陆地上的战备，

从城市街道上走过的大批士兵来看，确实很可观。然而数字证明，仅法国一国就可以在战场上拿出人数更多、训练更久并且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

在一艘德国潜艇上，当他从中队长的小小办公室走过时，他曾看到潦潦草草写在一份打印的报告封皮上的一些数字和缩写。他估计写的是：作战状态者，51；在海上，6；军港内，40；检修中，5。这些数字与英法情报方面的估计是相符的。格罗克曾宣称他们拥有七十四艘作战潜艇，可以认为那是对一个外国情报人员自我吹嘘时的过高估计。然而，格罗克即便在夸大，也没把它吹到一百艘。几乎可以断言，纳粹德国的海下力量是潜艇五十艘，大约只有十三艘在建造中，有出入的数字是五艘。仅在一九一八年一年中，德国就损失了不止一百艘潜艇。

然后就到了报告中最紧要的一段。打这一段时，他停了好多次。打完之后，他又担心地把这段文字读了几遍。

下面转入预测，因而也可能被认为是轻率的，或是带有新闻记者的味道。然而，本观察员所获的印象强烈地指向一种可能性，似有必要将此判断写入这一报告中。一切迹象都向我表明：阿道夫·希特勒目前正在与苏联商谈一项军事联盟。

作为支持这一看法的论据，维克多·亨利提到一九二二年的《拉巴洛条约》。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使一场欧洲经济会议大为震惊，它们忽然退出来，另外在广泛的领域内单独做了一笔交易。他指出目前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舒伦堡就是参与过“拉巴洛”交易的，而俄国的犹太血统、亲西方的外长李维诺夫最近下台了。希特勒在两次演讲中都略去了他惯常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俄德贸易协定的消息一度出现过，可是忽然所有的报纸都只字不提了。他还引述了在德国潜艇上处于指挥职位的一名高级军官的那段话：“注意东方！那边有动静。……我有一个弟弟在外交部。”然后，他又引述了希特勒对德国潜艇军官所做的不会为波兰而打仗的保证。

他承认所有这些都汇集起来，既构不成确凿的情报，也不足以引起大使馆职业外交官们的重视。他们说，戏剧性突变的谣传总是有的。他们坚持要立足于基本事实。纳粹运动是建筑在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和仇恨上，并致力于毁灭它。《我的奋斗》的全部主题就是为德国取得“生存空间”，征服俄国的东南各省。这两个体系在军事上取得和解是不可想象的。希特勒永远不会这样建议。如果他提出的话，斯大林也会认定是一个圈套，决不会接受。亨利最常听到的反应是“幻想”和“荒诞离奇”。

可是他依旧认为这样一个行动不但讲得通，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在对波兰进行恫吓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一个独裁者是不能后退的。然而，他在为打一场世界战争的准备上，是捉襟见肘的。和所有那些“不要黄油要大炮”的气势汹汹的宣传叫嚣正相反，他甚至还没把他的国家置于为战争而生产的基础上。这多半是为了避免使人民感到恐慌。尽管纳粹的政客和报纸的言论那样穷凶极恶，然而一般德国人民并不认为要打仗，而这一点希特勒是明白的。同俄国结盟将是摆脱这一困境的

出路。倘若俄国同意德国人在波兰放手去干，英国对波兰所做的保证就失掉其意义了。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无法及时对波兰提供援助，使它避免被迅速征服。因此，波兰人是不会抵抗的。他们会割让但泽市以及沿着波兰走廊那段公路两侧的领土，希特勒目前所要的也就是这些。也许以后他会像在捷克那样开入军队，占领波兰的其他部分，但是现在不会。

维克多·亨利论证说，宿敌突然变为盟友是欧洲的老策略，德俄两国的外交尤其具有这一特征。他从新近看过的大量历史书中举了许多例子。他指出希特勒本人首先就是靠在政治路线上急剧倒转而上台的——和他的死对头弗朗茨·冯·巴本⁽⁵⁾做了交易。

他把复写纸撕碎丢进纸篓，把报告的正本和两份副本揣在衬衫里，和衣倒在那张红皮躺椅上睡着了。他睡了不久，很不安宁。等他睁开眼睛时，太阳正从树梢间射进微弱的霞光。他冲了淋浴，穿上衣服，把报告又读了一遍，就从绿林区走了五英里到威廉大街，一路上还思索着这个文件。比起他曾研究过的托莱佛的报告，他这份是对全面战略的冒昧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职位，也正是海军作战部部长亲自告诫他不可写的“德鲁·皮尔逊专栏”⁽⁶⁾那类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是根据事实来写的。他已经送出若干份像基普那样的技术性报告，他还打算写一篇关于斯维纳蒙台的报告。《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是朝不可知的领域的一次探险。

在军事学院的讲习班上，只要将级以下的军官谈起“全球战略”，教官就会很不客气地加以讥笑。问题是，如今这份报告已经写成了，是把它送上去呢，还是丢在一边？帕格·亨利曾经写过不少这类文件，后来又撕毁了。他不断有一种超越例行公事范围的倾向。结果可能很好，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主动写的那份关于军舰防雷隔堵的备忘录就曾使他从早应分配海上职务的名单上除了名，被安插在柏林。作为军械局的成员，那份报告至少还在他本行范围内，而在外交和全面战略方面，他却是一个无知的新手。福莱斯特上校对德国的情形很熟悉，他老早就把亨利的意见看作胡说八道，推到一边去了。帕格又试着同代办谈了一下，对方唯一的评语是微妙的一笑。

一个外事信使上午十点钟将飞到英国去搭乘开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这个文件可以在一个星期内送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桌上。

亨利来到大使馆还没拿定主意，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了。除了罗达，他没有旁人可以商量。罗达喜欢睡懒觉，如果他现在给罗达打电话，那多半得把她吵醒。即便这样，他也不能在德国电话上细谈他这份报告的内容。况且罗达又能拿出什么值得他考虑的判断呢？他认为不能。这得由他来做出决定：是交给信使，还是丢进纸篓焚毁？

他坐在那间天花板很高、乱糟糟的办公室里的书桌旁，嚼着咖啡，望着对面赫尔曼·戈林大街那座巍峨的粉红大理石砌成的希特勒新总理府。哨兵正在换岗：八名戴钢盔、穿黑制服、身材粗壮的党卫军列队走过来，另外八名就随着鼓声和笛声列队走开了。从敞着的窗口，他听到

用德语尖声发出的行礼口令、笛声和大黑皮靴的脚步声。

维克多·亨利想，他的工作是搜集情报，而那份报告不管好赖，总是真实地反映了他迄今为止在德国的见闻，于是他找到了那位信使，把文件作为呈给海军情报处的急件交给了他。

一个星期以后，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读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把一页摘要转呈给总统。八月二十二日，纳粹德国—苏联条约作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震动了全世界。二十四日，白宫把那一页摘要装进信封退给普瑞柏尔。总统用钢笔、黑墨水在信封底部以雄健粗壮的笔力潦草地批道：

把维·亨利的服役记录送我一阅。

富·德·罗⁽⁷⁾

- (1)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东南部，为美国海军基地及造船业中心之一。
- (2) 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23篇第4节。
- (3) 德语：大蛋糕。
- (4) 德语：注意东方。
- (5) 巴本（1879—1969），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总理。
- (6) 皮尔逊是当时美国比较有名气的专栏作家，这种专栏的内容以臆测性的内幕新闻为主。
- (7) 罗斯福的全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缩写。

第七章

在罗马飞机场，拜伦和娜塔丽在新闻招贴上看到触目惊心的缔结条约的消息。他们在黎明前开了一辆旧雷诺牌汽车从锡耶纳动身。当全世界都在纷纷议论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他们俩却无忧无虑地在意大利金黄色的阳光下沿着亚平宁山脉开着车，驰过古老的山中小镇、空旷荒芜的峡谷和农民在田野里劳动的碧绿盆地。拜伦在看到新闻公报之前，心里一直是无比欢畅，想到在未来的三个星期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将同他一起旅行，而现在仅仅是开始。

他从没看到有哪个欧洲机场这么忙，这么嘈杂，打着手势的旅客们把预订座位的办事桌层层包围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快步走着或奔跑着。淌着汗的脚夫们推着大堆大堆的行李，朝着旅客或旁的脚夫吆喝。扩音器一直在雷鸣般胡乱叫嚷，发出嗡嗡的回声。走到第一个报摊，他就买了一沓报。意大利的报纸叫嚷说，轴心国家在外交上的这一壮举已解除了战争的危险。巴黎和伦敦的报纸用的是大字黑体标题，显出惊慌失措。德国报纸用红色长体大字，表现出欣喜若狂、踌躇满志。瑞士报纸的头版登出漫画，画着希特勒和戈林穿了俄罗斯的工装，戴着皮帽，在穿党卫军制服的斯大林的手风琴伴奏下，蹲在地上，踢出穿高筒靴的脚，跳着舞。比利时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写着：一九一四^(a)？

他们在机场拥挤而嘈杂的餐厅里匆忙地喝了一些冷白酒，吃了一餐凉通心粉。娜塔丽忽然提出要继续旅行，拜伦听了很是吃惊。在拜伦看来，继续前进到一个德国人随时可入侵的国家去，简直是发疯。

可是娜塔丽争辩说，在飞机场跑来跑去的旅客只不过是一群羊。倘若一场政治突变会使他们惊恐万状，那他们就没权利待在欧洲。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她就一直留在巴黎。她所熟悉的美国人有一半跑掉了，后来，那些不是那么愚蠢的，又三三两两地溜回去了。实际的危险总比大部分人所感觉到的要小。即便打起仗来，一本美国护照也总会带来安全。她要看看波兰，她要看看莱斯里·斯鲁特，因为她已经答应了他。从进去到出来，她只在波兰待三个星期，世界不会在三个星期里毁灭的。

听到她这样真心诚意地想和斯鲁特重逢，拜伦心里当然不会感到高兴。自从头一场赛马以后，他一直盼着她会对他更有好感。在第二场赛马时——杰斯特罗没在场，他俩是单独去的——这位姑娘对他露骨地表示了亲昵。那晚上曾经有一回，就是赛完马他们一道吃晚饭，喝到第三瓶索阿韦甜酒时，她说了一句：可惜他不是犹太血统，年纪不是再大几岁。“勃拉尼，我母亲一定会中意你的，”她说，“那样，我也就用不着苦恼了。你的举止为人很好。你的父母也一定都很可爱。莱斯里·斯鲁特不过是一条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狗，我甚至连他爱不爱我都没把握。他和我只是掉进同一个陷坑里了。”

然而，她现在正踏上探望情人的路程，而使欧洲惊恐万状的一次政治大爆炸竟然不能使她动摇丝毫。

到这时，他对她的一些莽撞气质已经有所了解。在山麓或废墟间爬来爬去时，娜塔丽·杰斯特罗喜欢冒险，不带闺秀气。她从缺口处蹦跳，沿着狭窄的岩面蜿蜒前进；她攀登峭壁，既不着怯，也不惜命。她是一个既坚强又稳健的姑娘，面对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有些过分得意。

他弯着身子坐在椅子上，隔着红白相间的桌布上的脏盘碟和空酒杯端详着她。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一个多小时后就要起飞，第一站是萨格勒布。她也凝视着他，噘着嘴。她那套深灰色旅行服装非常合身，显出她美丽的胸部。她戴着一顶可以压扁的黑帽子，穿着白衬衫。她那没戴戒指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布。“喂，”她说，“我可以理解。对你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了。所以，我自己单独去。”

“我建议你先给斯鲁特打个电话，问问他你该不该去。”

娜塔丽弹着手指：“瞎扯！今天我无论如何也叫不通华沙。”

“试试看嘛。”

“好吧，”她没好气地说，“那该死的电话机在哪儿呢？”

长途电话办公室那里围满了人。两个女接线员正在那里嚷着，一会儿塞进电插头，一会儿又拔出来；忽而在纸上潦潦草草写点儿什么，忽而又在挥手或者拭汗。拜伦硬挤进人群，一手拉着娜塔丽。当她把华沙的一个号码说给接线员时，那个姑娘睁圆了忧郁的棕色大眼睛说：“小姐——华沙？你为什么不要我替你接罗斯福总统？华沙得等十二个小时。”

“这是那里的美国大使馆号码，”拜伦说，同时朝她笑了笑，“这个电话非常紧急。”

拜伦薄薄的嘴上露出一丝奇特的笑容，像是愁苦，又像是快活，那就像献给她一束紫罗兰似的打动了那个意大利姑娘的心。“美国大使馆？我试试看。”

她把电插头塞进去，按了按铃，用德语和意大利语争辩着，对着喇叭筒做着鬼脸，然后又争辩了一番。“急电！紧急的！”她不停地嚷着。这么搞了十来分钟。这当儿，拜伦抽着烟，娜塔丽来回踱着，连连看着表。忽然，接线员显得喜出望外，使劲地点了点头，指了指一个公用电话间。娜塔丽在里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红着脸、气冲冲地走出来。“我们没讲完话线就掐断啦！我快给憋死啦！咱们换换空气去。”拜伦领她出去，走到终点站。“他生了我的气，说我发了疯。那里的外交官都在烧文件，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他就像在拐角那里似的。”

“娜塔丽，我替你难过，可这正是我预料到的。”

“他说我应该不管一切赶快离开意大利，直接回国——埃伦一道不道走都没关系。你也会对我这么说吗？”她朝他转过身来，“我热极了，给我买一瓶柠檬水什么的。”

他们在机场一家咖啡馆外面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她说：“把飞机票拿出来瞧瞧。”

“我相信咱们可以退票。”拜伦递给她一个信封。

她把自己的票拣出来，又把信封交还给他。“你去退票吧。慕尼黑危机发生之前，他们也烧过文件。现在，英国和法国又会像那回一样袖手旁观。想想看，为但泽打一场世界大战！谁知道但泽在哪儿？谁会在意？”

“娜塔丽，那里的大使馆会忙得一团糟，他抽不出多少时间见你的。”

“嗯，他要是忙得来不及见我，我可以一个人去游历。我家在华沙住过多年，那里我还有亲戚，我想到那里去看看。我决定去，我不走回头路。”这位姑娘对着随身带的小镜子照了照，把头上的帽子压低了些，“时候差不多了，我得办手续去。”他伸出手来：“把票给我，趁你在这儿喝柠檬水的工夫，我去办咱们两人的手续。”

她高兴起来，然而神色还有些迟疑：“你真的要去吗？说实在的，你不是非去不可。我解除你陪我去的义务，不必去，我不要你去。告诉埃伦这是我的意思。”

“娜塔丽，别说啦，把票交给我！”

她朝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把那黄绿色的飞机票抓在胸前：“哦，听吧，勃拉尼·亨利在发号施令哪！事情是，亲爱的，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可不想让自己牵累了你。”

这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第一次——不管是多么随便——对他使用这个亲昵的称呼。拜伦站起来，从她戴着手套的手里把票抢去了。

原定八小时的旅程持续了一天半。没有一个环节是顺利的。他们的行李不翼而飞了。在布达佩斯的终点站，他们是在长凳上过的夜。在华沙的小小机坪上，他们是搭那架几乎是空的、生了锈的、寒碜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到达的仅有的外国乘客——那架飞机掉过头来就满载着从波兰外逃的人起飞了。栅栏这边挤满了闷闷不乐的旅客们，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架飞机飞走了。

一个穿橄榄色制服的肥胖波兰青年用蹩脚的法语问了这两个美国人许多不友好的问题，似乎把他们看成间谍或者疯子。他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同其他官员咕哝了一阵，叫他们等在那里，自己就走掉了。他们饿得要命，可是饮食店里的大批难民（大部分是德国人）——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蹲在地板上或挤在长凳或椅子上——早已把全部食品吃得一千二净。两个座位刚空出来，拜伦马上扑过去抢到手。桌子中央放着几瓶热的波兰啤酒、一个开瓶塞的工具和几只杯子。于是，他们喝起热啤酒来。侍者走了过来，他们付了钱。拜伦找到一部电话机，揿掇着那个不那么愿意的侍者叫通了大使馆。斯鲁特听到他的声音，大吃一惊。一个钟头内，他来到了机场，紧张地嚼着他那冰凉的烟斗。他开来一辆闪亮的蓝色雪佛兰轿车——车子立即引起人们的注视。他们不但立刻取回了护照，而且拿到了用紫油墨在粗糙的纸上印得很坏的各种入境文件，连他们的行李也都出现了——都是很神秘地从巴尔干人手里抢救出来

的。他们全挤进了大使馆的汽车，往城里驶去。

娜塔丽最后又到妇女盥洗室去梳洗了一番，看上去整洁而标致。她说，那间盥洗室只有公用电话间那么大，装着一个冷水龙头，唯一的马桶上没有坐垫。“莱斯里，老这样子下去吗？”她说，“我的意思是，这是波兰首都的机场啊！我们越往东走，机场变得越小，时间表越来越一塌糊涂，飞机越来越糟糕，官员们的脾气越来越大，厕所越来越简陋，卫生纸也越来越粗糙。我简直不敢说我的屁股经不经得起去趟俄国。”

“唉，娜塔丽，东欧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呢，又来得不是时候。这个小机场平时本来没人来光顾的，它差不多是沉睡在那里。不过，”他用烟斗柄朝她戳了那么一下，“既然你单挑人家总动员的时候跑来观光——”

“勃拉尼，他又来啦！”她眼睛里充满了诡秘而又开心的神气。

斯鲁特伸出一只戴了嵌着蓝宝石的大学戒指的手去抚摸她的脸，拜伦看了这个来得很自然的亲昵姿态，觉得很刺目。这标志着他单独（即使并不热烈）和姑娘相处的日子已告结束，他怅惘地倒在后座上。“亲爱的，尽管你简直是发了疯，看到你我还是高兴极了。”斯鲁特说，“今晚的情况好多了。英国终于签署了对波兰的保证——就在今天。以前人们打赌说，德国和俄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会使英国缩回去。才不会呢！瑞典那边传来可靠的消息，说希特勒正在取消他的入侵行动。英国把他吓住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你把我们安置在哪儿呢？我希望是一个有浴室的地方。”

“没问题。过去三天里，旅馆腾空了。欧罗巴大旅社有些豪华的房间，确实很够西方标准，而且是东方的价钱。别打算待久，情况还会随时变得讨厌起来。”

“我想也许待上一个星期，”娜塔丽说，“然后拜伦和我坐飞机或者开车到克拉科夫，访问一下梅德捷斯，然后就飞回罗马。”

“真是异想天开！你在说些什么？梅德捷斯！想也别想了，娜塔丽！”

“凭什么？埃伦叔叔说我得去访问一下我们在梅德捷斯的老家，我们一家都是从那儿来的。我的天，这可真是是一个平原国家，平得像张桌子！”

他们正开车穿过谷物已经成熟的芬芳田野，中间一块块草地星罗棋布，牛群马群正在那里吃草。这片平原尽头，依稀可以望到从地面上突起的华沙城的建筑物。

“一点儿不差，这也正是波兰的祸患。这是一块面积十万平方英里的足球场，对入侵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即便南部有一些不高的山脉，也都有很好的宽阔、方便的山口。目前德国在捷克有五十万大军压境，他们就在亚布隆卡山口那边，离梅德捷斯只有四十英里。现在你明白了吧？”

娜塔丽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笑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这一切都令拜伦想起巴黎和伦敦。奇怪的是，结束了一次简陋不堪的空中旅行之后，竟来到这样一个大都会。欧罗巴大旅社的前厅的装潢，讲究得不亚于他曾见到过的任何一家旅馆。宽大的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的梯阶一直伸展到大门口。

娜塔丽乘电梯上楼去了。斯鲁特碰了一下拜伦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斯鲁特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拜伦和斯鲁特阔别了好几个月，在他看来，这个外交官年纪大得和娜塔丽太不相称。他戴着眼镜，眼皮已经松了，那消瘦、苍白的脸颊上也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的那套双排纽扣、白竖条纹的深色服装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拜伦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喝一杯酒，”斯鲁特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去克拉科夫这趟旅行既危险又没有意义，我打算尽快替你们订下飞机票，离开这里。我估计整个星期的票都预订光了，不过，大使馆可以优待一些。即便需要咱们二人硬把她推上一架飞机飞回罗马，也只好那样做了。可是今晚不要对她讲，那么一来，她就更不好对付啦。”

“好吧，你比我了解她。”

斯鲁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说。我本应当为这趟愚蠢的旅行大为感动——我也确实很感动。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几乎叫任何人都拿她没办法。晚饭见吧。大使馆简直成了疯人院，要是我脱不开身，我就打电话来。”

拜伦在他那间朝布里斯托尔旅馆开着高大窗户的洞穴般的阴暗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寻思着他究竟为什么到波兰来。他拿起象牙柄的古董电话筒，用德语争辩了好一阵，总算接通了娜塔丽的房间。

“喂，你在澡盆里了吗？”

“哦，我很高兴你看不见我。怎么啦？”

“我累垮啦，你跟斯鲁特吃晚饭吧，我睡去了。”

“别瞎扯！勃拉尼，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九点钟你来找我一道去，听见了吗？莱斯里给我订的，好像是帕德雷夫斯基⁽²⁾住的套房。简直太好了！我这儿有一面全身的穿衣镜，由两个木雕的棕色大天使举着。”

“这边走，”斯鲁特说，“咱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餐厅里，穿着缀有金饰扣红礼服的管弦乐队正在那里砰砰地奏着旧时的爵士舞曲。这家餐厅论面积、挂的绸幔、白

桌布、镀金的水晶枝形灯、茶房的恭顺、蜂拥而来的客人们衣着的华丽、舞池里的对对舞侣，都使人恍如置身于欧洲任何一家高级旅馆——这里当然看不到丝毫战争的恐惧。

“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怪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座以后，斯鲁特道歉说，“他们挤满了大使馆。我们全都成了管签证的官员了，一直到比德尔为止。天晓得我并不怪他们，只要他们举得出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拿得出一封信或任何其他东西，我就给他们办。一本纽约的电话簿，今天在华沙值一千兹罗提，合二十美元。”

“奇怪的是，”娜塔丽说，“我本来听说华沙到处都是犹太人，但到现在为止，我没见到几个。”

“嘿，这儿有的是，没错。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说到这里，一个穿燕尾服的侍者头儿哈着腰送上菜谱。斯鲁特用波兰语同他交谈了好一阵，娜塔丽带着钦佩和羡慕的神情倾听着。

“莱斯⁽³⁾，学起来很难吗？有朝一日我也试试看。”侍者走后，她说道，“我们家里每逢谈起什么不愿让我听懂的话，就用波兰语。我恍恍惚惚觉得回到了儿童时代。然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这么陌生！真是奇怪极了。”

他们吃了非常可口的熏鲑鱼、一种做得十分别致的鸡蛋和烤得很硬的肉。当别人喝着上好的法国酒时，斯鲁特不断地用一只顶针那么大的玻璃杯喝着棕色的波兰伏特加。

“莱斯里，你可要醉个不省人事啦！”娜塔丽的语气里欢快多于劝阻。

“每杯才盛那么一点点，”斯鲁特说，又从瓶子里斟上一些，“即便你不来，今天我也已经忙坏了——你这个糊涂虫！”

他们彼此相视一笑。拜伦恨不得回去睡觉。斯鲁特望了望他，然后，出于礼貌，只好又说下去：“嗯，对啦，这真是一个历史上的谜。三百五十万犹太人究竟怎么会移居波兰的？这是一个如此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总以为他们会选择一个更稳定的国家吧。我倒有个理论，我很想知道埃伦是怎么个看法。”

“莱斯里，关于我们这些波兰犹太人，你有什么理论？”娜塔丽咧嘴笑着说。

“是这里四分五裂的状态促使他们移居进来的。想想看，一个差不多有一千个男爵的政府，随便哪个男爵都可以对立法行使否决权。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就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难怪波兰不断地分崩离析！嗯，犹太人只要能单独和个别的贵族做出安排，他们就至少可以在这里生活、耕种和工作，不必害怕国王的压迫。”

“这个理论不坏。”娜塔丽说，“然而，事实上波兰的历代国王不是也曾特别订立一些保护性的法律对他们表示欢迎吗？那不正是西班牙把他们驱逐出去，而罗马教廷正掀起一股迫害、屠杀犹太人逆流的时候吗？

这是就我记忆所及而言。”

“我对这方面没做过研究，”斯鲁特说，“不过，波兰自己最后也采取那样的步骤了。”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长岛出生的啊，”娜塔丽说，“我祖父逃出来了——幸亏他那样做。”

“波兰目前的军事形势怎么样？”拜伦问斯鲁特，“要是必要的话，他们会和希特勒打一仗吗？”

“打一仗？”斯鲁特吸了口烟斗，仰头望了望半空，他的语气又变得深思熟虑，带有职业意味。“嗯，你问问任何一个波兰人，他多半会告诉你他们要打败德国人。在一四一〇年，他们毕竟打败过德国人。拜伦，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谈论起政治和历史来可以十分高明，然而他们完全不顾这个事实：德国今天是一个工业上的巨人，而波兰仍然停留在种地、犹太人、城堡和玛祖卡⁽⁴⁾上。也许波兰人的战斗精神将会驱散希特勒的那群愚蠢的、不愿打仗的畜生。这是当前的论调。据说波兰有两百五十万穿军装的，比希特勒的军队多。这个数字是十分难以置信的，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任何统计数字——”

“喂，这不是《斯塔尔德斯特》吗？”娜塔丽插嘴说，“听起来有点儿像。跟我跳舞吧。”

拜伦看到斯鲁特环着舞池拙劣地带着她旋转，觉得他的样子像她的叔叔多于她的情人。可是，娜塔丽偎依着他，闭起眼睛，把脸往他脸上贴的神情一点儿也不像个侄女。他们交换了几句轻松的话，然后娜塔丽又说了些什么，使得斯鲁特露出严肃的神色，并且摇了摇头。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争论。

“没有你，我也找得到他。”他们回到桌子跟前时，娜塔丽正这样说着。

“我并没有说我不帮你找到他，我是说，要是你打算跟他谈去梅德捷斯——”

“把这件事忘掉吧，忘掉我提过它。”

娜塔丽狠狠地瞪着她盘子里的那块肉，斯鲁特又呷了两口伏特加。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拜伦问起斯鲁特大使馆里的工作情况。斯鲁特快了一些，他的声调又变得一板一眼起来。那烈性酒一点儿也没令他的头脑模糊，只使他谈得更加起劲。他把大使馆的机构大致介绍了一番，说他在政治组里，可是自从他来了以后，像使馆里每个人一样，时间都被川流不息的移民占去了。

“你们外交官们对这个条约感到意外吗？”

“自然。连波兰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而在历史上，他们是什么都经历过的。可是事前谁也猜不出希特勒要干些什么，这就是他的天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确实有让人大吃一惊的本领。”

娜塔丽脸上那片阴云散开了：“莱斯里，斯大林干吗跟他搭伙呢？”

“亲爱的，这再明白不过了。希特勒用金盘子托着一块蛋糕端给他，他只说了声‘好，谢谢！’如今，斯大林一下子就倒转过来，把英、法置于劣势了。在慕尼黑，他们把斯大林抛在一边。实际上，他们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了希特勒，说：‘孩子，拿去，别再跟我们捣乱了，摧毁俄国去吧。’现在，斯大林搞了个倒过来的慕尼黑：‘不，不，这儿，孩子，把波兰拿去，然后去摧毁西方吧。’”斯鲁特一口接一口地喷着小团小团的蓝色烟雾，显然对得到这样一个大发议论的机会很开心。他接下去说：“哼，英国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和俄国结盟本来是他们制止德国的一个机会。他们有好多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所有斯大林对德国和纳粹党人的恐惧都有利于他们这么做。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拖延，烦躁，跟希特勒吊膀子，把捷克斯洛伐克送掉。最后，事到临头，派了几名小政客坐了一条慢船去见斯大林。当希特勒决定在这一结盟上下赌注的时候，他派专机把他的外交部部长送到莫斯科，授予做这笔交易的全权。因此，一场世界大战才迫在眉睫。”

“会发生世界大战吗？”娜塔丽问。

“哦，我原以为你和埃伦都是主张不会打起来的权威呢。”

“我不准备惊慌失措。在我看来，希特勒会像往常一样，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斯鲁特的脸变得困惑、阴沉，他使劲吸烟，苍白的两颊往里深陷下去。“不会。波兰人如今已拿到了英国签了字的保证。这件事做得很豪爽，很不理智，很迟，而且多半无济于事。在这个程度上，咱们是在重演一九一四年。波兰一旦坚决抵抗，就可以使全世界陷入这场战争。这就全看希特勒了，要是他想再武装一下，这场危机就会平息下去——眼下有这种趋势。可是就我们所知，他已经下达了进军的命令。也正因为如此，关于去梅德捷斯，我才这么坚决反对。那里，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你有一半可能性被德国兵俘虏去。亲爱的，我确实认为是有点儿冒险。”

晚饭后，斯鲁特又开车把他们带到城的另一部分。这里，一条条街都是三四层高的老式砖房，楼下一层统统是店铺。这里确实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有的在狭窄、铺了卵石的街巷人行道上溜达，有的从窗口探望，有的在店铺门口坐着。街头巷尾，一群群留着胡子的人在大声争辩着，做着手势，跟曼哈顿区的东下街一个样儿。许多男人穿着长衫，要不就穿着农村的长靴、罩衫，戴着便帽。也有的男人穿着齐脚脖子的长黑大衣，戴着黑帽子。有几个小伙子穿着军装。也有一些阔人：脸刮得光溜溜的、戴着大礼帽的男人和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跟欧罗巴大旅社一带华沙的非犹太人一模一样。玩着街头游戏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男的戴着小帽，穿着短裤，女孩子们穿着整洁的各种颜色的上衣。他们的母亲一边看着他们，一边闲聊着。

“我记得你好像说他们都冲到大使馆去了呢。”拜伦对斯鲁特说。

“拜伦，这里有三十五万犹太人，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有那种远见，那样就有三四千人来捶我们的门了。其余的人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模模糊糊地盼着形势好转。政府不断地告诉大家不会打仗。”

娜塔丽正带着一种迷惘、惬意的神情望着街上马拉的大车和手推车，以及刚好从他们身边叮叮当地开过去的一辆旧式的无轨电车。“小时候，我父母曾经把这一切形容给我听，”她说，“看起来似乎没有变样儿。”当大使馆的汽车驶过的时候，人们都停下来看着它的后影。有一次，斯鲁特把车停下来问路。一簇簇犹太人都围了上来，可是他们用波兰语小心翼翼地做出的答复很含糊。“我来试一下。”娜塔丽说。然后，她就讲起意第绪语^⑤。他们听了先是吃惊地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是热烈友好的交谈。一个戴了一顶破旧小帽的胖墩墩的男孩自告奋勇地跑在汽车前边指路，他们就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驶去。

“必要的时候，我也能结结巴巴讲点儿。”娜塔丽说，“埃伦讲得才地道呢，尽管他从来也不肯说一个字的意第绪语。”

“你说得很不错。”斯鲁特说。

娜塔丽和斯鲁特在一座灰色砖砌的公寓大楼前下了车。这座楼有窄长的窗户和一扇雕琢得很考究的铁门，窗台花箱里的绣球花正盛开着。楼前是一个绿茵茵的小公园，犹太人或一群群地坐在长凳上，或嘈杂地围着一个正进出水花的喷泉。好奇的孩子们从公园里跑出来，包围了坐在这辆美国汽车里的拜伦，随便议论起他和这辆汽车。在他们欢乐的凝视下，拜伦感到自己有些像关在玻璃后面的人猿。这些犹太孩子的脸都充满了活力和恶作剧，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举动，有的还腼腆地朝他微笑着。他很遗憾没有什么礼物可以赠送给他们。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想从敞着的窗口送给一个黑头发、穿紫丁香色衣裳、袖口和领口镶着白花边的姑娘。她眨巴着一对机警的深棕色的眼睛，踌躇不前。旁边的孩子们用大声喊叫和哧哧笑声鼓励她接受礼物。最后，她才接了过来，她那冰凉的小小指头在他手上蹭了一下，就轻快地跑掉了。

“哦，你料不到吧，他不在，”几分钟后，娜塔丽和斯鲁特一道走回汽车跟前对拜伦说，“他全家到梅德捷斯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去了。我的运气真不好。埃伦告诉我他是做蘑菇生意的，可是那生意能这么兴隆吗？看起来他过得挺好哩。”

“好得不多见，”斯鲁特发动起马达来，“这肯定是这一带最好的公寓楼。”

那个穿紫丁香色衣裳的小姑娘又出现了，还带来了她的父母。她父亲穿着长到膝盖的灰色礼服，戴一顶灰色的宽边帽子。她母亲包着头巾，穿一套按德国样式剪裁的棕色衣服，还抱着一个用粉红毯子包着的娃娃。

“他来向你道谢了。”当那个父亲举着自来水笔、隔着窗口用波兰话郑重地说着的时候，斯鲁特对拜伦说，“他还说，这支笔太贵重了，他请你收回去。”

“告诉他，这个美国人爱上了他的女儿，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所以她必须收下。”

斯鲁特把这话翻译过去，她的父母都笑了起来。那个小姑娘贴着她母亲的裙子躲闪着，向拜伦投了一个热切的眼色。她母亲从她的上衣翻领上解下一枚嵌了紫宝石的金质别针，一定要娜塔丽收下。娜塔丽竭力用意第绪语推却，这又引起惊讶和一阵滔滔不绝的愉快的交谈。结果，她只好收下这枚别针，那个小姑娘留下了那支笔。于是，他们就在一片“再会”声中离开了。

“嗯，我出来可不是为掠夺财宝的。”娜塔丽说，“拜伦，你留下吧。这枚别针很好看，你留着送给你的女友、你的姐妹或者你的母亲。”

“留下吧，那是你的。”他不客气地说，“我倒可以考虑在华沙待下去，等着那个姑娘长大。”

“她的父母不会答应的，”斯鲁特说，“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拉比⁽¹⁾。”

“反正离犹太姑娘们远远的，她们不是好的结婚对象。”娜塔丽说。

“阿门⁽²⁾。”斯鲁特说。

娜塔丽正把那枚别针别到她的外衣上。“那么，我想我只好到梅德捷斯去看班瑞尔了。真可惜，埃伦说他很机灵，在领我参观华沙这一点上，没人比得上他。他们曾一道研究过犹太教的法典，虽然班瑞尔比他年纪小得多。”

斯鲁特一听娜塔丽提到梅德捷斯，就沮丧地摇着头。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

(2) 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一度任总理。

(3) 莱斯里的昵称。

(4) 一种波兰舞曲。

(5) 是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的语言，流行于欧美犹太人中。

(6) 希伯来语，意为“我的大师”，为犹太人对法学博士及主持宗教仪式者的尊称。

(7) 希腊语，原出自希伯来语，意为“但愿如此”，为基督教祷告时的结束语。

第八章

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待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睬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嘿！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活泼的口气听来，她好像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像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待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眼朦胧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到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张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一个交通枢纽，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像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已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词和短句，有时候倒是可以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洪亮深沉的、像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

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会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

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妥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莱斯里·斯鲁特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儿。要是他们俩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都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一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¹⁾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像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

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像华沙的妇女那样。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像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就行了。别太土气。”

“哦，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一个Amerikanka⁽²⁾，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那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

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哟，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儿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读的书比他多很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像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丁。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至可以看到下面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吹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子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的一声着了陆，在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座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像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吱吱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

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啊。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儿像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一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一个朋友。“Enchanté.”⁽³⁾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科夫是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一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她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 Pourquoi pas ? La Pologne n'est pas L'Afrique ,”⁽⁴⁾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 un pays tout à fait moderne et civilisé.”⁽⁵⁾

拜伦觉得，像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原木房子，在一根根原

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让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儿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或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者其他任何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的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一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一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样离开他有点儿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在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一边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是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像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的，有些是原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像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经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保存了下来。

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上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待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像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聊天；他们好像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美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系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像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一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鬓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像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是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可真像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最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种语言拜伦是听得懂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已经有五个噤声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像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做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觉得

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上，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片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拉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厄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原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在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她就对听到的一点点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的意思是含混不清的。除了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做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拉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像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了，扶我起来吧。”

她走起来一瘸一拐，她说左腿膝盖不听使唤。她挽住了他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靠到他的身上。拜伦曾劝过她别去爬那腐朽的楼

梯，这一笑就算是认了错，他当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很担心她的伤，同时也还一直为她随口透露的前天晚上和斯鲁特一直待到清晨这件事生气。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河边这片阳光灿烂、洋溢着苹果芳香的果园里，有这个姑娘倚在他的身上，对拜伦来说，简直就是世上他所渴望的最大幸福。就这么搂着她，也比任何别的姑娘给过他的任何快乐还要甜蜜。凡是一个姑娘身上使人向往的东西——谜一样的目光、面颊上柔和的线条、动人的嘴唇、突然迷人的一笑、丰满的身材和细嫩的皮肤，对拜伦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全身就是由这些可爱的优点构成，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不错，她出身于梅德捷斯的奇怪的犹太家庭，她显然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冷酷男子的情妇。她不过是一个身体结实的普通姑娘——她身子的确很重，这时正倚在他的身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脾气有些执拗，并有顽皮姑娘的那种并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粗野的逞能劲儿。所有这些缺点恰恰使她成为娜塔丽·杰斯特罗，而不是那个他十一二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他的十全十美的姑娘实际上和大多数男孩子所梦想的姑娘一样，得是一个金发碧眼女郎，有点儿性欲狂。现在她已经消失，这个带刺儿的褐色犹太姑娘占了她的位置。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在波兰南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金色的阳光下，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间，一英里之内看不到任何房子。

“回去得走多半天啊！”她说。

“我试试把你背回去。”

“什么，背我这么一个大个儿？得把你压扁了。我要是不长这么胖就好了，这可真让人讨厌死了。”

“我不觉得讨厌。”拜伦说。

他们走过一只没人用的平底船，船里有半舱水。“咱们把这个利用一下。”他说着，就把船翻转过来，倒掉了水。

娜塔丽感激地看着他独个儿把船拖了下去。“没桨呀。”她说。

“咱们可以顺着水漂。”

他用船里的一块粗长木板把握着船的方向，既拿它当舵，又拿它当篙。河水流得十分缓慢，黑乎乎的简直像油一样平静。娜塔丽面对着拜伦坐在船头，鞋子浸在渗进来的水里。当他们漂过那片墓地的时候，娜塔丽说：“大概我的祖先都在那里，没葬在巴勒斯坦的就都在这里了。”

“或者在埃及，或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拜伦说。

娜塔丽耸耸肩膀：“我不知道。勃拉尼，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你是说梅德捷斯？”

“我是说波兰。我真高兴祖父和祖母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他把船在靠近村子的地方停下来。她爬上岸，慢慢地走着，不再瘸了。这个地方没有医生，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为她这个摔伤的美国堂妹紧张，她想等明天到了克拉科夫再包扎膝盖，所以村里没有人发现她出

了事。

拜伦想打听打听有关战争局势的消息。梅德捷斯只有一台能听的收音机，另外几台已经坏了，能听的这台是神父的。拉比用他那种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犹太德语对拜伦说，华沙最近广播的消息倒是令人高兴的：英国首相已经回国度周末了，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汉德逊，汉德逊，”拉比说，“汉德逊和希特勒谈判了。”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表示在做金钱交易。

这场婚礼使拜伦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作家，能够把它记载下来；也恨不得变成一个犹太人，能够完全理解它。这种庄严和吵闹的混合使他难以理解。据他所知，除掉最后的扔鞋、撒米，端庄、谦恭应该是婚礼的精髓。但是，梅德捷斯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穿戴了最好的服饰，女人是天鹅绒的衣裙，男人是黑色锦缎外套，或是城里人穿的礼服——好像不懂得什么是端庄。他们拥挤着，闲谈着，突然唱起来；他们围住蒙着面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新娘，起劲地谈论她；他们跳舞；他们在房子里和大街上到处乱走，表演着一些奇怪的小仪式；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一把椅子上，发表一段演说或唱一首歌，客人们就狂笑起来，拼命地喊叫。脸色苍白的新郎穿了一件白袍子，头戴一顶黑礼帽，看来快要晕倒了。拜伦作为一个美国客人，在长长的男宾席上坐在新郎旁边，这是一个荣誉座位。他拿着一盘点心请新郎吃的时候，才偶然知道，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已经斋戒二十四小时了，现在仍在斋期。可是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敞开肚子，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

拜伦也和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感觉真是痛快极了，不过到这时他还不能断定婚礼仪式是否算已经完毕。午夜临近时，客人们忽然都严肃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在一轮明月和亮晶晶的繁星照耀下，开始了一连串严肃而令人难忘的活动——包括手持银酒杯念圣经文和点燃长长的蜡烛——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起，在用手高擎的紫色天鹅绒华盖下面互换戒指和亲吻，很像基督教的婚礼。然后，新郎把一只玻璃酒杯用脚后跟踩碎，于是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拜伦戴了一顶黑便帽，和犹太学校的男孩子们跳舞——因为不能和姑娘们跳舞——简直成了整个晚上的主角。客人们都聚在一起拍手、喝彩，娜塔丽站在最前边，激动得容光焕发。不知是膝盖好了还是忘了痛了，她也参加了，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就这样，她跳舞，拜伦也跳舞，在室内跳，在院子里跳，一直跳到凌晨。拜伦简直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离开新娘的家，在拉比屋子里铺着羽毛垫子的地板上睡着的。

他躺在那里，有一只手把他摇醒。他睁眼一看，看见班瑞尔·杰斯特罗正向他弯着身子。过了一两分钟，拜伦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才认出这个长着一对聪明、焦急的蓝眼睛，留着斑白黄胡子的人是谁。睡在他旁边的那些犹太男孩子也都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或者穿着衣服。女孩子们也穿着睡衣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天气很热，阳光从晴朗的碧空射了进来。

“喂，什么事？”他问。

“Der Deutsch，”这个犹太人说，“Les Allemands.”⁽⁶⁾

“啊？什么？”

“德国人。”

拜伦坐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啊，德国人？德国人怎么啦？”

“他们来啦。”

(1) 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2) 波兰语：美国人。

(3) 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4) 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5) 法语：这完全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6) 前面是德语，后面是法语，意均为“德国人”。

第九章

失去的世界帝国

阿尔明·冯·隆将军 著 维克多·亨利 英译
(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

英译者前言

我从来没想到会翻译一部德国军事著作。多年来，像许多海军将官一样，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结果，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决定放弃这个打算。据说，已故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讲过，如果照他的意思，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公报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战胜了。”我的战争回忆录大约也可以简缩成这样：“我服过役。”

我从海军退休以后，当了一家海运工程公司的顾问。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国。我发现不管到哪儿，都看见书店橱窗里成堆地摆着一本小书，书名叫作《失去的世界帝国》，阿尔明·冯·隆将军著。我清楚地回忆起我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期间所认识的冯·隆将军。我见过他，和他攀谈过。我想，他也许参加过一次我妻子经常举行的晚宴。他那时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他和大多数德国参谋人员一样，态度冷淡，难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只大鹰钩鼻子，几乎和犹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为此感到悲哀。当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后裔。他声名显赫，我总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但没能找到机会。那时，我简直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通过他的著作深知其人。

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他的书，发现内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访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办事处，打听谁在美国出版过这本书。我得悉此书原来尚未译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国时，我说动了出版商，获得了英文版的版权。我正打算从商界退休，这样，我想翻译这本书可能会减轻一些无事可做的痛苦。

《失去的世界帝国》是冯·隆将军在狱中写的厚厚两卷对战争的作战分析的摘要，他称这两卷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写作时间，由于他在东线参与的战争罪行，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部详尽的技术性著作没有英文译本，而且我也怀疑今后会不会有。

冯·隆将军在叙述每一次主要战役之前，总是先写一个关于

战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冯·隆死后，把这些简短的摘要抽出来，加以编纂，成了《失去的世界帝国》（我怀疑这位将军会同意用如此戏剧性的书名）。所以，《失去的世界帝国》并非一部扎实的军事历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种投机取巧。它把冯·隆关于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张都在一本小书里汇集起来，而删去了它们后面细致的军事分析。无论如何，我认为这还是一本可读的、有趣的、也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诚实。几乎所有德国的战争文学，对于屠杀犹太人、战争的责任以及希特勒对军队和人民的专权等等，都进行了粉饰。对于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冯·隆都心平气和地、坦率地写了出来。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让这本书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与多数的德国军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脑袋，也不想安慰胜利者，结果写成了一本揭露德国人对于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想、可能仍然在这样想的书。

因此，这是一个德国将军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评论。冯·隆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优秀的英、法军事作家的很大影响，特别是戴高乐和丘吉尔。他的德文与其他大多数写军事题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读得多。我希望我的译文至少能把这一点表达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风，是一辈子写美国海军报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理不通的现象，但我相信还不至于从实质上歪曲原文。

我认为，这位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一个非常倔强和效能很高的战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娱乐节目中所丑化的那样一帮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世界打得筋疲力尽，他们也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他们的赌注，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地球本身”。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这也就是我翻译冯·隆著作的原因。

他对一些事件的叙述既内行，又熟悉情况，我们不能从表面价值去理解它。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尽管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几年，可我从来不敢说我了解那个奇怪而聪明的民族，他们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迟钝也是天下闻名的。总的来说，我还是让冯·隆将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写这次战争，但在翻译某些段落的时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责，所以我偶尔加上一些批注。

例如，冯·隆的第一页开头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说的开头部分一样：谴责《凡尔赛和约》是残酷的协约国强加给光荣、守信的德国的不公正条约。他不提历史的变幻莫测，德国作家几乎都不提这一点。一九一七年，列宁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请求在东方战线单独媾和。德国人草拟的《布列

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于《凡尔赛和约》一年多以前，从俄国掠去了比英德两国加在一起还大的一块领土、几乎六千万居民和俄国的全部重工业。这要比《凡尔赛和约》更加苛刻。

我在柏林供职时，每当有人谈起《凡尔赛和约》，我总要提出这个小小事实。我的德国朋友总是被这样的比较弄得很窘，他们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凡尔赛和约》落到了他们头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落到了别人头上。他们的这种反应出于真心。德国人的这种民族奇癖我无法解释，但是在读《失去的世界帝国》时，不应该把它丢在脑后。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白色方案

对希特勒的义务

写作此书，我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德国士兵的荣誉。

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述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二十世纪的历史，人们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当战胜的协约国在一九一九年创造发疯的《凡尔赛和约》时，他们也创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国相信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意见”，光荣地放下了武器。协约国把“十四点意见”看作一纸空文，草拟了一份条约，瓜分了德国，造成了一家欧洲的政治经济疯人院。

这样蒙骗了天真的美国总统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们会永远使德国民族瘫痪。这种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把凡尔赛的決定说成是一件“可悲而复杂的蠢事”。凡尔赛的压迫在充满活力的德国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愤恨，它爆发了出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喷火达到高峰时取得了政权。纳粹党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穷光蛋之间一个奇怪的联盟，它团结于复兴德国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团结于欧洲中世纪引起动乱的政治口号“反对犹太人”上。一群庸俗的鼓动家、理想主义哲学家、狂热分子、机会主义者、暴徒和冒险家，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过人，与希特勒一道上了台。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人，大多以厌恶和不祥之感注视着这些混乱的政治事件。我们对国家效忠，不管是谁统治，但是我们害怕一般危害社会变革的浪潮。

希特勒使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实在话。这位声名显赫、鼓动性强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尔赛造成的不公正一个接一个地予以补救。他的手段直截了当，顽强有力。魏玛政权^①曾经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视。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在德国国内，如果必要，他也一样严厉和残酷，他的方法也同样收到了效果。假

如现在历史学家称他的政权为恐怖时期，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把我们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他那种对自己和对使命的热烈信仰左右着德国群众，尽管他篡夺了不少权力，但群众可能会毫不吝啬地都给予他。

红色方案

自然，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迅速复活，在协约国中引起愤怒的恐怖。厌倦战争、酷爱奢华并被社会主义腐蚀了的法国，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动。英国是另一回事。英国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它的国际金融体系、它的盟国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国统治着世界。德国登上支配欧洲的地位，推翻了权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国挑战，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又迫在眉睫，这次摊牌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人口和工厂已经超过英国。在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正确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两次战争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战争”⁽²⁾。

我们德国总参谋部的人懂得，希特勒为使欧洲正常化所采取的惊人手段迟早会引起英国的干涉。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干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对英国、波兰进行两线战争的计划，叫作“红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个接一个取得不流血的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断地把这个方案加以修正。当英、法两国满足于他们那种软弱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时，我们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飞速地得到改善。我们开始希望这位强有力的元首能够利用凡尔赛凶手们的过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欧洲实现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这样，他就可以发动对苏联的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单线作战，在东方找一块活动地盘——这是他毕生的目的。历史的行程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个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切都改变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突然给予波兰无条件军事援助的保证！他借口希特勒破坏了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块弱小地盘的诺言而发了火。这块地盘，正是张伯伦亲自策划的慕尼黑会议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诺言一样，希特勒的诺言当然不过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要是张伯伦不这么想，只说明他自己是一头蠢驴。

不管对波兰保证的动机如何，这都是一种自杀性的愚笨行为。它使得腐败的波兰军人寡头政府强硬起来，反对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正当不满。它把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杠杆，交到这些落后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除此以外无任何意义，因为到头来英国是不可能给波兰真正的军事援助的。要是俄国插手，这个保证可能还有意义；事实上，这么一来也许会半途阻止希特勒，因为他害怕两线作战，比什么都厉害。总参谋部也是如此。但英国的绅士政治家们看不起布尔什维克，而波兰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拒绝考虑接受俄国军队的保护。因此，愚蠢和软弱携起手来，挑起了这场灾难。

张伯伦这一挑衅行动，就像一只陷入绝境、用软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样，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气。命令闪电般地地下达到参谋部，要我

我们为秋季进攻波兰拟订作战计划。我们以红色方案为基础，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了计划。四月五日，这一计划以新的代号“白色方案”命名，送交元首。

历史的讽刺

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是根据几个主要的、典型的地理事实形成的。

波兰一片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比利时，只有很少几道天然屏障，没有真正的国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被亚布隆卡山口切断，为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克拉科夫和维斯图拉河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维斯图拉河、纳雷夫河及桑河都是问题，但是在夏季和初秋，水位很低，许多地方汽车和马可以蹚水而过。

波兰本身是一个政治畸人，这也反应在它没有形状的地理上。它没有永久的外貌，没有一个连续下来的政体或民族目的。它好几次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被瓜分成强国的省份。现在它又不如俄国的一个省份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盟国的首脑们把这个称为“波兰”的整个地理上的粗略平行四边形又往西移动了大约二百公里，移到奥得-尼斯河一线。这样做当然牺牲了德国，把一些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国的城市、领土和居民都给了波兰，使得成百万人被悲惨地赶出了家园，重新定居。战争就是如此：胜利者获得战利品，失败者遭受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波兰领土完整问题而爆发的，但波兰并没恢复到它一九三九年的边界，而且永远也不能恢复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进行的交易，它失掉了一块领土，并入了苏联的版图。英国为了那些边界问题对我们开战，它把法国，最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雅尔塔，英、美两国把波兰领土当作希特勒的礼物永远送给了苏联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整个国土可以看成插入德国的一个软弱的凸角，是德国占领的土地。它北部与东普鲁士毗邻，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个地势平坦，很容易让德国从西边冲进来。它的背后，在东边，稳稳地站着新近与德国通过里宾特洛甫策划的互不侵犯条约连到一起的苏联。

致命的条约

这个当时被欢呼为一项妙举的条约，在没开一枪之时就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可是，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没给以足够的注意。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不管是暂时的还是策略性的）当然是对这个独裁者理想的背叛，是与德国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证明真有战略上的好处，这么做或许还能容许。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一样，重要的是取胜，但这个事件相反。

这个条约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大约半个波兰都给了斯大林，让这帮斯拉夫人向德国靠近了二百公里。两年以后，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向莫斯科大规模进军的中央兵团——这是世界历史

上最伟大的一次进军——在距离目标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们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看见克里姆林宫塔顶的地方。假使德国军队是从离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战线开始进攻，他们就会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占领俄国的首都，废黜斯大林，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那时英国肯定要求和，这场战争我们就会打赢。

连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是大胆外交行动的胜利的这个条约，字里行间却包含着这么几个字：Finis Germaniae⁽³⁾。这样的政治Coup De Théâtre⁽⁴⁾在历史上还真不多；这样灾难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见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参谋部里，很少有人胆敢对这样一个消息表示怀疑，哪怕仅仅是以目光表示彼此的惊愕。

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在内，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个把半个波兰让给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协定。到了战役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生气地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严厉地责备我们德国第十四军挺进到了东南的油田地区，武装部队才接到特别秘密指令，在俄国人面前撤退。于是，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既没有流一滴他们自己的血，也没有流波兰人的血。

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我们驻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惊的电话。他报告我说，俄国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签订的秘密协定，正在进入波兰。我立刻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俄国人在行动的消息。他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声音颤抖着，简直不像阿尔弗雷德了。可见军队完全是蒙在鼓里。

八月的最后几天，准备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加紧进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宾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袭击搞一场和平谈判的喜剧。春天，在他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以惯常做预言的口吻，说西方列强不会再容忍不流血的胜利了，这回要打仗了。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准备白色方案，从忧虑到行将灭亡的感觉都有，因为我们的作战准备远远低于一场大规模冲突的水平。仅以一个关键性项目为例。我们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大量价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摆开阵势；海军只有五十艘潜艇做好了战斗准备。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时，元首依旧根本没发布全面投入战时生产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行动。总之，我们真是如履薄冰。

参谋部对和平谈判没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汉德逊一起演这出计划好的戏时，显然被自己的表演和里宾特洛甫的不断保证弄得神魂颠倒了。他开始相信英国可能再一次被吓倒，说不定再跟我们来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统帅部里，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当西线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元首大为吃惊，浑身发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别无他法，只有执行白色方案了。

战略

该计划要求同时从南北两侧进攻，目标是切断波兰走廊，向华沙进军。波兰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无法防守的边境线上，结果很快就被分

割、包围、消灭。他们应该把主要防御部署在维斯图拉河、纳雷夫河、布格河三条防线上，这样就可以把战争拖长，促使英法进攻我们西部薄弱的守军。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冒险的独裁的领导已经把德国人民推到了险恶的境地，但这时候上帝对我们发了慈悲。波兰人证明，他们自己在战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尽管在战场上都很勇敢，而法国人则一直坐在他们的营房和工事里，几乎一枪未放。

如今，德国的评论家们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静坐防御写成一个“奇迹”，它使对波兰的闪击战成为可能。但是，很难看出这个“奇迹”在哪儿。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防御和进行阵地战，因为这种思想曾于一九一八年取得胜利。他们非常迷信机械化战争中关于防御的理论上十对一的优势。毫无疑问，九月份，法国本来可以派遣几百万训练有素的部队，以比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还要多的装甲师，冲出马其诺防线，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过比利时、荷兰，攻入我们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线，直捣柏林，但它的决心不在这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关键时刻的政治和军事赌博证明是极妙的。在他所有的对手中，他最了解法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

胜利

突破波兰的全部防线，大约只花了四天时间。战术上的奇袭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为虚伪的波兰政治家们尽管知道局势危险，还是不断地对人民做出虚假的保证。波兰空军的几乎一千架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此，德国空军就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波兰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对强，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能不钦佩勇敢的波兰骑兵向坦克阵的冲锋。有谣传说，波兰政府告诉他们的骑兵，我们的坦克是纸糊的冒牌货，这谣传可能实有其事。要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伤心地省悟过来。机械化战争的优越性和古典的军事战术相对抗，从来没有像在这次波兰骑兵对钢铁坦克的无效冲锋中表现得那么触目惊心。

然而，德国武装部队也仅仅是用它完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这个薄薄的刀刃在作战。我们主要的地面进军，是由徒步的步兵群进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少量装甲部队冲锋时造成的通信联络的破坏、敌人的惊慌和战线的混乱。虽然空军担任了强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华沙的抵抗能力摧毁并使之终于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轰炸，而是那些在华沙城外用马拉的重炮。对于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严重地缺乏战斗准备。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华沙被德国军队包围。外边流传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俘，一个个包围圈被歼灭，前线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已吓得逃往罗马尼亚。但是，这座处于枪林弹雨中的城市，没有粮食，水电断绝，许多建筑物已成为废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弃西方给予最后一分钟援助的无用希望，最后投降。

评论

自始至终，元首和他的宣传家们一直把这次波兰战役说成一次局部警察行动，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次“特别任务”。希特勒亲自把白色方案中许多有关分配口粮、动员部队和运输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缓和德国人民的抵触情绪。这一政治上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宝贵的数月业已过去，损失还未得到补偿。这里我要说，由于纳粹党和元首的干涉——这类干涉从未停止过——从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战争力量从来没有全部地、适当地组织起来。

我们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时间是八月三十一日夜间，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炮制了一出不体面的丑剧，伪称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进攻电台，并被击退。那些该死的政治犯穿着波兰军服，电台附近躺满了他们遍身弹孔的尸体。这就是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骗人的鬼话却一无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就无法挽回地向波兰进军了。在纽伦堡审讯之前（这句话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英译者注），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我正忙于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莱或许应对此负责。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平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像一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乘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像一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像一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失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

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身处苏联奴役之下。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读者会逐渐熟悉德国人的这一习惯，即：责备别国听任德国侵略。在冯·隆将军的整本书中，如同在德国人的大部分军事著作里一样，这种腔调反复出现。在总参谋部系统下发迹的军官们，显然已失掉了以其他字句思维的能力。冯·隆对波兰政府和对英国所做保证的评论，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长的段落。

(1) 魏玛政权是德国1919年在魏玛成立的政府。

(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原是德国新旧教之间的斗争，后来西欧、中欧、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

(3) 拉丁语：消灭日耳曼。

(4) 法语：精彩事件。

第十章

休·克里弗兰只穿着长袜子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一堆摊开的报纸上，报纸最上面是一份《纽约时报》，它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提高了调门，空前地使用了通栏的斜体字标题：

德军进攻波兰；

城市遭轰炸，港口被封锁；

但泽被接纳加入德国。

但是，其他报纸和《纽约时报》这种文雅的吼叫比起来，标题的字要大得多更粗。克里弗兰穿了一件衬衫，斜靠在转椅里，一只电话听筒夹在他的头和左肩之间，正用红铅笔在一沓黄色打字纸上迅速地做着记号，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话。在广播界干了八年，他对这套玩意儿已经相当熟练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既紧张又满意，但他的声音带着怒气。他上午的节目叫作“本市名人动态”，专门采访那些路经纽约的著名人士。战争危机突然怒吼着冲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克里弗兰的秘书抢到了新闻编辑部，现在他正向人事科提出抗议，或者说正想这样做。他给经理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一个头戴黑色扁平草帽的小个儿姑娘出现在门口。她背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战争新闻引起的骚乱有增无减。秘书们忙着咔嗒咔嗒地打字，或者拿着稿件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听差们端着咖啡和夹馅儿面包在跑；光穿衬衫的男人们围着嗒嗒响的电传打字机，好像人人都在吆喝、抽烟。

“您是克里弗兰先生吗？”姑娘的声音很甜，但有些颤抖，那双惊恐的圆眼睛使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

克里弗兰用手按住话筒，问道：“什么事？”

“人事科让我上来找您。”

“让你？老天爷，你多大啦？”

“二十岁。”

克里弗兰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但他还是挂上了电话。“你叫什么名字？”

“梅德琳·亨利。”

克里弗兰叹了口气：“嗯，好吧，梅德琳。想要赌钱就得懂诀窍。那么，脱掉你的帽子马上就干，好不好？请你先给我再买一杯咖啡和一个笋鸡夹馅儿面包。还有明天用的稿子，”他用手拍了拍那沓黄纸说，“要打出来。”

梅德琳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她原是到纽约来买衣服的，突然爆发的战争促使她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看要不要临时女职员。在人事科，一个戴一副黄纸袖套、不耐烦的女人塞给了她一张纸片，问了她几个有关她学历的问题，就让她上楼去找克里弗兰。“去和他谈吧，要是你中他的意，我们就可以雇用你。他嚷着要一个姑娘，我们这里抽不出人。”

梅德琳跨进房间，叉开腿站着，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承认说自己还未被录用，她原是到纽约来闲逛的，家住华盛顿，还得返回学校去念书。她一想到这儿就心烦，因为她太怕她父亲了，简直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刚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走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一边微笑着听她说，一边眯缝着眼睛打量她。她穿了一件没袖子的红布衣服，由于在海上过的周末，气色很好。

“那么，梅德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不想干这个工作？”

“我是在寻思——我能不能过一个星期左右再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拿起电话听筒：“还找人事科。好吧，你过些时候再来吧，梅德琳。”

她说：“我马上就去给您买咖啡和夹馅儿面包，这我做得到的。我今天也可以把您的稿子打出来。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干三个星期呢？二十四号以前，我不用回学校去。我父亲要是知道了，准饶不了我，不过我不在乎。”

“你父亲在哪儿？在华盛顿吗？”

“他在柏林，他是那儿的海军武官。”

“什么？”休·克里弗兰放下电话，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你父亲是我们驻纳粹德国的海军武官？”

“是的。”

“真没想到，好啊！你就是海军的子女了。”他把一张五美元的票子往桌上一扔，“好吧，梅德琳，请给我买一个夹馅儿面包，要白肉、莴苣、胡椒、蛋黄酱的。清咖啡。别的咱们以后再谈。也给你自己买一个夹馅儿面包。”

“是，克里弗兰先生。”

梅德琳拿起那张钞票跑到了外面的大厅，站在那儿发起呆来。她听过几次“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她马上辨别出了克里弗兰那独特的、感情丰富的爽朗声音。真是一个地道的广播员，有他自己的节目，而忽然她竟在为他工作了。这就是战争时期！一个拿着一袋食品的姑娘嗖地打她身边过去，她这就明白了该到哪儿去买面包。但是，已经有二十来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拥在走廊外面那个小餐馆的零售柜台旁了，她走出去到了梅迪逊大街上。她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纽约的活动还像过去一样。人群在便道上行走；小汽车、大轿车喷着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地过去；人们拿着一包一包东西从商店里进进出出，往橱窗里张

望。唯一新鲜的东西是，报贩们抱着大沓晚报，嚷着战争新闻。梅德琳向街对面的大药房跑去，那儿的冷餐处挤满了职员和买东西的人。他们一边吃着碗里的辣汤或者菜汤，谈笑风生。还是往常那些人，在药店里熙来攘往，买牙膏、洗涤剂、阿司匹林、糖果和便宜的座钟等。一个系围裙、戴帽子的上年纪金发胖女人，很快地替她准备夹馅儿面包。

“啊，亲爱的，这个仗谁能打赢啊？”她一边和气地问，一边往鸡上撒胡椒。

“但愿希特勒赢不了。”梅德琳答道。

“对啦，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吗？Sieg Heil！^(a)哈哈，我看这个人是一个疯子。我总这么说，这下可应验了。”她把面包递给梅德琳，“好了，亲爱的，既然咱们不卷进去，管他谁赢呢！”

梅德琳买了一份晚报，标题特大，可没什么新消息。只要看着如此戏剧性的第一版，就是新的乐趣。虽然战争离这儿很远，可是梅德琳觉得血管里的血突然流得快了。这些标题中间，升起了自由和新的行动的气息。总统立即十分坚定地宣布，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但事情的发展从现在起可大不相同了，卷进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她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样给父亲写信，要是她能得到这个工作就好了。

克里弗兰又把脚放到了桌子上，脸上带着轻浮的笑容在打电话。他向梅德琳点点头，一面以热情的低沉声音继续劝说一个女孩子和他到美女餐厅会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来。

“您怎么不吃那一份？”梅德琳说，“我并不饿。”

“真的吗？我可不想抢你的吃。”他放下话筒，打开了她那个夹馅儿面包。“一般我白天吃得不多，可是现在都这么谈论战争——”他咬了一大口，接着说：“谢谢！我发誓，我简直就跟参加葬礼那么饿。没注意你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有多饿吗，梅德琳？我想，看着这么个倒霉蛋给埋到土坑里，你真觉得活着多么快乐啊！好了，听着，你是想在我这儿干三个星期，对吧？那样也好。这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人事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拿起一个棕色的信封，对她晃了晃。“喂，加里·库珀住在圣莱吉斯旅馆641号房间。这是‘本市名人动态’稿子的样本，请给他送去。我们大概星期四请他来。”

“加里·库珀？您说的是那个电影明星吗？”梅德琳吃惊之下，像她母亲一样用高亢的声调说起话来。

“还会有谁？他也许会问你一些关于广播和关于我的问题，所以仔细听着，把我的话牢牢记在脑子里。我们是在一间没有观众的小播音室里工作，非常舒服。这是一间有扶手椅、书籍和一张地毯的房间，十分精美，像家庭里的书房一样。罗斯福夫人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广播她的节目的。要是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稿子用特大号的字打出来。他可以广播五到十五分钟，整个节目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在洛杉矶开始这个节目的，干了三年。那时我管这个节目叫‘饭后余兴’，也许他听说过。当然，他也许很忙，没工夫问这些。不管怎么样，你要装

得好像你已经干过一段时间了。”

梅德琳简直慌了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马上伸手去拿信封。克里弗兰把信封给了她，说道：“准备好啦？起锚吧。看在基督的面上，可别叫他签名，要是碰到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可别不回来了。”

梅德琳突然进出了一句：“一定是有些特笨的姑娘在您这儿干过。”说着就赶忙出去了。

一个女仆打开了旅馆房间的门，穿了一身灰衣服的加里·库珀正坐在一 张装着轮子的桌子旁吃午饭。那个影星站了起来，朝梅德琳微笑着。他个子特别高，身材瘦长，戴一副黑边眼镜。他喝着咖啡把稿子看了一遍，问了几个问题，完全是办事的样子，和一个腼腆的牛仔太不相同了。他的风度像一个海军上将。当她提到“饭后余兴”这个节目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我记得那个节目。”不多一会儿，她又出来到了满是阳光的大街上，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战栗。“英国总动员了！希特勒进攻波兰！”转角上的报贩哑着嗓子喊。

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克里弗兰对她说：“谢谢你，小宝贝儿。”他正在很快地打字。“库珀刚来过电话，这个念头他挺喜欢，他答应了。”他从打字机上取下黄纸，和其他纸别在一起。“他说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对他都说了什么啦？”

“简直什么都没说。”

“嗯，你干得不错，我现在就去访问他。这儿是明天的稿子，把红笔改过的那几页誊清，然后立刻把全部稿子复印，在309A号房间。”克里弗兰穿上鞋，把领带拉直，披上一件深黄色运动衫。他用手指理了理浓密的金发，扬起幽默地弯着的粗眉毛，咧着嘴对她笑了笑。她觉得，她真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与其说他人长得漂亮，倒不如说他很迷人，这就是梅德琳的结论。他身上有股富有传染性的高兴劲儿，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里有种特别逗趣的光芒。他虽然不过三十一二岁，可一站起来，肚子都显出来了，这一点使她有些失望，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你加夜班行不行？你可以拿到加班费。要是你今晚八点半左右来的话，在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找到星期四的草稿，里面有库珀的广播稿。”

“克里弗兰先生，我还没被录用呢。”

“你已经被录用了。我刚刚和汉妮斯太太谈好了。等你把那份稿子复印完了，就下去填表。”

梅德琳费了五个小时才把那份稿子复印完。她把它交了出去，尽管她弄得不怎么干净，还是希望不要就此断送她在电台的前程。人事科的人对她说，开始每星期资三十五美元，这简直是一笔财产。她累得腰酸背痛，到药房吃了顿快餐，其中包括一杯巧克力、一块熏肉和一个番茄夹馅儿面包，然后又回到广播公司。在梅迪逊大街乌黑的高大建筑物上空，一轮朦胧的全月在太阳已落的天空浮起，建筑物上满是一格一格放

射金光的窗子。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这天，成了梅德琳·亨利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克里弗兰的桌子上放着加里·库珀的访问记录，这是一堆潦草的打字稿、速记和红笔画的道道，上面夹着一张字条，写着：“最好今晚全部抄完。十点钟见。”梅德琳嘴里嘟囔着，她真快累死了。

她往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单身军官宿舍给华伦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一个南方口音的接线员用滑稽喜剧里模仿别人的腔调说，愿意帮忙找找他。在烟雾腾腾的新闻编辑部里，拿着电传打字机长纸带和纸杯咖啡的姑娘们还在来来往往，男人们在很快地高声谈话，打字机嗒嗒地响个不停。从敞开的门里，梅德琳听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谣传，如：波兰已经溃败了；希特勒正在去华沙的路上；墨索里尼飞到柏林去了；法国给英国施加压力，要再搞一次慕尼黑交易；希特勒提出要访问张伯伦；等等。

十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华伦打来的，话筒里传来背后的乐声和笑声。他说，他是在海滨俱乐部里，正参加在围着棕榈树的平台上举行的一个月光舞会，他刚刚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姑娘，是一个议员的女儿。梅德琳把在广播公司工作的事告诉了他，他似乎很高兴，印象很好。

“喂，我听说过‘本市名人动态’，”他说，“休·克里弗兰这家伙嗓子倒挺动人。他人怎么样？”

“嗯，可爱极了。你说这样行吗？爸爸会不会发火？”

“梅蒂⁽²⁾，你过不了三个星期就得回学校去了，他甚至连知道都不会知道呢！你住在哪儿？……哦，知道了，那是一家妇女旅馆，我知道那家旅馆。哈！小梅德琳过起浪荡生活来了。”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我看这倒不错，只是记住要做一个好姑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梅德琳？仗打起来了吗？这儿在谣传说英国人逃跑了。”

“这儿没别的消息，也都是谣言，一个小时就是一打。你的那个伴儿真是国会议员的女儿吗？”

“当然，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

“你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飞行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单飞降落的时候，飞机在地面上翻身了，可别告诉爸爸。我现在进步多了，真了不起啊！”

“好极了，你还在这儿。”克里弗兰说。他们的电话打完才几分钟，他就走进办公室。跟他一道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美人，戴一顶黑色草帽，比梅德琳的还宽；穿一件灰色绸衣服，她身上那种梔子花的香味在这间小办公室里显得太浓了。克里弗兰看了看梅德琳打的那几页，说：“还需要再练练，对吧？”

“我打打就会熟的。”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抖，清了清嗓子。

“但愿如此。对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普瑞柏尔的海军上将？他不是一个什么高级要人？”

“普瑞柏尔？您说的是斯蒂沃特·普瑞柏尔吗？”

“斯蒂沃特·普瑞柏尔，不错。他是什么人？”

“怎么？他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啊！”

“那是一个大人物，对不？”

梅德琳习惯于老百姓对军队情况的无知，不过这回可使她大吃一惊。“克里弗兰先生，在海军里，再没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了。”

“好，那他就是我们的人了。我刚听说，他这会儿在沃里克旅馆。我们对大旅馆都留着神呢，梅德琳。现在，我们给他去封信。”他斜倚在办公桌边缘，开始口授。那位打着哈欠的美人，跷起两条漂亮的腿，点上一支烟，翻看着一本《好莱坞通讯》。梅德琳拼命想赶上他，可还是不得不求他说得慢一点儿。

“你会速记吗？”

“我很快就能学会。”

克里弗兰看了看手表，又瞧了瞧那位美人，她正耷拉着眼皮轻蔑地瞟着梅德琳。梅德琳感到自己真是一个可怜虫。克里弗兰用手掠了掠头发，摇了摇头：“瞧，你知道这些海军界的人士。给他写封信就行了，请他参加在星期四上午播出的节目。要是你愿意，跟他提一下加里·库珀。签上我的名，把它送到沃里克旅馆，办得了吗？”

“当然办得了。”

“好极了。我和温蒂要去赶一场十点钟的电影，那里边有她的镜头。对了，这个普瑞柏尔认识你父亲吗？怎么样，温蒂，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温蒂打了个哈欠。

梅德琳冷冷地说：“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认识我父亲。”

“那就把这一点也提一下，怎么样？”他带着说服她的调皮微笑对她说，“我真希望把他请来，梅德琳。海军上将和将军们一般是蹑脚来宾，他们太谨慎，也太古板，说出来的话没什么趣味。可现在正在打仗，所以这会儿他们是红人。明天早上见。知道吗，我九点来上班，所以你到这儿最迟别超过八点。”

正如华伦对梅德琳说的那样，战争的第一个夜晚，他是在月光下和一位议员的漂亮女儿跳舞度过的。

月亮飘浮在高空，离地球大约有三十个直径那么远，穿过云层，照耀着一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事物。它曾用暗淡而有用的光亮为一队队穿灰军服的年轻德国人照路，他们连续好几英里长的队伍正拖着疲劳的步伐穿过波兰边境。现在，欧洲已经转过来向着阳光，使得德国人有了更

好的光亮来进行他们的活动。在此刻，同一的月亮又以它的光明沐浴着墨西哥湾和彭萨科拉海港观赏俱乐部的平台。德国总参谋部曾精心做过利用月光的计划，那银色的光辉却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机会中洒到了华伦·亨利和杰妮丝·拉古秋的身上。

谁都说，这是几年来最美妙的一次俱乐部舞会。报纸的大字标题，电台激动的广播，使这个冷清、宁静的彭萨科拉兴奋起来。飞行学员们感到自己更了不起，姑娘们也覺得他们更加迷人。战争还很遥远，但不论在多远的地方打仗，他们都是军人。然而，对德国人进攻的谈论很快就转到身边的话题上去了，如：马戏、新的基地司令、最近的飞行事件、新出现的风流韵事等等。在这些快乐的人眼中，元首仍然是新闻片里的那个声音沙哑、神经质的德国人，总是发疯地打着手势，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打算挑起欧洲的一场大乱，但目前还吓唬不了美国。

亨利中尉的看法与众不同。他确实很关心这场侵略战争，所以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杰妮丝·拉古秋的兴趣。在军官学校里，他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超过了其他人。他们见面后，就在月光下平台上最近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这位飞行学员不谈飞行，也不表示柔情，只是跟她谈史里芬⁽³⁾夺取巴黎的计划，谈毛奇⁽⁴⁾对这一计划致命的干扰，谈坦能堡⁽⁵⁾战役能够取胜是德国铁路运输的功劳，谈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战略的对比。他开始也谈飞行员爱谈的闲话，而这套话，杰妮丝在彭萨科拉交了几年朋友之后，已经听腻了。但是他们一谈到战争，她就显示出她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解。华伦也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次激动的谈话。恋人们有时用不着说一句痴情话，就能从这种交谈中了解对方。

杰妮丝虽然长了一个法国裔的拉古秋家族的大鼻子，门牙不太整齐，却算得上彭萨科拉的美人之一。她的嘴、皮肤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挺可爱，身材又特别妩媚动人，所以男人们都禁不住盯着她看，就像看一团火一样。她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声音娇滴滴的，举止活泼有生气。她的家庭拥有俱乐部范围内最大的一幢房子。拉古秋家确实有钱，两代人从事伐木事业，毁坏了墨西哥湾成百英里的松木森林，把北佛罗里达变成了昆虫密集的沙土荒漠。她的父亲在沉寂而安于现状的彭萨科拉是一个奇人，是第一个活跃在政界的拉古秋。

杰妮丝在华盛顿长大，她有远见，也沉着、冷静。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和美国历史，而且打算进法律研究所。她希望嫁一个名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一个州长。要是有幸嫁一个未来的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对那些为她的美貌和潇洒的风度所倾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无情了。她是出来寻找大猎物的，结果以冷若冰霜出了名，而她也以此为乐。她的最低要求是在她不得不到彭萨科拉避暑期间，能碰到一个值得相识的人。而在这许多人中，她选中了一个海军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华伦·亨利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夹灰的头发，柔和的微笑带点儿机灵而又放浪的神气，这些都使他特别动人。他的一举一动对一个安纳波利斯的优等生来说，显得太熟悉女人了。这非但没使她不安，反使华伦更有特色。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聊了，在月光下紧紧拥抱着跳起舞来。一旁观看的彭萨科拉人纷纷开始打听这位头上有块伤疤的海军中尉的身世。华伦在飞机出事时，额上摔破了，缝了九针。那些海军飞行员都羡慕地彼此相告这位拉古秋姑娘是什么人。

华伦回到单身军官宿舍时，看到泰拉赫夫人留下的两张电话条。泰拉赫是他在巴尔的摩分了手的女人，有三十岁了。为了她，华伦差点儿被军官学校开除。他父母乘船去柏林那天，他就是和这个女人睡了一下午。华伦是在军官学校读三年级时遇到她的，那时她是一家茶馆的老板娘。她答应了他的大胆要求，同意在茶馆关门以后和他见面。这是一个聪明的小个儿女人，可是命运不济，嫁过两个凶残的丈夫。她爱读书，喜欢艺术，而且特别多情。华伦渐渐爱上了她。一次，她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度周末，华伦嫉妒极了，甚至简单地想和她结婚。拜伦为了这件事和他好好地谈过一次，尽了一个兄弟的最大努力。海伦·泰拉赫不是一个坏女人，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人，既然法律规定年轻的预备军官们不许结婚，他们当中爱拈花惹草的就会去找这个或那个泰拉赫夫人。华伦的最大错误就是请她到彭萨科拉来，但那时他刚在海上待了三年回来。现在她待在圣卡罗斯旅馆，当大餐厅的接待员。

但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遥远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杰妮丝·拉古秋的缘故，希特勒入侵波兰也使未来具体化了。华伦认为不出一年，美国就会参战，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他可能被打死，但是在这次战争中他可要飞了，要是运气好，他还会有优异的战斗记录。华伦是信奉上帝的，但他认为上帝比那些传教士所说的还宽宏大量得多。一个能创造出“性”这样奇异东西的神，是不会对他太一本正经的。亨利海军中尉正坐在他那间陈设简陋、有着高高的老式天花板的房间里，设法不去理会同伴的鼾声，往窗外望着，凝视着单身军官宿舍外面那片洒满了月光的寂静草坪，幻想着战后的黄金岁月。

政治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贪婪地学到的历史知识，使他了解在战争中，政治家是领导者，军人仅仅是工匠。华伦对那些到军校和舰队来参观的政治家做过仔细的观察。其中有些像他父亲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多的是一些笑容可掬的家伙，带着忧虑的目光、伪装的微笑、松弛的肚子。他知道，父亲的野心是成为海军将官。华伦也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不想得更多一些呢？杰妮丝·拉古秋颇有头脑，她凡事都懂。一天工夫，华伦·亨利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早晨，战争为他展示了未来；晚上，未来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又从天而降。

他做了一桩怪事。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的月亮低声地祷告了一会儿。他小时候与父亲一同到教堂去，经常这么做。“主保佑我得到她；保佑我通过这次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飞行员。我不求您保佑我活命，我知道这将取决于我本人和我是否在数。假如我真能活过这场战争，那么——”他对着繁星闪闪的夜空笑了笑，“好，那么咱们等着瞧吧。行吗？”华伦是在向上帝献殷勤。

他没给泰拉赫夫人打电话，就上床睡了。她总是在等着他的电话。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像是中学里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了。

早晨，还不到六点，大使馆来的电话把维克多·亨利吵醒。代办因为战争爆发，召集使馆人员开紧急会议。

罗达嘟哝着翻了个身，把裸露的白胳膊搭到眼睛上。帕格掀开被子，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阳光，横照到床铺上，细细的尘埃在苍白的光柱里舞动。希特勒动手的日子天气可真好啊，帕格迷迷糊糊地想，真是这个杂种的运气！侵略的消息并不使人吃惊。自从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以来，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头一天晚上，在阿根廷使馆举行的盛大晚宴上，每个人都注意到，德国的军方人士和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每个人也都在谈论战争。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格说，入侵是在凌晨三点来钟。那个家伙消息真灵通！世界已经跨过了时间的红线。维克多·亨利跳下床，到一个新的时代去工作了。这还不是他的战争，不是他一辈子受训练准备打的战争，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但他肯定不久就会打起来的。他虽然不觉得惊奇，可还是很兴奋，很激动。

他在书房里打开收音机，它好像好久才热起来。他又打开落地窗。鸟儿在阳光瑰丽的花园里歌唱，一阵轻风吹来，带来了窗前红花盛开的灌木的浓郁芳香。收音机嗡嗡、噼啪地响了一阵，一个播音员开始播音了。听起来与上星期任何一个柏林的播音员没有丝毫不同，那时讲的尽是一些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犯下的“难以相信的暴行”，如：强奸、杀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砍下儿童的手和脚，等等。事实上，在这番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说之后，战争爆发的消息听起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了。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还是那么充满正义感，描述元首的进军决定，就像在谴责暴行时一样。

关于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去占领一座德国电台一事——据广播说，这一暴行使得德国军队派了二百多万人开进波兰，以便“自卫”——也是以同样一本正经的轻快语调广播着，就像播送德国人深入波兰领土，波兰边防部队突然溃败的报道一样。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得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而且已经冲向波兰好几天。说波兰“进攻”，是哄孩子的骗人蠢话。维克多·亨利已经习惯了柏林电台这种把事实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含糊论调，但纳粹对德国人智慧的轻蔑还是使他吃惊。这种宣传当然已经达到一个目的——缓和这场新的战争对人们的冲击。

罗达打着哈欠、系着睡衣的带子走进来，她把头转向收音机。“怎么，他真干起来啦！可不得了！”

“对不起，把你吵醒啦，我还尽量把声音开低了昵。”

“哦，是电话把我吵醒的。是使馆来的吗？”帕格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呃，我觉得我应该起来听听消息。咱们不会卷进去吧？”

“不大会。我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会参战。”

“孩子们怎么办呢，帕格？”

“哦，华伦和梅德琳不会有什么问题。谣传说，意大利不想打仗，所以拜伦也不会有事。”

罗达叹了口气，又打了个哈欠。“希特勒真是一个怪人，我得出这个

结论了。他是怎么个办事法儿呀！我喜欢他和人握手时那种坦率和男人气，挺像美国人，还有那迷人、腼腆的微笑，但他那双眼睛很怪，你不觉得吗？总是很冷淡，有点儿难以捉摸。对了，咱们为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实业家举行的晚宴怎么办？他叫什么来着？还举不举行了？”

“叫柯比博士。现在他可能到不了这儿了，罗达。”

“亲爱的，请一定弄准了。要知道，我有客人要来，还请了助手，准备了食物。”

“我尽力而为吧。”

罗达慢吞吞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时代》周刊不停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几个月了，看起来总好像不现实似的，现在不是打起来了吗？不过总觉得有点儿滑稽。”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午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一早在动物园里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像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旋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发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了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

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墓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像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被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

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吗？”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

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帕格按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艘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夫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里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儿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

得很高兴，多年来他并没听到过好多这样的话。“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发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让我记忆犹新，中校，真像没过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又悲哀的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的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从他们各自的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帕格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像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着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支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您父亲要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您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您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着一一种柔和的、带点儿辣味的清香，像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的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

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儿像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纽伦堡纳粹党日做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有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起来好像他长得比我高了一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像您吗？”

“一点儿不像，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了。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嚓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看见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做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陶立克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另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拼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鹰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心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儿凶残劲。如果你和个别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⁶⁾。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匪浅，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从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大多数穿着制服，但是颜色和饰条各种各样，就是皮带和靴子相同。从他们的职业态度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军人。穿制服的党内官员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一样——快活、轻松，大部分人头发花白或是秃了顶——讲究的衣服紧裹在身上，尽管平脚掌穿着长筒靴、凸肚子勒着武装带很不舒服，但他们显然在耀武扬威中获得了条顿民族的快乐。可是今天，这些职业纳粹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样子，但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戈林出现了。维克多·亨利听人说过，这个胖子换装很快，这回算是亲眼看见了。戈林穿着一套挂满奖章的天蓝色制服，浅黄色翻领闪闪发光。他走过舞台，叉着腿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扎皮带的屁股上，与一群毕恭毕敬的将军和纳粹党人严肃地谈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坐上发言人的位子。接着，希特勒简单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没有隆重的戏剧性场面，像他走入党的会场那样。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之间坐下。当戈林致简短、庄重的开幕词时，他一会儿把腿交叉着，一会儿又放下来。

帕格觉得元首的演讲糟透了，他已经疲劳不堪。他在演说中重讲了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努力，以及波兰人的血腥战争。这些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口气讲的，而且充满了奇怪的悲观主义。他谈到了自己可能战死疆场，以及他死后的继承人——戈林和赫斯。他叫嚷说一九一八年不会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声音十分嘶哑，过了一会儿才配上稀奇古怪的手势，但他总算做到了。塔茨伯利有一次在帕格耳旁低声说：“今天的表演真他妈的不错。”但帕格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杂耍。

这回希特勒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的表演很拙劣，但这人是一股意志坚强的疾风，所有德国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紧张地坐在

那儿，像是孩子在看魔术师表演。坐在希特勒后面的较高的戈林，那张傲慢、轻蔑的面孔也同样带着发狂、恐惧的表情。

帕格觉得，由于演讲的内容十分严肃、重要，所以元首说起话来有点儿喋喋不休。这篇讲稿听上去像是开了几个小时夜车赶出来的，个人色彩太浓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么紧迫地炮制出来的，才显得更真实些。这通“我——我”的嚎叫、咆哮般的辩解词，必定是战争史上最可笑的重要文件之一。

在帕格等美国人眼里，元首的脸相仍然很滑稽：那个又长又直的尖鼻子，是从那张双下巴的白脸上突出的一块直角三角形的肉，正好长在一绺垂下来的黑发下和那撮小丑般的小胡子上。他今天穿了一件灰绿色外衣——他在演讲中称之为他的“老兵外衣”——毫无疑问极不合身。那双有点儿浮肿的瞪得很大的眼睛，那张绷紧了往下撇着的嘴，那种威风凛凛的挥手臂的样子，还是有点儿吓人。这个来自维也纳贫民窟里的奇怪暴发户倒是真成功了，帕格心里这么想。他自己已经爬上了霍亨索伦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合王位，企图把上次大战的结果完全翻过来。现在他正在许愿。这个小瘪三还在继续讲。帕格的脑子又转到拜伦身上，他在波兰的某个地方，是这出大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们走出来，到了充满柔和阳光的大街上。塔茨伯利问道：“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并不认为他有多么了不起。”

塔茨伯利立刻停住脚步，眼睛瞟着他说：“我告诉你吧，他是够了不起的啦！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太长久的错误。”

“他得征服全世界，”帕格说，“他拿什么去征服呢？”

“靠八千万全副武装、到处抢掠的德国人。”

“那只是说说罢了，你们和法国人在人力和武器上都超过他。”

“法国人——”塔茨伯利说着，马上用比较高兴的声调加了一句，“帕姆来了，我们用车子把你送回使馆去吧。”

“我走回去。”

汽车在一面飘扬着的红色卐字旗下边停住。塔茨伯利和亨利握了握手，从那副像瓶子底一样的眼镜后面朝他眨了眨眼。

“我们要演场戏，亨利，但可能需要人帮忙。要想制止这个家伙，得费一番功夫。可你知道，必须得这么做。”

“把这告诉华盛顿那些人吧。”

“你以为我会不说吗？你也要对他们讲讲。”

亨利隔着车窗说：“再见，帕姆。一路顺风。”

她伸出一只很凉的白手，忧郁地笑了笑：“希望您能很快和您的儿子见面，我觉得您一定会见到他的。”那辆梅赛德斯开走了。帕格点上一支

烟，觉得手上还留有淡淡的荷兰石竹的芳香。

亨利的办公室外间，坐着一个瘦高个儿男人，穿了一身椒盐色的衣服，膝上放着一顶软帽。他一站起来，亨利才发现他个子真高，足有六英尺三英寸左右。他背有点儿弯，像许多个子过高的人一样，好像觉得那么高有点儿不好意思。“您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巴穆·柯比。”他说，“您要是忙，就把我赶出去好了。”

“哪儿的话，欢迎极啦！您是怎么到这儿的？”

“哦，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我不得不绕着走，取道比利时和挪威。有些飞机还通航，有些不通了。”柯比的样子局促不安，还带着点儿西部乡下口音。他苍白的脸上尽是麻点，好像得过严重的面疮。他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张松弛的大嘴巴，一句话，是一个长相很丑、两眼聪明有神、表情忧郁的人。

文书说：“中校先生，您办公桌上有几份要件。”

“知道了。请进吧，柯比博士。”帕格松了口气，他看出来柯比是一个想干番事业的正派人，而不是那种讨人厌的家伙，就知道找女人，追求享乐，结识高级纳粹党人；而一顿晚饭和一些工业上的联系就可以把巴穆·柯比打发了。

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定于今日离克拉科夫赴布加勒斯特及罗马。我尽力保证他们启程。斯鲁特。

华沙

1939.1.9

这份用电传打字机纸带贴在空白的灰色信笺上的急电，给了亨利一种不祥之感。在下午的新闻公报中，柏林电台叫嚷说，经过猛烈的空中轰炸，已胜利冲进克拉科夫。另外一封信，是写在一张代办办公室用笺上的便条，没有署名，只是潦草地写着一句话：立即来我处。

柯比说，他可以等一会儿。维克多·亨利到了下面的大厅里，走进大使那套陈设华丽的房间，代办曾在这里召集过使馆人员会议。

代办从他那半月形眼镜的上边看了亨利一眼，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你去参加国会会议啦，对吧？我听了一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这家伙太狂了。”

代办好像有些吃惊，而且若有所思。“真是一种奇怪的反应。的确，这一个星期真够他受的。不管怎样，这种精力实在叫人难以相信。这篇高谈阔论的每一个字肯定都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效果挺好。会场里情绪怎么样？”

“不怎么愉快。”

“是啊，这段时期，他们有自己担心的事，对不对？这个城市里的气

氛挺特别。”代办摘下眼镜，往大皮椅背上一靠，后脑勺靠在手指交叉的双手上。他说：“华盛顿召你回去。”

“是海军部吗？”帕格脱口问。

“不，是国务院德国处。让你用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回华盛顿，民用、军用飞机都行，按照最高特权待遇。准备让你在华盛顿最多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到你这儿的工作岗位。没有别的指示，更没有书面的东西，就这样。”

二十五年来，维克多·亨利从来没有像这样没得到海军部的文件而调动过，这种文件是油印的，留在沿途各停留站的整整一厚沓命令。甚至他休假也得要海军部发出“准假”命令才行，国务院是无权管他的。但是，一个武官的地位是特别微妙的。他的思想马上转到执行这项指示上。

“要是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怎么能得到航空特权呢？”

“这没问题。你最早什么时候能动身？”

亨利中校眼睛盯着代办，然后勉强笑了笑，代办也冲着他微微一笑。亨利说：“这次可真有点儿特别。”

“我听说你送上去一份关于纳粹德国战争准备的情报？”

“是的。”

“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总之，意思是要你拿了牙刷就出发。”

“您是说今天？今天晚上？”

“对。”

帕格站了起来：“好吧。英法两国最近有什么消息？”

“张伯伦今晚对国会发表演说，我猜想，等不到你回来就会开战。”

“说不定已经打完啦。”

“在波兰可能是这样。”代办笑着说，他看见亨利并不觉得好笑，倒似乎吃了一惊。

中校回来后，看到柯比博士正撇着两条长腿在那儿读一份德文工业杂志，嘴里抽着烟斗。这副架势，再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大为加强了他的职业外表。“我得把您介绍给我们的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了，柯比博士。”他说，“真对不起，海军不能为您效劳了，我要离开此地一个星期。”

“好吧。”

“您能告诉我您要找哪些人吗？”

柯比博士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打了字的纸。

“好，这没问题。”帕格仔细地看这张纸说。“这些人大多数我都认

识，我想福莱斯特上校也会认识。好了，亨利太太为您准备了一次晚宴，星期四晚上。事实上——”帕格用手拍拍那张纸说，“魏顿博士也是客人之一。”

“您的夫人不能取消这次晚宴吗？我真的不怎么参加宴会。”

“我也是。但一个德国人在餐桌上只要几杯酒下肚，就跟他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不一样了，完全成了两个人。您要知道，不再是木头人了，而是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宴会是有用的。”

柯比笑了，露出一排大黄牙，变成一副滑稽、粗俗而固执的表情。他挥动一下工业杂志：“不论您从哪方面去看，他们都不像是木头人。”

“也像也不像。我刚从国会会议回来，对希特勒这个角色来说，他们肯定都是木头人。好了，我陪您走过大厅到福莱斯特上校那儿去吧。这次晚宴可能由他和萨丽主办，咱们瞧吧。”

帕格驾车穿过寂静的柏林街道回家，一路上没怎么想被召回华盛顿的事，而是想着眼前的问题——想着罗达和怎么替她安排，拜伦失踪的事要不要跟她说。这次美国之行可能完全证明是浪费时间，去揣测其原因是愚蠢的。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说不定某个高级人物急于了解什么情况——这些情况也许根本不存在——立刻就打个电报。有一回，一次舰队演习，他飞了三千英里到达正在棉兰老岛的“蓝色”旗舰上时，发现已经用不着他了，因为射击成绩这项目早已过了议程。

罗达没在家。她回来的时候，他正系手提皮箱的皮带。“哎呀，怎么回事？”她兴冲冲地问。她的头发卷起了波浪，今天晚上他们被邀请去看一场歌剧。

“来，到花园里去。”

他们走到离房子远一些的地方，他就把华盛顿的这次奇怪的召见告诉了她。

“啊，天哪！得去多久啊？”

“不到一个星期。如果飞剪式客机照常飞行的话，十五号我就能回来了。”

“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

“哦，运气好，他们弄到了今天晚上八点钟去鹿特丹的飞机票。”

“今天晚上！”罗达懊恼得脸都变了样儿，“你是说咱们连歌剧都看不成了吗？哦，真讨厌！那么，柯比那家伙怎么办呢？晚宴还举不举行了？我怎么能款待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呢？真扫兴！”

帕格说，福莱斯特夫妇会一同来请柯比吃晚饭的。另外，歌剧可能不演了。

“不演？当然要演，我在理发馆碰到了魏顿太太，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我当然去不成了，没人陪着，我是不去看歌剧的。哦，真

见鬼！要是英法宣战呢？那怎么办，啊？那才真叫够劲呢，把我一个人困在柏林，在一场世界大战中！”

“罗达，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从里斯本或哥本哈根赶回来的。别着急，我倒是希望你和柯比那家伙熟悉熟悉，军械局对他很重用呢。”

他们在小喷泉旁边的一条大理石长凳上坐着，池中肥肥的红鱼在斜阳中嬉戏。罗达环顾一下这剪得短短的草坪，然后用平静得多的声调说：“好吧。我曾经想在这儿举行鸡尾酒会，把在派琪的茶会上演奏过的那些音乐家请来，这样一定美极了，可惜你不能参加了。”

“皮尔·福莱斯特说过，世界上没有人像你这么会安排宴会。”

罗达大笑起来：“哦，算了吧。一个星期很快就会过去，柏林现在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对黑黄两色的小鸟从他们眼前飞过，朝着近处的一棵树冲去，栖在树上，婉转地唱起来。“老实说，难道你真认为要打仗吗？”

“战争正在开始。”

“我知道。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会见到梅德琳了。一定要给华伦打一个电话，这个淘气鬼从来不写信。拜伦在意大利的山上，我倒还是比较放心。他出不了事，除非他真敢和那个犹太姑娘结婚，不过他不会的。拜伦实际上并不那么傻。”她把手放到丈夫的手里，“当然，那傻劲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对不起，亲爱的，我又发火了，你是理解我的。”

维克多·亨利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决定不再用拜伦失踪的事去扰乱她的心了。实际上，她对这件事根本无能为力，只会徒添无用的烦恼。他猜想，拜伦不论处境多么困难，都能摆脱，这孩子一向如此。

帕格当晚准时飞往鹿特丹。滕珀尔霍夫机场已经变了样儿，商店一片漆黑，除了汉莎航空公司外，所有的售票处都关闭了。机场上，往常频繁来往的欧洲班机不见了。短粗的德国空军截击机阴森森、黑乎乎地一排排停在那儿。但从天空望下去，柏林仍然灯火辉煌，与和平时期一样。他很高兴，罗达已经决定打扮一下去看《玫瑰骑士》⁽⁸⁾，因为魏顿太太找了一个漂亮的高个子空军上校陪伴她。

(1) 德语：胜利万岁。

(2) 梅德琳的昵称。

(3) 史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制订了对法、对俄两线作战的“史里芬计划”。

(4) 毛奇（184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统帅，继史里芬之后任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修改“史里芬计划”拟予实施，但未得逞。

(5) 坦能堡，波兰东北部小镇。1914年8月，兴登堡率领下的德军在此战胜俄军。

(6) 海德先生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要人物。化身博士杰克尔的坏的一面是虐待儿童，谋杀好人。

(7)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制造的一种客机，航行于横渡大西洋的航线。

(8) 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所作的歌剧。

第十一章

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像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像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的开车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的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嗒啪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有几个杰斯特罗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一边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澄澄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嗒嗒、嗒嗒的猛烈响声。这

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卅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他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一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儿晕。那个女孩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儿怪，她的鼻子好像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儿劲。他说：“我觉得没事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个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者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后面。孩子的母亲仰面躺在地上，一颗子弹正打中她的脸，她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倒丝毫没受伤，所以这个鲜红的大窟窿看起来就格外吓人。班瑞尔和那位父亲交谈，这个男人的面孔憨厚而柔和，长了一把浓密的黄胡子。他耸耸肩膀，把小女儿搂得紧紧的。扬克尔的妻子走过来，拿给孩子一个红苹果，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她接过苹果就啃起来。那个男人在死去的妻子身边坐下，盘起那双赤裸着的脏脚，开始喃喃自语，在身上画着十字，一双鞋还挂在他的脖子上。

拜伦头晕得厉害，娜塔丽扶他上了汽车。他们继续前进。杰斯特罗

说，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不小的城镇，到那儿之后，他们可以把路上有人受伤的事告诉当局。新娘子脱掉了结婚礼服之后，就成了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哭起来，推开那个面无血色的丈夫，把脸埋到司机妻子的怀里，整整哭了一路，一直哭到城里。

这座城镇没遭到破坏，教堂旁边那座用红砖建造的医院安静并且阴凉。听完杰斯特罗的叙述之后，几个护士和修女就坐上一辆卡车出发了。拜伦被带进一间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屋里满是外科设备和嗡嗡叫的苍蝇。一个穿白外套和带补丁帆布裤子的胖医生给他缝合了头上的伤口，剃掉他伤口周围的头发比挨这几针还难受。他出来的时候，劝娜塔丽也去把膝盖包扎一下，因为她又瘸了。

“哦，去他的吧。”娜塔丽说，“走吧，扬克尔说咱们今晚还能赶到华沙，到那儿我再包扎。”

因为医生给他吃了一匙止痛药，再加上疲倦和惊吓，拜伦打起盹儿来。他醒过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红砖建造的车站附近一个宽阔的鹅卵石广场上，两个手持来复枪的士兵截住了这辆汽车。车站和一辆货车都着了火，火苗和黑烟从窗口滚出来。广场附近的几幢建筑物都炸成了瓦砾，或是遭到了毁坏。有两幢房子在燃烧。人们聚集在商店周围往外递商品，把东西运走。拜伦意识到这是在抢劫，不免大吃一惊。广场的另一边，人们正从马拉的救火车上往着火的车站压水（这种救火车拜伦只是在过去的无声影片里见过），一大群人在旁边观看，就像在和平时期瞧热闹一样。

“怎么回事？”拜伦问。

两个士兵中，那个金色头发、红红的方脸上长着小脓疮的大个子年轻人走到司机的窗口边。士兵、扬克尔、杰斯特罗三个人用波兰话谈起来。这个士兵一直带着一种特别让人不舒服的柔和表情微笑着，就像他是在对几个他不喜欢的孩子说话似的。他那位骨瘦如柴的同伴走过来，隔着黄玻璃瞧着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咳嗽。他对那个大个子谈起话来，好多次都管他叫卡西米尔。这时候拜伦才懂得，Zhid就是波兰语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谈话里，Zhid常常出现。卡西米尔又对司机讲起来，有一回，他还把手伸进来摸了摸司机的胡子，然后又猛地拉一下，显然是因为司机的答话惹火了他。

杰斯特罗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嘀咕了几句，瞥了拜伦一眼。

“他说什么？”拜伦问。

娜塔丽低声说：“他说，波兰人有好有坏，这些波兰人坏。”

卡西米尔拿枪比画了一下，命令所有人下车。

杰斯特罗对拜伦说：“他们要我们的车。”

拜伦头痛得要命；一颗子弹划破了他的耳朵，那块破皮的地方火辣辣的，一跳一跳，比头上针缝的伤口还疼；另外，这两天来尽吃剩东西，喝脏水，所以觉得身上隐隐地抽痛；而他刚才吃的药还在起麻醉作

用。他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试着和那个红脸家伙谈谈，他好像是负责的。”他说着就下了车。

“喂，”他朝那两个士兵走过去，“我是美国海军军官，现在正回华沙的使馆去，他们在那儿等着我。这个美国姑娘——”他指了指娜塔丽，“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是拜访她的家属来了。这些都是她的亲人。”

听见这些英语，又看到拜伦头上沾满血迹的厚厚的绷带，士兵们皱起了眉头。“美国人吗？”大个子问。

靠在车窗口上的杰斯特罗把拜伦的话翻译了。

卡西米尔搔了搔下巴，把拜伦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他冲着杰斯特罗讲话，杰斯特罗颤抖着把他的的话译成了法文：“他说，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愿意娶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你的话。”

“告诉他，要是今晚我们到不了华沙，美国大使就会采取行动寻找我们。如果他不相信，我们就一块儿去给使馆打个电话。”

“护照！”当杰斯特罗把话译完之后，卡西米尔冲着拜伦说。拜伦递过护照。这个士兵看着护照的绿色封皮上的英文、照片，接着又看看拜伦的脸。他对那位咳嗽的伙伴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走了，招呼拜伦跟着。

“勃拉尼，别去！”娜塔丽说。

“我马上回来，所有的人都要保持镇静。”

那个矮个子士兵倚在汽车的挡泥板上，又点上一支烟，拼命干咳了一阵之后，咧开嘴冲着娜塔丽傻笑。

拜伦跟着卡西米尔走上一条小路，进了一幢石头造的两层楼建筑物，外面挂着官方布告和招贴画。他们走过许多满是文件柜、柜台和办公桌的房间，然后来到大厅尽头的一扇毛玻璃门前面。卡西米尔走了进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又探出脑袋，招呼美国人进去。

靠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穿灰军服的矮胖子，正用一支琥珀烟嘴抽烟。从他制服上有颜色的符号和铜徽章来看，显然是一个军官。他面前放着那本打开的护照。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茶，一边拿眼睛瞥着护照，茶水都滴到了拜伦的照片上。在这间狭窄、肮脏的屋子里，金属文件柜和书架都堆到一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法律书乱七八糟地扔着。

军官问他会不会说德语，他们就用这种话谈起来，当然都讲得不怎么样。他让拜伦把情况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怎么会和犹太人搞到一块儿，他又怎么会在打仗的时候在波兰转来转去。他的香烟抽到了最后一点儿，又点上了一支。他拼命盘问拜伦头上怎么受的伤，听说他们在公路上遭到了轰炸，他扬了扬眉毛，苦笑一下。他说，即便这些都是真话，拜伦的行为也够愚蠢的，很容易被抓去枪毙。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长长的沉默间隙，他用一支扎纸的笔把拜伦的答话记下来，然后把这张潦草的记录别到护照上，把它们一同扔到一个

装满文件的铁丝筐里。

“明天下午五点再到这儿来。”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返回华沙。”

军官耸了耸肩膀。

拜伦但愿他的太阳穴别老这么跳，这样简直没办法动脑，特别是用德语，而且眼睛也发花了。“我可以问一下您是谁吗？您有什么权力没收我的护照，而这个士兵又有什么权力弄走我们的汽车？”

卡西米尔刚才露出的那种讨人厌的微笑——卡西米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一直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此刻在军官的脸上出现了。“甭管我是谁，我们先得弄清楚你是什么人。”

“那就请给美国使馆打个电话，找政治秘书莱斯里·斯鲁特，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这位军官一口喝光了他的凉茶，开始在文件上签字。他用波兰话对卡西米尔嘟囔了几句，卡西米尔就抓住了拜伦的胳膊，把他推到门外，带他回到汽车那儿。

火车站和货车都在冒着白烟，街上充满弄湿的焦木头气味。抢劫结束了，警察们站在遭难的商店前面。三个女人隔着车子的黄玻璃，紧张地看着拜伦。卡西米尔的同伴刚才又是敲玻璃，又是冲着新娘子眨眼睛，吓得她躲开了窗口。现在卡西米尔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

拜伦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娜塔丽，她又用意第绪语对其他人说了一遍。杰斯特罗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城里的一个朋友家过夜。当拜伦坐到驾驶盘后面的时候，扬克尔显得很高兴，又回到后排，坐在妻子的身边。

在班瑞尔的指引下，拜伦驾车向一个十字路口驶去。路口有个大箭头，指向左边一条从一片堆满了一捆捆玉米秸的田地中穿过的大路，上面写着：华沙，九十五公里。杰斯特罗叫他向右拐，驶上一条经过许多小房子、通向一座没油漆过的木头教堂的路。可是拜伦换了挡，把车向左一拐，向田野里驶去。“倒回去可不是好事情，”他对娜塔丽说，“咱们最好是继续前进。”

娜塔丽嚷道：“拜伦，停下来，别发疯了！没有护照，你没法儿从这些人中过去。”

“问问班瑞尔他怎么看。”

接着是一阵子意第绪语的谈话。“他说，你这样太危险了，往回开吧。”

“为什么？要是碰到什么麻烦，我就说在一次轰炸的时候，护照丢了，我头上还留了这么个窟窿。”拜伦把加速踏板踩到底，这辆超载的噔噔响的老菲亚特达到了最高速度，大约每小时三十英里。头顶上的锅儿、盆儿叮当直响，拜伦不得不喊着说话：“问问他，对你和对其他人来

说，离开这儿是不是最安全。”

他觉得肩膀上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打起盹儿来，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显得很疲倦，而且发灰。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走完这九十五公里。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拜伦觉得真像一部史诗，要是他能活下来，一定要讲给儿孙后代听。但是后来，这种事太多了，所以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五天历程，不久就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淡漠记忆：一次，汽车的水泵坏了，害得他们在森林中一条偏僻无人的路上耽搁了半天，最后拜伦头晕眼花地带病把它修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又能使用了；由于油箱漏油，他们不得不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多买了一些汽油；有一晚上，他们在一片干草地过夜，那个有点儿神经质的新娘突然不见了，花了好长时间去找她（她闲荡到另外一个农场，在一个马厩里睡着了）；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男孩子，大约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都在路边睡觉，他们讲了一段弄不清楚的经过，说是从一辆卡车上掉了下来，然后坐在菲亚特吱吱响的引擎盖的木条上，走完了通往华沙的最后三十公里。这一切他都淡漠了，但他始终没忘那会儿他肚子是多么难受，害得他老往灌木丛里跑，窘迫不堪。还有，娜塔丽尽管越来越脏、越来越饿、越来越累，却还是那么坚定不移地高高兴兴。特别是使他永远忘不了的，他胸前口袋上的那个洞，那原是他放护照的地方，现在这块地方似乎比耳朵和脑袋上的伤口都跳得厉害，因为他知道，这会儿波兰的军官可以下令把他拉出去枪毙，而士兵们是会执行的。在杰斯特罗的指点下，他开着车子避开城镇，在偏僻的石路、土路上绕道行驶，尽管路程加长使这辆快散架的汽车坏得更厉害。

他们在寒冷的黎明来到了华沙的城郊，在成百辆的马车中慢慢地往前挪。在留着麦茬儿的所有田地里，女人、孩子和驼背的白胡子老人都在挖战壕，用乱缠的铁丝堆起反坦克障碍。一簇簇的建筑物衬着粉红色的东北方地平线，看起来真像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司机的大块头妻子，身上发出的气味越来越像一头热坏了的母牛，她白天黑夜地挤着娜塔丽，亲热极了，这个姑娘还从来没有从别人那儿感到过这种亲密劲儿：她拥抱娜塔丽，吻她、疼她。这辆呜呜作响、叮叮当当的汽车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美国使馆。那两个男孩子从引擎盖上跳下来，从一条小路跑了。“走吧，快点儿进去，”蘑菇贩子一边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说，一边走出汽车吻她，“要是有可能，以后来看看我。”

当拜伦说“再见”的时候，班瑞尔·杰斯特罗简直不愿意放开他的手。他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拜伦的手，真挚地望着这个青年的脸说：“Merci. Mille fois merci. ^(a) 一千次地感谢你。美国要拯救波兰，是吗，拜伦？拯救全世界。”

拜伦大笑起来：“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命令，但我一定转达，班瑞尔。”

“他说什么？”班瑞尔问娜塔丽，仍然握着拜伦的手。她一翻译出来，班瑞尔也大笑起来。然后，他像一只狗熊那样拥抱了拜伦，很快地轻轻吻他一下，使拜伦十分吃惊。

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孤零零地站在紧闭的使馆大门口守卫。沿着黄色的灰墙，垒着一排灰色沙袋，难看的X形木条使窗户变了样儿，在红瓦的屋顶上画着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很怪，但是更怪的倒是排长队的人们不见了。除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没人站在外边，美国使馆不再是一个避难所或逃跑的出口了。

那个卫兵听了他们的话，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带着疑惑表情的红扑扑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是的，小姐，斯鲁特先生是在这儿，他现在负责。”他从钉在门上的金属匣子里拿出电话，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娜塔丽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拜伦也抚了一下他那头长得又密又硬的红头发，他们俩都笑起来。斯鲁特从使馆国徽下宽阔的台阶跑下来。“嘿！天哪！见到你们真高兴极了。”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娜塔丽，吻了吻她的脸，同时眼睛盯着拜伦头上血迹斑斑的脏绷带，“怎么啦？不要紧吧？”

“没什么。有什么消息吗？法国和英国参战了没有？”

“你们的消息这么不灵？他们先是骂了希特勒三天，要他识相点儿，把部队撤出波兰，到星期天就宣战了。从那以后，他们除了散发传单之外，我没看到还做了些什么事。”

他们吃了一顿有火腿、鸡蛋的美味早餐，这是几天以来他们吃的第一次热饭，然后就把他们的经历讲了一遍。拜伦觉得，他那拼命折腾的肚子跟这顿纯粹少年人的饭食倒挺对劲，吃下去就不闹了。他和娜塔丽是在大使宽大的办公桌上吃的这顿饭。轰炸一开始，华盛顿就把大使和大部分使馆人员都从波兰召回，斯鲁特是三等官员里唯一的单身汉，所以就被选中留守。这位外交官听说拜伦把护照扔掉了，简直吓坏了。“我的天，伙计，这个国家是在打仗啊！你没被抓去坐牢或者枪毙真是万幸啊！虽说你在这儿到处乱转确实有真正的原因，可把你說成一个德国间谍，似乎更合情理一些。人家也难以相信你们俩是一对。你们这么侥幸，也使人难以相信。”

“而且也脏得使人难以相信。”娜塔丽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正赶上了，亲爱的。目前可离不开波兰了，德国人正在蹂躏波兰的农村，狂轰滥炸。我们得给你们在华沙找个地方住下，等到……嗯，等到局势有个眉目的时候再说。同时，你们也得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躲炸弹。”斯鲁特对着拜伦摇了摇头，“你父亲正为你担心呢，我得给他打个电报，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斯德哥尔摩联系。他可以告诉埃伦·杰斯特罗，说娜塔丽至少是找到了，还活着。”

“我可太想洗个澡了。”娜塔丽说。

斯鲁特搔了搔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从桌子上溜过去。“我已经搬到这儿来了，你就用我的房间吧。在一楼。那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一间挺深的地下室。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还有自来水，我们还有电。”

“拜伦怎么办？”

拜伦说：“我可以去监理会招待所。”

“那儿挨炸了，”斯鲁特说，“前天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人都搬出来。”

“要是他和我住一起，你会在意吗？”娜塔丽说。

两个男人都吃了一惊，而且显得很窘。拜伦说：“我想我母亲会反对的。”

“哎哟，还像小孩那么哭哭啼啼，拜伦。就凭咱们那会儿一块儿老往树丛里跑，还有其他那些事，我不知道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转向斯鲁特说，“他真有点儿像我忠实的亲弟弟。”

“你别信她的话，”拜伦烦躁地说，“我可是爱发火的野兽。这儿有基督教青年会吗？”

“瞧，我倒不在乎。”斯鲁特说，说话的口气显然缺乏热情，“客厅里有张沙发，由娜塔丽决定吧。”

她抓起钥匙：“我想先洗个澡，然后睡它几天——它炸它的。我们怎样才能离开波兰，莱斯里？”

斯鲁特耸耸肩膀，清了清嗓子，然后笑起来。“谁知道？希特勒说，要是波兰人不投降，就把华沙炸平。波兰人叫嚷说，他们已经把德国军队赶回去了，正在向德国挺进。这可能是胡说。据斯德哥尔摩电台广播，纳粹已经突破了所有战线，一星期之内就要包围华沙。这儿的瑞典人和瑞士人正想法为中立国侨民越过德国战线谈判安全通行，咱们或许都得用这个办法离开。这件事办成之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儿。”

“那么说，我们到华沙来是干了一件聪明事。”娜塔丽说。

“你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化身，娜塔丽。”

无轨电车弯来弯去地从住宅区窄小的街道驶过，拜伦和娜塔丽看到，这里遭到的破坏比克拉科夫严重得多——炸毁或烧坏的房屋、人行道上的弹坑，偶尔有一条堆满瓦砾的街道用绳子拦住，但是总的说来，华沙看起来还是跟平时差不多。尽管这个和平时期离现在不到一个星期，但好像已是另一个时代了。德国人威胁说要消灭波兰，就算他们能办到，至少目前还没发生。其他的乘客对拜伦头上的绷带和满脸胡子并不注意，他们有几个也缠着绷带，大部分男人的头发也都像刺猬似的，整个车厢里都是人身上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

他们一下车，娜塔丽就说：“啊，新鲜的空气！咱们身上管保也是那个味，也许更难闻。我得马上洗个澡，不然真要疯了。在路上的时候我倒不在乎，现在就是再等一分钟，我都受不了。”

一缕缕的阳光穿过紧闭的百叶窗射进来，使斯鲁特的住宅变成了一片若明若暗的安静绿洲。摆在客厅里的书籍使房间里有一种尘埃满布的图书馆气味。娜塔丽拨动电灯开关，显然她对这儿挺熟悉。“要先洗洗吗？”她问，“我一进那个澡盆，几个小时之内就别想让我出来。这儿只有凉水，我要烧点儿热水，但我不知道，也许首先你得去找家医院，把你的头检查一下。”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挺滑稽。他们俩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好了，趁着咱们俩都还带着臭味，”娜塔丽喘着气说，“过来。”她用胳膊搂住了他，吻了一下：“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为了保护几个呆头呆脑的犹太人，连护照都不要了。”

“我的头没事。”拜伦说。尽管他们俩都又脏又累，但是姑娘的嘴唇和他的嘴唇一接触，就像鸟儿的歌声和鲜花一样。“你烧水的时候，我先梳洗一下。”

在他刮脸的时候，她把一铁桶一铁桶冒热气的水提进浴室，倒进有裂痕的发黄的澡盆里，嘴里哼着一支肖邦的波兰舞曲。中午的新闻节目之前，总是先播这段音乐。拜伦只听得懂它的几个地名：从西部和南部边境离华沙不到一半路远的几个小镇和城市。

“我的天，你的脸多苍白啊，勃拉尼，”她说，细看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因为用的是冷水，划得一道一道的，“又多么年轻！我老是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

“哎呀，别太夸张了，我都从研究院毕业了。”拜伦说，“难道这不是成年人才干得出的吗？”

“出去，我要跳到澡盆里去了。”

约莫半个小时以后，外边清清楚楚地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拜伦正在沙发上，拿着一本旧的《时代》杂志打盹儿。他猛地醒过来，从手提包里拿出望远镜。娜塔丽从浴室里走出来，脸上红扑扑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身上裹了一件斯鲁特的白色厚绒布浴衣。“咱们要去地下室吗？”“我先去看看。”

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汽车，没有人。拜伦站在门口，用肉眼仔细观察天空。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飞机。机群钻出一片白云，穿过散散点点的黑烟，慢慢地移过天空。他听到了远处呜隆呜隆的闷响，像是没有回音的雷声。他走到人行道上，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时，响起了一阵哨声：大街上，有一个带白钢盔、白臂章的矮个子男人正生气地向他摆手。他又退进门洞，用望远镜找到了飞机：这是一些黑色的飞机，比那架打伤他的飞机大，是另一种粗大的形状，但漆着同样的十字和卐字图案，机身特别长，在望远镜彩虹般的框子里，看上去有点儿像小型飞行货车。

电停了，娜塔丽借着烛光在门厅里的一面镜子前梳头。

“怎么回事？在轰炸吗？”

“在轰炸。它们不是往这边来，我看到飞机了。”

“算了，我想还是不再回到澡盆里去好。”

隆隆的响声更大了。他们俩坐到沙发上，抽着香烟，你看我，我看你。

娜塔丽声音颤抖地说：“这可真像夏天的大雷雨冲着你来了，我以前

可没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儿。”

远处传来的哨声越来越响，突然轰隆一声，把房子都震动了。不知什么地方的玻璃震碎了，哗啦啦的一大片。姑娘尖叫一声，但仍然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近处又是两声爆炸，一次紧接着另一次。街上声音嘈杂，吵嚷声、尖叫声和砖墙倒塌的声音，透过百叶窗传进来。

“勃拉尼，咱们要不要跑到地下室去？”

“最好坐着别动。”

“好吧。”

这是最厉害的了。后来又隆隆地响了一阵，有的离得远，声音小点儿，有的比较近，但是不再使人从空气中、地板上和牙齿里都感觉到了。它们渐渐消逝。外头大街上，响起当当的钟声，石子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拜伦拉开窗帘，打开一扇窗子，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到街上两幢被炸起火的房子。人们围着炸散的瓦砾堆和着火的残屋转来转去，把一桶桶的水浇到熊熊的大火中。

娜塔丽站在他身旁，咬着嘴唇。“这些可恶的德国杂种！哎呀，我的上帝！勃拉尼，你看，看！”人们开始把断了气的人从阵阵烟雾中抬出来，一个穿黑色胶皮上衣的男人手里抱着一个两条胳膊向下耷拉着的孩子。“咱们不能帮帮忙吗？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一定会有志愿队的，娜塔丽，中立国人员可以参加护理、抢救、清扫。我会去打听的。”

“看这个我受不了。”她转身走开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光着脚，没穿高跟鞋，矮了一二英寸，身子裹在一件太大的浴衣里，没擦粉的脸朝上仰着，一双眼睛泪汪汪的，看上去年轻了些，也没有往常那么倔强了。“离得那么近，很可能把咱们俩都炸死的。”

“下次再听到警报响的时候，咱们或许应该钻到地下室去，现在我们知道。”

“都是我害你的。为了这，我心里一直不安。你在柏林的父母亲一定都为你愁病了，而且——”

“我们家里都是海军，这些都司空见惯了。至于我自己，觉得挺好玩儿。”

“好玩儿？”她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真活见鬼！别说孩子话了。”

“娜塔丽，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激动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我不信我会被炸死，要命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拜伦，就在刚才这半小时里，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人死在那儿了！难道你没看见他们从房子里拖出来的那些孩子吗？”

“我看见了。你瞧，我的意思是——”拜伦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说过他的意思是觉得挺好玩儿。

“这么说可真蠢、真麻木不仁，德国人才会说这种话。”她把浴衣裹了裹紧，“好玩儿！莱斯里觉得我神经有点儿怪，你才是真怪呢！”

她对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就大步往浴室走去。

(1) 法语：谢谢。一千次地感谢你。

第十二章

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像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像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碑都在九十华氏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起来像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像火星上的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三文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间小办公室、次等的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来看，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但是他们和他坐到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像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儿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其实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的。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的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然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夫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德国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像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像这

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像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待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一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

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一些咖啡。其他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一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

“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打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多的机会做一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一会儿，坐到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

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①总统，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儿好笑。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着一件金纽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

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午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儿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哧哧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

“对了，这位是商务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就没必要握手了。

总统高兴而调皮地看着维克多·亨利，他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喂，帕格，你学会怎样在海上攥紧一条海水水管了吗？”

“哎呀，我的天，阁下！”帕格假装绝望地用一只手捂住脸，“对您的记忆力我是有所耳闻的，但我希望您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哈，哈，哈！”总统笑得仰起了头，“哈里，这个年轻人把我有过的最好的藏青哔叽运动衣和草帽全给毁了。那是一九一八年。你以为我会

忘掉那件事，是不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现在我已经成了美国海军的总司令，帕格·亨利，你有什么想辩白的吗？”

“总统先生，‘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²⁾。”

“哦，非常好，非常好！脑子挺快，帕格！”他瞥了霍普金斯一眼，“哈，哈，哈！我自己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爱好者。说得好极了，你已经得到了原谅。”

罗斯福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一眼仍然在桌子旁边立正站着的卡顿上校，副官抱歉地笑笑，离开了房间。总统叉了一块摊鸡蛋吃，自己又倒了一点儿咖啡。“德国情况怎么样，帕格？”

这么幽默的问题怎么回答呢？维克多·亨利从总统的口气里领会了他的意思。“我看有点儿像打仗的样子，先生。”

“什么，有点儿像打仗？照我看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把你的看法说说吧。”

维克多·亨利尽自己所能把柏林的特殊气氛描绘了一番，讲了纳粹是怎样缩小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柏林人默不作声的镇静。他还谈到了开战的头一天，有一艘小飞艇拖着牙膏广告在德国首都上空飞行——总统听到这儿哼了一声，看了霍普金斯一眼——以及在里斯本搞到的最近一期《柏林画报》上，还登着一些宣传幸福的德国人民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和在乡村的草地上欢乐地跳民间舞的照片。总统一直看着霍普金斯，这个人长着一张维克多·亨利所谓的那种香蕉脸，细长而弯曲。霍普金斯好像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很深沉，像电光那样灵活。

罗斯福问：“你认为他在结束波兰战争之后，会提出和平要求吗？特别是，如果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还毫无准备的话？”

“他会吃什么亏呢，总统先生？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可能会这样。”

总统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英国人，尽管他们并不见得准备得更充分。”

“我承认我不了解，先生。”

霍普金斯第一次以柔和的声音说：“你对德国人了解得怎么样？”

“并不是很了解，部长先生，这个民族很不容易一下子就了解。但是，对于德国人，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情必须懂得。”

“哦，什么事呢？”

“就是怎么样打败他们。”

总统大笑起来，这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机会就笑的人发自肺腑的大笑。“真是一个战争狂啊！你是不是建议，帕格，我们应该卷入？”

“一点儿不是这个意思，总统先生，除非到我们非卷入不可的时候。”

“哦，我们迟早会卷入的。”罗斯福说着，弯下背去喝咖啡。

帕格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泄露机密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穿衬衫的伟人真说了这句话。报纸和杂志上登满了总统的响亮声明，说美国不会参战。罗斯福接着恳切地赞扬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这篇报告，说他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他后来所问的一些问题，又说明他对这里面的分析几乎没有保留。他对德国的许多重要战略情况并不比哈利·华伦道夫或迪格·布朗掌握得多，提的问题也和他们差不多，甚至还提出“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你和他谈过话吗？”这类老生常谈的问题。帕格把希特勒在国会的战争演说向罗斯福形容了一番。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这特别感兴趣，打听了希特勒用什么声调、什么手势，在停顿的间隙他做什么。

“我听说，”罗斯福说，“他的演讲稿是用一种特大字号的专用打字机打的，所以他就不用不着戴眼镜了。”

“这个我不清楚，先生。”

“一点儿不错，我这消息相当可靠。他们叫作‘元首字体’。”罗斯福叹了口气，把椅子转过来，离开吃的东西，点上一支烟，“只有亲身到一个地方去，没有其他办法，帕格，就是亲眼看见、亲身体验。我这工作缺少正是这个。”

“可是，总统先生，归根到底，都要概括成客观的事实和数字。”

“这倒是实话，但是往往得看是谁写的报告。你的这份报告写得相当不错，你到底是怎么预见他会和斯大林签订条约的？这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

“我可以绝对准确地估计，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一定会做这样异想天开的猜测，总统先生，这个人凑巧是我。”

“不，不，你写的报告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这里已经获得了一些情报，帕格。一个德国使馆漏了一点儿风声——不用管是哪个使馆——我们的国务院对那个条约也预先得到了消息，但问题是这儿没人肯相信。”他望着霍普金斯，有点儿开玩笑的样子，“说到情报，麻烦就在这种地方，对不对，帕格？各种各样的奇怪情报都会来，可是——”

总统突然像是无话可说了。他显得挺疲乏、厌烦，而且心不在焉，用长烟嘴抽着烟。维克多·亨利很想告辞，但是他想，应该由总统打发他走。现在，他对这次会见觉得心里有点儿踏实了。总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风度有点儿像吃饭时随便闲谈的舰队指挥官，而帕格是习惯于海军将军们傲慢、专横的作风的。显然，他这次在战争期间巴巴儿地横渡大西洋，只是为总统消磨一小时的闲暇时间。

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总统先生，国务卿和参议员皮特曼就要到了。”

“已经到时间了？禁运的事吗？就这样吧，帕格。”亨利跳起来，拿起帽子。“谢谢你到这儿来了一趟，这次见面很重要。好吧，以后如有任

何东西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只要你随便看到什么你认为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东西，就写封信给我，怎么样？我很高兴听听你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个要他绕开指挥系统的奇怪建议，亨利只能眨眨眼睛点点头，这是与亨利二十五年来海军训练和经验相抵触的。总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当然不是正式的报告，”他急忙说，“不管你怎么干，都不用再给我写报告！既然咱们现在重新认识了，为什么不保持联系呢？我喜欢你写的那个东西，我几乎看得见潜艇基地到下午五点钟就没人的景象。这说明纳粹德国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一件这样的小事，比如一块面包值多少钱啦，人们流传什么笑话啦，或者像柏林上空小飞艇做广告啦，诸如此类的事，有时候比一篇几十页的报告还包含更多的意义。当然，正式的报告也是不可少的。可是，天知道，这样的报告我看得够多的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严厉地看了亨利一眼，像是一个老板发了一个命令之后，想了解一下对方听懂了没有。

“是，总统先生。”亨利说。

“哦，顺便说一下，帕格，这里有一个建议，刚送到我桌上，是帮助盟国的。当然，在这场外国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是绝对中立的，但是——”总统突然咧着嘴狡猾地笑了笑，他那疲乏的两眼又闪出光来，在杂乱的桌子上搜索了一下，随即拿起一张纸，“在这儿。我们提出买下‘玛丽王后’号和‘诺曼底’号两艘邮船，用来撤退在欧洲的美国侨民。有几千人困在那儿了，这你知道。你看怎么样？这可以给盟国一大笔他们急需的美元，而我们可以得到这些船，这些都是豪华的上等邮船。你看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在等他回答。“总统先生，我认为，这两艘邮船是重要的军用财富，他们除非发疯才会卖掉。这是两艘顶呱呱的军队运输船。它们是海上所有同样吨位的船只中速度最快的，续航速度超过任何潜艇。因为速度快，所以几乎用不着曲折行驶。把船的内部装修拆卸了，它们的装载能力特别巨大。”

总统干巴巴地问霍普金斯：“海军作战部是不是这个意见？”

“我得查一下，总统先生。我记得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钱从哪儿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仰起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向亨利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和他握别。“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为那套衣服发更大的火吗？因为你的舰长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少尉之一。好了，要保持联系。”

“是，先生。”

“哟，怎么样？”总统的副官问道，他正在接待室里抽雪茄烟。他站起来，弹掉了烟灰。

“我觉得一切都顺利。”

“肯定会这样。本来约见你十分钟，可你待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过得真快。现在怎么办？”

“你是指什么说的？”

“我没得到什么十分特别的指示。我是直接返回柏林呢，还是怎么样？”

“总统怎么说的？”

“我想肯定已经向我道别了。”

卡顿上校笑了笑，说：“我想你的事完了。也许你还是应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那儿去报个到，用不着再到这儿来了。”他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件事，这是不多会儿以前送到我办公室里的，是国务院送来的。”

这是一个公事急件信封。亨利把它撕开，里面是薄薄的粉红色电报纸，上面写着：

传递电报。拜伦·亨利在华沙平安。现正与德国政府谈判撤离全部中立国人员。斯鲁特。

维克多·亨利走进播音员办公室时，休·克里弗兰见了很失望：他只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面貌平庸，宽肩膀；身穿一套棕色服装，系着一个红色蝴蝶领结，站在接待人员的桌子前面。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种柔和但有点儿戒备的表情，但是一点儿也不世故。克里弗兰访问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按照他对人的判断，这位可能是一个职业球员改行成了经理，一个木材商，也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完美的美国人，非常聪明，一点儿不让人怕。但是他知道，梅德琳对她父亲既害怕又崇拜。渐渐地，他变得很尊重这个姑娘的意见，所以他用了很尊敬的口吻说话。

“是亨利中校吗？荣幸之至。我是休·克里弗兰。”

“您好！我不妨碍您吧，我从这儿经过，想顺便来看一眼。”

“您来这儿我太高兴了。梅德琳正在记录稿子的时间，请到这边来。”他们从一条用软木铺地的走廊往前走，两边墙壁是绿色隔音板，“她简直没想到，还以为您在德国呢。”

“我是暂时回来的。”

梅德琳从一扇写着“闲人免进”的门里跑出来，一蹦一跳地跑向亨利，就吻起他来。她穿着一条时髦的黑褐色褶裙、灰衬衫。“天哪，爸爸，真没想到！一切都好吗？”

“非常好。”他眯起眼睛看着她。她看上去成熟多了，激动得容光焕发。他说：“你要是忙的话，我就走，以后咱们再谈。”

克里弗兰插嘴说：“不，不，中校，请进来看看吧。我就要访问爱达·梅·派尔汉了。”

“哦？《将军夫人》一书的作者？我是在飞机上看的，挺有趣的故事。”

在这间用假护墙板和假书籍布置得像书房的小小播音室里，克里弗兰对那位脸庞瘦削、白头发的女作家说：“派尔汉小姐，这位是《将军夫人》一书的又一个爱慕者。亨利中校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别这么说了！您好！”那个女人朝着亨利摇了摇她的夹鼻眼镜，“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愚蠢的战争吧，中校？”

“但愿不会。”

“我也这样想。要是白宫里的那个人突然暴死，我的希望就会更大。”

帕格坐到旁边一张靠背椅上，听他们念稿子。这位女作家对当代文学做了一番刻薄的评论，说某位著名作家淫秽，另一位懒散，第三位又肤浅。他脑子里在想昨天跟“白宫里的那个人”的会见。他觉得他是在偶然一时冲动下被召回的，花费了公众两千万美元，从德国回来一趟，就是为了在吃摊鸡蛋时无目的地闲谈。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昨天是总统忙碌、紧张的一天。“罗斯福宣布国家进入部分紧急状态”这条头条新闻占了好几栏。头版的另外三个标题也都是以罗斯福或以总统开头的：他已经组织了两个主要的政府委员会；他提高了糖的限额；他和议院领袖们研究了修改中立法案问题。所有这些事，都是那个穿着衬衫、满面红光的男人做的。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后面，从不离开，但是他的神态那么精神饱满，使你忘记了他是瘫痪在椅子上的。帕格想使自己相信，他也许说过一件事，发表过一个议论，对总统的思想有所启发，那样他算是没白跑一趟，但是他没能做到。他对德国的评论就像他原来的报告，成了总统的耳边风。总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演说技巧的细节和柏林当地的一些风气感兴趣。总统提出来要他写一些闲聊天的信，仍然使他觉得迷惘，如果不是不得要领的话。最初几分钟里，罗斯福总统的热情、幽默，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以及那爽朗的笑声，对维克多·亨利来说都很有魅力。但是，回想起这一切，亨利中校拿不准这位总统对一个走到他办公室里来替他擦皮鞋的人会表现得有多大的不同。

“十四分二十秒，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从话筒里传来的变了调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很好，可以录音了吗，派尔汉小姐？”

“不行。这些关于海明威的话太客气了，我想再用半个小时修改一下原稿。请给我一杯浓茶，加柠檬。”

“是，小姐。听见了吗，梅德琳？去拿吧。”

克里弗兰把这位海军军官请进他的办公室，帕格接过一支雪茄。这个年轻播音员把一条腿跨在椅子的扶手上，使帕格很看不惯。帕格曾相

当严厉地纠正过拜伦的这个习惯。“先生，您应该为梅德琳而自豪，她是一个不平常的姑娘。”

“在哪方面不平常？”

“哦，您看，什么事你一告诉她，她就懂了。如果她不明白，她就提问题。你要是派她去取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事情，她都照办。她从来不啰唆，我还没听见她发过牢骚。她见人不胆怯，敢直接跟任何人交谈，也不莽撞。她是可以信得过的。海军里可以信得过的人多吗？在我们这种事业里，这样的人就像大熊猫一样难得，特别是女孩子。我这里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顺手。我知道，您希望她回到学校里去，她下星期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孩子才十九岁。”

“她比在我这儿工作过的二十五岁和三十岁的女人都强。”克里弗兰笑着说。帕格觉得这个态度随便的家伙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还有一种自然的热情，稍微有点儿像总统。有些人有这个特点，有些人没有。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海军里，这种特点没人特别欣赏，人们称之为“滑头”。有这种特点的人往上爬得快，他们也形成了依赖这种特点的习惯，直到太滑了，摔倒为止。

“我但愿她在学校里能显出这些优点，我不觉得让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在纽约闲荡是一个好念头。”

“好了，先生，我不想跟您争辩，但是华盛顿也不是女修道院。这是教养和品格的问题，梅德琳是一个优秀而可靠的姑娘。”

帕格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先生，您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节目怎么样？我们能请到您，十分荣幸。”

“作为客人吗？您真是开玩笑，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驻纳粹德国的美国海军武官当然是一个人物，您可以给军事准备和两洋舰队打气。我们刚刚请海军上将普瑞柏尔广播过。”

“是的，我知道，我就是凭这个发现我的小女儿这些天在干什么的。”

“您愿意考虑一下吗，先生？”

“决不考虑。”帕格的声调突然变得冷冰冰的，不单是因为他想结束这次谈话，而且他怀疑那么赞扬梅德琳只是为了拍他的马屁。

“我想，问一问没什么关系吧？”克里弗兰讨好地笑了笑，用手理了理那头浓密的金发。他的晒得发红的脸红扑扑的，好像刚从理发店出来。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衣和运动裤，看上去很神气，尽管维克多·亨利觉得他那阿盖尔式短袜⁽³⁾太过分了点儿。他不喜欢克里弗兰，但是他看得出来，梅德琳是愿意为这么个百老汇⁽⁴⁾式的家伙卖劲儿地干的。

后来，梅德琳领着她父亲参观了各个播音室。有些走廊很像船舱里的通道，里面满是电气装置和上千条成束的彩色电线。这些都使帕格很感兴趣。他很愿意看看这些控制图表，了解一下无线电节目是怎么样从这个神经中枢播向全国各地的。排演室里有大型的硬纸板布景，什么阿司匹林瓶子、牙膏筒、汽油泵等，还有闪光的红灯、装腔作势的歌唱演员、咯咯笑的观众和做着鬼脸蹦蹦跳跳的小丑们，不仅本身看起来俗气而愚蠢，而且在波兰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显得加倍地俗不可耐。此地，就在美国通讯机构的心脏，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其意义好像还比不上粗鲁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梅德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好使你着迷的呢？”

这时，他们正从一间喜剧节目的排练室走出来。那里，一位戴消防队员帽子的明星正在用瓶子里的矿泉水喷乐队队长、女歌手和观众。

“爸爸，您可能对那个人不感兴趣，但是几百万人为他着迷呢！他一星期拿一万五千美元。”

“事情就荒唐在这儿，这比一个海军少将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爸爸，这两个星期里，我见到了最出名的人。我看见了加里·库珀。就在今天，我又跟派尔汉小姐一块儿待了两个多小时。您知道吗，我还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块儿吃过饭呢，就是我呀！”

“我听说了。这个克里弗兰为人怎么样？”

“他棒极了。”

“他结婚了吗？”

“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爸爸，我非得回去吗？”

“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别的打算？”

“我可真要难过死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加入了海军。我想留下来。”

他冷冷地瞧了她一眼，她就没敢再往下说了。

他们又回到她那间在克里弗兰办公室外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帕格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看着她工作。他注意到她那些整齐的档案，她查对用的名单，她打电话时的干脆劲儿，和她亲手画的一张贴在墙上的小小图表，上面记载着九月份邀请过的和预定邀请的客人，以及在纽约要举办的庆祝活动。他注意到她多么全神贯注地在工作。刚才他们在电台参观的时候，她只是马马虎虎地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对于德国只字未提，甚至都没打听一下希特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清了清嗓子说：“喂，梅德琳，顺便说一下，我要去布鲁克林海军

基地，到‘科罗拉多’号上去吃晚饭。迪格·布朗现在是副舰长，知道吗？就是弗莱迪·布朗的父亲。你愿意一起去吗？怎么啦？发什么愁？”

梅德琳叹了口气：“嗯，我会去的，爸爸。总之，我太难得见到您了。咱们五点左右碰头——”

“你有别的安排吗？”

“是啊，我没想到您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我原来打算跟一些年轻人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去看戏的。”

“什么年轻人？”

“您知道，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识的年轻人。几个作家、音乐家，一个女演员，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孩子。我们一共八个人，可以说是一帮子了。”

“我敢肯定，在下级军官里也会有一些眼睛明亮的海军少尉的。”

“是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海军少尉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硬拉你到什么地方去。”

“爸爸，还是您找布朗中校谈谈，我另找一个晚上跟少尉们一块儿玩玩吧。咱们明天一块儿吃早饭好吗？我到您的旅馆里去。”

“很好。我猜，你的这些小伙子，这些年轻人，大概是一些以演戏为职业的家伙，是一些浅薄的漂亮小角色吧。”

“老实说，您想错了。他们都既严肃又聪明。”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掉了进去，这跟你母亲和我对你的期望相差太远了。”

梅德琳也斜着眼瞧着他说：“是吗？难道妈妈从来没对您说过，她曾经想当演员？她难道没对您说，有整整一个夏天，她曾经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音乐节目里当过舞蹈演员？”

“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她才十七岁，干了一件荒唐事。”

“是吗？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阁楼上，可能是在马头庄，她发现了她那把跳独舞时用的阳伞，这是一把橘黄色纸伞。是的，就在那个挺脏的阁楼上，妈妈当场甩掉鞋，张开伞，提起裙子，把整个舞给我跳了一遍。而且她还唱了一支歌，叫‘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我那会儿大概十二岁，可我还记得。她把脚都踢到天花板了，妈妈真是那样的。天哪，我真愣住了！”

“嗯，是的，‘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帕格说，“她也给我跳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实际上，我们那时还没结婚。好，我要到‘科罗拉多’号去了。明天早饭以后，我就飞往彭萨科拉，去看华伦。假使我能弄到飞机票的话，后天就回柏林。”

梅德琳离开桌子，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她身上散发着甜蜜的魅力，

脸上焕发着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光彩。“好爸爸，让我工作吧，求求您了。”

“我以后从柏林写信或打电报给你。我还得跟‘中国姑娘庆一庆一查拉一娃’商量商量。”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富于海港气氛，驱逐舰成排地停泊着，亮着红色桅灯。“科罗拉多”号从舰首到舰尾，灯火辉煌，它那巨大的主炮塔的大炮，斜着瞄向前面——这一切都给维克多·亨利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其他人只有回到自己家里，抽支雪茄、喝杯酒时才能感到。

要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家的话，那就是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舰是用各种钢板和各种机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拼在一起，形成许多形状，取了许多名称。然而，战列舰始终是海上最强的军舰。这就是说，有上千种不断改变的体积、设计、推进力、装甲、武器装备、内部通信、内部供应系统等规格；上千项的礼节和纪律约束着全体船员，从舰长到最年轻的勤务兵，成为一个可靠的集体的意志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腓尼基和罗马时代就有战舰，而且永远会有战舰——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活儿的高峰，这是一种水面上的机械结构，为了一个目的，即控制海洋。这是维克多·亨利全心全意献身的唯一事物——甚于他的家庭，更甚于那个叫作“海军”的散漫的抽象概念。他是战列舰的人。

一九一三年，与其他毕业生一道，他直接从军官学校上了一艘战列舰。他也曾在较小的军舰上服役过，但他是打了“战列舰”印记的人，而且不断回到战列舰上去。他的光辉的服役成绩，是他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以炮术军官级别服役两年，在一次舰队炮击比赛中获得了米特鲍尔奖旗。他临时想出的加快十六英寸炮弹从弹仓到炮塔速度的办法，已经成为海军的标准条例。在这一生中，他所盼望的，就是成为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然后成为舰长，然后成为战列舰分队的舰队司令，他不能看得再远了。他认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司令官，就如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或者一个教皇一样光荣。他跟着一个笔挺地疾步前进的舷门传令兵，走下一尘不染的洁白走廊，往高级军官室走去，心里寻思：在柏林度过的每个月都是在拆他所希望之事的台。

迪格·布朗在“科罗拉多”号上才当了六个星期的副舰长，他坐在餐桌的头上，那么拼命地开玩笑。帕格觉得，他是想使自己和舰上的少校们，和两条杠的中尉们相处得随便一些。这样做是对的。迪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会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帕格的作风要更单调些，他自己的幽默感有时候会变成尖刻的讽刺。作为一个副舰长——要是他真能当成的话——他打算保持沉默，说话简短。人们会称他是愚蠢、乖僻的狗杂种。跟大家亲热、交朋友，有的是时间，但是你一上军舰报到，就得马上工作。逢到上司是一个狗杂种，特别是一个有知识的狗杂种，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还都会迅速服从他的命令，这真是生活里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西弗吉尼亚”号上，在第一面米特鲍尔奖旗在舰上的桅杆头上飘扬之前，谁都恨他。这以后，他就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军官。

迪格直接的挖苦对象是他的通信军官，一个身子干瘦、愁眉苦脸的南方人。最近“科罗拉多”号得到一台新的强力传声无线电收发机，能使电波以很小的角度从电离层反射。如果天气正常，可以和欧洲海上的船只直接通话。迪格已经和他在“马布尔海德”号上当轮机军官的兄弟谈过话了，那艘军舰正停在里斯本。这位通信军官从那时起就通过“马布尔海德”号的无线电室，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旧女友调情。三天前，迪格发现了这件事，至今还拿它寻开心。

帕格说：“那么，这个玩意儿的效果怎么样，迪格？汤姆说话你听得清吗？”

“啊，百分之百。真了不起！”

“你说，我能和柏林的罗达通话吗？”帕格突然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把梅德琳的情况告诉她，或许可以就此做出决定。

通信军官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不再被挖苦，立刻回答说：“舰长，我知道，咱们今天夜间可以叫通‘马布尔海德’号。接通里斯本到柏林的长途电话，可能会容易些。”

“那得是——那里的凌晨两三点钟吧？”布朗问。

“两点钟，先生。”

“帕格，你想打扰罗达的美梦吗？”

“恐怕得这样。”

上尉小心地把餐巾卷成一个环形，就离开了。

谈话转到德国和战争问题上。这些战列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纳粹的战争机器都幼稚地估计过高，而且十分羡慕。一位气色健康的上尉说，他希望海军在登陆舰艇方面多干些工作，不能只限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如果卷入战争，他说，登陆几乎就会成为整个海军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

迪格·布朗把他的客人带到副舰长房舱去喝咖啡。他向他的菲律宾侍者发了命令，随即以当官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派头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漂亮的蓝皮长沙发上。他们俩议论起同班的同学：有两个闹离婚，一个夭亡，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变成了酒鬼。迪格对当战列舰副舰长的重担诉了一遍苦。他的舰长能得到这个地位，纯粹是靠运气、魅力和一个能干的妻子——就靠这些；他那种管理军舰的方法，快要使迪格得心脏病了；舰上人员从上到下都很懒散；他制订了一个生硬的训练计划，以致很不得人心；等等。帕格觉得迪格对一个老朋友炫耀得太过了，就提到他此次从柏林回来，是向罗斯福汇报。迪格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还记得那次在陆海军人俱乐部你接到的那个电话吗？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敢打赌，是白宫来的电话。你是飞黄腾达了，伙计。”

维克多·亨利占了上风之后，就心满意足，没有再多说什么。迪格等了会儿，装上烟斗，点了火，然后说：“罗斯福到底是什么样儿，帕

格？”

亨利把总统如何有魅力和吸引人一类的琐事讲了讲。

有人敲了敲门，通信军官走了进来。“我们没费什么劲就叫通了‘马布尔海德’号，先生，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接柏林。请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是多少号。”帕格告诉了他。“是的，先生，号码对，没人接。”

迪格·布朗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看了一眼。布朗说：“在凌晨两点没人接？再试一次。听起来像是有点儿麻烦。”

“我们叫了三次，先生。”

“她可能出城了，”亨利说，“不用麻烦了，谢谢。”

上尉走了出去，迪格沉思地抽着烟斗。

“另外，她也会在夜间把卧室的电话线掐断的，”亨利说，“我把这一点给忘了。要是门关着的话，书房里电话响她可能听不见。”

“哦，是这么回事。”迪格说，又抽起烟来。有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

“好啦，恐怕我得走了。”维克多·亨利站起身来。

副舰长陪他走到舷梯口，自豪地望着那宽阔的主甲板、高耸的大炮和穿着洁白制服的哨兵。“甲板上够整齐的了，”他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好了，祝你在前线运气好，帕格。替我问候罗达。”

“要是她还在那儿，一定办到。”

两人都大笑起来。

“你好，爸爸！”保尔·孟森的飞机着陆的时候，华伦在彭萨科拉机场上迎候。他身穿飞行夹克，头戴飞行帽。华伦敏捷而有力的握手，显示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骄傲。他那晒得黑红的面颊容光焕发、扬扬得意。

“喂，你怎么晒得这么黑红？”帕格问，他有意避开不谈儿子额头上的那块伤疤，“我以为，他们一定在这儿的地勤学校里把你累得够呛。我想你肯定给压垮了呢。”

华伦大笑起来：“是这么回事，我有几次机会到海湾的深海里去钓鱼，很快就晒黑了。”

他用汽车把父亲送到单身军官宿舍，一路上说个没完。他说，飞行学校里谣言很多，在希特勒进攻波兰的第二天，华盛顿已经下令把学生的人数增加三倍，而且把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六个月。全校都在“缩短课程”。按照旧的课程，每个人先应该取得驾驶大型慢速巡逻机的资格，然后是侦察机，再以后，假如飞得相当不错，才能编入空军第五中队进行战斗机训练。现在，飞行员要同时进行巡逻机、侦察机或战斗机的训练，而且就编在里面。名单早晨就要公布，他真想进第五中队。华伦一口气把这些都讲完了，才想起问问父亲家中的情况。

“我的天，勃拉尼这会儿在华沙？哎呀，德国人快把那座城炸平了！”

“我知道，”帕格说，“我早就不去替拜伦担心了。他会挖掘出什么人的金表，从瓦砾中爬出来的。”

“他在那儿干什么？”

“追求一个姑娘。”

“真的吗？妙极了！什么样的姑娘？”

“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犹太高才生。”

“您是开玩笑吧，是勃拉尼吗？”

“是的。”

华伦改变了话题，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又是惊讶，又是悲哀。

听保尔·孟森讲课的人出奇地多，一定有二百多名穿咔叽军服的飞行学员，小讲堂里挤满了留着平头、面色健康而机灵的年轻人。跟大多数海军军官一样，保尔是一个骄横自负的演说家。但是，由于这时他正在向学员们讲授如何避免伤亡，所以他们挤着坐在椅子上听。他使用幻灯和图解，以及许多技术上的专门术语，偶尔也开个沉重而血腥味的玩笑，把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最危险的情况、接近舰身时最后的生死关头、撞上后做什么动作，以及类似的叫人兴奋的事都讲述一番。听了暗示他们自己可能会死掉的笑话时，学生们大笑起来。这群挤在一起的人，发出一种像舰上被服室里一样的强烈男人气味。帕格的目光落到华伦身上，他正坐在帕格旁边走道对面的一排人中，身子笔直，全神贯注，但也只不过是人群里又一个剪平头的脑袋。他想起了在华沙德国人炸弹下的拜伦。他心里想，对于家里有成年儿子的父母来说，这十年可真不好熬啊。

讲课结束以后，华伦告诉他，众议员艾萨克·拉古秋（就是带他到深海去钓鱼的那个人）邀请他们到海滨俱乐部吃晚餐。拉古秋是这个俱乐部的董事，他在参加议会竞选之前，曾任海湾木材纸业公司的经理，这是彭萨科拉最大的企业。“他非常想见见您。”他们走回到单身军官宿舍的时候，华伦说。

“为什么？”

“他对这次战争和对德国都很感兴趣，他的判断是相当有力的。”

“他怎么会看中你的呢？”

“嗯，是这样，他的女儿杰妮丝和我挺合得来。”华伦露出容易理解的笑容，在大厅里和他父亲分手了。

头一眼看到杰妮丝·拉古秋，维克多·亨利就决定不向华伦提帕米拉·塔茨伯利了。那位身材纤细、穿一身素净服装的英国姑娘，怎么敌得过这么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呢？这个自信而漂亮的高个子美国姑娘，有公

主般的傲慢神气、可爱的脸容，只是不整齐的牙齿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只要一转身，裙子一飘，两条长腿就使人神魂颠倒。她是另一个年轻时的罗达，一身云彩般的粉红颜色，完全由甜蜜的香气、女性的魅力和少女的风度所构成，只是说的话不同了，裙子变短了，只是这个姑娘从外表和举止看都比罗达有头脑。她向帕格问候，以恰到好处的尊敬把他作为华伦的父亲对待，同时那双闪亮的眼睛也恰到好处地暗示，他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老家伙，他本人就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一个姑娘在半分钟的交谈中能以眼神的流动和微笑做到这一点，真算得是一个能人了，帕格想，所以他那傻里傻气的做媒念头也就打消了。

海面上吹来一阵狂风，海浪冲击俱乐部的阳台，大量的浪溅到餐厅的玻璃墙上，使得拉古秋这个烛光晚宴显得更安乐。维克多·亨利一直没弄清坐在餐桌旁的十个人到底都是谁，尽管其中有一位是佩绶带的海军航空站司令官。不久就很明显了，最重要的人物是议员艾萨克·拉古秋，一个小老头儿，一头厚厚的白发，绯红的面孔，一笑就伸出半个舌头，神态狡猾、诡秘。

“您要在此地待多久，亨利中校？”拉古秋从长桌子的一端大声问，正好穿绿上衣的侍者把盛在银盘子里的两大条干烧鱼端了上来，“如果气象预报员不报这种坏天气的话，您可以花上一天工夫到海上去打鱼，这两条鱼就是您儿子和我一起打的。”

帕格说，他明天一早就得返回纽约，去搭到里斯本的飞机。

拉古秋说：“对了，我想我也得赶紧到华盛顿去参加那个特别会议。喂，怎么样，您对于修改中立法案有什么看法？形势到底糟到什么程度？您应该知道。”

“众议员先生，说到糟，我看波兰很快就要陷落了。”

“哦，真他妈的，盟国还指望它呢！欧洲人的头脑叫人摸不透。总统本人也有一个欧洲人那样的头脑，要知道，他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杂种，这一点是真正理解他的关键。”拉古秋说着笑了笑，伸出舌头，“我和荷兰人打过不少交道，他们很会做硬木交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都是挺狡猾的家伙。在未来的几星期里，情况越是糟糕，罗斯福越是容易硬叫国会把他想干的事通过。是不是这样？”

“您和希特勒谈过话吗，亨利中校？他到底是什么样？”拉古秋夫人问。她是一个瘦弱憔悴的女人，带着温顺的笑容、可爱的声音，表明她的社交生活主要就是缓和或者试着缓和她丈夫的冲劲儿。

拉古秋回答说——好像她是在对他讲话似的：“哼，这个希特勒是一个江湖骗子，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盟国早在几年前就可以不费劲地把他和他的纳粹一起收拾掉了，可是他们光是坐等。这是他们活该，不关我们的事。现在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说德国人奸淫修女啦，焚烧士兵们的尸体做肥皂啦之类的事了。你知道，英国情报人员在一九一六年就编过这样的谣言。我们都有关于这些事的文件证明。亨利中校，您怎么看？您在德国人中间生活，您说他们是不是像纽约报纸上说的那种野蛮民族？”

餐桌上所有人的脸都朝向帕格。“德国人是很不容易看透的，”帕格慢慢吞吞地说，“我妻子比我对他们更有好感。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实在无法恭维。”

议员拉古秋举起一双大手喊道：“简直不能饶恕！这样看来，纽约的报纸在这个基础上就很能使人理解了。”

坐在餐桌中间的华伦坚决地说：“先生，我看不出来，总统的修正法案怎么会削弱我们的中立。现金买货和运输自理只是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来买东西，只要有船可运，有钱可付。任何人，包括希特勒在内。”

拉古秋对他微微笑了笑：“政府一定会因为你而感到骄傲，我的孩子。这是正确的解释。只是我们都知道，盟国有船又有钱，而德国人两样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工厂为盟国生产作战物资。”

“但是从来也没人阻止过希特勒建立一支商船队，”华伦立即反驳道，“他的打算反倒是积累坦克、潜艇和俯冲轰炸机，都是侵略武器。这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

“华伦说得非常对。”杰妮丝说。

拉古秋靠到椅背上，眼睛盯着女儿，杰妮丝任性地朝着父亲笑了笑。

“你们两个毛孩子所不理解的，”拉古秋说，“就是这个建议是帐篷缝里伸进来的骆驼鼻子^⑤。当然，看起来合情合理，当然是的。那是漂亮的包装。罗斯福的脑子就是这么盘算的。但是，咱们可别孩子气。他不是要召集一次特别会议来帮助纳粹德国！他认为，他负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世界的使命。从一九三七年起，他就一直在这么讲了，他讲这个问题讲得嗓子都哑了。照我看，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丑恶的魔鬼，也不是反基督的异教徒。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他不过是又一个欧洲的政客，比别人更下流、更极端而已。这不过是另一次欧洲战争，结束得会比别的战争肮脏得多。我们拯救世界的办法，是不卷入这场战争。要做明智的堡垒！”他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看了看桌子四周的人们，好像在等着别人喝彩。“我们就应该这么办。大西洋和太平洋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明智的堡垒！要是我们卷进去，我们就会像别人一样破产，牺牲一两百万我们的好青年。整个世界就要陷入野蛮或者共产主义。俄国人就会称霸世界。”

一个坐在帕格对面、带着助听器的秃顶小老头儿说了声“对极了”。

拉古秋歪过头去，对着他说：“你和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拉尔夫，但是使人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至今只有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明智的堡垒！战争结束后，等着收拾残局，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要到华盛顿去，要像一条鳄鱼一样为此而战斗，请你们相信我。可能我会在我的大多数民主党同事中名声扫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晚宴结束后，杰妮丝和华伦没等喝咖啡，也懒得做解释，就一同离开了俱乐部。姑娘调皮地笑了笑，挥挥手，两条穿丝袜的腿和粉红色纱

裙转了一下，人就不见了。华伦停住脚步，跟他父亲约定第二天清早打网球。维克多·亨利发现就剩下他一个人跟拉古秋在一起，坐在休息室一个角落里的红皮椅上，抽着昂贵的雪茄，喝着白兰地和咖啡。这位议员没完没了地闲扯彭萨科拉的迷人生活——打野鸭子，钓鱼，四季如春的气候，以及它的繁荣昌盛、飞速发展。他说，随着海军航空基地的扩大和木材贸易的勃兴，战争会使彭萨科拉变成一座真正的新兴城市。“需要涂木馏油的电话线杆。中校先生，你了解这个项目。就在上星期，我们公司收到一些从北非、日本和法国寄来的使人难以相信的订单，突然全世界都拉起电话线来了。这是一种迹象。”

他想说服亨利多待一天。一艘从荷属圭亚那来的运红木的船中午就到，它要在港内卸下木材，锯木厂工人把木材绑成木筏拖进河滩。“那真是好看。”他说。

“哦，我这次碰巧是要跟一个老朋友一同飞回纽约，我还是走的好。”

“是从那儿经里斯本到柏林去吗？”

“是这么打算的。”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碰面的机会就不多了。”拉古秋说，“您的夫人是格罗佛家的，对吧？在华盛顿的海米尔顿·格罗佛是我的朋友，我们每个月大约在地中海俱乐部吃一次午餐。”帕格点了点头。海米尔顿·格罗佛是表兄弟中最有钱的，罗达高攀不上。

“您是亨利家的，是弗吉尼亚州亨利家的成员吗？他们是老帕特里克⁽⁶⁾的后代。”

亨利大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想不是，我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是的，华伦对我说过。我是指您的祖上。”

“哦，我的曾祖父在淘金时代之前就从西部迁过来了，我们说不准是从什么地方。我的祖父去世得很早，所以我们从来没直接听到这些事。”

“您可能是苏格兰-爱尔兰人。”

“啊，不，是有点儿混血。我的祖母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混血。”

“是吗？我们的家族也有点儿法国人的血统。这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使人都带上些爱情的色彩。”拉古秋哈哈地狂笑起来，就是美国人在一起聚会时发出的那种狂笑，“您的华伦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谢谢您的夸奖。您的女儿好得没话说了。”

拉古秋深深叹了口气：“女孩子就是麻烦。华伦告诉我，说您也有一个女儿，那您也一定有所体会了。她们什么时候都在耍弄你。我们没有您有福气，我们没有儿子。华伦想一辈子在海军驾驶飞机，是这样的吧？”

“嗯，那对金翅膀这会儿在他眼里不知有多大呢，议员先生。”

拉古秋喷了口烟：“我喜欢刚才吃饭时他那种坦率的谈话方式。当然，对于外交上的问题，他还幼稚得很。在木材贸易里，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外面世界的东西。”拉古秋摇晃着盛白兰地的大矮脚杯。“您看到华伦继承了海军事业，肯定很高兴。您一定不愿意看见他改行去做买卖或者这一类的事情。”议员笑了笑，又露出舌头和两排像他女儿那样的牙齿，结实而不整齐。

“议员先生，华伦是在走他自己的路。”

“我不敢肯定，他认为他爸爸是最了不起的人。”

谈话使帕格越来越窘。他娶了一个比他自己有钱得多的姑娘，他曾经怀疑过这样一种生活道路。他并不特别喜欢杰妮丝·拉古秋。她身上夺目的光辉一旦熄灭，她就会像她父亲一样固执。这位父亲已经公然在动脑筋想把华伦据为己有了。亨利说：“嗯，在战争结束之前，他反正离不开。”

“当然。不过，要知道，这不会太久。如果我们不卷进去，一年左右战争就会结束，也许还要快。盟国一旦积极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拖进去。他们一定会拼命做有益的交易。要是他们另做打算，那才傻呢！好了，中校，这次和您见面我太高兴了。是这样吗？无论如何，盼望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会干些什么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是？这跟你我年轻时候的世道，完全不同了。”

“当然不同了。”

次日清晨，六点半整，华伦就到了父亲的房间。他没多说什么话，用手揉了揉充血、发肿的眼睛，喝下了侍者送来的橘子汁和咖啡。外边还在刮大风，他和他父亲都穿上打球时穿的厚运动衣，两人就开始打起来。帕格连赢了三局。球忽然飞到这儿，忽然飞到那儿。

“昨天晚上玩得好吗？”帕格喊道。这时华伦把球打过围墙，被风吹到附近一个小屋顶上。

华伦大笑起来，脱掉运动衣，又采用了以往的急速发球和中场扣杀，赢了后五局。父亲是一个刻苦而稳健的运动员，反手球十分有力，可是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糟了，华伦，你还有一个球就赢了，拿去吧。”他喘着粗气说。儿子放过了一次容易的扣杀机会，把球打到帕格能接到的地方。

“爸爸，是风的关系。”

“它真捣乱。”

这时候，帕格把运动衣甩掉，接回了儿子的几次扣杀。他喘过气来，呼吸正常了。“哎呀！我得走了，上地勤学校去。”华伦嚷道，用毛巾擦脸，“爸爸，您的球还是打得那么好。”

“哦，我们运气好，在柏林住的房子有网球场。你也打得比过去好了。”

华伦走到球网旁边。他还在出汗，眼睛明亮，看上去精力充沛、欢欢喜喜。“您睡得不错吧。”

“那个杰妮丝倒是一个不错的姑娘。”

“她挺有头脑，爸爸，她对历史可懂得不少。”父亲带着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扑哧一声，两人一同大笑起来。“反正一样，这是实话。她懂得历史。”

“你们昨天晚上讨论什么来着？百年战争⁽⁷⁾？”华伦哈哈大笑起来，使劲地挥动着球拍。帕格说：“她父亲可指望把你培养成一个木材商啊！”

“他喜欢开玩笑。我三月份就出海，可能是这样。”

地勤学校大楼外边，一块木制布告板几乎被一群激动地吵吵嚷嚷的学员完全围住了。华伦说了声“分配名单”，就钻到他们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只见他那只穿着白运动衣的胳膊举过了大家的头。“太棒了！”华伦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单身军官宿舍。他被分到第五飞行中队，而几个最好的飞行学员却没能进去。尽管那次着陆翻了跟头，他还是干得不错。父亲听着他说，不时微笑着点头，回想起在安纳波利斯自己第一次到战列舰上服役的那一天。

最后，他说：“你曾经在华盛顿对你妈妈说过，你适合做的是另外的什么工作啊。”

儿子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然后又笑起来。“那时候我还没飞过呢，爸爸，什么都比不上飞行。虽然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和飞行相比，绝对没有！”

“好了，咱们都得去洗洗了，我看还是在这儿说再见吧。”他们正站在单身军官宿舍阴暗的正方门厅里。

华伦看了看表，说：“天哪，已经到了？只好再见了。好吧，请您从柏林写信来把勃拉尼的情况告诉我，好吗？一得到确实的消息就来信。”

“好的。”

“爸爸，不要为梅德琳担心，她在纽约一切都会很好。”

“我还没决定让她待在纽约。”

“当然，这我知道。”华伦狡猾地笑了笑，他显然以为他父亲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他们握了握手，接着华伦突然做了一件使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的事。他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肩膀，说：“我真难受极了，我太舍不得您走了，我还从来没感到这样幸福过。”

“不要太激动了，”帕格说，“那个姑娘挺不错，但是木材贸易可万万干不得。海军需要军官。”

保尔·孟森头天晚上和几个在彭萨科拉参谋部供职的老朋友大喝了一

通，刚清醒过来。他没怎么说话，就把飞机升上天空，开始水平飞行，越过佐治亚州朝东北方向飞去。“喂，”他对着面前的扩音器喊着，声音比发动机的轰轰响声还高，“这次空军人员分配，你儿子分到哪儿？”

帕格伸出五个指头。

孟森拍了拍他的肩膀：“真了不起，我儿子去年从那里给刷下来了，那个学校很严格。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他怎么样？”

“他是海军预备役军官。”

“是吗？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他召走。我想他也要上天吧？”

维克多·亨利朝机窗外望去，下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河流。

“他是下不了那样的苦功夫的。”

- (1)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位总统。
- (2) 此话引自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
- (3) 阿盖尔是英国苏格兰的一个郡，产羊毛；阿盖尔式短袜是苏格兰方格花样的羊毛短袜。
- (4) 百老汇是美国纽约的一条大街，剧院、电影院均集中在此。
- (5) 阿拉伯寓言：一峰骆驼不肯在帐篷外面露宿，先要求伸进鼻子，然后要求伸进前腿，最后全身进了帐篷，把主人挤了出去。是“得寸进尺”的意思。
- (6) 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
- (7) 百年战争：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五世纪五十年代，英法两国封建统治阶级争夺领土的战争。

第十三章

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来说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却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坐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榴弹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个人都很快地行动，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线，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像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飚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

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人突然拳打另一个人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就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儿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来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列做代号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彩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的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仍然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人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下散开了乱跑，不服从命令，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夸大遭遇的火力的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

始在战线前面冒险插入敌方纵深很远。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从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在良好的天气下，它们初次出场，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像通俗书籍和杂志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像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士兵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士兵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就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被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座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做着可怕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座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而又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像。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德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象征的运动，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桩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

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待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这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多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儿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嘎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揉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户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¹⁾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橘红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锹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座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到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任何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美元。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的忙。这是算在交易里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²⁾——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个十分紧急的突发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一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

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都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像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空袭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嗖嗖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嗖嗖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惧，但拜伦·亨利倒的确看起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儿之类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肉体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在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任何东西都不如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更让他害怕，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他一定要集中他的意志力把这段拖泥带水的事情一刀两断。她也许有这个能力燃起他的欲火，然而她是无可救药地顽固和外国气派，对他的前途和对他自己完全不利。现在她倒没有老挡在他面前碍他的事，这真得感谢这个浑身肮脏、呼呼睡着的青年人。

不一会儿，史塔钦斯基市长坐着一辆旧的大轿车来了。他是一个留胡子的矮胖子，里面穿一件绿毛线背心，外面穿一套没有烫的脏黑衣服，鞋上沾满了红泥。他有一种热情的、激动的、几乎快活的神色。这个人领导着一座垂死的城市，他的广播演说比任何东西都有效地促使华沙继续战斗。一晚上他几乎很难睡两个小时觉，整座城市的负担都落在他身上。每个人，从外交使团到街上的救火队员和医院的医生，有什么需要，都跳过市政府懒散的官僚主义，直接向他提出。然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富有战斗精神；他是眼前的英雄，也是所有尖刻嘲笑的对象。最近几天，德国飞机扔下来的新型重磅炸弹被叫作“史塔钦斯基卷心菜”，反坦克的钢制尖桩被称为“史塔钦斯基牙签”。

“这是谁？”市长的一根肥粗的大拇指指着长沙发问。

“一个小伙子，睡着了。他听不懂波兰话，我可以叫他出去。”

“不要紧，不要紧。”史塔钦斯基举起两只手摇着，在斯鲁特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两只肥厚的手放在膝盖上，吁了一口长气。他环顾了一下这个陈设着讲究家具的宽敞房间，手指在光亮的写字桌面上划着。“啊，你们这里看来一切都好。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办？你的人都好吗？”

“我们很好，我们对华沙人钦佩极了。”

“是吗？德国人是无话可说了，嗯？昨天晚上，我们在北边把他们赶了回去。柏林电台说，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走着瞧吧！”市长骄傲得脸都发红了，“今天早晨，我们的军队离开和莫德林⁽³⁾ 守备队的会合点只有十二英里！到时候全世界就会看到一些东西了！我们会重新有一条战线，而不是一个包围圈。”

“这是一个美妙的消息，阁下。”斯鲁特的手指抚摸着他的烟斗的温热的烟锅，企图用他并没有感受到的高兴来微笑。

“是的，可是另外一个消息并不那么好。”市长顿住了，瞧着斯鲁特的脸，戏剧性地说，“俄国人进军了。今天黎明，苏联入侵我国，他们成百万地拥过边境。他们的借口是，他们要保护他们在波兰的同胞，以免其落到德国人手里。当然，这是一句露骨的、伪装的谎话，不过俄国人从来没有变。他们已经占领了泰诺波尔和巴拉诺维齐，罗夫诺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陷落，如果它还没有陷落的话。我们在东边没有军队。我们已经牺牲了一切在西边挡住了德国人，等待盟国进军。现在俄国人来了，在华沙和边境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

斯鲁特放声大笑。

市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怎么了，先生？你不相信我？我告诉你，俄国人趁波兰在受难的时候从背后扑上来，这是一桩历史性的背叛事件！我有一封信给你们的总统。”他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打开，摊在斯鲁特面前的桌子上。“如果你在措辞方面有建议，我们欢迎，但是现在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快，要用最快的速度。”

斯鲁特几乎没法儿在头脑里把这张灰色官方文件上的波兰字译出来，现在他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士兵正在接近华沙。他都几乎看到了那些在爬动的机械和斯拉夫型的脸。也许他们不为别的，只是来要求这笔邪恶交易中他们的一份。也许他们会和德国人交战，把华沙变成哈米吉多顿⁽⁴⁾。也许他们会把有名的俄国大炮带来，帮着德国人用快两倍的速度把这座波兰首都变成齑粉。这个消息在他看来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而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在笑。他朝这张在他眼前飘浮的纸瞥了一眼。“我明白，这个情况异乎寻常。”他总算开口说了，对自己有条有理的流利的话，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但是，一座城市的首长要写一封信给一个政府的首脑，这是失礼的。由莫希齐茨基总统⁽⁵⁾，或者雷兹-希米格维元帅⁽⁶⁾，或者贵国政府的什么人出面，也许会更有效些。”

“可是先生，我们的国民政府已经越过边境到了罗马尼亚。现在他们可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不出这个星期，德国人就会把他们都吊死。现在只剩下华沙，可是我们不害怕，我们在继续战斗。我们要知道我们能

盼望什么。”

斯鲁特定下心来，把这信件看了一遍。这是一些熟悉的、可怜的、恳求的话，和这几个星期来华沙广播电台向法国、英国广播的话一样。事实上，这位市长所讲的话也跟他在广播里讲的话风格相同。“先生，我不能肯定我能多快地把这个送出去，最近通过斯德哥尔摩，我经常遭到十二小时或者更久的耽搁。”

“我保证你立刻发送。你可以用明码发出，让全世界都知道！”市长挥着拳头，高喊着，“尽管俄国人背信弃义，但华沙的人民还在战斗！我们呼吁美国总统说一句有希望的话，只要他说话，盟国就会听从。他们会进军，趁现在还不晚，还是能够从背后把德国人打垮的。他们所有的兵力都在波兰。只要两个星期，盟国就能对着柏林怒吼！只要让总统说话，他们就会进军！”

“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译成密码，阁下，我觉得这样更妥当些。在半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准备发出。”

史塔钦斯基用比较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与斯德哥尔摩或者伯尔尼直接通话。”他站起来，朝房间四周看了一眼：“一块和平的绿洲。德国空军倒是尊重美国国旗，他们很聪明。这小伙子睡得真香。”

“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封信件，德国军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和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话，世界的文明就还能在维斯图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待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

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 we 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

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了一个译码职员来。

“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

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会变成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座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待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一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都到不了华沙。”

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国军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情况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的侨民撤出去。”

“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会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得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

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儿的人在坍塌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像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乳房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一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则毁了一半，好像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像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样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派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了，留下血肉模糊的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圈，指着周围的人。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乳房、棕色的乳头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天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儿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子、一把方形的红胡子、眼神蒙眬而可怜医生，正好从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出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美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

花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头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浓密、卷曲、深色的头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眼睛里的泪珠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那个生双胞胎的妇女还在出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个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张病床做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子上。你现在马上回大使馆去。非常感谢你，你帮助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

她转向拜伦：“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蛋，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子撩到臀部，这个动作不禁使拜伦心里一跳，尽管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裤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子富于性感。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裤一定是从修女那里弄来的。“拿去。”她说，从衬裤里拿出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子。“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美元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干这个吗？”

“当然。”

“告诉我，勃拉尼，”娜塔丽说，“你还觉得好玩儿吗？”

他环顾了一下这间吵闹、拥挤、气味难闻的病房，波兰妇女正在这里无可奈何地把新生命送到这座被德国人炸成死城的城市，在垂死城市所能给予的最好照料下，经受着不能改期的临产阵痛。“比桶里的一群猴子还要好玩儿呢。回大使馆去的时候小心些，好不好？法兰佐斯基街上一座教堂着了大火，他们把街道封锁了，从博物院那里绕过去。”

“好的。你也许会在那幢灰房子里找到班瑞尔。你知道吗？就是犹太公会办公的地方，他是在伙食委员会之类的地方工作。”

“我想我会找到他的。”

拜伦从后面的一条小巷走了出来。那里有两个人正在把医院里死掉的人装上一辆双轮大车，和他买来装水的那辆十分相像。死尸躺在铺路石上，那个穿着有红色污迹的白油布围裙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抱起来，抛给另一个人，由他堆在车里。这是一些张着嘴、瞪着眼的僵硬的大怪物——像菜场上的死鱼一样。那个人抛起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的尸体，这尸体分量不重，从身上还挂着的粉红色衣服碎片里露出了灰色的阴毛。

他急急忙忙穿过毕苏斯基元帅大路，向犹太区走去。他听见重炮的轰隆声和临近的爆炸声，好像就在一所房屋的废墟上爆炸。拜伦嘴里喃喃地用惯常的咒语骂着德国人。他离开佛罗伦萨大学后，曾经在德国住过一个星期。他们看起来很怪，但是并不比意大利人更怪。他们是外国人，不过还通人情，喜欢吵吵闹闹地开玩笑，但是待人接物很有礼貌。

然而，他们却在这里包围着波兰的首都，用炸药和飞舞的钢铁轰击它，破坏水管，杀死儿童，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僵硬的、玻璃样眼睛的尸体，得用大车拉走，进行处理。这真正是最令人愤慨的暴行，把它叫作“战争”，并不能使它更加易于理解。

尽管如此，拜伦还是发现这个他偶然陷入的奇特而可怕的环境，比他所记得的“和平”要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得多。给美国大使馆运水，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满意的事，他喜爱这个工作。他心甘情愿地在这样做的时候被杀死，可是偏偏他运气极好。这就是他在寻找的新鲜事情。华沙城里的大部分人还活着，没有受损伤，在干他们的事情。这座城市远没有被毁灭或者一半被毁灭。他一路向纳雷斯加亚区走去的时候，经过一整条街一整条街的棕色三层楼房子，它们都完整无损地耸立着，安详地，宁静地，看起来完全和德国人进攻以前一样。

但是，在犹太人区域就没有这样未受损坏的街区。这是一个广大的冒烟的瓦砾堆。显然，德国人是把格外多的炮弹、炸弹抛向这个地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华沙的犹太人不可能迫使城市投降。这么一阵火与炸药的暴雨，如果不是落在犹太人头上，而是集中到城市的生命线上，如电力、供水、运输、桥梁等，可能很快就把华沙攻破了。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是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对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一场丧失理性的、浪费弹药的袭击。

拜伦在德国公园的长凳上看见的“Juden Verboten”字样，似乎过分奇特，有点儿不像真的。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第一次使他明白了这个古怪的事实，就是德国人真的在蓄意谋杀这个民族。无轨电车翻倒了，烧得乌黑。发胀的死马在街上成群的肥黑苍蝇下发着恶臭，这些苍蝇有时叮住拜伦的脸和手不放。也有死猫死狗，还有一些死耗子散在沟里。他只看见一个死人，一个弯身躲在门洞里的老头子。以前他已经注意到犹太人运走死人是多么快，他们对待死尸是多么尊重，把装死尸的车用布盖住，跟在它后面沉默而悲哀地在街上走过。

尽管房屋被炸毁，不断地着火冒烟，到处瓦砾，这个地区仍然充满着忙碌的、拥挤的生活。在一个角落，一所被炸毁的学校外面，头戴便帽的男孩子和他们的留胡子的教师一起坐在人行道上，捧着大本的书在唱。有些男孩子还不比这些书大。报亭子上还挂满了十多种用粗黑的希伯来字母印的不同的报纸杂志。他听见一所房子里有人在练习小提琴。卖枯黄蔬菜和斑斑点点的不成熟水果的小贩，卖罐头食品和旧衣服的小贩，沿着人行道站着，或者在人群中推着吱吱作响的手推车。一队队干活儿的人在把被炸房屋的瓦砾从街上和人行道上清除掉。干这个活儿的人手很多。拜伦对这感到奇怪，因为上几个星期，犹太男人和小伙子——也许因为他们那么容易被认出来——似乎从全华沙冒了出来。他们挖战壕，灭火，修水管子。一个戴便帽、穿长袍、灰胡子的老头儿，弯着腰在一条战壕里挥铁锹，就使所有一起干活儿的人看起来都像犹太人了。不过，的确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有他们在挖掘。

班瑞尔·杰斯特罗没有在公会的房子里。拥挤的、幽暗的、昏黑的走廊里，只点着一些闪烁的粗蜡烛照亮。拜伦在里面找来找去，遇到了一

个曾经看见他和班瑞尔谈话的人，这是一个留胡子的整洁的小个子犹太人，装着一只假眼珠，看起来闪闪发亮。他用一种德语和意第绪语混杂的语言，说明了班瑞尔正在视察公共厨房。拜伦立刻去找他，在一座灰石砌的巨大的罗马式犹太会堂里找到了他。这座会堂未被损坏，只有一个没有玻璃的圆窗洞上的石制六角星破裂了。杰斯特罗正在一间低矮闷热的接待室里站着，人们在那里排着队，等候几个包着头巾的满头是汗的妇女从木柴炉子上的大桶里舀香味浓烈的菜汤。

“俄国人！”班瑞尔摸着胡子说，“这是肯定的吗？”

“是你们的市长把消息送到大使馆来的。”

“让我们到外面去。”

他们走到街上谈话，远离领菜的队伍。队伍里排着的衣衫褴褛的人望着他们，想听他们谈些什么，甚至把手掌遮到了耳朵后面。“我必须把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班瑞尔说，“可能是好消息。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强盗互相刺对方的喉咙呢？这种事发生过。俄国人可能是上帝的使者。”

拜伦把娜塔丽的钱包给他时，他吃了一惊。“她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有钱，我有美元。她也许自己用得着，她还没有走出华沙呢。”

拜伦不知怎么办好，他没有想到杰斯特罗会感到不高兴，可是现在这个反应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他说，美国人也许很快会在停火的旗下撤离华沙。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不能再跟你或者娜塔丽见面了？”

“也许见不着了。”

“嗯，好吧。如果德国人让你们所有美国人都一起撤出去，她就安全了。她对我说过，美国的护照上没有信仰什么教之类的话。对她说我感谢她，我会把这笔钱放在伙食基金里。对她说：Vorsicht！⁽⁷⁾”

一颗炮弹嗖嗖地飞来，在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得拜伦耳朵作痛。班瑞尔急忙说：“你看，他们又回到这一带来了。这些德国人，他们炮轰有一个体系。昨天是Yom kippur⁽⁸⁾，一整天炮弹都在往我们头上落，没有停过。现在，你会见到埃瑞尔吧？”他对拜伦莫名其妙的表情苦笑了一下。“就是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他模仿着英语的发音说。

“我想会的。”

“告诉他，”班瑞尔说，“Lekh lekha。你能记住吗？这是两个简单的希伯来字：Lekh lekha。”

“Lekh lekha。”拜伦说。

“太好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希伯来语学生。”

“意思是什么？”

“快走。”班瑞尔把一张白色旧卡片给了拜伦，“现在，你愿不愿意帮

我一个忙？这是一个在新泽西的人，一个进口商。他寄来一张银行汇票，买一大批蘑菇装船。它来得太迟了。我把汇票销毁了，所以没有问题了，不过——你笑什么啊？”

“是啊，你有那么多事操心，可是你还想着这个。”

杰斯特罗耸耸肩膀。“这是我的事业。德国人，他们或者进来，或者不进来。说到底，他们不是狮子、老虎，他们是人，他们会拿走我们的钱。这会是一个很坏的时期，但是战争总归会结束的。听着，如果俄国人来了，他们也会取走我们的钱的。所以——”他向拜伦伸出手去，“所以，上帝保佑你，还有——”

拜伦听见一颗炮弹很近地飞来的声音，这是毫无错误的依稀的嗖嗖声和呼啸声。它打碎了犹太会堂的屋顶，穿了进去，这令人发昏的爆炸过了一两秒钟才响，使他来得及双手捂住耳朵，扑倒在地上。奇怪的是，它并没有把正面的墙壁轰倒，这样就保全了排队的人。屋顶的碎片飞到空中，噼噼啪啪地落到街上和附近的房屋上。然后，他和杰斯特罗两人站了起来，他们看着会堂的整个正面建筑像幕布落下一样滑了下来，发出轰隆的响声和不断的折裂声，分崩离析，坍成瓦砾。现在，排队的人已经跑开，脱离了危险。白色的尘雾冲天而起，马上被微风吹散。在这阵尘雾中，拜伦可以看见大理石的柱子和远处墙上未损坏的约柜⁽⁹⁾的雕花木门，在烟雾蒙蒙的惨白阳光下显得赤裸裸的不得其所。

班瑞尔使劲在他肩头拍了一下：“走吧，快走！别待在这里，现在快走，我得去帮忙了。”

犹太男子和小伙子们已经拥进这个新的瓦砾堆，许多小火正在那里闪烁。尽管他对犹太教知道得很少，拜伦也明白，他们是要去抢救经卷。

“很好，我回到娜塔丽那里去了。”

“好吧，谢谢你，谢谢你！祝你们两位一路平安！”

拜伦小跑着回去。约柜暴露在阳光下，就像一曲强有力的音乐，使他震动。他从华沙的犹太区穿过，一路回去，看着这些一排排破毁的灰色、棕色的房屋，这些石子铺地的街道和泥泞的小巷，这些晒着衣服的简陋院子和棚屋，这些成群的留胡子、戴宽边帽的安详的犹太人，这些在炸弹下嬉戏的快活的黑眼睛儿童，这些推着小车、提着篮子的劳累而顽强的街头小贩，这些挂满各种报纸、杂志、小册子和平装书籍的报亭，这些弥漫着烟雾的阳光，这些翻倒的无轨电车，这些死马——他看着这一切，看得特别清晰详尽，每一个景象都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他是一个画家一样。

他发现德国飞机排成密集的三角队形从北边飞来，他既不感到惊讶，也没有什么恐惧。这种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他继续小步跑着，稍微快了一些，穿过逐渐空旷的弹坑累累的街道向大使馆跑去。他周围的人瞧着天空，躲藏起来。第一批飞机都是斯杜加，它们俯冲下来，喷出黑烟。拜伦听见房顶上波兰人微弱的机关枪在愤怒地嗒嗒回击。有一架飞

机向他正在奔跑的街道俯冲下来，他跳进一个门洞。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到铺路的石子上，向四面八方一阵阵地飞溅。他眼看着这架飞机升高飞去，然后继续奔跑，嘴里喃喃地用惯用的脏话咒骂德国人。

拜伦慢慢滋长一种感觉，他似乎觉得德国人干得出来的最坏的坏事都伤害不了他。在他看来，他们无非是一帮下贱的粗笨的屠夫。他肯定美国人立即会从愤怒中站起来，跨过大西洋，把他们彻底打垮，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确是太衰弱、太害怕，因而不能这样干的话。他想，在他周围发生的事在美国一定会成为报纸上的大字标题。要是他知道这场结果已经很明显的波兰战争已经在美国报纸上移到了后面几版，人们对于国会修改中立法案的所谓“大辩论”因为全国联盟锦标赛跑大会的临近而甚至一无所知，他准会气得目瞪口呆。

他大步跑进大使馆的大门，几乎喘不过气来。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向他敬礼，亲切地笑了一下。里面，因窗上贴着布条、挂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而变得乌黑的大餐室里，五十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正坐在活动支架的长桌边吃午饭，桌上点着油灯，他们高声地谈着话。斯鲁特和娜塔丽，还有一个脸色黝黑的小个子，叫马克·哈特雷，以及另外几个人，坐在大使的光亮的餐桌边。拜伦由于跑了长路，还喘着气，他把和班瑞尔见面的情形告诉了娜塔丽，不过他没有提起会堂被炸的事。

“谢谢你，勃拉尼！愿上帝保佑他们。坐下来吃点儿东西，我们竟然有裹面包屑的小牛肉排，简直是奇迹。”

斯鲁特说：“你是不是在这次空袭的时候，从街上跑回这里来的？”

“他脑袋里装的是鸭子毛，那么轻率。”娜塔丽说，深情地看了拜伦一眼。

“拜伦没有问题。”哈特雷说。他们在地下室里消磨长夜的时候，他是和娜塔丽、拜伦、斯鲁特一起打桥牌的第四家。马克·哈特雷的名字以前曾经是马文·霍洛维茨，他喜欢开玩笑似的改名换姓。他是做进口生意的纽约人。

拜伦在娜塔丽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取了一块肉排。它有点儿古怪发黏的味道，但是吃了一个星期的罐头小鱼和香肠之后，它还是挺好吃的，何况他又饿了。他吃完一块，又用叉子叉了一块放到自己盘子里。斯鲁特对他笑着，又得意地环视了一下高高兴兴地吃着肉排的美国人。“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人反对吃马肉？”

“我当然最反对。”娜塔丽说。

“好吧，那就太糟糕了，你刚刚吃下去。”

娜塔丽说了声“哎哟”，拿餐巾捂着嘴恶心起来。“我的天，马肉！我真要把你杀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你需要营养，我们都需要。很难说我们会碰上什么事，我刚巧有机会买到这东西，我就买了。你们刚才吃的还是波兰的一匹纯种马。市长

昨天下令宰了一千多匹马，我们弄到一份还算运气。”

马克·哈特雷从大菜盘里又取了一块肉排。娜塔丽说：“马克，你怎么能吃呢？是马肉！”

他耸耸肩：“我们得吃，我在犹太人饭馆里吃过更坏的肉。”

“嗯，我不主张遵守宗教信仰，可是我没法儿吃马肉。我宁肯吃狗肉呢！”

拜伦把盘子推开。他肚子里感觉到马肉的分量，嘴里还留着马肉黏糊糊的滋味，又想起犹太人街道上苍蝇群集的死马的臭味，这些都在他的意识里混杂成一件事情——战争。

- (1)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在长诗《神曲》里描写了地狱。
- (2) 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又译《营房歌谣》），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 (3) 波兰要塞，在华沙东北二十英里。
- (4) 见《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6章。世界末日天下众王聚集争战之处，希伯来语叫作哈米吉多顿。
- (5) 莫希齐茨基（1867—1946），当时的波兰总统。
- (6) 雷兹·希米格维（1886—1941），当时的波兰总司令。
- (7) 德语：要小心。
- (8) 犹太人的赎罪日。
- (9) 希伯来人存放经卷的柜子，被认为是上帝的表征，神圣不可侵犯，除高级祭司外，一般人不能看见。见《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篇。

第十四章

四天以后，娜塔丽一清早飞奔到使馆后院找拜伦，跑得连头发和裙子都飘舞起来。他正在后院销毁空白护照和一沓沓签证申请书。使馆有几百本这种栗色护照，此刻都缓缓化作烟尘。这些东西一旦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就会利用它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美国。成堆的签证申请书因为足以证明犹太人身份，也排在销毁名单的前列。申请书上常常别着美元，拜伦原来打算翻阅一下，现在可顾不上了。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这些东西都烧成灰，连自己在烧钞票都毫不在乎。

“快，快跟我走！”娜塔丽喜气洋洋地说。

“上哪儿去？”

“你就来吧。”

前门口停着一辆有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斯鲁特坐在一个皮肤红润、头发灰白的胖子身边。“喂，这儿，拜伦！”斯鲁特的声音也显得特别高兴，“这位是瑞典大使。大使，拜伦·亨利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带他一道去也许好一点儿，您觉得怎么样？”

大使用干净的小手擦了擦蒜头鼻子，精明地朝拜伦打量了一下。“好啦，的确好极了！也许他还能做点儿笔记。”

“我也这么想。上来吧，拜伦！”

即使给斯鲁特输了血，他的脸色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拜伦一小时前刚跟他交谈过，那时候他还跟平常一样，脸色灰白、脾气固执、意气消沉。他整天在大使馆里愁眉苦脸，不断地吃药，简短地回答别人的问题，一连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自从旁边一座楼房中了一颗炮弹，炸死了十个波兰人以后，斯鲁特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拜伦猜测，因为责任重大，这位代办被压垮了。可是此刻，他脸上有了血色，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就连他烟斗里冒出一缕蓝烟都显得很轻快。

当拜伦坐到汽车后座上的时候，娜塔丽突然对大使说：“我能去吗？我总是跟拜伦一道出去的。”

斯鲁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大使怀着男性的兴趣，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娜塔丽穿着一件绿色绸衣，套着一件粉红色旧羊毛衫，这身衣服是她未加思索随手从箱子里抓出来的。这身打扮使她显得俗不可耐，但富于诱惑力。“可是，亲爱的，您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炮声，我们去勘察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大使的英语说得很慢，但说得很好。他把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放在打开的车窗口，不管围城不围城，他的指甲总是修得闪闪发光。“我们很可能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

“我听过炮声。”

大使朝拜伦微微一笑：“怎么样，让您的朋友跟我们一道去吗？”他一边说，一边让出地方给她坐。斯鲁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耐烦地嚼着他的烟斗。

汽车一颠一簸、弯弯曲曲地向河边驶去。华沙在过去四天中遭受了很大破坏。一股强劲的风吹散了硝烟，柔媚的朝阳使街道上呈现出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太平景象。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破坏的建筑物。成千扇窗户被炸掉了，窗口暂时钉上了淡黄色的胶合板。华沙城只剩下一片硝烟，到处是水泥屋架和黄色的胶合板。人行道、排水沟都被破坏，弹坑累累，主要交叉路口都设置着坦克陷阱和防御工事。在这些交叉路口上，都有神经紧张的士兵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举着机枪，手指扣住扳机，拦阻汽车。周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人。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每当士兵放下枪，准许他们通过的时候，斯鲁特总是哈哈大笑。

“我简直不能相信，”当汽车驶到维斯图拉河上一座挤满汽车、卡车和自行车的石桥上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一切还依然存在。德国人不是已经炮轰整整两个星期了吗？”

“是啊，你知道，他们的破坏力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厉害，”瑞典大使说，“打得也不是那么准。”

汽车驶上架在褐色的宽阔河面上的石桥。桥下，河水在华沙和东郊布拉赫（那儿是一片矮房和绿林）之间静静地奔流。他们背后，华沙城映着硝烟弥漫的蓝天，沐浴着阳光，远远看来，越发显得安然无恙。这座宏伟的都城，有宽阔的马路、巴洛克式大教堂圆屋顶、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许多浓烟滚滚的黑色烟柱，看起来简直像太平时代一座工业城市里繁忙的一天，只是有些地方冒出滚滚的黄色火焰，地平线上闪耀着像夏天闪电一般的火光，以及从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几辆载着士兵的公共汽车从汽车旁边驶过，士兵们在车上唱歌、开玩笑，有的还朝娜塔丽招手，冲着她叫喊。也有许多士兵骑着自行车向同一方向奔驰。

“他们都上哪儿去？”娜塔丽说。

“当然是上前线，”大使说，“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啊！他们离开炮位，回家吃一顿午餐或晚餐，或者跟老婆睡一觉，然后再搭公共汽车返回前线打德国人。内战时期，我在马德里，当时马德里就是这样。”

“我们得走多远？”斯鲁特说。在河上，从布拉赫传来的炮声更响了。

大使噘起嘴：“我说不上来。我们得找到校园前边有一只石鹅的校舍，过了路边一个神龛以后，大概还有一百码。”

过河以后，他们看到一片废墟。一路都是颓垣残壁、被烧毁的树木和倒下的树干。狭窄的柏油公路遭到炮火的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经常绕到土路上行车。当汽车沿土路行驶的时候，隐蔽在树林里的一门波兰重炮突然轰的一声打响了。司机一闪车，从一棵树旁边擦过去，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我的天！”斯鲁特说。汽车稳定了一下，顺着布

拉赫一片绿树成荫的平原驶去。他们经过一所房子，屋顶正熊熊燃烧，全家人都站在外边沮丧地观看着。每隔两三分钟，他们周围就响起很强烈的爆炸声。有时他们能看到树林里炮口喷出的火焰，但是看不见炮身；有时他们看到波兰炮手在树林里紧张活动。这一切至少使拜伦感到新鲜、兴奋，而且他们似乎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欣赏战场的风光，只是为了避开弹坑，汽车才不得不在杂草丛生的土路上颠簸。可是，突然一颗德国炮弹嗖的一声飞过来，轰隆一声在汽车附近爆炸，被掀起的泥块簌簌地落到汽车顶上。

斯鲁特说：“哎呀，老天爷！我们现在可是在前线了！”

“是啊，拐过弯去大概就是学校。”大使说。但是，转过弯以后，他们只看见一个肮脏的院子，周围是四所木屋，几头猪被炮声惊动，在院子里乱窜。再往前，笔直的柏油路继续通向茂密的树林，硝烟弥漫，挡住了视线。

斯鲁特说：“请停车。”

大使回头看了他一眼，用发红的手擦了擦鼻子，让司机停车。汽车在路边停下。

“我简直不相信，”斯鲁特用拳头攥住烟斗，做了个手势说，“我们现在真是像你说的，在炮兵阵地。你能断定我们没走错路，这会儿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吗？”

大使噘起嘴：“我相信我们现在离开石桥顶多三英里路。”

斯鲁特一阵哈哈大笑，猛地用烟斗捅了捅娜塔丽和拜伦：“我可要对这两个年轻人负责，我不能让他们冒这种危险。”

两辆满载着士兵的破旧公共汽车隆隆驶过，车头还挂着行驶线路的号标牌，车身两边都贴着褪了色的电影广告。士兵们都在唱歌，有几个从窗口向停着的汽车挥手，用波兰语讲俏皮话。

“我们肯定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大使说。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公民送回华沙。”斯鲁特说，“对不起，咱们误会了。”

娜塔丽大声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要送我们回去，我好得很呢。”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大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说，“大概不到一小时就要停火。我们一回去，我就得立刻召集我的那批人。”

“我也要召集。但是，中立国人员安全通过火线反正是由波兰和德国做出保证的。”

大使看了看表：“拉科斯基上校要求我们预先察看路线，我看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轰，轰！又是两发重型炮弹在树林里爆炸，一发落在左边，一发落在右边。司机开始发动汽车。

“等一等！”司机扭过头来，斯鲁特面色煞白，嘴唇直发颤，“大使，我要求您至少先把我们送回桥边，在桥上我们也许能截到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

“可是，亲爱的先生，您也得察看路线呀！我们的人员以后很可能会在树林里走散。”

拜伦觉得心里直作呕。尽管大使的态度很有礼貌，但也遮盖不住发生的这一切，斯鲁特是代表美国的。于是拜伦说：“莱斯里，你说得非常对，应该让娜塔丽避一避。这样吧，你护送她到木屋那边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跟大使去探路。”

大使立刻高兴地说：“这主意太好了！我们去一趟，我看，十分钟或一刻钟就能回来。”

斯鲁特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吧，娜塔丽。大使，我们在有绿色窗档的那所小屋里等你们，我看见窗口有一个妇女。”

娜塔丽却坐着不动，看看斯鲁特，又看看大使，嘴角露出不快的表情。最后，大使操着生硬的欧洲口音对她说：“亲爱的，请您照我们说的那样做吧。”

她猛地跳下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就朝木屋跑去。斯鲁特连喊带叫，紧跟在背后追她。汽车沿着小石子路疾驰而去。前面烟雾淡薄了一些。车行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神龛，那是一间木棚，里边有一座油漆得很俗气的耶稣木雕像，钉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离神龛不远，就是一所学校。校舍前边有一只石鹅，周围栽着红花，几个士兵在石鹅旁边聊天、散步、抽烟。拜伦心里想，要是莱斯里·斯鲁特能再坚持那么三四分钟，也不至于这样出乖露丑。土块往汽车顶上掉的那一刻，真是他倒了霉。

拉科斯基上校一见瑞典大使，就兴冲冲地奔出来拥抱他。拜伦觉得，他情绪好得几乎有点儿不真实。参谋部里的军官们面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前线军事地图所标出的坏消息，也显得过分轻松：地图上的华沙城已被一个很粗的大红圈完全圈住了。校舍的另外几面墙上挂着色彩明亮的幼儿园的图画。拉科斯基身材魁梧，蓄着亚麻色山羊胡，一只大酒糟鼻，一看就知道生活上养尊处优。他领着客人走出后门，顺着一条铺满树叶的小路，来到混凝土构筑的炮兵阵地，满脸胡子、浑身污泥的士兵打着赤膊在码炮弹。上校打手势要客人继续朝前走，自己爬上一个不太陡的水泥斜坡，然后登上沙袋。拜伦跟在大使后边。他们眼前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平原，向东绵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房舍、农场和三个相距很远的教堂尖顶。拜伦知道那一股股浓烟是从德国炮兵阵地喷出来的。

大使和上校爬上坡后，气喘吁吁，指着教堂尖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大使还匆匆做着笔记，偶尔翻译一些给拜伦听。根据停火协议，他说，中立国难民将在没有波兰人护送的情况下，穿过火线到达德国防地，要朝最远那座教堂的方向走，德国国防军会派卡车在那里接他们。拉科斯基上校担心有些难民可能会因为小路的路标不清楚，走到通向另

外一座教堂的那条路上，结果德国人保证的两小时休战期一满，他们就会处在作战双方交叉的火力下。因此，他请瑞典大使出来，事先把路线勘察好。

“他说，”大使合上记事本，对拜伦说，“从那座瞭望塔上看得最清楚，能辨出通往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几条路。”

拜伦望着耸立在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座细高木塔。有一架狭窄的梯子通到一个有铁遮棚的方台，他看见台上有一个戴钢盔的士兵。“那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草图。”

“上校说，德军的火力很注意这座塔。”

拜伦轻蔑地咧嘴一笑。

大使亲切地微微一笑，把记事本和钢笔递给他。拜伦连忙跑过去，爬上梯子，破旧的木塔随着他的脚步直摇晃。从塔上看周围的地形一目了然，他能看到穿过这片无人地带通向远处教堂的每一条路和一些弯弯曲曲的棕色小路的每个岔口。值勤的士兵放下望远镜，呆呆地望着这个身穿翻领衫和一件宽大毛衣的美国青年，只见他用手按住被风吹得乱舞的纸张，正往大使的记事本上画草图，每条不通教堂的岔道都打上“×”，还草草标出撤退路线周围的另外三座教堂。当拜伦把草图递给士兵看时，士兵点点头，拍了下他的肩膀。“好！”他说着，咧嘴一笑，因自己能说美国话而感到得意。

汽车驶到时，娜塔丽正交叉着双臂倚在木屋的敞开的门上。她急急地朝汽车奔去，不一会儿斯鲁特就跟了过来，他先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一双笨重靴子的老太婆说了再见。汽车返回华沙的路上，大使讲述了他们视察前线以及拜伦冒险攀上木塔的情况。这时，拜伦正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绘图。

“画四份我想够了吧？”他对大使说。

“我想足够了，谢谢你。”大使接过记事本，“也许我们来得及油印一些，画得很好。”

娜塔丽握住拜伦的手，放到自己膝盖上。她坐在他和斯鲁特中间，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半睁着乌黑的眼睛，严肃地望着他。他的手背隔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服，感觉到她大腿的肉体和隆起的吊袜带。斯鲁特一面泰然自若地抽烟，望着窗外，跟大使谈如何召集和运送撤退人员，一面却不断地拿眼睛瞟着姑娘膝头上紧握着的两只手。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皮肤下面抽动。

使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忙乱。市长办公室刚刚通知，确定在一点停火。波兰军用卡车要把这批美国人送到出发地点，每人可以携带一只手提箱。人们继续奔忙。住在使馆外边的美国人都一一接到电话通知。满楼都散发着一股烧纸的气味，楼道里一块块黑色的纸灰到处乱飞。

在地下室里，马克·哈特雷的床紧挨着拜伦的床。拜伦发现他躬着背，双手抱着头，坐在一只捆好的皮箱旁边，用手指夹着一支已经熄灭

的雪茄。“准备好了吗，马克？”

哈特雷脸色阴沉，眼睛突出，露出惊慌的神色。“拜伦，我的名字是霍洛维茨，马文·霍洛维茨。”

“别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拜伦从他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一只安着弹簧锁的破提包。

哈特雷摇摇头：“我不知怎么了，一定是发疯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也许罗斯福会让我们乘军用飞机离开，很可能这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神不定，我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德国人！”

“把这个放在你的提包里。”拜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抽出一本黑封皮的旧书给他，“打起精神来，你是一个美国人，不就完了？一个名叫哈特雷的美国人。”

“我天生就是一副霍洛维茨家族的面孔，有一只霍洛维茨家族的鼻子。这是什么？《新约全书》？要这个干什么？”

拜伦把封皮上印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书拿过来，把署有自己名字的扉页小心翼翼地撕掉。“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把这个拿去。别坐在这里发愁了，去帮罗兰逊销毁文件吧。”

“我要是有我自己的《圣经》或祈祷书就好了，”哈特雷含含糊糊地说着，把提包打开，“我自从按照神的旨意学法律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一个臭气熏人的犹太老头儿教我背诵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经文。我学会背诵，主要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我希望还记得那些祈祷文，不管哪一段祈祷文。”他朝乱哄哄的地下室看了一下：“愿上帝保佑，现在我觉得这间小小的地下室简直像一个甜蜜的家。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也许在纽约？”

“比你预料的要快。”

“上帝可以听见你亲口说的，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

十一点半，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沾满了尘土和烂泥，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汽车一到，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波兰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女秘书，都很难过，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

“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娜塔丽对拜伦说。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眼眶里闪着泪花。

“有什么办法？”拜伦饿了，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做了一个鬼脸。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拜伦说：“马克·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你呢？”

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有美国护照，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

“那好，别告诉他们。我是说，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好吗？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

“我不是笨蛋，拜伦。”

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门开了，美国人蜂拥上车。有些人年纪太大，爬不上去，有些人想多带行李，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很不耐烦，也没有人负责。于是人们喊的喊，抱怨的抱怨，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挥着拳头。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也很不舒服，但因为即将动身，还是感到很高兴，仍旧继续唱歌、说笑。卡车鱼贯驶出。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车里坐着斯鲁特、他的三位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挥手告别，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在卡车里颠簸。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炮火依旧非常猛烈，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

在横跨维斯图拉河的桥头，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国侨民，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拜伦不停地看表。又开始朝前移动了，但是车走得特别慢，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落到河里，掀起一股股喷泉，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显然，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那是易如反掌。

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只石鹅的校舍旁边，附近是一个堆栈。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老实地照着临摹，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而感到颇为得意。

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但是到一点差五分钟时，炮声开始稀疏了。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他深深感到蝈蝈的叫声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和平生活的声音。扩音器里轮流用各国语言播送最后通知。一群群中立国侨民提起箱子，顺着公路下坡去。最

后，扩音器里用带着浓重波兰声调的英语播送道：“请不要走散。遇岔道口不要走错路。德方通告，凡是在三时前未能到达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德方概不负责。波兰方面也不能负责。即使是老年人，步行一小时也完全可以到达该地点。敌人无疑将于三时重新恢复炮击，我们也将从一开始就用最强烈的火力予以回击。因此，请加快速度。祝大家平安。美国万岁。波兰万岁。”

听到广播，美国人都提起箱子朝无人地带走去。

前两三百码跟布拉赫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再往前走，柏油公路就变成狭窄的土路，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他们经过被炸毁的房屋。牲畜栏里没有牲口，偶尔有一只被遗弃的小鸡咯咯叫着，到处闲荡，或是几只猫悄没声儿地跳来跳去。道路伸进树林，阳光透过叶丛投下黄绿色的光柱。美国人的领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圣公会老牧师，穿一身圈翻领的黑衣服，每逢十字路口，他都要对照一下拜伦绘的地图。根据拜伦计算，他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在两军沉默对峙的中间地带缓缓步行，整整耗费了一个小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简直像和平时期在秋天飘散着花香的树林里结伴游玩一样：肮脏的路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蓝色、橘红色和白色的落花；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周围又是一片奇妙的蛐蛐鸣叫。他还记得，由于过度紧张，口干起来，渴得要命，渴得连腿都发软了。拜伦还记得两件事：一次是一辆外交官的黑色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把步行的人都赶到路边，斯鲁特坐在前座上哈哈大笑，朝他和娜塔丽挥手致意。另一次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在拐弯的地方已经能看到坎托洛维茨教堂，马克·哈特雷走上前来，挽住他的胳膊，对他说：“我的名字叫马克·哈特雷，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着，朝拜伦笑了笑，脸色铁青，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很快就看到树林里有德国炮和德国炮手。德国榴弹炮比波兰炮大，外表更好，设计更先进。士兵们一个个戴着干净的土灰色大钢盔，一动不动地站在大炮旁边，望着走过的人群。拜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窥视这些德国兵。戴着大钢盔确实显得有一种军人的威风，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而且面孔都像他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看到的德国人的面孔一样。许多人戴着眼镜。很难令人相信，他们正是那帮坏蛋，正是他们把钢铁和炮火倾泻到华沙城上，用火烧死孕妇，用枪把孩子的胳膊、腿打断，把一座繁华的首都变成一个大屠场。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绿荫如盖、鸟儿和蛐蛐欢快鸣叫的树林里一些身穿军服、头戴庄严钢盔的青年而已。

起初，德国人对待这批撤退人员似乎比波兰人好。教堂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用骡子拉的水车，那是一只漆成橄榄色的带轮的大水罐。德国士兵们让口渴的人群排队，由他们用洋铁杯供水。另外有些士兵再把他们从水车旁边带到停着一辆辆崭新漂亮的灰色卡车的地方，这些车轮轮胎上的花纹又黑又深，跟又脏又破的波兰卡车大不相同。路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有几个德国军官，穿着长军大衣，戴着高檐儿军帽，故意做出殷勤的样子，摆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跟来到的外交人员交谈。每个国家的人员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使或代办就交出一份打字的名单

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士兵。由他叫名字，然后一个个按顺序上车，车上有木板座位，也不像波兰卡车。波兰人没有要名单。现在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发生混乱。士兵们拿着小板凳站在旁边扶老年人上车，还堆着笑脸把几个孩子抱起来，故意捅他们一下，逗他们玩耍，然后把他们递给他们的母亲。标着红十字的流动野战医院的看护兵在分发恢复药。两个德国兵拿着电影机和照相机跑来跑去，把优待中立国人员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人还没有完全装完，教堂旁边的大炮就轰的一声齐发，震撼了大地。拜伦看看表，正好三点过一分。

“可怜的华沙。”娜塔丽说。

“别说话，”马克·哈特雷用沙哑的声音说，“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什么话也别说。”他们俩跟拜伦坐在卡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从这里他们能看到外边。

娜塔丽说：“你是在看斯鲁特吧？他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大喊大叫，还哈哈大笑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这些德国军官都穿着长大衣，戴着高军帽，完全跟他们电影里一模一样。”

“你害怕吗？”拜伦问。

“现在事情已经真的发生，我就不害怕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是做梦，”哈特雷说，“应该仅仅是一场梦。我的上帝，那个军官跟斯鲁特朝这边走过来了！”哈特雷用手抓住拜伦的膝盖。

那个军官是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一直朝拜伦走过来，用非常悦耳的声调缓慢而准确地说：

“您的上司告诉我，您父亲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是的，先生，他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我是柏林人，我父亲在外交部。”军官用手摸了摸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他的举止不太像军人，甚至还显得有点儿难为情。拜伦觉得他也许感到有些抱歉，拜伦在这一点上对德国人有好感。“我想我八月份在比利时大使馆一定有幸见到过您的父母，并且跟您母亲跳过舞。您到华沙来做什么？”

“来观光。”

“那您一定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致吧？”

“不错。”

军官笑起来，朝拜伦伸出手。“欧斯特·贝耶。”他说着，打了个立正。

“拜伦·亨利。”

“啊，不错，亨利，我记得这个姓。您怎么样，还舒服吗？要不要我在参谋部的车上给您找一个座位？”

“我挺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克洛夫诺。这是附近通车的一个最近的枢纽站，从那里你们再换乘专车到科尼希斯贝格，也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乘小轿车更可以一饱眼福。”

“我是跟这些人一道来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多谢您！”拜伦说话时还是显得很热诚，自从他开始痛恨德国人，居然还能跟一个德国军官如此客客气气聊天，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雪佛兰里还能给你让一个地方，硬木板坐着太受罪。”

她摇摇头，沉着脸望着德国人。

“请您向母亲问好。”军官说着，随便朝姑娘瞟了一眼，然后又对拜伦说，“她真够迷人的。”

“我一定转达。”

附近的几门大炮又连续开火，把军官说的话盖住了。他皱了皱眉，笑了：“华沙现在怎么样？很不幸吧？”

“他们看起来坚持得挺好。”

贝耶一半对娜塔丽，一半对拜伦说：“不像话！波兰政府完全不负责任，逃往罗马尼亚，弄得整个国家连个头头脑脑的都没有。两星期前就应该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样破坏太不合算，重新修建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市长倒是挺勇敢，这里对他很敬重，可是——”他耸了耸肩：“除非把它毁掉，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一两天之内也就结束了。”

“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拜伦说。

“您这样想吗？”贝耶愉快的笑容消失了。他微微鞠了一躬，手里摆弄着眼镜，走了。斯鲁特朝拜伦摇了摇头，也跟在军官背后走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惹他？”哈特雷小声说。

“啊，上帝，居然把围城的责任推到波兰政府头上！”

“他是那样想的，”娜塔丽奇怪地说，“他讲的是老实话。”

有人用德语喊了几句话，接着是一片发动机的响声和喇叭声，士兵们挥手送别，车队终于离开了坎托洛维茨教堂。这是一个小村子，教堂周围有五六间木屋，完好无损，但也被弃置了。这些撤退人员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见到过一个波兰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卡车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沿途尽是被焚毁的谷仓、被炸毁的房屋、被推倒的风磨、被摧毁的教堂和没有窗户或屋顶的校舍，地面被破坏，弹坑累累，树木被烧成焦炭。不过，这些景象倒还完全不像电影或书本中对上次大战战场的描绘，那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曲曲折折的黑色堑壕。现在的田野和树林还是一片翠绿，庄稼还在地里，不幸的只是居民都不在这里了。这情景简直像威尔斯 ⁽¹⁾ 的小说里所

描写的一批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乘着他们的三脚金属游览车经过这里，把人们全部化掉或吃掉，他们离去时仅仅留下很少的痕迹。在离开德国防线很远的地方，他们才碰到第一对波兰人，那是一个老农和他的妻子在夕阳斜照的田野里劳动。他们俩倚着农具，严肃地望着卡车开过。离华沙越远，他们碰到的农民也就越多，这些农民有的在地里干活儿，有的在修理被破坏的房屋，有的根本不理睬卡车，有的毫无表情地望着卡车通过。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或孩子。在这样偏僻的农村里，拜伦没有看到一个青年男子，只偶尔有两三个包着头巾，穿着裙子，从苗条的身材和灵活的动作判断，可能是少女。使拜伦感到更惊奇的是，他连一匹马都没有见到。马和马车原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一个标志。从克拉科夫到华沙，沿途有上千匹马，堵塞了道路，有的在地里干活儿，有的运兵，有的往城市拉笨重的东西。但是，一到德国防线的后方，这种动物仿佛就绝种了。

道路太颠簸，不宜谈话。撤退人员也都很疲倦，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在德国人手中，也许是感到恐惧，因此在头一两个小时，简直难得有人说一句话。他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相当原始的柏油路上，但是和偏僻农村的马车道比较，就变成一条平滑的公路了。车队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旁边停下来，小丘上耸立着一座用砖墙围住的女修道院，传话过来让妇女乘客下车“透透风”。妇女们兴高采烈地下了车，男人们就都跑到树底下，有的在路边小便。等车队继续上路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就轻松得多了。

话匣子打开了，娜塔丽开始讲她从女厕所听来的各种传闻。她说，全部中立国人员可以自由选择，飞往斯德哥尔摩，或者乘德国火车到柏林，转比利时、荷兰或瑞士。

“你知道，”她眼睛里闪着柔和的光芒说，“我真有点儿想去亲眼看看柏林呢！”

“你疯了？”哈特雷说，“你真真疯了吗？你准是在骗人吧！你就去斯德哥尔摩吧，小姐，你应该祷告上帝保佑他们能放你去斯德哥尔摩。这个姑娘有毛病了。”哈特雷对拜伦说。

拜伦说：“班瑞尔给埃伦·杰斯特罗的口信也适用于你：Lekh lekha。”

“Lekh lekha。”她笑了，拜伦对她讲过这件事。“快走，嗯？也许可以。”

“看在上帝的面上的，”哈特雷喃喃地说，“别说希伯来语了。”

卡车在旷野和树林里耗了整整四五个小时。一切战争的痕迹都从这片如画的景色中消失了，房屋、教堂、一座座城镇都完好无损，居民看起来跟他们在平时时期的村居生活一样。有极少数年轻人，没有马。牛和家禽也很少。城镇的中心广场上飘扬着红色的卐字旗，有的挂在旗杆上，有的挂在市政厅的楼顶上。德国士兵站岗放哨，也有的徒步或驾摩托车进行巡逻。被征服的土地上一派和平景象。没有家畜和年轻人使城镇变得死气沉沉，农民也许更愁眉不展、郁郁不乐。但是，除了由德

国人统治之外，生活和过去完全一样。

太阳沉到远远的地平线下，天边一抹短暂的、淡淡的红霞。卡车驶入黑夜，乘客们静下来。娜塔丽·杰斯特罗把头枕在拜伦肩上，握住他的一只手，他们两人都在打盹儿。

用德语发布的命令把他们惊醒了。灯光耀眼，他们来到一座大车站前边的广场上，人们正从排成一长列的卡车上下来。卡车下半截门还关着，两个戴钢盔的德国士兵走过来，哐啷一声把门打开了。“Bitteraus！Alle im Warte-saal！”⁽²⁾ 他们的态度显得很轻松，没有敌意的表示，说完就站在旁边扶妇女和老人下车。这是一个含着凉意的月夜，拜伦看到的不是一片浓烟和火光，而是黑夜，头顶上又是点点的星辰，因此他感到高兴。

撤退人员都乱哄哄地集中在候车室里，灯光依旧耀眼。大候车室一端的两扇门打开了，士兵们用德语喊着，走在拜伦和娜塔丽身边，把人群带进门去。拜伦替他们提着箱子，哈特雷像孩子一样挽住拜伦的胳膊。他们来到一间餐厅，里面摆满了厚木板搭起来的长桌子，桌上摆着食物。

这是拜伦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丰盛的一次晚宴。经过长途跋涉，加上被围困在华沙三个星期，伙食很坏，使他饥肠辘辘。因此，至少在这使他惊愕的最初时刻，他认为这次晚宴很丰盛。桌上摆满了一大盘一大盘的熏香肠和酸白菜，整块整块通红的火腿，一堆堆煮熟的土豆和油炸仔鸡，一摞摞新鲜面包，大壶大壶的啤酒，许多整块整块的黄色和橘红色干酪。但看起来这是一场恶作剧，是纳粹玩弄的一个残酷的诡计，一次巴梅西丝的宴席⁽³⁾，因为士兵们把这些中立国人员从桌子旁边带到墙跟前。他们一共有好几百人，都站在墙根儿，眼睁睁地瞪着远远的地方摆着的食物。几个德国士兵机警地端着枪口朝下的汤普森冲锋枪，站在他们和餐桌当中的地方。

扩音器里传来很清晰的德语：“欢迎！德国人民款待你们。我们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欢迎中立国家的公民，德国人民与一切国家谋求和平。和波兰的关系目前正常化了，背信弃义的雷兹-希米格维政权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不复存在了。一个崭新的、进行过清洗的、守法的波兰将从废墟上诞生，人人将在那里辛勤工作，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不可能再煽动来自国外的灾难性的冒险行动。元首如今有可能和平解决与大不列颠以及法国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从而在欧洲建立空前一致的新秩序。现在我们请大家入座就餐。祝大家食欲旺盛！”

十二名金发女郎身穿白色女招待制服，手里拿着咖啡罐和一摞摞盘子，像演员出场似的进了大厅。士兵们含笑离开桌前，用冲锋枪比画着请他们就座。片刻的难堪和恐惧。有人第一个从中立人员的行列里迟疑不决地走出来，另一个人也跟着走出来，走过他们和桌子之间的那块空地。有些人跟上去，有的坐到矮凳上开始拿食物。接着一片嘈杂，人们蜂拥而上。

拜伦、娜塔丽和哈特雷也跟其他人一样冲上去抢座位，然后开始大

吃他们生平最丰盛、甜蜜、可口的一顿晚餐。他们觉得特别满意的是咖啡，尽管是代用品，但是很烫，而且一批愉快、丰满的女郎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再主动为他们倒咖啡。当他们一边狼吞虎咽的时候，扩音器里送出吹奏乐，有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有进行曲以及轻快的饮酒歌。很多撤退人员唱起歌来，甚至连德国士兵也加入合唱。

你呀，你在我的心坎里，
你呀，你在我的灵魂中……

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拜伦感到心情为之一畅，这顿丰盛的晚餐、悠扬的音乐和周围兴高采烈的欢快气氛使他销魂，他竟挥着啤酒壶唱起来：

你呀，你给我带来多少不幸，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马克·哈特雷也跟着唱起来，虽然他那双眼睛始终在德国士兵身上打转。娜塔丽默默地用讽刺但是慈祥的目光望着他们两人。

饱食了这顿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一般的晚餐之后，他们神魂颠倒地回到候车室，看见棕色的瓷砖墙上贴着字迹潦草的字牌：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荷兰。他们站到贴着“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字牌下边。撤退人员像出去野餐回来一样，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各自找自己的地方去了。一批穿黑制服的人来到候车室。美国人不再交谈，欢快的声音从整个车站消失了。

斯鲁特阴沉地说：“大家注意，他们是党卫军，有话我来跟他们说。”

穿黑制服的人散开来，每个中立国人员小组去一个党卫军官。来到美国人小组的一位，相貌并不凶狠。他要不是穿着一身黑制服，佩着两条闪光的银杠，看上去完全像一个美国人，很像在火车或飞机上碰到的坐在你身边的一个保险公司的年轻推销员。他拿着一只黑色的公事皮包。斯鲁特走出来跟他打招呼：“我是莱斯里·斯鲁特，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临时代办。”

党卫军军官双手拿着皮包，立正鞠了一躬。“您的随员中有一位叫拜伦·亨利先生的吗？”他英语说得很流利。

“这位是拜伦·亨利。”他说。

拜伦上前一步。

“您的父亲是美国海军驻柏林的代表吗？”

拜伦点点头。

“这是通过外交部转给您的一封信。”拜伦把一个黄色的信封放到胸前的衣袋里。“您当然现在就可以看。”

“谢谢，我过后再看吧。”

党卫军军官转向斯鲁特。“我是来收美国护照的，”他讲话的声调轻快而冷淡，目光也很冷漠，甚至连这位外交官员都不看一眼，“请交给我吧。”

斯鲁特脸色刷白：“我有充分理由不交出这些护照。”

“您放心，这是正常手续，在火车上代为保管，在你们到达科尼希斯贝格之前再交还给你们。”

“那好。”斯鲁特做了一个手势，一位助手拿过一只厚厚的红色公事皮包，交给穿黑制服的党卫军军官。

“谢谢您，请把您的花名册交给我。”

助手拿出夹在一起的三页纸。党卫军军官把名单看了一遍，然后朝四下看了看：“我看你们这伙人里没有黑人，可是，有多少犹太人？”

斯鲁特镇定了一下才回答：“我很抱歉，我们的护照上不记载宗教信仰。”

“可是你们确实有犹太人。”那人随随便便地说，仿佛是谈到医生或木匠。

“我们这批人里即使有犹太人，我也只能拒绝回答，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一切宗教团体一律平等对待。”

“但是，也没有人提出要平等对待。请您告诉我，哪些是犹太人？”斯鲁特用舌尖舔了舔嘴唇，镇静地望着他。党卫军军官说：“您提到你们政府的政策，我们将尊重这一政策。但是，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凡涉及犹太人，就一定要坚持分别登记，这里不牵涉任何其他事情。”

拜伦站在大家前面两步远的地方，他很想回头看看娜塔丽和哈特雷是什么表情，但他知道一看他们就要出事。

斯鲁特小心翼翼地用含着恳求的目光非常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很镇静，完全是一副打官腔的声调。“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犹太人。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我没有问过，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我奉命把犹太人区分开来，”党卫军军官说，“我现在必须进行这项工作。”他转向一批美国人说：“请按照你们的姓氏字母排成两行。”谁也不动，大家都望着斯鲁特。那军官又对斯鲁特说：“你这一批人现在归德国武装部队管辖，必须绝对服从战区的军事法令。我提请您注意这一点。”

斯鲁特朝候车室望了一眼，显得很为难。瑞士、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已经有好几个国家的犹太人被隔离出来，他们愁容满面，提着皮箱，耷拉着脑袋站着。“瞧，你要是非那样办，你可以假定我们都是犹太人。”他说话的声音开始颤抖，“还有什么事？”

拜伦听见他背后一个女人尖叫起来。“等一等，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斯鲁特先生？我当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愿被人看作犹太人，或当犹太人对待。”

斯鲁特转身气冲冲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一视同仁，扬太太，我是这个意思。请你跟我合作——”

“谁也不能把我当犹太人看待，”另外一边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也不准备花钱买这个称号。很抱歉，莱斯里。”

拜伦听出这两个人的声音。他回过头去看党卫军军官对那个女人说：“是的，太太。请问您是什么人？”

“克莱·扬，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人，你当然能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这个干瘪瘦小的女人，年纪六十岁左右，是美国电影发行公司驻华沙办事处的簿记员。她哧哧地笑着，眼睛不停地溜来溜去。

“那您能帮忙指出你们这些人中哪些是犹太人吗，太太？”

“啊，不行，谢谢您，先生。那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

拜伦料到她会这样。他更担心的是那个男人，他是退伍军人，名叫托姆·斯坦莱，他曾经向波兰政府出售过重型机器。斯坦莱始终深信所谓希特勒是伟人，以及犹太人咎由自取，等等。

党卫军军官先问过斯坦莱的姓名，然后像跟普通人交谈一样，对他说：“请你告诉我，这批人里谁是犹太人？一定要等我知道以后，你们这批人才能离开。看起来你比你的代办更明事理。”

斯坦莱活像一只老火鸡，垂着双颊，耷拉着喉核，长着一撮灰头发。他脸红了，清了好几次喉咙，把手插到他那件棕色和绿色相间的花哨的运动衫衣袋里。美国人都看着他。“好吧，朋友，我会告诉你，我愿意跟你合作。可是，据我所知，我们这批人里没有犹太人。”

党卫军军官耸了耸肩，朝每个美国人看了看，然后盯住马克·哈特雷。他伸出两根手指弹了弹：“你，不错，你，打着蓝领带的，到这里来。”他又弹了弹手指。

“站着别动！”斯鲁特对哈特雷说，然后又对军官说，“我要知道你的姓名和军阶，我对这种手续提出抗议，而且我警告你，如果这一事件仍然继续，其后果将导致我国政府提出书面抗议。”

党卫军军官指着候车室，振振有词地说：“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都跟我们合作，这是你亲眼看到的，没有什么可抗议的。这不过是遵守本地方的规定。喂，你叫什么名字？”

“马克·哈特雷。”他说话的声音相当沉着，比斯鲁特还要镇定。

“马克·哈特雷，好！”党卫军军官冷冷一笑，笑得很特别，并且狠狠地瞪着眼睛。他这一笑简直像那个波兰士兵，在去华沙的路上拼命扯出租车司机胡子时的笑一样。“哈特雷，”他又重复说，“你生下来姓什么？”

“就姓这个姓。”

“是吗？你父母是什么地方人？”

“都是美国人。”

“是犹太人？”

拜伦说：“我认识他，先生，在华沙，我们总是一起去教堂。他跟我一样，都是美以美会教徒。”

身材高大、银灰色头发的牧师站在克莱·扬旁边，用手指摸着牧师服的衬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哈特雷先生来教堂的时候，是我主持礼拜。马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党卫军军官不以为然，他疑惑地对斯鲁特说：“这一个肯定是犹太人，我想只要检查一下身体就能——”

斯鲁特打断他的话：“这是侵犯人身，我要向上报告！在美国，一生下来就割包皮是很平常的事。”

“我就割了包皮。”拜伦说。

“我也割了。”老牧师说。

候车室里其他国家分离犹太人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人们都看着这批美国人，交头接耳，并朝他们指手画脚。党卫军军官都聚集在门口，只有一个军官身体很结实，但是已经秃顶，黑制服衣领上有金饰。他这时走到这批美国人跟前，把党卫军军官拉到一边，望着哈特雷，嘟哝了几句。军官一句话没说，推开周围的人，走到哈特雷跟前，拿起他的手提箱，打开皮带。

斯鲁特厉声说：“等一等，先生！这里不是海关，没有理由搜查属于私人的东西！”可是党卫军军官已经跪下一条腿，把箱子打开，在里边乱翻，把箱子里的东西弄了一地。然后，他拿起一本《新约全书》，在手里翻弄着，露出半是惊异、半是轻蔑的表情，把书递给他的上司。秃头查看了一下，把书还给他，双手在空中一挥。“好吧，”他用德语说，“一百个美国人当中有可能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可能呢？今年夏天会有犹太人来华沙，那除非是白痴。走吧，火车已经误点了！”他说完就走开了。

党卫军军官把印有烫金十字架的那本黑封皮的书扔到打开的手提箱里，他用脚踩在这堆东西上，像踩着垃圾似的，很粗暴地朝哈特雷打了个手势，要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党卫军军官又挨个察看每个人的脸，他走到娜塔丽·杰斯特罗面前，打趣地盯着她，仔细看了好半天。

“呃，你看什么？”她说。拜伦的心往下一沉。

“你长得挺漂亮。”

“谢谢。”

“也挺黑。你的祖先是哪里人？”

“我是意大利人。”

“你叫什么名字？”

“蒙娜丽莎⁽⁴⁾。”

“我明白了。你站出来。”

娜塔丽一动不动。

那军官哼了一声，开始翻阅花名册。

斯鲁特马上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下个月结婚。”

秃头军官在门口大声喊叫，朝这个党卫军军官挥手。这个军官只好无礼地把名册往斯鲁特手里一塞：“很好，你很爱你们的犹太人，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犹太人也都收容下来？我们这里多的是。”他又对拜伦说：“你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可是你居然替一个犹太人撒谎！那个人肯定是犹太人！”

“老实说，他不是。”拜伦说，“我觉得，马克是戈培尔博士那种脸型，你知道，又短又黑，一个大鼻子。”

“像戈培尔博士？好吧！”党卫军军官朝哈特雷和娜塔丽瞪了一眼，哈哈大笑，然后走开了。

扩音器里用德语广播：“全体犹太人到餐厅集合，其他人到七号月台上车。”

撤退人员朝漆黑的月台拥去，剩下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回到餐厅，一群穿黑制服的党卫军把他们围起来。

德国士兵在火车旁边把人群拦住，让外交人员先上车。

斯鲁特喃喃地对拜伦说：“我去找一间包厢，你在窗口找我。带着娜塔丽、马克，尽可能带上格林维勒牧师和他的妻子。”

不一会儿，拜伦就隔着滚滚的蒸汽，看见斯鲁特在灯光暗淡的车厢里向他招手。拜伦领着另外四个人一口气冲到车上，找到包厢。

“谢谢，”等大家都坐定，斯鲁特轻轻关上门，哈特雷小声说，“万分感谢！感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莱斯里·斯鲁特是大丈夫。”牧师说，“你表现得很高尚，莱斯里。”

“很高尚。”娜塔丽说。

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你知道，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

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么快。可是，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玩笑？”

“这可是非常冒险。”牧师说。

“简直是白痴。”哈特雷说。尽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他们讲话的声音还是很低。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哧哧的声音，并且叮当作响，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

“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

“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哈特雷说，“这帮人都是刽子手，刽子手！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

格林维勒牧师说：“哈特雷先生，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了解德国人民，现在残酷、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他们本质上是好的。”

“去斯德哥尔摩吧，”娜塔丽说，“我懂得一件事情了，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

“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哈特雷说，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显得特别苍老，老得不像样子。

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拜伦掏出那个黄信封，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用英文写着电文：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

- (1) 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这里引用的故事出自他的科学幻想小说《星际战争》。
- (2) 德语：请下车！都到候车室去！
- (3) 典出自《一千零一夜》。巴格达王子巴梅西丝捉弄一个名叫斯恰克巴斯的穷人，请他吃饭，给他上一连串空盘子，问他好吃不好吃。他假装吃饱喝醉，把巴梅西丝打了一顿，巴梅西丝最后原谅了他。
- (4) 意大利古典画家达·芬奇所画的一幅妇女肖像画的名字。

第十五章

一长列火车在一片腾腾的白色蒸汽中鸣着汽笛，隆隆地缓缓驶进弗列德累彻斯特拉斯终点站。罗达紧紧抓住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乱蹦乱跳，送他们到这里来接从科尼希斯贝格开来的列车的一位穿制服的外交部官员露出微笑。帕格发现他在笑。“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我们的孩子了！”他压倒一片嘈杂的火车声，大声喊道。

“是吗？那可是大喜事呀！”

火车停了，人们纷纷下车。

“我的天！”罗达喊道，“那个走下踏板的是他？那不可能是他，那简直是一副骨头架子！”

“哪儿？哪儿？”帕格说。

“不见了，就在那边。啊，他原来在这儿！”

拜伦栗色的头发又长又卷，乱蓬蓬的，苍白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显得又亮又大。他笑着挥手，可是，一眼看去，父亲几乎认不出这个尖下巴、面颊塌陷、衣服穿得很寒碜、举止随随便便的年轻人来了。

“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像罗达，但声音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拼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像二十六岁。”

“你可是像一个鬼。为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里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一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虽然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①，好多年后她才叫他的小名。拜伦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哥伦比亚去搞艺术，这使帕格很失望，她却暗暗高兴。华伦真是亨利的后代，用功读书，会开汽车，做事有始有终，在学校是优秀生，很注意军官的军阶，而且一步步地去追求它。她觉得，拜伦却像她自己，本质很好，因为梦想不曾实现而苦恼，甚至自暴自弃。

她发现他鬓角上的伤疤，大吃一惊，用手抚摸它，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开始讲述他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这段冒险旅行的经历，中间不时地打断话头，惊叹街上看到的景物：垂直插在腓特烈大帝塑像周围的许多面红卐字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穿褐色衬衫，打着黑领巾，穿着黑短裤，招摇过市；一群修女骑着自行车经过腓特烈大街；公园里的露天音乐会；正在转圈的旋转木马。“完全一派和平景象，不是吗？真是风平浪静极了！爸爸，战争情况如何？华沙陷落了吗？盟军害怕了吗？德国人是空前的撒谎专家。”

“华沙还在坚守，但仗实际上已经不打了。关于和西方媾和，则众说纷纭。”

“确有诚意吗？已经实现了吗？我的天，你要不要上咖啡馆看看，五百个柏林人当中，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不是在咖啡馆里吃酸面点心，喝咖啡，说说笑笑。当一个柏林人可真不错啊！我在干什么呢？想起来了，正好节骨眼儿上水泵坏了，螺旋桨的皮带也断了。头顶上德国飞机就没有断过，新娘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离最近的市镇还有二十英里。离开这里一英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些农舍，可是也都被炸成一堆瓦砾了——”

“农舍？”帕格机警地插嘴说，“但是德国人始终扬言他们的空军只袭击军事目标，为此，他们还拼命自吹自擂呢。”

拜伦哈哈大笑起来：“您说什么？爸爸，德国人的军事目标包括一切

能动的东西，从一头猪开始。我也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我在地面上，而且活着。我亲眼看见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千百幢房屋被炸毁。德国空军不过是在进行演习，准备对付英法。”

“你在这里讲话可要注意。”罗达说。

“我们在车上，这里总该很安全吧？”

“当然，你说下去。”帕格说。

他认为拜伦的见闻可能是很好的情报资料。德国人正大肆宣传波兰人如何残暴，并且在报纸上刊登被残害的“日耳曼人”和德国军官的令人厌恶的照片，与此作为对照，同时还刊登了被俘的波兰士兵愉快地吃喝和跳民族舞蹈的照片，以及犹太人在施汤所就餐，对着摄影机微笑招手致意，德国大炮、坦克驶过安然无恙的农舍、城镇，愉快的波兰农民向他们欢呼之类的照片。拜伦谈的情况给这些宣传增添了有趣的色彩。

拜伦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到达绿林区之后，汽车驶进花园。“嘿！网球场！真大呀！”他仍然用狂热的声调喊道。大家都坐在躺椅上，嚼着饮料。拜伦继续讲述华沙之围，讲到街上的死马、坦克陷阱和街角可怕的岗哨；自来水总管道被破坏以后，使馆厕所无法冲洗；整个街区的楼房失火，一帮人想用一桶桶沙去扑灭熊熊的火海。他还讲到马肉的滋味，炮声，医院走廊里成堆的伤员，一座犹太会堂缓缓地倒塌在街上，使馆地下室里一排排帆布床，顺着秋季野花盛开的土路穿过无人区的那次可怕的探索活动。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仿佛身临其境。柏林灰蓝色的暮色越来越浓了，拜伦依旧讲个不停，嗓子哑了，不断地用饮料润湿一下，但始终讲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惊人的表演，他父母一再地彼此交换眼色。

“我讲这些都讲得饿起来了。”拜伦说。他讲到德国人在克洛夫诺车站为他们设的那次惊心的晚宴。“到科尼希斯贝格又摆过这么一次。我们一上火车，他们就拼命给我们吃。这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往哪里装。我以为在华沙我会把骨髓都耗干的，完全耗光了，现在又装得满满的。不过，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吃，怎么吃？”

“拜伦，你的衣服太脏了，”罗达说，“你没有别的衣服了吗？”

“有满满一大箱，妈妈。在华沙，还端端正正地贴着我的名字呢，这时大概已经化成灰了吧。”

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扭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

清醒状态，喝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意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儿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沓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淡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做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都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现在大概是除了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裤子、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儿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从疲劳状态中完全恢复了，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看上去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

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

“那好，我也问问他布拉赫的那件事。”

“啊，不用问了，不用了，我不过想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他合作得很好。”

“您没有跟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订婚吧？”

“没有。”

“我本来不愿意过问私人的事，不过您比拜伦年长，而且跟他不一样，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跟各种年龄的人都合得来。”斯鲁特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于是帕格接着说：“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跟我们大部分人一起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再见，亨利中校。”

近午时分，罗达给帕格来电话，打断了他正在给罗斯福写的信。“这孩子已经睡了十四个小时了，”她说，“我有点儿不放心，进去一看，他的呼吸简直跟婴儿一样均匀，一只手托着腮帮。”

“那你就让他睡吧。”

“他需要向什么地方写报告吗？”

“不用，他最好是睡觉。”

帕格为了应总统的要求，把信写得随便一些，在最后写了一小段关于拜伦在波兰的冒险经历作为结束。他脑子里产生了各种想法，把他儿子的经历派了正式用场。他把信投进外交邮袋。回到家里，他因为越过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又耗掉了一个工作日而感到不自在。当然，他也因为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而沾沾自喜，但那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根据经验判断，认为这种联系很糟糕。

拜伦躺在花园的躺椅上，一边吃着碗里的葡萄，一边看一本“超人”滑稽丛书。他旁边的草地上大概扔着二十多本这种滑稽书，都是七拼八凑的东西，封面很俗气。“嘿，爸爸，”拜伦说，“这些宝贝怎么样？是弗朗兹收藏的。”（弗朗兹是管家。）“他说这是他多年来从游客手里讨来或是买来的。”

帕格一看这情景，吃了一惊。滑稽书始终是他们家引起风波的一个原因，直到拜伦去哥伦比亚大学才算完事。帕格禁止拜伦看这种书，只要一发现拜伦有这种书，他就把书撕毁或烧掉。但是毫无办法，这孩子完全上了瘾。帕格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讲出责备他的话来。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你觉得怎么样？”

“饿了。”拜伦说，“我的天，‘超人’丛书可真了不起呀！看这些书，看得我都想家了。”

弗朗兹用托盘给帕格端来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帕格一直默默地坐着，等管家走开。他等了好一会儿，因为弗朗兹揩完玻璃板台面，摘了几枝花，又摆弄了半天通往网球场的门上松弛的帷幔。他总喜欢待在能听见谈话的地方。这时，拜伦只管翻看他的“超人”丛书，把书都收到一起，然后百无聊赖地望着父亲。

弗朗兹回到屋里去了。帕格松了一口气，呷着冰威士忌，说：“勃拉

尼，你昨天讲给我们听的可真有意思。”

儿子笑起来：“我想大概因为我又见到您和妈妈，有点儿晕头转向了，而且柏林使我感到很滑稽。”

“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不平常的情报。我想，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大概没有第二个美国人有机会从克拉科夫到华沙。”

“哦，我想报纸、杂志上早都登过了。”

“那你就错了。究竟谁在波兰犯下了暴行，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一直争论得很厉害，有少数逃出来的波兰人还有可能进行争论，像你这样的目击记将是重要的见证。”

拜伦耸了耸肩，又拿起一本滑稽书。“也许。”

“我希望你把这些写出来，我愿意把你写的材料送交海军情报部。”

“哎呀，爸爸，您对它的评价未免过高了吧？”

“没有。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写。”

“我没有打字机。”拜伦说着，打了个哈欠。

“书房里有一台。”帕格说。

“哦，那好，我见过。那就这样吧。”

以前拜伦经常随便敷衍两句，逃避学校的作业。可是，他父亲这次没有去管他，他倾向于相信儿子在德国人的炮火之下成熟起来了。

“斯鲁特今天来过了，说你在华沙帮了不少忙，往使馆运水等等。”

“哦，不错，运水可运得我够呛。”

“还有跟瑞典大使上前线的事。你冒着德方的炮火爬上瞭望塔，斯鲁特把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藏到农民家里。他好像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拜伦打开一本恐怖漫画，封面上画着一个狞笑的骷髅，把一个正在惊叫的半裸的少女抱上石阶。“哦，不错。那正是我们穿过无人区之前，我画了一张路线图。”

“斯鲁特为什么念念不忘这件事？”

“我想，大概因为那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因此他脑子里就留下印象了。”

“他还打算给我写一封信表扬你呢。”

“是吗？那好。他提到娜塔丽了吗？”

“他只说她去斯德哥尔摩了。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写报告吧？”

“一定。”

拜伦吃过晚饭就出去了，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帕格一夜没睡，他在书房工作，并且担心儿子。他儿子轻松愉快地告诉他，说是跟另外几个

美国人听歌剧去了。他夹着一本新版《我的奋斗》的英译本。第二天帕格离家的时候，拜伦已经穿好衣服起来了。他穿着一件绒线衫、一条运动裤，在后门口散步，喝咖啡，看《我的奋斗》。晚上七点，父亲发现儿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坐在那张椅子上，喝冰威士忌苏打水。他完全陶醉在放在膝上的那本厚厚的书里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懒洋洋地跟父亲打了个招呼。

帕格说：“你的报告开始写了吗？”

“我就开始写，爸爸。嘿，这本书可真有意思，您看过吗？”

“看过，可是我并没觉得有意思。其实看上五十页也就完全清楚了，可是我想我应该看完，就只好硬着头皮把它看完了。”

拜伦摇摇头。“实在太好了。”他说着，翻了一页。

夜里，拜伦又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和衣躺下。这是帕格娇纵出来的老习惯。约莫十一点，拜伦醒来，发现自己衣服已经脱了，躺在被窝里。衣服搭在一张椅子上，上边摆着一张字条，写道：快把你那份该死的报告写出来。

当天下午，拜伦正挟着《我的奋斗》在选帝侯大道闲逛，莱斯里·斯鲁特突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斯鲁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哎呀，你原来在这里！太幸运了，我正想办法找你。你打不打算跟我们回美国去？我们星期四有飞机。”

“我还不一定。吃点儿咖啡、点心，怎么样？咱们来当一对柏林人吧。”

斯鲁特噘起嘴：“老实说，我还没吃午饭呢，好吧。你为什么看这种荒唐书？”

“我觉得这本书了不起。”

“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评论。”

他们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大咖啡馆的桌旁坐定，桌椅之间的空地上种着一丛丛鲜花，一支铜管乐队在阳光下演奏着欢快的华尔兹舞曲。

“我的天，瞧瞧这生活！”当一个侍者满面笑容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一边吩咐侍者，拜伦一边说，“你看见这些漂亮、有礼貌、诚恳、幽默而又愉快的柏林人了吧？你可曾见到过比这更美好的城市？多么干净！你看那些优美的雕像、巴洛克式建筑，还有那杰出的剧院，以及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新剧院，瞧瞧这些花园、树木，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苍翠而又整洁的城市！柏林宛如建筑在一片林海之中。运河纵横，多么雅致的小船，你看见那只拖船了吗？还有桥底下它那尖尖的烟囱？太迷人了！但是，正是这些可爱的人刚刚在波兰狂轰滥炸，用机枪从空中扫射居民，我留下的伤疤就是证明，正是他们把一座和柏林同样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你也许会说，这叫人不能理解。”

斯鲁特摇摇头，微微一笑。“战争时期，前后方的对比总是非常悬殊

的。毫无疑问，当拿破仑在国外进行屠杀的时候，巴黎的妩媚依旧不减当年。”

“斯鲁特，你不能不承认德国人很奇怪。”

“是啊，德国人确实奇怪。”

“因此我才看这本书，为了对他们有更形象的了解，这本书是他们的领袖写的。现在看起来，写这本书的人简直是一个疯子。他说，犹太人正在秘密地毁灭世界，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认为犹太人既是资本主义者，又是布尔什维克，他们阴谋毁灭日耳曼民族，而只有日耳曼人才真正应该统治世界。看来，他将成为独裁者，把犹太人赶走，摧毁法国，占领半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以便为德国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我理解得对吗？”

“有点儿简单化，不过也相当不错了。”斯鲁特颇感兴趣，但他朝附近的几张桌子瞟了一眼，显得有些不自在。

“那好。这些可爱的柏林人喜欢这个家伙，对吧？他们投他的票，跟他走，向他致敬，向他欢呼。不是吗？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奇怪吗？他怎么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难道没有读过他写的那本书吗？他们怎么没有把他送进疯人院去？他们难道没有精神病院吗？要是不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那该送什么人呢？”

斯鲁特一边装烟斗，一边朝他周围的人张望。他发现没有人偷听，才放下心来，然后小声说：“你难道现在才发现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病吗？”

“我被一个德国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枪，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你从《我的奋斗》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那只是茶壶里冒的气泡，浅薄得很。”

“那你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吗？”

斯鲁特点燃烟斗，朝空中凝视了好几秒钟，然后露出学究式的谦逊的微笑，说：“我有一种看法，这是经过一番研究得出的结论。”

“能讲给我听听吗？我很感兴趣。”

“说来可就话长了，拜伦，而且很复杂。”斯鲁特又朝四下看了看，“另外找时间，换个地方讲吧，现在——”

“那你能告诉我该读哪些书吗？”

“你真要看？你一定会觉得很枯燥。”

“凡你推荐的，我一定都看。”

“那好，把你那本书给我。”

斯鲁特在《我的奋斗》一书的扉页上，用波兰出产的紫墨水开列了一张作者和书籍的名单，整整齐齐的斜体字写满了一页。拜伦顺着名单

溜了一遍，心里不觉一沉，这些作家都是他没有听说过的，接着是晦涩的书名，有些举了两本书：费希特、施莱格尔、阿恩特、雅恩、鲁斯、弗里斯、门采尔、特赖奇克、默勒、范·登·布鲁克、拉加德、朗本、施本格勒……

名单上有几个名字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现代文明史课程时碰到过的，此刻像灰色面团里的一粒粒葡萄干似的映入他的眼帘：马丁·路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记得这门课最头痛，像天书一样。他从跟他要好的同学那儿弄来一本揉得又破又脏的课堂笔记，临时抱佛脚啃了一个通宵，考试成绩得了个D-。

斯鲁特用力画了一道线，又加了许多同样生僻的作家的名字：桑塔亚那、曼、凡勃仑、勒南、海涅、柯尔奈、劳希宁。

“这道线以下都是评论家，”他一边写一边说，“这道线以上是希特勒的一些德国先驱。我想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然后才能了解他。”

拜伦阴沉地说：“是吗？这些哲学家也需要了解？黑格尔、叔本华也要了解？为什么？连马丁·路德也要了解，为什么？”

斯鲁特相当得意地望着这张名单，又添了一两个名字，用力把烟斗吸得咝咝直响。“我认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是从德国文化的核心中产生的，也许是一个肿瘤，却是德国特有的症状。这是某些有见识的人说服我持有这种见解的。他们坚持只要具备同样的条件，任何地方都会产生这种情况。比如，在一次重要的战争中失败、条件苛刻的和约、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大批失业、共产主义日益增长、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等等，都将导致蛊惑者出现和产生恐怖统治。不过我——”

侍者走过来，在他送上食物的时候，斯鲁特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这位外交官一边喝咖啡，一边吃点心，一直目送侍者消失在视线里，才用很低的声音继续他的谈话。

“不过我不相信。我认为，如果不在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思潮——浪漫主义、国粹主义以及整个渊源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它包含在这些书中。如果你不打算逐字逐句读，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你就放弃。这是基础。”他把书推到拜伦面前，打开扉页，“来吧，这是一个开始。”

“塔西佗⁽²⁾？”拜伦说，“为什么要读塔西佗的书？他不是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吗？”

“是的。你知道阿米纽斯和条顿堡森林战役吗？”

“不知道。”

“那是公元九年，拜伦，日耳曼一位叫阿米纽斯的军事领袖一举将罗马人永远阻止在莱茵河岸，从而保全了欧洲腹地的原始圣堂。这甚至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导致罗马的最后灭亡，到今天还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策和战争。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想你应该看看泰西塔斯关于这次战役的描写。这些东西你愿意看也可以，不愿意看也可以。”

拜伦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地频频点头。“这些书你全都看过吗？每本都看过？”

斯鲁特嚼着烟斗，带着嘲弄的意味朝这位年轻人望了望：“我尽管没有完全记住，但是，不错，我都看过了。”

“我猜想，你实际上是想对我说，让我少管这些闲事，这些应该是获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们去研究的题目。”

“我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不过这确是一个难题。好了，拜伦，我现在去大使馆都有点儿晚了。你到底跟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将在星期四飞往奥斯陆，再从那里去伦敦，然后看机会，乘驱逐舰、货船、远洋邮船，也许坐飞机途经里斯本，反正赶上什么是什么。”

拜伦说：“娜塔丽有什么打算呢？她后来有点儿跟我犯脾气了，不愿意跟我多说话。”

斯鲁特看了看表。“她跟我也闹别扭，爱理不理的。我真是不知道。”他迟疑起来，“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别的事，你也许不爱听，也许不相信，但事实如此，也许你还是知道更好一些。”

“你只管说吧。”

“我向她问起你，问起你是否打算回锡耶纳。她回答说：‘我可不希望他回去，我从心眼儿里盼望我再也不跟拜伦·亨利见面。你如果有机会，请转达我的话，并问候他。’你一定觉得奇怪。她走之前，你们吵过架了吧？我敢肯定，你们争吵过了。”

拜伦镇定一下神色，说：“也没有当真吵过，不过她好像脾气坏到极点了。”

斯鲁特说：“她情绪不好。她说坐了一路火车腰酸背痛，就是因为这个。她说这话多半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她很感激你，跟我一样，我的确也感激你。”

拜伦摇了摇头：“说实在的，我对她从来都摸不透。”

斯鲁特朝账单瞟了一眼，把压在茶碟下边的五颜六色的马克收起来，说：“好了，拜伦，你看，咱们没时间来讨论娜塔丽·杰斯特罗了。我只想对你说，自从两年前在伏尔泰码头的一次非常无聊的鸡尾酒会上第一次见到她以后，我心里就从来没有过一刻平静。”

“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呢？”斯鲁特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拜伦说。

这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又坐回到椅子上，盯着拜伦看了好几秒钟。“是这样，拜伦，只要她同意，我也不能肯定说我就不娶她。”

“哦，她会同意的。听我说，我想我多半留在这里跟家里人团聚团聚，我不去奥斯陆。”

斯鲁特站起来，伸出手：“我把你的护照等交给你父亲的管家。祝你幸运。”

拜伦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我的奋斗》说：“我非常感谢你的一席讲话和这张书单。”

“这也作为你对我帮忙的一点点回报吧。”斯鲁特说。

“在你离开柏林之前，如果知道娜塔丽的行止，”拜伦说，“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

斯鲁特一边用烟斗拍打手掌，磕掉烟灰，一边说了句“一定”，随后匆匆消失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拜伦又要了一杯代用品的咖啡，打开《我的奋斗》，这时咖啡馆乐队奏起一支愉快的奥地利民间舞曲。

- (1) 勃拉尼在英文中有“盐水”“海水”的意思。
- (2)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第十六章

维克多·亨利在美国期间，他妻子竟然坠入了情网。这是二十五年来，即使她丈夫在国外的时间更长一些，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战争一爆发，她觉得有那么一种解放的味道。她四十五岁了，突然感到自己长期遵循的生活准则有些过时了。整个世界都在摆脱旧的束缚，她为什么就不能放松一下，也就稍稍放松那么一点点呢？罗达·亨利并没有把这种内心的斗争说出来，但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也就照办了。

她以前很漂亮，而且一直保持着她的美貌，因此她总是常常引起男人对她的注意，也就不乏招惹是非的机会。但是，她跟帕格·亨利对她一样，始终对他坚贞不渝。她喜欢上教堂，唱赞美诗和祈祷都很虔诚。她相信上帝，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的救世主，不过她也从来不是陷得很深，她深信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真诚，有良好的品德。海军军官太太们闲聊天的时候，把那些不忠实、品格不好的人骂得一钱不值，罗达骂起她们来，也是最厉害的。

除开一些普普通通的接吻之外，朦胧的过去，只有一件事多少损坏了她那否则将是非常完美的记录。一次，在马尼拉，帕格出海参加舰队演习去了，罗达在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上多喝了一些香槟酒，基普·托莱佛送她回家，竟想动手去脱她的衣服。梅德琳当时还在襁褓中，正好被噩梦惊醒，哭起来，算是解救了她。等她把梅德琳哄得不哭了，自己也开始清醒过来。酒醒之后，她对基普没有流露丝毫责备的意思，换上一件很得体的长睡衣，有意识地把她赶出家门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毫无疑问，第二天早晨，基普也跟她一样感激梅德琳。在海军中，维克多·亨利实际上是他最不敢冒犯的人。

从这以后，罗达见了托莱佛总有点躲躲闪闪。她常常想，要是梅德琳不醒，不知会出什么事。她当真会将错就错吗？那样的话，她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她永远不会知道了，她打算自寻烦恼了，那次应该归咎于喝酒。但是，想到不是老帕格，而是另外一个男人给她脱衣服，她还是有那么一种愉快的感觉。罗达把这保留在记忆里，深深埋藏到心底。

巴穆·柯比博士腼腆、严肃，长相丑陋，已经五十四五岁了。罗达专门为他设了晚宴，晚宴后，她在跟萨丽·福莱斯特评论客人时，下结论说柯比属于“脑筋特别可怕”的那类人。仅仅出于社交上的礼貌，她在酒会上用她往常卖弄风情的话去挑逗他，结果还是白费。“柯比博士，既然你的朋友、我的丈夫不在，我就让你坐在我的右边了，咱们可不要错过了大好时机呀！”

其实事情几乎就这样完结了。罗达最讨厌这种拘谨的人，但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偶然讲到第二天要到勃兰登堡一家工厂去。罗达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一方面，她长期以来就想观光一下这座中古的城市；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柯比也是她丈夫的客人。

途中，他们在旅馆彬彬有礼地吃了一顿沉闷的午饭。几杯摩泽尔葡萄酒下肚，柯比兴奋起来，开始讲他自己和他的工作。跟帕格共同生活，罗达已经学会听懂技术性的谈话了，因此，当她向巴穆·柯比提出一个很细致的问题时，柯比突然笑了。她以前好像从来也没见过他有笑容，满嘴大板牙，一笑就露出牙龈。他笑得很粗犷，像一个知识渊博、胃口很好的男人，笑得一点儿不惹人讨厌，但像他这样一位刻板的工程师，这样一笑，就叫人吃惊了。

“你真的很关心吗，亨利太太？”柯比博士说，“我很愿意原原本本讲给你听，只是我很担心因此惹一位漂亮的女士腻烦。”

他这一笑、他的话以及讲话的声调都说明，他对她的卖弄风情并不是完全不加理睬，与此相反，他很喜欢她。她有些慌张，用手摸了摸头发，卷了卷她那白皙的小耳朵旁边的波浪。“说老实话，我觉得都太有意思了，你尽量说得浅近些吧。”

“好的，这可是你自找麻烦。”

他仔细给她讲磁力扩大器，他称它为“磁伞”，这种设计是专供电力很高的情况下准确控制电压和电流用的。罗达接连提了几个很内行的问题，很快就弄清了关于柯比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写了以电磁学为题的毕业论文。四十岁的时候，他放弃了在通用电气公司或西屋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机会，决定自己投资制造磁力扩大器。长期以来，筹集资金弄得他焦头烂额，到现在才算刚刚偿清债务。战争工业需要大量磁力扩大器，而在这方面，要数他是泰斗了。他来到德国，因为德国在某些部件的质量上超过了美国。他是来学习他们的技术，并购买他们的镍合金丝的。

她还了解到他已经丧偶，而且已经当祖父了。他谈到他去世的妻子，随后两人又推心置腹地谈到自己孩子们的优缺点。柯比一旦克服自己腼腆的心理状态，就跟大多数男人一样，喜欢谈论自己。他讲到资金给他造成的重重困难以及最后获得的巨大成功，把她深深地迷住了。她忘记了羞怯，谈话兴致很好，而且讲得都很得体。实际上，罗达完全不用费一点儿力，就非常吸引人。有些女人在跟男人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自己的各方面全部展示出来，丝毫没有勉强，也不伪装，弄得对方眼花缭乱。罗达就是这种类型的女人。维克多·亨利早就发现这一点了。他并不埋怨，但有一次，他感到她一定还有所保留。巴穆·柯比也被这初次交往的、极其强烈的印象击中了。他又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当他们来到勃兰登堡时，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他去办他的事，罗达手里拿着导游手册，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古老城市里闲逛，她心里却不知为什么老想着很久以前跟基普·托莱佛有失检点的那件小事。这次她又多喝了几口葡萄酒，微微有些醉了，好一会儿才驱散这酒意。

傍晚，他们回到柏林，柯比请她吃晚饭，并且去看歌剧。接受这一邀请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罗达赶回家把衣服跟鞋都翻腾了一遍，头发梳过来梳过去，懊恼来不及理发，用什么香水也迟疑不决。等柯比来接她时，她还没完事呢，她害他等了一个钟头。当姑娘的时候，她总是

让男孩子们等。帕格彻底治好了她这个毛病，因为海军的社交生活都必须严格遵守时间，他不许罗达给他惹麻烦。巴穆·柯比等候她把自己打扮起来，这件事本身简直是一个美妙的、小小的怀旧举动，像啃香蕉皮似的，是可爱的、孩子气的任性。它几乎使罗达感到自己又变成十九岁了。

但是镜子道出了不同的情况，不过连镜子这天晚上都对她似乎特别友好，照出她那闪闪放光的眼睛、漂亮的面庞、那始终没有改变的非常苗条的身段，她的臂膀从下到上都那么圆滚滚的，那么紧，不像许多女人臂肘以上往往很松弛。她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衣服，大模大样地来到客厅，这套衣服上缀的金纽扣是她为取悦希特勒才特地买的。柯比正坐着看帕格的一份技术杂志。他摘下黑色宽边眼镜，站起来吃惊地喊道：“哎呀，你真是太漂亮了！”

“我太不好了，”她说，挽起柯比的手臂，“磨蹭了这么久，可这是你自找的，整整累了一天，还要约一个老太婆出去。”

歌剧演出《茶花女》^①，他们发现两人原来早就很喜欢这出戏，感到很高兴。后来，他建议去见识见识闻名的柏林夜生活。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不过，既然柏林夜生活是世界谈论的中心，如果亨利太太不介意的话，不妨去稍稍见识一下。

罗达一听这个建议，哧哧地笑起来。“这简直像做一场噩梦，你说是不是？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建议，我欣然接受，但愿不要传到我的朋友们耳朵里去才好。”

因此，凌晨两点通过里斯本“马布尔海德”号转来的纽约长途电话打到亨利家里时，没有人接。罗达正呷着香槟，看一个丰满的德国金发女郎裸露着乳房，在幽暗的蓝色烟雾中跳来跳去。罗达还不时朝巴穆·柯比博士瞟上一眼。柯比严肃的长面孔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叼着一支长烟斗，怀着多少有些厌恶的心情望着这位非常卖力、已经汗水淋漓的舞女。罗达感到激动和特别震惊，因为除了在美术作品里以外，她从来没有见过裸体舞女。

从这次以后，直到她丈夫回来之前，她跟柯比一起消磨了很多时间。他们去一些不大常去的餐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等帕格一回来，这番没有恶意的小小风流韵事就停止了。

在万湖为巴穆·柯比饯行本来是罗达的主意，但是她让萨丽·福莱斯特出面请客，说她自己已经很好地款待过这位非军人的客人了。她什么也没有说，但萨丽·福莱斯特可能已经觉察到其间的奥妙。尽管华沙还在顽强抵抗，但波兰战争结束在即，因此两位武官觉得可以利用中午的时间做做消遣。柏林一派和平景象，传说连粮食配给也快取消了。拜伦使用使馆的汽车送他们到游览区。哈弗尔河畔一片开阔的沙滩上，有些人在阳光下散步，有些人坐在色彩缤纷的大阳伞下面，穿着紧身衣的运动员迎着秋季的微风在那里锻炼。

午餐的时候，福莱斯特夫妇点了菜，配给并不太明显。人造奶油点

心吃起来还跟平常一样，是奶油的味道。他们还吃到了味道非常鲜美的比目鱼和很好的羊腿。午饭吃到一半，扩音器突然咔嚓咔嚓响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接着传出非常决断、清楚的德语广播：“过几分钟将有最重要的消息向全国广播，请注意收听！”

河边游览区到处播送同样的内容。散步的人都停下脚步倾听，正在远处沙滩上跑步或翻筋斗的运动员小小的身影也突然停止活动。幽雅的皇阁饭店顿时掀起一片激动的低语声。

“你猜想会是什么？”又开始放音乐，播送纤细、柔和的舒伯特的弦乐曲时，萨丽·福莱斯特说。

“我猜想是华沙，”她丈夫说，“想必是结束了。”

柯比博士说：“你估计可能是停战吧？这星期我听到各种关于停战的传说。”

“啊，要是那样，就太好了。”罗达说，“在战火没有真正蔓延开来之前，就把这场愚蠢的战争煞住！”

拜伦说：“战争已经在进行了。”

“哦，当然，”罗达说着，负疚地微微一笑，“对于可怕的波兰事件，他们总要适当解决。”

“不会停战的。”帕格说。

餐厅外边拥挤的露天咖啡座和大厅里的谈话声越来越高。德国人一个个目光炯炯，手舞足蹈，彼此争论着、笑着，捶着桌子，四面八方都喊着要香槟酒。在播送重要消息之前，扩音器里放了几节李斯特的乐曲，嘈杂声渐渐沉静下来。

“Sondermeldung!（特别消息！）”一经宣布，除了偶然几声餐具碰撞的声音之外，整个餐厅一片寂静。扩音器突然咔嚓响了一下，一个庄严的男中音说了简短的两句话：“元首的最高统帅部发布消息：攻下华沙。”

整个餐厅一片鼓掌欢呼。妇女们站起来跳舞，男人们互相握手、拥抱、亲吻。扩音器里拼命播送铜管乐，先播送*Deutschland über Alles*⁽²⁾，随后播送*Horst Wessel Lied*⁽³⁾。皇阁饭店餐厅里吃饭的人，除了这几个美国人之外，全都站立起来。一眼望去，只见沙滩上散步的德国人都站住了脚步，大多数人还伸出手臂行纳粹举手礼。餐厅里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行礼、唱歌，于是响起一阵不协调的、粗俗的、带着醉意的国社党党歌的歌声。维克多·亨利朝周围一看，不觉毛骨悚然，他即刻意识到德国人在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是要大打一番的。随后，他发现了一件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事。他儿子坐着一动不动，面孔非常冷酷，紧闭着嘴唇，他那双白皙的、关节很明显的手紧握着放在桌上。拜伦从五岁开始就从来不流眼泪，可是现在他竟哭了。

整个餐厅的人都站着，只有这几个美国人依旧坐在那里，大家都用含着敌意的目光望着他们。

“他们是要我们站起来吗？”萨丽·福莱斯特说。

“我不站起来。”罗达说。

招待他们的侍者是一个穿黑衣服的矮胖子，留着一头很长的不打卷的亚麻色头发，在这之前对他们一直很亲切，照顾也很周到，这时却站在那里伸着胳膊大喊大叫，显然在嘲笑这几个美国人。

拜伦什么人也没有看见，他只看到沟渠里泡得胀腾腾的死马，一排排被炸坏的楼房上钉着一块块黄色胶合板，校园里周围开满了红花的石鹅，一个穿紫丁香色衣服的小女孩从他手里接过一支钢笔，以及夜里教堂尖顶上空闪烁的橘红色照明弹。

歌唱完了，德国人又鼓掌欢呼了一阵，然后相互祝酒。弦乐奏起饮酒歌来，整个餐厅欢快地拼命唱道：

你呀，你在我的心坎里，
你呀，你在我的灵魂中……

拜伦害怕听到这支歌，害怕回想起他从华沙火海中逃生不过六小时以后，为了填饱肚皮和讨一杯啤酒，竟跟着德国士兵一道唱起这支歌来。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你竟不知道，我对你一往情深。

侍者开始撤美国人桌上的杯盘，弄得杯盘叮当直响，酒和残汤溅得到处都是。侍者还用臂肘顶撞他们。

“请你留点儿神。”福莱斯特上校说。

侍者照旧毫不客气地胡乱收拾着。当他用盘子碰着萨丽·福莱斯特的头时，她轻轻叫了一声。

帕格对他说：“哎呀，去叫你的头头儿来！”

“头头儿？我就是领班，我是你的头头儿！”侍者哈哈大笑着走开了。脏盘子依旧留在桌上，桌布上留下红一块、黄一块的湿漉漉的水渍。

福莱斯特对亨利说：“最好还是走吧。”

“哦，越快越好！”萨丽·福莱斯特说，“付钱吧，皮尔，付完钱咱们就走。”她拿起钱包。

“咱们的点心还没有来呢！”帕格·亨利说。

“真该揍这个侍者一顿屁股。”柯比博士脸都气歪了。

“我去！”拜伦说着，准备站起来。

“千万别这样，孩子！”福莱斯特上校拉住他的后背说，“他正盼望出事，我们可不能惹麻烦。”

侍者从他们旁边经过，朝另外一张桌子走过去。亨利喊道：“我请你们叫你们的头头儿来！”

“您不是很着急吗，尊敬的先生，”侍者嘲笑地说，“那您最好走吧，我们餐厅里很忙。”他断然转过身去，背对着亨利，走开了。

“站住，回来！”

帕格没有喊叫，也没有咆哮，他只是用冷峻、锋利的命令口吻，压住了餐厅里的一片嘈杂声。侍者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去叫你的头头儿，马上去！”他直勾勾地盯着侍者的眼睛，表情严肃、认真。侍者的神色变了，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附近就餐的人盯着他们，窃窃私语起来。

“我想咱们还是走吧，”萨丽·福莱斯特说，“犯不上找麻烦。”

侍者很快就来了，背后跟着一个秃头、长脸的高个子，穿着一套大礼服，露出很匆忙、很不友好的神情说：“什么事？您有什么意见？”

“我们是美国人，都是武官。”帕格严肃地说。“你们唱国歌，我们没有起立，我们是中立国人员。这个侍者想寻衅，”他指着桌子，“他故意乱来，弄得很脏，讲话很不客气，还撞了这几位女士。他的举动很卑鄙。告诉他，叫他规矩点儿，最好给我们换一块干净桌布，好上我们的点心。”

维克多·亨利突然讲出这些话时，那头头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在亨利的逼视下，他迟疑起来，望望周围就餐的人，随后即刻朝侍者大发雷霆，在空中挥动着双臂，脸涨得通红。他恶狠狠地发了几句脾气，然后转身对帕格·亨利深深鞠了一躬，冷冷地说：“一定好好招待你们，我向您道歉。”说完就匆匆走开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侍者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态度，简直一点儿也不差，丝毫没有发火、抱怨或懊恼的痕迹。这件事后来就被忘掉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很快就把盘子收走，换上了干净台布。他微笑，鞠躬，开几句小玩笑，还尽量不让杯盘弄出响声来。要不是他的脸涨得血红，他就跟当初招待他们的讨人喜欢、态度和蔼的德国侍者一模一样了。他们在叫饭后点心时，他笑嘻嘻地频频点头，说着关于热量的俏皮话，热心地向他们推荐各种甜酒和烈性酒，笑着鞠了一躬，然后才匆匆地走开不见了。

“我可可不待在这里。”福莱斯特上校说。

“可我们的点心还没吃呢。”帕格说。

“干得太好了，”柯比对帕格·亨利说着，很特别地朝罗达瞟了一眼，“干得太漂亮了！”

“哎，帕格有他的办法。”罗达爽朗地微笑着说。

“不错，爸爸！”拜伦说。维克多·亨利匆匆看了他一眼，流露出对他很满意的神情。

美国人很不自然地匆匆忙忙吃着点心，只有维克多·亨利吃他的果馅儿饼，喝咖啡的时候很随便。他打开一支雪茄，侍者连忙跑过来给他点烟。

“我看我们可以走了，”他说着，喷了一口烟，“时间都浪费掉了，上校跟我都在欺骗美国政府。”

当天晚上，很晚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在草地上喝咖啡。罗达说：“我看你带回家许多工作，我本来以为我们能去看埃米尔·扬宁斯的新片子呢，不过我可以带一个女孩去。”

“去吧，我可不是埃米尔·扬宁斯的影迷。”

罗达喝完咖啡，留下父子俩坐在幽暗的夜色里。

“勃拉尼，报告写得怎么样了？进行得如何？”

“报告？啊，不错，报告。”拜伦坐在椅子上，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胳膊肘放在膝上，握着双手。“爸爸，我有点儿事想问您，我如果参加英国海军或皇家空军，您觉得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眨了眨眼，沉吟了片刻才回答。“你是想去打德国人，我猜对了吧？”

“我在华沙过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用处。”

“这可是你的一个大变化呀！不过，我觉得当职业军人现在已经过时了。”

“不是作为职业。”

帕格坐在椅子上，朝前弯着身子，一面抽烟，一面看自己的双手。拜伦老爱伸开两腿，仰靠在椅子上，这时却在模仿他父亲。他们俩的姿势看起来一模一样。“勃拉尼，我想盟国不会跟希特勒搞秘密妥协，可万一他们订了秘密协定呢？那就肯定会展开和平攻势。假设你参加英国军队，很可能因此失掉你的国籍，这会给你带来一系列困难。而且等战争一结束，怎么办？那你就该整天跟空洞的公文没完没了地打交道。为什么不等一等，观望观望再说呢？”

“我也这样想。”拜伦叹了一口气，朝椅子上一靠。

帕格说：“我倒不想给你这种值得钦佩的冲动泼冷水，不过当前最好还是在我们海军里担任一些积极的工作，并且——”

“不了，谢谢。”

“你听我说完，你已经被任命为军官，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那些现在在海上的预备役人员将会得到最好的职位，你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得到提升。战争时期，你跟军官学校毕业的人待遇一样。”

“那样的话，我得在里边待好几年。可是，到战争结束以后呢？”

“你反正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往锡耶纳给杰斯特罗博士写了一封信，我正在等候回音。”

父亲不再提这件事了。

罗达去看埃米尔·扬宁斯主演的影片，但她先办了一些别的事。她半路用车把巴穆·柯比博士从旅馆接出来，送他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其实完全不必要，因为柏林出租汽车很方便，但她提出来要送，柯比也接受了。也许她就是告诉丈夫，为表示礼貌，她对客人最后再关心这么一次，也未尝不可，但是她并没有对丈夫讲。

在汽车里，他们俩几乎没有讲话。她把车停下，自己到咖啡馆的休息厅，让他去办理登记手续。她如果碰上熟人，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并且编出一套关于她丈夫的事情来。但是，她并不担心，只感到一种又苦又甜的兴奋情绪。她对所做的这一切一点儿不感到负疚，她并没有不好的意图。她喜欢巴穆·柯比，一个男人对她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也喜欢她。事实上，这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战争年代的小小罗曼史。双方彼此彬彬有礼到可笑的程度；这是抑郁的火花，幻术般出其不意地闪现一下，即刻就永远消逝了。这和当初她跟基普·托莱佛酒后失态，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毫无相同之处。

“我想，就是这里吧。”柯比说着，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他头发斑白，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每次总这么神经质地往椅子上一坐，她总觉得这动作显得特别孩子气。他们四目相视，一直到端上饮料来。

“祝你幸福。”他说。

“哦，好，我有过幸福，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她呷着代基里酒⁽⁴⁾说，“你要去里斯本的联运票，他们给你办了吗？”

“办了，不过泛美航空公司的特快客机很挤，我可能要在里斯本停留几天。”

“我希望有机会去一次，我听说里斯本正在成为欧洲最繁华的城市。”

“来吧。”

“啊，巴穆，别拿我开玩笑。哎呀，我应该叫你弗莱德，是不是？可我一直想到你是巴穆。弗莱德，叫弗莱德的人太多了，你并不是因为叫弗莱德才引起我注意的。”

“那太奇怪了。”他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

“怎么？”

“安妮叫我巴穆，她从来不愿意叫我别的名字。”

罗达转动着酒杯的杯脚：“我要是认识你妻子就好了。”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巴穆，你觉得帕格怎么样？”

“嗯，他可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工程师懊恼地噘起嘴，“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安排他在这里好像有点儿不合适。坦白地说，他是一个心胸相当狭窄的老水手。但是，我不了解他。他的头脑很敏锐，他在那次宴会上可吓了我一跳，他对侍者来那么一手相当不简单。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叫人理解的古怪人。”

罗达笑了：“你说得太对了。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对他了解也不怎么透。不过，我觉得帕格的确有点儿太简单，甚至太迂腐了，巴穆。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不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头脑简单得太过分了。”

“他是一个爱国者呢，还是一个职业海军军官？这是两回事。”

罗达歪着头，笑起来：“那我就说不准了。”

“我对他了解越多，就越敬重他。”柯比望着他那双紧握着杯子的大手，皱了皱眉头，“你听我说，罗达，最主要的是，我是一个正派人。就算我这么说吧，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安妮去世以后，我一直郁郁寡欢，是你使我重新活跃起来，我很感谢你。你不会生气吧？”

“别讲傻话了，我也很高兴，而且你明明知道我也高兴。”罗达从皮包里拿出一块手帕，“不过我会难过一两天，该死！”

“为什么？我以为你会很满意呢。”

“哦，别说了，巴穆。谢谢你请我喝酒，你最好上飞机去吧。”

“好了，别难过。”

她对他笑了，她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我很好，亲爱的。过一段时间你就给我来一封信吧，普普通通随便写几句，好让我知道你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我希望你能这样。”

“我当然会写的，我一回到家就给你写信。”

“真的吗？那太好了！”她用手帕揩了揩眼睛，站起来，“再见！”

他也站起身来，说：“他们还没有报我的飞机呢。”

“没有吗？可是我当司机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分手吧。”他们走出休息厅，在静悄悄的机场上握别。战争使机场停止了工作，许多部门的灯都黑了。罗达紧紧握了握柯比博士的手，踮起脚，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踮起脚去吻一个男人，多少总是一桩非常奇怪的事。她张开嘴。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次告别。

“再见，祝你旅途愉快。”她匆匆离去，在拐角的地方连头也没有回。她看过许多埃米尔·扬宁斯主演的影片，因此跟帕格谈他主演的片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拜伦总算开始写关于他在波兰冒险之行的那份报告了。维克多·亨利

看他写好的五页枯燥无味，只好强压下怒火，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记得拜伦讲过的每一件事，一句句向他的文书口授。第二天，儿子读着这长达十七页的成果，非常吃惊。“哎呀，爸爸，你的记忆力可真了不起呀！”

“你拿去按照你的意思定稿吧，事实一定要弄得准确无误，把你自己的东西也加进去，星期五交还给我。”

维克多·亨利把修改好的报告交给海军情报部，但是忘记送一份给总统了。

这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柏林几乎一派和平景象。拜伦在绿林区过着闲散的生活，硬着头皮一本又一本本地啃莱斯里·斯鲁特开的书目上的图书。每星期，他跟父亲打三四次网球。他网球打得很好，但是帕格刻苦、顽强，起初把他打败了。拜伦吃得好，加强了锻炼，又有充足的阳光，变得身强力壮，不再那么面黄肌瘦，球也打赢了。为此，帕格跟他都感到高兴。

一天早晨，他来到大使馆里父亲的办公室，看见地板上放着一只捆得很仔细的大旅行包，贴着他亲笔写的标签，旅行包里装着他留在华沙的衣服、鞋和衬衫。这件小事足以说明德国方面的工作效率相当惊人。但是，他拿到这些衣服，心里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德国人很崇拜美国式的服装。他简直变成很时髦的人了。每当这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下楼来到大厅，不管他穿什么式样的衣服，大使馆里的德国姑娘总要盯着他看。他那一头深棕色的头发闪着红光，面孔清瘦，每当他若有所思地微笑时，那对蓝湛湛的大眼睛就睁得更大了。拜伦并不去理睬姑娘们自作多情的顾盼，他每天早晨等信，可是总不见从锡耶纳有信来。

十月初，元首准备在国会发表演说，向英法提出和平倡议。宣传部在克洛尔歌剧院为外国外交官员划出很大一片座位，帕格把他儿子也带去了。拜伦经历了华沙之围，后来又读了《我的奋斗》，他在心目中把阿道夫·希特勒当成卡利古拉⁽⁵⁾、成吉思汗、伊凡雷帝⁽⁶⁾之类历史上的巨人。等希特勒本人往讲台上一站，他不觉吃了一惊。希特勒不过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矮胖子，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灰色上衣，黑裤子，提着一只红色的公事包。拜伦觉得他像一个扮演创造历史的伟大而可怕的人物，但是演得很蹩脚的二流演员。

希特勒这次用一种很平常的、通情达理的声调讲话，完全像一位年长的政治家。这位德国领袖，在这种清醒状态下，居然满口谎言，讲得十分荒唐、可笑。拜伦不断朝四下张望，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反应。但是，德国人都坐在那里，一个个板着面孔。就连外交官们也只是偶尔动动嘴唇，那也许是嘲讽的表示。

这个穿灰色上衣、身材不高的人说，强大的波兰进攻德国，并企图把德国消灭掉，勇敢的德国士兵并没有被突然袭击打垮，他们已经对这种野蛮侵略行径给予了应有的惩罚。一场严格控制在只攻击军事目标的战争，正经获得了闪电式的彻底胜利。华沙以外的波兰平民，遵从他个人的命令，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有遭到任何损失或伤害。还是遵从他

的命令，德国司令官要求波兰当局撤退他们的公民，并发给他们护照，波兰人却怀着罪恶目的，坚持把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留在城市。

拜伦认为他这些厚颜无耻的谎言分明是掩人耳目。关于撤退华沙的妇女、儿童问题，所有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曾竭尽全力协商了好几个星期。德国人甚至从未予以答复。拜伦认为《我的奋斗》本身就是满纸弥天大谎，他知道德国追随这个疯狂的撒谎大家已经多年。但是，此刻希特勒撒谎事小，主要是中立国人员已经了解到事实真相，全世界的报纸也为他们提供了情况，希特勒这些谎言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希特勒究竟为什么要讲这些不攻自破的胡话呢？他这次大概是专门讲给德国人听的。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希特勒在演说中讲到向英国和法国“伸出和平之手”时，态度为什么如此温和？为什么为外交官员保留了这么多座位？

“的确，如果四千六百万英国人要求统治四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希特勒用非常温和、和解的语调说着，手心向外，举起双手，“四千二百万德国人要求和平耕种历史上本属于他们的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无可厚非。”他这是指他在欧洲中部建立的新秩序，以及扩张了的第三帝国。他说，英法如果同意维持现状，就可以谋求和平。他还暗示，如果能将德国过去的老殖民地归还德国，那就更好。元首在结束演说时，又故态复萌，咆哮，嘲讽，挥动着双拳，攥着拳头伸出一根指头指着天空。当他描绘大规模战争的恐怖时，他用双手拍着屁股，说他害怕这场战争，并且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天夜里，帕格·亨利在他的汇报中写道：

希特勒气色很好，他显然具有一级恢复能力。也许战胜波兰使他的身体强壮了些。总之，他不再显得憔悴，气色好极了，背不驼，声音很清楚，也不沙哑。而且，至少他这次演讲时，声音非常愉快，步履轻快、有弹力。如望此人健康状况恶化，将是可悲的错误。

演说讲到谁发动了波兰战争，以及德国人对和平居民所采取的有效措施等等，没有新鲜货色。而且，身为元首，居然撒下弥天大谎。他这些谎言大概是讲给国内的人听的。他的德国听众看起来很相信他的话，但很难捉摸他们的真实想法。

今晚，电台围绕“伸出和平之手”的倡议大做文章。显然，我们将不断听到“伸手”这个词，可能直到战争结束，尽管这种说法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提过了。他这一倡议是可信的。盟国一旦接受这项建议，德国将获得半个波兰，作为这场闪击战轻易取胜的代价。同时，毫无疑问，德国还将收回世界大战前原属于它的殖民地，用以奖励其武装力量所具有的完美的骑士精神。希特勒对提出最荒唐的建议向来不觉得丢脸，而且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了。那么，再做一次尝试又有何妨呢？

至少，如果他获得了他所建议的停战与和谈，那么毫无疑问，英法舆论将会缓和、放松。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整顿萧条的工业力量，以便最后摊牌。总之，这是一篇很聪明

的演说，这位领袖摆出高姿态，而且似乎具有一种魔力。我能找到的唯一缺点是，讲话显得枯燥、杂乱。即使是这一点，也可能是有意的。希特勒今天已经不是当年的一个疯狂的纵火犯，而是一位欧洲颇有见地的政治家了。他除了具有其他才能之外，还是一位天才的杂耍演员。

帕格让拜伦也写下他对这次演讲的看法。拜伦给他半页打字纸，上面写道：

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希特勒仍旧贯彻他在写《我的奋斗》时的那些思想。他在这本书里谈到战争宣传的一章中说，群众像“女人”一样，凭感情、意气用事，你要对他们讲话，就比如对一个最愚昧无知的人，这样才能收到广大听众心悦诚服的效果。他的演说通篇都是连十岁的半无知的德国孩子都骗不过的谎言，他的和平建议也是德国总掠夺计划的组成部分。大概希特勒把其他国家也看成跟他自己的国家一样，否则，我实在无法理解他这篇演说。我到今天才理解希特勒多么瞧不起他的人民，他认为他们极端天真而又愚蠢。他们追随他，爱他。我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不正确呢？

他父亲觉得这段话写得不坏，就在括号里注明“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国观察家的评语”。

以后的几天里，德国电台及报纸大肆宣传。意大利和日本也把元首吹捧成空前伟大的和平使者，一股强大的和平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和美国。但是，“丘吉尔一类的”战争贩子企图扑灭各国人民对元首伸出和平之手的热烈反响。他们一旦得逞，随之而来的将是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他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帕格从中立国驻柏林情报机构获悉，法国有人想从中斡旋，以便终止战争，但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当真相信希特勒的讲话。关键还是承认事实，或继续打下去。

正当各种传说纷纭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闪电式的惊人消息：一艘德国潜艇居然潜入苏格兰北部斯卡帕海湾英国船只停泊区内，击沉“皇橡”号战列舰，并安全返航！

新闻影片里出现的是严肃的、脸胖胖的元首和一个神经质的、板着面孔、头发向后梳的年轻人——海军少校普伦握手的镜头。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中非常遗憾地称赞了普伦的技术和勇敢，这一报告使纳粹宣传部忘乎所以，写这一报告的正是丘吉尔本人。戈培尔的广播电台宣称，“皇橡”号沉没对和平是一大贡献，因为这么一来，将会更加认真考虑元首的“伸手”倡议。

为中立国家的武官与普伦会见安排了一次小型招待会。维克多·亨利把儿子的名字也列入名单，军衔是美国海军少尉，拜伦因此收到一份请柬。父子俩在出席招待会之前，先到格罗克中校的寓所吃便饭。格罗克住在一幢窗户凸出在墙外的老式房子的四层楼上，一套房间又黑又小，没有电梯。房间里笨重的家具摆得乱七八糟，简直连走路的地方都没

有。吃饭时，只有咸鱼和土豆，但烧得很好，拜伦觉得很可口。他本来以为格罗克一家都很讨厌，但发现他们很家常。话题转到拜伦在波兰的那段经历时，主妇倾听着，露出一副不愉快的、慈祥的表情。“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但愿只有和平，真正的和平，我们不要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德国，再来一次战争，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彻底毁灭了。”

罗达说：“战争太可怕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要战争，可是我们在这里偏偏碰上这种麻烦。”

格罗克问维克多·亨利：“你看怎么样？盟国会考虑元首这个非常合理的建议吗？”

“你是要我讲漂亮话，还是真想知道一些情况？”

“不要讲漂亮话，维克多，跟我不要讲漂亮话。”

“那好。德国只有摆脱希特勒和他的统治，才能获得和平。你们甚至还能保持你们既得的一切，但是他那一伙必须下台。”

格罗克和他的妻子在烛光下彼此交换了眼色。“那是没有希望的，”他摆弄着空酒杯说，“如果你的人民不愿了解德国，那只好打出一个结果来。你不了解一九二〇年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那种制度再延续几年，那就不可能有海军，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什么也不可能有，德国就完蛋了。亏得他站出来，使德国恢复了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你们有一位罗斯福，我们有他。维克多，你知道，我在纽约一家游艺俱乐部，听见有人把罗斯福称作发了疯的瘸腿社会主义者。有千千万万人恨他，对吧？我不是一个纳粹，我从来不认为希特勒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确。可是，该死，他偏偏是胜利者！他跟罗斯福一样，把事情都对付得很好。你想让我们把他摆脱掉？首先，这根本不可能，你知道什么是政体。即使可能，我们也决不那么做。但和平还是有可能的，那就要靠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希特勒。”

“那是谁呢？”

“你们的总统。英法眼看就要垮了，要不然他们会在九月份发动进攻。他们几时才会重新遇上这种机会呢？他们能够坚持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感到有美国做他们的后盾。只要你们的总统明天对他们说一句话——‘我不支持你们反对德国’，那世界大战在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将会有一百年的繁荣昌盛。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们的总统也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来保证日本不敢从背后猛扑过来。”

维克多·亨利已经不止一次想到这种情况：他和格罗克在“不来梅”号上的会晤绝非偶然。“我看，咱们该去出席招待会了吧。”他说。

海军少校普伦正在一一迎候衣冠楚楚的武官们。轮到拜伦时，普伦露出吃惊、好奇的神色。“你很年轻，”他仔细打量着拜伦的脸和他那身剪裁得很合身的黑礼服，一面和他握手，一面用德语说，“你是在潜艇上吗？”

“不是。也许，我应该是。”

普伦非常迷人地一笑，而且突然特别热情地说：“啊，这对你最合适不过了，只是你还得再结实些。”

穿蓝制服的水兵把椅子排好，准备讲话。潜艇艇长讲话非常坦率，这使帕格·亨利大吃一惊。毫无疑问，普伦是在没有月色的黑夜，趁大潮浮出水面潜入港口的。这是料想得到的。但是，普伦根本无权把德国空军在空中拍摄的港口入口情况的照片给大家看，并对港口障碍进行分析，这等于把他们搜集情报的具体办法，向英国人和盘托出。它同时也泄露了德国侦察摄影的技术情报，这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它将是下次写汇报的一个重要内容。

拜伦跟他父亲一样，仔细倾听着，生动的细节吸引着他。普伦德语讲得很慢、很清楚，拜伦能听懂他讲的每一个字。他仿佛看见黑夜里微弱的北极光映出潜艇的轮廓，湿漉漉的前甲板上反射出红色和绿色的光点，把艇长急得半死。他甚至看到岸上的汽车前灯在黑暗中突然一闪，正好射到舰长室，他也感到眼花缭乱。他看见前面有两艘深灰色的军舰，潜艇减低速度，准备发射四枚鱼雷。他听见斯卡帕湾冰冷、乌黑的海水冲击着船身。当鱼雷仅仅命中一艘军舰时，他甚至跟德国人一样感到失望。

这之后才是故事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普伦不但没有立刻逃跑，反而在皇家海军停泊区的海面上缓缓地兜了一个大圈，以便重新装鱼雷。英国并没有因为遭受鱼雷袭击而发出海下警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斯卡帕湾内会出现德国潜艇，而“皇橡”号战列舰把受到鱼雷袭击一事误认为军舰内部发生爆炸。因此，普伦才有可能冒险发射第二轮的四枚鱼雷，并获得成功。

“这次我们命中了三枚，”普伦说，“以后的事你们都清楚了。我们击中了火药库，‘皇橡’号几乎立刻就沉没了。”

他并不感到高兴，但也不为九百名英国水兵丧生而感到遗憾。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且他在执行这次夜间任务时死去的可能性比那些英国水兵更大。他很可能落入陷阱、触礁或被水雷炸得粉碎。拜伦也这么想。普伦出海去，完成了任务，回到家里，他在这里非常认真、内行、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故事。这里不是华沙，也没有公路上被炸死的马和孩子。

帕格和儿子在灯火管制的一片蓝色灯光下，沿着荒凉的街道缓缓地驱车回家。他们没有谈话。当汽车拐到他们那条街上的时候，拜伦说：“爸爸，你曾经想到过上潜艇吗？”

父亲摇摇头：“他们那些人都是怪人。等你一上潜艇，你就会发现这工作可不简单。这位普伦很像我们自己的海军潜艇员，有时我简直忘记他讲的是德国话。”

“如果我应召入伍的话，”拜伦说，“我想，我会选择当潜艇员。”

汽车在房前停下。帕格·亨利一只臂肘倚着方向盘，在仪器板微弱的

反光下望着他儿子，露出一丝苦笑。“你不可能每天击沉一艘战列舰。”

拜伦板起脸来，非常严厉地说：“你认为我是为了这个吗？”

“要知道，”帕格说，“做潜艇员对身体要求可特别严格，他们会让你在学校受严格的锻炼。不过，要是你真感兴趣的话——”

“不，谢谢，爸爸。”父亲说服他的时候，他笑了，并且耐着性子摇了摇头。

维克多·亨利常常想再谈谈潜艇员这个话题，但怎么也引不起儿子的兴趣了。

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跟拜伦一起参观船坞和工厂。德国驻美国武官曾提出参观要求，出于礼貌，自然也要回请一番。帕格·亨利觉得跟儿子一道旅行很愉快，遇到不方便的地方，拜伦可以将就；恼火的时候，他开玩笑；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飞机票订满了、误了火车、行李找不到了，或是旅馆的预订单丢失了，他都能随机应变。帕格自以为很有办法，拜伦却比他父亲更胜一筹，他能用一种从容的态度化险为夷，把失物找回来，说服工作人员或售票员想办法。在跟工厂主、企业主和船坞主吃饭的时候，拜伦能一坐就是两个小时，面带笑容，一言不发，只有跟他讲话时，他才简单而又得体地回答一两句。

“你好像对这很感兴趣。”他们那天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参观了埃森市的克虏伯工厂，在雨夜非常疲倦地驱车返回旅馆时，帕格对拜伦说。

“这确实很有意思，比大教堂、宫殿和民间的风土人情都有意思得多。”拜伦说，“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德国。”

帕格点点头：“不错，德国的工业设备正是希特勒指向世界的一支枪，有必要进行研究。”

“而且是一支相当有分量的枪。”拜伦说。

“太叫人放心不下了。”

“爸爸，跟盟国相比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相比呢？”

尽管克虏伯工厂派出送他们的轿车里有一块玻璃挡板，把他们与司机隔开，但帕格还是感到司机正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

“问题就在这里。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业设备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希特勒目前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为我国并没有把工业作为武器的愿望。如果没有人阻止，德国可以凭它的工业力量控制世界。他既有手段，也具备这种愿望。亚历山大征服世界时，马其顿并不算大。巴西可能相当于德国的四倍，潜力是德国的十倍，但是真正算数的是目前所具备的能力和愿望。从理论上讲，我始终认为英法两国联合起来，还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从理论上讲，普里摩·卡纳拉应该击败乔·路易斯^①。希特勒准备干一下，因为他认为能战胜他们。这是较量双方工业能力的根本办法，不过总有些危险性。”

“那么，也许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原因就在这里，”拜伦说，“是工业生产能力的较量。”

“那也不尽然，不过这是主要的。”

“我确实受益不浅。”

帕格笑了。拜伦每天晚上都在旅馆里勤奋攻读黑格尔的著作，常常不合书本，睡上一两个小时。

“黑格尔的著作，你读得怎么样了？”

“刚刚开始懂得一点儿。我简直不能相信，不过他好像比希特勒还疯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教员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

“也许他的著作对你来说太深奥了。”

“也许，不过问题是我觉得我了解他。”

到达旅馆时，脸色阴沉而傲慢的司机给他们打开车门，狠狠地瞪了拜伦一眼。拜伦回忆了一下自己说过的话，决定今后小心，不能随便说希特勒是疯子。他估计司机不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黑格尔派。

英法宣布拒绝元首伸出的手，从而激怒了德国电台。几天之后，突然从外地到了一批航空邮件，其中有一封是埃伦·杰斯特罗寄来的。寄给使馆的邮件，按规定是不经检查的，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信件每隔一两个星期就突然来一大包。红绿相间的一个意大利航空信封上，胡乱地盖着紫红色、黑色和红色的邮戳。杰斯特罗博士还是用旧打字带打字，说不定还是原来那条打字带。拜伦觉得他太心不在焉，而且办事也太笨手笨脚，如果没有人替他换打字带，他会一直用旧的，用到最后打到纸上完全等于空打了。拜伦不得不把信拿到很强的灯光下，才勉强辨认出来。

亲爱的拜伦：

娜塔丽不在这里，我收到她从伦敦写来的一封信，她将设法回到锡耶纳来，或者至少做短期逗留。从私心出发，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她不在，我实在感到束手束脚。

现在谈谈你的事。我不愿鼓动你回来。我不阻拦娜塔丽，因为老实说，我需要她。在她那方面，她也感到她对不中用的叔叔有责任，这是血统的联系，使人有一种非常甜蜜、安适的感觉。你却没有这种义务。

如果你来了，而我又突然决定离去或被迫离开（这种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想到你费力破财，徒劳往返，我会多么不安！我当然非常希望你来这里，但是我又必须节省开支，不能负担你从柏林到这里的旅费。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到意大利（我总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很希望你面叙。

同时，我应该对你的关心表示感谢，尽管你的关心很可能

和想了解娜塔丽的行止有微妙的联系，我还是应该感谢你。而且，为你着想，我还要劝你忘掉锡耶纳、君士坦丁，忘掉杰斯特罗一家吧。

感谢你为我的侄女所做的一切。我从她的信中知悉，你救她脱险，甚至救她一命，你给我的短简却那样谦虚，竟只字未提。我多么庆幸你与她同行！

请向你的双亲致以最热切的问候。我曾经和你父亲在电话里做过简短的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你忠实的埃伦·杰斯特罗

十月五日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父亲正坐在门厅面对花园的一张躺椅上。他朝父亲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帕格双手捧着一杯威士忌苏打水，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拜伦回到自己房间，埋头啃黑格尔的著作和他那难于理解的“精神世界”，一直啃到晚饭时分。

维克多·亨利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罗达始终忍耐着，一直到上冷食，她才戳着冰激凌说：“好了，帕格，到底怎么回事？”

帕格阴郁地朝她看了一眼：“你没有看那封信吗？”

拜伦觉得母亲的反应很特别，她直起腰，目瞪口呆。

“信，什么信？谁写来的？”

帕格对拜伦说：“你把我梳妆台上那封信拿来给你母亲。”

“我的天，”罗达看见拜伦拿着一个粉红色的信封下楼时，急切地说，“原来是梅德琳写来的！”

“你以为是谁写来的？”

“我的天，我怎么会知道？看你的神气，我还以为是德国秘密警察或是什么人写来的呢。真是这样，帕格。”她仔细把信看了一遍，“怎么？这里边有什么不是吗？加得相当多呀，二十美元一星期。”

“你看看最后一页。”

“我看了。啊，我明白你指的什么了！”

“十九岁的年纪，”帕格说，“就居然在纽约有她自己的住宅了！我当初让她离开学校，真是庸人自扰。”

“帕格，你到这里时我就对你说过不行了，她不能再注册了。”

“那她也该尽量试一试。”

“不过，梅德琳没关系，她是一个好孩子，跟你一样严谨。”

“可是现在一打仗，”帕格说，“整个世界都要四分五裂了。一个女孩子，干什么能挣五十五美元一星期？这相当于一个有十年军龄的少尉的

收入。这太荒唐！”

罗达说：“你总是把梅德琳当孩子。我想，她大概是跟你开玩笑，惹你生气了。”

“我真希望我能回到她那里去，在她四周好好看看。”

罗达用双手的手指敲着桌子说：“你要我回去跟她在一起吗？”

“那需要一大笔花费。要是有政府许可，那又是一回事，可是——”帕格转向拜伦说，“你打算回去，是吧？也许你能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

“说实在的，我正要跟您谈这件事。我也收到一封信，杰斯特罗寄来的，我准备去锡耶纳。”

“是吗？”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沉默。

罗达说：“咱们还是再商量一下，好不好，勃拉尼？”

“那个女孩子在那里吗？”帕格说。

“不在。”

“她回美国了？”

“没有，她准备想办法从伦敦去锡耶纳。”

“你打算怎么走？”

“坐火车，到米兰和佛罗伦萨有定期的火车。”

“费用怎么办呢？”

“我有足够的路费，我把挣的钱差不多全部攒下来了。”

“你准备去做什么呢？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去对一座意大利的山城进行调查研究吗？”

“如果征我服兵役，我就走。”

“你真是胆大包天，要是发现你不去，海军部非抓你回来，关你几年禁闭不可。我为你感到荣幸，勃拉尼，随你的便吧！”维克多·亨利咳嗽了一声，卷起餐布，离开饭桌走了。拜伦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脸色苍白，下巴的肌肉直抽动。

罗达知道跟她儿子谈也无用。她到楼上自己的化妆室，从贴身衬衣下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得粉碎。

- (1)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创作的歌剧，剧情取自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
- (2) 德语，歌名，《德国至上》。
- (3) 德语，歌名，《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 (4) 一种由朗姆酒、柠檬汁和糖调制成的鸡尾酒。
- (5) 卡利古拉（37—41），罗马皇帝。
- (6) 伊凡雷帝（1530—1584），俄国第一个沙皇。
- (7) 两人都是拳击手，卡纳拉是1933年的世界冠军，后为路易斯所击败。

第十七章

静坐战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假”战争

华沙陷落之后到挪威事件之间这段为期半年的沉寂，在西方被称作“假”战争，这是援引一位美国议员的用语。我们称它为Sitzkrieg或“静坐战”，这是针对Blitzkrieg^①的俏皮话。从英法方面讲，这种说法可能是适当的。在这段喘息时期，他们的确对自己的军事力量丝毫没有加以改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坐着，预言我们要遭到失败。

这段微妙、晦暗的时期刚刚开始，元首就向国会做了“伸出和平之手”的演说。他这次演说也和他的其他政治活动一样，经过精心策划。如果当初盟国轻信这一演说，我们很可能会发动震惊西方的十一月进攻。华沙陷落后，希特勒对此已经做了安排，我们也积极进行筹划。目前西方政治家对元首已经产生了某种戒心，他们的反应使人感到失望。但这毕竟关系不大。由于气候恶劣，以及供应问题无法解决，急躁的元首不得不再推迟行动日期。于是，袭击法国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只是不断变更日期和战略。进攻日期总共推迟了二十九次，同时准备工作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继续进行。

在我们草拟Fall Gelb（即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的时候，我们参谋部最喜欢阅读法国报纸和军事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学术文章。文章说我们即将屈服于经济压力，我们觉得这些文章很可笑。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第一次开始真正上升。我们获悉，巴黎的生活比战前活跃、轻松。英国首相张伯伦反映了西方的想法，说：“希特勒错过了大好时机。”在这被迫拖延的半年时间里，尽管元首大本营无休止地干扰，德国军火工业生产依旧开始上升，一个袭击法国的完善的新战略方案终于出笼了。

在芬兰的骚乱

苏联进攻芬兰使静坐战时期暂时活跃起来。

斯大林在与里宾特洛甫谈判签订协定以后，始终不变的政策是，趁我们与民主势力作战之际，尽一切可能扩张领土，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我们最后摊牌。希特勒为了腾出手对付西方，已经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境内的大片土地让给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像俄国沙皇或布尔什维克其他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这时是他吞并卡累利阿地峡和控制

芬兰湾的大好时机。当他的使者对骄傲的芬兰人进行威胁，企图霸占这片领土而宣告失败时，他决定诉诸武力。芬兰的主权当然遭到了蹂躏。

但是，使全世界震惊的是，苏联统治者竟因为进攻进行得很糟而陷入困境。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红军大丢其脸，在芬兰竟暴露出他们原是一批装备和训练极差，指挥力量也很薄弱的乌合之众，连一个训练有素但是弱小的敌人都不能战胜。这可能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清洗大批军官的结果，也可能是俄国人传统的低能，加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害影响，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调遣最蹩脚的军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芬兰确实英勇击退了斯拉夫侵略者，苏联始终未能从军事上击败他们。最后还是用俄国传统打法，为数不多的芬兰保卫者终于淹没在强大的炮火之中，沐浴在斯拉夫人流下的血海里。这样，斯大林的愿望实现了，他把我们的芬兰朋友推回卡累利阿地峡，形成了列宁格勒防线。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行动实际上在一九四一年挽救了列宁格勒。

圣诞节，芬军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就是著名的苏奥穆斯萨尔米战役，芬军以死伤约九百人的代价，造成苏军约三万人被歼灭或冻死。经过这次战役，大家就不可能再把苏军当作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的敌对力量。后来，赫尔曼·戈林称这次芬兰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敌行动”，意思是说，俄国人故意在芬兰示弱，以便把他们的战斗力伪装起来。这也成为德国空军在东方失利的一个荒唐借口。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斯大林俄国的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从这时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在东线苏军手中彻底崩溃，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谈到，不过他们在芬兰的表演确实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计划。

静坐战结束：挪威

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进攻芬兰一事大肆宣传，并酝酿给予芬兰军事援助，但结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开辟芬兰战线迫使希特勒面临北方的强大威胁，英国企图占领挪威。

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准确的情报。英国的这一计划，并不像纽伦堡审判中指控德国军队的某些计划和“阴谋”一样，英国的这一计划是实际存在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开写到这一计划。他承认英国的进攻日期定在我们之前，后来取消了。因此，我们抢先进入挪威，完全出于侥幸，是时间问题。

苏芬战争使挪威问题尖锐化，因为英法完全可以利用“援芬”作为借口，在挪威登陆，并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挺进。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北海两侧均设英军基地，这对我们的潜艇形成了封锁，从而扼住了我们在海上的主要咽喉。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瑞典运进铁矿的船只，冬季航线必须沿挪威海岸行驶。如果没有这一铁矿资源，我们就不能坚持长期战争。当最高司令部向希特勒承认存在这种危险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进行“威悉河演习”，并占领挪威，黄色方案再一次推迟。

在纽伦堡法庭上，海军上将雷德尔因“阴谋侵占中立国挪威”而定

罪，而曾经拟订过同样计划的英国却坐在审判席上，这一事实实在令人遗憾。但这种不合理现象，促使我对自己在纽伦堡的经历处之泰然。我认为那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失败所导致的必然政治结果。如果战争的结局正好相反，我们因丘吉尔阴谋占领挪威而将他处以绞刑，世界舆论又当如何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占领挪威，是在非常优良的英国舰队实际炮火下进行的一次惊人的水上行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成功并不是由于希特勒的指挥，而是无视他的指挥的结果。我们在海上遭到惨重损失，尤其后来当我们计划进攻英国时，驱逐舰奇缺。但比起我们获得的战果，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微乎其微了。我们先发制人，阻止了英国，开辟了更广阔的海岸线，粉碎了对我们的封锁，并且保证了整个战争年代瑞典铁矿石的供应。

在挪威的错误

希特勒的外行在挪威暴露得很糟糕，每次战役中都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厉害。

无论在哪一方面，外行的标志就是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而内行的标志则是危急关头善于随机应变，最高超的用兵艺术就是要求在战云密布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希特勒的惊慌失措表现为两种形式：当部队正在运动的时候，他突然命令部队停止作战；在战役的中途突然变更目标。这两个弱点在威悉河演习中都表现出来。我在分析挪威战役时，详细记述了希特勒整天歇斯底里大发作，坚持要我们放弃纳尔维克这个真正的据点，以及他突然疯狂策划用“不来梅”号大邮船攻占特隆赫姆港等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能成功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那完全是因为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在挪威不顾元首的干扰，进行了有效而干练的工作，统率了一支精锐部队，拟订了正确的计划。

这种来自上面的偶然干扰往往影响整个作战行动。阿道夫·希特勒多年来为了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不仅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耍尽了狡猾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此人对权力是贪得无厌的，很遗憾德国人民不了解他的真实本性，等到真正了解，已经为时太晚。对这次篡权的背景，我要做粗略的说明，因为它对六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有重大的影响。

希特勒如何篡夺了军权

一九三八年，他和他的一批纳粹宠臣竟然肆无忌惮，捏造罪名，指控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有名望的将军行为不检。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了几个犯有这类性质错误的实例。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不在此赘述。纳粹分子准备利用这个罪名暗中把一批有经验的将领大胆搞掉，而希特勒本人居然一跃而成为最高司令！他强迫德国武装部队的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一行动表明他了解德国人的忠诚性格，他们一旦宣誓，就将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一誓言。

由于对我们的一批有名望的将领进行了人身攻击，捏造了罪名，我

们参谋部就被堵住了嘴，解了体，因而对这次篡权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抗议。德国军队一向不受政治控制，这使德国军队长久以来成为我国一支坚强力量。现在德国军队的绝对独立宣告结束，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的指挥权，在战争开始前一年光景，落到一个奥地利街头鼓动者的掌握中。

就这件事本身而论，还不算是一次灾难性的变化。希特勒对军事还不是完全无知。他在战场上当过四年步兵，而学会作战还有比这更坏的办法呢；他贪婪地阅读过历史和军事著作；他对历史事件有非凡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遇到重大问题，他善于追根究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他甚至具有和妇女同样的直觉感。如果一个政治家经常向士兵听取命令执行的情况，那么在战争中，这将是一种优良的指挥作风。一个具有胆略的政治冒险家，由一个平民跃居统治地位的查理十二世式的人物把德国统一成一支坚强的力量，加上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指挥集团，我们的总参谋部具备这一切，我们本来完全可能取得最后成功。

可是希特勒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这一点毁了他，也毁了德国。从重大的战略方针，到微乎其微的细节，都由他一人包揽。在战争时期，我们唯一有效而压倒一切的原则是：希特勒指挥一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于我们竭力设法阻止一次为期过早的对法国的进攻，希特勒在总参谋部做了一次粗暴的演讲，警告我们说，任何人胆敢违抗他的意志，他将进行无情的打击。像他的其他许多恫吓一样，他这话确实做到了。到战争结束时，总参谋部大部分人员都被免职，不少人被枪毙。要不是他后来发狂自杀，我们迟早都难免一死。

这样一来，伟大德国的坚强人民和勇敢无畏的德国士兵，都沦为希特勒外行指挥下的御用工具。

希特勒和丘吉尔：一个对比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到他的部长们尽职的情况，流露出对希特勒的羡慕，说希特勒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可以丝毫不受干扰，也不用去说服目光短浅的职业军人。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英国，使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丘吉尔和希特勒一样，是外行干预军事的一把好手。两人都是从政治上极端失意的境况中崛起掌权，都是主要依靠他们那三寸不烂之舌控制群众。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不管有多少错误、多少失败和灾祸，都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的忠诚。两人都喜欢夸夸其谈，对经济和后勤的现状所知甚少，更不关心。两人都是在失败面前不肯屈服。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备惊人的个性，足以抑制在他们讲话过程中提出的合理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个人与希特勒接触中有丰富而痛苦的体验。最大的区别是，丘吉尔到最后不得不听从职业军人的意见，而德国人却认为命中注定该效忠于 Führer Prinzip⁽²⁾。

如果丘吉尔拥有阿道夫·希特勒所窃取的权力，盟国的军队在一九四

四年向被丘吉尔称为“平静的轴心”的可怕的山峦起伏、水中障碍重重的巴尔干半岛进军时，肯定会全军覆没。我们会在这里歼灭他们，意大利战役就是一个证明。只有在诺曼底的广阔平原上，运用大量质量低劣、廉价的福特产品的美国作战方式才有用武之地。巴尔干半岛将会重新掀起一场德摩比利隘口战役⁽³⁾，取胜的将是巴尔干人，遭到失败的将是丘吉尔。相形之下，加利波利⁽⁴⁾的失败也就微不足道了。

如果拥有元首的权力，丘吉尔就会轻举妄动，试图收复希腊岛屿，并袭击罗得岛，从而将供应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盟国登陆艇白白浪费掉。一九四四年，他喋喋不休地要求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进行这一荒唐而愚蠢的行动，直到他们拒绝再和他谈这件事。

丘吉尔是一个受到民主约束的“希特勒”。德国如果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应当记取这两个人的不同结局。我并不赞成议会无尽无休的辩论。就信仰而论，我一向拥护保守的君主制。不过，不论政体结构如何，今后我们都应该将军事委托给训练有素的将领，军事部门坚决不允许搞政治的人插手。

英译者按： 以上希特勒与丘吉尔的这一不伦不类、肆意歪曲的对比，当然略去了根本性的区别。历史家，甚至包括大多数德国历史家在内，一致的意见认为希特勒是一个侵略、掠夺成性的残暴的冒险家，而丘吉尔却是一位人类自由、尊严与法制的伟大捍卫者。丘吉尔确实有插手军事的倾向，搞政治的人会发现很难抵挡这种诱惑。

隆所说的英国在挪威登陆的计划确有其事，他想从这件事得出结论说明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可信，这当然是另一回事。英国是挪威、丹麦等中立小国的唯一保护者和希望。英国在挪威登陆的目的是保卫挪威，而不是占领和控制它。在战争中，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交战双方可能准备攻取同一个中立目标，但不能因此而证明双方都同样犯有侵略的罪行。我认为隆在这方面的见解是错误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说服一位德国总参谋部的官员。

(1) 德语：闪击战。

(2) 德语：元首准则。

(3) 希腊境内著名隘口，古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曾率三百勇士保卫此隘口，抗击波斯大军。

(4) 意大利东南部重要海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企图攻占这个港口，结果遭到失败。

第十八章

完全出乎华伦·亨利和他的未婚妻杰妮丝的意料，纠正他们对苏联入侵芬兰看法的，竟是梅德琳新交的男朋友，一个长号手，公用事务系的大学生，名叫希威尔·波茨曼。十二月初他们俩订婚以后，双双来到纽约，去拜访梅德琳的新居。他们在这里巧遇她的男朋友，感到很吃惊。

帕格·亨利听说她搬进自己单人住的公寓，很是生气，但如果他知道她搬家的原因，他其实应该高兴。梅德琳越来越讨厌跟她住在一套房间的两少女，两人都有风流事——一个跟一位专写笑话的作家，另一个跟一位跑龙套的演员。梅德琳发现他们只要有一对在家，她就得躲出去，到很晚才能回来，要不就只好一个人关在自己房间里。她们住的房子很简陋，墙壁薄极了，她连装聋作哑都不成。

她感到十分厌恶。两个姑娘都有很好的工作，衣着很雅致，又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梅德琳觉得她们的行为简直像妓女一样。她是亨利家的孩子，跟父亲的观点一致。梅德琳在日常琐事上多多少少接受了一些美以美教规的影响，很相信她在家里和教堂里学到的东西。没有结婚的少女如果正派，就不会跟男人同居，这在她看来几乎是一条自然的法则。男人就灵活多了，比如，她知道华伦订婚之前就不怎么规矩。她比较喜欢拜伦，因为拜伦在这方面更像她为人正派的父亲。梅德琳认为两性关系是一桩轻松的玩火游戏，只能在保障安全的一定距离之外享受那熊熊的火焰，直到新婚之夜才能纵身投入那炽烈的火海之中。她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正派少女，她丝毫不为此感到羞愧。她觉得跟她同住的两位少女都是大傻瓜。休·克里弗兰一给她加薪，她就即刻搬了出来。

“我不知道，”她在帷幕后边，一边搅着炉子上一口锅里的东西，一边说，“也许不该做这顿晚饭，我们不如都上馆子吃去。”

她是在对她的男朋友希威尔·波茨曼说话，大家都管他叫波茨。他们俩是九月份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波茨瘦高、苍白，性格温顺，蓄着一头厚厚的棕色直发，无边眼镜后边一双凸出的、沉思的眼睛。他总是穿棕色衣服、棕色鞋，打棕色领带，甚至连衬衣也是棕色的。他经常阅读大部头的、枯燥无味的经济和政治书籍，自己对人生也抱着一种灰溜溜的看法，认为美国社会注定要毁灭，很快就要崩溃。梅德琳觉得他很有意思，对他感到特别新奇。这时他在棕色衣服外边围着一一条粉红色围裙，帮她收拾小饭桌，削炖肉用的葱头。

“现在还来得及，”他说，“你可以把炖肉留下，明天晚上吃，咱们请你哥哥和他女朋友上朱丽奥吃去。”

“不行，我已经告诉华伦我自己做晚饭。他女朋友很有钱，不会乐意下意大利小饭馆，而且他们还要赶去看戏。”梅德琳走出来，用手帕揩了揩发烧的面孔，看了看饭桌，“太好了！谢谢你，波茨。我去换衣服。”她打开漆成米黄色的壁橱门，拿出一件衣服和一条衬裙，朝这套小

小的房间扫了一眼。整套房间只有一扇三角形的小窗对着后院和洗衣房，此外就是一小块烧饭用的地方和一间小小的浴室。破长沙发上摆着黄色的纸样和几大块蓝布。“真讨厌，沙发简直成老鼠窝了。我要是快一点儿，还能把衣服裁出来。”

“我能帮你裁好。”波茨说。

“别瞎说了，波茨，你不会裁衣服，别去试。”门铃响了。“酒已经有了，太好了！”她去开门。华伦和杰妮丝进来，看见一个金鱼眼的高个子年轻人，围着粉红色围裙，一只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一只衣袖的纸样，他们都吃了一惊。房间里一股炖肉的香味，梅德琳穿着一件长睡衣，手臂上搭着一件衣服和一条带花边的衬裙，这场面充满着强烈的家庭气氛。

“哎呀，你们真早！我的天，华伦，你晒黑了！”梅德琳始终相信自己很正派，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忸怩不安的时刻，“这位是希威尔·波茨曼，我的一位朋友。”

波茨曼朝他们稍稍挥了挥剪刀。他很窘，很狼狈，连忙拿起一只蓝色人造丝的破衣袖剪起来。

梅德琳说：“波茨，请你别裁那件衣服好不好！”她又对杰妮丝说：“你看，他还以为自己真会裁呢！”

“比我能干多了。”杰妮丝·拉古秋不大相信地盯着波茨曼说。波茨曼放下剪刀，解下围裙，哧哧一笑。

华伦为了掩饰自己的吃惊，随便找话说：“梅德琳，你的晚饭闻起来真香啊！”

梅德琳给他们介绍过之后，就走进她称为闺房的一间四英尺见方的肮脏的浴室。“你们要不要先洗洗，”她打开门，指着满是生锈发黄的自来水管的地方，对杰妮丝说，“两个人在这里挺宽绰。”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挺好。”杰妮丝喊道，“来吧！”

波茨一边穿上衣、打领带，又继续刚才中断的谈话。梅德琳突然探出头，伸出光光的胳膊和肩膀：“波茨，别让炖牛肉漫出来了，你把煤气关上。”

“当然可以。”

当他走到帷幕后边时，杰妮丝·拉古秋和华伦惊异地交换了眼色。“波茨曼先生，您是在纽约业余乐团演奏吗？”杰妮丝提高嗓音说。

“不是，我在吉格·弗雷契尔管弦乐团。”他高声回答说，“我在争取自己组织一支乐队。”他回到房间，坐到靠背椅上，头枕着椅背，整个身子朝后仰卧着，腿一直伸到地板上，简直等于躺在椅子上。华伦自己本来就邋邋遢遢，但是看到高个子、瘸腿、眼珠凸出、穿一身棕色衣服的长号手如此懒散，他简直对他产生了怀疑。最奇怪的是他穿的衣服。华伦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有人在棕色的衬衣上打一条棕色领带。梅德琳

从浴室出来，一边还在整理身上的衣服。“来，波茨，兑一点儿酒！”她喊道。

波茨站起来去掺和饮料，一边谈到组织一支乐队的种种困难。他很拘谨、腼腆。他确实认为要别人不感到拘束的唯一办法就是聊天，而他经常谈到的话题之一就是他自己。他说他是蒙大拿州一个部长的儿子。十六岁时，当地一位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甲状腺病，却介绍给他许多英格索尔和海克尔^①的著作，纠正了他对宗教的看法。为了反抗父亲，他选择了长号手这个职业。

接着，他又转到战争这个题目上。他解释说，战争就是帝国主义者争夺市场的斗争。这话题是华伦说到他自己是一个正在受训的海军战斗机驾驶员而引起的。随后，波茨又开始阐述马克思对战争的分析，从劳动价值学说开始。梅德琳已经烧好饭菜，端上桌，她觉得有他陪她的客人，心里很高兴。她知道波茨很健谈，也对他的谈话感兴趣，她想华伦和杰妮丝说不定也会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沉默不语。她想，也许他们刚刚发生过小小的争论。

波茨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从来不按他们真正的劳动所得获取报酬，资本家只付给他们最低工资。资本家因为拥有生产资料，就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一个工人的生产价值和他的报酬所得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这样迟早会导致战争。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堆积了大量的剩余物资，因为工人得到的报酬不足以购回他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资本家为牟取利润，只得将这些剩余产品销售给其他国家。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一旦白热化，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战争。当前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剩余产品。”杰妮丝·拉古秋温和地说。她是学经济的大学生，但她还是愿意让华伦妹妹的男朋友（或者情人，她现在还搞不清）发上一通议论。“德国是一个产品不足的国家。”

“但是，战争依旧是一场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波茨非常懒散地走回来，认真地坚持着，“那么照相机呢，不在乎吗？德国一直在出口照相机。”

华伦说：“那么，根据我的理解，你是说，德国侵略波兰是为了出售徕卡照相机。”

“拿经济法则说笑话很方便，但是文不对题。”波茨微笑着说。

“我完全是认真的。”华伦说，“显然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原因，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就是为了征服和掠夺。”

“希特勒是一个傀儡领袖。”波茨愉快地说，“你听说过弗里茨·蒂森吗？他和克虏伯，还有另外几个资本家，把希特勒扶上台。他们只要愿意，打几个电话，明天就能扶另外一个人上去。当然，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在他们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中，他是一条可以利用而且俯首帖耳的走狗。”

“你知道，你讲的完全是一条共产党的路线。”杰妮丝说。

“哦，波茨是一个共产党。”梅德琳匆匆忙忙从帷幕背后端出一木碗沙拉，说道，“晚饭好了，波茨，你拌一下沙拉好不好？”

“当然可以。”波茨把碗端到旁边的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上，非常老练地加沙拉油、醋和其他佐料。

“我可能还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呢。”华伦说着，朝这个身穿棕色衣服的高个子瞟了一眼。

“我的天，你真没见过吗？”梅德琳说，“怎么可能？广播系统就有许多他们的人。”

“那多少有点儿夸张了。”波茨说着，往沙拉碗里擦蒜，于是暖洋洋的小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一股刺鼻的蒜味。

“哦，波茨，你说，咱们那些人里，谁不是共产党？”

“彼得不是，我想麦拉也不会是。那还只是我们这一批人。”他对华伦补充说，“那还是从西班牙内战时期开始的。我们干了许多事，给保皇分子一点儿厉害看看。”大家都已经就座了，波茨把一碗沙拉端到桌上。“当然，现在我们的人剩下不多了。大批人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以后就销声匿迹了，他们都没有最基本的信念。”

“你觉得那个条约很讨厌吗？”华伦说。

“讨厌？哪儿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行动。资本主义列强企图在苏联把社会主义消灭掉。如果他们事先在相互混战中伤了元气，那么向社会主义发动总进攻的力量也就薄弱得多了。斯大林的和平政策是非常明智的。”

华伦说：“假设希特勒单线作战，迅速并吞英法，然后转过来击溃俄国呢？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可以和盟国达成协议，他们联合一致制止纳粹，形势就要好得多了。”

“可是，要知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任何理由参与帝国主义者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波茨非常耐心地向这位蒙昧的海军飞行员解释说，“社会主义不需要国外市场，因为工人获得了他所创造的一切。”

“波茨，你把炖牛肉端来好吗？”梅德琳说。

“当然可以。”

等他到帷幕后边，杰妮丝·拉古秋提高嗓门说：“可是你肯定知道，一个俄国工人的收入，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都要少。”

“当然。这有两个原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封建国家取得胜利，”波茨又端着炖肉出来说，“需要弥补一块很大的工业空白。另外，也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社会主义需要把大量生产转向军事工业。等到社会主义一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军火变成无用的东西，就会把它们都抛到海里去。”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怀疑。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事，我总觉

得，”杰妮丝说，“一旦国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工人的收入会比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时的收入少。你知道官僚主义政府多么无能，多么专横。”

“不错，”梅德琳插嘴说，“可是一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国家就消亡了，因为任何人都不再需要一个集权的政府。那么，工人将掌握一切。波茨，把酒递给我们。”

“当然可以。”

华伦眯起眼睛对他妹妹说：“你相信他的话吗？”

“争论就在这里，”梅德琳哧哧地笑着说，“要是爸爸知道我跟共产党交朋友，会不会气死？千万别写信告诉他。”

“你放心。”华伦转向波茨说，“那么芬兰又是怎么回事呢？”

俄国入侵这个北方小国已经是一星期前的事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怎么理解呢？”

“你知道，俄国指责芬兰袭击它，跟希特勒指责波兰进攻德国一样。你相信吗？”

“认为波兰进攻德国，这种想法实在可笑，”波茨平静地说，“但是芬兰袭击苏联是非常可能的。大概是受人指使，企图挑拨社会主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

“苏联国土是芬兰的五十倍。”杰妮丝·拉古秋说。

“我并没有说芬兰干了一件聪明事，”波茨说，“他们受人指使，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过，芬兰本来就是沙皇俄国的一个公国。严格说，这不能算是袭击，这只不过是纠正一个错误。”

“哦，甭说啦，波茨。”梅德琳说，“斯大林不过见机行事，进入芬兰以便改进他对抗德国的战略地位。”

“当然。”华伦说，“道义不去管它，处在他的地位，这是一次非常精明的行动。”

波茨非常会心地微笑了，他的眼珠简直要从眼眶里脱落出来。“当然，他不是昨天刚生下来。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点儿实际行动，帝国主义者总是怕得要命。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独享的特权。”

“这次进攻竟一败涂地，你又怎么解释呢？”

“哦，你相信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吗？”波茨说着，使劲朝他眨了眨眼。

“你以为俄国人真的打了胜仗？”

“嘿，那些关于什么穿白制服的芬兰滑雪部队的种种无稽之谈真叫人生气，”波茨说，“你难道就没有想到俄国也有滑雪部队，也有白制服吗？可是你偏偏听信《纽约时报》的宣传。”

“炖肉真好吃。”杰妮丝说。

“我放了好多丁香花苞，”梅德琳说，“可别吃着了。”

华伦和杰妮丝吃完饭，就即刻上戏院去了。他从彭萨科拉到这里来休假七十二小时，杰妮丝从华盛顿来跟他会面，跟梅德琳一起吃晚饭是他们在长途电话中最后商定的。他们走了以后，梅德琳裁她的衣服，波茨洗盘子。

“天哪，现在怎么办呢？”走到街上时，华伦说。戏院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下雪了，不可能叫到汽车，他们只好步行。“弄一支鸟枪来？”

“做什么？解脱波茨的痛苦吗？”

“我想强迫他跟她结婚。”

杰妮丝笑起来，紧紧挽住他的手臂：“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亲爱的。”

“是吗？”

“不可能，你的小妹妹还完全是一个孩子。”

“老天爷，一点儿不错。曼哈顿的红色火焰，真他妈的没法说。我还写信告诉家里说我要去看她，现在我怎么说好呢？”

“你就给你父母亲写信，说她一切都好，实际上也是这样。”

他们低着头朝前走，风卷着雪花直朝他们脸上扑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杰妮丝说，“别替你妹妹担心。说实在的，也没必要。”

“我在想这场战争把我们一家人都拆散了。我是说，我们也经常分散在各地，”华伦说，“因为我们是军人家庭，也习惯了。可现在不一样，总觉得没有着落，人人都在变动，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团聚在一起了。”

“所有的家庭迟早都要变动，要分散，”杰妮丝·拉古秋说，“拆散以后各自成为一个新家庭，开始生活。事情就是这样，这也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安排。”她用脸偎着他，待了一会儿，雪片落到两人暖和的面颊上。

“帝国主义者争夺国外市场，”华伦说，“我希望在爸爸回来之前，她能把那人摆脱掉，要不然爸爸非把无线电城捣毁不可。”

(1) 英格索尔（1833—1899），美国演说家、律师；海克尔（1834—1919），德国博物学家。两人都是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反对宗教和哲学的蒙昧主义。

第十九章

“拜伦！”

杰斯特罗博士叫了一声这个名字，倒抽了一口凉气，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还是照往常一样，坐在草坪上，腿上盖着一条蓝毛毯，肩上披着灰围巾，膝上放着一块写字板和一本黄色的拍纸簿。从锡耶纳山谷吹来的习习凉风掀动着杰斯特罗的本子。朦胧中，在这座围着红墙的城市周围，起伏的山峦上葡萄园星罗棋布，山顶上是黑白条相间的教堂，这一派肃穆的景色很像古老壁画里中古时代的锡耶纳。

“埃伦·杰斯特罗，你好。”

“我的天，拜伦！你这样让我大吃一惊，我发誓要一个星期才能把精神恢复过来！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还谈起你，我们俩都肯定你这时准在纽约了。”

“她也在这里吗？”

“当然啦，她在楼上图书室里。”

“那么，对不起，先生，我能先上去一下吗？”

“去吧，去吧，让我镇静一下。哦，拜伦，你告诉玛丽亚说我现在想要一点儿浓茶。”

拜伦三脚两步奔上大厅的楼梯，来到图书室。她穿着一件灰毛衣和一条黑裙子，站在书桌旁边，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天哪，真是你！除了你，没有人像这样上楼梯的。”

“是我。”

“见鬼，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得找个工作做呀！”

“你真笨，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们说你要来？”

“呃，我想我还是直接来好一点儿。”

她走到他面前，迟迟疑疑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的脸。长长的手指发干，而且冰凉。“不过你气色好多了，体重看来也增加了一些。”她说着，又突然很不自然地走开了。“我应该向你道歉。那天在科尼希斯贝格，我心情特别坏，有冒犯你的地方，实在很抱歉。”她离开他，又回到书桌旁边坐下，“呃，我们可以留你在这里工作，不过，像你这样突如其来，总不能叫人高兴。你现在明白了吗？”她又继续打字，就好像他刚进了一趟城回来似的。

这就是对他的欢迎。杰斯特罗又让他在这里工作，几天之内，一切又恢复正常，仿佛那段波兰之行根本没有发生，他们俩谁也没有下过山

似的。在这寂静的万山丛中，战争的痕迹很少，只是不时缺少汽油造成一些困难。他们看到的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报纸都不谈战争，连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战争消息也很少，俄国进攻芬兰事件像中国发生地震一样遥远。

因为公共汽车不可靠，杰斯特罗让拜伦搬进来，住在别墅三楼一间原来住女仆的房间，又窄又小，灰泥墙已经裂缝，天花板上满是印迹，下大雨时就漏雨。娜塔丽正好住在拜伦下边，二楼一间面向锡耶纳城的卧室。他对他的态度一直很特别。吃饭时，或一般逢杰斯特罗在场的时候，她总是若即若离。在图书室里，她甚至对他很粗鲁，工作好长时间一直闷声不响，他要问她什么，她就冷冰冰的，简单答复他两句。拜伦向来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引不起别人兴趣，也就把她这种态度看作理所当然。但是，他始终怀念他们在波兰的那段友谊，而且奇怪她为什么对那段经历只字不提。他认为准是因为自己跟踪追到这里，惹她生气了。他又和她在一起了，这正是他要到这里来的原因，因此，尽管她态度粗暴，他依旧像一只狗与它脾气暴躁的主人重聚一样，非常满意。

拜伦到达锡耶纳时，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那本著作暂时搁浅，杰斯特罗要补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最后一场赛马》的文章。他在谈到人种的时候，描绘了欧洲重新投入战争的一幅悲惨景象。这篇文章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编辑部于九月一日收到时，正好德国在这一天进攻波兰。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杰斯特罗著作出版人给他打海底电报，迫切希望他把这篇文章写成一本小书，并且说如果能够对战争结果表示一些乐观看法（哪怕一点点）就更好。电报还提到可以预支一大笔版税。现在手边就是这项工作。

杰斯特罗在这个小册子里，发表了一通非常有气派、有预见性并且胸怀很开阔的惊人议论。他写道：德国人可能再一次遭到失败；即使他们取得了世界的统治权，他们最终也将被他们的臣民驯化和征服，像他们的祖先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被驯化成基督教徒一样；狂热或暴虐的专制是有定数的，它是一种不断复发的人类的热病，最终注定要冷却、消退，而整个人类历史将永远朝着理性和自由前进。

杰斯特罗认为德国人是欧洲的不肖子孙，自私、任性、不切实际，总是想方设法破坏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的秩序。阿米纽斯用武力粉碎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马丁·路德破坏了天主教，现在希特勒又向建筑在陈旧、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上尚且不稳定的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挑战。

杰斯特罗写道，欧洲的“赛马”，许多疯狂的民族主义小国家在一小块人口稠密的陆地上展开竞争，于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与亚洲接壤的大型锡耶纳支撑不住了。因为锡耶纳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一家动力公司、一套电信系统、一个市长，而不是按照所谓鹅、毛毛虫、长颈鹿等十七个伪独立区域搞十七套，因此，欧洲照一般常识理解的统一条件成熟了。希特勒这个具有天才的坏家伙看到了这一点。他怀着一股条顿族的狂热，开始着手残酷地、错误地破坏旧秩序，但重要的是他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赛马”。不管哪一方在这场愚蠢的、血淋淋的“赛马”中取胜，欧洲都将出现一个不像过去那样生动活

泼，却更富于理性、更稳固的结构。也许这一痛苦而健康的过程会变成全球性的，整个世界将最终联合起来。至于这一闹剧中的反派角色希特勒，也许会被追击，像麦克白^①一样惨遭杀害；也许他会取得胜利，那么他也将最终倒台或死亡。但是，星球将继续存在，地球也将继续存在，人类追求自由和彼此之间兄弟般了解与友爱的愿望将永世长存。

当拜伦用打字机打出反复阐述这种意见的草稿时，他想，如果杰斯特罗不是在这座俯瞰锡耶纳全景的幽静别墅里，而是在华沙度过炮火连天的九月，不知他是否会写出如此胸怀开阔、如此乐观的作品。他认为《最后一场赛马》里不恰当的空洞议论太多，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娜塔丽每星期都收到一两封莱斯里·斯鲁特的信。她对这些信已经不像春天时那样激动了，那时她总奔到卧室去看信，回来时不是满面春风，就是眼泪汪汪。现在她就坐在书桌旁边，把空行空得很宽的打字信随随便便看一遍，就往抽屉里一塞。有一个下雨天，她正在看信，拜伦在打《赛马》一书的稿子，只听她说了声“天哪！”

拜伦抬起头来问：“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她说，脸色绯红，激动地摆着手，弹着信纸，“对不起，什么也没有。”

拜伦又继续工作，很吃力地辨认杰斯特罗写得很潦草的一句话。教授的字迹很难认，经常漏写字母或单词。他写的S和O很少封口，有些蓝墨水写的花花哨哨的字就需要人去猜测它的意思。娜塔丽能辨认，但是拜伦不喜欢她那副屈尊俯就的勉强样子。

“唉！”娜塔丽扑通一声往椅子上一靠，盯着那封信，“勃拉尼？”

“什么事？”

她咬着饱满的下嘴唇，犹豫起来。“我实在没办法，我得跟人说说，而你又在我身边。你猜我这只发烧的小手里拿的什么？”她把信纸弄得沙沙响。

“我知道你拿的什么。”

“你以为你知道，”她顽皮地一笑，“我来告诉你，这是莱斯里·曼逊·斯鲁特先生向我求婚的信，他是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一位发迹的外交官，一个捉摸不透的单身汉。你觉得怎么样，拜伦·亨利？”

“向你道喜。”拜伦说。

这时，娜塔丽桌上的铃响了。“哦，我的天！勃拉尼，劳驾你去看埃伦·杰斯特罗有什么事，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她把信朝桌上一扔，把细长的、雪白双手插到头发里。

杰斯特罗博士在楼下书房里，围着毯子坐在火旁的一张长躺椅上，下雨天他就经常待在这个地方。他对面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个胖胖的、面色苍白的意大利官员，穿着一身黄绿色制服、一双黑色半筒靴，正在喝咖啡。拜伦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种制服。

“呃，拜伦，你让娜塔丽把我的居住身份证明材料找出来好不好？她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杰斯特罗又对那位官员说，“你要看他们的证件吗？”

“今天不看了，教授，只要您的。”

娜塔丽正在重新看信，看见他进来就抬头咧嘴一笑：“呃，他有什么事？”

拜伦告诉了她。她脸色阴沉下来，从皮包里拿出钥匙，把书桌旁边的一个钢制小文件柜打开。“拿去吧，”她递给他一个用红带子捆着的吕宋纸夹，“会有什么麻烦吗？要不要我下去？”

“最好等叫你，你再来吧。”

他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传出一阵笑声和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呃，谢谢你，拜伦，”当他走进去时，杰斯特罗改用英语说，“就放在桌上吧。”他随后又用意大利语接着讲上星期一有头驴子闯进花园，把一小块菜地里的菜全踩坏了，把一章稿子也嚼碎了。那位官员系着皮带的肚皮笑得直发颤。

娜塔丽又在图书室里开始打字，斯鲁特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看起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拜伦说。

“那就好。”她平静地说。

吃晚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很少说话，吃得也比平时少，还多喝了两杯酒。他们在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过着清一色的单调生活，因此多喝一杯酒就是一件大事，第二杯酒简直等于一枚炸弹。娜塔丽终于说：“埃伦，今天那个人来干什么？”

杰斯特罗正在发呆出神，这时醒悟过来，轻轻摇摇头：“很奇怪，又是朱瑟普。”

朱瑟普原来是花匠的助手，埃伦新近把他辞掉了。他骨瘦如柴，又懒又笨，是一个老酒鬼，长着一头黑色鬃发，一只通红的大酒糟鼻。就是朱瑟普把大门开着，结果让驴子闯了进来。他总是干这种坏事。因为稿子扯碎了，菜地被踩坏，杰斯特罗气得要命，两天不能写东西，而且消化不好。

“那个官员怎么知道朱瑟普？”拜伦说。

“怪就怪在这里。他是从佛罗伦萨外侨登记局来的，他还谈到朱瑟普有九个孩子，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等等，一直等到我答应重新雇他，才算了事。他得意扬扬地笑着，把登记表还给我。”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把餐布放到桌上，“这些年我一直跟朱瑟普打交道，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点儿累了，告诉玛丽亚，把我的水果和奶酪送到书房去。”

教授走后，娜塔丽说：“咱们把咖啡端到我房间去喝吧。”

“好，太好了。”

她从来没有请他到她房间去过。有时候，他在上面自己房间里能听到她在房间里走动，那是微弱可爱、撩人心怀的响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她上楼。

“我住在一个大糖盒里。”她打开一扇笨重的门，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埃伦买这所房子的时候，是连家具一道买下来的，而且保留女主人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实在显得可笑，但是——”

她打开一盏灯。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刷成粉红色。粉红色和金色的家具，蓝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绘着粉红色的爱神，粉红色的绸帷幔，一张大双人床罩着带荷叶边的粉红色缎子床罩。头发乌黑的娜塔丽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呢子衣服，晚上冷的时候，她总穿这件衣服，但是房间华托⁽²⁾画派的布置配上这件衣服，显得特别古怪。不过拜伦发现，这个对比也和其他与她有关的每件东西一样，使他感到兴奋。她把雕着罗马人像的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点燃，两人面对面坐在扶手椅上，他们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咖啡。

“你想埃伦为什么情绪这样坏？”娜塔丽说着，非常舒服地坐到大扶手椅上，把打褶的裙子拉得很低，盖住她那双很漂亮的腿。“朱瑟普是老早的事了。其实辞掉他是一个错误，他知道全部自来水管和电线装置，比托玛索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是一个很脏的老酒鬼，但是，实际上修条剪枝的工作他干得挺不错。”

“埃伦·杰斯特罗出于不得已，娜塔丽。”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拜伦接着说：“我们都在这批人的掌握中，埃伦·杰斯特罗比你我更糟糕。他有财产，他被绊在这里了。”

“不过，意大利人都不错，他们不是德国人。”

“跟墨索里尼可没有什么交道好打。班瑞尔的建议很对——快走！”

娜塔丽微微一笑。“Lekh lekha，我的天，这些事显得多遥远啊！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的笑容消失了，“我不去想华沙的事，尽量不去想。”

“我不怪你。”

“你怎么样，勃拉尼？你想过华沙的事吗？”

“想过一点儿，我总梦见那些事。”

“哦，上帝，那所医院，我总是一夜又一夜，围着它转来转去。”

“华沙陷落的时候，”拜伦说，“我受到的打击很大。”他把在万湖发生的那件事讲给娜塔丽听。当他讲到那个侍者突然转身走开时，她大笑起来：“你父亲真好。”

“他不错。”

“他大概以为我是吸血鬼，迷得你把命都快送掉了。”

“我们没有谈到你。”

娜塔丽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她又给他和自己倒了些咖啡。“勃拉尼，你把火拨一拨，我冷。朱瑟普总是弄湿木头。”

他把火拨旺，加了一块枯木，立刻熊熊地燃烧起来。“啊，这样才好！”她跳起来，把吊灯关上，站在火旁，望着火焰。“在车站，”她突然神经质地说，“他们把犹太人带走的那一刻呀！我到现在还不敢想。我在科尼希斯贝格情绪特别坏，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很痛苦，我一直想，我当时也许能做点儿什么。要是我当时站出来，说我是犹太人，不跟他们善罢甘休呢？要是我们一致提出抗议呢？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若无其事地登上火车，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拜伦说：“我们当时很可能少掉你和马克·哈特雷，实在很危险。”

“这我知道，莱斯里掩护了我。尽管他瑟瑟发抖，他还是站稳了自己的立场，他尽了他的职责。可是另外那些大使和代办呢？算了！”娜塔丽踱起步来，“我全家都在梅德捷斯呀！我一想象那些善良的好人落到德国人的魔掌中——但是，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想这些于事无补，也叫人心里难受。”她失望地举起双手，然后一下子盘腿坐到扶手椅上，裙子盖在腿上。火光下除了她的脸和她那紧握着的双手外，什么也看不见。“说起老斯鲁特，”她沉默了半天之后，用完全不同的声调说，“他提出要娶我做妻子，你有什么想法？”

“我并不觉得意外。”

“是吗？我却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在柏林对我说过，他可能跟你结婚。如果失掉机会，他会发疯的。”

“他已经挑选了好长好长时间了，亲爱的。”她又倒了些咖啡，一边喝着，一边从杯子边上神秘地望着他，“你们两个人在柏林，大概把我大大地评论了一通吧，是不是？”

“没有特别评论你。他提到最后一天在科尼希斯贝格你对他的态度，跟对我的态度完全一样。”

“那天我简直觉得可怕，勃拉尼。”

“没什么。我想我很可能惹你生气了，因此我问了他。”

“真有意思。斯鲁特还说了我些什么？”

她那低沉而颤抖的说话声，火光下闪烁着愉快光芒的眼睛，使拜伦不能平静。“他说，我被像你这样的姑娘缠住不合适，还说，他从第一眼看到你开始，心里就没有过一刻平静。”

她满意地低声笑了。“这两条评语很准确，我的好人。他还说什么？”

“就说这些，他给我开书单那次讲的也是这些。”

“是啊，这不就是真正的斯鲁特吗，想用他的学问来影响你！这件小事正好是一个证明。他当真把我们的事全都告诉你了？把他跟我的事？”

拜伦摇摇头。

娜塔丽说：“你去给咱们弄点儿白兰地来好吗？我想喝一点儿白兰地。”

他跑下楼，又拿着一瓶酒和两只闪闪发光的酒杯跑回来。娜塔丽用手旋转着白兰地酒杯，眼睛一直望着球形的杯子，很少抬头看他。她突然一口气滔滔不绝地把她跟莱斯里·斯鲁特的事全讲出来了。她讲了好长时间，拜伦很少说话，只是偶尔往火里加劈柴打断了她的话。她讲的这种事是很普遍的，一个年岁比较大的聪明男子跟一个少女随便玩玩，结果竟弄假成真，坠入情网。如果她决心嫁给他，只能给他的生活造成痛苦。她说，他并不愿意娶她，主要因为她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对他的前程不利。他态度一直暧昧，也就是为了这个。现在，两年半之后，有这封信在手，如果她需要他，她就能得到。

拜伦痛恨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但他还是觉得神魂颠倒，并且怀着感激的心情。这个一向守口如瓶的少女终于向他披露了她生活中的隐秘。她按捺不住说出了这些话，结束了他们之间自华沙以来奇怪的紧张局面，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一场小小的假战争——图书室里长久存在的带有敌意的沉默，她经常回避他，躲在自己房间里，以及她那种屈尊俯就的奇怪态度，这一切都结束了。她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个月的波兰冒险之行中，他们也不曾这样亲密过。

有关这位姑娘的一切他都感兴趣，即使是她讲述自己跟另外一个男人的恋爱故事，又有何妨！至少拜伦是在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谈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是他早就渴望的了。他倾听着她那很甜的、低沉的、偶尔带着纽约特点的说话声，他还能凭着火光看见她的手随便打着手势，有时伸出手掌一挥，突然停在半空，他总看到她这个手势。

只有娜塔丽·杰斯特罗一人在他心目中占有和父亲同等的地位。他几乎同样渴望跟父亲在一起，听父亲讲话，或是讲话给父亲听，尽管他最后不得不克制自己，退出父亲的房间。而且他知道，几乎每次谈话都让维克多·亨利生气或失望。至于母亲的温暖，他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承受着母亲的爱抚，但又嫌母亲喜怒无常。他父亲很可怕，娜塔丽也跟他一样可怕，何况这个黑黑的少女，他当初一见到就渴望拥抱她，但又觉得没有希望。

“好，你都知道了，”娜塔丽说，“要说起来没有个完，不过大致就是这些。再来一点儿埃伦的白兰地怎么样？你不再喝一点儿吗？这是特别好的白兰地。奇怪，我平时并不喜欢它。”

拜伦给他们两人又倒了些酒，尽管他自己的那杯酒并没有喝完。

“我整整一天都在纳闷，”她呷了一口酒，说，“为什么莱斯里现在认输了，我想我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你，他很寂寞。”拜伦说。

娜塔丽摇摇头：“莱斯里·斯鲁特在布拉赫途中的表现太叫人恶心了。为了这一点，我很看不起他，我也让他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一直在追我，我揣摩自己也一直在躲他，他来的信有一多半我都没有回。”

拜伦说：“你总是把那件事夸大了，他只不过——”

“别说了，拜伦，别跟我拐弯抹角。他只不过脸色吓得蜡黄，拿我当借口，躲在我裙子后面，瑞典大使一路当着他的面嘲笑他。”她把自己的一杯白兰地几乎一饮而尽，“要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可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好像也不怎么重要了。你可以是一个世界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卑鄙的懦夫。希特勒大概就是这种人。这种情况还会有，将来还会不断发生。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嫁给莱斯里·斯鲁特，因为他被炮火吓破了胆。在火车站，他的表现还是相当好的。不过，我敢说这肯定是他向我求婚的原因，他用这来表示向我道歉，而且重新做人。这可跟我少女时代理想的对象不完全一样。”

“这正合你的心意了。”

“我也不知道，还有许多障碍呢，比如我的家庭。我告诉父母亲说我爱上一个基督教徒时，他们大发脾气。发了这通脾气我倒不觉得什么，我父亲可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现在又该掀起一场风波了。而且，莱斯里向我求婚很奇怪，时间、地点都不怎么合适。要是回信接受他的要求，他就是骑自行车，也会跑来的。”

“如果他当真是这种傻瓜——不过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拜伦说，“那你就让他骑自行车回去好了。”

“再有就是埃伦。”

“他不会连累你，他迟早要离开意大利。”

“他非常不愿意走。”

“咱们不在的时候，他不也照样活下来了。”

“呃，那是你这么想。你当初该看看我回来的时候图书室和书房成什么样子了，乱七八糟。而且，他那几个星期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写。埃伦老早就应该结婚，但是他不肯，因此他有好多事需要别人操心、照顾，他甚至连一支铅笔都削不好。”

拜伦开始怀疑，娜塔丽现在这样激动和多话，是否因为多喝了白兰地。她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滔滔不绝，连气都透不过来了，眼睛也像发狂的样子。“此外，你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她瞪着眼睛看他。“你真不知道吗，勃拉尼？一点儿也不知道吗？你一点儿也没感觉出来吗？你就说吧，别再这样了。”

娜塔丽·杰斯特罗朝他瞟了一眼，这充满着诱惑的突然一瞥简直使他陶醉了。他勉强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我不知道。”

“那好，我来告诉你吧。你已经成功了，你这个坏蛋，你明明知道。你从第一天来就想要做的事，已经成功了。我已经爱上你了！”她又朝他瞟了一眼，眼睛闪闪放光，瞪得老大，“瞧瞧你这副吃惊相，难道你不相信吗？”

他用非常沙哑的声音说：“但愿我不是在做梦。”

他站起来，朝她走过去。她跳起来跟他拥抱。“哦，我的上帝！”她偎着他说着，吻了又吻。“你的嘴真是太好了，”她喃喃地说，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抚弄着他的脸，“笑得多甜。多好的一双手，我喜欢看你这双手，我喜欢你走路的样子。你太好了！”这简直像拜伦幻想过千百次的梦境，但是比梦境更热烈、更美好、更激荡人心。她简直像一只猫，怀着本能的快感蹭着他的身体，她的呢睡衣在他手里沙沙作响。她的头发散发出的芳香，她嘴里吐出的温暖而甜润的呼吸，这些都不可能是梦境。但是，发生这一切简直叫人惊异，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站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拥抱亲吻，断断续续地讲胡话，窃窃私语，笑着，吻了又吻。

娜塔丽挣脱开，跑了几步，转身对着他，眼睛闪闪放光。“也罢，我要那样做，要不然就死掉。我生平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拜伦，我简直被你疯狂地吸引住了。我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掉，摆脱掉，因为你知道，这样没有一点点好处。你是一个孩子，我不能这样，不能再交一个基督教徒，不能再这样了。而且——”她用双手蒙住脸，“啊！啊！别这样看我，勃拉尼，离开我的房间吧！”拜伦转身要离开，他的腿都发软了，他想叫她心里高兴。

她立刻又说：“我的上帝，你是一个好人，这也是你叫人不能相信的地方。你还是待在这里吧，好不好？我亲爱的，我的爱，我并不想赶你出去，我还想再跟你谈谈。不过，我只是想清醒清醒就是了。我不愿意做出什么错事，你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做，我非常崇拜你。”

他凭着火光看她穿着呢睡衣，交叉着双臂站着，一条腿伸到一旁，一侧的臀部撅着，这是娜塔丽最爱摆的姿势。他欣喜若狂，而且庆幸自己还活着。“听我说，你打算嫁给我吗？”拜伦说。

娜塔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拜伦一看她脸上变成这副滑稽相，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一笑，她也跟着拼命笑。她朝他走过来，几乎是扑到他身上，笑得很厉害，连吻他都没法儿吻了。“天哪，”她用胳膊搂住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真是怪人！一天之内就有两个人向杰斯特罗求婚！不下则已，一下倾盆，是吧？”

“我是当真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笑。我一直想娶你，这好像很可笑，但如果你当真爱我——”

“是很可笑，”娜塔丽吻着他的面颊说，“可笑得没法儿说。你虽然有意，我却一直无心，说不定——由它去吧！反正谁也不能说你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已经有点儿像砂纸了，是不是？”她又狠狠吻了他一下，然后松开手。“先前的想法还是对的。你走吧，晚安，亲爱的。我知道你是当真的，我深受感动。我们在这种悲惨的地方赢得的就是时间，有的是时间。”

周围一片漆黑，拜伦在他那间雅致的小房间里，睁大眼睛躺在他那张小床上。他听见她在下面走动了一会儿，接着整个房子都沉静下来。他还能尝到娜塔丽唇上的余味，他手上还保留着她的脂粉香。外边峡谷里，回声振荡的山坡上传来彼此呼应的驴叫声，一只搞错了时辰的雄鸡不到黎明就报晓了，狗在叫。突然刮来一阵风，雨水哗哗地落到屋瓦上好长时间，过了一会儿，顺着破洞滴到他床边的一只桶里。阵雨过去了，柔弱的蓝色月光从小小的圆窗口投进来，桶里的滴水声住了，拜伦却依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尽力使自己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是事实，并且区别哪些是半年来的梦境、幻觉，哪些是娜塔丽向他表示爱情并使他大为震惊的真实现实。此刻，他怀着激荡的心情开始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满脑子装着各种设想和决定，从医科大学、短篇小说作家到华盛顿银行业。当他怀着这些想法蒙眬入睡时，窗外已经泛红了。他母亲的一位远房兄弟确实开了一家银行。

“嘿，娜塔丽。”

“呃，你来了。睡得好吗？”

他匆匆忙忙来到图书室时，已经差不多十一点了。拜伦向来很懒散，但他从来没有这样晚才下楼过。娜塔丽桌上摆着三本打开的书，她在打字。她朝拜伦热情地瞟了一眼，又继续工作。拜伦看见自己桌上摆着一沓原稿，杰斯特罗在稿上改得乱七八糟，另外还别着一张字条，用红笔写着：请在午饭前把材料给我。

“埃伦·杰斯特罗十分钟前还进来看过，”娜塔丽说，“还抱怨了几句。”

拜伦数了数页数。“吃午饭的时候，他更该抱怨了。我很抱歉，可是我到天亮才合眼。”

“是吗？”她说，悄悄一笑，“我睡得好极了。”

拜伦迅速准备好打字纸和复写纸，开始打字，眼睛拼命盯着杰斯特罗潦草的字迹。有一只手抚弄着他的头发，然后暖洋洋地放在他脖子上。“让我看看。”她站在他背后，深情地、兴冲冲地望着他。她那件旧的棕色上衣的左胸上别着从华沙带来的那枚紫宝石金别针，这枚别针她以前从来没有戴过。她看了看稿子，拿走一些。“可怜的勃拉尼，你怎么睡不着？别着急，你加油打，我也来。”

午饭前，他们没有打完，但是到吃午饭的时候，杰斯特罗博士又被别的事情岔开了。中午，一辆白色蓝旗亚牌轿车驶到别墅外边的石子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拜伦和娜塔丽听见托姆·索尔浑厚的说话声和他妻子热情、爽朗的笑声。索尔夫妇这对大名鼎鼎的美国演员，在山上离杰斯特罗不远的一座别墅里断断续续住了十五年。女的管油漆、管理花园，男的砌砖墙、烧饭。他们不断地读老剧本、新剧本以及可以改编成剧本的小说。许多名人到锡耶纳来拜访他们，通过他们，杰斯特罗结识了毛姆⁽³⁾、贝伦森、格特鲁德·劳伦斯⁽⁴⁾和毕加索⁽⁵⁾。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在这批赫赫有名的人物中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但是《一个犹

太人的耶稣》一书的成功，使他得以与他们交往而毫无愧色。他喜欢加入名人的圈子，尽管他也抱怨这些交往干扰他的工作。他经常和索尔夫夫妇驱车到佛罗伦萨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娜塔丽和拜伦以为这对演员此刻想必是路过这里，接他同去。但是，他们下楼吃饭时，发现埃伦·杰斯特罗一个人待在客厅里，鼻子通红，打着喷嚏，晃着空雪利酒杯。他抱怨他们下来得迟了，其实他们还来得早了些。

“索尔夫夫妇要走了，”吃过午饭他才说，整整一顿午饭工夫，他一直打喷嚏、擤鼻子，一言不发，“他们就是来辞行的。”

“真的？他们是不是在编一个新剧本？”娜塔丽说。

“他们要离境了，彻底走了，家具也全部搬回美国去。”

“但是他们的租期还有——多少年？五年吧？”

“七年，他们放弃了租契。他们说，如果战争扩大，他们会被困在这里，付不出房租。”杰斯特罗愁眉苦脸地用手指抚摸着胡须说，“这就是租和买不同的地方。你要走就走，不管这地方出什么事，都不用伤脑筋。过去他们劝过我租房子，我应该听他们的话，可是当时的售价多便宜！”

拜伦说：“先生，如果您认为有危险的话，最危险的是您的皮肤。”

“那我并不害怕，他们也不害怕。对他们说来，那是一个麻烦。咱们去柠檬房喝咖啡吧。”他不高兴地把头一抬，随后又陷入沉默。

柠檬房是一座周围都是玻璃的长房子，泥土地上摆满了栽在花盆里的小柑橘树，从这里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全景和周围的棕色山峦。橘树在这里不受山谷冷风的侵袭，沐浴着阳光，整个冬季都开花结果。杰斯特罗相信橘树和柠檬树浓郁的花香能治疗每当他激动或发脾气时就犯的气喘病，其实这是违反医学论断的。也许，因为他相信这一点，也就真起作用了。他们喝咖啡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呼哧呼哧地喘了。暖和的阳光使他振奋起来。他说：“我敢断定他们很快就会溜回来的，拖着三车家具上山。他们使我想到那些一遇风暴就赶快逃离马撒葡萄园岛⁽⁶⁾的人。我遇到过四次风暴，却依旧饱览了当地的景色。”

他走后，娜塔丽说：“对他的震动太大了。”

“但愿他能震动得离开这儿。”

“一旦埃伦·杰斯特罗离开，这座房子就要荒废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

“勃拉尼，你大概从来没有置过什么产业吧，或者存过钱？要是你有过，你就明白了。”

“你看，娜塔丽，埃伦·杰斯特罗晚年突然得到一笔意外收入，他心血来潮在意大利一座偏僻的山城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所很大的别墅。也好。那么，即使现在他离开了，又怎么样？他要是把别墅卖掉，总能得到一笔钱，否则就等战后回来，也能原封不动地把房子收回。要

不然他可以把它忘掉，干脆让它倒塌。来得容易，去得快。”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她说。

他们俩并排坐在一张白色长柳条椅上，他伸出胳膊想把她搂住。“别这样，”她打了个寒噤，推开他的手，说，“这也一样，未免太简单了。你仔细听我说，拜伦，你多少岁了？你只有二十五岁吧？我二十七了。”

“配你我年龄已经足够了，娜塔丽。”

“足够干什么？跟我同居吗？别瞎说。问题是，你自己打算做什么？我随时都能在大学教书，我的硕士论文快要写完了。你有什么呢？有你那叫我发狂的微笑，还有你那一头漂亮的头发。你勇敢、文雅，可你简直就是在这里闲荡，你完全因为我的缘故留在这里。你在白白浪费时间，而你又没有一技之长。”

“娜塔丽，你愿意嫁给一个银行家吗？”

“嫁给什么？银行家？”

他告诉她，他有亲戚在华盛顿开银行。她双手合掌放在膝上，含着微笑看着他，脸被阳光晒得绯红。“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嗯，不错，”她说，“你总算真正面对生活了。这是一桩严肃而认真的事，是吧？你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

“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

“你不想商量银行的事吗？”

“当然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商量。你先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你摘下你那副墨镜的时候。”

“我那副墨镜？那是什么时候？”

“怎么，就是头一天我们跟斯鲁特一起到别墅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在车上戴着你那副大墨镜，可是后来你把墨镜摘了，我看见你的眼睛。”

“是吗？”

“你问我什么时候爱上你的，我告诉你了。”

“不过，那太怪了。你说的，和你做的其他事情一样怪。那时候，你对我了解吗？不过，当时我的眼睛准是杀气腾腾，我到四点才睡觉，跟莱斯里大吵了一架。你当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你。好吧，你真想当银行家吗？”

他局促不安地苦笑一下，说：“我确实想过另外一个职业，不过，你别笑话我。”

“我不笑你。”

“我想做外交工作，这工作很有意思，而且又是为国家服务。”

“你跟莱斯里同行，”她说，“那太好了！”她像母亲似的握住拜伦的一只手，拜伦深受感动。“这也并不是开玩笑，亲爱的勃拉尼，咱们是在认真谈话。”

“那好，”拜伦说，“咱们接着谈吧。”

她坐着沉吟了片刻，把他的一只手握住放在膝上，像当初在瑞典大使的汽车里一样。“让我告诉你我心里当真是怎么想的吧，问题是你有专长，你是一位海军军官。”

“我正是不愿意干这行，也不愿以此为职业。”

“你已经有任命了。”

“我只是预备役的下级军官，这没关系。”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你就得应召入伍，那你就要在军队里待好多年。你最后大概就是从是一个非常懒散、穿便服、消磨时间混日子的人，变成一个军官。”

“我明天就可以去把预备役委任辞掉，要去辞掉吗？”

“要是我们卷进战争了呢？到那时候怎么办？到时候你不去打？”

“到那时候当然是没有别的办法。”

她把手放到他头上，用力拉他的头发。“是啊，这就是你脑子思考问题的方法。我就是爱上你这一点，还爱你别的。可是，拜伦，我可不嫁给海军军官做妻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比那再可笑、再可怕的了。我也不嫁给一个见习飞行员或一个演员，你明白吗？”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去当海军军官，谁去干这鬼差事？怎么，你为什么哭了？”

她用手背把突然流到面颊上的泪水揩掉，笑了。“哦，别说了，这样谈话，我简直要发狂了。我越是想理智一点儿，心里越是乱得厉害。我知道，我简直爱你爱得发疯了。即使走不通，又有什么关系？我显然是在钻牛角尖。别，现在别，亲爱的，真的不要……”当他紧紧把她抱在怀里时，她气喘吁吁地说了最后几个字。

周围没有人，玻璃墙外面只有起伏的山峦和城市的全景，柠檬房里一片寂静，散发着浓郁的花香。他们互相搂抱，抚摸，亲吻。娜塔丽偶然朝外一看，突然发现园丁朱瑟普站在玻璃墙外边，靠着一辆装满剪下的枝条的独轮车，在那里观望。他醉洋洋地斜眼瞟着，用运动衫的衣袖把他的酒糟鼻子一抹，非常下流地眨着眼。

“哎呀，上帝！”她说，拼命使劲拉她的裙子。园丁露出稀稀落落的黄牙笑了笑，推着独轮车走开了。拜伦红着脸，头发蓬乱，心神不定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

“亲爱的，咱们小小的秘密泄露了。在花房里接吻、亲嘴，我这是怎么了？这不过是一对爱人单独在一起时间太长，感情一时冲动。”她跳起来，拉住他的手，“不过，我爱你。我实在没有办法克制，我也不想克制自己。哼，这个狗娘养的朱瑟普！走，咱们回去打那堆稿子吧，该走了。”

他们进屋的时候，杰斯特罗从书房里喊道：“娜塔丽，你那封信呢？给我看看好吗？”

“什么信，埃伦·杰斯特罗？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你真没有信吗？我收到你母亲一封信，她说她也给你写了一封，比我这封长。你来看看这封，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拜伦上楼时，杰斯特罗挥着一页很薄的航空信笺。

她母亲用曼哈顿公共学校惯用的普普通通的字体，整整齐齐地写了五六行：

亲爱的埃伦：

如果你能劝娜塔丽回家，我们两人都很感激你。路易斯听说她去波兰旅行的事很担心，医生甚至认为这很可能是促使他这次发病的原因。我已经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娜塔丽了，你可以看看我给她的那封信，可怕的详情我就不在此赘叙了。事后想想，我们还算非常幸运。路易斯看来暂时没有危险，医生只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都很奇怪，不知你自己打算在意大利待到几时。你不觉得危险吗？我知道你和路易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联系，不过他还是很为你担心，因为你是他的一个兄弟。

爱你的

索菲娅和路易斯

娜塔丽翻了一下摆在图书室里她桌上的信件，只有一封她的信，是斯鲁特写的。拜伦正在打字，猛地抬头看见她一脸不高兴。“怎么了，娜塔丽？”

“我爸爸病了，我得离开这里。”

两天后，她收到了母亲的信。这几天，娜塔丽尽管还别着那枚胸针，而且用非常特殊的眼光看拜伦，但她还是有意躲着他。

母亲在这封长信里写到父亲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写得有些颠三倒四。娜塔丽把这封信拿给杰斯特罗看，杰斯特罗裹着围巾，在书房的火炉边喝茶。他看信的时候，满怀同情地摇摇头，然后把信还给她。随后，他盯着炉火，呷了一口茶，说：“你最好还是走。”

“啊，我也这么想，实际上我已经在收拾行装了。”

“路易斯上次犯病是什么原因？很严重吗？”

他们两兄弟的关系过去这段时间非常疏远，娜塔丽不知道具体原因，这次打破了他们之间长期不提她父亲的习惯，她觉得不自然，也不愉快。

“不，不是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爱上莱斯里了。我父亲一下子变得身体特别虚弱，呼吸困难，一段时期失去知觉，不过当时没有送他进医院治疗。”

杰斯特罗闷闷不乐地用手指抚弄着胡须。“他只有六十一岁。你知道，娜塔丽，这么一来就弄不清你到底受谁的遗传了。我母亲这一方的家里多半活到五十岁就死了，可是我父亲的两个哥哥都活过了九十岁，他自己活到八十八岁。我的满口牙齿跟我父亲的一样，好极了。路易斯的牙齿老出毛病，跟母亲一样。”杰斯特罗发现这位姑娘怀着阴郁的戒备心情，他两手一摊，打了个表示歉意的手势。“你大概在想埃伦·杰斯特罗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怕的老家伙吧。”

“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这么想。”

杰斯特罗戴上线手套拨火，又加上一根柴。他很爱惜他那双漂亮的小手。“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这里的生活会不一样了。我可能去新墨西哥或亚利桑那，可那些地方多么沉闷枯燥，又没有文化！要在那种地方写东西，真是不敢想象！”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简直和呻吟差不多了，“毫无疑问，我的作品并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还得靠写作维持生活。”

“你的著作很重要，埃伦·杰斯特罗。”

“是吗，为什么？”

娜塔丽用一只拳头支着下巴，考虑一个中肯的回答。她沉吟了片刻，说：“当然，这些作品非常容易懂，而且经常写得非常漂亮，但这并不是它们的特点，独特的地方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这些著作非常富于犹太色彩，内容和态度上都切实可信，没有感情冲动，至少我读了以后认识到我们所属的这个奇怪的小民族应当如何感激基督教世界。在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这本著作里，这种思想体现到什么程度，将是读者很感兴趣的事。”

她的话对埃伦·杰斯特罗很起作用，他神经质地微笑了，眼睛也模糊起来。这一刻，他突然显得特别像犹太人，他那张嘴、那只鼻子、那副表情、摸着胡须的白皙的小手，完全像一位没有戴帽子的拉比。他用柔弱、颤抖的声音说：“你当然知道说什么能叫我高兴。”

“我心里真是那么想的，埃伦。”

“那么，愿上帝保佑你。我从一个异教徒变成一个唯物论者、一个享乐主义者，很久很久以前，我爱上了伟大的基督教和耶稣，但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我犹太人的本色。我们家庭里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接受这种观点，尤其是你父亲。我非常感激你能接受。我想通过关于君士坦丁大帝

和路德这两本著作勾画一个全貌，我希望把这项工作完成。像我的犹太先辈一样，我是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的见证人，尽管毫无疑问，我会使他们感到恐怖。”他仔细观察她的表情，然后眨了眨眼，微笑着说，“你走后，拜伦会待多久呢？他在这里给我一种安全感。”

“你给他加薪吧，这对他比什么都好，他从来还没有挣过一分钱呢。”

杰斯特罗把嘴一撇，圆瞪了眼睛，头一歪。在意大利生活多年，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怪僻了。

“现在我得注意我的钱了，咱们看看吧。你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是，你一回到那边，就会即刻跟莱斯里结婚，然后……哦，别这么脸红，别不好意思呀！我猜准了吧？”

“没什么，埃伦·杰斯特罗。”

“我敢肯定，如果拜伦晓得，他一定更愿意留在这里。”杰斯特罗摸着胡须，朝她微笑。

“天哪，埃伦！你是希望我对拜伦·亨利说我要嫁给斯鲁特，好让他留在你身边吗？”

“唉，亲爱的，谁让你去这么说呀？等一等，我的意思是——”杰斯特罗伸出一只手，望着她的背影，她突然走掉，使他大为吃惊。

- (1) 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的主人公。
- (2)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 (3) 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
- (4) 格特鲁德·劳伦斯（1898—1952），英国著名女演员。
- (5)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
- (6)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岸的一个小岛，是美国著名的游览区。

第二十章

“天哪！”拜伦惊叫起来，“好像是我父亲，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哪儿？”娜塔丽说。她的起飞时间推迟了，他们两人正在罗马机场小咖啡馆外边的一张桌子旁喝咖啡。他们在动身去华沙以前，也是在这家咖啡馆吃饭。

“在那边警卫围着的圈子里。”

他指着在六名毕恭毕敬的警官护送下离开终点站的一群人，他们有几个穿着外交部的绿色制服，其余的人穿普通便服。一个军人风度、身材不高、宽肩膀的人，穿着一身黑白点的衣服，戴着一顶呢帽，引起拜伦的注意。他站着说：“可能是他吗？可是他为什么不写封信或是打电报通知我他来意大利呢？我去看看。”

“勃拉尼！”

他正要跑，突然站住了。“什么事？”

“如果是你父亲，坐了这么长时间火车，我又脏又狼狈，而且你父亲一定很忙。”娜塔丽一向非常自负，这时突然紧张、慌乱起来，几乎带着恳求的口吻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下次再见他吧。”

“先让我看看是不是他。”

维克多·亨利随大家刚走到出口的地方，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叫。“爸爸！爸爸！等一等！”

帕格听出声音，转身挥挥手，并且请部里来的警卫人员等他一等。“D'accordo. ⁽¹⁾”意大利人含着微笑，鞠了一躬，朝奔过来的年轻人机警地盯了一眼，“我去照顾您的行李，中校，在外边等您，时间很充裕。”

父子俩握了握手。“怎么样？”维克多·亨利深情地望着拜伦的面庞，除非特别意外的情况，他总是把这种感情埋藏起来。

“出了什么事，爸爸？你不能通知我说你要来吗？”

“事情来得突然，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到罗马来做什么？”

“娜塔丽要回家，她父亲病了。”

“是吗？她已经走了吗？”

“没有。她在那里，就坐在那边。”

“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娜塔丽·杰斯特罗吗？穿灰衣服的那位吗？”

“不是，还远一点儿，穿黑衣服，戴一顶大帽子。”

维克多·亨利发现他儿子说话的声音有一种当家作主的味道。他已经不像在柏林的时候那样没精打采、满不在乎，而是目光中流露出自信的神情，背也挺得更直了。“你看上去真是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啊！”帕格说。

“我精神好极了。”

“我去看看那位姑娘。”父亲突然朝她那边走去，他走得那样快，拜伦跑了一两步才跟上。一路上无人阻拦，他们一口气来到娜塔丽面前，她双手合掌放在膝上，坐在那里。

“娜塔丽，这是爸爸。”

通过这样直截了当的介绍，这两个人——拜伦生活中相对的两极——就这样突然碰面了。娜塔丽把手伸给拜伦的父亲，盯着他的眼睛，等他先开口。维克多·亨利第一眼就非常喜欢这个面带倦容、风尘仆仆、生着一对乌黑眼睛、面庞消瘦的姑娘。她并不像他想象中那种传说里富于冒险性格的犹太人，她的面貌完全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过，她还是具有一种异国的风情，一种刚强、沉静的女性神态。他觉得她一定非常怕难为情，可是一点儿也没有表露出来。当他握住她的手，她微微一笑时，甚至流露出一些对拜伦的感情。

他说：“听说你父亲生病，我很难过。”

她点点头表示感谢：“我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她的低音很甜，但是和她的目光一样，很坚决。

“你还回来吗？”

“我还不知道，因为杰斯特罗博士可能也要回美国去。”

“最好还是劝他回去，越快越好。”

帕格用敏锐的目光打量她，她并不回避他的目光。他们两人暂时谁也找不到更多的话说，就变成一场目光的交锋。娜塔丽随即爽朗、顽皮地笑了，仿佛在说：“好吧，你是他的父亲，我不责怪你想看出什么文章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很窘，他从来没有在这种面对面的较量中失败过。可是这一次，他却把目光转向怀着极大兴趣在一旁观战的拜伦身上，娜塔丽这样快就恢复平静，使拜伦感到吃惊。“好了，勃拉尼，”他几乎喊起来，“我该走了，不好让外交部那人久等。”

“是啊，爸爸。”

娜塔丽说：“拜伦告诉我您在柏林跟塔茨伯利家人很要好，中校，我认识帕米拉。”

“是吗？”帕格露出微笑。她确实尽量找些话题，好让他随便些，他很喜欢她这样。

“是啊，在巴黎，她和我经常跟两个同住一屋的小伙子约会。她很可

爱。”

“我也觉得，她对她父亲也特别好，不过开起汽车来实在可怕。”

“哦，您已经发现了吗？有一次，我跟她乘汽车从巴黎到沙特尔，几乎走着回去的，她真把我吓坏了。”

“我倒不相信这么容易就把你吓坏。”帕格伸出手，“我很高兴看到你，即使是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相遇，娜塔丽。”他局促不安地又咕哝了一句：“这解释了许多问题。一路顺风！一直都乘飞机吗？”

“我弄到一张星期四从里斯本起飞的特快班机票，但愿不会出什么意外。”

“不会的，目前已经安定了，不过你离开这地方还是好的。再见！”

“再见，亨利中校。”

维克多·亨利立刻走掉了，拜伦匆匆忙忙跟在他身边。“勃拉尼，现在来谈谈你怎么样？你打算继续留在锡耶纳吗？”

“暂时打算留下。”

“你听说华伦已经订婚了吗？”

“嗯，已经肯定了吗？”

“是的。他们定的日期是五月二十日，他结束飞行训练以后。我希望你到时候能赶回来，你再没有机会参加弟兄们的婚礼了，我也想办法请假回去一次。”

“我尽力试试吧。妈妈怎么样？”

“胃口不好，柏林把她弄垮了。”

“我以为她喜欢柏林呢。”

“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他们在航空集散站的玻璃门前站住，“你打算在罗马停留多久？”

“如果我能去看你，爸爸，那我就等你。”

“那好，你跟大使馆柯克乌德上校联系吧，他是海军武官。也许今天晚上我们能一起吃晚饭。”

“那太好了。”

“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拜伦含糊地笑了：“你真的不能说点儿印象吗？”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我实在不觉得她漂亮，肯定不漂亮。你晓得我迷上她了，不过——”

“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能让你销魂，她很漂亮。总之，我很久前给你

的信上写的关于她的那些话还有效。现在见过她之后，我更感到如此了。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他把手搭在拜伦肩上有好一阵，“别生气。”

“我爱她。”

“我们不在此时此地决定这个问题，你回到她那里去吧，她一直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今天晚上给柯克乌德上校去电话。”

“好吧。”

他回到娜塔丽身边的时候，娜塔丽显得很紧张，用探询的目光看他。他一下坐到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我的天，简直太突然了，我到现在还不太相信，这一切发生得太意外了！他看起来很疲倦。”

“你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拜伦慢慢地摇摇头。

她说：“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看起来一点儿不严厉，倒是很亲切，说话的时候很胆小。”

“他被你迷住了。”

“别瞎说，拜伦！你看看我，满身煤灰，邋里邋遢。”

“他说你的眼睛了。”

“我不信。他说我眼睛什么？”

“我不告诉你，太不好意思了，我以前从来没听他讲过这种话。多幸运，他喜欢你。你看，我哥哥要结婚了。”

“是吗？什么时候？”

“五月。她是一位议员的女儿，她倒并不害怕嫁给一个海军军官。咱们来一个两对同时结婚吧。”

“那有什么不好？到时候毫无疑问，你一定当上银行经理了。”

他们俩都笑了，但是一接触到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俩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幸好这时大喇叭嗡嗡响起来，通知她这班飞机该起飞了，他们才如释重负。拜伦拿着她的手提箱和准备带回家的容易挤碎的礼物，挤到门口正在匆匆忙忙交谈和哭泣的旅客和他们的亲属当中。娜塔丽紧紧捏着她的飞机票，拼命想弄清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喊些什么。他想吻她，但没有吻成。

“我爱你，娜塔丽。”他说。

她夹在拥挤的旅客中，用一只胳膊搂住他，在一片嘈杂声中说：“我想，我还是回去好。刚才又见到你父亲了，还是挺不错的。他真喜欢我吗？真的吗？”

“我告诉你，你让他大吃一惊，为什么不呢？”

人群开始往门里拥。

“这么多东西，我怎么拿得了？你帮我拿拿吧，亲爱的。”

“你答应我，要是你决定不回来，就给我来电报。”拜伦说着，把大包小包的东西塞到她怀里和腋下，“收到电报，我就乘下一班飞机回家。”

“好，我一定给你打电报。”

“答应我，在我们见面之前，你不做任何其他决定，不采取任何激烈行动。”

“唉，拜伦，你真是孩子，说这种鬼话。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

“答应我！”

她的黑眼睛睁得老大，眼里满含着热泪，怀里和手里堆满了东西，手指夹着一张黄绿色的飞机票。她耸耸肩，笑着说：“唉，见鬼，答应你，可是你知道，列宁说过，信约常常是靠不住的东西。再见了，亲爱的，我的爱！再见，拜伦！”当旅客把她挤走的时候，她提高了嗓音。

亨利中校在旅馆里胡乱地睡了两个小时，随后就穿上新熨过的制服和一双像墨镜一样闪闪放光的皮鞋，步行到大使馆去。在阴沉的天空下，沿着威尼托大街，冒着十二月的严寒坐在一排排桌椅上的人寥寥无几。由于缺乏汽油，宽阔的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像柏林一样，这座独裁统治下的都城在战争中呈现出一派萧条、暗淡的景象。

柯克乌德上校整天都有事外出，他的文书递给帕格一个鼓鼓的长信封。他一打开，两样东西哐啷一声掉到桌上，这是两枚带别针的银鹰，是上校军衔的领章。

威廉·柯克乌德上校向维克多·亨利上校致意，并盼于今晚九时驾临大熊酒家便餐。

又，您穿的军服不合适，请佩戴四条杠肩章。

和便条别在一起的还有一条金色的绶带和美国海军情报部的一封信，信里开列了一张新晋升上校的名单，维克多·亨利的名字用红笔画了一个很深的红圈，还画着水波线。

文书有一张爽朗的、满是雀斑的美国人面孔，总是咧着嘴笑。“恭喜您，上校。”

“谢谢你。我儿子来电话了吗？”

“来了，先生。他来吃晚饭，都安排好了。我刚煮好咖啡，您愿意在上校办公室里喝一杯吗？”

“那太好了。”

帕格坐在武官的转椅上，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海军的醇咖啡，在德国喝过好几个月代用品之后，这种咖啡显得特别可口。他把银鹰、美国海军情报部的名单和金色绶带一样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当他悠闲地转着

转椅、端详着他晋升的这些标记时，他那带伤疤的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平静，有些厌倦的神情。但是，他还是有些兴奋、得意，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总算放心了。

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第一轮选拔会把他放过。战列舰和巡洋舰的舰长、潜艇和驱逐舰舰队司令官以及舰船局和军械局内部的人，都完全可能把一个武官轻易挤掉。尽早晋升上校，是跃入将级军官行列的先决条件。少数军官在晋升将级之前，必须具备上校军衔。这次较早的晋级，他履历中这个小小的、不会变更的、实实在在的记载，是他二十五年来勤勤恳恳工作的报酬。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晋升，而且是决定性的一次。

他非常希望能立刻和他那永远没有一刻宁静的妻子分享这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也许，他心里想，等他回到柏林时，他们可以设一次盛宴招待使馆人员、记者和友好国家的武官，从而冲淡绿林区犹太人住宅里的沉重、阴郁气氛。

他突然又想到娜塔丽·杰斯特罗，甚至把关于晋级的事都抛到一边了。自从和她偶然相遇之后，他对她始终念念不忘。在他们相会的那几分钟里，他就感觉到他儿子和这位姑娘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说不定是拆不散的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像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年轻女人，如果不考虑一般的所谓年龄相当，她会嫁给一个和她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而绝不会随随便便抓一个像拜伦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以娜塔丽这样的聪明才智，当然选择莱斯里·斯鲁特这样类型的人最合适。娜塔丽比准备嫁给拜伦哥哥的杰妮丝更成熟，有修养。因此，这门婚事并不合适，他怀疑她是否理智，是否能坚定不移。但使他感到最头疼的是犹太人的问题。维克多·亨利深知自己很刻板，他的生活圈子非常狭窄，跟犹太人很少接触。他又是一个很呆板、实际的人，这就使他感到很棘手。他深信如果有这样一位母亲，他未来的半犹太血统的孙儿、孙女一定又漂亮又聪明。但是，他又想到他儿子绝对无法应付将来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而且永远应付不了。他儿子在华沙所表现出的冷静和勇敢的性格非常适合搞体育运动或当军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比起雄心大志、刻苦勤奋和丰富的常识来，用处就很小了。

“先生，吉阿纳里先生来了。”电话机里传来文书的说话声。

“好的。”维克多·亨利把那些东西收起来，放到裤兜里，心情远不如刚才想到晋升上校时那样高兴了。

这位圣弗朗西斯科银行家换了一身非常考究的双排纽扣、带很宽的白条纹的灰西服，衣领是特别大的英国式翻领。他那辆劳斯莱斯牌汽车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香水味。“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睡得很好。”他点起一支很长的雪茄说。他的举止显得很悠闲，他身上的许多小地方，修剪过的指甲、戒指、衬衫、领带，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他爱整洁，而且生活很富裕。同时，他显得有些兴奋、激动。“我已经跟外交部谈过了。你见过齐亚诺伯爵吗？”帕格摇摇头，“我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了，今天请吃饭，他肯定会来，然后他再从这里带我去威尼斯宫。你怎么样？有

什么见教？”

“在意大利和德国期间，我充当您的副官，先生，我一定遵从您的意思，尽一切可能为您效劳。”

“你懂意大利语吗？”

“可以说实在不怎么样。不过，如果需要，报纸还能勉强看懂。”

“那太遗憾了。”银行家泰然自若、津津有味地吸着雪茄，垂下眼睛估量着维克多·亨利，“不过，总统说，如果两国首脑都同意，那么这两次会见你都参加也许有好处，这样可以多一双耳目。在凯琳别墅，我当然可以提出来请你给我当翻译，我的德语不怎么样。我想我们得见机行事，这次使命很特殊，而且没有议定书。通常我应当由我们的大使陪同。”

“我就大摇大摆跟您一道进去，他们如果阻拦我再说，您看怎么样？”

银行家闭目沉吟了片刻，然后点点头，睁开眼睛。“啊，这是古罗马时代的广场。你以前来过罗马吗？我们现在穿过君士坦丁门，这里有许多历史逸事呢！我猜想当初一定也有许多使者带着同样神秘的使命来到罗马。”

帕格说：“今天这次宴会是在您家里举行吗？”

“哦，不是，我在威尼托大街那边住着一套很小的房间。我叔叔和两个堂兄弟都是这里的银行家，在他们的市内公馆请我吃饭。我们见机行事，要是齐亚诺来了，我就这样摸摸衣领，你就自我介绍一番，要不然就照你说的办法做。”

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多余的，因为墨索里尼突然来参加宴会了。美国人到达后半小时，大理石圆柱大厅门口引起一阵骚动，这位独裁者精神抖擞地走进来。从客人活跃和骚动的情况判断，大家都没有料到他会来，甚至连穿着绿色、白色、金光闪闪的军服的齐亚诺也大吃一惊。墨索里尼个子很小，比帕格还矮，穿着带皱褶的苏格蘭呢上衣、运动衫、黑裤子，以及一双棕色和白色的马靴。帕格立刻感觉到，也许墨索里尼故意做给德国人看，他对罗斯福派来的非正式使者表示特别轻蔑。墨索里尼走到餐桌跟前，吃水果、喝茶，兴高采烈地跟周围的人聊天。他端着一杯茶在大厅里一边走，一边跟人交谈。当他从帕格身边走过的时候，有一次他看了路吉·吉阿纳里一眼，但是对两个美国人睬也不睬。宴会上，墨索里尼跟眼神凶暴、下巴突出的帝国独裁者大不相同。他鼓出的眼睛含着一种意大利式的温和，笑得很厉害，但含着讽刺的意味，很庸俗。维克多·亨利觉得这个精明的小个子上台以后，很满意他的权位，他的好战性格是一出喜剧，跟嗜血成性的希特勒完全不一样。

当帕格正在跟银行家的婶母——一个浑身珠光宝气、涂脂抹粉、态度傲慢、散发出一股薄荷味、几乎完全耳聋的老太婆——笨嘴笨舌地聊天的时候，墨索里尼离开了大厅。帕格看见银行家朝他招手致意，随后跟齐亚诺一道走了，他也即刻托词跟着他走了。他们三人穿过两扇雕花

大门，来到一间高大、华丽的书房，房间里放着一排排棕色、红色和蓝色烫金皮封面的图书。一扇扇高大的窗户俯瞰全城。不像灯火管制下的柏林，这里处处灯火罗棋布，一派辉煌景象。墨索里尼威风凛凛地打了个手势请他们坐下，银行家坐到他旁边的沙发上，齐亚诺和维克多·亨利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上就座。墨索里尼冷冷地看了一眼亨利，然后把目光移向吉阿纳里。

他的眼神即刻改变了帕格对这位意大利首领的最初印象。帕格深深感到不知所措，而且觉得墨索里尼对他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年幼无知的海军少尉，冒冒失失闯上旗舰的禁区。齐亚诺却始终没有给他这种感觉，这位女婿穿着很考究，正小心翼翼地敬候这个有权势的长者说话。帕格离墨索里尼很近，能看到他的一络雪白头发，他那刻着深深的皱纹的脸上显出非常果断的性格，那对充满活力的眼睛此刻显得有些晦暗。帕格断定，一旦有必要，这个人会随时下令进行血腥屠杀。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大利统治者。

银行家操着清晰、标准的意大利语匆匆解释说，他的好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驻柏林的海军武官作为他在欧洲短期逗留期间的副官和会见希特勒时的翻译。帕格勉强能听懂他的话。他还说亨利此刻完全听从领袖的指示，可以留下，也可以退席。墨索里尼又瞟了武官一眼，这回显然把他作为罗斯福指派的人看待，热情了些。

“你会讲意大利话吗？”他用流利的英语出其不意突然对亨利说，简直像一尊雕像突然开口说话了。

“阁下，我只能听懂一点儿，不会讲。再说，我也没什么话要说。”

帕格看见墨索里尼笑了，就像刚才跟大厅里那些人微笑时一样。“当我们谈到有关海军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讲英语。”

他随后望着银行家，等他开口。

“Bene, Luigi ? ⁽²⁾”

银行家谈了约莫一刻钟。帕格因为事先已经知道大致内容，所以银行家的话他都听懂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吉阿纳里说他自己不是外交家，他无权也没有才能商讨国家大事，他这次来是代表总统向领袖提出一个非正式的问题。罗斯福先生派出一个和墨索里尼有私交的普通身份的私人代表，主要是为了万一遭到墨索里尼拒绝，不致影响美意两国的正常关系。总统对欧洲动荡的时局甚为担忧。如果春季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不可想象的恐怖战争将席卷全球。虽然现在已经迟了，但是否还能想些办法？罗斯福总统一直想派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员，比如说像萨姆纳·韦尔斯这样的头面人物（齐亚诺一听提到这个名字，就抬起头来，用几根指头敲着桌子），在一月下旬访问各交战国的首脑，呼吁和平解决欧洲问题。墨索里尼本人就曾于八月三十一日做过这样的访问，一直到最后都在呼吁和平，毫无结果。但如果他现在能与总统合作，争取和平，那么他将会被当作人类的救星写入历史。

墨索里尼沉思了片刻，面色沉重，垂着肩，目光避开，用手摸着

衣领，然后他才开口。帕格听他的意思是说，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与德国不可动摇的联盟上，任何阴谋破坏这个联盟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和平解决欧洲问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他本人比任何人都更欢迎这项建议。罗斯福先生承认他自己一直到最后都在维护和平。可是，希特勒在十月已经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和平建议，却被盟国拒绝了。美国政府近几年来对德国和意大利公开采取敌视态度，意大利自身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墨索里尼说，这些可都不是路吉职权范围内所能解决的问题，他现在顺便提一下，只是表示对萨姆纳·韦尔斯的使命抱十分悲观的看法。

“你刚才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最后说，“现在，路吉，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请吧，阁下。”

“这一和平倡议是总统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在盟国请求下提出来的？”

“阁下，总统对我说过，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齐亚诺清了清喉咙，紧握着双手，朝前俯身说：“英国和法国知道不知道你们在进行这次访问？他们赞成吗？”

“不知道，阁下。总统说，他将同时对伦敦和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非正式的试探。”

墨索里尼说：“报纸上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是吧？”

“据我所知，阁下，除我们在座的人之外，只有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知道此事。我这次是私人旅行，不会引起新闻界的兴趣，因此这将永远是一个秘密。”

“我已经说了我心里的看法，”墨索里尼用一本正经的严肃声调说，“考虑到英法统治集团对重新崛起的德国及其伟大元首抱有疯狂敌视态度这一事实，我认为这一使命很少有成功的希望。不过，我很能体会你们总统的这番苦心。”他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用力点一下头，说：“如果你们总统为这一使命派遣萨姆纳·韦尔斯前来，我可以接见他。”

吉阿纳里呆板的笑容消失了，露出真正愉快而得意的微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墨索里尼做出这一决定如何英明、伟大，以及想到他的两个祖国意大利和美国联合起来，拯救世界使其免于灾难的前景，他感到很高兴。墨索里尼默默地点点头，仿佛很欣赏他讲的这一大堆奉承话，尽管他轻蔑地摆摆手，要银行家冷静些。

维克多·亨利趁银行家一住口，就连忙插嘴说：“阁下，我想请问您是否准许吉阿纳里先生把这一点告诉元首？告诉他您已经同意接见萨姆纳·韦尔斯率领的一个正式代表团？”

当维克多·亨利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时，墨索里尼像一个将军有时那样，两眼直冒火。他看了看齐亚诺，这位外交部部长用流利的英语

谦逊地说：“元首会在你们有机会告诉他以前很久就知道这件事。”

“那好。”亨利说。

墨索里尼站起身，挽住吉阿纳里的臂肘，领他穿过通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房间里放进一股冷空气。

齐亚诺用他那双白皙的手理了理厚厚的黑发：“中校，对于德国海军在南大西洋取得的伟大胜利，您有什么想法？”

“我一点儿没有听说。”

“真的吗？今天晚上七点将在罗马电台广播。‘斯比伯爵’号战列舰截获蒙得维的亚的一队英国战斗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损失四五艘战舰，其余全部被击伤。英国这一巨大损失彻底改变了大西洋的军事力量对比。”

维克多·亨利感到震动，但有些怀疑：“‘斯比伯爵’号怎么样了？”

“受了些轻伤，一夜就能修好。‘斯比伯爵’号遭遇的是哪艘敌舰都比不上的重型军舰。”

“英国方面承认了吗？”

齐亚诺伯爵笑了，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显然他自己也知道，只是略微显得胖了些，有些傲慢。帕格心想这大概是养尊处优的结果。“没有，不过英国对‘皇橡’号沉没一事也是隔了一些时候才承认的。”

由于“斯比伯爵”号的消息传来，为庆贺维克多·亨利晋升而举行的晚宴在阴郁的气氛中开始。两位武官一边喝着威士忌苏打水闲谈，一边等候拜伦到来。

柯克乌德上校说他相信这一消息，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年来，英国已日趋腐朽。柯克乌德本人长得就像一个英国人——长长的下巴，血色很好，一口大板牙——但他对大英帝国没有什么用处。他说，英国政界人士面对希特勒的崛起，采取拖延、退缩的政策，他们认为英国人民不愿再继续打下去；英国海军外强中干，英法将在希特勒猛烈的春季攻势下垮台。

“我认为，这太糟糕了。”柯克乌德说，“舆论当然站在盟国方面，世界仍旧继续前进，希特勒毕竟就地制止了共产主义。而且不用担忧，他既然击败了盟国，也同样会让斯大林吃败仗。俄国人不是在芬兰做了一次非常愚蠢的表演吗？德国军队轻而易举就会把他们打垮。最后势必由我们与希特勒打交道，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他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

“嘿，爸爸！”拜伦穿着一身运动衫裤来到这家豪华的古老饭店，显然很不合时宜，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穿着晚礼服。

亨利把他介绍给武官。“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来晚了。”

“我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了个盹。”

“你在罗马就只能干这些吗？看了一场电影？我也希望我能有几个小时空闲在这座城市里转转。”

“唉，您看，我累了。”拜伦又有些恢复他过去那种懒懒散散的老样子。

侍者送来香槟，柯克乌德敬了维克多·亨利上校一杯。

“嘿，爸爸，四条杠了！真的吗？”拜伦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喜出望外。他握住父亲的一只手，举起满满一杯酒：“太好了！我能为这件事赶到罗马来，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一般人都不提这种事，可我不管这一套，爸爸，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出头了吧？”

柯克乌德上校说：“他早就出头了，这次升级就是证明。”

“现在只要犯一个错误，”帕格一本正经地说着，摇摇头，“倒一次霉，放错一份公文，或者一个舵手在夜里值勤的时候一阵迷糊，那么一直到退休，你就甭想出头了。”

“我说，你做什么工作，拜伦？”柯克乌德说。

年轻人犹豫起来。

“他是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帕格连忙说，“对潜艇特别感兴趣。顺便说说，勃拉尼，新伦敦潜艇学校五月份招生扩大一倍，预备役军人身体检查合格的都可以入校。”

柯克乌德笑了，怀着好奇的神情打量拜伦。“现在你该开始迈出你的第一步了，你现在就该带头报考，拜伦。你的眼睛怎么样？视力是二十一二十吗？”

“我眼睛没问题，可是我在这里有工作。”

“什么工作？”

“历史研究。”

柯克乌德皱了皱眉。

帕格说：“他在一位著名作家埃伦·杰斯特罗那里工作，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的，你听说过吗？”

“哦，杰斯特罗，我知道，住在锡耶纳。我在使馆跟他吃过一次饭，很有头脑。碰到一些麻烦，回不去家，是那个人吗？”

拜伦说：“他不是有困难，先生，他是不愿意离开。”

柯克乌德摸了摸下巴：“你能肯定吗？我好像有印象，他就是因为回不去才住在罗马的，他档案材料里好像有什么污点。他出生在俄国，或者立陶宛，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我想问题总归是能解决的。他在耶鲁教过书，是吗？”

“是的，先生。”

“不过，他一旦能走，就应该赶快离开。德国人正在越过阿尔卑斯

山，老贝尼托⁽³⁾的反犹法律就更不用说了。”

维克多·亨利当晚就要陪银行家乘火车回柏林。关于他来罗马的使命，他对柯克乌德和拜伦只字未提，他们也没有问他。晚饭后，拜伦和他父亲乘出租汽车到火车站，一路上始终保持沉默。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车厢里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他们俩谁都不愿意先引出这个话题。当汽车驶入机场前面灯火辉煌的空荡荡的广场时，帕格说：“勃拉尼，如果英国当真在蒙得维的亚遭到袭击，我们就不会再迟迟不参战了。我们不能听任德国封锁大西洋，那将会是一九一七年的重演。你为什么不申请进潜艇学校呢？最早也要到五月才开始。如果杰斯特罗头脑不是那么简单的话，他会在这之前回到美国去的。”

“离五月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好了，我不跟你抬杠。”帕格说着，下了汽车，“多给你母亲写几封信，她心情不好。”

“好的，爸爸。”

“别误了华伦的婚礼。”

“我尽量不误吧。真的，要是咱们全家又团聚了，那该是一件大事吧。”

“所以我才希望你也回去，这大概将是天知道多少年内咱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了。再见！”

“再见！我说，爸爸，您提升上校，我真高兴。”

帕格从车窗口阴郁地朝儿子勉强笑了笑，就去赶火车了。对于那位犹太姑娘，他们俩始终只字未提。

(1) 意大利语：好的。

(2) 意大利语：好吗，路吉？

(3) 贝尼托是墨索里尼的名字。

第二十一章

罗达·亨利在迎接刚刚回来的丈夫时火气特别大，使得他不禁怀疑她也许病了或是怎么的。

他离开时，她心情就不好。在她看来，一切都糟得令人生气。柏林的秋天叫人讨厌，生活也令人厌恶，她心里烦闷透了。德国人的办事效率原来是神话，这里的人什么事都不懂得应该怎样办，也谈不到什么是服务和诚实。她又“犯了病”，一个医治不好的老毛病，以前几次心情不佳时，是一只胳膊和背上痛，这次则是一边的耳朵后面痛。她担心是癌，但现在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既然都已完结，长不长癌也就无所谓了。以前罗达在几次情绪不佳之后，总能恢复过来，并且会带着内疚的心情变得特别温柔可爱。帕格在突然离开柏林去罗马时，曾经希望回来后能看到她有所好转，没想到她的情绪反而更坏了。

她想要和他一起去凯琳别墅。他不在的时候，一位德国空军参谋送来一份请帖，乳黄色的厚纸上用雕版印着金字，写着邀请维克多·亨利中校。帕格到家还不到十分钟，她就拿出请帖，问为什么没邀请她。她说，如果把她留在家里，他一人去参加戈林夫妇在凯琳别墅举行的宴会，她在柏林就永远没脸见人了。

帕格不能泄露他这次去只是作为一位国际银行家的助手，负有秘密的国家使命。他也不能领她到白雪皑皑的花园里，用一些露骨的暗示来安慰她。时间已近午夜，她穿着一身青灰色睡衣，的确非常美丽动人。

“听我说，罗达，相信我的话，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安全。”

“哼，为了保证安全！什么时候你想按照你的意思办事，你就把这一套搬出来。”

“我是宁愿带你一起去的，这你清楚。”

“别光讲空话，明天打电话给德国空军部的礼宾官员。你要是不好意思，我来打。”

帕格是在书房里一面和她谈话，一面翻阅一大堆信件。他放下信件，冷冷地瞪了他妻子半晌，问道：“你身上不舒服吗？”

“我腻烦得要死，要不倒是很好。怎么啦？”

“你吃了补血丸没有？”

“吃了，可是我不需要吃药，我只需要到哪儿散散心。也许我应该痛饮一醉。”

“你不能打电话找空军部，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罗达恨恨地咕嘟了一声，撅起嘴坐在一边。

“哦，柯比那家伙来了一封信。他有什么说的？”

“你自己看吧。信和他人一样枯燥无味，写的全是他回到家里如何高兴，在丹佛附近滑雪如何有趣，他如何感谢我们的招待，整整三页的废话。”

帕格没看信，一下子把它扔到无关紧要的一些信堆里。

“说真的，帕格，你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干什么事都有板有眼的。你要干什么，别人都预先料得到。二十五年来，你每次一到家，总马上先看信。你期待什么？一封你以前情人的情书？”

他笑了，把信推到一边。“你说得对，咱们喝点儿什么，咱们先喝两杯吧。你看上去漂亮极了。”

“一点儿不漂亮，那个该死的理发师又把我的头发烤成一块一块小麦饼了。我累了，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想跟你谈谈，可你晚到了两个小时。”

“在护照检查站遇到了点儿麻烦。”

“我知道。好吧，我要上床了，既然凯琳别墅去不成，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甚至买了一件很鲜艳别致的衣服，本来打算给你看看，现在让它见鬼去吧，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别退，也许你很快就用得着它。”

“哦？等着戈林他们第二次邀请？”她不等回答就出去了。

帕格调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来庆祝他晋升的消息。他上楼后，发现她已经熄了灯——这是一个惯用的、对丈夫来讲是很不愉快的信号。他很想和他妻子一起过夜。此外，他还把会见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经过保留着作为床头谈话的材料。现在他只好一个人把两杯威士忌酒都喝了，然后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第二天，他听到了使他高兴的消息。德国当局宣布：“斯比伯爵”号在获得历史性胜利之后，英勇地把自己炸沉了，它的指挥官随后也在同一间旅馆房间内用手枪自杀，表现出崇高的精神。他已经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说，实际上是三艘级别轻得多的英国军舰在一场海上激战中打败了这艘德国战舰，使它受了重创，勉强驶回港口，然后才把自己炸沉。这个情况，德国人民一个字也听不到，因此，他们听到消息说打了胜仗的袖珍战列舰反而要把自己炸沉，不免感到困惑。纳粹宣传人员根本不屑做解释，只是另外编造空战大胜利的消息来掩饰，大肆宣传说在黑尔戈兰岛上空击落了二十五架英国轰炸机。帕格知道自己很少再有机会见到齐亚诺伯爵，但他倒很想再跟他谈谈“斯比伯爵”号的情况。

后来，罗达知道帕格升了级，她的积郁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也不再提起凯琳别墅。她开始像度蜜月时那样对待他，他们这样过了一星期左右的快乐日子。他讲了怎样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见面，她听得津津有味，但也有点儿寒心。她说：“看来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她能明白过来甩掉勃拉尼了。”

凯琳别墅像一座按照猎宫式样修建的联邦感化院，坐落在一片禁猎区中，从柏林坐车到这里约莫两个小时路程，周围一片荒凉，只有一些矮小的杏树和披着白雪的绿色枞木。从高速公路通往这里的那条路穿过电力控制的笨重大门，又穿过用钢筋混凝土修筑的围墙，墙上凝结着犬牙交错的冰柱，最后穿过两排手持机枪、面对面站着的空军哨兵，他们喊问口令时，嘴里冒着热气。汽车一拐弯，就瞥见了那座宏伟壮观的木石结构的建筑。一只受惊而睁大眼睛的鹿跃过大路。圣弗朗西斯科银行家脸上那极不自觉的微笑已经看不到了，他紧闭双唇，柔和棕色的意大利人的眼睛像那鹿一样睁得很大，这边瞧瞧，那边望望。

在拱形圆顶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一群使人眼花缭乱的穿制服的纳粹党人和露着雪白肩膀的妇女——她们有的还可爱，有的则又粗又胖，但都是衣着华丽，满身珠光宝气。阿道夫·希特勒也在人群中，正在逗戈林的小女孩玩。一支弦乐队不显眼地在这间铺着大理石的宽阔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轻柔地奏着莫扎特的乐曲。粗大的木材在壁炉里燃烧着，壁炉三边形的石墙高高耸入屋顶。齐房间长的雕花大桌上摆满还未动用的丰盛食物。空气中飘荡着各种浓重的气味：烧木头的烟味、雪茄烟味、烤肉味、法国香水味。一群快乐的、兴致勃勃的德国显要人物，有的在笑，有的在低声细语，有的在拍手。当希特勒把那个美丽的、穿一身白的小女孩抱起来和她说话，并且拿一块蛋糕逗引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发出亮光，望着他们穿着平常的灰绿色军装上衣和黑色裤子的领袖。戈林和他体态优美的妻子站在旁边，带着温柔的做父母的骄傲微笑着。他们夫妇都穿戴着华丽的晚礼服和珠宝，绚丽夺目，男的衣服比女的更为华丽。突然，那个小女孩吻了一下元首苍白的大鼻子，他大笑起来，把蛋糕给了她。全场响起一阵欢呼声，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妇女们擦着眼泪。

“元首多了不起！”陪同这两个美国人的空军军官说。他是一个个子不高、脸黑黑的飞行员，身上佩戴着“神鹰兵团”⁽¹⁾ 镶有金刚钻石的十字勋章。“唉，他要是能结婚多好，他喜欢孩子。”

帕格·亨利也觉得希特勒有他吸引人之处，比如：他对鼓掌表示谢意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有点儿羞涩的微笑；他把孩子送还给欣喜若狂的母亲时那种故作勉强的滑稽样子；他拍拍戈林肩膀时羡慕地耸耸肩，他祝贺比他幸运的人时，动作与其他独身汉没有什么不同。这时的希特勒具有一种天真的、几乎是引人同情的魅力。

戈林夫妇陪同希特勒到摆着食品的桌子边，大家都跟着蜂拥到那里。穿着金蓝色制服的仆役排着队进来，安排好金色的桌椅，给客人端食物、倒酒，连连鞠躬。空军军官带领帕格和吉阿纳里同一个名叫沃夫·斯多勒的银行家坐在一起，斯多勒像老相识一样招呼这位美国金融家。他是一个细长个子的条顿人，五十多岁，淡茶色头发平贴在头上。他的妻子是一个头发已经有点儿花白的美人，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像她脖子上、手指上和耳朵上所佩戴的大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正巧维克多·亨利刚刚写了一份关于斯多勒的简短报告，因此他了解很多他的情况。

斯多勒的银行是戈林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他专门经营获取“Objekte”的业务。“Objekte”这个词是德国商业界的行话，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所有的企业。

关于一九三九年奇特的德国，亨利刚刚开始有所了解。当时，他们十分强调掠夺犹太人的合法性，但很少采用公开没收或暴力剥夺的做法，而是从一九三六年起颁布了一整套法律条文，使得犹太人实际上很难做生意。法院月复一月做出的各种裁决，使得他们做生意更加困难。犹太人的企业得不到进出口许可证或原料，他们对铁路和航运的利用也受到限制。处境越来越困难，最后除了出卖，别无他法。购买这种“Objekte”的市场便兴隆起来，许多机灵的上层德国人士争先恐后出高价收购。沃夫·斯多勒采取的做法是，把所有对“Objekte”有兴趣的买主都找到，联合起来，提出一个非常低的、唯一的收购价格，企业主面临的选择是：接受或是破产，别无他路。然后，斯多勒这伙人把这家企业分成股份。斯多勒通过戈林可以看到秘密警察的案卷，因此他总是第一个发现哪家重要的犹太人企业已经支撑不住了。像那些大家都垂涎的经营钢铁、金属、银行和纺织等的大企业，则由戈林自己全部买下或占有其中较大的股份。斯多勒的银行除了得到一笔佣金外，他还

在“Objekte”中得到他自己的股份。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美国在柏林的广播评论员弗莱德·费林告诉帕格的，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调查清楚。费林带着愤怒向帕格讲述这些情况，特别是他又不能把这些情况广播出去。德国人说，所有关于德国对犹太人待遇不公平的报道都是在盟国花钱指使下所做的宣传。他们还说，颁布关于犹太人的各项法律，其目的不过是要限制这个少数民族，使他们在德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

帕格有意地把犹太人问题放在一边，以便集中精力了解军事情况，这是他的任务。除了在专门给犹太人规定的购货时间内，在柏林简直看不见他们。在购货时，他们脸色苍白、忧心忡忡，刚刚挤满商店，一转眼又无影无踪。对犹太人的压迫，表面上并不明显，帕格甚至连一所集中营的外部都没看见过。他曾经注意到长凳上或餐厅里有排犹标语，还看到一些被吓白了脸的忧心忡忡的可怜人从火车或飞机上被拖下来，偶尔也看见过被打破的窗户和破旧的、被烧毁的犹太会堂。有一次，他还看到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一个男人在动物园里被三个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青年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妻子一面哭一面尖声喊叫，两个警察却站在一边哈哈大笑。但是，费林所讲的情况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德国排犹主义的本质。在费林看来，它的真正目的就是掠夺，这虽然令人憎恶，但至少还是可以讲得通的。当沃夫·斯多勒文质彬彬地鞠了一躬，伸出他的手时，帕格感到一阵恶心。当然，他还是和他握了手，而且不久还坐在一起吃起来，用摩泽尔葡萄酒、雷斯林葡萄酒和香槟酒相互干杯。

斯多勒是一个热诚而精明的德国人，从各个方面说，与维克多·亨利在军界、工业界以及社交场合遇到的不下数百名其他德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讲得一口好英语，表情豪爽而恳切。他讲了一些聪明的笑话，还敢于取笑戈林的肥胖和他那身跟舞台服装差不多的制服。他表示对美国

有深厚的感情（他特别喜欢圣弗朗西斯科），并对美德关系不见好转表示遗憾与沮丧。他说，难道他不能通过邀请吉阿纳里和亨利夫妇到他的乡间别墅度一次周末来为改善两国关系尽一点儿力吗？他的别墅当然比不上凯琳别墅，但是他保证他们会喜欢他邀请的陪客。亨利上校说不定走运能打到一只鹿，而野味是不属于肉类配给范围内的。亨利夫人也许还喜欢吃点儿鹿肉呢！银行家的夫人用她那戴着宝石戒指的冰凉白皙的手指碰了一下帕格的手，微微眯起那双蓝眼睛，表示邀请的意思。她听说亨利夫人是美国大使馆最有风度和最漂亮的夫人，她一直想见她。

吉阿纳里谢绝了，他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回国。从工作上考虑，维克多·亨利完全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他的部分任务是打入德国有影响的上层人士的圈子。他实在不想再见斯多勒了，但是转念一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罗达享受她抱怨失去的那种欢乐。德国人谁好谁坏脸上也看不出来，斯多勒也可能是在胁迫下为戈林效劳的，虽然他的妻子从中得到了好处，因此能戴上钻石。帕格说他准备去。斯多勒夫妇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这使得他深信，这次邀请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显然有意要和他结识。

斯多勒带领着两个美国人在凯琳别墅里转了一圈。帕格每当看到纳粹的富丽堂皇的场面时，总有好莱坞布景的印象，这次也一样。不管建筑结构多么宏伟坚固，不管房顶多么高敞，不管装饰多么精致，也不管那些艺术品多么珍贵，总觉得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假场面。凯琳别墅里的走廊和房间似乎无穷无尽。十几个玻璃柜子里陈列着镶有宝石的纯金制品：花瓶、十字勋章、权杖、刀剑、半身雕像、官杖、勋章、书籍、地球仪等等，都是钢铁公司、各大城市以及外国政府在元帅生日、结婚、生子以及“神鹰兵团”自西班牙返国时送的礼品。墙上挂满了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意大利、荷兰艺术大师的名画，也有一些经纳粹认可的当代画家画的毫无艺术价值、只能供商业广告用的裸体画。其他会客室没有人，但宽敞华丽的程度不下于宴会厅，木制的墙上挂着壁毡和旗帜，室内陈列着雕像和镶着珠宝的盔甲。但是，所有这些也完全可以看成是好莱坞用硬纸板和油画布搭起来的布景，甚至宴会桌上陈列的佳肴看上去也很像塞西尔·德米尔导演的宴会场面，烤猪里的粉红色的肉也很像制造布景模型用的蜡和石膏。但是，维克多·亨利很清楚他看到的是大宗财宝，而且大部分是通过斯多勒抢来的赃物。且不考虑道义上的原因，建筑设计的粗俗也使帕格感到很失望，因为据说戈林还是出身名门呢！甚至路吉·吉阿纳里的赞美之词听起来也带有明显的讽刺味道。

佩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的十字勋章的空军军官找到了他们，向斯多勒叽咕了几句。

“唉，真可惜，你们现在就得去了，”德国银行家说，“你们还没有看到别墅的稀世奇观呢！亨利上校，我的办公室将会安排好一切，去接您和您亲爱的夫人星期五到阿本德鲁来，但是恐怕您到过这里以后，会觉得那里很不像样子。我们明天给您去电话。”

斯多勒陪两个美国人又穿过一些房间和走廊，停在木制的浅黑色双扇门前，门上满满雕刻着狩猎的场面。他推开门，里面是一间木屋，木

头和灰泥的墙上挂着鹿角、兽头标本和兽皮，空气中弥漫着死兽散发出的浓厚的陈腐味道。在熊熊的炉火两侧，分别坐着里宾特洛甫和戈林，希特勒不在屋内。一张粗糙的长桌和两条长凳占了大部分地面。帕格立刻想到这一定是原先那座供狩猎用的房屋的主要房间，这位元帅围绕着它修建起这座平庸乏味的像宫殿一样的建筑物。这是凯琳别墅的中心，除了红彤彤的炉火外，屋内阴暗清冷。

戈林懒洋洋地靠在长沙发上，翘起一条穿白色长筒厚皮靴的腿。他用雕花矮大理石桌上金质餐具中的一只小金杯呷着咖啡，他拿着杯子的五根手指中，有三根鼓起了钻石戒指。他向吉阿纳里亲切地点头微笑。里宾特洛甫两眼瞧着天花板，两手交叉着放在肚皮上。德国银行家介绍完维克多·亨利后，就带上门出去了。

“元首给你整整七分钟的时间来谈你的事情。”里宾特洛甫用德文说。

吉阿纳里结结巴巴地说：“阁下，请允许我用英文回答。我是以私人身份来到这里的，我认为给我这么多时间是对我的国家和我国总统的特殊礼遇。”

里宾特洛甫坐在那里，眼睛瞧着天花板，脸上毫无表情。维克多·亨利见此情况，不管是否需要，便进行翻译。外长不等他说完，用标准的牛津口音打断他说：“我懂英文。”

戈林对吉阿纳里说：“欢迎你到凯琳别墅来，路吉，好几次我都想请你来。但是，这次你远道而来，所得到的会见却是很短的。”

“元帅，我想说，”银行家用蹩脚的德文回答，“赔赚几百万元只开几分钟会就定了的事我见过。为了世界和平，值得做出任何努力，不论前景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戈林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坐在他附近的椅子上。

里宾特洛甫抓着椅子的扶手，闭着眼睛坐在那里，突然像连珠炮似的大声用德语说：“这种奇特的访问是你们总统对德国国家元首的又一次蓄意侮辱。谁曾听说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只派一个普通公民作为特使？文明国家之间是利用外交机构的。并不是德国愿意撤回它驻美国的大使，而是美国首先表示出敌对态度。美国在国内允许抵制德国货，允许发动仇恨德国人民的运动。美国已经修改了它所谓的‘中立法’，公开倾向于这场冲突中的侵略者一方。德国并没有对英法宣战，而是它们对德国宣了战。”

外交部部长停止了讲话，闭上眼睛坐在那里，那张下颌很长、瘦削的脸一动不动，脸上披着几撮已经发灰的金发。加利福尼亚银行家先望望戈林，再看看维克多·亨利，显然感到很吃惊。戈林又给自己倒了点儿咖啡。

维克多·亨利全力以赴地把外长冗长而激烈的言辞翻译成英文，里宾特洛甫没有更正或打断他。

吉阿纳里刚要讲话，里宾特洛甫又叫起来：“这种拙劣的态度，除了说明再次蓄意挑衅之外，还能起其他什么作用？这又一次表明你们总统对一个拥有八千万人民的强国领袖的蔑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吉阿纳里用颤抖的手向亨利挥了一下，表示他听懂了他的话，然后说：“我想很尊敬地回答——”

里宾特洛甫睁开又闭上他明亮的蓝眼睛，用更高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仍然愿意听你的意见，这证明他对和平的愿望，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载入史册。这就是这次奇怪的会见所具有的唯一价值。”

戈林用比较温和但并不友好的语调问银行家：“你来之处的目的是什么，路吉？”

“元帅，我是我国总统派到元首这里来的一个非正式使者。根据总统的指示，我有一个问题要向他提出。提出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是，感谢上帝，它却可以导致有持久历史意义的成果。”维克多·亨利把他的话说成德文。

“什么问题？”戈林问。

银行家的脸色有点儿发黄。“元帅，根据我国总统的命令，这个问题是向元首提出的。”他用德文说，声音有点儿沙哑。

“要由元首来回答，”戈林说，“但是，很明显，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听到的。是什么问题？”他把声音提高，眼睛盯着银行家。

吉阿纳里避开戈林那双懒洋洋的严酷眼睛，舔了舔嘴唇，对亨利说：“上校，我请你向大元帅证实我所得到的指示。”

维克多·亨利正在迅速估计形势，包括人身可能遭到危险的迹象，这种感觉在进入凯琳别墅围墙之后就像阴影一样一直笼罩在他心上。尽管从外表看来，戈林这大个子很和气，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阴险凶恶的残暴家伙。如果这个一张涂了胭脂似的红脸、两瓣鲜红的薄唇、一双小手戴满珠宝的丑恶胖子要伤害他们，外交人员不受侵犯的特权在这里也起不了多大保护作用。但是，帕格判断他的谈话只不过是猫耍耗子，以此消磨时间。他在戈林两眼紧盯之下把银行家的回答译成德文，然后补充说：“我证明总统的指示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提给元首，就像吉阿纳里先生在意大利向元首的好友Il Duce 所做的那样，当时我也在场，Il Duce 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些我们都知道，”里宾特洛甫说，“我们也知道你要提的问题是什么。”戈林朝亨利眨了眨眼，紧张的空气才缓和下来。银行家用手指擦了擦额头。大家沉默了大约一分钟。这时，阿道夫·希特勒从一扇挂着虎皮的侧门进来了，一面把一绺头发从前额往上掠。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跟这两个美国人一样，迅速地站了起来，装出十分恭顺的样子。戈林从舒适的长沙发换到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希特勒坐在戈林原先坐的地方，做了个让座的手势，没有和客人握手。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元首外表很健康、很镇定，虽然眼睛有点儿浮肿，身体也过

于肥胖。两鬓的黑发剪得很短，像普通士兵一样。除了那撮有名的小胡子之外，他的长相很一般，和在德国城市大街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小人物没有什么不同。和他这种普通老百姓样子相比，那两个纳粹党人的一身穿戴显得特别可笑，不协调。他那身只在左胸前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的灰色上衣，跟里宾特洛甫穿的绣金边的深蓝色制服，以及空军元帅身上的鲜艳色彩、五光十色的宝石和勋章，形成尖锐的对比。

他两手重叠着放在腿上，严肃地看了两个美国人一眼。

“路吉·吉阿纳里，美国银行家。维克多·亨利上校，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里宾特洛甫带着讽刺的口吻说，表示这两个来访者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的元首，他们是美国总统特派的非正式使者。”

银行家干咳了一声，先试用德文说了几句对这次会见表示感谢的话，然后急急忙忙表示了歉意，转用英文讲话。当亨利翻译时，元首一直盯着银行家，在椅子上不断改变坐的姿势，两只脚一会儿交叉，一会儿放平。吉阿纳里把他会见墨索里尼时讲过的关于世界和平的一套开场白重新讲了一遍，然后向元首提出关于萨姆纳·威尔斯的问题。他刚用英文讲完，里宾特洛甫脸上就露出轻蔑的微笑。亨利翻成德文后，希特勒和戈林互相看了一眼。元首态度很冷淡，戈林耸了耸肩，挥动着他那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摇摇头，好像是说：“果然是这个问题，令人难以置信！”

希特勒沉默地思索着，深凹的灰蓝色眼睛直望着远处，露出一丝苦笑，小胡子和小嘴巴动了一下。他开始平静地用清晰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文说：“吉阿纳里先生，看来你们尊敬的总统对当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平常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特别表现在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你们的国会和人民多次表明不愿卷入国外纠纷。

“我在四月二十九日主要对你们总统讲的那次讲话中，承认贵国人口比我们这块小国土多一倍多，生存空间大十四倍多，矿物资源更是多得无法相比，也许因此你们总统觉得他必须不时地向我提出严父般的警告。当然，我已将我的一生致力于我国人民的复兴，我只能从这个狭窄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情。”

维克多·亨利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进行翻译，他感到怦怦心跳，嘴巴发干。

希特勒现在开始喋喋不休地回顾莱茵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历史往事。他把情况讲得很详细，似乎津津有味，慢慢地挥动着双手，语调比较缓和。他讲的理由都是人所共知的老一套。只有在谈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那会儿，他才提高嗓门，用词尖刻。他说，英国的保证鼓励了一个残酷的反动政权对它的德国少数民族采取残暴措施，使它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保险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从那时起，英法一次又一次轻蔑地拒绝了他关于和平解决和裁军的建议。英法加在一起，共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三的可居住地面和将近一半的人口，作为一个国家负责首脑，除了武装他的国家抵御这两个军事大帝国之外，还有什么

其他办法呢？

他继续说，德国的政治目的是简单的、公开的、适度的，并不准备改变。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五个世纪，欧洲中部就有过一个日耳曼帝国，它的边界大体上是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口的增长确定的。由于许多强国企图肢解德国人民，这块欧洲中心地带不断发生战争。他们的企图常常获得暂时的成功。但是，德国民族以其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强烈本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打破了外国的包围和束缚。在这部分谈话中，希特勒提到俾斯麦、拿破仑、腓特烈大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维克多·亨利对这些都不太清楚，他尽可能按原话逐字逐句进行翻译。《凡尔赛和约》，元首说，只不过是外国力图肢解这个德国心脏地带的一次最近的尝试。由于从历史上看，这个条约就是没有道理的和不公平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死亡了。莱茵区是德国的，奥地利也是，苏台德区、但泽和走廊地带都是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人为制造的怪物原先像一根刺入德国要害的长矛，现在已经再一次成为传统的德意志帝国的波希米亚保护国。德国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过程现已完成。他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英国的荒谬保证，这一切本来是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但泽和走廊地带问题实际上在今年七月就已经解决了。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妨碍着持久和平，只要对方承认中欧的现状，并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德意志帝国像其他现代大国一样，有从不发达大陆获得原料的天然权利。

给维克多·亨利印象最深刻的，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态度、他的显然深信道义在自己一边、他对历史的宽阔眼界以及他那种自以为是德国民族化身的神态，什么“因此我把莱茵区归还德意志帝国……因此我使奥地利回到它的历史归属……因此我使波希米亚高原局势正常化……”等等。他在党的群众大会上装出那副狂呼乱叫的煽动家的姿态，显然只不过是认为他认为德国人需要这样一个群众偶像。他使人深深感受到他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亨利上校曾经只在两三个将军身上看到过。至于报刊上对他的描绘——把他刻画成一个咬地毯的、歇斯底里的查理·卓别林式的政客，帕格现在觉得，那是一些心地狭小的人物对他的歪曲，这种歪曲已经把世界引入灾难。

“我也和总统一样，希望和平。”希特勒说，他现在开始像演说时那样做手势，虽然动作幅度没有那么大。他的眼睛很奇怪地明亮起来，亨利心想那也许是自己的幻觉，但它们似乎放出奇异的光彩。“我渴望和平。我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在前线打过四年仗；而他作为一个出身高贵、富有的人，有幸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懂得什么是战争。命运给我的使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谁知道我还有多少残余之年去完成我的建设任务呢？但是，英法领导人要求摧毁‘希特勒主义’（他以轻蔑、带讽刺的口吻讲出这个外文词），作为和平的代价。我也可以说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我使得德国重新强大起来，这不合他们的胃口。但是，这种憎恨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使欧洲遭殃，因为我跟德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是一个整体。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真理，但是对英国人来讲，恐怕需要一次大的考验来证明它。我相信德国力量最后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一起沉沦下去，

那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历史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

他停了一会儿，面色一沉，突然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无视现实？一九三七年，我在空军方面取得了平等地位。从那时候起，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飞机、飞机、飞机，潜艇、潜艇、潜艇！”他尖叫着，紧握着拳头，挥舞着那两只伸得笔直的僵硬手臂。“我堆积起来的炸弹、炸弹、炸弹，坦克、坦克、坦克，有山那样高！这对我的人们来讲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那些大国又何曾懂得过别的话语？我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提出和平的。我被拒绝了，并且受到了蔑视。他们提出要我的脑袋作为和平的代价，德国人民对这种可怜的荒谬要求只觉得非常可笑！”

当他祈祷似地高声喊叫“飞机……炸弹……潜艇”时，他的两只拳头一再抡到下面用力敲打地板，由于身子弯得很低，那络著名的头发耷拉到脸上，这时看上去更像新闻片中常见的那个街头宣传鼓动家的样子，而那红红的脸和尖叫的声音的确也还是那种疯狗似的形象。突然，富于戏剧性地，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他又恢复了安静的有控制的声调：“让火的考验来临吧！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我是问心无愧的。”

希特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准备退出的样子。他的眼色愤怒而冷淡，嘴唇和口角向下弯着。

“我的元首，”戈林说着，笨拙地站起来，长靴咯吱咯吱地响，“我的理解是，在您对现实情况做了如此清楚的阐述之后，如果总统坚持，您将不反对萨姆纳·威尔斯先生前来访问。”

希特勒犹疑了一会儿，有些困惑，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说：“我不想用无礼对待无礼，也不想以不识大体对待不识大体。我愿为和平做出一切努力。但是，在英国要摧毁我的愿望本身遭到摧毁之前，通向和平的道路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获得，其他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将仍然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对方在大规模毁灭爆发前一分钟表现出清醒的头脑。”他神色激动，也不向客人告别，就大踏步从雕刻着画面的双扇门走了出去。维克多·亨利看了看手表，元首花了一小时又十分钟和他们谈话。就亨利所知，罗斯福总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复，他从吉阿纳里苍白而沮丧的脸上可以看出，后者得到的印象跟他一样。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相互看了一眼。胖子说：“罗斯福总统已经得到了他所要的答复。元首认为威尔斯的出使不会带来什么希望，但是，由于元首仍然寻求一种公正的和平，所以并不拒绝他前来。”

“我不是这样理解，”里宾特洛甫说得很快，语调很生硬，“元首认为他的出使无济于事。”

“如果你要元首澄清一下，”戈林指着双扇门，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就去找他吧，我非常了解他，我认为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又转向银行家，声音比较缓和地说：“在向你们总统报告这次会见的情况时，告诉他是我说的，元首将不拒绝接见威尔斯，但元首认为不会带来什么希望——我也这样认为——除非英法放弃他们通过战争除掉元首的

目的。但这就好像要搬掉勃朗峰⁽³⁾一样不可能。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结果将是在西线发生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将在死亡几百万人后以德国获得胜利而结束。”

“结果必然如此。”里宾特洛甫说，“恐怕，在萨姆纳先生整理文件和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之前，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戈林两手挽着两个美国人的胳膊，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使维克多·亨利想起万湖的那个侍者。他说：“你们不是马上要走吧？一会儿还有跳舞，多少吃点儿晚饭，然后还有从布拉格来的一些舞蹈艺术家的精彩表演。”他诙谐地转动眼睛表示留客。

“多谢阁下盛意款待，”吉阿纳里回答说，“但是有一架飞机正在柏林等着把我送到里斯本转乘飞剪式客机。”

“那我只好不留你们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答应以后再来凯琳别墅。我送你们出去。”

里宾特洛甫站了起来，背向他们，望着炉火。当银行家犹豫地说了一声再见时，他咕噜了一声，耸起一只肩膀。两个美国人和戈林臂挽着臂，沿着凯琳别墅的走廊走出去。这位空军元帅身上散发出一种浓厚的洗澡油的味道。他用手轻轻拍了一下维克多·亨利的手腕，说：“亨利上校，你到过斯维纳蒙台，看过我们生产潜艇的工厂。你对我们的潜艇计划有什么意见？”

“阁下，你们的工业水平很高，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加上有像格罗克和普伦这样的军官，你们有了很完整的规模。你们的潜艇已经在大西洋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这仅仅是开始，”戈林说，“现在生产潜艇的速度就像生产香肠那样快。我怀疑是否所有这些潜艇都将有机会参加战斗，空军将很快决定这场战争。我希望你们的空军武官鲍威尔上校能够很准确地向你们总统报告德国空军的实力，我们对鲍威尔一直是很开放的，这是根据我的命令。”

“当然，他已经做了报告，他所获得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帕格的话看来使戈林感到高兴。“我们从美国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柯蒂斯⁽⁴⁾有很出色的设计师。我们曾经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海军俯冲轰炸机，并根据研究结果制成‘斯杜加’。”他转向银行家，用简单的德文讲得很慢，询问了一些有关南美矿业公司的情况。这时他们正穿过一间空的舞厅，舞厅顶上悬挂着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他们踩在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泛起了空洞的回音，银行家从容地用德文回答，一紧张他就说不了解德文。往正门走的一路上，他们都谈着关于财政的问题。在大厅里走动的客人们盯着夹在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戈林。银行家脸上的那种老练世故的笑容又重新出现了，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外面正下着雪，戈林停在门道口和他们握手告别。吉阿纳里这时已经恢复过来，因此提出了维克多·亨利认为绝对重要的事，亨利正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向他暗示一下。银行家在雪花轻飘中一面跟空军元帅握手，

一面说：“阁下，我必须告诉总统，贵国外交部部长不欢迎威尔斯的出使，并且申明元首也不欢迎。”

戈林收敛起笑容：“如果威尔斯来，元首将见他。这是正式意见。”这时，一个空军军官把汽车开到门前，戈林仰头看了一眼天色，两个美国人一起穿过飞雪走到车前。“记住这一点，德国同所有国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和和平，但是我要。”

维克多·亨利几乎一夜未睡，写他的报告，以便由银行家带交总统。报告是手抄的，写得很乱。亨利先写事实经过，一直写到戈林在雪地里讲的最后一句话为止，最后写道：

关键问题当然是：第三帝国现在是否期待萨姆纳·威尔斯的和平使命。看来难以置信的是，会见了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以后，您的特使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希特勒将会接见萨姆纳·威尔斯，但是我认为这次出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除非盟国想要改变主意，接受所谓“伸出和平之手”的那套解决办法。

这三个人看来都不重视我们这次会见，他们还有别的大事要考虑，根本不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我倾向于认为戈林是愿意举行这次会谈的，而希特勒则认为，既然来到凯琳别墅，顺便见见也无妨。我感到他像是很乐于把心中想法坦率地跟两个将直接向您做报告的美国人谈谈。这三个人的表现都好像西线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认为威尔斯来不来，他们根本不在乎。如果英国也像希特勒那样坚持自己的条件，春天就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戈林侈谈和平是另有打算的。这个人是第三帝国中最大的杀人魔王。他的外表很像马戏团里的畸形人，胖得的确令人作呕，却偏爱打扮。但是，在他们那伙人中，他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并且是众所公认的第二号人物。他从纳粹主义中获利甚大，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人要多。吉阿纳里先生无疑会向您描述凯琳别墅的样子。它很粗俗，但规模相当惊人。尽管戈林地位已经很高，他仍然可能很机灵地想到，好运总有走完的时候。如果进攻搞糟了，那时候这个一直高唱和平的人就会出来，一面为那垮台的元首流泪，一面很高兴能取而代之。

至于里宾特洛甫，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用语，只能用“典型的德国浑蛋”这个词来形容他。他正是书上描写的那种狂妄自大、毫无教养、愚蠢、顽固和自以为是的人。我想这是他的本性。但是，我也相信他反映了希特勒的想法。这是海军经常玩的那套老把戏：指挥官充当那道貌岸然的“老好人”，而副指挥官都是性情乖戾的，专门出面当恶人。希特勒毫无疑问憎恨您的勇气与决心，觉得您过多地干涉了他，跟他作对。他还觉得反抗美国是相当保险的，因为他知道舆论有分歧。所有这些想

法，里宾特洛甫都用明确的语言代他表达了，而让他们的党魁去自由地扮演那宽宏大量的“德国拿破仑”和欧洲的救世主。

乘车离开凯琳别墅时，我感到好像刚从幻境中苏醒过来，开始想起有关希特勒的种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狂言乱语；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食言、信口雌黄；是他发动了战争，进行对华沙的令人发指的轰炸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当我在听他讲话并进行翻译时，我的确把这些都忘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我竟然能够一时忘记这些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的能言善辩。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演说家。我听过他在很大的群众场面上发出粗暴的战争叫嚣，但是，当他和两个神经紧张的外国人在室内谈话时，出于需要，他又可以做得像一个讲道理的、为人爱戴的世界领袖——人们说，他愤怒时，讲话唾沫横飞。我们仅仅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他会这样，但是把他刻画为一个滑稽的疯子，则是失真的。

他说到自己和德国人是一个整体时，好像有无比的信心。他知道这是事实。去掉他的胡子，他的外表像所有德国人揉成一个人一样。他不是贵族，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他就像一个街上的普通德国人，一个受到某种启发而有所领悟的德国人。

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盟国当前的目的似乎是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我现在深信这是做不到的。不管怎么说，盟国仍然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向希特勒投降，或是打败德国人。一九三六年，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当时打败德国人本来是容易而有把握的事。迄今一切都没有变化，只不过德国人现在可能变得不可战胜了。

最上层人物之间的同床异梦的情况可能反映了纳粹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即便如此，它也纯属内部政治问题，并不影响希特勒对德国人的控制，包括对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控制。当他进屋时，他们站了起来，并且表现出卑躬屈节的样子。

如果希特勒真是书报上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半疯半滑稽的匪徒，那么打赢这场战争是很容易的，因为指导一场战争需要头脑、坚定性、战略远见和手腕。对盟国来讲，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 (1) 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援助佛朗哥的空军部队。
- (2) 意大利语：领袖（指墨索里尼）。
- (3)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 (4) 柯蒂斯是美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这里指他所开设的飞机工厂。

第二十二章

帕格一告诉罗达要到斯多勒的别墅去度周末，罗达就紧紧搂着他吻他。他没有提到斯多勒在弗莱德·费林所谓抢劫犹太人的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这不完全是抢劫问题，而是一种合法化的征用，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令人憎恶的，但是纳粹德国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必要让罗达和他一样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接受斯多勒的邀请，主要是为了让她能够很愉快地玩玩。

斯多勒派来的司机把车驶过阿本德鲁入口的柱廊，停在一个后门口让他们下车，一个女用人领他们顺着两段仆人使用的狭窄楼梯上了楼。帕格有点儿怀疑这是德国人故意给他的侮辱。但是，给他们准备的卧室和起居室很宽敞，家具设备华丽齐全，窗外是白雪覆盖的草坪、枞木、蜿蜒的河流和茅草盖顶的棚舍，景致很美。两个用人进来帮他们换衣服。他们去吃晚饭时，走后梯的疑团就解开了。阿本德鲁弯曲的正梯有两层高，栏杆是红色大理石的，整个楼梯现在都用一块光滑的木板滑梯盖着。穿着黑色宴会服的客人站在边沿，男人们大笑，女人们哧哧傻笑和尖声叫着。楼下还有另一些客人和斯多勒站在一起，正在观看一对穿着漂亮的男女顺梯滑溜。当女的绿绸衣服从系着吊袜带的大腿上部扯开时，她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

“哎呀，我的天，帕格，真要我的命啦！”罗达咯咯地欢笑，“那怎么行，我下面几乎什么也没穿，为什么不对女的事先打个招呼？”但是，她当然还是滑下去了，尖声叫着，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一双匀称的大腿一直露到花边织的内衣上面。她在一片欢呼与祝贺声中滑到梯底，满面通红，大笑不止，受到主人夫妇的欢迎并被介绍给其他来度周末的客人。维克多·亨利心想，这倒是一个活跃气氛的有效办法，也许稍嫌粗野一点儿，德国人就善于出这些点子。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已经给他准备了一套绿皮狩猎服，还有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皮带和短剑，很是齐全。参加打猎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除了空军和国防军的军官以外，还有银行家、一家电力工厂的厂长、一位名演员。帕格是唯一的外国人。欢乐的人群热情地招呼他们跟他们一起喧闹和玩笑一阵，然后开始认真打猎。帕格喜欢打野鸭，但是打鹿他从来不感兴趣。一起打猎的还有阿尔明·冯·隆将军。帕格和这位鹰钩鼻子的将军落在后面，将军说看见打鹿，他心里就难受。这次见面，隆比前一次话多。森林里又阴又冷，他同大家一样，刚喝了荷兰杜松子酒。他们先谈到美国，原来隆曾经进过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然后，将军谈到波兰战役和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奇怪的是，他把那个条约称为一场灾难，因为斯大林所得的利益没有费过一枪一弹。他对战场上的情况非常熟悉。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对希特勒的估计是客观的，并且是真心话。隆对纳粹的优种论和纳粹党本身毫不掩饰地表示鄙视，但是他理直气壮地为希特勒作为德国领袖辩护。正说到这儿，响起一阵枪声，

附近传来喧闹的人声，他们才赶上大伙儿。一只被打死的小鹿躺在鲜血染红的雪地里，周围站了一圈人，然后举行仪式：吹起号角，把一根小枞木树枝顺着血淋淋的舌头插进死鹿嘴里。亨利和那位将军走散了，晚饭前，亨利去找他，遗憾地知道他已被召回柏林。

晚饭后，一支四重奏弦乐队在乳黄金色的法国式音乐厅里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位胸脯丰满的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曲。除帕格外，客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演唱抒情曲时，还有人含着眼泪。罗达感到心旷神怡，在华盛顿时，她也是音乐会的常客。她微笑着坐在那里，在一支歌曲唱完后，小声地发表一些内行的评论。音乐会结束，开始跳舞。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和她跳舞。在舞池中，她不断地向她的丈夫投以感激的闪闪发亮的目光，直到斯多勒带他一起去书房。演员和电力工厂厂长克诺普曼博士正坐在书房里喝白兰地。

整个周末，到目前为止，帕格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起关于战争的问题，谈话内容没有超出闲聊、生意经或艺术等。

“呀，亨利上校来了，”演员以浑厚洪亮的声音说，“再没有比问他更合适的了，我们让他回答这个问题。”演员蓄着灰色胡子，长着一头厚发，他是扮演帝王、将军以及上了岁数却爱年轻女人的那种角色的。帕格曾经在大剧院观看过他演出的著名的《李尔王》。他现在脸色红紫，脖子上围着硬领，穿着扣得很紧的浆过的衬衫。

“这问题可能使他感到为难。”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谈战争，不许谈这个，”斯多勒说，“这个周末是专门让大家消遣的。”

“没关系，”帕格说着，接过白兰地，坐在一张皮椅上，“什么问题？”

“我以制造幻象为生，”演员说，声如洪钟，“我认为制造幻象应该只限于在舞台上。我刚才说，希望美国会看着英国倒下去而不管，完全是一种幻象。”

“唉，别谈这些了。”银行家说。

克诺普曼博士圆脸，老爱眨眼睛，有点儿像“不来梅”号大邮船的船长，但矮得多，也胖得多。他说：“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九一七年，那时候美国人曾经为英国火中取栗，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十足的忘恩负义。美国人将接受既成事实，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欧洲局势一旦正常化，我们将有一百年的稳定的大西洋和平。”

“亨利上校，你的意见如何？”演员问。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首先得把英国打败才行。”

三个人没有一个高兴听这句话。演员说：“这个嘛，我认为我们可以设想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只要美国不介入。这是整个争论的焦点。”

斯多勒说：“你们总统并不想掩饰他对英国的同情，维克多，是不是这样？他的祖籍是英国和荷兰，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但是，你是不是认为人民反对他，或者，至少意见分歧很大？”

“意见分歧是有，但美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斯多勒博士，舆论可以很快改变。在跟我们打交道时，谁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德国人之间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克诺普曼博士说：“舆论的改变不会是自发的，有人在那里操纵。”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斯多勒说，“这一点，甚至连元帅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他本来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德国人，如果没有渡洋到过美国，对美国的一些情况是不可能理解的。我遗憾地说，对元首来讲也是如此。我认为，他还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犹太人所掌握的权力有多大。这对于战争局势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不要夸大这个因素，”亨利说，“你们这些人总喜欢这样，这等于是自己骗自己。”

“我亲爱的亨利，我到过美国九次，在圣弗朗西斯科住过一年。谁是你的财政部部长？是犹太人摩根索。谁是你发挥最大影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犹太人法兰克福特。”

他开始念了一大串在华盛顿任职的犹太官员名单，都是一些纳粹宣传中不断重复过的老掉牙的材料，帕格感到厌烦。他又提出他们那一贯的说法，说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的财政、交通、司法，甚至总统的职位。斯多勒心平气和地并且愉快地提出所有这些。他嘴里不停地说着der Jude [a](#)、der Jude，而不带讥讽嘲笑。帕格经常注意到，当罗达与排犹主义的论调争论时，对方往往露出不悦之色，但是从斯多勒眼里看不出这种神情。这位银行家在陈述他的意见时，就像念当天的股票市场行情一样。

“首先，”帕格回答说，他感到有点儿腻烦，“在我国，财政部部长没有什么权力，这个职位是一个较小的政治上的犒劳。所有其他内阁部长都是基督教徒。财政大权掌握在银行、保险公司、石油、铁路、木材、航运、钢铁以及汽车等工业部门手里，而这些部门又全部掌握在基督教徒手里，过去也一向如此。”

“雷曼是一个银行家。”克诺普曼博士说。

“不错，他是一个银行家。什么事都有例外。”帕格接着也以同样的讲股票行情的方式冷静地回答：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几乎全都牢牢掌握在基督教徒手中；国会、内阁和政府行政部门都由基督教徒组成；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有八名是基督教徒；具有至高无上影响的白宫的哈里·霍普金斯也是基督教徒；等等。听他讲话的这些德国人这时都面露笑容。只要一谈到犹太人，一般德国人的脸上都会浮现出奇特的假笑。这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幽默的冷笑，好像所谈的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内部笑话，只有高级人士才能知道。

斯多勒以温和的语调说：“你知道，说犹太人所处的地位并不很重

要，这是犹太人经常散布的论调。”

“你是否想建议我们剥夺他们的企业，把这些企业变成Objekte⁽²⁾？”

斯多勒露出吃惊的样子，然后笑起来，一点儿也不生气。“维克多，你知道的情况比许多美国人多。为了健全你们的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们迟早会想到那一步。”

“你的观点是不是认为，”演员认真地说，“犹太人问题对于美国是否参战确实没有影响？”

“我没有这么说，美国人对不公正和犹太人遭受苦难的现象反应很强烈。”

三个人的脸上又露出那种奇特的笑容。克诺普曼说：“那你们在南部的黑人情况又怎样呢？”

帕格停顿了一下：“情况不好，但是目前正有所改善，而且我们不用铁丝网把他们圈起来。”

演员低声说：“那是一种政治惩罚，一个奉公守法的犹太人是不到集中营去的。”

斯多勒点燃了一支大雪茄烟，眼睛看着火柴说：“维克多很善于外交辞令，但是他的社会关系没什么问题。一个很引人注意的人是佛罗里达州议员艾克⁽³⁾——拉古秋，他为反对修改中立法进行了一场艰巨的斗争。”他狡诈地瞥了帕格一眼，又说：“他和你是亲戚，对吗？”

帕格没防到他会问这个，但是他很镇定地说：“你的消息很灵通，这件事并不是谁都知道的。”

斯多勒笑了。“元帅知道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他很钦佩拉古秋。舞曲怎么不奏了？哟，什么时候了？怎么，都已经一点半了？还准备了点儿夜宵，先生们，但没什么好吃的。”他站了起来，喷了一口雪茄烟，“维克多，美国犹太人如果把美国拖进战争，他们就犯了最大的错误。拉古秋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要是能听听他的话就好了。你知道元首在一月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如果他们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这将是他们的末日。他讲这话是非常认真的，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帕格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石脑袋打交道，但是不能不反驳几句。帕格说：“和平还是战争不决定于犹太人，而且你对拉古秋也有很明显的误解。”

“我误解他？但是，我亲爱的上校，你如何看待英国对波兰的保证？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即使不说是发疯，至少也是轻率的。它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使得两个大国在但泽这个很小的问题上参与进来反对德国，这是犹太人所希望的事。丘吉尔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有这些，在拉古秋上次讲话的字里行间都表明得很清楚。我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人也许还能够有办法恢复和平，这样也就挽救了犹太人，使得他们免于遭受那种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使自己遭受的极坏的命运。好吧——去吃点儿煎蛋卷，喝杯香槟酒，好不好？”

圣诞节前夕，维克多·亨利提早离开大使馆步行回家。天色像是要变了，但他需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和运动运动。柏林的圣诞节凄凄惨惨。内容枯燥的报纸上看不到什么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俄国人对芬兰的进攻也不值得德国人太高兴。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各种用具、衣服、玩具、酒和食品，人们却愁眉苦脸地在吹着冷风的大街上匆忙地走着。天空黑沉沉的，橱窗里的诱人的展览品他们连瞧都不瞧。这些东西实际上全都是不卖的。当帕格还在行走的时候，天渐渐黑了，开始了灯火管制。他听到从窗帘后面透出来的低沉的圣诞节歌声。他可以想象到柏林居民庆祝圣诞节的情景：在灯光很暗的房间内，穿着大衣，坐在挂着发光的金属条的枞树周围，喝点儿淡啤酒，吃点儿土豆和咸鲑鱼。在阿本德鲁作客时，亨利夫妇几乎忘记了这场也许尚未全面爆发的战争和最严重的物资匮乏。对沃夫·斯多勒来讲，他什么也不缺。

在罗达的一再敦促下，他接受了一月再去阿本德鲁作客的邀请，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感到那个地方有多大意思。特别是在凯琳别墅看到国社党那些领袖之后，他越来越把德国人看成是他总有一天要与之作战的敌人，要他装出跟他们很友好的样子，使得他感到虚伪。但是，在斯多勒的别墅里，的确存在着获得多种情报的机会。帕格单就他和冯·隆将军的谈话就写了长达五页的报告送回国内。如果他假装内心里同意艾克·拉古秋的看法——斯多勒已经是这样相信了，因为他主观上希望这样——就能够增加他获得情报的机会，这意味着要扯谎，要发表他认为是有害的观点和滥用别人对自己的殷勤款待——为祖国效劳，不得不这样做，真够呛！如果斯多勒是在跟他这个美国海军武官耍花招儿，他就不能不冒这个风险。维克多·亨利一面思索，一面大踏步向前走。天开始下雨，雨雪扑面而来，使他几乎睁不开眼。这时候，一个伛偻的人影从黑暗中出来，走近他，碰了碰他的胳膊。

“是亨利上校吗？”

“你是谁？”

“罗森泰尔，你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我的。”

他们正走在一个拐角旁边，在蓝色街灯的照耀下，帕格看见这个犹太人比以前瘦多了，脸上的皮肉皱巴巴地下垂着，鼻子显得非常突出。他伛偻得很厉害，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显得狼狈和有病的样子。这个变化令人震惊。帕格伸出手说：“哦，是你呀，你好！”

“请原谅我。我的妻子和我不久将被遣送到波兰去，至少我们已听到这样的传闻，我们想事先做些准备，以防万一。我们的东西是带不了啦，因此想问你和亨利夫人，我家的那些东西中，你们有没有愿意购买的？你要买哪一件都可以，价钱一定公道。”

帕格也听到过各种不很确切的传言，说要把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大批地用船运到新成立的波兰犹太移民区定居。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犹太移民区的条件相当坏，另一种说法是它们简直是人间地狱。和一个正受到这种黑暗、渺茫的命运威胁的人谈话，帕格感到很不安。

“你在这里有一家工厂，”他说，“难道你那里的人不能代你看管一下

财产，直到情况有所好转？”

“实情是，我已经把它卖掉了，所以没有什么人了。”罗森泰尔把他那破旧的上衣翻领竖起来，挡住刺人的冰雹和寒风。

“你是卖给了斯多勒银行家吗？”

这个犹太人脸上露出惊奇和胆怯的怀疑样子。“你了解这些情况？是的，是卖给斯多勒的银行了。给我定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非常公道。”这个犹太人稍微壮一点儿胆，带有讽刺意味地看了亨利一眼，“但是这笔收入要用来办一些其他事情，我的妻子和我如果手头有点儿现款，在波兰生活就会舒适一些。钱总是有用的。因此，也许地毯、餐具或一些瓷器会对你有用？”

“你来跟我的妻子谈谈，这些全由她做主。也许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

罗森泰尔很凄惨地一笑：“恐怕不行，但是我很感谢你的好意。”

帕格点了点头，想起秘密警察给他安插的用人。“罗森泰尔先生，我必须再对你重复一遍我们在租你的房子时所说的话：我并不想利用你的不幸得到什么好处。”

“亨利上校，我希望你能买我一点儿东西，这就是对我和我妻子的最大帮助。”

罗森泰尔把一张名片放在他手里，消失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帕格回到家时，罗达正在换装，准备到代办那里赴宴，所以没有机会跟她谈买东西这件事。

大使馆的圣诞节晚宴虽然不像阿本德鲁的宴会那样珍馐罗列，也算是过得去了。几乎所有留在柏林的美国人都来了，喝着蛋花酒⁽⁴⁾。闲吃一阵以后，大家都聚集在三张长桌边一同进餐，有烤鹅、南瓜饼、水果、干酪、蛋糕等，都是从丹麦进口的，没有使馆进口特权，还买不到这些东西。食品难得如此丰富，客人们都兴高采烈。回到美国人中间，跟美国人谈话，维克多·亨利也很高兴，这里有无拘束的开朗态度和发自内心的笑声。没有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也没有彬彬有礼的鞠躬或是两个脚跟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也不再看到女人们欧洲式的眼睛一眨一眨，像电筒打信号一样的微笑。

但是，罗达那里发生了纠纷。在桌子尽头，他听见她冲着弗莱德·费林大声叫喊，费林吸着玉米轴烟斗瞧着她。帕格喊了一声：“喂，怎么啦，弗莱德？”

“帕格，沃夫·斯多勒夫妇是你夫人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

“我说他们是最友好的德国人，”罗达尖叫着，“这是事实，你盲目地抱着偏见。”

“罗达，我看你该回国了。”费林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打断他的话反问，嗓门仍然很高。在阿本德鲁，罗达喝多了酒，今天晚上看来也喝得不少。她的手势动作越来越粗野，半合着眼，说话有点儿鼾声鼾气。

“我说，孩子，如果你认为沃夫·斯多勒和他妻子这样的人都很友好，下次你就该相信希特勒仅仅是要以和平手段把德国人民重新统一起来了。那时候，你就需要回美国住一段时期，吃吃美国饭和看看《纽约时报》。”

“我只知道德国人并不是长着犄角和尾巴的怪物，”罗达说，“而是和普通人一样，不论他们如何走错了路。请问，你的那些德国小姐中有没有在床上露出怪物原形的，亲爱的？”

这个粗野的嘲弄使大家突然默不作声。费林虽然其貌不扬，身材高大、长脸、鬈发、细长的红鼻子，但为人正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满脑子绝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不公正的现象和政治伪善反应极为强烈。但是，他也有弱点。他曾经勾引与他合作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畅销书的朋友的妻子，最近他把这个女人安置在伦敦，还带着一个小女孩。现在，据传闻，他又在勾搭每一个他能接触到的德国女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的妻子。罗达有一次半认真地告诉帕格说，她和弗莱德跳舞时碰到一点儿问题。尽管如此，弗莱德·费林仍然是一个有名气的、有能力的广播评论员。他憎恨纳粹，因此好不容易才做到公平、客观地报道德国情况。德国宣传部了解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关于处于战争状况的纳粹德国的情况都是从费林的广播中听到的。

维克多·亨利为了打破沉默，尽可能亲切地说：“罗达，如果坏人头上都长犄角，或是手掌长毛，或是能看出别的什么特征，那在这个国家里倒好办事了。”

“沃夫·斯多勒的双手沾染的是鲜血，大量的鲜血。”费林借了几分酒意，挑衅地说，“他装作若无其事，帕格，你和罗达也装作若无其事，这样就助长了这种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色盲倾向。”

“同斯多勒这样的人交往是帕格的任务。”坐在首席的代办温和地说，“我建议今晚不准讨论德国人问题。”

陆军上校福莱斯特揉揉他的扁鼻子，这是他的习惯，表示他已经忍不住也想参加辩论，虽然他那圆圆的脸上仍然显得很平静。他带着很重的鼻音说：“我说，弗莱德，我恰好也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要把中欧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来重新加以改组，如果盟国同意他的要求，他是会停止战争的。你是否认为我也应该回国？”

费林吐出一串蓝色烟雾，又吸了一大口烟，使烟斗发出红光。“《我的奋斗》又是怎么回事，皮尔？”

“那是一个三十岁的人头脑发热时写出的竞选文件，”陆军武官不耐烦地回答说，“是十八年前在监狱中写的。现在他是国家元首。他的行动从来也没有超过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我的奋斗》讲的全是要把俄国南半部夺过来，把它变成德国的粮仓。这是陈旧的维也纳咖啡馆的幻想

曲，随着德苏条约的签订，它早已永远地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样搞犹太人当然不好，但是他这个人行事所使用的拙劣手段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其中不幸也包括排犹主义。这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他出生前，排犹主义已经在德国占有突出地位。”

“你说得对，你该回国了。”费林说完，喝了一口摩泽尔葡萄酒。

“那么你的看法又如何呢？”陆军武官模仿着广播员的声音问，他现在显然有点儿恼火，“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刷房子的疯子现在要出来征服世界了？”

“当然是这样，皮尔，希特勒的革命和法国、俄国革命一样，是不知方向的！”费林大声喊着，愤怒地挥动一下他的玉米轴烟斗。“它和那些革命一样，疯狂地滚滚向前，如果不去阻挡它，它将永远向前推进并扩展。只要可能，他当然愿意以和平方式推进，他何乐而不为？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由领导人物，或者不妨说是卖国贼组成的人群欢迎他。在波兰，这种人很多。你也知道，德国和英国都有一些党派就在这时候准备与他合作，他只要在西线加紧进攻，把台上执政的赶下去，把台下在野的扶植上来就行了。他在波罗的海扔给斯大林几根骨头，就换得斯大林乖乖地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全部俄国石油和小麦。”

费林像演剧似的挥舞着他那冒着烟的烟斗，继续说：“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到一九四二年，你将看见这样一个世界：德国控制着欧洲的工业、苏联的原料和英法的海军。只要一位适当的将军打个喷嚏，法国舰队明天就会投奔希特勒。他将和日本在剥削亚洲和东印度群岛以及统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往下呢？南美的独裁政权的组织网早已是纳粹的囊中之物，这就无须多说了。皮尔，你当然知道，美国陆军现在是二十多万人，可是国会还打算削减它。”

“这个，我当然是反对的。”福莱斯特上校说。

“我敢说，一个血腥的新的黑暗时代正威胁着要吞噬整个世界，国会却要削减军队！”

“你的想象很有趣，”代办微笑着说，“就是说得太玄了。”

罗达·亨利举起她的酒杯，咯咯地大声笑着。“上帝保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荒唐的胡言乱语，弗莱德，是你该回国了。祝你圣诞快乐！”

弗莱德·费林的脸红了，他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帕格·亨利，我喜欢你，我现在想去散散步。”

当这位广播员离开桌子大步走开时，代办站起来，赶紧追上他，但是没有把他带回来。亨利夫妻很早就回家了。离开时，亨利搀着罗达，因为她已经喝得迷迷糊糊，膝盖都直不起来了。

新到的海军邮件中有一份关于整个海军的人员调动名单。大部分新任命的海军上校都调了新工作，有的担任战列舰副舰长，有的担任巡洋舰舰长，有的担任海上舰队司令的参谋长，可是并没有关于维克多·亨利

的调令。他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希特勒的总理府和穿着黑制服的党卫军哨兵像雕像似的站在那里，让雪堆积在钢盔和肩上。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已经受够了。他告诉文书不要打搅他，随即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斯多勒，说由于临时公务，他不能和罗达再去阿本德鲁作客，对此表示遗憾。第二封写给人事局，很正式的两段，要求调任海上职务。第三封写给海军上将普瑞柏尔，信很长，是手抄的。帕格在信中倾诉了他对目前工作的厌恶，表示希望回到海上。他最后写道：

我受过二十五年海上作战的训练。将军，我现在很痛苦，也许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妻子现在也很痛苦，她在柏林。这是一个鬼地方。这虽然不关海军的事，但对我很重要。如果在我一生的事业中，我还可以算是为海军效过劳的话，那么我现在所要求并且乞求的唯一报酬是调任海上职务。

几天以后，白宫又送来一封信，又粗又黑的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斜体字，从邮戳日期可以看出写这封信时还未收到他的信。

帕格：

你的报告确实不错，对我了解情况很有帮助。希特勒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是不是？每个人对他的印象都不一样。我很高兴你还在你现在的岗位上，我已经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海军作战部部长。他说你五月想回来参加婚礼，这是可以安排的。你如能抽出时间，别忘了一定要来这里。

罗斯福

维克多·亨利按照罗森泰尔的要价买了两块东方地毯，还有罗达特别喜欢的一套英国瓷器。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使罗达高兴起来，果然有效。罗达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满意地欣赏着这些东西，而且老在说，那个可怜的犹太人一再向她表示感谢，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事实也的确如此。帕格这时又给斯多勒写了一封信说，如果邀请还有效，他和罗达愿意再去阿本德鲁。他决定，如果他的任务是搜集情报，他最好还是动手干吧。此外，他和斯多勒在道义上的差距似乎也缩小了。尽管罗森泰尔为这次交易很可怜地表示了谢意，他买下的东西毕竟还是Objekte。

- (1) 德语：犹太人。
- (2) 德语：货物。这里如前文所说，是德国商业界的行话，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企业。
- (3) 艾萨克的昵称。
- (4) 一种用蛋花、糖、牛奶和酒制成的饮料。

第二十三章

亲爱的勃拉尼：

我想不到比给你写信更好的方式来开始一九四〇年。我回到了家，在我旧时那间卧室里打字，给你写信。这卧室好像只有我记忆中十分之一那么大，整个家看起来又窄又乱。上帝，杀虫剂的味道又引起我多少童年岁月的记忆啊！

啊，我亲爱的人儿，美国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地方啊！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我父亲已经出院了，我是打电话问家里才知道的。于是，我一下子拿出好不容易挣来的二百美元，买了一辆一九三四年出的道奇牌小汽车，我开着去佛罗里达！真的。我先到华盛顿，也想去找找斯鲁特。一会儿我还要讲这件事，但是我向你保证，他没有从这次会见中得到什么安慰。勃拉尼，我向你发誓，我主要是想再次领略一下祖国的风光。虽然是毫无生气的冬季，天气也恶劣，向南去的沿路两边都是简陋小屋的黑人集镇，但是大西洋沿岸各州风光极美，宽阔、自然、干净，到处都是寂静的荒野，激发着人们的生命与精力。我喜欢每一块广告牌，每一座加油站。这真是“新大陆”。旧大陆的动人处在于它精美雕琢的形式，但是旧大陆现在已经腐朽了，并且失去了理性。感谢上帝，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就拿迈阿密海滩来说吧，你知道，我过去一直讨厌这个地方。可是，我现在对迈阿密也产生了感情，这很能说明我目前的心情。我离开这里时，是一个狂热的排犹主义者。就是现在，看到这些在世界上无忧无虑的圆滑的犹太人，给太阳晒得黑黑的，穿一身沐日光浴的奇装异服——常常穿戴着贵重的毛皮、珍珠、宝石，老天爷，还穿粉红色或橘红色的衬衣和短裤——到处溜达，我看到这些，心里仍然感到不舒服。迈阿密海滩的人没有财不露白的想法。我每次见到他们，就不免想起华沙，感到愤怒，当然一会儿也就忘了。这里的人们战争观念之淡薄，和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

我父亲这次心脏病的发作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医生说现在情况良好，我不喜欢他那虚弱的样子。他现在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花园里晒太阳，听无线电的新闻广播。他非常担心埃伦叔叔。他以前从来不怎么提他（实际上他是故意不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他不断谈起埃伦。父亲被希特勒吓坏了，他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魔鬼，要征服世界，并把犹太人都杀掉。

我猜你大概等着听我讲和莱斯里斯鲁特的谈话内容吧——是不是，亲爱的？

好吧，我告诉你。他做梦也没想到我对他求婚给予这样的答复！当我告诉他我深深地爱上了你时，他真差一点儿晕倒了，我是说他踉跄地走到一把椅子前面，一下子倒在上面，脸色苍白，像鬼一样。可怜的老斯鲁特！然后，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在酒吧间，在饭馆，在我的汽车里，还围绕林肯纪念堂遛了五六圈，最后在他的房间里。老天爷，他滔滔不绝地发起牢骚来了！不过，我总得让他讲话。

我们对话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翻来覆去讲这些：

斯鲁特：这仅仅是因为你和他单独在一起时间很久的缘故。

我：我自己也是这样对勃拉尼说的。我说这是相处一起的胜利，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现在爱他这个事实。

斯鲁特：你不可能打算跟他结婚，否则，这将是你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作为一个朋友，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才讲这话。

我：我也是这样对勃拉尼讲的。我说我跟他结婚，那将是非常可笑的，并且向他摆了各种理由。

斯鲁特：那么，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我：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我并没有什么打算。

斯鲁特：你最好清醒清醒。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成年妇女；拜伦·亨利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无忧无虑，整天游手好闲，甚至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学校都设法逃避不去。你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实在的共同点。

我：我不想让你痛苦，但是，亲爱的——在这一点上，我很小心谨慎地跟他周旋半天，最后总算应付过来了——我和拜伦·亨利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实在的。事实上，现在对我来讲，其他任何事相形之下都似乎不很实在。

（斯鲁特情绪极为颓丧。）

斯鲁特：（他只问了一次这句话）你和他睡过觉没有？

我：这跟你没关系。

（杰斯特罗尽可能不让斯鲁特抓住什么，斯鲁特情绪更为颓丧。）

斯鲁特：好吧，Le coeur a ses raisons.⁽¹⁾ 等等，但我还是弄不懂。他是一个孩子，长得很不错，或者说长得很吸引人。还有，他的确很勇敢。也许就是这些对你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我：（避开这个难题，谁愿意去找麻烦？）他还有其他优

点，他是一个正人君子。除了在书本上见过，我还从来没见过真正这样的人。

斯鲁特：难道我不是正人君子？

我：我不是说你是一个粗野的人或是一个无赖。我所谓的正人君子就是普通的那种含义，并不是指行为正派的意思。

斯鲁特：你讲话像一个女售货员。很明显，你想把自己一时情欲上的冲动说成是合理的。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使用的词很粗野，并且令人难堪。

我：这很可能，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打哈欠）我现在得睡觉去了，明天还要开车走四百英里呢。

（杰斯特罗最后退场了。）

总的来看，他还很沉得住气。他平静地说，一旦我这股疯狂劲儿过去，他就跟我结婚，他将继续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办事。他非常自信，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原来那个老斯鲁特。他的身体现在对我来讲像一个陌生人。虽然我们在他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而且时间很晚，我一次也没吻他，他也连手都不碰我一下。我猜可能和我谈到正人君子这一点有关系吧。我告诉你，他以前可从来不是这样（我敢说我也变了）。

也许他对我和你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宁可不去考虑以后的事，只想着现在，更准确地说，只想着我们站在我卧室的火炉旁边你搂着我的那个时刻。至今我还迷恋着那个时刻。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想念着你。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如果这会儿你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我说过你看问题过于简单，可是有一点你说得很对，埃伦应该离开那所倒霉的房子，让它倒塌烂掉，回到这片美妙的国土来度晚年。他移居那里原来就是愚蠢的，留在那里则更是发痴。如果你能说服他回来——我也给他写封信——你回来时，我就会更感到高兴了。但是不要不管他，亲爱的。这件事先不忙，等我的计划有点儿眉目后再说。

祝你新年快乐。我祈祷上帝，在一九四〇年内让希特勒垮台，结束这场可怕的噩梦，让我们重新团聚。

我热爱你。

娜塔丽于除夕午夜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娜塔丽接连接到三封回信。头两封信只是拙劣潦草地随便写了几句话：

我是天下最不会写信的人……我想念你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没有你，这里现在一切都很沉闷无聊……如果在里斯本时我能和你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就此搁笔，我现

在得去工作了.....

她一遍一遍地读着拜伦这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平平淡淡的信。这使她想起她第一次在锡耶纳见到他的情景，这个走路轻飘飘的、懒散的年轻人在中午的烈日下倚着红墙的形象，与他今天的笔迹很相适应：斜斜的字体，字母又小又扁，让人看不清。他的签名的第一个字母B写得很花，在他那难看的书法中显得很突出，很可怜。拜伦辜负了他父亲的期望，未能有所作为，都通过这个又大又花的B字表现出来；而他的全部碌碌无为则通过越来越小、被压扁的后几个字母表现出来.....可怜的拜伦！

可是娜塔丽把这些空洞无物、胡乱写成的拙劣的信像读萧伯纳写的信一样，反复阅读，还把信放在枕头下面。这些信和她正要写的东西形成极尖锐的对比。为了消磨时间，她又拿出她已经用法文写了四分之三的硕士论文，准备把它译成英文，作为秋季入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取得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从社会学角度评论战争的两种不同观点：迪尔克姆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关于德国的著作和托尔斯泰一八六九年为〈战争与和平〉写的第二个结束语的对白》。这篇论文写得很好，连斯鲁特在看过几个章节后也露出牛津大学那种权威学者的浅笑，表示赞许。她不仅想把它写完，还准备加以修改。她从大多数美国大学舆论在两次大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德反法的倾向开始论述。由于她在波兰的经历，她更多地倾向于杜克海姆对德国的看法。这些事情对她枕头下面那些信件的作者来讲，就像相对论的原理一样，是他一窍不通的。仅仅读一下她的论文题目，勃拉尼都会感到头痛。但是，她不在乎这些，她爱他。

有一些流行歌曲甜丝丝地打动了娜塔丽的心，这些歌讲的都是女人迷恋上毫无价值的男人，悲伤的牧童在哀叹，想念他的情人，似乎她突然对这种廉价的东西非常向往。她以此来满足她的幻想，自己也感到羞耻，但仍然是百听不厌。她买了一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拜伦·亨利信写得很糟糕，这当然不好，但是，当她回想起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和他的手臂时，她就失去了一切判断能力。她把他写得很糟糕的一些句子读来读去，却感到高兴，因为这都是他写的。

又来了一封信，是回答她从迈阿密海滩写的第一封长信的，写得要好得多。几页信纸，拜伦用打字机打得清清楚楚。他信手吧嗒吧嗒一阵子打完一封信，竟没有打错一个字，像速记员打的一样。

亲爱的娜塔丽：

啊，这真是我要的一封很好的信。上帝，我等了好久了。

我先跳过关于美国和迈阿密的那一段，先找关于斯鲁特那些叙述看，然后再从头看一遍。你不用告诉我，和欧洲相比，美国是多么好，我现在非常想家，我真快想死了。这和我对你的怀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非常强烈地想念你，好像你还在楼下那间屋子里。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铁屑总要朝磁

石奔去。有时候，我坐在屋里思念着你，从你那里来的吸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一放松椅子的扶手，我就会飘到窗外，穿过法国，横越大西洋，一直飞到诺曼底路一三一六号你的家。

娜塔丽沉醉于这几句富有想象的奇妙比喻中，反复读了好几遍。

斯鲁特一心以为快跟你结婚了，他已经错过了机会。

顺便告诉你，斯鲁特开列的德国问题的一大堆洋洋巨著，我已经阅读了三分之一多。有些找不到英文版，但我正在孜孜不倦地阅读我所能找到的这些书。我在这里也没别的事可干。一个人与世隔绝待在这荒凉的城市，也有一个好处。杰斯特罗为我个人开了一个专题辅导班，他的观点和斯鲁特差不多，我归纳他们的意见大致是：德国人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口和他们的精力，自拿破仑以来，就是欧洲一个新兴的民族，但他们是奇怪的莫测高深的人民。所有斯鲁特开列的那些作者，最后都宣扬一些迂腐有害的观点，还可怕地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德国人受骗了几世纪，因此世界应该按他们提出的条件重新组合。到目前为止，我的看法概括起来是：希特勒毕竟是今日德国的灵魂——这一点只要去德国看看，就会明白；不能让德国人统治欧洲，因为他们大多有一种心理变态，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但他们连自己都统治不了；他们如企图征服欧洲，就必须有人揍他们，不然野蛮就会胜利。埃伦·杰斯特罗补充了一些他个人的看法，他说可以分为属于进步自由主义者的“好德国”和属于斯鲁特所说的浪漫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坏德国”，都跟地理位置及天主教有密切关系。他讲的我都不太懂。（其中有些看法不知能不能通过邮检？我想一定通得过。意大利人怕德国人，也非常讨厌他们。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墨索里尼的说法，说他是放虎出笼的猴子。真妙！）

让埃伦·杰斯特罗离开这里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但是，关于他的归化问题，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上的错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知道，可是他从来也不想去纠正它。新来的驻罗马总领事是一个胸襟狭小的官僚，他多方予以刁难。所有这些当然都会弄清楚——罗马的人也这样说——但是需要时间。

因此，我现在不会不管埃伦。但是到四月中旬，即使你的计划还无眉目，我也得回国。那时候，不管埃伦回不回去，我都得走。除了要参加我哥哥的婚礼，我父亲也急于要我回去进潜艇学校。下一期军官训练班五月二十七日开课，共学六个月，然后到潜艇上实习一年，潜艇活动地点在康涅狄格州一带。我入伍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战争全面展开，我才会入伍，即使入伍，我们也还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

锡耶纳这个地方真叫人厌烦。山是褐色的，葡萄树被剪得

只剩下黑色的残根乱茬。人们懒洋洋地在大街上行走，面色阴沉。一九四〇年的赛马已经取消了。天气很冷，常下雨。但是，在柠檬房里，柠檬树仍然鲜花盛开，埃伦和我仍然到那里喝咖啡。我闻到花香，就想到你。我常到那里去，就为闻一闻花香，然后闭上眼睛，一瞬间，你好像就在眼前！娜塔丽，一定存在着一个上帝，否则我不会遇到你。那个上帝必然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因为只有一个上帝。

我爱你。

勃拉尼

“太好了，太好了，”娜塔丽大声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滴在那张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你这个栗色头发的可怜的小家伙！”她吻着这几张信纸，弄得到处都是橘红色的唇印。然后，她又看了看日期——二月十日，而今天是四月九日，一封航空信几乎走了两个月！这么慢，再回信也来不及了，他可能正在回国的途中，但是她仍然顺手抓来一本信纸，开始写信。她简直是身不由己。

娜塔丽的父亲正在花园里收听广播，他们刚吃完午饭，她母亲出去参加委员会会议。正当娜塔丽在信纸上倾泻绵绵情话的时候，一则新闻广播通过暖和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子飘进来。广播员的洪亮清晰和富有感情的声音，使她不由得停下笔。

静坐战已经结束，一场猛烈的海空战斗正在席卷挪威。全国广播公司现在把各交战国首都关于战争情况的专门公报报道如下：

伦敦 纳粹德国未做任何警告，无端地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从海上和空中侵入中立的挪威。同时，德国的地面部队开进丹麦。根据挪威政府发布的公告，在奥斯陆、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和其他沿海重要据点，都进行了激烈抵抗，但是德国的增援部队如潮水般拥入。皇家海军迅速采取行动切断入侵。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早上宣布：凡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德国船舰，都将被击沉。

娜塔丽放下信纸和笔，走到窗前。她父亲背向着她，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晒黑了的秃头白发垂在一边，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在听着这桩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发展。

巴黎 法国政府在一项官方公报中宣布，盟国将协力支持民主挪威的抗战事业，并准备以“白刃战”来迎击德国的进犯。悲观的评论员指出：挪威和丹麦的陷落将使德国掌握的欧洲海岸线又增加一千多英里，这将意味着英国封锁的失败。

柏林 宣传部发布了下述公报：为了挫败英国夺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阻止德国从瑞典获得铁矿和其他原料的计划，德国武装力量已经通过和平方式把丹麦置于它的保护下，并从海

上和空中进入挪威，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奥斯陆已经掌握在德国手中，首都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被英国收买的小股部队所做的零星抵抗已被粉碎。元首已发出下述贺电，向……

娜塔丽走到花园里找她父亲谈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惊奇地发现，父亲在听广播时睡着了，头垂在胸前。收音机还在大声响着，他平常总是不放过听新闻广播的。

亚麻布的白色便帽投下的阴影遮着他的脸，看不清楚，但是她可以看见他的嘴角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上面一排牙很可笑地突出在嘴唇上面。娜塔丽走到他身边，用手碰了碰他的肩：“爸？”他没有回答。她突然愣住了，现在她可以看见他的上排假牙已经脱落了。“爸！”她一推他，他的头就耷拉下来，帽子掉在地上。她把手伸进他那宽松的印花运动衫内，身上黏湿湿的。还有热气，可是心已经不跳了。在她还没来得及尖声叫喊并跑进屋内打电话找医生之前，在这一瞬间，她发现父亲的脸非常像埃伦·杰斯特罗，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注意到。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陷入极为沉痛的悲伤中。娜塔丽从十二岁左右的时候起就不大把父亲放在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买卖人，一个毛衣制造商和犹太会堂的负责人，而她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傲慢的、有知识的、趋炎附势的人。从那时候起，她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一生是如何在对埃伦·杰斯特罗和自己亲女儿的自卑感中度过的。现在他死了，她陷入极度的悲痛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没用。她母亲是一个老式的妇女，平日总是忙着参加哈达萨⁽²⁾的会议和为慈善事业筹募基金，多少年来为女儿费尽了心血，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她现在忍着自己的悲痛来安慰娜塔丽，但也没用。娜塔丽躺在卧室的床上，号啕大哭，最初几乎是整天哭个不停，后来几个星期则是每天哭几次。她因为过去忽视和看不起父亲而受到良心责备，现在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很疼她，把她惯坏了。当她提出要去巴黎大学上两年学的时候，他就得照她说的办，她甚至连他是否有这么多钱供给她都不问一下。她的离奇而不幸的经历使他受到严重的折磨，在他活着的时候，她毫不感到内疚。现在他去世了，只剩下她自己。太晚了，再也无法向他表示爱和悔恨了。

根据收音机广播的消息，挪威境内灾难重重，德国的猛攻获得了成功，盟国军队登陆失败。挪威的残余部队退入山中，而德国人穷追不舍。所有这些消息在她听来，都像是和她关系不大的一些模模糊糊的传闻，现实只是她哭湿了的枕头和那些脸晒得黑黑的川流不息来吊唁的中年犹太人，以及经济问题上无休止的谈论。

连续发生了两件事，才使她神志清醒过来。这两件事是：拜伦从欧洲回国和德国进攻法国。

(1) 法语，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一句格言的上半句，全句的意思是：感情自有一些理智所不懂的理由。

(2) 哈达萨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部分活动是把美国犹太籍妇女、儿童送往以色列。

第二十四章

黄色方案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大突袭

现代战争的特点是形势往往会大规模地急转直下。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武装部队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打乱了世界秩序。五月十日，英国和法国还仍然是《凡尔赛和约》的胜利者，仍然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到了五月十七日，法国已经是一个被打败的、束手无策的国家，而英国也濒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从理论上讲，我们进攻法国的计划——Fall Gelb（黄色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从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看，敌人很可以感到欣慰，要伤脑筋的是我们。但是，经过实践，黄色方案（修正案）获得了巨大胜利。我们的士兵，一个顶一个，证明都超过民主国家最优秀的士兵。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坦克营击败的教训，充分利用了集中使用大量装甲车和柴油发动机所具有的机动性。所谓英法的世界霸主地位已被戳穿，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历史假象而已。当然，它们仍然控制着海洋和原料产地，它们拥有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比我们多。但是，如果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意志，就是有也等于零。波斯比亚历山大大帝所有的资源要丰富得多。

在评价希特勒时，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已经觉察到对方的这个弱点，而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的估计却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宿敌也在不误时机地紧急备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同胞并不愿面对现实，政治家们也不愿把不愉快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阿道夫·希特勒把德国的未来，也就是欧洲的未来，也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未来，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猛烈的武装突袭上。它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也是他本人没想到的。

希特勒不仅不理睬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悲观的反对意见，下令发动进攻，而且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采用大胆的曼施泰因计划：使用装甲部队大举进攻，穿过难行的阿登地区，迂回到马其诺防线左侧。这个计划背离了传统的史里芬计划，但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促使伦德施泰特以惊人的速度横越法国北部直抵海边，把盟国切成两半，迫使英国用游艇、平底运煤船和渔船临时拼凑了一支小舰队渡海逃回本国，法国本来就动摇的斗志也就此全部丧失。此后，我们向南进军，直捣巴黎，沿途遇到的抵抗一触即溃。就这样，德国在一名前上等兵^①的指挥下，于几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威廉皇帝二世经过四年的拼死战斗尚未完成的事

业。

我们在法国的胜利，从技术上讲，关键在于我们把大量装甲车集中配备给作为先锋部队的全部师团，就像铁骑兵一样，这样就在工业化时代的战场上恢复了速度和机动。人们一直认为，由于机械火力的力量和射程，在堑壕战中达到这种速度和机动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从英国战术家富勒和法国战术家戴高乐的军事著作中懂得了这些道理，他们的著作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

法国军队拥有的装甲车数量超过我们，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些盟国战术家的意见，把数以千计的坦克分散地配备给各个步兵师团。关于如何使用新的自动装甲车问题，在两次大战期间，引起很多争论。我们汲取了富勒、戴高乐以及我们自己的古德里安等人的正确意见，我们的对手则汲取了错误意见。此外，用俯冲轰炸配合这些新的地面战术，起了加速胜利的作用。

马其诺防线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了。几个月以来，西方的报纸杂志不断刊登欧洲地图，标明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的一些假想战线。据说被西方报界人士称为“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的法国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大元帅已经拟订了一项击败我们的绝妙计划。

传闻中的甘末林计划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现代化武器使得防御比进攻处于大体上是十或十五比一的更有利的地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百五十万名士兵丧失生命，这说明在机枪大炮面前，拿破仑使用的那种集中步兵进攻的战术不再行之有效，不会再出现另一次凡尔登战役。新的战术思想是，在和平时期修筑起一道由堡垒连接起来的长城，配备以现代化的最猛烈的火力，将来敌人不论投入几百万人来进攻，最后都将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中。

根据这个理论，法国修建了一连串的确堡，用地下坑道把它们连接起来，这就是马其诺防线。如果德国不进攻，处于马其诺防线陆地长城和英国海上封锁之间，我们的经济生命就会被扼死，即使那时候革命未能使希特勒垮台，盟国军队最后也会从马其诺防线向我们发动一劳永逸的最后一击，迫使我们的将军们像一九一八年一样匍匐于地，乞求和平。这就是在静坐战期间西方报刊的论调。

有见识的军界人士对这条马其诺防线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说：工程的确是了不起，但是否太短了一些？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开始，沿着法德边界延伸一百多英里，到一个叫作隆吉永的地方——这是它的终点。在隆古庸和英吉利海峡之间，沿着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还有一块宽阔平坦的地带是一个漏洞，长度至少和马其诺防线本身相等。一九一四年，我们这些野蛮的德国人之所以从比利时进攻，就是因为这个漏洞提供了一条通向巴黎的平坦大道。难道我们不能绕过这条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再次沿着这条路下来吗？

那些支持甘末林计划的人以讥讽的微笑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

说：让防线穿过比利时，一直延伸到海边，这当然好，但是这要由比利时人来决定，他们宁愿坚持保持中立而不愿搞这条防线。在法国境内延伸这条防线，则要穿过长达一百三十英里的重要工业地区。此外，过去也曾经考虑过要这样做，但是政府想节约开支，因为人民正在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延长防线的费用将像天文数字那样庞大。还有，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位太高，修建坑道系统有困难。同时，那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延长这条防线可能刺激这个好战的元首不假思索地马上采取行动。

总之，法国最聪明的军事思想家决定不把马其诺防线修完，而采取了甘末林计划。如果战争发生，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将部署在未修筑工事的比利时边界一带，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人真的再次从这里来，盟国军队将在甘末林指挥下跃出阵地，与二十万名骁勇善战的比利时士兵会合，固守天然的沿河防线。由于在现代化战争中处于防御地位所具有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德国向这样狭窄的战线发动进攻，将会遭到重大伤亡而宣告失败。

计划执行的结果

我们确实进攻了，虽然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给我们规定的路线行事。五天之后，甘末林大元帅被解除职务。我们穿过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阿登地区，绕过马其诺防线北端，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横贯法国，因此切断了按照甘末林计划准时跃出阵地冲进比利时的法国和英国军队的联系。我们由库勒勒指挥的第八军也自荷兰北下迎击，使他们陷入重围。五月十五日晨，法国总理打电话给他的国防部部长，问甘末林有什么反击措施。根据历史记载，国防部部长回答说：“他什么措施也没有。”

第二天，巴黎法国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冒着生命危险从伦敦乘机来到这里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会上问甘末林大元帅：“将军，准备用来抗击德国突破的后备部队在哪里？”

根据丘吉尔回忆录，这位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回答说：“Aucune.”（“一个也没有。”）

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们轻而易举地从背后拿下了马其诺防线，因为炮口都是朝着前方。我们俘虏了坐等在碉堡和坑道内的法国士兵，并把他们全部运往英吉利海峡，用来对英国作战。我们还缴获了这座迷宫中储备的全部粮食和装备，只留下几只灯泡在这些无人的混凝土通道内照明。因此，马其诺防线一直保存到今天。

法国的伟大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德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终于遭到了厄运。从战略上讲，关于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工业力量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把国家的力量和财富浪费在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玩笑上，用钢和混凝土修建了半道城墙。从战术上看，当甘末林大元帅说“Aucune”时，法国的军事史已经宣告结束。

在最高统帅部，对法作战的胜利一方面使人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有些不安。我们这些参加停战签字仪式的人中，有的当时以沉重的心情看着元首在贡比涅的阳光下跳着快步的胜利舞。我们的心情是忧喜参半：一方面为德国军队完成的丰功伟绩、为他们英勇地扭转了一九一八年以来的战败局面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则因为内心知道这位手舞足蹈的元首犯了或将要犯悲剧性的错误而感到忧虑。这些错误完全被掩盖在胜利放射出的玫瑰花般鲜艳夺目的光彩下，不为一般世人所知。在当时那个时刻，德国好像是军队举办的舞会中的一位年轻少女，由于英俊的军官们向她投以爱慕的眼光，露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喜笑颜开地看着她，却不知道致命的癌症已经在她体内萌芽。

这当时就已经使德国受到折磨的癌症，就是外行的军事指挥。但是，除了司令部最上层少数几个人之外，谁也没有觉察到。在较小规模的挪威战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症状。我们当时希望，这位无经验的军事领袖在那次胜利中已经取得了切身的经验，将会下定决心在西线进行一次大突袭。

但是，在突破的六天之后，正当伦斯德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为先锋向海边挺进，敌人望风而逃的时候，希特勒神经过敏症严重发作。他担心法国从南面反攻——这在当时就像是说霍屯督人⁽²⁾会进行反攻一样不可能——因而命令伦斯德停止前进，耽误了两天的宝贵时间。幸好古德里安找了一个理由获准向西进行“威力侦察”，于是他干脆不管元首的命令，闪电般直奔海岸。

紧接着又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术上的错误。英国远征军正在无可奈何地向海边退却，眼看就要被速度更快的古德里安的密集的坦克赶上切断退路，元首却命令古德里安停在阿河，离敦刻尔克只有九英里，并且接连三天不准坦克师团前进！直到今天，也没人确实搞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军事历史学家对此议论纷纷，一人一个理论，但都无助于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在这三天中，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海滩救出了他们的军队。这些情况很足以解开“敦刻尔克奇迹”之谜了。

如果希特勒不命令古德里安停止进军，装甲部队就会比敌人抢先一步抵达敦刻尔克并切断其后路。英国就会在佛兰德地区这个大口袋内损失三十多万名士兵和将官，也就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受过训练的地面部队。在“荒谬的阿河停军”一节中，我详细阐述了关于敦刻尔克周围是一片沼泽、灌木丛生、沟渠纵横交错，因而不适于坦克通行这个理由的荒唐可笑。实际情况是，古德里安在耽搁了关键的七十二小时之后，还是进军了。但是，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获胜的第一个绝好机会从我们手中溜掉了。赫尔曼·戈林的空军被指定接替停止前进的装甲师团来干掉英国人，可能希特勒宁愿让一位纳粹空军元帅而不是他不信赖的陆军参谋部来完成这次杀敌任务。戈林完成得如何，历史记载有案可查。

但是，虽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我们至少征服了法国，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六月六日那一天，希特勒又一次神经错乱，连这

一点儿成就差点儿也成了问题。他突然宣布，巴黎并不是进军的目标，我们的军队下一步应该是插向东南，拿下洛林盆地，以使法国失掉煤炭工业和军火工业！幸运的是，作战行动的势头之猛，就连元首也无法阻拦，就在几个装甲师团毫无必要地开进洛林的时候，我们拿下了巴黎。

他的最严重的错误

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后，竟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事先全无计划！历史将永远对这个事实感到惊讶。我们已经到了海边，好几百万人武装到牙齿，因为胜利而兴高采烈，而在仅仅四十英里宽的海峡对面，是被击败的丢盔卸甲、失去战斗力的敌人。但是，我们这位从不犯错误的领袖不知怎的忽视了如何进入英国这个细节问题，而他又是如此牢牢掌握着一切行动的决定权，没有他点头，任何人都不能行动。

然而，这是千载难逢的做出伟大事业的时机。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在他们的时代也曾犯过像希特勒这样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具有“统帅的才能”，有能力来平衡和挽救错误的后果，他们具有发现并以最快速度和魄力掌握有利时机的能力。不错，我们没有入侵英国的计划，但是，难道英国曾经有过用轻飘飘的小船拼凑成小舰队从敦刻尔克渡过海峡的计划吗？尽管由于战败而溃不成军，尽管德国空军猛烈轰炸，出于必要，他们仍然把三十万人成功地运过海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又处于胜利高潮的军队不能来一个“敦刻尔克背后追击”，用一支由几个装甲师团组成的力量渡过海峡，登上未设防的、毫无抵抗的彼岸呢？在英国的地面上，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向伦敦进军。被救出的远征军已是一群丢盔卸甲的乌合之众，它的全部装备都丢在法兰德斯地区。国民军都是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可怜的杂牌军。

阻挡我们入侵的将是皇家空军和英国舰队这两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量。但是，如果希特勒在六月抓住第一个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北欧水上现成的船只（数以千计），把入侵部队送过海峡，英国舰队就将会措手不及，正像挪威战役的情况那样。在它还未来得及集结起来进行反击之前，我们已渡过海峡。在英国的这场空战将在海峡上空进行，其作战条件大大有利于德国空军。

我们肯定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进攻阶段和供应问题会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我们只得再次孤注一掷。但是，事后回顾历史，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曾经写过一份正是关于进行这样一次渡海大突袭的计划要点的备忘录，提交最高统帅部讨论。我曾经几次写信给美国和德国的档案管理人员，请他们寄给我一份该备忘录的抄件，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份备忘录只不过是一个未被采用的古董，究竟是否还存在，我也无从知道。当时约德尔一句话也没说，把它还给我了，这就是它的最后结局。

流产的入侵计划

“海狮”这个在随后几个月中胡乱凑合出来的入侵计划，结果是白白浪费了很久时间，毫无用处。一旦英国喘过气来，建立了沿海防御，强渡海峡就需要一套极其复杂的军事组织。希特勒从来也没有真正去促成过这件事。在对英国作战上，他缺乏大胆尝试的决心，只是让戈林把空军白白消耗在对英国深入内地的机场的轰炸上，而陆军和海军这时候花费了几个星期为这个作战计划吵来吵去，一直吵到夏天。大家来回踢皮球，都不肯承担任务。最后，终于放弃了海狮计划。德国毫无疑问拥有发动入侵所需的工厂和军事力量，但没有所需的领导。正当在战斗中只要稍微再大胆一点儿就能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希特勒畏缩了，而那些内行的将军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全得服从这位外行的指挥。

这才是“元首原则”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所获得的真正“胜利”。回顾历史，跳快步舞的领袖不应该是他。

英译者按：隆关于马其诺防线以及法国领导人的论述很为精辟，有更多可说了。

我在皇家海军的朋友们断然否认德国人有可能甚至在六月间渡过海峡。他们认为，英国人当然会投入他们拥有的全部船只把入侵者淹没在海中。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隆讲的很有道理。德国的潜艇（他在文中没有提到）将会在这个狭窄的海峡内对处于防守地位的英国舰队进行报复。由于参谋部缺乏具体的入侵计划而把责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隆的说服力也是不够的。如果他们准备了一项可行的计划，他就可能采用它，就像他采用曼施泰因计划那样。从档案中似乎只找到海军参谋部所做的一份很粗浅的研究计划，没有别的其他入侵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参谋部有一种只顾眼前而不问下一步的奇怪倾向，也许它们不愿意去想下一步的事。

(1) 指希特勒。

(2) 非洲南部的一个黑人民族，被殖民主义者视为野蛮民族。

第二十五章

德国在比利时的大突破！

拉古秋宣称：这仍旧不是我们的战争

杰妮丝·拉古秋和梅德琳走过第五大街和第五十七街拐角的一个报摊，看到一沓刚到的下午报纸，上面压了一块鹅卵石，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杰妮丝·拉古秋对梅德琳说：“哎呀，爸爸又上报了，在发表谈话。你家里人准会觉得挺有意思吧！”梅德琳在帮她买嫁妆。罗达、帕格和拜伦将于三点钟乘巡洋舰“赫勒那”号抵达布鲁克林海军基地。杰妮丝心上老在想着将要第一次和华伦的母亲见面，她对这件事比对战争的坏消息要关切得多。

一股五月的疾风扫过大街，吹打着姑娘们的裙子和帽子。梅德琳一只手抓紧一只包包，另一只手则紧紧按住帽子，眼睛盯着报纸上用两栏篇幅刊登的议员艾萨克·拉古秋的照片：他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对着三个扩音器讲话。“你瞧，他长得很漂亮。”她说。

“我希望你会喜欢他，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男人。”杰妮丝说，因为风大，她提高了声音，“其实他本来不想走得这样远，都是那些记者搞的。他现在处于不利地位，欲罢不能。”

梅德琳把她的小套间重新装潢了一番。浅绿色的墙，用淡黄色加绿色的印花帷幔遮着。丹麦式的麻栗木家具朴素而小巧玲珑，使屋子显得宽敞了一些。饭桌上摆着黄水仙和鸢尾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春天和青春的气息，就像这两个姑娘进来时带来的气息一样。在这样的套房里，是不会招待共产党员的男朋友的。的确，梅德琳老早就把那个可怜的、穿褐色衣服的、吹长号的金鱼眼男朋友甩了。这是杰妮丝知道后很高兴的一件事。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是罗斯福的一个坚决支持者，非常聪明，可惜才二十六岁就秃顶了。

她给电话留言服务台打了个电话，把对方的传话很快地记在本上，然后砰地一下放下电话。“真乱弹琴！杰妮丝，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接我家的人了，你说倒霉不倒霉？两个业余演员开溜了，我今天下午得去听接替他们的人的试演。总是有事！”很明显，她对自己能如此之忙，心里是很高兴的。“还有，你认识不认识有个叫巴穆·柯比的？他现在在瓦尔多夫旅馆，他说他是我们家的朋友。”杰妮丝摇了摇头。

梅德琳给他打了个电话，听到他讲第一句话，就很喜欢他的声音：有一种亲切、幽默的回响。“你是罗达·亨利的女儿吗？我在电话簿上看到你的名字，就打个电话试试。”

“我是。”

“好，我在柏林的时候受到你父母的殷勤招待。你母亲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今天到达。我想他们到纽约的当天晚上可能很累，没什么安排，我想请你们全家出去吃饭。”

“非常感谢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计划。他们大概一点钟才到。”

“原来这样，那么我就先订下座位吧。如果你们一家人能来，就请在六点钟左右到我旅馆房间来；如果不能来，给我来个电话，叫你母亲打也可以。”

“好吧，一定的，谢谢您。华伦的未婚妻正在这儿看我，柯比先生。”

“艾萨克·拉古秋的女儿？好极了，一定带她一块儿来！”

梅德琳走了，兴致勃勃，对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兴味。杰妮丝换了一身厚衣服，准备去海军基地。

梅德琳现在负责调度瓦特·菲尔德的业余游艺节目。瓦特·菲尔德本来是一个蹩脚的老演员，在电台上用老一套滑稽戏的公式搞了个业余游艺节目，没想到大受欢迎。他突然发了财，马上做起大笔房地产买卖来，又同样突然死了。休·克里弗兰接替他主办节目。梅德琳仍然出去替他买鸡肉夹馅儿面包和咖啡，但是现在也管接见业余演员的事务。她依然是克里弗兰早晨演出节目的助手。她现在赚的钱比任何时候都多。对梅德琳·亨利来讲，一九四〇年五月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个月。

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风刮得更大，天气也更冷。巡洋舰已经停靠码头，从桅杆到船头和船尾的一长串彩虹般的信号旗在迎风飘扬。码头上拥挤着挥手喊叫着的亲属，在沸腾的人声中，战争难民正沿着浮桥蜂拥而出。杰妮丝找到去海关小屋的路，罗达正站在一堆行李旁边擤着鼻子，她一眼就看见了这位穿着一身绿色毛料外衣、戴着小圆帽的身材高高的金发姑娘。

“哦，你不是杰妮丝吗？我是罗达·亨利。”她说着，朝前迈了一步，“你可比照片上漂亮多啦！”

“我是杰妮丝，亨利太太，您好！”罗达的苗条身材、时髦的草帽、紫红色的手套和鞋使杰妮丝有些惊讶。她在彭萨科拉曾见过华伦的父亲一面，时间虽然很短，但还记得他是一个皮肤粗糙、饱经风霜的男人。相形之下，亨利太太看上去显得年轻、秀丽，甚至还很肉感。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尽管她鼻子红红的，并且不时地打喷嚏。

“你真机灵，穿这么一身衣服。我穿的是春天的服装，可这里真是北极。”罗达说，“梅德琳在哪里？她好吗？”

杰妮丝马上解释她女儿没来的原因。

“原来是这么回事，梅蒂变成了搞事业的女孩了！亲爱的，我很想吻

你，可是我不敢，你别靠近我，我可传染！我感冒很重，老不好。他们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要不然整个国家都得让我传染上啦！嘿，你可真漂亮，简直叫人神魂颠倒，华伦真是走运！他现在好吗？”

“挺好吧，我希望。他正在波多黎各什么地方拼命练习舰上降落呢。”

维克多·亨利和一个看上去很凶的海关检查员一起穿过人群走来。他穿着金色纽扣的蓝色厚毛料长外衣，戴着硬壳帽子，比杰妮丝记忆中的亨利更神气一些。亨利略略跟杰妮丝打了个招呼，问起梅德琳，然后就问拜伦到哪里去了。

“勃拉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要打个电话。”他母亲说。

检查员检验行李时，杰妮丝告诉亨利夫妇关于巴穆·柯比请吃饭的事。罗达一边打喷嚏，一边说：“怎么搞的，他的工厂在丹佛，他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看我们去不了，是不是，帕格？当然，在瓦尔多夫吃顿饭，这样来重新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倒也怪不错，把柏林的味道从我们嘴里洗干净！杰妮丝，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现在成了什么样，太可怕了。我不再有什么幻想了，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不由得又哭又笑。我拥护美国，现在这样，将来也永远这样。”

“真的，我有事要跟弗莱德·柯比谈。”帕格说。

“哎呀，帕格，这可不行，我正闹着这讨厌的感冒，还有我的头发！”罗达说，“而且，到瓦尔多夫，我穿什么衣服呢？除了我身上穿的这件，其他衣服都皱成一团。我要是能把我那身粉红色外衣熨平，并且找个理发师帮我理两个小时头发，该有多好——”

拜伦悠悠荡荡地穿过喧闹的人群走来：“嘿，杰妮丝！我猜你就在这里。”拜伦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上面有伦敦标记的小盒子递给她。

杰妮丝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枚维多利亚时代的别针，是一只小金象，眼睛镶着两颗红宝石。“我的上帝！”

“谁要是跟我们家的人结婚，就得有大象般的耐性。”拜伦说。

“天哪！哈哈，说的可是实话。”罗达说着，大笑起来。

杰妮丝温柔地慢慢看了他一眼，心里想，他甚至比华伦还漂亮。他的眼睛发出一种热切、兴奋的闪光，她吻了他一下。

“……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收音机里播送出一个沙哑、强劲、有力、没有抑扬的声音，子音都含混不清，很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只有血、劳力、眼泪和汗水。”

“我说，他是一个天才。”罗达大声说。她坐在柯比房间里的一张不很结实金漆椅子边上，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眼里含着泪水。“这以前他哪里？”

拜伦一面从一瓶有俄文字的蓝色罐头里把鱼子酱抹在一小片烤面包

上，很小心地把洋葱丝摊在上面，一面说：“当普伦进入斯卡帕湾击沉‘皇橡’号的时候，当德国人渡过斯卡格拉克海峡进入挪威的时候，他都在掌管英国海军。”

“别说话，听着。”维克多·亨利说。

杰妮丝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父亲，把两条长腿交叉起来，呷着香槟酒。巴穆·柯比眨巴着眼睛欣赏着她的腿，这使她感到高兴。他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老浑蛋。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在海上、陆上和空中，以我们全部的强大力量和上帝可以赋予我们的全部内在力量进行战争：向一个穷凶极恶的、可悲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还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最丑恶的暴虐政权开战。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两个字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一切恐怖，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满怀希望和活力来肩负起我的重任。我坚决相信，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在人类中遭到失败……”

讲话结束了。一个美国人咳嗽了一下，用颤动的声音说：“刚才播送的是大不列颠的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讲话。”

过了一会儿，罗达说：“这个人将拯救文明。我们将要参加进去，德国人的牌叫过了头，我们决不会让他们征服英国的。德国人有一股奇怪的蠢劲儿，你知道吗，你必须细细地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观察，才能明白这一点，实在蠢得奇怪。”

维克多·亨利看了看表，对柯比博士说：“这篇讲话很不错。咱们现在谈几分钟好吗？”

柯比站了起来，罗达对他笑着说：“香槟酒、鱼子酱，照常营业。这就是帕格。”

“我们在等梅德琳。”帕格说。

“来吧。”柯比说着，朝卧室走去。

“可是，爸爸，我有事得先走，”拜伦说，“我得赶乘一架开往迈阿密的飞机。再有一个小时左右，它就要从拉瓜迪亚起飞了。”

“怎么？柯比博士以为你要跟他一起吃饭呢！”

“嗯，可是我在知道他要请吃饭之前已经订好票了。”

“你不等梅德琳到了再走吗？你已经两年没见她了。吃完饭，她还要带我们大家去看他们的节目呢！”

“我想我最好还是去，爸爸。”

帕格突然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勃拉尼，你可真叫人没办法，”母亲说，“你就不能等到明天再去？”

“妈，您还记得不记得您谈恋爱时是怎样的？”

罗达脸红了，这使得他和杰妮丝都感到惊讶。“我？我的上帝，拜伦，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当然不记得了，我已经是老太婆了。”

“谢谢你送我这枚宝贵的别针，”杰妮丝摸着她肩上那只小象，“在迈阿密的准是一个挺不错的姑娘，对不对？”

拜伦眯起眼睛，发呆的神情消失了，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并以羡慕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她还不错。”

“带她一起来参加婚礼，别忘了。”

当拜伦走到门口时，罗达说：“你可真有叫你爸爸失望的本事。”

“我要不叫他失望，他才会真正失望呢。再见，妈！”

在卧室里，柯比博士坐在桌子前，正在查点维克多·亨利从德国给他带来的一沓刊物和打印的报告。当他正潦草地在—本黄皮笔记本上写着的时候，小桌子摇撼了一下，两份报告滑落在地上。“这个套间应该租给休儒住。”他说着，继续写下去。

维克多·亨利说：“弗莱德，你是不是正在研究一种铀弹？”

柯比的手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一只长长的手臂松弛地倚在椅背上，紧紧盯着亨利的眼睛。两个人沉默不语，互相看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尽可以跟我说，这不关我什么事，可是——”帕格坐到床上，“我给你的这些东西都是关于铀的。有些资料我弄不到，比如说有关石墨的数字。德国人毫不隐讳地告诉我，由于这种秘密炸弹的缘故，这些数字是保密的。德国人很喜欢十分随便地谈论他们正在研究制造的这种可怕的超级炸弹，这使我觉得它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你给我的那张要求清单使我又改变了想法。”

柯比把烟斗敲空，装上烟丝，点燃它，前后一共用了两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没讲话，只是瞧着亨利上校。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是化学家，而这个铀或多或少是属于化学工程方面的问题。从生产技术上说，是涉及电学的。两个月以前，曾经有人来跟我接头，要我做工业顾问。”

“这个东西目前又处于什么状况？”

“还完全是理论，要好多年才能谈到认真的努力。”

“你能跟我具体谈谈吗？”

“当然可以。在大学物理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其实《时代》周刊也刊登过，就是中子轰击的过程。在镭的游离过程中，把各种化学物质放在那里，看产生什么结果。在欧洲和美国，这种试验已经进行了好多年。去年，那两个德国人拿氧化铀试了一次，结果他们发现了钚。这就是原子分裂造成的元素嬗变。我想你一定知道原子质量中负荷的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你大概听说过关于仅用一块煤就能使轮船横渡重洋的

事，只要你能利用其中的原子能。”维克多·亨利点点头。“嗯，帕格，这就意味着，用铀确实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原子分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放射出的能量远比为了促成原子分裂而消耗的能量多得多。那些德国人称量了所用过的原子质量，发现质量大大减少，从而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表了试验的成果，从那以后，整个科学界就热闹起来了。

“好了，那么下一步呢，已经有了这个稀有的铀同位素U-235。通过从质量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连锁反应，这个物质原来具有巨大的爆炸力。据说，抓一把就可以炸毁一座城市。那些研究原子核的年轻人说，只要工业方面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纯U-235，现在就可以办到。”

帕格紧闭着嘴，身体紧张地前倾，谛听着这些情况，在柯比一口口地喷着烟的时候不停地说“嗯，嗯”。他朝这位工程师伸直一根手指，说：“我明白了。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情报。”

柯比摇摇头：“算不上，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也许完全是一场虚惊。这些化学工程师不做任何保证，而且他们所要的东西将需要工业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提供，制造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也许会爆炸，也许根本不爆炸。也许当你刚感到厌烦绝望的时候，它会突然爆炸成碎片。谁也不敢说。在笔记本上写上五分钟，涉及的支出就得千百万元。这笔费用高达十亿美元，最后也可能只不过是一堆垃圾。国会正在吵闹着要削减开支，他们正在拒绝批准罗斯福要求再多生产两百架新式飞机的拨款。”

“我想再问你两个问题，如果超出了范围，请告诉我。”

“问吧。”

“你在其中担任什么工作？”

柯比用烟斗搓着下巴。“好吧，你怎么样从一种很稀有的金属中分离出足够投入生产的同位素呢？一种意见是，把这种金属先变成电离的气体，然后通过磁场加以轰击。较轻的离子就会被打歪一点，这样就可以使它们游离出来，捉住它们。整个过程能否成功取决于磁场是否能保持稳定，因为稍不稳定就会干扰离子的游离。我的任务就是准确无误地控制电压。”

“嗯。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我是否应该把我经过估计的意见向总统提出，建议他放弃干那件关于铀的傻事？”

柯比发出短促的男中音笑声：“真正的问题是德国人，他们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对纯石墨的研究成就使我感到不安。石墨在整个过程的最后一阶段才需要。如果希特勒先有了铀弹，帕格，而且这些铀弹又是能使用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很不妙的。”

门铃响了。

“大概是你女儿来了，”柯比说，“我们下去吃饭吧。”

梅德琳来了，她穿着一身时髦合体的黑色衣服，外面是一件颜色鲜

艳的短外套，下面是紧身的裙子，黑黑的头发梳到头后面去，很难相信她才二十岁。可能她也有点儿故意装出一个年轻的职业妇女的样子，当侍者头儿跑过来向她鞠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她打来电话时，她也确实不得不两次离开帝国厅的餐桌。维克多·亨利喜欢她那沉着端庄的态度和不多讲话的习惯。她那双灵活的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几乎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们谈论德国情况和婚礼计划。

在播音室大楼的问讯处，一个拘谨的穿着制服的年轻人在等着他们。“亨利小姐的客人吗？请跟我来。”他把他们带到单调的、天花板很低的绿色房间，休·克里弗兰和他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张桌子坐在那里。克里弗兰精神抖擞、亲切热情地请他们在房间里等着节目开始。他在看着卡片，一面背诵着他一会儿要脱口而出的那些引人发笑的话，一面和编制笑料的人一起商量。过了一会儿，他抓根橡皮筋把卡片扎好，放进口袋里。“喂，现在还有五分钟，”他转过身来对客人们说，“我听说丘吉尔这家伙做了一篇挺不错的演讲，你们听到了没有？”

“每一个字都听见了，”罗达说，“很有力量。这篇讲话一定会载入史册的。”

“确实很不错。”帕格说。

梅德琳说：“真倒霉，我太忙了，没听到。”

这个节目的监督看上去有四十五岁，穿着却像一个大學生。他把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放到后脑勺上，说：“讲得还可以，只是需要压缩一下，加点儿力量，调子太软。讲到血和汗的那一行还不错。”

“有这么一句？把这句话配到弹琴的刽子手那段里行不行？”克里弗兰对他旁边的那个笑料编制人说。他是一个样子很忧郁的年轻犹太人，头发长得需要理个发。“咱们把‘血和汗’加进去行不行？”

这位笑料编制人悲哀地摇了摇头，说：“低级趣味。”

“别发傻，赫比，想办法编点儿什么。亨利上校，战争情况现在怎么样？甘末林计划能不能挡住德国鬼子？”

“我不太清楚甘末林计划是怎么回事。”

梅德琳让她的客人坐在播音室舞台上的贵宾席，靠近克里弗兰接见业余爱好者的桌子，面前就是一块用硬纸做成的巨大广告牌，上面是晨笑牌粉红色泻盐广告。她把自己安置在那间玻璃操纵室里。观众很多，在维克多·亨利看来，全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为业余演员结结巴巴的讲话鼓掌，听了克里弗兰的戏谑就哄堂大笑。

克里弗兰用轻快的、狐狸般的魅力把这个节目主持得很好，帕格现在知道梅德琳如今是跟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搭了伙，但是这个节目使他看了感到讨厌。一个业余演员扮演电线修理工，克里弗兰说：“喂，喂，大概他们在法国现在正需要你。”

“法国，克里弗兰先生？”

“是呀，去修理马其诺防线⁽¹⁾。”

他向观众眨了眨眼，他们哄堂大笑，鼓起掌来。

“你觉得有意思吗？”帕格隔着罗达，小声问巴穆·柯比。

“我从来不听收音机，”这位工程师说，“很有趣，就像参观精神病院。”

“克里弗兰这人可是很逗。”罗达说。

演出结束后，观众蜂拥到台上围着休·克里弗兰要他签名的时候，梅德琳来到他们这里。“真糟糕，因为要广播新闻公报，最精彩的两小段被停播了。这些负责新闻的人，总是这么蛮横！”

“发生什么事了？”维克多·亨利问。

“唉，当然是关于战争的消息。还是那些情况，德国人又占领了几座城市，法国正在溃败，等等。没什么新鲜的。等会儿休知道了他们停播弹琴的刽子手这一段，准要发脾气的。”

“您是亨利小姐吗？”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走近她。

“什么事？”

“紧急长途电话，小姐，在克里弗兰先生的办公室，找拉古秋小姐，从波多黎各打来的。”

“青鸟”号渔船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在海湾里轻轻漂荡。阳光下，拜伦和娜塔丽躺在船的天桥上相互搂抱着。下面，那个下颏凹陷、脸晒得红红的船长喝着—缸子啤酒，朝机轮打着哈欠。隐隐听到通向岸上的电话发出急促而细碎的呼号声。空钓鱼椅⁽²⁾的窝孔内插着长竿，鱼线从那里拖入水中。这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情人差不多全身赤裸，只穿着游泳衣。他们忘记了鱼，忘记了鱼线，也忘记了船长。他们忘记了死亡，也忘记了战争。平静的深蓝色海水和清澈的淡蓝色天空仿佛一个大圆圈，他们就躺在这个圆圈的中心，太阳好像只照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甲板传出下面用力敲打的回声，迅疾的四下，像莫尔斯电码里的V字信号。

“喂，亨利先生，您醒着吗？”

“什么事？”拜伦粗声粗气地喊，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子。

“岸上来电话，您的父亲要您回去。”

“我父亲？搞错船了，他在华盛顿哪。”

“等一会儿——喂，喂，‘青鸟’要皮尔·托马斯——”他们又听见粗厉的电话呼号声，“嘿，亨利先生，您的父亲——他是不是海军军官，上校？”

“对了。”

“办公室接到您女朋友的母亲打来的电话，您父亲正在她家里，他留下话要您马上回去。”

娜塔丽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露出吃惊的神色。

拜伦喊道：“好吧，咱们往回开。”

“怎么回事？”娜塔丽大声说。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小船在深色的海上划出一道绿白色的圆圈，掉转头来开足马力返航。船开始上下颠簸，风吹乱了娜塔丽松散的、长长的黑发，她从草篮里抽出一面镜子。“哎呀，你看我成了什么样子，看我这张嘴，好像让耗子咬过了一样！”她把手背放在唇上，“我这像戈尔贡⁽³⁾的头发现在整理也没用，等进了屋再说吧。你爸爸找你有什么事，勃拉尼？”

“你干吗这么害怕？大概是和我母亲一起来的，她想见见你。这也不能怪她，我一下子就溜到这儿来了。如果他们真来了，我就把事情告诉他们，娜塔丽。”

她的脸上露出忧虑的样子，她拉住他的手。“可爱的人儿，犹太人有一条教规，父亲或母亲刚死，不能很快就结婚。也许要等上一年之久，而且——我的上帝，别做出那个样子！我不打算遵守这条规定。可是，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我母亲伤心。怎样解决，我需要点儿时间来考虑怎么办才好。”

“我并不要你破坏你们的教规，娜塔丽，可是，上帝，这对我可是一个打击。”

“亲爱的，只是一小时前我才打算跟你结婚的，”她摇摇头，感伤地笑了，“我觉得好像中了邪魔，灵魂几乎都出窍了。可能是太阳晒得太厉害，也许是因为我沉醉在亲吻中了。而现在你父亲突然出现！这一切难道不像糊里糊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吗？”

他用手臂搂着她的双肩，船颠簸得更厉害了，于是他把她紧紧搂住。“我可不是这么感觉，一切都非常真实，最真实的事就是我们要结婚了。真实的事情似乎刚刚开始。”

“对，毫无疑问是这样，我当然并不盼着给莱斯里写这封信。哎呀，又是那张阴沉的脸！活像万圣节前夕戴的假面具，一下子戴上，一下子摘掉，真叫人泄气——勃拉尼，爸爸刚死，他就来看我。他非常热心，帮了我们很多忙，完全不是以前那个斯鲁特，就是太晚了一点儿。他曾给他大学时代的朋友们去信，想给我找一个教书的职位。我多么希望知道你父亲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别把我们的事告诉他，拜伦，等我跟母亲谈了以后再说。”

“那么，你最好马上跟她谈，我父亲总是喜欢刨根问底的。”

“哦！哦！”她把两只手放在头发上，“我感到高兴，心又很乱，很不安定。我头昏脑涨，觉得自己好像才十六岁，当然不是，天晓得！要是

的话，对你可有多好！”

当“青鸟”号驶近的时候，拜伦拿出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沿着海边的一排参差不齐的摩天旅馆大楼。“不出所料，他果然在那里，在码头上等着。”

娜塔丽本来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椅子上，这时马上坐直了。“不会吧，真的？”

“就在那里，来回踱着，我认得出他那走路的样子。”

她抄起篮子，跑进船舱，对船长说：“请开慢点儿。”

“好，小姐。”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笑嘻嘻地拉了拉阀门。

她关上通往前舱的小门，不久她又出现了，穿着纱裙、白衬衫，光泽的黑发经过梳理，松松地披在肩上。“我有点儿晕船，”她对拜伦说，有气无力地微笑着，“在闷热的船舱里，船摇晃着，把眉毛和嘴化妆一番，真吃不消。哟！我脸色发青吧？我觉得发青。”

“你漂亮极了。”

船破浪前进，距离码头还有半英里。娜塔丽远远可以看见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在走来走去。“全速前进，”她颤巍巍地说，“管它水雷不水雷的。”

船停了之后，维克多·亨利从散发着柏油味道的码头上弯下身子来，伸出一只手。“你好，娜塔丽。这太对你不起了，小心点儿，别踩在那颗钉子上。”

拜伦跳到岸上。“有什么事吗，爸爸？大家都好吗？”

“你们两人吃午饭了没有？”帕格说。

他们两人相互看着，娜塔丽有点儿紧张地笑了起来。“我带来了夹馅儿面包，在篮子里。我们……我也不知道，我们忘了。”

虽然维克多·亨利的脸一直很严肃，但他的眼睛流露出觉得有趣的神情，一闪就消失了。他用大拇指朝码头上一家简陋的卖蛤的酒吧间指了指：“嗯，嗯，从那家小饭馆散发出来的味道馋得我要命，可是我想还是等等你们，我今天还没吃东西呢。”

“请到我家去吧，我愿意给你们搞点儿东西吃。”

“你妈妈很客气，给我倒了橘汁和咖啡。我们就到那家酒吧间去怎么样？这些海滨饭馆也可能相当不错的。”

他们坐在一间用胶合板搭的外面漆成鲜红颜色的小棚屋里，拜伦和他父亲要了蛤杂烩。

“我一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娜塔丽对侍者说，“给我来一个咸肉番茄夹馅儿面包好吗？”

“好，小姐。”

维克多·亨利以奇怪的眼光看着她。“怎么了？”她说。

“你倒不太在乎吃什么东西。”

她神色有些迷惘。“哦，您说的是咸肉⁽⁴⁾？我一点儿都不在乎，许多犹太人都这样。”

“你母亲呢？”

“她模模糊糊地有些禁忌，可是有时候理会，有时候又不去理会。我也闹不清。”

“我和你母亲谈了好久，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妇女，经受了这样的不幸，还表现得很坚强。好吧，”帕格把香烟和打火机放在桌上，“看起来法国真要不行了，是不是？你们听到今天早上的广播没有？在巴黎，他们正在烧毁文件。英国远征军正在拼命向海峡逃跑，但是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人实际上很可能把英国正规军都一网打尽了。”

“我的上帝，”拜伦说，“如果真是这样，战争就结束了！三天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变化？”

“可是确实发生了。当我等你们的时候，我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紧急讲话，他要求国会批准一年生产五万架飞机。”

“一年五万架？”娜塔丽大声说，“五万架？这只不过是瞎说说罢了。”

“他说，我们先要兴建飞机工厂，然后开始生产。根据我昨天看到的华盛顿的气氛，国会会批准这笔开支。他们终于感到恐慌了，他们是猝然醒悟过来的。”

拜伦说：“这些都帮不了英国或法国的忙。”

“是帮不了，在这次战役中帮不了忙，国会现在开始考虑的是我们将来同希特勒和日本人作战的事。好吧，”帕格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扳着伸直的手指头盘算着，“华伦的三十天假期已经被取消了。婚礼提前举行，华伦和杰妮丝明天结婚。他们只能度一天蜜月，然后华伦就直接到太平洋舰队去。因此，第一，你明天早上十点钟以前必须到彭萨科拉。”

拜伦犹豫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她有些目瞪口呆。拜伦说：“好吧，我准时到。”

“好。第二，如果你要参加潜艇学校五月二十七日开课的训练班的话，你必须到新伦敦去报到，并且在星期六以前做体格检查。”

“我在彭萨科拉做体格检查不行吗？”

做父亲的把嘴一撇。“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让瑞德·塔利通融一下，他已经够照顾了，一直给你留着这个名额，要求进这所学校的申请书现在已经堆积如山了。”

“五月二十七日？”娜塔丽跟拜伦说，“离现在只有十一天啦！十一天以后，你就进潜艇学校了吗？”

“我不知道，有这种可能。”

她转过来问他的父亲：“训练班要多久？”

“三个月。”

“那以后他干什么呢？”

“我估计他可能直接到舰队去，像华伦那样，新的潜艇开始陆续生产出来。”

“三个月！然后你就走了！”娜塔丽大声说。

“这些我们回头再谈。”拜伦说，“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参加婚礼吗？”

“我？我不知道，没有邀请我。”

“杰妮丝要我带你一起去。”

“她说了吗？什么时候说的？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拜伦转过来对他父亲说：“嗯，这期潜艇训练班结束以后，下一期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但是，你越早开始越好，你还得在海上再训练十三个月，才能去掌握潜艇。勃拉尼，再没有比取得潜艇驾驶员资格更艰苦的事了，当飞行员也比它容易。”

拜伦拿起父亲的一支香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大口，然后一边吐出一缕灰色的烟雾，一边说：“我和娜塔丽准备结婚。”

娜塔丽咬着下嘴唇，维克多·亨利打量了她一眼，说：“原来如此。这可能影响你入学，也可能不影响，我事先不知道你们这件事，所以也没查问过。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未婚的投考学员有优先权。不过，也许可以——”

娜塔丽打断他的话：“亨利上校，我知道这件事会造成很多困难。我们今天早上才决定的，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并且如何才能结婚，好多问题纠缠在一起。”

帕格点了点头，他一面吃饭，一面抬眼看着她。

“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拜伦说。

“听我说，亲爱的，”娜塔丽说，“我决不会做任何阻碍你去潜艇学校的事。我的上帝，我在华沙待过。”

拜伦吸着烟，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紧紧盯着他父亲。

维克多·亨利看了看手表，收起烟卷和打火机。“好吧，就这样。这个杂烩真不错，很叫人满意。下午有一架去彭萨科拉的飞机，我还赶得上。”

“你打个电话来告诉我这些事不也行吗？”拜伦说，“那是很方便的，为什么要亲自来这里？”

维克多·亨利向侍者挥了挥账单和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你跑得像火箭那么快，拜伦，那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计划，也不知道你的心情，甚至对于你肯不肯来参加婚礼，我都没有把握。”

“我要是知道的话，也绝不会让他缺席的。”娜塔丽说。

“可是这一层我事先也不知道，我认为我应该当面和你们两人谈谈，也许还需要回答一些问题，甚至在必要时还得劝说几句。”然后，他对娜塔丽说：“杰妮丝和华伦确实期望你去，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她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我简直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我们去，”拜伦很干脆地说，“至少我去，这样就行了吧？”

帕格犹疑了一下，说：“潜艇学校的事怎么样？我已经告诉瑞德今天打电话通知他。”

“如果塔利上校一定要今天回话，那么就告诉他不去，行不行？”

娜塔丽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不行，拜伦，不能就这样做出决定！”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出决定。”

“你可以和我商量，这事和我有关系。”

维克多·亨利咳了一声：“好吧，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得走了。这个问题明天还可以再谈。”

“哦？”拜伦的语调带有讥讽味道，“那么你毕竟不是真的非今天给塔利上校打电话不可。”

维克多·亨利的脸沉了下来，他靠到这张硬椅子背上。“你听着，拜伦，给你制造麻烦的是希特勒和德国人，不是我！我是在提醒你注意。”

“从欧洲传来的这些坏消息可能被大大地夸张了，而且，不管怎么说，不会有一艘美国潜艇因为没有我而开不出去。”

“哎呀，别说了，勃拉尼，”娜塔丽说，声音有些呜咽，“让你父亲去赶飞机吧！”

“你只要记住，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是我，拜伦。”维克多·亨利说，他所用的语调几乎和他对万湖那个侍者用的语调完全一样。他一面看着儿子的脸，一面从挂衣钩上拿下他的白色便帽。“我看你很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潜艇驾驶员，他们全是一群愚蠢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不会因为你要娶这位聪明美丽的年轻姑娘而憎恨你。现在，我得离开这里了，”维克多·亨利站了起来，“明天在教堂见。早点儿来，你是男傧相，穿你那身深色衣服。再见，娜塔丽，很抱歉打断了你们在船上的好时光，希望你尽可能去彭萨科拉。”

“好的，先生，”她的忧愁的脸上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谢谢您。”

等他走出去以后，她转过身来对拜伦说：“我一向最讨厌烧鱼的味道，咱们走吧。刚才那会儿，我一直恶心，天晓得我怎么会没吐起来。”

娜塔丽沿着码头跨步向海边走去。她深深地吸了好几口空气，裙子随着她扭动的屁股飘动着，薄薄的衬衫被风吹得贴在胸上，长长的头发在飞扬。拜伦紧跟在她后面。她走到码头尽头，突然停住，两个衣衫褴褛的黑人男孩子正坐在那里钓鱼。她朝他转过身来，两臂交叉着。

“你到底为什么要用那种态度对待你父亲？”

“哪种态度？我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如此而已，”拜伦也同样尖锐地回答说，“他是来把我们分开的。”他的声音响亮，带点儿鼻音，很像维克多·亨利。

“好了，送我回家吧，马上回家！他说得完全对，你知道，你把目前的战争情况归咎于他，这就是你不成熟的实质。我替你难为情，我不喜欢这种情绪。”

他们沿着码头往回走，一直走到她父亲那辆新的别克牌蓝色小轿车前面。汽车闪闪发亮，晒在烈日之下，像火炉一样散发出热气。“请你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让空气流通一下，否则就要闷死在里面了！”

拜伦一面从这扇门走到那扇门，一面说：“我以前从来什么都不要，不要生活，不要他，谁都不要，现在我要了。”

“即使是这样，你也得面对现实，不要乱发脾气。”

“他已经说服了你，”拜伦说，“他立意要干什么，总是能达到他的目的。”

他们钻进汽车。

“你了解的也不过就是这些。”她厉声说，砰的一声关上她那边的车门。他正在发动马达。“我和你一起去彭萨科拉，好吗？我爱你。现在闭上嘴，送我回家。”

- (1) 原文“电线”和“防线”是同一个词。
- (2) 钓鱼椅是海上钓鱼的人坐的椅子，坐在椅子上拉动鱼线，使鱼疲乏。
- (3) 希腊神话里的蛇发女妖，人见了会吓得变成石头。
- (4) 犹太教规禁吃猪肉。

第二十六章

在华伦·亨利中尉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七点钟，那个铁皮旧闹钟的铃响了，他呻吟一声，醒了过来。四点钟以前，他还在离彭萨科拉二十英里左右的加记旅馆的一间卧室里，睡在他今天的新娘的温柔怀抱中。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浴室，开了冷水龙头，经过淋浴猛烈的刺激，他清醒了一些。他疲惫地寻思着，在结婚那天早晨之前先度过这么一晚是否有点儿粗鄙。可怜的杰妮丝说，她一到家马上就得换衣服和打点行装。是的，的确有点儿粗鄙，可是天哪，多么美好的一晚！华伦扑哧一笑，仰起头，让冷水冲在脸上，开始唱起歌来。这毕竟有点儿难——匆匆忙忙举行婚礼，度一个晚上的蜜月，马上分离，相隔几千英里！太违反人性了。不过，这也不是第一遭。

华伦用一条粗毛巾擦干身子，逐渐高兴起来。他心想，体统还是要的，结婚前夕干这种事毕竟有失体统。只能怪命运不济，要这么快就跟她分离。这是战争的祸害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是希特勒入侵法国，并不是他自己或杰妮丝行为放荡。

说实在的，华伦并不怎么担心即将和杰妮丝分别，她不久就要到珍珠港来。突然接到要他去太平洋的命令，他心里热乎乎的，感到兴奋。再加上他和杰妮丝在新婚之夜的前一个晚上就同了房，这促使他迸发出一阵新的热爱生活的感觉。因为战争威胁迫近了，他马上要赶回去驾驶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前程，有点儿像怀着惊怯的心情飞往月宫。尽管华伦内心对离开杰妮丝感到遗憾，对过早地和过多地享有她感到内疚，但他的情绪非常高涨。他叫来侍者，要了双份火腿蛋和一壶咖啡，然后兴高采烈地换上他的结婚服装。

拜伦站在他哥哥房间外的门廊上，微笑着在看钉在门上的一张粗线条的漫画：海神老人摇晃着头上的疱，愤怒地从海上——一艘航空母舰前面直起身子，向一架轮子湿淋淋的飞机挥舞着他的三叉戟，驾驶员从机身里探出身子，向他敬礼并大声喊着“对不起”。

“请进！”华伦听到敲门声。

“你是‘湿轮’亨利，是吧？”拜伦引用漫画上的标题。

“勃拉尼！哎呀，我的上帝，你来多久了？嘿，你看来蛮神气！你居然赶来参加婚礼，我真高兴！”华伦又给他弟弟要了点儿早点。“喂，你可得给我讲讲你的欧洲漫游记。按理讲我是一个战士，可是天晓得，经历险境的却是你，听说你遭到纳粹的轰炸和扫射！我的同伴们一定要跟你谈谈。”

“我正好碰上战争，称不上什么英雄，华伦。”

“讲给我听听。坐下，我们有好多话要谈呢。”

他们一边吃东西、喝咖啡、抽烟，一边谈着。当华伦收拾行装时，

他们还继续谈，开始有点儿不自然，慢慢就随便起来。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拜伦觉得，华伦比以前老了一些，容貌更粗犷一些，更有信心的样子，现在正处于最得意的时期，什么都比自己强。他那白色军服上佩戴的飞行员肩章上的崭新的金翅膀，在拜伦看来，似乎展开有一英尺长。谈起飞行，华伦样子很轻松，幽默而沉着。他已经掌握了开飞机的技术和那些专门术语。他也谈到关于他出事故的笑话，但并不能掩盖他对被提升一事的得意。他谈到“海军飞行员”一词时，仍然流露出骄傲和敬畏的神情。在拜伦看来，他自己那些从炮火下死里逃生的经历只不过是一个蠢人的插曲，根本不能和华伦的一步步提升到战斗机驾驶员相提并论。

从华伦方面来讲，他上一次看到拜伦还是他正要动身去欧洲的时候。拜伦还是一个无精打采、邋里邋遢的少年，学习成绩很坏，一脸粉刺，对以美术为专业早已心灰意懒。现在的拜伦，皮肤光滑而带褐色，尖下颏，眼睛比以前深沉，坐的姿势也比以前直了。华伦已经习惯于海军的短发和不垫肩的衣服。拜伦黑色垫肩的意大利服装和蓬松的微红的头发使他看上去很英俊，这个外表和他在德国轰炸下同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漫游波兰的英雄故事很相称。华伦以前从来没有妒忌过他弟弟什么，他现在妒忌拜伦太阳穴上那道用针缝过的红色伤疤——他自己的伤疤是意外事件造成的，并不是战争中受的伤——他甚至有点儿妒忌他那个犹太姑娘，虽然人还没见过。

“娜塔丽怎么样，拜伦？她来了吗？”

“当然来了，我把她安置在杰妮丝家里了。杰妮丝真周到，昨天晚上给娜塔丽打了个电话。是不是爸爸让她这么做的？”

“爸爸只说这位姑娘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邀请。我说，这件事你是认真的，是不是？”华伦停住未讲下去，一手拿着手提箱里的衣架，一手拿着制服外衣，紧盯着他弟弟。

“我们打算结婚。”

“真的？那太好了。”

“你真觉得好？”

“当然，听他们讲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

“她的确不寻常。我知道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华伦笑了，把头一歪。“唉，拜伦，现在这个时候，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关系？除非你想担任宗教职务——或者说想搞政治——那你就得再多考虑考虑。上帝，现在战争已经来临，整个世界都乱起来了，我说还是别放掉她。我很盼望见见这个姑娘，听说她还是一个什么博士？”

“她准备考巴黎大学硕士学位。”

“哎呀，弟弟，对我来说，她比在狂风暴雨的黑夜中靠岸的航空母舰还要可怕！”

勃拉尼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他因为有一个女朋友而感到骄傲。“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六个月，从来没开过口，几乎没做过任何表示。然后，她说她爱我。我现在还有点儿将信将疑。”

“她为什么不会爱上你？你长得这么漂亮，我的孩子，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细高挑样子啦！你准备现在就结婚，还是等潜艇学校毕业之后？”

“谁跟你说我要去潜艇学校了？别提这个啦，我已经听爸爸讲够啦！”

华伦很熟练地把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放进小衣帽箱^①里。“但是他说得对，拜伦，你不要等到应征入伍才去，那时候他们就随便把你往哪里一塞，马马虎虎就算你及格，你甚至抽签也抽不到你要当的差事。现在你还可以自己选择你的岗位，受到很好的训练。喂，你有没有考虑过当海军飞行员？你既然可以当飞行员，为什么要扎到三百英尺深的海底，以每小时四海里的速度去到处爬行？我一想到潜艇，就好像得了幽闭恐惧症。你很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你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紧张。”

“我对潜艇有了兴趣。”拜伦描述了普伦在柏林讲的关于击沉“皇橡”号的经过。

“那是一次英勇的壮举，”华伦说，“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就连丘吉尔也承认这一点，富于传奇味道。我猜大概就是这个使你产生了兴趣。但是，这次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空战，勃拉尼。这些德国人在陆地上的条件并没有这么优越，报纸上整天在谈论着装甲车、装甲车，可是法国的坦克比德国的更多更好。他们没有使用，他们被那些斯杜加吓得惊慌失措，其实斯杜加使用的就是咱们的俯冲轰炸战术。”

“我就是不明白这斯杜加是怎么回事。”拜伦说，“它看上去没那么吓人，固定的轮子、单引擎、中等机身，飞起来又慢又笨拙。”

华伦把一本灰皮大书扔给拜伦，笑嘻嘻地说：“你看看，飞行员人名录里有我，在第五中队练习单人飞行。我现在要去结账，然后咱们到教堂去。”

当拜伦的哥哥回来时，他还在翻阅那本年鉴。

“真有你的，华伦，在空勤预备学校，你考了第一名！你那么用功，怎么还有工夫去追求杰妮丝？”

“那可是费了不少劲。”华伦脸上做出精疲力竭的样子，两人都大笑起来。“你只要好好安排一下，书本功课念好并不太难。”

拜伦举起年鉴，指着印着黑边的一页：“这些人都死了？”

华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嗯。弗兰克·莫纳汗是我的教练，一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他叹了口气，向这间单调的屋子四周看了看，手放在屁股后面，“唉，离开这间屋子我一点儿也不难受，我在这里奋斗了十一个月。”

在开车进城的途中，华伦说彭萨科拉这个地方可能小一点儿，也比较死气沉沉，但是气候非常好，各种有趣的水上运动、钓鱼、高尔夫球、赛马俱乐部、兴旺的工业等等，应有尽有。这才是真正的佛罗里达州，而不是那个叫作迈阿密的只长棕榈树的布鲁克林。这些田园风光的西部各州正是开始政治生涯的地方。国会议员拉古秋就没有遇到过能与之竞争的对手，他最近决定在秋天竞选参议员，当选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很大的。华伦说他和杰妮丝很可能有一天还要回到这里。

“等你退休以后？”拜伦说，“这可是老远的事呢。”

“也可能在退休以前。”华伦瞟了拜伦一眼，知道他感到诧异。“听我说，勃拉尼，在我单人飞行的那天，罗斯福总统把美国舰队总司令解职了，因为在亚洲舰队政策上发生了争执。好像是让他到土耳其当大使或其他什么职务，实际上就是把他一脚踢出。海军总司令尚且如此！在海军，你只不过是一个雇员，我的孩子，要一层一层向上爬。先坐办公室，然后在岸上工作，再到海上工作，一直爬到头。你可千万别告诉爸爸我这么说过。杰妮丝是独生女，拉古秋的公司每年营业两千万美元。当然，只要我能飞行一天，我就不会干别的。”

浅红色的教堂是用石头修建的，顶上有一座方形的钟楼。教堂里面，两个穿罩衣的男人正在布置许许多多鲜花，刚要摆完。一个看不到的风琴手在忽高忽低地弹着巴赫的一首序曲。“谁也不能说我让杰妮丝在教堂等了吧。”华伦说，“离婚礼几乎还有一个小时，咱们还可以谈谈，这里面挺凉快。”

他们坐在中间一排铺着紫色垫子的空位子上，音乐、花香、童年时代常闻到的那种教堂的特别味道使拜伦思潮起伏。他再次感受到过去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孩子时的那种滋味，坐在或站在父亲旁边，跟着一起唱赞美歌，或者试图去听懂牧师所讲的关于模糊不清的和非常了不起的主耶稣的事。如果和娜塔丽结婚，就不会举行这样的婚礼。他们的婚礼将是怎样的呢？上教堂根本不可能。由一位拉比来主持婚礼将是怎样的呢？他们丝毫没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兄弟两人并肩坐着，好半晌保持缄默。华伦对昨天夜里的放纵行为多少再次感到悔恨，也在一定程度上虔诚地下决心悔改。他内心正在产生做新郎的激情。

“勃拉尼，说点儿什么吧，我有点儿紧张，谁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在一起谈话呢？”

拜伦若有所思地微笑了，华伦再次注意到他的弟弟变得多么漂亮。“小时候，我们一起到教堂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杰妮丝喜欢去教堂。我想，如果这四周的墙现在不塌下把我砸死，我就还有希望。你知道，勃拉尼，可能一切都会很顺利地实现：如果你进了潜艇学校，你可以要求到珍珠港来执行任务，也许咱们四个人最后还可以一起在那里待上两年呢。这该多好啊！”

娜塔丽在大学时经常到她的阔同学家里去玩，但是没拉古秋家这样豪华，迂回曲折的石头房子屹立在海湾拉古秋私人所有的一块地上，四

周用一道长满青苔的灰泥墙围起来，铁栅栏大门里有一个面色铁青的看门人。她感到周围充满了文雅、幽静、与世隔绝的气氛。房间很多，陈列着古色古香的家具、波斯地毯、立式大挂钟、巨幅油画、厚而旧的帷幔、铁制器皿、镶金的大穿衣镜、老式的照片——整个这个地方使她感到不安。杰妮丝一阵风似的跑出来迎接她，穿着粉红色家常衣服，金黄的头发披在双肩上。

“嘿！你真好，通知得那么晚，你居然来了。你看我这样子，一整夜没睡，倦得要命，看不清楚东西。我永远也准备不好。我先去给你弄点儿早点。”

“别麻烦了，走之前随便让我在哪个角落里待一会儿就行了，我挺好。”

杰妮丝用她那疲倦的但是锐利的红褐色大眼睛仔细端详着她，这个快乐的姑娘，粉红色衣服、金黄色头发，更使娜塔丽意识到自己的黑眼睛、黑头发，亚麻布外衣皱皱巴巴的，一副悲哀、懒散的样子。

“怪不得拜伦被你迷住了，我的上帝，你可真漂亮！跟我来。”

杰妮丝把她带到一间面对着海的凹进去的吃早点的小屋，一个女用人用银盘托着古老的青白色瓷杯盘，给她送来鸡蛋和茶。她吃了之后，觉得舒服些了，虽然心里还是不自在。外面几艘帆船在阳光下乘风疾驶着。家里的钟当——当——当……一下又一下，响了九下。她可以听到楼上兴奋的人声。

她从钱包里把从迈阿密带来的那封信拿出来，它在钱包里一路上像一块铅一样沉重：五页用打字机单行打成的信，字迹很模糊，她的眼睛都看疼了。显然，埃伦到死也不想学会换打字机色带。

信里讲了一连串不幸遭遇。他的脚踝骨折断了。在拜伦走后的那个星期，他和一个法国艺术评论家——一位老朋友一起去游览一些大教堂。在奥尔维耶托，他爬上梯子去看一幅因距离太远而看不清楚的壁画时，失足跌在石头铺成的地板上。更糟的是，他的一直没搞清楚的国籍又发生了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对待它。

在一九〇〇年左右，他因为他父亲的归化而取得了“继受国籍”，但是由于他长期不住在美国，产生了困难。根据档案记录，他在他父亲归化时的年龄说法不一，相互矛盾。罗马的那个总领事，和他谈谈倒觉得人挺不错，可惜是一个十分固执的官员。他提出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并且没完没了地要求交验证件。埃伦在极为惶惑的情况下离开了罗马。他信中说：

我决定把整个这件事丢开了，在这一点上，我也可能错了。这是去年十二月的事。我觉得我好像是一只误入蛛网的苍蝇，我越挣扎，被缠得就越紧。当时我并不真想回国。我想，如果我把这件事放一放，以后再要求更换护照——特别是如果那时候总领事换了人——他们会发给我，只不过是盖上一个紫色图章和交两美元手续费的问题。当时我这样认为，现在我仍

然这样认为，不允许我回到祖国是很难想象的，何况在美国的名人录里还有我的名字！

在挪威发生那场惊慌时，他曾经找过佛罗伦萨领事馆。那里一个“肤浅的但看起来很和气的、留着平头的家伙”承认，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技术问题，并且说杰斯特罗博士肯定是一个卓越的、受欢迎的人物，领事馆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困难。杰斯特罗感到非常宽慰，就去游览大教堂了。本来约好两星期后再去领事馆，由于脚踝骨折断，未能践约。信接着说：

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不知是出于愚蠢还是恶意，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小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语气是很有礼貌的，主要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战争时期无国籍的人，我面临严重的麻烦，但是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国会最近通过一项法令，允许某些特殊类型的难民入境。如果我根据该项法令提出申请，我大概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是一位知名的犹太人。这是他的建议。

你能明白他写这封信有多么愚蠢，以及这封信给我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吗？我是五天以前接到这封信的，至今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首先，不论我的证件是否齐备，他要我放弃宣称自己是美国人（而我的确是）的一切权利，并要我加入那些以处境困难为理由而哭哭闹闹地申请入境的欧洲犹太难民的行列。

更有甚者，他把所有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并且作为邮件寄出来。

即便他是一个笨蛋，我也不相信他连意大利人会拆阅领事馆的信件都不知道。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小平头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得不怀疑这里也有排犹主义的暗流。这种毒菌散布在欧洲的空气中，它在某些人物身上找到安身之所，并繁殖生长。意大利当局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问题，这使我的处境更为不利，令人担心忧虑。

我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在平台上享受灿烂的阳光，除了意大利用人外，就我一个人，我越来越感到心焦。最后，我决定给你写信，并且请我的法国朋友代寄。

娜塔丽，我以前对这个严重问题的确太疏忽了。我只能解释说，这是因为战前，这些事似乎都并不重要。我知道，对你来讲，这些事现在仍算不了什么。你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而我是在维斯图拉河畔出生的。我最近算是上了一课，才明白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才明白个人身份的意义。我真得把我的情况澄清一下。

所幸的是，事情还不是那样紧急，锡耶纳很宁静，食物供应又很充裕，我的脚踝也在痊愈，战争好像是夏天远处的雷声。我正在继续干我的工作，但是我最好弄清楚我回国的权

利。很难预料那个留着小胡子的恶棍⁽²⁾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请你把这一切告诉莱斯里·斯鲁特，好吗？他就在华盛顿，而且处于事情的核心，只要找对门路，一句话就可以把刽子手准备好的例行公事的绞索割断。如果他对我还有一点点关切的话，请他办这件事。我本来可以直接给他写信，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去求他，事情会进行得更快一些。请你照办。

杰斯特罗谈到娜塔丽的父亲，写了一段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把和她父亲疏远的罪责归于自己，说那是由于学者的脾气喜欢自顾自。他希望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尽管父亲的位置是永远也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接着是关于拜伦的一段，因而娜塔丽就不好把这封信拿给拜伦看了。

你见到拜伦了没有？我很想念他。他的神态可爱得出奇：勇敢、有风趣、含蓄、强壮有力。我见过几百个男孩子，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讨人喜欢。像他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应该再像一个孩子似的，可是他还像一个孩子。他身上闪耀着浪漫的光辉。只要拜伦有某一方面的才能或干劲，他就可能很有前途。

有时候他很固执，他常常能够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他说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就是上帝减去基督教，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他又说：相信上帝为人类牺牲自己容易，而相信上帝通过揭示人类的愚蠢行为来设法了解自己就比较困难。我很喜欢他这个说法。可惜的是，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见解，其他许多都是一些平庸的看法。比如“尼采只不过是一个傻瓜”，还有“如果能明白费希特说的是什么，那谁也不会去读他的著作了”，等等。如果要我就拜伦在我们开办的专题辅导班——专门讨论斯鲁特开列的书单——上的成绩评分的话，我给他“C-”。

我常常碰到他在柠檬房里一遍又一遍地看你的信。这个可怜的孩子疯狂地迷恋上你了，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我希望你不要无意中伤害了他。你如此频繁地给他写信，我也有点儿奇怪。

尽管遇到这么多麻烦事，我还是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君士坦丁大帝一书已经写到第八百四十七页稿纸了。

钟当的一下敲了半点，才使娜塔丽惊醒过来，从锡耶纳的平台上——她在心里可以摹想埃伦·杰斯特罗围着蓝围巾，坐在那里写这些话——回到彭萨科拉海湾拉古欧的豪华府第。

“哎呀，上帝。”她自言自语说，“哎呀，我的上帝。”

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许多声音喊着、笑着、交谈着。新娘像一

阵风似的闯进这间长长的餐室，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艳夺目，上面盘了一圈珍珠，粉红色的面颊露出愉快的样子。“我都准备好了，走吧。”

娜塔丽马上站起来，把埃伦·杰斯特罗的信塞进钱包里。“哎呀，你可真漂亮！你真是好看极了！”

杰妮丝踮起脚，整整转了一圈。“祝福你。”

白色的锦缎紧贴她的腰身两侧和胸部，像滑腻的皮肤一直遮住喉部，显出端庄的样子。她在一片白花边的环绕中移动脚步，这种纯洁的白色配上肌肤的妖冶，是非常令人销魂的。娜塔丽感到吃惊，又有点儿妒羡。新娘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带有讽刺的光芒，在举行婚礼前度过那狂欢之夜后，杰妮丝·拉古秋觉得自己简直跟俄国的淫乱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样，谈不上什么圣洁的处女了。这件事并不使她觉得不安，相反，她倒觉得怪有趣的。

“走吧，”她说，“你和我一起坐车走。”她拉着这位犹太姑娘的胳膊：“我告诉你，如果我不是正要和华伦·亨利结婚，我会跟你争夺那个小勃拉尼的。他是一个阿多尼斯⁽³⁾，真可爱。亨利这一家的男人！”

罗达匆匆忙忙回到旅馆，慌慌张张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她从这个旅行包里抽出化妆品，又从那个旅行包里翻出内衣，然后又从第三个包里把她从波道夫·古德曼商店新买的上衣找出来。柯比博士包了一架小飞机，陪她和梅德琳一起飞到这里。“他救了我们的命啦！”罗达颤声说，穿着薄薄的绿色套裙跑来跑去。“要是搭纽约最末一趟班机来的话，就连置办东西的一点点时间都没有了。那样，你的女儿和我就只好穿着破旧衣服来参加这场婚礼了。由于柯比包了飞机，我们就可以用整整一个下午来买东西。帕格，你从来没看见过东西卖得这么快。这件衣服多称心！”她举起那件绿色上衣，贴在胸前，“最后一秒钟发现的。说真的，坐小飞机非常好玩儿。我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睡着了，可是当我醒来后，真有趣，你完全感到你是在坐飞机。”

“他这人可真好，”帕格说，“弗莱德竟那么有钱吗？”

“嗯，我当然不让他这么做，可是他说这次完全由他的公司出钱，他今天还继续乘这架飞机到伯明翰去。我不想过多地争辩，亲爱的，这一招儿救了我。你把后面给我扣上，帕格，勃拉尼真的把那个犹太姑娘带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搞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她总得和咱们坐在一起啰，别人都会以为她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看起来她将会成为咱们家的一员，罗达。”

“我不信，我就是不信。你想想看，她比拜伦大几岁？四岁？拜伦这孩子！他就喜欢叫咱们伤脑筋，总是这样，真不是东西！帕格，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的上帝，这里可真热！”

“她比拜伦大两岁，的确非常漂亮。”

“你这么一说，我可真有点儿好奇。我告诉你，我想象她大概就像纽约百货公司里从你身边走过去的那些难对付的布鲁克林女娃娃那个样儿

吧？唉，你别笨手笨脚地乱摸了，我来扣上面的。哎呀，我简直都烤焦了，汗流成河，这件衣服没等去教堂大概就成黑的了。”

娜塔丽在半分钟之内就已经知道，这个穿着绿色薄纱外衣、戴着用玫瑰花装饰的白草帽的漂亮女人不喜欢她，在教堂外面彬彬有礼的握手和刻板的微笑说明了一切。帕格把娜塔丽介绍给梅德琳，说她是“拜伦漫游波兰时的伴侣”。很明显，帕格想用这种并不高明的玩笑来弥补他妻子冷冰冰的态度。

“哦，对了！那可是一次历险！”梅德琳·亨利微笑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娜塔丽。她自己穿的那套珍珠灰的服装是所能看到的服装中最漂亮的。“哪天我想听你详细给我讲讲，我到现在还没见到勃拉尼，你知道，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

“他真不应该那样匆匆忙忙跑到迈阿密去。”娜塔丽说，自己觉得脸有点儿红。

“这有什么关系呢？”梅德琳说，微微一笑，样子很像拜伦。从拜伦的家庭成员身上可以看到他的特点，这是很奇怪的。亨利夫人和拜伦一样，脖子较长，头也抬得直直的。现在拜伦显得比较疏远了。他不再是他自己个人，不再是在波兰和杰斯特罗书房里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伴侣，甚至也不再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父亲的儿子，而是对她十分陌生的集体的一部分。

教堂里挤满了人。从她进去那时候开始，娜塔丽就一直感到别扭。天主教大教堂并不使她不安，它们已经成了供参观游览的名胜古迹。关于罗马天主教，虽然她能写一篇很好的论文，但是它和伊斯兰教一样，有它自成体系的复杂的结构。新教则是另一种宗教。如果她不是犹太人的话，她是会信仰新教的。她现在进了新教的教堂，就等于踏上了敌人的领土。罗达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没有给她让出足够的地方，娜塔丽不得不稍微往里挤了她一下，轻轻说了一声对不起，从通道进入座位。

四周的女人都穿着色彩鲜艳或是淡而优美的衣服，军官们和空军军校的学生大多穿着镶金边的白色制服。而娜塔丽参加在五月举行的婚礼却穿着一身黑色亚麻布的衣服，这身衣服是她匆匆忙忙挑选出来的，因为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还在服丧期间，同时她在这里也总是一个教外人。人们偷偷地看她，并且低声议论着。这并不是她的想象，这是事实。这座教堂是多么精致优美啊！深色的雕花天花板，从浅红色石墙两边拱起，还有令人赞叹不绝的一堆一堆的鲜花！如果生为一个主教会或是卫理公会的教徒，那该多么愉快、多么舒适、多么正常，而能举行这样形式的婚礼又该多么美妙啊！也许埃伦·杰斯特罗说得对，鼓励拜伦对自己的爱情是不负责任的。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死啃书本的异教徒，和她本人一样，他们甚至谈过由法官主持他们的婚礼。

穿长袍的牧师来了，手里拿着《圣经》，仪式开始。

新娘挽着议员的手臂从教堂走廊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像一只美丽的大猫一样款款移动。这时罗达开始哭起来，她回想起华伦的幼年时代，回想起自己的婚礼、其他人的婚礼，回想起曾经要求和她结婚的那些年

轻人，也回想起她自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母亲养了一个娃娃，如今他已长成这么漂亮的新郎了。所有这些思潮都一起涌上她的心头。她低下戴着一顶漂亮帽子的头，掏出手帕。一刹那间，她忘记了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忧郁的犹太姑娘，甚至也忘记了坐在后三排，比别人高出一头的巴穆·柯比。当维克多·亨利温柔地握着她的手时，她紧紧抓住，把它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他们养了多好看的一对儿子，双双站在那里！

帕格站了起来，背稍向前弯着，几乎是立正姿势。他的脸色阴沉、严峻，他在惊叹自己年华消逝之快，再次感到对华伦想得的确太少了，而他以前是有意克制自己不去思念他，因为他对华伦抱有非常大的希望。

拜伦站在哥哥旁边，觉得许多双眼睛都在打量和比较他们两人。华伦的军服以及教堂里其他人穿的军服使他感到有点儿窘。在拜伦看来，他穿的那套过于讲究线条的意大利服装，在华伦穿的剪裁自然的白色制服的对比下，似乎又软又轻佻，很像妇女的服装。

当杰妮丝揭开面纱准备接吻时，她和华伦相互深情地看了一眼，露出那种心照不宣的亲密有趣的样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

“还不是照样站着，天晓得怎么还站得住，你这个坏家伙。”

牧师满面笑容地看着他们，于是他们拥抱，接吻，笑了起来。他们就这样在教堂里相互搂抱着，刚才在逗趣中所影射的那件战争促成的好事将使他们终生难忘，而任何局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距离拉古秋家只有几百码远的海滨俱乐部门前排满了小汽车，兴高采烈的人群不断地拥入那个张着布篷的门口，去赴婚宴。

“我敢说，我一定是彭萨科拉唯一的犹太人。”娜塔丽说。她挽着拜伦的胳膊，稍微落在后面一点儿。“当我穿过那道门时，别人就会敲起锣来的。”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还不至于吧。”能让他大笑，她很高兴。“也许不至于，可是我确实认为，在华沙时如果有一面墙倒塌下来把我砸死，反而会使你母亲更高兴一点儿。”

这时候，罗达在他们后面五六步远的地方，正在回答她的一个从华盛顿来的表亲的话，那个表亲说拜伦的女朋友容貌很惊人。罗达说：“的确很惊人，真有意思，她差不多像一个亚美尼亚人或是阿拉伯人。拜伦是在意大利遇到她的。”

拜伦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紧紧拉着娜塔丽从这屋转到那屋，向参加婚礼的人一一介绍。“别说我是你的未婚妻，”娜塔丽事先就这样命令他，“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可别提。”她见到亨利上校的父亲，一个工程师，本来从事木材业，现已退休，个子很小，身子很直，满脸皱纹，一头厚厚的白发。他是从加利福尼亚州赶来的，看上去好像操劳了一生。她也见到亨利上校的胖得出奇的兄弟，他在西雅图经营冷炊生

意。她还见到其他亨利家族的人以及许多罗达娘家——华盛顿格罗佛家的人。从华盛顿来的亲戚从服装、举止到言谈都显得很特殊，不仅和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人们不同，甚至和拉古秋在彭萨科拉的朋友也很不同，相形之下，后者似乎都俗里俗气。

杰妮丝和华伦走过来，待了一会儿，开开玩笑，吃点儿喝点儿，然后跳舞。他们和大家一一握过手之后，便不见了。由于他们时间有限，谁也不会责怪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急于去享受他们新婚的快乐。

华伦邀请娜塔丽共舞。他们进入舞池后，他立刻说：“今天早上我告诉拜伦说，我是赞成你的，虽然当时还没看见你本人。”

“你常常这样盲目冒险吗？一个飞行员应该更谨慎一些。”

“我了解你在华沙的举动，这就足够了。”

“你让我高兴起来，我在这里一直觉得非常别扭。”

“不必要，杰妮丝和我一样，也赞成你。认识你之后，拜伦似乎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华伦说，“他有许多长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使他发挥他的长处。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有个姑娘能够使他开窍，我现在认为你就是这个姑娘。”

罗达·亨利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她叫他们去坐到靠窗的那张大桌上，和家里人团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儿酒，她对娜塔丽的态度亲切了一些。在这张桌子上，拉古秋正在得意地使用他本人惯用的词句说，总统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这“在政治上是歇斯底里的，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在工业上是难以想象的”。就连德国空军总共也不到一万架飞机，而且它没有任何一架轰炸机能飞到苏格兰那样远的地方，更别说飞越大西洋了。十亿美元！主张军事干预的报刊正在那里大吹大擂，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国会的辩论能够再继续一个星期，这笔拨款要求就吹了。“在我们和欧洲之间，有三千英里非常好的绿色海洋，”他说，“这对我们来讲，比五十万架飞机还保险。罗斯福急急忙忙要求生产更多的飞机，其实是为了送给英国和法国。但是，他从来不肯站出来这么说，我们这位无所畏惧的总统就是有点儿不那么坦率。”

“那么，你愿意看着英国和法国垮台？”帕格·亨利说。

“人们总是这样提问。”拉古秋说，“你应该问我，我究竟愿不愿意把三百万美国青年送到海外去和德国人作战，以维持欧洲的现状，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一点永远也不要忘记。”

巴穆·柯比插进来说：“议员先生，可是英国海军正在不要分文地维持我们的现状呢。如果纳粹把英国海军搞到手，希特勒的手就可以伸到彭萨科拉海湾来。”

拉古秋逗笑地说：“对了，我可以设想‘罗得尼’号和‘纳尔逊’号飘着卅字旗来到这里，向我们这个可怜古老的古老的海滨俱乐部开炮。”

他这句话引起了围桌而坐的各种类型的姻戚们的哈哈大笑。罗达说：“想的可真有趣。”

维克多·亨利说：“他们要来的不是这个地方。”

“他们根本就不会来，”拉古秋说，“这是《纽约时报》的论调。如果英国人陷入困境，他们就会把丘吉尔赶下台，向德国妥协。但是，只要他们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可以让罗斯福政府、英国的同情者以及纽约的犹太人去帮助他们，他们自然会坚持下去。”

“我是丹佛人，”柯比说，“我祖籍爱尔兰。”当拉古秋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和维克多·亨利看了娜塔丽一眼。

“可是，错误是有传染性的，”这位议员非常温和地说，“并且是不分国界的。”

他们吃着火鸡、烤牛排，喝着香槟酒，轻松地谈着战争，旁边是一扇宽大的赏景窗，窗外可以看见海滨的阳伞、白色的沙滩和倾斜的帆船，这种情景使娜塔丽非常恼火。拉古秋最后一句话刺了她一下，她大声说：“我到过华沙，当时这座城市正遭到围困。”

拉古秋镇定地说：“对，你们是在那儿，你和拜伦两人。情况很坏，是不是？”

“德国人连续三个星期轰炸一座未设防的城市。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医院，只留下一所，就是我为之工作的那所。受伤的人像木料一样堆积在入口处的门廊上。在一家医院里，许多孕妇被烧死。”

在喧闹的宴会上，只有这张桌子一时鸦雀无声。这位议员用两根手指捏着一只空香槟酒杯转来转去：“这类事情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就没有断过，我亲爱的，这正是我希望美国人民免于遭受的事。”

“我昨天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戴着钢边眼镜的脸长得很有趣的男人一面说，一面笑，“艾培和他一家人开车到迈阿密去，走到坦帕，汽车没有汽油了，于是他们开到加油站。站上的服务员问他：‘油 (4) ？’老艾培说：‘犹太人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加不得油？’”

这个有趣的人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大笑。娜塔丽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想缓和一下谈话中出现的这种认真的气氛。她很高兴看到拜伦这时候来找她跳舞，使她能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吗？我不想跳舞。”

“好，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坐在平台的矮墙上，旁边就是通向白色沙滩的楼梯，离那扇赏景窗不远。拉古秋仍在窗子后面发表着议论，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挥舞着一只胳膊。

拜伦身体向前弯着，胳膊肘放在膝上，两手手指紧扣在一起。“亲爱的，我想我就在这里参加了。我索性今天或明天就乘飞机到新伦敦去做体格检查，以便——你怎么啦？”

她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没什么，说下去吧。你刚才说要乘飞机去新伦敦。”

“你同意我才去。从现在起，凡不是我们俩一致同意的事，我都不干，而且永远如此。”

“好的。”

“我去做体格检查。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定一个已婚的申请者仍有机会入学，而且被录取后，他还可以有时间和妻子在一起，这样就解决了咱们婚后的头几个月——也许第一年的问题。我最后会分配到一个潜艇基地去。等我实习完了，你也可以来，就像杰妮丝那样，我们大家可能最后都在珍珠港相聚。夏威夷有一所大学，你甚至可以在那里教书。”

“我的上帝，你可绞尽了脑汁想出这些吧，是不是？”

维克多·亨利从门里出来，走到平台上。拜伦仰起头来，冷淡而疏远地说：“找我吗？”

“对，我知道你要开车送梅德琳去机场，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一下。我刚和华盛顿联系过，我得赶回去。你母亲仍留在这里。”

“飞机几点起飞？”娜塔丽说。

“一点四十。”

“你借点儿钱给我好吗？”她对拜伦说，“我也想乘这架飞机去华盛顿。”

帕格说：“哦？很高兴和你同行。”说完，又回到俱乐部里去了。

“你要到华盛顿去！”拜伦说，“去那里干什么？去大声疾呼什么吗？”

她用手掌托着拜伦的脸。“是为了埃伦·杰斯特罗叔叔的国籍问题，趁你去新伦敦的时候，我可以办一下这件事。我的上帝，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好像挨了一枪似的。”

“你说错了，我给你买飞机票的钱。”

“拜伦，听我说，我的确非去那里不可。而且要是先往南飞到迈阿密，然后再马上折回华盛顿，那显然是胡来，你明白吗？最多一两天就回来。”

“我说我给你飞机票钱。”

娜塔丽深深叹了一口气：“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给你看埃伦的信。他叫我找莱斯里·斯鲁特谈谈他的护照问题，他开始为这件事感到忧虑了。”她打开钱包。

“拿信干什么？”拜伦直直地站着，“我相信你。”

尽管帕格再三说新郎时间很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华伦还是坚持要到机场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华伦一再地这

样说，罗达和杰妮丝也卷入这场辩论，结果是亨利一家加上新娘和娜塔丽全都塞进拉古秋的凯迪拉克牌大轿车。

罗达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和几只酒杯。“我们这个家让这场倒霉愚蠢的战争弄得七零八落。”她说，并且把酒杯传给大家，这时拜伦正在发动汽车，“这是经过多少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聚会在一起吧？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我说，既然是一次短时间的团聚，就应该快快活活。谁唱点儿什么？”

于是，在凯迪拉克牌轿车开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唱起《喇叭裤》《她头上系了一条黄丝带》《我有六便士》和《友谊地久天长》。娜塔丽挤在罗达和梅德琳中间，想和大家一起唱，可是她只会唱《友谊地久天长》这一支歌。罗达把一只杯子硬塞给她，并且斟得满满的，酒的泡沫都流到姑娘的手指上了。“哎呀，对不起，亲爱的。还好，幸亏你的衣服是黑色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擦娜塔丽膝盖上的衣服。当汽车驶进机场入口时，他们正唱着一支娜塔丽从来没听到过的歌，这是帕格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已经成为他们家最爱唱的歌：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

罗达·亨利用香槟酒浸湿的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华伦的婚礼非常令人满意，她这是因为幸福而流出眼泪。

- (1) 美国士兵使用的一种衣帽箱，扁长、带锁，适宜放在兵营铺位下面。
- (2) 指希特勒。
- (3) 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
- (4) 原文“油”(juice)与“犹太人”(Jews)谐音。

第二部 帕米拉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

第二十七章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〇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到一九四〇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是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着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其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的俯冲轰炸机袭击下像花瓶中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总理突然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支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史末资^①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在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英雄，当时却被看成各

种各样的人物：爱唱高调但常犯错误的人、摇摆不定的政客、有几分才气的演说家、轻率的装腔作势者、写有大量著作但文风古老的多产作家，以及贩卖战争的酒徒。他的大半生在处理英国公务中度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滑稽的、能干的有时又是荒谬的人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人民的信任。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而战争还未结束，人民又把他免了职⁽²⁾。但是，他在执政时，掌握了希特勒的本性，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下去，并迫使他向整个世界进攻。这是德国病态的梦想。他的想法是：或是统治或是毁灭，或是夺取霸权或是一败涂地。丘吉尔了解他自己的人，也了解战略形势，用他的讲话启发英国人民接受他的远见。他采取了果断的、英明的但不太侠义的行动，保留了二十五支中队不参与败局已定的法国战役。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它在漫长的五年之后，以希特勒的自杀和纳粹德国的覆灭而告终。这一切功绩使得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拯救国家，甚至也许是拯救文明的极少数救世主的行列。

在法国和低地国家⁽³⁾被占领，德国人来到英吉利海峡之后，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航程之内了。在一九四〇年，美国不存在遭到空袭的危险，但是德国人不断地在欧洲推进，加上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给美国未来的安全带来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更大的、效能更高的新飞机正在大洋彼岸敌机飞不到的安全地带生产的时候，如果向英国人出售军用飞机能够使他们继续击落德国飞机、杀死德国飞行员和摧毁德国制造轰炸机的工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些陈旧的飞机出售给英国，使它们在保卫美国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国会、报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想帮助英国人，但是他要考虑美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声音：不行！尽管丘吉尔具有战时国家领袖的权力，但他没有派飞机到法国，因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飞机。罗斯福掌管着一个富裕的、土地辽阔的和平国家，这个国家同情盟国，但是一架飞机也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如果卖飞机给英国，就有可能遭到弹劾。

维克多·亨利看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大吃一惊。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条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像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瘦削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这个残废人正在观赏一幅支在椅子上的画。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维克多·亨利和他很熟。他是仍然活着的老资格海军飞行员之一，个子又瘦又小，面容枯槁，嘴唇薄得像纸，红红的脸带着伤疤，两道白眉毛拧在一起，样子很凶。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维克多·亨利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虽然这间椭圆形书房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一定认识亨利上校吧，将军？他的孩子在彭萨科拉刚刚佩戴上飞行员的肩章。这幅画怎么样，帕格，你喜欢吗？”

在那精致的沉重的金色画框里，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

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暗淡无光的月亮。“这幅画很不错，总统先生，我当然是一个海景迷。”

“我也是，可是你看得出来没有，他把船上的索具画错了。”总统准确地指出错误之处，对自己的内行颇为得意。“现在你觉得它怎么样，帕格？这个画家需要做的不过是画出一艘正在行驶的军舰——这是他的全部任务——可是他居然把索具画错了！只要稍有机会，人们什么样的错事都做得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个东西不能挂在这里。”

刚才这半天，将军一直皱着眉头，好像这是用来对准维克多·亨利的武器。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在军械局曾为给新建的航空母舰加防护装甲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亨利虽然职位低，但是由于他懂得冶金学，最后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总统现在已经把轮椅转离那幅画，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那只形如舵轮的银钟。“将军，怎么样？让不让帕格·亨利去干那件小事？他行吗？”

“要是你分配帕格·亨利去画一艘有横帆装置的船，总统先生，”将军回答说，鼻音很重，看了帕格一眼，样子不很友好，“你可能认不出他画的是是什么，但是索具他是不会画错的。我说过，最好是挑选一个海军飞行员，那要合理得多，总统先生。不过——”他做了个手势，把手往上一翻，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总统说：“所有这些我们都谈过了。帕格，我想你已经找到能够胜任的人替你照料柏林那个摊子了？”

“是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看了将军一眼，实际上是下了一道命令。将军从睡椅上拿起他的白帽子，说：“亨利，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好的，先生。”

书房里只有维克多·亨利和美国总统两人。罗斯福叹了一口气，用手向后抚平他那薄薄一层蓬乱的灰白头发，把轮椅转到他的办公桌旁边。维克多·亨利现在才注意到，总统使用的并不是一般病人坐的那种轮椅，而是一种特殊的齿轮装置，有点儿像厨房的椅子加上轮子，罗斯福上去下来非常方便。“哎呀，太阳已经下山了，这里还是这么酷热。”罗斯福讲话的声音突然显得疲倦了，他正在批阅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到了该喝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喝点儿马提尼酒好吗？我配的马提尼酒一般还可以。”

“再好不过了，总统先生。”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头发灰白、个子很高、穿灰色斜纹布上衣的黑人走了进来，熟练地从各个公文匣里把文件和公文夹收拾起来。这时，罗斯福从身上各个口袋里掏出皱成一团的文件，用铅笔迅速地在某些文件上批几个字，把它们戳在一枚长钉上，把另一些文件扔进了公文匣。“咱们走吧。”他对那个用人说，“你也来，帕格。”

穿过一道长厅，乘上电梯，又穿过一道长厅，一路上总统都在批阅

文件，并迅速地加上批示，同时衔着烟嘴，喷着烟。热爱工作，这是很明显的，尽管由于劳累而出现了深重的紫色眼窝，尽管有时咳嗽得很厉害。他们来到一间不很讲究的小起居室，墙上挂着各种海上风景画。“那幅画挂在这里也不行，”总统说，“应该把它送到地下室去。”他把所有文件都交给用人，用人把一个镀铬的四轮酒柜推到轮椅旁边，就出去了。

“婚礼怎么样，帕格？你的孩子娶到了一位漂亮的新娘子吧？”总统一面像一个药剂师似的在调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一面很健谈地、很亲切地问，虽然语气稍稍带点儿傲慢。亨利心想，可能是因为他那种有教养的语调听起来让人感到有点儿居高临下，而实际上他是无意识的。罗斯福想了解一下拉古秋家的情况。当维克多·亨利向他讲述自己和这位议员争论的情况时，他苦笑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障碍，而艾克·拉古秋是一个聪明人，其他有些人则是执拗顽固的蠢人。拉古秋要是进入参院，我们可真要麻烦了。”

一个穿蓝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女人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只小黑狗。“来得正好！你好，小狗！”总统大声说。这只苏格兰小狗马上跑到他面前，把脚爪搭在轮椅上，罗斯福用手在它头上搔痒。“这就是有名的帕格·亨利，亲爱的。”

“哦？很高兴见到你。”罗斯福夫人看上去有些憔悴，但很精神，是一个很有派头、相当难看的中年妇女，皮肤细腻，一头浓黑的柔发，笑起来温柔可爱，虽然牙齿向外突出（在所有漫画中都特别突出这一点）。她紧紧地和他握手，并以一个海军军官所具有的那种机敏冷静的眼光打量着帕格。

“特工部门给我的狗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罗斯福说着，随手递给他的夫人一杯马提尼酒，“他们叫它‘告密人’，他们说它暴露了我的行踪。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只小黑苏格兰狗似的，是不是，法拉？”

“你对目前的战争局势有什么看法，上校？”罗斯福夫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拿着酒杯的手放在膝上。

“情况很不好，夫人，这是很明显的。”

罗斯福说：“出乎你的意料？”

帕格沉吟了一会儿，回答说：“总统先生，在柏林，他们非常肯定西线战役的时间将会很短，早在一月就把和政府签订的军需合同规定在七月一日到期。他们认为到那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可以开始复员。”

罗斯福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过我，这件事非常有趣。”

罗斯福夫人说：“可是他们是否也遭受到战争苦难？”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从家家户户征收洋铁皮、铜和青铜的“元首诞辰献礼”运动，新闻纪录片里还拍摄了戈林把他和希特勒的半身铜像扔在堆积如山的锅、罐、壶、瓶、平底锅、铁器和洗衣盆上的镜头，还宣布如果征收人员胆敢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就一律处以死刑，并且提出“一户

一口平底锅，为元首捐献一万吨”的口号。他还谈到大雪覆盖的柏林，以及缺少燃料、食物配给、规定买一个好土豆必须搭配一个冻土豆等方面的情况。除了外国人和病人，在柏林叫出租汽车是违法的。从俄国进口的食物如果有的话，来得很慢，因此纳粹将印有俄文的纸拿来包装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黄油，以制造纳粹得到俄国支援的假象。所谓“战时啤酒”是唯一的饮料，实际上是蛇麻子加酒精，根本不能喝，但是柏林人就喝这种饮料。

“他们还有一种‘战时肥皂’，”帕格说，“当你乘上一列拥挤的德国火车，你根本闻不到使用过肥皂的气味。”

罗斯福禁不住大笑起来：“德国人更加成熟了，是不是？‘战时肥皂’！我喜欢这个词。”

帕格讲到柏林流传的一些笑话。作为加紧战时努力的一个方面，元首宣布只能怀胎三个月。希特勒和戈林有一次路过被征服的波兰，在路边的一座小教堂里停留了一会儿。希特勒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他是否认为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将如此。“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戈林说，“等到我们完蛋时，德国已经没有木头或铁了。”

罗斯福听了这些笑话，咯咯大笑起来。他说，关于他自己也有一些笑话在流传，挖苦的程度还要厉害得多。他很有兴趣地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希特勒在凯琳别墅接见时的神情姿势的问题。

罗斯福夫人以尖锐、严肃的声调插嘴说：“上校，你是否认为希特勒先生是一个疯子？”

“夫人，他把中欧的历史有条有理地讲出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讲得如此清楚。他是临时想起来讲的，就像随便漫谈那样。你可以认为他的看法完全荒谬可笑，但是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手表一样，嘀嗒嘀嗒运转得很好。”

“或者说像定时炸弹一样。”总统说。

听到总统这个明快、厉害的玩笑，帕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马提尼酒太好了，总统先生，喝的好像不是酒，倒像是一片清凉的云雾。”

罗斯福听了很高兴，得意扬扬地把眉毛一扬：“你把马提尼酒描绘得到了家啦！谢谢你！”

“你使得他一晚上都很高兴。”罗斯福夫人说。

罗斯福说：“我亲爱的，就是共和党人也承认，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我是一个很好的酒吧间掌柜。”

这个玩笑并不十分好笑，但由于出自总统之口，帕格·亨利听了也就哈哈大笑起来。酒、舒适的房间、他妻子和狗的在场，再加上总统对自己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本事所感到的天真的喜悦，都使帕格感到非常安适自在。那只小黑狗最给人以家庭温暖的感觉，它坐在那里膜拜着半身不遂的总统，眼睛瞪得溜圆，不时伸出红舌头舔鼻子，或是把头转过来，好奇地看着帕格。

罗斯福啜着马提尼酒，坐在轮椅上的姿势仍像以前那样放松，但是在谈到工作时，他那身份高贵的语调不知不觉变得严肃了。他说：“如果法国崩溃了，帕格，你认为英国人能坚持下去吗？”

“我对英国人不太了解，总统先生。”

“你愿不愿意以海军观察员的身份到那里待上一段时期？可能是在你回到柏林一个多月以后。”

帕格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情确实像看上去那样愉快，他决定大胆问一下。“总统先生，我可不可以不回柏林？”

罗斯福不安地看了这位海军上校五秒或者十秒钟，咳嗽得很厉害。他的脸严肃起来，变成邮局和海军后勤站里悬挂的他的肖像所表现出的那种沉着而疲倦的样子。

“你要回去，帕格。”

“好的，好的，先生。”

“我知道你喜欢海上生涯，将来会让你到海上去当指挥官的。”

“好的，总统先生。”

“我很想知道你对伦敦的印象。”

“如果您希望我去伦敦的话，先生，我就去。”

“再来一杯马提尼好吗？”

“谢谢您，先生，我不喝了。”

“现在存在着帮助英国人这个大问题，你明白吗，帕格？”总统把冰凉的配酒器摇得嘎啦嘎啦响，然后斟起酒来。“如果我们给他们驱逐舰和飞机，这些东西将来可能被德国人用来打咱们，那还不如不给。”

罗斯福夫人用银铃般的声音说：“富兰克林，你知道你会帮助英国人的。”

总统笑了，用手抚摸着苏格兰狗的脑袋。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扬扬自得、莫测高深的神态，他建议购买盟国远洋邮船时就是这个神态——眉毛向上挑，眼睛也斜着看帕格，把嘴一撇。“这里的亨利上校还不知道呢，你将负责清除那些旧的、没有用的、多余的海军俯冲轰炸机。我们非常需要在那里来个大扫除！让许多多余的飞机塞满我们的训练站是毫无意义的，对不对，上校？太不整洁，有碍观瞻。”

“已经这么确定了吗？太好啦！”罗斯福夫人说。

“定了。很自然，飞行员们不要‘黑鞋’来办这件事。”罗斯福故意用了这个俚语，觉得很开心，“因此，很自然，我偏要挑这么个人来办。飞行员们拧成一股绳，紧紧攥住飞机不放，帕格就是要掰开他们的手。当然，如果话传出去，我就完了。那样就解决了蝉联的问题，是不是？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帕格？你认为白宫的这个主人会不会打破乔治·

华盛顿的规定，去争取连任三届总统呢？似乎谁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维克多·亨利说：“先生，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后四年中，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司令。”

罗斯福表情多变的发红的脸再次显出严肃和疲倦的样子，他开始咳嗽，看了他妻子一眼。他按了一下电铃。“需要一个人民不感到厌烦的人，帕格。一个政治家过一阵子就不再受欢迎了，正像一个演出时间太久的演员一样，好感消失了，他失去了观众。”一个穿蓝色制服、佩戴着金肩章的海军上尉出现在门口，罗斯福伸出手向维克多·亨利告别。“萨姆纳·威尔斯那件事没产生任何结果，帕格，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已经做了努力，你起了很大作用。”

“是的，是的，总统先生。”

“很明显，希特勒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威尔斯所得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

“先生，他经常和大人物在一起，比我见得多。”

总统的疲倦的眼睛里露出奇特的光芒，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很快就消失了。“再见，帕格。”

轰隆几声雷响，漆黑的天空哗啦啦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在一个写着“记者室”三个字的拥挤的开着门的门道里等着雨停，一阵潮湿的凉风送来雨天的花草气息。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亨利，你的肩章上又多了一条杠了！”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穿着笔挺的绿色斜纹呢衣服，倚着一根手杖，他那留着胡子的面孔，特别是鼻子周围和两颊，比以前更发紫了。他透过很厚的眼镜片，满面笑容地看着帕格。

“是你呀，塔茨伯利！”

“你怎么不在柏林了，老朋友？你那风度翩翩的夫人好吗？”正当他讲话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英国小轿车在大雨中开到出口处停下按喇叭。“那是帕米拉。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和我们一起不好吗？英国大使馆举行一场小型招待会，就是鸡尾酒这些东西什么的，你可以见到一些你应该认识的人。”

“没有邀请我。”

“我刚才就算邀请你了。怎么了，你不喜欢帕姆？她坐在那边的车里，来吧，一起去。”塔茨伯利用胳膊肘推着亨利，冒着雨走过去。

“我当然喜欢帕米拉。”做父亲的打开车门，把亨利推进车去，亨利挣扎着说了这么一句。

“帕姆，你看我在记者室外面把谁给抓来了！”

“哟，太好了！”她从驾驶盘上伸过一只手来紧握着帕格的手，很亲切地微笑着，好像他们在柏林分别后还不到一星期似的。她左手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小钻石戒指——从前她手上是什么也不戴的。“讲讲你家里人的情况吧。”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出白宫场地，由于刮雨器的刷刷响声和雨点的敲打声，她把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你的夫人好吗？你那个因在波兰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安全吗？”

“我的妻子很好，拜伦也很好，我跟你讲过跟他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吗？”

“好像没讲过。”

“她叫娜塔丽·杰斯特罗。”

“娜塔丽！娜塔丽·杰斯特罗？真的吗？”

“她说她认识你。”

帕米拉疑惑地瞟了亨利一眼。“哦，是的，好像她那时候要去看你们驻华沙大使馆的一个人——莱斯里·斯鲁特。”

“一点儿不错，她那会儿是去看斯鲁特这家伙。现在她和我儿子打算结婚，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哦，上帝保佑，娜塔丽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帕米拉说，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她不同寻常，聪明，好看，”帕米拉顿了顿，“有坚强意志力。”

“你是说她很不好对付。”帕格说，想起塔茨伯利曾用这个词形容帕米拉。

“她的确很可爱，而且比我要有条理十倍。”

“莱斯里·斯鲁特也来参加这次招待会。”塔茨伯利说。

“我知道，”帕米拉说，“菲尔·鲁尔告诉我了。”

谈话到此突然中断，冷静了片刻。车子遇到红灯，在下一个路口停下。帕米拉羞怯地伸出两根指头，摸了摸亨利白色军服上的肩章。“现在怎样称呼你好呢？准将？”

“上校，上校，”塔茨伯利从后面座位上发出低沉的声音，“四条美国杠杠，谁都懂。你讲话可要注意礼貌，这位仁兄正在成为这次战争的‘豪斯上校’⁽⁴⁾。”

“哦，你说得对，”帕格说，“你是说我将成为大使馆里的翻阅文件的公务员。这是动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更准确些，应该说是植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

帕米拉很熟练地开车穿过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拥挤的车

流。他们到达大使馆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黄昏的阳光从黑云下射出，照耀着盛开的粉红色的石南属花堤，也照耀着一排淋湿了的汽车和川流不息地走上台阶的客人。帕米拉这辆车飞快地到达和突然刹车使得几个华盛顿警察直朝它瞪眼，但也没说什么。

“很好，很好，暴风雨后出了太阳，”塔茨伯利说，“这对可怜的老英国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对不对？有什么消息吗，亨利？你在白宫听到什么特别新闻没有？听说德国人正拼命向海岸线进攻，是真的吗？电传打字机传来的消息说，德国人把法国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把盟国的战线切成两段。我在柏林和你说过，法国是不准备抵抗的。”

“听说他们准备在苏瓦松一带进行反攻。”帕格说。

塔茨伯利脸上做了个怪样，表示怀疑。他们进到里面，等待和主人握手的客人在下面排成一条长线，正沿着一道壮丽的楼梯向上走，他们也排在后面。塔茨伯利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荷兰这件事竟然没引起任何反应。世界只不过打了个哈欠，这说明二十五年以来人类倒退了多远。你想想看，在上一次大战时，强占比利时被看成是震撼世界的暴行。现在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人反正一点儿不知羞耻，反正非常野蛮。你知道，这反而成为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一方反倒丝毫不能像他们那样自由行动。”

在铺着红地毯的宽阔的楼梯顶端，今晚的主宾（一个面孔干瘦而红润、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剪裁非常合体的双排扣、大翻领的黑色外衣）和大使一起站在国王和王后的巨幅画像下面跟客人们握手，他心情紧张，不时地老要去摸摸他那卷曲的金色头发。

“你好，帕姆。你好，韬基。”他说。

“勃纳·沃克勋爵，维克多·亨利上校。”塔茨伯利说。帕米拉继续往前走，消失在人群中了。

邓肯·勃纳·沃克向帕格伸出他那看上去很软但实际上很硬的手，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抚平他的头发。

“勃纳·沃克来这里是为了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当作废铁的旧飞机扔在那里，可以让他捡一些回去。”塔茨伯利说。

“是的，出最高价钱。”这个面色红润的男人说，稍微对这个美国人笑了笑，很快转过去跟别人握手。

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和帕格一起穿过两大间烟雾腾腾的客厅，把他介绍给许多客人。在第二间屋里，一对对男女随着三位乐师奏出的声音微弱的音乐在一个角落里跳舞。参加招待会的女人打扮得非常入时，有些很漂亮，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很快乐。维克多·亨利想到战争消息，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协调。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塔茨伯利。

“可是，亨利，你要知道，整天愁眉苦脸杀不死一个德国人，和美国人交朋友倒可能有点儿帮助。帕姆到哪里去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我站

了好几个小时啦。”

他们看见帕米拉和莱斯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喝酒。娜塔丽仍然穿着那身黑色衣服，据帕格所知，她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来华盛顿的，除了一只蓝皮包外，没带任何行李。她面色憔悴地朝他笑了笑，说：“狭小的世界。”

帕米拉对她父亲说：“爸爸，这就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跟亨利上校的儿子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位姑娘。”

斯鲁特站起来，一面跟塔茨伯利握手，一面说：“韬基，也许你可以回答我们争论的问题。你认为意大利现在参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还不会，墨索里尼要等到法国差不多完全停止呼吸时才会参战。你问这个干什么？”

娜塔丽说：“我有一个年老的叔叔在锡耶纳，得有个人去把他接回来，家里没有别人，只有我来办这件事。”

斯鲁特说：“我跟你说过，埃伦·杰斯特罗自己完全有能力离开那里。”

“埃伦·杰斯特罗？”塔茨伯利以询问的腔调说，“《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是你的叔叔？怎么回事？”

“你跟我跳舞好吗？”帕米拉对帕格说，很快站了起来。

“当然好。”他知道她很不喜欢跳舞，所以有点儿困惑不解，但是他还是握着她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朝乐师那边舞去。

当他用手搂着她的腰时，她说：“谢谢你，刚才菲尔·鲁尔正朝这张桌子走来，我讨厌他。”

“谁是菲尔·鲁尔？”

“哦——很长一段时期，他是我生活圈里的那个人。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在巴黎遇到他，他当时和莱斯里·斯鲁特住一屋。他也在牛津大学待过，当时莱斯里是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菲尔现在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但也是一个坏蛋。他们两人很相像，一对十足的浪荡公子。”

“真的？我还以为斯鲁特是有头脑、沉着的那种人。”

帕米拉抿起薄薄的嘴唇一笑。“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人吗？这些家伙，他们的灵魂像压力锅一样包得紧紧的。”他们沉默地跳了一会儿，她的舞步仍像以前一样笨拙。她很高兴地说：“我已经订婚了。”

“我注意到你手上的戒指了。”

“幸亏我没等你那个海军飞行员儿子，对不对？”

“你没有向我做过任何表示，不然的话，我本来可以促成一下的。”

帕米拉笑起来了。“如果是那样，现在就会完全不同了。娜塔丽真的要嫁给你另一个儿子，是吗？好了，两个待娶的亨利都已经有了归宿。我采取行动还算很及时。”

“你那位是做什么的，帕米拉？”

“怎么说呢，台德这个人很难形容。他叫台德·伽拉德，出身于北安普敦郡的一个世家。他很好看，温柔得像一只羔羊，有点儿疯狂。他本来是一名演员，可是干了没多久就参加了皇家空军。他才二十九岁，可作为飞行员就显得太老了，他现在随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在法国作战。”

又沉默了一会儿，帕格说：“我想你大概不喜欢跳舞，特别是不喜欢和美国人跳舞。”

“我的确不喜欢跳舞，可是跟你跳倒很从容，你也不那么苛求。年轻人现在跳一种‘颠舞’，简直是发疯。有一次，他们抓住我跳，差不多把我的牙齿都颠松了。”

“我的舞步是标准的一九一四年式的。”

“可能我的也是，或者说也应该是。哎呀，糟了，”她说，这时音乐速度变了，有些青年男女开始一上一下地跳起来，“这回就是‘颠舞’了！”

他们离开舞池，走到休息室，在一张紫色软绒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面挂着一幅颜色鲜艳但画得不好的玛丽王后画像。帕米拉要了一支烟，抽了几口，一只胳膊放在膝上。她穿的古铜色花边的衣服剪裁得很低，露出一小片光滑而白皙的胸脯。在“不来梅”号大邮轮上时，她的头发梳向后面，结成一个厚厚的发髻，现在则波浪似的披在肩上，褐色而有光泽。

“我非常想回国参加空军妇女辅助队。”他没有作声。她把头转过来：“你的意见怎样？”

“我？我赞成。”

“真的？这可是十足的不忠，是不是？韬基在这里为英国做着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可以另外找一个秘书，你那位幸运的皇家空军人员在那里呢。”

她听到“幸运的”这三个字时，脸就红了。“不那么简单。韬基的眼睛看久了会感到酸痛，他喜欢口授和别人念给他听。他办公时也很特别，还在澡盆里工作等等。”

“那只好让他稍微改一下这些怪毛病了。”

“可是，把他扔在这里不管，这样做好吗？”

“他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儿子。”

帕米拉的眼睛闪闪放光，她看了他一眼。“可是，我要是真的这样做，塔茨伯利就要有一两个星期变成‘李尔王’——‘一个负心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要多么使人痛入骨髓！’虽然如此，但是我想爸爸会觉得自

己扮演这个角色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咱们现在该回到他那里去了，亨利上校。”

他们站起来，向那间大客厅走去时，他说：“为什么不叫我帕格？认识我的人就这么称呼我。”

“知道，我听到过你妻子这样称呼你。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在海军学校时，凡是姓亨利的一般都被称作帕特里克，就像姓罗兹的都被称作杜斯特一样。但是，在高班里已经有一个帕特里克·亨利了，我当时是一年级的拳击手，因此我就得到了‘帕格’这个标签。”

“你会打拳？”她打量着他的肩膀和胳膊，“现在还打吗？”

他咧嘴笑了：“太累人，现在有空的时候我就打打网球。”

“哦？我网球也还可以。”

“那太好了，如果我去伦敦，也许我们可以打一局。”

“你是要——”她犹疑了一下，“你有可能来伦敦吗？”

“并不是不可能。看见他们了，在那边。”帕格说，“天哪，屋子里这么乱糟糟。”

“娜塔丽似乎心情不好。”帕米拉说。

帕格说：“她刚死了父亲。”

“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她越长越漂亮了，这可是真的，肯定要嫁给你儿子了，是吗？”

“看来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你可以给我出点儿主意。我觉得对他来讲，她年岁太大了，人也太机灵，除了他们两人疯狂地相爱这一点之外，差不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之处。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条件，但不能单凭这一点。”

“也可能不会成功，说不定以后还会发生很多问题。”帕米拉说。

“你还从来没见过拜伦，如果你看见他，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他确实还是一个娃娃。”

她很调皮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拍了他胳膊一下：“你在这个问题上讲话真像一个做父亲的。”

塔茨伯利和斯鲁特正在激烈地争论着，娜塔丽在一边忧郁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根本就没说他欠着英国什么，这不是争论的中心。”塔茨伯利说，把空杯用力往桌上一放，“作为美国人民的领袖，他有责任向人民敲响警钟，叫他们开足马力，如果想要他们避免一场灾祸的话。”

“他不是芝加哥做了那篇关于隔离的演讲吗？”斯鲁特说，“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有人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现在仍然在努力用行动来洗刷他自己。一个领袖不能一个劲儿往前跑，一拐弯就不见了。人民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感还未消除，而现在，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愚蠢政策，又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现在不是唱《到那边去》⁽⁵⁾的时候了，韬基，再唱那个已经不管用了。”

“在罗斯福等待时机的时候，”塔茨伯利说，“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半个世界。帕米拉，好孩子，给我再拿杯酒来，我的腿疼得厉害。”

“好的。”帕米拉很听话地走向酒柜。

塔茨伯利转过来对亨利说：“你了解纳粹，你说，罗斯福经得起这么等下去吗？”

“他除了等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几个月以前，在向你们出售枪炮的问题上，他遭到国会的反对。”

“几个月以前，”塔茨伯利说，“希特勒还没有占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还没有出现和你们隔水相望的局面。”

“这水面可是宽得很。”帕格说。

斯鲁特像一个教授那样，用一只手的一根指头慢慢敲打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韬基，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基本问题。旧的政权根本不能适应工业的时代，它们就像死的文字和脱下来的皮一样，是僵死的东西。欧洲开始动起来，先是用多次的大屠杀——这是欧洲解决问题惯用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回事——然后用左的或右的暴虐行为来取代这些古老政权。法国简直已经僵化和腐烂了。英国一方面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仍然像过去一样，轻松地愉快地过着他们那种贵族老爷式的寻欢作乐的生活。与此同时，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他使得美国成为唯一具有生命力的现代自由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用一场和平革命把马克思的学说掏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要到二〇〇〇年，他们才会著书论述这个问题。正因如此，美国是自由人类的后备力量。罗斯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行动缓慢持重。美国是最后的可以动用的后备力量，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

塔茨伯利拼命皱蹙着他那粗眉大眼的脸，表示不同意。“等等，等等，等一等。首先，‘新政’中没有任何一项出自这个伟大的革命头脑，新的思想是在政府更换时随着新人流入华盛顿的，而且都是派生的思想，大部分是从我们这些腐朽的、过着寻欢作乐生活的人那里搬来的。在社会立法方面，我们远远走在你们前头——啊，谢谢你，帕姆！还有，行动的缓慢持重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治方针，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一段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跟德国作战，那么我们会一个个地分别倒下去。这对于英语国家来讲，是非常愚蠢的下场。”

“我们买了戏票，你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斯鲁特说着，站了起来，并把一只手伸给娜塔丽，她也站了起来。“我们到爱斯加戈餐厅去。”

“谢谢你，我们一会儿和勃纳·沃克勋爵一起吃饭，并且希望把帕格·

亨利也骗了去。”

斯鲁特请娜塔丽吃了一顿华盛顿最丰盛的晚餐，还喝了香槟酒，又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喜歌剧，然后把她带回他住的公寓，怀着侥幸的心理。他抱着一般男人所习惯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切顺利，他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夺回来。她曾经一度像奴隶般地崇拜他，这样一种感情怎么可能消失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自己的又一个虏获物，他一直为自己计划着一桩审慎的婚姻，花天酒地玩够之后，在三十多岁时娶一位富裕的或出身名门望族的姑娘做妻子。现在娜塔丽·杰斯特罗引起了他的狂热，他早把一切审慎的打算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莱斯里·斯鲁特在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迫切地需要过任何东西，除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她现在这种忧郁的神情和瘦弱的样子，特别具有诱惑力。他非常乐意和她结婚，或是做任何事，只要能把她夺回来。

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上帝，差一刻一点了，戏真长，喝点儿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要去纽约的几家法院到处查找埃伦的证件呢，我最好早点儿睡觉。”

“让我再看看他的信，娜塔丽，你去配两杯酒。”

“好吧。”

斯鲁特把鞋、上衣和领带都脱掉，躺到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戴上黑边眼镜，然后仔细看起信来。他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书——厚厚的绿皮政府法令索编——一面喝酒，一面看。在沉默中，只听见两只酒杯里的冰块碰撞的声音。

“过来。”他说。

灯光下，娜塔丽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斯鲁特拿着一本书，指给她看国务院关于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归化公民的规定。这类归化公民丧失了美国国籍，但是书中列举了七种例外，其中有些似乎符合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如居住国外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再如本人年龄超过六十岁，已经退休，在国外居住期间和美国保持联系。

“埃伦有两个问题比较麻烦。”斯鲁特说，“首先，关于他父亲的归化问题，有一点是含混不清的。如果埃伦当时已经成年，哪怕过了一星期或者一天，那么从法律上讲，他就不算是美国人，而且从来就不算是美国人。即便他那时候是美国人，他也还有这个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我曾经跟他讲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劝他应该回美国住上几个月，因为自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许多护照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麻烦，这类事我见的实在太多了。”斯鲁特拿着酒杯走进他的小厨房，又配了点儿酒，随后又继续说：“埃伦简直是一个糊涂虫。但是，这样的人远不止他一个，美国人对自己国籍的不关心和糊涂，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在华沙，每个星期都有十几起这种麻烦事发生。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务卿跟罗马领事馆打个招呼。招呼打到了，埃伦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穿着袜子走到睡椅那里，递给她一杯酒，坐在她旁

边。“但是，打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任何技术性的问题，不论问题多么小，我都连想都不敢想。欧洲来的这类案件堆积如山，可能埃伦还得等上一年半。因此，我认为你到布朗克斯区各法院去查找有关他的侨民登记和他父亲归化的记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还不需要这样做。埃伦究竟还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我希望国务卿看到这些漫不经心的教授所干的蠢事时会觉得好笑，摇摇头，然后给罗马写一封信。明天早上我首先去办这件事，他是一个正派人，这事应该可以办到。”

娜塔丽瞪着眼看他。

他说：“怎么了？”

“哦，没什么。”这个姑娘一下子喝下半杯酒，“结识一个与重要人物相识的人的确有好处，对不对？可是，我如果要在华盛顿待到周末，就得找家旅馆住，莱斯里，今晚住这里，以后可不行，就连今晚我都觉得挺别扭。也许还有几家旅馆可以再问问。”

“去问吧。我已经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啦，五月份在华盛顿住旅馆根本不可能，这里正在开四个大会。”

“如果拜伦知道，那可糟了。”

“难道他不相信我睡在长椅上？”

“如果他知道了，他只好这么相信。莱斯里，你想想办法，让我获得去意大利的许可，好吗？”

他把嘴闭得紧紧的，摇摇头。“我跟你说过，国务院正在劝美国人离开意大利呢。”

“可是我要是不去，埃伦就回不了国。”

“为什么？脚踝骨折又不是残废不能走路。”

“他就是不肯鼓起劲头离开那里。你知道他那脾气，他总是过一天算一天，磨磨蹭蹭，心存侥幸。”

斯鲁特耸耸肩，说：“我看你想到那里去并不是为了帮助埃伦，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躲开这里而已，娜塔丽。你要躲开这里，是因为你感到对你那个潜水艇男朋友很不理解，也因为你对失去父亲感到伤心。实际上，你现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你倒好像挺聪明！”娜塔丽砰地一下把还有一半酒的杯子放到桌上，“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斯鲁特，哪怕到女青年会去住，我也得走。但是，我会先给你准备好早点。你的鸡蛋仍然要煎成两面黄吗？”

“我的习惯没有多大改变，亲爱的。”

“晚安。”她使劲把卧室的门关上。

半小时后，斯鲁特穿着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浴衣，轻轻敲她的门。

“有事吗？”娜塔丽的声音倒还和善。

“开开门。”

她那涂着油膏、泛红的脸微微带着一点儿笑容，身上穿着她当天下午买的一件睡衣，外面罩着一件斯鲁特的宽松下垂的蓝色长袍。“怎么，又想起什么事了？”

“喝杯睡前酒好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也好，我一点儿都不困。”

莱斯里·斯鲁特愉快地哼着歌曲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拿来两杯很浓的威士忌苏打。娜塔丽坐在睡椅上，两臂交叉着，她的脸在灯光照耀下显得很鲜艳。

“谢谢。坐下，莱斯里，别踱来踱去的。你刚才挖苦拜伦的话是很卑鄙的。”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娜塔丽？”

“好吧，咱们就来谈谈事实。纳粹已经向外扩张，作为一个外交官，现在娶一个犹太老婆是不是比一年前更不需要考虑了？”

斯鲁特的愉快神色突然消失了。“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一点。”

“你不需要想到这一点。现在你听着，亲爱的，你可以给我喝浓烈的威士忌酒，可以在留声机上放《这不叫爱情》的唱片，或者干其他类似的事，可是你真正的意思是不是想要我邀请你进卧室？老实说，干这种事是很不体面的，我没有这种心情。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你讲话毫无顾忌，娜塔丽，你一向如此，一个姑娘这样，实在不高雅。”

“我第一次表示愿意嫁给你的时候，你也这样说过，亲爱的。”娜塔丽站了起来，呷着她的威士忌酒，“我的天，这酒可真厉害，你简直是一只狼！”她在找书。“有什么书可看？啊，格雷厄姆·沃拉斯，我就要看他的书，半小时以后我就会睡着了。”

他站在那里，把手放在她的双肩上：“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我要用一切办法把你夺回来。”

“那很好。莱斯里，我必须去意大利把埃伦接出来。真的，不骗你！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父亲，就在他死的那天，他还在为埃伦担心。也许这是一种很好笑的赎罪方式，可是我一定得把埃伦安全地接回来。”

“只要办得到，我一定给你办。”

“这么说就对头了，谢谢，晚安。”她轻轻吻了他一下，走进卧室，把门关上。虽然他又看了很长时间的书，又喝了点儿酒，但是没有再去敲门。

(1) 史末资（1870—1950），南非政治家、总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入英国战时内阁。丘吉尔称之为“英联邦的元老”。

(2) 1945年7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因而下台。

- (3) 指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三国。
- (4)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1858—1938），美国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威尔逊总统的特使。
-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赴欧作战的士兵所唱的军歌。

第二十八章

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正在跟一个身穿皇家空军蓝色制服的金发男人一起喝咖啡，他是勃纳-沃克勋爵。勋爵见了维克多·亨利，朝他点头微笑。他们曾一起跟塔茨伯利父女共进晚餐，那次晚餐很欢乐，历时很长，但勃纳-沃克只字没向帕格提起关于这次会见的事。

“早上好，亨利，我知道你认识这位空军准将。”海军将军冲着帕格皱了皱眉头。

“是的，先生。”

“那好，喝杯咖啡。”这位健壮的老人敏捷地站起来，离开办公桌，走到一张挂在墙上的美国地图面前。“让我们看一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的枯瘦的手指从彭萨科拉跳到圣路易斯，又跳到芝加哥，“我们有五十二架老式的侦察轰炸机，就是SBU-1和SBU-2，这些已经被宣布为剩余物资。我们想把这些飞机退回原制造厂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城的钱斯-沃特公司，去掉美国海军标记，拆掉特殊装备，然后由我们的英国朋友接收，把它们飞到一艘在哈利法克斯港口等待的航空母舰上。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海军将军朝着帕格严峻地皱起眉头：“这件事涉及中立法，这是一桩很微妙的勾当，所以进行的时候要一点儿痕迹也不留。拨给你一架飞机乘坐办事，你今天就开始干。”

“好的，好的，先生。”

“我们已经有六十名飞行员待命出发，”勃纳-沃克勋爵说，“你考虑需要几天时间可以准备好这些飞机，亨利上校？”

维克多·亨利仔细研究着地图，然后转过身来对这个英国人说：“后天，先生，下午晚些时候，怎么样？这个时间合适吗？去掉那些标记需要一定的时间。”

英国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微微一笑，海军将军没做任何表示。“后天？”勃纳-沃克勋爵说。

“是的，先生，如果有个别飞机赶不上的话，可以放在下一趟货船的甲板上运过去。”

“实际上我们本来设想的是从现在起一个星期内，”勃纳-沃克勋爵说，“有些飞行员我们已经给了假，把他们找回来需要点儿时间。星期三早上怎么样？这样咱们双方都可以有四天时间好办事。”

“很好，先生。”

勃纳-沃克对海军将军说：“你认为办得到吗？”

“他已经说办得到。”

“那好吧，我马上去进行。”

门关上之后，海军将军带着一丝诙谐的神情看着维克多·亨利：“你说后天？”

“将军，我不相信这些飞行员真的已经准备好，正在待命。”

两个局外人相互看了一眼，会心地一笑。这个外国人要求行动迅速，美国海军提出的日期比他要求的还要早。一切都很令人满意，无须多费唇舌。

“其实星期三也够紧的。咱们再喝点儿咖啡好吗？我告诉你，整个这件事是在玩一套把戏。”海军将军按了一下电铃，“我想你明白这一点，当头头儿的要这样做，因此就得这样做。然而，还有一些情况，你最好也了解一下。”

海军将军对维克多·亨利表示出一种不很自然的新的亲切态度。他解释说，总统费了很大的劲——可能把首席检察官的胳膊拧得够呛——才迫使首席检察官不顾中立法，做出把这些飞机卖给英国的计策和裁决。第一步，海军方面先宣布这些飞机为剩余物资。第二步，钱斯·沃特公司以相当高的价格收进它们，作为国家对新生产的F4U式飞机的部分抵偿付款。钱斯·沃特公司这样做划得来，因为它在把这些旧飞机转售给英国时，能从中获得一笔利润。关键在于F4U式飞机的交货是很远以后的事。毫无疑问，罗斯福总统现在允许这些飞机售给国外，是回避了中立法的精神和国会的意愿。特别是陆军将会闹起来，因为他们非常缺乏飞机，已经要求海军随时向他们提供剩余飞机，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你要知道，亨利，我们并不准备也不可能长期隐瞒这件事。但是，如果事先宣布了，就会在头版新闻中掀起轩然大波，这件事可能就办不成了。那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英国人用这些旧的SBU式飞机每击落一架德国飞机，就等于为我们以后作战时的对方减去一架飞机。我们是不会置身于这场纷争之外的。当头头儿的意思是先把这件事干了再说。从透露出来的战争消息看，形势摆在那里，这件事也可能引不起什么反响，但愿如此。然而——”海军将军停了一下，也斜着眼睛从他的咖啡杯边缘看维克多·亨利，“这件事有可能引起国会调查，像你这样的人最后可能会变成替罪羊。总统认为你可以办这件事，我也同意，可是这是一件自愿的事，纯粹是自愿。”

“好的，好的，先生，”帕格说，“我最好马上干起来吧。”

我亲爱的勃拉尼：

坚强起来，当你收到我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到里斯本了。我正准备乘飞机到意大利把埃伦叔叔接出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两个月或不到两个月后，我就会回来，这要看最早能买到哪天的船票。除了两个人，还有他那些讨厌的藏书以及所有那些研究资料，都得随人带回。

亲爱的，不要生气。我们俩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这是好事。你那所潜艇学校，甚至埃伦叔叔这件麻烦事，都是上帝安排的。你父亲的迈阿密之行是一下警钟，它敲得很及时。

我必须承认，从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成立学生反战委员会那时候起，我的想法已有所改变！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像你、华伦和你父亲这样的人。我相信典型的军人都是一些喜欢酗酒、心地窄小、性格执拗的傻瓜，这种类型的人我也曾遇到过一些。但是，亨利家的人是不同的。你特别不像一般美国军人那样飞扬跋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谢上帝，确实有你这样的人！

亲爱的，难道在参加华伦婚礼时，你没有冷静地重新考虑过我吗？老实讲，我明白你母亲的想法，也很同情她。像杰妮丝·拉古秋那样的莱茵河上的姑娘在美国有的是，为什么她的乖孩子勃拉尼偏偏要娶这么一个又黑又老的犹太姑娘呢？

可是，请你注意，我丝毫没有自卑感。我珍视自己的智慧，我也知道我还总可以算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黑姑娘”。生为犹太人对我来讲是一件偶然的事，它在我的思想和行动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烙印。我认为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仅仅由于我们无意中邂逅相逢和疯狂的相互眷恋，你和我就得去弥合我们之间在背景和兴趣方面的巨大差异吗？

我并没有反悔，拜伦，我爱你。但是，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考虑考虑并不是坏事，这是天赐之福。

现在，我来很快地告诉你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附上你不想看的那封埃伦给我的信，你可以不去管他所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蠢话，有关他的问题的全部情况，信里讲得很清楚。

莱斯里·斯鲁特的确很不错，你不要忌妒他，勃拉尼。我离开彭萨科拉时，你的那种态度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这个人多次向我求婚，几乎是跪下哀求，我都拒绝了。我告诉他说，我爱你，已经答应跟你结婚，因此他是没有希望的。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仍然放下所有其他工作来帮助解决埃伦这件倒霉的麻烦事。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国务卿办公室已经向罗马方面打了招呼，要那边加快办理埃伦回国事宜。

离飞机起飞时间还有不到两小时，我是在机场匆匆忙忙给你写这封信的。我没有回家，在纽约停留了一天，买足这次旅行必需的东西。我带的东西很少，就一只手提箱！潜艇学校一定会录取你，这一点我很肯定。我知道你父亲非常希望你能进去，我知道你内心也同样想进去。你现在应该进去。当我回来时，如果你仍然要我，我就是你的。这够清楚了吧？

鼓起勇气并祝我幸运。就写到这里。

爱你的娜塔丽

潜艇学校开课前三天，拜伦坐在新伦敦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房楼上

一间肮脏的、备有家具的房间里，正在看那张长得可怕的书单。这时候邮差按响了铃，娜塔丽在厚厚的信封上匆忙而潦草地写的“挂号”两个大字似乎预示着坏消息。拜伦懒洋洋地坐在一张破烂的扶手椅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这封令人震惊的信，室内充满了从下面传来的肥皂和热糊糊味道。他正在匆匆看埃伦用打字机打的字迹模糊的信时，电话突然响了。

“是亨利少尉吗？我是指挥官办公室的施密特长官。你的父亲来了，他和塔利上校到‘电船’那边去视察‘红石鱼’号了。指挥官说，如果你要找他们，可以到六号码头去。”

“谢谢您。”

拜伦想到他父亲甚至追到这里找他，非常恼火。他急于发泄心里的愤怒和失望情绪，只用十分钟就换好衣服出去了。

这时维克多·亨利正跟他的同学在新潜艇上巡视，虽然由于缺少睡眠而眼睛发红，但兴致很高。侦察轰炸机的事已经办完了，费了不少劲，跑了不少路。有十二架飞机已经送到工厂修理，飞行员都散在乡下，到处都慢条斯理，毫不着急。通宵修理有毛病的飞机，把飞行员从他们妻子的怀抱中硬拖出来，或是让他们中断钓鱼旅行赶紧回来，都是一场斗争。有些指挥官提出很不客气的问题。大湖航空站的吉格斯·派克也是帕格的同学，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他开一张移交飞机的书面证明。最后帕格只好硬扯了个谎，说要用这些飞机去试验一种绝密的新装备，而这些飞机在试验过程中有可能报废。吉格斯默默地看了他很长时间，才放弃了开书面证明的要求。维克多·亨利心想，扯个有益无害的谎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吉格斯也明白这一点。

拜伦在“红石鱼”号前舱的鱼雷室里追上了他父亲和指挥官，他们正在检查新的发射装备。“爸爸，您好！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拜伦粗厉的声音和他脸上的表情使帕格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碰巧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办事，所以顺便过来看看。瑞德，你见过拜伦吗？”

“还没有，我知道他体格检查合格，已编进新开办的训练班了。”塔利上校伸出手来和他相握，“欢迎你来到艇上，拜伦，你要经受两个月严峻的考验。”

“我会尽量活下来，上校先生。”

瑞德·塔利听到他这种近乎轻蔑的答话，不以为然地转过去看他父亲。拜伦跟着他们巡视，一句话也不说，脸色苍白，带着怒色。

“我说，你怎么回事？”维克多·亨利厉声问。他和儿子刚刚从指挥塔出来，站在微风吹拂的平滑的甲板上，塔利上校还在下面跟艇长说话。“你跟上级讲话时可要注意语气，你现在已经进了海军。”

“我知道我已经进了海军，您看看这封信。”

帕格从拜伦捅给他的信封上看见娜塔丽的名字。“这不是给你个人的

吗？”

拜伦仍然让他看。维克多·亨利两手拿着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的信纸，就在潜艇甲板上看起来。当他把信还给他儿子的时候，有点儿脸红。“这个姑娘了不起，我以前就这样说过。”

“如果她在那边出了什么事，得由您负责，爸爸。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帕格皱着眉头，看着儿子说：“这样说不合理，她去意大利是为了她叔叔的事。”

“不是，是您把她吓跑的。您说我如果结婚，就可能进不了这里。情况并不是这样，好多学生都是结过婚的。如果您不到迈阿密来，我现在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好吧，如果是我使她做出错误的判断，我很遗憾。我不太清楚录取的标准，我想搞这种危险性的工作，他们总是倾向于要未婚的人。据我所知，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找不到那么多未婚的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都应该像她说的那样去做，她说得非常对。她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也许我不应该再管这事，可是你现在要做出的决定将关系到你一生的前程，我想给你帮助。”

对维克多·亨利来说，这段话算是长篇大论了，而且他讲话没有他平日的那种坚定态度，他儿子的那种固执的敌对表情使他感到很不安。他感到内疚，这是一种他很不熟悉的感觉：由于干涉了儿子的生活问题，可能也由于赶走了那个姑娘而感到内疚。即使娜塔丽对拜伦来说不合适，她的突然出走对他也是一个打击，在这一点上，他的感觉几乎跟他儿子一样。也许对这个漂泊不定的年轻人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合适的姑娘呢？尽管他是出于做父亲的一片好心，但也许她是犹太人这一点确实有些影响呢？

跟父亲那种表示歉意的口吻和冗长的讲话截然相反，拜伦的回答又尖锐又简短。“对，您是帮了忙的，她已经走了。这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爸爸。”

瑞德·塔利从指挥塔里走出来，朝四周看了看，挥着手说：“喂，帕格，准备上岸吗？”

维克多·亨利赶忙对儿子说：“现在你已经进来了，勃拉尼，这里是海军里最艰苦的学校，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拜伦说：“我们不必再谈这件事啦。”说着，就向浮桥走去。

六月初一个美丽而炎热的傍晚，报纸以大标题登出英国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消息，丘吉尔在广播中表示，一定要在海滩上、街道上、深山里战斗到底。维克多·亨利在那天晚上启程奔赴欧洲。由于战局日益恶化，罗达留在国内，准备在纽约替梅德琳安个家。这是帕格的建议，罗达也欣然同意了，梅德琳这位忙碌、愉快的年轻小姐也不反对。

帕格发现，在当时像娜塔丽一样买一张飞机票去烽火连天的欧洲是出乎意料地容易，困难的是从那里出来。

第二十九章

娜塔丽花了五天时间设法从里斯本飞到罗马。她终于搞到一张飞机票，但是，在飞机临起飞前几分钟，这张票作废了——一大群显然酒足饭饱的喧闹的德国军官又说又笑地依次穿过出入口，把二十名乘客面面相觑地留在外面。这个情况使得她不想再乘飞机。可是，坐火车穿过正在崩溃的法国过于冒险。结果，她在一艘开往那不勒斯的希腊货船上订了个舱位，这次倒霉的航行整整走了一星期。她和一个身上发出膏药味道的满脸皱纹的希腊妇女合住一间又闷又小的船舱，到处都是黑色蟑螂。虽然待在舱里非常难受，但是她很少离开，因为船上的那些高级船员和粗野的水手都在甲板上或通道里死死地盯着她，使她感到不安。她吃不下饭，船的上下颠簸使她夜里睡不着觉。在旅途中，她从小收音机中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法国政府狼狈撤离巴黎，意大利投入战争，还有罗斯福的讲话——“那只拿着匕首的手已经把匕首戳进邻人的后背了”。娜塔丽抵达意大利时情绪紧张，身体疲惫不堪。她强烈地感觉到最好立即把埃伦从锡耶纳接走，除了手稿之外，其他一切——书、衣服、家具等等都可以不要。

但是上了岸，吃了一两顿像样的饭，喝了点儿好酒，又在一家旅馆的又大又软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足足睡了一夜之后，她对自己的惊慌也感到奇怪了。无论是那不勒斯还是罗马，都看不出意大利已经参战的迹象。在灿烂阳光下，夏天的鲜花——紫色的、红色的——盛开在灰泥墙头。在拥挤的街道上，意大利人的样子仍像往常一样轻松愉快。在意大利的火车上、咖啡馆里，一向总是充满了谈笑风生、脸晒得黑黑的青年士兵，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安闲自如。

经过这段漫长的旅程，火车里又热又脏，她终于到了锡耶纳。她从远处刚一瞥见这座屹立在被葡萄树遮盖的弧形山峦中的古老城市，就产生了一种窒息、厌烦的感觉，几乎就像迈阿密的街道给她的那种感觉一样。“上帝，真没想到我又回到这里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城外的山峦已经露出仲夏季节的那种像披上一层灰尘似的朦胧的绿色。锡耶纳没有什么变化。午饭后的寂静笼罩着城市，阳光灿烂的空旷的红色街道上几乎连狗都不动一动。她费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还在营业的出租汽车。

埃伦戴着他那顶宽边白帽，穿着一身黄色的哗叽夏衣，坐在那棵大榆树的树荫下他的老地方，正在看书。在他的后面，在山谷上面，高高耸立着那座黑白色大教堂，俯视着这座红屋顶小城。“娜塔丽！你居然来了，太好了！”他拄着一根手杖，迈着僵直而沉重的步子朝她走来，一只脚装在金属制的模子里，“我一直在叫出租汽车，可是等到我都该午睡了，还是一辆也没有来。我刚才倒真睡了一个很舒服的午觉——到里面去，我亲爱的，你得吃点儿东西，把东西交给朱瑟普就行了。”

室内还是老样子，只是休息室的沉重家具都换上了印花布做的绿色

套子。在书房里，那堆手稿、那堆笔记、那一大排参考书都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他的写字板放在桌子上，上面夹着一页一页的黄色稿纸，这是他当天写好的稿子，等待明天早上修改。

“怎么回事，埃伦，你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

“一会儿喝茶时我再跟你讲，”他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我想你大概想先洗一洗吧？”

“可是，情形到底怎么样，埃伦叔叔？罗马方面没有消息吗？华盛顿的指示还没有来吗？”

“华盛顿的指示已经来了，莱斯里真不错。”他往一把椅子上上一倒，“我这只脚脖子站几分钟就不行了，本来都快好了，我糊里糊涂又摔了一跤。我这个人真麻烦！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稿子今天已经写到九百六十七页了，而且我认为我写得还可以。你现在先去洗一洗，娜塔丽，你的样子简直像喝醉了酒，脸上还有一层灰。”

佛罗伦萨的那个年轻领事接见她时态度和蔼可亲，从一张笨重的黑色雕花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把她领到一张椅子前坐下。他抽着一只弯曲粗糙的石南根烟斗，屋里充满了浸过甜酒的烟草味。他的手很小，握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烟斗看上去很奇特；他的脸黑里透红，蓝色的眼睛柔和而明亮，一张像孩童般的嘴，嘴唇很薄，下唇缩进去，好像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他的金黄色头发又密又短又直。他穿着灰色绸外衣，白色的活领、蓝色领带，显得潇洒、整洁。他的办公桌上的姓名牌子上写着：奥古斯特·凡·维那克二世。

他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一面说一面咳掉沙哑的声音。“您就是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对吗？很高兴见到您。我今天早上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能接见您，很抱歉。”

“没关系。”娜塔丽说。

他随便地挥着他的小手。“您知道，人们一批一批回国，走时很匆忙，把一切都撂给领事馆办。现在还有许多贸易上的事情，我整天忙于处理公文函电，我差不多成了许多美国公司的经纪人或商业代理人——当然是白尽义务。今天早上，真想不到，一卡车杀虫剂的事搞得我晕头转向！您受得了吗？当然，在佛罗伦萨，还有美国人留下没走。他们待的时间越久，就越会变成怪人。”他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抚摸着后脑勺的头发。“我刚刚在处理一件麻烦事，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两个姑娘，住同屋，真麻烦！我不便讲出她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来自帕萨迪纳的一个经营石油的富裕家庭。可是，她跟一个油腔滑调、专门勾搭女人的小白脸儿订了婚，这个佛罗伦萨家伙自称是一个演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个子长得特别高大的杂货铺里的小伙计。没想到，这个油嘴滑舌的骗子却跟她的同屋胡搞，使对方怀了孕！这三个人昨天吵了一通宵，警察都来了——你瞧这些事。干我这种工作不能发家致富，可是倒颇不寂寞。”他拿起一个高玻璃瓶往一只厚厚的雕花玻璃杯里倒水。他喝了一口水，说：“对不起，您也喝点儿矿泉水好吗？”

“不了，谢谢您。”

“我得喝大量矿泉水，肾里有什么鬼毛病，不知怎的，一到春天就闹得更厉害。我确实觉得意大利的天气非常不令人满意，您不觉得吗？现在——”他那种彬彬有礼、带着询问的神情似乎在说：“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娜塔丽把杰斯特罗处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告诉了他。意大利参战的那一天，一个意大利安全人员登门来找杰斯特罗，警告他说，他是一个在波兰出生的无国籍侨民，因此不得擅自离开锡耶纳，以后如何，等待通知。她以尽可能和蔼可亲的态度告诉凡·维那克，毫无疑问，意大利秘密警察是从检查他的信件中了解到有关埃伦的国籍问题的。

“哎呀，我的上帝，真糟糕，”领事喘着气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您说得很对，我写那封信时没有多加思考。老实说，娜塔丽——请原谅我这样称呼您——今天听说您来找我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还以为您早就到了意大利，已经把您那位麻烦的叔叔接回国去了呢。您知道，他的事很让人头疼。现在可糟糕透了！我还以为发给他签证，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杰斯特罗这档子事就算从此了结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娜塔丽说。

“天晓得，我现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凡·维那克说，用手指从脖子后面向上梳拢他的头发。

“我提一个办法可以吗？”娜塔丽温柔可爱地说，“很简单，给他更换护照就行了，凡·维那克先生，这样就解决了他的无国籍问题，他们就不能再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了。”

凡·维那克又喝了点儿矿泉水。“哎呀，娜塔丽，说说容易，没那么简单！人们没看见我们接到的一道道的紧急指示，要我们注意，不要滥发护照破坏制度。人们没看见国务院关于被召回的领事的通报，这些人的前程就此完蛋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不严格。移民法是国会制定的，娜塔丽，不是领事馆制定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执行这些规定。”

“凡·维那克先生，国务卿本人的意思是希望埃伦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有一点必须澄清，”凡·维那克伸出一根笔直的手指，圆圆的蓝眼睛显得很清醒，他吸了一口烟，对她挥着烟斗说，“我没有从国务卿那里得到指示。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当面而不是通过书面来办这件事，娜塔丽。这是一个涉及根据法律一视同仁的问题，在这类问题上，国务卿不可能公开地表示出厚此薄彼的态度。”他眨了眨眼，露出很诡谲的样子。“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但不要对外讲，我的确从罗马方面听说国务卿办公室要我们协助，使您的叔叔早日出境。老实说，为了发给他签证，我对他已经是尽量通融了。申请签证的人有好几百，结果先发给了他。”凡·维那克把烟灰敲到一只笨重的铜烟灰缸里，又换了一种漫谈似的语调继续说：“其实，我看您叔叔的问题再等一等自然会解决。法国已经要求停

战，英国人也不会再打很久。如果他们继续打下去，那简直是发疯，德国的空军马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不，恐怕这一轮是输给德国人了。当然，二十年后他们还会再干一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战争结束上。”娜塔丽婉言辩驳说。

“可是，我觉得可以这样指望。我估计到七月一日战争就会结束，也许更早一些，娜塔丽。那时候，这些有关战时出境的规定就会自动失效，您的叔叔就可以稳稳当当打点行装回国。实际上，这样反倒使他能有时间把他的书籍加以整理装箱，他似乎很为他的书发愁。”

“我想明天就接埃伦叔叔回国，书和其他一切都抛下，请您发给他护照。”

“可是您叔叔那本过期的护照上的日期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很难想象这类状况以前人们是怎么马马虎虎混过去的。我所看到的类似情况，不下百起。人们以前实在太粗心大意了！现在这种事已经查了出来，备了案，因此从法律上讲，他不比希特勒更有资格声称他具有美国国籍。我也感到无比难过，可是我必须把法律规定告诉您，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人的讲话惹恼了娜塔丽，他使用希特勒的名字使她感到非常厌恶。“我认为您的责任是协助我们，可是事实上您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眨巴了一下。他又喝了点儿矿泉水，慢慢地把烟丝塞进烟斗，眼睛盯着烟丝说：“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是咱们私下说，可是我相信这个办法行得通。”

“您快说吧。”

他用手把他的头发向上拢直：“您走您的。”

她凝视着他。

“是啊，您走您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已经有了签证，您也有护照。随便上一辆公共汽车或是一列火车，或是租一辆小汽车，直奔那不勒斯。至于不准离开锡耶纳的禁令，不用理它。意大利人是非常马虎的！一有船马上就走。不会有人阻拦你们，没人在监视您的叔叔。”

“可是他们不是还要查验出境许可证吗？”

“那只不过是一项无关紧要的手续。您就说丢了，然后假装在身上摸索，顺手掏出几千里拉，往桌子上一放。”他很幽默地眨了眨眼，“您知道，这个国家就是兴这一套。”

娜塔丽感到再也控制不住了。这个人原来是要他们向官员行贿，要他们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去冒被逮捕和坐牢的危险。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看我最好到罗马去告诉总领事说，您不按照国务卿的意思行事！”

领事把身子挺直，用双手向后抚平他的头发，然后把双手放在桌上，缓慢拘谨地说：“这当然是您的权利。我愿意承担您说的这个情况的

后果，而不愿意承担违背法律后果。不巧，我现在非常忙，还有几个人在等着，因此——”

娜塔丽现在才明白她的叔叔是怎么和这个人顶撞起来的。她很快改变态度，露出和解的微笑，说：“很对不起，我连续跑了两个星期，又刚刚死掉父亲，心情不太好。我叔叔的脚摔坏了，不能走路，我为他的事很是忧虑。”

领事马上也相应地改变了态度：“我完全明白，娜塔丽。好吧，我把他的案卷从头到尾再仔细看一遍，也许能找到什么办法。请相信我。我也是非常希望能看到他出境的。”

“您准备想个办法发给他护照？”

“或是使他能够出境，这就是您的全部要求，对不对？”

“对。”

“我准备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我对您的许诺，您过一个星期再来。”

第三十章

鹰和海狮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虚假的传说

英国的战争宣传一向很出色。他们对所谓“英国之战”的宣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他们的宣传早已载入史册。但若要进行严肃的军事探讨，就必须首先澄清这些神话。

法国崩溃之后，德国陆军力量大大超过英国，空军力量旗鼓相当，海军则不幸处于劣势。我们的海面舰队很弱，而且舰船数量不多，只有潜艇武装还够得上真正的分量。一九四〇年夏季的关键问题在于必须做出决定渡过海洋这一障碍。因此，在准备大举入侵的战役中，英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我在黄色方案的提纲中早已陈述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六月底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横渡，当时解除了武装的英国陆军正陆续从敦刻尔克撤回，而他们的舰队又停泊在鞭长莫及的海港里，那么我们尽可速战速决，一举而征服英国。可是希特勒坐失良机。恢复了元气的英国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制定了激烈的反侵略措施，整顿了他们强大的海军，从而封锁了英吉利海峡。这样一来，德国只能进行空袭，迫使英国做出决定，或炸出一条入侵的路。

首先，我们必须就双方的空军力量做一对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包括德国人在内，仍然认为庞大而实力雄厚的德国空军是被一小撮英勇顽强、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德摩比利隘口保卫者击败，或引用一位修辞大师的话来说：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以少胜多。事实上，战斗开始时，德国和英国双方都拥有约莫一千架战斗机。德国轰炸机的制空权远较英国为大，但是英国的轰炸机，至少那批新型轰炸机的负荷量更大，飞行距离更远，装备也更为精良。

为了诱使英国求和，希特勒和戈林对德国空军当然极尽炫耀之能事。另一方面，丘吉尔却尽量利用英国飞机数量少和势孤力单这一事实，强拖美国卷入战争，结果使这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大卫力敌巨人哥利亚⁽¹⁾的假象。

英国的优势

传统的描述不仅在力量对比上歪曲了事实，而且德国空军行动时遭

到的重重阻力也未加以记述。

大部分战斗是在英国空军基地上空进行的。德国驾驶员一被击落，就宣告失踪，不是死亡，就是被俘；但被击落的英国驾驶员，只要没有受伤，就可以立刻驾驶另外一架飞机起飞。德国驾驶员的战斗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因为我们战斗机的燃料使用时间大约限制在九十分钟之内，而这段时间的大部分都消耗在进入交战区和返回驻地的路上了。英国驾驶员一旦升入战斗高度，就能坚持战斗，直到子弹和汽油用完为止。

由于我们战斗机的飞行距离短，我们只能飞抵英国的东南隅。德国空军像一只被缚的鹰，伦敦是这条系绳的最远端。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毫无空袭之虞，因为轰炸机没有护航，需要冒被消灭的很大危险。英国皇家空军则可以随意撤离火线，进行休整或检修。他们能在远离火线的地方集结后备力量，加紧制造新飞机。

此外，我们的战斗机还奉命紧靠着轰炸机飞行，就像驱逐舰掩护战列舰一样，从而削弱了战斗力。这无疑给予轰炸机驾驶员以安全感，但这项命令使战斗机受到束缚。在空中战中，“搜索与歼灭”是规律中之规律。战斗机驾驶员应该自由地在空中飞行，发现敌人，予以迎头痛击。戈林从未掌握这一基本要点，尽管他的空中战斗英雄不断用这一点敦促他。我们轰炸机的损失量越是上升，他就越是执拗地坚持轰炸机必须由战斗机紧密护航。这项纪律拖延了战斗，造成许多同志死亡，并严重挫伤了驾驶员的士气。

最后，到一九四〇年，英国人有了一项幸运的科学成就。他们首先拥有了可以应用于实战的雷达，可以对战斗机进行控制。我们一侵入他们的领空，他们就可以紧紧跟踪我们，迅速派出战斗机向我们迎头痛击。他们无须消耗燃料进行侦察，也无须分散力量进行搜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德国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将会赢得一次快速压倒一切的胜利。因为直到最后，德国空军始终没有击败皇家空军。连无意赞扬德国战斗力的丘吉尔也承认，在九月间战斗不利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

当时，我们的进攻变为对伦敦的战略轰炸，丘吉尔认为这是戈林所犯的致命错误。实际上，一则当时天气恶劣，再则对德国城市挑衅性的疯狂轰炸急需立即予以残酷的回击，三则考虑到入侵英国本土必须在十月一日以前进行，否则只好作罢，鉴于这三重原因，改为战略轰炸势在必行。我在有关这次战役的逐日分析中对这一点做了详尽的阐述。

鹰式袭击的目的

德国空军于一九四〇年夏季对英国的一次“鹰式袭击”，实质上是一次求和，这是一次有节制的努力，企图说服英国拖长战争是无意义的。这次努力必须在进攻俄国之前做出，以便确保我国西部后方的安全。这次失败对德国来说当然是一出悲剧，我们因此注定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这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可是，这对英国来说更加悲惨，历史学家们对此认识得特别迟缓。

德国参加这次战争毕竟丧失不了什么，英国则不然，在一九三九年，它是世界头等强国。尽管它赢得了胜利，但战争的结果使它失去了环球帝国的称号，版图缩小到国内数岛。如果鹰式袭击迫使它在一九四〇年就与德国媾和，那么帝国的称号几乎肯定仍然属它所有，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它认为进行英国战役的时候会会是它的“黄金时代”。它的飞行员们表现得勇猛善战，与他们德国的异族兄弟一样。然而，英国放弃了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联合起来继续充当世界霸主的最后机会，反而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去打垮这个强国——这座在欧洲足以对抗野蛮亚洲的最后堡垒。其结果便是它沦为美国的一个衰老而虚弱的卫星国。

这一灾难是沉湎于空想的冒险家丘吉尔的唯一杰作。在此以前，人民还未曾授予他最高职位。丘吉尔认为自己扮演了圣乔治的角色，把世界从这条可怕的德国蛟龙口中拯救出来。对于宣传这个神话，他的文笔和口才是绰绰有余的。他自己也一直相信这一点。英国人也始终相信这一神话，以致失去他们的帝国，直到最后觉悟过来，才不再投票选他。

希特勒与英国

希特勒最不愿意与英国交战，我个人可以对此做证，但无此必要，因为他那本大肆夸张、自我宣扬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在一次参谋部的会议上看见了他的面孔，那天正好是英国从战略上对波兰提出疯狂保证的日子。九月三日，在总理府的走廊上，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了那张面孔。那一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保证相反，英国开始进军了，那次我看到一张沮丧的面孔。如果不把阿道夫·希特勒这件事牢记在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一九四〇年所发生的事件，因为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德国的战略、德国的战术和德国的外交政策都无非是这个人物个人意志的表现。

世界历史人物在登上舞台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宣告过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比较起来，亚历山大、查理十二世以及拿破仑都不过是顺应时势，逢场作戏而已。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用煽动性的语言大言不惭地写到他自已当权之后将要做的事，而他在统治的十二年中也确实照办了。他写道，德国政策的核心在于占领俄国领土。这一企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是德国军队的唯一目标。他还写道，在试图攻占俄国之前，必须首先打垮我们的世代仇敌法国。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谈到英国时，赞扬了这个民族的勇敢、传统的聪明智慧以及出色的帝国统治。他指出，德国的最大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北欧种族大联盟，英国在其中保持其海上帝国的地位，而德国作为它的对等合作者，必须在大陆称霸，并且向东方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希特勒从未放弃这一观点。当丘吉尔拒绝了他的多次和平建议之后，他恼羞成怒，并将他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欧洲的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英国的犹太人左右了丘吉尔缺乏理性的政策。希特勒几乎到自杀的最后一刻，仍然希望英国会醒悟过来，愿意按照唯一明智的办法安排世界，不致把半个世界让给布尔什维克，另一半让给拜金主义的美国，像现在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这样。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鹰式袭击的失败，使我们来到英国海岸，面对着惊慌失措的英国，苦无结束战争的行动计划。征服英国的不现实的海狮计划，在做了精心考虑和代价高昂的准备之后，又全盘落空，其奥秘也在这里。总之，这次大举入侵没有成功，因为希特勒实在无意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军队也多少觉察到这一点。

空战

这次战役分为几个阶段。德国空军首先袭击船只，企图诱使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作战。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意为保护船只而出击，于是戈林轰炸英国的战斗机基地。这样一来，英国战斗机被迫起飞。戈林在予以痛击之后，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怂恿，另一方面也由于英国对我国平民的无理轰炸，便派遣轰炸机去轰炸伦敦和其他重要城市，想借此激起人民废黜丘吉尔，提出媾和。希特勒七月十九日的演讲，尽管带着恫吓的口气，但提出了异常慷慨大度的条件。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十月的雨和雾使天空罩上了层层灰幕。英国战役就此结束，甚至结束得很体面。英国元气大伤，但仍旧英勇地坚持下去。

多数军事作家因为我们在英国上空“战败”，至今谴责戈林。这样就落入了丘吉尔的圈套，轻信了丘吉尔捏造的关于德国空军被击败的神话。至于德国辉煌的空军只能打个平局，我认为这应该由戈林负责。这里对武装力量进行专横的政治控制，也和黄色方案里的情况一样，意味着指挥上的外行。

赫尔曼·戈林是一个兼有好坏品质的复杂人物。他聪明、果断，在堕落到挥霍无度以前，他曾具有推行最困难决策的铁石心肠。这都是他好的一面。然而，他的虚荣心使他失去理智，他的固执和贪婪又使飞机的设计和生产停滞不前。直到施佩尔上台以前，德国空军由于管理不善和地面供应不足而受到的打击，比任何空中敌人（包括一九四〇年的皇家空军在内）给予的打击更大。戈林否决了生产重型轰炸机的优秀设计，建立了一支短距离空军作为地面的辅助工具。到了一九四〇年，他派遣了一支装备不多的德国空军去执行一次超出它能力的战略轰炸任务，居然险些获得成功。作为地面辅助力量，德国空军先在波兰和法国，后来在进攻苏联的初期，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当越来越远离空军基地时，它就不能胜任了。不过，在陆地上展开速决战，它的功绩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在普通史书上，希特勒这头“猛狮”起初向波兰猛扑，然后无情地转向法国，将法国扼死，又用它血淋淋的爪子扑向英国，但当它遭到皇家空军的迎头痛击后，竟自咆哮着退缩下来。它像发疯一般，盲目地停留在海边逡巡不前，突然掉头向东，扑向苏联，结果自取灭亡。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丘吉尔战争年代的诡辩，铸成史学上的错误罢了。

事实上，尽管希特勒在战斗形势的判断上犯过自取失败的外行错误，但他自始至终清醒而镇定地一步步推行《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政治目标。他迫切希望与英国讲和，从来没有哪个胜利的征服者对于求和做出过比他更大的让步。通过这次鹰式袭击未能获得和平，当然令人失

望。这意味着我们向东方发动大战时，我们的后方将面临着来自英国的骚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有限的宝贵供应分一部分给潜艇部队；尤其糟糕的是，这意味着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将进行越来越多的干涉。

最后的悲剧

英国执迷不悟所导致的这些恼人的后果引起阿道夫·希特勒精神上极大的不快。他对犹太人一向采取一种失去理性的态度，他最后干出那些值得遗憾的过火事情的原因，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在西方所遭受的失败。德国如果与英国——即使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中立的英国——结盟，就不致走向这样的极端。但是，我们的国家被包围了，与世界文明完全隔断了，而与原始的、巨人似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人道的原则完全被抛到一边。在战线后面，在沦陷的波兰和俄国，疯狂的纳粹党极端主义分子暴虐无道，为所欲为。希特勒因为丘吉尔的抵抗而恼羞成怒，对此竟无意加以制止。而当时他只要一声令下，就完全可以制止这一切。他一旦恼怒，就非常可怕。

以上所述，是英国战役最严重的后果。

英译者按：冯·隆关于英国战役的论点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条顿民族的性格，就是不愿好好认输。我读过德国有关战争的大部分重要军事著作，很少有人能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冯·隆强词夺理，竟认为温斯顿·丘吉尔的执拗是导致欧洲犹太人遭受屠杀的原因。他的这种观点也许是这类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著作中最低能的地方。

他所提供的关于卷入这场战斗的飞机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当然，关于这次大战的统计数字，比较难以确定的就是飞机。由于开始统计的日期不同，最初的力量对比也就不同。此后，更由于战斗中的不断损失和补充，数字每星期都有变化。而战云密布，双方指挥部的记录都很混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官方记载中，还没有一个像冯·隆那样冷静地认为双方的空军力量是旗鼓相当的。

他把这次进攻看作一次“和平姿态”，与他所说的空战结果是一次平局一样，很难令人信服。如果再发生大战，我衷心希望美国军队不要打成这样一个“平局”。

普通史书的记载是对的。戈林试图得到白昼制空权，双方战斗机指挥部展开激战，戈林失败了。于是，他企图通过轰炸平民使英国屈服，先是白天轰炸，跟着是夜袭，但也失败了。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击退了强大的德国空军，从而从德国人手中拯救了世界。海上的入侵没有实现，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将校说服了他。他们说英国人会使得大批德国人在渡海时溺死，而其余的人，用丘吉尔的一句话说：“凡是登陆的，都给以当头一棒。”在决战时刻，手边要保留一支海军。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牢记这一点。

至于英国，谈不上有过取得明显胜利的时刻。当海狮计划撤销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获得胜利，但书中所写的希特勒的沮丧情绪是一个秘

密。德国空军对城市不断地进行猛烈的夜袭，加上德国潜艇的出击，英国的前景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日趋黯淡。但英国战役以后，德国空军一蹶不振，这是德国于一九四一年未能攻占莫斯科的原因之一。由于它在肯特郡与萨里郡的田野上以及伦敦的街道上投弹过多，到了俄国，它竟然弹尽油绝了。

(1) 故事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第17章。

第三十一章

在陆地进入视野之前，飞机前面，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中闪烁着银色的、胀鼓鼓的阻塞气球⁽¹⁾，这使英伦三岛平添了节日的气氛。在八月的艳阳天气里，这块大地显得分外平静。汽车和卡车沿着狭窄的道路穿过用黑色篱笆隔成小块的波浪起伏的黄色和绿色田地，缓缓蠕动。小小的羊群在吃草，农民们一个个像活动的木偶那样在收割玉米。飞机飞过麋集在灰色尖顶大教堂周围的城镇，飞过河流、树林、沼泽和围着篱笆的绿油油的田野，飞过那画册中、油画上和诗歌中所描绘的愉快的英格兰。

这是帕格途经苏黎世、马德里、里斯本和都柏林这段乏味的一周旅行的终点。这次旅行是由从华盛顿寄到柏林的邮袋里的一封信引起的。信封上用红墨水笔写着：绝密——维克多·帕格·亨利上校亲启。他打开信封，看到一封从白宫寄来的密封信。

亲爱的帕格：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说你是“雷达”的长期鼓吹者。英国人向我们秘密汇报说，他们在空战中用了一种叫作“无线电测向器”的东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想让你去看看。你觉得怎样？你将接到紧急命令，我们的朋友会等待你。伦敦现在一定很有意思，虽然略嫌热一些。我们想送给他们五十艘驱逐舰，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显得我们在感情上太“热”的话，请来信告诉我。

富·德·罗斯福

对于这纸措辞很随便的指令，帕格怀着复杂的心情。任何离开柏林的借口都使他很高兴。报纸枯燥无味，用红色字体印的自吹自擂的文字令人难以忍受；政府机构里，德国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高谈阔论，说什么一个月之后就要开始过幸福的战后生活了；妇女们穿着法国绸缎，施上法国化妆品，一副狡猾、得意的神气，在林荫道上散步。这一切都叫人不能忍受。帕格在高等餐厅里吃着掠夺来的波兰火腿、丹麦牛油、法国小牛肉和酒，甚至感到内疚。傍晚，他独自一人坐在从犹太人手中掠夺来的绿林区的大房子里，听着无线电广播员用愉快的声调报告英国飞机损失惨重而德国空军毫无损失的新闻，他心中感到无比的烦躁。离开这一切的命令简直是一种恩典。但这封信也使他苦恼，他已经有四年多未在甲板上过海军生活，而岸上的生活眼看越来越固定了。

当天下午，他步行回家，走过生锈的橄榄色高射炮台，觉得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使他愿意离开柏林。人们不再像梁架和厚钢板初架起时那样，呆呆地望着塔顶枪炮林立的高塔。数星期以来，关于这座高塔，猜测纷纭。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是一座用来射击低空轰炸机的高射炮台。射程之内不能有高大的建筑物，它远远高过柏林最高的屋顶，确实

有碍观瞻。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英国轰炸机一直做高空飞行，但是德国人考虑周到，这座巨大的淡褐色铁塔高高耸立在儿童嬉戏、老人散步的美丽的动物园里。维克多·亨利觉得这正是纳粹统治的缩影。

当晚，他那位当秘密警察的仆人蹑手蹑脚地往没有铺桌布的长餐桌的一头给他端上丹麦摊猪排时，这所孤独阒寂的房子使他感到厌烦。他烦躁不安，决定如果非回来不可的话，就在艾德隆旅馆租间房住。他收拾他的服装：晨衣、蓝制服、白制服、晚礼服、咔叽军服、便服、礼服，这是做一个武官的大负担。他写信给罗达、华伦和拜伦，就寝时思念妻子，又想到在伦敦他很可能见到帕米拉·塔茨伯利。

第二天，帕格的助理武官，一位能讲流利德语的漂亮海军中校说，他很乐意接替他的职务。碰巧他是温德尔·威尔基的亲戚，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在德国人中很有声望。“我想，这个周末我脱不开身了吧？”他说，“真不巧，我约好跟沃夫斯多勃一家到阿本德鲁去。他们近来对我可很好，他们说戈林可能在那里。”

“你照样去吧，”帕格说，“你可以弄到一些德国空军的内幕消息。告诉你妻子，带上一条厚灯笼裤。”助理武官莫名其妙，有些生气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很开心。

他就这样离开了柏林。

“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他在伦敦机场对前来迎接他的海军武官布林克·凡斯说。二十五年过去了，凡斯说话时依旧眨巴着眼睛，像在安纳波利斯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当海军学校一年级新生，凡斯告发他穿了一只脏白鞋时一样。凡斯穿着一件褐色的伦敦式运动衣和一条灰裤子，他的脸干瘪而多皱纹，但他仍然保持着二年级学生的苗条身材。

“帕格，真是打网球的好天气，我每天要打一两个小时网球。”

“真的吗，你们这里不是在打仗吗？”

“打仗？有些地方在打，大半在南方。”凡斯含含糊糊地用一只手向晴朗的天空一挥，“我们有过空袭警报，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没有在伦敦丢下什么。偶尔能看见阵阵烟雾，你就知道那是战斗机污染了附近的云层。要不然，你就听英国广播电台报告击落敌机的数字。这场奇怪的鬼战争，简直是玩飞机数字的游戏。”

亨利刚刚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被炸地区旅行过，伦敦交通异常繁忙，路上行人衣冠楚楚、神情欢乐，这样一派宁静安适、完好无恙的景象使他感到惊讶。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店橱窗里，精美的商品琳琅满目，这也使他感到意外。在柏林，掠夺来的商品充斥市场，相形之下，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凄凉黯淡的军事区而已。

凡斯用汽车把维克多·亨利送到离格鲁斯温纳尔广场不远的一所公寓里。这里是海军高级军官招待所，是在地下室便门旁边的一套很暗的房间，包括一间堆满了啤酒和威士忌酒空瓶的厨房、一间餐厅和一间小起居室，沿着走廊还有三间卧室。“你会觉得太挤的。”凡斯看了看这套公寓里另外两位房客的行李和到处乱放的衣服，说道。

“我喜欢有人做伴。”

布林克皱皱眉头，眨了眨眼，探试地说：“帕格，我一直不知道您已经是专家啦。”

“专家？”

“科学专家，他们这里这么称呼。据说您是跑来参观他们的最新发明的，从最上面为您开了绿灯。”

维克多·亨利一面解他的提包，一面说：“真的吗？”

海军武官对他的谨慎沉默咧嘴一笑：“以后你会从英国佬那儿听到信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你有事找我。”

伦敦响亮的、粗里粗气的电话铃声把帕格从午睡中惊醒，这铃声的节奏和声音与柏林电话铃的嗡嗡响声很不相同。一抹阳光透过垂着的褐色窗帘照射进来。

“亨利上校吗？我是梯莱特少将，战史办公室。”声音高昂、有力，完全是英国腔调，“明天我要开车去朴次茅斯，可能在雷达站下车，您愿意一同去吗？”

帕格从来没有听过“雷达站”这个词。“那太好啦，将军，谢谢您！”

“真的吗？太好啦！”梯莱特的声音显得很愉快，仿佛他提出一桩枯燥无味的事，帕格却出人意料地亲切，“我五点钟来接您，我们躲开早晨拥挤的交通，好吗？您带上梳洗用具和一件衬衫吧。”

帕格听见隔壁房间里带着酒意的笑声，那是一个男低音和一个青年妇女银铃般的声音。刚刚六点。他打开收音机，一边听一边穿衣服。他在柏林电台经常听的舒伯特三重奏播完了，接着播送新闻。广播员用镇静的、几乎不连贯的声音报告持续了一个下午的一次大规模空战。皇家空军击落了一百多架德国飞机，自己损失了二十五架，英国驾驶员有半数安全跳伞降落。广播员说，空战还在继续。帕格心想，如果这条过于谨慎的战报还有一点儿真实性的话，那么，正当伦敦人各行其是的时候，在那看不见的高空，一次惊人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号码，给她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另一位姑娘。当维克多·亨利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那位姑娘原来已经很娇媚的声音变得更加娇媚了。她告诉他，帕米拉现在是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在伦敦城外的总部工作。她叫他拨另一个电话号码。他试拨了，果然是帕米拉接电话。

“亨利上校，您来啦！啊，太好了！您来的可正是时候，是吧？”

“真是打得很好吗，帕姆？”

“您收听下午的新闻了吗？”

“我通常不大相信广播。”

她爽朗地大笑起来：“哦，那是柏林广播。天哪，跟您谈谈太好啦！”

都是真的，今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可是他们还要来的。再过一个钟头，我要去值班，现在我正赶着弄点儿东西吃。我听一位军官说，这是战争的转折点。顺便说说，要是您有机会参观的话，记住我在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工作。”

“一定，你的未婚夫好吗？”

“台德吗？好极了，现在正在地面上，今天他很忙。可怜的人，刚满二十九岁，已经是中队里的老头儿啦！喂，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到您？台德的中队下星期不值班，我们肯定会一起上伦敦来。您在这里待多久？”

“下星期我还在这里。”

“那好极了。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您打电话。您来了，我真高兴。”

他出去散步。这天傍晚，伦敦沐浴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夕阳透过清新的空气射出的光辉。他沿着曲折的街道，沿着城市一排排雅致的房屋信步走去，然后穿过一座翠绿的公园，一只只天鹅在公园宁静的湖面上缓缓游动。他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经过白厅政府的许多建筑物，然后沿着泰晤士河走上威斯敏斯特大桥。他漫步来到桥当中，停下脚步，注视着延伸在河流两岸的这座安然无恙的著名古城。

伦敦的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飞驰的黑色出租汽车夹在熙来攘往的私人小轿车中，川流不息地从桥上驶过。柏林的车辆很少，大部分是政府用或军用汽车。他觉得，尽管到处都是穿军服的人，伦敦仍然是一座平民的城市，这里没有高射炮。英国的海军和皇家空军好像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吃剩下来的残羹，现在却必须由这支用残羹装备起来的军队守卫防线。他的任务就是估计一下他们能否守住；再有，还要看看他们的新电子设备是否真正先进。望着这一派和平富裕的景象，他心中感到怀疑。

他独自在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饭，吃到了在柏林只有在梦里才能吃到的美味的红烤牛肉。他回家时，寓所黑暗而安静。他听过新闻才睡觉。这天宣布击落的飞机数字记录是：德国一百三十架，英国四十九架。难道这是真的？

一位个子不高、秃顶、留着小胡子的将军，穿着剪裁得很合身的咔叽军服，一边开车，一边抽着一只短粗的烟斗。他那精通时务、带着皱纹的面孔露出严肃的神情。在电话里交谈过以后，维克多·亨利认为他很可能就是写军事著作的作家梯莱特，亨利很欣赏他的作品。果然是他，梯莱特多少与他作品封皮上的照片有些相像，不过封皮上的照片显得年轻二十岁。亨利不想跟这位难于接近的学者攀谈。梯莱特开着他那辆沃克斯豪尔牌小汽车沿着公路行驶，随后又回到马路上，始终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亨利凭着太阳的方位，知道是往正南方向行驶。他们越往南走，英国就越像是处在战时。路标已不知去向，地名也被涂抹掉了，有些市镇荒无人迹。带有倒钩钢杆的大铁圈高悬在没有路牌的马路上。梯莱特用手指着说：“这是阻止滑翔机着陆的。”说罢，又默不作声了。最

后，维克多·亨利对这番沉默和不断变换着的美丽景物感到厌倦了。他说：“我想，德国人昨天挨了一顿好打吧。”

梯莱特喷着烟，直到他的烟斗发红、噼啪直响。维克多·亨利以为他不准备回答，他却突然说：“我告诉过希特勒，梅塞施米特109式的航距太短了。他同意我的意见，说要跟戈林研究一下。但由于德国空军的官僚作风，这件事石沉大海。独裁者万能这种看法是极大的错误！他们与一切政治家一样，被文牍主义者困住了手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因为害怕，有的想拍马屁，大家都对他说谎话。阿道夫·希特勒被谄媚和虚假数字交织成的网包围着。照说，他的工作还是了不起的。对于事实，他还是敏感的。这是他作为天才的标志。想必您见过他吧？”

“见过一两次。”

“我跟他一起开过几次会。他说他很欣赏我的作品，他的理解力敏锐而深刻，有才能的外行人一般都这样。戈林设计战斗机作为辅助地面的工具，我说过他在战斗机上犯过和法国人在坦克上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辅助地面的机械无须远距离行驶，因为油箱经常在手边，易于补充燃料。那些法国坦克是最好的战斗武器，而他们又有好几千辆。可是，这些可怜的东西一口气只能跑五六十英里，古德里安的坦克一天跑二百英里。差距多么大！法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坦克应该集中起来，独立作战。天知道富勒、戴高乐和我费了多少口舌解释给他们听。”

汽车驶过水泥的龙齿标志⁽²⁾和一堵石墙，咯噔咯噔地沿着迂回曲折的泥泞道路驶去，绕过封锁公路的铁丝网。戴面具的工人们用汽锤和风钻扬起阵阵灰尘。

“您看这种做法多么愚蠢，”梯莱特用烟斗指着一个坦克陷阱说，“想用这个来阻挡入侵者。这些废物实在只能把我们后备军的作战能力降低到零。好在布鲁克现在管事了，他会把这些一扫而光。”

帕格问：“是艾伦·布鲁克将军吗？”

“是的，我们最了不起的人，战场上的天才，敦刻尔克撤退就是他负责的。我在他的司令部里待过，我只见过一次他情绪不好，那是司令部从阿尔芒蒂耶尔向里尔撤退的时候。”梯莱特把烟灰倒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烟缸里，然后把他那冷淡的灰眼睛移向帕格，“当时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我们的指挥车全都动弹不得。阿尔芒蒂耶尔疯人院被炸毁了，疯子都逃了出来，路上大概有两千多人，都穿着肥大的褐色灯芯绒睡衣，低着头走，嘴里胡言乱语，有时哧哧地笑。他们围着我们的车，朝车窗里望，流着口水，做鬼脸，摇晃脑袋。艾伦对我说：‘这是溃败，台德。’他说：‘我们完了，英国远征军全都完了，我们输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于是我说：‘艾伦，不要紧，德国那边疯子更多，包括他们的头子在内。’这句话使他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好多天以来他第一次笑。在这以后，他又恢复了常态。正如《圣经》上说的：话合其时⁽³⁾。”

“您认为希特勒疯了吗？”亨利说。

梯莱特咬着烟斗，眼睛望着路上。“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有一半

时间，他是一个有理性的、机智的政治家，内心深处却神秘、傲慢而愚蠢。他对我说过，英吉利海峡只不过是一道河流障碍，如果他要强渡，德国空军只要起炮兵的作用，海军起工兵的作用就可以了。多么幼稚！总的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地方，他看起来诚恳而孤僻。当然，现在只能把他消灭掉，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几乎忘记转弯啦！我们去瞧瞧这个机场吧。”

这是帕格在英国第一次见到与战败的波兰和法国相似的景象。飞机库里被炸的飞机上横七竖八地悬挂着弯曲的、熏黑了的梁桁，地面上停着一排排乌黑的、被烧毁的飞机残骸，压路机在废料堆和被炸坏的跑道周围吼叫。梯莱特兴奋地说：“趁我们不备，德国佬可在这儿大干坏事！”满目疮痍的机场横在一片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的田野上，牛群吃着青草，哞哞地叫。除了被焚毁的房屋，空气竟像花园里一样清新。梯莱特驾车离去时说：“戈林到现在才明白过来，目标指向了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工厂。他浪费了整整一个月对海港进行血腥轰炸，追逐护航舰队。这个笨蛋到秋分时才明白过来，英吉利海峡在九月十五日以后就过不来啦。他的任务是掌握制空权，不是去封锁。把您的任务搞清楚吧！”他像一个教师似的怒气冲冲地对维克多·亨利说：“把您的任务搞清楚吧！不要放松！”

梯莱特引证了滑铁卢之战，说这次战役这所以失败，是因为一个军官忘记了他的任务，没有带上几把铁钉和一打铁锤。他说，内伊元帅的骑兵没有做好准备，就突击威灵顿的中心，英国炮台措手不及，结果被占领。于是，他们得到一个塞住炮门的极好机会。但是，没有人想到带上铁锤和铁钉。“如果他们把大炮的火门堵死，”梯莱特咬牙切齿地说，怒气冲冲地吸着紧握在手里的烟斗，一只手转动着驾驶盘，精神振奋，面孔绯红，“只要内伊元帅记住他担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五千个法国兵中只要有一个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的大炮打不响，另一支骑兵队就会突击打垮威灵顿的中心，那么法国就可以在欧洲再称霸一百五十年，德国也不会在这种真空状态中飞扬跋扈了。我们在一九一四年跟德国皇帝打仗，现在又跟阿道夫作战，都是因为内伊这个笨蛋在滑铁卢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的话。”

“因为缺少铁钉，结果国家灭亡了。”帕格说。

“一点儿不错！”

“滑铁卢之战，我知道的不多，不过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说法。我只记得布吕歇尔率领普鲁士士兵在日落时到来，扭转了局势。”

“如果内伊记得带上铁锤和铁钉，他们就什么也捞不着。日落时，威灵顿会彻底溃败。早在三天之前，拿破仑就已经打垮了布鲁克。他要再一次把布鲁克打垮，是毫不费力的事。”

汽车攀登到一座小山顶部。一片空旷的绿色牧场前面，蔚蓝的英吉利海峡横陈在阳光里，法国海岸线细如发丝，沿地平线延伸着。他们下了车，站在高高的野草和盛开在凉爽海风中的红罂粟花丛中，只有鸟鸣

打破这令人难忘的静寂。过了一会儿，梯莱特说：“瞧啊，您现在看到希特勒的法国啦！”

他们轮流用梯莱特从车厢里取出来的望远镜仔细观看对面海岸。远远的对岸，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很小的房屋和船只。

“德国兵已经离得很近了，”梯莱特说，“简直近极了。”

“不久以前，德国人把所有中立国家的武官带到法国去观光了一趟，”帕格说，“一直把我们带到海岸上，那边也有罂粟花。我们看见你们陡峭的山峰和对准你们的马其诺防线上的大炮。现在，我看到那些大炮的另一头了。”

梯莱特说：“它们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打出几颗炮弹吓唬人，可是都落在田野里，谁也没有被吓倒。”

他们沿着海岸向西驶去，穿过一些用铁蒺藜重重围住的静寂的村落，家家户户的门窗都被钉死了。一座座小山和村镇附近，伪装的碉堡林立。帕格看见儿童游戏的旋转木马，着色的木马平台下面露出炮口。平坦的石滩上，钉着缠铁丝的铁棍。奇形怪状的铁管随着海涛起落，露出水面。

帕格说：“啊，你们并不是毫无戒备的。”

“是啊。阿道夫够得上礼貌，给了我们喘息时间，我们也充分利用了。那些伸出水面的铁管子正是古希腊的火攻之计，我们用汽油使海面起火，油炸那些没有溺死的德国佬。”

许多阻塞气球闯入视野，飘过座座小山头，向西飞去。“啊，我们总算到啦！”梯莱特在一株枝繁叶茂的古树下刹住车，“朴次茅斯有两家像样的饭馆，可是这座城市挨过炸，他们也许连杯盘都没有了，我在车厢里带着一些夹馅儿面包和咖啡。”

“好极了。”

帕格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使他麻木、沉重的两腿恢复知觉，然后坐到大树下梯莱特身旁。他们默默地共进午餐，看来梯莱特不大想说什么。帕格也不介意，其实他自己也多少有点儿喜欢这样。“瞧那边！”梯莱特手里拿着最后一块夹馅儿面包，打着手势说。城市蔚蓝色的高空出现了一朵橘黄色的花，一个阻塞气球着火了。“他们今天总算回去啦！还要咖啡吗？”

“不要了，谢谢。”

“这笨蛋又来炸可怜的朴次茅斯港干什么？他昨天到内地去了，那才是他该去的地方。”梯莱特敏捷地收拾好餐具，拿起望远镜。远方砰砰的高射炮火和嗡嗡的飞机声响彻天空。“咱们下去吧。我估计这是虚张声势，不像要大干一场。”

“不错。”

帕格正要上车，又停下来仔细看东方的天空。“瞧啊，将军！”

梯莱特斜睨天空，没有见到什么，又用望远镜看。他睁大了眼睛说：“是啊，看来是呢。”他把望远镜递给维克多·亨利。他们用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移动的灰点确实是往北飞行的机群，飞机排成整齐的V字形飞过晴朗的蓝天。

“亨克尔式轰炸机，许多109式，有些110式，”帕格说，“有一百多架。”

“没有斯杜加吗？它们只是一些孵蛋的小鸟，我们的飞行员说追击它们简直没有什么趣味。”

“我没有看见有曲翼形的，不过它们飞得很远。”

“您愿意参加我们的观察队吗，亨利上校？”梯莱特对他说，语气比先前稍微亲切一点儿。

朴次茅斯上空更多的阻塞气球燃烧起来，在乌黑的浓烟中缓缓朝下翻滚。码头起火了，滚滚白烟拖着尾巴在蓝空中交叉缭绕。他们的车经过一架乌黑的飞机，机头朝下，在草地上燃烧，飞机的标志被熊熊烈火遮掩住了。他们到达朴次茅斯时，消防队员们正用水管喷水，很多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马路上。许多房屋倒塌了，正在燃烧，瓦砾堆封锁了许多街道，但这座城市一点儿不像鹿特丹，甚至也不像法国一些被炸毁的城镇。

“您想去视察视察被炸的情况吗？欢迎您去，可是景象很惨。我想，我们倒不如一直开到雷达站。德国佬今天可能去那里，您也许会觉得有意思。”

“好的。”

渡船上只有他们两人。破木船一口气摆渡到怀特岛，颠簸得他们头晕目眩。

“人们忘记这道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多么险恶了。”梯莱特抱着一根木柱说。他提高嗓门，声音盖过海风的呼啸和机器的轰鸣。“假如德国佬当真过海，他们会晕得不能打仗。这可是一个因素。”

一辆橄榄色军车在岸上等着他们。他们的车在富有田园风味的海岛上奔驰，经过一幢幢阒无一人的高楼大厦，周围野草丛生，杂花盛开。他们的汽车一直驶到聚在铁塔周围的许多小铁屋和小木屋那里，一路上竟没有看到其他车辆。这里几座铁塔倚天矗立，成为假日绿岛上难看的污点。

负责雷达站的空军上校是一个身材矮胖、面孔红通通的人。他请他们到他的小办公室喝茶，一面谈到朴次茅斯的这次空袭。他还得意扬扬地提到天亮时他从海里拖上来的一尾大鲈鱼。“呃，我们去看看情况怎样，好不好？我知道今天的空袭相当厉害。”

维克多·亨利在文特诺一间只有一盏红灯照明、烟雾腾腾、拥挤不堪的小屋里，第一次见到英国的雷达显示器，这使他惊奇不已。他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位面孔苍白、身材瘦小、身穿灰色花呢衣服的名叫肯特

威尔博士的科学家谈话，一面跟他一起观察这些雷达显示器。单单这些强烈的绿点就够新奇的了。英国远远超过美国，据美国专家说，英国掌握的技术，美国要二十年以后才能掌握。

英国皇家空军测量船只的距离和方位的误差不超过一百码，而且能用肉眼从显示器上看到测量结果。他们也能同样测出单独来犯的飞机，数出一群飞机的数目，并测出其高度。比起去年他在“纽约”号上看到进行过试验并为海军大量定制的那些东西，这些器械实在是奇迹。帕格·亨利脑子里即刻闪过两个念头：美国海军务必要有这种装备；英国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远比世人知道的好得多。梯莱特少将戏剧性的沉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佩服不已。他的表演非常成功，但这全仗着他们拥有这种珍贵的雷达这个事实。在这座被阔佬弃置的作为运动场的小岛上，面对着转过来的马其诺防线上的炮口，英美两国在偶然访问的借口下，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在这间烟雾弥漫、散发着电器机械气味的黑暗的小屋里，进行了一刹那的较量。

“我们还没有这种东西呢。”他说。

“是吗？”肯特威尔博士说，点燃一根香烟，“是这样吗？据我们了解，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在这方面早已很有研究了。”

“我知道我们有些什么。”在红灯下，帕格看见梯莱特将军脸上流露出一种拿到一副好牌而暗自得意的神情，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两眼闪闪放光。“你们怎么能得到这样集中的波束？我让我们的年轻人想办法，他们回答说，关键在于尽量缩短波长。可是他们说，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行了，就无法把脉冲发射到需要的距离了。”

科学家点点头，两眼几乎紧闭着，脸上尽量不露任何表情。帕格想，他也是一个愉快的人。

“呃，那可是一个问题，是吧？”他嘟哝着，“不过，他们一定会找到答案的。这跟真空管设计、整机电路等都有关系。我们的腔体磁控管在这方面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对它相当满意。”

“腔体磁控管？”

“对啦，腔体磁控管。您知道，我们在真空管里不需要栅极。我们用外磁场来控制电流，这样就能使更大的脉冲波通过。这需要动点儿脑筋设计，你们那里的人在适当的阶段会解决得很好的。”

“当然。你们有腔体磁控管出售吗？”

梯莱特和肯特威尔博士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连显示器旁的士兵们也回过头来笑了。

面孔通红的空军上校注视着显示器，旁边有一个孩子气的话务员正冲着送话机说话。“喂，好像又有一队飞机朝我们这个方向飞过来啦，又在勒阿弗尔上空列队了。你是说有二十几架，司丹宾斯？”

“三十七架，先生。”

几台显示器传出来的报告使这间黑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一位戴着耳机的青年值日军官从一台显示器走到另一台显示器前，在一块剪报板上写下笔记，一面与话务员们交谈。在帕格·亨利看来，这里进行的是一种熟练在行的工作，就像在一次进攻中潜艇司令塔上所进行的紧张、忙乱的工作一样。

梯莱特将军说：“我想您一定认为我们的腔体磁控管很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将军。”

“嗯，是的。真怪，可不是吗？战争已经发展到使用一些只有少数穷学者才能造出来、才能懂得的复杂玩意儿来进行防御了。”

“这玩意儿大有用处，”帕格说，注视着那位值日军官记下雷达话务员报出的距离和方位，“不用暴露自己，就能获得敌人所在位置以及活动的准确情报。”

“当然啰，我们对我们的航空学家非常感激。当我们的政治家把空中均势和其他军事形势完全抛到一边不顾时，有几个英国人确实是头脑清醒的。好，您现在已经看过了，您要马上回伦敦吗？我原来以为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待上一两天才能看到战斗，可是德国佬倒是挺帮忙。我们可以在路上找一家好旅馆过夜，然后去伦敦，那里有几个人想跟您谈谈。”

唐宁街十号外面，只有一个戴头盔的警察在早晨的阳光下来回踱步，对面人行道上有几个游客朝他望着。回忆起希特勒的大理石总理府门前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情景，维克多·亨利对这个守卫英国首相府这一排古老房屋的手无寸铁的英国人笑了笑。梯莱特带他进去，把他介绍给一位穿着晨礼服的男秘书，就离去了。秘书引着他上了挂着肖像——帕格认出是迪斯累里⁽⁴⁾、格莱斯顿⁽⁵⁾和麦克唐纳⁽⁶⁾——的宽阔的楼梯，请他在一间陈设着讲究的古老家具和极好的油画的大房间里等着，自己便走开了。帕格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休息，等待秘书回来引见他。他等了很久，精神显得有点儿紧张。

在一间散发着旧书和雪茄烟头气味的零乱而闷热的小房间里，身躯肥胖的老首相靠窗站着，一只手放在臀部，俯视着摊在书桌上的相片。他的身材矮胖，背驼得厉害，手脚却很小。他中间粗，两头细，活像一只陀螺。他转身朝维克多·亨利走过来时，脚步迟缓而笨重。他和帕格握了握手，向帕格表示欢迎，并请他坐下。秘书走开了。丘吉尔坐在扶手椅子上，把一只手放在扶手上，身子向后靠着，用蒙眬的目光端详着这位美国海军上校。他那张红通通的大脸，由于上了年纪而长满了雀斑和黑点，看上去严肃而多疑。他吸着雪茄烟头，用低沉的声音慢吞吞地说：

“我们会胜利的，您知道。”

“我对这一点开始深信不疑了，首相先生。”维克多·亨利说着，竭力控制自己发紧的喉咙，好让说话的语调正常起来。

丘吉尔戴上半月形眼镜，拿起一张纸看了一眼，然后从眼镜边缘望

着亨利。“您的职位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您的总统派您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的无线电测向器。您在这方面有专业知识，他对您是非常信任的。”

丘吉尔说话时稍稍带有讽刺的口吻，暗示他明白帕格是罗斯福派来的另一耳目，特地来观察英国如何对待德国空袭。同时，他表示对这种观察毫不介意。

“是啊，先生，我们管它叫雷达。”

“您觉得这东西怎么样，现在您已经看过了。”

“美国很可以利用它。”

丘吉尔高兴地说：“真的吗？尽管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美国人参观过我们的雷达站，这还是我头一次听美国人讲这样的话呢。”

“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可是我是知道的。”

“哦，那么我建议您向您的总统汇报说，我们这些简单的英国人，总算掌握了一些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了。”

“我已经这样做了。”

“好极了，请看看这些。”

首相从那一堆摊开的相片底下抽出一张图表，递给这个美国人看。他把烟头扔到一只装着沙的亮闪闪的铜罐里，又点起一支雪茄。这支雪茄在他唇间颤动着。

这张图表上用着色的曲线和纵线显示出驱逐舰和商船的损失数字、新造船只的增长率、欧洲纳粹占领的海岸线的加长，以及被击沉的潜艇的数字的上升。这是一张惊人的图表。丘吉尔一面喷着蓝灰色的烟一面说，他只向总统要求五十艘旧驱逐舰，英国新造的船要到明年三月才能使用，未来八个月的关键问题是保证运输线畅通，以便击退侵略。

他说，危险与日俱增，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罗斯福想以租借加勒比海英国岛屿上的海军基地作为供给这批驱逐舰的交换条件，但是用英国国土换取舰只，议会感到为难。再说，总统还要一份书面保证，一旦纳粹入侵并取得胜利，英国舰队不得向德寇投降或逃跑，而必须驶回美国港口。“这一点我根本不能考虑，更不用说写成公文了！”丘吉尔怒气冲冲地说，“德国军舰在逃跑和投降方面有很丰富的实际经验，我们却没有。”

丘吉尔狡猾地露齿一笑，使帕格感到有点儿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接着说，交战时给一方五十艘战舰，就是对另一方不太友好的表示。总统的几位顾问担心希特勒会向美国宣战，这是另一难处。

“这种危险倒不大。”维克多·亨利说。

“是啊，这种可能性不大，”丘吉尔说，“我也完全同意。”紧皱的双眉下他的那对眼睛像喜剧演员一样调皮。维克多·亨利感到很高兴，因为首相通过一个聪明的玩笑，把他的全盘作战计划透露出来了。

“这些都是那个坏蛋用来进犯的舰队。”丘吉尔接着说，一面找出一捆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是一些奇形怪状的船只，有的是从空中拍摄的舰群，有的是从近旁拍摄的。“登陆艇部门是他拼凑的一堆破铜烂铁，大部分是他们用在内陆河道的平底船。这种轻舟很容易让德国人淹死，我们正希望淹死大批德国人呢。我想请您转告您的总统，现在正是制造登陆艇的好时机。我们将来还要回到法国，会需要大批登陆艇。在一九一七年我那个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要制造出一些非常先进的船只。趁您在这里，您可以去看看。我们需要有亨利·福特的干劲。”

维克多·亨利禁不住惊讶地注视着这个精神萎靡、被腾腾烟雾包围着的老人，他正抚摸着穿着黑裤子的大肚皮上的沉甸甸的金链条。他只有三四个战斗师，敦刻尔克一役，又失掉几乎全部的大炮和坦克。面对着希特勒咄咄逼人的一百二十个师，他居然谈起进攻欧洲大陆来了！

丘吉尔翘起厚厚的下嘴唇，回瞪了他一眼。“嗯，我告诉您，我们要这样干的。轰炸机司令部加强得很快，总有一天，我们会炸得他们鸡犬不宁，而一次进攻会置他于死地。但是，我们将需要登陆艇。”他停顿了一下，转过头来盯了亨利一眼。“事实上，如果他胆敢轰炸伦敦，我们准备立刻轰炸柏林。如果事情发生时您还在伦敦，如果您不认为这是一件蠢事的话，您可以一起去看看情况。”他脸上那种好战的神情消失了，镜片后面那对皱纹累累的眼睛愉快地闪动起来。他说话很慢，有点儿大舌头，很滑稽。“听我说，我可没有要您乘降落伞回到您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样当然节省时间，可是德国佬会认为很不雅观，他们最讲究形式。”

虽然帕格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但他还是立刻回答说：“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嗯，嗯，也许只是说说罢了。不过，那样走一趟也挺有意思，是不是？”丘吉尔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帕格也连忙站起来。“我想梯莱特将军对您照顾得还不错吧？不管好的坏的，您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他对我照顾得好极啦，先生。”

“梯莱特挺好。他对加利波利的观点可不怎么样，他把我说成一个西哈诺^①、一个笨蛋一个懦夫啦。”他伸出他的手，“我想您一定见过几次希特勒吧，您认为他怎么样？”

“很不幸，他非常能干。”

“他坏透了。德国非常缺乏传统和权威，否则这个面色阴沉的市井小儿也不会崭露头角。如果我们在一九一九年恢复了霍亨索伦王朝，那么希特勒将仍然是一个贫贱的游民，只能在维也纳肮脏的下等客店里自言自语罢了。可是现在，要消灭他可不容易，我们必须消灭他。”丘吉尔在桌旁握了握帕格的手，“您过去在作战计划处待过，您也许会重新回到那里去。我建议您把我们所有最新登陆艇的资料都带去，向梯莱特要好了。”

“好的，先生。”

“我们将需要大批登陆艇，大批……”丘吉尔大张两臂，维克多·亨利仿佛看见成千上万艘登陆艇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缓缓朝海滩驶去。

“谢谢您，首相先生。”

梯莱特少将在他的汽车里等着。他们来到海军部的一间房间，墙壁上挂着大幅的舰队位置示意图。在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蓝色海面上，五颜六色的小图钉稀稀拉拉，英伦三岛周围却密密麻麻。图钉连成一条细线，标出横渡大西洋的运输路线。梯莱特用烟斗指着这条细线说：“关键在这里，我们靠这条路活命，万一被德国人切断，我们就完了。我们很可以利用上次大战后你们剩下闲置着的驱逐舰。”

“是啊，首相也这么说。不过，这里有一个政策问题，将军。如果希特勒威胁美国，那么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全部需要，而且还不够；如果他不对我们进行威胁，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你们拥有我们的部分舰队去打他们呢？我这是向您提出孤立主义的论点。”

“哦，不错。我们当然希望你们会考虑我们共同的传统和有关种种，考虑到让我们继续存在的好处，而且万一德日两国占领了欧亚两洲和几大洋，我们今后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不幸。现在，我还想让您看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造的登陆艇和斯坦莫尔的战斗机司令部。”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看看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

梯莱特朝他眨了眨眼。“第十一大队？好极了！需要安排一下，不过我想能安排上。”

- (1) 挂钢缆及铁丝的气球，用以保护重要地区或设施，防止低空飞机的袭击。
- (2) 山路转折处标志危险的记号。
- (3) 见《圣经·旧约全书·箴言》第15章第23节。
- (4)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于1868年、1874—1880年任首相。
- (5)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间四度任首相。
- (6) 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政治家，于1924—1935年间三度任首相。
- (7) 十九世纪法国剧作家罗斯丹所著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主人公。

第三十二章

维克多·亨利坐在萨伏依的会客室里等候帕米拉和他那位战斗机驾驶员。过往的人们多半穿着军服，只有寥寥几个白发或秃顶的人穿着黑色常礼服。年轻妇女穿着色彩艳丽的、薄薄的夏季盛装，容光焕发，活像一群多情的安琪儿。面临希特勒强盗进犯的前夕，英国是他见到过的最轻松愉快的地方。

这里一点儿没有法国人五月里手持刀叉坐等灭亡的消沉的享乐主义。这个美国人已经紧张地参观了一星期，已经看过船坞、海军和空军基地、工厂、政府机关和陆军演习，不论到哪里，他都注意到英国人由于生产数字不断提高而具有一种坚强、振奋的情绪。英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坦克、飞机、大炮和舰船。他们现在宣称，他们制造飞机的速度要比德国击落飞机的速度快。问题将在于战斗机驾驶员。如果他们告诉他的数字确实的话，开始投入战斗的是一千名训练有素的驾驶员。战争的伤亡人员骤增，而向空中补充生手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能杀伤德国佬，德国佬反倒能杀伤他们。仅仅靠现有的战斗机驾驶员，英国在一九四〇年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可是，德国空军熟练驾驶员的伤亡速度如何呢？梯莱特说，关键在此，但愿戈林已倾其所有。果真如此，只要英国人坚持下去，德国的空中表演总有一天会停止的。梯莱特说，一旦他们开始对英国城市狂轰滥炸，那就是信号。

“我们来晚啦！”帕米拉身穿紫红色绸衣，像小鸟一般叽叽喳喳地喊着，轻飘飘地朝他走过来。和她一起来的飞行员身材矮小，面孔黝黑，鼻梁很宽，身体相当结实，他那一头带波浪的浓密的黑发实在应该理一理了。如果他不穿那身满是皱褶的蓝军服，这位伽拉德空军上尉看起来更像青年律师或商人，而不太像演员，尽管他那双由于疲劳而深陷的美丽的蓝眼睛闪闪放光，富于表情。

帕米拉耳朵上的钻石光艳夺目，她的头发临时随随便便一拢。帕格觉得她不像去过美容院，倒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但是，此时此地，她非常漂亮！他这样想，心中感到痛苦，恨不得自己年轻起来，好与别人竞争。他们在拥挤的烤肉间里坐下，要了饮料。

“橘子水。”空军上尉伽拉德说。

“两杯不带甜味的马提尼鸡尾酒，一杯橘子水。好极了，先生。”银白头发的侍者低声说着，深深鞠了一躬。

伽拉德朝维克多·亨利动人地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他这一笑，倒使他看来像一个演员了。他用左手手指在浆过的桌布上迅速地轻轻敲着。

“在萨伏依要这样的饮料很不像话，对不对？”

帕米拉对帕格说：“人家告诉我，他过去简直是一个酒鬼。可是，从

我们宣战那天开始，他就只喝橘子水了。”

帕格说：“我儿子是海军飞行员，我希望他也喝橘子水。”

“这主意不坏。在上边，”伽拉德指了指天花板，“情况变化很快。你务必心灵眼快，要在别人看见你以前看见别人。一旦发现，反应必须迅速，必须接二连三地迅速做出决定。情况每秒钟都在变，你得为自己宝贵的生命驾驶这架飞机。现在有些青年嗜酒如命，他们说喝酒能消耗精力，我的工作可需要我全部的精力。”

“我有很多事想问你，”维克多·亨利说，“可是今天晚上也许你愿提起空战吧。”

“是吗？”伽拉德好奇地注视着帕格好一会儿，然后朝帕米拉看了一眼，说，“一点儿也不，说吧。”

“德国佬到底怎样？”

“德国佬都是很好的驾驶员、优秀的射击手。我们的报纸使我们很恼火，他们总说德国佬不堪一击。”

“他们的飞机怎么样？”

“109是好飞机，喷火式战斗机与它不相上下。旋风式略微慢一些，好在它更容易操纵。他们那种双引擎110比较次，看起来不便于掌握。当然，他们的轰炸机都像孵蛋的鸟，很容易击中。”

“英国皇家空军的士气怎么样？”

伽拉德往嘴里送了一支烟，用一只手迅速地把它点燃。“我可以说不，士气很高，但也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不是所说的那种英勇的爱国主义。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英国上空作战，空中战斗机控制中心所说的那个地方果然出现了小黑点。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心里想：‘这些瞎了眼的德国佬，你们真的来了，凭什么进犯我们的领空？狗杂种，看我不把你们揍下来！’没想到这之后，我为了让自己不被打下来，忙得不亦乐乎。以后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他默默地抽着烟，眼睛睁得很大，凝望着远方，手指不断地弹动。他在椅子上换了一下姿势，好像嫌椅子太硬。“这是任务，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我们在这里打的仗比在法国时更多了。上校，您可以告诉您儿子：恐惧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战争一直持续的话，要学会怀着恐惧生活下去。有的人简直不行，我们称这种人是士气不振。残酷的事实是：射程越短，准确度越大。可是，这个射程要靠你去缩短。古代的兵法在这里可用不上。您知道，打仗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老远就开火，一用完弹药就掉头往回跑。有些人把敌机追到云层里就找不到了，也有人从来找不到敌机，白白起飞一趟。大家很快就会知道谁干了这种事，也没有人责备他们。过一段时期，他们就调离了。”他又沉默了，眼睛朝下注视着紧紧捏在双手里的冒着烟的香烟，显然在想一些往事。他在椅子上又挪动一下身子，抬头看看维克多·亨利，又把视线转向帕米拉，帕米拉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他的脸。“嘿，不管好歹，我们总是在抵抗德国佬，亨利上校，这总是振奋人心的。我们现在驾驶的飞机能在半小时内飞越整个英伦三岛。最优秀的

炮台，举世无双。我们现在干的事可说是很少有人干得了或者干过的，也可能将来永远不会再有人去干了。”他环视这间雅致的小餐厅，这里坐满了盛装的妇女和穿军装的男子。他露出粗野的笑容，翻了翻白眼，说：“如果您对绝技感兴趣，那么——就在上边找。”他把拇指往上一翘。

“您的橘子水，先生。”侍者说着，鞠了一躬。

“来得正是时候，”伽拉德说，“我话说得太多了。”

帕格举杯对伽拉德说：“谢谢你。祝你幸福，愿你狠狠打击敌人。”

伽拉德张嘴笑了笑，呷了一口橘子水，在椅子上不停地挪动身子。“您知道，我可以说是一个演员，给我一点儿提示，我就能夸夸其谈。您儿子驾驶什么飞机？”

“SBD，道格拉斯无畏式。”帕格说，“他是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

伽拉德慢腾腾地点点头，指头弹动得越来越快了。“俯冲轰炸机吗？”

“是的。”

“关于这种飞机，我们还有争论。德国佬从你们海军那里仿造了这种飞机，我们司令部对此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驾驶员在可以预测的垂直航线中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小伙子打下不少斯杜加式俯冲机。而且，还得俯冲顺利，投弹命中目标。不过，我得向那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驾驶员致敬，他们能在海上一小块摇摇晃晃的地方着陆。我要回到我那广阔无垠、稳如泰山的大地母亲的怀抱，我对它越来越热爱了。”

“啊，我有一个情敌啦！”帕米拉说，“我很高兴她是那样古老，又那样平坦。”

伽拉德扬起眉毛，向她微笑：“不过你还是愿意她爱上我，是不是，帕姆？”

吃饭的时候，他对维克多·亨利详细讲述了双方战斗机采用的战术。伽拉德兴致勃勃，把两只手突然放下来表示操纵的情况，滔滔不绝地用了一大堆术语。现在他才显得轻松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异常兴奋地微微笑着。他所谈的都是重要情报，帕格想尽可能记在脑子里。他要了烤牛肉，还有法国红葡萄酒，但是酒他喝得很少。帕米拉终于抱怨说这瓶酒全是她一个人喝光了。

“我需要充沛的精力，”帕格说，“比台德更需要。”

“那类节制饮食的英雄好汉已经叫我腻味了，我自己宁可做一个胆小的醉鬼。”

伽拉德在吃第二份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他吃得很多，说过去三个星期，他几乎掉了八磅肉，要在三天之内补回来。这时，侍者头儿给他送来一张字条。伽拉德把字条揉作一团，用餐巾擦了擦嘴，走出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座位上，朝他们笑笑，继续吃起来。

“帕姆，情况有变化，”他把菜吃完，突然说，“我们营轮休取消了，等天凉些才有假。”他朝维克多·亨利笑了笑，用十根手指轻轻敲击桌子。“我倒不在乎，如果周围热火朝天，而自己却站在一边，反倒叫我心里不安。”

在这张小餐桌旁的沉寂空气中，维克多·亨利感到这一命令远远不止预兆着重新征召一个疲惫而焦躁的飞行员，并再度把他送上天空所产生的危险。这标志着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穷于应付了。

帕米拉问：“你什么时候必须回营，明天吗？”

“照说我现在就该回去了，可是跟你们在一起，我太高兴了，太喜欢吃我那牛排啦！”

“我可以用车送你到比根希尔。”

“帕姆，真的，他们会从各种低级旅馆、公共场所把人找回来。他们把找到的人集合起来，让这些人一起走。”他看看表，“我要走了，不过晚上时间还早，你应该去看看诺埃尔·科沃德的戏，听说很滑稽。”

帕格连忙说：“我想我该让你们俩谈谈心啦。”

这位皇家空军飞行员盯着他的眼睛说：“怎么，您再多听一会儿帕米拉酒后的胡言乱语就受不了啦？别走，好几个星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这么有精神呢。”

“好吧，我想我是受得了的。”帕格说。

飞行员和帕米拉站起身来。帕米拉说：“就要走吗？好吧，我们可以慢慢穿过这条长廊。”

帕格站起来，伸出手。台德·伽拉德说：“祝您运气好，亨利上校，祝您那个在无畏式俯冲机上的儿子运气好，告诉他我推荐橘子水。到比根希尔飞机场来看我们吧。”

剩帕格一个人在桌旁。他坐下，用餐巾擦擦右手，伽拉德的手非常湿。

几天以后的某个下午，他当真参观了台德·伽拉德的中队。比根希尔位于伦敦东南，如果德国轰炸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犯他们最近的机场，这里正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德国空军决定炸平比根希尔，因此机场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飞机残骸、被焚毁的没有屋顶的飞机库、炸坏的跑道，还有烧焦的木头、炸毁的排水沟、炸塌的泥土和炸碎的水泥，到处散发出冲天的臭气。帕格到来的时候，压路机正四处吼叫着修补跑道，两架飞机刚刚着陆。机场上到处停放着短粗的战斗机，穿罩衣的机工们爬上爬下，忙着修理，嘴里愉快地大声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机场显得十分繁忙。

伽拉德脸色很憔悴，但比在萨伏依小餐厅时高兴多了。在一座疏散

了的兵营里，他把帕格·亨利介绍给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眼窝深陷、头发蓬乱，穿着满是皱褶的军服、露羊毛边的皮靴和黄色救生衣，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或铁吊床上，有的光着头，有的把窄小的蓝帽子歪戴在一只眼睛上。这位身穿军便服的美国海军上校的到来使他们的谈话声突然停止了，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只听得收音机里播送的爵士乐。随后，一个看起来像从来没有刮过脸的、面孔红红的飞行员递给帕格一杯浓茶，并且用友好口吻攻击海军的无用。他说，他飞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曾经被一艘英国驱逐舰击落，因此他可能有点儿成见。帕格说，为了海军的荣誉，他对这件蠢事表示遗憾，但作为英国的朋友，他对这样的射击术表示钦佩。他这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们又谈起飞行，起先还有些拘束，后来就把客人抛到脑后了。有些行话他听不懂，但眼前的情景一目了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几乎昼夜不眠。在意外事故和战斗中损失飞机太多，而德国的战斗机又比他们的多得多，但是，在这个人数锐减的中队里，有一种决一死战的、豪迈而奋激的高昂士气。帕格了解到，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几乎半数以上的飞行员牺牲了。

六点的新闻开始以后，他们停止谈话，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这一天只有一场小战斗，双方击落飞机的比例是三比二，德国空军居下风。飞行员们互相跷起大拇指，一脸稚气地笑起来。

“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加拉德送维克多·亨利上车时，在路上说。“当然，您一进来，把他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打断了。我是中队里的中年人啦，他们也不大跟我谈这些。这些年轻人不飞行的时候，动人的经历可多哩！”他对帕格会心地笑了笑，“有人心里纳闷，他们怎么还有精力爬上他们的飞机呢？可是，他们照样爬上去，一点儿也不错。”

“活着而且年轻，真是黄金时代啊！”帕格说。

“是啊。您问过我士气怎么样，现在您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汽车旁握手的时候，加拉德腼腆地说，“我应该感谢您。”

“谢我干什么？”

“帕米拉回到了英国。她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无意中遇到您的时候，她正拿不定主意呢。她决定跟您商量，您的话对她有很大影响。”

“嗯，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相信她父亲离开了她，照样会生活得很好。”

“韬基吗？他会比我们都生活得好。”

“不太顺利。”梯莱特少将说。他开着汽车，从大理石拱门前许多甲虫似的、湿漉漉的黑色出租汽车中间穿过去。天气变得多雨多雾了，珠灰色的灰暗笼罩着闷热而潮湿的、毫无战争气氛的伦敦。人行道上，人们撑着伞熙来攘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警察的胶皮雨衣都在雨中闪闪发光。神秘的伦敦披着单调的、和平时期的晨衣。

“比根希尔的士气真不坏呀。”帕格说。

“是吗，您去过了？士气是毫无问题的，数字却很糟糕。也许小胖子

戈林也缺少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很缺少，这是肯定的，缺少得厉害。我们不知道山那边的情况，我们只是坚持着，寄希望于未来。”

他们开车前行，雨渐渐住了。不多时，柔弱的阳光照到一排排望不到头的、清一色的潮湿而肮脏的红房子上，也射进车里。梯莱特说：“我们气象学家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说雨下不久，德国佬今天可能会来。说来奇怪，英国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好夏天，偏偏又赶上德国佬来空袭。”

“天晴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德国佬选中目标、投掷炸弹是有利的，可我们的截击机也更容易发现敌人，把敌人击落。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大晴天。”

他谈到拿破仑在天气上总是走运，他又引证查理十二世和华伦斯泰的几次战役因为意外的暴风雨而转败为胜。帕格很欣赏梯莱特的博学多识。在这方面，他是毫无招架之功的，也想不出有谁能胜过他。看来梯莱特对历史上的每次战役都很有研究。泽尔士一世或恺撒大帝在战略上的失策惹他生气，就像赫尔曼·戈林惹他生气一样。一小时后，他们的车驶到一座小城镇。汽车沿着一条污水运河驶去，然后驶近一片满是油烟的楼房，周围围着高高的铁丝网。门口一个士兵向他们敬了个礼，放他们进去了。帕格问：“这是什么地方？”

“阿克苏布里奇。您不是想看看第十一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所吗？”梯莱特说。

“啊，不错。”三个星期以来，梯莱特从来没有提到他提出的那个要求，维克多·亨利也没有再提起过。

一位面带笑容的圆脸空军上尉出来接待他们。他是一个贵族，他的姓名很长，梯莱特说得很快，帕格没有听清。这位贵族先生带着他们在耀眼的阳光下顺着很长的螺旋形楼梯一直下到地下室。“有人也许盼望在这种地方碰上白兔，是不是，上校？”他操着牛津口音说，“可这里是看着表办事，我担心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他们走到一座奇怪的小剧院的狭窄的二楼楼座区。舞台和挂幕的地方是一堵黑墙，墙上满是一行行电灯泡，除了最上边一排红灯，其余全是白灯。墙边有一行标记，标明皇家空军的各个准备阶段。下面地板上有二十来个穿军服的姑娘，有的戴着拖了长线的耳机，围住桌上一张英国南部大地图在工作。墙的两侧，在类似无线电控制室的玻璃小屋里，有些男人戴着耳机伏在桌上写东西。这个地方散发出一股地底下泥土和水泥的气味，很安静，很凉爽。

“勃纳·沃克，你的美国客人来啦。”梯莱特说。

坐在楼座中间的金发军官转过身来，露出微笑。“啊，来啦！听说您要来，我们高兴极了。来，坐在我旁边，好吗？”他和他们握握手。“现在没有什么事干，可是很快就要有事干了。英吉利海峡的天气一旦从坏变好，德国佬就要从天而降了。”勃纳·沃克用一只手擦了擦他那瘦削的粉红色的下巴，调皮地朝帕格瞟了一眼，“我说，您搜罗来的那些飞机，

可派了大用场啦！”

“它们在空战中派不了什么用场。”帕格说。

“这些飞机用于巡逻特别好，对来犯的舰队予以迎头痛击，飞行员很喜欢它们。”勃纳-沃克注视着他的眼睛，“瞧这儿，您能在两天之内生产这批飞机吗？”

帕格只是咧嘴一笑。

勃纳-沃克摇摇头，摸了摸他的髻发。“我当时真想主动向您提供帮助，可是您给我的印象好像您一个人完全对付得了，那样我们反倒成了大傻瓜啦。啊，有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来啦！大热天在华盛顿的招待会上头一次见到您时，您不是跟塔茨伯利父女在一起吗？”

帕米拉走进来换另一个姑娘的班。她抬头望望，向维克多微微一笑，就开始工作，再也不朝他看了。

“看起来一目了然，是吧？”勃纳-沃克指着那张地图和那堵墙说，“斯坦莫尔的战斗机司令部负责防空，他们让每支大队独当一面，我们的地区是英国东南部。这是一个热闹地区，离德国最近，伦敦也在这里。”他用他那枯瘦的手指指着那堵墙，上下挥动手臂。“那六行灯泡表示我们大队的六个战斗机控制站，垂直的一排灯泡表示战斗中队，总共二十二支中队。理论上，我们指挥五百名以上的战斗机驾驶员。”勃纳-沃克抿了抿嘴唇，“那是在理论上，目前我们正从其他大队借用飞行员。就是这样，我们还缺很多。不过——”他朝那堵黑墙的墙脚指了指，墙脚的白灯泡亮了，形成锯齿形。“墙上的灯从下往上亮，就表示进入战斗准备，跟着就是起飞、发现敌人，最后当然是双方交火。那是一排红灯泡。我们的六个分站跟我们和飞行员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把全部情况汇集在一起。空战激烈时，空军少将会来亲自指挥。啊，对了，关在左边玻璃室里的那些可怜的人是收集从地面观察站发来的情报的，右边的人收集来自防空站的情报。因此，有关德机在我们领空的消息，很快就从这里反映出来。”

在这里，帕格并不像在文特诺时那样吃惊了。他已经知道有这种系统存在，可是现在仔细一观察，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先生，照您说来，不是要有几十万英里长的电缆吗？成千上万条线路、林立的设备，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装备好的？”

“啊，两年前我们就订出计划了，那班政客认为这笔经费太大，不同意。慕尼黑会议之后，我们才拿到经费。这是一股逆风，不是吗？嘿，开始啦！我相信德国佬已经来啦！”

那堵黑墙上的白灯泡开始往上亮。坐在勃纳-沃克旁边的青年贵族把话机递给他，勃纳-沃克即刻用皇家空军的暗语讲话，他的目光从墙上移到放地图的桌上。然后，他把话机送回原处。“不错，文特诺雷达站现在报告说敌人开始进攻，有的正准备进攻。其中两起是四十架以上，一起是六十架以上。”

梯莱特说：“戈林真是一头蠢驴，他怎么不捣毁我们的雷达站？这肯

定是他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啊，他尝试过，”勃纳-沃克说，“可是要做到并不那么容易。除非他们击中铁塔，把它炸得粉碎，不然的话，它会像一株棕榈树，暴风雨过后，依旧挺立起来。”

“那么，他应该不断地炸。”

白灯泡不断往上亮，作战指挥所即刻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但是，没有人露出惊慌的神色，说话的声音也很低。空军少将来了，他很瘦，显得很严肃，留着稀疏的小胡子，跟梯莱特将军很像两兄弟。他走进来以后，起初没有注意到客人，后来跟梯莱特打招呼。他脸上带着十分热情的笑容，这使他看起来和蔼可亲。

比根希尔控制站的红灯首先亮了。维克多·亨利看见帕米拉抬头朝这些灯光看了一眼，她和别的姑娘忙于摆弄箭头和号码盘，桌面上立刻清晰地显示出四队飞机正沿着不同路线向英国南部进袭。地上接电话的人们很低的、噼噼喳喳的报告声混成一片。楼座上没有人聊天了。亨利坐在那里，眼看红灯一个个亮起来，他像看球赛似的被吸引住了。大约二十分钟内，木板上半数中队的红灯都亮了。

“差不多啦，”勃纳-沃克不再发紧急命令，信口说，“我们几乎出动了二百架飞机。这批飞机下来加油、补充弹药的时候，另有一批在旁做掩护。”

“你们木板上的红灯有全亮的时候吗？”

勃纳-沃克抿了抿嘴唇。“有，那是由不得你选择的。目前，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

帕格竭力想象，在那遥远的、蔚蓝色的天空，现在正有多少飞机在云层里蹿来蹿去，这场飞机的搏斗将造成多少像年轻的华伦和拜伦那样的德国和英国青年的死亡。帕米拉那位冷静的橘子水爱好者，矮矮胖胖的演员，这时也穿着黄色救生衣，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在空中飞翔，同时要注意飞机的反射镜里有没有白色的方机头出现，或者向冲过来的漆有黑十字的敌机射击。

比根希尔的两只灯泡朝上亮，变成白色：返回基地。

“从德国飞机起飞开始算起，战斗很少有超过一小时的，”勃纳-沃克说，“他们很快就没油了，非回去不可。他们像精疲力竭的蝙蝠，时常掉下海去。俘虏们说，德国空军给英吉利海峡取了一个不雅的名称，相当于你们美国人说的‘粪沟’。”

几分钟以后，红灯一个个熄灭了。空军少将离去了，下边的姑娘们把桌上的标志全都拿掉了。勃纳-沃克勋爵接电话，听取汇报。他用两只瘦骨嶙峋的、毛茸茸的手拼命擦了擦自己的脸，转向帕格，他两眼布满了红丝。“您愿意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谈吗？”

“当然啦。情况怎么样？”

勃纳·沃克精疲力竭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不能把每架轰炸机都挡回去，我怕有不少飞机已经穿过防线，干尽了坏事。但有时候打完仗，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损失了不少飞机，他们也一样，要等一两天，才能有准确数字。我想我们打得不坏。”

当帕格跟那位青年贵族走出去，留下梯莱特跟那位精神萎靡的高级军官交谈时，帕格回头朝那座剧院望了一眼。那堵墙上又只剩墙脚或靠近墙脚的灯泡亮着，屋里静悄悄的，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泥土气息，通往地面的楼梯显得更长更陡了。帕格感到很累，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坐在那里观看。他气喘、心跳，见到阳光，他感到很高兴。帕米拉穿着一身蓝军服站在外边的阳光下。“啊，您参观过啦，可是今天不是最好的一天，台德掉下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镇定，带着闲谈的口吻，但她用冰凉的双手不安地握了握他的手。

“你能肯定吗？”

“是的，他可能跳伞了。但是，他的飞机掉到海里去了。跟他同一支中队的两个同伴报告说，他掉下去了。”她紧握他的手，用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他的脸。

“帕姆，你说过，他们常常会爬出海面，很快回到工作岗位。”

“啊，当然，那要靠台德自己了。我要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今天晚上，我要到伦敦去。您能请我吃顿饭吗？”

一星期过去了，又是一星期，伽拉德始终没有回来。帕米拉到伦敦来了好几次。有一次，维克多·亨利对她说，她好像只是在她高兴时才参加战斗。她回答说：“我表现得糟糕透了，我想尽了办法，利用别人的同情和好脾气，让别人过分迁就我。我很快就要被关进营房里听候处分了，不过那时候您已经走啦。现在呢，您还在这里。”

这里的美国人都认为帕格·亨利找上了一个年轻的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为了安慰帕米拉，他常常带她去弗莱德·费林的公寓，公寓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聚会的中心贝尔格拉夫广场。费林跟罗达在圣诞夜争吵以后不久，德国人因为费林透露了汉堡被炸的一些实际情况，把他驱逐出境。费林又和伦敦的姑娘们打得火热，据他自己说，他常是精疲力竭地到广播室去。他那些关于战时英国的激励人心的动人描写引起美国人士的深切同情，孤立派认为他显然拿了英国人的钱。

维克多·亨利第二次把帕米拉带到这所公寓时，费林在过道里单独碰见帕格，对他说：“尊敬的亨利先生，您是在偷着干吧？她个子很小，可是很老练。”

“她是我朋友的女儿。”

“不错，韬基·塔茨伯利也是我的老朋友。”

“对啦，就是她。她的未婚夫是一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失踪了。”

费林的大圆脸上浮出会心的微笑：“原来如此，她应该找一点儿安慰啊！”

帕格抬头望望他，这位记者身高六英尺多，体格壮实。“你是想好好挨一顿吗？”

费林的笑容消失了：“帕格，你这样认真吗？”

“我很认真。”

“我不过问问罢了。罗达有信吗？”

“她非常想念我，纽约乌烟瘴气，她很厌烦，天气热得受不了。”

“情况正常，我的老朋友罗达。”

进出这所公寓的男人，经常有妇女做伴，经常带着几分醉意。这些人中，有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团的观察员、报社记者、电影演员、商人。他们跟帕米拉跳舞、开玩笑，但都把她当作维克多·亨利的情妇，不打扰她。

九月初，有一次，他和帕米拉在她的公寓里喝酒，谈到这些事。帕格说：“淫乱，淫乱——仍然是战争和淫乱——除此都不时髦。”

她睁大眼睛望着他：“哎呀，想不到你还是莎士比亚专家哩！”

“帕米拉，除开西部小说，《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作为消遣的仅有读物，”帕格相当严肃地说，“读这些书很有益。干海军这一行，可以有机会读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

“嗯，我们这里可谈不上淫乱，”帕米拉说，“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

“你是在抱怨吗，姑娘？”

“当然不是，你这个笨老头子，我不敢想象你妻子怎么受得了你。”

“呃，我可是一个好脾气、有耐心、从不埋怨别人的好伴侣。”

“上帝保佑你，你说的不错。”

这时，空袭警报忽然鬼哭狼嚎地尖叫起来。帕格尽管听过多次，仍然感到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天哪，”帕米拉说，“他们来了！那不是！倒霉的战斗机司令部干什么去了？”她和维克多·亨利并肩站在她那间起居室外的小凉台上，手里拿着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注视着——一排排组成不整齐的大V字形的轰炸机。飞机飞过蔚蓝色的、晴朗的天空，在暗淡的斜晖中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高射炮炮弹到处发射，但它们只是在轰炸机群附近冒出白色和黑色的烟团，不起别的作用。

“恐怕是在最南边和战斗机护航队干上了。”维克多·亨利的声音有些发颤，轰炸机的数目之多使他大为吃惊。大批飞机如同未来派电影里的侵略者一样袭来，空中充满了亿万蜜蜂鸣叫般的有规律的、愤怒的嗡嗡

声，此起彼落的砰砰的高射炮声竞相形见绌。一队V字形飞机飞过去了，但是蓝色的远方，又出现了几队。它们飞到城市上空时，面积之大，数目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轰炸机飞得不高，高射炮似乎就在V字形队形里爆炸开来，但是，飞机继续往前直冲。低沉的炸弹爆炸声响彻整个城市，灰白色的火焰夹着硝烟，在阳光下飞腾而起。

帕格说：“他们像是选中船坞了。”

“我给你再拿一杯来，好吗？我可是一定、一定要喝一杯。”她拿走他的杯子，急忙回屋去。

轰炸机不断从东南方向出现。帕格觉得梯莱特少将的话可能不错，这或许是德国人软弱的表现，是戈林的最后摊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是，为了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沉着的大规模轰炸，德国的战斗机护航队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啊！英国的战斗机可以像击落锡铸的鸭子一样，击落这些又大又慢的飞机。他们早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是现在，轰炸机继续飞来，肆无忌惮地在伦敦上空示威，像是一场陈列恐怖飞行机器的展览。

她端出饮料，朝空中瞥了一眼。“哎呀，上帝保佑，又来了不少啦！”

她倚着栏杆，靠着他的肩。他用胳膊搂住她，她偎在他身边。他们俩就这样站在一起，注视着德国空军为了迫使英国投降而开始的轰炸。这是九月七日。

沿河，硝烟弥漫，射向天空的炮火更多、更猛烈了。城里的一些地方，没有击中目标的炸弹燃起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焰。在头一阵惊恐过去之后，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了。声音离得很远，一堆堆的火焰散布在一大片红色和灰色的完好的建筑物之间，显得疏疏落落。伦敦真是一座非常、非常广阔的城市，小胖子戈林的这次大举进袭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大损失，只有熊熊燃烧的泰晤士河岸仿佛受了一些创伤。这就是从帕米拉公寓的凉台上看到的首次全面空袭的景象。

他们在警报解除后步行到索霍区去吃饭，那边也是这番景象。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伦敦人精神振奋、毫不气馁，甚至显得趾高气扬。不相识的人互相交谈，有说有笑，还跷起大拇指。交通与往常一样拥挤，马路上看不到被破坏的痕迹，远处救火车的叮当声和天空弥漫的硝烟是戈林大举进袭在这个区留下的唯一痕迹。电影院外面甚至跟平时一样排着长队，戏院售票处也在很快地出售戏票。

当他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意大利晚餐，踏着夕阳朝泰晤士河走去时，景象才开始变样儿。硝烟的气味变得更浓烈；浓烟滚滚，衬着低空的云块，在摇曳的红色和黄色火光下，给人一种置身地狱的感觉。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这里的人们显得更沉默寡言。亨利和帕米拉走到用绳子拦起的街道上，这里人声嘈杂，到处喷着水，消防队员们喊叫着，用水管对准烧黑了的房屋，朝舔出窗外的火舌喷水。帕米拉绕过几条小巷和小街道，来到河边，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令人窒息的火燃烧的恶臭污染了大气，在这闷热的夏夜，河上又吹来阵阵酷热的风。月亮在低空透过滚滚浓烟，射出布满尘土的红光。对岸的熊熊火光映在黑油油的水面上。大桥慢腾腾地吐出逃难的人群，有的赶着大车，有的推着儿童车，有的坐着轮椅。他们大多衣衫褴褛，也有戴着帽子的工人，还有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只有这些孩子走过来时，还高高兴兴，到处乱跑。

维克多·亨利抬头望着天空，繁星透过烟雾的隙缝在闪烁。

“你知道，今天夜里天气非常好，”他说，“这些火光就是信号，百英里以外都能看到，他们还会飞回来的。”

帕米拉突然冷静地说：“我得回阿克斯布里奇去了，我觉得不大舒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灰色薄绸衣裙，说：“我觉得好像不该不穿军服。”

帕格和帕米拉在离河边好几条街的地方刚刚找到一辆出租汽车，警报器就又惨叫起来。身材瘦小的司机用手碰碰自己的帽子向他们行礼，说：“来吧，照常营业。打倒希特勒！”

帕米拉进屋换衣服，维克多·亨利在凉台上看着夜袭开始。破坏、骚动、壮丽的火烧场面、摇曳不定的蓝白色探照灯光、轰炸机马达密集的轰鸣、刚刚开始的高射炮声——这一切都使他的感官敏锐起来。帕米拉·塔茨伯利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制服，走到月光朦胧的凉台上，在帕格眼里，她简直成了绝代美人。她穿着平底鞋，显得更矮小一些，但这身朴素的服装使她苗条的身材变得更加娇媚可爱了。他这么认为。

“他们来了吗？”她问。

“就要到了。”

她又偎依着他，他又用一只手臂搂着她。“该死，这些狗杂种不会错过目标的，”他说，“有这些火光引导他们。”

“柏林也会起火的。”帕米拉突然变得凶狠难看，涂了口红的脸上带着冷酷、愤怒、仇恨的表情。

河岸上蹿起新的火苗，四下蔓延，越烧越旺。远处，一片漆黑的泰晤士河上吐出更多的火舌。然而，这座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片黑沉沉的寂静。一架小轰炸机从浓烟弥漫的空中坠落，像一支蜡烛似的燃烧着，两道交叉的探照灯光把它紧紧锁住。

“天哪，打中了一架，他们打中了一架！再多打几架下来吧！”

即刻又有两架轰炸机坠落下来。一架带着一团烈火，像一颗陨星似的笔直落下来；另一架兜了几个圈子，冒着黑烟盘旋起来，终于在半空中像远处的一串爆竹似的爆炸开来。他们立刻听见尖锐的炸裂声。

“啊！好极啦，好极啦！”

电话铃响了。

“哎呀，”她尖声大笑起来，“一定是阿克苏布里奇来的，召回开小差的人，说不定要请我上军事法庭哩！”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带着困惑的表情说：“好像是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

“他不肯说，好像很重要，他很不耐烦。”

是梯莱特将军的声音。“是亨利吗？好极了！您的朋友费林建议我往这里给您打电话试试。喂，您该记得吧，两个星期以前，有一天早晨，您去拜访一个胖老头儿，他说您为了工作想参加一次小小的远征，去看看熟悉的异国风光，记得吗？”

维克多·亨利感到脊背一凉。“我记得。”

“那么，这次旅行就要开始了。要是您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等这次倒霉的空袭结束以后，我来看您，再详细告诉您吧。喂，亨利，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少将。您参加这次旅行吗？”

“我嘛，天晓得，亲爱的，当然不啰！我是一个胆小的老头子，旅途奔波对我来说已经不适合了。再说，也没有请我去啊！”

“什么时候出发？”

“我猜想他们大概明天动身。”

“我能给您回电话吗？”

“我要在一小时内把您的回答转告给他。”

“我很快就给您回电话。”

“那好。”

“告诉我，您认为我应该去吗？”

“呃，既然您问，我想您准是疯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热得要命，是一年里最坏的季节。除非您特别喜欢那种风景，我可是不喜欢。”

“您的电话号码没有变吧？”

“已经改了。”梯莱特告诉他另一个号码。“我坐在这里等着。”

当他走到凉台上时，她转向他，脸色开朗起来。“他们又打下两架，我们的夜班战斗机驾驶员一定没有睡觉。至少，我们捞回了几架。”

帕格凝望着外面奇妙的景象：熊熊烈火、探照灯光、熄了灯的城市上空冲天的红色和黄色烟柱。“在华盛顿，我给你出过好主意，也许你认为那是一个好主意吧。”

“是啊，真是这样。”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谁给你来的电话？”

“到屋里去，我现在要喝点儿酒。”

他们坐在通向凉台的敞开的落地窗旁的两张扶手椅上。他朝前俯着身子，用臂肘撑着膝盖，双手捧着酒杯。“帕米拉，英国皇家空军明晚要轰炸柏林，看来已经请我去当观察员了。”

帕米拉的脸在暗淡的灯光下绷紧了。她咬着下唇，凝望着他，这种表情并不讨人欢喜。她的眼睛像猫头鹰一样瞪得滚圆。“我知道了，你不去？”

“我正在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个混账的馊主意，梯莱特少将也认为这样。可是，他同时又转达了这次邀请，我不得不接受，否则我只有溜走。”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请你？你又不是空军。”

“你们的首相先生见到我的时候随便提了一句，显然他记忆力很好。”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我正要问你。”

“拒绝他，迅速、坚决、彻底地拒绝！”

“好。为什么呢？”

“这不是你分内的事，特别不是一个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分内的事。”

“真是这样。”

“你活着回来的概率是百分之六十，这样太对不住你妻子了。”

“我起初也这么想。”帕格说着，停顿了一下，从凉台门口朝外望了望。夜晚，高射炮砰砰作响，探照灯的蓝色光束划过夜空。“不过，你们的首相认为我走一趟说不定还有点儿用处。”

帕米拉·塔茨伯利生气地把手一挥：“简直胡闹，温尼^①在作战这方面永远毕不了业！大概他自己想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很久以前，他在南非毫无必要地被俘了。在五月和六月，他一次又一次地飞到法国，得罪了将军们。他上前线露了露面，给自己找来不少麻烦。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这是他的许多缺点之一。”

维克多·亨利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用手指不断翻转火柴盒。“我要很快给梯莱特将军回电话，我还是打电话吧。”他走到电话机旁。

她连忙说：“等一等，你怎么说呢？”

“我准备接受。”

帕米拉大声吸了一口气，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征求我的意见呢？”

“我想，你也许会提出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很好的反对理由。”

“你自己提出了最好的反对理由，这是一件蠢事嘛！”

“我并不坚持。我的工作搜集情报，这可是绝好的机会。这里还有点儿讽刺的意味，帕米拉。美国海军没有参战，我到这里来看看你们打得怎么样。问题在于，我怎么插手呢？这个问题我是逃避不了的。”

“你考虑得太多了。你的总统对此会有什么意见呢？他叫你到这里来送死吗？”

“事后他会祝贺我的。”

“除非你真能回来接受祝贺。”

当他重新去拿话筒的时候，帕米拉·塔茨伯利说：“我要去找弗莱德·费林做伴，或者找跟他一样的人。”这句话使帕格的手停住不动了。她说：“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想台德想得厉害，我不能再忍受失去你。我对你的爱慕比你想象的深得多，我并不是道德的化身，你要知道，你把我完全看错了。”

当他看着这个生气的姑娘时，他脸上的皱纹更深更重了。他心跳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要说，乘人之危是很不道德的。”

“你不了解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在‘不来梅’号上时，你把我当成一个女学生看待。你的看法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你妻子不知用什么办法使你二十五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单纯。”

维克多·亨利说：“帕姆，我确实认为在我乘坐英国轰炸机飞到柏林上空时，我注定不会被击落，等我回来再来看你。”

他给梯莱特打电话时，帕米拉气愤地睁大了眼睛。“笨蛋！”她说，“笨蛋！”

(1) 温斯顿的昵称，指丘吉尔。

第三十三章

门敞开着，一个身穿油污罩衣的青年从门口探进头来。“先生，飞行前的训令已经开始了，在B飞行员室。”

“就来。”帕格说着，连忙系上他不熟悉的管子、钩子和带子。飞行装太大了。这套衣服长久没有洗过，散发出一股汗臭、油泥和烟草气味。帕格迅速套上三双短袜，登上羊毛边皮靴，靴子也太大了。

“这些怎么办呢？”帕格指着 he 折好放在椅子上的雨衣和花呢衣服说。

“您回来的时候，还会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先生。”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在这匆匆一瞥中，他们彼此都非常理解，帕格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去冒生命危险。年轻人为他难过，同时对这位美国武官的处境感到哭笑不得。帕格说：

“你叫什么名字？”

“空军士兵哈尔顿，先生。”

“空军士兵哈尔顿，我跟你身材差不多，要是我忘了回来取这套衣服或别的东西，它们就都留给你了。”

“多谢您了，先生。”年轻人爽朗而诚挚地露齿一笑，“这衣服料子非常好。”

十几个穿飞行装的面孔苍白的男子懒散地坐在那间黑屋子里，注意倾听空军中校的讲话。中校打了个手势请帕格坐下，他用一根长木棍指着映在一幅大银幕上的灰色带颗粒的德国首都上空的照片，讲述柏林的主要和次要目标。维克多·亨利曾开车或步行经过这两个目标，一个是发电厂，另一个是柏林主要的煤气工厂。当他辨认出绿林区罗森泰尔房子旁边的湖时，他觉得非常奇怪。

“好吧，咱们再看看防御地图。”

银幕上映现出柏林的另一个镜头，到处都是红色和橘黄色的标志。中校讲到高射炮的位置和探照灯区，声音单调而低沉，飞行员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开灯。”

天花板上光秃秃的灯泡亮了，轰炸机驾驶员们眨巴着眼睛，在椅子上挪动身子。银幕卷了起来，露出一幅绿色和棕色的欧洲地图，上面挂着一块大牌子，用红色印刷体写着：闭起嘴让人当成傻瓜，胜于张开嘴消除一切怀疑。

“好吧，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伦敦投下这么多炸弹后，柏林一定戒

备森严，因此大家要精神饱满。”空军中校把木棍靠在墙上，两手放在臀部，用变得温和的语气说，“记住，要注意月光，不要笔直飞进月光里，否则你们就会变成圣诞贺卡上的一只猫。你们投完弹，拍完照片，就赶快俯冲，尽快低飞返航。信号手枪要装好子弹，照明弹拿在手头。动作要快，高射炮火会非常猛烈。我们的美国观察员将乘坐‘弗兰迪’号轰炸机，他是海军将军维克多·亨利，美国海军里最不怕死的军官。”

大家都转向帕格。帕格清了清喉咙，说：“先生，也许我回来后会升官，不过我现在还只是海军上校亨利。”

“这次任务会让您晋级的。”空军中校说着，大笑起来，“谁要是去干这种本来不该他干的玩命的事，就该被送进疯人院。”

一位身材短小、瘦骨嶙峋的飞行员，生着一头浓密的黑色鬃发，小眼睛里布满了红丝，走到帕格身边，拿出一个用红丝带随便捆着的纸盒子，说：“将军，这是中队送给您的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向您表示欢迎。”

帕格打开纸盒，拿出一卷手纸。他环顾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苍白而愉快的面孔。

“我十分感激，不过，我想我不需要这个，我已经吓得屎尿都没有啦！”

大家哄笑起来。身材短小的飞行员伸出手：“跟我来吧，将军。我叫彼得，‘弗兰迪’号的领航员。”他把帕格带到一排橱柜前面，把他的降落伞交给帕格，教他怎样系在胸前。他还把一纸袋口粮交给他。

“您现在不用系降落伞。这是一副好伞，您把它放在紧急时刻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您会发现，还没系这副伞，行动就已经不灵活了。现在您要见见驾驶员们，他们是空军中尉基伦和空军中士约翰生，我们称呼他泰尼中士。”

他把维克多·亨利领进一小房间，两位驾驶员正在研究柏林地图，并在图上做记号。空军中尉紧锁双眉，蓄着银行副经理那种整齐的短髭，正在使用放大镜。空军中士泰尼·约翰生把穿着皮靴的一双脚搭在书桌上，手里拿着地图细看。“您好！上将，跑警报跑得我简直累极了，”当彼得把维克多·亨利介绍给他时，他说，“累得要命。”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嘴唇很厚。

“把它收拾起来吧，泰尼。”第一驾驶员说。

“累垮啦！我们整整流了九个小时的汗水。其他中队的那些家伙都只有一项短程任务，飞到英吉利海峡追击进犯舰队。他们还能赶回来喝茶，天知道。我到过柏林上空，不过我不喜欢它。”

“你总在吹嘘你到过柏林。”中尉说着，往地图上画线。

“那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时候，”中士说着，斜睨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碰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众多的探照灯把黑夜照得通明。”他打着哈欠站起身来。“累垮啦，真垮啦，老兄，累垮啦！您可是一个勇敢的

人，将军。”

他走了出去。

“泰尼是一位优秀的驾驶员。”第一驾驶员用上司的口气说，一面把地图折起来，放到一个帆布盒子里。他的话很多。

楼道里一只光秃秃的灯泡下面，“弗兰迪”号轰炸机的六个人员聚在一起看布告栏上的通知，等候空军中尉基伦的最后指示。要不是他们穿着像戏装一样的飞行装和救生衣，他们简直就像随便走在伦敦街头的六个年轻人。无线电报务员又瘦又小，一副可怜相。尾翼炮手是一个气色很好的年轻人，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帕格觉得他简直像是第一次试航。满脸粉刺的前座炮手正用大嘴粗里粗气地嚼着口香糖。只是他们紧张、提心吊胆、敢于冒险又带着高兴的表情显得很特别。

炎热的夏夜，繁星闪烁：织女星、天鹅星、牵牛星、大角星这些古代航行时的助手，很可靠地在远方闪烁。那位第一驾驶员登上飞机，机组人员在附近的草地上走来走去。

“‘弗兰迪’号轰炸机立过许多汗马功劳，将军。”空军中士说着，在机身上重重拍了一下。

帕格这才发现惠灵顿式轰炸机套着一层纤维织品，拍打它的声音就像拍打布料的声音一样。他见惯了自己海军里的金属制飞机，从来没有想到英国能用纺织品制造飞机来攻击轰炸机。他不是飞机工程师，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维克多·亨利其实还来得及逃避这次飞行，但他感到不能不登上这架用纺织品制造的飞机，飞往柏林上空，就像杀人犯不能不上绞架一样。在这花香袭人的静夜，到处回荡着凄婉的鸟鸣声。

“听说过夜莺歌唱吗？”泰尼·约翰生问。

“没有，从来没有。”

“将军，您现在听到的就是。”

远处地面上，一架又一架飞机开始吼叫，在黑暗中喷射出火焰。一辆卡车慢慢向“弗兰迪”号开来，机械师把一根电线接到机身上。马达发动了，喷出烟和火。这时，其他飞机在灯光暗淡的跑道上滑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飞机腾空而起，飞上蓝色月光下薄雾朦胧的夜空。不久就只剩下“弗兰迪”号了，机组人员仍然躺在草地上，旋转着的马达发出樱桃色的红光。顷刻之间，引擎突然停止了。

帕格又听到夜莺的歌声。

“噢，怎么回事？”泰尼说，“别不是因为引擎出了毛病，取消了命令吧？”

机械师们快步走过来，围着一个引擎忙碌起来。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工具在露天像奏乐一般叮当作响。其他飞机起飞二十分钟之后，“弗兰迪”号起飞了，越过北海。

飞机轰轰隆隆地穿过寒冷的夜空，帕格坐在黑乎乎的、摇摇晃晃的

机舱里，好像过了半个小时。他看了看表，发现才过了七分钟。机组人员都不说话，飞机上的通话机沙沙作响。不像衣服那么宽松，他的头盔太紧，箍得他耳朵发痛。当飞机离开海岸继续飞行时，机组人员和领航员都默不作声了。维克多·亨利的衣服太厚，流下的汗水干了，衣服变得冰凉，使他冷得发抖。他坐在机舱里，看着表又以爬行的速度走了二十分钟。空军中尉朝他打了个手势，叫他透过树脂玻璃上的水汽朝外看，领航员正从这里观察星象，然后又让他俯卧在机头气窗那里投弹手的位置上。帕格照中尉的吩咐做了，但除了黑色的海水、一轮明月和宝石般的星辰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领航员，不要开灯！”空军中尉嘎声喊道。

可以折叠的小木板上放着图纸，那个给帕格送手纸的空军中士正在图纸上做记号，同时竭力用手拢住一只琥珀色手电筒放出的暗淡光亮。帕格蹲在他旁边，注视着他在星象图、两脚规、尺子和手电筒面前紧张地工作。帕格心想，航行上到底有什么难题要他解决呢？年轻人朝他咧嘴一笑。帕格从他手里接过手电筒，把灯光拢住，使灯光只照到图纸上。彼得打了个手势，向他表示感谢。于是，帕格就蹲在那两个驾驶员背后，直到领航员完成他的工作。这位美国人以为英国的远距离轰炸机一定和客机一样大，驾驶室一定有空间伸开手臂。实际上，两名驾驶员、前座炮手、领航员和无线电报务员五个人紧挨着挤在一起。帕格只能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前面气窗跟前的炮手。另外，只有电话号码盘上微弱的闪光隐隐约约映出其他人的面孔。

帕格紧紧抱着降落伞，抓着电线牵索，弯腰屈膝，跌跌绊绊地穿过黑暗的机身，来到机尾气窗那里炮手的座位旁边。青年炮手没戴帽子，乱蓬蓬的头发披到脸上，朝他竖起大拇指，又深表同情地微微一笑。帕格觉得这地方太寂寞、颠簸而寒冷。轰炸机机尾颠簸得厉害，他拼命叫喊，想压过呼啸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但最后只能打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年轻人点了点头，得意地操作动力炮塔给他看。帕格在飞机里摸索，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垫着降落伞坐下，抱着自己的双膝。他没事可干，身上越来越冷。他从口粮袋里拿出点儿东西吃，塞到嘴里才知道是巧克力。他打起盹儿来。

耳边断续的声音把帕格吵醒了。他的鼻子麻木了，两颊好像冻伤了似的，他冷得发抖。黑暗中一只手拉着他往前走，他跟着这个模糊的人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尾翼座舱的亮光走去。突然间，机舱里亮如白昼。飞机倾斜俯冲，帕格·亨利跌了一跤，额头撞到一只铁盒子上，擦破了皮流出血来。他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身子，看见亮光消失了。接着，亮光又闪了一下，好像在拍快照。当他往前爬行的时候，机身左右摇摆起来，令人头晕目眩。

泰尼·约翰生紧紧抓住操纵杆，回过头来，帕格看见他的嘴在话筒前动着。“喂，将军，还好吗？”他的声音在机内的通话机里响着，“刚刚飞过海上探照灯区。”

“很好。”亨利回答。

戴头盔的空军中尉回过头来，朝亨利投来了紧张而严肃的一瞥，然后又回过头去注视着前方的黑夜。

泰尼用戴着手套的手指了指贴有氧气标签的装置，说：“插进去，过来看一看。”

帕格吸进散发橡皮气味的空气，爬进投弹手的座位。

他看到的不再是闪闪发光的海水，而是月光照耀下灰色的大地。探照灯光在他们背后摆动。飞机正下方，一盏盏小小的黄灯在闪烁。灯光上面有红色和橘黄色的火球缓缓地往上浮动，越往上速度越快，火球也变得越大。有几只爆炸了，迸发出红光和火星。有几只从飞机前面和机身两旁飞过，带着模糊的彩色闪光往上疾驰。

泰尼说：“上一次岸上的高射炮火要猛烈得多。”

话音刚落，一种紫白色的东西光耀刺眼，在维克多·亨利面前爆炸开来。他马上觉得眼前又是一片漆黑，然后看见绿色的圈圈乱舞。帕格·亨利即刻扑倒，脸贴在冰冷的树脂玻璃上，吸着氧气。他昏了过去，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的手被一只手紧紧握住，领航员彼得急促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这是镁光弹，离得很近。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我看不见东西了。”

“等一会儿就好了。坐起来吧，先生。”

飞机继续往前飞行。他的眼睛好久一直看不见东西，后来看见绿圈在耀眼的红雾里跳动。电话号码盘上的闪光所照见的人脸、月光映出的炮手，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似的渐渐显露出来。视力恢复以前，维克多·亨利一直很痛苦，担心视力能否恢复。在这次航行中，他终于第一次看到云块在月光下翻滚。

领航员说：“应该看到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了。”

“什么也没有，”空军中尉基伦说，“一片黑夜。”

“柏林就在前方三十英里，先生。”

“有些不对，也许又是你的风向出了问题。”

“探向器的方位检查过了，先生。”

“真该死，彼得，那样做并不能让柏林在前面出现。”驾驶员的声音有些烦躁，但并不着急，“地平线那边清楚地呈现出一片茂密的森林，没有轮廓，一片漆黑。”

泰尼·约翰生挖苦地说，上次轰炸时，几乎半数以上的飞机根本找不到柏林，轰炸机司令部颁发的正式航行守则一条也不顶用。他还说他实在受够了。

尾翼炮手尖着嗓子报告说，飞机的右后方远处发现探照灯。几乎同

时，驾驶员们看见了——同时还指给维克多·亨利看——前面地平线上有一堆烈火熊熊燃烧，黄色的火焰在月光照耀下的旷野里晃动。通过机内的通话机匆匆交换意见以后，空军中尉基伦掉转机头，向探照灯的方向飞去。至于那堆火，他认为那是因为另一架轰炸机飞过了头，投弹错误而引起的。“那就是柏林，”不久，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一团团火光说，“各式各样的烟火都放出来了。干得好，雷诺德！后面怎么样？”

尾翼炮手用非常紧张的尖嗓音回答道：“呃，我很好，先生。防御炮火挺猛烈，是不是？”

他们飞近柏林上空时，在高射炮火绚丽的光彩和探照灯一片扇形的蓝光照映下，机翼前缘的炮手成了一个黑影。泰尼在机内通话机里喊道：“最先到的浑蛋们可要烫起燎泡啦！”

传来空军中尉镇定而缓慢的声音：“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更可怕，将军，只要你一飞进去，炮火就散开了，天空真是广阔得很，一点儿不错。”

“弗兰迪”号轰炸机一下子飞入这壮丽而恐怖的画面中，正如中尉所说，炮火果然稀少了，探照灯光束朝四面八方散开，落到左面和右面。高射炮的火光和炮弹留下庞大的黑黢黢的空间，使他们的飞机能够安然无阻地往前飞行。空军中尉和领航员用飞行的隐语匆匆交谈起来。

“瞧见那边的火光了吗，将军？有几个人可真炸中主要目标了。”基伦说。

“至少已经在附近扔下了不少炸弹，”泰尼说，“浓烟滚滚，我什么也瞧不见。”

下面一半是沐浴在月光里的云层，一半是探照灯光闪耀的黑暗城市。帕格·亨利看见一个特别高的闪闪发光的圆柱，那一定是高射炮塔。在另一个方向，一堆堆乱纷纷的烟和火，把流经柏林的银色河流旁的房屋和烟囱团团围住了。高射炮火的黑烟和刺眼的火光从“弗兰迪”号旁掠过，这架飞机像冥冥中有神明保护一般继续往前飞行。空军中尉说：“嗯，我要去寻找次要目标啦。改换航向，领航员。”

过了一会儿，马达声停止了，机头朝下倾斜。突如其来的沉静使人感到惊奇。

“往下滑翔了，将军。”空军中尉说，“他们用听音设备控制灯光和高射炮火，现在领航员要坐到你的座位上去。”

飞机向地面飞去。帕格朝尾翼炮手走去，炮手孩子气的圆圆的面孔显得很苍白，眼睛睁得溜圆，注视着月光下的德国首都和宛如萤火虫般闪烁的防空设施。空军中尉命令道“打开弹舱！”紧接着冲进一股冷空气和一声呼啸。一股强烈刺鼻的辣味冲进座舱，帕格觉得自己仿佛在绿洲附近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进行射击演习，无烟火药的气味在马尼拉跟在柏林上空一模一样。领航员不断用训练有素的爽朗声调喊着：“向左，向左！过头啦，向右！一直向前，不，向左，向左！向前，向前，向前！好！”

飞机震动了一下，帕格看见炸弹在他们背后参差不齐地落了下去，像一串摇摇晃晃的黑棍。机头朝上，马达轰鸣起来，他们向上飞去了。

下面，顺着—排建筑物和那座巨大的煤气贮存塔，—连串红色的小火球爆炸开来。帕格以为炸弹没有投中。随后，—眨眼工夫，中间带绿色的一团淡黄色火焰波涛似的从地面上升起，几乎达到正在往上飞的飞机的高度，只是远远落在飞机后面。在这股强烈的火焰照耀下，柏林全城突然清晰可见，赤裸裸地展现在下面，像—张黄色印得太重的明信片—般：选帝侯大道、菩提树大街、勃兰登堡门、动物园、河流、桥梁、高射炮塔、总理府、歌剧院都清晰逼真，近在咫尺，安然无恙，而且黄得出奇。

机内通话机里传出的欢呼声吵得他的耳朵发痛。他拿起话筒，表示反抗地喊了—声。

正当他喊叫的时候，六七道来回晃动的探照灯光束突然集中在“弗兰迪”号上，尾翼炮手的气窗外笼罩着—片蓝光。青年炮手失魂落魄地望着帕格，突然恐怖地尖叫起来，紧紧闭着双眼，张着大嘴。周围太嘈杂，帕格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简直像在假装喊叫，蓝光下他的舌头和牙龈都成了黑色。飞机仿佛降落在一座蓝光闪闪的金字塔上。马达轰鸣，飞机倾斜着往下俯冲，滑到—边，金字塔却岿然不动地停留在机身下边。帕格用双臂紧紧抱住炮架，站稳了身子。炮手跌在炮架上，话筒从他嘴边掉了下来。机内通话机里听不见炮手的喊叫声，帕格却听见基伦空军中尉和泰尼压低了声音匆匆地谈话。许多橘黄色和红色的火球懒洋洋地从地面上腾起，朝“弗兰迪”号飞来。火球越飞越快，在四面八方爆炸开来，降下—阵火雨，到处开花。帕格猛地—震，听见马达变了声音，又听见—声可怖的哨声。—阵寒风向他袭来，飞机里碎片四处横飞。“弗兰迪”号歪向—边，成曲线俯冲下去，维克多·亨利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飞机尖叫着，机身可怕地颤动着，笔直向下猛冲。两个驾驶员都大声喊叫起来，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想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亨利透过薄薄的树脂玻璃气窗注视着纺织品制的机翼，等待着机翼折断、散落，宣告他生命的结束。

尖叫着、呼啸着的蓝色金字塔变成了黑色。令人眩晕的疾降和滑行停止了，飞机笔直向前飞去。帕格感到—阵恶心，炮手已经昏过去了，在月光下可以看出他呕吐出来的东西从嘴边—直流到胸口，有巧克力、咖啡和橘子碎块。这个年轻人把他那份口粮全都吃下去了，他那穿着飞行装的左腿上有一摊黑色的血。

帕格拿起话筒，但话筒不响了，通信系统已经失灵。这架被击伤的飞机在狂风呼啸中摇摇晃晃地往前飞行。帕格紧紧抓住牵索往前走，撞着—个人，那人大声说他是彼得。帕格对着他耳朵大声喊，说雷诺德受伤了，然后继续朝座舱走去，经过机身右舷被打坏的天窗口，从那儿能看到星星。他突然无意中看到北斗七星，他们正往西飞行，要回伦敦了。

驾驶员像以前—样坐在座舱里，忙于操纵飞机。泰尼喊道：“啊，将

军，我们要回家喝茶去啦，要跟这些倒霉的景象告别啦！您会告诉他们您亲眼看见煤气厂起火了，是不是？”

“我当然会告诉他们。咱们的飞机怎么样？”

“左舷发动机中弹了，不过勉强能用。正朝着陆地上空飞，生怕我们不得不降落。看来我们还能到家，除非那个引擎完全失灵。”

“你们的尾翼炮手一条腿受伤了，领航员在后边陪着他呢。”

外层探照灯区咄咄逼人的光束在前面晃来晃去，探索着云层，但是“弗兰迪”号钻到云层深处，没有被发现。泰尼转动着大蓝眼珠，两手扶着驾驶盘，对维克多·亨利大喊道：“吃开飞机这行饭最愚蠢不过，对不对，将军？我已经受够啦，早知道该当海军去！”

空军中尉基伦摘下头盔，完全让泰尼驾驶飞机，同时掏出一块并不比他的皮肤更白的大手帕揩了揩脸。他向帕格疲倦地微微一笑，额上布满一道道皱纹。

“大概快到陆上了，将军。要保持这样的高度，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呢。您的法语怎么样？”

THE
WINDS
OF
WAR

战争风云

(1939—1941)

[美]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施咸荣等◎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三十四章

帕米拉一直留在伦敦。她知道这是一次夜袭，也知道路程很远，不算出维克多·亨利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午十点钟，她去了他住的那套公寓——那里暂时没有别的人住——并说服打扫卫生的女工让她进了屋。她坐在那间肮脏的起居室里，想看看报纸，实际上却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数时间，盼望他还活着。

帕格·亨利是在她遭遇不幸的时候进入她的生活的。在她还不到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离了婚。她的母亲重新结了婚，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把她丢下不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经常出门旅行，就让她寄宿在学校里。她长大后，出落得秀丽妩媚，很有风度，只是有些野，不到二十岁已经有了几起桃色事件。她二十刚刚出头，就碰上了菲尔·鲁尔，他是一个金头发的高个子新闻记者，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同莱斯里·斯鲁特同住一套公寓。鲁尔这个人冷酷无情，善于骗人，俏皮话滔滔不绝，品德败坏，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她的雄心壮志、她的自信心甚至她的求生意志都摧毁了。她终于同他决裂，才克服了想自杀的抑郁心情，然后去她父亲那里侍候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在“不来梅”号邮船上碰到了维克多·亨利夫妇。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完全像亨利上校那样的男人：对人疏远，沉默寡言，显然是一个旧式的、兴趣狭窄的专业人员，可是眼光敏锐，令人喜爱。从一开始，她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越来越喜欢他。在船上，这种吸引力常具有一种不实际的强度，可是一般来说，一踏上陆地，便会迅速消失。在柏林重新遇见他时，帕米拉对他的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在那里，她意识到帕格也已经开始喜欢她。可是，战争的发生使他们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他们后来只在华盛顿邂逅过一次。

维克多·亨利来到伦敦时，帕米拉已经准备要同那位战斗机驾驶员结婚了。这位在船上曾经同她多少有些情投意合的长者来看她，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可是接着加拉德失踪，她有两个星期同帕格经常在一起。在战时，同在船上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加深得很快。迄今为止，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在他们观看德国轰炸机空袭的时候，他曾经笨拙地用手臂搂住她，仅此而已。可是帕米拉这会儿心想，不管这个已婚的男子有什么看法和顾虑，她只要高兴，是随时随地可以同他睡觉的。

可是，帕姆还没有要引诱亨利上校去干他称为“窝棚幽会”的事的意思。根据亨利不以为然的看法，布林克·凡斯就同毛德·诺士伍德夫人在窝棚里幽会，虽然这个“窝棚”实际上是梅费尔最高级的公寓，而毛德夫人尽管脸稍许有点儿长，但确实是一个聪明而又迷人的女人。帕米拉对维克多·亨利的品行道德一点儿也不相信。她认为阻止她跟这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享受一点点欢乐的，不过是旁人扫兴的流言蜚语。可是，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已打定主意，尽可能不使他扫兴或者起反感。

差不多正好在正午时分，房门的锁响了。

帕格进来时，听见公寓里响着中午的新闻广播。他喊道：“喂，谁在里边？”

起居室里响起了脚步声，那姑娘像一颗蓝色的子弹一样向他射来。“哦，天哪，你回来啦！”

“怎么回事？”维克多·亨利终于在接吻的间隙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没有请假就溜了出来，我会被送交军事法庭枪决。我好像已经在这儿坐了一个星期。你的那位女工放我进来的。啊哈！”她高兴地低声抱怨，一再吻他。帕格在这样的突然袭击下颇有点儿张皇失措，茫然地回吻她，还不十分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帕姆说：“老天，亨利上校，你真的是酒气熏人哩！”

“那是述职。他们请你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加上大量的酒，然后你就谈开了。”他很难讲下去，因为帕米拉不停地吻他。他尽管站着困得要死，还是本能地开始对紧偎在他身边的这个热情洋溢的姑娘有所反应。他抱紧了她，回吻她。他受到这突然袭击，尽管一切奇怪得像在梦中一样，但他没有一点儿要停下来的意思。几个小时前他刚同死神打过交道，现在还在木然发呆。“喂，这是什么意思？”他嘎声嘎气地说，“这是对胜利归来的英雄的奖赏吗？嘿！”

她缓慢而亲切地吻遍了他的脸。她从他的怀抱里抬起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正是这样，一点儿不错。”

“可是，我除了占据一个位置、耗费汽油、碍手碍脚外，什么事也没有做。尽管这样，帕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那么漂亮可爱，你的这个欢迎仪式真叫我受宠若惊。”

他显然精疲力竭，他那么笨拙可笑的动作、他搂住这个陌生的女人不知怎么办好的那副滑稽相，引起了她的一股深切的柔情。“看来你是彻底垮了，”她离开他的怀抱时说，“完全精疲力竭了。这次旅行很不好受吧？”

“时间长了点儿。”

“喝一杯？吃点儿什么？”

“我想还是喝一杯吧。我觉得没什么，不过最好还是睡一会儿。”

“我也这样想。”她带他进了那间遮得黑魑魑的卧室。床已经铺好了，睡衣也拿出来了。她不慌不忙地替他调配酒，等她回到卧室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跟他平日的习惯相反，地板上乱糟糟地堆着他的那套花呢制服，这是空军士兵哈尔顿因为运气不好而没有到手的。

有只手不住地轻轻推他的肩膀。“亨利上校，五点钟了，大使馆给你来了电话。”

他睁开了眼：“什么？哪个大使馆？”

隔了几秒钟，他才想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以及帕米拉·塔茨伯利怎么会穿着军服俯身站在他面前，脸上带着如此亲密而又快活的笑容。他在梦中又回到了“弗兰迪”号上，摸索着想找一块布来擦掉那个可怜的尾翼炮手呕吐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鼻子里还闻到那股幻想中的臭气。他坐起来用鼻子闻了闻，烧肉的香味穿过敞开的房门飘进来，驱散了梦里的臭味。“那是什么？”

“我想你现在该饿了。”

“可是，你从哪儿搞到吃的？冰箱里除了啤酒和汽水，什么也没有。”

“我出去买的。”

他洗了个冷水澡，想使自己清醒过来，可是他在刮脸、穿衣服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他对活着回到正常环境中来的这一奇迹仍感到不习惯，对帕米拉热情欢迎的模糊回忆更增强了这种奇迹之感。

“真见鬼！”他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搞到这一切的？”

沙拉、一盆水果、长面包和一瓶红酒诱人地堆在小桌上，她在厨房里哼着歌曲。她端着两盘牛排进来时说：“哦，我成了伦敦胡同里的一只猫了，我知道上哪儿去找吃的。坐下来吃吧。炉子确实不太好用，不过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他把肉切开，吃了一大口。面包内软外脆，醇厚的酒味道很好。帕格·亨利像一个滑雪后回家的小孩一样津津有味地吃着。帕米拉也切了一块牛排吃，在维克多·亨利狼吞虎咽的时候，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嗯，”她说，“真有点儿饿了，对不对？”

“当然啰，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肉、最好的面包，喝过的最好的酒。”

“你过奖了，不过你吃得挺香，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是在设法弥补你临走时我的那种愚蠢的态度。”

“帕姆，能走这么一趟，我感到很高兴。那个决定是正确的。”

“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也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我向你道歉。”

维克多·亨利放下了他的刀叉，他的全部感官重新敏锐起来。在他看来，帕米拉·塔茨伯利脸上容光焕发，娇艳无比。他回味起他们俩在门口狂吻，不禁心旌飘荡。

“我原谅你。”

“好。”她喝着酒，从酒杯边缘瞧着他，“你可知道在‘不来梅’号邮船上时就喜欢你了？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在柏林，我为了不使自己的命运跟你联系在一起，不知费了多大的劲。不过，我当时知道有些事是办不到的，你对你妻子太忠诚了。”

“一点儿不错，”帕格说，“直布罗陀暗礁嘛。我想我是一个傻瓜，不过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帕米拉。”

“对，是那样的。那一两年，我真是不成样子。当时能够那样去喜欢一个男人，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不久以后，我就疯狂地爱起台德来了。”一道悲伤的阴影掠过她的脸，“几个钟头以前，当你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差不多要信仰上帝啦！这是草莓馅儿饼点心。”

“你骗我吧。”

“我不骗你。我走过一家点心铺，看见馅儿饼很不错。”

他伸出手去抓住她纤细的手腕。他粗糙的指头感到她的皮肤很滑嫩，那感觉就同他的嘴碰到她的嘴唇时一样。“帕姆，我对你这只伦敦胡同里的猫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我很高兴。我这股疯狂的热情如果得不到报答，我想起来一定会很难过。你放开手，我好给你拿草莓馅儿饼和咖啡来。已经快六点了，凡斯上校一定要你六点半去大使馆。”

“你准备干什么？回阿克斯布里奇去？”

“你准备干什么？那才是重要的。”

“首先我得弄清楚布林克找我干什么。”

“我回我的住处等你的电话吗？”

“好的，帕姆，请你一定那样做。”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他不断地回头去看她那穿蓝军服的越来越小的身影，只见她在人群中走着，奇特地扭动身体，就像他在“不来梅”号邮船上第一次注意到她时的那样——像这样趾高气扬的小个子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伦敦有成千上万。

他感到像获得了新生。他冲着街上他碰到的人们微笑，人们也朝他微笑。年轻姑娘像小明星一样迷人，年长妇女态度娴雅。男人们全都是些了不起的正人君子，不论是肩膀瘦削、面孔苍白、挟着公文皮包、戴着圆顶礼帽的公务员，还是过路的士兵，或是满面皱纹、须发灰白的老头儿，或是身穿花呢衣服的猪肝色面孔的胖子。他们都带有他在比根希尔兵营里和“弗兰迪”号上所看到的那种土气。他们都是英国人，属于幸福的种族。透过树叶照射在格鲁斯温纳尔广场上的阳光是金黄色的，树叶是翠绿色的，天空则跟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制服一样，是蓝色的。多美好的世界！那些欧洲人是多么痴愚，把花费了这样艰苦的劳动修建起来的住房，用炮火和炸药来摧毁！一切东西都洗刷得干干净净，至少在他那双孩子似的清澈而好奇的眼睛看来是如此——锃亮的汽车、橱窗里的服装人体模型、窗台上的一盆红色的天竺葵。他注意到人行道在夕阳下发出小小的闪光。

飘扬在大使馆二层楼上的美国国旗突然引起了帕格的一阵自豪感。旗子的红、白、蓝三色看起来如此鲜艳。它缓缓地飘动，如此神气十

足，似乎有一支由六十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队在演奏《星条旗》。可是广场上并没有乐队，有的只是过往车辆嘈杂的喧闹声。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国旗，觉得自己热爱生活，热切希望自己能在一个灿烂的世界上多活几年，而过去，他却像一只蝙蝠一样盲目地穿过这世界。这个严峻、结实、无名的美国海军上校呆呆地坐在伦敦公园的长椅上，心中感到无比兴奋。直到最后，他才找到了兴奋的根源。开始，他认为这是自己完成轰炸任务后的反应，是乘着俯冲轰炸机在探照灯的扇形蓝光和高射炮的绮丽火花中同死神搏斗后仍然活着的一种单纯的快乐，但不只如此。二十五年来，他从未有过这种兴奋，他也不希望再有，因此他费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它。事情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坠入了情网。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一位帕格认识的海军将军、两位陆军将军，还有布林克·凡斯走下车来。帕格急忙走过街去。

“嘿，帕格！”海军将军本登伸出一只胖手。这个令人敬畏的将军是帕格在作战计划处的老上级，他身材矮小圆胖，有一张油光光的圆脸和一个圆滚滚的秃头。尽管他性子急躁，帕格却很喜欢他，因为他办事精明，猛冲猛打，从不多话，且虚怀若谷，勇于接受批评。他还是一个射击学专家，是海军中的第一把手。他的缺点是在政治观点上顽固不化，他认为新政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

布林克·凡斯把这四个人带到二楼一间安静的、镶有樱桃木方格护墙板的会议室里，就走开了。他们在一张可鉴人的长桌子的一头就座，桌子周围摆有二十把蓝皮椅子。本登将军坐在首位，两位将军在他两边，帕格就坐在样子比较年轻的那一位的下首。“真该死，帕格，”本登开始讲话，“大使说他要早知道你的这次侦察飞行，他会阻止你的。”他朝另外二位做了个手势：“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们不愿意让陆军和它的航空兵团有这样的想法：海军在训练冒里冒失的傻瓜蛋。”听起来本登对帕格是非常满意的。“这些先生和我都一直在等候你从那次该挨骂的愚蠢的远游中归来。这位是安德逊将军，这位费兹杰拉德将军是陆军航空兵团的。”本登瞟了那两位一眼。“嗯，我们现在就开始？”

坐在帕格身边的那位费兹杰拉德将军摆动着并拢在一起的长长的指头。他有金色的鬈发、清秀的脸，如果他那浅蓝色的眼睛里没有那种冷酷的神情，他倒很像一个艺术家或演员。“将军，我个人很希望听一听上校的轰炸旅行。”

“我也一样。”安德逊说。维克多·亨利现在才认出来他就是特兰·安德逊，一九一〇年前后西点军校的一位足球明星。安德逊身躯笨重，下颌宽厚，稀疏的头发光滑地紧盖在粉红色的头皮上。

维克多·亨利实事求是地把他在轰炸机上的冒险经历叙述了一遍。

“真了不起！”帕格说到煤气厂爆炸的时候，本登脱口说了一句。

三位高级军官都紧张地听他叙述怎样坐在一架受了伤的飞机上返航；为了保持飞行高度，怎样把所有能去掉的重量都去掉了；怎样在几百英尺的低空完成最后三十英里的飞行。帕格讲完时，特兰·安德逊点了

一支雪茄，把身子靠在一根粗壮的胳膊上。“很有趣的故事，上校。不过，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对不对？比起这里来，柏林好像没受什么损失。我想你去过码头吧？”

“去过，先生。”

“今天我们到那里绕了一圈，德国人把那个地区炸得稀巴烂，按照这个速度，一个星期后，伦敦就不成一个港口了。跟着会发生什么呢？饥荒？瘟疫？”

“码头区很大。”帕格说，“他们的抢修队和消防队很好，将军。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情况更糟糕。”

陆军航空兵团的将军优美地把两手的指头交错在一起。“你去过公共防空洞吗，亨利？我们在一次空袭中进去过，只不过是一个狭小的水泥洞，中了炸弹，谁也逃不了命。里边一股没洗过澡的身体和小便的臭气，挤满了神经紧张、战战兢兢的老头子和哭哭啼啼的小孩子。洞顶上用粉笔潦草地写着：这是一场犹太人的战争。昨晚我们也去看过地铁站，一大群人睡在轨道上和月台上，脏得不像样子，是伤寒病的温床。”

“疾病和伤亡比他们估计的要少得多，先生，”帕格说，“医院还空着成千上万的床位。”

“那个叫凡斯的人也这样告诉过我们，”安德逊插嘴说，“不过，它们会住满的。嗯，亨利上校，你是这儿的观察家，你一直在给总统送去乐观的报告，建议他提供全面的援助。”

“并不完全乐观，先生，不过建议提供充分的援助倒是真的。”

“很可能你对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有点儿隔膜了，那么让我读点儿东西给你听。这是从一份强烈支持新政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上摘下来的。”他从他的皮夹子里拿出一份剪得很整齐的剪报，带着特殊鼻音念起来：

罗斯福先生今天把美国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了一个交战的强国，因而使美国卷入了战争。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租用了英国的属地。一旦希特勒战胜，从而获得了这些岛屿的所有权，这些租借地又有什么用呢？在不动产交易的历史中，这可以说是最坏的交易。如果罗斯福先生犯了这样的错误而竟然不受到处分，那么我们最好向我们的自由告别，决心从此在独裁制度下生活。

“这可是罗斯福的一个支持者的言论。”安德逊说，使劲抽着雪茄，“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要到陆海军人俱乐部去同几位英国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军共进晚餐了。我们已经有了他们所需的战争物资的清单，这简直是要把我们的武装部队剥个精光。我们必须在五天之内通过海底电报向总统介绍情况。不算这次给的五十艘军舰，他已经给了他们几乎我们全部的七十五厘米野战炮、几支中队的海军飞机、几十万支步枪、几百万发子弹——”

“他不是白给他们的，将军。”本登说，“这些武器，英国佬都付了现金。”

“对，幸而《中立法案》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可是说这些物资是剩余的，是弥天大谎。剩余？我们没有什么剩余！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五十艘驱逐舰！这一切都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所有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缺少的。现在国会就要通过一部征兵法，我们的孩子将要拿起扫帚把进行军事训练了！总有一天要算账的，你要知道。一旦英国人垮台，这些东西都落到德国人手里——这种可能性是应该估计到的——算账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所有插手过甚至支持过这些交易的人——”说到这里，安德逊将军虎视眈眈地转向维克多·亨利，“我警告你，很有可能都会被吊死在宪法路的路灯杆上。”

沉默了一阵，本登将军将交叉着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态度温和地说：“嗯，帕格，我告诉这几位先生说，我认识你，而你提供的任何情报都是可靠的。我们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接过来一大摊棘手的事。还是让我们来谈谈要害吧。在法国人那样垮台之后，你凭什么还认为英国人会坚持战斗？现在说话不能没有根据。”

“好的，将军。”

维克多·亨利说，首先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好地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他描述了他们在科学上的进步，战舰的威力与部署，他在阿克苏布里奇所见到的战斗机控制系统，德国和英国损失飞机的数字，飞行员的士气，沿着敌人可能入侵的海滩所做的准备工作，雷达站，飞机的生产，等等。费兹杰拉德闭着眼在听，头向后仰，手指在弹动。本登严肃地盯住帕格，像在上百次作战计划会议上那样仔细地听着。笼罩在自己喷出来的烟雾中的特兰·安德逊也死盯着帕格，可是脸上渐渐显露出一种淡漠的盘算得失的表情。

帕格尽可能讲得冷静而清楚，这费了他很大的劲。他一方面尽力提供确切的军事情报，一方面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形象和他柏林上空飞行时的图景不住地在他脑海里浮现。他觉得自己心绪不宁，几乎无法保持庄重的语调。

“等一等，帕格，”本登插嘴说，“你如此热衷的这个无线电测向器不就是雷达吗，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有雷达，你还跟我一起在‘纽约’号上进行过试验。”

“我们还没有这种类型的雷达，先生。”维克多·亨利详细描述了腔体磁控管。于是，这几位高级军官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补充说：“而且他们已经动手把这东西安装在他们的夜航战斗机上了。”

费兹杰拉德将军挺身坐起来。“机载雷达吗？重量问题怎么解决？”

“他们已经解决了。”

“那么他们有了新的成就了？”

“是的，将军。”

费兹杰拉德严肃地掉头看了特兰·安德逊一眼，后者熄掉雪茄，对海军将军说：“嗯，我的意见是，您的部下讲的至少听起来很有道理。既然上面下了命令，我们总得执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项一项加以严格控制。关于这一点，说句老实话，我们是要做到的。还要尽可能交换一些磁控管之类的玩意儿。”他眯起眼睛，看着亨利。“很好，就是说英国人真的顶住了？就是说希特勒无法入侵英国？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他们的计划又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个称霸全欧的人？”

“嗯，我可以告诉您一些英国官方情报，”维克多·亨利说，“我是经常听到的。一九四〇年，把德国阻挡住。一九四一年，凭借英国和美国共同生产的飞机，英国在空军力量上超过了德国。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把德国空军从天空中消灭掉。如果他们不投降，就把他们的城市和工厂炸成平地。一九四四年，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

“用什么呢？用十到十五个师去对付两百个师？”

“事实上，将军，我认为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参战。”

“你在瞎扯了。然后又怎样呢？”

费兹杰拉德将军极其平静地说：“还用说，特兰，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正在建立的轰炸机大队从空中把德国消灭掉。要不了几个月，我们就能登陆接受投降，只要有人能活着从废墟中爬出来。”

本登海军将军朝着维克多·亨利把眉毛一扬，说道：“你听了觉得怎样，帕格？”维克多·亨利迟疑不答。

“你有些半信半疑？”费兹杰拉德亲切地问。

“将军，我刚从轰炸德国的飞机上回来。二十四架轰炸机去执行这一任务，有十五架回来了。其中四架没有炸中目标，因为导航错了，设备发生了故障，出现了德国人的引诱火力，等等。有两架根本没有轰炸任何目标，他们迷失了方向，在黑暗中乱飞，然后把炸弹扔到海里，靠着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才回来的。在一次战斗任务中，他们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攻击力量。”

“这样的事情才刚开始。”费兹杰拉德笑了笑，“二十四架轰炸机，假定去的是一千架，载重量又大得多呢？就像现在这样，英国人还真炸中了煤气厂。”

“是的，先生，他们炸中了煤气厂。”

“你认为战局将怎样发展？”安德逊将军突然对亨利说。

“先生，我认为迟早得有一两百万人的军队在法国登陆，跟德国军队作战。”

特兰·安德逊不高兴地嘟哝着，摸了摸左肩。“在法国登陆，嗯？一九一八年，我在法国登陆过，我在阿戈讷被一颗德国人射出的子弹打穿了肩膀。我不知道那次登陆取得了什么成绩，你知道吗？”维克多·亨利

没有回答。

“好吧。”特兰·安德逊站了起来，“我们走吧，先生们，我们的英国弟兄在等我们了。”

“我马上就来。”本登说。等陆军军官走了以后，他拍了拍维克多·亨利的肩头：“干得好。这些英国佬在替我们守卫阵地呢，我们得帮助他们。可是天哪，他们提起要求来真不害臊！一旦他们的钱花光了，问题就大了。不把在美国的最后一点儿股份卖光，他们连这张清单上的物资都买不起。以后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我们的老头儿总得想办法给他们东西。他是一个聪明人，我估计他想得出办法来。哎呀，我想起来了——”他伸手从前胸的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信封上写地址的地方只写着“维克多·亨利”，是他妻子细小的笔迹，信比平常要厚得多。

“谢谢，将军。”

海军将军在口袋里摸来摸去。“不，还有别的。该死，我总不会——找到啦！哦，可以放心啦！”

这是一封白宫的公函。帕格把两封信都随手放到口袋里。

“哦，帕格，你作为一个研究射击学的军官，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特殊的死角去了。白宫里那位脾气古怪的社会主义者很器重你，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我得马上走了。我见到罗达的时候，她很好，只是稍微有点儿忧郁。”本登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她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这些妇女。好在她不知道你那次轰炸旅行。现在你已经回来了，我倒真有点儿忌妒你。可是我呀，还挺珍惜我的这条老命，帕格，除非以身殉职，否则我还不愿意轻易把它送掉呢。我建议你今后也得这样考虑考虑。”

布林克·凡斯摘下他的黑边眼镜，从办公桌后边走了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帕格。“喂，我想这几天找个时间听你谈谈那次愉快旅行的全部经过。高级军官们的印象怎么样？”

“很好。”

“好。这儿有一封人事局来的急电。”他从墙上挂着的一块夹纸书写板上取下一张薄纸，把它交给帕格。

维克多·亨利解除伦敦临时职务返柏林，并于十一月一日左右离职，然后优先飞往华盛顿向人事局述职，等候新的任命。

凡斯说：“马上要离开柏林了，你高兴吧？”

“高兴极了。”

“我想你也会。运输部门告诉我，他们能优先弄到十四日去里斯本的票。”

“赶快抓住。”

“好吧。”凡斯带着会心的微笑继续说，“我说，你同那位漂亮的塔茨伯利小姑娘也许明天晚上可以跟我和毛德夫人吃一顿告别晚餐。”

布林克有好几次邀请维克多·亨利同他们一道吃饭。帕格认识布林克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并且很喜欢他们。他虽然没有谴责，但还是拒绝了布林克这样的邀请。维克多·亨利了解这类事是多么普通——“战争和淫乱，除此都不时髦”——可是他始终不赞同布林克的这种“窝棚幽会”。凡斯现在又在邀请了，他的微笑让帕格想起他往公寓打电话找自己时曾发现帕米拉也在场。

“我晚些告诉你吧，布林克。我给你打电话。”

“好极了！”凡斯因为没有遭到拒绝而嘻嘻地笑了起来，“毛德夫人会高兴的。天哪，帕格，她有一个惊人的酒窖呢。”

维克多·亨利回到格鲁斯温纳尔广场，坐在长椅上。阳光还在照耀，国旗还在飘扬，但这天的傍晚同平常日子一样，只是伦敦的一个黏糊糊的傍晚，没有灿烂的光辉。

总统用铅笔匆匆草成的信这次写在一张黄色的公文笺上。

帕格：

你的令人振奋的报告一直是我急需的良好补品。战争消息是这样坏，现在共和党人竟把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理想的候选人提出来了！你十一月回来的话，可能会在一个新首脑手下工作。那时你就可以挣脱枷锁，到海上去了！哈哈！

特别感谢你提醒我们注意有关他们运用先进雷达的情况。英国人九月份要派来一个科学代表团，带着关于丘吉尔所谓“鬼战争”的全部科学情报。我们肯定要在在这方面紧紧跟上！丘吉尔对登陆艇很感兴趣，这消息多少令人兴奋，对不对？事实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已经向海军作战部部长要了一份报告。尽可能搞到他们的材料，越多越好。

富·德·罗

帕格把这封生气勃勃的草草写成的信像别的便条一样塞进口袋，然后拆开他妻子的信。这是一封奇怪的信。

她在信中写道，她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一张《凌晨三点钟》的旧唱片，就哭起来了。她回忆起他们的蜜月，那时他们经常听着这支曲子跳舞；回忆起一九一八年他长时间的别离；回忆起他们在马尼拉和巴拿马度过的幸福日子。她同正在纽约经营一家公司的巴穆·柯比一道坐车到新伦敦去探望过拜伦——穿过康涅狄格州的初秋的树丛，这是两天极其愉快的旅行。瑞德·塔利告诉她拜伦在课卷作业方面很懒，可是在模拟器和潜艇操练中表现非常好。她问过拜伦关于那个犹太姑娘的事。

从他回避这件事的情况来看，我想可能一切已成过去。他脸上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可是一个字也不说。这难道还不

叫人放心吗！

杰妮丝已经怀孕了，你已经知道了吗？你一定已经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吧？这两个孩子毫不浪费时间。嘿！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就是我所能说的！可是，一想到要当祖母，一方面我很幸福，另一方面又好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在我最初听到这消息时，如果你在这儿，那会给我很大帮助。这消息确实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我不知道我恢复过来了没有，不过我在努力恢复。

让我对你进一句忠言：你能越早回家越好。我很好，不过现在我真的需要丈夫陪伴。

他回到公寓，给帕米拉打电话。

“啊，亲爱的，”她说，“我很高兴你来电话。再过一刻钟，我就已经走了。我跟阿克斯布里奇通过话。他们非常宽宏大量，只要我今天晚上回去，他们就原谅我的一切。他们人手不够，他们还估计会有严重的空袭。我一定，我真的一定得马上回去。”

“你当然一定得回去，你侥幸没有因为开小差而给枪毙。”帕格说，尽可能装得很轻松。

“我不是阿克斯布里奇头一个违反纪律的，”她笑着说，“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多少总有点儿感情上的牵连，你要知道。不过，这次我真的动了感情了。”

他说：“我不知多么感谢你。”

“你感谢我？”她说，“天哪，你可知道你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多么痛苦的日子？至多再过一个星期，我又可以获得一次假期了。那时我们能够再见吗？”

“帕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先回柏林大约待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就回国……喂，帕米拉？”

“我还在哪儿。你后天就要走吗？”

“大使馆里有给我的训令。”

停顿了好久，其间他听得见她呼吸的声音。然后，她说：“你不希望我不顾一切后果再开两天小差吗？你愿不愿意？我想这样干。”

“要打胜仗，这可不是办法，帕姆。”

“是的，这不是办法，上校。好吧。可是，这样的告别却是意料不到的。总之，算是告别了。”

“我们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重逢的。”

“啊，不成问题。不过，我坚决相信台德还活着，而且正在归途中。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很可能已经结婚了。那样会合适得多，彼此也好办得多。不管怎样，今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现在这已经

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了。”

维克多·亨利感到无法再往下谈。他所爱的这个姑娘的年轻声音里忧郁、温和的调子使他的喉咙发哽，而他又拙口笨舌，找不到合适的话向帕米拉表达他的感受。“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帕米拉，”他笨拙可笑地说，清一清嗓子，“我是一分钟也忘不了的。”

“你忘不了吗？太好了，也永远忘不了。几个钟头抵得过整整一生，是不是？我想是的。好了，再会，亨利上校，旅途平安。我希望你家里都好。”

“再见，帕姆。我希望台德能够回来。”

她的声音有点儿变了：“有人找我来了。再见。”

维克多·亨利虽然很疲倦，但神经紧张，没有一点儿睡意，于是他换上便服，溜达到弗莱德·费林住的吵闹而又闷热的公寓里。本周初附近爆炸了一枚炸弹，把全部窗玻璃都炸碎了，现在挡了棕黄色的胶合板代替。费林曾做过一次广播，描述他在一阵如雨的玻璃屑中的感受，获得极大的成功。

“塔茨伯利小姐呢？”费林问，递给维克多·亨利一杯用杜松子酒和一点儿紫红色的罐头果子汁调成的混合酒。

“打德国人去了。”

“好极了！”这位广播员像杂耍演员似的模拟英国口音说。

帕格坐在胶合板做的护墙板下面长毛绒沙发的一头，看着人们喝酒跳舞，心里纳闷儿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姑娘，穿着一套剪裁入时的红衣服，又长又黑的头发梳到耳朵后边。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这姑娘带着一种既大胆又怀有希望的、把握不定的微笑走了过来：“喂，再来一杯混合酒吗？看您的样子像是一个重要人物，又很寂寞。”

“没有比我更不重要的人物了。我不想要混合酒，倒是希望有个人做伴。请过来一道坐会儿吧。”

这姑娘马上坐了下来，跷起了一双穿丝袜的漂亮的腿。她比帕米拉好看，看来不到二十岁。“我来猜猜看，您是陆军航空兵团的一个将军吧，他们一般比较年轻。”

“我只是一个海军上校，离家很远很远。”

“我叫露西·索姆维尔。我妈妈要是知道我先找陌生人讲话，准会揍我一顿。不过在战争时期，一切都有所不同，对不对？”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维克多·亨利上校。听起来多像美国人，”她用一双毫无顾忌的眼睛看着他，“我喜欢美国人。”

“我揣摩你遇见过不少吧。”

“啊，一大堆，一个比一个强。”她笑了，“轰炸可怕极了，不过也让人兴奋，是不是？生活从没有这样让人兴奋，你根本不知道晚上是不是回得了家，这样的日子挺有意思的。我知道有的女孩子晚上出门干脆把化妆品和睡衣都带在身边。亲爱的老妈妈连一句话也没法儿说！”

这姑娘调皮而诱人的目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股情欲的火焰等你去点燃。战时的伦敦就是这样的地方，他想：“除此都不时髦！”但是，这姑娘跟梅德琳一般年纪，在他眼里算不得什么；而他又刚同帕米拉·塔茨伯利沉闷、冷淡而辛酸地分了手。他避开她荡漾的眼波，说了些枯燥无味的关于晚间新闻的话。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魁伟的陆军中尉走了过来，邀请露西·索姆维尔喝一杯，她跳起身来走了。不久，帕格也就离开了。

他一个人待在屋里，听了会儿丘吉尔的演说，就上了床。他在熄灯前重读了一遍罗达那封含情脉脉、多愁善感的信。字里行间似乎有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他猜想她可能同梅德琳有了龃龉，尽管信里并没有提到女儿的名字。他心想，老嘀咕这事也没有必要，反正一两个月内就要回家。他睡着了。

罗达在去康涅狄格州的旅途上已经同柯比博士发生了暧昧关系，这就是帕格隐约察觉到的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俗话说，受骗的丈夫总是蒙在鼓里的；尽管罗达在信里说话不够慎重，露了一些破绽，但没有引起他的怀疑。

战争不但促成人与人之间新的亲密关系，也把旧的关系引向破裂。在这个忠实的典型——他海军中的朋友这样看他——接到他妻子的信的那一天，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并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主要是那位姑娘已下了决心不鼓励他。而罗达在从新伦敦回来的旅途中却失足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和预料到的。如果硬要约她幽会，她准会畏缩、拒绝。她只是同柯比停下来喝茶。从那家小客栈的后窗望出去是一片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几只天鹅冒着蒙蒙细雨在粉红色的荷花丛中游来游去。他们单独坐在这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只有个老妇人侍候他们。他们对这次访问拜伦感到很满意，乡村的景色也很美。他们原打算停留一个小时，然后开车去纽约。他们谈到第一次在柏林郊外的午餐，谈到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离别，谈到在瓦尔多夫旅馆重逢时彼此的欢乐。时间过得很快，他们谈话的口气也越来越亲密。后来巴穆·柯比说：“这个地方可真舒适极了！可惜我们不能住下。”

罗达·亨利小声说，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这几个字是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也许能。”

也许能！这么三个字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和品格。那个老妇人没有问什么，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卧房。

在纽约，罗达和柯比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中听到了帕格深夜听到的丘吉尔的广播演说。罗达替梅德琳和她自己挑选的公寓很不错。房子朝南，屋外是一片低矮的褐色石头。阳光整天穿过白布帘的窗户照射到一间宽敞的起居室里，室内的陈设和装饰一律用白、桃红和苹果绿三色，

装在绿相框里的维克多·亨利和男孩们的照片放在一架白色钢琴上。来访的客人对这地方高雅欢乐的气氛都有好评。

他点起一把火，火势越烧越猛，直到把纳粹暴政的最后残余从欧洲扫光……

柯比懒懒地坐在一把圈椅上吸烟斗，瞪眼瞅着收音机。“华丽的辞藻，这个老家伙。”

“你认为他们真能抵挡住德国人吗，巴穆？”

“帕格怎么说？”

“他刚到的时候来过一封悲观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来信。”

“真怪，他在那里有一阵子啦。”

“嗯，我对自己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我会听说的。我真担心。”

“当然。”

丘吉尔的演讲结束了，她看见他在瞧他毛茸茸的手腕上的表。“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啊，还有一两个钟头。”他关了收音机，慢慢踱到窗前，眺望窗外，“景色不错，无线电城、帝国大厦，可惜那座公寓楼把河上的景色遮住了。”

“我知道此刻你想要的是什么。”她说。

“什么？”

“喝点儿茶，到喝茶的时候啦。”她看见对方突然粗犷地咧嘴一笑，就半含羞半涎着脸微笑着，急匆匆地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真的喝茶，巴穆·柯比先生。”

“茶是我心爱的饮料，至少最近是这样。”

“别讨人厌啦，你！嗯，我去煮点儿茶好吗？”

“当然好，我正想喝茶。”

“我想我应该发誓戒茶才对，因为我最先是因为喝茶堕落的。”她诱人地扭动腰肢朝厨房走去，“如果我能用喝醉酒来解释就好了，可是我当时跟一个牧师的老婆一样清醒。”

他到厨房看她准备茶。巴穆·柯比喜欢在一旁看她走动，他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使她感到自己又年轻起来。他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矮桌边，她彬彬有礼地把茶倒好，把涂上黄油的面包递给他。再找不到比这更平静、更庄重的一幅图画了。

“差不多同在麦琪逊太太的客店里喝的茶一样好，”柯比说，“差不多。”

“别提啦！你在丹佛要待多久呢？”

“只过一夜，随后就得回华盛顿。我们的委员会准备会见几个英国科学家。从样本上看，他们搞出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我肯定他们会叫德国人大吃一惊的。”

“真的！那么你下一步是到华盛顿了？”

“对。你也找个理由去趟华盛顿吗？”

“啊，亲爱的，巴穆，你难道不知道我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简直是每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人，帕格也认识。”

他苦闷地停顿一下，说：“这件事干得不令人满意，对不对？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破坏家庭的人，特别是对在国外服务的军人的家属。”

“哎，亲爱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从那天以后，这两个星期天我都上教堂了。我并不感到有罪，反倒感到很新奇，我就告诉你这一点。”她又给他倒了点儿茶，“这一定是战争的关系，巴穆。我也说不好。自从希特勒踏遍了欧洲，把伦敦炸成平地以后，一切旧的观念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我也说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比起眼前真实的东西来，麦琪逊太太客店后边的天鹅、那些可爱的粉红色荷花、细雨、那只灰猫、茶、那些好吃的面饼，还有你和我，这些都是我能够享受到的。”

“我还没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去丹佛。”

“没有。”

“有一个人要买我的房子，准备出一大笔钱。我告诉过你关于我房子的事。”

“对，听说漂亮极了。你真的准备把它卖掉吗？”

“我常常谈这件事。我一直在考虑，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在丹佛。那所房子非常适于自己住、招待客人和接待来探亲的儿女和孙儿孙女。我要是有妻子，就决不愿意卖掉它。”他停顿一下，睁大了那双严肃的棕色大眼睛看着她，眼神里流露出腼腆和担心的神气，这种眼光本身就是求婚的表示，“你是怎样想的，罗达？”

“啊，巴穆！啊，多幸福的日子！”罗达的双眼充满了快乐。她并不感到十分吃惊，可是她所得到的安慰是难以形容的。这一来算是解了她心里的一个疙瘩：这到底跟基普·托莱佛干的蠢事不同，这不是一次失去理智的失足，而是一次奔腾的激情。既是奔腾的激情，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说：“对你来说，这实在不应该是新闻。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的感受，我们是不会在麦琪逊太太那儿住下的。”

“真的！啊，我的主。你那样看待我，我是又骄傲又幸福。我当然是那样。不过——巴穆！”她几乎是快活地朝钢琴上的照片挥了挥手。

“我有些朋友也是在五十多岁重新结婚的，罗达。有的在离了婚后，有的现在过着非常美满的幸福生活。”

罗达叹了口气，用手指擦擦眼睛，朝他笑了笑。“你是不是要使我成为一个贞洁女人？你那样做的确是好意，不过没有必要。”

巴穆·柯比真挚地俯身过去，闭紧了他肌肉松弛的大嘴。“帕格·亨利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才发生那件事的，在我们见面之前，你们的婚姻中就有了裂缝。那是不能不有的。”

罗达用颤抖得很厉害的声音说：“在我认识帕格之前，他是海军里一个橄榄球后卫，我看过他参加的两次陆军对海军的比赛。我有个男朋友爱看这类比赛——听我讲，巴穆，也许我会镇定下来。他是一个很有冲劲儿、令人激动的运动员，一个满场跑的结实小伙子。后来，天哪，在华盛顿，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就是帕格·亨利本人，就是报刊上常有他照片的这个人。战争在进行。他穿着嵌金线的蓝军服，看起来雄赳赳的。我一定要说！哦，天哪，他用了在橄榄球场上的那股劲来追求我。那些日子，他显得非常可笑。你要知道，帕格在愿意的时候，具有一种逗笑的才能。嗯，我交的男朋友都是华盛顿的老相识，都进的是同样的学校，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帕格却与众不同，他现在也是这样。举一个例子，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你可以打赌，光是这一点就不好相处！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开始情况就很复杂。我的意思是说，这丝毫不影响他谈恋爱。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可是——嗯，帕格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永远会这样说。我一定叫帕格腻烦了。我知道他爱我，可是，问题是他太海军气了！哎，巴穆，这个人让我在婚礼宴会上站了半个小时，而他却开车送他的指挥官去赶回诺福克的火车！这就是维克多·亨利。可是二十五年——天哪，现在我是第一次突然觉得自己非常不幸。”

罗达用手帕掩着脸哭起来，两肩不住地抖动。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等平静下来以后，她看着他说：“你到丹佛去吧，不过你得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我做了对不起帕格的事，难道你就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由于意想不到的机缘我嫁了你以后，我会不会同样也做对不起你的事呢？你自然会想到的。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相信你很久以来就不爱你丈夫了。你对他有感情，可我认为你爱上了我。”他站起来，“我还是要去赴丹佛的约会，罗达，不过我不准备卖那所房子了。”

“哦，卖掉吧！对我来说，你还是照样卖掉那所房子好，巴穆。我不是认为你有一天会后悔的。”

“再见，罗达。我会从华盛顿给你来电话的。可惜这次我没见着梅德琳，代我向她致意。”说着，他看了钢琴上的照片一眼，“我想你的孩子们会喜欢我的，甚至是拜伦那个怪孩子。”

“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问题不在这里。”她送他到门口，他像一个出门旅行的丈夫一样吻了她。

第三十五章

帕格回去的时候，九月的柏林空气清新，树叶正在变黄。同闪击战下的伦敦相比，这座城市看起来非常太平，穿军服的人要少得多，几乎没有什么卡车和坦克。打败法国之后，希特勒已经让部分战士复员到农场和工厂当自由工人。剩下的士兵也不在柏林四周闲逛，他们有的在海岸上等待入侵英国，有的驻守在法国和波兰，有的守卫在一道面对苏联的薄弱而谨慎的防线上。只有空中战争的迹象还看得出来：高射炮的蓝灰色炮口从秋天的树叶下面冒出来；广场上，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小孩呆呆地瞧着一架打下来的惠灵顿式英国远程轰炸机。帕格看到这架坠毁的英国轰炸机——与“弗兰迪”号一模一样——那红、白、蓝三色的舷窗，心里感到一阵悲痛。他想去看一看遭到破坏的煤气厂，但没有找到。绷着脸的德国空军警卫和木栅栏把遭到破坏的现场封锁了起来。戈林在很久以前曾经宣布，只要有一颗英国炸弹落在柏林，德国人民就可以管他叫梅厄^①。揭“梅厄”短处的现场证据当然不准入看。

不过，即使不是禁区，帕格也怀疑会有多少德国人到那儿去看。他们是一些古怪的人。在里斯本，他登上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当时当地的德国就给他很深的印象：机内纤尘不染，服务员毕恭毕敬，酒饭要了就到，扩音器震耳欲聋。坐在他旁边的乘客是一个金头发、戴眼镜的胖大夫，进餐时同他碰杯祝酒，热情洋溢地谈到美国和住在密尔沃基的妹妹。这位大夫深信美国和德国会永远做朋友，希特勒和罗斯福是同样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位都需要和平。他对英国轰炸机残酷轰炸柏林市民深表遗憾，说这同德国空军的轰炸严格集中在军事目标上形成对比。他还指出，英国皇家空军在他们飞机的底部涂上了一层效果很好的黑漆，这样在晚间就不容易被发现，他们飞行时不断改变高度，使高射炮很难瞄准。这就是他们能够溜进来的原因。可是，这些小小的鬼蜮伎俩救不了他们的命。德国科学家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会找到对付的办法。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德国的胜局已定。德国空军是无敌的，英国轰炸妇孺的罪犯们很快就会受到法律制裁。

这人活像伦敦音乐厅里演滑稽戏的德国人，连他那副斜眼微笑的表情和脖子上一圈一圈的肥肉都十分像。帕格越来越讨厌这人，他冷淡地说，他刚从伦敦来，德国空军已在英国上空被击败。对方马上冷淡起来，转过身去背朝着帕格，故意挥动一张意大利报纸，上面有几幅非常触目的伦敦起火燃烧的照片。

帕格一回到绿林区自己的住宅，隔壁那个美术博物馆馆长——巴尔策博士，学识渊博，身材矮小，肤色黝黑——马上就拖着一条残废的腿跑了来，邀请邻居喝一杯，同时谈起英国迫在眉睫的覆灭。巴尔策一家一向是亲切友好的邻居，而且还多次邀请亨利夫妇参加过饶有趣味的展览和晚会，巴尔策太太已经成了罗达最亲密的德国朋友。帕格婉言告诉他的邻居说，战争并不完全像戈培尔的报纸和广播描绘的那样在进行。

他刚一暗示英国皇家空军还有战斗力，这个小个子美术专家就生了气，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把他要请帕格喝酒的事也抛在脑后了。而这个人曾经多次暗示过纳粹党徒是下流的恶棍，希特勒是祸水。

就是这种情况使得柏林现在完全令人难以忍受。全体德国人捏成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那个小流氓做到了他所谓的“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是他长期以来经常叫嚣的。维克多·亨利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理解也赞赏这些人死硬地服从纪律的工作效率，可是他厌恶他们那种闭眼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这不仅仅是愚蠢，不仅仅是无耻，这是很坏的兵法。“对形势的估计”——这是一句从普鲁士军事学说中借来的海军用语——必须依据事实。

他回来后不久，欧斯特·格罗克就来电话约他吃饭，他欣然接受了。格罗克是他所结识的在纳粹的疯狂中似乎还保留着一点儿常识的少数德国军人之一。在一家坐满穿军服的纳粹官员和高级军官的饭馆里，这个潜艇军官公开对战事，特别是对戈林笨拙地指挥英国战役隐隐约约地发牢骚。他不时眯起眼睛回头四顾，在德国，只要一谈到战争或政治，总要不自觉地这样做。

“我们照样会打胜的。”他说，“他们会用尽各种笨办法，然后他们才会想到这一点。”

“想到什么？”帕格说。

“封锁，自然啰！这是英国的老武器，现在我们以牙还牙。英国人封锁不了我们，我们有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从巴尔干一直到土耳其，连拿破仑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长的海岸线。英国缺少食物和燃料，这本来是它的致命伤。要是戈林今年夏天炸毁港口，炸沉船只——加上我们的潜艇和磁性水雷造成的大量破坏——英国早已通过瑞士和瑞典跟我们接触了。”他平静地举起双手，“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要在大西洋辽阔的海面上击沉他们的船只。他们没有护航力量，就算他们有，我们的新战术和鱼雷也可以打败他们。你要记住，在潜艇方面，我们开始的时候力量很薄弱，维克多，可是最后邓尼茨说服了雷德尔，雷德尔又说服了元首。占领波兰之后，从英国拒绝和平建议开始，我们就大批地建造新潜艇。明年一月，新潜艇可以陆续下水。一种新式舰艇，非常漂亮。在四五个月内，每个月击沉五十万吨，哼！于是，丘吉尔就完蛋啦！你不同意吗？”格罗克咧嘴朝他笑着。这个小个子潜艇军官穿着一套剪裁得很好的紫色花呢服，戴着一个触目的黄蝴蝶领结。他那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健康的脸容光焕发，富于自信。“说吧，你用不着表示同情。我们都知道你们总统的情绪，不是吗？可是你理解海，也懂得形势。”

帕格苦笑着看了格罗克一眼，他倒是同意这种估计。“呃，假定戈林真的会转向封锁，假定你们真的有一支新的舰队建成——这可是两个很大的假定。”

“你怀疑我的话？”

“你稍稍夸大些，我是不会责怪你的。”

“你说得对，维克多。”格罗克笑出声来，“不过，我用不着夸大。你瞧着吧，从一月份开始。”

“那时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介入了。”

那位潜艇军官不再笑了。“对，这倒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你们的总统只能偷偷地把一些旧飞机和船只给英国，就是这样，他都不敢面对国会。你认为你们的人民会赞成把美国战舰派出去让德国潜艇击沉吗？罗斯福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他害怕你们的人民。”

“嘿！欧斯特·格罗克和维克多·亨利！这两只‘海狗’在决定战局了。”

原来是银行家沃夫·斯多勒弯着腰在跟他们说话，他那稀疏的茶色头发上过头油，梳得很平，他含笑叼着烟嘴。“维克多，你这套新装很漂亮，是在萨维尔街做的吗？”

“是的，一点儿不错。”

“不会错。嗯，要是又能在那儿定做衣服，倒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没有比英国裁缝更好的裁缝了。喂，你们二位来了多久啦？坐到我们桌来吧，同桌的是几位好朋友。”

“不，谢谢您，斯多勒先生，”帕格说，“我得马上回办公室去。”

“当然。喂，欧斯特，你告诉过亨利上校本周末你要去阿本德鲁吗？你要知道，维克多是阿本德鲁的老客人。天哪！这次你干吗不一道去呢，维克多？你最近已经拒绝两次了，我当然不会高兴。整个周末，你跟你的朋友欧斯特可以大谈你们的海上生活。快答应吧！我另外只请两个好朋友，还有几位可爱的女士，有的还是单身。”

维克多·亨利迅速地瞟了格罗克一眼，对方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嗯，这想法倒不错，是不是？”

“好吧，”这美国人说，他现在完全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格罗克又为什么打电话给他，“多谢你们。”

“太好了！妙极了！星期五再见。”银行家说着，拍了下维克多·亨利的肩膀。

这以后，这两个海军军官谈话少了，内容也枯燥乏味起来。欧斯特·格罗克忙于吃饭，不大看帕格。

当天下午，维克多·亨利听他的文书通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从锡耶纳来了电话，不由得吃了一惊。

“天哪！快接上电话。”

“喂？喂？怎么啦？我找柏林的亨利上校。”姑娘的声音嘟嘟啾啾、模糊不清。

“是我，娜塔丽。”

“啊，您好！拜伦好吗？”

“他很好。”

“哦，这下可放心啦！”电话线上的干扰停止了，娜塔丽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离开后，我没有收到过他一封信。我发了个海底电报，没有得到回信。我知道现在的邮政是多么糟糕，可我还是担心起来。”

“娜塔丽，他也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他写信跟我提起过。我肯定他没有收到你的电报，不过他很好。”

“真奇怪，我一直一个星期写一封信给他。多可恨哪！我很挂念他，他在潜艇学校干得怎样？”

在维克多·亨利办公室的窗子外边，使馆门前的卫兵在换班，发出有节奏的立正敬礼声和用德语打招呼的短促声音。娜塔丽在电话里的声音引起他一阵心酸。她的纽约口音同帕米拉的口音不同，但同样是一种年轻低沉的女孩的声音。

“勉强过得去吧，我想。”

她的笑声也很像帕米拉，有点儿沙哑，带点儿嘲讽：“您说得是。”

“娜塔丽，他老早就等着你回去了。”

“我知道，还有一些问题，但很快就会解决的。请一定告诉他我很好。锡耶纳在战时非常迷人，也非常平静，有点儿恢复到中世纪的味儿。拜伦还得待三个月，是不是？”

“他十二月毕业，如果他们不把他开除出去的话。”

又是笑声。“他们不会开除他的，勃拉尼实际上是非常可靠的，您知道。我十二月回来，请您告诉他一下，也许您写的信会送到。”

“会的，我今天就写。”

这是在阿本德鲁的一次小小聚会，没有再玩从楼梯上滑下来那一套。帕格有点儿遗憾地看出，这种挖空思想出来的粗野玩意儿虽然很投合条顿民族的口味，欧斯特·格罗克却不感兴趣。这个潜艇军官显然有些心神不宁，本来很可以利用这玩意儿来改变局面的。另外的客人是一位德国空军的将军和一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地位都远在格罗克之上。五位漂亮的女士都没有结婚。斯多勒夫人没有在场。

维克多·亨利估计他们是在酝酿一场狂欢酒会，目的是要他谈英国的情况。餐后，多少令他惊讶的是，他们进入一间有护墙板的房间，那里准备好了乐器，斯多勒、德国空军将军、外交部官员和一位红头发的女士演奏了四重奏。帕格以前也来过阿本德鲁几次，这位银行家从未显露过自己的音乐才能，可是这次，斯多勒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演奏得非常出色。德国空军将军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灰暗的人，双眼凹陷，带着病态。他先鞠了个躬，然后就俯在大提琴上摇摆着身体，奏出了美妙的乐音。帕格过去在凯琳别墅从远处见过这人一次，当时他全副军装，看上去远比他现在穿着常礼服、戴着单片眼镜威严得多。音乐家们拉错了，停下来两三次，轻快地说了几句笑话，继续演奏。担任第二小提琴

手的那位外交部官员是一个矮胖的巴伐利亚人，长着下垂的黄胡子，是一个优秀的提琴家。这是帕格听过的最好的业余音乐会。格罗克带着多数德国人欣赏艺术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态度坐在那儿，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赶走了睡意。这样过了两三个钟头，女士们道了晚安，便离去了。如果说有什么暗号的话，帕格也没有注意到。

“也许我们该出去喝杯夜酒了，”银行家对帕格说，把他的小提琴小心地放进匣子里，“今天晚上很暖和。你喜欢我这把斯特拉地瓦利⁽²⁾小提琴的音色吗？我希望我没有辜负这把琴。”

从宽敞的大石头阳台上望出去，是一座正规的花园，有幽雅的喷泉和河流，再远处就是森林。朦胧的橙黄色下弦月在树梢上升起。在长铁杆上红黄色灯光的照耀下，阴影在房子和石板地上跳动。五个人就座以后，管家送来了饮料。鸟儿在静夜里悦耳地歌唱，帕格听了，不由得回想起在英国轰炸机基地听到的夜莺的歌声。

“维克多，你如果愿意谈谈英国，”斯多勒舒服地靠在安乐椅上说，他的脸遮在黑色的阴影中，“我们当然很感兴趣。”

帕格勉强用愉快的声调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得承认我去过英国了？”

银行家马上用更愉快的声调回答说：“哈哈，除非你想给我们的情报人员添很多麻烦，否则你还是承认的好。”等大家都笑过以后，他又说：“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放下这个题目，好欢度周末。我们的款待从来不——在英语中是怎样讲的呢？”原来大家都在讲德语，他说到这里，改成用英语说，“附带任何条件。不过，你往来两国首都之间，处在非常不寻常的地位。”

“嗯，如果你们要我告诉你们已经把皇家空军从天上打掉了，英国人下个星期就会完蛋，那还不如现在就放下这个话题。”

高个儿将军用一种忧郁的男低音说：“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把皇家空军从天上打掉。”

“随便谈吧。雅果将军是我最老的朋友，”斯多勒说，“我们是小学同学。而我和穆斯博士也差不多有一样老的交情。”他朝外交部官员一挥手臂，一只像骷髅一般瘦长的手臂的影子在墙上跳动一下。

“我们空军中有句俗语，”将军说，“升起了红旗。意思是说，我们都在直率地谈话。我们说出关于元首、关于戈林、关于任何事情和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说话毫无顾忌，我告诉你。”

“好吧，我喜欢这些原则，”维克多·亨利说，“说吧。”

“入侵会成功吗？”穆斯博士提高音量说。

“什么入侵？你们的海军能送你们过去吗？”

“为什么不能？”雅果将军用内行人的平静声调说，“通过一条走廊，两边用水雷带封住，外面用潜艇封锁，上边用德国空军掩护。难道对战

列舰队来说，这是过高的要求吗？”

帕格看了格罗克一眼，只见他不高兴地坐在那儿，转动着一只钟形酒杯里的白兰地。“你们这儿有一位潜艇人员，问他怎么封锁和设置水雷带吧。”

格罗克不耐烦地一挥手，酒杯里的白兰地都溅了出来。他用重浊的声音说：“非常难，可能是自杀行动，而且最糟糕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雅果将军向格罗克弯过腰去，他的单片眼镜在摇曳的灯光下闪亮，脸上满面怒容。

帕格嚷道：“已经升起红旗啦！”

“不错。”雅果说着，用不肯原谅的眼光盯了潜艇军官一眼，后者懒洋洋地坐在暗处。

“我同意他的看法，”帕格说，“一部分登陆部队也许能通过，且不用什么形式。那里还有入侵部队登陆的滩头阵地，那地方我从近处见过。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从海上靠近这块阵地的。”

“扫清滩头障碍是一项技术任务，”雅果说，很快又恢复到随便谈天的语调，“我们有专门训练好的工程兵来对付它。”

“将军，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多年来一直在专心研究和演习滩头袭击，这是书本上讲的最棘手的进攻项目。我相信德国武装部队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想到这个问题。”

“德国人的军事才能是不容忽视的。”穆斯博士说。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维克多·亨利说。

雅果说：“自然，我们登陆不可能没有损失。我们的损失会是巨大的，但还受得了。一旦我们得到一个牢固的据点，你就会看到丘吉尔倒台。为了占领滩头堡，德国空军会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架飞机。但是，我相信皇家空军的飞机会先一架不剩。”

维克多·亨利没有表示意见。

“伦敦的轰炸对英国人的士气有什么影响？”斯多勒问。

“你们让丘吉尔更容易做工作了，他们现在更拼命了。把伦敦炸得一塌糊涂也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判断是赢不了，且不说轰炸机不仅可以向西飞，也可以向东飞。”

将军和银行家面面相觑。将军的声音很阴沉：“如果这儿有人同意你，你会感到吃惊吗？”

“丘吉尔通过在二十六日那天轰炸柏林，很巧妙地激怒了元首。”斯多勒说，“为了保持士气，我们不能不回击。这个诡计成功了，可是英国人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政治上没有旁的选择，只能是大规模报复。”

“说句老实话：”穆斯博士说，“戈林元帅想炸伦敦，把它炸毁。”

雅果摇摇头：“他知道动手太早了，我们也都知道。是那六天不好的天气救了皇家空军。我们还需要一个星期来炸掉那些机场。不过，到头来结果还是一样。”

斯多勒说：“他们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我不愿意看见他们延长痛苦。”

“他们好像并不在乎，”维克多·亨利说，“一般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认为他们会取得胜利。”

“这就是弱点，”穆斯博士说，摸了摸他的胡子，“民族自大狂。一个民族一旦脱离了实际，便一切都完了。”

斯多勒点燃一支粗大的雪茄。“一点儿不错。这次战争的进程现在是由统计数字来决定了，这是我的管辖范围。您愿意听听吗？”

“非常愿意，尤其是希望你能泄露一些机密。”维克多·亨利这话引起了所有德国人亲切的笑声，除了格罗克。这位潜艇军官陷入悲哀之中，也许已经睡着了。

“不是机密，”斯多勒说，“财政方面的资料对您来说可能是新的。不过，请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数字是准确的。”

“我完全相信。”

“好。英国目前处于，怎么说呢，一条用船只组成的在运转的庖斗链的末端。这是它经常所处的地位。现在呢，庖斗老是被打掉，打掉的速度比安装到链子上的速度快得多。它发动战争的时候，大约有二十万吨船只——它自己的船，加上从旁的地方拼凑来的。这个吨数正在迅速下降，下降的速度是——最近是多少？”他摆出上司的态度问格罗克。

潜艇军官偷偷地打了个哈欠：“这个数字是保密的。维克多在伦敦听到不少，早就心里有数了。”

帕格说：“不错。”

“很好，那么你知道曲线在往上升。在这次战争中，别的都关系不大，英国很快就会耗光燃料和食物，那样一来它就完了。它的机器一旦不能转动，它的飞机一旦飞不起来，它的人民一旦没有饭吃，丘吉尔也就垮台了，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别的出路？我的国家还有大量燃料和食物，还有钢铁与造船厂，而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开放的。”

银行家冷冷地一笑：“不错，不过根据你们《中立法案》的要求，英国买每样东西都得付现金。现金付款，运输自理。这是英国拒绝偿付战争债务以后，你们的人民从上次大战中学习到唯一明智的东西。罗斯福也好，威尔基也好，现在都无关紧要了。维克多，你可以相信我这句话，你们的国会是不可能再拨一笔战争贷款给英国的。他们会吗？”

“不会。”

“对。那么它就完蛋了。它发动战争时大约有五十亿外汇，我们的情报说，它已经用了四十亿多。为了继续作战，它所需要的飞机、物资和船只只会把最后十亿左右的外汇像火炉融化雪球那样快速地用光。到十二月，大英帝国就会一个子儿也没有了。破产！您瞧，亲爱的伙伴，他们卷入了一场他们没法儿打也没法儿偿付的战争。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样。能透过未来的迷雾预见到这一点的，正是元首的政治天才——维克多，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正如他过去预见到法国打不下去一样。这样的领导带来了胜利。”斯多勒往前一探身，轻蔑地把手一挥，“不错，丘吉尔的话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感人、非常鼓舞人心，可是他是英国最糟糕的财政大臣，对后勤或财政的现状毫不了解，而且一直不了解。他那些漂亮辞藻的肥皂泡马上就要破灭了，然后和平就会到来。”

穆斯博士插嘴说：“我们现在击沉船只的速度只有一九一七年创最高纪录的那几个月才能相比，你知道吗？”

“这一点我知道，”亨利上校说，“正如不久前我对欧斯特说过的，那也是我们卷入的时候。”

阳台上的沉默持续了很久，然后沃夫·斯多勒说：“像这样的世界悲剧现在不应该重演了，维克多——德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反苏强国，不应该互相开战。那样的话，唯一的胜利者只会是斯大林。”

格罗克从椅子那头发发出沙哑含糊的声音：“那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等到正月，等我们有了新潜艇。”

这个周末寒冷、阴沉而多雨，对帕格来说，也因过多的音乐和文化而显得沉闷。那五位女士都是三十开外的人，全都笨拙地卖弄风骚，可以陪你聊天、散步、跳舞；等雨稍停，也可以陪你打网球。帕格估计，她们还可以陪你过夜，他不好意思个别问她们。

欧斯特·格罗克老是睡觉，星期天一早就走了。其他三个人对这位潜艇军官一直很冷淡，而对维克多·亨利却非常热情有礼。显然，格罗克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显然，他打电话和在饭馆里同斯多勒碰头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些大人物对一个四条杠杠的美国军官所献的假殷勤，真是到了家了。

他们又问了帕格许多有关他英国之行的问题，他也一一回答了。只有那个瘦削的德国空军将军试探性地问了一个关于雷达站的问题——帕格在回答时装出一副呆板的傻样——此外，没有人企图从他那里打听什么机密情报。

倒可以说，他们似乎在拼命向他灌输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诗歌。这三个老同志非常喜欢学术性的谈话，还不断把他们谈话中提到的书从斯多勒的图书室里找来塞给亨利。他想在睡前看这些书，可是看了十五分钟就沉沉地睡着了，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德国的奇特文学对维克多·亨利来说经常有这种效果。很久以前，他就放弃了想了解德国人自命不凡的严肃性、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从查理大帝^③时代起他们的阴郁

历史的每个转折的企图。从军事观点看，有关德国命运、德国文化、德国精神、亲德主义、泛德主义等的一切笔墨，都在不断强调说明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有八千万人口的工业化民族，他们花费了一个世纪使自己统一起来，教育了自己，卷起袖子要征服全世界，相信上帝会抓住德国的战袍，鼓舞它前进。这是值得记在心上的。

星期天下午，他们在阳台上喝鸡尾酒的时候，太阳透过云雾出来了。斯多勒提议带维克多·亨利去看看他那些获奖的猪，他们从河边到猪圈走了很长一段路。在一阵恶臭中，主人告诉亨利那几头躺在粪堆里饿得嗷嗷叫的大得出奇的长毛猪的家世。在他们走回来的时候，银行家说：“你觉得很无聊吧，维克多？”

“谁说，一点儿也不。”帕格撒了个谎。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平常的周末。穆斯和雅果都是很不平凡的人，我们早就是好朋友了。雅果第一个把我同戈林真正拉上关系。在那以前，我同冯·巴本走得非常近，而他，你知道，是纳粹最大的对手，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亲眼看到大势所趋为止。事实上，还是他任命希特勒当总理的。”斯多勒用他那沉重的黑手杖随手敲打着开花的紫蓟，把花头打落下来，打烂的花散发出一股新鲜的清香，“雅果很器重你呢。”

“作为一个在天上飞的军人，”帕格说，“他的大提琴拉得可真不错。”

“是的，他很有才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维克多，他最欣赏你的是你愿意谈谈英国。你太友好了。”

“我没有透露什么，至少不是有意的。”

斯多勒笑了起来：“你真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忠仆。而且，你的观察很有启发性。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你的荣誉感，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荣誉就是一切。”

恭维话使得帕格·亨利感到不安，他跟平常一样，用沉默和呆板的眼光来回答。

“要是雅果将军有什么地方能为你效劳，我知道他会很高兴的。”

“真是太好了，可我没有什么事。”

“也许有什么设施你愿意去参观？”

“嗯，这样的邀请，我们的空军武官会欣然接受的。”

“随你的便，雅果更关心你个人的利益。”

“有一件事，不是普通的事。有个皇家空军飞行员，我的一个朋友，几个星期以前，他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被击落了，你们的人很可能把他抓去了。”

斯多勒挥动了一下那根多节的手杖，说：“找他出来不难，把这个飞行员的名字、官阶等告诉雅果，很快你就会得到答复。”

“真是太感谢了。”

“要是你的朋友成了战俘，你还可以去见见他。”

“那太好啦！”

十月初，维克多·亨利差不多已经忘了那个古怪的周末，沃夫·斯多勒忽然给他来了电话：“你说的那人还活着。”

“谁？”

斯多勒一口气讲出了伽拉德的名字、官阶和番号。“他在法国，还在医院里，不过身体很好。雅果将军邀请你作为他的私人客人，去参观附近的德国空军司令部。你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一个美国武官被邀请的。这个电话是仅有的一次通信联络。没有互惠的必要。”

停了一会儿，帕格说：“哦，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将军太客气了。”

“我告诉过你，你很受他的赏识。”

“我还得给你回电话吧。”

“当然啦。”

帕格把这事告诉了代办，代办耷拉着眼皮，差不多闭起了眼睛。他朝后靠在椅子上，用大拇指摸了摸胡子：“那个德国空军将军对你有什么要求吧。”

“自然啦。”

“好吧，我批准。为什么不欣然接受呢？你也许会了解到点儿什么，你还可以看到这位飞行员。他是谁？”

“嗯——他跟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代办的眼睛睁开了一些，又摸了一下胡子。帕格觉得需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

“啊，他是帕姆的未婚夫，对吗？幸运的青年。好吧，不管怎样，去吧，看一看帕姆·塔茨伯利的未婚夫情况怎样。”代办说的时候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维克多·亨利感觉到了，并且有点儿恼怒。

天气不好，帕格乘火车去里尔。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铁路运行已恢复正常，令人感到惊异。火车正点离站，轰隆隆地穿过雨中宁静的被秋色笼罩的大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十月的蒙蒙雨雾中看上去都很像，都是一大片由农庄、常绿树和枯黄的树林所构成的平原。城市看起来也很相似，市中心是各式各样壮丽的古老建筑，周围则是一些现代建筑，有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有的只剩些断瓦颓垣。在拥挤的餐车里，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少数几个带着妻子——在亲切地交谈，在浓烈的香味和愉快的笑声中一起吃喝。穿军服的德国空军军官们单独坐在一张桌子上，轻蔑地瞧着那些市民，随便吆喝匆匆走过的侍者。除了见不到犹太人以外，在新秩序下，一切仍同平时一样。犹太人一直是欧洲最繁忙的旅客，可是在这趟火车上，一个犹太人也看

不见。在这趟从柏林到里尔的快车上，第三帝国由于种族优势和办事能力高强，看起来起码能存在几千年。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满载着愉快的青年士兵，维克多·亨利第一次得到可靠的暗示：入侵——如果有过这个计划的话——可能已经停止了。

雅果将军派到车站来迎接这位美国海军军官的是一个严肃而瘦削的中尉，肩上比别人多一条金饰绦，胸前挂着一大串绶带，眼角的肌肉不住地抽动着。他开车送帕格到里尔中心区的一幢正面有许多塑像的肮脏的石砌大楼里，请他走进一间冷清清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里面有一张沾满墨迹的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满布灰尘的黄色墙上有一些干净的正方块和长方块，原是挂的法国官员的照片，现在照片已经取下来了。桌子后面挂有一面簇新的红、白、黑三色卐字旗。另有一张绷着脸、穿着军大衣、一络乱发搭在一只眼睛上的希特勒的普通照片，这是一张粗粗修整过的比本人显得年轻的照片。墙上有一只挂钟，钟摆的嘀嗒声之响，是帕格闻所未闻的；钟面原系绿色，由于年深日久，已经褪色了。

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佩着冲锋枪的德国士兵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到桌边转了个身，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伽拉德跟在他后面，右臂用吊带吊着，面孔浮肿，没有血色，还裹着纱布。再后面就是那个眼角抽动的中尉。飞行员身穿飞行服，衣服破了的地方随便缝补了几针。

“喂，台德。”维克多·亨利说。

伽拉德极其惊异地说：“哎呀！”他的下嘴唇和下巴上包扎着的纱布捂住了他的说话声。

中尉用快速而准确的德语对亨利上校说，由于英国飞行员奉命尽可能找机会逃走，雅果将军对不能解除武装卫兵的监视感到很抱歉。见面时间的长短是没有限制的，士兵也不会来干预。他不懂英语，他奉命一旦发现逃跑的行动，就开枪射击，因而他请求先生们不要有任何足以引起他误解的动作。至于交谈的内容，将军完全信赖亨利上校。如果没有问题，他现在就要走开了。

“我们谈完以后，我怎么让您知道呢？”帕格用大拇指朝那个发呆的士兵一指，“比如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那就可能引起他的误解。”

“很对。”中尉低下头，眼角抽动了一下，“那时就请您拿起电话机的话筒稍等一会儿，再放回去，我就马上回来。请允许我告诉您一声，将军请您在前进指挥所跟他一起吃午饭，指挥所离这儿有四十公里的路程。”

门关上市后，帕格拿出香烟，给飞行员点了一根。

“啊！老天爷保佑你。”伽拉德吸了一口烟，好像一个人从水底钻出来吸了一口空气一样，“帕姆知道吗？有人看见我跳伞吗？”

“你的一个同伴说他看到了。她确信你还活着。”

“好啊，现在你可以告诉她啦。”

“我当然非常乐意。”

挂钟的嘀嗒声很响。伽拉德用左手笨拙地弹了弹烟灰，看了士兵一眼。士兵像一根竹竿一样站得笔直，机枪斜握在他那双指关节发白的手里。德国钢盔的凸边使得这个农村青年的脸看起来严肃得像一尊雕像。

“使这次小小的谈话有点儿煞风景吧，嗯？”

“他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家伙。”帕格说。

士兵笔直地注视着前面，在这关着门的小屋里，可以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很久不洗澡的污浊气味，虽然他刮光的脸是很干净的。

“看起来相当老练。我说，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我以为我会受到粗暴的拷问，也许会被弄到德国去。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只说我要是不老实，就枪毙我。你准是在德国空军里有些好朋友吧。”

“你有什么话要我告诉帕米拉吗？”

“你会看到她吗？”

“我想不会，我很快就要回华盛顿去了。我可以打电报或者写信给她。”

“有很多话要告诉她。首先，不管怎样，我很好。脸上和脖子上有些烧伤。”他举起吊着的手臂，“幸而子弹只打穿骨头，没有把它打碎。对医疗上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好责备的。饮食坏透了——发了霉的黑面包，发臭的人造奶油，吃后嘴里带着汽油味，汤里全是烂土豆。前两天，伙食莫名其妙地改进了，只是在我的病房里。昨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真正不错的炖肉——虽然很可能是里尔的猫肉和狗肉——味道很好。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你这次小小的来访而准备的。我对你真是感激极了，真的。你居然设法来看我，真是了不起。亨利上校，帕姆过得怎样？告诉我一些她的情况吧。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她看上去好吗？”

“你失踪以后，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到伦敦来过，我带她参加了一些宴会，去过一些娱乐场所。有一阵子，她消瘦下去，不想吃什么，但她正在恢复。实际上，她最后告诉我的一件事是希望你回来。还有，她准备等着你，跟你结婚。”

飞行员的双眼变得湿润起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帕米拉。”他回头看着那士兵，“呃，他真难闻，是不是？”他看着那士兵的没有表情的脸，用一种随便的语调说：“你愿意瞧一瞧这张脸吗？说明很多事情，是不是？八千万像这个家伙一样驯顺而又危险的畜生，无怪乎希特勒成了他们的领袖。”士兵的眼睛一眨也不眨。“我真的认为他不懂英语。”

“不要相信这个。”帕格干巴巴地说了一句，说得很快。

“嗯，告诉她我现在承认她的意见是正确的。等我回去以后，我要接受司令部的工作，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他摇了摇头，“我真是一个傻瓜。这些德国飞机就在我前面，在下边，ME-110战斗机，三个座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打中，没有及时刹住，正好从

他们中间俯冲下去。以后，我只知道我感到肩上挨了一下，就像重重地挨了一拳似的。我的发动机起火了，我使劲拉了一下操纵杆，天晓得，它就跟折断了的脖子似的。我四面看看，发现没有了机尾，全部被打掉了。我打开座舱罩，解开降落伞背带的扣子，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烧伤了，可是火焰一直烧到我的脸上，大部分烧到嘴旁边，我只是在盐水刺痛的时候才感觉到。”伽拉德叹了口气，向屋内扫了一眼，他郁郁不乐的眼光停在那个生硬的、发出臭气的士兵身上。“于是，我到了这里。战争怎样啦？德国大夫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自然这是假话。”

维克多·亨利尽可能把情况说得好些。飞行员点点头，快活起来：“这才像话呢。”

挂钟还在嘀嗒地响，那个士兵打了两个喷嚏，吓了他们一跳。他的脸扭曲了，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但他还是照样死板板地站着。

“怪就怪在这里，”伽拉德说，“你从这儿出去要跟一位德国空军将军共进午餐，而我仍然是枪口下的一个囚犯。我想你最好赶快走吧。”

“不忙。拿几支烟吧，我很想把这一包都给你，只是这个傻小子也许会认为这事有点儿蹊跷，因而引起误解。”

“哈！管他叫傻小子一点儿不错。你考虑得可真周到，先生。”伽拉德抽出几支香烟，然后被一时的感情驱使，忽然把那包香烟递到士兵跟前。这个德国士兵的眼睛上下移动一下，急促地摇了一下头，好像一匹马在赶走苍蝇似的。

伽拉德在旧香烟头上接了一支新香烟。“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的，不过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比你猜想的大得多。”

“嗯，主要是靠运气，不过我终于找到了你，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飞行员歪扭着脸，咧嘴一笑——他那扎着绷带的嘴左边好像冻僵了一般。他说：“怪不得帕姆认为你什么事都能办到。”

帕格抬头看了看那只旧钟，钟面已经模糊不清了，不过指针差不多已指到正午。“我想我最好不要让将军等得太久。”

“当然啦，先生。”飞行员瞧着士兵，又加了一句，“不管怎样，我老忘不了这个傻小子，他叫我不舒服。”

当维克多·亨利把话筒从挂钩上拿下来的时候，钟敲了十二下。他又把话筒放了回去。

“告诉帕姆，我就会看见她的。”伽拉德用坚定的口气说，暗示他有逃跑的打算。

“小心些。”

“相信我好了，你知道我要为谁活着。到时候我们要找你当殡相，只要你在 一千英里之内。”

“我要是在一千英里之内，就准来。”

帕格坐车穿过里尔时，就像他上次坐在餐车里一样，再次注意到德国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细雨蒙蒙，在这座大工业城市的灰色街道和林荫道上，法国人在法国警察的指挥下，驾驶着带有法国牌照的法国小汽车，在法国店铺和广告牌之间穿行。只是这儿那儿有一张用德文粗黑体字写的公告，街上或者大楼入口上面有一块告示——常常写着“禁止入内”这几个字，以及德国兵坐在军用卡车上巡逻的刺眼景象，使人想起希特勒是里尔的主人。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已经遭到掠夺，只是掠夺的方式比较文雅，比较有条理。帕格听说过采用的手段：德国人购买大部分东西都用不值一文的占领区货币支付，那些明目张胆的掠夺者征用了物资，只给一张毫无用处的收据。可是，这些手段在使用过程中一点儿也没被看出来。里尔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看上去有点儿消沉，不过，维克多·亨利见过的法国人没有一个看上去是不消沉的。这儿跟在火车上一样，新秩序看起来要维持一千年。

那位会拉大提琴的将军戴着一顶高高的德国空军军帽，穿着一双闪亮的黑皮靴，披着一件拖到脚边的笔挺的蓝灰色军用雨衣，看起来比从前更高、更瘦、更凶狠了。中尉见了，谦卑地鞠躬并立正敬礼。指挥所里的每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充分说明他是这里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他提出两个地方供维克多·亨利选择：是在附近德国空军征用的一所“相当舒适”的别墅中用一顿像样的午餐呢，还是就在这儿的机场上随便吃一点儿？帕格说出自己的选择后，他点头表示赞成。他解开雨衣，看也不看就让它从肩上掉下来，中尉立刻上前接住。

将军和他的客人走进里边的办公室，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旁就座，吃着鲑鱼、小牛肉、奶酪和水果。这些东西都装在金边瓷盘里，由一些脚步很轻、春风满面的法国侍者递送。雅果将军挑着菜吃，不大喝酒。维克多·亨利见他面色苍白，看出这是心脏病的征兆，但没说什么。他饿了，只是埋头吃东西，将军则边抽烟边谈话，说的是一种发音有点儿不清的准确德语，他的中尉讲话时显然一直在模仿他。他经常停下来，捂住嘴小心地咳嗽。

雅果说，美国海军是世界上唯一在专业方面可以同德国陆军相比的军事机器。三十年代中期，他作为一个观察家，曾去参观过美国海军基地，并把俯冲轰炸的观念告诉了戈林，因而德国空军发展了斯杜加式小型俯冲战斗轰炸机。“不管您赞成不赞成，”他带着疲乏的笑容说，“我们闪击战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你们的海军。”

“嗯，也许我们在战后会接受这句恭维话，将军。”

雅果听了帕格这句含讥带讽的话，不高兴地点了点头，接下去说，美国陆军是无法和德国比的。像所有现代的军队一样，它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从德国总参谋部的概念中发展推演出来的。可是，他注意到美国陆军比较外行，他们在机动作战中缺乏气魄，数量也少得可怜。他说，美国实质上是一个联结两个世界大洋的海上强国，武装部队的状况反映了这一地理事实。

从这里，他开始谈到施本格勒，他说此人跟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不能理解美国。这就是《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错误。美国成了白人基督徒的欧洲，在一片富饶的未开垦的大陆上得到重新发展的机会。美国同一个现代化的、秩序井然的欧洲结成联盟，就能够带来西方巨大的新生，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至少这是帕格从将军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中领会到的一点，同他在阿本德鲁度周末的晚上听到的谈论如出一辙。

喝咖啡时——咖啡的味道很可怕，就像烧焦了的胡桃壳的味道——雅果说：“您肯赏光去看一下飞机场吗？天气不怎么好。”

“如果您的哪一位副官能抽出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愿意去的。”

他那疲乏的笑容又出现了。“我在这次战役中的工作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剩下的是野战指挥官的事了，我可以陪您走一趟。”

他们乘一辆窄小的汽车在机场上兜了一圈，车里满是德国汽油的硫黄气味。太阳在低沉的天空从碧蓝的云隙中照射出来，在暗淡的阳光下，粗短的梅塞施米特109式飞机从分散的地下掩体中露出一半，漆在上面的十字和卐字已经剥落。这地方完全像一个英国的战斗机基地：修理工棚、飞机库、分散的营房、坐落在平静的农场中的十字形简易机场和一群群奶牛在上面吃草的波浪起伏的牧场。褪色的法文告示说明，这儿是被打垮的法国空军的扩大基地。大部分建筑都是木头或水泥造的粗糙的新房屋。有裂缝的旧着陆跑道和宽阔的新着陆跑道并列，像汽车跑道一样。

“这都是你们在六月以后完成的？”帕格说，“真不错。”

这时雅果看上去像一个受人恭维的老头子，高兴而温和地一笑，露出稀疏的牙齿。“您的眼光很内行。西方新闻界那些时髦家伙想知道德国空军在进攻前为什么等了宝贵的六个星期，他们对后勤懂得些什么？”

将军说，希特勒把空军作战指挥权全部交给戈林时，他只坚持一点，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军事天才。在征服了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之后，前进空军基地必须按照他的命令建立起来。直到那时，他才允许德国空军去打击英国。前进基地的力量必须二倍或三倍于德国的空军力量。因此，花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飞机进攻的次数是原来的两三倍。这样，航程缩短了，汽油的载重量可以让炸弹的载重量代替。

“这是最简单的战略思想，”雅果说，“也是最正确的。”

他们参观了一座分散的营房。面带倦容的德国小伙子们跟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很像，他们穿着飞行服懒懒地躺着，待命出发。但他们一看见雅果，马上跳起来立正，而英国飞行员却从来不这样。营房修建得比英国营房粗糙，木墙上边，靠近油印的值班时间表和注意事项的地方，贴着身体丰满、面带笑容的女人的照片，比起瘦削的英美女人来，她们更富于德国式的软绵绵的性感。除此之外，全都一样，甚至床上的被褥和飞行服的霉味也一样。

雅果的小汽车沿着机场驶去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飞行员从营房里争先恐后地出来。“停车。”雅果对司机说，又对维克多·亨利说了一

句，“一次扰乱性空袭，在高空。正确的战术，我们必须做出反应，这搞得我们的飞行员很狼狈。不过，英国人也赔上了大量的轰炸机。脆弱的飞机，装备很差。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

梅塞施米特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各就其位，然后轰响着飞走，形成了一股笔直上升的战斗机洪流。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景象。”雅果说着，用双臂紧抱住裹在簇新的长大衣里的瘦削身躯，好像身上发冷似的，“德国人同英国人作战，钻石划钻石。这是西方的内战，纯粹是愚蠢的自杀行为。英国人明天是有可能得到体面而光荣的和平的，那只牛头犬丘吉尔依靠并且就光依靠一样东西——美国的援助。”

“将军，他依靠的是他的人民的勇气和他的空军的质量。”

“亨利上校，如果罗斯福砍掉了全部援助，并且告诉丘吉尔说他准备谋求和平，那么这次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呢？”

“但那是不可能的。”

“非常对，因为你们的总统被摩根索们、法兰克福特们和雷曼们包围住了。”帕格刚开口抗议，雅果将军就举起一只瘦削的戴着灰色长手套的手来，“我不是一个纳粹党人，我是从陆军转到空军的。不要认为排犹主义仅仅是德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元首不过是现实地把它宣布出来罢了。他的有些党徒干了一些愚蠢的过火行为，可是您不能因为少数人的粗暴行为而控诉整个民族。罗斯福周围的那些美国犹太人犯了和我们的纳粹狂热分子同样的错误。”

“雅果将军，”帕格急切地插嘴说，“您怎么也相信犹太人在我们背后煽动对希特勒统治的仇恨呢？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他希望有那么一次能打破德国人这个牢不可破的观念。雅果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美国有很多人非常钦佩德国人，我也一样。可是，希特勒干的有些事，对任何美国人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希特勒干的事！”雅果叹了口气，他的眼神沉重而忧郁，“我来告诉您几件会叫您吃惊的事吧，上校。我们占领波兰的时候，制止波兰人不去谋杀犹太人的正是我们德国人。他们把我们的到来看成可以为所欲为的信号，简直成了公开虐杀犹太人的季节！累累暴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是的，我们的武装部队不得不插手进去，把犹太人从波兰人手里救出，保护起来。”将军咳得很厉害。“我不假装说我们爱犹太人，我也不说他们应该爱我们。我确实确实了解这些摩根索，可是他们犯的错误很可悲。美国不能允许英德之间决一死战，我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我们都属于西方。如果我们内部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就会向亚洲布尔什维主义屈服，接着就会是一千年的野蛮黑暗时期。”

雅果沉默下来，他的凹陷的、多少带点儿兴奋神色的眼睛盯住帕格。然后，他伸出一根僵硬的长指头。“如果能有几个强有力的顾问把这个观点告诉你们的总统，那该有多好！可是，那几个顾问，除了犹太人，就是有英国血统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我们会打败英国人的，亨

利上校，我们有这力量。我们从来不打算跟他们作战。元首很可以造一千艘潜艇，在三个月内把英国扼死。他从来没有强调过潜艇，您是知道的。取得这样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最优秀的天然盟国打垮了罢了。”

“嗯，将军，波兰还是英国盟国的时候，你们进攻了它，你们跟斯大林做了交易。这些事情你们都做出来了。”

“这些事情我们是被迫做的。”雅果用戴手套的手捂住嘴，大声而有礼貌地咳了起来，“我们是奇怪的民族，亨利上校，不容易被外人了解。我们非常严肃、非常天真，我们老是想得到天上的星星。在外人看来，我们似乎有点儿麻木不仁和飞扬跋扈。我们的英国兄弟也完全一样飞扬跋扈，我向您保证。唉，可是他们学会了一种礼貌！他们瞧不起犹太人，他们在权力集中的俱乐部、银行和一切要害部门都排斥犹太人。可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我们呢，我们的最高机构接纳犹太人，可他们蜂拥而来，几乎喧宾夺主。我们显露了我们的感情，区别就在这里。德国人爱感情用事，像浮士德那样不断地追求。为了追求荣誉，我们会唱着快乐的歌，步行或飞行或航行着奔向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天真，不错，这就是我们的原始性，但这是健康的。美国也有它自己的天真，那就是边疆的原始现实主义，那些西部牧童。

“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我们需要美国朋友出来解释这次战争的两性，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西方的和平、西方的统一，可以控制世界的西方联盟——啊，瞧那儿，英国的投弹手对法国的牲畜未免太残忍了些，不过他们也就只有这点儿能耐。”

远处一座小山上，在烟火弥漫中，大堆大堆的倒圆锥形泥土高高地飞向空中，牛群笨拙地四处乱跑。将军看了下表：“我要到指挥所开个会，您要是能留下来吃晚饭，里尔倒有一家好饭馆——”

“我得回柏林去，将军。我无法表达我的谢意，不过——”

戴手套的手举了起来。“甭提啦！跟一个对我们的局势有所了解的美国人，一个职业军人谈谈，对我的健康的确很有好处。”

当雅果在指挥所大楼入口处把维克多·亨利转交给他的中尉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正在雨中着陆。

“关于空军上尉伽拉德，我们要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请告诉我们。”雅果说着，脱下一只手套，伸出一只潮湿的凉手来，“Auf Wiedersehen ⁽⁴⁾，亨利上校。要是我对您有过一点点帮助的话，我只向您提这么一个要求：不管您以后在哪儿工作，请记住战争有两面性，任何一方都有一些正派人。”

在沃夫·斯多勒的银行里，雕饰华丽的天花板似乎有四十英尺高。已经下班了，格子窗后边还有少数几个办事员在默默地工作。在高高的拱形圆屋顶下面，两个人踏在红色大理石地板上的脚步声听起来好像一排士兵在齐步走。“现在这里有点儿阴暗，”斯多勒说，“可是非常幽静。走这边，维克多。”

他们穿过一间相当大的会议室，走进一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小办公室，四壁挂满了油画。亨利虽然所知不多，也认出了两幅毕加索的和一幅雷诺阿的。

“哦，你这么快就要走了。”斯多勒说着，向一把笨重的栗色皮躺椅做了个手势，“这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嗯，我原以为要等一两个星期才会来调令，可是我刚从里尔回来，它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当然是急于跟你那位非常美丽的妻子团聚的。”

维克多·亨利瞧了一眼那幅比较大的毕加索的画，那是一幅色彩过于鲜艳、被歪曲得奇形怪状的女人像。“我还以为现代艺术在第三帝国是不受欢迎的呢。”他说。

斯多勒笑了：“在这儿并没有落价。元帅有世界上最大笔的收藏品，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他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

“会吗？”

“肯定会，只等战争结束。我们德国是一个受到围攻的国家，维克多，神经过于紧张，极端主义的情绪笼罩着一切。这一切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欧洲将会成为一个生活非常美好的地区，德国更会是欧洲最舒适的地方。喝一杯雪利酒好吗？”

“太好啦，谢谢。”

斯多勒从一只沉甸甸的水晶圆酒瓶里斟酒。“我们为什么干杯？我敢说你不会为德国的胜利干杯的。”帕格带着苦笑说：“你知道，我们是中立的。”

“啊，是的。啊，维克多，你们要是真的中立就好啦！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该多么高兴！那么，为光荣的和平干杯好吗？”

“当然好，为光荣的和平干杯。”他们喝酒。

“酒还可以吧？”

“好极了！我对酒不是很内行。”

“据说这是欧洲最好的雪利酒。”

“确实好极了！”

银行家坐到一把扶手椅上，点燃一根长雪茄。在天花板上的灯光的照耀下，他的头皮透过稀疏的头发显露出粉红色。“你去里尔的小小旅行是成功的吧？”

“是的，我得谢谢你和将军。”

“请别客气。按照一般规定，这样的事不仅不同寻常，而且简直绝对办不到。可是，在正派人士之间，是有特殊规定的。”斯多勒发出一声叹息，“嗯，维克多，我巴巴儿地请你来见我，当然不会是单纯为了请你喝

杯雪利酒。”

“我想你也不会这样。”

“你是一个军人，有一些特殊的谈话有时必须忘掉，不要留下一点儿痕迹。在德语里，我们对这类非常微妙的事情有一句特别用语——‘在四只眼睛下面’。”

“我听过这句用语。”

“下面透露的事就是在四只眼睛下面。”

维克多·亨利听了感到非常奇怪，觉得只有让银行家说下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无法想象，他最乐观的猜测是从戈林那里伸出来一根间接的小小的和平触须，要他转达给总统。

“你跟格列戈·雅果谈到过战争的进程，以及这次德英之间自相残杀的悲剧性错误？”

帕格点了点头。

“你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吗？”

“坦白说，我们在海军里是不学地缘政治学的，至少我们没有那么一课。所以，我不懂得施本格勒等人的那一套。”

“你是一个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斯多勒笑着说。

“我是个学射击学的，被错误地安排在外交界，可我一心希望脱离这一行。”

“我相信你，正派人都希望在战场上服务。”

“我愿意干我学过的那一行。”

“你真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希望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是支持英国继续作战的原因？”

“有点儿。他们不想退却，他们认为他们打得赢。”

“靠美国的援助？”

“嗯，他们认为可以得到。”

“那么，横在整个西方世界和光荣的和平——这是你我刚才为之干杯的——之间的，主要是丘吉尔对罗斯福援助的信赖。”

帕格停了几分钟才回答：“也许是，可是什么才算是光荣的和平呢？丘吉尔要搞掉希特勒，希特勒要搞掉丘吉尔。这两位先生都牢靠地掌着权，两位又都真正代表着民族意志。问题就这样明摆着。”

“你就要回去当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啦。”斯多勒说这话时，带点儿询问的口气。

帕格的脸上没有露出一点儿惊异的样子。“我是回人事局去等待新的任命的。”

银行家的笑容显示着容忍和自信。“好吧，我们关于这类事的情报通常是正确的。现在，维克多，让我说完我的话，在我说完之前，别打断我。我就要求这一点，好不好？”

“好吧。”

银行家吸了两口雪茄。“正派人彼此谈话的时候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维克多，我现在就是用那种特殊的语言跟你交谈。这些事情是极其微妙的。说到底，在字句之外，还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对于你，格列戈·雅果和我都感到有那种联系。你一直是无比正确的，可是，跟美国大使馆的很多人员不同，你并不把德国人看成一些吃人的生番。你一直把我们当作跟你们一样的人看待，你那美丽可爱的妻子也一样。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注意。至于你同情英国，那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样，我爱英国，我在牛津待过两年。

“现在，你听见格列戈谈起犹太人在你们总统周围的影响，我知道你不得不否认这一点，可这是这次战争中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帕格想开口说话，斯多勒举起僵直的手掌阻止他。“你答应要听完我的话，维克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华盛顿需要朋友，不像犹太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施加影响，只是陈述事情的另外一面。罗斯福是一个视野非常广阔的人，我们可以让他看到，为了美国的利益，必须在西方迅速实现光荣的和平。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你认为我们真的关心日本？那个新协定不过是一场喜剧，好让俄国人担点儿心，安分守己。

“现在，维克多——记住，这是在四只眼睛下面——我们真有这样的朋友。不多，有几个，都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现实，而不是犹太人和丘吉尔的宣传——说到丘吉尔，他始终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自大的冒险家。我们希望你将是另一个这样的朋友。”

维克多·亨利很后悔，他不该把那杯雪利酒喝得那么快。谈话正转到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他把身子往前弯了一点儿。

“让我说下去吧。”银行家说，拿着雪茄的手朝他一挥，“你知道我同赫尔曼·戈林的关系。在我看来，他是欧洲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事物的实际掌握能力和他充沛的精力实在使我惊讶。元首——嗯，元首当然不一样，他做什么都比我们大家高出一筹，在预言的高度上，在伟大梦想的高度上。操纵开关的工程师是戈林，德国的事务，他没有不管的，也没有不知道的。你们美国人带着清教徒的偏见，认为他有点儿像撒旦，可我们德国人爱好歌剧和富裕，这是一个弱点，元帅了解这一点，而且利用了它。当然，他自己也充分享受。为什么不呢？他对生活的热爱是浮士德式的、拉伯雷式的。

“维克多，赫尔曼·戈林在瑞士开立了一些匿名的、无法查明的银行账户头。他的资源是巨大的。这些银行存款到了战后要用来酬谢一些德国的好朋友，这些人在节骨眼儿上替德国说了话。这跟间谍毫无共同之处，那是给暗地里干坏事的坏蛋一点儿钱用，以换取他交来的文件或情

报。而我刚才说的，只不过是正派人之间表示谢意的礼物，在胜利之日分享一点儿利益。如果我们的朋友需要存款，这儿就有。如果他们不——”斯多勒耸耸肩膀，往后一靠，“我说完了我要说的话，维克多。等你说完你要说的话，这次谈话就像从来不曾有过一样。”

维克多·亨利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吃惊过。

“这很有意思，”他说，“非常有意思。”停顿了好一会儿，他接下去说：“好吧！首先，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或者雅果将军，或者戈林元帅，认为我对这样一个建议有可能接受？我敢说，这是对我，也是对整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

“我亲爱的伙计，华盛顿的态度是关系重大的，而你又正要去华盛顿。如果有一天美国对英国的援助被切断了，我们也就赢得了战争。真的，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赢了，只是英国还在那儿坚持，盼望着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再有三四个月，它就要彻底破产。只要你们遵守《中立法案》，它的末日也就到了。维克多，元帅还记得你陪同银行家吉阿纳里的那次有趣的访问。他现在的目的也恰好是当时罗斯福的目的，就是避免更多的无益的流血。他认为你能帮忙，而雅果将军更是确信你会帮忙。”斯多勒极为讨好地朝帕格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至于我，我知道你的漂亮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友好、非常富于同情心的夫人。我觉得她经常反映你的真实感情，比你的那些一本正经的言谈更真实。我相信我是对的。”

维克多·亨利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斯多勒先生，这个回答很清楚。这是我的回答，在四只眼睛下面：请替我告诉戈林元帅，他在瑞士的银行存款还是留着去填他的胖肚皮吧。”

斯多勒大惊失色，蓝色的烟雾在他的面孔周围缭绕。他的那双眼睛瞪得很大，有点儿水汪汪的，他的脸从有条纹的领口一直红到发根，连他的头皮也变红了。他龇牙咧嘴地狞笑着。“我提醒你，亨利上校，”他改用一种新的、缓慢的、一板一眼的呆板口气说，“你还没有离开第三帝国呢，你还住在柏林呢。赫尔曼·戈林元帅在这儿的地位仅次于元首。”

“我是美国海军军官，除非我误解了你，或者你准备收回那句话——”维克多的声音很响，像在喊叫，“你曾用他的名义要求我为了钱犯叛国罪。”

银行家的狞笑消失了。他用一种和解的语气、柔和的眼光，摊开双手说：“我亲爱的维克多，你怎么能够那样理解呢？我求你，好好想一想！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别的军官一直公开叫嚣，赞成援助英国。我要求你的不过是在情况需要时，为了美国的安全，也为了和平，把双方的情况都摆出来。”

“是的，作为一个正派人，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话。我真的相信你是这个意思。雅果将军说过，你们德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民族。他说的是实话。我只有认输。我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啦。”维克多·亨利知道他打击得太厉害了，可是他的反应就跟他在场球赛中一样，出自本能和冲动。他站起来，银行家也站了起来。

“你想想看，老伙计，”斯多勒轻声说，“我们德国人在打仗，四面都是敌人。有朝一日，美国也会处于这个地位，要知道，历史是多变的。有朝一日，你也许会向一个你所尊敬的人提出同样的建议，你就会同我一样感到为难。我认为你的答复是天真的，是错误的。你的措辞太粗鲁，可是你的品德还是高尚的。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反应，我绝不会心存芥蒂。我相信你也不会。我对你的善意估价很高，维克多。再说，我们在阿本德鲁过得确实很愉快，对不对？”

斯多勒微笑着伸出那只光滑、瘦削而又干净的手。帕格转身走出了房间，在走出回声很大的银行时，门卫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也点头还礼。外面，阳光照耀下的柏林很暖和，美丽的德国孩子在人行道上围着一个拄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他在那里卖绳上跳舞的粉红色纸娃娃。维克多·亨利快步走过几条街，走得那颗心怦怦直跳。他脑子里头一个新的想法是：他那种粗鲁无礼的言语行动，很可能把台德·伽拉德害死。

- (1) 普通的犹太姓氏。
- (2) 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
- (3) 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帝国皇帝。
- (4) 德语：再见。

第三十六章

花园浇水管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掉下来的王冠

在普通历史书上，从英国战役到我们进攻苏联之间的冬季到春季，被看作一段喘息时期。实际上，在这八个月内，战争的轴心转移了，因为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

在一九三九年，这一重大事件还裹藏在时间的尸衣里，尚未露出端倪。这次大战的恰当名称应该是“英帝国霸权继承战争”，因为战争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大英帝国崩溃以及接踵而来的整个欧洲殖民制度解体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将会采取什么形式？将由谁来统治？

这一历史的转折，这一重大问题，阿道夫·希特勒都预见到了，他鼓励并动员德国不顾一切去抢夺这顶掉下来的王冠。我们国家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功绩，总有一天会在历史中得到公正的评价。那时候，激情已经消失，某些小小的过分行所造成的污点将能够受到正确看待。而在目前，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好像只有盟国的斗争才是英勇的，好像我们德国人都是钢铁怪物，不会流血，不会挨饿受冻，因此我们的巨大胜利也微不足道。正如希特勒所说，胜利的一方在写历史。可是，就在他们赞扬自己勉强赢得的胜利时，盟国却在不知不觉中夸奖了我们。我们国家对抗了全世界工业国家的全部联合力量（只有虚弱的意大利和远方穷国日本除外），最后几乎赢得了这场英帝国的霸权继承战争。

尽管希特勒犯过军事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多而严重，但我的内行的判断仍然是，要不是发生了一起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德国的武装部队原是可以赢得战争并赢得世界帝国的。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真正的对手，一个甚至比他更狡猾、更无情的政治天才，有更清醒的军事判断力和更好的进行工业化战争的物质条件。这人就是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这个人领导的国民在作战英勇方面无法同德国人民相比，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最后证明了这一点。可是，这无关紧要。这个伟大的管理者操纵这次战争的本领是如此高强，以至别的国家几乎都流尽了鲜血，却把世界统治权放在一只大银盘上奉送给他的国家。

今天困难重重的世界霸主美利坚合众国，在整个世界大战中损失的人，比德国在五六大战役中的任何一次所损失的都少。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阵亡的陆、海、空军士兵差不多有两千万人，而其中美国在四年的全球战争中——各条战线，包括对日作战在内——一共才损失大约三十万人！像这样几乎不流血而征服全球，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人民可以感谢这个谜一样的、至今还难以捉摸的人物，这个工业世纪的奥古斯都^①，荷兰裔的瘸腿百万富翁，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征服世界这件事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目前有关战争的历史著作还未给予他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这类奥古斯都式的统治者曾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戴上谦恭、仁慈、人道主义的普通公民的假面具，却想方设法夺取实际权力。从奥古斯都大帝那时候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做到这一点。甚至连奥古斯都都不及他装得那么善良，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词汇表里的“谦恭”“人道”这类词语还没有流行，伪善不能装得如此到家。

罗斯福的本领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成功地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犯过重大的军事错误。自从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哪个征服世界的霸主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纪录。他的“无条件投降”的口号曾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错误，包括像戈培尔和艾森豪威尔这样的迥然不同的批评者在内。我不同意这个谴责，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予以反驳。

我们的宣传部门说他是犹太人的工具，这自然是胡说八道。罗斯福不曾做过什么拯救犹太人的事，他知道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得罪国会，并有碍于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人士，而在这聪明的外衣下，他却是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谋略家之一。他意识到美国人并不比我们更喜欢犹太人，而在整个大战期间，从他们的殖民政策上以及埃维昂和百慕大的会议上，这一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干脆把犹太人丢给命运去支配。

本书作者并不崇拜罗斯福个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按照战史的要求把事实记载下来。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估价，富兰克林·罗斯福确实是战争的主宰者，甚至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人物，到头来也只能做他的陪衬。冒险主义的征服者往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的敌人的统治铺平道路。冒险家看出了时机，企图靠单薄的力量去利用它。他们干的是破坏和恐吓，然后，他们的冷酷无情的继承者把他们打垮，在废墟上进行建设。拿破仑归根到底不过是让惠灵顿的英国掌权一个世纪；查理十二世除了作为彼得大帝的陪衬，在历史上并无地位；而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除了把英国的继承权拱手交给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

罗斯福的困难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尚武的国家。相反，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却是。美国人民并

不是胆小，但生活在繁荣的孤立中，他们一直是现代史上的娇子。娇子自然受不了战场生活的严酷。参战以后，美国人带着装满奢侈品和防身用品的后勤列车作战，这在德国、苏联甚至英国的战士看来都是可笑的。尽管如此，他们有这样做的财富和意志。强者可以随心所欲，爱怎样打仗就怎样打仗。

美国人有打民兵战争的传统。强敌在前，他们就放弃娱乐，拿起武器，外行地可是勇敢地把仗打完。他们的这种作战方式在独立战争中形成，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巩固。罗斯福了解这一点。他得先把德国逼入绝境，然后以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向美国人民提供征服全球的机会。他像蜘蛛一样耐心等待，通过这一精彩表演，最后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之前，他使用了一个间接作战的绝招儿，一个在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新花招儿——所谓的《租借法案》。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夺走了德国两次已经近在眼前的胜利——对英国和对苏联的胜利。

狡猾的诡计

到一九四〇年年底，英国虽在敦刻尔克和空战中得以幸存，但已快要屈膝，它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生路就是依靠美国。可是，《中立法案》眼看要割断英国人跟养活他们的美国农场和工厂之间的联系。英国已经没有偿付谷物和石油的美金，更不用说偿付船只、飞机和枪炮弹药了，而这些东西，他们自身早已无法生产出必需的数量。他们缺少劳动力、原料和工厂，再加上空袭，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中立法案》规定交战国对美国的物资必须偿付美金，运输自理。这个法案对罗斯福造成的困难比对英国人造成的要大。英国倒有一条清楚的、聪明的出路：同德国议和。正如本书作者经常指出的，如果英国真的议了和，大英帝国到今天依旧会存在。苏联就会在一线作战中被打垮，而我们在俄国就不会看到张牙舞爪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坏的形式也不过是和平主义的、解除了武装的社会民主党。可是，这并不合罗斯福的口味。他不打算让德国控制欧亚心脏地带，并与不列颠的海上霸主们结成统治世界的联盟。

因此，为了避开《中立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发明了《租借法案》。这仅仅是一种政策，目的是向英国人——后来还向俄国人——免费供应他们同我们作战所需的全部战争物资。这一诡计的大胆令人吃惊，这种伪装非常狡猾。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议曾使国会震动，并企图阻挠。记录表明，罗斯福的犹太顾问们曾费了很大力气才使国会通过它；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个革命的设想，用舍伍德的话来说，是直接来自罗斯福的“丛林似的头脑”中产生的。

罗斯福用几句典型的奥古斯都式的具有煽动性的话，用花园浇水管这一著名的比喻，把这一计划兜售给头脑单纯、漫不经心的美国人民。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邻居的房子着了火，你当然是不会为了出卖或租借给他灭火所需的花园浇水管而同他讨价还价的。你会高兴地先把浇水管借给他，以免大火烧着你自己的房子。等火熄灭后，邻居会把浇水管还给你，万一损坏了，那时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和他算账。

自然，这是无耻而又空洞的废话。战舰、战机、战争物资并不是花园浇水管。就算是从罗斯福的比喻的字面上来看，如果你邻居的房子起了火，你真正要做的也是冲过去同他一道灭火，你并不会只把你的浇水管借给他，然后袖手旁观，看着他拼命救火。这种傻话美国人竟然全部接受，这只能说明罗斯福在治理人民的方法上灵巧得简直不可思议。在他成功地参加一九四〇年的选举活动以争取史无前例的第二次连任时，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宣称：“我再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是不会被送去参加国外的战争的。”他一方面做了这样明确的保证，一方面却在急切地等待机会自食其言。同时，他又使用了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德国。

《租借法案》的实际意义

他不可能——这一点他是知道的——用现实主义的词句把问题提到他的人民面前，那不啻告诉他们说：“朋友们，这次战争不是为了统治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统治全世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流最少的血来获得这个统治权。让我们鼓励别人去为我们打这次仗。让我们给他们战争所需的全部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呢？在发展生产这些租借物资的工业时，我们也就在工业上和军事上为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做好了准备。他们不过是要用光我们全部的早期样品，那些我们可以扔掉的物资，去替我们杀德国人。也许他们会替我们把整个工作都做好，不过我怀疑这一点。最后，我们会参加进去，不过扫尾工作总是容易做的。我们光靠消耗大量的军火就可以赢得一次征服世界的胜利，而这些军用物资，我们可以以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产量生产出来，连一点儿困难也感觉不到。让别人去流血，让我们来统治。”

这就是《租借法案》的意义，也是它所起的作用。

首先是英国人，接着是俄国人受《租借法案》的引诱继续进行极端残酷、几乎绝望的斗争，尽管更容易、更安全、更有利的和平道路一直向他们敞开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年底斯大林处于最低潮时，当他的陆军和空军作为统一的战斗编制实质上已经不存在，而我军正朝着莫斯科猛攻时，如果不是由于美国在口头上和供应上——而不是在人力上——的鼓励，那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是会再一次提出和平建议的。事实是，俄国人民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流血牺牲，却把世界霸权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强国手上转到另一个强国手上。

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事情处理得如此巧妙，使得英国人不得不乞求这种用流血去换取的援助！为了得到一个替罗斯福打仗的机会，他们要感激涕零。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这封信在历史上应该得到比现在更突出的地位。丘吉尔有一次说，他当首相不是为了使帝国瓦解，这封信却使它瓦解了。丘吉尔在这份文件中坦白地讲出英国在船只、飞机、物资和美金等方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求总统“想方设法”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援助英国。这正是罗斯福坐在轮椅上不动声色地等待的：英国首相书面供认，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帝国就要完蛋了。不到两个星期，他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了

《租借法案》的设想。不到一个月，他又把它提交给国会。

帝国意味着统治，以及用足够的武装力量去加强统治。在丘吉尔的信中，他承认他的国家和他的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加强统治，因而乞求援助。罗斯福马上答应了。英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也许已经完蛋，但它依旧是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优秀的海军和空军，正在同罗斯福的头号敌人作战。何况它还是一个出色的海岛基地，正好位于欧洲海岸外面，将来可以从那里进攻德国。因此，当务之急是让它继续打下去。

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

尽管这个法案中假惺惺地大谈什么租与借，然而在整个战争中，美国的武器和物资都是赠送的，甚至都没有保存正式的账目。总统要求了，国会也赋予他这样的权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任何地方运送任何数量的武器和战争物资。在通过这一法律的时候，国会如果知道把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包括在内，准会设法阻挠的。可是，当时苏联被认为是希特勒的朋友。后来战争在东线爆发，罗斯福不同国会商量，就把大批物资潮水般地供给布尔什维克。美国人抱怨说俄国人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应有的感谢。俄国人的态度是更为现实的。他们让自己将近一千一百万的子弟流血牺牲，帮助美国获得了它目前的世界地位，自然会感到他们已经把坦克和飞机的账全部付清了。

美国佬喜欢讨价还价，《租借法案》就是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对大公司来说，对千百万的工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经济繁荣的高涨。由于发行了国防公债，代价被毫无痛苦地推迟到了未来。别的人则在战斗和死亡。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也曾讨论过他们所冒的风险，那就是德国会把《租借法案》看作一个战争行动——它确实是战争行动——从而正式向美国宣战。但这正是他所要求的，因此他已经准备好去冒这个险。美国一定会全国响应，打一场民兵式的战争。阿道夫·希特勒虽然对美国没有什么了解，这一点他倒是懂得的。他在解决苏联之前，是不打算同美国作战的，对苏作战的计划这时已经准备就绪了。因此，德国对《租借法案》只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也就容忍下去，而“民主的军火库”⁽²⁾却提供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帮助英国的财阀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去摧毁第三帝国。

英译者按：关于这次大战的粗略统计大都是一些近似值，有关死亡总人数的数字，各个材料之间的差距很大。美国最终的损失率很低却是一个事实。我们计划了并进行了那样一种战争，尽可能耗费钱和机器，而不耗费人命。冯·隆似乎认为这就表明美国人缺少勇气。但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同德国人交手，都有足够的勇气打败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勇气。

(1)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皇帝。

(2) “民主的军火库”一语出自罗斯福的演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第三十七章

一月中旬，莱斯里·斯鲁特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途中，由于汉莎航空公司一时没有去柏林的飞机票，就滞留在里斯本了。他住进了埃什托里尔的皇宫旅馆——旅馆坐落在里斯本棕榈成行的海滨胜地，云集着外交官、逃难的阔佬、纳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的特务。他寻思着，也许可以利用等飞机票的这段时间在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实际上，他发现一月里的埃什托里尔冷得要命，而且单调无味。这里德国人倒是多得很，但他们用轻蔑的眼光傲视着旅馆里其他的旅客，总和自己人抱成一团，同谁也不相往来。

一天下午，他坐在拥挤的旅客休息室里，用牙磨着烟斗，在翻阅一份瑞士报纸。关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①和北非对意大利作战的捷报，总算是一片昏暗中出现的一线微弱的曙光。在这里，中立国家的报纸是轻易看不到的。葡萄牙的报摊上卖的尽是一些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报刊，此外就是维希^②法国出版的几份空洞贫乏、卑躬屈节得令人作呕的期刊，英美出版物连影子都不见了。这就像晴雨计一样清楚地表明了战事进行的情况——至少在葡萄牙统治者的判断中是如此。一年以前，在里斯本的报摊上，双方的报纸都买得到。

“斯鲁特先生！莱斯里·斯鲁特先生！”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随着旅馆的一名双颊微红的小童仆走到靠近接待处柜台的电话机那里。

“喂，是莱斯里吗？我是奔奇。海滨那老地方怎么样呀？”

小奔克尔·温德尔·泽尔斯顿是斯鲁特在外事学校的同学，如今他在美国驻里斯本使馆当二等秘书。

“奔奇，这里没意思透啦！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大事，”听起来泽尔斯顿像是很开心，“只不过我想你曾经向我提起过一个叫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姑娘。”

“对，我提过。她怎么啦？”

“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姑娘正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

“谁？娜塔丽吗？”

“想同她谈谈吗？她一听我说你在这里，就跳到一英尺来高。”

“当然想啦。”

娜塔丽笑着接过电话，斯鲁特听到那熟稔悦耳的声音，心怦怦直跳。“喂，斯鲁特。”她说。

“娜塔丽，真是万万想不到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么你呢？”娜塔丽说，“我同你一样想不到。你怎么不待在莫斯科呀？”

“我在华盛顿耽搁了，然后又在这儿卡住啦。埃伦也跟你一道在这里吗？”

“他在这里可就好啦，他眼下在锡耶纳。”

“怎么？你们还没准备回美国吗？”

娜塔丽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也准备也没准备。莱斯里，趁你在这儿的时候，我能见你一下吗？”

“当然，那太好啦！马上！我进城到使馆来。”

“等等，你住在皇宫旅馆，对吗？我出来找你吧，我宁愿那样。”

奔奇·泽尔斯顿又接过电话：“喂，莱斯里，我把她送上公共汽车，半个来钟头她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五点钟我到皇宫旅馆来跟你们碰头。”

她仍然喜欢戴那种深色的大帽子。他隔着公共汽车满是尘土的窗户看到娜塔丽，她正挤在下车的乘客中，沿着车厢中间的通道往外移动。娜塔丽朝他跑过来，搂住他，吻他的脸颊。“嘿，我快冻成冰人儿啦！我本可以穿我那件旧海狸大衣来，可是谁会料到里斯本这么冷，又不见一点儿阳光！哟，海边这里更冷，是不是？”风刮得她的帽子直摆动，她用手按住帽子。“让我来打量打量你。呃，没变样儿！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看得出你歇过来啦。”

这些话她说得很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炯炯有神，神态异常亢奋，旧日的那股魅力又作起祟来。自从他跟娜塔丽分手以后，几个月以来，他又跟堪萨斯州的一个叫娜拉·杰米逊的姑娘谈起恋爱来。娜拉和娜塔丽一样，也是高个子，深褐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可是除了这些之外，她们俩就像一个是雌鹿、一个是山猫一样不同。娜拉性子温和，多情；论聪明，她已经给一位参议员当了三年秘书；论容貌，她在华盛顿一个半职业性的剧团里扮过主角。她父亲搞农业，很有钱。她开着一辆顶篷能折叠的别克牌汽车。她真是斯鲁特的一个意外发现，斯鲁特在认真考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跟她结婚。娜拉也十分崇拜他，而且比娜塔丽·杰斯特罗长得漂亮，也容易对付多了。可是，这个戴大帽子的犹太姑娘搂住他，嘴唇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感到以前和她热恋的回忆像一把尖刀似的插过来，她的情网又朝他围过来了。

他说：“呃，你晓得我是多么爱慕你。可是，你看起来确实有些憔悴。”

“我怎么能不憔悴呢？这一路上我可受大罪啦！咱们找个避风的地方吧。皇宫旅馆在哪儿？我到过埃什托里尔两趟，可是我认不得路。”

他挽着娜塔丽的胳膊，一边走路一边对她说：“离这儿不远。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埃伦怎么没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拜伦明天坐潜艇到达。”他惊讶得停住了脚步。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揉了揉他的胳膊，然后笑了。她脸上焕发着快乐：“是啊，因此我才在这儿呢！”

“他念完那个学校了吗？”

“听起来你似乎有点儿惊奇。”

“我原以为他会觉得太吃力。”

“他总算勉强过了关。这是他头一回远程巡弋，他那艘潜艇要在这里停靠，只待几天。我估计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糊涂虫，可这是他写信叫我到这儿来和他相会的，所以我就来了。”

“乖乖，无论你怎么干，我都不会感到吃惊，我不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你到华沙去见过的那个男人？”

她笑着，又挤了挤他的胳膊。“不错，那回后来还变成了一次不寻常的旅行。天哪，这儿可真冷！这些棕榈居然没枯黄死掉，这倒是一个奇迹。你晓得，我以前到里斯本来过两回，每次我都是狼狈不堪，在这儿感到愉快倒是很奇怪的事。”

他向娜塔丽问起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她说，国务卿办公室那封信的效力似乎越来越小。他们发现杰斯特罗的护照过了期，从而使他取得美国国籍一事也成了问题，这样就使他的情况不明确起来。那位驻佛罗伦萨的年轻领事凡·维那克曾为这件事白白奔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他答应采取行动，可是一直也没想出办法来。后来，他病倒了，去法国治疗，一晃几个星期又过去了。现在凡·维那克正和国务院通信，研究怎样处理埃伦这个问题。她曾从他那里得到承诺说，一定千方百计把事情办成。她说，最糟糕的是，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又多暴露了一点儿官场习气。埃伦本人其实并不急于离开他的别墅，每次往后拖延，他都似乎额手称庆，尽管他也照例表示一番不耐烦。就是这一点使娜塔丽束手无策。他不肯力争，不肯对领事施加压力，促使问题得到解决，却从容不迫地写他那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保持他所有的日程和习惯：在柠檬房里喝咖啡；黄昏时散步；天不亮就起床，围条毯子坐在平台上观赏日出。他相信英国战役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希特勒叫了牌，而且输了。不久，和平就会通过谈判出现。

“我揣摩这次回意大利是失策，”她走进旅馆时说，“有我在他身边，再舒服不过了，因而他也就一步也不想挪动了。”

斯鲁特说：“我认为你这次回意大利是对的，他的处境比他意识到的要危险，所以需要有人使劲推他一下。也许咱们两个人合起来就能把他推出险境。”

“可你正要去莫斯科呀。”

“我路途上可以有三十天，我刚用去十天，也许我可以陪你回罗马，那边大使馆里我有几个熟人。”

“那可太好啦！”娜塔丽在有柱子的旅客休息室当中停下脚步，“酒吧

间在哪儿？”

“在那头，又暗又有啤酒味，那里简直成了德国秘密警察的总部了。怎么，你想喝杯酒吗？”

“莱斯里，我倒宁愿喝杯茶。”她的态度闪烁得出奇，“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我刚才就想知道酒吧间在哪儿啦。”

他把她领到一间窄长的旅客公用房间。这里，在沙发和扶手椅上，坐满了喝茶或者喝鸡尾酒的人。进了烟雾腾腾的房间，他们跟在侍者头儿后边走，听到人们用各种语言谈着话，其中最普遍的是德语，只有一小簇人在说英语。

“这里简直成了国际联盟啦，”当侍者头儿躬身把他们让到一个摆着一张沙发、两把椅子的昏暗角落时，娜塔丽说，“只不过不少人看起来像是犹太人。”

“他们中许多人正是犹太人，”斯鲁特惆怅地说，“太多啦！”

娜塔丽喝着茶，一口气吃了整整一盘糖糕。“我不该这么吃，可是我真饿坏啦！我已经胖成一幢房子了，在别墅住上半年，我重了十磅，我就成天吃个没完。”

“也可能是我有成见，我总觉得你真像一位爱情女神，只不过由于旅途跋涉而显得疲惫了些。”

“是的，你指的准是我这米洛斯的维纳斯⁽³⁾式的丰满的臀部，是吗？”她愉快地瞟了他一眼，“我希望拜伦会喜欢臀部，我的臀部的确美。”

“我并没有留意你的臀部，但你可以相信，拜伦是会喜欢的，我也不真认为你会担心什么事。瞧，奔奇·泽尔斯顿来啦！”斯鲁特朝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挥了挥手，那人正从房间门口那边朝他们走来，“奔奇真是一个王子式的人物。”

“他那小胡子是世上最神气不过的了。”娜塔丽说。

“真是了不起的小胡子。”

“小胡子”走近了。一头又粗又浓密的黄褐色头发，每根头发都油光闪亮，梳得很整齐；头发下面是一张愉快、红润的圆脸；身材瘦小，穿的是整齐漂亮的灰绒衣服。

斯鲁特说：“嘿，奔奇，你来迟了，来不及喝茶啦，可正赶上喝杯酒。”

泽尔斯顿大声叹了一口气，坐了下来。“多谢啦，我喝杯双份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加水吧。这天气真讨厌，冷得彻骨。娜塔丽，这就是我答应给你弄的单子，”他把一张折叠起来的打印的单子递给了她，“恐怕你得同意那个想法算是吹了。喏，我没找到巴祖斯特中校，可是我到处都留下话了，我相信一小时之内他就会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的。”

斯鲁特好奇地斜睨着娜塔丽手里那张单子，上面开列的是在葡萄牙的外侨申请结婚所需要的文件，一共九项。娜塔丽急切地研究着那张单子，肩头下垂，目光从斯鲁特身上转到泽尔斯顿身上。“哎呀，把这些东西凑齐得花好几个月呢！”

“我曾经见过有人花一个月就弄齐了，”泽尔斯顿说，“不过通常得花上六到八个星期。葡萄牙政府并不特别鼓励外国人在这儿结婚，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和平时期，我们总打发人去直布罗陀。到了那儿，就像上了润滑油的闪电一般，一下子就结成婚了。可是如今，岩山那边对外封锁了。”

“你打算结婚吗？”斯鲁特问娜塔丽。

这干巴巴的语调把她问得脸红了。“这是拜伦写信要我办的许多事情中的一桩，我想不妨打听一下。显然这是办不到的，反正我不觉得这个主意多么高明。”

“巴祖斯特中校是什么人？”斯鲁特说。

泽尔斯顿说：“是咱们的海军武官，他晓得潜艇到达的准确时间。”这时侍者把威士忌放在他面前，他一仰脖子，喝了一半。然后，他用两个手指精心地往下顺了顺小胡子，带着怨恨的神情望了望四周。“天哪，里斯本真叫人毛骨悚然。四万亡命者都拼死拼活地想逃出去，这里大部分人的脸我都在使馆见过。”泽尔斯顿转身对斯鲁特说，“当年你我进外事学校的时候，指望干的可不是这个。”

“奔奇，你最好去掉你那教友派的良心，不然的话，你非垮掉不可。你别忘了，这并不是咱们干的，这是德国人干的。”

“也不尽然。在这件事开始之前，我从来没怎么思考过咱们的移民法，那些条款既有害又愚蠢。”奔奇又喝了一口酒，咳了咳，脸变得紫红了。“四万人，四万！假设全让他们入境，又有什么关系？凭良心说，在蒙大拿或者北达科他的广阔荒原上，四万人算得了什么？说不定他们还会带来好处呢！”

“可是他们并不会去荒原啊，他们一定都会挤在大城市里，那里已经存在着失业问题啦！”

泽尔斯顿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说：“莱斯里，你别也来对我胡扯那套陈词滥调，我自己成天像一只鹦鹉似的老重复这一套就足够了。他们哪里都肯去，这你是知道的。就是让他们立下字据去死谷住上一辈子，他们也会干的。咱们的法律就是不合乎人道，当初美国难道不是作为欧洲暴政的避难所而创建的吗？”

斯鲁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留心地望着左边的人们——四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用法语争辩着什么。他说：“好，我并不打算替移民法辩护，可是你怎么去划那道杠杠呢？还是你主张无限制地接纳移民，谁想入境就入境？那样一来，南欧和东欧就会全空了。这些移民就会使咱们的经济崩溃，带来饥饿，然后酝酿、爆发一场革命。东方人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想把西方的堤坝拆除？那样，不出十年，美国就会成为中

国的一个大郊区。”

娜塔丽朝整个房间做了个手势，说：“他所谈的是里斯本这些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少数难民，仅此而已。”

“还没有逃出来，”泽尔斯顿说，“德国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占领葡萄牙。”

“我想谈的是如果你想修改移民法——尤其是想修改得对犹太人有利的，”斯鲁特说，“国会里将会发生多么激烈的争论。谁也不想再增加来自犹太人方面的竞争，他们精力太旺盛，也太机灵。娜塔丽，不管你乐不乐意，这总是事实。”

“咱们大可以收容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全部五百万犹太人。那样，咱们的日子只会更好一些。”泽尔斯顿说，“还记得罗斯金⁽⁴⁾说过的话吗？他说：财富就是生命。如果那话说得太简单了一些，那么说财富就是头脑，总一点儿不假吧。”他把身子朝娜塔丽歪了歪，声音放低了一些，说：“如果你想见识一下德国秘密警察在葡萄牙的头子，走进来的那个就是。同他一道进来的是德国大使，他风度很好——我说的是大使。我妻子很喜欢他。”

娜塔丽盯了一眼。“是那个有伤疤的吗？”

“不是，那个人我不认得，虽然我常常见到他，我看他也准是一个德国秘密警察。大使是那个穿灰色便服的。”

这三个人坐得离他们不远。那个侍者头儿来回张罗着，热切地咧嘴笑着，记下他们所要的饮料。

“他们看起来多平常啊！”娜塔丽说。

“德国人是很平常的。”斯鲁特说，“说起来有些可怕，老实说，他们可真像美国人。”

娜塔丽忧形于色地说：“坐在他们邻桌的那些人显然是犹太人。和德国秘密警察并排坐着，还饮酒说笑，真叫人不寒而栗！”

泽尔斯顿说：“我认得他们，他们是从比利时买通了路子逃出来的，他们至今还不相信买不通去美国的路子。这里的犹太人大部分都给刮得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可是也有几个像他们这号儿的。这些人每晚都去赌场，大嚷大叫的。他们是漏网之鱼，可还在活蹦乱跳，趁着还有点儿水的当儿，乐一天是一天。”泽尔斯顿把酒喝干，理了理小胡子，然后朝侍者晃了晃杯子。“再给我来一杯！——今天接见的来访者，有些真叫人头痛。眼下里斯本是一个既叫人伤心又可怕的地方，我已经把调职的申请交上去了。问题是我等不等批准，也许我就干脆辞职不干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羡慕有个阔爸爸的人。”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我请你吃晚饭，可以吗？”

“好的，我高兴极啦！”

“你呢，奔奇？一道去吃吧。咱们都先上楼到我房里去一下，我想换

换衬衫什么的。”

“不啦，晚饭我有约会。我就在这儿陪娜塔丽再坐一会儿，喝完我这杯酒。我已经给巴祖斯特留下话了，叫他来电话到这儿找我。”

斯鲁特站起来说：“那么就多谢你帮我的忙啦！”

“对于不需要我帮什么忙的人，我倒是能帮得十分出色。”

斯鲁特告诉娜塔丽他房间的号码之后就走了。后来，她在他房间的侧柱上看到一张用铅笔写的条子：“娜：房门未锁。”她走进一间宽大的起居室，从有铁栏杆的长阳台望出去，看见一片紫红色的海。房间里布置着古老而沉重的绿色描金家具、金色的布帷幔、镶金的镜子和一些黑乎乎的巨幅古画。斯鲁特一边冲着澡，一边轻声唱着。娜塔丽隔着敞开的寝室门朝他嚷了一声：“嘿，我来啦！”

水龙头关上了。不一会儿，斯鲁特穿着一件花格子呢的浴衣出来了，一面用毛巾擦着头。“我这套公寓怎么样？够得上印度酋长的行宫吧？这原本是使馆替一位石油大亨订下的，可是他没露面。我包了一个星期。”

“好极了！”她使劲往椅子上一靠。

“怎么啦？”

“巴祖斯特终于来了电话，勃拉尼的潜艇改了航线，开往直布罗陀，根本不靠里斯本啦！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说明。”

“原来是这样！唉，真不幸。也许你可以到直布罗陀找他去。”

“泽尔斯顿不那么想，不过，他明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英国大使馆去打听个明白。他真肯帮忙，因为他显然认为我是一个傻瓜。毫无疑问，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她抬起头来，带着一副不服气的懊恼神色望着他——这神态是他所熟悉的，很迷人——然后摘下帽子，使劲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你对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关于勃拉尼的话？还说了我些什么？他了解得似乎很不少！”

“嗯，有一晚我们喝得太多了，我就倚在他肩头哭诉起我在恋爱生活中的悲剧来。你放心，关于拜伦，我说的都是好话，我体谅他。”

她隐隐带着一些恶意说：“我敢说你会那样的。喂，你这个排场可真不小，会叫你破产的。”

“就我在这儿的几天来说，还不至于。”

“我呢，我把行李撂在市里一个跳蚤洞里了。我跟从鹿特丹来的一个可怜的犹太老太婆合住一个房间，在巴黎，她丈夫在火车上被抓走了。从星期天起，我还没洗过一次澡呢。”

“瞧，为什么不搬到这儿来？我这里还有一间专给随身女仆住的房间，我到那儿睡去。你瞧这张床，简直是一个足球场，你睡在这儿吧。”

“不成。听着，斯鲁特，如果我去得成直布罗陀，我就同拜伦结婚。

他希望这样。”正照着一面周围镶着吹喇叭的镀金小天使的镜子梳头发的斯鲁特停下手来，用痛苦和将信将疑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她慌里慌张地讲下去。“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轻率、荒唐，”她的眼睛突然发亮，笑着说，“可是，事实上我本人愿意这么做。”

“那么，娜塔丽，我想我应该祝贺你，天晓得我是多么愿意你幸福。”

“啊，我知道你的心意，斯鲁特。不必告诉我这事实太离奇，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我爱拜伦。”

“哦，反正这房间任你使用。这里晚饭开得晚，你洗个澡吧。”

“然后再爬进我原来穿的旧衬衣里去？”娜塔丽摇摇头，似乎在寻思。“我看见楼下有家铺子，瞧瞧里斯本可以向我这个大个儿姑娘提供一些什么货色吧。”

不久，她携着一个盒子回来了，神情有些诡秘。“你真心实意请我来住吗？我买了一大堆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嫁妆，半个小时的快速购置。他们这些货都是从塞维利亚来的，价钱便宜，而且正合我的口味。拜伦万一能来，准会喜欢得连眼珠子都蹦出来的。”

“你手头缺钱用吗？”

“亲爱的，我还有的是钱呢，这倒是住在锡耶纳的山上什么也没的买的好处。埃伦按月准时给我工资，钱就越积越多。真的，我可以住在这儿吗？今天晚上我真讨厌再回城里去了，我害怕那个可怜的老太婆。”

“我已经说过，这房间是你的啦。”

“我可不能登记。”

“放心好了。”

“好吧。”她用两只胳膊托着那个盒子，走到寝室门口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她那深情、诡秘的眼色震动了这位外交官。“别人会误会咱们的，会不会呢，斯鲁特？”

“我没有什么可叫人误会的，叫人莫测高深的是你。”

“你以前可不曾认为我是莫测高深的。”

“我以为我把你看透了，我现在正为自己过于简单化而付着高得出奇的代价。”

“你以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傻瓜，我很喜欢你。”

“谢谢你，杰斯特罗，洗你的澡去吧。”

第二天早晨，套房门口一阵响声把斯鲁特吵醒了。他系着浴衣的带子，打着哈欠，从那间小小的女仆房间走出来，眨了眨眼睛。娜塔丽穿着一件令人目眩的白呢子衣服，系着一条配了金扣环的红色宽腰带，正坐在耀眼的阳光下，望着侍者在一张底下装有轮子的桌子上细心布置早

餐。“嘿，”她说，愉快地微笑着，并抚摸着她那精心梳理过的头发，“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起床。我已经替你要了一份鸡蛋——万一你起来的话。这儿什么都那么便宜，供应那么充足！”

“我刷完牙就来陪你一道吃。你已经打扮好啦！什么时候醒的？”

“我醒了好几个钟头啦。照约定，今天十一点我应该在这里的酒吧间等拜伦。这是原来的计划。”

斯鲁特揉了揉眼睛，瞥了她一眼。“你是怎么回事？他的潜艇正开往直布罗陀呢。”

“那是那个叫巴祖斯特的人说的，要是他弄错了呢？”

“娜塔丽，他是海军武官。”

“我知道。”

斯鲁特摇了摇头，做了个请她用早餐的手势，就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他穿着衬衣、松紧裤和便鞋回来了，看到娜塔丽吃得正香呢。她朝他咧嘴笑了笑：“亲爱的，可别见怪，我贪吃得像头猪啦！有了阳光可真大不相同，而且还有咖啡！我感到痛快极了！”

他坐下来，剖开一个熟透了的西班牙甜瓜。“乖乖，难道你真以为今天十一点拜伦·亨利准会在这家旅馆的酒吧间出现吗？光凭你的意志？”

“但是，海军信号也会像别的信号一样弄混的，你说会吗？反正我准备在那儿等他。”

“这真是荒唐无稽，但也正符合你的性格。”

“你喜欢我这件衣服吗？我昨天买的——就是在那家铺子里挑的。”

“很合你的身材。”

她不断地看表。“好，祝我走运吧，”她把餐巾朝桌上一丢，最后说，“我走啦！”

“你打算坐在那个酒吧间，像一尊石像般等一整天？”

“莱斯里，别生我的气。”

“我没生气，我只是想计划一下时间。”

“当然，如果到中午左右他还来，下一步我就得打听怎么去直布罗陀了。”

“我打个电话问问奔奇，中午我再下楼来。”

“那就劳驾啦。多谢你，莱斯里，多谢你帮的所有忙。那张床太舒服了，我几个月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她说这话时，怎么也不能把她脸上的那种恶作剧的表情完全掩饰起来。然后，她淡漠地挥了挥手，就走了。斯鲁特想，很清楚，她是在拿他的狼狈寻开心。形势变了，他得隐忍着，直到他重新夺回主动权。

莱斯里判断他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决心充分利用这次邂逅。他不能理解娜塔丽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要把她的一生浪费在拜伦·亨利身上。他以前那么对待这位了不起的姑娘，的确是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现在很想挽救过来。斯鲁特懂得，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偶然跟他仍旧爱着的前妻相遇，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旧日的争吵和新的礼数在他们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就是这道鸿沟在起作用，使他昨晚没能睡到那张大床上去。然而，在这一切下面，他们俩在感情上却有极深的联系。倘若不是由于娜塔丽和那个古怪的瘦猴儿亨利偶然发生狂恋，他相信他们这时早已回到彼此的怀抱中，很可能已经结了婚。他确实认为自己更配得上她，对她也更为合适。

他盘算着：娜塔丽也许会在里斯本流连一阵。她的意志是不屈不挠的，然而，直布罗陀她多半是去不成的，她还得回意大利去。那样，他就陪她回锡耶纳，把埃伦·杰斯特罗撬动了，然后送他们回国。如果必要，他就给华盛顿拍个电报，请求把路途中的假期延长一下。假如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能把娜塔丽争取回来，那他就不幸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及他们之间的缘分了。他毕竟是她第一次爱上的那个男人，他相信没有女人会真正忘记第一个得到过她的男人，这个男人永远也不会从她的内心深处完全被排除出去。

他从从容容地吃完早餐，然后给泽尔斯顿打电话。“奔奇，早安。关于娜塔丽去直布罗陀的事，你打听出什么消息没有？”

“莱斯，用不着啦，潜艇已经在这儿啦！”

斯鲁特很少接到过比这更坏的消息，然而他在声调里尽量抑制住任何感情。“到啦？怎么回事呀？”

“不知道。它天亮时进港的，眼下正泊在河的下游，靠近海关。”

“那么巴祖斯特究竟怎么说的呀？”

“他也正莫名其妙呢，一会儿他要找那个艇长谈谈去。曾经有命令要那艘潜艇开往直布罗陀。”

“它在这儿停多少日子？”

“原定三天。”泽尔斯顿的语气变得有些戏谑了，“莱斯，时运不佳啊。姑娘确实了不起。我要是你的话，这三天先咬住牙，然后再看形势。”

斯鲁特出于自我辩护，神态自若地说：“是呀，她不坏。不过，以前可比现在漂亮多啦！”他换上衣服，赶快跑下楼去。在那昏暗的酒吧间里，只有四五个德国人，他们转过多疑的脸看他。斯鲁特大踏步地从旅客休息室走过。

“喂，斯鲁特，回头瞧瞧！”娜塔丽的声音像一串快乐的银铃在响。她正和拜伦坐在一张绿丝绒沙发上，被一株种在盆里的棕榈半掩着。在他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只打开了的公文包，旁边是一沓文件。这姑娘双颊红红的，眼睛发亮，整个面部都亢奋得放着异彩。拜伦·亨利跳

起身来和斯鲁特握手。看来他还是老样子，甚至斯鲁特第一次在锡耶纳见到他懒洋洋地倚着一堵墙时，他所穿的那件斜纹软呢上衣也没改样子。

斯鲁特说：“呃，来啦！娜塔丽没告诉你我们接到了一些错误的消息吗？”

拜伦笑了。“严格说来，消息没有错。不过，反正还是来到这儿啦！”他用眼睛扫了一下休息室，“喂，这里有一股奇怪的柏林气味。到处是德国人！”

“亲爱的，他们成群成伙的。关于任何事情，都不要说任何话。”娜塔丽一面心情激动地翻着那沓文件，一面拽着拜伦的手说，“我找不到你的居留证啊！”

“和你的夹在一起了。”

“这么说来，他什么都弄到了，”娜塔丽大声对斯鲁特说，“一切都齐备了！照规章要求的，全齐了，译成了葡萄牙文，文件也经公证人签署了，公证人的印章也经葡萄牙领事验讫了。一件不短缺。”拜伦仍旧坐到她身旁，她把手插到他那浓密的头发里，猛地一拽：“我原以为你在搞文件上头一塌糊涂呢，你这家伙，你怎么弄得这么齐全！”

斯鲁特说：“你们确实有把握一样不缺吗？我从来没见过像这里这么严的规章，我来替你们把那套东西查点一下吧。”

“莱斯里，那就太好了！你肯吗？”娜塔丽说着，在沙发上替他让出位子，然后把那沓文件和泽尔斯顿交给她的那张单子递给斯鲁特，单子边上一项项都用红墨水笔画着核对的记号。

“你怎么把这些凑齐的？”斯鲁特说，开始查点文件。

拜伦解释说，他一听说潜艇计划开到里斯本，就请了四天急事假，飞到华盛顿向葡萄牙大使馆了解关于结婚的规定。原来，那里的葡萄牙海军武官德·爱赛盖上校是他在柏林时的一个朋友，他曾在网球双打中与其合作过，对手是他的父亲和瑞典武官。德·爱赛盖立刻替他着手办理文件。“这些家伙如果真正动起来，几天之内能做到的真是惊人！”拜伦说，“有些文件是我想法弄到的，但是最不好弄的，都是葡萄牙领事给弄到的。”

“外事工作到处都是这样。”斯鲁特说，一边有条不紊地翻着一份接一份的文件，同时望着那张核对的单子，“命运的车轮不是像冰川那样缓缓移动，就是快得连它驰过的影子也看不见。反正，拜伦，我确实认为你或者那位葡萄牙上校，或者你们俩办成功了，看来文件是应有尽有。”

“你同我结婚吗？”拜伦非常严肃地问。

娜塔丽说：“对天起誓，当然啰！”

他们迸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斯鲁特忧郁地轻轻笑了一声，把文件

放回夹子里——拜伦在上面用齐整的字体标着红字：结婚。“我来打个电话给泽尔斯顿，问问你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好不好？拜伦，这个泽尔斯顿是我在使馆里的一位朋友。”

拜伦·亨利慢条斯理地、十分感激地微笑着，斯鲁特不能不看到那副笑容是多么动人。“你肯吗？太谢谢啦！眼下我头脑不大清楚。”

“不清楚？整个说来，我敢说你觉得头头是道。”

过了几分钟，斯鲁特走回来时，看到他们俩握着手坐在沙发上，用爱慕的眼神对望着，同时都在说着话。他踌躇了一下，然后走近他们，说：“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问题。”

娜塔丽抬起头来看他，有些震惊，皱了皱眉头，说：“又怎么啦？”

“奔奇听说你们所办到的这些，认输了，拜伦，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任凭你们吩咐，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帮你们对付那项必须在婚礼举行前十二天公布预告的规定。另外，外交部还得核对领事的签字，他说那一般需要一个星期。所以……”斯鲁特耸了耸肩，把文件夹子又放回桌上。

“对，这两个问题德·爱赛盖都提到过，”拜伦说，“他认为这些可以通融。今天早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先去了一趟海军部，把一封信交给了他叔叔。他叔叔在海军部里是一个准将一类的官。他只能讲葡萄牙语，但是对我非常友好。我想他现在正在解决这些难题呢。已经约好我一点钟再到海军部去，泽尔斯顿先生能在那儿跟我们碰头吗？那可就真帮忙了。”

斯鲁特的目光从拜伦身上转到娜塔丽身上，她正有趣地扭动着嘴巴，仍把拜伦的手握在她的膝上。“我再给他回个电话问问他，你事先的确什么都想到了。”

“是呀，我是非办成这件事不可的。”

奔克尔·泽尔斯顿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在电话里答应一点钟在海军大楼和他们碰头。“喂，莱斯里，我好像记得你说过这位少尉又懒又没头脑，这档子事他可组织得像一场闪电战。”

“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同情你。”

“嗯，奔奇，别说啦，一点钟见。”

“你也去吗？”

“对，我去。”

“你可真有受罪的瘾。”

一个穿蓝色海军制服的高个子倚在旅馆门外一辆汽车的挡板上，抽着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嘿，勃拉尼，演习开始了吗？”

“开始啦！”拜伦把他的副艇长埃斯特上尉介绍给娜塔丽和斯鲁特。埃斯特长着一双浅蓝色的小眼睛，他用犀利而颇有些贪婪的目光把姑娘打量了一番。他比拜伦魁梧些，个儿也大些，浓密、卷曲、金黄色的头发一直长到前额低处，脸长长的，由于嘴角朝上翘，显得亲切和蔼；然而，那是一张闭得很紧的、倔强固执的嘴。“喂，娜塔丽，勃拉尼成天瞅着发呆的那张照片其实比你本人差多啦！都上来吧！勃拉尼，我给艇长打电话了，告诉他你已经和娜塔丽取得了联系。潜艇停靠期间，你不用值班啦。”

“夫人’，那太好啦！多谢啦！”

娜塔丽怕是自己听错了，重复说了一声：“夫人？”

副艇长的微笑略显出点儿疲惫。“这是我在军事学院一年级的時候他们给我起的，既然我姓埃斯特，这个外号大概是跑不掉的。(5) 娜塔丽，我的名字叫卡塔爾，你尽管直呼吧。”

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两个潜艇军官描述起S-45号在离里斯本一百五十英里时，本已接到开往直布罗陀的命令。艇长知道拜伦的计划，他表示了遗憾，并吩咐把航线往南移。然而，过了不到一小时，艇长接到报告说，二号主机垮了，前舱的电槽放出了过多的氧气，蒸发器底部也起了碱，这艘老潜艇周身都患有失调症，需要在里斯本紧急停靠两三天，进行检修。把这份报告交给艇长的埃斯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往直布罗陀开要担风险，他的意见得到了轮机长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本正经地报告的，艇长也是一本正经地采纳副艇长的建议而把航向改到里斯本的。

“你们这么搞，怎么保得住不受处分？”斯鲁特说，“你们不会被送到军事法庭去吗？”

“谁也没撒一句谎，”埃斯特带着一副天真的笑容说，“我们有机器运行状况的记录为凭。这些超龄的潜艇一直就这么气喘吁吁地挣扎着，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它们的状况宣布它们报废，改开里斯本的决定做得非常稳妥、非常正确。”

娜塔丽对拜伦说：“那么，你们就乘这样超龄的破家伙潜到海底去吗？”

“可是，娜塔丽，S-45号已经潜海四千七百二十三次了，它总还能再潜几趟吧！”

“往海底潜算不得什么，”埃斯特“夫人”说，“你只要一拉闸，它就潜下去了，再一开气管，它又浮上来了。使这个老家伙吃力的是从这里开到那里。可是，我们总能对付。顺便提一下，婚礼结束后，请大家到艇上玩玩去。”

“我？到一艘潜艇上！”娜塔丽把裙子紧紧往大腿下边掖了掖。

“艇长要祝贺你们。你知道，来里斯本，他是帮了忙的。”

“等会儿再看吧。”娜塔丽说，“斯鲁特，你是成心想叫我们都撞个头

破血流吗？”

“对不起，那辆卡车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斯鲁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回凹凸不平的路上。他开得太快了。

奔克尔·泽尔斯顿在海军部门外的阳光下握了握亨利少尉的手，好奇地仔细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我很高兴见到一位有本事把什么都办成了的精明人。”

“事情还没办成呢，先生，还差得远哪！多谢您主动提议来解救我们。”

“来吧，看看事情怎么进展。你那边的后台可真硬，这位德·爱赛盖好像是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从这位德·爱赛盖的一间间接待室、他办公室门前配备的武装卫兵之多、办公室本身的宽大和家具的华丽，以及他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勋章的灿烂来判断，他的职位一定相当高。他身材矮小，肤色棕黑，拉丁族裔的脸长得很严峻，浓密的头发两鬓已经开始花白。他直直地站在那里，和大家一一握手，用高雅的风度对他们做出欢迎的手势。他朝娜塔丽深深鞠了一躬，深色的眼睛里闪现出仰慕的神色。随后，他拿出公事公办的姿态，叽里呱啦地用葡萄牙语对泽尔斯顿飞快地讲起来。

“他说，办这类事需要时间，”泽尔斯顿传达了他的大意，“他很想请大家吃顿午饭。”

拜伦朝娜塔丽瞥了一眼，然后说：“他很客气，可是他知不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三天时间？”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催他。”泽尔斯顿咕哝说。

“请把我这句话翻给他听。”

“好吧。”

这位葡萄牙官员严肃地听着泽尔斯顿说的话。他的目光一直在拜伦身上，他用嘴边的皱纹和那阴沉的脸上闪过的一道风趣表示他理解一对年轻恋人的焦急。他转过身来，突然朝坐在一张小桌跟前的助手吩咐了一声——那位助手身上披挂的金色穗带仅少于他本人。助手马上站起来，走出房门。过了静寂无声的片刻，他捧着一束红玫瑰回来了。他把花束递给德·爱赛盖，德·爱赛盖又把花束递给娜塔丽·杰斯特罗，向她鞠了个躬，说了几句听起来十分优美的话。

泽尔斯顿翻译道：“在这玫瑰花上的露珠干掉之前，你们二位就已成为夫妻了。”

“哎呀，太美啦！多谢您！”娜塔丽的声音有些发抖了。她捧着花束，环顾着大家，神色忸怩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开始相信了，第一次相信。”

“夫人，演习开始了，”埃斯特上尉说，“如果想取消，得马上下命令。”

“取消？”她挽住拜伦的胳膊，“没有的事。开炮！”

“嘿，不愧为一位海军军官的妻子。”埃斯特上尉说。

德·爱赛盖十分留心想听懂他们之间的这段谈话，他请泽尔斯顿替他翻译出来。他大声笑了，握住娜塔丽的手吻了吻。

“来吧，”他用英语说，“吃顿便饭。”

午餐时间拖得很长，菜肴精美，地点在一家饭馆里，那里风景绝佳，可以眺望里斯本的群山和闪闪发光的宽阔河流，很像在圣弗朗西斯科所望见的那种一览无余的全景。准将似乎一点儿也不忙。泽尔斯顿不断地看表，他知道大部分政府机关四点半或者五点就关门了。三点钟，德·爱赛盖漫不经心地说，也许他们该去看看这件小事办得怎样了。他们坐上一辆梅赛德斯牌黑色大轿车，开始旋风般地巡游一系列办公大楼。泽尔斯顿试着向他们解释正在做什么，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放弃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握。准将忽而一个人下车几分钟，忽而又在泽尔斯顿的陪同下，领着这对夫妇去签些什么表格或文件。总有一个官员等在大门口向他们致意，然后领着他们穿过拥挤的接待室，来到一些古老的、满是尘埃的内部办公室。那里，总有年老、肥胖、脸色苍白的官员窘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德·爱赛盖鞠躬。

大约两小时以后，他们来到泽尔斯顿所熟悉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是市民登记结婚的地方。办公室这时已经下了班，窗帘拉下来了。黑色轿车一停下来，一道窗帘马上拉起来，大门也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棕色罩衫、下巴上汗毛挺重的老太婆领着他们穿过几个黑魆魆的空房间，来到一间明亮的、亮着枝形吊灯的内部办公室。一张古老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肤色棕黑、蛙形脸庞的人。他戴着金边眼镜，嘴里有几颗金牙，手上戴着三枚大金戒指，正在那里翻着文件。他朝他们笑了笑，然后用葡萄牙语和泽尔斯顿谈了起来。泽尔斯顿把他提的问题翻译过来。那人用一支斑斑点点的钢笔在拜伦的那些文件上潦草地写着，同时不断地盖着图章，娜塔丽和拜伦以及他们的两个证人——埃斯特和斯鲁特不停地签着名。过了一会儿，那人站了起来，带着猥亵的、闪着金牙的微笑，先向娜塔丽然后向拜伦伸出手来，用蹩脚的英语说：“祝你们幸福。”

“这是怎么回事？”娜塔丽说。

“还用问，你们结成夫妻啦！”泽尔斯顿说，“祝贺你们！”

“我们结婚啦？已经？什么时候结的婚？我可没留意。”

“在一道手续上，就是刚才你们俩在那绿本子上签字的时候，那就是啦。”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拜伦说：“我也记不起来了，反正我相信你的话。‘夫人’，把戒指拿给我吧。”

埃斯特把戒指递到他手里。他把那黄澄澄的戒指套在娜塔丽的指头上，把她搂到怀里，吻了她。这时，泽尔斯顿告诉德·爱赛盖，这对夫妇竟然没留意自己结婚的时刻，这位葡萄牙官员笑了。当泽尔斯顿向他解释美国人吻新娘的风俗时，他又笑了。娜塔丽要德·爱赛盖第一个吻她。这位年迈的贵族格外高兴地在她的嘴唇上行使了这一特权，然后彬彬有礼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便离去了。拜伦收拾起他那一沓文件，交了费。

斯鲁特是最后吻她的人。娜塔丽踌躇了一下，直直地望着他说：“呃，老斯鲁特，我似乎已经办成了，是不是？祝福我吧。”

“啊，当然，当然要祝福你，杰斯特罗，你是知道的。”

她让他在嘴上冷冰冰地、短促地吻了一下，把另一只闲着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

当他们出现在傍晚金黄色的阳光下时，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开走了。办公室的大门在他们走出来之后马上关上了。斯鲁特觉得有点儿什么松散的颗粒塞到了他手里，原来是一把米。埃斯特咧了咧那冷冰冰的薄嘴，做了一个怪笑，又眨了眨一只锐利的蓝眼睛。埃斯特发了个信号，三个人就都把米朝这对新婚夫妇撒来。

娜塔丽拂掉衣服上的米，又用手指关节拭了拭眼睛。“这么一来，婚礼可正式了！底下该做什么啦？”

“要是你不懂的话，”埃斯特“夫人”说，“拜伦可得赶紧详详细细地给你解释一番。”

这话说得娜塔丽张口结舌，脸红得像砖一样。“哎呀，勃拉尼，这是一个什么人物？”

“‘夫人’潜在海底的时间太长了，”拜伦说，“他感到不大容易把头脑提到海面上。”

“婚姻生活是神圣的、美好的。”埃斯特“夫人”说，“可是，在你们开始婚姻生活之前，咱们先去拜访老S-45号一会儿怎么样？艇长似乎在那里等着咱们。”

“当然啰，当然啰，”娜塔丽赶快说，“我要去看看S-45号。我非常想去看它，咱们一定得去。”

“你想过去完之后你们上哪儿吗？”莱斯里·斯鲁特干巴巴地问了这么一句。

拜伦说：“哦，我估计总可以有一个地方——像旅馆什么的。”

“里斯本都快被挤破啦！”斯鲁特说。

“天哪，确实是这样，我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娜塔丽说。

“干吗不住到我那儿去？”莱斯里·斯鲁特说，“那是一套我生平见过的真正算得上度蜜月的房间。”

娜塔丽看起来非常惊讶，她看了拜伦一眼。“你这番意思太美了，斯

鲁特，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忍那么办。”

“我们会找到一个地方的。”拜伦摇着头说。

“啊，可是他那个地方就像出自《天方夜谭》似的。”娜塔丽漫不经心地这么加上一句，“昨天晚上，我在那儿喝过一次酒。老斯鲁特，你真肯帮我们这个忙吗？”

“莱斯里可以住到我那儿去，”泽尔斯顿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莱斯里，等会儿到使馆找我去，我得马上赶到那里。”

“那么一切都安排停当了。”斯鲁特说，“趁你们俩访问潜艇的当儿，我回趟旅馆，把东西搬出来。”

“老天保佑你，谢谢了。我的行李呢？”娜塔丽心情纷乱地说，“哦，还在罗森太太那个房间里，也许我应该去取一下。不啦，我还有东西往里头放呢，等下再取吧。谢谢你，斯鲁特，还有你，奔奇，谢谢你们帮的所有忙。”

斯鲁特朝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招呼。“祝你们幸福！”

娜塔丽看到潜艇那么小，样子那么难看，浑身是锈，不觉吃了一惊。“好家伙！”他们刚下出租汽车，当起重机在他们头上摆动时，她就在那叮当声、吱吱声中嚷道，“那就是S-45号吗？勃拉尼，真的，你坐这个家伙潜到水下，要当心别得了幽闭恐惧症啊！”

“他醒着的时候不多，所以他什么也体会不到。”埃斯特说。他们朝一道仅仅用两条长板子钉成的浮桥走去，水兵们都在低低的、平坦的黑色前甲板上闲荡，定睛望着这个穿白衣服、抱着一束玫瑰花的姑娘。“等咱们一潜下海去，他就该睁开眼睛大喊大叫了。”

“我别的倒不在乎，就是这里的伙伴太低级，”拜伦说，“还有身上散发的臭味——高级军官中尤其厉害。我一睡着，就什么也不理会了。”

浮桥那里有一个头发蓬乱、枪低低地吊在臀部的年轻水兵。他向埃斯特敬了个礼，向娜塔丽投了个渴慕的、崇敬的眼色，然后说：“报告长官，艇长请你们都在码头上等候。”

“好的。”

不久，一个穿蓝制服、戴上尉金臂章的人从锈痕斑斑的黑色风篷（就是艇身中央司令塔上面的部分）那里出现了。他走过浮桥，来到码头。艇长的体形颇有些像他的潜艇，中间笨拙壮实，两头陡然缩成圆锥形。他有棕色的大眼睛、宽阔的鼻子和一张使人惊奇的男孩子般的脸。

“卡鲁索艇长，这是我的妻子。”拜伦说，这个字眼使娜塔丽微微震动了一下。

卡鲁索用他那白皙肥胖的爪子握住她的手：“呃，祝贺你们啦！拜伦是一个好小伙子——在他醒着的短暂时刻。”

“你真那么贪睡吗？”娜塔丽笑着对拜伦说。

“那纯粹是诽谤！”拜伦说，“在艇上，我很少合眼，除非在沉思，回想当初进潜艇学校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我倒承认我是时常这么沉思的。”

“他能一下子沉思十八个小时，”埃斯特说，“真是不折不扣的金子般的沉思。”

两个穿粗布工作服的水兵从前甲板敞着门的舱口走上来，跨过浮桥。一个提着冰桶，里头放着一瓶香槟酒；另一个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着玻璃杯。

“啊，咱们开始吧。亨利太太，海军的规定不许我们在艇上喝烈性酒。”艇长说。娜塔丽又一次感到一阵小小的、快活的震动。他砰的一声拔开瓶塞，水兵拿来一只只杯子，他郑重其事地斟上了酒。

“祝你们幸福！”他大声说。这时，起重机正大声地叮当响着越过他们头顶。

“祝福您，愿上帝祝福您！”娜塔丽嚷道，“谢谢您把他送到这儿。”

“感谢二号主机，”埃斯特“夫人”嚷道，“感谢蒸发器、排气系统和前电池组，从来没有哪艘军舰出过这么多毛病。”

拜伦默默地冲着他的艇长和副艇长举起杯子。

他们喝着酒，起重机又隆隆地转过去了。

“艇长，”当卡鲁索再一次给他们斟酒时，埃斯特“夫人”说，“您认为拜伦房里的那张照片有娜塔丽本人美吗？”

“差得远，”艇长用他那双清澈的、色眯眯的意大利人的眼睛望着她说，“连点儿边都没沾上呢。”

“我正是这么感觉的。既然您已经亲眼见到她了，长官，您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在里斯本办该办的事至少需要五天？”

“三天，”卡鲁索艇长脸上那种梦幻般的神情消失了，他立刻斩钉截铁地说，“整整七十二个小时！”

“是的，是的，长官。”

“夫人，你还得准备一份有说服力的机器失灵的鬼报告。”艇长一仰脖子，喝干了杯子里的酒，然后微笑着对娜塔丽说，“那么，我可不可以陪您参观一下本艇呢？”

她跟着军官们走进那锈痕斑斑的风篷，下了舱口。梯子又凉又油腻，短而滑的梯级直绊娜塔丽的高跟鞋。她低下头，钻过第二个圆舱口，然后又走下一道梯子，才来到一间满是机器的小屋。她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会露出她的腿部，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她的腿是漂亮的，裙子是紧的。

“这是操纵室，”拜伦说，一面扶她下来，“这上头就是司令塔。”

娜塔丽看了看周围那些穿粗布工作服、神情肃穆的水兵，又看了看那阀门、圆形把手、指针表、操纵把柄、大机轮和乱团在一起的钢缆，配电盘上的灯光照亮了舱里所有漆成绿色的隔板。尽管一台排气送风机一直在嗡嗡响着，屋里闷热的空气仍旧散发着机器、烹调、陈年雪茄和没洗澡的男人的酸臭味。“勃拉尼，你真懂得这些都是什么吗？”

“他正学着，”埃斯特“夫人”说，“在他冬眠的间隔期。”

他们迈过一道敞着的防水门，来到一间军官室。在这里，娜塔丽又见到两位军官。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个心形的白色蛋糕，上面用蓝色的糖浆浇出一艘潜艇、几个小爱神和“拜伦·亨利先生及太太”字样。她勉强挤到首席，坐在艇长的正对面，拜伦和埃斯特为了躲开头上已经折起的一张床铺，紧靠着舱壁蹲坐着。

有人拿出一把军刀，娜塔丽切开蛋糕，艇长把分剩下的送到水兵室去了。娜塔丽喝的两杯香槟酒上头了，这一天的奔波和周围的年轻人朝她投来的渴望的目光也已经使她有些晕头转向。在喝咖啡、吃蛋糕的时候，她又被埃斯特“夫人”说的那些笑话逗得乐个不停。她终于认为，尽管这艘老潜艇又脏又狭窄，充满了机器的气味和男人的体臭，但它毕竟是一艘令人十分开心的船。拜伦在她眼里一分钟比一分钟称心，她吻了他一遍又一遍。

在他们离开S-45号之前，拜伦把他的新婚妻子领到一间小舱，把两张床铺下面靠近甲板的一个狭窄的黑洞指给她看，这就是他睡觉的地方。“我问你，”他说，“谁会甘愿在这个停尸间似的窄缝里多待上一会儿呢？”

“还有比睡在这里更可怕的事，”埃斯特“夫人”在娜塔丽身后说，“比如醒着。”

当娜塔丽和拜伦走上甲板，回到新鲜、凉爽的空气中时，前甲板上的水兵们都向他们挥手欢呼，娜塔丽也向他们挥了挥手。有些胆大的水兵还吹起口哨。在浮桥那里站岗的水兵替他们喊来的出租汽车刚一开动，就咯噔咯噔乱响起来。司机把车刹住，跳了下来。不久，娜塔丽和拜伦听到他用葡萄牙语骂了起来，随手把鞋和罐头盒子扔开。水兵们笑着，叫嚷着，直到出租汽车开远了。

“我敢说这会儿可怜的斯鲁特已经离开那家旅馆啦。”娜塔丽往她丈夫怀里靠了靠，“咱们先去取我的行李，然后到旅馆去，好吗？你看了就知道啦，我那么毫不客气地接受下来确实不好，可是，勃拉尼，老实说，那简直是给王室预备的套房。”

娜塔丽住的客栈在一条小巷里，她的房间里有一个老妇人正睡在一张铁床上打呼噜。“哦，斯鲁特的那个地方总比这里强吧。”拜伦小声说，一面望着那裂了缝的天花板，几只正剥着墙纸的蟑螂一见到电灯光，马上四下躲藏。娜塔丽赶快把她的东西收拾好，留了张条子，连同钥匙一并放在桌上。走到门口，她又回头望了望罗森太太。她正仰卧着，张着嘴巴，灰色的头发乱糟糟地散在枕头上。娜塔丽想，罗森太太当初的婚礼是怎样的？她丈夫那张用银色相框嵌起来的、发黄了的脸在

床头的小桌上微笑着，这就是那位被德国人从法国火车上硬揪走的可怜虫给她留下的唯一纪念。娜塔丽打了个冷战，把门带上了。

斯鲁特显然事先已经通知了皇宫旅馆柜台的办事员并付过小费，因为他马上就油滑地咧嘴笑着，把钥匙交给了拜伦。这对新婚夫妇得交出他们的护照。娜塔丽把她那本栗色的美国护照递过去时，心里略微感到有些害怕——她就是凭这本护照才和里斯本的四万犹太人分道扬镳的。

“我刚想起一件事，”她在电梯里说，“你怎么登记的？”

“当然是‘先生和太太’啦，这是惊心动魄的大事。”

“可我那护照上写的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

“那有什么，”电梯停了，他挽住她的胳膊，“我才不担这份心呢。”

“也许你应该回去向他们说明一下。”

“先等他们来问吧。”

侍者刚打开套房的门，娜塔丽就觉得自己猛然被抱起来了。“哎，拜伦，别胡闹！我可沉得要命，你会扭着筋骨的。”可是，他那瘦削的身子爆发出的惊人的力气使她很兴奋，她一只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裙子。

“嘿！”他说着，把她抱到房里，“我现在明白你说的了，这确实是给王室预备的套房。”

他把娜塔丽放下来后，她马上跑进寝室去。娜塔丽心里有点儿着急，她的浴衣还挂在斯鲁特的洗澡间里呢，新买的非常性感的内衣也还丢在五斗柜的抽屉里，要是给拜伦瞥见，可不好解释！但是，所有这些全不翼而飞了——哪儿去了？她摸不着头脑。她正为这事纳闷儿的当儿，拜伦在寝室落地窗外的阳台上出现了。“外边这儿好极了，一点儿也不假，可就是冷得要命。水上是一串奇异的光亮。你看到那瓶香槟酒了吗？还有百合花。”

“百合花？”

“瞧那儿。”

起居室的角，大理石桌上的一个银质冷却器里镇着一瓶香槟酒，旁边立着一束红色和白色的水芋百合。花束旁边是斯鲁特留的一张小卡片，上面什么也没写。门铃响了，侍者递给娜塔丽一个内衣店送来的盒子。她马上跑进寝室，把它打开，里边放着斯鲁特清理出来的内衣——都是一些五颜六色、镶着花边的薄绸内衣。

“是什么呀？”拜伦站在阳台上问道。

“哦，我在旅馆大厅的铺子里买的一些东西，”她轻快地说，“我猜一定是斯鲁特告诉他们我要搬到这儿来。”她挑了一件桃色睡衣，装出女巫的神情把它覆在胸前。“嘿，像一个大学者吧？”

然后，她在内衣下面看到斯鲁特写的一张便条。拜伦正要进来，她

赶紧跑到落地窗那边，把拜伦关在外面。“等会儿再进来。开香槟吧。”

便条上写的是：杰斯特罗，穿上那件灰色的吧，你穿灰色的总显得分外可爱。此系密信，阅后销毁。爱你至死的——斯鲁特。

这段话使娜塔丽的眼睛湿润了。她把便条撕个粉碎，丢到纸篓里。她听到隔壁房里砰的一声拔开了瓶塞。她从盒子里拽出一件镶着黑色花边的灰绸睡衣，她把莱斯里·斯鲁特抛到脑后，赶快往周身喷了香水。她走出寝室，梳理着她那一直披到肩的又长又黑的头发。拜伦一把抓住了她……

酒，百合花，玫瑰；在圆月下面，黑暗的海在他们窗外翻滚着。这对分离了半年的年轻恋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地理刀刃上，忽然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结了婚，与世隔绝地睡在一张好客的大床上，而对年轻的恋人来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就是他们的新婚之夜。人生的境遇有时好似一幅阴郁的壁毯，上面绣着一个模糊不清、意义含混的图案。它朝里旋转着，转出一对灿烂的赤裸恋人。《圣经》就是从这一中心图画开始的。大部分古老的故事都是以情人终成眷属结束的——隐退到他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始状态中去。然而，对拜伦和娜塔丽来说，他们的故事才开始。

剧烈跳动的脉搏和爱情的溪流消失在一对恋人的温暖的酣睡中了。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一个夜晚，拜伦·亨利夫妇（美国人）行完婚礼之后，睡在里斯本郊外的皇宫旅馆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千多个夜晚中的一个，这时，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正难以安眠。

- (1)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 (2) 法国城镇名，是当时法国傀儡政府所在地。
- (3) 指1820年在希腊米洛斯岛上发掘出的古代雕塑，现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 (4)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及艺术评论家。
- (5) 埃斯特夫人是一个嫁给英国贵族的美国女人，英国下议院首位女议员，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美政界的活跃人物。

第三十八章

啁啾的鸟声把娜塔丽吵醒了，她睁开了眼睛。拜伦坐在她身旁，吸着烟。朝阳台开着的门那里正吹进一股凉风。在点缀着粉色彩云的空中，一轮苍白的月亮和一颗星星正低低地挂在波浪滔滔的海面上。

“嘿，听鸟儿唱得多好听！你醒来多久啦，拜伦？”

“没多久，可我是真正醒过来了，眼睁睁地醒着，尽量使自己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她坐了起来，温柔地吻着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愉快的气，这时毯子从她的胸部滑了下来。“哎哟，空气可真凉，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关上那扇门。”

“不，不，海的气味好闻得很。”她把毯子又拉到颈部，依偎在他身边。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拜伦，潜艇是怎么操作的？”

他朝下看了她一眼，用一只胳膊搂着她，抚摸着她的肩头。“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解释起来困难吗？”

“一点儿也不，可是怎么又要谈这个呢？”

“因为我想知道。”

“哦，跟一个光着身子的美女谈这个题目可真是耍命，不过——好吧，我来告诉你一艘潜艇是怎么操作的。首先，潜艇的构造是这样的：它只要装上压舱物，就能刚好浮到海面上。这样，你只要往潜水槽里放进几吨海水去，它就能沉到水下去了。再用压缩空气把水排出去，它又冒出水面了。你从边际浮力开始，利用水这个压舱物的重量变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它成为一块岩石或一个软木塞，这就是大致的道理。细节还很多，很枯燥。”

“那么，它安全吗？我得替你担多大的心？”

“总比在纽约当交通警察要少。”

“可是你领危险作业津贴啊。”

“那是因为非战斗人员，像国会议员和你这样的人，总幻想坐一艘潜艇到水下去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没有一个潜艇上的人员能通过辩论让国会放弃这个看法。”

“你们深深扎到水下时候，不是大有被压碎的危险吗？”

“不会的。潜艇只不过是一段长形的防水钢管，它坚固得足以顶住海水的压力。这说的是它的里壳，也就是耐压艇体。这是真正的艇身。你看到的外部只不过是为了装置水槽的外壳，底部是敞着的，海水可以冲

出冲进。里壳有一个测量压力深度的仪表，你永远也不会下潜到那样的深度。直到今天，没人知道老S-45号究竟能潜多深。我们坐的潜艇就像厚垫子一样安全。”

“可是潜艇有失事的。”

“远洋轮船和游艇也有失事的。坐在艇里的人们在海洋底下遇险，往外拍电报，那倒很有趣，可是这样的事一共也没发生过几回。即便是那样，也有办法逃生。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受过训练。”

“可是，你们往艇里放水叫它往下潜的时候，放水本身会不会失掉控制呢？亲爱的，别那么笑。所有这些，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都是神秘的。”

“我笑的是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主要的水槽都在真正的艇壳外面，它们只不过是贴在上面的。它们一放进水，充水的潜艇刚好浮在水面上，随着波涛沉浮。为了下潜，里边还有一个密封的小水槽——负槽，它大约能容十二吨海水。往负槽里放水后，你就会一直下潜。等你潜到你想要的深度，就关上负槽，这样，你就浮在那里了。你展开艇首的机翼，它就像一架肥胖的飞机，在浓重的空气里徐缓地飞行。潜艇上的人都是精选的，个个是好汉，亲爱的。所有我们这七十五个人，都一心一意不想出一点点差错！潜艇上没有马虎的人。这是有关潜艇的真实情况，而且这是在床上跟自己的新婚妻子进行的一次奇特的谈话。”

娜塔丽打了个哈欠：“你这么一解释，我心里舒服一些了，那艘生了锈的小船可真叫我害怕。”

“新建造的那些潜艇比起S-45号来都是豪华的巨轮，”拜伦说，“下一步我就想转到那样一艘艇上去。”

她又打了个哈欠。这时，墙上出现一块粉红色的亮光。“天哪，那是太阳吗？夜跑到哪儿去啦？拉上窗幔吧。”

拜伦走到窗前，拉上厚窗幔。当他在昏暗中走向她身边的时候，娜塔丽觉得他是那么美——雕塑般的男子的体形，生气勃勃，暖洋洋，棕黄色的，她打心尖上感到喜悦。

他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她朝他靠过来，吻了他一下。当这个年轻丈夫使劲搂她的时候，她还假装抵抗一下，然而她无法抑制住心头涌起的欢乐。这时太阳已在窗幔外升起，照耀着战争岁月的又一天……

他们直到中午才在洒满阳光的起居室里用早餐，玫瑰花在房间里散发芳香。他们吃的是牡蛎、牛排和红酒。这是娜塔丽点的。她说，她就想吃这些，拜伦也称之为完美的食谱。他们是穿着睡衣吃的，不大说什么，只是深情地相互凝视着，有时为了一句傻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笑了起来。他们由于情欲得到满足而容光焕发。

随后，她说：“拜伦，咱们究竟一共有多长时间？”

“哦，从我们靠岸算起，七十二个小时——那就是星期四的两点

半。”

她眼睛里那种纯真的喜悦减少了几分。“啊，那么快？这蜜月太短了。”

“这不是咱们的蜜月。我还可以享受二十天假期，我直接从潜艇学校给S-45号打过报告，等你一回国，我就休那二十天假期。你什么时候回去？”

她用手托着头：“啊，亲爱的，难道我现在就得开始动脑筋吗？”

“喂，娜塔丽，为什么不给埃伦拍个电报，告诉他咱们结了婚，马上就要回国？”

“我办不到。”

“我不让你回意大利去。”

听到他这直截了当的话，娜塔丽扬起了眉毛：“可是我非去不可。”

“不，你不能去，埃伦太机灵了。”拜伦说，“来，咱们把酒喝干了。只要有你我或者别人替他写信，去图书馆查材料，料理厨房，管理花匠和水暖工人，他就不会离开那所房子。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这样，他不容易被吓住。尽管埃伦大叔什么也不料理，成天感冒，但他是一个顽强的家伙。假如你拍了电报去，你想他会怎么办？”

娜塔丽犹豫了。“他会想法叫我改变主意，不成的话，就认真准备离开意大利。”

“那才是你对他最大的帮助。”

“不，他会搞得一塌糊涂。他不善于和官员们打交道，官员们越蠢，他就越糟糕。他真可能掉进自己的陷阱里。莱斯里·斯鲁特和我两个人用不了多久就能叫他上路，这回我们非办到不可。”

“斯鲁特？斯鲁特不是正要去莫斯科吗？”

“他曾主动表示可以先在罗马或锡耶纳停留一下，他对埃伦是真心实意的。”

“我知道他对谁真心实意。”

娜塔丽露出动人的眼神，温柔地说：“勃拉尼，吃莱斯里·斯鲁特的醋了吗？”

“好吧，六十天。”

“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回意大利两个月，不能再长了，六十天应该足够啦。要是四月一号以前埃伦还没离开，那就怪他自己了，你就回国。现在就订下回程的票吧。”

娜塔丽撇了撇那张大嘴巴：“懂了。拜伦，你是在对我下命令吗？”

“正是。”

她用手心托着下巴，用吃惊的眼神凝望着他。“你要知道，被你这么吩咐着，我觉得很舒服。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也许这可喜的新鲜劲渐渐会过去的。反正，我的主子老爷，我一定遵命就是。六十天！”

“好吧，”拜伦说，“咱们穿上衣服逛逛里斯本去。”

“我已经逛过了，”娜塔丽说，“可是我十分赞成换换空气。”

拜伦把钥匙往旅馆的柜台上一放，就要他们的护照。那个黝黑、短小的办事员带着发困的神情，在一扇门里消失了。

“看那些家伙。”拜伦说。尽管到处是阳光，但六个德国人穿了系腰带的黑雨衣，正聚在大厅入口的地方交谈，朝进出的每个人都狠狠盯上一眼。“他们干吗不索性把长靴子也穿上，卅字臂章也戴上呢？他们有些什么特征？穿雨衣？戴宽檐儿帽？脸晒成青铜色？他们哪里来的时间洗日光浴呀？”

“我背着脸也认得出他们，他们叫人起鸡皮疙瘩。”娜塔丽说。

柜台那个办事员从门里出来了，一边忙着翻什么文件。“对不起，护照还没准备好。”

“我需要我的护照！”娜塔丽的声调尖锐刺耳。

办事员朝她略微抬了抬眼：“夫人，也许今天下午。”说完，他就转过身去了。

从沉闷的寝室乍一走到寒冷、阳光普照的室外，顿然感到十分爽快。拜伦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游里斯本和它的近郊。论名胜，这里比罗马或巴黎差远了。然而，沿着一条宽阔的河、高踞在小山上的那一排排宛如蜡笔涂成的绿色、粉色和蓝色的房屋，形成了一幅很漂亮的图画。拜伦很惬意，他想他的新婚妻子也必定很开心。她紧紧挽住他的胳膊，微微笑着，不大说什么。那些把摩尔式和哥特式^①建筑的特点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教堂和全市最高的一座山上巍峨的要塞又勾起了拜伦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忘掉的在美术方面的苦役。他们下了出租汽车，臂挽着臂地朝阿尔法马陡峭、狭窄的小小街道踱去。成群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有几百年历史的破烂房子里跑出跑进。公用电话亭一般大小的店铺敞着门，出售鱼、面包和肉块。这是一次长而漫无目的的散步。

“出租汽车答应在哪儿等咱们？”娜塔丽用紧张的语调问。这时，他们穿过一条小巷，闻到一阵腥臭味，两个人都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你一切都好吗？”他说。

她疲惫地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我犯了世界上所有游山玩水的傻女人的通病：我的脚走累了。”

“那么，咱们回去吧，我也玩够了。”

“你不在乎吧？”

在出租汽车沿着江边马路开回旅馆的途中，她一句话也没说。他去握她的手，觉得又凉又湿。一迈进旅馆，她就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别忘了——护照。”

她的这句话是多余的，办事员早把两本栗色的护照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拜伦。那人咧嘴傻笑着，露出了黄色的大假牙。娜塔丽一把抓住她的护照，她一边和拜伦走进电梯，一边仔细翻看着。

“没错吧？”他说。

“好像没错。可是我敢打赌德国秘密警察一定拍过照了。你的也一样。”

“哦，这多半是旅馆的例行手续。近来德国人要怎样就怎样，我不认为葡萄牙人敢违抗。可是，你有什么可在乎的？”

她走进套房的寝室脱大衣、摘帽子，拜伦也跟了进来，搂住她，吻她。她也回吻了。她紧紧地搂住他，但是她的神情是冷漠的。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朝后靠着。

“对不起，”她说，“我头疼得厉害，早餐毕竟不宜喝红葡萄酒。幸而我带着点儿非常灵的药丸，让我吃一丸吧。”

不大工夫，她就笑着从浴室里出来了。“好啦，照常进行吧。”

他说：“没那么快见效吧。”

“能，放心好啦。”

他们接了吻，倒在床上。可是，娜塔丽就像身体里有一根弹簧断了似的。她在他耳边呢喃地说了一些情话，尽量想做得很多情。过了一会儿，他坐了起来，轻轻地把她扶起：“好吧，告诉我什么事？”

她搂着自己的膝盖，靠着床头栏杆蹲着。“没事，没事！我有什么不对头吗？也许我有点儿累啦，头疼还没过去。”

“娜塔丽。”他握住她的手，吻了吻，然后直直地望着她。

“我想没有人能享受这么大的欢乐而不付出一点儿代价。开始是咱们没领回护照，那些德国人又站在大厅里，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沮丧。咱们游览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一些可怕的情景：旅馆仍旧拖延着不给我护照，你随着潜艇走了，里斯本又添了我这样一个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困在这里。”

“娜塔丽，在波兰那段时期，你一根毛发都没竖。这会儿护照不是已经到手了嘛。”

“我知道，我知道这纯粹是胡思乱想，只不过是神经绷过了劲：太多的好事发生在太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会儿我就会恢复过来的。”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你骗了我，我以为你在里斯本很开心呢。”

“勃拉尼，我恨死里斯本啦，我一向恨这个地方。我对上帝发誓，不

管发生什么事，到死的那一天，我都会后悔咱们在里斯本结婚，不该在这儿度过咱们的新婚之夜。这是一座令人伤心、痛苦的城市。我知道，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它，你不断地说它像圣弗朗西斯科。可是，圣弗朗西斯科并没有到处都是逃避德国人的犹太人呀；圣弗朗西斯科并没设宗教法庭，用武力强迫犹太人受洗礼，谁反对就把谁烧死，并且把犹太孩子带走，当基督徒养大。你可知道这段小小的历史⁽²⁾？就发生在这里。”

拜伦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我也许读到过。”

“也许？假如你读过，你怎么可能忘掉？那样的残酷事实会使任何人发指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千百年来，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一切，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奔奇用过一个很俏皮的词：网中之鱼。”

拜伦说：“娜塔丽，关于宗教，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做，我一直这样准备着。你要我成为犹太人吗？”

“你发疯啦？”她突然朝他转过头来，眼睛里冒出一道愤怒的光芒。她在科尼希斯贝格就曾经这么瞪过他一次，然后粗暴地突然和他告了别。“你为什么非要结婚不可？就是这一点叫我窝心，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一点。我们尽可以照样谈情说爱，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怎样都可以。现在，我觉得一根缆绳般的粗神经把我跟你绑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会开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一面，我只知道星期四你将随那艘臭潜艇离开。咱们干吗不把那些葡萄牙文的婚书撕掉，让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如果咱们有一天还能过上人的日子，如果那时咱们仍然愿意结婚，那咱们尽可以正式结婚。这回是瞎胡闹。”

“不，不是瞎胡闹，这是我从出生以来一直盼望得到的。如今，我得到了。咱们不能把婚书撕掉，你是我的妻子。”

“可是，老天爷，你为什么费那么大劲？你为什么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娜塔丽，事情是这样的：已婚的军官有额外津贴。”

她凝视着他，她那绷得紧紧的脸松弛下来了。她慢慢地、勉强地笑了，并且把双手插到他的头发里。“原来是这样。好吧，勃拉尼，那还讲得通。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对于贪心，我是能理解的。”

他们亲吻着，又躺倒在床上，这次情绪好多了。可是，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他们只好不再接吻。拜伦叹了口气：“可能是S-45号。”他拿起听筒。“喂？哦，好的，你们想得真周到。九点钟？等一下。”他捂住话筒，“泽尔斯顿表示抱歉，打扰了咱们。他和斯鲁特想，咱们也许想找个别致的地方吃顿饭，里斯本最好的菜，葡萄牙最好的歌手。”

“天哪，看来老斯鲁特成了被虐狂啦！”

“去还是不去？”

“随你便。”

拜伦说：“他们是一番好意，为什么不去？反正咱们也得吃饭。躲开那些穿黑雨衣的。”

他答应去，挂上电话，然后又把她搂到怀里。

这家餐馆是一间砖砌的矮屋，只用桌上的蜡烛和拱形壁炉里的熊熊燃烧的木柴来照明。在里面吃饭的有一半是犹太人，其中有不少都穿着华丽的便礼服。在这个幽静的地方，讲话声音最大的是并排坐着的两大批英国客人。正对着壁炉，有一张可以坐六个人的桌子空在那里，聚拢在小酒吧间里的一些顾客正用渴望的眼光盯着它。这四个美国人就坐在离壁炉不远的另一张给予特别优待的桌子上。奔奇·泽尔斯顿和这对新婚夫妇喝着葡萄牙产的白酒，很快就欢笑起来。斯鲁特则不然。酒他喝了不少，可是他几乎没说什么，也不大笑。壁炉的火光在他那方形的眼镜上闪耀，在那样玫瑰色的光亮下，他的脸仍旧是惨白的。

“顺便问一下，你们年轻人对战争感不感兴趣？”泽尔斯顿一边吃着肉一边说，“没忘记正打着仗吧？有一个消息。”

“要是好消息，我就有兴趣，”娜塔丽说，“除非是好消息。”

“那么，英军占领图卜鲁格了。”

娜塔丽说：“图卜鲁格重要吗？”

拜伦大声说：“重要！是埃及和突尼斯之间最好的海港。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

“对，”泽尔斯顿说，“他们正在北非猛冲着呢。这样一来，整个战局全改观了。”

斯鲁特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哑着嗓子说：“他们正跟意大利人作战。”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拜伦，我在柏林给你列的那批书，你都看了吗？娜塔丽说你全看过啦。”

“凡是我能找到英文版本的，我全看了——也许十本里看了七八本。”

这位外交官摇了摇头：“勇气可嘉！”

“我并不能说我全看懂了，”拜伦说，“有时候我只浏览了一下，可是我把它从头翻到尾。”

“是一些什么书？”泽尔斯顿说。

“在一个德国空军驾驶员差点儿把他的脑袋打掉之后，”娜塔丽说，“我这个乖乖对德国人略微感到好奇了。他想多了解他们一些，斯鲁特就给他列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书目。”

“我从没想过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斯鲁特把被火光照亮的、无表情的脸转向她。

“去年我在锡耶纳有的是时间，”拜伦说，“我也有兴趣。”

“你有些什么发现？”泽尔斯顿说，一边替拜伦又斟上酒，“即便不读德国哲学就要给毙掉，我也不读。”

“我发现希特勒一直就在德国人的血液里，”拜伦说，“他迟早得冒出来。这是莱斯里在柏林对我讲的，他给我开那个书目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论点。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他那个论点。我以前总以为纳粹是从臭水沟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的，是什么崭新的玩意儿。可是，他们所有的概念、口号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老早就写在以前的书里了。这码子事在德国已经酝酿一百年啦！”

“比那还要长，”斯鲁特说，“你的课外作业成绩很好，分数是优。”

“啊，瞎胡扯！”娜塔丽说，“为了什么给他个优？为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拜伦对这些东西感到新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太肤浅，也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半没吸收进去。”

“没吸收多少，”拜伦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纸牌或者打乒乓球。”

“嗯，看来显然是这样，”他的新婚妻子语气很尖锐，“不然的话，你就不会像一个盲目的书呆子一样去死钻他替你开的那个片面的书单，好给他一个机会来这么居高临下地夸奖你那么两句了。”

“我否认居高临下地夸奖，也否认片面。”斯鲁特说，“杰斯特罗——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亨利了——并不是我要斤斤计较，可是我想我曾经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材料。我很佩服你的丈夫那么认真地读完这些书。”

“这种认为纳粹是德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的观点，”娜塔丽说，“整套说法都是陈腐的、伪造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自戈宾诺，一个法国人；他的条顿族优越感来自张伯伦，一个英国人；他对犹太人的虐待狂热来自卢埃格尔，一个维也纳的政治恶棍。唯一可以和希特勒直接联系上的德国思想家是理查德·瓦格纳⁽³⁾，他是另一个疯狂仇恨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奋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瓦格纳书里的话。但是，尼采为了那件恶意的蠢事和瓦格纳闹翻了。反正谁也不认真把瓦格纳当作一个思想家。他的音乐也叫我恶心，尽管这跟咱们所谈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斯鲁特，我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读的书比我多，可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给拜伦开了那么一个既枯燥分量又重的书单，你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用一些大名字吓唬他一下吧。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吓不住的。”

“这我是知道的。”斯鲁特说。他哗地一下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起酒来，倒得满满的，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

“你的小牛肉可凉了。”拜伦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娜塔丽和她以前的情人之间的这场针锋相对的冲突眼看就要失去控制。

她冲着他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不耐烦地切了块肉，边吃边谈着。“在创造希特勒的问题上，我们的责任比谁的都大。我们美国人，先是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然后是在最严重的不景气的情况下，在一九三〇年通过了那项疯狂的《霍来-斯穆特税则》，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似

的一个挨一个地撞倒。《霍来-斯穆特税则》通过之后，德国银行纷纷倒闭。德国人饿了肚皮，闹起事来。希特勒保证可以粉碎共产党人，德国人为了抵挡共产主义革命，就吞下了他的革命。他实践了他的诺言，用恐怖把德国人管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哼，勃拉尼，一千个德国人里也找不出一个曾读过那些书的。那完全是大学瓦斯里放出的厚厚的一层云雾。希特勒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两国的怯懦的产物，并不是黑格尔和尼采的。”

“大学瓦斯，说得好，亲爱的，可我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接受你这一点，”斯鲁特说，他把摊开的手指并在一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用一种奇特的笑容注视着她——那笑容既表示他的优越感，又表示他遇到了挫折，“那就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哲学著作总是前进的社会机器所排出的一种瓦斯。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创立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对瓦斯的剖析来重新找出那台机器必然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它是怎样操作的。不管那些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们都可以很有力量，并且是真实的。杰斯特罗，德国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力的批判，它正视了我们所有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

“譬如说……？”她的语调很刻薄、很突兀。

斯鲁特忽然来了一股好辩的劲头，就好像如果旁的做不到，至少他想当着拜伦的面用言辞把她征服似的。他用一根指头来回朝空中戳着，好像为他的话加上一个个惊叹号。“譬如说，亲爱的，基督精神从挨了伽利略⁽⁴⁾一刀之后就死掉、烂掉了。又譬如说，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那些理想只不过是关于人性的神话。又譬如说，《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拥有黑奴。又譬如说，‘自由、平等、博爱’的捍卫者最后砍掉无依无靠的妇女的脑袋，并且互相砍了脑袋。娜塔丽，德国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他们极为明晰的见解，他们看透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并且把它粉碎了，他们看穿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并且打断了它的脊骨。如今，他们认为基督教工业民主只不过是正在腐烂的空架子。他们打算用武力来接管。德国人的大师们一百年来一直在对他们说，他们的时机就要到来了，说残酷和流血是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这些就是我开给拜伦的那些书的内容，它们讲得详尽细微。那个书单是有根有据的。当然，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论调——一种正常的自由主义的论调，这和西方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好的德国’。娜塔丽，那我自然也都了解。他们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投到俾斯麦方面去了，其余的也几乎都成了德皇的鹰犬。希特勒等到他的时机到来了，就飞扬跋扈起来。听吧！”

像教士诵经一般，斯鲁特用严肃的声调引述起来，一边还用一根僵直的手指在空中打着拍子：

德国革命不会由于发生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之后而变得温和一些或缓和一些，这些学说的作用在于发展那种一俟时机成熟便立即爆发的革命力量。基督教抑制了德国人的粗野斗土般的激情，却无法消灭它。当那个起遏制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垮台之后，那股疯狂好斗的暴力就会再度冲出来。古老的石神将从被遗忘了的废墟里站起来，拭去

他们眼睛里那千百年的尘垢。雷神将举着他的铁锤再一次崛起，将把哥特式的教堂砸个粉碎。

斯鲁特用拳头做了个笨拙无力的手势来比画铁锤的打击。

不要笑这个向你们提出要警惕康德、费希特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不要笑一个预见到在理性领域所爆发的革命同样也将在现实领域爆发的幻象的人。思想走在行动前头，正如闪电走在雷的前头。德国的雷具有真正的德国特色。它并不迅疾，而是略显徐缓地一直隆隆作响。然而，它终必来临。等你听到你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听见过的——一声霹雳，你就知道德国的巨雷终于打下来了。

“海涅——就是那个谱写了德国最伟大的诗篇的犹太人，那个为德国哲学所倾倒的海涅——这就是海涅写的。”斯鲁特用较为温和的语调说，“这些话是他在——一百六十年前写的。”

他身后起了一片挪动椅子的响声。一簇穿了晚礼服、用德语愉快地闲谈着的德国顾客向壁炉旁边的大桌子走去，两边跟着三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侍者。斯鲁特被碰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目光正对上德国秘密警察头子的脸。那人友善地笑了笑，弯了下腰。同这人一起的是他们在旅馆见过的那个前额上有疤痕的人，另外一个德国人是光头。还有三个穿着艳丽晚礼服、哧哧笑着的葡萄牙女人。

“哲学讨论会结束了吧。”奔奇·泽尔斯顿喃喃地说。

“为什么？”拜伦说。

“一个原因是，”娜塔丽说，“我腻烦啦。”

德国人一坐下来，整个餐馆的谈话声就小了。犹太人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在这暂时的静寂中，只有那些喧闹的、对周围毫不理会的英国客人的声音显得更大了。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娜塔丽问泽尔斯顿。

“寓公。他们住在这儿是因为东西便宜，又没有配给制度。同时，我猜也因为这里不在德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泽尔斯顿说，“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并不特别稀罕他们。”

“你刚才引的海涅那段话很了不起。”拜伦对斯鲁特说。

“我在牛津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海涅与黑格尔的论文。”斯鲁特微微笑了笑，说，“海涅有很长一段时期被黑格尔吸引，后来他又摒弃了黑格尔。我曾经把那段话翻译出来，作为一本书的题词。那段话的辞藻挺华丽，就像耶利米⁽⁵⁾的诗歌那样。犹太先知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正喝咖啡的当儿，一道粉红色的光把这昏暗的房间分成两半，灯光照在小小演奏台上一块灰色的帷幕上。奔奇·泽尔斯顿说：“这就是他，他是最好的法多⁽⁶⁾歌手。”

“最好的什么？”拜伦说。这时，一个脸色苍白、黑眼睛的年轻人穿着镶了厚边的黑色外套从幕后走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把葱头形的吉他。

“法多歌手，命运歌曲，十分凄凉，葡萄牙味十足。”

年轻人的琴声一响——强烈、尖锐、悲伤的琴声，铿锵犹如锤击——餐馆里就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清脆、高亢、花哨的嗓音唱着，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着，聚光灯把他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照成了粉色。娜塔丽悄悄对泽尔斯顿说：“唱的是什么曲子？”

“是支老曲子，是学生们常唱的法多曲子。”

“歌词的意思呢？”

“啊，歌词永远是不重要的，就那么一两句。刚才唱的是：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生活就会简单一些。”

这对新婚夫妇的目光相遇了，拜伦把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

年轻歌手唱了几支曲子，时而迅疾，时而缓慢，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越，甚是别致。显然，这就是法多的精华，因为每当他在唱一支曲子的中途表演这些花腔时，餐馆里的葡萄牙人就鼓起掌来，有时还喝彩。

“美得很。”一支曲子唱完的时候，娜塔丽小声对奔奇·泽尔斯顿说，“谢谢你啦！”

他用双手梳理了一下他的小胡子：“我料到会合你的心意，这确实别有风味。”

“Spieler, Können Sie ‘O Sole Mio’ singen?” 那个光头的德国人正在跟歌手说话，他坐得离演奏台只有几英尺。

歌手不自然地笑了笑，用葡萄牙语做了回答，同时用他那把形状奇特的吉他比画着，说他只会表演法多歌曲。那个德国人用嘻嘻哈哈的语调还是叫他唱 *O Sole Mio*，那个年轻人又摇摇头，做出毫无办法的手势。那个德国人用冒着烟的雪茄朝他指了指，然后用葡萄牙语嚷了些什么。这么一来，连英国人在内，整个餐馆都鸦雀无声了——坐在德国人桌上的那三个葡萄牙女人的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那个年轻的表演者用可怜巴巴的神情朝周围的观众望了望，然后很蹩脚地唱起 *O Sole Mio* 来。那德国人朝椅背上一仰，用手里的雪茄望空打着拍子。餐馆被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气所笼罩。

娜塔丽对泽尔斯顿说：“咱们走吧。”

“我赞成。”

他们走出餐馆的时候，那位歌手还在磕磕巴巴地唱着那支意大利曲子。进门的柜台上摆着一张这个歌手的相片，下面放着一沓唱片，是这个歌手灌的，用硬纸袋套着。“要是第一支曲子的，”娜塔丽对拜伦说，“给我买一张。”

他买了两张。

外面的街灯比餐馆里头的灯光要亮。寒风凛冽，莱斯里·斯鲁特把脖子上的围巾拉紧，对拜伦说：“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才走。”

“照我计算时间的法子，还有几年呢。”娜塔丽用挑衅的语调说，一边搂紧她丈夫的胳膊。

“那么，娜塔丽，我要不要想法去订咱们星期六去罗马的飞机票？”

“先等等吧，也许他还不走呢，我总可以这么盼着。”

“当然。”斯鲁特把手伸向拜伦，“要是见不着你的话，就在这里向你祝贺了，祝你幸福，愿海上风平浪静。”

“谢谢！还要谢谢你把套房让给我们住，我们那样喧宾夺主，太唐突了。”

“亲爱的伙计，”斯鲁特说，“那套房在我手里是白白浪费。”

娜塔丽的四肢痉挛起来。她梦见德国秘密警察在敲门。她从噩梦中醒来，在黑暗中听到真有人在敲门。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希望这只不过是那噩梦留下的痕迹在她那被云雾遮蔽的头脑中徘徊，她以为敲门声一会儿就会停止的。它没停。她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碰了一下拜伦的热乎乎、毛茸茸的腿。

“拜伦！拜伦！”

他倚着胳膊肘直起身子，接着整个坐起来了。“几点啦？”

“一点三刻。”

门敲得更响更急了。拜伦跳下床去，赶忙穿上浴衣。

“勃拉尼，可别随便放人进来！先弄清楚是谁。”

娜塔丽也离开了那张温暖的、安乐窝般的床，穿上一件睡衣，夜晚的寒气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时，拜伦打开了寝室的门。“不要害怕，是埃斯特。”

“他来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弄清楚的。”

门又关上了。娜塔丽跑到门跟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他们提到了图卜鲁格。她觉得这样偷听未免太丢脸了，就索性嘎地拧了一下门把手，走了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弓着身子在交谈，他们都站了起来。穿镶金线的蓝制服、戴白色大檐儿帽的埃斯特上尉在吃一个苹果。

“嘿，娜塔丽，像这样冲到度蜜月的夫妇的房间里，真是太不应该了，”他愉快地说，“我们正在谈一项风险特别大的任务。”

“怎么啦？”

拜伦说：“改变了命令。没什么严重、紧急的事，不用急得出汗。”

“对，实际上我正赶着要走，”埃斯特上尉把苹果核儿丢到烟灰缸里，“我得把上岸过夜的艇上的人全找回来。这么深更半夜来漫游埃什托里尔和里斯本，倒是蛮有趣的。再见吧，拜伦。”

上尉咧嘴对她笑笑，又轻轻拍了一下他那歪戴得很放荡的帽子，就走了。

“哦，告诉我！”娜塔丽抱着双臂，质问她的丈夫。

拜伦走到红色大理石壁炉跟前，用火柴把一堆引火物和木头下面的纸点着了。“S-45号今天早晨开走。”

“呃，就在今天早晨？太糟糕啦！去哪儿？”

“我不知道。由于英军占领了图卜鲁格，任务改了——说老实话，我自己也不清楚。好像是要检查一下地中海潜艇的装备。”

“那么，好吧，我想这是我自找的，我全部的婚姻生活（也许这就是全部了）给缩短了三分之一。”

“娜塔丽，咱们的婚姻生活从你从意大利回国那时候算起。”他用胳膊搂住她，两个人站在那里望着火光亮起来，“咱们的婚姻生活将会很幸福，而且很多产，我计划要六个孩子。”

这话把陷在愁苦中的年轻妻子逗乐了。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脸上：“我的天，六个！我可跑不到终点。天哪，这火好极啦！昨天晚上，咱们睡觉之前把酒喝光了吗？你去瞧瞧。”他端来了一杯酒，又替她点上一支烟。“勃拉尼，有件事得告诉你一下。去年十一月，埃伦病得很厉害，他以为他会死，我只好陪他去看罗马的一位专科大夫。原来是肾结石，他在埃克塞尔西奥休养了两个星期，真受了大罪。最后，病好了。可是一天晚上，在他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打算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我。他把总数目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她对他笑了笑，呷了一口酒。拜伦用眯成一道缝的眼睛望着她。“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吝啬鬼，像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这也是他移居意大利的一个原因：他可以花很少的钱，过得舒舒服服的。埃伦把他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所赚到的钱几乎全存起来了，每年他还能从那本书上拿到更多的钱。他那本关于保罗的书也给他带来不少收入。那以前，他还从他的教授薪金里攒了许多。但是，住在意大利，他连税都不交。除了房产之外，埃伦有的还不止十万美元，他现在光吃利息就够生活了。他把钱拨回去，在纽约投资。这些情况，过去我完全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至于他会留给我什么，我是从来也没想过的。可是，目前事情就是这样。”娜塔丽托着拜伦的下巴，推来推去，“你干吗这么冷冰冰的？我是在告诉你，你娶了一个有遗产的女人。”

拜伦把一块掉下来的红色的炭拨回火堆里。“哼，他真精明，比我想的要精明。”

“可是你这话公道吗？尤其是你还计划要六个孩子呢。”

“也许不公道。”拜伦耸了耸肩膀，“你的钱够回国吗？不管怎样，两个月之内，你得回国。”

“我知道，我已经同意了，钱我有的是。哎哟，这火烤起人来了。”她斜靠在火光前的一张长榻上，睡衣敞开了，火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温暖地嬉戏着。“勃拉尼，你家里可知道你打算结婚？”

“不知道。连我自己对结得成结不成都没有把握的时候，何必去找那麻烦。不过，我给华伦去过信。”

“他还在夏威夷吗？”

“还在那儿，他和杰妮丝都喜欢那里，我想你我两人有一天也会跑到那里去的。海军不断地在充实太平洋舰队，华伦认为咱们不久就会跟日本人打仗，整个海军都有这种感觉。”

“不跟德国打？”

“不。你坐在这儿听起来也许觉得奇怪，可是咱们的同胞对希特勒仍然不那么仇恨，几家报纸、杂志放上几炮，不过如此。”

他坐在她脚跟前的地板上，把头倚在她那裸露着的柔嫩的大腿上，她抚摸着他的头发。“你们究竟几点走？怎么走法儿？”

“‘夫人’六点到这儿来接我。”

“六点？哦，那还有好几个钟头，咱们还可以享受一大段婚姻生活呢。当然，你还得收拾行李。”

“十分钟。”

“我能陪你到艇上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娜塔丽深深叹了口气，说：“瞧，你为什么坐在地板上呀？过来吧。”

没有黎明。天空变得越来越惨白，终于成了浅灰色，烟雾和细雨把海遮得看不见了。埃斯特上尉用一辆嘎嘎作响的法国小汽车把他们接走了。车的后座上挤着四个面色忧郁的水兵，身上满是酒气和呕吐过的气味。他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伸出去操纵一个失灵了的刮水器——加速踏板是一直踩着的。在浓雾中，沿江的马路上空无一人，他们很快就到了里斯本。

那艘潜艇和停在它前头的一艘锈得很厉害的轮船相比，显得更小了。轮船上漆着巨大的星条旗，上面飘着一面美国国旗。船艏船艉都有用金属模板镂出的大而难看的白色字母的船名：漂亮的美国佬。从这艘船的奇特的轮廓和加铆钉的钢板看起来，它像一艘外国船，而且是三四十年的老船了。这种船吃水那么浅，一行驶起来就会把它的推进器和满是藓苔的红色船底的大部分露在外面。在细雨中，犹太人在码头上排着

队，静静地等着上船——他们大都携带着硬纸板做的手提箱、布包和一些破旧衣服。孩子们——为数很不少——紧紧地偎依着父母，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浮桥旁一张桌子那边，有两个穿制服的葡萄牙官员正在检验证件，并在上面盖图章——助手们给他们撑着伞。穿橡胶斗篷的警察在队伍旁边踱来踱去。船上的栏杆那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乘客，呆呆地望着码头和里斯本的群山，就像被释放出来的囚徒回头望着牢狱似的，玩味着他们获得的自由。

“这只海洋‘猎犬’什么时候露的面？”拜伦说。

“昨天早晨。是一艘波兰的旧涡轮机船，水手大部分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埃斯特说，“我曾试着跟他们聊天，那些比较愉快的看起来都像职业杀人犯。我估计这些犹太人将会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到上下五层的床位上，他们得付‘玛丽王后’号特等舱的票价。说到这一点，这些家伙还大笑特笑呢。”他看了看手表：“哦，我们七点十五分解缆。再见，娜塔丽，祝你幸福。你曾经是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如今你是一个漂亮的海军军官的妻子。”

副艇长上艇了，他轻快地向浮桥旁边一个向他敬礼的哨兵回了个礼。码头上，离浮桥不远，一个水兵不顾已经下起来的雨，正搂着一个穿红缎子衣服、矮胖的葡萄牙娼妇在亲吻。拜伦望了那个水兵一眼，咧嘴笑了笑，然后把双臂伸向他的妻子。她拥抱了他。“你这个傻瓜，你自找苦吃：跟这么一个女人结了婚。”

“那时我喝醉啦。”拜伦说。他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艇上的水手长吹起哨子，随后，扩音器叽叽嘎嘎地嚷道：“现在各就各位，听候行动命令！”

“哦，我看这回得走啦，”他说，“再会吧。”

娜塔丽正努力不哭出来，她甚至还微笑着。“结婚的主意想得对，亲爱的，我真这么认为。那是灵感，我佩服你这么办事。我深深地意识到我是结了婚的了。我爱你，我也很幸福。”

“我爱你。”

拜伦登上潜艇，走上甲板时敬了个礼。在那越下越密的细雨中，娜塔丽裹紧了雨衣，她呼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冒着烟。她站在码头上，吸着码头上特有的气味——沥青、机器、鱼和海的味道，听着海鸥凄凉的鸣声，第一次感到她使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她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一点儿不假。

三个穿黑色雨衣、戴矮檐儿大毡帽的男子在码头上来回踱着，不动声色地巡视着难民。难民们要么竭力不去理睬他们，要么带着恐惧偷偷望着。妇女们把孩子拉到身边。这三个男人在浮桥旁边停了下来，一个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些文件，然后和坐在桌子旁的官员交谈起来。这时，艇上穿厚呢绒上衣的水兵把梯板拉上去了，水手长吹起哨子。扩音器粗厉地嚷着。穿着风雨衣的艇长和埃斯特上尉在小而窄的艇桥上出现了，挥着手。“再见啦，娜塔丽！”卡鲁索艇长喊着。她并没看见拜伦到

前甲板上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留意到拜伦正和其他水兵一起站在离锚不远的地方，穿着黄褐色的制服和棕色防风衣，手插到后兜里，裤子在微风中抖动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拜伦穿制服，他好像显得不同了，疏远了，老了些。埃斯特正通过扩音器喊着命令。彩色的信号旗升起来了，水兵们排成一行在拽绳缆。拜伦沿着前甲板走了过来，站到的新婚妻子对面，距离近得伸出手来几乎就可以握到。她朝他飞了个吻，他那张在大檐儿帽下边的脸一本正经，很镇定。雾角声响了，潜艇离开了码头，黑色的水把他们俩分隔开来。

“你一定得回国！”他嚷着。

“我一定回去！啊，我起誓一定回去！”

“我在那儿等你。两个月！”

他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推进器把海水翻腾得哗哗作响，这艘黑色的低矮潜艇就在蒙蒙细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呱！呱！呱！鸥群凄厉地尖声叫着，展翅跟着艇后正在消失的波迹飞去。

娜塔丽沿着码头匆匆地走了。她走过德国秘密警察，走过排队等待逃命的犹太人——那些人直直地朝一个方向注视着，那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浮桥旁的那张桌子那边：那里，葡萄牙官员正和那三个德国人一边核对着证件，一边大声笑着。娜塔丽的手冒着汗，紧紧地抓住她口袋里的护照。

“喂，老斯鲁特，”她找到一部电话机，好容易才接上线之后说，“我是拜伦·亨利太太。你有兴趣替我买一份早餐吗？看来我有空闲了。然后，亲爱的，咱们就赶到意大利去把埃伦接出来。我得回国。”

- (1) 摩尔式建筑指的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一带伊斯兰教清真寺风格的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十二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一种以高柱、尖塔为特征的建筑。
- (2) 指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迫害。在欧洲，以西班牙及葡萄牙最为残酷。
- (3)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作品以歌剧为主。
- (4)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因天体学说被天主教教皇监禁。
- (5) 《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希伯来先知。
- (6) 葡萄牙的一种民族音乐，“法多”的意思是命运。
- (7) 德语：唱歌的，你会唱《我的太阳》吗？

第三十九章

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又被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这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因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的步子更加安详——都更表明他正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待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如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的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都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给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像他那样才能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的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霉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暗淡的美国的未来。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像往常那样专注于日本方面。每逢总统做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人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抱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奇怪地看着他。他们打趣的神情好像在说：他是一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合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待在作战计划处，因为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工作，一个秘密的、很小的、只讲现实不动感情的世界。一月初，他和军事计划处的几个军官一道开始跟英国军事人员“对话”。在理论上，勃纳·沃克勋爵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是为了视察或采购之类的暧昧使命。表面上，谈判只限于低级的初步探讨，对任何一方都不具约束力，总统、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对这些谈判也不闻不问。实际上，三月一日，通过这些次会商完成了一项书面的全球作战计划。这项计划估计日本迟早要发动进攻，但是这个协定中关键性的决定立足于四个字：德国第一。使维克多·亨利振奋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及空军的计划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时，相当出乎他意料并使他高兴的是，本登将军和另外两位以为战争快结束了的海军同僚也同意了——而海军的其

他人员却仍旧按部就班地以“橘子”（日本的代号）为假想敌人，进行老式操练和演习。

在帕格·亨利看来，很清楚，日本倘若参战，以它那每年只有几百万吨的钢产量，一旦德国打败了，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然而，如果德国人把英国打垮，把英国的舰队拿到手，他们就可以征服一块一块的大陆，越打越强大，日本怎么样都无关紧要。从他在陆海军人俱乐部和同僚的交谈中，他知道这个“德国第一”的决定要是泄露出去，是会引起一场难以想象的风波的。从总统算起，他是极少数（也许不到二十个）知道这一机密的美国人。也许这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一种奇特方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他的惊讶从来不曾完全消失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参与这项左右全局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感到满足。

他的生活是极为离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报纸或者从广播中听完昨天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辩论之后，早晨就来到旧海军大楼几间处在远僻一角的单调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英国人开始另一天关于全球作战计划的工作。几个知道“对话”内情的高级官员竟能不动声色地掩盖一切，这给帕格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对这样一个需要长官如此弄虚作假，需要用种种甜言蜜语哄骗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动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回，这些计划人员经过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只穿着衬衫围着收音机坐下来，听马歇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做证。他们听到这位陆军参谋长（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向参议员们保证，美国并无参战的意向，目前也没有大规模扩军的必要。当时，计划人员正以美国军队到一九四三年扩充到五百万人为基础，讨论着一个分配方案——这一方案马歇尔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只有在一点上你能替民主辩护，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坏。”

“坏在哪里？”这是那位空军准将尖刻的回答，“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战争，那其他的优点就不算优点啦。”

勃纳·沃克已经充分掌握了“登陆艇”这个问题，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在计划人员中间，一个关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尔西”的笑话已经被精心制造出来，并且在传播，这个笑话其实只是在“登陆艇”这个词上做文字游戏^①。他不断地强调在一切战场上，登陆艇对作战都起着制约作用。帕格在制订作战程式时，曾把越海登陆部队的行动统统按登陆艇的型号和数量来计算，从而给许多意图宏伟、貌似可行的计划泼了冷水。往往有人会说：“帕格的女友艾尔西又在作怪啦！”他坚持把住这一关，勃纳·沃克总是支持他。

亨利轻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是作为这位空军准将的打字员兼助手到美国来的，被塞在英国采购团的一间办公室里，显然累得要命，脸上总是憔悴不堪。他第一次见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种惊喜交集的感觉。当时，她站在勃纳·沃克身旁，用炽热的眼光望着他。她没写信告诉他说要来。他们只约会过一次，喝了点儿酒。帕格在信里不厌其详

地谈到他和台德·加拉德见面的经过。他觉得她年轻极了。他参加那次轰炸任务之后，曾对这个姑娘迷恋了一阵，这会儿在华盛顿熙熙攘攘的维拉德酒吧回想起来，仿佛是一段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可是，和她相处的那一个小时，他感到温暖而愉快。自那以后，每逢见到她，对他来说就是可喜的一天。他只偶然跟她相遇，没给她打电话，也没要求再度跟她见面。她虽然见到他时总显得很高兴，但也没采取行动使他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

就像一个大学青年渴望着成名、一个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乡一样，这位四十九岁的海军上校有时也冥想跟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谈一次恋爱将是什么滋味。然而，这仅仅是他的幻想而已。按照他的方式，他对他的妻子依旧是忠实的。他回来的时候，罗达带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显得恩爱备至，甚至情欲大发，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忧郁、冷漠中，大发脾气，抱怨不该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来。最后，她稳定在一种低温的、不即不离的状态，成天为“援英募集运动”和她以前的那个音乐委员会奔忙着，时而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趟纽约。有时，她漫不经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主席之一。罗达完全像往常一样跟帕格一道进教堂，唱圣诗，传递关于海军军官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语。当帕格没能得到一个海上指挥职务而回到作战计划处时，她显然很失望。但他们又过起以前那样的日常生活来，帕格也忙得顾不上去担心罗达那一直不平衡的情绪了。

有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间或使他们接近一下。拜伦那封写得潦潦草草的关于他在里斯本匆忙结婚的信使他们大为震惊，为了这件事，他们交谈了好几天。先是着急、苦恼、相互宽慰，最后只好安于接受这个事实。华伦送来的照例是好消息：他的妻子正要回华盛顿分娩，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帕格满五十岁了。他在教堂里挨着他妻子坐着，倾听唱诗班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尽量想摆脱那种一生中的好机会都错过了的感觉。他计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还颇懂情趣；如果说她有什么不足之处，哪个女人没有呢？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军军官，女儿经济上也已经独立了，而且很聪明。也许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但他还是在一个职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他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达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海外归来后，不久她丈夫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对面地会晤了。

罗达举行宴会的那个晚上，暴风雪使首都的交通堵塞了。七点一刻光景，她的客人们，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掸着身上的雪，跺着脚上的雪。可是，宴会仍旧没能开始，帕格还踪迹不明。

特拉西巷这所小巧精致、带家具的房子是从一位拥有百万家资的单身汉（如今是驻巴西的大使）手里租到的。这时，罗达正在那窄小的、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做最后的检查，看到一切都准备得很妥善：汤是热的，鸭子很嫩，蔬菜正开着锅，厨师正在为到时候不开饭而发着脾气。

经过走廊时，她对着穿衣镜皱了皱眉头，整理了一下发式，然后赶快又去招待客人们。罗达穿的是一件非常合她腰身的银色礼服，她面色红润，眼睛带着亢奋，闪闪发光。在起居室里，柯比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正坐在大躺椅上交谈，梅德琳和杰妮丝在一个角落里交头接耳。在燃着木柴的壁炉前面，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勃纳·沃克勋爵正跟新近当选的拉古秋参议员和他妻子分别坐在两张相对的长椅上闲聊。宴会的客人是杂凑起来的。但是，既然这不过是为“援英募集运动”义演的音乐会前的一次宴会，她也就不在乎这些了，她主要考虑的是帕格和柯比之间的会晤。

“咱们再等十分钟，”罗达在科学家身旁坐了下来，“再不来的话，咱们只好吃了。我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亨利上校在哪儿呢？”帕米拉镇定地问。她那件淡紫色的礼服从颈部起是用带子吊着的，这样她那纤细的肩部就裸露出来，她的茶色头发梳得很高。罗达记得帕米拉·塔茨伯利是一个耗子般的姑娘，现在她可不是只耗子。罗达从柯比脸上的表情看出他那懒洋洋的、暖烘烘的欲望。

“我要是能说得出来就好啦！军事秘密掩盖着形形色色的坏勾当，是不是？”罗达笑着说，“但愿他忙的是国防，而不是一个金发女郎。”

“我不信会是一个金发女郎，”帕米拉说，“亨利上校可不是那种人。”

“唉，这些道貌岸然的最要不得，亲爱的。呃，你这件礼服可真漂亮啊！”

“你喜欢吗？谢谢啦！”帕米拉拉拉裙子，“我觉得打扮得好像去看哑剧似的。几个星期以来，我黑天白日穿的都是制服。”

“勃纳·沃克勋爵把你赶得那么紧吗？”

“啊，没有，亨利太太，是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待在华盛顿太幸运了，晚上加加班也许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罪恶感吧。”

“帕米拉，那么八成是华灵旅馆啦。”听柯比的语调，他是要把被罗达打断的话题继续下去。

“只要他们已经把轰炸造成的破坏修复了。这会儿，他们总该修好了。德国人拼命想搞白金汉宫，所以那一带的房子吃了不少炸弹，可那是十月间的事了。”

“明天我就给华灵拍个海底电报。”

“怎么，巴穆，你要去伦敦吗？”罗达说。

柯比朝她转过身来，同时把他的一双长腿交叉起来。“看来是这样。”

“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啊。”

“这件事酝酿一阵子了。”

“伦敦！多富于冒险意味啊！”罗达笑了，用笑掩盖住她的惊讶。

“杰妮丝，喝那么多马提尼酒对你好吗？”拉古秋太太说，她那高嗓门压过了其他人的谈话声。

“哦，妈妈。”杰妮丝说。这时，一个穿白长褂的菲律宾老头儿（罗达为当晚的宴会临时雇来的一个退休的海军侍者）正哆哆嗦嗦地往她伸过来的杯子里斟着酒。

“那个娃娃一定会叼着一枚橄榄出世的。”参议员说。两个英国人畅快地笑了，拉古秋那粉红色的脸上是一片自我满足的皱纹。

“那么，你确实见到拜伦了吗？”杰妮丝对梅德琳说，“什么时候见到的？”

“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的潜艇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停了一夜，他请我吃了顿饭。”

“他怎么样？”

“我也说不清，他比以前更淡漠了，几乎是冷冰冰的。我想他不大喜欢干海军。”

“也许他不大喜欢结婚，”杰妮丝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离奇的事！就在里斯本起这么两天哄，然后她回意大利，他又钻进那艘小潜艇里去。他们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结婚？”

“哼，也说不定那个犹太姑娘非要结婚不可。”梅德琳用调皮的口气说。

杰妮丝笑了一下。“倒很可能是那样。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她是一个十分聪明、漂亮的姑娘。”她做了个鬼脸，挪动了一下宽大的绿色长衫下面的大肚皮，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唉，我成了一头臃肿的母牛啦！亲爱的，这就是一切必然导致的后果。永远记住这一点。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

“哦，亲爱的，说起来——”梅德琳朝她母亲望了一眼，“你还记得那个吹长号的吗？眼睛又大又忧郁，通身穿棕色的那个？”

“那个共产党？啊，梅德琳，莫非你——”

“呃，不是，不是，波茨完全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可是，我跟他到梅迪逊广场公园参加那个反战集会去了。杰恩⁽²⁾，那可真了不起呀！人挤得满坑满谷的，红、白、蓝色的横幅标语从公园的一头一直拉到另一头，写着：美国兵不去……”梅德琳把双手朝两边一摊，“他们唱西班牙忠诚派⁽³⁾的歌，唱一些群众歌曲，小说家、诗人和大学教授做激烈的反战演说。呃，那家伙就在我们这个包房里，他是专替广播电台写恐怖节目的。他很成功，一个星期可以挣到大约五百美元。他很漂亮，不过也是一个共产党。”梅德琳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子，然后狡猾地望着杰妮丝。“你说说看，哪个会对我们家里的震动更大些，是拜伦的犹太姑娘呢，还是我的这个共产党？鲍勃是明尼苏达来的，他至少是个瑞典血统

的。他好极了。”

杰妮丝说：“那么，你那位老板呢？”

“休·克里弗兰吗？提他干什么？”

两个年轻女人互相望着，杰妮丝的嘴角弯起了会意的微笑。梅德琳那涂着脂粉的苍白的脸涨红了。“说吧，杰妮丝，你为什么咧嘴笑呀？”她把马提尼酒大部分都喝光了。

“我不知道。你总一个接一个地跟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往来。”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暗地里等着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用她父亲那样的明快的语气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是一个大腹便便、粉头发、满脸雀斑的男人，比我大十岁，我个人是把他看作一条蛇的。”

“亲爱的，蛇会催眠术啊。”

“对，但它只能催眠兔子和鸟儿，我两者都不是。”

罗达走到一张中国式的小桌跟前去接电话。“喂，你呀！”她说，“你在哪儿？……哎呀，我的天……好，自然，好吧，我把票给你留在售票处。好，好，他们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啦。好，回头见，亲爱的。”

她挂上电话，对客人们摆动着那双又长又苍白的手：“哦，咱们把酒喝干吧。帕格来电话表示抱歉，他在白宫，说不准什么时候能脱身。”

在华盛顿，一个在宴会上缺席的人如果正好在白宫，那他那张空着的椅子并不会使客人们感到难堪。正相反，谁也不问维克多·亨利在那座行政大楼里正干着什么，甚至也没人对罗达的话议论什么。她把勃纳·沃克安置在她的右首，把参议员安排在她的左首，说：“经过这么些年，我还是掌握不好这些礼数。一位是美国参议员，一位是英国贵族，上下怎么摆呢？参议员，我就把咱们这位外宾安排在上座了。”

“绝对恰当。”拉古秋说。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说：“参议员，表决《租借法案》的时候，如果你能把席位让给勃纳·沃克勋爵，他这回一定欣然把上座让给你。”

“哦，成交，成交。”这位空军准将大声说，他那挂满了勋章的军服使罗达眼花缭乱。

人人都笑起来了，塔茨伯利的声音最大。“哈哈！”这位记者的肚皮在他那横挂着一条大金链、皱皱巴巴的宽阔背心下面颤动。罗达说：“哦，这种精神真好！我正有点儿担心我们这些英国朋友会把拉古秋参议员活活吞下去呢！”

参议员眯起眼睛来。“你们英国人缺肉不至于缺到那种程度吧，对吗？”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又接着说下去，“不，说真的，罗达，我很高兴你让我们聚在一起。也许我已经使咱们这位朋友相信我并不是喜爱纳粹的人。我只不过是九十六个人中的一个，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不赞成惠勒参议员那个发言，说什么《租借法案》将要把美国男儿葬

送掉四分之一。那话讲得没边儿了。不过，要是罗斯福有意向英国免费赠送军火，他为什么不干脆站出来直说？何必拿这项《租借法案》来哄骗我们？这简直是把我们当成了傻瓜！”

“我去参加了一次纽约的反战集会，”梅德琳插嘴说，“一个演讲者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流浪汉在街头拦住一个阔佬，说：‘先生，我都快饿死啦，请您给我两毛五。’那个阔佬说：‘亲爱的伙计，我不能给你两毛五，我可以借给或者租给你两毛五。’”

拉古秋参议员大笑起来：“妙极啦！我一定把它用在我下次的发言稿里。”

巴穆·柯比在餐桌对面说：“你真的愿意从共产党方面搜集材料吗？”

“那是一次共产党召集的集会吗？不过，故事总是故事。”

“这种集会真是疯狂。”杰妮丝说，“今天下午，我坐出租汽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时候，在白宫前面给卡住了，简直寸步难移。新闻摄影记者也在那儿，给纠察队拍照。共产党举着标语牌，围成一个圆圈走着，齐声喊着‘美国兵不去’。他们旁边有一群女人，美国基督徒母亲协会的，就跪在人行道的积雪里祈祷。那个司机告诉我说，她们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祷告下去，直到把《租借法案》击败或者否决为止。说实在的，从夏威夷来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发疯了！”

“这就正好说明反对这项法案的运动有多么广泛，”参议员说，“各方面的人都有。”

“正相反，”柯比插嘴说，“两边的极端派似乎都反对援英，可是中间的群众是赞成的。”

拉古秋参议员朝空中挥了挥手，说：“不是这样，先生。我一辈子走的都是中间道路。你们应该听一听参议院餐厅里那些静悄悄的交谈。跟你们说，要是他们不必担心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话（我也不怪犹太人有那样的感觉，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在狭隘的基础上决定），马上就会再有二十票投到我这方面来。我仍然认为不会再多了。票数天天都有变化。要是这风浪再继续一个星期的话，这项法案就吹了。”

临街的大门打开又关上了。维克多·亨利走进餐厅，一面掸着他那件蓝色军大衣上的雪花。“向各位道歉。”他一边脱大衣一边说，“不必，不必，不必站起来。我就来，等会儿再换衣服。”

可是，男客都站在那里。维克多·亨利围着桌子走了一遭，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最后和他握手的是巴穆·柯比。“哦，”他说，“可好些日子没见啦！”

“确实很久了，太久啦！”

只有对这位科学家最熟悉的罗达领会到她那副笑容是尴尬和做作的。她为这一瞬间担了两个星期的心，现在有的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想到两个这样的男人都爱着她，她感到既愉快又骄傲。当她的情夫握住与她结婚二十五年的丈夫的手时，她丝毫也没有犯罪的感觉。柯

比要比亨利上校高出止一头，他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礼服，看起来是一个蛮神气的家伙。可是，帕格也是神采奕奕：他腰板笔直，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深陷的眼眶里那双疲倦的眼睛显得十分锐利，生气勃勃。他的整个仪表都显示着活力——这是她自己的丈夫，刚从白宫回来。罗达感到自己幸运、美丽、受到宠爱。她的思绪混乱而愉快，处境十分安全。这实际上是她一生中最惬意的一刹那，而它像梦一般转瞬就逝去了。帕格在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开始吃他的冷盘鲜虾。

“这话说得像马后炮了，”他对柯比说，“不过，我确实想向你道谢，感谢你去年夏天从纽约开车送罗达到潜艇学校去看拜伦，那路程可不短呢。”

柯比把他那双大手朝两边一摊：“可是，看看潜艇基地也真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你的朋友塔利上校陪我们参观的时候，可给我们讲了一些我们一窍不通的事。”

“瑞德·塔利在学校里总得满分，”帕格说，“我有点儿疑心拜伦全靠他的帮助才毕业的，不过我也没去问他。”

对罗达来说，这两个男人直截了当地谈起那次宿命性的旅行倒是一幕动人心弦的戏剧。她快活地说：“哎，帕格，你总是揭可怜的勃拉尼的短。瑞德告诉我们说，在坦克训练班上，他还得了冠军哩！有一回，他一直到肺部都给卡住了，可他在第一时间安然脱身，完全没有受伤，冷静得像条鱼似的。哦，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们正派他指导坦克班呢。”

“那只是自我保护，并不叫工作——勃拉尼一向是善于那样做的。”

“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才干哪。”帕米拉·塔茨伯利说。

帕格带着特殊的温情望着她：“对，帕米拉，不能自我保护自然也不会有多大成就，这倒是实情，可那只不过是乌龟式的才干。”

“哎呀，你们可曾见过？”罗达对勃纳·沃克勋爵说，“竟有这样的父亲！”

拉古秋太太尖声叫了一声。那个老侍者正在给勃纳·沃克勋爵上汤，这位英国客人身上的勋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手里的托盘倾斜了，敞着的汤盆眼看就朝罗达这边滑了过来：几秒钟之内，她那件银色礼服就可能毁了。可是，就在汤盆顺着托盘滑下去的当儿，向来一只眼睛总盯着仆役的罗达，马上就把它腾空抄了起来，然后以遇到麻烦的一只猫那样敏捷而稳重的动作，把它放到餐桌上，一滴汤也没洒出来。

大家倒抽了一口凉气，接着是一片笑声。帕格嚷道：“干得好！”

“自我保护在我们家里是代代相传的。”罗达说。在更大的笑声中，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连声喝彩。

“好家伙，我从没看见过做得这么利落的事！”拉古秋参议员大声嚷道。

人人都对罗达说了句笑话或恭维话，她兴高采烈起来。罗达喜欢请

客，她善于事先把细节都确定下来，然后，整个晚上再轻松地闲谈。罗达谈到在柏林举行的宴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故，然后开始用尖刻的讽刺回忆起纳粹来。以前对德国人的友好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如今她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一员女将，彻头彻尾地站在援英方面。巴穆·柯比克服了在帕格面前的尴尬之后，也谈起他在纽伦堡Parteitag ⁽⁴⁾ 的一些见闻。帕格谈起了阿本德鲁的滑梯，逗得女客们哧哧地笑个不停。然后，勃纳·沃克勋爵又说了些被俘的德国空军驾驶员如何傲慢无礼的可笑逸事。

拉古秋参议员打断他的话说：“勃纳·沃克勋爵，你们英国人去年真的陷入困境了吗？”

“哦，可不是嘛。”于是，这位空军准将谈起头年七八月里飞机和驾驶员如何越来越少；九月里有一个星期驾驶员如何少于保全英国所需的最少数目；整个十月皇家空军中如何弥漫着悲观情绪——伦敦燃烧着，平民大量死亡，可是已经提供不出夜间战斗机了，而德国空军的飞机还是不断地飞来，向居民区投掷燃烧弹，到处连炸带烧，想摧毁这座城市的斗志。

拉古秋又追问了一些问题，他那粉红色的脸上的酒意逐渐退去。空军准将说，皇家空军估计德国人在春季和夏季还要进行新的、规模更大的袭击。照目前被潜艇炸沉的比例来看，也许英国飞机会由于缺乏汽油而不能起飞应战。到那时候，入侵英伦就将提到日程上来。“别忘记，我们希望能经受住这一切。”他说，“不过，这回希特勒也许有了本钱，他已经大量扩充了他的武装部队。当然，我们也没闲着。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物资最近都沉到大西洋洋底去了。”

拉古秋正用手指把面包揉成小团，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空军准将。“是啊，”他说，“作为人民，作为文明，没有人把英国和纳粹相提并论。你们的人民十分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国会里还会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勃纳·沃克谦虚地躬了躬腰，引得席上其他的客人都笑了。“我随叫随到。”

别人吃着甜点心时，维克多·亨利换上了他的军礼服。他回到餐厅来的时候，客人们正在穿衣服，准备冒着风雪动身。他帮帕米拉·塔茨伯利穿上大衣，闻到了一股勾起他回忆的芳香气味。

她回头对他说：“我有关于台德的消息。”

最初一刹那，维克多·亨利没有听懂。在“不来梅”号邮船上，她也是用这样明快、安详的方式把关于希特勒的笑话说出来的。“真的吗？是好的还是坏的？”

“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好。”

“一定要打啊，千万！”

客人们分乘三辆汽车，帕格开着送英国客人的那辆。当他们在马萨诸塞大街遇到把降着的雪映成樱桃色光圈的红灯而停住时，他对空军准将说：“你在好几点上说服了拉古秋参议员。”

“那不过是饮酒中谈的话。”空军准将耸了耸肩膀。

“啊，谁也没见到过宪法礼堂这么辉煌，”罗达说，“也许以后也不会看到了。真是了不起！”

所有的座位全满了。管弦乐队里所有的男人以及坐在两旁长斜坡上的许多男观众，都穿了全套礼服或金光闪闪的军服。妇女们形成一片袒露着肌肤、颜色鲜艳夺目、珠光宝气的海洋。台上悬挂着英美两国的伟大国旗。罗达自己订了紧挨着总统包厢的两个包厢，她把拉古秋夫妇和杰妮丝、空军准将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安置在那个较好的包厢里，她和帕米拉坐在另一个包厢里的靠栏杆处，帕格和柯比坐在她们背后，梅德琳坐在最后边。

他们后面的走廊上，在警卫和迟来的观众间掀起一阵骚动，一片低语声传遍了礼堂。接着，副总统和他的夫人踱进了总统包厢，走到蓝白色的聚光灯圈下。观众站起来鼓掌。亨利·华莱士忸怩地向大家笑了笑，挥了挥手。他看起来像一个有头脑的农业家，为了什么周年纪念会穿上全套礼服而感到十分不快活。管弦乐队奏起《星条旗》，然后又奏了《天佑吾王》。这首英国国歌，再加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袒露着的白皙肩膀又离得那么近，唤起了维克多·亨利对在伦敦所过的白天和夜晚的回忆。观众回到了座位上，小提琴开始徐缓地奏起海顿^⑤的交响乐时，帕格的脑海里浮现出闪击战和对柏林的轰炸，这座德国首都由于煤气厂被炸毁而在夜空中闪出黄色的光。他一走进公寓房间，帕米拉就投到他的怀抱里来。音乐转入一支快步舞曲，又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他凝望着他妻子的侧影，她是用平时听音乐会的姿势坐着的：背挺直，双手在膝上交握着，头微微偏向一边，表示听得津津有味。他想到她有时候多么富于魅力，而今晚的宴会上，她又是多么雍容大方。他为自己爱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而隐隐感到内疚。维克多·亨利一生没做过几件亏心事，他是不善于替自己开脱的。

罗达自己是不能更怡然自得了。海顿的音乐使她感到愉快。她喜欢这样穿了新做的银色礼服坐在离副总统这么近的一个显赫的包厢里。音乐会的票全卖光了使她很高兴，她期待着以后要举办的晚餐舞会也能取得成功。所有这些极为有趣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再崇高不过的目的，而她的名字在委员会名单上又列在前茅。事情还能更好吗？只有巴穆·柯比要去英国这个消息略微使她有些不安。关于这事，她还要问他些问题。

当然，柯比博士也自有他的心事，帕米拉也有她自己的。这四个人——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和两个闯进他们婚姻里的外人，看起来和这间空洞洞的大厅两壁其他包厢里四个四个的观众并没什么两样：都长得标致，穿得华丽，安详地在倾听音乐。柯比正坐在罗达身后，帕格坐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后边。一个陌生人也许会猜想高个子的是一对，矮的是一

对，只不过对那个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副浓重眉毛的海军军官来说，那小个子女人显得年轻了些。

中间休息的时候，两个女人走开了，维克多·亨利和柯比博士就留在那间暖气开得太足的、烟气熏人的大厅里。帕格说：“出去吸口新鲜空气怎么样？看来雪是停了。”

“赞成。”

司机们站在他们的轿车旁跺着新落下来的雪。天冷得厉害。几个坐在尽后边座位上的年轻的音乐爱好者穿了毛衣和短皮大衣，在雪水泥泞的台阶上交谈着，嘴里吐着热气。

帕格说：“关于铀，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科学家歪着脑袋望着他：“什么铀？”

“你们已经进展得那么快了？”帕格咧嘴笑着。

柯比慢慢摇了摇头，嘴上做出不想说下去的样子。

“德国人会搞到咱们前头去吗？”

回答是耸了耸肩膀。

“你是知道的，我目前在作战计划处。”维克多·亨利直截了当地说，“我向你追问这个，是因为我们应该掌握这个秘密而又得不到。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在制造中，也许我们只是在铺子里玩着儿童游戏。”

柯比装满了他的烟斗，点上了火。“你们并不是在玩什么游戏，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咱们这边还没有。”

“能不能加把劲呢？”

“哦，可真得大大加把劲。我正是为这件事去英国的，他们显然赶在咱们前头许多。”

“在旁的方面，他们也赶在前边啦！”帕格说，“在关于《租借法案》这场瞎胡闹的混战中，这种事就没人提到过。有英国科学家站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得大大庆幸，最好拼命把他们留在这边。”

“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在许多方面，咱们也赶在他们前头。”柯比喷着烟，也斜着望了帕格一眼，“回到了家，觉得幸福吧？”

“幸福？”帕格抓了一把雪，把它捏成雪球。雪在他温暖的手心里发出吱吱的响声，使他刹那间回想起愉快的童年。“我忙得都顾不上去想了。对，我想我是幸福的。”他扔出雪球，雪球越过汽车顶，落到那条空无一人的小巷里。“罗达在柏林住腻烦了，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太冷清。”

“罗达，她可真是一位出色的主妇，”柯比说，“我从来没参加过比她举办的更好的晚宴。那可真是本事——她救那盆汤的情景。”柯比叼着烟斗，刺耳地笑了笑：“真是本事！”

“罗达还有其他才能，”帕格说，“她还一向是一个杂技演员。”

柯比把整张脸皱了皱：“冷得真可以，是不是？咱们回去吧。”

他们在楼梯上碰见正要出去的梅德琳，她那件白狐皮大衣紧紧地罩在长礼服外面，头上一条红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

“你去哪儿？”她父亲说。

“我已经告诉妈妈了，我等不了散场。克里弗兰先生从匡蒂科回来了，我得去见他。”

“等会儿跳舞你回来参加吗？”

梅德琳打了个喷嚏。“爸，我说不准。”

“当心你的感冒，你的样子看起来怕人。”

两个男人进去了。梅德琳抓住木栏杆，急忙走下那很滑的台阶。

梅德琳到达的时候，一个侍者正端着放了一份夹馅儿面包、一杯双份马提尼酒的托盘在敲休·克里弗兰的房门。那熟悉的洪亮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气恼：“门开着哪，进来吧。”

她的老板穿着一件和他很不相称的紫绸浴衣坐在那里，穿了长筒袜的脚跷到一张仿古的书桌上。他正在打电话，像在赛马场上似的用铅笔做着笔记。“回力球怎么样？明天有什么好节目吗？”他说着，朝她挥了挥手，把话筒堵了一下，“嘿，梅蒂，我以为你来不成啦！把这个签一下，给他一美元。”

侍者是一个目光迟钝的矮小青年，正在屋里徘徊着。克里弗兰跟他的管账人谈话的当儿，他咧嘴傻笑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克里弗兰先生，我只想告诉您，我是您的一个崇拜者。”克里弗兰一挂上电话，他就这样说了，“我真觉得您了不起，我们一家都这么想。每次业余演出，我们都去的。”

“谢谢。”克里弗兰睡眼朦胧地低声说，同时用手指拢着他的淡茶色头发，“梅蒂，来点儿什么吗？”

“多谢，来杯酒吧，我感冒了。”

“给她也来杯双份的。”克里弗兰忽然对侍者很有风度地笑了笑，说，“给我来三支哈瓦那雪茄，要是有的话，要基督山伯爵牌的。越快越好。”

“是，克里弗兰先生。”

“匡蒂科怎么样？”梅德琳把大衣往椅子上一搭，坐下来，擤着鼻子。

“舞台很好用。指挥官兴奋极了，他认为这是招募新兵的一个极妙的噱头。”克里弗兰打着哈欠，点上雪茄，然后向她解释他和指挥官商量好的有关广播的安排。“他领我在兵营到处都参观了。我看见了一次真正的

战斗演习，好家伙，那些水兵用真的子弹互相朝脑袋顶上射击！我得聋上一个星期。”说着，他揉起自己的耳朵来，“我估计他们不会叫你也经历那么一场。”

“我？我去那儿吗？”

“当然，明天。”

“去干什么？”

“去挑选演员，把他们每个人的履历什么的全拿来。原来他们那里已经有一个业余的玩意儿，他们叫它‘快乐时光’。”

梅德琳说：“这个‘快乐时光’是整个军队里的老传统。”

“真的？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就有把握了。”他描述了一下要她去匡蒂科的安排。

门铃响了，梅德琳擤着鼻子，跑去开门。“我觉得有点儿发烧，我不愿意去那儿访问那些水兵。”

一个头发染成黑色的姑娘站在门口傻笑着。她穿了一件黄大衣、一双黄色的高筒雪地靴，嘴上的口红涂得厚厚的，露出被烟熏黑了的牙齿。梅德琳一打开门，她的笑容就消失了。

“我是来找休·克里弗兰先生的。”

“娃娃，就是这儿。”他大声说。

这个姑娘迈着迟疑的步子走进房间，眼睛偷偷地来回瞟着克里弗兰和梅德琳。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

“在那儿等等吧，”他说着，用大拇指朝寝室指了指，“我马上就来。”

这姑娘走进寝室，把门关上。梅德琳不去理睬克里弗兰脸上露出的窘促的苦笑，抄起大衣，使劲拉上一只袖子，又拉上另一只。“晚安，我明天再同你谈。”

“你要的酒马上就来了。”

“我不喝了，我想回家，我冷得直哆嗦。”

克里弗兰光着穿了袜子的脚走了过来，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她把手推开了。

“你没发烧。”

“请不要碰我。”

“怎么啦？”

“我就是不愿意让人碰。”

侍者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先生，双份马提尼酒和基督山伯爵牌的雪茄。”

“好极了，谢谢。”侍者走了，克里弗兰把托盘捧到梅德琳面前，“来，脱掉大衣，把酒喝下去。”

梅德琳把双手揣到大衣口袋里，说：“让一个妓女干等在那里是不公道的，她唯一可以出卖的是时间。”

休·克里弗兰的嘴巴不自觉地张开了，他慢慢地苦笑了一下。“哦——梅德琳·亨利。”

“对不起，我情绪坏极了。晚安。”

克里弗兰踱进寝室，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姑娘把钱掖到一只发亮的黄钱包里，从寝室里出来了。她用粗暴、不快和忧郁的神色瞥了梅德琳一眼，就走了。

“坐下，喝你的酒吧。这里有关于匡蒂科的全部情况，”他挥舞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该去见谁，表演者的名单。明天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叫拿特或者阿诺德来替你。”

“哦，我估计我能行。”梅德琳坐下来，把大衣朝肩头一推，就喝起来。

“家里人怎么样？”

“很好。”

“宴会上来了什么有意思的客人吗？”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就是一个。”

“塔茨伯利！喂，那可是一个天才。这是我很想见见的一个人。塔茨伯利有他自己的风格，广播时的嗓音是极好的。不过，他还没上过‘本市名人动态’。还有谁呢？”

“皇家空军准将勃纳·沃克。”

“准将是一个大角儿吗？”

“照我父亲说，英国战役大致就是他指挥的。”

克里弗兰皱了皱鼻子，又把一双脚跷到书桌上。“嗯，不坏。不过英国战役无聊透了，是不是？梅蒂，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什么重要作用。听众对英国战役已经腻烦了。”

“我决不想请他来广播。”

“我倒想。”克里弗兰握紧自己的双手，两根指头很有见解的样子戳着下巴。最后，他摇了摇头。“不，他过时了。英国战役是瞎扯淡。”

“还有拉古秋参议员。”

她的老板那浓重的、淡茶色的眉毛挑了起来。“啊，他可是一个热门

人物。对，他不是你家的儿女亲家什么的吗？”

“他的女儿嫁给了我哥哥。”

“在潜艇上的那个？”

“不，开飞机的那个。”

“你觉得怎么样？拉古秋肯去纽约吗？”

“只要能攻击《租借法案》，我看西雅图他也肯去。”

“反正《租借法案》是头版新闻——这并不是说，四十个人中准有一个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就约拉古秋，你愿意同他谈吗？”

“愿意。”梅德琳喝完酒，站了起来。

“好，如果你办成的话，就把他排在星期一，咱们星期一的节目很不带劲。”

梅德琳轻轻拍着手里的信封，心不在焉地看着它。酒使她舒服了一些。“你知道，在所有海军基地上，都有这种‘快乐时光’，”她说，“几乎每艘船上都有。军营里多半也有。你不能像这样偶尔多表演一回两回吗？这是与众不同的。”

克里弗兰摇了摇头：“梅蒂，就只能表演那么一回，不过是看个新鲜劲。正菜还得靠正规的业余演员。”

“要是咱们参战的话，”梅德琳说，“有才能的人都会应征去当兵，会不会？那时全国到处都是兵营了。”

“哦，可能会。”他带着那副最迷人的笑容，用大拇指朝寝室的门指了指，“刚才她那件事，很抱歉，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来了呢。”

“放心，我对这丝毫无所谓。”

“你其实不赞成我这么做，我知道。我太太也不赞成。你们的教养很好。”

“我希望是这样。”

“可是，你要明白，我没你们那么幸运。”

“晚安，休。”

“喂，听我说，”克里弗兰挠着头，开心而友好地瞥了梅德琳一眼，“要是咱们真的参了战，那个‘快乐时光’说不定倒是一个好节目。它本身也许就能成为一个连续的节目。梅蒂，立一个新的卷宗，标上‘战时想法’。把它打在备忘录上，先撂在一边。”

“好吧。”

“你父亲是了解内幕的，他认为咱们会参战吗？”

“他认为咱们已经参加进去了。”

克里弗兰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真的？可是战争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对不对？现在什么动静也没有，除了希腊和非洲那边还乱哄哄地闹着。”

“德国人每个月在大西洋要炸沉二十万吨哩！”

“这数目大吗？这大概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估计希特勒已经打赢了。”克里弗兰又打了个哈欠，“好吧，梅蒂，等你回纽约的时候再见吧。”

梅德琳走了以后，克里弗兰拿起电话来，哈欠连天的。“要侍者头儿……克里弗兰。哦，是你吗，艾迪？好极了。你听着，艾迪，她样子还可以，可是当时我正忙，我叫她在酒吧间先等一下。黑头发，黄大衣，黄钱包。谢谢，艾迪。”

勃拉姆斯^⑥的一段交响乐的慢板乐章正使维克多·亨利打着盹儿，忽然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小声叫醒他。“亨利上校？”看来那个做招待员的姑娘既兴奋，又对他肃然起敬，“白宫给您来的电话。”

他在他妻子耳边说了几句，就离席了。交响乐演奏完，观众正鼓掌的当儿，罗达回身望了望他那把依旧空着的椅子，说：“帕格显然又去白宫了。”

“男人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对吗？”柯比说。

“有史以来几曾是过？”

帕米拉说：“舞会他来参加吗？”

罗达做了个无法作答的手势。

一小时左右以后，维克多·亨利站在朔尔汉姆富丽堂皇的舞厅入口处，阴郁地巡视着舞厅里的景象：舞池里簇拥着穿着盛装的舞客，台上挂着英美两国国旗，用金箔制成的“援英募集运动”几个大字呈拱形悬在铜管乐队的头上。两张巨大的冷餐台子上放着肉、生菜、干酪和糕点，前边长长地排着两队欢笑着的客人。在白宫那位海军副官告诉他的消息中，还包括过去两天里三万吨又沉到北大西洋洋底去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一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金发碧眼女人从他身边蹦蹦跳跳地过去了，那位夫人胸部以上除了一条钻石项链外，全都袒露着。这位记者挂着金链的肚皮迫使夫人和他保持着一些距离，尽管如此，她仍是那样欢快。他拖着那条坏腿跳舞，显然决心不去理会它。

“啊，帕格来啦！亲爱的伙计，你把眼睛瞪得像萨伏那洛拉^⑦似的。”

“我正在找罗达。”

“她在那头哪。你认识艾丽娜·巴尔赛吗？”

“你好。艾丽娜。”金发碧眼女人哧哧地笑了，摆一摆指头跟亨利打招呼。

“帕米拉没来跳舞吗？”

“她回办公室了，那位一本正经的姑娘正加班加点为国效忠呢。”

塔茨伯利拖着他那位金发碧眼的舞伴在旋转，用的劲头对他那副身材和那条瘸腿来说都很不适当。维克多·亨利看到他的妻子正和巴穆·柯比坐在靠边的一张小圆桌旁。

“喂，亲爱的！”她大声喊着，“你总算逃出来啦！去替你自己拿个盘子，到我们这里来吧，这里的小牛肉好得很。”

“我替你去取吧，”柯比赶忙站起来说，“帕格，你坐下吧。”

“不要，不要，弗莱德，我还得走。”

“哎呀，亲爱的，”罗达说，“你一会儿也不待吗？”

“不，我只是回来告诉你，我今晚不回家睡了，也许不止一夜。我马上回家收拾些衣服，就得走了。”

巴穆·柯比僵硬地笑了笑，说：“可惜你不能留下，这场舞会好极了。”

“你们尽情享受吧。去伦敦你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

“唉，真倒霉。”罗达说。

帕格弯下腰来在他妻子的脸颊上吻了吻：“对不起，亲爱的，你跳个痛快吧。”穿蓝色衣服的背影在舞客群中消失了。

罗达和巴穆·柯比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爵士乐响亮地奏着，一对对舞伴从他们身边过去，有时候向罗达打着招呼：“好畅快的一场舞会！亲爱的，太好了！”当柯比把盛着还剩下一半的越来越冷的食物的盘子推开的时候，她正微笑着向跟她打招呼的人挥手。“那么，我明天七点就去纽约，我最好回去睡了。宴会好极了，音乐会也很出色。罗达，谢谢你。”

“巴穆，我还得待上半个来小时。”柯比的脸是呆板的，他那棕色的大眼睛显得疏远而忧郁。罗达说：“你去伦敦之前，我还能见到你吗？”

“恐怕不能了。”

她用一种机警的、探索的眼神望着他，从容不迫地用餐巾擦了擦嘴。“我陪你出去。”

在拥挤的前厅里，罗达在一面全身的穿衣镜前停下来，梳理着头发，不时地从镜中瞥上柯比一眼。她用一种极其随便的闲谈语调说：“很抱歉，我原想帕格一回来，就同他把话说了。可是，调了这份新差事以来，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回家以后感到那么松快，我实在说不上出口。没有旁的缘故。”

柯比带着冰冷的神情点了点头。

她接着说下去：“好吧，后来又发生了这档子事：拜伦在里斯本娶了这个姑娘。为了这件事，我们俩好多日子才平静下来。可是，紧接着那

档子事，杰妮丝又来了，大着个肚子什么的，我指的是眼看我和帕格就要第一次当爷爷奶奶了——亲爱的，你只能让我来选择适当的时机。不管怎么说，这可不容易啊。”

“罗达，你和帕格之间有许多东西把你们拴在一起，我充分了解这一点。”

她回过身来，直直地望着他，然后又继续梳理起头发来。“我们之间有何？”

他朝着她那映在镜中的身影皱了皱眉头，说：“今晚我心里很不舒服。罗达，我确实很想再结一次婚。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像在你的晚宴上那么强烈地感到过。”

“巴穆，看在老天的面上，别给我下最后通牒，我是催不得的。”罗达转过身来对着他，说得很快，同时朝前厅四下里扫了一眼，向一个穿橘黄色缎子长裙礼服、从她身边嗖嗖走过的女人笑了笑，“要不然，亲爱的，随你怎么办都好。你为什么不带一个英国妻子回来？你会发现那边有成打的标致女人急于仰慕你，她们也愿意到美国来。”

“我不会带一个英国妻子回来的。”他握起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她，忽然微笑了，“天哪，今晚你有多么漂亮！你举办的晚宴多么好，这场舞会又是多么巨大的成功！你真是会办事情的人。我估计我不会在五月以前回来的，这段时间应该足够了吧，你知道是够的。再见吧。”

罗达回到舞会上，心里踏实多了。最后一刹那澄清了气氛，五月以前，她的戏法还可以变下去。

帕米拉·塔茨伯利戴着像猫头鹰一样的黑边眼镜，穿着淡紫色晚礼服，梳着别致的发式，正在打字机上咔嗒咔嗒地打着。打字机用一只台灯照着——那间寒碜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的其余部分是半暗的。门上有人敲了一声。

“哎呀，来得真快！”她开了门。来的是维克多·亨利，他戴着棕毡帽，穿着棕色大衣，提着一只放寝具的帆布手提箱。她走到小桌跟前，桌上有一只耐热玻璃咖啡壶在一堆纸张、小册子和技术书中冒着热气。“我记得你要放糖，不加牛奶。”

“好记性。”

她倒了两杯咖啡，然后就在打字机旁的一把转椅上坐下了。他们啜饮着咖啡，在灯光下对望着。

“你这样子太不伦不类了。”帕格·亨利说。

“啊，我知道，但是他明天早晨八点就要，”她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要么今晚把它打出来，要么我就得明天早晨五点爬起来。我不困，我一点儿也不想跳舞或者去填肚皮。”

“你在搞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我敢说你对这个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关于登陆艇的附录。”

“哦，那个呀，倒是一份不坏的文件呢，是吗？”

“读起来简直纯粹像是一个梦想。美国真能在一九四三年以前设计，建造成千艘那样的机器吗？”

“我们能，但是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这样做。你所打的并不是一项行动命令，那只是一个计划。”

他很喜欢在这个又小又沉闷、光线很暗的房间里单独和她相处。帕米拉那套正式的赴宴穿的半裸服装虽然和这里的环境很不相称，却更强烈地使他感到可爱：就好像一束紫罗兰放在一沓油印的备忘录上一样。他粗着嗓子说：“台德·伽拉德有什么消息？”

“我昨天刚接到他的少校写来的一封信。说来话长，要点是：和他同在一所医院里的三名皇家空军的俘虏逃跑了。他们往海边逃，获救后被送回国去了。台德原定跟他们一道逃跑的，可是在你那次访问之后，德国人给了他一间单人房，同时受到特别监视，所以他没跑成。他们认为眼下德国人已经用船把他送往德国，放到关皇家空军的俘虏营里去了。这是大致的经过。他们给他的待遇一定不会坏，原因很简单：我们手里关着这么多德国空军驾驶员。不过你应该明白，目前我为什么不是特别想去参加什么讲究的晚宴和舞会。”

维克多·亨利朝墙上的挂钟瞥了一眼。“这么说来，他没能逃出来是由于我的缘故。”

“你说到哪里去了。”

“不，那是事实。你知道，在我跟德国空军谈到他之前，我曾经犹豫过。我估计那会引起德国人对他的注意，给他个特殊地位。我当时就拿不准这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有时候，最好还是让事情水到渠成。”

“然而，是我叫你去尽量打听他的情况的呀。”

“对，是你叫我这样做的。”

“你使我心里少受了两个月的折磨。”

他说：“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现在你知道他还活着，这才是重要的。帕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好，我想我得走了。”

“去哪儿？”

他带着吃惊的苦笑说：“你应该明白这是问不得的。”

“是机密你就尽可以叫我别问下去。不是出国吧？”

他指了指那只小手提箱：“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儿的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她说，“那样的话，我也许就会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了。”

帕格朝前弯了弯身子，胳膊肘支在膝上，攥着双手。对于把从不告诉他妻子的事透露给帕米拉，他并不很犹豫，毕竟她和他差不多同样了解内情。“帕姆，总统好几个星期以来鼻窦的情形一直不好。最近他又在发烧，这场《租借法案》的风波也无助于他的病情。他要坐火车去海德公园⁽⁸⁾休息几天，严格静养。我被派去陪他坐火车，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一直以为——并且希望——他把我忘掉了。”

她笑了。“忘掉你可不那么容易，你知道你在轰炸机司令部里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只为了寻开心，竟坐上一架惠灵顿往柏林的高射炮射程里飞。”

“那回可真逗，”帕格说，“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是蹲在机舱里，紧闭着眼睛，用指头堵着耳朵。至今，一想起那回万一给打下来活捉了去，我还打哆嗦呢！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坐在一架英国的轰炸机里，在德国天空上飞！我的上帝，你为那趟可生了我的气哩！”

“我确实挺生气。”

帕格站起来，扣上大衣。“谢谢你的咖啡，自从我为了穿军服把咖啡戒掉以来，我总想喝它。”

“今天的晚宴好极了。维克多，你太太实在了不起，她真能干。她把那只汤盆往半空里一抄，像个魔术师，而且她那么漂亮。”

“罗达是不错，谁也用不着向我吹捧她。”

帕米拉戴上眼镜，往打字机里换了张纸。

“那么，再见吧。”帕格说，然后窘促地补上一句，“也许你回国之前，我还见得到你。”

“那可太好啦。”她正斜眼望着打字机旁边一张写得很潦草的纸，“你知道，我很想念你，在这儿比在伦敦更想你。”

这些话帕米拉是用她那种独特的安详神情顺口说出来的。维克多·亨利已经把手放到门把手上了，他停了停，咳了一声：“哦，罗达也这么抱怨，我总是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啊，我明白。”她抬起头来，镜片后面那双发亮的眼睛坦率地望着他，“那么，亨利上校，你不想让总统等你吧。”

(1) 原文“登陆艇”的缩写“LC”与女性名字“艾尔西”(Elsie)同音。

(2) 杰妮丝的昵称。

(3) 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拥护人民阵线、反对佛朗哥的进步分子。

(4) 德语：党代表大会。

(5)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6)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7)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8) 在纽约市附近，是罗斯福的故乡。

第四十章

在那昏暗、静寂的火车站，两个特工人员把总统从轿车里扶出来，搀他站稳了脚步。他的个子高出他们许多，穿了一件天鹅绒领子的大衣，头上那顶灰色的宽檐儿软帽拉得很低，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呼扇着。他一只手抓着一个特工人员的胳膊，另一只手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朝有栏杆的斜坡踱去。走到跟前，他戴上手套，一路上颠着双腿，把自己拖上了列车殿后一节的车厢。站在若干码之外的维克多·亨利可以望到他那宽阔的肩膀在大衣下面起伏着。一个身材高大、帽子上插了一片摇摇晃晃的棕色翎毛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张迎风抖动的纸跑过来，碰了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一下：“上校，你上总统这节车厢。”

走上斜坡，帕格才明白总统为什么戴上手套：那钢制的栏杆很凉，把他手上的皮肤都粘住了。一个侍役领着维克多·亨利走过餐具室。这里，另一个侍役正用调鸡尾酒的摇酒器啦啦啦啦地摇着冰。“先生，您待在这儿。等您做好准备，总统就请您过去陪他。”

这是一辆普通的普尔曼卧车隔出的一个房间，强烈的火车气味也和一般车厢里一样。绿色的椅套上满是尘埃，也破旧了。维克多·亨利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一个小套间里，拢了拢头发，剔了一下指甲，又用软纸在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轻轻揩了揩。火车开始慢慢滑行，既不震动，也没有声响。

“坐下，坐下，帕格。”总统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向他招手，“你喝什么？有威士忌加柠檬，因为哈里整晚上都喝它，可是咱们配点儿什么都可以。”

“总统先生，威士忌加柠檬就好得很。谢谢您。”

哈里·霍普金斯懒洋洋地坐在绿沙发上说：“你好，上校！”

按说生病的是罗斯福，其实，两个人比起来，霍普金斯的样子更难看：消瘦，胸部凹陷，肤色发灰。总统的脸色是红润的——也许在发烧，他那眼眶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潇洒的红色蝴蝶结和他那宽大脸庞上的快活、轻松的神情很相称。坐在椅子上，他体格魁梧，虽然从裤管上可以看出他的腿可怜地只剩下了骨头。帕格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华盛顿和林肯也都是个子高得非凡的。

“帕格，你对诗了解得怎么样？”总统那种有教养的口音，这个海军军官听了总感觉有些不自然，“你可知道有一首诗最后的两句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①啊，这就是我眼下的感觉。仅仅是上了这列火车，就使我觉得百分之百好了。”总统把手背放在嘴上，粗声咳了一下。“哦，算好了九成吧——假如这是艘轮船，那就会是百分之百啦。”

“先生，我也更喜欢坐船。”

“怎么，你以前抱怨的话又出来了，水兵？”

“没有，先生，真的没有。我很高兴待在作战计划处。”

“是吗？那么，我听了很高兴。自然，我丝毫也不知道你跟那些英国伙伴在搞些什么名堂。”

“先生，我明白这一点。”

总统逗趣地把眉毛挑了挑，接着说下去：“我连一点点影子也不知道。昨天国防部部长收到了你起草的那个东西，等它蹦回到勃纳-沃克勋爵手里时，他会看到上边修改的地方像是我的笔迹。那也只不过是偶然相像。”

“我会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你记住，在转交的那封信的第一页上，有一句是这么开头的：‘当美国参战的时候’。一个和我的笔迹一模一样的人把那十分可怕的字句画掉了，改成‘万一美国被迫参战的时候’。这个改动不大，可是十分重要！”这时，侍役送来饮料。总统拿了一高脚杯橘子水：“大夫的命令：大量大量的果汁。哈里，那东西你带来了吗？”

“在这儿哪，总统先生。”

“那么，咱们就动手研究吧。我想吃顿快餐，然后想法睡一会儿。帕格，你在火车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先生，只要能把车里的温度调节好。不过，一般要么热得烤人，要么冷得可以结冰。”

总统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听我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美国总统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他们正在替我建造一辆特殊的装甲车，我已经告诉他们：别的我不在乎，但是暖气设备一定得灵！哈里，咱们叫快餐吧。”他看了一下表，“帕格，你饿吗？我饿啦。我再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白宫的伙食大有改善的余地。告诉他们我要鲑鱼和鸡蛋，我想吃鲑鱼和鸡蛋已经想了好几天啦！”

霍普金斯到前边去了。

就帕格所知，总统这节车厢是一辆正规的普尔曼游览车改装成的，呈现起居室的樣子，他本以为总统的车会更神气些。罗斯福一只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放在膝盖上，以宁静、豪迈的神情朝车窗外望着。“我确实觉得一分钟比一分钟好，你们没法儿设想我是多么喜欢摆脱那个电话。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一个在海军里开飞机，还有一个是年轻的潜艇军官。”

维克多·亨利知道总统喜欢炫耀他的记性，可这仍然使他很吃惊，很感动。“他们都很好，先生，可是您怎么会记得？”

总统带着有点儿孩子气的得意神气说：“啊，帕格，一个搞政治的就得学习大象的美德：学它的记性好，学它的皮厚，自然，还得学它那长而什么都要嗅嗅的鼻子。哈哈！”

霍普金斯回来又坐到沙发上了，累得腰都弯了下来。他拉开公文包的拉链，然后交给亨利上校一份三页长的文件，上面还附着一张深色的影印纸。“你看看这个。”

帕格读第一页时带着怀疑，然后转入惊异——这时，火车的轮子正徐缓地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他把文件一页一页地看完之后，就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不想先开口。拿在他手里的是陆军情报方面得到的一份惊人的德国作战命令的摘要，是德国陆军里一批反纳粹的军官有意偷偷塞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职员的。帕格对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完全没料到这个人会起传递情报的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你认为是真的吗？”

“哦，先生，从第一页那个影印的东西来看，倒确实和我见到过的德国军事文件很相像。标题很像，字体、分段等等都很像。”

“内容呢？”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总统先生，这可是在情报方面一个难以置信的突破。”

总统笑了笑，疲惫地表现出对一个下级人员的天真想法的宽容。“‘如果’这两个字是语言里最难解的字眼。”

霍普金斯沙哑地说：“在你看来，这内容像是真的吗？”

“我说不上来，先生，我对俄国地理没那么熟悉。”

“咱们陆军方面的人觉得它似真似假。”霍普金斯说，“上校，为什么会有人伪造像这样一份令人大吃一惊的文件——一份完整的入侵苏联的作战命令，包括那么多的细节？”

帕格思考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哦，先生，也许是希望用这个方法来刺激苏联，让它动员起来，从而挑起两个战场的战争。那样的话，德国军队也许会推翻或杀掉希特勒。另外，也可能是德国情报人员故意玩的一个花招儿，来试探咱们和俄国人究竟接近到什么程度。种种可能性都有。”

“麻烦就在这里，”总统打了个哈欠，说，“咱们的驻俄大使要求我们务必不要把它转达给俄国人。他说，莫斯科已经到处是这类东西。俄国人认定这些都是从英国情报方面来的，是为了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制造麻烦，以便把德国人从英国背上转移开。”总统吃力地咳了差不多一分钟，他朝椅背上仰了仰，喘过一口气来，从车窗里望着火车正在经过的一座小镇上的街灯。忽然，他的样子显得厌烦了。

哈里·霍普金斯朝前弯了弯身子，把酒杯放在双手之间平衡着。“目前存在着一个要不要把这份文件交给这里驻华盛顿的俄国大使的问题。帕格，有什么看法吗？”

帕格犹豫了，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超出了他所能掌握的范围。罗斯福总统带着些不耐烦的神情说：“帕格，说呀。”

“我赞成交给他。”

“为什么？”霍普金斯说。

“交给他有什么可损失的，先生？假若是真的话，咱们在和俄国佬的关系上就大大赢得一分。如果是假的话，那又能怎么样？反正他们不会比现在更不信任咱们。”

哈里·霍普金斯脸上的疲惫紧张在一副温暖和蔼的笑容中消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回答，”他说，“因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他把文件从帕格手里拿了过来，又放回公文包里，拉上拉链。

“鲟鱼和鸡蛋做好了吗？”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已经等不及啦。”

“总统先生，我看一下去。”霍普金斯马上站了起来。

帕格在那狭窄的床位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辗转不能成寐。车厢里一下热得叫他出汗，一下又冷得可以结冰，他怎么拨弄那个调节器都不中用。最后，他索性让它冷下去了，因为他在冷空气里睡得还好一些。火

唧唧

车缓慢、匀速的运动也开始催他入睡。总统想找您谈谈。您要穿件浴衣吧，先生？总统嘱咐说，不必穿整齐了，就到他房间去。”

“谢谢，我有浴衣。”

帕格瑟缩地从他那冰冷的房间来到总统这间过暖的寝室。富兰克林·罗斯福那张著名的大下巴的脸、那副夹鼻眼镜和那支轻快自如的烟嘴，衬着一条蓝色睡裤、一件沾着咖啡斑点的灰色运动衫和累垮了的庞大身躯，看上去十分奇特。总统稀疏的头发是蓬乱的，他的眼睛是蒙眬的。把他的特有风格和总统的尊严剥掉之后，他就和许多躺在床上的老人一个样儿：羸弱、衰颓而且忧郁。寝室里有一股药味。这景象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总统看起来是那样虚弱，那样病容满面，那样无足轻重。同时，也因为罗斯福只比他大七八岁，可是看起来已经老态龙钟了。蓝色的毯子上面堆了一沓文件，他正用铅笔在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上批着什么。

“帕格，我打扰你的美梦了吧？”

“一点儿也没有，先生。”

“坐一会儿，老伙计。”总统用两根指头把眼镜摘了下来，使劲按摩一下他的眼睛。随着火车在一道颠簸不平的铁轨上咯噔作响，床畔的几个瓶子也碰得叮当乱响。“哎呀，我眼睛真疼。”他说，“你眼睛疼吗？什么办法也不灵。每逢这个鼻窦炎发作，眼睛总是疼得更厉害。”他把文件夹起来，搁在毯子上。“帕格，我曾经答应自己要去做一件事——要是能找到时间的话——那就是，把仅仅一天之内送到我这里处理的事务写成一份备忘录。随便挑哪一天，任何二十四小时中，你看了会大吃一惊。”他在文件上轻轻拍了拍，“那会成为对历史的一次很有价值的间接阐明，你

说会吗？就拿今天晚上我所处理的这个烂摊子来说，看来维希法国将要和希特勒订立全面的联盟。是用停止供应他们粮食，把他们活活饿死进行威胁呢——这是英国人的建议；还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笼络他们去顶住希特勒呢？——这是咱们大使的想法。可是，当咱们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粮食的时候，德国人就干脆吞下更多的法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你看怎么办好？……再看这个。”他拿起一份夹着的文件，“日本外务大臣正在跟希特勒会晤，这你从报上已经看到了。他们想搞些什么名堂？咱们是把亚洲舰队从马尼拉调到新加坡，使他们在入侵法属和荷属东印度之前有所顾忌呢——这是英国人的想法；还是为了慎重起见，干脆把太平洋舰队全撤回来，撤到西海岸？——这是海军作战部部长想做的。我倒想顺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另外，还有一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亚速尔群岛。咱们要不要在希特勒入侵葡萄牙夺取它们之前下手拿过来？或者，咱们要是先下手，会不会反而迫使希特勒入侵葡萄牙？”

总统继续轻轻弹着其他文件，就好像它们是肉铺或杂货店里的账单似的。“啊，对了，选拔兵役法案，这方面情况很糟。这是史汀生打来的报告。国会原来授权的法案在几个月内就要满期了，现在又得为这个开始一场新的立法斗争。可是，紧接着《租借法案》这场仗，国会会不会还有心情来延长征兵的期限？如果他们不延长，军事上咱们就将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是摩根索的看法。财政部想迫使我去冻结德国、意大利在美国的所有投资，但是国务院不同意，咱们在他们两国的投资数额是他们在咱们这里的四倍——又是摩根索。英国人同意把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全部卖掉，把他们手里所有的美元给我们，摩根索已经告诉国会他们要这样做，可是如今英国人又裹足不前了。这类事情还有的是。老伙计，这只是一天工作中的一部分。一个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样的横断面感兴趣，会不会？我曾叫人查了一下威尔逊和林肯的档案，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么多事务。我终归有一天要把这份备忘录写出来。”

罗斯福咳得很厉害，时间很长。他闭上眼睛，蜷缩一下，一只手放在背后。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这个姿势使他失去平衡，庞大的身子眼看要像一只倾斜了的木桶似的翻倒。维克多·亨利赶快奔过去扶住他的肩头，可是总统长而有力的胳膊抵住了床边。“谢谢，帕格，这列火车的速度原定每小时不应超过三十五英里，他们在一点点加快呢。”他搓了搓背，“我一咳嗽，背就刀扎似的疼。可是麦克因台大夫告诉我说准是伤了筋，也就是说，不是胸膜炎。眼下我实在不能得一场胸膜炎，我最好再吃点儿那个咳嗽药。请你递给我那把汤匙和那个装着红药的瓶子。谢谢你，老伙计。”总统吃了一汤匙药，做了个鬼脸。像所有夜总会里模仿的那样把他的大脑袋朝一边歪去，罗斯福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锐利地盯了海军上校一眼。“帕格，德国潜艇用他们新的狼群战术不断地往西边扩张，目前他们炸沉的船只数量正超出咱们的造船厂和英国造船厂联合起来建造的新船的数量。想必你已经留心到这一点了。”

“先生，这个情况我在我们的会议上已经听到过不少了。”

“你相信英国人所说的炸沉的吨数吗？”

“我相信，先生。”

“我也相信。《租借法案》一通过，咱们马上就给他们运送大量物资。可是那批物资只能运到英国，绝不能运到大洋底下去。这是极其重要的。”

罗斯福提到《租借法案》时口气那么随便，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他和英国人一样，正为参议院里的激烈辩论捏一把汗。“先生，您认为《租借法案》会通过吗？”

“哦，这项法案会通过的。”总统漫不经心地说，“可是以后呢？目前有七十艘船正在那里等着装货，帕格。这批货就是不能让德国潜艇打沉，英国人需要这批物资，他们更需要看到这批物资到达而鼓起斗志。问题是如何把它们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去——从那里开始，英国人自己就能护航了。可是从这里到冰岛，他们没办法，他们的护航线已经不能拉得再长了。那么，咱们怎么办？”

维克多·亨利在总统询问目光的逼视下，心里忐忑不安地说：“先生，那只有护航。”

总统阴郁地摇了摇头：“帕格，你知道目前一提到护航，下文会是什么。”

在《租借法案》的斗争中，护航这个问题是辩论得最激烈的。拉古秋集团大声叫嚷倘若通过了《租借法案》，战争贩子们下一步势必要求对载着物资的船只提供护航，而护航就意味着立即和德国开战。总统在公开场合所坚持的是美国不改变在大西洋上“中立巡逻”的政策，不护航。

罗斯福严峻、发红的脸上露出皱纹，帕格越来越熟悉的那种狡猾、顽皮的神情又出现了。“不过，我正在考虑，比方说，咱们派一支驱逐舰分队遣队出去演习怎么样？你明白，不是去护航。完全不是护航，只不过是演习一下护航的程序——也可以说是专业演习。海军经常要演习，不是吗？这是你的本行。那么，假定这批演习的驱逐舰看中了这批运输船，情愿和它们一道航行——你要明白，纯粹是为了演习，而且光是这么一趟。为了避免障碍和牵连，假定一切都做得丝毫不拘形式，不下书面命令，不留记录。你不认为德国潜艇看见有十六艘本森级的美国驱逐舰在掩护那些运输船，他们会有些踌躇不前吗？”

“踌躇是会的，可是，总统先生，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要看他们上级的训令啦。”

“他们早已得到了不许和咱们的军舰发生冲突的训令，”罗斯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神情都很冷酷，“那是显而易见的。”

维克多·亨利的脉搏跳得剧烈起来。“先生，他们可从来没遇到过咱们的驱逐舰在护航啊！假使一艘潜艇开过来，发射一枚鱼雷呢？”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罗斯福简慢地说，“在英国人接过护航之前，德国人甚至可能一直不会发现那批运输船。北大西洋的气候目前恶

劣极了，大部分德国潜艇仍然在冰岛的那一边。”他一边说，一边在烟嘴上插上一支烟，维克多·亨利赶紧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点了火。“谢谢。这可违背了大夫的命令，可是我需要吸一支。帕格，我想办成这件事。我正在考虑，也许你可以跟着驱逐舰出海去处理这件事。”

亨利上校强压下自己的震惊，说：“是，是，先生。”

“这很像上次转让飞机，那件事你办得很好。一切全靠你用一种最镇定、不动声色、不冒失的方式去办。关键在于不留记录，特别是没有来龙去脉，只是悄悄地、万无一失地把那些船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能做到吗？”

海军上校弯着腰坐在那里，望着总统也许有一分钟之久。“能，先生。”

“知情人要限制到绝对最少，我甚至跟哈里·霍普金斯都没谈过这件事。”

“先生，总得让斯塔克将军和金将军晓得，还有司令官、支援部队和在战术上指挥这项掩护任务的长官。参加演习的其他人员只服从命令就是了。”

罗斯福笑了，喷出一口烟。“好！要是你能限制在三名将军、一名其他军官之内，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许多人员将要参加这次演习，会有些议论的。”

维克多·亨利无动于衷地说：“不会很多。”富兰克林·罗斯福扬起他的浓眉。“总统先生，要是德国潜艇发动进攻，咱们怎么办？我同意这不大可能发生，可是万一发生了呢？”

罗斯福隔着缭绕的烟圈望着他：“咱们的赌注就押在它不会发生上头。”

“我明白，先生。”

“你要知道，如果发生一起交战事件，那就会破坏全部设想。”总统说，“你也明白其他的含义。”

“是，先生。”

“好，现在告诉我，”总统用温和得多的神情说，“老实告诉我你对这个主意的看法。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你认为不好，尽管说，可是要告诉我为什么不好。”

维克多·亨利弯了腰朝前坐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一根食指在另一只手上画着记号。“那么，先生，首先，正像您所说的，德国潜艇上的那些家伙也许根本看不到咱们。要是看见了，他们是会吃惊的，他们一定要通过无线电去请示。我们也许会碰上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的家伙，但我看不一定会。我了解德国潜艇上的人，从职业上说，他们是优秀的军官。这是一个得向希特勒请示的政策性决定，请示需要时间。总统先生，我认为这批船可以顺利通过。”

“好极了。”

“可是只能灵一回。这是在政策上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再来一回就太冒险了。”

罗斯福叹了口气，点着头：“正是这样。整个局势是太可怕了，非冒点儿险不可。英国人说，第二批大规模护航开始之前，他们的许多被炸伤的驱逐舰就可以修好投入战斗了。咱们也正赠给加拿大一些海岸巡逻快艇——帕格，这是不能外传的——以便他们协助堵上从这儿到冰岛之间的空隙。这第一批《租借法案》下运出的物资关系特别重大。”总统把散堆在毯子上的文件收拢起来：“请你把这些放进那个匣子里。”

维克多·亨利关上公文匣的时候，总统正用双臂支着身子舒舒坦坦地钻回毯子里。他打着哈欠说：“和英国人开的那些会怎么样了？”

“整个说来，十分好，总统先生。”

总统又打了个哈欠。“应该开始搞这种类型的联合参谋工作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件事很满意。”他啪地一下把床头的灯关掉了，只留下壁龛上微弱的灯光照着这间寝室，“他们在新加坡问题上给了你一些麻烦，是不是？”

“先生，实际上我们已经把那个问题丢在一边了，没有解决的办法。”

“帕格，你可以把灯全关上，按钮就在门旁边。”

“是，先生。”

一盏蓝灯和总统的香烟头还在黑暗中发光。他在毯子里发出的声音显得很疲倦，还像是半堵塞了似的。“这个问题还会时不时地碰到。他们自然是紧紧地抓住那个帝国不放，可是目前是要打败希特勒。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他们却始终咬定是一码事。那么，帕格，关于那次演习，咱们明天早晨再聊聊。”总统是带着讥讽和扬扬自得来使用这个巧妙的字眼的。

“是，是，先生。”

“这趟海上旅行可以使你换换环境，你一定会很开心的。等你回来之后，我想请你、你的太太和你们一家吃顿便饭，安安静静地吃顿家常便饭。罗斯福夫人时常谈起你。”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

“晚安，老伙计。”

烟灰缸里的红烟头熄灭了。正当维克多·亨利伸手抓住门把手的时候，总统忽然说：“帕格，我身边一些最能干的人一直劝我宣战。他们说，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只有宣战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为战争效劳。我估计你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

海军上校考虑了一下，望着蓝光里那个魁梧的身影。“是的，总统先

生，我同意。”

“打仗是一件坏事，”总统说，“很坏的事。这个时刻也许即将到来，但目前还没有。在这期间，我只有继续被人称作战争贩子、胆小鬼、优柔寡断的人，全都合成一体了。我就是这样来挣我这份薪水的。好好休息一下吧，帕格。”

(1) 引自美国女诗人米莱（1892—1950）的诗集《旅行》的第三节。

第四十一章

消极战线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大西洋上的挑衅

正当我们的潜艇战役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显示较好的战绩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又加强了他的对策。每个月都传来新的关于罗斯福越来越大胆的行动的报道，他把美国海军横在护航的路线上，置于加拿大与英国两支护送舰队之间的隙缝处，而那正是我们的潜艇获得最好战果的地带。这种报道对于报纸读者来说并不富于戏剧性，对于我们的参谋部却是不祥之兆。美国海军中将金悍然宣称：“西半球是以西经二十六度为起点的。”这条线就把德国潜艇最好的活动地带（包括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及亚速尔群岛）全部划进去了。美国海军除了“中立巡逻”之外，还偷偷地干了些护航的勾当。利用德国的宽容和美国国会的毫不知情，这种罪恶昭彰的战争行动竟然得逞。最后，本年五月，总统又宣布“全国无限期处于紧急状态”，狡猾地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美国人实际上也许还得流点儿血。他就这样为越来越站在英国方面进行干预一事进行公开的辩解。

但早在这之前，一月间，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即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在华盛顿举行了全面会谈，其范围远远超出德意之间所举行的任何会议。会上双方同意，一旦全球性战争爆发，即以“德国第一”为政策。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美国中立，也是罗斯福对其国人的披肝沥胆。整个期间，他滔滔不绝地向美国人民做着保证：只要英国得到足够的援助，美国绝不参战。丘吉尔与他狼狈为奸，他那篇以“把家伙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活儿干完”为结束语的著名演说也为其诡计做了掩护——丘吉尔自己十分清楚他那话完全是虚无空洞的。

然而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最恶劣的干预是在巴尔干半岛。一九四一年的巴尔干战役本来没有必要发生，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一个可以设法解决的政治问题煽动成一场残酷的武装冲突。

南斯拉夫背信弃义：多诺万的使命

众所周知，罗斯福往往越过现有的外交渠道及正规的政府机构，派遣非正式的使节。这样，他所策划的阴谋如果败露了，他就可以不负责任，而且也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可以探索、询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他所派遣的密使中，最闻名的当推协助他制订那个不幸的全面支

援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哈里·霍普金斯。其次便是威廉·多诺万上校，此人在战争后期创立了臭名昭著的战略服务局间谍网。一九四一年三月，多诺万访问了一次南斯拉夫，从而给该国招致了灾难。在希腊战火正炽之际，一个美国总统为了把其他各国拖进反德战争，竟然干预巴尔干的政局，这纯粹是战争罪行。然而，这正是多诺万的使命，而且他取得了成功。

希腊战争并不是我们发动的，那是我们那位纸糊的同盟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一场流产了的冒险。一九四〇年夏，墨索里尼已命令他在利比亚的部队入侵埃及。当时英国人正在本土为生存而战斗，他以为意大利可以用低廉的代价攫取地中海帝国。十月，他又下令入侵希腊。他以典型的戏剧性手法，把入侵安排在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佛罗伦萨会晤的那天。事先，他什么也没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急于向元首显示他并不是一个附庸，而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有胆略的军事征服者。

不幸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小小的希腊军队即把意军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赶到阿尔巴尼亚，并把他们在埃达港的基地夺取过来。经过这场政治及军事的灾难，与希特勒搭伙的这个独裁者暴露出他只不过是一个昏庸无能、张着大嘴巴的傻瓜。在埃及的英国人鼓起了士气，也反攻过来。英国刚一显示威力，墨索里尼的“不屈不挠的军队”即不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望风而逃，就是以假日最欢快的心情投降。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可耻表现。意大利陆军显然无心作战，已不起任何作用。早在十一月，大部分意大利海军停泊在塔兰托港内时就被打垮。（英国那次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投掷鱼雷的精彩突然袭击，后来又被日本人在珍珠港成功地模仿了。）因此，我们的南侧已暴露在外。

希特勒对他唯一真正的同盟者墨索里尼是非常忠诚的。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应当支撑住意大利人。同时，由于我们即将入侵苏联，处于我们南侧的巴尔干半岛的中立化是重要的。为了避免希腊战火的蔓延，元首在政治上开始了一步妙棋，计划用几个德国的精锐师把它一举扑灭。他明智地把罗马尼亚的油田夺到手，并强迫匈牙利和德国调整了关系。他不顾俄国人的抗议，派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去希腊作战。正当使巴尔干半岛平定下来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罗斯福的密使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西莫维奇阴谋集团

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个不着边际的设想，他想把中立的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拖进希腊这个混乱局面里，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个反对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里，其他国家的人民照例要为英国作战而捐躯。一月间，多诺万曾试图引起南斯拉夫对丘吉尔这个计策的兴趣，但是保罗摄政亲王把美国干预者推开了。然而，多诺万终于和塞尔维亚人里一个由空军将军西莫维奇领导的阴谋集团取得了联系。南斯拉夫本是凡尔赛和约拼凑出来的，对德国友好的克罗地亚人与我们的劲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军人对丘吉尔的轻率计划极表赞同——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塞尔维亚的冒失鬼

在萨拉热窝发动起来的。

三月间，多诺万前往访问时，发现英国的计谋即将垮台，因为在元首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南斯拉夫正要加入轴心国。这时，罗斯福给南斯拉夫政府送去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这一文件已载入史册：“美国政府不仅看着现在，也注视着未来。任何国家如以很容易就会被占领为理由，唯命是从地屈服，其所获的世界同情将少于奋起抵抗的国家——即便这抵抗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这实际上是远在五千里外的美国总统在对南斯拉夫下命令，要它卷入一场对德战争，否则它就将在未来的和约中受到惩罚！在人类纪年史上，比这更冷酷无情的粗暴行径是罕见的。南斯拉夫通过保罗亲王给了美国大使一个高贵的否定答复：“你们大国真残酷。你们谈到我们的荣誉，但是你们离得很远。”

这下就轮到西莫维奇阴谋集团了，他们已受到美国诺言的煽动和鼓励。这个集团就像癌症一般在南斯拉夫的武装部队里到处蔓延。通过一夜之间的不流血革命，阴谋分子推翻了政府，夺取了政权，取消了与轴心国所订的协定。随后，塞尔维亚人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西方报纸对“英勇的南斯拉夫人”表示了欣慰和赞扬。

“惩罚行动”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迅速而无情地摧毁南斯拉夫。他非这样做不可，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阴谋集团公然反抗德国的举动可以得逞，势必会在我们宁静无事的欧洲新秩序中到处引起流血的叛乱。“惩罚行动”——一场猛烈的轰炸在四月六日把贝尔格莱德夷为平地。德国陆军在十一天之内征服了南斯拉夫，同时开始进军希腊。希特勒让德、意和巴尔干的盟国瓜分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它已不复存在了（尽管山中的布尔什维克的游击活动依然是一个麻烦）。多灾多难的南斯拉夫人民就这样以大量死亡、军队投降和国家灭亡替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阴谋诡计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观点看，南斯拉夫这场战役是值得钦佩的。迅速的胜利看起来总像是很容易获得的，然而那里地形是多山的，而南斯拉夫的陆军拥有一百万名以上的精悍士兵。德国陆军是靠着元首的坚决果断以及打击的迅速而获胜的。该战役的作战计划必须由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在一个不眠之夜完成，因为不同于我们以前的陆地行动，存档中并没有已经制订好的进攻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然而，计划仍执行得天衣无缝，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方伤亡的士兵还不及六百人。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无聊的陈词滥调莫过于说希特勒之所以战败，是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发泄了私愤：为了对一个小而无害的邻邦大肆报复，而把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极其宝贵的三至五个星期。事实上，希特勒的决定是万不得已的。在计划进攻俄国之际，绝不能容忍南侧距离罗马尼亚油田如此之近的巴尔干半岛方面有一条敌对的战线。至于元首的盛怒，那是他督促将领的一种方式。尽管成为这种脾气的靶子是难堪

的，然而这一手法屡试不爽。关于失去时间的论点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支配我们对苏作战时间表的是气候及地面情况。

不过必须承认，如果意大利始终未参战，德国的处境会好得多。用若干中立国家所形成的地带确保侧面的安全是十分有利的。墨索里尼所做的只不过是让我们的消极战线上增添了意大利和巴尔干这两个巨大的半岛。战争最后还是在欧洲的传统战场上——从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之间辽阔的北部平原——决定胜负，但由于在南线分散了兵力，我们在传统战场上拿不出庞大力量，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地中海战略

既然战火违背我们的意愿蔓延到南方，包括赫尔曼·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我国的一些最高将领，早在一九四一年就促请元首夺取直布罗陀、北非及苏伊士运河，以便从地中海方面打击英国。当时英国的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他们兵力稀薄，无力阻止这一进攻。那样，我们即可以用无法通过的撒哈拉大沙漠封住我们的南侧，而英国通往非洲及亚洲的航线即可被切断。此举对英国的士气和供给线的打击，当可使丘吉尔垮台，而我们与英国人都急需的和平就可以实现。

希特勒很想这样做，然而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背信弃义地拒绝与我们协力攻打英国人——这是在德国替他赢得了那场内战之后——于是元首对此不再感兴趣了，他心里想的主要是入侵俄国。就在大局所系的对苏进攻已准备就绪之际，北非、南斯拉夫及希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马上精力充沛、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所向披靡的。当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全是德国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温斯顿·丘吉尔曾以一次堪与墨索里尼媲美的战略上的拙劣表演，帮了我们事业的忙。当我们进入希腊时，在非洲的英军正势如破竹地扫荡着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而意大利人则到处望风而逃或者投降。那正是英国可以趁我们还未来得及大举进攻而席卷北非，稳定其地中海生命线的大好时机。然而，丘吉尔写道，尽管他明知英军力量很差，不足以在希腊半岛上与德军长期抗衡，但他感到“为道义所约束”，不能不出兵援助希腊。于是，他从所向无敌的非洲部队中抽调了精锐，错过了在非洲大举进攻的有利战机。他把抽出来的部队投进克里特和希腊战场，不久即被击败，伤亡惨重。残兵败将只好撤出，重演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撤退，因为在希腊，与他们作战的并不是意大利人。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回到非洲以后，发现他们面对的又是德国人，因为在他们被调往希腊作战之际，隆美尔已率领其著名的非洲师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并巩固了阵地。这样就结束了快活的英国人在非洲轻而易举的胜利。像其他地方一样，又得由美国人来搭救他们。

“道义”与丘吉尔那次的蠢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对巴尔干半岛的着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加利波利的惨败。在战争后期，

他这样的着迷曾使他和罗斯福疏远了。在军事会议上，他沦为一个可怜的附庸，徒然地向俄国人和美国人啰唆着巴尔干，而他们则冷冰冰地按照健全的战略方针所制订的计划在北部平原上结束了战争。

倘若丘吉尔不去干预巴尔干半岛，而让他的将领们在一九四一年初就结束那场非洲战役，则南斯拉夫的毁灭以及接着盟军在摩洛哥、西西里及意大利的登陆也许都不必要了。战争也许可以缩短两年，双方都可以避免遭受许多恐惧和流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英译者按：隆对多诺万上校赴南斯拉夫的访问做了一个不大可能的解释。西莫维奇革命是群众性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都甘冒触怒希特勒的危险。他们付出了代价，但他们也赢得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尊敬。当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之间独特的友好关系，就起源于一九四一年那次英勇的抵抗。但是，即便隆的论断符合事实，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毁灭怪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头上，而对德国人用燃烧弹把贝尔格莱德化为灰烬、侵占其领土、屠杀其人民这一事实完全略而不提，也可谓愚蠢透顶。

罗斯福总统有时使用密使，这是事实，但这种密使的重要性已被一些追求离奇紧张情节的电影和书籍以至一些军事史夸大了。这些密使一般只是做一些次要的繁重工作，主要为求迅速或保密，而且通过正规渠道效果也没那么好。把哈里·霍普金斯或多诺万上校和这类无名小卒列为一类，是不准确的。

第四十二章

参议院以六十票对三十一票通过了《租借法案》。在美国人中，很少有人比帕格·亨利更热切地注视着这场辩论。他坐在参议院的来宾席上，由于大厅里传音很差，他一只手半扣在耳朵上。这是他初次知道本国政府是怎样工作的，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越来越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驾驭这驾总是停蹄不前的马车的本领。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投票本身却一帆风顺。最后动人心弦的一举是在击败一些诡计多端的修正案上。参议院以二比一的票数通过了《租借法案》，而全国和报界几乎没怎么注意，辩论本身已让他们腻烦得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了。

然而，帕格·亨利把这次投票看作希特勒攻入波兰以来一桩关键性的世界事件。这里，在六十名上年纪的参议员的“赞成”声中，潮流也许已开始逆转了。总统终于在人民准备好作战之前就有了把美国置于战时体制的手段。新建的工厂现在必须奋起制造《租借法案》项下的飞机大炮，到了一定时机，就会武装美国军队——这事至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同一天，他奉命飞往诺福克海军军港，去向他从没见过的欧内斯特·金海军中将（一个严峻的长官）报告。他的旗舰是“得克萨斯”号。

“得克萨斯”号是帕格生平第一次去报到的军舰。那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也是这样三月里又潮湿又寒冷的一天，也在这同一个军港，说不定还是同一个码头。如今，“得克萨斯”号少了一座烟囱，桅樯也不再是篮形的，已改成三角形的了，和旧日的烧煤时代的样子大不相同。帕格还注意到主甲板上油漆过的地方和金属部分都干净整洁得像墓冢一般。浮桥上的哨兵和围着老炮塔在干活儿的水兵，服装都浆洗得像外科医生。在通往司令室的四星门外，一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水兵举枪敬礼时，就像座钟打点时那样迅速利落。

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蓝色的袖子上直到肘部都缀着硬邦邦的金箍。这间朴素的办公室里仅有的点缀是嵌着镜框挂在舱壁上的一幅梅奥⁽¹⁾海军上将的照片。金长着一张瘦长、凹痕很深的红脸，高颧骨，额头窄而发亮，尖鼻子。他身后挂着一幅大西洋航路图，一个角上写着粗体黑字：大西洋舰队——总司令。他示意维克多·亨利坐下，下巴往后倾了倾，打量了他一番。

“昨天我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电话，”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说是从美国总统那里直接派作战计划处的一个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见我。”

亨利点了点头，就像他是一个海军少尉似的。

沉默，只有通风机在嗡嗡作响。“好吧，说说你要办的事。”

这位海军上校就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意图跟金中将谈了。海军中将心神镇定地吸着烟嘴里的纸烟，眼睛盯着亨利。然后，帕格又描述了他

为执行总统的意图所想出的计划。他谈了六七分钟，金始终不动声色，而且那张饱经风霜的长脸上略有些将信将疑的表情。

“那么，上校，你准备一手把美利坚合众国卷进这场战争吗？”欧内斯特·金终于冷嘲热讽地说，“哦，这倒是一个无名之辈流芳千古的好办法！”

“中将，总统的判断是这次演习可以在不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完成。”

“你是这么说的。可是，如果他的判断失误了呢？如果一艘德国潜艇朝你发射一枚鱼雷，那你怎么办？”

“长官，要是朝咱们开火的话，我就建议还击。那也不会挑起战争，除非希特勒想打。”

欧内斯特·金恨恨地点了点头。“哼，反正咱们已经参加进去了。哨子什么时候吹，怎么吹法，都无关紧要，日本人等什么时机对他们和德国人合适，就会进攻咱们。那多半是对咱们最不宜的时候。我同意罗斯福先生的看法：目前这事很可能还不会发生。可是，你想到了巡洋舰没有？嘿，想过吗？想过‘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吗？它们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击沉十万多吨啦！”

“想过，长官。如果它们在附近的话，我希望卡塔林纳巡逻轰炸机会警告我们，我们好躲开。”

金中将说：“那可是一片很大的海洋啊，空中巡逻很可能发现不了它们。”

“那么，中将，巡洋舰也可能发现不了我们。”

又停了一下，金好像把维克多·亨利当作想买下的一只狗似的来回打量，然后拿起电话听筒。

“给我接布里斯托尔海军少将……亨利，你没带什么书面文件吗？”

“没有，长官。”

“好。从现在起，你一个字也不要再提总统。”

“是，是，长官。”

“喂，将军，我现在派个人到你办公室去……”金朝桌子上的一张纸瞥了一眼，“他是维克多·亨利上校，作战计划处的一个特别观察员。亨利上校要去访问‘迪斯拉朗’号，布置突然演习、视察、调遣工作，试一试舰队实战准备的程度。把他看作我的副参谋长，给他相应的职权……绝对执行。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到你的办公室去。谢谢。”

金挂上电话，他那交叉着的瘦骨嶙峋的双手放在扁平的肚皮上，凝视着维克多·亨利。他用正式的、低沉的语调说：“上校，我命令你把‘迪斯拉朗’号组成一支反潜艇的护航部队，立即出海去进行实地操练演习。这包括把护航部队安排在你可能遇到的协同合作的运输船周围。自然，要避免对任何发现你们的敌舰进行挑衅。我命令你保留最高限度的机

密，最低限度的文字记录。因此，我只给你下口头命令，你要照样行事。”

“明白了，将军。”

一阵冷冷的微笑使欧内斯特·金的一边嘴角动了动，然后他又恢复了平时的腔调：“完全是瞎胡闹，可故事应该这样编造。万一出了事故，那就个个都得受绞刑。好，没旁的话了。”

即便在三月的北大西洋上，即便在一艘驱逐舰里，即便在干着这样奇特而又充满风险的差事，回到海上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帕格整天在“普伦克特”号的舰桥上踱来踱去。他是一个幸福的人，而且睡在船舱里，旁边挂着航路图。

在晴朗的夜晚，不管寒风多么凛冽，海上浪涛多么大，饭后他总独自天桥上待几个小时。广阔、黑暗的海洋，不断流动着的纯洁空气，以及拱在他头上的繁星，总使他觉得《圣经》里所说的圣灵正在海面上徘徊。多年来，海上夜景所启发的宗教上的敬畏之心甚至比童年所学的《圣经》更使亨利上校坚持对上帝的信仰。他从没对任何人谈过这一点——连对老朋友中当牧师的，他都没谈过；谈了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感到讨厌，因为连那些人对上帝究竟认真到什么程度他都没把握。在这次航程中，维克多·亨利认为万能的主像往常一样，始终存在于漆黑的、布满繁星的宇宙中。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可喜的，只是令人不安地难以预料。

帕格正式的名义是这次“演习”的观察员，他就严格按照这个身份行事。指挥工作就完全由驱逐舰护航部队的司令官负责。他只干预过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会合后的第二天，在水平线上横排着的一长列商船遇到一场暴风雪。从哨岗下来的瞭望哨兵满身挂着冰柱，几乎动弹不了。在黑色巨浪掀起的颠簸下，相隔一英里的运输船都彼此望不见。在锯齿形的航线中，发生了几次轻微碰撞和险些撞船的事故。帕格接到报告之后，就把护航部队的鲍德温司令官和英国方面的联络官找到他的舱房里。

“我在计算，”他指着航路图说，身子很难在转椅上坐稳，“要是直线前进，咱们可以把航程缩短半天。自然，海洋里可能会有德国潜艇，可是也可能没有。他们要是有意突破十五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部队，那么，有这样七十一个慢慢爬行的巨大目标，靠锯齿形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咱们干脆直奔波因特贝克，尽快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出去，再马上开溜。”

鲍德温司令官抹了抹冻得硬邦邦的兜帽下边红眉毛上的雪，咧嘴笑了笑，说：“上校，我同意。”

烟锅朝下吸着烟斗的英国联络官是一个安详的矮个儿，刚从风雪交加的舰桥上赶来了。帕格对他说：“给你们准将打个旗号：停止锯齿形航行。”

“好的，好的，长官。”英国人把叼着烟斗的嘴巴抿紧了一点儿，做

出高兴的样子。

维克多·亨利和鲍德温司令官每天都在舱房里用托盘吃早饭，研究着万一遭到德国人进攻时的行动方案。参加护航部队的舰只每天早晨都举行帕格生气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演习，他很想接过来，把这些部队好好操练一番，但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使这次行动四平八稳，所以他什么也没做。第一批《租借法案》的护航船队正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笔直地向东破浪前进。船队的一半航程都是在恶劣气候的笼罩之下，遇到晴朗的白云朵朵的白天和月光皎洁的夜晚，维克多·亨利总和衣醒在那里，成加仑地喝着咖啡，烟抽得嗓子都疼了。有时他就坐在船长的椅子上打个盹儿。究竟是德国潜艇看见了船队，但由于有美国驱逐舰在前边护航而没敢动手呢，还是船队是在没被发觉的情况下通过的，维克多·亨利永远也不会知道。总之，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顺利到达了波因特贝克，那是广阔、空旷的海洋上经纬度的一个交叉点。

一轮孱弱无力的黄色太阳正在升起。船队在到处漂着碎冰块的荒凉黑色洋面上，在珍珠色的天空下，开始编成十英里见方的队形，等待着英国人。维克多·亨利站在天桥上朝东凝望，希望“普伦克特”号上的领航员熟悉他的本行。从柏林回来以后，他从来没这么畅快过。他读了不少他那本出海时携带的、发了霉的《莎士比亚全集》，补办了满满一匣子的公文，又睡得足足的，身子像过去那样适应着驱逐舰的摇荡。过了三个小时，水平线上出现了首先到达的舰只，在正东方，是一艘四个烟囱的老式美国军舰。随着形形色色的英国派来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轻巡航舰陆续跟上，领队的军舰闪动起黄色的灯光。一个信号兵匆匆跑上天桥，递上一张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条子：“感谢美国人食粮已光。”

帕格低声地说：“给他回电：好好进餐。后边还要签上：哈伯德妈妈(2)。”

咧嘴笑着的水兵说：“是，是，长官。”说完，就噔噔噔地跑下了梯子。

“作为一个观察员，”帕格从天桥上对下边舰桥上的鲍德温司令官大声嚷道，“我很想观察一下你们的信号组能多快挂起‘航向掉头，每小时三十二海里’的信号旗。”

当“普伦克特”号在诺福克军港停靠以后，维克多·亨利就直奔“得克萨斯”号上的司令室。金中将绷着消瘦、沙石色的法老般的脸，倾听着帕格的报告，只在他提到驱逐舰动作松垮时才有些表情。这时，那张法老般的脸略微显得更不愉快。“我了解舰队的战备水平是很低的，也已经制订了纠正的计划。可是，上校，总统是在什么基础上挑选你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长官，我还在德国当海军武官的时候，他碰巧派我去完成几项保密性很高的任务。我料想这次的任务也属于那一类吧。”

“你回去还向他汇报吗？”

“是的，长官。”这时，中将走到一张世界地图前面——那地图代替

了梅奥上将的照片，新挂在办公桌对面的舱壁上——维克多·亨利马上站起身来。

“我想你在海上的时候已经听到新闻了吧？你可知道德国人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闪击战，一个星期就占领了它？希腊也投降了……”中将用瘦指头沿着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海岸新近用红墨水笔愤怒地画出的线划了一道，“隆美尔这小子又把英国人赶回埃及去了，还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苏伊士运河。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被围困在希腊，能像在敦刻尔克那样撤出来就算幸运了。阿拉伯人已经起来要把英国人赶出中东，伊拉克人已经命令他们撤出，请德国人进去。这一切你都知道吗？”

“是的，长官，这些消息我们大部分都听到了。这几个星期很糟糕。”

“那要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对德国人来说，这几个星期可好得很。一个月左右的工夫，他们使世界均势倒过来了。经过考虑，我认为这场战争差不多结束了。这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德国人一旦占领了运河，掌握了中东，封锁了地中海，大英帝国的航线就被切断了。这盘棋就算输定了。在希特勒和日本佬之间，整个亚洲已经没有军事上站得住脚的力量了，印度和中国将要落到他们手里。”中将把他的瘦指头横划过欧亚之间的大片土地，“从安特卫普到东京，从北极圈到赤道，都牢牢地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你可曾听说苏联已经和日本佬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没有，长官，这个我漏掉了。”

“哦，他们签了个条约……嗯，这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双方同意暂时谁也不去动谁。这里的报纸没怎么注意这件事。然而，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这么一来，日本的后方就保住了，”他又朝西伯利亚指了指，“这样就使他们能腾出手来拾这些大宝石。”那只暴着青筋的手又迅速地挪到南边，扫过印度支那、东印度、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手停了一下，然后一根僵直的指头滑到了夏威夷群岛。

金中将愁眉不展地把盯着地图的目光又移到维克多·亨利身上，然后走回到他的办公桌跟前。“如今，总统自然得做出政治上的判断。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海军总统。他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就是说，在政治上，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扩大咱们的巡逻区域。也许在政治上，他得把‘巡逻’和‘护航’之间的界限明确下来。但是，咱们一边巡逻，一边把德国潜艇和袭击商船的飞机的位置广播出去，和护航一样，这同样是交战行为，同样属于交战性质，只是软弱无力，也收不到效果。看起来英国没有足够的船只来保持地中海的畅通，并切断隆美尔这小子的供给线。如果咱们把护航工作接过来，他们也许还有打下去的可能。总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你似乎是他左右的人，也许你会遇到机会把我这些看法转达一下。”欧内斯特·金坐在那里，双手交叉着放在办公桌上，默默地望着上校有一分钟之久，“也许碰巧那会成为你生平对美国安全做出的最大贡献。”

“亨利！嘿，亨利！”

拜伦呻唤了一声，身子挺直得像一只伸懒腰的猫，睁开一只眼睛。卡鲁索上尉和S-45号上的其他军官都已看惯了亨利少尉这种大梦初醒的姿势了，在他身子挺直以前，休想把他叫醒，有时候还得猛力摇撼他那软绵绵的身子。

“哦？”

“你父亲来啦。”

“什么？”拜伦闪动着眼睛，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直起身来，他现在是睡在三层床位的中铺。“艇长，你是在哄我呢，我父亲？”

“他在军官室里。来跟我们一块儿谈谈吗？”

拜伦穿着内衣，没刮脸，浑身乱糟糟的，眨巴着眼睛，趑趄趑趄地走到小小的军官室门口。“老天爷，你真的来啦！”

“你的指挥官不是已经告诉你我来了吗！”维克多·亨利穿着笔挺整洁的蓝色军服，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朝他的儿子皱着眉。

“这艘艇上的人为了把我从铺上赶下来，什么谎都撒得出来。他们都是些恶魔。”

“大晌午的，你干吗躺在床上？”

“我值了中班。请原谅我这样打扮就出来了，长官。我马上就来。”拜伦很快又出现了，穿着新浆洗的咔叽制服，通身修饰了一番，脸也刮了。这回只有维克多·亨利一个人在那儿。“哎呀，爸，见到你可高兴啦！”

“勃拉尼，值中班也不是动什么大手术，用不着躺到床上去休息。”

“长官，我一连两个晚上都值了班。”他给他父亲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啊，这可真没想到，妈妈说你漂在海上什么地方呢。爸，你离开作战计划处了吗？”

“没有，这是一项临时任务，现在我要回到那个岗位上去啦。我是到‘得克萨斯’号来访问的，我在军港登记册上看到了S-45号，我想就顺便来瞧瞧吧。”维克多·亨利端详着他儿子消瘦的脸，“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啊，太好啦！艇上的人都是好样儿的，艇长呱呱叫，副艇长也是这样。我很愿意你见见他，埃斯特上尉，他是我结婚时的证婚人。”拜伦咧嘴露出他那副永远能使帕格·亨利和其他大多数人喜爱的半忧郁半逗趣的笑容，“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怪寂寞的。”

“你妻子的情况怎么样？她动身回国了吗？”

拜伦恍恍惚惚地瞥了他父亲一眼，暗示着他对娜塔丽的怨意未消。可是，他此刻心情很好，就亲切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早晨才演习回来，管理员刚去取邮件了。”

帕格把杯子放下。“顺便问你一声，你们这艘艇二十六号那天会在港

里停靠吗？”

“我可以去问清楚。干什么？”

“没什么大事，只不过要是停在港里的话，要是你能请假在岸上过夜的话，白宫请你去赴一次宴会。”

拜伦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爸，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母亲和梅德琳也去，我想华伦大概不能从珍珠港飞回来。要是你在这儿的话，不妨一道去——将来可以说给你的儿女们听听。”

“爸，咱们的地位究竟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膀：“哦，不过是小萝卜头。你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还不知道！去白宫赴宴会，妈妈会高兴得发疯的！”

埃斯特上尉提着一篮子邮件，朝军官室探了探头。“勃拉尼，在浮桥那边卡逊有你一大把信哩。”

“嘿，真不赖。爸，这是我的副艇长，卡塔尔·埃斯特上尉。我马上就回来。”拜伦一溜烟不见了。

埃斯特在军官室的长窄桌旁坐下，用一把印度裁纸刀把那些信封拆开，说：“对不起，长官，急件。”

“尽管拆吧。”埃斯特拆信的时候，维克多·亨利仔细望着这个金黄色头发的军官。人们有时候可以从一个年轻人摆弄文件或一本书的姿态来揣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军官。这沓信埃斯特检查得很快，这儿写点儿什么，那儿做个记号。看来他很不错。他把篮子往旁边一推，倒了杯咖啡，亨利抬起一只手表示谢绝以后，他就自己拿了。

“上尉，你是勃拉尼结婚时的证婚人？”

“是的，长官。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勃拉尼干得怎么样？”

埃斯特回忆往事时的快乐笑容不见了，他的张大了的嘴巴马上闭得严严的。“是他工作的情况吗？”

“对，请你照直说给我听吧。”

“哦，我们都喜欢他。勃拉尼身上有一种叫人喜欢的东西，我想这您是知道的。可是就潜艇来说……您可别以为他干不好，他可以干好，可是他觉得犯不上。勃拉尼的表现只不过是勉强合格。”

维克多·亨利并不感到意外，然而这话还是刺疼了他。“从现在的表现可以看出日后的苗头。”

“在军官资历册上，他是远远落后了。长官，他对艇上的事是懂的，像机器、空气压缩系统、电池组什么的，他全懂。他在潜水的岗位上成绩也不错。他很会调整艇身，能把它保持在艇长所要求的深度上。可

是，一轮到按时写汇报，甚至写航海日记，经常查考潜艇的记录和文件，查看艇上人员的训练册——这些都是一个军官的主要职务——别提啦。”埃斯特直直地望着拜伦的父亲，“艇长有时候谈到要赶他上岸。”

维克多·亨利沮丧地说：“糟到这个程度了吗？”

“在有些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笨蛋。”

“什么？笨蛋？”

“嗯，比方说上星期吧，艇上忽然来了一位检查人员。我们发射了一枚假鱼雷，然后又浮到水面上去把它收回来。我们好久没演习这个回收动作了。那天海上风浪很大，又下着雨，冷得要命。那支鱼雷小分队正设法把它收回来。鱼雷漂上漂下的，砰砰地来回撞着艇身，我们都摇晃得厉害。水兵们身上绑了救生索，在水里围着它漂来漂去。他们鼓捣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也没钩住那枚假鱼雷。我当时想准会有人淹死或给压扁了。检查人员累了，到下面去了。艇长大发了一通脾气。站在甲板上的人都给雨淋得湿透了，冷得要命，一个个狼狈不堪。您知道，假弹头里面是空的，那鱼雷笔直地漂上漂下。勃拉尼是负责那支小分队的军官，他忽然抄起吊钩来，把它插在他的救生索上。天哪，他居然跳到那枚假鱼雷上了！他时间挑得真巧，看起来挺省事。他抓住不放，冰凉的浪头就打在他身上，跨在那枚黄色的钢质假弹头上面，简直就像在骑他妈的一匹烈马似的。他挂上了吊钩，可他自己给浪打下来了。唔，我们把他拖了上来，都半死了，然后又把鱼雷拽上来。艇长给他喝了不少有药性的白兰地，他睡了十八个小时，又好啦。”

维克多·亨利咳了一声，说：“他这是瞎碰运气。”

“长官，我倒愿意他待在我指挥的任何一艘艇上，可是我估计得多费两双厚皮鞋——得不断地踢他的屁股。”

“上尉，到那时候，让我替你买一双大皮靴。”帕格说。

“她怀孕啦！”拜伦一下子蹿进这间小小的军官室，他是攥住了门框才停住脚步的。“爸，娜塔丽怀孕了。”他挥动着那封撕开了的信，“怎么样？嘿，‘夫人’，你怎么说？伙计，我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真叫快！”埃斯特说，“你最好想法把你那个妞儿弄回国来。上校，很高兴见到您。对不起。”

副艇长拿着他那只邮件篮子，从桌子后边溜出去了。

“她有消息说动身回国吗？”维克多·亨利问。

“她说莱斯里·斯鲁特这回死死逼着领事馆，她和杰斯特罗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路了——嗯，也许已经在路上了！她最好动了身，不然的话，爸，我会当个逃兵去接她的。我的孩子得在美国国土上出生。”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勃拉尼，大消息！”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把手放在他儿子的肩上，“我得去赶一架飞机。你去打听清楚二十六号的事，好吗？然后告诉我。”

“什么？哦，是的，”拜伦正用两只拳头支着下巴，坐在那里读着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航空信，脸上洋溢着幸福，“那次宴会。是的，我会用电话什么的通知你的。”

“我相信这次演习之后，你一定有不少文字工作可做。你赶快做去吧，孩子。”

“啊，当然。”拜伦说，“再见吧，爸。”

“拜伦，我很高兴听到你妻子的消息。”

拜伦又那么恍恍惚惚地瞥了他一眼，又那么用亲切的语调说了声“谢谢”。

罗达的心情非常烦乱。巴穆·柯比四月就从英国回来了，帕格还在海上。这一年樱花开得特别早，他们开车像度蜜月似的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郊野去玩了四天，遍地都是芳香的花。罗达回到华盛顿之前，曾用极为肯定的语气答应和她丈夫离婚，然后跟柯比结婚。

对罗达来说，在路旁小客栈的卧室里，在南国桃李花丛中散步时，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是简单、明确而且自然的。可是后来，柯比兴致勃勃地跑到丹佛去为他们俩的新生活布置那所古老的大房子，让她独自待在遍是亨利的照片和纪念物的家中，她心目中设想的景象又没那么简单了，它的光彩的一部分也开始暗淡下来。

罗达的缺乏经验使她走入歧途。积累了二十五年的恩爱即便略有些变了味，一般说来也是不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的。同样的浪漫，同样的激情，甚至同样的金钱是轻易找不回来的。算计精明的荡妇往往是这样来抉择的。罗达的苦恼在于，她自认为是一个好女人，不幸的是，她在丈夫之外又搞了一场大恋爱，因而破坏了她一切的道德准则。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次，她丈夫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正当许多男女失足的那个年龄——她失足了，结果就越陷越深。那种急于对自己保持好的评价的愿望更使她完全陷入混乱之中。

她仍然喜欢着——也许爱着——并且敬畏着帕格，然而他的事业日益使她感到失望。有一阵子，由于他那样接近罗斯福总统，她曾希望他搞出什么大名堂，可是那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她的一些朋友都在炫耀着她们的丈夫新接受的指挥职位：战列舰、驱逐舰纵队和巡洋舰。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之间的竞争在他们的夫人之间也一样进行着。罗达·亨利正在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妻子——他二十多年来本来一直和跑在前头的一些人并驾齐驱，如今却沦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帕格的官运显然不佳，这是罗达最痛心不过的事。她一直希望他有朝一日至少当上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最后，她还是选中了他，而没有嫁给那些后来当上银行董事长、钢铁公司总经理或陆军里的将军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向她求过婚，不过如果她同他们约过会、接过吻，她就认为本来有可能同他们结婚，而因为帕格的缘故放弃了）。现在看来，他连个海军少将也未必当得上！随着他在海军部的那个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那个有限的目标也日益渺茫，而他的那些竞争者在海上指挥的资历却越来越老。

罗达·亨利用这些念头来促使自己下决心告诉帕格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然而，她并不是以欢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时刻的。她左右摇摆，准备随时被推到任何一边。

帕格护航旅行归来时，她不在家。他没从诺福克打电话来，因为他知道她喜欢睡懒觉。他乘飞机回到华盛顿以后，发现家里空空荡荡的：厨子走了，罗达出去了，邮件堆满了他的书桌，也没有咖啡。他不能责怪谁，然而回到家是冷清清的。

在作战计划处的办公室里，他偶然碰上了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没同勃纳·沃克回英国。经过甄别，能担任绝密工作的秘书是不多的，所以英国采购团暂时征用了她。帕米拉轻快、活泼，穿着那身黄绿色布上衣显得很清新，没有一点点戎装味道。帕米拉用一种他在家里所没找到的温暖招呼他。他约她到海军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一刻钟里匆匆忙忙地吃了夹馅儿面包、馅儿饼和咖啡。帕米拉谈到勃纳·沃克把她留下来使她多么不愉快。“我愿意这个时期待在国内。”说着，她眼睛都有些潮润了，“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真的认为英国已经完蛋啦。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是会闪现怎样忍受德国军人的对待和街上换了招牌的画面的。这是一种一阵阵地变得真实得可怕的噩梦。”她摇了摇头，微笑着。“自然，这只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你这可怜虫，气色倒挺好，海上的生活显然对你更合适，你像年轻了十岁。我希望你老这样年轻下去，或者再回到海上去。”

“哦，我也尽量散步、打网球，但是那和在海上终究不一样。”

“自然不一样。”

他问起又得到台德·伽拉德的什么消息没有，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们随随便便地说了声再见，就分手了。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维克多·亨利整理着堆积成山的文件，感到畅快多了。

家里，罗达穿了一件鲜红的衣裳，把饮料加上冰，干酪和脆饼干已准备好了，在等着他。她的神态和言谈使他感到有些异样。她唠唠叨叨地谈着房子的事。她急于谈，又是那么滔滔不绝，一开头他怎么也找不到机会告诉她白宫请客的事。那天刚过中午，她一看见帕格在梳妆台上给她留的字条，就同一个房产代理商跑出去了。她去看了三所房子。所有她抑制起来的犯罪感都集中在这个房子问题上，好像只要让帕格相信她不在不辞劳苦地找房子，她的罪行就可以掩盖住了。这其实是说不通的。她正要把消息透露给他。她是凭着神经性的本能来行事的。看到帕格潦潦草草地写的那张简短便条，她就立即得到了信号：他回来了，要把住关。

对所从未见过的房子的缺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帕格当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勉强听了下去。然后，罗达又谈起那个痛心的问题——最近的升迁：那个糊涂虫、色魔、酒鬼奇波·潘宁顿把“赫勒纳”号弄到手了；还有，帕格可知道连皮尔·福莱都在珍珠港指挥上一支驱逐舰中队了？帕格在罗达说个不停的时候插进一句话——这是在晚饭桌上吃着肉的时候——告诉她关于总统的邀请。她惊奇得张大了嘴：“帕格！真的

吗？”她问了许多问题，大声嚷着她在发愁穿什么衣裳好，并且带着恶意的满足说着当安妮特·潘宁顿和苔米·福莱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们会有怎样的感觉。

她这番表演太拙劣了。他正看到她最坏的方面——比她最坏的表现还要坏，因为她的品德从来没这么低下过，尽管她仍然长得很漂亮，她的肌肤也还像以前那样细嫩光滑。帕格发现他自己正在冷眼观察他的妻子，就像在判断职业上的事物似的，很少有年过四十的妻子经得起这么仔细的观察。

那晚，维克多·亨利从他所熟悉的迹象看出，罗达暂时还不欢迎他进她的寝室。他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他老早就认为罗达有权利不时地在生理上或精神上发作这么一下，尽管对于在海上漂荡了六个星期的他来说，这实在是太难堪了。他好久都没睡着。他不断地思考着在首都所发现的那种对战争漠不关心、得乐且乐的情绪，想到《租借法案》通过之后，美国总算对铲除纳粹主义也做了一点儿贡献。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究竟生产并且用船运走了多少物资。作战计划处那边的数字叫他大吃一惊。互相冲突的委员会和办事处，互相矛盾的指令，陆军航空兵团、海军和陆军互相重复的要求，而英国方面的需要压倒了整个计划。在一系列乱糟糟的惊人的会议、会谈和油印文件中，《租借法案》陷于瘫痪了。

他也不断地在心里琢磨着他的妻子和那个英国姑娘有多么不同。最后，他爬了起来，把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像吞药丸似的喝了下去。

那个星期的后半，希特勒的副元首，那个黑眉毛的狂热的鲁道夫·赫斯忽然独自飞到苏格兰，跳降落伞着陆，要求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听到发生这样的事，帕格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高兴起来。有那么一两天，德国好像要分裂。可是纳粹立即宣布，赫斯是为国操劳过度，以致精神失常。英国人没做什么公开表示。帕格从帕米拉那里听说（她又是从大使馆听到的）赫斯事实上已经疯极了，他被关在疗养院里，胡乱说着他的和平计划。

从战争的消息看，德国确实没有被削弱的迹象。在希腊，他们抓到了大批大批的英国俘虏，夺取了堆积如山的军火。在大西洋上，他们炸沉了大量的船只。他们从伦敦和利物浦上空丢下了比一九四〇年的闪击战还要多的燃烧弹。他们包围了图卜鲁格，还从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头上飞过，在克里特岛发动了令人吃惊的空降入侵。在战区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在这样倾泻着军事活力，这种熔岩般泛滥着的暴力真是可怕。面对着这一切，维希法国畏缩起来，正和纳粹谈判着一项把北非拱手交给他们的交易，说不定连法国的强大舰队也要一并奉送呢。对那些尽力想使法国保持中立，不让德国染指非洲的法属达喀尔（它伸出在海面上、控制着整个大西洋）的美国外交官来说，真是碰了个鼻青脸肿。

看来没有力量能使纳粹停下来。在克里特岛上筑下深沟高垒、装备精良的英军宣称在大量杀伤从天空中来的入侵者，然而，不管抓住降落伞背带跳下来的是死是活，或者随着滑翔机撞落在地上，大批的空降部

队还是来了。原来很富于自信的英国公报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含糊。他们似乎已承认，德国人以难以置信的代价终于夺取了一个飞机场，后来又夺取了另一个。不久才明白，原来希特勒在克里特岛干着一件崭新的事：完全不凭海军力量，光从空中名副其实地从英国海军的虎口中夺取一座防御坚固的海岛。这个消息对英国的威胁大极了。除了这个大败绩本身之外，克里特岛越发像是战局收场的一次演习。

可是，美国仍旧无所作为。在作战计划处内部，陆军和海军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维克多·亨利这一派主张立即在北非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拯救英国：护航，占领冰岛，尽一切力量输送军火。可是，陆军方面估计英国仅仅三个月内就要垮台，主张在巴西和亚速尔群岛方面采取行动，预防纳粹以达喀尔为据点侵入南大西洋。总统在这两种计划之间摇摆，举棋不定。

这时，传来十分可怕的消息：德国一艘新建造的军舰“俾斯麦”号在格陵兰海面上，从十三海里以外用一阵排炮击沉了英国强大的军舰“胡德”号，然后在北大西洋的浓雾中逃得无影无踪！这下把全国从春意阑珊中震醒了。总统宣布将做一次重大的广播演说，报纸和广播中充满了对这次演说的推测。他会不会宣布开始护航？他会不会要求国会宣战？“俾斯麦”号这个锐不可当的战绩似乎表明，希特勒除了陆地和天空外，也正在取得海洋的霸权。大西洋的实力均势忽然起了明显而可怕的变化。

罗达对这个沉痛消息的反应是以焦躁、疯狂的心情大声唠叨着白宫会不会在她已经普遍告诉了她所有的朋友之后，取消这次晚宴的邀请。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多半已经在准备参战了，他哪里还会去理会一次社交性的宴会——尤其是请的又是像他们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维克多·亨利为了得到些安宁，特意去问了一下总统的海军侍从：白宫的邀请没有变动。

“爸，你怎么看，英国军舰会逮住‘俾斯麦’号吗？”

拜伦跨坐在澡盆边上，他留意到维克多·亨利刮脸的时候仍然喜欢把一条腿放在澡盆上。帕格刮脸的动作也没有改，仍旧是依次刮双颊、下巴和脖子，然后皱起眉头以伸出上唇。拜伦小时候就无数次地像这样坐在那里，和他父亲说着话。

“嗯，勃拉尼，他们宣称‘威尔士亲王’号在格陵兰附近打伤了它的侧翼。可是，德国人很有损坏控制的本领。我到‘俾斯麦’号上去过。它是一个海上的钢铁蜂窝，要是被击中了，他们多半把灌进水的部分封闭起来，然后关上灯往回跑。英国人正在倾全力搜索‘俾斯麦’号，什么护航，什么地中海，都顾不上了。他们知道‘俾斯麦’号在朝什么地方跑——往法国海岸，开足了马力往那里溜。英国人也知道‘俾斯麦’号的最高速度。照理说，飞机应该可以发现它，除非——”他把刮脸刀在水里涮了涮，又甩一甩，“除非‘俾斯麦’号根本没受到损伤，那样的话，任何护航船队碰上它，都只好听天由命了。从它表现的火力控制来看，半小时之内，它足可以炸沉四十艘船。”

“我多么愿意参加这次搜索行动啊。”拜伦说。

“你愿意吗？”帕格用喜悦的眼神望了望他的儿子。当拜伦看到他父亲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却看到儿子从一个苍白、忧郁、瘦脸庞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漂亮、六英尺高、穿了蓝色镶金军服的海军少尉。帕格用湿手巾揩了揩脸：“几点啦？咱们快点儿吧。”

拜伦随着他进了梳妆间。“哎，爸，你跟总统很接近，对吗？”

帕格扣着衬衣纽扣，说：“接近？据我看，谁都不真正跟罗斯福先生接近，也许除了这个哈里·霍普金斯。”

拜伦蹲在一条板凳上，望着他父亲穿衣服。“昨天我又接到娜塔丽两封信，她最后还是给卡住了。”

帕格站在梳妆台前面，朝镜子里皱着眉头。“现在怎么办？”

“还是为了那件事，爸，还是在她叔叔的父亲入美国籍的问题上胡扯一气。他的护照有效期得不到续签，这个官员答应给续签，另外一个又刁难起来。这件事就这么转来转去。”

“叫你的妻子回国，让她叔叔在那里等待时机。”

“爸，让我把话说完吧。”拜伦挥起双手，“本来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甚至都买了船票，只是华盛顿的某种批准手续始终也没下来，娜塔丽只好又把船票卖掉了。爸，他们现在可给德国人包围了。德国人在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北非——也可以说在整个意大利。他们是两个犹太人。”

“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

罗达在寝室里大声嚷道：“帕格，你过来一下好吗？我的神经失常啦。”

他发现她穿了一件紧身的蓝色绸礼服，正对着一面全身的穿衣镜凝视着自己，礼服背后敞着，露出内衣和一大片玫瑰色肌肤。“替我钩上。瞧，我的肚子有多鼓。”她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件讨厌的衣服在铺子里看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像这样啊，当时好看得很呢。”

“你的肚子不鼓，”尽管她背后的光线很暗，维克多·亨利还是想法替她把扣子钩上了，“你看起来十分漂亮。”

“啊，帕格。哎哟，我的肚子鼓出了一英尺。我就像怀了六个月的胎似的，样子可真怕人。我使的还是我最紧的一根腰带。唉，这可怎么好？”

她丈夫把扣子钩好以后，就走开了。罗达的样子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她发出穿晚礼服时总要发出的声音，她的感叹和质问都是故意夸张的，最好不去理会。

拜伦仍旧蹲在那条板凳上。“爸，我本想也许你可以跟总统提提这件事。”

维克多·亨利的反应快而干脆。“这个想法没道理。”

死寂的沉默。拜伦一下子跌坐在板凳上，双肘支在膝上，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儿子脸上露出的敌意——甚至近乎仇恨，使帕格感到震惊。

“拜伦，我不认为你妻子的叔叔在美国籍问题上的麻烦适宜拿到美国总统面前去解决。事情就是这样。”

“哦，我知道你不肯管。你根本不高兴我娶了个犹太人，你一直就是这样。你也不在乎她会有什么遭遇。”

罗达正戴着手套，大步走了进来。“老天爷，你们两个还在嘟囔些什么？帕格，你能不能穿起上衣一道走？”

亨利一家在白宫前头宾夕法尼亚大街这边碰到了几十个纠察队员，举着破破烂烂的椭圆形反战标语牌排队走着，齐声呼喊：“美国人不去！”离他们不远，有几个人身前身后挂着牌子踱来踱去，牌子上面写着：“美国的反战运动是共产党的阵线。”两个打着哈欠的警察在监视这平静的示威。

“晚安。”

一个穿着花哨制服的高个子黑人开了门，他的嗓音——至少在罗达听来——很像《魔笛》⁽³⁾里的男低音。在五月里一个和煦的夜晚，亨利一家穿过白宫里芳香的草地花丛，走进铺着耀眼的大理石的宽敞前厅。一个穿了常礼服的中年人站在用黄铜镶在地上的总统纹章旁边，他自我介绍说是总招待员。“亨利太太，等下您坐在总统的左首。”他说着，朝一张大卡片瞟了一眼，“您看，挪威的皇太子妃玛塔是住在白宫的客人，她坐在右首。”

“哦，是的，是的。哎呀，玛塔皇太子妃？她的位分当然比我高了。”罗达神经质地咧嘴笑了笑，说。

“我估计我们来得太早啦。”维克多·亨利说。

“一点儿也不早，请过这边来。”招待员把他们让进一间宽大的叫作“红房”的休息室，说过一会儿就请他们上楼，说完就走了。

“唉，可惜华伦没赶上这个场面！”罗达望了望靠近高大的天花板的一幅幅历届总统的画像和室内一色红套子的雅致家具，“他还特别喜欢读美国史。”

“正是这样。”梅德琳用明亮、灵活的眼睛四下里打量着。她穿了一件长袖的黑绸礼服，纽扣一直扣到颈部，和她母亲裸着胳膊和胸部的装束恰成对照。“咱们就好像走进了一本历史书似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抽烟？”拜伦说。

“不要，不要，可抽不得。”他母亲说。

帕格说：“为什么抽不得？这里到处都有烟灰缸，这是一处住宅。你们可知道白宫实际上是什么样吗？”他也有些紧张，不过借着说话来掩饰。“这好比基地上司令官的住所，又好比是大亨们住的有侍役的华丽大

厦。这所是最大的，也是最华丽的。这只不过是当上了头号人物的人的一份额外酬劳。”

“可是想想看，到这儿来实地管管家！”罗达说。尽管身边没有旁人，他们说话的嗓音还是不自然，要么喊喊喳喳，要么声音太大。“就算是给我一大队仆人，我也会急得发疯。我不能设想她是怎么管理的，尤其是像她那样还在全国各处跑来跑去。拜伦，千万小心你那烟灰。”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总招待员让进一个秃顶、消瘦、神色忧郁的男人。“我想现在我们可以上楼了。”当副国务卿和亨利一家握手的时候，他又说。

电梯把他们送上楼。在一间挂了海洋画的宏伟的黄色房间一端，总统坐在他的书桌后边，正在哗啦啦地搅拌着鸡尾酒。

“哦，来啦，正赶上喝头一轮！”他笑着大声说，嘴咧得很大，他那张亲切的、粉红色的脸容光焕发。他的嗓音有一种清脆、精力充沛的回响。他系着一条黑领带，上身穿的是常礼服，里边是柔软的白衬衫。帕格弯下身去从书桌那边拿酒的时候，注意到总统下身穿的是棕色便裤。“帕格，我希望亨利太太喜欢菊花味的。晚上好，萨姆纳。”

总统用潮润的手使劲和亨利一家一一握了手——他的手刚离开摇酒器，还在发凉。“萨姆纳，你怎么样？你喝旁的吗？我调的马提尼酒蛮不坏哩。”

“谢谢，先生。看来这正合适。”

这时，埃莉诺·罗斯福正站在屋子中间的壁炉旁边，跟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女人和一个尖脸、上年纪的矮个儿男人一道喝鸡尾酒。他们两边，敞开着窗上镶了花边的帷幔摆来摆去，吹进来暖风，随风还带进了浓烈的花香。招待员把亨利一家人介绍给罗斯福夫人、玛塔皇太子妃和萨默塞特·毛姆。罗达一听到这位作家的名字，就打破了她的拘谨态度：“哎哟，毛姆先生！可真想不到。也许我太冒昧了，可是您的书我全看过了，我本本都喜欢。”

这位作家吐了口香烟，结结巴巴地说：“那……那太客气啦。”说的时候，只动了动他那撇着的薄嘴唇，他那上了年纪的蒙眬的眼睛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一动不动。

“啊，既然都齐了，为什么不坐下来？”总统夫人把一把椅子挪近书桌，男人们马上也照样做，只有萨默塞特·毛姆例外，他坐到拜伦放的一把椅子上。

“萨姆纳，关于‘俾斯麦’号，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总统说。

“五点以后没有更新的消息，先生。”

“哦，五点以后我跟在伦敦的埃夫里尔谈过了，通话的情形糟得很，不过，我估计没什么真正的新闻。帕格，你怎么看？他们能逮住它吗？”

“总统先生，这次演习可够吃力的，海洋那么大，天气又那么坏。”

“你总该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狡黠地说。

“要是确实像他们所宣称的已经打伤了它的侧翼，”帕格接着说，“那么他们就应该逮住它。”

“哦，他们击中了‘俾斯麦’号，他们的几艘巡洋舰跟着漂浮的油迹一直追到浓雾里。这是直接从丘吉尔那里来的消息，哈里曼正在他官邸里做客。”

罗达尽量不去注视玛塔皇太子妃，她觉得那位妃子拿鸡尾酒杯的样子像是在捧着笏。罗达无意中也在模仿她的姿势。罗达断定自己的肌肤差不多和妃子的一样好看，虽然妃子比她小，有这么多的黑头发，梳的发式还挺可笑。她脑子里尽想着王室，没跟上席间关于战争的谈话，所以当大家站起来的时候，她有点儿吃惊。他们留下总统，随着罗斯福夫人走到电梯那边。等他们到了餐厅，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坐在那里，被安置在主人的席位上。这里，敞开的窗户也吹进浓郁的花香，还掺杂着餐桌中央一只大银碗里荷兰石竹的芳香。

“哦，今天可是一个好日子！”他们就座以后，总统大声说，显然要使大家都感到自在，“福特公司最后答应皮尔·克努德森在他们的大厂房里建造解放者式轰炸机。我们一直在为这件事着急，看来实业家们终于觉醒过来了。”他开始喝汤，大家也吃了起来。“到秋天，我们每个月要制造五百架重型轰炸机，这下可以办到了。毛姆先生，这是可以传给英国的大好消息！到秋天，我们每个月要生产五百架重型轰炸机。这可是很有分量的情报。”

“总统先……先生，有……有分量的情报是……”毛姆的结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以都留心听他说完，“是你说……说你们将要生产它们。”

作家还没说完，总统就笑了，然后又大声笑了起来。帕格看得出，这位在白宫下榻的客人是享有开玩笑的特权的。

“在上次大战期间，毛姆先生是英国的一名间谍，帕格。”总统在餐桌对面说，“嗯，他还写过一本间谍小说呢——阿申登。你在这儿说什么可得小心点儿，丘吉尔会马上知道的。”

“总统先……先生，你知道一个白宫的客人永远不会干那种事。你可以相信我现在已经不是一只雪……雪……雪貂了，我已经变成一种更低级的动物，一……一……一个吃闲饭的。”

罗斯福夫人在哄堂大笑中愉快地说：“富兰克林，为了凑成一个好日子，还发生了些什么呢？”

“哦，那些小子做了无数次修改，终于完成了我要做的重大演讲的草稿，看起来还不错，还不错。所以，我请他们喝咖啡，吃三明治。现在我把他们锁在楼底下，再改一遍。萨姆纳，现在该把赌注押在哪儿？我应该要求国会宣战呢，还是宣布护航？还是什么别的？像这样悬而不决，连我都受不了啦。”总统笑了，随后又说，“毛姆先生，作为一个大作家，您猜得出我要讲些什么吗？是战争，是护航，还是什么真正新的

灵感？”

“总统先生，你记……记得你读过的《奥利弗·退斯特》吗？‘先生，求求您，我还……还要点儿。’⁽⁴⁾”

“当然记得。”总统说，他那双长得很近的、机灵的眼睛闪烁着，等着一个笑话。

“那么，先生，求……求您，”作家把脸绷得十分严肃地说，“我要……要点儿战争。”⁽⁵⁾”

全桌都爆发了笑声。

“哈，哈，哈！说得正像一个英国特务！”总统说，又引起一阵笑声。

穿制服的侍役清了桌面，准备上另一道菜。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对切那块小羊脊肉很感兴趣，罗达·亨利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唉，要是帕格能切成那样，该有多么好！”

“哦，我相信他能。”总统得意扬扬地拱起他那浓重、斑白的眉毛，很巧妙地挥起那把刀切下去，“罗达，我喜欢把羊羔肉片成这样，你呢？不喜欢大厚块，也不喜欢薄片片。诀窍就是得有一把快刀，和一只果断的手。”

维克多·亨利正在回答罗斯福夫人关于纳粹德国的问题。他提高了嗓音，因为她说过她的耳朵有些聋。

“帕格，你在说什么？”总统一边切肉，一边竖起一只耳朵说，“我漏掉什么有趣的话了吗？”

“先生，我刚才在说，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加快速度搞工业。”

“真奇怪。那么，他们没加快速度的时候，成绩也不坏呀。”

“哦，总统先生，事实是，旁的国家比他们还差劲。”

罗斯福把脸朝向坐在皇太子妃右首的毛姆。“威利⁽⁶⁾，亨利上校也曾干过情报这一行。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的时候，早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那个协定之前，他就推断出来了。所有那些机警的外交官、将军和专栏作家都给骗得团团转，可是帕格早就知道了。帕格，你现在怎样推断？大批军队在东线的集结意味着什么？希特勒会攻打俄国吗？”帕格从总统那聪颖、机智的一瞥中明白他心目中想的是在火车上讨论的那份文件。

“总统先生，自从那次碰上好运气之后，我就丢掉了我的水晶球⁽⁷⁾，把我的证书扔了。”

毛姆摇了摇一根暴着青筋、为烟草染污了的手指：“上……上校，干咱们这……这一行，永远别承认是碰运气。”

“萨姆纳，你怎么看？”总统说。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的奋斗》，”萨姆纳用殡葬承办人的口气说，“迟早他要进攻，这是没法儿避免的。”

“他多久以前写的那本书？二十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那有力的声音使罗达很强烈地想起他广播时的样子，“我可不愿意受我老早说过或者写过的东西的约束。”

罗斯福夫人说：“毛姆先生，要是德国进攻苏联，英国会援助俄国吗？还是让斯大林自作自受去？”

这位作家朝总统夫人望了好几秒钟，死寂的沉默笼罩着全桌。“我……我实在说不好。”

“威利，你要知道，”总统说，“这里很多人都不相信鲁道夫·赫斯犯了神经病这个说法。他们传说他是被派到那里去告诉英国人，德国就要攻打俄国了，要取得一项叫你们袖手旁观的协议；作为回报，他们答应帮助你们保持住大英帝国。”

“这正是《我的奋斗》里的计划。”罗斯福夫人像个学校教师那样坦率地说。

萨默塞特·毛姆在总统和他夫人的爽快语言的交叉火力下，只摊了摊双手，往椅子上一缩，样子显得又小又老，而且疲惫不堪。

“萨姆纳，”罗斯福说，“要是英国人不援助俄国，你认为我们能向美国人民说清楚吗？”

“总统先生，我想那么一来，对英国的援助也就吹了。”萨姆纳·韦尔斯说，“如果希特勒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威胁，那是一回事；如果他只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威胁，那又是大大不同的另一回事啦。”

总统瞟了英国作家一眼，用轻松得多的语调说：“哦，我来再切点儿羊羔肉好不好？”

“总统先生，劳驾您给我切点儿。”皇太子妃提高了嗓音说，“自然，希特勒在东边集结军队也许正是为了入侵英国哩。”妃子的英语发音很准确，略带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帕格想，她这是在机智地替毛姆刚才一瞬间的窘促打圆场呢。这之前，她一直没有开口。“你们知道，每逢希特勒开始一场新的战役，斯大林就这里掐点儿什么那里捏点儿什么的。这也许是为了显示实力，好让斯大林不敢染指罗马尼亚的油田。”

“那倒也是可能的。”萨姆纳·韦尔斯说。

“欧洲政治可以纠缠不清到这么可怜的地步。”罗斯福夫人说。

“可是当前都归结到希特勒的冲动上。”总统说，“可惜咱们得跟这个怪物生活在同一个世纪。喂，这儿有两位同那个家伙面对面长谈过。咱们来一次‘民意测验’吧。萨姆纳，你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吗？”

“总统先生，我曾尽量寻找这方面的证据。可是，正像我所报告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冷静、很有知识、巧妙的鼓动家，很有尊严，而且我担心他还有一定的魅力。”

“你呢，帕格？”

“总统先生，您可别误会，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国家首都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要多。”

罗斯福好像大吃一惊，随后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旁的人也笑了。“呃，这话可有分量！在我自己的餐桌上，竟然把我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了！帕格，你最好快快把你的话讲个透。”

“然而，我说的是实话，先生。同他面对面相见，他给人一种强有力的感觉，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谈话的本领惊人，能有条不紊地列举许多事实。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他经常像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那样胡言乱语。不过，我相信他只是为投德国人所好才那么干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善于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

罗斯福这时略有些笑容。“对，帕格，干这种行当就得有那样的本事。他当然是一个能干的家伙，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给咱们制造这么多麻烦啦。”

罗达忍不住问了一句：“帕格，你到底什么时候同希特勒谈过话？这对我来说可是一条新闻。”做妻子的这种不加掩饰的受委屈的语气使总统笑了起来，笑声响遍了全桌。她转过身来对罗斯福说：“真的，他的嘴巴总是闭得严严的。这样的事也不让我知道知道！”

“你用不着知道。”帕格在桌子对面说。

“亨利上……上校，”萨默塞特·毛姆朝前弯了弯身子，说，“我向一位同……同行致敬。”

谈话分散成轻松的闲谈了。罗斯福对罗达·亨利说：“亲爱的，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丈夫的这个称赞不能更高了。”

“我这可不是有意的。想想看，他就是一个斯芬克司⁽⁸⁾，他这个人。”她朝帕格送去一个温情的眼色。这时，她对他十分亲切。老实说，她对整个世界都是亲切的，因为一瞬间她在总统的餐桌上很自然地取得了成功。

“帕格是一个优秀的军官，”总统说，“我认为他会干出些大事情来。”罗达兴奋极了：“总统先生，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并不是人人都配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太太，”罗斯福用一种连她袒露着的部位也领略了的、确乎充满人情味的眼神望了她一下，“可是，罗达，他配。”

出于世上最古老的本能，罗达·亨利飞红了脸，朝罗斯福夫人那边望去。这时，罗斯福夫人正和萨姆纳·韦尔斯深谈。罗达心里忽然闪了一个念头：这个高个子的女人嫁了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但是帕格至少可以走路。罗达想，生活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平衡。这个让人头晕目眩的情势正在使她变得达观起来。

梅德琳和拜伦各坐在餐桌的一边。梅德琳坐在毛姆和韦尔斯之间，拜伦坐在皇太子妃和一个名叫莉兰诺的穿一身紫的老妇人之间。这位老妇人在整个晚上什么也没说，看来显然是住在白宫的一个亲戚，兴趣主要在吃上。梅德琳先是和副国务卿，后来和那位著名作家在交谈。她活泼、亢奋而快活，不住地用手比画着做手势。当她告诉毛姆她的职业时，毛姆答应在克里弗兰的访问节目里出现。他坦率地说，他到美国来就是为了替英国做宣传的，所以他何乐而不为？她高兴得要命。

在整个晚宴上，拜伦一直坐在那里闷声不响，泰然自若，置身事外。维克多·亨利留意到罗斯福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总统总喜欢叫人人都高高兴兴的，在他周围只要喜气洋洋的面孔。帕格不断地瞅他的儿子，希望和他的目光相碰，然后暗示他振作起来。

吃冰激凌的时候，总统趁着餐桌上消停的一刹那，说：“我们还没听到这位潜艇军官说什么呢。拜伦，你倒天生地适合那个沉默的工作。哈哈！”这个年轻军官只对他忧郁地笑了笑。“你们那个单位的士气怎么样？”

“很好，总统先生。”

“你是不是准备随时去打仗，就像毛姆先生所希望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恨不得马上打。”

“哦，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维克多·亨利插了进来：“战争开始的时候，拜伦正好在波兰看个朋友。他遭到一架德国空军飞机的扫射，受了伤。”

“原来是这样。”总统说着，用心地注视了拜伦一下，“那么，你更有理由去打德国人啦。”

“那还不是主要的，总统先生。问题是，我的妻子如今困在意大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看起来很吃惊。“困？怎么困的？”他那洪亮的嗓音变得干巴巴的。餐桌上充满了浓厚的好奇气氛，个个都望着拜伦。

“总统先生，她叔叔是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他在护照上遇到一些麻烦，回不了美国。他年纪大了，又有病，她不肯丢下他一个人回来。”拜伦说得也像总统那样干巴巴的，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罗斯福夫人笑了笑，插嘴说：“富兰克林，咱们俩都看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还记得吗？你确实很喜欢那本书。”

“杰斯特罗博士在耶鲁大学教过多年书，罗斯福夫人，”拜伦说，“他几乎一辈子都是在美国生活的。只是卡在什么可笑的官方文牒上，可是目前他们就困在那里。”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本好书。”总统说，他的神情厌烦而严厉，“萨姆纳，请你派人调查一下。”

“总统先生，一定的。”

“然后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一下。”

“我会的，先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又吃起冰激凌来。没有人说什么。也许这么过了八秒或者十秒钟——在那样的宴会上，在那样的场合，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每个人似乎都一心一意地在吃甜食，只听到羹匙的磕碰和刮挠声。

“提起那本书来，”总统夫人抬起头来，带着明朗的微笑说，“我正在看一本很不寻常的小书——”

通向大厅的门打开了，一个面色苍白、留着口髭的海军中校走了进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对不起，总统先生。”

“好，好，拿给我。”年轻人出去了。撕信封的时候，发出啦啦的响声。在总统摊开的白纸上，贴着类似电报的收报纸的黄色长条。

“好啊！”富兰克林·罗斯福朝四下里望了望，脸上立即露出饶有兴味的神色。“我可以转播一点儿新闻吗？”他故意停了一下，好增加戏剧性，“他们好像搞到‘俾斯麦’号了！”

“啊！”在一片兴奋的噉噉喳喳声中，皇太子妃在椅子上颠了一下，像个小姑娘似的拍起手来。

总统又扬了一下手。“等等，等等，我不想过于乐观，不想言之过早。它所说的是：从‘皇家方舟’号起飞的飞机已经追上了它，朝它丢了几枚鱼雷。它们准是击中了‘俾斯麦’号的操舵装置，因为天黑的时候，它正拖着一道很厚的油迹慢慢地往西开去——朝错误的方向开。全舰队都围了上去，现在有些部队已经发现了它。”

“总统先生，报告里有它的方位吗？”维克多·亨利说。

总统把经纬度念了出来。

“成啦！那里离布列斯特有一千英里，”帕格说，“远在德国空军的保护伞之外了。他们搞到它啦！”

罗斯福总统回过头来，对一个仆役说：“请把杯子都斟上酒。”

几名仆役赶快照他吩咐的一齐斟起酒来，席上笼罩着一片静寂。

总统举起酒杯。“为英国海军干杯！”他说。

“为英国海军干杯！”参加宴会的人一齐说，都喝了酒。萨默塞特·毛姆眨了好多下他那蜥蜴般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维克多·亨利已经去上班好久了，当女仆进来收拾早餐的杯盘时，罗达向她要了笔和纸。她坐在床上写了封短简：

亲爱的巴穆：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不用我解释你就能理解，我不能做那

件事。我认识到我们二人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请接受我的爱以及我永恒的感激，因为你所奉献给我的，是我所不配也无法接受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请饶恕我。

罗达

她马上把信封上，赶紧穿上衣服，冒雨出去，亲自把它邮寄了。

就在那同一个晦暗、阴湿的早晨——将近中午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正穿着衬衣，坐在灯光下工作。

“喂！”他朝话筒咆哮了一声。他已经讲明不接电话了，因为作战计划处的处长要他在周末之前赶出一份今后四年内商船所需物资的调查材料。

“先生，对不起。是萨姆纳·韦尔斯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的，先生。”

“呃，萨姆纳·韦尔斯吗？好吧，我和萨姆纳·韦尔斯通话。”

韦尔斯的秘书有一种妩媚、妖冶的南方口音。“哦，亨利上校，要是您有空的话，副国务卿很想今天见见您。”

帕格望了一下桌上的座钟，决定把午饭免了。他说：“我可以马上来。”

“那太好了，先生，太好了。十五分钟之内吗？”

他走进韦尔斯的办公室时，才发现原来那亲切、妖冶的声音出自一个肥胖的老夜叉，大约六十岁，穿着一件蓝白条薄麻衣服。

“哎呀，上校，您来得可真快。副国务卿正同赫尔国务卿谈话呢，他问您可不可以同惠特曼先生谈谈，惠特曼先生掌握一切细节。”

“好的，我和惠特曼先生谈吧。”

她领着他从萨姆纳·韦尔斯这套宽敞、华丽的办公室来到一间小多了的、没有窗户的、更为平庸的办公室，门口一块凸出的牌子表明这是管理欧洲事务的一个小官员。阿洛伊修斯·罗·惠特曼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头发浓密，除了略显肥大的衣服、一张分外红润的脸、一副特别活泼的笑容外，他和华盛顿机关里的一万名官员没什么两样。墙上挂有几幅马的版画，使这间小办公室有了生气。“上校，副国务卿向您表示感谢——你是打断了繁忙的日程到这儿来的。”他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吸烟吗？”

“谢谢。”

两个人吸着烟，面面相觑。

“天气坏得很。”惠特曼说。

“最坏不过。”帕格说。

“那么，好，关于埃伦·杰斯特罗博士的护照这件事，”惠特曼很和气地说，“原来什么问题也没有。批准的文件送出去好久了，也许路上耽搁啦——近来事情往往是这样。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我们通过海底电报又向罗马方面查对了一下。杰斯特罗博士随时都可以在锡耶纳取他的护照，已经这么通知他了，护照已经锁在那儿了。”

“太好了，办得真快。”

“照我说，不费什么事，早已办好啦。”

“那么，我儿子听了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哦，对了，关于令郎，”惠特曼轻轻笑了一声，站起来，双手插在他那件棕绿两色的上衣外面的口袋里，随随便便地倚在他办公桌的一角，靠近帕格，仿佛使这交谈不那么带官方色彩，“我希望你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由于令郎把这件事搬到总统的餐桌上，副国务卿受了窘。”

“自然了，我自己听了也觉得很刺耳，我的妻子也一样。事后，我狠狠地说了拜伦一通，朝他发了脾气。可是，事已如此了。”

“我很高兴你这么感觉。你可不可以给总统写封短信，为令郎这个不幸的过失道歉，顺便说一下，你了解这件事老早就已经办好了？”

“我这么自发地给总统写封信？”

“你同总统的关系很好，你刚刚同他吃过饭。”

“可他是要韦尔斯先生向他汇报啊。”

上校和国务院的这位官员面面相觑。惠特曼向他做出最愉快的笑容，然后在这小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上校，就是为了让年轻的亨利太太一定能够回国，今天早晨我们做了颇有戏剧性的努力。确实有成千的这种犹太难民问题不断地送到我们这里，工作压力大得很，简直难以相信。如今，府上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们原希望你更领情一些。”

不管对还是不对，亨利从那个人说“府上”两个字的语气感觉出不愉快的含义。他打断说：“娜塔丽和她的叔叔不是犹太难民，他们是两个美国人。”

“上校，不过从技术上说，埃伦·杰斯特罗究竟是不是美国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且显然还是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澄清了。作为回报，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写那封信。”

“我很想答应你这个要求，只不过，像我所说的，总统并没要我就这个问题向他汇报。”帕格站了起来，“还有旁的事吗？”

惠特曼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站到他的面前。“那么，我就直说吧。副国务卿要我给他写那份报告，他好转呈给总统。可是，你只要写上那么一句，这件事就了结啦。因此——”

“惠特曼先生，我告诉你，如果我能找出像杰斯特罗这样一个卓越的

人会被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卡住而不能回国的原因，说不定我会写这封信。这个原因一定也正是总统想要知道的。可是，我回答不出。你能吗？”惠特曼用一张茫然的愉快的脸望着维克多·亨利。“好吧，也许你们组里有人能回答。谁负责这件事，最好由他去尽力解释一下。”

“亨利上校，副国务卿也许会难以理解你对这个请求的拒绝。”

“他为什么会？他并没叫我写这封信，是你在叫我写。”

惠特曼把汗毛很重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在空中挥动着，做出既是恳求又是威胁的手势。他的神态忽然变得懊恼而不愉快起来：“这是国务院直接建议的。”

“我是替海军部工作的，”帕格说，“我得回去工作了。多谢。”

他走了出去，在走廊里的一个公用电话间给诺福克军港打了个电话，叫他们给S-45号上的拜伦捎了个口信。下午晚些时候，他儿子到他的办公室来了。

“哎呀！”拜伦大声嚷道，声音大得震疼了他父亲的耳朵，“爸，不开玩笑！这回你相信了吧？”

“信了。”

“老天，可太好啦！现在她要是能坐上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船就好了。但是，她会找到的，她什么都能做到。爸，我太幸福了！嘿，现在说老实话，我那天和总统说这事究竟对还是不对？爸，她就要回来啦！”

“你可真有胆子。现在我忙极了，我希望你也在忙，回去工作吧。”

- (1) 梅奥（1856—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领袖。
- (2) 英国童话中同情病弱的慈祥老妪，最早见于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的诗作中。
- (3)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的歌剧。
- (4) 《奥利弗·退斯特》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写于1838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引文见小说的第二章，描写主人公在贫民习艺所里吃粥的时候，吃了一碗不饱，还要一碗，被管理员认为大逆不道，赶了出来。
- (5) 英语里“还要点儿”与“要点儿战争”发音近似。
- (6) 毛姆的昵称。
- (7) 欧美占星家用水晶球算命，预测未来。
- (8) 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专给路人出谜语猜。这里是说维克多·亨利叫人捉摸不透。

第四十三章

.....因此，今天晚上我已经发出一道通令，宣布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并需要把我们的国防加强到我们的实力和职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好极了！”帕格·亨利嚷道，他坐了起来，用一只拳头捶着手心，眼睛盯着收音机，“他干起来了。”

罗斯福洪亮的嗓音在广播里总带着一种戏剧性的回响。这时，他的声调扬了起来，充满了激情。

我重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话——那一小批爱国者，许多年前以寡敌众，但是也像我们一样，对最后的胜利确信不疑——“坚决依靠上帝的保佑，我们相互发誓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

电波噼啪响了一下，广播员用肃然起敬的声调说：“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白宫的东厅所做的演讲。”

“这真了不起，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帕格啪的一声关上了收音机，“他终于干起来啦！”

罗达说：“他干起来啦？真可笑，我以为他只是在骑墙中立呢。”

“骑墙中立！你不是在听吗？‘我们已把武装部队布置在岗位上.....我们要用他们来击退敌人的进攻.....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呀？”罗达打着哈欠，在长椅上伸懒腰，蹬着腿，一只装饰着粉红色羽毛的拖鞋从她裸着的脚上掉了下来。“这跟打仗是一回事吗？”

“只差一步啦。咱们马上会护航，那也仅仅是开始。”

“这倒使我犹豫了，”罗达把睡衣往腿上撩了撩，“咱们还买房子不？”

“为什么不呢？”

“帕格，要是参了战，他们准会给你一个海上职务的。”

“谁知道。无论怎样，咱们总得有个落脚点呀。”

“我想也是。你可曾考虑过究竟要哪所吗？”

帕格做了个鬼脸，这老早就是叫他为难的事。过去，他们曾两次在华盛顿买过较大的、他住不起的房子——用的是罗达的钱。

“我喜欢N街的那所。”

“可是，亲爱的，那就意味着没有客房，也没有多大地方做应酬。”

“喏，要是你看中了狐狸厅路的那所，那也好。”

“再说吧，亲爱的。我再把两所都看一看。”罗达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说，“都那么晚了，睡觉吗？”

“马上就来。”帕格打开一个公文包。

罗达嗖地一下走了，一边高兴地呢喃着：“来的时候，给我带一杯威士忌加水。”

帕格不知道他为什么又重新得到了她的宠爱，或者起先为什么会失掉。他太忙了，顾不得去理会这些。如果美国马上就要护航，他对商船的计算方法就太过时了。其实，船只所有权的转让和其他变通的花招儿都尽可以丢开不管。现在的局势是崭新的，帕格想，政府一旦做出了护航的决定，全国就会活跃起来。他调了两杯威士忌加水，浓而可口，然后低哼着上楼去了。

中继线上那个文书的声音像是在道歉似的：“先生，对不起，您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通话吗？”维克多·亨利的办公桌上摊满了文件，他的衬衫给汗水浸湿了，他正按照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紧急要求，在天黑之前把几个月以前汇集入档的美英联合护航计划根据最近的情况补充起来。

“什么？好，接上吧……喂，我是亨利。”

“我打搅你了吧，老伙计？你的声音可真不小。”

“没有，没打搅。什么事啊？”

“你对总统这场记者招待会是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你可真是一个忙人，叫你办公室的人把下午的报纸替你拿来吧。”

“等等，大概就在这里。”

帕格的文书拿给他两份油墨气味还很浓的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是：

罗斯福说不护航

还有：

总统对报界宣称：广播演说并不意味着护航

“无限期紧急状态”仅系警告，政策不变

帕格把叙述部分略过去。他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爽快地把他的整个广播演说都收回去了，宣称记者们误解了他。美国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都不拟加强行动，他从来也没建议过那样做。仍旧像以前一样：巡逻而

不是护航。不会把陆军部队或海军陆战队派到冰岛或任何别的地方。他所做的仅仅在于告诫全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可以听到报纸翻动声音的塔茨伯利说：“嘿，告诉我点儿鼓舞性的消息。”

“我原以为我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呢。”帕格·亨利嘟囔说。

塔茨伯利说：“这是怎么回事？维克多，因为昨晚的演说，我们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教堂鸣钟，满街跳起舞来了。现在我得去广播，并且要谈到这场记者招待会。”

“这可够难办的。”

“你能来喝杯酒吗？”

“恐怕不成。”

“请你想法来一趟吧，帕姆要走。”

“什么？”

“她要回国，搭今天晚上的一艘船离开美国。为了回英国，她已经跟他们磨了几个星期啦。”

“你等我的电话吧。”

他吩咐他的文书接通了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费勒上校——他的海上的一個老同事。

“喂，是索培吗？我是帕格。喂，你看见报上关于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了吗？……是的，我很同意。那么，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是：这份《护航附录四》你们今天晚上还非要不可吗？……喂，索培，这可是一项不成熟的建议，而且又是这么老大的一个附录。另外，我希望这东西有一天能用上……好吧，谢谢。”

帕格按了一下电铃：“接塔茨伯利……我马上去。”

“可笑的是，”帕格对塔茨伯利说，“罗达说他骑墙中立，我呢，反倒信以为真了。”

“也许只有女人才摸得清他那曲曲折折的心理。”这位记者说，“帕姆，你怎么那样不懂礼貌？帕格到这儿向你告别来了，进来把你的酒喝了。”

“等一下，我的东西都一团糟哪。”他们可以看到帕米拉在走廊里搬着衣服、书和旅行手提包，这儿那儿地跑来跑去。他们两个坐在康涅狄格路公寓塔茨伯利的那间小起居室里。从敞着的窗口送进下午往来车辆的噪音，阳光也射了进来，房间里又热又憋气。

塔茨伯利穿着一套宽大的、满是褶皱的棉毛混纺衣服，摊开四肢躺在沙发上，跷起一条粗腿，深深叹了口气。“又只剩我一个人啦！有那么个姑娘，她就是只顾自己，自己，自己！”

“家传的习性！”从看不到的角落里传来了悦耳的声音。

“住嘴！帕格，求你告诉我在这个讨厌的广播里该说些什么宽慰听众的话。”

“我实在什么也想不出。”

塔茨伯利喝了一杯纯威士忌，然后使劲摇了摇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怎么回事！大西洋的护航线是文明的命脉。如今，德国鬼子正用利刀在割它。他知道过去三个月被炸沉的吨数；他知道等德国空军把克里特岛和巴尔干半岛扫荡完了，就会掉过头来再搞我们，比去年的规模要大一倍，大嚷大叫着胜利。究竟搞的是什麼名堂？”

“现在我来喝酒了。”帕米拉大步走进来说，“爸，你是不是该走了？”

他把他那只大玻璃杯递给她：“再来一杯。我从来没像这次这么怕去广播，我怯场啦，我的舌头会粘在上腭上，说不出话来。”

“哦，对了，就像你现在这样似的。”帕米拉把他和帕格的杯子拿到那个安着轮子的小酒柜上。

“多搁点儿冰，我已经染上这个颓废的美国习惯了。帕格，我们的帝国完啦。我们只不过是你们在反德战线上的一个前哨阵地。然而，我们是有四千万人口、一支强大海军和一支英勇空军的前哨阵地。唉，伙计，我们是你们大西洋里的夏威夷，只是比夏威夷要大上许多倍，实力强许多倍，也重要许多倍。啊，要是我能豁出去做一次指出你们的政策有多么荒谬的广播，那该多好！”

“谢谢，帕姆。”帕格说，“塔茨伯利，我同意你所说的。陆军部部长也同意，哈里·霍普金斯也一样。他们两个都发表过演说，竭力主张马上护航。我没有替总统的政策辩护的余地。这是一个不幸。喝吧。”

“喝吧。对，这是你们的不幸。这场战争是德国和美国比胜负。要是你们输了，你们和人类都只有听天由命了。我们动得太迟钝、太蠢，也太晚了。可是，我们终于用尽了我们的力量。这最后一场球，你们什么也不做。”他把酒喝了下去，勉强站起身来，“无论如何，我们期望于美国海军的比你们做到的要多，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了，”帕格反击说，“我像孙子似的整天在起草一份护航总行动的训令。当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就像我的办公桌在我面前爆炸了似的。”

“好啊，伙计，我可以这么说吗，我可以说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举行之前，海军本已准备好开始护航了吗？”

“你疯啦？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枪毙你。”

“我不提是你说的。好吗？”

帕格摇头。

“我可以说你们的海军已经准备好，接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护航行动吗？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已经把深水炸弹准备好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撤掉掩护，调整炮位。”

塔茨伯利那对鼓着的眼睛这时又活跃起来，而且发亮了。“帕格，我想这么说。”

“怎么说？”

“说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投入护航，并且估计很快就要投入了。”

帕格只犹豫了一两秒钟。“啊，管它哪，就说吧。从军士以下，你可以听到部队里任何人都这么说。谁不知道这个情况！”

“谁？英国人就不知道，你救了我啦。”塔茨伯利责备起他的女儿来，“可你叫我别给他打电话，你这笨丫头！哎呀，糟糕，我晚了。”这个胖子笨重地走了出去。

帕格对帕米拉说：“那并不是新闻。”

“哦，他得在广播稿上挖空心思，他要让人听起来有些内容。他有点儿急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她背着窗户坐在那里，太阳射到她棕色的头发上，在她那苍白、忧郁的面孔周围形成一个光轮。

“你为什么不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的神色有点儿窘。“我知道你工作多么紧张。”

“也不至于紧张到那样的地步。”

“我原想走之前给你打个电话，”她低下头来看着她那交叉着的指头，然后从咖啡桌上拿给他一张打印的文件，“你看过这个吗？”

那是英国国防部给平民的一份关于如何对付德国入侵者的通知。帕格一页页地翻完了，说：“去年秋天我看过不少这类东西。当你开始设想德国人从肯特攻进去，列队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时候，是会像一场噩梦似的。然而，这是不会发生的。”

“你有把握吗，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

帕格把两只手的手心朝上翻了翻。

帕米拉说：“去年以来，他们已经按照新的情况把那个手册订正了。现在语气镇定了些，也实际多了。正因为这样，读了也更叫人沮丧。我可以设想将要发生的一切。经过克里特岛这一仗，我确实认为一切都可能发生。”

“这样你还回去，可真勇敢。”

“一点儿也不。我在这儿受不了。吃着你们的牛排、冰激凌，我噁得

慌。我心里觉得犯了罪。”帕米拉在膝盖上攥着手指头，“我再不回去不成了。办公室里有这么个女孩子——你再喝一杯吗？不喝啦？——哦，这个傻丫头对一个有妇之夫，一个美国人，简直发了狂；而她在皇家空军里又有个未婚夫。她找不到人谈这件事，她就一股脑儿说给我听。我得跟这个多愁善感的人成天生活在一起，受着折磨，简直把我拖垮了。”

“这个美国人是干什么的？”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她撇了一下嘴，然后说，“他是一个文职人员。我实在想不出她看上了他什么。我见过他一面，一个又高又瘦、松松垮垮的家伙，戴着眼镜，鼓着肚皮，痴笑起来声音挺高。”

他们无言地坐在那里，帕格来回哗啦啦地搅着杯子里的冰块。

“真可笑，我认识一个家伙，”他说了起来，“一个海军人员。拿他来说吧，他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了，家里人丁兴旺，等等。可是，他在欧洲碰上了这个姑娘。实际上是在船上，后来又遇到几次。他怎么也忘不掉她。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行动也没采取。他的妻子好好的，没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他就是不断地想念着这个姑娘。但他光是想念着，他绝不肯伤害他的妻子，他喜欢他那些长大了的孩子。看到他，你会称他为头脑清醒的公民中最清醒的一个。自从他结婚以来，他还没同任何其他女人有过瓜葛。他不会搞这种事，也不想去尝试。这就是这个家伙的故事。就跟你这个女朋友一样傻，只不过他不同人谈。这样的人有好几百万。”

帕米拉·塔茨伯利说：“你是说，是一个海军军官吗？”

“对，他是一个海军军官。”

“听起来像是一个我会喜欢的人。”姑娘的声音纯洁而且善良。

穿过外面的汽车声，传来一阵模糊的可是更好听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才辨明是一架手风琴的声音。“啊，你听！”帕姆赶忙站起来，跑到窗户跟前，“你上回听到这玩意儿是多久以前啦？”

“华盛顿总有几架到处转。”他站到她身旁，从五楼往下望着——那个拉琴的人给孩子们围得几乎看不见了。她悄悄地把手伸给他握着，头倚在他肩上。“咱们下去看猴子吧，一定会有一只的。”

“当然。”

“先让我跟你接吻告别吧，在街上我不好意思。”

她用两只纤细的胳膊搂住他，吻了他的嘴。远远地在楼下，那架手风琴悠悠扬扬地奏着。“这是支什么曲子？”她说，嘴里那股温暖的气息依然逗留在他的唇上，“我听不出来。倒有点儿像亨德爾的《弥赛亚》⁽¹⁾。”

“这支曲子叫《对，我们没有香蕉》。”

“多么动人。”

“我爱你。”维克多·亨利说。他对自己感到相当吃惊。

她抚摸了他的脸，眼睛深情地凝视着他。“我也爱你。来吧。”

街上，在炽热的太阳下，一只头上紧紧戴着红帽、用轻链子拴着的猴子在翻筋斗，孩子们尖声叫喊着。手风琴仍在拉那支歌。猴子跑到维克多·亨利跟前，用它那弯起来的长尾巴平衡着身子，然后把帽子摘下来，举到他面前。他丢进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猴子把硬币放到嘴里，咬着它，掀了下帽子，就一个筋斗翻到它的主人跟前，把钱丢进盒子里。它坐到手风琴上，咧嘴笑着，吱吱地叫着，不断地向人们脱着帽。

“要是能教会那小家伙敬礼的话，”维克多·亨利说，“它在海军里会大有前程的。”

帕米拉抬头望着他的脸，抓住他的手。“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为了这场可诅咒的战争，你的努力比任何人都不差——任何人，任何人。”

“那么，帕姆，一路平安吧。”他吻了她的手，然后快步走开了，把她留在那些欢笑着的孩子中间。在他身后，那架手风琴又气喘吁吁地奏起《对，我们没有香蕉》。

两天以后，维克多·亨利接到一道命令，要他护送一位在内战时期服过役的海军里年纪最大的老兵，去参加纪念日⁽²⁾的检阅。这项任务使他感到很奇怪，可他还是把一大堆工作放在一边，去执行这项命令。他到退伍军人养老院把那人接出来，陪他一道坐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检阅台。这人穿了一身残旧的军服，就像穿了一套旧戏装似的，消瘦、饱经风霜而且塌陷下去的脸上一双蒙眬的眼睛还总算警有神。

罗斯福总统坐在检阅台旁的一辆敞篷汽车里，他的白色亚麻衣服和白色草帽在灿烂的骄阳下闪闪发光。他使劲握了握那个龙钟老人的手，对着他的助听器大声嚷道：“好哇，好哇，老伙计，你的气色比我的强，我相信你的精神也比我好。”

“我没有您那么多伤脑筋的事。”老兵颤巍巍地说。总统把头朝后一仰，大笑起来。

“你同我一道来检阅好不好？”

“那可比，嘿嘿，比在游行队伍里强。”

“来吧。帕格，来吧，你也同我坐在一块儿。”

在阳光下，老兵很快就睡着了，连铜管乐队敲敲打打的声音都吵不醒他。罗斯福敬着礼，挥着手。每当一面旗子经过时，他就把草帽放在胸膛上，并且亲切地微笑着，好让那群拥挤在那个在总统旁边睡觉的老兵旁边的人拍新闻片和照相。

“我偏爱海军，”当戴着高帽子、穿蓝军服的安纳波利斯队伍的士兵一张张年轻的脸行着注目礼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对维克多·亨利说，“他们就是比西点军校的学员走得好。可千万别告诉陆军方面的人我这么说过！喂，帕格，顺便问你一声，你看我可以派谁去伦敦领导咱们的护航

事务？”帕格给他问得发怔。自从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总统一直坚持说不护航。“怎么？你想不出什么人？自然，在这些事情开始之前，先给他一个‘海军特别观察员’之类的名义。”

由于铜管乐队锣鼓喧天，总统的司机、坐在前边的他的海军副官以及围着他这辆汽车的便衣警卫人员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先生，咱们要护航吗？”

“你完全清楚要护航，非护航不可。”

“什么时候，总统先生？”

总统听到帕格死乞白赖的追问，就带着倦容对他笑了笑。他在衣袋里掏来掏去。“今天早晨，我跟马歇尔将军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这就是从谈话中得出的结果。”

他给维克多·亨利看了一张小字条，上面是他自己潦草的笔迹：

战斗准备状况——1941年6月1日

地面陆军力量：13%

（主要缺乏各种武器；迅速扩充；训练不全面；选拔兵役法案即将到期）

陆军航空兵团：0%

（各有关部队正在训练、扩充中）

正当一面面美国国旗从他面前飘过，海军铜管乐队大声奏着《星条旗》的时候，维克多·亨利读到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数字。这当儿，罗斯福还在搜寻另外的字条。他一面接受从他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的水兵们的敬礼，一面又递给帕格另一张字条。这是另一个人用绿墨水笔写的，最后一行用红笔圈了起来：

公众对战争的态度——1941年5月28日

如果“没有旁的办法打胜”就参加：75%

迟早要参加：80%

反对我们马上参加：82%

“交还我吧。”罗斯福说，他把字条又收了去，“帕格，这是我那次演说后的第二天特地搜集来的数字。”

“先生，护航是海军的任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要是卷入战争的话——”总统一边朝一簇向他欢呼的学童爽朗地笑着，挥着手，一边说，“一旦护航就势必卷入战争，希特勒会马上占领法属西非，他会把德国空军调到达喀尔，还会从那里跳到巴西。在巴西，他又可以新开辟一些潜艇修理坞。亚速尔群岛就成为他的囊中物

了。现在喊着要护航的人们完全看不到这些。还有一个不留情面的事实是这个百分之八十二——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二不赞成打仗。百分之八十二！”

这时，那个海军老兵坐直了，眨巴着眼睛，嚼动着他那副瘦腩骨和那张松弛的瘪嘴。“啊，这场阅兵可真好哇！我还记得当年我列队从林肯总统前边走过的事呢。”他细声细气地说，“总统就站在那儿，他本人，穿的是一身黑。”老人瞥了罗斯福总统一眼。“可你穿的是一身白，还坐着，嘿嘿。”

维克多·亨利听到这话，窘得把身体一缩，可是罗斯福畅快地笑起来。“唉，你说对了。每个总统的做法都有些不同。”他在长烟嘴上点了一支香烟，吐了一口烟。一支棕色的童子军队伍走过去了，他们的头部和明亮的眼睛都转过来朝着总统，他向他们挥着帽子。“帕格，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比去年多生产了百分之二十的汽车，看来国会绝不会授权给我让它停下来。哦，伦敦怎么样？你还没提出任何人来呢。”

维克多·亨利迟疑不决地提了三个有名气的海军少将。

“我知道他们。”总统点了点头，“事实是，我心目中想的是你。”

“那不成吧，总统先生，我们的对方皇家海军派的可是将级军官哩。”

“哦，那容易安排，我们可以暂时把你提升为海军少将。”

由于这个意外，也许还由于烈日当头，帕格感到头晕眼花。“总统先生，您是知道的，派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喂，帕格，先别来这套。说实在的，我还是愿意把你留在目前的岗位上。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武器和供应是一项重大任务，我很高兴你在干这件事，因为你有见解。不过，你还是要考虑着伦敦。”

“是的，是的，先生。”

帕格把老兵送回养老院，又回到堆满了工作的办公桌旁。他办完了一大堆公事，就步行回家，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全市都处在节日的静寂中，康涅狄格路上几乎空无一人。夜晚的空气清馨爽人。

考虑着伦敦！

坐在杜邦圆场长凳子上的年轻情侣们转过身来笑着，目送这个穿白色海军服的壮实男人阔步走过，这人嘴里哼着的歌曲是他们中有些人还没出生的时候流行的。

“嘿，怎么回事啊？”帕格一进起居室就大声嚷道，“香槟？你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谁的生日？”

“谁的？你这老傻瓜，”罗达站了起来，她穿了粉色的绸衣，显得光艳动人，两眼泪水晶莹，“你不知道？你猜不出来吗？”

“我想我大概把日子都记糊涂了。”

“是维克多·亨利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

“你喝醉了？我的生日在三月。”

“唉，我的天，男人有多么笨！帕格，今天下午四点，杰妮丝生了个男孩！可怜的人，你当上爷爷啦，他的名字就叫维克多·亨利。我也成了风烛残年的老奶奶啦，可是我高兴极了，我高兴极了！啊，帕格！”

罗达投入了他的怀抱。

他们一边喝着香槟——很快就喝光了一瓶，一边谈论着这件大事。杰妮丝和她的娃娃都很好。这头“小象”的重量足足有九磅半！罗达曾赶到海军医院去隔着玻璃望了望他。“帕格，他简直跟你一模一样，”她说，“一个红润的小复制品。”

“可怜的孩子，”帕格说，“他也会像我一样不走桃花运。”

“亏你说得出！”罗达大声说，逞能地哧哧笑着，“你还不是挺走运吗？不管怎么说，杰妮丝和娃娃要住在咱们这里，她暂时不打算把他带回夏威夷去。这么一来，房子问题更得很快决定下来。帕格，刚好今天我又让狐狸厅路的那个老奶奶减下五千元来！要我说，咱们赶快买下来吧。那片漂亮的草地，那些多么好的老榆树！亲爱的，咱们好好享受一下晚年吧。亨利奶奶和爷爷，咱们一道过个有派头的暮年。咱们总要有许多富余的房间，好让孙儿孙女们住。你不这么想吗？”

维克多·亨利凝视了他妻子好一会儿，她都开始感到奇怪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做了个左右手心朝上托的奇怪姿势。

“好，老婆婆，告诉你，我太同意你的想法了。咱们一定搬到狐狸厅路去，咱们一道度过晚年。说得好！”

“啊，多么好哇！我爱你。明天上午我就打电话给沙勒罗瓦代办所。好，我现在去看看晚饭怎么样了。”她摇摆着穿绸衣的苗条臀部，急急忙忙奔了出去。

帕格把香槟酒往他杯子里倒空了，可是只淌下了一两滴。他轻声唱着：

可是对，我们没有香蕉；

今天，我们没有香蕉。

三个星期以后，德国人侵入了苏联。

(1) 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弥赛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2) 每年的五月三十日为美国纪念南北战争（1861—1865）中阵亡将士的日子。

第三部 风云骤起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可是他最大的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失策。

第四十四章

巴巴罗萨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英译者按：过了二十五年，全世界的人还在纳闷儿，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当时，英国由于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惨败，加上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弄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美国又无力抵挡这个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候看来，希特勒一定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胜。只要把英国打掉，把惊人的收获消化掉之后，他就能着手在一条战线上与苏联较量。但恰恰相反，他反倒把英国放在一边，转向东方，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血战，在自己后方给诺曼底登陆留了空子，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德国。

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冯·隆将军从山的另一边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由于美国读者对西线战事更感兴趣，因此我对这些材料做了较大删节，但我力求保持冯·隆分析的主要线索。

转向东方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最大的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失策。产生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对阿道夫·希特勒谜一样的可怕性格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行人（很多军人也一样）在判断一种军事形势时，很少肯花费力气去抓住事实。这种判断一般由观看一张地图开始，人们往往见了地图就头疼。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的关键在于绘制地图的方法。

你得看一幅欧洲地图，最好是一幅清楚地表明河流和山脉地区的地形图。

你还得记住关于战争的一些不变的简单事实。战争是力量的剧烈冲突。这种力量有三种，就是：动物力量、机械力量、化学力量。直到十七世纪，尽管像投石器 and 弩这样的机械已经使用了，马和人的动物力量仍旧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火药爆炸的化学力量，就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美国的南北战争首先反映了工业上的革命，主要是利用了矿物燃料（煤）的化学力量，通过铁路，使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加。此外，由于冶金和设计的进步，枪炮达到了新的射程和准确性。

工业战争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德国人以

一套为打仗而设计和建造的工业设施，在毛奇将军为穿梭般地迅速调动军队而精心计划的铁路网上进行内线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打击了几乎包括全世界在内的联军。到了一九一八年，在亚眠的英国坦克，以及脆弱的侦察飞机之间进行的空战，显露了新的使用石油发动机的燃料力量的革命可能性。少数几个军人抓住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只有一个战后的政治家真正理解了这种可能性，这个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退伍步兵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看到英国人、法国人这些所谓的胜利者已经精疲力竭，世界帝国已向他们的继承者开放，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大胆地大量使用石油发动机，特别是地面和空中配合行动，就能称霸世界。

地图上的形势

在战争中，马匹的缺陷是它们必须吃干草。拿破仑在博罗季诺踌躇不前，多少也是由于缺乏饲料。同样，一台石油发动机也必须有石油做燃料。阿道夫·希特勒绝对不可能忘掉这个简单事实，尽管有不少高谈阔论的战略家和自作聪明的新闻记者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奋力作战，能够到手的只有一个加油站，就是罗马尼亚的地下石油。我们不能从海上得到石油。因此，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战役，都是围绕着普洛耶什蒂的油田。战争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打赢，德国倒是可能在这里遭到失败。

看一下地图就清楚了，多瑙河流域大平原上的普洛耶什蒂危险地靠近苏联边境。从普鲁特河到普洛耶什蒂之间是一片开阔平原，不满一百英里。但是，从德国到那里有六百英里，中间还隔着喀尔巴阡山。

由于这个原因，一九四〇年七月，当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險时，希特勒就很快地强制予以和解。苏联并不喜欢这样。俄国人，不管是沙皇还是共产党，总是把他们的“熊掌”伸向巴尔干半岛。当时，俄国人正向罗马尼亚送去内容含糊、虚声恫吓的备忘录。然而，只要事关石油供应，希特勒就绝不会去担心俄国人是否敏感。没有石油，德国的整个战争机器就成了一堆废铁。

可是，俄国的行为使他停下来考虑了。他和斯大林订的条约只是一种休战。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得假定像斯大林这样一个残酷的屠夫也这样认为。问题是：俄国会在什么时候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只能从俄国的活动来猜测。一九四〇年夏，我们结束在法国的辉煌战役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进入比萨拉比亚，沿着一条正对着我们的石油的宽阔战线平均挺进了一百英里，这样红军就到达了普鲁特河岸边。与此同时，边境距离普洛耶什蒂只有五十英里的保加利亚也开始提出领土要求和进行军事威胁。从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做出的这些姿态，我们掌握了确实情报，是俄国的阴谋在起作用。

这些预兆性的行动是在进行所谓英国战役的时候发生的。西方报纸和广播实际上不予注意，西方的历史学家也不予注意。巴尔干半岛的政

治常常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感到迷惑和麻烦。然而，这个围绕着罗马尼亚石油所进行的紧张的、不显著的行动，远比所有浪漫的登上头条新闻的英国空中混战严重得多。那些反复研究英国之战的作家总是纳闷儿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对英国战役那么不感兴趣。看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军事年表和地形图有足够的理解，因而对元首在这场毫无结果的空战期间着眼于至为紧要的多瑙河低地这一做法无法表示赞赏。

七月底，英国战役刚开始，希特勒命令约德尔将军开始部署对苏联入侵，时间预定在一九四〇年年底或一九四一年春。西方作家经常以这项行动作为德国领袖“背信弃义”的确凿证据。这是没有观看地图或者研究年表的结果。如果在俄国加紧了对普洛耶什蒂的挤压之后，希特勒不采取这项预防措施，那他就会犯罪恶的玩忽祖国利益之罪。

伟大的战略全景

希特勒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世界观。伟大的黑格尔教导我们，国家、帝国、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们的兴旺时期。它们兴起来，它们消失。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但是每个时代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由它发号施令。在这个世界主权的承袭中，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主宰——世界精神的进化意志。于是，历史的主宰在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意志中得到了体现，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世界帝国。平常的道德不能应用于这种人的行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每个时代道德的新形式和新主题。

这种黑格尔的世界观，当然，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正好相反。后者希望伟大国家的行为像进修学校里有教养的年轻姑娘那样，并且认为，按照它的道德标准，一个武装起来的强大民族和某些鞋店里的白脸职员没有两样。大的资产阶级强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与军事掠夺毫无区别的行动，建立了它们的力量，扩展了它们的领土。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之后，它们当然很容易就会来谴责这个想接着扮演其世界角色的年轻有为的德国。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这种说教的人。

在他的方案中，进攻俄国，使德国走向主宰世界的大门。俄国是我们的印度，应该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征服它、开发它。德国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使命，它只缺乏粮食，缺乏生存的空间，缺乏石油。这些东西，它都要去取得。希特勒的观点是，一旦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固地掌握在德国手里，那么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势力就不得不换掉它们的政府，挑选能与新的德意志世界帝国相处的政治家来组阁。

重心

克劳塞维茨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条原则，即我们如果要通过战胜其中之一而战胜全部敌人，就必须以打败这个敌人为战争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敌人身上，我们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进攻俄国，目的是控制地球上具有无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广大中心地带，这是对重心的真正打击。

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认为，英国是“真正”的重心，因为它能够组织另一个联盟来与德国对抗。这是头脑里摆脱不开拿破仑式类比法的人写的东西。一九四一年春，英国处于中立状态，事实上是离开了战争，顶多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空袭干扰。它不再统治海洋了，日本和美国都超过了它。它们还没有成为德国的紧迫问题。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德国要和美国算账。

既然英国在军事上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它还不投降？显然，因为它希望苏联，或者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其进行援助。美国离得很远，而且几乎还没有武装起来；而俄国呢，则正在很快地重新武装，并且就在我们的边境，公开地威胁着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生命线。的确，它以俄国人在外交上惯用的粗鲁方式，给我们小麦和石油，企图抚慰我们；但是，它拿回去的是机器，用来武装自己对付我们。长时间地用这种方式依靠一个斯大林，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对世界帝国的要求，总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德国比它的两个对手——苏联和美国小得多，它的优点只在于目标一致、纪律严格和希特勒强有力的领导。到一九四一年，很明显，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算等美国的工业一转向战争体制就开战，哄骗他的不情愿的国民跟着他走。同样明显，斯大林却只在找一个保险的胆小办法，在普洛耶什蒂把德国的喉管割断。六月二十二日前夜，希特勒在一封给墨索里尼的坦率而雄辩的信里，把这一情况说得很清楚：“苏联和英国都对这个被长期战争压垮的欧洲感兴趣，在这两国的背后站着美国，怂恿它们往前……因此，我长期苦苦思索之后，最后决定在绳索拉紧之前就把它割断。”

巴巴罗萨是否正确？

“希特勒应该先打垮英国。”这种议论没有现实基础。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到不论什么地方夺取他的国家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这方面他很像恺撒。而他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他又像亚历山大。但是他的战略是拿破仑式的，因为像拿破仑一样，他的中心问题也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拿破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速度、力量、突击，在攻击点上高度集中兵力，以便把他的敌人各个击破。希特勒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宏伟的战略倒是目光敏锐的，然而带点儿冒险性；但他对战术行动的完全外行的干预，以及他在紧要关头缺乏军人的才干，是毁灭性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打败了法国，把解除武装的残余英军赶出欧洲大陆的时候，他只调了二十四個师到东线去对付红军的二百多个师。这是一场奇妙的赌博，然而也是一场有眼光的赌博。有可能去拿下柏林的斯大林，却表示出特别乐意让德国去毁灭法国，而他自己则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抢夺土地。

到一九四一年，苏联变得更强了。它挺进到距离普洛耶什蒂一百英

里的地方，取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它在正对着德国和被德国征服的波兰领土的边境，集结了三百多万名士兵。它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保加利亚、在芬兰自由行动。这些要求，是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提出来的，终于使希特勒忍无可忍。

希特勒觉得，他真正只有三种选择。他或者自杀，让德国人民自己去交涉投降；或者杀过海峡去，进行一次压服英国的不会有结果的尝试，同时让自己的后背受到来自东方的背信弃义的袭击；或者撇开被打垮的无用的英国，趁自己力量最强的时候，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整个历史目标。巴巴罗萨就是解决的方法，即一条战线的拿破仑式的冲击，而不是开展真正的两条战线的战争。

未来，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绝不可能因为转向东方而责怪希特勒。从一开始他就是孤注一掷。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行动和倒霉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他当时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冷酷的、以同样材料构成的、蜘蛛般狡黠的天才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而他精心计划的冒险失败了。

罗斯福的角色

一九四一年，罗斯福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他处于暂时的劣势，而他的对手则处于最强的时候。这位美国总统的弱点在于内外两方面。德国人在他们的领袖后面团结一致；而美国人却是一盘散沙，被罗斯福的高傲和不可靠弄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希特勒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正处在力量和战斗状态的顶点；而罗斯福既没有陆军，也没有空军，只有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海军。那么，这位美国总统怎么能把重担往肩上挑呢？

然而，他挑起来了。他最善于在劣势中施展计谋，他的总统职位就是坐在轮椅上赢得的。

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丘吉尔的力量。只有丘吉尔，这个对希特勒怀有无比仇恨的业余军事冒险家，才能使英国继续作战。丘吉尔，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既当陆军将军，又当海军将军，干得很出色。然而，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糟。摆脱这位说大话的首相，选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德国讲和，是英国的一个自救机会。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就无法想象现在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大英帝国这些粉红色的地区仍然会遍布地球。罗斯福的《租借法案》这条妙计，使丘吉尔保持了力量。一九四一年，美国人给英国人的东西极少。然而，《租借法案》给了这个勇敢的战败的民族以希望，而战争就是靠希望来进行的。

希望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送到苏联去的主要物品，当然，到了十一月、十二月时，供应物资开始逐渐运去。斯大林了解美国的巨大工业潜力，这种了解，以及罗斯福答应援助的诺言，支持他去战斗。他懂得，既然罗斯福决不肯使许多美国人为救助苏联而流血牺牲，他也许会把各种武器都给俄国人，利用斯拉夫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去为美国人争取世界霸权而战斗。

护航的决定

罗斯福对世界事务巧妙、吓人的奸诈本能，从来没有像他在大西洋护航问题的做法上那么好地表现过。

大多数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对欧洲战争是漠不关心的。那些最稳重的人反对插手，罗斯福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孤立主义者”。然而，在他周围，那些拍马屁的人不断地催促他开始为到英国去的美国轮船护航。的确，把美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到英国轮船上，然后让它们沉到海底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罗斯福固执地拒绝进行护航。他已经得到情报，知道德国要进攻俄国。事实上，除了斯大林，全世界好像都知道这件事。罗斯福当然不愿插手。他知道大量的德国人不可避免地要被杀死，这个前景使他心里十分激动。

但是，在大西洋上爆发一场战争，可能使巴巴罗萨停止进行。直到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希特勒都可能取消命令。德国参谋部会如释重负地来执行这道从巴巴罗萨撤下来的命令。

富兰克林·罗斯福懂得一个当时很多政治家不能理解的道理——希特勒归根到底也得依靠公众的意见。德国人在他后面团结起来，准备做出一切牺牲，但是他们并不打算马马虎虎地去自杀。与美国开战的消息会使德国军队丧失士气，无法向俄国进军。德国公众不了解美国的军事弱点，尽管有戈培尔的宣传，但他们记得上一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参战才打败的。

罗斯福准备与德国打仗，他热切地要求打，但是得等到我们和斯大林的一大群暴徒搞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不听顾问们的话，兜来绕去地避开新闻记者对护航问题的刺探。对护航迟迟不做决定是他确保德国和俄国之间开战的一个办法。他就是这样干的。他使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迷惘而沮丧，甚至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但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转向东方的时候，他达到了他可怕的目的。

英译者按：隆对巴巴罗萨的辩护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德国军事作家都谴责它是两条战线作战的致命开端。看来隆似乎是参与了这项行动的策划工作，要不就是参谋部送呈的计划正好与他在最高统帅部所做的研究相吻合。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军人更是如此。

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论点，在许多别的军事历史中并不强调。早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希特勒就计划进攻俄国。当时互不侵犯条约才签了一年，斯大林还一本正经地把大量战争物资，包括石油，运到德国去。希特勒的行为看起来倒像是有点儿不守信用，如果在这两个大凶犯之间还有信用可讲的话。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现在承认，俄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始终把进攻俄国以便取得Lebensraum^①看作他的主要政策。所以很自然地，他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就开始策划，当时他的

强大的陆军力量正处在最高峰，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就是全景，石油供应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然而无论如何，隆的议论说明了希特勒的问题。

(1) 德语：生存空间。

第四十五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出戏的角色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星球，它在只照亮一半布景的太阳聚光灯下旋转，而且总是从东边转向西边。在德国人侵入俄国的日子，在最东边的人是莱斯里·斯鲁特。

天刚蒙蒙亮，在莫斯科西边三百英里的地方，无数块德国手表的指针正指在三点十五分上。这时候，德国的大炮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从冰冻的波罗的海直到温暖的黑海，开始隆隆地轰击。同时，成群的德国飞机提前起飞，越过边境，开始轰炸苏联的机场，把成百架的飞机炸毁在地面上。晨星依然在大路的上空，在铁路的上空，在芬芳的原野的上空闪烁，这时候，装甲兵纵队和步兵师团——无穷无尽的年轻强壮的条顿人，头戴钢盔，身穿灰色军服，在通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向着微露橘黄色光芒的乌黑的东方滚滚地大步挺进。

太阳出来不久，在莫斯科，一个满脸愁容、浑身发抖的德国大使对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说，由于俄国显然要进攻德国，因此元首明智地命令德国武装部队为了自卫首先进行攻击。据说，莫洛托夫那张灰色的、平板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了一种稀有的表情——惊讶。历史也这样记载着，当时莫洛托夫说：“我们该受到这种对待吗？”这位德国大使传达口信完毕，就溜出了房间。他毕生为恢复拉帕洛⁽¹⁾精神即俄国和德国的坚固联盟而工作，最后终于被希特勒枪毙了。

不只是莫洛托夫对这次入侵惊讶，斯大林也惊讶。在俄国，只有斯大林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因此红军和全国也都惊讶。这次进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术上的成就，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三百五十万名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四百五十万名武装人员。六个月之后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双方各自只有几千名战斗人员卷进去，相比之下，规模差远了。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利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教条。这对宣传有利，然而这是坏的记录。有些事实无法用党的理论来解释，就被丢在一边了。在这场俄国人叫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不喜欢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的规模巨大的陆战中，许多事件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断言责任在于斯大林，因为他忽视了告警的情报，因而德国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这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看待惊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如果就事论事，这确是事实。

阳光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塔上，从莱斯里·斯鲁特公寓的窗户里可以看见；阳光也照在窗边写字桌上摊开着的一封娜塔丽·亨利从罗马写来的信上。

斯鲁特很晚才上床，这会儿他还在睡。娜塔丽写给他一封快乐的长信，因为埃伦·杰斯特罗突然拿到了护照！的确确已经到手，他们正准备搭一艘七月初起航的芬兰货船走。搭船走的话，埃伦甚至有可能带走他的大部分藏书。娜塔丽对拜伦在白宫干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感谢斯鲁特。这个消息使这位外交官大吃一惊，因为在意大利，他觉得好像碰在了包了棉花的石壁上，这是国务院办事的特点。他的回信没写完，还放在她的来信旁边。他对这件事的成功谦虚了一番，然后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阵为什么他认为谣传即将对俄国入侵的消息不可靠，为什么他断定万一德国人进攻，红军一定能把他们打退。他想针对娜塔丽怀孕的事找几句吉利话，就搁下笔上床了。等到闹钟把他叫醒，他的信已经过时了，不过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望望窗外，看到的是莫斯科早晨的惯常景象：朦胧的蓝天，戴帽子的男人和包头巾的年轻妇女走着去上班，一辆拥挤的肮脏的公共汽车摇晃着驶上坡去，老太婆们在牛奶铺门口排队，更多的老太婆在一家面包房门口排队。克里姆林宫耸立在河对面，巨大、宏伟、宁静；它的围墙在早晨的阳光下呈暗红色；大教堂上的许多圆顶闪着金光。没有空袭警报，也没有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一派和平宁静的景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跟已经被他们引向灾难的人民一起分尝这种惊讶之前，稍稍等待了一会儿。但是在前线，几百万红军已经分尝了这种惊讶，而且正设法在德国人可能杀死他们之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斯鲁特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心情轻松地到大使馆去，想在这个平静的星期日把一些拖延下来的工作干完。他发现使馆大楼里一片忙乱，完全不像星期日。他这才知道，德国人又来了，不禁胸口一阵恶心。

初升的太阳向西移到明斯克。射向一条宽阔宁静大街的阳光，照到一个头戴布帽、一身宽大的旧衣服上沾满面粉、脸刮得很干净的工人身上。如果娜塔丽·亨利也走在这条街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她的这位亲戚班瑞尔·杰斯特罗了。他的胡子刮掉了，那张宽阔扁平的斯拉夫人的脸盘，一个农民的蒜头鼻子，再加上这身旧衣服，他的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地道的东欧人。他也许是一个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者俄罗斯人；这三种人的语言他都精通，可以随便冒充哪一种人。尽管已年过五十，班瑞尔走路还是很快，今天早晨他走得更快。在面包作坊，从他藏在面粉袋后面的一台德国短波收音机里，他已经听到戈培尔在柏林宣布这次进攻。下班以后，他就听到老远有一种熟悉的声音：炸弹的隆隆声。他很担心，但是并不害怕。

娜塔丽·亨利见到班瑞尔的那会儿，他是一个虔诚殷实的商人，新郎幸福的父亲。班瑞尔有另外一面。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加入奥地利军队在东线服役。他曾经被俄国人俘虏，从战俘营逃出来，穿过森林回到奥军战线上。一九一六年动乱时，他加入了一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混合部队。在从军初期，他就学会了做面包、做饭，以避免吃禁食的东西。他可以一连几个月只吃面包、烤土豆或煮白菜，同时做美味的汤和肉汁，而这类东西他碰都不碰。他懂得军队生活，他能在森林里过活，他知道怎样和德国人、俄国人以及十来个多瑙河小国家的人相处。对班

瑞尔来说，排犹主义是事情的正常状态，并不比战争更使他害怕，他已经有经验对付它了。

他离开铺着石子的主要大街，拐入弯弯曲曲的肮脏的小街小巷，经过一幢幢木板平房，来到一个院子里。那里弥漫着一股早饭、柴烟和仓库的味道，小鸡咯咯地叫着在泥地里乱跑。

“你下班真早。”他的儿媳妇说。她一只胳膊上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一只手搅拌着木柴炉子上的锅。看得出来她又怀孕了，她那剪短了的头发上包着一块头巾，脸色憔悴而烦恼，这个一年半以前的新娘看起来老了十五岁。她丈夫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羊皮外套，在一个角落里喃喃地念一本破旧的《塔木德》⁽²⁾。他的胡子也刮掉了，头发也剪短了。三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张有栏杆的小床，塞满了这个暖烘烘的小房间。四个人都住在里面。班瑞尔的妻子和女儿，一九三九年冬天都得斑疹伤寒死去了，这病是华沙遭轰炸后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有把犹太人围起来，班瑞尔花掉不少储存的钱做贿赂，把他自己、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赎了出来。他们离开城市，加入了缓缓东行的流亡者行列，经过小路和森林，到了苏联。俄国人接受了这些人，待他们比德国人待他们好些，尽管他们大部分得去乌拉尔山那边荒僻的难民营。班瑞尔带着他家里剩下的人到了明斯克，这里有他的亲戚。城里几乎所有的面包师都参了军，因此明斯克的移民局就让他留了下来。

“我早回来是因为德国人又来了。”班瑞尔从儿媳妇手里接过一杯茶，在椅子上坐下，忧郁地对她吃惊的神色笑了笑，“你没有听见炸弹的声音吗？”

“炸弹？什么炸弹？”他的儿子合上书，抬起头，苍白消瘦的脸上呈现出了恐惧的表情，“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你是说，他们现在在打俄国人？”

“刚开始，我是在无线电里听见的。一定是飞机扔的炸弹，我猜德国人是在炸铁路。打仗的地方还很远呢。”

那女人哄着用小手捶她的号哭的孩子，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会那么快把红军打垮。”

儿子站了起来：“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走。”

“走到哪儿去？”父亲问。

“东边。”

班瑞尔说：“我们一走，就不能停下来，得一直走到西伯利亚。”

“那就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万能的上帝，孟德尔，我不愿去西伯利亚。”妻子说，一边拍着发脾气的小孩。

“你还记得德国人在华沙是怎么干的吗？”孟德尔说，“他们是野兽。”

“那是开头的几个星期，后来他们就安静下来。我们躲着点儿，也就没事了，可不是吗？”父亲泰然地说，“再给我倒点儿茶。当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遭到屠杀，嗯？斑疹伤寒和寒冷比德国人还坏。”

“他们杀了许多人。”

“那些人不服从纪律。跟德国人在一起，你得服从纪律，而且得躲着他们点儿。”

“我们今天就走。”

“等一个星期吧，”父亲说，“还有三百公里远呢，也许红军会给他们当头一棒。我认识火车站的票房经理，如果我们要走，要不了几个钟头就行。西伯利亚远得很，不是犹太人去的地方。”

“你不认为我们应当今天就走？”儿子说。

“是的。”

“行了。”孟德尔坐下来，又打开书。

“我把早饭摆在桌子上了。”儿媳妇说。

“给我一杯茶，”她男人说，“我不饿。叫孩子别哭。”

班瑞尔·杰斯特罗尽管机灵，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德国人一下子挺进到明斯克附近，比离哪座苏联城市都近，这就引起了另一次惊讶。在某些人看来，跟这次进攻相比，连德国入侵俄国都黯然失色。

早晨明亮的阳光照着士兵的纵队，他们像灰色的长虫，在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绿色广阔平原上爬行。在挺进的士兵后面，大炮轰击的炮火范围之外，有一些小股的队伍在行进，他们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服从的是另外的命令。他们的名称是“特别行动队”。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要了解和认识这种特别行动队，必须对这次入侵的全貌有一个简单清楚的了解。

这一地区的欧洲大陆，大部分是低洼潮湿的盆地，简直像沼泽，展现出几千平方英里。这片巨大的沼泽地，叫作普里佩特沼泽地，总是挡着来自俄国西方的侵略者，他们得从它的南方或北方绕过来。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军们企图在夏天的几个星期里，以一次猛烈的打击打垮苏联，他们正同时从这片沼泽地的北边和南边挺进。

然而，特别行动队没有军事目标，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犹太人。从叶卡捷琳娜女皇那时候起，俄国就强迫它的几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集中区”里，这是从战争中得到的波兰和土耳其的土地构成的西部边境地区。革命以后，集中区取消了，但是大部分犹太人都很穷，习惯于他们的村镇，就在当地住下了。

因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红军的边境防御带恰好在大部分苏联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特别行动队就是旅行刽子手，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杀死俄国犹太人，不予警告，也不分年龄性别。这道命令不是书面的，是从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来，通过戈林和海德里希下达到“保安警察”，即德国

的国家警察，由他们组成这个行动队。这个行动队还接到附带的命令，即把红军所有的政委——政治军官立即枪决。不过，后面这道命令是书面的。

特别行动队共有四队，紧随在进行攻击的三个巨大的德国军团之后。

南方军团由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从沼泽地的南边进攻乌克兰，沿着黑海进入克里米亚。他们后面跟着两支特别行动队，因为这里犹太人居住区比较密集。

中央军团径取拿破仑走过的最短的直路——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博罗季诺，莫斯科。这条路斜向大沼泽的北边，像一支箭一样指着俄国首都。它从两条河的上游中间穿过，向北流的是德维纳河，向南流的是第聂伯河。军人们把这条路叫作干路，非常喜欢它。另一支特别行动队随着这支中央主要突击部队走。

北方军团沿着波罗的海向列宁格勒挺进，一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它的后面。

这四支行动队，军官和士兵都算在内，大约共有三千名旅行刽子手。他们出发去屠杀三百万到四百万的人，算起来他们每个人要杀一万多人。这他们显然干不了。计划是使这工作开个头，然后招募当地的排犹分子和德国士兵，来完成他们出发去执行的这项从未听说过的极端可怕然而完全真实的任务。

特别行动队里的德国士兵主要是从公职人员中征召来的，有警察、侦探、职员之类，其中没有疯子或者罪犯。军官大部分是律师、医生或者商人，他们由于年龄或者能力的原因，不能在军队里作战。有的还有很高的大学学位，有一个军官还曾经是神学家。军官和士兵一样，都是很好的德国人，这种人绝不会驾车硬闯红灯。他们喜欢歌剧和音乐；他们读书；他们打领带穿外套；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们大多数上教堂，唱赞美诗；他们假日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栽花。服从是德国人的美德。人家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德国人的敌人，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他们统统杀掉，包括抱在怀里的婴儿以及母亲。这种话来自上面。德国人的崇高美德就是听从来自上面的这些话，并且付诸实行。

奇怪的是，从入侵战线以西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广大地区，已经落在德国人手里的犹太人却并没有被大量屠杀，甚至都没有一项要屠杀他们的计划在进行。有一种错误的意见，以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获得权力后，德国人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这是不真实的。他们掠夺犹太人，就像他们后来掠夺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不过这种劫掠一般是在合法的征用法令下干的。犹太人经常被侮辱，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酷刑，有时候被弄死，或者干活儿累死。但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前，只有很少集中营存在，而其中的人员大多数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集中营的存在使犹太人充满恐惧，可是德国人自己也同样害怕。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欧洲的犹太人过着可怕的生活，德国的法律挤走了他们最后的一点儿财产。但是，他们活着。“人能够在任何法律之下

生活。”一张德国的犹太报纸这样说。

因此，在德国战线后面的犹太人比在战线前面的更安全。例如华沙的犹太人，在纳粹严酷的法律下自己组织起来了。尽管过度的劳动、饥饿、疾病使他们死了一些，但重要的是，他们设法活下来了。从这一点看来，杰斯特罗一家还不如不离开华沙。

班瑞尔·杰斯特罗虽然这么机灵，并学会了在排犹主义下过活，却没有想到这个特别行动队。这是一件新东西。

阿道夫·希特勒还是在三月给特别行动队下的命令，到了六月二十二日，他也许已经不大记得了。他在一间地图室里看着入侵的进程，太阳早已出来，那里的光线还是灰白阴冷的。元首不喜欢阳光，他命令他的东方战役指挥部面北建造。一条从东普鲁士森林中穿过的铁路，离北方军团的出发战线不远，通向这个他称为“狼穴”的地方。这个指挥部由一些水泥造的仓库和木板小屋组成，围着带刺铁丝、瞭望塔和布雷地带。“狼穴”实际上很像一座集中营。

约德尔将军身边站着德国军队中最新、最年轻的将军阿尔明·冯·隆。希特勒不喜欢隆，总是粗暴地对待他。隆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讲一口漂亮的柏林口音的德国话，与希特勒粗野的、土气的巴伐利亚口音正相反。他的制服剪裁得毫无瑕疵，也正好与希特勒的过分宽大的士兵外衣相反。特别是，隆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看起来有点儿像犹太人。但是，作为作战部的一个上校，他参与了三个精心设计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知道炮火进攻的时间，他心里记着一千英里宽的战场全貌。对隆来说，苏联就像一个桌子上的模型，只是比那种在作战计划中用的更大、更触目惊心。军队是人组成的，不是写着号码插在模型上的小旗，但是原理和情节是一样的，至少开头是如此。（在纽伦堡审判时，隆否认知道特别行动队这件事。后来给他看了他代表作战部会签的杀死政委的命令，他才记了起来，但是辩护说他不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其他目的。法庭判他强词夺理，就像隆为自己辩护的其他问题一样。）

入侵这天太阳出来后的三个钟头里，隆设法回避元首对地面作战趋势提出的唠唠叨叨的生硬问题。然后，他说出了他的判断：北方干得不错，比原来计划的还好；中央更好；南方很糟。这证明是正确的估计，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希特勒对这个鹰钩鼻将军很有好感。

在这里，这些玩牌的巨人摊开了最初的几张牌。希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猜测俄国人会在中央，在普里佩特沼泽地以北集结最强的力量以保卫首都。但是，那个部署俄国军队的人——斯大林，或者那些给他出主意的将军，打赌德国人会把主力冲向南方，占领乌克兰产粮区和高加索油田。这种判断可能是读了《我的奋斗》形成的，希特勒在书里公然说占领这些地方是他毕生的目标。不管怎么样，俄国防御力量的最大部分集结在沼泽地的南边。因此，战线就不平衡了。德国人发现自己在南方前进很慢，冲向莫斯科却意外地容易。他们前面的第一座俄国大城市是明斯克。

太阳在罗马升起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高雅旅馆他房间里的写字桌上工作了。现在，杰斯特罗博士写的这本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著作只差四五章了，他心里很高兴。像平时一样，正八点钟的时候，同一个侍者送来了同样的早餐。杰斯特罗吃完早餐，又回到写字桌前。一扇卧室的门很响地开了，娜塔丽穿着一件粉红色浴衣，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由于怀孕，她不但身体显得臃肿，连脸颊和眼窝都陷了下去，嘴显得更大了。

“天哪，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发生什么好事情了？”

“要看怎么说了，德国人侵入俄国了。”

“什么！真的吗？”

“就是八点钟的新闻说的。”

“哎呀，”杰斯特罗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黎明。”

“真怪！这个长小胡子的坏蛋真干起来了，是吗？又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

娜塔丽走到放着剩余早餐的有小轮子的茶几跟前。“咖啡还热吗？”

“热的，你喝吧。”

“医生叫我在检查之前不要吃东西，可是我受不了，我饿得要命。”娜塔丽喝着咖啡，狼吞虎咽地吃一块甜面包，“你最好给大使打个电话。”

“我也这么想。不过，俄国远着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确，想想希特勒进入俄国后越战越弱，也挺有意思。但愿他是走拿破仑的老路。”

“如果芬兰牵涉了进去，这艘‘伐亚莎’号就走不了。”

“天哪，真的，你完全对。芬兰有什么消息？”

“我没听说。”娜塔丽沉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环视着这个宽敞的房间，四周是深红色丝绒椅子和沙发、镀金框架的镜子，还有大理石雕像。“天哪，这套房间真闷气！要是能离开，该有多美啊！”

“亲爱的孩子，这房间挺宽敞，而且我们只给两个小房间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不呢？旅馆里空着，只有德国人，这叫我毛骨悚然。”

“我想每家旅馆都有他们。”

娜塔丽神色忧郁地说：“当然。昨天我在电梯里认出了一个秘密警察，拜伦和我在里斯本看见过他。我知道就是那个人，他的额头上有这样一块难看的伤疤。”她伸出一根手指，画了个“L”的形状。

“当然是碰巧。他认出你了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

“我看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人见到活的东西都盯着看。那么，医生昨天怎么说来着？一切正常吗？”

“是的。”她含含糊糊地说，“他要我再检查一次。现在我去躺一会儿。”

“还上床去？”

“他叫我多休息，约的时间要到中午。”

“好吧。这一章就可以誊清了。”

“埃伦——”娜塔丽顿了一会儿，咬着下嘴唇，“他叫我暂时不要打字。我背脊累，等这阵疲劳过去以后吧。”

“我明白。”杰斯特罗叹了口气，环顾一下这个房间，“我同意，这个地方并不那么舒服。我一想到我那可爱的房子空空荡荡……娜塔丽，你认为这场俄国的战争会使事情根本改变吗？我是说——”

“老天爷，埃伦，”娜塔丽很不满意地脱口说，“你的意思是要说你还能和德国人留在同一块大陆上吗？”

“亲爱的孩子——”杰斯特罗做了个十分犹太式的姿势，耸着肩举起两只手摇着，“不要对我不耐烦。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婴孩，但是对我来说，这两次战争之间只过了一会儿工夫！不过是停战了一会儿，又继续打。你想，那时候听到多少德国鬼子把比利时的婴儿挑在刺刀尖上、把修女的乳房割掉等等的话！后来，我在慕尼黑和一些真正绝妙的人过了一年。都是德国人，德国人——哎哟，天哪，拜伦来了一封信，我告诉你了没有？”

“什么？在哪儿？”

“可能侍者把它放在会客室里了。”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跑出房间，抓起那封白色的信，回到卧室，就喘着气读起来。这是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别的消息，除了他已从S-45号调出来，调到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新潜艇“鲑鱼”号上，埃斯特上尉调到一艘老潜艇“乌贼”号上了，等等。不过爱情、寂寞等等字眼挺多，是些老调。她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起劲地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读得句子都没有了意义。

那个意大利医生告诉她，只有两三次少量的出血，关系不大，但是她得休息，以保证胎儿安全。娜塔丽准备在床上躺两个星期。

昼夜的分界线徐徐地在大西洋上移动，大半是在蓬松的云彩和空荡的起皱的蓝色海面上经过，偶尔碰上整齐地排列着的小点和一些随意散落的小点。排列整齐的小点是护航船队，随意散落的小点是企图猎取它们的德国潜艇，以及企图发现潜艇以警告护航船队的美国军舰。猎者和

被猎者都毫无区别地接受太阳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个场面浩大的三角游戏，它的参与者称之为大西洋之战。然后，阳光移向另一块大陆，即新世界。

不一会儿，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的窗户就被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但是那些坟墓般的广播室里还只有无休无止的电灯光。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走廊和小房间里，尽管时间还早，但已经人来人往忙乱起来。休·克里弗兰胡子拉碴的，坐在旧写字桌前，抽着一支长雪茄烟，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画着。尽管业余游艺节目大受欢迎，但他并没有放弃“本市名人动态”这个节目。他常说，等到业余游艺节目的热潮过去之后，新闻广播节目仍然是他的谋生之道。他写字桌上的一台袖珍收音机里传出了温斯顿·丘吉尔讲话的响亮声音：“从来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曾经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我说过的话，我一句也不收回。然而，这一切都由于目前正在出现的景象而消失了……我看见成万座俄国的村镇，那里姑娘们在微笑，孩子们在游戏。我看见残酷的屠杀降临到他们头上……一批批呆板的、机械的、听话的、野蛮的德国鬼子兵，好像成群爬行的蝗虫，在作践，在糟蹋……”

电话铃响了。他想不理，然而又抓起话筒来，咆哮着说：“他妈的，我在听丘吉尔……啊！对不起，契特。听着，你那里如果有收音机，打开听听。真有鼓动性！”他把身子向后靠在转椅上，一只耳朵对着收音机，另一只耳朵听着电话。

“在这些火光、这些风暴后面，我看到了那一小撮人，他们设计了、组织了这场 恐怖的暴雨，向全人类倾泻……”

“契特，我当然想到了。等新闻一广播完，我就打个电报给这里的俄国领事馆。显然，我不能从电话里弄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前，他们打电话给我了。梅德琳·亨利到那里去了，他们答应派一个人跟她一起来。不，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妈的，今天早晨，他们的女仆都成了新闻！”

“你能怀疑我们的政策会是什么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和唯一的不能改变的决心。我们决定摧毁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没有人能动摇我们这个决心——没有人……与纳粹作战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我们都要支持。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俄国人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就是美国的危难……”

梅德琳冲进办公室，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对她的上司拼命做手势。

“等一等，契特，她回来了。”克里弗兰用手捂着话筒问她，“有什么好消息？”

“我把大使弄来了。他正好在纽约，我把他弄来啦。”

“神圣的耶稣！你不是骗人吧？大使？他叫什么名字，奥斯金斯基？”

“奥曼斯基。”她兴奋地点头说，“他八点五十分到这儿，领事陪他来。”

“喂，契特，你听到了吗？这姑娘把奥曼斯基大使弄来了。我向基督发誓，是奥曼斯基！听着，我得给他去做准备。当然，当然，谢谢。”他把话筒扔下，“你是怎么搞到的，梅德琳？为什么他不在华盛顿？”丘吉尔的声音在演说快结束时高了起来，克里弗兰伸手把收音机关掉了。

“休，我要求见领事，对那做传达的胖姑娘说我是‘本市名人动态’节目派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一幅很大的列宁像瞪着我，奥曼斯基大使就在那里，他说他到广播电台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态度和气极了。”

“妙啊！绝啦！真了不起！”克里弗兰看看表，伸手摸了摸满是胡子楂儿的脸，“老天爷，布尔什维克大使亲自来！真是好运气！”他跳起来，把这个矮小的姑娘拉到怀里，吻了她一下。

梅德琳挣开他，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敞着的门，整了整衣服。

“你真是一个好姑娘，梅德琳。现在听着，我去梳洗一下，你就写一个介绍，想几个问题，拿到化妆室来给我，行吗？”

大使准时到来。休·克里弗兰这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俄国的共产党人。奥曼斯基的考究衣服、从容举止、流利英语，都使他惊讶。那位领事说得还要流利。这两位俄国人泰然自若地坐到了扩音器前面。

“大使先生，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本市名人动态’节目，欢迎您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克里弗兰开始了，但是没有说下去。

“十分感谢。既然我们两个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共同的斗争，”奥曼斯基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在你们的流行节目‘本市名人动态’里，把我的祖国的战斗精神向美国人民做一个保证。请允许我念一念莫洛托夫先生的广播讲话。”

领事把一份打印的文件递给奥曼斯基，这使克里弗兰大为恼火，他的铁一般的规则是断然拒绝事先准备的讲稿。

“好吧，大使先生，我只是想说——”

“谢谢你。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把他的讲话进行了节略，不过这里有几段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亲口讲的重要部分：‘没有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没有正式宣战，德国军队就向我国进攻，德国飞机就轰炸我们的城市……’”

克里弗兰举起一只手，想说话，然而大使继续往下念：“‘这种对我们国家从无先例的突然进攻是背信弃义的，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是重大的罪恶，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一向忠实地恪守这个条约……’”

“大使先生，关于这个条约，请允许我只问一个——”

“请原谅，我要继续念下去。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可以讨论。”奥

曼斯基说，声音镇定并带有魅力。他接着把用紫色墨水笔清楚地画出来的句子和段落念下去。克里弗兰又有两次想打断他，都没有成功，大使根本不予理会，一直念到最后一页的最末一行：

“对苏联的这次掠夺性进攻的全部责任，在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者……

“苏联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军队把德国军队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敌人必然被打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对于这些雄辩的话，”奥曼斯基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他把文件还给领事，对克里弗兰笑了笑，好像站起来要走。克里弗兰急得没有办法，忙说：“大使先生，我明白在这个悲剧性的时刻您是多么忙，我不想耽搁您，只是请告诉我：美国共产党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您知道，他们激烈地鼓吹中立，他们拼命地反对《租借法案》。现在他们是不是很快要翻转脸来？”

奥曼斯基沉着地在椅子上坐好。“当然不会。您要知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本性上是热爱和平的。他们从战争中不能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一切。这场战争是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的，因此，工人们——例如您刚才说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战争。但是，苏联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殖民地，它不过是一个要求和平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法西斯德国进攻我们，就抛掉了假面具，暴露了他们自己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野蛮敌人。因此，现在所有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打倒德国法西斯野兽。美国人民也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苏联人民在自己的正义斗争中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大使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奥曼斯基说，“刚才丘吉尔先生宣布的英国对我们全力支持的保证，将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温斯顿·丘吉尔由于他英勇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立场，一直在美国受到应得的尊敬。再见，十分感谢您。”

梅德琳陪着这两位俄国人走出播音室，克里弗兰正恼怒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对着扩音器说：“‘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刚才请驻美国的俄国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先生向诸位做了关于德国人侵犯苏联的独一无二的首次广播讲话。”他的声音从戏剧性的庄重转为开心的油腔滑调，“好吧，诸位，从侵犯苏联到新改进的惊人的‘亮晶晶’牌，是一个急转，是不是？然而，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如果油泥侵犯了你的厨房，那么新改进的‘亮晶晶’牌就是打退它的现代化方法……”

初升的太阳转到了芝加哥，但是看不见，一场雷雨笼罩着城市。巴穆·柯比坐着一辆出租汽车，去出席总统的炼铀委员会召开的秘密会议。委员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有关工程师来讨论，其目的是要从具体从事工

作的人员那里了解能否在战争进行的预期时间内——估计还要四年或五年——生产足够制造原子弹或发电站的铀。劳伦斯博士给他的信里要求他带来制造某种巨型电磁铁的切实可行的报告。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了，这些年来，柯比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旋加速器供应了许多特制设备。

巴穆·柯比的工作介于商业和科学之间，其性质是商业利用了科学。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谋利者，然而他是有一定的科学地位的，因为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工作过。柯比懂得巨型电磁铁是做什么用的。他对为了军用而生产铀的看法是明确的，这么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他还认为德国人早已在这么做了。入侵俄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普通的铀看起来像镍，它的化学性质是活动的，但是没有东西能使它爆炸。它奇特的放射性会使照相底片产生模糊的影子；它摸起来有些热；长时间暴露在它面前，人会受到轻微灼伤。也好也不好，在宇宙间的物质中，有一种物质的化学性质和铀相同，但原子构造不一样，就是能爆炸的同位素U-235。现在我们对这些都明白了，但是在一九四一年，科学家还只是猜想能不能做一枚U-235炸弹，一切都还是理论。一九四一年时的的问题是：第一，要找出铀裂变时的连锁反应会不会无法控制，或者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天然事物能使它停止；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够解决，那就要得到足够多的纯粹的U-235来试着使它爆炸；第三，如果爆炸成功，那就制造足够多的这种东西来威吓世界。柯比听到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他断定德国人至少在第一阶段获得了成功。

从他狭隘的利益观点看，他把整个战争看成德国人和美国人在使U-235裂变问题上的竞争。其他的一切，什么潜艇的沉没、陆上的战役、空中的格斗，他越来越看成无谓的流血，和这次大摊牌相比，不过是无用的老一套的虚张声势。希特勒冲进俄国，开辟了一条第二战线，放松了几乎灭亡的英国，这个做法简直像疯子的错误一样使他惊讶——除非是德国人成功地创造了可控制的连锁反应。如果希特勒有了铀的炸弹，或者可以指望在一两年内就有，那战争就已成定局，而德国人到俄国去无非是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奴役掠夺，为统治全世界做准备而已。

从柯比所知道的情况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是德国人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一九三九年，他们把威廉皇帝研究所全部用来研究这项发现的军事用途。征服挪威后，有情报说，他们制造了大量的重水。这种两个氧原子的奇怪物质重水，它的唯一可能的军事用途就是在铀裂变过程中用作中子减速。

美国没有原子反应堆，没有建造反应堆的技术，只有一个科学家肯定能够创造连锁反应。全国储存的铀一共不到四十磅，更不用说那十分稀少的能爆炸的同位素U-235了。尽管炼铀委员会开了那么多会，科学家们窃窃私议，政府还是不曾在这个计划上花费十万美元现款。柯比估计，现在德国人拼命想搞世界帝国，在这方面也许已经花费了大约十亿美元。

炼铀委员会在一间单调的研究室里开会，尽管窗户开着，外面雷电不断，房间里还是闷热而烟雾腾腾。一块蒙着灰尘的小黑板上还有粉笔写的大学课程的基本方程式。桌子周围所有的人柯比都认识，除了两个穿军服的客人：一个陆军上校和一个海军上校。科学家们只穿着衬衫，有的解掉了领带，卷起了袖子。仍旧是国家标准局的局长利曼·布里格斯当主席，这使柯比更为泄气。布里格斯是一个快活的灰头发官员，在他眼里，一千美元就是联邦的一笔可观开支。他还穿着外衣，系着领带。

劳伦斯博士对柯比友好地挥挥手，然后对旁边坐着的两位军人说：“这位是柯比博士，丹佛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这位是托马斯上校，这位是凯勒赫上校。”

柯比分发了油印的文件，然后高声念起来，有时候被隆隆的雷声打断。与会的人都侧耳细听，只有凯勒赫上校，一个双颊肥胖的秃头，连续不断地抽着烟，萎靡不振地瞪着前面，不时地把手伸进镶金线的蓝制服里，在胸口的一个地方搔痒。陆军上校是一个看上去带点儿书生气的小个子，老是咳嗽，不断地从一个小纸盒里拿药片吃，一面在柯比发的文件边上写速记注解。

柯比正在答复劳伦斯的信里提出的问题：他能不能制造这种巨型的电磁铁？如果能，大约要多少钱、多少时间？劳伦斯认为可以把铀的一束电离流在磁场中进行分离，以产生U-235——他总是用简单的方法和特别的力量来说服别人，所以有的科学家喜欢他，有的科学家恨他。这种方法柯比有一次对维克多·亨利讲过。已经有一种实验用的工具，叫作光谱仪，可以这样做。劳伦斯想制造巨型的光谱仪，以取得足够数量的U-235供军用。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设想要求有——包括许多别的东西——特别巨型的电磁铁，以保持一个不变化的磁场。电压的一点点细微变化，就会抹掉U-238和U-235之间离子流的极微小的差别。这是关键所在。

柯比提出了交付第一台电磁铁的可能日期，以及他要收的造价的大致范围，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互相看了看。柯比最后提醒说，关于材料供应问题，要求有绝对优先权，说完就坐下了。戴着一副圆眼镜的劳伦斯朝他微笑着。

“好吧，这叫人还有点儿希望。”利曼·布里格斯温和地说，摸摸他的领带，“当然，这价钱还纯粹属于幻想的范围。”

那位海军上校插嘴说：“柯比博士，对于这个问题，通用电气公司来了人，西屋电气公司来了报告，他们设想的时间要两倍多，设想的价钱还不止两倍，而且他们还把使用性能大大降低了。”

巴穆·柯比耸了耸肩，说：“有这可能。”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说的可能性而不相信他们呢？”托马斯上校哑着嗓子说，随手从小纸盒里摇出一片药片来。

柯比说：“上校，我曾在西屋公司干过，他们制造的所有东西只使用一种电流。我是制造顾客设计的设备的，而且我是专门制造电磁铁的。

这是一种比较狭仄的专业，却是我的专业。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走在我们前头。我到德国去过，我研究了他们的机构，进口了他们的镍合金线。西屋公司和通用公司不像我这样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他们也不用懂得。对于电磁铁的专门技术，我能够超过他们。至少我要求我能够，而且我准备以这些条件来投标。”

巴穆·柯比提到德国，桌子周围的人又交换起眼色来。那位海军上校以恼怒的声音说：“德国人还走在我们前头吗？”

“在哪方面，先生？”

“任何方面。说明白一点儿，就是制造这种炸弹方面。”

柯比吸了口烟斗，说：“从他们最近表现的自信看来，并不乐观。”

“我同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干起来？这个委员会看来只会空谈。”凯勒赫坐直身子，皱起眉头说，“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敢说我对这种未来的武器十分相信，但是如果他们在干，我们就得赶快。我们直接到总统那里去，向他要钱要命令。我可以保证海军会支持委员会。”

布里格斯吓得举起一只瘦手，说：“上校，总统有更紧迫的事，都需要钱、需要做。”

“我不同意，”托马斯说，“能比这些炸弹更紧迫？”

布里格斯反驳说：“上校，这一切还不过纯粹是理论，要达到任何可能实用的结果，还要好几年呢。”

凯勒赫上校用手一拍桌子，说：“瞧，让我提一个真正笨的问题。柯比在这儿谈论的是什么是？是传布理论呢，还是制造光谱仪？也许我应该明白，然而我没有明白。”

“是制造光谱仪。”劳伦斯用慈爱的声调说。

“很好。那么，为什么你不努力去干呢？你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你不送一份清楚明白的备忘录给总统，让他可以了解？为什么你还要在一些别的花样上绕来绕去？”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基本建议上设想错误，”另一个科学家温和地解释说，“我们就可能白费好几年工夫。”

柯比忍不住说：“或者在竞赛中输给德国人。”

讨论停顿了一会儿，一时间，只听得见哗哗的雨声。布里格斯说：“好吧，这些事情还是未定之局，就像总统常说的那样。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准备一半就动手去干，这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柯比，“我不认为我们还要耽搁你。你的报告十分有用，非常感谢。”

柯比收起他的文件，说：“不知道你们是否还用得着我，或者我先回丹佛去？”

“弗莱德，别那么匆忙。”劳伦斯说。

“好吧，我就在史蒂芬斯旅馆。”

柯比在旅馆房间里待了一上午，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入侵俄国的新闻广播和特别报道，心情越来越沉重。不停歇的雨，时而夹着一阵闪电和雷鸣，加深了他的忧郁。有很长时间，他在午饭之前不喝酒了，这天他却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劳伦斯兴冲冲地来找他时，他已喝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弗莱德，今天早晨你可出了风头。我以为我们会有午饭吃，不料委员会却让送来咖啡和夹肉面包，会又接着开了下去。不过，有些事已经提出来了。你有时间吗？”

“我就是在这里坐着，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世界的末日。”

劳伦斯笑了。“它不会有末日。我们会在U-235方面打败德国，这是这场战争的关键，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差远了。这个委员会当然得改变它的方法。手续简直麻烦得令人难以相信。譬如说，现在进行的事务工作。简直受不了！为了保密，一次只能邀一个方面来商谈，把我们全体整天拖着！我们需要一个懂行的人作为事务工作与工业界之间的经常联系人，而且我们马上就需要。”劳伦斯停了一会儿，又说，“刚才我们正好谈起你。”

“我不行，谢谢。”

“弗莱德，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懂得业务，你对理论的掌握也很充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而这种人不多。不幸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更重要的职位了，这你明白。”

“可是天哪，要我给谁工作？向谁汇报？上帝保佑，不要是那个国家标准局！”

“这一点是公开的。为了保密起见，也许你就在海军里弄个顾问的职位。凯勒赫上校是急切地想干，我真觉得有点儿好笑。几年以前，费米带着这东西的全套设计到海军去，被他们像疯子一样赶了出来。海军把恩里科·费米^③赶了出来！怎么，弗莱德，你干不干？”

顿了一会儿，柯比说：“我得在哪里任职？”

“要在华盛顿。”柯比沉默了很久，于是劳伦斯又说：“到华盛顿去有困难吗？”

“我没这么说，可是你要这些电磁铁制造出来——”

“即使建议得到批准，钱拨了下来，也要一年以后。这事可是必须立刻就干。你说怎么样？”

这是劳伦斯的急性子脾气，柯比很了解。他把劳伦斯看作可能是最有才华的人。柯比比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大几岁，他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径直放弃了科学前程，转向工业，大部分原因是他认识了劳伦斯和几个别的人，他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才华得多。他们使他感到自己落后了，泄气了。现在，这样一个人鼓励他接受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他是无法推却的。

“但愿不给我这个职位，”他说，“给了我，我就接受。”

太阳在圣弗朗西斯科升起的时候，昼夜的分界线已经绕着地球走了一半，对苏联的入侵已经过了半天。无数的人被杀死，他们大部分是俄国人。苏联的空军损失了数百架飞机，也许不止一千架。灾难的实际损失已经超过了准确的记录。

在马雷岛海军船坞的军官俱乐部里，一张靠窗的满是阳光的桌子上，几个潜艇艇长正吃着火腿和鸡蛋，谈论对苏联的入侵。对入侵的结果，没有什么争辩。大家都同意苏联要垮台，有的说红军能支持六个星期，有的预言三个星期里或者十天就会结束。这些年轻的职业军官并不是头脑狭隘或者抱有成见的人，有这种看法的人在美国的武装部队里从上到下比比皆是。红军在芬兰的恶劣表现，已经证实了那种共产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血洗已把俄国变成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的判断。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国的作战计划处在估计世界战略形势时，根本没有考虑苏联。这些马雷岛上的潜艇军官在早餐桌上太平无事地议论地球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大屠杀，不过表明整个军方对此的看法而已。

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日本人现在会不会进攻，如果进攻，进攻什么地方。这几位上尉军官倾向于这样的意见：既然总统还在执行让日本人越来越多地购买石油和废铁的自杀政策，日本人也许不会来。但是“乌贼”号的艇长布朗奇·胡班一开口，这种一致的意见就垮台了。

舰队里没有哪个艇长比胡班更有威望。他在班里的崇高地位，他摆资格的冷淡态度，他玩的一手好桥牌，他喝酒的能耐，他的漂亮老婆，他自己上得了杂志封面的漂亮仪表，这一切加起来，形成了他使人难以置信的迷人外表。然而，他的外表还有行动做后盾。在他的指挥下，“乌贼”号在轮机和炮术方面得了三个优秀。五月份舰队演习的时候，他让“乌贼”号溜进了一个驱逐舰的防护圈，击沉了假想的敌人战列舰。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会青云直上的人物。因此，胡班上尉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只有听的份儿。

胡班议论说，世界形势就像一场橄榄球赛。在亚洲，俄国的西伯利亚军队和日本人本来在面对面地比赛。希特勒最近的行动把俄国人吸回到另一翼，他们成了斯大林最后的后备。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好机会。现在他们有了一片开阔的场地可以玩他们的球，从中国向南到新加坡，到苏拉威西和爪哇，把欧洲人富饶的属地都收拾掉。只要他们的行动够快，在美国人集合起来插手干预之前，他们就能越过界线。他看见他的新到任的副艇长在门口向他招手，就打住了这个军人爱说的比喻，从餐桌边站了起来。

埃斯特上尉递给他一份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来的电报：

“乌贼”号取消大修，只做必要战备检修，报告启程赴马尼拉的最早日期。

“好啊，好啊，回基地去啦！”胡班咧嘴一笑，带点儿激动地说，“太

好啦！那么，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也准备开球啦。让我们瞧瞧，今天是二十二号，嗯？还有那台空气压缩机和四号鱼雷发射管得装起来。显然我们弄不到新电动发电机了，这些事要等到我们到马尼拉才能得到命令。就这样吧。”他把电报纸按在墙上，用铅笔清楚地写道：二十四日七时启程。然后，他把电报递还给埃斯特。“作为军情优先电报发出。”

“我们来得及吗，长官？”

“给船坞的上校打个报告，他会把我们弄走的。”

“是，长官。我们少一个军官，波洛蒂少尉得在医院里待两个星期。”

“妈的，我把这忘了。那么，我们就四个军官走，挨着值班值到珍珠港，从那里的司令部里设法再找一个少尉。”

“艇长，你认识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人事处里的什么人吗？”

“认识。怎么了？”

“从新机构里去弄一个少尉出来行不行？”

对埃斯特狡猾的微笑，胡班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你脑子里有什么人吗？”

“有那么个少尉，跟我一起从S-45号上调出来的，刚去‘鲑鱼’号报到，试航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是一个好军官吗？”

“这个……倒霉的是，他是一只袋子里的耗子，是一个很懒散的家伙。”

“那我们要他干什么？”

“我能对付他。在紧要关头，他倒是有计谋有勇气。他的父亲是作战计划处的上校，他的哥哥在‘企业’号上驾驶侦察轰炸机。”

“听起来不坏。他是哪一类的？”

“他是后备役。你瞧，艇长，”看见胡班脸上苦笑的表情，埃斯特叫起来，“司令部里后备役军官多的是。你没法儿让艇上军官室里的军官全是常备役，在‘乌贼’号上也没办法。拜伦值潜水班行，我了解他。”

“拜伦？”

“他叫拜伦·亨利，人家叫他勃拉尼。”

“好吧，也许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珍珠港。不过，这样把这个勃拉尼弄来有点儿不择手段，是不是？新机构，在珍珠港，这差事比跟着‘乌贼’号到马尼拉好得多。”

“苦差事。”

胡班好奇地看了看他的副艇长，他对埃斯特这个人还摸不透。“你喜

欢他，老弟？”

埃斯特耸耸肩，说：“我们缺这么一个值班的。”

向西移动的太阳，并没有在太平洋上照见好斗的小黑点。早晨的阳光斜射进停泊在珍珠港里的“企业”号的机库甲板，射到拆卸的飞机上、半装配的鱼雷上，以及和平时期的这层水上机械工厂甲板的一切乱糟糟的东西上。到处都有穿油腻粗蓝布装的水手和穿咔叽装的军官在干活儿。像所有的航空母舰一样，这个钢铁的洞窟里弥漫着汽油、橡胶、金属和海洋空气的气味。水手长的哨声盖过了这个工作日的喧闹，接着广播喇叭里响起了一个南方口音：“请注意，十分钟后，全体军官在军官室开会。”

华伦·亨利从一架侦察轰炸机的座舱里爬出来，在一块油腻的布上擦着手。他戴上咔叽军帽，对跟他一起干活儿的几个水手说：“在叫我了，祝我好运。”

他走进军官室时，穿咔叽衬衫、系黑色领带的军官已经把椅子坐满，有的在两边站着。舰中央，正对前隔舱，挂着银幕，旁边一张铺绿呢布的小桌上放着一台幻灯机。舰长——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矮胖子，看见华伦进来，就站起来走到银幕前面，说：“诸位，我想你们都听到消息。我一直听短波，看来这位元首趁斯大林还没举起锤子和镰刀，就把他抓住了。”军官们对舰长的这种打趣有礼貌地嘻嘻笑了笑。“我个人为俄国人感到遗憾，他们被这么呆笨的领导控制着。我遇到过几次他们的海军军官，我觉得他们是友好的，也相当内行，尽管他们的行为有点儿古怪。

“问题是，这件事对‘企业’号的任务有什么影响？”

“现在，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侦察机第六小队的亨利上尉对研究军事历史挺热心，所以我请他在这里给我们简单讲讲，然后开始工作，因此——立正！”

海军少将柯尔顿从一个门口进来，几十把椅子一阵响，全体军官站了起来。这个人胸脯粗壮，有点儿发紫的胖脸上还有飞机失事留下的伤疤。他曾经是“朗格莱”号上的海军飞行员，现在是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舰长引他坐到副舰长急忙让出来的一把皮圈椅上。这位海军少将点起一支粗黑的雪茄烟，挥手叫军官们就座。

华伦站到银幕前面，双手背在身后，双腿略微分开，用大多数海军教官惯用的单调谦虚的声音开始讲起来。他用老一套开玩笑的口气请大家原谅他的无知，然后就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主题。

“好吧，现在，很自然，我们关心的是日本人。在理论上，这里不应该有战争的问题。在军事力量方面，我们比日本强得多，任何日本人要发动一场战争，看来就是自杀。所以，你们听见老百姓在说，两个星期内我们就会把这些黄脸的小个儿鬼子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胡话。”有些年轻军官笑了笑，就不笑了。华伦把一幅黄蓝两色的水道部的地图挂在银幕上，拿起一根教鞭指着说：“这是一幅太平洋的地图。面前没有一幅

地图，就不应该说点什么把某某人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话。”华伦的教鞭把法国、荷兰、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画了一个圈。“石油、橡胶、锡矿、大米——日本要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所需的東西，都在这里。一九三九年以來，歐洲幾個帝國的武裝部队的行动，几乎都是为了掠夺。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这些东西都在日本的后院。我们要到那里去，得远远绕过日本，航行许多天。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那个有争议的地区离圣弗朗西斯科有一万英里或一万英里以上，离东京却只有八百英里。

“因此，我们的政府设法使日本人保持安静，让他们从我们这里买去他们需要的钢材、废铁和石油，尽管他们把这些东西立即储存起来，准备和我们打仗。嗯，对这种政策，我没有意见——”

“我是有意见的。”海军少将用讥讽的口气严肃地咕哝了一句。军官们都笑了，鼓起掌来。柯尔顿接着说：“我这意见胆小的人不爱听。他们迟早会向东挺进，烧掉德士古的石油，把旧别克汽车的铁片打到我们身上。什么政策！对不起，上尉，请继续讲。”

华伦取掉地图，大家安静下来。银幕上亮起一张发白的幻灯片，这是一幅日俄战争的形势图。

“好，现在来讲点儿历史。这里是旅顺口，”华伦指着说，“远远伸进黄海，在朝鲜后面。这又是日本的后院。一九〇五年，日本人在这里打败了俄国人。他们不宣战，偷袭沙皇的海军，在晚上用鱼雷偷袭。俄国人再也没恢复过来。日本人登了陆，包围了这个不冻港。就这样，旅顺口终于陷落。沙皇只得和一个只有他本国六十分之一大小的不发达的国家讲和！日本人把它看作一次伟大的胜利，就像我们看待美国独立革命那样。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对这场战争予以足够重视。现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能一切现代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就在这一次，有色人种打了白种人，而且把白种人打败了。”

在一个角落，靠近餐具柜子的地方，军官室的服务员们——一些穿白衣服的菲律宾人或黑人，都站在那里。只要讲题不是保密的，他们也有权旁听军官的课程。这时，军官室突然静下来，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他们。菲律宾人脸上毫无表情，黑人们的表情则像谜一样各种各样，几个年轻的在酸溜溜地笑。这个尴尬局面出乎华伦的意料。司务长的助手们在场，对他来说是像饿了就吃一样自然的事，不会去注意。他摆脱了窘态，继续讲下去。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离佩里⁽⁴⁾打开这个国家的大门才半个世纪。日本人学得很快。他们把丝绸和工艺品卖给英国人，换来现代化的使用蒸汽机的海军；他们雇佣德国人训练陆军。于是，他们跳上大陆进攻俄国。

“要记住，莫斯科和旅顺口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大陆，唯一的联系就是一条铁路。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沙皇，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康华里⁽⁵⁾，漫长的供应线也搞垮了在俄国的拿破仑。你作战的地方越远，你消耗在来来往往上的力量就越大。

“很巧的是，在海军战术学院，战争规划常常从日本人偷袭我们开始，而且就在我们这个珍珠港。这是从偷袭旅顺口推论出来的。日本人的头脑就是这样想的，上一次叫这些白种魔鬼吃了苦头，为什么不再照样干一下？”

“当然，一九四一年不等于一九〇五年。我们有了侦察机和雷达。这一次，日本人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这个敌人的天性是奇特的，你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不过，总要记得他们的目标。一九〇四年日本人打沙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军莫斯科的企图。他们的目标是抢占他们后院的地盘。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到现在还占领着。

“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日本人绝不会去攻占华盛顿。我猜想，他们甚至不会去威胁夏威夷。他们不可能乱冲乱撞。他们会向南进攻，大肆掠夺，然后向我们挑战，看我们敢不敢出来，拖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供应线，穿过他们设防的岛屿机场——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所组成的三重锁链，穿过就在他们家门口活动的海面舰艇和潜艇，而这些舰艇都在有陆上基地的空军掩护下。

“因此，我完全看不出我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他们从地图上消灭。”

华伦环顾了一下面前一百多张阴沉、年轻的脸。

“太平洋的和平曾一度坐在一把摇摇欲塌的三条腿凳子上。第一条腿是美国的海军力量；第二条腿是在东南亚的欧洲国家的力量；第三条腿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陆上力量。

“这把凳子的欧洲那条腿，在一九四〇年被德国人敲掉了。昨天，德国人又敲掉了俄国那条腿。斯大林不会参与亚洲的战争了——至少现在不会。因此，一切全靠我们了。这把凳子少了两条腿，我敢说，太平洋的和平也就一屁股摔了下来。”

华伦一直很严肃地讲着，挥动着手里的教鞭。末了这句笑话使听的人意外地咯咯笑起来。

“至于纳根特舰长的问题，也就是希特勒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只要一看地图，答案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元首已经给‘企业’号发了命令：各就各位。”

柯尔顿少将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他用牙齿紧紧咬住雪茄烟，使劲握华伦的手。

阳光滑过了一条把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一分为二的假想的线，就开始了新的一天：六月二十三日。在线的另一边，六月二十二日这天刚开始黎明。这个糊里糊涂的国际惯例，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依然如故。因为地球仍旧在太阳的光照下旋转，总有九千万英里的一半在黑暗里，而地球上这些渺小的居民，在他们互相残杀之时，总得同意用一种方法来计算时间。

阳光在海面上向西移动，照到一串串可爱的绿色小岛上。这些小岛全都防卫严密。它们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后来日本保证不予设防，受委托代管。日本极力模仿白种人，研究了欧洲的历史，学会了提出这种保证的办法。

东京的白天开始了。这座城市点缀着一些可爱的公园和寺庙，以及一座皇宫，其余地方便是一片贫民区，都是些低矮的火柴盒似的木头房子和破旧的西式建筑。日本人为了赶上白种人，整整赶了两代，把他们都赶贫穷了；四年“中国事变”又把他们完全挤干了。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者，都在拼命工作，吃着监狱里一般的饭菜，在借来的技术顾问的指导下，用借来的金属按照借来的蓝图制造战争机器。他们还死命地推销丝绸、照相机和玩具，换回石油来开动机器。九千万人辛勤地劳动在这四座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满是休眠火山、不时地震的岩石岛屿上。他们的主要自然资源就是他们的坚强意志。世上的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只有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天皇》^⑥里了解到的那么多。

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民。他们的外务大臣，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名叫松冈^⑦，在美国受的教育，到过欧洲许多地方。但是，他的滔滔不绝的自相矛盾的谈话，他的粗野的咯咯狞笑和嘶叫，和想象中的东方人的仪表太不一样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疯子。白种人外交官猜想他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直到后来才明白，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发了疯。这个军人内阁当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委托他去干，仍旧是一桩历史疑案，就像德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希特勒一样；而这个人的文章和演讲，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总是有明显的癫狂病。当时斯大林疯狂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尽管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后来他完全发了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疯狂的希特勒进攻疯狂的斯大林的时候，疯狂的松冈正主管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事务。

日本的历史学家说，松冈得到天皇的紧急召见，他要求天皇立即入侵西伯利亚，但是陆军和海军首脑对这个意见表示冷淡。一九三九年，陆军与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军队打了一架，这次架打得倒霉，无法公开，损失了上万人。他们愿意南进，那里的维希法国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荷兰人已经与祖国失去联系，被包围的英国人根本分不出兵力。在这个主要的分歧问题上，华伦·亨利在“企业”号上的讲话中所做的分析一点儿没有错。

但是松冈坚持说，既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他们受到攻击，日本就得保证予以帮助；而德国的入侵，显然是为了避开俄国的进攻。因此，从道义上说，就要求日本立即入侵西伯利亚。至于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那是他自己去谈判的——反正俄国从来不遵守条约。趁俄国还未垮台，现在立即进攻十分必要，以便使突击看起来体面一些，而不是乘虚而入。松冈把这种形势叫作“道德外交”。

据说当时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外务大臣是疯了。对此，一个年老的政治家答复说，松冈的发疯会是一个转机。人们能从日本人的记录里找到的，就是这些。

结果，政府的秘密决定是：“让柿子在树上成熟。”这就是说，暂不进攻苏联，等到它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时再说。因为对中国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像一片无穷无尽的泥沼，所以日本的领袖们还不急于打一场新的沉重的陆战。如果他们要打，看来也会选择向南挺进。这项计划已在制订。松冈泄气了，不久就离职而去。

东京日出的时候，从白令海峡出来的太阳已经在西伯利亚行进了三个多小时。它还得走八个小时，才能把第二天的日出带给前线，因为苏联横贯着半个地球。

五六月间到处都是入侵的谣言时，有一则讽刺故事从德国占领区越过边界到了自由区，传遍了欧洲。这则故事说：一个柏林女演员在和—个国防军将军做爱后休息时，她要他把即将入侵俄国的事讲给她听。这个将军没有办法，只好摊开一幅世界地图讲起来。可是一会儿，她就打断他说：“亲爱的，这横在地图上的一大块绿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嘛，亲爱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是苏联。”

“原来是这儿。那么你说德国在哪里？”将军把欧洲中部狭小的一块黑的地方指给她看。

“亲爱的，”女演员沉思着说，“元首看过这幅地图没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笑话。但是，苏联的神经中枢不是在海参崴，不是在这块绿色地方的最东端。六月二十三日，初升的太阳从俄国首都西移，照亮了德军纵队，他们穿过红军的密集部队和强大的边境防御，一天之内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向明斯克和莫斯科挺进。

- (1) 意大利城市。一九二二年，德国和苏俄在此签订条约。
- (2) 犹太教的希伯来语法典。
- (3) 恩里科·费米（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1942年首先完成铀原子分裂的连锁反应实验，后参与美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 (4) 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1853年率舰队赴日本，迫使日本天皇政府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
- (5) 康华里（1738—1805），英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率领英军与美国革命军作战失败。
- (6) 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作词、作曲家沙利文作曲的歌剧，1885年首次上演。
- (7) 松冈洋右（1880—1946），1940—1941年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

第四十六章

紫色的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在华盛顿纪念碑背后忽长忽短地交叉闪现。波托马克河上的七月就像惯常那样在令人窒息的闷热和雷雨不断中即将过去。“我不能走回家去了。”维克多·亨利说。一阵冷空气从打开的窗户里冲进闷热潮湿的办公室，把粗大的雨点洒到墙上的挂图上。街上开始下起密集的骤雨。

“也许会把热浪赶散。”朱利乌斯说。朱利乌斯是主要办事员，从军械局起就跟他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五十岁的沉着的胖子，有个出色的统计头脑。

“没这么好的运气，水汽只会更浓罢了。”帕格看看表说，“嘿，都六点过了。打个电话到我家里去，行不行？吩咐厨子七点开饭。”

“是，长官。”

帕格把领带系紧，穿上一件麻布外套，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拢来。“我还得把这些数字再研究一下，真有点儿叫人不能相信，朱利乌斯。”

朱利乌斯耸耸肩膀，双手挥了挥，说：“这跟你让我算的前面那一批数字一样。”

“老天爷，如果都用到这两大洋的那么多登陆工具上，那么接下来的三年我们还怎么造别的东西？”

朱利乌斯带点儿优越感地对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比上司知道得多的下属。“我们一年生产六千万吨钢，长官。但是，还要制造那么多吹风机、冰箱和四十种不同型号的汽车，这是一个问题。”

帕格冒雨向一辆停在海军大楼门口的出租汽车走去，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把软帽往下拉压住额头。“真是——嘿，是你啊！”

“喂！”帕格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给出租汽车司机，“请你等一会儿——柯比，你什么时候来华盛顿的？”

“来了有一个月了。”

“跟我回家去喝一杯。跟我一起吃饭，更好。”

“多谢，不过我去不了。”

“就我一个人。”维克多·亨利说。柯比迟疑了一下：“你妻子呢？”

“在纽约挥霍我的钱呢。她去送我们的儿媳妇和孙子坐飞机去夏威夷。这会儿她在买家具和零碎东西，我们置了一所房子。”

“是吗？她买的是不是狐狸厅路那所？”

“就是那所。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罗达在找房子的时候，我碰到过她。我想，那时候你在海上。我跟她一起吃了饭，然后她带我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完全赞成。”

“你要办的事多吗？”帕格坚持道，“我等你。”

“事实上，”柯比突然说，“我只是去取一些文件。我很快进去一趟，不过一分钟。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喝点儿酒。”

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在大雨中缓慢地经过上下班时间拥挤的宪法路。“你在这闷热的城里干什么啊？”帕格说。

“哦，瞎忙罢了。”

“我知道你有事！”帕格咧嘴一笑，强调这个“有”字，意思是指铀。

柯比看了看出租汽车司机圆圆的秃头和通红的耳朵。

“司机，打开收音机，”帕格说，“让我们听听新闻。”可是车上只能收到爵士音乐，还有静电干扰的吱吱响声。

“我不知道你想听什么，”柯比说，“除了德国人又离莫斯科近了五十英里。”

“我们都被日本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我没法儿想象总统的命令是什么，”柯比说，“看来报纸也没法儿。很好，他冻结了他们的资金。这会截断他们的石油供应吗？”

“当然会，他们不能付钱买了。”

“这会不会迫使他们开战？”

“也许会。总统对维希政府允许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设机场、驻军队的密约得想个办法。在这件事上，西贡是通向马来亚和爪哇，还有澳大利亚的现成有用的跳板。”

柯比慢腾腾地装上烟斗。“罗达好吗？”

“除了对新房子里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发发脾气外，别的都好。”

科学家嘴里吐着蓝烟，又说：“现在我们到底要日本干什么？”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国大陆，取消满洲国的丑剧，让满洲自由。”

“换句话说，”柯比说，“放弃一切成为列强的希望，即便没有人打他们，也得承认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可以在海上打败他们。”

“我们有军队去把他们赶出亚洲吗？”

“没有。”

“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一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制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哑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哦？是吗？”柯比说。

“因为他如果想这么干，就会被弹劾。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的很清楚，美国人不会为了救犹太人而去打仗。”他转过头来，友好的胖脸上露出快乐的笑容，蓝眼睛在闪光，“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反对犹太人，我也没有偏见支持他们。让美国青年为他们去送死还犯不上。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还是注意开车吧。”帕格说。

司机不吭声了。

“这是一个好地方。”柯比说。他们是在后面的门廊上，帕格正在倒马提尼酒。这房子坐落在一座小丘顶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道长满野生树木的峡谷。一阵带着潮湿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清风吹来，使门廊上很凉爽。

“罗达喜欢这地方。”

他们默默地喝着酒。

“那出租汽车司机怎么样？”柯比说。

“他嘛，他不过直说了而已。这在参议院里经常讲，全是空谈。”

柯比的杯子喝干了，帕格马上给他倒上。

“谢谢，帕格。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感受，我开始怀疑，我们人类，就像我们都知道的，也许完不成工业革命。”

“我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帕格说。这时，这位科学家点起了烟斗。

“不是的，”柯比说，慢慢地把手里的一根粗火柴挥灭，“我来解释一下。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习俗，我们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概念，在

古代还没有机器时就发展起来了。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对手的倒台和覆灭，也是证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变化。也许独裁统治最适合都市的机器生活——手执武器的老板们，根本不讲慈悲或正直，他们用恐怖维持秩序，动不动就撒谎、杀人，这是每天的政策。不过，大部分机器还不满一百年，飞机还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试验。”柯比停下来把杯子喝干。“你把日本人叫作工业武士，说得贴切。他们自己饿肚子，把国家搜刮干，来买机器、造机器，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跳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纳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也许真是更有道理。也许我这只是酒后之言。壶里还有酒吗？”

“有的是，”帕格说着，给他倒上酒，“里面还更多。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在这门廊上真舒服。”

“的确不错。”巴穆·柯比说。

“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吃饭？”帕格问道，“还有什么事？”

“我不想麻烦你。”

“今天吃肉排、土豆和沙拉。多做两块肉排就行了，我去吩咐一下厨师。”

“好吧，帕格，谢谢。最近我一直是一个人吃饭。”

“我一会儿就回来。”维克多·亨利拿起酒壶说。他回来的时候，酒壶已经装满，还响着冰块的声音。

“我把晚饭推迟了，”他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一下。”

“这倒合我的意，”柯比说，“不过从我现在的情绪和你那只酒壶的容量来看，也许还要你领我到餐厅去呢。”

“餐厅不远，”帕格说，“那里的家具也没什么棱角。”

柯比笑了。“要知道，你那位非常可爱的妻子对我说的头一件事，就是我喝酒太多。在柏林她请我吃饭的那次，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得坐飞机回来见总统。那时候我情绪不好，一下子就喝了好多酒，她把我拦住了。”

“这太粗暴。一个男人喝多少酒是他自己的事，”帕格说，“更不用说我这这位骄傲的美人有时候自己也醉醺醺的。”

“我说，帕格，你调的马提尼酒真太棒了。”

“柯比，要知道，你刚才说的，还不就是林白^(a)贩卖过的，什么未来在招手之类的玩意儿。”

“不过，林白还是一个新人的典型，对吧？他是独自一人驾着一架单发动机飞机飞过大洋啊！他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指出了道路。”

“他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杀人犯。”

“只有老板们需要这样干，亨利。其余的人，包括科学与机械的天才如林白，以及像我这样的旋转木马在内，只需要服从。显然在德国就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柯比，”帕格说，一边用手转着酒杯，感到意义深刻，“这样的领导者不稀罕。拿破仑就是一个。他也有一条宣传战线，他还没有开枪，就削弱了敌人。是啊，他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带给全体欧洲人的。好了，这下他把欧洲大陆弄得满目疮痍、血流成河。一连过了十多年，人们才看透了他，把他抓住，放逐到一座岩石岛上。”

“你认为希特勒也会这样？”

“我希望这样。”

“这里面有个区别。拿破仑没有机器，假使他有飞机、电话、坦克、卡车、机关枪——所有的工业产品，说不定他也会使欧洲长时期处于专制暴政之下呢，你信不？”

“那可不敢说。我把拿破仑看得很低。你要知道，拿破仑把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土地卖给杰弗逊⁽²⁾——我们的整个中西部，从路易斯安那州到落基山脉和加拿大边境——卖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一千五百万！这就是说，像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地产只值四美分一英亩。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全部铁矿、科罗拉多州的银矿、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我看不出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一个法国人，能把拿破仑看成一个天才。他是一头喝血的蠢驴。他只要派他的一个小军团到这里来，保卫这个地区，就是说用两个师来守住路易斯安那地区，而不是在欧洲晃来荡去地屠杀抢劫，同时再送几千个法国人到这个地方来殖民，毫无疑问，法国今天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被强奸了的丑老太婆。”

“我以前真没这样想过，”柯比说，对他最后一句话笑起来，“也许是荒谬的。”

“你的铀怎么样了？”维克多·亨利说。

柯比的笑容变成了谨慎。“你就是为了这个让我喝马提尼酒的吗？”

“如果马提尼酒能让你泄露有关铀的事，柯比，那么先来让它试试作战计划处的一个军官，以后就别再喝马提尼酒。”

“作战计划处得到什么报告没有？”

“没有。对我们来说，还是凡尔纳⁽³⁾的小说。”

“不幸得很，比那还不如。”

雨又开始下起来，风在呼啸，雷声隆隆，一阵雨点从门廊的栏杆处洒了进来。帕格把向风一边的遮阳帆布放下来系住，这时柯比还在继续说。

“当前最乐观的估计，帕格，是这种炸弹能制成功。如果全力以赴，也许两年，也许五十年。这是未知数。可是，我们并没有全力以赴。我

们在理论方面努了一把力，如此而已。有些惊人的头脑在工作，其中有些人是被德国人从欧洲赶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还真得感谢德国人。重要的问题是，至今德国人在前头走了多远？我们甚至还没开始，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计划。制造铀的炸弹要经过几个阶段。我们有些人害怕德国人已经突破第一阶段，那就是获得了足够的放射性同位素来引起一个可控的连锁反应。”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什么性质的武器？”帕格说，“爆炸力有多大？”

“再说一次，答案是一个未知数。这力量加在一起也许太大了。就是说，这种炸弹在能真正起作用前，自己就得分裂。在理论上，一枚炸弹能扫平纽约城，或者甚至像罗德岛那么大一个地区。你在这里对付的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据说它能产生一个裂变过程，能把地球炸掉。正经人并不把它看得太严重。坦白讲，我知道得不多，还没什么把握。”

“你讲的这种炸弹真是太好了。”维克多·亨利说。

“喂——”

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响起了罗达·亨利的声音，然后他们听见鞋后跟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嗒嗒地响。“奇怪！有人在家吗？我挨了淋，像只落汤鸡了！”

“嘿！我在这儿，在外面，”帕格说，“我们有客人。”

“有客人？”

“你好，罗达。”柯比站起来说。

“哎哟，老天爷！”她瞪着眼睛在门口愣住了。她的紫色帽子耷拉了下来，手里还捧着一个湿透的纸包裹；她的绸子花衣裙湿漉漉地贴在肩膀和胸脯上；她脸上的雨水一闪一闪的，涂着的眼影也模糊了，苍白的嘴唇上唇膏蹭得一块块的，一绺绺湿了的头发垂在额角和脖子上。

帕格说：“纽约的事那么快就办完啦，是吗？我请弗莱德·柯比来喝一杯酒，因为我们刚好——”

罗达转身走了，她那匆忙的脚步声在屋子里响着，上了楼梯。

“爸爸，这真是一个好地方！简直是一座大厦！”梅德琳从门口进来，淋得像她母亲一样湿。她一边笑，一边甩掉头发上的雨水。

“你好，梅蒂！你也来了？”

“瞧我！老天，我们多倒霉！找不到出租汽车，而且——你好，柯比博士。”

“你们两人要感冒了。”帕格·亨利说。

“如果给我一杯马提尼酒，”梅德琳说，眼睛看着酒壶，“我就能抗拒病毒了。”在父亲给她倒酒的时候，她解释说，因为休·克里弗兰明天早晨到国防部有事，所以罗达决定跟他们一起回华盛顿了。这女孩子老练地很快喝着酒。

“你的行李呢？”帕格说，“去换上干衣服。”

“我把东西留在维拉德旅馆了，爸爸。”

“怎么？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大一所屋子归你用。”

“是的，我到这里来看看，然后回旅馆去换衣服。”

“但是为什么你非得住旅馆？”

“哦，那样方便点儿。”她看看手表，“天哪，快七点钟了。”

帕格对女儿皱皱鼻子，不理睬她的厚脸皮。可是她看起来挺漂亮，尽管头发湿了，粉红色的麻布衣服皱巴巴的。罗达担心梅德琳的容貌到了二十一岁就会变得平平常常，事实证明她完全错了。“那么急干什么？”

“我们请陆军的一个大头儿吃晚饭，爸爸，想向他推荐一个设想的新节目。休每个星期去拜访一个军事单位，我们把军队里的业余演员找来，到基地去巡回一趟，给扩军做宣传。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连题目也是我想出来的，叫‘快乐时光’。公司的人很兴奋。”她望着这两个中年男人，眼睛闪闪发光，接着又把杯子伸过去，“再给我喝一点吧！如果这个节目办成功，我就会有股份。我真的会有。休·克里弗兰准备组织一家公司，给我一点儿股份。他答应我的。怎么样？说不定我会发财！是吗，爸爸？”她得意地咯咯笑起来，又说：“你好像有点儿不高兴。”

“先跟你说，”帕格说，“到九月份，我们可能连一支军队都还没有呢。你没看报吗？”梅德琳的脸沉下来了：“你是说征兵法案吗？”

“是的。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也许更糟，国会不肯投票恢复这项法案。”

“这真是发疯了。到九月份，希特勒也许已经把俄国打垮了。现在他离莫斯科多远了？一百英里，差不多吧？”

“我不是说这些政治家是对的，我是在告诉你事实。”

“天哪，这会把‘快乐时光’轰上天去，是不是？好吧，等着瞧吧。”她站着，抖了抖裙子，“哟，雨都透到里面去了，好几个倒霉的地方。我得快点儿瞧一眼这房子，然后就得走了。”

“我带你去看。”帕格说，“你怎么样，柯比，一起看看吧？”

“我想我还是走吧。”柯比说，“罗达回来了，我不愿意打扰你们，而且，我还有许多——”

“你就在这儿坐着。”维克多·亨利说，把巴穆·柯比推向一把柳条圈椅，“房子也叫我心烦。你再喝一杯，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喝多了。”柯比说着，伸手去拿酒壶。

梅德琳跟着她父亲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跑，看见什么都快活地直叫：“天哪，瞧这间餐厅里的镶边……哦，天哪，多么吓人的一个壁

炉……天哪，这些壁橱有多大！”

“我说，我不算个古板的人，”到最后，帕格提出说，“但是你老这么‘天哪，天哪’干什么？听上去像个下等人似的。”

罗达在她的化妆室里叫道：“对了，帕格，告诉她，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说话的。五分钟里你听的她的‘天哪’比教堂里一个钟头的说教还要多，多难听。”

梅德琳说：“对不起，这是我从休那里学来的习惯。”

“哦，帕格——”又是罗达的声音，她嗓门忽然提高了，“你在哪儿找到巴穆·柯比的？他打电话了吗？”

“碰上他的。留下他吃晚饭了，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梅德琳，你不是真住在维拉德旅馆吧？这太特别了，亲爱的。你去把行李拿回家来吧。”

“不要紧，妈妈，再见。”

帕格和她一起走下楼梯，对她说：“我们买了这么大一所房子，就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回家有地方住。”

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到他的胳膊上，笑了。这样的谦恭使他不安。“真的，爸爸，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和那些作家待到好晚呢。”

“克里弗兰这家伙，”维克多·亨利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他这人好不好？”

她那很有自信的女性温柔笑容加深了。“爸爸，如果有什么欺瞒人的事情，那我会变得偷偷摸摸一些，是不是？说实在话，要相信我一些。”

“好吧，你已经长大了，这我明白，就是快了点儿。”

“一切都很好。这正是我一辈子最好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真正为我骄傲的。”

“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帕格喃喃地说。他正朝着安在大理石地板门厅的电话走去，电话铃响了。“喂？是的，我是……是的，将军。”梅德琳发现她父亲的神色一下子变得紧张、严肃起来。“是，是，长官。是的，行了。再见，长官。”

帕格用内线打到罗达的房间里。“你打扮好了吗？”

“还要五分钟。什么事？”

“下来了我再告诉你。”

他又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只要维克多·亨利的脸上显出这种神色，用这种腔调说话，梅德琳从来不发问。他们回到门廊上，柯比还懒洋洋地靠在柳条圈椅上抽烟斗。罗达几乎同时下来了，她穿着一身耀眼的绿衣服，头发漂亮地卷着梳起来，脸上打扮得像要去跳舞。

“哎哟！真是快速变化的艺术。”帕格说。

“但愿这样。我到这里的时候，活像《白雪公主》里的女巫。”

“罗达，我刚刚接到金海军中将的电话，他在部里。我和梅德琳一起坐车进城去，你先请弗莱德吃晚饭，也许我还来得及回来喝点儿咖啡什么的。不管怎么样，等我知道了是什么事，就打电话给你。”

出租汽车的喇叭在外面响了，柯比也要告辞，维克多·亨利听都不要听他的。他喜欢这个科学家。他请他回家，一来是要个人做伴，二来是想叫他讲讲铀的事。帕格·亨利不会去猜想这个人 and 罗达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就像他不会怀疑他的妻子会吃人肉一样。他说服柯比留下，自己和女儿走了。

外面的大门一关上，罗达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巴穆，多久不见啦？有一个世纪了。”

柯比朝前坐了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帕格不知道他把你置于多尴尬的境地。我要走了。”

罗达坐正身子，架起腿，抱着胳膊，挺着脖子，说：“你要把几块很好的双份羊排浪费了。你没闻到香味吗？晚饭马上就好。”

“罗达，我真的相信你一点儿不感到别扭。”

“哦，巴穆，我让事情自然发展。真的，我很高兴看见你。你怎么到华盛顿来的？”

“为了一项防务工作。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只能告诉你，进行得很不顺利。”

“你的意思是说你住在这里？”

“我在华德曼公园有一套房间。”

“那么，你的工厂怎么样了？”

“我有头等的经理和工头儿。每过半个来月，我就飞回丹佛去看看。我刚回来。”他讥刺地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又说，“说来叫人心烦，没有我工作反倒进行得挺顺利。”

“你的那所房子怎么样了？”

“很好。我没卖，现在也不想卖了。”

“哦？可是现在，你来到了这里。真怪。”

“我不会说‘真怪’这样的话。”

罗达放低声音，用柔软而亲昵的口气说：“是不是我的信十分吓人？”

“这是我妻子去世以后我所受到的最重的打击。”

罗达对他这种粗鲁的口气只是眨眨眼睛，叹了口气。“我很遗

憾。”她坐在那里，十根指头在膝盖上一下子交叉起来，一下子又分开。然后，她抬起头，说：“我在想，怎么说才好，免得我看起来像一个轻浮的女人，可是管它呢。那天白宫宴会，我坐在总统旁边，他待我很好，他喜欢我。他说了些帕格的好话，谈到了他的前途。一个离婚的男人在军队里是会碰到许多阻碍的，特别是眼看他就要升到将官级别的时候。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是的，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后来我一直晚上睡不好觉，巴穆，我真是一个很坏的捣蛋鬼。可是，我对他没有变心，我也不准备道歉。”

“晚饭准备好了，亨利太太。”一个穿白围裙的灰发黑人妇女出现在门口，脸上显得很不高兴。

“哦，亲爱的，好吧。几点钟了，芭芭拉？”

“已经八点半了，亨利太太。”

“真倒霉，我从来不想把你留到这么晚。当然，巴穆，你要留下吃饭。饭就放在桌子上，好吗，芭芭拉？你回去吧。”

罗达·亨利和巴穆·柯比两个人吃完厚厚的肉排、沙拉，喝完一瓶酒以后，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消除了。她讲着新房子遇到的可笑的麻烦事，引得他哈哈大笑。她也笑着，尽管她说这些倒霉的事当时叫她大发脾气。

“再喝一杯圣于连酒，吃点儿干酪，怎么样，巴穆？”

“罗达，假使他回家来看见我们又开了一瓶酒，他的眉头就会这样皱起来了。”

“哦，嘘——”她开始收拾盘子，“他跟我常常开两瓶酒，有时候三瓶。”她捧着一沓盘子，顿了一会儿。“我没法儿告诉你我多么高兴，这不可能事先安排，我心头压着的一副重担去掉了。”罗达把咖啡和第二瓶酒拿到后面的门廊上。雨已经住了。透过黑魆魆的树影望去，七月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几颗星星闪着微光。

“啊！这有多好，是吗？”她说，“我想就是为了这个门廊，我才要这个地方的，它使我想起我们在柏林的房子。”

“这很像柏林夏天的傍晚，”柯比说，“流连的微光，雨后树木的清新气息——”

她说：“你还记得？”

“我有很好的记忆力，有点儿太好了。”

“我的记忆力是很随便的，巴穆，它想记得好的，忘掉坏的。”

“这是妇女的记忆力。”柯比博士突然把酒一口喝干，“我要问你点儿事，罗达。听上去很可能有些无礼，可是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再这样谈了。酒我是喝多了一点儿，无疑太多了。你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打击，我一直在反复想这件事。你对我说，在遇到我之前，你还从来不曾有过别人。我相信你，现在还相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怎么

会的呢？”他有意地沉默了一会儿，只听见啾啾的鸟叫。他又说：“我让你生气啦？”

“没有。”罗达的声音有点儿发哑，但是很沉静，“我当然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答复——无非是说，你是无法抗拒的，而且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哪怕有一点点像你的人。这倒是真的。不过，我还是有很多机会，亲爱的。我不是光指在军官俱乐部喝醉酒的事。有那种时候……可是说句真心话，这些男人都是像帕格那样的海军军官。这就是我接触到的圈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甚至连和他差不多的都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我不责怪帕格，那样太卑鄙了。可是他太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从战争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厉害。帕格是个狂热的人，你要知道，不是对宗教或者对政治狂热，而是对干事情狂热。”

“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巴穆·柯比说，“我也是同样狂热的人。”

“啊，然而在柏林，不管你自己明白不明白，你是在追求我。帕格追求我的时候，我也爱上他了。”她低声地咯咯笑了，接着又说：“让我再说一件事情。尽管你，或者所有的人，也许会笑话我，但我是一个好女人，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因此，尽管有这件事或那件事，但还没有过第二个人。也不会再有了，现在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女祖母了。就是这样。”

他们没谈多久。在黑暗中，他们是两个朦胧的影子，只是有几盏看不见的街灯照在树叶上发出微弱的反光，才能隐约看见他们。

“帕格一直没有来电话。”罗达安详地说。

柯比的影子从柳条圈椅上站起来，显得很高大。“我要走了。这顿晚饭吃得很满意，我明显觉得好多了。谢谢你。”

她说：“什么时候再见面？”

“华盛顿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就看我怎么碰到帕格了。”

“你认得出路吗，亲爱的？”

“当然。”

“不是我对你无礼，说实话，这会儿我的眼睛都模糊了。”

巴穆·柯比走近她，低下头，吻她的手。她把另一只手放到他的手上，轻柔地、恋恋不舍地握了握。

“天哪，”她说，“多么欧化，不过真是甜蜜。亲爱的，直接穿过起居室，向左转就是大门。”

(1) 林白（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单独驾机做不着陆飞行，横渡大西洋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竭力鼓吹美国不参与欧洲战争。

(2) 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三位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事件发生在1803年4月。

(3) 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专写科学幻想小说。

第四十七章

一个星期之后，维克多·亨利躺在重巡洋舰“塔斯卡卢萨”号一间军官寝舱的上铺，下铺睡着一个陆军作战计划处的上校，正在轻声打鼾。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有人在他的耳边低声问道：“你是亨利上校吗？”把他叫醒。借着从走廊进来的红光，他看见一个水手，把一份电报递了过来。他拧亮了铺上昏暗的小灯。

即令维克多·亨利上校随带行装，今日五时前转登“奥古斯塔”号舰待命。

金

“现在几点钟了？”帕格在电报纸上签了名，喃喃地问。

“四点半。值日军官说，舰长的快艇正等着您，长官。”

帕格想轻声收拾东西，但是一只铁抽屉吱地响了一下，把上校吵醒了。“嘿，船长，要走了？到哪里去？”

“到‘奥古斯塔’号去。”

“什么？”上校打着哈欠，在毯子底下蜷紧了身子。即使是在仲夏，楠塔基特湾清晨的天气还是很凉的。“我以为那艘船只是给大官和总统坐的。”

“我想也许是海军中将决定他还需要一个打字员。”

“就是那位金海军中将吧？就是那个用喷灯刮胡子的人？”

帕格有礼貌地笑着说：“是的，就是那位。”

“好，祝你幸运。”

一阵阵疾风翻滚着吹过微明前的停泊处，把晨雾驱散。海面上的轻波摇晃着徐缓行驶的快艇，使艇上的钟时不时地响一两声，帕格不得不在潮湿冰凉的皮座位上挺直身子。快艇沉闷地晃荡着行驶了一会儿，“奥古斯塔”号没有灯光的长长的黑色形体从雾中朦胧显现。这艘巡洋舰连锚灯都没有点，这在和平时是罕见的，也是严重地违反规定的。在逐渐消散的雾气中，总统的游艇和马撒葡萄园的沙丘隐约可见。亨利上校登上了巡洋舰的舷梯，这时东方出现了微红的曙光。这艘老战舰整洁、光滑的新油漆，金属物的微微闪光，穿着洁白无瑕制服的水手们紧张而沉静的动作——这一切都表明，这是金海军中将的旗舰。甲板上特装的长跳板、新焊上的扶手，显然是为跛足总统安排的特别装置。

穿了一身雪白制服的金海军中将架起瘦腿，坐在舰桥的高椅子上，正在询问“奥古斯塔”号的舰长给罗斯福所做的安排。亨利来了，他一点儿没注意。这位舰长是帕格的同班同学，正像一个海军军校学生在口试

那样回答问题。金让他走的时候，他才低声地招呼了声“嘿，帕格”，然后离开了舰桥。

“亨利，总统登舰后要跟你谈一下。”金把冷眼转向帕格，一边往一支黑色过滤烟嘴上装香烟，“我才知道，就是为这个才把你调来的。我们就要出发，你来不及回到‘塔斯卡卢萨’号上去了。我想，他可能会要的那些报告或者材料你都准备了吧。”

“我的文件都在这里，将军。”帕格拍拍手里的公文包，他从那艘军舰到这艘军舰来，一路上这个包都未离过手。

金抽着香烟，下巴颏儿朝天，眯缝着眼睛看着维克多·亨利。“上星期我已经通知过你，总统提出来，要你参加这趟演习。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要你听他的命令。你是不是刚巧是罗斯福先生的远亲或者世交？”

“都不是，将军。”

“好吧——要记牢，你是随时随地在为美国海军服役。”

“是的，长官。”

事实上，没有人看见这个跛足的人被吊上军舰。全舰人员都穿着雪白制服，在主炮塔下长长的前甲板上集合，立正。没有奏军乐，没有鸣礼炮。“波多马克”号游艇离开马撒葡萄园，靠到左舷，响起了短促的命令声，水手长的哨子尖叫着。一会儿，“波多马克”号就翻着水浪离开军舰。于是总统出现了，他坐在轮椅上，一个海军上校推着，后面跟着一群显眼的文职官员和海陆军将校。好像戏剧里的安排一样，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阳光洒到甲板上，照亮了微笑着挥手的总统。他这身白衣服，耷拉着的白帽子，精神饱满的神态，戴着眼镜的宽脸，嘴里还叼着一支烟嘴，一副十足的罗斯福的气派，简直有点儿像演戏了。一个演员就会装扮成这样。帕格想，罗斯福真的是在做给全体船员看，也许是由于阳光出现的缘故。轮椅和这群随员经过前甲板，进了舰舱。

两艘巡洋舰立即起锚，向大海驶去，前面有一支驱逐舰分队护航。早晨的太阳隐没在云端。在北大西洋阴沉灰暗的天气里，舰队以二十二海里的速度，横过主要的航线，向东北方向航行。维克多·亨利在主甲板上散了几个小时步，领略了海风翻起的高高的黑色海浪和脚底下铁板轻缓的隆隆声的滋味。总统还没叫他，这并不使他奇怪。他的作战计划处的上司在“塔斯卡卢萨”号上，他们准备一路上多做些工作。等两艘巡洋舰到达会面地点，他们就得连夜开会。把他这样分开，也许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总统的意思总得听从。

第二天早晨，他在司令部餐室刚吃完火腿和鸡蛋，一个餐室服务员递给他一封信，里面一张黄色的便条纸：

老弟，如果没轮到你值班，在十点钟左右来看我。

船长

他仔细地叠好便条，放进口袋。这些通信，不管多么无关紧要，帕

格都保存着，为了将来给孙子们。十点钟的时候，他走到司令部总统房间门口，一个粗壮的、双目凝视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看见他，立刻立正。

“来了，帕格！正好赶上听新闻广播！”罗斯福独自在一把圈椅上坐着，面前一张铺绿呢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袖珍收音机，正在叽里呱啦播广告。透过夹鼻眼镜，可以看到罗斯福眼睛底下的黑眼圈，但是他敞着衬衫领子，里面穿着一件灰色旧运动衫，样子看起来又挺自在。刮胡子的时候他割伤了自己，宽阔的下巴上留着一个凝着血块的伤口。他的气色很好，愉快地嗅着小圆舷窗里吹进来的海风，风吹乱了他稀疏的灰发。

莫斯科承认，挺进的德国人已经远远过了斯摩棱斯克。听到这儿，他悲哀地摇了摇头。然后，广播员说，罗斯福总统现在在什么地方已经不再是秘密；接着又装腔作势地说，罗斯福正乘着“波多马克”号游艇度假，昨天晚上八点钟，有的新闻记者看见他在游艇的后甲板上，驶过科德角运河。罗斯福听到这里，狡猾地扫了亨利上校一眼，微笑着的脸上露出了自满和聪明的神气。“哈哈，八点钟的时候我在这里，在大海上。你猜猜我是怎么干的，帕格？”

“这是一个巧妙的骗局，先生。游艇上有人假扮你？”

“正是！汤姆·威尔逊，那个机械师。我们给他穿一套白衣服，戴一顶白帽子。好吧，这真不错。挺有用！”他把收音机声音拧小，里边在播送另一段广告。“我们不能让潜艇来轰丘吉尔和我。可是我承认，骗过了新闻记者，我挺高兴，他们真把我的生活害苦了。”罗斯福在桌子上的文件堆里寻找着，“哦，在这里了。你看看这个，老弟。”这份打字机打的文件的题目是：“呈总统——绝密，仅两份”。

总统又开大了收音机，在圈椅上坐下。广播员在描述报纸对众议院表决延长征兵法案的民意预测，当他宣布说这个提案将以六票对八票失败时，总统那张多变的脸变得厌倦而严肃起来。“这是不对的。”总统插嘴说，带着深深的黑眼圈的眼睛盯着收音机，好像在与广播员辩论。在下个节目里，德国宣传部嘲笑了世界犹太领袖对德占苏区犹太人被屠杀提出的控诉。德国宣传部说，犹太人是散布盟国的恶意宣传，红十字会可以随时随地去进行证实。“这又在撒谎，”总统说，用厌恶的动作关上收音机，“真的，这些纳粹是最无法无天的撒谎家。红十字会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我觉得，我当然也希望这些故事是夸大了。我们的情报人员说是这样。不过，只要有烟——”他取下夹鼻眼镜，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揉眼睛，“帕格，你的儿媳妇和她的叔叔回来了没有？”

“听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先生。”

“好，很好。”罗斯福长长地吁了口气，“你的那个潜艇水兵还是一个孩子呢。”

“恐怕是一个莽撞的小家伙。”维克多·亨利一边和罗斯福聊天，一边想看看这份具有爆炸性的文件，但是很难看得下去，因为里面有很多数字。

“我有个儿子也是海军少尉，帕格。他在舰上，我希望你认识他。”

“我很愿意，先生。”

罗斯福点了一支烟，咳嗽起来。“我收到一份这些犹太人的声明，是几个要好的老朋友的代表团带来给我的。犹太人抱成团的那股劲真惊人，帕格。可是怎么办呢？如果光是谴责一下德国人，这样做未免丢脸，而且根本没用。办法我早就使尽了。我们已经设法搞了一项移民法，用了些这种手段和那种手段。的确，我们还算是幸运。可是，我正在对付这个准备解散军队的国会，你能想象我会在这时候向他们提出让更多犹太人入境的法案吗？我看我们在征兵问题上会打败他们，不过最多也就是一个平手。”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在桌子上清出了一块地方，拿出两副扑克牌，专心致志地玩起一个复杂的独家牌局。舰身在缓缓地晃动，他默默地玩了会儿牌，然后以一种新的高兴的声调说：“天哪，帕格，重新到了海上是不是感到特别兴奋？”

“当然是的，总统先生。”

“在这一带，我航行过许多次。我能替他们驾驶这艘船，毫无疑问！”他瞧着帕格翻到最后一页，“怎么样？你说呢？”

“这是给我上司的东西，总统先生。”

“是的，不过凯莱·特纳在‘塔斯卡卢萨’号上。无论如何，我可实在不愿意再让各军的头子吵一架。”总统像是讨好似的亲热地对他微微一笑，“帕格，你对事实有感受，而且你说的话我理解。这是两种不平常的优点。所以，咱们一起干吧。不急，你慢慢来吧。”

“好的，总统先生。”

帕格又从头翻阅这份文件，在拍纸簿上很快地记要点。总统又连着点了一支烟，仔细地一张一张翻牌。

文件里没有使亨利觉得意外的东西，以前在和陆军作战计划处的人员争论时，这些他都听说过了。不过在这里，陆军把问题向总统提出，可能是通过马歇尔，或者是通过什么非正式的途径，这在一般情况下，总统总是允许的。这份文件的确有爆炸性，如果把它泄露给主张中立的议员，《租借法案》也许就此完蛋，选拔兵役法案也会被扼杀，甚至会引起一场弹劾运动。所以，他看见它竟然存在，不免心里吃惊。

罗斯福曾经提出准备一份“胜利纲领”，作为打破《租借法案》和军事生产瘫痪状态的新起点。有五六个机构让它们自己和一些大企业纠缠了进去，不能动弹——陆军和海军的军需部，战争资源部，紧急管理办公室，国家保卫顾问委员会，生产管理办公室。它们的头子都在骗取总统的欢心，全华盛顿都被那么多的新名称弄得目瞪口呆。缺货和扣压越来越多，而真正的军火生产却少得可怜。为了打破这个局面，罗斯福命令军队列表，把他们打赢一场全球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列进去，然后根据这张总表来制订新的先后次序。

维克多·亨利这些计划工作者曾经工作了好几个星期，计算美国可能进行的对法国、非洲、德国、意大利、中国和日本本土的进攻，对工业城市的空袭，以及和英国人甚至俄国人的联合作战。陆军和海军特别互不信任，对这份纲领很少通气，各自准备了一个草案，而且当然各自要求最大可能份额的人力和工业产品。他们煞费苦心使这份胜利纲领保持机密，使文件尽量减少。现在在维克多·亨利手里的文件就是陆军对海军提出的要求的尖锐批评。

“喝点儿橘子汁吧？”一个服务员用托盘托着一只水壶进来的时候，总统说，“你喜欢这个吗？菲尔用新鲜橘子挤的，他弄到了一些上等橘子。”

“谢谢，先生。”帕格呷着杯子里起泡沫的橘子汁，“这件事需要同样长的一份文件来答复，总统先生。主要是，海军和陆军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水晶球。这是无法避免的。陆军是一支巨大的军队，它的最终职责是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他们想象，在俄国和英国关门以后，他们会单独和轴心国作战，所以他们要求很多。他们达到了全军九百万人这个数字，把美国的总人力减少了。这是我们国家能够送上战场的最大规模的军队。”

“也许我们需要那么多。”总统说。

“是的，先生。主要是，在《租借法案》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陆军说，我们如果把太多的武器和机器拿出去，就可能被德国人俘获，反过来打我们。可是我们的论点是，即使苏联会很快地垮台，英国也垮台，德国人在把他们打垮之前，自己也得先死掉一大堆。死掉一个德国人，就是将来有一天少一个德国人来打我们。”

“我同意。”总统很直截了当地说。

“好吧，那么，总统先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不顾一切代价，支持那些现在正在杀死德国人的人呢？我们能够很快地重建和补充损失掉的物资，可是要培养一个活的德国佬来补充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佬，需要二十年。”

总统咧嘴笑了笑，说：“说得好。然而，《租借法案》并不是这里争论的唯一焦点。我注意到，海军要求我们总钢产量的相当大的份额。”

“总统先生——”帕格把身子向前倾，两肘撑在膝头，双手伸出，尽他的可能用力地说，“希特勒去年没有攻打英国，因为他不能使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在几英里外的海岸上登陆。他有把他们渡过海去所需要的全部船只，但是他没法儿使它们在对岸靠岸。从海上进行攻击是一个困难的战术问题，总统先生，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把你的人从一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送上岸很容易，但是怎么使对方的守军不把他们赶跑呢？你的人进退两难。但是守军有全部的机动性，有数量上的优势和火力上的优势。他们能够集中起来把你打垮。”帕格讲的时候，总统点着头，烟嘴挂在嘴边，眼光锐利而专注。“好吧，先生，解决的办法是使用特殊的船只，以很大的数量冲向开阔的海滩。你把一股较大的兵力送上海岸，然后不断地供应它、支援它，直到它占领了一个港口。于是你就能用你的

普通运输船往里运，你的豪华邮船也行，如果你有的话。于是入侵就能继续进行。可是，这些登陆艇你需要一大群，先生，而且要各种不同类型的。这项分析工作是委派给我的。看来我们非得制造十万艘左右，一切包括在内。”

“十万艘！”总统摇着他的大脑袋说，“什么？美国所有的船坞造十年也造不出来，帕格，即使他们什么别的都不干。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每个人总是夸大他的小小专业。”然而，罗斯福在激动地微笑着，眼睛里射出光来。他谈起了上一次大战的时候海军使用过的登陆船只，当时他是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也谈起了英国那次倒霉的加利波利登陆事件。维克多·亨利从公文包里取出德国的进攻舰艇和英国的新型船只的照片，以及一些美国船只的设计图。总统很有兴趣地仔细看着。帕格说，不同的舰艇担任不同的任务，大的登陆舰肚子里装着大量坦克和卡车横渡大洋，小的水陆两用坦克能够爬上海岸，跑回水里，甚至也许能潜水。显然罗斯福喜爱这些东西，他的独家牌局在摊着的这些照片和图片下面散乱了，被遗忘了。

“喂，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想到这个？”总统拿起一本横格黄纸拍纸簿，一面说，一面用粗黑的铅笔描绘起来，“这个念头还是我在一九一七年研究加利波利的报告时想到的。我把它送到舰船局，包括草图等等，从此没有得到回音。我还是认为它是有用的，尽管直到刚才，我才再次想起它来。你瞧，帕格。”

这图画的是艘长方形的平底船，船中央蹲着的士兵们头上有一个弓起的架子，上面有一部飞机引擎转动着罩子罩着的巨大螺旋桨。“我知道有一个稳定的问题，那么重的东西那么高，但是如果船的横梁足够宽，而且用铝的话——你瞧这种船，能够直接开上沙滩，帕格，穿过沼泽，哪儿都行。水下的障碍变得毫无意义了。”总统微笑着，得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然后在下面草草写上：罗斯福——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会见丘吉尔途中。“给你。不要像舰船局那样把它埋没了！研究研究它。也许这不过是瞎想，然而——哎哟，你要不要出去见见太阳，它总算从那个舷窗里进来了！”

总统戴上白帽子，双手按着桌子，用几乎是类人猿那样的力量把自己撑起来，挪动着，平稳地移到了轮椅上。维克多·亨利打开了一扇通往有阳光的甲板的门，罗斯福轻捷地转动自己的轮椅，越过了盖在舱门门槛上的灰漆长木板。“啊，这有多舒畅啊！温暖的阳光和海洋的空气，这正是医生所要求的。拉我一把，帕格。”总统坐进了一把蓝皮的躺椅，正好在甲板建筑挡住风的一个角落。他们向后看着长长的灰色炮筒，看着微微俯仰着的巡洋舰舰尾飞溅起的浪花。“我还是要说，你在造船厂或者海军船坞里绝对找不到制造这些登陆舰艇的地方，帕格。需要建造商船，还需要建造护航驱逐舰、航空母舰。你只能利用你能找到的随便什么工厂——内河的几百家小工厂。”罗斯福总统抬起头，望着大海。“你知道吗，这份纲领对小企业来说也许是上帝的恩赐。为了它，国会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麻烦。这倒是一个真正的念头。钱到了许多州的小工厂里——”总统点了支烟，灵巧地用手围住火柴挡风，“很好。让我看看你

对那份陆军文件的评语，帕格。你亲自把它写下来，今天就给我。”

“好的，总统先生。”

“现在我对那个登陆舰艇的问题十分有兴趣，可是我不愿意让你陷在这里面。胜利纲领一完成，就把你从作战计划处调出来，送你到海上去。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维克多·亨利看到自己已经赢得了罗斯福的好感，也看到目前正是有利时机。他说：“好吧，总统先生，长期以来我就盼望着当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

“副舰长？你不认为你能够担任舰长？”

亨利内心明白自己的一辈子也许就靠下面的一两句话，就极力不使自己在脸上或声音中表露感情，接口说：“我认为我能够，先生。”

“好吧，你已经让没有报酬的任务耽搁在岸上了。总司令应该对这情况说句公道话。我们就让你指挥一艘战列舰吧。”

总统说得很轻松，但是他那有教养的说话口气，他那斜着脑袋的自满神气，他那两臂扶着椅子的庄严气派，以及对亨利上校的微笑，表现出他对自己权力的享受和赏赐恩典的满足。

“谢谢您，总统先生。”

“现在，帕格，你在司令室里能找到文书长塔雷，请你把他叫来好吗？”

维克多·亨利已被最后的话题搞得晕头转向，他回到总统的房间，打断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中将、斯塔克海军中将与沃森将军四个人的闲谈。他们都穿着漂亮的制服，舒适地坐在长沙发和圈椅上，四个年老威严的脑袋都转过来看他。金海军中还将疑惑地瞪了他一眼。帕格不让自己跑起来，很快地穿过房间，走了出去。

显然，就是为了这次不满一个小时的谈话，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把维克多·亨利召到“奥古斯塔”号上来的。此后在开往纽芬兰的一路上，这位海军上校除了从远处看见以外，再也没有见到总统。

帕格不想再去探测总统的意图。罗斯福召见他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扬扬得意；现在总统把他完全忘了，他也不觉得难堪。他也并没有幻想自己在总统眼里有很高的地位，或者幻想他所说的和所做的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总统还起用了别的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其中有几个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任务，还都是秘密。他自己就知道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上校，在日本、中国和印度执行总统的使命。还有一个年老的俄勒冈木材商，他父亲的朋友，这个人的专业是收买南美洲的稀有战略物资，以免落到德国人手里。帕格把自己算进这类小人物里边，把总统对他的起用看作偶然的冲动。罗斯福喜欢他，因为他机警，肯干，而且不乱说话。纳粹和苏联要签订条约，被他恰巧猜中，使人们更相信他真的聪明。何况还有罗斯福说的那句奇怪的话：“你说的话我理解”。

但是，总统答应把一艘战列舰交给他指挥，还是使维克多·亨利睡不着觉。他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个指挥战列舰。他跑到司令部去查海军年鉴，估计一下可能性。当然，新造的军舰，像“北卡罗来纳”级或“印第安纳”级的巨型战列舰是轮不到他的。他会得到一艘现代化的老舰。胜利纲领呈交的限期不到一个月了。他查着记录，发现一两个月内“加利福尼亚”号或者“西弗吉尼亚”号上就有空缺。对于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一件挠头的事情。他在海军里干了三十年，还要查阅战列舰的名单，去猜测哪一艘快要归他指挥！

他想把自己的得意压下去。亨利钦佩总统，有时候他几乎爱上了这个勇敢的瘸子，爱上了他那高兴的微笑和无限的工作热忱。可是，他并不了解罗斯福或者信任罗斯福，而且他也根本没有哈里·霍普金斯那类人对这个人物的那种无限忠诚。罗斯福在亲热愉快的贵族气派外表后面，显现着一种难以说明的严酷的性格：有远见，意志坚决，是一个顽强的坏蛋，除了自己的家庭，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也许连自己的家庭也不在他眼里。有可能罗斯福还会记得要给他一艘战列舰指挥，也可能什么新的工作挤掉了这句话，最后忘掉。罗斯福使维克多·亨利明白了一个伟人是怎么回事，这位海军上校好几次想起了《圣经》里给人的教训，土罐子应该离铁锅远一些。

在纽芬兰，一片灰色的宁静笼罩着四周是荒漠的阿真舍湾，美国军舰正停泊在这里，等待着温斯顿·丘吉尔的到来。雾霭把一切都染成了灰色：灰色的海水、灰色的天空、灰色的空气和带着点儿绿色的灰色山丘。这些巨大的漆成灰色的军舰——这些在二十世纪闯进这片印第安人土地的钢铁怪物——在雾中浮动，仿佛一个预示未来的丑恶幻影。在这些军舰上，水手们和军官们在哨子声和广播喇叭声中干着他们的日常工作。但是，在这些军舰的日常喧闹声之外，原始的静寂依然沉重地压着阿真舍湾。

九点钟，三艘灰色的驱逐舰出现了，后面跟着一艘画着蛇皮一样彩色圈圈斑斑伪装花样的战列舰。这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它是在场的最大的军舰，它的大炮打中过德国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它从“奥古斯塔”号旁边驶过时，甲板上的铜管乐队打破了寂静，奏起《星条旗》来。奏毕，“奥古斯塔”号后甲板上的乐队演奏起《神佑吾王》。

帕格·亨利站在总统附近，在第一号炮塔的帆布篷下面，与海陆军将领和重要文职人员如埃夫里尔·哈里曼、萨姆纳·韦尔斯等在一起。从不到五百码远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丘吉尔，他穿了一身可笑的蓝衣服，手上夹着一支长雪茄在挥手。总统则穿着一身整洁的棕衣服，叉开腿一动不动地站着，比所有的人都高。他一只手拿着帽子按在胸口，另一只手抓着他儿子的胳膊。他的儿子是一个海军航空队军官，和他长得十分像。罗斯福粉红色的宽脸上，显出自觉的庄严表情。

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帕格·亨利的思想却毫无诗意。舰船局的专家们正在争论伪装的花样，有的喜欢英国人的这种热带斑纹，有的赞成普通的灰色或者蓝色的横条。帕格在雾中先看见了这艘色彩斑驳的战列舰，

然后才发现它前头一英里的单色驱逐舰。他准备把这一点写成报告。

《神佑吾王》奏完了，总统的脸色松弛了。“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那么好的《我的祖国，这是为了你》^①！”他周围的人都对总统开的玩笑有礼貌地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水手长哨子的尖叫，解散了巡洋舰甲板上的礼节性检阅。

金海军中将招呼帕格：“坐我的快艇到‘威尔士亲王’号上去，向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报到。总统要在丘吉尔来访之前先和他谈谈，所以要赶快。”

“是，长官。”

维克多·亨利坐上金的快艇，经过几百码平静的水面，从“奥古斯塔”号到“威尔士亲王”号，等于从美国到了英国，从和平到了战争。这是一个惊人的飞跃。金的漂亮旗舰和经过风暴打击的英国军舰相比，简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这艘英国军舰的舷梯已经被海水浸蚀，伪装油漆已经脱落，甚至几门主炮也锈痕斑斑。帕格看见甲板排水孔里有烟头和废纸，不禁吃了一惊，尽管一群水手正在起劲地擦洗。在上层建筑物上，到处都焊着粗钢板的补片——这是给“俾斯麦”号排炮打伤后贴的“橡皮膏”。

甲板上的值日军官两颊凹陷，棕色的胡子修得很整齐，脸上的笑容很可爱。帕格很羡慕他军帽上的金辫缘蒙上的绿锈。“啊，是的，亨利上校，”他说，一面潇洒地以手掌向外的英国方式敬礼，“霍普金斯先生收到了信号，正在舱房等你。军需长陪你去。”

维克多·亨利跟着军需长走过一条条走廊，这和他头脑里常想到的美国战列舰一样，不过在许多细节上不同——符号、灯具、灭火器、防水门的形状都不一样。

“喂，帕格，是不是要我跟你一起去？”霍普金斯说，好像他和这位海军上校才一两天没见面，尽管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三月初在到海德公园去的火车上，后来霍普金斯就到伦敦和莫斯科去周游，引起了全世界新闻界的注意。

“是的，先生。”

“总统的心情怎么样？”霍普金斯在这间军官室外面的小舱房的床铺上，打开了两只手提包。他在一只手提包里仔细地放进了纸张、文件夹和书籍；在另一只里，把随手拿到的衣服、药瓶和鞋塞了进去。霍普金斯看起来比原来瘦了，好像一个弯着腰的稻草人，飘飘荡荡地套着一身双排纽扣的灰色衣服。在他憔悴的弯弯的长脸上，那双敏锐的带点儿女性气质的眼睛显得很大，好像猿猴。经过这趟海上旅行，他气色极好，动作敏捷。

“他现在情绪好极了，先生。”

“想象得出来。丘吉尔也这样。丘吉尔像一个第一次赴约会的男孩子。是啊，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霍普金斯从一只抽屉里拉出几

件脏衬衫，塞进装衣服的手提包里，“几乎把这忘了。我在克里姆林宫忘掉了几件，不得不在伦敦多骗了几件。”

“霍普金斯先生，俄国人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霍普金斯顿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沓纸，撇了撇嘴，然后肯定地说：“俄国人顶得住的。然而，这是一件拼命的事，他们需要帮助。”他又急忙整理东西。“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飞到莫斯科，帕格，要连着飞好几个小时，飞过绿色的密林和棕色的沼泽。常常你从这边天边到那边天边，看不见一座村庄。这一回希特勒可是咬下了一大口。”他使劲想扣手提包上的搭扣，帕格帮了他一下。“啊，谢谢。你猜斯大林最急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帕格？”

“飞机，”维克多·亨利立刻回答说，“大量的飞机，和法国人去年叫唤的一样。”

“是铝，”哈里·霍普金斯说，“用来制造飞机的铝。好吧，让我来纠正：他首先需要的是高射炮，其次是铝，也需要大量的军用卡车。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三个星期，或者六个星期，或者三年之内就被打败。”霍普金斯把文件都收进了那只小手提包，然后合上包。“我们走吧。”

出去要穿过军官室。这间舱房很大，从舰的左舷一直伸展到右舷。里面布置得像一家伦敦的俱乐部，有深色的护墙板、舒适的椅子、一排排的小说和百科全书，以及一个酒吧。首相的跟班把首相舱房的舱门打开，他们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温斯顿·丘吉尔光着脚，穿着晨衣，打着领带，下面是黄色的绸衬裤，正站在镜子前面打量自己。“你来啦，哈里。”他没理亨利上校，只顾转着嘴上叼的长雪茄，“我没注意到英王陛下的首相以前是否在海上拜访过美国总统。我看见总统穿着一身普通的棕色衣服。不过他是国家元首，我仅仅是一个首相。”丘吉尔年老的胖脸由于他调皮地玩味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问题而高兴起来。“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可笑。我的礼宾人员要我仍旧穿那件旧的铜扣子外套，戴上帽子，可这是很不正式的服装。”

“首相，”霍普金斯说，“您穿上它就更像一个前海军人员了。”

丘吉尔听见他在和罗斯福通信中用的这个古怪名字，咧开嘴笑了。他对跟班说：“很好，还穿那套港务局的制服。”

“首相，这位是海军作战计划处的维克多·亨利上校。”

丘吉尔耷拉着眉毛，说：“你来啦。那些登陆舰艇，你弄成功了没有？”

霍普金斯和维克多·亨利四目相视，而丘吉尔的阔嘴则满意地皱了起来。帕格说：“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首相先生。这是我现在的一部分工作。前些日子，我和总统详细地谈了谈登陆舰艇的事。”

“是吗？美国是否要造足够多的舰艇？需要的数量很大呢。”

“我们会制造的，先生。”

“我们的人把你需要的东西给了你没有？”

“他们合作得很出色。”

“我想你会发现，”丘吉尔没好气地说，跟班正在帮他穿肥大的蓝裤子，“我们这些单纯的岛民想出了一两种可能证明有用的设计。”丘吉尔说得很慢，舌尖音含混不清，口气有点儿像发牢骚。

霍普金斯对丘吉尔说了一句告辞的话，他们就走了。在走廊里，霍普金斯怀疑地咧嘴一笑，说：“我们演习礼节好几天，可是他到最后一分钟还拿不定主意穿什么衣服！然而，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

霍普金斯畏葸地从舷梯上刚下到金海军中将的快艇上，快艇的尾甲板一下子被海浪抬高，在他脚下落了下去。他失去了平衡，倒在艇长的胳膊里。艇长叫了声：“来吧，先生。”

“帕格，我绝对当不了水手。”霍普金斯跌跌撞撞地进了舱房，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我登上水上飞机到苏联去的时候，扑倒了下来。那一次几乎当时就结束了我的使命。”他环顾一下这艘设备完美的快艇。“好啦，好啦。美国！和平！那么，你还在作战计划处，你要参加参谋会议了。”

“是的，有一些会议，先生。”

“你要在脑子里记住我们的朋友要求的是什麼。跟首相在海上航行五天以后，我对这一点很清楚。”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扳着瘦削的指头。他仿佛把维克多·亨利当作一个共鸣盘，在与总统见面前帮他恢复记忆，因为他的话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首先，他们会催促立即向德国宣战。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得不到，然而可以为第二个要求铺平道路，这第二个要求才是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洋的真正原因。他们要美国警告日本，任何反对在亚洲的英国人的行动都意味着对我们开战。他们的帝国在这一点上十分软弱，他们希望这样一个警告能够把它支撑住。然后，他们要催促给他们在埃及和中东的大量战争物资。因为如果希特勒到那里插手，封锁运河，这个帝国就会窒息而死。他们也会设法巧妙地然而坚决地——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达成一项协定，即他们要比俄国优先获得美援。他们会说，现在是从西边炸死德国鬼子的时候了，是准备最后攻击的时候了。他们会暗示，我们给俄国的东西，过几个星期以后，会倒过来对付我们。”

维克多·亨利说：“总统不是这么想的。”

“我希望不是。如果希特勒在俄国打赢，他就独霸了世界；如果在俄国打败，他就完蛋了，即使日本人行动起来，也没用。那里的斗争规模之巨大，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一定有七百万人在互相射击，帕格。七百万人，也许还要多。”霍普金斯慢吞吞地说出这个数字，把两只手的瘦削的指头都伸了出来，“俄国人直到现在还在挨揍，不过他们并不害怕，他们要把德国人赶出去。这就是现在的战争，这就是现在物资应该去的地方。”

“那么，这次会议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帕格说。快艇驶近“奥古斯

塔”号，慢下来，轰轰响着。

“不，这是一次胜利。”霍普金斯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会见，面对面地讨论如何打败德国人。全世界都会知道。现在说来，这就是足够的成就。”霍普金斯对维克多·亨利忧郁地微笑了一下，大眼睛里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在摇晃着的快艇里站了起来：“帕格，这也是换岗。”

十一点钟，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奥古斯塔”号军舰上。在他的随行人员中，亨利上校看到了勃纳·沃克勋爵，他的脑海中马上浮起了穿蓝色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帕米拉·塔茨伯利的幻影，以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甲板舷梯口会面时那场戏剧性的握手他都没注意。当时这两位人物握住手不放，微笑着交换问候的话，让摄影记者照相。

一上午，对英国和帕米拉的思念困扰着帕格。在“威尔士亲王”号甲板上那位值日军官地道的英国式敬礼，军官室里看到的伦敦杂志，温斯顿·丘吉尔说话时重浊的舌尖音，都像一首歌或一阵香味那样唤醒了他的记忆。一九四〇年戈林对伦敦的空袭，仿佛已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另一场战争。这个矮小的不知名的海军上校，站在一排英国皇家参谋军官的后面，他的脸将来在照片上也许根本找不到，这会儿他正在拼命把头脑里不相干的东西去掉，集中注意力。

这两位领导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互相压低对方。他们俩都是第一号人物，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是第一号呢？罗斯福站着要高一个头，然而他是撑在两条毫无生气的腿棍子上，紧倚着他儿子的胳膊，他的长裤空荡荡地耷拉着。丘吉尔呢，是一个穿蓝制服、弯腰曲背的匹克威克^②，庄重而高兴地抬头看着罗斯福，他更老、更严肃、更自信。然而，在首相身上有点儿敬佩对方的痕迹。仅仅是一丝一毫之差，到底还是罗斯福看起来是第一号人物。也许这就是霍普金斯所说的“换岗”的意思。

一个看不见的信号使摄影工作结束了，握手礼也结束了，一辆轮椅出现。这个登头版的挺立的总统变成了帕格更为熟悉的瘸子，他拖着跛足走了一两步，坐进轮椅，松了一口气。两位伟人和他们的军事首脑离开了后甲板。

参谋人员立即开始工作，整天开会。维克多·亨利和计划人员一起工作，比参谋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低一级——勃纳·沃克就是参谋部的代表——因此离处在主位的总统、首相以及他们的顾问很远。熟悉的老问题立刻就来了：来自英国军方过分的和自相矛盾的要求，不真实的计划，未曾填写的合同，乱七八糟的特权，不正当的联络，等等。计划人员很快想出了一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建造新船来代替被潜艇击沉的船。战争物资不运过大洋，就没有东西用来对付希特勒。这个只要意见一致看来就十分简单的平凡道理，变成了一条红线，贯串着每项要求、每个方案、每个计划。钢材、铝材、橡胶、阀门、发动机、机床、铜线，所有上千种战争需要的东西，首先得装船。这把简单的尺子，很快地暴露了这个“民主的军火库”的贫乏，提出了建造新的轧钢厂以及把钢材变成战争机器和工具的工厂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特别紧急的项目。

在讨论宏伟的设想计划——成百艘的船、成万架的飞机、成万辆的坦克、成百万的人员——的所有谈话中，总有一个可悲的项目反复出现：急需十五万支步枪。如果俄国垮台，希特勒也许会专注于一场在空中进行的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像对克里特岛那样。而保卫英国机场用的步枪还缺乏。现在所要求的这十五万支步枪与将来对北非或者法国海岸联合进攻所需的庞大军用物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第二天早晨，在波光闪烁的海湾，许多船只群集到“威尔士亲王”号周围来做礼拜。经过几个灰蒙蒙的雾天以后，阳光照在周围的山丘上，耀得人睁不开眼，使一片松树、枞树的森林显得格外青翠。

一艘美国驱逐舰把它的舰桥正对着这艘战列舰，徐徐地靠拢过来，舰桥正好与主甲板相平，然后搭过一块跳板。富兰克林·罗斯福身穿蓝衣服，头戴灰帽子，拄着一根手杖，倚着他的儿子，蹒跚地走上跳板，费劲地把一条腿往前拖，然后再挪另一条腿。海湾里一片平静，但是两艘军舰还是在低浪中晃动。高个子的总统每跨一步，就来回摇晃。维克多·亨利和挤在驱逐舰舰桥上的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屏住气看着罗斯福费劲地摇摇晃晃从狭窄而不稳的跳板上走过去。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等待着的摄影记者们也看着总统，但是帕格注意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这重要的踱足行走场面摄进镜头。

他想起了最初认识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年轻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体格强壮的富有自信的花花公子，显而易见的谈情说爱老手，心里只有自己，对一切满不在乎，在一艘驱逐舰的舷梯上跳上跳下，滔滔不绝地说些水手俚语。岁月已经使他变成这个半身不遂的灰白头发的人，在跳板上喘着气，痛苦地挪一步不过几英寸。然而，帕格想，这里面显示了足够的意志的力量，来打赢这场世界战争。一座临时性的便桥可以很容易地架起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坐在轮椅上，庄严、舒适地被推过去。要他走路，他只能是这个可怜样子。而在温斯顿·丘吉尔邀请下去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走着，登上了一艘英国战列舰。

他的脚踏上了“威尔士亲王”号，丘吉尔对他敬礼，伸手去扶他。铜管乐队演奏起《星条旗》，罗斯福立正站着，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脸色紧张而呆板。然后，由丘吉尔陪同，总统跛着脚，蹒跚地一路走过甲板，坐了下来。轮椅始终没有出现。

在尾甲板上集合排列着的水手唱起了《啊，上帝，我们自古以来的救主》和《前进，基督的士兵们》。温斯顿·丘吉尔不断地擦眼睛。这些古老的赞美诗，在露天，在长长的炮筒之下，由上千个年轻的男声齐声唱着，使维克多·亨利浑身激动，热泪盈眶。然而，这场宗教礼拜也使他不安。

他们都在这里，美国的海军和英国的海军，像亲密的战友一样一起祈祷。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的景象。英国人在战斗，而美国人没有。首相举行这场大炮底下的宗教仪式，是真心诚意地想打动总统的感情。在这里，是金刚石琢磨金刚石，意志对付意志！丘吉尔是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传说中的罗斯福的宗教倾向——来感动他。如果富兰克

林·罗斯福经得起这场考验，没有答应德国宣战，也没有答应至少给日本一个最后通牒，那么他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而这个在他旁边流着眼泪的老胖政治家，只是独自在玩一场十分艰难的游戏，为此维克多·亨利很钦佩他。

那个英国牧师，白红两色的衣服在风中飘动，浓密的灰发被吹得乱七八糟，正在念着皇家海军祈祷词的最后几句：“……从海上的危险中，从敌人的强暴下，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保证，在正当的时刻航行海上……让我们安全地带着我们劳动的成果回到陆地的怀抱……以赞美和显耀你神圣的名字；以我主耶稣基督的……”

有几个英国水手，小心地从队列中走出来。起先是一个，然后又是一个，偷偷从制服里掏出照相机。没有人阻止他们，而这两位领导人还微笑着挥手，于是人们一下子挤上来了。几十台照相机出现了。水手们笑着，欢呼着，在这两个大人物周围挤成一圈。帕格·亨利看着军舰上这种不常有的混乱，觉得又有趣又生气。有人在他胳膊上碰了一下，是勃纳·沃克勋爵。“你在这里，老朋友。跟你说句话好吗？”

也许是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怕火，也许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冒充护墙板，勃纳·沃克的舱房幽暗、暖和、舒服，看起来像一间藏书室。“我说，亨利，你对在舰上喝酒有什么意见？我这里有一瓶上等的樱桃酒。”

“我赞成。”

“好。你在军队里干得像根骨头，是不是？可是昨天晚上，总统请我们喝了一顿好酒。”

“总统是一切海军条令的创造者，先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修改。”

“是吗？那倒很方便。”勃纳·沃克点了支雪茄，两个人喝起酒来。“我想你总知道，这艘军舰是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过了海洋的。”这个空军准将又说，“我们离开英国的第一夜，就遇到了十级风。我们的驱逐舰没法儿保持速度，我们只好单独呈锯齿形前进。”

“先生，我听到这个真是大吃一惊。”

“真的吗？你是不是觉得英国首相过于冒险，让德国鬼子在大海上很容易地给他一下？三千英里，没有空中掩护，也没有海面护航，直接穿过一整队的潜艇？”

“你们有你们的善良天使保佑。我只能这样说。”

“啊，好吧，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到了这里。不过还是谨慎点儿，别让这些善良天使操劳过度。什么？你不同意？我们回去的时候，大西洋里的每一艘德国潜艇都必定会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全都得经历一番。”勃纳·沃克顿住话头，看着手里雪茄上的灰，“你要知道，我们航行的护卫很单薄。我们调了四艘驱逐舰，要是六艘，庞德将军一定会更高兴的。”

维克多·亨利很快地说：“我会和金海军中将谈一谈。”

“你要了解，这不能是我们这方面提出的要求。首相会真正发火的。他希望我们能碰到‘提尔皮茨’号，来一场炮战。”

“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先生。”帕格喝干樱桃酒，站了起来。

“啊，是吗？”勃纳·沃克开了舱门，“十分感谢。”

尾甲板上，照相还在进行。两位政治家正在愉快地闲谈，现在是拿着照相机的军官们来把水手挤开了。他们背后站着的参谋官员和文职顾问都满脸不高兴。霍普金斯斜眼看着阳光普照的海面，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那些军人在一起谈话，只有金海军中将像木头一样站在一边，长鼻子对着大海，不满意地绷着脸。帕格向他走去，敬了个礼，用尽可能简单的话把他和勃纳·沃克的谈话做了汇报。金的瘦削下巴上的皱纹加深了。他点了两次头，没有说话，就走开了。他并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只不过是想要亨利告退的表示，而且是使人信服的表现。

在许多酒会和宴会之间，这次会议又进行了两天。一天晚上，丘吉尔在“奥古斯塔”号的军官室里吃完晚饭之后，站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篇丰富多彩的启示录式的谈话，描述了这场战争将要如何进行。封锁、越来越强的空袭、破坏，将会逐渐削弱纳粹对欧洲的控制。俄国和英国将会“形成一个包围圈”，并且缓慢地、无情地把它收紧。如果有了美国这么一个羽毛丰满的同盟，当然一切就会进展得快得多。在西边不需要大规模入侵或者长时间的登陆作战，几支装甲纵队在被占领国家登陆，就会引起群众暴动。希特勒的黑色帝国将会在瓦砾、鲜血和火焰中突然垮台。富兰克林·罗斯福眼睛发亮，微笑地注意听着，什么也没有说，只和其他人一起由衷地鼓掌。

会议的最后一天，正在午饭之前，金海军中将派人来叫帕格。他看见这位将军只穿着衬衫和裤子，正在舱房里用毛巾擦脸和耳朵。“海军特混舰队第26.3.1号——包括两艘驱逐舰‘梅伦’号和‘棱德’号——已经组成，”金没打招呼，开口就说，“要它护送‘威尔士亲王’号到冰岛。你作为联络军官到‘威尔士亲王’号上去，在冰岛离舰，然后随我们的特混舰队返回。”

“是，是，长官。”

“不发给你书面命令了。不过，我们已经和上次的处境不一样了。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不久就要把所有的船只护航到冰岛，可能就在下星期。见鬼，现在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占领了那个地方。总统甚至派了一个年轻军官作为海军副官，陪丘吉尔去参观我们在冰岛的基地。这个人就是海军少尉小富兰克林·罗斯福。”金在谈到这个名字时，脸上毫无表情。

“是的，长官。”

“那么，亨利，你在语言方面怎么样？”

“还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学过一种外语，将军。”

“好，九月份要派一个军用物资特使到苏联去。当然，如果那时候俄国还打仗的话。霍普金斯先生提出了你的名字，他好像对你印象很深；总统也是，说你对登陆舰艇有专长等。已经看过你的服役档案了，好像你自称懂得一点儿‘刚刚及格’的俄语。嘿，这是怎么回事？这很不简单啊。”

“将军，这是我一九一一年进海军军官学校时登记的。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可是现在我连十个字都记不得了。”亨利把童年时在索诺马县曾与说俄语的同学在一起的情况说了一下。

“明白了。好吧，档案里就是这样写的。从冰岛回来，就把你从作战计划处调出来。你自己做个准备，温习一下俄语，以便有可能承担到苏联去的特殊使命。会给你派译员的，但是如果你懂一点点，你的情报价值就会更大一些。”

“是，是，长官。”

金穿上制服上衣，眼睛望着维克多·亨利，这是亨利所能记得的第一次受到了微笑的恩赐。“从档案里，我还偶然地了解到，你还是一个优秀的炮术军官。”

“我的一个愿望就是重新去干这行。”

“你听没听说，延长征兵法案的提案一个小时前在众议院通过了？”

“通过了吗？感谢上帝。”

“多一票。”

“什么？多一票，长官？”

“一票。”

“唉！这鼓励不了英国人，将军。”

“是啊，连总统也鼓励不了。然而，这是现在美国人民的想法。这也许还是作茧自缚，但是事实如此。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设法干下去。顺便说说，亨利，不久在我的参谋部里会需要一个作战军官。你去俄国的任务完了之后，或者去不成的话，也许会任命你做这项工作。”

维克多·亨利板着脸说：“这是一个荣誉。”

“我想你会喜欢的，我相信你是合适的。”金说着，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点儿亲热的表示。

与当一艘战列舰的舰长相比，这真是一个倒霉的前途。绝望逼得帕格说：“罗斯福总统也许有别的打算，我也不知道。”

“我对总统谈起过，他说这看来对你来说是一个恰当的职位。”

《诗篇》里有一句话闪过帕格的脑海：“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谢谢您，将军。”

没出一个小时，维克多·亨利正收拾东西的时候，总统派人来叫他。

这一次只谈了一两分钟。罗斯福看起来很疲乏，正专心在铺着绿呢布的桌子上用铅笔很快地批注一份一份的文件。哈里·霍普金斯也在舱房里，他旁边还站着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少尉，面貌极像一九一八年时在“戴维”号驱逐舰上跳跳蹦蹦的海军部助理部长。总统把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介绍给帕格，说：“你们两位要一道航行，应该互相认识一下。”在亨利和少尉握手的时候，总统用男人对男人的那种深沉的目光瞥了亨利上校一眼，等于说：“照顾照顾他，和他谈谈。”

这一点儿人情味，把维克多·亨利心里对总统不相信的疙瘩消除了一半。也许罗斯福已经用一句玩笑话回绝了金，意思还是要给他一艘战列舰。总统让他告退时的那种亲热态度，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乐队演奏了国歌，礼炮隆隆地齐鸣，在充满了山丘绿草和火药硝烟气味的清新微风中，“威尔士亲王”号离开了阿真舍海湾。这次伟大的会议结束了。

在“威尔士亲王”号的军官室里，维克多·亨利能够感觉到笼罩着全舰的阴郁气氛。这次会议的结果究竟给英国增加的援助是什么，还没有宣布；这件事本身显然使战列舰的军官们感到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这些人都是在空袭和炮战中打了两年仗的老兵，尽管他们的军舰是那么堂皇，他们的军官室是那么过分地豪华，英国的困境似乎浸透了他们的骨髓。他们不能相信，温斯顿·丘吉尔把他们窘迫的海军中最好的军舰连同他自己的生命都拿来冒险，就是为了这么空手回去。这不是温斯顿的气派。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只有模糊的希望，而不是真正的信任。吃完晚饭以后，帕格坐在休息室里，面前放着一杯葡萄酒。他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头，尽管他们对他很有礼貌。后来他明白了，他在场，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于是，他很早就上了床。第二天，他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兜了一圈，从舰桥一直到机器舱，发现了许多和美国军舰不同之处，特别是这些衣着邋遢、负担很重、工作紧张的船员，和“奥古斯塔”号上打扮得干干净净、快快活活地干活儿的水手大不相同。

这天晚饭之后，梯莱特少将向他走来，把一只瘦削的手按在他肩头。“想不想看看潜艇侦察图，亨利？首相认为你应该看看。一个欢迎委员会已经聚集在那儿了。”

会议期间，帕格曾经几次看到过这个难以亲近的老军事历史学家。两天前，在军官室举行的欢迎美国客人的晚会上，几个年轻的英国军官开始了一场他们所谓的“滑稽舞”。他们只穿着苏格兰裙子，或者披条彩色毛巾，戴着古怪的假发，走了进来，尖声地吹着风笛，噼噼啪啪地放鞭炮，在椅子、桌子上走鹅步。过了一会儿，梯莱特少将站了起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帕格想，他要来阻止这场马戏了——他在一张桌子上跳起了一场发狂的快速舞，吹风笛的人绕着他一面吹一面走，全场的人都大声喝彩。可是现在，他还是那么古板。

梯莱特打开一扇亮着红色保密信号灯的钢舱门。丘吉尔穿着一条像机械师工作服那样的连衣裤，弯着背，垂着眼皮，正在仔细观看一幅占了一面舱壁的俄国前线地图。对面舱壁上挂着一幅大西洋地图。舱房里

烟雾腾腾，几个年轻军官正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收发电讯。

“那里，”首相用手里的雪茄指了指苏联地图，对梯莱特和帕格·亨利说，“那里是一幅可怕的未展开的图画。”

斯摩棱斯克东面那条画成红色的前线上，呈现出了两个新加上的鼓包，指向莫斯科。丘吉尔咳着，眼睛望着亨利。“你们的总统警告了斯大林，我甚至更加明确地警告过他，我的情报根据确凿。真是，没有哪个受到突然袭击的政府这样不值得原谅了。勇敢而倒霉的俄国人民碰到了厄运，被这么一伙上当受骗的笨蛋带着走。”首相转过身子，走向另一面舱壁。他那拖沓的脚步，维克多·亨利在他伦敦的办公室里已经注意到了。在阿真舍湾，丘吉尔显得健壮、红润、活跃，简直年轻了十岁。现在他两颊发灰，满是红斑。

“喂，在这里我们有进展吗？”

一个个黑色的小棺材形状的标记散落在宽广的蓝色平面上，一个军官还在往上加，在靠近战列舰前进的范围附近形成一群。再往前，是一大群红头针，其中夹着几枚蓝头针。

“这个新的潜艇群是黎明时被一架美国巡逻飞机发现的，先生。”那个军官说。

“啊，是的。庞德海军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想我们正在避开它？”

“我们已把航程改向北方，先生。”

“我看护航舰H-67号差不多到家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这些针拔掉，首相先生。”

“这是好消息。”丘吉尔粗声地咳嗽着，又抽了口雪茄，对帕格·亨利说，“好吧，我们还会给你点儿好戏看的。这不像乘轰炸机到柏林上空那么热闹，嗯？那次挺好玩吧，上校？”

“那是少有的特权，首相先生。”

“随时可以，随时都可以。”

“太荣幸了，先生。一次已经足够了。”

丘吉尔沙哑地笑了：“敢情如此。梯莱特将军，今晚什么电影？”

“首相，我想是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代的《海上精华》。”

“《海上精华》，啊？太合适了！军医命令我躺在床上，还不许我抽烟，我要去看《海上精华》，还要带着我的雪茄。”

帕格·亨利在欣赏《海上精华》的时候，心里老是担心这艘战列舰随时会碰上一群德国潜艇。那些德国的艇长很有本领，会溜过护航的驱逐舰。但是，直到电影演完，都没有发生事故。首相在拖着脚步出去时，用伤了风的沉浊声音说：“一场挺好看但是毫无关系的电影。”

第二天，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广播讲话使军官室里挤满了人。每个没值班的军官，所有的参谋人员和战争计划人员，都集合在军官室里唯一的咯咯发响的老收音机周围。战列舰正穿过一场狂烈的暴风雨，颠簸着，摇晃着，发出缓慢冗长的呻吟。对于这位美国客人来说，这半个小时真不好受。艾德礼在宣读《大西洋宪章》的时候，亨利看见的是：困惑的眼色、拉长了的脸和不住地摇头。讲话的调子很高，但并不证明美国人的许诺有一点点增加。对纳粹暴行的责骂，对“四项自由”的赞扬，对未来世界和平和友爱的献词，都包括了；对英国人更多的战斗支援，却是零。有些句子谈到自由贸易，谈到所有人民的独立，这些话如果具有什么含意的话，那就是意味着英帝国的末日。

帕格并不特别惊讶，他只是想：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家伙可真厉害。

“哼！”在收音机关掉后的一片沉默中，梯莱特少将牢骚满腹地说，“我敢说，不只这些，还有呢。你说怎样，亨利？”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这个美国人。

帕格明白，没有办法含糊过去。“没有了，先生。我想大概就是这些。”

“现在你们的总统在联合公报中许下诺言，要消灭纳粹的暴行，”梯莱特说，“这是不是说你们要参加进来，不管用什么方式？”

“这是对《租借法案》而言。”帕格说。

问题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

“你们不准备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付日本人吗？”

“现在不。”

“那么，简单明了地说，你们不准备在太平洋打仗了？”

“总统不想给日本战争警告。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他不能这样做。”

“你们的国会怎么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在前天，差点儿把美国军队解散了，仅仅一票之差啊。”

“难道国会议员们就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为政治肥肉投票，为了保全他们的政治外皮。”

“那么你们的人民怎么样？”

“我们人民的状态就跟你们的人民在签订慕尼黑协定那会儿差不多。”

这句话使他们沉默了下来。

梯莱特说：“我们现在付出代价了。”

“我们将来也会付出代价的。”

“那时候我们的领导人是张伯伦，先生。”一个脸色红润的少校说，“你们有罗斯福。”

“美国人民不想和希特勒打仗，先生们。”帕格说，“事情就这么简单，而罗斯福也没办法。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仗，生活是快乐的，战争是一场球赛，他们可以看着。你们是我们这边的，因为你们和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就有了《租借法案》和这个《大西洋宪章》。《租借法案》并不要你费多大劲，它只是意味着给每个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钱。”

舰身一阵异常剧烈的摇晃，使厨房里的陶瓷器皿撞得哗啦啦直响。辩论停止了，维克多·亨利回到舱房里。在他到冰岛离舰之前，他没有再和这些英国军官谈更多的话。

(1) 美国民歌，与英国国歌《天佑吾王》的曲调相同。

(2) 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

第四十八章

《大西洋宪章》是一头大象，它像一棵树，像一条蛇，像一堵墙，像一根绳，就看瞎子摸着它身上的什么部分。

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嘲笑它那套吹嘘自由的好听话，举出仍在受奴役的印度和马来亚为证；指出堕落的美国人的怯懦，他们回避任何战争的诺言；然后得出结论说，它不过是虚声恫吓，用一惯假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装扮起来，以掩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可奈何的仇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千份《大西洋宪章》也无法使之倒退回去的。

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大骂，说罗斯福已经秘密地把祖国投入了帮助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欢呼——不过没有那么响——说它是自《大宪章》⁽¹⁾以来，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最辉煌的文献。

英国的报刊暗示，阿真舍湾的成果要比这份精彩的宪章多得多，但是目前除此之外，其他都得保密。

俄国人欢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艘战列舰上的海上会谈，说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并且暗示说，开辟欧洲的第二战线现在已经十分紧迫，而《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这样的计划，有些令人失望。

哪一种反应都没有在明斯克被禁锢的犹太人中引起的反应那么强烈，那么盲目。

德国人没收了他们的收音机，谁还有收音机，就要判处死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他藏在顶楼的一台小收音装置中，听到了不完全的俄国人的广播。他高兴地散布了这个故事，说罗斯福会见了丘吉尔，说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这个虚假的故事在犹太人居住区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奇妙，如此起死回生，使人们不禁怀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弄虚作假说不定有时候是必要的止痛药。

明斯克的犹太人的精神最近已经破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天由命，被赶到几个街区聚居，被迫去登记找工作，遭逮捕受虐待，忍受着暴徒的袭击，甚至可能是枪杀。这是一个“波格隆”⁽²⁾的时代。可以料想德国人的波格隆可能非常坏。但是，犹太人经历了波格隆，活了下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许多灰色卡车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穿罕见的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两条主要街道两旁的居民挨门逐户地赶了出来，装上卡车——他们宣布，要重新安排住所。有些德国兵很粗暴，有些很有礼貌；他们推着、催着人们走上卡车。其他街上的犹太人都躲在了上了门的门后，战栗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生的事——据出没在森林里的游击队队员的报告说——是如此可怕，如此不能令人相信，以致明斯克的犹太人一直理解不了。这些灰色卡车开出去五英里，到了村子外面

的一片森林里。在一个月光照耀的峡谷，德国兵命令人们下了卡车，叫他们一群一群地排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包括婴孩和老人——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埋上沙土。

在沙土地挖这个大坑的农民亲眼看见了这景象，游击队队员的报告这样说。德国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干这工作，然后命令他们回家去，不许逗留或者谈起挖坑的事，否则就枪毙。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树木之间溜了回去，看见了德国人干的事。于是，他们把屠杀灰卡车上的“齐德”⁽³⁾的事告诉了游击队队员。

这个故事，对于被困在向莫斯科挺进的德国军队后面三百英里的明斯克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打击。德国兵已经在因为一些细小冒犯事故，简单马虎地审讯一下就枪毙人了。这些牺牲者的肿胀发臭的尸体，以及被捕的游击队队员的尸体，在广场上吊着。这种事情，在战争期间是难免的。可是，这种显然是随随便便地把整整两条街上居住的所有人——孩子、妇女、老人，所有的人——突然屠杀，超过了他们承受恐惧的最大限度：德国人不能干比这更可怕的事了。这个故事要么是神经质的夸大，要么也许是真的——随着报告一点点地传开，人们开始相信了——那德国人真是比最可怕的谣传所描绘的还要坏。

然而第二天，明斯克看起来依然如故，向日葵在开花，太阳在蓝色的天空照耀。有些建筑物被炸弹或者大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像以前一样。德国兵在街上巡逻已经是一派普通景象，他们坐着画有卐字记号的灰色卡车和坦克。这些士兵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人一样，懒洋洋地拿着枪，在阳光里东张西望。有几个甚至还和过路的人开玩笑。俄国人依然在到处走，他们是犹太人的老邻居。还是那些钟在那些时间敲响。这些街道是犹太人生活的场所，跟家里亲人的脸那样熟悉。现在只有那两条街两边的房子一片静默，空空如也。

在这个令人惊讶万分的时刻，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上会谈，美国已经参战。消息从一所房子传到另一所房子。人们哭着，笑着，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肩头跳舞，互相亲吻，寻找酒或伏特加为罗斯福总统干杯。有一个事实还铭刻在全欧洲人的心头：上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人参加，才打赢了。快活的辩论展开了。是不是要三个月？六个月？不管时间怎么长，总不会再发生把两条街上的人都杀光的疯狂事情了。现在德国人不敢了！德国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坏，但是事情倒了过来，他们又多么恭顺！他们都是胆小鬼。现在他们也许会很好地对待犹太人了，以免将来受到美国人的惩罚。

班瑞尔·杰斯特罗并不想反驳这些谣言，尽管他知道真相。在面包坊里，他仍旧藏着那台短波收音机。他的身份证允许他走出犹太人居住区，因为德国人需要面包，而明斯克的面包师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打仗。那天晚上，在一家医院的锅炉房里举行的犹太人领导者的秘密会议上，班瑞尔报告了他从瑞典收听到的正确广播。然而，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他对委员会讲的是人家不愿意听的东西。有个人突然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也许听的是德国人控制的挪威电台。于是，他们继续激动地计划着，准备当美国人在法国登陆时，和游击队合作，在明斯克举行武装起

义。

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的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与国家秘密警察起了些冲突。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

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警诫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叔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俘的斯拉夫士兵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像——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一些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像地震一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儿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是在最高级的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像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像橡皮；食油和色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像样的酒。娜塔丽偶尔从大使馆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端上来的人造咖啡和那种同样发黏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起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国家，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像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衰落或者强大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像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这是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都是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入战争，那艘货船不能起航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和航空公司以及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儿发火。一想要到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个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因此出境许可证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像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温特博士，他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外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待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

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一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儿担心了，这就是他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像魔术一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像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待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去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边咬着一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哎哟，这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块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道，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显得苍白衰老，好像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叔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

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像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儿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的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所诊所是一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做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一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不仅把她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像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否则我宁愿待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待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他太远了。”

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哦，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一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张转椅上，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蒙着的《卢塞恩垂死之狮》⁽⁴⁾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放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儿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像一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儿？”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但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我要

待在这里的原因，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儿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逗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的意思是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并非如此，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座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像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胎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在巴黎那所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恋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说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起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大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科尼艾兰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只成百万只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就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叔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总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国家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的。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

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做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或许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开的。”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剃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显得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条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的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叔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手里待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

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做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叔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待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很好。”

早晨，她发现一个旅馆的白信封从门缝塞进来，里面有一张条子：

喂，事情在进行。到湖边和我碰头，你们两个，四点钟，在苏黎世游艇码头。

奔奇

他们到码头的时候，这位领事已经租好一艘舷外发动机的无篷小艇，在里面坐着等待。他一句话没说，扶他们上了艇，就发动引擎，离岸驶了出去。驶了大约一英里远，他关掉引擎，他们可以听见一艘驶近的游览轮船在蔚蓝色的湖面上用管乐奏着德国华尔兹舞曲。

“我得到了一份关于你们的几乎全面的报告，”泽尔斯顿说，娜塔丽看见他快活的笑容，心都跳起来了，“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最好避开一些。”

“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杰斯特罗说，那种着急的样子在他侄女看来简直有点儿孩子气。

泽尔斯顿用手掌摸着胡子说：“嗯，情况还不错。”领事的眼睛在对娜塔丽闪光。“要知道，我和罗马通了电话，打了电报。你的拜伦比他在里斯本还要厉害，是不是？他把你叔叔护照的事跟罗斯福总统谈了，胆子真不小！从来没有见过，罗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能够想象。”

“是的，但是你叔叔的档案现在贴上了‘总统交办’的大签条，这是大有用处的。现在，娜塔丽，你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候机名单。下面两趟航班的票都订出去了，不过你能拿到第三趟的票，移民当局可以把你的居留时间延长到那时候。”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是第八个月了——”

泽尔斯顿举起一只手说：“汉莎航空公司是靠得住的，你会很早就走，也许就是下星期。而且总是有退票。因为你怀孕，列在名单的前头。”

“埃伦怎么办呢？”

“他啊，那是另一码子事了。”

“她是重要的，”杰斯特罗演戏似的说，“我出什么事完全没关系，我已经活够了。”

“别着急，别着急，”泽尔斯顿笑起来了，“我的天哪，杰斯特罗博士！一切都很顺利，你只是不能和她一起待在瑞士。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你也定下来了。罗马现在因为你而闹得一团糟了。大使发了脾气，他说必要时，他就任命你做他的工作人员，然后用外交豁免权把你送回家去。你要回到罗马去，由他负责与意大利人交涉。杰斯特罗博士，在美国我们有一批意大利名流，我答应你，你的出境许可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么做比坐火车到里斯本去要好？”杰斯特罗的问话是婉转的，声调听起来让人觉得他很高兴、很放心，“我很愿意试试。”

“天哪，杰斯特罗博士，我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是一趟累死人的旅程，甚至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联络点还有没有用。主要的障碍是，你得非法离开瑞士。你得想想这个。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合法的，合法居留在这里。”

杰斯特罗转过来对侄女说：“那么，亲爱的，看来我们要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娜塔丽没有回答。现在对她来说，坐一架德国班机旅行，眼前浮现的是一种丑恶的前景。另外，那艘游览轮船正好从附近驶过，船边激起的波浪摇晃着小艇，使她恶心。轮船上的游客懒洋洋地往下瞧着他们，乐队正在奏着《蓝色的多瑙河》。

泽尔斯顿锐利地瞥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是坚决反对回到罗马去的，娜塔丽。不过，你如果可以重新考虑，大使会为你做出跟你叔叔同样的安排。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

“好吧，这都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是不是？”娜塔丽说，“我们回去吧？我累了。”

“回去吧。”泽尔斯顿马上使劲一抽飞轮上的绳子，引擎发动起来，喷出一阵蓝烟。

“我们非常感谢你，”杰斯特罗叫着，声音压过引擎声，“你简直创造了奇迹。”

“那张‘总统交办’的签条帮了忙。”泽尔斯顿说，驾着小艇驶过轮船后

面扩展开来的水波。小艇摇摆着，晃荡着，几乎合上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拍子。

娜塔丽下楼来吃早饭的时候，她的叔叔正坐在餐厅窗边的桌子前，在强烈的阳光下喝咖啡。

“你来了，懒骨头。”他说，“我已经起来几个钟头了。我希望你肚子饿了，他们今天早晨有十分精彩的波兰火腿。他们怎么会弄到波兰火腿的？我猜是德国人偷的，然后他们用金子去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了。”

娜塔丽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

杰斯特罗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你不饿？我可饿坏了。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得这么厉害！我小时候在梅德捷斯生活的时候，要我吞下一片火腿，我真的宁可活活被烧死或者被枪打死。那些古老的禁忌剥夺了我们如此简单有效的乐趣。”他望着侄女，她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心情忧郁，双手交叉放在鼓起的肚子上。“要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象之一，就是早晨阳光中的满满一碗新鲜奶油。瞧那奶油！又香又甜，如同香花一样。一定要尝尝。这咖啡也很好！娜塔丽，亲爱的，我一晚上都在想，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这很好。我也决定了。”

他说：“我要回到罗马去。我要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亲爱的。我不怕那些妖怪。不过，我明白我会妨碍你逃跑的。那是首要的。现在你绝对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决定，看来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了。亲爱的孩子，你在瞪眼看什么？是不是我的脸颊沾上鸡蛋了？”

“不是，正好我要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这么办。”

“是吗？”他温柔地微笑起来，“谢谢老天爷，我以为你会英勇地辩论一场，要和我一起回去呢。不，你把你自己拖回去太可笑了。至于我，我相信大使，而且无论如何，去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会时来运转。我在下午去罗马的飞机上弄到了一个位子。看来回去就像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去是困难的。”

娜塔丽喝着咖啡。这会不会是一个计策，来诱使她自己提出回罗马去？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她对叔叔的自私已经有所戒备。这种自私有时厚颜无耻，有时巧妙阴险。

“好吧，”她说，“我看这样还有点儿意思。如果你愿意从罗马走，到了那里就去排队登记，越早越好。你能办得了吗？”

“假使大使亲自经手，我还能弄糟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把手稿带走吗？即使我比你先到家，我也宁愿让你管着这本书。你瞧，全部草稿材料在我这里。这样就有两个机会保全《君士坦丁的拱门》，而不是一个了。”

到现在，娜塔丽才第一次开始相信她的叔叔，不禁对他显露了一些亲切之感。“好吧，埃伦，就这样吧。这次分离，使人感到十分十分特

别。”

“娜塔丽，我会比你更感到放心。我背上压着一个对不起你的重负，至少有你肚子里怀的婴孩那么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他把一只瘦弱的小手放到她的手上，“你已经为你自己在未来的世界中挣得了很大的一份——就像我们的祖先古雅地说。只要这未来的世界存在！”

埃伦·杰斯特罗就这样乖乖地回罗马去了。一连十天，他的侄女没有听到消息。这十天孤寂的日子，就连瑞士的舒适生活和丰富食物也很快使她厌烦了。娜塔丽开始想，即使脖子上挂着一只信天翁⁽⁵⁾，也算是个伴儿。她寂寞得要命。奔奇·泽尔斯顿正在和一个流亡的法国小说家的女儿谈恋爱，很少有时间来陪她。瑞士人对待她，就像对待一切外国人一样，态度冷淡，因为你花了钱而对你彬彬有礼，仿佛整个国家就是一家庞大的高级旅馆的场地。商店里，街道上，游览火车和游览轮船上，那些眼神忧愁的犹太人使她闷闷不乐。终于来了一封信，贴满了快递信件的邮票，盖着邮检的戳子。

我料想得到这封信会被别人看见，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你我两人已经不归意大利当局管辖。娜塔丽，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两张飞机票，还有两张相应日期的出境许可证，外加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泛美航空公司的联票，以及最高级外交人员豁免权的附签。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它们都摊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光辉的景象。

泽尔斯顿在大使馆燃起了一场大爆炸，亲爱的。真是一个好小伙子。正好是时候！大使利用了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渠道，包括梵蒂冈——在那里，你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自己去试试施加我的影响，但是靠着我的著作声誉去恳求似乎太*infra dig*⁽⁶⁾。就是这样！

现在说说情况。

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一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旅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待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笔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第九个字

母上都带一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儿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叔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旋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

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儿也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更了解他。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脚轻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着，尽管吃了阿司匹林，她的喉咙还是像有砂纸摩擦似的刺痛。所有航空公司的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它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卐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像医院一样清洁的办公室，在一个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

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完美无瑕，露出雪一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以及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上方的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瞪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儿发抖。

“Gruss Gott ⁽⁷⁾。”那姑娘说。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的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

本人宗教信仰：_____

父方宗教信仰：_____

母方宗教信仰：_____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遍经她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块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做出迅速的决策！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科尼希斯贝格的那次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科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上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像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像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着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一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

人把手伸进一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

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是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科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机票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像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像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

- (1) 1215年英国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保障贵族某些权利的文件。
- (2) 俄语，指帝俄时代经常发生的对犹太人的摧残、蹂躏。
- (3) 俄语，对犹太人的轻蔑称呼。
- (4) 十九世纪丹麦雕塑家托瓦尔森为瑞士的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 (5) 欧洲传说，信天翁常随着大海里的孤舟飞行，杀之即要遭祸殃。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据此写成叙事诗《老水手》。
- (6) 拉丁语：降低尊严。
- (7) 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问候的话，意即“你好”。

第四十九章

向莫斯科进军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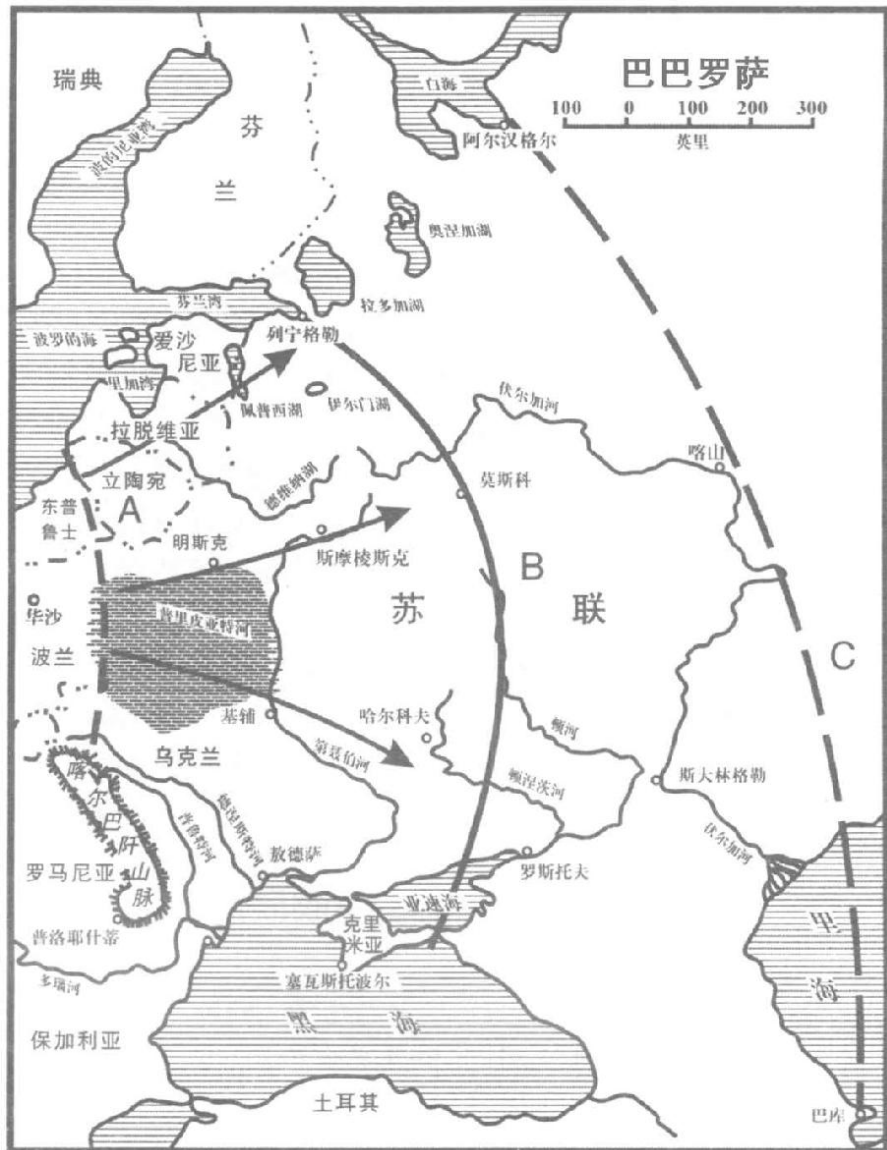
“巴巴罗萨”侵苏计划的地理形势

在战争中，胜败就是一切，而德国战败了。战败使它在战场上的历次胜利黯然失色。它的敌人没有取得过像它一样的胜利，而是在最后以人的数量和机械装备的优势压倒了它。

打败仗也很自然地使战败者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因此，我们的军事历史学家，很遗憾地包括德国名将古德里安、曼施泰因、瓦爾利蒙特等在内，都普遍认为我们入侵俄国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拼凑起来的”或“没有战略目的的”。这种历史性的家丑外扬，除了丧失军人的尊严做自我辩解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令人伤心地棋差一着，打了败仗，失去了世界帝国，已经够受的了，更没有理由再把我们全国上下的最大努力描绘成一种不在行的愚蠢行为。这种阿谀奉承的著作，迎合胜利者的偏见，对谁来说都不光彩，而且歪曲历史。

我自己曾被派在马克斯将军的参谋部临时工作过，在一九四〇年秋冬两季，这个参谋部曾经做出关于入侵苏联的最初军事计划，后来又起草了作战方案。所以，我是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人。这个方案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动用人力和物力的数量以及巨大的政治赌注上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从细节上说，巴巴罗萨是极其复杂的，几乎不是任何个人的智力所能掌握的，但从整体的轮廓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它的优点和力量就在这里。它有可靠的地理、经济和军事实际的依据。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个前提下，这是一个稳健的计划。

请读者稍稍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我绘制的很简单的地图。以后我在叙述作战过程时，还将提供四十几张从档案里找到的军事形势图。现在扼要说明一下巴巴罗萨袭击计划的内容。



第一线是我们主要使劲的地方，是在波兰的出发线。全线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自北至南，共长约五百英里（此外还从罗马尼亚采取防守措施，目的在于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

第三线是我们的目标。从白海的阿尔汉格爾向南到喀山，再沿伏尔加河到里海，全长近两千英里。其最远目标，离出发点约一千二百英里。

第二线是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条线从芬兰湾的列宁格勒经莫斯科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差一点儿没有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全线长近一千二百英里，离出发点六百多英里。因此，表面看来

我们是被俄国人阻止在半途上，实际并不如此，我们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才停止前进的。

进攻的概念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红军正在西边靠近把波兰一分为二的线上集结。斯拉夫军队威胁性的集结，警告我们有布尔什维主义席卷欧洲的危险。这是元首决定发动预防战的主要理由，它证明了我们早先提出的计划是有道理的。

但斯大林的军队的威胁性部署仍然使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他准备放弃他在俄罗斯广阔土地上调动军队的极有利条件，而把红军集中在我们能够迅速予以粉碎性打击的两小块土地之内。当时斯大林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根据我们当时的可靠情报，我们的进军可能要以一百五十个师团来对付二百个师团，三千二百辆坦克来对付一万辆坦克，还有空军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的地方，情况还不清楚。因此，很明显，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在训练、指挥、战士和装备的优良素质上，以及出其不意的决定性的闪电式进攻。芬兰战役以后，冒这样的危险看来是合理的。

巴巴罗萨的战略目的是在夏季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一次粉碎性的沉重打击，使粉碎后的苏联成为一些非武装的社会主义行省，自波兰边境到伏尔加，均由德国人驻防和统治。伏尔加以东的原始土地、冰冻的西伯利亚荒凉地区，以及乌拉尔外的空旷森林，可以包围起来，有工夫再占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从这些边远地区，现有的轰炸机都飞不到德国。

在作战方面，我们希望同时发动三次巨大的闪电突击，两次在沼泽地带以北，一次在其南，以突破西部边境的纵深防御，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包围并肃清已被打散的军队。这样，红军的大量主力几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

这些是我们估计能够做到的，但也知道事情并不就此完了。我们完全知道，敌人会在莫斯科与边境之间保存大量的后备军力，他们会在一定的地方挖战壕，固守下来。我们也知道，顽强的斯拉夫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时，战斗力最强。所以，我们预期并计划在七月上旬，也许在第聂伯—德维纳线以外地区发动第二次的中路大战役，包围并消灭这些后备军力。最后，当打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线以后，我们还准备遭遇俄国人的最后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苏联这个脊柱地区其他大工业城市的自发性的群众自卫（后来也确实遇到这种抵抗）。据我们判断，一旦我们打断这条脊椎骨，那么除了对惊恐万状的居民进行扫荡和可能有一些小规模游击战以外，一直打到我们的最后目标——阿尔汉格尔—伏尔加线，就没有别的阻力了。

当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一次冒险的赌博。战场是在苏联本土，在一头长五百英里，另一头长一千七百英里这样一大片漏斗状的土地上。漏斗向北的斜坡是从波罗的海到白海一线，向南的斜坡则是从喀

尔巴阡山脉到黑海。我们的兵力必须在单调而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扇形展开，越向前进，交通线越长，前线的兵力也越薄弱。这一点是我们估计到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俄国农村的荒凉和道路的简陋，不是适合于闪击战的地区。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错误。事实上，共产党俄国的极低的标准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股可怕的防御力量。他们没有花力量修建像样的公路，铁路的路基很不完善，并且路轨的宽度显然有意与我们的不一样。

英译者按：按照隆的观点，德国参谋部攻击其他国家的计划总是防御性的、假设性的，但总是由于别人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行动，引起他们按计划行事。关于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动机，历史学家至今还有争论，但看来他并没有进攻的计划。苏联对德国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安抚德国人，防止他们进攻。

切馅儿饼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巴巴罗萨计划还是一开始就打响了。在整个前线上，我们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这些成就将给战争史留下极大的奇迹。古德里安写的书里记载着，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周围的德国炮兵怎样静静地等待着在黎明前对毫无疑问心的布尔什维克开始猛烈的炮击，望着俄国最后一趟供应列车忠实地离开苏联境内，进入波兰我们的占领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和他忠实的信徒们怎样受到元首机敏的政策愚弄。西方作家现在把这次突然袭击叫作“背信弃义的进攻”，好像在生死斗争的开始，德国还能顾得上遵守室内游戏的清规戒律。

一步占先以后，巴巴罗萨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德国空军发现了地面上苏联庞大的第一线空军，就在几小时内把它消灭干净。在步兵挺进的支援下，在中路和北路，我们装甲部队的钳形攻势按原计划展开。六天以后，我们已到达明斯克和北德维纳河岸，俘获了近五十万敌军以及数以千计的枪炮、坦克。只有在南线，伦德施泰特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抵抗。其余地区，红军像一个没有了头但还在挣扎的巨人一样。既见不到斯大林，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已经在忧郁、痛苦中瘫痪了。

两个星期后，沿着通向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二个巨大的装甲兵包围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合围。在北线，我们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内湖，并继续通过荒野地区迅速到达列宁格勒附近。伦德施泰特加速挺进，接近基辅。我们又俘虏了几十万人。俄国人在一些小包围袋里继续顽强而勇敢地战斗，但就整个战局来说，我们已不再遭遇一个国家军队的有组织的抵抗了。根据各战场的汇报以及显示在最高司令部面前的一幅图画，我们又打赢了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三个星期内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警察行动。现在的任务是肃清残余。这样在波兰、法国之后，又加上了苏联。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必然有人员的伤亡和物资武器等的损耗。所以，接着是停战休整到八月份。有些作家声称这次休整是“因犹豫不决

而贻误了全局”，显然他们对后勤工作一无所知。休整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一部分，一点儿也不是犹豫不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打了胜仗的德国军队在胜利的兴奋中喜气洋洋，重新集合，重新装备。这情景，当时的老战士现在一想起来还是感到很激动。

作为一个熟悉巴巴罗萨最小细节的参谋人员，我也出席了七月十六日在“狼穴”总部举行的著名的会议。当时，希特勒双手在桌面的地图上一挥，得意地对戈林、罗森贝格、博尔曼以及党内其他高级官员说：“大致说来，现在的任务是，把这块巨大的馅儿饼按照我们的需要切成小块，以便能够：第一，控制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剥削它！”

希特勒扳着手指算着，他那臃肿、不健康的脸上带着喜悦的微笑，苍白的双颊因胜利而略显一点儿潮红。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会议结束后，他非正式地说到要在九月份裁撤四十个师团，以便把人力调回工厂。为了最后粉碎英国，结束战争，他要缩小坦克与枪炮的生产以利于一个加速海、空军建设的计划。这些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从战场上明显的实际情况来看，东线战役已经胜利了。

评论

坐在扶手椅子上高谈战略很容易，可以放马后炮，而且不用负责任，但是没有人会真正重视这些战略家是怎样想的。战争已经结束，没有什么事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来做决定，他们不过是消耗一些不值钱的纸张和墨水而已。可是在胜负未定之前，每一个战争的决定都牵涉无数士兵的生命，甚至也许还影响到国家的存亡。经过一段长时间，不假思索就把当时参加实际工作的军事人员的判断一笔抹杀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在关于巴巴罗萨计划的评论中，很少有人加这份小心。

对于我们这场战争，三个错误的批评是经常出现的，它们之间互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评论家们用其中一个、两个或全部三个观点。他们提出的论据是：

第一，不管取得多少次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入侵苏联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有在欧洲的一小块土地、人口只有八千万的德国，要想压服有近两亿人口、领土辽阔的俄国，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希特勒残酷对待俄国居民是愚蠢的，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双手欢迎我们，帮助我们推翻他们厌恶的共产党统治。接着就一定会搬出那个老故事，说农村妇女怎样用鲜花或面包与盐来欢迎德国侵略者。

第三，这个计划犯了军事上的通病，就是追求领土和经济利益，而不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好吧，对第一点，我的答复是：你从世界地图上看，像英国这么个小岛，人口只有三四千万，是不可能统治人口近五亿的南非、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但不管怎样，英国很长时期都统治着这些地区。不仅如此，这些领地都在数千英里以外，不与英国接壤，只有海上航运一线相连。苏联相反，与德国陆运相连，直接在我们大炮的射程之内。

这些评论家忘了，苏联是由一个小小的极端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他们推翻了旧政体，统治了比他们自己多一万倍的居民，好多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也忘了，一个凶残的、小小的蒙古侵略者，所谓的“金帐汗国”，曾经统治了斯拉夫人一个多世纪。一句话，这些评论家对征服异族的历史、军事统治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交通和军事装备条件下的统治的技术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征服了苏联，我们就要治理它，有些省份我们占领了几年，治理得都很好。

第二条论点当然是与第一条矛盾的。如果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压倒俄国人，那么对他们采取缓和政策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够加速我们的灭亡。这些评论是以他们对德苏战争整个性质的那些谬误见解为依据的。应知道，严格说来，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

历史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欧亚大陆上只剩下两个工业强国，只有两个。他们互相对峙，他们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奋斗。如果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我们知道德国就必定灭亡；如果德国国社党获胜，大陆的中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武装起来的、比德意志帝国大得多的、威胁性的布尔什维克存在的余地。

绿皮卷宗

绿皮卷宗是戈林领导下的东线经济参谋部所拟订的关于征服俄国后进行经济剥削的总政策的指示，在这个卷宗上做的文章已经不少了。在纽伦堡审判中，我确认我没有参与这个行政计划的起草，因为我的主要责任在作战方面。

绿皮卷宗的建议不用说是很毒辣的，它存心要让几千万俄国人饿死。戈林承认了这一切，文件都已列入记录，所以想否认它是愚蠢的。想证明绿皮卷宗是“符合道德标准的”既无意义，亦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做一些军事性质的观察也许是有道理的。

绿皮卷宗计划是以明显的地理情况为依据的。俄国南部“黑土带”地区的粮食不仅供应它本身以及本地区工业的需要，而且供应北方的整个工业区的需要。俄国北部从来就是一个低产贫困的地区，气候不良和土壤贫瘠造成长期粮食不足。绿皮卷宗建议搜刮南方的谷类、肉、煤、油料、脂肪以及工业产品，以便维持我们前方部队的需要，缓和国内的供应紧张。计划对南部的斯拉夫人留下最低限度的热量需要，以便他们能继续从事生产。但德国对俄国农产品的需求量既然这样大，自然会造成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北俄地区人口的锐减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也许，我们对俄国的统治计划，与美国人灭绝印第安人，把他们在世上最肥沃的土地抢走比起来，就更不“道德”。也许，我们缺少西班牙人掠夺墨西哥和南美洲，毁灭迷人的印加和阿兹特克文化时那种维护宗教的崇高心灵。也可能，作者本人在某些方面也搞不清楚，是否英国征服印度，欧洲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对中国贸易上的掠夺，比绿皮卷宗提出的计划更好、更道德一点儿。但公正的读者永远不要忘记，从德国人的世界哲学观来看，当时俄国就是我们的印度。

我们德国人从来就缺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特殊才能，不会给自私自心披上虔诚的道德外衣。我们的心口如一使感情脆弱的西方作家和政客感到震惊。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世界历史人物，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他给日耳曼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性的目标。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上帝意志的启示，远远超过微不足道的道德限制。也许在德国的巨大努力和巨大悲剧中，上帝已有一个隐约的设计，要经过若干代人们才会明白。绿皮卷宗是这种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世界哲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不过是一个民族想从人类浮士德式无穷无尽的路程外另辟新路的正当行为。

按照上面的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厚待乌克兰人或其他斯拉夫人，以便他们帮助我们来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统治的这种说法，就显得很荒谬可笑了。德国当时是一个既强大又贫穷的国家，不没收俄国南部的粮食，就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除非使俄国人一开始就丧失了斗志，并认识到如果不服从、不干活儿，除了遭受铁拳和镇压之外，没有别的前途，怎么能期望斯拉夫人安于贫困与强迫劳动，安于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而不进行认真的反抗呢？阿道夫·希特勒说过，统治俄国南部的唯一办法是，谁要愁眉苦脸就把谁枪毙。他有时说一些话措辞很刺耳，但是关于这类事，他所说的很少是不现实的。

最后必须指出，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征服苏联，所以绿皮卷宗的统治计划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它不过是一个不能执行的假设性的计划而已。因此，在纽伦堡审判中强调这个问题是歪曲事实的，也是过分的。

英译者按：隆对这个也许是写在纸上的最残忍的统治计划——绿皮卷宗所做的哲理辩解，对一般美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正是读了这一段以后，才下决心翻译《失去的世界帝国》的。

向南迂回

主要是根据古德里安的材料，许多作者认为，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三个星期——打到离莫斯科只有三分之一路程的斯摩棱斯克以后，希特勒没有让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继续推进，而是命令他去南线协助伦德施泰特完成对基辅的包围网，这样早在七月中旬，希特勒的败局已定。他们的论点是，我们因此丧失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装甲兵团的装备也过分损耗，所以减弱了最后打击首都的力量。

这些对“向南迂回”的批评是有很多漏洞的。首先，在第聂伯以东完成对基辅的袋形包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面军事行动的胜利。在一次打击中，德军击毙或俘虏的军队和装备，几乎相当于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全部军力的一半！把这样的巨大胜利一笔抹杀，说成是“战术上的牵制攻击”，当然是不对的。由于这次胜利，我们稳固地获得了南俄的财富，使我们在以后的几年里能够继续打下去，并几乎打胜。我们获得了粮仓、工业基地和燃料储备，这是德国人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政策的全部核心。

的确，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而不是去赢得领土或经济上的利益，但大受批评的“向南迂回”也取得了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巨大成就。

万一南线的敌军突围而出，并在侧翼攻击我们呢？即使我们消灭了莫斯科正面的敌军，占领了首都，我们的处境能比拿破仑好一些吗？拿破仑基本上采用了古德里安的战略，在莫斯科攻取“战局的重心”。问题是，他到达那里以后，人马缺粮，左右侧翼又受到威胁，待了一段时期，无路可走，只有撤退，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结局。

我们这些制订巴巴罗萨计划并注视它的发展的人，手头少不了一本克劳塞维茨的回忆录。如果说在一九四一年可怕的冬天德国军队巩固住了阵地，那么其主要理由是，我们没有重复拿破仑的错误。至少我们攫取了南方，这支持了我们，使我们有希望继续作战。当古德里安到“狼穴”来抗议“向南迂回”的计划时，希特勒对他说，将领们对战争的经济方面都很无知。他说的是冷酷的真理。他们像受捧的运动员一样，只关心显示自己的技能，而让别人去操心场地、观众和开支等问题。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也许算是有才华的明星。

认为中路攻势被削弱了的论点，由于古德里安完成南线的任务以后，回到北线取得九、十月的可观的胜利这一简单的事实，论据本身也被削弱了。在这次九、十月的战斗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显得被削弱。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毫不含糊地指出希特勒因不是职业军人而犯下的错误，其中有些造成了灾难，但“向南迂回”是一次稳健的、必要的而且成功的行动。

指向克里姆林宫的尖顶

中路和北路的红军残余又吃了败仗，狼狈地向俄罗斯的望不到边的大地后撤，成批成批地被俘，更多的是成批成批地丢弃坦克和武器，在夜间穿过我们的包围圈溜走。在北路，我们的全部目标都已达成，只是没有打下列宁格勒。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濒于绝望和几乎毁灭的境地。波罗的海沿海已经归属我们，所以能从海上供应北路的军需，并与我们的芬兰盟国在军事行动上保持联系。在南路，我们围攻了克里米亚，迅速向高加索油田挺进。在中路，装甲兵团巨大的钳形攻势已从南北两方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实际上已进入莫斯科城郊。博克的无坚不摧的步兵，自斯摩棱斯克一路势如破竹，从正面一直冲向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在俄国战争文献中，十月十六日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大逃跑”的一天。这一天，外交使团、政府机关以及一大批苏维埃的大头头儿，与成群的平民一道，仓皇放弃了城市，东撤到乌拉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留在莫斯科，发表了绝望挣扎的演说，动员妇女儿童在即将到来的我军通路上挖沟。俄罗斯中部平原开始降雪。秋天泥泞的季节也已从九月开始。天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进军是多么困难，但我们照样前进了。从来没有哪支军队在更大的困难面前显示出比我们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士气。从最高将领到最下层的士兵，都焕发着无比的热情。德意

志民族在元首的领导下，走过了九年难以置信的道路，现在又穿过积雪泥泞的荒野，在那映着低垂寒冷的红日的、朦胧的俄罗斯地平线上，道路的终点已可以望见。我们先头的巡逻部队已经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世界帝国终于呈现在德国人面前，唾手可得了。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对希特勒的整个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采取宽宏态度，大概是由于他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并在当时受到希特勒的眷爱。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在基辅袋形包围中俘获的军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最坚强的抵抗部署在莫斯科周围，十月份如果消灭这些军队，就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期，但是判断苏联地面战役问题不是我能胜任的。这条战线上的全部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了。

第五十章

在珍珠港海军基地露天剧场，一个苗条的黑发姑娘走上舞台，取下太阳镜，在早晨强烈刺眼的阳光下眯起眼。她那淡粉色的衣裙走动时窸窣作响，显出了她穿着丝袜的大腿，引起了全场海陆军士兵一片愉快的口哨声。剧场已经座无虚席，前排折椅也已空位不多。坐在最前排的是夏威夷州州长、海陆军将领和他们的夫人，摄影师的闪光灯对着他们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这时还不到十一点，剧场演出还早了一点儿，但这第一次的“快乐时光”节目是对大西洋沿海夜间的听众广播的。海军乐队坐在乐台上，铜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乐台一边远处，可以看到好几艘停泊的军舰，列成灰色的两行高塔。

在扩音话筒前面，姑娘微笑着站在那里，等到兴致勃勃的骚动安静下来以后，才举起一块油漆光亮的牌子，上面两个黑色大字：鼓掌。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你们好。我是克里弗兰先生的助手，梅德琳·亨利。”从最高一排座位上传来一声刺耳的调情的口哨声，引起看台下一阵哄笑。她摇晃了一下手指：“你当心一点儿，我还有两个哥哥坐在这儿，他们一个是海军飞行员，一个是潜艇人员，都长得又高又壮。”这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和欢呼声。

观众们的情绪愉快激动，等待着节目开始。这个重要的无线电新节目首次在海军基地演出，几天来一直轰动着这块死气沉沉的领土。这座岛上人数不多的有身份的白人家族，过腻了舒适的生活，都互相争着来招待休·克里弗兰；有的为了参加宴会，还专程坐飞机到瓦胡岛来。海军原来计划举行一次假想敌人突然袭击的舰队演习，由于与广播节目时间相冲突而推迟了。檀香山地方报纸关于演出的头版头条新闻，压倒了德军在基辅附近包围几个俄国兵团的消息。

梅德琳带着一种含羞动人的风度，故意别别扭扭、一字一句地说明了这次新节目的规则。她说只有真正的作战人员才能参加这次业余比赛。每一个参加者都将得到五百美元国防公债，获得喝彩最多的表演者还有特别奖：把他的女朋友或父母用飞机送来过一星期。她说：“克里弗兰先生只希望，女朋友远在开普敦或加尔各答的得奖者不要太多了。”她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吧。现在让我介绍你们都等着见的人，大名鼎鼎的业余节目的主角，也是现在这个‘快乐时光’节目的主角，我的好老板，休·克里弗兰先生。”说完话，她走到乐队附近的座位上，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把裙子裹紧大腿。

克里弗兰走到扩音器跟前，顿时一片欢呼。“好吧，好吧。”他慢吞吞地说。这句用西部牧童鼻音说的口头语，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商标，又引起了一阵喝彩。“也许我应该就让梅德琳继续说下去，这个节目归我管，可是她的相貌、口才都比我强。”他耸了耸眉头，听众发出了笑声。“我不如介绍一下她的两个哥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高多壮。当海军

飞行员的是‘企业’号上的华伦·亨利海军上尉。华伦，你在哪儿？”

“啊，我的天，”华伦说，“不，不。”他说着，往他在中排的座椅里一缩。

“站起来，傻瓜。”杰妮丝噓他。

华伦毫无表情地站了起来，马上又坐下，缩得更拢了，他那穿白衣服的身段又高又瘦。

“欢迎你，华伦。现在介绍‘乌贼’号上的拜伦·亨利。”拜伦起了个半身就又坐下了，不愉快地嘟哝着。

“嘿，拜伦！他们的父亲也是舰队上的。伙计们，他们一家就把海洋全占了，海面上、空中，还有海底。我们的国家所以强大而安全，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像亨利家一样的家庭。”州长和海军将领们跟大家一起热情地鼓掌。拜伦弯腰曲背地缩在座椅里，喉咙里发出一种憋气的声音。

首次演出的“快乐时光”使观众挺高兴，看来会取得一致的好评。克里弗兰曾经走遍美国各地，他能够讲穷乡僻壤老百姓都能懂的笑话。他不用广播稿，把准备好的打诨笑料都记在脑子里，使人感到一种轻松、愉快、带有小城镇那种诙谐的气氛。更主要的还是登台表演的海陆军士兵们那种沉默的想家气息。他们的小节目很像教堂举办的联欢文娱节目，乐队奏着表现爱国精神的进行曲，这是激荡着美国感情的一小时。梅德琳带着玩笑报幕时，故意用的那种别别扭扭的腔调，与家乡味的气氛相适应。

拜伦感到很乏味，整个演出过程中他都无精打采地坐着，抱着双臂，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有一次，杰妮丝轻轻地碰了她丈夫一下，眯起眼，头歪向拜伦。华伦比画了一个孕妇大肚子的手势。

演出完了，舞台上挤满了人。州长、他的随从们、高级军官们都围着克里弗兰，亨利兄弟想挤也挤不上去。

“你知道吗，”拜伦说，“布朗奇·胡班也在这儿。”他的漂亮的潜艇艇长站在两个舰队司令之间，正与克里弗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谈着话。

“你跟布朗奇·胡班有些不和吗？”华伦说，“他是一个好汉子，勃拉尼。”

“是他跟我不和呢。”

“嘿，又高又壮的哥儿俩！上来吧。”克里弗兰发现了他们，笑着向他们招手，“哎呀，还有谁敢欺侮梅德琳呀？杰妮丝，州长刚才约我去吃午饭，我谢绝了，我说你还等着我呢。”

杰妮丝一愣，说：“不，请不要这样。”

州长对着她微微一笑：“不要紧，休以后还要去华盛顿广场的。我事先不知道参议员拉古秋的女儿还躲在我们中间，不久一定请你去吃饭。”

杰妮丝鼓起了勇气说：“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吗，州长？就在花

园草地上，有点儿牛排和啤酒，没有别的招待，不过我真希望您能去。”

“好啊，在草地上吃牛排喝啤酒，听起来真不错。让我去找我的夫人。”

华伦和布朗奇·胡班正在互相取笑，说对方有个大肚子，实际上他们根本都没有；又说对方看起来多像上了年纪的结了婚的人。拜伦脸上毫无表情，眼色阴沉地站在那里。他插进来说：“对不起，艇长，我嫂子请我吃午饭，我可以去吗？”

华伦说：“嘿，这是不是说你的下级现在正受处分，行动受限制？”

“哦，勃拉尼跟我有小矛盾。当然可以，勃拉尼，你同华伦和杰妮丝一起去吃午饭吧。十五点整回队报到。”

“唉，唉，先生。谢谢，先生。”对拜伦这种不礼貌的语调，华伦微微地摇了摇头。

杰妮丝坐州长的轿车回家，梅德琳和拜伦坐华伦的旧中型吉普。妹妹头上戴的粉色和黄色鲜花做成的双层花环在车里散发着芳香。她快乐地说：“好啊，好啊，正好我们三个，上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听着，勃拉尼，”华伦说，“布朗奇·胡班是我的一个老朋友。顶什么牛啦？也许我能帮个忙。”

“我为我的军官教科书画了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他不喜欢，要我重画，我不干。我不画好，他就不让我自由行动。”

“这多可笑。”

“我也这样想。”

“我是说你可笑。”

“华伦，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以后，由于油泵冻了，压缩机发生了故障。班长病了，我检修了压缩机，排除了故障。”

“那好啊。但是你把图画好了没有？”

“图画得不好，可是我修好了压缩机。”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

“不，问题是海豚奖章的提名权操在布朗奇·胡班手里。”

“我不在乎是否得到海豚奖章。”

“去你的吧，你不在乎才怪哩。”华伦说。

“你看，华伦，我是被骗上‘乌贼’号的。我已经接到命令去新造的潜艇‘鲑鱼’号，但我的副艇长和胡班在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施加了影响，把我调了出来。不仅如此，原来进潜艇学校就不是我自己的志愿。

爸爸主要是为了不让我和娜塔丽结婚，硬把我推进去的。所以，她去了意大利，现在还陷在那里出不来。就是因为我进了潜艇学校，我的生活才搞得一团糟。天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我老婆，还有我的孩子，要是我有一个的话。她在世界的那一边临产，我想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海豚奖章。”

“你现在是在海军里，你想调上岸来吗？”

“有什么不好？岸上的上班时间比较好，通信也比较有个准儿。”

“哦，狗屁！请原谅，梅蒂。”

“真没意思，又像过去的时候一样。不管怎样，你们应该听听休的谈话。哎哟！”她尖叫一声，华伦的车离开公路冲进草地，避免了与突然迎面开来的一辆破旧的绿色别克车相撞。

华伦冷静地说：“这些夏威夷人开车真让人担心。”

“还有那个家伙也引不起我的兴趣，那个克里弗兰。”拜伦说，“你是怎么跟他搅在一块儿的，梅蒂？”

“我不是跟他搅在一块儿，”梅德琳厉声叫道，“我是为他工作！”

拜伦亲切地微笑着说：“我知道，妹妹。”

“他干得不错，”华伦说，“演出很顺利。”

拜伦说：“什么？嘿，整个节目都那么做作！都不是他自己讲出来的笑话，而是背诵出来的。”

“这一点你完全说对了。”梅德琳大笑着。

“很明显，他唱了一出圆滑而毫无内容的戏。他使我想起布朗奇·胡班来。”

“布朗奇不是做作的人，”华伦说，“他工作一贯表现很突出，勃拉尼。同时，你最好不要忘记他是潜艇的领导人。”

“当然他是领导人，当然他工作表现很突出，当然我现在行动还受限制，但是如果我要我再画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当我听说娜塔丽已经回到意大利生孩子，我就打了个报告请求调到大西洋。我们的潜艇经常出入地中海，我也可能有机会见到她，甚至可能把她接出来。我都对他说了。他教训了我一顿，说我把个人生活问题放在海军之上！好吧，我说不管怎样，我还要提出申请。他不能不照转，于是批上‘拟不同意’，转上去了。”

华伦眼睛看着公路说：“你在艇上只有三个月，一般的期限是两年。”

“一般的海军少尉都没有一个怀孕的老婆陷在意大利。”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海军的错。”

“我也不怪海军，我只是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急于讨好布朗奇·胡班。”

梅德琳突然用一阵笑声打断了他们的简短对话，她说：“你们两个都没想到吧，爸爸忽然学起俄文来了。”

“俄文！”华伦叫道，“干什么？”

“他要去俄国。我不知道他怎样去，什么时候去。”梅德琳笑着说，“妈憋了一肚子气，爸爸现在参加了速成班，一天十小时。她老看不到他，除非有人来找她打网球或看电影，宽大的新房子里就是她一个人在家。”

“爸爸最好抓紧一点儿，”华伦说，“如果他想赶在德国人前头进莫斯科的话。”

拜伦取下梅德琳头上的花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啊，这是香气浓郁的红茉莉花。天知道咱们三人什么时候才能又像今天一样在一块儿。我现在心情很坏，不过我爱你们俩。你家里的烈性酒还有多少，华伦？”

“百分之九十七，刚刚添补。”

“太好了，我准备给你喝剩到百分之五十。”

“完全同意。”

拜伦到了华伦家，找到了新到的航空版《时代》周刊，就坐在一棵榕树的树根之间的长椅上阅读起来。这个时候，华伦、杰妮丝和客人们吃着小吃，喝着甜酒，兴致方浓。在海上待了两个星期，拜伦只听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

午餐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个咧着嘴笑的男仆奏起六弦琴，客人们跟着乐曲跳起草裙舞，华伦开始在浓香扑鼻的烟火上烤肉。休·克里弗兰和梅德琳在光着脚丫跳草裙舞，海军来的人和本地人围着拍手欢笑，报纸社交活动版的摄影记者在拍照。拜伦板着脸望着他妹妹白皙的脚丫在草地上转动，她那裹着粉色绸裙子的屁股跟着扭动。他不知道是谁已失去了常态，是他自己呢，还是这个欢乐的人群。根据《时代》的报道，德国人像两年前席卷波兰一样正在席卷俄罗斯。那时也是九月份。根据那些战斗的图片，兴高采烈的德国人所公布的消息看来是很可信的。图片上显示着大火燃烧着的村庄，天上一片黑压压的德国空军飞机，玉米地中间的公路上挤满了难民，铁丝网后面是一群胡子拉碴、面色阴沉的俄国俘虏。这情景使拜伦生动地回忆起他和娜塔丽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坐着破旧汽车从克拉科夫向华沙逃难，他的受伤，路边一个小孩伏在她妈妈已经被打烂的脸上啼哭，红色的火焰，发出刺耳呼啸的炸弹，在混乱而拥挤的医院里的娜塔丽，无人地区的秋虫声，这些都历历在目。

华伦端着两盘薄片牛排和炸土豆丝，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坐下，说：“尽量吃吧，我的孩子。”

拜伦说：“谢谢。《时代》登的消息，局势很严重。”

“去他的，勃拉尼，你早知道德国人会打败俄国佬的，对吧？俄国人是坚强的战士，但布尔什维克政府是一伙半疯子政客凑起来的杂乱班

子。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把他的一半官员，包括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职业军人，统统枪毙了。没有有经验的军官，你就无法进行战争。所以，德国人就在这方面跑到我们前面去啦。他们的总参谋部已经继续了一百年了，上一次大战他们打了败仗，马上又搜集地图和情报准备这一次战争。这是一种知识上的武装。喝点儿酒吧？加利福尼亚的红酒运到这儿，质量还很好。”

“当然喝。”

华伦带着一只大紫色瓶子回来，说：“唉，也有一件好事。如果希特勒打下了莫斯科，日本鬼子一定从北面跳出来抢夺西伯利亚另一头。这就给我们一点儿喘息的时间。不然，他们必然很快就要往南来。他们的汽油越来越少了。我们肯定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巩固菲律宾的据点，使我们能够守住，也还得一年时间准备。”

拜伦把那份《时代》一掷，问道：“我想起来了，你读了你丈人最近的演说没有？他要我们试探一下能不能与德国人达成一些协议。”

“我知道。嗯，这一点他太不切实际。希特勒现在不想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正是他打大胜仗的时候，他不会。但归根到底，勃拉尼，德国鬼子可能比小日本好打交道，他们是白种人。”

“是啊，不过一开始我们也许就得先把我们的犹太人都枪毙了。”

华伦慢慢地把他那古铜色的脸转向他的弟弟，薄嘴唇上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微笑。“即使德国人不屠杀他们的犹太人，伙计，我想他们的政策也够恶心的了，不过——”

“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当我想告诉这里的人德国人是什么样儿的时候，人家总给我顶回来。布朗奇·胡班认为这场战争是撒克逊文化对付亚洲新兴的潮流的，俄国人算是亚洲人，我们和英国人要赶快聪明一点儿支持纳粹分子，因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而战斗的，这是白种民族的最后机会了。他这些想法都是从一个名叫李何默 ^(a) 的疯子写的书中得来的。他反复阅读这些书籍，其中主要一本是《无知之勇》，另一本是《撒克逊时代》。”

“我读过李何默的书，”华伦说着，看了看手表，“他是一个怪癖的人，不过很有趣——哦，我们的朋友小维克到喝奶的时候了，不过看来杰恩还不想离开州长。”

“我去喂孩子奶。”

“你喜欢孩子，还是为了别的？”

“我喜欢这孩子。”

当维克多躺在叔叔膝上喝奶时，拜伦喝着他的加利福尼亚红酒。差不多同一时间，两个人都把瓶子喝光了。他把孩子放回他安在边廊上的小床上，然后又回到草地上。微风已经停了，天气十分炎热，柠檬树的香味使拜伦感到很忧郁。他脸朝下躺在榕树下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埃斯特海军上尉手里拿着酒杯正推他。

“该死，”拜伦说着，坐起来，嘴里还感到一种酒后的味道，“我应该在三点以前归队，对吗？你是到这儿来给我戴上手铐，送我回去的吗？”

“特赦，你自由了，”埃斯特咧嘴一笑，“你还获准休假二十四小时。这是从罗马转经里斯本、华盛顿和圣弗朗西斯科，转了一圈后刚收到的。”

他把电报交给拜伦，拜伦盘着腿坐在草地上，看电报。

美国“乌贼”号拜伦·亨利少尉，能否为七磅男孩取一佳名？
母子均安，并均爱你。娜塔丽并缺名的亨利。

拜伦低下头，用一只手蒙住脸。他像他父亲一样，带有一点儿朴素的宗教气质，口里喃喃地念了一些祷告词，感谢上苍使这个孩子降生的奇迹。这个孩子是他们俩在里斯本短时间凑到一块儿以后狂热相爱而诞生的，现在他们天各一方，在地球上相隔最远的两个地方。停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慢慢地一笑，眼睛里闪着泪花。

“怎么样，‘夫人’？”

“祝贺你，勃拉尼。”

拜伦站起来，头晕目眩地望着那群参加午餐会的人。无线电播送着《可爱的草裙舞能手》乐曲，杰妮丝同“企业”号舰长一起光脚丫扭着；州长与梅德琳一起跳着舞，显出对她扭摆屁股的动作极为欣赏；休·克里弗兰假声假气地唱着淫荡的歌曲，引起男人们的大笑，以及妇女们愉快的尖叫。“我想我得告诉哥哥和妹妹去。”

埃斯特在他身边漫步走着，摇着玻璃杯里的冰块。“这儿可闹得真欢。那位是州长吧？你嫂嫂真好，我的脚还没有踩进门，喝的就已经递到我手里了。”

“杰妮丝是不错。”

“这是她的名字吗，杰妮丝？漂亮的名字。她大概是我在这座倒霉的岛上所见到过的最好看的白种女人了。”

“别那么说，‘夫人’。”

“嘿，勃拉尼，我崇拜她只是像崇拜落日余晖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

“嘿，梅德琳——”

梅德琳在克里弗兰和夏威夷仆人身后匆匆向屋子走去，走过拜伦身边时用手轻轻拍了他一下。“纽约来的长途电话，亲爱的，是我们的后台老板，真没想到。”

拜伦把消息告诉了华伦和杰妮丝，他还来不及让她别说，她已经高兴地把消息跟大家宣布了。客人们围着他，带着酒意和他开玩笑，祝贺他，问他情况，还对他的妻子远在意大利这一稀罕事感叹。《檀香山星报》社交专栏作家，一个有一张精瘦的鹰脸、金色头发、名叫裴特西·彼

得斯的人，站在拜伦身边，记着笔记。

他跟着梅德琳进屋，想要自己第一个告诉她这个消息。放在走廊里一张桌子上的电话已经挂上了。他听到一阵轻微的笑声，他顺着曲折的走廊望过去，在睡着小孩的那道边廊上，休·克里弗兰拥抱着梅德琳。这是一个从草地上看不到的地方，克里弗兰用两只手抱着他妹妹的臀部，她粉色的裙子后面撩了起来，露出了大腿和内裤。她亲热地紧紧搂着他。拜伦离开屋子，来到阳光下。

“我想我得回‘乌贼’号去了。”他对华伦说。

“怎么？我以为布朗奇已经给了你二十四小时的假。”

“我要给娜塔丽和别的人写信，也许发一两份电报。”

“勃拉尼，州长刚才邀请所有在这里的人跟克里弗兰一起参加华盛顿广场的酒会。”

“克里弗兰在屋子里和梅德琳亲吻呢。我说，他吻她，她也搂着他不放。”

“她是这样吗？”飞行员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说，“我想他们的后台老板喜欢这次节目。”

梅德琳匆匆从屋子里出来，容光焕发，头发乱蓬蓬的，跑到她哥哥面前。她后面出现了克里弗兰，用手绢擦着嘴。“嘿，你知道吗，伙计，”梅德琳叽叽咕咕地说，“他跟我也说了话，他说我听起来很好。不过这没有什么。我们的抽查成绩达到二十三点五分，我们第一次演出只比弗莱德·艾伦差四分。”

拜伦从衣服上面的口袋里取出电报，递给他妹妹。

“哎哟！又是一个好消息！唉，休，你知道吗，拜伦的妻子已经生了。”

“嘿，祝贺你，爸爸！”他伸出手，拜伦没有理他，但他也不生气，“来吧，梅德琳，咱们去把契特·芬顿说的话告诉州长。”拜伦两臂抱在胸前，怒气冲冲地瞪着这两人离去的背影。

“你听我说，勃拉尼，”他哥哥说，“你是想捣乱，是不是？你会让杰妮丝很为难的。”

“真是一只笑面虎，他妈的。”拜伦喃喃地说。

“算了吧，她已经过二十一周岁了。”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你不愿开口，我来跟梅德琳说，看她怎么说。我也许告诉这浑蛋，他如果不想给人揍得满裤子拉屎，就离梅德琳远点儿。”

华伦好笑地打量他弟弟一下，说：“他个子比你大，看来很结实。”

“那正好。”拜伦说。

无线电放出新闻节目的讯号。这时是四点，州长坐在室外的酒吧桌边，放大了小收音机的声音。

柏林消息：德国最高司令部宣布已占领基辅，并称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根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俄国整整四个军团，近一百万人，已经被包围，并已经分割成好几段。随着基辅的陷落，大袋形包围圈中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结束。柏林电台昨天晚上宣称：“苏联已经没有军事实力了，东线敌对行动结束在望。”新闻节目稍停片刻再继续播送。现在请听关于百事可乐的介绍。

当广播突然变为一个少女的欢乐、悦耳的声音时，州长摇着他的酒杯，说：“唉，唉，俄国佬看来真的逃跑了，对吗？”

“基辅在哪里，州长？”裴特西·彼得斯问，“是出鱼子酱的地方吧？我希望不要从此就见不到鱼子酱了。波斯鱼子酱倒有的是，就是太贵。”

“我想基辅是在北面。”州长说，“说实话，我对俄国地理知道得也不多。”

关于百事可乐的商业节目结束后，广播员又用演戏似的声音说：

现在新闻节目暂停，转播夏威夷群岛海陆军联合司令部的紧急通知。敌人突然向夏威夷进攻！这是一次演习。一支包括战舰和航空母舰的敌人舰队已进入瓦胡岛西北四百五十英里的海面。这是一次演习。

“啊，不，”裴特西·彼得斯说，“又是演习！偏偏在星期天下午四点钟！真倒霉！你还让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不能上街吗？”

州长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要他别出声。

所有休假和自由行动一律取消，所有军事人员立即归队。特准空军司令部与舰队之间的棒球比赛人员结束第九局比赛，看球赛的人可以等球赛结束再归队。老百姓的行动不受限制，再重复一遍，不受限制。

“唉，至少这一点得谢天谢地。”裴特西·彼得斯说。

本区域内所有舰只都要做好出击准备并向司令部报告，但除非得到命令，否则不得，重复一下，不得起航。十八点三十分，拖有风标的靶机将模拟袭击珍珠港。所有舰只和岸上炮台都要做跟踪瞄准演习，但不准，重复一下，不准实弹射击。在船坞或者靠码头修理的船只可以继续工作，免于参加这次演习。我们再重复一次，夏威夷受到突然袭击。这是一次演习。这个通知还要重播。

州长关上收音机。“我也不清楚他们还是要在今天演习。原来的计划

是早晨十点钟，休，但是与‘快乐时光’节目冲突了。”

“是，先生。这真是太照顾了，我的老板正要写信给陆军和海军表示感谢。”

“这个想法很好。”

要大家都去华盛顿广场州长官邸参加酒会的邀请取消了，午餐会也很快散了。不久，只剩下克里弗兰、梅德琳、杰妮丝和两个潜艇人员留在杯盘狼藉的草地上，陪着州长和他的妻子。埃斯特和拜伦不急于走，因为“乌贼”号正在船坞修理。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到华盛顿广场去喝一杯，杰妮丝？”州长问，“休和梅德琳也要一起去。”

“啊，没有男人陪同，我不去。谢谢您，州长。”杰妮丝说。

“海军有个老规矩，反对自找麻烦，杰妮丝，”埃斯特带着动人的微笑大声说，“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进官邸去看看，我愿意陪你去。”

杰妮丝笑了。“啊，就听你的吧，上尉。等我三分钟，州长。”

拜伦把梅德琳叫到一边，说有话跟她说，他可以用华伦的车送她去华盛顿广场。

“你孩子的事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勃拉尼。”车子开动以后，梅德琳说。

拜伦眼睛看着前面的公路，说道：“我先前到屋子里去找过你，我看到你和克里弗兰。”

汽车停下后重新发动的响声使他沉默了一会儿，他看了她一眼，她皱起大黑眼睛上的眉头，一脸不高兴。她看起来很可爱，不过样子很倔强，很像他们的父亲。“就是为这个你才要开车送我去州长那里吗？好教训教训我？谢谢你，亲爱的。”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梅德琳。妈和爸如果知道我看到的情况，会多么烦恼呀。”

“别跟我说我会引起妈和爸的烦恼，我还没去找犹太人结婚哩。”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不吭声了。车子开到华盛顿广场，梅德琳打开车门。“我很抱歉，勃拉尼。你这些话说得多难听，你值得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责备我吗？我没什么地方反对娜塔丽，我喜欢她。”

拜伦伸手经过她的大腿上面，砰的一声使劲关上车门。他的脸色发白，眼色很可怕。“稍等一会儿，你告诉休·克里弗兰，你一定要告诉他，梅德琳，如果我再发现他对你有什么的话，我要揍得他去住医院！”

姑娘的眼里含着泪水。“啊，你敢？你多残忍，你还长了一个坏心眼儿。你真的认为我跟已经结婚的人胡闹？要知道，‘快乐时光’节目是我出的主意，范顿先生告诉了我们的得分以后，我太兴奋了，谁在我身边

我都会吻他。你太不像话了，拜伦！”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手绢来擦眼睛。

“好啦，我不是存心叫你哭。”

“你相信我吗？”梅德琳温柔而若有所思地说，含着眼泪微笑着，“我的天，我以为我们彼此都了解，以前我们是这样。我承认，休如果办得到，他是愿意和我睡觉的。他跟随便什么人都能睡觉，我觉得真恶心。他不过是一个色鬼，他老婆是活着的最不幸的女人。你关心我的名声我很感激，你跟爸爸一样又古板又可爱，但是你不用为梅德琳发愁。请原谅我那句挖苦话，亲爱的。关于孩子的事，我太高兴了。”她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他感到她脸上有泪水。她走下汽车，对他晃了一下手指，跑进华盛顿广场。

当拜伦回到海军基地的时候，背后飘动着红色长风标的靶机已经出现在海港的上空。炮手们叫喊着把炮筒指向高空，但没有射击的声音，兴奋的情景看来是奉命行事，很可笑。“乌贼”号高高地躺在龙骨架上，除了工人和守卫以外，空无一人。拜伦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以及他和娜塔丽在里斯本听过的葡萄牙民歌的唱片。他把唱片放在唱机上，开始写信：

我最亲爱的：

刚收到关于孩子的消息——

使坏了的唱针开始发出嘶哑的声音，转到六弦琴的弦声后，才是歌曲。他把头伏在胳膊上，他要想出他妻子和新生的婴儿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像维克多吧。但他一闭上眼睛，看到的就是他妹妹掀起了衣服的大腿和吊袜带。

拜伦停放了唱片，花了一个小时画了一张空气压缩机的图。他凭记忆用彩色铅笔和钢笔制成了一张适合在教科书上用的准确而清楚的图。画好后，他附上一封信，这信是他在长久不用的、散发出霉味的文书室里用打字机打的，信里正式请求调他到大西洋去。他又在便条上用潦草的铅笔字加了几句话：

艇长：

我深深感激您解除我的处分并准我的假，世界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是看看我的老婆孩子，并把他们弄出欧洲。我想您一定能理解。

第二天早晨，布朗奇·胡班夸奖了拜伦画的图，向拜伦解释说很抱歉，他的值勤名单里已经不能再减人了，并且说他深信娜塔丽和孩子在罗马都很平安，还说他会把拜伦的请求转上去，但还是“拟不同意”。

(1) 李何默（1876—1912），美国军人、作家，曾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第五十一章

罗达收到一封从国务院来的、用厚厚的蜡封着的信，感到很吃惊。拆开信封，她发现里面是另一个很厚的信封，信封口上印着淡蓝色的俄文字。信封内装着十一张打字的信纸，中间有好多地方用铅笔、钢笔添改了。上面还别着一张印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用笺”字样的小字条，上面是帕格用红铅笔写的有力的斜体字：

喂，别害怕——我想，我跟你认识以来，还没有给你写过这么长的信，对此我还没有经验。

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个下次再写，这封信得赶快发。

塔茨伯利问候你。我借用他的信纸和打字机，情况信里都写了。他越来越胖，他的女儿则像一个幽灵。

爱你的帕格

十月三日于莫斯科

（仍然疑在梦中）

最亲爱的罗达：

三小时后，我将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怎么样？这不是做梦。这次旅行中，每件事都是挺新奇古怪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孙子啦（怎么样，奶奶？），因此我开始感到我应该把经历中的一些事情，趁印象还深的时候记录下来。我不会写文章，但是即便是一些有啥写啥的朴素记录，有一天孩子们也会感到有趣的。要是从现在起我不时寄给你一批批这样的材料，别认为是我老了贫嘴爱唠叨。你看完就收起来留给娃娃们。

从离开伦敦，我就没有睡过一晚好觉，老是感到迷迷糊糊的。乘英国驱逐舰到阿尔汉格爾那一段路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晚上老开会，又整天响紧急战备警报。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几乎整个航程都在德国空军的飞行范围之内。这条线上的护航舰队好几次受到攻击，幸好有一半时间我们是在雾中航行。

我老打错字，因为塔茨伯利的打字机有毛病。在苏联，没有人能修理英国打字机，也可能是没人愿意修理，你永远也闹不清。我工作时总是借用大使馆的打字机，但是今天他们为了搞出会议文件的最终稿，要打的东西太多了。塔茨伯利一家占了民族饭店最好的住处，当然喽，韬基总是有办法！他的套房

面对红场，从我坐着的地方，透过蒙蒙的细雨，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据说，列宁在这套房里住过，而现在是我在这里。套房里到处是红棕色的幕布、金色的吊灯、大理石的雕像，还有一英亩地大的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架花梨木的大钢琴，很不显眼地放在角落里（钢琴的音已经不准了）。我呢，住的是最高层背阴的一个房间，五英尺宽，十英尺长，黄色的灰泥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

塔茨伯利现在正在这里，对帕米拉口授今晚的广播稿。韬基总有办法指出战场现在在哪里！他借口眼力不好，从战时新闻局征用帕米拉来为他工作，他的稿子和广播被认为是头等的宣传。帕米拉在英国皇家空军里工作，现在算是延长休假期，看来她对此很苦恼。她的飞行员当了德国战俘已经一年，至今没有消息。

像所有在这里的记者一样，塔茨伯利得想办法做无米之炊。他昨天晚上花了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告诉我这项工作是怎样艰苦。俄国人把记者们都留在莫斯科，隔一天把他们召去一次，给他们一些编造的新闻稿。多数记者都认为战况不佳，但除了莫斯科的谣传和柏林的短波广播以外，他们得不到别的材料来说明。看来，俄国人多多少少地承认了德国人宣布的消息，但时间总要晚两三个星期。持悲观看法的人——这里有不少——认为莫斯科可能在一星期内沦陷。我和塔茨伯利都不这样想，但我们大使馆中有些人怕哈里曼被纳粹俘获，紧张得要命。明天使节团坐飞机离开以后，他们就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

啊，关于这次旅行，靠近俄国的海面使我想起纽芬兰来。罗达，在地球的北面，大部分还是松柏之类的大森林和白茫茫的水域。也许愚蠢的人类有一天会把温带和热带都毁灭了，人类文明将在地球顶上重新做一个不像样的开始。

首先使我感到奇怪而吃惊的是阿尔汉格尔。这是在荒野中完全用木材建筑起来的一座港口小镇。码头、仓库、锯木厂、工厂、教堂、起重机，都是用木头做的。成堆的木材，亿万英尺的木板，触目皆是。天知道砍倒了多少树才建立起这座城镇和堆积起这样多的木材，但阿尔汉格尔附近的森林仍然像没有采伐过一样。阿尔汉格尔有点儿像阿拉斯加，像照片上的克隆代克。

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海港领港员，他在港口的下游上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妇女。羊皮外套，穿着裤子、靴子，有一张健康而美丽的脸。我在驾驶室看着她把我们领进港口，她是一个很在行的海员，或者说女海员。她很熟练地把我们领进港，一点儿也不感到紧张，然后跟船长握一下手，就走了。整个航行中，她脸上没有笑容。俄国人只有觉得可笑时才笑，永远不是为使别人感到愉快而笑，这使他们

看上去阴沉而难以亲近。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我们像咧着嘴笑的猴子。这是我和俄国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了语言的隔阂，我们的性格和作风都不一样。

霍普金斯先生跟我谈过关于俄国森林的事，我至今还感到很惊异。你记得吗，大概是一九三五年，我们曾经在仲夏季节驱车西行，走了三天都没有开出玉米地？俄国北方的森林也跟这差不多。我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时，紧挨着树梢低飞，青色的树枝从机翼下掠过，几小时、几小时也见不到尽头，突然机身上升，无边无际的一行行房子和工厂就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是一片灰色的平原，从远处看，与波士顿和费城也差不多。只有临近的时候，看到了圆顶的教堂，河边上深红色的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些教堂，你才感到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飞机驾驶员在着陆前，大概出于特殊的礼节，在莫斯科上空绕了一圈，让我们看看全景。他们起飞和降落都很熟练，不过按我们的标准来说，粗鲁了一些。俄国飞行员在飞机一离开地面时就陡直上升，着陆时也是直着下去。

说起来，到了莫斯科，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整天就是大鱼大肉。按规定我们应该工作通宵，但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就吃吃喝喝。这里招待客人的标准饭菜，大致是有十二三种不同的冷鱼、鱼子酱、两道汤、鸡，还有烤肉，并不断添酒。每人还有自己的一瓶伏特加。这种办事方法真是见鬼，不过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俄国人的聪明之处，酒一喝，事情就不怎么紧张了。喝醉了的感觉看来对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这次会议是划时代的。不管怎样秘密，美国和俄国过去什么时候坐在一起谈过军事问题呢？这一次是最新奇的了。俄国人从来不把军火生产和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告诉你。想一想，短短三个月以前，德国人的立场还跟我和英国人现在的立场一样，我倒不想怎么责备他们。俄国人过去一直很倒霉。你跟他们谈判时，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翻译莱斯里斯鲁特经常提出的观点。

告诉你，英国人将让出一些《租借法案》规定的优先权，甚至同意给俄国人一些坦克。这些不久都将见报。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的装备丧失殆尽，所以这是可敬而有勇气的决定。当然，他们现在还不能用坦克去打德国人，俄国人则可以。虽说如此，希特勒是不是会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然后突然掉过头来把全部兵力投入横渡海峡作战，对于这一点，丘吉尔是没有把握的。我想不至于如此。在这里，日益增长的对德国人的憎恨带有一种血海深仇的情绪，你只要看一看他们被德国人赶出来的那些村庄的新闻片中可怕的情景，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恨德国人。成批的儿童被勒死，妇女被强奸致死，诸如此类。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看起来都有一种反复无常

的气质，但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估计得到的或符合人性的。我觉得英国人同意给俄国人坦克是很值得嘉许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真他妈怪。英国人自己处于危急的境地，倒愿意帮助俄国人；而我们的议会，只要我们给俄国人一点儿东西就哇哇叫。我们坐在两个对德国人做生死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之间，而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不是没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的一片呼声，但它就是不让自己的总统动根手指来帮一下忙。

你还记得斯鲁特吗？他现在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记得吧，他在柏林时找过我，对勃拉尼在波兰战火下的表现大为夸奖。他就是娜塔丽去拜访的那个人，他现在还认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机会他不跟她结婚。他现在正在向韬基的女儿献殷勤。在莫斯科，没有对象的西方姑娘（我差一点儿说白种姑娘）不多，而她是其中之一，追求她的不止斯鲁特一个。

（附带提一下，我提到白种姑娘是很可笑的。到莫斯科两天以后，我想指出这里有什么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曾对斯鲁特说有两处不同，一是见不到广告，一是见不到有色人种。斯鲁特听了大笑起来。尽管如此，这是事实。在莫斯科，人们的不拘礼节、平等相待的气氛真像美国，但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中，都不会看到全是白人。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些俄国人和他们那种冷静而坚决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就像伦敦人一样。）

现在，我跟你讲个故事，这也是为了写给我们的孙子，特别是勃拉尼的儿子，希望他将来有一天可以看。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我至今还不清楚应该怎样来看它，但我要把经过记下来。昨天，下午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离晚上参加大都会饭店的正式宴会还有一段时间，我跟塔茨伯利与帕姆一起到斯鲁特的公寓去了一会儿。这个小聚会是韬基出的主意。他想从我这里探听一点儿关于会议的情况，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

不管这些，我当时正与他们一起喝酒——人累成了这样，血管里再没有一定的酒精，就鼓不起劲来了，这是紧急加油。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家伙，穿着破旧的靴子，戴着软帽，一件破烂的厚大衣。这是一个华沙来的犹太商人，乔彻南·杰斯特罗，娜塔丽的叔叔！就是他们叫他班瑞尔的那个叔叔。你记得吗，勃拉尼和娜塔丽就是因为到波兰南方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才碰上了德军的进犯。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德语和俄语都说得很流利，看起来不像犹太人，虽然斯鲁特说他在华沙时留着胡子，像个犹太教的传教士。

这家伙跟他家里还剩下的几个人一起从华沙逃出来，就像

传奇的英雄故事所说的一样。他们到了明斯克，又正碰上德国人闪电袭击白俄罗斯。他跟我们只简单地谈了一下他和 he 家里人怎样穿过森林逃出明斯克，显然这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死里逃生的人。

下面是难以置信的一部分。杰斯特罗说，明斯克陷落一个月左右以后的一个深夜，德国人开了一大队卡车，来到他们为犹太人在那里设立的居留区。他们把人口最密集的两条街上的人全部抓起来，塞上卡车，男的、女的、儿童、婴儿和走不动路的老人，一个不留，至少有几千人。这些人被送到离城几英里外森林中的一个峡谷，统统枪杀，然后埋在一个新挖的坑里。杰斯特罗说，早些时候，德国人曾经抓来一群俄国人，叫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用卡车送到别的地区去。其中有几个穿过森林偷偷地溜回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事情就是这样泄露出来的。其中有个人带着照相机，还拍了照。杰斯特罗拿出三张照片。不管叫它什么吧，这事发生在黎明前。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枪的火光，另一张看到远远的一群人影。第三张最清楚，是戴德国钢盔的人在那里埋土。杰斯特罗还给斯鲁特两份用俄文写的文件，一份是手稿，一份是打字稿，说明目睹的情况。

杰斯特罗说，他决心到莫斯科来，把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材料送给一些美国外交官。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斯鲁特的住址的。他是一个很能想办法的人，就是有点儿天真。他过去相信，显然现在还相信，如果罗斯福总统知道了这个情况并把它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就会立即对德宣战。

杰斯特罗将这些材料交给斯鲁特，并说他冒了生命危险把这些东西带到莫斯科，多少妇女和儿童都被屠杀了，请斯鲁特妥善保存这些照片和材料。我跟他谈了几句关于孩子们的事，当我告诉他拜伦和娜塔丽已经有了一个男孩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走后，斯鲁特把材料交给塔茨伯利。他说：“这是给你做广播用的材料，美国所有报纸都会在头版刊载。”使我吃惊的是，塔茨伯利说他一点儿也不想用这些材料。他上次大战受伤后，曾在英国宣传机构工作，帮助他们编造敌人暴行的故事，用假证据向别人身上栽赃。他说，英国人虚构了关于德国人用士兵的尸体做肥皂的故事。也许明斯克的屠杀确有其事，但在他看来，杰斯特罗像一个俄国情报机关派来的骗子。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我远房的一个姻亲——首先，这个关系已经够奇特的了——会突然自动地带着这些材料和编造的故事出现在莫斯科。

接着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最后塔茨伯利还是说，即使他认为故事是真的，他也不准备用这些材料。他说，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后果，使美国置身于战局之外，就好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多少年来都起着麻痹英国的作用一

样。“谁也不肯为了救犹太人去打一场战争。”他拍着桌子坚持道。希特勒至今还使很多人相信，任何人和德国作战，实实在在只是为了犹太人在流血。韬基说这是历史上战争宣传的伟大计谋之一，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故事也可能被德国人利用。

好吧，我已经把这件事的实际情况都记下来了。我并不是故意啰唆，但这件事老使我梦萦难忘。如果杰斯特罗的故事有一点儿真实性的话，那德国人就真的在那里进行了疯狂屠杀，别的不说，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就有很大的危险，除非他们现在已经离开意大利。希特勒做的无论什么，墨索里尼都模仿。不过，我估计他们已经离开了，斯鲁特跟我说，在她分娩前，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罗达，一想起杰斯特罗的故事，我就头脑发晕。我觉得，好像我生长的这个世界正在消失。即便这是夸大的故事，听到这样的事，也会使人想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我真受不了啦，而且最糟的是，我没法儿使自己不相信杰斯特罗的话。这个人有一种敏锐而高贵的风度，我并不反对和这样的人做亲戚，不过一想到他是我的亲戚，总感到奇怪。

现在是六点差五分，我得写完信准备去参加宴会了。

这场战争可真害得我们家遭了难，不是吗？在马尼拉的那些日子，三个孩子还在上学，屋子前面有个网球场，我教他们打球。这一切都好像是久已消失的梦境。那时候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现在我在莫斯科。我希望你仍然坚持每星期与弗莱德·柯比以及凡斯夫妇的双打运动。你运动运动，身体总会觉得好一些。代我向布林克和安娜问好，也问弗莱德好，说我希望国务院没有让他泄气。

我虽然很忙，但还是很想念你。不过，亲爱的，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你都一定不会对苏联感兴趣。帕米拉·塔茨伯利说，在莫斯科，没有一家她想去的理发馆。她的外衣、裙衫，都是自己用汽油洗的。

你知道，我曾经会见过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今晚我有可能与斯大林握手。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一生的经历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奇怪转变。为我的孙子们着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倒宁可我的经历里记载着过去两年我都在海上服务。但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了，另一方面我想，不在海上，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只是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很知足了。不过的确，我宁可不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而再去闻一闻海军的烟囱的烟味。别的下次再谈。

无限爱你的帕格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

于莫斯科民族饭店

维克多·亨利是在德国人正向莫斯科展开粉碎性秋季攻势时，随同哈里曼一比弗布鲁克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的。装甲兵团已经打到离城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但俄国人还是以酒宴招待客人，带着他们坐上黑轿车逛街，看芭蕾舞，召开时间拖得很长的委员会会议，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虽然在举行欢送宴会时，跟不到一星期前客人刚到莫斯科时相比，他们的行动看起来稍稍快了一些。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知道，一个多月前，德国人的中路推进已在斯摩棱斯克以东被迫停止，并被迫在那里固守防御一直到现在。在莫斯科，关于纳粹大军在中路停止前进的事，仍然被说成是苏联军队的一个丰功伟绩，一个新的“曼恩奇迹”。他们声称，像法国人一九一四年在巴黎附近三十英里的地方挡住了野蛮的德国人的前进，因而使他们失去了速胜的机会一样，红军也挡住了希特勒暴徒们的进军，他们本想在入冬之前占领莫斯科的。俄国人甚至带外国记者到中路前线，让他们参观收复的村庄、击毁的纳粹坦克以及被击毙或被俘的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声称向莫斯科的进军又推进了，俄国人否认这个消息。战时迷惑外界的伪装有效地掩盖了事情的真相。

与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相反，始终存在着另一种说法，认为进入俄国的德军不是全部以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不是一支喷着火炮、杀气腾腾、叮叮当当地踏遍敌国的部队。希特勒有一个用马曳炮的军团，规模比拿破仑的大，但是像拿破仑的“大军”一样，侵苏德军是依靠兽力和步行攻进俄国的。他也有一些装甲师团，但是布置在侵苏三路大军的两侧侧翼。闪击战是这样进行的：坦克师团和装甲师团在进攻部队的两侧前面推进，切入敌军防线，以突然出击的恐怖和威力把敌人压垮。步兵团尽速向装甲兵开辟的道路推进，杀伤或俘获已被坦克部队切断或包围的敌军。

这些装甲兵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毫无疑问，希特勒愿意使用更多的装甲兵。但是，正像他的将领们所嘟囔的，他发动这场战争太早了一点儿，他掌权才六年。他简直还没把德国全部武装起来，虽然他吓人地喊叫着，好像他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而欧洲也信以为真。因此，与漫长的战线相比，他的装甲部队是很小的。

八月份，三条延长的攻击线已经突击深入到苏联境内，希特勒把中路有限的装甲力量又调到南北两线，以协助两侧攻取基辅，围攻列宁格勒。这项任务完成以后，装甲兵将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并与中央军团一起发动对首都的进攻。这是一个军事作家至今有争论的问题，但不管怎样，中路的装甲兵撤走后，中路的步兵与马曳炮兵不得不停下来挖壕防守，等待起钢刀作用的装甲兵回来。这就是新的“曼恩奇迹”。俄国人对庞大的军队向首都推进途中突然停止首先感到惊奇，然后是万分振奋。这时他们虽然已经被打散了，但还是进行了反击，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奇迹”到九月底就结束了，那时德国装甲兵已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大概经过检修和加油，分成两路重新向莫斯科进发。就在这个时候，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到了莫斯科，与他们同车到达的还有名不见经传的亨利海军上校。

第五十二章

莱斯里·斯鲁特颤抖着双手，匆忙地系领带，两次都系偏了。他把这条领带擱在一边，从衣柜里又拣了一条，才勉强系好。他穿好上衣，坐在笨重的棕色皮扶手椅上，两条长腿往软垫搁脚凳上一搁，点上一支烟来定一定神。六月十五日，一个德国记者放弃了这套公寓，匆匆忙忙地就讲好让给他了。在莫斯科，这算是了不起的住房：三间房间、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还有结实的德国家具。帕米拉·塔茨伯利喜欢这个地方，已经为斯鲁特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做过好几次饭了。

讲英语的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一小帮很少与外界接触而闲话特多的人——以为这个英国姑娘和美国外交官在搞关系。斯鲁特矮胖结实的保姆瓦尔娅也以为是这样，每次帕米拉来的时候，她总对他们微笑，踮起脚悄悄地走路。斯鲁特渴望能搞成这个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结婚使他至今仍感到痛苦，除非有新的爱情，否则无法医治他内心的创伤。但帕姆·塔茨伯利对他的献殷勤无动于衷。在巴黎时，他就知道她是菲尔·鲁尔热情的女朋友，她有她自己的一种放肆，不掩饰她的放荡，每当舞会到了快天亮时，她总是精神也来了，兴致也高了。现在她情绪很忧郁，她说她对她的未婚夫——一个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是真心诚意的。帕姆的皮肤还像在巴黎时那样白皙，她的一张尖下巴的脸，加上弯曲的薄嘴唇，使她看起来仍然像是一朵英国式的漂亮鲜花。她穿了一套男式的毛料衣服，平底鞋，戴着眼镜。这个穿着文职人员制服的容光焕发的姑娘，曾经在一个仲夏的晚上，与菲尔·鲁尔在一起，脱去了她的长袜，光着脚在喷泉池戏水，把红绸的衣裙撩起了半腿高。这件红绸衣裙现在还在，她有时还穿。

斯鲁特按照帕米拉的条件，很耐心地向她交往，希望有可能改善这种关系。但维克多·亨利海军上校的到来，把帕米拉从他那里抢走了，无论他答应什么条件都不行了。他朝和亨利在一起的帕姆看一眼，就知道他看见的是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对失踪的空军飞行员多么忠贞啊！至于亨利海军上校，这个身材粗矮、面色发黄、带着疲倦样子、五十岁左右的家伙，在他这位外交官看来，像漫画里的一个无名军人：闲谈很简短，干起本行的事来很敏捷，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结实而苍白。甚至很难说亨利是不是喜欢帕米拉·塔茨伯利，看不出他对她流露出来的深情的注视有什么反应。他摸不透这个中年的笨家伙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能吸引住这个年轻的英国妇女，他也一直不明白，娜塔丽·杰斯特罗为什么迷恋这个人的儿子。

莱斯里·斯鲁特想，命运给了他一碟奇怪而难以消化的苦菜，开始败于儿子，现在又败于父亲。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配做他的对手。拜伦·亨利至少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鬼，这改变了斯鲁特关于聪明女人对迷人的外表是不是敏感的一些想法。但拜伦父亲的外表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这个人的唯一可取之处是还留了一头厚厚的黑发，同时腰

板挺直，说明他为了使外表端正做了番努力。但是他的疲劳而带皱褶的眼睛、粗糙的双手、有了皱纹的嘴角和迟缓的动作都说明他已有了年纪。

斯鲁特约好到民族饭店去与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及亨利海军上校会齐，然后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他将给他们当翻译。这个即将到来的特殊荣誉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他好像有某种因不祥的预感而恐惧的情绪。

德军进犯的开始几个星期，斯鲁特的胆小本性，像有些人刚得干草热或高血压病一样，并没显示出来。斯鲁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的人，他相信喇叭广播的消息，并且硬说德国人宣布的胜利是一种宣传。他与德国人之间相距六百英里，中间还有一亿俄国人，而更主要的是有伟大的红军。就连德国空军想飞到这儿来，都嫌太远。从他这胆小如鼠的“晴雨表”能看出莫斯科天气晴朗，有阳光，情况很好。莫斯科人平静、善良、衣衫褴褛，戴便帽的男工、围披肩的女工、戴少先队红领巾的男孩们和女孩们，都有一张呆板而平静的脸，看起来都很相像，好像是几百万个堂兄弟。他们沉着地堆着沙包，给玻璃窗封上纸条，举行防火演习，为还没出现的空袭做准备。其余的人，在晴朗和暖的阳光下，各干各的事。银色的阻塞气球在广场的绞动机上面上下下浮动，旅馆和博物馆屋顶上的高射炮伸出炮筒，脸色红润、束着皮带的青年穿着新制服和质量很好的皮靴，川流不息地走向车站。坦克、重型卡车、用汽车牵引的大炮，昼夜不停地隆隆响着西去。剧场和电影院还照常开演，街上小贩出售的冰激凌还是一样丰富。夏天的杂技演出观众很拥挤，因为今年除了熊舞以外，又增加了象舞的节目。如果你相信你在莫斯科听到或见到的事情的话，苏联人已很远的边境上顶住了来犯的敌人，并使纳粹经受了第一次大失败，正像莫斯科电台广播宣布的一样。

明斯克沦陷了，接着是斯摩棱斯克，然后是基辅——德国人得意扬扬地宣布胜利，一两个星期以后，俄国人也逐一承认这是事实。空袭开始了，德国空军已经进入射程范围之内。大使馆除了斯鲁特，谁也没有感到惊慌，因为谁也没有对俄国人寄有多大希望，尤其是别人也没经历过华沙的考验。五月份以来，大使就命令在离城三十英里外的一间大房子里开始储备食品、汽油及其他供应品，坐等德军围攻。个别美国人对俄国人的办事别扭感到恼火，甚至盼望看到德军列队走过红场。至少，有人喝了几杯酒，曾经这样说过。

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到来。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像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

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休止地抱怨世界都反对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种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像泉水一样涌现，已经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欧洲的这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儿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儿，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像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的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坐在雪花石膏的维纳斯像上方罩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杠杠。

“嘿，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们掉得克里姆林宫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儿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比弗布鲁克给了老头子一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缘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就是酒。”

亨利嘟哝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儿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了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起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起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颗扣子。真浑！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列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座位，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但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莫尔斯电码以明码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儿跟那个胖小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会吧！你真这样干了么？”海军将军说，“唉，你要为这个掉脑袋的，帕格。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给，给！你呀，就该把我们的全部海军联络密码都交给他们，然后和他们握手，为了我们永恒的兄弟之谊用伏特加干杯。我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亨利上校，可是你能跟我们来，我又觉得非常高兴。”

“我们给苏联的东西都将得到补偿，”斯鲁特说，“他们在为我们杀德国人。”

“他们杀德国人是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杀掉，”海军将军说，“不是为了我们。”

帕格跟斯鲁特说：“你瞧，莱斯里，假如我们准备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护航输送物资，或者可能是联合作战，我们就必须交换有关水域情况的情报和作战联系的密码。见他妈鬼，我们又不是要他们的秘密航线，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出于航行和飞行的需要。”

“俄国人对保密的事总有点儿神经过敏，”斯鲁特说，“要坚持，还要有耐心。”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大街绕了一大圈，在顶上有颗红星的红石塔的大门前停下来。

“那也没有用，”海军将军说，“龙王爷不点头，鱼虾吹气也不冒泡。”

听了这一串土话，内务部的保镖转过身来，眯起鞑靼人的眼睛瞟了将军一眼，然后带着礼貌的微笑用俄语对斯鲁特说，他们进门不用下车。汽车一辆一辆地接受了穿着整齐制服、身材高大、样子可怕的带枪警卫的检查，开到一座城堡前面。在里门，又停下来经过一次检查，走过好几处奇怪的教堂，到达了一座宏伟的石砌的长方形建筑物前。

客人们和混在他们中间的俄国官员们一起下了车，走上台阶，在关着的大门前面站着说话。在清冷的空气里，呼气已凝成了水汽。淡蓝色的天，城堡的围墙四周衬着一片粉色的晚霞。突然，宫殿的门打开了，外国人都进入一间屋顶很高的长厅，在圆形吊灯的炫目强光下眯起眼。大厅尽头延伸得很远，铺着朱红色地毯的白大理石台阶像瀑布一样。进入大厅后，暖空气包围着他们，这在莫斯科是很稀有的，在十月中旬以前，市内一切建筑均不许生火。大厅里，一种老石墙、老家具的霉味，与仿佛是花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穿军服、戴白手套的服务员帮助客人们脱下大衣和帽子。靠着挂有镜子的墙边，在一些黑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十几套梳子和刷子。

“这倒想得挺周到。”维克多·亨利对斯鲁特说，他们站在一起梳理头发，“对了，大使对明斯克的材料有什么看法？你把它给他了吗？”

斯鲁特对着镜子里的帕格点了点头：“我要把它送给国务卿赫尔，作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使拦住了，这些材料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到我们的东欧部门。”

帕格皱了一下鼻子：“那就完了。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你们国务院总是拖拖拉拉的，倒不如交给这里的美国新闻记者。”

“上司当面指示我不要这样做，怕万一查出来这是一个捏造的暴行宣传。”

身材高大、眼睛明亮、穿棕色制服、戴红领章的漂亮青年军官们从边门出来，开始带着客人上楼。帕格走在斯鲁特身边，说：“假如你请弗莱德·费林去你那里喝一杯，然后像偶然碰上一样，让他看一看这些材料，怎么样？你知道，一个记者，连他瞎眼老祖母的好材料也敢偷。”

“你建议我不执行命令吗？”

“我不想让材料就这样埋没了。”

海军将军过来挽住他们的胳膊，大声笑着说：“瞧，这像社会主义的朴素生活吗？你们难道想象不出沙皇贵族和他们美丽的夫人幽灵的幽灵就在这红地毯上走？这正是电影镜头。”

客人们走过一间空无一人的现代化房间，房间里摆满了装有扩音器的桌子，军官解释说最高苏维埃就在这里开会。他们散漫地走过一间又一间房间，这些房间看起来还是沙皇时代原来的样子，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法国式的、意大利式的、英国式的），堆满了油画和雕像，除去使人感到敬畏以外，不知还为了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一堆由笨拙的人临时匆忙陈列起来的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有一间屋子比别的更大，装饰得更华丽：大理石的柱子，拱形的金顶，红缎遮着的墙，这一群大约八十个人就停在这里。屋子里待八十个人一点儿也不显挤。

一扇扇带镜子的门开了，进来一群穿便服的人，穿着没有熨过的松软裤子和不合身的双排扣上衣。斯鲁特马上就认出几个在五一节游行时站在列宁墓旁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米高扬。

“你看看这些进来的人，好不好？”维克多·亨利说，“他们使你感到革命似乎上个星期才发生。”

斯鲁特扫了他一眼。这批不雅的共产党头头儿突然出现在这座华丽的皇宫里，也使他感到震动，这个海军军官一语道穿了这种感觉。亨利半眯着眼衡量着前面的共产党人，好像他在凝视地平线一样。

“这是政治局，上校，”斯鲁特说，“都是很显要的大人物。”

亨利点了点头：“他们看起来可不像什么显要人物，对吗？”

“唉，就是因为这些难看的衣服。”斯鲁特说。

介绍开始了。穿制服的服务员送上一盘盘用郁金香花形的小酒杯装的伏特加和小点心。斯鲁特拿了一块点心尝尝味道，觉得太甜了。一个矮小的人走了进来，抽着香烟。没有什么特殊典礼，也没有人停止讲话，但整个政府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斯大林。你可以看到有人侧眼看他，有人转过身来或转过脸来，人群中稍有移动，眼光都集中在一点上。就这样，莱斯里·斯鲁特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真人，他的胸像、塑像、照片、画像在苏联比比皆是，像天主教国家的圣像一样。

斯大林看起来特别矮小，稍带一点儿大肚子，经过大厅一路跟人握手谈话。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像舞台的聚光灯一样跟着他转动。他走到两个美国海军军官面前，伸手对海军将军说：“斯大林。”他看起来就像他的照片一样，但是他苍白的皮肤很粗糙，脸上还有麻点，像是得过严重的痤疮一样。他的向上斜的眼睛、往后梳的灰色厚发、向上翘的胡子和眉毛，给人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庄严的印象。跟别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他穿着一套简单的灰布做的制服，裁剪得很好，裤线很明显，裤脚塞在发亮的软皮鞋里。

莱斯里·斯鲁特做了介绍。亨利上校用带着很重的美国口音的俄语缓慢地说：“阁下，我将把今天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的孙子们。”斯大林扬起他的粗眉毛，用一种愉快的低音说：“是吗？您有孙子？”

“有两个。”

“您的孩子呢？您有儿子吗？”斯大林看来受了维克多·亨利缓慢而小心的发音与机械的讲话的影响。

“有两个儿子，主席先生。大儿子在海军当飞行员，小儿子在潜艇上服务。”

斯大林透过纸烟的烟雾，似乎有点儿感兴趣地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说：“请原谅我蹩脚的俄语。我曾经和俄国孩子一同玩过，但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在哪里同俄国孩子玩过？”

“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加利福尼亚的俄罗斯河，早期移民的后代现在还住在那儿。”

斯大林发自内心地微笑着，露出烟熏变黄的牙齿。“啊，对了，对了。罗斯堡，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俄国人早于你们在那里定居。也许现在是要要求收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了。”

“据说你们的政策是一段时期只对一面作战。”

斯大林微笑着哼了一声，说：“哈！Ochen horosho（很好）！”说完，在亨利肩上轻轻拍了一下，继续向前走。

“嘿，那个见鬼的加利福尼亚是怎么回事，帕格？”将军刚才一直带着困惑的表情听他们谈话，“他妈的，你真的学会这种语言了。”

维克多把刚才的谈话叙述了一遍，将军笑出声来。“我的上帝，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帕格，听见了吗？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告里。一段时期一条战线！说得好好！”

“我真佩服你，”斯鲁特说，“你说得态度从容，他挺欣赏这一点。”

“他使你感到不紧张，”帕格说，“我知道我的俄文文法都说颠倒了，但他一点儿不露声色。你注意到他的双手了吗？指甲修剪得漂亮极了。”

“啊，这我倒没注意。”将军说，“怎么样，斯鲁特？很多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顾不得修指甲，而这个红色头子倒有时间。不值得想一想吗，嗯？”

斯鲁特没有注意修剪得很好的指甲，他对忽视了这个细节感到很恼火。

过了一会儿，人群又开始移动。这一次是进入一间白大理石的巨大宴会厅，红色的帷幕，发亮的嵌花地板，绿色圆柱中间放着很多桌子，白桌布上面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高台上有一张长桌，从大厅这一头直到那一头，约有一百英尺长，其余的桌子一排排和高台成直角。两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从高高的朱红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吊灯上的无数只毛玻璃的圆形灯泡大放光明。墙上还有装饰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

“哎哟！”帕格叫道。

莱斯里·斯鲁特环视了一下屋顶和墙壁。“这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室，我在图画中见过。在那些大徽章中还有她的皇冠。我想，她请了一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把宫殿的这部分重新修建过，作为她的御座正殿。”

“哟，我的天，如果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海军将军说，“也许他们能使我也成为共产党人呢。”

“我想，”斯鲁特回答说，“说不定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利用这座宫殿。”

菜单用俄文和英文印在上面有镰刀、斧头徽饰的淡黄色厚纸上，有鱼、汤、野味、鸡以及烤肉等满满一长串。服务员开始上菜，另外更多的服务员拿着葡萄酒和伏特加跳来跳去地往杯子里倒。

富丽堂皇的大宴会厅，布置得光辉灿烂的一行行餐桌，三国海陆军将领五彩缤纷的制服，高台上坐着的一排权势煊赫的人物（这中间，斯大林左顾右盼地跟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谈话，他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周到的招待，喝不尽的酒，吃不完的鱼子酱，沙皇的金色盘子里装满了丰富、油腻的菜肴——这一切使维克多·亨利对俄国人的资源、俄国人的力量、俄国人的慷慨、俄国人的好客和俄国人的自信重新感到安心。

斯鲁特的反应同他不一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放杯尽欢，热情款待，但在这种铺张炫耀、穷奢极欲中，含有一种拙劣的斯拉夫人的讽刺。虽然是没说出口的无声讽刺，但几乎可以听到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说：“很好，你们这些西方人，这些是能使你们高兴的事吧，用别人的血汗换来富裕和欢乐。看看我们只要有意做，能做得多好！看看在被打倒之前，旧俄罗斯政权是怎么做的！你们能比得过他们吗？明天我们还要回到我们选择的简单生活中去，但你们是从堕落的西方来的，就让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大吃大喝，一醉方休吧。我们俄国人也像你们一样知道怎样享受，怎样寻欢作乐。今天晚上我们还能超过你们，看谁先醉倒在桌子下面。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敬酒的一个接着一个。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站起来，用餐刀敲打玻璃杯，引起别人注意，然后大声祝酒。如果祝酒词使人们受到赞扬或感到高兴，他们会满屋子转着跟人碰杯。斯大林老是手里拿着杯子来回转。这些引起斯鲁特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进行得太快，为了给美国将军和那位不肯泄露海军密码的矮胖的俄国将军当翻译，好些场面他都没有看到。这个俄国老人容光焕发的红脸闪着汗水，干下一杯葡萄酒或伏特加后，就呻吟诉苦，说他身体很坏，活不了多久啦，不如享受一天算一天。有一次，美国海军将军说：“他见什么鬼，斯鲁特，告诉他，看起来他身体很好，比我好得多。”

“啊，但是你听着，告诉我我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小个子将军哼着说，“外强中干。”

斯鲁特对翻译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但两位将军的谈话主要是叨唠他们的家庭琐事。他羡慕维克多·亨利能够静静地观察这个场面，用各种各

样的方法尽量少喝酒。宴会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两位将军的互相高声叫喊压过了宴会的喧闹声，斯鲁特感到耳朵都痛了。斯鲁特想尝一尝多汁的加酸奶油的烤鹌鹑，喝一点儿味醇的克里米亚冷白酒，越来越尖锐的互相对话使他腾不出一会儿时间。俄国人老问，强大的美国海军为什么连护航一些《租借法案》物资到英国去的起码事都不干？难道他们怕几艘洋铁皮的德国潜艇吗？只有白痴——他重重地用拳击桌，震得玻璃杯都跳起来了——制造了军事物资，再用船装运给希特勒做练习鱼雷打靶的目标。

“告诉他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护航，”美国人打断他的话说，“但是除非他给一些关于港口的资料和作战联系讯号，不然我们还没把物资送到摩尔曼斯克，就会上冻了。”

当斯鲁特翻译时，俄国老头儿瞪眼盯着美国老头儿。两个军官吞下几杯伏特加后，都不吭声了。谈话中断的这会儿，斯鲁特得空环视了宴会的情况，现在已经到达欢乐的顶峰，有几个人把头伏在桌子上，一个秃头的俄国将军由两个服务员扶着，东倒西歪地出去了。斯鲁特耳边的高喊停止以后，他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规则的低沉而刺耳的重击声。砰！砰！砰！他的心头突然凉了，目光与维克多·亨利的遇到一起。

“炮火。”他开口说，但声音憋在喉咙口出不来。他咳嗽一声：“炮火。空袭。”

亨利点了点头：“我打赌他们在这地面四周布置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高射炮火。你听，穿过这么多层厚墙！外边真是闹翻天了。”

“如果德国人今天晚上在这里扔一枚炸弹，”斯鲁特淡淡一笑，说，“收获一定会不小。”

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响，出席宴会的客人中有的不安地看了看四壁。俄国的老将军深陷在座位里，耷拉着满脸通红的脑袋，恶意向美国人扫了一眼。现在他挣扎着站起来，拼命地敲打着玻璃杯，等到有几个人注意他的时候，他端起满满一杯黄色的伏特加。“请听我说！我现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的代表们坐在一起。当整个人类正遇到致命危险的时候，他们的舰只还抛着锚，招引藤壶^①，这些勇敢的人一定很不痛快——”他转向美国将军，讥讽地一笑，“我建议为这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战斗起来，帮助消灭人类的公敌——希特勒匪徒的那一天而干杯。”

他敬完酒，谁也没有吭声。斯鲁特压低声音，很快地翻译了他的祝酒词。附近桌子上坐着的俄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摇着头，互相担心地看了一眼。老头儿一屁股坐了下来，满意地环视着四周。

美国海军将军以激动的声音对斯鲁特说：“如果我回敬他的话，你就要经历一次国际性事件。”

维克多·亨利立刻说：“将军，可以用我蹩脚的俄语试试看吗？”

“完全可以，帕格。”

莱斯里·斯鲁特伸手碰了一下亨利的胳膊，说：“你看，别的俄国人也不喜欢他的讲话——就是伏特加喝多了——”

“好吧。”维克多·亨利手里拿着酒杯站起来。大厅里低声的谈话停止了，高射炮火低沉的声音显得更响了，玻璃杯因震动而互相碰撞作响。主桌上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内，眼睛都盯着这个美国人。亨利慢慢地用结结巴巴、有不少文法错误的句子致答词说：

“我的首长让我代表美国海军致答词。我们确实还没有参战。我建议首先为斯大林元帅明智的和平政策干杯，他没有领导你们的国家在受到进攻之前就发动战争，因而赢得了时间。”这句反驳话的讽刺技巧使斯鲁特很吃惊。“斯大林同志的明智的和平政策”是共产党的一句滥调，指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搞的妥协。亨利继续往下说，为了找个俄文字眼，还不时地停下来，引起整个大厅一阵紧张的沉默。“这也是我们总统的政策，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参战。我希望能像你们的人民一样去战斗。至于说到——”他停下来问斯鲁特一个俄文词，“藤壶的事，今天任何能寄居在我们船身上的藤壶，都是能游得很快的藤壶。我们的舰只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不把所做的一切都对外宣布。保密是我们两国共同的明智政策，但是，让我们不要保密过分而妨碍在一起工作。”

“现在，我们的海军需要一些——”亨利又问斯鲁特一个俄文词，“一些关于你们港口的资料、气象密码，等等。我们需要在走之前得到这些。既然今天是一次欢送宴会，我也建议为一些迅速行动而干杯。我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我从希特勒的官邸跑到克里姆林宫内部来了。这一点是希特勒永远做不到的，因此最后我建议为此而干杯。”

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举起杯来，高声欢呼着：“祝你健康！迅速行动！”斯鲁特站起来不让帕格干杯，指给他看，约瑟夫·斯大林手里拿着酒杯，已经离开座位了。

“天哪，这是什么礼节？”亨利说。

“我不知道，”斯鲁特说，“暂时别喝。天哪，亨利上校，这将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帕格大步走向斯大林，后面紧跟着斯鲁特。当他们在高台面前相遇，在微笑与鼓掌声中碰杯时，斯大林带着亲切的笑容说：“我感谢您美好的祝酒词，为了表示报答，你们可以留下加利福尼亚。”

“谢谢您，主席先生，”帕格说，他们都喝了酒，“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还能给我们做些别的吗？”

“当然，迅速行动。”斯大林说，挽着帕格的胳膊。他们站得很近，所以帕格能闻到斯大林嘴里的鱼腥味。“这是美国式的，我们俄国人有时也这样做。”他向两个将军那里走去，红脸的俄国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笔直地站在那里。斯大林很快地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话。斯鲁特在维克多·亨利后面只听到几个字，但从将军紧张的表情和斯大林的语调看，已经不用翻译了。斯大林转向维克多·亨利，又愉快地微笑着。“好，气象密码等都给您安排好了。告诉您的首长，我们俄国人不想使客人为难。告

诉他，我想美国海军在这次斗争中将建立历史性功勋，而且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它还将统治海洋。”

当斯鲁特很快翻译时，斯坦德利站起来，干瘪的薄嘴唇颤抖着，抓住了斯大林的手。斯大林又回到主宾席上，这次突然的事情似乎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晚上，当他站起来最后一次为罗斯福总统祝酒时，他又提到这个题目。替他翻译的是驻美大使奥曼斯基，他的英文特别流利。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蓝色衣服，显得与其他俄国人不同。“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总统领导这个还没有参战的国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但是他还要尽一切可能帮助欧洲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斯大林同志说——”奥曼斯基停了一下，对宽敞的大厅环顾了一周，这时炮火已停，全场很安静，“愿上帝保佑他完成最困难的任务。”

这句宗教性的话使人们吃惊地愣了一下，接着全场起立，手里拿着酒杯，欢呼，干杯，鼓掌。哈里曼和斯大林热情地握手，脸上充血的矮个子俄国将军抓住斯鲁特、亨利和斯坦德利的手。整个会场已沉浸在一派热烈的握手、拍肩和拥抱中。

但是，晚上的节目还没有完。俄国人又带着客人经过好几个空荡而豪华的房间，到了一间有五十张左右矮软靠背椅的电影放映室，每张靠背椅前面都有一张小桌子，服务员放上糕点、水果、糖果和香槟酒。在这里，他们放映了一部战争片和一部很长的音乐片。斯鲁特做了一件他再也不会相信他能做的事，在克里姆林宫的心脏，他睡着了！灯亮前几秒钟，他才被电影结束曲的高音闹醒了。他看到别人在刺眼的灯光下醒来，偷偷地用手擦眼睛。斯大林迈着矫健的步伐，同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走出放映室。大厅里，一幅巨大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油画下面，斯大林逐一和所有的客人握手。

沙皇宫殿的外面没有一颗星，天特别黑，刮着刺骨的寒风。内务部的特工人员，皮领翻在耳朵上，手里拿着蓝光的手电，看样子寒冷、疲劳而困倦。他们把客人都送上了汽车。

“咳！在黑暗中怎么开得这样快？”当汽车穿过大门，高速进入漆黑的空间时，海军将军不高兴地说，“俄国人长了猫眼？”车子在黑暗中停下来，保镖带着三个美国人走到一个门口，进去后，他们发现是在民族饭店寒冷的小休息室里，接待处的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灯。开门的看门人裹在皮大衣里，电梯开着门，没有灯，已经停开了。将军跟他们道了晚安以后，缓步上了楼梯。

“上来一会儿。”亨利跟莱斯里·斯鲁特说。

“不，谢谢。我摸回我的住处去，离这儿不远。”

帕格坚持要他上去。斯鲁特跟着亨利走上阴暗的楼梯，到了阁楼上的一间小房间。“我不像塔茨伯利那样值钱。”他说。

“塔茨伯利是苏联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家，”斯鲁特说，“我想他们知道这一点。”

帕格打开箱子的锁，拿出一只狭长的公文包，又打开锁，从里面找

文件。

“我希望你能懂得，”斯鲁特说，“这些锁毫无作用。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拍了照。”

“是的。”维克多·亨利心不在焉地说，拿出一封信放进口袋里，“你要稍稍睡一会儿吗？请你再待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啊？”由于对亨利新增的尊敬，斯鲁特二话未说，就往硬硬的窄床上一躺，床下的弹簧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看电影时，那些影子似的服务员不断给他添香槟酒，他喝多了。接着，一阵敲门声使他清醒过来。维克多·亨利站在门口，正和一个穿黑色皮上衣的人说话。

“好，我们就来，”他用带着难听口音的俄语说，“一分钟。”他关上门：“你要不要洗一洗，莱斯里？我愿意你跟我一起去。”

“去哪里？”

“回克里姆林宫。我这儿有一封哈里·霍普金斯给权势人物的信。我原来想不一定能面交给本人，现在也许有可能。”

“上帝，大使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斯坦德利海军将军带给他总统关于这件事的一张便条。我想他很生气，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封信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林，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里·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经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是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份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林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斯大林手边一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在宴会上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起来很疲倦。他常用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林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林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林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色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林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了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林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丝。”他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喜欢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林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林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着，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像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儿以后，斯大林转过含蓄冷漠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话。每讲三四句就停一下，让巴甫洛夫译成英文。“霍普金斯先生这封信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年生产几百万辆各种式样和类型的汽车，包括豪华的、机器复杂的大型汽车，类似凯迪拉克轿车等品种。那么，生产登陆艇还有什么问题呢？登陆艇是一种装甲的平底船，有小型的简单发动机。显然你们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英国肯定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船。我不大明白霍普金斯先生所说的，这就是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障碍。”

帕格·亨利从皮包里拿出登陆艇的草图和生产目录。“各种类型必须从头设计而加以制造，主席先生，以便适应在坚固防御的沿海登陆。我们计划最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投入大量生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

出乎意料，还没译完，斯大林就发出一阵短促刺耳的笑声，然后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很快地用俄语讲话。斯鲁特和巴甫洛夫赶快记下要点，斯大林的话一停，巴甫洛夫就用斯大林生硬的讽刺语调翻译。“这很好！一九四二年年中。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要是希特勒能等到一九四二年年中多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那么，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把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斯大林说的是加里·科普金斯先生）当作一个朋友和一个聪明人，他不知道英国人现在不管发动什么样的攻势——如果他们没有更多的力量，只要动用几个师的兵力就行——都可能对战局起决定性作用吗？德国人的后备力量很薄弱，只有几个象征性的师在法国沿海。他们把全部兵力都用来跟我们作战。西方的任何行动都能使他们停下来，把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力量撤走。”

当译员翻译时，斯大林心不在焉地用红墨水笔在一本灰色的白纸便

条本上画一只狼。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受命回答任何关于登陆艇的问题。”

斯大林用手背推开帕格·亨利放在他面前的材料。“登陆艇？但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而不是登陆艇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研究登陆艇的事。当然，我们也有在设防的沿岸登陆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租借一些给英国。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支大部队在离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儿胆怯了。但近几年来，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在中国登陆。这些人当然不是在寒冷的海水里游过去的。所以很显然，问题不是登陆艇，而是肯不肯下决心。我希望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促使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反希特勒战争的战局可能要靠他来扭转。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翻译他的话时，斯大林用几笔很快地画完了那只狼，接着又画一只伸着舌头、露出利牙的狼。他带着不常见的像照片上那样的亲切笑容转换话题，问道：“在这里过得好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曾经在德国和英国担任过战时军事观察员。霍普金斯先生要我有机会到前线去看看，给他一份目击情况的报告。”

听到“前线”两个字，斯大林摇了摇头：“不，不，我们有责任保证我们客人们的安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能这样做。万一出个意外，霍普金斯先生不会原谅我们。”

“霍普金斯先生曾经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健康，先生。现在是战时。”

斯大林的眼里露出一种阴暗、激动的神情，很像猩猩的眼神。“唉，你应该了解，前线情况不好。德国人又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俄国自一八一二年以来最坏的时刻。明天你可以听到全部消息。所以，英国人现在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赢得我国人民永远的友谊。”他又开始画起狼来。

帕格认真地说：“听到这些消息，主席先生，我钦佩您在今晚宴会上表现的乐观精神。”

斯大林耸了耸穿着松松的衣服的宽肩。“战争不能靠忧郁来取胜，也不能由怠慢客人而取胜。好吧，如果霍普金斯先生要您去前线，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安排安排看。请转达我对他的信和烟丝的感谢。烟丝不坏，不过我习惯抽俄国烟。请转告我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关切心情。也许您上我们前线去看看，可以把紧急形势带回去。霍普金斯先生是你们伟大总统的好顾问，而您是他的密使。祝您一切顺利。”

两个美国人一句话也未说，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进入灯火管制的黑暗中。车子停下来后，帕格·亨利说：“好吧，明天再谈吧，我想这些人会送你回家。”

“不，我下来。”在人行道上，车子开走后，斯鲁特碰碰帕格的胳膊

膊，说，“就在这里谈吧。关于去前线的事，我真吃惊。要是霍普金斯先生知道斯大林刚才承认的灾难性局势——”这位外交官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清了一下嗓子，“他一定会收回他的指示。”

天快亮了，不过寒冷的街道仍然很黑，帕格只能看到斯鲁特皮帽下苍白的脸。

“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他是一个很坚韧的汉子，我是说霍普金斯。”

斯鲁特坚持说：“要知道，你不可能真到前线。他们刚刚允许一些记者去跑了一趟，他们不让他们接近前线，每天用鱼子酱、鹌鹑和香槟酒招待他们。尽管如此，德国空军空袭了一座村庄，差一点儿把他们都埋在那里了。”

“对，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也可能被炸死，我还是要去试试看。”

“为什么，老天爷？”斯鲁特突然大声尖叫，他压低了嗓子说，“最多你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看几个小时。这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观光，会给大使馆和俄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维克多·亨利又点起一支烟。“听我说，如果你能观察十个战士在炮火下的表现，那么只要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军队士气的情况。霍普金斯先生喜欢称他自己为光荣的信使。这是夸大，但我是一个不光荣的信使。我这样做，也许会使我感到我没白拿钱。上楼来喝一杯吧，我有很好的威士忌。”

“不，谢谢你。我要去写报告，然后看能不能睡一小时。”

“好吧，振作一点儿。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位煊赫人物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不过前线我还是去不成。”

“这是我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外国武官到过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早安。”

他们谈话时，天已经开始转为紫色，斯鲁特能够在寂静的街道上看清往回走的路。这下他放心了，因为在莫斯科灯火管制时，他不止一次碰到路灯杆上，或者从街缘上跌下来。他还碰到过巡逻队用手枪指着他。这时，在灰色的黎明，一个巡逻队队员迎面而来，带着怀疑的目光盯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回到公寓，斯鲁特在煤气炉上煮了咖啡，用打字机打了一篇关于宴会和会见斯大林的长报告。完了以后，他拉开黑窗帘，太阳已经很高了。他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活页日记，简单地写了一些情况，最后加了几句这样的话：

不过，在我刚才匆忙打出来的正式报告中，已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和斯大林会面的情况，我自己还要留一份副本。

关于亨利父子的事，困惑已经很容易地解开了。在过去几小时中，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父子二人都有一种善于采取实际

行动的本能，行动时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拜伦在遭遇危险时显出了他的特点，他父亲也可能和他一样。刚才看到维克多能应付更复杂微妙的局势，这需要敏捷、大胆和策略。应付像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有一股灵气，像一块镗钹一样，有巨大的力量，看不见，但是有毒。维克多应付过来了。

想了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亨利这样的人了。在保护女人方面，在养活女人方面，据说还有在使女人怀孕方面（这个需要实验证明），善于行动的人都比善于思索的人来得强有力并且可靠。

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尽管如此，人也许可以学习和培养。亨利上校建议我不要理睬上级的命令，将明斯克的文件泄露给弗莱德·费林或别的记者。这样做完全不合我的意愿，但是完全出于这个缘故，我准备这样做。

- (1) 一种水生小甲壳动物，经常附着在静止的船底或码头木桩上。

第五十三章

这天下午五点，韬基·塔茨伯利一个人正在旅馆房间里吃茶点，有点儿沙丁鱼、干酪、鲑鱼、黑面包和蜜软饼。维克多·亨利进来告诉他，他就要去前线。记者兴奋得东西也不吃了。“我的天，老兄，你真去吗？在这个德国人到处都蜂拥而来的时候？不可能，说说而已。天老爷，俄国人就是善于用空话应付你。你永远也去不成。”他理了理胡子，又伸手拿吃的。

“是啊，也可能。”帕格说着，坐到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他刚才从海军部拿来的密码和海港图。四天来，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五六个小时，他硬撑着不让自己合眼，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可是我的许可刚刚从相当高的上级那里批下来了。”

塔茨伯利正把一块加了满满一层沙丁鱼的面包放到嘴边，一听就愣住了。他透过瓶底似的厚近视眼镜瞧着亨利，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我跟你一起去。”

“见你的鬼。”

“维克多，两星期前，俄国人进行反击的时候，记者们去了中路前线。走的那一天，我感冒了，烧到华氏一百零五度。”塔茨伯利放下吃的，抓起他的拐杖，瘸着腿快步穿过房间，开始穿皮大衣，戴皮帽。“谁经办这件事，洛佐夫斯基吗？我能不能对他们说，是你说的我可以去？我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也喜欢我。就看你了。”

维克多·亨利不想要塔茨伯利一起去，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同时估计俄国人一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就说：“好吧。”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伙计。你别走，就喝我的茶吧。告诉帕姆，我六点之前回来，她得把我的广播稿重打一下。”

“她在哪儿？”

“外交信使那里有她一封信，她去取了。”

帕格就在他坐着的靠椅上睡着了。

冰冷的手指在他脸上抹了一下，把他弄醒了。“你好啊，你躺着睡不是更好一些吗？”帕姆站在他面前，她的脸冻红了，眼睛闪着光，灰色的羊皮帽子下露出一绺棕色的头发。

“啊，怎么啦？”他眨了眨眼，伸了伸腰，“我在这里干吗？大概是进了屋子就倒下了。”

“韬基呢？”她脱下帽子和手套，“他干吗把茶也剩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睡了一会儿，他的脑子清楚了一些，他记起他和塔茨伯利的谈话，

又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的脸板了起来，显得很紧张。“前线？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他去。但你呢，维克多，你真要去？你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或瑞典的广播了吗？”

“听到了。”

“好吧，我知道争也没有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馆准备迁到乌拉尔或别的什么地方去。顺便跟你说，台德没有事。”她走到她的书桌边，身上还穿着皮大衣，拿起几张打了字的黄纸，“啊，讨厌，又改了，真小题大做！”

她经常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些重大事情来，帕格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这件事她说得太快，他没有把握到底听清了没有。“帕米拉，怎么回事？台德怎么样？”

“他很好。总之，平安无事。”

“但是他在哪里？”

“哦，回到布赖德了。他来信说，他还是老样子。他好像是跟几个法国空军飞行员一起从斯特拉斯堡城外的俘虏营跑出来的。在法国和比利时，他确实经历了好几次像电影中一样的惊险场面，但是他都闯过来了。我过去也想，他迟早会出来的。”她坐下来，揭开打字机的盖子。

“天哪，姑娘，这是了不起的消息！”

“是啊，不是吗？你一定要看看他的信，正反两面写了七张纸，很有意思。他掉了四十二磅，他的大腿上——更精确地说，是屁股上——还有一颗子弹。他可真受了折磨啦，他很遗憾地说，现在，等到他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只好做一些机关工作了。当然，这是说我得马上回家跟他结婚。”

帕米拉忽然改变了她随便的样子，盯着维克多·亨利看了好半天。她戴上了黑边眼镜：“我这就得干了。你显然需要睡一会儿。”

“没有用。代表团快走了，我得去送他们。帕姆，台德的事真了不起。我非常高兴，也放心了。”

她搓搓手，朝上面呵口气，说：“上帝，这真去了我一桩心事，不是吗？我是说，可以不再跟韬基的笔迹和他那乐观的胡说八道打交道了。”

过了一会儿，维克多·亨利正在穿他在军舰上穿的那件厚呢大衣，塔茨伯利闯了进来，脸上发烧，鼻子冻紫了。

“有可能！条件合格，我的上帝！他们明天再确定一下，但是，维克多，我相信我将跟你一起去！帕姆，你完了吗？时间快到了。维克多，外交部现在乱极了，前线的消息一定很坏。但是，老天爷在上，你得到的那个许可，不管叫什么，肯定是一道密令！当然，他们喜欢我，也知道我符合条件，但是当我说你坚持要我跟你一块儿去的时候，洛佐夫斯基的脸就变样儿了！”

“啊，韬基！”帕米拉停止打字，瞧着他，“维克多根本没有坚持，他

不可能这样说。”

“帕姆，你得对这些人施加压力。”塔茨伯利皱起脸，狡猾地一笑，“我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实际上是，维克多很喜欢你，想帮我个忙。所以，如果有人问起，你得给我圆谎。”

“你这个不害臊的老不死。”帕米拉说着，脸涨红了。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嘿，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上绾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哦！是的，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他想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洛佐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像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锹和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仍旧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起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像纽约人。

洛佐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儿，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像有点儿惊奇，也有点儿不高兴，“问题就在她身上。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面对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儿像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拦截机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黑色小轿车，俄制M-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像一九三〇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人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幢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条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座树荫下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哦，你们知道，这里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上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像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是的，炮声。怎么样，吃点儿东西吧？托尔斯泰工作过的屋子很有意思，不过目前不开放。”

有胡子的驾驶员把午餐放在背着坟堆的长凳上。他们吃了黑面包、蒜味很浓的香肠和生黄瓜，喝没有冰镇的啤酒。没有人讲话，雨声淅沥不止，远处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声不断，隐隐约约还听到远方的炮击声。帕米拉打破了沉默：“那里的花是谁放的？”

“管理人员吧，我想。”坦克兵上校说。

“德国人永远也到不了这么远。”她说。

“是啊，这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上校说，“我想他们也到不了这里。不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是一个坚固的地方，因此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所有我们这些俄国人现在都得冒同样的风险。”他微笑着，露出红色的牙床，看起来没有一点儿温和的样子，“不管怎样，德国人无法再杀死他了。”

塔茨伯利说：“他们读他的书时，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还有待于我们来证明，但总有这一天。”

云层里露了一会儿阳光，鸟儿开始歌唱。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一起坐在长凳上，阳光透过黄叶像舞台灯光一样全照在姑娘身上。她穿着灰色长裤，裤脚塞在白色带毛的雪靴里，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外衣，戴着帽子。

“你老看着我干吗，维克多？”

“帕姆，我从来没有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墓，当然也不曾和你一起来过，但我发誓我要记住这一切，尤其是你那么好看地把帽子稍偏一点儿戴着。”当她把手伸到她的帽子边上时，他又加了一句：“我本来要对你说你应该举起你的手，太阳会使你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她伸直了手指，看着钻石。“为这个，台德和我还吵了一小架。他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戴它哩。”

上校喊道：“好吧，海军上校，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起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铁骨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在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做掩护——才看到一点儿敌人入侵的景象。

快傍晚的时候，汽车开进一座小集镇，在一幢带黄窗户的房子前面的泥泞广场上停下来。面颊红润的孩子们提着桶，排队站在抽水机边，另一些孩子正从广阔的田野里把牛羊赶回家来。在紫霭暮云下，平坦的田野延伸得很远。三个体格强壮的老人在锯木头，为一幢还未盖好的房子钉窗户。这是帕格整天看到的奇怪现象——这些祖祖辈辈住在俄罗斯的人，还在暮色苍茫中盖房子。德国的炮声已清晰可闻，比在托尔斯泰领地上响得多，西边地平线上黄色的闪光忽隐忽现，像夏天的闪电一样。

“哦，这是他们的家，”他们拖着僵直的腿从车上下来，当维克多·亨利提起这种现象时，上校回答说，“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们已经把德国人阻止在那里了。当然，孕妇和带孩子的母亲很早就迁走了。”

在现在作为团司令部的暖和的小餐厅里，客人们与坦克兵上校、团的四个军官围挤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他宽厚的双肩上有三颗黄褐色的星。他是这个地区军团的参谋长。安菲季耶特洛夫告诉维克多·亨利，他碰巧也从这个镇上过。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有淡黄色的头发，像蒜头一样的农民鼻子，宽大的下巴光滑而红润。在这间烟雾腾腾的窄房间里，他一个人看起来就占了屋子的一头。叶甫连柯花了不少时间对帕米拉献殷勤，劝吃劝喝。他那张肥胖的脸上一会儿显出心不在焉、麻木、疲倦和极为忧郁的样子，一会儿又显出愉快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在深凹的紫色眼窝里总带着极度疲劳的神情。

大有克里姆林宫那种派头的宴会开始了。在粗糙的黄桌布上，士兵们送上一道一道的菜：香槟酒、鱼子酱、熏鱼、汤、鸡、肉排，还有奶油蛋糕。当战士服务员出入厨房门的时候，帕格·亨利向里面望了一眼，才弄清了这个不简单的惊人之举。M-1轿车的红胡子驾驶员穿着白围裙，在炉边忙得满头大汗。帕格曾经看到他把一箱箱的东西从车上往屋里搬，原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一个高级厨师。

将军随便谈着战事的情况，上校担任翻译。他的军团在这个地区的兵力不如纳粹，枪炮和坦克的数量少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仍可能会使德国人感到吃惊。按照理论，他们要守的防线与他们的实力相比是太长了，但好的理论像好的兵团一样，有时候也有伸缩性。德国人已经遭到可怕的损失，他一连串地背出许多数字，击毁坦克多少，俘获枪炮多少，杀伤敌人多少。任何军队，如果它的司令员愿意每得一寸土地都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话，总是可以推进的。德国人已经流血太多，像萝卜一样发白了。这次攻击是他们企图在冬季前赢得胜利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

“他们能攻下莫斯科吗？”塔茨伯利问。

“从这个方向不可能，”将军立即回答说，“我想任何其他方向也不行。不过，要是他们真攻下了，我们将把他们赶出莫斯科，然后赶出我们的领土。我们将战胜他们。德国人没有战略政策，他们的战略政策的概念就是杀人、掠夺和奴役。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有一点，他们的资源基本上比我们差，德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最后一点，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我们。根据弗·伊·列宁的话，这是战争中很危险的错误。列宁说，在战争中把自己想得太多，把对方想得太少，这是很危险的。结果只能是不可靠的计划，得到很不愉快的结局，例如失败。”

帕米拉说：“话虽这样说，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将军转过满面怒容的大脸对着她，突然带着威胁、残暴和怪可怜的精疲力竭的表情。随后，他这种表情又在调情的傻笑中消失了。“是啊，我亲爱的姑娘，我很懂得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你跟我们一样不愿意看到

这些情况再发生。是的，纳粹分子通过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成功。另一点是他们狂妄自负，翘尾巴。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场胜仗，把不可征服的英国赶下了海，等等。他们只能打胜仗，相信自己是不会败的。不管怎样，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伙伴在俄国像苍蝇一样死去，我想他们要重新考虑啦。开始时，他们让部队直接沿公路前进，甚至连保护一下侧翼都嫌麻烦，后来他们就注意一点儿了。是的，希特勒培养他们掠夺、抢劫、杀戮，这些是老条顿人的遗风，他们对这些很内行。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认为我们是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他们干了一下。所以，如你所说，他们到底来了。现在我们有两项任务，就是不让他们继续前进，然后把他们还没有消灭的人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他转过身来，对亨利和塔茨伯利说，“如果你们能在物资上帮助我们，自然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完成得快一点儿，因为我们损失的太多。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西欧开辟另一个战场，就可以很快消灭这些匪徒。英国人也许会意外地发现，他们一旦在法国登陆，就可以长驱直入打到柏林。我相信，凡是能打枪的德国人都被派到这里参加这次攻击了。”

“现在我没有一次不在广播里强调开辟第二战场。”塔茨伯利说。

将军点了点头：“您很有名，被认为是苏联人民的朋友。”他望着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上校，您想看些什么呀？不幸的是这里已深入内地，没法儿让您看看出色的海军演习。”

“将军，假如——当然很可笑，不过——假如我们的总统能穿上神话里的隐身衣来看看你们的前线。”

“我们也有这类故事，”叶甫连柯说，“但不幸的是没有这种衣服。”

“你愿意让他看些什么呢？”

将军朝坐在客人对面的四个军官瞧了一眼，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断地抽烟。这四个脸色苍白的俄国人都有一头鬈发，精明的眼睛带着困倦的神情，都穿着一样的棕色上衣，像一胎生的四个儿子一样。他们都还没有开过口，将军这时对他们说了句话，立即引起了一连串讲得很快的俄语对话。他又反过来对亨利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会安排的。由于情况有点儿不稳定，我建议你们明早天一亮就动身。”他抬起头来对帕米拉说：“一间卧室已经给您打扫出来了。先生们就跟军官们挤一晚吧。”

“天哪，还有卧室？我准备不脱衣服睡在地板上或泥地上。”帕米拉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睡。”

上校翻译以后，将军的脸上露出了喜色。“是吗？你这么说话真像我们俄国姑娘，不像娇气的英国妇女。”他把胳膊伸给她，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墨水沾污的旧地图，发出霉味的家具与书桌、凳子、打字机、扭成一团的黑电话线等乱堆在一起。士兵们为了在陈旧的竖式钢琴周围腾出一些地方，把家具往两边推，发出吱吱的声音，钢琴上的琴键都脱了漆。一个军官嘴里衔着香烟，坐在那里弹出《永存的英格兰》的乐曲。帕米拉听出了曲调后大笑起来，然后站起来跟着唱。将军带头鼓掌，叫再拿些香槟酒来。钢琴手又开始胡乱弹了

《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叶甫连柯将军优雅地深深一鞠躬，请帕米拉跳舞，帕米拉还没他的肩膀高，所以这一对看上去挺可笑。他们穿着满是泥的靴子，笨拙地在窄小的空地上转，但是他脸上显得很高兴。她又和其他军官一起跳。当钢琴手奏完了他知道的有限的几首美国乐曲后，又开始奏《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帕米拉又跟将军跳起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畅怀痛饮香槟和伏特加。门外，士兵们围在一起，睁圆了灰眼睛看穿灰裤子的外国女士和军官们一起跳舞、喝酒。帕格知道她最不爱跳舞，尤其不爱跟陌生人一起跳。他还记得很久以前，在和平时期，他在“不来梅”号上听到帕米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今天是为了使大家高兴。

当钢琴手开始奏俄国乐曲的时候——他弹奏得好多了——帕米拉坐在椅子上，军官们一个人或两个人在一起跳。笑声和掌声越来越响。一个漂亮的青年士兵带着一星期没有刮的胡子闯进屋，来了个绝妙的独唱，跳着，蹲着，用足尖转着，最后为答谢大家的鼓掌，像一个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鞠了个躬。将军笨拙地站起来，开始自己一个人跳。他又是打转又是跳，然后两臂往胸前一抱，蹲下来踢着腿，粗声粗气地叫喊：“快一点儿！快一点儿！”他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士兵们都进了屋，围着他欢呼。屋里充满了人身上的臭味、烟味和酒味，但是维克多·亨利靠近帕米拉时，还可以微微闻到一点儿石竹花的香水味。当叶甫连柯将军喊完了跳起来喘气时，周围的人高声欢呼鼓掌。帕米拉跑过去在他出汗的红脸上亲了一下，他高兴地吻了她的嘴，引起了笑声和更热烈的欢呼，晚会到此结束。战士们把家具推回原来的地方，客人们都睡觉去了。

第五十四章

黎明时下着倾盆大雨。在朦胧的曙色中，孩子们和牲口在广场上费劲地挪动着。一辆辆卡车溅着泥水开过，车轮打滑转着，激起了一片污泥。车厢里好多包东西已经吃喝一空，所以轿车后座宽敞了一点儿。维克多·亨利本想对开车的厨师赞扬几句，但是没开口。帕米拉挤在她父亲与帕格之间，抓空儿抹了点儿口红，眼睛也化了一下妆。帕格想，在这个环境里，她像一个去劳军的电影明星一样。

“好，我们走吧。”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样的天气，我们得走慢点儿，少走点儿。”轿车颠簸滑行了一百码左右，就陷入泥坑走不动了。

“啊，我希望我们能走远一点儿。”上校说。穿长大衣的士兵们围着轿车喊着使劲推，终于把车推动了。轿车走上硬一点儿的地面，溅着水花，摇晃着转过方向开出小镇。在田野间的柏油公路上跑了一段以后，他们开进一条小路进入森林。厨师的开车技术很高（也许是司机的烹调技术高，帕格一直也没闹清），他沿着凸凸凹凹的车辙，又是土堆又是深坑地走了约二十分钟，就再也走不动了。帕格和上校、司机一起下车，后轮的车轴陷在红黏土里了。雨仍然下得很大，他们陷在野树林里，四周很清静，雨点掉在烧热的引擎盖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想他带了铲子。”帕格说。

“对，我也这么想。”上校看了看四周，走进几码远前面的树林去了——帕格估计上校一定是在动手干活儿前先小便一下。他听到一些声音，接着是引擎发动的粗吼声。树丛开始移动，灌木林中出现了一辆轻型坦克，上面盖着树枝，炮口对着帕格。后面跟着上校和三个穿长大衣的满身泥污的人。这位美国人一直朝涂了花斑颜色、伪装了的炮筒的一边望着，可是直到炮筒开始往他那边挪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坦克突突地开出树林，然后突然转过身背对着路。士兵们赶快给车拴上铁链，连人带车一下就拉出来了。然后，用树枝伪装的炮塔打开了，两个头发很硬、满脸稚气的斯拉夫人伸出头来。帕米拉跳下车，踩着水一脚高一脚低地爬上坦克，吻了吻两个坦克兵，这使他们感到挺高兴，但有点儿不好意思。炮塔关上盖，又倒回到它原来的位置，黑轿车又蹒跚着向树林开去。他们就这样好几次陷在泥里又被拉出来，他们发现这片湿淋淋的寂静树林里到处都是红军。

他们到了一个积水很深的地方，水像一条小河隔断了道路。水坑两边都有履带和重型卡车轮胎很深的痕迹，很显然，小轿车是过不去的。这时，树林里出现了一群士兵，把锯开的木头架在水坑上边，平整面在上，然后用绳子捆好。虽然有点儿摇晃，但足够过车了。这群士兵人数不算少，他们的头儿，一个斜眼的胖中尉，邀请车上的人停下来吃点儿茶点。除了别人根据他的指挥办事外，别处看不出他跟普通战士有什么不同，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身上都沾满了红土。他带着客人们穿过树林，进入一个上面盖着木头的又冷又脏的地洞。由于用小树和灌木伪装

得很好，维克多·亨利直到看见那位军官开始钻入地下时，才看到地洞的入口。防空洞是一间用涂柏油的木头盖成的地下小屋，里面交叉着电话线，点着油灯，还有一个敞口的火炉，烧着劈柴。军官斜着眼，很得意地瞧着新木板桌子上的铜茶壶，请客人喝茶。水开的时候，一个战士带着男人们去一个又脏又简陋的厕所——虽然塔茨伯利和俄国人都很高兴地用这个厕所，帕格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树林去小便，直到一个像森林鬼怪一样的岗哨不让他前进为止。美国人小便时，士兵站着当警卫，很有兴趣地看着外国人是怎样小便的。回防空洞的途中，帕格碰到三个脸上毫无表情的高大的俄国人，佩着刺刀跟着帕米拉一起走回来。帕米拉的神色有点儿困窘，也有点儿觉得好玩儿。

临走前，中尉带着帕格和塔茨伯利穿过战士的掩蔽壕，显然他对他部下的工作很满意。在潮湿的土地上，新挖出来的胶泥洞有一股坟墓的气味，上面厚厚地盖了一层木头，也许可以顶得住一枚炮弹。满身沾了泥块、满脸胡子、穿着长大衣的士兵们蹲在暗处抽烟、谈话，等候命令，看起来很满意。帕格看到两个士兵拖着一只有盖的菜桶，士兵身上和菜桶上都沾了泥。有的战士从桶里盛出一团炖菜，撕一块黑面包，就吃起来了。这些士兵大口咀嚼着面包，慢慢地抽着烟，安静地望着客人们，慢慢地转过脑袋看着他们走过壕沟。他们看上去很健康，营养丰富，和蚯蚓一样像是在红土里待惯了，看来他们过着一种艰苦的但有吃有穿的俭朴生活。在这里，维克多·亨利第一次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叶甫连柯所说的是真理：德国人可能会取得最大的胜利，但红军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去。

“我的天，”在回车上去的路上，塔茨伯利终于喃喃开口说，“一九一五年时比利时人做不到这样。他们像动物一样生活。”

“他们能。”亨利答了一句，就不往下说了，因为他们说这几句简单的悄悄话时，安菲季耶特洛夫正盯着他们。

“好啦，我们离目的地实际上不远啦，”俄国人说，从脸上抹去雨水，把帕米拉扶上后座，“要不是路太滑，我们现在都到了。”

汽车溅着泥水颠簸着开出树林。低低的灰云下面，一片几英里远的原野在前面展开，像桌面一样平整。安菲季耶特洛夫指着正前方远处一片森林说：“我们就是去那里。”他们到达一个十字路口，这里的泥浆搅得像刚开锅的沸水一般，而前面的路面看起来很好，但驾驶员一个急转弯，把车子滑向右边。

“干吗我们不往前直开？”帕米拉说，“路不是通的吗？”

“哦，是的，路是通的。都埋地雷啦。这里整个地区——”上校举起胳膊，对着收割后寂静的田野挥了一圈，“都埋上了地雷。”

帕格感到有点儿不寒而栗，他说：“出发前把这些事情都搞清了真好。”

安菲季耶特洛夫难得地对着他笑了笑，像狼一样露出红牙床，并且擦去了他发青的瘦鼻子下的清水鼻涕。“对呀，上校。你们在这一地区的

旅行社向导必须真正了解情况，要不就会影响你们的人身安全。”

他们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前进，天下着雨，路就更泥泞了。走了一阵，汽车四个轮子都陷入泥坑不动了，停在一长片望不到尽头的黄色荏根中间。没有出现来救援的人。他们来不了，除非从地底下钻出来，但帕格还是觉得会有人来救援。驾驶员用铲子清理了轮子边的泥土以后，在后轮前安放了木板。当乘客们为了减轻车身重量下车时，安菲季耶特洛夫提醒他们不要离开大道，因为荏根下面到处埋的是地雷。污泥和木屑溅了他们一身，汽车摇晃着爬出了泥坑，他们继续前进。

帕格不打算再来推测方向了，一路上他们一块路牌、一个标记也没有见到。低垂的灰云下一丝阳光也没有。在那些蚯蚓兵待的树林里，炮击声比在村子里轻一些，而在这里声音相当大，但也可能是曲折的战线远近不同所致。显然他们已经停止西行，因为西边就是德国人的阵地。汽车在火线后面五英里左右的地方缓慢地前进。

“我们得在这里绕一下道，”坦克兵上校在另一个十字路口说，“但是你们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他们开进了庄稼地，那里高大的青黄的谷秆还没割，已开始烂在地里。走了一英里路左右，安菲季耶特洛夫让驾驶员停车。“也许你们不会反对在这里伸伸腿，”他说，“你们都穿了挺不错的厚靴子。”他古怪地看了帕米拉一眼：“但是您可能会讨厌在这里步行。也许您和驾驶员一起留在车上？”

“我去，除非您让我留下来。”

“很好，走吧。”

他们推开谷秆往前走。寂静而淋了雨的庄稼地里散发着熟透了的谷子香味，真有点儿像果树园。客人们跟在安菲季耶特洛夫后面排成一队，咯吱咯吱踩着泥水往前走，没多远，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腐烂恶臭，顿时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当走到宽阔的地面时，他们看到了腐臭的原因。他们正面对着一个战场。

四面八方，庄稼被压在棕色的烂泥里，形成一道道交叉的车辙。一些小块的没有被压的谷秆还站在那里。在压出来的长长的棕色车辙与青黄色庄稼丛之间，到处是被击毁的坦克，有的翻倒在一边，有的整个翻过来了。它们的伪装涂漆被烧得尽是黑泡，履带已经折断，甲板也裂开了。其中七辆坦克上有德国的标志，两辆是轻型的俄国T-26型坦克，这种坦克帕格在莫斯科常见。臭味是从德国人的尸体上发出来的，穿绿色军服的尸体在地上躺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些倒在打开了的坦克里。死人紫色的脸浮肿得令人恶心，上面叮满大黑苍蝇，但仍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些年轻人。帕米拉脸都吓白了，把手绢蒙在脸上。

“这，我很抱歉，”上校说，脸上流露出一种嫌恶的表情，“这一仗是前天打的。这些德国鬼子刚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就被逮住了。他们的同伙从这儿跑的时候有点儿太匆忙了，不愿意停下来把他们像样地掩埋一下。”

钢盔、废纸、碎瓶子，在坦克与尸体之间乱扔了一地。特别奇怪的

是，还看到乱七八糟的一堆女内衣——粉色、蓝色和白色的内裤及衬裙——沾满了污泥，泡在翻倒的坦克附近的泥水里。帕米拉对着这些东西扬了扬露在手绢上面的眉毛。

“这很可笑，是吗？我想这些东西是德国鬼子从村子里偷来的。德国人能捞到什么就偷什么。这就是他们跑到我们国家来的原因，主要是——偷。一个月前，在维亚济马附近，我们打了一场很艰苦的坦克战。在一辆被我们击碎的坦克里，有一座很大的精美的大理石钟，还有一头死猪。炮火把这头猪糟蹋了，真可惜，一头很好的猪。是呀，我想你们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被击毁的装甲车图片在莫斯科是常见的，但真正的德国坦克，在这以前，维克多·亨利只是在柏林见过。它们在扩音器播送的铜管乐进行曲中，挂着红乐字小旗，列队从林荫道上轧轧而过，观众一片欢呼，并致纳粹礼。他也见过火车的敞车载着成批的新出厂的德国坦克，隆隆开往前线。离柏林两千英里，在荒凉的俄国庄稼地里，见到被击毁的几辆德国坦克，它们的机务员就腐烂在附近的污泥里，这使亨利感到很震惊。他对坦克兵上校说：“这些是马克-3型坦克吗？你们的T-26型怎么能击毁马克-3型呢？它们的火力打不透马克-3型。”

安菲季耶特洛夫笑了：“好，很好。作为一个海员，您还懂得一点儿坦克战，但是您还是问问营指挥员吧，这次胜仗是他打的。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回到十字路口，往森林方向前进，到达了一个像是露天坦克修理工场的地方。这里是一座小村庄，在一条穿过野树林的路旁，稀稀拉拉地有十几间草顶原木小屋。树荫下面，拆开的履带直铺在地上，坦克上的轮子和炮筒都卸下来了，两边都是穿蓝色或黑色工作服的人。他们锤的锤，锉的锉，擦油的擦油，焊接的焊接，互相用俄国话喊着、笑着。一个身材矮小、鹰钩鼻子、皮肤黝黑、穿着显得太大的橄榄色大衣的军官，从街上漫步而来。当他看到黑色轿车时，立刻快步上前。他向上校敬礼，然后两人拥抱亲吻。安菲季耶特洛夫向客人介绍说：“加普兰少校。我让我的朋友们看了在那儿的那些被击毁的德国坦克。我们的美国海军朋友提出了一个真正对坦克内行的问题，他问，T-26怎样能击毁马克-3型。”

营指挥员满脸堆笑，拍着维克多·亨利的背用俄语说：“好，从这边走。”越过最后一间小草房，他带着他们走进树林，经过两行排在树下的轻型坦克，坦克的绿色和土色的斑块上覆盖着伪装网。“事情就是这样，”他骄傲地说，“这就是我们打垮马克-3型的办法。”

散开在树丛里的是五个装甲巨兽，用树枝和伪装网很好地掩护着，从笨重的方炮塔中向高空伸出巨大的炮筒。塔茨伯利目瞪口呆地望着它们，他激动地用指节擦着胡子，说：“我的天！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们最新的俄国坦克，”安菲季耶特洛夫说，“叶甫连柯认为这个可能会使罗斯福总统感兴趣。”

“多么奇妙！”韬基说，“啊，我听说过你们有这些庞然大物，但是

——它们有多重？一百吨？瞧这炮筒！”

俄国人相视而笑。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是一种好坦克。”

塔茨伯利问他们能不能爬到里面看看，出乎帕格意料，上校同意了。帕格攀登的时候，年轻的坦克兵扶着瘸腿的胖英国人登上舱口。指挥塔里尽管挤满了机器、仪表、笨重的大炮后膛，但还有不小的活动余地。使人吃惊的是，坦克有一种新卧车的气味，帕格估计是从炮手和指挥员坐的厚皮座上发出来的。关于坦克他懂的不多，尽管有些仪器架和线路做得比较粗，但内部生金属的工艺看起来不错。各种仪表、阀门和控制器，外表都像老式的德国货。

“我的天，亨利，这是陆地上的战列舰。”塔茨伯利说。

“你跟我们坐过的那些小铁皮罐比一比！嘿，最好的德国坦克今天跟这个一比，就像蛋壳了。他妈的蛋壳！真没想到！”

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士兵们已经聚集在坦克周围，也许已经超过一百人了，有人还正从树林里出来。在装甲平板上站着帕米拉，在男人们的注视下，她感到又不好意思又有趣。裹在结着泥块的羊皮里面，帕米拉并不是一个迷人的目标，但看来她的在场使坦克兵们感到激动，他们像着了迷似的。一个苍白的圆脸上戴着眼镜、长着黄长牙的军官站在她身边，加普兰介绍说他是教导员。“教导员愿意你们都见一见全营的官兵，”安菲季耶特洛夫对维克多·亨利说，“他认为你们的来访是一桩重大事件，可以用来鼓舞他们的斗志。”

“好极了。”维克多·亨利说。

圆脸的教导员刺耳的、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他只能偶尔听懂一句半句，但从热诚的语调、挥舞的拳头、共产党人的口号以及漂亮的年轻坦克兵们天真而专心致志的脸色上，可以猜想出清楚的大意。教导员的讲话，一半像宗教复兴会的讲道，一半像球队教练的鼓励训话。突然，士兵们欢呼起来。安菲季耶特洛夫开始翻译，每隔三四句就翻一下。这时，圆脸的教导员微笑着对他说：

“我现在以红军的名义，欢迎美国海军上校亨利、英国战地记者塔茨伯利，特别是勇敢的英国女记者帕米拉，到我们前线来。见到一张漂亮的脸，总能提高战斗人员的士气。”（士兵中有笑声。）“但是我们不怀什么恶意，塔茨伯利小姐，自然我们只是想到我们家里的心上人。另一方面，您父亲很聪明，跟您一起来保护您，不让您受健壮而风流的俄国青年坦克兵的引诱。”（笑声和掌声。）“你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跟法西斯狼的斗争中，英国和美国的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们。”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哪一方面内燃机多，哪一方面就赢得战争。为什么内燃机这样重要？因为石油是今天最大的能源，而能量决定战争的胜负。我们坦克兵懂得这一点！希特勒和德国人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制造出很多内燃机来装备坦克和飞机，趁世界还没有准备就占先一步。希特勒甚至希望，一旦他决定向和平的苏联人民进攻，美国和英国的某些统治集团就会帮助他们。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两个伟大的国

家与苏联人民结成了一条不可动摇的战线。我们的客人们的到来，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三个国家拥有的内燃机比德国多，我们的工业也比他们强得多，所以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机器也比他们快，因此我们将打赢这次战争。

“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能加快给我们运来大量作战物资，我们就可以早些打胜这场仗，因为除非大量消灭他们，否则纳粹匪徒是不会离开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盟友们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消灭一些德国人，我们就可以更快一些取得胜利。有些人认为打败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让我们问全营的战士：你们和德国人打过没有？”

当他发表长篇讲话的时候，黄昏已经降临，帕格只能看到最近的一些士兵的脸，从黑暗中听到一阵吼声：“打过！”

“你们有没有打败他们？”

“打败啦！”

“你们怕德国人吗？”

“不怕！”响起一阵雄壮的哄笑。

“你们认为英国人应该害怕对德国开辟第二战场吗？”

“不！”又一阵哄笑，接着是像大学生啦啦队一样，用俄语吼叫，“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

“谢谢你们，我的同志们。现在吃饭，然后回到坦克岗位上去。我们已经打了好多次胜仗，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我们心爱的人，为了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为了斯大林同志，我们还要取得更多的胜利！”

昏暗中发出响亮的大学生啦啦队的声音：“我们为苏联献身！”

“散会！”教导员用粗哑的声音喊道。月亮已经从树林中升起。

在木头小屋内铺着草席的肮脏土地上，帕格从不安稳的睡眠中醒来。韬基·塔茨伯利在他身边的黑暗中不断地打呼噜。帕格摸出香烟点着了火，在火柴光中，他看到帕米拉坐在唯一的一张床上，背靠着抹泥的木头墙，两眼炯炯地睁着。“帕姆？”

“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在泥泞中颠簸滑行。要是我到外面去，你说警卫会用枪打我吗？”

“让我们试试看。我先出去，如果打了我，你就回到你的床上去。”

“啊，这是个好主意。谢谢你。”

帕格吸了一口烟，在烟头的红光里，帕米拉过来紧握住他的手。沿着简陋的墙，帕格找到了门，打开了，黑暗中露出了一道蓝色长缝。“我要倒霉了，有月亮，有星星。”

高空的明月被很快卷过来的云彩遮住了一部分，使茅草小屋和空无

一人的车辙道路蒙上一层蓝灰色。在路对面的树林里，士兵们正跟着手风琴在忧郁地唱歌。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手握着手，在一条粗凳上坐下来，在寒风中紧靠在一起，以抵御从大路上刮来的寒风。脚下的泥土已经冻成硬块。

“老天爷，”帕米拉说，“这里离蒂珀雷里已经很远了，对吗？”

“离华盛顿更远。”

“维克多，谢谢你带我出来，我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我喜欢这里的乡村气息，但我的天，这股风真刺人！”

黄色的闪光掠过天空，紧跟着是一阵很响的炮声。帕米拉微微喘口气，一缩身靠在亨利身上。“哎哟！瞧那炮！韬基拉了我到这儿来，真有点儿下流，是不是？这样当然称他的心。今天晚上，他在烛光下口授了两小时，光靠他自己可是一个字也写不成。我认为他编造了不少东西。那些坦克是像他说的那样令人吃惊吗？他最后一句说，如果苏联能大量生产这种坦克，战争就等于结束了。”

“唉，那是新闻报道。体积不能决定一切，任何坦克，不管有多大，只要构造上有毛病，就可能成为坦克手的焚尸炉。它怎样运动？它多么容易被击中？德国人会找出弱点来的。他们会赶快造出一种能打穿这种坦克的大炮，他们善于搞这一套。尽管如此，这还是很好的坦克。”

“你说对啦！”帕米拉笑了，“我想这就是我睡不着的原因。我幻想战争突然结束的一个景象，这是一种奇怪而迷人的想法！德国人打败了，希特勒死了或被关起来了，伦敦又是灯火辉煌，大清除以后，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都是由于数以千计的这种巨型坦克开进了柏林——我的天，炮声听起来真近。”

“这是幻想，”维克多·亨利说，“德国人正在打胜仗。我们这里离莫斯科很近，帕姆。”

沉默了一会儿，她抬头看了看月亮和星星，然后看看阴影里帕格的脸，说：“你刚才说这些坦克不能结束战争的时候，你猜怎么的，我感到放心了，放心了！这是什么样的疯狂反应啊？”

“唉，战争只要在进行，形势就不会一成不变。”维克多·亨利望着西方云彩间突然升起的黄色火焰，“费钱的焰火——到陌生地方旅行——”

“有趣的伴侣。”帕米拉说。

“是的，帕姆，有趣的伴侣。”

现在只剩下手风琴独奏了，像催眠曲一样忧伤的音调一半淹没在风吹树林低沉的轻啸声中。

“突然回忆起什么来的那种感觉说明什么？”她说，“昨天你在托尔斯泰的墓那里感觉到的那类东西？”

帕格说：“这不是脑子里短暂的一转念吗？某种无关的刺激突如其来地触发了认识的感觉，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过。”

“在‘不来梅’号出海的第二天，”帕米拉说，“早晨我在甲板上散步。你也在散步，是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碰到了两次。想来有点儿可笑，我当时决定下一次再碰头时，要你跟我一起散步。后来，我突然感到你会先提出来。我知道你准会想好怎么措辞，后来你果真用了那样的措辞。我说了几句关于你妻子的话，就好像我在演戏一样，你的回答也好像是台词的下一段，都是熟悉的老一套。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

一个裹着厚大衣的高个子士兵，鼻子往外呼出热气，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他的步枪上出鞘的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他停下来看了看他们俩，又继续往前走。

“明天我们往哪里走，维克多？”

“我要去前线，你跟韬基留在几英里路后面的小镇上。上校说，在前线有时候你得猛跑，韬基当然不行。”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哦，是安菲季耶特洛夫建议的，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又一次去柏林的飞行。”

“不。我全程都将在地面上，在友好的领土上，完全不一样。”

“你要离开我们多长时间？”

“只不过几小时。”

一道绿色的强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刹那间，天空到处都是闪光。他们的瞳孔适应了突变以后，看到四道冒烟的绿光从厚云层中慢慢地往下沉，然后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巡逻兵离开了路面。村庄没有一点儿生气：在树林泥泞的路边一座由许多草顶小屋组成的沉睡的小村庄，像其他上百座村庄一样，在照明弹下面，像是戏台的布景。所有在修理的坦克都已盖上伪装。

“你脸色惨白。”帕姆说。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他们是在找这个坦克营。”

亮光往地面上落。有一道光转成了橘红色，然后就消失了。飞机声渐渐远去。帕格看了看表。“我原来认为俄国人过分强调了掩蔽网，但看来有它的道理。”他僵硬地站起来，开了小木屋的门，“我们最好争取再睡一会儿。”

帕米拉伸出一只手，手心向着黑暗的天，云彩已经遮住了月亮和星星。“我感到好像有些东西。”她把手伸向帕格。借着最后一道落下来的闪光，他看到一片大雪花在她手中融化。

第五十五章

铅灰色的天，大雪纷飞，汽车穿过了白茫茫的空旷平原。司机驾驶着颠簸、摇晃、滑行的车往前走，可帕格看不到前面有路。地雷呢？帕格相信安菲季耶特洛夫也一定跟他一样不想挨炸，因此没有吭声。大约走了一小时，透过飞雪，看到一座黄砖圆顶的钟楼就在前面。他们开进一座小镇，镇上成群的士兵来来往往，军用卡车在白木头房子之间的泥泞街道上东倒西歪地开来开去。一些卡车上，包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带、脸色发青的士兵，忧郁地朝外盯着看。老百姓，大部分是老大娘和儿童，身上带着雪花站在屋门前，严肃地看着来往的车辆。

在一座黄砖砌的教堂台阶前面，帕格跟其余的人分开了。一个教导员走过来带他坐上一辆小型英国吉普，军官穿了一件束皮带的白皮上衣，有一对鞑靼人的斜眼睛和列宁一样的小胡子。韬基·塔茨伯利高兴地指着吉普车的商标用俄语说：“啊，英国的援助终于到达了前线！”教导员用不流畅的英语回答说，阻止德国人前进需要的是人和枪炮，而不是汽车，英国车不结实，不能胜任繁重的任务。

帕米拉睁着大眼严肃地看着维克多·亨利。尽管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她看起来还是很迷人，羊皮帽子还是挺神气地歪戴在头上。“你自己要注意点儿”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吉普车离开了喧闹的小镇，西行进入白雪茫茫的沉寂森林。看来他们是直接往前线方向开，但是炮声都是从左面往南去的。帕格想，也许由于下雪，前面的炮声被挡住了。他看到很多新炸倒的树木和炸弹坑，覆盖着新下的雪。教导员说，前天德国人轰炸了这片地方，引诱隐蔽在树林里的俄国炮兵队开火，但没有成功。吉普车颠簸着经过了一些炮兵队：马拉的大型榴弹炮停在常青树木和已经准备好的炮弹之间，由面色疲倦、胡子拉碴的士兵看管着。

他们来到一条穿过炸倒的树木的简陋壕沟边，壕沟两边培了很高的土，上面盖着雪。教导员说，这些是假战壕，有意把土培得很高，以便看得出来。昨天这里挨了好多炮弹，真壕沟在几百码之外安然无恙。真壕沟沿着河岸挖掘，它的木头顶与地面齐平，上面盖着雪，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教导员把吉普车停在树林里，其余的路程，他和维克多·亨利在小树丛中爬行。“我们的行动让德国佬观察到的越少越好。”俄国人说。

这里，在一个深泥洞里——有三个士兵守着的机关枪哨所，维克多·亨利透过沙袋的射击缝隙看到了德国人。他们在河对岸用推土机、平底船、橡皮艇以及卡车等进行工作，这些都清晰可见。有些人在用铲子挖土，有的手提着轻机关枪在巡逻。不像俄国人，隐蔽得好像地下的野生动物一样，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想掩饰他们的活动。要不是有钢盔、枪炮、长灰大衣，他们可真是像和平时期一大群从事建筑工程的人。通过一个士兵递给他的望远镜——德国望远镜——维克多·亨利能够看到希特勒挨冻的士兵们发紫的鼻子和脸，以及他们戴的眼镜。“你们可以像打鸟

一样打他们。”他用俄语说。这是他所能表达的最接近美国俗话“他们是卧着的鸭子”的一句话。

士兵嘟囔着说：“是啊，那我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引他们来炮轰我们了！不能啊，谢谢您，美国先生。”

“假如他们真修好桥，”教导员说，“开始过河来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准他们的脑袋放一大批子弹。”

“这就是我们等待的目的。”一个抽着烟斗、垂着一大把胡子的士兵说，他看来是这个地洞的头儿。

帕格说：“你们真认为如果他们过河来，你们能守住吗？”

三个士兵抬起眼来互相看看，掂量一下这个外国人用蹩脚的俄语所提的问题的分量。他们脸上带着泄气的表情。在这个已经看得到德国人的地方，帕格第一次在红军的脸上发现恐惧的表情。“唉，如果到那时候，”抽烟斗的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天，一个俄国战士懂得怎样去死。”

教导员敏捷地说：“战士的责任是活着，同志，不是去死——是活着战斗。他们过不了河。我们的大炮就是为他们过河准备的，只等他们浪费时间修好了桥，开始渡河的时候，我们就要轰这些希特勒鬼子！嘿，波里科夫，怎么样？”

“对啦，”满脸胡子、流着鼻涕的士兵说，他蹲在角落里，对着冻僵的红手呵气，“正是这样，教导员同志。”

维克多·亨利和教导员沿着掩体、小碉堡、壕沟以及这条防御单薄的战线上的军人哨所，穿过一株株树，在树丛中爬行。教导员说，一营九百人就部署在沿河五英里的战线上，以阻止德国人进入一条重要公路。“这次战役简直就是一次赛跑，”当他们在掩体之间爬行时，教导员喘着气说，“德国人想跑在冰雪老爷爷前头进入莫斯科。这就是明摆在那里的情况。他们不惜大量流血往前赶，可是不用担心，冰雪老爷爷是俄国人的老朋友，他会把他们冻死在冰地上。你等着瞧吧，他们永远也跑不到前头去。”

教导员显然负有鼓舞士气的使命。无论走到哪里，要是他们在战壕里碰到一个情绪很高的领导，那么士兵们似乎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其余地方，从他们忧愁的目光、耷拉着的肩膀、邋遢的军服、肮脏的武器和地洞里到处乱扔的吃剩的东西，可以看出一种听天由命的劲头。教导员向他们发表长篇讲话，用一个美国人奇怪的光临来鼓舞他们，但长了一头长发的斯拉夫人多半是带着讽刺怀疑的眼神瞧着亨利，好像在说：“要是你真是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蠢，还跑到这里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命不好。”

沿河一线都可以看到德国人，镇静而有条不紊地在准备渡河。帕格想，他们这种认真办事的气氛比枪林弹雨更可怕。他们人数之多也值得注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教导员和维克多·亨利从最大的一个地洞出来以后，用胳膊撑着卧在雪地上。“好吧，上校，我们已经走完了这条战线的这一部分。也许现在您要回去找您的同伙了。”

“走吧。”

教导员冷冷地带着一丝笑容，挣扎着站起来。“在树荫里面走。”

他们回到吉普车上。帕格问：“我们这里离莫斯科有多远？”

“哦，够远啦。”教导员发动了引擎，“我希望您已经看到您想看的東西了。”

“看到了不少。”维克多·亨利说。

教导员转过那张像列宁的脸，对着这位美国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光看一下是不容易理解前线的。”

“我理解你们需要第二战场。”

教导员粗声粗气地咕噜一声：“那您理解了主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第二战场，亨利上校，如果必要，我们自己也会将这些德国瘟神消灭干净的。”

当他们回到镇上的中央广场时，雪已经停了。一块块蓝天透行云，好像在迅速移动。寒风凛冽，卡车、马车、马、士兵乱成一团，比以前更糟。到处都听到俄语厉害的咒骂声与争论。脸上有皱纹的老大娘和儿童仍然睁大了忧郁的眼睛，望着一片混乱的景象。两匹马摔倒在地下，装军火的大车也翻倒在地。在这里，吉普车和黑轿车相遇了。周围挤着一大批车辆，有近四十个士兵和军官大声吆喝着，望着马匹在杂乱的泥辙中踢腿挣扎，韬基·塔茨伯利很兴奋地站在一边。还有一些士兵把破箱子里掉出来的黄铜色炮弹集中在一起，放在雪地上闪闪发光。“啊！回来啦？真一团糟！真奇怪，整个大车怎么没有轰的一声全炸飞了？只剩下直径一百英尺的大坑。”

“帕米拉在哪里？”

塔茨伯利向肩后轻轻弹了一下手指：“后面教堂里，钟楼上有一个炮兵的敌机监视站。那里可以看得很远，但这鬼塔我上不去。她在那里记录一些情况。前线情况怎么样？你一定要把整个情况都讲给我听。真冻死人，嗯？你认为德国佬开始有点儿够呛了吗？哦，他们把马拉起来了。”

安菲季耶特洛夫说，他正准备带塔茨伯利去附近战场上看一架被打下来的容克-88型飞机。帕格告诉他，他看见过不少容克-88型飞机，他愿意去教堂和帕米拉一起等着他们。安菲季耶特洛夫有点儿生气：“好吧，请在那里等着，上校。我们二十分钟之内回来。”

帕格告别了胡子拉碴的教导员，他正坐在吉普车的驾驶盘后面，对着一个手里抓着一只活白鹅的瘦长士兵大声喊，士兵也回过头来粗声叫喊。鹅转过橘黄色的嘴，两只小眼睛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好像在

捉摸自己的命运。帕格绕过混乱的车辆，咯吱咯吱踩着干雪走向教堂。没有护送的人——即使只有几分钟——使他有一种奇怪而愉快的感觉。教堂内，空气中充满了一种教堂里不该有的强烈的药品和消毒剂的难闻气味。肮脏墙上的壁画已经剥落了，画中的大蓝眼睛圣像看着躺在草席上扎着绷带的士兵。他们抽着烟，互相交谈，或忧郁地瞪着大眼。钟楼内，狭窄的石楼梯盘旋而上，没有扶手，使帕格感到有点儿头晕。但他还是沿着粗墙往上走，然后到达一个铺地板的平台，与几口生锈的大钟齐平，风从四面敞开的砖砌拱门中突然吹来。他缓一口气，登上一架摇晃的木梯。

“维克多！”当他出现在最高层的砖砌走道上时，帕姆挥手喊他。

走近一看，钟楼巨大的圆顶做得很粗糙，是用铁皮钉在弯曲的架子上的，上面都是锈。四围是黄砖砌的走道和短墙，帕米拉蹲在角落里挡风的地方。炮兵敌机监视员穿着齐膝盖的棕色大衣，戴着露指的手套和防风镜，紧垂着护耳，看不到他的脸，也不知道长什么形状。三脚架上有一副巨大的望远镜对着西边。在帕米拉蹲的地方的边上，一只黑猫在舔一碗汤，似乎觉得不好吃，摇摇大脑袋，接着又舔起来。帕米拉和监视员都对着猫笑。“胡椒太多啦，咪咪？”帕米拉愉快俏皮的表情清楚地说明她在这里很高兴。钟楼下面，空旷的平原延伸到东面和南面很远的森林，西边和北边是黑色的蜿蜒的河流以及稀稀拉拉的树木。钟楼下面的小镇上，人马挤成一团，给一片空旷的银白色世界带来隐约的喧闹声。

“您是美国军官吗？”监视员露在外面的一块多毛的脸上显出了整齐的牙齿。

“是的。”

“您看不看？”他用戴着露指手套的手轻轻地拍着望远镜。

“您能看到德国人吗？”帕格问。

“太多啦。”

“一个就够多啦！”帕格说。

监视员严肃地点点头，轻轻笑了一声，离开了望远镜。帕格的眼睛被风吹得流着眼泪，他凑到接目镜上，河边的德国人立刻就出现在眼前，但又模糊又小，还在做原来的工作。

“这情景不使你感到有点儿不安吗？”帕姆说着，拍了拍猫，“他们真是处之泰然。”

维克多·亨利走到砖砌的短墙角落，双手塞在蓝大衣里，从各个角度观察雪野远景。监视员自南向北转动着望远镜，缓慢地沿着河流扫视，一面对干电池的电话机讲话，黑色的电话线交叉在短墙上。

“跟我说说前线怎么样。咪咪，不要忘了洗耳朵后面。”猫正在舔自己，帕米拉给它的脑袋搔痒。

帕格一面告诉她前线的情况，一面细心地观察四周的地平线，好像他是站在舰只的舰桥上。远方覆雪的森林中有一些奇怪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注意。背对着监视员，他用一只粗糙发红的手遮在眼睛上，专心致志地望着东方。“把那个给我。”她从望远镜边上敞着的箱子里拿了一副小望远镜递给他。帕格看了一眼，拍拍监视员的肩膀，指指东方。监视员把三脚架上的大望远镜转过半圈，吓了一跳，摘了防风镜和帽子又看起来。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满脸雀斑，看上去最多二十岁。他抓起电话机，摇着铃，说了一会儿，又摇，没有回音。他显得很生气，戴上帽子，踩着梯子下去了。

“怎么啦？”帕米拉问。

“你来看看。”

通过监视员的大望远镜，帕米拉看到一队车辆从树林里出来。

“是坦克吗？”

“有些是卡车和坐人的装甲车。不过，是一支坦克部队。”维克多·亨利一面说，一面举着望远镜，像是观看游行队伍似的。

“他们是俄国人吗？”

“不。”

“可这是我们来的方向。”

“是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她面颊红润的脸上显出了恐惧，但也有一丝兴奋的欢乐。“那我们不是陷在里面了吗？我们要下楼去找安菲季耶特洛夫吗？”

用肉眼看，装甲车队在五六英里以外，像白色大地上的一条小黑虫。帕格一边瞪着眼往东望着，一边寻思着。这个突然变化可能引起的后果太坏了，简直说不出口。他对塔茨伯利自私把他女儿拉到这儿来冒险感到有点儿生气。当然，没有人预计到在后方会碰到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但他们已经来了！要是碰到最坏的情况，他觉得如果被俘，虽然在见到长官前，士兵们会给他一些难堪，他倒是能应付俘获他的德国人，但塔茨伯利父女是德国的敌人。

“我跟你讲，帕姆，”他说，望着“小虫子”已经清楚地从树林里缓缓向镇上移动，拖着一条黑尾巴，“上校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让我们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好吧。天晓得，德国人怎么从后面转出来了？”

“安菲季耶特洛夫说南边有一点儿问题。他们一定是突破过了河，然后绕过树林。不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

梯子的上端被沉重的脚步踩得摇晃起来，浅黄头发的小伙子上来了。他抓住测绘器对准德国人，来回推动标尺，迅速在膝上摊开一张带

方格的黑白小地图，对着电话机喊道：“五点六！一二四！R七M十二！对，对！”他兴奋、激动地对客人们咧嘴笑了笑：“我们的炮台正瞄准他们，等他们到达适当的位置，我们要把他们轰成碎片。所以，或许你们还能看到些什么。”他戴上防风镜，从一个眼睛明亮的小伙子又变成了看不到脸的严肃的监视员。

维克多·亨利说：“他们在河那边注视着你们的炮台放炮。”

监视员挥舞着穿得很臃肿的双臂：“好，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婊子养的从后面占领这镇子，我们能吗？”

“我听到飞机的声音。”帕格的望远镜转向西边天空，“飞机！”

“是的！”监视员把望远镜转过来指向上空，开始对着电话机喊话。

“还有飞机？”帕米拉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吧，我对飞机还比较习惯。”

“这是德国人的演习，”维克多·亨利说，“坦克和飞机联合进行。”

飞来的三架斯杜加在帕格的望远镜里越来越大。监视员把望远镜又转过来对着坦克，开始欢呼起来。帕格朝他望的方向看去。“哈哈！现在我可以说是做军事观察，帕姆。”在德国人与镇子中间，另一队坦克从树林中出来，差不多在与装甲车队成直角的一条线上移动。他把望远镜递给她，眼睛还瞟着飞机。

“啊！啊！”帕米拉叫道，“我们的？”

“是的！”监视员喊道，咧着嘴对她笑，“我们的！我们的！”

一只手重重地在她肩上一击，把她打趴在地上。“他们开始俯冲了，”维克多·亨利说，“爬过去靠近圆顶卧倒，不要动！”他跪在她身边，他的帽子已经掉下来滚跑了。他撩开眼睛前面的黑发，注视着飞机。飞机已转过来向下俯冲，快与钟楼一样高的时候，扔下了炸弹。飞机带着引擎的吼叫和刺耳的风啸声又陡直上升。帕格可以看到飞机上的黑十字、卐字以及带黄色防弹玻璃的机舱。教堂四周的炸弹开始爆炸，钟楼摇晃起来，火焰、尘土和硝烟从短墙外面升起，但是帕格还保持着清醒，注意到飞行的技术很糟。三架笨拙的黑色飞机乱成一团，飞上去转过来，又俯冲时几乎互相碰撞。他想，德国空军不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老飞行员，就是不用他们在这个地区飞行。镇上的高射炮发出了短促的砰砰声，将炮弹射向天空。

帕米拉抓住了他的手，她靠着圆顶畏缩在他身后。

“躺下就是了，这一会儿就过去。”帕格说话时，看到一架斯杜加离开了其余两架，直接向钟楼俯冲下来。他大声向监视员叫喊，但飞机声、高射炮声、风啸声和镇上的哭闹声已经淹没了他的声音。曳光弹从灰色的天空落向钟楼，划出一道红虚线，铁皮的圆顶由于扫射发出有规律的声音。维克多·亨利猛地一下把帕米拉推到地上，自己趴在她身上。飞机从空中冲下来，已经可以看到相当大的机身。维克多·亨利一直回头注视着飞机，他看到防弹玻璃后面模糊的飞行员，一个不戴钢盔、浅黄

头发的年轻人咧着嘴在笑。他想这个年轻人要撞到圆顶上了，他刚往下一缩，就感到左肩上有什么东西被撕了下来。飞机带着刺耳的啸声和吼声掠过上空，飞走消失了。嗖嗖嗖的子弹呼啸声也停止了。

帕格站起来，摸了摸肩膀，袖子的最上面被撕开了，肩章还挂在那里，但没有血。监视员躺在翻倒的望远镜旁边的砖地上。炸弹在下面爆炸，其余两架飞机还在镇子上空尖叫、怒吼，一架冒着浓烟。监视员的头上在冒血，帕格发觉打下来的破帽子里有白色的头颅骨，感到一阵恐惧。淡黄色的头发下面，红灰色的血浆还在慢慢地流着。帕格走到监视员面前，小心地摘去了他的防风镜，那双蓝眼睛一动不动地睁着，已经没有眼神了。头上的创伤是致命的。帕格拿起电话机，摇着铃，有人回话。他用俄语大声喊道：“我是在这里的美国客人，听懂了吗？”

他看到那架冒烟的飞机正挣扎着往上飞，突然爆炸了，变成一团火焰，掉了下去。“听懂了，康士坦丁在哪里？”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被飞机炸死了。”

“好吧，马上派人来。”

帕米拉爬到监视员身边，望着死人的脸和炸碎的脑袋。

“啊，我的天，我的天！”她用手捂着脸哭了。

剩下的那架飞机飞远了，看不见了。镇上的大火冒着浓烟，可以闻到谷草燃烧的气味。在东边，穿过平原，两队坦克形成一个黑色的V字，有几英里路长。帕格扶起了望远镜。穿过视野里的烟浪，他看到广阔的白雪平原上，坦克在一个狂乱的黄色旋涡里转来转去。在俄国的轻型坦克中，有五辆巨型的KV坦克挤来挤去。有好几辆德国坦克已经着火，坦克手在雪地里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有些德国坦克和卡车掉头向树林里开。帕格只看到一辆俄国轻型坦克冒烟，但他正观察的时候，一辆KV坦克爆炸了，燃起一团绚丽的紫黄色的熊熊大火，在雪地上形成一片鲜艳的色彩。这个时候，其余的德国坦克都开始掉头了。

“咪咪！啊，我的天，我的天，不，停止吧！”

猫正趴在死人身上，帕姆一把抓住了它。她抱着猫走到帕格面前，泪痕满面的脸显得憔悴而呆板。猫的鼻子和胡子上都沾了血，舌头一吐一吐。她哽咽着说：“这不能怪动物。”

“俄国人在那里打了胜仗。”维克多·亨利说。

她睁着惊恐失神的大眼睛望着他，紧紧地抓住黑猫。她用手摸着他的衣服肩膀上的裂缝：“最亲爱的，你受伤了吗？”

“不，一点儿也没有。弹片刚刚擦过去。”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梯子发出震动的声音，安菲季耶特洛夫兴奋而发红的脸出现了。“好啊，你们都平安。好，我感到很高兴。待在这里最好了，镇上炸得挺凶，炸死好多人。快！你们俩，请跟我来。”然后，他的眼光接触到躺在

血泊中的尸体。“哎哟！”

“我们挨了炸，”帕格说，“他死了。”

上校摇了摇头，说：“好吧，请快来。”

“你先下，帕姆。”

帕米拉看了看躺在砖地上积雪和血泊中的监视员，又看了看铁皮圆顶，还看了看外面的坦克战，以及坦克压出来的黑V字的远景。“我好像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我带着猫下不了梯子，我们不能把它留在这里。”

“把猫给我。”

帕格·亨利把猫塞在大衣口袋里，用一只胳膊压住，别别扭扭地跟着她下了梯子和螺旋形的台阶。有一次，猫动弹起来，又咬又抓，他差一点儿掉下去。到了教堂外，他把猫放了，但不知是由于来往的车辆还是滚滚的浓烟，它害怕了，又跑了回去，消失在伤员之间。

在黑轿车开着的门口，塔茨伯利向他们挥动着拐杖。“你们好啊！就在镇子外，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坦克战！他们说至少有一百辆坦克转来转去，就在这个时候！像地狱一样可怕！喂，你的大衣破了，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虽然已经一点儿精神也没有了，但想到战争的实际情况与新闻报道的差距，还能够笑一下，一面把肩章摘下来放进口袋里。与塔茨伯利的描绘相比，在积雪的平原上，两小队坦克互相不断射击的实际情况，看来是不太生动的小规模战斗。

“我们也看见了。”他说。帕米拉进入车厢，坐在后座的角落里，闭上眼睛。

“你们看了吗？好，帕姆应该帮助写这篇报道了！啊，帕姆，你没不舒服吧，是吗？”

“我很好，韞基，谢谢你。”帕姆回答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帕格对上校说：“我们看着德国人开始逃跑的。”

“是啊，加普兰的营得到了南线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营。”安菲季耶特洛夫关上了车门，“请你们都坐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回莫斯科。”

“啊，不！”塔茨伯利的胖脸像个婴儿似的皱起来，“在战斗结束后，我想去看一看，还要和坦克手谈一谈。”

安菲季耶特洛夫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咧嘴露出了牙床和牙，但没有笑容。透过他后面结了霜的风挡玻璃，他们可以模糊地看到镇上主要大街上的烟、火、一匹向前扑倒的马，士兵跑来跑去，绿色军用卡车挤在一起缓慢地行进。“是这样，北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莫斯科处在危急中。唉，所有外国使团都要向高加索撤退。我们必须马上溜。”他说“溜”这个生硬的俚语时，没有一点儿幽默味道。然后，他对驾驶员说：“快走！”

在盖在乘客腿上的毛毯下面，帕米拉·塔茨伯利戴着手套的手握住了维克多·亨利的手。她脱掉手套，把她冰冷的手指绕在他的手指上，把她的脸靠在他的长大衣的破肩膀上。他粗糙的手紧紧地和她的手握在一起。

第五十六章

莱斯里·斯鲁特穿着大衣，戴着皮帽，正坐在煤油灯下工作，听到黑暗中有脚步声。他的办公桌正好放在大使在莫斯科的住所——斯巴索大厦大理石圆柱厅没有亮的大吊灯下面。

“谁在那儿？”紧张而粗哑的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发出回响。他还没有看到脸，就认出了白海军帽、白围巾和铜扣子。“我的天，亨利上校，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送你去喀山车站？也许现在还来得及，你必须在今晚离开莫斯科！”

“我到过车站，去古比雪夫的火车已经开了。”帕格掸掉了肩上的雪，“突袭把我们截在城外不能进来。”

斯鲁特十分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但是，这太糟了！天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有去古比雪夫的火车——要是有的话。你知道一支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穿过北面，正插到城后面去吗？他们说，另一个钳形攻势正从卡卢加过来。现在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想得到，就是也许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就全部被包围了。现在的情景又开始像华沙一样了。”斯鲁特发出轻松的笑声，“对不起，没有椅子，来了一群乔治亚工人，疯了似的把所有家具都堆在一起盖上了——哦，还有一张凳子，坐下，坐下。”

帕格说：“关于德国人的钳形攻势我倒不知道，我刚从外交部来。”他坐下，也不解开大衣。斯巴索大厦里几乎和外面大风雪里一样黑、一样冷。

“你想他们会跟你讲实话吗？我可以实话跟你说，这些消息是我今晚九点钟在喀山车站餐厅里直接听瑞典大使说的，我在那里送我们的人走。我的天，车站的景象真使人难忘！如果扔一颗炸弹，全部新闻记者、百分之九十在俄国的外交官以及一大批苏联的官僚统统完了。”

“所有的打字机都收起来了吗？我要写一份报告。”

“在耶顿上校办公室还有打字机。我还有一台破家伙，代办在古比雪夫安排好之前，我多少还得维持一段工作。”斯鲁特心不在焉地镇静回答。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他一下子跳起来了。“这是炸弹吗？你已经没有时间写报告了，上校。我有责任送你马上离开莫斯科，我有理由一定要坚持这一点——”

帕格抬起手：“外交部正在安排。像我这样掉队的，还有别人。明天十一点钟，我还得去一下。”

“啊！那好，如果外交部肯定负责任的话，那就行了。”斯鲁特傻笑着说。

维克多·亨利眯起眼睛望着他：“怎么你又挑上这副担子啦？华沙之

后又让你干这事有点儿过分啦。”

“是我自愿的。你好像不相信，我真是自愿。到底我经过了一次锻炼。我对我在华沙的工作也不太满意，我想也许这一次可以补救一下。”

“哪里，拜伦告诉我你在华沙干得很出色。”

“是吗？拜伦是个正人君子，几乎像个骑士。这提醒了我，你走的那天，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大邮包，其中还有罗马来的东西。你要看看你新生孙子的照片吗？”他在桌子上的纸堆里找了半天，从一个皱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你说他长得漂亮吧？”

煤油灯的灯光使海军军官脸上显出深黑的皱纹。他先看了一下照片背后写的几个字：给老斯鲁特——路易·亨利，十一天，和马戏团的胖女人。然后，他又细看照片。丰满的、眼睛深凹的娜塔丽，穿着宽松的长袍，抱着一个婴孩，看起来与拜伦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三角脸，一双严肃的大眼睛，有趣而坚决的表情，柔软的淡黄色头发——这些都一样；路易跟他的儿子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比杰妮丝的孩子更像亨利家的人。维克多·亨利清了清嗓子，说：“不坏。娜塔丽说得对，她是长胖了。”

“可不是长胖了吗，她说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间太长了。我打赌这孩子不仅漂亮，而且聪明。长的就是聪明样儿。”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看着照片，斯鲁特加了一句，“你要留着它吗？”

亨利马上把照片还给他：“不，当然不。她送给你的。”

“给我就丢了，亨利上校。我有一张娜塔丽的照片，比这张好。”

“真的？那好吧。”维克多·亨利很不自然地微笑着，想表示感谢，但找不到适当的词。他很小心地把照片放到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塔茨伯利父女怎么样？”斯鲁特问，“他们也陷在莫斯科了吗？”

“我和韬基分别时，他正想办法找个关系让他自己和帕姆搭飞机去阿尔汉格尔。俄国人要用飞机送一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教练员走。他肯定能坐上这班飞机的。”

“好。你们在前线碰上什么麻烦了吗？真是白痴，拖一个女孩子到那里去！”

“唉，我们听到了炮声，也看到了一些德国人。我还是去写报告吧，如果韬基要飞走，我就给他一份从伦敦转。”

“也给我一份，可以吗？另外再给一份，让下一次的信使带走，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斯鲁特。”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时我在华沙，我知道德国人能做什么。”

“你知道俄国人能做什么吗？”

“以前我想我知道，我曾经是使馆里最大的红军吹捧者，直到——”斯鲁特耸了耸肩，转向他的办公桌，擤了一下鼻子，“唯一使我真感到不好受的是这烧纸味。我的天，怎么又回到华沙的样子！整个使馆都乌烟瘴气，一直到他们离开，烧呀，烧呀，烧了一整天。还有一吨我得想办法在早晨把它烧了。”

“整个莫斯科都是这烧纸味，”帕格说，“在大风雪里开着车，闻到烧纸味真是活受罪。城里是兵荒马乱一团糟，斯鲁特。你看到铁丝网和乱七八糟的钢材封锁的桥梁了吗？还有，我的天，火车站人乱成一团！往东走的车辆挤在一起，大灯都开着，管他妈的灯火管制！我没想到整个苏联有这样多的卡车和卧车，装满了床垫、老年人、婴儿等等。蓝色的防空探照灯还在头上晃来晃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加上风雪，我跟你说，真有一种到了世界末日的感觉。”

斯鲁特笑了一声：“是啊，不是吗？大批人离开是从你们动身那天开始的，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政府大员是昨天走的，坐着一长串响着喇叭的黑轿车。哎呀，你应该看看沿街老百姓的脸色！我肯定惊慌是由这引起的。不管怎样，我信任斯大林。他留到最后，这要有勇气，因为如果希特勒逮住斯大林，他会把他像狗一样吊死在红场。他还会把列宁的遗体从墓里拖出来，挂在一起，让风把它吹成碎片。啊，这里将发生好多惊天动地的事，谁能活下来，就能告诉你。”

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扣上大衣。“你知道门口已经没有守卫了吗？我刚才是一直走进来的。”

“这不可能，我们白天和晚上都有外交部分派的士兵守卫。”

“那里没有人。”

斯鲁特两次张开嘴，又闭上。“你肯定吗？那我们就可能遭到匪徒的抢劫！士兵离开他们的岗位，这就快完了。我一定要问外交部，如果交换台还有人的话！”他跳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维克多·亨利摸到大使馆武官的办公室。他擦亮一根火柴，找到了两盏煤油灯，把它们点上。借着昏暗的青黄色灯光，他观察了一下办公室。地板上 and 屋内所有东西的表面都蒙了一层黑纸灰。地板上和皮椅上，堆着报告、档案和没有装订的纸张，上面用红铅笔写着：销毁——特急。空的抽屉和文件柜都敞开在那里，一张转椅翻倒过来了，整个地方好像遭了抢劫一样。桌子上，打字机的键都搞乱了，一张破纸板竖在那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紧急——今晚烧毁第二个锁着的棕色文件柜里的文件（莱·斯鲁特知道暗码）。帕格清理了书桌，弄平了打字机的键，在打字机两边各摆一盏煤油灯。他从抽屉里找到纸张、复写纸和薄透明纸。

莫斯科前线——目击报告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于斯巴索大厦

他的冻僵了的手指老打不到该打的键上去，穿着长大衣打字总是感到笨手笨脚，不灵活。缓慢的打字声在空无一人的大使馆里引起了回声。一盏油灯开始冒烟，他拨弄灯芯搞亮了灯。

我刚从莫斯科西边战线回来，拟将此行的情况报告一下。

今晚由于莫斯科遭到空袭，我们的汽车被阻在城外二十英里的地方。从远处看，这是一派不平常的景象：整整半小时，在地平线上，扇形的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就像五彩的烟火伞一样笼罩在一小块地面上。俄国人尽管物资缺乏，但是高射炮火的供应看来是无限量的，当德国空军冒险进入首都后，他们向高空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我过去在伦敦或柏林所见的，与这是不能相比的。

尽管如此，今晚莫斯科地面上的情况则与空中的英勇表现不相适应。城市正在做被围攻的准备。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胆小的人在大雪中仓促逃跑。共产党政府无法或不想消灭这种惊慌现象。有人跟我说，对这种群众纷纷离开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句粗话——“大开溜”。外国使节和新闻记者已经被送往东面五百英里远的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政府机关也一起撤退到安全地带，往东一路拥挤的车辆和步行的人群不能不给人一种耗子离开沉船的印象。不管怎样，据报告，斯大林继续留下。

我认为这种惊慌似乎早了一点儿，莫斯科还很有可能守得住，即使沦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前线给了我好多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俄国人虽然已经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但还没有被打垮。美国领导一定在估计俄国人将支撑下去还是倒下去，并以此来考虑《租借法案》的运输供应。前线目击者的估计，即使是片断的，也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打字机现在打得快了。已经快一点钟了，维克多·亨利还得回旅馆整理行装。他又吃了一块俄国北极熊牌巧克力，以加劲儿，然后开始打他一路的见闻。突然，室内的电灯亮了，但他没熄灭煤油灯，仍继续打下去。约半小时后，电灯忽明忽暗了一会儿，转为橙黄色，逐渐暗淡下来，跳动一下就灭了。他继续打字，正当他叙述KV坦克内部的情况时，斯鲁特进来了，说：“你真干下去了。”

“你自己也工作得这样晚。”

“我那一堆快处理完了。”斯鲁特把一个棕色的蜡封信封扔在桌子上，“我忘了，这也是这一次随邮包来的。喝点儿咖啡吗？”

“当然喝，谢谢。”

帕格伸一伸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捶捶膀子，蹬蹬脚，然后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来自白宫，一封来自人事局。他犹豫了一下，打开了白宫来的信，哈里·霍普金斯仓促歪斜的几行手书就占满了一

张信纸。

我亲爱的帕格：

祝贺上级对你的新任命，并转达头头儿的良好祝愿。他现在忙着对付日本人，他们开始猖狂起来了。当然，我们都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斗争。我仍然认为——并祝愿——他们能守住。我希望我的信已经递交给斯大林了。他是一只陆地上的螃蟹，你得使他相信，横渡海峡是一项比较大的任务，要不然，对我们不守信的指责就会满天飞，希特勒听到准会高兴。大西洋潜艇击沉舰只的数字不幸有了一些上升，德国人在非洲也开始动手了。总之，我们的事业好像要进入大风暴中。这里穿灰制服的弟兄们将会很想念你。

哈里·霍

另一个信封里装着海军的邮寄电报。

自：人事局局长

发：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自十一月一日起，免除原职务。根据交通情况，尽速赴珍珠港向加利福尼亚（战列舰64）报到，接替舰长职务。报送赴珍珠港旅费单据。

一张薄薄的黄纸，几句枯燥平常的海军用语，就授予了亨利一艘战列舰的指挥权——而且是什么样的战列舰啊！“加利福尼亚”号，原来的老普鲁纳艇，他在那里服务过两次，一次作为海军少尉，一次是海军少校；一艘他很熟悉、很爱护的舰艇，一九一九年下水，以他家乡的州名命名，现在已经全部现代化了。

“加利福尼亚”号的舰长！

帕格·亨利的第一反应是冷静地盘算了一下。显然，到海军中将金那里做参谋人员这一关他是逃过去了。跟他同一级的人，只有华伦道夫、孟森与布朗当过战列舰的舰长，鲁滨逊指挥“萨拉托加”号。他在总统那里当“灰制服听差”的这个不平常的差使，最后证明倒是一个提升的捷径。突然，将级的灿烂前程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想到了罗达，因为她跟他同甘共苦了二十七年，等着这小小一张黄色薄纸；还有帕米拉，他现在就想让她知道，让她也高兴高兴。但是，他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在莫斯科见到她。他们是在车站紧紧握手以后分手的，当时韬基·塔茨伯利一面恳求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带他一起走，一面对外交部的官员咆哮，这个人正想法领他走。

莱斯里·斯鲁特拿着两杯咖啡进来。“有好消息吗？”

“新任命。‘加利福尼亚’号指挥官。”

“啊？那是什么？”

“一艘战列舰。”

“一艘战列舰？”斯鲁特呷着咖啡，有点儿迷惑不解，“这就是你下一步所要的？”

“唉，换个环境。”

“我总觉得，干了你已经在干的这种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差使的面太窄了——日常性的工作。没有很多海军军官——事实上，没有很多美国人——面对面地和斯大林谈过话。”

“莱斯里，对这个任命，我一点儿没感到不高兴。”

“啊！那好，那就应该祝贺啦。报告写得怎么样啦？我准备去睡觉了。”

“还得几小时。”

“你睡不了多少时间了。”斯鲁特摇着头出去了。

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喝咖啡，面对这张小小的长方形黄纸沉思，这张小纸已经对他的生活突然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不能要求比这更好的决定了。这是优质奖章，是“天字一号”，是海军服务中的金质勋章。但是，他精神上仍然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安，使这个了不起的喜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什么？帕格一面呷着咖啡，一面扪心自问，结果发现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的事。

经过二十五年多，他已经有一点儿放弃自己的事业心了。他对战争有兴趣，在作战计划处，他曾经从事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斗，以争取登陆艇方案列于优先地位。“帕格的女友艾尔西”不是开玩笑的。但现在他不能继续斗争了，麦克·德雷顿将接替他。麦克是一个很好的中校级军官，在舰船局有很多经验，对国家的工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缺少斗争性，级别也不高，“艾尔西”看来要吃亏。

这不会持久。有一天，登陆艇问题会急转直下——亨利从他的战役研究中深信这一点——登陆艇会列在优先照顾项目的最前面，随即出现建造登陆艇的狂热。军事力量可能会遭受损失，可以想象第一次登陆作战会失败，会有大量伤亡。但是，帕格想，以为战争重担就在自己肩上，而且像过去为自己的前程那样为“艾尔西”坐卧不安，是很可笑的。那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战争比任何个人都大得多，他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替换的齿轮，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美国一定会生产足够的登陆艇来打败希特勒。目前，他得到他的战列舰上去。

他拿起一盏油灯走到站在角落里的地球仪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莫斯科到珍珠港的距离。他惊奇地发现，不论从东边走还是从西边走，简直没什么差别。这两个地方是地球的两极。但是，从哪个方向走耽误的时间比较少，比较安全呢？从西边走，有好的快速交通工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然后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圣弗朗西斯科到檀香山。多轻快！不幸的是，由于可怕的战争障碍，现在从这个方向经过欧洲，从斯匹次卑尔根到西西里，从莫斯科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不可能通过了。通过火线还有几条小道：北海护航队，以及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之间的航空联系也可以碰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如果到了斯德哥尔摩，甚

至可以通过柏林和马德里到里斯本，但维克多·亨利上校在前往“加利福尼亚”号赴任途中，不想再踏上德国以及德国所控制的国家的领土了。上一次，他在沃夫斯多勒面前粗暴地侮辱了戈林，一定被记录在案。德国人现在已接近世界性的胜利，可能有兴趣整整维克多·亨利。

那么，往东走？俄国火车又慢又没有准，从德国人进攻的方向来的难民已经拥挤不堪了。偶尔开一次的俄国飞机更没有准了。但是，这条路安全一些，同时也近一些。特别是从古比雪夫走，到珍珠港又近了五百英里。是的，他想，他最好现在就心烦意乱的俄国人安排他绕地球东边走。

“你像一个疯狂的征服者。”他听到斯鲁特说。

“哦？”

“在灯光下贪婪地看着地球，你只需要加点儿小黑胡子就成了。”外交官靠在门边，一根指头摸着烟斗，“我们有个客人在外面。”

吊灯下面的桌子边上，一个矮胖的俄国兵站在那里，正从长咔叽大衣上往下掸雪。他摘下大檐儿帽，抓住一只护耳摇晃。帕格大吃一惊，认出这人正是乔彻南·杰斯特罗。这个人的头发现在剪得很短，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棕色胡子，有些已经灰白了。他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他用德语回答斯鲁特的问话，解释说，为了一身冬衣和合法的证明文件，他混进一支流动部队当了兵。莫斯科当局把难民和散兵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急工作队，只简单问了一下就让他们参加了。他有一些假证明，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一个巡逻警察曾经盘问过他，并把这些证件拿走了，但是他想办法溜掉了。别的假证明文件还可以买到，有一个市场卖这些证件，但他觉得现有的军队证明比较好。

“在这个国家，先生，”他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比猪狗都不如。猪狗没有证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吃饭睡觉，人不行。也许，过一阵子，战争情况会好转一些，那我就能够找到我的家人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斯鲁特问。

“在斯摩棱斯克和游击队在一起。我的儿媳妇病了，我是在那里离开他们的。”

帕格说：“你还打算穿过德国封锁线回去吗？”

娜塔丽的这位亲戚奇怪而诡诈地朝他微微一笑，有胡子的嘴一边向上弯起，露出了白牙齿，另一边严肃地紧闭着。“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亨利上校，到处都是树林。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紧靠着大路驻扎。我已经穿过这条线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跟我一样。”他转过来对斯鲁特说，“就这样。不过，我听说所有外国人都将离开莫斯科。我想知道，我给您的文件怎么样了。”

外交官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瞧了一眼，露出同样的犹豫而发窘的表情。“哦，我让一个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看了这份文件，”斯鲁特说，“他写了一长篇文章寄回美国，恐怕结果只会在报纸里页登一小段新闻。您

知道，有多少关于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报道啊！”

“像这样的事？”杰斯特罗喊道，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上显出愤怒和失望，“儿童们，母亲们，老人们？闭门坐在家里并没干什么事，半夜都给拉到树林中挖好的坑里枪杀了？”

“太可怕了，也许明斯克地区的德军司令是一个疯狂的、狂热的纳粹分子。”

“但是开枪的人不是士兵，我对您说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在莫斯科这里，从乌克兰和北面来的人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些事到处都在发生，先生，不仅仅是在明斯克。请原谅我，您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给你们大使呢？我肯定他会把它送给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让他注意您的材料了，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情报人员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

“什么？但是，先生，这是难以置信的！明天我可以带十个人来对你讲这样的故事，带着发誓书。他们中有些人是亲眼看见的，就是从德国人用的那些卡车上逃跑出来的，还有——”

斯鲁特带着被激怒的语气打断他的话。“您看，我的好伙计，我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他指了一下堆满文件的桌子，“负责我们国家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务。我确实认为我已经为您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在我们的情报人员提出怀疑以后，我违背上级指示，让新闻记者看了您的文件。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事实上，我留在莫斯科干这谁也不愿干的事，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您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您的材料的，心情是难受的。但是，这只是战争恐怖的一小部分。莫斯科可能在七十二小时内沦陷，这就是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很对不起。”

杰斯特罗若无其事地听完了他发的这一通火，用冷静而顺从的语调回答说：“关于遭训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管怎样，只要罗斯福总统能够知道这些对无辜老百姓的疯狂残杀，他就会制止它们。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杰斯特罗转过来对维克多·亨利说：“上校，您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件事吗？”

帕格已经在设想由他自己写一封信给总统。他看过好多类似杰斯特罗提供的这样的材料，还有关于德国人残杀游击队队员和村里老百姓的更可怕的官方报告。这样的信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比没用更坏，是不在行的。这将在在总统面前唠叨一些他已经估计到或知道的事。他，维克多·亨利，是一个海军军官，是为了《租借法案》的事暂时离职，在苏联值勤。写这样的信，像拜伦在总统宴会上提出的事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动，拜伦至少还可以说是年轻无知，关心他自己的老婆。

维克多·亨利对杰斯特罗的问题只摊了摊双手。

杰斯特罗忧郁地点了点头，说：“自然，这不是您分内的事。您有娜塔丽的消息吗？她跟埃伦回家没有？”

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几个星期前拍的。也

许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我想是这样。”

拿着照片凑近灯光，杰斯特罗的脸上突然露出与原来不相适应的温柔热情的微笑：“啊，这是一个小拜伦。上帝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他瞧着维克多·亨利，把照片递还给他。亨利听到他用德语说的这几句有感情话，眼睛都湿了。“好吧，你们几位先生对我很好。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把明斯克发生的事告诉你们了。也许有一天，这些材料会到一个合适的人手里。它们是真实的，我祈祷上帝，但愿有人会很快想出办法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罗斯福总统。总统必须从德国人的魔爪中解救犹太人，只有他能做到。”

说完这些话，乔彻南·杰斯特罗毫无表情地对他们勉强笑了笑，就消失在小煤油灯灯光外的黑暗中了。

帕格困极了，熟睡了一两小时后，闹钟又把他闹醒，他差不多忘了他写的信。在民族饭店信笺上潦潦草草写了两张纸的这封信还放在桌子上的闹钟旁边。单调的小房间里，尽管窗子都糊了窗缝，仍然冷得要命。他穿上一件在伦敦买的厚羊毛浴衣，又加上一双厚袜子，坐到桌子边，重读写好的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任命我为“加利福尼亚”号舰长满足了我平生的志愿。我一定恪尽职守，不辜负上级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给霍普金斯先生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我根据他的要求去莫斯科外围前线进行访问的情况。我把所有细节都写上了，也许不值得您一阅。我的基本印象是，大概俄国人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而且迟早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代价是可怕的。目前他们需要——也应该得到——我们提供的各种援助，越快越好。从我们自私的目的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发挥武器的作用，因为他们杀伤了大量德国人，我看到很多死尸。

我还要冒昧地提醒您，这里的大使馆最近收到证据确实材料，说明明斯克城外非正规的德国军队曾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体屠杀犹太人。我记得您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说过，继续辱骂希特勒是没有用的，而且等于羞辱自己。但是在欧洲，美国被认为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而您，总统先生，对这些人来说是地球上正义之神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事实。

我大胆建议您，调来关于明斯克的材料亲自一阅。如果您向世界揭发他们并以材料作为谴责的依据，德国再采取这些暴行时就得再三考虑考虑。同时，世界舆论可能从此反对希特勒政府。

尊敬您的

睡醒以后再重新读一遍这封信，他最突出的感觉是信中所写考虑不周，最好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第一、二段是无害的，但总统尖锐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其余部分是信的实质，却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得体的。他建议总统越过国务院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驻苏联大使在内，要求阅读一些文件。罗斯福实际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对维克多·亨利的评价就要降低了。他会马上想起亨利有一个犹太儿媳，为这个儿媳还麻烦过他。而且，帕格甚至还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杰斯特罗也可能正如塔茨伯利所猜测的，是苏联内务部派来的，编造一些给美国人看的材料。这个人看起来挺诚实，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在亨利的事业中，他曾经起草过几十封这样构思错误的信，想解决一些问题，后来都放弃不用了。他有一种严格的编辑眼光和一种准确的职业性自卫的敏感。他把信翻过来放在桌上，因为门口有人重重地敲门。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穿了一件棕色的长皮大衣，戴着一顶羔羊皮帽，脸红红的，身材显得更魁伟了。“谢天谢地你在这里，老朋友。”记者瘸着腿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伸出他的坏腿，阳光里是一片灰尘，“对不起，我这样闯到你这儿来，但是——喂，你身体还好吧？”

“哦，不错，我很好。”帕格用两只手狠狠地擦脸，“我一夜没睡，写了个报告。有什么事吗？”

记者鼓着两只眼睛盯着他：“事情有点儿难，不过直截了当吧。你和帕米拉是情人吗？”

“什么！”帕格感到太突如其来，也太疲劳，以致既不生气也不感觉好笑，“为什么，不！当然不是。”

“唉，太可笑了，我也认为你们不是。这就使得事情更别扭、更难办了。帕米拉刚才简单地告诉我，除非你也去，否则她不想回伦敦。如果你去古比雪夫，她就要跟去，到英国大使馆干点儿什么事。唉，这是胡闹！”塔茨伯利生起气来，用拐杖敲着地板，“首先第一条，外交部不要她去。但是她横了一条心，你没法儿跟她讲理。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中午就起飞，他们给我们俩都留了位置。”

“她现在在哪里？”

“哼，她居然到红场散步去了！你能想到吗？你看，行李都不整。维克多，我不是来对你显示做父亲的恼怒的，你能体会，对吗？”韬基·塔茨伯利是个爱说话的人，他显然气疯了，嘴里滔滔不绝，“这使我处在最可笑的位置上。见鬼，这些小事情我这辈子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如果我跟她讲道德观念，她就会当着我的面大笑。但是，人之常情又怎样呢？你是有幸福家庭的人，你不愿意她老跟在你后面，对吗？多难为情！不论怎么说，台德·伽拉德怎么办？哈，她让我去告诉他说全吹了！我说我才不给她干这些事呢，她马上胡乱写了一封信塞在我的皮包里。

我对你说，对帕姆，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够呛的时刻。”

维克多·亨利把一只手放在眉毛上，虽然心里甜丝丝的，但还是带着倦怠的语调说：“唉，相信我的话，我完全感到意外。”

“我知道你会感到意外。我跟她说这是不行的，说得都生气了。我说你是一个很能克制的老派人，爱惜自己的荣誉，忠于自己的妻子，诸如此类的话。唉，这任性的孩子都同意，说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你。怎么说也说不通。维克多，德国兵已大军压境，可一个英国女人在莫斯科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这有多愚蠢，也一定很危险！”

“是啊，是危险。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古比雪夫，韬基？在俄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除了你，都在那列火车上了。”

“他们都是白痴。在莫斯科想得到一点儿消息已经够难了，在伏尔加的泥洞里，他们还有什么屁东西可写？他们只是喝酒喝到肝硬化，打牌打到眼睛瞎了而已。我的眼睛已经够坏了，我要逃跑了。如果俄国佬能守住莫斯科，我再回来，我相信并希望他们能守住，但如果他们不能，一切就算完了。英国就要毫无办法了，你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得贡献一份力量。这将是一次世界大轮班，你们善于计算时机的罗斯福就要遭到全世界的武装反对。”

维克多·亨利跌跌撞撞跑到黄色镜子前面，摸摸他多须的下颌，说：“我最好跟帕米拉谈一谈。”

“求求你，亲爱的伙计，求求你了。快一点儿！”

帕格走到外面，地上是新下的雪，阳光灿烂。他听到了参差不齐的男声唱着俄国歌曲。在玛耐兹纳雅广场上，一队老人和男孩背着镐和锹，使劲地唱着进行曲，跟在一个军官后面走过去。其余的莫斯科人照常为了各人自己的事在路上跋涉，如往常一样成群结队，披着围巾，但人行道上的行人少多了。帕格想，也许耗子都已经走了，这里留下的是真正的莫斯科人。

他走到红场上，经过一幅巨大的表明祖国已严阵以待的招贴画，画上是高喊着的身强力壮的妇女挥舞着刺刀和红旗。还有一些小招贴画，画着长了希特勒脸的老鼠、蜘蛛、蛇被愤怒而漂亮的俄国士兵刺死，或被红军的坦克压死。广场上空无一人，宽阔的地面上铺了很深的白雪，几乎没有一个足印。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列宁墓前，红大理石已经隐蔽在盖着雪的一层层沙包中，两个士兵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像穿着衣服的雕像，但没有排队谒墓的人。在另一边的远处，帕格看到一个穿灰衣服的矮小人形经过瓦西里升天教堂走过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他也能认出“不来梅”号邮船甲板上那个摇晃的步伐和移动膀子的姿势。他朝着她走去，他的套鞋深陷在蒙了一层纸灰的雪地里。她看见他，就招招手。她急急忙忙穿过雪地迎接他，一下子倒在他怀里，像他从柏林飞行回来时那样吻了他。她的呼吸温暖而带有香味：“妈的！老头儿去找你谈了吧。”

“对啦。”

“你筋疲力尽了吧？我知道你一夜没睡，教堂边上有长凳。你的计划怎么样？你们都去古比雪夫，还是你也去伦敦？”

他们胳膊挽着胳膊走着，手指扣在一起。“都不去。突然的改变。我接到了命令，帕姆，命令已经寄到了这儿。我要去指挥一艘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

她停下来，拉住他的胳膊把他转过来自对自己，握住他的两只胳膊，睁大了闪着光的眼睛看着他的脸。“指挥一艘战列舰！”

“不坏吧，嗯？”他像小学生似的说。

“我的天，真惊人！经过这以后，你肯定会成为一个海军将官，可不吗？啊，你妻子将会多么高兴！”帕米拉不自觉地高兴地说着，又往前走，“我希望现在这里有一瓶那种很黏的格鲁吉亚香槟酒。好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加利福尼亚’号基地在哪里？你知道吗？”

“珍珠港。”她带着疑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瓦胡岛，夏威夷群岛。”

“啊，夏威夷。好吧，我们将设法把我弄到夏威夷去。毫无疑问，那里有英国领事馆，或者商务代办处，或者军事联络处，诸如此类的机构。总得有个什么。”

“你不是在空军服务，现在在休假吗？要是韬基回到伦敦，你不需要回去报到吗？”

“亲爱的，让我来安排这一切。我很会，很会去取得我需要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点。”

她大笑起来。他们掸掉了奇怪的教堂栏杆外面长凳上的积雪。教堂的那些带色的圆顶有的像洋葱，有的像菠萝，它们跟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样，一半罩在灰色的厚帆布里。“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夏威夷，怎么走法？”

“我将尽快动身，经过西伯利亚、日本、菲律宾。”他们坐下来，他抓住她的手，“现在，帕姆，你听着——”

“你要教训我吗？请不用费心，维克多，没有用。”

“你提到了我的妻子，她也可能去珍珠港。”

“我也认为她会去。”

“那么，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准确地说？”

“哦，亲爱的，既然你问我，我脑子里想的是你和我欺骗她，体面地、谨慎地，还要和蔼地，等你腻了，我就回家。”

这个直率的声明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多么新奇，多么超出他生活的常规，他只能笨拙而生硬地回答说：“我不懂这种安排。”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一定使你感到吃惊，这对你来说是不道德的。你是一个亲爱的好人。尽管如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我爱你，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幸福，不然便不快乐。今后，我不想再跟你长期分开了，直到有一天你自己让我走开。所以，你得容忍这种安排。这不是一个坏安排，真的。”

“是的，这不是一个坏安排，但你不会遵守它。”

帕米拉的鹅蛋脸上露出了很吃惊的表情，然后她的眼神里闪现出一种快乐的光彩。她一弯嘴唇，聪明地笑了：“你不怎么笨。”

“我一点儿也不笨，帕米拉。海军不会把一艘战列舰交给一个笨蛋。”

一长串有红星标志的青色卡车开进广场，从红砖墙的博物馆与停业的百货大楼之间穿过，面朝列宁墓一辆挨着一辆停下来。

“我们在这里时间有限，”帕格继续说，提高了嗓门，“我暂时把罗达放在一边，只谈你的事——”

她打断他说：“维克多，亲爱的，我知道你对你妻子很忠诚。我总怕你把我当作一个挖墙脚的坏女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是这样。自从今天早晨我被迫告诉韬基以后，我高兴极了。”

亨利向前倾着身子坐着，胳膊放在膝上，两只手握在一起，在雪地的阳光反射下半闭着眼，瞧着她。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显然是一些新召来的兵，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雪地上，一个穿齐膝长大衣的军官大声吆喝着，传递着分发步枪。沉默了好一会儿，亨利实事求是地说：“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不会，维克多，不会了！”她的脸激动得放着光彩，“人只要能碰上一次，就很幸运了。这就是我必须跟你走的原因。你不能跟我结婚真不幸，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这个条件下往前走。”

“我没有说我不能跟你结婚。”亨利说，她大吃一惊，“让我们说清楚。如果我能背着我妻子和你发生关系，就说明我已经爱你爱到可以和她提出离婚的程度。对我来说，伤害是一样的。我不懂得你所说的体面和蔼的欺骗是什么。它有一个恰当的名词，我不喜欢这个名词。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帕姆，现在你必须离开莫斯科。唯一可去的地方是伦敦。这是常识。”

“我不会跟台德结婚。不用争，”他刚要说话，她就语气很硬地说，“我知道这是一个讨厌的决定，但是决定已经做了。的确确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战列舰是什么样的。这是令人高兴和激动的，但事情也就更复杂了。我当然不能让你带着我穿越西伯利亚，但如果你现在不阻止我的话，我将想办法自己到夏威夷来——比你认为可能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你甚至不考虑英国需要你吗？”

“现在你听我说，维克多，没有一个方面我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周密

考虑。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在这四天坐车的旅途中，我没有想多少其他的事。如果我在祖国危急的时候离开了它，那是因为一种更强烈的东西召唤着我，我要这样做。”

这是维克多·亨利能懂的直率的语言。帕米拉的灰大衣领和灰毛线帽子盖住了她一半的脸，她的脸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她只不过是另一个裹在厚衣服里看不出身段的青年妇女而已，但突然间，维克多·亨利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将来有可能单独和这个青年妇女在一起的新生活产生了一种希望。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压倒了。

“好吧，让我们谈谈现实问题。”他温和地说，看了看手表，“你今天得在几小时内行动起来，而我也要为绕到地球那一边去指挥我的战列舰这件小事张罗一下。”

帕米拉紧紧地皱着眉头，听完这话，她美丽地微笑了。“我这人该多令人讨厌啊，在你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把自己挂在你的脖子上。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既然这是事实，帕格就毫不犹豫地颇为诚恳地说。

“你能肯定，能吗？你再说一遍。”

“我爱你。”

帕米拉沉思着叹了一口气，低头看着两手。“好！好吧，那我今天该采取什么行动？”

“跟韬基一起回伦敦。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安静地走吧。我会写信或打电报给你。”

“什么时候？”

“当我能的时候，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沉默地坐着。克里姆林宫的墙漆得像一排住宅公寓一样，军官的喊声和枪栓的碰击声在墙上起着回音，新征召的士兵笨拙地在进行基本训练。

“唉，这将是我盼望的一次联系。”帕米拉轻轻地说，“现在你能暗示一下它的内容吗？”

“不能。”

因为某些原因，她很高兴，或看起来很高兴。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脸上，对他微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好，我等着。”她的手挪到他撕破的大衣肩上，“啊，我原想给你补起来。什么时候啦？”

“十点过了，帕姆。”

“那我得赶快走。啊，天哪，我真不愿意再离开你。”他们站起来，挽着胳膊开始走。他们从新兵前面走过，其中站着班瑞尔·杰斯特罗，新

修了脸。他那刮红的脸皮褶子耷拉着，他看起来更老了。他看到了维克多·亨利，把他的右手在心窝上放了一下。海軍军官脱下帽子，好像擦了下眉毛一样，然后又戴上了。

“他是谁？”帕米拉问，机警地注意着，“啊！就是斯鲁特请客时闯进来的那个人吧？”

“是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的明斯克来的亲戚。就是他，别看他或表示什么。”

在房间外面没有灯的过道上，帕米拉解开大衣扣子，又解开维克多·亨利的长大衣扣子，望着他的眼睛。她紧紧贴在他身上，他们拥抱、亲吻。她轻声说：“你最好写信或打电报叫我去。哦，上帝，我多爱你！你跟我们一起坐车去机场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待到最后一分钟好不好？”

“好，我当然跟你待在一起。”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眼泪，然后用手绢擦眼睛。“啊，多亏我硬赖着不走。”

她打开门，塔茨伯利着急地一瘸一拐走到门口。“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决定的？”

“先头是我傻气，”帕米拉说，“我跟你一起回家。”

塔茨伯利看看她的脸，又看看亨利，因为她的语调带着一点儿尖刻讽刺的味道。

“她跟我一起走吗，维克多？”

“她刚才说她跟你走。”

“天哪，一块石头落地！好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哦，我正准备去找你们。英国皇家空军的孩子们提前半小时起飞。谣传一个德国支队已经向机场方向穿过来，也许很快就进入炮火射程。外交部说这是胡造谣，但孩子们不愿意冒风险。”

“我十分钟内就收拾好。”帕米拉踱进她的房间，对帕格说，“跟我来，亲爱的。”

维克多·亨利看到塔茨伯利眼睛里闪着光，胡子下面的厚嘴唇带着微笑。唉，帕格想，帕米拉再要强也是一个人，她像爆竹一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在她父亲面前爆发出她爱情的占有欲。他说：“等一等，有一份报告韬基一定得给我带往伦敦。我马上就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韬基？”帕格离开时，听到她愉快地说，“维克多·亨利给他自己搞到一艘战列舰指挥，确确实实。他要去珍珠港，那是在夏威夷！”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在旅馆楼梯上跑得气喘吁吁。他递给塔茨伯利一个用订书机订着的厚纸信封。“这个给凯瑟上校，我们大使馆的海軍武官，要面交。行吗？”

“当然行。绝密？”塔茨伯利热心地问。

“哦，你加点儿小心。让下一趟去华盛顿的信使带走。”

“我旅行的时候，这只皮包从不离开我的手。”塔茨伯利说，“我睡觉也带着，所以不用担心。”

他把帕格的信封放进棕色的皮包里，信封里有两封封好的信，一封是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用打字机打的长信，一封是给总统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信。

第五十七章

珍珠港的灾难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动荡

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均势。同样，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未来的全球均势。

十二月四日，我们的集团军群中心在漫天风雪中长驱直入，进入莫斯科近郊。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正摇摇欲坠。法兰西帝国早已崩溃。大英帝国也已瓦解，虽然英伦三岛还在勉强支持，但我们日渐扩大的潜艇封锁已越来越使它们在饥饿线上挣扎。除了美国，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拦阻我们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但美国人过惯了轻松舒适的生活，内部又争吵不已，这使它的力量削弱得无法作战。罢工使它的工厂瘫痪了一半，但它依旧开足马力生产奢侈品和装饰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战舰为中心的过时的海军上，而且为了威慑日本人，它竟然冒着危险选择夏威夷为海军基地，不能影响德国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七天以后，在十二月十一日，我们跟一个转变成侵略性的军事独裁统治的美国发生了战争。这个美国在德国的疯狂敌人的统治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工业紧急转向为战争服务，征召庞大的新的陆空军，以打倒我们。莫斯科战线上的红军，得到英美两国的物资援助，以及新开来的原始的、拼死作战的西伯利亚师团的增援，已经转入反攻。在其他地方，苏军正逼迫我们从罗斯托夫后退——这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领导我们以来德国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国人民离世界帝国的顶峰只有一层梯级了，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两线作战的总体战中，在东西两面受到人口等于我们五倍而领土等于我们二十倍的两个工业巨人的威胁。

像这样的军事上的巨大逆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温斯顿·丘吉尔勋爵坦白地表示，听到进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快乐得流出感激的眼泪来，因为他当时就知道，这场战争他们已经打胜了。他当然不会为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浪费眼泪。

英译者按：下面是丘吉尔所说的一段话：“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

在我们一边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我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所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没有提到流眼泪。我曾经指出，冯·隆将军在提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时候总无法保持冷静。

日本的大错

日本袭击珍珠港当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战略上的错误。

法国和英国势力的崩溃，使欧洲人在远东的殖民地几乎藩篱尽撤。日本是这笔财富的天然继承者，它需要利用这笔财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欧洲人在几代以前，就已经来到环绕地球的中途，把东亚征服，把它的资源掠夺去。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日本是东亚所存在的唯一强大势力。与其让死去的欧洲帝国里几个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继续过他们上流绅士的寄生虫生活，倒不如让这个亚洲民族把一片富饶的地区接管过来，这样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对于这个命中注定勤劳聪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寻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关系。在总参谋部，我们推测日本会在对自己最适当的时机进军。我们根据世界哲学的每一种证据赞成这样做。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从战术上看是一次极其杰出的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罗萨相媲美。这两个例子又都说明，不管紧张的战争空气和各种预先的警告与暗示，一个贫穷的小国可以使一个富有的大国猝不及防地受到打击。在这两种情况下，突袭被用来大规模摧毁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巴巴罗萨的突袭依靠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去哄骗敌人，这个条约在当时还在生效。日本人更胜一筹，他们在和平谈判期间对敌人发动了突袭。

当然，在发动这两次袭击的时候，都有人大声叫嚷着“无耻”和“出卖”，仿佛这类私人道德标准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系似的。一个穷国想要取富国而代之，就必须使出它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历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事情。黑格尔教导说，上帝的意志只有在历史的结局中才显示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巴巴罗萨和珍珠港都是向着宏伟的世界新秩序推进的理想主义的一招儿。

所不同的是，巴巴罗萨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要不是由于一些不幸的没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个半月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结果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对珍珠港的突袭恰好相反，它是战略上的失算，所以丘吉尔把这起事件称作疯狂的自杀行为，这一次他倒是说对了。

只要违反一个基本的规律，就足以使得战略上的计划失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违反了两个规律。

被日本忽视的两条铁的作战法则是：

1. 打击敌人的心脏；
2. 了解你的敌人。

“打击敌人的心脏”

“打击敌人的心脏”这个规律，只是从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集中兵力的原则推论出来的。这正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所忽视的。

他们正确地判断欧洲战争是他们夺取东亚的绝好机会，从那一刻起，他们就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应该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侵入西伯利亚呢，还是南进去发掘欧洲各国殖民地看守得不严的财宝？当然，南进更诱人些。但是在战争中，我们不应该被容易到手的掠夺物或是抵抗最弱的战线引入歧途。

战争的报酬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分配世界广大的土地。这是剧烈的全球性的冲突，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的阵容是合乎规律的：富的对穷的，黄金对黑铁。德国是站在蒸蒸日上的一边的唯一头等强国，这一边正设法绘出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进攻苏联是它伟大的使命。一旦做了俄国的主人，德国就会无敌于天下。根据逻辑推断，日本人应该采取行动帮助德国把苏联打垮。随着德国的胜利，日本人就可以在东亚占有它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德国被打败，日本就很少有希望维持住即使已经到手的庞大利益。

如果日本在一九四一年进攻西伯利亚，德国向莫斯科的进军肯定会成功，俄国人在十二月就无法转入反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么已经崩溃，要么已经签订第二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因为在十二月拯救了莫斯科的，只是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把西伯利亚一线的后备军抽调一空，让他们全部投入战斗，才在最后一秒钟间不容发的关头扭转了战局。

再说，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和物质之比是三比一。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日本只要在那年秋天对西伯利亚发动突袭，就会促成俄国的崩溃。十月中旬，恐惧紧紧揪住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直到政府最高级别人员的心，各部也不顾体面，像惊弓之鸟似的从莫斯科仓皇逃走，而那位吓破了胆的独裁者却发出刺耳的总动员命令，来拯救这座城市。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是斯大林本人曾经秘密地逃跑，惊慌平息以后，又秘密地回到莫斯科，把知道这个丢脸行为的人统统枪决。俄国的统治者在拜占庭迷宫里发号施令，使人没有办法查对这段插曲的真伪。

无论如何，这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好时刻，对日本民族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优柔寡断的领袖们既在军事思想方面缺乏训练，又有东方人的奇怪性格，混合着过分的鲁莽、机警和感情，他们让时机永远从手指缝中溜走了。历史像一个女人，当她欣然顺从的时候，就得坚决把她占有。不然，她就会嘲笑爱抚她的人，决不宽恕他，决不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了解你的敌人”

因此，第一个错误是以南进代替北进，以抢夺战利品代替打击心脏。但是，如果日本不在第一个错误之外又犯了近于真正疯狂的第二个错误，尽管力量分散，轴心国家还是会赢得战争的。

姑且认为南进的战略是对的，它的明显的进程是以最大的速度和兵力进入东印度群岛，迅速巩固战果，准备击败美国的任何反抗。美国人也也许根本就不会采取行动。美国有巨大的势力反对把美国青年派去替亚洲的绅士们送死。罗斯福也许只是唾沫飞溅地骂出一些刺耳的话，一看到希特勒打了胜仗，他就这样骂。罗斯福决不向舆论范围以外迈出明显的一步。这是了解敌人特点的万能钥匙。由于东方人思想乖僻，日本人已经把它忘了。

即使罗斯福无视他的半数人民的意见，派遣海军到东亚去跟掘壕固守的日本人作战，这支舰队也会在敌人的领海中，在离补给线很远的一端，在以地面为基地的日本空军的航程以内跟敌人决一死战。这场战斗就要成为有空军力量加盟的又一次对马海峡的战斗⁽¹⁾。为了一项不得人心的事业而遭到这样丢脸的杀戮，白宫里这个丝毫不受人爱戴的权术家可能会受到弹劾。

但是，甚至这也不是日本人的错误的最糟的一面。

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大的工厂。这个崇拜金钱万能、享有从印第安人那里盗窃来的极好的矿物资源的唯利是图的国家，却把工厂的巨大生产力用来制造玩具和不重要的小玩意儿。但是，这种生产力很容易变成以巨大得难以想象的规模制造军火。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使美国保持意见分歧和软弱不堪的状态，等到它成为没有盟国的孤立国家时，再对付它。

这种前景近在眼前。一半的美国人听到德国战胜了苏联，都会欢欣鼓舞。直到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前一天，《租借法案》的计划依旧陷于官样文章和惰性的泥沼，这就反映出人民中间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在这方面，阿道夫·希特勒有很大的功劳。他是一个器量狭小的人，对美国无知透顶。可是，他的近于女性的直觉向他提出警告，必须不让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斯福有机可乘，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反对他。所以，元首忍受美国总统一切公开的下流辱骂，迫使德国潜艇忍耐过分的挑衅。

但是，元首的这个英明战略被扔在珍珠港的炸弹炸得粉碎。一亿三千万美国人原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是一夜间，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的集体。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庞大的作战计划和军费，这在几天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八月间，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才以一票之多通过，现在却在几小时内一致通过了凶狠的宣战决议，以及罗斯福计划已久的一切庞大的惊人的作战计划。

这是珍珠港事件的主要结果，舰队不久就修复并加以扩充了。德国

本来采取战略攻势，世界帝国也已掌握在手，在一个星期内，却转入了毫无希望的战略守势。除非我们的敌人犯下同样愚蠢的自杀性错误，否则我们除了被打垮外，别无出路。

并不存在的“轴心”

也许有人会问：“德国怎么会允许发生这样的灾难呢？”回答是：日本人并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我们发现珍珠港成为进攻目标的时间也跟美国人一样，就是说，是在鱼雷和炸弹在那儿爆炸的时候。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轴心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存在过。这是被宣传吹胀起来的一只貌似凶恶的橡皮气球，它的目的是恐吓。三个国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各自为政，关于它们的进攻、入侵和战略上的决定，通常甚至不预先通知它们的伙伴。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墨索里尼忽然拒绝参加作战，直到法国快要垮台，他才慌忙参加进去。意大利独裁者没有通知希特勒，就入侵了希腊。希特勒进攻俄国，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告诉意大利领袖。不过，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情报部门曾经向我们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在轴心国武装部队之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真正的参谋会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英美两国就举行过多次这样的会议！它们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采取联合作战的战略。现在，他们可以从容地考虑帮助斯大林摧毁我们，把斯拉夫的洪水引到易北河是否明智了。然而，盟国的军事行动都是联合作战的榜样，而“轴心国”的战略却是无效的。这里是各自为战。不幸的德国被两个第二流的伙伴束缚住手脚，它们做出鲁莽任性的冒险，因而使它遭到毁灭。

山本五十六的作用

日本为什么采取这种越出常轨的、注定要失败的途径呢？

它是靠一九〇四年在旅顺港偷袭俄国海军而突然闯进现代历史的，它大概还在留恋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这种方式。日本海军参谋部主张采取正常的行动：先把东印度群岛拿下，如果和美国海军遭遇，就跟它在日本附近的海面上决一雌雄。但是，袭击珍珠港的计策是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设想出来的，他以辞职相威胁，强迫他的海军和政府接受他的意见。山本五十六完全反对和美国作战，理由是，企图对抗一个在工业上占有七比一优势的敌人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他又坚决主张，如果一定要他作战，他一开始就要把美国舰队打垮。对于这种袭击的更广泛的后果，他是一无所知的。海军参谋部认为这种袭击是一次太冒险的赌博，但是山本五十六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在战术上，他的战绩是不能磨灭的。只要人们读到或者写到这段历史，“珍珠港事件”必将成为成功的突袭的同义语，它在世界语言中跟“滑铁卢”一样著名。

那么，日本的舰队怎样能够集合，横渡太平洋驶到离夏威夷群岛二百英里以内的海域，避开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切侦察和所有的海上和空中巡逻，出其不意地袭击美国的陆海军呢？根据战后的揭露，美国曾经识破日本的电报密码，截获它秘密的外交海底电报，这就使这个谜难解两三倍！美国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调查记录多达几百万字，然而它依旧是一个神秘的谜。

作为德国的一个参谋军官，我把珍珠港事件看作像萨拉米战役⁽²⁾或者特拉法尔加战役⁽³⁾那样一个抽象的战争问题。山本五十六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使美国人感到吃惊，是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是那么愚蠢的行为，那么凶狠的赌博，那么拙劣的战略，那么糟糕的政策，那么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即使成功，这也是日本所能尝试的最坏的军事行动。所以，美国人也就犯了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错误。于是，日本人毫无理性地干了起来，凑巧获得了成功。

在审问被撤职的金梅尔海军将军时，被告的申诉中有一段短短的记录，似乎可以提供解开谜底的钥匙。在那些日子里，需要把空投鱼雷投到深水里，才能使鱼雷有可能在预定的深度线上笔直前进。根据美国专家的意见，最浅的深度大约要有七十五英尺，而珍珠港是三十英尺深。所以，战舰受鱼雷飞机攻击的危险性被认为是“很小的”，从而没有装备防鱼雷网。十二月七日，空投鱼雷击沉了七艘战列舰，给珍珠港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日本人发明了一种鱼雷，可以向不到三十英尺深的水里进行空投，从五月到十二月，日本航空兵就已在练习向浅水里投雷的技术了！这件事总结了一九四一年两国在智力上的差异。

这是罗斯福策划的吗？

历史性的怀疑产生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那就是怀疑珍珠港的失败是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一手策划的。依照这种看法，他们从破译的外交密码电报中已确实知道日本即将进攻，却向夏威夷的指挥部隐瞒了这个消息，使那里的武装部队对敌人的打击毫无准备。根据这种看法，罗斯福断定使美国坚决参加战争在军事上比损失几艘战列舰更重要。这种推测是那些措手不及的将领想出来的。他们和支持他们意见的人直到今天还保留他们的看法。

当然，这种卑鄙的行为罗斯福是干得出来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记载表明，珍珠港的司令部和太平洋的所有美军一定知道战争已经逼近。的确，他们只要看看报就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是在最宁静、最太平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那些职业将领这样措手不及。事情是发生了，然而这是不能原谅的。

经过详尽的调查，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罗斯福知道敌人要朝哪里进攻。日本人对他们打算进攻的目标完全保守秘密，连他们自己最高级的外交官也不知道。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知道。因此，决不会把这样的秘密交给密码电报。

美国军人之所以措手不及，是因为他们没有作战的心理准备，如同

红军在六月间的情形一样。在被袭击的前夕，毫无疑问，珍珠港的军官们都像多数美国军人那样，遵守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周末夜晚的风俗，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第一批炸弹落下的时候，他们就没法儿使用他们无数的飞机和高射炮来保卫自己。这里，“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准则肯定帮助了日本人。美国军队无论驻扎在哪里，如果再次受到袭击，合适的时间总是在星期天早晨。民族性是改变得很慢的。

罗斯福要是在珍珠港打了场胜仗，肯定要比他遭遇一场灾难好得多。击退敌人的进攻会提高士气。珍珠港的失败使美国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在精神上恢复过来。罗斯福不是低能儿，只有低能儿才会放弃机会来个反突袭，把驶近的暴露的日本舰队击沉。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向珍珠港的指挥部发出即将空袭的警告，只是因为他也跟别人一样，不知道也猜不到日本人会干出这样古怪的事来。认为珍珠港的失败是阴谋策划的那种看法，只是替自己的失职找一个无聊的借口罢了。

当然，事实完全是这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先向日本断绝了石油供应，然后鲁莽地要求日本同中国媾和并且退出东亚，作为恢复供应的代价，这样就迫使日本不得不进攻美国。他把日本逼得无路可走，使得这个高傲的好战的民族没有别的体面的办法可以找到退路。他原是一个玩弄策略的高手，这些全球性政治策略他一向是公开玩弄的。报纸上满是报道这次外交交换的消息，所以谈到里面有什么阴谋是愚蠢的。罗斯福大概始终希望能够威吓这个比较弱小的民族，想不通过战争就使它就范。希特勒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完全会干出同样的事情。不过，有一个区别：德国军队不会使他因遭到突然袭击而丢掉面子。我们是真正的军人！

英译者按：只要不涉及德国人的品行，隆的军事洞察力是极敏锐的。关于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评价，不幸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忽略了那些日子在华盛顿和夏威夷发生的真正拙劣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他的结论应该被接受，就是说，指挥官们在战场上遇到突然袭击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在原子时代，我国军队如果遭遇同样的失败，就会导致美国历史的告终。下一次不会再有恢复的余地了。

- (1) 对马海峡是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海峡。1905年5月日俄战争中，日本与俄国在那里进行海战，俄国从遥远的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本全部消灭。
- (2) 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击败波斯人的战役。
- (3) 1805年英法海战中英国舰队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战役。

第五十八章

凌晨三点钟，维克多·亨利坐在马尼拉陆海军俱乐部后面的草地上，听着一万一千英里外一场橄榄球赛的广播，一种虚度年华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头上的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着半个天空，每逢陆海军举行橄榄球赛的夜晚，总是那样的。在莫斯科郊外，星座也把灿烂的光辉照在公路上，但是更朝着南方的地平线沉落。

跟帕格一起坐在草地上的，是一群陆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寥寥几个菲律宾女朋友，他们的妻子早已被遣送回国了。周围是陆海军夜晚的熟悉气味——刚修剪过的草地、赤素馨花、甜酒和女人身上香水的气味混杂着港口海水的臭味——还有纸灯笼、酷热，甚至光穿棉布衬衫和便裤都感到流汗的感觉、兵种之间的玩笑和辱骂，这一切都使他在精神上回复到十二年以前。马尼拉的生活一点儿没起变化，实在使人感到惊异。劳累过度、神经紧张的东京大使馆人员早在推测，陆海军的橄榄球赛大概不会再举行了，日本人可能在感恩节之前发动战争，至少美国军队要进入全面战斗准备。可是现在呢，表演球赛节目的那块旧木板依旧竖立在那里，上面有一只没充气的白色橄榄球，拴在一根绳子上，可以在画在木板上的橄榄球场上滑来滑去。每支球队都有一个吉祥物——陆军是头骡子，背上盖了条棕色毛毯；海军是只山羊，背上盖了条蓝色毛毯——都用绳子拴在那里，等待着滑稽的时刻。帕格心想，这简直是沉睡的一九二八年啊。只有甲米地海军基地在通宵达旦地进行修理工作，强力的照明灯把整个海湾照得通明，这才使人想起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海军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才稍微有点儿活跃。

扩音器的吼声掩盖了草地上的谈话声，今天晚上的无线电信号要比几年来的清楚些。这场球赛对帕格来说依旧具有旧日宗教仪式似的魅力，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紧张地谛听着球赛。帕格曾经一度非常强烈地缅怀球场上的往事：年轻的健儿在草地上角逐，肉体互相碰撞，卖弄熟练的球艺，尤其是在一些难得的时刻，突出重围在球场上飞奔，闪开一个又一个人，耳听得周围看台上发出海啸般的喝彩声。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感受。可是很久以前，他那种缅怀往事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对往事的记忆也已经模糊。想到比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年轻得多的小伙子们目前正在费城寒冷的田野上奔驰，维克多·亨利觉得自己已经度过非常漫长的、饱经沧桑的一生，现在简直如同行尸走肉了。

“帕格！我听说你来啦。”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的同班同学华特·塔利望着他微笑。塔利他的头秃得像个鸡蛋，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他已经离开潜艇学校，在马尼拉指挥潜艇中队。他向节目板旁边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做了个手势，说：“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等上半场结束了再说，瑞德。”叫绰号虽然已不时兴，但大家还是这样叫着，“坐在草地上挺不错，很像从前的日子。”

“你说得很对。好，我跟你坐一起吧。”

“好极了，快坐下。”

塔利在学院时也玩橄榄球，这时他跟帕格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过了一会儿，白色的橄榄球一直滑到海军队的球门底线，陆军队得分。在一片喊叫、喝彩和叹息声中，一个年轻陆军少尉松开骡子的缰绳，跳到骡子背上，绕着草地奔驰。

“啊！他妈的！”帕格叫道。

塔利摇摇头：“老朋友，这次比赛咱们要输了，他们的后卫强得很。咱们应该把帕格·亨利调上去。”

“嘿！犯规啦，罚了十五码。瑞德，你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蒙·勒格里^①，是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陆海军比赛的晚上，你竟然把‘乌贼’号潜艇派到海上演习去了。怎么啦，你觉得会有战争的危险还是什么？”

塔利听到帕格语气里带有很重的讽刺意味，就咧嘴笑了一笑，说：“这是布朗奇·胡班的主意。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岸上待两个星期——他们预定在正午到达——他要进行一次操练。你有不少时间可以见到拜伦。”

“我在这儿只待到飞机起飞。”

“是啊，我听说你当了‘加利福尼亚’号的指挥官了。真了不起，帕格。”

球赛继续进行。经过一些沉闷的零星战斗以后，那只白球像箭似的从节目板的一边射向另一边。原来海军队截住了对方的球，把球带到陆军队阵地的深处了。帕格和塔利一跃而起，和海军人员一齐叫喊：“打败陆军队！球门！球门！”这时，有一个海军少尉兴高采烈地牵着那只山羊绕场走起来。就在底线得分以后，上半场结束了。瑞德·塔利向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侍者要了些酒，同时说：“帕格，我们就坐在这儿的草地上吧，把俄国的事情告诉我。”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坦克战和十月十六日莫斯科的惊慌，塔利脸上愉快的笑容变成了严肃的神色。“他妈的，你真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你。我们却坐在这儿，吃得胖胖的，傻里傻气地过着快活日子。他们对我说，你是经过东京飞到这儿的。”

“不错。”

“帕格，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吗？那些混账王八蛋果真要打仗吗？我们在这儿往往接到一些叫人惊恐的警报，可是这会儿我们有点儿麻痹了。”

“唉，我们在那儿的人都很担心。大使详详细细地把日本人的心理告诉了我。他说，他们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切腹自杀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胜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敢于突然实行一个自杀的计划，他生怕他们干得出来。”

塔利朝附近坐在草地上或者坐在折椅上的一对对伴侣扫了一眼，把声音放低下来，说：“这就对上口径啦。帕格，哈特海军将军今天接到了即将发生战争的紧急通告。但是，从整个夏天到秋天，我们就不时听到从华盛顿传来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流言了。七月间，他们在印度支那登陆，罗斯福断绝了对他们石油的供应。那时我们都想，要动手干啦！潜艇中队在拂晓和黄昏进入战备状态，这样连续一个星期，最后连自己也觉得太不像话了。难道还要我从头来一遍？”

帕格把两手一摊，表示困惑不解。“瞧，一天晚上，我在大使馆的宴会上跟几个实业家谈话，有几个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有一个日本的大造船厂老板。那个日本人坦白地说出直接从宫廷里听来的话：跟美国打仗是不可想象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他的话。所以，只要付钱，可以任意选择。”

“不错，我只知道，要是他们真的动起手来，我们是会遇到麻烦的。菲律宾的战备情况糟得可怕。人民不愿意跟日本人作战，这是我的看法。潜艇什么配备都缺乏——鱼雷、零件、值班军官等等——真是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拜伦的？”

“我想大概在六个月以前。怎么啦？”

“唉，他倒是真他妈的自以为是！有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把他调到大西洋司令部，他自己的艇长拒绝了他的请求。拜伦就打算越级申请。我当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帕格，我对他说——我当时是这样对他说的，一个字也没有改——假若他不是你的儿子，我早把他一脚踢出办公室了。”

维克多·亨利强作镇静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意大利，他很为他们担心。”

“我们全都跟亲属分开了，帕格。还不仅仅是无法调动他的工作，目前我正打算从供应船和驱逐舰上挑选潜艇军官呢。为了你的儿子，只要合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过——”

“别那样说。拜伦只是另一个军官，你要是做不到，就算了。”

“对，你那样说叫我很高兴。”

“不过他的家庭问题的确很严重。如果可能，就给他调动一下吧。”

“再说还有日本人这个小问题哩。”

“当然啦。”维克多·亨利尽量使他的声音显得轻松和蔼。这时，从扩音器里传来观众的一片喊叫声，他这才松了口气，说：“好啦！下半场开始啦。”

比赛结束，许多人都摊开四肢睡在草地上，头上是点染着红光的灰色天空。穿着白外衣的侍者依旧在送饮料，挤在一起的海军军官们在高唱《起锚歌》⁽²⁾，因为他们的球队赢了。塔利上校约帕格吃早饭，帕格谢绝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小睡一会儿。

在罗达携带孩子们到这儿建立起家庭之前，在他最初到马尼拉报到的时候，他就住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许就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很脏，满是灰尘，有高高的天花板、普通俱乐部里不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台老是开着的呼呼响的电风扇。这个房间又使帕格产生岁月易逝和年华虚度的强烈感觉。他把电风扇转得往上一些，把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短内裤，打开俯瞰海湾的落地长窗，坐下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眺望着宽广的蓝色海港上空渐渐透露的曙色和熙来攘往的船只。他不想睡觉，几乎动也不动地坐了一个多钟头，凝聚的汗水顺着他赤裸裸的皮肤淌下来。

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起重回马尼拉后所回忆起的种种往事。他想起他跟拜伦在哈里逊大道的白色房子旁边，在凤凰树下一起学习法文动词的情景：儿子瘦削的脸上起着皱纹，在爸爸的怒吼下落着无声的眼泪。他想起华伦在高等学校里得到历史、英语两门课的奖章和棒球比赛的优胜奖。他想起梅德琳庆祝八岁生日时头戴金色纸王冠、仙女似的穿着白纱衣的情景。

他想起罗达怎样唠叨天热和生活无聊，夜夜在这个俱乐部里喝得醉醺醺的，有一次在圣诞节舞会上，还脸朝下地摔倒在地；他想起他们俩怎样争吵，只是在他冷冷地谈到离婚的时候，她才把酒戒掉了。俱乐部的草地和大厅的气息以及马尼拉的芳香的空气都使他产生幻觉，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眼前，而不是十多年前的旧事。

他又想起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红场上的情景；想起古比雪夫的道路怎样凄凉泥泞；想起怎样通宵玩着扑克牌，怎样参观农场，在等待火车票的时候，时间怎样慢得好像停滞不动。接着想起的是两星期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旅程；在木头造的小车站内出售水果、扁圆形面包、腊肠和热雏豆的西伯利亚美丽姑娘；单轨铁道从最后一节车厢向后伸展出去，穿过白雪皑皑的粉红色沙漠，宛如一条笔直的黑线直贯地平线上一轮像橄榄球那样扁圆的落日；长时间的停车，“硬席”车厢的木头椅子；当地旅客嘴里的大葱味和身上的臭味，他们中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蒙古人，都戴着古怪的毛皮帽子；经过三天才看见尽头的阴森可怕的大森林；连绵几英里丑陋的东方茅屋；日本人的悲惨生活，你在街上行走时都可以从脖子后面感到他们对你的仇恨，他们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厌倦甚至超过柏林人。最后又想到他起草后又撕去的几封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

维克多·亨利一边回想这些奇特的往事，一边却保持了一种愉快的心情，觉得自己仿佛正朝着一种新生活前进。过去的一生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他真正的生活拖延着，迟迟不来，几乎失去，但是现在已经在握。他每次想到罗达，她的形象通常是他当初追求时那个活泼的华盛顿姑娘。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那个姑娘并且跟她结婚，但是今天的罗达他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好像她是别人的妻子，尽管他对她的一切缺点和魅力都看得那么清楚。但跟她离婚又是残酷的、可怕的。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使他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半空虚的生活——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到底应该对罗达仁慈呢，还是应该抓住他的新生活？显然，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决定。

他曾经给帕米拉写过几封信，如同他写过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一封信一样——只是为了把问题写在纸上，好仔细看看。等他到了东京，他又断定写信太啰唆，寄递也太慢，因此他不得不从两个电报中选择一个发出去——来或者别来。帕米拉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他断定帕米拉比他聪明，第一步当然是搞恋爱，在罗达受到伤害之前先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和迷恋的程度，因为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结婚的地步。说得露骨一点儿，解决的办法是同居。维克多·亨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思想——对他来说是新思想——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也许是几个困难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在东京，他果真在电报局外面犹豫过一下，差点儿发出电报，但他终于走开了。即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他无法想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虽说跟帕米拉在一起，倒不会有下流或者不道德的感觉。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坏，贬低了或者玷污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号新舰长的工作。所以，他来到马尼拉时依旧拿不定主意。

自从在红场上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话以后，他只是在马尼拉才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妻子罗达的存在，而现实的帕米拉的形象则开始黯淡。马尼拉充满了对罗达的回忆——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回忆——也充满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瑞德·塔利，他的同班同学，现在是亚洲舰队全部潜艇的秃头司令；陆海军的橄榄球比赛，最后一次他是在二十八年前参加的，那时帕米拉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坐在俱乐部草地上的十几名年轻海军上尉，他们女朋友的年龄只有帕米拉那么大——这些都是眼前的现实。西伯利亚的荒凉景色现在只成了脑海里模糊的印象，红场上灼热的半个钟头也是如此。

他真的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吗？有新生的婴儿牙牙学语，有男孩子在草地上玩耍，还有一个小女孩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尼拉使帕格特别怀念儿女们带给他的快乐。他回想起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同帕米拉一起重新过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复活，就是真正的第二次生命。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生硬的、脾气古怪的人，做得到吗？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们是十分严厉的。

他已经非常疲倦，最后在椅子上睡着了，就像他在民族饭店塔茨伯利的房间里一样。但是这一次，没有轻轻抚摸他的冰凉手指把他惊醒了。他那很少有差错的生物钟及时叫醒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甲米地去看“乌贼”号潜艇进港。

拜伦跟抛锚小分队一起站在前甲板上，身上穿着咔叽军服和救生衣，但是帕格没有认出他。当“乌贼”号靠近码头旁边驶来的时候，拜伦大声叫喊出来：“哎呀！那不是我爸爸吗？是你，爸爸！爸爸！”这时帕格才发现那个双手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的细长个儿站立的姿势他很熟悉，他儿子的声音是从留着卷曲的红胡子的瘦脸上发出来的。潜艇还在歪歪斜斜地开进来，拜伦就一下子跳到码头上，伸出胳膊搂住维克多·亨利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帕格吻着那张乱糟糟、毛茸茸的脸，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嘿，拜伦，干吗留那么多胡子？”

“胡班艇长最讨厌胡子，可我打算让胡子一直长到膝盖上。天哪，这完全出乎意料，爸爸。”舰桥上一个军官通过扩音喇叭不耐烦地喊起来。拜伦又像一只山羊似的跳回到正在移动的前甲板上，同时向他爸爸嚷道：“我今天一整天都要跟你在一起。嘿，妈妈写信告诉我，你要指挥‘加利福尼亚’号啦！真叫人难以相信！”

潜艇靠了岸，“乌贼”号的军官们热情地邀请维克多·亨利到郊区他们租的一所房子里去吃便饭。帕格看到拜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就婉言谢绝了。

“我就住在潜艇上，”拜伦说，他们开了帕格从公用物资集用场借来的灰色海军汽车驶回马尼拉，“我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

“为什么不住在那儿呢？听起来好像挺不错。”

“哦，倒是挺不错。厨子、总管、两个男用人、花匠、五英亩地、一个游泳池，大伙儿一分摊，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到那儿吃过饭，你要知道，有些姑娘就在他们那儿过夜——各式各样的姑娘，秘书啊，护士啊，等等——在那儿胡搞一气。”

“是吗？我想这是年轻人的常情。”

“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帕格朝拜伦瞟了一眼，那张有胡子的面孔很严肃，“呃，我只是挨过了不少痛苦的时光，勃拉尼。不过，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装出比谁都神圣的样子来！”

“我不觉得比谁神圣，我的妻子在意大利，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可以爱怎样做就怎样做。”

“你知道她最近的消息吗？”

“她要在本月十五号飞里斯本。我收到一张小孩的照片，我等会儿给你瞧！真奇怪，他看上去跟我小时候非常相像。”

帕格两个月来一直在欣赏放在他钱夹里的那张照片，但是他决定不提它。照片上有给斯鲁特的题词，提起来总有点儿尴尬。

“离得这么远，真叫人难过。”拜伦感叹说，“爸，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妻子带着个你连见都没见过的娃娃，在世界的另一边——没有电话，一封信要碰运气才能偶尔收到。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最糟的是，她差点儿从瑞士出来了，但她怕乘德国飞机。她病了，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不能怪她。如果还有别的路可走，此刻她该到家啦。那些德国人，混账的德国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忸忸不安地没话找话说：“这儿很热，是不是？”

“我已经忘记有多热了，勃拉尼。”

“我想俄国是很冷的。”

“嗯，东京也上冻了。”

“告诉我，东京是怎样的？古雅、美丽，还有其他等等，是不是？”

“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城市，”帕格说，很高兴能把话题岔开，“真可怜。一座单调的、满是简陋小屋的城市，一直伸展到望不到尽头的地方。中心区闹市有几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和几块霓虹灯招牌，一群群矮小的日本人来来去去。多数人穿着西服，但是衣料像是旧吸墨纸做成的。人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打扮得像日本洋娃娃似的女人和一些像是在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庙宇和宝塔。这座城市并不特别具备东方色彩，它是破旧的、肮脏的，从城市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散发出污水和烂鱼的臭味。在我这么多年的旅行中，东京最使我失望。而且，日本人对白种人的仇恨之深你随时可以觉察到。”

“你觉得他们会发动一场战争吗？”

“嗯，那倒是一个大问题。”维克多·亨利用指头敲打着驾驶盘，“我有一本论他们的神道的书，你最好读一读。这是一本开人眼界的书，是大使给我的。勃拉尼，这里的人民在二十世纪竟然相信——至少有些人是相信的——他们的国王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帝国一直上溯到二千六百年前。据说在大陆分离以前，日本是地球上的最高点。所以，它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民族，它的使命是征服其他一切国家以保障世界和平。你在笑，孩子，你最好把这本书读一读。就跟纳粹的宣传一样，他们通过宗教的胡说八道来宣传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民族注定要用武力把全世界接收过来。为什么这种思想又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断地扩散，那只有天知道。这像一种精神上的麻风病。嘿，你饿不饿？我们在吃饭以前先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故居吧。”

在修得很整洁的红胡子的衬托下，拜伦的笑容虽显得古怪，但依旧很可爱。“哎呀，真的，爸爸，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车子沿着哈里逊大道驶去。快到房子门口的时候，拜伦叫喊起来：“天哪，是那座房子吗？已经有人住进去，把房子漆成黄色了。”

“就是那所房子。”帕格说。他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父子两人从车内出来。讨厌的芥末色也使他觉得诧异。低矮的石墙、铁栅栏，连同这所房屋，全都漆成了这种颜色；给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旧油漆已经剥落。草地上躺着一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一只红色大皮球、一辆儿童车和一些塑料玩具。

“瞧，树木比过去高大和茂密多了，”拜伦一边说，一边扒着栅栏往里看，“可是房子仿佛缩小了。瞧，这就是华伦把红油漆罐扔在我身上的地方。现在还看得出吗？那儿依旧有一块痕迹。”拜伦用鞋擦了擦铺石路上已经暗淡的红色斑点，“总的来说，我在这儿的日子不好过。华伦把我的头砸破了，于是我恨起他来——”

“不错，还有那辆卡车撞在你的自行车上了。我也觉得，你想起这些事来准不会愉快。”

拜伦用手一指：“你教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坐在那儿，就在那

棵树下。记得吗，爸爸？瞧那棵树现在长得多粗大啊！”

“哦，你还记得那桩事吗？我想这也不会是一种愉快的回忆。”

“干吗不愉快呢？我没有好好上学，你不得不给我补课！”

“可我是一个蹩脚的老师。也许应该让你妈妈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是早上她喜欢睡懒觉，下午呢，要么上街买东西，要么在家梳头发，你知道，或者把自己打扮起来赴什么聚会。那时候我老发脾气，我应该向你道歉。”

拜伦眯缝着眼睛，用异样的目光瞥了他爸爸一眼，搔了搔他的胡子，说：“我不在乎。”

“有时候你还哭。可是你被卡车撞倒的时候倒没哭，你从来不为疼痛而哭。”

“嗯，只要你一发火，声音里带着怒气，我就害怕了。不过那算不了什么，我乐意跟你学习，我了解你。”

“你那年总算得了好分数。”

“我从来没得过那样好的分数。”

父子俩不再谈下去，他们从栅栏外面朝里张望了有几分钟光景。“好啦，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地方了。”帕格说，“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你知道吗，”拜伦依旧盯着这所房屋，“除了我在里斯本跟娜塔丽待在一起的三天以外，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都是在这儿过的。我喜爱这所房子。”

“当军人要数海军最苦，”帕格说，“你永远扎不下根来。一家子人都像浮萍似的。”

陆海军人俱乐部供应野苹果鸡尾酒时，依旧给一杯味道柔和的红色果汁，果汁盛在高脚杯子里，野苹果肉上还粘着一片没有意义的绿叶子。蒸汽柜里的烤牛肉只有微温，而且烤得太久，就像一九二八年那时候做的一样。甚至吃饭的人们也仿佛是从前那些人——除了拜伦以外。从前他是一个吃饭慢得叫人生气的瘦小孩，现在却是一个长满胡子的高大年轻人了。但他依旧吃得太慢，还是帕格先把肉吃完，虽然自始至终几乎都是他在讲话。

他想从拜伦嘴里打听出一点儿帕米拉和乔彻南·杰斯特罗的情况。他讲起杰斯特罗怎样突然闯入斯鲁特在莫斯科的寓所，以及他怎样在漫天风雪中像幽灵似的重新出现在斯巴索大厦。但他一提到塔茨伯利拒绝使用明斯克的文件，还怀疑杰斯特罗可能是苏联内务部的间谍，拜伦就发起火来。“什么？他真是这样吗？嘿，他要不是一个伪君子，就准是一个糊涂虫！天晓得，他说大家不愿意帮助犹太人倒是真的。几年来，希特勒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麻痹了整个世界。但是不管什么人，只要跟班瑞尔谈上五分钟的话，就看得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诚实可敬的人。”

“你相信关于大屠杀的传说吗？”

“干吗不相信？难道德国人干不出来？只要希特勒一下命令，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我自己却不那么肯定，拜伦，不过我向总统送去了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报告。”

拜伦张大了嘴，圆瞪着眼，跟着用一种不相信的口气低声说：“爸，你干了什么？”

“嗯，那些文件被看成是伪造的，在大使馆里被搁到一边。我认为应该对那些文件进一步加以研究。这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愚蠢的——但是我这样做了。”

拜伦·亨利伸出手来握住他爸爸的一只手，攥得紧紧的，那张留胡子的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红光。“我只能说这么一句，做得好！”

“不。我相信这是一个无用的举动，那些事情是永远做不好的。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附带问你一声，你见过塔茨伯利的女儿吗？娜塔丽在罗马的机场提起过跟她认识。”

“你说的是帕米拉吗？我在华盛顿见过她。怎么啦？”

“嗯，塔茨伯利父女跟我一道在战区旅行过。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吃苦耐劳的姑娘。她吃了不少苦，但始终和蔼可亲，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她从来不诉苦，也不唠叨。”

“哦，据娜塔丽讲，帕姆·塔茨伯利是天生能吃苦的。在那一点上，她们俩倒不算不太相像，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她们俩肯定是不相像的。娜塔丽告诉我关于她的许多事情。在巴黎，帕米拉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女人。”

“真的吗？”

“真的，她有一个海明威式的男朋友，这人一向跟莱斯里·斯鲁特同住一套公寓。她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简直闹翻了整个巴黎。然后，他丢下了她，她就‘发’起神经病来。爸爸，我很想吃点儿点心，你也吃点儿吗？”

“当然。”维克多·亨利忍不住坚持问下去，“怎么，神经病？”

“哎呀，你想象得出吗？跟人乱搞，想把全巴黎的酒都喝光，像个疯子似的开汽车。她开汽车绕着马赛市外的一棵树团团转，险些把跟她在一起的那个法国作家撞死了。怎么啦？你听了好像很恼火。”

“这是一个听了叫人恼火的故事，她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我要在这儿待一个星期，”帕格突然说，“除非客机改了飞行时间。我们可以打打网球吗？”

“当然。不过我打不好了，不像在柏林时那样了。”

“我也一样。”

为了避开天热，他们一清早就去打网球，淋浴以后一道吃早饭。维克多·亨利不再提到帕米拉了。夜里，在呼呼响的电扇下面，醒着躺在闷热而潮湿的黑暗里，他想出种种办法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但是，吃早饭时当着他儿子的面，他再也开不了口。他猜得出拜伦会联想到他的严肃的爸爸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风流韵事。这个小伙子会认为这纯粹是一个中年人的不正派行为——反常的，不体面的，可怜巴巴的。现在，连维克多·亨利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一天，胡班少校说服他一同到帕赛那所住宅里去吃午饭，拜伦执拗地不肯同去。帕格在四周都是开花的树木的游泳池里游了很长时间，吃了一顿可口的咖喱饭；午睡过后，他打网球赢了埃斯特上尉。这个下午非常令人满意。在他离开以前，胡班和埃斯特在面临花园的阳台上一面喝着甜酒，一面满怀信心地谈论着拜伦。两人都认为拜伦是一个天生的潜艇军官，他们说，他好像只缺少军人的素质。拜伦承认他有不服从和懒惰的缺点，并且坦白地表示只要在“乌贼”号潜艇上服役，他就决不想改正。他念念不忘地想调到大西洋去，但是胡班耐心地向他父亲指出，这是不可能的。马尼拉没有军官替换他；潜艇中队的人员编制还差很多；“乌贼”号如果少去一个值班军官，就不能下海。拜伦只有下决心使“乌贼”号成为他自己的战舰。

维克多·亨利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刻提起了这个话题——就在第二天早上早饭以前，他们俩打完网球和洗过澡以后，两人正在草地上喝咖啡。前几天，拜伦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兴致勃勃的。帕格尽可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附带问你一下，拜伦，你上次说娜塔丽飞到里斯本去是在——本月十五号吗？”

“对，十五号。”

“你觉得这一次她能够成功吗？”

“老天爷，是的，最好她能够成功！他们已经取得官方一切可能的保证和最大的优先权。”

“好啦，十五号离现在没有多久了，是不是？你申请调动工作的事情——”维克多犹豫了一下，因为拜伦的脸上露出一种他非常熟悉的神色——愠怒、茫然、冷漠和内向，“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搁下呢，至少在十五号以前？”

“搁下？你放心，早已经搁下了。我的申请已经被胡班、塔利和海军将军哈特的人事军官拒绝了。你还要我做什么？”

“我指的是你自己的思想上，勃拉尼。”

“听着，我一直在假定她是会带着娃娃回家的，要不然我也许会当个逃兵，亲自去把她接出来。但是，我依旧想调动工作。我想去看他们，我想待在他们身旁，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自己的儿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总共才跟她一起待了三天。”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方面。你们中队急需值班军官，我们正处在战争警戒状态，而且——”

拜伦打断了他的话：“瞧，你这是什么意思呢，爸爸？我并没有请求你到塔利那儿去，利用你对他的影响，是不是？”

“你没有这样做我确实很高兴。瑞德·塔利不能做出办不到的事，拜伦。他采取通融办法，让你在五月间进了潜艇学校，但那是另一回事——”

拜伦又打断他说：“老天爷，你说得不错，为了这个，我要永远感激你们两个。这就是我的儿子出生在意大利的缘故，这也就是我和我的妻子被广大世界隔开的缘故。”

“我们最好还是不谈这个话题吧。”维克多·亨利说。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爸爸。”

拜伦在吃火腿和鸡蛋时又变得亲切起来，但是维克多·亨利觉得，在这次短短的令人失望的交换意见中，他已经失去这几天来好不容易赢得的他儿子对他的好感了。

可是第二天，拜伦把他爸爸送上飞剪式客机的时候，他又变得非常亲切了。在登机口，他伸出胳膊搂着帕格。他的胡子触痒了帕格的嘴唇，帕格情不自禁地说：“娜塔丽会喜欢这么一大把胡子吗？”

听到拜伦放声大笑，帕格觉得很高兴。拜伦说：“别着急，我离开‘乌贼’号潜艇那一天，这把胡子就剃掉了。”

“那很好，我猜想是这样，拜伦。”

“浮萍被风吹散啦。”

“说得一点儿不错，浮萍被风吹散啦。”

“嗯，反正几天以后你就要见到华伦和杰妮丝了，真叫人高兴。替我向她们问好。”

扩音喇叭呼唤乘客登上那艘巨大的飞船。

维克多·亨利看着他儿子的眼睛，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瞧，我在替娜塔丽和你的孩子祈祷。”

拜伦的眼睛眨也不眨，他的目光深不可测。“我肯定你是会这样做的，爸爸，谢谢你。”

当飞剪式客机转动螺旋桨渐渐起飞的时候，他依旧站在登机口呆呆地望着，两只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在那个时刻，日本的舰队正在驶往夏威夷途中。

七百多英里长的一连串火山岩构成的、把日本跟西伯利亚松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千岛群岛，成了一个良好的秘密集合地。日本的六艘航空母舰会合在白雪铺顶的黑色峭壁中间，掩蔽在烈风和长久的霜冻下成长的盘根错节的树木下。六艘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们在雨雪中练习往浅水里投掷鱼雷的技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油船和补给舰也在源源开

入。除了船上的官兵和几个日本领袖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批集合起来的舰队。当战舰向东出发的时候，只有几个舰队指挥官知道他们是往哪儿去以及为什么去。

他们没有预定进攻的日子或时辰，他们也不能确信袭击一定会发动。舰队正在前进，以防华盛顿谈判破裂。日本的和平使节正在想方设法搞一个“妥协办法”，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炮弹射出之前的太平洋停火协定。日本的“妥协办法”是要求美国恢复运送石油和废铁，承认日本统治东亚和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权利。如果美国人答应这一切，舰队一接到信号就住回开。

但是，美国的“妥协办法”要求日本人放弃对华战争，退出东南亚大陆，以换取正常的经济关系。日本领袖们早已决定，如果这是美国人最后的不能更改的决定，那么他们就要开战。在那种情况下，就要按照原来的计划，一接到信号就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将像满天红光一样突然照亮南太平洋，进攻时间将紧扣在一个不能更改的指定时辰：对夏威夷进行空中突袭的时辰。

白种人在南太平洋的三个坚强据点是珍珠港、马尼拉和新加坡。日本的计划是从空中消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空力量；从海上奇袭占领新加坡；在菲律宾登陆，占领马尼拉，然后扫荡东印度群岛的残敌。在这以后，利用这些新得到的资源对中国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占领全中国，同时击退英美的反攻。最后的赌注是：德国或者赢得这场使日本有机可乘的自相残杀的白种人大战，或者耗尽英美两国的力量，使日本最终维持它所攫取到的东西，不管德国遭遇到什么结局。

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领袖们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会不会成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又觉得没有别的选择。日本的困境很像德国进攻苏联以前那样。这两个掌握在军国主义者手里的国家，发动了他们不能够结束的战争。随着时间的逝去和供应的减少，他们改变了进攻的矛头，希望自己的命运得以改善。

当前迫使日本人决一死战的理由有三个。他们的石油快要用完了；气候马上要变得对军事行动不利；白种人最后也有了戒心，每星期都用越来越多的飞机、战舰、高射炮、坦克和防御工事加强他们的三个军事据点。日本在南太平洋和东亚的暂时优势正在消失。除非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忽然变得温和起来，否则日本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要不然就不得不放弃它建立帝国的努力。

所以，在陆海军橄榄球比赛的前一天，日本舰队已经驶离千岛群岛，开进黑魃魃的浪涛汹涌的海洋，向夏威夷进发。

正当日本的特遣舰队向东驶去的时候，一列小得多的美国特遣舰队从珍珠港出发，向西驶去。在威廉·哈尔西海军将军的率领下，“企业”号航空母舰载着十二架海军战斗机，开往威克岛。日本久已非法地在太平洋的每一座岛上设防，并用环礁把它保护起来。尽管罗斯福总统做了多次努力，但国会始终不同意拨款在美国的岛上针锋相对地设防。现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拨款已经通过了。工程正在加速进行。在威克

岛，工程已经完成一半，但是环礁依旧没有防空设备。

出海第二天，在一个晶莹的晴朗早晨，华伦·亨利在进行拂晓搜索后，把飞机斜转着降落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甲板朝着华伦升起，钩子扣住第二号钢缆，他的肚皮紧紧顶着安全带。他降落下来，停在穿着漂亮的红、绿、黄各色军服的舱面水兵中间，他们围绕着降落的飞机，手舞足蹈地疯狂做着手势。温暖的海风从他的后座机枪手敞开的座舱盖旁吹进来。华伦解开安全带和各种索缆，收起他的图表和日志，笨手笨脚地从机舱里爬出来，迎着清风登上甲板。这时，另一架侦察机轰隆隆地飞到，猛地停下来。

负责着陆的军官把信号板靠在嘴的两边，冲着他嚷道：“喂，所有驾驶员都在上午九点到侦察六队的待命室集合。”

“什么事？”

“长官要跟大家说话。”

“舰长吗？”

“哈尔西。”

“老天爷。”

在待命室里，深凹进去的舒适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穿着咔叽军服或者飞行衣和黄色救生衣的飞行员们沿着舱壁排成一行。哈尔西随同舰长和空军中队队长们一同走进来，站在伸向前方的树脂玻璃记录板前面，板上用橘黄色油彩标出搜索方式和任务。华伦离哈尔西只有几英尺。由于离得很近，哈尔西的脸孔看上去好像黑一块白一块的，很苍老。他不时皱着眉头，像起神经性痉挛似的露出牙齿。

空军中队队长挥舞着一份绿色的油印文件：“好，昨天你们大伙儿都收到了这份文件，也讨论过啦，可是将军还要我把它大声宣读一遍。”

战斗序列第一号

1. “企业”号目前正在作战情况下行动；
2. 不论什么时候，白天或者黑夜，我们都必须准备立刻投入战斗；
3. 我们可能遭遇敌人的潜艇……现在正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时候。

美国“企业”号指挥官

批准：威·哈尔西中将，美国海军舰队空军司令

舰长后退一步，站在将军后面空军中队队长们中间。哈尔西向整个房间扫了一眼，皱起他闪动着的灰色眉毛。“谢谢你，舰长。我听说昨天有人提出一些问题，我到这儿来是来听你们的意见的，先生们。”

没有人说话或者举手。

哈尔西将军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回过头去望望舰长和空军中队队长们。他又对驾驶员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吭声呢？”这一问引起一阵不自然的窃笑。“我得到确切的报告，据说有人说这份文件使得你们每个人都有权把美国推到世界大战中。现在，那位说这样的话的勇敢的人愿意站出来吗？”

华伦·亨利从舱壁旁边向前跨了一步，大伙儿的脸都朝着他。

“你叫什么？”

“华伦·亨利上尉，先生。”

“亨利？”哈尔西的脸色稍微温和了一些，“你跟维克多·亨利上校有亲属关系吗？”

“他是我的爸爸，先生。”

“哦，他是一个出色的军官。那么，你觉得这个战斗序列会让你把国家拖到战争里面去，是不是？”

“先生，昨天我附带说过，我是非常赞成打仗的。”

“你非常赞成打仗，嗯？为什么？你是什么人，一个嗜血的刽子手？”将军仰起凸出的下巴。

“将军，我想咱们现在已经在打仗了，不过咱们是双手被反绑着在打仗。”

哈尔西脸上抽动一下，挥挥手，叫华伦站到后面去。将军双手反握在背后，用严厉的声调说：“先生们，这支部队在几星期以前已经清除了不必要的什物，准备投入战斗了。据我所知，‘企业’号上散乱的、可有可无的、易燃的东西都已经清除了，只留下军官室里的一架钢琴。这是我特许留下的。瞧，我们的任务是秘密的。在我们的航路上，不会有美国的船只，也不会有友好国家的船只。我们已经警告它们避开。我们遇到的船只都是属于敌人的。除非我们先开火，否则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再有开火的机会了。所以，这支部队要首先开火，有什么争论以后再说。责任由我来负。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慢慢地向那些严肃的年轻面孔扫了一眼：“那么再见吧，祝你们搜索顺利。”

过后，光着全身躺在上铺的华伦的僚机驾驶员说：“嗯，可以肯定一点，他是一个有勇气的混蛋！”

“也可以说是一个好战的老疯子，”华伦说着，把他的刮脸刀上的肥皂泡涮去，“要看事态的发展。”

在日本向东驶去的舰队和哈尔西向西驶去的舰队互相逼近的那一天，华伦·亨利采取向北搜索方式，笔直地朝着日本舰队飞行了二百多英里。日本人照例派出一架侦察机飞向正南方大约同样距离的地方。但

是，在辽阔的太平洋上，他们仍旧像是捉迷藏一样。两架侦察机最远的搜索点之间隔着几百英里没有搜索到的水面，因此这两支舰队太平平地驶了过去。

关岛上空的光亮渐渐暗淡了。维克多·亨利从降落的飞剪式客机的窗口瞥见落日的余晖向北平行地照射到梯田交错的丛林，向南照射到关岛的山岭和海边崎岖不平的巉崖。朦胧的光线使景物模糊起来。关岛像是日本银幕上画出一座岛屿。日本人占据的一座岛屿——罗塔岛黑压压的一片，很鲜明地伸向血红的天边。

在暮色苍茫中，一群满身流汗的疲倦的乘客站在入境移民棚外面。这时，一辆灰色汽车开来，挡泥板上飘动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镶着灿烂星光的舰首旗。

“是亨利上校吗？”一位穿白军服的海军军官向他敬了个礼，把一个信封递给他，他满有把握地从空运驾驶员和文职人员中认出这个身穿青灰条薄麻布衣服的人就是佩戴海军四条杠杠的人，“总督问候您，长官。”

这封短信潦草地写在有金色顶饰的奶油色信纸上。

自：关岛总督小克利弗顿·诺伯特·托莱佛，美国海军上校

喂，帕格——世界上最坏的打红心牌的人，只要不在安息日，请你来我这儿喝酒、吃饭、打牌，好吗？

基普

帕格看到信上对他在安息日的小禁忌开了那种叫人厌烦的玩笑，就微微一笑：“不行，上尉，对不起。等到我在这儿检查完毕，到了旅馆梳洗好，总督就要吃罢饭了。”

“不，先生，让我来帮您办手续吧。总督要我把您的行李连同其他一切都带到总督府去，他会给您个房间，让您收拾整齐。”

总督副官浆洗得笔挺的白军服上的金肩章像魔术似的驱走了困难。五分钟内，维克多·亨利就上了总督的汽车，留在后面的飞剪式客机上的其他乘客都羡慕地瞪着眼目送他。

天渐渐黑下来，副官沿着一条狭窄而弯曲的柏油路在岛上行驶，熟练地避开一些凹坑，却又撞在别的凹坑上，颠簸得连骨头都痛了。

“你们这儿没有修路设备吗？”帕格问。

“先生，总督已经把土木工程的钱用来修筑火炮掩体和各种小型防御工事了。他说也许他要为这件事受绞刑，但是他的首要责任不是铺路而是保卫这座岛，尽全力去保卫它。”

汽车的前灯在大部分路上照见了绿色的丛林和几处耕田。“先生，终于到了市区啦。”

汽车驶过一条铺过的街道，街两旁是关上百叶窗的商店和几个灯光

暗淡的酒吧间，叫作快餐酒店和啤酒餐厅什么的。看上去很孤寂的水兵们在这儿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有几个水兵跟衣服穿得单薄的哧哧笑着的褐肤色姑娘在一起。汽车开到一个花草美丽的大广场，四周是四座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式石头建筑物：一座大教堂、一座长长的兵营、一所庞大的监狱和一座被副官叫作总督府的华丽大厦。

维克多·亨利从一道宽大的楼梯登上总督府的阳台时，基普·托莱佛向他招手示意。他身穿一件浆得笔挺的白军服，坐在一把西班牙式有雕刻的圈椅上，被一盏枝形吊灯下面的黄色灯光笼罩着。几个穿衬衫和裤子的本地人站在他面前。“坐下，帕格！”他指着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说，“欢迎你来，会议开不了多久的。萨拉斯，赶快去办吧。小学生们怎样了？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操练？”

这是一个布置防御工作的会议。托莱佛用一种屈尊俯就和蔼态度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跟关岛人讲话。有一两个关岛人讲一种古怪的土话，由别人代为翻译。关岛人个儿比菲律宾人高，外表很漂亮。

“喂，帕格·亨利！”那些本地人鞠了个躬走下楼以后，总督轻轻拍了拍他客人的膝头说，“看到你的名字在飞剪式客机乘客的名单上，我真感到意外！你要知道，在这座岛上，乘客名单一向是重大的新闻。凯蒂还在这儿的时候，每星期两次她总是抢着看名单，就像看情书似的。好吧，你喜欢什么呢？喝酒，还是淋浴？来，咱们喝一杯吧。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会到我们这座天堂似的岛上来的？”

他们俩在阳台上，用雕刻得很精致的绿色高脚杯喝着上等甜酒，由帕格谈他的旅行见闻。托莱佛似乎对俄国的战争情况比对本日本更感兴趣。帕格说到他在东京待了四天，托莱佛的回答只是：“哦，真的吗？我倒要问问你，你能不能在这儿住一夜？我叫一个侍者照料你，你会过得很舒服的。”

“不，基普，谢谢你。我最好住到泛美旅馆去，飞机起飞要看天气，我不愿意误了这班飞机。”

“没问题，”基普的口气听起来好像很有权威，“你不走他们不会起飞。这件事交给我好了。”

帕格觉得这座官邸很沉闷，尽管有金碧辉煌的房间和豪华的深色家具。他房间里的床安置在缓缓转动的电扇下面，床上铺着金银色的织锦。一间宽敞的浴室里，镍制的新管子喷出滚烫的热水。可是，屋内多么静寂啊！关岛的侍者穿着雪白的制服，像幽灵一样悄悄地走来走去。他跟总督看来是这儿仅有的两个白人，因为那个海军上尉已经开着汽车到酒吧间去了。帕格穿衣服的时候，可以从总督府的那一头听到银餐具和瓷器相撞的叮铃声。

在一间昏暗而漂亮的西班牙式餐厅里，这两个美国人坐在一张黑得发亮的长桌子一头，吃着全部是从国内运来的冷冻或者罐头食品。基普·托莱佛在吃头两道菜的时候还保持着地方长官的尊严，很有礼貌地问他柏林的老朋友的情况以及马尼拉的局势。但是，当他喝完一杯又一杯酒以后，他装出来的门面忽然倒塌，裂成了碎片。他马上用亲密的口气

向帕格表示艳羨，承认自己的任务是不愉快的。年轻的军官们可以到酒馆去，到俱乐部去，喝酒打牌；总督却不得不一个人留在总督府里，从早坐到晚。他睡得很不好，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不过，妇女们自然是非离开这儿不可的。要是日本人行动起来，关岛连一个星期也守不住。在离关岛只消半个钟头飞行时间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日本的轰炸机排列在新建造的简易机场上，庞大的军队运输舰停泊在那里。关岛没有军用机场。

正在上点心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副官率领着四个穿白军服的年轻军官走进来。

“好啦，好啦，有了伴儿啦。”总督说，“这些小伙子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到这儿来，帕格，我教了他们玩红心纸牌的诀窍。你乐意吗？你想打牌，还是宁愿聊天？”

帕格看见那几个年轻人一听到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马上面露喜色。他把声音放低得近于缺乏热情似的说：“好吧，我想，我们打牌吧。”

总督犹豫不决地看看客人，又看看那些年轻军官。对他的下级讲话时，他把身子挺得笔直：浓密的灰白头发、长下巴的瘦脸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本来应该使人望而生畏，然而他的样子只显得疲倦和忧郁，对习惯和礼貌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选择迟疑不决。玩红心纸牌游戏在总督的孤单生活中分明是一个愉快的时刻。

“喂，怎么办？”托莱佛说，“我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我的同班同学的，特别是像这样有名的人物。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走吧，自己找消遣去，明天这个时候再来。”

“是，是，先生。”那个海军陆战队军官说，尽量装出失望的声音。四个年轻军官在鞋跟敲着地砖一阵噤噤声中离开了。

托莱佛上校和亨利上校喝着白兰地酒坐了很久基普问帕格，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日本人会行动起来吗，还是在塞班岛增加防御只是为华盛顿的会谈虚张声势？他曾经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武官，然而日本人在他看来是一个谜。坏人掌了权，麻烦就在这里。陆军已经取得确认或者否决陆军大臣的权力，这就是说，陆军将领们可以推翻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内阁。从那时起，日本就时刻决心要从事征服。但是他们真的要进攻美国吗？有些他认识的日本是对美国友好得再好不过的人，他们很担心他们的军阀；另一方面，客机上的旅客经常告诉他关于日本人在中国血腥屠杀的暴行，特别是对于落到他们手里的白种人。

“帕格，你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时候干下的事情吗？真把我们气死，他们竟把‘帕奈’号战舰炸沉了。他们像疯子似的到处乱杀人。千真万确，他们强奸了两万个中国女人，然后把她们中多数人都给肢解了。我说的是肢解——一点儿不错。女人的大腿、头颅和乳房，老天爷可以做证，都乱扔在大街上！这是事实，帕格。他们还把中国人成百地绑在一起，用机关枪把他们扫射死。他们在大街上追赶小孩子，把他们当小兔子一样枪杀掉。几天之内，他们大概屠杀了二十万平民。所有这一切都登载在正式的报道里，帕格。事情

是的确发生了的。我幸而有机会查证了一下事实，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感兴趣，你可以这么说。现在呢，我坐在这儿，”他把第四或者第五杯白兰地酒倒进闪闪发亮的圆形杯子里，对他的老同学翻着白眼，“现在我坐在这儿。没有飞机，没有军舰，没有地面部队，只有少数水手和少数海军陆战队。海军当局本来应该叫我撤退的，可是啊，不成，政客们决不会赞成。就是那班政客，他们甚至不肯投票通过一笔拨款来加强这座岛的防御。那么，我们只有坐在这儿等着他们来了。舰队决不会及时开到这儿来援救我们的。

“帕格，你还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勒基·巴格是怎么说到我的吗？‘今天，基普·托莱佛班上的同学，谁都愿意取得他的地位，三十年后的今天尤其如此。’你觉得好笑，是不是？这是不是从古到今最大的笑话？嘿，咱们再喝一杯，然后听听东京播送的午夜新闻。”

在嵌着护墙板的图书室内，总督拨动海军收音机的刻度盘：一台七英尺高的庞大的黑色机器，机器里闪烁出红光、绿光和黄光，发出哨声和呼啸声，接着是一个日本女人清晰的声音。她先讲德军在莫斯科周围获得的巨大胜利，预言苏联即将投降，然后又用愉快的声调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密作战计划暴露在美国引起的巨大骚动。《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得到所谓胜利纲领的一份文件（那个美妙的声音拖长了调子，说到胜利计划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坐直了身子），这个计划要求征召八百万军人，对日本进行防御战争，并要求从英国基地起飞对德国进行全面空袭，然后在一九四三年入侵欧洲。她宣称出于爱国热忱，那家报纸把全部计划都发表了！

那个女人说，罗斯福的罪恶阴谋是要站在殖民主义财阀一边，把美国拖进战争，这个阴谋现在暴露出来了。美国人民已经愤怒地站起来，国会议员正号召对白宫的骗子提出弹劾。白宫正在保持可耻的沉默，但是最近日本的建议中那种公正和爱好和平的意图——特别是对照战争贩子罗斯福的秘密阴谋——正受到美国全国的欢迎。那个女人不断地说下去，把《芝加哥论坛报》上的那份文件一整节、一整节地读出来。帕格了解那些章节，有些句子还是他自己写的。

“帕格，你是怎样理解这件事情的？这是一堆胡话，是不是？”托莱佛打了个哈欠，“大概哪个记者弄到了一份参谋部应付紧急事变的研究计划，拿来大做文章了。”

“当然啦，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呢？”

帕格心里痛苦极了。像这样的事都能发生，美国已糟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日本人可能会占领东印度，甚至菲律宾；美国还是不愿作战。在他看来，像这样在报纸上泄露国家的最高机密是缺乏起码的荣誉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唯一叫人放心的一面，就是这种卖国行为如此毫不掩饰，如此叫人吃惊，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尽管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大肆宣传。

“到我上床睡觉去的时候了。”维克多·亨利摇摇头，站起身来。

“哦，不，帕格，坐下。吃点儿煎蛋卷还是什么的好吗？我的厨师做

的煎蛋卷很好吃。再过半个钟头，我们会听到圣弗朗西斯科播送的上午八点钟的新闻了。这家伙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从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咱们听一听除了《芝加哥论坛报》的那些玩意儿以外还有什么，把它们跟《芝加哥论坛报》上的那种胡说对比一下。拿圣弗朗西斯科的广播去核对东京的广播，听起来总是有趣的。”

帕格坚持要回泛美旅馆去。压在他心头的危急之感已经够沉重的了，用不着再加上这个一边喝白兰地酒一边唠叨的落入陷阱的关岛总督——这个他上海军学校时同班同学中已经褪色的风云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像霉味一样的倒霉气息了。托莱佛依旧要了煎蛋卷，又把维克多·亨利硬留了一个钟头，两个人闲谈着往日在马尼拉结邻而居的情形。他对孤独的恐惧是露骨的、可怕的。

最后，托莱佛闷闷不乐地走到电话机旁，把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叫来，那个人在几分钟内就开车到来。四个当侍者的关岛人忙着替帕格拿旅行皮箱和两个小提包。

基普从总督府楼梯的顶端提高了嗓门说：“喂，从珍珠港带一枚戒指给凯蒂好吗？她住在拉霍亚我们家里。告诉她你看到了我，一切都很好。你知道，她对关岛的学校很感兴趣，告诉她下学期的报名人数增加了。同时，你知道，告诉她我爱她，一切再等等。”

“一定办到，基普。”

“还请代我向罗达问候，好吗？在我过去认识的所有海军军官的妻子中，她是最漂亮、最好的了——当然，除了我的凯蒂。”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她，基普。”帕格回答说，托莱佛用过去式动词说到他自己，使他感到有些沮丧。

“用‘加利福尼亚’号好好追逐敌人吧，帕格。”托莱佛站在那儿望着汽车开去，只见一道笔直的白影消失在温暖的夜里。

拂晓，飞剪式客机从关岛起飞了。

(1) 美国作家斯托夫人（1811—1896）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一个残暴的奴隶贩子。

(2) 美国海军军歌。

第五十九章

在维克多·亨利离开马尼拉那天，日本驻罗马大使馆为日本和美国的新闻记者意外地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目的似乎是故意表示亲热，以抵消关于战争的议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约娜塔丽一同去。她从来没有在晚上离开过她的婴儿，再说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又加上她不大喜欢那个男人，但她还是接受了邀请，匆忙地请了一个女裁缝来，把她的最宽大的衣服放大了。离开旅馆的时候，她给一个慈爱的女仆写了长长的一系列指示，怎样替婴儿洗澡，怎样喂孩子，使得那个女仆笑了。要在太平洋打仗的谣言耗损了娜塔丽的神经，因此她也希望在招待会上听到一些具体的消息。

她带回来一个奇怪的故事。在美国客人中，有一个叫赫布·罗斯的电影发行人，他在罗马保留了一家办事处。赫布在会上说日语，使得一场冷淡、生硬、无意义的招待会多少充满了生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在东京也设立了一家同样的办事处。赫布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孔漂亮的加利福尼亚犹太人，他请罗马最好的裁缝做衣服，意大利话说得很流利，直到他说英语的时候，他一直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到这时，他的谈吐听起来才像是一个干电影这行的：说话俏皮、尖酸刻薄，还有点儿粗鲁。

这位赫布·罗斯已经买了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和杰斯特罗一家人乘同一架飞机。他在这次招待会上特地走到娜塔丽跟前，把她引到一个角落里，吞吞吐吐地告诉她说，明天早上九点她和她的叔叔一道到圣彼得大教堂去，站在米开朗琪罗^①雕刻的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附近。他说，可以给他们找一个机会尽快离开意大利，经过巴勒斯坦逃走。赫布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逼近了。他本人也从那条路逃走，把到里斯本的飞机票放弃。此外，他不愿再对她说什么。他请求她别在旅馆内议论这件事情。从招待会回家以后，在威尼托大道上寒冷的细雨中，她一边散步，一边把一切都告诉了她的叔父。埃伦的反应是怀疑，但他同意他们最好还是到圣彼得大教堂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非常烦躁。他一向喜欢天蒙蒙亮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十一点钟。他说晚上心烦意乱地睡不安稳，只睡了很少几个钟头，把清早花在这种牵强附会的差事上真是莫大的浪费。再说，没有暖气的旅馆里那种寒冷的潮气，已经使他新得了伤风感冒的毛病。他两手塞在大衣口袋里，蓝色的围巾裹着脖子，戴着给雨水淋得僵硬的旧灰毡帽的头耷拉下去。他紧靠在侄女身旁，一步一拖地顺着威尼托大道向停留出租汽车的地方走去，像个小孩子到学校去一样。“巴勒斯坦哪！”他嘟囔着说，“唉，那是比意大利还要危险的地方。”

“听赫布说情况不是这样。他说，当前最要紧的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马上离开这儿。赫布认为实际上一夜之间全世界就会打起仗来，这

样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

“可是赫布离开的办法是不合法的，不是吗？他的出境签证是到里斯本去的，不是到巴勒斯坦去的。那么，这就是一桩冒险的事。处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中，首要的原则是不要给当局一个最微小的借口，”杰斯特罗挥动一根僵硬的指头表示警告，“让它来反对你。服从命令，让你的证件确切可靠，让你的头低下去，让你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你手里保存着现款。这是我们古老的民族智慧。最重要的是，不要越出法律的范围。”他打了几次喷嚏，擦了擦鼻子和眼睛，“我一向不喜欢罗马的天气。我认为这是荒谬无益的事情。巴勒斯坦啊！到那里你离拜伦甚至更远，我离文明也要更远了。那是一个地狱的洞坑，娜塔丽，一片充满苍蝇、阿拉伯人和疾病的沙漠地带。愤怒的阿拉伯人定期起来暴动和屠杀。我写关于保罗的那本书的时候，曾经计划到那儿旅行一次。但是我打听了几次以后，马上把我的计划取消了。我转而到希腊去。”

人们在出租汽车站排了一列长队，但是出租汽车很少。他们在九点钟以后才坐车到达圣彼得大教堂。他们从太阳底下匆匆地走进大教堂的时候，温度降低了几度。杰斯特罗打了几个喷嚏，他把围巾往脖子上围得更紧些，并且把衣领翻上去。圣彼得大教堂静悄悄的，简直空空荡荡，而且非常阴暗。到处都有戴黑色披巾的女人在摇曳不定的惨白色烛光下做祈祷，成群的小学生跟在教堂司事的后面，游客们倾听向导的讲解，但是这一切都消失在浩渺无边的庄严里了。

“这是意大利大教堂中我最不喜欢的一座，”杰斯特罗说，“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征服和麻醉而建造的。嗯，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在那儿呢，那倒是很可爱的。”

他们走到雕像跟前。一个德国女向导站在雕像旁边，认真地在向十多个拿照相机的条顿人讲解。她讲解的时候，大多数条顿人都在看导游手册而不去看雕像，好像要核对女向导是不是讲得完全。

“毕竟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艺术品啊，娜塔丽。”那些德国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杰斯特罗说，“这个可怜的死去的年轻的基督，软绵绵地躺在年岁并不比他大多少的圣母马利亚的膝头。两个人都是那么温柔，那么栩栩如生，那么年轻！他是怎样用石头雕成这样的呢？它当然不像摩西的雕像，是不是？那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在我们离开罗马以前，我们一定再去看看摩西的雕像。别让我忘了。”

“杰斯特罗博士，您管它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吗？”有人用德国话说。说话的人中等身材，三十岁左右，长得有点儿肥胖，在一件红色运动衫外面罩一身旧花呢短外衣，挂在脖子上的一台徕卡照相机晃来晃去。他曾经和那群人跟向导在一起，但他故意落在后面。他把夹在胳膊下面的一本书拿出来，那是一本英国旧版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外面的包封已经磨损了。他笑嘻嘻地把书背面作者的照片指给杰斯特罗看。

“对不起，”杰斯特罗说，他好奇地盯着那个人，“这张照片看了叫我泄气，我早已衰老得让人认不出了。”

“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从这张照片上认出您来的。我叫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亨利太太，您好！”他改讲清晰的英语，只是口音有点儿怪，也有点儿粗重。娜塔丽怯生生地向他点了点头。他接下去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问过罗斯先生还有没有别的美国犹太人留在罗马。知道了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还在这儿，我大吃一惊。”

“你是在哪儿捡到那本书的？”杰斯特罗的口气有些调皮，任何一点儿钦佩的暗示都使他感到温暖。

“在这里一家卖外国旧书的店里买到的。我早已读过这部著作，真是一部杰作啊！来，我们围绕大教堂走一遍，好不好？从前我没有来这儿参观过。明天四点钟，我就要趁涨潮的时候从那不勒斯开航了。你来吗？”

“你要开航？你是一位船长吗？”娜塔丽问。

那个人微微一笑，但是等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又露出严肃的神情，样子有点儿可怕。他的短而粗的脸有点儿像斯拉夫人，而不像闪米特人；他的两只眼睛小而伶俐；浓密的淡黄色鬈发低低地长到额头上。“不完全是这样，我已经包租了这条船。这不会是丘纳德⁽²⁾式的航行，船是旧的、小的，它装运皮革、脂肪、马匹和大西洋沿岸的这些东西。所以，船上的气味是别致的，但它会把我们运到那里。”

娜塔丽说：“一次航程有多远呢？”

“啊，那要看情况了。今年的定额早已满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绕道。”

“什么定额？”杰斯特罗说。

这一问使拉宾诺维茨吃了一惊。“怎么，教授，英国人每年只允许少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以免太激怒阿拉伯人，这件事您知道吗？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我想坦白地说出来。依照目前的情形，我们总可以一直把船开到巴勒斯坦去，也可以开到土耳其去，然后从陆上继续前进——叙利亚，黎巴嫩，再穿过山脉到加利利去。”

“那么，你是说非法入境啰。”杰斯特罗的声音显得很严厉。

“如果说一个犹太人回自己的故乡算是非法的，那么您说对了。我们不认为这是非法的。横竖我的乘客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都是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难民，所有别的国家都对他们关了门，包括你们美国。他们不能只是躺着等死啊。”

“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你提出的办法是不安全的。”

“教授，您在这儿也并不安全。”

“你属于什么机构？而且你收多少费？”

“我的机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把犹太人从欧洲运出去。至于船费——嗯，这可以慢慢谈。你可以问罗斯先生。钱是次要的，虽说

我们干什么都少不了花钱。事实上，我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弄钱，我会见罗斯先生也是为了这个。”

“一旦我们到了巴勒斯坦——以后怎么办呢？”

拉宾诺维茨朝他亲切地、愉快地望了一眼。“哟，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呢？我们有那么一位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会感到很荣幸的。”

娜塔丽插进来说：“我还有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小娃娃呢。”

“是的，罗斯先生讲过。”

“一个小娃娃能走那么长的旅程吗？”

拉宾诺维茨在大祭坛旁边停下脚步，用赞美的目光凝视着螺旋形柱子。“这座大教堂多么华贵，多么美好啊！真是登峰造极了，您说是不是呢？像这样的巨大人工，都是为了崇拜一个被罗马人处死的穷犹太人。现在这座建筑物俯瞰着整个罗马城，我想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他咄咄逼人地直盯着娜塔丽的眼睛，“我说，亨利太太，你听说过从波兰和俄国传来的消息吗？恐怕您应该冒险把你的小宝宝带出欧洲。”

埃伦·杰斯特罗亲切地说：“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消息都会听到的。”

“拉宾诺维茨先生，我们要在九天内离开这儿，”娜塔丽说，“我们的飞机票都买好了，许可证也领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到手的，我们要坐飞机回国。”

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摇晃着头。

“您身体不舒服吗？”娜塔丽摸摸他的胳膊。

他松开一道皱起的眉毛，苦笑了一下。“我有点儿头痛，可是现在好了。您瞧，赫伯特·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他却要跟我一道去那不勒斯。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我们是欢迎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换一张出境签证啊。”杰斯特罗说。

“谁都没有出境签证。您只是上船送客人的，开船的时候，您忘记上岸就得啦。”

“要是出了一点儿毛病，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杰斯特罗坚持说，“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说句老实话，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杰斯特罗博士。罗斯先生告诉我你遇到的麻烦，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恐怕您是某些人叫作头等货的那种人，”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句美国土话，“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所以即便到了要走的最后一分钟，也是可以出些毛病的。可是，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要是您同意去，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

关系，是不是？”他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

“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杰斯特罗说，“那就是我的论点。”

“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拉宾诺维茨说，“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他就是上帝——但是他们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杰斯特罗用在课堂上讲课时那种舒服的、含讥带讽的口气（这种口气和当时的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回答：“对，你应该记住，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美洲的异教徒。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因此他们可能在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种解释，”拉宾诺维茨说，“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好，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我相信，您是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今晚六点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要或者不要，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好，”娜塔丽说，“我们非常感谢您。”

“感谢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您的小宝宝是女孩还是男孩？”

“男孩，可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带他走。我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游客中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了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像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他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条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长途跋涉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

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儿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城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他咳得非常厉害，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百零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去，自己动身到城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艘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舰船。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于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艘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舰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应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被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待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仪表堂堂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热事业心的海军军官，他有时

对她恩爱备至，但大部分时间几乎眼里没有她这个人。谈情说爱充其量只占很少时间。在二十三岁就做一个给海军军官看婴儿的临时保姆，杰妮丝·拉古秋到头来会有什么结局呢！她在舰队司令部做半天翻译电码的工作，免得跟随军家属一道疏散，但那也是一种又沉闷又劳累的工作。杰妮丝有时非常想反抗，但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对华伦说过。她害怕他。不过，她迟早要跟他摊牌，即使闹离婚也在所不惜。

在十字路口的一幢绿色木头小房子里，一家小杂货店正在开门营业，两个胖胖的日本孩子在东倒西歪的门廊内玩耍。很幸运，这家杂货店储备了一些稀奇的杂货，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把车子远远地开到市镇上去了。她刚走进店里，忽然听到港口上空响起一阵炮声，正如几个月来在实弹演习时断断续续听到的那样。

店主正站在柜台后面喝茶。这是一个黑头发的矮小日本人，上身穿一件花运动衫。在伸手够得到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货物：罐头食物、药品、平底锅、扫帚、糖果、玩具、汽水和杂志。他站在悬挂着的一条条干鱼下面，微笑着点头招呼：“要擦皮肤的酒精吗？好的，太太。”说着，他就走进背后绿色的帘子里。炮声越来越猛烈、响亮，飞机在上空轰鸣。她想，真怪，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演习来了，在星期日清晨军旗升起之前；不过，也许这样做是很对的。

杰妮丝走到门口，发现大量飞得很高的飞机在一阵阵猛烈炮火的黑烟中列成密集的队形向港口飞来。她从汽车上取出望远镜。最初她看见的只是蔚蓝的天空和一团黑烟，然后有三架飞机飞入视野，形成耀眼的银白色三角形。飞机的翅膀上绘有一个实心的橘红色圆形。她吓得目瞪口呆，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飞行。

“是吗，太太？好多飞机啊！好大的规模！”店老板站在她身旁，龇牙咧嘴地笑着把包装好的物品递给她，笑得几乎把他的一双眼睛都眯成了缝。他的孩子们站在他背后的门廊上，一面指向天空，一面用尖锐刺耳的日本话噉噉喳喳地讲着。

杰妮丝睁大了两眼望着他。在美国海军中，几乎人人都不喜欢夏威夷的日本人，猜想他们都是间谍。她也感染了这种情绪。现在，在这儿，这个日本人就朝她咧开嘴嘻嘻笑着，而日本飞机却真的在天上飞着呢！在夏威夷群岛的上空飞着呢！这说明了什么？这些无耻的日本人啊！她把物品接过来，态度生硬地猛地把望远镜递给他。那个人向她点了一下头，就仰起头来瞭望那些飞机。它们此刻开始掉转方向，一架架俯冲下去，在一阵阵浓密的黑烟中闪出银光。他喉咙里发出一个古怪的声音，不动声色地直立着，把望远镜递还给她，呆呆地望着她，一双乜斜着的眼睛像黑玻璃一样。那些涂着橘红色标志的飞机所呈现的景象虽然很怕人，但仿佛有点儿虚幻，倒是他脸上的神色更向杰妮丝·亨利说明了珍珠港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把望远镜抓在手里，跳进汽车，把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隆隆地转动起来。他捶打着车门，伸出手来，手掌向上，大声叫喊。原来她还没有付款。

杰妮丝原是一个诚实的年轻妇女，但是现在，她怀着一种孩子寻开

心似的激动情绪，厉声喊了一句去你妈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使用水手的骂人话——就开足马力沿着公路疾驰而去。

杰妮丝·亨利就是这样看到战争爆发的。后来有好些年，她总在酒后跟一些好朋友讲起这个故事，通常都会引起笑声和喝彩。

她把汽车的踏板往脚底下一踩，汽车飞速地在尖利的啸声中攀上山去，转了几个弯，开到了山顶。她刹住车，跳进路边草丛里。这儿就她一个人。下面，银色的飞机掠过平静的海军基地上空，向基地俯冲，那儿的朝雾依然带着珍珠似的粉红色笼罩在战舰周围。一股股水柱向上喷射，几艘船着了火，一阵阵的高射炮火发出淡黄色的闪光。但这种情景仍像是一次演习，而不大像是一场战争。

接着，她看见一派非常奇特的骇人景象。一艘战列舰消失了！一霎之前，这艘战列舰还屹立在前列，但顷刻间已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黄黑两色浓烟缭绕的大红球。轰隆一声大爆炸几乎震聋了她的耳朵，气浪扑到她脸上，像是轻拂的和风。一团圆形黑烟和通红的火焰沿着一根较淡的烟柱上升到高空，接着又是一声爆炸，迸发出一大片美丽的橘色和紫色，然后又是另一次连续不断的隆隆声！那艘消失的战列舰在望远镜中又一次朦胧地出现，已是一艘巨大的裂开而扭曲的破船，全身都着了火，正在倾斜着下沉。水手们拼命奔跑，往海里跳，有些人身上的白军服已经着了火，在黑烟中进进出出，无声地尖叫着。这情景看上去很像在演电影，激动人心但不真实，可是现在杰妮丝·亨利开始感到恐惧了。这儿确实有一艘战列舰在她的眼皮底下沉没下去，而且自始至终不到十分钟！她看见更多的飞机飞到她头顶的上空，炸弹开始在一些小山上爆炸开来。她想起她的孩子，就飞跑到汽车跟前，猛地把车倒退到公路上，然后开足马力驶回家去了。

中国保姆坐在扶手椅上，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往教堂去，帽子放在膝头，闷闷不乐地翻看着祈祷书。“孩子睡着啦。”她用清晰的英语说，她出生在这座岛上，是女修道院抚养大的。“吉列特一家人还没来，他们把我忘了。看来我得去做上午十点钟的弥撒。请您打个电话给芬尼太太。”

“梅安娜，你知道不知道日本正在进攻我们？”

“什么？”

“唉！难道你听不到炮声？听不到爆炸声？”杰妮丝神经紧张地朝窗外做了个手势，“把收音机打开，你会听到很多事情！日本飞机都飞到港口上空来了，它们已经炸沉了一艘战列舰。”

维克多仰面躺着，服了咳嗽糖浆以后还在睡，呼吸的声音响而且快。杰妮丝把他滚热的红润的小身体脱光了。收音机里播送着夏威夷吉他圆润的琴声，一个女人唱着《可爱的草裙舞能手》。当杰妮丝用海绵替婴儿擦身子的时候，广播员兴高采烈地给克什米尔香皂做广告，然后又开始播另一首夏威夷歌曲。那位保姆来到房门口，问道：“亨利太太，您真的相信发生战争了吗？收音机里什么也听不出啊！我想，或许您只是看到了军事演习吧？”

“啊，我的天！演习！你以为我有多蠢？千真万确，我看见一艘战列舰被炸毁了。我看见大约一百架日本飞机，也许还要多！广播电台的人都睡着了，不然就是神经错乱。喂，请你给他吃点儿阿司匹林。他的烧退了太多了。我要打电话给芬尼夫妇。”

但是，电话线路已经不通了。她接连往挂钩上按了好几下，但不起作用。

“洗羊消毒液是使香烟变得苦涩的焦油。幸运牌香烟是唯一的好烟，没有一点洗羊消毒液的味道。”一个爽朗而愉快的男人声音说，“抽幸运牌香烟吧，对您的喉咙大有好处——”

杰妮丝把刻度盘拨到另一个频道上，听到了风琴的乐声。“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保姆交叉着双臂倚在门口，也斜起眼睛嘲弄地望着杰妮丝，看她拧动刻度盘收听新闻。

“怎么，他们都疯啦！水兵们有的身上着了火，有的跳进海里给浪涛冲走了。什么声音？是谁来了？是吉列特夫妇吗？”她听见车胎驶在汽车道沙石上的嘎吱声。一只拳头捶打着门，门铃响起来。那个保姆直瞪着她的女主人，身子一动也不动。杰妮丝飞奔到门口把门打开，华伦·亨利踉踉跄跄地跌进门来，他血流满面，穿着沉重的飞行靴、一套带拉链的衣服和一件血迹斑斑的黄色救生衣。“喂，你有二十块钱吗？”华伦问。

“天哪，华伦！”

“杰恩，你先把车钱付掉。”他的声音已经嘶哑，话说得很简短，“梅安娜，拿点儿绷带来好吗？”

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尖脸的白种老头儿，他说：“太太，应该给我五十块钱。我听说日本人已经在卡胡库角登陆了，我也在替我自己的一家人发愁呢。”

她给他两张钞票。“我丈夫说给你二十块钱。”她说。

出租汽车司机把钞票装进衣袋里，说：“哪怕我得杀出一条血路上船，我也要搭第一艘船离开这儿。夏威夷的每一个白种人都要被杀掉，这是罗斯福给咱们惹出来的。”

华伦光着膀子坐在厨房里，保姆正在把消毒药敷在他流着血的左胳膊上。“我来吧，”杰妮丝拿起海绵和药瓶说，“当心别让维克多出什么差错。”

杰妮丝在他两英寸长的擦掉皮的伤口上敷药的时候，华伦咬紧牙齿忍着痛苦。他问她：“杰恩，维克什么地方不舒服？”

“唔，发烧，咳嗽。亲爱的，你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情况？”

“我被打下来啦，那些杂种把我的报务员也打死了。给我点一支烟好不好？我们的中队在‘企业’号航空母舰前面飞行巡逻，于是跟他们遭遇上了——哎，轻轻地擦碘酒，碘酒够多了——那些混账的日本人到底怎

么回事？”

“亲爱的，你得到医院去，应该把伤口缝起来。”

“不，不，医院准是挤得满满的。这是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同时，我想确切知道你跟维克都很平安。我要到福特岛去，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许能在那儿搞到一架飞机。那些日本航空母舰还没走远，我们要反攻，那是肯定的，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杰恩，用绷带把它扎起来，再把耳朵上的伤口敷上药扎上就行啦，我全身那么多的血块就是从这里滴下来的血凝成的。”

看见华伦从战场上突然回到家里，而且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光着半个身子，血流不止，这情景吓得杰妮丝头晕目眩。但当她抚摩着他的皮肤，闻着他的汗和血的气味，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时，她又深深地感到愉快和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激动得厉害。“天哪，真离奇——当然，我原以为那些高射炮炮弹的爆炸是实弹演习呢。我们在四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们。还有大量可怕的烟从岛上升到天上。我把这一点告诉了我的僚机驾驶员，我们两个人都推测他们是在焚烧甘蔗林。我们最初没有认出他们，直到他们的六架飞机从太阳里钻出来向我们猛扑过来。这是我最后见到皮尔·帕朗茨，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他的下落。从那时起，我就想尽办法保住自己这条命。天哪，瞧那些家伙俯冲的劲儿！”

“亲爱的，别动。”

“对不起。的确的确，那是一场硬仗，杰恩。无畏式是一种优良的俯冲轰炸机，可是这些日本的零式飞机更好！它们飞起来速度那么快，性能那么灵活！它们可以一翻身钻到你的飞机肚子底下，快极了！简直不是它们的敌手。它们表现了飞鸟似的绝技，你甩不掉它们，也盯不住它们。说实话，驾驶员们也都是第一流的。我不敢说F4F战斗机是不是它们对手，可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一架无畏式跟一架零式较量，简直是死路一条。我只能不断地打转躲避他们。他们马上把德拉什穆特打死了。他在通信联络中发出的可怕尖叫声几乎震破了我的耳鼓，然后他喊着说：‘亨利先生，我正在流血，我要死啦！’接着，哼了一声就完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它们不断向我飞来，急于把我干掉。其中有一架最后冲过了头，在我的视线内停留了一两秒钟，想掉转身来，我马上用0.50口径的机枪向它扫射。肯定它已经开始冒烟，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我就看不见它了。曳光弹从三面向我射来，正好经过我的窗口，一道道巨大的粉红色的光发出嗖嗖嗖的声音。然后，天哪，我们自己的高射炮开火了！究竟为什么向我开炮，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些愚蠢的狗娘养的——也许他们是想打日本人而打错了目标，高射炮火在我的周围爆炸开来。我依旧不知道究竟是谁打中了我，是他们呢，还是日本飞机。我只知道我的油箱着火了。可怜的德拉什穆特，我一声又一声地向他喊叫，直到火焰冲到飞机座舱的周围，可他一句也没有回答，他肯定已经死啦。因此，我打开座舱盖跳伞了。直到降落伞张开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看到的只是一片海水。我降落在檀香山海港上空，风把我吹到了岸上。我几乎给缠在迪林汉大道旁边一个

小公园的一棵棕榈树上了，但是我解脱出来，降落到地面上。我抓住了那辆出租汽车，跟那家伙磨了很久。他看见降落伞缠满树梢，他看见我怎样解脱——他停下车在一旁观看——但他还是要我付给他五十块钱，才答应把我送回家。好一个爱国者，那家伙！”

“亲爱的，我已经把你的血止住一些了。你就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吧，好不好？”

“亲爱的，我一定要在今天天黑之前弄到一台打字机，好把这第一次对日本零式飞机作战的报告写出来存档。嘿，怎么样？你应该去瞧瞧市区的那种景象！”华伦朝他的妻子歪着头咧嘴一笑，“人们出来的时候还穿着睡衣裤，还有穿得更少的，叫喊着，跑来跑去，呆呆地望着天空。老头儿、孩子、抱着婴儿的母亲，真是他妈的傻瓜，在高射炮炮弹的碎片像雨点一样到处乱飞的时候还乱跑！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屋里。我还看见那个漂亮的中国姑娘——看到梅安娜使我想起了她——奔跑着穿过迪林汉大道，身上除了一只胸罩和一条粉红色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而且还是透明的小裤衩——真够瞧的——”

“你就会留心这类事，”杰妮丝说，“毫无疑问，哪怕你的一只胳膊给打断，你也会留心这类事。”华伦用他的好胳膊亲昵地抚摸了一下，她在他的手上拍了一巴掌。“好吧！我已经把这里的伤口包扎好了，也许可以凑合一阵子。你的耳朵也不流血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到海军航空医疗站去看看医生。”

“那得看时间，那得看时间。”华伦一边做着苦脸挥动他的胳膊，一边穿上衬衫和毛线衣，拉上他外衣的拉链，“我想看看维克。你去把车子开出来。”

过了一会儿，他从屋子里走出来，打开了车门。“嘿，这小鬼睡得挺安静，摸上去挺凉，看样子好像长大了一倍。”

“也许热退了。”杰妮丝说罢，停顿了一下，手放在排挡上。车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广播总督的讲话，要求人民保持镇静，强调舰队的损失很小，进攻的敌人已被打退了。“华伦，出租汽车司机说日本人正在卡胡库角登陆，你觉得会有那个危险吗？还有——”

“不会的，不会的，开车吧。登陆？他们在四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建立一个滩头堡，怎么保证供应呢？你会听到各种疯狂的谣言。这是一次打了就跑的空袭。他妈的，这座岛上的高级将领们现在肯定在集体自杀。在所有骗人的把戏中，搞了一个星期天早上的偷袭！嘿，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例行战斗问题。”

山顶上一些看热闹的人站在停放的汽车旁边的草地上，指手画脚地交谈着。浓密的黑烟从舰只停泊的地方往上腾起，迅速布满整个天空，遮得太阳像个灰暗的圆球。杰妮丝把汽车停住，华伦通过风挡玻璃用望远镜向港口环视了一遍。

“天哪，杰恩，福特岛简直成了废品场了！我看不见一架没有损坏的飞机。但是，飞机库里一定还剩下许多架。老天爷，还有一艘战列舰也

沉没了。我敢打赌准有上千人待在舰上——嘿！老天爷！他们又回来了吗？”

在整个港口，高射炮开始隆隆地响起来，喷出火焰，黑色的高射炮弹又在蓝色的天空里开了花。华伦朝天空望了望：“真他妈的！他们又来啦！怎么回事？这些混账的日本人这一次肯定是孤注一掷了，杰妮丝！嗯，这也就是说，那些航空母舰依旧在飞机的航程之内，等着它们的飞机回去。好极了！把位子让给我，我来开车。”

对杰妮丝来说，只要不是她自己开车，汽车开得太快她就要紧张，这一点华伦是知道的，但是他像一个抢劫银行后逃走的强盗一样，一阵风似的开着汽车向珍珠城疾驰而去。他妻子惊魂稍定之后，就开始欣赏这种危险的高速度。现在，在日本人袭击以后，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显得更富于冒险性，几乎可以说更好玩儿。华伦看上去是多么漂亮、多么有能力、多么惹人喜爱啊！他用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轻松地转动着驾驶盘，绷紧着的嘴里叼着香烟，眯起眼睛望着大路。她的厌烦和急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蘑菇状的黑烟比以前浓厚得多，他们透过风挡玻璃望出去，看见日本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着了火从天上掉下来。每掉下一架飞机，华伦都要发出一声欢呼。

舰队的登陆处一片混乱和恐怖。水兵们的脸和手被火烧得起泡，皮肤变成或黄或黑的烧焦的碎片，挂在带血的肉上，被人从救生艇上救出来，或者被穿着血迹斑斑的白色制服的人们抬到担架上，送到医院的救护车里。受伤的人和没有受伤的人都骂着一些下流话，已顾不得挤在登陆处一边咬着手指头一边细细察看受伤者面孔的妇女们，也顾不得那些孩子，他们有的年纪比较小，在妇女们的裙子周围玩着闹着，有的年纪比较大，瞪着大眼看被烧伤的水兵们。有一艘救生艇上装满裹着白布的死人，舵手打算靠拢来，一个穿黄咔叽布军服的胖胖的老长官不住地骂他，挥着手叫他走开。高射炮沉重的轰击声和炮弹爆炸声，空袭警报的号叫声，舰艇汽笛的鸣声，飞机的怒吼声，这一片声响掩盖了一切喧哗，因为第二次空袭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空气中充满浓重的火药味，混合着从福特岛周围水面上燃烧着发出浓烟的黑色燃油中散发出的恶臭。华伦·亨利两手搭在臀部，香烟叼在嘴上，沉着地观看这个可怕而壮烈的场景。

杰妮丝用发抖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渡过海去。”

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然后大踏步走到登陆处的终点，到一条带长篷的船那边去。杰妮丝匆匆地跟在他后面。

“掌舵的，这是谁的专用汽艇呀？”

一个握着舵柄的整洁的舵手，用一只手去拍头发剪得短短的头上顶戴得很合适的白帽子。这个人宽下巴、古铜色面孔、高个儿，好奇地注视着华伦血污的救生衣，慢吞吞地说：“先生，这是海军将军拉德本的专用汽艇。”

“海军将军在海滩上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在这儿待多久？”

“不知道，先生，他只是要我等着他。”

华伦回头望了一眼沿着登陆处缓缓转动的这条船，随后说：“喂，你瞧，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亨利海军上尉，我是一个俯冲轰炸机驾驶员。”

“是吗，先生？”

“我是在早上起飞的，正当日本人袭击开始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从飞机上打下来了，我不得不找另一架飞机，再次加入这场战斗。所以，请你把我送到福特岛去好吗？”

那个舵手踌躇了一下，然后挺直身子向他敬了个礼。“上船来吧，先生。重要的是把那伙王八蛋打死。原谅我，太太。”

“啊，一点儿也不错，”杰妮丝笑了笑，“我也希望他把那群王八蛋打死。”

华伦站在船尾部，两手放在屁股上，头发在风中飘动，染血的救生衣敞开着。当专用汽艇驶开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望着他的妻子。

“打死他们！”她喊道，“然后回到我身边来。”

“我知道。你等这些王八蛋滚了以后再开车回去，不然他们会向你扫射的。再见吧。”

一架红黄相间的日本飞机刚好从他头上掠过，离地不到二十英尺，他急忙把身子弯下去。飞机的马达声响了一阵又消失了。然后，那架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从一艘沉没了的战列舰的深红色船身上面飞过海峡去。华伦站直了身子，依旧咧嘴笑着。杰妮丝目送着海军上将的那艘漂亮的专用汽艇——汽艇全身是灰色的新油漆，闪亮的铜，雪白的窗帘与绳具——载着她血迹斑斑的丈夫往海港中部作为海军机场的冒着烟火的岛上去了。他挥着手，她也拼命挥手作答。她在舰队登陆处看到的情形已经把她吓坏了，然而，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像此刻这样激动，这样富于生命力，这样单纯美好，这样热爱她的丈夫。

在她开车回家的时候，汽车的收音机里有一个军队发言人在广播。他号召人们保持镇静，防止破坏活动，并叫人们放心，敌人的第二次空袭已被击退，美国的舰艇只是又受到一点儿轻微损坏，日本人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解除警报的汽笛在全岛上空长鸣。到家后，她发现那个女仆坐在扶手椅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又在奏夏威夷音乐了。

“维克多已经很安静了，亨利太太。”她说，“这场仗打得很可怕吗？但是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洗羊消毒液是使香烟变得苦涩的焦油。”一个欢乐的声音说，“幸运牌香烟是唯一的好烟，没有一点点洗羊消毒液的味……”

维克多又在他的卧室里咳嗽了，像成人似的咳得又重又凶。“你瞧，他现在又咳嗽起来了。”杰妮丝说。

“太太，自从吃药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咳嗽，我一直在听着。”

杰妮丝的手表指针指在十点差八分上。“是的，已经过了两个钟头左右了。我想这都是药水的效力，我打算再给他吃一些。”娃娃身上依旧没发烧，他闭着眼喝了一满匙褐色糖浆，叹了一口气，然后翻过身去。杰妮丝倒在椅子上，不住地出汗，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想着战争已经开始，在她的孩子服两剂咳嗽药的中间，太平洋舰队被摧毁了。

(1)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

(2) 丘纳德（1787—1865），美国费城人，横渡大西洋轮船航行的第一人。

第六十章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在飞剪式客机的机翼上抹了一层红霞。维克多·亨利完全醒过来了，他看着耀眼的日轮离开海面。水上飞机的发动机改变了声调，刺激着他的神经。自从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白雪皑皑的红场上告别以来，他一直在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卡车上、吉普车上、雪橇上甚至牛车上颠簸。他想，上了“加利福尼亚”号以后，他的骨头也许还要颤动一个月呢。再过四十八个小时，再走两趟一千五百英里的航程，如果中途不出事故，这趟环绕地球半圈的旅行就算完了。

太阳转到侧面去了。这个弯拐得幅度不大，他在座位上身子都没倾斜。一道粉红色的光线从飞机另一边射来，落到他腿上。帕格离开座位，走进前面的厨房，侍者正在那儿打鸡蛋。“爱德·康纳利有空吗？我想跟他谈谈。”

侍者微微一笑，对标着“驾驶舱”字样的门打了个手势。这位海军军官和机长在海岛上的旅馆里一起吃过饭，同住过一个房间。在布满仪表的驾驶舱里，发动机的声音要大得多，有机玻璃的机窗外，浩瀚的紫红色海水和晶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机长是一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健壮汉子，他身穿衬衫，头戴耳机，奇怪地望着帕格·亨利。

“早上好，爱德。咱们怎么往回走了？”

康纳利递给他一份电报，黄色的电报纸上用红墨水笔写着印刷字体。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港口通电，普通明码“珍珠港被空袭不是演习”，停泊处炮火猛烈，建议你重返威克岛弄清情况。

“新鲜不新鲜？”机长摘掉海绵橡胶的耳机，搔着红色的卷曲头发，“你相信真有这回事吗？”

“我并不怀疑。”维克多·亨利说。

“真他妈的！老实说，我可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手。进攻珍珠港！便宜不了他们！”

“但愿如此。不过往回飞是什么意思呢，爱德？”

“我估计他们大概也会去轰炸中途岛。”

“啊，那么说，他们也许也会去轰炸威克岛。”

“威克岛平静无事，我和那儿通过话。”

维克多·亨利回到他的座位上，他感到激动，可是毫不惊讶。到底来啦，他想：在战争的慌乱期间，伺机偷袭一下珍珠港。这些没有脑筋的亚洲人想要旅顺口的老把戏了！不过，这次他们到底把脑袋钻到绞索里

来啦。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可不是一九〇四年的沙皇俄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电报中那句不是演习的话不断地纠缠着他。对处在战争戒备状态的舰队竟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愚蠢，准是哪个低级的报务员给加上的。

一个沉静的、晒得黑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只穿着短裤、袜子和皮靴，坐在吉普车里，在码头上等着他。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已经命令部队准备战斗，他要见见亨利上校。他们在灼热的阳光和呛人的珊瑚尘中沿着海滩公路驶去，然后拐进一片丛林。几小时的战备并没改变威克岛的面貌：三座平坦、宁静的沙土小岛构成一个马蹄形，环绕着翠绿的浅滩，四周是辽阔的海洋，上面有成千上万的鸟儿——因为这是禁猎区——民用建筑队的卡车和推土机往来奔驰着。岛上怪样子的驼背老鼠像小袋鼠一样从吉普车前面跳开，色彩艳丽的鸟儿一群群从矮树林里腾空飞去，啁啾啾啾地叫着。

指挥所建在很深的珊瑚沙底下，用树枝伪装得很好。维克多·亨利在这个木材建成的深洞里面对着海军陆战队上校，看到无线电设备和粗糙的家具，闻到过滤咖啡和新挖出的泥土的气味，他感到对日战争已经成为事实。这个地下掩蔽所没有俄国战壕那种墓地般的臭味；不是冰凉潮湿，而是烤得又热又干燥；那些正在急急忙忙地架屋梁、安电线的人并不是脸色苍白的、冻伤了、穿得鼓鼓囊囊的斯拉夫人，而是晒得黑黑的、几乎赤裸的、汗流浹背的美国人。然而在这里，在这个能够隐隐约约听到太平洋涛声的地方，这些美国人——跟莫斯科郊外的俄国人一样——正钻入地下，等待进攻。美国参战了。

陆战队上校是一个干瘦的相貌和善的人，帕格头天晚上和他一起吃过饭。他把一封信交给帕格，请他带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上校，请您当面交给海军司令。这是我最迫切需要的物资清单，我们可以在这儿用它作战。如果他把那些东西送来，我们或许能够坚持到换防的时候。威克岛的雷达设备目前都在夏威夷的码头上，在那儿已经有一个月了。看在上帝的面，请他把设备放到一艘驱逐舰上，最好是一架轰炸机上，赶紧送来。没有雷达，我就是一个瞎子。我不能派战斗机去巡逻，战斗机太少了。我这里的最高点离海面只有二十英尺，我的水塔也不过再高出几英尺。我们的结局大概是得不到铁丝网后面吃鱼和米饭去，不过至少我们能叫那些兔崽子花点力气来夺得这块地方。”

帕格刚好赶在一场暴雨前回到旅馆。飞剪式客机上的乘客们正坐下来吃午饭，这时候狂风震撼着地板，把盘子碰得砰砰直响，窗子上的碎玻璃叮叮当地摔到花砖地上。乘客们叫喊着奔到窗前。粗大的雪茄形飞机，花哨的丛林保护色上涂着橘红色圆圈，在雨中一闪而过；帕格瞥见它们的双引擎和双尾翼。黑烟和大火已经从礁湖对面的机场上腾起，紧跟着又是一阵爆炸，以及更大的火、更浓的黑烟。帕格经常看到轰炸，但是这次袭击随心所欲地摧毁了美国的设施，还是把他气得发昏。

肆意轰炸的轰炸机在雨里显得模模糊糊，不断地在小岛和礁湖上空交叉着飞来飞去，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只遇到疏疏落落的高射炮火。不一会儿，一队轰炸机径直向泛美航空公司的所在地冲过来，这

正是维克多·亨利一直害怕的。飞剪式客机一旦受到攻击，他就会陷入困境，他的战争生涯还没开始就要告终。不搭上那个大而醒目的银白色的攻击目标，他就无法离开威克岛。

机群轰炸并扫射着旅馆、泛美航空公司的修配厂、码头以及无线电塔的时候，他们周围响起了一片凶猛的爆炸声和哗啦啦的墙倒屋塌声。旁边一个汽油库发出可怕的巨响爆炸了，升起一片银白色的大火，飞到天空中，久久不散。乘客们钻到桌子底下或者挤在墙角，但是维克多·亨利仍然蹲在窗前，在驾驶员的旁边观察着。他们看见溅起的水柱逼近了水上飞机，他们看见飞剪式客机的碎片飞了起来。

轰炸机的声音渐渐消失，帕格跟着驾驶员跑上飞机码头。爱德·康纳利像个穿着衣服的猴子，冒着雨爬上了滑溜的水上飞机，使得机身一阵乱晃。“帕格，上帝保佑，我看我们还能起飞哩！他们没有把油箱和发动机打穿，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打着。我现在就把乘客们从这个鬼地方拖走，以后再跟夏威夷打官司。”

乘客们急急忙忙爬上飞机。飞剪式客机起飞了，而且飞了起来。下面，飞机的残骸在燃烧，三座小岛全都冒着烟。帕格看见一些小小的人仰望着正在飞去的客机，有些人挥着手。

九个小时以后，尽管在深夜里，还是不难发现中途岛。驾驶员把帕格叫到驾驶舱里，让他看前面远处黑魑魑海面上的火星。“他妈的，这些日本人是一口气干的，是不是？”他说，“他们四下里同时下手。我听广播说他们已经到了马来亚、泰国、中国香港，正在轰炸新加坡——”

“咱们能着陆吗，爱德？”

“咱们得试一试。我没法儿叫起他们，导航灯全都灭了。中途岛有好多地下油库，管它那儿烧的是什麼，只要咱们着了陆，就能加油。嗯——着陆啦！”

这架水上飞机借着正在燃烧的飞机库和建筑物的火光降落到黑暗的水面上。当它啪的一声落到海水里时，忽听得一声巨响，似乎撞上了什麼硬的东西，但是接着就慢了下来，平安无恙地浮在水面上。后来他们知道，日本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炮轰了中途岛的机场。一大群情绪高昂的救火队员几乎赤裸着身体，正在用水和化学药剂灭火，翻腾起一团团巨大的刺鼻的红色浓烟。维克多·亨利找到了司令部，想打听一下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值班的上尉很殷勤，但说话含糊。他说司令出去检查岛上的防空设施去了，他自己没权把绝密文件拿给帕格看，但是他可以告诉上校，海军打下了好多日本飞机。

“‘加利福尼亚’号怎么样了？我就是到那儿去接任舰长职务的。”

上尉肃然起敬：“哦，先生，真的吗？‘加利福尼亚’号吗？我相信它平安无事，先生。我不记得有一句话提到过‘加利福尼亚’号。”

这个消息使维克多·亨利安心地睡了一小会儿，尽管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地喃喃自语，而且天不亮就起来了，在旅馆凉爽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中途岛的信天翁成群地在外面灰色的沙丘上走着，这种鸟长着弯曲

的大喙，他只听人说过，可从来没看见过。他望着它们笨拙地飞着，落下来，头重脚轻地翻筋斗。太阳升起来时，他看见一对正在交尾的信天翁在沙滩上滑稽地蹦来蹦去，四只脚一跳一跳，就像一对醉醺醺的农家老夫妇。按常情说，维克多·亨利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中途岛上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基地，可是今天什么东西也引不起他离开这架随波荡漾着的沉闷地砰砰碰撞着码头的水上飞机。

到夏威夷的四个小时真好像是四十个小时。时间不是按平常的速度消逝着，而是冻结住了。帕格找侍者要来了扑克牌，独自玩起来，可是跟着就把牌忘了。他只是呆坐着，像忍受牙医在牙上钻洞那样，慢慢地把这一段旅程的时间熬过去。终于侍者来了，笑眯眯地对他说：“康纳利机长请您到前面去，先生。”

前面，透过有机玻璃，夏威夷群岛阳光灿烂的青翠峰峦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吗？”驾驶员说。

“自从我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孩以来，”帕格说，“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了。”

“别走开，我们就要看见舰队了。”

客机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情景。中途岛上的谣言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是惨败了，有的说是胜利了，而且两种说法都说得有声有色。客机从北面进入港口上空，兜了个圈后开始降落。飞机来回盘旋的时候，维克多·亨利对眼前的景象感到直恶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沿着福特岛整个东岸，布满了太平洋舰队的战舰，都是东倒西歪、支离破碎、舰底朝天，就像一个孩子乱七八糟丢在澡盆里的玩具。希卡姆机场和海军航空基地上是一大堆一大堆焦黑的飞机残骸，以及坍塌烧焦了的飞机库框架。一些干船坞里还停着七零八碎的炸翻了的船只。帕格极力想在这烟雾弥漫的惨景中找出“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可是，从这个高度望去，那些吊篮式桅杆的船只都是一个模样。靠里边停泊的有些船看样子损坏得轻一些，但愿“加利福尼亚”号也在里面！

“我的上帝，”康纳利说，回过头来望着帕格，脸都变样儿了，“真是一塌糊涂！”

维克多·亨利默默地点了点头，在一个折叠的座位上坐下。这时水上飞机下降了，从一艘三叉桅杆的战舰旁边掠过。这艘战舰肚子炸烂了，一头翘得高高的斜躺着，海水都淹没了大炮。飞剪式客机溅起一道水幕，遮住了那幅令人寒心的景象。

旅程结束了。

几辆叮当乱响的海军救护车飞快地驶过去。帕格从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码头的海关检查站直接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大楼，那里面挤满了忙忙碌碌的军官和水兵。他们脸上都是一副惶惶不安、心有余悸的神情，就像一群遭了一场大地震的人。一个穿白制服的非常英俊的海军少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挡住了通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内部办公室的去

路。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穿麻布夹克、裤子发皱的帕格。“海军司令吗？先生，您是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海军司令吗？”

“对。”帕格说。

“先生，您不是真的指望今天要见到金梅尔海军司令吧？我给您找找副参谋长好不好？”

“请向将军通报一下，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我刚搭飞剪式客机到这儿，给他带来了威克岛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一封亲笔信。”

这位非常英俊的海军少尉懒懒地朝一张椅子打了个手势，拿起了电话。“您可能要等上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先生。您知道眼下的情况。”

“我知道个大概的轮廓。”

过了一两分钟，一个穿着定做的蓝制服的漂亮女人从双扇门里朝外望了望。“亨利上校？这边来，先生。”

那个少尉盯着从他旁边走过来的维克多·亨利，仿佛这位上校又长出了一颗脑袋。走廊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的办公室都敞着门，从里面传出激动的谈话声和打字机的嗒嗒声。在一扇高高的门前，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严肃地行了个礼。这扇门上装饰着四颗金星和一枚海军军徽，用金字标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字样。他们走进了一间镶着护墙板的接待室，那个女人打开了一扇沉重的打磨得锃亮的硬木门。

“将军，亨利上校来了。”

“嘿，帕格！赶上好日子啦，咱们有多久没见面了？”金梅尔在窗户前高兴地挥挥手，他正站在那里注视着外面的停泊处。他穿着金纽扣的整齐洁净的雪白制服，脸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看上去风采焕发，尽管头发已经脱落了很多，比以前老得多了。“自从在‘马里兰’号上你在我手下工作以来，我见过你没有？”

“我想没见过，先生。”

“啊，你一点儿不显老！坐下，坐下。飞黄腾达啦，是吧？啊，到俄国那地方观察了一番吧，是不是？”他们俩握了握手。金梅尔的声音还像从前那么诚恳，那么动人。这是一位出色的军官，帕格想，显示出他的一生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现在，经过了二十年针对“橘子”的军事训练和演习，他指挥的舰队就在眼前窗外躺着，被“橘子”队的一次真正的迅速进攻摧毁在港口。他看上去相当漂亮，只是眼睛红通通的，注意力有些不集中。

“我知道您很忙，先生。”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从威克岛带来的信。

“没关系，能见着一个熟人真是太好了。你那时候是一个出色的炮术军官，帕格。你从来就是一个优秀军官。抽烟吗？”金梅尔递给他一盒烟，然后点上一支，“让我想想看，现在你不是有两个孩子在服役吗？”

“是的，先生。一个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驾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

另一个——”

“太好啦！他们没炸着‘企业’号或者任何别的航空母舰，帕格，因为这些航空母舰至少是执行了我的命令，处于百分之百的戒备状态。另外那个孩子呢？”

“他在马尼拉的‘乌贼’号潜艇上。”

“马尼拉，是吗？他们还没轰炸马尼拉的舰队，尽管我知道机场已经被炸了。汤米·哈特这下子可得到教训啦，他再也找不出什么借口了。我只希望马尼拉陆军的航空部队别像他们在这儿那样睡大觉！这些岛屿和这个停泊处的安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完全由陆军负责的，帕格，还明确包括空中巡逻和雷达观测的职责。岛屿防务命令上写得明明白白，不论到哪里，都找不着比这更清楚的了。幸好文件上没有对这个问题留下什么漏洞。哦，你从威克岛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是吗？咱们瞧瞧吧。他们轰炸时你在那儿吗？”

“在那儿，先生。”

“糟到什么程度？跟这儿一样糟吗？”

“嗯，我估计有二十多架飞机轰炸我们。他们主要是炸飞机和机场设施，将军。那儿的船只没有被炸。”

总司令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似乎怀疑他的话里带点儿挖苦。“哎，你是不是来替换‘加利福尼亚’号的契普·华伦斯东的？”

“是的，先生。”

金梅尔摇了摇头，开始看信。

帕格贸然问道：“将军，‘加利福尼亚’号情况怎么样？”

“啊，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先生。我是乘飞剪式客机直接到这儿来的。”

金梅尔没抬头，用一种直率的做报告似的口气说：“它的左舷中了两枚鱼雷，还中了几枚炸弹，还有几枚几乎命中。一枚炸弹穿透甲板爆炸，引起一场大火。它的船头先往下沉，帕格，目前还在下沉。他们仍旧在排水，以免它沉没。它是电动的，初步估计——”他把桌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瞅了瞅，“一年半也许两年不能作战。当然，这是绝密。我们不发表损失的消息。”

总司令在沉默中看完了威克岛的信，把信扔到桌子上。

维克多·亨利的声音颤抖着，话说到一半又咽了下去。“将军，如果我让大家拼命干一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呃，有没有机会让我用六个月的时间叫它重新回到战斗行列里来？”

“你自己去看看。没指望啦，帕格，一个负责打捞的军官就要去接替契普了。”总司令的口气充满同情，但是帕格觉得，把坏消息告诉别人似乎使总司令心里舒服些。

“好吧，也只好那样了，我想。”

“你会得到别的任命的。”

“不过，将军，问题是能用的战列舰已经没多少了。没有了。”

又是那迅速而怀疑的一瞥。在这件事上，要说句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太刺激的话，是很不容易的。金梅尔轻蔑地指指帕格带来的信：“这里就是给你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救援威克岛？这意味着要暴露一艘航空母舰。没有空中掩护，我们不能去。他要求一大堆我无法给他的东西，道理简单得很，俄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把这些东西弄走了。在欧洲发生纠纷以前，罗斯福先生一直是一位伟大的海军统帅，帕格，不过从那以后，他就把眼睛从这个问题上挪开了。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太平洋。这片海洋是我们国家的头号安全问题，而这一点他恰好忘掉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适当巡逻的实力。天知道，我不愿依赖陆军。然而，装备的寿命有限，要是我们把飞机都用来巡逻用坏了，打仗的时候用什么呢？华盛顿一见日本鬼子就喊狼来了，已经这样喊了一年。我们进行过这么多次全面戒备、空袭演习、突袭训练等等，数都数不过来，可是——到头来，白费心思。我认为这件事清楚得很，总统对于错误的敌人、错误的海洋、错误的战争兴趣太大啦。”

到过柏林、伦敦和莫斯科，经过眼下这种使自己心烦意乱的失望以后，听着金梅尔海军司令关于太平洋的重要性这类一成不变的海军老调，维克多·亨利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吧，将军，我知道您很忙。”他说，尽管事实上他对这场灾难的心脏地带的平静状态感到吃惊，对金梅尔乐于和一个并不很熟的普通舰长闲聊感到意外。总司令的举止神情简直和基普·托莱佛一样孤独凄凉。

“啊，好吧，我确实想着有一两件事要干，你也有你的事要办。见到你很高兴，帕格。”金梅尔海军司令忽然用一种打发人的口气说。

杰妮丝接了帕格的电话，热烈地要他上她家住。帕格正要找地方放行李、换制服，好上“加利福尼亚”号去。他开着一辆海军汽车来到杰妮丝家，短暂并适当地逗孙子玩了一会儿。杰妮丝对他的军舰的遭遇说了几句宽慰话，他只是哼了一声。她要他拿出白制服来，让女仆赶快熨好。在客房里，他打开手提箱，把揉皱了的制服拉出来，他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跟着掉在地板上。

他穿着睡衣把信浏览了一遍，这是他在从关岛到威克岛的长途飞行中写的。像他过去给罗达写的那些情书一样，这封信使他局促不安。这封信里没有多少关于爱情的内容，大部分内容是他对一向过的生活所做的理智而精确的叙述。经过马尼拉和关岛两地的逗留，他和这个英国姑娘的整个关系——说是风流韵事也好，调情逗趣也好，谈情说爱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过时、那么生疏、那么虚幻渺茫了！帕米拉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但是有些古怪。她的古怪的最好证明，就是狂热地钟情于他，一个头发斑白的美国海军老兵。他们邂逅相逢了好几次。尽管他严肃持重，在莫斯科那最后的动乱的几小时，她还是在他心里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以致在“加利福尼亚”号的任命所引起的

扬扬自得中，他尽情地盼望着新的生活，简直把它当成真的了。

而现在——一切的一切，全都完了！“加利福尼亚”号、帕米拉、太平洋舰队、美国的荣誉，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文明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一声敲门声，是中国女仆的声音：“您的制服，上校。”

“谢谢！啊，熨得太好了，我很满意。”

他没把信撕掉，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比这更好的信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拒绝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这种情形既尴尬又可笑，再说别的话也没用。他把信塞到衣袋里。在去海军基地的路上，经过一个邮箱，他停下来把信投了进去。邮箱“当”的一响，对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凄惨的日子里凄惨的一声啊。

更凄惨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号去的旅程。发出恶臭的水面上盖着一层黑油，以致汽艇连水波都搅不起来，只是在烟雾中黏黏滑滑地突突响着，像破冰船那样从水面上漂浮的乌黑破烂的垃圾堆中撞过去。汽艇从整个战舰队行列前面经过，因为“加利福尼亚”号泊在紧靠水道入口的地方。一艘接着一艘，帕格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他非常熟悉的庞大的灰色船只——他曾经在其中几艘上服务过——都是烟熏火燎，炸得支离破碎，或者船头下沉，或者船尾水淹，有的沉到水底，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船底朝天。他感到悲痛万分。

他是一个战舰队派。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拒绝了进航空学校。在他看来，海军航空兵干侦察、轰炸支援以及鱼雷攻击都很好，但是不能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他曾经和那些飞行员争论过，他认为战争一发生，皮儿薄薄的航空母舰只能离战场远远的，忙于互相轰炸和机群混战，而装备大炮的战舰队则可以猛烈格斗以争夺制海权。那些飞行员断言只消一枚空投炸弹或鱼雷就能击沉一艘战列舰。他反唇相讥说，十六英寸厚的装甲跟瓷器绝对不一样，而且有一百门大炮同时开火，驾着一架洋铁皮小飞机的驾驶员恐怕也难以击中目标。

他玩橄榄球的经验加强了这种自然而然的保守成分。在他看来，航空母舰就好比那种好出风头的球队，拥有一批爱玩花招儿的带球的人、咋咋呼呼传球的人；而战舰队呢，则是那种扎扎实实的进攻性球队，黑压压的一堆人一下子冲过防线。这些顽强的寸土必争的人往往取胜。他这辈子一直抱着这种错误的想法。在自己这一行的关键性判断上，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于从汽艇旁边经过的这些惨遭屠戮的庞大“恐龙”，别的战舰队或许还能找出一些辩解的借口，但是对于帕格·亨利，事实不容争辩。每艘军舰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械奇迹，都是像女人手表一样精巧制成的浮动的庞然大物，能够把一座城市轰成齑粉。这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攻其不备，那些小小的洋铁皮飞机就能把它们收拾掉。证据就在他眼前。二十年来的争论已经结束了。

夕阳把玫瑰色的光芒投在倾斜的“加利福尼亚”号的上层结构上。它

向左舷倾斜了七度左右，抽水机有节奏地响着，喷出一股股又浓又臭的污水。汽艇靠上舷梯的时候，这垛布满了一道道烟痕、给火烧成漆泡的油污的钢墙，凌空斜俯在帕格的头顶上，使他产生一种死亡临近的眩晕感觉。他爬上倾斜的、一部分没入水里的舷梯时，也感到眩晕。

可算赶到啦！在古比雪夫的艰难时刻，在西伯利亚的列车上，在东京的大街上，在马尼拉的俱乐部里，帕格一想起他上舰就职的情景就感到兴奋：列队行礼的穿白制服的水兵，接受检阅的仪仗队，水手长发出颤音的哨子声，在舷梯上握手的指挥官们，以及在为迎接新舰长而打扮得五彩缤纷的雄伟战舰上得意洋洋的巡礼。从前他经常在这样的仪式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是作为主角，作为核心人物，作为新到任的“舰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吃一辈子苦头，也是值得的！

眼前却成了这副样子！

维克多·亨利踏上“加利福尼亚”号倾斜的后甲板时，一股腐烂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他说：“请准许登舰，先生。”

“请吧，先生。”值日军官漂亮地行了个礼，他的红红的孩子气的脸很动人。他穿着油污的咔叽制服，戴着手套，挂着望远镜。五具尸体停放在后甲板上，盖着满是水渍和油渍的被单，湿透了的黑皮鞋伸了出来，鼻子把被单拱起，细细的水流从他们身边沿着倾斜的甲板向值日军官站的地方淌过来。这股气味一部分是他们发出来的，但是还有好多别的臭味混在一起——一座造给人居住的巨大机器破碎了、崩溃了，发出各种气味：冒出来的烟味，抽水机的汽油味，烧焦的油漆、木头和纸的气味，烧焦的肉味，腐烂的食物味，破烂的废绳缆味。没刮胡子的水兵和军官穿着肮脏的衣服到处闲荡。主甲板上，在脏东西、垃圾堆、乱七八糟的水管、散乱的弹壳和弹药箱中间，庞大而清洁的、完好无损的上层结构耸立在黄昏的天空中。长长的十六英寸大炮，前前后后保养得清清爽爽，刚刚刷上了光亮的灰色油漆，炮口安着炮塞，炮塔毫无损伤。舰上到处架起了高射炮。这艘战列舰半死不活地漂浮在水面上，尽管受了伤，却依然是堂皇的、宏伟的。

“我是维克多·亨利上校。”

“是吗，先生？哦！是的，先生！华伦斯东舰长等您好久了。”他朝一个穿白制服的通信兵打了个榧子，讨人喜欢地凄然一笑，说，“真糟糕，先生，叫您看见本舰成了这副样子。本孙，报告舰长亨利上校来了。”

“等一下，你们的舰长在哪儿？”

“先生，他和打捞军官们在下面的前轮机舱里。”

“我认得路。”

那些甲板和过道都异乎寻常地一动不动地倾斜着。维克多·亨利从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过去，爬下陡斜的梯子，烟、汽油、油漆气味以及一种可怕的臭肉味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昏暗和恶臭中下到更深的地方，意识到这些气味弥漫的空间就是鱼雷爆炸的弹穴。维克多·亨利下到前机

舱，里面有四个军官挤在一条很高的高架走道上，正用强光的手电照着一片浮油的水面。由于眼睛引起的错觉，倾斜的好像是把发动机淹了一半的水，而不是这个隔水舱。

维克多·亨利甚至没有寒暄几句，就加入了营救军舰的技术性讨论。抽水机来不及排出从鱼雷打穿的洞里灌进来的水，所以舰身正在缓缓下沉。事情就这么简单。帕格问还有没有抽水机，能否用拖船或辅助舰来排水。然而，整个停泊处都在嚷着要抽水机。弄不到更多的抽水设备，就无法及时防止这艘战舰下沉。舰长华伦斯东面容憔悴，穿着油污的咔叽工作服，看起来有六十来岁，对帕格提出的其他办法陆陆续续地做出悲观的答复。补上那些窟窿得好几个月的水下作业。它们分布在舰体的十几个部位。派潜水员封死被打坏的部位，再把它们一个一个补上，又不可能及时完成。一句话，“加利福尼亚”号虽然还没有沉底，但已经是完蛋了。他们谈的都是关于隔舱之间的空隔^①、关于黏合修补、关于送回本国彻底大修，以及关于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才能重新服役等等的話。

华伦斯东带维克多·亨利到了上面的舰长室。重新呼吸到从顶风的舷窗吹进来的新鲜空气，重新看到苹果绿的夜空中亮闪闪的金星，真是一件爽心快意的事情。在这艘无可挽救地沉向海底的战列舰上，指挥官的舱房里却完整无损、宽敞齐整，既漂亮又富有魅力。一个菲律宾籍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咖啡，他们只好放在膝盖上，因为杯子会从倾斜的桌子上滑下去。舰长悲痛地给帕格讲了日本人轰炸的经过。帕格以前从没遇见过这位军官，可是华伦斯东好像很知道他。他问维克多·亨利罗斯福总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还问他是否认为俄国人能比较持久地抵抗德国人。

“哦，顺便说一下，”他正准备陪着帕格走出来时又说了一句，“这儿攒了你好多信。我不知道——”他把书桌的几个抽屉打开又关上，“啊，这儿，全在这儿哩。”

维克多·亨利把鼓鼓的信封夹到胳膊底下，和舰长一块儿在沉沉暮色中从杂乱的臭烘烘的主甲板上捡着路走过去。

“两天前这艘军舰是什么样子，你简直没法儿相信。”舰长凄惨地摇摇头，提高嗓门盖过嘤嘤的抽水机声和四下里的金属敲打声，“我们从马尼拉得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星期六我亲自进行检查，检查了五个小时。那个活儿干得才漂亮呢！你简直可以在轮机舱甲板上吃饭。都闪闪发亮！它要算总司令的舰队里最漂亮的了，亨利，而且配备着最优秀的官兵——唉，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

后甲板的那些尸体都已经被挪走了。舰长四处望望，说：“啊，他们把那些可怜鬼弄走了。真是不幸极了，上次点名还有四十七个找不着。他们是在底舱里，亨利，全淹死啦！啊，上帝！那些打捞的家伙说，总有一天这艘军舰要回来作战的，可是天晓得！天晓得那时候我在什么地方！谁料到这些狗崽子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一路溜进夏威夷来？谁会料到他们竟疯狂到敢来试一试？我们的空中掩护到哪儿去了呢？”

“那是‘企业’号吗？”帕格指着一个熄灯灭火的黑压压的长方形东西，它正顺着水道往外驶。

华伦斯东凝视着那个黑影。“是它。谢谢上帝，星期天早上它没在港里。”

“我儿子是那上面的飞行员，或许我该去看看他，有好久没见到他了。”

“我说，那该叫你高兴高兴啦。只要叫你高兴，什么都成。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亨利，真是对不起得很。”华伦斯东舰长伸出手，维克多·亨利犹豫了一下。

在这一瞬间，他想，这个人当初要是比别人聪明点儿，使这艘军舰处于Z级或者即使是Y级戒备——不管怎样说，连他都收到了备战警告——下令进行拂晓防空戒备，“加利福尼亚”号现在也许已经成为海军里最出名的战舰，雄踞水面，随时准备战斗了。而华伦斯东也就会成为民族英雄，在他面前就是直通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的升官道路，他移交给下一任的就会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可是眼下呢，他不过是那八位正和打捞军官磋商的战列舰舰长之一，嘴里念叨着这一切是多么不幸，伸出手给那个永远也不会接替他的人，因为他已经让敌人把军舰击沉了。

然而如果是他，帕格·亨利，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吗？一个战列舰舰长命令他的部下起床在港里进行拂晓全体作战准备，而其他六艘战列舰的人却都在睡大觉，这简直成了可笑的荒唐鬼了。整个舰队的人，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以下，都在做梦。这是主要的、永远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加利福尼亚”号的沉没只是一个谁也不会去注意的小小的脚注而已。

他握了握华伦斯东的手，向军旗行了个礼，顺着斜倚水面的令人眩晕的舷梯走下去，乘上值日军官调来的完好无损的豪华的舰长专用汽艇。汽艇驶到码头时，已经天黑了。帕格借着汽车仪表板朦胧的亮光，把那堆积存信件的信封大致看了看：大部分是公文，有两封是罗达的，一封是梅德琳的。他一封也没拆开。

“爸！”华伦不但在家，而且已经换上了便服裤子和一件宽松的花衬衫。他冲进客厅，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父亲，另一只胳膊僵直地垂在身边，一边耳朵上贴着胶布。“哎呀呀，您到底完成了任务啦！从莫斯科捞了一笔！您好吗，爸？”

“我刚上‘加利福尼亚’号看了看。”

“哦，老天爷。来点儿掺水的威士忌酒好吗？”

“水别太多，多一点儿威士忌。你胳膊怎么啦？”

“我撞上日本鬼子了，杰恩没跟你说这事吗？”

“她没告诉我你受了伤。”

“不过缝了几针。我照样飞，这才是主要的。来，爸爸，外面这儿凉

快点儿。”

在阴凉的有遮阳的走廊上，帕格沉痛地描述着“加利福尼亚”号的情景。华伦一脸瞧不起的样儿。他说，海军的战舰就像一群睡着了肥猫，等着吃败仗；他们光想着晋升和比分数，对天空的情况一无所知，训练了多少日子，一心要跟日本鬼子打一场日德兰战役⁽²⁾那样的仗。可是日本鬼子抓了海军航空兵，而且一出手就打得很漂亮。“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他说，“不过这将是一场持久的硬仗，海军航空兵会来干的。可不是舰艇，爸。”

“我看有些飞机好像在地面上就给收拾掉了。”帕格不服气地说，觉得威士忌酒喝下去很舒服，在身体里发散开来。

“不错，这我承认。整个基地都毫无防备。爸，我告诉您一件事，要是哈尔西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出不了这种事。他一直憋着劲儿准备作战，早就心急火燎了。他会让这该死的舰队保持Z级戒备，整年从早到晚进入全部战斗准备；他会让巡逻机飞个没完，直到飞得散了架；他会成为夏威夷最叫人痛恨的家伙。老天爷，他们来的时候，他早已等着他们了！可不是嘛，我们在十一月就让航空母舰轻装上阵了。从那以后，我们天天飞到天黑，鱼雷装上弹头，飞机装上炸弹，深水炸弹也准备好了。他就像头屁股上叮了个马蝇子的老骡子一样猛跑，这可一点儿不假。”

华伦描述了哈尔西为了寻找日本人的航空母舰而冲到瓦胡岛南边去的那趟徒劳无功的奔袭。华伦·亨利和其他飞行员都觉得方向根本不对头。日本鬼子潜伏的地带只能在北边，从那儿他们袭击完了可以一直返回本土。可是哈尔西收到了南部发现大量无线电信号的测向报告——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于是他派出了全部鱼雷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轰隆隆地往南飞去。机群在空荡荡的海面上搜索了几个小时，直到“企业”号难为情地把它召了回去。这个报告是最常见的测向错误，是相对方位。日本鬼子正好是在相反的方向——北方。当然，那时候已经没希望追上他们了。

他父亲怀疑地咕哝道：“原来是这样。万能的上帝，这简直跟战舰干得一样蠢。”

“唉，是够蠢的，那么大的参谋部里，应该有人想到相对方位的。可是谁的头脑都没有这么清楚，我闹不明白——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一艘航空母舰对付四五艘啊。这也许还算是最好的呢。他起码是试图寻找战斗的机会。您听我说，爸，我们自己的高射炮把自己的飞机打掉了好多，我肯定就是给他们打中的。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场混乱。告诉我，拜伦怎么样？您在马尼拉看见他了吗？”

威士忌酒缓和了维克多·亨利难受的心情，不过和华伦聊一聊也是一剂更好的药。客厅里斜射过来的光落在他儿子身上，显出他已经变了：老了一些，比较自在，然而有点儿倔强，不管什么时候总叼着烟卷。他跟敌人较量过，仍旧活着。他锋芒毕露，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顺随着帕格。

“我跟您说吧，爸，”他说，从另一间房间里又给帕格端来一杯威士忌，“我不否认这是失败。这是我们历史上败得最惨的一次，海军要在这种耻辱中过一百年。可是，上帝，国会今天投票宣战，只有一票反对！仅仅一票！想想吧，还有什么能造成这种局面？日本鬼子是蠢货，他们本应往南移动，看罗斯福敢不敢动手。他们真要那么干了，罗斯福才麻烦呢。”华伦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再说，从军事行动上讲，他们把这次攻击弄糟了。头一轮轰炸，他们就把我们打倒在地，等到第二轮，只不过是军舰上找补了几下，炸沉了一些小船。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油库就在潜艇基地的后面，一点儿掩蔽都没有。几十个装满油的矮胖胖的靶子，拿帽子都能扣着。是啊，要是他们把这些油搞掉了——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这么干——我们这会儿就得从夏威夷撤退了。舰队就不能在这里进行活动。我们现在就得横跨二千五百英里的海洋，演一出敦刻尔克的撤退了。这还不算，他们没炸潜艇。他们会后悔的！他们也没碰我们的修配厂——”

“我相信，”帕格说，“日本鬼子的海军上将因为他的可耻失败，现在正在剖腹自杀呢。”

“爸，我说那确实是一个失败。”华伦并不觉得受了打击，尖锐而又愉快地反驳说，“我认为他们突袭成功是付了很高的政治代价的，后来又没能加以利用。我说，还有一刻钟才吃晚饭，再喝一小杯怎么样？”

帕格想看看他的信件，可是华伦的聪明伶俐使他的忧郁心情愉快起来，烈性的酒也见了奇效。“好吧，少来一点儿。”

他告诉华伦，他见到了海军司令金梅尔。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听说金梅尔抱怨运给欧洲的作战物资太多时，摆了一下手：“天哪，他也抱怨吗？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借口罢了。一定要赔上几百万条人命才能挡住德国人。谁的生命呢？可能是我们的！俄国人已经跟希特勒做过一次交易，他们还能再做一次。您知道，一九一八年共产党单独和德国签订过和约。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全部策略就是叫苏联继续打下去。那是非常明显的！”

“你知道，华伦，你应该抽空到总司令那儿去，把问题解决了。”

“我倒愿意那么干，不过我得赶快行动，趁他在职的时候抓住他。”

“哦？你有内部消息？”

“爸爸，总统不会辞职，总得有人来动脑筋。”

“大家吃晚饭吧。”杰妮丝的声音喊道。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走进屋去时，华伦说，“有一天，那些俄国人会为了那些人命勒索报酬的。他们一定会吞并波兰，或者捷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也许那才够公平合理。每隔五十年左右，俄国总是把波兰吞下去，随后又吐出来。爸，莫斯科到底什么样？俄国人又是什么样？您看见了多少？”

在吃晚饭的时候，帕格一直谈着他在俄国的冒险故事。杰妮丝准备

了好多瓶红酒。酒并不太好，他也不怎么会喝酒，可是那天晚上，他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觉得那红酒实在了不起。不停地谈话是他身上另一件不寻常的事，也使他的心情舒畅了。

杰妮丝问起了帕姆·塔茨伯利，这个话题又引他讲起在英国的经验和在柏林上空的飞行。华伦要求他爸爸讲讲炸弹架和投弹装置的细节，可是帕格什么都不懂。华伦打断了帕格的话头，谈起他和军械局关于他的飞机的投弹装置的争论，以及关于他在船舶修配厂里制造的改良弹架，现在局里正在勉强地审查他的设计，以便考虑在所有飞机上使用。帕格极力克制住他的惊讶和高兴，不表露出来。他说：“孩子，谁都不会感谢你的，要是成功的话，尤其是那样！你只会得到捣蛋鬼的名声罢了。”

“我会达到我的目的，让炸弹笔直投下和命中。”

帕格回到有遮阳的黑暗走廊上，这时他差不多快醉了。他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问他的儿子，指挥“加利福尼亚”号的差事既然没有了，他认为应该怎么办呢。这可是一个真心诚意的问题。他的儿子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想也许儿子会给他很好的建议。

华伦笑着说：“爸爸，学学飞行吧。”

“别以为我没有想到过。”

“哼，说真的，您明天最好再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去，大拍桌子，直到您搞到一个指挥官的差事为止。他们大概以为您和总统很有交情。您会得到您要求的东西的，不过您得赶快行动。如果罗斯福先生想起您又无事可做，他会派您去执行什么别的使命的。尽管我不了解，但那准是十分有趣的工作吧。”

“华伦，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话——谢谢，谢谢，孩子，只要一点点，这种白兰地好极了——过去两年中，几乎我做的每件事都使我苦恼。我不知道那位明智的罗斯福先生为什么把我选作他的高级听差。我跟大人物当面谈过话，那的确是一种特权。要是我打算写一本书，或者进政界，或者干那一类的事，那倒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对于那些人来说，你只是一个零啊。他们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你必须留神你说的每句话；你必须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注意某一位著名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每一种腔调。这个人也许会名垂青史，但是基本上也不过是另一个普通人，甚至也许是一个大罪犯，像斯大林和希特勒。我以为，你必须要有结交大人物的爱好。有些人真是那样，天晓得，他们渴求那种爱好，可是我不是那种人。我永远不愿再离开军舰和海洋一步，我也永远不愿再走进另外一个大使馆。”

“爸，您的差事怎么开始的呢？来，再喝点儿。”

“不喝啦，不喝啦，华伦，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恼啦。好吧，行啦，只要酒杯底里一点儿，谢谢，孩子。你知道怎么开始的吗？是这样——”

帕格详细叙述了他对德苏条约的预测，他跟总统的几次会见，他为

英国调集的飞机，他从柏林打的报告。他觉得自己的话越来越多。“嗯，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些事情，华伦，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甚至连你妈都没说过。你现在使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职业军官了，我感到很安慰，并且高兴跟你谈点儿心事。还有，我已经醉得够呛了。”

华伦咧着嘴嘻嘻一笑：“嘿！您一件事都没告诉过我，向英国输送飞机的故事是两三个月前在《时代》周刊上突然发表的。”

“那个我也注意到了，”他爸爸说，“不过泄露机密的人可不是我。在那个故事里，你没看到我的名字吧？”

“我确实没看到。爸，您知道总统为什么喜欢您吗？您有一个灵敏的头脑，您会办事，您的嘴紧。这几种品质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少见的。另外再加上一条，您不想做官。总统的四周，少不了像您所形容的争先恐后想接近他的那种人。他准觉得您为人爽朗，而且有用。在华盛顿，爱国的人不会很多。”

“哦，那倒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奉承我，不过你管我叫头脑灵敏的爱国者，我得谢谢你。华伦，我的确想努力做到跟别人同样灵敏。可能我在航空母舰对战列舰的那个小小的争论上犯了点儿错误。如果命令我去指挥‘企业’号航空母舰，而不是去指挥‘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这是可能的，要是我学过飞行——那么我目前就会是一名指挥官，而不是一个醉醺醺的酒鬼了。谢谢你，华伦。在一切方面谢谢你，但愿上帝保佑你。我啰里啰唆说了这么多话，很抱歉。明天，我想听听所有你和那些零式飞机打交道的事。现在，要是我还能走得了路的话，我想我要去睡觉了。”

直到中午，他才起床。杰妮丝在后面草地的毯子上跟孩子逗着玩，这时她公公穿着一件白绸和服，手里拿着一个马尼拉的信封，打着哈欠，出现在带遮阳的走廊上。

“嘿，爸，”她喊道，“弄点儿早饭吃，怎么样？”

他在一张柳条椅上坐下。“你是说午饭吧，不用了，谢谢。旅行弄得我晕头转向，到现在还不能按时间办事。你们的女仆正给我煮咖啡，我要看看我的信件，然后上总司令部去一趟。”

几分钟以后，杰妮丝听见当的一响。维克多·亨利坐得笔直，瞪着膝头上的一封信，他的手仍旧搁在那只被他重重地放下的杯子上。

“怎么啦，爸？”

“嗯，什么？没什么。”

“家里有什么坏消息吗？”

“咖啡太烫啦，烫了我的舌头，没什么。顺便问一声，华伦哪里去了？”

“到舰上去了。他想回来吃晚饭，不过恐怕今后我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了。”

“一点儿不错。”

她想，他的声音、他的态度既紧张又古怪。她偷偷地看他把那两封手写的信念了又念，一会儿望望这封，一会儿望望那封，撇下一堆公文拆都不拆。

“喂，杰恩。”他站起来，把信装回大信封里。

“哎，爸。你真不想吃点儿东西吗？”

“不想，不想，我不想吃。我觉得我比自己料想的还要疲乏些，我还是上床去再躺一会儿。”

天黑了，他的卧室门还关着。七点以后，华伦回家了。杰妮丝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讲了，他小心地敲敲他爸爸的房门。“爸爸？”

他敲得更响一点儿，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走进了乌黑的房间。一会儿，他拿了一个白兰地空瓶子走出来，手掌里托着瓶塞和封口的锡箔。“这是新开的一瓶，杰妮丝，他把它打开，全喝光了。”

“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就是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也许你应该看看他的信。”

华伦冷冷地盯了她一眼，点起一支香烟。

“听我说，”她说，声音里又胆怯又焦躁，“不管里面写些什么，反正是那些信搅得他心烦意乱，你最好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

“要是他想叫我知道，他会告诉我的。”

“那你怎么办呢？”

“吃我的晚饭。”

直到吃完饭，华伦都没再说话。饭桌收拾开以后，他还默默地坐在那儿，望着前面发愣。最后，他说：“爸爸把‘加利福尼亚’号的事看得太严重了，问题全出在那上面。”

“嗯，我希望没别的事。”

他说：“你听了晚上的新闻广播吗？”

“没有。”

“马尼拉遭到大轰炸，他们把甲米地海军基地炸得一塌糊涂。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就是这些。可是‘企业’号上的报务员告诉我，有两艘潜艇挨了炸，一艘沉没了，是‘乌贼’号。”

“哦，上帝，不会吧！”

“有没有人得救，一个字没提。”

(1) 舰船上隔舱之间的空隙，以防液体由一舱流入他舱。

- (2) 1916年英德两国海军在丹麦西部海上进行的一场大海战。

第六十一章

对军事专家来说，“克拉克机场”就是美国失败的代号，和珍珠港一样。吕宋岛上陆军的这个主要空军基地一毁，菲律宾就失去了空中掩护，亚洲舰队就得南逃，物产丰富的南海岛屿和群岛一下子就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了。究竟那里出了什么事，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国会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一个人被撤职。历史依旧把克拉克机场置之不顾，只记住珍珠港。相距五千英里的两场大灾难在同一天里发生，确实是令人痛心的，于是，历史像个老练的编辑，删掉了重复的部分。

克拉克机场事件比珍珠港事件晚半天，因为日本人尽管计划订得十分巧妙，也不可能安排所有地方都同时天亮。他们放弃了突袭菲律宾的希望，因为太阳要五个钟头才能从夏威夷越过这段大洋。他们的轰炸机等候好天气从台湾起飞，刚好在正午以前隆隆地一直飞到吕宋本岛上空，预料岛上会严阵以待，猛烈抵抗。珍珠港被炸的消息传来以后，转入战时体制的地面观测哨，跟踪着越过海岸一路飞向目的地的进攻机群，把大量的报告送向指挥部。然而，那些轰炸机没有受到丝毫抵抗，发现远东空军部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庞大机群排列在机场上。这件丢脸的事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一个谜。这一次，惊讶的是日本人了，不过这种惊讶是十分愉快的。他们彻底消灭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空军，然后飞走了。这样，十五分钟之内，任何阻止日本人向南海进军的希望都归于破灭。留给当地美军的没有别的，只有陷于绝境和投降。

日本人马上抓住了这个惊人的胜利。第一步就是要搞得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海湾站不住脚。克拉克机场事件以后两天，一大群轰炸机飞来，周密细微地摧毁了甲米地海军基地。他们干得很从容，因为不必担心美军的空中防御。“乌贼”号和拜伦·亨利在日本人的轰炸中首当其冲，因此就有了第一次的那个误报。在甲米地被炸沉的是另一艘同级的潜艇“海狮”号。

袭击刚开始时，拜伦正在岸上，带着一个工作组提运鱼雷。吓人的空袭警报的哀鸣就在鱼雷工厂的大敞棚附近响起来。高架吊车咔嗒一声停住了，修配机器的隆隆回响和尖厉的声音也沉寂下来。穿着油污工作服的工长们、鱼雷手们和机械师们从座位上和车床边跑出来，走上战斗岗位。

拜伦的小组已经把四枚鱼雷装上了卡车。他决定再装两枚再走，因为他得到的命令是运六枚，而且自从克拉克机场事件以后，虚惊一场的警报经常有。可是，高架吊车停了，要挪动一枚装配好的马克-14型鱼雷——一个装满了炸药、推进燃料和马达的一吨半重的钢筒——就成了慢活儿了。汗流浹背的“乌贼”号水兵们正在把一枚鱼雷挂上一辆起重卡车的吊链，拜伦手下的上等鱼雷兵往天边瞟了一眼，说：“亨利先生，它们飞过来啦。”

在“乌贼”号上，汉逊的眼睛最尖。拜伦瞧了半分钟，才看出银灰色小点组成的整齐的V字形，在蓝天上闪闪发光，比他在波兰上空看见的德国飞机要高得多。以前在华沙的那种感情——恐惧、兴奋以及眼明手快的要求，又紧紧抓住了他。

“上帝，真是的，总有五六十架。”他说。

“我数的是五十七架，朝这边飞过来了，先生。目标角度零度。”

“可不是。喂喂，咱们快点儿装吧。”

开起重卡车的水兵发动了马达，挂着鱼雷的铁链绷紧了。“停下！”拜伦听见远处一声爆炸，喊道。更多的开花弹爆炸了，声音越来越近。水泥地面颤抖起来。自从离开华沙以来，拜伦第一次又听到了那种熟悉的声音——一种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的尖啸。

“隐蔽！”

水兵们钻到卡车和附近的一张笨重的工作台下面。敞棚附近一声爆炸，跟着周围响起一连串的声音，地面颤动着，拜伦也扑到工作台底下盖着一层油泥的粗糙水泥地上。这儿地方很窄，他的脸挤在什么人粗硬的工作服上。拜伦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轰炸，听到一阵接一阵的震撼地面的爆裂声，他一再感到揪心的痛苦，并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觉得死活的机会一半对一半，好像下一分钟就要被炸死了。但是，喧嚣终于减弱下来，轰炸转移到基地别的地方去了。他爬出来，跑到外面。到处是一片汹涌翻腾的烟云火海，一道道墙开始倒塌下来。清澈的蓝天上，星星点点的高射炮火在轰炸机下面老远的地方有气无力地爆炸。透过烟雾，那些轰炸机清晰可见。“乌贼”号的水兵们乱哄哄地聚集在拜伦周围，掸着身上的灰土，凝望着大火。

“喂，亨利先生，看来不妙，对吗？”

“我们回艇上去好吗？”

“等一等。”

“我们还得把鱼雷装完吗？”

拜伦匆匆穿过冒烟的敞棚，去查看一下那一边的情形。汉逊跟着他一道。汉逊是一个能干的潜艇老兵，一个家在俄勒冈州的胖胖的瑞典人，身高六英尺多，留着一把金黄色的大胡子，大肚子下面紧紧勒了一条裤带。汉逊没当上土班长是因为有一次在檀香山抗拒逮捕他的海军陆战队的三个海岸巡逻兵，把一个打得脑震荡，另一个断了胳膊。他喜欢拜伦，教会他很多东西，却又不显出在教的样子。拜伦留起胡子，一半也是为了同情汉逊，因为艇长一直找这个顽固的瑞典人的麻烦，叫他要么把胡子剪齐，要么刮掉。

鱼雷工厂的另一边，海风吹着大火，烧得轰轰隆隆、噼噼啪啪直响。街道上，一枚炸弹炸了一个大坑，水从破裂的总管道里喷上来。被炸得歪扭断裂的地下电缆上进射着密密麻麻的蓝色火花。三辆海军的重型卡车停在烟雾腾腾的坑边上，三个菲律宾司机用他加禄语交谈着，向

洞里张望。

拜伦的喊声盖过了这片嘈杂声：“看样子，我们大概要困在这儿了。汉逊，你说呢？”

“我也说不上来，亨利先生。要是这些卡车能调开，我们也许能绕过司令部开出去。”

一位司机招呼拜伦说：“喂，我们能打这工厂里开过去吗？有没有一条能上码头的道儿？”

拜伦摇摇头，提高嗓门盖过尖厉的警报声和沿街拖着水管的消防队员的呼喊声：“那边的路全都堵上啦！火大着哪，好多墙都塌啦！”

汉逊眯起眼睛，抬头望望随风翻腾的浓烟烈火，说：“亨利先生，火就要蔓延到这个工厂里来了，这些鱼雷全都要完蛋啦！”拜伦懂得这个鱼雷兵话里包含的痛苦。没有鱼雷，潜艇分队还有什么用呢？鱼雷不够，谁都知道是一个大难题。

他说：“好吧，要是你会开高架吊车，咱们也许还能多拖几枚出来。”

汉逊搔了搔秃头：“亨利先生，我不是吊车司机。”

一个穿着工装、戴着一顶褐色硬帽子的瘦瘦的老百姓正站在水坑旁边，他说：“我是吊车司机。你需要干什么？”

拜伦转身对那个菲律宾司机说：“你们几位帮我们一把，怎么样？我们要把一些鱼雷从这儿弄出去。”

那个菲律宾人用他加禄语跟另外几个司机很快地交换了意见，于是说：“行！往哪儿去？”

“来吧，”拜伦对那个老百姓说，“就在这工厂里。那是一辆高架吊车。”

“我晓得，小伙子。”

这时，在桑莱岬海湾里，一艘灰色快艇飞快地靠上正在驶往巴丹潜艇基地的“乌贼”号。这是瑞德·塔利的快艇，他把“乌贼”号的艇长从基地送回艇上来。布朗奇·胡班从快艇上跳上了潜艇前甲板，这时塔利上校用扩音器向舰桥上高喊道：“嘿，‘乌贼’号！‘海龙’号和‘海狮’号怎样啦？”

埃斯特把双手圈在嘴边说：“我们离开时，它们都没事，先生。不过它们并排靠在那儿动不了啦，没有动力啦！”

“哦，上帝。告诉布朗奇把潜艇停在这儿附近，我去瞧瞧。”

“要下潜吗，先生？”

“不用，除非你们受到攻击。”

胡班走到舰桥上时，快艇突突突地开走了。“‘夫人’，勃拉尼和他的工作组怎么样啦？”

埃斯特指指身后的海军基地，那边是一片熊熊的烈焰，一道道烟柱直冲天空。“他们一直没露面。我当时琢磨还是从那里挪开的好，艇长。”

“对极啦。幸好我们当中有一个在艇上。”

一会儿，快艇回来了。舵手驾着它斜斜地靠拢过来，塔利上了“乌贼”号。他脸色苍白，声音沙哑地说：“糟糕，它们都吃了炸弹啦。我看‘海狮’号是完蛋了——它着火了，后机舱进了水，正在迅速下沉。‘鸽子’号正在设法把‘海龙’号拖到一边去。你最好回那边去，布朗奇，看看有没有办法。”

“是，是，先生。”

一艘肮脏的捕鲸摩托船朝“乌贼”号磨磨蹭蹭地开过来。“这会儿会是谁呢？”塔利说。

胡班用手遮着眼：“喂，‘夫人’，那是皮厄斯吧？”

“是他，是皮厄斯，先生。”埃斯特上尉用望远镜望着说。

水兵们跑上前甲板，帮助那个年轻水兵爬上船来。他到了舰桥上，两眼泛白，嘴巴红红的，像是一个涂了黑脸扮黑人的歌手。“上校，亨利先生派我来告诉您，工作组平安无事。”

“哎呀，谢天谢地！他们在哪儿？”

“他们正从鱼雷工厂往外运鱼雷呢。”

塔利叫道：“鱼雷工厂？你是说它还没倒塌？”

“没有，先生。火头好像朝另一边吹，所以亨利先生和汉逊弄了些卡车，并且——”

“你跟我走。”塔利说，“布朗奇，我回那边去了。”

可是，等到中队司令和那个水兵到达熊熊燃烧的海军基地时，已经没有任何一条路能通往鱼雷工厂了。倒塌的建筑物和冒烟的废墟把每条通码头地区的路都堵住了。塔利驾着一辆征用的吉普车，穿过滚滚的烟雾，避开弹坑、瓦砾以及尖叫着飞跑的救护车，徒然地绕来绕去。“塔利上校，我想，我看见那些卡车了。”皮厄斯说，他指着小桥对面的一块草地，那里挤满了车辆、救护车和行人，“看见了吗？就在那水塔旁边。”

“灰色的大卡车吗？”

“是的，先生。我想，他们就在那里，先生。”

塔利把吉普车开到路外边停下，挤过桥去。他发现拜伦·亨利坐在卡车上的一堆鱼雷上面，正在喝可口可乐。他的手、脸、胡子上全是煤烟，简直认不出来啦。三辆卡车装满了鱼雷，还有两辆起重卡车上也装着。一辆小军用卡车上高高堆着印着字的板条箱和各种盒子。菲律宾司机坐在草地上，吃着夹肉面包，用他加禄语讲着笑话。“乌贼”号工作组的人都疲惫不堪，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只有汉逊坐在那里抽烟斗，背

靠着拜伦坐着的卡车大轮胎。

“喂，拜伦！”塔利叫道。

拜伦转过身来，想一跃而起，可是在一堆长长的圆筒上面办不到。“哦，下午好，先生。”

“你搞到多少枚？”

“二十六枚，先生。后来非离开不可了，火逼近了。”

“我看见你还挖了一卡车零件呢。”

“那是汉逊的主意，先生。”

“汉逊是谁？”

拜伦指了指那个鱼雷兵，他一认出塔利上校，马上跳了起来。

“你是什么级别？”

“一等鱼雷兵，先生。”

“那你可说错了，你是鱼雷兵班长啦。”

汉逊张开满是大胡子的嘴，喜气洋洋地微微一笑。他望着亨利少尉，两眼炯炯有神。塔利环顾了一下抢救出来的鱼雷宝藏：“有雷管没有？”

“有，先生。”

“那很好。你把这批东西拉到马里韦莱斯去吧。”

“是，是，先生。”

“拜伦，关于这事，我想要一份报告，把你工作组的人员和这些司机的姓名、级别都写上。”

“是，先生。”

“还能有办法从那里多搞出一些鱼雷来吗？”

“那要看这场火能留下多少了，先生。我们走时，工厂还没烧着，不过这会儿，我就知道了。”

“好吧。这事我来照管，你们走吧。”

第二天早上，拜伦去见塔利上校。这位中队司令在马里韦莱斯港海滩上的一所活动房屋里，正坐在写字台前办公。这个海港是多山的巴丹半岛的一个小小的深湾。塔利的晒黑了的光头后面，一幅蓝黄两色的马尼拉湾大地图差不多盖满了白板墙。拜伦递给他一份两页的报告。塔利看了一遍，说：“这个材料太短。”

“事实和所有的姓名、级别都写上了，上校。”

塔利点点头，把报告放到文件筐里。“布朗奇告诉我，你讨厌写公

文。”

“很抱歉，先生，我没那份本事。”

“那么，他跟你讲了我为什么要找你吗？”

“是关于抢救物资的事，先生。”

“拜伦，日本鬼子不久就要登陆了，我们大概守不住马尼拉。只要麦克阿瑟抓住巴丹不放，这个中队就能从马里韦莱斯往外继续作战。这个鬼地方比我们现有的或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可能有的任何别的潜艇基地离日本都近得多。”塔利站起来，指着墙，“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剩下来的每一项物资，只要是我们用得上的，都从甲米地和马尼拉撤出来，运到这儿。你好像有一种清道夫的本事。”塔利笑了，拜伦也有礼貌地回笑了笑。“‘乌贼’号出海作战以前，你就干这个。柏西菲尔少校负责这项工作，你现在就到马尼拉哈特海军将军的司令部向他报到，他等着你。”

“是，是，先生。”

“你到了那里，去看看哈特海军将军。你晓得，他是潜艇上的老手。我对他讲了那些鱼雷的事，他很赞赏你，正写保举信呢。”

“是，上校。”

“哦，附带说一下，我写了一封信给你爸爸，谈到你立了功，不过天晓得那封信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到他手里。”塔利上校犹豫地取下眼镜，望望站得笔直的、没有表情的少尉，在转椅上转来转去，“喂，拜伦，咱们这儿闹得这样乱七八糟，你还想到大西洋去吗？”

“是的，先生，我想去。”

“现在只有我们这个中队在海上跟日本鬼子作战，只有这儿才是战场。在这种时候，你还要走？”

拜伦没作声。

“至于你在意大利的妻子和小孩，真是运气不好，不过你晓得，她现在就要成为敌侨啦。”

“先生，我们还没跟意大利交战哪。”

“啊，那是避免不了的。你知道，希特勒预定要在今天发表演说，大讲这个问题。谁都料得到他会宣战，墨索里尼也就会马上跟着来。你妻子会被拘留，不过那也没什么可怕，过一阵子就可以交换回来。意大利人是文明人，我敢说她不会出什么事。”

“塔利上校，我妻子是犹太人。”

中队司令看来吃了一惊，脸色有点儿变红了。他避开拜伦的目光：“哦，那我可不知道。”

“我的艇长知道，我告诉过他。那些意大利人，说得更具体些，那些

德国人会把我儿子也划成犹太人的。”

塔利呼呼地喘了口长气，说：“好吧，那倒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潜艇在大西洋的军事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次要的，这里才是需要你的地方。”他抬头望望没有表情的立正站着的少尉。“不管怎样，拜伦，我要发一封公文，建议把你调到大西洋潜艇舰队去，可是要等到‘乌贼’号找到接替你的人，之前可不行。”

拜伦·亨利没露出半点儿他心里感到的快慰。“谢谢您，塔利上校。”

中队司令打开了桌子抽屉。“还有一件事，你的指挥官同意发给你的，祝贺你。”

他把一枚金质别针放在拜伦面前的桌上，那是发给潜艇人员的海豚奖章。

第六十二章

对美国作战

（摘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希特勒的失策

十二月十一日，发生了最后的灾难。经过四天连历史本身都吓得不敢透气的踌躇，阿道夫·希特勒召集国会，对美国宣战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十二月八日向国会发表宣战演说时，连提也没提到德国。这是很有理由的！他的国家所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战斗热情，是百分之百地针对着“可耻”的日本。如同一向所做的那样，这个狡猾的总统连一英寸都不越过舆论的范围。

在这焦灼不安的四天里，我们参谋本部的一些人认为，珍珠港的袭击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可以想象，美国会从欧洲整个转过身去应付日本。罗斯福所制造的歇斯底里的战争压力，都会发泄到太平洋去，停止《租借法案》。这样，我们终于有了透口气的机会，把英国绞死，把苏联打倒，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去对付美国。

然而，元首受到日本的强大压力，要他“尊重”所谓三国公约。

公约变成陷阱

公约主要是宣传上的欺骗手段，像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钢铁盟约》⁽¹⁾一样。日本在一九四〇年加入了《钢铁盟约》，因此这就变成了三国公约，从而产生了虚妄的世界闻名的“轴心国”。这是一句虚张声势的假话。意大利等于零，日本想借德国去吓唬美国人，而希特勒想借日本去吓唬美国人。这两个穷国用公约联合起来，希望使介于它们中间的一个富国瘫痪到不能动弹的地步。

然而，地球是圆的，在另一个方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国家介于它们中间，这就是苏联。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德国和俄国是由里宾特洛甫的互不侵犯条约联系着的，所以我国的外交家们在三国公约中列入一个条款：跟苏联的关系不受这个新条约的影响。

我们对俄国开始作战的时候，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这个条款是他们逃避义务的一个可喜借口。他们很有礼貌地引证这个条款，以及他们当时跟俄国签订的中立条约，不愿进攻俄国。他们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们会这样做的。这就是说，要等到德国人流血流得差不多了，胜利近在眼

前的时候。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世界的情况突然逆转过来，现在日本要求德国帮助它进攻美国了，尽管它以前没有帮助德国去进攻俄国。

不言而喻的是，希特勒对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亏欠。三国公约规定，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者的进攻的时候，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把珍珠港事件叫作美国对日本的“进攻”，即使是在东方人的修辞中，也是牵强附会的语言。希特勒当然有权至少要求日本对苏联宣战，作为对等交换。日本这一行动的消息会使我们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作战的军队无限地提高士气，这样也就会使整个情况有所改变。

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让日本跟俄国继续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却把德国人民投入对美国的战争。随着这个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历史性的胜利和帝国的前途抛弃了。

为什么？

元首到柏林去宣战的时候，我本人正飞往莫斯科前线进行空中视察。十二月中旬，当我又在“狼穴”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把美国人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场，他把美国叫作一半犹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个杂种民族，认为他们不可能进行重大战争。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忙于应付日本，大概要被打败，它不可能还有机会干预欧洲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话。但是我那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叫部下高兴的胡说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谈。跟日本的领袖们不一样，希特勒深知一个关于美国的决定性的军事事实：切勿做那种唤醒和团结这个混乱的、爱争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一盘以人和国家为棋子的棋赛，是两种意志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自一九三三年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已经在下这盘棋了。在工厂、人口、盟国和天然资源方面，希特勒一开始就让了一车两卒，那就是工厂、人口、盟友和自然资源。这些条件逼得他采取虚张声势和不顾一切的方式。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却能够慢慢地、小心地下着棋，等待他的对手用拙劣的赌博使自己失败。

年复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胜过了罗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胜利，他对波兰和西欧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对俄国欧洲部分的惊人的占领，使这盘棋的局势大大对他有利。正当阿道夫·希特勒眼看着就要将死对方的时候，日本突袭了珍珠港。这正是罗斯福早在等待着的一个机会。

我深知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说希特勒觉得我们既然事实上已经在大西洋跟美国作战，为了威望，就要用宣战把罗斯福打倒。还有人甚至认为，对美国宣战是一个提高士气的聪明举动，使公众不去注意我们在东线的停顿和挫折。但是，这些推测都忽视了我们没有要求日本对俄国作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以及当时这篇宣战书的措辞。这份缺乏政治家风度的文件是出于绝望和愤怒而对罗斯福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叫喊。我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看到这盘棋已出乎意料地失去赢的希望，于是一怒之下把

棋盘踢翻在地。

德国的结局

其他的作者们跟着丘吉尔的说法，把战局的转折点放在一年以后，归结在三起同时发生的事件上：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²⁾和北非的登陆，当时战场上已有明显转机。然而，真正的转变还是珍珠港事件。

毫无疑问，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后，我们才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我们短命的帝国扩大到最远的地方。我们的潜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个英美舰队击沉海底。我们的军队开进高加索山脉、里海和尼罗河。我们精力充沛的盟国日本，在迅速的辉煌胜利中取得了它的东亚帝国。

但是，在获得这一切胜利期间，一段记忆常常萦绕在我心中，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以后我飞往莫斯科前线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见德国的坦克、卡车和炮车在几百英里的荒凉平原上蹒跚而行，在阴郁而低沉的俄国太阳下面，冻结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见躺在雪地上的死马，我们的士兵用刀砍碎它们冻硬的尸体，吃它们的肉。我们的飞机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轻的士兵中间，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绿色夏季军服冻得发抖，在汽车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热器免于冻裂，使汽油免于冻得黏稠而流不出来。我听到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袜、手套、防冻剂以及一种据说可以使坦克上的望远镜转动的软膏。望远镜一旦冻住，没有软膏使它转动，坦克兵就成了瞎子，无法操纵坦克和保护自己。那些冷得发抖的士兵，穿着戈培尔征募来运到前线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围巾，实在可怜。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气球和高射炮火。在那里，我充分体会到使人苦恼的停顿的痛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又跟美国作战了。我心里明白，这表明德国的结局终于到来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德国就像一头脑壳里中了一颗子弹的横冲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践踏、撞死折磨它的人们。那颗子弹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的世界帝国

我用这些评论结束了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第一卷，给它做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一九四五年的胜利报告中，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叫作“恣意掠夺的三个犯罪国家”。但是，假使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差一点儿就要做到的——要上绞刑架的领袖人物就该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先生。犯罪国家就该是盟国，它们为了竭力维持几世纪以来它们的财阀掠夺来的东西，从空中屠杀了德国和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希特勒并没有下命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

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道义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来造成潮流的演变。胜利者写下历史，宣布判决，把失败者绞死或者枪决。实际上，历史是根据旧政治结构的腐朽和新政治结构的兴起而发生的一连串霸权的变换。战争是那些变换的高热度转折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永远会发生，而唯一的战争罪行就是战败。这就是现实，其他的都是感情用事的胡说。

我们自始至终跟随着阿道夫·希特勒，从难以相信的胜利到空前的灾难，从珍珠港事件到柏林的陷落，因为他就是我们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抱着达到人类可能的新高度和新深度的伟大梦想，同时他又是具有钢铁意志的冷酷的谋略家。他是德国的灵魂。我们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希特勒便是德国幻想的化身。如果不正视这一事实，我们民族的真实历史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他有他的缺点，包括残忍嗜好、某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粗鄙、对他自己军事才智的夸大评价，以及人所共知的令人遗憾的反犹倾向。这些都是这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的缺点，但是人类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英译者按：阿尔蒙·冯·隆把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两卷著作正确地以珍珠港事件作为分水岭。在《失去的世界帝国》中包括的时期内，一场欧洲战争以差不多的阵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猛烈地进行着，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把它叫作休战以后的继续，这两次大战合在一起成为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但是整个期间，美国没有参加进去。到了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已经深深陷进战争里，因而它成了第一次的全球性战争。那是另一篇故事了。

隆的第二卷著作，书名为《世界性的大破坏》，最近已经在德国出版，主要分析德国的失败和崩溃，但是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

他对希特勒的总结性的评价忽略了一两个小地方。这个能干而坚决的杀人狂利用现代德国作为他的屠杀工具，直接造成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永远不会被精确地算出来。为了制止他，全世界耗费了亿万美元，或许一万亿美元。倘若德国人把这个怪人关进疯人院，而不是把他抬举为他们崇敬的领袖，并投入他们的全部力量支持他十二年之久，这些死亡和这些浪费就不会发生。在历史的记载上，希特勒无疑是最坏的说谎者、骗子、破坏者和世界编年史上的大规模杀人的凶手。隆应该在希特勒的缺点中提到这些事实。

(1) 1939年5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

(2) 阿拉曼位于埃及北部，1942年11月，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军在这里击败德军，使其退出埃及。

第六十三章

通往娜塔丽卧室的一扇门敞开着，因此希特勒的尖厉叫喊把孩子惊醒了。娜塔丽在起居室里已经把收音机的音量拨低，但是元首突然一声尖叫“罗——斯——福！”把她和埃伦吓得吃惊地面面相觑。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终究是一个疯子。”穿着浴衣、围着围巾的埃伦·杰斯特罗沉重地在扶手椅上坐下，两只凹陷的发红的眼睛淌出泪水，摇着头，颤动着手把茶杯举到嘴边。希特勒还在厉声吼叫、嘲骂，忽而声音放低，忽而大声叫喊。“极其机敏、动人、有力，然而是一个疯子。我承认以前我从来不了解这一点，我还认为他是装腔作势呢。”

娜塔丽略带轻蔑地望了一眼她的叔叔，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说一开始照例控诉德国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渐提高调子，讲到一个最大的战犯，说这个战犯应对一切流血和痛苦负责，而这一切他作为元首是曾经竭力设法避免的。可是这个痴狂的伪君子把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出卖给了犹太人，利用每一次机会反对德国，使人类遭到毁灭。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个长时间停顿以后，他发出了这声把孩子惊醒的猛烈的叫喊：“罗——斯——福！”

这声充满仇恨的野兽似的猛烈叫喊，把埃伦·杰斯特罗也惊醒了。

最近几年来，杰斯特罗很少听希特勒演说。他感到讨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篇幅中充满了这种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趾高气扬地度过他们短暂的黄金时期，搞他们的破坏，建立他们的宏伟纪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会是这样。杰斯特罗在有一次访问德国以后，写过一篇冷静的思考文章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题目叫作《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这篇文章中，杰斯特罗把纳粹的狂热与历史上各个时代兴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暂剧烈的群众骚动并列。有时候，它们改变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军和法国大革命；有时候，它们留下的只是破坏，例如阿拉里克^①和帖木儿^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说不定这个古怪的被人捧起来的小叫花子对世界会有什么贡献，他关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新秩序的号召还有点儿意义。他可能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最后他还是要死去，世界还是要继续前进的。

上帝——杰斯特罗以调皮的嘲讽使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世事的随波逐流——就像路边的一个高明魔术师，使用随手拿来的不论什么东西表演他的节目。要是希特勒胜利了，给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一个暴虐的延续一两个世纪的统一的德国，也许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非发生不可。天堂里没有骰子可掷。人类的精神在不断地渴求自由，要么使他们的条顿主人最后软化驯服，要么冲破暴君的监狱，如同一棵野草冲破水泥人行道一样。

这样用几段简练的文字处理了这个德国独裁者以后，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思想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一天，由于喊叫了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伦·杰斯特罗的思想里冒了出来。

这个独裁者继续讲着，把罗斯福和他自己做了冗长的、近于狂言乱语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较。他，是为生活而挣扎的双亲的儿子；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他，是忍受风雨、炮火和污泥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士兵；罗斯福，是在海军部安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门的政府要人。他，是中过毒气的退伍军人，躺在医院里一贫如洗；罗斯福，是战后把遗产增加了一倍的一个狡猾的金融投机家。他，是一个战败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罗斯福，是一个经济补锅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经济计划来营救一个富国。他，是对于过去罪恶的勇敢的纠正者，像救世主一样的欧洲统一者；罗斯福，是力图不管将来而维持犹太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战犯。埃伦·杰斯特罗听着这种凶狠、疯狂、奇怪的首尾一贯的妄想，他的哲学上的立足点开始动摇，最后惊恐起来。

意大利人已经取消美国人的出境签证。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告诉杰斯特罗，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他们还应该准备在本月十五日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宣战的话。几天来，杰斯特罗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现在，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好像一扇铁门当啷一声关闭了。

“怎么样？”娜塔丽说，抱着用毛毯包裹着的大声啼哭的娃娃，“还有什么希望吗？”

“他还没有宣战呢，这么多话里没有一句宣战的话。”

她用满不在乎的熟练动作，不大顾得上害羞，解开了她的毛线衫、短外衣和衬衫，露出一边雪白的乳房，把咖啡色的毛线衣拉在娃娃身上。“为什么这间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罗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希特勒越来越激动，演说逐渐达到高潮。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和“元首万岁”的吼叫声。

“埃伦，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罗提高声音，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恐怕就是这个。他说他已经召见了美国的外交官员，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这就开始了欢呼。”

“唉，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娜塔丽用一根手指头抚摩着孩子的脸庞，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过是饿了，小顽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说：“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

“哦，埃伦，他会怎样选择呢？”

他把收音机关掉。“唉，横竖就是这样了。我想喝杯雪利酒，你也来

一杯吗？”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缩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着，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旅馆静悄悄的，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丽。你知道吗，在一九三九年，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意大利人又虚弱又执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对美国宣战，他也许会被人暗杀，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此外，他又狡猾，他会找出一些圆滑的客套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

“啊，埃伦，请你千万别说了。他会宣战的。”

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是这样。娜塔丽，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抱歉。”

她举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这样。这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绝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

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

“我正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起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起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

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娜塔丽·亨利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份。她的一生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知识分子谈的。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方面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个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张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起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时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最好的一套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扬扬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朝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也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会出现的表情。“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吃过

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哦，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待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对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耸肩膀说：“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儿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脸，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种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学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改变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都对他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信仰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件改信天主教的

事情，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辞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信，但是我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里，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得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因为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经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像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她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

“怎么，我依旧是一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信仰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像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

她的嘴上皱起一个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的下巴抬起来，“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我跟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杀的犹太人的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像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

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

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像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霉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的意大利语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起来像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他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的行动的自由。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嘬嘬嘴，用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头打量了一下娜塔丽，“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设法替她——”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都必须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嘬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像他们的领袖一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的更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的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块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斗在抽烟。

“壶水沸腾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街道，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条小巷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

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是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着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拼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一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起来好像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伪装成军人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了下来，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但奇怪的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他们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

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要去取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条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玻璃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睛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

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拦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能顺利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看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了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的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又害怕又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了，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被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此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最可怕的噩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

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哑的声音说，“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都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了的车枢耽搁了船只的启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蹲在卡车平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莱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笔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入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在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做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种可能。这句话使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了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操着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

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

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我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条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你一旦上了船，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我像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

(1) 阿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王，曾在公元410年攻破罗马城。

(2) 帖木儿（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1370年称汗，建都撒马尔罕，曾远征中亚细亚诸国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第六十四章

淋浴喷头强有力的喷水声惊醒了杰妮丝，床头的夜光钟指着五点过五分。她也洗了个淋浴，穿上一件便衣，梳了头。起居室里，维克多·亨利身穿镶金边的白制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正在灯光下阅读海军通讯。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呈灰白色，这一点，在他喝了一夸脱白兰地又昏睡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她是料得到几分的。他一面用铅笔在一封信上做笔记，一面咳了一下，和和气气地说：“早上好，杰恩。我打扰你了吧？对不起。”

“早上好，爸。没有打扰我，维克常常在这个时候把我闹醒。吃点儿熏肉鸡蛋好吗，是不是太早了点儿？”

“说实在的，吃一点儿倒不坏。昨晚华伦回来了吗？”

“回来啦，在那里睡觉哪。”杰妮丝想把“乌贼”号沉没的消息告诉他，可是他穿了浆洗过的制服坐在那儿，脸色铁青，神情冰冷，那样子吓住了她。她想，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她煮了咖啡，喂了孩子，开始做早饭。煎熏肉的气味像往常那样把华伦引出屋来。他身穿咔叽制服，哼着曲儿，用刷子刷着头发。他冲他父亲嘻嘻一笑，杰妮丝看出来他是在装腔，不会把“乌贼”号的消息透露给他。“嘿，爸，过得怎么样？”

“总的来说，还可以。”帕格用拳头擦擦他的额头，苦笑着说，“我好像睡了一整天。”

“是的，旅行会把人搞成那种样子。”

“一点儿也不错，旅行会有奇怪的后果。那瓶酒我喝光了吗？”

华伦笑了起来：“一干二净。”

“我记得只喝了一半。”

“爸，是医生叫你喝的。再来点儿醒醒酒怎么样？”

帕格举起一只手：“那可是自取灭亡，这咖啡好极啦。”

华伦自己倒了一杯，说：“您可拣了一个睡大觉的好日子。一大堆消息，没一条好的。”

“说说看。”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我们宣战了。”

“真的？那么阵线就清楚啦。他们是笨蛋，这样反而使总统的事更好办了。这就是最坏的消息吗？”

“你睡着以前，听见‘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消息了吗？日本鬼子在新加坡附近把它们都炸沉了。”

“什么？”

“没错，空中袭击。还是战舰对飞机的问题，爸。他们把两艘军舰都炸沉了。”

“老天爷，华伦，他们把‘威尔士亲王’号炸沉了？英国人证实了那个消息吗？”

“还有‘反击’号哩，丘吉尔承认了。英国海军从一开始就完蛋了。澳大利亚什么都没有了，看起来这里全得看我们的了。”

维克多·亨利用一只手半捂住自己的脸。他想起了那艘伪装得花花绿绿的大战舰，那间深色的漂亮的军官室，那些疲乏而英勇的军官和水兵，那个丘吉尔和罗斯福并排坐在大炮下面唱赞美诗的甲板——都完啦，都完啦，都沉没在遥远的太平洋里啦！他用忧郁的语调说：“换班啦！”

“真相就是那样。”

“他们炸了菲律宾没有？”

华伦慢慢地呷了一口咖啡。关于克拉克基地，他知道得很少。吕宋岛的美军指挥部封锁了可能引起惊慌的消息，甚至关于袭击甲米地的官方报道也很简略。“乌贼”号的消息是他从一封密件中得到的。他希望能证明那个消息不准确，不然的话，至少后来的甲米地电讯能表明拜伦属于幸存者之列。

“他们好像把甲米地炸得一塌糊涂。”

“哦，真炸了吗？”

“炸了。”

帕格瞅着他儿子说：“有什么内部情报吗？”

“不多。他们显然是对着沿岸设施去的。”

“‘乌贼’号正靠在那里。”

“您跟我说过。”

幸而杰妮丝叫他们去吃饭，华伦才如释重负。帕格一口一口地吃饭，看见儿子和儿媳妇胃口那么好，他觉得很尴尬，可是他的喉咙几乎堵住了，他只好把饭勉强地一口口咽下去。

“今天有什么打算，爸？”华伦说，因为无话可谈，感到有些别扭。

“哦，我想上俱乐部找人打一两盘网球。”

“打网球？您说的当真？”

“怎么不当真？得像从前那样才行。”

“为什么不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人事处去呢？”

“哦，我告诉你，华伦，我正在琢磨这个问题。这当口，成千上万的

军官都在找新的任命。战列舰舰队里的汤姆、狄克和哈里准都挤在人事处的接待室里等着。海军部按正常程序会给我找到工作的，也许还是有什么就干什么的好。”

“您完全错啦！”在华伦的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听见他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的反应既快又强烈，“您已经倒了霉，但是您不是什么汤姆、狄克或者哈里，您是有资格当这支舰队里现有的最好的军舰舰长的。您已经耽搁了一天。海军部不会来找您的，爸。您打几天网球，其结果就是回到作战计划处去。难道您希望那样吗？”

华伦有力的语调和想法，就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这使得帕格微笑了。“杰恩，把总司令部的花名册递给我，就在那堆信上面。”她把油印的小册子交给他，他翻了一通，“嗯，有趣。人事处——小西奥多·普伦蒂斯·拉金上校。”

“认识他吗？”华伦问。

“黑猩猩拉金吗？我们海军学院班上最大的酒鬼。有一次，他喝得烂醉，从一艘帆船上掉进塞文河里，我把他拉了上来。那时是感恩节，闹得可凶啦，船上就我一个没醉。那时我不喝酒。”

“爸，我们中队军官七点钟有个会。我把您带到司令部去，走吧。”

“哦，好吧。黑猩猩绝不会轰我出来。”

就在杰妮丝曾经观察日本人进攻的那块高地上，华伦停了车。太阳还没升起，一片灰里带红的晨光笼罩着远处的港湾，那里展现出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七艘美国战列舰排成两行，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沉没了，有的翻了个底朝天。残骸上升起的烟雾依然在油黑而平滑的水面上飘荡。

维克多·亨利透过风挡玻璃望着外面，痛苦地喃喃说道：“像下完棋以后的棋盘。”

“第一着棋以后的棋盘。”华伦反驳说，“您听到过哈尔西说的一句话吗？当时他在‘企业’号上，人们把日本人进攻的消息报告给他，他说：‘等不到我们彻底收拾了他们，日本话就只能在地狱里讲啦！’”

帕格冷冷地哼了一声，问道：“这话给了你很深的印象吧？”

“给官兵们大大打了气，大家都在引用那句话。”

“对，讲得很合水兵们的口味。现在打垮日本人是一个难办的作战问题，特别是在欧洲方面，我们还负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

“爸，靠着正在建造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定会干得很漂亮的。”

帕格说：“也许是，但同时我们不得不吃一两年苦头。国内的人对于打胜仗的欲望有多强烈呢？因为在这片大洋里，他们能捞到许多。也许他们会向总统施加压力，叫他退出战争，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亚洲，从没把它放在心上。”

华伦开动了车子，他爸爸的阴郁心情使他感到不安。“他们不会退出战争的。现在不会，这次事件以后更不会。我送您到司令部去吧。”

他用他向来的玩命方式开着汽车，他爸爸好像并不在意，两人都没说话。就在这种别扭的沉默中，他们到了总司令部大楼，驶入停车场。

“嗯！”帕格从无精打采的出神状态中醒过来，“好啦。那么，你呢？我还会见到你吗？”

“当然会，我希望会见到。在这场战争里，总会有见面的时候。”

“我是说今天晚上。”

“那就难说了。我们原说昨天要出击，也许改在今天。舰队里很有一种没头没脑的情绪。”

“我完全理解，我自己就觉得没头没脑。”

“您是有头脑的，爸。”

“我才不敢使劲点头呢。”

华伦大笑起来，这才见出他爸爸的机智。“别让拉金上校说个‘不’字。最好收了这串汽车钥匙，说不定我真离开这里。”

“好吧。万一你真走——祝你运气好，祝你追击顺利，华伦。”

父子俩互相注视了一会儿，没说别的话就分手了。维克多·亨利一直走进总司令部的通讯办公室，翻阅那些电讯。在头天晚上有关甲米地的冗长而杂乱的战报里，他看见“乌贼”号列在沉没的项目里。

他走到黑猩猩拉金的办公室里去等候。那时是七点差一刻，还没有人上班，甚至连文书都没来。

帕格在办公室里间的一把躺椅上随便坐下。要是拉金在他帕格的办公室里，也会这么做的。这个房间的窗户又宽又大，可以看到外面的全景——阳光普照的种着甘蔗的山坡，停泊处外的蓝色海洋，还有吓人的烟熏火燎的港口，由于战败和破坏而造成的奇怪形状。

维克多·亨利感到难受、恶心、发冷，却又出了点儿汗。当然，这是在几个钟头里喝光了一瓶白兰地所致。但是，在读了罗达和梅德琳的信以后，唯一可靠的及时的依托就是忘记一切。“乌贼”号被击沉的消息打击的是一个几乎麻木的人，简直没有使他吃惊。一听说甲米地受到攻击，他就差不多预料到关于他儿子的坏消息。他的长期经验告诉他，事情一出岔子，就会弄得很糟。他好像掉进了一个倒霉的无底洞。

然而，终究要碰到底的。这时候，他昏头昏脑地想，要紧的是自己振作起来。他不知道究竟拜伦是真的死了，还是受了伤。“乌贼”号甚至可能并没有沉没，最初的紧张的报告是靠不住的。他的主意就是打起精神，始终抱着希望，直到有了确实的消息。

然而，在他妻子和女儿方面，确实的消息已经有了。罗达想跟他离婚，嫁给弗莱德·柯比。他的女儿已经和她的老板搞在一起，可能发生了

奸情。这一切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在报纸上出现。这些事，不管多么难以理解，都是不可变更的事实。他必须十分注意它们，并且对它们采取行动。

这样他就可以和帕米拉·塔茨伯利自由来往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抱有任何心安理得的想法。帕格现在第一次体会到，他和那个英国姑娘的浪漫关系多么微不足道，而他和他妻子之间却有多么坚强的联系。罗达居然感觉不到这种联系——她居然能写出并且发出这样一封信，并且像往常那样，随随便便地打了些惊叹号，画了些着重线，兴高采烈地责备她自己，责备她长时期以来不喜欢过一个海军家属的生活，又把帕格赞扬了一通，把他几乎说成一个圣人，然后又告诉他，过了这二十五六年之后，她想离开，去跟另一个男人——这简直是狠狠一刀，是难以复原的重创。他感到这创伤就在他心脏里，是一处跳动的、要命的创伤。罗达的信在大问题上却又羞羞答答：究竟她和弗莱德·柯比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维克多·亨利彷徨在两条道路之间。他的坚实而高明的判断告诉他，他妻子毫无疑问已经赤裸裸地委身于另一个男人了，或许时间相当久了。可是，从他对妻子的爱以及他的自尊心出发，他又拒绝承认这种事是可能的。于是，他就抓住这个模糊的事实——这的确是事实，那就是罗达并没有明白说过发生了这样的事。

因为维克多·亨利现在所希望的是把她争取回来，他觉得自己非常爱罗达。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因为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他很了解这一点——但也不完全是。好也罢，歹也罢，他们是拆不开的一对。他们的结合有了二十五年的历史。在他的生活里面，她是无法替代的：她的胳膊、她的嘴、她的眼睛、她那甜蜜的特殊的风度举止，是替代不了的。她是美丽的、令人爱慕的，尤其是她具有能够使他感到意外的魅力。明确地认识这些直率的事实，使他大吃一惊。他还得重新向这个女人求婚！他不能够因为这件事太责备她。他在醉倒以前的昏昏沉沉中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他自己不是差一点儿也写出了完全相似的一封信来吗？而且，说来奇怪，他也并不痛恨弗莱德·柯比。出在那两人身上的事，跟出在他和帕米拉身上的差不多，只不过罗达越过了边缘而已。他脑子里一幕幕的图景使他激动得难受，但是他在冷静中还是用合理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把梅德琳的经理大骂一通也许对他自己有好处。消除危机的一个办法是找到休·克里弗兰，跟他面谈。帕格因为心肠软任她待在纽约而深为懊悔。至少他该劝她回华盛顿去，她也许会回去的。现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恶棍的老婆威胁着要跟她丈夫打官司，要求离婚，并且举出他的二十一岁助手的名字来。梅德琳不实事求是，长篇大论地、气势汹汹地发誓赌咒，却难以使人信服。梅德琳的信和罗达的不同，不是一枚炸弹。一个姑娘，孤零零地在纽约流浪，如果不跟克里弗兰搞在一起，也会跟别的什么人搞在一起，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预料到的吗？梅德琳像一只鸽子，从来复枪的射程里飞过，被打了下来。

“帕格！昨天整个下午，我想尽办法找你。你到底躲到哪里去啦！”

黑猩猩拉金大踏步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胖胖的、紫红色雀斑脸的上

校，和别的二十位上校没有什么两样。他关上门，把军帽扔到衣钩上，对着对讲电话机说：“艾默里，不接电话。”

“是，是，先生。”

“喂！”拉金靠在转椅上，两只胖手钩在脑袋后面，用一种锐利的眼光观察着他的同班同学，“见到你可太好啦！‘加利福尼亚’号的事真糟糕，本来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出色的舰长的。”

“噓，黑猩猩，我得说，我的不幸好像已经埋没在拖拖拉拉中了。”

“帕格，谁把我的口信传给你的？我在五六个地方都留下了口信。”

“什么口信？谁也没传给我。我是到这里来看你的。”

“为的是什么事？”

“职务。”

“我要找你也是为这个。”拉金掉过头去望望，虽然屋里没有别人，又关上了对讲电话机。“帕格，金梅尔将军就要调职。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黑猩猩几乎是小声说的，又加上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就像路易十六在他自己的要求下被削掉脑袋一样。他的继任人是派伊将军，任期多久我们不知道，不过派伊想改组参谋部。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这里头很有玩意儿。幸好，人事处跟战争警戒问题无关。事情不是出在我当班的时间里，但是确实出了事。派伊将军希望你来搞作战处——你且住嘴，帕格！”看见维克多·亨利大摇其头，黑猩猩拉金举起了一只手，“我把我的判断告诉你。这是一个我们同班同学求之不得的极好机会。想想看吧，正在建造六艘艾奥瓦级的战列舰，十二个月到二十个月内就要执行任务。那是全世界最优良的战列舰，你以后会弄到一艘的。”

“黑猩猩，给我弄一艘船。”

“我正在告诉你嘛，你一定会弄到一艘的。”

“就在现在，而不是一九四三年。”

“办不到，帕格。听我说，你可千万别对总司令部说个‘不’字！作战处对你来说是一份最好不过的美差。”

“派伊将军的办公室在哪里？”亨利站了起来。

“坐下，帕格！”拉金也站了起来，他们站在那里互相瞪着，“你这狗崽子，你从来不会玩橄榄球，不会打网球，你头脑也不清楚。”

“我游泳游得呱呱叫。”

拉金的样子有点儿不知所措，然后忽然大笑起来：“啊，坐下来吧，帕格。”

“我能弄到一艘船吗？”

“坐下！”

帕格坐下来。

“你怎么啦，帕格？你脸色不好，举动失常。没有什么事吧？”

“昨晚我白兰地喝得太多啦。”

“你喝多啦？你？”

“丢掉了‘加利福尼亚’号，我心里不舒服。”

“原来如此。罗达好吗？”

“挺好。”维克多·亨利自以为镇定自若地吐出了这两个字，但拉金听了皱起眉头。他肥嘟嘟的手指合拢在穿白裤子的大肚皮上，若有所思地盯着亨利。

“让我想想看。你有一个儿子在‘企业’号上，是吗？他没有事吧？”

“他很好。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潜艇人员，他在‘乌贼’号上，或者不如说，曾经在‘乌贼’号上。”

“‘乌贼号’，是吗？”拉金的平静声调显得非常勉强。

“是的。”

拉金打开了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研究了一下里面夹的几页文件。

“或许可以委任你去指挥‘北安普敦’号。我说的是或许，很可能是不行。”

“‘北安普敦’号吗？上帝祝福你，黑猩猩，这恐怕是咱们这里剩下的最重型军舰了。”

“帕格，这我不管。一艘巡洋舰的舰长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是不能相比的。这你也知道。蒂姆·桑德斯去年离开这个职位时已经搞到了两颗星，年轻有为，得意极了。就算我真给你弄到了‘北安普敦’号，你也会铸成自己的终身大错。”

“你才不知道我犯过多少大错呢。现在你听我的，黑猩猩。我在咱们海军部里翻弄高级战略文件翻弄够了，在作战计划处是四年，在欧洲又差不多是三年。我不想钻营两颗星，我是水手和炮手，现在又正在打仗。”维克多·亨利挥着一只手臂指向窗外烧毁了作战舰队，“如果你不能给我别的东西，那我就率领一支扫雷艇中队吧。好吗？我要下海去！”

“我听见你说的啦，又响亮又清楚。”黑猩猩拉金叹的一口气变成了一声呻吟，他接着说，“又得跟司令扯一次皮就是了。”

“去他妈的，我要叫他知道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他在什么地方？”

“听着，帕格，如果你跟舰队司令讲话像你跟我讲话这样，他准会把你装上军医船送回美国去。你的样子好像是刚活过来的死人，你的举动好像是害了炮弹震荡症。我在这里想想办法，你去睡一会儿，别再碰白兰地了。不管使你烦恼的是什么事，把它抛开吧。我来想办法给你搞点儿什么。”

“谢谢，黑猩猩。如果你要给我打电话，我在我儿子家里。”他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拉金。

他们隔着桌子握手时，拉金上校怪声怪气地轻轻说：“给罗达写信的时候，代我问候她。”

亲爱的罗达：

要答复你那封吓人的来信，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是拖延下去也不会使我得到什么启发。我想不必把我的感受写到信纸上，徒然浪费你的时间。再说，我也没有信心能够写出来，因为本来就不善于干这种事，即使勉力干。

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改变会使你幸福，或许我能更好地忍受下来。可是，我感到这件事对你我来说都是灾难。我这样提出我的看法，虽然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我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唐璜，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你身边的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复杂的，现在来谈这些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基本的一点是，不管生活的甘苦，你我一起过了这么些年了。我仍然是爱你的——也许比我表示出来的要爱得多——而你在信中也尽力说了我一些好话。

我不得不认为，目前你正像女学生一样害相思病，身不由己地扮演着这个角色。我猜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尽管屋顶塌下来的时候会吓人一跳。不过，你毕竟不是一个女学生了，是吗？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要习惯一个新人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是寡妇，那情况当然不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现在我在人还在。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婚姻关系过于紧张。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确实觉得紧张。在马尼拉，我曾对拜伦说，我们已经成了蓬草^①家庭。这是事实。最近以来，战争飓风已把我们吹到世界各地。当前我深深感到，正是这股风在开始扫荡人类文明。所以，我们更应该抓住我们所有的一切——主要是彼此抓住，抓住家庭——相亲相爱，直到最后。我就是这样把问题想通的。我希望你再多想想，也希望你能想通。

今后的一两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将在海上度过，所以我无法尽快补救问题。我只好这样办。我愿意忘掉——或设法忘掉——你曾经给我写的这封信；或者等我下次回国休假时跟你仔细商量；或者如果你一定要进行下去，那我就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并照你所要求的做。但是，我首先要极力抵抗，我不想那么轻易地放掉你。简单地说，罗达，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你的幸福；第二，只要还有可能，我们还是共同生活下

去。

我和华伦常见面。他已经成了一名挺能干的军官，他具备了各种条件，他的前程是无限的。他具有成为海军作战部部长所需要的头脑、魄力、精明、坚强和真正的才干。拜伦也赶了上来。我们有这样两个儿子是很幸运的。我知道他们都冒着危险，但全世界都在危险之中，至少我们的儿子都在服役。我不能再有什么要求了。

梅德琳出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对她的事，我感到有些厌烦，所以不打算多谈了。如果那家伙准备跟她结婚，把乱子收拾干净，那就再好不过。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唯他是问。

你说由于我收到了委派我到“加利福尼亚”号上的命令，你的消息带给我的痛苦会轻一些，这话不错。它正以奇特的方式起着这种作用。自从我坐飞剪式客机一路上经过火焰冲天的威克岛和中途岛，飞进了珍珠港以后，灾难就成为我的家常便饭了。你的来信适应了这一切，几乎显得很正常。我是说几乎。

我是一个爱过家庭生活的人，又是一个只要一个女人的女人。罗达，这些你全知道。也许我是一个老古板，一种过了时的类型。即使是这样，我活着一天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智能尽力而为。我认为并且始终认为，弗莱德·柯比——且不管所发生的一切——跟我差不多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如果我这种看法没有错的话，你这事终究是不会有损于你的，因此你最好现在就抽身。这就是我能够给你的最真诚的意见。

维克多是一个漂亮的娃娃，杰妮丝是一位好母亲，长得也很美丽。我们另外一个孙子长得像婴儿时期的拜伦，像得出奇。附上我在莫斯科从娜塔丽的老朋友斯鲁特那里拿到的一张快照。这张照片我是极不愿意离手的，但是我知道你想看看。上帝保佑她和那个孩子在墨索里尼宣战之前安全离开意大利吧。

黑猩猩拉金问候你，他长得又胖又结实。

写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该为不辜负我所得的薪金报酬而开始作战了——但愿能如此。

爱你的帕格

于珍珠港海军俱乐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维克多·亨利写完这封信，已经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军官俱乐部休息室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他把信看了两遍，心里想这信写得多么枯燥生硬，但是他决定不再重写。主要的问题都写进去了。有些信修改一百遍也不见得能改好，他寄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那封信（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比他扔掉的大多数的信更笨拙和贫乏。他封上了信封。

“嘿，帕格！”黑猩猩拉金和三个年轻军官走过这里，他停了下来，叫他们先去占一张桌子，“我一直在设法给你打电话。你听到‘乌贼’号的事了吗？”

“没有。”帕格的心怦怦直跳，“怎么啦？”

“嗯，在甲米地被击沉的是‘海狮’号。随后发来的报告刚刚才收到，‘乌贼’号没有负伤。”

“真的吗？”帕格不得不咳了两下，“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了吗？”

“不能够再确实了。电讯说，关于‘乌贼’号的报告是错误的。”

“我明白了。我为‘海狮’号感到难过，不过你带来了好消息。谢谢你！”

“我的另外一个消息就不这样令人高兴了，帕格。我们谈的那件事——我还在努力，但是看来像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想。”

“唉，你警告过我的，没有关系。”

“不过我还在到处给你张罗。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

“下一次吧，黑猩猩。”

帕格把信投进俱乐部的信箱，走到阳光底下。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下——拜伦安然无恙！不管怎么样，黑猩猩会帮助他出海去的。他漫步穿过海军基地走到海边，心中琢磨着自己运气的急转。在加油的码头边，粗大的输油管像血脉一样在跳动，“北安普敦”号就在这里靠着加油。

帕格离开拉金的办公室时，竭力克制想看一看这艘巡洋舰的欲望。他认为，在接到命令之前先踏上甲板，可能是不吉利的。现在不管那一套了。他想走上舷梯，到上面看看。但是看什么呢？他曾经在一艘姐妹舰“切斯特”号上服役过一年半。这种船是漂亮的，他心中这样想，顺着码头在乱哄哄的“北安普敦”号旁边溜达；舰上正在装载战斗巡逻用的弹药、冷冻食物和汽油——漂亮的船，却是混血的杂种，是政治与造船业不健康杂交的产物。

帕格认为华盛顿条约⁽²⁾是一个荒谬愚蠢的玩意儿，它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把巡洋舰的吨位限制在一万吨以下，大炮口径限制在八英寸以下，舰身的长度却不加限制。结果就产生了这种杂种——一种过分扩大了驱逐舰，长度跟战列舰一样，但钢铁重量只及战列舰的四分之一，船梁细长，装甲单薄，火力中等。它们的任务是进行侦察，袭击商船，并跟敌方巡洋舰作战。日本的十艘战列舰中不论哪一艘，都能把“北安普敦”号轰成齑粉；它也经不住鱼雷的攻击，除非有完备的控制破坏装置。跟“加利福尼亚”号相比，“北安普敦”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不过，帕格心里想，如果能把它弄到手，他还是很高兴的。看着这艘巡洋舰为战斗任务而装载豆子、炮弹和汽油，他非常兴奋。黑猩猩说

得对，作战处是晋升的捷径。但是，眼前为了振奋精神，帕格觉得他自己本身这条船也需要装些豆子、炮弹和汽油了。

他驾车回家。在卧室的书桌上，有一份揉皱了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电报，上面别着一张手写的便条：

发件人：杰妮丝

收件人：公公

题目：杂事

1. 万一有什么事，我和维克在吉列特家里。回家吃晚饭。

2. 华伦来过电话，不回来了。他们黎明出击。

3. “加利福尼亚”号的文书送来了附在后面的电报，说是在基地转了好几天，刚刚才转到他们海滨办公室的。

4. 问好。

他拆开了电报。

最亲爱的，刚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进攻，极度震惊，万分焦虑。前函荒谬愚蠢，太不合时宜，极端惭愧，非常痛心，万望宽恕。祝安康，盼电复。爱，罗。

他坐在那里看电报，严肃地点着头。真是活龙活现的罗达！他简直可以听到罗达打电话口授电文的声音：“……极度震惊，万分焦虑。前函荒谬愚蠢，太不合时宜，极端惭愧，非常痛心……”帕格怀疑这是扔给狗的一根骨头。他熟悉罗达的突然爆发的懊悔。她干了某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之后，从来没有像这样马上变得如此温柔。这个长处帮助她渡过不少崎岖的险境；她打电报的动机完全可以说是诚恳的。不过，补救的过程将是漫长的，即便说已经开始。现在他们的婚姻像是打捞“加利福尼亚”号的工作。他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她，因此他把电报丢进了书桌抽屉里，跟她为之道歉的那封“前函”放在一起。

吃晚饭时，帕格喝了不少雪利酒，随后又喝了不少白兰地。杰妮丝不断地给他斟酒，他都感激地接受了。他知道，不这样他是无法入睡的。酒精起了作用，他简直记不清怎样上了床。早上四点钟，他突然醒来，心想，还不如去看“企业”号出航哩。他悄悄地穿上衣服，一声不响关上了外面的门，坐上汽车，向观察哨开去。

黑暗对珍珠港发了慈悲，被炸毁的战列舰一艘也看不见。笼罩在头上的是一片黝黑多星的晴空，猎户星座正往西方下沉，金星闪耀在东方，高悬在一道狭长的红光之上。只有海风里淡淡的一点儿烟味，暗示着下面那个大灾难的场面。但是，东方逐渐发白，曙光掠过港湾，不久之后，破坏与耻辱又一次暴露了出来。起先，那些战列舰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轮廓，但是在众星消失之前，就已经可以认出太平洋作战舰队影影

绰绰沿福特岛排成两行，已成了被击沉的破船；而居行列首位的，就是美国海军的“加利福尼亚”号。

维克多·亨利在这幅可憎的景象前转过脸去，抬头望着苍穹，看见金星和最亮的几颗星——天狼星、御夫座一等星、小犬座一等星。那些古老的导航星仍在那里发光。那种常有的对宗教的敬畏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感到在这个可怜渺小的地球上有一位上帝。他几乎可以想象天父上帝悲哀而惊异地俯视着这一片灾害。在这么美好富饶的世界上，他的儿女们除了从地上掘出铁块制成庞大古怪的机器用以互相摧毁之外，难道找不到别的有益的事可干了吗？然而，这种疯狂就是世道。他把一辈子的工作岁月都献给它了。现在，他又要为它冒生命危险。为什么呢？

因为另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他这么想。因为亚伯的隔壁邻居是该隐⁽³⁾；因为尽管有那么多糟糕的缺点，但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他的祖国，还是世界的希望；因为既然美国的敌人把铁块制成了致命的武器，那么美国也得同样做，并且要做得更好，不然就得死亡。也许这种恶性循环会随着这头一次的世界大战而结束，也许要等到基督的又一次降生才能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

可是，他生活在一九四一年。下面，在逐渐明亮的曙光中，躺着他自己的沉船和他自己的被击毁的舰队。这件事是内行的水手和飞行员干的——而且干得还真出色——他们是奉与希特勒合作的那些政客之命干的。不把这个魔鬼打得一口气都不剩，世界就不能够朝着理智的生存前进一英寸。现在，除了打赢这一仗之外，别无他途。就在维克多·亨利这样沉思的时候，“企业”号在驱逐舰和巡洋舰——包括“北安普敦”号在内——护航下，在晨曦中驶下海峡水道，向大海驶去，带着他的大儿子加入战斗。

回到家里，他看见杰妮丝穿得整整齐齐。“嘿！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说，“我以为你还在睡觉呢。”

“哦，维克咳嗽，老拖着不见好，我要带他到基地医务所去检查检查。你刚刚错过了拉金上校给你打来的电话。”

“黑猩猩吗？这么早？”

“是的，他给你留了个口信。他说：‘她完全是你的啦！’”

维克多·亨利一下子坐到一张椅子上，脸上一副茫然吃惊的神气。

“我希望是好消息吧？”杰妮丝问，“他说你会明白的。”

“‘她完全是你的啦！那就是全部的口信吗？’”

“是那样。他说，不到中午，他不会回到办公室，但是他相信你是想马上知道这个消息的。”

“哦，倒是挺不错的消息。咖啡好了吗？”

“已经好啦。梅安娜会给你做早饭的。”

“不，不用啦。光要咖啡就行啦，谢谢你。我说，杰妮丝，你要是路过西方联合电报公司，能替我给罗达打个电报吗？”

“当然可以。”

维克多·亨利伸手拿了电话旁边的便条簿，草草写道：“信随后到，很好，刚开始战斗。”看了他递过来的一小张纸，杰妮丝咧开嘴，撒娇似的嫣然一笑。

“有什么毛病吗？”帕格问。

“加个‘爱’字怎么样？”

“当然好。谢谢，杰恩，你给加上去吧。”

杰妮丝带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帕格拿起电话，打给太平洋巡洋舰分队指挥官。他对杰妮丝的挥手告别只报以一个冷淡的、出神的微笑。杰妮丝随手关上了门，她心里想，再也没有什么比打这个电报这件小事更能说明这位严肃淡漠的公公的为人了。你还得提醒这个人，他是爱他妻子的。

- (1) 蓬草也叫滚草，秋天时茎秆脱离根部，被风所吹，到处乱滚。
- (2) 指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
- (3) 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该隐是长子。亚伯后为其兄该隐所杀，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出版方声明

《战争风云》（全2册）部分内容的译者暂时联系不到，此部分译者的稿酬暂存出版社。敬请有关译者看到此声明后与我社联系，届时将按地址奉呈稿酬。

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品

凯恩舰

哗变

揭露在残酷战争环境下被压抑人性的一次抗争

〔美〕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著

李树家 侯开宏 张广伟 译

THE CAGNE
MUTINY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凯恩舰哗变

[美] 赫尔曼·沃克 著
李传家 侯开宗 张广伟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凯恩舰哗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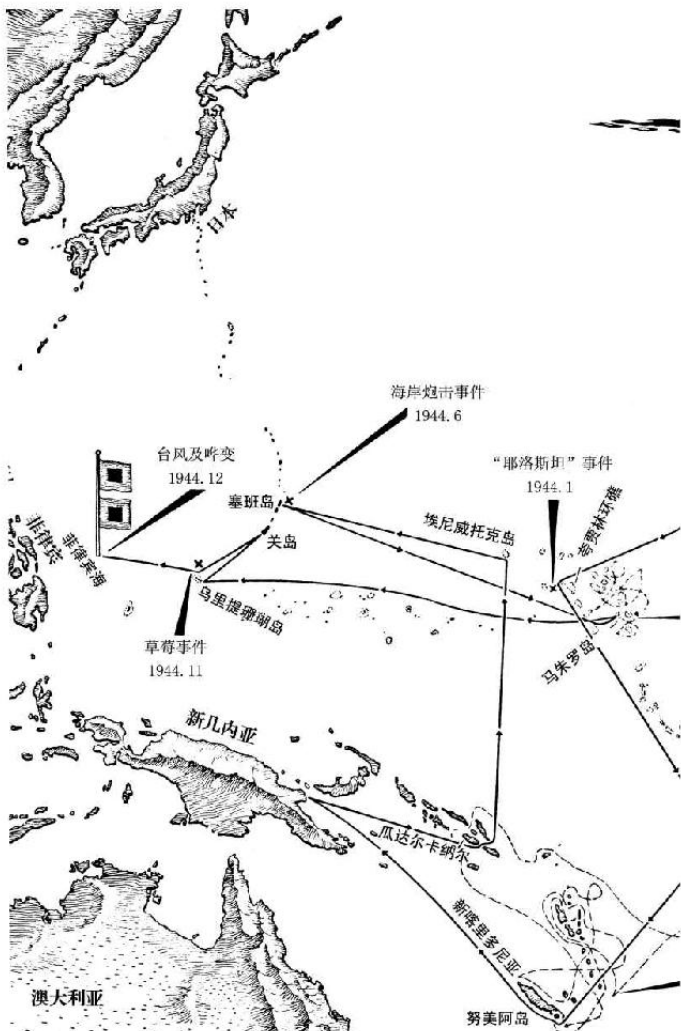
作者：[美] 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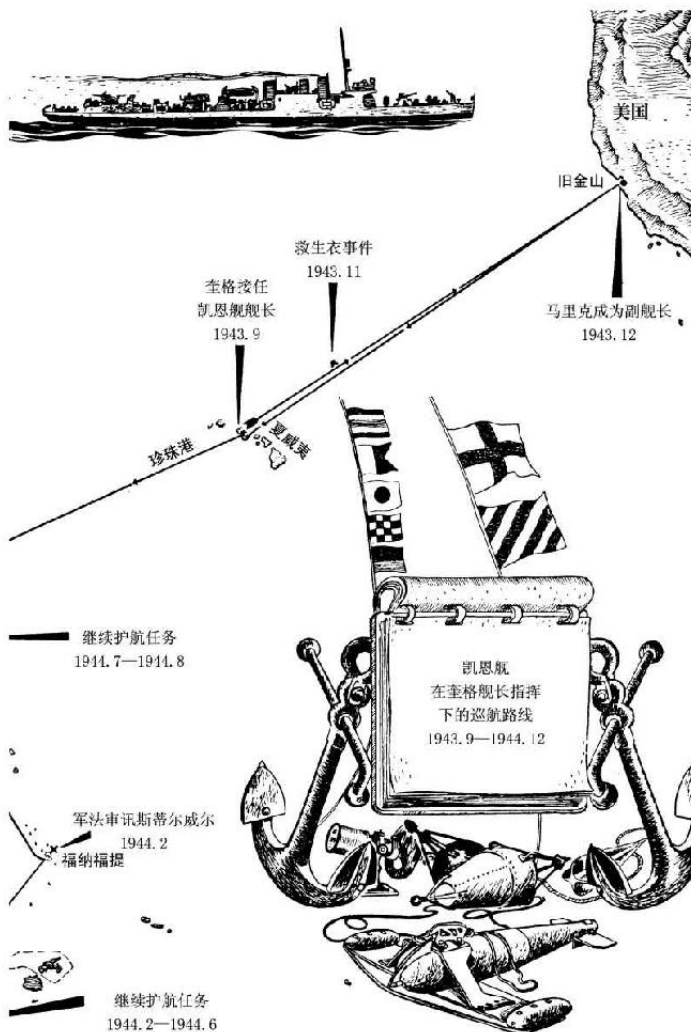
译者：李传家 侯开宗 张广伟

责任编辑：周 宏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目 录

美国《海军条例》摘录

I 威利·基思

- 1 穿过镜子
- 2 梅·温
- 3 海校学生基思
- 4 海校学员基思遇到麻烦
- 5 基思的调令

II “凯恩号”军舰

- 6 基思医生的信
- 7 “凯恩号”军舰
- 8 舰长德·弗里斯
- 9 出海第一天
- 10 丢失的电报

III 奎格舰长

- 11 奎格舰长接替德·弗里斯舰长
- 12 新秩序
- 13 绝对最佳拖靶舰
- 14 奎格遭训斥
- 15 返航的欢乐

IV 上岸度假

- 16 上岸度假
- 17 两瓶香槟酒
- 18 斯蒂尔威尔的休假问题

V 哗变

- 19 惟命是从的小圈子
- 20 耶洛斯坦
- 21 死神与冰淇淋
- 22 水荒
- 23 斯蒂尔威尔受军法审判
- 24 马利克的秘密航海日志
- 25 罗兰·基弗荣获勋章
- 26 一加仑草莓
- 27 搜查
- 28 走访哈尔西
- 29 台风

30 哗变

VI 军事法庭

31 被告律师

32 威利休假

33 军事法庭——第一天

34 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

35 军事法庭——第二天下午

36 奎格与格林沃尔德对阵

37 裁决

VII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38 神风突击队

39 情书

40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这当然不是旧时那种刀兵相见、舰长被囚、绝望的水兵转成不法之徒式的兵变。然而，它毕竟是1944年发生在美国海军里的事情，侦讯法庭建议将其作为兵变案加以审理，后来这个事件便以“凯恩舰哗变”闻名全军。

这个故事以威利·基思作为开始，因为整个事件是以他为中心展开的，就像金库的大门是靠一个小小的宝石轴承转动一样。

美国《海军条例》摘录

非常情况

第184条 可以想像在出现极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的情况时部下有必要解除指挥官的职务，将其逮捕或列入病人名单；但不经海军部或别的适当上级机关的批准绝不允许采取此种行动，除非请示这样的上级机关会造成延误或具有其他显而易见的理由真正无法做到。此种请示中必须说明案情的全部事实和建议所依据的理由，特别要说明事情的紧急程度。

必备的条件

第185条 为证明下级军官主动解除指挥官职务的行为确有理由，当时的情况必须是显而易见、毫不含糊的，并且只有一种结论，即保留这种指挥官的指挥权将严重地、无可挽回地损害公众的利益。采取这种行动的下级军官必须是该指挥职务的合法继任人，必须具有上列第184条所举无法向共同上级请示的至少一个理由，必须确定其指挥官的有害行为不是由于下属所不知道的秘密指令而造成的；必须是经过这样慎重的考虑，必须是对所有情况作了极其详尽的调查，认为符合实际；最后还必须确信这一解除指挥官职务的结论是一名理性的、慎重的、有经验的军官认为这样的决定所造成的局面是实际情况的必然结果。

承担责任

第186条 明智无畏的主动精神是军人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性质的事情上阻碍这种精神的发挥不是目的。然而，由于解除上级指挥权的行为有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决定采取行动或建议采取行动应具有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基础的事实，并得到其他有资格提供有价值意见的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的正式赞同。解除其指挥官职权，或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的军官，以及所有赞助这一行动的其他人员都必须对这一行动承担法律责任，做进行自辩的准备。

I 威利·基思

1 穿过镜子

他中等身材，微胖，相貌俊美，头发卷曲泛红，尤其是他那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脸上幽默的眼神和一张大嘴，比任何有力的下巴和高贵的鼻子都更惹人注目。他194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除了数学和理科课程之外，其余课程都获高分。他学的是比较文学专业，但他在普林斯顿真正当正事儿干的却是弹钢琴和为一些聚会和演出创作一些明快的小曲儿。

1942年12月的一个寒冷晴朗的早晨，他在纽约市百老汇大街和116大街拐角附近的便道上同他母亲吻别。家里的凯迪拉克汽车就停在他们身旁，马达还在转动着，但却很有教养似的保持着安静。他们周围是哥伦比亚大学年久失修的灰红色建筑。

“我们先到那边杂货店停一下，吃点三明治好不好？”基思太太爽朗地笑着说。

她不顾儿子威利的反对，硬是从曼哈塞特的家里开车把儿子送到了海军学校。威利原本是想乘火车的，那样看起来更像是去上战场。他不喜欢被母亲护送着来到海军学校的大门口。可是，像往常一样，还是得按基思太太的主张办。基思太太是个大度、智慧、意志坚定的女人，身高和儿子相仿，前额和下巴较大。为了与事情的严肃性相称，这天早晨她没穿貂皮大衣而穿了一件毛皮镶边的棕色布料短大衣，有点男人气的棕色帽子下面露出的发红的头发，也重现在她那惟一的孩儿的头上。要不然的话，她们母子之间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了。

“海军会给我饭吃的，妈妈。您不用担心。”

他又吻了她一次，并紧张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希望周围没有军人在观看这个过于亲昵的场面。基思太太充满爱意地用手按了按他的肩膀。

“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出色的，威利。你一向都干得那么出色。”

“哦，哦，我会的，妈妈。”威利沿着砖砌的人行道大步走过新闻学院，又往前走了几步，到了以前法律系学生的宿舍楼弗纳尔德楼。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矮胖的海军上士在门口站着，他的蓝色外衣上佩带着四条杠的军龄臂章，手里的一叠油印文件在微风中翻卷着。威利不知道该不该敬个礼，随即又觉得身上穿着格拉伦式棕色外衣，而且头上戴着绿色卷边低平顶毡帽，敬礼也不像样子。他已完全把母亲忘在脑后了。

“你是V7吧？”上士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满满一铲鹅卵石掉到了白铁板上一样。

“是的。”威利有点害羞地笑着说。上士也报以一笑，并简短地打量了他一下，目光中似乎还透露出几分喜爱。他把订在一起的四张纸交给了威利。

“你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祝你走运。”

“谢谢您，长官。”有三个星期，威利一直错误地把上士称作“长官”。

上士为他打开门，请他进去。威利·索德·基思从明亮的阳光下跨过门槛进入门内。基思跨的这一步就像爱丽丝穿过镜子一样，毫不费力，无声无息，一下子就走进了一个新的极其奇异的世界。

基思太太就在看着威利走进门里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她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便向弗纳尔德楼的入口处跑去。当她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上士阻止她说：“对不起，夫人。您不能进去。”

“刚才进去的是我的儿子。”

“对不起，夫人。”

“我只要见他一小会儿。我有句话必须跟他说，他忘了一样东西。”

“他们正在里面检查身体，夫人。那些男人们正光赤着身子在里面走来走去。”

基思太太不习惯有人同她争辩，厉声说：“别不讲理。他就在那里，就在门内。我可以敲敲门，把他叫出来。”

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的儿子正背朝着她，同其他几个小伙子围着一个同他们讲话的军官。

上士不为所动，往门里瞧了一眼，说：“他好像正忙着呢。”

基思太太用只宜于对待新来的看门人的目光瞪了他一眼，随后用戴着钻石戒指的手使劲地捶打起外边的门玻璃，并大声喊道：“威利！威利！”可是，她那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儿子听不见她的喊叫。

“夫人，”上士的声音刺耳，但语调中并无恶意，“他现在加入海军了。”

基思太太的脸突然红了，“对不起。”

“好了，好了。您不久还可以再见到他的，也许就在星期六。”

这位母亲打开钱包，开始在里面找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曾经答应——他真的是忘记拿他的零花钱了。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麻烦你把这些钱交给他好吗？”

“夫人，他不会需要钱的。”上士很不自然地装作在翻阅他手里拿着的油印材料。“他很快就会领到新金的。”

“可是在那之前——如果他需要一点钱用呢？我可是答应过给他的呀。原谅我给你添麻烦了。我不白麻烦你，我很乐意送给你点什么。”

上士的灰白眉毛扬了扬，“那可不必了。”他像狗儿要甩掉头上的苍蝇似的摇晃着脑袋，把钞票接了过去。他又扬起眉毛说：“夫人，这可是100美元啊！”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使基思太太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因自己比大多数人生活得好而感到的羞愧。

“是啊，”她为自己辩解似的说，“他又不是天天都去打仗。”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夫人。”

“谢谢你，”基思太太说。随后，她又含糊地说，“对不起。”

“没什么。”

最后，这位母亲有礼貌地笑了笑，向她的凯迪拉克汽车走了过去。上士看着她的背影，然后又看了看他手中舞动的那两张50美元的钞票。“有一件事情，”他嘀咕着说，“可以绝对肯定，我们这里要出现一种新型的海军了。”他把钞票塞进了口袋。

在此期间，新海军的尖兵威利·基思走上了战场。此刻的所谓战场是一批银光闪闪的注射针。威利对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人并不感到愤怒，尽管他对他们不赞同。这次作战行动的敌人不是在前面，而是在后面。弗纳尔德楼是躲避美国陆军的庇护所。

他被快速地注射了预防几种热带病的疫苗。如此获得了自由的菌苗便急流般地进入了他的血流。他的胳膊开始作疼。他被命令脱光衣服，随后，一个体格魁梧的水兵把他脱下来的衣服拿走了。

“嗨，我什么时候能拿回我的衣服？”

“不知道。这场战争看样子好像是长期的啦。”那个水兵悻悻地说，一边把他的绿帽子往胳膊底下一夹，弄得完全变了形。想着过往的一切将被从此封存，威利的目光里充满了忧虑。他和其他四十头直立行走的粉红色动物一起被赶进一间大检查室。他的肺、肝、心、眼、耳，他出生以来所使用的全部器官都被目光严厉的军医助手检查了一遍。那些医生像是在市场上买火鸡的多疑的女人一样在他们身上又掐又戳。

“站直了，先生。”最后检查他的那个军医助手用挑剔的眼光端详着他。威利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他从眼角里看见检查者很不满意的样子，神经不由得紧张起来。

“弯下腰，手碰脚趾。”

威利试了试，但由于多年饮食过度，弯不下去。他的指尖离脚趾还差八英寸。他试着用古老的舞弊方法——

“请不要屈膝。”

威利直了直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把自己折成对折。他的脊椎骨里有什么东西禁不住了，发出了难听的咔吧咔吧的响声，结果手指离脚趾还是差四英寸。

“你等等，”军医走开了，随后同一位嘴上长着黑色小胡子，眼泡鼓鼓的，带着听诊器的海军上尉走了回来。“你看看那个，长官。”

“那个”就是威利，正竭尽所能地挺直身子。

“他碰得到脚趾吗？”

“糟透了，根本碰不到，长官。连膝盖都过不了。”

“唔，他的饭囊子倒真不小。”

威利用力收腹，想使肚子显得小一点，但太晚了。

“我倒不在乎他那个饭囊子，”军医助手说，“这个家伙的脊背是凹陷的。”

排在威利后面的赤条条的等候检查的人们正在不停地躁动着，小声交谈着。

“这是脊椎前突，毫无疑问。”

“那么，我们要不要给他彻底检查一下？”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严重。”

“哼，我可不想承担放他通过的责任。您可以，长官。”

医生拿起威利的健康检查登记表，“脉搏怎么样？”

“我没费那个劲儿。如果他脊柱前突，测他的脉搏又有什么意义？”

医生抓起威利的手腕，眼珠惊讶地从鼓起的红眼泡里露了出来，“啊呀！小伙子，你是否有病？”威利可以感觉到他的血液在医生的指尖下奔流。各种热带病菌，尤其是美国陆军的阴影正在加快他脉搏的跳动。

“我没病，只是有点着急。”

“我不怪你，你究竟是怎样通过接待站的？你是否认识那里的医生？”

“长官，我也许是胖了点，但是我可以连续打六个小时网球，我还爬山呢。”

“海上没有山，”军医助手说，“你是陆军的材料，我的朋友。”

“住嘴，沃纳。”医生说，注意到登记表上写着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让脊柱前突和脉搏两项空着，把他送到海军船坞格雷姆海军上校处复查。”

“好吧，长官。”医生走了。军医助手气呼呼地拿起一枝红铅笔，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写了“脊柱前突，脉搏”几个字，并把那张深红色的指控条子别在威利的登记表上。“好啦，明天检阅过后你就去主任参谋办公室报到。祝你好运，基思先生。”

“祝你也走好运。”威利说。真是奇怪，在如此短暂的相识过程中竟然使两人互生憎恶，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满含恨意的眼色之后，威利就走开了。

现在，他穿上了海军的蓝色上衣和裤子、黑鞋、黑袜，戴上了神气活泼的、海军学校学员特有的带蓝色条纹的水兵帽。然后，又让他抱了

一大堆各种种类、各种颜色、大小不一、新旧程度不同的图书。威利离开发放书籍的屋子时，怀里抱的那一大堆书遮住了视线，几乎使他连路都看不清了，到门口时，一个水兵在他的书堆上又加了一叠油印材料，使书堆的高度与他的眼眉处于同一水平。威利伸长脖子从那堆东西的外边看路，像螃蟹一样身子横着走向电梯——按钮上新写的文字信号显示是“升降机”。

当电梯升到顶层时，里面只剩下威利和一个瘦骨伶仃的马脸水兵。威利顺着楼道走着，扫视着每个房间外面贴的人名，发现有一处门上写着：

1013室

基弗

基思

凯格斯

他走了进去，把书撂到了行军床的弹簧床面上。接着，他又听到身后的弹簧床面“噔”地响了一声。

“我叫凯格斯。”那个马脸水兵说，同时把一只手臂朝他伸了过来。威利和他握了握手。握手时，他的手被那只湿乎乎的大手完全包住了。

“我叫基思。”

“好啊，”凯格斯带着哭声说，“看样子咱们是室友了。”

“就是这样。”威利说。

“我希望，”凯格斯说，“这位基弗可别是个太乏味的家伙。”他认真地望着威利，那张长脸起了变化，慢慢地变成了笑脸。他从他的行军床上随手拿起一本《海军军械》。“唉，最宝贵的光阴莫过现在了。”他在仅有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将两条腿架在仅有的一张书桌上，无奈地叹息了一声，翻开书看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要学什么？”威利对这种勤奋感到吃惊。

“兄弟，学什么还不都一样。反正全都够我受的，从哪儿开始学有什么关系。”

一堆书进了门，书下面走着的是两条粗壮的腿。“让开，让开，先生们，我来啦。”一个像嘴巴被捂住似的声音说。书落到剩下的那张行军床上又弹了起来，弹得满床都是，这时才露出了一个又高又胖的水兵。他脸色红润，眼睛小而不展，还有一张合不严的大嘴。“喂，伙计们，看来咱们会有很多操蛋事儿要干，是不是？”他说话声音高昂并带有很动听的南方人的抑扬顿挫。“吾叫基弗。”

“我是基思。”

“凯格斯。”

这个南方大胖子把他行军床上的若干书扒拉到地上，四肢大张开地往行军床上一躺，哼哼着说：“吾昨晚给自己开了一个告别晚会，”哼哼声里还夹杂着一声咯咯的欢笑，“以结束所有的告别晚会。咱们干吗要对自己做这种事啊，伙计们？请原谅了。”说完了就翻过身去脸朝着墙。

“你可别睡觉啊！”凯格斯说，“如果他们抓住你呢？”

“老兄，”基弗睡眠惺忪地说，“吾可是个军队里的老油条了，在盖洛德军事学院就呆了四年。不用替我老基弗操心。吾要是打呼噜的话，就敲醒吾。”威利想问问这位老兵脊柱前突在战争生涯中会有多严重的影响。但是当他搜索枯肠想找个巧妙的方式打开这个话题时，基弗的呼吸已变得规则而深沉了。还不到一分钟，他就像头晒着太阳的公猪一样呼呼地睡着了。

“他将被勒令退学，我敢肯定。”凯格斯一面翻看着那本《海军军械》，一面伤心地说。“我也难逃此运，我看这本书完全是云山雾罩，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凸轮是什么东西？分瓣螺旋桨又是什么意思？”

“鬼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勒令退学’？”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吗？我们得先当三个星期的见习水兵，然后班上的前三分之二成为正式海校学员，剩下的都得走人，直接去陆军。”

这帮避难者互相看了看，表示明白。威利的一只手慢慢摸向自己的后背，想确定一下自己的脊柱到底前突到什么程度。他拼命一次次地去碰自己的脚趾，每弯一次腰就比前次离脚趾更近一点儿，后来累得大汗直流。有一次他觉得指尖擦着了鞋带，竟得意地咯咯笑了出来。他猛地俯下腰去，随着一声痛苦的哼哼，他的几个手指稳稳地按在了脚趾上。站直之后，他的脊椎直颤抖，房间在旋转，他发现基弗翻过身来面向着他，而且是醒着的，两只受惊吓的小眼睛正凝视着他，凯格斯已经退到墙角里去了。威利企图开怀地大声笑一笑，但就在那时他身子摇晃起来，站都站不稳了，不得不抓住书桌以免摔倒。这一下，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做不成了。“做做健身操真舒服。”他就像喝醉酒的人，随机应变地替自己遮掩。

“你说得太对了，”基弗说，“特别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从未耽误过。”

三卷卷好的垫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敞开的门外飞了进来。“垫子！”过道里一个逐渐远去的声音喊道。接着，毯子、枕头、床单也相继飞了进来。这是另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家伙干的。只听那声音喊着：“毯子、枕头、床单！”

“他要是不说，我还真想像不出这是些什么东西呢。”基弗一边埋怨一边从蒙在身上的床单里钻出来。他没用几分钟就把床整理好了，就好像用蒸汽压路机碾过似的，既整齐又平展。威利把当学生时野营的经验都搬了出来，也没用多大工夫就把床整理得像模像样了。凯格斯同他的

床上用品较劲较了足有十分钟，这才满怀希望地问基弗：“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时，别人把书籍和衣物都已收拾好了。

“伙计，”基弗摇着头说，“你真是个笨蛋。”他走到床前用手在床面上抹了几下，那张床就像在动画片里一样变得笔挺，像个军人的样子了。

“你真行。”凯格斯说。

“我刚才听见你说我会被勒令退学，”基弗和和气气地说，“甭担心，早晨大操练时准有我。”

这天的其余时间是在军号声、集合、解散、再集合、发布通告、齐步走、训话和才能测验中度过的。头头们每想起油印材料中漏掉了某个细节，军号声就会响起来，500名水兵就一窝蜂地涌出弗纳尔德楼。一个金黄头发、高个子、娃娃脸、名叫艾克雷斯美国海军少尉会站在台阶上，掀起下巴，严厉地也斜着眼睛大声宣读新命令。之后，他让大家解散，大楼就又把他们吞了进去。这样吞吞吐吐，可就苦了住在顶层（“第10层甲板”）的人了，因为电梯容不下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奔下九层楼梯（“梯子”），稍后再疲惫不堪地等待乘电梯上去，或者自己爬上去。当最后终于要排队去就餐时，威利已累得快走不动了。好在，吃过饭后他就又会精神抖擞了。

回到寝室之后，有闲工夫聊天了，这三个才交谈了各自的情况。阴郁的埃德温·凯格斯是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一个中学代数教师。罗兰·基弗是西弗吉尼亚一位政治家的儿子。他曾在该州的人事局任职，但正如他乐呵呵的说法，他对人事工作一窍不通，战争爆发前他还一直在了解议会大厦周围的防御设施。威利说他是一家夜总会的钢琴师。这个信息使另外两人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谈话也不活跃了。他后来又补充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整个房间像是被一条又冷又湿的毯子蒙住了，陷入了沉默。

当就寝的号声响起，威利上了床时，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没想过梅温了，也没想过父母，连一次都没想过。自从当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亲吻别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的身子离曼哈塞特并不远，不比百老汇里那个他常去的地方离得更远。可是，他觉得自己离曼哈塞特就像他离北极一样遥远。他环室扫了一眼，光秃秃的四壁涂成了黄色，黑木的墙围子，书架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书，令人望而生畏。那两个穿着内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后，便开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讲的趣事，那种事情威利在自己家里是永远听不到的。他对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舒适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仿佛他是在野地里搭帐篷过夜，并且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后悔。

2 梅温

威利的征兵序号是排在最后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进海军里去就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年。

曾经有人议论说他在读完文学硕士之后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因为这是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罗得岛他祖父母家里打了一夏天网球并做了许多浪漫事之后，9月里在纽约一家小饭店的酒吧谋得一份工作，给人家弹钢琴，演唱他自己独创的小曲儿。初次挣得的钱对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利选择了艺术。他挣的钱并不多。实际上，那点钱是音乐家工会所许可的给弹钢琴的人的最低数目。只要一张张50元面值的钞票从母亲那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往他这儿流，他就不用担心。正如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希腊人业主所说，威利正在取得职业经验。

他的歌让人觉得做作，不够诙谐，曲调也不够优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讲的是动物与人类做爱方式的比较，而且只有在听众人数多的时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运用诸如“酒桶”与“杂种”、“拉扯”与“婊子”这种押韵方法——威利并不直接将脏字说出口而是冲着听众笑笑，换用一些不押韵但无伤大雅的字眼。这种表演通常会逗得那些专在酒吧间扎堆儿的听众高兴得大声尖叫。威利的那一头普林斯顿式短发、昂贵的衣服和他那张甜蜜的娃娃脸恰好掩饰了他才气上的不足。他出场时，通常穿一条宽松的浅黄褐色裤子，一件棕黄间绿色的杂色夹克上衣，一双用哥多华皮革制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黄间绿色的花格短袜和白衬衫，领带打的是最时髦的领结。仅从其画面效果考虑，这个娱乐节目就使那位希腊老板从威利身上捞了不少便宜。

过了几个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肮脏的夜总会——塔希提俱乐部的老板看了他的表演后以酬金每周增加10美元的价钱把他从希腊人那里买了过去。这桩买卖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乐部的一次面谈中成交的。所谓塔希提俱乐部只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假造的棕榈树，布满尘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号。

会面后，威利回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感到既高兴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过了音乐家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赶上了科尔·波特⁽¹⁾，而且离胜过诺尔·考德⁽²⁾的日子也不远了。在他眼里，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夜总会招牌以及像他一样的无名之辈的放大的相片都显得很美。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住了脚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他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就要参战了，但局势的这种转变绝对没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非常靠后的征兵序号可以帮人对战争保持镇定。

当晚，他向家人公布了他在娱乐界地位的上升。这个消息对基思太太简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劝说威利回头去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也谈到过威利应征入伍的问题。在乘火车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绪兴奋的上班族的战争热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动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动。在晚饭结束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真正应该做的，”当时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里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鸡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抛弃钢琴和比较文学，加入海军。我知道我会获得尉官军衔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温和、长着和威利一样的圆脸的医生嘴里继续叼着雪茄烟作为他不能开口讲话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别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闪电般的速度估计了一下形势，便放弃了那个关于杰出人物、哲学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当你的事业显示出实实在在大有前途的时候？显然我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这样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赋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我现在真的相信你将成为第二个诺尔·考德。”

“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妈。”

“别以为你比军方还聪明，孩子。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招你去的。”

威利说：“爸，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位胖乎乎的医生用手梳理着头上还留下的几缕黑发，吐出了嘴里的雪茄烟，声音温和、平静地说：“是啊，威利。我想你母亲看到你走了会感到很遗憾的。”

就这么着，威利便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间一直在为塔希提俱乐部的顾客们弹钢琴，而就在此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军舰沉没了，新加坡也陷落了。同时，德国人的焚尸炉也在鼓足风力每天烧掉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这年春天，威利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谈恋爱了；二是他接到了征兵机关招他入伍的通知书。

之前，他曾经有过大学里男孩子那种通常以花钱为能事的恋爱经历。他曾向同班的一些女孩子献过殷勤，还硬要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女孩子和他进一步发展关系。有那么三四次，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了情网。但这次，梅温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一天，他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塔希提俱乐部去给新节目的试演作钢琴伴奏。塔希提俱乐部在各个季节、各种天气里都是阴冷、凄凉的，尤其是下午。从临街的大门射进来的惨白光线照出了大厅里陈旧污秽的红色天鹅绒挂毯上的白斑、被踩踏得粘在蓝地毯上的口香糖的黑渍和门上以及门框上橘黄色油漆的爆裂与脱落的斑点。在一幅表现南太平洋风情的壁画里的裸女们，由于酒渍、烟熏，加上十分显眼的油污，看上去特别地色彩斑驳杂乱。威利喜欢的正是这地方的这种样子。尽管这里看起来不怎么样，尽管这里烟草、烈酒、廉价除臭香水的

气味很难闻，这里却是他威利显示力量和取得成就的地盘。

房间那头靠近钢琴的地方坐着两个姑娘。业主是个肤色苍白的大胖子，下巴留着花白的胡茬子，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说明他曾经历过辛酸。他斜倚在钢琴上，嘴里叼着半截雪茄，手里正翻阅着一份改编的乐曲。

“好啦，普林斯顿人来了，咱们开始吧，姑娘们。”

威利把湿淋淋的长筒橡胶套鞋脱在钢琴旁边，摘下了兔皮衬里的棕色手套，就穿着大衣坐在凳子上，用一种类似22岁的马贩子的眼光打量着两位姑娘。那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把一份乐谱递给他，“你看着乐谱就能变调吗，宝贝儿？这是G调，我宁愿要降E调。”她说，从她那带鼻音的百老汇腔调里威利心里立刻就清楚了那张漂亮的面孔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是那种数以百计的在第52街附近游荡的街头女郎之一。

“降E调来啦，”他的目光移向了那第二个歌手，一个矮小的说不出有什么特点的女孩，头上戴的黑色大帽子把她的头发全遮住了。“今天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他想。

金发女郎说：“但愿我这次感冒别把我全给毁了。我可以来个序曲吗？”她费劲但坚定地唱完了《黑夜与白天》，如此而已。老板丹尼斯先生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他将给她打电话。矮个儿姑娘摘下帽子走上前来。她把一叠异常厚的改编乐曲放在威利面前的乐谱架上。

“你也许想看看这一首吧，这首有点不好对付。”她提高嗓门对老板说，“我不脱外套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亲爱的，只想在你走之前让我看看你的身材。”

“那还不如现在就看呢。”女孩敞开她宽大的棕色防水外套，将身子转了一圈。

“很好，”丹尼斯先生说，“你也能唱吗？”

威利正在看乐谱，虽然扭过脸来看，可是没看见，外套又合上了。女孩看着他，恶作剧似的朝他微笑了一下，两手仍旧插在口袋里。“你的意见也算数吗，基思先生？”她作了个敞开外衣的姿态。

威利咧嘴一笑，指着那份改编乐曲说：“真不一般。”

“花了我100美元呢，”女孩说，“嗨，准备好了吗？”

这个改编乐曲的雄心绝不亚于《费加罗的婚礼》⁽³⁾中凯鲁比诺⁽⁴⁾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歌词用的是意大利文。中途突然转成了用切分法演奏的拙劣模仿曲调，歌词也变成了笨拙的英语。末尾回到了莫扎特的乐曲和达·蓬特的歌词。“你没有别的东西了吗？”威利说，注意到歌手的两只非常明亮的眼睛和她那栗色头发盘成的漂亮的大发髻。他希望能看一看她的身段。这是个奇怪的愿望，因为他向来对身材矮小的女孩不感兴趣而且不喜欢颜色发红的头发。他在读大学二年级时曾借

助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说这是他恋母情结的抑制机制。

“怎么了？你能弹奏这个曲子的。”

“我觉得，”威利用舞台上故意使用的别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他不会喜欢这个的，太高级了。”

“是的，为了亲爱的老普林斯顿，就来一次。咱们试一下好吗？”

威利开始演奏乐曲。莫扎特的音乐是这个世界上很少的几种能深深触动威利的事物之一。他对这个曲子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破旧、发黄、烧痕斑斑的键盘上奏出开头的几个音符。

那位姑娘倚着钢琴，一只胳膊放在钢琴顶上，让手指松松拳着的手悬吊在他眼旁的琴边上。那是只小手，手掌比女孩应有的大得多，手指短、细、强壮，指关节周围粗糙的皮肤表露出她常洗碗碟。

那姑娘唱歌似乎是为了朋友的快乐而不是为了谋求迫切需要的工作。威利的耳朵，受过多年听歌剧的训练，一听就知道其声音算不上很好，甚至，算不上专业。这只是一个热爱音乐又嗓音好听的聪明女孩能够达到的歌唱水平，有大歌唱家所没有的特殊魅力，唱出了歌曲所自有的欢快清新气息。

优美的旋律使阴暗的地下室充满了灿烂的阳光。那金发女郎正要往门外走，却停住了脚步，回头倾听。威利一面弹着钢琴一面仰起脸看那姑娘，又是点头又是微笑。她也报以微笑并作了一个想像着给苏珊娜咏叹调吉他伴奏的简明姿势。动作里充满了漫不经心的幽默和优雅。她唱的意大利语歌词重音都正确，可见她了解歌词的意思。

“小心突变。”在演唱的一次停顿中她突然小声对他说。她动作敏捷的伸手翻过一页乐谱，指了指。威利随即转入了改编乐曲中的爵士乐部分。歌手从钢琴边站开，用夜总会歌手的惯用姿势展开双手，用心地唱着一个叠句，扭动着屁股，耸动着鼻子，模仿着南方口音，满脸堆笑，每逢一个高音就把头向后一甩，转动着手腕。她的魅力荡然无存。

爵士乐部分结束了。改编乐曲回到了莫扎特的原曲，那姑娘也恢复了她的自然放松状态。威利心想，没有比看她双手深深地插在外衣口袋里，随意地倚着钢琴，用颤音将歌声逐渐结束更令人愉快的了。他遗憾地奏完了曲子最后的曲终回音。

老板说：“亲爱的，你是否还有什么大路点的东西？”

“我有《亲爱的苏》⁽⁵⁾《慈母泪》⁽⁶⁾——我就有这些，不过我可以做更——”

“好，稍等一下，好吗？威利，跟我到里面来一下。”

老板的办公室是地下室后部一个漆成绿色的小房间。墙上贴满了演员和歌唱家的照片。只有一个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照明。丹尼斯先生绝不在顾客看不见的装饰上浪费钱。

“你认为如何？”他说，用火柴点燃一截未吸完的雪茄。

“哦，那个金发的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想也是。那个红头发的呢？”

“啊——她叫什么名字？”

“梅·温。”业主说，斜眼看着威利，可能是因为燃着的烟头离他的脸太贴近了。

有时候说出一个名字会在一个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仿佛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被人高声喊出来似的。这种感觉常常被证明是幻觉。总之，威利被“梅·温”二字的发声震动了。他一句话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话？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的身段如何？”威利回答道。

业主被烟呛了一下，把剩下的一点烟头在烟缸里压灭，“你还不如同菲鱼多少钱一斤呢，那跟她的身段有什么关系？我问的是你对她的演唱有什么看法。”

“哦，我喜欢莫扎特，”威利含糊地说，“但——”

“她是便宜货。”丹尼斯先生心里盘算着说。

“便宜货？”威利生气了。

“薪金，普林斯顿，如果她不会把治安警察引来，那就是最便宜的了。我不知道。也许那首莫扎特的东西会给这里带来令人愉快的新气象——名声、档次、魅力。但它也有可能像一枚臭气弹把这里的客人全吓跑——咱们且去听听她怎样唱简单点的东西。”

梅·温的《亲爱的苏》比前面唱爵士乐唱得要好——可能是因为它不是插在莫扎特乐曲的框架里的，没有那么多的手的、牙的、臀部的动作，南方口音也没那么重了。

“你的代理人是谁，亲爱的——比尔·曼斯菲尔德？”丹尼斯先生问。

“马蒂·鲁宾。”梅·温说话时紧张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你能礼拜一就开始吗？”

“怎么不能？”姑娘喘着气说。

“定了，领她四处看看，普林斯顿。”丹尼斯先生说完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威利·基思和梅·温单独处在那些假棕榈叶与椰子果中间。

“祝贺你。”威利伸出手说。那姑娘用她那温暖、坚实的小手紧紧地和他握了一下。

“谢谢。我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胶质套鞋，“你愿意去哪儿吃饭？”

“吃饭！我这就回家去吃饭，谢谢你。你不是要领我四处看看的吗？”

“有什么可看的？你的化妆室就是那边女洗手间对面挂着绿帘子的那间屋子。简直就是个洞，没有窗户，没有洗手池。我们每天10点、12点、2点演出。你应该8点30分到这儿。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情况。”他站住脚，“你喜欢比萨饼吗？”

“你干吗要带我去吃饭？你不必。”

“因为，”威利说，“此刻我生活中再无别的可做的事了。”

梅·温睁大眼睛，惊奇中混杂着野生猎物的警惕姿态。威利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个电话。”姑娘说，任由自己被拉着朝门口走去。

路易吉餐馆是一家明亮的小饭馆，摆满了一排排用隔板分开的小餐桌。从外面寒冷潮湿的黄昏中走进来，里面的温暖和芳香味儿使人感到愉快。梅·温没脱下她身上的湿外衣就在一个靠近厨房的座位上坐下来，厨房的门是敞开的，听得见里面在油炸东西的吱吱响声。威利眼睛盯着她说：“把湿外衣脱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说，这是纽约最热、最闷的餐馆。”

梅·温像有人要强迫她脱光衣服似的，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很傻——哎，”她脸红了起来，接着说，“别那样看着我——”

威利的样子像一头牡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温的身材美极了。她穿一件紫丝绸上衣，系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皮带。她一脸迷惑地坐下，尽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体形真好，”威利说，缓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为你很可能长着大象一样的粗腿，或是没有胸脯。”

“这全因为我有过辛酸的经验，”梅·温说，“我不喜欢靠自己身材的优势谋得工作或交朋友。人们总是期待从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给的东西。”

“梅·温，”威利沉思着说，“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名字的。”

“这不是你的真名吗？”

姑娘耸了耸肩，“当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这样跟我谈话太奇怪了。你怎么能对我如此刨根问底呢？”

“对不起——”

“我告诉你没关系，尽管我平时是不随便说的。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

“噢。”威利看着一个服务员端来满满一盘意大利面条。

“那么你对这里很熟悉了。”

“很熟。”

威利对知道了梅·温有个意大利名字的反应是复杂而重要的：一种混合着如释重负、高兴和失望的感觉。它清除了有关这位姑娘的神秘感。一个夜总会歌手能理解并唱好莫扎特的咏叹调是个奇迹。因为在威利的圈子里，熟悉歌剧标志着出身高贵——除非你是意大利人。

随后，它又成了下层社会群体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特点而失去了它的标识意义。玛丽·米诺蒂是威利能够对付得了的人。她毕竟仅仅是个夜总会歌手，只是长得很漂亮而已。那种他已闯入了一场真正的恋情纠葛只是一个幻觉。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绝不会和一个意大利人结婚的。他们大都贫穷、邋遢、俗气、信奉天主教。这并不暗示这件好玩的事就此结束了。相反，他现在可以更安全地享受与这位姑娘相处的快乐了，因为那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梅·温眯着眼睛看着他，问：“你在想什么？”

“有关你的最最美好的事情。”

“你的名字，毫无疑问，真的是威利·索德·基思了？”

“嗯，是的。”

“你家是个优秀古老的家族？”

“最古老，最优秀的——我母亲出身索德家族，就是乘‘五月花号’到美国来的那个索德家族。我父亲似乎是个私生子，因为基思家族直到1795年才来到这里。”

“啊呀，没赶上那次革命。”

“差远了，只是移民罢了。我的祖父稍微弥补了这点不足，他当了蔡斯医院的外科主任，据认为是东部医学界该学科的大角色。”

“哦，普林斯顿，”姑娘轻声笑了笑说，“我们两人显然是永远抹不掉这个痕迹了。说到移民，我的家人是1920年来到这儿的。我父亲在布朗克斯经营一个水果店。我母亲几乎连英语都不会说。”

他们要的比萨饼被盛在两个大圆白铁碟子里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饼子上覆盖着乳酪和西红柿汁——而在威利的碟子里，边上还撒着一些比目鱼丁。梅·温捡起一块三角形的饼，手指头一翻，就灵巧地把饼对折了起来，咬了一口，“我母亲做的比萨饼比这还好。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萨饼了。”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不，你母亲不会喜欢的。”

“好极了，”威利说，“我们相互理解。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要爱上你了。”

那姑娘的脸上忽然罩上了一层阴影，“说话可别越轨啊，朋友。”

“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你多大年纪？”梅问。

“22岁，干吗？”

“你似乎年轻得多。”

“我是娃娃脸。在70岁之前，我很可能连进投票站投票都不能获准。”

“是的，就是——你就是这样。我想我喜欢它。”

“你多大？”

“还没到选举投票的年龄。”

“你订婚了吗，梅？或是已有心上人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了？”

“哎呀！”梅大叫道，咳嗽了起来。

“怎么啦？”

“咱们还是谈书吧。你可是个普林斯顿人。”

他们确实聊起了书，一边吃喝，一边聊。威利开始谈最新的畅销书，梅对这些书的知识还算过得去。当谈到他喜爱的那些18、19世纪的作家时，姑娘的对答就不顺畅了。

“狄更斯，”威利热烈地就他的比较文学高谈阔论起来，“我如果还有一点性格力量的话，就将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评价狄更斯。在英语像拉丁语一样死亡之后，他和莎士比亚还会留在世上。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我只读过他的《圣诞欢歌》。”

“哦。”

“你要知道，朋友，我只读完了中学。我中学毕业时，水果店的日子不好过。有时连我的服装、长筒袜子——和全家人的饭食都成了问题。我曾在一家一毛钱商店和卖橘汁饮料的摊子上干过。我碰过几次狄更斯，站了一整天再去攻他真是难啊。”

“有朝一日你会爱上狄更斯的。”

“我希望如此。我想，要欣赏狄更斯，银行里得有上万的存款才行。”

“我在银行里一毛钱也没有。”

“你妈妈有，还不是一样。”

威利放浪地往后靠着，点了一支烟。他好像在讲习班上一样，“爱艺术得有空闲，这一点儿都没错，但这绝不败坏艺术的正当性。古希腊人——”

“咱们走吧，我今晚要温习我的乐谱，只要这份工作还在，我就得干。”

外面正在下大雨。蓝色、绿色、红色的荧光灯招牌在湿漉漉、黑糊糊的街面上投下了一片片模糊的五颜六色的亮光。梅伸出一只带着手套的手，“再见。谢谢你的比萨饼。”

“再见？我要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回家。”

“老兄，坐出租车到布朗克斯区赫尼威尔街你得花5美元呢。”

“我有5美元。”

“不，谢谢。像我这样的人只坐地铁。”

“好吧，那就坐出租车到地铁站。”

“出租车，出租车！上帝为什么给咱们两只脚？陪我走到第50街好了。”

威利在雨中的便道上走着，想起了乔治·梅瑞狄斯⁽⁷⁾的某些狂想曲，身子靠紧着歌手，她挽起他的手臂。他们默默地漫步走着，雨点打在他们脸上又从他们的衣服上滚下。挽着他手臂的那只手把一股温柔的热流送入了他的全身，“在雨中漫步真是美妙。”他说。

梅侧目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得不这么做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普林斯顿。”

“喂，得啦，”威利说，“别再扮演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了。这是你第一次干歌手的差事吗？”

“在纽约的第一次。我唱了四个月。是在新泽西州许多低级酒店里。”

“莫扎特在新泽西的小酒馆里的行情如何？”

梅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从来没试过。那边的人认为《⁽⁸⁾ 星辰往事》就像巴赫⁽⁹⁾的《弥撒曲》一样是重大的经典著作。”

“那些英文歌词是谁给你写的？你自己？”

“我的代理人，马蒂·鲁宾。”

“写得糟糕透了。”

“那你就给我写好一点的吧。”

“我会的，”威利大声说道，他们正在横过百老汇大街，正从堵塞得寸步难行的鸣着喇叭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过，“今天晚上就写。”

“我刚才是说着玩的。我可给不起酬金。”

“你已经给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享受过莫扎特的音乐呢。”

梅把手从他的手臂上抽了回来，“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我可不喜欢油腔滑调。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够腻的了。”

“偶尔听一听吧，”威利答道，“譬如说，一周里只听一次，我是真诚的。”

梅看着他的脸说：“抱歉了。”

他们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下。那个衣衫破旧、满脸皱纹的卖报人用嘶哑的声音兜售着莫须有的胜利消息，将报纸的一些大标题涂了焦油的防雨纸遮着。往来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谢谢你的晚餐，”梅温说，“星期一见。”

“不能早一点儿吗？我真想早一点。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没有电话。”威利一下子愣住了。梅温的确是出身下层社会。“我家隔壁有家糖果店，”她接着说，“有急事时可以通过那里和我联系，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如果真有了紧急情况呢？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下次再说吧。”她微微一笑，脸上那种谨慎小心的表情顷刻间消退成了煽情卖俏。“反正周一之前不能见你。不得不在乐谱上下点苦功夫。再见。”

“只怕是我谈论书谈得让你腻烦了吧。”威利说，实在不想让这次会面就此结束，便没话找话，想把行将熄灭的火星煽燃。

“不是的，我玩得很高兴。”她停顿了一下，伸出了手，“这是个有教育意义的下午。”

她还未走到楼梯脚下就被人群吞没了。威利从地铁入口处走开时有一种获得新生的可笑的感觉。罗克西门口的彩色玻璃棚罩、无线电城装饰着黄色灯泡的黑门柱、餐馆的招牌、呜呜疾驶的出租车在奇妙的光影中来来往往。他觉得纽约就像巴格达一样既美丽又神秘。

第二天早晨3点钟，威利的母亲睁开眼睛，房间里还黑糊糊的。她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梦，梦见她在听歌剧。她听了一会儿依然在她脑海里回响着的音乐，便坐了起来，因为她意识到她听到的是真实的音乐——从威利的房间穿过过厅飘过来的凯鲁比诺的情歌。她起床，穿上一件蓝色丝绸和服式女式晨衣。“威利，亲爱的——在这个钟点听唱片吗？”

他穿着衬衫坐在他的手提留声机旁，手里拿着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他歉疚地抬头看了看，关上了留声机，“对不起，妈妈。没想到传那么远。”

“你在干什么呢？”

“正在窃取莫扎特的一个乐段放在新曲子里用，我想我是在剽窃。”

“你真可恶。”她仔细端详她儿子，确定他那兴高采烈的怪异表情是一种创作的狂热。“你平时是一进家就上床睡觉的。”

威利站起来把拍纸簿翻过来扣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这件事正好在脑子里闪过。我困了。明早再说吧。”

“想不想喝杯牛奶？马蒂娜做的巧克力馅饼好极了。”

“我已在厨房里吃了一大块了。对不起，吵醒你了，妈妈。晚安。”

“这是一段好听的曲调，剽窃得好。”她说，让儿子在面颊上吻了一下。

“没有比这一段更好听的了。”威利说，在她身后关上了门。

梅·温在塔希提俱乐部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星期。她新奇的莫扎特节目上座率很不错。她一晚比一晚唱得好，更单纯，更明澈，手势动作也没那么繁多了。她的代理人兼教练，马蒂·鲁宾每周来几次看她演出。在她演完后，就在一张桌子边或她的化妆室里同她谈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他是个矮壮的圆脸汉子，大约35岁，头发苍白，戴一副很厚的无镜框眼镜。他那身肩部过宽，裤腿肥大的套服表明那是从百老汇购买的，不过颜色却是不太刺眼的棕色和灰色。威利同他说话时很随便。他确信鲁宾是个犹太人，但并不因此而轻视他。威利喜欢作为群体的犹太人，喜欢他们的热情、幽默和机警。这是真的，尽管他家住在犹太人买不起的房地产开发区里。

除了与鲁宾的这些谈话外，梅的每两次演出之间的时间全都被威利垄断了。他们通常坐在化妆室里抽烟聊天——威利是受过教育的权威，梅是态度一半恭敬一半挖苦的无知学生。这样过了几个晚上之后，威利说服了她改为白天见面。他带她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那却是一次失败。她在看达利⁽¹⁰⁾、夏加尔⁽¹¹⁾和切尔利塔切夫⁽¹²⁾的杰作时，瞪着眼大惊小怪，还突然大声笑了起来。他们在大都会博物馆里的情况好一些。她立即就被勒努瓦⁽¹³⁾和埃尔·格雷科⁽¹⁴⁾深深地陶醉了。她让威利又带她去了一次。他是个好讲解员。当他给她简略地介绍惠斯勒⁽¹⁵⁾的生平事迹时，她喊道：“哇，这些东西真的全都是你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吗？”

“不全是，从我五岁时起母亲就带我参观博物馆。她是这里的博物馆的赞助人。”

“哦。”姑娘有点失望地说。

威利不久就得到了布朗克斯糖果店的电话号码，并且在梅与那个俱乐部的签约结束之后还继续互相约会。4月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包括在鲜花盛开春色满园的公园里长时间散步，在昂贵的餐馆里就餐，在出租车里亲吻和赠送诸如牙雕小猫、毛茸茸的小黑熊以及许多鲜花之类的礼品等等。威利还写了一些拙劣的十四行诗。梅将它们带回家，一遍又

一遍地读，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从来没有人给她写过诗。

4月下旬，威利接到了征兵局的明信片，请他去检查身体。这个警报信号使他记起了战争，于是便立即去了海军军官招募站。他被编进了后备海军学校12月那一期。这使他远离了陆军的魔爪，有了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免服现役的机会。

但是，基思太太却把他的应征入伍当成了悲剧。她对华盛顿的那些笨蛋们竟让战争拖得如此之久而大为愤怒。她仍然相信战争将在威利穿上军装之前结束，但是有时一想到他可能真的被带走，心里就直冒寒气。在小心翼翼地向有权势的朋友们探询之后，她发现她想为威利在美国谋一份安全工作的想法处处碰到的都是一种极其冷淡的回应。因此，她决心要使威利在还享有自由的这最后几个月里过得美好。梅温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基思太太对此毫不知情。她根本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存在。她强迫威利辞掉了他的工作，带着他和那位性命是从的医生一起乘车去墨西哥旅行。由于厌烦了墨西哥那里的阔边帽、灿烂的阳光和刻在腐朽的金字塔上的长羽毛的大蛇，威利把钱都花在了偷偷地给糖果店打长途电话上。梅总是责怪他乱花钱。但她说这话时热情洋溢的语调却给了威利莫大的安慰。当他们在7月份回到美国时，基思太太又硬拽着他到罗得岛去度“最后一个美妙的夏天”。他找了一些蹩脚的借口到纽约去了五六次，而且将这几次出游时刻铭记于心。那年秋天，马蒂·鲁宾单独带着梅温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俱乐部去旅行参访。11月份，她回来时正好还来得及和威利共度了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他为了对母亲解释他的离家外出，编造的那些离奇的故事，编一本短篇小说集都足够了。

梅从未和他谈起过结婚的事。他有时对她为什么不提这个话头很很好奇，但他很高兴她让他们的关系止于疯狂的亲吻就满足了。他也觉得那甜蜜的感觉将足够他在四个月的海校生活中继续享用了。然后，他将到海上去，而那正是整件事情又合适又毫无痛苦的结局。他对自己能把这段恋爱料理得既从中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乐趣又将缠人的麻烦减到了最低限度感到十分得意。这表明他是个会享乐的成熟男子。他为自己未试图和梅温上床而感到自豪。他认为正确的策略是享受与姑娘在一起的火热与刺激而不陷入乱局。这个策略确实是够英明的，不过其成功的光彩可不像他自命属于他的那么大，因为这是以一种冷静的、潜意识的揣摩为基础的：他若真的要那样干很可能也成功不了。

(1) 科尔·波特 (Cole Porter, 1891—1964)，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创作巨星。——译者注

(2) 诺尔·考德 (Noel Coward, 1899—1973)，英国剧作家，同时身兼演员、导演、作曲家。——译者注

(3) 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众多歌剧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 故事取材于法国剧作家加隆德·博马舍 (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 的同名喜剧。意大利诗人、剧作家洛伦佐·达·蓬特 (Lorenzoe Da Ponte, 1749—1838) 编剧，莫扎特作曲。——译者注

(4) 伯爵家的仆人，假扮女声，作为一种特殊用法，作曲家会让女声代替剧中那些尚未成年的男孩，《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凯鲁比诺就是这样的角色。——译者注

- (5) 美国资格最老的爵士音乐大师、爵士乐之王路易斯·阿姆斯壮 (Louis Armstrong, 1901—1971) 的作品《Sweet Sue, Just You》(《亲爱的苏, 就是你》)。——译者注
- (6) 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史蒂文斯 (George Stevens, 1904—1975) 1942年的作品, 其中有20世纪30年代旋律凄美令人心动的爵士情歌。——译者注
- (7) 乔治·梅瑞狄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英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 (8) 《星尘往事, Stardust》, 世人耳熟能详的爵士乐经典曲目。——译者注
- (9) 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德国著名古典作曲家。——译者注
- (10) 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i, 1904—1989),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著名的加泰罗尼亚画家。——译者注
- (11) 马尔克·夏加尔 (Marc Chagall, 1887—1985), 俄裔法籍画家, 犹太人, 生于俄国, 1922年移居国外, 后定居法国, 他是第一个用图画记录梦境世界的人, 他的作品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流派是以马尔克·夏加尔为起点的。——译者注
- (12) 帕维尔·切利利塔切夫 (Pavel Tchelitchew, 1898—1957) 生于俄国, 1923年定居巴黎, 最初为抽象派画家, 后与抽象派决裂, 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 创作了像萨尔瓦多·达利那样以极大的技术精确记录的奇异的幻象。——译者注
- (13) 皮埃尔·奥古斯特·勒努瓦 (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 法国印象派著名画师, 他与克洛德·莫奈 (Claude Monet, 1840—1926) 可说是印象派的创立者之一, 他是印象派中惟一擅长使用黑色的画家。——译者注
- (14) 埃尔·格雷科 (El Greco, 1541—1614), 西班牙画家, 作品多用宗教题材, 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译者注
- (15) 詹姆斯·艾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 美国画家, 长期侨居英国, 作品风格独特, 线条与色彩和谐。——译者注

3 海校学生基思

威利·基思服役的第二天差一点成了他服役或生命的末日。

那天早晨，他穿着见习水兵的蓝色雨衣乘地铁去布鲁克林海军船坞时，他觉得自己的军人形象很是惹人注目。虽然事实是他去是为了检查他的心率和脊柱前突的，但这并未破坏他博取那些女速记员和女中学生们的青睐的兴致。威利正在享受着人们对军人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是那些可能正在所罗门群岛作战的战士们挣来的。在和平时期，他并不羡慕水兵们穿的制服，但现在，这些喇叭裤却突然像在普林斯顿校园里穿啤酒桶似的夹克衫那样合时，那样神气了。

威利在海军船坞大门外停住，将 he 的一只手腕暴露在刺骨的寒风中，数了数自己的脉搏。它一分钟跳了86下。他气愤地想，罩在他身上的新的海军光环有可能被自己身体的一点点算术数字的差错剥夺掉。他等了几分钟，想放松一下再数一次。94下。大门口站岗的海军哨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威利朝街的两头望了一下，迈开脚步朝街角上一个脏兮兮的药铺走去，心想：“我在大学里检查过十几次身体，几个月前还在征兵接待站检查过一次，我的脉搏都是72下。我现在是着急了。一位海军上将在看见敌人的舰队时他的心率是他妈的多少——72下？我必须吃点什么药以消除焦急的心绪使心率正常起来。”

他把这个论点连同加倍剂量的含溴镇静剂一齐吞了下去，一剂治心病，另一剂治脉搏。两副镇静剂起了作用。他在海军上校格雷姆办公室外犹豫了一会儿，自己又最后检查一遍，他的血流以每分钟跳动75次的速率平静地闯过他的指尖。这使他感到意气昂扬，轻松愉快，于是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映入他眼帘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只带有四道金杠的蓝色袖子。那只蓝袖子正在向一个坐在桌旁的海军胖护士打着手势。格雷姆海军上校花白头发，样子很疲倦，正挥动着一份文件，狠狠地抱怨对吗啡的计算太马虎了。他扭头对威利说：“什么事，孩子？”

威利把那封信函递给他。格雷姆上校瞥了一眼那些材料，“喔，天哪。诺利斯小姐，我该什么时候去手术室？”

“再过二十分钟，长官。”

“好的，基思，到那间更衣室去。我过两分钟就来。”

“是，是的，长官。”威利穿过一扇漆成白色的门，随手把门关上。小屋里又闷又热，但他不敢动那些窗户。他在里面绕着小圆圈漫不经心地走着，读着瓶子上的标签，望着窗外灰暗、杂乱的布鲁克林海滨，哈欠连连。他等了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镇静剂和闷热产生的效果更强了。他在检查台上躺下，伸开四肢，确信放松放松对自己会有好处。

他醒过来时，他的手表上显示的是5点半。他已睡了八个小时，海

军把他给忘了。他在一个洗脸盆里洗了把脸，抚平了头发，像是做出了巨大牺牲似的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那个胖护士看见他时，惊得张大了嘴。

“哎呀，老天爷！你还在这儿没走啊？”

“没人告诉我出来呀。”

“可是，哎呀！”她从旋转座椅上跳了起来，“自从——你就一直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等等！”她进了里边的一间办公室，马上又同上校走了出来。上校说：“真该死，孩子，对不起。我只顾做手术、开会——到我办公室来吧。”

办公室四壁都是书。上校叫威利脱光上身的衣服，查看了他的脊背，“伸直腿摸你的脚趾。”

威利使劲弯下腰去触摸了一下——同时大声哼了一声。上校疑心重重地笑了笑，给他把了脉。威利又感到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大夫，”他大声说，“我没事的。”

“我们是有标准的，”上校说。他拿起了钢笔。笔在威利的体检表上空盘旋。“你知道，”他接着说，“到目前为止，在这场战争中海军的伤亡比陆军还惨重。”

“我要做海军战士。”威利脱口说，话出口后他才意识到这话是出自真心的。

医生看了看他，眼光中闪现着善意。他在体检表上毅然地写道：轻度脊柱前突已得到补救。脉搏正常，医务主任J·格雷姆·布鲁克林。他把那张用红笔写的字条揉成团扔掉，把其余材料还给了威利。“在这个队伍里可别默默地忍着，孩子。遇到什么见鬼的蠢事时就把它说出来。”

“是，好的，长官。”

上校将注意力转到了摊开在桌子上的文件上。威利告辞离去。他忽然想到他的海军生涯也许是因为一位医生让一个病人等待了八个小时后感到不好意思而得救的，但不管怎样，他为得到这样的结果而感到欣喜。回到弗纳尔德楼后，他就立即把健康检查登记表交还了那位先前在诊疗室里拿红铅笔给他写批条的军医助理。沃纳助理军医把一杯紫色的消毒剂放到一边，急切地看那些材料。他的脸沉了下来，但还是挤出了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嗯，你通过了。不错。”

“东京见，大夫。”威利说。

威利回到宿舍时发现凯格斯和基弗在房间里摆弄枪。他自己的床上也搁着老长一枝用旧的步枪，外带一张保管卡。“海军使用步枪？”他和气地说。

“那还有错。”基弗说。他的枪机零件就放在他旁边的桌上。凯格斯此刻在唧唧唧唧地把旋转枪机上下转动着，脸上的神气表明他完全是在白费力气。“咱们必须学会在两分钟内把一枝枪拆开再装好，”他哼哼着

说，“到不了明天早晨我就得滚蛋，错不了。”

“别泄气，”基弗说，“让我先把这个宝贝装上，我会做给你看的。这个该死的主弹簧。”

那位南方人给他的两个室友耐心、透彻地讲解了一通关于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的秘诀。凯格斯很快就抓住了要领。他那瘦长的手指掌握了关键诀窍，那就是在组装时要把那强硬的主弹簧用力压回到枪栓里去。他眉飞色舞地瞧着他的武器，把这一过程又做了几遍。威利徒然地跟他的枪栓较了半天劲儿，累得直喘气，“他们应该因为我脊柱前突而让我退学。那样我还有点尊严。我明天就要滚出这个海军了——进去，讨厌的、该死的弹簧——”他以前从来没摸过枪，会不会拆装枪支的潜在致命性对他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项有点麻烦的作业，一页令人头疼的贝多芬曲子，一篇到期未提交的关于《克拉丽莎·哈洛》^①的读书报告罢了。

“用你的肚子顶住枪栓的托，明白了吗？”基弗说，“然后用双手把弹簧按下去。”

威利依言照办。那弹簧慢慢地退了进去，其顶端最后终于卡进了枪栓的外缘。“真行了！谢谢，太好啦——”就在那一瞬间，尚未卡稳的弹簧从他的手指间滑脱，从枪栓里窜了出来，飞过了整个房间，窗户恰巧是开着的，那弹簧竟穿过窗户飞进了外面的夜空。他的室友们吓得瞪眼看着他。“太糟糕了，是不是？”威利颤声说。

“你的步枪要是出了什么事，老兄——那可就完了。”南方人说着走到窗前。

“我要跑下楼去看看。”威利说。

“什么，在学习时间？记你12个过！”凯格斯说。

“过来，伙计。”基弗从窗户里伸出手指着外面说。窗户下边是一片突出的用瓦楞铜板盖面的陡峭的屋顶，那个弹簧就落在其中的一个雨水槽里。第十层比全楼的其他部分稍微往里缩了一些。

“我够不着呀。”威利说。

“你最好试一试，伙计。”

凯格斯仔细往外面看了看，“你绝对够不着，你会掉下去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威利说。他绝不是个冒失鬼。他爬山时总是有很多强壮的伙伴在一起的，而且就是那样他还是提心吊胆的。他不喜欢高的地方和脚踩不稳的地方。

“我说，伙计，你是想呆在海军里的，是吧？那就从那儿爬出去吧。你是否想要我去干？”

威利爬了出去，紧紧地吊在窗框上。风在黑暗中呻吟，百老汇的灯光在远远的下方闪烁。下面那突出的地方似乎从他发抖的脚下脱开了。他伸手去够那个弹簧，可是够不着，喘着气说：“还差两三英尺呢——”

“咱们只要有根绳子就行了，”基弗说，“你看，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和你一起出去，就这样吊在窗户上，你再拽着他，那就行了。”

“咱们这就干吧，”凯格斯焦急地说，“如果他呆在外面被抓住了咱们全都得滚蛋。”他跳出窗户，站在威利旁边，抓住了他的手，“现在去拿吧。”威利放开了抓着窗框的手，紧紧地抓着凯格斯有力的手一点一点地往下移动。他沿屋檐移动着，风吹打着他的衣服。弹簧伸手可及了。他抓起它将它塞进了一个口袋。

艾克雷斯海军少尉若是挑选了一个不这么尴尬的时刻来巡查第十层楼在学习时间里的情况就好了，可巧他恰恰选了这个时候。他从屋外走过，往里窥视了一眼，立刻停住脚步，大声喝道：“停在甲板上别动！这儿到底在搞什么鬼？”

凯格斯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样嘶叫了一声，松开了威利的手。威利向前猛扑，抱住了他的膝部。那两个海校学员在突出的屋顶上空荡来荡去，眼看性命难保。好在凯格斯的求生欲望稍稍强过对海军少尉的恐惧。他用力往后一仰，头先脚后地摔进了屋里，同时把威利从窗户外拉了进来压在了他的身上。艾克雷斯海军少尉双目圆睁，噘着瘦削的下巴。威利站起身来，拿出了那个弹簧，结巴着说：“我——这东西掉到了外面的屋顶上——”

“它跑到外面那儿到底干什么去了？”艾克雷斯吼道。

“它飞出去了。”威利说。

艾克雷斯的脸涨红了，好像是有人骂了他，“飞出去了？你说说看，怎么飞出去的？”

“我在装配我的枪时它脱手弹了出去。”威利诉苦似的匆忙补充说。

艾克雷斯环顾几个同室的学员。凯格斯吓得发抖、威利惊恐万状、基弗的呆若木鸡都不是装出来的。两个月前，他自己也曾是海校学员。“你们每个人都该记15个过，”他气冲冲地说，不过暴怒的气势已经减下来了。“我的眼睛时刻在盯着你们——继续干吧。”说完大步走了出去。

“你们是否觉得，”在一阵木然的静默之后，威利说，“上面的某个有权势的人物不想让我呆在海军里？我好像是这个房间里的灾星。”

“算了，伙计。你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基弗说。

随着淘汰日的逐渐临近，他们拼命地用功学习。1013室里的人各有长短，势均力敌，处于明显的平衡之中。

凯格斯在航海术与工程学的书面作业方面有实力，他绘制的航海图与锅炉草图堪称是优美的艺术，而且他还乐于用他的才能帮助别人。他在掌握数据与理论方面较迟钝，因此他把他的闹钟定得比规定的起床时间早两个小时以便自己有额外的学习时间。他的脸庞日见消瘦，忧郁的双眼像昏暗的蜡烛一样在深陷的眼窝里燃烧着，但是他从未测验失败

过。

基弗常常不及格。他计算平均分数准确到分毫不差，总能使各门功课的成绩保持在估计的淘汰线之上。他的强项是他的军事智能。威利永远都无法断定这种才能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而基弗，虽然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和神气，却是全校修饰得最整洁的水兵。他本人，他的床铺以及他的书籍都干净整齐得无可挑剔。出操时他那精神的制服、锃光油亮的皮鞋和他挺直的身姿很快就吸引了主任参谋的注意，他被任命为大队长。

威利·基思成了第十层楼上海军军械知识的权威。其实，他在这门课程上完全是个木头人。人们在战时可以很古怪、很迅速地出名。碰巧可怕的军械考试安排在第一周，公开宣布考试目的就是要把弱者甩下去。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拼命往脑子里灌，威利也和其他人一样认真，但是书里有一页是用最糟糕的海军行话写的，是一种所谓“无摩擦轴承”的规格说明。基弗和凯格斯都放弃了。威利将那一页从头到尾读了十七遍，随后又大声朗读了两遍。正当他要丢下不干时却发现自己已把所有的句子全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他接着又干了半个小时把那一页整个一字不漏地全记住了。可巧，考试的一道主要问答题正好是“解释无摩擦轴承”。威利欣喜地将那些话照搬了出来，对他来说，这简直就像让他诵读一首印度颂歌一样轻而易举。公布考试成绩时，他名列全校第一。“见习水兵基思，”海军少尉艾克斯在中午集合时的明亮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高声宣布，“因军械考试答卷出色受到正式口头表扬。他是全校惟一对‘无摩擦轴承’作了有见地的解释的水兵。”

由于要保持住已有的名声及每个学习阶段要解答数十个问题，威利从此不得不迫使自己把有关海军火炮的所有细节都一股脑地按字面硬背下来，食而不化，毫无意义。

海军教育学的这一课在淘汰日之前不久就显示其结果了。一天晚上，威利在那已被他翻破了的绿皮手册《1935年潜艇条令》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由于潜艇的巡航距离小，主要适合近岸防御。”那时，纳粹每周都在距德国海岸4000英里的哈特拉斯角一带用鱼雷袭击几艘美国舰船。威利咯咯地笑着向他的室友们指出这句话。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十艘舰船被击沉似乎是为寻海军谬论的开心而付出的小小的代价。在第二天的战术课上，一位名叫布雷恩少尉的教官把他叫了起来。

“基思。”

“到，长官。”

“潜艇主要适合干什么，为什么？”教官手里拿着一册翻开的《1935年潜艇条令》。只有25岁的布雷恩少尉已过早地开始秃顶，过早地生了皱纹，过早地成了一个凶狠、严格的军官。他是教操练的教官，对这门课一窍不通。不过，他曾经读过字面。

威利还在犹豫。

“怎么啦，基思？”

“长官，您的意思是讲现在的呢还是讲1935年的？”

“我是现在提的问题，不是在1935年。”

“德国人正在哈特拉斯附近海域击沉许多舰船。”威利试探着说。

“这个我自然知道。这不是一堂时事课而是一堂战术课。这一课你准备过吗？”

“准备了，长官。”

“回答问题。”

威利很快地对形势做出了估计。这是他在淘汰日前背诵战术知识的最后机会。“潜艇，由于它们的巡航距离小，”他坦然地说，“主要适合近岸防御。”

“对，”布雷恩少尉说，写下了一个满分。“刚才为什么支支吾吾？”

于是威利便愈加不顾一切地死记硬背了。到了决定命运的那一天，1013室的三个人没有一个被淘汰。1012室的卡尔顿与1014室的考斯特又被退回到他们那儿的征兵局的虎口里去了。卡尔顿，一位有权势的华盛顿律师的儿子，蔑视规章制度且根本不学习。威利大为惋惜的是考斯特，一个由终身未嫁的姑母抚养长大的、好脾气的、身体虚弱的男孩子。那天傍晚，威利去1014室串门时，看到那张床上空无一物，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几年后获悉考斯特在对萨莱诺的第一波攻击中阵亡了。

他们现在是正式海校学员了，已在海军里牢牢地扎下了根，穿正式的蓝色制服，戴白色军官帽，最重要的是从星期六中午至午夜可以自由活动。这天是星期五，他们已被切断与外面的联系，关了三个星期了。威利兴高采烈地给梅温打电话，告诉她次日12点01分在海校外面相会。她是坐出租车来的，她热切地向他伸出双臂时的样子非常优美，使威利在拥抱她时脑海里瞬间闪出了一个婚礼的画面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后果。出于旧有的种种原因，在他还正在与她亲吻时，他便不无遗憾地决定不能发生那种事了。他们随后到路易吉餐馆就餐，女友的美色以及三周来第一次尝到酒的美味使他兴奋不已，一口气就吃了两三张比萨饼。在吃最后几口时，他舒缓下来，喘着气看了看手表。

“梅，”他心有不甘地说，“我得走了。”

“啊？你不是在午夜前都没事的吗？”

“我应该顺便去看看家里人。”

“当然该去。”梅说。喜悦的神色开始从她眼里消失。

“只去一会儿工夫——半小时，也许一小时。你可以参加一次日场演出。我可能在——”他看了看手表，“5点半再和你会面。”

姑娘点了点头。

“你看，”他从衣兜里掏出钞票挥舞着说，“120美元。咱们可以痛快

地玩一番了。”

“海军发的薪金？”

“有20是。”

“那100是从哪里弄来的？”

威利在那个字上噎了一下，但还是说了出来：“母亲。”

“我怀疑她会同意你把它花在我身上。”梅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吗，威利？”

威利摇了摇头。

“你很聪明。你那张天真无邪的脸掩盖了许多的狡猾。”她从桌上伸过手来爱怜地摸了摸他的面颊。

“咱们在哪儿见面？”威利说，站起来时觉得装满了面食、乳酪、西红柿和酒的肚子沉甸甸的。

“什么地方都行。”

“斯陶克俱乐部如何？”他说。她心怀渴望地给了他一个微笑。他们在饭馆门前分手。威利在开往曼哈塞特的火车上呼呼大睡了一觉，乘车上下班者的本能使他刚好在到站前醒了过来。

(1) 塞缪尔·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18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译者注

4 海校学员基思遇到麻烦

基思在曼哈塞特的家是一幢荷兰殖民时期建造的有12个房间的房子，有粗大的白色立柱，高高拱起的黑色模板瓦屋顶及许多大窗户。它坐落在一片草坪中央的圆丘上。草坪有两英亩大，上面错落地长着一些高耸入云的老山毛榉、槭树和橡树，四边围着花坛和又高又稠密的树篱。这处房产是基思太太的娘家赠送给她的。她从罗得岛银行的债券所得的收入仍被用作它的管理费。威利相信这样的生活环境很正常。

他顺着两侧全是槭树的林阴大道走到大门前，迎着事前已准备妥当的凯旋仪式跨了进去。他母亲紧紧地拥抱他，亲戚们和邻居们挥动着手里的鸡尾酒向这位战争英雄致敬。餐厅的桌子上摆的餐具都是最上等的瓷器和银器，反射着从大理石贴面的壁炉里燃烧的木块发出的黄光。“来呀，马蒂娜，”基思太太高声喊道，“上牛排吧！……我们给你准备了宴席，威利。都是你喜欢吃的——牡蛎、洋葱汤、牛排——你还有双份的小牛腰肉，亲爱的，——配着蛋清奶油煎土豆和用鸡蛋乳酪做的巴伐利亚甜食。你饿坏了吧，是不是？”

“我能吃下一匹马，妈妈。”威利说，小事上也要显示出英雄气概。威利坐下就餐，吃了起来。

“我原以为你会很饿。”他母亲看见他毫无热情地扒拉着牛排，说。

“我太爱吃了，所以不舍得吃得太快。”威利回答道。他把牛排吃了下去。但当用鸡蛋乳酪做的巴伐利亚甜食端上来时，面对那丰美、褐黄、颤动的点心，他却吃不下去，很快地点了一支香烟，“妈妈，我吃好了。”

“再吃点，你别不好意思，亲爱的。我们都知道水兵是怎样吃饭的。把它都吃完。”

威利的父亲一直在安静地看着他，“你也许在回家前吃过什么东西了吧，威利。”

“只吃了点儿小吃，爸，免得走不动。”

基思太太由着他踉踉跄跄地往客厅走去。那里另有一炉烧得劈啪作响的旺火。这位海军学校学员呼哧呼哧地在里面高谈阔论，大讲海军的内幕，分析各个战场上的作战情况。他已有三个星期没看报了，所以他这样做并非易事。但他信口胡诌，东拉西扯，他的听众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在他父母走进客厅时，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父亲跛着脚，走路拄着手杖。过了一会儿，基思医生打断大家的提问。“暂停一下，”他说，“有位父亲要和他的水兵儿子在私下说几句话。”他抓住威利的胳膊，拉着他进了书房，一间镶着桃花心木墙板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成名作家的羊皮封面精装版文集和二十年来各式各样的畅销书。窗外是房子后面的一个花

园，背阴角落里的褐黄色花坛上覆盖着前一段时间下的片片白雪。“到底怎么样啊，威利，——海军？”基思医生边说边关上门，倚着手杖说。

“挺好的，爸。我对付得了。您的腿怎么啦？”

“没什么大事。脚趾感染了。”

“真遗憾。疼得厉害吗？”

“有一点儿。”

威利惊奇地看了他父亲一眼。这是他第一次听父亲诉说病痛。“唉——我能对一位医生说什么呢？您请大夫看过了吗？”

“哦，看过。用不着治。过些时候就会好的。”父子二人眼对眼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我不该把你留在我这儿，不去和大伙儿呆在一起，”医生说罢，瘸着腿走向窗户，“但是我们确实从未长谈过，是不是？我想我是让你母亲承担了把你抚养大的全部重担。现在你就要离开我们奔赴战场去了。”

威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父亲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威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自己从未到过海外，你也许也会有这种幸运。”

“我将听其自然，”威利说，“海军在我身上花了不少时间，下了很多工夫。如果我的情况足够好的话，我也许应该到海外去。”

基思医生用手指捋了捋他的小黑胡子，两只眼睛在威利脸上搜索着，“你有点变了，是什么造成的？是海军？”

“我恐怕我还是和原来一样没用。”

“你有机会弹钢琴吗？”

“我快要忘掉弹钢琴的事了。”

“威利，”他父亲说，“你有女朋友了吗？”

威利吓了一跳，但不敢撒谎，“是的。”

“一个好姑娘？”

“她自有她的可取之处，很不错的。”

“你想和她结婚吗？”

“不。”

“为什么不？”

“哦——不是那种关系。”

“不要太肯定了。把她带到这儿来同我们见见面。”

一个画面飞快地在威利的脑海里闪过：他曾去过那个在布朗克斯那

边由梅的父母负责照料的狭小、黑暗的水果店。那位母亲身体肥胖，穿着一身走了样、褪了色的黑衣服，脸上长着很多汗毛。那位父亲形容枯槁，围着一条脏围裙，黄褐色的牙齿间露出老大的牙缝。从他们跟他所说的那不多的几句不成句的话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温良和善。他脑子里又呈现出了另一幅怪异的图像：米诺蒂太太正在和他母亲握手。他直摇头。

“唉，从前有一个我曾经不想和她结婚的护士，”他父亲沉思地说，“但是我没有什可后悔的。你母亲和我生活得很和谐——啊，人们会好奇我们交了什么好运。”他仍然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

“爸，你还有别的事要说吗？”

父亲犹豫了一下，“以后再说吧。”

“你为什么不去学校看看我呢？那多有意思啊。”

“我没那么多空。”

“是的，我知道。”

“不过，我也许会去的，”基思医生一只手按在儿子的肩上，“这种生活对你未必是件坏事，威利。我说的是海军。”

“如果我能完好无损地活下来的话，它也许对我会有好处。”

“会的——咱们走吧。”

在他们重回客厅时，威利看了看表。差5分4点。他不顾母亲的大声抗议，急忙找了个借口向客人们道别。母亲跟着他走到门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呀，亲爱的？”她边说边把他的蓝色雨衣的皮带系紧。

“假如我没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妈妈，下个星期六。”

“噢，不。我要在那之前去看你。”

当他匆匆忙忙走进斯陶克俱乐部时已是6点20分了。他在衣帽间忙着脱外衣时，瞥见了梅，连心里想好的道歉话都记不起来了。马蒂·鲁宾，那位梅的代理人，正和她在一起坐着。“哎呀，这个犹太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里干什么？”他想。他跟他们两个打招呼时，态度冷淡。

“祝贺你成了海军学校正式学员。梅一直在给我讲这件事。”这位代理人说，“我真羡慕你这身军装。”

威利先看了看自己身上缀着黄铜纽扣的蓝色军装，又看了看鲁宾那身以曼哈塞特和普林斯顿人的口味来衡量剪裁得过于肥大的灰白色、单排扣套服。这位眯缝着眼睛，有点秃顶的肥胖代理人活脱脱像个卡通画里的平民百姓。“我也羡慕你的衣服，”他不动声色地讽刺说，选了一把在梅对面的椅子坐下，让鲁宾坐在他和梅中间。“你们在喝什么？”

鲁宾用手势招来一个服务员，说：“苏格兰威士忌。”他又问威利，“你喝什么？”

“威士忌，分量加倍。”威利说。

“哎哟！”梅目不转睛地、不太友好地看着威利说。

“一个男子汉敬海军军官一杯，”鲁宾说。他举起他半满的酒杯说，“我干了我这杯之后就走人。在你来到之前梅·温和我正在谈生意上的一点小事。”

“别忙着走啊，”威利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对不起，梅，我迟到了。”

“马蒂是个很好的伙伴。我没在意。”姑娘回答说。

“多谢了，”代理人说，“我知道一个临时插补的节目应该在什么时候收场。”他喝干了他的酒，站起身来说，“祝你们玩得愉快，孩子们。顺便说一下，你们的晚饭已付过账了。”

“这可使不得。”威利说。

“我乐意。我已跟弗兰克说过了，”他说。他指的是那个侍者领班。“千万别让这位水兵出钱买任何东西，他们会敲诈他的。再见。”

威利只好站起来和鲁宾握手。“谢谢，”他说，“你真的没必要破费。”

“就算是我为战争做的一点点奉献吧。”鲁宾说罢，就步态沉重地，摇摇摆摆地走开了。

“这就是马蒂的可爱之处，”梅说，“我不知道他已付了账了。”

“非常可爱。可也有点俗气。”威利说着，坐下喝了一大口酒，“我不喜欢强加给我的恩惠。”

“去你的吧，”梅说，“马蒂·鲁宾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我把你包括在——”

“我猜就是那样，你们是分不开的。”

“我留他在我身边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正派男人认为并非个个女孩儿都可以让他们任意摆弄——”

“对不起，我看见你美得这么迷人就变成这样一只野兽了。你的朋友大概更喜欢个儿高的姑娘。”

梅很清楚自己的身高不理想，所以穿的鞋跟格外高。这一击打得她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她振作起精神，“你怎么敢那样跟他说话？”

“我表现得很可爱嘛。我请他共进晚餐——”

“你是以请一只狗在你椅子旁躺下那种方式请人家的。”

“因为我爱你，而且都三个星期没见你了，所以我想单独和你在一起嘛。”

“三星期零一下午。”

“说得对极了。”

“再加上额外的一小时。”

“我已为迟到道歉了。”

“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坐一小时像是要等人来叫我似的，那当然就更好了。”

“梅，我很高兴他和你在一起。我很抱歉刚才不得不丢下你。现在咱们在一起了。咱们就从此时此地从头开始吧。”他抓住她的手，但她把手抽了出去。

“你可能不喜欢犹太人，或者也不喜欢意大利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你是真想吵架怎么的？”

“是的！”

“为什么而吵呢？总不能为了马蒂·鲁宾吵架吧。”

“当然不。是为咱们。”姑娘攥紧了面前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拳头。

威利心疼了，因为她那身灰色的服装和她那直垂到双肩上的深红色头发实在太美了。“你想不想先吃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吃。”

“那好极了。我自己也是连一枚橄榄都吃不下。咱们去塔希提俱乐部吧。喝上一杯，然后咱们就吵架。”

“干吗去那儿？你如果认为我对那个地方有感情你就错了——”

“我说了我要在那里同我的室友们聚会几分钟——”

“好吧。我没意见。”

但是当他们来到塔希提俱乐部时，衣帽间的女孩与丹尼斯先生还有那些乐师们全都拥过来赞美威利的制服并拿他和梅·温的浪漫事儿开玩笑，吵架的心思被打断了。他们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喝着酒，旁边挤满了喧闹的激动的人群，大多是陆、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姑娘们。正当10点钟的余兴表演要开始时，罗兰·基弗在烟雾和嘈杂声中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他头发蓬乱，衣领软蔫，两眼充血，手里牵着一个大约35岁，穿一身粉红色绸缎衣服的肥胖金发女郎。由于化妆太重看不清她的真面目。

“嗨，威利！你好，伙计！那根大弹簧今晚挺得如何啊？”

他快活地咯咯笑着，审视着梅·温。威利站起来把他介绍给梅·温。基弗问候梅·温时头脑突然清醒了，态度恭敬，彬彬有礼。“喂，你觉得马脸老凯格斯怎么样？”他又以乐不可支的样子说，“去听音乐演奏了，我敢发誓他是去了。他们给了他一张军官俱乐部的免费门票。他让我去，我说‘傻瓜才去呢！’”他在那金发女郎的胳膊上拧了一下，“咱们有自己的

音乐会，是吧，宝贝儿？”

“不要无礼，”金发女郎说，“你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们啊？”

“这是图茜·韦弗尔，朋友们。图茜，这个家伙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

“你好。”图茜以大学高年级学生舞会上的最佳仪态说。

“再见，朋友们，”基弗在图茜似乎决定要显示自己的社交本领时却拉着她离去，“我们还有酒要喝呢。”

“别忘了，”威利喊道，“午夜过后每晚到一分钟记5个过。”

“小子，你是在跟一个活钟说话呢，放心吧。”基弗高喊道，“拜拜。”

“基弗的口味古怪。”威利落座时说。

“他也许认为你的口味古怪呢，”梅说，“再给我要一杯酒。”

表演场上仍然是平时搞笑的节目主持人，女歌手，奇装异服，笑死人的喜剧班子表演的那些节目。“今天晚上，”节目主持人在最后一场表演结束之后大声宣布，“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两位今年3月里在塔希提演了好几个星期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大艺术家，刚刚结束了在可里普顿·鲁姆的胜利演出的可爱的女歌唱家梅·温和威利·基思，他现在正在为国家效力。”他用手指着他们并为他们鼓掌。粉红色的聚光灯跟着照到了这一对男女身上。他们勉强地站了起来，众人鼓掌欢迎。当在场的军人看见梅·温和时，掌声更热烈了。“我们也许能请动这迷人的一对儿给大家表演一曲。他们两人在一起看起来好不好啊，朋友们？”

“不，不。”威利说，梅也直摇头，但掌声却更响了。

“莫扎特！”负责衣帽间的那位姑娘大声喊道。观众不知道她喊的是什么意思也跟着喊了起来。“莫扎特！莫扎特！”逃是逃不过了。他们只好走到钢琴跟前。

梅唱得很甜美，声调有些哀伤。表演里有某种东西使全场鸦雀无声，那是一种穿过烟草与酒精气味的烟雾对逝去的爱情的告别与惋惜，感动了所有即将离家奔赴战场的男子汉们，甚至连那些聪明地设法留在后方的人都受了触动，感到隐隐的痛心和羞耻。图茜·韦弗尔挤在酒吧间的一个角落里用带有浓重香水味的手帕捂着眼睛。

梅在唱到歌儿的最后几节时几乎都唱不下去了。到结尾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她没有鞠躬谢幕就匆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乐队奏起了三步舞舞曲，一对对舞伴挤满了舞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唱得那样砸锅。”她对威利嘟囔着说。

“你唱得棒极了，梅。”

“我现在可准备吵架啦，”姑娘喝着她那走了气的饮料说，“我再也不

想看见你了。”

“我不信。”

“别再往糖果店给我打电话了。我不会接电话的。”

“为什么？为什么？”

“那就让我换个说法吧——你会跟我结婚吗？”

威利绷紧嘴唇，低头看他手中的玻璃杯。号手对着麦克风把小号吹得震耳欲聋，跳舞的人跳得使桌子都轻轻摇动起来。梅说：“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指望你和我结婚。这都是我的错。那天吃比萨饼你给我讲你的身世时就说明白了。直到最近我一直都非常快活，我没有在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地方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忘了自己就是图茜·韦弗尔——”

“你说什么呢，梅——”

“啊，当然啦，再苗条一些，再年轻一些而且更中看一些——你就会把我们两人中的她或我带回你家去见你妈妈吗？”

“梅，我们两个还都是孩子——再过三个月我就要出海——”

“我知道。你是个可爱的孩子，威利。我希望你日后找到个最好的姑娘。我就是不想再充当三个月的图茜了，就连再过一个那样的晚上都不行。实际上再有一分钟都不行。”她眼泪汪汪地站起来说，“绝不能让人说你被记过是我造成的。咱们走吧。”

他们出了门，钻进一辆出租车，开始了两人从未有过的最痛苦的亲吻。这不是欢乐而是两人谁都无法停止的折磨。出租车在弗纳尔德楼门外的街灯下慢慢停住。威利的手表显示着11点25分。“接着开。”他哽咽着对司机说。

“去哪儿，先生？”

“随便，就沿着河滨大道来回开吧。只要在午夜前回到这里就行。”

“好的，先生。”

司机发动了马达，推上了他与乘客之间的玻璃隔板。出租车顺着下坡冲上了大道。他们吻了又吻，说了更多不相连贯的废话。梅抚慰地将威利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抚摸着他的头发说，“有时候我认为你喜欢我。”

“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像威利·基思这样优柔寡断的人——”

“你知道马蒂·鲁宾说什么吗？”

“让马蒂·鲁宾见鬼去吧。”

“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威利，可他是你的一位朋友。”

威利坐起身来，“整个乱局就是他引起的。”

“我问过他我该把你怎么办。”

“那他准说把我甩了。”

“才不是呢。他说他认为你真的爱我。”

“好啊，马蒂万岁。”

“他很想知道假如我进了大学你母亲是否会认为就比较可以接受我了。”

威利大吃一惊。哀鸣和誓言他永不磨灭的爱情是一回事。这件事情可就不一样了，得严肃对待。

“我能做到的，”梅急切地说，“我仍可以进亨特学院2月份开始的那个班。虽然你认为我不学无术，我中学时的成绩可都很好。我甚至还有一份大学评议会的奖学金，假如它还有效的话。马蒂说他能在纽约及其周围地区为我弄到足够的演出定单维持我的学习和生活。不过，无论如何，我只在晚上工作。”

威利需要争取时间。他那必欲得之而后快的美丽宝物又一次要进入他伸手可及的范围了，但它却起了使他清醒的作用。梅用一双灿若晨星、满怀期望的眼睛盯着他。她那久经磨练的戒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头再去过学校生活你受得了吗？”

“我是相当顽强的。”她说。

威利意识到她是在说真话。她不再是个只能共欢乐的伴侣而是个为了得到他的生命挑战他母亲的人。一切都在短短几分钟里起了变化，他被弄得晕头转向了。“我实话告诉你，梅。这在我母亲看来没有丝毫的差别。”

“那你看有差别吗？”

威利注视着她的眼睛，畏缩了，转开了目光。

“不要烦恼，亲爱的，”她突然语气冷冷地说，“我向马蒂预言过答案。我说了我不怪你，我现在也不怪。告诉那小个子司机送你回海军去吧。时间不早了。”

但是当出租车再次在弗纳尔德楼前停住，威利不得不下车把梅永远抛在身后时，他却做不到了。在差3分钟12点时，他开始了他绝望的长篇大论，企图收复失地。边道上，海校学员们有的跑着，有的走着，有的步履蹒跚地朝大门赶去。有几个还在大楼的一些隐蔽角落里和姑娘亲昵呢。此时，威利所祈求的主要是他和梅应抓住这一时刻，在还能够享受幸福的时候尽量享受，哪怕就此醉死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再也不会现在了，青春是一种不能长驻的东西，等等，等等。他花了整整三分钟才诉说完这个心愿。车外面的一对对情侣都已完事了，海校学员们所形成的人流不见了。但是威利不得不彬彬有礼地等待着梅的答复，尽管他被记过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希望她的答复简明而令人满意。

“你听好了，威利，亲爱的，”梅说，“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咱们一切都结束了。我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布朗克斯穷女孩儿。我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再加上一段毫无希望的恋爱佚事。我有一个母亲和父亲开着一个不赚钱的水果店，一个当兵的哥哥，另外一个哥哥完全不务正业，除了他为了摆脱困境回家来要钱时我们是永远见不到他的。我所想要的只是有个挣钱的机会，平平安安地生活。我是个傻瓜爱上了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你是个比我更傻的大傻瓜。从情感的成熟程度来说，你只有15岁的样子。当你的头发在后脑勺竖起来的时候，你看起来就像一只兔子，而这样的时候常有。我想我大概是一个贪爱比较文学的人。此后我将远离任何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男人，而且——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她气恼地岔开话头，“你干吗总看你的手表呀？”

“我要被记过了。”威利说。

“滚出去——从我的生活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姑娘狂怒地咆哮道，“你一定是上帝因我不做弥撒而给我的惩罚。出去！”

“梅，我爱你。”威利打开车门说。

“你去死吧。”姑娘哭着说。她把他推了出去，用力关上车门。

威利疾步跑进弗纳尔德楼。等候他的是入口处上面的一个巨钟。它嬉笑着告诉他：12点过4分了。钟底下海军少尉布雷恩满脸笑容，那副幸灾乐祸的得意样子甚是可怕。

“啊，海校学员基思？是吧。”

“是的，长官。”威利喘着粗气，笔直地站着颤抖着说。

“考核表上记着你超假未归——弗纳尔德楼惟一的一个，基思学员。我本来希望是什么地方出错了。”他的狞笑说明他很可能更希望的是根本没有出错。他脸上所有的皱纹都因为高兴而向上弯了上去。

“对不起，长官。情况——”

“情况，基思学员？什么情况？我所觉察到的惟一有关情况，基思学员，是你已记了20个过，全弗纳尔德楼的最高数字。基思学员，你对这个情况是怎样想的？”

“我对此感到遗憾，长官。”

“你对此感到遗憾。谢谢你告诉我你对此感到遗憾，基思学员。我太愚蠢了，还以为你对此感到高兴呢，基思学员。不过你很可能已经习惯你的上级的这种愚蠢了。你大概认为我们全都愚不可及。你很可能以为本校的所有规定都是愚蠢的规定。你要么就是这样想的，要么你就是认为你完美无缺根本不必遵守这些为平庸之辈制定的守则。是哪一种，基思学员？”

为帮助这个学员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做出选择，他把他那张沟渠纵横的脸直戳到距离威利的鼻子不到两英寸远。在“后甲板”上站岗的海校学员从眼角里观看了这场对话，都很想知道威利如何摆脱那个特殊的困

局。威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布雷恩海军少尉头顶上稀疏的绒毛，意识到须保持平静。

“50个过意味着开除，基思学员。”这位教官乐得喉咙里汩汩直响。

“我知道，长官。”

“你可快够资格了，基思学员。”

“不会再被记过了，长官。”

布雷恩海军少尉将他的脸回缩到正常距离。“战争是按钟点打的，基思学员。攻击是按命令发起的。不能晚4分钟。晚4分钟能导致上万人死亡。一支舰队可能在4分钟内被整个儿击沉，基思学员。”布雷恩少尉是在按通常的模式做的，明明是猫捉老鼠式的取乐，却罩上了崇高道德教育的外衣，虽然所教的道德并没有错。“你可以走了，基思学员。”

“谢谢你，长官。”

威利敬礼告退，垂头丧气地爬上九层楼梯。电梯午夜停开。

5 基思的调令

第二天是星期日，天清日朗，海校学员们都感激老天帮忙。为取悦海军第三军区指挥官设计了一次检阅，展示驻扎在哥伦比亚的军队的整体军事实力。海军军官学校约翰逊楼和约翰·杰伊楼的学员要汇合弗纳尔德楼的学员组成一个有2500名见习海军军官的战斗序列。早饭后，学员们换上了他们的蓝色军礼服，挎着步枪，打着绑腿，系着子弹带在楼前站队。他们个个都受到非常仔细的检查，仿佛每个学员都即将去和他们的海军上将共进午餐而不是一片模糊不清的人头从他的面前通过。只要领子上溅上一个污点，鞋子擦得不够亮，不能像镜子一样照出检查官的影像，或者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点都要被记过。只要布雷恩少尉用手快速地往一个学员的颈背上轻轻一拍，就是宣布记5个过，由紧跟在他身后的一个负责文书工作的低级军官适时地记录在案。威利被拍了一下。背负着25个过的盛名，他就像一片浮云一样孤单地飘着。与他的名声差距最小的竞争者只有7个过。

当学员的队伍行进到南操场时，一个有六十件乐器构成的学员乐队凭着肺的力量而不是声音的和谐，演奏出刺耳的进行曲，旗杆上军旗迎风招展，上好的刺刀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在操场的铁丝网围墙外面有好几百看客——父母、情人、过路人、大学生和一些爱说讽刺话的小男孩儿。等到所有约翰逊、约翰·杰伊和弗纳尔德各楼的队伍抵达他们的位置时，乐队已把事前准备好的曲子都用完了，开始重奏“起锚曲”。林立的步枪，镶着金边的白帽，穿着蓝军装挺得平平正正的肩膀和一张张年轻严肃的脸构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壮观景象。就个体而言，他们都是提心吊胆，尽量不使自己引人注目的小青年，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让人看出一种微妙的希望，一种预料不到的难以对付的强大力量。一声军号划破天空。扩音器里大喊了一声：“举枪！”于是，2500枝步枪刷地一声举到了规定的姿势。那位海军上将信步走进操场，嘴里抽着香烟，后面七零八落地跟着一帮军官。他们按等级地位随便地走着，但是每个人要与海军上将保持多大距离是严格地由他们衣袖上横杠的数目规定的。布雷恩少尉殿后，也抽着烟。不过，海军上将把烟掐灭时，他就立即也把他的烟掐灭。

矮小、敦实、头发花白的海军上将向受阅队伍发表了简短而礼貌的讲话。随后表演正式开始。经过了一周排练的各个大队踏着乐声昂首阔步、豪迈地、满怀信心地接受检阅，正步走，转弯，向后转走。旁观的人们鼓掌欢呼。小男孩们在围墙外面，学着海校学员的样子大喊大叫着，乱七八糟地走了起来。司令官微笑着在观看，他的微笑感染了那些平时总是板着面孔的学校的工作人员。架在操场边上卡车里的电影新闻摄影机，摄下了这个场面作为历史的记录。

威利跟着队伍迷迷糊糊地走着，脑子里想的全是些有关梅和记过的事儿。他虽对海军上将不感兴趣，但却十分警惕不要再犯错误。在整个

受检队伍中没有一个人的背挺得比威利的更直，没有一个人持枪的角度比威利的枪持得更正确。军乐和队伍庄严地来往行进的步伐使他十分兴奋，而且为自己参与这次显示强大力量的检阅感到自豪。他暗自发誓总有一天他要成为弗纳尔德楼里最正确，最受敬佩，最具战斗精神的海校学员。

音乐暂停了。行进的队伍踏着花哨的鼓点在继续前进，这种鼓声是阅兵式进入最后阶段的信号。紧接着乐队再次响起了“起锚曲”，威利那个中队转头向围墙走去，准备作为侧翼撤离操场。威利绕着转弯处走时，眼睛盯着自己的队列，使自己的位置分毫不差。然后他又让眼光注视着正前方，发现他的视线正对着梅·温。她穿着黑色毛皮镶边的外衣就站在离篱笆墙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她向他挥手，微笑。

“我说过的话我全都收回。你赢了。”她喊道。

“按左翼——前进！”罗兰·基弗大声命令道。

就在这一瞬间，约翰逊楼的一个中队从他们旁边走过，其队长命令：“按右翼——前进！”

眼睛盯着梅的威利，思想麻痹了，服从了错误的命令，来了个急转弯，走离了自己的大队。不一会儿，迎面而来的约翰逊楼的一支队伍把他与前面的人切断了。他纵身跳进一块空草地站住，同时意识到他是孤身一人在那里站着。附近的一排新闻电影摄影机仿佛全都是为了他准备的似的，把每一个动作都拍了下来。

威利疯狂地四下里看了一下，此时约翰逊楼那支队伍的最后一部分从他身旁刚走过去，他看见他那个大队正在走远，已经越过一块棕黄色的空草地走到操场另一边了。大号每响一声，军鼓每击一次，威利的孤单感就增加一分。要想归队就得在海军上将毫无障碍的视野里独自一个人冲过百码距离。再一个人在操场上多站一秒钟都是不行的。旁观的人们已经开始大声拿他开玩笑。威利不顾一切地钻进了正向与弗纳尔德楼相反方向的出口处行进的约翰·杰伊楼的一列学员队伍。

“你活见鬼了，在这里干什么？走开。”他身后的那个人狠狠地说。算威利倒霉，他落脚的地方恰巧是约翰·杰伊楼个子最高的一群学员。他在那一行人头里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队列里不该有的缺口。但是现在除了祈祷之外，做别的事都已经太晚了。他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你这小兔崽子，滚出这一行去，不然我把你踢成罗圈腿。”

队伍在出口处堵住了，秩序也乱了。威利扭过身匆匆对那个怒目而视的大个子学员说：“您瞧，老兄，我要完了。我和我的大队被切断了。您要我被淘汰吗？”

那位学员没再说什么。队伍弯弯曲曲地进了约翰·杰伊楼。一进大门学员队伍就散开了，笑着，叫着向楼梯跑去。威利留在大厅里，不安地看着陈列在玻璃柜里的已褪色的哥伦比亚体育运动纪念品。他等了十五分钟，东躲西藏，不让那位军官和守卫后甲板的学员看见他。检阅的兴奋气氛消散了，大厅里安静了。他鼓起勇气敏捷地朝那个有人守卫的门

走去。所有其他的门都已上了锁、插上了门闩。

“站住！报告你的姓名、公干。”

听到当天值日军官——一个佩带着黄臂章的魁伟的学员的召唤，威利停了下来。几英尺外，一位海军少尉坐在桌前正在批阅试卷。

“弗纳尔德楼学员威利·索德·基思，执行公务。”

“说明公务内容。”

“核查一张丢失的步枪保管卡。”

值日军官拿起夹有一张油印表格的夹纸板，“上面没有记你的事，基思。”

“我是在检阅后正乱的时候进来的，对不起。”

“出示公务通行证。”

这可是事情的关键。威利诅咒海军的一丝不苟。他掏出他的皮夹，给值日军官看梅·温骑着旋转木马招手微笑的照片，“就到此为止吧，朋友，”他低语道，“你如果真要，我会被淘汰的。”

那值日军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朝侧面看了看那位海军少尉，站直身子敬了个礼，“过去吧，基思。”

“是，是，长官。”威利敬了个礼，穿过一个军事智能永远无法堵死的漏洞——受压制者相互间的同情——走到太阳光下。

回弗纳尔德楼的路有三条：穿过操场，这条路太暴露；偷偷地穿过大街绕行，这样做就越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图书馆前面沿着操场的那条石子小道。威利选择了石子小道，不久就碰到了弗纳尔德楼一帮正在收拾图书馆台阶上那些供海军上将一行坐的黄色椅子的学员。他马上想混到他们之中去，可是他们穿的是咔叽布衣服而且在怪怪地、受了惊似的看着他。他匆忙从他们身边走过。通往弗纳尔德楼的那条小路就在他的面前了——

“学员基思，我没说错吧？”

威利听到这种声调猛地转过身来，惊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布雷恩少尉隐身在图书馆入口处一根花岗石柱后面，在一把黄椅子上坐着抽烟。他扔下烟头，闲雅地用脚尖把它碾灭，站起身来。“学习时间不在你的房间，不穿制服在外面四处闲逛，可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基思学员？”

威利所有的决心和打算这一下全都完了。“没有，长官。”

“‘没有，长官。’真是绝妙的回答，基思学员。你这样回答是不够的，必须把官方可以接受的理由明白无误地补充出来。”布雷恩少尉笑得像是一个饿汉看见了一只鸡腿似的。“海校学员奥尔巴克，你就负责这个劳动队吧。”

“哎，是，长官。”

“你得跟我来一趟，基思学员。”

“是，长官。”

威利在布雷恩少尉的护送下，一路毫无阻拦地回到了弗纳尔德楼。他被送到值日军官艾克雷斯少尉的办公桌前。后甲板上的学员们都忧形于色地在看他。有关他被记过成堆的说法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这次新的灾难使大家惶恐不已。威利·基思是大家的噩梦变成的现实。

“乖乖，”艾克雷斯少尉站起来，惊呼，“不会又是基思吧？”

“就是他，”布雷恩少尉说。“就是那个军人美德的化身，基思学员。不穿制服，擅自缺勤，不遵守学习时间，还不作解释。”

“这一下他完了。”艾克雷斯说。

“毫无疑问。我为他感到遗憾，但显然我不得不抓他。”

“当然。”艾克雷斯好奇又有点怜悯地看着基思。

“你不喜欢海军吗，基思？”

“我喜欢，长官。我是连遭厄运，长官。”

艾克雷斯拿起帽子，用同一只手抓了抓头，狐疑地看着布雷恩，“也许我们就该踢他的屁股，一直把他踢到九楼上去。”

“你是值日官。”布雷恩一本正经地说，“有二三十个学员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据我所知主任参谋也已从他的窗户里看见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艾克雷斯点点头，在布雷恩走开时端正了一下他的帽子。“哦，行了，基思，随我来。”

他们在主任参谋的门外停了一会儿，艾克雷斯低声说，“就你我二人知道，基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那一瞬间，从艾克雷斯语调的友好意味看，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的军装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威利突生联翩浮想：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自己依然健康无恙；太阳仍在照耀；而且出了弗纳尔德楼，百老汇只有几英尺之遥；他的困境似乎是一个玩笑。惟一说不通的是他当时是在弗纳尔德楼里。他一向将滑稽歌剧的法则奉为金科玉律，可又喜剧性地破坏了其中的几条法则，正走向滑稽喜剧的末日。但这种无聊的舞蹈却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冲击。这意味着他的血肉之躯不是穿着蓝制服被运过太平洋而是穿着棕黄色制服被运过大西洋，而他对这种情形痛心疾首。

“那有什么区别吗？”他说，“认识你很高兴，艾克雷斯。”

艾克雷斯少尉没有计较这种亲昵的表示。他理解他的意思，“默顿心肠软。跟他讲真话。你还有机会。”他边敲门边说。

默顿海军中校，一个圆脑袋上支棱着短而硬的棕色头发、红脸膛的

小个子，面向着门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他的一部分被一个开得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咖啡壶遮着。“是你吗，艾克雷斯？”

“长官——又是学员基思。”

默顿中校目光严厉地绕过咖啡壶瞪着威利。

“好哇。这次又是什么事？”

艾克雷斯把诉状背了一遍。默顿点了点头，让他出去，锁上门，用一把钥匙轻轻敲了敲他的内线讲话机。“不接任何电话或其他打搅，除非另有通知。”

“是的，长官。”讲话机喳喳地响着说。

中校倒了一杯咖啡。“要不要喝点咖啡，基思？”

“不，谢谢您，长官。”威利的膝盖直发软。

“我想你还是喝点好。奶油还是糖？”

“都不要，长官。”

“坐下吧。”

“谢谢，长官。”这样的以礼相待比对他大发雷霆更让威利感到害怕。那咖啡颇有点像是罪人的最后一餐。

默顿中校默默地小口喝着咖啡，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好像没完没了。他先前是个预备役军官，和平时期是个保险推销经理，爱好划船和预备役官兵每周的操练。他妻子常常对他把时间浪费在海军事务上表示不满，但是战争证明他是对的。他立即转入现役，他的家人现在也为他的三条杠杠而骄傲。

“基思，”他终于开口了，“你使我处于为了维护海军的法规而向你表示歉意的特殊境地。你三次新的违纪行为所记过的次数加上你已有的25个过已足够将你逐出学校了。”

“我知道，长官。”

“所记的那些过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们的价值是经过仔细掂量的。任何人所受的惩罚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该再留在海军里了。”

“我知道，长官。”

“除非，”中校说着又喝了一会儿咖啡，“除非是极不寻常，只有百万分之一几率的情况。基思，你出了什么事？”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威利索性把他和梅·温的瓜葛一股脑地全倒了出来，包括她在围篱外面露面的事。主任参谋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了威利的故事后，他把手指按在一起沉思了一会儿。

“实际上，你说的是你由于一个姑娘的缘故而产生了一次暂时的错乱。”

“是的，长官。但这都怪我，不怪她。”

“你就是，”默顿中校说，“写了那篇关于‘无摩擦轴承’的杰出的文章的小伙子吗？”

“嗯，是的，长官。”

“那可是一道残忍的问答题，旨在把不是最优秀的都刷掉。基思，海军损失不起一个具有这样的头脑的人。你可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喽。”

威利以为有点希望了，可马上又失望了。

“假如，”默顿中校说，“我总共给你记48个过并在你毕业前禁止你走出校园，你能按标准做到吗？”

“我愿意尽力去做，长官。”

“任何一点违纪——皮鞋擦得不够亮，头发剪得不合适，床铺不整洁，都将把你逐出校门。你将把你的脑袋放在断头台上过日子。任何一点倒霉的事，即使发生在毕业的前一天，都会要了你的命。我曾淘汰过一些已有少尉军衔的人。三个月内你不可和这位姑娘，梅温小姐，共度一个傍晚。你确定你愿意经受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吗？”

“是的，长官。”

“为什么？”

威利想了一会儿。真的，为什么呢？比较起来，即使转到陆军似乎也是一种解脱。“到目前为止凡是我尽力做过的事情还没有一件是失败的，长官，”他说，“我从未尽力去做很多，这是实情。如果我不行，倒不如现在就知道的好。”

“很好，起立。”

威利跳起来摆了个笔挺的立正姿势，这个动作使他回到了海军。

“23个过外加毕业前不得离开学校。”默顿中校厉声说，语调干涩、严厉。

“谢谢您，长官！”

“你可以走了。”

威利走出办公室时充满了决心。他觉得他欠了默顿中校一份人情。他回到第十层楼时他的室友们尊重他的沉默，没有问这问那。他怀着热情和对自我的恨意一头扎进了书堆里。

当晚他给梅写了封长信，许愿给她待他囚禁期满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如果她还想见他的话。他只字未提结婚的事。第二天早晨，他和凯格斯在吹起床号之前两小时就起了床，拼命地钻研起军械学、战术学、枪炮学、航海学和通信学。

每天5点至5点半有半小时探视时间，学员们可以在楼下大厅里，或楼前的便道上同父母或情人说说话。威利本打算用学习度过这段时间，

可是在下楼到自动售货机买香烟时，他惊讶地看见他父亲在一个皮沙发的角上坐着，手杖横放在膝上，闭着眼睛，疲倦地把头靠在胳膊上养神。

“您好，爸！”

基思医生睁开眼睛，欣喜地和威利打招呼，脸上的倦容顿时烟消云散。

“妈妈在哪？”

“她有个博物馆的赞助人会议。有几个病人对我工作时间停诊颇为恼火，不过，威利，我还是来了这里。”

“谢谢您来了，爸。您的脚趾好些了吗？”

“还是老样子——这么看来，这就是那艘大船弗纳尔德——”

“咱们去转转。我领您看看这个地方。”

“不用。就坐在这里，说说话。跟我谈谈这里的情况。”

威利对挂在天花板上的字母旗的用途做了解释，滔滔不绝地用他所掌握的海军术语讲述了摆放在一个角落里的巨大的锚具，并对在大厅中央做装饰品的那座5英寸口径火炮的工作原理做了说明。基思医生又是微笑又是点头，“你学得真快呀。”

“这只不过是些嘴上的工夫，真的，爸。到了舰上我可能就不知所措了。”

“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诸事都还顺利吧？”

威利犹豫了一下。他很高兴有机会把坏消息告诉他父亲而不是他母亲。他猜不出她会怎样接受这种打击。他宁愿向一个男子汉披露他的麻烦。他概略地讲了他的情况，把有关梅的部分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基思医生点了支香烟，瞧着威利，仿佛他儿子脸上透露出的信息比他嘴里所说的还多。

“是个相当糟糕的污点。”

“糟糕透了。”

“你认为你能过得了这个难关吗？”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一定过得去。我向来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现在我对自已究竟有什么能耐可没把握了。我是好奇多于担忧。”

“你对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很在意吗？”

“我想是的。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约翰·保罗·琼斯^①，但我憎恶以这种讨厌的方式打败我。”

“你母亲给你讲过劳埃德舅舅的事吗？”

“他的什么事？”

“他的合伙人在陆军里当了上校。劳埃德负责公共关系。他差不多有十分把握能把您从海军里拉出去给您在陆军里弄个少尉军衔。您母亲一直在研究把您转出海军的门路和方法。”

“我不知道。”

“这是上个周末才提起的事。您了解您母亲。她会把事情完全办妥，然后放在盘子里端给您。”

威利往窗外看了看。学员们正在楼前的阳光下闲逛。“假如我被淘汰我还能得到陆军少尉军衔吗？”

“我估计那不会造成多大差别。那样甚至还可能促成其事呢。”

“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爸？”

“当然愿意啦。”

“尽量委婉地告诉妈让劳埃德舅舅停止吧。”

“别急着作决定嘛。”

“那正是我要做的，爸。”

“你知道，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预备方案。”

“不，谢谢。”

“我非常怀疑你会以那样的身份被派到海外去。”

“但愿我能早些知道就好了。”

“假如下星期你就被淘汰了呢？一条弄脏的衣领就够了，威利。”

“如果我被淘汰，”威利说，“我就应征当水手。”其实，他还没有下定这样的决心。话是脱口而出的。

报时的钟声响了。基思医生环顾四周，看见别的访客在向门口走。他拄着手杖艰难地站了起来。他的动作使威利感到一阵焦虑。

“您的状况不好，是吗？”

“我会活下去的，”医生大笑道。他抓住威利的手臂，但并非靠在手臂上，只是在往门口走时挽着它而已。“好啦，跟弗纳尔德楼的囚徒再见了。我会尽量委婉地把您的情况讲给您母亲听的。”

“她还可以来这里看我呀。我希望您也能来。”

“我禁不住要说，”基思医生在门口停下来说，“您对海军这么忠心使我感到很意外。”

“我不是忠心于它。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告诉您我所学的许多东西对我毫无用处。那些规则，那些行话，都让我觉得滑稽可笑。一想到人们把他们的生命消磨在这种假装出来的东西上我就不寒而栗。过去我总以为海军比陆军合我的心意，但现在我确信它们同样荒谬愚蠢。反正都一样，我挑选了海军。我要在海军里亲眼看着这场愚蠢的战争打完为

止。”

“你需要钱吗？”

威利沮丧地笑了笑，“这里的香烟不费钱。不纳税。”

医生伸手道别，“再见，威利。”他久久地握着儿子的手不放，“你说的关于海军的话有许多很可能是对的。我若是你的一个室友就好了。”

他儿子开心地笑了，是惊喜。“若能有您在这儿那可就太好了。不过您呆在曼哈塞特对战争做的贡献更大。”

“我只能试着去这么想了。再见。”

威利看着那一瘸一拐的背影，隐隐地觉得自己本应该在战前多和父亲说说话的。

梅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常来看他。她心里既有悔恨又有喜悦。她只用了点小伎俩就发现了他母亲什么时候可能来，从而避开那些日子。威利有两次看见她来到了弗纳尔德楼的门口，发现他正在和他母亲谈话，便小心翼翼地招招手离去了。2月里，她来访的次数不如先前那么多了。她进了亨特学院，有几节晚课。不过，她有时不去上那些课而是跑来看他。威利对她重回学校当学生心感不安，但她嘲笑他太多虑了。

“别担心，亲爱的，所有那一切都已结束了。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你，而是为我自己。你在我身上起了个好作用。我已决定这辈子不当愚昧无知只会唱歌的金丝鸟了。”

威利坚定不移地一心要改善自己摇摇欲坠的高分地位，并逐渐上升到全校的前列。按他最初的火热决心，他定的目标是“全校第一名”，但不久之后他就明白了他是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的。一个名叫托庇特的学员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他的样子像个中国官僚，前额隆起，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大脑像海绵一样有吸收力。排在他后面的是另外三个头脑绝顶聪明的人。威利无法与他们那神奇的影印似的记忆力竞争，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便不再去拼命争取那接近满分的高分了。他给自己找了合适的位置，刻苦用功，在全弗纳尔德楼竭力保持浮动在第十八名至第二十三名之间。

他这种在逆境中的奋力挣扎臭名远扬。学员们，甚至连海军少尉们都喜欢在他们的女朋友面前议论这个背负着48个过的不幸的家伙。这个恶名对威利也有好处。没有一个海军少尉，想做那个砍掉他脑袋的刽子手，甚至包括死板的布雷恩。一次，艾克雷斯在学习时间走进他的房间发现威利瘫在桌子上睡着了。这可是个明摆着可以记8个过的情况。威利心惊肉跳了一整天，但这次违纪却从未有人向上报告过。

基思太太对威利的处境十分气愤，深感同情。她用了几次探视时间敦促威利接受劳埃德舅舅在陆军里给他安排的军职，但是当她看到威利明显地正在打赢他的那场战斗并因此深感满意时，她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念头。

威利在最后几个星期学习踟躇不前了，部分原因是他疲倦得麻木

了，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危险即将过去了。在毕业前四天，最后的名次贴出来时，他已经降到了第三十一名。

就在当天，布告板上贴出了一份引起轰动的文件：弗纳尔德楼的毕业生可以担任的职务类型一览表。在上午下了课学员们回到房间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床上放着一些表格。每个学员必须填上三种他最希望担任的职务类型并对其第一选择说明理由。

谁都不知道这些表格的填写在决定工作分配方面的分量有多大。有谣传说如果理由讲得充足人人都会兑现其第一选择；另有谣传说这些表格只是又一批毫无意义的海军文牍；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悲观的谣传说表格的目的只是给那些想躲避危险职务的人设的陷阱以确保他们选择危险的职务。由于这种说法的悲观性，相信的人反而较多。因此，有人奉劝选择风险最大的职务；另一些人坦率地写下了自己心里的愿望。像威利这样以文才出名的学员就被人强拉着去为他们杜撰大批令人信服的理由。第八层楼有一个名叫麦卡琴的有理财头脑的前新闻记者由于他每条理由索费5美元而猛发了一笔外财。

基弗当即选择了太平洋地区的参谋职务。他说：“那才是适合我的工作。在夏威夷林地里柔软的枯叶上转悠，周围到处是女护士，间或也许得跑步去给海军上将取一份电函。那才是我要打的那种战争。”他大胆地让所有别的志愿栏都空着不填。凯格斯瞧着那张空白的表格苦恼了一个小时，最后总算用打颤的手把它填完了。他的第一志愿是水雷处理训练，一个全校别无人敢在自己的表格上填写的可怕的职务。他第二志愿选的是太平洋地区的潜艇部队，第三志愿是大西洋地区地方防御。这才是他的真实志愿，是用小字写的。

威利填表只有一个目的：不要远离梅。他把大西洋地区的参谋放在第一位，心里算计着这样他一定会落在东海岸，甚至有可能在纽约。其次他选的是在大西洋的大舰船上服役（大型舰船停在港内的时间多）。最后写的是太平洋潜艇部队以表示他实质上是是个真正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最后的这个收笔受到了第十层楼众人的钦佩，广受仿效。威利自认他的这张志愿表显示了他对海军心理的透彻了解。有一阵子，他对申请进安纳波利斯通信学校学习五个月极为动心。基弗有个哥哥，汤姆，曾在那个学校呆过，和巴尔的摩的姑娘们共享了一段狂野的时日。但是威利似乎觉得，直白地请求半年多的岸上工作会露出自己的马脚。汤姆·基弗被派到安纳波利斯是在他请求到航空母舰上工作之后。在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威利就决定不申请去上那个学校了。

离毕业只有一天了，第十层楼的学员们在学习时间还在大声念书，尽管总分已经算出来，再做什么也没用了，样子还是要装到底的。有一个词儿像星火一样在走廊里爆开了。“调令！”学员们拥到各自的门口。一个海军军士拿着一捆信从过厅那头走来。他来到1013室，把两个信封塞进基弗的手里。“祝你们好运，伙计们。”

“嗨，”基弗说，“这里有三条汉子呢。”

信使把那一捆信查看了一遍。“对不起。估计基思的调令被扣住了。

还有一批就快来了。”

基弗撕开他的信封，爆发出一声欢呼，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成功了！成功了！太平洋，参谋，谢天谢地！”威利捶打着他的背表示祝贺。基弗猛然清醒了过来，从拥抱中挣脱出来。“嗨，埃德——你着了什么魔了？”

那个马脸汉子正倚在墙上，好像是站在颠簸的电车里似的直哆嗦。他的信封在桌上搁着。

“你抽的是什么签，埃德？”威利焦急地问。

“不知道，我——我不能打开它，朋友们。”他直瞪瞪地看着那个信封仿佛那是个点着了的地雷。

基弗瓮声瓮气地说：“是要我替你拆开吗？”

“请。”

那南方人撕开信封，看了调令的内容。“乖乖。”他嘟哝道。凯格斯扑倒在他的床上，痛苦地呻吟着。

“看在上帝的份上，”威利说，“上面说的是什么呀？”

“向旧金山报到后送往DMS21——美国‘摩尔顿号’。”

凯格斯坐起身来说：“一艘军舰吗？是不是一艘军舰？不是水雷处理——是一艘军舰？”

“是一艘军舰，”基弗说，“可是，DMS是什么？”

“那有什么关系？是一艘军舰就够了！”凯格斯往床上一仰，四肢朝天乱踢乱挥，又是嚎叫又是哭泣又是傻笑。

基弗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图解手册《海军舰艇，1942》“DMS——DMS——我向上帝发誓根本没有这样的舰艇——不对，等一下。有啦，在这儿呢——DMS——第63页。”

他翻着那硬挺的书页直到翻出了一幅怪模怪样，有三个烟囱的狭长的军舰图片，其余的人都围了过来。他高声念道：“‘DMS——驱逐扫雷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改装成的快速扫雷舰。’”

“噢，天那！”凯格斯大呼道，“水雷，水雷。”他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身子痛苦地扭曲着。

“得啦，老弟，这看上去总比处理水雷好一些吧。扫雷算不了什么事。”

威利怎么也装不出这种欢喜的样子。他们三个以前时常谈起扫雷的事，并且一致认为那是海军里最恐怖的海上作业。他怜悯凯格斯。全楼上下大家都在大喊大叫地交流着情况。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他们的第一选择。那些老老实实填写志愿的人欢天喜地；另一些人则哭丧着脸或是气得发抖。威利气恼的是个个要求去通信学校的人，哪怕填的是第三志

愿，都被派到那儿去了。他错过了一次机会。但大西洋地区的参谋工作也够美的。

海军军士又来了，“这是你的，基思。刚刚才到。”

威利用他的食指一下子就把信封挑开，抽出了一扎文件。他的目光飞快地投向第三段。上面的字似乎在随着军号声朝他升了上来：

到旧金山接待站报到后送往驱逐扫雷舰22——美国海军军舰“凯恩号”。

(1) 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1747—1792），苏格兰裔美国海军军官，军事家。1779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曾袭击英国海岸并摧毁两艘军舰。——译者注

II “凯恩号”军舰

6 基思医生的信

海军少尉基思跟着饭店侍者进了他在旧金山马克·霍普金斯饭店的房间，立即就被这座城市在夕照中的景色迷住了。群山在飘着块块云团的天空下闪烁，西边的天空是一片粉红，往东则渐渐地变成了玫瑰色和紫色。晚星清澈明亮，低低地悬挂在金门大桥上空，东面奥克兰大桥的灰色拱架上已是灯火点点，宛若一串串琥珀明珠。侍者打开灯和衣橱就走了，将威利一个人和他的背包留在满屋的落日余辉里。这位新任的海军少尉在窗前站了片刻，抚摸着他那标志军衔的金杠，对在离纽约这么远的地方竟有这么多的美丽辉煌的景色惊奇不已。

“还是先打开行李吧。”他一边对着晚星说，一边打开他的猪皮背包。他的大部分物品都在衣帽间的一只木箱子里放着。背包里他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压在一层白衬衫上面的是两件他在纽约最后几个小时的纪念品——一张留声机唱片和一封信用。

威利用手指转动着唱片，心里想，要是带着他的便携式留声机多好啊。这样的傍晚是多完美的环境啊，要是此时此刻能在这里听听梅的甜美歌声和那支莫扎特的咏叹调有多好啊。那是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喝香槟喝得醉意朦胧的时候，她在百老汇的一家商店里为他录制的。想起在十天休假期间他和梅共同度过的那些甜蜜的4月的夜晚，威利笑了。他伸手去够电话，随即又将手缩了回去，因为他意识到此时布朗克斯已近午夜，所有的糖果店都已经关门熄灯了。此外，他提醒自己他正打算放弃梅，因为他不能娶她，况且她这个姑娘太好了，不该让她空等着。他的计划是在告别时与姑娘狂欢一番，然后分手，既不写信也不回信，使他们的关系由于营养不良而平静地逝去。梅对此计划毫不知情。他已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此刻，他必须记住计划的第二部分。他把唱片放到一旁，拿起他父亲那封神秘的信，把信举到灯前对着灯光也看不出里面的字，因为信是鼓鼓囊囊的根本不透明。他摇摇它，又用鼻子使劲嗅了嗅，这已是他第四十次想知道里面可能是什么东西了。

“你认为你什么时候能登上‘凯恩号’军舰？”父亲在威利告别的前一天下午问儿子。

“我不知道，爸——三周或四周之后吧。”

“不会更多？”

“也许六周，顶多了。听说他们运送人员的速度是很快的。”

听了这话他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从一个皮革文件包里抽出了一个密封的信封。“等你到‘凯恩号’军舰报到时——你到那儿的当天，不是之前或之后，再把它打开看。”

“里面是什么？”

“唉，如果我想让你现在就知道，又何必使自己写得手指痉挛呢，是

不是？”

“里面不是钱吧？我可不需要钱。”

“不，不是钱。”

“盖了印章的调令？”

“差不多。你会按我的话去做吗？”

“当然啦，爸。”

“好——把它收起来，别去想它了。千万记住别跟你母亲提这件事。”

现在他父亲与那许下承诺的地方远在3000英里之外。威利禁不住想偷偷地看看信的内容，只看一眼第一页，绝不多看。他扯了扯信封的封盖。它已干了，不用撕就张开了。那封信就等着威利检查了。

但是那根联系着北美大陆东西两侧的细细的荣誉之线还在。威利舔了舔信封盖上已经干裂的糨糊，把信封严，把它塞到背包底部，眼不见为净。由于他了解自己的性格，他想，好在眼不见心不烦。

是的，他想，总得给梅写一封信呀——只写一封。她会期待这封信的。一旦他出海去了，杳无音信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不写是残酷的，而威利不想残酷地对待梅。他在桌前坐下，给梅姑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梅将需要具有火眼金睛，才能从信里看出他要与她断交的隐含。他正在写充满柔情蜜意的最后一段，电话铃声响了。

“威利吗？好你个臭小子。喂，你好吗？”原来是基弗。“我接到你的电报了。我一整天都在打电话。你上哪儿去了？”

“飞机在芝加哥耽误了，罗兰——”

“嗨，出来玩玩吧，别浪费时间了。我们正在组织一个聚会——”

“你在哪儿——费尔蒙特？”

“青年军官俱乐部——鲍威尔街。快来吧。这里有个放荡的高个儿金发女郎，是个漂亮的小妞儿——”

“凯格斯在哪儿？”

“他已经走了，威利，到海上去了。除了老马脸之外，在旧金山的人全都得晚三个星期才能走——”

“怎么会这样呢？”

“唉，那可怜的小子直接去了运送办公室，明白了吧，他刚下火车，正要把他的调令拿去确认。你可不知道，就在那时电话铃响了，是一条老掉牙，爬都爬不动的军舰的舰长打来的。那艘像个铁棺材一样的军舰要开往珍珠港，舰上还有三个空缺的军官名额。凯格斯就直接被派给了它，他在旧金山连换双袜子的工夫都没有。星期二就走了，一件好事也没赶上。这可是个好地方，威利。烈酒和姑娘会让你乐个够的。快登上

你的自行车吧——”

“马上就到，罗兰。”

他觉得自己有点虚伪，因为他还没写完给梅姑娘的信呢。但他觉得在出海之前他有资格享受他能抓到手的任何乐趣。

威利认为自己是一位受到错误对待的英雄，他对被派到“凯恩号”军舰这种羞辱至今仍耿耿于怀。他在胜利地迈过了被记48个过这一障碍之后，一举跃进到占全校前百分之五的优等生之列，竟被派到了一艘陈旧的、第一次大战时期的驱逐扫雷舰上！这简直气死人了——双倍地气人，因为按字母排列，离他最近的凯格斯的成绩几乎比他落后二百名，得到的却也是与他完全相同的差事。显然，海军对这两个人就像对待待宰的猪一样，根本没考虑谁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发掉了。威利就是这么想的。

他被拉进了一轮持续了二十天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与基弗一起从俱乐部赶到酒吧，又从酒吧赶到姑娘们的公寓。他的钢琴演奏使他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欢迎。军官们和姑娘们一样都为他的《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高兴得狂呼乱叫。所以他每晚都得唱好几次。他重新玩起了他在大学时代练就的技巧，用人名编成压韵的歌词：

“裕仁听到基弗的名字就浑身发抖，
为了镇定神经他只得把大麻猛抽——”

威利能灵巧地用爵士乐曲的造句方式将屋里所有人的名字即兴编进诸如此类的对句。这使他的听众大为吃惊，尤其是那些姑娘们，觉得他的才能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和基弗驾着一辆租来的旧福特牌汽车在危险得令人毛发竖立的山坡上呼啸着冲上冲下，就餐时豪气地大嚼中国菜、鲍鱼及螃蟹，很少睡觉。他们还应邀去了一些优美的宅第与高级俱乐部。这战争可真够伟大的。

基弗与运输部的一名军官套上了交情。其结果是这两位要往西去的室友被分派上了一艘西行的医疗船。“护士小姐加鲜草莓——咱买的就是这个票，威利老弟。”基弗宣布这则新闻时十分自豪。他们参加了一个喧嚷热闹的告别晚会之后，于凌晨时分登上了那艘“默西号”医疗船，他们在这艘船前往夏威夷的途中仍像以前一样整天地吃喝玩乐。护士们天天晚上都在大厅里围着威利听他弹钢琴。“默西号”上，对男女会面的地点和时间有严格的限制，不过基弗很快就学会了对付船上这些限制的办法，照样可以做到一天二十四小时寻欢作乐。他们很少看见太平洋。

他们与两个思想开放的护士，琼斯和卡特上尉手挽着手在檀香山下了船，在多尔公司巨大明亮的菠萝广告下互相亲吻，并约定当晚一起吃晚饭。两位海军少尉把他们的行李塞进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长着狮子鼻、穿彩虹色衬衫的夏威夷人。

“请到珍珠港海军基地。”

“好的，先生们。”

基弗在单身军官住宿区下车，那是个没刷过漆的木头建筑。威利去了设在夏威夷海防司令部一栋水泥办公楼里的人事处，获悉“凯恩号”军舰正在海军船坞C4号泊位检修。他把行李扔进另一辆出租车便向检修船坞飞驰而去。C4号泊位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满湾的浊水。他在船坞修船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七弯八绕到处打听，询问过工人、水手和军官。他们都没听说过那艘船。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或在干船坞里，或在船坞沿线停得到处都是。这些灰色的庞大怪物多达数十个，上面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铆工和水手，可就是看不见“凯恩号”军舰。因此，威利又回去找那个人事部门的军官。

“别跟我说，”那个胖上尉说，“他们又把泊位表弄错了——”他把桌上一只文件箱里的那堆公文查找了一遍。“哦，请原谅。是了，她开走了。今天早晨离岸走的。”

“去哪儿啦？”

“对不起，保密。”

“好吧，那么我现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本该赶上她的。”

“我来时乘的船一小时前刚到。”

“那可怪不着我。”

“您瞧，”威利说，“我只想知道我如何才能从这里得到交通工具去追赶‘凯恩号’？”

“噢。你是要找交通工具啊。可是，我只管人事。你得去找运输部。”那上尉站起来，往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里投了一枚硬币，抽出了一个结了霜的瓶子，汩汩带响地喝了起来。威利等他又坐下了才问：“我得去找谁，到哪儿才能找到运输部？”

“上帝，我不知道。”

威利走出办公室，耀眼的阳光刺得他直眨眼，他注意到隔壁房门上有块牌子写着“运输部”。“真是饭桶，什么都不知道。”威利低声自语道，随即进了那间办公室。办公桌前坐着一位大约三十六七岁的干瘦女人。

威利刚进屋，她就说：“对不起，摩托车没有了。”

“我只是想，”威利说，“问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送我去美国海军的‘凯恩号’军舰。”

“‘凯恩号’？她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那你怎么竟然还想找到她呢？”她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瓶可口可

乐，在桌子边上磕掉瓶盖，喝了起来。

“谁都不愿告诉我那只船的去向。她是今天早晨才离去的。”

“啊，她没在船坞里？”

“不，没有。她到海上去了。”

“唉，那么你为何还想乘摩托车去赶她呀？”

“我要的不是摩托车，”威利气得直叫，“你听见我说要摩托车了吗？”

“你可是到我这儿来的，不是吗？”那女人抢白道。“这里可是摩托车场。”

“门外的牌子上写的是‘运输部’。”

“哦，摩托车就是运输——”

“好吧，好吧，”威利说，“我刚到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又笨得要命。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去找我的船？”

那女人沉思着，用那个绿色的瓶子敲击着她的牙齿。“是了，我想你要找的是‘舰队运输部’。这里是‘船坞运输部’。”

“谢谢你。舰队运输部在哪儿？”

“哎呀，我哪知道。你为何不去问问隔壁的人事部？”

威利是不能指望在今天解决问题了。如果海军并不急着送他去追“凯恩号”，他也就不必着急了。他回到单身军官住宿区，对把一只木箱和两个包裹一会儿塞进出租车一会儿又从出租车里拽出来，真是烦透了。

“来的正是时候，老弟，”基弗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咔叽布衬衫和裤子，显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威利穿的还是那身又热又厚的蓝制服。“有大活动了，今晚海军上将要为护士们举行一个晚会。琼斯和卡特获准带我们一起去。”

“哪位海军上将？”

“谁知道呢？这里的海军上将多得像狗背上的虱子一样。找到你的船了吗？”

“今天开走的。没人说得出去哪儿了。”

“好，好啊。很可能这个耽误倒是件好事。先冲个淋浴再说。”

海军上将在基地里他那漂亮的住宅里开的晚会开头很安静。大多数来宾都是第一次与一位上将这么接近，所以他们都很注意自己的举止礼貌。那位海军上将是位秃顶的大个子，黑眼窝大得吓人，在铺着草垫、摆满鲜花的客厅里，他威严和蔼地接待每一个人。一阵敬酒寒暄之后，气氛开始热烈起来。威利受了基弗的怂恿，怯生生地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听了起始的几个音节，上将就面现喜色，移到一个靠近钢琴的座位上。他跟着音乐的节奏挥动着酒杯。“这孩子有才气，”他对身旁一位

上校说，“说真的，这些后备力量给这里带来了一些生气。”

“他们确实是这样，将军。”

基弗听见了这句话，“嗨，威利，给大家来个‘羚羊知道的’。”

威利摇摇头，但上将问：“什么？那是个什么曲子？不论是什么，奏出来让大家听听。”

那只歌引起了一阵轰动。上将放下酒杯鼓起掌来，于是大家也同样鼓掌。他咯咯地笑着，情绪极佳。“你叫什么名字，少尉？说真的，你可是个大发现。”

“我叫基思，长官。”

“基思。好名字。不是印第安纳州的基思吧？”

“不是，长官。我是长岛人。”

“反正是个好名字。现在，再给大家来点音乐。让我想想。你知道《是谁用比目鱼打了安妮的屁股》这首歌吗？”

“不知道，长官。”

“真糟糕，我以为人人都知道呢。”

“您如果愿意把它唱出来，长官，”基弗急切地说，“威利能在顷刻之间把它记下来。”

“那还用说，我当然愿意，”将军扭头看了他身旁的上校一眼，说，“如果在座的马特森愿意跟我一起唱的话。”

“没问题，将军。”

威利轻而易举地就把《是谁用比目鱼打了安妮的屁股》曲子记了下来。在座的男男女女一起合唱了两遍把整座房子都震动了。那些护士唧唧咯咯地笑呀，闹呀，还像小鸟一样娇滴滴地叫。“这次晚会真是好极了，”上将大喊道，“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请谁给我一支香烟。你的驻地在哪儿，孩子？我要你再来，常来。”

“我正在尽力寻找‘凯恩号’军舰，长官。”

“凯恩？凯恩？天呐，她还在服役吗？”

马特森上校俯身过去说：“改装成驱逐扫雷舰了，将军。”

“哦，是有这么条船。她现在在哪儿？”

“今天刚开走，长官。”他压低声音说，“‘烟灰缸’。”

“嗯，”上将用锋利的眼光看着威利。“马特森，你可以关照一下这个孩子吗？”

“我想可以，将军。”

“好啦，再来些音乐，基思！”

当午夜时分晚会散伙时，上校悄悄地把他的名片给了威利。“明天上午9点来见我，基思。”

“是，是，长官。”

第二天上午威利去了上校在太平洋总部大楼的办公室。上校站起身，高兴地和他握手。

“我真喜欢你的音乐，基思。从未见过将军玩得这样开心。老天在上，他需要这个——对他有好处。”

“谢谢您，长官。”

“我说，”上校说，“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安排你坐飞机去澳大利亚。你也许能在那里追上‘凯恩号’军舰，也有可能追不上。她正在执行护航任务。每个港口指挥官只要抓住了这些护航舰都会把它们派来派去——”

“就照您说的办吧，长官——”

“要不然，”上校说，“在她回珍珠港之前我们为你在这里的军官后备营安排个临时职务。也许只是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这要看你是否急着去打仗了，或许——他们那边肯定用得着你，完全可以肯定。无论如何，将军不会干涉你出去的事。”马特森上校无声地笑了笑。

威利从那扇面向大海和群山的宽大的观景窗往外看了一眼，一道彩虹正悬挂在远处雾气迷蒙、满山棕榈树的山坡上。窗外草坪上盛开的深红色木槿花在温暖的和风中摇曳，一个喷水器旋转着，把亮晶晶的水珠像划圆圈似的洒在已经剪短了的青草上。

“我听着军官后备营好像蛮不错的，长官。”

“好啊。将军会高兴的。今天随便什么时候把你的调令带给我的文书。”

威利被正式调到军官后备营，并且与基弗一样住进了军官宿舍。那个已被派到第三舰队通信处的南方汉子看着威利打开背包时简直高兴极了。

“老弟，你开始懂得军人生活了。”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需要我到‘凯恩舰’上——”

“别胡思乱想啦。仗有你打的，老弟。你保证让小人老基弗和那位海军上将高兴几个星期就行了，就是这么回事。”他站起身，敏捷地打好了一条黑领带。“该去值班了。晚上见。”

威利在打开行李时看见了他父亲的信。他犹豫不决地把它拿了起来。现在看来他也许还得过几个月才能登上他的船。基思医生曾告诉他在报到就职时打开它。他已就职了——当然是临时职务，但有可能得干很长时间。他点了一支香烟，把信撕开，坐下看了起来。才看了开头的几句他就大吃一惊。他坐在椅子沿上，继续往下看，手里的信不住地颤抖，夹在手指间的香烟越烧越短，烟灰掉到地上他也全然不知。

亲爱的威利：

到你看这封信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死了。我很抱歉使你吃惊了，但是没有可以令人高兴的办法向你公布这样的消息。我脚趾所患的病痛源于一种凶恶的恶性黑瘤，其预后是百分之百死亡。我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估计今年夏天就可能病死。但是脚趾开始坏死要早一些。我想我此刻（你离家前的两天）应该是在医院里的，但我不愿破坏你离家时的心情。既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便决定推迟入院。我要争取活着直至我确知你已离开了旧金山。你母亲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估计我顶多还能再活三四个星期。

按照保险单上的内容，我死得稍微年轻了一些，我必须说我觉得我还没作好准备，但我敢说那是因为我还甚少建树的缘故。回顾我这一生，威利，几乎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你母亲是个好妻子，我对我们的婚姻绝无遗憾。但我似乎一生都没有达到过一流水平——不仅与我的父亲不能比，我自己的能力也不行。我曾觉得自己比较适合研究工作。当我爱上你母亲时，我想我必须在一个高收入社区取得全科医生的业务才能娶她。我的计划是用十、或十五年时间从事这种业务，挣一大堆钱，然后再回头去做研究工作。我真的相信我本可在癌症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我有一个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想法——可惜我没能将其用文字表述出来。它需要三年时间的系统调查。这件事时至今日仍无人触及。我一直在搜集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我本来可以和我的父亲齐名，可是现在甚至连将其程序写成大纲的时间都没有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如果当初我真的坚持的话，我认为你母亲是会支持我与一起过清贫生活的。

但是说真心话，我这一生是愉快的。我爱读书，打高尔夫球，而且我已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只是日子过得太快了。

若是我见过你的那位姑娘就好了。我似乎觉得她，或是海軍，或许是两者都对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相信我，威利，这是我进医院时心里最最高兴的想法。由于我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也由于懒散，特别是自从你母亲好像急着要照管你，我没有十分注意给你多一点关爱。我们没有再生孩子，这真是太糟糕了。只怪运气不好，你大概还不知道，你母亲流产了三次。

我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我觉得你母亲对你的期望似乎没有我的高。她把你当作一个无可救药的、一辈子都离不开父母照料的小孩子，而我却慢慢地看出来，表面上你虽然被宠坏了，意志软弱，但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总之，我观察到你在你母亲那里总能够随心所欲，同时还让她觉得是她在控制着你。我肯定不是你刻意要这么做的，但反正你是这么做了。

你在加入海军之前，生活中从未有过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在你被记了48个过这件事情上仔细地观察过你。它有其可笑的一面，但也确实是个挑战。你应对的方式是令人鼓舞的。

也许是因为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发觉我对你动起感情来了，威利。我似乎觉得你很像我们整个儿国家——年轻、幼稚，被富足与好运惯坏了、软化了，但有一种内在的来自健康血统的刚强本质。我们这个国家毕竟是由开创性人物构成的，这些新移民进来的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以及老一代的移民，胸怀进取精神，挺身而出，投入奋斗，在一个新世界里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你在海军里将遇到许多陌生的青年人，我敢说，按你的标准他们大多数都远不如你，但我敢打赌——虽然我活着是看不到了——他们将构成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海军。我认为——用不了多久，也许很久以后——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

我这不是在批评你，威利，上帝知道我自己就很懦弱。我也许错了，你可能永远成不了一名海军军官。也许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不过我不相信会那样。我认为我们会打赢，而且我认为你回来时将带回比你可能相信的更多的荣誉。

我知道你对被派到一条像“凯恩号”那样的军舰上感到失望。现在已经见到它了，你很可能厌恶它。是啊，你要记住这个，你过去我行我素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因为这样，你到现在还不成熟。你需要有一些硬壁让你碰碰。我强烈地感觉到你将发现“凯恩舰”上有很多这样的硬壁。我并不羡慕你这种经历本身，但我的确羡慕你将从中得到的使你变得更有力量的锻炼。我年轻时倘若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也许就不会以失败结束这一生了。

这些话是沉重了些，但我不想把它们划掉。它们不会伤人太重，何况，我的手已不再有力量把它们划掉了。现在我的路已走完了，而对我一生的最后评价就全看你了。如果你有出息，我在九泉之下，假如那里真是别有人间的话，也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某种成功了。

至于你是唱歌或是研究比较文学——战争结束后你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要在遥远的未来上浪费脑力，要集中精力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无论“凯恩舰”上的人派你做什么，你都要记住，那都是值得你尽最大努力去做的。这就是你打这场战争的方式。

真没想到，我最后要对你说的这些话竟是如此之少。我本该再满满地写上十几页的，但我仍然觉得你是很擅长按你自己的方式处事的——在别的事情上我所写的任何话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留待你用你自己的切身经验去充实它们的意义了。你记住，如果你能的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比时间更宝

贵的了。你可能觉得你有取之不尽的时间，但你没有。无论在少年时期还是垂暮之年，浪费时间都会毁掉人的一生——只是暮年时变得更明显罢了。趁你还拥有时间时好好地利用它成就自己吧，威利。

宗教信仰。我恐怕我们没有给你多少，我们自己就没有多少宗教方面的信仰。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在住进医院之前给你寄一部《圣经》。它里面有很多枯燥无味的可能使你反感的关于犹太人的战争与礼仪的东西，但不可错误地不看《旧约全书》。我认为它是一切宗教的核心，里面有很多日常生活的名言。你必须学会承认它们。那是颇费时日的。在此期间，你先把那些话熟记于心。你将永远不会为此而后悔。我读《圣经》就像我在生活中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已经为时太晚了。

关于钱的问题。我将把我的全部财产留给你母亲。劳埃德舅舅是遗嘱执行人。你可以得到10000美元的保险金。如果你要结婚，或重回学校念书，那笔钱足够你完成你的计划了。钱是个讨人喜欢的东西，威利，我想，除了买不到你真正想做的工作之外，你可以明智地用它买到几乎任何东西。你如果把你的时间去换取舒适的生活，放弃你天生适合的工作，我认为那是得不偿失。内心留下的不安会使这种舒适变味。

罢了，威利，我那只套着皮套子的台钟显示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了。从书房的窗户里望去，外面的月光已经暗淡苍白了，我的手指也写得发僵了。感谢上帝给了我巴比妥酸盐。

如果你母亲活到高龄，你要好好照顾她。如果你打完仗回来时有足够的实力要离开她单过，你也要好好地待她。她有许多过错，但她是个好人，十分真心地爱过你和我。

威利开始涕泣。他泪眼模糊地读完了最后几段。

威利，每逢你在生活中走到十字路口时，你就想想我和我原本可能达到的境地。为了我，为了那个走错了路的父亲，你要把路走对，带着我的祝福和我向你做的辩白。

我向你伸出我的手。我们已有很多很多年没有亲吻了。你幼小的时候，我常爱亲吻你。你是个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乖孩子，一双大眼睛美极了。啊，上帝！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别了，我的儿子。一定要当个男子汉。

爸爸

这位少尉站起身来，擦了擦眼睛，匆匆下楼来到电话亭，往投币箱里塞了一枚硬币。“我要接美国——”

“对不起，打私人电话须先得到检查员的许可，然后到中央大楼去打。另外还得等一个星期。”操着夏威夷口音的接线员说。

他一路跑着进了海军基地，一栋楼一栋楼地找了半天才找到电报局。“爸爸好吗？”他打电报问，付了加急费并把电报局作为回信的地址。第二天早晨8点电报局开门时，威利已在外面等着了。他坐在台阶上不停地抽烟，直到11点半才有人把回电拿给他。“爸已于三天前去世。他临终前要我向你转致他对你的爱。请写信。母亲。”

威利直接去了马特森上校的办公室，受到热诚的接待。

“他们还没给你安排工作吗，威利？”

“长官，经过考虑之后，假如我可以的话，我宁愿坐飞机去找‘凯恩舰’。”

上校的脸沉了下来。“噢？出什么事了？他们让你干编密码的苦差事了吗？”

“不是的，长官。”

“我已经跟上将说过把你安置在这儿了。他高兴极了。”

“长官，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根本不像是在打仗嘛——就给上将弹弹钢琴。”

上校的脸上显现出一种严厉的难以捉摸的神情。“在这个基地里有的是需要干的工作。你将发现岸上的工作与别的任何工作一样受人尊敬。”

“我对此毫不怀疑，长官——”

“我们是根据你本人的要求派你去军官预备营的。”

“是的，长官，我知道，可是——”

“你的调令已经过批准送到局里去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撤消它们。你的请求被拒绝了。”上校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戴上了眼镜。

“谢谢您，长官。”威利说罢就走了出去。

于是威利就在珍珠港呆了下来，解密有关伦多瓦岛及蒙达一带的激战，韦拉-拉韦拉岛胜利的夜战，以及为发起下一步入侵所做的巨大准备工作的秘密函电。时不时的，他会在电文中碰到“凯恩舰”的名字，表明她当时正处在激烈的战斗之中。在世界的另一端，盟国的军队攻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倒台。在此期间，威利照常为海军上将演奏钢琴。

7 “凯恩号”军舰

好在父亲的死给他带来的痛楚逐渐减轻了，威利开始喜欢珍珠港了。枯燥乏味的密码编译工作需要他每天在一间水泥地下室里呆八个小时，艰苦熬人的工作抚慰了他的心。有那么两三个星期，他躲避着姑娘们和烈酒，但那位海军上将不久后又举行了一次晚会，威利喝醉了，很快就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老样子。檀香山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乐趣。气候宜人，阳光明媚，月色清丽，空气里洋溢着四季常开的花香。除了宵禁、灯火管制和沿海滩架设的铁丝网之外，战争没有给这里造成更多的不便。威利多次同护士们一起野餐。皮肤晒成了玫瑰色，而且胖了一些。

他继续给梅温写极其情意缠绵的信，要甩掉她的计划已被抛到脑后。威利坚决认为梅的年纪还轻，让她空等上一年两年应该没有问题。他也许会和她结婚，也许不会。但是就此割断他们之间那宝贵的“体验”实在是太可惜了。梅的信写得使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信写得长，充满爱和喜悦，而且通常都有好消息。虽然她说她觉得自己在那些一、二年级的大学生中间像个老奶奶，但她还是喜欢大学生活。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月来信的语言水平都有所提高。

在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他的两位室友都躺在床上看新收到的信。苍蝇在纱窗外嗡嗡地乱飞乱撞，尽管屋里除了热烘烘的干木头气味之外并没有什么吸引它们的东西。基弗只穿了一条白裤衩，光着身子，鼓着个毛烘烘的大肚子，翻身侧卧过来大喊道：“啊呀老天！”他用胳膊肘支着身子问，“再问一次，你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凯恩号’，对不对？”

“对。”威利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梅姑娘的一封来信。

“那好，你听着，老弟。我认为我哥哥就在那条船上！”

威利吃惊地抬起头看着。

“我想就是你那个凯恩，”基弗说，“永远看不懂我老爹写的鬼字。这儿，你看这字怎么读？”

威利仔细地看基弗用拇指指着的那个字，“是凯恩，没错。”

“肯定没错。他们是从通信学校把他派到那儿的。这可是个好消息呀！”

“好极了，这可是碰上好运了。这就像有了个亲戚在船上一样。他喜欢那条船吗？”

“他呀，才不呢。他在信里跟我老爹说那是海军里最令人作呕的一条破船——不过这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看见威利在皱眉赶快补充说，“去他的，汤姆说什么你都别太当真。汤姆就像一张面值3美元的钞票一样是个怪物。如果他不喜欢，那就说明‘凯恩号’很可能是一艘了不起的好军舰。”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罗兰？”

“哦，你不妨想像一下，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人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汤姆。你可知道，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我和他很少见面。他母亲是老爹的第一个妻子——信天主教。他们按新教的规矩结了婚，没过多久，她就甩手回她的波士顿老家去了，还带走了汤姆。”

基弗把信放在一边，点了根香烟，枕着胳膊躺下。

“汤姆是个知识分子，起码很有知识分子味儿，写些短篇小说、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东西。这给他赚了不少钱。我对他有所了解是在威廉玛丽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他是高年级学生，我是刚入学的新生。但是他总是跟那帮爱钻图书馆的家伙混在一起，你可晓得，他们在烛光下朗诵诗，身边总有几个小妞儿，蜡烛一灭他们就——那种混蛋事。我猜他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从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人并不坏，会说些俏皮话啦等等。你大概能和他处得好，因为你也喜欢读那些狄更斯之类的玩艺儿。”

9月1日凌晨4时，威利与基弗步履蹒跚地走进单身军官宿舍，肚子里塞满了刚才在护士们安排的热闹的夏威夷宴会上吞下去的猪肉和威士忌。他们倒在床上还在叽叽咯咯、怪腔怪调地又笑又唱，唱的都是些改了歌词的下流的夏威夷歌曲。没过一会儿，他们就美滋滋地酣然入睡了。

他记得起的下一件事是有人在摇他，一个陌生的声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问：“威利？威利吗？你是不是威利？”

他睁开眼睛。天刚蒙蒙亮。他在幽暗的光线中看见一个矮个儿、脸色黝黑、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已走了形的海军少尉正俯视着他。

“是啊，我就是威利。”

“那就跟我走吧。我叫佩因特，是‘凯恩号’军舰上的。”

“‘凯恩号’军舰？”威利坐起来问，“她在这儿吗？”

“是的。我们早晨8点起航要去拖什么标靶。收拾好你的东西。”

威利睡眼惺忪地伸手去拿他的裤子。“我说，我将很高兴去舰上报到，佩因特，可是我现在还归这里的军官后备营管呢。”

“不，你不归他们管了。这事已办妥了。我们有一份针对你的专电谓你离开这里。我们已等了 you 很长时间了，威利。”

他这话说得让人听着高兴，但威利觉得他总得为自己辩解辩解。“我已尽了我的所能。去年5月你们起航时，我只差几个小时没有赶上你们。后来他们就把我塞进了这个军官后备营——”

“你不用解释了，你就是永远不露面我也不会怪你，”佩因特说，“我真不愿意当这个对你做这种事的人。我能帮你拿点东西吗？”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基弗鼾声如雷，什么都没听见。威利一面

把橱柜抽屉里的东西全掏出来往他的小木箱里装，一面问：“你们船上有个叫基弗的军官吗？汤姆·基弗？”

“他是我那个部门的头儿。”佩因特说。

“那就是他哥哥。”威利指着睡觉的人说。佩因特目光呆滞地看了看基弗。威利此时已更加清醒了，注意到那位“凯恩号”的军官已累得滴里当啷的了。

“他有多嘎？”佩因特说。

“怎么问这个？你那部门的头儿很嘎吗？”

“我可没那么说。你手上加紧点吧，威利。小艇在等着咱们呢。”

“咱们离开珍珠港后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

“如果不回来，我就叫醒罗兰跟他说声再见。”

“不会的，咱们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起码命令中没这么说。”

“那好。”威利收拾完东西，一声不吭地穿好了衣服。他扛起他的木箱，迈步走出了房门。佩因特替他拿着两个背包跟在他后面，边走边说：“不过，要是咱们起航往西去，而且一年都见不着文明世界，你可别大惊小怪。因为以前就有过这种事。”

在单身军官宿舍外面寒气逼人的晨雾中，停着一辆灰色自动装卸小卡车。“档次差了点，”佩因特说，“但清晨5点钟我也只能找到这玩艺了。上车吧。”

他们一路颠簸着朝舰队停靠处开去。威利的行李在车斗后部又蹿又跳仿佛想逃跑似的。“船在哪儿？”威利问，对佩因特少尉阴郁的沉默感到奇怪。

“泊在河汊的一个浮标上。”

“你们是正规的海军吗？”

“不是。”

“舰上有没有正规的海军？”

“有三个。”

“你是V7吗？”

“是的。”

“水兵？”

“不是，搞工程的。”

“你在‘凯恩号’上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通信。”

威利吃了一惊，“这任务对一个工程师不是有点奇怪吗？”

“在‘凯恩号’上可不奇怪。”

“我觉得你不喜欢‘凯恩号’。”

“我刚才可没那么说。”

“‘凯恩号’什么样子？”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参加过很多次战斗了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你在舰上干了很久了吗？”

“看怎么说了。”

“看怎么说什么？”

“看你把什么叫做很久了。”

“我认为一年就算很久。”

“有时，我把一星期就叫做很久。”

卡车在通到舰队停泊处的台阶上面停了下来。佩因特按了几下喇叭。码头边上停着一条只有一半覆盖着天棚、油污不堪的灰色小艇。三个在上面躺着的水兵无精打采地起身爬上台阶。他们的蓝布工作服已破旧不堪，衬衣的下摆在裤子外面耷拉着。他们把威利的行装搬上小艇，佩因特则把卡车开到几码外路边的一个停车场。这两位军官登上小艇，坐在天棚下面破裂的黑皮座位上。

“好啦，‘肉丸子’，开船吧。”佩因特对舵手说。“肉丸子”是个肥胖的水兵，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简直吓人，可是头上却戴着一顶雪白的、往前斜得都快压着鼻子了的新帽子。

威利的耳边突然响起当当的钟声，惊得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原来他的头离那个钟还不到一英寸，便换了一个座位。小艇的轮机手发动马达，但几次都没有成功，惹得他毫不在乎地独自用脏话发了一通议论。他大概有19岁，个子又小又瘦，脸上黑漆漆的，一半是胡茬子一半是油污，而且还布满了雀斑。长而粗糙的黑发，垂得遮住了他那两只小眯缝眼。他没戴帽子，别的水兵全都称他为“讨厌鬼”。小艇刚吃力地突然响着离开停泊的码头，他就脱下衬衫，露出了身上像猴子一样浓密的体毛。

威利大略看了看那只小艇。灰白的油漆正从其木头船壳上脱落，一片片凹凸不平的新漆过的地方表明那些地方原来的旧漆没被刮掉。船棚里的三个窗洞中有两个没有玻璃，是用硬纸板封住的。

“佩因特先生，”轮机手以比马达的轰鸣声还大的嗓门喊，“咱们能不能在半路上停一下看场电影？”

“不行。”

“哎呀上帝啊，我们一辈子都看不上电影了。”“讨厌鬼”满腔牢骚地说。

“一路上都不准停歇。”

听了这话，“讨厌鬼”怨气冲天地连咒带骂了好几分钟。他竟敢在长官面前言语如此放肆，使威利吃了一惊。他原以为佩因特会喝止他，谁知佩因特对这一连串的下流话竟像是听水拍打船帮的声音一样毫不在意。佩因特坐着一动不动，双手握着放在膝上，闭着眼睛，嘴里嚼着一根橡皮条，外面还露着一截。

“你说，佩因特，”威利大声问，“你认为我在舰上可能做什么工作？”

佩因特睁开眼睛。“水雷呗。”他粲然一笑，随即又闭上了眼睛。

小艇绕过福特岛的一端，驶入西侧的水道。“嗨，佩因特先生，”“肉丸子”扶着舵柄，掂着脚站在艇艙座板上喊道，“‘凯恩号’不见了。”

“你疯了，‘肉丸子’，”佩因特说，“再看一下。她在R6泊位，‘贝勒伍德号’的前面。”

“我跟你所说的是，长官，所有的浮标都空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自己过来看呀。”

他拉了拉钟绳，打响了钟。小艇减速在波浪中摇晃着前行。佩因特爬到船舷上面，“真他妈的倒霉，她真的不见了。究竟在捣什么鬼啊？”

“她也许是沉了。”一名在船头蹲着的水兵说。他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小青年，胸脯上刺着极其污秽的图画。

“没那么好的运气吧。”“肉丸子”说。

“那可没准儿，”“讨厌鬼”说，“巴奇水手长命令他们把2号主机房的底舱刮干净。我跟他说过全靠那层铁锈船才不漏水的。”

“佩因特先生，现在咱们怎么办？”“肉丸子”问。

“好吧，咱们来想想。他们不带这只小艇是不会出海的，”佩因特慢条斯理地说，“他们也许是刚换了泊位。再到周围找找看。”

“讨厌鬼”关掉马达。小艇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缓缓地漂过一个不停地上下起伏的红色航道浮标。水面发出一股燃油和腐烂蔬菜的恶臭。“她在那儿呢。”“肉丸子”说着敲响了船上的钟。

“在哪儿？”佩因特问道。

“在修船坞。就在‘圣·路易斯号’的右舷旁边——”舵手用力推过舵柄，小艇掉转了船头。

“对，”佩因特点了点头。“我想我们终于有了一段停靠的时间了。”佩因特说罢，就又回到船棚里坐下。

威利朝“肉丸子”刚才看的方向使劲地看也没看见任何与“凯恩舰”相像的舰船。修船坞里挤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舰船，惟独没有威利熟记于心的、图片上的那艘快速扫雷舰的形影。“请原谅，”他向“肉丸子”喊道，“你能把那艘军舰指给我看吗？”

“当然能，就在那儿。”舵手毫无必要地晃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看得见她？”威利问“讨厌鬼”。

“当然。她是在C4泊位的一窝舰船之中。”

威利怀疑自己的视力出了毛病。

佩因特说，“你从这里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只能看见卡车的灯光。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

不能借助卡车的灯光辨认出自己的军舰使威利觉得自己矮人一头。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在剩下的航程里一直站着，任凭飞溅的水沫打在脸上。

小艇停靠在从一艘新驱逐舰边上垂下来的松弛的舷梯脚边。那艘新驱逐舰是停泊在修船坞里的四艘军舰中最靠外面的一艘。“咱们走，”佩因特说，“‘凯恩号’就在这条船靠里面的那一侧。水兵们会把你的行装带过来的。”

威利顺着那哐啷哐啷作响的舷梯爬了上去，向驱逐舰俊俏的值日军官敬了个礼，从甲板上走了过去。两船之间搭着一块涂着柏油的跳板，离水面有四英尺高，从它上面可以走到“凯恩号”上。威利初看之下，对他的“凯恩号”军舰并未得到什么清楚的印象。他太关注那块跳板了。他故意落在后面。佩因特踏上跳板说，“这边来。”他走过跳板时，“凯恩号”激烈地摇晃起来，跳板也猛烈地颤悠。佩因特立即从它上面跳到了“凯恩号”的甲板上。

威利忽然想，倘若佩因特刚才从甲板上掉了下去，他肯定已被夹死在两条船之间了。威利心里怀着这幅鲜明的图景，举步踏上那块跳板，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那样快步朝对面走去。他走到一半时，感觉跳板往上拥了起来，他悬在半空，下面是毫无遮挡的海水。为了活命，他向前一蹿，正巧落到了“凯恩号”值日军官的怀里，差一点没把他撞倒。

“嗨！用不着这么急嘛，”值日军官说，“你连往哪儿跳都没看清楚。”

“拉比特，这就是失踪多日的基思少尉。”佩因特介绍说。

“我猜就是。”拉比特中尉握了握威利的手。他块头适中，狭长脸，有一副乡下人的爽朗神气，“欢迎你到舰上来，基思。佩因特，你不知道，半小时前那位哈丁少尉也到了。”

“各种各样的新鲜血液。”佩因特说。

此时威利注意的焦点已从那块跳板扩展到“凯恩号”的后甲板上。那里是块喧闹声、污物、难闻的气味以及恶汉般的陌生人汇集的地方。五

六个水兵正在用铁刮刀哗哗地刮甲板上的锈斑。另外一些水兵正背着一箱箱白菜，嘴里骂骂咧咧地走过那里。一个戴电焊头盔的人正在用焊枪焊舱壁，焊枪噼噼啪啪地迸出的蓝色火花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到处是一片片灰色的新漆、旧漆、绿底漆和一片片锈迹。像蛇一样的红、黑、绿、黄和棕色的皮管乱成一团，占满了整个甲板。橘子皮、杂志碎片和破布片也比比皆是。大多数水兵半赤着身子，蓄着奇形怪状的小胡子和发式。污言秽语，诅咒谩骂，那个常人难以出口的脏字被一再重复，像充斥在空气里的灰尘。

“上帝才知道该把你安置在哪儿，”拉比特说，“军官起居舱里已经没有空的床位了。”

“副舰长会想出办法的。”佩因特说。

“好了，基思，你算是舰上的人了，”拉比特说，“佩因特，你带他到下面去见副舰长好吗？”

“当然，跟我来，基思。”

佩因特带着威利走下一个梯子，穿过一条黑暗闷热的过道。“这是水兵住舱。”他打开一扇门。“这里是军官起居舱，同时也是军官餐厅和会议室。”

他们穿过那个与船体一样宽的凌乱的长方形舱室，室内大部分空间被一条长长的餐桌所占据，桌上铺着褪了色的桌布，上面摆着银制餐具、几盒麦片和几瓶牛奶。躺椅上和黑皮长沙发上凌乱地放着一些杂志和书籍。威利吃惊地看到，在那些连环漫画书、专登裸体照片的杂志和已被翻阅破了的《绅士》杂志中间，还有几种秘密刊物。顺着军官起居舱中间的一条过道往前，两侧是一间间小卧舱。佩因特进了右手第一个卧舱。“这是基思，长官。”他拉开门帘说，“基思，这是副舰长戈顿上尉。”

一个极其肥胖强壮的年轻汉子从一张架高了的床上坐了起来，他身上除了一条小裤衩之外什么都没穿。他一边打哈欠，一边在他的胳肢窝下面抓挠。卧舱的绿色舱壁上装饰着一些从别处剪下来的、只穿着少而又少的内衣的女孩子的彩色照片。“你好，基思。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戈顿上尉高声问，同时将两条大象般的肥腿从床上跨了下来。他和威利握了握手。

佩因特问道：“咱们把他安顿到哪儿啊？”

“天呐，我不知道。我饿了。他们是否从海滩上带回新鲜鸡蛋了？咱们在新西兰弄来的那些鸡蛋这会儿连牙缝里的东西都能溶化掉。”

“啊，舰长来了，他也许有主意。”佩因特眼望着过道说，“舰长，基思少尉来舰上报到了。”

“你是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抓来的，对不对？干得漂亮。”一个充满讽刺与权威的声音说，接着“凯恩号”的舰长便来到了门口。此人更使威利吃惊。这位舰长绝对是一丝不挂。他一只手里拿着一块救生圈牌肥皂，

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脸上布满了皱纹，显得既衰老又年轻，头发金黄，一身松弛的白肉。“欢迎你来舰上效力，基思！”

“谢谢您，长官。”威利觉得应该敬个礼，或者鞠个躬，或者用某种方式表示表示对最高权威的敬意。但他记得有一条规定说，不得向一位未穿衣服的上司敬礼，而他从未见过比他的这位指挥官更体无遮盖的了。

德·弗里斯看见威利的那副狼狈相，咧着嘴笑了，同时用手里的肥皂擦着他的屁股。“我希望你懂得一些通信方面的知识，基思。”

“是的，长官。我在——在等待本舰的消息期间，在太平洋总部干的就是这个，长官。”

“好啊。佩因特，你现在重新当你的助理轮机长吧。”

“谢谢，长官。”佩因特阴沉的脸上闪过一种由衷的喜色。他像一匹刚卸下马鞍的马一样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舰长，您是否已经想好让这位新来的通信官住哪儿了？”

“马里克是否在弹药舱里安了一张床？”

“是的，长官。那另一位新来的哈丁军官就是被我们塞在那里的。”

“那么，你就跟马里克说叫他在那里再安一张床。”

“就是一个人住在那个弹药舱里都他娘的够满的了，舰长。”副舰长说。

“打仗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得先冲个澡去了，不然我就要馊了。”德·弗里斯舰长抽了口香烟，在桌上一个用3英寸直径的弹壳制成的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后就走了。胖上尉耸了耸肩，穿上了一条肥大的灯笼裤。

“就那么办吧，”他对佩因特说，“你领他到弹药舱去。”

“长官，”威利说，“我可以随时开始工作。”

戈顿哈欠连连，用逗趣的眼光看着威利说：“别像火烧屁股似的。先在舰上晃悠一两天，熟悉熟悉情况。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得在这里呆很久很久的。”

“正合我意，长官，”威利说，“我应该为海军效力。”他准备好让自己在舰上干半年至一年。这就是他不得不在荒野里度过的那一年，这就是他父亲信中写的应受的磨难，他已作好了面对它的准备。

“你有那种感觉我很高兴，”副舰长说，“说不定你还会打破我的记录呢。本人在这个大铁桶里已经呆了67个月了。”

威利用12除了一下，吓了一跳。戈顿上尉已在“凯恩号”上呆了5年多了。

“这艘驱逐扫雷舰的人员配备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古怪，”戈顿兴高采烈地继续说，“海军人事局就是不愿意调换舰上的人员。大概是她的档案

在华盛顿被弄丢了。舰上有两位长官在舰上呆的时间加在一起都超过了100个月了。德·弗里斯舰长就已呆了71个月。所以，你会有时间在舰上效力的——哦——你到舰上来我很高兴。别紧张。”

威利跟在佩因特后面磕磕绊绊地走到弹药舱，一个在主甲板上高7英尺，长6英尺，宽3英尺的铁箱子，只有门是惟一的开口。沿着舱壁的一侧放着一排齐腰高的架子，上面堆着空的机关枪子弹带和成箱的弹药。哈丁少尉正在那个新近焊在舱壁上的床上熟睡，焊痕还很光亮，似在怒目而视。哈丁脸上大汗直流，衬衣上的一道道汗渍把衬衣都染黑了。舱内的温度是华氏105度。

“这就是家，甜蜜的家。”威利自言自语道。

“这位哈丁与‘凯恩号’可真是一家人，”佩因特说，“他开头开得不错——好在，将来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人转走的。你们两人很快就会到下面军官起居舱去的。”他抬腿要走。

“我在哪儿能找到基弗先生？”威利问。

“在他的睡袋里。”佩因特说。

“我是说在白天稍晚的时候。”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佩因特说完就走了。

基思在“凯恩号”上转悠了一两个小时，探头探脑往舷梯下面、舱口外、门里边都看了一通。水兵们谁都不理他，好像根本就没看见他似的，除非他在过道里与人走个面对面，那时那个水兵就自动将身体紧贴在舱壁上，就如同要放一头大型动物过去似的。威利的观光游览证实了他的第一印象。“凯恩号”是一堆快要腐烂透了的垃圾，配备的人员都是些无赖。

他溜达到下面的军官起居舱。刮铁锈的铲子在头顶上弄出的当当声响得震耳。那条长桌上，此时已换上了绿呢子的台布，杂志和书籍都已上了架。舱内除了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黑人小伙子之外空无一人。那小伙子的白衬衣和裤子已被汗水浸湿，无精打采地拖着甲板。“我就是那个新来的军官，基思少尉，”威利说，“能给我来杯咖啡吗？”

“是，长官。”那勤务兵放下拖把，慢悠悠地走向墙角一个铁柜桌上的咖啡壶。

“你叫什么名字？”威利问。

“惠特克，长官，二等勤务兵。要加牛奶和糖吗，长官？”

“要。”威利四下里扫了一眼。一块挂在舱壁上的生锈的铜牌告诉他这艘军舰是以一位名叫阿瑟·温盖特·凯恩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在一次与德国潜艇交火时伤重身亡。铜牌上方的架板上有许多海军书籍，其中有一卷皮封面的活页书，《本舰组织，美国舰船，“凯恩号”驱逐舰扫雷舰22》。威利将其取下。勤务兵把咖啡放在他面前。

“惠特克，你到‘凯恩号’有多久了？”

“4个月了，长官。”

“你觉得它怎么样？”

那黑小子向后倒退着，鼓着两眼，仿佛威利向他挥出一把刀子似的。“它是整个海军里最好的军舰，长官。”他抓起拖把跑出门去。

咖啡半热不热而且很浑，不过威利还是把它喝了。他太需要刺激了。一小时睡眠未能使他从参加夏威夷宴会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他两眼模糊地阅读着“凯恩号”的统计资料。这艘军舰是1918年在罗得岛建造的（“是在我出生之前。”他喃喃地说。）它长317英尺，宽31英尺，最大航速30节。在改装成扫雷舰时拆掉了四个烟囱中的一个和一个锅炉，腾出地方给更多的燃料箱以增大续航能力。

头顶上当当的响声更大了，另有一帮人开始在刮甲板上的漆了。随着太阳的升高，起居舱里的空气闷热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混浊。“快速扫雷舰的使命，”威利念道，“主要是扫清进攻部队和炮舰前方的敌方水域。”他把书撂到桌上，把头伏在上面，沮丧地呻吟起来。

“喂，”一个声音说，“你是基思还是哈丁？”说话人睡意犹浓地蹒跚着从他身旁向那只咖啡壶走去，身上只穿着一条运动员穿的护身。这使威利意识到“凯恩号”上行为检点的规矩比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的规矩还要马虎。

“基思。”他回答说。

“好极了！你跟我干活。”

“您是基弗先生？”

“对。”

这位通讯官背靠着那张柜桌，大口喝着咖啡。他的脸瘦长，与他弟弟的脸一点也不像。汤姆·基弗有6英尺多高，小骨架，肌肉发达，深陷的蓝眼睛里白眼珠多得使他给人一种咄咄逼人、野性十足的印象。他的嘴和罗兰的一样阔大，只是嘴唇不厚，又薄又苍白。

威利说：“我认识您的弟弟罗兰。我们在海军军官学校是同住一间寝室的伙伴。他现在就住在珍珠港这儿的单身军官宿舍。”

“真的？我们得把他弄到这儿来。”基弗冷冷地放下咖啡杯，“到我屋里来说说你自己的情况。”

基弗住在过道顶头的一间正方形铁屋子里，屋内安着横七竖八的管道，两张装死在弯曲的舰壳上的床，一张书桌上面的书籍、小册子堆得足有三英尺高，一个铁丝筐里面装满了文件和一摞乱七八糟的登录的出版物，最上面是一叠刚洗净熨好的咔叽布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面的铺上趴着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模样的东西。

趁通讯官刮脸、穿衣服的工夫，基思讲述了他和罗兰在弗纳尔德楼

度过的日子。他一边讲一边用眼睛把闷热的小屋扫了个遍。焊在书桌上方的架子上以及沿着基弗的床边，塞满了一本本诗歌、小说和哲学书籍。这些藏书可真不一般，就像大学里开列的百部佳作书目里的书一样，只是现代作家的东西分量稍重了一些。其中有乔伊斯⁽¹⁾的、T.S.艾略特⁽²⁾的、普鲁斯特⁽³⁾的、卡夫卡⁽⁴⁾的、多斯·帕索斯⁽⁵⁾和弗洛伊德⁽⁶⁾的著作，还有几本关于心理分析的书，以及不多几册印着天主教出版社版权标记的书。“你的书可真不少。”威利赞叹地说。

“你若不读书，现在这种生活就等于慢性自杀。”

“罗兰跟我说您是个作家。”

“战前我是想当作家。”基弗说着，用一块破烂的湿毛巾擦脸上的肥皂沫。

“现在还在写吗？”

“写一点。哎，现在该谈谈你的职责了——我们将让你负责登录出版物，当然你还得管编译密码——”

那个勤务兵惠特克从沾满灰尘的绿门帘外伸进头来说，“加丹。”说完就缩了回去。那个神秘的词儿居然使上铺那个人模样的东西活了过来。它爬起来，无力地在床上拍打了拍打就跳下床，开始穿衣。

“加丹？”威利问。

“开饭了，勤务兵的行话——午饭。”基弗解释说，“这棵长着张人脸的青菜名叫卡莫迪。卡莫迪，这就是看不见抓不着的基思先生。”

“你好。”威利说。

“嗯。”那人模样的东西说着就伸手到一只黑柜子底部摸索鞋子。

“来吧，”基弗说，“同‘凯恩号’的军官们一块儿啃面包去。这是逃不过去的，基思。好在面包本身倒还不算太可怕。”

(1) 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意识流小说之父”，爱尔兰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巨匠，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2)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蜚声世界的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3) 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 法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译者注

(4) 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奥地利小说家，创造了被称为“表现主义”的艺术方法，他把荒诞无稽的情节与绝对真实的细节描绘相结合，用以表现现代人的困惑，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他与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译者注

(5) 约翰·多斯·帕索斯 (John Dos Passos, 1896—1970)， 美国小说家，代表作《美国》三部曲。——译者注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 奥地利精神科、神经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梦的解析》影响深远。——译者注

8 舰长德·弗里斯

威利本打算吃过午饭后睡上一觉的。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着睡觉，但却没睡成。他与哈丁刚喝完咖啡就被那个“人面青菜”——卡莫迪少尉给揪走了。

“德·弗里斯舰长叫我带你们两个游览一下这艘军舰，走吧。”

卡莫迪拉着他们上上下下不知爬了多少梯子，走过几条摇摇晃晃的桥板，从一个个狭窄的舱口钻出钻进，整整折腾了3个小时。他们从热得令人汗流浹背的机房走到粘湿冰凉、寒气逼人的底舱，时而涉水，时而由于脚下滑腻而跌倒，时而又被突出来的金属物体划伤，最后累得威利只觉眼前一片蒙蒙红雾，什么东西都不真切了。他脑子里只留下一片混乱的记忆：无数个塞满了垃圾、机器或床铺的黑洞；每个洞里都有一种新的气味叠加于到处弥漫着的霉味、柴油味、油漆味，以及热烘烘的金属味上。卡莫迪一丝不苟的彻底性，在他谈到他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1943级的学员、舰上除舰长与副舰长外惟一的正规海军军官时，得到了解释。他窄肩，瘪腮，有两只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小眼睛，还留着一撇小胡子。他说话简略得近乎吝啬，多一个字也不肯说。譬如，他会说：“这是1号锅炉房，有问题吗？”哈丁似乎与威利一样疲劳不堪。两人都想延长这次游览，所以谁都不提一个问题。他们磕磕绊绊地跟着卡莫迪，互相交换着不堪其累的眼色。

最后，在威利确实快要晕倒，甚至盼望着能真的晕倒时，卡莫迪说：“好了，我看就这些了。”他领着他们走到主甲板中部一处下凹的地方说：“现在只剩一件事了，你们爬上这个桅杆。”

那是一根顶端架着雷达天线的木杆，看上去大约有500英尺高。“这究竟是为什呀？”威利不满地喊道，“不就是个桅杆吗，我看见了就可以了。”

“按要求你们是要考察舰上全部设置的，”卡莫迪说，“从底舱直到桅杆上的乌鸦窝。那儿就是那个乌鸦窝。”他指着桅杆顶上一个小小的方形铁格子。

“我们明天再爬不行吗？我是个已经筋疲力尽的老年人了。”哈丁满怀希望地笑着说。他的脸年轻、善良，头顶的头发已脱落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中间窄窄的一溜黄毛。他身材单薄，两眼呈缺乏生气的蓝色。

卡莫迪说：“我得在晚饭前报告，说你们已完全服从了命令。如果你们不爬这个桅杆，我就不能报告说你们完全服从了命令。”

“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哈丁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边说边将一只脚踏上桅杆最下面的那个脚踏，“但愿我还能再见到他们。”

他开始慢慢地、痛苦地往上爬。威利紧跟在他的后面，用力抓牢上面的每一个脚踏，眼睛紧盯着哈丁的臀部，故意不看那令人头晕目眩的

景色。他那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让风吹得啪啪作响。过了两三分钟，他们爬到了那个乌鸦窝。在哈丁攀上乌鸦窝的平台时，威利听见一声头撞在金属上的难听的闷响。

“喔唷！上帝，基思，当心这雷达。”哈丁疼得直哼哼。

威利匍匐着爬上了乌鸦窝。摇摇欲坠的铁格子上的空间容不下两个人并排站着，他们便坐下，让脚凌空悬在蓝色的空中。

“干得好！”隐隐听见卡莫迪在下面喊，“再见啦。我这就去报告你们服从了命令。”

他进了一个过道，消失了。威利凝望下面远处的甲板，立即又把眼光转向别处，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景色美极了。他们下面水光闪耀，轮廓清晰得像一幅地图。但威利并未对这一景色心怀谢意，所处的高度使他直打哆嗦。他觉得自己永远都无力再爬下去了。

“我遗憾地告诉你，”哈丁一只手举到前额上小声说，“我憋不住了，要呕吐。”

“啊呀，上帝，可不能吐啊。”威利叫道。

“对不起，我怕高。我尽量不使一点东西溅到你身上。可是，老天爷，下边的那些人。这可糟糕了。”

“你不能忍忍吗？”威利央求道。

“实在忍不住了，”哈丁难受得脸都发青了，就像中毒了似的。“实在没办法，我可以吐在我的帽子里。”他摘下军官帽，接着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这是我惟一的一顶帽子——”

“用我的，”威利毫不犹豫地，说，“我另外还有两顶。”他把自己新的军官帽子倒过来递给哈丁。

“你对人真是太热诚了。”哈丁喘息着说。

“别客气了，”威利说，“就请便吧。”

哈丁毫无保留地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都吐进了那顶伸在他面前的帽子里。威利感到一阵恶心，差一点也要呕吐，但强忍住了。这一下，哈丁的脸色好一点了。“我的妈呀，威利，太感谢了。现在该把这玩艺儿怎么办呢？”

“这可问着了，”威利呆呆地望着他手上那个让人直想哭的东西，“满满一帽子的——那东西——可还真不好办呢。”

“把它抛到舰外边去。”

威利摇了摇头，“它有可能倒翻过来。风可能吹翻它的。”

“这好办，”哈丁说，“你总不能再戴它了呀。”

威利解开用来系在下颌上的帽带，结成圆圈，小心翼翼地像挂吊桶一样将其挂在乌鸦窝的一个角上。“就让它永远挂在那儿吧，”威利

说，“算是你在给‘凯恩号’敬礼。”

“我从这儿再也下不去了，”哈丁声音虚弱地说，“你先下去吧。我就死在这儿，烂在这儿了。除了我的家人没人会想我的。”

“胡说八道。你真的有三个孩子吗？”

“当然。我老婆都快要生第四个了。”

“那你到这该死的海军里来干什么？”

“我就是那些认为自己非打这场仗不可的大呆鸟之一。”

“觉得好些了吗？”

“好点了，谢谢。”

“来吧，”威利说，“我先下。你不会掉下去的。假如咱们在这上面再呆下去，咱两人都得病倒，摔下去。”

因为滑，下桅杆就成了一个漫长的恐怖历程。威利汗流不止的双手就在狭窄的把手上滑脱了一次，他的脚也在一个可怕的踏脚点上滑了一下。不过他们两人都下到了甲板上。哈丁走起路来两腿直发抖，满脸汗流如注。“我要趴下亲亲甲板。”他喃喃地说。

“周围有水兵瞧着呢，”威利小声说，“这一天的工作总算干完了。走吧，回弹药舱去。”

那个小小的坟墓里现在安了两张床。哈丁一头扎进下面的那张床，威利则倒在上面的床上。他们喘着粗气一声不吭地躺了一阵。最后，哈丁终于有气无力地开口了：“喂，我听说有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从未听说过有呕吐凝成的友谊。反正都一样，基思，我得谢谢你。你用你的帽子做了件高尚的事。”

“我只是走运罢了，”威利说，“没让你为我做同样的事。毫无疑问，在这次愉快的航行中你会有很多机会的。”

“随时，”哈丁说，声音越来越小。“随时准备为你效劳，基思。再次谢谢你。”他说完就翻过身去睡着了。

威利觉得他似乎刚刚迷瞪了一下就有一只手伸上床来摇动他了。“吃饭了，长官。”是惠特克的声音，接着脚步声就在舱外的甲板上渐去渐远了。

“哈丁，”威利呻吟着说，“你还想吃晚饭吗？”

“啊？已经要吃晚饭啦？不吃了。我就想睡——”

“还是去吃点儿的好。咱们不去可不好看。”

军官起居舱的长餐桌那儿包括舰长在内共有三名军官。其他人都到岸上休假去了。威利和哈丁在铺着白桌布的长桌下端落座，开始一声不吭地吃着。其他那几个人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相互就有关瓜达卡纳尔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曾经发生的事情说着些令人听不懂的笑话。马

里克是第一个朝他们看的人。他身强力壮，圆脸盘，一副好斗的样子，约莫25岁，剃着囚犯头。“你们两个人的眼睛看上去有点红啊。”他说。

威利回话说：“我们刚刚在弹药舱迷瞪了几分钟。”

舰长看着手中的一块猪排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说：“要正确地开始一种事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抽空迷瞪一会儿。”

“那里面有点热，是不是？”火炮指挥官亚当斯说。亚当斯上尉身上的咔叽布军装干净整洁。他那长长的贵族脸和那种洒脱随便、高人一等的表情是威利在普林斯顿所常见的。这意味着他出身名门大户。

“是有点热。”哈丁怯生生地说。

马里克转身对舰长说：“长官，那个倒霉的弹药舱正好在机舱的上面。这两个人在那儿会被煎——”

“消耗掉一些少尉是正常的。”舰长说。

“我说的意思是，长官，我认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亚当斯或戈顿的房间里再挂一两张床，甚至在这儿这个长沙发上边——”

“别见鬼了。”亚当斯说。

“那不是就得改动船体了吗，史蒂夫？”舰长嘴里嚼着猪肉说，“你必须得到舰船局的许可。”

“我可以查一查，长官，但我想不会影响船体。”

“那好吧，等你查清楚了再说。不过修船工的活儿已经大大滞后了。”德·弗里斯舰长看着两位少尉，“你们二位先生觉得你们能在弹药舱里活上一两个星期吗？”

威利已经累了，而且这种讥刺激怒了他，便说：“谁说不满意了。”

德·弗里斯眉毛一扬，咧嘴笑了笑，说：“好样的，基思先生。”他转头对亚当斯说：“这两位先生还没有开始学习军官职权课程吗？”

“没呢，长官——他们整个下午都归卡莫迪管，长官——”

“我说，高级值勤官先生，别浪费时间了，叫他们晚饭后就开始。”

“是，遵命，舰长。”

军官职权课程的教材是一叠叠厚厚的油印材料，纸质粗糙，页缘已变棕黄。编撰时间是1935年。晚饭时，这两位少尉还没喝完咖啡，亚当斯就从他屋里把教材拿了出来，每人发了一份。“里面有12道作业，”他说，“明天9点之前完成第一道，放在我桌子上。之后，在港内停泊期间每天做1道，出海时每三天1道。”

威利瞥了一眼第一道作业：画两张“凯恩舰”的草图，左、右舷各一张，标出每个舱室并说明其用途。

“我们到哪儿去弄这些信息啊，长官？”

“卡莫迪不是带你们把全舰都看过了吗？”

“是的，长官。”

“那就行了，就把他给你们讲的都写下来，用图表形式。”

“谢谢您，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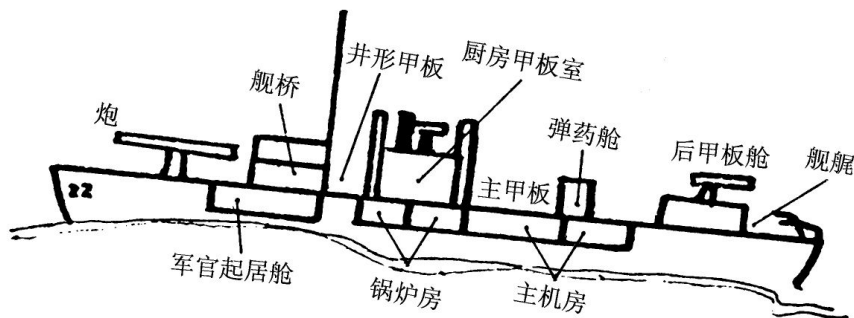
亚当斯说罢，就丢下他们不管，自己走了。哈丁神情沮丧地嘟囔道：“你说怎么办？要不要现在就开始干？”

“你还记得住卡莫迪说过些什么吗？”

“只记住了一句话，‘爬上那个桅杆’。”

“来吧，明天早晨要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交作业。咱们这就开始干。”

他们联手绘了一张草图，不停地挤眼、打哈欠，争论细节。一小时后，他们拿出了下面这样的作品：



威利往后坐了坐，用批评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大作，“我看这就行了”

“你疯了吗，基思？还有大约40个舱室我们必须加以标明呢——”

“那些该死的舱室我一个都不记得了——”

“我也和你一样。看来咱们只有把整个‘凯恩号’军舰重新看一遍了”

“什么？再花3个小时？老兄，我会犯心脏病的。我正在快速衰弱。你瞧，我的两只手正在发抖——”

“不管怎么说，基思，这玩艺儿整体比例不对呀。它看着像是条制作拙劣的拖轮——”

“它本来就是。”

“喂，我有主意了。某个地方肯定藏有这艘军舰的蓝图。咱们何不把它们弄到手呢，尽管——也许这不太光明正大但——”

“不用多说了！你是个天才，哈丁！就这么办。说到做到。明早第一

件事情就是我进班房。”

“我陪你。”

弹药舱外，明亮的黄色泛光灯下，船坞里的一些民工正在用喷灯干活，锯着、敲打着甲板，安装一个救生艇支架。哈丁说：“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干，咱们怎么能他娘的睡得着啊？”

威利说：“即使他们凿的不是甲板而是我，我也能睡着。进去吧。”他刚踏进弹药舱立即又退了出来，像肺结核患者一样，狂咳不止。

“啊呀，我的妈呀！”

“怎么回事？”

“你进去，吸一口气试试就知道了——少吸一点儿就成。”

小舱室里灌满了烟囱冒出来的毒烟。转换了方向的阵风，把第三根烟囱里喷出来的浓烟直接吹进了这间小舱，因为小舱室没有窗户，那些浓烟无处可去，只能在舱室里越积越多，越变越浓。哈丁在门口用鼻子嗅了嗅，说：“基思，在那里面睡觉简直是自杀——”

“我不在乎，”威利绝望地说，脱下衬衫，“这样的境况下，我宁愿死了才好。”

他捂着鼻子爬上了床，哈丁也如法炮制。有一两个小时，他昏昏沉沉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乱踢乱蹬，噩梦联翩，每隔几分钟就被工人们弄出的一阵巨响吵醒一次。哈丁则进入了死一般的沉睡。半夜里，工人们走了，然而突然降临的平静与幽暗并未带来解脱，反而使威利对高温与烟囱排放的毒烟的呛人气味的感觉更加清晰了。他穿着短裤，摇摇晃晃地走到甲板上，又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下面的军官起居舱，倒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满身都是烟灰。

可是他又一次——这一次是他在“凯恩号”军舰上最经典的经历，也是他对这艘军舰最难忘的记忆——他又被人摇醒了。亚当斯上尉正站在他身旁俯视着他，腰里扎着值勤军官的枪带和手枪，小口喝着咖啡。威利坐起来，透过舷窗看见外面是一片漆黑的夜色。

“帮帮忙，基思，咱们值的是4点至8点的班。”

威利回到弹药舱，穿好衣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后甲板。亚当斯给了他一条枪带，让他看了放在舷舱门旁一张摇摇欲坠的铁皮桌里的航海日志和“值勤军官指南”，又把他介绍给该班值勤的操舵兵和传令兵。那是两个穿着蓝工作服，睡意朦胧的水兵。放在桌子上的座钟在带灯罩的黄色电灯光下显示是4点5分。船坞里所有的舰船都是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值4点至8点的班是家常便饭。”亚当斯说。

“那有什么不好。”威利打了个哈欠说。

“我不知道，”火炮指挥官说，“在吹起床哨之前，我有些事情需要在下面处理。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

“嗯——哼。”

“好。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要确保不让那些值更的家伙们坐下或站着睡着了。前后甲板上都有人站岗，明白了吗？”

“我明白，”威利说着，敬了个礼。亚当斯回了个礼就走了。传令兵是个小个子一等水兵，名叫麦肯齐。亚当斯刚走，他就愉快地长出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了装白菜的板条箱上。威利被这种公然违抗的行为惊呆了。“起来，麦肯齐。”他毫无把握地说。

“呵，为什么？如果你需要用传令兵的话，我在这儿呢。真是的，长官。”麦肯齐说这话时脸上做出讨好的笑容，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你不用理亚当斯上尉那一套。他是惟一非让我们站着不可的当官的。德·弗里斯舰长并不计较。”

威利疑心这是谎话。他向过道上的下士恩格斯特兰德，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一等信号兵瞥了一眼。那人正靠在桌上龇牙咧嘴地笑着欣赏这边的这段插曲。

“如果两秒钟内你还不站起来，”威利说，“我就把你报告上去。”

麦肯齐立刻就站了起来，嘟哝着说：“老天啊，又是一个讨厌的较真的官老爷。”

威利没好意思再多说什么，只说：“我要查哨去了。”

“嗯，嗯。”恩格斯特兰德应道。

前甲板上微风习习宜人，满天星光灿烂。威利发现那值勤的哨兵正靠在起锚机上团着身子酣然大睡，他的枪就横放在膝上。这情景令威利大为震惊。他在弗纳尔德楼时就学过：对在战争时期值勤睡觉的惩罚是枪毙。“嗨，你，”他大喊道，“快醒醒。”那哨兵毫无反应。威利用脚尖捅了捅他，随后又使劲地摇晃他。那哨兵打着哈欠，站起来扛起他的步枪。“你知道，”威利喝问道，“站岗睡觉要受什么惩罚吗？”

“谁睡觉了？”那哨兵怒气冲冲地说，“我是在心里发摩尔斯电码呢。”

威利真想把这个坏蛋报告上去，但又不愿为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负责，“好吧，不管你刚才在干什么，你给我站着，不许再像刚才那样。”

“我刚才就是站着的，”那哨兵气呼呼地说，“只不过蹲下去暖暖身子而已。”

威利厌恶地离开他去检查在舰艏站岗的哨兵。他走过后甲板，发现麦肯齐仰躺在一堆救生衣上。“找死啊，你，”他大喊道，“起来，麦肯齐！恩格斯特兰德，你不能让这家伙站着吗？”

“长官，我病了，”麦肯齐呻吟着说，坐了起来，“我上岸休假时运气不好。”

“他的状况确实不好，长官。”恩格斯特兰德微微一笑说。

“好吧，那就另外找个人站这班岗。”

“可是，长官，全舰的水兵状况都非常糟糕。”恩格斯特兰德回答说。

“起来，麦肯齐！”威利大吼道。麦肯齐吃力地站了起来，发出极其痛苦的哼哼声。

“对了，就这样站着。”威利大步向舰艏走去。那个在舰艏站岗的哨兵，像狗似的拳成一团，在甲板上睡着了。“上帝啊，这是艘什么军舰呀。”威利自语道，狠狠地往这个哨兵的肋部踢了一脚。那哨兵蹦起来，抓起他的步枪，做了个立正的姿势。之后，他眯起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威利。

“乖乖，我还以为肯定是马里克先生呢。”

“我是基思先生，”威利说，“你叫什么名字？”

“富勒。”

“好，富勒，如果我再看见你在哨位上睡觉，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听见了吗？”

“听见了，”富勒讨好地说，“请问，您是同卡莫迪先生一样从军事学院来的吗？”

“不。”

威利回到后甲板。那个麦肯齐又在那堆救生衣上睡着了，而恩格斯特兰德则正坐在舱口吸烟。他看见威利就赶忙站了起来。

“对不起，长官。只是抽几口烟。”

“啊，上帝。”威利叫道。他已精疲力竭，怒火中烧，而且直想呕吐，“你还是舰上的一等军士呢。真该为美好的‘凯恩号’军舰三呼万岁。你听着，恩格斯特兰德，你可以坐下，躺下，或者倒地死掉，我都不管，但是你必须使这个横在这里的混蛋站着，直到下岗为止，否则我发誓一定把你报告上去。”

“起来，麦肯齐。”恩格斯特兰德说，语调中毫无气愤的味道。那水兵从救生衣上跳下来，走到船边上的栏杆那儿靠在上面，绷着脸瞪着眼睛。威利走到桌前，两手颤抖着打开那本《值勤军官指南》，等着瞧麦肯齐的下一步举动。不料那个水兵在原地站了十分钟，而且似乎发现站着一点都不困难。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您做得对，基思先生，”他毫无恨意地说，“我抽口烟行吗？”威利点头示可。那水兵递给他一盒幸福牌香烟，“你也来一支？”

“谢谢。”

麦肯齐替威利点上烟，为了搞定已经建立的友谊，他便开始给这位新认识的少尉讲他在新西兰的艳遇。威利在大学寝室里的深夜曾听过一些相当坦率的谈话，但麦肯齐的刻画入微却是他前所未闻的。起初，威

利觉得很有意思，后来觉得恶心，再后来就一点都听不下去了，可似乎又没有办法终止那水兵滔滔不绝的唠叨。天色已经发白，地平线上已露出一线暗红。当亚当斯上尉揉着眼睛从军官起居舱的舱口里钻出来时，威利真是不胜感激。“一切还顺利吧，基思？累不累？”

“不累，长官。”

“咱们一起看看缆绳去。”

他与威利在“凯恩号”上走了一圈，不时地用脚踢踢将这艘军舰与相邻的驱逐舰绑在一起的马尼拉麻绳。“这根第三号缆绳需加个防擦器，这导缆器磨擦缆绳。告诉恩格斯特兰德。”

“好的，长官——亚当斯先生，老实说为了不使这几个哨兵和传令兵睡觉我可受了大罪了。”

亚当斯狡猾地嘿嘿一笑，接着脸一耷拉，正色说道：“那可就真严重了。”

“他们似乎并不这么想。”

亚当斯噙起嘴唇，停住脚点了一支烟，斜倚在救生索上说：“跟你实说了吧，基思，还有叫你头疼的事呢。这艘军舰从1942年3月就一直在前方执行任务，经历过许多战斗。舰上的士兵全成了亚洲佬。他们大概认为在珍珠港里还要在舰艇放哨简直是愚蠢。麻烦的是舰长也这么想。这是按港口主任的命令才派人站岗的。你不得不尽力去适应。”

“你们都参加过一些什么战斗，长官？”

“嘿，那可多了。袭击马绍尔群岛，珊瑚海——第一、第二次萨瓦尔岛战役，伦多瓦战役，蒙达战役——”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扫雷？”

“有谁听说过扫雷舰扫雷的吗？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亨德森机场的海军飞机运送航空汽油。从新西兰运鱼雷。那可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买卖，一触即发的鱼雷在甲板上乱滚，还不断受到敌机的扫射。运送士兵去解救瓜达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各处护航。充当物资供应船，运兵船，护卫舰，邮轮，什么可恶的差使没干过？这就是‘凯恩号’军舰。所以，它如果有点状态欠佳，你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了。”

“状态欠佳是客气的说法。”威利说。

亚当斯直了直身子，瞪了他一眼，将香烟扔进海里，向舰艇走去。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水手长尖利的哨音，接着就听他喊：“全体人员起床，起床了。”亚当斯转过头命令道：“基思，你去检查舰艇水兵卧舱里是否都起床了。要确定他们全都不在睡袋里了。”

“是，一定，长官。”

威利心想自己以后说话必须小心。亚当斯与舰上的其他军官都在舰上呆得太久了，肯定对其状况的不堪与破旧早已熟视无睹了。他们甚至

还可能为它感到骄傲呢。他发誓自己要与他们不同。他要为自己的前途奋斗，直至以某种方式脱离“凯恩号”军舰。他给自己定了六个月的期限。毕竟，有一位海军上将喜欢他。

通过一个小圆舱口与一个陡立的梯子就能走到舰艙水兵们的卧舱。威利将脸俯到舱口上往下面仔细看了看。里面黑暗得像个洞穴，那气味就像是又热又脏的健身房。威利从舱口下去，尽量用凶恶的声调大喊：“好哇！这里究竟是怎么遵守起床时间的？”

远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电灯亮了，显现出一层层影影绰绰睡满了人的床铺。“哎，哎，长官，”一个孤单的声音说，“我就是纠察长。我这就把他们都叫起来。我们不知怎么没听见起床哨，长官。大伙起床啦，快点！有个当官儿的在这儿呢！”

不多时几个赤条条的水兵从床上滚了下来，但是响应得既慢且少。纠察长打开中央的亮灯，走到一层层床前，摇啊，捅啊，央求啊，总算使大家都起了床。那些水兵像陵墓里的尸体一样堆在一起。威利对于目睹了他们的不幸而深感愧疚。舱里脏乱得像是鸡窝，烟头、纸片、衣物以及发霉的食物残渣到处都是。那种臭味使得他直恶心。

“快点。”他说，然后就匆忙爬上梯子逃了出去。

“后面的情况怎么样？”他回到后甲板时亚当斯问。朝阳耀辉，水手长的起床哨与扩音喇叭的喊话声，在修船坞的空气中回荡。赤着双脚的水兵们正在用水管冲刷甲板。

“他们正在起床。”威利说。

“好极了，”亚当斯语带嘲讽地点了点头，“你可以休息了。到下面去给自己要点鸡蛋和咖啡吧。”

“好的，长官。”威利解下腰上的枪带，臀部立即觉得轻松舒服了。

军官起居舱里，军官们都已经在吃早饭了。威利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吃起了摆在他面前的早餐，不知道也不在意究竟吃的是什么。他只想填饱正在闹哄饥饿的肚子以便尽快回到弹药舱去，在那里呆上一整天，什么烟不烟的都顾不得了。

“我跟你讲，基思，”通讯官一边往面包圈上抹黄油一边对威利说，“昨天晚上我见到罗兰了。他说他今天晚半晌来看咱们。”

“太棒了。”威利说。

“可是，咱们的电函可堆积起来了，”基弗补充说，“早饭后译上一两个小时电函，你看怎样？”

“好的。”威利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极不乐意。

舰长德·弗里斯从他那浓密的金色眉毛下抬眼看了他一下，“怎么了，基思？事情让你为难了，是吗？”

“不，长官！”威利提高嗓门声明道，“我喜欢有点事干。”

“那就好。一名少尉有点雄心是应该的。”

一小时后，威利正用在军官起居舱的餐桌上铺开的译码机埋头苦干，眼前的字母突然模糊起来。整个起居舱前后晃动起来，随即又缓缓地旋转起来。他的头跌伏在他的两只手上，仿佛是睡着了，尽管马里克上尉就在他旁边朗读着官方的邮件。他彻底垮了。

他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之后是舰长的声音说：“好啊，好啊。到基思少尉睡午觉的时间了。”

他没敢抬头。

“舰长，”他听见马里克说，“那个弹药舱绝对不是个睡觉的地方。这孩子晕过去了。”

“港内是太热了点儿，但一出海就好了。见鬼，马里克，这小伙子在珍珠港足足干了四个月的临时工。我倒想知道他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他应该已经睡足了，现在一个月不睡觉也不会有事的。”

舰长的口气既是蓄意讽刺又流露着他的残酷。这使威利义愤填膺。他德·弗里斯有什么权利如此恶语伤人？德·弗里斯就是使“凯恩号”变成这么脏乱的罪魁祸首，应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似乎是为了折磨这些少尉才保存着他的全部精力的。威利心里积累的怨愤、烦恼和憎恶此刻凝成了一股对德·弗里斯的仇恨。军舰的状况是衡量舰长的尺子。他已落入了一个盛气凌人的愚蠢的邋遢鬼手中了。他咬紧牙关，等德·弗里斯走后便立即坐直身子，化仇恨为力量，接着译他的电文。

等待译成密码的电函已积了一大堆。他不得不一直干到午饭时间，而且饭后又干了一个小时。最后总算都做完了。他把译好的函电放在基弗凌乱的办公桌上，回到弹药舱，一躺下就睡着了。

还是那个亚当斯把他摇醒的。“基思，你有个客人在军官起居舱里等你——”

“唔——客人？”

“基弗的弟弟，还有两位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护士小姐。小子，你真有福——”

威利坐起来，顿觉神清气爽，“谢谢您，长官。请问长官，请假离舰要办什么手续？”

“你得到高级值勤军官那里登记——就是鄙人这里。”

“谢谢您，长官。我想登记离舰。”威利伸手去拿自己的衣服。

“没问题。只要把你的作业交给我。”

威利不得不尽力回忆。在对近来发生的事情的模糊记忆中，他隐隐记起了那门军官资格课程。“我还没来得及去碰它呢，长官。”

“对不起，基思。那你还是去跟舰长说吧。命令要求请假上岸之前必须完成当日规定的作业。”

威利穿好衣服，前往下面的军官起居舱。他看见舰长穿着时髦的热带咔叽制服，上面挂满了在历次战役中所得的勋带，正在同两个护士及基弗兄弟俩聊天。他讨厌当着姑娘们的面像小学生一样恳求允准。

“请原谅，舰长。”

“有什么事吗，基思？”

“我请求准许我上岸。”

“当然可以。我并不愿意剥夺你的这么迷人的伴侣。”舰长极其慷慨地说。那两个护士咯咯地笑了。琼斯小姐说：“你好，可怜的小基思。”

“谢谢您，长官。”

“我想你一定是向亚当斯请过假了？”

“嗯，是的，长官。所以我才来跟您请假的。”舰长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我知道我有一道军官资格课程的作业还没完成。我昨天才拿到它，可是我连一秒钟的空儿都没有，自从——”

“一秒钟？我似乎曾见你休息过一两次的。你刚才在干什么？”

“我——我承认在过去的48小时里我睡了大约3个小时，长官——”

“这样嘛，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坐下来把那个作业做完它呢？那用不了多少时间。姑娘们会等你的。我会尽力让她们开心的。”

“真是个迫害狂，”威利心说。嘴里大声说：“谢谢您，舰长，可是——”

“我可以给你一点提示，”德·弗里斯细腔慢调地逗他说，“你所需要的草图就藏在本舰的组织手册里。你只需把它们照样拓下来就成了。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他接着就又开始同那两个姑娘胡聊了起来，她们也好似被他迷住了。

威利从架子上取下那本手册，找到了那些草图。他计算了一下，拓下那些图表并抄录好各舱室的名称需要三刻钟。

“请原谅，舰长。”

“又是什么事儿？”德·弗里斯乐呵呵地问道。

“如您所说，这纯粹是件机械性的琐事，我如果保证明晨8点之前交上来，您可以接受吗？我可以今天晚上做。”

“谁说得准你晚上会是个什么状况，基思。最好还是现在就做。”

那两个护士大笑起来，琼斯小姐说：“好可怜的基思呀。”

“用我的房间，基思，”通讯官说，“我右手边上的抽屉里有尺子和复写纸。”

威利涨红着脸，怒气冲冲地跑出了军官起居舱。“战争就是炼狱。”他听见舰长说，同时还听见姑娘们咯咯的笑声。威利只用了20分

钟就把那些草图拓下来了，每次听到从军官起居舱传来女人的笑声他便气得直咬牙。为了避免碰上舰长与那两个姑娘，他拿着那些材料从一个小舱口爬上甲板去找亚当斯。但那位高级值勤军官已离开了军舰。威利无法可想，只得又回到下面，脸上火辣辣地把草图交给舰长。德·弗里斯仔细地检查那些草图，姑娘们在一旁唧唧咕咕交头接耳。“很好啊，”他故意停了好长一段令人羞辱的时间才说，“太草率了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很不错了。”

护士卡特哧哧笑了一下。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长官？”

“有什么不可以的？”舰长大度地说。他起身说：“我可以带上你们吗？我有一部旅行轿车。”

“不用了，谢谢您，长官。”威利没好气地说。

舰长眉毛一扬，“不愿意？太糟糕了。卡特小姐、琼斯小姐，再见。很高兴你们到舰上来。”他走出去时自鸣得意地把帽子斜着往头上一戴。

随后的聚会气氛低沉。威利用烦人的沉默掩饰着他的愤怒。姑娘们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在檀香山拉来了第三个护士，是为汤姆·基弗找的。那是个要多蠢有多蠢的金发碧眼漂亮姐儿。她立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她喜欢罗兰。汤姆只好借酒避免尴尬，大段大段地背诵《失乐园》⁽¹⁾里的名句和T.S.艾略特，以及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²⁾的诗句，任罗兰与那个金发女郎在旁边喧闹着相互调情。这是在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时的事情。威利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酒。饭后，他们到太平洋总部去看了一场由丹尼·凯主演的电影，威利像隔着雨中的窗户一样，模模糊糊什么都看不清楚。看到中间，他索性呼呼地睡着了，电影结束后他也没有真正醒过，只是温顺地任人领着他走到哪儿是哪儿，最后他才发现自己与汤姆·基弗一同坐在出租车里。

“咱们这是在哪儿？什么时间啦？其他人都哪儿去了？”他嘟囔着问。他嘴里还有朗姆酒和中国饭菜的难受滋味。

“咱们在回家的路上，威利，回‘凯恩号’上的家。聚会已经结束了。”

“那‘凯恩号’。那‘凯恩号’和德·弗里斯——”

“恐怕是这样。”

“基弗先生，是我错了，还是德·弗里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和白痴？”

“你的说法有点抬举他了，不然就对了。”

“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得以指挥一艘军舰呢？”

“他不是指挥一艘军舰。他指挥的是‘凯恩号’。”

“他已把‘凯恩号’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不是么。”

“你说，罗兰在哪儿？”

“在外面跟那个金发女郎结婚呢。总之，我希望如此。在有了他们在看那场电影时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应该使她成为一个忠实的女人。”

“他可是挡了你的事了。”

“那不是罗兰的责任，”基弗说，“那是他的甲状腺驱使他干的。这就是康德⁽³⁾所谓‘兽性的任意’的一个经典事例。我毫不怀疑，你一定记得这段话。”

“当然记得。”威利说。接着就又睡着了。

基弗将他带回到“凯恩舰”上，把他扔进弹药舱。威利只是迷迷糊糊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一小时后，他就又被人从睡梦中摇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佩因特的脸正对着他。“现在又是什么事？”他含糊不清地问。

“有信息要破译，基思。”

“现在是什么时间？”

“三点一刻。”

“哎呀，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吗？”

“不行。电函是发给‘凯恩号’的。任何发给本舰的函电都必须马上处理。这是德·弗里斯舰长的命令。”

“德·弗里斯，”威利嚎叫道，“德·弗里斯。海军为什么不把他送回中学里去加加工？”

“走吧，基思。”

“好哥们，另找个人干吧。我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些夜间的活向来都是助理通讯官干的，”佩因特说，“这种事我了解得再他妈的清楚不过了。走吧，基思，我还得到舷舱门那儿去呢。”

威利溜下床，用力扶着舱壁和栏杆蹭到下面的军官起居舱。他用一只胳膊支着发晕的头，开始破译来电。来电是发给“布兰迪温·克雷克号”航空母舰的，命令它投入战斗。译到一半时，威利高兴得跳起来发出欢呼。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浑浊的咖啡，喝完后飞快地译完来电的其余部分。他拿着用铅笔写的电文跑上后甲板，抱住佩因特吻了起来。性格严厉的轮机官厌恶地推开他喝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瞧啊，朋友，你快瞧。令人舒心的好消息。”

佩因特把那张纸拿到桌上的灯光下。挡住值勤水兵从侧面投来的目光，读道：海军少校菲利普·F·奎格调离美国海军，前往旧金山反潜战学校受训。训练完毕后前往第22扫雷驱逐舰“凯恩号”接任舰长。

看起来佩因特还算比较高兴。

“哎，”威利站在他身边压低嗓门说，“你难道不想也吻我一下吗？”

“我得等到见着这位奎格时才能决定。”佩因特说。

“当你已处在最底层时，你除了往高处走就没有别的去处了。你能想出还有比德·弗里斯更坏的人吗？”

“不错，可以想像得出。我要把这东西交给舰长——”

“别，别，把这个特权让给我吧。”

威利跑下梯子进了军官起居舱使劲敲舰长卧舱的门。

“进来——”

“舰长，好消息。”威利推开门，喊道。舰长打开他的床头灯，用胳膊支起身子眯起眼睛看电文，脸上还留着在枕头上压出的一道道红印子。

“好，好的，”他很不自然地笑着说，“你说这是好消息，是吧，基思？”

“我想这对您是个好消息，长官，您都辛苦六年了。您很可能会得到一艘新的驱逐舰，也有可能是岸上的工作。”

“你们全都喜欢岸上的工作，是吧，基思？那可是个乖巧的观点。你学得真够快的呀。”

“嗨，我只是认为您有资格得到它，长官，我就是这么想的。”

“好，我希望局里和你想的一样。谢谢，基思。晚安。”

威利离开时觉得他的嘲讽似乎被舰长的厚脸皮反弹掉了。不过他不在乎。他现在可以在“凯恩号”上愉快地熬过后面几周的日子了。很快就能得救了，救星就是菲利普·F·奎格少校。

(1)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1608—1674) 最主要的作品。大诗人、政治家弥尔顿在晚年清苦生活中，双目失明，口授完成长诗《失乐园》、《复乐园》、诗体悲剧《力士参孙》，其中成就最高的《失乐园》塑造了撒旦这样一个反抗权威、英勇不屈的战士形象。——译者注

(2) 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诗人，现代欧美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在意境、格律和词藻上都有创新，内容表现自然界万物的个性以及诗人对大自然的感怀，宗教色彩浓厚。名诗有《风鹰》、《春秋》和《星夜》等。——译者注

(3) 伊曼纽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他发动哲学的“哥白尼革命”，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总结经验和理性主义，重新为哲学理出新方向及模式，奠定了现代哲学基础。——译者注

9 出海第一天

经过四天修理，“凯恩号”奉命到瓦胡岛附近水域进行扫雷演习。“好，好啊。”当威利把译好的电文拿给德·弗里斯舰长看时，他说，“扫雷，是吗？看起来咱们的奎格朋友接替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这是否意味着咱们在——在不久后真的要去扫雷啦，舰长？”

“可能吧。”

“‘凯恩号’以前扫过雷吗，舰长？”

“当然，扫过数以百计的教练雷呢。感谢上帝，从未在真正的战斗中扫过雷。”德·弗里斯爬下床，伸手拿他的裤子。“只要他们弄清楚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喜欢扫雷的，基思。”

“那是个什么问题，长官？”

“谁在扫雷舰前面扫清道路——哎，去叫史蒂夫·马里克到我这里来，好吗？再告诉惠特克，我想要点咖啡。”

“是，长官。”

“可不是那从今天早晨一直熬到现在的那种焦油似的黑汤。要新煮出来的。”

“是，长官。”

那天晚上，罗兰·基弗来舰上吃晚饭，同时给威利从单身军官宿舍带来了一叠邮件。像往常一样，威利首先撕开梅的来信。她已回学院读秋季班了。这对她是个牺牲，因为那年夏天马蒂·鲁宾给她谋到一个中午在电台演唱的工作，她本可继续干下去的。酬金是周薪100美元。

但我不在乎，亲爱的。我读书越多，学习得越多，我的野心反而越小了。去年，我的心愿是作一个顶级歌手，挣最高薪金，其他别无所求。起初，我瞧不起我在亨特学院所见到的那些女孩子，因为她们连一个子儿都挣不到。但现在我开始问自己，为了一点薪水而放弃自己所有的日日夜夜是否明智了。我爱唱歌，我想我永远都会这样。只要我还不得不去挣钱，我就乐意干我所喜欢的而且待遇不错的事情，而不是在某个陈旧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但现在我知道我永远都成不了一个一流的歌唱家——我没那嗓子，没那风格，也没那容貌（对，我没有，亲爱的。）我想，我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逮住一个好心肠，会对我甜言蜜语，愿意帮我生一两个宝宝，此外就让我安静地读书的老爹。

你赢了一分儿了，我的心肝。狄更斯真是棒极了。我整夜不睡地看《董贝父子》——为了写读书报告，注意，那是下周

才要交的作业——现在两只眼睛下面出了两个大黑眼圈。好在你看不见我。

上段最后那句话是个弥天大谎，你可别当真。你到底还回不回家呀？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结束啊？我原以为意大利投降后，说不定哪一天就见到你了。但现在看来似乎还得再等好长时间。欧洲方面传来的通常都是好消息，但我恐怕我最关心的还是太平洋方面的。这么说也许不够爱国，但你到现在还没有赶上“凯恩号”，我可高兴死了。

我爱你。

梅

“哎，”罗兰在他们坐下吃晚饭时说，“看来我就要与你们各位分别一阵子了。明天将有大批的参谋登上‘约克城号’。我猜海军上将是想挣点海上津贴。”

汤姆·基弗脸色阴沉，扔下手里的刀叉，说：“我想你是不知道。那可是一艘崭新的航母。”

“这下刺着你的痛处了，是不是，汤姆？”德·弗里斯开怀地笑着说。

“怎么回事，汤姆？”马里克说，“你难道不喜欢扫雷吗？”军官们都被这个关于这位通讯官的标准笑话逗得大笑起来。

“去你们的，眼看着时间就这么白白地流失，我只是想亲身见识见识战争——”

“你到舰上来的太晚了，”亚当斯说，“以前我们可经历过很多战事——”

“你们干的只是些跑龙套的角色，”基弗说，“我感兴趣的是真枪实弹的战斗而不是一些附带的事情。这场太平洋战争的核心问题是飞行器的决斗。所有其他活动都如同挤奶员和档案员的工作一样稀松平常。所有的不确定性和决定性的事情都取决于航空母舰。”

“我有些朋友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舰长说，“舰上的生活也很稀松平常，汤姆。”

“战争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例行公事——受过训练的猴子都会干的稀松事。”基弗说，“但那百分之一决定世界历史的机遇和创造性行动此时此刻都得到航空母舰上去找。这就是我想参与其中的道理。所以，我这只想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呆在珍珠港坐享其成的、亲爱的弟弟——”

“汤姆，你说得太对了。”罗兰兴高采烈地插嘴说。

“——乘一辆银制的战车登上一艘航空母舰，而我却只能在这艘‘凯恩舰’上呆着。”

“再吃点肝吧，汤姆。”马里克说。这位长着子弹头样的脑袋、短而宽的鼻子及剪得短短的头发活像个拳击手或教习操练的中士似的海军上

尉，做出了一副异常天真无邪的慈爱的笑容，整个样子都变了。

“你为何不再交上一份请调报告呢，汤姆？”舰长说，“我会再次批准的。”

“我已经不想了。这是艘被遗弃的舰，舰上配备的是一些被遗弃的人，舰名也用的是一个被人类唾弃的大恶人的名字。‘凯恩号’是我命里注定的。它是我的涤罪所。”

“都是些什么有趣的罪，汤姆？给我们说说。”戈顿嘴里这么说，眼睛却斜盯着一大叉子烤肝。

“这些罪甚至会使你相集里那些一丝不挂的婊子都要脸红的，伯特。”基弗说，引得大家朝这位副舰长一通大笑。

舰长以钦佩的目光看了看基弗，“只有你这样的文学头脑才想得出来。我就从未想过‘凯恩号’的名字还有象征性——”

“是那个额外的e (Cain-e ⁽¹⁾) 把你给骗了，舰长。上帝总是喜欢给他的象征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除了具有诸多别的特质之外，他还是个完美的文学艺术家。”

“哎呀，我真高兴我是在舰上吃晚饭，”马里克说，“你已有好长时间未发宏论了，汤姆。一直不在状态。”

“他只是腻烦对牛弹琴罢了，”舰长说，“惠特克，给大家上冰淇淋吧。”

威利注意到舰长对汤姆·基弗的态度有趣地混合着尊重与讥讽。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军官起居舱是军官们相互通过微妙复杂的评议进行明争暗斗的场所，而舰长本人及其态度，就是这种错综关系的核心。威利发现德·弗里斯似乎在面对一个文化素养与才气都远远超过他的下属方面必定有难以言喻的难处。但是德·弗里斯在基弗面前总是能摆出一种和蔼可亲、降尊临卑的姿态，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资格显示屈就。

哈丁突然打破他习惯性的沉默，说：“我有个朋友被派到了一艘名叫‘艾贝尔’的驱逐舰上，若是你在那条舰上，不知你将做什么说辞，基弗先生？”

“我大概会说我正在她身上牺牲掉我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正如上帝可以证明我在这里做的牺牲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些牺牲不是无人欣赏的。”基弗答道。

“那都是些什么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呀，汤姆？”戈顿追问道。

“我的青春年华，我勃发的精力，我的最佳时机，这种时机使谢里丹⁽²⁾写出了《情敌》，狄更斯写出了《匹克威克外传》，梅瑞狄斯写出了《理查德·弗维莱尔的苦难》。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什？是一大堆解译的函电和登记在册的出版物目录。我勃发的精力正将其甘露源源不断地往尘土上喷洒。如果我是在一艘航空母舰上，至少——”

“你的这一句话，”威利自豪地指出，“是从弗朗西斯·汤姆森那里窃

取的。”

“我的天啊，”舰长喊道，“这艘军舰快成了他娘的文学社了。真高兴，我这就要离开她了。”

“喂，基弗先生，我觉得，”哈丁说，“你好像能把任何舰名都曲解成具有象征意义似的。凯恩，艾贝尔——”

“世界就是一个无穷的象征的宝库，”基弗说，“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神学理论。”

“我认为哈丁的意思是说你是个词句游戏的无穷宝库。”威利说。

“为这位年轻的少尉欢呼啊。”戈顿大叫道，同时用肥胖的食指示意他要第三份冰淇淋。

“所有充满才智的会话都是玩弄词句，”基弗说，“其余的都是些界说与训示。”

“我的意思是，”哈丁坚持说，“你可以永无休止地编造那些象征，个个都编得那么好——”

“那可不见得，”基弗微微颌首，表示对此点的赞赏，“因为对任何一个象征的真实性的验证都取决于其根植于现实的程度。我关于艾贝尔的说法是为了应对你而做的貌似有理的胡诌。但你看见了，我现在正是在‘凯恩号’上。”

“这么说我们大家都是被遗弃的罪人了。”威利说。

“别见鬼啦，什么罪？基思那副样子仿佛他什么都不明白似的，”马里克说，“瞧他那一脸可爱的天真样子。”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曾经抢过他母亲的钱包呢，”基弗说，“罪是与性格相对而言的。”

“不知我都做过些什么了。”戈顿说。

“对一个天生堕落的人很难说什么是罪，”基弗说，“也许你在你那个人的单间舱室里还膜拜撒旦呢。”

“我，”舰长站起身来说，“要到‘约翰逊号’上去看霍普隆·卡西迪演的电影去了。汤姆使我得了脑子消化不良症了。”

“凯恩号”在黎明时分的疾风骤雨中离开了珍珠港。

当马里克对着发绿的黄铜话筒高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航，舰长！”时，舰桥上的光线还很幽暗。作为下级值勤军官在舰桥上值勤的威利完全被这句话之前连珠炮似的报告和命令弄糊涂了。他穿着咔叽制服站到温暖的雨中，用胳膊遮着他的双筒望远镜，不肯进驾驶室避雨，隐隐地含有想要用行动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海军战士的用意。

舰长德·弗里斯从梯子爬了上来。他在舰桥上慢慢地踱着步，俯在舷边看看缆绳，估测一下风力，往后看看航道，以一种不动感情的快乐

声调发布着简短的命令。威利打心眼里认为他的姿态架势相当动人，因为那是那么自然，好像完全是不知不觉中的自然的动作。那可不仅仅是挺直腰板，端正双肩，收腹那么简单。德·弗里斯目光中透露的是知识，举止中显现的是权威，嘴边鲜明的线条标志的是果决。

“嘿，真是的，”威利心想，“一艘驱逐舰的舰长若不能指挥他的舰船离岸，他还有什么用？”他已沾染了“凯恩号”人的心态，把这艘旧军舰看成一艘顶呱呱的驱逐舰了，而且总是把事实往光彩的方面想。

他的沉思被“凯恩号”汽笛的一声巨响打断了。紧靠着“凯恩号”的那艘驱逐舰的舰艏被一只小拖轮拖着缓缓地离开了“凯恩号”，留下一片窄窄的三角形水面在雨中冒着水泡。

“收进左舷的所有缆绳。”舰长命令道。

不一会儿，一个蓄着山羊胡子、头戴耳机，名叫格拉布奈克的水兵报告道：“前后缆绳都已收进，长官。”

“左舷后退三分之一。”舰长下令。

舰上那个位于机房传令钟旁边的胖通信兵杰利贝利将命令重复了一遍，并敲响了传令钟。轮机舱随即做了回答。军舰开始颤动，并缓缓后移。威利本能地闪出一个想法：这可是个历史时刻，他登上“凯恩号”后的第一次出征。但他很快就抛开了这个想法。这艘舰在他的生活中算不得什么——他决心要使这念头成为现实。

“离舷边远点，基思先生。”德·弗里斯舰长靠在舷边上厉声喝道。

“请原谅，长官。”威利一边说一边往旁边跳开一步，并擦了擦从脸上直往下流的雨水。

“全都停机。”德·弗里斯命令道。他从威利身边走过时说，“你难道连到里边躲躲雨都不知道吗？到驾驶室里去。”

“谢谢您，舰长。”他很高兴地躲了进去。一阵疾风吹着雨点斜扫着航道的水面。雨点打在轮机舱的窗户上发出击鼓似的砰砰声。

“舰艏报告，正后方100码处有一个航道浮标。”格拉布奈克喊道。

“我看见了。”舰长说。

马里克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下游的航道，身上的雨衣直往下滴水。“一艘潜艇在顺航道行驶，舰长。航速10节，距离1000码。”

“很好。”

“舰艏报告有一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正逆航道驶过峡口，长官。”电话传令兵报告道。

“这里成了第42街和百老汇了。”德·弗里斯说。

威利从驾驶室里望着外面波浪滔滔的航道，心想：“凯恩号”已陷入困境。强风吹得她正迅速地朝下游的航道浮标移动，在不停地上下起伏

的航标与船坞里的舰船之间已没有什么回旋余地。那艘战列舰和那艘潜艇正快速地从两侧挤过来。

德·弗里斯毫不惊慌，快速地向轮机与舵手发出连串指令。威利对这些指令的用意完全不理解。但其结果是“凯恩号”做了个弧线形倒车调转了舰头，成了顺航道方向行驶，远离了那个航标，跟在那艘正在离港的潜艇后面成一线行驶。在此期间，那艘战列舰及其护航舰已从左舷从容通过。威利观察到没有一个水兵做任何评论或显得经见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断定在他看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在一个有经验的水兵那里不过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马里克跨进驾驶室，拿起搭在舰长座椅上的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的雨水。“真倒霉！这种普吉特海峡的天气。”他看见威利在一旁闲站着，一副少见的无所事事的样子，问道：“你究竟呆在这里面干什么呀？你本该在右舷边上值勤了望的——”

“舰长让我进来躲躲雨。”

“哼，你大概是妨碍他了。出来吧。你不会融化掉的。”

“很高兴，长官。”威利跟着他走到外面的风雨中，对自己事事都出错气恼之极。

“从刚才的倒车掉头操作中中学到点什么了吗？”马里克望着航道下游问。

“好像很稀松平常嘛。”威利说。

马里克放下望远镜，看着威利，神秘兮兮地龇牙一笑，“基思，你从前从未在舰桥上呆过吧？”

“没有，长官。”

马里克点了点头，继续用望远镜搜索航道。

“怎么啦，”威利擦着眼睛上的雨水，问，“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啊哈，没有，没有，”马里克说，“任何一个海军少尉都能像那个老头一样操纵这艘军舰。我原以为你会毫无道理地认为那很了不起呢。”他又咧嘴一笑，走向舰桥的另一侧。

疾风急雨刚过，又复丽日当空，“凯恩号”平安驶离了航道入口。威利下岗后走到前甲板上欣赏钻石海岬与瓦胡岛上的青山。“凯恩号”以20节的航速在平静的蓝色海面上破浪前进。威利对这艘破旧的扫雷舰的轻快速度颇感异乎寻常、喜出望外。这艘锈迹斑斑的老兵舰尚未完全失去其驱逐舰威武雄壮的气概。甲板在剧烈地左右摇摆，舰艏冲起的波浪溅起晶莹的浪花，威利为自己丝毫不感到晕船而感到自豪。自从他登上“凯恩号”以来，这是他头一次有了几分快意。

然而，他不该到下面去喝咖啡。基弗抓住了他，派他纠正出版物里的错误。这是通信工作中最最乏味的琐事。威利讨厌红墨水、剪刀与气味难闻的糨糊，以及那繁琐的、改不完的错误：“第9页，第0862段第3

行，将‘所有订定的枪炮演习’改为‘由美国海军舰队7A所订定的所有枪炮演习’。”他可以想见全世界有数以千记的海军少尉正在竭尽全力，弓着背，干着诸如此类无足轻重的蠢事。

他俯在铺着绿色呢子台布的长桌上工作时，随着舰体的颠簸而上下起伏的桌子使他开始心烦意乱。他气恼地注意到基弗扔给他的那一堆修改文件中，有一些已十分陈旧。其中有一些是他几个月前就已记入太平洋总部的材料汇编里的。有一次，他干着干着突然扔下手里的钢笔厌恶地叹了口气。他花了一个小时一丝不苟地抄录了一批用钢笔改过的文字，而在那堆文件的下面，就有代替它们的新印出来的文稿。“真见鬼，”他对正在他旁边解译电函的卡莫迪说，“难道基弗从不抄录修改过的文稿吗？这都是些自上次战争以来堆积起来的東西。”

“基弗上尉只顾忙着写他的小说，哪有时间干这个。”卡莫迪怨恨地说，捋了捋他那刚刚长出来的小胡子。

“什么小说？”

“反正写的是小说之类的东西。夜里，他总是半夜半夜地在舱内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吵得我难以入睡。而后，在大白天里他却呼呼大睡。不过，他用这该死的译码机工作起来比谁都快。他在岸上研究过半年这玩艺儿。他能用一两个小时把一整天的往来函电处理完。可是咱们的进度总是滞后，大约有百分之九十要由你、拉比特和我来完成。我认为他不是个好搭档。”

“你看过他那本小说吗？”

“嘿，我连大作家写的小说都没时间看。我为什么要在他的那些废话上费工夫？”卡莫迪激动地用拇指抚弄着他那蓝黄两色的安纳波利斯戒指。他起身给自己倒了点咖啡。“来一点吗，哥们？”

“谢谢——喂，我说，”威利说着，接过那杯咖啡，“这种工作对他这样有才气的人肯定是枯燥得要命。”

“什么才气？”卡莫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他是个职业作家，卡莫迪。你连这都不知道吗？他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说。戏剧协会还准备把他的一个剧本搬上舞台呢——”

“那又怎样？他此刻是在‘凯恩号’上，与你我一样。”

“他如果在‘凯恩号’上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威利说，“那将是比译出一大堆函电对美国的贡献还大得多——”

“他的任务是通讯，不是给美国做贡献——”

基弗穿着内衣进了军官起居舱，走到放咖啡的那个墙角，“孩子们，干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长官。”卡莫迪忽然卑躬屈节地说，一边推开面前的咖啡杯子，一边拿起一份密码电函。

“只不过，我们认为您应该换换口味译点电函了。”威利说。他不怕基弗的军阶比他高。他知道这位通讯官对这种级别的区分持嘲笑态度。他本来就很尊重基弗，现在知道他正在写小说，对他的尊敬陡然又升高了许多。

基弗微笑着走到桌前。“怎么啦，43级大学生，”他懒洋洋地往一张椅子上一坐，“想找随军牧师谈谈了？”

卡莫迪依然低着头没有抬眼看他。“编译密码是一条小船上的少尉军官所执行的公务的一部分，”他说，“我并不介意。每一个在岗的军官都应该学会通讯的基本要领，而且——”

“给我，”基弗说着，喝干了他的咖啡，“把那个译码机给我。我一直在熟睡。你去学习《海军条令》吧。”他从卡莫迪手中将那译码机夺了过去。

“别呀，我能干的，长官。我很高兴——”

“快点去吧。”

“唉，这真是，谢谢您，长官。”卡莫迪站起来向威利干笑了一笑就出去了。

“这下他就高兴了。”基弗说。他开始开足译码机的马力大干起来。正如卡莫迪所说，他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告诉我您正在写一部小说。”

基弗点点头。

“已写完不少了吧？”

“大约40万字中的40000字。”

“哇呀，真够长的。”

“比《尤利西斯》⁽³⁾长，比《战争与和平》⁽⁴⁾短。”

“是一部战争小说吗？”

基弗讽刺地微微一笑，“故事发生在一艘航空母舰上。”

“有书名了吗？”

“是的，一个暂定名。”

“是什么名？”威利十分好奇地问道。

“书名本身并不说明什么。”

“那我也想听听。”

基弗犹豫一下，慢慢地说出了那几个字：《民众啊，民众》。

“我喜欢这个书名。”

“认出来了？”

“是《圣经》里说的，我想。”

“出自《约珥书》‘处于抉择深谷中的众生啊，众生’。”

“对，我现在就预定第100万册，要亲笔署名的。”

基弗像一个被奉承的作家似的由衷地微笑着对威利说：“我现在离那还远着呢。”

“您一定会成功的。我现在可以看一些吗？”

“也许可以吧。当它更像样时。”基弗一直没有停止译电码。他已译完第三份函电，开始译第四份了。

“您译得可真快。”威利赞叹道。

“这也许就是我让它们堆积着的道理。这就像第一千次给小孩儿讲《小红帽》^⑤的故事一样。这东西起初用起来就像婴儿学步，既笨拙又乏味，但重复多了就会疯狂起来了。”

“海军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

“即使有百分之五十的无效动作我都无所谓。通讯工作百分之九十八是无效劳动。我们带着112种注册出版物。我们大约只用6种。但其余的全都需要改正，每月都要重改一次。就拿译的函电说吧，与本舰有关的函电每月最多大约只有四份。譬如关于奎格少校的命令，有关扫雷演习的电报等。我们拼命搜集的所有其他垃圾，都是因为舰长出于求知的好奇心想探听舰队的活动。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你可知道，他可以在军官俱乐部里漫不经心地对他的某个同班同学说：‘喂，我希望你会乐于为南方主攻舰群下一次的向前推进作掩护。’这使人听着他似乎是舰队司令们的朋友。我亲眼见他这么干过十几次了。”

他边说边飞快地解译电码。威利被他这种似乎漫不经心的快速度迷住了。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完成了威利一小时都无法完成的工作，而威利还是所有少尉中速度最快的。

“我弄不懂你是用什么方法完成那些东西的。”

“威利，你难道对海军这一套还没有弄明白吗？全都是儿戏。最高当局里几个头脑灵光的人物已把全部工作分成了许多小块，让那些近乎白痴的人每人负责一小块。在和平时期这种设想毫无问题。一小撮杰出的年轻人加入海军，希望总有一天能熬出个海军司令当当，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会成功，因为没有竞争。除去这部分人之外，海军里剩下的都是些只有三流角色才肯干的三流职业，风平浪静地服上二十或三十年的苦役换取一点差强人意的生活保障。有哪个自尊自重、甚至才智平常的美国人愿意参与这样的生活？更别说那些才智优异者了。是啊，现在战争爆发了，成群的有才气的平民百姓一窝蜂地拥进了海军。他们在短短几周内就掌握了那些近乎白痴的家伙用几年的苦功才能掌握的东西，这有什么可奇怪吗？就以译码机为例，海军里那些勤苦工作的碌碌之辈，一小时也许能用它们译出五六份函电，而任何一个半吊子的预备役通信兵，都能学到每小时译20份。难怪那些奴隶式的家伙要嫉恨我们——”

“这是你的歪理，异端邪说。”威利既觉得震惊又感到困惑。

“绝非歪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无论是编译密码这一块，机械工程这一块，还是枪炮这一块——你会发现它们全都被简单化、规范化了，你只有在疯人院里才找得到干不了这种活儿的傻蛋。你必须牢记这一点。因为它说明了，并且使你顺从了海军所有的条令，所有必交的报告，所有对记忆与服从的强调，以及所有标准化的做事方式。海军是一个由天才设计，由白痴执行的杰出安排。你如果不是白痴而又加入了海军，那么你只有装作是个白痴才能运作自如。你原有的智力告诉你的所有那些捷径、秩序及常识性的变化都是错误的。你必须学着打破它们，经常自问，‘假如我是个傻瓜，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呢？’要把你的思想降低到爬行的速度，然后你就永远不会出错了——好了，卡莫迪老弟的往来函电都清理完了，”他补充说，把那摞电稿推到一边，“要不要我把你的活也干掉？”

“不用了，谢谢您，长官——您对海军的评论可相当辛辣呀——”

“不，不，威利，”基弗诚恳地说，“我对设计的整体是赞同的。我们需要一支海军，而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要经营海军别无他法。要看清真实的图景只需花一点时间，我现在把我的分析成果传授给你。你有智慧和功底。用不了几个月你就会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你还记得苏格拉底让那个奴隶用一根小棍在沙地上演算出同底等高的正方形面积是等腰三角形面积的两倍的事吗？一个自然的事实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显现出来。你很快就会发现它的。”

“所以这就是你解决舰上生活难题的方法了？‘海军是由天才设计由白痴执行的杰出安排’。”

基弗微笑着点点头，说：“这是忠顺记忆力的绝好证明，威利。你终究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的。”

几个小时之后，威利又回到舰桥上与马里克同值中午12点至下午4点的班。德·弗里斯舰长在驾驶室右侧他那张窄椅子上打盹儿。放在椅子下面甲板上的小白铁托盘里盛着他吃剩下的午饭：一块掰开的玉米松糕、一些瑞士牛排碎渣和一个空咖啡缸子。天气晴朗炎热，海浪翻起白色浪花。“凯恩号”剧烈地摇摆着，发出吱吱的响声以15节的航速破浪前进。电话铃响了。威利接电话。

“前锅炉舱请求放烟。”电话那端一个嘶哑的声音说。威利向马里克重复了这一请求。

“同意。”值勤军官看了看桅杆上飘动的旗子说。烟囱那边传来隆隆的声音，滚滚的黑烟涌了出来一直朝下风头飘去。“这是个排烟的好时机，”马里克说，“风是横向吹的，正好把烟灰全都吹走。有时候为了调正风向，你不得不先改变航线，然后再请求舰长批准。”

军舰猛烈而持久地摆动了一下。舵手室甲板上的橡胶垫子一下子全滑到了甲板的一侧，堆成了一堆。威利紧紧抓住一个窗户的把手，舵手则在全力抢救胶垫。“风横向劲吹时舰体大幅度摇摆是很自然的。”他

说。

“这些旧舰船就是在干涸的船坞里也照样摇摆，”马里克说，“船头干舷高度太大，船尾太重。完全是因为那扫雷装备，稳定性相当差。横向风真能把她吹翻。”他悠闲地走出舵手室，来到右舷边上，威利也跟了出来，很高兴有机会享受拂面的清风。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里，船的摇摆使他很不舒服。他决定在值勤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呆在舱外露天里。这会使得他的皮肤晒得黝黑漂亮。

那位海军中尉不停地观察着海面，有时用他的双筒望远镜扫视大片海平面。威利亦步亦趋地像他那样做，可是海面上空无一物，不久他就腻烦了。

“马里克先生，”他说，“您觉得基弗先生这个人怎么样？”

中尉吃惊地侧目看了他一眼，“他那可恶的头脑太敏锐了。”

“你认为他是个好军官吗？”威利知道自己越礼了，但克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中尉又将望远镜举到眼前。

“过得去罢了，”他说，“与咱们这些人一个样。”

“他似乎不太看得起海军。”

马里克哼了一声，“汤姆看不起的事情多了。将来得让他到西海岸去见识见识。”

“您是西海岸人吗？”

马里克点点头。“汤姆说那是留给人类学家研究的最后一块原始地区。他说我们是一群只会打打网球的白种野蛮人。”

“您战前是干什么的，长官？”

马里克不安地看了看正在打盹的舰长，“捕鱼。”

“是商业捕鱼吗？”

“喂，基思，值班时间不是让我们漫无目的的闲聊的。你如果对这艘军舰或值班有什么问题那当然另作别论。”

“对不起。”

“舰长对这种事不甚严格。但值班时还是专心些为好。”

“那当然，长官。只是没什么事发生，所以——”

“一旦有事发生，一般都来得很快。”

“对，对，长官。”

过了一会儿，马里克说：“那儿有情况。”

“哪儿，长官？”

“离右舷一个罗经点。”

威利将望远镜对准那个方向。在彩虹般闪亮的浪尖后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他想可能有两个，不，三个淡淡的黑点，像下巴上没刮掉的胡茬子一样。

马里克叫醒舰长：“发现三艘驱逐舰的桅杆，舰长，在会合点以西大约3英里处。”

舰长像嘴里含着东西似的含糊地说：“好的，加速到20节靠近它们。”

那三根头发丝似的黑影变成了桅杆，随即舰体也显出来了，那几艘舰船不久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了。威利对这些侧影很熟悉：三根烟囱，第二根与第三根烟囱之间有轮廓不整齐的空隙；细弱的3英寸火炮；倾斜的平甲板；舰艏处怪模怪样地装着两台起重机。它们是“凯恩号”的姊妹舰，两个混蛋驱逐舰。舰长伸了伸懒腰，从驾驶室走到舰桥的翼台上。“看看它们是哪些舰？”

信号兵恩格斯特兰德抓起一个长筒望远镜努力看那些舰船的舰艏号码。“弗罗比歇尔——”他说，“琼斯——摩尔顿。”

“‘摩尔顿’！”舰长惊叫道，“再看看。她该在南太平洋上啊。”

“DMS21，长官。”恩格斯特兰德报告道。

“你知道什么。嘿，‘萨米斯公爵号’又和咱们在一起了？发信号告诉他们‘德·弗里斯向铁公爵致敬’。”

信号兵开始忽闪起一个装在旗袋上的大型探照灯。威利拿起那个长筒望远镜对准“摩尔顿”。那三个字母DMS（驱逐舰）靠得越来越近了。威利觉得他看见了在舰桥围栏上趴着的凯格斯那张可悲的脸。“‘摩尔顿号’上有个我认识的人！”他说。

“好啊，”德·弗里斯说，“这可使这次行动更加容易了——继续行驶，史蒂夫，跟在‘摩尔顿’后面，保持1000码距离，排成疏开纵队。”

“是，遵命，长官。”

威利曾经是弗纳尔德楼操纵信号灯的冠军。他为自己能用摩尔斯电码每分钟发八个字而自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由他操纵信号灯更自然的事了。所以，恩格斯特兰德刚松手，他就向“摩尔顿”发开了信号。他要向凯格斯致意，而且他还以为显显他在摩尔斯电码方面的本事也许会使舰长对他的看法稍稍升高一些。信号兵——恩格斯特兰德和两名助手——惊呆了，直瞪瞪地看着他。“别担心，小家伙们，”他说，“我会发。”水兵们都一样，他想，把他们那点小技艺当成大宝贝，看见一个军官能干得如同他们一样在行就心生嫉恨。“摩尔顿”的回复信号发过来了。他开始拼出“你——好，凯——格——斯——多——么——”

“基思先生，”耳边传来舰长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呢？”

威利住手停发信号，但手仍留在信号灯快门的操纵杆上。“只是想向我的朋友问好，长官。”他若无其事地答道。

“我明白了。请把你的手从信号灯上拿开。”

“是，长官。”他使劲拉了一下信号灯的操纵杆，服从了舰长的命令。舰长吸了一口长气，又慢慢吐了出来，然后以忍耐的口气说：“我应该向你讲清楚一件事情，基思先生。本军舰上的通讯设施与大街上的公共付费电话可不一样。舰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决定发什么信息，而那个人就是我本人，所以今后——”

“这又不是什么正式信息，长官。只问个好——”

“讨厌，基思，你等我把话讲完！本军舰无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理由，要发出无线电信号或视觉信号，不论信号发出的方式是什么，都是正式通讯，对此，我，只有我负这个责任！现在，你清楚了吗？”

“真对不起，长官。我刚才真的不知道，不过——”

德·弗里斯转过身，对那个信号兵咆哮道：“真他妈的该死，恩格斯特朗德，你是不是值着班就睡着了？那个信号灯是你的责任。”

“我知道，长官。”恩格斯特朗德低下头说。

“虽然这是因为某个军官碰巧不知道通讯程序，但这不能成为你的借口。即使是副舰长要动那个信号灯，你也要一脚把他踢到舰桥那边去，远远地离开信号灯。倘若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罚你十次不准上岸。放机灵点！”

他大步走进驾驶室。恩格斯特朗德责怪地看了威利一眼，走到舰桥的另一侧。威利凝望着大海，脸上直发烧。“好个乡巴佬，真是个愚蠢自大的大乡巴佬，”他心里骂道，“找一切借口显示自己有多了不起。故意找信号兵的茬儿好让我更受羞辱。不折不扣的迫害狂，妄自尊大的普鲁士家伙，蠢货！”

(1) 该隐 (Caine)，《圣经》中的人物，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谋杀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凶手。在《旧约全书》中，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出于忌妒而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并逃走，上帝在他的额头上用手指按了一个印记，以标志他犯下的杀人罪。《新约全书·约翰》一书第3章第12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 (Caine) [喻] 杀弟者、杀人者、凶手、恶魔。——译者注

(2) 理查德·布林斯里·谢里丹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18世纪英国著名的喜剧家，《情敌》(1775)是他最早的喜剧，写一个受了感伤文学影响的富家女幻想和一个穷军官私奔，而这穷军官却是一个贵族青年投女方之所好而乔装的。——译者注

(3)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的传世之作。《尤利西斯》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一部举世瞩目的奇书——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译者注

(4) 俄国伟大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Lev Nikolaevich Tolstoi, 1828—1910) 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译者注

(5) 格林兄弟 (雅科布·格林 Jacob Grimm, 1785—1863、威廉·格林 Wilhelm Grimm, 1786—1859) 共同编成的童话故事集《格林童话》中的名篇，与《灰姑娘》《白雪公主》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喜爱的杰作。——译者注

10 丢失的电报

那几艘扫雷舰于凌晨4时正排成一条彼此相距1000码的斜线，开始布放扫雷装置。威利走到舰艏上观看着。

他看不出眼前的活动有任何意义。那套装备是一团纠结在一起的脏兮兮、油腻腻的缆绳、钩环、浮标、绳索与铁链。六七个舱面水兵光着脊梁在马利克的监视下来来回回地忙着，一边在起伏颠簸的舰艏上四处与那堆破烂较劲，一边沙哑着嗓子喊叫着，警告着，用语的下流污秽不堪入耳。军舰大幅摇摆时，海浪刚好打到他们的脚踝上，海水在扫雷装备四周激荡。在威利看来，那场面简直就是一片混乱和惊慌失措。他推测“凯恩号”的水兵们根本不适合他们的工作，而是正在证实古老的格言：

当遭遇危险或疑点，
跑圈，尖叫并呼喊。

这样大呼大叫了20分钟之后，那位指挥这场战争之舞的副水手长，一个矮胖结实，声似蛙鸣，性急如火，名叫贝利森的小头目高声报道：“马里克先生，右舷一切准备完毕！”

此时，攀附在一台巨大的蒸汽起锚机上避水的威利心里怀疑那堆一团乱麻似的东西算什么“准备完毕”。

“基思，”马里克厉声喝道，“快离开那起锚机。”

威利跳下来时，正好赶上一个海浪打上甲板，打湿了他小半截裤腿。他涉水走到后甲板船室的梯子前，爬上去观看下面的工作会如何进行。水兵们将一个蛋形扫雷器挂到一台吊车上。随着马里克一声口令，他们把那套装备整个地从船侧抛入海中。顿时，沉重铁器的撞击声，铁链的嘎嘎声，浪花的拍打声，水兵们的喝骂声，蒸汽的喷射声，起锚机转动的吱吱声，乱哄哄的奔跑声汇成了一曲不堪入耳的华彩乐章，随后是一片骤然降临的寂静。扫雷器从右舷干净利落落地呈扇形向外展开，缓慢下沉，水面上的红色浮标标示出它所在的位置。紧密地绕在起锚器上的锋利的钢索均匀地放开。一切都像扫雷手册中的示意图一样，井井有条，毫厘不差。

左舷扫雷器的投放又是一通手忙脚乱。威利再也不敢肯定那无懈可击的第一次投放究竟是出于运气还是凭着技术。当混乱情形与污秽的谩骂声像前次一样达到高峰时，他觉得主要还是靠运气。但是经过又一轮的溅落，转动，嘶喊，咒骂，直至复归寂静——第二台起锚器像第一台一样干净利落、顺利地完成了作业。“我死也不信。”他大声说。

“为什么？”

这声音使威利小小地吃了一惊。德·弗里斯舰长正趴在他旁边的船舷

上观看水兵们操作。

“啊，长官，我觉得干得相当漂亮，没别的意思。”

“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投放，”德·弗里斯说，“嗨，史蒂夫，你怎么竟然用了45分钟？”

马里克仰面冲他微笑着说：“您好，舰长。怎么啦，我认为小伙子们干得不算很差呀，他们已四个月没干了。舰长，你看看，其他舰只甚至都还没开始放呢。”

“谁管那些乱糟糟的铁桶呀？我们在努美阿岛时只用了38分钟。”

“舰长，那可是在操练了四天之后——”

“就算是吧，明天我要求在30分钟内完成。”

“遵命，长官。”

那些满身油污，汗流不止，衣衫褴褛的水兵们手插着腰在周围站着，对舰长的批评，看上去倒是特别自鸣得意的样子。

“长官，这都是我的错。”副水手长开口说话了。接着，他开始了一番自我辩白，威利听得一头雾水，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话大致是这样的：“那左舷的畜生在我们快放切割链以免再次走那个鼻子尖时缠在右舷那个坟堆儿上了。我不得不摘掉那个钩子，弯了两条蛇鲨换上，这才在匆忙中把扫雷器放了下去。”

“好啦，”德·弗里斯说，“你难道不能摇动那个乳酒冻或者试试那个痒痒草？那样那起重机就碰不上那根粗针了，你也就不用管那个衣服架子了。这样做结果是一样的。”

“是，长官，”贝利森说，“那样可能也行。我明天试一试。”

威利的心沉了。他确信即使随“凯恩号”航行100年也不会比现在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懂得多些。“长官，”他对德·弗里斯说，“对施放扫雷器有没有规定的标准时间？”

“书上要求1小时，”德·弗里斯说，“本军舰的标准是30分钟。不过，我从来没能够让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做到过。也许你的朋友奎格的运气会好些。”

“这样使用‘标准’这个词儿倒是挺有意思的，长官。”威利壮着胆子说。

德·弗里斯讥讽地看了他一眼，“是啊，你听的是海军的行话——好啦，”他对下面的人喊道，“你们扫雷支队的人听着，总起来说这次的活儿干得还不算太差。”

“谢谢您，长官。”水兵们说，相互开怀地笑了。

其他的扫雷舰此时也都放下了扫雷器，于是整整一个下午的操演便开始了。威利被一连串的急转弯、兜圈子以及队形变换弄得头晕眼花。

他努力追随眼前发生的一切。一次他甚至到舰桥上去请教年轻的舰务官卡莫迪，请他解释操演的各个程序。卡莫迪添油加醋地把诸如贝克尔行进、乔治行进，以及什么斑马行进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最后，威利还是依靠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才弄明白，原来这些扫雷舰在假装已进入雷区，模拟着遇到了各种紧急情况和灾难。这真是个悲哀的差事，他想。当扩音器发出“停止演习。收起扫雷器”的命令时，已是夕阳西下，红霞满天了。威利立即回到后甲板舱，想尽量多了解一些收起扫雷器的操作细节，但主要还是想欣赏水兵们的咒骂艺术。他从未听过如此精彩的话语。在热火头上时，“凯恩号”上的污言秽语颇有些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气概。

他没有失望。扫雷支队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他们像是与时间赛跑似的赶着把那两套扫雷器收到舰上。他们时刻注意着其他扫雷舰桅杆桁端上挂的两个黑球，落下一个黑球说明已收起了一套扫雷器。“凯恩号”只用了15分钟便落下了左舷桁端上的黑球，不等“摩尔顿号”降下第一个黑球，“凯恩号”右舷下面的扫雷器已露出了水面。马里克中尉光赤着上身，大汗淋漓地与水兵们并肩作战。“加油啊，”他大喊道，“到现在才用了28分钟！仍是咱们最快！赶快把这个该死的大鸭蛋拖上来呀。”但在最后一分钟灾难发生了。水兵富勒正要把红色的浮标拽出水面时，失手把它掉进了海里。那浮标在舰艉后面的波浪里一沉一浮地漂走了。

其他水兵将富勒围了起来，突然灵感大发似的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其精彩纷呈的花样把威利乐得直想为他们鼓掌喝彩。马里克传话让“凯恩号”停止前进，然后缓慢倒退。马里克脱光全身的衣服，在腰上系了根绳子。“别瞎打小快艇的主意了。我游过去把那该死的东西抓回来。告诉舰长停机。”他对副水手长说。接着，他便从军舰侧面跳入海中。

夕阳已西沉。那浮标在紫红色的海浪中只是一个小红点，距离左舷约有200码。水兵们沿栏杆站成一条线，看着上尉的头渐渐地接近那浮标。此时，威利听见他们在唧唧咕咕地谈论着鲨鱼。“我5分钟前看见了一条该死的锤头鲨，”贝利森说，“即使要我的命我也不会游泳去取那东西。为了给那老东西节省5分钟让我的屁股给咬掉——”

有人在威利肩膀上拍了一下。他不耐烦地转过身，“嗯，嗯。什么事？”

一个电报员手里摇晃着一份电报在他身后站着。“这是刚发过来的，长官。是专发给咱们的。基弗先生说现在是您值班译电——”

威利拿过电报看了一眼。“好的，知道了。我过几分钟就把它译出来。”他把那张纸往口袋里一塞，就又朝海上望去。此时，马里克的脑袋在黑糊糊的水里几乎看不清了，他已游到浮标跟前。他在那东西周围拍打了约莫1分钟的样子，双脚击起的水花泛着白沫。随后，只见他往上一蹿，露出半截身子，挥舞着双臂。风吹来了他隐约的呼叫声：“抓住了，往回拉吧！”水兵们开始拼命往回拉那根湿漉漉的绳子。那浮标由马

里克抓着破水而来。

威利兴奋不已，奔下舷梯向舰艏跑去。他一脚没有踩稳，摔倒在溜滑的甲板上。一个暖洋洋的海浪打在他身上，把他打了个透湿。他站起身，吐着嘴里的海水，一把抓住了一根救生索。那水淋淋的浮标哐当一声落在了甲板上。“把右舷的黑球降下来！”贝利森喊道。马利克的头在螺旋桨护板附近冒了上来，十几只手臂伸了过去。他也爬上来了。

“我的老天，长官，您根本没必要这么干啊。”贝利森说。

马里克喘着粗气，问：“回收用了多少时间？”

电话传令兵说：“算上把浮标弄上来的时间总共用了41分钟，长官。”

“把他们全打败了，长官。”一名水兵指着海面说。其他舰的桅杆桁端上的黑球还在那里挂着呢。

“太好了，”马里克满脸堆笑地说。“要是那些铁匣子中有一个胜过了咱们，那就等着没完没了地挨训吧。”他一眼看见了落汤鸡似的威利，“你他娘的怎么啦，基思？你是不是也跳下去了？”水兵们这时才注意到威利，偷偷地笑着。

“看你看得太着迷了，”威利说，“干得太漂亮了。”

马里克用他的手掌抹去他那宽阔的棕色胸膛和肩头上的水，“瞎说，我一直在找借口下去游一游呢。”

“你不担心鲨鱼吗？”

“只要你不不停地活动着，鲨鱼是不会来找你的麻烦的。他妈的，”这位中尉说，“如果让铁公爵萨米斯在收扫雷器上赢了他，我宁可将来见不到他而碰上鲨鱼——走吧，基思，你和我都需要换换衣服了。”

威利把他那湿透了的咔叽制服往弹药舱的角落里一堆。他已把口袋里那份电报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几艘军舰连着又操练了两天，那份电报在揉成一团的咔叽制服里早已被泡烂了。

天气晴朗，威利因为有各种新奇的扫雷器具，电力操纵的、锚定的、音响控制的等不同的扫雷器具作为娱乐，他发现自己像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光客一样在旅途中玩得非常开心。他在舰桥上值勤时极力取悦德·弗里斯舰长，使得两人相处得好多了。他把汤姆·基弗的格言“假如我是个傻瓜，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呢？”作为他的行事准则，像话剧演员一样扮演着一名挣扎奋进、过分认真的海军少尉。他笔直地站立整整四个小时，毫不懈怠地凝望着海面。除非有人跟他说话，或报告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某个物体，他从不说话。那些东西不管有多荒唐，不值一提——漂在水上的一截木头、一个铁罐头筒、某只船倒下来的一片垃圾——他都要郑重其事地报告。舰长也总是一无例外地用高兴的语气向他道谢。他越是学得像是个勤勤恳恳的笨蛋，德·弗里斯就越喜欢他。

舰队于第三天进入一个海滩附近的浅水区，扫除了一些教练雷。威

利直到看见翻着白沫的蓝色海浪上漂着一个带刺的黄色铁球时，才意识到：那些离奇的索具和扫雷器具根本无法让这些扫雷舰的舰长们在发现危险的时间上抢先。他对这部分表演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次，“凯恩号”差一点没撞上一枚被“摩尔顿号”扫出来的水雷。威利心想，如果那是一枚实雷的话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为此，他开始琢磨是否还要继续等六个月再向海军上将求救。

最后一次扫雷演练于日落前两小时完毕。假如在回程中以20节的速度航行，就还有机会在夜晚放下防潜网之前返回珍珠港。不幸的是编队司令官所在的“摩尔顿号”在回收过程的最后时刻丢失了一副扫雷器，花了整整一小时才把它捞上来，别的军舰只能空等着，把水兵们急得直跺脚。结果，这四艘老扫雷舰不得不在航道入口外白白转悠了一整夜。

翌日早晨，他们进港时“凯恩号”与“摩尔顿号”奉命泊在同一锚地。两舰之间刚架上跳板，威利便经戈顿批准过船去拜访凯格斯。

他一踏上那艘军舰的后甲板就被两艘军舰之间的差别惊呆了。它们的结构完全相同，但难以想像的是它们的状况却如此迥异。那里没有锈迹，没有一片片的绿色底漆，船墙和甲板一律是洁净的灰色。舷梯扶栏的绳子洁白无瑕，救生索的皮套都缝得紧紧的，呈自然富丽的棕色。而“凯恩号”上的这些东西不是破破烂烂，松弛疲软，就是覆盖着干裂的灰漆。水兵们的工作服个个干干净净，衬衫的下摆都掖在裤子里，所以飘动的衬衣下摆，成了通报来自“凯恩号”的合适的标识。威利看到了一艘驱逐扫雷舰不一定非成为“凯恩号”那种样子不可。“凯恩号”的那种样子，只是一个被遗弃者的必然现象。

“凯格斯？当然有，他在军官起居舱里呢。”值勤军官说，衣冠整洁得像是一名舰队司令的副官。

威利发现凯格斯在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旁一手拿着咖啡喝着，一手操作译码机翻译着电报，“你好啊，凯格斯老弟！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该歇一会儿了——”

“威利！”啪地一声，咖啡杯落到了托盘上。凯格斯跳起来双手握住了威利伸出的手。威利觉得对方的手在颤抖，他为自己朋友现在的模样甚感不安。他原先就瘦，现在他的体重又减轻了许多。两边的颧骨突起，苍白的皮肤好像是被硬抻到下颏似的，薄得都快透明了。头上还出现了几绺威利以前从未见过的华发。两眼周围有了黑眼圈。

“怎么，埃德，他们把你也塞进通讯组里了，是不是？”

“我上周才接下通讯官的职务，威利。我已给他当了5个月的助手——”

“现在已经是部门的头头了，是吧？干得好啊。”

“别开玩笑。”凯格斯形容憔悴地说。

威利接过一杯咖啡，坐下。聊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你今晚值班吗？”

凯格斯茫然地沉思一会儿，“不——今晚不——”

“太好啦。也许罗兰还没有出海。咱们到岸上去一定把他找出来——”

“对不起，威利。我倒真想去，但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凯格斯回头看了看。除了他们二人之外，一尘不染的军官起居舱里没有别的军官。他压低声音说：“因为那起锚器。”

“你们丢失的那套吗？那又怎么了？你们找回来了呀。”

“全舰人员一周不得离舰。”

“全舰人员？也包括军官？”

凯格斯点点头，“所有的人。”

“凭什么？真不可思议。谁应该对此事负责？”

“这艘军舰上的每一件事大家都得负责，威利——正是以这种方式——”凯格斯猛然挺直身子，站起来一下子把桌上的译码机扫落到地上，喊道：“啊，上帝。”除了头顶上传来的一声用力关门的闷响之外，威利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导致他那种举动的理由。

“请原谅，威利——”凯格斯狂乱地将那台译码机塞进保险柜，锁好，又匆忙从舱壁上的一个挂钩上取下一个夹有电报译文的夹子。他望着起居舱的门，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威利也站起来凝望，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惧。

门开了，一个身子挺直的瘦子走了进来。他头发稀疏浅淡，眉头紧皱，嘴巴就像一道褶皱的伤疤。

“萨米斯舰长，这——这——是我的一个熟人，长官，‘凯恩号’的，长官，基思少尉。”

“基思，”萨米斯淡然应道，伸出他的手，“我是萨米斯。”

威利刚碰到那只冰冷的手，它就缩回去了。萨米斯舰长在刚才凯格斯坐的椅子上坐下。

“咖啡，长官？”

“谢谢你，凯格斯。”

“您如果想看的话，今天上午的往来函电都译好了，长官。”

舰长点点头。凯格斯忙不迭地倒了咖啡，从夹子里抽出那些电报，一份一份地递给这位铁公爵过目，每次他都微微弓着腰，低声做一点解释。萨米斯每看完一份就一声不吭地把它交还凯格斯。这是威利在古装电影之外从未见过的奴才与主子的画面。

“我怎么没看见第367号电报啊？”萨米斯问。

“长官，我正在译那份电报时我的朋友来了。我已译完了四分之三。我再用两分钟就能译完，长官——您如果想看我此刻就译——”

“它的重要性如何？”

“是缓发电报，长官。”

萨米斯冷淡地看了威利一眼。这是握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表示知道他的存在，“你可以等到你的朋友走了之后再干。”

“非常感谢您，长官。”

铁公爵萨米斯悠然地品着剩下的咖啡，目不旁视，凯格斯手里拿着电报夹，一声不吭，必恭必敬地在他旁边站着。威利靠在舰墙上暗暗称奇。那位舰长终于用手帕轻轻地抹抹嘴，起身走了出去。

“万岁！”威利在门关上后低声喊。

“嘘！”凯格斯向他投去乞求的目光，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上。过了几分钟，他心虚地说：“他隔着舱壁也能听见。”

威利充满同情地搂住凯格斯弯着的双肩，“诸神啊，我的男子汉，你是怎么让他把你吓成这样的？”

“你们的舰长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凯格斯哭丧着脸惊奇地看着他问。

“见鬼，才不呢。我是说，他自有他低等野兽的一面，但——我的老天爷呀，你们这位简直可笑——”

“别嚷嚷，威利，”凯格斯又扭头看了看，哀求着说，“哎呀，我想像所有的舰长都差不多一个样——”

“你真糊涂，老弟。你从未登上过别的军舰吗？”

凯格斯摇头，“自从我在瓜达卡纳尔岛登上‘摩尔顿舰’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作战。到珍珠港后我还没上过岸呢。”

“在这个世界上能那样把我当猴子耍的舰长还没有呢。”威利咬牙切齿地说。

“他是个相当好的舰长，威利，你只是要理解他——”

“照你这么说法，你也只需要理解希特勒了。”威利说。

“我会尽快到你的舰上去的，威利。也许就在今天晚些时候。”凯格斯从保险柜里取出译码机，明显地急着要开始工作了。威利只好同他告别。

在“凯恩号”锈迹斑斑的到处是丢弃物的后甲板上，在值勤军官的桌子旁，站着一个陌生人：一个礼服笔挺的海军陆战队下士，身子挺直得像个锡铸的战士，他衣服上的扣子在阳光下灼灼生辉。“这就是基思少尉。”值日军官卡莫迪对陆战队下士说。那站得直挺挺的下士正步走到威利面前，敬了个礼。“海军少将雷诺茨向您致问候，长官。”他说着，递

给威利一个封好的信封。

威利打开信封，看到一张打字便条：

兹定于今晚20：00在海军将军雷诺茨官邸为海军将军克拉夫举行招待会，敬请威利·基思少尉光临。第20航空母舰分队司令的快艇于19：15至“凯恩舰”相接。

H.马特森上校

遵命奉请

“谢谢你。”威利说。那位陆战队下士再次敬了个僵硬的军礼，然后以一个活动玩偶的僵硬动作履行了离去的全套礼仪离开后甲板，爬下链梯，登上海军少将那带有白边舱盖的豪华快艇。卡莫迪向小艇的水手长挥手示意，那快艇便突突突地开走了。

“我的上帝，”那小个子安纳波利斯人拽着自己的小胡子，一脸敬畏地看着威利说，“您到底有什么背景啊？”

“别嚷嚷，”威利得意地说，“我是微服私访的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漫步走到前甲板上，卡莫迪那瞠目结舌的神秘样子搞得他像喝了香槟一样心里热乎乎的。

威利走到舰艏上，清凉的小风吹动着蓝色舰艏旗。他在甲板上坐下，背靠旗杆，一门心思地苦苦琢磨着刚才经过的一些场景。他在“摩尔顿号”上所观察到的情景把他对自己所在军舰的看法全搅乱了。首先，他本以为德·弗里斯是个暴君，但与铁公爵萨米斯比起来，他的这位舰长应该是个懒散的好心人。再说啦，“摩尔顿号”是海军秩序与效率的模范，“凯恩号”相形之下只是一条可怜的中国舢板。然而，那艘漂亮的扫雷舰曾丢掉过一套扫雷器；而这生锈的流浪儿却在扫雷演习中夺魁。这些事实如何自圆其说？难道丢失扫雷器只是个毫无意义的偶然事故？要不然就是“凯恩号”的工作技巧也是个偶然，一切都亏了有个渔夫马里克？在这个驱逐舰与扫雷舰杂交成的世界里，所有的条规似乎都被弄成一团糟了。他又想起了汤姆·基弗的话：“海军是由天才设计由白痴执行的杰出安排，”并且要“自问‘假如我是个傻瓜，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呢？’”他尊重那位通讯军官的头脑，而且他还亲耳听到马里克公开承认那头脑的敏锐。他于是决定，在他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理出头绪、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前，一定要把这些格言作为自己的指南并且要——

“基思少尉，急速到舰长室报到！”刺耳的扩音器发出的通告声使他猛然站了起来。他一边向军官起居舱跑着，一边脑子里快速盘算着舰长召见他的各种可能的理由。他猜想大概是卡莫迪将海军少将的快艇来过的事告诉舰长了。他兴致勃勃地敲舰长的门。

“进来，基思。”

穿着长裤和衬衫的德·弗里斯正坐在桌前怒形于色地看着一长串电报清单，其中有一份电报的标题被用红铅笔重重地划了一个圈。他身边站

着汤姆·基弗和那个给威利送那份被遗忘了的电报的报务员。那个报务员两手揉搓着他的帽子，向这位少尉投过来一副惊恐的目光。基弗则对威利直摇头。

威利见此情景，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真想立时遁迹消失或者死掉。

“威利，”舰长用平板而和善的语气说，“三天前本舰收到一份命令本舰采取行动的电报。我是五分钟前例行公事地检查我们在海上演习时所收到的全部电报的每个标题时才发现这一有趣的事实的。我每次回港后都是这么做的。这种枯燥无味的习惯做法有时也不白做。你知道，给报务室的命令是一收到有关战斗行动的电报必须立即送交负责译电报的军官。这位斯纳斐·史密斯断言他三天前就把那份电报交给你了。是他在撒谎吗？”

那报务员脱口说道：“长官，我是在后甲板舱室交给你的，当时他们正在收回扫雷器。你肯定记得的！”

“你的确给我了，史密斯，”威利说，“我很抱歉，舰长。这是我的错。”

“我知道了。你把那份电报译出来了吗？”

“没有，长官。对不起，可是它——”

“快到报务室去把‘福克斯一览表’给基弗上尉拿来。”

“是，是的，长官。”该水兵窜出舱外。

所谓“福克斯一览表”是一本记事簿，上面有由报务员抄录的所有发给出海的海军舰艇的电报。这些电报要保存几个月，然后销毁。有关本舰的电报还须用单另的表格重抄一份。弹药舱里塞在威利的咔叽制服里正在霉烂的就是一份这样的电报。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汤姆，”舰长镇定地说，“就是用你平生最快的速度把那份电报译出来。”

“我会的，长官。我真的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担忧的理由。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也许是舰船局有什么修正意见或是——”

“好吧，咱们看看再说，行不行？”

“好的，长官。”基弗通讯官往外走时，低声责备道，“怎么搞的，威利。”

德·弗里斯舰长在狭小的舱内踱来踱去，根本不理威利。除了抽烟抽得速度比平时快之外，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安。过了一会儿，军官起居舱里就响起了译码机的嗒嗒声。舰长走出卧舱，故意让舱门敞着，从基弗的背后看他旋风般地翻译那份登录在“福克斯一览表”上的电报。德·弗里斯从基弗手里拿过译好的电报，快速地看了一遍。

“谢谢你，汤姆。”他回进他自己的卧舱，关上门，“你没有一拿到它就把它译出来，真是太糟糕了，基思先生。这份电报原本会使你感兴趣

的。念念吧。”

他将译文递给威利。“美国海军少校威廉·H·德·弗里斯解职后调离。乘飞机到人事局报到领受新职。急办。撤消海军少校菲利普·F·奎格的训练职务，立即前往接任新职。”

威利看完后将电文交还舰长。“我很抱歉，长官。我太愚蠢，太大意了，”他哽咽着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说，长官，除了——”

“史密斯交给你的那份电报怎么样了？”

“还在一件肮脏的咔叽制服口袋里塞着呢。史密斯把电报交给我时，马里克先生正游水去抓那个浮标。我将电报塞进衣袋，后来——我想我当时只注意了收回那个浮标而把它全给忘了……”这些话他自己听着都站不住脚，禁不住脸都红了。

德·弗里斯用手托着头，停了片刻，“你知不知道，基思，丢失一份作战电报有多严重吗？”

“知道，长官。”

“我看你未必知道。”舰长用手拢了拢下垂的金发，“可以想像本舰可能已经忘掉了一次战斗任务——及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我希望你知道，在军事法庭上，对这种失职负全部责任的是我。”

“我知道，长官。”

“那好，这件事情对你有多大教训？”

“我绝不让这种错误重犯。”

“我感到怀疑。”舰长拿起桌上的一叠长长的黄色表格，“出于一个也许是不幸的巧合，我今天上午一直在填写评价你们工作表现的报告，其中也有你的。我必须在离任时将它交给人事局。”

基思少尉感到一阵震颤和惊慌。

“你认为这次事件会对你的评价报告产生什么影响？”

“这话不该我说，长官。任何人都会犯一次错误——”

“有些错误会一犯再犯，而海军容许犯错误的余地是很小的，威利。每一次行动都涉及太多的生命、财产和危险，万万马虎不得。你现在就是在海军里服役。”

“对这一点我有认识，长官。”

“坦白地说，我认为你没有认识。刚刚发生的事情迫使我对你的评价报告是‘不能令人满意’。这当然是件不愉快，令人讨厌的事情。这些表格会永远保存在人事局里。上面写的每件事情都将成为你的名字的一部分。我不愿毁掉一个人在海军里的前程，即使他并不看重这种前程。”

“我并不轻看它，长官。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为此非常痛心。我能说的话都已经说清楚了。”

“我也许现在该把关于你的报告写出来了。”舰长说。他从那一叠表格中抽出一张，拿起一枝铅笔，开始写了起来。

“我可以再说一件事吗，长官？”威利赶快插了一句。

“当然可以。”舰长抬起头，举着铅笔。

“您现在是怀着对那件事的鲜活印象写报告。我知道这件事十分严重。但我想，您如果过二十四小时再写，您的措词也许会稍微公平一些——”

德·弗里斯以众所熟知的讥讽方式微笑着，“有道理。不过在我明天把这些表格交给文书之前反正都要重新再看一遍的。说不定到那时候我会更具慈悲心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做必要的改动。”

“我不是请求您发慈悲，长官。”

“好极了。”德·弗里斯写了几行，小字写得出乎意料地整齐漂亮。他把报告递给威利。他在总评语栏内是这么写的：

基思少尉似乎是个聪明，有希望的年轻人。他来本舰工作不到两周，已表明他有望成为一名称职的军官。但他必须首先克服对其职责有点轻忽与粗枝大叶的作风。

在这个栏目的上方，另有一行印好的文字：我认为该军官：突出——优秀——尚好——一般——较差。德·弗里斯擦掉了“优秀”边上的“√”，在“尚好”边上打了个“√”。

在海军的用语里，这就是一只黑球。军官的考评报告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工具，忍心冷酷地报告实情的指挥官为数极少。因此，一名原本是“一般”的军官在这些报表上往往被评为“优秀”。说某个人“尚好”就等于告诉人事局此人不足取。威利对这一套完全心知肚明。他在太平洋总部打过几十份这类报告。他越读这份报告，越感到气愤与不安。这完全是巧妙而恶毒的轻赞重责，绝无补救的希望。他将报告交还舰长，尽力控制着不让感情露在脸上。“就是这些吗，长官？”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评语不公平？”

“我宁愿不做评论，长官。考评报告是您权限内的——”

“我对人事局的责任要求我提供尽可能诚实的意见。你要知道，这个报告绝非说你差。而且你还可以用一份好的报告抹掉它。”

“太谢谢您了，长官。”威利因极力压抑心中的怒火而浑身颤抖。他只想立即离开舰长的卧舱。他觉得舰长故意不让他走，纯粹是对他幸灾乐祸。“我可以走了吗，长官？”

德·弗里斯看着他，惯有的嘲讽表情里混合着无奈的悲哀。“我有责任告诉你，如果认为报告写得不公平，你有权附上一封信陈述你自己的意见。”

“我没什么要附加的，长官。”

“那就这样吧，威利。切勿再丢失作战电报了。”

“是，是的。”威利转身，刚要开门出去。

“请等一等。”

“还有事吗，长官？”

舰长把考评报告往桌上一扔，慢慢转动着他的椅子，“我认为还得考虑执行纪律的问题。”

威利狠狠地朝那位舰长和那份黄色的报表看了一眼。

“报告，至少就我狭隘的理解而言，不属于执行纪律项内，”德·弗里斯说，“利用考评报告进行惩罚否定了这个制度的价值，而且是海军部长所严令禁止的。”

“我很乐意知道这个，长官。”威利以为这话是一个大胆的讽刺，可是德·弗里斯对此毫无反应。

“我要关你三天禁闭，威利——与你耽误电报的时间一样长。这也许会使你的头脑清醒起来。”

“请原谅我的无知，长官。确切地说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除了吃饭与上厕所之外不得擅自离你的舱室——可我又想，”舰长又说，“罚你在弹药舱里蹲禁闭实在是残酷，不寻常，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吧，罚你三天内不许离开这艘军舰。”

“是，知道了，长官。”

“得了，我看就这些了。”

威利转身要走时，满腔怒火中突然闪出了一个想法。他从衣兜里拽出海军少将那封邀请函，一言不发地交给德·弗里斯。舰长噙起嘴唇。“好啊，好啊。雷诺茨将军，哎？相当不错的伙伴。你是怎么认识这位将军的？”

“我是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碰巧见到他的，长官。”

“他为什么偏要你出席这个特别的盛会？”

“我确实不知道，长官。”但这么说听起来太欠诚实，所以又补充说，“我会弹点钢琴。将军似乎很喜欢。”

“你真会弹钢琴？这我可不知道。在家时，我也爱吹吹萨克斯管。将军要你去，你钢琴肯定弹得很好。以后有时间我也想听你弹弹。”

“长官，只要您方便，随时乐意为您效劳。”

德·弗里斯看着那邀请函，微笑着说：“今天晚上，是吗？唉，我可不想扫将军宴会的兴致。我看你的禁闭就从明天早晨8点开始吧。这样可以了吗？”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长官。我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得啦，就这么办了。祝你今晚玩得愉快。不要把你的伤心事看得太重了。”

“谢谢您，舰长。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就这些了，威利。”他把那封邀请函还给少尉，威利扭头就走，出门时重重地带上了门。

威利冲上舷梯，跑回弹药舱。此刻，他清楚自己面前的道路。他在“凯恩号”上是没希望了。新舰长将会读到他的考评报告，并永远把他当作一个靠不住的蠢货——不是基弗所讲的傻瓜，而是海军眼里的蠢货。需要做的事只剩一件了：脱离这该诅咒的“凯恩号”，另起炉灶。对他所犯错误的惩罚已由那该死的考评报告偿还了。“我能够，而且我一定要把那段评语从我的记录中抹掉，愿上帝保佑我，”他对自己发誓，“但绝不是‘在凯恩号’上，绝不在‘凯恩号’上！”他确信将军会把他调走的。有好几次，那位大人物在听完《是谁用比目鱼打了安妮的屁股》的合唱之后拥抱了他，并宣布他要尽一切努力调他去永远作他的参谋。“只要你说句话，威利！”他虽是在开玩笑，但这玩笑的内核是真实的，威利深信不疑。

他从弹药舱的一个油腻的抽屉里取出军官资格教程。他计算了当日应该学完的课目，把上午剩下的时间和整个下午都用来做教程上规定的作业，情绪低沉。晚饭后，他刮了脸，把头梳得油光锃亮，穿上他最后一套在岸上洗烫好的心爱的咔叽制服，整整齐齐地去见亚当斯上尉。“请准予离舰，长官。”

亚当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眼光移到威利手中的四份作业上，微笑着说：“准了。代我向将军问好。”他接过那些作业，放进他的文件筐里。

他刚踏上通往甲板的梯子就碰见佩因特两手拿着满把揉皱发霉的邮件往下走。他问：“有我的东西吗？”

“我把你的丢在弹药舱了。这些都是在南太平洋上追赶咱们两三个月，现在才赶上咱们的旧玩艺儿。”

威利去了舰艙。暮色中，水兵们正在后甲板上围着邮递员打转转，邮递员一边叫着名字，一边递出信件和邮包。他脚旁的甲板上堆着四个装满邮件、被风吹雨打得脏兮兮的帆布邮袋。

哈丁正在幽暗的弹药舱里的床上躺着。“我是不会有任何邮件的，”他睡意朦胧地说，“那时候‘凯恩号’的邮寄名单上还没有我。但肯定有你。”

“没错，我的亲属认为我是直接到‘凯恩号’的——”威利打开昏暗的电灯。有好几封梅温、母亲和其他几个人的来信，因路上走的时间长已被弄得皱巴巴的。此外，还有一个磨破了的长方形包裹，看上去像是本书。当他看到包裹上父亲的笔迹时，心里不禁一震。他撕开信封，看见里面有一本黑皮的《圣经》，里面还露出一张揉皱的纸条。

威利，这是我答应给你的《圣经》。我欣喜地在这家医院的书店里找到一本，否则我就得请人到医院外面去买了。我想，《圣经》在医院里卖得快。如果我的字迹不甚端正那是因为我是坐在床上写的。我想，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他们明天给我做手术。主刀医生是老夫诺斯兰德博士。他绝对不会欺骗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激他的乐观精神。

那么，我的儿子，你就好好看看《旧约·传道书》的第9章第10段，好吗？我要把它当作我对你的最后嘱言。我没有更多的话了，只有说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

爸爸

威利双手颤抖着翻到《圣经》里的这段话：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这段话的下面有钢笔画的弯曲的黑线。在它旁边宽宽的空白处，基思医生写着：“他谈的是你在‘凯恩号’上的工作，威利。祝你好运。”

威利关了灯，扑倒在他的床上，把脸埋在落满烟尘的枕头里。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趴了好大一会儿，丝毫不在意把他最后一套在岸上洗烫的咔叽制服弄皱。

有人伸手进来碰了碰他的胳膊。“基思少尉吗？”他抬头看见海军将军的勤务兵在舱门外面站着。“请原谅，长官。来接您的快艇正在舷梯下面等您呢。”

“谢谢你，”威利说。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一只手捂着眼睛。“唉，能不能请你告诉将军我非常抱歉我今晚不能去了？我今晚好像得值班。”

“好的，长官。”那海军陆战队军士以有点难以相信的口气说，立即就走了。威利重又把脸扎在枕头里。

第二天早晨，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海军少校来“凯恩舰”报到上任。

III 奎格舰长

11 奎格舰长接替德·弗里斯舰长

正在禁闭室里饱受烦恼之苦的威利，盼望着奎格舰长第一次踏上“凯恩号”甲板的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

威利正以崇高的方式接受对他的三天禁闭。德·弗里斯舰长曾准许他在舰上自由行动，但他打定主意绝不离开禁闭他的弹药舱一步，除非身体有需要。奎格到达时，威利正蜷缩在他床上吃他那已凉透了的、脏兮兮的还没有吃完的早餐，用一块不新鲜的面包擦净最后一点黄色的鸡蛋残痕。他为自己的苦行感到自豪。饭食是由惠特克慢吞吞地送来的，他一路要穿过若干过道，爬几个梯子，再顺着主甲板走来，手里饭食的热气早已丧失殆尽，上面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煤灰。威利觉得逆境似乎使他迅速地坚强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强壮有力了，成熟了。这是从几个乌黑的冷鸡蛋中得到的一次巨大的精神上的升华，但是威利年轻的心灵像新鲜的橡胶一样，对此做了相当大的反弹。此外，惠特克还从弹药舱附近的水兵厨房里给这位囚犯弄来一些热气腾腾的浓烈咖啡，威利有些误解，把这朝霞般的咖啡当作使他成熟过程的一部分了。

没有人料到新舰长会来。小快艇早晨照例驶往舰队停泊的码头去取邮件和影片。衣衫破烂的水手长及其两个邋里邋遢的助手在奎格同他们打招呼并彬彬有礼地命令他们把他的用品箱和包裹装进小艇时，着实吃了一惊。他们无法将他们这位乘客已经驾临之事向舱面值勤军官示警，所以，这位新舰长得以获取他对未加修饰的处于自然状态的“凯恩号”的第一印象。当时的舱面值勤军官是哈丁少尉。他受命在舷梯附近的甲板上值凌晨4点至8点的班，只因为亚当斯上尉不无道理地确信在那么早的钟点里不会有任何复杂的情况发生。少尉身上的咔叽制服皱巴巴的不说，还汗渍斑斑的，更不幸的是他的臀部太小以致他那严重磨损的枪弹带松垮垮地斜挂在腰间，悬乎乎地在屁股那儿晃动。他的军帽朝后掀起是为了让小风吹着他苍白光秃的额头。他正靠在舷梯旁的办公桌上高高兴兴地吃着一个苹果，舷梯的扶栏上出现了缀有两条半金色条纹的衣袖，接着是奎格少校的脸庞和身形。哈丁并不感到惊慌。因为常有这一级别的军官到舰上来，他们通常是些工程技术专家，到腐朽的“凯恩舰”上来拯救某个至关重要的机件。他放下苹果，吐出一粒苹果籽儿，走向舷梯。奎格少校先向舰旗敬礼，然后又向哈丁敬礼，客客气气地说：“请求准许登舰，长官。”

“准了。”哈丁略微抬了抬手，敬了个“凯恩”人式的礼。

新舰长微微一笑，说：“我叫奎格。”同时伸出了手。

哈丁一愣，倒吸了一口气，赶紧往上拉了拉枪弹带，重新敬了个礼，并想补上刚才错过的握手。但他伸出手时，奎格已举起手给他还礼，结果他抓了个空。最后，这个握手礼总算马马虎虎地完成了，哈丁期期艾艾地解释说：“对不起，舰长——我刚才没能认出您——”

“你没有理由能认出我来。你以前从未见过我嘛。”

“是，当然，长官——德·弗里斯没料到您来，舰长——我领您去舰长卧舱好吗？我不知道德·弗里斯舰长现在起来了没有——”

他旋即转身对舷梯旁的一个小军官说：“快去向舰长报告新舰长到了——”那小军官的眼睛正直愣愣地看向奎格，像是要看透他的灵魂似的。

“是，长官。”那小军官名叫温斯顿，身体健壮，颇有抱负，是水手长的二等助手。他先给哈丁敬了个礼，随后又转过身给那位海军少校敬了一个那种使人眼花缭乱的、训练营学员式的军礼。“欢迎您到舰上来，舰长。”说完他就冲进了右甲板上的通道。

哈丁绝望地扫视着后甲板，断定要改变新舰长对“凯恩舰”的第一印象是没有希望了。这位值勤军官心想：就算他真能把蹲在白铁盆前削土豆皮的两个半裸的水兵赶走；止住那些金属刮铲发出的嘈杂声；命令过道上的通讯员把甲板上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连环画册都拣起来；并制止那两个应该是在修理救生艇，却为了争抢在救生艇里找到的一些发霉的巧克力而相互咒骂并快要动手打起来的水兵；就算这一切都能做到，那又怎样？甲板上仍留有臭气熏人的烂菜筐，军官们等待洗涤的成堆的脏服装，正在晾晒的、刚用红漆写上名字的头盔，那堆因水兵躺在上面睡觉而压出一个凹窝的脏救生衣，以及被某个厨师撒在甲板上的那一摊黏糊糊的乌黑的燃料油。反正“凯恩号”是以见不得人的褻衣被人逮住了，这已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看样子，今后苦日子有得过了。

“旅途愉快吧，长官？”

“还好，谢谢你。是从旧金山坐飞机来的，有点儿颠簸。”奎格的语气和态度显得挺高兴。没流露出一点对“凯恩舰”的杂乱无章感到不悦的迹象，甚至好像是完全没有察觉。

“我名叫哈丁，长官，”舱面值勤官说，“少尉。”

“在舰上挺长时间了吧，哈丁？”

“只有三周左右，长官。”

“我明白了。”新舰长扭头，看着水兵们正从小艇上搬着他的行装费力地从舷梯上往上爬。“那个舵手叫什么名字？”

哈丁只知道他叫“肉丸子”，“请稍等，长官。”他快步走到值班台那儿，仔细看了看值班名册，转回来报告说，“他叫德鲁盖齐，长官。”心里觉得自己十分傻气。

“是个新兵？”

“不是，长官。我——是说，他们一般都叫他‘肉丸子’。”

“明白了。”

奎格俯在扶栏上，“德鲁盖齐，不用太在意那个猪皮口袋。”

“哎，哎，长官。”那舵手哼哼哧哧地应道。

新舰长对哈丁说：“我想，在我与德·弗里斯舰长谈过话之前，你最好把我的行装先放在这里。”

“是，好的，长官。”

“尽量离那摊燃油远点儿。”奎格微笑着说。

“遵命，长官。”哈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温斯顿又出现了。他在办差的过程中已设法擦亮了皮鞋，还不知从谁那里抓来一顶干净的白帽子。那顶帽子在他头上戴得端端正正，向前倾斜得恰到好处。他帅气地给舱面值勤军官敬了个礼，“德·弗里斯舰长马上就来，长官。”

“好极了。”哈丁赶快给那没料想到的敬礼还礼，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

德·弗里斯从通道走了出来，向新舰长打了招呼，并友好地握了手。他们构成了一幅旧与新的鲜明画面。德·弗里斯没戴领带，惬意地穿着褪了色的咔叽制服，奎格的白领硬挺得恰如其分，佩带着崭新的战功绶带。“用过早餐了吗？”德·弗里斯问。

“用过了，谢谢。”

“到我卧舱去好吗？”

“好啊。”

“让我来带路吧——哦，你熟悉这些1200吨级的家伙吗？”

“还是你领路吧。我比较熟悉布里斯托尔级的。”

他们相互愉快地笑了笑，德·弗里斯领着他的继任者走了。当他们走得听不见声了，温斯顿才对舱面值勤官说：“看样子挺讨人喜欢的。”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哈丁说着，把他的枪弹带紧了两个扣，“咱们来看看怎么收拾一下这后甲板吧。”

两位舰长坐在德·弗里斯的卧舱里喝着咖啡。奎格舒适地靠在那低矮的黑色皮沙发里。德·弗里斯坐在他办公桌前的转椅上。

“这个想法有点突然。”德·弗里斯说。

“嗨，我并不太愿意被从反潜学校里弄出来，”奎格说，“我已把我妻子与家人迁到了圣地亚哥，反正，我们过了六个礼拜的快乐日子。那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得到在岸上住宿的调令。”

“我为你的太太感到遗憾。”

“是啊，她是个相当招人喜欢的女人。”

“他们不得不那样。”默默地品了一会儿咖啡之后，德·弗里斯说，“你是1934级的吗？”

“我是1936级的。”奎格说。

德·弗里斯知道他是1936级的。他还知道奎格的排序号，他在班上的地位以及与他有关的其他几件事。为了礼节的需要却装作不知。故意误把他说成高一班的学友也是出于一种礼貌。它暗示了奎格很年轻就得到了他现在的指挥官职位。“他们现在提拔你们这些人可真够快的。”

“我猜他们也急着需要你到某个地方去。是什么新的建设工程，我猜得对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们给我犹他州中部的一个供应站。某个缺水的地方。”

“那种可能性不大。”

“我猜也不可能。”德·弗里斯假意绝望地叹息着。这两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围绕他们心中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转圈子，那就是：德·弗里斯即将离开一艘老掉牙的军舰，而奎格即将踏上这艘军舰。德·弗里斯说：“与扫雷很有关系吗？”

“没他妈的太大关系。我似乎觉得他们本想派我去水雷战学校的。可我猜想人事局里是有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得已而为之。”

“嘿，可恶，你并不比我来舰时知道得多。不清楚的情况很多——再来杯咖啡？”

“不了，谢谢。”

德·弗里斯拿起了奎格的杯子，又放在了桌上。奎格伸手到衣袋里摸什么。德·弗里斯以为他要拿香烟出来，赶快拿起一盒火柴。可是奎格拿出来的却是两个弹子大小的光亮的钢球，开始心不在焉地在左手中转着玩。“我想像，”奎格漫不经心地说，“不过是拖拖这种或那种索具而已。”

“大概就是那一类事情。”德·弗里斯说话时甚至显得更无所谓。他关于扫雷的问题并非无的放矢。他思想深处原来猜测奎格是被推荐来统帅这个分舰队的。但现在那种可能性被排除了。他指了指桌子上方书架上一大本用旧了的蓝皮书，“所有的信息都在舰船局第270号文件‘扫雷手册’里。你这几天不妨抽空看一看。”

“我已经看过了，似乎十分简单。”

“哦，是的。纯粹是例行公事。舰艇上那些小伙子都是干这些事的好手。你的助理，马里克中尉，更是个一流专家。你不会有任何麻烦的。我们上周刚完成了一次令人十分满意的演习。很遗憾你当时没在舰上。”

“马里克？”奎格说，“正规海军出身吗？”

“不是，除你之外，舰上只有两个正规海军出身的。像他们那样把小伙子们往雷达学校里送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大概到1月份你就能有一班坚实的军官储备人马了。”

“那是1比几——1比12？”

“1比10——理论上是这样。补足后是1比11。我们曾降低到1比7，后来又慢慢升了上来。现在是1比11，算上你本人。”

奎格停止转动手中的钢球，开始握住它们并弄得它们哒哒直响，“一个好团体？”

“不坏。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他们的职务考评报告都写好了吗？”

“写好了。”

“能让我看看吗？”

德·弗里斯犹豫了。他宁愿口头聊一聊那些军官，轻描淡写地说说他们的缺点，大谈特谈他们的优点。他东拉西扯想用外交手腕拒绝这一要求，可无济于事。没有办法。他只好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如果你想看——”他说，将一捆长长的白色卷宗递给他的继任者。

奎格一声不吭地将前三份看了一下，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钢球。“相当不错嘛。特别是关于马利克的这份。可作为后备。”

“他可是百里挑一的。过去是捕鱼的。对航海技术的了解他比某些副水手长还多。”

“很好。”奎格继续往下看。他一页页地快速翻阅着，根本不看那些详尽的数学分数记录，对德·弗里斯给每位军官个性的一般性评语只是一掠而过。德·弗里斯愈来愈强烈地觉得自己是在怂恿这种类似偷窥的行为。奎格把那些报告交还给他，一面说：“总起来看，像是一批优秀的军官。”

“我想，你将看到的会和你想像的一样好。”

“这位基思出了什么事儿？”

“没事。他将成为一名优秀军官。只是需要督促督促，我已鞭策了他一下。在把报告交上去之前我想重写他的评语，但不知写什么好。他很听话，而且头脑非常好使。”

“那他何以还需要鞭策？”

“嗨，他丢失了一份电报。尽管那份电报并不重要，可按一般原则办事——你知道，他才刚刚起步——我觉得应该让他尽快成长起来。”

奎格噘起嘴唇，然后有礼貌地微微一笑，“我认为没有什么电报是不重要的，真的。”

“是啊，这一点，你说对了。”

“你的通讯官——这位基弗——发现这个错误没有？”

“基弗干得很好。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顺便提一句，他可是个怪人。才华横溢，是个作家。读过很多书。这怪物一直在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写一部小说——”

“你有没有给基思纪律处分？”

“把他关在卧舱内禁闭三天。”

“那基弗呢？”

“我要尽可能地说明一件事情，”德·弗里斯用坚定、爽快的口气说，“我把这两个人都看作极佳的军官材料。经过一定的磨练，基思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军官。至于基弗嘛，他有足够的智慧把任何事情做得无可挑剔，不过他年纪大些，而且兴趣不够专一。你如果能得到他的效忠，他会为你做出很好的成绩。目前他就是一名优秀的值勤军官。”

“很高兴知道这些。我们的值勤军官都靠得住吗？”

远处金属刮铲的敲击声因为头顶正上方新来的一支刮油漆的队伍制造出的可怕的叮叮当当声而增大了。奎格吃不消了。德·弗里斯跳起来按了按蜂音器，对着他床头边上的一个黄铜通话管大吼道：“恩格斯特朗德！告诉甲板上那些该死的家伙不要干了，他们都快把我的头震裂了！”两位在下面谈话的人在震耳欲聋的响声中相互苦笑了几秒钟，噪音戛然而止。

“很多这种事情都在进行着。”奎格说。

“每逢我们在港内停泊时，舱面的水兵们都得这么干。这是保持不生锈的惟一办法。”

“我奇怪这是为什么？一次刮出平滑光亮的金属舱面甲板来，再漆上两层油漆，那样就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刮锈了。”

“已经不存在什么平滑光亮的金属了，”德·弗里斯说，“这些甲板受到了太多海水的浸泡。它们已变得坑坑洼洼了。锈迹从坑洼处向上蔓延，接着就像皮肤病一样在新漆下面扩展。这倒不是件坏事。刮油漆是一项很好的操练。我们让水兵们用刮油漆的活动消磨了很多无聊的时间。”

“这艘军舰操纵起来是否灵便？”

“同别的驱逐舰一样。动力足够用。她不像这些新驱逐舰护卫舰，转弯不灵便。但你能调动她。”

“她受风的影响很大，随风而行，是吗？”

“是的，你必须小心风力与风向。”

“这帮人的军纪好吗？”

“这一点没问题。马里克将他们训练得相当不错。”

“我喜欢军纪严明。”

“我和你一样。你指挥过驱逐舰吗？”

“哦，”奎格说，“我想我在航行中值勤过几百万个小时了。”

“如果遇到与别的舰船并行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那就看情况发出各种适当的命令就是了。”

德·弗里斯仔细端详着他的这位继任人，“你在那艘布里斯托尔级驱逐舰上是副舰长吗？”

“是的，只担任了一个月左右。在其他的几乎每个部门都呆过——那是在‘福克号’上——我负责过枪炮、舰体、锅炉舱以及通讯部门——在我正要升任副舰长时他们把我调到了一艘航空母舰上——”

“舰长常让你指挥吗？”

“嘿，机会不是很多。只有几次。”

德·弗里斯递了支香烟给奎格，自己也点了一支。“如果你喜欢，”他挥手灭了火柴，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可以在你接管本舰之前把她开出去走几趟。你快速地在几个航道上走一走，摆脱并排行驶，还可以变换几次动力等，我可以在你旁边以备不时之需——”

“谢谢了，没那个必要。”

德·弗里斯默不作声地抽了两口烟。“那好吧，”他说，“随时听候您的调遣。您想如何办这件事呢？”

“哦，我必须先看看登录的出版物，写一份移交报告，”奎格说，“我想也许我们很快，比方说今天，就能办这件事。另外，我很想四处看看——”

“这件事咱们今天上午就可以办。”

“我想所有的报告都完成到当前了吧？咱们来瞧瞧——航海日志，战事日记，舰体状况，消耗报告，人员名册，等等，都是最新情况吗？”

“如果它们现在不是，等你准备好接任时它们就是了。”

“损耗清单的情况怎么样？”

德·弗里斯抿紧了嘴唇。

“啊，我不得不抱歉地说那东西的情况相当糟糕。我如果不这么跟你说，那就是在骗你了。”

“是什么问题？”

“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自战争开始以来这艘军舰已航行了大约有10万海里了，”德·弗里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大装大卸、夜战、暴风雨，等等，我们半数的备用装备都不见了，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究竟到他妈的哪儿去了。在你把一个蠢笨的混蛋玩艺儿拖离暗礁并遭遇空袭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扣绳滑轮从边上掉下去了，你根本就不会将它写进备用装备损耗登记卡里。你应该写，但你不会去写的。”

“好吧，那就重新造一份清单，再附上一份装备损失调查报告就行了。”

“肯定会行。造一份备用装备状况的清单需要两个星期。如果你愿意在这里等到我们把清单造出来，我将很高兴现在就开始——”

“得啦，不用啦。我也能像你那样来办这件事，”奎格说，“我原想我明天就可以接任——假如我今天能看到那些登录的出版物和报告的话。”

德·弗里斯既感到暗喜又感到吃惊。他曾在48小时内就接下了他的“凯恩舰”舰长职位，不过，那时他是副舰长，与舰长一样熟悉这艘军舰的情况。奎格踏进的是一艘不同类型的军舰，对这种军舰他几乎一无所知。他原本有理由要求出海航行几天，以便观察该舰在行动中各种设备的状况。德·弗里斯本来估计指挥权的交接可能需要一周时间的。然而，多嘴提任何意见都绝对不符合海军的办事方式。所以他起身对奎格说：“好啊，想到三天后就能见到老婆了，真是太好了。咱们这就在舰上大致浏览一下如何？”

“好的。”奎格说着将那两个钢球放进口袋。

“若是我事先知道你来，”德·弗里斯说，“我会做一次舰长的全面检查，把她给你擦拭得干净一些。小伙子们会干得漂漂亮亮的，尽管你看见她现在这种样子可能不这么想。”

“都这时候了，夏威夷还这么凉爽。”奎格说。

那天下午，威利·基思在弹药舱里他的床上躺着，想阅读他从基弗那儿借来的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但是怎么也读不进去。好奇心使他心痒难耐，忍不住想离开他那自囚的囚室去见见那位前来解救他脱离德·弗里斯的暴政的人物。他把同一页书看了四遍，而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即像科学家根据一块颞骨构建出穴居人那样，根据哈丁的描述构建着奎格。

“您是基思先生吗，长官？”

威利抬头一看，看到惠特克那张耷拉着嘴唇的惨兮兮的脸离自己的脸颊只有两三英寸。“是啊，什么事，惠特克？”

“舰长要你到军官起居舱去。”

威利跳下床，穿上他最干净的咔叽制服，更换领针时，还在匆忙中扎破了拇指的指肚。因此，他走进军官起居舱时，还在嘬他的拇指，这也许是一种不幸的不成熟的流露。两位指挥官正在铺着绿呢子桌布的长桌前喝着咖啡。“基思少尉，”德·弗里斯正儿八经、又语带讥讽地介绍说，“奎格少校。”

新舰长站起来与威利用力地握手打招呼，并友好地微笑着。威利只迅疾地瞥了一眼，就看清了如下的细节：个子不高，比他自己稍矮一点儿；整洁的蓝制服上佩带着两条战役绶带和一枚胜利星章；白嫩的椭圆形脸盘略显胖些，两眼小而细；几绺淡黄色头发横在几乎光秃的头顶上，周围一圈头发稍微密一些。“你好，基思先生。”奎格说话时态度热忱，心情很好，声调高昂而欢快。

威利立时就喜欢上他了。“您好，长官。”

“威利，”德·弗里斯说，“你是否准备好赶写一份登录的出版物清单和一份移交报告？奎格舰长需要在今天下午拿到它们。”

“没问题，长官。”

“不得有任何遗漏，行吗？”

“是，长官。”威利略微加重了一点鄙夷的语气。在新舰长面前，德·弗里斯的权威似乎式微了。

“很好。”舰长德·弗里斯转身对他的继任者说，“我把他全交给你了。假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就跟我一说。”

德·弗里斯迈步进了他的卧舱，关了门。威利转身面向新指挥官。他压抑不住心里的喜悦，顽皮地咧嘴笑着，“您到舰上来真好，长官。”

“哦，谢谢你，威利，”奎格扬起眉毛，热情地微笑着说，“咱们这就开干，好吗？”

第二天上午11点，水兵们在前甲板上列队集合，以例行公事式的阵势举行了指挥权的交接仪式。军官们事前做了很大努力，想使水兵们在这个仪式上看起来体面一些；可是，尽管擦亮了皮鞋，穿上了新工作服，刮了胡子，总体效果却像是一伙身上的虱子刚被救世军消灭了的流浪汉。

仪式结束后，两位指挥官一同到下面去了。舰长的卧舱里横七竖八地堆着两位指挥官的行李。德·弗里斯掂着脚从行李的空隙中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打开了一个小保险柜，拿出几个贴着标签的钥匙和几个封好的信封，交给奎格。“信封里是你所需要的各种暗码锁的暗码……好了，我想就是这些了。”德·弗里斯将房间环视一遍，“我给你留下一大堆侦探小说。我不知你是否喜欢它们，我看它们全是因为我只能看那些东西。它们能转移我的各种烦恼。反正我一页一页都看了，可从来都不记得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多谢了。我想我首先得用一段时间看公务方面的东西以方便工作。”

“那是当然。好了，我走啦。”德·弗里斯昂首直视他的继任者。奎格与他的目光对视了片刻，然后将手伸给德·弗里斯。

“祝你在新岗位上官运亨通。”

“就算我真能如愿。你得到的这艘舰也不错呀，奎格，而且还有一帮好水手。”

“但愿我能驾御得了他们。”

德·弗里斯粲然一笑，犹豫着说：“我很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这不是一个相当草率的安排。”

“唉，我十分理解，”奎格说，“你在前方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不是那么回事。你在有些军舰上能够做到的事情，在别的军舰上就做不到，”德·弗里斯说，“我只跟你说，这些该死的旧军舰该拿去熔化掉做剃须刀片了。它们摇晃颠簸得太他妈的厉害，发电设备已完蛋，所有机械都陈旧不堪，而且水兵们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这些锅炉房是海军里仅存的，烧锅炉的士兵不得不在高温下工作。倘若出了任何一点差错，反卷的热气足以把他们全都杀死。水兵们知道他们在同什么打交道。奇怪的是，这些疯狂的混蛋大多数都喜欢这种工作。他们之中只有极少几个该死的家伙打报告请求换换活儿。不过，他们必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办事。看着他们，这简直是无赖汉组成的海军。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去干，他们就一定不负所望。他们与我共渡过一些难关——”

“好啊，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详情，”奎格说，“那艘小艇是不是在等你呢？”

“我想是的。”德·弗里斯掐灭香烟，打开房门。

“惠特克！帮我拿拿行李好吗？”

威利正在过道上系枪弹带，两个司务长的助手拿着德·弗里斯的提包走了上来，德·弗里斯在他们后面跟着。

“小艇在哪儿呢，威利？”

“啊呀，我原以为您4点才走呢，长官。我刚才派它到‘弗罗比歇尔号’交换影片去了。10分钟后回来。真对不起，长官。”

“不碍事儿。把提包就放这儿吧，弟兄们。”

“是，长官，”司务长那两个助手说，“再见了，舰长。”

“可别给新舰长往舰桥上送那种冷咖啡了。”

“记住了，长官。”那两个黑人小伙子不好意思地咧咧嘴回答道。

德·弗里斯一只脚踏在一根救生索上凝望整个港湾。他身着蓝色戎装显得异样地威武。在后甲板上刮油漆的水兵们向他投去好奇的目光，并低声议论他。迫于和他前任舰长之间的尴尬关系，威利觉得自己必须找几句话说说。“感觉怎么样，长官？”

“感觉什么怎么样？”德·弗里斯说，连看都没看他。

“哦，离开这艘军舰，在呆了——多久之后——5年多了，不是吗？”

德·弗里斯歪着头冷冷地审视着威利，“是我一生中最他妈的快乐的时刻了。”他气哼哼地说。

“我希望您得到一艘好军舰，长官。”

“我是该有一艘好军舰了。”德·弗里斯走开，缓步向舰艏而去，还低头看了看他的皮鞋。这时，一群上士和下级军官从厨房旁边的通道里走了出来。他们看着这位前舰长朝他们走来，其中那年龄最长的上士，一个肥胖、面相憨厚、名叫巴奇的水手长，挺着大肚子走到他面前说：“请

原谅，舰长。”

“又怎么了？”

巴奇摘下他那油腻的咔叽军帽，露出光秃的脑袋，将那顶帽子在手里揉搓了一阵，又戴在头上。“是这样的，没什么，长官。只是几个人凑起来弄了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长长的扁平盒子，打开后，里面现出了一块银质手表。德·弗里斯瞪眼看了看那块手表，又环视那些局促不安的水兵。

“这是谁的主意？”

“唉，大家一起的，长官。”

“那么，大家一起都是他娘的笨蛋。我不能接受这东西。这是违反海军条例的。”

巴奇无助地看了看其他人，“我跟他们说过了，长官。可是我们以为——”

一个头发散乱的高个子船舶修理工——德·洛契开口说：“您并不总是按条例办事的呀，舰长——”

“那正是我该死的麻烦所在，”德·弗里斯说，“我在海军这个无赖汉里呆得太久了。”

巴奇扫了一眼舰长那不大友善的面孔，笨手笨脚地合上了那已经打开的盒子，将其放在排风扇肮脏的纱罩上，“我们完全是出于好心，长官——”

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与突突的马达咳喘声说明那艘小艇就要向军舰停靠了。“你们这些小伙子们要像以前一样努力跟新舰长好好干，”德·弗里斯说，“你们都很清楚，这条船是由你们这些军官和上士们操纵的。把士兵管好，让诸事都有一个好的开端——”他又转身对威利说，“我这就离舰了，先生。”

“嗯，嗯，舰长。”他们互相敬礼。

德·弗里斯一手扶着舷梯，目光落到那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手表上。“你们瞧，”他说，“某个傻蛋把一块手表落在这儿了。”他从盒子里拿起手表，戴在自己手上。“不妨从这艘旧军舰上给自己偷取一样纪念品作为纪念，这表还不错，”他边说边用品评的眼光看着那块表。“现在是什么时间，基思先生？”

“4点，长官。”威利答道。

“3：30。”德·弗里斯嘟哝着调整了指针，“我要让它永远都慢半个小时，”他对水兵们说，“好让我想起‘凯恩号’这帮惯坏了的臭水兵们。请哪一位把我的行李扔下来。”

他开始从舷梯上往下爬，走出了视线。随后他的头和两只手臂又露了出来。他仰头看着那些水兵，向他们敬了一个礼。“多谢了。”他说，

然后就跳落到小艇里。他的提包随即被放了下去，接着小艇就开走了。威利看着小艇远去，期盼着德·弗里斯向“凯恩舰”投来长时间恋恋不舍的告别目光，然而他根本没这么做。威利望到这位前任舰长的最后一眼是见他垂头丧气地坐在天篷下面的垫子上在看一本简装的侦探小说。

“甲板上的人立正！”舷梯旁那位上士高声喊道。

威利转过身，挺直身子。奎格舰长身穿咔叽布衬衫和长裤正从右舷的过道里走出来。他因为没穿双排扣的蓝制服而看上去像是换了个人。他双肩窄小，且下垂得很厉害，胸部内凹，大腹便便。他的额头布满皱纹，中央的三道垂直皱纹很深；他眯着双眼仿佛在努力看着远方。威利给他敬了个礼。奎格根本没理会威利的这个姿势，正放眼向后甲板望着。“小艇走了？”

“是的，长官。”

“威利，从现在起解除你的禁闭，也可以说这是特赦。”

“谢谢您，舰长。”威利高兴地说。

奎格在舷梯旁的值班台前停住脚步，心不在焉地转动着左手里的钢球，举目四望。水兵们正低着头，不言不语地忙着干活。奎格低头看了看舵手的航海日志，“德·弗里斯舰长的离去还没有记录在日志上嘛。”

“我刚才正要记呢，长官。”舷梯的值班军士恩格斯特兰德接口说。

“很好。要记下离去的准确时间。”

“是，是的，长官。”

奎格看着恩格斯特兰德写下这条记录。同时看见那位通信兵的蓝色粗布衬衫的背后印着几个红字：“杀手恩格斯特兰德，放手。”于是对威利说，“基思先生。”

“有，长官。”

“传一道令你们轻松的命令：我们在珍珠港期间舷梯值班员可以穿白色军便服。”

那就是“摩尔顿舰”及大多数其他驱逐舰上值班时穿的制服，威利曾看见过。这命令使他感到高兴。“凯恩号”就这么不失时机地回归海军了。他赶紧说：“是，遵命，长官。”

奎格继续他对这艘军舰的详细视察，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钢球，垂着肩，一路东看西看，左看右看，看了个一溜够。“好的，”他说，“传令下去。全体军官16点30分在军官起居舱开会。”

“是，遵命，长官。要不要我找个上士替我值班？我还在值班——”

“在港内停泊时军官们一直在值班吗？”

“嗯，是，长官——”

“找个上士传令无妨。你可以不去开会。”“凯恩号”军舰的新指挥官

向左舷的通道口走去。“找两个受到约束处分的人，”他回头吩咐威利，“带上松节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油迹擦拭干净。”他指着上午残留的油迹。

“我们这里没有受约束处分的人，长官。”

“哦？……那好吧，就找几个舱面水兵去干。总之，要把脏处都擦干净。”奎格舰长继续向前走去。

12 新秩序

4时30分，“凯恩号”的全体军官，除了基思、戈顿及舰长之外，都已在军官起居舱的长桌四周就座。基弗与马里克在喝咖啡，其余的人或是抽香烟，或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绿色的桌面，没有一个人说话。在一天之中的此时此刻，这间起居舱里真是异乎寻常得干净整齐。杂志和简装小说都上了架，平时乱放在桌上的那些编码器械也都不见了。

“这就是文学上所谓的，”基弗低声评论道，“孕期停顿。”他边说边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

“这会儿尽管放心说俏皮话，汤姆。”马里克小声说。

“我只是在说，咱们的新舰长颇具戏剧意识。我举双手拥护。”

舰长卧舱的门把手转了一下，马里克立刻压低声音说：“别说了。”戈顿走了出来，目光绕桌子看了一遍。“都到齐了，舰长。”他朝敞开的门里叫道。奎格走进军官起居舱。军官们起立时带起了一阵椅子腿挪动的响声。“凯恩号”的军官们这一年里还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其中有好几个人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仪式，但他们全都本能地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先生们。”奎格轻松地笑着说。他在椅子上坐下，在面前放了一盒未开包的香烟和一盒火柴，微笑着四下里看了看，与此同时，军官们也一一就座。他悠然自得地撕开烟盒，点了支香烟，从衣袋里掏出那两个钢球在手里轻轻地来回滚转着，这才开口说话。他间或举目看看军官们的脸，要不然就两眼一直盯着手里的香烟或那两个钢球。

“哦，先生们，我刚刚在想我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我们将在同一条船上共同生活很长时间。你们大概很想知道一点我的情况，坦白说，我对你们也有点好奇，尽管我对你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当好的第一印象。我认为这是一艘非常好的军舰，因为她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军官。我想我们即将作一次漂亮的巡航，而且，正如德·弗里斯舰长所说，我希望是一次漂亮的捕猎。我愿意与各位通力合作，也期望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关于忠诚的问题，有对上的忠诚与对下的忠诚。我所要的和期盼的是对上的绝对忠诚。如果我这么做了，你们就将得到对下的忠诚。如果我不——那么，我将找出不的理由，而且我负责一定找到。”他说完便大笑起来，表示这话是开玩笑，惹得坐在他身旁的军官们也跟着微笑了。

“啊，对了。在舰上有四种做事的方式——正确的方式、错误的方式、海军的方式和我的方式。我要求在这艘军舰上执行我的方式，而不用去操心其他方式。按我的方式行事，咱们就好相处——好啦，就说这些。有什么问题吗？”

他环顾大家，没有人提问题。他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很满意。“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讲究照章办事的人，任何了解我的人都会对你们证实这一点。我相信章程的制定是有其目的的，凡是被写进章程里的规定都

有其目的。在遇事拿不定主意时，你们就要想到本舰是按规定行事的。只要你们按规定的章程办事就不会遭到我的异议。你们如果偏离了规定的章程，那你们最好有足够多而且站得住脚的理由——即使如此，你们仍会遭到我的激烈的异议，而在这艘军舰上，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容被驳倒的。这就是当舰长的一个好处。”他再次大笑并再次赢得同前次一样的微笑。基弗一边听着，一边慢慢地将一支香烟揉得稀烂。

“我要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奎格接着说，“在我的舰上，优异的表现算是正常，正常的表现算是亚正常，而亚正常的表现绝对不容许出现。成就任何伟业都非一日之功，而这艘军舰在我到来之前已服役了很长时间了。我说过，我认为你们都是优秀的军官，如果我要对哪一位所负责的部门无论做何种变动，我会尽快通知他的。目前大家仍旧各司其职，不过，要切记我的话，在我的这艘军舰上优异的表现只算正常。”

基弗把被他揉碎的香烟慢慢地放进他的咖啡杯里。

“好了，既然我已大言不惭地说了这么多，”奎格说，“我愿意给任何别的想同样这么做的人同样的机会……没有要说话的人吗？好的。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经受严明纪律的考验，倘若谁觉得自己此前在遵守纪律方面还不够严格的话。我们要有一艘纪律严明的军舰。同时切记我说的关于对上忠诚与对下忠诚，以及优异的表现只算正常表现的话。还有就是，我说过，我认为你们是一批优秀的军官，而且我把作为你们当中的一员视为一种特殊的荣幸——希望我们大家不要辜负这一说法。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我谢谢大家，并——”他又大声笑了，笑得毫不拘礼，一下子便驱散了他刚才讲话中那种军法森严的紧张余音。“——该上岸的都上岸去吧。”

他起身，拿起了他的香烟。军官们都站了起来。“不必起立，不必起立，”他说，“谢谢大家。”随即进了他的卧舱。

军官们同自己周围的同伴们互相交换目光。片刻鸦雀无声之后，戈顿问道：“谁有话要说吗？”

“到海滩去的小快艇什么时候开？”基弗问。

“18时正，”戈顿说，“你问得好，因为那时你将在舷梯口值班。”

“正相反，”基弗和蔼地说，“我将在小快艇里。我同战争情报处办公室的一位大学毕业生有个约会。她懂得双音节词汇。与‘凯恩舰’上的生活相比，这将会是一个高度知识化的晚上。”

“嘿，用单音节词汇来说，你输定了，”戈顿说，“新下的值班命令。在停港期间，舰上必须24小时保持有四名军官。包括我或是舰长，及另外三名军官——再说一遍，三名——轮到值勤的部门的军官，一个都不能缺。我记得今天是不是该你的部门值班了？”

基弗向四周看了看，说：“谁愿意替好朋友老汤米值个班？”

“我来值，汤姆。”马里克说。

“谢谢，史蒂夫。我也会这么做的——”

“对不起，伙计们，”戈顿插话说，“不准代替。”

基弗咬了咬嘴唇，骂开了。巴罗在他的华达呢翻领上擦着手指甲，站起身来，娇声娇气地说：“我可以带一本词典到小快艇上，在那些双音节词上下点苦工夫。她知道怎么说‘高兴’吗？”在场的所有军官轰然爆发出一阵男性的笑声。

“哎呀，求求你了，伯特，”基弗恳求道，“这简直是毫无道理嘛。咱们这种值班纯粹是闲呆着。除了往舰上拉拉蔬菜之外没别的事干。真是见鬼了，咱们在图拉吉时并未在舰上留四名军官，而那时每晚都有东京的快件。”

“汤姆，你的话确实很有说服力，”戈顿说，“你的论点感动得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那就请你到里面去跟舰长把事情讲清楚，好吗？”

卡莫迪打了个哈欠，将一只手放在脑袋顶上。他瞌睡得迷迷糊糊地说：“我知道那部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另一章今晚在哪里写了。”

基弗站起来，说了一个短促而恶毒的脏字，就回他的房间去了。他从他那乱七八糟的书桌上拿起那部奥里留斯^①的著作，躺倒在床上。他拿着那位罗马皇帝的抚慰人心的禁欲主义哲学刚刚读了10分钟，戈顿的头就探进了他的房间。

“舰长要见你。穿戴整齐了去向舰长报告。”

“太高兴了。”基弗悻悻地说着，从床上跳了下来。

奎格舰长站在他房间里的洗脸盆前，正在刮胡子。“喂，你来了，汤姆，”他说，“我马上就来。”他没请基弗坐下。德·弗里斯也曾跟他的部门长官们无视这种礼节。他们已习惯于不经邀请就随便在扶手椅上坐下。基弗对他在奎格眼里的分量毫无把握，未敢贸然坐下。他斜靠在舰长的床上，点了支香烟，以示他无所畏惧。奎格嘴里哼哼着什么歌儿，擦着脸上的肥皂泡沫。他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衩，于是，基弗暗中颇感兴趣地端详起这位舰长让人不敢恭维的形体来了：胸部白皙瘠平无毛，肚腹小而圆鼓，两腿细瘦苍白。

“可恶的灯光，”奎格眯缝着眼睛看着他镜中的形象说，“德·弗里斯没有割破他的脖子真是奇迹。”

“我们可以给您弄一个亮点的灯泡，长官。”

“哦，我认为没那个必要——告诉我，汤姆，你认为你的助手，基思怎么样？”

“威利？他是个好小伙子。”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名军官怎么样？”

“这个么，就同任何少尉一样，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的。”

“我对他会成为什么不感兴趣。就目前而言，我同意你说他是个好小

伙子——也是个极不成熟的小伙子。特别是做登录出版物的管理员。”

基弗急忙说：“长官，我肯定他能将这项任务管理得尽善尽美——”

“他在这方面受过什么样的训练？”

“训练？”

“我知道你曾在通讯学校学习过五个月。”

“没错，长官。可是做这种事根本不需要——”

“他研究过《登录出版物手册》吗？”

“我设想V7学校教了他们一些基本的——”

“在海军里不允许对任何一件该死的事情作什么设想，汤姆，”奎格厉声说，眼睛一会儿盯着基弗的脸，一会儿又注视着别处，“今天下午考他有关手册的知识，看他能不能通过？”

“好吧，不给预告——”

“能办到吗？”

“我当然能。”基弗生气地扬声说。

奎格边清洗他的剃须刀，边高兴地对基弗说：“我对此确信不疑。这就是我何以认为你应该重新负起管理员责任的理由。”

“但是，长官——”

“那孩子显然对分类收藏一窍不通，汤姆。何以见得呢？看看保险柜里那些像垃圾一样塞在一起的和胡乱堆放的秘密刊物就知道了。而且无线电报务舱里有他的刊物，舰桥上也有他的刊物——没有一件是保管收据上有的。嗨，是不是你教他这样收藏登录出版物的？”

事实上，那正是基弗的主意。威利接手的是一团乱得惊人的乱麻，而当时这位小说家曾满不当回事儿地大笑着说：“这不是一艘战列舰，威利。不用管那什么保管收据之类的胡说八道。咱们聚在‘凯恩号’上的都是好朋友。”威利少尉当时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话。

基弗说：“我知道了，长官，事情可以变得更井然有序一些的——我会协助他——”

“别费劲了。你接替他的工作。”

“长官，我不明白，在这支分遣舰队里还没有一艘军舰是用一个正职海军中尉做管理员的——那是海军少尉的附带职责——向来是——”

“好吧，在这件事上我不想不讲道理，”奎格说，“你认为把基思培训成一名合格的管理员需要多长时间？”

“几天吧，最多一星期，威利就能把那本保管手册熟记于心。”

“很好。那就这么办吧。”

“哎，好的，长官。谢谢您。”

“别弄错了我的意思，”奎格说，“眼下我要你先接替他，今晚就接。”

“什么！而且要写出一份清单与一份移交报告。之后，再回头从现在算起，给三天时间？”

“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移交报表。”

“长官，一个身为值班员领班的部门首长的时间是有限的。假如您期望我在尽我的主要职责方面有高效率的表现——”

“我期望你在你所有的职责上都表现出高效率。这件事也许会减少一点你写小说的时间。但是，不言而喻，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来军舰上写小说的。”奎格在随后充满恶意的沉默中拉开了他的抽屉。抽屉滑落到地上，他一脚将它们踢到一个墙角里。“好啦，”他拿起一条毛巾，兴致勃勃地说，“我希望淋浴有热水。”

基弗憋着气，慢声问道：“长官，您是反对我写小说么？”

“绝无此事，汤姆，”奎格说着，从他那狭小的衣橱里取出一件褪了色的蓝色浴衣，“作为一种使头脑清楚与机敏的刺激剂，军官们有一项知识类的业余爱好是受鼓励的。”

“那就好。”基弗说。

“只要你那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达到标准，就当然很好，”奎格又说，“我说的是所有的报告都是最新的，所有的变动都记录在案了，所有的往来函电都处理完了，所有已列入计划的训练项目都达到了最高程度，你本人的训练也已完成，总之，样样都掌握得尽善尽美，不留一点必须用业余时间去做的事情。达到了这种境况之后，我想，海军才会视你为最优秀的。”

“我认为海军里没有多少军官能说他们的部门已达到了这种状况的——”

“也许，一百个里连一个都没有。当前，一般的军官若能按时完成任务，又能每晚睡上六小时觉的就算幸运的了。我猜想这就是海军里之所以没有许多小说家的原因。”奎格咯咯笑着说，“可是，德·弗里斯舰长说你是个有异常能力的人，而我有一切理由希望他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基弗伸手握住门把手。“别急着走啊，”舰长说着，撕开了一块肥皂的包装纸。“我还想多聊一会儿呢。”

“我以为您要去冲淋浴呢，长官。”

“嗨，咱们照样能聊嘛。来吧。”

“哎，汤姆，我们此刻监听的是哪一类无线电台？”由于他要压倒淋浴室里水流砸在金属甲板上的响声而大声地问。

对基弗来说，在淋浴时进行交谈还真是件新鲜事儿。他假装没听见

奎格的话。过了一会儿，舰长转过身来，边往下身擦着肥皂，边低着头嚷嚷着，“喂？”

“水声太大我听不清楚，舰长。”

“我刚才说咱们监听的是哪类无线电台？”

两小时前，基弗的首席无线电报务员曾向这位通讯官报告奎格曾到那舱室里去过，十分详细地盘问了监听电台的情况。在得知他们仅仅照抄海港当地的广播时，这位新舰长被气得勃然变色。因此，基弗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小心翼翼，字斟句酌。“是这样的，长官，我们遵照的是标准的珍珠港程序。我们照录海港电台的电讯。”

“什么！”奎格舰长满脸惊异地喊了一声，“那么福克斯电讯程序呢？我们没有监听福克斯电讯吗？”他抬起腿，往腿的内侧抹肥皂。

“我们从‘贝特尔吉斯号’获取各种电讯程序。他们负责为港内所有的驱逐舰进行监听。这是标准程序。”基弗喊道。

“你不用大声喊叫，我听得见你。是谁的标准程序？是与‘贝特尔吉斯’在同一个窝里停泊的驱逐舰吗？我们离他们有摩托捕鲸快艇行驶一个小时的距离。假如有发给我们的急电怎么办？”

“他们就应该通过海港电路立即把它传给我们。”

“应该。倘若他们不呢？”

“哎呀，怎能这么说呢，舰长，倘若‘贝特尔吉斯号’爆炸了呢？倘若我们爆炸了呢？您必须假定的是正常的情况——”

“在这个海军里没有一件该死的事情是你能够假定的，”奎格驳斥道，“必须彻底打消你的那种想法。从现在开始，本军舰上不许有任何事情是假定的，一件也不行。”他冲洗完身上的肥皂，关了水。“请把那条毛巾递给我。”基弗按他的吩咐做了。

“现在，你听着，汤姆，”舰长用那条毛巾擦拭着身子，用比较愉快的语调说，“在这支海军里，一个指挥官只有一次机会犯一个错误，只是一个错误，不能多了。他们正等着我犯那个错误呢。我可不想犯那个错误，在这艘军舰上也别想有人使我犯那个错误。我有办法让我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不打瞌睡，为了使他们清醒起来，纵然要限制每个人六个月不准登岸，把他们都累得成了二流水兵，我也在所不惜。但我对‘贝特尔吉斯号’上某个打瞌睡的愚蠢的猴崽子却无计可施。所以，我不允许让‘贝特尔吉斯号’替我执行监听任务。我们要自行监听，而且要24小时监听，而且从现在开始就监听。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奎格亲切地看着他，说：“要不要和我一起到俱乐部去喝几杯？”

“对不起了，长官。按照新的值勤命令，我必须守在舰上。”

“噢，真该死，”舰长遗憾地说，仿佛他与基弗都是某条愚蠢的规定

的受害者。“唉，那就下次吧。喂，我还想在不久之后读读你的小说呢。里边是不是有很多关于性的描写？”他满怀希望地咯咯笑着说。

基弗问：“没有别的事了吧，长官？”

“就这些事了，汤姆。”奎格说罢，就踢里趿拉地往通道那头走了。

通讯官基弗回了他自己的房间。他躺到床上，拿起那本奥里留斯的著作。他点了支香烟，一口接一口地使劲抽了起来。不大一会儿，便满屋烟雾缭绕，他就在那白色烟雾里躺着看书。

那天晚上11点，威利·基思到后甲板上找基弗。在舷梯口值班的上士，白制服整洁漂亮，心情却不大好，告诉他值日长官正在舰艏视察。威利走上微风习习的舰艏楼，发现基弗正在一条叠起来的毯子上坐着，背倚着铁锚，两只脚在舷边上荡着，枪弹带在甲板上扔着。他抽着烟，凝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嗨！”威利招呼道。

“嗨。”

“忙吗？”

“不太忙。正在构思一首十四行诗⁽²⁾。”

“抱歉，打搅你了。”

“丝毫没有。这是一首蹩脚的十四行诗。找我有事吗？”

“我一直在攻读那本《登录出版物手册》，读了3个小时了。我想我已把第一部分背下来了。”

“干得好。”

“我可以到‘摩尔顿号’去看看我的朋友吗？”

“去吧。”

“我刚才去过戈顿先生那里向他请示，可是他睡着了。”

“去他的，你在港内访友无须经副舰长批准。尽管走好了。”

“谢谢。祝你的十四行诗大获成功。”

在“摩尔顿号”一尘不染的军官起居舱里，有几个垂头丧气的军官四散坐着看杂志或喝咖啡，而凯格斯却不在其中。威利穿过过道来到凯格斯的房间，拉开绿色的门帘，看见他的朋友正趴在桌上打着呼噜，瘦长的脸庞压在一摞打开的蓝图上。台灯的光线正照在他闭着的双眼上。他的两只手姿势别扭地耷拉着，指关节都擦着甲板了。威利迟疑了一下，拍了拍凯格斯的肩膀。这位少尉被吓得一下子蹦了起来，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惊恐地瞪着眼看了威利一会儿，这才恍然大悟，认出了威利，亲密而伤感地微笑着同他的朋友打招呼：“你好，威利。”

“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干吗研究这些蓝图？”威利诧异道。

“我正在学一门工程学的课程。”

“工程学？你是个舱面水手。”

“舰长让所有的工程人员学习舱面操作，让所有的舱面水手学习工程学知识。他说，要把我们都造就成全才军官。”

“这可真是了不起，”威利说，“只要你不必管理一个部门，不值班站岗，不打仗——我看，咱们还是下一盘棋吧。”

“好啊，我太想下棋了，威利，”凯格斯小心翼翼地说。他悄悄地往过道里探视了一下，“看起来岸边没什么东西。我可不怕。走。”

他们进了军官起居舱。凯格斯取下一块棋盘板和一只装着红黑塑料棋子的盒子，对一位矮胖上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估计不过午夜不会回来。”那位上尉含含糊糊地说。他无精打采，几乎是平躺在一张扶手椅上，目光呆滞地盯着一本破烂的《生活》杂志。

“这真是太好了，威利。很高兴你过来看我。哼，管他呢。咱们就喝两瓶可口可乐吧。”

“好的。”

凯格斯进了舰上的食品储藏室，不一会儿出来时拿着两个挂霜的瓶子。他四周看了看，问道：“还有谁要喝吗？”大多数军官根本没理睬他。有两位将黯然无光的眼睛转向他，朝他摇摇头。那个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的汉子没精打采地说：“我如果再喝一瓶可乐就要休克了。”

威利问：“你们这些伙计们还不能自由活动吗？”

“要到星期天才行。”凯格斯答道。

“只怕是要等到我们接到一封电报，”那位懒洋洋躺着的仁兄说，“命令我们前往特鲁克群岛并进行扫雷了。”

在威利摆棋子的当儿，凯格斯对着可乐瓶长长地喝了一大口，“哇，这可乐真好喝，我感觉好极了。你们各位反不反对我打开收音机？”无人应答。他刚一拧旋钮就听见一阵响亮的爵士音乐传了出来。“热狗。换换口味也好，不听夏威夷音乐了。快把棋子摆好，威利。我这就去给你拿裤子，布里朴——得——布鲁朴，布里朴——得——布鲁朴——”

他连舞带唱地跳起了一种怪异而生硬的快步舞曲，两肘朝外，双臂下垂。那位在扶手椅上躺着的上尉用一种夹杂着厌恶与怜悯的目光看着他。“真让人吃惊，”他说，“打一个盹儿会使那个精疲力竭的杂种成为什么样子。”

凯格斯在威利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走了一步红“卒”。“哎，威利，你记着。你要是听见蜂音器连响两声，那就是说下棋结束了。那是舷梯那儿发出的信号，报告他回舰了。你要像其他人一样，马上消失。走右舷的过道，那样你大概不会碰上他——”

“倘若我真的碰上他了呢？”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位扶手椅上的上尉开口说，“拍两句马屁，然后口哨吹着《起锚歌》悠然走开。”

“你们的新舰长怎么样？”

“同样是一个人，换个样子而已。”

有几个军官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回他们的房间去了。

“这真是太妙了，”凯格斯说着，喝干了他的可乐，“咱们真该多玩玩这个，威利。”

军官起居舱的门开了，铁公爵萨米斯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奎格。凯格斯没有动。他走了一步“象”，满脸笑容地扬起了头。他看见其他军官们全都站了起来，脸像死人一样，毫无表情。他发出一声像是被人掐着脖子似的哀号，猛地蹿了起来，把棋盘都撞翻了。那些棋子唏哩哗啦地滚得满地都是。

“先生们，”铁公爵萨米斯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奎格舰长，‘凯恩号’的新任指挥官。晚上好，基思。”

“晚上好，长官。晚上好，舰长。”威利说。

“好啊，我很高兴我拥有一名棋手，”奎格说，“我一直想下下棋。”

“最好的放松活动，”铁公爵说，“糟糕的是太费时间。自开战以来我还没玩过一次呢。不过，既然我的通讯官似乎有闲空，我或许也可以加入——”

“长官，今晚的电报全都译完放在您桌子上了，”凯格斯颤声说，“我今晚还完成了两个半工程学的作业——”

“你能不能停一停你们的游戏去给奎格舰长和我弄一点现煮的咖啡？”

“是，长官。当然啦，长官。”

两位舰长进了萨米斯的卧舱。凯格斯跑进食品储藏室，出来时拿着装满清水的玻璃咖啡壶。

“这算什么，”威利不平地说，“你还兼着勤务兵的差事吗？你化妆用的软木炭哪儿去了？”

“别急，威利。我是军官起居舱的膳食出纳员。我自己动手比跑去叫个膳食服务员弄起来更快些。事情就是这样。”说完，他就开始拣地上的棋子。

“斗棋结束了。我拿走了。”

“哼，真见鬼了，好吧。”

“哎，为了能喝上一点那种咖啡我要在附近磨蹭一会儿——如果我能像诸神一样同享一只碗里的美味的活的话。”

凯格斯扭头看了看舰长的卧舱，“没问题，呆在附近别走远了。不

过，威利，请你千万不要再说那种话了——他听得见的。”

威利在舰艙楼上告别基弗去了“摩尔顿号”之后，这位通讯官仰头凝思了片刻，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拍纸簿、一枝铅笔和手电筒，开始写起诗来。没过几分钟，马里克那模糊的身影来到了舰艙楼上。这位中尉愁眉苦脸地同基弗打过招呼，就把一个狭窄的锚机发动机的舱盖拉开，把手伸进去打开了一个开关，一道黄光便从小舱口里射了出来。“夜里这个时候了，油漆储存仓库里还在干什么？”

“弄备用设备清单。”

“你还在弄那个东西？你这牛马般的可怜虫，坐一会儿吧。”

马里克搔了搔他那圆脑袋上的短发，打了个哈欠，接过一支香烟。从油漆储存库里射出的强光突显了他脸上疲惫的线条和他两眼下面肿胀的眼泡。“唉，事情紧急呀，”他说，“不过，我想我能在星期五9点之前赶出来。你在干什么——在写你的书？”

“嗯，写点东西。”

“也许你还是把你那玩艺儿搁一段时间为好，汤姆——至少在你值班的时候不要干——直至这位新舰长把事情都整顿好了。”

“在珍珠港里在舷梯口在8点至午夜值班有他妈的什么意义，史蒂夫？我们应该派的是一名军士与一个通信兵，那就够了。”

“我知道。但是，咱们这个鸟人是刚刚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调过来的。”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马里克吸了一口烟，脸上现出了一种顾虑重重、沉思的表情。他的容貌虽不好看，可也不叫人讨厌：阔嘴巴，小鼻子，两只褐色的眼睛高高鼓起，颧骨圆而厚重。他那粗壮的身躯使他看上去富有力量和决断，只是，他这种果断有力的神气此刻被脸上显现的温文和善的表情冲淡了。“我也说不准。”

“比德·弗里斯好，还是坏？”

马里克停顿了一下，说：“德·弗里斯舰长是个不错的军官。”

“事实胜于雄辩，史蒂夫。他把这艘军舰管理得像是一艘装垃圾的驳船。将她与‘摩尔顿号’对比——”

“可是，他驾御船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名舰长这就足够了吗？我认为‘凯恩号’所需要的正是奎格这样的舰长。若是太平洋海军服务局里有人警告人事局给我们派一个风风火火的照章办事的人来整顿局面，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一艘军舰的秉性。汤姆，我比你来舰的时间早得多。凡是必须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也许不是按海

军的方式干的，但反正是完成了。她一直在征程上奋进，去了必须去的地方，炮手们打得蛮漂亮，发动机设备没有散架——天知道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大多数是用电线捆，用口香糖粘的——但是据我所知，自开战以来“凯恩号”军舰用在维修上的时间比任何一艘同类的军舰都少。除了尽力照章办事之外，奎格不用“凯恩舰”的方式办事还能做什么呢？那就是改进吗？德·弗里斯所关心的是所得的结果而不是方式。”

“照章办事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史蒂夫。就让我们来面对它吧。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它，但这是实情。‘凯恩号’上的那种浪费、徒劳无益的活动，以及做事全凭侥幸的情况，简直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

“这我知道。”马里克的表情显得更迷惘了。他们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那位海军中尉还是开口说：“不错，照章办事是正确的办事方式，但那要看是哪一艘军舰了。若真是照章办事的话，‘凯恩舰’早就该报废了。也许管理这艘军舰就得用特别的办法，因为她至今还能在海上漂着就已经是很特别了——”。

“好了，史蒂夫。你我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把它看透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自由公民，受不了这些奎格们把我们当奴隶对待。除了他们的那点教条之外，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知之徒。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能忘。此时此刻，由于战争的关系，照章办事才是最重要的。注意，假如突然之间整个美国的生存全取决于皮鞋擦得亮不亮了，甭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假定它确实发生了，那会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将变成擦鞋匠，那时，那些职业擦黑皮靴的人就将接管这个国家了。那时，你认为那些擦黑皮靴的人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自觉卑微？呸，才不会呢。他们会认为他们终于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个世界第一次向擦皮鞋表示了恰如其分的尊重。那时，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将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挑我们的毛病，不停地责骂我们，贬损我们，还会喝令我们按他们的方式擦鞋。那时，他们就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史蒂夫。现在我们是在擦皮鞋的小子们的掌握之中。他们行事时仿佛我们都是傻瓜，他们拥有一切智慧，这真叫人恼火——听从他们的命令和胡说八道确实令人痛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们的天下。过不了多久，所有的皮鞋都将被擦完，战争将会过去，他们又会重新成为为了几分几毛钱而奋斗的擦鞋匠，而我们将回顾以往，嘲笑这整个荒唐的插曲。关键是，如果你现在就对此了然于心了，你就能逆来顺受，就能面对任何事情——”。

在舷梯口值班的军士踏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舰艏楼，“基弗先生，舰长已经回来了，戈顿先生要你到他房间去见他。要赶快。”

“戈顿？我还以为他早入睡了呢。”

“他是刚才从军官起居舱打电话上来的，长官。”

基弗站起身来，打着哈欠系好他的枪弹带，“十万火急，毫无疑问。”

“舰长在舷梯口没看见你，”马里克说，“祝你好运，汤姆。别忘了你的处世哲理。”

“有时候我简直烦透了。”基弗说。马里克跳进了下面的油漆储藏室。

基弗到了军官起居舱，看见副舰长穿着内衣在扶手椅上坐着喝咖啡，好像还没睡够，心烦意乱，满脸的不高兴。“老天爷呀，汤姆，”戈顿怨气冲天地说，“一个人一天里到底能惹出多少麻烦啊？舰长回舰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在舷梯那儿呀？”

“哈，好你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家伙，”基弗反刺道，“你把我插进去值班站岗，而每逢轮到你在港内值夜班你就整宿地睡大觉，直到你当上了副舰长——”。

戈顿砰地一下把咖啡杯子连碟子重重地往椅子的扶手上一放，把咖啡溅了一地。“基弗先生，我们在谈今晚值班的事，不要东拉西扯，”戈顿说，“而且要注意跟我讲话的语气。”

“别急，伯特。心平气和一些。我并无冒犯你的意思。那老头子跟你发脾气了吗？”

“你一点没说错，他火气可大了。你不写你那该死的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脑子了？新舰长上任的第一个晚上，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很抱歉，我确实想到这一层了，可是我只顾跟史蒂夫说话，忘了看时间了——”

“行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那该死的基思到‘摩尔顿号’上去干什么去了？”

基弗憎恶地皱起了眉头，“哎，伯特。这可太过分了。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准值班部门的人跨过跳板到旁边的船上去了？”

“打从向来如此。再去看看关于值班的命令吧。他为什么没向我请示一下啊？”

“他进来找过你。你睡着了。”

“那么，他就该叫醒我呀。”

“伯特，以前无论谁因为这样的小事在夜里叫醒你都会被你骂得狗血喷头的呀。”

“今晚不同于以前的夜晚。我们还是回到值班命令上讲，绝非儿戏——”

“行了，行了，那还不简单。你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戈顿低头看着他的空杯子补充说，“你24小时内不准离舰。”

“什么？”基弗发火了，“是谁说的？”

“我说的，该死的家伙，”戈顿抢白道，“满意了吧？”

“绝对不行。如果你以为你可以把废置了两年的旧规定忽然用到我身

上，开始用惩罚来侮辱我——”

“住口！”戈顿喊道。

“我明晚有个约会。这本是今晚的约会，我推掉了，我绝不再毁约了。你如果不喜欢，可以向舰长报告，说我不服从你并将我告上最高军事法庭——”

“好你个愚蠢的混球，你以为拘禁你的是我吗？用你那糊涂的预备役脑袋好好想想，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将成为人人痛恨的对象。那样也好。我是本舰的副舰长，我得贯彻给我的命令，你听见了吗？”

一个无线电报员将他苍白的脸伸进了军官起居舱，“请原谅，基弗先生，您知道我能在哪儿找到基思先生吗？他好像不见了——”

“出什么事了？”

“急事，‘凯恩号’军舰要有行动。”

基弗接过那张电报。“好了，小讨厌鬼。”那报务员退了出去。戈顿问：“是哪儿发来的？”

“太平洋海军服务局。”

副舰长阴沉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太平洋海军服务局？先办，可能是往本土跑一趟护航。把它译出来，要快。”

基弗动手翻译电文，他翻译了大约十五个字便停住了，低声骂了一句，又接着往下翻译起来，不过，先前的热切劲儿全不见了。

“喂，上面说些什么？”副舰长问。

“护航任务，一点没错，”基弗淡淡地说，“不过是朝与你说的180度相反的方向。”

“噢，不可能，”戈顿满腔苦恼地说，“不可能啊。”

“的确没错，”基弗说，“‘凯恩号’要开往帕果帕果。”

(1) 马库斯·奥里留斯 (Marcus Aurelius, 121—180)，斯多葛派（禁欲主义哲学之一，以理智追求至善）的著名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他在位期间，经历了一连串的战乱与灾难，在鞍马劳顿之余，挥笔写就了一部旷世名著《沉思录》。——译者注

(2) 源于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短诗，文艺复兴初期时盛行于整个欧洲，其结构十分严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段为八行，下段为六行，每行十一个音节，韵脚排列：abba abba, cdc ded。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结构更严谨，他将十四个诗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三个四行，第二部分为两行，每行十个音节，韵脚为：abab, cdcd, efef, gg。这样的格式后来被称为“莎士比亚式”。——译者注

13 绝对最佳拖靶舰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威利就作为在舱面值勤的下级军官登上了他在舰桥上的岗位。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阳光明媚，空气芬芳。港湾里的海水湛蓝湛蓝的，瓦胡岛四周的群山翠绿嫩黄，从北山上飘来的蓬松的云团投下片片云影，云团飘到风清日朗的小岛这边便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一滴雨降落下来。威利肚子里装满了新鲜的鸡蛋、喝足了咖啡。舰上的人员由于即将起航出海——无论开往何方，都一个个摩拳擦掌，意气昂扬。这种热烈的气氛也感染了威利。瓦胡岛虽在远离前方战区的大后方，几乎与夏威夷一样安全平静，但毕竟是在西南方向，是萨默塞特毛姆的家乡。充满浪漫色彩的冒险似乎终于要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他想，说不定会遭遇一些潜艇，那样他就能对在珍珠港弹钢琴虚度的几个月时光稍作补偿了。

奎格舰长走上舰桥，神态轻松，满面笑容，高兴地与水兵和军官们一一打招呼。威利认出他腋下夹着的那本窄窄的蓝皮书是《在驱逐舰的舰桥上》，一本舰船掌控手册。“早上好，舰长。全部缆索都已检点完毕，长官。”威利说，俏皮地敬了个礼。

“嗯，早晨好。谢谢你，谢谢，威利。”奎格趴在舷墙上，快速地看了看缆绳。“凯恩号”军舰被系在“摩尔顿号”军舰上，而“摩尔顿号”的首尾两端分别固定在不同的浮标上。这两艘军舰都停泊在西湾一个偏远的角落里。西湾是该港一个狭窄的入口。两舰的前方、后方和右边是浑浊的浅滩。“凯恩号”要从她所在的角落里驶出去须经过几百码人工疏浚的航道。

“挤得够紧的，是吧？”奎格乐呵呵地对马里克和戈顿说。这两人一起在右舷上站着，饶有兴趣地等着瞧他们的新舰长首次演示他如何指挥军舰。两位军官恭敬地点着头。奎格高喊：“收起所有的缆绳！”

一条条马尼拉麻绳长蛇般地卷上了“凯恩号”的甲板。“全部缆绳收起，长官！”电话员报告说。

“好的。”奎格往舵手室四周瞥了一眼，舔了舔嘴唇，把那本蓝皮书往椅子上一扔，发话道：“好了，启动。所有发动机倒转三分之一！”

舰身颤动起来，于是一连串的事情便开始发生了。它们发生得太快了，威利根本说不准究竟出了什么错，因为什么。在“凯恩号”向后倒退时，放在甲板上的铁锚的锋利的锚钩一下子刮着了另一艘军舰的舰艏楼，刮弯了好几根支柱，还有两根支柱被齐根折断了。之后，它又在“摩尔顿号”军舰的舰桥上划了一个锯齿状的大豁子，发出的金属声凄厉刺耳。与此同时，架在舱面船室上的一门火炮猛地撞上了“摩尔顿号”的侧面，一路刮掉了两个弹药箱和一根天线，使它们叮咚哐啷地翻滚着掉进了海里。奎格舰长大喊大叫地向舵手室和轮机房乱发了一连串命令。烟囱喷出的滚滚黑烟整个压到了舰桥上，接着是在昏暗的浓烟中的一阵乱

跑乱叫。后来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凯恩号”军舰的舰艏牢牢地扎进了西湾另一侧的污泥里，舰体倾斜了10度左右。

刚才的混乱把大家都惊呆了，半天没人开口说话，舰桥上的人只有奎格舰长似乎丝毫没受影响。“嗨，嗨，还是新手运气好，啊？”他使劲瞭望舰艏，微笑着说。“戈顿先生，到舰艏去看看，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损坏。”他用信号灯发信号为这不幸的事情向萨米斯舰长道歉。过了一会儿，副舰长回来了，在倾斜的甲板上脚步都走不稳。他报告说，舰体未见明显的损伤，只是螺旋推进器完全陷进了淤泥之中，被埋得严严实实。

“没事，洗个小小的泥水浴绝对伤不着螺旋推进器，”奎格说，“也许还把它们擦得亮一些呢。”他一边说一边向港湾里望着。

“舰长，我琢磨着咱们得向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指挥部发一封报告搁浅之事的电报，”戈顿说，“我是不是——”

“也许我们要发，也许又不用发，”奎格说，“看见那艘拖轮了吗？就在那边那个小地角旁边？用信号灯发信号叫它过来。”

那艘拖轮乖乖地驶离主航道，突突，突突地开进了西湾。很快一条牵引索就系好了，“凯恩号”被轻而易举地拖离了淤泥。奎格通过扩音器向拖轮的船长道谢。拖轮船长，一个灰白头发的水手长，热情地挥了挥手就将船开走了。“这件事就算完了。”奎格友好地对戈顿说，“你的搁浅报告也不用写了，伯特。无缘无故地把服务分遣舰队搅得一片哗然，毫无意义，是吧？所有发动机前转三分之一。”

他信心十足地指挥这艘军舰横过港湾，驶到加油码头。他们要用一天时间在那里加油，装上食品及弹药。他站在右舷上，不停地转动着右手里的两个钢球，两只胳膊肘在舰墙上搁着。在开往加油码头停靠时，他把舰桥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他以15节的速度急转弯向码头驶去。戈顿、马里克和威利在他身后缩成一团，恐惧地互相看着。眼看与在他们正前方的泊位里停泊的那艘油轮的船艏相撞是难以避免了，但奎格在最后一秒钟全速紧急倒退，“凯恩号”慢了下来，可怕地颤抖着，干净利落得像纽约的出租车进停车场一样停在了她的泊位。当锚绳飞到码头上时，奎格喊道：“好啦。每根锚绳都要双股。关掉允许抽香烟的信号灯，开始加油。”他把他那两个钢球装进衣袋，悠悠然地走下了舰桥。

“我的天呐，”威利听见马里克压低声音对副舰长说，“简直是个爪哇国的野人。”

“不过，他还真有办法，”戈顿小声说，“你觉得他躲避写搁浅报告的法子怎么样？德·弗里斯是绝对不敢——”

“他见什么鬼了？不在我们脱离‘摩尔顿号’之前先把舰艏脱开？往舷外横向转一下——”

“哎呀，史蒂夫，头一次出航嘛——给他一次机会——”

那天下午，威利中断了电稿翻译工作给梅·温写了封信，起航前的最

后一封信。他满纸写的都是他如何苦苦思念她的热烈情话，夸奖她坚持上亨特学院的勇敢。尽管迄今他一直有目的地对“凯恩号”上的生活含糊其辞，却觉得非写点关于奎格的情况不可。

我们的新任舰长，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们一样，是个相当奇怪的人。不过我认为他正是这艘军舰所需要的人。他是个严格的尽善尽美论者，一个严酷的主人，也是个百分之百地道的海军。然而，他同时又具有一副讨人喜欢的好性格。他像是个胆大妄为的水手，也许是因为缺少点经验吧，但是充满活力。总之，我认为“凯恩号”的命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希望我的情绪也将随之而改善。我的情绪真的一直相当低沉……

一个电报员在敲他敞开着的门，“请原谅，基思先生。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指挥官来电，刚刚从港口电台发过来的。”

“好吧，放在这儿吧。”威利走到译码机前把电报译了出来：“望递交一份说明‘凯恩号’今天上午在西湾搁浅的书面报告。附带说明为什么未向指挥部发电报报告搁浅之事。”

威利非常不愿意把这个不愉快的信息当面交给奎格舰长，但又无法躲避。他把译好的电报拿到舰长的房间。奎格穿着内衣坐在桌前处理一堆官方信件。他看电文时，坐得笔直，把所坐的转椅弄得吱吱直响。他盯着电报看了好大一会儿，威利真想找个好借口溜出那房间。

“这个指挥官是在无事生非，小题大做，是吧，威利？”奎格侧目看着他说。

“奇怪，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长官——”

“嘿，那有什么难的。肯定是那艘刚开回去的拖轮上的那个水兵出身的该死的军官把整个事情都报告了。毫无疑问，这是他一个月里完成的第一件有点意义的任务。我本该想到这一点——”奎格从桌上拿起那两个钢球在手里快速地转动着，眼睛瞧着那封电报，“哼，他妈的，他要一份搁浅报告，我们就给他一份搁浅报告。威利，你去打扮打扮，然后回来拿去亲手交给他。看样子他是由于某种原因坐不住了。”

“是，好的，长官。”

一小时后，威利乘船坞的汽车前往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大楼，他对那个搁浅报告的好奇心越来越难以克制。那牛皮纸信封只是用一个活动的金属夹子夹着封口。他做贼心虚似的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一个乘客在注意他，便在膝盖上把电报从信封里抽出来看。

关于1943年9月25日美国军舰“凯恩号”（DMS22）在西湾搁浅的报告。

1. 本舰于当日9时32分在该区域轻微搁浅于近岸浅滩。10时零5分由137号拖轮拖离浅滩。无人员伤亡或损坏。

2. 搁浅原因是轮机房未能及时对舰桥发出的操机命令做

出反应。

3. 本舰原指挥官新近刚被接替。舰上人员训练状况极需一项严厉的操练计划将全体船员的操作水平提高到适当水准。此项计划已在实施之中。

4. 本拟于明晨派通信员呈上搁浅报告全文。当时未即用 电报向司令部报告是因为援手就在旁边，且未致任何损害，似无须麻烦上级领导即可加以处置。如此种设想错误，则深表遗憾。

5. 可以相信本指挥官已实施之强化操练计划将很快带来称职的操作水平，此类事件绝无重现之可能。

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

那天晚上，“凯恩号”军舰的全体军官在海军船坞的俱乐部里举行了一个酒会欢庆他们即将告别珍珠港。奎格舰长与军官们一起呆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就去加入了另一个在天井里举行的少校指挥官们的酒会。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酒喝得比谁都快却不醉，大谈攻打北非的逸事以飨群僚，说得人人兴高采烈。威利愈发深信不疑：人事局给“凯恩号”派了一位舰长王子取代了那个酸腐邋遢的德·弗里斯。他于凌晨3点才回到弹药舱舒舒服服地躺下，他觉得自己在这艘扫雷舰上服役的前景相当美好，总之，这种现状不变就好。

天刚破晓，他就被拉比特从睡梦中摇醒。“很抱歉，把一个酒后熟睡的人叫醒，基思，”值日军官说，“但我们刚接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发来的行动电报。”

“没关系，拉布。”威利疲倦地挣扎着走出弹药舱，来到军官起居舱。他正在用译码机噼噼啪啪地工作着，戈顿光着身子从他房间里走了出来，打着哈欠从他肩头上看他的翻译。字词一个个地出现了：“取消‘凯恩号’军舰前往帕果帕果之行。‘凯恩号’的护航任务由‘摩尔顿号’替代。‘凯恩号’仍留在珍珠港执行拖靶任务。拖引装备可在标靶修理基地获得。”

“这是什么鬼事？”戈顿不满地说，“命令怎么改得如此之快？”

“咱们的职责不是理论什么的，长官——”

“希望不是因为那该死的搁浅——算了。”戈顿挠着他那圆鼓鼓的小腹说。“好吧，穿上你的石棉服装，把它给舰长送去。”

“您认为我该把他叫醒吗，长官？离吹起床号只有——”

“嘿，没错。现在就去叫。”

威利进了舰长的卧舱，副舰长则在起居舱里咬着嘴唇，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两三分钟威利少尉笑嘻嘻地出来了，“哈，舰长似乎一点儿都不发愁，长官。”

“不发愁？他说什么了？”

“嗨，他只是说，‘那很好啊，很好。没人能用让我改任珍珠港的任务把我逼疯的。多多益善。’”

戈顿耸耸肩膀，“我想是我疯了。如果他不着急，我为什么要着急？”

扩音器里传出了水手长尖利的起床号声。戈顿说：“好了，到下岗时间了。如有任何别的事情就来叫我。”

“是，是，长官。”威利说完就走了。

副舰长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像一只粉色大狗熊一样颠颠地爬上床，马上就睡着了。一小时后，舰长的铃声猛然使他醒来。他匆忙披上一件浴袍就往奎格的卧舱走。他看见舰长穿着内衣，翘着二郎腿在床边上坐着，皱着眉头，连脸都还没刮。“伯特，看看我桌上那份电报吧。”

“我已经看过了，长官，在威利翻译的时候——”

“噢，你看过了，啊？那好啊，那正是一件我们从此刻起就必须中止的事情。除了译电员与我本人之外任何人，再说一遍，任何人，都不得接触紧急电报，除非我把它们发布出来了。这可清楚了吗？”

“清楚了，长官。很抱歉，长官——”

“得了，得了，你知道了就行了。喂，你如果已经看过了，那么你是怎么理解的？”

“哦，长官，我似乎觉得我们要拖靶标而不去帕果帕果了——”

“你当我是白痴吗？我也认识英文字。我想知道的是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命令改了？”

戈顿说：“长官，这事我也摸不着头脑。可是听基思说，您非常满意——”

“嘿，我宁愿天天都在珍珠港这儿呆着也不愿往西边挪一步——假如它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无更多含义的话。这正是我开始感到纳闷的地方。我要你穿戴好，亲自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去一趟，了解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向谁了解，长官——是负责作战事务的长官吗？”

“我不管你向谁了解，你要找舰队司令我也不管。但可别回来时什么都没打听到，明白吗？”

“是，明白了，长官。”

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官的办公大楼是一栋马蹄形的木结构建筑，坐落在海军船坞里一些仓库后面的一个小山顶上。戈顿上尉是8点30分到那儿的，身上穿的是他最干净、最崭新的咔叽制服，新换的领针铮光闪亮。他走进作战处办公室，忐忑不安地走到格雷斯上校面前。格

雷斯上校是一位年老的军官，方方的红脸膛，浓密的白眉毛，相貌凶猛。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上尉？”格雷斯基呼呼地大声问。他正在用一只纸杯喝咖啡。看样子他仿佛从天亮时就一直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了。

“长官，我来这儿是请教关于您发给‘凯恩号’军舰的第260040号电报的事宜的。”

那位作战处的长官拿起一个夹着绿色电报稿的活页文件夹翻看起来，“是关于什么的？”

“哦，长官——我——我不知道您能否告诉我为什么给我们的命令改变了。”

格雷斯基上校向戈顿皱了皱鼻子，问道：“你就是该舰的舰长？”

“不是，长官。我是副舰长。”

“什么！”那位作战处的长官把那个电文夹子砰地往他桌子上一拍。“你们的舰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派你来质疑命令？你回去告诉你的舰长——他叫什么名字——”

“奎格，长官——海军少校奎格——”

“你去告诉奎格，他如果对作战命令有什么要问的，他必须亲自来问，而不是派下属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你可以走了。”格雷斯基上校拿起一封信，皱起他那浓密的白眉，表示他要聚精会神地看信了。戈顿，脑子里翻腾着奎格所说的探不出“内情”就不要回去的话，便强打精神再次试探着问：

“长官——请原谅——命令的改变是否与昨天我们在西湾搁浅有关？”

格雷斯基上校听到戈顿在被斥退后又发出的声音时，吃惊的程度绝不亚于在他的办公室里听见了驴子的叫声。他转脸瞪大眼睛看着戈顿的脸，足足看了有漫长的30秒之久。随后，他的目光移到了戈顿的安纳波利斯戒指上，又注视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他又注视着戈顿的脸，表示难以相信地摇了摇头，然后就又低下头看起那封信来。戈顿无奈地悄悄退了出去。

在登上“凯恩号”的跳板时，值日军官卡莫迪向这位副舰长敬了一个礼，说：“长官，舰长要你一回到舰上马上就去看他。”

戈顿下去敲了敲舰长的门，没有反应。他又用力地敲了敲，然后小心翼翼地拧开门把手，往漆黑的屋里瞧了瞧，“舰长？舰长？”

“嗯，进来吧，伯特。”奎格打开他的床头灯，坐起来，抓挠着他那胡子拉茬的脸，伸手从床上面的架子上取下那两个钢球。“问清楚了？是何缘故？”

“我还是不知道，长官。作战处的长官不肯告诉我。”

“你说什么！”

戈顿将他与格雷斯上校见面的情况描述了一遍，紧张得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奎格怒视着自己手里滚动着的钢球。

“于是你就这样来交差了，啊？”

“我看不出我还能再做什么了，长官。我实际上是被扔出来的——”

“你就没想过向周围参谋人员中的一些少尉们探听探听？”

“没有，长官。”

奎格扭过头瞪了他一眼，目光又回到他的钢球上，“哎，你为什么没有呢？”

“我——”戈顿被这个问题难住了，“哦——我——”

“我可不高兴，”这位舰长沉默了一下，说：“我派出一个军官去了解内情是希望他能带内情回来，无论他需要施展什么样的机智——就是这样。”

他向后往枕头上一仰。戈顿怯生生地问：“您是否要到那儿去一趟，长官？我来安排交通——”

“我也许要去，可也许又不想去，”奎格说，“我可不欣赏因为‘凯恩号’轮机房人员的愚行而像一名海校学员似的被置于可能挨训的地位——”这时，敲门声响了。“进来！”

三等信号兵额尔班一手拿着一份加急电报，另一只手拿着他的已严重磨损的帽子，走了进来。他的工装已褪色，布满深浅不一的道道，衬衫的下摆在裤腰外荡着。他是个身材滚圆，个子矮小的水兵，圆脸盘丰满红润，总是挂着一副迷迷糊糊的表情。“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发来的急电，舰长。”

奎格舰长接过电报，念道：“‘凯恩号’军舰9月29日6时起航，前往靶标修理基地领取靶标及行动命令。”

“好啊。”这位舰长说，在电报上签名之后，把那份电报又交还给那个水兵。

“谢谢您，长官。”额尔班疾步退了出去。

“喂，那可又是一件我要即刻中止的事情，戈顿先生。”

“什么事，长官？”

“你很清楚是什么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着装规定允许舰上人员可以把衬衫穿在裤子外面了？他们是水兵，不是菲律宾的公共汽车服务员。”

“是的，是的，长官。”戈顿顺从地说。

“是的，是的，长官，呸！”奎格抢白道，“我对此事的态度是严肃

的，伯特。你明天在宣布当前的计划时要做如下宣告：‘从今以后凡穿在身上的衬衫的下摆都必须塞在裤子里。违者以严重违纪论处。’”

“遵命，长官。”戈顿说，“他们在这艘军舰上这么着已有好些年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

“这是命令，”奎格说，“水兵们服从命令是不需在一夜之间改变成的。倘若有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就来几次舰长训话，必要时就召开几次本军舰的内部审判，再有必要时就以抗命不遵罪召开普通军事法庭——总之，在我这艘军舰上就是不许再有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的事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我要全体军官在下午1时在军官起居舱开会。”

“嗯，嗯，长官。”副舰长出去时，轻轻地关上门。奎格舰长仰在床上凝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色。小钢球喀啦，喀啦，喀啦，喀啦地响着。

“凯恩号”的军官们围着绿色的长桌坐着，小声聊着天，一圈人个个阴沉着脸，不知开的是什么会。“一星期两次全体军官会，”基弗对旁边的马里克说，“德·弗里斯在他整个舰长任期中都没开过两次这样的会。”

“别着急，汤姆。”马里克小声说。

“我只是开始觉得奇怪，如此而已。”基弗说，声音极低。

戈顿从舰长的卧舱里出来了，“先生们，舰长来了。”

军官们一齐起立。基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两手在衣袋里插着。奎格舰长迈着煞有介事的步子，低着头，手里照常转着钢球。“好，”他说，“好，先生们。”他坐下，军官们也都坐下。他掏出一盒崭新的香烟，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点上，小心地把烟盒和火柴放到桌上。

“各位先生，”他终于开腔了，两眼从眉毛下面看着桌面上的虚空，“我遗憾地说我不太高兴。”

他的眼光不时地左看看右望望，把他周围的一张张脸都看在眼里，而后又收回目光继续凝视着虚空。“我不太高兴，先生们，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在我的军舰上，我认为表现优异就是表现正常——而——哦，现在不正常。是的，不正常。你们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不讲具体的事情使部门的长官们难堪了。你们之中也许有人觉得在你们的部门里优异已等于正常。那好，果真如此的话，我这话就不是针对你们讲的。但是那些对得上号的人——哦，他们最好让脑袋灵敏一些，如此而已。

“本来，你们都知道这艘军舰是要开往帕果帕果的。可是，这艘军舰现在不去帕果帕果了。她还要留在珍珠港，拖靶标。这个任务真是太美好、轻松、愉快了。惟一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如此慷慨的惠顾呢？

“是啊，你们和我一样都不想乱猜。一名海军军官不该对命令进行猜

测。他应该做的是执行命令。那也正是我所要做的，你们可别在这件事上跟自己过不去啊！”他环顾四周，个个脸上都毫无表情。“好，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么，我就假定你们全都毫厘不差地领会了我的用意了，对吧？现在，我想点明的是，使我们的命令得以改变的只有两种可能的理由。要么是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认定本舰太出色了理应得到格外美好的任务——要么就是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认定本舰太糟糕了，可能胜任不了到前方去执行任务。在座的有谁能提出别的可能的理由吗？

“好。我现在不说我心里想的是哪一种理由。但是如果这艘军舰现在还不算很出色的话，那么她最好P.D.O.，意思是很快，就成为最出色的。前不久，我碰巧有机会向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报告了这艘军舰轮机房的表現不够水准，这完全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命令被改变的理由。不过，我说了，一名海军军官的职责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胡乱猜测命令，而这就是这艘军舰必须做到的！”

基弗突然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咳得他将身子完全趴在桌子上，两个肩膀直颤动。舰长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对不起，长官，”基弗喘着气说，“吸的烟走岔了路。”

“好了，”奎格说，“那么，我希望你们诸位都记住，凡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值得把它做好——进一步说就是，在这艘军舰上做起来有困难的事情我们立刻就做，而那些眼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则需多花一点时间，而——我们今后几周的任务好像就是拖靶。那么，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支海军前所未见的绝对最佳拖靶舰，而——而我说了，我们是执行命令的，不是胡乱猜测命令的，因此我们不必为所发生的事情担忧。至于这艘军舰搁浅的事情嘛，我觉得我对接管这艘军舰时她的训练状况是没有责任的，而且我肯定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将是与我一致的，所以——如此而已。但是，我对这艘军舰上今后发生的一切都负有绝对的责任。我不打算犯哪怕是一个错误，而且——我也不能容忍任何人为了我犯任何错误，我这可不是跟你们说着玩的。还有，哦，你们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不需要我进一步详说了，还有——噢，有了。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他四下里扫视了一下，说，“谁是负责军纪的军官？”

困惑的目光一个传一个地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戈顿清了清嗓子，说：“嗯——哦，报告舰长，据我所知，原先有个叫费格森的少尉曾经兼任过此职。自他被调离以后尚未再重新任命过——”

奎格慢慢地摇着头，默默地转着手里的钢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好，基思先生，现在，除了你负责的别的任务之外，你还要负责军纪。”

“是，遵命，长官。”

“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负责做到使这艘军舰上的所有人员从现在开始都把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去。”

威利好像吃了一惊。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反正，只要我在这艘军舰上当一天舰长就绝不允许再有人把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随便你采用多么强硬的手段，我都会给你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果我们想使这帮人的一举一动都像个水兵，我们就得使他们开始看起来像是水兵。我若是在哪位军官值班时看见一个水兵的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那位军官就要倒霉了——而且那个水兵所在部门的长官也要倒霉，而且——军纪官也得倒霉。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好了，先生们，我的事就说到这儿，还有，我说了，咱们就此确定，在本舰上出色就是标准，还有——谁有意见要提的吗？没有？戈顿，你有没有？你，马里克？你，亚当斯？……”他就这样，用手指指着每个军官，绕着桌子问了一圈儿。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都摇了摇头。“好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假定你们全都充分理解并热情支持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了，对吧？还有——哦，我的话完了，还有——还有，就是要记住我们现在管理的这艘军舰是全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还有——还有，让我们这就开始为这艘军舰工作起来吧。”

全体军官为舰长的退席而起立致礼。“好，好，谢谢大家。”他说着，就匆忙钻进了他的卧舱。

在随后的两周中，这艘“全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顺利地完成了几次拖靶任务。

奎格驾御军舰的风格自从与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发生了那次摩擦后有了惊人的变化。他那种莽撞的、华而不实的做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停靠或驶离码头时的煞费苦心的稳扎稳打。这种夸张的小心谨慎可苦了这帮船员们了，他们已习惯了德·弗里斯那种乐呵呵的举重若轻而又准确无误的指挥，而且却从未发生过擦撞或搁浅之事。

威利·基思在水兵生活区贴了一张长长的告示，标题是：军风纪——漂亮的具有海员气派的外表是改进形象的要素。他用五段掷地有声的雄文请水兵们把衬衫的下摆塞进裤子里去。令他大为吃惊的是他的请求竟然被接受了，耷拉在裤子外面的衬衫下摆一个也没有了。他怀着一位作者的骄傲与激动的心情将他的告示反复读了多遍，确定自己具有动人心魄的文学天赋。他太乐观了。那些像狼一样聪明的水兵们深知那命令的来源，他们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他们的新舰长周旋呢。因为“凯恩号”军舰碰上好日子了，有一段在珍珠港执行任务的日子是太平洋海军所有驱逐舰上的水兵们梦寐以求的。它意味着食品储藏室里有新鲜的水果，有牛奶、冰淇淋和牛排，外加夜晚在火奴鲁鲁的酒吧及背静小巷里的寻欢作乐。谁都不想为了享受那点把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的小自由而被禁闭在军舰上。

可是，有一天，蔚蓝的天空转成了浅灰，继而又转成了白蒙蒙的大雾，于是航道上一声声悲凉、恼人的雾警号角声此呼彼应，而当时的时间是8点15分。从舰桥上几乎连舰艏上的吊车都看不见了，越过吊车，更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奎格舰长已在舰桥上来回转悠了一个

小时，嘴里一直在嘟嘟啾啾地说着什么。此刻，他终于厉声说：“靠边进入航道。”

不断地发出雾中警号，发动机减到最低速度，“凯恩号”军舰倒退着进了航道。码头完全被湿度大得要滴水的浓雾吞没了。这艘瞎子似的军舰在不见一物的大雾中漂移着，剧烈地摇摆着，而它四周的雾角声似乎突然大了起来。它们的咆哮声、尖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就像暗室里蟋蟀的鸣声一样，难以确定哪一个声音发自哪里。奎格在军舰的两翼之间来回奔跑，两眼使劲地看那些湿淋淋的空白的窗户和军舰后面的大雾。他的嘴微张着，嘴唇在颤抖。“闪开，别挡我的路，该死的！”他在左舷上对威利大叫道，这位少尉连忙向后跳开。

猛然间，一声炸雷似的轰鸣凌空而来，这一巨大的雾角声显然就来自“凯恩号”的头顶上。威利受了这突如其来的惊吓，以至于咬他自己的舌头。就在此时，奎格发疯似的从他身旁跑过，嘴里大吼着，“全部发动机停车！谁看见那个东西了！它在哪儿？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什么东西吗？”他一再地从威利身旁跑过，疯子般的在舰桥上跑了四圈，每次都在轮机房那儿停一瞬间，拉响雾警号角。那巨大的雾警号角声又响了起来，一个影影绰绰的庞大的船影显现出来了，原来是一艘油轮，从雾中缓缓而来，贴着“凯恩号”的舰艏驶过，又消失不见了。

“啊呀我的老天爷！”奎格长长地噓了口气，停住了在威利身旁奔跑的脚步。他走到海图室门口。“领航员，说说现在走的是什么航线？见鬼，怎么停住了？”

戈顿吃惊地从正在看着的海图上抬起头来。现在从这里往前的航向是220度，直达靶标修理基地。奎格对此和他一样心知肚明。“是，好的，长官，我——”

“什么‘是，好的，长官’，你是什么意思？现在的航向是什么？”这位舰长用拳头捶着铁舱壁喊道。

戈顿瞪眼看着他答道，“长官，我以为您在我们掉转船头之前不需要知道航行——”

“掉转船头？”奎格叫道。他怒目盯着戈顿看了一会儿，跟着就冲进驾驶室向轮机及舵手下令掉转船头。随着螺旋桨的反向猛转，顿时，这艘扫雷舰立即剧烈地颤抖起来。黑色的陀螺仪罗盘上那一圈发光的绿色数字嘀嗒嘀嗒地走着，指数不断地增加着：95度，100度，105度，120度，150度。奎格眼睛注视着罗盘看了一阵。之后，他对舵手说，“航向每变20度报告一次。”接着便跑出去到了舰的翼舱。马里克两手紧紧地抓着舷墙，正使劲儿地往雾里张望。此时，已可看见军舰周围两三百码以内的水面，头顶上的茫茫白色已变得明亮耀眼了。

“我看雾要散了，长官。”这位海军中尉说。

“是该散了。”奎格喘着粗气悻悻地说。

“航向180。”那舵手喊道。他名叫斯蒂尔威尔，是海军准尉的助手，二等准尉，高个子，一头浓密直立的黑发，孩子气的脸面透着机灵

敏感。他又开双腿站着，紧紧抓着舵轮，眼睛盯在陀螺仪上。

“我看我们今天也许还能从这里走出去，”奎格说。他向领航员喊道：“前往港湾闸门的航向是多少，汤姆，220？”

“是的，长官。”

“航向200。”那舵手高喊。

雾警号角的长鸣声越来越少了，军舰四周大片大片的黑色水面此刻也能看得见了。“我敢说她已经到了进入港湾的航道上游了。”马里克说。

那舵手又喊道：“航向渐渐地快加到220了，长官。”

“你说什么？”奎格怒吼道。他窜进驾驶室，责问，“谁给你的命令要你逐渐加大航向的？”

“长官，我以为——”

“你以为！你以为！给你薪水不是要你自己作主张的！”舰长尖叫道，“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要再动脑筋了——求你了！”

那舵手的两条腿直发抖，两只眼睛鼓得似乎要跳出来了。“嗯，嗯，长官，”他喘息着说，“要不要我再往左——”

“你什么都别做！”奎格厉声大叫道，“你现在的航向是多少？”

“2——2——225，长官，向右——”

“我还以为你是保持在220上——”

“我本来是保持在那个航向上的，长官，当您说——我就没再那样了。”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能不能别再跟我说我说过什么了？现在，你左转舵，保持220！！明白了吗？”

“嗯，嗯，长官，我左转，保持220。”

“马里克先生！”舰长喊道。那位中尉跑步来到驾驶室。“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级别？”

“他叫斯蒂尔威尔，长官，海军准尉的助手，二等准尉——”

“他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话我就让他当二等水兵。我要换掉他，要有个有经验的人在我们在航道里行驶期间掌舵，而不是一个白痴愣头青——”

“他可是咱们最好的舵手，长官——”

“我要换掉他，你听见没有——”

威利伸头进来说，“有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艘战列舰，舰长，就在我们正前方距我们300码！”

奎格惊恐地抬起头。一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正朝“凯恩号”冲来。奎

格的嘴张开又合拢，如此张开合拢了三次，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而后才像嗓子噎着了似的喊出：“所有发动机全速后倒——倒——倒——停——全停。”

命令刚撤消，那艘战列舰就愤怒地挨着“凯恩号”的右舷滑了过去，两舰之间相距大约10英尺。那家伙简直像一堵从旁经过的钢铁峭壁。

“红色航道浮标，左前方1度。”驾驶台上的一个瞭望哨向下喊道。

“难怪呢，”马里克对舰长说，“我们走在航道的错误的一侧了，长官。”

“我们没在任何东西的错误的一侧，”这位舰长抢白道。“你如果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并另找一个舵手，我也会做好我的工作并驾驶好我的军舰的，马里克先生！”

忽然之间，“凯恩号”从一道灰白色帐幕里驶了出来，进入了阳光闪耀的绿色水域。通往靶标修理基地的航路上毫无障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就在航道下游大约半英里处。在“凯恩号”后面，浓雾像一大堆棉花一样压在航道上。

“好了，”奎格说，“全部发动机加速三分之一。”他将一只颤抖的手伸进裤袋里把那两个钢球拿了出来。

在“凯恩号”驶近岸边，在平静的蓝色水面上平安无事地前行了很久之后，舰桥上的气氛仍然没有欢快起来。这是这位新舰长第一次向一个水兵大发脾气，这也是“凯恩号”上所有人记忆中第一次这样草率地撤换了一名舵手。船员们甚至不清楚斯蒂尔威尔做错了什么。

威利在“凯恩号”离开航道时已值完班，这时回到弹药舱向哈丁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我也许是发疯了，但愿是，”他说，“我觉得舰长似乎在大雾中失去了理智，吓坏了，吓得在一个最灵巧的水兵身上发泄他内心的恐惧。”

“啊，我不知道，”哈丁是在他下面的床上仰躺着，抽着香烟跟他说话的。“舵手就是不应该没有命令就改变航向呀。”

“可是他知道舰长要航220。他听见舰长对领航员这么说的。难道水兵真的就不应该用用脑子吗？”

“威利，要适应一位新舰长的做派是要花一点时间的，仅此而已。”

那天下午轮到斯蒂尔威尔值班掌舵时，微妙的问题出现了：他是被从驾驶台上永久剔除了呢，还是就那一次被赶下了岗位？他问了他的准尉上司，这准尉又问了亚当斯上尉，亚当斯去请教戈顿，而戈顿却迟迟疑疑地决定他还得去请示奎格。

“凯恩号”当时正平静地往前直航，所拖的靶标在它后面有一英里远，在右舷的地平线上有一支驱逐舰分队正在按部署进入战斗位置准备进行当天下午的最后一轮射击。戈顿走到舰长跟前，请示关于斯蒂尔威尔的事。奎格乐得放声大笑，并说：“见鬼，当然是让他照样值班。我没

什么跟那个孩子过不去的，他倒像是个地道的水兵。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是得告诉他没有命令不得擅自改航线。”

斯蒂尔威尔于4点差一刻走上驾驶台，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刚漂白过的白帽子。他刚刮过脸，鞋也擦得锃亮。他向舰长敬了一个漂亮的礼。“嗯，下午好，下午好，斯蒂尔威尔。”奎格微笑着说。那位准尉的助手接过舵轮，苦苦地盯着罗盘，尽力保持航线，不让这艘军舰偏离航线哪怕是半度。

通过舵手室的短波对讲机，驱逐舰分队的指挥官发话过来说：“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我是泰山。准备开始最后一轮射击。完毕。”

“双倍贝克尔行进！”这位舰长叫道。

信号兵把红旗挂上帆桁。领头那艘驱逐舰的边上出现了一蓬蓬的黄色闪光。随着那些5英寸口径大炮的轰响，炮弹在4英里外靶标附近的海面上激起了冲天的浪花。炮声一声连着一声传来，然后是队列中的第二艘驱逐舰开始射击。

威利·基思正光着上身，在舰艙上懒洋洋地闲躺着，一边欣赏射击表演，一边晒着太阳。他那懒惰的脑子里想的是梅温，是冒着雪和雨在百老汇大街上的散步，还有那在出租车里的柔情缱绻的长吻——

“基思少尉，马上到舰桥上报告！”

当一种带着感情的语气透过扩音装置传出来时，这语气就如那刺耳的通知本身一样吓人。威利跳起身来，穿上衬衫，快步跑上主甲板。一个可怕的景象在舰桥上正等着他去面对。那个小个子，圆活脸的信号兵额尔班，僵硬地立正站着，脸上的线条因恐惧而冻结了。他衬衫的下摆在裤子外面耷拉着。他的一边站的是舰长，满脸怒气向外望着大海，手里转着钢球。另一边站的是基弗，神经质地摆弄着他值班用的双筒望远镜。

“啊，军纪官来了，”奎格猛地转身对刚走近他的威利说，“基思先生，你对这个水兵的样子做何解释？”

“长官——我——我没发现——”威利转身面对那个信号兵，“你没有看过我出的告示吗？”他以他最厉害的腔调质问。

“是——看过的，长官。我一时忘了，长官。我对不起，长官——”

“哼，真该死，”威利说，“你起码现在可以把你那该死的衬衫下摆塞进去呀！”

“长官，舰长不许我塞。”额尔班吓得都快哭出来了。

威利向舰长瞥了一眼。“当然不许，”奎格的火气又上来了，“首先，我要让你看看你的工作干得有多糟糕，基思少尉，还有——”

这时驾驶室又传来了刚才听到的呼叫声：“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我是泰山。”奎格急忙跑进去拿起耳机。

“我是格温多琳，请讲。”

“格温多琳，停止眼前的演习，返回基地。干得好。完毕。”

“罗杰，谢谢，完毕，”奎格说完转身命令舵手，“右标准舵。”

“右标准舵，长官。”斯蒂尔威尔应道。他说话时眼睛瞄着舰长，把整个白眼珠全露出来了。他用力转动舵轮。

舰长走出去到了右舷。“好。现在，基思，第一件事，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解释，还是无可解释？”

“舰长，我刚才在舰艙，而且——”

“我不是要你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我是在谈你未能贯彻我的命令，把我关于着装的愿望让本军舰全体人员牢牢记在心里！”

“凯恩号”随着船舵所定的航向向右绕了一个大大的弧圈。靶标及拖绳在转弯时都落在了后面，在“凯恩号”的右方随波逐流地漂浮着。

“好，”奎格说，“基思先生，你要交一份书面报告就你这次的失职做出解释。”

“是，遵命，长官。”

“现在该说你了，基弗先生，”这位舰长转身对负责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说。基弗当时正在注视着那个靶标。“第一个违犯我的制服着装命令的人出在你的部门，你对此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么？”

“长官，当一个部门的长官在甲板上值勤的时候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呸，在甲板上值勤军官的职责是没有限度的！在他值班期间他对舰上发生的每一件该死的事情都得负责，每一件该死的事情！”奎格尖声嚷道。

“凯恩号”正在一个圆圈形的轨道上摇摆前进。靶标及拖绳处在这艘拖船侧前方很远的地方。那个舵手正瞪着眼，张着嘴，看那靶标。“凯恩号”所绕的圆圈的直径有1000码，而拖绳的长度是它的两倍；所以斯蒂尔威尔很清楚，以目前的航速，“凯恩号”将远远地从靶标的内侧切入，再从它自己的拖绳上压过。在通常情况下，斯蒂尔威尔本来会提醒舰长注意这个情况，但是今天，就是把他自己的舌头咬掉，他也不敢开口。他牢牢地把着右标准舵。

“好，基弗先生，”奎格继续说，“你要写一份书面报告，说说（1）这个人为什么在你主管这个部门时把他的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2）这个人为什么在你在甲板上值勤时让他的衬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清楚了吗？”此刻靶标正从舰艙前方漂过。

“哎，哎，长官。”

巴奇与贝利森这两个上士正在舰艙楼的通风管上坐着，迎着咸味的小风享受吸烟的乐趣。贝利森猛地用他那坚硬的胳膊肘捅了一下巴奇肥

厚的肋部。“巴奇，我这不是照直向前看的吗？咱们这不是绕了回来要横着从拖绳上面压过去吗？”

上士巴奇往前看那靶标，然后又慌忙地看了看舰桥，接着便将他那沉重的躯体猛地扑到那些救生索上使劲看下面的水面。“天啊，是压着拖绳啦。那老头是怎么回事？”

贝利森说：“要不要我呼叫？”

“太晚了，我们已无法阻止——”

“天呐，螺旋桨，巴奇，假如那些拖绳缠住了螺旋桨——”

两位上士屏住呼吸，拼命抱住救生索，恐惧地看着左侧远处一沉一浮摇晃着的靶标。“凯恩号”军舰庄严威武地从它自己的拖绳上开了过去。只觉得轻微地顿了一下，别无他事，这艘老旧的军舰照旧往前行驶。显然，靶标什么事都没有。

那两位上士面面相觑。贝利森发出了一阵可怕的难以入耳的谩骂，译出来的大意是“真是太不寻常了”。他们凝望大海及船后划出的弧形波纹，惊悸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巴奇，”贝利森终于开口用低而颤抖的声音说，“我是个不信神的狗娘养的。这艘军舰已经整整绕了一个圆圈了，现在又从头开始绕了！”

全身扑在救生索上的巴奇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这艘军舰在它身后的平静海面上划了一个直径一英里的大圆圈。此刻，“凯恩号”军舰正按原来的航向走上了老路。“活见鬼了，咱们为什么在绕着圈子走呀？”贝利森纳闷地说。

“那老头子可能是找不着北了——”

“也许是舵被塞住了。也许是拖绳被切断了。咱们去看看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们从舰艏楼上跑了下来。

在这期间，奎格舰长正在驾驶室里为他关于紧急的衬衫下摆事件的长篇大论的训话做着收尾。“好，三等信号兵额尔班。你现在可以整理你的服装了。”于是，那个小个子信号兵拼命地把他的衬衫下摆往裤子里塞，完了又颤栗着恢复僵硬的立正姿势。“喂，你不觉得你现在看起来好些了吗？更像一个美国海军队伍里的一名水兵了吗？”

“是，长官。”额尔班闷声闷气地说。

“凯恩号”军舰此时已在第二圈上走了相当路程了，那个靶标又一次在前方出现了。奎格简短地说了一句“你可以走了”，然后就离开了那忐忑不安的水兵。他看见了那个靶标，意外地吓了一跳，恶狠狠地看了基弗和基思一眼。“活见鬼了，那个靶标怎么在那儿？”他惊问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快步走进驾驶室，看了看急速旋转的罗盘。“你这该死的在干什么啊？”他对斯蒂尔威尔大喊。

“长官，您让我保持右标准舵。我就是走的右标准舵呀。”那舵手绝望地说。

“好，那没错。我确实是叫你保持右标准舵的，”奎格把头扭来扭去，先看看靶标，又看看那些正在远去的驱逐舰。“那靶标有鬼了，为什么不跟在我们后面走？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所有发动机停车！把舵稳住！”

“凯恩号”颠簸着停了下来。那靶标在左横前方向漂着，在大约500码之外。话务员将头伸进驾驶室。“请原谅，舰长——”他用受惊的声音说，“是上士贝利森从舰艏传话过来的，长官。他说我们把靶标丢了，拖绳断了。”

“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拖绳断了的啊？”奎格厉声说，“告诉他别他妈的说得那么肯定，他现在只是揣测而已。”

格拉布奈克嘴唇一动一动的，仿佛在排练这句话怎么说才好，然后便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话筒说：“头儿，舰长说别把你那该死的揣测太他妈的当真了。”

“全部发动机都按标准开动！船舵居中不动！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还有没有靶标了。”

“凯恩号”前行了两英里。那个靶标逐渐缩小成一个在波浪上颠簸的小黑点，根本没有随舰移动。驾驶室里鸦雀无声。“好了，”舰长开口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了。我们已不在拖着那个靶子了。”他瞧着基弗，幽默地耸耸肩膀。“好，汤姆，如果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给我们的拖绳在我们向右稍微偏了几度就同我们分开的话，那是他们该注意的事情，对吧？……威利，给我一张空白电报纸。”

他写道：“有毛病的拖绳在查理射击区的西南角脱离。靶标随波漂浮，威胁航行。我舰正返回基地。建议将其收回，或于明日拂晓将靶标摧毁。”

“用港湾频率把它发出去。”他命令道。

威利刚接过电报稿，马里克就跑进了驾驶室，身上的咔叽布衬衫都被汗水湿透了。“长官，摩托捕鲸船要开出来了而那个靶标就在附近。我们用大约一小时就能将其收回。如果我们再向它靠近50码左右——”

“将什么收回？”

“靶标啊，长官。”中尉对这个问题似乎很吃惊。

“把电报稿给马里克先生看看，威利。”奎格得意地笑着说。中尉将电报稿很快地看了一遍。奎格接着说：“马里克先生，在我看来——也许你看事情比我深刻——我的职责里并不包括由于装备的缺陷而发生的紧急事件。假如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给我的拖绳自己脱开了，我的责任就是通知他一声，然后回家，等待下一次行动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在这里消磨海军的时间——基弗先生，劳驾您请领航员打道返回珍珠港。”

马里克跟着基弗来到左舷边，拉了拉基弗的袖子。“汤姆，”他小声说，“他难道不知道是我们在绕圈子时切断了拖绳把靶子放脱的吗？”

“史蒂夫，”这位通讯官摇着头，低声说，“别问我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了。咱们跟这个家伙有麻烦了，史蒂夫。我绝不是在瞎说。”

两位军官进了海图室，戈顿正在里面计算一条可行的航线。基弗说：“伯特，舰长要取道回珍珠港。”

戈顿惊讶地张着嘴，“什么！那个靶子怎么办？”

马里克把奎格在这件事上的说辞讲给他听了，并建议说：“伯特，你如果不想让他惹麻烦，就去尽力争取他同意收回靶子——”

“史蒂夫，你听着，我才不去劝说那老头子做任何事情呢，他——”

奎格那张板着的脸伸进了海图室。“哎，啊？参谋们在开什么会吗？我还等着要回珍珠港的航线呢——”

“舰长，如果我似乎太固执的话，我很抱歉，长官，”马里克脱口说，“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收回那个该死的靶子。它值好几千美元呢，长官。我们能做到的，假如——”

“你怎么知道我们能做到？这艘军舰以前曾收回过一个吗？”

“没有，长官，可是——”

“得啦，我对‘凯恩号’水兵们的航海技术还没有这么高的看法，认为他们能做这种只有专家才能做的工作。在这里磨蹭一整个下午，也许会淹死几个我们征募来服役的笨蛋，而且错过关大门的时间——我怎么知道让我们投入下一个行动的命令此刻不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是应该在日落之前回港的——”

“长官，我能在一小时之内将它收回——”

“这只是你说的——戈顿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那位副舰长满心不乐意地看看马里克，又看看舰长，“哦，长官——我认为史蒂夫是可以信赖的——如果他说——”

“嗨，真是见鬼，”奎格嚷道，“把上士贝利森给我叫上来。”

没过几分钟，那位副水手长就拖着两条腿走进了驾驶室。“报告，舰长，有什么指示？”他哭丧着脸问。

“贝利森，假如你必须收回那个靶子，你会怎么做？”

贝利森把他的脸皱出了一千道皱纹。停了一阵之后，他喋喋不休，夹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什么抛绳索、马蹄形栓锁、旋转接头、塘鹅钩、滑钩、缓冲器、弹簧绳，以及铁链等等。

“嗯，嗯，”奎格说，“这得用多少时间？”

“那得看情况了，长官。海面情况不错的话——大概40分钟，1小时——”

“不会让人把命送掉吧，啊？”

贝利森像只多疑的猴子一样偷偷看了看那位舰长，“什么命都不会送掉的，舰长——”

奎格叽哩咕噜、低声自言自语地在驾驶室里来回走了一会儿，接着给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另发了一份电报：如您愿意，我可尝试收回靶子。请指示。

这艘扫雷舰花了一个钟头围着那个靶子懒洋洋地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收到了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的回电：谨慎行事。威利到左舷上把电文交给了舰长，当时舰长正与戈顿和马里克在那里观察那个靶子。

“他们挺帮忙的，是不是？”奎格把那封电报递给副舰长，神情古怪地说。他抬头看看太阳，大约再有一个半小时天就要黑了。“这就是咱们的海军。你给他钱，他就给你收据。谨慎行事，嗯？哈，我正想那么做呢，我不骗你们。他们没把耽误明天演习的责任往我身上加，而参加演习没准还会让某个水兵送命呢。我们这就回船坞去。”

然而，第二天并未安排演习，“凯恩号”就在码头上无所事事地停着。上午11点，戈顿坐在军官起居舱的桌子前一边小口喝着咖啡，一边处理着满满一文件筐的往来信函。一个穿着整齐的海军制服的漂亮水兵推开门，把雪白的军帽摘下来一挥，对这位副舰长说，“请原谅，长官，舰长室在哪儿？”

“我是这儿的副舰长。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有一封电邮须亲手交给舰长。”

“谁来的电邮？”

“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长官。”

戈顿指了指舰长的卧舱。那水兵敲门。门开时，戈顿瞥见奎格穿着内衣，脸上满是肥皂沫。不一会儿，那水兵出来了，对戈顿说：“谢谢您，长官。”便走了出去，可以听见他的脚步声在通往甲板的梯子上回响。戈顿坐在那儿没动，他在等待。他等了大约45秒钟，就听见他卧舱里的蜂音器疯狂地响了起来。他一口喝干杯子里的咖啡，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舰长室。

奎格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脸上的肥皂沫还没擦掉，右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信纸，被撕开的信封在地上扔着。他的头在两肩间垂着，扶着膝盖的左手在打颤。他侧着脸看了副舰长一会儿，然后，眼睛望着别处，默默地将那封电报递给他。

“‘凯恩号’指挥官于10月22日13时，亲自，重复一遍，亲自，就最近作战活动中的惨败到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呈交书面报告。”

舰长站起来，从挂在钩子上的咔叽裤子口袋里摸出那两个钢球。“伯特，你能给我说说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他语气沉重地说。

戈顿丧气地耸耸肩膀。

“惨败！用在一封正式的电报里！——我倒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把那件事叫作惨败。我为什么应该交一份书面报告？难道他们不是叫我谨慎从事的吗？伯特，你坦白地告诉我，难道有什么我本来能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吗？你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吗？”戈顿沉默不语。“我会感谢你告诉我什么地方错了。我是把你当作我的朋友看待的。”

“嗯，长官——”戈顿犹豫着说。他心里想可能是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听说了切断拖绳的事了；这种事情在海军里传得非常快。但他不敢提这件事，因为奎格迄今还没有承认发生过这件事呢。

“开口说话呀，伯特，你不用怕冒犯我。”

“只有一件事，长官，”副舰长说，“就是您——我觉得您也许是对收回靶子的难度估计过高了。我见过他们做这种事的。我们有一次随‘摩尔顿号’军舰出海作射击演习，那是在1940年，拖着靶子的绳索脱钩了，他们只用了大约半小时就毫不费劲地把靶子收回了。”

“我明白了。”奎格抿紧嘴唇，凝视着手里的钢球，沉默了一会儿。“戈顿先生，你能否解释一下当时为什么没把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告诉我？那本来对我的指挥决定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啊！”

戈顿被这位舰长弄得张口结舌。

“也许你认为我在骗你，戈顿先生。也许你认为我应该清楚你心里的有关信息。也许你并不认为一位副指挥官的首要职责是在他的上级询问他时向他的上级提供有见地的意见。”

“长官——长官，如果您记得的话，我曾提议您允许马里克先生去收回——”

“你跟我说过你为什么提那个建议了么，啊？”

“没有，长官——”

“那么，为什么没有呢？”

“长官，我以为您说——”

“你以为。你以为！伯特，在海军里没有什么该死的事是你可以以为的。一件那样该死的事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给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写书面报告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以为造成的。”奎格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一声不吭地怒视着墙约莫有一分钟之久。

“我绝对承认，对你来说，要理解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职责并向我报告实情是需要有点脑子的。但这确定无疑是你的职责。当然啦，今后，如果你想让我把你当作不具备那种我所尊重的职业背景来对待你的话，那也是很容易办到的。”

奎格坐着，自己点着头，呆了好长一阵子。戈顿被吓呆了，站在那里，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好，”奎格最后说，“这也许不是你弄糟了的第一件事情，伯特，而且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件，但我确实非常希望，你作为我的副舰长，这是你弄糟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个人是喜欢你的，但我写工作能力考评报告只以职业表现为依据。我言尽于此了，伯特。”

14 奎格遭训斥

威利·基思在舰长去面见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走后不久，就走进了基弗的房间。这位海军少尉头发蓬乱，稚气的脸上显得心事重重。“哎，汤姆，请原谅。这份关于额尔班衬衫下摆的书面报告怎么写啊？究竟说些什么呀？”基思苦恼地问。

基弗打了个哈欠，微笑着说，“你发的哪门子愁啊？随便写什么都行。有什么关系？谁会正眼去看它呀？你看看我写的。就在那边桌上的那双橡皮底帆布鞋底下。”

威利抽出那张打字纸，念道：

事由：三等军士信号兵额尔班——违犯着装规定。

1. 1943年10月21日因监督不力致使该军士未按规定着装。

2. 作为值日军官及该军士所在部门的长官，下面署名军官负有对该军士监督不力之责任。监督不严皆因对职责重视不够所致。

3. 对未能给该军士以充分监督深感遗憾。

4. 已采取措施确保此类事情不再发生。

托马斯·基弗

威利怀着自愧不如的钦佩心情，摇摇头，说：“我的天啊，简直无懈可击。你写它用了多长时间？我从起床到现在一直在为我那个报告伤脑筋呢。”

“你不是在骗我吧？”这位通讯官说。“我写那个报告的速度就同我打字一样快。大概用了一分半钟。你必须学会海军的文体，威利。例如，你注意看看第三条中那个分离不定式。你如果想把信写得像公文，就用分离不定式。要频繁地使用‘该’。尽量反复使用某些词组。你看我把‘该军士’反复使用得多漂亮啊。啊，它具有巴赫赋格曲⁽¹⁾中那贯彻始终的低音的催眠效果。”

“我倒真想一字不改地照搬你的辞句。但我担心他看出来——”

“嗨，我来给你写一份。”

“你愿意？”威利高兴了。“我不知道你会替我写，我原以为自己是不会写东西的，但一碰到写额尔班衬衫下摆的公文报告却傻眼了。”

“正是这个主意，”基弗说，“他迫使你就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写报告，就是要使你感到为难——这就是他的目的，使你为难。书面报告的性质本应是报告重大事件的。要就一件衬衫下摆写一份官方文件而又不

透着是无理取闹或呆傻白痴，是要很费一番苦心的——”

“就是这么回事，”威利急切地插嘴说。“我的所有草稿听起来都像是在故意耍弄舰长，或是在侮辱他——”

“咱们那位驾驶着军舰绕圈子的小个子朋友当然要跟我过不去了，因为我是个天才作家。我其实爱写海军的信件，那就像一位音乐演奏会上的钢琴家即席演奏《筷子曲》一样。别让它把你难住了，威利。德·弗里斯变成了奎格是一种提神的变化，他那种摆臭架子的伎俩是一种讽刺，就像犀牛向你冲过来一样妙不可言。奎格没有德·弗里斯那种可以毫无畏惧地直面任何人的力量。所以他才采取色厉内荏的唬人手法。这包括他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藏起来只以长官的面貌对人，就像一个神父躲在一个令人畏惧的偶像里面，让人们通过那个吓人的形象跟他沟通一样。这完全是标准的海军做派。这也就是所有这些报告的用意。因此，你要学着去习惯它，因为以后还会有很多这种东西呢，而且——”

“请原谅，你什么时候写那第二个即兴的《筷子曲》呀？他就快回来了。”

基弗咧嘴笑着说：“现在就写。把戈顿的手提打字机拿给我。”

格雷斯上校嘴里叼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烟斗，烟斗里冒着袅袅的蓝烟，偶尔还有火星闪亮。他伸手接过“凯恩号”舰长呈上的信封，示意这位舰长到他桌旁的一把黄色木椅子上坐下。奎格穿着一身规定的斜纹咔叽布军装，滚圆的体形颇显潇洒。他两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紧紧交叉在一起坐着。

格雷斯用一把样子可怕的日本裁纸刀割开信封，将那份报告摊开在面前的桌子上。他戴上黑色宽边眼镜，开始看那份文件。之后，又从容地摘下眼镜，用他那毛茸茸的手背将报告推到一边。他用力吸着烟斗，使里面滋滋地响着冒出一股股浓烟。“不能令人满意呀。”他直视着奎格说。

那位舰长的下嘴唇颤抖了起来。“我能问问为什么吗，长官？”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点此前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也没有说明一点我想得到说明的东西。”

奎格双手的手指开始不自觉地转动着想像中的钢球。

“我得到的印象是，”格雷斯接着说，“你把该受的责备都分派给了你的副舰长，你的上尉军官，你的副水手长，以及你的前任——德·弗里斯舰长。”

“长官，我承认我对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负有全部责任，”奎格赶忙说，“我很清楚，属下的错误不但不能成为一名指挥官推卸责任的借口，而恰恰是反映了他的领导能力。至于我的前任么，嘿，长官，我知道这艘军舰曾有很长时间在前方海域执行任务，我对这艘军舰也并无任何不满，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其训练状况确实够不上一般的水准，不过我已经采取措施，很快就会扭转这种局面，所以——”

“你为什么没有收回那个靶子，指挥官先生？”

“长官，正如我在报告中所说，那个副水手长对于如何将其收回似乎并无明确的主意，而我的军官们也都含糊糊，不敢肯定，并且未能向我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一个舰长总得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他的下属呀，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认为‘凯恩号’及时回基地报告，准备接受可能派给它的下一步任务，比在无谓而复杂的活动上浪费天知道多少的时间更为重要。如果我的这个决定错了，我很遗憾，但那就是我当时的决定。”

“得啦，老弟，收回一个靶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格雷斯基生气地说，“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外面那些停在这里的扫雷舰已收回了十多个了。那些鬼东西是很费钱的。天知道现在那个靶子在哪儿。我们派出去的拖驳船都找不到它。”

“我可没有指挥那艘拖驳船，长官。”奎格偷偷地看着自己的手，露出一丝微笑。

格雷斯基努起双眼，使劲地看着奎格，仿佛光线不足似的。他在他粗糙的手掌上使劲磕了磕烟斗，把烟斗里的烟灰倒进一个厚重的玻璃烟灰缸里。“这么说吧，指挥官，”他用比刚才高兴一些的语调说，“我理解你对初次指挥这艘军舰的想法。你很想不犯错误——这很自然。我自己就曾那样过。但我还是犯了一些错误，而且为它们付出了代价，并逐渐变成了一名算得上是称职的军官。奎格指挥官，为了这艘军舰，也为了你的前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我应该坦诚相对。不要把这次谈话当作正式的谈话。从此刻起，下面所谈的一切都不列入记录。”

奎格低下头，小心地偷眼看了看格雷斯基。

“这话只在你我二人之间说，”格雷斯基说，“你没尽力去收回那个靶子是因为你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知道怎么办。难道这不是实情吗？”

奎格不慌不忙地、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假如情况果真是那样的话，老弟，”格雷斯基以长者的关切口吻说，“那你就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实话实说，然后咱们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永不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理解它，忘掉它。那确实是个错误，一个由于急于表现和没有经验造成的错误。但在海军里没有人是从不犯错误的——”

奎格断然地摇了摇头，探身向前在烟灰缸里压灭了香烟。“不，上校，说真的，我很感谢您所说的话，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到向一位上级军官撒谎的地步，我向您保证我对所发生事情的最初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不相信迄今为止我在指挥‘凯恩号’方面犯了任何错误，也不想犯任何错误。我说过了，我在发现了我的军官们及水兵们目前这种现实状况后，只想以百倍严厉的手段，付出百倍的努力，把这艘军舰整治得使其符合一般的水准，我向您担保它不久就会达到这个水准的。”

“那太好了，奎格指挥官。”格雷斯基站起身，而当奎格也要站起来时，他却说，“别动，别动。”他走到固定在墙上的一个架子前，从上面取下一个装着昂贵的英国烟丝的紫色圆铁筒，重新装满了烟斗。他在用

一根粗木火柴点烟斗时，以一种不问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神态看着奎格。奎格又在用心转动着他那并不存在的钢球了。

“奎格指挥官，”他突然问道，“关于那个——”啪嗒，啪嗒地抽了两口烟——“有缺陷的拖绳”——啪嗒，啪嗒——“那个断掉的。你转弯时的航向是多大角度啊？”

奎格把头向侧面一歪，满腹狐疑地看了那位上校一眼。“我当然用的是标准舵，长官。在拖靶时我从未超出过标准舵，我的航海日志可以显示这一点——”

“我说的不是那个。”格雷斯回到他的座位上，俯身向前，冲奎格摇晃着那冒着烟的烟斗说，“你转弯的角度有多大？20度？60度？你是在作180度掉头呢——还是在作别的什么呢？”

“凯恩号”的这位舰长手指紧紧地抓着椅子的扶手，指关节的骨头都突显了出来。他说：“这个么，我得查查我的航海日志，长官。不过，我看不出转弯的角度是多大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只要——”

“你是否转了整整一圈，并且切断了你自己的拖绳啊，奎格指挥官？”

奎格的下颌耷拉了下来。他的嘴张开，合拢，张开，合拢了两三次，最后才用低沉的、愤怒的声音，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格雷斯上校，我绝无违抗您的意思，先生，但我必须告诉您我讨厌那个问题，并认为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格雷斯脸上严厉的表情松动了。他不看奎格，眼望着别处，说：“绝无侮辱之意，指挥官。有些问题问起来比听起来更让人不愉快——那种事到底是发生了还是没发生？”

“如果发生了，长官，我想我应该已经将自己送上最高军事法庭了。”

格雷斯严厉地注视着奎格，说：“我必须告诉你，指挥官，你的船上有些搬弄是非的家伙。今天早晨我们这儿听到一个谣传，我是很少相信这种谣言的。但是，舰队司令也听说了这个谣言，而且鉴于你别的几次作为已经使他十分气恼了，所以他命令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相信你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所说的话，没有发生过那件事——”

“长官，您能否告诉我，”奎格犹豫不决地问道，“舰队司令在找我哪方面的错？”

“哼，亏你还有脸问！你第一次出航执行任务就撞进了浅泥滩——当然，那种事情谁都可能遇上——可是之后你却试图逃避写搁浅报告，而当你被要求呈上一份报告时，嗨，报告的只不过是一次伪造的轮机房的事。还有，你把昨天发给我们的那封电报叫做什么？‘天啊，我失掉了一个靶子，请问，太平洋分遣舰队司令呀，我该怎么办啊？’舰队司令都快被气炸了。不是因为你丢了那个靶子——而是因为你连一个二等水兵都能做的明显的决定都没能做出来！如果指挥官的职能不是做决定并承担

责任，那是什么？”

奎格的上嘴唇挑了起来，机械地，半笑半不笑地齙着牙说：“对不起，长官，我对当时的情势作了估计并且做了决定。后来，考虑到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靶子的费用等等，我另作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把那件事提交给上级领导去斟酌解决。至于搁浅报告的事，我并不是想逃避，长官，我是不愿意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发电报麻烦上级领导。我在这里受责备似乎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惹恼了上级领导而另一件事情没有惹恼上级领导。长官，我绝非对上级不恭，我认为舰队司令应当拿定主意到底赞同哪种政策。”他那张耷拉着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得意的光彩。

那位作战处处长用手指梳了梳他花白的头发。“指挥官，”他作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停顿之后说，“你真的看不出那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吗？”

“它们显然是不一样的。但从原则上看它们又是一回事。那是个向上级领导请教的问题。但是，长官，我说了，我对已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都负全部责任，即使那意味着最高军事法庭——”

“谁也没说什么军事法庭呀。”格雷斯表情痛苦地，且气极了地摇头说。他站起身来，示意奎格可以照样坐着，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次，把烟斗里冒出的悬在空中的轻烟搅成层层上旋的螺旋形。他回到桌边，半边屁股坐在桌子的一角上。“瞧着我，奎格指挥官。我现在要向你提几个直率的、不入记录的问题。我答应你，除非你愿意，你的答复绝不会越出这个房间之外的。作为回报，我将高度珍视一两个直率的回答。”他用友好而又锐利的目光盯着奎格的眼睛说。

“凯恩号”舰长微笑了，但他眼神依旧是茫然的木然的。“长官，我在这次谈话中一直在尽力坦率地讲话，现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肯定会继续坦率下去的——”

“好的。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你那艘军舰，就其目前的训练状况及你那些属下的水平而言，有能力执行战斗任务吗？”

“哦，长官，若要我做出能与不能的明确担保，那是谁都无法预言未来的，我只能说我将以我所掌控的有限资源竭尽所能争取完成下达给我的任何命令，不论是战斗命令或是别的命令，而且——我说过——”

“如果人事局交给你的是另一个任务，你会更高兴的，不是吗？”

奎格咧开半边嘴唇笑道：“长官，我并非出言不恭，我认为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就连舰队司令也不会回答。”

“的确是这样。”格雷斯静静地来回踱了好长时间，然后说，“奎格指挥官，我相信有可能改调你去执行一项往国内方向去的任务——”接着他又赶忙补充说，“这绝不是反映你在‘凯恩号’上履行职责的情况。这个调动只不过是更正一个不公正的、错误的派遣任务而已。再说，你也知道，在这个岗位上你的年资是高了一些。据我了解这个分遣舰队里充斥着指挥官们，有的是预备役的海军少校，有的甚至只是海军上尉——”

奎格朝着他面前的空气皱起了眉头，脸色转为苍白，为难地说：“我

不知道这在我的档案记录里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长官——担任指挥职务才一个月我就被解职了！”

“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你的称职考评报告中消除那方面的任何可能的怀疑。——”

奎格忽地将他的左手插进他的衣袋，掏出了那两个钢球。“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长官。我不是说‘凯恩号’的指挥官是任何军官所得到过的最好的工作，或者甚至那是我应该得到的工作。只不过，那碰巧让我得到了而已。我并不装作是海军里最聪明或最能干的军官，上校，绝对不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我都不是我这一级军官中的一流人物，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十分好的评语——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这样一点，长官，那就是我是世上最倔强的人之一。我奋力完成过比这更艰难的任务。我在获取名望方面比不过别人，然而我曾发过牢骚，挑剔别人，大喊大叫，虚声恫吓，一直到每件事情都按我的要求办妥为止，而按我的要求办事的惟一方法就是照章办事。我是个一切按规章办事的人。‘凯恩号’军舰现在离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溜之大吉，到岸上去谋个职位。不，谢谢您了，格雷森上校。”他盯着那位作战处的长官看了一会儿，接着便又气冲冲地对他面前的视而不见而地位又略高于他的听者大谈起来，“我是‘凯恩号’军舰的舰长，而且我还想继续当这个舰长，而且在我任‘凯恩号’的舰长期间，她将完成所有派给她的任务，或者在执行任务时沉入海底。我可以向您担保一件事情，长官——如果顽强，严厉，永不松懈的警戒以及指挥官的督导等还有什么用的话，那么‘凯恩号’军舰就能完成派给她的任何战斗任务。在我的任期结束时，长官，我将心悦诚服地接受对我的任职考评报告。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格雷森将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一只手臂搭在椅背上。他略微带点笑容地瞧着奎格，慢条斯理地点了几下头。“职业的自豪感与责任心，这二者你显然都具备了，足以使一名军官在这支部队里逢凶化吉。”他起身把手伸给奎格。“我想我们彼此都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准备接受你的报告。至于你的这些错误，或者按你的说法是不幸的事件，哦，俗话说，开头不顺结尾必俊——你知道的，指挥官，”他将他的烟斗在玻璃烟灰缸上磕了磕，接着说，“军事学院给咱们灌输了很多教条，什么一名海军军官应该达到的完美程度啦，还有什么根本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啦，等等。嘿，有时候连我都怀疑那种东西是不是有点太繁琐了。”

奎格疑惑地看了看那位作战处的长官，大笑起来。

“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吧，嗯？嗨，我想说的是，我已看到这支部队为了按照那种教条做到尽善尽美而在一件显而易见的愚蠢的错误上浪费了太多的行动，挥洒了太多的墨水，放出了太多的紧张空气——唉，也许是我太老了，玩不了这种游戏了，或者是另有我弄不懂什么原因。”他耸了耸肩膀，“我如果是你的话，指挥官，我就对犯错误少担点心，而多注意点对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情采取最明智最有效的举措。”

“谢谢您，长官，”奎格说，“我一直都在努力只做明智的和有效的决

定，鉴于您善意的劝告，我将更加倍地朝那个方向努力。”

“凯恩号”的舰长坐公共汽车回到他那艘军舰停泊的码头。他与一群船坞工人一同下车后，“凯恩号”上的人直到他走上了舷梯才注意到他。不幸的是，在舷梯口值班的下级军官，斯蒂尔威尔正趴在值班办公桌上翻阅一本他随手从甲板上拣起来的连环画报，又正好被奎格看见了，尽管舷梯口的传令兵在喊，“甲板上的人立正！”斯蒂尔威尔也猛地转过身来，挺直身子，硬生生地敬了个礼。

这位舰长若无其事地还过礼，说：“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到哪去了？”

“哈丁少尉在舰艏楼上，长官，”斯蒂尔威尔应声答道，“正在往1号缆绳上安装新的防摩擦装备，长官。”

“好，传令兵，叫哈丁少尉到后甲板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那位军械官的助手立正站着，那位舰长抽着香烟好奇地扫视着甲板。从各条过道里出来的水兵们，有的吹着口哨，有的哼着歌曲，一见奎格，立即闭嘴，或者退回幽暗的过道，或者加快脚步，扶正帽子，眼望别处继续前行。哈丁从右舷的过道里走了出来并与舰长互相敬了礼。

“哈丁先生，”奎格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在舷梯口值班的准尉在值班时看书？”

少尉吃了一惊，扭过头看着那准尉，“这是真的吗，斯蒂尔威尔？”

奎格生气地抢白道：“当然是真的！你难道认为我在撒谎吗，先生？”

那位值日军官晕头转向地摇摇头，“我不是指——”

“哈丁先生，你先前知不知道他在值班时看书？”

“不知道，长官。”

“好啊，你为什么不知道？”

“长官，1号缆绳开始有磨损了，我正在——”

“我不是要听你说你不在场，哈丁先生。在甲板上负责值班的军官是无辞可托的。他要对他值班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件该死的事情负责，每一件该死的事情，听见了吗？”奎格说话的嗓门很大，在厨房甲板室上和后甲板上干活的水兵们都扭过头在听。“你可以下班了，哈丁先生，而且你要通知负责值班的上级军官你已被从值班名单上除掉了，等到你什么时候对一名在甲板上值班的军官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职责有了一些概念时再说。明白不明白？”

“是，明白了，长官。”哈丁声音嘶哑地说。

“至于这个人么，”奎格用拇指指着斯蒂尔威尔说，“你要把他列入报告，然后我们再看看罚他半年不准离开这艘军舰能否教会他值班时不再看书，看看这个教训对其余人员是否够了，或者是否另外还有人想尝尝

这个滋味——执行去吧。”

奎格离开后甲板回到他自己的卧舱。他的桌子上放着两份关于“额尔班衬衫下摆问题”的报告。他把帽子往床上一扔，脱下上身的外衣，松开领带，这才在转椅上坐下，一边喀啦喀啦地转着手里的钢球，一边匆匆读完那两份报告。他随后摁响蜂音器，拿起在桌边墙上挂着的电话。“告诉舷梯口的传令兵去找基弗中尉，叫他来我的卧舱报告。”没过几分钟就传来了敲门声。双手托着头坐着的奎格，这时拿起基弗的那份报告，翻到第二页，向后喊道：“进来！”

那位通讯官进来之后关上了门。停了片刻，基弗冲着奎格后背问：“您找我吗，长官？”

奎格哼了一声，把那几张纸抖得沙沙作响。基弗脸上带着施恩者的笑容，将瘦高的身躯靠在舰长的床边上，两肘架在床上支撑着身体等着舰长发话。那位舰长将报告丢到桌上并用手背将其推到一边。“这不行！”

“噢？”通讯官惊讶了，“我可以问问为什么吗，长官？”

但他让自己话音里所带的居高临下的调侃味儿太重了。奎格猛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立正站着，基弗先生，你是在同你的指挥官谈话。”

基弗不慌不忙地挺直身子，脸上仍带着一丝令人恼火的笑意，“我没听明白，长官。”

“把那东西拿回去，”奎格用拇指指着那个报告鄙睨不屑地说。“重新写过，今天下午4点前交上来。”

“嗯，嗯，长官。我可不可以恭敬地问一下它怎么不合要求了？”

“它里面全是些此前我已知道了的事情，而对我想听的解释却一点也没有。”

“对不起，长官。我想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知道。”奎格拿起另一份其实是由基弗代写、由威利·基思署名的报告，挥动着说，“喂，基弗先生，我建议你去找教你的助手，基思少尉，问问他该怎样写报告。他可以在如何写书面报告方面教给你很多东西，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他交上来的这份报告对同一件事情写得极其出色。”

“谢谢您了，长官，”基弗说，“我很高兴得知我的部门里还有这样的天才人物。”

奎格微笑了，显然断定他已刺痛了基弗的虚荣心。他频频点着头说：“是啊，说实在的，你把基思的这份报告拿去，好好研究研究。尽量弄明白为什么威利写出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报告，而你却弄了一份弄虚作假的骗人的玩意儿。”

基弗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后，气得像耍猴戏似的又蹦又跳，其间还将那两份报告在他的屁股上使劲揉搓了好几次。后来，他扑到床上，把脸

埋到枕头里，笑得浑身颤抖，差一点儿透不过气来。

格雷斯上校在舰队司令那间铺着绿色地毯、围着木墙帷子的房间里的大桃花心木办公桌边站着。

“你要是在你接受那个报告之前让我看看就好了。”舰队司令不高兴地说。他是个目光锐利的、瘦小的、上了年纪的人。

“我很抱歉，司令官！”

“没什么。你对这个奎格的印象如何？这才是主要问题呢。”

格雷斯用手指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会儿。“我担心他快成个老太太了，长官。我认为他热诚有余，也许还相当严厉，但他是那种不管错得多厉害都永远不承认有错的人——您知道，他总有某种该死的说辞为他自己辩护——我还认为他不太聪明。属于他那个级别中的下品。我一直在核实我的看法。”

“那根拖绳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情节？到底是不是他弄断的？”

格雷斯暧昧地摇了摇头。“嗨，这正是问题之一。我追问他这件事时他十分生气——不像是故作姿态。我怎么着也得相信他一点吧，即我相信他说的，根本没发生那种事。要查明实情就必须进行法庭调查，而，长官，我不知道——”

“嗨，我们不能为了追查谣言而举行法庭调查呀。不过，格雷斯，我可不喜欢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发生的可疑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也发生得太快了。你是否认为我应该向人事局提出建议解除他的职务？”

“别，长官，”格雷斯断然地说。“公平而论，他还没有做什么我们确知的必须那样对待他的事。对迄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他由于是第一次执行指挥任务而过分紧张加以解释。”

“那好吧，那么——你来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要我派两艘驱逐舰回雷舰回国去进行检修并安装新的雷达装置，以便参加向‘弗灵特洛克挺进’。”海军少将说。“派‘凯恩号’去有什么不对么？”

“没什么，长官。它已在前方海域游弋了24个月了——”

“那就这么办了。准备好举荐‘凯恩号’的电报。就让这个奎格到别处去犯下一个错误吧。”

战争期间，能回美国本土的造船厂进行检修是最珍贵的、求之不得的任务了。德·弗里斯经历了一年的战斗航行也没有为都快散架了的老“凯恩号”争取到一次这样的美差。奎格却在他接任后的头四个星期里，指挥着这艘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做到了。

(1) 赋格曲 (fugue)，复调乐曲的一种形式。赋格曲建立在模仿对位的基础之上，从16至17世纪的声乐经文歌和器乐利切卡尔 (ricercar) 演变而成。根据曲中所用主题的多寡，存在单赋格曲、二重赋格曲和三重赋格曲等多种形式。——译者注

15 返航的欢乐

电报到来之时，“凯恩号”上就像迎来了新年的除夕，欢度7月4日国庆节，就像人人都在过生日，人人都在结婚娶媳妇。威利·基思也不例外，虽然按“凯恩号”的标准来说他只是新来乍到，告别家人时留在脸上的唇膏印还没擦干净的新兵，他也一样激动得热血翻涌。他给梅·温和他母亲都写了一封信，向梅强烈地暗示如果“凯恩号”在旧金山停靠时他能在码头上看到她的身影，那将是超过一切的最好惊喜，而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却没有一丝这样的暗示。他是在他的小卧舱里给梅姑娘写信的，就像一头野兽钻在自己的洞穴里独自享受那黑暗中的自由之乐一样。他在写信的过程中不时作长时间的停顿，使自来水笔笔尖上的墨水都凝固了。他凝视着信纸，脑子里翻滚着不着边际的奇思异想。

一个黑影遮住了信纸。他抬头一看，是斯蒂尔威尔站在门口。那水兵穿着一尘不染的工作服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那天上午电报到来之前，他就是穿着这身服装接受舰长的当众训斥与宣布对他的处分的。

“啊，斯蒂尔威尔，有什么事吗？”威利同情地问。

作为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威利曾把对斯蒂尔威尔的判决记在航海日志里：在舰上禁闭6个月。他曾怀着好奇的心情仔细观察了在后甲板上举行的审判仪式——那阵容庄严肃穆，一边站着身穿笔挺的蓝色新工装的被告，被告对面立正站着一排原告军官，奎格则镇定自若、心情甚佳地从杰利贝利手里接过一份又一份那些“犯人”的红色服务档案夹。那是一种奇怪的审判方式。据威利所知，根据奎格舰长的命令，所有那些罪犯都被写进了报告。例如，哈丁少尉就被列入了对斯蒂尔威尔的控方，而他并未亲眼看见那个水兵在值班时看书。由于奎格舰长从不亲自把任何人列入报告，但却总是转身对离他最近的那位军官说：“我要把此人列入报告。”所以审判在形式上保持着应有的三方：原告、被告和法官。奎格煞有介事地假装对控方按他的命令所陈述的犯罪事实很感兴趣和吃惊的样子。威利将这场绝妙的表演看了一会儿，就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这是违反公民自由权和宪法权利的，也违反人身保护令和国家最高支配权的，同时还违反了褫夺公权法案以及其他数不清、记不准的说明每一个美国人都拥有得到公平待遇的成语。

“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您是军纪官，不是吗？”

“没错呀。”威利应道。他将两腿放到甲板上，把文具盒推到一边，拧上钢笔帽，用这些动作将自己从一个如饥似渴地需要姑娘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海军官吏。

他喜欢斯蒂尔威尔。那些身材修长，体格健美，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头发浓密，神情开朗，总是乐呵呵的年轻人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好感，就像美丽的姑娘们那样，以他们身上的青春朝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使事情变得愉快起来。斯蒂尔威尔就是这样一个青年。

“哎，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我有一件麻烦事儿。”

“说来听听。”

斯蒂尔威尔讲了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要点是他在爱达荷州有妻子和孩子而他有理由怀疑他妻子的忠诚。“长官，我想知道的是这次禁闭是否意味着我不能请假回家了？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长官。”

“我想不会的，斯蒂尔威尔，我不能想像会是那样。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在前方战区呆了这么长时间的人都有资格回家看看的，除非他犯了谋杀罪或类似的严重情况。”

“这是规定上说的呢还只是您的猜想，长官？”

“这是我的想法，斯蒂尔威尔，不过，除非我另有通知，你就这么相信吧，哦，我会很快给你明确的答复的。”

“我想知道，长官——我可否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信告诉家里我就要回家了？”

威利很清楚，斯蒂尔威尔最好还是等他问过舰长之后再听答案。但是那水兵脸上乞求的表情，以及威利不想暴露自己消息不灵的一点私心，使他脱口说：“我肯定你可以给家里写信，斯蒂尔威尔。”

那个准尉顿时喜形于色，简直高兴极了。这也使威利为自己大胆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感到欣慰。“谢谢您，基思先生，太感激您了，”斯蒂尔威尔的嘴颤动着，眼睛露着光彩，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您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长官。”他戴好帽子，挺直身子，给威利敬了个礼，仿佛威利是一位将军似的。少尉还了个礼，愉快地点点头。

“好了，斯蒂尔威尔，”他说，“很高兴随时为你祈福。”之后，威利又接着写那封给梅温的信，他脑海里联翩浮现的令人陶醉的美好景象使他把刚才的谈话忘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午餐时，军官们聊天的那种热烈与欢乐气氛是自从更换了指挥官以来所没有过的。有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些日子里的浪漫逸事的老笑话又被重新提了起来。马里克受到的揶揄最厉害，因为他曾与奥克兰一家茶馆里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勾勾搭搭。那位女士脸上的黑痣究竟是几颗成了大家纷纷议论的主题，戈顿确定有七颗，而马里克说只有两颗，其他人有说三颗的，有说五颗的，反正最多不超过七，最少也没少于二。

“哎，我认为说来说去，还是史蒂夫说得对，”基弗说，“我猜啊，两颗是黑痣，其余的是疣子。”

司务长的助手，表情总是丧气巴拉的惠特克正给大家传递一盘煎火腿，突然尖声大笑起来，把手里的盘子都扔掉了，差一点没砸着奎格舰长的头。那红色的油腻腻的肉片撒得满甲板都是。奎格舰长，怀着过节日的心情，说：“惠特克啊，你如果想用食物砸我，那也别用肉呀，可以用蔬菜嘛，蔬菜便宜。”按照军官们吃饭时的传统，舰长说的任何俏皮话

都要自动地哄堂大笑，大家于是真的大笑了一阵。

马里克对那位胖子副舰长说：“哎，好吧，假定她真的有七颗黑痣，至少她是个真实的人啊。我可不像有些人那样满足于拥有许多法国杂志和明信片。”

“史蒂夫，我有个必须对她忠实的老婆，”戈顿喜滋滋地说，“她不会因为我看图片而和我离婚的。但我如果像你一样是个自由人而不能找个比那个长着疣子的新西兰母猪好点儿的女人的话，那我就觉得还是看看图片为好。”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绝顶聪明的法子，”奎格的心情显然少有的好，因为他平时从不参加军官们的闲聊。军官们全都静了下来，洗耳恭听这位舰长在酒足饭饱之后扯的闲篇。“我说的是明信片的事。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列入那种邮寄名单的，反正我确实上了那个名单——反正，你只需每月给那家公司寄去1美元，他们就给你寄那些画片，真是用挺大的闪光纸印的，我估计大约有6英寸长4英寸宽那么大小。”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着说。“哎，真正聪明的地方在于——你们都知道，裸体女人的相片是不可以邮寄的，可是——那些女孩子们不是裸体的，绝对不是，先生们，她们身上穿着你所见过的最最漂亮的粉红色小裤衩和乳罩，一切都合情合法。妙就妙在一点上，那就是她们图片上的内衣是可以洗掉的。你只需用一条湿毛巾把图片擦一下，于是——哈，你就开眼了——真是绝顶聪明的鬼主意。”他高兴地哧哧笑着环视众人。大多数军官都摆出了笑脸。基弗点了支香烟，用两只手掌挡着脸，而威利则是往嘴里塞了一整块火腿。

“顺便问一句，”这位舰长接着又说，“你们诸位谁都没用完俱乐部的烈酒配额吧，用完了吗？如果有谁用完了，请照直说。”没有一个军官开口说话的。“那太好了。有没有人反对把他那份酒卖给我的？”

配额酒是每人每月5夸脱瓶装白酒，可以在海军船坞军官俱乐部的酒店里买到，价钱比起美国国内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奎格给他的军官们来了个猝不及防：他们事前没有想到家乡这种酒的价钱。他们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虽然程度不同。除哈丁一人外，其他人全都同意了。

“舰长，”哈丁可怜兮兮地诉苦道，“我计划与我妻子共同享用我全年的所得，我能节省的每一点东西对我都是莫大的帮助。”

奎格表示赞赏地笑了笑，原谅了他。于是，当天晚上“凯恩号”的军官们在舰长的率领下到俱乐部里的售酒柜台前排队买了三十来夸脱苏格兰威士忌和裸麦威士忌。奎格舰长指挥着他们一个个地从柜台那儿抱着满怀的酒瓶子往在外面车道暗影里停着的吉普车上送，嘴里不住地向他们表示道谢。等吉普车装满了之后，舰长就开着车走了，留下“凯恩号”的那伙军官在那里面面相觑。

第二天早晨7点30分，二等木工助理兰霍恩被叫进舰长卧舱。他发现那位舰长穿着皱巴巴、脏兮兮的华达呢服装，嘴里叼着一截已熄灭的雪茄，倚着床铺，正在清点地毯上摆得满满的酒瓶子的数目。“噢，兰霍恩。你能用什么东西给我做个可以装下31个酒瓶子的板条箱吗？”这木

工是个性情倔强的密苏里人，瘦长脸，长下颏，黑发平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那些违禁品。奎格舰长咯咯地笑着挤了挤眼睛，说：“都是医药用品，兰霍恩，医药用品。不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瓶子，而且对它们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了，长官，”木工说，“做个板条箱，大小么，差不多长3英尺宽2英尺就成了——里面塞些细刨花——”

“细刨花，啊呀，这东西可难找啊。瓶子与瓶子之间要加上隔板，隔板之间再塞上细刨花——”

“长官，咱们没有作隔板的薄材料呀，没有胶合板，没有任何——”

“啊，见鬼，从五金店弄些白铁皮好啦。”

“是，长官，我会做好的，长官。”

那天后半晌，兰霍恩磕磕绊绊地走进军官起居舱，脸上汗如雨下，背上背着一个新锯出来的用白木板做的箱子。他步履沉重地进了奎格的卧舱，吃力地哼哼着，皱着脸把箱子放到地上，仿佛那是一架笨重的钢琴似的。他用一条红色的大毛巾擦着满脸的汗水，说：“我的妈呀，长官，那些铅板做成的隔板可真够沉的——”

“铅板？”

“五金工那儿的白铁皮刚刚用完，主管——”

“可是，天啊，铅。用好一些的硬纸板同样可以——”

“我可以把铅板再取下来，长官，重新再做——”

“不用了，就这样吧，”奎格嘟哝道，“只是水兵们过几天得好好地锻炼锻炼身体了，那样岂不是也好——说不定把这些铅板弄回家后还有用处呢，就这么着了。”他低声说。

“您说什么，长官？”

“没事。你去弄些细刨花来吧，把那些瓶子装好。”他指着盥洗盆下面甲板上的那批宝贝。

“嗯，好的，长官。”

“现在大家听着。综合演习将于14时开始。”

“凯恩号”正驶向她在半圆形的由护卫舰组成的屏障的右翼末尾的位置，这个半圆形护卫屏障在前面劈波斩浪，为舰队的四艘油轮、两艘运输舰和三艘商船护航。它们已远离陆地，在平静的蓝色大海上颠簸。这些舰船在阳光普照的海面上布成整齐的阵形。

在甲板上值班的下级军官基思少尉，对这次远航感到十分高兴。已有一年没有报告在夏威夷以东海域发现敌人的潜艇了，但不容置疑的是威利·基思仍然是一艘正在搜索日本潜水器的军舰上的下级值班军官。假如上级值班军官暴病而死，或者掉进了大海，那就可以想像他，基思少

尉也许就得负起指挥的责任，击沉一艘敌人的潜艇，从而赢得巨大的荣誉。这种事虽不会发生——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说它不会发生，那就，譬如说，如同说他母亲会做出这种伟绩一样。使他兴致更高的是上级值班军官基弗把曲折行进的方案交给他负责，允许他向舵机发号施令。当舰桥上的经线仪秒针要指到12点时，威利就要发出这样的命令了。对他而言，战争终于要开始了。

奎格舰长于凌晨1点58分来到舰桥上，很不耐烦地眯着眼睛四处查看着，戈顿像只挨了顿鞭打的狗似的在他身后跟着。事实上，这位副舰长因为之前没有更频繁地举行综合性演习刚刚挨过申斥，此时脑子里正在草拟解释他为什么没有举行综合演习的书面报告的开头几段。那天早晨，奎格收到太平洋海军总司令的公函，要求所有舰船书面报告其每月进行演习的次数。“好，”这位舰长对恩格斯特朗德说，“挂起‘我正在进行综合演习’的信号旗。”

那个信号员在升降索上挂起了一串彩旗。威利看见舰长向他点头示意，便走到舵手室里那个红漆警报器把手前，鸣响了警笛。然后，他便在呜——呜——呜的警笛声在空中轰响时，满意地审视着自己在舰桥的一块窗玻璃中的形象。他面前影影绰绰地站着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士，头戴圆形钢盔，身穿鼓鼓的带有手电筒的灰色木棉救生夹克，脸上和手上涂着预防闪光灼伤的防护油，全副武装，一样不缺。舰桥上人人都是如此打扮。

舰上别的地方情形就不一样了。“凯恩号”军舰的水兵们经过一年多处于日军空袭之下的日子，又在珍珠港过了几个月平安无事的懒散生活，不愿意为了在火奴鲁鲁与旧金山之间的平静水域里一次模拟的一般警报而忍受辛苦。他们之中有一半人在进入战斗岗位时不是没戴钢盔就是没穿救生夹克，或是两样都没有。奎格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可怕地皱着眉头。

“基弗先生！”

“到，长官？”

“我要你到扩音器前做如下通告：凡没戴钢盔或没穿救生夹克者回美国后扣假一天。凡既没戴钢盔又没穿救生夹克者扣假三天。立刻将这些人的名字用电话向舰桥报告。”

基弗好像被吓愣了，结结巴巴地说：“长官，那有点太严厉了吧——”

“基弗先生，”舰长加重语气说，“我没要求你对这些我认为对教育船员和他们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纪律手段发表意见。如果这些人要毫无防护地进入战斗状态来进行自杀的话，那么，也无人能说那是因为没有教给他们穿戴战斗装备的重要性。宣读通告吧。”

在炮位上的那些人，听到扩音器里传出来的这个通告，都扭头望着舰桥，显示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而且非常气愤。但随后，他们便开始了一阵忙乱，钢盔和救生夹克像变魔术似的从这艘军舰的各个地方一齐

冒了出来，而且手递手地传递着，传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叫他们立刻停手！”奎格怒吼道。“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下来，在没有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不漏地交到舰桥来之前，谁也不准戴钢盔或穿夹克！基弗先生，你给我把这个向他们宣布！”

“我宣布什么呀，长官？”

“别他妈的给我装傻啦，我尊敬的先生！宣布叫他们停止穿戴那该死的装备并把他们的名字报到舰桥上来！”

基弗的通告响彻了各个甲板：“现在停止穿戴防护装备。把所有没穿防护装备者的名字都交到舰桥上来。”

于是，水兵们把钢盔和救生夹克都从隐蔽的地方往舱面船室上扔，使空中飞起了一阵钢盔和夹克之雨。奎格声嘶力竭地大叫：“快把纠察长叫来！我要把那些乱扔钢盔和夹克的人列入报告，不论他是谁！”

“纠察长，海军上士贝利森，”基弗嗓音低沉地对着麦克风说，“请尽快来舰桥报告。”

“告诉他到厨房的甲板室后面把那些水兵抓起来！”奎格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叫道，“不是到舰桥上来，笨蛋！”

“你还是把最后那个字留给自己吧，”基弗转过脸背着那位舰长无声地笑了笑，“贝利森上士，到厨房的甲板室后面把那些乱扔钢盔和救生夹克的人统统逮捕起来。”

扩音器里的话音还没落，空中那防护装备的暴雨就停住了。不过，这已达到了目的。甲板室上那些供水兵用的防护装备数量已是只多不少，而那些水兵们都在快速地为自己披挂全副的武装。奎格眼看着水兵们集体违抗他的命令，直气得发狂似的在舰桥上来回地跑着，并大喊：“你们，下面的人！停止穿戴装备！……戈顿先生，你过来！在3号炮位上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把他写进报告！”

“哪一个，长官？”

“真该死，就是红头发的那个。他刚戴上钢盔。我看见他戴的！”

“长官，他如果戴着钢盔，我就看不见他的头发了呀。”

“救苦救难的主啊，那个炮位上有多少人是红头发的？”

“哦，长官，我相信有三个。温盖特、帕森斯、杜勒斯——不对，杜勒斯更像是金发——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可能是在4号炮位上，自从——”

“噢，我的主啊，算了吧。”奎格抢白道，“伯特，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不执行命令的糟糕到乱七八糟的情况中，这是最糟糕的！糟糕透顶了。”

这时，“凯恩号”上的每个水兵都戴上了头盔，穿上了救生衣。奎格使劲地扫视着全舰，眼睛充满了遭受挫折所激起的怒火。“好啊，”他说，“好啊。我看这些鸟人以为他们把我击败了。”

他走进驾驶室，拿起麦克风。“这是舰长在向你们讲话，”他说，愤怒的声调经过话筒的扭曲虽已失真，但还是听得出来。“哦，我很不高兴注意到在这艘军舰上有一些被误导的水兵相信他们能欺骗他们的舰长。他们大错特错了。我已要求把那些不按规定着装就进入战备状态的人的名字交上来。那些人名现在似乎并未交到我这儿来。好啊，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将那么多违抗我的命令，不肯把名字交上来的胆小鬼们绳之以法，那我就剥夺这艘军舰上每个人在回美国后的三天休假。无辜者不得不与有罪者一起受罚。因为他们给全体船员带来了这一惩罚，你们可以自己惩罚你们中间的那些有罪者——好啦，现在继续进行综合演习。”

护航舰队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遇上了狂风巨浪，这使威利·基思对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驱逐舰的局限性开始有了较清晰的概念。在夏威夷周围那风微浪细的水域里拖靶标时，“凯恩号”就曾多次剧烈地颠簸摇晃过，威利也曾为自己的两条水手腿与平安无事的肠胃感到骄傲。现在，他认识到他庆贺自己庆贺得有点为时太早了。

一天夜里，他在军官起居舱的长沙发上刚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躺了一个半小时就有人叫他起来去值班。起来后，他发现自己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在他摸索着想给自己弄点咖啡时摔了一跤。他挣扎着穿上了一件蓝色羊毛防风外衣，因为他觉得从通风孔中钻进来的气流又冷又潮湿。他东倒西歪地在舱内走过时，脚下的甲板也在摇晃，就像是在游乐场的鬼屋里似的。当他抓着支撑舱口的铁柱登到最上面的甲板时，他看见的第一样东西竟是左舷外边一堵墨绿色的水墙，高耸在他的头顶之上。正当他要张嘴喊叫时，那堵墙却落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月光照耀下的被风撕裂的云块。与此同时，在船的另一侧却涌起了一堵同样可怖的高墙。他艰难地一步步爬上了舰桥的梯子。因为怕有大风，他用手紧紧地按着帽子，然而风却很小。他发现在舰桥上值班的人全都挤在驾驶室里，每个人都拼命地抓着什么把手，随着船身的摇动他们的身子也在荡来荡去。即使在这儿，在高高舰桥上，当船头高高仰起时，威利也发现自己在仰面向上看着飞起的浪头。

“天呀，”他对卡莫迪说，卡莫迪的一只胳膊缠着舰长那把椅子的椅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了？”

“什么持续多久了？”

“这种摇晃！”

“这不是摇晃。”甲板上的橡胶垫子全都向一边滑落，被他的两腿一挡，便在他腿边堆积了起来。

威利接下了卡莫迪的班，随着值班时间一点点地流过，他的恐惧也逐渐减退了。“凯恩号”显然是不会进水沉没的。但他似乎觉得它完全有可能散架。在颠簸达到极限时，整个舰身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从头到脚都在痛苦地呻吟，此时，威利能够看出舱壁在弯曲，在摆动。他强烈地感觉到除了30年前那位建造这艘军舰的工程师（此时恐已故去）对其所能经受的最大压力所作的估测之外，他与冰冷乌黑的海水之间已没有任何

遮拦了。

他的感觉显然是对的，因为“凯恩号”将这种舰体倾侧着前行的态势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仍保持着完整。

威利午餐时饱餐了一顿烤猪肉之后登上了舰艏楼。他有一种出奇的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的胃口还不错。他没有晕船，对此他完全肯定。他能感觉到他那悬挂在横膈膜上、填得满满的胃在不停地快速蠕动着，努力地进行着它的日常工作。对自己身体的这第二种内省使威利萌发了一种欲望，即他很想让大量的新鲜空气吹吹自己的脸。他拉开舰艏楼的防水门，看见斯蒂尔威尔穿着一件粗呢子夹克，戴一顶毛呢帽子，正蹲在1号舰炮那儿拴紧那蓝色帆布炮罩，它松了，被风吹得噼里啪啦地响。

“下午好，基思先生。”

“下午好，斯蒂尔威尔。”威利关上门并用一个铁钩把门插牢，手抓着一根支柱，斜倚在那些救生绳上。海风和冰凉的浪沫吹打在他的脸上使他觉得无比的痛快。当舰体向左侧倾斜时，他看见那些护航的舰艇正在一道道波浪上奋勇前进。

“您觉得这种颠簸怎么样，长官？”斯蒂尔威尔大声问，他的声音盖过了舰艏冲起的激浪的哗哗的响声。

“颠簸什么呀。”威利脸上笑了笑说，显示他一点都不害怕。

那水兵也哈哈地笑了。他从甲板上滑到那根救生索那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少尉跟前。“长官，您跟舰长谈了——我是说，我休假的事了吗？”

威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得着机会呢，斯蒂尔威尔。不过我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那水兵的脸阴沉了，“哦，多谢啦，长官。”

“我今天下午就找他谈。下午3点到弹药舱来见我。”

“真是太感谢您了，基思先生。”那二等准尉取下铁钩，打开门，一溜烟地到下面甲板上去了。

威利深深地吸了几口沁人心脾的海风，就到下面舰长的卧舱去了。

奎格穿着内衣在床上躺着，摆弄着一个中国造的木制魔球，一个由若干小块互相扣锁在一起组成的圆球。那是他有一天探头往雷达室里看时，发现那个值班的人正在玩这个东西，就把它没收来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玩它，尽管他告诉戈顿他已解开了那个球的奥秘，可是谁也没见过他把它拆开过。“哎，威利，找我有事吗？”他一边说，一边仍就着他的台灯上下左右地移动着木球上的部件。

威利说明了来意，而那位舰长继续玩着他的游戏。“……因此，长官，我只是想跟您核实一下，以便确定。您给斯蒂尔威尔限制自由的处分是否意味着在大修期间也适用？”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哦，我以为您不是那个意思，长官——”

“为什么不是？一个人若需要在狱中服刑一年，人家是不会放他两个星期假出去过圣诞节的，对不对？禁闭在舰上就是禁闭在舰上。”

屋里的沉闷空气，摇晃的甲板，再加上舰长在他眼前咯吱、咯吱地玩着那个木球，开始使威利感到不舒服了。“但——可是，长官，这是有点不一样啊？斯蒂尔威尔不是罪犯——而且他已在海外打了两年仗——”

“威利，如果你在海军的纪律问题上感情用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每一个在前方蹲禁闭或看守所的士兵都曾经打过仗。在战争正在进行期间，你必须对那些招募入伍的士兵们严厉一些，而不是姑息。”咯吱，咯吱，咯吱。“他们的任务已经很繁重了，而还有很多不愉快的任务要完成，你如果取消了压力，哪怕只是一次，那么你的整个该死的组织就会在你面前崩溃。”咯吱，咯吱。“你越早弄明白这个基本道理，你这军纪官就会当得越好。”

威利的肚子又开始让他感到不舒服了，里面一鼓一鼓的，而且沉甸甸地往下坠着。他将他那被催眠的目光从那个圆球上移开，落到了舰长盥洗盆下面的那个板条箱上。“长官，这样那样违反纪律的事多得是，”他说，声音有点虚弱，“斯蒂尔威尔是个好水兵。在您没到舰上来之前，没人追究过值班时偷看杂志这种小事。我知道这不对，但是——”

“那现在就更有理由追究了，威利。你告诉我一个更好的办法让我的威望能在这艘军舰上得到服从，我会加以考虑的。你是否认为假如我给斯蒂尔威尔一次书面表扬，值班时看书的情况就会煞住，是吗？”

威利只感到头昏眼花，再也顾不上小心谨慎了，他把藏在心里的话冲口说了出来，“长官，我不能确定值班时看书比在舰上私运威士忌酒哪一个更是更严重的违纪行为。”

这位舰长友善地大笑起来。“你这下可说到点上了。但级别的高低是各有它的特权的，威利。一位舰队司令可以在舰桥上戴棒球帽。这不等于说一个舵手也可以。不可以的，威利。我们的任务是要绝对保证使招募入伍的士兵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而不是我们做什么他们就可以做什么。”咯吱，咯吱，咯吱。“而我说过，使他们照我们所说的去做的惟一办法就是对他们绝对地严厉，而且要使这种办法坚持不变。”

威利觉得自己汗都冒出来了。

这位舰长继续用低沉的声音啰嗦道：“哦，如果这是斯蒂尔威尔不走运，第一个被捉住了，我也不得不杀鸡给猴看，拿他作个恐怖的榜样。哦，我说了，在这艘军舰上值班时看东西的现象必须终止，另外——”咯吱，咯吱，“他担心他的老婆，这简直太糟糕了，我担心的是整个美国军舰‘凯恩号’，而且，”咯吱，“一个人有时候必须受些苦，为了——”

但他没把这句话说完，因为就在他说到这儿时，威利发出了一个古

怪的要窒息似的声音，跟着便猛烈地呕吐起来。这位少尉及时地背过他那发青的脸去避开奎格。他喘着气向奎格道歉，同时抓起一条毛巾开始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地擦了起来。奎格对此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和气。他说：“没关系，威利。你去叫一个勤务兵来，你自己到上面甲板上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在你锻炼出水兵腿之前别吃猪肉了。”

威利为斯蒂尔威尔求情的事就这样结束了。他几乎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水兵了，但是斯蒂尔威尔在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木木然的，一点表情都没有。“无论如何，您尽力了，谢谢您，长官。”他干巴巴地说。

他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遭遇过惊涛骇浪，天低云暗，颠簸摇摆与凛冽寒风。他们那被热带的温暖软化了的骨头经受着冷湿空气的侵袭，在潮湿幽暗的驾驶室值班的单调乏味的白天以及更潮湿更幽暗的夜晚。水兵们整天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军官们面色苍白疲倦不堪，在军官起居舱就餐时沉默无语，只有坐在首位的舰长手里不停玩着他的钢球，他也只有在谈下一步的工作要求时才间或没好气地说上几句。威利更是连时间都不记得了。他只知道每天从舰桥上下来就去译函电，译完函电就去更正登录的出版物，更正完出版物就回到舰桥上去，再从舰桥上走到餐桌吃那毫无滋味的应付差事似的一日三餐，最后又从餐桌回卧舱睡觉，而且每过一两个小时总得被叫醒一次。世界被局限在一个漂浮在翻着白沫的、无垠的大海上的狭小的铁匣子里，而这个世界里的全部任务，就是凝望空无一物的水面或是到舰上那拥有读不完的、发霉的、很难看得懂的书的图书室用红墨水填写借阅登记簿。

一天早晨，威利在床上动了一下，睁开眼睛，感到有一种奇怪而美妙的感觉：他的床铺既不在摇晃也不在颠簸，而是保持着水平状态。他只穿着内衣就窜出了卧舱。这艘军舰正在一条两岸青翠，约有一英里宽的航道上平稳地航行。天空一碧如洗，空气凉爽宜人。“凯恩号”平稳得像一艘渡轮，缓缓前进。威利伸长脖子从救生绳上面面向前方张望。在那个圆鼓鼓的绿色小山头上方，他看见了金门大桥的桥架在远远的内陆，在淡淡的雾气中透出隐隐的红色。他两眼泪水盈眶，狂喜地钻进了他那狭小的卧舱。

当“凯恩号”在那深红色的桥孔下驶过时，威利就在舰桥上。但是他的诗思被站在他身后的舰长与戈顿之间的一番对话打乱了。

“好的，我们一过阿尔卡特拉兹就可以直奔奥克兰了。给我画出一条航线来，伯特。”

“长官，91号码头不在奥克兰——”

“我知道。我们要在奥克兰附近停一阵，然后再到码头去泊定。”

“可是，长官——”

“为什么一定要作这种无谓的争论呢，伯特？我需要一条去奥克兰的航线！”

“长官，我只是想说91号码头那儿有一股狂暴的潮流，时速为5节或

更多一些。现在是水流平缓期，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靠岸。如果我们延误一个小时，靠岸可就麻烦大了——”

“让我来操心这艘军舰靠岸的事吧。你只需给我定出一条去奥克兰的航线就行了。”

“是，遵命，长官。”

“基思先生，你除了看风景之外还有别的事干吗？”

威利离开舱壁，转身面对着那位舰长。奎格穿着蓝色与黄色相间的适于在舰桥上穿的上衣，白帽子，白色丝绸领带，显得异样的健壮活泼。他正在用双筒望远镜扫视着逐渐开阔的海湾。“没有，长官——”

“那好。我卧舱里的那个木板箱子——你去组织个工作小队把它装到快艇上去。快艇由你负责指挥。”

工作小队在搬运那只木板箱并将其装进快艇的过程中，有刮破手指的，有指甲盖里扎进刺去的，还有脚趾被砸烂的，更有连串的、颇为醒神的、极尽花哨之能事的污言秽语。最后舰长那只死沉死沉的木板箱总算被装进了快艇。威利的贡献就是在那只要命的箱子在空中晃悠不定时站得离它远远的，偶尔提些温和的根本无人理睬的建议。

“凯恩号”停在离奥克兰海岸不远的海面上，那只快艇朝着一个位于一条荒废了的街道下面的水泥登陆码头驶去。奎格坐在艇艏的帆脚索上，脚踩在那个木板箱上，一边滚转着钢球一边环视着海湾。威利对快艇的艇员们仪表感到惊异：“讨厌鬼”、“肉丸子”和麦肯齐简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都让人辨认不出来了。洗了澡，梳了头，刮了脸，抹了粉，而且穿着笔挺的白礼服，比起那几个最初将威利带到“凯恩号”军舰上的忧郁的野蛮人来，他们此时简直就是另一个不同种族的人。当然，他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灰姑娘式的变化。这些水兵不想失去他们的休假机会，他们怕奎格。

有一次马达熄火了。水兵们在发动机上徒劳地瞎忙了两三分钟之后，这位舰长怒气冲冲地大喝道：“倘若这快艇在30秒钟之内还不能开动的話，有人就要后悔莫及了。”于是，那些水兵便焦急地手忙脚乱起来，期间当然也少不了刻毒的谩骂。好在上天慈悲，那发动机在第28秒时又启动了，快艇抵达岸边。“好，”奎格说，同时纵身一跃，跳到了岸上，“帮我搬一下那只木板箱，我已经晚到得太多了。”

工作小队的两名水兵跳上码头，第三名水兵加上“讨厌鬼”和“肉丸子”哼哼着齐力把木板箱的一端抬到快艇的船帮上，码头上那两个人抓住木箱往上拽，快艇上的人从下面往上推。那木箱几乎还是纹丝不动。

“喂，喂，怎么这么慢呀？”

“长官，它就是不滑动，”喘着气的“讨厌鬼”说，他的黑发遮住了他的眼睛，“太沉了。”

“嘿，那就站在快艇的帮上把它抬起来。你们没脑子吗？”这位舰长四下里瞭望，看见麦肯齐在码头上站着，手里拿着帆脚索，茫然地看着

这边的奋争。“喂，你干什么呢，站在那儿无所事事，袖手旁观吗？快来帮一把手。”

麦肯齐立刻扔掉帆脚索，跳过来帮码头上的那两个人。这一下舰长和水兵们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麦肯齐刚才是在发挥一种必要的功能，他是在把快艇稳定在码头近处。现在那根帆脚索没人管了，快艇便倒退着离开了，起初还很难觉察，随后便越退越快起来了。木箱下面露空的水面缝隙就越来越宽了。“啊呀妈呀！”“讨厌鬼”在船帮上直跺脚，他的手指正压在木箱的一边下。“帆脚索，帆脚索，谁去抓住帆脚索！”麦肯齐放开木箱，冲回去抓那根绳索。码头上的那两个水兵吃不住劲了。在那一瞬间，只听见叫喊声、咒骂声、压着东西的嘎吱声乱成一片，在这片声音之上更可听见奎格的女高音似的尖叫声，“当心那该死的箱子！”

“讨厌鬼”与木箱一同落进了水里，激起了一蓬巨大的水花，把奎格溅了个透湿。“讨厌鬼”浮了起来，在浑浊的水面上露出一小片白色。那木板箱像铁砧一样沉入了水底，咕噜噜地冒起一阵水泡。接下来是一阵惊悸之余的静默。奎格，身上水淋淋的，斜靠在码头边上，专心地看着下面棕色的水。“好，”他说，“拿出你们的锚抓。”

接下来是费了老大的力气用锚抓捞了半个小时。奎格足足抽了半包烟，每支烟只吸几口就扔进了水里。“讨厌鬼”蜷缩在码头上，冻得全身抖成一团，牙齿颤得哒哒直响。

“长官。”最后“肉丸子”有气无力地小声说。

“什么事？”

“长官，对不起，我看它是沉到淤泥里去了。就算我们找着它了，我看我们也没办法把它弄上来。这根绳子禁不住，而且我认为那锚抓只会把木箱抓碎。对不起，长官，我就是这样想的。”

奎格盯着木箱沉没处的水面看了一阵，说：“好了，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这简直是他妈的太糟糕了。”

在他又开口说话之前，那艘快艇已往回漂到离“凯恩号”只有一半距离了。“威利，是谁负责这个工作小队的？”

“我——我想是我，长官。”

“我也认为是你。那么，好啊，你怎么解释这次的大失败？”

“长官，我请您原谅，您没说让我负责卸——”

“我也没说当你的鼻子需要擦时你可以擦鼻子呀，基思先生，你怎么擦了呢？有一些事情是一名军官自己就应该知道的。”这位舰长凝神想了一会儿，说，“我可不欣赏把事情搞糟的工作小队是由你负责的，威利，特别是搞糟的事情要花掉我大约110美元。”

“长官，反正那个木板箱离岸很近。我相信港务警察会打捞它，把它捞上来的，如果您——”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舰长说。“让他们来问我里面装的是啥吗，啊？你有时候并不怎么聪明嘛，威利——真是的。我在奥克兰的朋友会得到那个箱子并替我运回我家去的——哦，”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行，你最好还是把整个事情考虑考虑，威利，再——哦，努力想想，看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再想想你最好做些什么。”

“您是要我交一份书面报告吗，长官？”

“你只要想想就明白了。”奎格气呼呼地说。

在那艘老旧的扫雷舰驶近时，有七八十个人，多数是妇女，拥上了第91号码头。她们挥舞着手绢，尖声细气地亲热地呼喊着，她们用她们那色彩鲜艳的上衣上的装饰组成了一排排表示欢迎的彩旗。

“好啊，”奎格舰长说。他站在左舷，神色不快地看着那旋转着冲过码头的湍急的潮水。“所有发动机减速至三分之一。负责缆绳操作的小组站在左舷作好准备。”

威利躲到右舷舰长看不见的地方，开始用望远镜扫视码头上的那些妇女。舰上所有的栏杆和救生绳上都挤满了水兵，他们又是招手又是喊叫，想找到自己熟悉的面孔。

载着它的全体船员以5节的航速前行的“凯恩号”，此时只能无能为力地听任急流带着它向侧面漂移，根本无法逆流向码头靠近。

“好啊，”这位舰长说，快速转动着手里的钢球，“我看这次靠岸有趣得很啊——告诉管缆绳的人到抛绳炮跟前站好。三分之二全力向前冲！右满舵！”

“凯恩号”掉转头，迎着棕色的滚滚潮流向码头驶去。灰色的海鸥在“凯恩号”与码头之间的水面上空盘旋，俯冲，形成了一片沙哑的、嘲弄般的喧嚣声。有一瞬间，这艘军舰已处于与码头平行的位置——只可惜两者之间还隔着不知多少码水面。“好啊，我们要抱住她了！把缆绳射过去！”

于是，舰艏和舰艉的抛绳炮同时响了起来，两条白绳成弧线形越过水面向码头飞去，于是，码头上的人群欢呼雀跃。前面的缆绳落到了码头上，但后面那条却因不够长而落入了水中。“凯恩号”在漂离码头。“哎呀，后面的抛绳小组出什么事了？”奎格咆哮道。“告诉他们赶快发射另一条缆绳！”

站在这位舰长身边的戈顿这时说话了。他说：“它是够不着码头的，长官。我们漂移得太快了。”

“我们为什么漂移太快？就因为那些该死的缆绳工全都是他妈的可恶的蠢货！好，收回全部缆绳！我要再靠近一次。”

“凯恩号”向后退进了主航道。威利·基思心跳得很厉害，因为他突然看见梅·温在码头的远端站着，几乎被她前面的妇女们完全遮住了。她戴着一顶俏丽的灰帽子挂着面纱，穿着一身灰色旅行装，肩上披着一条白

色毛皮披肩。她看上去与威利魂牵梦绕的样子分毫不差，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她正焦急地努力朝“凯恩号”眺望。威利激动得直想手舞足蹈和尖声喊叫，但他克制住了，仅仅把那顶使他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海军军官的帽子摘了下来。有一瞬间，梅的目光转到了他身上，她的脸因喜悦而变得光彩照人。她举起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向他招手。威利大大咧咧地、男人式地向她晃了晃望远镜，但他还是禁不住两膝发软，高兴得全身的皮肤一阵阵地刺痒。

“好啦，咱们再来试试，”他听见舰长在高喊，“倘若缆绳小组再不注意而闹出麻烦，那很多人可就得倒大霉了！”

奎格以15节的速度向码头冲去，使这艘军舰狠命地向右转弯，倒车，显然是企图重复他在夏威夷燃料码头那样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火暴的登陆。但是这一次，运气与技巧都不帮忙，没有像那次那样让他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莽撞指挥获得成功。

他倒车倒得太晚了。“凯恩号”以大约20度的角度，仍以很快的速度，撞上了码头。只听见一声什么事物碎裂的巨响夹杂着旁观的女士们疾步向码头另一侧奔跑时发出的尖叫声乱成了一片。

“全速紧急倒车！全速紧急！”舰长气急败坏地大叫道。因为这时这艘驱逐舰的舰艏已经插进了码头，像一支射进树干的箭一样在那里不停地颤抖。“凯恩号”没用多大工夫就脱身退了出来，造成了更多的被撕裂、被撞坏的地方，把码头上刮出了一个数英尺深20码长的大口子。

“这该死的急流，他们为什么不在有船靠岸的时候在旁边准备一艘拖轮备用啊？”

威利躲到一个舰长看不见的地方，就像他常常看见那信号兵所做的那样，将身子紧紧贴在海图室的舱壁上。一方面是眼看女友就要落入怀抱了，一方面是一位暴跳如雷的舰长要大发淫威，这种时刻不躲得远远的更待何时。

“好，我们再试一次，”奎格宣布说，这时候，这艘老龄军舰已退到了开阔的水面上，“这次我们最好能成功，这是为了全体水兵们好，这就是我必须跟大家说的！——前进三分之二！”

“凯恩号”颤抖了一下，接着就又向前开航了。

“右满舵！所有发动机停车！”

威利小心翼翼地走到船舷上，看见“凯恩号”正在平稳地进入停靠码头的位置，只是舰艏离码头比舰艉近一些。

“好，现在咱们把舰艏靠近来！左倒三分之一。”

“左倒，长官？”向轮机传话的杰利贝利吃惊地问。

奎格尖叫着说，“没错，向左，把话传下去，真是见鬼了！……好！把缆绳抛过去！”

基思少尉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他心上人的面孔。他已被爱情和渴望

搅得头晕眼花了。

“后面那个缆绳小组究竟是怎么了？”奎格厉声喝问，就在此时抛绳炮声响了。但是，由于急流加上奎格不幸把舰艏转错了方向，把舰艏向外转得太远了，缆绳又一次落入了水中。就在此时，舰艏楼上的水兵以极快的速度把一根马尼拉麻绳抛上了码头，而且在码头上等待的水兵们已把那绳子牢牢地拴在系船柱上了。“凯恩号”就由这一根绳子悬乎乎地拉着，舰艏向外摆得直至舰身与码头形成90度的直角。

就在军舰这样摆动时，码头又在右舷出现了，于是基思少尉的耳中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喊声：“威——利！威——利亲爱的！”他母亲正站在那马尼拉缆绳附近，手里拿着手绢向他摇晃着。

奎格猛地从驾驶室里窜了出来，在他冲向栏杆时差一点把威利撞倒。“基思先生，闪开，别在脚下碍事！信号兵，信号兵，把那艘拖船招过来！”

在那艘路过的拖船的帮助下，“凯恩号”的舰艏被推进了码头。码头上的女士们发出了一阵嘲笑的欢呼，其中不乏表示轻蔑的呼叫声、嘘声。这时，“凯恩号”总算已经泊定了。奎格走进驾驶室，脸色惨白，额头布满皱纹，目光愠怒而又茫然。“甲板值班军官！”

海军中尉马里克跟着他走进门来。“甲板值班军官，哎，是的。”

“好，”奎格对背后的马里克说，手里的钢球互相摩擦得发出了挺大的响声。“你传话下去：由于舰艏缆绳小组水手操作技术水平太糟，剥夺全体水兵两天假期。”

马里克瞪眼看着舰长，木然的脸上露出不相信与厌恶的表情。他没有行动。过了一会儿，舰长猛地扭过身来。

“哎？你在等什么呢，马里克先生？去传话呀。”

“请原谅，舰长，如果我说得不合适的话，可是，那样也有点太严厉了，长官。毕竟，那些人也没有多少办法——”

“马里克先生，我提醒你，我才是这艘军舰的舰长！假如你再跟我顶一句嘴我就连同所有的军官们一起给予三倍的惩罚。你把这话也传达下去。”

马里克舔了舔嘴唇。他走到扩音器前，按下话筒的操纵杆，说：“大家注意，由于舰艏缆绳小组操作技术水平太糟，剥夺全体水兵两天假期。”他放开操纵杆时，驾驶室里回响起操纵杆弹回去时发出的喀哒声。

“谢谢你，马里克先生。我告诉你我并不欣赏你在舰桥值班员面前那种哗众取宠的卖弄，这是个纪律问题。我认为这种行为对于一名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可以说是不服从命令，而这件事将反映在你的称职考核报告中。”

这位舰长低着头匆匆离开驾驶室，从舰桥的梯子上快步走了下去。整个军舰上和码头上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个通告，人们的脸色由于震

惊和忧郁而沉了下来——水兵们年轻的脸，上士们疲倦的脸，情人们美丽的脸以及像威利·基思母亲的老年人的脸。基思夫人尚未得到宽慰，因为她还不知道基思少尉是一名军官因而是不在惩罚之列的。

跳板搭好后，威利是最先登岸者之一。他明白他无法逃避自己眼前的尴尬处境。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它。基思夫人站在舷梯脚下，而此时，梅也已置身于那位母亲的肘边，脸上的表情里交集着动人的迷惘、喜悦与担心。基思夫人在威利重又踏上美国的土地后——倘若，譬如说，一个码头也可以称作土地的话——热烈地拥抱威利。“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她不住嘴地喊着。“噢，你又回到我身边了，真是太美妙了！”

威利轻轻地从母亲怀里脱出身来，对梅微笑着。“妈妈，”他抓起她和梅的手说，“我要让您见见——啊——玛丽·米诺蒂！”

IV 上岸度假

16 上岸度假

威利和梅相倚相偎地坐在月光下的约塞米蒂谷⁽¹⁾底，阿瓦尼饭店前的一棵大松树下。他们的面颊贴在一起，呼出的热气融汇成一团白色的水雾。他们听见一个深沉的男子的呼叫声在险峻的峭壁间悠长地回荡着，“让焰火落下去嘞！”一道由红色余烬构成的瀑布从那处最高的悬崖顶上穿破黑暗，急泻而下，形成了一个一英里高的鲜艳夺目的飞动的火柱。在昏暗中的某个地方，牛仔音乐家们开始演奏一曲忧伤的爱情小调。威利和梅转面彼此相对，接着便热烈地吻在了一起。

过了一阵，他们手挽着手走向饭店，穿过装饰着五光十色的印第安挂饰、兽皮和兽角的明亮的大厅，悠然地走进红漆的电梯。他们坐到三楼又一起走了出来。威利在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前，让在一个漫长的冬夜里要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他喜不自胜，若痴若呆地往沙发上一坐，心里还在美滋滋地想着他看梅的那最后一眼，穿着简单的白色晚装，裸露的双肩上披着卷曲的红发，在他关上她的房门时冲着他嫣然的微笑。那真是一幅完美得令人陶醉的图画，而他却根本不知道在下面的房间里，梅正蜷缩在一张椅子上在颤栗，在哭泣。

这就是那人人熟知的故事：从战场归来的小伙子渴望他的所爱，对和平时期那些必须小心遵守的清规戒律感到不耐烦了；他所爱的姑娘对他的渴望也不逊于他，并随时准备着不惜一切使他快乐。如此一来，就只有：再见吧，清规戒律！威利从未想过要强迫梅屈从于他。他最近固然想发生这样的亲昵关系，但他更怕纠缠不清，以后难以脱身，何况没有这种事情他们的关系也一直是那么甜蜜美好。他今天晚上也没强迫她。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又因为他们两个都读过很多书，告诉他们那些清规戒律都是些相当野蛮的禁忌，不值一提，并且断言一切道德都是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所以他们之间的那事儿就更容易发生了。此时此刻，因幸福而飘然若仙的威利深信那些书里包含着真正的智慧。由于某种原因，梅却并不这么肯定。反正，那事儿是已经做了。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在梅给他打了电话，两人都供认根本睡不着觉之后，他们坐在餐厅的一张桌子前，在一片明亮的阳光中吃着早餐。他们透过那天主教堂式的高大的窗户能看到高耸的峭壁和映衬着皑皑白雪的深绿的松林，还有远处那终年覆盖着白雪的塞拉斯山的群峰，罩着漂亮的桌布的餐桌，桌上摆着的鲜花，香气扑鼻的火腿、鸡蛋和热咖啡与周围的这种环境形成极为令人愉快的对照。他们两个都非常快乐。威利靠在椅背上，豪爽地噓着气说：“哈，这虽花了我110美元，但花得值。”

“110美元？为什么花的？就为了在这个地方呆这么两天？”

“非也，非也。那是我为了离开‘凯恩号’军舰所付的赎金。”

他对梅温讲了丢失那一板条箱白酒的事，描述了他要求请假72小

时时奎格舰长如何闪烁其词，不肯作正面答复，直到最后才说：“唉，可是，威利，我似乎记得你在那个板条箱上的大失败还记录在案呢。”对此，这位少尉当即回答道：“长官，我愿为我的错误负全部责任，并争取永不重犯这种拙劣的错误。我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长官，就是补偿由于我的错误给您造成的损失，并希望您能允许我这么做。”一听这话，奎格立时变得大为欢快起来，颇说了几句令人感到亲切的话，意思是如果一个少尉不犯错误那他就不是少尉了。之后，便同意放威利来休假了。

梅温被这故事惊得目瞪口呆。她开始问起威利在“凯恩号”军舰上的生活，而且越听他说越感到惊异，最使她震惊的是关于斯蒂尔威尔的故事。“啊呀老天爷呀，这个奎格，简直是个——是一个魔鬼，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哼，差不多吧。”

“整个海军都是那样的吗？”

“噢，不。奎格前面的那位舰长可是个大好人，而且非常能干。”他脱口而出地说了这句话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对德·弗里斯的看法所起的变化，自己不由得微笑了起来。

“那你就拿他没办法了吗？”

“有什么办法吗，梅？”

“我也不知道。向舰队司令打报告。给沃尔特·温切尔写信。反正得想点办法！”

威利无声地笑了，将自己的手按在她的手上。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梅用餐巾点了点她的嘴唇，打开她的钱包，用一只小毛刷子在一个装口红的小黑盒子里沾了沾，熟练而迅速地重新往嘴唇上抹口红。威利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化妆技巧，因而觉得这有点刺眼而且太专业化了。但他驱除了心里的不悦，心想一个夜总会的歌手身上总会留下一两点她的职业痕迹。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希望，那就是倘若他们再有机会同他母亲一起用餐的话，梅不会拿出那个小刷子来。据说恋人们会越来越接近一种心心相印的状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梅敏锐地看了他一眼，同时把那小刷子放到一边并且说：“你妈妈真好，容许你就是这样从她那里跑开。”

“哈，我常常是我行我素的，亲爱的——”

“我知道——可是她从东岸大老远地跑来了，而且还——你就这样断然地扔下她——”

“我可没请她来。她来是事出意外。反正，她还要继续呆下去，而你却不得不赶回去。这是很自然的事嘛。她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我可不知道。”梅忧郁地微笑着说。威利按了按她的手，于是他们二人都有点脸红了。

“她认为我怎么样？”梅问道。千千万万个可怜的姑娘们在她们这种芳龄时都会这样问。

“她认为你很漂亮。”

“我相信她会这样想的——说真的，她说了些什么？我是说，在我离开码头回饭店，她第一次得机会同你说起我时。她究竟是怎么说的？”

威利回想起三个人在码头上的那种尴尬情形，那言不由衷的相互问好，那强作的笑容，几分钟后梅的巧妙告退，以及他母亲说的，“好啊，好啊。我的小威利在跟他老母亲保密呢，是不是？她真够漂亮的，是模特，还是演员？”

威利说：“我记得，她的确切说法是‘这可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孩’。”

梅矫情地轻轻哼了一声说：“你没那么好的记性，不然，就是你在撒谎。我猜两边都沾点边儿——哎唷！”

一个穿滑雪装的金发大个子男青年边走边情意绵绵地同一个一身艳红滑雪装的姑娘说着话。从桌子旁走过时，他的胳膊肘蹭了一下梅的头。道歉了一番之后，那一对年轻人便手拉着手，互相大笑着，大摇大摆地走了。“该死的度蜜月的讨厌鬼。”梅低声嘟哝着，用手摸着自己的头。

“你说说看，你愿不愿意去滑雪？”威利问。

“不，多谢了。我可不想摔断自己的脊椎骨。”梅的嘴里虽这么说，可是眼睛里却露出了喜悦的光彩。

“嗨，那儿有一些山坡就算你奶奶来滑雪都伤不着——”

“我没有滑雪服，没有滑雪板呀——你也没有——”

“咱们可以买或者租嘛，走吧！”他蹦起身来，又去拉她的手。

“好吧，这样如果有人问我在约塞米蒂都干了些什么，我就有话可说了——”她站了起来，“我将对他们说我滑雪了。”

滑雪道上没有几个人，他们常常觉得只有他们两人在一片银装素裹的山野里玩耍。威利时不时地发现自己的怀疑那艘美国军舰“凯恩号”是不是真的存在：那狭小的舵手室，那连转身都感困难的小卧舱，那阴郁的灰绿色军官起居舱连同里面那些破旧的《生活》杂志和《绅士》杂志，还有那煮过了头的陈旧咖啡味儿，那斑斑锈迹，那污言秽语，再加上那个手里总是转着钢球，讲话时眼睛总是盯着空气，专爱找别人岔子的小老头。他觉得他已从发高烧的梦呓中醒过来了——只不过，他很清楚那个噩梦就在旧金山的干船坞里躺着，像块坚硬的石头一样真实，而且再过两天他就得闭上眼睛回到那噩梦中去了。

他们在巴格滑雪区^②的小屋里住了下来，在一个烧木柴的大壁炉前取暖，喝着热奶油朗姆酒。梅摘下滑雪帽，甩了甩头，让头发披散到她那绿色毛线衫上，招得屋里的男人们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朝她看，而且没有几位女士能忍得住不夸她几句而心里又不烦恼的。威利自己感到得意

极了。他喝第二杯热奶油朗姆酒喝到一半时问：“我不知道，像你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姑娘到底喜欢我什么？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横跨全国来这里看我？”

“首先，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把我介绍给你母亲时说我的名字叫玛丽·米诺蒂？自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从未用过那个名字。”

威利凝视着壁炉里的红色烟焰，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个令人愉快的理由。他自己也曾感到纳闷，当时怎么会心血来潮脱口说出了梅的真实姓名，并在后来找到了一个不大说得出口的理由：实际情况是，在他对梅的强大欲望后面潜藏着对她的鄙视。她的出身，布朗克斯街的那个水果店，她那脏兮兮的目不识丁的父母，他当时在母亲面前一下子把这些情况全想起来了。所以在那一刻，梅就是玛丽·米诺蒂。“我也说不清，”他说，“当时只是觉得应该把你的真名告诉妈妈，好有个诚实的开端，我并没有想很多。”

“我明白了。我可以再来一杯热奶油朗姆酒吗？最后一杯。我的头有点儿晕了。可能都是这新鲜空气闹的。”

当威利手里拿着她的饮料走回来时，梅说：“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像我这样光彩照人的女孩在你身上看见了什么。”

“好啊。是什么呀？”威利满心自在她旁边。

“空无一物。”

“我懂。”他将鼻子掩在杯子里。

“我说的是真话。我上当了。起初，你好像笨手笨脚不会伤害我的样子，我只是很喜欢让你同我做伴而已，以为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后来他们把你拉走，送进了弗纳尔德楼，而你被记了那些过让我感到不忍，似乎不让你高兴起来就是不爱国。再后来，我敢说你打动了我的母性本能——尽管我从不认为我有这个本能。于是，整个事情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下来，并逐渐成了习惯，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太傻了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我决定后天就直接回家。我不喜欢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仿佛是自己滑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似的。”

威利慢条斯理地说：“你是被我的头脑迷住了。”

“你给我记住，朋友，”梅说，“我现在已有大学一年级的英语水平了。而且我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我可以跟你大谈狄更斯，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也许比你知道得还多呢。开口说话呀，说点什么。你觉得他的《荒凉山庄》怎么样？”

“说实话，从未读过，”威利打着哈欠说，“我正好漏过了这一部。呆在这炉火边我觉得真暖和，真舒服，你觉得呢？”

“咱们离开这儿到外面去。”梅说，把尚未喝完酒的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等一会儿，”威利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是化学作用。你和

我，就像钠和氯一样，有一种化学的亲合力。”

“这样的话我听过多次了，”梅没好气地说，“它让我恶心。你如何解释几乎所有在夜总会里干的那些家伙都觉得自己与我有这种化学亲和力，而在我眼里他们只是一大群公猪呢？”

威利带着如此露骨的男性的自鸣得意微笑了，直气得梅跳了起来，只差用酒杯掷他了。“我快被烤糊了，我要走了。”

那晚的火瀑布不知何故似乎不那么令人激动了，尽管除了比前晚的月亮更圆更亮之外，那景色的其他一切都丝毫没变。而且那些隐身在暗处的音乐家们演奏的也是同样哀伤的思乡小调。威利和上次一样又亲吻梅，但却有了一种古怪的感觉，他只是觉得最好还是吻她一下，但却没有了前一天晚上那种火热的激情。梅察觉出了他嘴唇上的差异，也就冷冷地僵硬地回应他。他们没有立即回楼上的房间，而是在下面跳了一会儿舞。最后，他们一起进了梅的房间，但威利发现一切全都不一样了。梅坐在沙发上的姿势使他很难靠近她，而且极其一本正经地谈起了亨特学院、马蒂·鲁宾和她在其中演唱的那个夜总会。威利听得烦躁起来，而且有点恼火了，可他同时又觉得梅的美色越来越撩人了。他难禁诱惑，终于站起身来，走到梅跟前试图亲昵亲昵，而梅仍在继续侃侃而谈。梅轻巧利落地将肩膀一扭，甩开了他的手，说：“朋友，你这是怎么了？”

威利压低声音悄悄地向她表达心里的似火柔情。

“喂，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别想来碰我，”这位姑娘说，“我躲闪起来可以像蛇一样快。”

“对不起。”威利没精打采地回到他自己的椅子上。

他们兴致索然地勉强聊了两个小时后，梅一会儿学舌似的谈些她在家里的生活琐事，一会儿又转换话题询问威利有关“凯恩号”军舰的事情，她在整个过程中的举止都像是在进行活跃的社交活动。威利脱下外衣和领带，躺到床上，不停地抽着香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应酬着这场对话，心里越来越觉得懊丧。他开始打哈欠了，随之，梅也打起哈欠来，而且打得比他加倍的长，加倍的过瘾。“啊哟，威利，你真不知道我有多困。我要去睡觉了。”

“好啊。”威利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动都没动。梅以困惑的目光看了看他，随后就进了浴室。几分钟后，她就出来了，正用一件蓝色的羊毛浴衣系她穿着的睡衣的腰间。“你还在这儿呆着吗？”

威利跳起身来，伸出双臂搂住了她。她亲切地吻了他一下，说：“晚安，亲爱的。”

“我不走。”威利说。

“噢，不行，你必须走。”她的手抓着门把手，打开了门。威利用手掌推上门，紧紧地搂住她。“梅，这究竟是怎么——”

“我说，威利，”梅说，冷静地看着他，身子向后弯着以便与他拉开一点距离，“你有些想法是错误的。我在欢迎战士们的归来方面已经尽了

我的义务而且还做得稍微多了一点——你别管我对此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此时此刻——这并不意味着你正在获得我的心。我喜欢你，威利，我已把这一点表白得很清楚了，可是我还没有学会新的习惯。别，这时候不要跟我逞强，耍男人性子。你只会使自己显得粗野，像只没开化的猴子，何况，就是我把一只手绑在身后，对付你也绰绰有余。”

“我相信你说得不错，”威利恼羞成怒地说，“我敢说你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了。晚安！”

威利摔门的声音大得足可把那一层楼的人全都震醒。他感到羞臊难堪之极，没按铃叫电梯就悻悻地从点着红灯的太平楼梯上了楼。

早晨8点，梅就被电话铃声把她从她那不安稳的半睡半醒状态中吵醒了。她伸手拿起话筒，迷迷糊糊地说：“喂？”

“是我，”是威利的声音，既疲倦又抑郁，“吃不吃早饭啊？”

“知道了。我过15分钟下来。”

她穿过照在门洞里的一束阳光走进来时，威利已坐在餐桌那儿等着她了。她穿着一件白毛衣和一件灰衬衫，脖子上戴着一条仿造的小珍珠项链，柔软的卷发垂在脸上，正是她最美的形象。他起身为她拉出一把椅子，脑子里接连产生出两个想法：一是“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共度我的余生呀？”二是“我怎能和别人一起生活呢？我到哪儿才能再找到另一个她呢？”

“你好，饿了吧？”他说。

“还不太饿。”

他们叫了饭菜，但都没吃。他们没情没绪地谈风景，抽香烟，喝咖啡。“你今天想干什么？”威利问。

“随你的便。”

“你昨晚睡得好吗？”

“马马虎虎。”

“我为昨晚的事感到很抱歉。”威利忽然说，虽然他原来并没打算道歉。

梅凄然地微微笑了笑，回答他说：“没有什么可抱歉的，威利。”

威利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阵名副其实的头晕眼花，仿佛是他正踉踉跄跄地走在甲板边上，眼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有一种要从甲板上跳下去的冲动。他感到嘴里发干，使劲地吞咽着，跳了下去。“你对把余生和一个像我这样的魔鬼一起度过会怎么想？”

梅看着他，既觉得有点好笑，又觉得有点伤感，“这是怎么了，啊，亲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也许应该开始谈谈结婚的问题了。”威利

固执地说。

梅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平静地微笑着说：“你是否想让我成为一个诚实的女人，威利？”

“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威利说，“如果你认为我是个疯子，不妨照直说好了。”

“我并不认为你是在发疯，”梅说，“我只是不想你看起来仿佛是吃了什么药使自己像个男人了。”

威利大笑了起来。他盯着她的脸看了好长一阵子。“哈，你说我是不是吃了那种药了？”

梅扭脸望着别处，并扫了一眼充满阳光的餐室，大多数桌子已经空无一人了。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一对穿着颜色鲜艳的滑雪装的新婚夫妇正互相偎依着，新娘正将一勺咖啡往丈夫嘴里喂。“我说什么是不是呀，威利？”

“关于我们结婚的事。”

“我还没听见你向我求婚呢。”

“我现在向你求婚，请你嫁给我。”威利斩钉截铁地说。

“我要考虑考虑。”那姑娘说。她从她的钱包里取出她的唇笔和口红，然后抬起头娴雅地看了威利一眼。他脸上的那副表情显得是那样地痛苦惊讶，使她忍不住笑了起来。“噢，别这样，亲爱的，”她说，把她的化妆品放到桌子上，拍了拍他的手臂，“你真是太可爱了。我相信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可是今天早晨的每一件事全都大错特错了，我总不能仅仅因为你现在的局促不安，觉得对不起我，就轻率地抓住你这句话，相信你不会改变主意了。我们如果要结婚的话，那我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也许会。至于是什么时候，我可就不知道了。咱们谈点别的事吧。”

威利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只有看着她熟练地往嘴唇上抹口红。他们二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印入了他的脑海，而且在他快速地重温这次谈话时，他隐隐觉得这次交谈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曾常常在心里设想自己向梅求婚的情景，但是从未想到过事情竟会是这种不明不白、毫无定论的结局。他从未想过在他不顾一切地说出了那决定命运的求婚意愿之后，好几分钟过去了，自己竟然还是个不受任何约束之身，仍然没有定下婚约。

尽管梅温表面上一一直镇定自若，尽管她用来勾画嘴唇轮廓线的口红一直在稳稳当当、纹丝不乱地滑动着，她的心里其实和威利一样茫然和迷乱。她所做的一切动作和所说的话都出自她的自愿。她没有料到威利会向她求婚，更没有想到自己竟没能接受他的求婚。而现在已是事过境迁了，却还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想去骑马玩，”她说，眼睛依然看着镜子里面，“找一匹漂亮温驯的小马。你愿不愿意去试一下？”

“当然，”威利说，“你快点抹口红吧。”

他们骑着可怜巴巴的老马，坐在西部特有的大马鞍上踏雪而行，梅紧紧抓住马鞍上的把手，每当她骑的那匹老马在小跑中往前欢跃时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威利是个有经验的骑手，这种乐子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刺激，可是他很喜欢那纯净的空气和那令人赞叹的景色，尤其是他心爱的姑娘的美丽与她那勃勃的兴致。吃中午饭时，他们都饿极了，吃掉了好几大块牛排。下午，他们去坐雪橇玩，用一条闻起来带有一股马的气味的毯子围着身子，互相偎依着，轻轻地爱抚着，听着那爱絮聒的驾雪橇老人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讲述那个山谷的地质特色。回旅馆后，他们在离晚饭还有很长时间时就开始慢慢喝酒。饭后，他们先是跳舞，后来又温情脉脉地窃窃私语了一番，在心境愉快，爱意浓浓的氛围中度过一个晚上。最后，威利在梅的房门口和她尽情地亲吻了一阵，才离开梅回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并为自己所表现的男子气概加上酒后的高兴劲儿而兴奋不已满面红光。

第二天乘公共汽车回旧金山的路程相当漫长。手握着手，默默地望着车窗外覆盖着白雪、长满密林的一座座山峰和塞拉斯峡谷实在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但在汽车离开原路驶进圣华金河谷，沿着美国第99号公路静静地飞驰时，两旁无穷无尽的李子树林和蔬菜种植园，却是一片冬季萧瑟的棕色与光秃秃的景象。这使威利越来越感觉到进行严肃谈话的时机就要到了。这不仅因为这条漫长笔直的石子路的尽头有旧金山和“凯恩号”军舰，而且还因为那里有他的母亲在等着他。“亲爱的。”他对梅说。

梅扭过头，充满爱意地看着他。

“你想过咱们俩的事了吗？”威利问。

“当然啦，想得可多了。”梅在座位上直起身子，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点了一支香烟。

“好——你怎么说？”

在火柴燃着与她将火柴扔进烟缸的那片刻之间，梅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了一长串想法。其中主要是她的一种不安全、不满意的感觉，还疑心她已陷进了不利的处境。“你想让我说什么，威利？”

“说你愿意嫁给我。”

梅耸了耸肩膀。这种不冷不热、平平淡淡的求爱方式与她想像中的爱情与婚姻完全格格不入。好在，她有通情达理的优点，而且她觉得最好还是别辜负别人的好意。她需要威利。“你是了解我的，威利——我是不会轻易将自己给人的，”她红着脸，羞答答地，心慌意乱地微笑着说。“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你想做什么？”

威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那些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考虑的事情。”

梅坐直身子，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充满了往日素有的防范之意。“哎，亲爱的，咱们还是先把话说清楚。如果你是想为失足的女子建立一个小小的收容所，那我可不感兴趣。如果你因为可怜我，或是你想

在我身上显显你的男子气概，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什么原因而要和我结婚，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爱你，梅。”

“你最好还是把整个事情再仔细想想。”

“我一点都不想再多想了。”威利嘴里这么说，但语气里却显得缺乏信心。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并疑心自己提出求婚的最深层的动机是要表现自己的骑士气概。威利·基思深受偏狭道德观念的熏染，又没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伙子。他同梅过的那一夜降低了他对这个姑娘的尊敬之心，虽然它加强了他对她的欲望。他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总之，他就像一个小伙子身边有一个像梅这样美丽、而且唾手可得的姑娘一样受着痛苦的煎熬。

“你打算跟你母亲谈这件事吗？”

“嗯，我想还是让她知道的好，越早越好。”

“那可是我很想听的一次谈话。”

“跟她谈过之后，今天晚上我向你复述一遍，”威利说，“逐字逐句地讲给你听。”

沉默了好长一阵后，威利说：“还有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你的信仰，很坚持吗？”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他由于自己对某种完全不真实的东西竟持有如此愚蠢和虚伪的严肃态度而感到羞愧。

梅说：“从任何意义上说，我恐怕都不是一个好天主教徒，威利。信仰的事不是问题。”

“那就好。”汽车在路边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威利如释重负地跳起身来。“走，去喝点咖啡，不然我都要渴死了。”

前排座位上一位正在膝盖上打开一个午餐篮子的老太太，抬头看了看那个漂亮的穿着驼毛大衣的红头发姑娘同那个穿着海军长大衣，面色粉红的年轻少尉。他的大衣上钉着金色纽扣，围着白色丝绸围巾，戴着白色军官帽。“瞧那儿，”她对身旁的老先生说，“多可爱的一对恋人。”而那老先生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她的午餐篮子。

(1) 约塞米蒂谷 (Yosemite Valley)，一译“尤塞米提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东部内华达山西坡的冰川槽谷，在圣弗朗西斯科以东约251公里处。印第安人称为“阿赫瓦尼”(Ahwahnee)，意为“深草谷地”。——译者注

(2) 巴格滑雪区 (Badger Pass Ski Area)，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东部内华达山脉西麓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1864年爱好风景的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将山谷内的美洲杉丛林设为美国的第一个州立公园，1890年优胜美地又成了国家公园，1984年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译者注

17 两瓶香槟酒

马里克被一阵钻头在金属上钻孔的嘈杂声从他本就不安稳的睡梦中惊醒过来，那钻孔声就在他面孔的正上方，离他的脑袋不过几英寸。他把他床上的那堆毯子扔到一边，跳下床，一双赤脚刚碰到那湿冷的甲板，他就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他就着一盏使用电池的电灯，穿上他那油渍斑斑的咔叽布衣服。

他正在值海军中最苦的班，在干船坞里一艘冰冷的军舰上连续24小时任值班军官。“凯恩号”军舰现在是一具钢铁死尸。供热、照明、动力全都停了，锅炉及主发动机已被开肠破肚地拆散了，燃油已被抽干，平时那嗡嗡作响的抽风机，全舰进行呼吸的鼻子，也寂然无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铁器相撞的喀啦声、敲击发出的咚咚声、硬物相互刮擦的吱吱声，与震耳欲聋的隆隆声。船坞工人们正在给这艘伤痕累累的老军舰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以使他再次恢复青春。旧金山那总是尘雾蒙蒙的空气充塞了各个通道，几乎凝滞不动，散发出浓烈的呛人的霉味，所有的卧舱和水兵生活区更是又脏又乱，到处是凌乱的图书、杂志和肮脏的内衣。

舰上的军官们与水兵们被圈在附近的一个兵营里。只有值勤的军官和舷梯的值班员维系着这个已丧失了功能的躯壳与其先前的身份之间的联系。奎格舰长在“凯恩号”进了码头之后的一两个小时便迫不及待地飞回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去了，留下戈顿全权负责。亚当斯、卡莫迪、拉比特和佩因特都休假走了，只有那些水兵们在兵营里苦苦地忍受煎熬，等待回美国后第五天的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休假了。他们的情绪极为低落，兵营里的气氛沉闷得像是死了人似的，就连马里克，尽管他平时对水兵们相当友好，这时也不忍趁点名的机会到他们那里去见他们了。

他走到甲板上，迎来了一个灰云密布的早晨。他小心地掂着脚，迈过或绕过乱扔在甲板上的铁管、胶管、机器零件、木材、苫布与板条箱，在舷梯旁找到了在那里值班的，白色军服又脏又皱的下级军官“肉丸子”。他正在一盘马尼拉缆绳上呼呼大睡。马里克毫无怨恨地把他弄醒，派这个哈欠连连的舵手走过连接干船坞的长长的灰色跳板到岸上去买咖啡和面包圈。

8点钟时，哈丁少尉步履蹒跚地来到舰上。他脸色灰暗，接过中尉的班后便一溜歪斜地走到军官起居舱里躺倒在一个堆满扎人的刀叉的长沙发上睡着了。

马里克走到单身军官宿舍想叫醒基弗，但那位小说家哼哼着说：“1点钟在圣·弗朗西斯饭店吃午餐时见。”立即又顽固地酣然入睡了。于是这位中尉便换上一身蓝色军装搭公共汽车进城去了，他那身军装虽然刚刚洗过，却仍有一股难闻的樟脑味。

旧金山是他童年时的故乡，自从“凯恩号”军舰在金门大桥下驶过的那一刻起，他就充满了思乡之情。但当他再次走上市场街时，他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着消磨时间，一直到下午1点。

基弗正在圣·弗朗西斯饭店的大厅里等他，垂着头，弯着腰在一张扶手椅里坐着，显得苍白而瘦弱。他们进了那间装饰豪华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昂贵的午餐。那位小说家坚持要叫一瓶香槟酒庆祝他们暂时摆脱奎格而获得的自由。马里克认为那香槟的味道喝着像是甜啤酒。“你怎么啦，史蒂夫？”基弗说，“你心情很沮丧啊。”

“我知道。”

“为什么呀？”

“没法跟你说。汤姆，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当你觉得空气里有某种不祥的东西——于是不等那一天过完，那不幸的事情就果然发生了？”

“当然有过。这就是你的麻烦？”

“大概是吧。自从我起床到现在，不知怎么回事，事事都好像灰蒙蒙的，让人讨厌。”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我觉得在这儿呆着真有意思，史蒂夫·马里克居然在圣·弗朗西斯大饭店里吃饭。我儿童时代还以为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在这里吃饭呢。”

“你觉得旧金山现在看起来怎么样，经过了——多少年了？”

“我估计有10年了——我们于1933年迁到了佩德罗。真可恶，我觉得像个该死的游魂。”

“这么看来，你的麻烦就在这里了。见到你童年时代的家乡使你产生了这种想法——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死神呵出的冷气，史蒂夫，死神在你脖子后面吹冷气呢。”

马里克无声地苦笑了一下。“死神呵的冷气，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雨点开始吹打在他们座位旁的窗户上。马里克说：“咱们原计划要步行走过金门大桥的，你如果还想去走走的话，不妨就去走走。”

“见鬼去吧，那完全是罗曼蒂克的无稽之谈。我有时候就爱胡思乱想。咱们得到伯克利去一趟。我在那里有点急事。”

“什么事？”

“我认识那儿一位英语教授。今天早晨给他打了电话。他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文学茶会。要点在于，那个文学俱乐部里百分之九十都是姑娘。”

“我什么事都想干。”

“你必须听我的话，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说’，愿上帝保佑你。”

“那不成问题。”马里克点了支香烟说。

两位军官都对离开“凯恩号”军舰，穿着海军的蓝色制服呆在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里而觉得不伦不类。他们看起来像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又像被抛到一处的陌生人那样开始谈起了完全属于个人的私事。他们充分交换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只用了半个小时，马里克对基弗的家庭和他的恋爱故事了解得比他在“凯恩号”上航行一年里知道得还多。他也把他的捕鱼经历讲给这位小说家听了，而且因为基弗热切地刨根问底地问他许多问题而感到十分得意。

“听起来那可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呀，史蒂夫。”

“嘿，谈不上。那可是最艰苦的挣钱方式。把人的腰都累断了，而市场却总是与你作对——你捕到河鲱鱼时，河鲱鱼却没人要了——等你捕到鲭鱼时，市场上该死的鲭鱼就多到你把它当大粪卖，都没人买了——那就是捕鱼者的境况。还有那些无孔不入在海滨打零工的人。那是一种只适合外国傻瓜蛋们干的买卖，就像我父亲那样。我也是个傻瓜蛋，只不过我不是外国人而已。我要找别的事情干。”

“你的意思是海军？”

“对，我是个蠢货。我喜欢海军。”

“这我就不明白了，史蒂夫。捕鱼生活里含有某种诚实有益的东西。每一个动作都有其功用，烧掉的每一滴燃油都有其目的。你累得腰都要断了，不错，但一次劳累下来你总能收获到鱼啊。别的人我不知道，可是你想当海军我就想不通了！公文，公文，公文——除了虚假的卑躬屈膝和擦拭舰炮加上白痴式的演习，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这一切都毫无目的——纯粹是白费劲——天哪，还有那和平时期的海军——都是成年人了却要每周7天，天天都得上主日学校——”

“你难道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有一支海军吗？”

“当然需要。”

“那么该让谁去当海军呢？”

“当然是奎格之类的人啦。不能让有用的公民们去当。”

“对极了。把它全交给奎格之类的那种人。然而，战争爆发了，你弄了个奎格当了你的顶头上司，你又大叫是残忍的谋杀。”

“大叫使得时间好过一些。”

“海军里可远非全都是奎格那样的家伙呀。”

“当然不是。他是这个制度生产的一件废品。由于他那虚弱渺小的人格经受不了海军标准的压力而扭曲成了一个魔鬼——哎，这香槟真好，你不欣赏它真可惜——不过史蒂夫，真正的海军应是一支小而严密的父子兵。这就像英国的统治阶层，是一种传统。你不要显得很杰出，你只需做一个谦卑的随波逐流的人就行了——”

“你认为捕鱼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可是，我却认为在海军舰艇上工作是有益的。它们此刻就非常有用——”

“我敢发誓，你是位爱国者，史蒂夫。”

“不对。我懂得航海技术，我宁愿在海军里干上20年挣一份养老金，也不愿从水里拉网打鱼，最后落得个关节炎缠身和腰弯背驼。至少，这就是我这笨脑袋瓜子所作的打算。”

“好啊，老天保佑你，我的朋友。为1973年的太平洋海军总司令，五星海军上将马里克干杯，”他急忙往马里克的杯子里倒了些香槟酒并让他喝干了。“小伙子，你的预感怎么样？”

“嘿，我一不去想它时，它就没有了。”

“那些伯克利的小姑娘们会把一切都搞定的。咱们这就走吧。”

脸色粉红，个子矮胖，长着一张小孩似的肥嫩小嘴的科兰教授将这两位军官领进了一间接待室，里面的男女大学生们正在唧唧喳喳地说话，气氛很是活跃。会场里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一些肤色难看的腼腆的男孩子。这两位穿着蓝制服缀着金黄纽扣的战斗英雄的到来顿时使气氛激动了起来。姑娘们收起了她们那原本真的是漠不关心的样子，摆出了一副假装漠不经心的神态。她们纷纷忙着涂脂抹粉，着实劲头十足。

教授介绍基弗的话说得又长又令人生厌。他对那些眼里放出光彩的姑娘们说，这是美国文坛上一颗正在兴起的明星。他说，基弗有好几篇短篇小说和诗作曾在《耶鲁季刊》以及类似的优秀期刊上发表过。他详细介绍了他的剧作《长青草》，戏剧同业公会将其作为选项已有一年时间了。“但是，”他狡黠地补充道，“为避免你们把托马斯·基弗误认为是又一位专为少数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剧作家，让我告诉你们他还曾把他的小说卖给过《绅士》和《妇女家庭杂志》，是的，的确如此，它们可是出了名的‘通俗杂志’啊。”姑娘们咯咯地笑着，相互交换着会意的眼色。这对马里克来说全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当时正在屋子后面一张破旧的绿色长沙发上瘫坐着，基弗以前从未谈过他写作的事。意识到与他在同一艘军舰上工作的朋友是一位真正的有影响的年轻作家使他颇为气馁。想到自己曾在军官起居舱里同大家一起拿基弗的小说开过粗俗的玩笑，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下面我们有一个意外之喜，我们将听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说’的专题报告——不是由我作报告——而是由一位很可能写出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的年轻人——美国海军‘凯恩号’军舰的军官托马斯·基弗中尉给大家作报告。”

基弗用一种富有魅力的微笑表示感谢大家的热烈掌声，接着便开始从容不迫地讲开了。姑娘们好像都被演讲吸引住了，而马里克却是如坠五里雾中，越听越糊涂，他只有伤心地承认自己当年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一点也不冤枉。在那一大串理不清的名字中，他只知道一个海明威，其他的什么卡夫卡、普鲁斯特、斯坦、赫胥黎、克兰、茨威格、曼、乔伊斯、伍尔夫，他全都不知道。他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看过海明威的一本定价二角五分钱的再版小说，那还是因为那本书封面上有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坐在床上跟一个着装整齐的士兵谈话的图片吸引了他，但是那个

故事写得太正经了不能算是性小说，所以他就没往下看。

基弗讲了半个小时，使马里克陷入了彻底的困惑与自惭形秽的境地。之后，那些姑娘们一起乱哄哄地把讲演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而此时马里克却靠在一面墙上与两三个最最其貌不扬的女孩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她们之所以对他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可以从他那里获取一些有关基弗的信息。马里克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兑现他的预感：有一天下午，他出于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弄疼了自己的鼻子。他不知道以后他是否还能再自然而然地同基弗说话了。

不大一会儿，这位小说家就捕获了两个最漂亮的姑娘，同她们一起到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法国餐馆，在朦胧的烛光下共进晚餐去了。马里克给军舰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这是每晚8点必须做的例行公事。他回到餐桌上时咬着嘴唇，鼓着双眼说：“汤姆，他们要我们回舰上去。”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就现在。”

“是什么事情？”

“我问过杰利贝利，他不肯说。戈顿叫咱们回去。”

那两个姑娘懊丧地细声细气叫了几声，便满心不高兴地开着她们的红色别克敞篷小汽车扬长而去了，两位军官叫了一辆出租车。

基弗咒骂运气不好，对招他们立即回舰的原因作了各种不着边际的猜想。那位海军中尉则一声不吭地坐着，在大衣袖口上擦着汗湿的手心。

在跳板脚下的刺眼的黄色泛光灯的光亮中，戈顿同哈丁在一伙蹲在甲板上干活的电焊工旁边站着，那些电焊工正低着头用喷射着蓝色火焰的焊枪工作着。“是什么要紧的事？”基弗跟在马里克后面走下跳板，怒气冲冲地大声问道。

“你可要机灵一点儿，马里克先生，”戈顿诡谲地咧嘴笑着说，“当副舰长的应该让值班军官随时都知道他的所在。我一直在给城里各家饭店的酒吧打电话找你——”

这位中尉皱着他那呆板的面容，“你在说什么呀？”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高升了，史蒂夫，”戈顿说，“今天下午亚当斯和我接到了给我们的调令。你是‘凯恩号’军舰的新副舰长了。”

他抓起那吃了一大惊的军官的手高兴地握着。

“我？”马里克结巴着说，“我？”

“这种事在整个分遣舰队里都在发生，史蒂夫。在那边‘西蒙号’军舰上的一个鸟人10月里刚升为上尉，现在就当上副舰长了。而且他们的新舰长只是一个预备役的上尉。整个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松了。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活儿在等着我们干呢——”

“有给我的调令么？”基弗急切地插话说。

“没有，再说啦，你永远都不会调走的，汤姆。这是注定了的。他们把卡莫迪也调走了。你和史蒂夫要在这艘军舰上呆到它完蛋时为止。再过一年你就会成为副舰长的。”

基弗摘下他的白帽子用力往甲板上摔去。帽子弹了起来，滚到船边上，然后就不见了。戈顿探身从救生索上往下看了看。“天啊，”他说，“掉进污水坑里了。看样子这位新高级值勤军官需要一顶新帽子了。”

“该死的‘凯恩号’，”基弗愤愤地说，“愿上帝惩罚舰上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

马里克阴郁地把这艘老旧的军舰细细看了一遍，仿佛他是第一次来舰上报到似的。“就是它了。”他心里在想——但他说不出这个“它”是什么意思。

基思太太不难看出威利已不是三天前离开她到约塞米蒂去的那个小孩子了。他们正在马克·霍普金斯饭店她那俯瞰海湾的套间里吃晚饭。外面的景色很美，饭菜也极精致，香槟酒是少有的法国陈年佳酿。可是威利对这景色却视若无睹，蜻蜓点水似的吃了几口饭菜，任那美酒在冰镇桶里泡着，而那桶里的冰在一点点地融化，直到他母亲提醒他倒酒时，他才倒了一点。

基思太太心里明白“凯恩号”军舰已经改变了威利。他的脸瘦多了。那个她深情地以为是婴儿的脂肪所形成的鼓鼓的天真无邪的小圆脸蛋不见了，而她自己那明显的颧骨和方下颏正在她儿子的脸上显现出来。他的一双眼睛和嘴也不像往日那样给人以他性子随和脾气好的印象，更多的是让人觉得他很疲倦、愤懑、固执。他的头发也显得稀了。这些情况基思太太在码头上与他见面的那一刻就注意到了。不过现在有了更深刻的变化，一种心神不定和魂不守舍的阴郁，而且这位母亲很清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梅·温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她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同时给威利倒了一杯茶。

“她当然漂亮。”

“你和她之间的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妈妈，我想我可能要和她结婚。”

“噢？太突然了些，不是吗？”

“不，我认识她已经很久了。”

“有多久啊？”基思太太微笑着说。“我必须说，你对整件事情可真够谨慎的，威利。”

他简明扼要地将恋爱实情告诉了母亲，并解释说因为他直到最近才真正严肃地考虑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还未曾同她谈过呢。

“但是你现在跟她谈了，嗯？”

“显然是这样的，妈妈。”

“唉，你一开始就低估了她，威利。她确实非常吸引人。可是，她是什么出身？你认识她的父母吗？”

威利把一切都认了下来。他还颇动感情地谈了所有美国人应该一律平等，需要以成就取人，而不要以出身取人的道理。他最后还为梅·温说好话，告诉他母亲梅为了配得上他，正在自己挣钱读大学。基思太太冷静地倾听着儿子坦露心腹，以便让威利把他心里的话全倾吐出来。她点了一支香烟，离开餐桌，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海湾。威利莫名其妙地觉得他以前似曾经历过类似的场面。他意识到他在童年时期就有过与此相同的感觉，当年他母亲跟他谈他的劣等成绩报告单的情形就是这样。

“你向她求过婚了吗？”

“是的。”

“你是在约塞米蒂那儿向她求婚的，对不对？”

“对。”

“我就料到会是这样。”

“她还没有确切地表示她会接受我，”威利将实际情况说了出来，好像这样说便可提高梅的身价似的。“她说我最好再多想想，并把事情告诉你。”

基思太太回过头朝她儿子同情地微笑了一下，说：“我认为她会接受你的，威利。”

“希望她会。”

“威利，你与这位姑娘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您这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呀，妈妈？”

“我认为你已经回答我了，威利。”

“您可别有坏的想法。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子，而且我还没有跟她在一起住过——”

“我相信她不是个轻浮女子——”

“她是个温柔的好姑娘，对此，您只需相信我的话就行了。”

“威利，你晚饭已吃好了，是吧？过来跟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她挨近他身边坐着，用两只手握着他的一只手。威利不喜欢这种接触，这太过亲密了，妈咪的味道太重了，太把他当成一个需要指导的不懂事的小孩了，但他又不忍心把手抽出来。“在你父亲跟我结婚之前，”基思太太说，“那时他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和实习医生，他与一个女护士一起生活了3年。我猜这件事你是不知道的。”

威利确实记得在他们父子有关梅的一次谈话中，他父亲曾凄然地提起过那个护士，但他什么也没说。

“唉，我从未和她见过面，可是我见过她的相片并了解到很多有关她的情况。她的名字叫凯瑟琳·昆兰，是个身材修长，皮肤微黑的美人儿，有一双可爱的大眼睛——大得有点像母牛眼，请原谅我这么说——而且体形漂亮极了。我在和你父亲结婚前得知了有关她的事情，你爸爸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了我。我差一点撕毁了我们的订婚协议。我气愤极了，嫉妒极了。”她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哦，我相信他说的他们的事情已经了结了，结果证明他们真的没事了。可是威利，他有一度也是要和那个姑娘结婚的。这很自然。你爸爸的父亲说服他不要结婚时只是让你爸爸正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你爸爸喜欢和最优秀的人们为伍，过安逸奢华的生活，威利。他常常大谈作研究工作的斯巴达式生活，但那只不过是借以自娱的梦想而已。倘若你爸爸真的娶了那个护士，他就会过上他的斯巴达生活。如果真是那样，他会为之感到遗憾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等待着不肯结婚，直到他遇见了我——请给我一支香烟。”

她继续说道：“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对一个曾经与他有过那种关系的正派姑娘抱有歉疚感的。再说了，他会养成一种对她的喜爱。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要点在于，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女孩子都知道这些事情。她如果真想得到一个男人，而且觉得她大有机会的话，她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冒那种风险，做孤注一掷。”

威利的双颊红了，想要开口做点申辩。他母亲用话压住了他。“威利，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一种过程，是很自然很难避免的。这种事情发生过何止千百万次。任何人都会缠上这种事情的。但你要记住，婚姻的基础不是良心有愧，或是对某个女孩的容貌心存喜好，而是相似的家庭出身和价值观念。你如果出于罪过感而结婚，那好极了，等那种罪过感一过——在一定程度上——剩下的你还有什么呢？现在，你老实回答我——你认为你是爱这个姑娘呢，还是觉得你欠了她什么？”

“两样都有。”

“那就是说你觉得你欠了她的。难怪你要竭力对自己说你爱她了，因为你要使这个婚姻尽可能地顺理成章。威利，你真的想叫这个夜总会的歌手为你生孩子吗？你想让布朗克斯街上那意大利水果贩子——我毫不怀疑他们都是正派、善良的人——可是你想让他们成为你的岳父母，想什么时候到你家去就什么时候到你家去，并且作你儿子、女儿的外祖父母吗？你能想像那样的景象吗？”

“我怎么知道我会永远吉星高照呢？反正我需要这个姑娘。她是迄今为止我惟一想得到的姑娘。”

“威利，你今年23岁。你爸爸30岁才结婚。在以后的6年里，你会遇见千百个女孩的。”

“您一直在说我是因为自觉有愧才想和她结婚的。您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感受？我爱她。她美丽，性情好，她并不愚蠢，我肯定她会成为一个

好妻子，就算她出身卑微，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想我如果放弃了她，我会抱憾终生的——”

“亲爱的，我在同你父亲结婚之前撕毁过两次婚约。每次我都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我要妻子的出身有什么用？我如果能从这场该死的战争中活着回来，我会是个什么？一个弹钢琴的人——”

“你这就错了，而且你明知道你错了。威利，你很快就长成大人了。演艺业真的还是你喜欢的行当吗？难道你还没有开始认识到你除了摆弄钢琴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吗？”

这一下击中了威利的要害。在“凯恩号”军舰上那些漫长的值班时段里，威利越来越觉得自己在钢琴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只是个半瓶子醋而已。战争结束后他真正想干的是去一所大学里工作，在一所像普林斯顿那样安静、崇高的学校教教文学，最后也许再写些学术著作，甚至写一两部小说（这是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梦想，几乎连对他自己都没有明确地说过）。“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干什么。那全都是遥远将来的——”

“我知道你将会做什么。你将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等到我故世时，你就将富有、自立了，而且你将跻身于教育家与哲学家们的行列，与——科南特^①、霍金斯^②那样的人为伍——而且说真的，威利，梅与这种图景匹配吗？她会快活地做一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吗？你能看着她给福克斯院长倒茶或同科南特博士随意谈天吗？”

他起身，走到餐桌前，从冰桶里捞出那个酒瓶。酒瓶里只剩下半杯淡酒。他倒出来全都喝了。

“威利亲爱的，我是在跟你讲你爸爸要跟你讲的话呀。他肯定不会像我说得这样粗俗、直白。我很抱歉，可是我已尽了我的所能。若是我说错了，那就算我没说吧。”

她快步走到她放在梳妆台上的钱包那儿，拿起一块手绢轻轻擦了下眼睛。威利立即跟过去伸双臂搂住她的肩膀。“妈妈，我不是生气。我知道您是在做您认为对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难处理好的困难情况。总会有人受到伤害的——”

“只要伤害的不是你，威利，我就不在乎。”

威利离开她，走进卧室，在那张双人床与梳妆台之间踱来踱去，尽管他脑子里乱成了一片，他还是注意到他母亲干净利落的生活习惯，她把她的便鞋、绣花丝绸睡衣，以及他在她五十岁生日时送给她的全套银制化妆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他的立场动摇了。他确实是出于负罪感才向梅提出求婚的，确实怀疑她是用委身于他进行婚姻赌博，确实为她的出身门第感到羞耻，确实难以心安理得地把她作为自己学术生活的伴侣。他不能肯定自己真的爱她。在约塞米蒂度过的那个夜晚给他的感情蒙上了阴影，在他与梅的关系上罩上了一层怀疑与用心不良的乌云。他究竟是一个落入圈套的傻瓜

呀，还是一个热切的情人呢？毫无疑问，无论从哪方面想，他都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落入圈套的傻瓜。他的自尊心经不住了，一阵难过得想吐的感觉涌上了心头。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脸色惨白。“你这个可怜的大傻瓜。”他对着镜子低声说，然后就回到客厅。他母亲还在他走时的原地站着没动。“哎，妈妈，咱们别再谈这件事了。”他跌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用一只手捂着眼睛。“明天什么都不干了。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想想。”

“亲爱的，你不是原打算在这次去美国旅游时结婚的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我跟您说过她甚至还没有接受我的求婚呢。”

“她真聪明。噢，威利，至少等你下次回来时再说吧。在你行将回去打仗时将一个姑娘拴死在婚姻上是不公平的。答应我这次先别结婚。这是我对你的全部要求，而我这是为了你好，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您，妈妈。我也许不结婚了。但我不能跟您说我将抛弃她，因为我大概也不会那样做。”

“我满意了，亲爱的。”她将一只手放在她儿子的肩上安抚了一下就走进了她的卧室。她的儿子仍颓丧地在扶手椅上坐着。过了一会儿，她一面在梳妆台前往自己鼻子上扑粉，一面向她儿子喊道：“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亲爱的？”

“干什么？”

“我想喝几杯烈性白兰地，然后去看一场滑稽逗乐的电影。你知道城里有这样的电影上演吗？”

“对不起，妈妈。我等会儿要去见梅。”

“哎，好啊，”她兴致勃勃地说，“你有时间先陪我喝一杯吗？”

“没问题。”

“梅住在哪儿啊？”

“在圣·弗朗西斯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

“哦，那好，你在往那里去时也许能顺便把我捎到某个电影院去。”

“没问题，妈妈。”威利走到窗前，将前额顶在凉爽的窗框上，眼前一片空茫。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空虚，这么难受过呢。他的嘴紧贴着木窗框。未作任何思考，他就咬住了那木框，在上面咬出了深深的牙印，咬了一嘴的漆皮和尘土。他用手绢擦了擦嘴，呆呆地注视着木框上的那两排牙印。

“哼，”他想，“有些人还把爱心刻在树上呢。”

他第二天在机场送别了梅。他们的送别之吻是炽烈的，但什么事都没定下来。他没有把他和他母亲的谈话如实地告诉梅。他们含糊地非正式地订了婚，没有订婚戒指，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安排，一切都要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梅似乎是满意的，反正她没有作任何争论。

(1) 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 (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9), 美国科学家和教育家, 战后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 戴维·霍金斯 (David Hawkins), 美国教育哲学家、科学教育家, 著有《脚踏实地的展望》、《学科学的关键障碍》等。——译者注

18 斯蒂尔威尔的休假问题

“在‘凯恩号’的大修工作还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或稍多一些即可完成时停止一切维修工作。将大修时间削减为三周。‘凯恩号’不得晚于12月29日起程开赴珍珠港。”

威利将这封电报送到设在干船坞附近一个仓库里的“凯恩号”的临时办公室，交给了马里克。所谓办公室其实只是在一个从事海运业务的繁忙的大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了一张办公桌。这位新上任的副舰长和杰利贝利白天大部分时间便在这里用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处理该军舰的事务，他们的周围摆满了堆得高高的，像要倒下来似的一堆堆记录册、表格、卷宗、参考书和各种各样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文件。

“老天爷在上，咱们遭人暗算了。”马里克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威利问道，“第二批人的休假没有了么？”

杰利贝利的手指在打字机上停住不动了，他虽然没抬起头来可是却可以看出他的脸似乎变长了。

“我希望不是那样。杰利贝利，给我接通舰长的电话。”

这位海军通信员在两位军官正在坐立不安时接通了凤凰城。“长官，”他用手捂着话筒说，“是奎格太太在接电话。她说舰长昨晚在外面呆得很晚才回家，现在还睡着呢。她问是不是急事。”

副舰长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已经12点一刻了，便说：“告诉她是急事。”

通信员按指示传完话之后，急忙把话筒递给马里克。大约过了两分钟，马里克听见奎格那沙哑的满心不高兴的声音问道：“喂？又出了什么事了？”

副舰长在电话上慢慢地把那封电报念了一遍。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会儿没说话，但可以听见那位舰长呼呼喘粗气的声音。“好。那是给我们的命令。就照命令执行吧，”奎格说，“通知船坞负责修理的军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知道该做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长官。”

“我认为我没必要回到那儿去，不过如果你觉得自己处理不了的话，我可以回去。”

“我觉得我自己能处理，长官。我想向您请示有关休假的事情。”

“哦。唉，那怎么办呢？我可不能放你去休假，史蒂夫。我很抱歉，这次休假真是太糟糕了——”

“舰长，我主要考虑的是那些水兵们。现在的情况看起来，第二批人

连一天假都休不成了。”

“哈，这可不怪我啊。这只是碰上倒霉——”

“舰长，我只是想如果我们能早些把第一批人叫回来，我们就仍有可能给其他人放一周假——至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休一周假。”

“那样你怎么能做得到啊？他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呀。”

“哦，我有他们转信的地址。我会给他们打电报的。”

“哈！你不了解水兵。他们会说他们没接到过电报。”

“噢，我会命令他们必须给我回电承认收到电报的。对那些不回电的，我就打电话。对那些打电话都找不到的，我就给他们写专递挂号信。”

“谁为那些电报呀，电话呀，专递什么的付钱呀？”舰长有点生气地说，“我们可没有专门的款项给——”

“我们舰上的福利基金还有一笔结余款呢，舰长。”

沉默了一会儿，舰长说：“好吧，你如果不怕麻烦，我不反对。我跟你一样希望那些水兵能休上假，不过你要切记，这时候还有别的重要事情也需要做的。去打电报、电话去吧。每回来一个你就可以放一个去休假。”

“谢谢您，舰长。军官们怎么办呢？”

“不行，我恐怕军官们只好认倒霉了。我们可以在他们接到调令的时候建议给他们延长假期。舰上的一切都还顺利么？”

“嘿，这个电令可把咱们的事情弄惨了，舰长。不过我想，我们只要尽快再把一切都弄妥当就行了。”

“那些新分配的军官都到舰上报到了吗？”

“已有两个来报到了，舰长——佐根森和杜斯利。”

“好的，让他们立即开始训练课程。他们必须每天交一份作业，否则不准上岸休假。”

“嗯，是的，舰长。”

“好啦。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别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我们是否安装好那些新的雷达设备啊？”

“能安装好的，舰长。那件工作已完成一多半了。”

“噢，好的，那可是这次大修的主要之处。好啦，再见。”

“再见，舰长。”

那位通信兵步履笨重地跑了出去，手里捏着一份第一批休假人员的名单和一份由马里克口述的招回他们的手写的电报稿。他从斯蒂尔威尔旁边擦身而过。斯蒂尔威尔双手攥着帽子，走到马里克的办公桌前。

“对不起，打扰您了，马里克先生。”这位二等准尉声音颤抖地说。“您好，基思先生。”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份皱巴巴的电报交给副舰长。马里克皱着眉头将电报看了一遍，随即递给了威利。

母病危。医生说将不久于人世。速回。保尔。

“保尔是我的小弟弟，”这位水兵说，“您认为我可以因急事请假吗，马里克先生？”

“你的情况有点复杂，斯蒂尔威尔——威利，因急事请假的手续是什么？”

“不知道。从我担任军纪官以来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杰利贝利知道，马里克先生，”斯蒂尔威尔插嘴说，“我们在瓜达尔时，德·劳奇就请过急事假。他父亲死了——”

“威利，给船坞的牧师打个电话，问问他有关手续的事儿。”

牧师不在他的办公室，但他的勤务兵告诉威利说习惯的做法是向该水兵家乡的牧师或当地的红十字会核对一下，以证实病情的严重程度。

“我们怎样才能与你家乡的牧师取得联系，斯蒂尔威尔？你知道他的通信地址吗？”马里克问道。

“我不属于任何教会，长官。”

“哦，那我看就得找红十字会了。威利，发一个电报——”

“长官，我住的是一个小镇，”斯蒂尔威尔赶紧插嘴说，“我不记得有什么红十字会的办事处——”

威利仔细看着那水兵说：“红十字会会查到病人的情况的，斯蒂尔威尔，不用担心——”

“可是等到那时候我母亲可能已经死了。长官，您已经看了我弟弟的电报了，您还需要什么呀？”

威利说：“斯蒂尔威尔，你走开一会儿，我有话要跟副舰长讲。”

“是，长官。”那水兵退到房间的另一侧，没精打采地靠在墙上，拇指钩着裤袋，头上的帽子向后仰着，脸上一副闷闷不乐和绝望的神气。

“那个电报是斯蒂尔威尔指使他弟弟发的，”威利对副舰长说，“他母亲根本没病。他是担心他老婆——她显然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女人。他一周前没有偷偷地离队已经使我感到意外了。”

马里克用一只手掌慢慢地揉搓着他的后脑勺。“我知道斯蒂尔威尔老婆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让他走吧，副舰长。他住在爱达荷州。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给他个72小时有效的通行证。舰长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的。假如他知道了，那份电报可以作个搪塞的借口。”

“如果舰长发现了，那份电报是帮不了我的忙的，威利。”

“长官，斯蒂尔威尔也是人。他并没有做任何应该把他像一只野兽似的锁链加身的事情。”

“我得执行舰长的命令和意图。我太清楚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用意了。真的，就算斯蒂尔威尔的母亲真的快要死了，奎格舰长都可能不准他回去——”

“你又不是奎格，先生。”

马里克咬着嘴唇。“这才是事情的开始。放走斯蒂尔威尔是不对的，戈顿就绝不会这么做。我要是一开头就错了，到头来我就会以错误告终的。”

威利耸了耸肩膀，“请原谅我同您争论了这么多，副舰长。”

“真是的，我又没怪你。如果当副舰长的是另一个人，我也会同他争论的。叫斯蒂尔威尔过来吧。”

那水兵看见威利向他招手，便心慌意乱地慢慢回到办公桌前。“斯蒂尔威尔，”副舰长手摸着电话说，“我要给舰长打电话请示你的事情。”

“别浪费您的时间了，长官。”斯蒂尔威尔用带着仇恨的语气说。

“你是希望我以与舰长的意愿相反的方式处理这艘军舰上的事情吗？”那水兵避而不答。马里克脸色苦恼地看了他好大一会儿，“你从这里到家路上得花多长时间？”

斯蒂尔威尔惊异地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坐飞机，5个小时，长官，最多了，坐汽车么——”

“72小时对你有用吗？”

“太感谢您了，长官，我要吻您的脚——”

“别想那该死的蠢事了。你能向我保证72小时内一定归队吗？”

“我发誓，长官，我发誓我一定——”

马里克转身对威利少尉说：“邮件登记本上面那个黄色夹子里有一叠表格。你现在就去打一份72小时的休假条，你看怎么样？咱们不等杰利贝利了。我签署之后他就可以走了。越快越好。”

威利立即发疯似的噼噼啪啪打了起来，不到3分钟，他就把打好的文件交给了马里克。斯蒂尔威尔茫然地在一旁站着。副舰长签署了文件。“你可曾想过，斯蒂尔威尔，”他说，“你是否按时归来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长官。我要是不能按时回来，我就去死，长官。”

“走吧。”

“上帝保佑您，长官。”

两位军官看着那个水兵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马里克阴沉着脸，摇了摇头，随即又拿起了工作进度表。威利说：“一位副舰长确实有权做很多很多好事啊。我想这正是这个工作最美好的地方。”

马里克说：“副舰长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舰长对他的要求。这是管理军舰的惟一方法。可别再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了，威利。我再也不会心软了。”他边说边用一枝红铅笔把进度表上的一串方块涂红。

不幸的是，斯蒂尔威尔并没有在72小时假期结束前回到“凯恩号”，而奎格舰长却回来了。

威利在清晨6点30分从电话上获悉了这两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当时，他正在旅馆里他母亲所住的套房里，因为他是在那里过的夜。杰利贝利打电话给他，先是因为打扰他向他表示道歉，接着说舰长已经回到舰上并要在8点钟集合全体人员。

“知道了。我会准时到的，”威利睡意仍浓地说，马上又问道：“喂，斯蒂尔威尔还没回来吗？”

“还没呢，先生。”

“天啊。”

威利到达海军船坞时“凯恩号”人数减少了的人员已经在干船坞边上七扭八歪地排成了几行。他站到军官们的队列里，打着哈欠，心里在想要是有时间吃了早饭该多好啊。当马里克同舰长从跳板上走过来时，天上灰色的云团里洒下了几个雨点。队伍没精打采地摆了个立正的样子。奎格刚刮过脸，穿着一件蓝色新雨衣，显得颇为潇洒，然而他的两眼充血，面容浮肿、苍白。

“好，我不会耽误大家很长时间。”他边说边眯起眼睛扫视着队伍里的人员，并把嗓门提高得盖过了那铆铆钉的叮当声和起重机的轰鸣声。“今天早晨我们的加利福尼亚日光有点潮湿。我只是想要你们知道，我在尽一切努力让你们大家都多少休几天假，尽管大修的时间缩短了。这是碰上倒霉了，不得已的事情。诸位都知道，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无法按我们的意愿行事。我要竭力提醒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擅自离队。切记，休假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特殊的特权，假如海军要你们一年365天天天都工作，闰年里再额外工作一天，那么，你们也只能照办，别无他妈的任何办法。所以，谁都不会因此而向你们道歉。我说过了，我会尽力而为的，但千万莫开小差，谁都别想。即使你躲到某个煤矿底下，海军也会找到你的，而且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凯恩号’军舰，即使这艘军舰当时是在印度洋上。因此，我希望你们全都在旧金山玩得快快乐乐，还有——哎，马里克先生，让大家解散吧，免得都淋成了落汤鸡。”

威利一直看着奎格的脸，看看是否有迹象显示他对斯蒂尔威尔的缺席感到惊奇或不悦：可这位舰长始终是满脸喜悦、心情颇佳的样子。水兵们快步跑回了他们的营地，而军官们散乱地跟着舰长和副舰长到单身军官宿舍开会。威利看见斯蒂尔威尔从一条小街上走了出来，躲避着舰

长的视线，连窜带跳地从跳板上跑到值日军官那里报到去了。少尉大大地松了口气。他想悄悄地把这好消息告诉马里克，可惜副舰长正在同舰长说话。

军官们聚在单身军官宿舍大厅角落里的一个长沙发周围喝着可口可乐。奎格分发着海军部的任命书。基弗成了火炮指挥官。威利晋升为通讯官。

威利第一次看了看军官起居舱里那两位新来的军官。佐根森少尉是个高个子大块头，一头卷曲的金发，细长的眼睛上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脸上总是露出一副怀有歉意的微笑。他的背部弯曲得很明显，臀部突起像带着女人的小裙撑。杜斯利少尉是个瘦瘦的粉面小生，面相像个女孩，双手纤长。威利怀疑自从他离开弗纳尔德楼之后，体检已经降低了标准。佐根森少尉的脊柱前突比威利的情况可严重多了，可是，他照样佩带着金光闪闪的军阶条纹。

“顺便问一句，”奎格忽然对马里克说，“我在集合时怎么没看见我们的朋友斯蒂尔威尔呀？是我没看见吗？我好像就是没看见他。”

“哎呀，长官——”马里克刚要往下说，但威利快速地插进来说：“斯蒂尔威尔在呢，长官。”

“你肯定吗？”奎格语气冷冷地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擅自离队？”

“哦，长官，集合后不一会儿我看见他在舷梯那儿。”

“原来是这样。”这位舰长好像相信了。他咕哝着从长沙发上站起身来说：“哼，那他就没有理由集合时迟到呀，他有理由吗，马里克先生？把他写进报告里。”

威利原以为他已经挽救了那个危局。当马里克说“舰长，我给了斯蒂尔威尔72小时的假”时，他可被吓坏了。

奎格吃了一惊，一屁股坐回到长沙发上。“你给假了？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做啊，先生？”

“他收到一个电报说他母亲病得快要死了。”

“你有没有想过给我打个电话求得我的许可？”

“我本来是想打的，舰长。”

“好啊，那你为什么没打呢？你通过红十字会核实过那个电报了吗？”

“没有，舰长。”

“为什么没有呢？”

马里克看着舰长，脸上呆呆的，毫无表情。

“好吧，咱们就先说说舰上的事情，马里克先生。工作进度表在哪儿？”

“在我房间里，舰长。”

威利为马里克也为自己而颤抖。

奎格在副舰长的房间里发作道：“真该死，史蒂夫，你跟斯蒂尔威尔究竟玩的是什么愚蠢的把戏？”

“哦，舰长，事情紧急——”

“紧急，紧急个屁！我命令你给那里的红十字会写信，查明他母亲是否快死了，或者是否真的生病了，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因为那个小滑头还欠着太平洋海军后勤司令一笔乱账呢。还记得我们割断那根拖绳的事吗？麻烦就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马里克吓了一跳。这可是这位舰长第一次承认那根拖绳是被割断的。）

“——而那全都是斯蒂尔威尔的过错。只要想一想一个舵手在军舰处于那样的险境时竟不向指挥官发出警报！当然，我知道他是为什么不肯开口的。那天早晨我因为他太缺乏经验，而且在掌舵时自作主张而痛骂了他一顿，所以他就跟我玩真的，跟我使坏。明白了吧，就是让我自己陷进麻烦里去。好啊。我知道这种人。我就喜欢这些报复心强的小捣蛋鬼们。我正在寻找那个专爱捣蛋的小家伙呢，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你今天上午就给红十字会写信，听见了吗？”

“嗯，好的，长官。”

“咱们这就来看看你的工作进度表。”

他们就修理工作的进展问题讨论了一刻钟。奎格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检查了修理的项目，并应付公事似的对每个项目问了一两个问题。他起身穿上雨衣，一边系腰带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史蒂夫，有一件事咱们必须搞清楚，我一点都不欣赏你在处理斯蒂尔威尔的事情上这种躲躲闪闪、总是马马虎虎的做法，一点都不喜欢。坦率地说，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改正过来，照章办事。”他侧目看了一眼。那位副舰长的脸苦恼地皱成了一团。“我看你显然对斯蒂尔威尔抱着同情心。这全都很好。但我要提醒你，你是我的副舰长。我太清楚了，整个军舰都在反对我。这我能对付。如果你也反对我，哼，我照样能对付。到时候，职务考评报告总是要由我来写的。你最好打定主意究竟站在谁的一边。”

“长官，我知道没有把斯蒂尔威尔的事打电话向您请示是我错了，”这位副舰长窘急地低头搓着汗湿的手掌说。“我并不反对您，舰长。我已经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将来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舰长。”

“你这是两个男子汉之间的承诺呢，还是你只想用这话来甜糊我呀，史蒂夫？”

“我不懂怎样用话甜糊人，长官。至于我的工作考评报告，您完全有理由在我处理斯蒂尔威尔这件事上对我的忠诚表示不满意。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奎格向这位副舰长伸出他的手，马里克赶紧站起来握住了它。“我认为你说的是真心话，那就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奎格说，“史蒂夫，我认为你是个真正的好军官，而且是舰上最最优秀的军官，我为能同你这样的人共事而感到幸运。其余的人虽然都愿意把工作做好，也都相当聪明，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水手，而新来的那两个看起来也不像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军官都是挺不错的，舰长——”

“是啊，我说过的。就许多战时招募的新兵而言，他们确实算不错了。但你我要指挥这艘军舰。哎，我很清楚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相处的人，而且也不是头脑最灵光的人。我大概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使你觉得十分怪诞，而我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做得对的。我看要管好这艘军舰只有一种方法，史蒂夫，不管情况有多糟糕或者多顺利，都只有这一种管理的方法。你是我的副舰长，所以你是被夹在中间两头受气的。这一切我全都清楚。我在全海军里一个最可恶的狗娘养的舰长手下当过三个月副舰长，而在那期间我尽了我的职责，于是我便成了全海军里第二个最可恶的狗娘养的家伙。事情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明白，舰长。”

奎格友善地笑了笑，说：“好了，我走啦。”

“我送你下去吧，舰长。”

“噢，谢谢你，史蒂夫。这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船坞的工人们又匆忙把“凯恩号”重新组装了起来，没有一个部件因为拆修过而比原先好多少，就像小孩儿把时钟拆开来再装上一样，一般并不期望它会走得比原先好而是希望它能像原来那样喀哒喀哒走就行了。发动机房里某些朽坏得最厉害的部分给铆补了一下，还给军舰安装了新的雷达。要不然的话，“凯恩号”就还是原来的那艘千创百孔的老军舰。没人知道为什么大修的时间被砍掉了一半，不过，基弗对这一点还是像往常一样直言不讳，“有人最终算计出来，反正这个破军舰最多再参加一次战斗就要散架了，”他理论道，“所以他们只给它灌一点汤够它喘最后一口气的就行了。”

12月30日那天，“凯恩号”在日落时分驶出了金门大桥，舰上的人员减少了约有25名，他们宁肯选择逾期不归而被送上军事法庭也不愿再跟随奎格一起出航了。随着最后几个山头从舰艏旁渐渐远去，军舰驶入紫黑色的茫茫大海，威利·基思站在舰桥上思绪万千，情绪落寞。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得同梅分别很久，很久。可能要在海上航行成千上万英里，也许还要历经多次战斗，这艘军舰才能掉转头重回这里的水域。正前方的太阳渐渐落入大片大片参差不齐的乌云下面，放射出巨大的红色光带，成扇形插入西边的天空。因为它像是一面日本的太阳旗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好在晚餐吃的是美味的牛排，而且没安排他夜间值班，但最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不用再回那狭小的弹药舱而是到一间房间里睡觉了。他继

承了卡莫迪的那张床，佩因特成了他新的室友。

威利怀着满腔的喜悦与幸福感爬上他那狭窄的上铺，钻进了新洗过但粗糙的海军被子。他躺在那里，离上面的主甲板只有几英寸距离。他的活动空间比躺在一副棺材里也大不了多少。一个主消防管的弯头像个大疙瘩似的向下突着直顶到他的肚子。这个卧舱还没有他在曼哈塞特家里的梳妆室大。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从那个狭小的弹药舱里挪到这个床位已是上升了一大步了。威利合上眼睛，欣喜地听着排风扇的嗡嗡声，浑身的骨头都能感觉到主发动机通过床下的弹簧传过来的震动。这艘军舰又变活了。他觉得温暖，安全，像在家里一样舒服。困意很快就降临了，他进入了甜美的睡乡。

V 哗变

19 惟命是从的小圈子

近来的军事历史书籍里大概都有这样的说法：至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胜利。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像瓜达尔卡纳尔战役⁽¹⁾、阿拉曼战役⁽²⁾、中途岛之战⁽³⁾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⁴⁾这样的伟大转折点都已成为过去。意大利已经投降。到处杀人放火的德国人终于开始向后退缩了。日本人呢，他们的军力本就不足，现在又遍布在一个膨胀中的庞大帝国里早已捉襟见肘，也行将崩溃了。盟国的工业力量正在大量生产，而敌方的工业力量正日见衰微。前途是一片光明。

但是基思少尉的眼光是一个普通基层战士的眼光，他对战争的看法与战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新年除夕的午夜，里，“凯恩号”军舰正在阴暗的大海上破浪西行，站在这艘军舰黑暗凄冷的舵手室里的他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是十分阴暗的。

首先，他断定，他加入海军而没有加入陆军实在是太傻了。俄国人正在欧洲进行着真正凶恶惨烈的战斗。这场战争与上次的大战不同，在这场战争中，聪明人的位置是在步兵里，他们在英国无所事事，寻欢作乐；而那些到海军里寻求庇护的笨驴们却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上饱受颠簸之苦，前往日本在太平洋中部各岛所组成的可怕壁垒进行攻击。现在等待着他的命运是珊瑚礁、炸得株断叶残的棕榈树、喷射炮火的海岸炮台和呼啸而来的零式战机——无疑还会有水雷，成百上千的水雷——最终也许便是海底了。与此同时，那些在陆军中职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却在游览坎特勃雷大教堂或是莎士比亚的故居，胳膊挽着漂亮的英国姑娘，她们对美国人的款待早已是传遍全球的佳话了。

威利似乎觉得这场对日作战将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最大也最凶恶的战争，很可能一直要打到1955或1960年才能结束，而且还必须有俄国人的参战，到那时德国已经垮台十多年了。如何才能把日本人从他们那些号称“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岛链上驱逐出去呢？这些岛屿上的日本飞机多得像成群的蝗虫一样，任何想接近它们的舰队都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也许一年之中能打一次像塔拉瓦岛战役⁽⁵⁾那样代价高昂的胜仗。他确信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就是那样一场硬仗。战争以这样的速度进展，就会年复一年地拖下去，直至他步入中年，头顶全秃。

威利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中途岛战役的辉煌战绩并不像历史学家们那样看重。在他脑子里翻滚的源源不断的消息只给他造成了一种混乱的印象：在这场游戏中我方略占上风，但要完全取胜还得苦苦地慢慢奋斗。他童年时曾常常觉得好奇，不知道生活在那激动人心、脍炙人口的葛底斯堡战役与滑铁卢大捷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他知道了，但他并未意识到他知道了。他仿佛觉得这场战争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战争：散乱、拖沓，而且毫无戏剧性。

他正在前往参加一些比历史上任何战役都不逊色的伟大战役。可是在他眼里这些战役只不过是一些令人作呕的、复杂的、累人的次重量级

摔跤比赛而已。只有在以后的岁月里，在阅读描写这些他自己参加过过的场面的书籍时，他才会认为他的这些战役是战斗。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他的青春的热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他才会用被煽燃的记忆的余辉来温暖自己，回味他，威利·基思，也曾参加过圣·克里斯宾节（10月25日）的战斗。

一连两天，“凯恩号”都是在灰暗凄冷的阴雨天气中航行。日常吃的饭食是潮乎乎的三明治，吃饭时还得靠紧身边固定的支柱，由于军舰剧烈的颠簸、摇摆，睡眠也是睡一阵醒一阵，睡不安稳。对比在岸上休假时的美好时光，舰上的官兵们觉得这一连串的悲惨日子比他们经历过的任何一段时间都更加难熬。大家心里都觉得他们是被永远困死在一个漂在海上的湿漉漉的地狱里了。

第三天，他们终于闯进了南太平洋那阳光普照的蔚蓝的海域。潮湿的粗呢子夹克、毛线衣、风衣全都不见了。身穿折缝笔直的咔叽布制服的军官们和穿着蓝色粗布工装的水兵们又开始看到彼此熟悉的样子了。固定家具的绳子被拿掉了。早餐也恢复供应热食了。弥漫全舰的阴郁气氛与普遍的少言寡语变成了对假期生活笑语连篇的回忆和自鸣得意的吹嘘。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兵的缺员对这一过程的恢复也不无裨益。那些宁肯被送上军事法庭也不愿随奎格继续冒险的人都是些乖巧的、心怀不满的、容易灰心丧气的家伙。而回到“凯恩号”继续工作的水兵们都是些性情开朗的小伙子，虽然他们咒骂起这艘破旧的军舰来是那样咬牙切齿，酣畅淋漓，但他们还是喜欢这艘老军舰的，并随时准备着与它同甘共苦。

就在这天，威利的生活向上大大地跳了一个台阶。那天，他担任正午至下午4点在甲板上值勤人员的领班军官。基弗亲临指导以便纠正任何灾难性的错误，奎格舰长也亲自全程监视，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时而打打瞌睡时而平静地眨眨眼睛。威利无可挑剔地值完了这一班。其实事情很简单，只需在护航舰队曲折行进时保持好本军舰在整个屏障队列里的位置就行了。不管他内心多么没有把握，表面上却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坚定地操纵着这艘军舰。在值班结束时，他拿起铅笔在航海日志上写道：

12点至4点——航行中一切如前。

美国海军后备队少尉

威利·索德·基思

他在港口里值班时曾多次在日志上签过名，而这一次却具有不同的意义。他在签名时在名字的写法上额外加了一笔花体，欣喜得好像他已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他怀着满心的喜悦走下梯子走进军官起居舱，高兴地拿过一摞已译好的电函起劲地工作起来。他就这样干着，直到新来的司务长助手拉塞拉斯，一个脸盘可爱、有一双棕色大眼睛的矮胖黑人小伙子，碰了碰他

的胳膊，求他腾开地方以便摆桌子准备晚饭。威利收起他的译码机，从咖啡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躺在起居舱的长沙发上翘起两条腿，有滋有味地慢慢喝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海顿的四重奏，原来是无线电报务室里的小伙子们还没注意到它，所以没有关掉。拉塞拉斯在餐桌上铺了一块新洗净的白桌布，叮铃咣啷地摆放好一副副银餐具。从厨房那边飘来一阵阵烤牛肉的芳香，司务长惠特克穿着他那身崭新的咔叽布制服正在那里对炊事员们发号施令。威利心满意足地长出了一口气，舒服地蜷缩在那微微摇动的长沙发的一角里。他环顾起居舱，舱壁上新刷的浅绿色油漆，棕色的皮革摆设都更新了，铜器都擦亮了，椅子也都擦得锃光发亮。他心里说，世界上毕竟还有一些地方还不如“凯恩号”军舰的军官起居舱呢。

之后，其他军官也哩哩啦啦地进来了，全都刮了脸，穿着干净的衣服，心情愉快而又饥肠辘辘。所有往日的玩笑话又都扯了出来。威利看着他们觉得他们既有趣又欢乐：哈丁生儿育女的好本事，基弗的小说，舰上差劲的淡水（“佩因特的毒药”），以及马里克那位新西兰女友脸上的七个疣子，而最新的笑料要算是威利·基思的唐璜式的才干了。舰上的官兵们都在大修期间远远看见过梅·温几眼，她那种妖娆的风姿已成了大家艳羡的谈资。联想起在珍珠港时到舰上来找威利玩的那两个漂亮的护士，梅的出现更使这位少尉获得了对女人具有神秘魅力的声誉。

男女关系成了军官们就餐时乐此不疲的新话题。但凡性问题成了聊天的主题时，人人就都可以成为喜剧家了。一个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的好听的哼哼声就能产生很好的谐谑效果。威利倒也乐得被大家揶揄。他嘴上抗议，抵赖，装出生气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在尽力拖长这种玩笑，惟恐别人过早地转换话题。这样，等到他坐下来吃晚饭时情绪就真的欢畅极了。他觉得他与其他军官之间有一种温暖人心的亲切关系，而且由于两位怯生生的新人，佐根森和杜斯利的在场，他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他意识到，五个月前，他和哈丁在现在已不在舰上的戈顿、亚当斯及卡莫迪的眼里是多么稚嫩，多么碍手碍脚了。他刚把一匙豌豆汤举到唇边，就在那一瞬间，军舰正闯过一个巨浪，猛烈地颠了起来。他注意到他那手臂已经练熟了的动作，他用这个动作化解了剧烈的颠簸，稳稳地举着羹匙，连一滴汤都没洒落，他欢快地低笑了一声，喝下了那一匙汤。

晚饭后，看起来身体单薄的杜斯利少尉正要离开餐厅，威利对他说：“咱们到舰艙楼上去散散步，好吗？总得找个时间谈谈通讯问题啊。”

“是的，长官。”他的新助手温顺地答道。

他们穿过舰艙楼的门来到凉爽的紫红色暮色里。天上惟一明亮的地方是西边一片逐渐变暗的金光。“哦，杜斯利，”威利把一条腿搁在右舷的系统缆柱上，两手按在救生索上支撑着身子，享受着拂面的带咸味的海风。“对‘凯恩号’军舰习惯了吗？”

“习惯得不能再习惯了，我想。命运太可怕了，不是吗？”

威利用厌恶的目光看了那少尉一眼，“我看是这样。每艘军舰都有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

“啊，那是当然。我猜在这样一艘破烂的老爷军舰上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这倒是件好事。我还觉得我们将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在船坞里的修补工作上，这也很合我的胃口。它要是不那么狭小肮脏该多好啊！军官起居舱就像是鸡笼子。”

“唉，你要想办法慢慢习惯它，杜斯利。我想你肯定不大喜欢那个弹药舱，是吧？”

“简直让人受不了。第一天晚上我差一点死在里面。唉哟，烟囱里放出的那种毒气呛死人了！”

“难闻极了，是不是？”威利心意大快地说。

“简直可怕得要命。”

“嘿，过一阵子你就不会太在意了。”

“不用担心。我不再在那儿睡了。”

威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噢？你在哪儿睡呢？”

“在舰上的办公室里，就是见习水兵活动的地方。夜间没有人用它。我有个可以折叠的行军床。那儿真是棒极了。空气好极了。”

这个消息可让威利大为光火了。“我认为舰长是不准那么干的。他可是很挑剔——”

“我问过他了，先生。他说只要我能在无论哪里找到一块六英尺大的地方我就可以睡在那里。”

威利心里说自己真是该死，足足受了五个月的罪竟没有想出这么个简单的逃避的方法。“哦，好吧，你是要协助我做通讯工作的——”

“我是很高兴尽力去干的，长官，但是我对通讯一窍不通——”

“那么，你都会些什么呢？”

“实际上什么都不会，长官。您知道，我的——就是说，我是直接被任命到海军里来的。我母亲拥有波士顿一家造船厂的大部分股份，所以——咳，整个事情都被弄成了一团糟。就因为弄错了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他们在拟定我的军官资格时问我是想当S类军官还是想当G类军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S的意思是指‘专家’而G的意思是‘普通’。于是，我问哪种好些，他们说一般认为G比S优越得多。结果，我当然要了G啦。可是我弄错了。天哪，一切就这么作了安排。我本该去搞公共关系的。我也的确干上了。可是我又奉命去了弗吉尼亚的一个小港。就这样忽然有一天就来了这个命令，说凡是被任命为G类的海军少尉都得派到海上去。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母亲措手不及也就无能为力了。结果，我就到了这里。”

“够可恶的。”

“管他呢，我不在乎。我认为，搞公共关系比来‘凯恩号’军舰更糟。文字工作！如果世上有一样工作是我所不擅长的话，那就是文字工作。”

“太糟糕了。通信工作可全是文字工作，杜斯利。你必须学着擅长起来，别无他法——”

“好吧，可别说我没警告过您，长官，”杜斯利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的。不过我不会对您有哪怕是一点用处的——”

“你会打字吗？”

“不会。更糟糕的是我做事总是走神。我放的文件过两秒钟就记不起来放在哪儿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杰利贝利上打字课并且学着打打——”

“我愿意试一试，但我想我永远都学不会。我的手脚笨极了——”

“我看你最好立刻就开始学习电码解译。你明天早晨值班吗？”

“不值，长官。”

“那好。早饭后到军官起居舱来见我，我来给你讲解密码——”

“我恐怕这件事还得等一等，长官。明天早晨我必须完成基弗先生的军官资格课程的作业。”

这时天色已黑了下来，天空布满了星星。威利仔细打量他这位助手那张已看不太清的脸，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曾经似乎是这样一副厚脸皮外加愚不可及的样子。“那好，今天晚上你就多熬会儿夜，把你的作业做完。”

“我会的，如果您坚持的话，基思先生，可是我真的累极了。”

“那就让它见鬼去吧。今晚要想一切办法睡个好觉，”威利说。他抬腿要走时，说：“我们明天下午开始学习解译密码。除非你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没有，长官，”杜斯利跟在他身后十分诚恳地说，“我想我没有。”

“那好极了。”威利说。他狠狠地拧开舰艏楼门上的搭钩，示意他的助手先进去，然后哐当一声把门关上，声音之大连舰后面水兵们住宿处都能听到。

“这支部队将袭击并夺取夸贾林环礁^⑥及马绍尔群岛的其他目标，以建立进一步向西挺进的基地——”

威利盯着那布满污痕的油印文字看了一会儿，把那厚厚的作战命令抛在一边，从书架上抓下一本军用地图册。他翻到一张中部太平洋的地图，看到夸贾林是所有环礁中最大的一个，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正中心，四周被日本人的碉堡包围着。他吹了声口哨。

公事邮件在他的床铺上堆得足有两英尺高。他曾从躺在甲板上的三个灰色邮袋里倒出了一大堆乱糟糟的盖着深红色保密邮戳的信件。那些全是在珍珠港时堆积了一个月的东西。现在全成了他的活儿了，要把它登记，归档，并负责保管。自从他接替基弗的工作以来，这是他的第一批秘密邮件。

威利用毯子盖住其余的邮件，把那份作战命令拿去给舰长。奎格住在主甲板上那个先前供两名军官住的卧舱里。这个卧舱在“凯恩号”在海军船坞大修时已经过奎格的细心指导改装过了，里面有一张床，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把扶手椅，一张躺椅，一个大保险柜以及许多通话管和内线对讲机。这位舰长停住刮脸，飞快地翻阅着一页页命令，将肥皂水都滴到了纸上。“夸贾林，啊？”他若无其事地说，“好啊。把这东西留在这里。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事，当然连马里克也包括在内了。”

“是，好的，长官。”

威利在把那些邮件登记、归档时，发现了一些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基弗移交给他的是纸页折了角的分类账册和开档案柜的钥匙，而且还顺手扔下了几小捆秘密邮件，压在他衣橱里的鞋子和脏衣服下面。他让威利放心，说那些信件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垃圾”。

“我曾打算等收到下一批时一起登记的。现在你来登记也一样。”他打着哈欠说，说完，就爬回到床上又开始看《芬尼根守灵夜》了。

威利发现档案柜里乱得一塌糊涂。倘若信件是装在黄麻麻袋里的，找到它们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分类登记册用来登记所收邮件的记录系统复杂到了愚笨的程度，每封信都要用四个不同的符号登记。威利计算了一下，他得花五六个扎扎实实的工作日才能把那些邮件登记完毕。他走进舰上的办公室，观看杰利贝利登记大袋大袋的非秘密邮件。那位通信员把要登记的条目打在绿色的表格纸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同堆在威利屋里的一样的邮件处理完了。“你是从哪儿得到那种登录系统的？”他问那水兵。

杰利贝利疲劳地迷糊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不是从哪儿得来的，长官。这本来就是海军的系统。”

“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办？”威利把那些分类登记册举到杰利贝利面前。“看见过这些东西吗？”

那位通信员赶紧往后缩身与那些登记册离得远远的，仿佛它们会传播麻风病似的。“长官，那可是您的活儿，不是我的——”

“我知道，知道——”

“基弗先生有五六次都想让我替他登记这些秘密的东西。一个士兵干这种事是违反规定的——”

“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分类登记册是正式的呢，还是别的什么？”

那水兵皱了皱鼻子。“正式？天哪，使用那个系统非使任何一个三等兵通信员累得流鼻血不可。那是芬克先生早在1940年发明的。他把它传

给了安德森先生，安德森先生传给了福格森先生，福格森先生又传给了基弗先生。”

“他们为什么不采用海军的系统呢？它似乎简单多了——”

“长官，”那通信员冷冷地说，“您可别问我军官们做任何事情是为了什么。我说了您也不爱听。”

威利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对他那个部门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他确立了归档和登记的标准海军系统。他烧掉了大约60本过时的注册出版物，又把其余的出版物有条不紊地分了类。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找到他所要找的东西了。他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常常对基弗感到纳闷。那位小说家显然在通讯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威利想起为了寻找信件或出版物所消耗掉的整个整个的下午，在做这样的搜寻时，基弗总是时不时地对海军的混乱状况发表一通酸溜溜的俏皮话。他还记得那位通讯官一连几个小时地翻着那些分类登记册，嘴里不停地责天骂地。威利知道那位小说家最珍惜他写作和看书的时间。他还知道基弗是“凯恩号”军舰上头脑最灵光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出他是在自取失败，而且还把自己的错误归罪于海军呢？威利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基弗了，那位小说家的智慧似乎有点减色了。

奎格舰长在舰队攻击夸贾林环礁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莫名其妙地变得失魂落魄似的。大白天的，他不是躺在床上躺着，就是穿着内衣内裤坐在办公桌前玩他的拼图游戏。他只有在夜间才露面，在军舰停航时到舰艙楼上看看电影。在航行中，在演习机动部署时，舰桥上整天整天地都看不见他的影子。他通过通话管向值勤军官发号施令。舰长那蜂音器发出的刺耳的咔嚓咔嚓声与水下声波探测器的砰砰声一样都成了舰桥上人人都习以为常的声音了。他也不到餐厅就餐了，除了大量吃加糖糖浆的冰淇淋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吃，而冰淇淋也是让人送到他卧舱里去的。

军官们都以为他是在忙着熟记各种作战文件呢，但威利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他在把译好的函电送到舰长卧舱时，从未见过奎格在研究任何作战计划或在看战术书籍。他所干的不是睡觉，就是吃冰淇淋，或是看杂志，或是仰躺在床上两眼圆睁茫然地凝视着上方。威利觉得他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想尽力忘掉一件可怕的伤心事似的。这位少尉猜测奎格也许是在军舰大修时同他老婆吵了场恶架，要不就是他在源源不断的邮件里得到了什么别的坏消息。但这位少尉连想都没想过那所谓的坏消息可能就是这次的作战命令。

威利对这次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心情是既感到夹杂着隐隐惊慌的兴奋，又因为能及时得悉这次战斗的秘密而暗自欣喜。这次作战命令所包含的庞大规模，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舰只的长长的名单，以及那被过分详尽的枯燥细节弄得难以卒读的字迹模糊的文件，都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深信自己在整个海军的卵翼下去攻击日军是十分安全的。

1月里的一天，天气晴和，一大群一眼望不到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军舰浩浩荡荡地从夏威夷的各个港口蜂拥而出，逐渐形成了一个广大的

圆弧形队列向夸贾林环礁方向驶去。

这支舰队在辽阔的洋面上平静地行驶着，无声无息地日夜兼程前进。敌人毫无踪迹，只有汹涌的大海，白天是一片蔚蓝，夜晚是无边的黑暗，有的是万里长空和一望无际的战舰，一个庄严的巨大阵图在星光与丽日下行进着。雷达，这神奇的探测仪器，探测范围大到可以对广阔的空间，小到对仅仅几码之内的周边，进行准确的探测，从而使保持阵形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庞大的阵容极为精准严整而又迅速灵活，可以随意变换航向和重新编队。这种航海奇迹是纳尔逊本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而这个奇迹却是由几百名在甲板上值勤的军官不费吹灰之力创造的。这些军官十之八九并非职业航海家：他们之中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推销员、教师、律师、职员、作家、药剂师、工程师、农场主、钢琴演奏家——就是这些青年人的表现超越了当年纳尔逊舰队里那些久经疆场的军官们。

威利·基思现在已是一名完全成熟的舱面指挥官了，他理所当然地利用那些机械设备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工作很容易。他对自己很快便掌握了航海术并赢得了军事上的威信感到很大的、持续不断的欣慰。他在驾驶室里徘徊着，紧闭双唇，高仰着下巴，因满腹心事地斜眼看人而紧皱着前额，向前端着双肩，两手紧紧抓着双筒望远镜，时不时地皱起眉头察看远方的海面。抛开那装腔作势的一面不谈，他确实已是一名称职的值勤军官了。他很快培植起了对全舰各个部位的细微而灵敏的神经触角，而这是一个航行指挥官的主要条件。在舰桥上历练了五个月之后，他已学会了在队列中保持位置的窍门，学会了在通讯与做报告时所用的行话以及舰上生活的礼仪式样。他知道什么时候命令水手长助手吹哨开始打扫，什么时候全舰熄灯，清晨什么时候叫醒厨师和面包师，什么时候叫醒舰长以及什么时候让他睡觉。他只要稍微转转舵或调整一下发动机，就能使他的军舰赶前或拉后数百码，可以在运行图上用铅笔画一条线，在十秒钟内计算出到达新的屏蔽位置的航线与航速。黑夜里突然而降的狂风骤雨再也吓不住他了。即使雷达屏幕上给他显示出这支特混舰队由整齐的绿色小圆点标出的队形，他也不感到吃惊。

“凯恩号”被编在整个阵形的右翼，处于反潜防线的内侧。由两列驱逐舰形成的两条保护带护卫着大批运兵船、航空母舰、巡洋舰、战列舰和登陆舰。每艘驱逐舰负责不停地搜索一个有限的锥形水域，寻找回声，而各舰所负责的锥形水域又相互交叉重叠。任何想接近这支舰队的潜艇都不可能不在这些驱逐舰中的某一艘上发出响声而泄露自己的行踪。有一道这样的屏障就已足够了，这双重的屏障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美国对安全因素有一种慷慨的嗜好。“凯恩号”位于右前锋队列的后尾，那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潜艇靠近，因为那样的话，攻击潜艇就须在水下从后面追袭。所以“凯恩号”扫雷舰是在原有的安全因素上又增加的一重安全因素。对一个美国战斗员来说，这艘军舰的战斗地位缺乏“好人理查德号”攻击“塞拉皮斯号”时的那种态势。尽管如此，她毕竟是在小心翼翼地向着敌人的水域挺进。即使由约翰·保尔·琼斯来代替威利·基思担任值勤军官，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在这支攻击舰队日夜不停地缓缓前行的日子里，这艘老爷扫雷舰上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按24小时循环反复的老套子。自从因改换指挥官而发生了人员变动以来，“凯恩号”上新的生活模式已越来越明显地定型了。

就在这次出发之前，还在珍珠港时的一天早晨，奎格舰长在甲板上看见了一些被踩烂了的烟蒂。他把值勤军官严厉责备了一顿后，走到军舰的办公室，口授了下面这份文件：

本军舰长期有效的命令#644号

1. 本军舰主甲板须经常保持清洁，毫无污迹。
2. 如有违反，将给全体船员严重的纪律处分。

P.F.奎格

这道命令被张贴在舰上所有最显眼的地方。谁知，第二天早晨，他就因为在舰艏楼的排水口里看见了一个烟蒂而取消了全体船员的自由。在随后的两三天里，负责清洗甲板的水兵们确实保持了主甲板的清洁。“凯恩号”刚一离开珍珠港登上前往夸贾林环礁的征途，那个命令就被束之高阁了。甲板上除了在清扫时间之外又恢复了从前的脏乱，但有一个在甲板上工作的水兵得到详细的指示叫他时刻要把从甲板通到舰长卧舱的那一小片地方、上下舰桥的梯子和通往军官起居舱的舱口处打扫干净。

这是这道新命令的典型效果。水兵们凭着他们的鬼机灵早已把舰长的习惯与活动轨迹摸了个一清二楚。现在他是在一个奇怪的如影随形、性命是从的小圈子里活动，这个圈子范围不超过他的耳目所及。在这个圈子之外，“凯恩号”就依然还是原先老“凯恩号”的样子。这位舰长偶而也出其不意地闯到这个圈子外面。那时就会引起一阵慌乱的低语，而奎格的非难就会当场形成一道该舰的新的法令。不管这道新法令是什么，它都会得到小心的遵从——当然是在性命是从的小圈子里，在舰上的其他部分是没有理睬它的。这可不是有意识串通的共谋。“凯恩号”军舰上的每个水兵要是听到对他们的舰上生活作如此这般的描述都一定会感到吃惊的。他们大概会否认这种描述的准确性。水兵们对奎格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从并不是很讨厌到恨得咬牙切齿的都有，恨他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被他整过，跟他结了仇的人。他并非没有同党。在性命是从的小圈子之外，生活比以前更散漫、更邋遢、也更无法无天，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无政府状态，只有水兵们自觉共同遵守的粗略规则及大家对两三个军官，特别是对马利克的尊重勉强维系着舰上的秩序。有些水兵喜欢肮脏，有些喜欢赌博，有些是睡懒觉，他们宣称奎格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最好的舰长，“只要你躲着他别让他看见就行了。”

水兵们都知道斯蒂尔威尔是奎格挑明了不喜欢的人。这位二等准尉因马里克已给红十字会写信调查他母亲的病情而终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只是迄今尚未有回信。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这个水兵也随之日渐消瘦，他在等待那致命的灾难随时降临。他每次在舵手室值勤时都因为处在奎格的视野之内而饱受煎熬。那些反对奎格的水兵们却偏要想方设

法向这位二等准尉表示友好，并设法使他的情绪好起来，结果竟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奎格的反对派。水兵中的其他人都回避斯蒂尔威尔。他们惟恐受池鱼之殃，担心舰长的仇视态度会蔓延到他的好友们身上。

全体军官分成了界限分明的三派。第一派是奎格本人，他变得日益冷若冰霜与深居简出了。第二派是马里克，他尽力维持着这位舰长与他的军舰之间尚存的一点联系，呆呆板板，不苟言笑。这位副舰长很清楚水兵们在干什么，他知道他有责任实施舰长的规定，也知道大多数规定在那些工作过度疲劳、食宿过度拥挤、生性粗犷的水兵们身上是行不通的，强行实施的话，只有付出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牺牲掉这艘军舰仅存的那一点适航能力。他向表面上惟命是从的那小圈子里的人挤眉弄眼，彼此心照不宣，又把在那小圈子之外保持这艘军舰充足的功能视为己任。第三派包括所有其余的军官，这一派以汤姆·基弗为首。他们对奎格的强烈而公开的憎恶成了他们联系感情的纽带，并以挖苦嘲笑奎格来消磨他们的时间。那新来的两个军官，佐根森和杜斯利，很快就受到军官起居舱里的气氛的熏染，也同其他人一起公然反对起奎格来了。威利·基思被认为是舰长的宠儿，并因此也成了大家开玩笑的靶子。奎格对威利的态度比对任何别的军官都热情、愉快，但他却极力加入到讥讽舰长者的行列。只有马里克一人不参与这种有伤大雅的恶劣玩笑。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试着为奎格辩解，倘若他们的玩笑话说得太过头，太没完没了，他便离开他们，避开同流合污之嫌。

这就是美国军舰“凯恩号”在离开珍珠港后前五天的情形，此时她正越过汪洋大海上那条神秘的界线，进入日本人控制的水域。

(1) 瓜达尔卡纳尔岛 (Guadalcanal) 位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是长链状在所罗门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为美国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由于它位居澳大利亚门户，并且临近日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了这个岛屿而进行的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连续七个月血雨腥风的激烈争夺，在二战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以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而闻名天下。——译者注

(2) 阿拉曼 (El Alamein) 位于埃及北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地区的主战场。1942年10月23日，英军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Bernard Law Montgomery, 1887—1976) 将军指挥第8集团军 (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军) 19.5万人，在亚历山大港以西的阿拉曼战线上，对约10万德意军发动大反击，在此给德意军队以沉重打击，使埃尔温·隆美尔 (Erwin Rommel, 1891—1944) 的“非洲军团”损伤6万兵力及大量武器装备，成为北非战场的转折点。这次战役扭转了北非战争的格局，成为德意法西斯军队在北非覆灭的开端。——译者注

(3) 中途岛 (Midway) 位于太平洋中部，距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均相距2800海里，处于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太平洋航线的中途，是北美和亚洲之间的海上和空中交通要冲，1867年被美国占领后，成为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及夏威夷群岛的西北屏障。1942年6月4日，美、日海军在中途岛附近海域进行的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重要战役。美国海军提前发觉日本海军的计划，以少胜多，取得了大规模的胜利，并得到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这次战役之后，日本海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译者注

(4) 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 位于苏联伏尔加河下游西岸，原名察里津，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的重要港口，又是苏联南方铁路交通的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德军在围攻列宁格勒不久，又于1942年7月17日，投入150万的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为保卫斯大林格勒并粉碎在此方向上的德军集团，与德军进行了一次历时六个半月的会战，消灭了德军近150万人，成为二战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战役被称为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之中最艰苦、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译者注

(5) 塔拉瓦岛 (Tarawa Island) 是中太平洋上一个珊瑚岛礁，位于赤道以北148公里，吉尔伯特

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位于美军对日战略反攻的轴线上。1943年11月20日，美军调集重兵，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十分惨烈的两栖作战。——译者注

(6) 夸贾林环礁 (Kwajalein Atoll) 位于太平洋西部，属于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 。
——译者注

20 耶洛斯坦⁽¹⁾

在舰队按预定时间到达夸贾林环礁前一天的傍晚，威利正赶上值晚8点至午夜12点的班。他观察到舰桥上的水兵们都显得比平时紧张，纵然舰长并不在场也是如此。驾驶室里笼罩着一种沉甸甸的寂静。在昏暗的雷达室里，那些在雷达的暗绿色荧光映照中的一张张幽灵般的面孔并没有停止那没完没了的关于性的议论，不过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兴致大不如前了。议论的重心主要是关于性病的问题。信号兵们都蹲在信号旗袋上边喝着变了味的咖啡边小声地嘀咕着。

并没有正式通知说舰队将于清晨抵达夸贾林，不过他们有舵手做他们的情报员，威利每晚都和马里克一起通过观测星星来确定军舰的方位。所以，他们同舰长一样清楚军舰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

威利没有那种普遍的阴郁情绪。他意气昂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再过12个小时他就要投入战斗了，再过24小时他就是一个曾经为了他的国家冒过生命危险的战士了。他自觉坚不可摧。他知道自己正在迈向危险的边缘，但这危险倒像是一种娱乐，就像骑手在赛马时越过高栏一样。他为自己毫无恐惧感而自豪，而这也更使他意气风发了。

除了舰长之外，只有他知道“凯恩号”将在黎明时分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使命。在一批专人护送的绝密信件里，有一封是给“凯恩号”的新命令。这艘扫雷舰要掩护一轮登陆艇对海滩发起的抢攻，它本身位置离那个滩头只有1000码远，完全在海岸炮火的射程之内。之所以要这样行事，是因为那些低矮的登陆艇本身很难掌握正确的航向。威利虽未参加过实战，但自视情绪比那些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们的还好，尽管他知道迫在眉睫的巨大风险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的乐观心理其实是建立在他凭着自己的直觉和胆识对他们处境的一种狡黠估测之上的。他无须在哪个滩头登陆，更没有与那些挥舞着刺刀，身材矮粗的黄种人面对面遭遇的风险。他真正面对的是“凯恩号”遭到炮弹、鱼雷或水雷的轰击而不幸瘫痪的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有利于他在随后的24小时内幸存下来的几率已从正常情况下的差不多万分之一下降到虽小得多，但仍可无虞的程度，也许会下降到七、八十分之一吧。威利的神经细胞就是这么推理的，而这种推理又往他的大脑里输入了一些兴奋剂使这位少尉勇气大增。

水兵们的计算之所以不这么乐观，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水兵们曾经见过战斗的种种不幸后果：一艘艘舰艇燃烧起红色和黄色的熊熊大火，一艘艘舰艇下沉，战士们在倾斜的泡在水中的舰体上乱滚乱爬，有的人浑身浸透了燃油，有的人被炸得血肉模糊，还有的人死了，尸体在水里漂着。他们的算计倾向于认为令人不快的可能性大于幸存的几率。

“甲板值勤官！”这是从海图室的对讲管道里传出来的奎格的声音。威利吃了一惊，看了看微微发亮的夜光时钟。10点30分，是舰长回他的

卧舱的时候了。他俯身到对讲管道那喇叭形的黄铜话筒上，喊道：“我是基思，喂，喂。”

“威利，到我这儿来一下。”

这位舰长全身披挂，还穿着救生夹克，已经爬上了挂在领航员桌子上方的帆布床。在威利关上海图室的门，自动打开了舱壁上那盏红色电灯将房间照亮的那一瞬间，他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室内的空气被香烟的烟雾弄得污浊不堪。“情况有何进展，威利？”

“一切正常，长官。”

这位舰长翻过身来侧躺着，使劲地打量着少尉。他的面孔在红色的灯光下显得瘦长而且胡子拉碴的。“你看过我晚间的命令了吗？”

“看过了，长官。”

“若是有任何一点哪怕是最微小的异常情况，你就叫醒我，明白了吗？别怕打断了我的美人觉。叫醒我。”

“是，好的，长官。”

然而，这一班岗像往常一样在噔噔的响声、曲折前行、保持在队列中原定位置的常规操作中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在11点三刻，哈丁磕磕绊绊地到微风习习、光线朦胧的右舷上来找他。“到换你下岗的时候了。”他嘴里喷出一股淡淡的咖啡的香味，忧伤地说。

“还有40英里就到了，却仍无任何动静。”

威利在下去之前犹豫了一下，考虑是否在主甲板上的某个角落里凑合一觉。他从梯子上往下走时，看到有一半的水兵竟和他持有同样的想法。甲板上已没有一个空着的角落了，连走路的通道都不太宽裕了。这一景象使威利觉得不屑一顾，且胆壮起来。他走到下面，脱掉衣服，钻进了被窝。虽然正是睡觉的时辰，他倒觉得这时躺在自己的床上有点怪怪的，就好像他生病了，大白天地还在床上躺着似的。直到他酣然入睡，他还在庆贺自己的老练坚强。

当，当，当，当……

总警报器还未停止鸣响，他已身穿内衣内裤窜上了甲板，手里抓着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他眼前的大海风平浪静，黑暗的天空繁星闪烁，众多舰船在散开的队形中穿梭般来来往往。水兵们奔跑的脚步声在昏暗的过道里噔噔、噔噔地一阵乱响，有的在往梯子上爬，有的在往梯子下奔。此时此刻，谁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戴头盔，没穿救生衣而惩罚他们了！威利刚提上裤子，通往军官起居舱的舱口便在他身后咔嚓一声关上了，舰艏修理队的水兵们又立即将它牢牢扣死。这位少尉没穿袜子就穿上鞋，匆忙爬上登舰桥的梯子。这时，驾驶室里的时钟正指着3：30。窄小的驾驶室里影影绰绰地挤满了人。威利能听见钢球相互摩擦发出的吱吱声。他从一个挂钩上取下他的救生衣和头盔，走到那垂着肩膀的哈丁身边。“你可以交班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们到地方了。”哈丁指着左前方说，同时把望远镜递给威利。威利在天际，在海天相接的那条线上，看见一个细小模糊的、不规则的、大约有指甲盖那么大的黑点。“罗伊—纳穆尔。”哈丁说。

那小黑点边沿出现了微小的黄色闪光。威利问道：“那是什么？”

“战列舰提前两个多小时就离开舰队到那里去了。我猜那就是那些战列舰。不然就可能是飞机。有人正在把那个海滩变成地狱。”

“啊，这场强攻开始了，”威利说，对自己怦怦的心跳有点生气。“若无变动，我就接替你了。”

“没有变动。”

哈丁脚步沉重地离开了舰桥。此时，轰击海岸的爆炸声越过汹涌的海涛传到了威利的耳朵里，不过在那么远的距离听到的只是微弱的砰砰声，就像是水兵们在舰艙楼上拍打床垫似的。威利心说，这些隐约的声音与彩色闪光代表着暴雨般落到日本人头上的毁灭性轰击，于是他在顷刻间想像自己是一个在熊熊燃烧着的丛林中歪斜着眼睛趴伏着、颤栗着的士兵。然而这一画面就像杂志里描写战争的故事那样有一种不能令人感到满足的虚假效果。事实上，威利初次见到的这个战斗场面使他感到失望。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小规模而无足轻重的夜间炮术演练。

夜色渐退，天色由苍白转成蓝灰，星星已隐没，当舰队在离海岸三英里处停止前进时，海面上已是天光大亮。一艘艘登陆艇从运输舰的起降架上下到了海里，像成群的甲壳虫一样，成串成片地漂浮在水面上。

威利·基思现在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中了。因为海滩上还没有还击的炮火，此刻的战争还只是单方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冒险。由白色沙滩环绕着的一个个翠绿的小岛上已经有许多地方在燃烧，冒烟。那些大铁桶似的旧战舰在和平时向来是众多新闻记者讥讽的对象，现在正每隔几分钟便将成吨的炮弹射进那灌木丛生的小岛，隆隆的巨响犹如雷鸣。它们在证明过去30年中花在它们身上的高昂费用没有白费。分列在它们旁边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在向环礁倾泻着雨点般的炮弹。海军的炮火时而稍事停顿，这时，一队队战机便鱼贯飞到那些小岛的上方，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轮番轰炸，直炸得浓烟四起，火光冲天。有时，炸中了某个油库或弹药堆，腾起的蘑菇状黑烟会高高升起直上云霄。爆炸的威力把“凯恩号”军舰的甲板都震得直颤悠。在这整个期间，运输舰一直在不停地倾吐着登陆艇，而这些登陆艇随即便在汹涌的灰色海面上组成严整的扇形队列向前推进。太阳出来了，透过蒙蒙的水汽显得惨白刺眼。

环礁的外貌尚未因所遭受的袭击而被毁坏。这里、那里升起的许多橘红色火焰以及新冒起的黑色和白色烟团，在这些青翠悦目的小岛上倒成了装饰性的点缀。空气中洋溢着火药味，使威利觉得，节日般的热闹气氛和欢乐的效果在这天早晨可算全都齐全了。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上，这是因为那种弥漫着的气味和不断的轰隆声使他想起了7月4日国庆节放焰火的情景。

基弗和他在左舷边上待了一会儿。几绺黑发从这位小说家头盔的灰色圆顶下垂了下来。他的两只眼睛在深陷的、暗影中的眼窝里灼灼发亮，露出了全部眼白。“喜欢这表演吗，威利？似乎完全是我们这一方在演出。”

威利举臂遥指着正向那在丽日下看起来不堪一击的环礁岛屿围拢的一群群舰艇，说：“真够多的，真够多的。你此刻对海军作何感想，汤姆？”

基弗嘴角一歪，显出满脸笑容。“说实在的，”他说，“纳税人也该为他们付出的上千亿美元得到点什么了。”他说完便快速登上梯子爬到舰桥上去了。

奎格出现了，腰弯得快要伏到地上了，脑袋在他那木棉救生夹克的大领子外不住地转来转去。他的一双眼睛眯得都快完全闭上了，样子像是在开心地微笑。“好啊，值日官先生。我们登上海滩应该乘的那批坦克登陆艇在哪里啊？”

“哦，我猜想就是APA17所运载的那一批，长官。”威利指着左前方大约4000码处的一艘巨型灰色运输舰说。

“APA17，噢？你确定它们就在那艘运输舰上吗？”

“命令是这么说的，长官。APA17上的第四雅各布小队。”

“好。那咱们这就到APA17那边去。标准航速。你继续指挥吧。”

这位舰长转到驾驶室后面就不见了。威利大踏步走进舵手室，自命不凡地开始大声发布命令。“凯恩号”退出屏蔽队列向那些运输舰驶去。战列舰炮火齐鸣的隆隆爆炸声随着“凯恩号”每向前靠近100码就愈加震耳一些。这位少尉觉得有点晕眩，同时又轻飘飘地得意洋洋，就好像他一口喝下了一大杯掺了姜汁的威士忌似的。他在舰艏的两翼之间来回，测量着那艘APA17的方位，呼叫雷达室向他报告距离，以控制不住的兴奋和信心大声指挥着舵手变换航向。

聚集在那艘APA17运输舰周围的舰群中，有一长列坦克登陆艇朝这艘陈旧的扫雷舰驶来。威利去找舰长，发现他在一只旗袋上歇着，既看不见那些运输舰也看不见海滩，正抽着香烟，漫不经心地同恩格斯特朗德闲聊天。“长官，第四雅各布小队好像是朝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好啊。”奎格模模糊糊地朝海上望了一眼，便又抽起烟来。

威利问道：“我该做什么呢，舰长？”

“随你的便。”这位舰长哧哧地笑着说。

少尉瞪眼瞧着舰长。奎格又接着跟那个信号兵讲起了攻击阿图岛的趣事。恩格斯特朗德转过眼去看了看那位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并无奈地朝他耸了耸肩膀。

威利回到驾驶室。那些坦克登陆艇正冲起阵阵浪花朝“凯恩号”驶来。威利从望远镜里仔细观察，能够看见为首那艘坦克登陆艇的艇艏上

站着一位军官，腋下夹着一个绿色的大扩音喇叭。浪花溅满了他的救生衣和咔叽布制服，也打湿了那些蹲在他前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脊背。那艘坦克登陆艇及乘员在望远镜里只是些模糊的七彩人影。威利可以看见那些水兵在互相叫喊，但听不见喊些什么，就仿佛是在看一个陈旧的无声电影的镜头。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认为“凯恩号”应该停止前进，但又不敢擅自做这种只有指挥官才能做的决定。

马里克进了驾驶室。“哎，舰长在哪儿？我们要撞上那些小家伙了！”

这位少尉用拇指向左舷门外指了指。马里克大步走了过去，并回头看了看那个旗袋。“喂，”他马上下令说，“所有发动机停车。”他从左舷窗下面的一个架子上取下一个破旧的红色硬纸板做成的话筒，走到外面的左舷。“凯恩号”减慢了速度，开始摇晃起来。“喂——登陆艇——”马里克大声喊道。

坦克登陆艇上那个军官回应的喊声从水面上隐隐传了过来，显得年轻而吃力，显然是南方口音，“第四雅各布小队准备开往登陆地点。”

奎格从驾驶室门外伸进头来，生气地喊道：“这里在干什么呢？谁说过要停航了？是谁在向谁大喊大叫呢？”

副舰长从另一翼大声对舰长说：“对不起，舰长，我们看来要超过这些小家伙了，所以我下令停止前进了。那是第四雅各布小队。他们已准备好前去登陆了。”

“哦，那好吧，”舰长喊道，“那么，这事就不谈了。到登陆点的航向和距离是多少？”

“航向175，距离4000，舰长。”

“好的，史蒂夫。就由你指挥开到那儿去吧。”奎格说完就不见了。马里克又转回身子对登陆艇喊话，登陆艇上那位军官把话筒搁在耳朵上以便听清马里克说什么。“我们——也要——前往，”这位副舰长声音洪亮地喊道。“跟着——我们。祝——好运。”

登陆艇上那军官挥动了一下话筒就蹲下身去，接着那登陆艇便又启动马达向前驶去。现在他那小小的登陆艇已与“凯恩号”并肩前进，与“凯恩号”之间的距离只有50码。那是一艘坦克登陆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来的众多水陆两用舰艇之一，是一种装有看起来与其并不相称的履带的钢铁怪物。它能够在陆地蹒跚地行驶，也可以在浅海中作短距离涉渡，而单独来看，这两种性能都不强。它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它同时具有两种功能。威利对那些像玩具一样在大海上颠簸摇晃着前进的小艇上浑身湿透的水兵们深感情同。

马里克驾驶着“凯恩号”向环礁驶去。在“凯恩号”与日本人的安奴宾岛（海军戏称之为“雅各布”⁽²⁾）之间，除了白浪滔滔的数千码水面之外空无一物。威利现在可以看见海滩上的细节了：一间小屋，一只被遗弃的划艇，一些油桶和众多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棕榈树。他觉得他还从未见过一种绿色像“雅各布”岛这样浓郁富丽，也没见过像这个小岛的那么白

的沙滩。树丛顶上有两处冒着美丽的橘红色火焰，但任何地方都没有有生命的东西在活动。他回头看了看后面那一串坦克登陆艇，注意到最前头那只登陆艇上有个水兵在拼命地打着旗语信号。威利用手臂打信号告诉他，“请讲。”那边立刻打出旗语，“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减速。”有好几次，在坦克登陆艇扎进浪花飞溅的波谷时，那水兵也从他打信号的立脚处沉了下去。每隔几秒钟，小小的登陆艇就被一道溅起的水帘打个透湿。

奎格从驾驶室后面急匆匆地走到威利跟前，“喂，喂，这是怎么回事？”他急急地问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又问道，“喂，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啊？”

“他们要我们放慢速度，舰长。”

“那可他就妈的太糟糕了。我们应该在H钟点抵达登陆出发线的位置的。他们如果跟不上我们，我们将在抵达预定地点时抛下一道海水染色标记，那样也就可以了。”奎格眯起眼睛看了看那个小岛，然后就跑进了驾驶室。“老天爷呀，史蒂夫，你是想冲上海滩去吗？”

“不会的，先生。离登陆出发线还有大约1500码呢。”

“1500？你简直是疯了！离海滩已经不到1500码了——”

“舰长，对罗伊岛最贴近的正切距离是045。现在的正切距离是065。”

在左炮门照准仪旁的信号兵额尔班喊道：“对罗伊岛的左正切距离是064。”

这位舰长飞步跑到左舷，把瘦小的信号兵推到一边。“你一定是眼睛瞎了。”他把眼睛凑到照准仪上。“果然如我所料！是054，这就使沿方位线停泊与游走毫无余地了。我们现在是在登陆出发线以内了。右满舵！右满舵！”他大声命令着。“全体发动机全速前进！抛出海水染色标记！”

烟囱里喷着大股的滚滚黑烟。“凯恩号”急剧地向右后方猛转，在它快速向相反航向急驶时在海面上划出了一个狭窄的白色半圆。不到一分钟，坦克登陆艇的第四雅各布小队便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成了一串起伏不定的小黑点。在靠近他们的前方海面上是一片明亮的黄色斑点。

在这天后来的时间里，不管怎么样，“凯恩号”与成百艘攻击舰队的其他舰船一起英勇地穿过了“雅各布”岛与伊万岛之间的海峡。两个岛上都飘扬着美国国旗。“凯恩号”在环礁湖里抛锚泊定。奎格下令在该舰四周武装警卫的士兵击毙任何落水的日本散兵，并命令水兵们退出了各自的战斗岗位。其他便无事可干了。被紧紧围在运兵舰、运货舰和驱逐舰中间的“凯恩号”即使有命令叫它向海滩上开火，它也办不到了。那些心怀感激的水兵离开了他们的炮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立刻便到下面睡觉去了，他们都已在各自的岗位上连续颠簸了14个小时。他们就像敏感的猫儿能嗅出可能到来的危险似的，知道在夸贾林环礁再也没有任何威胁了。威利也困得眼睛都疼了，但他没有去睡，反而到舰桥上去观看这场

演出。

夺取夸贾林的战役，作为一个年轻人步入战争的开始，显得有点古怪。它很可能是人类打过的最古怪的一场仗。它是在数千里之外，在数月之前，一枪未发就已经打赢了的一仗。舰队司令们早已正确地猜测到了，日本天皇的这些“不沉的航空母舰”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商品：飞机。太多的日本战机在守卫所罗门群岛的空战中已被击落。至于他们的战舰，剩下的那些由于已成了日本帝国的宝贝，而受到小心保护的武器根本算不上武器。仅是大批美国军舰及士兵的到来，就已经从理论上宣告了战斗的结束。守卫夸贾林环礁的寥寥几千日本人却要面对从海上冒出来的庞大舰队，只经过短短几小时雪崩般的狂轰猛炸就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按照全部的战争逻辑，各个小岛本该在日出时分都已挂起了表示投降的白旗的。因为日本人显然不愿意按照战争逻辑自愿投降，海军的飞机、大炮才怀着异样高兴和恶作剧似的心情动手以猛烈的火力全歼了他们。

威利兴高采烈地为这一景象鼓掌称快，全然没有想到它所造成的生命灾难。轰炸与炮击在无比绚丽的粉红与浅蓝相间的夕照中烘托出忏悔火曜日⁽³⁾似的节日气氛。现在这些翠绿的小岛上燃烧着大片大片的红色火焰。点点深红色的曳光弹划出一道道美丽线条装饰着紫红色的波涛，大炮炮口喷出的一团团火焰在暮色中显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黄，爆炸的震波撼动着周围的空气，到处弥漫着的火药味在阵阵清风中与被炸倒并燃烧着的热带植被的芳香奇妙地混杂在一起。威利俯身在舰桥的舷墙上，救生夹克堆在脚下，头盔也从被汗湿的前额掀到了脑后。他抽着香烟，用口哨吹着科尔·波特的小调，还时不时地打个哈欠，俨然是一位疲倦而又过足了娱乐之瘾的看客。

这种完全配得上作一名成吉思汗的骑士的冷酷，出现在一个像基思少尉这样性格愉快的小家伙身上是很奇怪的。从军事角度看，这当然是笔无价的财富。就像大多数对夸贾林环礁执行死刑的海军刽子手一样，他好像也把敌人看成是一个有害的动物物种。从那些日本人咬紧牙关，至死都不吭一声的惨烈状况来看，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似乎也相信他们是在同一些入侵的巨大的武装蚂蚁在战斗。这种双方都不把自己的对手当作人的麻木心态，也许就是太平洋战争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屠杀的关键。攻占夸贾林环礁是这种大屠杀的第一例，也是海战的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战例，可供以后几代人借鉴。还从来没有过筹划得这么精明，像完成外科手术似的得以完成的一场战役。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战争的初次体味，它却是太丰富，太容易，太异乎寻常，太完美了。

惠特克从梯子顶上探头到舰桥上，说：“开饭了，基思先生。”这时，星星已在天上闪烁。威利走到下面与其他军官一起吃了一顿味道极佳的牛排。餐桌被收拾干净后，威利、基弗、马里克和哈丁仍围坐在那铺着绿呢子台布的长桌边一起喝咖啡。

“哎，”基弗点了一支香烟，对马里克说，“你对‘老耶洛斯坦’今天的表现有何想法？”

“别再说这事了，汤姆。”

“咱们还没抵达登陆出发线就掉转了尾巴，把坦克登陆艇上那些可怜的傻小子们扔下不管，让他们自己给自己导航。那可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呀，难道不是吗？”

“汤姆，你那时又没在驾驶台上，”副舰长不客气地驳斥道，“别胡说八道。”

“我那时正好在驾驶台上，没一事情逃得过我的眼睛和耳朵，史蒂夫，我的老伙计。”

“我们留下了海水染色标记。他们知道他们的方位——”

“我们是在登陆起始位置差不多20度之外时留下标记的——”

“是10度。舰长读出的数字是54，不是64——”

“哼，你相信那个？”

“我们在掉头时往前又走了六七百码。黄色标记的位置可能正好。”

基弗突然转脸问威利：“你说呢？我们像一只吓破了胆的兔子逃跑了，难道不是吗？”

威利犹豫了片刻，“哦，我当时没看照准仪。额尔班是很容易把方位数字读错的。”

“威利，你整天都在甲板上值班。你看见过奎格舰长在舰桥朝着海滩的那一侧露过面吗？”

这问题可把威利吓了一跳。猛然一想，他还真没看见过。白天舰长穿梭似地来回奔跑以及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使他极度困惑，尤其是在那以前的机动过程中，他总是钉在驾驶室里以便他监视舵手和倾听舰与舰之间的交谈。不过，这位小说家的暗示也太离奇可怕了。威利瞪眼瞧着基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哎，你怎么了，威利？你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

马里克生气地说：“汤姆，那可是我听到过的最该死的话啊。”

“你让威利说么，史蒂夫。”

“汤姆，我当时正忙着整理我自己的思想，没有去操心舰长的事。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而你却像个懂事的普林斯顿乖孩子似的在撒谎，”小说家说道。“好啊。那我就向你这位尽心尽力保护‘凯恩号’及美国海军荣誉的乖孩子鞠躬致敬了。”他站起来，拿着他的杯子和碟子向西利克斯牌咖啡壶走去。“你那么做当然很好，但我们要为这艘军舰的安全负责，更不用说为了我们自己的颈上人头了，而不正视现实绝不是什么明智的态度。”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新鲜的浅棕色热咖啡。“我们大家现在都得面对一个新的事实，孩子们，那就是我们的舰长奎格是个胆小鬼。”

门开了，奎格进来了。他刚刮过脸，还戴着头盔，腋窝里夹着救生衣，“汤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给我也倒一杯和你一样的咖啡好吗？”

“没问题，舰长。”

奎格在桌子顶端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救生衣扔到甲板上，同时开始转动他左手里的钢球。他翘起二郎腿，上面那条腿不住地晃动着，致使他那整个瘫软的身躯也跟着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颤悠着。他瞪着两眼直视着前面，噘着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两眼下面有两道深深的青色阴影，嘴边上有一圈深深的皱纹。基弗往一杯咖啡里放了三茶匙糖，并把那杯子放在舰长面前。

“嗯，谢谢，好清香，头一回。”这是他来到军官起居舱后十分钟时间里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奎格时不时地看一眼那些军官，马上又把目光回到他的咖啡杯子上。终于，他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喂，威利，现在你好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那就让我在这里看一些你译好的电文，如何？我还有27份电文等着看呢。”

“我这就译，舰长。”少尉打开保险柜，慢吞吞地拿出那些译电码器具。

“汤姆，”舰长眼睛看着他的空杯子说，“我的记录显示杜斯利的第十二份军官资格课的作业今天就该交了。它在哪儿呢？”

“长官，从今天早晨3点钟起我们一直处在战斗岗位——”

“我们现在可不在战备状态，而且已有两个小时了。”

“杜斯利有权吃饭，洗澡，并休息一下的，舰长——”

“休息是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做的事情。我要求杜斯利在今晚睡觉之前把那份作业交到我办公桌上，而你在从他手里收到并改完那份作业之前也不能去睡觉。明白了吗？”

“明白，长官。”

“基弗先生，注意点你那自作聪明的说话腔调，”这位舰长眼睛看着墙，站起来说，“工作考核报告里还包括诸如献身精神和服从上级这类内容。”此时，他已从军官起居舱出去了。

“你认为他听见了吗？”

“听不见的，别担心，”基弗确实毫不担心地说。“那是种排行第二号的哭丧脸。成因是通常的疲劳也许再加上一两种溃疡症引起的巨痛。”

“你最好看住你那该死的舌头。”马里克说。

小说家大笑了。“你不能说他不机灵。不管作战不作战，杜斯利都得做他的作业。你从未见过一个比老懦夫更肆无忌惮地使用调查表的了——”

马里克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边走边往头上戴了一顶已破损的军便帽。“我正告你，”他冷冷地说，“基弗先生，本舰指挥官的名字是奎格舰

长。我是他的副舰长。我不许在我面前再叫这种译名，你听见了吗？除了朴素的奎格舰长之外，不准再有这种什么老儒夫之类的称呼了。”

“那就去告发我好啦，马里克先生，”基弗说，眼睛瞪得连白眼珠都全露了出来。“告诉奎格我对他的看法。让他以冒犯上级罪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好了。”

马里克狠狠地骂了一句简短的脏话，走了出去。

“哈，我想我得去找那可怜的杜斯利了，”基弗说，“怎么也得逼着他把那份作业完成了。”

哈丁说：“我的舰上服务账目检查表也该做出来了。”他把一本杂志抛到一边，打了个哈欠。“我看还是在睡觉前把它做出来为好。上个月，他在凌晨1点派人来叫我给他送去。”

“咱们的舰长真是才华出众的管理者。”基弗走出去时说。

哈丁和基思怀着既古怪又有点为难的好奇心情，以完全相同的表情相互对看了一眼。哈丁抓了抓自己的头。“威利，”他轻声说，“舰长确实是不断往舰桥有遮蔽的那一边躲吗？”他凭借在弹药舱同住三个月、两个初出茅庐的少尉一同在桅杆顶上受罪的兄弟情谊讲出这话，以期威利以实相告。

“哈丁，我说不准，”威利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回答道。“我看见他的次数好像比平时少很多。但是——嘿，你知道基弗讨厌咱们的舰长。”他垂下眼睛看着译码机。

哈丁站起身来说：“那可太棒了——太棒了。”

“也许他全都错了。”

“假如这艘军舰被卡住了会怎么样呢？”哈丁忧心忡忡而又为难地紧闭着嘴唇。“一个舰长的职责是将咱们带出困境，威利，而不是检查检查什么报告、什么作业是否如期完成了。老实说，这艘军舰的服务账目检查制度简直是荒谬可笑。我是一名会计师学校的毕业生，我曾给奥朗达加碳化公司查过账。天知道如果我的老板看见我在那个卖部里清点一块块欧·亨利牌肥皂和一管管牙膏，他会怎么说……唉，所有那种事情都无足轻重，明白吗？我是志愿加入海军的，而今我是在‘凯恩号’上，如果一个职业会计师稽查‘凯恩号’服务账目中的分分角角的小事对事情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做这种检查。但从海军方面说，怎么也应该给我一艘有用的军舰，一位会打仗的舰长呀——这一切的麻烦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对不对？”

“喂，现在说这种话还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赶上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家伙。这是战争的不幸。我们可能会被关进日本人的战俘营。但我们必须坚持始终，就是这么回事——”

“威利，你是个好人的。”哈丁说着，站了起来，“不过，你是个没有妻室的人。你和我不一样。我担心的有五个人，我、我老婆，还有三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孩子，一个六岁大的小小子，笑起来可爱极了。记住什

么时候提醒我把他的照片拿给你看。”

哈丁匆匆从过道里走去，消失在他卧舱的绿门帘后面。

(1) 耶洛斯坦 (yellow stain)，黄斑，隐喻怯懦。——译者注

(2) 雅各布·罗格温 (Jacob Roggeveen, 1659—1729)，荷兰海军上将，他的舰队1722年复活节星期日那天在南太平洋发现了一个神秘小岛，后该小岛被命名为复活节岛 (Easter Island)。——译者注

(3) 忏悔火曜日 (Mardi Gras，俗称狂欢节，也称食肉火曜日)，四旬斋前的狂欢节的最后一日。——译者注

21 死神与冰淇淋

第二天拂晓，北方攻击舰队为基思少尉上演了另一场好看的节目。

总警报器凄厉的呜呜声使他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连奔带跑地赶到了舰桥上，只见雾气蒙蒙的蓝色曙光中交织着Z字形的、抛物线形的炮火和猛烈爆炸发出的红黄色火焰。大炮的轰鸣震得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急忙从救生衣口袋里掏出两张专门为此准备的卫生纸放在嘴里嚼烂，揉成两个纸团，分别塞进自己的两个耳朵里。那些爆炸声立刻便变成了隐隐的听起来比较舒服的噗噗声了。这是他自己的发明，是在一次大炮射击演习中发现棉花不够用时想出来的。

“凯恩号”的3英寸口径舰炮在这种炮火准备中毫无用武之地。奎格让全体船员都守在战斗岗位上，直至太阳高高升起才将他们解散。威利继续留在舰桥上欣赏那雷鸣般的轰响与熊熊燃烧的火景。8点30分，一批攻击舰艇排列成一个长长的弧形阵容悄然驶过平静的海面，向环礁北部的主要堡垒——罗伊—纳穆尔岛驶去。此时的各个小岛已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葱茏翠绿，惨白中点缀着一片片焦黑。小片的火焰依然在燃烧，在阳光中显得有些苍白。所有的绿叶植被有的已被烧焦，有的已经枯死，只留下一片片断干残枝，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透过这些断干残枝可以看见已变成废墟的低矮建筑物和一些空荡荡的断垣残壁。威利从望远镜中观看到攻击舰艇抵达了海滩，蜂拥而上的坦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正在向前挺进，以及从各个小岛腹地那灰白色荒野里喷射出的意料不到的白色和橘黄色火光。他看见一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倒下了。那景象使人振奋又有点悲哀，就像是看见一个拳击手被击倒在地一样。

他打开专用的短波收音机，JBD640，热切地偷听起海岸上坦克里的战斗人员的谈话。他惊奇地注意到他们已舍弃了海军互相联络时的用语。他们以简短、愤怒、恶毒的语句在彼此之间，以及与那些在竭力用炮火保护他们的军舰交谈。他们使用的都是一些可怕的肮脏话语。与军舰上士兵们那种郑重其事的、带有歉意的讲话语气相比，岸上士兵们那火辣辣的话语形成了一种颇为滑稽的反照。这实在新鲜有趣，威利一直听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听到有一个人正在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污言秽语不停地咒骂时突然死于非命，不禁毛骨悚然。至少，他猜测那人是死了，因为那人正在恳请海军用炮火消灭一个正在用机关枪向他猛烈扫射的碉堡，他的话就突然中断了。威利生出一种隐隐的羞耻感，因为当别的战士正在一个个死去时，自己却在存储以供将来在客厅里闲聊时的趣闻逸事，这样的行为表明他完全没有人的感情。可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关掉收音机。

不过，在吃午饭时，在一个特定的瞬间，他于心不安了。当时他正往冰淇淋上加浓稠的巧克力汁，一声前所未闻的震天动地的猛烈爆炸直震得银制的餐具和玻璃杯子哗啦啦作响，连他的脸上都觉出了爆炸的震波所激起的气浪。他跳了起来，与基弗、佐根森一同跑向右边的舷窗。

佐根森掀开遮着窗口的薄铁板，他们便从那里使劲地往外看。一个巨大的黑色云团正从纳穆尔岛上缓慢地冲天而起，下面的滚滚浓烟中长而丑恶的暗红色火舌四处乱窜。“毫无疑问，是个大弹药库。”基弗说道。

“我希望它已把几千名日本鬼子炸回到他们的老家去了。”佐根森正了正他的眼镜说。

“我怀疑它真能那样，”基弗回到他的座位上。“那些还活着的日本人都躲在修筑得很好的深洞里，而我方的一些人也和他们一起被炸上了天，这是可以肯定的。”

威利瞪大眼睛瞧着这场大屠杀大约有一分钟左右，这时，他闻到一股温热的香味拂面而来，原来是佐根森少尉呼出的气息吹到了他的脖子上，还可以听见这位少尉嘴里嚼肉的声音。然后，威利也回到自己的座位，随即将羹匙插进那洒着一道道棕色巧克力汁的诱人的白色冰淇淋里。他忽然想到，自己在这里泰然地吃着冰淇淋，而那些在只有几千码之外的纳穆尔岛上的陆战队士兵却正在挨炸，这种对比是何等的令人于心难安。可他的不安感并没有使他停止吃他的冰淇淋，只是这个想法像一粒沙子在他脑子里滚来滚去，使他颇感不适。最后，他禁不住将这种想法大声说了出来。

其他军官都生气地看了看他，但没有一个停止吃他们的甜食。不过，那个往常习惯于往自己碟子里加很多巧克力汁，多得都让别人看着倒胃口的杜斯利，这时伸手去拿巧克力汁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才在他的冰淇淋上按螺旋形一圈圈地加了薄薄的一层巧克力汁，而且在放回碟子时显得小心翼翼。

基弗推开已被他刮得干干净净的碟子，说道：“别犯傻了，威利。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少数人看着许多人被杀死而他妈的庆幸死的不是他们自己。”他点燃一支香烟。“他们明天就可能让咱们去环礁湖里扫雷。这些小岛那时很可能已全被攻占了。那时，许多陆战队士兵们也许会围坐在海滩上吃午饭，也许会看着咱们全都被炸得飞到半天空里去。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而少吃一口的。”

“至少他们吃的将是应急口粮，而不是带巧克力汁的冰淇淋，”威利说，“反正，这可是太——太奢侈了。”

“喂，我说，你如果不吃冰淇淋也没人会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呀。”基弗揶揄他说。

“一天夜里，我们沿瓜达尔海岸运送一批陆战队士兵，”马里克边说边用小勺盛起一勺甜食，“那晚海上风平浪静，可他们全都晕船晕得像死狗一样。那位陆战队的上尉就躺在那个长沙发上。他说，‘我确实一点都不喜欢瓜达尔卡纳尔，但我宁肯在上面待一年也不愿在这艘破军舰上哪怕只呆一周。’上尉说他要听说是我们去扫雷，准会从舰上往海里跳。他说，‘据我所知，这场战争中最糟糕、最要命的事儿就是扫雷。我真弄不懂你们这些人明知自己是在一艘扫雷舰上，怎么还能一夜夜地睡得着觉？’”

“这艘军舰真的会扫雷吗？”杜斯利问道，“好像难以令人相信，真的——”

“你不是刚刚交上来一份作业，”基弗说，“用了7页的篇幅准确地说明了我们是怎么扫雷的吗？”

“噢，那个呀。您知道我是直接从《扫雷手册》上照抄下来的。我甚至连那些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手册里不断地谈到的那个破雷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基思先生，”马里克不满地轻轻哼了一声，说，“吃过午饭立即拉着他的手，指给他看什么是该死的破雷卫。”

“是，好的，长官。”威利说，同时像一只老海狗似的眯着眼睛得意地抽了一口香烟。

餐桌尚未收拾完毕，就有一个无线电报员给威利送来了一份作战命令。他匆忙将它译了出来。“凯恩号”奉命于翌日护送一队坦克登陆艇前往福纳福提^①环礁。福纳福提远在南方，远离作战地区。威利一想到要离开攻击舰队，心里还颇感到有点遗憾呢。

他在舰长卧舱外边的栏杆旁停住脚步观赏战斗景况，可惜战况已缓和下来了。只有一阵阵零星的支援炮火还在继续着，而大规模的炮火齐射已经结束了。停在环礁湖里的舰队跃跃欲试的好战气氛正在消减。赤身裸体的水兵们从一些停泊着的舰船上跳进大海，在那已不是蓝色而是黄棕色，并且充满垃圾的海水里欢畅地扑腾嬉戏。别的军舰上有人在趁机晾晒被褥，救生索上凌乱地挂满了片片白色。

“福纳福提，是么？”奎格舰长坐在办公桌旁正用一只手从一个汤盘

里

里冰淇淋吃，另一只手玩着拼图游戏。“好的。叫马里克到我这儿来。还要告诉惠特克再给我送一大盘冰淇淋上来，另外还要些咖啡——”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是某个新兵试探性的敲击声。是那个无线电报务员，史密斯，摆出的笑脸显示出歉意和为难，他说：“请原谅，舰长。他们跟我说基思先生在这里——这可是个重要日子，基思先生。又来了一道战斗命令——”

奎格说：“把它搁在这儿吧。”那通信兵把电文放在舰长的办公桌上便匆匆退了出去。奎格只瞥了一眼标题，便惊得差一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然后才往后一靠，十分镇定地说：“你简直想不到！人事局来的。毫无疑问，是给某个人的调令——”

威利的手闪电般地伸了出去，“我现在就把它译出来，舰长。”

“好的，威利，译吧。甚至可能是我呢。对可爱的老‘凯恩号’而言，我的资历是高了点儿。”这位舰长随手把那份文件交给了威利，在威利出门时，他又说：“切记，命令是属于军事情报。”

“是，我知道，长官。”

未等威利在军官起居舱里安好译码机，奎格便踱着方步走了进来。这位舰长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干得怎么样了，威利？”

“这就行了，舰长。”

奎格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电文打译出来。命令是给拉比特海军中尉的，派他到正在旧金山建造的驱逐舰“橡树号”去任职。

“拉比特，噢？新造的军舰，是吗？好极了。这命令由我拿着，威利。”奎格从威利肩膀上伸过手去把译好的电文从译码机上拽了下来。“有件事跟你说清楚，威利。我，而且只有我，才能决定什么时候让拉比特知道他的调令的事，明白吗？”

“可是，舰长，这命令不是下给他的吗？”

“让它见鬼去吧，威利，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纠缠不清爱讲歪理的人呢！至于这份命令么，它是发给‘凯恩号’的，而我是这艘军舰的舰长，我既然知道了人事局的意愿，那就看我什么时候高兴让拉比特先生离队了。现在就让哈丁接替拉比特我还没有一点信心，没有。就是说，在哈丁基本上达到要求之前，拉比特可以像我们这些人一样继续随舰工作。这点你可清楚了吗？”

威利咽了口气，说道：“清楚了，长官。”

硬是压住给拉比特的调令不让他知道，是对威利良心的折磨。晚饭时，他坐在那位中尉对面，不住地偷眼看那张苍白、忍耐、满面愁容的脸，左眼上永远覆盖着的一绺从头上垂下的纯棕色乱发。威利觉得自己简直像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

这位少尉现在意识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拉比特。他最初登上“凯恩号”时就是跳进这个人的怀抱里的，而且他仍然记得那语调拖长的欢迎辞，“嗨！用不着这么急嘛！你连往哪儿跳都还没看清楚呢。”起初，威利曾认为他是个毫无趣味的乡巴佬。然而，慢慢地，拉比特的一些其他的品性显现了出来。他换岗从不晚点。他不会拒绝帮别人的忙，而在他帮别人忙时做起来又总是仿佛是奉了舰长的命令似的。水兵们服从他的命令从无二话，虽然他下命令时语气总是那么轻松、随和。他总是准时写好航海日志，并在往来函电太多，威利来不及译完时，常常志愿帮威利解译函电。此外，除了在军官起居舱里对奎格的一般性议论之外，威利还从未听见他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可是威利太惧怕舰长了，不敢把这个重大的消息悄悄告诉拉比特。那天晚上，拉比特中尉值完中班之后，在雾蒙蒙的晨曦中疲惫不堪地回到他自己的卧舱，一点都不知道让他脱离苦难的签证就在他的舰长的桌子上放着，或者说在这位通讯官的良心上压着，压得威利几乎无法入睡。

早饭后，威利在军官起居舱里正无精打采地解译当天的往来函电，奎格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舰长——显然是一位新任命的指挥官，因

为他帽舌上的叶饰仍然金黄明亮，毫无污渍。少尉立即站了起来。

“弗雷泽舰长，这位是我的通讯官，基思少尉。”

威利与之握手的是一位皮肤晒得黑黑的高个子，长下颏，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一头金黄色短发，大约30岁左右的男子。这位指挥官的咔叽布衬衫熨烫得很是漂亮。相形之下，奎格身上那被“凯恩号”军舰蹙脚的洗衣房洗得褪了色的灰白色军装就显得太寒碜了。

“只管继续干你的活儿好了，威利。”奎格说。

“是，好的，舰长。”他将要解译的材料移到长桌的远端。

惠特克端着一壶冒着热气的咖啡进来，给奎格和他的客人倒上了咖啡。后来才知道那位驱逐舰的舰长，弗雷泽，刚刚接到命令要回美国去就任一艘新驱逐舰的舰长，所谓新，意思是它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古董，而是一艘现代的驱逐舰正在经过改装，以便用于扫雷。他说，他是到“凯恩号”上来观摩学习的，因为他对扫雷一窍不通。“他们正在改装的舰艇有整整一个中队，”弗雷泽说，“我这个中队的头头，伍尔舰长，认为我被招回去是要去指挥一个分队，或小队。我说不准。但我确信我必须在扫雷上下点工夫，这是肯定不会错的。”他开始点燃一个弯柄的栗色烟斗。

奎格说：“我将很高兴陪您到各处看看，先生，顺便把我对这里所了解的那点东西讲给您听。他们给您的是什么号军舰？”

“橡树号。”弗雷泽答道。

威利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看见奎格朝他瞥了一眼，他于是赶快低下头工作，躲避奎格的目光。“‘橡树号’，是吗？1650吨级的。我曾在一艘那一吨级的军舰上当过一年下级军官。都是些很好的军舰。”

“人事局好心地把一份我属下全体军官的初定名册寄给了我，”弗雷泽说。他从胸前的衣袋里抽出一张薄纸。“倒像是我在设法要从你手里劫走一个人似的。是什么名字来着？噢——在这儿呢，是拉比特。”

奎格继续喝着咖啡。

“他的调令还没有交到您手里吗？”弗雷泽问道。

奎格又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说：“哦，没错，我们是收到了那份调令。”

弗雷泽微微一笑。“啊，那就好。我想您也该收到了。我看见了人事局从电传机上发给您的电报，而且让我的译电员把它译了出来——是的。他是您负责维修和保养的中尉，是不是？我猜想他对扫雷一定很精通。”

“是一名能干的军官。”

“噢，那么说，我大概是碰上好运了。我能搞到国家空运局相当高级的优先票。拉比特也许能与我一同飞回美国，并在途中给我补上我对扫

雷知识的欠缺。”

“唉，可是我们今天下午就要起航了，到南边去。”

“不碍事儿。让他到我的舰上就宿好了。我想我们在一两天之内就能离开这里了。接替我的人已经到了舰上，随时可以接管。”

“可是，还有个接替拉比特的的问题呢。”奎格哧哧地笑着说。那笑声在军官起居舱里听着显得陌生而孤独。

“您是什么意思，舰长？难道您舰上没有现成的可以接替拉比特的合格的人选吗？”

“这要看您认为什么是合格了——要不要再来点咖啡，指挥官先生？”

“不了，谢谢您——您有那么短缺人手么，奎格指挥官？拉比特的助手来舰工作有多久了？”

“哈丁？啊，我想有五六个月了吧。”

“他是个能力低劣的人吗？”

“哎，那样说可有点言重了。”

“嗨，舰长，我舰上的军官，除副舰长外，没有一个是我不能在24小时内调离的。我认为保持那样的训练水平是我分内之事。”

“是啊，问题就在于标准是什么了，先生，”奎格说，“我敢说哈丁少尉在许多别的军舰上都会被认为是个各方面都合格的军官。只不过，在我的军舰嘛，表现优异才算合乎标准，而我不能确定哈丁已经快做到优异了。”

“我想我还得再来点咖啡了，请再给我来点。”弗雷泽说道。

奎格说：“威利，能不能劳驾你——”威利连忙起身给两位上级军官倒了咖啡。

“好了，奎格舰长，”弗雷泽说，“我明白您的见解，而且很赞赏您的高标准。不过，‘橡树号’极需一名中尉以使其可以马上编入现役，而我身边尤其需要一个懂点扫雷知识的人。毕竟，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人们必须尽快学，并尽力——”

“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奎格自以为聪明地微笑着说，“我似乎觉得，战时的军官训练标准应该更高一些，而不是更低。您也知道，这可是许多人性命攸关的事啊。”

弗雷泽慢慢地将罐装牛奶掺进咖啡搅拌着，眯缝起眼睛打量着奎格的脸。那位“凯恩号”的舰长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墙望着，仍是面带笑容。一只手搭在椅背上，手里转动着的钢球发出喀啦喀啦的响声。

“奎格舰长，”那位碧眼金发的指挥官说，“您的论点诚然不错。惟一

的问题是，我不能因为要等待那个接替拉比特的人达到您的标准，而迟迟不让‘橡树号’投入现役呀，能这样吗？我必须在华盛顿稍事停留向人事局报到。我如果坦率地告诉他们，您在把拉比特的接替者培训成适合您的标准方面有困难，而请求他们给我另派一名军官的话——”

“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困难，而且我将使本舰军官们的训练状况不比本舰队其他任何舰上的状况逊色，先生。”奎格赶忙说。他放下咖啡杯子时，那杯子啪地响了一声。“我说过了，除了按我自己的标准外，按其他任何人的标准，哈丁都是完全合格的，何况就是按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训练状况也是极好的，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算拉比特今天下午就走，‘凯恩号’照样能够很好地完成一切任务，但我想着重说明的是——”

“您这话我听着很高兴，舰长，而且我确信您说的一点没错，”弗雷泽满面笑容地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今天下午就带拉比特走如何？”

“带走吧，先生——”奎格沉重地左右摆动着头，最后在两肩之间耷拉了下去。他低着头，目光朦胧地凝视着地面说，“哦，我说了，我原本想让拉比特再少留几天，集中精力和时间好好教教哈丁，既然如果那样做的话，显然会给‘橡树号’造成这么大的困难，那就——先生，我很清楚这‘凯恩号’是一艘陈旧不堪、过了时的老军舰，比较起来，‘橡树号’肩负的战斗任务更为重要。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将精良的训练视为这艘军舰的首要任务之一的，如果我在追求优异方面似乎过分热衷了，那么，我并不知道您是否会责怪我，也不知道人事局是否会那样做。”

“正相反，您的高标准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弗雷泽说着，站起身，拿起了帽子，“我想于下午4时派我的快艇过来接拉比特过去，舰长。这样省得您的快艇跑一趟了。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那敢情好。”在弗雷泽举步朝门口走时，奎格说，“人事局里您如果有朋友的话，请您跟他们说说，菲利普·奎格，1936级毕业生，也早已到了该有命令调动调动的年限了……我送您到舷梯那儿去，先生。”

“谢谢您。见到你很高兴，基思。”

威利说：“这实在是我的荣幸，我很高兴，长官。”他虽不想流露出他说话时的高兴劲儿，可还是流露出来了。奎格在临走开时恶狠狠地斜了他一眼。

当一名调离的军官离开“凯恩号”时，除去在舷梯旁站岗的值班员之外，通常是没有人加以注意的，值班员也是因为必须在日志上记录这位军官离舰的确切时间。不过，威利，那天下午正赶上他值班，看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在3点30分左右开始发生了。水兵们聚集在舷梯附近低声交谈着，军官们也开始一个一个地溜达到后甲板上。官兵们同样都在观望着陆战队和战车在那些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灰白的小岛上运动，或者是取笑那些停泊在附近的一艘驱逐舰周围击水嬉戏的游泳者的体格，又或者就是呆呆地看着甲板上的水兵们把第3号烟囱漆成青黑色。温煦的空气里洋溢着浓烈的油漆的香味。

“看，小艇来了。”有人说道。一艘漂亮的小艇从一艘运输舰前头绕了出来，冲破浑浊的海水朝“凯恩号”驶来。观看的人群中传出了一阵轻轻的叹息声，就好像观剧者在剧情转变时发出的叹息似的。惠特克与一个勤务兵抬着一只陈旧的木箱，上面还擦着两个蓝色帆布手提包。拉比特跟在他们后面出现在后甲板上，他吃惊地朝那一群官兵眨着眼。军官们一个个地跟他握了手。水兵们都站在那里，或是拇指钩着腰带，或是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他们中有几个人喊道：“再见了，拉比特先生。”

那艘小快艇突突地响着停靠在“凯恩号”的舷梯下。拉比特走到威利跟前，敬了个礼。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神情紧张地眨着眼睛，“请求准许离舰，先生。”

“请求批准了，先生，”威利答道，随即又感情冲动地加上了一句，“您不知道您正在脱离的是个什么东西。”

拉比特面带笑容，拍了拍威利的手，走下了舷梯。那艘小快艇开走了。威利站在舷梯旁的值班台边，看着沿栏杆列成一线的人们的后背。他们使他想起了结婚典礼入口处被绳子拦在外面的那些衣衫褴褛的看热闹的人群。他自己也走到栏杆前，凝望着远去的拉比特。那小快艇转过那艘运输舰便消失不见了，后面只留下一道逐渐消退的泛着白沫的弧形水线。

在随后的那一小时里，奎格舰长发了一通可怕的脾气。佩因特呈给他一份燃料与淡水使用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在夸贾林环礁作战期间，舰上人员的淡水消耗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他们都记不得淡水的宝贵价值了，啊？好啊，佩因特先生，”舰长尖声责问道，“军官和船员们个人48小时内不准用水！大概那样才能让他们知道，在这艘军舰上，我的话不是说着玩的！”

半小时后，“凯恩号”军舰起锚驶离夸贾林环礁湖，前往目的地福纳福提群岛。

(1) 福纳福提 (Funafuti) 位于西南太平洋，地处南纬5至10度，西经176至179度间，由9个珊瑚岛组成。——译者注

22 水荒

帆船时代，遇上顺风是幸事，蒸汽时代则不然。

“凯恩号”正以10节的时速艰难地从夸贾林环礁驶往200英里以外的福纳福提岛。天空中一团团的云彩就像一个个肮脏的大枕头。舰身被自己排出的烟雾笼罩着，无法逃脱出去。海风也以大约10节的速度从船尾吹来。因而相对于船体而言，空气根本不流动。这艘扫雷舰好似在噩梦般可怕的沉寂中行进。烟筒冒出的烟雾旋转着滚落到主甲板上，移动缓慢，油腻腻的，隐约可见。烟雾有一股恶臭气味，粘连在舌头和嗓子上，形成一层令人痒痒的恶心的薄膜，还呛得眼睛痛。空气又闷热又潮湿。堆放在后甲板板条箱里烂白菜的气味和烟筒的烟雾混在一起更让人作呕。“凯恩号”的官兵们一个个汗流浹背，肮脏不堪，又无法痛快地冲个澡。大家懒得连舌头也不想动，仅以呆滞悲哀的目光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还不断用手搓揉鼻子。

“凯恩号”和另一艘护卫驱逐舰正掩护着六艘坦克登陆艇，这些吃力地缓慢行驶的三百多英尺长的肥大船壳，样子就像木头鞋子，而且显得异常脆弱。给人的感觉是，只要用开罐刀对准其大腹便便的船体狠狠地扎下去便可能引发弃船逃命的警报。坦克登陆艇以每小时8节的速度在波浪里摇摇晃晃地前进，弯来绕去的两艘护卫舰的航速要稍稍快一些。

奎格的禁水令大约过了24小时，马里克走进了舰长室。“凯恩号”的这位指挥官正裸身仰面躺在床上。两台嗡嗡作响的高速运转的风扇把气流向下吹到他的身上，然而他那白皙的胸脯上仍然布满了滴滴汗珠。“什么事，史蒂夫？”他问道，身子一动不动。

“舰长，考虑到风向的特殊情况，把停止执行供水条例的时间从两天改为一天行吗？佩因特跟我说，我们有很多淡水，足够维持到抵达福纳福提岛——”

“问题不在这儿，”奎格大声喊道，“为什么这条船上每一个人都那么极其愚蠢？你以为我不知道船上还有多少水吗？问题是，船上的人一直在浪费水啊。正是为了他们好，才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下，就这么回事！”

“舰长，他们已经受到教训了。像这样一天不准用水就跟一个礼拜没水用一样啊。”

船长噙起嘴唇。“不行，史蒂夫，我说了48小时就48小时。如果这些士兵以为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优柔寡断的人，那就无法控制他们了。真倒霉，我自己也想冲个凉啊，史蒂夫。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也是为了士兵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忍受这些不便了——”

“我不是在为自己请求，长官。可是士兵们——”

“得了，别给我来这一套！”奎格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子，瞪眼看着副舰长。“我跟你一样关心士兵们的福利，你别在这儿充英雄。他们浪费水了还是没浪费水？浪费了，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啊？给他们全体颁发嘉奖状吗？”

“长官，用水量是增加了百分之十。那天是攻击日嘛。我真的觉得那不能叫浪费——”

“好了，好了，马里克先生。”奎格躺回到床上。“我看你仅仅是为了提出理由而提出理由吧？对不起，我不能奉陪了，此刻天气太热，气味太难闻了。到此为止吧。”

马里克宽阔的胸部起伏间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长官，打扫完后给15分钟冲凉时间怎么样？”

“该死的，不行！喝的汤和咖啡里有足够的水，不会让他们渴死的。这才是重要的。下次他们会记住不得在我的舰上浪费一滴水！史蒂夫，你可以走了。”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顺风没有脱离“凯恩号”。甲板底下，通风机送入的空气令人无法忍受，绝大部分是烟筒的烟雾。水兵们从舱房里蜂拥而出，三三两两地躺在后甲板室里或主甲板上，尽量远的避开烟筒的烟雾。有些水兵搬出了床垫，但大多数人蜷曲着身子睡在锈迹斑斑的甲板上，用救生衣当枕头。舰桥上的人整夜都呼吸急促地喘息着。在舰艇沿之字形行驶的一些路段，海风不再正直地从船尾，而是从稍稍偏斜的角度吹来，此时只要把脖子远远地伸出舷墙就可以足足地吸入一两口温暖、新鲜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新的空气。

第二天早晨，火热的太阳浮出海面，发出耀眼的红光照射在一艘好似患了瘟疫的船上。肮脏的半裸的人体伸开四肢躺满了整个甲板，显得毫无生气。水手长吹着起床号，却只能将大家唤个半醒。水兵微微动了动，站了起来，开始挪动沉重得像灌了铅的四肢干起日常杂务，就像《古舟子咏》^①中的那些由死人充任的水手。眼下“凯恩号”距赤道50英里，几乎朝正南方行驶。随着天空的太阳一小时一小时地往上升，空气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潮湿。而这条船仍摇摇晃晃地艰难地行驶在波光闪烁的海面上，仍笼罩在自身的烟筒的烟雾和烂白菜味的恶臭中。

正午时分，人的天性起来造反了。一伙黑人轮机兵开始在安装着蒸发器的后轮机舱里偷水用，这样奎格就发现不了管道里的水压。消息像电报一样迅速传遍全舰。通下面灼热难当，当啷声震耳的轮机舱的两道狭窄的钢梯顿时被水兵挤得水泄不通。佩因特很快发现了发生的事，并报告了海图室的马里克。这位副舰长耸了耸肩道：“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烟筒的烟雾弄得我两耳嗡嗡响。”

只有水兵能这样幸运地偷水用。消息很快传到了军官的耳朵里，但是尽管他们完全一致地对奎格不忠诚，然而军官帽所体现的那种模糊但又无处不在的象征意义却让他们不能走下轮机室的梯子。

确实，午后3点钟时杜斯利曾把头枕在两肩上，趴在译码机旁，对

威利抱怨说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他要到舰尾的轮机室弄点水喝，威利恶狠狠地盯着他。此时此刻，基思少尉已经不像14个月前走进弗纳尔德楼的那位胖乎乎、满面春风的钢琴演奏者了。基思的嘴和鼻子的周围显出一道道的纹路，圆圆的脸上凸现出颧骨和下巴颏，两眼陷进了污迹斑斑的眼眶里。他神情严肃，满脸是直立的棕色刚毛。一滴滴的汗水顺着脸流进敞开衣领的脖子里，把衬衣弄成了深棕色。“回你的舰艙去，你这个可悲的小杂种。”威利说（杜斯利比对方高3英寸），“你最好住到救生衣里去。我向上帝发誓，我要把你扔到海里去。”杜斯利抱怨着，抬起头，重新有气无力地敲击译码机。

有一个方面，奎格舰长未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完全和其他军官隔离开：他没有个人单用的厕所，不得不下来使用军官起居舱过道里的卫生间。舰长周期性地临时出现在这里有时会引起麻烦。所有的军官都养成了关注舰长室关门声的习惯，一听到这响声，大家就赶紧装出正经的样子。有人会从床上跳起来，拿起一摞军方邮件摆弄着，另一个人会飞快地跑到译码机跟前，第三个人会抓起钢笔和一堆报表，第四个人会翻开航海日志。

既然威利和杜斯利都在干正经事，此刻舰长室的关门声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几秒钟后奎格出现了，穿着破旧的拖鞋飞快地从军官起居舱穿过，同往常一样闷闷不乐地噘着嘴。两个军官忙着译解电报，没有抬头。静寂了10秒钟，随后突然在过道里传出一声可怕吼叫。威利跳了起来，以为，或一半是希望舰长触到了有毛病的电灯插座，把自己电死了。威利跑到过道里，杜斯利也跟着跑了过去。但是舰长什么事也没有，只见他尖着嗓子朝军官的淋浴室里叫嚷一些难以听懂的话。佐根森全裸着身子站在淋浴器下，那肥大粉红的屁股从弯着的背脊突出来像架子上的一块搁板。他的双肩确定无疑是湿的，脚下的铁甲板全是小水珠。他一只手握紧着淋浴器的阀门，另一只手机械地在耳朵上摸来摸去，想调整一下他当时并未戴上的眼镜。他脸上露出白痴似的愉快的微笑。从舰长杂乱的叫嚷声中可以听出这样一些话：“——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的紧急命令？你吃了豹子胆了？”

“水管里剩余的水，长官——水管里的，就这么回事。”佐根森模糊不清地说道，“我只是用水管里的水，我发誓。”

“水管里的水，嗯？非常好，这些水够舰上所有的军官用一阵子的。水兵的禁水令5点钟结束。军官的禁水令继续延长48小时。佐根森先生，你把这事通知马里克先生，然后给我写个书面报告，说明为什么我不应该为你作出合格的评语，说你合格那是不合适的，马上去写吧！”（奎格厉声说出“合格”二字，就像在讲诅咒语一样。）

“水管里的水，长官。”佐根森还在嘀咕，但是奎格已经一步跨进了厕所，砰地关上了门。基思和杜斯利瞪眼凝视着佐根森，脸色严肃、憎恶。

“伙计们，我不得不洗个澡呀，不然我都觉得不是人了，”佐根森委屈地自以为是地说道，“我只是用了水管里剩下的水，真的。”

“佐根森，”威利说，“可供九个快渴死的人的水已经沿着你的屁股的那条大裂缝流走了。水流的正是地方，因为你的整个人格集中在那儿。希望你这个澡洗得痛快。”

“凯恩号”的军官又多两天没水用。他们轮着咒骂佐根森，然后又原谅了他。风向变了，烟筒的烟雾和烂白菜的可怕臭味减少了，但是天气继续变得更热更闷。除了忍受和诋毁舰长，无事可干。军官们干得多的也就是这两件事。

福纳福提环礁是抛落在无垠的海面上的一串项链一样草木葱茏的低矮小岛。日出后不久，从礁脊上一长条白色浪花的一处碧水豁口中，“凯恩号”徐徐地驶进了环礁。半小时之后，这艘扫雷舰停靠在了另外两条船外侧的驱逐舰补给舰“冥王星号”的左舷。蒸汽管、水管和电缆马上接了过来，“凯恩号”可以停机了。于是扫雷舰开始从“冥王星号”的多个乳头吮奶汁。这条补给船及其所辖的几条小补给舰都系在一条粗重的锚链上，离福纳福提岛海滩1500码。

威利是最先踏上跳板的人。到驱逐舰补给船的通信部走一趟，他就可以几天不用译解密码了。译解和油印舰队的密码和电文是补给船的任务。就是阿拉斯加舰队、太平洋总指挥部、太平洋舰队、阿拉斯加海军、海军总部、南太平洋总部和中太平洋总部这些部门让负担过重的驱逐舰通信人员累折了腰。

环礁湖里有一片波浪翻滚的海涌。威利轻快地走过了各船之间不太平稳的跳板，船与船之间距离虽小，但是下面浪涛涌动，有股吸力，潜藏着杀机，“冥王星号”旁边的驱逐舰斜着向上伸出一块宽大结实的带滚轮的跳板。威利走了上去，来到机声隆隆的金工间。他在似洞穴般幽暗的补给船里来回摸索着，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从梯子爬上爬下，走过铁工室、理发室、木工室、洗衣室、正炸着几百只鸡的一色不锈钢的厨房、面包室及其他二十个文明场所。一群群的水兵安详地穿行于这些干净的、油漆一新的地方，大都吃着装在纸杯里的冰淇淋。他们和威利自己船上的水兵不一样，一般都年长一些，胖一些，更平和些。与“凯恩号”上郊狼似的水兵相比，可以说他们是食草类的水兵。

威利终于碰巧找到了宽敞的军官起居舱。棕色的皮制长沙发沿舱壁一溜摆着，身着咔叽布军服的军官舒展着身子躺在沙发上。大约有十五个这样平躺着的人。威利走过一个大块头时碰了一下他的肩膀，这人睁大双眼凝视了威利一会儿，说道：“我这该死的——记过记录之王，海军学校学员基思。”

那张双重下巴的脸有着眼熟的、依稀记得的特点。威利有点尴尬地琢磨着眼前的军官，伸出手说：“没错。”然后突然认出他来，又说道：“你不是少尉艾克雷斯吗？”

“好记性。只不过现在是中尉了。”艾克雷斯扑哧一笑。“大家总是认不出我。喝咖啡吗？”

过了几分钟，艾克雷斯搅动着杯里的咖啡，说道：“是呀，我知道，

我的体重至少增加了40磅。在这些该死的补给船上，你总是发胖，船上什么东西都很多——你的气色不错吗。瘦了点儿。稍微有些显老。你们的东西多吗？”

“还可以。”威利说道。他尽力不要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艾克雷斯。这位一度态度严肃、长相英俊的军训教官现在身体大不如前了，虚胖了。

“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啊，”艾克雷斯道，“啊，你看见这些家伙了吗？”他用拇指鄙视地扫着那些躺着的人。“问问他们，他们大多数人会叫喊着说他们不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的没有战斗的生活，永远被困在一个被上帝抛弃的环礁中。他们讲，他们要求的是战斗、战斗。他们讲，他们要求成为这一伟大战役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啊，到底什么时候命令会下来，把他们送到参战的舰艇上去？——一派胡言。我管着舰上的信件。我知道谁打了请调报告，谁没打。我知道有可能将他们派到小得像罐头的舰艇上，为某位海军准将担任临时性参谋任务时，谁会打退堂鼓，恐惧得尖声叫起来。他们都喜欢现在的情况。我也喜欢，这点我承认。来一块奶酪三明治吗？我们有些极好的羊乳干酪。”

“来一块吧。”

羊乳干酪好吃极了，新鲜的白面包也一样好吃。

“基思，实情是我们这些懒散的龟孙子实际上全都干得很好，而且干的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你用过这艘舰上的设施吗？驱逐舰都求着贴在‘冥王星号’上靠上几天。我们是艘什么都能干的船。我们的组织管理井井有条，很少去干无用的事，没有这儿那儿漏蒸汽的现象，能圆满完成出海和内务值班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消除那些会耗光正常工作时间的乱七八糟的事——”他又拿起一片面包，大量地往上面涂羊乳干酪。“你结婚了吗，基思？”

“没有。”

“我结婚了。我回想是在你们下一班同学毕业时结的婚。你们是42年12月那批，对吧？这些我都记不太清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我遇上了这个大姑娘，一头金发，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秘书。三个礼拜就结婚了。”艾克雷斯咧嘴笑了，叹了口气，声音很响地喝完了杯里的咖啡，接着又倒了些。“好了，你知道，我们这些训练教官受到的待遇相当不错。我们要求的東西都能得到。过去我一直打算教完书后就要求去潜艇服役。我已经看完了所有潜艇的讲义——好了。那都是我结婚以前的事。基思，我研究过舰队名册里所有的舰只，并要求去驱逐舰补给船。真聪明啊，邮件定期地送到这儿，而且我就为邮件而活着，基思。我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至今还没见过。是个丫头——我是这条破船上的通讯官。我早该问你，找我有何事吗？”

艾克雷斯把威利带到了通讯室，主甲板上一间宽敞的屋子，配备有新椅子、涂了绿色瓷釉的金属办公桌、煮咖啡机和几个身着淡绿色粗呢制服、头发梳得油亮光滑的文书军士。一听见艾克雷斯发话，这些文书霍地站起来，两三分钟之内便从干干净净的柜子和挑不出毛病的符合规

定的卷宗里找出了威利所要的全部已译解出的密码文电，以及一系列新的舰队信函。这样“凯恩号”通讯官堆集了几个礼拜的工作就不用干了。威利环顾四周，看见书架上的书都按字母顺序摆着，铁丝筐里几乎没有待处理的函件，漂亮的有机玻璃档案板上放着福克斯目录和已译解出的密码文电，这种不可思议的不受环境影响的工作效率使威利感到十分惊异。他出神地凝视着艾克雷斯，只见他肚子的肥肉在皮带的上下两端将咔叽布制服鼓出两个圆圈。“冥王星号”的通讯官正翻阅着阿拉斯加海军发来的一札函件，随后抬头看着威利的衣领饰针。“是金的还是银的？”

“金的。”

“应该是银的，基思。你成了新阿拉斯加海军中尉了。2月定的级。祝贺你了。”

“谢谢，”威利和艾克雷斯握了握手，说，“但是还得让我们舰长批准呀。”

“啊，没关系，这是自动程序。趁你在这儿，去买些衣领饰针吧。跟我走，我带你去。都买齐了？”

当威利在过道上离开艾克雷斯时，这位通讯官说：“随时过来一起吃饭吧，中饭、晚饭。咱们聊聊天。我们任何时候都有草莓和奶油。”

“一定来，”威利说，“非常感谢了。”

威利横穿过这个安乐窝向“凯恩号”走去。当他越过跳板，踏上锈迹斑斑、垃圾遍地的后甲板时，像德国人一样挺直了腰板，突然向哈丁敬了个礼，使这位舰务官的脸上露出忧伤和愉快交杂的微笑。“报告长官，我已回到舰上。”

“得痙挛症了，威利？这样敬礼会弄断你的胳膊的。”

威利朝前走着。一些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阿帕切族水兵在甲板上你来我往地干着日常的工作，威利朝他们微笑。麦肯齐、杰利贝利、下巴瘦长的兰霍恩、满脸丘疹的“讨厌鬼”、额尔班、斯蒂尔威尔、水手长巴奇，一个个从威利身边走过。这时威利认识到，他以前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像“凯恩号”上的二等水兵那样，他那么熟悉，认识得那么清。“杰利贝利，”他喊道，“补给船上有我们六大袋邮件——四袋官方的，两袋私人的——”

“是，是，长官。马上去取。”

在井形甲板上，一群舱面水兵正在分享从“冥王星号”弄来的战利品——一大块黄色奶酪，蓝桉鸟尖叫着在头顶上飞舞。奶酪的碎屑撒在甲板上。威利从红头发的犹太人卡皮里安手中接过一小片断裂开的、满是手印的奶酪，塞进了嘴里。

回到房间里，威利把中尉衔领章钉在刚从“冥王星号”买来的新咔叽布衬衫的衣领上。他拉上绿色窗帘，穿上衬衣，借着头顶昏黄的灯光照着镜子仔细看。他注意到了自己平平的肚腹、瘦削的脸庞和那疲倦的、显出黑圈但目光顽强的眼睛，他的嘴唇向下紧抿着。

威利摇了摇头，摇完头，他放弃了已在心里秘密隐藏了整整一周的计划。“冥王星号”上有位牧师，威利曾在他的办公室前经过，但是现在威利知道，他不会去找那位牧师向他讲述水荒的事。“你也许不是个重要人物，”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大声地说，“但是你用不着去向‘冥王星号’上的任何人哭诉。你是‘凯恩号’的基思中尉。”

(1) 《古舟子咏》是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思想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一部最著名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是英国诗歌中的瑰宝，采用民谣形式，叙述一个老水手看到人类生命正常创造的过程。——译者注

23 斯蒂尔威尔受军法审判

“基思先生，副舰长要马上见你。”

“知道了，拉塞拉斯。”威利很不情愿地把九封早在5月份就发出的已经发霉的信件放在桌上（这些信刚从“冥王星号”的邮袋中取出），然后向副舰长的房间走去。

“麻烦事来了，威利。”马里克递给他一封用打字机打在红十字信笺上的长信。威利蹲在门槛上看完了信。他感到很不舒服，就像自己落入了陷阱。“舰长看过了吗？”

马里克点点头，“后天对斯蒂尔威尔的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要开庭，你当书记员。”

“当什么？”

“书记员。”

“那是什么？”

副舰长摇摇头，咧嘴笑了。“海军条例你一点都不了解？拿出《法庭与审判团》，热心研究一下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吧。”

“你看斯蒂尔威尔会受什么处罚？”

“这个么，那得由基弗、哈丁和佩因特他们定了。他们就是法庭。”

“那么，斯蒂尔威尔不会有什么事了。”

“也许吧。”马里克冷冰冰地答道。

一两个小时，拉塞拉斯在舰上寻找通讯官，结果发现他脸朝下躺在最上层舰桥上，晒着太阳睡着了。杰利贝利那本破旧的书《法庭与审判团》就翻开着放在他的身边，书页随风翻动着。“赶快，基思先生，赶快，舰长要你马上去。”

“啊，上帝，谢谢你，拉塞拉斯。”

威利进屋时奎格停止了拼图游戏，抬起头，脸上带着十分愉快的朝气蓬勃的微笑。这使威利清晰地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初次握手时他是那么地喜欢奎格。

“噢，基思先生，给你这个。”奎格从装得满满的铁丝筐里拿出几张剪下来的东西递给了这位通讯官。它们是威利的中尉任命书。奎格站起来，伸出了手。“祝贺你，中尉。”

几个月来威利一直在用凶恶的想像来安慰自己。他曾下定决心，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时刻奎格主动要和他握手，他就断然拒绝。他会用这一举动一劳永逸地告诉舰长，以威利为代表的所有有教养的人会怎样看待奎格这类人。眼下这一时刻突然来临，正是实现白日梦的好机会——但

令人遗憾的是，威利温顺地握住了舰长的手，说道：“谢谢你，长官。”

“谢什么呀，威利。我们有些小小的分歧，那很自然，但是整体而言，作为一名军官你的表现很好——很好。那么，就说定了，在军事法庭上当书记员。”

“呃，长官，我在临时抱佛脚研究《法庭与审判团》这本书——好像我是检查官和法律顾问两者兼任——”

“是的，不过别让那些冗长而又费解的文字把你弄迷惑了。我当过五六次书记员了，我最不了解的——或者我最不想了解的——就是法律。重要的是找一个高明的文书能按书中的格式把整个东西正确地用打字机打出来。波蒂厄斯懂这一行，所以你会一切顺利的。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不要写错别字。斯蒂尔威尔将受到品行不端勒令退伍的处分。我一定要他受这个处分。”

威利明显地感到迷惑不解而脱口说道：“您怎么知道他会受什么惩罚，长官。”

“该死的，他有罪呀，不是吗？那种欺骗行为应当受到轻罪法庭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判决，那就是品行不端勒令退伍。”

“长官，只是——呃，看来斯蒂尔威尔好像确实有罪——但是——要从法律上证明这一点可能比——稍难一些——”

“证明这一点，见鬼去！这是他的供状。”奎格从铁丝筐里抓出一张打印纸，扔到威利前面的书桌上，“干这种事不愁没办法。军事法庭只是走形式，仅此而已。像你、基弗和另外两个人一共四个笨蛋究竟怎么进行无罪抗辩？你们会犯千百万个错误。现在你把供状拿走吧。”

“明白，长官。”威利小心地叠好供状纸。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你和波蒂厄斯弄不明白——嗨，记住把记录带到这儿来给我。我不想让什么大人物抓住该死的某个技术性问题把它否决了。我要它成为铁板钉钉的事，你明白吗？”

威利把供状拿回房间看完了。开头他确信斯蒂尔威尔没救了。后来他打开《法庭与审判团》，翻到有关供状的一节，仔细研究起来，还在几句话下面画了横线。他派人去找斯蒂尔威尔，几分钟后这个水兵到了门口。他穿着干净得出奇的劳动布服，手里拿着一顶新的白帽子。“你找我，基思先生？”

“进来吧。拉上窗帘——坐那床上。”水兵关上了窗帘，背对着它站着。“斯蒂尔威尔，事情有点不好办哪。”

“我知道，长官。我会接受碰到头上的事。不管什么事，该我担着。要是事情到此为止——”

“你为什么都供认了？”

“倒霉，长官，舰长用那封红十字会的信任摆布我。”

“哦，他把信给你看了？”

“他说，你选择吧。或者完全承认罪行，就在舰上召开轻罪法庭；或者试图蒙混过关，结果回美国为你召开最高法院，很可能判你十年。你看怎么办，长官？”

“斯蒂尔威尔，舰长是不是和你有什么过节儿？”

“老天爷！你来告诉我吧，长官。”

基思中尉把书桌上那本翻开的《法庭与审判团》往面前挪了挪。他向水兵大声地读了有关供词的那一节。开头斯蒂尔威尔的脸上露出强烈希望的喜色，但这股高兴劲儿又很快从脸上消失了。“这有什么用，长官？现在太晚了。以前我不知道有这本书。”

威利点着了烟卷，背靠在椅子上，眼朝上方凝视着，默默地抽了一分钟的烟。“斯蒂尔威尔，如果你引用我的话，对舰长讲是我说的，我就说你撒谎。但是如果你恳求我从这本书中找出根据证明你是对的，我一定这么做。你明白其中的区别吗？我要告诉你两件事，好好去想一个晚上。”

“啥事，长官？”

“第一件事，如果你否认那份供状，它就不能在法庭上用来指控你。这一点，我敢保证。第二件事——千万别告诉舰长是我说的——如果你申辩自己是无罪的，我想这艘舰上的轻罪军事法庭几乎不可能判你有罪。”

“长官，那封红十字会的信——”

“它什么也证明不了。你的兄弟发了那封电报。要由法庭来证明是你教唆他干的。没有你的证言——再说他们不能迫使你做不利于你自己的证明——他们怎么可能证明这一点呢？你兄弟在哪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在哪儿？”

斯蒂尔威尔疑虑重重地看着威利，“你为什么硬要我申辩自己是无罪的呢？”

“听着，我毫不在乎你申辩什么。作为书记员，我的职责是以暗示的方法为你指出我所认为的最佳法律进程。不要相信我的话。去问‘冥王星号’的牧师或执法军官吧。你自己去问他们《法官与审判团》第174节讲了些什么。”

水兵机械地重复道：“《法庭与审判团》174——174——174。好，长官。谢谢，长官。”他走了出去。威利克制住了心中的恼怒。他理解，在水兵的眼中，所有的军官都是和奎格一个鼻孔出气的，这很自然。

第二天早晨斯蒂尔威尔回来了，胳膊下面夹着一本新的硬皮《法庭与审判团》。“基思先生，你是对的。我要申辩自己是无罪的。”

“哦？谁把你说服了？”

水兵热切地说：“呃，瞧，恩格斯特兰德在‘博尔格号’——就是外侧第二艘舰——有个表兄弟。这个表兄弟和舰上的一等文书军士是哥们儿。呃，这个文书，他是个肥胖的爱尔兰人，秃头，四十来岁。他们说，当老百姓时他是政客。他没当上官的惟一原因，是他没上过大学。呃，他卖给了我这本书。他说这书不保密，谁都可以花两个子儿从政府那里买到。对吗？”

威利迟疑了一会儿，翻到了书的标题页。这一页的下面有一段他以前没注意到的小号字的说明：由华盛顿特区25号美国政府出版局文献监管人发售。“对，斯蒂尔威尔。”威利的语音里带着他本人所感到的惊诧的意味。他曾毫无理由地认为这本书是限制发售的。

“天哪，不知道穿这种鬼制服的水兵为啥不能人手一册！”枪炮军士长说道。“我熬了整整一夜看这本书。过去我从来不知道我有那么多权利。好了，不管咋说，长官，这个卡拉汉，这个文书军士，他说了，我见鬼也一定要申辩，我没罪。他说我肯定会宣判无罪。”

“他不是当官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相信他。”

“我就是那么想的，长官。”水兵极认真地说。

“好，斯蒂尔威尔——这会提出很多问题。你得有辩护人，我得准备证据，找证人，总之，这件事就变成了审讯，跟电影里的一样——”

“你看我做得对吧，是不是，长官？”

“只要有办法，我自然不愿意看见你被判有罪。我想我最好马上去和舰长谈谈。你在这儿等着。”

斯蒂尔威尔两手紧紧地拿着那本棕色封皮的书，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啊——明白，明白，长官。”

威利在奎格的门外犹豫了两三分钟，演练着如何应对假想会发生的情况。他敲了敲门。“进来！”

舰长室里很暗。窗口上挂着遮光帘。在昏暗中威利能够看见舰长躺在床上鼓起的身形。“谁呀，有什么事？”一个被枕头堵着而听不清的声音说道。

“长官，是我，基思。是关于军事法庭的事。斯蒂尔威尔要求作无罪申辩。”

舰长伸手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弯爪，啪的一声按亮了床头灯。他坐起身，眯着眼睛，搔着赤裸的胸脯。“什么乱七八糟的？无罪申辩？哼，天生的捣蛋鬼，那家伙！好啊，我们会收拾他的。几点啦？”

“11点，长官。”

奎格滚身下了床，开始在脸盆跟前往脸上浇水。“他的供状呢？嘿，哪能供认了以后又申辩无罪？你问他这个了吗？”

“他要否认他的供状，长官。”

“他要否认，噢？那是他的想法——递给我那只牙膏，威利。”

年轻的中尉一直等到舰长的嘴里充满了泡沫。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斯蒂尔威尔好像一直在向泊地里另一艘舰上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文书军士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事，长官。他自己弄到一本《法庭与审判团》——”

“我就是要法庭审判他。”舰长从牙刷的四周咕哝道。

“斯蒂尔威尔说没有证据证明他发过欺骗性的电报，而且他说，那供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照别人的口授写的，根本不算数。”

舰长喷出一口水。“胁迫！什么胁迫？”

“他声称你向他说过高军事法庭的事——”

“因为你明显的、固执的、绝顶的愚蠢，一个士兵突然弄到本该死的什么条例之后，你就斗不过了！胁迫！我当时是给他讲避开最高军事法庭的出路。我很可能因为这样暗中的宽容而受到谴责。可那个小滑头却说是胁迫！——”

奎格擦了擦脸和手。“行了，”他说道，把毛巾扔到一边，从椅子后背上拿起衬衣，“我们可怜的、受虐待的、小个子无辜者在哪儿？”

“在我屋里，长官。他刚才对我说——”

“叫他到我这儿来。”

斯蒂尔威尔已经在舰长室里待了一小时。威利躲藏在井形甲板上，观察着舰长室的门，在正午太阳发蓝的强光直射下汗流不止。枪炮军士长的助手终于出来了，他一手拿着《法庭与审判团》，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白纸。他的脸呈铅灰色，淌着汗水。威利跑到他跟前。“情况怎么样，斯蒂尔威尔？”

“瞧，基思先生，”水兵声音沙哑地说，“也许你是好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每次我和你沾上关系，结果总是一次比一次更糟。别管我了，行吗？舰长让我把这个给你。就这个。”

威利看着那些手写的歪七扭八的字：我在此声明，我在1944年2月13日写的供状是我自愿写的，没有受到胁迫。我很高兴得到彻底坦白的机会，我没有因为供认不讳而得到更好待遇的引诱或许诺。如有必要，我愿意在誓言的约束下重述这些真实的事实。斯蒂尔威尔用小学生一样的笔迹在上面签了名。亮蓝的墨水和宽宽的笔尖表明书写工具为奎格舰长的钢笔。

威利说：“斯蒂尔威尔，事情并没有完。他也是靠胁迫才弄到这份材料的。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我——”

“请你不要讲了，基思先生！”水兵的眼里突然闪出绝望的凶狠目光。“就这样了，明白吗？那就是我希望的做法，那就是实情，那就是将来的结果。没有什么胁迫，明白吗？胁迫！”斯蒂尔威尔把《法庭与审判团》用力扔出了船外。“我从来没听说过胁迫这两个字！我这该死的事你

别管了！”

斯蒂尔威尔沿着舱口的通道跑下去了。威利毫无表情地看着船外。《法庭与审判团》夹在两舰之间的水面上，在各种碎片和垃圾中漂浮着，两艘舰慢慢地靠到了一起，那本书被挤压成了不成形的纸团。

啤酒冰凉，金黄，清心爽口，从冒着雾气的啤酒罐的三角形孔中汩汩流出。基弗、马里克、哈丁和威利躺在清风习习的椰子树阴下，为解渴每个人很快喝光两三罐啤酒。然后他们为解渴才开始社交性地把盏慢饮。他们选择的地方是旅游海滩上一个人迹罕至的弯曲地带。他们单独和沙子及椰子树在一起。在绿蓝色的环礁湖远处，“冥王星号”靠着锚链来回漂动，旁边是六艘正在补充给养的驱逐舰。

威利本来决定不向其他军官提起斯蒂尔威尔的事。开庭前一天，检查官就对案子随便议论似乎有失职业道德。但是几罐啤酒下肚便动摇了他的决心。他把无罪申辩夭折的事，以及奎格从水兵那儿逼取到供状的事都向他们讲了。

其他人沉默了好一会儿，谁也没讲话。哈丁站起来，开始在另外三个啤酒罐上扎孔。基弗背靠椰子树干坐着，抽着烟斗。马里克面朝下趴在沙子上，头枕着两个胳膊。他是在事情说到一半的时候转成这个姿势的，以后就一直没动。

小说家从哈丁手中接过一罐啤酒，喝了一大口。“史蒂夫，”他以平静的语气说道。马里克把头转向一侧。“史蒂夫，你想过吗，”基弗严肃而又平静地说道，“奎格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病？”

副舰长嘟哝了一声，坐起来，然后盘着腿坐着，红棕色和白色的粗沙子粘在他皮肤的褶皱里。“汤姆，不要把一个美好的下午给糟蹋了。”他说道。

“史蒂夫，我可不是在说笑话。”

“谈这种事毫无意义。”副舰长说道，像动物一样不耐烦地摇着头。

“哎，史蒂夫，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我看的书不少。我可以把我对奎格的诊断结果说给你听。这是我听见过的精神变态最明显的情形。他是个偏执狂患者，具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综合症状。我敢打赌，临床检查会百分之百地支持我。我将指给你看医学书籍对这种病的描述——”

“我不感兴趣，”副舰长说道，“他并不比你更疯狂。”

“史蒂夫，你陷入严重的困境了。”

“我根本没有陷入什么困境。”

“我看出这种病情已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了。”小说家站了起来，把啤酒罐扔向一边，又在另一个啤酒罐上扎孔。泡沫裹住了他的双手。“瞧，史蒂夫，大约在奎格上舰后一周，我就看出他是精神变态者。对衬衣下摆着迷、那些小滚球、不能看着你的眼睛、用过时的用语和口号谈话、

对冰淇淋的癖好、离群索居——嘿，这位老兄是对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的人。他用暗示性词语训斥人。不过那没关系。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精神变态者。有人可能提出理由证明我也是精神变态者。问题在于奎格是一个极端的病例，处于怪癖和真正精神病之间的过渡区域的边沿。而且因为他是懦夫，所以我认为进入作战区之后就开始赶着他越过红线。我不知道是否会突然精神不正常，或者——”

“汤姆，你读的书比我多得多，比我更会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常识往往比世界上所有的高谈阔论和书本更有价值。”

马里克趁着火柴燃烧和冒烟的瞬间点着了香烟。“你们所有的人都牵涉到说大话、多疑、精神变态和其他种种毛病。奎格舰长只不过是要求严格的人，他喜欢有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成千上万的舰长多多少少跟他一样。行啦，他滚小球，你在吹起床号之前坐在房间里，把大量的潦草写成的稿纸往书桌的抽屉里填。从各自的某方面而言，人人都是古怪的，这并没有使他们发疯嘛。”

基思和哈丁来回地看着两个说话的人，就像孩子紧张地看着家里大人吵架一样。

“你是在借吹口哨壮胆，”基弗说道，“你听说过有哪位精神正常的舰长像他那样草草地临时召开军事法庭的吗？”

“每天都发生这种事。究竟什么是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不过是场闹剧吗？舰上的人没有一个懂法律的。该死，德·弗里斯开庭审理贝里森——和克劳的情况怎么样？”

“那不一样。德·弗里斯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法庭宽恕了他们。因为奥克兰警方对那次闹事很恼火，他只是走走形式。但是草草搞一次审讯，宣判一个士兵有罪——且不考虑道德问题他完全违犯了海军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我认为他失去了理智。你了解得非常清楚，士兵就是这支海军的上帝，两个原因，第一，他就是海军，第二，因为他家里的亲人支付海军的费用。确实，烦扰或迫害是舰长标准的感情游戏。但是士兵呢？条例规定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利。奎格在玩火，而且还在开心地咯咯笑。”

“当火星正好落在这上头，斯蒂尔威尔就是有罪的。”

“有什么罪？天哪，史蒂夫！不就是接到家里来的一些匿名诽谤信指责他妻子和人私通之后，想回去看看她吗？”

“注意，明天就开始审讯了，”马里克说道，“哈丁，给我一罐啤酒。汤姆，别再说了，不然我就发信号让快艇来接我们啦。”

那天余下的时间在越来越郁郁寡欢地喝着啤酒的气氛中过去了。

那天的计划写着：下午两点。轻罪军事法庭审讯斯蒂尔威尔·约翰，枪炮官的助手，军官起居舱内。

午饭后不久奎格派人去找哈丁。然后他又派人在找佩因特。又过一

刻钟后，佩因特给基弗传来了同样的话。小说家站起身，说道：“没有比审讯开始前就要求陪审团每一成员对裁判明确表态更能消除一切令人不愉快的悬念的事了。”

威利留在舰上办公室里，脑海里翻腾着各种模糊不清的法律程序和用语。穿着缩了水的白色礼服，胖得像块布丁的文书军士正在帮他整理审讯材料。当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皮鞋擦得锃亮，担任检察长的水手长贝利森来到门口，并大声宣布“下午两点，基思中尉。做好军事法庭的一切准备”时，威利着实惊慌了一阵子。他们像完全没有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他盲目地跟着文书军士和检察长走进了军官起居舱，三位军官已经坐在绿色桌子周围，系着黑领带显得古怪，露出严肃而又局促不安的神情。斯蒂尔威尔拖着脚走了进来，两手抓弄着帽子，脸上似笑非笑的毫无表情。审讯开始了。

威利坐着，《法庭与审判团》翻开着放在身前，一步一步细心地照程序进行。杰利贝利提示他，他又提示被告和法官。当前的情形使他不断地回想起他在高中时参加学生联谊会入会仪式的情景，那入会仪式是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围着一个冒着蒸汽的炉渣壳，按照一帮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茫然无知的男孩子拟定打印的仪式程序单，羞羞涩涩地举行的。

审讯的场面再简单不过了，案卷中有一份有罪申诉书，附带一份供状，然而时间被浪费了，浪费在人们的进进出出，法庭的多次休庭，对《法庭与审判团》中一些词意的争论，在《海军条例》及军事法庭手册中查找论据等等事情上了。这样令人疲劳地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基弗宣布审讯结束。一听此话，斯蒂尔威尔从无动于衷的心态中醒悟过来，说他要声明一点，这又进一步引起混乱的争论。最后斯蒂尔威尔应允进行陈述。

“因为我在值班时间看书，舰长罚我六个月不准离舰，那就是我让人发假电报的原因。我必须回去见我老婆，不然我的婚姻就完蛋了。”斯蒂尔威尔结结巴巴很不自然地说道。“我当时想，在过道里看连环漫画册不至于成为毁掉我一生的原因吧。不过，我是有过错的。只是我认为法庭应记住我做错事的原因。”

威利快速地尽量把这些话记录了下来，并且念给斯蒂尔威尔听。“这是你讲话的中心意思吧？”

“是的，基思先生。谢谢。”

“好吧，”基弗说道，“现在休庭。”

威利领着文书军士、被告和传令兵走了出去。他在舰上办公室里等了40分钟，然后贝利森又把他和文书军士叫回到军官餐厅。

“法庭认为申诉的情况属实，”基弗说道，“判决为取消六次上岸短假。”

威利张大眼睛环视着三位军官。佩因特像一个桃花心木的木雕坐着；哈丁试图装出严肃的样子，但是却咧嘴笑了；基弗显得半恼怒半高

兴。“呃，就这样了，”这位通讯官说道，“这就是我们的裁决。记录下来吧。”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惊恐万分。这可是对奎格的当面侮辱。斯蒂尔威尔已经半年不准外出了，这个处罚毫无意义。它等于无罪释放。威利瞥了杰利贝利一眼，杰利贝利的脸上毫无表情。“明白了吗，波蒂厄斯？”

“明白，长官。”

军官们快吃完晚餐的时候，仍穿着白衣服、汗流满面、怒气冲冲的杰利贝利来到军官起居舱请他们在打印好的庭审记录上签名确认。“好了，杰利贝利，”基弗说道，最后一个签了名。“送上去给他吧。”

“明白，明白，长官。”文书军士说道，说这些话的声音就像教堂的钟声，特别响亮，随后便离开了。

“我看，咱们还有再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基弗说。

“然后呢？”马里克狐疑地问道。

“你会明白的，”威利说，“当心呀！”军官起居舱一片静寂，勺子碰到咖啡杯的叮当响声使其更为明显。

几乎立即传来了电话机蜂鸣器刺耳的噪声。马里克背靠在椅子上，厌烦地从托架上拿起了话筒。“我是马里克——是，长官——明白，明白，舰长。什么时候？——是，长官——通道里的那位军官呢？——明白，明白，长官。”他放回话筒，叹息了一声，对期待着的军官们说道：“5分钟后全体军官在起居舱开会。有人干了什么勾当。”

奎格低着头，弯着肩，气得脸色发白地进到起居舱里。他宣布说，现在他坚信起居舱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忠实他的。因此对军官们的礼遇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制定了几条新规定。航海日志中每出一个错便从业绩评分中扣5分；报告或报表每迟交一小时再扣5分；如果在早上8点之后晚上8点之前的任何时间当场抓住哪个军官在睡觉，业绩评分自动不及格。

“长官，”基弗心情愉快地问道，“刚值完午夜中班的军官怎么办？天亮以前他们根本没睡觉——”

“基弗先生，值午夜中班跟值别的班一样是任务，谁也不配因为值午夜中班而得到奖状。如我所说，以前你们这些绅士跟我合作，我也跟你们合作，可是现在你们这些绅士愿意自作自受，那么你们会受到从严惩罚。至于今天下午所犯的那该死的幼稚愚蠢的报复性错误，尤其是那个完全是针对我说的，有意让我难堪的所谓斯蒂尔威尔的声明，我不知道谁应该负责，不过我有个小小的好主意——这个，呃，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在这个起居舱里我们有个新政策，最好都给大家分红利！”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基弗穿着裤衩坐在床上读T.S.艾略特的诗歌。

“哎，汤姆！”是走廊对面传来的马里克的声音。“要是你没事过我这儿来怎么样？”

“一定去。”

马里克也穿着裤衩，到书桌前坐了下来，用手指拨弄着一摞海军信件。“汤姆，把窗帘拉上——哎，跟我讲讲，究竟怎么回事。你能想得出舰长和斯蒂尔威尔有什么过节儿吗？”

“我当然知道啦，史蒂夫，可你不会愿意听我讲的——”

“我愿意听。”

“好吧。他忌妒斯蒂尔威尔英俊、健康、年轻、有能力，自然还有人缘好，有吸引力——所有这些奎格一个也不占。看过梅尔维尔写的《比利·巴德》吗？看看吧。来龙去脉全在其中。斯蒂尔威尔是舰长所遭到的所有挫折，他所希望摧毁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因为他得不到它们，就像一个孩子想弄坏另一个孩子的玩具一样。咱们的舰长患了严重的心理上的幼稚症。我漏掉一种我猜测到的也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也许甚至是有决定性的毛病——关于性关系的——”马里克做了个感到厌恶的鬼脸。“——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谈淫秽的问题了。受压抑的欲望会变成仇恨，舰长的一切疾病都可归入无意识的、受到强烈压抑的同性恋理论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完全符合——”

“好了，汤姆。我已经听够了。谢谢。”副舰长站起身，爬到了床上。他坐在床边，两条粗壮的光腿晃来晃去。“哎，你真想知道舰长为什么恨斯蒂尔威尔吗？”

“当然想，”基弗说道，“毫无疑问，你有更加深奥的理论，而我——”

“我什么理论也不知道。我只是个愚钝的喜欢看连环漫画册的人，在大学最多得个C减。但是我了解一两件你不了解的事。舰长决心整治斯蒂尔威尔，那是因为那次我们斩断我们自己的拖缆时他责怪的是斯蒂尔威尔。他认为斯蒂尔威尔故意不警告他，有意让他难堪。”

基弗十分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弄清了是我们斩断了拖缆——”

“他弄清楚了。他在旧金山把我刚才对你讲的话告诉了我。”

“我真该死！”

“而且舰长感觉到他在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部遇到的麻烦，以及因此从‘凯恩号’军官及士兵遇到的不顺心的事都起源于那件事。他知道那件事把他弄成了大傻瓜。汤姆，别低估了舰长——”

小说家惊讶地摇摇头，“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允许从后台去窥视那怪异的心灵。真想不到，竟然怪斯蒂尔威尔！当他自己——”

“汤姆，现在谈谈你知道的所有的理论怎么样？挫折、比利·巴克、幼稚症、同性恋，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

基弗尴尬地咧嘴一笑，说道：“你以为你把我难住了，是吧？未必。他对你讲的那些话仍旧可能仅仅是我的诊断的一种表面症状——”

“好吧，汤姆。下一步这么办怎么样？明天上午你跟我一起到‘冥王星号’的医官那儿去，把你对舰长的看法告诉他好吗？”

基弗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回答道：“你去吧，我不去了。那是你的职责，不是我的。”

“我解释不清楚那些心理学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可是你的专长。”

“你以前听说过一种旨在损害领导权威名叫阴谋诡计的东西吗？”小说家问道。

“可是如果他发疯了——”

“我从来没说过他已经疯了。我说的是他正在疯狂的边沿摇来晃去走着。这种症状几乎不可能确诊。一旦你谴责他们疯了，他们便缩回到最令人信服的你曾经见过的正常状态。他们就像走细钢丝的杂技演员那样灵巧，以狗杂种和疯子两种面目来回变换，只有美国本土的民间诊所才能了解奎格的病情。在这儿我们死也搞不清的。”

“好吧，汤姆。”副舰长从床上跳下，面对着悬着两腿坐在床边的小说家，仰头直视他的眼睛。“过去我对你提过要求，要么到处传播，要么闭上嘴。你是不会到处传播的。那么就闭口不谈舰长疯不疯的事了。这就像手提一盏该死的喷灯在弹药库周围跑来跑去。你明白吗？我向天发誓，你要是再讲这类话我就向舰长报告。在这一点上，友谊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恕我直言了。”

基弗严肃紧张地听着，只是在皱起眉头的时候目光中有几分嘲讽。“明白，明白，史蒂夫。”他平静地说道，然后掀开垂下的门帘走了出去。

马里克爬上床。他用一只胳膊支着身子，另一只手从枕头下抽出一本红色封面的书，书名为黑色和金色：《精神错乱症》。在一些书页顶端盖着椭圆形的蓝色橡皮印章：美国军舰“冥王星号”军医之财产。马里克打开书快速地翻到一个用燃烧过的火柴作了标记的地方。

24 马里克秘密航海日志

当“凯恩号”为护送其他舰艇去努美阿而离开福纳福提后不久，军官们都知道了史蒂夫·马里克喜欢在深夜写作。他总是拉下窗帘，而窗帘一晃动时就可以通过露出的隙缝看见他在一抹台灯的灯光下，皱着眉头伏在一本黄色拍纸簿的上方，嘴里还咬着钢笔的末端。有人进屋他便匆忙地把拍纸簿翻过来。

当然，在“凯恩号”军官起居舱的受约束的生活中，这种新鲜事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很快有人指责马里克在写小说，对此他红着脸咧嘴一笑否认了。但是除了嘟囔着说了句“那是我必须做的事”之外，他始终不说他写的什么。这自然招来了不满的叹息声和嘲笑声。一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威利和基弗开始猜测马里克小说的书名和情节。最后基弗给它取名为《静静的耶洛斯坦前线》，而且即兴地想出一些可笑的章节标题、人物和事件，编成了以舰长、丑陋的新西兰姑娘及马里克为主要角色的一场狂放的闹剧。其他军官领会了这个意思，开始大量地添加粗俗的内容。他们情绪高涨，迸发成歇斯底里的欢闹。奎格终于打电话下来怒气冲冲地询问军官起居舱出了什么事，哪来的欢闹尖叫声，这才结束了那天晚上的一场欢闹。但是以后几个月里大家为小说所作的即兴编排不时地活跃着餐桌上的闲谈。马里克既坚持写作又坚持保密的做法使这则笑话持续不断地挂在人们的嘴边。

实际上，马里克早就开始记录舰长的种种怪癖和压制手段，定名为《海军少校奎格的医学日志》。他把它锁在自己的案头保险柜里。由于知道舰长掌握着保险柜组合密码的记录，所以一天深夜马里克悄悄地开了锁，重新组合了密码。他将装有新组合密码并封了口的一个信封交给了威利·基思，并交待说只有在他死亡或失踪的情况下才能打开信封。

在其后数月里，这本日志膨胀成为一部大部头的案卷。自派往福纳福提之后“凯恩号”便划归第七舰队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管辖，于是便开始了一次难以忍受的、令人心烦的航行，执行一项单调的护航任务。这些被认为是海洋的私生子的、过时的驱逐扫雷舰不固定地隶属于任何指挥部，一旦驶入某海军统治者的势力范围便往往沦为其临时奴隶。碰巧当时第七舰队司令正需要护卫舰，以便在南太平洋那潮湿的蓝色空旷海域来回护送两栖作战部队。当受护送的舰只从福纳福提抵达努美阿之后，“凯恩号”又被派遣护送几艘坦克登陆艇去瓜达尔卡纳尔，这些短粗的登陆艇只能以7节的速度爬行。在瓜达尔卡纳尔的锚链上摇荡了一周之后，它又被派回到南部的努美阿，继而向西到了新几内亚岛，随后又回到努美阿，再向北到瓜达尔卡纳尔，又向南到了努美阿，再向东到福纳福提，看了可爱的“冥王星号”一眼，然后又向西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再向南回到努美阿。

一天一天累积成周，一周一周累积成月。时间似乎不再流逝。生活成了轮番值日，成了一连串的文案工作，成了发烧做梦，梦见了耀眼的

太阳、耀眼的星星、耀眼的蓝色海水、炎热的夜晚、炎热的白天、雷阵雨；成了写航海日志；成了呈交月报告，审计月报表，太经常地重复这些事，致使过一个月就像过一天那么快，过一天就像过一个月那么慢，时光不知不觉流逝了，就像餐厅里的巧克力块和盘子上的黄油那样溶化了，不成形了。

在这种受约束的时间里，奎格舰长变得更加易怒，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古怪。每当他从舰长室出来，总要发点小脾气，这些都一一记录在马利克的日志中了。他关水兵的禁闭，对军官实行营房拘禁；他切断用水，他不供咖啡；当电影放映员一时疏忽忘了派人去通知他电影就要开演了，他就六个月不准全舰官兵看电影。他无休止地要有关人员写书面报告和书面调查。有一次他留下所有的军官坐着开了48个小时的会，试图搞清楚是哪个伙夫烧坏了一个西勒克斯玻璃咖啡壶（大家始终没搞清楚，于是他宣布从每个人的业绩评分中扣掉20分）。他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半夜三更召集军官开会。上次斯蒂尔威尔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奎格讲了一番话，在他和军官之间造成了公开的敌对，而保持敌对的平衡似乎成了军官们的正常生活方式。每天晚上他们平均只能断断续续地睡四个或五个小时的觉。他们精疲力竭，心烦意乱，动不动就吵架。随着一周一周地过去，军官起居舱里始终不停的电话铃声以及“舰长要你去舰长室见他”的传唤声使他们更加心惊肉跳，更加厌恶。而马里克则一直坚持不懈地往他的秘密日志里增加内容。

6月初他们摆脱了第七舰队极度令人厌恶的苦差事。进攻塞班岛的作战命令下达到达舰上，“凯恩号”受命为攻击运输舰的主舰群护航。当这艘老舰独自高速起航，穿过危险的海域去加入埃尼威托克环礁的进攻部队时，舰上的官兵真是欣喜若狂。如果要在炮火和冗长乏味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很可能以二十比一的绝对多数投炮火的票。战死沙场比慢慢腐烂要痛快得多。发起进攻的第一天，马里克在其医学日志中载入了最短也最重要的一条：涉及威利·基思的事件。

发起进攻那天拂晓的前一小时，夜色逐渐散去变成蓝色，塞班岛开始在天边出现，形如隆起的黑影。威利对自己的极端胆怯感到吃惊。在即将参加第二次战斗的时候而临阵丧胆，使他羞愧难当。当初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等的英勇和义无反顾。他原有的天真单纯已不见踪影。夸贾林环礁战场火光熊熊、杀声震天、断垣残壁、人仰马翻的可怕情景已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虽然他当时像若无其事似地哼着《土风舞现在开始》的曲子。

但是当太阳升起之后，威利一时忘掉了恐惧，陶醉于塞班岛的美丽景色中。塞班岛有着园林化的街坊，就像日本漆器屏风和瓷瓶上的风景一般：一座从灰蒙蒙的海面升起的宽阔岛屿，岛上连绵起伏，满眼绿色，经过耕种过的丘林，小山上点缀着乡居的农家。一阵带着花香的微风越过海面从岛上吹来。威利看了看下面肮脏的舰艏楼，只见穿着破烂的粗蓝布制服和救生衣，头戴钢盔的1号炮手组成一个蓝色方队在那儿，凝视着对面的海岸。威利的心里闪出一丝对日本人的同情。他意识到了个子矮、黄皮肤、效忠于连环画里的皇帝，而且眼看就要遭到驾驶

着喷火的机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高大白人消灭的日本人可能有的感受。海上的炮轰、空中的轰炸让岛上出现了一片片燃烧的火焰和一朵朵尘土和烟雾的蘑菇云，使岛上的田园美景显得更有生气，这里的情景跟上次夸贾林环礁的情景不一样，没有将岛上的青葱草木毁坏殆尽。一排排的攻击艇好似慢慢地向娱乐公园驶去，而不是去攻击暗藏杀机的海岸堡垒。

进攻开始后，“凯恩号”被派往一个反潜巡航防区，在此区域里它无休止地沿着数千码长的8字形路线行驶。另外12艘舰艇和它一起，围绕着停靠在沙滩附近的运输舰形成保护性的扇形面以10节的航速来回行驶着。这似乎是安全的地方，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威利的心情好起来了。当他看见奎格真的在舰桥的两侧来回走动以避免沙滩时，他的士气高涨起来。这一次绝对没错，因为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每次舰身将另一侧转向塞班岛时，奎格就会转过身慢慢走到面向大海的一侧。这给了威利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来表示他对舰长的蔑视。他觉察到水兵们都在注视奎格的行为，很多人在偷偷地笑，低声地议论。舰身每次掉头，威利就故意炫耀地走到面向沙滩的一侧。奎格对此视若无睹。

巡航防区异常平静，正午时分奎格做好安排确保水兵不会擅离职守后便下楼回到自己的卧舱。威利换班离开了甲板。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他疲惫不堪，但是舰长不准军官白天睡觉的命令让他不愿冒险回到床上休息。威利知道奎格已经在房间睡死了，但是大小便一急舰长会随时到下面的军官起居舱来。威利爬到了最上层舰桥，蜷缩在烫人的铁甲板上，像猫一样在强烈的日光下睡了四小时。下午回到驾驶室值班时，他感到精神振作多了。

他刚从基弗手中接过望远镜不久，一架海军的海盗式飞机从岛上北部的丘岭上方向“凯恩号”飞来。它突然爆炸变成一团玫瑰色的火焰，轰隆一声，成弧形坠入这艘扫雷舰和另一艘巡航舰，新的“斯坦菲尔德号”驱逐舰之间的海中。威利给舰长打了电话。

“好的，以20节速度朝那边开过去。”是睡眠惺忪的回答。奎格穿着咔叽布短衬裤，趿着睡觉拖鞋，打着哈欠来到舰桥上，当时“凯恩号”和“斯坦菲尔德号”已到达出事地点，两艘舰艇之间的距离不到1000码。海面上见不到飞机的残片，只有一层彩虹色的汽油。

“拜拜啦海盗。”奎格说道。

“像石头一样掉下来。”威利小声说道。他扫了一眼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舰长，感到一阵耻辱。他纳闷自己的主次观念哪儿去了，一个像奎格这样的喜歌剧怪物竟然能使他恼怒或苦恼？一个战士刚刚在他眼前死去了。舰间无线对讲机发出的嗡嗡声述说着岸上数千人已阵亡。除了使用工具时不小心划破了手，出了点血之外，他从未见到“凯恩号”上洒过血。威利想：我险些变成顾影自怜的哀叫之徒，军人生活中的渣滓

突然，“斯坦菲尔德号”两侧的海面上升起一根根白色的水柱。威利

一时蒙了头，以为这些水柱可能是热带气候玩的怪把戏。然后他猛然喊道：“舰长！‘斯坦菲尔德号’遭到了交叉射击！”

奎格看着逐渐消失的水柱，并朝轮机室大声叫道：“全速前进！右满舵！”

“看那儿，舰长！”威利指着北面峭壁高处的一道橙黄色闪光后升起的一股黑烟。“那是炮台，长官！”他跑到外面的船舷处，对着最上层的舰桥喊道：“火炮哨！”

佐根森把头伸过舷墙，“在，基思先生？”

“海岸炮台，相对方位045，距离4000，悬崖顶上！在那儿，看见那道闪光了吗？用主炮瞄准它！”

“是，是，长官！——全体火炮，海岸炮台，相对方位045，高度10，距离4000！”

“斯坦菲尔德号”在雨点般的水柱中绕着小圆圈旋转，即使在旋转的过程中，仍用5英寸的火炮齐射，炮声震耳欲聋。威利看见“凯恩号”的炮手冲向了自已的炮位。一排3英寸的火炮平行地转过来，随着舰艇每一秒钟的转向，炮口越来越指向舰艏。

“中部舵！持续前进！”威利听见奎格在发令。现在扫雷舰正背向海岸炮台离去，以20节的航速破浪急驶。威利跑进驾驶室。

“舰长，主炮已配齐炮手瞄准目标！”奎格听而不闻。他站在一扇开着的舰窗前，眯着眼微笑着。“舰长，请求允许舷侧转向海岸，向海岸炮台开炮！我们已瞄准目标，长官！”在舰艏方向，“斯坦菲尔德号”的火炮两次轰鸣齐射。奎格毫不在意。他连头也不转，眼睛也不动。“长官。”威利绝望地请求道，“我请求允许用4号炮开火！越过船艏远射，长官！”

奎格不吭声。甲板军官跑到外面的船舷上，看见形状逐渐缩小的驱逐舰再一次开炮射击。一团浓厚的硝烟笼罩住了悬崖上炮台的所在处。排炮击中之处，团团火焰从尘雾中穿出。“斯坦菲尔德号”又一次遭到交叉射击。它迅速地进行了四次齐射。不再有反击了，至少在这艘驱逐舰的周围似乎再看不见水柱了。“凯恩号”已经离得很远，威利看不清当时的情况了。

晚饭后，他小声地向马里克讲了事情的经过。副舰长嘟哝了些什么，未加评论。但是那天深夜他在日志中写道：

6月19日。塞班岛。我未亲眼见到。是值日军官向我报告的。他说我舰和另一驱逐舰正在坠机现场。驱逐舰距我舰右舷1000码，突然遭到海岸炮台攻击。虽然炮台完全在我射击范围之内，而且我们的火炮已配齐炮手做好射击准备，但是舰长掉转航向，未发一炮逃离战场。

当“凯恩号”调离这支攻击部队又奉命护送一艘遭损坏的战舰去马朱

罗环礁时，塞班岛战役尚未结束。这就是这艘扫雷舰参加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终结。它错过了“土耳其会猎”战役和进攻关岛的战役，当这两个光辉的战役正在进行之际，“凯恩号”又承担了护航的任务。它从马朱罗岛护送一艘航空母舰去夸贾林岛，这是个沉闷的经过治理的岛屿，岛上到处是匡西特式活动房屋。在沙地简便机场边缘的四周又出现了已枯萎发黄的草木，沙滩上推土机和吉普车不停爬来爬去。威利感到奇怪，随着美国人的到来，这些曾经景色迷人的热带岛屿如今都显出了洛杉矶街区中空旷地段的景象。

这艘老式扫雷舰和航空母舰一起继续向埃尼威托克环礁驶去，接着又和一些坦克登陆艇一起回到夸贾林岛，然后又护送一艘油船去埃尼威托克环礁。那一年转眼进入8月，而“凯恩号”仍然不停地行驶在中太平洋各珊瑚岛之间，再一次陷入了单调乏味的穿梭航行，这一次却落入了第五舰队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舰上的生活仍旧是死气沉沉的、令人厌烦的、乏味的，一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因此马利克的日志也写得少了。一切事情大家都了解。所有人的性格都研究过了，甚至奎格似乎也最终不使他感到惊奇了。今天发生的事昨天已发生过，而且明天还会发生：炎热、弯来绕去的行驶、神经质的小口角、文案工作、值日、机械故障以及舰长无休止的刺耳的指责。

《俄克拉荷马》音乐剧的乐曲中就为威利保存着这种度日如年的感受。这套唱片是佐根森在马朱罗环礁弄到的。他在军官起居舱里日夜播放它，他不播放时，无线电室的小伙子们就借去用大喇叭播放。威利在他的余生中只要再听到：

“老兄，
别朝我——飞吻。”

就会在瞬间陷入到炎热、厌烦、近乎崩溃的精神疲惫的痛苦记忆中。

威利还有一个额外的负担。虽然一度受到舰长的宠信，但他突然成了全体军官的替罪羊。这个转变似乎是在“斯坦菲尔德号”事件之后立即发生的。直至当时，基弗一直是奎格的主要目标。但是从那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出舰长把所要迫害的人明显地转向基思中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小说家很有礼貌地将他从啤酒广告上剪下的一张硬纸板大羊头当礼物送给了威利。“凯恩号”的传家宝这样易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威利也跟着大家富于幽默地笑起来。扩音系统每天都要两三次地瓮声瓮气地响起这样的传唤声：“基思先生，去舰长室汇报。”而在两次值日之间威利很少能睡上几个小时的囫圄觉，总是被食堂勤务兵摇醒并被告知：“舰长马上要和你谈话。”

奎格和威利谈话时总抱怨些鸡毛蒜皮的事，电报译得太慢啦、邮件分发不及时啦、出版物上错字没改啦、无线电室飘出咖啡味啦，或者信号兵抄写信号信息出了错啦——威利开始对奎格产生了深藏不露的憎恨。这种憎恨不像他曾经对德·弗里斯舰长的那种孩子气的赌气。它就像

丈夫对生病的妻子的憎恶，一种由于无法摆脱一个讨厌的人而产生的成年人的持续不断的憎恶，而且这种憎恶不是作为自我辩解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它能在持续的黑暗中发出一丝令人讨厌却又令人满足的微光而产生的。

出于这种憎恨，威利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干净利索。他的惟一乐趣就是让奎格的诡计不能得逞，办法就是事先预见到他要挑什么刺，到时候叫他有口难张。但是威利的防线有一个永久性的漏洞：杜斯利。当舰长得意洋洋地瓮声瓮气地说挑出了威利那个部门的错误或遗漏时，这些过错几乎总是可以追溯到这位助理通讯官身上。威利曾经对他发过火、蔑视他、痛骂他、恳求他，甚至当着马里克的面和他苦口婆心地交谈过。开头，杜斯利红着脸孩子气地答应改过。可是他仍旧和过去完全一样，糊里糊涂，马马虎虎。末了，他打退堂鼓，急不可耐地断言道，他没用，而且知道自己没用，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有用的人。威利没办法，只得向奎格报告他的情况，要求将他送交军事法庭或勒令其退役。威利以前从未在舰长面前用言语或暗示责怪过他的助手，并当仁不让地为此感到自豪。当他得知杜斯利获得了优异的业绩评分时，他哭笑不得。

8月的日子一天天拖着，拖着，终于到头进入了9月，此时“凯恩号”护送着十艘绿色的慢慢爬行的步兵登陆艇行驶在夸贾林环礁至埃尼威托克环礁的航线上。

9月的头两周，一种越来越紧张不安的期盼情绪在军官中扩散开了。现在，自奎格奉调来到“凯恩号”已经12个月，而且大家都知道担当舰长职务很少有超过一年的。威利逐渐习惯住窄小的无线电室跑，去查看报务员在打字机上打出的福克斯文件的附件，希望看到祈望已久的海军人事局发来的电报。奎格本人也表现出同样急切的心情。威利几次发现他在无线电室查看电文。

俗话说心急吃不着热豆腐。这里也是一样，大家盯着查看的福克斯文件的附件始终没有给舰长的命令。这样的守候只能增强舰上的紧张烦躁情绪。这种情绪又从军官传到了下面的士兵中间。这种古怪的情绪就像孤独和厌倦的霉菌开始在舰上繁茂地滋生起来。士兵们留起了奇形怪状的胡子，把头发剪成了心形、十字形和星星的形状。佩因特在夸贾林岛上捉住了一只招潮蟹，大小如馅饼，长着一只五颜六色的巨钳。他把它带到了舰上，养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傍晚都用一根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它到舰艏楼上走走。他给这个丑陋的东西起了个名，叫海费茨。一天佩因特和基弗发生争吵时这只蟹逃跑了，爬进了小说家的房间，并用它的大钳夹住了他的一个大脚趾头，当时小说家正坐在书桌前构思写作。基弗尖叫着左跳右跳跑进了军官起居舱。他试图用舰上的短剑砍死海费茨，而佩因特猛地冲到了螃蟹和发疯似的赤裸着全身的基弗的中间。从此以后两位军官就交了恶。杜斯利少尉也变得古怪起来，疯狂地爱上了《新纽约人》杂志上一则广告里穿紧身胸衣的女郎。在威利眼里，广告中那个不知名的女郎跟他过去在杂志上见过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服装模特没有什么两样——弯弯的眉毛、大眼睛、瘦脸颊、嘟起的嘴、

迷人的身材、一脸高傲和厌恶的神气，仿佛有人给了她只水母叫她用手托着一样。但是杜斯利发誓说，这就是他一生在寻找的女人。他给那家杂志和那家服装公司写信，要这个女人的姓名和地址，而且他还给纽约的三家广告公司的朋友写信，求他们打听她的下落。如果说以前他的工作效率是正常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那么现在已经降到了零。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日夜对着那紧身胸衣广告叹气。

威利不安地注意到了这些古怪行为。这些古怪行为使他想起了小说里写的长期在海上航行的海员所遭遇到的事情，看到那些典型的症状出现在自己的舰友身上，他没有多少开心的感觉。

后来这种症状也在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一天值日时他正在舰桥上喝咖啡，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要是自己有一个刻有本人名字的咖啡缸子，那多神气。这念头本身并不古怪，但是他对此念头的反应却是古怪的，几分钟之后，一个刻有自己名字的咖啡缸子竟然对他来讲似乎成了世界上能想像出来的最奇妙的财产。因为老想着咖啡缸子，他无暇顾及值班的事了。他能看见咖啡缸子在眼前的空中飘动。他一值完班就冲进舰上的钳工室，借了一把小锉，费了好几个小时在一个陶瓷杯上刻上了“WK”两个字母，刻工的精确和灵巧可以与珠宝商的手艺媲美，当时晚餐时间已过，天已经黑了。他在字母的挖槽中填满了蓝色油漆，并小心翼翼地将杯子放入书桌的抽屉里晾干，杯子的下面还垫上了袜子和内衣以防碰撞。当他清晨4点被叫醒去值班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缸子。他从抽屉里取出了缸子，坐在那儿沾沾自喜地看着它，就像姑娘在看情书一样，结果换班晚了十分钟，引来困乏的基弗一阵咆哮。第二天下午他把杯子带到上面的舰桥上，并漫不经心地把它递给信号兵额尔班，要他用雷达室的玻璃咖啡壶给它倒满咖啡。水兵们羡慕赞赏的目光让威利的心里喜滋滋的。

次日上午，威利又带着他那宝贝的杯子来到舰桥上时，看见额尔班正在用一个跟他自己的杯子一样刻有“LU”字母的缸子在喝咖啡，心里好不气愤。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威利很快发现整个舰上一下子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刻了名字的缸子。水手长的助手温斯顿就拿着一个刻蚀着由优美的古英语字母组成的徽章并衬以家族纹章花饰的缸子。与这个及其他十几个水兵的杯子相比，威利的杯子只能算幼儿园孩子的作业。那天晚上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杯子扔进了海里。

在这一段长长的噩梦般的日子，威利数百小时，也许数千小时地幻想着能见到梅温，盯着她的照片看，反反复复看她的来信。梅温是他与过去生活的惟一联系纽带。如今他的平民生活似乎成了温馨的、极富魅力的梦幻，就像关于上流社会的一部好莱坞电影。眼前的现实是这艘左右摇晃的扫雷舰、海洋、破旧的咔叽布军装、望远镜以及舰长的电话蜂鸣器。他给那个姑娘写了些热情狂放的信，并极为艰难地不提及结婚的事。发出这些信使他感到不安和内疚，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怀疑他还打算娶梅姑娘。如果他能活着回去，他要的是和平和奢侈的享受，而不是娶一个粗俗的歌手组成争吵不休、不合适的家庭。他的理智这样告诉他。但是理智同长时间的浪漫想像没有关系，他正是利用浪

漫的想像来麻醉自己以打发那些沉闷乏味的日子，减轻奎格的责难带来的痛苦。他知道他写的那些信是含糊其词的，自相矛盾的。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把信发出去了。作为交换，每当这艘扫雷舰好不容易有一两次机会碰上邮政船队时，他总会收到一批一批梅姑娘热情洋溢讨人欢心的信，这些信立刻使他兴奋陶醉却又心里发愁。在这些信中梅姑娘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同时也按照他的做法只字不提结婚的事。在这种奇怪的纸上谈兵式的谈情说爱过程中，威利发现他对梅姑娘越来越难舍难分了，同时心里越来越清楚他对梅姑娘是不公平的。但是梦境毕竟是极宝贵的止痛药，谁也不愿打破它。所以他仍坚持写他那些热烈却又言不由衷的情书。

25 罗兰·基弗荣获勋章

10月1日，奎格舰长仍旧在位，这艘老式的扫雷舰驶入了乌里提环礁，一个跟其他任何环状珊瑚岛一样的环礁，一圈表面凹凸不平的小珊瑚岛、一些礁脉以及碧蓝色的海水，位于关岛和新近攻下的帕劳斯群岛的正中间。当舰长掉转船头开进锚位的中央部位时，站在右舷侧打着哈欠的威利感到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基弗指着右前方说道：“亲爱的威利，看那边，你肯定说那是幻觉。”

1000码之外停靠着一艘漆成棕色和绿色交叉的热带伪装色的坦克登陆艇。其舰艏处张开的舰舌门边系着三只60吨的靶滑橇。威利失望地说：“唉，天哪，不会吧。”

“你看见什么啦？”

“靶子。就是这原因派我们南下到这鬼地方来的，毫无疑问。”先前，命令“凯恩号”单独高速从埃尼威托克环礁驶来乌里提环礁的电报就曾经是军官起居舱里大家猜测了很长时间的主要话题。

“我要下去死在自己的剑下。”小说家说。

疲乏的老“凯恩号”又回去执行任务了，拖着靶标在乌里提环礁附近的公海上来回行驶，让舰队的火炮进行实弹演习。一天又一天，天一亮“凯恩号”就拖着靶滑橇驶入航道，通常要到环礁天空中的暮色已经变成紫色时舰艇才能再下锚。这种情形对奎格舰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拖靶滑橇的最初几天，他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暴躁好斗。驾驶室里总是回荡着他的尖叫和咒骂声。然后，他便陷入呆滞状态。他将舰艇指挥操舵的重任完全交给了马里克，甚至连早上起锚，晚上驶入航道的事也交给他。偶尔在雾天和雨天，他会来到舰桥上接过指挥操舵的任务。不然他就日以继夜地躺在床上看书，玩拼图游戏或干瞪着眼。

发给基弗和基思中尉个人。谨致问候，扫雷兵们。晚上过来一聚如何？我值班。罗兰。

“凯恩号”日落时分回到乌里提环礁时收到了这份从环礁远处一艘航空母舰上用信号灯发来的信息，这艘航母是白天开进环礁湖的许多艘航母之一，现在都挤靠在锚站的北端，一大群长方形的航母，衬着红色的天空显得黑黝黝的。已经到甲板上值班的威利派水手长的助手去找基弗。小说家来到舰桥时，“凯恩号”正把锚下到海里。“那个走运的小丑在‘蒙托克号’干什么？”基弗问，同时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那些航母。“上次我听说他在‘贝勒伍德号’上。”

“那是什么时候？”威利问。

“我不清楚——五六个月以前吧。他从来不写信。”

“我猜想，他只是在航母之间调动。”

基弗的脸扭动了一下，咧嘴嘲笑了一声。晚风轻轻吹动着他那平直柔软的黑发。“我几乎可以确信，”他说，“人事局是故意地有计划地羞辱我。我已经递交了大约17次请调报告，要求调到航母上去——呃，你认为我们能争得回答而不招惹奎格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别再扯这事儿了。我想得去拜访一下格伦德尔的巢穴了。天哪，自上次在珍珠港见过罗洛⁽¹⁾后已经一年了，是吗？”

“我想是吧。好像还长点儿。”

“是长点儿。我感到跟着奎格在海上巡游的时间长得跟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嗯，但愿他的脾气别像要喝别人的血似的。”

奎格躺在床上，对着那本翻皱的旧《绅士》杂志直打哈欠。“哎，汤姆。”他说，“我想想，好像你有一本该在10月1日上交的登录出版物目录。你交了吗？”

“还没交，长官。你是知道的，我们每天都在海上——”

“晚上我们不出海呀，我敢说，最近你的小说可写了不少吧。几乎每天晚上我都看见你在写——”

“长官，我答应你今天晚上回来之后就登记目录，哪怕是熬一个通宵——”

舰长摇摇头。“我有我的办法，汤姆，这是我对人的本性进行过大量的观察后而得出的结果。再说，我是个该死的软心肠的人，你听起来可能感到奇怪，如果我破一次例，将来我就会破更多的例，我的整个系统就会摔得粉碎，不管你对我管理这艘舰的办法怎么看，至少这艘舰一直管理得不错，至今我还不曾犯过错。所以抱歉了，这不是个人的事，你得按时把目录交上来，延期是不行的。”

当天晚上伴随着枪炮长的几句花哨诅咒，基弗和威利登录完了目录。奎格一直不准基弗移交照管秘密出版物的责任，这使他烦恼了整整一年。在珍珠港期间，奎格强迫他从威利那里接过这些书，说只临时照管一两周，到威利掌握了那本培训手册就把书拿回去。可是从那以后，舰长就一个月一个月地往后拖，避而不谈移交的事了。

“最终我再也不设法去说服这个罪犯疯子把我从钩子上放下来。”基弗嘟哝着说，同时从保险柜里拖出一抱书，“因为我看清了他绝不会放弃那些令我极为反感的一次次的谈话，他每天都要想方设法迫使我求于他，从中得到极大的享受。即使我升到了将军，但只要他也是高我一级的将军，他还会要我当‘凯恩号’的书刊保管人。这个人是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对他进行详尽的分析会胜过对裘克斯家族⁽²⁾和卡利卡克斯家族的研究。”基弗带着这种激愤的情绪一连讲了几小时。威利偶尔插进几句同情的话以掩盖他心中的窃喜。

第二天早上基弗把目录送到了舰长室，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把它交给奎格。“舰长，能用一下快艇去‘蒙特克号’走一趟吗？”

“同意你的请求。谢谢，汤姆，”舰长一边翻着目录一边说。“愿你玩

得高兴。”

“长官，威利·基思想跟我一起去。”

奎格皱起了眉头。“他为什么自己不来请求——好了。我也乐得不见到他那张蠢脸。既然他打定了主意，他可以去找他所向往的阿拉斯加太平洋舰队和阿拉斯加司令部的那帮人去。”

基弗走出舰长室来到井形甲板时，威利正在等他，尽管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咔叽布制服和锃亮的皮鞋，却显得垂头丧气：“汤姆，航母已经起航了——”

“啊，天哪，别走呀——”

“有几艘已经进入航道了。‘蒙托克号’的锚链在上下动了。”

“咱们看看去。”小说家跑到了舰桥上。他站在舷墙边，板着脸凝视着北方。四艘航母正朝着“凯恩号”开过来。

威利说：“也许它们只是开往南边的泊位。”基弗没有回话。

领头的一艘航母高耸在他两人头顶的上方，像一座漆成灰色的钢铁大山，徐徐地和“凯恩号”并列成了一排，相距不过100码。扫雷舰在汹涌的海浪中摇摆起来。“咱们到最上层船桥去。”基弗说。

刚早上8点，但是太阳已经火辣辣地照射在无遮拦的最上层船桥上。基弗眯着眼睛看着这些航母，现在一共7艘，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缓缓移动。“蒙托克号”是队列里的第六艘。沿着航道，领头的航母笨拙地转向左舷向公海开去。“不是去南泊位的路。”基弗沮丧地说。

“他们停留的时间不长。”威利说。他感到抱歉，好像基弗的失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过错似的。两位军官默默地观看了这支庞大的舰队好一阵子。

“这次一定是去菲律宾，”基弗咬着下唇说道，“进行初步打击。或者他们也可能要和运兵舰会合。就是这么回事了，威利。要进攻了。”

“哎，汤姆，留在这儿拖靶标我一样高兴。我跟罗斯福一样痛恨战争。”

又有艘航母慢慢地驶过。“凯恩号”剧烈地颠簸起来，把锚链都绷直了。“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我的整个希望，”小说家抬头看着“阿诺德湾号”舰艏群聚的飞机喃喃地说，“就是在航母上服役。”另一艘航母平稳地开了过去，接着又是一艘。

“我想我看见他了，”威利说，“瞧那儿，在那个炮座里，飞行甲板上那门双管40毫米口径炮，就在锚链孔的后面。那儿，就是他。他在挥动喊话筒。”

基弗点点头。他从舷墙的托架上取下一个绿色的喊话筒在头顶挥舞着。当“蒙托克号”驶近时，威利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了罗兰·基弗。这位曾与他同住一室的老朋友戴着紫色的棒球帽，脸上带着同样开心的笑

容，可是脸颊瘦多了。他更像他的哥哥了。几乎就像小说家在那炮座里一样。

罗兰用喊话筒大声喊叫了些什么，但是却被两舰之间汹涌的海浪吞没了。“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基弗高声喊道。他把喊话筒罩在耳朵上，罗兰现在就在正对面大约高出他们20英尺，不用望远镜就能认出。当那艘航母驶过时他又大声喊叫。只有断断续续的几个词传过来：“……好运……下次一定……希恩达……再见，汤姆……”

小说家拼命喊道：“祝你好运，罗兰。下次你一定要把整个战事告诉我。”

他们能看见罗兰在笑在点头。不一会儿他就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他再一次回过头呼喊但是除了“……哥……”这个词之外什么都听不清。

威利和基弗站在那里看着那棒球帽渐渐变成一个紫色的小圆点，看着“蒙托克号”转进穆盖航道，加快速度，调头向外面的公海驶去。

莱特湾战役打响后，美国国内的人民比参战的水兵更了解这场伟大的战役，当然比安稳地留在乌里提环礁的“凯恩号”上的官兵就了解更多了。在这艘老式的扫雷舰上，战役的进展情况是通过简短的密码电文，大多是伤亡报告逐渐传送出的，电文中提到一些他们不熟悉的名字——苏里高号、圣·伯纳迪诺号、萨默号，因此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是不清晰的。10月26日早上威利正在解译一份电报时留意到了“蒙托克号”的名字。他阴沉着脸解译了一会儿，然后把尚未解译完的电文带到了基弗的房间。小说家坐在摆满书稿的书桌旁，正用粗重的红色蜡笔线删掉黄色稿纸上的一段文字。“你好，威利。我方战事如何？”

威利将电文递给他。基弗马上问道：“‘蒙托克号’？”

“第四段。”

这位火炮指挥官看着电文摇了摇头，随后抬起头用令人不愉快的、局促不安的目光看了威利一眼。他还回电文，耸耸肩，出声地笑了笑。“我弟弟可是个走运的小丑，顺利地闯过关，别担心，威利。很可能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是不可摧毁的。”

“我希望他平安无事——”

“他告诉过你他上大学预科高中时发生的那次车祸，四个小子死了，只有他死里逃生，仅仅扭伤了脚踝这事吗？人有不同的类型。他是一生走运的那类。”

“嗯，汤姆，过几天我们一定会弄清楚的，他们会进这儿——”

“自杀式飞机，天哪，他们真的把它击落了——”

威利问：“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火炮指挥官用手挡住书稿。“进展不大。的确阻碍了美国文学的进步。我现在一年写的东西还不如我在德·弗里斯舰长手下时两个月写的东西多。”

“什么时候我能拜读其中的一二？”

“很快。”基弗含糊地应道，正如他以前十几次这样回答一样。

两天后，临近黄昏时分，基弗正在军官起居舱喝咖啡，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是威利，汤姆。我在舰桥上。‘蒙托克号’正在进港。”

“我马上来。它看起来怎么样？”

“撞坏了。”

基弗拿着一张奎格用姓名的首字母签了名的急件空白表格到了舰桥上。“威利，叫你的手下把这信息发出去。不会有问题的。”

当“蒙托克号”转弯进入泊位时，恩格斯特朗德用信号灯给它发了信号。航母的已经变形发黑的舰桥上的信号灯闪动着回答道：我们下锚后小艇将去“凯恩号”。基弗大声地读出了摩尔斯电码。他向威利转过身气恼地说道：“这究竟算什么回答？”

“汤姆，他们在那边陷入了困境。别担心——”

“我不担心，那只是该死的愚蠢的回答。”

当他们看见从航母上放下一只摩托救生艇向他们的停泊处驶来时，几位军官下到了主甲板上，站在下海的舷梯旁。“他在那儿，坐在舰坐板上，”基弗用望远镜看着小艇说。“只是把那顶紫色帽丢了。”他把望远镜递给威利。“那就是他，是吧？”

威利回答说：“汤姆，看上去确实像他。”小艇上的军官一点不像罗兰。这军官个子瘦小，斜肩膀，而且威利还看见他长着八字须。

过了一两分钟基弗说：“那不是罗兰。”甲板值勤官哈丁也来到他们身边。一位留着金黄色八字须，长着带孩子气的薄嘴唇，神色惊恐的年轻少尉爬上了舷梯。他的左手包扎着厚厚的沾有黄斑的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怀特利少尉。“我弟弟的情况怎么样？”小说家问。

“噢，你是基弗中尉？”少尉说。“呃，长官。”他看看其他两人，又回头看着基弗。“长官，很抱歉由我来告诉你。昨天你弟弟已死于烧伤。我们已为他举行了海葬。”

基弗点点头，他面色平静，还明显地露出一丝微笑。“怀特利先生，跟我们到下面来吧，给我们讲讲情况。这位基思是罗兰的老朋友。”

在军官起居舱里虽然威利试图从基弗的手中抢过咖啡壶，但基弗坚持亲自为其他三人倒咖啡。

“呃。基弗先生，我要向你说明一点，你弟弟挽救了‘蒙托克号’。”怀特利心情紧张地一口喝了半杯咖啡后开始讲述。“他将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他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了。我明白那并不意味着有多了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对你和你家里的人，相对于——但无论如何，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他应该得到勋章——”

“对我父亲来说勋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弗以疲惫的语气说

道。“发生了什么事？”

怀特利少尉开始讲述斯普拉格海军上将的护卫——航母舰队在萨默岛外突然遭遇日本海军的主力舰队，顿时暴雨凶猛、烟幕弥漫，混乱不堪。他对战斗的描述是零星的混乱的，只是在讲到“蒙托克号”受创的经过时才更加有连贯性。“炮弹引发了舰艏的大火。情况很糟，辅助指挥操舵台被毁坏了，副舰长也倒下了，通常他是负责火灾现场的——训练时就是这样。大好人呀，格里夫斯中校。不管怎么说，罗兰是损失监控官，于是他接过指挥任务。大量航空汽油在飞机库甲板上燃烧，事情很难办，可是罗兰将鱼雷和弹药抛进了大海。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灭火队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我们没事了。他已经将火势缩小在舰中部左舷的一角，主要在飞机库甲板上。后来那架该死的自杀式飞机穿过烟幕和雨雾猛烈地撞进了舰桥。一定携带了一枚鱼雷，这一次是整个地狱真的散架了。可怕的爆炸声，到处是熊熊的火焰，整个飞行甲板咆哮着红色的烈火，舰身向右舷倾斜。谁也无法接通舰桥的电话，那家伙轻而易举地把它毁坏了，只留下一片混乱，水兵像蚂蚁一样四处逃窜，有的还跳进了大海。我在左舷有个损失监控组，所以我活下来了。主要是右舷遭到重创。扩音系统也坏了，整个舰桥的电力线路全断了。军舰发疯似的绕着圆圈转，侧向加速，驱逐舰都躲开我们——而且无缘无故地冒出该死的火呀，烟呀，毒气攻击警报的尖叫声也响起来，没人能止住它叫——天哪——

“嘿，罗兰真的接过了指挥，飞机库甲板左舷有一台汽油发电机为通讯提供备用动力。首先，他发动这台发电机，开始通过扩音器指挥灭火。他叫他们用水冲弹药库，打开喷洒器、四氯化碳系统及所有装置，后来操舵轮机舱通过完好的动力电话和他通了话，告诉他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操舵命令，于是罗兰又开始通过扩音器指挥军舰的操舵驾驶，还跑到外面的狭窄通道上去察看上面发生的情况。

“这时一大块该死的燃烧物从飞行甲板上滚下来，正好落在站在狭窄通道上的罗兰身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他被死死地压在底下。他们把他拖了出来，将通道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出去，他伤得不成样子了。但是他继续指挥着灭火和操舵驾驶。几名水兵扶着他，给他涂药膏，包扎绷带，还给他吃吗啡止痛——

“嗯，大约就在这时，空军军官沃尔克少校从舰桥上狼藉的杂物中爬了出来，他头昏眼花，但伤势比罗兰轻，他是活了下来的高级军官，所以他接管了指挥驾驶，罗兰昏过去了，他们把他送到了下面的医务室。但是在这之前，他已经让士兵们回到自己的岗位，像平时演习那样干着应干的每件事，当然，这才是最要紧的。所以，像我说的，沃尔克少校向上级写了报告为他申请海军十字勋章，当然他会获得这枚勋章——”

“以后你还见过他吗？”基弗说，他的眼圈红了。

“当然见过。我在下面的医务室陪护他几个小时呢，知道吗，我接管了他的部门，他给我讲该做的那些事，他整个脸都裹着绷带，是透过绷

带上留出的一个小孔对我讲的。他很虚弱，但仍然清醒。还让我给他读伤亡报告的电文，告诉我如何修改。医生讲他有一半对一半挺过来的可能。他身体的大约一半是三度烧伤。可是后来他又得了肺炎，那可是要命的……他叫我来看看你如果——”怀特利不说话了，拿起帽子，笨拙地摆弄着。“他是在睡着时死去的。就这点而言，他走得很安详，是打了止痛针的，还有——”

“噢，谢谢，我感谢你到这儿来。”小说家站了起来。“我——我把他的衣服放在小艇里了——东西确实不多——”怀特利也站了起来，“如果你要查看——”

“我想，”基弗说，“你最好原封不动地交给他母亲。她应该可是他最近的亲属，对吧？”

怀特利点点头。小说家伸出手，“蒙托克号”来的年轻军官握了握这只手。他用食指理了理自己的八字须。“基弗先生，他是个大好人。我很抱歉——”

“怀特利先生，谢谢你。让我送你到舷梯那儿。”

威利坐着，两只胳膊肘撑在绿色的台面呢上，两眼凝视着舱壁，脑海里浮现着“蒙托克号”上的大火。几分钟后基弗回到军官起居舱。“汤姆。”门打开时威利站起来说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一定是多么痛苦——”

小说家咧开一边的嘴角笑了笑说：“不过罗兰干得很好呀，不是吗？”

“确实好——”

“给我一支烟。使你感到惊奇吧。威利，也许军事学校培养的学生有它的意义。你认为你能干出他干的那些事吗？”

“干不出。飞机撞过来的时候我会是最先跳海的人。罗兰在海军军官学校时也表现非常好——简直是爱上了它——”

基弗猛吸着烟，发出哧哧的响声。“我不知道我当时会怎么做。那是下意识做出的决定，这是肯定无疑的。那是本能。罗兰具有很好的本能，直到面临考验时你才真的知道——噢。”他转过身，开始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上周我就有一种见他的愿望——”

威利伸出手碰了碰基弗的胳膊。“汤姆，我很难过，为罗兰，也为你。”

小说家停住了脚步，他用一只手掌蒙住双眼，用劲地揉了几下说：“你知道，以前我们真的说不上很亲密，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喜欢他。在大学我认为他过于少言寡语。我老爹总是更喜欢他，不太喜欢我。也许他知道一些事。”基弗走进自己的房间，拉上了窗帘。

威利走进上面的舰艙楼，来回踱步不下一小时，不时地眺望对面“蒙托克号”扭曲的、被熏黑的壳体。一轮硕大的红色夕阳发出耀眼的光芒，

不久便悄然消失了。清凉的微风从环礁湖面吹过，漾起层层细浪。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威利一直试图将诡计多端、满嘴粗话、懒惰又肥胖的罗兰·基弗和他这次在莱特湾的英勇表现贴切地结合起来。他没法这样结合。他注意到长庚星已在乌里提环礁椰子树上方的天空中闪烁，星星的旁边是微弱的一弯银色的钩月。他突然想到罗兰·基弗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色了，他蹲在原已放在那里的弹药箱旁，伤心落泪一场。

当天晚上12点威利值完班，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他正高高兴兴想着梅温的形象昏昏欲睡时，突然有只手捅了一下他的胸肋。他嘟囔了一声，把脸埋在枕头里说：“你要找杜斯利。另一张床。我刚值完班。”

“我要找你，”奎格的声音说，“醒醒。”

威利赤裸着从床上跳起来，他的神经感到刺痛。“是，舰长——”

过道里昏暗的红光映衬出奎格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份福克斯电文。“有一份人事局用密码发来的电报。两分钟前发来的。”威利机械地用手去摸抽屉。“用不着穿衣服，军官起居舱不冷，我们先把这东西解译出来吧。”

威利的光屁股感到军官起居舱里的皮椅子又湿又冷。奎格站着低头看着他，注视着译码机出来的每个字母。电文很短：解除艾尔弗雷德·彼德·杜斯利少尉的职务。立即乘机赴华盛顿人事局另有任用。四等紧急通知。

“这就完了！”舰长嗓子被堵着似的问道。

“完了，长官。”

“不管怎么说，杜斯利到舰上多久了？”

“1月份来的，长官——9个月或10个月了。”

“见鬼去，这把我们的军官减少到7人——人事局简直疯了——”

“长官，我们两名新军官正在来这儿的路上。法林顿和沃利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赶上我们。”

“杜斯利先生完全可以等到他们到达后再离职嘛。我琢磨是我把他的业绩评定报告写得过好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当舰长把头耷拉在他那皱巴巴的浴衣上，拖着脚向门口走去时，威利睡眼惺忪地、不无恶意地说：“他母亲有一家造船厂呀，长官。”

“造船厂，呃？”奎格说，砰地关上了门。

自从杜斯利的电报到来后的一周里，除了舰上医生的助手外，谁也没见过舰长。他电话通知马里克，舰长患了周期性偏头痛。副舰长便完全接管了全舰的事务。

(1) 罗兰·基弗的昵称。——译者注

(2) 纽约的一个疾病连绵、长期贫困、有犯罪史的杜撰家族姓氏。——译者注

26 一加仑草莓

“我身穿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旧的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每当敌人开枪，
我总不在这个地方，
我身穿旧的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威利坐在莫格莫格岛军官酒吧的一台破旧的小钢琴前，正在恢复他那荒疏已久的即兴演奏的才能。他唱得醉醺醺的，基弗、哈丁和佩因特也醉眼朦胧，三个人都围着威利，各自拿着一杯掺了姜汁的威士忌，一边格格笑着一边放声唱着。火炮指挥官叫道：“我唱下一段！”

“我身穿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旧的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每当他侦察出一点小线索，
你会看见强敌也吓得哆嗦——
啊，耶洛斯坦，耶洛斯坦蓝色水兵服。”

威利笑得从琴凳上摔了下来。佩因特弯下腰扶他起来时，威士忌酒撒了威利一身，把他的衬衣弄得满是棕色的斑块。“凯恩号”几位军官的哄笑引来了酒吧里不是那么欢闹的其他军官的侧目。

佐根森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走来，一只胳膊搭在一名高个子的胖乎乎的少尉的脖子上，少尉长着凸出的前牙，脸上有不少的雀斑，显出中学生浮躁的神情。“伙计们，有喜欢草莓就冰淇淋的吗？”佐根森斜着眼说。回答他的是醉汉们表示肯定的狂呼乱叫声。“噢，那好。”他说，“我旁边的这位是博比·平克尼，我在艾博特霍尔中学同宿舍的老室友。你们知道他是哪艘舰上的助理舰务官吗，不是别的舰，是亲爱的老美国军舰‘布里奇号’，那上面什么食物都有——”

“凯恩号”的军官一拥而上忙不迭地轮着和平克尼少尉握手。他露出凸出的牙齿笑着说：“哎，碰巧军官食堂刚从货仓取出了六加仑冷冻草莓，我知道你们这些生活在四个烟筒的老式舰艇上的伙计日子过得有多紧巴。而我是军官食堂的司务长，所以——任何时候，乔吉^(a)或你们任何人过一两天想过来看看——”

基弗看了看表说：“威利，给快艇打旗号。我们要去弄点草莓。”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用极强音弹奏了《起锚》一曲里的最后几小节，然后砰地盖上钢琴，跑了出去。

回到军官起居舱后，军官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便不耐烦地等着甜点。勤务兵终于面带微笑举止炫耀地端上了冰淇淋。每个盘子里都高高地堆着玫瑰色的草莓。第一轮被一扫而光，大家叫着还要上。奎格穿着浴衣突然闯进了餐厅。谈话声、笑声戛然而止。军官们默无言地一个个站了起来。“别站起来，别站起来，”舰长和颜悦色地说道，“我该谢哪位弄来了草莓？惠特克刚才给我送来了一盘。”

马里克说：“佐根森从‘布里奇号’弄来的，长官。”

“干得好，佐根森，干得非常好。我们弄来了多少？”

“一加仑，长官。”

“足足一加仑？很好。我希望在这儿看到大家更多的事业心。告诉惠特克我还要一盘，多加些草莓。”

舰长又坐了下来，又接连要了几次草莓，最后一次是在11点钟，所有的军官以少见的友好亲密的心态坐在他的周围，一边抽烟喝咖啡，一边交谈男女接触的往事。那天晚上，威利是长期以来第一次那么高兴地上床睡觉。

摇，摇，摇——“怎么回事？”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喃喃地说。佐根森站在床边俯看着他。“不该我值班——”

“全体军官去起居舱开会，马上去。”佐根森向上伸出手，捅了捅另一张床。“起来，杜斯利，醒醒。”

威利仔细看了看表说：“天哪，刚凌晨3点，开什么会呀？”

“草莓的事，”佐根森说，“叫杜斯利起床，行吗？我得叫其他人。”

起居舱里，军官们围着餐桌坐了一圈，衣着各式各样，头发蓬乱，睡眼惺忪。奎格坐在桌子的上方，没精打采地披着紫色的睡衣，沉着脸茫然地直视前方，随着两个钢球在一只手里来回转动，他的整个身子有节奏地前俯后仰。当威利扣着衬衣纽扣，踮着脚尖走进来，找把椅子坐下后，奎格什么招呼也没打。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中，杜斯利进来了，接着是佐根森，再后是哈丁，他身上系着值班军官的武装带。

“现在全到齐了，长官。”佐根森以办事人员轻声奉承的语气说道。奎格没有反应。钢球不停地转呀转。悄然无声地过了几分钟。门开了。舰长的司务长惠特克拿着一个马口铁罐走了进来。他把马口铁罐放在餐桌上，威利看见罐里装满了沙子。那黑人吓得两眼圆睁，汗滴顺着他那瘦长的脸颊往下流，舌头不住地舔着嘴唇。

“现在你肯定那是一加仑的马口铁罐。”奎格问。

“我肯定，长官。装猪油的马口铁罐，长官。奥基尔特里在厨房里，长官，常用的——”

“很好，拿铅笔和纸来，”舰长没专对任何人地说。佐根森霍地一下站起来把自己的钢笔和小记事本给了奎格。“马里克先生，今天晚上你吃了几份冰淇淋？”

“两份，长官。”

“基弗先生呢？”

“三份，舰长。”

奎格逐一询问了所有的军官，记下了他们的回答。“那么，惠特克，你的那些人吃草莓了吗？”

“吃了，长官。一人一份，长官。佐根森先生，他说可以吃，长官。”

“我说过，长官。”佐根森说。

“每人只一份，现在你要肯定，”奎格眯着眼睛看着黑人说。“这是正式调查，惠特克。对说谎的惩罚就是不名誉退役，还可能关几年禁闭。”

“死也不会说谎，长官。我亲自给他们端上桌子的，舰长。剩下的就锁起来了。一份，长官，我发誓——”

“很好，那又是三份。我吃了四份。”舰长把总数加在一起，喃喃自语地说。“惠特克，去拿一个盛汤的大碗到这儿来，还有那把你分草莓用的勺子。”

“明白明白，长官。”黑人进了餐具室，立刻拿着餐具回来了。

“现在——把沙子舀在大碗里去，上次你往冰淇淋盘子里舀了多少草莓就舀多少沙子。”

惠特克睁大眼睛看着那罐沙子、勺子和碗好像它们是炸弹的各个部件，把部件装在一起，这炸弹就会把他炸飞。“长官，我不完全——”

“能舀多少就舀多少，请舀吧。”

黑人十分不情愿地从马口铁罐里舀了尖尖一勺沙子倒在了大碗里。“把大碗在桌上传一圈。先生们，检查一下大碗……那么，先生们都同意上次你们每盘冰淇淋吃的草莓大致是这么多啦？很好。惠特克，再演示一次，24次。”铁罐里的沙子越来越少，都堆在大碗里了。威利试图用手揉去不停眨着的两眼中的睡意。“好，为了量准，再演示3次……好，马里克先生，拿起那个一加仑罐，告诉我还剩多少沙子。”

马里克往铁罐里瞧了瞧，说：“大约一夸脱，或许还少点儿，长官。”

“行了。”舰长故意点着一支香烟。“先生们，10分钟之前我召集了这次会议，我派人去拿些冰淇淋和草莓来。惠特克给我拿来冰淇淋，说‘没有草莓了’。先生们，你们谁能解释剩下的一夸脱草莓为什么不见了？”军官们偷偷地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好。”舰长站了起来。“关于草莓的事我倒有个不错的主意。不过，你们这些先生的责任就是维护舰上的秩序，防止像盗窃餐厅储藏室那样的犯罪。现在我指定你们大家组成调查委员会，由马里克任主任，去调查草莓的下落。”

“你的意思是明天早上开始调查吧，长官？”马里克问。

“我说的是现在，马里克先生。根据我的手表，现在还不是早上，而是凌晨3点47分。如果今天早上8点以前你们还得出结果，我就自己来解开这个谜——在将来的业绩评定报告中适当注明调查委员会未完成其指定的任务。”

舰长离开之后，马里克开始对惠特克没完没了地盘问。过了一会儿，他派人把司务长的其他同伴找了来。这三个黑人男孩并排站着，很有礼貌地回答各个军官连珠炮似的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他们那里弄出的情况是那天晚上11点半把容器锁好放起来之后——他们不记得是谁把它放入冰柜的——里面还剩些草莓——他们不知道还剩多少。凌晨3点值勤军官曾叫惠特克再给舰长送一份冰淇淋，结果发现容器已经空了，只能在容器底上刮下一些红色的汁液。军官们纠缠这几个黑人直到天亮也没有推翻他们讲过的这番话。最后马里克精疲力竭地放了这些勤务兵。

“这是条死胡同，”副舰长说，“也许他们把东西吃光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即使他们吃了，我也不会怪他们。再吃一顿也不够呀。”哈丁说。

“餐厅侍应生踩碎了草莓时，”威利打了个哈欠，“你们不应该给他套上口套。”

“我和史蒂夫根本不担心业绩评定报告，”基弗把头趴在两只胳膊上说，“你们这些小人物才会担心。我们两人谁都可以接替奎格，不管从哪方面讲，我们是出色的军官。我可以当面骂他——我实际上也骂过。上次业绩评定报告我仍然得了个4.0分。”

杜斯利把脑袋耷拉在胸前，发出雷鸣似的鼾声。马里克厌恶地瞥了他一眼说：“汤姆，睡觉前你独自写个报告，这样我现在就宣布休会。”

“过120秒，”小说家小声地说，“报告就放在你的书桌上。”他踉踉跄跄地走向房间，打字机开始哒哒地响起来。

早晨8点军官起居舱的电话蜂鸣器准时响了，是奎格打来的，叫副舰长到他房间去。马里克扫兴地把一叉子烤饼放了下来，喝了口咖啡，离开了起居舱。在路上听到这些话他高兴了起来：

“草莓战役，第二阶段。”

“准备放烟雾。”

“史蒂夫，你屁股上的伤怎么样了？”

“要是事情不妙，就往海里扔个染色标志。”

“谁是你的最近亲属？”

奎格坐在办公桌旁，穿着刚洗过的衣服，浮肿的脸已刮过并扑了粉。这给马里克不详的预兆。他把调查报告递给舰长，报告的标题是：草莓失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奎格转动着手里的钢球，仔细地看完

这两页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报告。他用手背把两页纸推开，“不能令人满意。”

“很抱歉，舰长。那些侍应生可能在撒谎，但是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他们讲的话是连贯一致的——”

“你们的委员会调查过他们讲真话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吗？”

马里克挠了挠头，两只脚在地上蹭来蹭去，说道：“长官，那就是说有人闯进了餐厅的冰柜。可是有一点，惠特克从未说锁被撬过——”

“你想过吗，会不会舰上有人复制了冰柜的钥匙呢？”

“不会的，长官。”

“是吗，为什么不会呢？”

马里克口吃了，“噢，——事情是这样的，长官，锁是我亲自买的。只有两把钥匙。另一把在惠特克手里——”

“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人趁惠特克睡着的时候偷走了他的钥匙，给自己复制了一把——你调查过这件事吗？”

“长官，我——要是那样，惠特克一定是睡得特别死的人，可我认为他不是——”

“你认为他不是，嘿？你知道他不是睡得特别死的人吗？你问过他吗？”

“没问过，长官——”

“噢，为什么不问？”

副舰长从小小的舷窗向外望。他能看见停泊在附近一个锚地的“卡拉马祖号”轻型巡洋舰的船头，这艘军舰也在莱特湾遭到一架自杀式飞机的袭击。船头被撞塌陷了，并且歪向一侧，所以马里克看到的是一块块裂开的被熏黑了的甲板，甲板上还吊着一台猛烈晃动着被炸坏的通风机。“长官，我想有很多很多的间接可能性，但是昨天晚上没时间对它们全部进行调查——”

“没时间，嘿？你们一直坐着开会开到现在？”

“长官，我相信报告上说的是我在5点过10分宣布散会的。”

“噢。在你躺在被窝中的三小时里，你本来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事情。既然谁也没想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就接过调查的任务，事先我曾讲过我会这么做。要是我解开了这个谜，而且我相当有把握会解开这个谜，那么委员会将因为让指挥官去干它的工作而必须受到处罚……派人去把惠特克叫来见我。”

整个下午，大约每隔一小时，司务长的助手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舰长的卧舱。在甲板上值班的威利负责安排这几个垂头丧气的人依次列队进去。上午10点钟，两名新来的少尉法林顿和沃利斯从海滩乘登陆艇到了

舰上，把威利的注意力从草莓危机上引开了。当两名新军官站上了后甲板等候水兵将他们的行李从小艇递上来时，值勤官威利审视着他们，并且立即得出定论他喜欢法林顿，不喜欢沃利斯。沃利斯的肩部向前弯曲，肤色淡绿，说话声调很高。他似乎比法林顿大几岁，而法林顿却像香烟广告中那个脸色红润、长相英俊、两眼碧蓝的少尉。旅途的纷乱和劳顿以及他环顾这艘肮脏破旧的军舰时所表现出的些许调皮的幽默感使他的长相美更加突出。威利喜欢他那弄脏了的灰色衬衣和那顽皮微笑。沃利斯的衬衣则浆得发挺。“先生们，在这儿等着。”威利说。他径直往前走，敲了敲舰长的门。

“有什么事？”奎格不耐烦地大声问道。舰长坐在转椅上，钢球在他那只搭在椅背上的手中飞快地转动着。黑人拉塞拉斯背对舷墙站着，双手放在背后，微笑时露出整个牙齿，汗水从鼻尖往下滴。

“打扰您啦，舰长，”威利说，“沃利斯和法林顿到这儿了。”

“谁？”

“新来的军官，长官——”

“噢，也大约是到达的时间了。知道了。我眼下没时间见他们。送他们去马里克那儿。告诉他给他们安排住处等等。”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刚转身要走，他的目光与拉塞拉斯的目光正好相遇。这个黑人投向他的目光就像一头被绳子牵着在路上走的小牛犊流露出的默默哀求的目光一样。威利耸了耸肩，走出了房间。

正午时分，舰长派人找来了马里克。“喂，史蒂夫，”他说——他斜躺在床上——“到现在为止，一切事情都完全照我设想的那样在进行。司务长的助手都开始讲实话了。我知道如何对付这些黑猿猴，我当食堂司务长的时候，这种事我干得多了。你尽可以把他们列为疑犯。”

“那太好了，长官。”

“恐怕我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了，可是时不时地这样做对他们的灵魂有好处。”舰长咯咯地轻声笑了，吓唬司务长的助手使他很开心。“凡是拿了惠特克钥匙的人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列为疑犯。惠特克是穿着衣服睡觉的，钥匙就系在他腰带上。而且他睡觉很惊醒。这可是我发现的。”奎格带着狡黠而得意的神气看了副舰长一眼。“那么，这就把案情集中到一点上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点着手进行调查，嗯？”

马里克以敬佩的目光看着舰长的脸，以立正的姿势站着——除非迫不得已，他决心一言不发。

“史蒂夫，给你讲个小故事。那得回到很久以前的和平时期啦。回到1937年吧，‘巴曾号’驱逐舰发生了类似的小疑案，当时我还是个地位低下的少尉，负责吃喝拉撒的小事。厨师的账上出现了5磅奶酪的差错。奶酪不在冰箱里，做菜没有用过，做三明治没有用过，哪儿也没有用过。我证实了这一切。就跟这些草莓一样，不翼而飞了。嗯，副舰长不屑一顾地说：‘奎格，算了吧。’但是你们都知道，我是那种打破沙锅问

到底的家伙。通过拐弯抹角的询问，连哄带骗的各种各样的手法，我发现，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个子馋鬼，名叫瓦格纳，一名狙击手，一天晚上趁厨师睡着了用蜡留下了他钥匙的印记，给自己复制了一把钥匙，一有机会他就在凌晨二三点钟的时候去偷吃。迫使他认罪后，他受到轻罪军事法庭因行为不端而被勒令退伍的处罚——我也在自己的晋级公文旅行袋中多了一份小小的表彰证书，当然这与我们的话题无关，不过在那个年头对一个少尉来讲，这对他的晋升是很有意义的——嗯，懂我的意思吗？”

马里克茫然地微笑着。

“现在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奎格说，“是查出‘凯恩号’上的哪个机灵鬼配了一把餐厅冰柜的钥匙。这不应该是件难事。”

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马里克说：“长官，你认为那就是事情的原委？”

“我没有认为任何鬼事情，”舰长突然恼怒地厉声呵斥。“在海军里你不能认为任何事情！我知道有人配了一把钥匙。其他一切可能性都被排除，对吧？你有什么要说的——草莓就那么不翼而飞了？”

“嗯，长官，我不敢肯定该怎么想——”

“真见鬼，史蒂夫，一位海军军官应该能够懂得简单的逻辑。我刚才费尽了口舌向你证明不可能有别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舰长重复了他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整个推理的思路。“那么，这次你懂我的意思吗？”

“长官，这次我懂了。”

“噢，谢天谢地总算帮了点小忙。哦……好了，下一步该这么做。叫所有的水兵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叫他们每个人写一份报告说明从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凌晨3点这段时间里他们的一切行动，去过哪些地方，并找出两个证明人，并发誓说的是真话，然后再交给你。所有的报告必须在今天17点交上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额尔班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铅笔写的电文。“长官，是海滩那边用信号发来的。”额尔班说，紧张地摸着塞进了裤腰里的衬衣。舰长看完电文，然后递给了马里克。这是发给“凯恩号”的命令，派它于当天下午离开乌里提环礁护送“蒙托克号”、“卡拉马祖号”和两艘遭损坏的驱逐舰去关岛。

“好的，”奎格说，“各部门做好出发的准备，这次护航改变任务，加上我们还有小小的侦察工作要做，我们应该有不少乐趣。”

“明白明白，长官。”马里克说。

“在这一点上，汤姆，我们可以利用一下你那三寸不烂之舌了。”舰长说道。他坐在办公桌前，水兵们的报告散乱地堆放在他面前。基弗背靠着门站着。这时已是第二天早上9点，“凯恩号”在几艘遭损坏的战舰的屏蔽下正平稳地行驶在无风的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坐下，汤姆，坐

下。坐在我床上。是呀，天已经大亮了，正像我想的那样，”舰长继续讲着。“我完全肯定我已经抓住那家伙了。从各方面看都说得通。就是那个也会耍这种花招的家伙。动机、机会、方法——一切都吻合。”

“他是谁啊，长官？”基弗小心翼翼地坐在床沿上。

“啊哈，那是我暂时的小秘密。我要你去作一次简短的广播。汤姆，打开有线广播系统好吗？就说——用你自己的话说，知道吗，这比我去讲要好得多得多——告诉他们舰长知道谁配了餐厅冰柜的钥匙。犯罪的当事人自己写的报告露了马脚，这份报告是舰上惟一与事实不符的报告，而且——嗯，然后说他必须在12点之前亲自向舰长自首。如果他自首，那要比我去逮捕他好受得多……你看你能把所有这些话都传达清楚吗？”

基弗犹豫不决地说：“我想我能，长官。我就这么讲。”他重复了舰长充满威胁的那番话的中心意思。“是这样讲吗，长官？”

“很好。尽量用完全同样的语言。快去吧。”舰长微笑着，兴奋得满脸通红。

脖子上挂着值勤军官望远镜的威利·基思正在右舷侧面巡行，眯着眼睛看着天空。舰桥上有股很浓的烟囱的烟味。小说家走到他跟前说道：“奉舰长的命令，请允许作一次广播——”

“当然可以，”威利说，“不过，先跟我到这儿来一会儿。”他领着基弗来到固定在驾驶室后侧的无液气压计处。灰色刻度盘上的指针远远地向左偏斜在29.55度处。“这是什么意思，”威利说，“今天天气多好，又平静又晴朗，一片蓝天啊？”

基弗若有所思地嘟起了嘴。“有台风警报吗？”

“史蒂夫已经在海图室把它们都标出来了。去看看吧。”

两位军官摊开一张很大的用蓝黄两种颜色标注的中太平洋海图，仔细地察看起来。海图上用红色小圆点标出了三条风暴路线，但是没有一条路线距他们所在的位置在数百英里之内。“嗯，我不知道，”基弗说，“也许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附近形成。现在是风暴季节。你把情况告诉舰长了吗？”威利点了点头。“他说什么啦？”

“他什么也没说，他只对我‘唔’了一声，近来他总是这样。”

基弗走进驾驶室，按了一下有线广播匣的说话控制杆。等了一会儿，他说道：“大家听着，奉舰长之命播送以下通知。”他缓慢而清晰地将奎格的话重复了一遍。驾驶室的水兵眯着眼睛交换了一下眼神，接着又重新茫然地睁大了眼睛。

奎格在房间里整整等待了一个上午。谁也没来。12点15时舰长开始派人去传唤各部门的水兵，有时单独传唤一人，有时两个三个地传唤。每隔15或20分钟大喇叭便会嗡嗡地响起新的传唤声。这样连续不断的盘问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然后奎格派人找来了马里克和基弗。当两位军官走进舰长室时，他们发现杰利贝利正在接受询问。这个文书军士又白

又胖的脸上毫无表情。“长官，要是我真知道，我会告诉你的，”他正在申诉说，“我的确不知道。我当时睡着了——”

“我观察的结果是，”奎格弓着腰坐在斜靠背的转椅上，两只手转动着钢球说道，“舰上的文书军士一般都能发现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噢，我不是说任何事情你都知道。我不是叫你告发任何人。我只是说我非常愿意批准你提出的到旧金山上文书军士长学校的申请。一旦这个疑案搞清楚了，罪犯受到了惩罚，轻罪军事法庭结了案办完了一切事情，啊，我想我就可以放你走了，波蒂厄斯。事情就是这样。”

瞬间激活的兴趣使文书军士呆滞的两眼顿时有了生气。“明白明白，长官。”他说完便离开了。

“好的，伙计们，”舰长兴高采烈地对两位军官说，“现在我们可以逼近了。”

“准备逮捕吗，长官？”基弗问。

“那是肯定的，”奎格说，“只要我们再核实另一个证据就可以了。你们来得正好，需要做些组织安排。”

“水兵们希望正午实施逮捕。”副舰长说。

“让他们猜测永远是好事。我们必须做的下一件事——实际上是最后一件事——是找到那把配的钥匙。先生们你们建议怎么办？”奎格咧嘴笑着，看看这个军官又看看那个军官。“相当棘手，你们认为，嗯？好吧，我们就这么做。很简单，分三步做：第一步，我们把舰上的所有的钥匙全收上来，给钥匙加上写有物主姓名的标签。第二步，对全舰以及舰上的每一个人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查，确定我们把所有的钥匙都收上来了。第三步，我们用所有的钥匙去开冰柜的锁。打开锁的那把钥匙，嗯，钥匙上的标签就告诉你犯罪当事人的名字了。”基弗和马里克被惊呆了。舰长扫视了他们的脸一眼，说：“嗯，有问题吗？或者你们同意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舰长，”基弗谨慎地说，“我想今天早上你对我说过你知道是谁偷了草莓。”

“当然我说过。今天下午我就跟那家伙谈过。当然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但是我揭穿了他的谎言。”

“那么为什么不逮捕他？”

“如果你要给他定罪，那还需要一点证据。”奎格用讽刺的口气说道。

“你说过他写的报告露了马脚——”

“当然露了马脚。从逻辑上讲是这样。现在我们需要的一切就是钥匙本身。”

“长官，你了解吗，舰上可能有几千把钥匙？”马里克说。

“有5000把又怎么样？从中挑选嘛，可能要一个小时挑选，而你仅需挑出几百把就能找出与锁相合的那把。你可以一秒钟核对一把，1分钟就60把，半小时就能核对1800把。还有什么别的事让你们为难吗？”

副舰长挠了挠头，深深吸了口气说道：“长官，很抱歉，我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我认为你会无缘无故地引起水兵的反感，对你产生对立情绪——”

“为什么行不通？”奎格低头看着转动的钢球。

“汤姆，你认为这个计划行得通吗？”马里克转身问火炮指挥官。

基弗侧眼看了看奎格，然后向副舰长眨了眨眼，摇了摇头。“史蒂夫，我不知道按计划做会造成什么伤害。”

“马里克先生，我想知道你的反对意见。”奎格带着不高兴的鼻音说道。

“舰长，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认为你还没有彻底考虑过这件事。啊——首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把钥匙——”

“让我在这儿打断你一下。我说有，因此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就有——”

“好吧，长官。就假设有，就假设开始搜查。可是舰上有上亿的洞孔、沟槽、裂缝、箱盒、角落，这些地方都可以藏一把钥匙。而且那钥匙随时可能被扔进海里。我们找到它的机会等于零。至于那家伙把它交给你，上面还有写了他名字的标签，你以为谁会那么傻呀？”

“世界上傻瓜有的是，”奎格说，“坦率地讲，既然你把我当成倒霉的白痴在跟我谈话，那么我认为他不会把钥匙交上来了。但是我认为他会把钥匙藏起来，而且我们会找到它，这将证明我的观点。至于把它扔到海里，别担心，他历经周折才弄到了钥匙就不会那么做——”

“长官，你可以把钥匙藏在前锅炉房里面，我可能搜寻一个月也找不到，仅仅就在那一个地方——”

“你所说的一切表明你没有能力组织一次彻底的搜查，我想也许你是对的。因此我自己来组织这次搜查——”

“舰长，你还说过要对所有人进行搜身。那就是说要脱光他们的衣服——”

“我们这儿气候温暖，谁也不会感冒。”奎格咯咯地笑着说。

“长官，恕我敬重地问你一句，为了一夸脱草莓而对全体船员大动干戈，这样做值得吗？”

“马里克先生，我们舰上有个小偷。你是不是建议我让他继续偷下去，或者发给他嘉奖状？”

“舰长，他是谁？”基弗插嘴问道。

奎格狡黠地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迟疑了片刻。然后他说：“这事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当然——嗯，就是额尔班。”

两位军官不由自主地以同样吃惊的语气惊叫道：“额尔班？”

“正是。幼稚无知的小额尔班。在我研究额尔班的心理之前，我也有点感到吃惊。他就属于小偷类型，错不了。”

“那太让人吃惊了，舰长，”基弗说，“啊，我要是怀疑，也会最后怀疑到他头上。”他说话的口气是善意的抚慰性的。

马里克狠狠地看着基弗。

舰长自鸣得意地说：“嗯，我告诉你吧，汤姆，这事确实费了一番思考。可是他就是那个——嗯，咱们着手干吧。史蒂夫，立即开始收缴钥匙。宣布明天早上10点开始搜查，告诉大家到那时凡是身上或随身物品中藏有钥匙的人都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明天我将亲自指挥这次搜查行动。”

两位军官走了出去，默默无言地沿着梯子下到了军官起居舱。基弗跟随马里克走进了他的房间，拉下了窗帘。“嗯，史蒂夫——他是，或者不是胡言乱语的精神病患者？”他低声地说道。

马里克坐到椅子上，用两只手掌使劲搓着脸。“别说了，汤姆——”

“我没再讲了呀，不是吗，史蒂夫？自从斯蒂尔威尔那件事之后，我就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可是新鲜事。这事已超过红标线了。”

马里克点了一支雪茄烟，吐出团团的蓝色烟雾。“不错。为什么呢？”

“它是真正的系统化的幻想。我可以把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地讲给你听。是杜斯利的调令引发的。这对舰长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当时你看见了他的情绪是多么低落。眼前发生的事是下一步。他正竭力恢复被击碎的自尊心。他要重新展现他海军生涯的最大辉煌——‘巴曾号’上的奶酪调查事件。草莓本来算不上件事。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一出侦察剧完美的序幕，通过这出戏他能向自己证明他仍旧是1937年满腔热情的奎格。他编造出有人配了一把我们冰柜的钥匙，那是因为为了他的缘故必须有这么一把钥匙——而不是因为它符合逻辑。它根本不符合逻辑。那是疯狂——”

“嗯，那么，你说草莓究竟是怎么回事？”

“噢，天哪，当然是食堂的小伙子们吃了。你明明知道是那么回事。还能是别的情况？”

“昨天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盘问他们。把他们脸都吓白了。而他很满意他们没有——”

“我倒希望听到他的盘问。他迫使他们继续撒谎。他希望他们是无辜的。不然他这出伟大的钥匙戏就演不下去了，难道你还不明白——？”

“汤姆，你说的不是实情。只是你想像出来的另一种理论而已。”

“我说的是一个患了妄想狂的舰长，否则就没有妄想狂这种病了。”基弗反驳道。马里克不耐烦地从书桌上拿起一页航海日记开始看起来。小说家心平气和地说：“史蒂夫，你熟悉《海军条例》的184、185和186条款吗？”

副舰长跳了起来。“天哪，汤姆。”他悄声说。他把头伸到窗帘外仔细看了看起居舱的过道。然后他说：“小声点。”

“那么，你熟悉吗？”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副舰长深深吸了口气，鼓起了腮帮子。“发疯的是你，不是舰长。”

“那好吧。”基弗说，他直视着副舰长的双眼，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副舰长在医学日志上写下了很长一条，写完之后他把纸夹放好，锁上保险柜，取下那卷厚厚的蓝皮《海军条例》。他打开书，转过头看了看已放下门帘的门口，然后站起来用门栓关上了金属门，这种门过去几乎从未在热带地区用过。他翻到184条用单调又含糊不清的声调大声地缓慢地念道：

“可以想像在出现极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的情况时部下有必要解除指挥官的职务，将其逮捕或列入病人名单；但不经海军部或别的适当上级机关的批准绝不允许采取此种行动，除非请示这样的上级机关会造成延误或具有其他显而易见的理由真正无法做到……”

(1) 佐根森的昵称。——译者注

27 搜查

头顶上聚集着大片的灰色云彩，从西边刮来一股强风吹散了烟筒的烟雾。每当这股强风向右舷刮来时，“凯恩号”就急剧地向另一侧倾斜。黑幽幽的汹涌的海面上开始出现一排排白色的浪花。水兵们踉踉跄跄地这儿那儿不停地走动，收集钥匙，分发标签，借用钢笔、铅笔，同时不停地轻声咒骂着。

到7点钟时威利·基思已经找他那个部门所有的人谈过话。他的床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纸板箱，里面装着纠缠成一团的四百多把挂着标签的钥匙。他举起纸板箱，托着它摇摇晃晃地穿过军官起居舱，沿着动荡的梯子后退着爬上了主甲板，又沿着被雨水打湿的滑溜溜的过道缓慢地移动到了舰长室。他踢了踢门，门发出空洞的响声。“长官，请开门。我两手都拿着东西。”

门开了，舰长室里的灯也自动地关了。威利跨过舱口围板走进黑暗的房间。门眶唧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灯应声骤然明亮起来。

房间里有四个人：舰长、沃利斯少尉、杰利贝利和上士贝利森。舰长的床成了钥匙的海洋——似乎有10万把钥匙，各种形状的铜钥匙、钢钥匙、铁钥匙，互相纠结在一起，也和白色标签的绳子纠缠着。甲板上堆满了纸板箱。杰利贝利和贝利森正叮叮当当地将钥匙分成两堆。沃利斯少尉正把小的那堆钥匙一把一把地递给舰长。奎格坐在办公桌前，脸色发白两眼发红，但充满了热情，一把一把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中，用劲转动这些钥匙，最后又将它们扔到两腿之间的箱子里。他抬头看了一眼威利，厉声说道：“别呆傻傻地站在那儿，把它们倒出来，快走。”接着又重新有规律地反复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中，每插一次便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哒声。屋里的空气充满了恶臭和烟雾。威利将钥匙倒在舰长的床上，赶快离开房间，走到外面的舰艏楼上。

倾斜摆动的雨幕从船头横扫而过。风吹动着他的两条裤腿，雨点打在他的脸上。威利费劲地躲到了艏楼室的背风面。船头落入了波谷，当它再次升起来时，它把一个大浪切开成两股泡沫翻滚的黑色水流，浪花从威利身旁飞过，弄得甲板和舰桥全是水，然后滴落到威利的身上。

在各种各样的天气里，威利喜欢舰艏楼的这些孤独时刻。“凯恩号”上的生活是折磨人的、令人苦恼的，宽阔的大海和清新的海风便成为一种慰藉。在风雨交加的晚期的暮色中，威利能够看见在天幕的背景下“蒙托克号”、“卡拉马祖号”以及距离最近的那些驱逐舰的模模糊糊的形状，在灰黑色的海洋上它们是些显得更黑的上下颠簸的小物体。这些物体里有灯光、温暖、嘈杂声、海军生活的上千种礼仪以及——就威利所知——像“凯恩号”上草莓事件那样疯狂和不可思议的危机。在其他军舰舰桥上的值班人员中，当他们看见这艘窄小的旧式扫雷舰落入深深的波谷时，有谁会想到它的水兵正低声议论哗变的事，而它的舰长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试着将无数把钥匙插入一把锁的锁孔中，而且他的两眼

还兴奋得闪闪发光呢？

在威利的生活中海洋是惟一大过奎格的事物。在威利的意识里舰长已膨胀成一种无所不至的存在，一个恶意和狠毒的巨人。但是每当威利的心灵里出现大海和天空，他就能够，至少是短暂地，将奎格降格为一个病态的用心良好的人，拼命地干着一项他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与大海相比，“凯恩号”上因头脑发热闹出的那些小事端，像最后期限啦、案情调查啦、古怪的条令啦、可怕的发脾气啦，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缩小和平息为连环漫画——尽管是短暂的。威利不可能将这些想像带到甲板下面去。一次令他精神紧张不安的叱呵、军官起居舱的电话蜂鸣器一响、一张铅笔写的条子都会使他再次被那狂热的世界所吞没。但是这种轻松的心情在其持续期间是十分美妙的、使人精神振奋的。威利在昏暗的浪花飞溅的舰艏楼上停留了半小时，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潮湿的海风，然后走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当“凯恩号”驶入关岛的阿普拉港时天仍旧下着雨，岛上多岩的小山显得灰蒙蒙的。舰艇缆在一个系泊浮筒上，就新的2200吨的“哈特号”驱逐舰的旁边。缆绳一系牢，奎格就命令武装卫兵沿左舷每隔20英尺站立一人以防有人将钥匙传递给驱逐舰上的某个朋友。他还派佐根森到“哈特号”上，要求其信件检查官告知“凯恩号”舰长是否在“哈特号”的邮件中出现过钥匙。这位信件检查官是一个两眼深陷在黑眼圈里的极瘦的海军上尉，他瞧着佐根森，怀疑他患了精神病，并叫他把他的要求重复两次。然后他才勉强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威利正在帮助喜气洋洋的杜斯利收拾行装。奎格终于放走了这个少尉，他已做好安排，10点钟随“哈特号”的小艇去海滩。“你为什么不在周围观察观察搜查的情况？”威利说。

杜斯利咯咯地笑起来，刺啦一声拉上他那漂亮的猪皮提箱的拉链。他穿着散发出樟脑味的蓝色海军服，左胸上装饰着一条新的黄色缎带及两枚战斗勋章。“威利，只要离开这艘该死的军舰对我有好处，我就离开它。我不喜欢在这里度过的每一秒钟，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太多的一秒钟了。至于这次搜查行动，你不会找到任何钥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钥匙。”

“我也认为没有，但是这次搜查将会是——”

“我不是说我认为有没有，威利。我明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钥匙。”少尉弯下腰照了照镜子，梳了梳金黄色的长发。

“确切地说你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讲。我马上就要获得自由了，我不想再和那个大腹便便的小矮疯子有什么牵连了。”杜斯利将粉红色的发油洒在发刷上，细心地梳理着发卷。威利抓住他的肩，把他的身子转了过来。

“杜斯^(a)，你这个该死的油头粉面的家伙，你是不是知道能解开这个荒唐的混乱案子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不然我就对奎格讲你隐瞒了实情，所以帮帮我吧——”

少尉笑了起来。“得了，威利，你不会对‘老耶洛斯坦’讲什么的，我了解你。10个月来我一直在利用你这个弱点。威利，很抱歉我利用了你。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对你讲我是个没用的人。我就是这种人。我在纽约还稍有一些可取之处，在那儿我可以——”

“杜斯，关于那些该死的草莓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这位身材苗条的少尉迟疑起来，咬着指甲。“说真的，不对你讲实话是可耻的，但是我要坚持一个条件。等我离开20分钟之后你才能对别人讲这事——”

“行，行。你知道些什么？”

“是食堂那帮勤务兵。我亲眼看见他们从容器里刮取草莓。是在凌晨1点钟。我值完中班下去上厕所。他们正高兴地吃着呢。我想他们没有看见我从食品储藏室旁边走过——”

“那次开会你究竟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讲出来呢？”

“威利，你没有良心吗？那天晚上你没有看见惠特克的脸色吗？即使用烧红的铁丝刺进我的指甲也休想让我讲出实情。”他把提包从床上拽了下来。“上帝啊，想到我就要自由了，要离开这个疯人院了——”

“走运的小子，”威利吼叫道，“拿上你那张穿紧身胸衣女郎的广告照片了吗？”

杜斯利显得有些尴尬，笑了笑，脸也红了，“我想战后你可以拿这事来敲诈我。威利，整整十天她在我眼里是绝对神圣的。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如果我在这艘舰上呆更长的时间，我想我会开始坚信我就是纳尔逊勋爵。”他伸出手。“威利，我自己没用，但我会尊敬英雄。握握手吧。”

“去你的。”威利握住他的手轻声说道。

惠特克来到门口。“全体军官开会，基思先生，马上——”

军官起居舱里挤满了军官、轮机长、一级军士长，大家都围着餐桌，大多数人都站着。奎格坐在桌子上方，手里转动着钢球，抽着烟，屏气凝神地研究那几幅摊开在他面前桌子上的用红色蜡笔标注的图表。杜斯利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人群溜了出去。奎格开始概述他的搜查计划。他事先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顶层甲板上，分组脱衣服搜身，然后再让他们回到下面已搜查过的地方。这样安排的用意是无论什么时候那把丢失的钥匙都不可能从未经搜查的地方转移到已经搜查过的地方去。就这一点而言，威利觉得这个计划是巧妙的而且是有效的。他对奎格感到有些难过。舰长因愉快和兴奋而变了样，他似乎在许多个月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高兴，而一想到他整个能量的暴发只是无的放矢又不免感到痛心。散会的时候威利拍了拍马利克的肩膀说：“史蒂夫，得跟你谈谈。”他们走进了副舰长的房间，威利将杜斯利讲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天哪，”马里克疲乏地把头靠在拳头上说，“原来是这样，最终——食堂那帮小子——”

“去告诉老家伙？”

“噢，当然，立刻去。现在把整个舰翻个底朝天干吗？我对不起这些勤务兵了，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他们没有权利吃那些该死的草莓——”

马里克到上面的舰长室去了。钥匙仍旧成千上万地堆在甲板上的一个个纸板箱里。舰长坐在转椅上，懒洋洋地摆弄着那把锁。他穿着新制服，脸刮得光光的，皮鞋也擦得锃亮。“你好，史蒂夫。准备开始行动吗？当然，我要你来管这事，不过我要密切监视着。你说什么时候——”

“舰长，有些事已经弄清楚了。”马里克把杜斯利讲的情况重复了一遍。当奎格明白了话中的含义后，他的头开始下垂在两肩之间，原先的茫然怒视的目光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

“让我们直截了当把这事说清楚。杜斯利告诉了基思，基思又告诉了
你。杜斯利就是目睹者，而他已经走了。对吗？”

“对，长官。”

“我们怎么知道杜斯利或者基思讲的是真话呢？”

“舰长，他们两个人都是海军军官——”

“噢，别给我讲那些废话了。”奎格从办公桌上的碗里拿出一对钢球。“杜斯利是能够在离开的时候搞恶作剧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讲过这件事。基思却选了个十分合适的时间给我们讲这件事——在杜斯利离开之后——”

“长官，杜斯利曾要他答应——”

“我知道，你已经讲过了。嗯，如果现在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我会好好收拾杜斯利先生的。他以为他已经逃脱了，是吧？哼，我可以从海滩上把他召回来当物证——他的飞机还没起飞——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世界末日。但是正如我说的，可能整个事情都是基思编造出来的，所以——”

“长官，威利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干——”

“我怎么知道他想保护谁？”奎格说。“他对上级的忠诚等于零，那是肯定无疑的。也许他要保护的是向下面一个特殊的方向。不管怎样，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呢。”

稍停片刻之后马里克说：“长官，你要继续搜查下去吗？”

“为什么不？杜斯利先生也好基思先生也罢谁都没有拿出钥匙，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舰长——舰长，如果食堂的勤务兵吃了草莓就没有钥匙了。你还认为你的两个军官向你撒了谎？”

“我不是在认为一件该死的事，”奎格带着鼻音大声说道，“这正是我们要找那把钥匙的原因。谁也别想戏弄我，让我相信不存在这把钥匙。

现在我们行动吧！”

暴风雨掀起的汹涌波涛从公海冲向海港。“凯恩号”和“哈特号”前后颠簸着，左右摇摆着。相互碰撞摩擦着，把护舷板挤成了碎片。威利松弛地坐在空无一人的驾驶室里舰长的椅子上，看着贝利森和三个水兵冒着大雨一边在舰艙楼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和咒骂着，一边加固缆绳和增加救生艇座中的帆布防摩擦装置。马里克进到驾驶室，他的黑色雨衣往下流着水，他打开了有线播音系统。威利既听到了他的正常讲话声，也听到了扩音器失真的嗡嗡声。“大家听着。开始搜查。开始搜查。全体人员都到顶层甲板。扫清所有的场地。个人搜查将在前面盖布下面的井形甲板上和后面的水兵淋浴室进行。”

威利从椅子上跳起来。“史蒂夫！你没有把杜斯的话告诉他吗？”

“他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搜查——”

“但是那毫无意义——啊，那是——那是荒唐的——”

“干起来呀，威利。派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在后面进行人身搜查。天哪，还要在这种天气里——哎——”

“法林顿和沃利斯没分派任务。如果你需要，可以找其中一个帮助你——”

威利朝后面走去。摇晃颠簸的主甲板上乱作一团。穿着滴着水的雨衣或湿透了的粗蓝布海军服的水兵们在井形甲板上围着哈丁和佩因特转来转去。两名水兵裸着身子站着，在阴沉着脸的人群里显出奇怪的粉红和白色，他们的脸上露出尴尬、违抗和顽皮的鄙视的神情。两位军官翻弄着他们的衣服，沿右舷间隔站立的卫兵弯着腰，靠在步枪上，与其他水兵开着玩笑。法林顿少尉站在军官起居舱的入口处，一只手吊在舱口顶上，以一个孩子参观畸形动物展览时表现出的既觉得有趣又感到可怕的眼神观看着眼前进行的搜查。

“法林顿，”威利穿过甲板时呼叫道，“你跟我来。你协助我。”

“是，是，长官，”少尉说，并跟在威利后面齐步行进。走下左舷的过道时，中尉转过头看了看，“毫无疑问，你觉得这事很古怪吧。”

“噢，基思先生，我正觉得摸不着门，用不上劲。我很高兴有机会帮帮忙。”

威利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说话的语气里带着适度的遵从那是明白无误的。15个月以前威利同马里克中尉和戈顿上尉讲话时就是这种语气，当时在威利看来他们是很高的上级，是海上战斗经验很丰富的人。能得到这样的奉承威利一时感到很满意。他还想到也许“凯恩号”本身就使法林顿感到非常困惑和奇特，所以目前的搜查行动并不使他感到吃惊。威利很难想像“凯恩号”对新来的人有什么影响，也很难重新描述两位新来的少尉当时的心情。

他们两人从过道里出来后便走到另一群浑身湿透、郁郁寡欢的水兵

中间，这些水兵在雨里毫无目的地游来荡去，威利把他们赶到有遮雨的地方，按照字母顺序组织他们脱下衣服。水兵们两人一组地走进淋浴室脱掉了衣服。法林顿井井有条地开始干起来，帮助威利搜索那些湿漉漉的衣服。威利感到很宽慰，又一位军官终于登上了“凯恩号”。

第一个脱掉衣服的是“肉丸子”，他赤身裸体，满身毛茸茸的，矮胖身材，站在那里咧嘴笑着，威利摸了摸他的粗布工装和鞋子，闻到一股强烈的动物气味便皱起了鼻子。他急急忙忙把衣服和鞋退还给他。“好了，‘肉丸子’，穿上吧。”

“啊，基思先生，”这位小艇艇长天真地说，“你不检查我的屁股了？”

说话的语气是和善的，威利马上做出决定不必生气。“不用了，谢谢。我不求什么非凡英雄行为勋章。”

“老家伙真是亚洲味十足啊，长官，是吧？”“肉丸子”说道，伸腿穿上了裤子。

“不用担心舰长的事，”威利严厉地说，“说话放尊重点儿。”

“天哪，长官，我只不过在说基弗先生对我们全体人员讲过的话——”

“我不感兴趣。别在我面前自作聪明地谈论舰长，懂吗？”

“懂，懂，长官。”小艇艇长哼哼唧唧地说道，显得非常局促不安，致使威利立刻感到很愧疚，让水兵们脱衣服的做法刺激他的神经。在他看来这几乎就是德国式的强奸人权，而且水兵们的完全顺从屈服也表明奎格的管理制度已经削弱了水兵的精神。他们惟一的抗议是开些淫猥下流的玩笑。看见小艇艇长那么轻易地就被吓得六神无主，威利感到十分内疚。

奎格的脑袋从门口伸进了淋浴室。“好啦，好啦，好啦。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是的，长官。”威利说。

“很好，很好。法林顿也在干，嗯？很好。很好。”这个脑袋咧嘴笑了，点了两下便消失了。

“谁有香烟？”威利有点紧张不安地问道。

“这里有，长官。”“肉丸子”递给他一包香烟，迅速地划着了火柴，窝起肥胖的手掌挡着风。在威利抽着香烟时他亲切地说：“真让人神经紧张，是吧，长官？”

奎格舰长迈着急促的步子向前走，毫不理睬簇拥在门口和舱盖布下的水兵们投来的带有恶意的目光。雨点落在他那黄色的雨披上四处飞溅。他碰见了从前轮机舱狭窄的舱口爬出来的马里克。“喂，喂，史蒂夫。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长官。”副舰长红着脸流着汗说，“当然，才刚刚开始——大约需要四个小时——但是他们确实在努力干——”

“很好，很好，巴奇是个你可以信赖的人。是的，先生，事实上，史蒂夫，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军士和上士的表现令人自豪，在这方面军官们也一样。嗯，甚至基思——”

“请原谅，长官。”文书军士杰利贝利走到舰长的胳膊肘边说道。他敬了个礼，喘着气，又看了马里克一眼。

“什么事，波蒂厄斯？”

“你——要我写个报告，长官。我已经给你写好了——”

“噢，对，对。对不起，史蒂夫。留心搜查的事情。继续进行。跟我来，波蒂厄斯。”

奎格关上了舰长室的门，说道：“那么？”

“长官，你上次提到过旧金山文书学校的事吧？”杰利贝利的目光显得狡猾又胆怯。

“当然提到过，波蒂厄斯，我不会拿这种事当儿戏的。如果你有什么可以证实的信息——”

“长官，是食堂的那些勤务兵。”肥胖的文书军士小声说道。

“噢，见鬼去，不会的。真倒霉，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长官，军士长贝利森看见他们了。大约是那天晚上1点钟。他从前水兵舱掷骰子赌钱后回来。他从食品储藏室经过。他跟两个军士长说过，而且——”

“你是要对我说纠察长看见有人偷东西而不逮捕他，甚至不向我报告吗？”奎格从衣兜里掏出钢球开始转动起来。他脸上愉快的神色在慢慢消退，而病态的皱纹又重新出现了。

“对了，长官，他没多想这件事，明白吗？因为食堂的勤务兵，嗯，他们总是吃军官餐厅剩下的东西。这不是新鲜事。后来，当事情闹大了他为他们感到难过，他认为他们全都会受到行为不良的处分，所以他就不吱声了。但是全舰都传开了，长官，就在今天早上——你可以很容易证实这点——”

奎格倒在了转椅里，呆滞地环顾着堆在甲板上的大量钥匙。他的嘴微微地张着，下嘴唇往里卷缩着。“波蒂厄斯，我们这次谈话要永远保密。”

文书军士的脸抽搐了一下，懊悔地斜睨一眼，说道：“我一定保密，长官，我希望这样。”

“把你的入学申请书打出来，加上同意的批注，我会签字的。”

“谢谢你，长官。”

“就这样吧，波蒂厄斯。”

半个小时以后，马里克开始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舰长出了什么事。按计划的要求，在副舰长集中注意力搜查迷宫般的操作场地时，奎格应当在顶层甲板和前舱进行监督，但是这位繁忙的面带笑容的指挥官的身影却从搜查现场消失了。马里克来到舰长室敲了敲门。“进来，”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道。舰长穿着内衣躺在床上，两眼瞪着天花板，两只手都转动着钢球，“什么事，马里克先生？”

“对不起，长官——我原以为你在顶层甲板监督——”

“我头痛。你接管吧。”

停了片刻，副舰长拿不定主意地说：“明白明白，长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像你要求的那样进行彻底的——”

“那么派个人协助你。”

“明白明白，长官。我刚才只是想问你——你认为我们必须把舱底的压舱铅块都搬出来以便查看所有铅块的底下吗？那可是要命的活儿。长官——”

“你干什么我不管。别打扰我了。我对这整个的愚蠢行为烦透了。没有我的悉心照料，这艘舰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当然，你什么也找不着，而如果你找不到我也毫不在乎。我已经习惯这样看问题了：凡是我要在舰上干的事情，没有一件干好了的。当然，马马虎虎地搜查就等于不搜查，不过继续搜查吧，按你的方法查。让我清闲清闲。”

“长官，”副舰长为难地说，“你希望搜查行动继续下去吗？”

“当然我希望它继续下去！我为什么不呢？”舰长用胳膊肘支撑着坐了起来吼叫道，发红的两眼瞪着马里克。“我仍然要求把这艘舰从船头查到船尾，查遍该死的每一寸地方！好了，请出去吧，我头痛！”

虽然马里克沉着脸坚持继续搜查，但是水兵们很快感到事情发生了变化。舰长的消失以及副舰长的敷衍了事立刻得到了反应：搜查人员、军官和军士长都一样，越来越松懈了，水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讲下流话。到了中午，搜查行动最终变成了一场低劣的闹剧，军官们感到尴尬，水兵们却觉得很有趣。搜查人员就像受了贿赂的海关检查员一样只是懒洋洋地走过场而已。1点钟时马里克接受了他的所有下属不可当真的报告，相信他们所说的各个部门都搜查过了，因此宣布停止搜查行动。雨已经停了，空气又潮湿又闷热。副舰长来到舰长室，发现窗帘拉上了，奎格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已经完全睡醒了。“哎，找着了没？”奎格说。

“没找着，长官。”

“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嗯，至少我正确地检验了我的下属的能力和忠诚。”舰长翻了个身，脸转向了舱壁。“喂，把这些钥匙拿出去，还给他们。”

“是，长官。”

“你可以给大家传个话，如果有人认为我输了，他们很快就不会这么想的，到时候我会实施逮捕的。”

“明白明白，长官。”

副舰长命令一些水兵把几箱钥匙抬出去放到井形甲板上。他要求威利·基思、沃利斯和法林顿发还这些钥匙。水兵们挤在舰桥与厨房甲板室之间一块很小的场地上，笑着叫着，互相摔着跤，而军官们则开始单调乏味地整理成千上万的钥匙，按标签呼叫姓名将其归还原主。一场愚蠢的狂欢作乐失去了控制。“哈特号”上着装整齐的水兵倚着栏杆排成一行，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凯恩号”上的水兵作怪相，扮鬼脸，倒立行走，唱下流歌曲和疯狂地跳快步舞。恩格斯特兰德拿出吉他为《让我享尽富贵》《你好，加富查林》《英国的私生子国王》《追求奥莱利女儿的人》等小曲伴奏。“肉丸子”出现了，只穿了一条肥大的粉红色裤衩，裤腰处鼓出一把巨大的黑色钥匙。军官们缠身于纠结成团的大堆大堆的钥匙，无法去干涉水兵们兴高采烈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距舰长室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欢闹可能已传到那黑暗炎热的屋里，可是奎格没有讲一句反对的话。

与此同时，马里克已回到下面自己的房间。他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点着了一支很长的雪茄烟，从他的台式保险柜里取出了“医学日志”，开始从第一页看起。当他翻过最后一页并把日志放在一旁时，雪茄烟已抽完一半。他继续抽着，睁大两眼凝视着绿色的舷壁，直至他嘴唇已感到烟屁股已经发烫。他弄灭了雪茄烟，按了按床边的蜂鸣器。不一会儿惠特克出现在门口，“长官？”

马里克眯着眼向惊魂不定的黑人微微一笑。“轻松点，惠特克，我只是要你去找基弗先生，如果他有空叫他到我的房间来一趟。”

“是，长官。”惠特克讪笑着跑开了。

“汤姆，关上门，”小说家到了之后马里克说，“不是门帘，是门。”

“明白，史蒂夫。”基弗关上了嘎吱作响的金属门。

“很好。噢，我有些东西给你看。”马里克把纸夹递过去，“舒舒服服找个地方坐下，长着哩。”

基弗坐在椅子上。看完头几段后他迷惑不解地看了副舰长一眼。他又看了几页。“天哪，连我也忘掉了其中的一些事。”他喃喃地说。

“看完以后再说——”

“嘿，史蒂夫，这就是近几个月来你一直在写的神秘小说吗？”

“你才是小说家，不是我。继续往下看吧。”

火炮指挥官看完了整个日志。马里克坐在床上，两只手掌慢慢地搓着赤裸的前胸，观察着对方的脸。“好了，你认为怎么样？”当基弗把纸夹放在桌子上后他说道。

“史蒂夫，你可以任意摆布他了。”

“你这么看？”

“我祝贺你。这是一个偏执狂的临床描述，一份完整的病历，毫无怀疑之处。你完全掌握住他了。你干了件了不起的事——”

“好了，汤姆。”马里克把两腿伸出床边，身子向前倾。“我准备到这边海滩上的第五舰队司令部去一趟，按照184条的规定告发舰长。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基弗用指头敲击着书桌。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你肯定我希望我跟你一起去吗？”

“是啊。”

“为什么？”

“汤姆，当我们和‘冥王星号’停靠在一起时我告诉你原因了。你是惟一懂得精神病学的人。如果让我来讲这件事我会把自己弄成该死的白痴，将整个事情搞得一团糟——”

“你用不着说话，你的日志把该讲的都说了。”

“我会进去见到舰队司令的，他们会把医生叫来，而我自己是讲不清这件事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是作家呀，你认为日志就足够了。对门外汉来讲，要写出个像样的东西有多困难。你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当其他人通过看日志去了解情况时——我必须让你跟我一块儿去，汤姆。”

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那个狗娘养的不让我去见我弟弟。”基弗声音颤抖地说道，两眼闪着愤怒的目光。

“那不是一回事，汤姆。如果老家伙头脑有病，那就用不着生什么气。”

“完全正确——我将——我现在就跟你去，史蒂夫。”

“很好，汤姆。”副舰长蹦到了甲板上，伸出了手，抬头看着基弗的眼睛，身材矮胖、胸围特别宽的渔夫和体态瘦长的作家紧紧地握住了手。“要是有新军装，你最好换上。”马里克说。

基弗低头瞧了瞧自己满是油迹的衣服，笑了起来。“那是在弹药库爬来爬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钥匙时弄脏的。”

当无线电通讯兵送电报来时，马里克正在往脸上涂皂沫。“长官，是舰间通话记录。我敲了舰长的门，往里面看了看，他好像睡得很香——”

“我收下吧。”

电文写道：

阿普拉港所有舰只必须在17点之前起航，执行任务的各舰向南机动航行以避免快要到达关岛的查理号台风。

副舰长用湿毛巾疲乏地擦了擦脸，把电话从墙上的托架上拿了下来，接连几次给舰长拨电话。奎格终于接了电话，睡意朦胧地告诉他让军舰做好出海的准备。

基弗穿着内衣，当副舰长进来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在擦鞋。小说家笑了起来，把鞋刷扔到了一边。“缓期执行枪决。”

“不会很久的。回来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它——”

“一定，史蒂夫，一定。我支持你。可是我并不喜滋滋地盼望这件事。”

“我也一样。”

(1) 杜斯利的昵称。——译者注

28 走访哈尔西

“凯恩号”随同匆忙离开阿普拉港的各式各样的舰艇顶着急风暴雨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已经行驶两天了。台风在北面150海里处刮过。第二天早晨大海平静下来了，一阵温和的海风吹来，海面上下着灰蒙蒙的毛毛细雨。舰艇分成了两队，一队驶回了关岛，另一队继续前行去乌里提环礁。“凯恩号”加入了去乌里提环礁的护航舰队。

仅仅是碰上了暴风雨的尾流，这艘老式扫雷舰及其水兵就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剧烈的摇晃颠簸摔碎了盘子、瓶子、椅子和小用具，使储存品从架子上掉下来又脏又乱地堆在甲板上，使舷侧进水在过道里到处流淌，变成棕色，十分肮脏，而且使锈迹斑斑的船壳出现了很多裂缝。天线刮倒了，一个小艇吊柱和两个深水炸弹架弯曲变形了。两天没有吃上热的饭菜。顾不上洗脸的蓬头垢面的水兵一次只能在摇摇摆摆的床上睡几分钟。阳光明媚草木葱茏，环礁湖平静如镜的乌里提环礁在“凯恩号”官兵们的眼里简直成了天堂——特别是这次到达这里更是如此，以前他们习惯于称呼它为小海湾，还加上各种难听的形容词。

“哈尔西就在这儿的‘新泽西号’上，”当“凯恩号”驶入穆盖航道时，马里克站在左舷低声对基弗讲。“它挂着南太平洋海军旗和一面四星旗。”

基弗用望远镜看着这艘新的灰色战列舰驶向航道入口附近的一个冷冷清清的锚链。“我们隶属第五舰队司令部，对吧？”他小声说道。“我们在关岛失去了机会。如果我们回去，那么——”

在另一舷，奎格正在向舵手喊叫：“稳舵前进！我说的是稳舵，该死的！不要把那个航道浮标撞沉了！”

副舰长说：“哈尔西对我是够好了。这是紧急情况。一下锚我们就到那边去——”

“马里克先生，”奎格叫道，“请你告诉我下锚的方位好吗——”

两位军官坐在快艇的尾部，看着环礁湖波光闪闪的水面下迅速繁殖的众多的灰色水母。基弗抽着烟。马里克连续有节奏地卜咚卜咚地敲着他那装有医学日志的棕色公事皮包。快艇在平静的海面上沿着航道喋喋地向两海里以外气势宏伟的“新泽西号”开去。“该死的太阳太热了。咱们到顶篷下面去吧，”小说家说，把烟头扔进了海里。“我们真走运，”当他们已舒舒服服地坐在有裂缝的皮垫上，马达的噪声使快艇的水兵听不清他们的谈话时，他继续低声说道：“上个星期他一直非常正常。”

“嗯，最近情况一直是这样，”副舰长说，“干完一件蠢事之后，接着一段时间他又好了，然后又干出一件更荒唐的事。”

“我知道，史蒂夫，你认为我们有机会被直接送到哈尔西面前去吗？”

“我想也许有吧。我认为184条讲的情况不会每天都发生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乐意直视哈尔西的眼睛并对他讲我的舰长十分荒唐。”

“我自己很不愿意这么做。”

“事实是，史蒂夫，遇上风暴的时候‘老耶洛斯坦’对舰上的事处理得很好，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绝不是要袒护他，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听我说，对病人而言他干得很好，”副舰长说，“惟一令人不安的事是，因为他随时可能发疯，我从来睡不好觉。”

“令人惊讶的是，”基弗又点着一支烟说，“这些偏执狂能在完全精神错乱和符合逻辑的行为两者之间狭窄的分界线上灵巧地行走。这是他们显著的特点。实际上，只要同意他们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可能只与现实偏离30度左右——不必是180度——那么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变成合理的了。就拿‘老耶洛斯坦’举个例。他的基本前提是什么？那就是‘凯恩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撒谎者、叛徒和懦夫，因此只有在他不断地指责、暗中监视、威胁、尖叫并进行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这艘舰才能正常运作。那么你怎么证明他的前提是错的呢？”

“你永远也无法向他证明这一点，”马里克说，“这就是他的病症，是不是？但是任何一个人、局外人都知道没有一艘舰艇会有那么一个完全不中用的编制名额。”

“嗯，希望一位名叫哈尔西的局外人也那么看问题。”

过了一会儿，基弗说：“就拿你的日志来说吧。单独地看，日志中所记的每一件事奎格都能辩解。六个月不放电影？为什么不放呢？在《海军条例》那本书中，藐视长官是最严重的犯法行为啊。为衬衣下摆的事大兴问罪之师？对制服要求严格是值得称赞的，一个扫雷舰舰长能做到这点更是不寻常啊。水荒？明智的谨慎嘛，也许过于保守了一点，但是完全符合理论，目的是避免缺水。你怎么证明他真的是为了拉比特逃跑的事而对水兵进行报复呢？幸运的是，当你把每件事加在一起时，事情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仍然——”

砰，砰！快艇减速了，“肉丸子”叫喊道：“已经靠近‘新泽西号’的舷门了，马里克先生！”

两位军官爬出来靠近舷边。战列舰一侧那宽大平整的钢墙挡在他们面前，像高高耸立的一座摩天大楼，并向两边延伸出去几个街区似的，把珊瑚岛全遮住了。马里克跳到了舷梯平台上，这是一块在陡直的舷梯底部被海水漂白了的很小的正方形木头格栅。基弗跟在后面。“停在附近等我们。”副舰长向“肉丸子”喊道。他们跳上了舷梯，把索链弄得叮当响。值勤官是个矮个子圆脸的海军少校，两鬓已经灰白，穿着非常干净浆洗得笔挺的咔叽布军装。马里克询问海军军官办公室的位置。值勤官简洁地给他指了方向。“凯恩号”的这两位军官离开了上层后甲板区，慢慢地向舰艏走去，环顾着新泽西号那壮丽的主甲板。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然而在某些方面，也和“凯恩号”的世界一样，只是外表改变了。他们来到舰艏楼上，这里有锚链、锚链轮、速脱钩、系缆柱，还有通风机和救生绳。但是“新泽西号”的速脱钩跟“凯恩号”的主炮一样大。这艘战列舰的锚链的一环如果伸直了就跟这艘扫雷舰整个船头的宽度一样长，而主炮群，也就是带有炮塔的炮管很长很长的大炮，似乎比“凯恩号”整个舰身还要大。到处都是水兵和军官，大都穿着蓝色海军服，只有少数人穿着咔叽布制服。但是水兵们都像主日学校的男孩一样干干净净，而军官们则像他们成年的过分讲究整洁的老师。舰中央由舰桥和烟筒组成的巨大堡垒从甲板上直插云霄，像一座钢铁的金字塔，上面装着能灵活转动的高射炮群和雷达，甲板逐渐收缩着向后延伸出数百英尺。“新泽西号”实在是令人敬畏。“我想咱们从这儿进去，”马里克说，“第三道门，右舷，两门5英寸大炮的下面——”

“好。”基弗说，仰头看了一眼在明亮的阳光中那高高耸立的舰桥。

他们穿过了几条凉爽昏暗但极其干净的过道。“到了。”马里克说。绿色门上的黑塑料牌上写着：海军将官的副官。他把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基弗说：“史蒂夫，也许我们开头就找错了地方——”

“嗯，不管怎么样，在这儿他们会给我们指点的。”他打开了门，在这间长方形的摆满了书桌的屋子里只有孤单单的一名穿白衣服的水兵在远端书桌的日光下看一本彩色的连环漫画杂志。“水兵，海军将官的副官在哪儿？”马里克高声问道。

“在吃饭。”水兵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这位文书军士懒洋洋地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像大多数文书一样，他的脸很白净，而且他也跟大多数文书相同像老虎一样张大嘴打哈欠。为了让“凯恩号”的军官看看，他表演了这一本事，然后气呼呼地问道：“找他有什么事？”

“公事。”

“那好，不管什么事，告诉我就行了。我会转告的。”

“不行，谢谢。他的房间号是多少？”

“384，”文书军士回答道，又张大嘴露出嘴里的红肉打了个哈欠，并转回头看那本连环漫画杂志，同时补充说，“但是他不喜欢有人去房间里打扰他。那样你们得不到好处的。”

“谢谢你的忠告，”马里克说，关上了门。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过道，抬腿往舰艏走。“你看384该走哪条路？”

“史蒂夫。”

“什么事？”

“我想咱们该谈谈。”

马里克停住脚步，回头看着基弗。小说家没有跟在他后面。他背斜靠在副官室的门上站在那里。

“什么事？”

“咱们到外面甲板上去。”

“我们的时间不多——”

“走吧，我看见那边的另一端白昼已经暗下来了。”基弗沿着过道匆匆地走着，马里克疲惫地跟在后面。转过拐角进入有阳光照射的井状通道时，小说家差点和着装整齐正在挂着绿色帘子的门前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撞个满怀。海军陆战队士兵用步枪敬了个礼，两眼无表情地凝视着前方。门的上方有一块装饰着四颗银星的名牌，上面写着：美国海军，海军上将威廉·费·哈尔西。

马里克抓住基弗的胳膊肘，“将官住舱！闯进去碰碰运气怎么样？让指挥系统见鬼去吧。如果他在这儿他会听我们——”

基弗挣脱了胳膊。“到外面去一会儿。”他领着副舰长到了舷栏边上。他们站在炮座的阴影里，向外望着停满舰艇的蓝色环礁湖。从被太阳烤热的舰艏楼吹向舰艏的微风又热又潮湿。“史蒂夫，”小说家说，“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了。”

马里克睁大眼睛凝视着他。

“如果你有想像力你也会这样的。难道你感觉不出‘新泽西号’和‘凯恩号’之间的区别吗？这就是这里的海军，真正的海军。我们的扫雷舰只是一个浮动的矮门活动的盖舱口。‘凯恩号’上的每个人都带亚洲习气，而我和你是其中最坏的，因为我们竟然认为我们能对奎格执行184条。史蒂夫，他们会毁了我们的。我们不会有机会的。咱们离开这儿吧——”

“这算什么，汤姆！我不了解你了。‘新泽西号’跟这事有什么关系？舰长是发疯了或是没发疯？”

“他疯了，当然他疯了，但是——”

“那么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必须将情况告诉我们能找到的最高当局——”

“史蒂夫，那不管用。我们还没有告倒他的足够证据。等这场该死的战争一结束，我还是去当个蹩脚文人，跟以前一样。但是你想留在海军里，对吧？史蒂夫，你将在石头墙上撞得头破血流的。留在海军里你就永远完蛋了。而奎格会继续指挥‘凯恩号’——”

“汤姆，你自己说过我所写的关于奎格的日志能确定他的病情——”

“肯定能，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在‘凯恩号’上。现在也能，对合格的精神病学家来说，会是这样。可是我们必须把事情告诉海军，而不是精神病学家。这正是我现在认识到的实情。时至今日难道你还不了解那些愚昧无知的杂种的精神状态吗？不错，他们会指挥军舰的驾驶，会打仗，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是过去封建社会那一套！哈尔西究竟对偏执狂了解多少或关心什么？他会认为我们俩是该死的哗变后备队的呢。你仔细看过那些条款吗？‘此条款的行为涉及最严重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哗变，那就是它涉及的——”

马里克眯着眼，搔着头说道：“嗯，我愿意利用这次机会。我不能再跟我认为是发了疯的舰长继续到处航行了——”

“那是根据你的标准，根据海军的标准，就你所了解的一切而言，他仍然是值得称赞的遵纪守法的人——”

“啊，天哪，汤姆。把舰艇翻个底朝天找一把根本不存在的钥匙——在赤道断水好几天——从敌人的海岸炮台逃跑——”

“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史蒂夫，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听我的，等一等。也许过一两个礼拜他会完全疯的。如果他开始光着身子在甲板上乱跑，或胡说见到了鬼，或发生别的什么事，我们就真的把他搞定了——这事随时可能发生——”

“我认为现在我们就已经把他搞定了——”

“我不这么认为，史蒂夫。我已经改变想法了。如果你认为我胆怯了，那我抱歉了。我真的是在你一生中帮你最大一次忙。”

“汤姆，咱们去见见哈尔西吧——”

“史蒂夫，我不会跟你一起去的。你必须单独干这件事。”

马里克舔了舔嘴唇，向基弗做了好一阵鬼脸。小说家面对着他，两腮的肌肉微微颤抖着。“汤姆，”马里克说，“你害怕了，是吗？”

“对。”基弗回答道，“我害怕了。”

副舰长耸耸肩，鼓起了腮帮子。“你应该早点说啊。我能理解害怕了——好吧，把快艇叫过来吧。”他开始向前走。

“我希望你承认。”小说家说，急步赶到他身旁，“在这一点上，最明智最符合逻辑的反应就是理智地感到害怕。有时候感到害怕和完全打消这个念头是正确解决一个——”

“行了，汤姆。别再多说了。”

“我们开头干了一件鲁莽的灾难性的事。我们及时地退回来了。这样做没有错。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别说‘我们’。我仍然准备把这事干到底——”

“哎呀，天哪，”基弗愤怒地说，“那么你就继续干吧，你这该死的。”

“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件事。”

“那是托词。你一直是一个人干的呀。我坦率地承认我害怕了，这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区别——”

马里克停住了脚步。他和气地说：“汤姆，听我讲。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你的主意。直到你向我卖弄‘偏执狂’什么的我才知道这个词。我仍然弄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认为你可能说得对，舰长的脑袋出了毛病。我认为我们对此事保持沉默是错误的。你的问题是，一看事情不妙你就要往后退，而且你还要我为此向你表示祝贺。汤姆，你不能两头都占着。那就跟奎格一样了。”

基弗咬着下嘴唇，苦笑了一下说：“这些话够难听的——”

“我看见快艇了，”马里克边说边向舷栏走去并用两只胳膊打着旗语。“我们回‘凯恩号’去。”

29 台风

一艘一艘又一艘新的巨型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排列在乌里提环礁湖中，有序地形成一个漂浮着的钢铁摩天大楼的群体，四周却是一圈不协调的柔弱的椰子树。海军在这个环状珊瑚岛中聚集了它的主要打击力量准备进攻吕宋岛，而且它是这个星球从来没有过的最令人畏惧的海上力量。威利·基思在低矮生锈的“凯恩号”的舰艏楼上坐了几小时，试图将这支特混舰队的奇迹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尽管现在他对战争的景象已经麻木了，但是眼前阵容雄壮的一批战舰使他十分兴奋。他感到人类历史的一切蛮横的力量似乎都在人们的视野中集中到乌里提环礁湖中了。他记得和平时舰队停泊在港内时他曾沿着河滨大道散步——那是他上大学二年级时——并通过哲理分析得出这样的看法，战舰只不过是玩具，国民的心理就是小孩的心理，因此各个国家都是根据各自玩具的数量和大小来衡量对方的。从那以后，他看见这些玩具投入了战斗，为他那个时代解决着生与死的问题，解决着自由和奴役的问题，而且他完全改变了他原有的大学本科生的看法，所以现在他是以敬畏的心情看待海军的大型战舰的。

这样看待战舰，他仍然只不过是年纪较大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因为乌里提环礁到底是什么呢？空旷无垠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极小的珊瑚环礁而已。甚至一艘在其10海里开外行驶的船也看不见它，即使庞大的第三舰队所有的舰艇同时沉没也不会使大海的水面上升头发丝宽度的千分之一。到目前为止，对于最雄心勃勃的人类的创造发明物来讲，世界舞台仍然有点太大了。事实是，一场台风，海军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股小小的急速旋转的空气而已，就可能太大而无法对付。

马里克在海图室里，正依据一摞电讯稿所通报的各个风暴中心的经度和纬度在一张很大的太平洋海图上标绘出台风警报的信息。威利信步走了进来，站在马里克的身后从他的肩膀上方往下看。“史蒂夫，你认为哪一天我多少能干一些助理导航的事呢？”

“该死的，可以呀。”马里克立刻把两脚规和平行尺递了过去。“现在你就可以马上开始标绘这些风暴的位置。”

“谢谢。”威利便开始整洁地用小的红色方块标出这些位置。

“今天上午我们出去时你用六分仪测一下太阳的高度吧，”副舰长说，“恩格斯特朗德负责按秒表。如果我们在黄昏以前还回不来，你可以进行星象观测，并将你测得的位置和我测得的位置加以对照。”

“行。前两个礼拜我已经测过几次太阳的高度，那完全是出于好玩。”

“威利，你是在自讨苦吃啊。”副舰长咧嘴笑了。“难道你们附带的任务还不够多吗？”

“唉，当然够多的了。但是老家伙就是要我不停地解译电码直到我死为止。洗熨衣服、大家的精面面貌、舰上的服务工作一切都很好，可是——海洋上到处都有台风。”

“嗯，每年的这个时候——”

马里克点着一支烟走到外面的船舷边上。他把两只胳膊肘撑在舷墙上，满意地享受着从繁琐的事务中意外地得到解脱的乐趣。他知道威利·基思会可靠地标绘出台风警告位置的。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急切而又严肃地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使这位副舰长欣喜地感到时间已经结出新的硕果。他还记得威利登上“凯恩号”头几天的情景，长着一张娃娃脸，一个冒冒失失的少尉，既天真幼稚又粗心大意，像屁股挨了打的孩子那样向德·弗里斯舰长噘着嘴。不过德·弗里斯舰长对威利是心中有数，马里克想到，他当即对我说，他的屁股被狠狠踢过之后他会是好样的。

威利出现在他身边。“都标绘好了。”

“很好。”马里克吸了一口雪茄。

这位通讯官斜靠在舷墙上，看着远处的泊地。“真壮观啊，是吧？”他说，“我总看不够，那就是力量啊。”

第二天早晨那些巨型舰艇开到外面公海去了。“凯恩号”拖着靶标跟着开了出去。第三舰队一边向西行驶一边分批地轮流进行炮火实弹演习，高高兴兴地演习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扫雷舰拖着被打得破破烂烂的靶标返回原地，而攻击舰队则继续前进去打击菲律宾的各个机场。“凯恩号”返回时，乌里提环礁显得十分冷清破旧，就像检阅完毕之后的检阅台，舞会结束之后的舞厅。只有后勤服务舰艇留了下来——加油船、扫雷舰、几条供应驳船以及一些无处不在的、难看的登陆艇。水母在贪婪地吃着已经开走的巨型军舰扔下的漂在水面上的垃圾。

随着飞溅的水花下锚之后，沉闷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威利从福克斯密码电文中追踪着哈尔西舰队的战绩。他惟一的其他娱乐方式就是继续在海图上标绘台风的位置。

威利曾经经历过在台风边沿盘旋的一些恶劣天气，但是从来没有横穿过台风。因此他对这些旋风的了解只不过是还依稀记得的康拉德小说中的几页描述和他最近研读过的《美国实用航海家》一书中的几个章节两者结合而已。一方面他头脑里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不可磨灭的景象：尖叫着的中国乘客缩成不稳定的团状，从黑暗船舱的一端滚到另一端，伴随着散落的银元跳动时发出的叮当声。另一方面他知道台风起源于暖气流与冷气流的碰撞：暖气流就像木盆里水中的气泡那样往上升，冷气流便急速流进气泡上升后留下的空隙。由于地球的自转，冷气流在急速流动的过程中便发生扭曲，这样便形成了旋转的风暴。他并没完全弄清楚为什么在赤道的南北两侧风暴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风暴大多发生在秋季，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风暴是以抛物线的途径向西北方向移动。可是他早就注意到，《美国实用航海家》讲述此现象时是以带歉意的含糊其词结束的，意思是台风的某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就给了他一个借口，不要为求得科学的解释而太费脑

筋。他记住了寻找台风中心的方向和距离的方法，以及南北两个半球航海技能的规则。他曾为这些问题大伤脑筋，直至弄清它们的原理。从那以后他就认为自己是这方面见多识广的海员了。

其实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台风，但他对台风的了解已不少了。这就像一个天真的大学神学系学生感到必须了解一些有关罪恶的情况以便与其进行斗争，结果很可能在阅读《尤利西斯》⁽¹⁾ 和波德莱尔⁽²⁾ 的诗歌时了解罪恶。

一天下午海滩上用灯光向“凯恩号”发来了下一步行动的信号，打破了舰上的单调气氛，信号的内容是：不是拖靶标的命令，而是派你们去为油船护航，这些油船将与第三舰队汇合进行海上加油。这种半战斗性服务的前景在懒散的水兵中引起一些欢快。军官们也同样喜气洋洋。那天晚上饭后他们恣意地怪声怪气地来了个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最后唱的是水手赞歌《永恒的天父，救苦救难的万能的主》，这首歌里大声唱出的特别不和谐的和声是歌词的最后两行：

“我们为海上遇难者向你呼叫，
啊，愿你随时随地能听到。”

油船队驶出穆盖航道时，大海风平浪静，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凯恩号”的停靠地在护航舰队的最右侧，距引航船5000码。“之”字形行驶的方案已成为大家都熟悉的老一套。低矮肥大的油船平稳地破浪前进，驱逐舰行驶在前面当先锋，用声纳的长长的手指探测着海面下的动静。这支舰队的水兵就像熟知家里的习惯一样熟悉战争的模式和预防措施。这是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的航行。在威利·基思的台风示意图上，从乌里提环礁至菲律宾的整个蓝色区间没有标绘任何红色的方块。因此他认为这些水域实际上不会有台风，于是便以平静的心情干着日常琐事。然而，正如奎格经常指出的，在海军中你不能自己认为任何一件事。至少，就台风而言，你不能自己认为怎么样。

12月16日晚上，“凯恩号”开始相当厉害地摇晃起来。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不正常。过去每当舰桥上的倾斜计指向45度并且从侧窗能看见绿色的海面上到处是白头浪时，威利常常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抱住柱子，这时他正在房间里看《老古玩店》⁽³⁾。过一会儿他感到呕吐前常出现的轻微的头昏，在太恶劣的天气下看书就是这种感觉。他把书塞到书架上就睡觉了，将躯体和膝盖、脚跟抱在一起，这样不管怎么摇晃都打扰不了他了。

他被水手长的助手摇醒了。跟往常一样，他的眼睛看了一下表。“真见鬼——刚2点30分——”

“长官，舰长要在舰桥上见你。”

这有点奇怪，这不是传唤。每个礼拜有两三个晚上奎格都要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去讨论账目或译解电文，但是通常都在舰长室里。他一只手搭在上铺上穿上了裤子。威利睡意朦胧地在脑子里回想着他最近审计账

目的事，他肯定这次可能是洗衣报表出了问题。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上层甲板，想弄清楚军舰的摇晃是否真的那么厉害。又湿又暖的海风从右舷的住舱区猛烈地刮过，把救生索和架设天线的拉索吹得嗡嗡直响。黑色的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地伸向天空。头顶见不到一颗星星。

哈丁说：“他在海图室里。”

“情况不妙？”

“不完全是。二级惊厥。”

“嗯，很好——有点摇晃。”

“是有点。”

威利关上门后，海图室的红灯亮了，照出奎格和马里克正俯身在办公桌上，两人都穿着内衣。舰长闭上一只眼睛斜着看了一眼，说：“威利，你一直在标绘这张台风示意图吗，嗯？”

“是的，长官。”

“那么，既然马里克先生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为什么在未经我允许或同意的情况下就把那么重要的工作委托别人去干，我想你也不知作何解释吧，对吗？”

“长官，我认为凡是我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干的事情都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嗯，这一点你完全对，它肯定有助于提高——但是——那么，你为什么搞得一团糟呢，嗯？”

“长官？”

“长官什么，见鬼去！菲律宾与乌里提环礁之间的台风警示标志在哪里？你是要对我说没有台风，每年的这个时候？”

“不是的，长官。情况有些异常，我知道，但是这一区域全是晴朗的——”

“除非你们通讯部那帮人弄错了某个呼叫信号，或者在抄写某些风暴警告时睡着了，要不就是你们的档案里把它弄丢了，所以没有解译出来，也没有标绘在这张海图上——”

“我想没有发生过那种事，长官——”

奎格食指敲着海图，把它弄得索索响。“行啦，今天晚上气压计下降了14点，风每隔两小时就向右偏转，现在的风力已达到7级了。我要你把过去48小时的密码电报检查两次。我要求立刻解译所有的风暴警告后送到我这儿来，并且从此以后由马里克先生标绘台风海图。”

“明白，长官。”突然一下剧烈的摇晃让威利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奎格身上。触摸到舰长裸露的阴湿的皮肤使他感到极其讨厌，他急忙跳开了。“对不起，长官。”

“行啦。快走吧。”

威利来到无线电通讯室，检查了所有的福克斯密码电报，什么也没找到。他和那些视力不好，脸色苍白的操作员一起喝了杯咖啡后就离开了，很高兴能脱离开那噩梦般的收发报机发出的嘟嘟声。他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被刚才给他送咖啡的通讯兵摇醒了，“长官，风暴警报。通知所有军舰。刚收到的。”

威利解译出了电文，带着它到了上面的海图室。奎格正躺在床上抽烟。马里克坐在凳子上，头伏在搁在办公桌上的胳膊上。

“啊，找到什么东西了，是吧？我想是这样。”舰长接过电文看了起来。

“长官，我不是在以前的电报中找到的。它是10分钟之前刚收到的——”

“我明白。仅仅是你职业生涯中那些有趣的巧合中又一次巧合，威利，是吧？好了，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刚才我要你去检查，当然这份电文是刚收到的。史蒂夫，把它标绘出来。”

“明白，长官。”副舰长仔细看了看这张铅笔写的字条，同时拿起了两脚规。“长官，那可能是它。在我们的东面和南面——300海里——让我想想。317，确切地说——他们称它是温和的圆形扰动，虽然——”

“嗯，很好。越温和越好。”

“长官，”威利说，“如果你认为那份电报我是在撒谎，你可以到通讯室去——”

“啊，威利，谁指责谁说谎了？”舰长诡秘地一笑，在红色的灯光下他的脸显出一道道黑色的皱纹，接着又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燃烧的烟头古怪地显得有点发白。

“长官，你说有趣的巧合时——”

“啊，啊，威利，不要听话听音。”舰长拿腔拿调地说，“那就肯定表明心里有鬼。现在你可以走了。”

威利感到肚子经常发作一阵绞痛，心在怦怦跳。“明白，长官。”他走到外面的船舷边，站在新鲜的空气能吹到脸上的地方。当船向左舷摆过来时，他的胸膛压在舷墙上，他就像躺在一块突出的金属板上，向下直视着大海。过了一会儿，他必须紧紧地抓住舷墙，不然就会向后倒下去。他感到他的双手在阴湿滑溜的舷墙边沿上发抖。他停留在舰桥上，呼吸着海风，凝视着远处上下起伏浪涛汹涌的海面，直到佩因特上来和他换班。然后他和哈丁一起往下走进黑暗的军官起居舱，站在那里喝咖啡，各自用一只胳膊肘挽着柱子。西利克斯玻璃咖啡壶的加热器放出一小束红光。

“摇晃得更厉害了。”哈丁说。

“没有去年在旧金山外面那么厉害。”

“对——附近有台风吗？”

“没有。东南方向有温和的气旋。我们可能碰上了它掀起的海涌。”

“我老婆对台风担心得要死，她写信说她老是梦见我们遇上了台风。”

“呃，真见鬼，遇上了又怎么样？我们将船的侧后部或船头迎着风，这要看我们的位置而定，这样便可以完全摆脱它了。希望这是我们在本次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麻烦。”

他们将杯子和盘子塞进旁边桌子上一块木板的凹槽中，然后回到各自的房间。威利决定不吃苯巴比妥安眠药了。他打开了床头灯，看了一会儿狄更斯的小说，让灯照着脸就睡着了。

“他们究竟怎样在这风急浪涌的海上加油呢？”

威利和马里克站在倾斜得很厉害的左舷一侧。时间是早上10点。在阴暗的黄灰色的日光下大海像黑色的泥潭一样起伏着，冒着泡。在很深的波谷的浪尖上是一条条白色的泡沫。海风吹得威利的眼睑直发紧。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在这艘老扫雷舰挣扎着爬到浪涌顶上的瞬间才能看见海浪的波峰和波谷。后来他们不时地晃眼看见到处都是舰艇，巨大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油船、驱逐舰，所有的舰艇都在劈波斩浪地往前行驶，巨浪不断地冲向舰只的舰艏楼，破碎成像奶油般柔滑的细流。“凯恩号”舰艏楼里的积水一直有几英寸深，每隔几分钟两个铁锚就消失在大浪底下，白色的浪沫在甲板上到处流淌，聚积在艏楼室墙边，然后越过舷边汨汨地流入大海。天没有下雨，但是空气就像浴室里的空气一样。一大团一大团的深灰色云头从头顶翻滚而过。船身不像晚上那样摇晃得那么厉害了，可是却前后颠簸得更凶了。甲板的起起落落就像站在电梯地板上的感觉一样。

“我不明白，”副舰长说，“但是这些该死的油船全都成了飞人贝利。他们要努力试试。”

“甲板值勤官先生，”舰长从驾驶室大声叫道，“请问气压计的读数是多少？”

威利疲倦地摇摇头，走到舰艏去看看气压计后回到驾驶室门口报告说：“长官，仍旧是29.42。”

“嗯，我为什么必须在这儿不停地问你读数？从现在起，你每隔10分钟向我报告一次。”

“天哪，”威利低声地对副舰长说，“7个小时以来读数都是稳定的呀。”

马里克将望远镜对准前方。“凯恩号”在一个长浪的浪峰上抖动了几秒钟，然后随着一声刺耳的扑通声又掉进了波谷。“上边那儿有一艘驱逐舰正从‘新泽西号’那里加油——在船头的宽阔处——我看输油管断了——”

威利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等待“凯恩号”再次上升到波峰。他看见这艘驱逐舰在靠近那艘战列舰的海面上猛烈地偏荡，后面拖着一条蛇一样的黑色软管。加油机脱离了战列舰的主甲板在空中剧烈地悬荡着。“他们在这儿加不了多少油。”

“嗯，这样可能不行。”威利把这一事故报告了奎格。舰长舒适地坐到椅子上，挠了挠胡子拉碴的下巴，说道：“嗯，这是他们不走运，不是我们不走运。我想喝点咖啡。”

这支特混舰队持续加油的尝试直至中午过后，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大量的输油管、固定缆绳和油料，与此同时所有舰艇上像威利那样的年轻军官都对舰队司令智力上的局限性作了有趣巧妙的评论。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位海军上将已承诺进行空袭以支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登陆民都洛岛，因此必须给他的舰艇加油，否则陆军就得不到空中掩护。下午1点半特混舰队停止了加油的努力，开始向西南方向行驶以便摆脱这场风暴。

从8点至午夜威利在甲板上值班。在值班期间他慢慢认识到这是极其恶劣的天气，是令人担忧的天气。在几次厉害的摇晃中他脑海里闪现出惊恐的感觉。但他从舵手和舵工的镇定自若中重新获得了自信，他们紧握舵轮或轮机舱的传令钟，并以疲乏但平静的语气低沉单调地相互骂些下流的话，虽然漆黑的操舵室左右摇晃着，上下起伏着，颤抖着，雨点咚咚地敲打着窗户，滴滴答答地落到操舵室的甲板上。其他舰艇已经看不见了。威利通过雷达测出离得最近的那艘油船的距离和方位来保持“凯恩号”的位置。

11点半一个满身湿透的通信兵拿着一份暴风警报踉踉跄跄地走到威利跟前。威利看完警报便叫醒了马里克，当时马里克正在椅子上瞌睡，睡梦中还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以免摔下来。他们一起走进海图室。奎格在办公桌上方的床上睡得很死，张着嘴，身子一动不动。“现在距离为150海里，几乎在正东方向。”马里克小声地说，用两脚规在海图上量着距离。

“嗯，那么，我们已经越过警报区进入适航的半圆内了，”威利说，“到明天早晨我们就完全脱离警报区了。”

“有可能。”

“再次见到太阳我会很高兴的。”

“我也一样。”

威利换班回到房间后，他从熟悉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强烈的自信心。至今没有出过问题。房间很整洁，台灯很明亮，他喜欢的那些书稳稳地很协调地放在书架上。随着船身每次吱吱嘎嘎的摇晃，绿色的窗帘和挂在衣钩上的一条脏了的咔叽布裤子也来回地摆来摆去，或以怪异的角度伸出就像被一股强风吹出来似的。威利很想好好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是阳光明媚的白天，把过去的坏天气统统抛在脑后。他吃了一颗苯巴比妥胶囊，很快进入了梦乡。

他被军官起居舱传来的稀里哗啦摔碎东西的巨大响声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来，跳到甲板上，发现船身急剧地向右舷倾斜得非常厉害，倾斜得他站不住脚。透过朦胧的睡意，他惊恐万分地意识到，这可不不仅仅是一次剧烈的摇晃。甲板一直倾斜着。

威利赤裸着身子，用双手撑着身子离开过道的右舷墙，疯狂地向昏暗的红光照亮的军官起居舱跑去。甲板又一次慢慢地恢复水平。军官起居舱里所有的椅子全堆积到了右舷舱壁上，成为椅子腿、椅子背和椅面纠结在一起的模糊的一团。当威利走进起居舱时这堆乱糟糟的椅子又开始从舱壁滑到甲板上，再次发出稀里哗啦的巨大响声。餐具室的门敞开着。装瓷餐具的橱柜断裂了，里面的东西摔到了甲板上。陶瓷餐具变成了叮当作响、不停地滑动的一堆碎片。

船身竖直起来，接着又向左舷倾斜过去。椅子不再滑动了。威利克制住了要裸着身子跑到上层甲板上去的冲动。他跑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了裤子。甲板再次升起后又向右舷倾斜过去，在威利尚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他已从空中摔倒在床上，就躺在冷冰冰潮腻腻的船壳上，那铺着的床垫却像一堵白色墙立在他身边，越来越向他这边倾斜过来。瞬间他相信他就要死在一艘底朝天扣过来的船里了。可是慢慢地，慢慢地，这艘老扫雷舰又挣扎着向左舷倾斜回来了。这样的摇晃威利以前从未经历过。这不是摇晃，这是死亡，是在聚积着力量的死亡。他抓起鞋子和衬衫，惊恐地跑到半甲板上，随后又爬上了梯子。

他的头砰的一声碰到了已关上的舱口盖，他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头晕目眩的疼痛，两眼直冒金星。他原以为梯子顶上的一片黑暗是开阔的夜空。他看了看手表。是早上7点钟。

他愤怒地用指甲扒找了一阵舱盖。然后他清醒过来，记得舱盖上有有个小的圆舱口。他用抖动的双手拧动了锁轮。小舱口打开了，威利把鞋和衬衫从舱口扔了出去，接着又扭动着身体钻出舱口到了主甲板上。灰色的天光刺激得他直眨眼。飞溅的水花打在皮肤上像针扎一样。他晃眼看见了挤在厨房甲板室各条通道里的水兵，这些水兵都瞪圆了白眼圈的眼睛凝视着他。他忘了捡起衣服光着脚飞快地爬上舰桥梯子，但是爬到一半他就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停下来悬吊在梯子上，因为“凯恩号”又向右舷倾斜过去了。要不是他紧紧地抓住了梯子的扶手并用胳膊和腿抱住扶手，他早就垂直向下地掉进灰绿色的冒着泡的大海里了。

就在他悬吊在那儿的时候他也听见了奎格在喇叭里焦躁的尖叫声，“你们下面前轮机舱的，我要动力，动力，开动该死的右舷轮机，听见了吗，如果你们不要这艘该死的破船下沉，马上启动右侧应急动力！”

当军舰在巨大的长浪上起伏，仍然倾斜得很厉害的时候，威利用手交替地抓着爬到了舰桥上。舰桥里聚集着成群的士兵和军官，大家都紧紧地抓住旗袋栏杆、舷墙或舰桥室墙上的加固铁条，大家都瞪着白眼圈的眼睛，就跟威利刚才在主甲板上看见的那些士兵的眼睛一样。他抓住基弗的胳膊，小说家的长脸变成了灰色。

“情况究竟怎么样？”

“你去哪儿了？最好穿上救生衣——”

威利听见舵手在操舵室里大声喊叫：“轮机室开始做出反应了，长官。艏向087！”

“很好，稳舵向左急转。”奎格的声音几乎失真了。

“086，长官，长官！085！现在船正在往回转。”

“谢天谢地。”基弗说，来回地咬着上下嘴唇。

军舰转回向右舷，转向时从右舷刮来一阵强风猛吹着威利的脸和头发。“汤姆，发生什么事啦？这是怎么回事？”

“该死的海军上将试图在台风中心加油，就是这么回事——”

“加油！在这种天气？”

除了带白色条纹的灰色浪头之外军舰的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这些浪是威利从未见过的。它们像公寓楼那么高，雄壮地有节奏地向前涌，在这些大浪中“凯恩号”就像一辆小小的出租车。军舰不再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船那样颠簸摇晃了，而是像一小块垃圾在高低不平的海面上起起落落。空中飞满了水花，不可能看清楚是飞溅的海水或是雨水，但是威利不用想就知道那是飞溅的海水，因为他嘴唇上有咸味。

“有两三艘驱逐舰只剩下百分之十的油了，”基弗说，“它们必须加油，不然它们就走不出这场风暴——”

“天哪，我们的油还剩多少？”

“百分之四十。”佩因特开口道。这位小个子工程师军官正背对舰桥室紧紧抓住灭火器的托架。

“现在快速掉头了，舰长！”操舵手叫道。“艏向062——艏向061——”

“松舵至标准位置！右舷前向标准舵！左舷前向三分之一舵！”

军舰摆向右舷后又摆了回来，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剧烈的摇摆，但是是以通常的节奏摇摆的。威利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下来。他现在注意到了那几乎将操舵室的喊叫声淹没的声响。它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但又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低沉悲哀的呜咽声，一种盖过波涛的拍打声、军舰的吱嘎声和烟筒冒黑烟的咆哮声的强烈噪音，“呜呜呜——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大海和空气在痛苦呻吟的声音，“呜呜呜——伊伊伊伊，呜呜呜呜伊伊伊伊——”

威利跌跌撞撞地走到气压计跟前。他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指针在29.28处抖动。他回到基弗跟前。“汤姆，气压计——什么时候损坏的？”

“我在半夜值班时它就开始下降了。之后我一直在这儿。从1点钟开始舰长和史蒂夫一直在甲板上。这场可怕的风暴正好刮起来——我不知道，15或20分钟之前吧——一定达到100节——”

“艏向010，长官！”

“迎风！稳舵000！全部轮机三分之二航速向前！”

“天哪！”威利说，“我们为什么向北行驶？”

“舰队的航线是迎风加油——”

“他们永远也加不成油——”

“他们要继续尝试——”

“刚才几次剧烈摇晃究竟是怎么回事？轮机出了故障吗？”

“我们的船身侧面迎风了，头也掉不过来。我们的轮机没问题——目前是这样——”

风暴的呜咽声加剧了，“呜呜呜呜——伊伊伊伊！”奎格舰长跌跌撞撞地从操舵室出来。他的脸色像他穿着的救生衣一样灰白，满脸长着黑色的刚毛，充血的两眼几乎被四周肿胀的眼睑挤得睁不开了。“佩因特先生！我要知道当我呼叫增大动力的时候那些该死的轮机为什么不做出反应——”

“长官，它们在做出反应——”

“你这个该死的，你是说我在撒谎？我现在告诉你我对着喇叭大声叫喊之前足足有一分半钟我没得到那台右舷轮机的动力——”

“长官，这风——”

“呜呜呜呜——伊伊伊伊——呜呜伊伊伊伊！”

“别跟我顶嘴，先生！我要你到下面你的轮机现场去，呆在那儿，负责执行我下达给轮机的命令并且要快——”

“长官，过几分钟我得去甲板值班——”

“你不用去了，佩因特先生！你已从值班表上取消了！到下面轮机跟前呆在那儿，直到我叫你上来为止，就是呆72小时也得去！如果我再一次不能得到动力你就准备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吧！”佩因特点了点头，神色平静，小心翼翼地梯子走了下来。

船头迎风后“凯恩号”行驶得平稳多了。笼罩着军官和水兵的恐惧心理开始减弱了。一壶壶的新鲜咖啡从厨房送到了舰桥上，大家的情绪很快高涨起来，又可以听见水兵们讲淫猥的笑话了。船身的上下颠簸仍然很快很厉害，使人的胃里怪难受的，但是“凯恩号”自服役以来经历过不计其数的颠簸，而这种上下起伏运动不像左右大幅度摇摆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大幅度摇晃可使舰桥悬在海面的正上方。比往常更多地挤在舰桥上的一群人慢慢减少了，剩下的水兵开始以轻松的语气谈起不久前的恐慌情景。

这种突然高涨的乐观情绪抵消了还像以前一样大声而神秘地悲号着的风、仍旧那么浓厚的飞掠的云以及已经下降到29.19的气压计所产生

的影响。现在这艘扫雷舰上的官兵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认识：他们遭遇了台风。他们要自己相信他们会安全地穿过台风，因为眼前已没有危机，而且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相信了。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话：“这是一艘走运的军舰，你是弄不沉这个老的了锈的狗杂种的。”

威利的心情和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样。一杯热咖啡下肚之后他开始感到处在过于狭小的空间时的振奋的，因而无所畏惧的心情。他已恢复了足够的理智，可以将他从《美国实用航海家》一书中学到的一些知识用于这场风暴了，于是他计算出台风的中心大约在正东100海里处，正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向他们逼近。他甚至以略微愉快的心情盼望着台风的平静的风眼可能从“凯恩号”的上方通过。他很想知道那时是否能在黑暗的天空中见到一圈蓝天。

“我听说是你而不是佩因特将接替我值班。”当威利面朝着风进行计算时，哈丁已不知不觉地走到他跟前。

“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就接班吗？”

“像你这个样子？”

威利低头瞧了瞧自己，除了一条湿透了的裤子什么也没穿，于是咧嘴笑了笑。“有点军容不整，嗯？”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还需要穿蓝制服并戴上佩剑，”哈丁说，“不过你穿上衣服可能舒服点。”

“我马上回来。”威利往下走，从舱盖上的小舱口钻了过去，注意到水兵们已离开主甲板的过道。他发现惠特克和他手下的勤务兵都在军官起居舱里，全都穿着救生衣，正在铺白色的桌布，把椅子扶起来，把散落在甲板上的杂志捡起来。惠特克悲哀地对他说：“长官，我不知道怎么开早饭，除非我找到些白铁盘子，什么都乱七八糟的，陶瓷餐具也不够了，也许够两位军官用，长官——”

“真见鬼，惠特克，我看你别张罗在底下这儿开早饭了。去问问马里克先生。我看把三明治和咖啡送到顶层甲板去是每个人所期待的。”

“谢谢你，长官！”有色人种勤务兵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惠特克说：“你，拉塞拉斯，别在那张桌子上摆餐具了。你去问问像基思先生这样的长官，看他说——”

当威利在动荡不已的房间里费力地穿衣服的时候，一想到今天早上的事已经快速地生与死的危机缩小为在起居舱开早饭的问题，觉得很有趣。看见勤务兵认真地坚持干着日常事务，看见自己的房间依旧亮着同样安详的黄色灯光，威利感到很振奋。在船舱下面的这个地方，他是威利·基思，那个老资格的不朽的、不可摧毁的威利，他给梅温姑娘写信，解译电报并审计洗衣室的账目报表。只要他能记住保持头脑清醒，顶层甲板的台风只不过是电影中的历险经历，虽激动人心但有惊无险，而且充满了乐趣和教育意义。他想，将来有一天他可以写出一篇关于台风的短篇小说，并采用勤务兵为早餐担忧的情节作为润色。他穿着干衣

服精神抖擞地来到舰桥上，接替了甲板上的值班任务。他站在飞溅的水花打不着的驾驶室里，用胳膊肘钩住舰长的椅子，迎着台风咧嘴笑了，尽管台风的呼啸声比以前更大了，“呜呜呜呜！伊伊伊伊伊！”

气压计的指针指着29.05。

(1) 《尤利西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一部名著。——译者注

(2)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恶之花》是其著名诗作之一。——译者注

(3) 《老古玩店》，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的小说。——译者注

30 哗变

汽轮不像帆船那样是风的奴隶，它能战胜风暴的一般性的困难。战舰是特殊的汽轮，建造战舰不是为了宽敞和省钱，而是为了增强威力。“凯恩号”扫雷舰甚至能抵抗风力达到三万马力的大风：这种能量足以将50万吨的重物在一分钟内移动一英尺。“凯恩号”本身的重量为1000吨多一点。它像一个头发灰白，上了年纪但充满应急爆发力的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

但是当大自然举办像台风这样的畸形动物展览，而台风的风速已达到或超过每小时150海里时，令人惊奇的事情便发生了。例如，船舵不起作用了。船舵是通过阻挡从它所穿过的水而起作用的。但是如果风是从船尾向前刮，而且刮得很厉害，那么水就可能开始以船舵同样的行进速度向前涌，结果就毫无阻力了。这时船会偏荡或者甚至突然横转。另一种情况是海水从一个方向推着船体，风从另一个方向推着船体，而船舵又从第三个方向推着船体，于是这三者的合力便会使船对舵的作用做出极不稳定的反应，分钟与分钟之间或秒钟与秒钟之间都会发生变化。

从理论上讲出现下述情况也是可能的：船长要自己的船朝一个方向转，而风却向另一个方向猛烈地推着船，即使所有的轮机开足马力也无法让船头掉转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颠簸摇摆，横向行驶，这时情况就非常糟了。但是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运转正常，操作技能高超的现代化战舰能突破任何台风。

风暴毁灭船只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老生常谈的鬼怪恐怖。风暴会发出恐怖的声音，显出骇人的面孔，吓破船长的胆，使他在危急时刻无法理智地行事。如果大风能把船横向地抛出去很远，它就可能损坏轮机或把它们彻底毁了——那时风暴就获胜了。因为首先船必须在人的控制下不停地行驶。与过去的木帆船相比，作为漂浮的船体，轮船有一大弱点：钢铁不能浮在水面上。在台风中轮机失去作用的驱逐舰肯定会倾覆，或者灌满水下沉。

情况不妙时，书上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掉转船头顶着风浪冲出去，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权威们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个权威人士经历过最厉害的台风，所以无法做出无懈可击的结论。另外也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渴望得到这样的经历。

船间通话被静电干扰和风浪声压抑得听不清，威利不得不把耳朵贴在喇叭上：“阳光号”的各子舰。停止加油。立即跟上。舰队新航向180。小舰艇重新定向护航。

“什么？讲的什么？”站在威利胳膊肘旁边的奎格问道。

“停止加油，长官，转向南方。立即跟上。”

“终于冲出去了，嗯？正是时候。”

穿着救生衣显得又矮又臃肿的马克说：“长官，船尾顶着风，我不知道船会怎么行驶。来自船后侧方向的海浪总是要命的——”

“能让我们冲出这儿的航向就是正确的航向。”奎格说。他仔细地观察着船外像船桅那么高的惊涛骇浪，飞溅的水花有如大暴雨倾盆而下。离船数百码开外的海面上，一座座海水形成的灰色的高山逐渐褪色成一道白色的雾墙。水花开始击打着船窗，响声更像冰雹而不是水的敲击声。“唉，威利。叫一下佩因特，告诉他守在轮机旁边，准备快速采取行动。史蒂夫，我将从雷达室进行指挥。你留在这儿。”

船间通话用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摩擦声和呜咽声。声音汨汨地传出来，扬声器似乎在水里一样：“‘阳光号’的各子舰。立即重新定航向。全速前进。”

“所有轮机全速运转。右标准舵。稳定航向180。”奎格讲完后跑出了操舵室。“凯恩号”一头栽进了冒着泡的波谷。斯蒂尔威尔转着舵轮，说：“天哪，舵轮感觉松了。”

“舵很可能露出水面了。”马克说。船头切入海里后又慢慢地升起来，散落下一条粗实的水流，操舵室在颤抖。

“舵在右标准位置，长官，”斯蒂尔威尔说，“天哪，船在强行快速转向。艏向010，长官——020——”像迎着风的风筝，这艘扫雷舰倾侧过来，剧烈地向右倾侧。威利被摔出去撞到了湿淋淋的窗户上，吓得手脚发抖。“艏向035，长官——040——”

“凯恩号”越来越向右舷倾斜，不停地在海浪上时起时落，风从侧面刮来，更像遇难船只的漂浮残骸，而不像一艘控制得很好的军舰。成团的水花向舰艏楼扑过来。威利本能地朝马克看去，看见副舰长用双手悬吊在头顶上方的一根梁上，背紧贴着舱壁，镇静地观察着舰艏楼，在海面上迅速地改变航向，心里便如释重负地轻松多了。

“嘿，威利！”舰长那愤怒而尖厉的声音从通话管传了出来。“让你那个该死的无线电技师到上面这儿来，好吗？在这个该死的雷达上我什么也看不见。”

威利向通话管里吼叫道：“明白明白，长官。”并通过广播系统呼叫那名技师。他开始从“凯恩号”令人昏眩的侧向倾斜和倾斜的甲板怪异的起落过程中感到恶心了。

“马克先生，”操舵手改变了语气说，“船已经停止转向——”

“你的艏向是多少？”

“093。”

“我们侧面顶风。风顶着船。船会慢慢转过来的。”

“仍旧是093，长官。”经过一分钟剧烈的颠簸后斯蒂尔威尔说道，这次颠簸是大浪慢慢竖直往上升，然后令人恶心地急速向右舷下降。很难说“凯恩号”是在穿过海浪前行呢或者只是被海浪左右摇晃着向前涌。

移动的感觉完全来自风浪。然而全部轮机正按20节的速度在运转。

“将舵转至右满舵位置。”马里克说。

“右满舵，长官——天哪，长官，这该死的舵轮感觉就像舵轮索断了似的！只是太松了——”看见水兵们惊恐的神色威利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显出了同样的表情。

“闭上你的臭嘴，斯蒂尔威尔，舵轮索是完好无损的。”马里克说，“不要像个婴儿那样无知。你以前在海上操过舵吗——”

“真该死，史蒂夫，”传来了奎格的尖叫声，“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什么掉不过头来？”

马里克向通话管里吼叫道：“长官，风浪控制了一切。我已经操至右满舵——”

“那么，利用轮机。把船掉过头来。天哪！这儿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由我来做吗？那个技师在哪儿？这雷达上除了一片乱草般的干扰之外什么也没有——”

马里克着手操纵轮机。将左舷的标准速度结合右舷慢慢开倒车果然使船头慢慢地转向南方。“稳定航向180，长官。”斯蒂尔威尔终于说道，同时转过身面对马里克，眼里闪着轻松的光芒。

军舰上下颠簸左右摇摆着。只要两侧的摇摆是均匀的，再深度的摇摆也不再令人惊恐了。威利渐渐习惯于将三根生锈的烟筒看作是与大海完全平行的，所以在三根烟筒之间他只看见冒着泡沫的海水。烟筒像巨大的挡风玻璃刮水器那样来回摆动也就不再是吓人的事情而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了。使他感到害怕的是只向一侧慢慢地倾斜过去。

奎格用手绢擦着眼睛走了进来，“该死的浪花扎人真疼。噢，你终于把船掉过头来了，嗯？我想现在好了。”

“我们在正确位置上吗，长官？”

“嗯，很靠近了，我想。我说不准。技师说海上飞过来的浪花使我们的观察仪器布满了水雾。我想如果我们偏离航线太远，‘阳光号’会向我们大发雷霆的——”

“长官，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压舱，”副舰长说，“我们的重量太轻，长官。燃油只剩百分之三十五了，我们转向不灵的一个原因就是吃水太浅——”

“行了，别担心，我们没有倾覆嘛。”

“压舱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灵活性，长官——”

“不错，而且大量的海水会搀杂进油舱里，结果是再加油的时候每次都少吸入15分钟的油。‘阳光号’有我们的油料报表。如果它认为有危险了，它会发出压舱命令的。”

“我还认为我们应该使深水炸弹处于保险状态，长官。”

“怎么回事，史蒂夫，一点恶劣的天气你就惊慌失措了？”

“我没有惊慌失措，长官——”

“你是知道的，我们还是反潜舰。如果过5分钟我们发现了一艘潜艇，处于保险状态的深水炸弹究竟有什么好处？”

马里克向模糊的窗口外面翻腾的巨浪看了一眼，“长官，我们发现不了潜艇的出没路径，在这样——”

“我们怎么知道？”

“长官，我们中队的‘迪奇号’在阿留申群岛遇上了风暴，结果被自己脱落下来的深水炸弹炸沉了。把船艏炸掉了。斯基珀上了最高法庭——”

“见鬼，如果你一定要让深水炸弹处于保险状态，你自己干吧。我不管。只是一定要做到如果我们发现了潜艇一定有人站在旁边投放它们——”

“马里克先生，”斯蒂尔威尔响亮地说，“深水炸弹已经上保险了，长官。”

“上好保险了？”奎格大声叫嚷道，“谁这么讲的？”

“我——我自己上的，长官。”水兵的声音有些颤抖。他两腿分开地站着，紧握着舵轮，两眼看着陀螺罗盘。

“谁叫你这么干的？”

“长官，我是从基弗先生那里得到现行命令的。军舰有危险时我就给它们装上保险——”

“谁说军舰有危险了，嗯？”奎格抓着窗口的把手，身体来回摇摆着，怒目注视着操舵手的后背。

“呃，长官，大约7点钟那次大幅摇摆，我——我给它们上了。整个扇形尾都受到浪潮的冲打。必须装根保险索——”

“真见鬼，马里克先生，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这些事情？我就在这儿，带着很多不能投放的深水炸弹四处航行——”

斯蒂尔威尔说：“长官，我对基弗先生讲了——”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再抢着说，你这个该死的笨蛋，十足的笨蛋！”奎格尖叫着。“基思先生，把这家伙写入傲慢无礼、玩忽职守的案情报告中！他对基弗先生讲！我要听从基弗先生吗！史蒂夫，我要你找一个操舵手，从现在起我不想见到这个愚蠢的白痴的丑恶的嘴脸——”

“舰长，请原谅，”副舰长急忙说，“其他的操舵手昨天晚上干得筋疲力尽的现在还没缓过来呢。斯蒂尔威尔是我们最好的士兵，我们需要他——”

“你不要这样顶嘴好吗？”舰长尖声喊叫道，“老天爷，这艘舰上就没有一个听从我的命令的军官吗？刚才我说我要——”

恩格斯特兰德踉跄走进摇摆着的操舵室，一把抓住威利以免摔倒。他的粗布工作服往下流着水。“很抱歉，基思先生。舰长，气压计——”

“气压计怎么啦？”

“28.94，长官——28——”

“究竟是谁在观察气压计？为什么我半个小时还没听到报告？”

奎格跑到外面的船侧过道上，两手交替抓住窗口、轮机室的传令钟、门框以稳住身子。

“马里克先生，”操舵手声音沙哑地说，“我无法将船保持在180艏向上。船偏向左舷了——”

“多转舵——”

“我已经转到右满舵了，长官，艏向172，长官——偏转很快——”

“为什么转到右满舵？”奎格从门口东倒西歪地走了进来，怒吼道，“谁在这儿发操舵令？舰桥上所有的人都发疯了吗？”

“长官，船在向左舷偏荡，”马里克说，“操舵手无法将它保持在180上——”

“现在是160，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惊恐地看了马里克一眼。这是可怕的风标效应，“凯恩号”失去了控制。舵挡不住水了，船随风浪侧向滑行。航向从南转向东。

奎格抓住操舵手稳住身子后目不转睛地看着罗盘。他跳到传令钟旁边用一个把手发出了“最大航速”的信号，用另一个把手发出了“停止”的信号。轮机室的指示器立刻做出了反应。随着轮机的单边作用力甲板开始震动。“这样就会把船掉过头来。”舰长说。“现在你的航向是多少？”

“仍然在下降，长官，152——148——”

奎格喃喃地说：“需要几秒钟才能稳住——”

“凯恩号”又一次令人呕吐地向右舷倾斜，然后悬在那儿。从左侧涌来的浪头猛烈地扑向船身，这艘舰仿佛是一根漂浮的原木。但稳不住身。它摆动至水平的一半时，又更加厉害地向右舷倾斜过去。威利的脸撞在了窗户上，他看见海水离他眼睛只有几英寸。甚至能数清泡沫中的气泡。斯蒂尔威尔吊在舵轮上，两只脚从威利的身子下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在下降，长官——艏向125——”

“舰长，我们在突然横转，”马里克说，话音里第一次缺乏坚定性。“让右舷的轮机开倒车试一试，长官。”舰长似乎没听见，“长官，长官，右舷轮机开倒车。”

奎格用双膝和双臂紧紧地抱住传令钟，胆战心惊地看了马里克一眼，他的脸色有些发绿，顺从地将传令钟的把手往回滑动。这艘纵横颠簸摇摆的军舰吓人地震动起来。它仍然随风横向漂去，在大楼一样高的长浪上一起一落。“你的航向是多少？”舰长的声音模糊又沙哑。

“稳定在117，长官——”

“看来船会稳住了，史蒂夫？”威利小声地说。

“我希望是这样。”

“啊，圣母，保佑这艘舰掉过头来吧！”一个奇怪的声音呜咽着在祈求。那声调使威利不寒而栗。额尔班，个子矮小的信号兵，已双膝跪下，紧紧地抱着罗经柜，闭着眼，头向后仰着。

“住口，额尔班，”马里克厉声说道，“快站起来——”

“长官，艏向120！向右转了，长官！”斯蒂尔威尔喊道。

“好，”马里克说，“将舵松至标准位。”

斯蒂尔威尔没瞧舰长一眼就奉命而行了。威利注意到了这一漠视的举动，为之担心受怕。他还注意到奎格僵直地靠在传令钟后边，似乎什么也未觉察到。

“舵已松至标准位，长官——艏向124，长官——”“凯恩号”缓慢地直立起来，在又一次向右舷深幅倾斜之前向左舷稍稍摇摆了一下。

“我们没事了。”马里克说。额尔班站了起来，羞怯地向四周看了看。

“艏向128——129——130——”

“威利，”副舰长说，“去雷达室看一眼。看看你是否能说清楚我们到底在队形中的什么位置。”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蹒跚着出来，从舰长身边走过，来到开阔的侧舷处。暴风立即猛力地将他撞在舰桥室上，飞溅的水花像湿漉漉的小石头打在他身上。他既惊骇又异样高兴地发现前15分钟暴风实际上比以前刮得更猛烈，要是他站在空旷的地方，早被刮到大海里去了。他放声大笑，这笑在暴风的低沉粗嘎的“呼呜呜伊伊伊伊”声中显得极其微弱。他一步步地缓慢地走到雷达室门前，拧开了螺旋把手，试图把门拉开，但风却把门顶得死死的。他用指关节用力敲着湿淋淋的铁门，用脚踢门，尖声叫着：“开门！开门！我是值日军官！”门开了一条缝，缝张大了。他迅速冲了进去，撞倒了数名用劲推着门的雷达兵中的一名。门像装了弹簧似的砰地一声关上了。

“真倒霉！”威利大声叫道。

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大约挤着20名水兵，个个都穿着配有防水手电的救生衣，脖子上都挂着来回晃动的口哨，都吓得脸色苍白，目瞪口呆。“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基思先生？”挤在后排的“肉丸子”问道。

“情况很好——”

“我们必须弃船吗，长官？”一个脸很脏的炮手问道。

威利突然发现人群旁边的雷达室显得十分奇怪。室内灯光明亮，但

谁也不注意雷达的昏暗的绿色斜屏面。他说了一串骂人的下流话，这些话一出口便使他很吃惊。水兵们也吓得从他面前微微向后退缩。“谁开的这里边的灯？谁在观察？”

“长官，除了大海的反射信号之外，显示器上什么也没有。”一个雷达兵嘀咕着说。

威利又骂了几句，然后说：“关上灯。把你们的脸都对着这些显示器，呆在那儿不动。”

“是，基思先生，”一个雷达兵以友好尊敬的语气说，“可是这没有用。”在黑暗中威利马上明白过来，这个水兵是对的。所有的显示器上都没有其他舰艇反射点的痕迹，除了模糊的绿色小点和条纹之外什么也没有。“长官，你瞧，”技师耐心地解释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桅杆顶并不比波浪高，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所有的飞溅的浪花，就像是实实在在的坚实的物体，长官。这些显示器受到干扰了——”

“尽管如此，”威利说，“还是要持续地对雷达进行观察。你们要继续努力直到确实发现目标为止。凡不属这儿的人——嗯——嗯——都留在这儿吧，不要说说笑笑的，这样观察人员能执行任务——”

“长官，我们真的没事了吗？”

“我们必须弃船吗？”

“我原准备最后一次倾斜时就跳——”

“这艘舰能闯出去吗，基思先生？”

“我们没事了，”威利高声叫道，“我们没事了。不要仓皇失措。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回去铲掉油漆——”

“如果她能逃过这一劫，我会给这只生锈的老母狗铲漆铲到世界末日。”一个声音说，跟着大家都小声地笑起来。

“即使因此而被送交军事法庭，我也要留在这儿——”

“我也一样——”

“真该死，舰桥背风面有40个人——”

“基思先生，”又是“肉丸子”粗俗的带鼻音的方言——“说实在的，老头子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吗？这就是我们都想知道的。”

“老头子干得好极了。你们这些孬种，给我住嘴。放心好了。来两个人帮我把门推开。”

风和浪花通过推开的门缝直往里灌。威利顶着风闯出来之后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风推着他往前走进了驾驶室。在这刚过去的一瞬间他像是被很多桶水浇过似的全身都湿透了。“雷达受到了干扰，史蒂夫，要到浪花小点时才能看见东西——”

“很好。”

尽管暴风雨不停地呜咽和哗啦啦地猛冲直闯，威利还是在驾驶室里得到了安静的感受。奎格和刚才一样抱着传令钟。斯蒂尔威尔悬在舵轮上摇摆。额尔班挤在罗经柜和前窗之间，紧紧地抓着舵工航海日志，好像它就是《圣经》。通常驾驶室里还有其他一些水兵——电话兵、信号兵——可是现在他们都避开驾驶室，似乎它成了癌症病人的病房。马里克站着，两手死死地拽住舰长的椅子。威利踉跄地走到右舷侧，向外面的侧舷看了一眼。一群水兵和军官挤靠在舰桥室外墙上，互相拉拽着，衣服在风中拍动着。威利看见了基弗、佐根森和离他最近的哈丁。

“威利，我们没事了吧？”哈丁问。

这位值日军官点点头，退回了驾驶室，他因为不像大家一样都有防水手电和口哨而生气。“轮着我值班真走运。”他心里想。他仍然不相信这艘舰会真的出事，只是为自己没有这些东西而愤愤不平。他自己的防水装置在下面的书桌里。他想派水手长去把它取来，可是又不好意思下这样的命令。

“凯恩号”在艏向180时紧张不安地来回摇摆了二三分钟。然后在一个海涌、一个大浪头和一股强风的共同冲击下它几乎竖直地向左舷倾斜过来。威利打了个趔趄，靠着斯蒂尔威尔站住了，随后紧紧地抓住舵轮的辐条。

“舰长，”马里克说，“我仍旧认为如果我们要顶风行驶我们应该压舱——至少压舰艏的油舱。”

威利瞟了奎格一眼。舰长眉头皱了起来，好似在看一盏明亮的灯。他连听见此话的表示也没做一个。“长官，我请求允许为舰艏油舱压舱。”副舰长说。

奎格的嘴唇动了动，“不准。”他平静地低声说。

斯蒂尔威尔急剧地转着舵轮，使舵轮的辐条从威利的双手中脱离出来。这位值日军官抓住了头顶上方的横梁。

“现在向右舷偏转。艏向189——190——191。”

马里克说：“舰长，左满舵？”

“行。”奎格小声说道。

“左满舵，长官，”斯蒂尔威尔回应道。“艏向200——”

当这艘扫雷舰急剧地向左舷倾斜，开始在一个个的海涌上令人恶心地侧滑，原先从相反的方向吹向它的风现在又向另一个方向吹时，副舰长怒视舰长有数秒钟之久。“舰长，我们必须再次利用轮机，船不对舵做出反应呀——长官，掉转航向顶风行驶怎么样？这种船尾风会使船持续横转的——”

奎格推动传令钟的手柄。“舰队航线是180。”他说。

“长官，为了这艘舰的安全我们必须机动——”

“‘阳光号’了解天气情况。我们尚未接到可以随意机动的命令——”奎格直视前方，在驾驶室摇摆不停的过程中始终紧紧地抓住传令钟。

“艏向225——急速在偏转，长官——”

一个难以置信的灰色巨浪赫然耸现在左舷侧，高过了舰桥。大浪哗啦啦一声巨响猛摔下来。海水从敞开的侧面喷涌进了驾驶室，水的深度到了威利的膝盖。海水的感觉像血一样又温暖又黏糊。“长官，该死的舰桥上进水啦！”马里克尖声地说。“我们必须掉过来顶着风！”

“艏向245，长官。”斯蒂尔威尔的声音在哭泣，“她根本不对轮机做出反应，长官！”

“凯恩号”几乎从左舷完全倾斜过去。除了斯蒂尔威尔之外驾驶室里所有的人都从被水淹着的甲板上滑了过去，撞在窗户上堆成一团。大海就在他们鼻子底下，向上冲击着玻璃。“马里克先生，陀螺仪上的灯灭了！”斯蒂尔威尔尖叫道，拼命地抓住舵轮，风在威利的耳畔咆哮呼啸。他面朝下趴在甲板上，在咸水里翻来滚去，抓不住牢靠的东西。

“天哪，天哪，耶稣基督，救救我们吧！”额尔班的声音尖叫着。

“反转舵，斯蒂尔威尔！右满舵！右满舵！”副舰长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是，右满舵，长官！”

马里克爬过甲板，扑到了通向轮机室的传令钟上，从奎格痉挛的手中夺过了手柄，把调节点往回倒。“请原谅，舰长——”一阵可怕的咳嗽似的隆隆声从烟筒传来。“你的航向是多少？”马里克厉声喊叫道。

“275，长官！”

“保持右满舵！”

“明白明白，长官！”

这艘老扫雷舰从水面上向上摆动了一点。

威利·基思不了解副舰长在干什么，尽管这种机动行为是很简单的。暴风在将军舰从南向西偏转。奎格刚才是要拼命向南转回去。现在马里克的做法正好相反：利用向右扭动的冲力，并用轮机和舵的所有能量助一臂之力，竭力使船头完全转向北方迎着风浪。要是在更平静的时刻威利本来会很容易理解这一行为的逻辑原理的，但是眼下他已经迷失了方向。他坐在甲板上，笨拙地紧紧抓住电话机盒，任凭海水在他胯部四周拍打流动，望着副舰长像望着巫师或上帝的天使希望他们能施展魔法救他。他已经对这艘舰失去信心。他深信不疑地意识到他正坐在狂风怒吼、险象环生的海洋中的一块铁皮上。他一心一意想着的就是得到拯救。台风啦、“凯恩号”啦、奎格啦、大海啦、海军啦、职责啦、上尉级别啦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像一只全身湿透了的趴在沉船残骸上喵喵叫的猫。

“还在继续掉头吗？你的航向是多少？不停地报告你的航向！”马里

克怒吼道。

“掉头很快，长官！”舵手好像被人捅了一刀似的尖声叫道。“艏向310，艏向315，艏向320——”

“松舵至标准位！”

“松舵吗，长官？”

“对，松开它，松开它！”

“舵——舵已经松了，长官——”

“很好。”

松开，松开，松开——这个词深深地刺进了威利麻木而又糊涂的头脑。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凯恩号”正竖着船身行驶。它摆向一侧，另一侧，又回来。船窗外面，只看见白色的浪花了。海面已经看不见了。舰艏楼也看不见了。“你没事吧，威利？我刚才以为你撞昏过去了。”马里克紧紧抱住舰长的椅子，斜着看了他一眼。

“我没事。现在——现在情况怎么样，史蒂夫？”

“嗯，就这么回事。我们闯出来半小时了，我们没事了——你的航向是多少？”他向斯蒂尔威尔呼叫。

“325，长官——现在转向慢多了——”

“嗯，那当然，顶着风——船就会转过来——我们要一直转到000——”

“明白明白，长官——”

“我们不能那么转向。”奎格说。

威利完全忘了舰长在场。马里克原先是把奎格作为父亲、领袖和救世主灌输到他脑海中的。现在他看见这个小个子的脸色苍白的人用双臂和双腿盘绕着传令钟台站在那里，感到奎格成了陌生人。舰长好像刚睡醒似的眨着眼摇着头说：“向左转到180。”

“长官，我们不能让船艏顶风行驶而又要挽救这艘舰。”副舰长说。

“操舵手，左转到180。”

“保持不变，斯蒂尔威尔。”马里克说。

“马里克先生，舰队的航向是180。”舰长的声音很微弱，几乎是窃窃私语。他茫然地看着前方。

“舰长，我们已经和舰队失去联系——雷达受到了干扰——”

“嗯，那么，我们会找到他们的——我不会因为一点恶劣天气而违抗命令——”

马里克说：“长官，我们怎么知道现在的命令是什么？导航舰的天线可能倒了——我们的天线可能——呼叫‘阳光号’，告诉它我们遇到了麻

烦——”

船头冲破海浪前后颠簸着，“凯恩号”又成为一艘前行的舰艇了。威利感到了轮机的正常震动以及船身上下颠簸时从甲板传到他脚上的那种适于航行的节奏。驾驶室外只有带白色的黑压压的水花以及在颤抖的滑奏声部中时高时低的凄厉的风声。

“我们没有遇到麻烦，”奎格说，“左转到180。”

“稳定在现在的航向！”马里克同时说道。操舵手看看这位军官又看看那位军官，吓得瞪大了双眼。

“照我说的做！”副舰长大喝一声。他转过身对着值日军官，“威利，记录下时间。”他大步走到舰长身后，敬了个礼。“舰长，我很抱歉，长官，你是病人。根据《海军条例》第184条，我暂时接替你舰上的职务。”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奎格说，“左舵180，操舵手。”

“基思先生，你是这儿的舰上总值日军官，我到底该怎么做？”斯蒂尔威尔喊道。

威利正看着钟。当时是9点45分。一想到他值日还不到两小时，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发生在马里克和奎格之间的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慢慢地进入了他的头脑。他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这就像他自己已经死亡一样不可思议。

“不要理会基思先生，”奎格对斯蒂尔威尔说，声音里稍带一点发脾气的意味，在当时的情况下显得极不合适。这是一种他在甲板上抱怨口香糖的包装纸不好时可能使用的语气。“我叫你打左舵。这是命令。现在左舵，快——”

“奎格指挥官，你不能在这个舰桥再下命令了，”马里克说，“我已经接替你了，长官。你已列入病号名单。我承担责任。我知道我将被送交军事法庭。我指挥驾驶——”

“你被捕了，马里克。回到你下面的房间去，”奎格说，“左舵180，我说！”

“天哪，基思先生！”操舵手喊道，两眼瞧着威利。额尔班早已龟缩到驾驶室最远的角落里。他张着嘴，瞪着眼睛看了看副舰长又看了看威利。威利看了一眼紧靠在传令钟上的奎格，又看了马里克一眼。他突然感到像喝醉了似的一阵高兴。

“稳定在000，斯蒂尔威尔，”他说，“马里克先生负责。奎格舰长病了。”

“叫你的接班人来，基思先生，”舰长同时说道。真有些生气的样子。“你也被捕了。”

“你没有权力逮捕我，奎格先生。”威利说。

这样令人惊讶地改变称呼使斯蒂尔威尔的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他轻蔑地向奎格咧嘴笑了，“是，稳定在000，马里克先生。”他说，同时把背转向军官们。

奎格突然松开了抓着传令钟的手，跌跌撞撞地走到起伏不停的驾驶室的右舷侧。“基弗先生！哈丁先生！外面没有其他军官了吗？”他向侧舷呼叫道。

“威利，打电话给佩因特叫他立即给所有的空油舱压舱。”马里克说。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抓起电话，接通了锅炉间。“喂，佩因特吗？听着，我们要压舱。立即给所有的空油舱注水——你这该死的是对的——是时候了——”

“基思先生，我没有下命令压舱，”奎格说，“你立即收回给锅炉间的命令——”

马里克走到广播系统面前。“注意，全体军官，到舰桥报到。全体军官，到舰桥报到。”他又对旁边的威利说：“给佩因特打电话，告诉他这句话不适用于他。”

“明白明白，长官。”威利从托架上取下电话。

“我已经讲了，我再讲一遍，”奎格抱怨地叫道，“你们两个都被捕了！离开舰桥，立刻。你们的行为是可耻的！”

奎格的抗议使威利感到更高兴更有力量。在这个昏暗的、歪歪斜斜的、潮湿的驾驶室里，在上午10时左右昏暗的曙色中，听着窗前凄凉尖厉的风声，他似乎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他不再有丝毫的恐惧。

马里克说：“威利，你能在不被刮下海的同时去看一眼气压计吗？”

“当然能，史蒂夫。”他小心地抓着舰桥的各种装置走到外面的左舷一侧，当他往上爬到海图室门口时，门开了，哈丁、基弗和佐根森出现在他面前，三人的手都十指交错地互相紧紧握着。“情况怎么样，威利？发生了什么事？”基弗叫嚷道。

“史蒂夫接替了舰长！”

“什么？”

“史蒂夫接替了舰长！他指挥驾驶！他已经将舰长列入病号名单！”军官们面面相觑，然后向驾驶室冲去。威利侧着身子徐徐移动到后舱壁前，仔细地看了看模模糊糊的气压计。他趴在甲板上用两手和两膝爬回了驾驶室。“史蒂夫，气压上升了，”他爬到门口跳着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气压上升了！28.99，几乎29.00了！”

“好，也许过一会儿我们就闯过最大的难关了，”马里克站在舵轮旁边，面朝着船艏。除佩因特之外所有的军官都集合在一起，背靠舱壁站着，身上滴着水。奎格又紧紧抓着传令钟，怒视着副舰长。“好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先生们，”马里克说，他的声音调门很高，盖过风的咆

哮喘声和浪花打在窗口上的噼啪声。“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奎格舰长将继续受到最高礼遇，但是我将发布所有指挥命令——”

“不要自欺欺人地说完全由你负责，”奎格绷着脸插话说，“年轻的基思先生从一开始就支持你的哗变行为，他将和你一样付出代价。而你们这些军官们——”他转过身，用指头指着他们——“如果你们知道什么对你们有好处，那就劝马里克和基思自己逮捕自己，并且趁现在尚为时未晚把指挥权交还给我。我也许可以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予追究，但是——”

“那是不可能的事，舰长，”马里克说，“你生病了，长官——”

“我才不像你们病得那么厉害呢，”奎格像以前那样激怒地喊道，“你们都将因合谋哗变而被绞死！我可是说正经的——”

“除了我谁也不会被绞死，”马里克对军官们说，“这是我根据184条采取的行动，没跟任何人商量过，如果我滥用了184条款，我将因此被处以绞刑。在此期间你们都听我的命令。你们别无选择。我已接过了指挥权，我自己承担压舱的责任，这艘舰已按我命令的航向行驶——”

“马里克先生！”斯蒂尔威尔大叫道，“前面耸起什么东西，一条船什么的，和我们并排靠得很近，长官！”

马里克快速转过身，眯着眼睛向窗外看，随即一把抓住传令钟手柄，粗暴地将奎格推到一边。舰长打了个趔趄，抓住了窗户把手。“右满舵！”副舰长吼叫道，同时命令两台轮机全速倒车。

能见度提高了，可以透过飞舞的浪花看见船头50码开外的海面。略微偏向左舷一边有一暗红色的巨型物漂浮在黑黝黝的长浪上。

“凯恩号”急忙改变方向，刚转过一点就被大风推向了一边。那巨型物漂近了。它十分庞大，又长又窄，比“凯恩号”还长，呈亮红色。浪头打在它上面变成飞溅的泡沫像暴雨般落下。

“天呐，”基弗说，“那是船底。”

大家都敬畏地凝视着这可怕的景象，它沿着左舷侧慢慢地向后移动，长得无尽头，呈红颜色，在浪花下轻轻地摇动。“驱逐舰。”哈丁说话的声音窒息了。

“凯恩号”隔着较大距离从它旁边驶过。部分残骸已消失在朦胧的黑暗中。“我们绕圈行驶。”马里克说，“全部轮机全速向前，威利。”

“明白明白，长官。”这位舰上总值日军官通过传令钟下达了命令。他感到胃里一阵极度的恶心。

马里克走到有线广播匣子前，按下了控制杆。“注意，顶层甲板上的所有人员密切注意幸存者。我们将围着倾覆的军舰绕行两次。看见有人就向舰桥报告。不要太兴奋。不要被大风刮到海里去，我们现在的麻烦就够多的了。”

紧紧地靠在前面一个角落的两个窗口边上的奎格说：“如果你那么关

心我们这艘舰的安全，你怎么能瞎绕圈去搜寻幸存者呢？”

“长官，我们不能从旁边驶过去而不管——”副舰长回答道。

“哦，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认为我们应该搜寻幸存者，实际上我命令你这么。我只不过是指出你前后不一致——”

“左标准舵。”马里克说。

“我还要指出，”奎格说，“20分钟之前你非法接替了我，我命令你除去那名操舵手，你违抗我。他是舰上最坏的麻烦制造者。他听命于你而不听命于我时，他就成了这次哗变的一员，他将被绞死，如果——”

一个咆哮的浪头打在“凯恩号”的舰桥上，使舰身剧烈地向左舷倾斜，奎格摔得趴在地上。其他军官互相拉拽着摇摇欲坠地滑来滑去。由于暴风从侧面猛烈袭击，这艘扫雷舰又一次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着。马里克走到传令钟台去控制轮机，经常改变其调节位置，并大声地喊出快速变化的施舵令。他耐心地将船头掉向南面，一直向前行驶到又能模糊看到那庞大的倾覆的船底。然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绕着它行驶，让“凯恩号”与快要沉没的船骸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现在它已完全被水覆盖了，只有当很深的波谷从它下面通过的时候，它那圆形的红色船底才露出水面。军官们之间小声地交谈着。奎格用一只胳膊抱着罗盘台，睁大眼睛凝视着窗外。

“凯恩号”用了40分钟顶着风浪围着这艘失事的军舰绕了一整圈，这段时间里，像自早上以来所遭受的那样，船身摇摆颠簸得非常厉害，好几次向下风方向可怕地倾斜过去。每次倾斜威利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现在他明白了正当的惊吓与动物的恐惧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可以忍受的，人类才能感受到的，不会使人伤残的；而后者却是阉割人的精神。威利不再感到恐惧了，而且即使船沉没了，只要马里克在海里和他很靠近，他就不会再感到恐惧了。

当“凯恩号”向北航行时，副舰长站在外面的舷侧过道里，两手护着眼睛挡住飞溅的浪花，仔细察看四周时起时落的黑黝黝的浪尖。他走进驾驶室，衣服直往下流水。“我想它已经沉没了。我看不见它了——左标准舵。”

威利再次摸索着到了气压计跟前，看见气压已升至29.10。他爬到马里克旁边，对着这位副舰长的耳朵大声叫喊着向他报告气压读数。马里克点点头。威利用双手擦着被针一样的浪花打得发热的脸。“史蒂夫，如果气压计在上升，那么风势究竟为什么不减弱呢？”

“啊，天呐，威利，我们离台风中心30海里。在这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副舰长迎着风咧嘴笑了，露出了牙齿。“我们仍然可能碰上各种倒霉的事——中舵！”他大声叫道。

“中舵，长官！”

“累了，斯蒂尔威尔？”

“不累，长官。要是你叫我干我就整天和这狗娘养的摔打，长官！”

“很好。”

雷达室的门被推开了，电话兵格拉布奈克伸出他那长满落腮胡子的脸。“长官，贝利森报告说，右舷住舱区外的海面上有个像筏子的东西。”

马里克和威利一前一后地迈着坚实的步伐穿过驾驶室来到舰桥的另一侧，从斯蒂尔威尔身边经过时马里克高声叫道：“右满舵！”

开头，除了被浪花的水雾笼罩着的波峰和波谷之外，他们没有看见别的东西。后来，当“凯恩号”升到一个长浪的顶端时，在开阔的正横方向，他们两人都看见一个小黑点正从浪头的斜面上往下滑。

“我看那上面有三个人！”威利尖声叫道。为了看得更清楚，他摇摇晃晃地跑到船艏信号旗袋的围栏处。一股强风刮来，把他腹部朝下地撂倒在盖信号旗袋的帆布上。当他喘着气拼命抓住舰旗升降索以免滚落入海，咽下帆布上水洼里的咸水时，他的裤子顺着两腿被风吹跑了，飘动着飞过舷墙掉进了海里。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对失去的东西毫不在意。

奎格站在门口，与副舰长互相面对着，“喂，马里克先生，你还等什么？把你的货物网配备在右舷上，同时叫甲板上的人准备好救生衣怎么样？”

“谢谢，长官。我正要下这样的命令。请让我过去好吗。”奎格往边上让了让。副舰长走进驾驶室，通过喇叭下达了指令。他开始操纵颠簸着行进的这艘舰向那漂浮物靠近，很快看清那是一个灰色的香脂树木筏，上面有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头在筏边的海水里摆动着。

“先生们，你们都很想知道，”在马里克操纵着轮机和舵的时候奎格对军官们说，“刚才我正要下令压舵并掉头顶风的时候马里克先生犯下了令人震惊的罪恶。我早已在心里打定主意如果舰队在10点钟之前不下达命令我就自行采取行动——”

马里克说：“斯蒂尔威尔，行了，头再向右转一点。右满舵——”

奎格继续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把我的指挥决策权交给马里克，他待我就像对待弱智的白痴一样，在法庭上我也会这么说，而且有大量的证人——”

“别撞沉他们，斯蒂尔威尔！中舵！”马里克停掉了轮机，走到喇叭前面。“注意，把救生衣扔出去！”

幸存者被拉到了舰上。一个面色惨白，眼神惊恐，只穿着一条有大片大片油污的白色内裤，脸颊上有一道流着血的伤口的水兵由贝利森带到了舰桥上。贝利森说：“长官，那是‘乔治·布莱克号’。这儿的这位是军需下士莫顿。其他人在下面的医务室。”

莫顿结结巴巴地简略地讲了他们恐怖的遇难经过。“乔治·布莱克号”被风浪冲击得侧面朝风，用尽了轮机和舵的全部力量也没把它转过来。通风机、弹药箱和吊艇柱都被大浪从甲板上冲到了海里，海水涌入了轮机室，动力中断了，电灯也灭了。这艘无助的军舰漂流了十分钟，

越来越厉害地向右舷倾斜，全舰的官兵尖叫着或祈祷着，最后向右舷一次极度的倾斜，随之便是不停的摇摆，他下面的记忆便是在黑暗中掉入了海里，在那以后就是浮到了水面上，是被海浪冲击撞到了他那艘舰的红色船底上。

“我们继续绕行，”马里克说。他向外仔细观察着动荡不安的大海，现在的能见度仅有几百码。“我看暴风缓和了一些。贝利森，带他到下面去吧。”

“马里克先生，我重新指挥驾驶，”奎格说，“在风暴平息下来之前，我们完全闭口不谈这事——”

马里克疲惫不堪地转身向着舰长。“不行，长官。我在指挥驾驶。我恭敬地请你呆在你下面的舰长室。互相矛盾的命令将危及军舰——”

“你是要我离开舰桥吗，长官？”

“是的，舰长。”

奎格望着军官们，他们的脸呈现出惊恐和阴沉的面容。“所有的先生们都赞同这一行动吗？——你赞同吗，基弗先生？”

这位小说家咬着嘴唇，并把目光转向马里克。“谁也没同意。谁也不必同意。”副舰长讲得很快。“请你离开舰桥，舰长，或者至少不要发号施令——”

“我要留在舰桥上，”奎格说，“这艘舰仍然由我负责。哗变解除不了我的职责。如果我认为你的行为不会危及我这艘舰我是不会讲话的。如果危及这艘舰，即使面对枪口我也要讲——”

“谁也没拿枪指着你，长官。你讲的话正适合我。”副舰长向军官们点点头。“行了，你们用不着呆在这里了。一旦天气允许我们开个会。”

军官们开始散乱地走出驾驶室。基弗走到威利跟前，敬了个礼，黧然一笑说道：“我准备接替你了，长官。”

威利吃惊地看了看钟。时间早在他心里停步不前了。已经是11点45。“行，”他说。交接班仪式上的那一套话机械地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为了寻找‘乔治·布莱克号’的幸存者曾以各种航向和速度奋力前进。曾靠一、二、三号锅炉奋力前进。深水炸弹已关上保险。上次我看了气压计，气压已升至29.10。舰队航向为180，但是由于雷达受到干扰我们已与舰队失去联系，而且我不知道我们的方位。我估计大约是乌里提环礁以东150海里。你可以查对我们早上8点时的航位推算位置。我们现在大致在同样的地方，根据184条舰长已被解除职务，现仍在舰桥上。副舰长有了指挥权，现在指挥操舵台。我想情况就是这样，完毕。”

“仅仅是常规值班。”基弗说。威利懊悔地等着。

基弗敬了个礼。“好，我知道了。”他抓住威利的手，热情地用力握着，小声说：“干得好。”“上帝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威利喃喃地说。

VI 军事法庭

31 被告律师

旧金山一个雾蒙蒙的早上，淡淡的阳光洒落在美国海军后备队第十二委员会地区法官西奥多·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桌上，照亮了放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文件顶上的一个厚厚的淡黄褐色的文件夹，文件夹上用红铅笔潦草地写着三个字：“凯恩舰”。布雷克斯通长着宽大的面庞、猪鬃似的头发和很大的蒜头鼻子。他坐在转椅上，背朝着办公桌向港口眺望，怀着既渴望又恼怒的心情注视着远处在其锚链上随着潮流缓慢摇动的一艘攻击型运输舰。布雷克斯通上校盼望出海，他的梦想是指挥一艘运输舰——他是个业余的船只爱好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驱逐舰上短期服役——但是他作为民法律师的优秀记录阻止了他梦想的实现。海军人事局未受理他的申请。于是他以粗俗的言行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见鬼去”、“他妈的”等字眼经常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在他的腿上放着一札两边都印有蓝色线条的长长的白纸：调查委员会关于美国海军“凯恩号”指挥官P.F.奎格少校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解职的调查报告。在过去三年里布雷克斯通毛茸茸的手拿过成千上万札这样的案情报告。这些矫揉造作废话连篇的报告所用的词句、所表达的态度和感情对他来讲是不足为奇的，就像楼梯的缺口和沟槽对打扫这楼梯的老女清洁工不足为奇一样。他回忆不起他未曾解决并使他更沮丧的案子。这次调查搞得一团糟，他提出的建议十分愚蠢。迄今所发现的案件的事实荒谬可笑，乱无头绪。在重新审查这个报告的中途他曾经把转椅从办公桌转开以缓和像在摇晃的火车上看书感到的那样恶心和头痛。

他听见有人在敲他的小屋和满是办公桌、档案夹和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队员的办公室之间的玻璃隔墙。他转过身，把文件扔到办公桌上。“你好，查利，请进。”

一位海军上尉从开着的门口走了进来。“我想起一个人，长官——”

“好，谁呀？”

“你不认识他，长官。巴尼·格林沃尔德——”

“正规部队的？”

“后备队的，长官。但是个激进的军官。战斗机驾驶员。上尉——”

“一个开飞机的孩子究竟懂什么法律？”

“作平民时他是律师，长官——”

“律师和战斗机驾驶员？”

“他真是个人才，长官——”

“格林沃尔德，你说他的名字是？荷兰人，或哪国人？”

“他是犹太人，长官——”布雷克斯通上校皱了皱他那大鼻子。查利

使劲把腰板儿挺得更直了些。他一只手放在外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黑色的公文包站在那里，态度显得既亲密又恭敬。他长着卷曲的、红中带黄的头发。他的圆脸显得性情好而又机灵。“——但是，像我讲的，长官，是个相当出众的人——”

“真见鬼，我并不反对犹太人，这你知道。这是一个他妈的难办的案子，就这么回事——”

“我肯定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长官——”

“什么使你这么肯定？”

“我很了解他，长官。我考上乔治敦法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上学了，年级比我高，但是我们成了朋友——”

“嗯，坐下，坐下。他在第十二委员会干些什么？”

查利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后背挺得很直。“他刚从病号名单上被去掉。他因三度烧伤住过医院。他们给了他一项临时的权力有限的职务，负责空军军官人员的安排。他在等待回飞行中队的医疗证明——”

“他怎么烧伤的？被击中了？”

“没有，长官。撞着了障碍物。他的飞机烧起来了，但是他们把他拖出来了——”

“不算那么英勇无畏——”

“呃，就飞行而言，我不知道巴尼的任何伟大事迹。我想他击中过两架日本飞机——”

“你为什么认为他适合搞‘凯恩号’的案子呢？”

“嗯，长官，照我看，马里克是注定要完蛋的人，而巴尼就喜欢这类案子，”查利停了停，“我想你会认为他在某些方面有点古怪，非常古怪。我对他已经习惯了。他是阿布开克人，巴尼对印第安人非常感兴趣，你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个呱呱叫的人。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就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案子——也打赢过许多官司。他在华盛顿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当不错的律师事务所，这是在他入伍之前——”

“当时他是干什么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在第七导弹部队，后来转到了空军。”

布雷克斯通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会儿鼻子，“听你说来他的政治观点有点左倾。”

“我看不是的，长官。”

“你同他谈过吗？”

“还没有，长官。我想我得先问问你。”

布雷克斯通上校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捏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坐在转椅上转来转去。“天哪，我们就不能找个正规部队的吗？如果有什么不好

的苗头，我们可不要老纠缠在这个案子上，这是正规部队对后备队呀——眼下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

“长官，我已经跟你给我的名单上的八个人谈过话了。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呀，他们都害怕这个案子。另外两个人受派遣出海了——”

“你跟霍根谈过吗？”

“谈过，长官。实际上他眼里含着泪求我们不要让他参与这个案子，他说这是个输定了的案子，被告律师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在海军中遗臭万年——”

“不会那样的——”

“我只是引用他的话——”

“嗯，也许如此，就这个案子而言，有那么一点。”布雷克斯通捏了捏鼻子。“见鬼，必须有人为这个案子辩护。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格林沃尔德叫到这儿来？”

“我想今天下午吧，长官——”

“叫他上这儿来，别告诉他什么事，我要先找他谈。”

那天早些时候格林沃尔德上尉来到了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室。问了几个简单而令人讨厌的问题之后这位司法官把“凯恩号”文件夹给了他。第二天早上上校来到自己的小房间时发现那位瘦削的飞行员正垂头坐在椅子上在外面等候。

“喂，格林沃尔德，跟我进来吧。你认为你能处理这个案子吗？”他脱掉雨衣，把它挂在衣架上晾起来，之后发现文件夹已放在他办公桌上。

“我处理不了，长官。”

布雷克斯通又恼怒又惊讶地向四周看了一眼。飞行员尴尬地站在门口，两眼看着自己的鞋。他长着一张宽大而稚气的嘴，脸色苍白，头发棕黄而卷曲，两只长长的手下垂着。看上去更像哈罗德·蒂恩而不像一个激进的犹太律师，布雷克斯通心里想着，他前一天也是这样想的。他说：“为什么处理不了？”

“嗯，有几个原因，长官。”格林沃尔德一直羞涩地两眼瞧着地下，“如果有别的案子你需要帮手——我的意思是我不想显得不合作——”

“怎么啦？你认为案子太难办？”

“嗯，我不想就此案发表意见来浪费你的时间，长官——因为我看得出——”

“我现在就要你来浪费我的时间，坐下吧。”布雷克斯通的眼睛向下看着悬在飞行员两膝之间的两只手上可怕的烧伤疤痕。那毫无生气的蓝白色移植皮肤，皮肤边沿红色的生肉以及起皱的一条一条的伤疤肌肉。他

费力地移开了视线。“查利对我说你是为处于劣势的人进行辩护的了不起的律师——”

“长官，这些人不是处于劣势的人，他们应该受到重击。”

“哦，你这么认为？嗯，坦率地讲，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他们有权利找一个好的辩护律师，而他们自己不能找到这样的律师，所以——”

“我认为他们会被宣判无罪的。也就是说，长官，如果有一个稍好一点的聪明的辩护律师的话——”

布雷克斯通皱弯了眉头，“哦，你这么想？”

“基思和斯蒂尔威尔肯定会被宣判无罪的，我想我能让他们不受到惩罚。”

这位看似没精打采的上尉用犹豫和胆怯的语调表现出来的傲慢使这位司法官感到十分困惑。“请告诉我怎么辩护。”

“呃，首先，指控是荒谬的。是在制造一次哗变。实际上不存在使用武力或暴力或不尊敬上司的问题。马里克非常注意法律依据。他是误用了184条而错误地采取了哗变性质的行动，但是该条款就在那些书里。可能成立的最严重的指控是有损于良好的秩序或纪律的行为——不过，如我讲的，这不关我的事——”

上校对格林沃尔德上尉的看法急转直上了，因为格林沃尔德对指控的批评是他本人早先就注意到的一点。“别忘了你是在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而不是正式的诉状。我正在起草正式的诉状，而实际上它是反对性质的行为。这是只有一个人的委员会，这儿是扫雷舰的一名舰长，而且我认为在他们派他到‘凯恩号’去进行调查之前他从来未看过《法庭与审判团》这本书。这就是我们这儿的麻烦，我们缺少人手，可利用的人又不懂法律。虽然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了，但你的行动不受限制，相当不受限制，噢，我认为你的任务就是使你自己听候任用——”布雷克斯通按了一下蜂鸣器，用发脾气的手势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查利上尉来到门口。

“有事吗，长官？你好，巴尼——”

“查利，你这儿的这位朋友似乎认为这个案子太简单了什么的。他把一只手绑在身后也能打败你，只是他不想这么做，或不想说出这个意思的话了吧——”

“布雷克斯通上校，很抱歉，我卷进来了，”格林沃尔德说，“杰克问我愿不愿意在法庭上做个帮手——他没有给我讲详细情况——于是我讲我愿意。详细说明空军的优先配给顺序是一项相当乏味的工作。我只是不想为‘凯恩号’的这些人辩护。奎格舰长显然没有疯狂，精神病医生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笨蛋在《海军条例》上看到一段文字便有了主意，于是他们结成团伙起来反抗既刻薄又愚蠢的一艘小舰艇的舰长——许多小舰艇的舰长都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自己成了傻瓜，并使一艘军舰不起作用了。我是极优秀的也是身价非常高的律师，可是我不想出力使他们被宣判无罪。如果你——”

“你对获得无罪释放是确实坚信不疑的。”布雷克斯通叼着雪茄烟说。

“他们能逃脱惩罚。”

“我想知道怎么个逃脱法，”查利说，“过去如果我见到一个普通的案子——”

“格林沃尔德上尉，没人能强迫你为这帮家伙辩护，”司法官说，“但是从你的话里可以听出你在原则问题上似乎是相当激进的。我看你已经说服自己要为马里克辩护了。八名军官，包括四名司法专家，已经回避了这个案子。除了你以外，我还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他有免于惩罚的机会。对好律师的第一要求就是对自己的案子有信心。我相信你信奉的原则是最坏的罪犯有权获得最好的辩护是吧？”

格林沃尔德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甲，他那稚气的嘴微张着，两眼有些忧伤。“我会永远滞留在这儿搞这个案子的。要是我得到了医疗康复证明——”

“将来有的是仗要打，可以使你的奖章光彩熠熠。”司法官说。

“你打算同时审理这三个人吗？”

“先是马里克。我们将把基思和斯蒂尔威尔的案子往后推一推，看看再说。至少这就是我向海军将军提的建议。一般他会按我讲的那么做。”

“军事法庭什么时候开庭？”

布雷克斯通望望自己的助手。这位助手说：“长官，如果布莱克利上校能来主持，我想过两周就能开庭。他说他今天下午告诉我。”

“目前‘凯恩号’在哪里？”格林沃尔德问。

“在亨特波因的干船坞里。”查利说。

“在我表态之前我可以出去跟马里克谈谈吗？”

布雷克斯通点点头，“查利，为格林沃尔德上尉提供交通工具。”

“明白，长官。”

格林沃尔德站起身，“我说，我现在就去。”

“巴尼，过10分钟吉普车在大门口接你。”查利说。

“好吧。”飞行员戴上白鸭舌帽。帽子的镶边已经发硬并变成绿色。他看起来像一个在餐桌旁侍候顾客把钱花在购买唱片而不是买食品的很穷的大学生。他摆动着有伤疤的大手走了出去。

查利说：“长官，他会接这个案子的。”

“怪人，”司法官说，“看起来那么无用谦卑，但自视甚高。”

“他是个好律师，”助手说，“但是他无法让马里克不受惩罚。”

格林沃尔德上尉看惯了航空母舰。停在干船坞艇座上的“凯恩号”又锈又杂乱，在他看来就像河里的小船。他沿着延伸过船坞深坑的又长又陡的木板铺成的通道走到了这艘扫雷舰上。在主甲板的破碎物料中靠近摩托救生艇的后吊柱的地方他看见一个直径大约为4英尺的锯齿状的大洞，洞是用绳子和四周隔开的。弯弯曲曲的生锈的电缆和管道像内脏一样从大洞的四周伸出来。“我想见马里克上尉。”他对站在一张桌旁的一个圆脸蛋，穿白衬衣的矮个子水兵说。

“他不在这儿，长官。”

“他在哪儿呢？”

“我想是在‘菊花号’上，长官。6号码头他们改装成单身军官宿舍的那条游览船。”

“你们的舰长在哪儿？”

“怀特舰长要6点才回来，长官。”

“什么舰长？怀特？”

“是的，长官。”

“你叫什么名字？”

“额尔班，长官。”

“噢，对了。额尔班。”格林沃尔德上下打量这个将来要成为查利的主要证人的水兵。“奎格舰长在哪儿，额尔班？”

“现在是怀特舰长管这艘舰，长官。”这个信号兵的脸上显出警惕、愠怒的神情。

“你不知道奎格在哪儿吗？”

“长官，奎格舰长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甲板上是个什么洞？”

“我们在林加延湾遭到自杀性攻击。”

“有人受伤吗？”

“没人受伤。飞机反弹起来掉到海里去了。”

“当时谁在指挥军舰？怀特舰长？”

“不是，长官。”额尔班疑虑重重地皱起眉，转身向着通道上的桌子。

“那么，谁在指挥，当时？马里克仍在负责吗？”

额尔班嘟哝着打开了操舵手的航海日志，展示出日志中字迹潦草的记录。格林沃尔德转身走上通道，向“菊花号”走去。

这位律师初次见到马里克时很吃惊。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他对这

位副舰长早已形成这样一个清晰的印象：纤弱，瘦削，情绪不安，皮肤黑黑的，脸上带着知识分子自我满足的神情。实际上他想像的是比尔·佩勒姆，他大学时代一个穿海军制服的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者。眼前这位坐在帆布吊床边上，在一堆乱糟糟的床单和被子中间眨着眼睛，用手掌搓着赤裸的胸膛，身体强健，长着弹头似的脑袋，面容迟钝的军官完全打乱了格林沃尔德对“凯恩号”事件的看法。

“嗯，他们给我指定任何律师都行，”马里克毫无表情地说，“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看这根本毫无任何关系，你可是自找一大堆麻烦——”

“你要向法庭陈述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接替他？”

“我当时认为他疯狂了。”

“你现在还仍然那么认为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想了。”

“你向调查军官讲的那些关于偏执狂的骗人的话是从哪儿来的？”

“从书上看到的。”马里克气冲冲地说。

“噢，请原谅，马里克，你似乎对这种病了解得不多。”

“我从来没说过我懂得很多，天哪，他不问我军舰或台风或舰长的事，却在偏执狂问题上翻来覆去地盘问了我一个小时。对病的事我一窍不通，而且我明白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傻瓜，我当时也知道会把自己弄成傻瓜。而且将来在军事法庭上还会这样。”他瞥了格林沃尔德一眼，他的眉头在深陷的眼睛上方紧皱着，显出困惑和受到伤害的神色。“我跟你这么说吧，同样的一些事情当它们发生在台风当中的时候和你们在6000英里之外的联邦办公大楼谈论它们的时候似乎是完全不同的——”

门开了，基弗走了进来。他穿着崭新的刚熨过的蓝色海军制服，胸兜绶带上别满了战斗星形勋章。袖口上的下面几条黄道已经褪色，上面几道仍黄色闪亮，他肩上背着个小皮包。“史蒂夫，我要休假了，有空去吃午饭吗？”

“没空啊，汤姆——这位是格林沃尔德上尉，这是基弗上尉，我们的火炮指挥官——优先领到飞机票了吗？”

“领到了。在运输部一个干瘪的老淫妇身上颇费了些工夫。我原想得先跟她结婚的。”

马里克酸楚地笑了笑说：“嗯，痛快地玩吧。”

火炮指挥官拍拍小皮包。“认出这个了吗？”

“那部小说？”

“前半部。我要回东部去努力推销。”

“希望你能赚百万美元，伙计。”

基弗看了格林沃尔德一眼，犹豫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着马里克，咧嘴笑着说：“哎，我走了，在羊粪蛋的火光中。”门关了。

“哎，”格林沃尔德端详着自己的鞋尖，没精打采地说，“碰巧我是一个相当好的律师。”

“你必须是个非常好的律师才能使我解脱。”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只要这件事一进到联邦办公大楼，我就是有罪的，据我所知，不管你怎么看这件事我都是有罪的。给一个傻子足够的时间，他一定会把事情搞糟的——”

“我饿了，”律师说，“什么地方能搞到吃的，我们也再谈谈？”

“8号码头那边有个自助餐馆——”

“走吧。”

马里克看着律师，耸了耸肩。“好吧。”他说，伸手去取塞在床脚的蓝色海军裤。

“如果你打算承认有罪，”格林沃尔德说，他的声音盖过了餐具和洋铁盘的磕碰声，盖过了在西红柿汤、白菜和人体的混合气味中就餐的海军修船厂数百名工人的谈话声——“那么整个事情就成为形式了。即使这样我认为也不能只是站起来在法庭上公开说‘我承认有罪’。你要跟查利讨价还价。这是一个怪案子，一个一团糟的案子，为了肯定能得到一分，查利可能对你宽大处理——”

副舰长心不在焉地用叉子把炒鸡蛋塞进嘴里，喝了一大口咖啡说：“我不会讨价还价——”

“噢，当然，你的律师为你去说——”

“哎，格林沃尔德，按书上讲的我可能有罪，但是我不想承认有罪。天呐，我没有企图接管这艘舰。我是在努力挽救它。如果我说奎格疯狂了是我的错，那么，那是另一回事，可我是在努力做我认为正确的事呀——”

格林沃尔德点点头，用舌头舔了舔下嘴唇，“没有犯罪意图。”

“对了。没有犯罪意图。”

“嗯，那么就不要承认有罪。使他们不能对你做出一致的判决——你的朋友基弗那时是怎样看奎格舰长的呢？”

副舰长的两眼眯着向侧面看了一眼，“注意，这全是我的责任——必须这样看问题——”

“当时基弗也认为奎格是偏执狂吗？”

“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让他与这件事脱掉关系吧。”

格林沃尔德玩弄着自己的指甲，“他像我中学时认识的一个同学，名字叫佩勒姆。”

副舰长的脸上流露出愠怒和痛苦的表情，两眼凝视着远方。他喝完了咖啡。“他们这儿光卖些劣等咖啡。”

“瞧，马里克，如果你接受我，我愿意做你的辩护律师。”

马里克点点头，直视律师的眼睛，他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成羞怯的感激。“嗯，好吧，谢谢，我需要人——”

“那么不想了解我的资历吗？”

“我想一定不错，不然司法官不会派你来的——”

“嗯，无论如何要听我说。当平民时我是个激进的律师。我从学校毕业仅四年的时候每年挣两万元。”格林沃尔德稚气的脸上显出古怪的内心的微笑，仅在眼睛的四周泛出红色，他羞怯地把头偏向一边，看着手中的勺子，他正用它在溢在桌子上的一片咖啡中画圆圈。“不仅如此，我走出学校的第三年，就为40年前被骗离家园的彻罗基人好不容易地从政府弄出了10万元。”

“老天保佑，也许你能使我免受惩罚。”副舰长半信半疑地凝视着格林沃尔德说道。

“我最好再给你讲一件事。我更愿意对你提起公诉而不是为你进行辩护。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的罪究竟有多大。但是要么你是哗变者，要么你是整个海军中最不愿说话的傻瓜。没有第三种可能。”马里克惊讶地直眨眼睛。“如果你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为你写出辩护词。如果你因为你非常自豪、高贵以及受过极大的伤害而继续闭着嘴不说话，顺便说一句，那我就回城里去了。”

“你想知道什么？”副舰长停顿了一会儿说，在停顿期间自助餐厅充满了嘈杂声。

“关于你和基弗和基思以及凡是能说明你们是如何使出那愚蠢花招的所有的事情——”

“肯定你说它愚蠢，”马里克大声说，“既然我们都活着来谈这件事，所以大家都说它愚蠢。如果奎格和整个军舰现在都沉入海底了——我想惟一能证实我是正确的方法就是假设我当时没有接替奎格而且船倾覆了，实际上它差一丁点儿就倾覆了。你知道，在那次台风中三艘驱逐舰沉没了——”

“确实是这样，不过大约还有40艘舰艇没沉没，副舰长也没接替舰长啊。”

马里克显得极其惊讶。他拿出一支雪茄烟，一边仔细端详着这支烟一边撕下沙沙作响的玻璃纸。

他真的感到很吃惊。格林沃尔德刺激他使他暴露了自己潜藏的自认为正确的想法，也就是在他正在遭受官方折磨的整个过程中他内心自豪

地默默地感到的一点慰藉。由于全神贯注于自己被误解的英雄行为、基弗的背叛以及自己将面临的厄运，副舰长没想到这位律师会这样尖刻地曲解他的观点。“你是哪儿人？”他问道。

格林沃尔德对这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毫不感到意外。“阿尔伯克基人。”

“哦。我原以为也许你是纽约人——不过你的口音不太像纽约人，我是指——”

“嗯，我是犹太人，你是指这个意思吧。”飞行员对着自己的鞋微微一笑地说。

马里克笑出声来，说：“你想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咱们到那边的‘菊花号’去吧。”

他们坐在游船休息室里的皮沙发上。马里克讲述着他们如何确信奎格已经疯狂的经过，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无话可讲，便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窗外，起重机、烟筒和桅杆林立的发出当啷声的修船厂。律师点着了副舰长早先给他的一支雪茄烟，笨拙地吧嗒了几口，直眨眼。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看过你的朋友基弗的小说吗？”

马里克像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茫然而迷惑地瞧着他。“他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那小说一定长得不得了。他老是把它保存在那个黑色小皮包里。”

“很可能是一部杰作。”

“嗯，汤姆很聪明，谁也逃脱不了那——”

“我很想看看这本小说。我可以肯定它无情地揭露了战争的无意义和浪费，并暴露出军人都是些愚蠢的法西斯主义施虐狂。他们在所有的战役中连吃败仗，葬送了无数相信宿命论的、富于幽默感的、可爱的平民士兵^①的生命。还有许多性爱的情节，当姑娘的内裤被脱下来的时候，乏味的文章也变得有韵律而且优美了。”格林沃尔德看出了马里克困惑不解而又疑难的笑容，便耸了耸肩。“嗯，我能说出他写了些什么，因为写战争的小说已经出版了，虽然战争仍在进行。凡是作者把军人写得十分可怕而把平民写得非常敏锐的小说我都爱看。我知道这些小说是忠实于生活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敏锐的平民。”他吸了一口雪茄烟，厌恶地张开嘴，把烟扔进了装有一半沙子的铜罐子里。“你怎么能抽这种东西呢？——哎，我告诉你，马里克。你那位敏锐的小说家朋友是这个乱子中的反派角色，那也没事，可是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要他回避这件事。”马里克固执地说。

“我将尽力设法绝不让他站在证人席上。你做的事就是你做的。实际上，你出于错误的，但却是高尚的判断做了这件事比你把一个敏锐的小说家关于精神病的观点当作直接依据更好。他现在正在寻求掩护，这事——哎，他曾在‘新泽西号’上提醒过你，对吧？他具有一个敏锐小说家的洞察力。在背后大声叱责‘老耶洛斯坦’——顺便说说，这名字取得妙

——是一回事，但是他非常非常清楚，到摊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之后，”马里克像孩子一样请求道，“你还认为奎格没有精神病吗？”

“是的。”

“那就绞死我吧。”马里克紧张不安地说。

“不一定。再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怎么让你继续驾驶这艘舰前往林加延湾的？”

马里克舔湿了嘴唇，目光看着远处。“这事重要吗？”

“你告诉了我我才知道重不重要。”

“嗯。事情非常奇怪。”副舰长又从胸衣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烟。“瞧，台风过后我们回到乌里提环礁时，情况相当好，船撞了一个洞，丢失了两三个扫雷器，上层甲板上有些东西被弄弯曲了和撞坏了。但是我们还能操作。我们仍能扫雷。”格林沃尔德伸出一根燃着的火柴，副舰长借着火把雪茄烟吸得通红。“谢谢——我们进入环礁后我立即向那边岸上，向海军准将报告，我想他是塞夫农·法伊夫司令，给他讲了所发生的事情。他非常激动，那天早上就把奎格叫到岸上去了。并叫精神病医生给他作了检查。呃，医生检查的结果——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胖胖的中校，长着古怪的鼻子——医生说他认为奎格一点也不疯狂。说他似乎是头脑正常的军官。说他不是精神病专家而且奎格已经出海四年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乘飞机回美国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这位海军准将对大我大发雷霆。当医生向他报告时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说海军上将要他火速再派些扫雷舰到林加延湾去，因为很多扫雷舰在台风中毁坏了。如果他让‘凯恩号’撤出舰队他会受到诅咒的。于是反复谈了很多之后他也把奎格叫到了办公室，向他着重讲了海军上将急需扫雷舰的情况。他问奎格是否认为我能指挥‘凯恩号’到林加延湾去。他要他多想海军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感情，而且他说我在到达林加延湾后肯定能得到我应得到的一切。噢，奎格真使我大吃一惊。他既镇静又温和。他说我当他的副手已经11个月，那么长时间的训练他认为即使我不忠诚和反叛的性格，但他已把我培养起来，完全可以统领一艘军舰了。他推荐我把这艘舰开到林加延湾去。这便是事情的经过。”

格林沃尔德转动着一个被他拧成问号形状的夹纸用的回形针。他把旋转着的回形针扔出了窗外。“奎格现在在哪儿？”

“凤凰城他的家里。这儿的医生让他出院了，说他适合回去任职。目前他在第十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临时任职，坐等军事法庭开庭。”

“他犯了一个错误，推荐你到林加延湾去——从对你处以绞刑的观点来讲。”

“这正是我的看法。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位飞行员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露出了有着一条条伤痕和多层皮肤的手和手腕，光滑的伤痕组织一直延伸到衣袖里。“嗯，也许，正如那位

准将对他讲的，他当时考虑的是海军的利益——我要回第十二委员会去了，我要敲敲杰克·查利的脑袋——”

“我们打算申辩什么呢？”副舰长抬起头焦急地看着他的又瘦又高的辩护律师。

“当然不承认有罪。你是真正的伟大的海军英雄。以后再见。”

(1) 平民士兵，紧急情况时担当军人任务的平民。——译者注

32 威利休假

威利乘坐的飞机正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布雷克斯通上校劝说通了“凯恩号”的新指挥官让他走。“不管怎么说，开庭之前他有十天的时间，”这位司法官曾在电话里对怀特上尉这么讲。“趁着还能放他走就让这个可怜的乞丐走吧。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威利请假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回家和梅姑娘断绝关系。

在动荡不安的前几个月里他已逐步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认识到他对她的态度，甚至给她写的那些信都是可恶的。他仍然思念她。如果“爱”这个词有意义，如果小说和诗歌对这种感情的描写是准确的，他认为他是爱她的。但是他有一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直觉，他绝不会背离自己受过的教养去娶她为妻。这是文学中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的冲突；而令人沮丧和悲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偏偏陷入了这一冲突。不过现在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梅姑娘，于是他决定在军事法庭给他的生活带来无法预测的新的转变之前先让她获得自由。目前已不再可能只通过写一封信或保持沉默跟她作个了断了。他必须当面和她谈，承受她可能予以他的任何痛苦和惩罚。他开始履行一项可悲的使命，他简直不忍心去想它。

他试图通过和身边一个秃顶而肥胖的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①攀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他的邻座是那种一坐飞机就要吃安眠药的人。他费了好一阵时间盘问威利，问他是否亲手杀死过日本人，是否获得过勋章，是否受过伤。但他随后就没兴趣了，开始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来阅读，直至飞机在落基山脉上空颠簸晃动起来。于是他拿出一瓶黄色胶囊，吞服了三粒便倒在椅子上昏昏欲睡了。威利心想要是他带着安眠药就好了。最后他拉上窗帘，把椅背向后一推，闭上两眼，反复地回想起“凯恩号”上那些使人厌恶的事情。

儿童时期做过的一些梦是威利永生难忘的，尤其是这样一个梦，他看见上帝像巨大的玩具跳偶一样从他家草坪的树顶上一跃而起，斜着身子向下凝视着他，在他的记忆里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候见室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同梦里的情景一样是虚幻的、令人痛苦的。在他闭着的眼睛的前面，四周都是绿色的墙壁，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厚厚的棕色和红色封皮的大部头法律书籍；头顶上孤零零的一盏荧光灯闪耀着带蓝色的光；他身边办公桌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散发出陈旧香烟的烟味。所谓的“调查委员会”，也就是一位粗鲁的瘦小的舰长，嗓音既粗糙又带嗤笑味，他的脸就像邮局职员拒不接受没包装好的包裹时表现出的那张讨厌的脸。

这一切和威利原来的想像是那么不同，那么不公正，而且那么快就结束了。尤其是范围那么小又那么令人沮丧。威利曾认为自己是一部宏伟戏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曾独自一人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着“‘凯恩号’哗变，‘凯恩号’哗变”，欣赏着说这话时特有的声音效果，并想像着《纽约时报》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极力

赞扬英勇无畏的马里克和基思的大块文章，他甚至竭力想像出马里克的头像出现在新闻杂志的封面上。他曾经期盼着隔着铺了绿色台布的桌子面对一排海军上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镇定自若地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回想起他做过的那个白日梦使他十分苦恼，他曾自认为是这次哗变的真正的关键人物，罗斯福总统召他去华盛顿到他办公室和他单独谈话时，他说服总统‘凯恩号’事件是个例外，绝不表明海军的士气低落。在罗斯福总统慷慨地答应恢复他的军籍让他任意选择职务时，他甚至打算只简单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愿意回到我原来的舰上去。”

在整个林加延湾战役和返回珍珠港的行程中，威利满脑子都是这些纷乱的色彩斑斓的荒唐念头，自杀式攻击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的损坏也很小(在日本飞机撞击之前他甚至没看见它)，这次袭击仅仅起到了增强马里克、威利自己以及“凯恩号”全体军官的形象的作用，使他们都成了头脑冷静的英雄。

到了珍珠港之后随着怀特舰长的到来，这种迷人的景象开始暗淡了。怀特舰长是正规海军的一名英俊聪明的上尉，显然是善于解决麻烦的高手。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马里克就萎缩成低声下气的呆滞的副手了。军官起居舱里冒险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了，所有的军官的言行又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怀特为人处事严肃、冷静、讲效率，他的做法使人觉得奎格被解职一事似乎从未发生过。从一开始，他就像马里克一样把舰艇管理得很好，立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衷心拥护。威利把这次哗变当作海军后备队的英雄主义战胜精神病研究院的愚蠢的想像已失去了活力，研究院恢复了主导权，成了形势的掌控者。

但是威利仍未料到在旧金山形势会急转直下，他以前从未预见到有关当局会把伟大的“凯恩号”哗变当作一个令人厌烦的并不急迫的法律问题。显然在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看来“凯恩号”哗变的事只不过比偷了一卡车猪油的事稍大一点。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军舰仍停在干船坞中，怀特舰长的报告没有任何反应，最后当调查开始时，已经没有海军上将，没有绿色的桌子，没有总统的召唤了。只有一个小个子军官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进行盘问。

威利想知道是不是审理此案的规模缩小了才使他提出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变成了靠不住的、描述得很糟的逸闻趣事。他越讲述这些事实就越让自己而不是奎格丢脸吗？是负责调查的军官怀有敌意吗？他原指望用来谴责奎格的那些事现在似乎反而表明他自己的不忠诚或无能。甚至作为奎格一大罪过的水荒一事他听起来更像是谨慎措施，而水兵们在轮机室偷水用一事却成了由不称职的军官唆使的反叛行为。他无法向调查军官表达清楚的是以前大家所经受过的精神上的痛苦。每当威利谈到酷热难当以及烟筒的烟雾时，负责调查的那位舰长就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最后来上一句：“我肯定你们遭受过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你为何不向指挥官报告偷水用的事呢？”威利明白他应回答说：“因为我认为他是懦夫而且是精神病患者——”，但他嘴里说出的回答却是，“这个吗？呃，其他人谁也没报告，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报告。”

威利记得谈完话出来的时候他有一种上吊自杀的可怕的预感；一种

十分确切的感觉。不安地度过五天之后威利被召到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室。调查报告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他开始看报告之前他的手指感觉到这些冷冰冰的印有蓝色线条的纸张十分可怕。他带着在噩梦中挣扎的感觉看到了有关他自己的那些话；就像看医生写的他即将死亡的报告一样：

建议（3）

以谋划哗变的罪名将美国海军后备队尉官（中尉）威利·索德·基思送交最高军事法庭审判。

威利理智地接受了军事法庭即将开庭的残酷现实，但是他的心却像一只睁大闪亮的眼睛环顾四周寻求救助的受惊兔子的心。他知道他仍然是人人喜欢的无辜而又性情好的威利·基思，那个能坐在钢琴前面弹奏出《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曲子而使大家开心的威利。由于在一次可怕的事件中被军事正义之剑刺中，他的种种美德似乎从他身体里流失了，就像空气从扎穿了轮胎漏光了一样，他感到自己慢慢瘪下来了，变成了普林斯顿和塔希提俱乐部时期原来的他。多年来没有动过的一个念头现在下意识地小声讲了出来：“母亲会帮我脱离困境。”

威利仰卧在倾斜的座椅上，飞机一颠簸紧紧地系在腰间的安全带就会勒着他的腹部，他在脑海里编织着一个可怖的梦幻，他的母亲聘请了全国最好的几位律师为他辩护，军事法庭那些拉长着脸的司法官们被这些坐在他桌子旁边的精明的法律奇才辩驳得不知所措。他编造了一段又一段很长的假证词，看见奎格在一名像托马斯·伊·杜威辩护律师的严厉诘问下坐立不安。这个阴郁的梦变得越来越怪异，越来越不连贯。梅·温也不知怎么的进来了，显得苍老而冷酷无情，皮肤上长了许多极丑的污斑。威利睡着了。

但是在介于紫色和浅蓝灰色的曙光中，飞机从曼哈顿尖顶大楼的上方飞过，威利醒了，当他透过小而圆的窗口向外凝视时，他的心又恢复了活力。纽约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不仅如此，纽约就是伊甸园，是甜蜜的金色的春天里已消失的岛屿，是他和梅·温恋爱的地方。飞机倾斜了，并向下滑翔。金黄而泛白的太阳出现在东面云彩的上方，斜射的光芒照亮了天空。飞机盘旋时威利又看见了曼哈顿，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楼、无线电城，它们细长的塔尖突然升起在仍然笼罩着这个城市的紫色雾气的上方。此时在他心目中出现了夸贾林环礁的海滩、南太平洋一望无际的蓝色水域、塞班岛绿色小山上海岸炮群的一团团橙色烟雾以及在尖厉呼啸的台风中“凯恩号”那猛烈颠簸的、湿透了的驾驶室。在这一瞬间，威利了解了战争。

“晚了半小时。”坐在威利旁边的那个代理商抱怨说，同时急急忙忙地拉上公文包的拉锁。

当威利走出飞机踏上舷梯时，凛冽的寒风使他一激灵，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呼吸时冷气直钻心窝。他早已忘记冬天的空气是什么样了，而刚才从飞机上看时纽约给人一个错觉好像是春天一样。他穿着厚

厚的在舰桥上穿的外衣还冷得发抖，于是紧了紧围在脖子上的白色丝围巾，沿舷梯往下走时，呼出的气就变成了雾，威利看见他母亲从候机室的窗户后面兴高采烈地向他招手，他顶着风跑过机场。一时间在有暖气的屋子里他母亲不停地亲吻他拥抱他。“威利，威利，威利！啊，我亲爱的，又感到你近在身边，简直太好了！”

威利首先想到的是“她多苍老啊！”他不能确定这一变化发生在他离家之后呢或在战前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而直到现在他才看出来。她的红头发已经渐渐褪色变成难以言表的泛灰的棕色。“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

“谢谢你，亲爱的！让我好好看看你——”她抓住他的胳膊，后仰着身子仔细地端详着他，她脸上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对她看到的一切感到既不安又高兴。她儿子经历了海上的巨大变化。这张晒黑的脸，扁平的面颊，突出的鼻子，又宽又厚的上下颚，已经有点陌生了。当然他是威利，她的威利，她想那稚气的嘴唇的弧形、曲线仍和以前一样。但是——“你长成大人了，威利。”

“还不完全是，妈妈。”她儿子露出倦意的微笑说。

“你看起来真帅啊！你能在家呆多久？”

“我要在星期天早上飞回去。”

她又一次拥抱他。“只有五天！没关系。我要这五天比以前的五年过得更高兴。”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威利给母亲讲的情况很少。他发现自己像电影中所有善良的守口如瓶的美国人一样，低估了战争的危险，夸大了战斗生活的烦恼。他母亲越催他讲详细一些，他的回答就越含糊。他明白他母亲想让他讲一讲他无数次地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的情况，而他却偏偏坚持说他从未接近过任何真的战斗行动。如今既然已回到平民世界，说真的，威利感到有些失望，在他的参战履历中缺少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厮杀或受伤的记录。他对别人的盘问十分反感。他的正常的想法是着重讲述那些真正的惊险时刻的情景，但是一种朦胧的羞怯感又使他不愿意讲。沉默寡言是一种更奥妙的、颇受人尊敬的吹嘘方式，而威利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当他第一眼见到家时，他曾期望能看到真正的怀旧的烟火。但是汽车拐上了车道，在石子上咯咯地响着开到了大门口，威利只傻呼呼地睁大眼睛看着发黄的草坪和光秃秃的树木。屋里的陈设没有改变，但显得空荡荡的。十分寂寥，而煎火腿的令人愉快的香味盖不过弥漫的樟脑味。屋里的气味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他几乎马上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没有雪茄烟雾的痕迹。很久以前这种气味就从窗帘、地毯和家具覆盖材料上排除干净了。

“妈妈，吃饭前我想洗个澡。”

“洗吧，威利，我有好多事要做。”

威利在走廊里拾起一张报纸，当他小跑着上楼时瞧了一眼报纸的标题：麦克阿瑟进军马尼拉。他进到自己的房间，把报纸扔到了一边。他脑子里似乎有个传动装置在换挡，于是以前的他开始平稳地运转起来。他不再感到陌生，没有对比或时间消逝的感觉，看见那些旧书和那台留声机也不特别高兴。他脱下衣服，把海军制服和其他衣服挂在一起。只是淋浴喷头喷出的强劲水流吓了他一跳。他习惯了“凯恩号”军官淋浴室那断断续续流量很小的喷水。这股美妙的充足的流水以及他调节水的冷热的那种轻易程度似乎比家中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更奢侈的享受。在“凯恩号”上是将蒸汽直接通入半封闭的冷水管里将水加热的，调节稍有差错会在几秒钟内把人像蒸煮海鲜食物一样活活烫坏了。威利就不止一次地被一团团滚滚的蒸汽烫得直号叫。

他突发奇想地取出了自己最好的花呢服装，一套在阿伯克朗比和菲奇花了200美元买的漂亮、柔软、棕黄色服装，并且精心挑选了一条粉蓝色的毛料领带，一双有多色菱形花纹的袜子和一件领子用纽扣装饰的白衬衫。裤子太宽松了，上衣使他有种衬垫过多，尺寸过大的感觉。打了两年的黑色领带之后再打这种领带似乎太怪异了，既花哨又带女人气。他在卫生间门背面的落地式大镜子前照了照。一瞬间他自己的脸让他大吃一惊。他部分地意识到他母亲刚才看出的那些变化。他感到不安的是前额线内的头发稀疏了。不过当他仔细地照镜子时看见头发稀疏的程度尚不明显，他还是原来的威利，只是穿着花哨的衣服显得疲惫，不太开心而已。他走下楼，厚重的垫肩让他感到笨拙，不自在。

他饿了。在他母亲高兴地谈论他英俊的长相的同时，他吃了一大盘鸡蛋和腌熏肋条肉，外加几个小面包。“你以前从来不这样喝咖啡。”基思太太说，同时第四次给他杯里斟满咖啡，并以不安和尊重的复杂心情观察着他。

“我现在成了恶魔了。”

“你们这些水兵真可怕。”

“妈妈，咱们去书房吧。”他说，一口喝完了杯里的咖啡。

有一个幽灵在这间棕色的摆满了一排排书的书房里，但是威利抑制住了他内心的敬畏和悲伤的感情。他坐在了他父亲那把红色皮革扶手椅子上，他有意选择了这个神圣位置，不顾他母亲的倦怠、悲哀而又充满爱意的目光。他把哗变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发出几声惊讶之后就沉寂了，让威利独自讲了很长时间。此时厚厚的灰色云团滚动着布满了早晨的天空。挡住了射向室外空旷花床的阳光，室内的光线也变暗了。当威利讲完话，看着母亲的脸色时，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一口一口抽着烟。

“哎，你怎么看，妈妈？”

基思太太迟疑了一会儿说：“她怎么——你跟梅讲过这件事吗？”

“梅甚至不知道我在纽约。”他烦躁地说。

“你不打算去看她吗？”

“我想我要见她。”

母亲叹了口气，“嗯，威利，我所能说的是，这个‘老耶洛斯坦’看起来像个可恶的魔鬼，你和那个副舰长完全是无辜的，你做得很好。”

“医生的说法不同。”

“你等着瞧吧。法庭将宣判你们的副舰长无罪的。甚至他们不会审判你。”

他母亲盲目的乐观并未让威利得到安慰。相反，却使他恼怒。“咳，妈妈，不是我责怪你，可是你对海军的情况了解得不多，这是显然的。”

“也许了解得不多，梅的事你决定了吗，威利？”

威利不想回答，可是他既生气又紧张。而讲出哗变的事已经削弱了他的自制力。“噢，这可能使你非常高兴。我确定那样行不通。我已经放弃了。”

母亲微微点了点头。低头看着自己衣服的下摆以掩饰露出的微笑。“那样的话，威利，你为什么还要去看她？不去看她不是更有善意吗？”

“妈妈，我不能就这样扔掉她不管，就像扔下一个跟我过了一夜的妓女一样。”

“威利，你已经学会了一点海军的语言。”

“你不懂海军的语言。”

“我的意思是你会陷入毫无意义的极度痛苦的处境——”

“梅也有权了解她的处境。”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她？”

“如果能够去就今天晚上。我原来想现在就应该给她打个电话——”

基思太太以既令人悲哀又让人觉得有趣的口气说：“你瞧，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我准备明天晚上把全家人叫过来。我事先就想到了今天晚上会被占用的。”

“就是这个晚上。其他四个晚上什么事都没有。”

“亲爱的，如果你以为我为这事感到高兴，那你就错了。我要分担你所有的痛苦——”

“那好，妈妈——”

“威利，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我没有嫁给另一个男人的所有情况，一个非常英俊的，很有吸引力但是没出息的男人，他仍然活着。”基思太太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两眼望着窗外。

威利站起身，“我想我该打电话了。”

母亲走过来，抱住威利，把头靠在他肩上。威利屈服了。窗外大片

的雪花稀稀拉拉地穿过黑色的树枝飘落下来。“亲爱的，别担心军事法庭的事，我会跟劳埃德舅舅谈一谈。他知道怎么办。相信我的话，谁也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件很好的勇敢的事而惩罚你的。”

威利走进母亲的房间，拿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分机，把它插到自己房间的插座上。他拨通了布朗克斯街那家糖果店的电话。在他等待对方接电话的时候，他用脚一踢把门关上了。“梅温不在家，”一个带外国口音的女人用单调乏味的粗俗的声音说。“拨63475试试。”

威利拨了这个号码。“早上好，这里是伍德利饭店。”话务员说。

威利对伍德利饭店很熟悉：第47街上一家简陋的剧场饭店。“你好，我找梅温。”

“找温小姐？等一会儿。”接着是几次重复的蜂鸣声，最后，“喂？”但这不是梅姑娘的声音。这声音是男性的。

“我想找梅温小姐的房间。”威利极不友好地疑虑重重地说。

“这就是梅的房间。你是谁？”

“我的名字叫威利·基思。”

“威利！啊天哪！威利，我是马蒂·鲁宾，伙计你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家。”

“家？哪儿？旧金山？”

“我在长岛。梅在哪儿？”

“她就在这儿。太好了。听着，威利，她事先知道你要来吗？她从没有提过一句——稍等片刻，我去叫她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喂！威利！”

“喂，梅。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

“宝贝儿，别说傻话。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威利一直不喜欢娱乐行业喋喋不休的老一套的“宝贝儿”这个称呼，特别是梅这么叫他时使他非常气恼，而且此时此刻更是如此。她的声音又压抑又尖，她刚睡醒时通常都是这样。“大约一个小时以前飞回来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宝贝儿？啊呀——”

“我想给你个惊喜。”

“我吃惊了。我大吃一惊了。”接着是一阵使威利感到非常害怕的沉默。“哎，宝贝儿，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她问道。

“什么时候都行。”

“啊，天哪。亲爱的，你选的日子太糟糕了。我患了流行性感冒或别

的该死的病，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不，等等，还有别的事——马蒂，我们什么时候灌制那该死的试听唱片？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到那时候才行？——噢，威利，简直一团糟！我还得为这个广播节目灌制唱片——必须在今天——我一直在打瞌睡好保持点精力——马蒂，宝贝儿我们不能取消它吗？——噢，威利，你应该在告诉我——”

“把整个事情都忘掉吧。别生气，”威利说，同时用愤怒的目光看着卫生间门上的镜子中的自己。“也许，明天看你去。”

“不，不，宝贝儿，大约3点我就完事了——什么时候，马蒂？——3点半，威利——咱们在布里尔大楼见面，你能去吗？”

“布里尔大楼是什么，在哪儿？”

“呵，威利。布里尔大楼嘛。见鬼，我老是忘了你不是歌迷。哎，你知道的，里沃利的街对面——那幢灰色大楼——听着，就是索诺—福诺演播室，你能记住吗？索诺—福诺。”

“记住了。3点半。我一定到那儿。你不再上学了？”

“啊。”梅的声音流露出歉意。“这事嘛。恐怕我一直在逃学。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再见。”

“再见，宝贝儿。”

威利使劲扔掉话筒，把桌子上的电话机也稀里哗啦地震落到地板上了。他脱掉身上的平民服装，裹成一堆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后穿上了军服。他有两顶帽子，一顶相当新的帽子和一顶他总是在海上戴的帽子，这顶旧帽子的金边已失去光泽变成了暗绿色。他选用那顶旧帽子，在上面加了个新帽盖，使原已变得暗淡的饰边显得更加黯然失色了。

当威利从地铁出来，走到百老汇大街和第50街的交汇处时，他从飞机上看到的曼哈顿的壮丽景色已不见踪影了。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又脏又拥挤的老街角：这儿一家雪茄烟店，那儿一个橘子饮料摊，远处还有一个灯光闪烁的放电影的大篷，到处是污垢和倦容满面的来去匆匆的人群，凛冽的寒风打着旋儿，刮起报纸在空中飘飞，卷起街边的干雪像小漏斗一样转着圈。所有这一切，威利太熟悉了，简直是了如指掌。

索诺—福诺演播室的接待室约七英尺见方，塑料板壁，后面有一扇塑料门，屋里有一张绿色的金属制的办公桌和一个长得很丑，肤色像塑料，嘴里嚼着一大块粉色口香糖的接待员。“嗯，你找谁？”

“我找这儿的梅温。”

“她还没有完事呢，你可以进去，他们在录音。”

威利在屋里惟一的一把黄色椅子上坐了下来，解开了围巾和上衣。接待员扫视了一遍他的勋章，数了数上面的星星，以令人不安的挑逗的目光斜着眼看了他一眼。威利听见塑料板后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好了。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节目排成杰作。”小管弦乐队开始演奏，接着威利便听

到了她的歌声：

“不要向我

年轻人——挥手飞吻——”

顿时，“凯恩号”军官起居舱的闷热和简陋、对奎格绝望的憎恨极不和谐地和最初对梅姑娘甜蜜动人的爱混合在一起涌入他的脑海。随着歌唱的继续，一阵巨大的无限的悲哀压倒了他。录完音后马蒂·鲁宾打开门说：“你好，威利！见到你太高兴了！快进来！”

马蒂比以前胖了。他的绿色服装选得没眼光，与他的淡黄的皮肤不匹配，而那带色的眼镜又太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变形成为两个小圆点。他握了握威利的手，“你气色真好，小伙子！”

梅站在麦克风旁边，跟两个穿衬衫的男人谈着话。乐师们正在收拾乐器。演播室是一间零乱地堆放着电线和录音机的空屋子。威利迟疑不决地停在刚进门的地方。“梅，他在这儿！”经纪人叫道。梅转过身向威利跑去，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他的脖子，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我们过一小会儿就离开这儿，亲爱的。”她小声地说。威利背对着门口站着，穿着厚外套感到越来越热了，梅和经纪人及两个穿衬衫的男人谈了十分钟。

“我想喝点饮料，”当他们两人单独坐在楼上林迪那间空房间里的餐桌旁时，梅说道，“然后我想吃早饭。”

“你的作息时间真古怪——那是什么？”当梅将一粒白色的小丸扔进嘴里时他问道。

“阿司匹林。摸摸我的额头。”她身上发烫。威利关心地看着她。她神情憔悴、头发随意地卡在头顶上，眼睛下方有蓝色的阴影。她凄然地带点挑衅地咧嘴一笑。“我是个杂乱无章的人，我知道。你选了个再好不过的时刻从天而降，亲爱的。”

“梅，你应该上床睡觉啊。”

“床是给那些买得起的人的——哎，给我讲讲战争的情况。”

威利反过来询问她的情况。她现在在第52街的一个俱乐部里唱歌，这是她几周来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她父亲病了半年了，由她母亲单独经营的水果店无钱可赚。梅在支撑着这个家。她在市中心一家旅馆包了间房，因为她怕在夜间长时间乘地铁会得肺炎。“我有点吃不消了，威利。上学和在夜总会唱歌毕竟不能同时兼顾啊。往往在来回的路上就睡着了。我在乘地铁时、在课堂上昏倒过——实在可怕呀。”

“你放弃学习了？”

“没有，没有。我缺了很多课，就是这样。我不在乎。我不想成为BK联谊会会员⁽²⁾。我只想学点知识。咱们讲法语吧。我会讲法语：我姨妈的铅笔在你那儿吗？”

她大笑起来。在威利看来她的眼神似乎有些疯狂，她的表情愚钝。梅喝完了咖啡。“威利，我对我的演唱水平有两点发现。首先我没有多少天才——现在我真的明白了这点——其次大多数其他女歌手更没有天赋。我总能赖以为生——也就是说，直到我成为老丑婆为止。按我目前的发展速度，那就是下个星期二。我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咱们上楼到我房间去。我可以躺在床上和你说话。今天晚上我还得演唱。刚才我对你讲过你比从前要帅三倍吗？现在你看起来不像一个俏小子，而更像一只狼。”

“你好像喜欢俏小子——”

“嗯，更准确地说是像狼一样的俏小子。亲爱的，我想我有点疯疯癫癫的。每天头一餐饭之前喝马提尼可不是好主意。我必须记住这点，咱们走吧。”

在出租车里她突然亲了亲他的嘴。他闻出了金酒的气味。“我使你非常厌恶吗？”她问道。

“这是什么问题——”

“恶心，俗艳——瞧这身衣服，在所有衣服中我必须穿这种东西——和一个蹩脚的演播室的蹩脚的乐师混在一起——威利，我们是不幸的恋人。我曾经告诉你我要学会阅读和写作。快到来吧，温馨的夜晚，把我的威利给我。如果他死去，请带走他并把他的切成许多小星星，他将使天空的面貌如此美好以致全世界都爱夜晚。亲爱的，你刚才以为我也许和马蒂·鲁宾同居吧？”

威利的脸红了，“一杯马提尼酒引出这么多话？”

“而且我要说，体温升至38.8度。等我们到家时量体温查看查看。不过，说真的，我不把这事当作非常好的运气。你绕了半个地球回家来给我打电话，结果是个男人接的电话。不幸的电话啊。即使是莎士比亚接电话，你也会把电话挂了。”

出租车在街角来了个急转弯，她靠在了他身上。她头发的气味和过去一样：芳香，激动人心。他的一只胳膊紧紧地搂住她。她的身体比以前瘦了。她说：“亲爱的，告诉‘凯恩号’所有的小尉官不要惊吓他们的姑娘。告诉他们可以给自己的姑娘多多地发出警告，这样她们就会把男人从她们的住房里轰出去，好好地休息一个礼拜，到美容院去，或者好好研究她们的数也数不清的愚蠢的小花招。我对你的战斗勋章印象特别深，威利。你从未受过伤，对吧，亲爱的？”

“甚至没接近——”

“你知道什么事吗？我现在有个奴隶。真正的奴隶。名字叫马蒂·鲁宾。他竟然从来没听说过《解放宣言》。看见大学教育的优越性了吧！答应我，不要告诉他是林肯解放了奴隶。汤姆·鲁宾大叔。我想没有他我早就死了，或者被送进平民院，有几对父母。哇！这么快就到家了？”

她的住处是地下室昏暗的采光井上边一间破旧的小屋。屋里的床

单、地毯和椅子都破旧得露出了灰线头，天花板吊着一片片剥落的漆。她关上门，热烈地吻他。“你穿着外套跟熊一样肥大。这个房间，三美元租金，不坏吧？是对马蒂的特别照顾，他们又让给了我。很抱歉，没有洗澡间。下面门厅里有。好了，咱们先量体温怎么样。也许我不必上床躺着。给你，看看我的成名簿。”当威利一页一页地翻着剪贴簿时梅嘴里衔着体温表，滑稽地看着他。剪贴簿里全是一段一段的剪报。有一页上是一长篇言过其实的从纽约每日新闻剪下的报道，文章的上方成弧形贴着一些金色的五星，还附有一张梅的照片。文章的标题是：梅温——对黛娜·肖尔的最新威胁。

“我不愿意告诉你为了这篇报道我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梅咬着体温表通过牙缝说道。接着又说，“然而，从你的表情看，不是你想的那些事。”威利急忙调动面部肌肉改变了表情。“嗯，现在让我们看看。”梅举起体温表对着窗户。“啊，一点不高了。只有38.4度。咱们到中央公园骑马去。”

“你上床去。我去请医生——”

“噢，亲爱的，别到处乱跑了，去烧几壶水，把整个胳膊肘好好洗洗。我已经看过医生了。他要我休息，吃点阿司匹林。问题是，你怎么安排的？你什么时候必须回家到你母亲身旁去？”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威利的声音听起来像受到了侮辱似的。

“哦？那太好了！”她走到他跟前，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那么我躺下行吗？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好好谈谈——今天晚上我会是光艳照人，特别美丽的。”

“当然啦。”

“嗯，那么，你向窗外瞧一会儿。景色美极了。”威利听从了。三英尺外通风井对面的窗台上有两瓶牛奶、一个西红柿和一包黄油，四周围着许多山脊形的小雪堆。砖墙被污垢弄成了黑色。他听见身后一阵急促娇柔的窸窣窸窣的响声。

“好了，亲爱的。过来坐在我身边。”梅的衣服和袜子散乱地搭在椅子上，她穿着一件粗糙的灰色浴衣，盖着被子，撑着身子坐在床上。她懒洋洋地微笑着说：“赫蒂拉马尔，为这诱人的场景一切准备完毕。”

“亲爱的，”威利说着，坐下来握着她那只冰冷的手，“很抱歉，我在这么糟糕的时候来——对不起，我事先没有告诉你——”

“威利，感到抱歉的是我。只不过已经这样了，没法补救了。”她把他手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最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定是这样想像的，我在家里温暖的、桃红色的封闭状态中给你写信，千百次地看你写来的信，要不然就处于心灰意冷的状态。但那不是实情。父亲得了胸膜炎，袜子穿破了，我得艰难地积攒些钱，男人向我调情——对此我甚至不能太反感，因为这证明我仍然还有作交易的资本——但是我真的——是个相当好的姑娘。”她抬起头带着羞涩和疲惫的目光看着他。“我甚至在年中考试中平均得了B减。文学课得了A。”

“瞧，你为什么睡不着？刚才试演你累坏了——”

“那是个失败——因为等你来，我甚至不能两眼直视——”

“今晚你还得演出吗？”

“是啊，亲爱的。除了礼拜一，每天晚上都演出，合同规定的——如果妈妈、爸爸和梅要吃饭的话——好多姑娘拼了命想取而代之——”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困难？我有钱——”

梅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她用劲地压着他的手掌，“威利，我不要施舍——也许我做得有些过分，试图掩盖起来不要显得很卑下。我在经济上和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我只是得了讨厌的感冒，明白吗——难道你从来没得过感冒？”她开始哭起来，把他的手贴在她的眼睛上。一滴一滴的热泪从他的指间落下。他紧紧地搂着她，吻着她的头发。“也许我最好睡会儿。如果我下贱到突然装作流泪的话，那我真的是筋疲力尽了。”她说，声音低沉而冷冰，她的两眼藏在他的手里。随后她抬起头破涕为笑地看着他。“你想看什么书？《特罗勒斯与克雷西德》？特里维廉的《英格兰史》？它们都在桌子上的那堆书里——”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睡觉吧。”

“你为什么不出去看场电影呢？那比坐在这个耗子洞里听我打呼噜好多了——”

“我就呆在这儿。”他吻她。

她说：“这就错了。天知道你会染上什么瘟疫的。”

“睡觉吧。”

“有时候回家。一个泪汪汪的，醉醺醺的，跟你闲聊的情人，在大麻烟蒂的陷阱中昏倒在你身上——”梅钻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喃喃地说，“我有迅速恢复的惊人的力量。7点半叫醒我。也许你必须把床推翻才能叫醒我。我会让你吃一惊——就假装我们在7点半初次会面——”她很快就睡着了，她的深红色头发散乱地铺展在白色的枕头上。威利久久地看着她那苍白的被口红弄脏了的脸。然后他拿起《特罗勒斯与克雷西德》，随意翻到一页开始看起来。但是当他在这一页的中央看到一段谈恋爱的话时，他的心思混乱了。

现在他完全确定要和梅分手了。再次见到她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肯定这么做是对的。他尽量如实地将自己评价为一个平庸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抱负只是在一所体面的大学里当一个体面的教授。他要追求的是那种用钱买来的好东西装饰起来的生活，这是指他母亲的或他妻子的钱，而不是他自己在大学挣的钱。他模模糊糊地想着将来要娶一个和他自己一类的妻子，性情平和、温柔，既漂亮又有教养，具有名门望族的一切细小优点的举止。梅温很聪明，是的，有无比的吸引力，也许，不过不是在眼下这一时刻。她也粗俗，厚颜无耻，按娱乐业的方式打扮得太妖艳，从一开始她就让他随意摆弄，有些粗鄙；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太粗糙了不适合做他将来的妻子。而且她是天

主教徒。虽然梅说要放弃她的信仰，但是威利不相信她。威利倾向于大家普遍的看法，天主教徒从来不彻底地放弃他们的宗教，他们会突然完全回归天主教。威利非常不愿意让这种烦心的事打乱自己以及他子孙的生活。

如果威利回来看到的是一个洋洋的、得意的、绚丽多姿的姑娘，一部轰动一时的喜歌剧的明星，上述一切是否会一扫而光不复存在呢，那就很难说了。眼下威利却在一家肮脏的旅馆的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坐在梅的床边，而梅又疾病缠身，邋里邋遢，不名一文。那些中学教科书似乎使梅更加令人哀怜而不是更令人喜爱。她曾经做过一些努力去改变自己以便更多地讨得他的喜欢，可惜都失败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梅正张着嘴熟睡着，她的呼吸急促，没有规律而且还发出鼾声。灰色的浴衣拉开了，露出了胸脯。威利看着感到很不舒服。他将被单拉到她的下巴那儿，随后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

“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地方？”当出租车在格罗托俱乐部门前停下时威利问道。“塔希提在哪儿？黄门在哪儿？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黄门，”梅说，“塔希提已经没有了。那个中餐馆就是以前的塔希提。这条偏僻街道上的东西都长久不了。”

“丹尼斯先生怎么样？”

“死了。”梅说着，跨出车门，站在带着灰尘的刺骨的晚风中。

刚才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梅一直是抑郁的、懒洋洋的。当她穿过更衣室的帘子从威利眼前消失的时候，也是懒洋洋地向他挥挥手。可是半小时之后她出来唱歌时，威利惊愕了。她面目一新，容光焕发。在两道狭窄的纸型岩石墙之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些阴暗的灰色鱼缸的地下室里，烟雾弥漫，挤满了顾客，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每听完一首歌便热烈地鼓掌。梅以熠熠生辉的目光和纯真的少女的微笑对掌声表示答谢，然后提起绿色的长裙，迈着体操运动员有弹性的步子迅速地走下小小的舞台。

“她唱得怎么样？”他听到身边的鲁宾说。鲁宾中场时才到，挤在一张很小的桌子后面靠墙根的座位上挨着威利坐下来。

“嗯，你应该知道，威利，必须继续演唱。她是职业歌手。顾客不会为梅感冒了而少付啤酒钱的。”

梅脖子上围着黄色的纱巾，身上披着黑色的天鹅绒夹克向他们的桌子走来，鲁宾起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宝贝儿，也许你应该更经常地患感冒。今天晚上你真的卖力了。”

“我感觉还好——你觉得我唱得更好些了吗，威利？”

“你唱得好极了，梅——”

“别奉承了，我知道你没讲实话——马蒂，你偷偷躲到哪儿去了？”

“我还有别的顾客。威利，演完两点那场演出后让她睡觉。”

威利在那又小又硬的座位上坐了5个小时，或者同梅交谈，或者听她唱歌。顾客来来去去，但是离开的顾客似乎总是在门口把他们的面具给新来的顾客戴上，所以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室内的空气变得更污浊了，人声更嘈杂了，鱼缸里的鱼都沉到了缸底，一动不动地躺着，在黏液中张着嘴，转动着眼珠。对威利而言夜总会的这种环境已失去了一切魅力。威利感到在那种发霉味的虚幻的环境中谋生甚至是比永远随“凯恩号”在海上行驶更悲惨的命运。虽然威利喜欢讲些奎格的故事使梅笑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他没有把哗变的事告诉她。梅的病体令人惊讶地很快恢复了。她的举止欢快活泼，在阴暗的地下室，经过化妆后她是那么的乐观健康，但是下午的时候威利曾被她病病歪歪的样子吓住了，不敢随意动她。傍晚是在有节制的、心情愉快但相互回避的喋喋不休中度过的。梅接受了他说话的口气，也用同样的口气跟他说话。

他们回到旅馆走进她那肮脏的房间时，已经是2点45了。威利直想打哈欠，眼睛感到难受。他们没说一句话，脱掉了外衣，躺在床上，如饥似渴地疯狂地亲吻了好几分钟。威利的嘴唇感受到她的前额和双手有些发烫，但是他不顾一切地继续吻她。最后两人同时一愣，亲吻的动作慢下来，停止了。梅直视着威利的脸，两眼在地板灯昏暗的灯光中闪闪发亮。

“威利，我们的关系已经完结了，对吧？”

这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威利不必回答，答案写在他痛苦的脸上。梅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跟往常一样，你是对的。我是个下流坯。咱们停止吧。”

“别停。很不幸，我仍然喜欢吻你。”她又吻他好多次。但是刚说过的话已经夺走了一时的柔情蜜意。他们从床上坐起来，威利向扶手椅走去。“要是我没患感冒就好了。”梅悲伤地说。

“梅！梅！今天下午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这种人——”

“亲爱的，你不明白。区别可大了。谁也不喜欢病秧子。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你写的那些信太糟糕了——”

“我能说什么呢，梅？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姑娘——”

“够奇怪的，那是实话。对你来说，我是最好的姑娘。只可惜你太年轻，或者你太爱你母亲，或者什么的。”她站起身，心不在焉地拉开了衣服的拉锁，走到壁橱前，换上了浴衣，没费心思去隐藏自己，在她的衣服慢慢滑落的一瞬间威利看见她那白嫩的身体时感到非常痛苦。他像需要呼吸一样想把她抱在怀里，而他心里明白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她面对着他，两手插在浴衣的兜儿里。由于两人的关系不确定而感到痛苦，他的眼睛和嘴有些颤抖。“我看一切都十分确定了？”

“是的，梅。”

“你不爱我？”

“梅，一切都搞乱了，糟糕透了。说什么也无补于事了——”

“也许吧，但是在我善罢甘休之前，我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如果你不爱我，当然，那就罢了。你吻我似乎就是你爱我。解释这点吧。”

威利不能说我爱梅的嘴，但还没爱到能拽着她和他共度一生的程度——其实这本是应该讲的最简单的话。“梅，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字。你将永远是我理想的形象。这是事实。但除此之外，生活还包含更多的东西。我想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不是你身上的缺点什么。就叫我势利的道学先生好了，让事情就这样了结吧。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过错都是我的过错——”

“是因为我穷，或者我愚蠢，或者我是天主教徒，或别的什么？你能说出来吗？这样我心里明白。”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摆脱这种特殊的严厉盘问。威利看着地板，一声不吭，时间在沉默中一秒一秒地过去。每过一秒，难言的羞愧和尴尬就在他身上戳破一道伤口，而他的自尊就从这些伤口中涌流而出。最后梅以一种并不怨恨，但却有些颤抖的语气说道：“哎，好吧，威利。不管怎么说，这一定使你如释重负了。”她打开油漆剥落的肮脏的衣橱中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药瓶和一盒药丸。“我自己到下面门厅的医生那儿走一趟。我去的时间不会长。想等我吗？”

“梅——”

“亲爱的，别那么悲痛欲绝的。这不是世界大地震。我们两人都会活下去的。”

威利不知道如何是好，便拿起《特罗勒斯与克雷西德》看了几页。当梅进屋的时候，他有罪似的突然跳起来，把书放在一边。她的眼睛红红的，脸上化的妆已经擦掉，脸色很苍白。她微微一笑。“继续看吧，亲爱的。给我支烟吧。我整整一天没敢抽烟，怕把嗓子弄哑了。”她拿起一个烟灰缸放在床上，叹了一口气仰靠在软垫上。“啊，烟的味道好极了，顺便说说，体温下降了，37.7度稍高一点儿。没有比夜总会的空气更让人不舒服的了——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干什么，威利？回去弹钢琴？”

“我不想回去了。”

“你不应该回去。我认为你应该去教书。”

“会教书的人，去教书；不会教书的人，也去教书——嗯？”

“没有教师世界就更无法存在。似乎你正适合教书。我可以想像你在一个大学城里，过着美好的平静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地忠实地宣扬狄更斯——”

“听起来很有英雄气概，是吗？”

“威利，亲爱的，每个人都做他做得最好的事情。你以前说服了我要多看书。那是相当大的成就。”

“嗯，梅，我已经考虑过这件事了。那样的话我得回学校再念一年书

“你妈妈肯定会资助你学完这一年的，对吧？——尤其是现在。”梅像野兽一样打了个哈欠。“对不起，亲爱的——”

威利站了起来。“我不怪你讨厌我——你一定非常——”

“哦，坐下吧。我没讨厌你，我没生你的气。”她用手挡住嘴又打了个哈欠，笑了。“难道不好笑吗？我应该嚎啕大哭，乱撕头发才是？我的精力一定全耗光了。威利，我对这种想法已经相当习惯了，真的。在旧金山——我是说，在约塞米蒂，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是你和母亲谈过话并送我回家之后，我就不抱希望了。然而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对我没有伤害——”

“梅——我知道约塞米蒂对你——对我影响有多大——”

“好了，亲爱的，我提起这些话不是要折磨你的心灵。我们两人都是好意。我想，刚才我是试图使你陷入困境。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必须学些心理学课程来了解自己——”

“我母亲并不恨你，梅——那不是她的做法——”

“我心爱的人，威利，”梅以稍带疲惫和尖锐的口气说，“你母亲对我的看法我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咱们别谈这个了。”

他们又谈了一些，但谈得不多。她陪着他一起走到门口，深情地吻着他。“你同以前一样非常非常好看。”她低声说。

“梅，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多保重。”他按响了电梯铃。她站在门口看着他。当一个穿衬衫的黑人打开电梯门时，她突然说道：“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肯定能。我明天再跟你谈。晚安。”

“再见，威利。”

第二天他没给她打电话，又过一天也没打，再过一天仍然没打。他跟母亲一起去看日戏，跟母亲去吃饭，晚上又跟母亲去看演出，跟母亲去走亲戚。当基思太太催促他自己出门时，他竟闷闷不乐地拒绝出门去。一天下午，他去了哥伦比亚，独自穿过弗纳尔德楼。一脸稚气的穿着咔叽布制服的海军军官学校学员们不停地向他敬礼，开始他很得意，后来就感到抑郁了。休息厅没有什么变化。这儿是那张皮制长沙发，他曾坐在上面向他父亲讲述他记了48次过的事情；那儿是公用电话间，他在里面给梅打过一百次电话——总是这样，外面是没耐心的军校学员不时地敲着门，里面是一个剪着海军头的小学员对着话筒低声哼唱着，咯咯地笑着。静止的逝去的时光悬在空中。威利急急忙忙走出大楼——刚下午3点左右，阴天，有风，他母亲在两三个小时内到不了餐馆——于是他走进了百老汇大街一家昏暗、简陋、空无一人的酒吧，很快喝完了四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仅仅使他稍稍有点眩晕。

他舅舅劳埃德要在第21街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劳埃德当平民时是个

银行家，现在是陆军公共信息部门的上校，他喜欢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时的经历。他对哗变的事态度非常严厉。他花了很长时间给威利讲述一些事情，证明他在炮兵时碰到过比奎格坏得多的指挥官，而他自己的行为始终表现出真正的军人的忍耐和忠诚。很明显他不赞同威利的做法，并且认为威利的问题很严重，很麻烦。基思太太一定要他答应帮她儿子，可是劳埃德舅舅只说他会同他海军中的朋友谈谈，看看最好的法律程序是什么。

“威利，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军法审判你，”他说，“如果另外那个家伙，马里克这个家伙，能被宣判无罪，我想这事就可以了结了。我希望现在你已经吸取教训了。战争可不是品那汤色粉红的茶。如果你不能是好是歹一起承受，那么，你对处于危急关头的国家是毫无价值的。”说完这一席话后他就离开餐馆回华盛顿了。他在那里的肖姆有一套房间。

星期六晚上，威利在房间里穿礼服准备去听歌剧。他无意中看了看手表，知道再过12小时他将乘飞机回到“凯恩号”和军事法庭上。他伸出一只像留声机唱头一样僵硬的胳膊在周围晃动了晃动，拿起了电话。他拨通了伍德利旅馆。

“梅吗？你好吗？我是威利。”

“喂，亲爱的！我以为你不会来电话了——”

“你的感冒好些了吗？”

“全好了。我身体状况很好。”

“明天早上我要回部队了。我想跟你谈谈。”

“晚上我要演出。威利——”

“我可以去俱乐部吗？”

“当然可以。”

“大约午夜的时候。”

“行。”

以前威利不可能觉得《唐·乔凡尼》冗长乏味。这部歌剧永远是音乐的仙境，在那里时间停止了，整个世界都溶化入了纯洁的美之中。今天晚上他却感到莱波雷洛是个粗俗的小丑，那个男中音歌手是个嗓子沙哑的老人，泽莉娜是个只会尖叫的业余演员，整个情节令人生厌。在他喜欢的咏叹调唱到一半时他瞪大眼睛看了看手表。终于演出结束了。“妈妈，”当他们走出休息厅来到满是雪泥的街道上时，威利说，“我一个人再在城里转一会儿行吗？回家后再去见你。”

她的脸色表明她心里非常明白，而且非常担心。“威利——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不会晚的，妈妈。”如果她反对，威利感到他会把她硬塞进出租车里。她一定看出来，因为她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亲爱的，玩个痛快吧。”

威利走进格罗托俱乐部时，梅正在演唱。他站在吧台旁边，看着四周一张张转向歌唱者并洋溢着赞赏之情的男人的脸，心里充满了苦涩。演出结束后找不到坐的地方，梅拉着威利的手领着他到了她的更衣间。这间闷热的橱柜似的房间里明亮的灯光刺得威利直眨眼。他斜靠在化妆台上。梅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他，眼神中洋溢着一种深不可测的、温柔的内在魅力，和她殷红的脸庞、白皙的双肩以及从紧身演出服上方半露出的丰满的胸脯是截然不同的。

“上次有件事我没跟你讲，”威利说，“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他向梅详细地讲述了哗变和调查的情况。使人感到他在忏悔似的，他越讲越起劲。梅静静地听着。“你要我说什么，威利？”他讲完后梅问道。

“我不知道，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今天晚上来就为这个？就为了给我讲这件事？”

“我想让你了解这件事。”

“威利，我对海军了解不多。但是我似乎觉得你不必做任何事情。海军是一个相当精明的机构。他们不会因为你们挽救了自己的舰艇反而宣告你们有罪。充其量，你们是出于好意犯了判断性的错误。那不是犯罪——”

“那时是哗变，梅——”

“呵，见鬼。你以为你算老几，弗莱彻·克里斯琴？你们给奎格戴镣铐了，把他放在小艇上在海上漂流？你们拔出刀枪威胁他啦？我认为他疯狂了，不管医生说什么——古怪极了。威利，亲爱的，你不可能哗变——甚至连你的母亲都不敢违抗，更不用说一艘军舰的舰长了——”

他们两人都小声地笑了。虽然梅的判断性意见和威利的母亲一样，但是它使威利感到有了希望并且很开心，而他母亲的意见似乎是感情用事并且有些愚蠢。“很好，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的痛苦压在你的身上——谢谢——”

“你什么时候动身。”

“早晨7点钟。”

梅站起身，拉上了门栓。“世界上最嘈杂的音乐人在这儿演出。”她走到威利跟前，伸出胳膊搂住他。他们相互长时间的，盲目地，狂野地吻着。“好了，”梅说，推开了他的胳膊。“在今后的一生中都要记住这次吻呀。你得走啦。我发现有你在身边使我很伤心。”她开了门，威利走了出去，穿过推推搡搡跳舞的人群来到街上。

他仍然丝毫不明白他为什么真的到这儿来了。他责怪自己竟然将迟来的欲火粗鄙地伪装成需要听取意见。他无法认识到凡是丈夫有要事和

妻子商量时都有这种冲动。

第二天威利乘坐的飞机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准时起飞了。在飞机升空的时候，他的母亲在游客通行道上炫耀地向他挥着手。威利俯瞰着曼哈顿的大楼，想找到伍德利旅馆，但是它已消失在市中心区昏暗的建筑群中了。

(1) 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替作者与出版商联系出版、销售、翻译等事宜，从中收取佣金。——译者注

(2) 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译者注

33 军事法庭——第一天

《海军法庭与审判团》一书开头第一章就令人沮丧，标题为“指控与说明”。全书只有123页，还不到一本25美分的侦探小说的一半长。而在这不大的篇幅中“海军”一书论述了军人可能犯的各种最严重的过错、不道德行为、愚蠢行为和罪行。该书从发动哗变讲起，最后以非法使用蒸馏装置结束。中间讲述了通奸、谋杀、强奸和残害等该受诅咒的罪行，也讲了像公开展示猥亵照片等令人作呕的小过失。这是一些令人悲伤的、厌烦的、可怖的章节，其如实的、系统的讲述语气更加强了这种感受。

然而，该书的罪行一览表中没有关于史蒂夫·马里克上尉那种独特罪行的指控或说明的规定。布雷克斯通上校很快察觉到，虽然这一事件很像哗变，但是马里克援用184条款及随后采取的合法行动又不可能将其定为哗变罪。这是一种最奇特的朦胧的状况。最后他确定为对罕见的或复杂的罪行的包涵甚广的指控，“有损于良好秩序及纪律的行为”，于是十分小心地拟就了以下案情说明：

据查，美国海军后备队史蒂夫·马里克上尉于1944年12月18日当日或前后，在美国海军“凯恩号”军舰上，任性地、未经上级许可、没有正当理由地确曾解除了该舰正式任命的指挥官，当时正在合法行使其指挥权的美国海军少校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的指挥官职务。当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军事检察官查利上尉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证实上述说明的内容。查利是个办事认真的、聪明的、年轻的军官，是在战争期间临时提升的高级军官。他在旧金山那段时期，海军里有一股小小的犯罪暗流。在海上服役数年后他请求转到司法部门工作，因为他希望和他美丽的妻子，一位摄影模特生活在一起，而当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他却感到有点难为情了。因此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真诚地把给马里克定罪作为他个人当前的作战目标。

查利估计这次起诉是一个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他知道哗变的指控是很难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布雷克斯通上校措词温和的案情说明是对明摆着的事实的明明白白的描述。被告无法抵赖所发生的事件，而且马里克在讲述此事件的航海日志上签了字。关键的词是“未经上级许可和没有正当理由”。为了证实其真实性，查利必须证明奎格现在不是而且以前也从来不是疯子。他已经拿到了驻守在乌里提环礁的韦兰舰长的作证书，这位舰长在哗变发生后立即找“凯恩舰”舰长谈过话。旧金山医院的三位精神病医生对奎格进行了数周的检查，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作证，证明奎格是心智健全的、正常的、有才智的人。在调查的时候，“凯恩号”有20名军士长和士兵坚称他们从未看见奎格做过任何荒唐的或有问题的事情。除了这次哗变的两个同伙人基思和斯蒂尔威尔之外，没有一

个军官或士兵说过对舰长不利的话。查利已做好安排让几名体面的水兵和军士长出面重复他们的证词。

与这一强大阵势抗衡的只有马利克的所谓医学日志。调查委员会当初就不受理此日志，把它当作“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牢骚话”，说它反而证明了马里克长期以来潜在的叛逆之心。查利确信法庭会有同样的看法。凡是从低级尉官升上来的军官都曾在不同的时候在一个暴虐的、怪癖的上司的手下服过役。这只是军旅生涯中的一种危险而已。查利喜欢讲一些比马里克航海日志中的事更有趣的轶闻。

这位军事检察官知道格林沃尔德仅有一个好的攻击点：犯罪意图的问题。他预见到对方会能言善辩地指出，尽管马里克对奎格的诊断完全错了，但他是为海军的利益采取行动的。查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驳倒这种似是而非的硬说马里克无罪的诡辩。

查利还这样推理，马里克不顾海军的优良传统，竟然根据大错特错的判断使出了厚颜无耻的伎俩罢了指挥官。事实本身表明他已犯了“有损于良好秩序及纪律的行为”这一罪行。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如果马里克开创的这个先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势必危及整个海军的指挥系统！凡是让其副手觉得有些古怪的指挥官都会有被草率解职的危险。查利确信，由军官组成的法庭，尤其是以严厉的、严格执行纪律的布莱克利上校为首的法庭会明白这一观点的，因此，查利料想将迅速击败巴尼·格林沃尔德，取得满意的战果。

他对案件的估计是无懈可击的。他只是在猜测格林沃尔德可能采取什么策略这一点上犯了错误。

上午11点左右威利·基思回到了“菊花号”上。他把提包往房间一放便去其他房间找“凯恩号”的军官，但只看到弄得乱七八糟的空床，然后他隐约听到从淋浴室传出的吼叫声：

“给我讲一讲爱情

告诉我一些温柔的事——”

而且他知道基弗已经归队了。他看见小说家穿着木屐，站在镜子前擦干净身上的水。“我爱你——啊——”威利，你这个老狄更斯迷！你好，伙计？”

他们握了握手。基弗晒黑的身体骨瘦如柴，脸也变长了，好像一个星期没吃饭了，但是他很愉快，两只大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芒。

“人都到哪儿去了，汤姆？”

“到处都是。今天军舰要离开干船坞，所以大多数人都到舰上去了。史蒂夫跟他的辩护律师在外面什么地方——”

“他找谁当律师？”

“航母上的某个上尉。以前当过律师。”

“是个好律师吗？”

“难说。史蒂夫好像挺喜欢他。那种说话含糊，走路笨拙的家伙——像是从地狱逃出来的，威利。你知道你的好伙计斯蒂尔威尔的情况吗？他神经错乱了。”基弗把毛巾甩到肩上，轻快地来回拉动着。

“什么？”

“诊断是急性忧郁症。他住进了上面的基地医院。他在舰上的时候就有点滑稽，你知道的——”

威利清楚地记得斯蒂尔威尔那沉思的、土色的、痛苦的脸。在返航的途中这个水兵因为头痛目眩曾两次要求把他从舵轮上换下来，“出什么事了，汤姆？”

“嗯，当时我不在这儿。据说他老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天，既不答话，又不起床吃饭。他说他头痛。最后他们把他抬到医院去了。他全身无力，还发出难闻的臭味，贝利森说——”威利惊恐地皱着眉。“嗯，这很可能，威利。看他一眼你就知道他是急火攻心了。没受过教育，被奎格嘲弄了一年，心情混乱，尤其悬在他头上的最高军事法庭——随便说一句，那不再是哗变了。那是另一类事情——有香烟吗？——谢谢。”

基弗把毛巾围在腰上，喋喋不休地出来向交谊厅走去，吐出一团灰色的烟雾。威利跟随其后，急切地问道：“你说的哗变是怎么回事？”

“史蒂夫将根据‘有损于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行为’的指控而受审。我刚才讲了干瘪舰长昏了头，建议以哗变罪进行审判。我仍然认为你们几个家伙用不着担心，司法官都明白他们摊上个很成问题的案子——”

“斯蒂尔威尔怎么样？他会出庭，或什么的？”

“威利，这家伙是个植物人。他们将对电震疗法，我听说——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你和那姑娘结婚了吗？”

“没有。”

“我过了个很好的假期，”小说家说，穿上了白色的内裤。“我想我已经把我的小说卖出去了。”

“嘿，汤姆！你发了！哪家出版社？”

“查普曼出版社。什么都没签呢。不过看起来事成了——”

“啊呀，还没有最后办完，是吧？”

“他们看了二十章和概要。我把它给头几家出版社看了。”这位火炮指挥官漫不经心地说，然而脸上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威利瞪圆了两眼打量着他。基弗书桌上那不断增高的一摞黄色手稿毕竟曾经是一则笑话。在威利看来，小说家都是些神话般的人物——像已去世的文学巨匠萨克雷，或者像孤高的才华横溢的、富有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和托马斯·曼。

“他们——他们将给你一大笔预付款吗，汤姆？”

“嗯，我刚才说了，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如果一切办妥了，500或1000美元吧。”威利吹了声口哨。“不算多，”基弗说，“可是对第一本尚未完成的小说来说，嗯——”

“太好了，汤姆，太好了！我希望它成为一本大部头的最畅销的书！它也一定会的。我早就跟你讲过我要第一百万册的有你亲笔签名的那一本。这话仍然算数。”

基弗的脸舒展开了，露出傻乎乎的愉快的微笑。“哎，不能仓促行事，威利——什么合同都没签呢——”

在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员们宣誓的最初时刻，史蒂夫·马里克的情绪低落。七名审判员成半圆形站在审判台上一张擦得很亮的红棕色长条凳的后面，举起右手，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严肃地凝视着正在用庄重的语调念一本用旧的《法庭与审判团》上誓词的查利。在这些审判员身后两扇大窗户之间的墙上有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法庭外面，绿灰色的桉树的树梢在晨曦中微动，远处是波光跳动的蓝色海湾。将军事法庭的审判室安排在环境优美、景色诱人的耶尔瓦布埃纳岛上是一个残酷的令人不易察觉的诡计。这间正方形的灰色的审判室更令人有禁闭的感觉。国旗挂在被告的眼睛和窗外自由的阳光和大海之间，而国旗上红白两色相间的横条实在像牢门的栅条。

马里克的目光移到了法庭审判长布莱克利上校的脸上，他站在长条凳的中央，国旗的正前方。这是一张骇人的脸，尖鼻子，嘴巴像一条黑线，浓眉下两只深谋远虑的小眼睛闪射出藐视和多疑的神色。布莱克利已经头发灰白，下巴下面有一个松垂干瘪的双下颏袋，嘴唇没有血色，眼睛四周有隐约可见的皱纹。马里克知道他的来历和名声：在潜艇上当过水兵，从基层一直提拔上来，因心脏病而调到岸上工作，是第十二委员会最严厉的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当他宣完誓坐下时马里克全身直发抖，是布莱克利的脸使他发抖。

审判团的其他成员为一名正规军的少校和五名上尉。他们的外表跟随意在基地军官宿舍休息厅穿过的任何其他六名海军军官一样。其中两名上尉是后备队的医生，两名是战斗部队的正规军官，另一名是战斗部队的后备军官。

马里克不懂的各种法庭仪式进行完毕时，挂在查利办公桌上方的墙上的大钟已经滴答滴答地从10点转到11点15。查利传唤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少校作为他的第一证人。

传唤兵走了出去。审判室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大门。“凯恩号”的前舰长走了进来，晒得黑黑的，两眼炯炯有神，穿着新的蓝色制服，袖口上的饰条闪着金光。马里克已经大约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回想起上次见到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有点佝偻、大腹便便、穿着灰色的救生衣和湿透了的咔叽制服，紧紧抱住轮机传令钟，毛茸茸的脸吓得发绿并且变了形。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却腰板挺直，踌躇满志，英俊漂亮——虽然粉红色的头皮上只有稀疏几缕金黄色的头发，但仍显得年轻。马里克的心中慌乱不安。

奎格坐在审判室中心平台上的座位上。在回答最初的一些问题时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语气坚定。虽然副舰长就坐在他右面几英尺远的被告席的后面，但是奎格始终没向这个方向看一眼。

查利单刀直入地很快问到遭遇台风的那天早上的情况，要前舰长用自己的话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奎格用正规的语言作了回答，很连贯地简单扼要地描述了哗变的经过。马里克心里承认他所讲的确实是事实：表面上的事实。当然他所讲述的他的言行的微小出入以及完全不提他当时的表情和行为的细节就足以使整个事件的真相颠倒过来。奎格在讲述事情经过时说，他只是竭尽全力保持舰队的航向和速度，而且面对越来越坏的天气他一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直到他的副舰长出其不意地胡作非为，夺取了指挥权。后来，他留在舰桥上，建议副舰长采取种种正确的必要的措施，终于使军舰安全地驶出了风暴。

法庭的审判员都同情地很有兴趣地听着他讲述。布莱克利上校一度将其不祥的目光转向被告，久久地凝视着他。在奎格讲完之前，马里克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以惊恐的目光看着他的辩护律师。格林沃尔德用一枝红色蜡笔在一个拍纸簿上漫不经心地画着，画了一大堆粉红色的小肥猪。

“少校，”查利说，“你能以任何方式说明你的副舰长的行为吗？”

“嗯，”奎格平静地说，“当时情况很严重。风力达到10至12级，浪头像山一样高，自然军舰非常艰难地行驶着。整个早上马里克先生显得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我想军舰最后一次猛烈倾斜时，他惊慌失措，采取了不理智的行动。他采取行动是出于这样的错觉，他能而且只有他能挽救这艘舰。他的最大弱点是自以为他的航海技能高明。”

“当时‘凯恩号’是否面临极大的危险？”

“不能这么说，不是那样，长官。当然，不论什么时候台风都是危害极大的，但是当时军舰行驶正常而且在继续很好地向前行驶。”

“指挥官，你精神上患过病吗？”

“没有，长官。”

“马里克先生接替你的时候你有别的病吗？”

“我没病。”

“你对解职提出抗议了吗？”

“我强烈地提出了抗议。”

“你试图恢复自己的指挥权了吗？”

“多次试过。”

“你警告过副舰长他行动的严重后果吗？”

“我告诉过他，他采取的是哗变行为。”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准备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无论如何要把住指挥权不放。”

“舰上总值日军官基思中尉是什么态度？”

“他跟马里克一样或更惊慌失措。他始终支持马里克。”

“其他军官是什么态度？”

“他们困惑不解，完全顺从。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操舵手是什么态度？”

“斯蒂尔威尔，我认为他是舰上最坏的麻烦制造者。他心理失去了平衡，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非常忠实于基思中尉。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一伙，不服从我的命令。”

“现在斯蒂尔威尔在什么地方？”

“据我了解他住在这儿医院的精神病房里，诊断为急性忧郁症。”

查利看了审判员一眼，“奎格少校，关于12月18日在‘凯恩号’上发生的事件你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嗯，当然关于这一事件我想了很多。这是我海军生涯中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而且是我知道的惟一有疑问的事件。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不正常的事件。如果当时舰上总值日军官是其他任何人而不是基思，如果操舵手是其他任何人而不是斯蒂尔威尔，那么事情就不会发生。基弗或者哈丁或者佩因特会拒不服从马里克的命令，而且很可能立即中断他的指挥权。一个正常操舵水兵会不理睬那两个军官而听我的指挥的。在关键时刻三个人——马里克、基思和斯蒂尔威尔——联合起来反对我，那只是我运气不好。我运气不好，他们的运气更不好。”

在奎格陈述的时候，马里克拿过了格林沃尔德手中的红色蜡笔，在拍纸簿上潦草地写道：我能证明我没有惊慌失措。律师在下面写道：好。也许用不着。而且在两行字的四周画了一头大猪。

“审判团要询问证人，”布莱克利说，“奎格少校，你在海军服役多久了？”

“马上就到14年了，长官。”

“在这段时间里你为进军官学校、毕业、受命、提升等等进行过所有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检查吗？”

“检查过，长官。”

“你的病历包含有能以任何方式反映你有过精神或身体病史的记录吗？”

“没有，长官。我在1938年秋天摘除了扁桃腺——这是我惟一的非

常规病史记录。”

“你有过不能令人满意的健康检查报告，或者收到过谴责劝告信吗，奎格少校？”

“没有，长官。我公文里有张嘉奖状。”

“少校，如果你能够的话，本法庭想请你根据你的经历和服役记录来解释马里克上尉认为你患了精神病的看法。”查利飞快地看着格林沃尔德，以为他会反对这样的提问。被告律师低头坐着，在拍纸簿上画画。他是左撇子，他那有伤疤的手腕和手弯曲着挡住不断移动红色蜡笔。

“呃，长官，我必须指出我接手的是一艘极其缺乏组织的、肮脏的军舰的指挥权。我明白我骑虎难下了，得长期苦干。不管这个过程多不愉快，我决心把这艘舰整顿好。我采取了许多严厉措施。我可以说，从一开始马里克上尉就在这方面反对我的主张。在整顿好这艘军舰的问题上他跟我的看法完全不一致，也许他认为我不断努力去做是发疯了。当然，他那靠不住的忠诚和懈怠迫使我更加努力——嗯，我想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长官。像我刚才讲的，尽管马里克给我造成了所有这些麻烦，我仍将强调在我的指挥下‘凯恩号’所取得的战绩。”

审判长、查利和格林沃尔德三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被告律师站起来进行反诘问。“奎格少校，”他很有礼貌地问道，低头看着手中的红色蜡笔，“我想问你，你是否听说过‘老耶洛斯坦’这一称呼？”

“指哪方面？”奎格的确显得困惑。

“任何一方面。”

“老耶洛斯坦？”

“老耶洛斯坦，指挥官。”

“我没听说过。”

“那么，你不知道‘凯恩号’所有的军官都习惯地在背地里叫你‘老耶洛斯坦’吗？”

军事检察官跳了起来，“我反对这样提问！那是对证人的无理纠缠。”

布莱克利冷淡地问：“被告律师如何说明这种提问方式的正当理由呢？”

“请听我说，证明案情说明中一些用语——让我引用原文——‘未经上级许可，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成立是被告律师指定的职责。被告的论点是马里克上尉得到了《海军条例》184、185和186诸条款的许可，而他的正当理由是奎格少校在指挥‘凯恩号’期间的反常行为、举动和决定。‘凯恩号’军官所叫的‘老耶洛斯坦’这个绰号以及取这个绰号所根据的事实与本案有极大的关系。我引用185条：一名理性的、慎重的、有经验的军官认为这样的决定所造成的局面是实际情况的必然结果。”

在格林沃尔德陈述时，法庭审判长紧锁皱眉。“现在休庭。”审判长宣布道。

在走廊里，格林沃尔德懒洋洋地靠在墙上向马里克评论说：“布莱克利上校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念‘格林沃尔德’这个名字的声调。我这个名字的声调在各种名字的合声中绝对是高音。”

“天哪。”马里克丧气地叹道。

“那没关系。你不必喜欢犹太人，只要给犹太人公平的待遇就可以了。我在海军一直享有公平的待遇，尽管布莱克利老皱眉头，我也会得到他的公平待遇的。”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不会有机会的。”副舰长悲哀地说。

“奎格讲得好极了。”格林沃尔德说。传令兵将他们召回到审判室。

“在裁定之前，本庭要告诫被告律师，”布莱克利说，严厉地凝视着格林沃尔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并且极其微妙的案子。它涉及一名有14年军龄，包括长期战斗经历，而且军旅履历中无任何瑕疵的军官的荣誉和事业。本庭认识到被告被迫向他的指挥能力提出挑战。然而律师的道德标准以及要尊重和服从上级的一切要求仍然有效。被告律师必须对其在审理本案中的行为，包括鲁莽行为和滥用反诘问的特权承担全部责任。”审判长停了停，更加严厉地凝视着站在桌子后面，低头看着自己画的一排排小猪的格林沃尔德。“允许上述提问，军事检察官的反对无效。本庭速记员将重复所提的问题。”

穿着白色衣服的小个子文书军士用平板的声调念道：“那么你不知道‘凯恩号’所有的军官都习惯地背地里叫你‘老耶洛斯坦’吗？”

奎格的脑袋耷拉在两肩之间，眯着眼向头顶的前方瞧。这时他在马里克眼里显得熟悉多了。“我不知道这个叫法。”

“少校，”格林沃尔德问道，“除了你被解职之后的那份报告之外你一共写了多少份关于马里克上尉的业绩评定报告？”

“两份，我相信是。”

“1月写的一份，7月写的一份吗？”

“对。”

“你还记得这些报告的内容吗？”

“嗯，就我的回忆，它们都不是坏的业绩评定报告。”

“在两份报告中你是不是都给了他最高评级——杰出？”

“嗯，那是在开头的时候。我可能给了。”

“少校，这里有报告的影印件可以帮助你恢复记忆。”

“我可以肯定地说，给过。在那次事件的早期我仍然评他为杰出。”

“这不就和你讲的他一开头就反对你整顿‘凯恩号’的说法相矛盾了

吗？”

“不，没有矛盾，这完全是你的解释。我从来不用业绩评定报告来报复那些和我意见不一致的军官，而马里克确实胜任自己的工作——也许我不应该说‘从一开始’。实际上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很快就畏缩了。这种昙花一现的人物相当普遍，我不是第一个开头时受欺骗的舰长。”

“你是不是在7月1日的报告中讲过他是胜任指挥任务的？”

“呃，正如我刚才讲的，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你想知道他最后的表现，你为什么不翻出他最后那份业绩评定报告？”

“少校，你写那份报告是在他根据你有精神上的疾病而接替你的职务之后，是不是？”

“那根本没有区别，”奎格大声叫道，可以听出一点过去的那种鼻音。“业绩评定报告不是反击或报复的工具——在我手里不是，对不对？”

“暂时没问题了，”格林沃尔德转身向着审判员们。“以后奎格少校将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审判长的眉头开始表示很吃惊，接着便表示默许了。奎格被准许离席了。他急匆匆地走出了审判室。

“传唤托马斯·基弗上尉。”查利说。小说家挺着胸，头稍稍偏向一侧，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迈着行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宣完誓后便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把瘦长难看的双腿交叉在一起。他把胳膊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腹部上，在整个作证期间，一只脚轻轻地上下动着。

查利用单调的声音问完开场几个问题，然后问道：“基弗先生，现在说说12月18日早上的事——解除奎格舰长职务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在舰桥上的海图室里。”

“当时你在干什么？”

“呃，天气十分恶劣，我们几个人都在那儿，有军官也有水兵。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们要随时听候使用，不过我们自然都呆在驾驶室外面，不想把里面挤得太满。”

“讲一讲你是怎么知道舰长已经被解职的。”

“马里克先生传话叫所有的军官都到驾驶室去。我们到那儿以后他告诉我们舰长病了，他已接任指挥。”

“当时奎格少校在什么地方？”

“在驾驶室里。”

“他同意马里克的声明吗？”

“他不同意。他不断地抗议并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服从马里克的命

令，我们会犯共谋哗变罪。”

“奎格舰长有生病的外表症状？”

“这个——”基弗移动了一下座位上的身子，瞬间偶然遇见了马里克痛苦的紧张的目光。马里克愤怒地转过脸。“嗯，我必须说在台风最肆虐的时候，舰上的人脸色都不好。他全身都湿了，疲惫不堪，显得非常紧张——”

“他是不是胡言乱语，或者口吐白沫，或者还有神经错乱的其他一般症状？”

“没有。”

“当他抗议被解职的时候他是不是说话不连贯或口齿不清？”

“不是，他说话很清楚。”

“他的脸色比，比如说，基思中尉更难看吗？”

“不，长官。”

“或者比马里克呢？”

“我想也不。我们都累得要命，身上往下滴着水，东倒西歪的。”

“你对马里克的声明是什么反应？”

“嗯，事情发展得很快，而且糊里糊涂的。我们看见倾覆的‘乔治·布莱克号’时，奎格舰长正在同我们谈话。马里克开始机动地驾驶舰艇去营救幸存者，在一个小时里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你试图说服马里克把指挥权交还给奎格吗？”

“我没有。”

“你是马里克之下职位最高的军官吗？”

“我是。”

“你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吗？”

“我肯定感到了，长官。”

“你认识到了奎格舰长关于共谋哗变的警告是有根据的吗？”

“我认识到了。”

“你为什么不采取补救行动？”

“舰长被解职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在危机时刻他做了什么以致使副舰长相信他病了。当时大家都集中精力首先去营救‘布莱克号’的幸存者，然后再挽救我们自己的军舰。没有说理的时间。到风暴平息下来的时候，事态已经清楚了，马里克已经完全掌握指挥权。全舰上下都听从他的命令。在那个时候反对他就很可能成为我的哗变行为。我当即决定为了全舰的安全我的最好的做法是服从他的命令直至上级表示赞同

或反对他的行为为止。我就是这么做的。”

“基弗上尉，在奎格舰长担任指挥期间，你一直在‘凯恩号’上吗？”

“是的。”

“你在他身上见到过神经错乱的证据吗？”

基弗迟疑了，舔了舔嘴唇，向马里克的方向看了看，当时马里克正咬着手指头，凝视着窗外阳光照射下的树木。“我不——我不能理智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是精神病医生。”

查利严厉地说：“基弗先生，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在甲板上打滚，口吐白沫，或者在过道里跑来跑去，尖叫着老虎在追他，你敢说那个人一时精神失常吗？”

“我敢。”

“奎格少校出现过这种行为吗？”

“没有。没出现过像这样的行为。”

“你想过他可能精神不正常吗？”

“反对，”格林沃尔德站起来说，“证人不是专家。个人意见不是可接受的证据。”

“取消这个问题。”查利微微一笑地说，布莱克利指示将其从记录中删去。

格林沃尔德一坐下，马里克便把拍纸簿推到他眼前，在那些小猪的上方用红色蜡笔潦草地写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格林沃尔德在一张未用过的纸上迅速地写道：将基弗扯进来对你不利呀。两个心怀不满的孬种而不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副舰长。要平稳地承受住压力。

“基弗先生，”军事检察官说，“12月18日之前有人告诉过你马里克怀疑奎格患了精神疾病吗？”

“有的。”

“说明一下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在乌里提环礁，大约在遇上台风之前两周，马里克给我看了他保存的有关奎格行为的一本医学日志。他要我跟他一起到‘新泽西号’上去向哈尔西海军上将报告这一情况。”

“你对这本医学日志有什么反应？”

“知道马里克保存着这本日志后我惊呆了。”

“你同意跟他一起去了吗？”

“同意了。”

“为什么？”

“呃，我昏了头了。而且我——就是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拒绝。”

“你相信那本日志能证明解除奎格的职务是正确的吗？”

“不相信。我们登上‘新泽西号’之后，我非常强硬地对他讲依我的看法那本日志无法证明采取那种行动是正当的，而且我们两人都可能受到合谋发动哗变的指控。”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我们返回了‘凯恩号’，从此我们谁也不再提日志或奎格的精神状态的事。”

“你把马利克的日志的事告诉舰长了吗？”

“我没有。”

“为什么不告诉他。”

“那将是对全舰最大利益的不忠和违背，会煽动舰长去反对副舰长。马里克已显然放弃了继续干那件事的意图。我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两个礼拜以后他接替舰长时你惊讶吗？”

“我简直目瞪口呆。”

“你感到高兴吗？基弗先生？”

基弗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仔细地看布莱克利那张凶狠的脸，说道：“我刚才讲了马里克是我的好朋友。我极为不安。我预计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他也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而且我想我们大家也许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认为那是可怕的局面。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没有问题了。”查利向格林沃尔德点点头。

被告律师站起来说：“没有问题。”法庭的全体七名审判员都转身看着格林沃尔德。布莱克利把眉头拧得老高，问道：“被告要求以后召回这位证人吗？”

“不要了，长官。”

“不要反诘问了？”

“是的，长官。”

“本庭的速记员将肯定地注明。”布莱克利说，“被告不要反诘问基弗上尉。本庭将询问证人——基弗先生，本庭要求你叙述一下你所观察到的，可能导致一个谨慎而有经验的军官得出结论说奎格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疾病的任何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长官，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不是精神病医生。”现在基弗的脸色十分苍白。

“至于这本所谓的医学日志。基弗先生，你是确实看过这本日志的，

日志中所写的事实你了解吗？”

“大部分，我了解，长官。”

“但这些同样的事实说服了马里克上尉他应该到哈尔西上将那儿去告你们的舰长，而没有说服你，这样说对吗？”

“那些事实没有说服我，长官。”

“为什么没有？”

基弗没讲话，抬头看了看钟，又回头看了看布莱克利。“长官，那不是外行能讲清道理的事情——”

“你说你是马里克先生的好朋友。本庭除了试图发现其他情况之外，还试图发现马里克在决定解除舰长的职务时可能存在的情有可原的情况。日志中的这些事实是不是仅仅向你，一个外行表明奎格舰长是个完全正常的、称职的军官？”

审判长讲话的语气带有讽刺的锋芒。基弗立即说道：“恕我无知妄言，长官，我的理解是精神上的伤残是相对而言的。奎格舰长是非常严厉的严格执行纪律的人，极其热衷于追查一些针头线脑的小事，而且在一切事情上都以我为主。他不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我没资格对他的判断提出疑问，但是有好几次我认为他干的事情太执著了，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小事情上。医学日志中记录的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非常令人烦恼。但是仅根据这些事就仓促得出结论，说舰长是个疯子——我被迫以最大的诚意警告马里克不要那么做。”

布莱克利示意让军事检察官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然后说：“没有问题了，证人退席。”基弗走下证人席，转过身，快速地走了出去。马里克带着凄凉的微笑看着他的背影。

下午庭审时查利首先传唤了哈丁和佩因特。他们是两个愠怒的证人。佩因特曾因为回答问题模棱两可而受到法庭的警告。查利对两人穷追紧逼。获得了基弗证词的进一步的证据：舰长被解职后并未疯狂，而且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促使副舰长做出那样的决定的。在讯问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两人都不喜欢奎格。但是他们两人先后被迫承认在奎格指挥全舰的整个期间他们从未见过他做出任何疯狂的行为。

在盘问哈丁的时候，格林沃尔德提到了斯蒂尔威尔曾因在值班时看书而被罚半年不准上岸，以及由于在紧急战备状态时几个水兵没穿救生衣而扣掉全舰官兵在美国本土的五天休假。他从佩因特嘴里问出了对斯蒂尔威尔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况。

在唇枪舌剑的盘问过程中，查利对这位工程师军官穷追不舍。“佩因特先生，奎格舰长指使你一定要给斯蒂尔威尔定罪吗？”

“他没有命令我那么做，没有。不过，从他给我解释法律的方式看，他不留余地表明他要什么样的裁定。”

“你认为他要什么样的裁定呢？”

“有罪，并给予因品行不端而被勒令退伍的惩罚。”

“法庭下达的裁定是什么？”

“有罪，取消六次上岸短假。”

“奎格舰长试图让你改变这一判决吗？”

“没有。”

“他给法庭送去过警告信吗？”

“没有。”

“他给过你任何处罚吗？”

“噢，给过。他说8点以后不准在军官起居舱睡觉。而且他开始把我在写航海日志时的错儿记在一个黑色封面的本子上。”

“换句话说，这一残酷的处罚就是命令你写航海日志要准确，在舰上的工作时间内不准睡觉，这样说对吗？”

“嗯，当时我们值班是三班倒，而不能睡觉是在——”

“请回答问题。这就是你所谓的处罚的内容吗？”

“是的。”

“没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站了起来。“佩因特先生，那个时期你们舰的任务是什么？”

“在前沿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你们出海的时间多吗？”

“实际上一一直在海上。”

“谁担任过舰上总值日军官？”

“基弗、基思和哈丁。因为轮机老出毛病我多数时间都不在值班表上。”

“他们都是各部门的头儿吗？”

“是的。”

“他们担任总值日军官，四小时值班，12小时不值班，一周又一周地每天轮转。他们每天平均能睡几个小时？”

“嗯，瞧，三个晚上中有两个晚上你要少睡四个小时——或者是夜班或者是早班。清晨紧急战备状态——我想大约四或五小时——假如没有夜间紧急战备状态的话。”

“有很多夜间紧急战备状态吗？”

“也许每周两次。”

“德·弗里斯舰长限制总值日军官在白天睡觉吗？”

“不限制。他经常鼓励我们尽量抓紧时间睡觉。他说他不要糊里糊涂的人来指挥驾驶他的军舰。”

军事检察官简单地问道：“佩因特先生，有总值日军官死于过度紧张的吗？”

“没有。”

“他们患过精神失常吗？”

“没有。”

“这种不准在工作时间睡觉的残酷迫害，结果是不是给这艘舰带来了什么灾难？”

“没有。”

下一个证人是额尔班。这个小个子信号兵宣暂时右手直发抖，声音也直发颤。军事检察官引导他说，舰长被解职时，除了奎格、马里克、基思和斯蒂尔威尔之外只有他在驾驶室里。

“你的任务是什么？”

“记操舵手日志，长官。”

“用你自己的话讲述马里克上尉接替舰长的经过。”

“嗯，他是在9点55分接替他的。我记在我的本子里了——”

“他怎么接替他的？”

“他说：‘我接替你了，长官。’”

“他没有做别的什么吗？”

“我记不清了。”

“他为什么要接替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船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

查利气恼地抬头看了看审判员们。“额尔班，讲一讲奎格舰长被解职前10分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嗯，像我说的，我们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

查利等待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水兵。沉默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大声喊道：“完了？副舰长说话了吗？舰长说话了吗？总值日军官说话了吗？”

“嗯，长官，那是台风。我记不太清楚了。”

布莱克利将身子往前倾了倾，两眼从十指交错的两只手的上方怒视着信号兵。“额尔班，你要遵守誓言。在军事法庭上模棱两可地回答问题就是藐视法庭，这可是非常糟糕的事。现在好好想想怎么回答吧。”

额尔班绝望地说：“噢，我想舰长要向左边掉头，副舰长要向右边掉头，大概就是这样。”

“舰长为什么要向左边掉头呢？”

“我不知道，长官。”

“副舰长为什么要向右边掉头呢？”

“长官，我是信号兵，我在记操舵手日志。虽然我们左右摇晃得非常厉害，但是记的日志很好。我当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也不明白。”

“舰长的行为疯狂吗？”

“不，长官。”

“副舰长呢？”

“不，长官。”

“副舰长惊慌失措了吗？”

“没有，长官。”

“舰长呢？”

“没有，长官。”

“别的人呢？”

“我吓得要命，长官。请原谅，长官。”

一位审判员，也就是长着爱尔兰脸型和一头红色卷发的海军后备队上尉咯咯地笑出声来。布莱克利转身盯着地。这位上尉便急忙在黄色拍纸簿上写起来。“额尔班，”查利说，“你是与整个事件无直接牵连的惟一证人。你的证词是极其重要的——”

“我把一切都写入操舵手日志了，长官，完全是按事情的经过写的。”

“日志一般不包括对话。我想知道说的那些话。”

“噢，长官，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要向右边掉头，一个要向左边掉头。后来马里克先生就接替了舰长。”

“但是那天早上无论什么时候舰长肯定没有任何怪异的或荒唐的行为——对吧？”

“舰长跟平常一样，长官。”

查利号叫道：“疯狂或正常，额尔班？”

额尔班坐在椅子上直往后缩，张大眼睛看着查利。“就我知道的来看，他当然是正常的，长官。”

“你不记得整个早上谁讲了些什么话吗？”

“我忙着记日志，长官。除了向左或向右掉头，和风暴太厉害呀什么的。”

“关于压舱的事呢？”

“嗯，是讲了一些关于压舱的话。”

“什么意思？”

“只是谈是不是要压舱。”

“谁说要压舱？”

“呃，舰长或马里克，我不知是谁。”

“额尔班，你记得是谁，这非常重要。”

“压舱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谈了这事。”

“那天早上船压舱了吗？”

“压了，长官，因为我在日志里作了记录。”

“谁下令压舱的？”

“我不记得了，长官。”

“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的日志记得好，长官。那就是我在那儿要干的。”

查利转身向着布莱克利大声说道：“我相信这个证人不听从法庭的警告。”

“额尔班，”布莱克利说，“你多大了？”

“20岁，长官。”

“你上过什么学？”

“上了一年高中。”

“你在这儿讲的都是真话，或都不是真话？”

“长官，操舵手不应该听舰长和副舰长之间的争论。他的任务是记航海日志。我不知道马里克先生为什么要接替舰长。”

“你亲眼看见舰长做过荒唐的事吗？”

“没有，长官。”

“你喜欢舰长吗？”

额尔班显得很痛苦地说：“当然我喜欢他，长官。”

“继续询问。”审判长对查利说。

“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到证人席跟前，用红色蜡笔轻轻拍打着手掌，“额尔班，‘凯恩号’在珍珠港外面弄断了自己的拖绳时你在舰上吗？”

“在舰上，长官。”

“发生这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就是说，舰长正在舰桥上没完没了地剋我——把我痛骂了一顿——”

“为什么？”

“我衬衣的下摆露出来了。”

“正当舰长谈论你的衬衣下摆时你们的军舰是不是从它自己的拖缆上芳开过去了？”

查利一直皱着眉头打量这位被告律师。他跳了起来，“反对这种提问方式，并要求从记录中删去整个这段问话。被告律师采用了诱导性提问的花招哄骗证人断言‘凯恩号’撞断了拖缆是事实，这是直接讯问法尚未谈及的一个重大问题。”

格林沃尔德说：“证人讲他从未看见舰长做过任何荒唐的事。我要驳斥这种说法。《法庭与审判团》282条说，盘问时可以随意使用诱导性问法。”

法庭休庭，当所有各方回来后布莱克利说：“被告律师以后还有设法获得证据的机会，可以随时召回证人。反对有效。前面的反诘问将从记录中删去。”

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查利传唤了“凯恩号”的12名军士长和水兵，他们都简略地闷闷不乐地作证说，就他们所知无论是在遭遇台风之前、之间或之后，奎格似乎像其他舰长一样，没有做过任何荒唐的事。贝利森是其中第一个被讯问的人。格林沃尔德对他们反诘问是三问三答。

“贝利森军士长，什么是妄想狂样人格？”

“我不知道，长官。”

“精神神经病和精神病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长官。”贝利森直皱眉头。

“如果你遇见一个神经机能病患者，你能认出来吗？”

“不能，长官。”

格林沃尔德分别向这12个人提了同样的三个问题，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这样反复12次枯燥冗长的讯问对查利和审判员产生了一种累积性的刺激作用。每当格林沃尔德问完一个回合，他们都坐立不安，以愤怒的目光看着他。

最后一名水兵“肉丸子”作完证后，法庭便休庭了。马里克和他的律师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军事法庭大楼。落日的橙黄色余辉斜照在海湾上，

闻够了审判室那污浊的清漆和亚麻油地毯味之后，室外的空气显得格外凉爽清新。他们向格林沃尔德的灰色海军军用吉普走去。砾石路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很大的响声。“他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击败我们了？”马里克平静地问道。

“谁知道？”格林沃尔德说，“我们还没有上战场呢。你熟悉这个城市。哪儿有好吃的？”

“我来开车。”

晚餐时格林沃尔德喝了大量的掺有姜汁啤酒的威士忌。他避而不谈军事法庭的事，反而没完没了地闲扯些令人乏味的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他对马里克说他真正的理想是当人类学家，但是由于他认为印第安人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研究，因此出于为神圣而战的热情，他搞起法律来了。他说他常常为这一选择后悔不已。

马里克觉得他似乎越来越怪异。副舰长失去了希望——在心里，他深信第一天奎格、基弗和额尔班就把他彻底击败了。不过他仍对他那奇怪的辩护律师寄予一丝非理性的信任。被判有罪的前景太悲惨了，他必须有所信赖。最重的判决是解职和15年监禁。

34 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

“好了，基思中尉。”10点零2分时传令兵推开候审室的门说道。

威利盲目地跟着他。他们穿过了几道门，突然到了审判室，威利的胳膊和腿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以前“凯恩号”靠近登陆的海滩时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审判室里是一片影影绰绰的严肃的面孔，令人害怕。美国国旗似乎特别大，国旗上的红、白、蓝三种颜色十分显眼，就像彩色电影里的国旗一样。威利站到了证人席的平台上，宣完了誓，说不清他怎么到了那儿的。查利的脸色灰暗严峻。“基思先生，你是12月18日‘凯恩号’舰上值午前班的总值日军官吗？”

“我是。”

“在你值班时舰长是不是被副舰长解除了指挥权？”

“是的。”

“你知道副舰长为什么要采取这一行动吗？”

“知道。舰长已失去对他自己和全舰的控制能力，而且我们面临即将沉没的危险。”

“你在海上服役了多少年，中尉？”

“1年零3个月。”

“你所在的军舰沉没过吗？”

“没有。”

“你知道奎格少校已在海上服役多少年了吗？”

“不知道。”

“实际上，奎格少校已服役8年多。你们两人谁更有资格判断军舰是否会沉没呢？”

“我自己，长官，如果我的全部官能健全而奎格少校的官能不健全的话。”

“你为什么认为他的官能不健全呢？”

“12月18日早上他的官能不健全。”

“你学过医学或精神病学吗？”

“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判断你的指挥官在12月18日他的全部官能是否健全呢？”

“我观察了他的行为。”

“很好，中尉。那就向法庭说一说你的舰长哪些行为表明他的官能不健全吧。”

“他死死地抱住轮机室传令钟不放。他被吓得目瞪口呆，脸色发青。他发令缓慢含糊，而且很不恰当。”

“判断舰长的命令是否恰当是舰上总值日军官——基思先生——一个出海仅一年的下级军官管的事吗？”

“一般情况下不是。但是当军舰有沉没的危险，而且舰长处理的举措又在增大而不是在减少这种危险时，舰上总值日军官就禁不住要对这一危险进行观察了。”

“奎格舰长曾口吐白沫，或胡言乱语，或讲些荒谬的话，或做出荒唐的手势了吗？”

“没有。他好像被吓得瘫痪了。”

“瘫痪了，然而仍在发号施令？”

“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命令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说具体一点，中尉。他的命令在哪些方面使事情更糟呢？”

“嗯，当军舰剧烈偏荡得突然横转时，他不断地坚持要顺风行驶，而且他拒不压舱。”

“拒不？谁要他压舱？”

“马里克先生。”

“舰长为什么拒绝？”

“他说他不想让油舱被海水污染了。”

“被解职之后，奎格舰长变得狂暴无比吗？”

“没有。”

“讲述一下舰长被解除指挥权后的表现。”

“嗯，实际上，他以后似乎好了些。我认为他一旦不再承担责任时他就感觉好多了——”

“不要发表你的意见，基思先生。不要对法庭讲你怎么认为的，而是请你讲你看到了什么。舰长当时干什么了？”

“嗯，他留在驾驶室里。他几次想重新指挥。”

“是以有条理的理智的方式，还是以疯狂的咒骂的方式？”

“无论在解职之前或之后，舰长从来没有疯狂过，或咒骂过。精神疾病有其他形式。”

“那就给我们讲讲其他的一些形式吧，基思先生。”查利粗哑的声音带着嘲讽。

“嗯，虽然我对精神病学只懂点儿皮毛，但是我确实知道——嗯，比如说，极端的抑郁和糊涂、脱离现实、不讲道理——以及类似的表现——”威利觉得自己说话结巴得厉害。“另外，我从未说过那天早上奎格舰长下达过合理的命令。这些命令只是在英语语言的用法上是合理的。这些命令能够表明他根本不了解现实。”

“那就是说，这是你这位专家的见解，是你作为军舰的操控者和精神病医生的看法？很好。可是职业精神病医生已经宣布奎格舰长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这你知道吗？”

“知道。”

“你认为这些精神病医生也有精神疾病吗，基思中尉？”

“遇上台风的时候他们不在‘凯恩号’的舰桥上。”

“你是忠诚的军官吗？”

“我认为我是。”

“12月18日之前的整个期间你是全心全意支持舰长呢还是与他对抗？”

威利知道前一天奎格已经出庭了，但是他不了解他的证词是什么。他细心地盘算着如何回答。“有几次我单独跟奎格舰长作过对。其他时间我对他的态度始终是忠诚和尊重的。”

“哪单独几次你跟他作对了？”

“嗯，一般都是同样的根本性的问题。每当奎格舰长压迫或虐待水兵时我就反对他。结果并不很成功。”

“舰长什么时候虐待过水兵？”

“嗯，我不知从何讲起，嗯，首先他经常迫害枪炮军士斯蒂尔威尔。”

“用什么方法？”

“首先，因为值班时看书舰长就限制他半年不得上岸。当斯蒂尔威尔的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危机时舰长不准他请假回美国。马里克给了斯蒂尔威尔72小时紧急假期，而他晚回来几个小时，就因为这件事舰长把斯蒂尔威尔送上了轻罪军事法庭。”

“斯蒂尔威尔不是因为发假电报才受审的吗？”

“是的，但是宣告他无罪。”

“但是轻罪军事法庭是针对欺骗行为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擅离职守这种过错的，是不是？”

“是的，对不起，我说话太慌张了。”

“不要着急，但说话要准确。你认为作战时值班看书是无关紧要的过错吗？”

“我认为6个月的软禁是不正当的。”

“你有资格对海军纪律的执行问题做出判断吗？”

“我是人。就斯蒂尔威尔的情况而言，这样软禁是不人道的。”

查利停顿了一会儿，“你说马里克准了斯蒂尔威尔的假。马里克知道舰长不准斯蒂尔威尔请假吗？”

“知道。”

“基思先生，你是在证明，”军事检察官如获至宝地说，“早在1943年12月马里克就故意违背舰长的命令吗？”

威利着慌了。他事先没想到他第一次出庭会泄露出这件会招致损害的事。“噢，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那是我的错。我求马里克这么做的。我是管军纪的军官，所以我认为士兵的士气——实际上，我认为目前斯蒂尔威尔精神的崩溃就是受舰长迫害的结果——”

查利转身向着布莱克利，“我要求法庭警告这位证人不要用无关紧要的个人见解来回答问题。”

“要紧扣事实，基思先生。”布莱克利怒气冲冲地说。威利移动了一下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穿在里面的衣服潮乎乎的。查利说：“基思先生，现在有了你的证词，说明早在12月18日遭遇台风前一年，你和马里克和斯蒂尔威尔就共谋违抗你们指挥官的紧急命令——”

“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还会这么做。”

“你认为忠诚仅限于服从你同意的那些命令呢还是应服从一切命令？”

“除了无理迫害之外的一切命令。”

“你认为除了不服从命令之外，海军就没有别的手段来制止你所认为的无理迫害了吗？”

“我知道你可以向上级写信——通过舰长转呈。”

“这一次你为什么不做呢？”

“我还得和奎格一起航行一年。重要的是让斯蒂尔威尔尽快回家。”

“同样违抗命令的三人组合——马里克、斯蒂尔威尔和你自己——联手罢免你们的舰长，这是不幸的巧合，是吧？”

“舰长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和斯蒂尔威尔正好碰巧值班。任何其他总值日军官和操舵手都会像我们那样做的。”

“也许吧。现在请告诉法庭你能想起的其他压迫和虐待士兵的例子。”

威利迟疑了几秒钟，因为他感到了法庭审判员们不友好的目光的沉重压力。“也许你能在这里把那些事情说得十分好笑而轻巧，但是在当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仅仅因为失误没有及时邀请他看电影，他竟然六个

月不准再放电影——由于对一个军官调遣的事感到不高兴，他在赤道上不让大家用水——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经常在午夜召集必须三班倒轮流值班的各部门的主管军官开会。而且他禁止他们白天睡觉，结果就没有补足睡眠的机会——”

“关于睡眠的事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证词。‘凯恩号’的军官都肯定需要睡觉，不管有没有战争，对吧？”

“我说过拿这些事说笑很容易。但是当你在72小时之内也许只能睡4个小时的囫囵觉时，要在暴雨中指挥驾驶军舰保持队形，那就不容易了。”

“基思先生，奎格舰长体罚过军官或士兵吗？”

“没有。”

“他让他们挨饿，打他们，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们，并在‘凯恩号’的病历中都一一有记载，有这种事吗？”

“没有。”

“他不按海军条例处罚过人吗？”

“他没做过任何海军条例不允许做的事，或者说如果他做了，他马上就改正了。他在条例允许的范围内极尽压迫和虐待之能事。”

“你不喜欢奎格舰长，对吧，中尉？”

“开头我喜欢他，非常喜欢他。但是我逐渐认识到他是小暴君，而且完全不称职。”

“你也认为他精神失常了吗？”

“直到遭遇台风那天我才这么认为。”

“马里克给你看过他记的关于奎格的医学日志吗？”

“没有。”

“他跟你讨论过舰长的身体状况吗？”

“没有。马里克先生从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批评舰长。”

“什么！43年12月的违抗行为就不算了？”

“如果有人讲贬损舰长的话，他会走出军官起居舱。”

“在军官起居舱有人讲贬损舰长的话吗？谁讲的这些话？”

“除了马里克之外每个军官都讲过。”

“照你说来奎格舰长有一屋子忠诚的军官了？”

“大家执行了他所有的命令。”

“你认为应该制止的命令要除外——基思先生，你已经说过你不喜爱舰长。”

“那是实话。”

“再说12月18日上午的事。你决定服从马里克是根据你的判断，认为舰长已经精神错乱呢，还是因为你不喜爱奎格舰长？”

威利久久地凝视着查利铁青的脸。他提的问题隐藏着锋利的钢齿。威利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回答，而且他知道它可能毁了他自己和马里克。但是他感到不能随便说谎。“我无法回答。”最后他低声说道。

“什么原因，基思中尉？”

“我必须说出原因吗？”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拒绝回答问题，那是藐视法庭，基思中尉。”

威利口齿不清地说：“我说不准。我只是不记得我那么久以前的心理状态了。”

“没有问题了。”查利说，他转身坐下。

威利在凝视着审判员们像外科医生一样严峻的面孔的那一瞬间，他完全确信他已经用自己的嘴宣判马里克和他自己有罪了。庭审中惯常程序的那些废话使他无法发作，无法大声疾呼地为自己辩解，气得他全身发抖，心里干冒火，而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从海军的观点看他永远是有理说不清的。明摆着的是，他服从马里克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认为副舰长更有可能挽救这艘军舰，其次，因为他恨奎格。直至马里克接过指挥权之后他才想到奎格可能真的精神失常了。而且他内心深处明白他从来不相信舰长发疯了。舰长愚蠢、平庸、邪恶、胆小、不称职，都对——但精神是正常的。奎格精神不正常是马里克惟一可能的申诉（也是威利的），而且这是虚假的申诉，查利知道这点，审判员知道这点，现在威利也知道这点了。

格林沃尔德起身进行盘问，“基思先生，你说你不喜欢奎格舰长。”

“我确实不喜欢他。”

“你在直接讯问下说出了你不喜欢他的所有原因吗？”

“根本没有。我连讲出一半原因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如果愿意，请你说出其他的原因。”

要讲的话在威利的脑海里想出来了，他知道这些话会改变几个人的生活道路，而且会给自己招来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麻烦。他讲了，这就像用拳头打穿玻璃门一样。“我不喜欢奎格舰长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战斗中贪生怕死。”

查利刚要想站起来。格林沃尔德立即问道：“什么贪生怕死？”

“他反反复复地躲避岸上炮火的连续猛击——”

“反对！”军事检察官大声喊道。“被告律师获得证据的方式超出了直

接讯问的范围。他在诱导证人不负责任地诽谤一名海军军官。我要求法庭警告被告律师并从记录中删去前面这段问话。”

“诸位审判员听我说，”格林沃尔德直视布莱克利愤怒的目光，说道，“证人不喜欢奎格不仅在直接讯问的范围之内，而且是提出来的关键事实。不喜欢的背景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证人已经承认了他对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无知。奎格所干的那些事，即使证人不喜欢他，实际上也很可能是病人不由自主的行为。被告律师将以重要的事实证实证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那些话，而且说明奎格的行为源于疾病——”

查利突然向格林沃尔德发起火来，“现在不是被告律师陈述案情或进行终结辩论的时候——”

“军事检察官已经提出了基思中尉承认不喜欢奎格舰长的问题，”格林沃尔德立刻反击道，“证据出现了就要验证——”

布莱克利敲了敲小木槌，“警告被告律师和军事检察官，个人之间相与争吵是不合适的。现在休庭。”

当庭审的各方都回到审判室之后，布莱克利翻开了放在他前面长条凳子上的一本《海军条例》。他戴上一副高度近视的黑边眼镜，看起来像一位古怪却神情安详的教授。“在宣布法庭的裁决之前，为各方能更好地认识问题，本法官将念一念《海军条例》中海军管理条款第四条第13和第14项：

凡海军服役人员在战斗中畏缩不前、玩忽职守，或心怀不满，或躲避艰险，或在战斗中临阵脱逃，或诱使他人临阵脱逃者，军事法庭可根据其情节轻重判处其各种刑罚直至死刑。

布莱克利摘下了眼镜，合上了书。他以严肃而疲惫的语气继续说道：“本法官讲过这是一个微妙的案子。我们已经警告被告律师和证人他们可能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他们以可能判处重刑的，在军旅生活中相当于谋杀的最令人恶心的罪行指控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官时，他们是要承担最大责任的，并且面临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现在本法官考虑到上述情况要问被告律师是否希望收回他所提的那些问题。”

格林沃尔德说：“长官，我不希望这么做。”

“本法官要证人仔细考虑他的回答的含意，并说明他是否希望收回他所做出的回答。”

威利牙齿有些打颤地说：“长官，我不希望这么做。”

“鉴于以上情况，”布莱克利轻声地叹了一口气说，把书推到一边。“反对无效。被告律师可以继续盘问。”

威利讲了塞班岛海岸的日军炮火猛烈轰击“斯坦菲尔德号”时奎格临阵脱逃的事。他详细述说了据以给奎格起“耶洛斯坦”这个绰号的发生在夸贾林环礁上的小插曲。他说话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审判员们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以前看他时的那种冷淡而严厉的目光慢慢消失了。反而有

七个男人的面孔显得饶有兴味地听他讲这个惊人的故事。查利紧锁眉头，潦潦草草地写了好几页记录。

“基思先生，‘耶洛斯坦’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格林沃尔德问道。

“我不清楚，长官。它就这么叫开了。”

“它是什么意思？”

“嗯，当然是指懦夫。但是它也指黄色标志。它是一种天然产物，粘稠性强。”

“你能把你回想起来的所有懦怯事件都讲出来吗？”

“嗯，每次战斗中总看见奎格舰长站在舰桥上远离炮火的一侧。当我们靠近海滩巡航时，每次军舰一掉头舰长就要换到另一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它成了大家的笑料。舰桥上所有的人员都会证实我的话，如果他们不怕讲出来的话。”

格林沃尔德问：“除了这些懦怯的表现之外，你不喜欢奎格的其他原因是什么？”

“嗯——我想我已经讲了一些特别的原因——嗯，首先他敲诈了我100美元——”

查利不耐烦地站起身，“反对。法庭还将允许这些与本案无关的未经证实的陈述继续多久？本案的问题不在于奎格舰长是不是模范军官，而在于12月18日那天他是否精神失常。被告律师甚至还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依我看，被告律师和证人显然是串通一气，在肆无忌惮地诋毁奎格少校，以达到混淆问题的目的——”

格林沃尔德说：“这次反对和上次法庭否决的反对完全一样。我拒绝接受串通一气的指控。事实就是事实，用不着串通一气来讲事实。所有这些事实跟奎格舰长的精神状态是否适合指挥一艘海军的舰艇有直接的关系，而作为证据，它们只不过表明基思不喜欢他的指挥官，这一事实是军事检察官在直接讯问时所费尽心思证实的。”

“这次反对是相同的，”布莱克利说，揉了揉眼睛，“反对无效。继续盘问。”

“基思先生，讲述一下这次所谓的敲诈。”

威利讲了在旧金山湾丢失一箱烈性酒的事。布莱克利上校开始做出可怕的怪相。格林沃尔德说：“舰长命令你为烈酒付钱了吗？”

“哦，没有。他没有命令我。因为我是指挥小艇的军官，他要我承认我对搬运组的一切行动负责——虽然给搬运组的所有命令都是他下达的——然后他要我好好想想我应该怎么处理此事。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第二天就要休假。我的未婚妻已从纽约飞过来和我相会。所以我去找舰长。我为自己的愚蠢表示歉意，对他说我愿意赔偿酒的钱。他高兴地收下了我的钱，在我的请假条上签了名。”

“没有问题了。”格林沃尔德说，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感到桌子下有人用劲捏了一下他的膝盖。他快速地画了一口冒气的大锅。又在锅里画了一只令人厌恶的长着斗鸡眼的猪，标上“奎格”两个字，给马里克看了看，然后撕碎扔进了废纸篓里。

查利再次讯问了威利20分钟，试图从他讲述奎格的事中找出矛盾和讲错的地方。他说了一大堆嘲笑威利的话，但是他未能推翻证词。

威利离开证人席的时候看了看钟。时间是11点10分。他对时间过得这么慢感到很惊讶，就像遇上台风的那天早上的感觉一样。他以为他已在证人的椅子上坐了4个小时呢。

查利传唤了伦道夫·索瑟德上校，一位衣着整齐、身材瘦削的军官，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平顶头发式，胸兜上方戴着三排彩色的勋带和勋章。军事检察官当即介绍说索瑟德是第八驱逐舰中队的指挥官，10年中他指挥过多种驱逐舰，包括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四烟筒的驱逐舰。他是查利请来的舰艇操控方面的专家证人。

索瑟德作证说遭遇台风的时候驱逐舰顺风行驶和顶风行驶效果一样好。实际上，他说，由于驱逐舰前干舷很高，这就使它容易舰尾顶风。因此，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顺风行驶更好操纵。他断言，奎格坚持按舰队向南的航向行驶是摆脱台风危险的最佳办法，而马里克向北掉头的决定是没有把握的冒险的做法，因为它使军舰正对着风暴的行进路线。

格林沃尔德开始盘问时首先问道：“索瑟德上校，你曾指挥驾驶军舰穿过台风吗？”

“没有。常常碰到台风的边缘，但总是设法避开了台风的中心。”

“你指挥过驱逐舰吗，长官？”

“没有。”

“长官，本案涉及一艘处在台风中心的扫雷舰——”

“我知道这一点，”索瑟德冷淡地说，“在我指挥的护航舰队里就有扫雷舰，而且我还看过有关的书籍。除了水线以上部分的重力特征有细小差异之外，扫雷舰和驱逐舰没有什么不同。”

“上校，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你是舰艇操控方面惟一的专家证人，你的专业知识的范围应该让审判员们了解清楚。”

“那好，我几乎在可以想像出的一切情况下指挥过各种各样的驱逐舰达10年之久。是的，我没有在台风中心指挥过驱逐舰，但是我不知道除了‘凯恩号’的舰长还有谁指挥过。这是千载难逢的奇遇。”

“嗯，在台风中心是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规则的——只有这种情况才一切全靠指挥官。转瞬间会发生太多奇怪的事。但是航海术毕竟是航海术。”

“上校，我提一个假想的问题。假如你在前所未有的狂风恶浪中指挥驾驶一艘驱逐舰。你的船胡乱颠簸摇晃。你确信船要沉没了。你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你是会让船头迎风呢还是船尾迎风？”

“这是个极有想像力的假想的问题。”

“是的，长官。难道你不愿意回答问题吗？”

“我回答。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会船头顶风。只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呵。”

“为什么，长官？”

“啊，因为那样你的轮机和舵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惟一的办法，而且这是控制住军舰的最后机会。”

“但是假如顶风就意味着停留在暴风雨的线路上而不是逃离出去呢？”

“要紧的事情要先做。如果你的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那么情况就糟透了。注意，你说的是千钧一发之际。”

“是的，长官。没有别的问题了。”

查利立刻站了起来，“上校，照你的看法谁能最正确地判断军舰是否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呢？”

“只有一个评判员，指挥官。”

“为什么？”

“海军任命他为舰长是因为他比舰上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海洋和军舰。遇上稍有些不好的天气时，下级军官认为军舰会沉没是常有的事。”

“那么你认为，长官，当所有的下级军官都认为军舰会下沉时舰长不应该听他们的吗？”

“对，惊惶失措是海上常见的一种灾难。指挥官的最重要的职责便是置之不理，除了自己的判断之外，什么都不听。”

“谢谢你！上校。”

35 军事法庭——第二天下午

福雷斯特·伦丁医生是一位肥胖的脸色红润的中校，戴一副金边眼镜，直硬的金黄色头发已开始变灰。他是海军医院精神病治疗室的主任，曾经领导一个医疗组对奎格进行过检查。他很舒服地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情绪很好地、机警地回答着查利的提问。

“大夫，你们检查了多长时间？”

“我们对少校连续观察测验了三个礼拜。”

“你们小组有哪些人？”

“我自己、伯德医生和马尼拉医生。”

“三位都是专业精神科医生吗？”

“伯德医生和马尼拉医生一直是平民精神科医生。他们是后备军官。我在海军专门从事精神病治疗已经15年了。”

“医疗小组有什么发现？”

“奎格少校没有病，我们让他出院了。”

“没有发现精神病的征象吗？”

“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就是说奎格少校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啦。”

“嗯，你知道，正常只是精神病治疗的推定。正常完全是相对的。除了快乐的弱智者没有一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奎格少校有一种调节得很好的人格。”

“你认为在你们开始进行检查的两周之前奎格少校可能患有精神病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少校现在是精神正常的而且一直如此。精神崩溃留下的创伤是随时可以检查出来的。”

“你没有在奎格少校身上发现这种创伤吗？”

“没有。”

“1944年12月18日奎格少校被他的副舰长草率地解除了指挥权，理由就是舰长患了精神病。你认为那天奎格少校可能精神崩溃到如此程度以致副舰长有理由采取那种行动吗？”

“绝对不可能。”

“精神正常的人可能有冒犯性的、令人不愉快的、愚蠢的行为吗？”

“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

“暂且假设——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奎格少校在整个指挥过程中的行为是粗暴的、脾气很坏的、令人难受的、压制性的，而且经常显得判断力很差。这种情况会同你们医疗小组的检查结果前后矛盾吗？”

“不矛盾。我们不是查明他是一名完美的军官，我们只是发现他没有精神疾病。”

“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你会说他很可能脾气不好，对人粗暴吗？”

“是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发现了所有这一切后，你仍然说副舰长解除他职务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吗？”

“从精神病的观点来看，完全是不正当的。这是我们医疗小组一致的结论。”

“介绍一下你同事的经历。”

“伯德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方面受过专门的训练，前不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医学院。马尼拉是西海岸最著名的心身医学专家。”

“讲一讲他们目前在何处任职。”

“伯德仍然在我们医院。上周马尼拉受派遣外出，眼下正在去菲律宾的途中。”

“我们将把你们的检查报告归入证词中，同时我们还要听听伯德医生的意见。谢谢你，大夫。”

军事检察官直视格林沃尔德的眼睛，微微咧嘴发出一声冷笑。格林沃尔德拖着脚向证人席的平台走去，用手背擦着鼻子，低头看着脚，显出一副紧张不安的尴尬相。“伦丁大夫，我是律师出身，不是医生出身。如果我要求解释一些术语，希望你耐心一点。我可能要问一些粗浅的问题。”

“尽管问好了。”

“你刚才说奎格少校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也有问题，不过他能调节自己去适应它们。你能说明一下这些问题吗？”

“嗯，大多数这方面的资料都来自临床信任这一论题。”

“是的，长官。你能撇开所有秘密的资料只讲讲一般的问题吗？”

查利大声叫道：“我反对。奎格少校不是在受审。受审的是马里克上尉。所提的问题是在探查与本案无关的医疗秘密。”

布莱克利朝格林沃尔德看去。飞行员耸了耸肩说：“我听凭法庭评断。显然那些干扰奎格少校精神气质的因素的证据对我们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布莱克利恼怒地看了军事检察官一眼之后，宣布休庭。不到一分钟，参加庭审的各方被召了回来。布莱克利说：“这个问题是实质性

的，反对无效。医生回答问题时享有做出医学判断的特权。”查利面红耳赤，低头垂肩地坐回了椅子上。速记员重复了一遍问题。

“嗯，你可以说总的问题就是自卑感的问题。”伦丁说，“这种自卑感是由不幸的童年造成的，后来成年后的一些经历又将其增强了。”

“童年的哪些不幸？”

“生活环境受到干扰，父母离异、经济困难、上学问题。”

“成年生活中的增强因素呢？”

“嗯，我不能讲得太多。一般来讲，少校因自己的身材矮小，在他那一班同学中地位低下以及类似原因而烦恼。显然在军官学校受到的那次侮辱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伦丁停顿了一下，“这些大致就是我能讲的。”

“他现在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医生不太情愿地讲道：“啊，你开始进入临床领域了。”

“但是还有关于紧张的问题，不讲了吗？”

“我不再进一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正如我讲的，少校能很好地调节自己去适应所有这些事情。”

“你能讲一讲这种自我调节的性质吗？”

“能，我能讲。他的海军军官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起平衡作用的因素。这是他个人安全的关键，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去维护他的身份。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他粗暴和脾气不好的原因。”

“他愿意承认错误吗？”

“嗯，有那种倾向。少校始终对维护他的身份一事感到不安。当然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他是完美主义者吗？”

“这种人格是的。”

“有因小事而整治下级的倾向吗？”

“他以一丝不苟而自豪。他不能容忍下属犯错误，因为那很可能危及他自己。”

“这样的人格，又这样热衷于追求完美，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吗？”

“嗯，大家都知道现实不是任何人能百分之百控制的——”

“然而他犯了错误也不会承认。他说谎吗？”

“绝对不会！他——你可以说他在自己心里改造现实，这样他就不会受到指责了。可是有指责别人的倾向——”

“大夫，歪曲现实难道不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吗？”

“肯定不是，它自身不是。它是个程度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面对

现实的。”

“可是少校歪曲现实难道不比——比如说——你或其他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人歪曲得更厉害吗？”

“那是他的弱点。其他人有其他弱点。这种弱点是绝对不会使人丧失能力的。”

“这样的人格是否容易感到大家都反对他，敌视他呢？”

“有些人是这样。这种人有一种本性，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会怀疑下属，容易对他们的忠诚和能力产生疑问吗？”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的。这只是竭力追求完美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如果受到上级的批评，他会不会认为他遭到了不正常的迫害呢？”

“嗯，正如我说的，这是多种表现中的一种。全来源于一个基本的假定：追求完美。”

“他会变得很顽固吗？”

“噢，这种人在性格上确实相当固执。内心的不安全感阻止他承认与他见解不同的人可能是正确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改变摸索式的讯问方法，转为明白准确地提出问题。“大夫，你作证说少校的行为有以下症状：性格固执、被迫害的感觉、无端猜疑、脱离现实、追求完美的焦虑、不真实的基本前提以及过分的自以为是。”

伦丁医生大吃一惊，“全都是轻微的，长官，全都调节平衡了。”

“这种综合症状有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精神病术语——一个称号？”

“综合症状？谁说过综合症状的事情？你用错了术语。因为没有疾病，所以没有综合症状。”

“大夫，谢谢你的纠正。我改用别的措辞来表述吧。这些症状是不是属于神经机能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普通的精神病？”

“当然，我知道你的目的何在。它当然是一种妄想狂型的人格，但那不是一种使人丧失能力的疾患。”

“哪一种人格，大夫？”

“妄想狂型的。”

“妄想狂型的，大夫？”

“对，妄想狂型的。”

格林沃尔德看了查利一眼，然后慢慢地环顾四周，看了看审判员们一张一张的脸，他开始走向自己的桌子。查利站了起来，飞行员说

道：“我还没盘问完，我要查一查我的笔记本。”查利坐回座位上，沉寂了一分钟。格林沃尔德在桌旁翻着笔记本。“妄想狂”一词悬在空中。

“大夫，在奎格少校这样的妄想狂型的人格中你如何区分疾病和调节呢？”

“像我反复讲过的，”——伦丁的说话声显得疲惫和恼怒——“它是一个程度问题。在精神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常的。也许你就是轻微的狂躁抑郁症患者。也许我就是轻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千百万人都带着这些经过调节平衡的病情过着正常的生活。它们在身体上的类似情况为脊柱前凸、心杂音以及只是个别的弱点而不是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你必须去寻找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

“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是绝对的东西呢还是相对的东西，大夫？”

“你是指什么？”

“嗯，一个人能有这样一种妄想狂型的人格吗？这种人格不会使他丧失担负次要职务的能力，但会使他丧失指挥能力。有这种情况吗？”

“可以这么想像。”

“那么作为负责通讯的军官，他就没有精神疾病——但作为舰长，他就有精神疾病了，这么说对吗？”

“你在胡乱地、很不准确地使用医学语言。”伦丁怒气冲冲地说道。

“对不起，大夫。”

“在奎格舰长的病例中，我的医疗小组没有发现他丧失了指挥能力。”

“我记得那份证词，长官。你能讲一讲吗，大夫，要到什么程度妄想狂型的人格才会使人丧失能力呢？”

“当这个人失去了对自己及其周围的现实的控制的时候。”

“对现实控制不了的已经丧失能力的妄想狂患者有什么症状？”

“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例如变得迟钝、狂乱、精神崩溃——完全取决于环境。”

“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会在个人交谈中表现出来吗？”

“对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是这样的。”

“你是说病人会变得狂乱或迟钝？”

“不，我的意思是说精神病医生能查明使人丧失能力的机制、僵化、受迫害的感觉、摆脱不开的念头等等。”

“为什么需要精神病医生呢，大夫？一个受过教育的有才智的人，像我自己，或军事检察官，或审判员就不能查明妄想狂患者吗？”

伦丁医生嘲讽地说：“显然你不太熟悉他们的表现形式。这种神经机能病的突出表现为表面上极其貌似有理，而且一举一动很正常很有说服力。尤其善于自我辩解。”

格林沃尔德看着地板沉思了半分钟。所有的审判员同时移动了一下座椅上的身子，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夫，我想提一个关于具有妄想狂型人格的指挥官的假设性问题——假设他做了以下的事情：遭到炮火袭击时不知所措惊呆了，于是逃跑了；他损坏了公物却百般抵赖；他伪造官方记录；他敲诈下属的钱财；他小题大做滥施惩罚。他是不是丧失了指挥能力？”

在全体审判员的注目凝视下，伦丁等了很久之后说道：“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吗？”

“假设说他完成了。”

“嗯，那么，他——他不一定丧失了能力，对，他显然不很招人喜爱。这是你们军官的业务水平问题。如果你们还有别的人跟他一样有指挥能力，那么最好就用别的人。如果是在战场上，而且缺乏指挥人员，那么你们可能不得不用他。这是战争的另一种冒险。”

“伦丁大夫，作为专家证人，你会说应该恢复奎格少校对一艘美国海军舰艇的指挥权吗？”

“嗯，我——这个问题毫无意义。那是人事局的事。这个人没有精神疾病。我反复讲过妄想狂型障碍，不管多轻微，都是一种使人心灵扭曲的疾病，使与其共事的人感到极其讨厌。在战争中你得将就使用。他没有丧失能力。”

“你愿意让你的儿子在奎格舰长的指挥下作战吗？”

伦丁很不高兴地看了军事检察官一眼。检察官一跃而起，“反对，提问者要求的是个人情感的反应，而不是专家的意见。”

“我收回这个问题，”格林沃尔德说，“谢谢你，伦丁大夫。辩护完毕。”

布莱克利上校说：“本庭希望澄清一点。”其他审判员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审判长。“大夫，可能有这种事吗——在压力下暂时丧失能力，不是完全崩溃？或者——嗯，我这么说吧。一个有小病的人并未丧失承受通常的指挥工作压力的能力。现在假设由于最严重的紧急情况这种压力增加了很多倍。工作效率会降低吗？会不会使人很容易变得头脑不清，惊慌失措，结果做出错误的判断呢？”

“嗯，有可能。极大的压力几乎使所有的人都那样，长官。”

“指挥官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是的，但是老实说，长官，他们也是人啦。”

“很好，大夫，谢谢你。”

查利重新直接讯问，并引导伦丁多次地以不同的方式断言奎格现在没有，以前也从未丧失过能力。这位医生是以带委屈的强调的语气讲这些话的，讲话时还常常侧过脸看一眼被告律师。

“伯德医生是我最后一名证人，长官。”查利对法庭说，随后传令兵便出去传唤第二位精神病医生。

“很好。”布莱克利说，看了看钟。这时是2点5分。进来的这位上尉身材极瘦长，一头黑发，肤色灰黄，五官轮廓分明而机灵，显得很年轻。他那深陷的大眼睛为棕黄色，目光十分锐利。眼神中露出狂热。他长得也相当漂亮。

在查利的讯问下，他肯定了伦丁医生所说的关于奎格的每一句话。他以轻快、清楚而又柔和的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奎格现在适合担任指挥，过去也从未不适合过。查利问：“马尼拉医生同意你和伦丁医生的看法吗？”

“他同意。”

查利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发现过能表明这位指挥官有被称为妄想狂型的人格迹象吗？”

“嗯，我倒觉得称它为带有妄想狂特点的强迫性神经症的人格更恰当。”

“但它不表明是精神疾患吗？”

“对，不是。”

“你们医疗小组的报告用了‘妄想狂型的人格’或‘强迫性神经症的人格’这样的术语吗？”

“没有。”

“为什么不用，大夫？”

“嗯，在精神病治疗中，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是很不准确的。即使对同一学派的人来讲，同样的术语可能指不同的事情。‘妄想狂型的人格’听起来有使人丧失能力的意思，但实际上不是，至少对我或伦丁医生或马尼拉医生来说不是。”

“那么从精神病治疗的三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奎格舰长都是健康的吗？”

“是的。”

“大夫，你们一致同意现在奎格舰长在精神上是健康的，而且在12月18日他被别人以精神疾病为由草率地解除职务时也一定在精神上是健康的，是不是？”

“这是我们一致的结论。”

“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到证人面前，“大夫，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有一种叫精神疾病的东西吗？”

“嗯，里面讲过有精神障碍的人和经调理的人。”

“但是有障碍的和经调理的这两个术语大致相当于外行所说的有病和没病，对吗？”

“非常笼统地讲，是这样。”

“你会说奎格舰长有自卑感吗？”

“会的。”

“根据什么呢？”

“童年时严重的创伤，但是它们已经得到很好的补偿了。”

“得到补偿的和经调理的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肯定有。”

“你能解释解释吗？”

“嗯——”伯德微笑着坐回椅子上，“假设一个人有某种自己未察觉的深藏的心理障碍，它会驱使他做出怪异的事，使他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中，但是他永远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可以通过找到这种奇异的驱动力的出口，通过自己的毅力，通过做白日梦，通过成百上千种的意识方面的手段来进行补偿。不经过心理分析，不弄清精神障碍的所在，他就永远不能进行调理。”

“奎格舰长接受过心理分析吗？”

“没有。”

“那么，他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了？”

“是的，他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不过，这种障碍还没有使他丧失能力。”

“伦丁大夫证明他是经过调理的。”

伯德笑了，“噢，你又玩弄起术语了。在弗洛伊德分析技术中，调理一词有特殊的意思。伦丁大夫用它大体是指病人已经对他的精神障碍进行了补偿。”

“你能讲述一下舰长的精神障碍吗？”

“不经过广泛的分析我无法准确地讲述。”

“你不知道是什么障碍吗？”

“当然知道，表面情况很清楚。奎格舰长下意识地感到由于自己刻毒、愚蠢和职位卑微，大家都不喜欢他。这种内疚和敌对的心情可以追溯到幼年时期。”

“他是怎么补偿的？”

“主要用两种方式。一是妄想狂样的方式，既无用又没有好处；一是他的海军职业，既极其有用又极其有好处。”

“你是说他的军旅生涯是他的精神障碍的结果？”

“大多数人的军旅生涯都如此。”

格林沃尔德抬头偷偷地瞥了布莱克利一眼，“请你把这一点解释一下好吗，大夫？”

“我的意思很简单，它是一种逃避，一个回到子宫里再以清白之身诞生的机会。”

查利站起身，“这种毫无关系的技术性讨论还要继续多久？”

“你反对这样提问吗？”布莱克利绷着脸说。

“我要求法庭限制被告律师讯问些令人迷惑的毫不相关的事情来浪费时间。”

“注意到了所提的要求，继续盘问。”

格林沃尔德又问道：“大夫，你曾注意到奎格舰长有怪癖的习惯吗？他用手做的某个动作？”

“你是指转动钢球吗？”

“是的，他当着你的面那么做过吗？”

“第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没做过。后来他把这事给我讲了，我建议说如果这使他感到更舒服他可以恢复这个习惯。他就恢复了。”

“请表述一下这个习惯。”

“嗯，就是在手上——任何一只手——不停地转动或滚动两个钢球。”

“他讲过这么做的原因吗？”

“他的双手老颤抖。他这么做是为了使手稳定，并掩盖住手颤抖的现象。”

“他的双手为什么颤抖呢？”

“内心紧张。这是表面症状之一。”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滚动钢球有意义吗？”

伯德不安地看了一眼审判员，“噢，这事得用技术行话来讲述了。”

“请尽量用非技术语言来讲。”

“嗯，不对这个人进行精神分析，你只能对表面征象进行猜测。它可能是被抑制的手淫；它可能是摸了有毒的粪便团。一切都取决于——”

“粪便？”

“在婴儿世界，排泄物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因而是一种复仇的工具。那么它会成为对世界表示愤怒和敌视的方式。”审判员们侧过脸交换了一下既感到有趣又觉得可怕的眼色。查利又站起来反对浪费法庭的时间，而布莱克利又裁定他的反对无效。审判长眯起眼睛看着这位弗洛伊德学派的医生，仿佛他是不可信赖的江湖骗子。

“大夫，”格林沃尔德继续说道，“你已经作证说舰长是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经过调理的人。”

“是的。”

“那么用外行的话来说，他有病。”

伯德笑了笑，“我记得我同意说‘有精神障碍’大致相当于‘有病’。但是如按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有病——”

“但是这次审判只涉及奎格舰长的病情问题。如果他有病，你们医疗小组怎么能给他出具健康证明呢？”

“恐怕你是在玩弄字眼吧。我们没有发现他丧失能力。”

“他的病，如果极度加重，会使他丧失能力吗？”

“要是极度加重的话，会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尖锐地问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大夫？”

“你是什么意思？”

“假如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比你想像的要高许多倍——这种轻微的疾病也不会使奎格丧失能力吗？”

“这是荒谬的假设，因为——”

“是吗？你在海上执行过任务吗，大夫？”

“没有。”

“你出过海吗？”

“没有。”伯德渐渐失去了自信的神气。

“你在海军服役多久了？”

“5个月——不，6个月，我想，现在——”

“这个案子之前你和舰艇舰长打过交道吗？”

“没有。”

“你根据什么来估计指挥任务的压力呢？”

“嗯，我的一般知识——”

“你认为担任指挥需不需要一个天赋极高的、杰出的人呢？”

“嗯，不——”

“不需要吗？”

“不需要天赋很高的人。只要反应灵敏、有相当好的智力以及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即可，但是——”

“这样的要求对一个，比如说，医术高明的精神病医生就足够了
吗？”

“嗯，不完全如此——就是说，那是不同的领域——”

“换句话说，当精神病医生比当海军舰艇的舰长需要更多的才能
吗？”这位律师朝布莱克利看了看。

“它需要——就是说，需要不同的才能。是你在进行使人反感的对
比，不是我。”

“大夫，你已经承认奎格舰长有病，你比伦丁大夫讲得更明白。剩下
的惟一问题是，病情如何，你认为他还没有病到足以使他丧失指挥能力
的程度。我认为由于你显然不太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所以你的结论
可能是错误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伯德看上去像个受了欺侮的男孩，他的声音
在颤抖，“你故意替换有病这个词，它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有偏差的
词，正确的——”

“对不起，打断你一下，哪一类词？”

“有偏差的、含蓄的、令人讨厌的——我从未讲过他有病。我充分了
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不然我自己会认为我没资格参加医疗小组——”

“也许你应该这样认为。”

查利大声叫道：“证人受到了纠缠。”

“我收回我的最后一句话。没有问题了。”格林沃尔德大踏步地向座
位走去。

查利费了十分钟试图让伯德收回‘有病’这个词。这位年轻的医生不
高兴了，他开始发牢骚，固执己见，说了一长串医学术语。他拒不放
弃‘有病’这个词。查利最终原谅了这位执拗的、抱敌视态度的精神病医
生。作为证据，他引用了医疗小组的诊断报告、乌里提环礁的医生的诊
断报告、奎格的几份体检报告以及“凯恩号”的各种各样的航海日志和记
录，他的陈述便结束了。

“现在的时间是3点，”布莱克利说，“被告律师做好陈述案情的准备
了吗？”

“我只有两位证人，长官，”飞行员说，“第一个证人就是被告。”

“被告要求获准作证吗？”

看见律师点头，马里克站起来说道：“我要求允许我作证，长官。”

“速记员将肯定地把所提的法定要求记录在案——被告开始陈述案情。”

马里克讲述了12月18日早上事情的经过。它是威利·基思的说的重复。格林沃尔德问道：“你接替舰长的时候军舰是不是到了极其危险的最后关头？”

“是的。”

“你根据什么事实做出这样的判断？”

马里克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嗯，有几件事，像——嗯，我们无法保持航向。我们在一个小时内三次突然横转。我们倾斜得太厉害，连倾斜仪都无法记录了。我们的驾驶室里从船舷涌进了很深的水，发电机的供电快中断了，灯和陀螺仪时灭时明，军舰对应急舵和轮机的调整都没有反应，雷达受到海面反射信号的严重干扰，看不见信号。我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控制。”

“你向舰长指出了这些事态吗？”

“反复向他讲了一个小时，我恳求他压舱和顶风行驶。”

“他的反应是什么？”

“嗯，大多数时候是目光呆滞，一声不吭，要不就是老说他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是保持舰队的航向直至我们沉入海底。”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舰长的医学日志的？”

“向夸贾林环礁发动进攻后不久。”

“你为什么要写它？”

“嗯，我开始认为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疾病。”

“为什么？”

“他在夸贾林环礁向海里洒黄色染料标志，后来又断水，还开军事法庭审判斯蒂尔威尔。”

“详细讲述一下这三次事件。”

在副舰长讲述夸贾林环礁事件的经过时，布莱克利打断了他的话，反而仔细地讯问他关于方位、距离以及“凯恩号”与登陆艇之间的间距等问题。他对回答作了记录。“发生了这三次事件之后，”格林沃尔德问道，“你为什么不去直接去找上级？”

“我对事实根据没有把握，所以我开始写日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以后看出我自己错了，我就把日志烧了。如果我是对的，日志就会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

“你什么时候把日志给基弗上尉看的？”

“草莓事件之后，那是几个月以后了。”

“讲一讲草莓事件。”

马里克不加掩饰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好了，上尉。台风过去之后，奎格舰长曾努力过重掌指挥权吗？”

“是的，在19日上午。我们刚发现了整个舰队，正准备和他们一起回乌里提环礁。”

“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

“噢，我在海图室里给战术指挥官写一份急件报告解除舰长职务的事。舰长进来了，从我背后瞧了瞧。他说：‘发信之前到我房间，咱们谈谈好吗？’我说可以。我到下面去，我们就谈了。开头还是谈原来那件事，我因策动哗变会如何受到审判。他说：‘你申请转到正规海军部队。但你知道这一事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对吧？’接着他谈了很长时间，说他如何热爱海军，除此之外在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即使弄清楚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但是这一事件也会毁了他以往的成绩。我说我感到对不起他，我确实觉得对不起他。他告诉我几周之后他肯定会被解职的，所以我不会有任何建树。最后他提出了建议。他说他会忘掉整个事情，绝不会去告我。他重掌指挥权，以前的事就彻底忘掉，一笔勾销了——遇上台风一时紧张出了点小事而已。”

“你对这个建议是什么看法？”

“噢，我大吃一惊。我说：‘舰长，全舰上下都知道这事，操舵手日志和舰上总值日军官日志里都写上了。我作为指挥官已经在总值日军官日志上签了字。’嗯，他支支吾吾了几句，最后说那些日志都是用铅笔写的，很笼统，而且总共只有几行字，而且这也不会是第一次依照事实把日志改过来。”

“你提醒他涂改记录是违反规定的吗？”

“我提醒他了，而他有点不在乎地笑了笑说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包括自我保全的规定。他说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军事法庭以哗变罪审判我，同时也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不应有的污点，他还说他不明白几行潦草的铅笔字的价值竟然超过所有这一切。”

“你坚持拒绝他的建议了吗？”

“坚持了。”

“后来怎么样？”

“他开始恳求和乞求。他求了我很长时间，弄得我很不愉快。”

“他有失去理性的行为吗？”

“没有。他——他一度哭了起来。不过他是理智的，但是末了他大发

脾气，对我说往下干吧，自寻死路，而且命令我离开他的房间。所以我就发出了那份急件。”

“你为什么不接受舰长的条件呢？”

“我不明白我怎么能接受。”

“但是台风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你认为他不能指挥驾驶军舰返回乌里提环礁吗？”

“我已经采取了正式行动，而且我不相信涂改日志会改变事实真相。还有我仍然相信他有精神病。”

“但是你刚才说他是理智的。”

“奎格舰长通常都很好，但是在极大压力下除外，那时他会在精神上丧失能力。”

“那么，24小时之后，你有了机会在舰长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将整个事件从正式记录中删去的啦？”

“是的。”

“马里克上尉，在遭遇台风的过程中你惊慌失措过吗？”

“我没有。”

“你怎么能证实你说的话呢？”

“嗯，发生的事情可以证实。解除舰长的职务后我在台风最猖獗的时候救起了‘乔治·布莱克号’的五名幸存者。我认为一个惊慌失措的军官是不能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有效地实施营救的。”

“你是有意接替舰长的职务的吗？”

“是的，我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你是未经授权接替他的吗？”

“不是的，我的权力是184、185、186条款授予的。”

“你是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接替他的吗？”

“不是，我的正当理由是在军舰处于危急的时刻时舰长的精神崩溃了。”

“没有问题了。”

查利一边向马里克走去，一边以公开敌视的口气说道：“先问个问题，马里克先生，你在有效地实施营救的整个过程中舰长不在舰桥上吗？”

“他在。”

“他没有命令你绕着航行去寻找幸存者吗？”

“我是绕着航行之后他才说他命令我这么做。”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他没有指导你吗？”

“嗯，他不停地对我的命令发表评论。”

“没有他的命令或你所说的评论，你可能有效地实施营救吗？”

“嗯，我尽量做到有礼貌，他仍然是在场的高级军官。但是我当时太忙了顾不上他的评论，我现在也不记得那些评论了。”

“他甚至不得不提醒你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将盖货网挂在侧舷上，对不对？”

“我一直牢牢地固定住盖货网直至最后一刻，我不能让它被海浪卷走了。他提醒我，可是用不着他来提醒。”

“马里克先生，你认为你对舰长的忠诚能达到什么程度？”

“这很难回答。”

“我敢说是很难回答。百分之四十？二十五？零？”

“我认为我是忠诚的军官。”

“1943年12月你是不是违抗舰长的明确的指示准许斯蒂尔威尔72小时的假？”

“是的。”

“你能说那是忠诚的行为吗？”

“不能，那是不忠诚的行为。”

查利无法应付了，他凝视着马里克，“你承认在你担任副舰长的头几天就有一次不忠诚的行为吗？”

“是的。”

“非常有意思，那你为什么要做出不忠诚的行为呢？”

“我没有理由，以后我再也没有干过这种事。”

“但是你承认你是以不忠诚开始你副舰长任期的就像你以不忠诚结束你的副舰长任期一样吗？”

“我不承认是以不忠诚结束我副舰长任期的。”

“你听说过其他军官传开的嘲讽和侮辱你们舰长的言论吗？”

“我听说过。”

“你是怎么处罚他们的？”

“我没有处罚他们，我反复警告他们不要这么做，而且我不允许他们当着我的面讲那些话。”

“但是你没有惩罚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服从行为。你为什么不进行惩罚？”

“在某种情况下你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

查利对马里克所讲的在台风中发生的事情百般挑剔，抓住他在细枝末节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和记忆上的差错。但是这位副舰长却愚钝而冷淡地承认了这些错误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坚持他所讲的那些事情。后来军事检察官把话题转到马利克的经历上，说在高中和大学时他的成绩比平均水平低，并说他没学过精神病治疗或其他科学。

“那么你是从哪里了解关于妄想狂那些夸张的观念的？”

“从书上看来的。”

“什么书？说出书名。”

“关于精神病的医学方面的书籍。”

“那就是你在知识方面的爱好吗——阅读精神病治疗的书？”

“不是，在我开始认为舰长有病之后，我就从各处舰艇的医生处借阅了这些书籍。”

“而你，凭你那点学历——你就以为你能看那些技术性很强的、深奥的科学著作了吗？”

“嗯，我从中多少学到了一些东西。”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一知半解坏大事’？”

“听说过。”

“你满脑子都是你并不懂的术语，而凭这一点你就冒失地根据什么精神病罢免了指挥官。这么讲对吗？”

“我不是因为书上讲了什么而解除他职务的。当时军舰确实遇到了危险——”

“不要说军舰不军舰的，我们在讨论你懂多少精神病治疗的问题，上尉。”查利用了几十个精神病学的术语向他发起攻击，要他给这些术语下定义并加以解释。他把副舰长弄得闷闷不乐，张口结舌的，只能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不知道”。

“当你说到精神病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么讲对吧？”

“我没说过我很懂精神病。”

“然而你以为你懂得足够多了可以采取完全可称之为哗变的行为了，理由就是你懂精神病的诊断法，是吧？”

“我要挽救军舰。”

“你有什么权力剥夺舰长维护舰艇安全的职责——且不说你对精神病的深入了解？”

“嗯，我——”马里克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请你回答问题！要么根据你对奎格精神病的诊断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要么就是严重违反海军的纪律，这是你能干得出来的。这难道不对吗？”

“如果他没病，那就是哗变行为。但是他的确有病。”

“你听见出庭作证的有资格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了吗？”

“听见了。”

“他们的诊断是什么——12月18日那天他是有病呢或是没病？”

“他们说他没病。”

“马里克上尉，你认为你操控舰艇的能力比舰长强吗？”

“在正常情况下舰长能操控舰艇，受到压力时他就变得不稳定了。”

“反过来不可能吗——受到压力时你变得不稳定了，而且无法理解舰长的正确决定？这可能吗？”

“可能，但是——”

“在舰长和副舰长之间，海军当局会认为谁的舰艇操控能力更强呢？”

“舰长更强。”

“好了，上尉，你的所谓‘正当行为’包括两个含意，对吧——第一，舰长有精神疾病；第二，军舰处境危险——对吧？”

“对。”

“医生已经诊断他没有精神病，对吧？”

“那是他们的看法，对——”

“那么法庭一定认为舰长对军舰处境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你的估计是错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马里克说：“是这样，除了——但是别忘了医生也可能是错的。他们当时不在现场。”

“那么你的整个辩护，马里克上尉，可以归结为一点。你在现场仓猝做出的精神病诊断——尽管你承认对精神病治疗很无知——比三位精神科医生经过三周仔细的专门检查后做出的判断更高明。这就是你的辩护，对吧？”

马里克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战战兢兢地说：“我所能讲的是当军舰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都见不着他。”

查利转过身，不加掩饰地向审判员们咧嘴笑开了。他继续问道：“你们舰上第三号军官是谁？”

“基弗上尉。”

“他是好军官吗？”

“是。”

“服役前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作家。”

“你认为他的智力跟你一样好吗？或许更好？”

“也许更好。”

“你把你的医学日志给他看过吗？”

“看过。”

“看完后他相信舰长有精神疾病吗？”

“不相信。”

“遇上台风两周之前，他是不是劝说过你不要解除舰长的职务？”

“是的。”

“然而两周之后——尽管有海军纪律的严格约束——尽管职位仅次于你，而你自己承认其智力胜过于你的一位军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曾经说服你你的诊断是错误的——你仍旧一意孤行夺取了军舰的指挥权，是不是？”

“我接替他是因为遭遇台风时他确实犯病了。”

“难道你不认为现在不顾三位精神科医生的意见，坚持你那无知的诊断是不合逻辑的，是荒唐的自高自大吗？”

马里克愁云满面地回头朝正凝视着桌子的格林沃尔德看去。这位副舰长的前额布满了皱纹，他像一头被惹恼了的公牛，左右摇摆着脑袋，“嗯，也许听起来是那样。我不知道。”

“很好，我说，舰长提出来要你涂改正式记录的那次令人吃惊的谈话有见证人吗？”

“没有，只有我们两人在舰长室里。”

“做了涂改了吗？有没有能支持你的说法的丝毫的有形的证据？”

“舰长知道我们谈过这件事。”

“你要靠正是你在诽谤的这位军官来确认这种对他侮辱性的诽谤吗？”

“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你是不是预料奎格舰长会在证人席上作伪证？”

“我没有预料任何事情。”

“除了有关的一方之外谁也不能证实或否认你所讲的那番话，可不

可能是你想像出来以支持你在精彩地进行辩护时想要表明的，你比精神科医生更了解精神病呢？”

“这件事不是我想像出来的。”

“你仍在想像你对奎格舰长的诊断比医生更高明吗？”

“仅仅——仅仅是遇到台风的那天早上对奎格的判断。”马里克结结巴巴地说，他那棕色的前额冒出了汗珠。

“没有问题了。”查利嘲讽道。

马里克望着他的律师，格林沃尔德微微摇了摇头，说：“不盘问了。”副舰长茫然地走下证人席的平台。格林沃尔德告诉布莱克利最后一名被告方证人奎格舰长将在上午出庭之后，布莱克利便宣布休庭。

36 奎格与格林沃尔德对阵

被告律师援引了马里克历次业绩评定报告的直接影印件作为证据，随后便传唤奎格。这位“凯恩号”的前舰长在证人席上就坐，显得跟第一天一样温文有礼和自信。副舰长对阳光、休闲和新的蓝色制服给奎格带来的变化再次感到十分惊讶，奎格就像招贴画上的海军指挥官那样威风神气。

格林沃尔德不失时机地发起了进攻，“少校，12月19日上午，你在你的房间里和马里克上尉谈过话吗？”

“让我想想。那是台风过去之后那天。是的，谈过。”

“谈话是你要求的吗？”

“是的。”

“谈话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噢，像我讲过的，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不愿意看见他因惊恐引起的错误而毁了他的一生。尤其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抱负就是终生为海军效力。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向他指出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劝他把指挥权交还给我，而且我主动提出向上级报告事情经过时我会尽量宽大处理。”

“他有什么反应？”

“嗯，像你了解的那样，他坚持要走通往这次军事法庭的那条路。”

“你说你为他感到难过。难道你不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你自己的事业吗？”

“嗯，毕竟我当时就知道医生的结论会是现在这样，我并不非常担心。”

“你曾主动提出绝不上报此事件吗？”

“当然没那么提过。我提出的是尽力以最宽容的方式向上级报告这一事件。”

“你能怎么宽容？”

“嗯，我想有些情况是情有可原的，处境艰难时一个低级军官可能仓皇失措。那次营救行动，在我的指导下他执行得很好。我主要是这样设想的，他把指挥权归还给我就表明他认错了。这在当时是可能挽救他的惟一出路。”

“你从未主动提出过不上报这一事件吗？”

“我怎么会这样做呢？这一事件已经在各种日志中记录在案了。”

“这些日志是用铅笔写的呢，还是用打字机打的呢，或是用的其他什么方法？”

“那都没有什么区别。”

“它们是铅笔写的吗，少校？”

“嗯，让我想想。很可能是——操舵手日志和舰上总值日军官粗略的航海日志总是用铅笔写的。我认为文书军士未必能抽出时间来打印好这些航海日志。”

“你曾提出从铅笔写的日志中擦掉这一事件的记录并根本不往上报吗？”

“我没有，铅笔写的日志是不许涂改的。”

“少校，马里克上尉已发誓作证说你提出过这个主意。不仅如此，你还乞求和恳求他，甚至哭着要他同意擦掉那几行铅笔字，作为回报，你答应完全隐瞒这一事件，不往上报。”

“那不是真实的。”奎格平静而愉快地说道。

“话里一点真实成分都没有吗？”

“哼，那是歪曲我刚才对你讲的那些话。我讲的话是完全真实的。”

“你否认提过涂改日志和隐瞒事件的建议吗？”

“我完全否认。那一部分是他编造出来的。又是哭泣又是恳求，这简直荒唐。”

“你是指控他作伪证吗？”

“我没有指控他，现在他受到的指控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以从马里克先生那里听到许多关于我的稀奇古怪的事，就这么回事。”

“显然你们有一个人没有讲出那次谈话的真相，是不是？”

“看起来是这样。”

“你能证明不是你吗？”

“只要将一名海军军官8年清白的历史和一个因哗变行为而受审的人所讲的话一对比就行了。”

“那么在这件事上他讲的话和你的讲话正好相反啦？”

“不幸的是当时在我房间里没有别的人。”

“少校，你是不是曾向乌里提环礁的海军准将建议让马里克带领‘凯恩号’到林加延湾去？”

“我早想到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的，我提了这个建议。”

“按你讲的，尽管你曾看见他在紧急情况下犯过仓皇失措的错误——一种最严重的灾难性的错误后，还提那样的建议吗？”

“嗯，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指挥。准将跟我说海军极需扫雷舰。他要我抛开个人的恩怨。我确实抛开了个人的恩怨。马里克证明了我对他的培养是正确的。如果他因此而被判无罪，而我的后半生海军生涯却带上污点的话，我仍然说当时我做得对。”

“你怎么能肯定他不会再犯仓皇失措的错误，葬送‘凯恩号’全体官兵的性命呢？”

“哦，他没再犯错误，对吧？我冒这个险是审慎的，而他不用冒险。”

“少校，‘凯恩号’在林加延湾遭到了神风突击机的袭击，然而马里克把军舰安全地带回来了。这是会犯仓皇失措错误的人能做到的吗？”

“嗯，我知道那是一次偏斜的袭击，实际上没有击中目标。不管怎么说，就我所知，在危机时刻是基弗在负责指挥。基弗是杰出的军官，全舰最好的。我更多地依靠他而不是马里克。”

“奎格少校，你接受了基思中尉给你的110美元吗？”

“有可能，我现在回想不起我接受过。”

“他作证说你接受了。”

“我接受了吗？在什么时候？”

“在旧金山湾你们丢失了一个板条箱的时候。他承担了责任，赔偿了损失。”

“对，我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一年多以前，12月份左右。他要求对丢失的东西负责，而且坚持赔偿，所以他就赔了。”

“板条箱里什么东西值110美元？”

“私人物品，我回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制服、书籍、航海仪器——日常用的东西。”

“你记得110美元这个数字？”

“大致是那个数，我不能准确地回想起来了。”

“基思为什么要对这一损失负责？”

“噢，他是小艇指挥官，负责卸货。他净下达些愚蠢而又互相矛盾的命令。水兵慌乱了，板条箱掉进海里沉没了。”

“装满衣服的木头板条箱会沉没吗？”

“我想里面还有其他东西。我有些珊瑚礁石纪念品。”

“少校，板条箱里不是完全装的瓶装高度蒸馏酒吗？”

瞬间的——只相当于是一次心跳的时间——停顿之后，奎格回答道：“肯定不是。”

“基思作证说你要他赔偿31瓶蒸馏酒的钱。”

“你会从基思和马里克那里听到关于我的许多奇谈怪论。他们是这儿的两名被告，他们会讲出各种各样的离奇的话来。”

“这个板条箱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是，是舰上木工军士做的。”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他的名字在人事档案里。他离开这艘舰很长时间了。”

“这位木工军士现在在哪儿，少校？”

“我不知道，因为准将要一名木工我就把他调到福纳福提海滩上去了。那是5月份的事。”

“你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吗？”

“不记得了。”

“是不是木工军士奥蒂斯·兰霍恩？”

“兰，兰霍恩。听起来对。”

“少校，眼下就在这儿海湾的珍宝岛上一所损失控制学校里有一名木工军士奥蒂斯·兰霍恩上士。如有必要本律师已做好安排可以传唤他。”

奎格显然无话可说了，他的脑袋耷拉了下来。他迅速地看了查利一眼，“你能肯定是同一个人吗？”

“他的履历表明他曾经在‘凯恩号’上服役21个月。他的履历上还有你的签字，需要传唤他吗，长官？”

查利说：“反对无休止地讯问关于板条箱的与本案毫不相干的问题，并要求将其从记录中删掉。”

格林沃尔德说：“我们正在证实证言的可靠性。我向法庭提出，这件事与本案密切相关。”

查利的反对被否决了。这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奎格回答说：“嗯，问题是兰霍恩钉的是哪个板条箱。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有两个板条箱。”

“哦？”格林沃尔德停顿了一段时间，“好吧！这是基思没有提到的新问题。兰霍恩做了两个板条箱吗，长官？”

“嗯，我记不清我是当时有两个板条箱呢还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两个板条箱。这些都是芝麻大的小事而且发生在很早以前，其间我有一年在战斗护航，又遇上台风，接着便是医院这一大堆事，我记不太清楚了。现在我想起来是在不同的时候有两个板条箱。”

“另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不记得了。就我知道的甚至可能是在以前的和平时期。”

“在旧金山湾两个板条箱都丢失了吗？”

“我刚才讲了，我对这一切都不清楚，我不记得了。”

“少校，审判中的许多事情涉及到你自己和其他军官之间的诚信问题。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要求休庭5分钟以便你好好想一想，把板条箱的事情梳理清楚。”

“没有必要，只要让我想一想就行了。”在一片沉寂中可以听见布莱克利用手掌按着铅笔在长条凳上滚动时发出轻微的格格声。奎格坐着，两眼凝视眉头的上方。“好了，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了，刚才我说错了。我想是在38年或39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在圣迭戈港丢失了一个板条箱，这个箱子装的是衣服。而基思丢失的那个箱子里确实装的是酒。”

“31瓶吗？”

“上下差不离吧。”

“你怎么弄到这31瓶——”

查利说：“请法庭注意，《法庭与审判团》要求证词必须是简明的、实质性的并与案情密切相关的。我提出反对使审判过程不时中断也不起作用的问题。我对被告律师在不相关的事情上大做文章以混淆主要问题的整个策略深感疑虑。”

布莱克利说：“本庭了解对证词的各项要求，感谢军事检察官强调指出这些要求。被告辩护继续进行。”

“少校，在战争期间你是如何弄到这31瓶威士忌的？”格林沃尔德问道。

“在珍珠港的军官俱乐部按全舰军官的配额一次购买的。”

“你用军舰将这些酒从珍珠港运到了美国本土吗？你知道法规——”

奎格插嘴道：“我知道有关规定，板条箱在起运前是密封了的，烈性酒在美国本土是买不到的，而在珍珠港可以买到。我连续三年执行作战任务。作为‘凯恩号’的舰长，我给自己留了这点余地，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而且我相信，正如大家讲的，高级军官享有特权。我没有向法庭隐瞒此事的意图，我也并不为此感到羞愧。我只是在脑子里把两个板条箱搞混了。”

“少校，基思作证说是你向小艇上的水兵下的所有的命令并把板条箱弄丢的。”

“那是谎话。”

“他还说他在赔偿损失之前你拒绝在他的请假条上签字。”

“那也是谎话。”

“这好像又是诚信的问题了，长官——这一次是你的话和他的话不一样了，对吧？”

“你从基思那儿听到的关于我的话全都是谎言。他对我有一种疯狂的仇恨。”

“你知道为什么吗，长官？”

“我说不清，多半是他怨恨我伤害了他的老朋友，那个水兵斯蒂尔威尔，其实他说的伤害是他自己想像出来的，这两个人的感情特别深。”

“什么感情，长官？”

“嗯，我好像觉得只要基思认为我在斜视斯蒂尔威尔他便又是尖声喊叫又是大发牢骚，就像我作弄了他的老婆什么的。我不知道如何以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两个人那么快地纠结起来支持马里克解除我的职务，他们肯定相互之间十分亲密而且有一种默契。”

“少校，你是不是说基思中尉和水兵斯蒂尔威尔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没有说什么呀，”奎格狡猾地咧嘴笑着说，“我在讲述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的明显的事实罢了。”

格林沃尔德转过身看着布莱克利，“法庭要警告证人这样含沙射影地指控他人的严重性吗？”

“我没有含沙射影地说任何事，长官！”奎格带着鼻音说，“我没听说过这两个人之间有任何不体面的事，我否认含沙射影地指任何事情。我说的是基思总是站在斯蒂尔威尔一边，这是世界上最容易证实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说的或所指的，我对歪曲我的话表示愤慨。”

布莱克利满脸不高兴地紧皱着眉头问格林沃尔德：“你还要继续这个话题吗？”

“不用了，长官。”

“很好，往下问吧。”

“奎格少校，‘凯恩号’在珍珠港拖靶期间，你是不是驾着舰艇从你自己拖缆上方驶过并且把拖缆弄断了？”

“反对！”查利又站了起来。布莱克利毫不掩饰地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后便命令休庭，并示意两位律师留在后面。

查利的脸皮成了铅灰色，“我请求法庭原谅，我必须提出反对，拖缆这件事是最后一根要命的稻草了。被告律师的策略凌辱了诉讼程序的尊严。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这次审判变成了对奎格少校的军法审判。他没有拿出跟案情有关的任何证据。他不为别的，只是竭力诽谤和诋毁奎格。”

格林沃尔德说：“长官，军事检察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以为有了三位精神病科医生的检查报告所以他接手的是一个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也许他要被告转而供认有罪。但是我要说应该由法庭而不是由一直留在海岸上的医生，不管他们多么高明，来判断在台风期间‘凯恩号’的

舰长是否在精神上完全正常能保持镇定并履行职责。这是问题的直接争论所在。我没有别的办法来进行辩护，我只能回顾证人在遇到台风之前的各种紧急情况下履行职责的表现。”

“律师暂时离开。”布莱克利宣布道。

“我必须郑重申明，”军事检察官说，“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反对被否决，而复查当局又不同意法庭的裁决，那将使整个诉讼程序无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产生审判不公的后果。”

“很好，休庭。”

等候了15分钟，当各方返回审判室时布莱克利和其他审判员神情十分严厉。“反对无效，证人必须回答问题。”查利惊得目瞪口呆，慢慢地坐了下来。速记员念了记录中关于拖缆的问题。

奎格立即回答道：“嗯，那我就讲那次我遭到诽谤的经过。我看见一些防空炮弹在右舷附近爆炸。我十分担心我这艘舰可能在敌方的炮火射程之内，我们当时正处在枪炮射击区域内。我观察着炮弹的爆炸，就是这同一个水兵斯蒂尔威尔——非常爱幻想而且不可靠的家伙——在操舵。他没有提醒我们正在转360度。最后我看出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便立刻反转航向，我记得很清楚，我避开了拖缆没有从它上方通过。然而转弯时拖缆断裂了，顿时传出许多恶毒的流言，主要是斯蒂尔威尔和基思散布的，说是我把拖缆砍断的。在我写给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的报告中，我把这一不幸事故归咎于拖缆有缺陷。他知道这一恶毒的流言，他也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他仍然接受了我的报告。我的报告已经存档。所以我说有人认为这一恶毒的流言确有其事，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太平洋服务分遣舰队司令对此事的判断更为可靠。”

格林沃尔德点点头，“你说防空炮弹的爆炸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还有别的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了吗？”

“那个我想不起来了。”

“当你那艘军舰转过360度的时候你是不是由于一个名叫额尔班的信号兵露出了衬衣下摆正在没完没了地训斥他？”

“这是谁讲的——又是基思？”

“少校，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这当然是恶毒的谎言。”

“当时额尔班在舰桥上吗？”

“在。”

“他的衬衣下摆露出来了吗？”

“露出来了，而且我训斥了他。我训斥了他两秒钟。我没有在那些事情上耗费时间的习惯。那时防空炮弹在爆炸，就是这些爆炸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你提醒舰上总值日军官或副舰长注意这些防空炮弹的爆炸了吗？”

“我可能提醒他们了，我不记得了。我不会一出事就哭着跑去找总值日军官，我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既然衬衣下摆的事已经提出来了——整个事情是非常典型的基思的歪曲——我要说作为主管军纪的军官基思理应负责执行军容风纪的条例，而他对这项工作却敷衍塞责。于是我向基思施加压力要他关注衬衣下摆外露的事，而他老是逃避责任。据我所知这便是他恨我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他散布流言蜚语说我砍断了拖缆的原因。”

“少校，基思中尉作证时没有提到这一点。你能说出一名能作证说他目睹了防空炮弹爆炸的军官的姓名吗？”

“也许他们都看见了，另外还有可能他们谁也没看见。那是15个月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进行战争，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很多，没有把珍珠港外面几枚防空炮弹爆炸的事放在心上。”

“向夸贾林环礁发起进攻的第一天早上你在雅各布岛外面的海面上扔过黄色染料标识吗？”

“我可能扔过，我想不起来了。”

“你下的命令中包括扔标识吗？”

“我不记得了。从那以后还发起了几次进攻。”

“你还记得在进攻时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

“记得，引导一队攻击艇到达向雅各布岛发起进攻的出发线。”

“你完成那项任务了吗？”

“完成了。”

“你为什么扔染料标识？”

“我不能肯定我扔过标识。”

“少校，那天早上‘凯恩号’的各项命令是有记录可查的。而记录中没有提到扔染料标识的事，法庭听到多次证词都说你扔过标识。你否认这一证词吗？”

“嗯，这样说来好像我可能扔了标识以便清楚地标出出发线，这事在我脑子里是模模糊糊的。”

“出发线离海滩有多远？”

“据我的回忆，1000码。”

“你离攻击艇很近，引导它们进入作战区了吗？”

“噢，我不能让舰艏两侧的波浪把它们打翻了，我自然在前面一些。”

“在前面多远？”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年以前——”

“50码？20000码？”

“嗯，我不知道。几百码吧，也许。”

“少校，你在攻击艇前面一海里行驶，投放标识后高速返回，留下攻击艇自行尽其所能地去寻找出发线，对吗？”

查利跳起来，“这个问题是侮辱性的，是可耻的诱导。”

“由于少校的记忆力不好，我愿意收回这个问题，”格林沃尔德疲倦地说道，“那就继续讲一讲更近的一些事情吧。”

“本庭要讯问证人。”布莱克利说。格林沃尔德退到自己的桌子跟前，观察着审判长的脸色。“奎格少校，”布莱克利说，“鉴于证词思路涉及到的问题，我敦促你认真地回想回想给出正确的答案。”

“我肯定是在努力那样做，长官，但是正如我讲过的这些都是小事，而自从夸贾林战役以来我已经经历了多次战斗以及台风，眼下又是这一大堆事——”

“我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有必要本庭可以要求休庭数日以便从那些攻击艇的官兵那儿获得他们的作证书。如果你能好好想想就一些事实的要点做出明确的回答，那将有利于公正司法。首先，你能回想起来你下的命令中是否包含投放染料标识的指示呢？”

“嗯，根据我的竭力回忆它们不包含。这可以和记录查对。但是我相信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不包含，现在记得也是这样。”

“很好，请你再解释一下你投放标识的原因好吗？”

“嗯，我想是为了清楚地标出出发线。”

“当你掉头离开海滩时那些小艇都在出发线上了吗？”

“是的，跟我估算的那么近。这一切只是正切方位及雷达量程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带到了尽可能靠近出发线的位置。”

“那样的话，少校，如果它们已经在出发线上了，染料标识还起什么作用呢？”

奎格迟疑了，“嗯，你可以说它是个安全因素。只是另外一个附加的标识。也许我错在过分谨慎，要确保他们了解各自所处的位置，但是还是那个道理，我始终相信为安全着想是不会犯错误的。”

“从你和这些攻击艇会合集结的那一刻，少校，到你投放标识的那一刻，你和攻击艇之间的最大间距是多少？”

“噢，水上的距离，尤其是那些低矮的攻击艇，是很难测准的。”

“你和它们保持在喊话的距离内吗？”布莱克利稍带辛辣而不耐烦的口气问道。

“喊话的距离？不是，我们是用旗语通话的。如果我保持在喊话距离

内，我这艘舰掀起的浪会把它们打翻的。”

布莱克利指着长条凳最左边的红头发军官说：“墨菲上尉对审判员们说他曾在三次进攻中在类似的情况下是一条攻击艇上的军官。他说一般的做法是保持喊话的距离，间距从未超过100或150码。”

奎格垂头弯腰地坐到座位上，两眼从眉头底下看着这位上尉，“嗯，那可能。那天有风，船头两侧掀起了很高的浪花。用信号发信息比对着喇叭筒叫喊更简便些。”

“是你指挥驾驶的吗？”

奎格停顿了一阵，“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马里克指挥驾驶的，我现在想起了我必须警告他因为他把间距拉得太大了。”

“多大？”

“我说不准，但是有时肯定间距太大，于是我把他叫到一边警告他不要离这些小艇太远。”

“为什么副舰长在指挥驾驶？”

“嗯，他是领航员，而且也是为了即时和准确地进行指挥而不是来回重复一连串的指令——现在指挥权都回到我手里了。我想起来了我投放标识是因为马里克把间距拉得太大了，我要那些攻击艇肯定而确切地知道出发线在什么地方。”

“当你看见间距拉大的时候你叫他减速了吗？”

“嗯，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可能观察着海滩有几秒钟，随后我就看见我们往外跑了。所以我就投放了标识，以便弥补马里克逃离攻击艇后未尽的职责。”

“这就是你确凿有据的回忆吗，少校？”布莱克利的脸色十分严厉。

“这些都是事实，长官。”

布莱克利对格林沃尔德说：“你可以继续盘问。”

这位律师斜靠在桌子上立即问道：“奎格少校，发动进攻时你是不是老呆在舰桥上远离海滩的一侧？”

奎格恼羞成怒地说：“这是侮辱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我必须随时在舰桥的各个侧面，不停地从一侧跑到另一侧，因为在紧急战备状态时马里克是领航员而基思是我的总值日军官，而他们两人总是匆匆地躲到舰桥的安全一侧，于是我得身兼三职既是舰长又是领航员和总值日军官，这就是我必须不断地从舰桥的一侧跑到另一侧的原因，不管他们在法庭上怎么编造我的谎言，这才是真实情况。”

格林沃尔德张着嘴发呆，脸上毫无表情，两眼直盯着坐在椅子上挪动身子的审判员们。“少校，”奎格刚一平静下来格林沃尔德便问道，“你还记得进攻塞班岛时美国军舰‘斯坦菲尔德号’遭到海岸炮台袭击时的那件事吗？”

“我绝对肯定记得。”这位前舰长喘着粗气怒视着格林沃尔德，“我不知道他们在法庭上就那件小事说了多少谎言，但是我也将很高兴把这件事的记录改正过来。正是我们现在谈论的同一位基思先生又是喊又是叫地在舰桥上到处乱跑，进行了一场存心引人注意的表演要我向海岸炮台开火，而当时‘斯坦菲尔德号’正好挡住了我的射击线路，开炮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驶回到巡逻战位，因为那才是我们指定的任务，进行巡逻，而不是以炮火封锁海岸炮台，而那架飞机已沉入海底没留下任何痕迹，至于‘斯坦菲尔德号’它完全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凯恩号’的旋转圈有多大，长官？”

“1000码，但是——”

“长官，在转1000码的圈时难道‘斯坦菲尔德号’不会移出你们的射击线路使你们能清清楚楚地向海岸炮台开火吗？”

“就我所知‘斯坦菲尔德号’和我的航向是平行的，我看不清开火的线路，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本庭要讯问证人。”布莱克利说。

查利站了起来，“长官，这样的折磨把证人搞得狂躁不安了，这是显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要求休庭给他喘气的时间——”

“我一点儿也没狂躁不安，”奎格大声叫嚷道，“我很高兴在这儿回答任何和一切问题，而实际上我要求给我一个机会把以前的证词中诽谤的不实之词的记录改正过来。我在‘凯恩号’上的15个月中没犯过一个错误而且我能证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的履历是清白的而且我不想让那些不忠诚的军官用一大堆谎言和被歪曲的事实把它玷污了。”

“少校，你愿意休庭一次吗？”布莱克利问。

“肯定不愿意，长官。如果由我决定的话，我要求不要休庭。”

“很好，在这次事件中‘斯坦菲尔德号’被击中了吗？”

“没有被击中，长官。”

“它遭到交叉射击了吗？”

“是的，它受到了交叉射击，长官。”

“你想不出办法给它火力支援吗？你努力这样做过吗？”

“正如我说过的，长官，它挡住了我的射击路线而我对形势的估计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任务是回到反潜战位而不是绕来绕去地向海滩猛烈开火进行存心引人注意的表演，这便是我的指挥决策而且我要坚持这一决策，因为它符合现有的每一种学说，长官。这是个任务的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巡逻。”

“少校，当敌人向你自已或你的友邻部队开火时，你不认为向敌人还击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吗？”

“当然是，长官，如果射击路线清晰的话。然而，‘斯坦菲尔德号’挡住了我的射击路线。”

布莱克利扫视了两边的审判员们一眼，他的眉毛皱了起来，然后向格林沃尔德微微点了一下头。这位律师问道：“少校，12月18日早上，你被解职的那一刻‘凯恩号’是处在最危险的关头吗？”

“当然不是！”

“那一刻它面临极大的危险吗？”

“肯定没有，那艘军舰完全在我控制之下。”

“在10点的时候——也就是你被解职后大约15分钟——当马里克已经向北行驶时你对其他军官讲你也原打算向北行驶吗？”

奎格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掏出了两个闪闪发亮的钢球。“是的，我确实讲过，那原本就是我的想法。”

“少校，如果这艘舰没有遇到危险，你为什么要离开舰队的航向呢？”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奎格说道：“噢，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在证词中反复讲过我的原则是安全第一。虽然我说这艘军舰没有遇到危险但台风到底是台风而且我正决定顶着风浪驶出去。我本来可能在10点钟按决定做的而后来又可能没那么做。我仍然在衡量所有的因素但是像我讲的我控制着军舰而且甚至在马里克接替之后我也保证军舰继续处于控制之中。我从未放弃我的职责。”

“那么马里克决定向北行驶不是惊慌失措的荒唐的错误了？”

“他犯的惊慌失措的错误是解除我的职务。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让他再犯严重的错误啦。我并不想以‘凯恩号’上所有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证明我是正确的。”

“奎格少校，你看过马里克上尉的医学日志吗？”

“我看过那本有趣的文件，是的，长官，我看过。它是我见过的由谎言、被歪曲的事实以及半真半假的话组成的最庞杂的大杂烩，而我极为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要把我这方面要讲的话全写入这部记录中去。”

“长官，那就请你提出你的说法，或确凿有据地评论一下日志中讲到的那些事情。”

“嗯，好吧，先从草莓那件讨厌的事讲起，事实的真相是我被我的副舰长和这位尊贵的绅士基思先生出卖、抛弃和欺骗了，而且他们两人一起把我的军官食堂搞糟了，结果弄得我得罪了全舰上下所有的人，也得不到任何军官的支持——这样一来，就拿草莓这件事来说吧——啊，如果这还不算企图使罪犯免受正义惩罚的十足的阴谋的话——马里克精心地隐瞒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就是我采用排除法确定无疑地证实了有人弄到了冰柜的钥匙。 he说是炊事员吃了这些草莓但是我要是不嫌麻烦的话我

可以用几何学的方法向法庭证明他们不可能吃了草莓。又要谈到用水的事情了，当时水兵们每天要洗七次澡而我们的蒸发器肯定有一半的时间出故障，于是我反复教育他们要执行节约用水这一最简单的原则，可是他们不听，关心水兵的英雄马里克先生要继续纵容他们而且——或者就拿咖啡的事——不，嗯，还是先说草莓的事——一切都取决于彻底搜查那把钥匙而马里克跟往常一样在基思先生的帮助下却逃避责任，回避这件事。只是装模作样地采取了许多毫无结果的行动，而且——比如把不断地烧毁国家财产咖啡壶的事当作笑料，这是自马里克以下每个人的态度，没有责任感。尽管我反复强调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有这些事情都将必须有个交待。这是一场持久战，总是同一件事情，马里克和基思破坏我的威信，老是跟我争论，虽然我个人是喜欢基思的而且不停地努力培养他，结果我的后背却被捅了一刀——我想我把草莓的事情都讲完了。而且——啊，对了，斯蒂尔威尔的军事法庭。那是件丢脸的事，相当有代表性——”

奎格少校接着回顾了军事法庭的事，他说这事也是基思和马里克要搞臭他的阴谋。然后他谈到洗衣房的问题、食堂结算账目的混乱以及后勤的存货清单，并以这种方式继续讲到一个又一个的话题，发泄他对军官们，主要是马里克和基思的不满。他越往下说叙述就越不清楚，他更加频繁地突然弄错时间和地点，使人更难听懂。他不停地讲呀讲，手里转动着钢球，由于他在辩解中连续得了这么多分他得意得满脸通红。格林沃尔德信步走到他的桌子跟前，靠着桌子，恭恭敬敬地听着，审判员们凝视着证人，查利低头垂肩地坐着，咬着手指甲。奎格讲出的句子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不着边际。布莱克利开始看钟。

奎格就这样不停地讲了八九分钟，最后说道：“噢，自然，我只能根据回忆大致讲讲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漏掉了什么你们尽管向我提出具体的问题，我将一个一个地解答它们，但是我相信我已经讲了主要问题。”

“这是非常彻底而全面的回答，谢谢你。”格林沃尔德说。他从桌子上的文件夹里抽出了两份有光泽的黑色影印件。“少校，我给你看看你为马里克写的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业绩评定报告的影印件。你认得出它们吗？”

奎格接过影印件，看了一眼，气冲冲地说：“对，是我写的。”

“请你向法庭念一念你在1944年1月对马里克的评语。”

“我已经说了，”奎格说，“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慢慢就凉下去了——”

“我们有份证词，少校。请你念念评语。”

奎格用沙哑的声音念了一段高度赞扬马里克的评语。

“谢谢你，少校。那是1月份。现在到了7月份，6个月之后，‘凯恩号’已经经历过夸贾林和塞班岛的战事了吗？”

“经历过了。”

“下列事件已经发生了吗：缺水事件、咖啡调查案、斯蒂尔威尔的军事法庭以及禁放电影等等？”

奎格迟疑了，“嗯，在那之前，已经发生了，我想。”

“请你念念你7月1日对马里克上尉的评语。”奎格睁大眼睛看着复印件很长时间，弓着背，含含糊糊地念道：“自上次业绩评定报告以来该军官履行职责不断改进。他一贯忠诚、坚定不移、一丝不苟、勇敢无畏、讲求效率。我们认为目前他完全有能力指挥一艘1200吨的扫雷舰。他热爱专业，为人正直，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军官，堪称海军后备队和正规军其他军官的楷模，怎么赞扬他都不过分。我们建议把他转到正规海军部队。”

“谢谢你，少校。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回自己的桌子，坐了下来。证人以恳求的目光望着军事检察官。查利像患了风湿病的老人缓慢地站起来，他走到证人席前面，似乎正要讲话。然后他转身向着布莱克利，“不盘问了。”

“你可以退席了，少校。”布莱克利说。奎格弯着背，低着头，手里滚动着钢球，步履匆匆地走出了法庭——马里克曾上千次看见他以同样的姿态从驾驶室穿过。

格林沃尔德说：“被告已辩护完毕。”

“休庭至下午1点。”布莱克利说。

37 裁决

当查利站起来首次陈述论据的时候，他脸上的神情就像一名乘着舰艇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水兵。

“如果法庭许可，我想说明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论述被告方提出的案情。我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它根本不是案情。它与本案的指控或说明都没有关系。它与被告人，或正在接受最高军事法庭审判的行为更毫无关系。

“被告律师在这次审判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少校，你听说过“老耶洛斯坦”这个称呼吗？’我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我现在仍然反对被告律师在法庭面前所采用的整个战略和策略。他的惟一的意图就是把诉讼程序倒转过来，结果被告就变成了奎格少校而不是马里克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他尽其所能地逼迫其他证人说出恶毒诽谤和中伤少校的许多话，而且迫使奎格在一时冲动、毫无准备、没有律师咨询、没有得到海军法律给予原告的正当的特权和保护的情况下当庭为自己进行辩护。

“即便如此，可是被告律师这样大肆诽谤、侮辱、刁钻地提问以及诬蔑证明了什么呢？让我们假设他企图证明奎格少校的一切过错都是真实的——我从未承认这一点——即使如此，他所证明的，我要说，除了奎格不是好军官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他除了试图提出少校在‘凯恩号’上的任期内判断力差、管理不好、把事情搞得很不愉快、乱七八糟之外，还能提出什么呢？这就给予马里克上尉权力可以草率地解除舰长的职务吗？我们的法庭能支持这样的先例，一名似乎犯了错误的舰长可以被下级随意解职？以及在发生此事之后舰长惟一求助的办法就是站在最高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向一名怀有敌意的站在他的违抗命令的下属一边的律师——解答那些琐碎的牢骚问题并证明他的指挥决策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先例只会给哗变提供便利。它会彻底破坏指挥系统。

“这次审判的惟一重要问题是奎格少校是否精神失常——是精神失常，而不是错误或恶行或较差的判断力。184、185、186条只讲到舰长在完全、彻底和明显疯狂的情况下才能就地免职。被告方没有尽力去证实这一点，道理很简单，不存在疯狂的问题。不管奎格舰长犯过什么错误，他的精神状态过去是正常的，现在仍然是正常的，这一点我们大家和被告律师都知道。

“在这个法庭的军官中有哪一位和从未有过判断失误的舰长一起航行过？有哪一位已在海军服役几年以上的军官从未在具有明显的性格和性情乖僻的舰长手下干过？指挥海军舰艇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压力。舰长是极度受尊崇的人——在理论上。有些舰长离这一理想标准远一些，有些离得近一些。但是海军的用人原则是严格的。所以一旦发生争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指挥官要专横一些。他是受过战火考验的人，不管他有什么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他是能够指挥战舰的帅才。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需引用有案可查的一个事实，本案是30年来援引那些条款抨击一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舰长的第一案。而且即使在本案中精神病科医生的科学检查结果也强有力地一致地支持海军指挥人员的任命体系。医生们都说海军将‘凯恩号’交给奎格少校是完全了解情况的。

“被告律师利用法庭给予他的回旋余地和盘托出了‘凯恩号’舰长犯过的或某些下属认为他犯过的每一次错误以及判断上的每一次偏差。法庭知道所有这些指责都是抱怨舰长对下级太严格和过分讲究细节——仅仅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诋毁海军的这位军官在炮火下是个胆小鬼，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要让法庭来判定一个胆小鬼是否能升任战舰指挥官，且在经历了15个月的战争之后一直未被上级察觉。我相信法庭一定能分清判断失误与怯懦之间的区别。我让法庭来驳斥对海军的这种诬蔑。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奎格少校被授予了一艘老式的、破烂的、年久失修的军舰的指挥权，他带领这艘军舰经历了15个月的战火而完好无损，并且完成了大量任务，令上级十分满意。从未见过上级责怪他的记录——却只受到下级的抱怨。他是在军官们敌视他对他不忠诚的情况下获得这些令人满意的战果的。他是在内心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战绩的，医生已经对这种内心的紧张作了说明——而被告律师却抓住它不放，徒劳地将其夸大为其精神失常。奎格少校不顾自己情绪上的障碍和全体军官的不忠诚而取得的成绩表明他在自己的履历中留下的记录不是坏的，而是良好的、令人钦佩的。他是忠诚的、勤奋的、极其小心谨慎的军官，可是他被迫经受一场不公正的痛苦的磨难。

“被告显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被告律师没有传精神病医生到庭来反驳医疗小组的检查结果。他未传医生到庭是因为他找不到这样的医生。诽谤的乌云一旦散开，事实仍然和开始时一样。美国海军舰艇的一名指挥官被随意地非法地剥夺了指挥权。所谓184、185、186条授予的权力已被医疗小组驳倒。被告方没有提出无论是精神疾病或其他方面的正当理由。专家的证词已经证明从遭遇台风直至奎格舰长被解职那一刻他操控舰艇的决策不仅是明智的、稳妥的而且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提出的最佳决策。

“事实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在他的辩护中没有一件可以减轻其罪行的事实得到证实。我确信法庭绝不会让被告律师支配其情绪的玩世不恭的、侮辱性的企图得逞。法庭定会查明案情并说明已为事实所证实。”

查利和格林沃尔德两人举止的差异再分明不过了。军事检察官慷慨激昂地陈述完毕之后这位飞行员却显得温和、歉疚、犹豫。他的目光不断地在布莱克利和查利之间来回移动。他首先提到他是应军事法官的要求很不情愿地出庭为马里克辩护的。“我不愿意，”他说，“是因为我了解为被告辩护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法庭上揭示美国海军一名军官精神上的机能不全。这是我有生以来不得不完成的最不愉快的任务。我要说明一点，被告方现在不认为也从来认为奎格舰长是懦夫。被告方的整个论点基于完全相反的设想：已升任美国海军舰艇指挥官的人绝不可能是懦

夫。因此如果他在炮火下行为可疑，必然另有原因。”

格林沃尔德继续以同样平静、胆怯的口气回顾了所有有损于奎格的证据，着重强调了似乎给布莱克利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证言，他强调说两位精神病科医生或以这一种措词或另一种措词都承认奎格有病。他一再重复地说应由熟悉航海生活的审判员断定是否奎格的病情已严重到使其丧失能力的程度。他简略地、歉疚地指出了奎格在法庭上的表现——回答问题模棱两可、语无伦次、改变话题、说话没完没了——作为他患了精神疾病的进一步的对他不利的证据。他很少提到马里克，说的多是奎格、奎格、奎格。

法庭辩论了1小时10分钟，最后宣告马里克无罪。

马里克和格林沃尔德在军事法庭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被一小群兴高采烈的人围住了，副舰长的母亲搂住他又哭又笑。她是个矮胖的女人，戴一顶绿色的帽子，圆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样子就像她儿子的被弄皱的照片一样。笨拙、沉默、衣衫破烂的父亲站在母亲的身边，拍着她的肩膀。“凯恩号”的全体军官都在那儿。威利·基思欢呼雀跃着，拍打着每个人的后背。一片嘈杂的祝贺声和欢笑声，大家推推搡搡争着和格林沃尔德握手。“好了，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基弗高声喊叫道，“听我说，我们要庆祝一番！”

“对！对！要庆祝！我们庆祝去！我们要喝它个一醉方休！喝它个烂醉如泥！喝它个不醒人事！”——一片粗俗的齐声呼喊。

“别嚷了，听我讲好吗？一切都安排好了，在费尔蒙特共进晚餐。我已经订了个雅座，我请客。我有钱啦！”基弗喊叫道。“今天是双喜临门！今天早上我收到了邮寄来的小说出版合同和一千美元的支票！都是查普曼出版社支付的！”

远离大楼一个街区的其他水兵们都惊奇地转过身看着这一小群在炙热的阳光下又嚷又跳的狂热的军官。“我要喝它个一醉不起。”哈丁叫喊道。“我要到酒精中毒的病房里醒来。我喜欢这样。”佐根森欣喜过度地抱住一颗桉树的树干吻起来，他的眼镜掉在地上摔碎了，他眯着眼睛看着四周，咯咯地狂笑不止。“只上香槟酒，”小说家吼叫道，“用香槟为第五次获得自由干杯。为摆脱‘老耶洛斯坦’而获得自由！”

马里克困惑地眨着眼睛，“邀请格林沃尔德了，对吗？”

“岂止邀请！他是我们的贵宾呀，”基弗声嘶力竭地叫道，“一位正直的法官！一位来开庭审案的正直的法官！还有你的妈妈和爸爸！快给你的兄弟打电报！叫他们飞过来！你要叫谁就叫谁来！”

格林沃尔德说：“你们诸位痛痛快快热闹热闹吧。我就不去了——”

母亲抽泣着说：“史蒂夫，你是好孩子。你从来没做过错事——”

“热闹个鬼呀，”马里克对格林沃尔德说，挣脱开了母亲的搂抱。“你要是不去我也不去，这事就拉倒。”

“朋友，别把这事弄黄了，”基弗说，伸出一只胳膊搭在格林沃尔德

的肩上，“没有这一次庭审的英雄到场聚会还有什么劲？”

“你才是英雄——一千美元——”律师说道，摆脱了基弗搭在他肩上的手。

基弗大声说：“我会派豪华高级小轿车和司机去接你——”

“那倒不必啦。费尔蒙特大酒楼吗？好，我一定去。”格林沃尔德转过身沿着石阶往上走。

“巴尼，你去哪儿？”马里克焦急地问道。

“我得去找查利消除一些小小的隔阂。你先去吧，史蒂夫，晚上见。”

基弗在他背后高声叫道：“给查利一条擦眼泪的毛巾，代‘凯恩号’向他致意！”军官们爆发出一阵欢闹的笑声。

餐桌上最醒目的装饰是一个形状像书本的洒有绿色糖霜的大蛋糕。蛋糕上用粘稠的黄色糖浆写着如下的花体字：

民众，民众

长篇小说

托马斯·基弗著

蛋糕的四周摆着一圈蕨叶和玫瑰，餐桌上摆满了鲜花、蜡烛、银质餐具和香槟酒瓶。开酒瓶时崩裂出的金铝箔碎片散落在白色的桌布上。已经7点了，餐桌一端上席的椅子仍空着，还没有正式上菜，军官们已经尽情地喝得有些醉意了。老马里克先生和太太对周围的人在闹饮中讲的笑话显出不自在的微笑，每当他们的儿子放声大笑时他们也跟着笑出声来。副舰长坐在格林沃尔德的空椅子的右边，他的父母又坐在他的旁边。他们的对面并肩坐着基弗和基思，他们连珠炮似的大声讲着“老耶洛斯坦”的笑话给聚会平添许多乐趣，这成了讲不完的话题。坐在餐桌另一端的佐根森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笑得眼泪从他那眯着的充血的两眼直往下流。自军舰返航后已到舰上报到的以前从未见过奎格的几名新来的军官睁大眼睛好奇地听着这些笑话，尴尬地笑着，喝了大量的基弗的香槟酒。

威利非常开心，虽然他怀疑基弗在军事法庭上的表现不够君子，但他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证人是不许互相听对方出庭作证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马里克没有说过一句基弗的坏话。在副舰长奇迹般被宣告无罪，威利也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之后，一切疑虑和担忧都统统忘掉了。他喝的小说家的香槟跟大家一样多，也许只比哈丁稍逊色一点。他的这位以前同住一斗室的老室友已进入酒精的极乐世界。哈丁不时地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见人就拥抱，基弗啦，马里克啦，佩因特啦不管是谁。他吻了一下威利，语无伦次地说：“他把帽子给我让我往里面呕吐。天底下高尚的人，威利·基思——”

基弗说：“天亮之前他很可能还会呕吐的。”于是威利赶紧抓起一个盛芹菜的银碗递到哈丁嘴巴的下面，哈丁也装出要呕吐的样子，这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两位老人困惑不解。聚会在这种愉快的情绪中进行着，后来基弗跳起来大声宣布道：“他来了！大家斟满酒杯！为战无不胜的英雄干杯！为伟大的格林沃尔德干杯！”

这位律师的蓝色制服皱巴巴、松垮垮的，步履也不稳，但桌旁的人谁也没有注意，他走到桌子的一端傻乎乎地站着，一只手搭在空椅子上，微张着嘴看了看四周。“聚会时间不短了吧，哎？”他说，同时酒往十几个杯子里倒着，所有的军官大声向他问候。基弗用刀子敲着杯子叮当作响。

“好了，安静点，你们这些喝醉了的哗变者——我提议，”他高高地举起酒杯，“为巴尼·格林沃尔德上尉——有两道军衔条纹的西塞罗⁽¹⁾——长有天使翅膀的达罗⁽²⁾——使军事检察官感到恐惧的人——被压迫者和被蹂躏者的救星——用他那令人敬畏的舌头屠杀了最可怕的毒龙‘老耶洛斯坦’的雄辩家圣乔治⁽³⁾干杯！”

他们一齐欢呼，他们一齐喝酒，他们以不协调的吼叫声唱起了《因为他是快乐的好人》。律师站着，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嘴巴傻乎乎地抽动着，不时地露出牙齿笑一笑。“讲讲话，讲讲话！”基弗说，拍着手坐到了椅子上，大家也跟着呼喊和鼓掌。

“不讲了，不讲了。”格林沃尔德含糊地说道，但是片刻之间只剩他独自一人站着，桌旁所有人的脸都转向了他。大家都安静下来盼着他讲话。“我比你们谁都醉得厉害，”他说，“我刚才在外面和军事检察官一起喝酒了——想让他收回他骂我的那些难听的话——最后在喝第九杯威士忌——也许第十杯时——才让他跟我握了握手——”

“那太好了，”马里克说，“查利是个正派人——”

“讲话必须既大声又要快，史蒂夫——你知道吗，我在法庭上玩了一场相当肮脏的游戏——可怜的杰克，他的辩论非常出色——民众，民众，哦？”他眯着眼朦胧地看着蛋糕。“嗯，我想我应为此回敬这位著名作家一杯酒。”他胡乱地摸过一瓶酒笨手笨脚地往杯子里倒，溅洒得两手都是酒。“当然书名似有圣经的意味，对于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再合适不过了。我想你一定对美国的海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吧！”

“我想无论如何公共关系是无法阻止其出版的。”小说家露出牙齿笑着说。

“很好，应该有人揭露那些顽固守旧的愚蠢透顶的普鲁士人。”格林沃尔德身子摇晃着，一把抓住了椅子。“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喝得可不少——不过我会讲话的，别担心——想先了解了解这本书。谁是主要人物，是你吗？”

“嗯，要知道，若有任何相似之处都纯属偶然。”

“当然我有些偏执，”格林沃尔德说，“而且我也醉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写一本战争题材的小说我会把‘老耶洛斯坦’塑造成英雄的。”佐

根森不满地吼叫起来，但是其他人没有一个发出笑声，于是这位少尉也安静下来，瞪着两眼看看四周。“不要大惊小怪，我是严肃认真的，我会那么写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吧。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变得偏执的，我是犹太人，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格林沃尔德这个名字就像犹太人，在我回来的路上我肯定自己是犹太人。杰克·查利说我采用了精明的犹太律师的伎俩——当然，在我告诉他他不了解的几件事之后他收回了他讲过的话并且道了歉——嗯，不管怎么说——我要把‘老耶洛斯坦’塑造成英雄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一位小个子头发灰白的犹太妇女，胖胖的，样子很像在座的马里克太太，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他实际上把“冒犯”说成了“冒失”，他说话断断续续，含糊不清。他死死地抓住的酒杯不断往外溢酒，他手上的伤疤在移植的带蓝色的皮肤边沿变成了红色。

“嗯，当然，你们诸位都有母亲，可是即使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她们的命运也不会像我母亲那样惨，当然我们不会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打赢了。瞧，德国人不只是在戏弄犹太人而已。他们在那边把我们熬制成了肥皂。他们认为我们是害虫，应当消灭掉，我们的尸体可以制成有用的东西。我不同意说我偏执，但我同意把尸体变成肥皂是好主意。在克拉科夫我有个叔叔和婶婶，他们现在已成了肥皂，但情况不同，我从未见过我的叔叔和婶婶，我小时候只见过他们用犹太文写来的信，可是我不懂这些信。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是我不懂犹太文。”

仰着头看着他的那一张张的脸逐渐变得严肃和困惑了。

“我现在要讲一讲‘老耶洛斯坦’，讲讲他。瞧，当我还在学法律，在座的这位老基弗正在为吉尔德剧院写剧本，以及在座的威利还在普林斯顿的运动场上运动的时候，在整个那段时间里我们称之为正规军的那些人——海军和陆军中的那些保守的、愚蠢的崇尚军国主义的人正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当然他们那么做不是为了把我的母亲从希特勒的魔掌下解救出来，跟其他人一样他们参战只是为了挣钱。问题在于，归根结底——说到最后——你怎么去挣钱？‘老耶洛斯坦’虽然也是为了挣钱，但是他在保卫我们这个富裕的、沉默的、快乐的国家。与此同时的我，我却在不断改善我那能挣钱的非军国主义的自由生活。当然那时我们认为只有傻瓜才去军队服役。挣钱少，没有成为百万富翁的前景，而且头脑和身体都不由自主。这一行不适合敏感的知识分子。所以当天下大乱，德国人开始缺肥皂并认为可以过来熔炼格林沃尔德老太太的时候——谁去阻止他们？不是他的儿子巴尼，用法律书籍是挡不住纳粹的。所以我扔下了法律课本跑去学驾驶飞机。虽然我是勇敢顽强的人，可是要一年半以后我才能派上用场，谁能防止我的母亲成为肥皂盘上的肥皂呢？奎格舰长。

“不错，甚至奎格也是个可怜而且可悲的人，的确如此，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可悲，他们当中有许多比我们更聪明，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如果你不是很优秀，你无论在陆军或海军都不可能干出名堂来的。不过也许达不到普劳斯特和芬尼根的《醒悟》一书中的全部标准。”

格林沃尔德停了下来，朝两边看了看。“讲到这儿我好像没头绪了。那我就提议为‘凯恩号’的得宠作家干杯吧。好，我再讲一句，我不会胡扯一通的，要是我说胡话你们就用餐巾砸我。我不能留在这儿吃晚饭所以我很高兴你们要我来致祝酒词这样我就可以完事了。我不能留下来是因为我不饿。我不是来吃这顿饭的，实际上我来吃饭是极不适宜的。”

他转身向着马里克。

“史蒂夫，问题是，这顿晚饭是个骗局，你是有罪的。一开头我就告诉你你有罪。当然你只有一半的罪。就此事而言，只宣告你一半无罪。你是个傻瓜。现在你转为正规海军的机会比竞选总统的机会还小。复查机关将认为本案审判不公，它确实如此，而且一封厚厚的谴责信将出现在你的晋升公文夹里——也许也出现在我的公文夹里——史蒂夫·马里克只得回去重操捕鱼的旧业了。我是采用欺骗性的合法的诡计为你开脱的——把奎格和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科医生弄成了小丑——就像在一个桶里射杀两条金枪鱼一样——而且还非常不道德地毫不相干地求助于海军的自尊。除了用口哨吹《起锚》的小调之外我什么事都干了。惟一次形势显得十分严峻是‘凯恩号’的得宠作家出庭作证的时候。几乎把你毁了，好家伙！既然他也是‘凯恩号’哗变的发起人，我真不了解他是怎么回事，我似乎觉得他原本和你、威利是站在一条线上的，而且他直言不讳地讲过他会永远坚持认为奎格是危险的偏执狂。瞧，把基弗拉进来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一点你全知道，所以只要他想踩在你身上跑出去，我能做的一切就是让他跑——”

“等一会儿——”基弗动了动身子想站起来。

“请原谅，我全讲完了，基弗先生。我要敬酒了，祝你成功！你得了满分。你追逐奎格而且击败了他，你把自己的衬衫保持得白白净净并浆得挺硬。史蒂夫永远完蛋了，但是你将作为‘凯恩号’的下一任舰长。你可以到老才退役，而且会得到许多厚厚的称职报告。你将出版你那证明海军已经糟透了的小说，你将挣上百万的美元并且娶赫迪·拉马尔为妻。你不会收到谴责你的信件，只会收到小说的稿费。所以你是不会在意我在口头上谴责你几句的，这是指什么呢？我为史蒂夫辩护因为我发现不该受到审判的人在受到审判。我为他辩护的惟一办法就是替你击败奎格。我被逼到这一步实在感到痛心，而且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就是我喝醉了的原因。奎格应该受到我更好的对待，我欠他一份人情呀，你明白吗？他阻止了赫尔曼·戈林用我母亲去洗他那肥大的屁股。

“所以我不吃你的饭，基弗先生，也不喝你的酒，只是祝酒完了就走。为你，‘凯恩号’得宠的作家先生，为你的书。”

他将黄色的酒泼在了基弗的脸上。

少许的酒溅到了威利身上。事情发生得太快，坐在餐桌另一端的军官们还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马里克站了起来。“看在基督的份儿上，巴尼——”

律师用颤抖的手把自己推回到椅子上坐下来。基弗自动地掏出了手绢轻轻擦了擦脸，目瞪口呆地看着格林沃尔德。格林沃尔德说：“基弗，

这事你打算怎么着吧，我在大厅恭候你。我们可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我们都醉了，这是场公平的搏斗。你多半会打赢我，我打架很蹩脚。”

其他军官开始焦急地互相嘀咕起来，侧过脸向基弗看了一眼。格林沃尔德大步地走出了房间，在门口附近绊了一下，小说家站了起来。一阵难堪的死寂，仿佛刚才有人狗血淋头地大骂了一通。基弗向四周看了一眼，发出一阵笑声，谁也没正眼看他。他坐回到椅子上。“真倒霉，可怜的家伙只不过发酒疯了。我饿了，到了早上他会过来道歉的。威利，叫他们上菜吧。”

“好的，汤姆。”

除了餐具碰撞声和偶尔有人低声评论之外大家吃饭吃得很快很安静。基弗切蛋糕时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几声凄凉的掌声。喝完咖啡聚会就立即散了，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还有五瓶未打开的香槟。

威利从包间出来时好奇地扫视了大厅一周，但飞行员已经走了。

(1) 西塞罗（108—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译者注

(2) 达罗（1857—1938），英国律师，曾在许多重大的刑事和劳工案件审判中担任被告辩护人，因而闻名全国。——译者注

(3) 圣乔治，英国守护神。——译者注

VII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38 神风突击队

威利在战争期间遇到的所有人之中，印象最深的是奎格舰长，以后也永远如此。但是还有一个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的影响甚至更大，一个他从未谋面也不知其名的人。威利·基思遇到这个人的第二天——那是在1945年6月下旬——他就提笔给梅·温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求她嫁给他。

这个人是一名神风突击机飞行员，在冲绳岛他为了烧毁锈迹斑斑的老旧的“凯恩号”而毁灭了自己。

当时基弗是舰长，威利是副舰长。那位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怀特舰长，已经花了5个月的时间恢复了这艘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扫雷舰的正常秩序，而且已经调去大型舰艇继续其一度中断的事业。这些旧式舰艇的指挥权渐渐落入了后备队年轻军官的手中。6月1日威利已晋升为高级尉官。一些陈旧的扫雷舰甚至让中尉当了副舰长。

显然人事局已经认定将“凯恩号”的官兵分散开是消除奎格时期痛苦的最好办法，所以四分之三的水兵更换了。法林顿是哗变事件后留下的惟一另外一名军官。马里克在无罪开释一周后即调离了该舰，被派去指挥一艘步兵登陆艇，这一耻辱结束了他转为正规海军的美好希望。没人知道奎格的下落。

现在威利管理着这艘军舰。基弗像奎格一样退到后面当了甩手掌柜——所不同的是他潜心于写小说而不是玩拼图游戏。威利很走运，怀特舰长喜欢上了他，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培训，让他当了两个月主管工程的军官，两个月的舰务官。在提升他为副舰长的公文下达之前他曾担任过枪炮指挥官。那段时间，基弗还是副舰长，总是闷闷不乐的，在舰上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始终没有完全擦净巴尼·格林沃尔德泼在他脸上的那片黄色污斑。新来的军官和水兵全都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基弗和威利不在场的时候，哗变和军事法庭总是大家无穷无尽闲聊的话题。“凯恩号”上的人们总的感觉是小说家不可信赖而且极其古怪。威利虽说更受人喜爱些，但是由于他在哗变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遭到轻蔑。

基弗偶尔出来指挥驾驶时总是很紧张，不耐烦，粗暴，而且不停地敲打支柱大喊大叫要下面立即执行他的命令。他操纵不好舰艇，曾十几次撞瘪过供油舰和后勤舰的船帮。于是大家便随意地传开了，说那就是他老让基思先生指挥驾驶的缘故。

然而，神风突击机撞击时正是基弗在指挥驾驶。

“看，它来了！”

站在右舷一侧的额尔班发出的喊叫声几乎带着欢笑。但是随后的一瞬间基弗的声音却明白无误地带着惊恐：“开始射击！全部火炮开始射击！”就在同一瞬间，不是遵照舰长的命令而是自发地，舰上所有的20

毫米火炮顿时开火了。

当时威利正在海图室里沿着航线标明方位。“凯恩号”正在前往中城湾为水雷舰队领取邮件的途中绕行于冲绳岛的南端。事前没有空袭警报。当时是上午10点，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云层。海面平静而寂寞。

威利扔下手中的铅笔和平行直尺，飞速地穿过驾驶室跑到右舷一侧。一道道粉红色弯曲的曳光弹的点线弹道直射向船头前方大约1000英尺上空背衬云层呈棕色的那架神风突击机。它正笨拙地左摇右摆地斜着向“凯恩号”俯冲下来。它是一种小而轻薄的样子陈旧的机械。当它飞近时，它的机翼似乎在不断向外伸展，而且两个红色的圆球看得清清楚楚。四条子弹弹道集中向它射击。飞机吸收了所有的子弹，平静地飘下来。现在已显得相当大了，是一架摇摇欲坠、飘忽不定的老式飞机。

“它要撞击了！”基弗和额尔班扑倒在甲板上。飞机仅在几英尺外向一侧倾斜过去。威利透过黄色的座舱盖晃眼看见了戴着护目镜的飞行员。“疯狂的傻瓜。”他心里想着，接着蹲了下来，脸对着甲板。他以为飞机是直冲他来的。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神风突击机才撞到舰上。当威利蜷伏着身子脸颊紧贴着冰冷的涂了蓝色油漆的甲板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清晰的念头。最重要的一点——这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是他为未能与梅结婚而感到撕肝裂肺般的痛苦与悔恨。自他抛弃她之后他一直很成功地摆脱了对她的思念。每当他感到疲惫或烦恼时这些思念曾涌回他的心头，但他都像对待伪劣产品一样竭力把它们摆脱掉了。现在占据着他心灵的那种对失去的快乐的强烈的向往之情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它是真情实感啊。威利以为这次完了，再说眼下这种使他瘫倒在地上的恐惧已经压倒了他再不能见到梅的那种懊悔。

飞机撞击时发出的一声巨响就像公路上两辆车相撞时发出的轰响，一秒钟之后便听见一声爆炸。威利的牙齿顿时咯吱作响，脸上好似挨了一拳头，耳朵里也嗡嗡响。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看见一股蓝灰色的烟雾从厨房甲板室的后面缭绕升起，而枪炮水兵却仍旧一堆一堆地伸开四肢分散躺在那儿呢。

“舰长，我去传达紧急战备状态，然后去舰艙就位，看看情况如何——”

“行，威利。”基弗爬了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拍去身上的灰尘，由于刚才弄丢了帽子，头发耷拉着盖住了眼睛。他的神色惶惑而茫然。威利跑进操舵室，按下了扩音器的控制杆。操舵手和舵工以惊恐的目光看着他。“大家注意！”他高声而快速地讲道，“我舰中部遭到神风突击机的撞击，全舰进入A级状态。前部和后部的消防队紧急抢险立即出动——”一缕缕蓝色刺鼻的浓烟冒进了驾驶室，像干卷烟一样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咳嗽了几声又继续说：“向舰桥报告你们的损失情况。根据需要打开一切泡沫、喷淋和二氧化碳灭火装置。守候在弹药库冲水阀旁边——咳，咳——但是接到命令才能放水冲——”

他急速地扭转过红色紧急战备状态警报器的把手，随着警报声走出

驾驶室来到船舷一侧。一团浓烟夹着一股热浪迎面扑来使他一惊愕。橙黄色的火焰往上窜得跟厨房甲板室后面的桅杆一样高，而且向前面的舰桥蔓延——风从船艏吹来。一团团的浓烟从火焰中升起，从船舷的侧翼上方滚过。“我以为你到船艏去了呢。”基弗带着怒气大声叫道，烟雾中显出他模糊的身影。他和舰桥上的几个人正在穿救生衣。

“明白明白，长官。正要去——”

威利用胳膊肘和肩膀又推又顶地才从那些拖着水龙带、挣抢着救生衣或只是跑来跑去、乱转乱嚷嚷的水兵中穿过，走到了下面的井形甲板和通道处。他冲破重重障碍到了主甲板上。这儿的烟比舰桥上少多了，而且是向高处和前面吹的。如橡树干一样粗大的红色火柱正从后锅炉房上方甲板上一个锯齿状的大洞直往上窜。被烟熏黑的水兵正跌跌绊绊地从气密舱狭窄的舱口往外爬。甲板上到处是飞机机翼的碎片。轻便快艇在燃烧。水龙带交错纠结在甲板上，脸上沾满白色泡沫，头戴防护帽，身穿救生衣的消防队员们正手忙脚乱地连接消防龙头，或拖着玩具似的红色消防桶向洞口跑去。他们的喊叫声淹没在高亢的警报铃声和从敞开的锅炉房传出的轰鸣声中，显得十分微弱。空气里充满了燃烧的气味——油在燃烧，木料在燃烧，橡胶在燃烧。

“情况怎么样？”副舰长冲着一名正竭力从气密舱爬出来的水兵大声问道。

“长官，整个机身都在下面！整个地方全着火了。巴奇叫我们快出来。他正努力关闭主燃油阀——我不知道他还出得来不——我出来之前已经打开了泡沫灭火系统——”

“锅炉怎么样？”

“我不知道，长官，底下到处是蒸汽和火——”

“你知道怎么打开安全阀吗？”威利的尖叫声盖过了四周的嘈杂声。

“知道，长官——”

“好，把蒸汽放掉——”

“明白明白，长官——”

一声爆炸，从锅炉房冲出一团白色的火焰。威利摇晃着后退了几步。火舌蜿蜒着爬上了厨房甲板室的侧面。威利推开迎面跑来的水兵挤到了正在用扳手拧主水龙头阀的贝利森跟前。“你在增大主阀的压力吗？”

“是的，长官——看来这该死的火太大了，长官——我们准备弃船吗？”

“别胡说，不能弃船。把火扑灭掉！”威利吼叫道。

“好，长官，我们一定尽力——”威利在军士长的背上拍了一巴掌，接着便艰难地从挤得水泄不通的过道里钻了出来，差点被水龙带绊倒。走到通往舰桥的扶梯跟前时他吃惊地看见基弗冷不防地从房间里走出

来，手上还提着一个笨重的灰色帆布袋。

“你怎么看，威利？我们还有幸存的机会吗？”当威利向旁边挪开一步让基弗先上扶梯时基弗问道。

“我想有，长官。袋里装的什么？”

“小说，以防——”基弗将帆布袋放在旗袋旁边，眯着眼睛向船艏望去，同时咳嗽起来并用手绢捂住鼻子，甲板室上面枪炮军士正在浓烟和烈火中爬行着，一边解开纠结在一起的水龙带一边尖声地诅咒着。舰桥上的水兵——雷达兵、信号兵、音响兵——以及三名新来的军官紧紧围绕在威利的四周，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他。

“舰长，事情还不算太糟——只有锅炉房——”威利开始讲述损失情况。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基弗没在听他讲话。舰长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船艏，两手背在身后。浓烟从他脸上飘过。他的两个眼球暗淡发黄，眼圈发红。

一团团的蒸汽带着尖锐刺耳的声音直喷到甲板室的上空。基弗怒视着威利问道：“那是什么在往上喷？”

“我叫他们打开了3号锅炉的安全阀，长官——”

在厨房甲板室上面突然传来一连串爆炸声。一阵火焰的烟火——白色、黄色以及有条纹感的红色——向四面八方喷射而出。水兵们喊叫着跌跌撞撞地都往扶梯下冲。子弹呼啸乱飞，有的砰砰地打在舰桥上。“啊！天哪，高射炮弹炸了。”基弗叫道，慌忙找藏身之地。“威利，这艘舰就要爆炸了。过一分钟弹药库——”

三个烟筒像人在呕吐一样直往外冒肮脏的黄烟。主轮机的震动停止了。军舰在滑行，速度越来越慢，开始颠簸起来。船体中部的火焰将一片橙黄色的光芒投射在灰色的海面上。“油管里进水了。”基弗喘着气说。“我们已经失去动力，传话给全体水兵准备——”

甲板室炮弹箱里的3英寸炮弹开始爆炸了，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和一片片白色的火光。基弗一声尖叫，摇晃了一两步，倒在了甲板上。散发出浓烈炸药气味的硝烟笼罩着舰桥。威利蹲在舰长的旁边，看见几个穿着蓝色粗布工装的水兵爬上了舷栏并跳下海了。基弗一手扶着肩膀，脚踢着甲板喊叫道：“我的胳膊，我的胳膊。”鲜血从他的指间涌出直往下滴。

“舰长，你没事吧？水兵们开始跳——”

基弗坐了起来，苍白的脸显得痛苦不堪，“吩咐大家弃船吧——天哪，我的胳膊像要掉下来似的——我想我中了弹片——”

“长官，我发誓我认为我们还不必放弃——”

基弗用一条腿跪在甲板上，接着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操舵室，用淌着血的手抓住扩音器的控制杆。“我是舰长。全体人员弃船——”

站在门口的威利只听见操舵室里舰长微弱的说话声，没有听到大喇叭嗡嗡的回响声。“长官，”他高声叫道，“你的广播线路没有电——”

舰桥上的水兵紧紧地挤靠在舷墙上，就像牛群挤在一起相互取暖一样。“基思先生，你说怎么办？我们能跳吗？”额尔班大声地问道。

“呆在原地——”

基弗左右摇晃地走出操舵室。甲板室的浓烟里又是一声爆炸，弹片噼噼啪啪地打在舰桥上，接着便是一股热浪。“这艘军舰再也坚持不了5分钟了！”基弗跑到舷栏边上费力地往舰艏看。“瞧，后面那儿他们都在往海里跳。整个该死的主甲板一定会爆炸。”他迅速地穿过一群水兵，一把抓住那个帆布袋。“咱们走吧！全体人员往外跳——”

水兵和军官开始大喊大叫，就像地铁的乘客那样推推搡搡，争着往舷栏上爬。他们把正斜伸出身子竭力想透过刺鼻的烟雾看清舰艏情况的威利往旁边推并往下压。“舰长，后面舰艏没人跳海呀——海里的那些人都是从舰桥上跳下去的！”水兵和军官一个接一个地越过船舷跳进了海里。基弗的一条腿已经跨过了舷墙。他用未受伤的那只胳膊紧紧地夹住帆布袋。他很有条理地往上爬着，先伸出那只血迹斑斑的胳膊。“舰长，”威利向他大声喊道，“后面舰艏他们没有跳呀——他们没有——”

基弗什么也不顾了。他斜伸出身子要跳的时候威利抓住了他的肩膀。“舰长，我请求允许我和自愿者留在舰上尽力把火势控制住！”

小说家呆滞的目光闪出一丝理解。他显得很恼火，似乎威利讲了什么特别愚蠢的话。“见鬼去吧，威利，如果你要自杀我也无法阻拦你！”基弗远远地跳了出去，两条瘦长的腿胡乱地在空中摆动着。他的四周漂动着一个个的人头。只有法林顿少尉留在舰桥上，身子靠着旗袋，不时地用袖子擦擦眼睛。威利严厉地问道：“什么原因把你留下来的？”

“跟你学的，长官。”这位少尉的脸像衣领广告上的那样弄得又黑又脏，他既惊恐又孩子般高兴地咧嘴笑着。

由于没人操控，“凯恩号”猛地转向为侧面顶风，结果舰桥四周的浓烟很快消散了。甲板室的大火也被连续几次爆炸的气浪冲散了，只在四处留下一些零星的暗黄色火苗，弹药箱已变成一堆引燃的乱七八糟的破烂。威利可以看见从舰艏处升起的大团大团的白色蒸汽中闪耀着一些形状不规则的火焰。

突然他的视野宽阔了，他又见到大海和冲绳岛了，能看见恬静的绿色的丘陵和遥远的地平线了。军舰已转离航向半圈，所以他费了不少时间才弄清自己的方向，结果他发现自遭撞击后他们一点也没有移动。游佐达科峰的方向角仍是320。军舰在清波荡漾的海面上摇晃着。一缕黄烟从1号烟筒冒出。舰艇中部零落的喊叫声更彰显出四周的宁静。在海里向舰艏漂去的几个水兵不断地向舰上的人挥手叫喊。跳海的人并不多，就威利从左舷到右舷所能看到的，约有15到20人。

他内心感到极为平和并充满了力量，犹如身上披了一件短上衣。“我只知道为挽救这条破船应该做些什么。”他对法林顿说。

“明白明白，长官。我能帮你忙吗？”

“你能发动那台科勒吗——井形甲板上那个噗噗响的玩艺？”

“通讯兵曾经做给我看过，长官——”

“马上把它发动起来，把广播接线器都插上，上面都标明了。”

法林顿沿着梯子跑了下去。威利用望远镜扫视了一遍落水的人，看见舰长在离舰艏大约40码处仰面漂浮着，手里还紧紧抓着那灰色帆布袋。科勒发动机噗嗤了几下，发生起火，接着便像老福特车一样呼哧呼哧地开始运转了，他有点吃惊。他按下扩音机的控制杆，听到了喇叭的嗡嗡声。他的声音响亮地传遍了整个甲板：

“全体水兵们，我是副舰长。我要求你们不要弃船。除了后锅炉房之外，我没有听到其他地方受到损坏的报告。你们刚才听到的轰响声是预先放在厨房甲板室上面的一些弹药发生了爆炸。那儿的情况曾在短时间内显得相当糟糕。舰长虽然允许弃船，但他同时允许自愿者留在舰上尽力挽救这艘军舰。我们把那边的火扑灭掉，再给主轮机供上些蒸汽。枪炮军士就近等候准备水冲弹药库，但是要等我发话才能行动。前锅炉房——如果你们不能得到吸力那就改用前水柜，你们很可能把后面的管道弄裂了。关掉阻水阀门这样水就不会回流入前面的管道。用水泵抽掉我们排到后锅炉房的水，要保持镇静。只要记住你们受过的训练，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今天上午这艘舰仍然可以依靠它自己的动力开进海港。如果我们放弃了它，我们都会成为人事部门集中起来留在冲绳岛上的人员。如果我们坚持不舍弃它，我们就很可能回美国进行大修。大家都留在舰上吧。”

法林顿回到舰桥上。威利叫他来操舵，随即匆忙赶到舰艏去。通道上空无一人。在主甲板上几股噼啪作响的红色火焰伸出洞口，只露出短短的火苗，其他的着火点都被闷熄了，只嘶嘶作响地冒着灰色的烟雾。滑腻的泡沫和水在纠结交错的水龙带之间流淌着。水兵和军官们离着那锯齿状的洞口远远地，正在救生索旁边闲聊。有的抽着香烟，大约15个人围在甲板上那个大洞的四周不停地向锅炉房的凹处倒水。有些水兵正通过气穴将一条水龙带往下送，而从下面又传来一连串工匠们用来骂人的脏话。穿着救生衣的“肉丸子”正汗流浹背地将已经烧黑但火已熄灭的轻便快艇中油腻腻的污水有条不紊地一点一点地舀出。不再有人乱跑了。

在甲板上的简易棚外面，药剂师和两名助手正跪在地上为躺在垫子上或担架上的水兵包扎伤口。威利走到受伤的水兵面前和他们交谈，他们的烧伤都包着厚厚的浸出黄色斑块的绷带。有几个水兵在弹药爆炸时身上被划开一道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还有一名水兵的一只脚被压伤了，肿得比平常粗一倍，变成了绿色。军士长巴奇也被烧伤了。

“怎么样，军士长？”

“还好，长官。我想我只是被火燎了一下。算我走运，我爬出来之前先把主油管关了——”

“你清点人数了吗？你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找不到‘讨厌鬼’了，长官——就他一个人——我不知道，也许他就在周围什么地方——”军士长试图坐起来。威利把他推了回去。

“没关系，我会找到他的——”

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1号和2号烟筒喷出了一大团黑烟，舰身震动起来。副舰长和军士长高兴地对视而笑。“1号和2号抽吸运转了。”巴奇说，“我们没事了——”

“哦，我想我该着手将海里的那些人救上来。放心吧，军士长——”

“希望舰长洗了个痛快的澡，”军士长低声说，“他步法好快呀，奎格打不着他——”

“巴奇，住口！”威利厉声说道。他径直向前走去，从神风突击机撞击至轮机重新抽吸运行，整整过了17分钟。

在以后一小时的营救行动中，威利始终保持着基弗跳海时他所获得的那种奇怪的清晰的视觉、愉快的心情和放松而镇定的时间感。似乎没有什么难做到的事。当各个部门接二连三地向驾驶室报告受损情况时他当机立断地做出了数十项决定，在战胜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紧急情况。他缓缓地驾驶着军舰在落水的人之间行进，每当靠近他们时就小心翼翼地停住螺旋桨。

当舰长被拉到舰上时威利将指挥驾驶的权力交给了法林顿并走到舷梯旁边，基弗已无力爬上来。于是一名水兵跳入海里，游到他身边将一根绳子系在他腰间，小说家就这么弓着腰被拉出了水面，全身水淋淋的，可是仍紧紧地抱住那湿透了的灰色帆布袋。当他被吊到甲板的高度时威利抱住了他，扶住他站稳了脚跟。基弗的嘴唇发紫。他的头发一缕缕地垂下，半遮着他那瞪得大大的充血的眼睛。“你究竟怎么做到的，威利？”他气喘吁吁地说，“简直是个奇迹，我要为你申请海军十字勋章——”

“舰长，你现在就指挥驾驶吗？你感觉好吗？”

“算了吧，你干得很好。继续干吧。把他们都救上来。我要换衣服——把药剂师叫来给我治治那该死的胳膊，痛得我要死——你清点人数了吗？”

“现在正在清点，长官——”

“很好——继续清点吧——温斯顿，帮我一把——”基弗靠着水手长的肩膀蹒跚着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在甲板上留下一长条水迹。“威利，过半小时我就到舰桥上去——清点人数——”

随着落水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救到舰上，失踪人员的名单便逐渐缩小。最后在威利铅笔写的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没有划掉：埃弗雷特·哈罗德·布莱克，管水下士——“讨厌鬼”。一个搜寻组穿着高筒靴趟着水在受到严重损坏的被水淹了的锅炉房里仔细地寻找，他们找到了这名失踪

的水兵。

当此事报告上去时基弗正好在舰桥上，他的胳膊悬在一条新的白色吊带上。“凯恩号”顶风停在它遭到撞击时的水域里。当时已是正午，被油烟弄脏的舰上弥漫着一股燃烧物散发出的陈腐的酸臭味。

“很好，清点完了，威利。每个人都有下落了——可怜的‘讨厌鬼’——去航道入口处的航向是多少？”

“081，长官。”

“很好，操舵手，转至航向081。舵工，航速15节——”

威利说：“长官，请允许我到下面去关照一下运送遗体。”

“当然，威利，去吧。”

甲板上有的水兵正在把水龙带卷起来运走，有的水兵正在叮叮当地清扫甲板室和主甲板上的碎片，边干边愉快地议论着他们自己的渺小英勇行为，他们向威利致意时高喊着开玩笑说要回美国一趟。一群水兵围着厨房大口大口地嚼着粗制的厚厚的三明治，或从骂骂咧咧的厨师手中抢过吐司面包，而厨师们正要点火用大桶烧汤准备午餐。一些“观光者”排成一排围着甲板上那个用绳子隔开的大洞。从黑暗的满地是水的锅炉房里传上来的搜寻组的说话声像是从被水淹了的坟墓里传出的声音一样。曾经跳入海里的两三名新来的少尉穿着新咔叽布制服站在隔拦绳的后面，笑呵呵地仔细朝大洞下面观望，他们一看见威利都默不作声了。

威利冷冷地打量了他们一会儿。他们是西部一所海军学校毕业的一伙朋友。他们经常抱怨并耽搁军官资格课程——认为它没有意义。他们为睡眠不足而牢骚满腹。他们处理急件和信函粗心大意，令人无法容忍。另外他们不停地为被派遣到“凯恩号”来过这种不如意的生活而互相怜悯。威利本想讽刺他们说如果他们除了观光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那就去把军官资格一条条写出来。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去，爬到了气密舱下面，听见他们在他身后哧哧地笑。

当他沿着井状通道狭窄的梯子倒退着往下爬时，燃烧物散发出来的有刺激性的气体以及其他更呛人的气味几乎使他窒息。他用手绢捂住鼻子走进了锅炉房，脚下一滑摔倒在潮湿而油腻的狭窄通道上。他看见白色的日光垂直地射进锅炉房，水从锅炉里汩汩地流进流出，令人感到古怪，像做噩梦一样。搜寻组的人在左舷的远处，威利走下最后一级阶梯，冰冷而黏滑的水钻进了他的裤腿。他趟着随船身的摇摆时而没过脚踝时而深及腰间的水穿过了锅炉房。搜寻组的水兵侧身让开道，一名水兵用光线很强的电池手提灯照亮了水面。

“基思先生，等它摆过去。你会看得清清楚楚的。”

威利不习惯看死人。他过去曾见过死去的亲人躺在铺有长毛绒的棺槨里，棺槨停在光线暗淡如琥珀色的殡仪馆中，扩音器播放着风琴演奏的亲切宜人的哀乐，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鲜花的芳香。然而眼下没有殡仪员为“讨厌鬼”的遗体整容。在舱里的水退向一侧的几秒钟里，手提灯

清晰地照亮了这名水兵，他被压在那架撞毁了的日本飞机的发动机下面，身体全压烂了，他的脸上和粗布工作服上满是黑色的油污。眼前的情景使威利想起了以前，在秋天时他常常在曼哈塞特的公路上看见的那些被压成肉泥的松鼠。要在一瞬间接受这样的事实：人跟松鼠一样是柔弱的，易于毁灭的，实在令人震惊。发黑的水又流回来淹没了死者的遗体。威利强忍住了泪水和恶心，说：“这件事是大家自愿干的。谁要是受不了可以离开——”

搜寻小组是一帮黑人。威利依次看过他们一张张脸。他们的表情都表示在死者的面前大家是平等的，不管时间多么短暂——恐惧、痛苦、悲伤和窘迫交织在一起。“嗯，如果你们都很勇敢，那好。现在要做的是在下面插入一根杠子，撬那根横梁，把飞机的残骸从他的身子上撬开。我去叫温斯顿拿些帆布到这儿来。然后你们就能用绳子把他直接从甲板上的那个大洞拉上去，而不用沿梯子拖他上去了。”

“明白明白，长官。”水兵们应道。

提着手提灯的水兵问道：“要看看那个日本人吗，长官？他在左舷狭窄通道里那堆东西上头——”

“他留下的遗骸多吗？”

“噢，不多了。它可不太刺激食欲——”

“当然，带路吧。”

那架神风突击机飞行员的尸体惨不忍睹。他坐在威利曾用望远镜看见过的座舱里已被挤压得不成样子，但似乎仍像在飞行一样。两排外露的黄牙全烧得没了遮盖，最触目惊心的是牙齿上方的未受损坏的护目镜深深地嵌入了被毁的脸部，显得仍在凝视着前方一般。威利看了一眼他那露出的骨头和烧焦了已变成紫色的皮肉便转身离去。这些尸骨散发出的气味就像肉铺的气味一样。

“长官，就像海军陆战队士兵说的，惟一的好人就是死人。”那水兵说。

“我——我想我得去派温斯顿来——”威利小心翼翼地快速地跨过满地杂乱的飞机和甲板残片及锅炉配件来到紧急出口处，急急忙忙往上爬了出去，可以尽情地吸到芳香的带咸味的流动的空气了。

基弗没精打采地坐在舰桥上舰长的椅子上，面容苍白呆滞。他让威利引领舰艇驶进海港。下锚停泊时基弗才接过指挥驾驶权，用单调的有气无力的声音下达指令。附近其他军舰上的水兵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注视着“凯恩号”被炸得七零八落的烧焦了的甲板以及舰身中部的那个巨大的黑洞。

威利走下舰桥，将又湿又脏的衣服裹成一团扔到自己房间里的甲板上，洗了个热气腾腾的淋浴。他穿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咔叽布制服，拉上窗帘，伸开四肢躺在床上，不断地打着哈欠。然后他开始发起抖来。开头是两手发抖，但是很快发展到全身颤抖。奇怪的是这种发抖的感觉

并不令人不愉快。皮肤底下传递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和微微的刺痛。他用一个发抖的手指头按响了蜂鸣器叫来了食堂的勤务兵。

“拉塞拉斯，给我来一个肉三明治——只要是肉，什么都行——和滚热的咖啡，滚热的——跟蒸汽一样热。”

“明白长官。”

“我要把大拇指放在咖啡里，要是手指不烫起泡，你就要受处分。”

“滚烫的咖啡，明白长官。”

吃的东西——两个厚厚的凉的羊肉三明治和直冒蒸汽的咖啡——送到时阵发的颤抖已经渐渐平息下来。威利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三明治。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支两天前他从“讨厌鬼”那儿得到的雪茄烟，这名水兵因为被提升为下士管水员曾在军官起居舱拿出一盒烟分给大家。威利犹豫了一阵，感到抽死者给的烟有些别扭，后来他还是抽了，背靠在转椅上，双脚放在书桌上。跟往常一样，事后设想的种种情景进入他的脑海中。他看见神风突击机撞击了舰桥而不是主甲板，并把他压成了肉泥。他看见自己被弹药箱爆炸时飞来的一块碎片切成了两半，一颗高射机枪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像那个日本飞行员一样弹药库的爆炸把他烧得只剩下裸露的半个骨架。这些设想就像精彩的恐怖故事，既恐怖又有趣，这些设想使人备感活着、安全和脱离危险的极端可贵。

后来他想到“讨厌鬼”的提升是宣判他的死刑，两天前他从现在没有受到丝毫损坏的后轮机舱调去守护锅炉房，而他就牺牲在那里。

在死去的水兵那支雪茄散发出的烟雾的笼罩中，威利转而思考起死亡、生命、运气以及上帝这些观念。也许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是当这些观念——不是文字，而是社会现实——突破日常发生的事情的表象而深入灵魂的时候，对其他人而言便是实实在在的折磨。半小时这样痛苦的深思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现在将烟蒂捻灭在烟灰缸里的威利已不是刚才点燃这支雪茄烟的威利了。那个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

他开始亲笔拟一封给“讨厌鬼”父母的信。电话的蜂鸣器响了，是基弗打来的。他用平静而热情友好的语气说道：“威利，要是你全准备好了，到上面这儿来一会儿好吗？”

“明白明白，长官。马上就去。”

那天下午在井形甲板上许多水兵坐在舷栏上乘凉风，大家热烈地聊着天，发出一片嗡嗡声。威利听见大家多次地提到“基思先生”。他一走出舱门交谈声便停止了。几名水兵从舷栏上跳了下来。他们都以一种他以前从未在他们脸上见过的眼神打量着他——直视着他。很久以前他注意到当德·弗里斯舰长把军舰操控得很利索时，他们就以那种眼神注视他。这是一种奇妙的眼神。“你好，基思先生。”几名水兵没有目的地向他致意。威利每天都要从这道舱门进出20次，从来没有人向他问候过。

“你们好。”威利对他们笑笑，向基弗的房间走去。小说家穿着红色

的浴衣背靠着一堆枕头斜躺在床上。吊带空挂在他脖子上，裹着绷带的胳膊平放在床边。他正用喝水的玻璃杯喝一种深棕色的东西。他向威利晃了晃杯子，从杯口溢出几滴杯里的东西。“药用白兰地。对失血过多有特效，是药剂师开的——我敢说对经受了一整天英雄行为考验的神经也有好处。来两口。”

“我喝，谢谢，舰长。酒在哪儿？”

“床底下的储藏箱里。用脸盆里的玻璃杯来喝。好东西。自己倒吧，快坐下。”

白兰地像热水一样流进了威利的喉咙，一点刺痛的感觉也没有。他坐在转椅上轻轻地摇晃着，感到全身热乎乎的，很舒服。基弗突然问道：“看过《吉姆爵士》吗？”

“是的，长官，我看过。”

“好故事。”

“要我说，是他最好的作品。”

“妙在与今天的事件十分巧合，”小说家艰难地转过头，凝视着面容始终谦恭而茫然的威利。“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怎么讲，长官？”

“嗯，有个家伙在不该往海里跳的时候跳了下去——竟然一时冲动做出了懦夫的行为——这件事会烦扰他一辈子——”基弗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把白兰地递给我。这是我刚收到的，你看看。”

基弗接过酒瓶，把一份急件递给了威利：“‘凯恩号’指挥官17点到‘冥王星号’向沃顿准将汇报。”

“你能去吗，长官？你的胳膊行吗？”

“真倒霉，一活动就疼痛，威利。有些肌肉断裂了，不要紧。这不能做借口。恐怕我非去不可。你跟我一起去，行吗？”

“当然行，舰长，只要你认为需要我去——”

“嗯，事情的经过你比我了解得稍多一些。一想到整个那段时间我都安安全全地呆在海里，而你却在挽救我这艘军舰——”

“舰长，你的弃船决定不是懦夫行为，你根本用不着为此坐卧不安。整个甲板室被炸飞了，水兵们都往海里跳，到处是烈火浓烟，总体情况不明，任何谨慎的军官都会做同样的事——”

“你不会真的那么想的。”基弗直视着威利的眼睛说，而威利喝了一口白兰地，没有回话。

“不过，”舰长说，“如果你也向沃顿准将讲这些话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我会向准将这么讲的。”

沉默了一会儿后基弗说：“威利，当时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舰上？”

“嗯，舰长，别忘了，我看清了舰身中部的实际受损情况而你没有，并且你受了伤又受到了惊吓，而我没有——如果事情反过来——”

“我仍旧会跳的。”基弗将头往后一仰躺在枕头上，两眼凝视着上方。“明白吗，威利，有头脑的人也有弊病。它使我比奎格更糟糕。奎格是个愚蠢的人，他会自以为是地编造出种种站不住脚的自我保护的谎言。但是我的脑子会进行分析。我永远被我跳过海这件事拴住了，它已经给我定格了。我忘不了这件事，除非我也像奎格一样变得越来越多疑，而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的勇气不足却智力过人。完全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也许两者之间有一定关系，我不知道——”

“舰长，请原谅，你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你流过血，你现在讲的关于你自己的那些话实在不合情理。你完全具有任何人需要具有的勇气——”

“威利，是你把钢球放在我枕头上的，对吧？”

威利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酒杯。钢球是他放的，那是因为一天早上基弗把并排行驶的一艘供油艇撞了之后尖叫着对舵工大发雷霆并处分了他。“我——对，是我干的。对不起，舰长，那真是件蠢事——”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威利。我比你更同情奎格，你没有担任过指挥是无法了解这一点的。只有你身在其位的时候才会懂得指挥的意义。那是天底下最孤独、最压抑的工作。那简直是一场噩梦，除非你是一头牛。你永远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在无边的黑暗中摇摇欲坠地往前走。有时候你会做出正确的决策，碰上好运气，有时候也很可能犯错误。你随时可能犯下一百次过失杀人罪。像德·弗里斯舰长那样的一头牛根本不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没想那么多去自寻烦恼——另外，他具有一种不用言语表达的像识途的老马那样的稳重感。奎格没有头脑，但是他有胆量，有抱负，所以毫不奇怪他有点疯疯癫癫的。我想我一直干得相当不错——直到今天——对吧？”这种恳求的语气使威利感到既兴奋又不自在。

“当然干得很好，舰长——”

“噢，这是一场斗争。副舰长算不了什么。关键在于指挥、指挥——我不知道，要不是那个该死的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狗娘养的神风突击队队员我可以干得更出色的——”

基弗的声音哽咽了，泪水从两眼涌出。威利急忙起身，避开了基弗的脸。“舰长，我过一会儿就回来，你身体不太好——”

“哎，别走，威利。我没事。我只是为终生成为汤姆勋爵而感到非常懊恼——”

威利不太情愿地靠在桌子边上，仍不看舰长。过了一会儿基弗冷冰冰地说：“好了，我现在没事了。再来一杯白兰地。”

泪水已从基弗的脸上消失了。他将酒瓶伸向威利，“可能是整个事情

最不光彩的一面——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哇啦哇啦瞎扯一通之后海军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做法是否明智。他们把罗兰派到航空母舰上去，把我派到‘凯恩号’上来。也许是魔鬼在作怪，我们两兄弟都经历了同样的考验，神风突击机撞击后引发的大火，罗兰为挽救他的战舰牺牲了，而我却跳——”

“舰长，你从一次偶然的事件中牵强地推断出太多的意义。你得重新振作起来，忘掉这件事。如果17点你要去见准将你应该开始做准备——胳膊碍你的事吗？”基弗作了个鬼脸，坐了起来。

“痛得要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去方便一下——好了，威利——”舰长把腿伸出床外，小心地移动着胳膊。“走之前再来一杯？”

“不喝了，谢谢，长官——”

基弗脸上带着愠怒的微笑以赞赏的目光打量着他。“我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凯恩号’上的两年里你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

“我想我们都发生了变化，长官——”

“我不像你变化那么大。还记得吗？你把那份行动急件落在你那扔在一边的裤子里整整三天？”威利露出牙齿笑了。“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但是那天晚上我和德·弗里斯谈论你很长时间。说来也够奇怪的，是我说你是没出息的人。德·弗里斯却说你最终会成为杰出的军官，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他怎么能预见这一切呢？威利，你已经获得了一枚勋章，如果我的推荐能起作用的话——嗨。谢谢你让我把眼泪洒在你的酒杯里。这样一来我感觉好多了。”他伸手去取裤子。

“需要我帮你穿衣服吗，舰长？”

“不用啦，谢谢，威利——我还没有不中用——在身体上不中用。在军官起居舱里他们叫我什么，‘老三明治跳’？”他两眼闪闪发亮，威利也禁不住小声笑起来。

“长官，过一个礼拜大家都会忘掉这件事的——包括你自己——”

“我躺在临终床上时也会记住这件事，如果我死在床上的话，或者不管我死在什么地方。每个人的一生都取决于某一个时刻。唉——我的母亲没有把她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不过我仍然是很好的作家，作家也是个人物呵。不管巴尼·格林沃尔德怎么看我。他可能早就料到我会跳下海去。我想我也跳进了军事法庭，虽然我仍然认为我帮不了史蒂夫——咳。要是你不再喝，我就喝最后一杯。”他用一只手灵巧地扣上了腰带，倒上酒，喝着。“最终陷入一种言语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境地，”他说，“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或者我完全错了。威利，你最好刮刮脸。”

“明白，舰长。”

“真该死，你已经有权再次叫我汤姆了。甚至叫我汤姆爵士——我是说汤姆爵士——我想眼下我有点醉了。除了在小快艇上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之外什么都不管用。我们还有小快艇吗？我都忘了。”

“舰长，情况不太妙，不过马达还能转动——”

“那好啊。”威利的手已握住门把手时基弗说，“顺便说一句——”他在桌子上方的书架上摸索了一阵子，抽出一本厚厚的黑色活页夹。“这是《民众》一书的前二十章。其他章节都弄湿了。今晚休息的时候想看看吗？”

威利十分惊异，“啊——谢谢，长官——我很想看看。我正想着我得买一本来看看呢——”

“嗯，你这该死的，威利，我仍希望你买一本，别揩我稿费的油。不过很想听听你对拙作的评价。”

“长官，我肯定非常喜欢它——”

“嗯，引用比较文学的陈旧观念来——不要因为考虑军事上的服从原则而怕伤害我的感情。”

“明白，长官。”威利把活页夹夹在腋下走了出去，好像手里拿着绝密文件似的。

那天深夜他给梅姑娘写了一封信。

39 情书

夜已很深了，威利合上基弗的手稿，把它放到一边，走到舰务办公室。他打开那盏黄色的台灯，栓上门，掀开打字机的盖布。闷热的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到船体与“冥王星号”船帮之间的碰垫发出的低沉的嘎吱嘎吱声。（“凯恩号”正停靠在这艘后勤舰旁边进行修理。）在放文件的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些文书军士的被撕掉的色情小说，更让他觉得有趣的是他竟读得爱不释手。威利把纸卷进打字机里，以平稳的速度敲击着键盘，一刻不停地写了起来。

最亲爱的梅：

如果说有一种经历代表我在这艘舰上的生活，有一种记忆我将永远保留，那就是从睡梦中被摇醒。我想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曾经上千次从梦中被摇醒。我从睡梦中被摇醒也是因为你，我希望一切还不太迟。

我知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定很意外。亲爱的，读一下这封信，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值得给我回信。就我所知，现在的我对你来说，并不比任何一个在格罗托俱乐部里傻呆呆盯着你的观众更重要。但我必须写这封信。

五个月没给你写信了，在这里做迟来的道歉也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写信。我当时得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崇高的结论：如果要和你分手，就应该分得彻底，也不再用一些不知所云的信来折磨你。因为那时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决定永远地避开你，所以我就没有写信，请上帝宽恕我吧。

我要你做我的妻子。这是我又一次写信的原因。我确定无疑地知道，这是永远的真情，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即使是我的父母。从你在卢吉的家里脱下外衣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你了，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一刻——在我的眼里，而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女人。随后我发现你比我更聪明，更有个性，但这些只是意外的发现，我想即使你是个傻瓜我也会爱上你的。所以我想身体的吸引是这份爱的基础，永远都是。也许你并不喜欢。你可以如此轻易地吸引成群的痴愚者，但这是事实。

事实是这样，亲爱的，这种性的吸引几乎毁掉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那愚蠢、幼稚，而又自命不凡的心里，这像是一个陷阱。在约塞米蒂之行以后，我母亲反复给我灌输一种观点：我是被性所拖累，我不应该娶你。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改变了我，我无法告诉你。过去五个月中，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我好像一下长大了五岁，现在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已经走出了青春的迷雾，即使还远没有

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和我是一生一次的奇迹。我无法理解你是如何又为什么爱上我的，因为你比我更坚强，更聪明，更漂亮，更会赚钱，所有的地方都比我好。或许是我那普林斯顿式的喋喋不休帮了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要向上帝感谢普林斯顿了。我知道那种势利的，所谓的“嫁入豪门”的思想，你根本不屑一顾。不管怎样，你爱我真是我天赐的运气。

亲爱的，我现在就好像大坝决口了，不知该先写什么。最重要的是，下次我回家的时候，你愿意嫁给我吗？无论战争仍在进行或是已经结束？我猜它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回到学校读硕士，或许还会再读博士，如果还有钱的话。之后我会找一份学校教员的工作，我不在乎是在哪儿，不过最好是在一个小镇上。至于钱，我不会用我妈妈的钱。我父亲——请上帝保佑他安息——留给我一份保险金，够我上两三年的学。我还可以课余去打工，做家教或是其他什么，政府也许还会帮助退伍军人，就像在上次战争中一样，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会解决的。顺便说一句，我父亲曾经好几次间接地对我说我应该娶你。他意识到我已经找到了幸福。

我知道我愿意去教书。你也一直理解我的想法。我已经在“凯恩号”上当了几个月的副舰长（天哪，我有这么多的消息要告诉你——等一会儿再说吧。），并且办了一个学习班，给水兵们讲授军事学院的课程，引领他们进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建议，看着他们不断学习和提高，我从中得到的快乐简直无法描述，我感觉到这就是我所适合的工作。至于像弹钢琴，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成就。我没有天分。我只会简单地按按琴键，胡编一些不着调的曲子，作为周末晚上在家中的消遣倒是不错的。夜总会的生活，那些脸色惨白的该死的家伙，污浊的空气，夜复一夜毫无变化的东西，所有那些乏味的令人生厌的虚伪的音乐，虚伪的幽默混杂在一起。那一切不适合我，也不适合你，在那些夜总会里，你就像是垃圾中的一颗钻石。

关于宗教信仰。（先说重要的——我实在是有多好多话要说。）我从来不信教，但看过了那么多的日月轮回，那么多人的生命在这片海上默默延续，我已经不再否认上帝的存在。现在我一有机会就去做礼拜。我是半个基督教徒。天主教总是让我感到害怕，我无法理解。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要我们的孩子做天主教徒的话，嗯，我觉得基督教徒就是基督教徒。我不太愿意用一种我不理解的仪式举行婚礼——我正尽可能的直率，因为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候——但我也会那么做的，如果那是你希望的。这些都可以谈，都可以解决，只要你还依然像过去一样爱我。

插一条消息（当然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我在哪儿这一类的事情），你可以知道的是我现在并没有因为哗变而被关禁闭。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主要是靠了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所以我的案子也结束了。那个可怜的水兵斯蒂尔威尔疯了——我猜是被奎格逼疯的。我现在对奎格和斯蒂尔威尔都很同情，他们一样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后来我听说斯蒂尔威尔经过一些休克治疗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在岸上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奎格被一位极好的海军学校毕业的军官取代了，这个人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整顿这艘舰，然后把它交给了基弗。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位小说家舰长，真是一种特殊待遇。

我现在很清楚地理解了，所谓的“哗变”主要是基弗一手操纵的——虽然我和马里克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责任——我也理解了我們实际上错了。我们把憎恨转嫁到了奎格身上，而这种憎恨本应是对希特勒和日本人的，是他们把我们 from 岸上拉出来，常年监禁在一艘颠簸得很厉害的老舰上。我们的背叛使事态对于奎格和我们自己都变得更糟，驱使他陷入了极端的暴虐，心智也变得完全混乱。然后基弗向史蒂夫的头脑中灌输了第184条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奎格指挥驾驶“凯恩号”15个月，这是必须有人做的事情，而我们都不可能做到。但我不认为马里克必须把船长解职。如果当时在形势不妙的时候，奎格自己也不会向北行驶，或是马里克这么做而奎格在旁边发牢骚，都不会有那该死的军事审判。“凯恩号”也能参与这次战争中最重大的行动，而不是被搁置在旧金山。一般的看法是，一旦你跟了一个无能的船长——而这在战争中是很有可能——你就别无选择，只有服从，把他当作是最英明最优秀的，掩饰他的错误，保证船的顺利航行，经受住压力。我走了很多弯路才懂得了这些陈词滥调，我想这也是我成长的过程。但我不觉得基弗认同这种看法，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认同。他聪明得有点不明智了，这么说好像有点不通。上面这些话基本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从马里克的辩护律师那儿学来的，他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犹太人，叫格林沃尔德，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或许是我所认识的最奇怪的家伙。

基弗的身体垮掉了，终于肯把他的小说给我看了。我想你还不知道，他把没完成的手稿卖给了查普曼出版社，而他们预付了他一千元。我们吃了顿饭以示庆祝，结果却成了一次糟糕的经历，原因以后再给你讲。不管怎么说，我今晚读了书中的几个章节，很遗憾地说，写得实在太好了。虽然内容和形式看起来都不是很原创——有点像多斯·帕索斯加乔伊斯加海明威加福克纳的混合体——但文笔很流畅，某些章节写得非常精彩。故事发生在一艘航空母舰上，但有许多关于陆地生活的倒叙，夹杂着我所看过的最惊人的性场景。这本书一定会热卖的，我非常有信心，书名叫《民众，民众》。

虽然我确定我不知道你是否在乎这些。我回头读了一下刚

才写的东西，大概这是有史以来最白痴最语无伦次的求婚了。我估计这是因为我写信的速度比我思考的速度还要快一点，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和你结婚。我所有的只是一时疯狂的冲动才给你写信。我就是想和你结婚。即使我活到一百零七岁，无论你是否会回到我的身边，我对你的感觉永远都不会变，你是上帝送给我的妻子，而以前我太傻、太孩子气了，以至于三年都没有认出你。但我会用我希望是五十年的时间来补偿你，只要你能给我这个机会，我还能说什么呢？也许在情书里应该热情地赞美漂亮女士的眼睛、嘴唇和头发，承诺至死不渝的爱情，等等。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是这样。在我今后的生命中，你就是我所要的全部。

当然，我也想到，作一个教书匠老婆的生活也许对你并没有吸引力。对此我只能说如果你爱我，你无论如何应来到我身边尝试一下这种生活。我想你会喜欢的。你还不了解百老汇以外的世界，那是一个有绿草、阳光、宁静，以及亲切而有修养的人的世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它的。你还会成为这种生活环境中的一抹亮色——这种环境多少有点脱离实际并且让人昏昏欲睡，这是它的主要缺点——或许你还会激励我去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年复一年地重复讲那些枯燥的东西，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边缘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你是否依然，像现在的我一样，感觉到我们彼此属于对方。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尽快回信吧。请原谅我所有的愚蠢，不要拖延时间来报复我。你还好吗？仍然在让观众为你惊呼，让酒吧里那些成队的剃着平头的家伙为你瞪大双眼吗？上次在格罗托俱乐部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看你时的眼神，我真想揍那十个家伙。我永远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我就没意识到我对你的这种感觉。至于我妈，梅，不要考虑她，如果你想到她，也不要怨恨。我怀疑她是否能够明白过来。如果不能，她就会失去看到我们幸福生活在一起时所应该体会的快乐。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妈妈的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太少了，虽然她有很多的钱。对于这一点，我为她感到难过，但还不至于为了她放弃我的妻子。事情就是这样。

哦，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一刻了，我可以很轻松地写到黎明，一点都不会累。亲爱的，我多么希望，我是在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在音乐和芳香的环绕中向你求婚，而不是一间凄凉的船员办公室里敲出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而这封信寄到你那里时，已经是又脏又皱。但是如果这封信能给你带来一半像你回信说同意时给我带来的快乐，那无需任何装饰，它就是最好的一封信。

我爱你，梅。尽快尽快回信。

他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大概有二十多遍，这儿删一句，那儿加一句。最后他对信的内容都麻木了。然后他把信又在打字机上打了一遍，将这几张纸放在屋里，泡上一杯咖啡。当他拿起这封改好的手稿，读最后一遍的时候，已经是4点了。他可以很清晰地想像出梅会对这封信有怎样的反应：大吃一惊，些许害羞，欣喜若狂，张口结舌——但事实究竟如何，仍不得而知。信上还有十几处的地方他想修改，但他决定随它去了。不可能把它变成一封完美的、有尊严的信，他正处于一个低声下气的位置上。他在乞求一个被他抛弃的女孩。任何言语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如果她还爱他——单凭他们最后一次接吻时的感觉，他确信她还爱他——她会抛开他的愚蠢和她的骄傲而再次接受他，那么这封求婚信也就足够了，这是他所希望的。他把信封好，放进舰上的邮筒里，然后回去睡觉。他感觉从现在开始，生命只是一片空白的等待，等待他的信走过半个地球，等待回信走过同样漫长的路程。

不仅威利平静了，“凯恩号”也平静了。精明能干的“冥王星号”修理工很快就修补好了甲板室，但他们在被撞毁的动力室中忙乎了两个星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修理锅炉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锅炉可以修好只是要额外消耗维修船的时间和资源。而现在还有更多更有用的遭神风飞机袭击的受损坏的舰艇——那些新的驱逐舰和新的驱逐舰护卫舰——需要修理。所以既然甲板上的洞已经修补好了，“凯恩号”就应该离开修理船到港口远端的泊位停泊。于是，在冲绳岛战役结束的时候，在太平洋扫雷司令部的作战官员试图在无数个选择中做出决定的时候，它就始终呆在了那里。

舰上没被损坏的锅炉房中还有两台锅炉，可以推动船以每小时约20节的速度航行。7月初的时候，作战官员拉姆斯贝克舰长登船视察，他们出海做了一次航行，几周以来第一次惊扰了附着在船底的藤壶。拉姆斯贝克向基弗和威利解释说，太平洋扫雷司令部不太愿意把还有战斗力的老船送回家大修。一旦离开前线，它可能就无法及时返回，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扫雷任务中发挥作用。“凯恩号”在试航中行驶得非常平稳，基弗说他愿意并且热切盼望着能够参加下一次的行动。威利指出，一些由四烟筒老舰艇改装的水上飞机供应船，靠两台锅炉都能行驶得很正常。拉姆斯贝克看起来得到了很好的印象，因为舰长和副舰长的积极态度，也因为“凯恩号”的表现。第二天他便安排他们和“凯恩号”去南中国海执行一项扫雷任务。

在出发前几天的一个早晨，威利正在屋里写6月的战争日记，这时他停顿了一会儿，想着为什么还没收到梅的回信。通讯员来敲门说：“打扰一下，长官，‘摩尔顿号’正向我们驶来。”威利奔到主甲板上，只见另一艘扫雷舰的船头在向舰桥旁转过来，他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凯格斯，晒得很黑，正在舰桥上，探身向船舷上大声地指挥着。威利等绳索一固定好就迫不及待地跳了过去，正遇到凯格斯从桥梯上下来。

“凯格斯舰长，没错吧？”

“说对了！”凯格斯用长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那我是不是应该称呼基思舰长？”

“基思副舰长。祝贺你，埃德。”

当他们在“摩尔顿号”的舰长室里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凯格斯说：“啊，威利，算起来我已经比你在海上多待了6个月了。到12月份的时候，‘凯恩号’就会归你管了。”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威严和自信，那张长脸现在越发长得像是一张马脸了。威利觉得，凯格斯看起来更年轻了，似乎比他三年前在海军学校里拼命苦读军事书籍的时候还要年轻。他们很悲伤地谈论起了罗兰·基弗。过了一会儿，凯格斯侧脸看着威利说：“似乎你不打算说说‘凯恩号’的哗变？”

“你知道这事？”

“威利，这事已经传遍了所有的扫雷舰分队。不过我们都只是道听途说，没人知道真正的内情——这事现在还保密吗？”

“当然不是。”威利向他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摩尔顿号”的舰长不敢相信似的一个劲摇头，有几次甚至吹起了口哨。

“马里克是海军里最幸运的家伙，威利。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逃脱处罚——”

“嗯，正如我所说，他的律师极有感召力——”

“他一定——要我告诉你点事吗？有一天晚上，在努美阿，我当时和艾恩·杜克手下的副舰长喝酒，他给我背出了第184条。他说他就等着杜克做一件真正不可能的事，然后就抓住他的把柄。但他后来从没再次向我提起这事。你还应该看看萨米斯让他满地爬的样子——”

“他们从没做过那所谓的不可能的事，埃德。这才是蹊跷的地方。”

战争结束前的第十七天，扫雷舰“凯恩号”终于扫除了一枚水雷。

他们正在中国海上，在绵延5英里，排成两列的扫雷舰队伍中。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发出炫目的白光。扫雷行动从日出时就开始了，一条由扫雷舰连成的参差起伏的线，正在绿色的浅海中谨慎地向前推进，逐渐进入雷区。一枚水雷突然从“凯恩号”的航迹里冒出来，随后又卷入水中，那是一个大大的生了锈的圆球，带一个小钩。基弗兴奋地尖叫着，命令投下染色标志。信号兵升起警示旗。他们后面的一艘驱逐舰向水雷驶去并用机枪射击，随着一声可怕的轰响和呼啸声，水雷爆炸了，溅起一片100多英尺高的水花。“凯恩号”在第二线，所以水兵们开始紧张地看着前方的水域。

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在正前方的黄色水域里看见了一枚水雷。基弗绕着舰桥跑了整三圈，喊着自相矛盾的行动指令，“凯恩号”迅速向水雷逼近，开始猛烈射击。当他们离水雷还有100英尺的时候，伴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和一片冲天的水柱，水雷消失了。随后瞭望员在船侧又发现了一枚水雷，而与此同时“凯恩号”又消灭了两个。在五分钟的时间里，舰桥上的喧闹声一直不停。

但是所有的新鲜事，即使是像扫雷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新鲜事，都

会很快失去新鲜感，而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到“凯恩号”扫除7枚，引爆6枚水雷的时候，即使是紧张的舰长，也清楚地明白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任务，也并没有那么致命的危险。所以他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欢快地指挥着，让舰身非常贴近几枚水雷以便进行射击，这把威利吓坏了。

这个上午对威利来说有些超凡的奇妙。长久以来，他一直坚信“凯恩号”的天命绝不是扫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舰似乎很适合这项怪异的工作。他学过扫雷，和现在做的一样，但他确实认为，这操作手册只是放在保险柜里的又一本没用的书，就像那些荷兰语和法语的密码一样。他已经开始怀疑水雷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有点不太理性。舰艏的那堆机器确实是有用的。扫雷器确实深入到水下，在平滑的龙骨上摇摆，绳索剪断了水雷的系统；那些水雷确实是一个个能把船炸飞的铁球。这又是一个证据——威利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每当他又发现一个水雷时，还是会有些不安和惭愧——说明海军多少是有经验的。

“凯恩号”的扫雷生涯注定是短暂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直觉倒是正确的。威利刚刚开始喜欢上这种危险的游戏，这时1号锅炉的燃料泵却突然坏了，船速降到了12节。在漂浮着水雷的海区里，这使得这艘长舰的机动力降到了安全点以下。战术指挥官命令“凯恩号”退出扫雷队伍，返回冲绳岛。而这时还不到中午。一艘后面清扫队中的辅助扫雷艇驶向前顶了他们的位臵，而“凯恩号”则摇摆着调转船头。凯格斯站在旁边的“摩尔顿号”的舰桥上，向“凯恩号”挥手告别，还眨着眼睛似乎在向他说：“你真走运。或许我应该往我的泵里扔个扳手。再见了。”

在返航的途中他们引爆了漂浮在这些扫雷舰后面的另一个水雷，给他们忧郁的心情平添了几分乐趣。是威利辨认出了那个令人厌恶的棕色铁球，他用望远镜观察那个水雷，当它抵抗着噼噼啪啪电子般的机关枪子弹时，他感到对它有一种独自的喜爱之情。接着水雷突然不见了，一眨眼之间变成了一根沸腾的粉红色水柱，对美国军舰“凯恩号”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结束了。

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凯恩号”艰难缓慢地驶进了巴克纳湾（原来叫中城湾），基弗给“冥王星号”发了一份急件，要在它旁边停靠一段时间。第二天他收到这艘补给舰发来的一份刻薄的公函。由于有大量更加紧急的工作，要到8月下旬“凯恩号”才能来此并排停靠。命令基弗利用补给舰乐于提供的材料尽一切努力自己进行修理。

于是这艘老扫雷舰又停泊在这个海湾里了，舰体上将生出更多的铁锈，舰底将附着更多的藤壶。威利有大量的时间为梅姑娘发愁了，而且开始感到非常紧张。自他发出那封求婚书以来已经过去6周了。在此期间他先后给母亲写过几封信，她都一一回信了。他以旅居海外的人的通常的推理方法来自我安慰，他写的信或梅写的信在一次海军通讯系统混乱中弄丢了，台风把运送邮件的舰艇损坏了，梅不在纽约，战争时期的邮政服务再好也是不稳定的——等等，等等。这些想法都无法使他高兴起来，因为他了解军队的邮递工作多么的快捷和可靠。在冲绳，一封信的往返有两周至20天就足够了。水兵们要写上千封信，没有更有意义的事可做，而威利十分熟悉邮递的操作过程。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威利的

情绪越来越低落。他三次写了热情洋溢的恳求信随后便撕碎了，因为他再看一遍这些信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

一天下午威利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书桌上有一个厚厚的信封，上面的姓名和地址是女人的笔迹——不是他母亲的圆圆的斜体字，他在令人振奋的一瞬间想到，那是梅姑娘的尖尖的直体字，于是便扑到了信上。他发狂似的撕开了信封。它是杜斯利中尉写来的。一大张叠起来的报纸从信封里掉到地上。

亲爱的威利：

我想你和其他留在这艘该死的老舰上的人都会从随信附上的报纸中得到乐趣。我已经回到公共关系处——丘奇90号，谢天谢地它离我所喜欢的那些酒吧很近——这张报纸昨天下午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他们要我把它归档，但是我又函索了一张，现在寄给你。我想他们已经让“老耶洛斯坦”退休了，这应该使你高兴了。艾奥瓦州的《斯图伯·福克斯日报》！我差点笑死了，只是自言自语地反复说着这个杂志的名称。嘿，不管怎么说，他不会开着补给艇去触礁了。

我们在这儿含含糊糊地听到了异乎寻常的“凯恩舰哗变”的多种说法。它已经变成了传奇故事，虽然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马里克无罪释放了。喂，你不知道吧，由于我得过两枚战斗勋章而且确实在传奇式的“凯恩号”上呆过等等这些事，我便成了头发灰白的海上勇士，当然这对我只是折磨，但我自然地装出英勇的样子。如果喜欢大屁股和毛茸茸的腿，我可以有一群海军的自愿紧急服役妇女队队员围着我转，可是我想我是有点爱挑剔的。特别是我实际上已经订婚了。这件事很可能使你着迷。我回家后——你一定记得我给家里写的关于《新纽约人》广告上那个姑娘的那些信——嘿，我的一个朋友竟然在巴滕、巴顿、德斯坦和奥斯本帮我跟踪找到了她，而且她很可能是纽约最漂亮的姑娘，名叫克里斯特尔·盖伊斯（她的真名是波兰语的一个难发音的字），一个非常有名的模特，一个确实可爱的小妞。前六个月我常去斯托克俱乐部办事，小伙子，信不信由你，这可比在亲爱的老“凯恩号”上强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见过你的情人梅温在某个俱乐部唱歌，她看起来楚楚动人，可惜我没找到机会和她说上话。

威利，我希望你已经原谅我那么多次使你难堪。我不是由你那种坚定的材料造成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非常钦佩你能顶住“老耶洛斯坦”的迫害，虽然我知道事情大多是我的过错引起的。我只是一只蚱蜢，我想，而你，小伙子，却集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和一名基督教殉教者的品德于一体。

如果你回到家乡，可从电话簿上查到我。我母亲的名字是艾格尼丝·B·杜斯利。问候水兵们好，离那些神风突击队队员远些。

又及：注意“老耶洛斯坦”仍然是少校。他的退役命令是3月发的，所以我认为不会考虑他的晋升问题了，当然这是倒霉的结局。好哇。

威利捡起那张报纸。它是艾奥瓦州《斯图伯·福克斯日报》的头版。下方一篇特写用红色蜡笔圈了起来。有一张占了两栏版面的奎格的照片，奎格坐在办公桌旁，做出用铅笔写字的样子，面带狡黠的微笑，两眼直视镜头。看见这张脸，威利感到一阵惊愕和厌恶。

经战斗留下伤痕的太平洋老兵 本地海军补给舰新任副舰长

这篇特写是以高中作文的生硬而冗长的散文体写的，讲述了许多奎格在“凯恩号”上的功绩。哗变或军事法庭的事只字未提。威利瞪大眼睛注视着奎格的脸很长时间，然后把报纸揉成一团，走进军官起居舱，通过舷窗把它扔进了海里。他当即就后悔了，他知道他本应该把它给基弗看看。回想起以前的恐怖情景，信中又提到梅一两句，尤其是对杜斯利的强烈的嫉妒，这一切使威利心烦意乱。威利明白这是愚蠢的感觉。他和杜斯利不会有进行交易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产生了这种强烈的讨厌的感觉。

当原子弹的消息传来，紧接着又传来俄国已向日本宣战的消息时，“凯恩号”官兵的情绪完全变了。无论是在甲板上或是在通道里到处是节日的笑脸。大家谈论的话题是平时时期的计划、结婚、上学和经商。官兵中也有些死硬派，他们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宣传，但是大家的呼喊声使他们无法说下去。每天舰队司令们发出严厉的警告说战争仍在继续，但是这些警告没给官兵们留下任何印象。

威利像其他人一样开始估计自己离开海军的可能性，可是到了甲板上他却时刻保持着严肃的神情，而且一直坚持舰上的常规制度以防止官兵们欢乐松懈的情绪。看见新来的几名军官像臭虫一样围着起居舱里的收音机，不耐烦地大声抱怨着迟迟不宣布日本投降，威利感到既烦恼又有趣，似乎越是新上舰的人抱怨的声音越大。尤其是舰上的医生（“凯恩号”终于有了一个医生，6月份刚到的）不时地宣称他极其憎恶政府和海军，而且他相信日本在一周前已经投降了，他们把整个事情隐瞒起来，同时匆忙地制订法律以便使海军后备队再服役两三年。

8月10日晚上在舰艙楼上放映了一部无聊透顶的电影。威利坐着看完一盘片子后便下到舱里去了。他躺在房舱里的床上，正看着《荒凉山庄》，突然听到收音机里的爵士乐中断了。“我们打断本节目是要向你们宣布重要的新闻公报——”威利跳到甲板上，急忙跑到军官起居舱。播出的是投降公告，只有几句话，接着又重新播放音乐。

“谢天谢地。”威利兴高采烈地想着，“我达到目标了。我活着出来了。”

顶上没有嘈杂声了。威利不知道是否舰上其他的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走到舷窗前，仔细看着窗外月光下的海港以及在夜色中带蓝色的隆起的冲绳岛。后来他想：基弗将把这艘舰开到废旧舰艇停泊处。我永远也当不上美国战舰的舰长了。我失去机会了。

收音机里播放着军乐队演奏的《约翰尼快步走回家》。一颗绿色信号弹突然射向冲绳的上空，在月亮附近慢慢地飘下来。然后，突然间令人难以置信地从岛上升起一片瀑布似的耀眼的灯光和焰火——上万条绯红色的曳光弹、无数条发狂似的来回扫来扫去的蓝色和白色的探照灯光束。红色的闪光、绿色的闪光、白色的闪光、照明弹、7月4日放焰火用的数英里长的弹药突然通通喷向满天星星的夜空祈祷和平。同时收音机里传出低沉回响的男声合唱：

“当约翰尼又快步走回家，
呼啦啦，呼啦啦，
我们将热情洋溢地欢迎他，
呼啦啦，呼啦啦——”

现在头顶上的甲板响起了水兵们手舞足蹈和欢呼雀跃的轰隆声。冲绳岛上仍在放射着价值百万美元的各种彩色的光束，为庆祝胜利而浪费这些也是值得称赞的，同时海面上也传来格格格格和轰隆轰隆的枪炮声，海港里的舰艇也都炮火齐鸣了，接着威利听到“凯恩号”的20毫米高射机枪像射击神风突击机那样哒哒地响起来，震得舱壁微微地颤抖。

“当约翰尼快步走回家，
我们都心里乐开了花，
啊，当约翰尼又快步走回家，
呼啦啦，呼啦啦——”

一瞬间威利仿佛在阳光下随着海军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正行进在第五大街上，街边的人群尖声地欢呼着，彩色的纸带落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了无线电的一座一座的高塔和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塔尖。他的头发使头皮感到刺痛，他感谢上帝送他到“凯恩号”上参加了这场战争。

“当约翰尼快步走回家，
我们都心里乐开了花。”

幻象消失了，威利凝视着绿色舱壁上那台破旧的收音机。他大声地说道：“谁告诉那些狗娘养的他们可以发射20毫米机枪的？”他跑到了军舰顶上。

还不到一个星期，海军宣布退役记分制的第一道命令就列入了福克斯一览表。这在扫雷舰上下引起一片嚎哭声、咒骂声和痛苦的尖叫声，好像该舰遭到了鱼雷攻击似的，威利很快地草算出自己的总分数，明白若按此命令他应在1949年2月退役。这种记分制是经过仔细权衡的，旨在裁减那些结了婚的和年纪大的官兵，海外服役人员和参战人员亦不例外。

威利并不烦恼。当然，这道命令是不公正的，但是威利确信一旦官兵们极度痛苦的不满的声浪沿着指挥链传回来并完全向新闻界公开，那么过不了两个星期这道命令便会取消。威利可以清楚地想像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种记分制是在战争时期制订的，并存档以备遥远的将来所用。而突然它从档案里被翻了出来，在尚未有人费心去弄清其含意之前就被列入了福克斯一览表。与此同时，世界已从黑夜变成白天，从战争转为和平。战时的思维方式立刻就过时了，海军也有一点落后了。

在此期间，要担心的是破旧的“凯恩号”。冲绳岛的检修方案在混乱中停止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整修，不计成本的日夜苦干都已成为往事，就像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说那么遥远，而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冥王星号”负责整修的军官，一名神色疲惫身材矮小的海军中校，坐在一张堆放着一尺高的文件的办公桌后面，他那布满皱纹的脸灰得像油印纸。他向威利吼叫道：“我怎么知道该对你讲些什么呢，基思？”（这是威利在一周内第四次到这里来，前三次都被那个文书军士挡驾了。）“从这儿到华盛顿再回来，一切都乱套了。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局里是否会批准为一艘老舰艇再花40美元。也许检查组会做出决定让这艘军舰烂在这儿哩。”他指着装满了黄色电报的铁丝筐。“看见那个了吗？每一份电报就是一艘有麻烦的舰艇。你想上这张名单吗？也许你能排到107号。”

“很抱歉打扰你了，长官，”威利说，“我清楚你们忙得不可开交——”

这位头上直冒汗的中校立即对这种友好的口气作了回应。“你只知道事情的一星半点儿。我真想帮你，基思。我们都想回家。瞧，我会派给你两名好的船钳工为你们干72小时。如果他们和你的水兵一起努力能修好那几个该死的燃料泵，你就可以开着军舰回家了。这就是你所要求的，对吧？”

威利回到舰上后便把那帮黑人叫到舰艏楼上。“看你们的啦，”他说，“如果他们决定来调查这艘破船的话，我们将和那些步兵在岸上坐上一一年等待机会乘船回家。修好那些泵，也许过不了一个星期，你们就有私人豪华轿车接你们回家了。再看看那些泵怎么样？”

过了两天那些泵就修好了。

命令下来了，要港内所有的驱逐扫雷舰做好准备在得胜的舰队到达之前先去东京扫除港内的水雷。可是“凯恩号”不在其内。基弗和威利一起去找了设在“恐怖号”上的太平洋扫雷办事处。他们试图说服拉姆斯贝克难上校他们已经做好出海的准备。可是这位作战指挥官不相信地摇了摇

头。“我赞赏你们的精神，”他说，“但是恐怕‘凯恩号’不再有用处了。假如你们在途中又出故障怎么办？现在是台风季节，你们想以12节的动力闯出台风吗？”威利和基弗面带失败者懊悔的苦笑彼此看了看对方。那天下午他们并肩站在舰桥上看着其他扫雷舰开出了巴克纳湾。

“哎，我倒想去看看东京，”基弗说，“我想他们会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近在咫尺’。我们今天晚上放什么电影？”

“《罗伊·罗杰斯》，舰长。”

“为什么上帝不怕麻烦总使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想我得斋戒一个月并努力在幻觉中找到答案。”

这样一来“凯恩号”就在几乎空荡荡的海港里靠着锚链摇晃着，官兵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投降仪式的广播。

新的记分制几乎跟威利的预料完全一样在9月上旬出台了。这是一个可行的公正的方案。它裁减了“凯恩号”一半的人员，也裁减了舰长。威利离舰的日子是11月1号。基弗看见裁减命令时非常兴奋。他把副舰长叫到自己的卧舱里。“做好接管舰艇的准备了吗，威利？”

“啊——啊当然，长官，但是谁向我交接？我在海上仅仅两年——”

“没关系，威利，你比德·弗里斯接管‘凯恩号’时更称职。在战时巡航了两年就相当于在和平时期执行15年的任务。我说你称职。6月份排值班人员表时我就这么讲过。这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让太平洋扫雷指挥部给海军人事局发个急件——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我等局里给我发退役通知，即使和俄国的战争打起来了，我仍然还留在冲绳。”

“我——嗯，当然，我愿意接管，长官——”

设在“恐怖号”上的军官人事部门挤满了一大群舰长和副舰长，他们到这儿来的使命与基弗相似。命令讲得很清楚。它是海军对舆论的呼声做的极有争议的敏锐的反应。退役是强制性的，危及美国安全的情况除外。凡例外情况都必须向海军部长呈送书面报告，并由其所属的舰队或部队司令亲笔签字。

轮到基弗和威利时，人事局的军官很快地翻阅了一下文件，厉声地对威利说：“两年海上勤务，你以为你就能指挥一艘扫雷舰了吗？”

基弗插话道：“那是十分繁重的勤务，长官。”

“嗯，好吧，那不是核心问题。我受到巨大的压力呀，这才是核心问题。我必须推荐接替的人，要是某个愚蠢的年轻冒失鬼把他的舰艇……有言在先不要推荐不称职的人，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海军部也讲了不要留下积分已够退役的人。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他用手绢擦了擦额头。看了一眼排在基弗身后的低声发着牢骚的一行军官。“我整天都在说这些含糊其词的话。你自然说他是称职的，基弗，你火烧火燎地急着回家。我却穿着规规矩矩的军装留下来。我得对这事负责——”

基弗说：“我们已经为他申报海军十字勋章，希望这有助于您做出决

定。”他讲述了威利如何在那场神风突击机的灾难中挽救了那艘军舰。

“嗯，听你讲起来他可能有能力管理好这艘军舰。我会发出急件的，剩下的就由局里定了。”

三天之后的早上，福克斯一览表中出现了给“凯恩号”的行动指令。威利常去无线电室。他将电文拿到了军官起居舱，急忙解译了密码。

他是舰长了。

基弗已经做好离去的一切准备。自命令下达那天起他就一直在收拾行李。电报到达后10分钟官兵们便全体集合举行指挥交接仪式。仪式结束后10分钟，威利和基弗便带着前舰长的行李来到舷梯旁。快艇出去交换电影胶片去了。基弗向外凝视着海港，用手指敲击着救生索。

“汤姆，我原来的确以为你要把她开到废旧舰艇停泊处去。”威利说。“通过巴拿马运河——你会一直留在舰上——再过两个月就行了，毕竟——”

“因为你退役的日期是11月1日，所以才这么说。你已经忘记自由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了吧，威利。它就像所有漂亮女人的气味，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好酒蒸馏成的一种精华。它使你为它发狂。等快艇的几分钟时间似乎比我在奎格手下干一个月的时间还长，这一个月又比正常生活十年还长。10月最后一天晚上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威利说：“对好伙伴老‘凯恩号’就没有一丝留恋吗？”

小说家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转过身看着锈迹斑斑的甲板和油漆剥落的烟筒。烟筒的烟雾味很强烈。两名光着身子的水兵在简易棚旁边剥土豆皮，还不停地用单调的下流话对骂着。

“35个月来我一直憎恶这艘军舰，而现在我感到仿佛才刚刚开始憎恨它。如果我还要留在舰上，那只能是看一看对一个无生命的物体的憎恨到底有多深。我不是说我真的认为‘凯恩号’是没有生命的。它是上帝派到世间来毁掉一生的铁鬼。而它干得不错，你能驱除这个鬼，威利。我已经厌倦了——谢天谢地，快艇回来了。”

“唉，汤姆，不远送了。”他们握了握手，默默地看着快艇靠近。舰上总值日军官和新来的副舰长，站在离这两位指挥官不远的地方。

威利说：“我想这是真正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你将继续成就你的辉煌事业，我知道你会的。你是优秀的小说家，汤姆。我将在某个死气沉沉的大学里埋头教书，并以此了结一生。我没有什么别的能耐。”

基弗弯下腰提起手提包，然后直视着威利的眼睛。他的脸似乎被一阵痛苦扭曲了。“不要过分地羡慕我的幸福，威利，”他说，“别忘了一件事。我曾跳下海。”

铃声响了。基弗敬了礼，走下了舷梯。

40 “凯恩号”的最后一任舰长

威利将行李搬进了奎格的房间（他想不出其他名字来称呼它），便躺在了床上。他有一种极其异样的感觉。16岁那年他母亲曾带他去了一趟欧洲，在导游领着他们参观凡尔赛宫时，他故意落在那群游览者的后面留在皇帝的卧室里，并且跳过丝绒绳栏坐在拿破仑的床上。现在当他伸开四肢躺在奎格的床上时他想起了这段往事。他对这一联想付诸一笑，但他明白其中的含意。奎格永远是他一生中首要的历史人物。不是希特勒，不是东条英机，而是奎格。

威利同时为两件事分心而感到痛苦，一则为升任指挥官而激动不已，一则又为长时间不见梅的回音而备受煎熬。他多么希望同她分享这个好消息啊！他非常清楚“凯恩号”是一艘肮脏破旧的舰艇——而且正因它是那么一艘可怜的像漫画一样的小艇，上司才把它交托给他——然而他仍然自豪得热血沸腾。他当初只是一名笨拙的无能之辈的海军学校学员，而今已晋升为一艘美国战舰的指挥官。谁也磨灭不了这一事实。这件事是运气和功绩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件事不会变。只要海军存在一天它就会由海军记录在案。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书桌前给梅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

三个月以前我给你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可一直不见回音。我感到不可能重复我上次讲过的那些令人赧颜的话，因为我不相信你没有收到那封信。如果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你没收到信，请尽快告诉我——我想现在你可以给我发电报——我将以更加华丽的词藻再写一封。但是如果你已经收到信——我相信你很可能已经收到——那么你的沉默就说出了该讲的一切。等我回家之后我仍将去找你。我要当面看看你。

我现在在冲绳。今天我接替基弗当了舰长。我毫发未伤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确信自己多少有些用处而心情稍好一些。

我爱你——

威利

然后他给母亲写信。

即使在一艘停泊着的无所事事并被人遗忘的老舰艇上，威利也体验到了新舰长头几天的异常感觉：个性的不断缩小，而神经末梢则不断伸展到全舰的各个部位和机械装置。他不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了。他造就了一双像年轻的母亲的耳听八方的灵敏的耳朵，这双耳朵在睡觉时也不停地探听着。他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安稳地睡过觉。他感到自己已经从

活生生的一个人缩变成由全舰人员和军舰构成的一种复合动物的大脑。当他在甲板上行走时这些扰乱人心的感觉有了报偿。力量似乎从甲板流入了他的身体。官兵们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强把他推入空前的孤独之中，但不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孤独。通过他们坦诚的举止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未讲出的热情的话语，他的下属都喜欢他，信任他。

威利担任舰长的第一周便给了他们喜欢他和信任他的新的理由。一天晚上一场台风袭击了冲绳，威利在舰桥上连续守候了30个小时，仔细地操纵着轮机和船舵，使锚未被拖动。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刚到舰上的新人恐惧不安，不停地祈祷，经历过12月18日那场台风的官兵就不那么惊慌失措了。当上下起伏白浪滚滚的海港显露出灰蒙蒙的曙光时，隐约可见有十几艘舰艇搁浅在海湾四周的海滩和暗礁上，有的高高地显露出海面，有的侧倒在浅水里。这些遇难的舰艇中就有一艘扫雷舰。当然看见这些不幸的舰艇，“凯恩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特别地舒畅、得意和欣慰，基思舰长便成了英雄。

整整一天，不断传来新的暴风雨的警报。更多的台风在南太平洋肆虐，其中两股台风的运行路径表明它们可能袭击冲绳。当海港里浪涛平息下来时威利驾着小快艇向“摩尔顿号”驶去。这一个刚从东京扫完雷返回的扫雷舰中队停泊在南边的锚地。威利闯进了凯格斯的房间。

“埃德，你们做好出海的准备了吗？”

“嘿，威利！当然准备好了——还需要燃料、食物之类的东西，但是——”

“我要赶快离开这儿。太平洋扫雷司令部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因为我可能再出故障，所以他怕派我出海。咱们到‘恐怖号’去。也许我们能说服他让咱们两人一起走。你可以护送我。”

凯格斯显得吃惊而困惑。“威利，我们中队不发起航命令。”

“听着，伙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一个高级军官知道每天该干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情况完全不同了——”

“嗯，当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

“埃德，我们会失去什么呢？你不想明天9点就起程回家吗？”

“我不想？天哪——”

“那就跟我走。”

他们在“恐怖号”的军官起居舱里找到了作战指挥官，他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一端喝咖啡。他以友好的微笑向威利打招呼。“基思，你的那艘老破艇怎么没被风浪打沉呢？干得好。喝杯咖啡。你，也来一杯，凯格斯。”

两位舰长各坐在作战指挥官的一侧。威利立刻说：“长官，我想把‘凯恩号’开回美国，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我不想以我现有的成套轮机装置去穿越更多的台风了。”

“等一下，上尉。谁也没有征求你对起航令的建议——”

“我这样做是为了这艘军舰的安全——”

“你不适于出海——”

“眼下我适于出海。我的水兵把泵都修好了。干坐在这儿遭遇下两场台风不会使我更适于出海——”

“噢，你随时可以在这儿接受检验——有一个检验组已经在路上了——”

“但是我仍能把她开回去的。如果你把她凿沉在这儿，你将失去她仅有的点滴的价值——”

“嗯，我不责备你想回家。我们都想回去。但是我怕——”

“长官，舰队司令对废弃在津坚岛上的‘贾尔斯号’有何感想？再损失一艘主力舰艇对太平洋扫雷司令部不会增加任何光彩。‘凯恩号’的状况不宜留下。稳妥的办法就是让我们驶离这一台风区域。我得为全舰的官兵着想。”

“假如你行驶到海洋中部出了故障呢？”

“派凯格斯和我一起走，长官。我们都该退役了。高速扫雷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出故障的。我发誓，只要船头朝向美国，我的水兵就是用口香糖和桶的拎环、金属条也要把这艘军舰黏结和捆绑在一起。”

拉姆斯贝克搅动着咖啡，并以富于幽默感的赞赏的目光打量着威利。“我知道你一定能证明自己有理由。我们在这儿忙极了，我们想不出任何办法——我会找舰队司令谈一谈的。”

两天之后，使两舰官兵喜出望外的是，“凯恩号”和“摩尔顿号”都接到了出发的命令，要他们经珍珠港和巴拿马运河回到设在新泽西州贝永的海军供应站准备退役。

驶离冲绳使威利感到意想不到的痛苦。他站在舰桥上回头望着这个巨大的岛屿，直至最后一层绿色的隆起的地形沉入海里。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感到战争结束了。三年前他离开家，足迹布满半个地球，他历经艰险来到了这个遥远、陌生、不知名的地方，现在他要回家去了。

他不习惯开着灯在夜里航行。每当他瞥见“摩尔顿号”，看到舷窗里放射出的黄色的亮光、红色和绿色的航行灯以及强烈的白色桅顶灯时他都会受到惊吓。他仍然本能地遵守灯火管制的规章，走出房间之前把烟捻灭，小心穿过海图室的门帘以免漏出光线，并用手指捂住手电筒的透镜。晚上呆在舰桥上听不见声音搜索器发出的声脉冲的汨汨声也是很神秘的。看见所有的枪炮疏于照料，枪口向里，而且用帆布盖着使他感到不安。对他而言大海和日本人曾经是同一个敌人。他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浩瀚的海洋是不会像大量孕育出飞鱼那样自己产生潜水艇的。

他常常在不必要的时候在舰桥上消磨很长时间。星星、海洋还有这艘军舰正从他生活中悄然消失。再过两三年他将不能根据天上北斗星的角度说出精确到一刻钟的时间了。他会忘掉“凯恩号”横越海洋时使其保持航向的支距度的准确度数。他肌肉中固有的特点，如在一片漆黑中找到航速显示器按钮的能力，将逐渐消失。就是这间他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的驾驶室本身也将很快不复存在了。他现在有点儿像在朝着死亡航行。

他们在珍珠港停泊时威利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海军修船厂的电话交换台去给布朗克斯的那家糖果店打电话。等电话期间他懒洋洋地躺在一条破旧的长沙发椅子上，随意翻看着几本破破烂烂的画报（其中一本有根有据地预测说日本将如何如何遭到入侵，并预言战争将于1948年春结束）。接线员终于向他招手叫他到她桌前去并告诉他梅·温已不再是那个号码了，而且那边接电话的男人也不知道哪儿能找到她。

“我来跟他说。”

糖果店老板正急促而语无伦次地说着：“你真的是从珍珠港打来的？珍珠港？你不是开玩笑吧？”

“喂，法因先生，我是梅的老朋友威利·基思，我以前老给她打电话。她现在在哪儿？她的家里人在哪儿？”

“搬走了，搬走了，基思先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五六个月以前。很久以前——住嘴，你们这帮孩子，我在跟珍珠港说话哩——”

“她没留下电话号码吗？”

“没留号码。什么也没留，基思先生。搬走了。”

“谢谢，再见。”威利挂上话筒，付给了接线员11美元。

回到舰上，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在珍珠港期间聚集起来的邮件，绝大多数是公函。他急切地一个一个地翻看信封，但是不见梅的来信。一个从人事局寄来的大小有点怪的厚厚的棕色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它打开了。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个扁平的褐紫红色的小盒子。盒子里有一条缎带和一枚勋章——黄铜星形勋章。那信是由海军部长签署的嘉奖状，赞扬他在遭到自杀式袭击后扑灭了大火，最后是格式化的结束语：基思上尉超越职责要求的英雄行为承袭了海军的最优良传统。

威利坐着木然地凝视着这枚勋章良久。他开始拆看官方邮件。开头他看到的是通常的油印或印刷品，接着他看见一封用打字机打的信。

发件人：海军人事局局长

收件人：美国海军后备队威利·索德·基思上尉

事由：错误履行职责——训斥

参照：（a）71945号军事法庭决议

附件：（A）参照副本（a）

1. 根据随信附上的参照副本(a)，本局查明你于1944年12月18日非法解除美国海军少校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对美国军舰“凯恩号”的指挥权的行为已构成错误履行职责。

2. 你应注意军法审判当局、本局、总军事检察官以及海军部长的批评。特依据这些批评意见予以训斥。

3. 此信的副本将附载入你的晋升文件中。

“啊，”威利思绪一片纷乱地想着，“勋章和训斥。一个早上的丰硕收获。”

他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字体很小而且印得密密麻麻的军事法庭的决议。第十二委员会，即军法审判当局的批评意见有一页半之多。威利断定这些意见一定是布雷克斯通执笔由舰队司令签署的。宣判无罪被否定了。威利知道这不会对马里克造成危险，因为他不可能再受到审判，但是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他的海军生涯的终结。

——医疗组建议恢复奎格少校的职务。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疾病的任何证据。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被告的行为表明他对医学极为无知，而且听信毫无根据的传言，极其缺乏判断力，结果采取了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行动——这些批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针对证人基思上尉，当日的舰上总值日军官的行为。基思上尉的证词无疑地说明在采取行动时他并非不愿意服从被告，而是全心全意地站在被告一边。

军法审判当局确信案情说明是合情合理毫无疑问的——

——本案审判不公致使一名犯了严重过失的军官逃脱了惩罚，而且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该舰处于险境的事实不能减轻，而应增强被告的责任。尤其是在危难时刻更应严格遵守海军的纪律，特别是舰艇上的高级军官——一艘舰艇只能有一名政府任命的指挥官，不向可取得联系的最高层领导请示而擅自将其免职是副指挥官的越权行为。184、185及186条所讲述的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例外的处理是意在强调而非削弱这一原则，海军部的这一意向已最明确最有力地表达于这些条文中。

在下面的批注中，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完全同意第十二委员会的批评意见。

“嗯，我也同意，”威利心里想，“就基思上尉的案件而言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怜的史蒂夫。”

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红色卡片纸板文件夹，里面保存着他海军生涯的文件。在这些一份一份摞在一起的文件中包括派他到弗纳尔德楼和“凯恩号”的命令、他的任职令、他的晋升令以及他要求调往潜水艇、弹药艇、水下爆破分队、布雷部队、超危险的秘密任务和俄语学校的申请书。所有这些申请书都是在奎格任舰长那年他感到失望的时候呈上去

的，但都被奎格拒绝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嘉奖令和训斥信并排插入文件夹，并且将其密封起来，他的想法是他的曾孙可能在闲暇时经苦苦思索而弄清楚这一自相矛盾的事情。

三个星期之后，10月27日早上，威利用舰桥上的大衣裹住身子坐在房舱里，顺手从堆在脚边的一只小提箱里随意抽出一本书，帕斯卡的《思想录》看起来。他呼出的气变成了白雾状。从开着的舷窗流入的空气阴冷而潮湿。窗外是供应站的一些破旧失修的小棚屋，稍远处是装有球形油罐的贝约纳那些沾满烂泥的灰色平台。“凯恩号”已经在码头上停靠了三天，枪炮拆除了，一系列工作已经结束，退役仪式半小时后举行。

他在衣服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枝钢笔，在书上这些字的下面画了一条线，“人生如梦，只是比大多数的梦更连贯一点而已。”自离开珍珠港之后的几周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就生活在梦中。他似乎不可能曾亲自指挥驾驶一艘军舰通过巴拿马巨大的船闸和雾气蒙蒙的绿色水道，不可能曾航行经过佛罗里达海岸，并用望远镜看到了棕榈滩岸边的他在儿时度过了七个冬天的粉红色拉毛粉饰的家，不可能曾带领一艘美国战舰通过纳罗斯海峡进入纽约港，穿行于鸣着汽笛的渡船和班船之间，并站在他（“凯恩号”的舰长基思）自己的战舰的舰桥上看见了高而尖的高楼的空中轮廓线和自由女神像。

他在冲绳被提升为舰长似乎相当异常，但是在那里至少他的海军身份仍然支配着他。来到东海岸，靠自己的家近了，看见过去生活中的景物真实地再现于眼前而且依然未变，他感到自己的军人的素质在逐渐减弱，像蒸汽一样飘散开，汇入海洋的空气中，仅仅留下威利·基思这一残留物。正是这种转变使日日夜夜都像梦幻一般。他不再是海军军官了——但他也不再是以前的威利·基思了。以前的个性已不适宜，它就像过时的时装一样怪异。

有人在敲门，“进来！”

他的副舰长站在门口敬了个礼，“舰长，全体官兵都在住舱区。”

威利把书放在一边，走出房舱到了舰艏楼上。他向官兵们回敬礼之后便面向他们站在曾将“凯恩号”的1号火炮安装在上面30年现已锈迹斑斑空出来的圆圈上。一股潮湿的带油腻味的强风吹过甲板，水兵们粗制的上衣随风飘动着。太阳透过海港上空灰蒙蒙的烟雾散射出微弱的黄色光线。威利事先准备了一篇长而深情的讲话。但是他环顾四周的面孔，心就凉了，面对这些生疏的少尉和中尉他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基弗、马里克、哈丁、佐根森、拉比特这些人哪里？杜斯利在哪儿？奎格在何处？稀稀拉拉的水兵显得跟军官们一样陌生。凡够条件作为冗员打发回家的水兵都已经走了。他只看见很少几张熟悉的面孔：体态肥胖、性格古板的巴奇一路航行归来，额尔班和温斯顿也一样。其他的大多数水兵则是郁郁寡欢的、结了婚有了孩子仅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被迫离家的应征入伍者。

威利从口袋里掏出了退役命令，顶着强风声嘶力竭地宣读起来。他

叠好命令，扫视了一下衣着不整、稀稀落落的水兵队伍。可怜的局面啊，他心里想。一辆卡车喀嚓喀嚓地从码头上驶过，在附近的另一个码头上一台起重机在呼哧呼哧地运行着。冷风刺痛了威利的眼睛。他感到他必须说几句话。

“噢，你们大多数人都刚来‘凯恩号’不久，这是一艘破烂的老掉牙的军舰。它在战争中行驶了四年。它没有受到过表彰，也没有取得过特别的战绩。虽说它是扫雷舰，但是在整个战争中它一共排除了六个水雷。它承担了舰队的各种各样的奴仆任务，大多在进行数十万海里的护航使命。现在它只剩下千疮百孔的船体，而且很可能被销毁。在‘凯恩号’上度过的每个时刻都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如果现在你们不这么认为，你们将来会这么想的，而且越来越强烈。为了我们的国家能生存下去，我们做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虽然我们的国家不比以前更好，但她仍然是我们热爱的同样的原来那个国家。我们都是些旱鸭子，我们用生命和头脑去与大海和敌人抗争，我们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在‘凯恩号’上度过的时刻是光荣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将分乘火车和汽车，我们大多数人要回到家乡。但是我们将记住‘凯恩号’，我们曾驾驶这艘老舰帮助国家打赢了这场战争。‘凯恩号’的职责是一项重要的职责，高层领导只是确定取得胜利的时间和地点，而胜利是‘凯恩号’取得的。”

降旗。

副舰长将授权三角旗的破烂的残存部分交给了威利。威利将窄小的旗布卷了起来，塞进了口袋里。他说：“舰艏旗我也要。把它包成邮包，拿到我的房舱来。”

“明白，舰长。”

“让住舱区的水兵们解散吧。”

退役组组长在威利的门口等候。正当威利移交钥匙和各种记录本时文书军士拿来最后一次航海日志让他签字。勤务兵从他的房舱里进进出出，将他的行李袋搬到码头上。一名水兵拿着包好的舰艏旗走了进来。威利在包裹上写上了“讨厌鬼”的父母的地址，并叫水兵邮寄出去。最后他的琐事终于做完了。他从废弃不用的跳板走了下去，没有敬礼。舰上已经没有可向其敬礼的旗帜，也没有舰上总值日军官。

一辆修船厂的吉普车把他送到大门口，他的母亲正坐在一辆新的棕褐色的凯迪拉克小轿车里等着他。自从“凯恩号”停靠在这里以来，基恩太太每天都开着车到贝约纳来。现在她要带他回家，那是自然和必然的事，但是威利不喜欢这样。“以前她开车把我送进了海军的各个大门，”他在想，“眼下她正开着车送我回家。那个小男孩玩的水兵游戏已经结束了。”

威利寻找梅姑娘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她似乎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曾经给马蒂·鲁宾的办公室打过十几次电话，但是这个代理人出城去了。威利的母亲没有说过一句关于梅姑娘的话，这也使他很烦恼。他满不在乎地将其理解为这样一种假设，他的母亲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彻底

的胜利。

其实威利错了。基思太太是害怕才避开这个话题的。她的儿子使她深感不安。甚至自2月份他回家探亲以来他就显得老成了，这种变化表现在他的眼神、手势、举止以及他的嗓音的特殊音色里。他已从三年前那个面色红润无忧无虑的男孩变成了声音老练得有点古怪的难以描述的成年人。她的全部希望是他回家和她一起住在那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她想，一旦他回到家里他就会变得随和起来，再度变得更像他自己。她非常害怕说错了什么话引得他宣布要独立。

“经过那么多年之后要离开你那艘老舰艇心里一定很难过吧？”她向他打招呼时说道。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咆哮道，他心里明白他是在仿效两年前德·弗里斯舰长讲过的话。他忧郁地倒靠在母亲的旁边，他们就这样默无言地几乎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当他们通过三村镇桥时威利突然问道：“我一直在寻找梅。她似乎消失了。您没有碰巧听说过她的消息，是吧？”

“是的，威利。我没听说过。”

“我在6月给她写过信，要她嫁给我。她一直没回信。”

“哦？”基思太太的两眼看着道路。

“我的话使您吃惊了？”

“不太吃惊。你知道，2月份最后那天晚上你和她一起过的。”

“这让我吃惊了。当时我的确跟她吹了。那以后我五个月没给她写信。后来有一天我写了。”他观察着母亲的脸色。“您很生气吗？”

“听了你这些话，没什么可生气的。”

“如果我娶她您会生气吗？要是她接受我，我一定娶她。这是铁定的。”

基思太太短暂地扫视了他一眼。就在这一瞥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已是胆怯的满头白发的老妇了，威利突然心里一热为她感到难过。接着她又转过脸凝视着道路，她那坚强的侧影同过去完全一样。她等了很长时间才回答：“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能对你讲的话你都了解。如果你仍然在寻找梅，那么她一定具有某些我一直没机会观察到的好品质。我希望她不会恨我。”

“当然不会的，妈妈——”

“不管你做什么，我不想和你的生活隔绝开，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

威利探过身，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她声音激动地说道：“为什么现在才亲我？你回来以后一直没吻过我呀。”

“妈妈，我一直头脑昏昏沉沉的。等我找到梅我又会正常的，也许

“带她回家来，让我逐渐了解她。你以前对我公平吗？你不是把她当作廉价的私通女子藏起来了吗？威利，我当时是以你为她定下来的价值来衡量她的。这是实话。”

这是一次很好的猜测——只是部分是真的，威利心里想着，因为他母亲的占有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她对自己的批评是公正的。他的母亲表面上的认输使他感到宽慰。“妈妈，我一找到她就会带她回家的。”

威利从车上取下行李袋后便立即给鲁宾的办公室打电话。这次这位代理人回答了：“威利！该到时候了。我一直等了两三个月盼着你露面——”

“梅在哪儿，马蒂？”

“你现在在干什么？你在哪儿？”

“在曼哈塞特的家里。为什么问我这些？”

“你能进城来一趟吗？我想跟你谈谈。”

“梅在哪儿？她好吗？什么事情这么神秘兮兮的？是不是她已经结婚了或什么的？”

“不，她没嫁人。瞧，你不能来一趟吗？是一件重要的——”

“我当然能去。我过一个小时就到你那儿。究竟是什么事？”

“来吧。到我办公室来。布里尔大楼。我在这儿等你。”

鲁宾的“办公室”就是零乱的房间里摆的一张桌子，里面还有另外四名代理人占用的四张桌子。威利一进门鲁宾便站了起来，并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俗艳的方格呢大衣。“你好，上尉。咱们去找个能谈话的地方。”

当鲁宾带着威利沿着第47街往前走然后又往北拐到第7大街时，他没说一句关于梅的话。他饶有兴趣地问了一些关于神风突击队队员和扫雷的问题。威利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听我说，马蒂，我想知道——”

“我知道你想了解什么。咱们到了。”他们通过一道旋转门走进了一家大众化装饰华丽而又拥挤的旅游饭店的门厅。威利很熟悉这家饭店。甚至在三年之后他也立即闻出了这个地方所特有的除臭剂的香味，纽约的每一家饭店都有它自己的不变的香味。马蒂把威利领到门厅中央一块罩着玻璃的大广告牌前面，指着广告：“你的姑娘就在那儿。她就住在这儿。”

现在每夜在豪华的阿兹特克酒吧

沃尔特·费瑟吹奏萨克斯管

管弦乐队伴奏

玛丽·米诺蒂——“百老汇的引起轰动的歌星”

演唱《号角中的天堂》及其他歌曲

广告上有一张萨克斯管吹奏者和梅一起站在麦克风前的照片。“现在你明白了吧？”鲁宾说。

“我明白什么？梅为什么改名换姓了？”

“据说原来那个名字没给她带来好运。你离开大约两周之后梅就和费瑟在一起了，威利。她已——她已经和他搞在一起了。”

这些话和说话的语气使威利非常恶心。他怒视着萨克斯管吹奏者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戴着无框眼镜，脸上露出无生气的浅薄的舞台演出的笑容，长着长长的鼻子。“他不太像——”

“他是个头等的无赖。结过婚而且离过两次婚——我一直反对这件事，可是——梅只是跟我发脾气——”

“天哪，梅有足够的理智去应付这事——”

“费瑟在关键时刻吸引住了梅。你把梅摔得够狠的。费瑟是个很好的乐师，他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且他在那伙人里是个小上帝。梅——嗯，她十分单纯，威利，就——”

“是怎么回事？他们订婚了，或什么的？”

“事情的经过——事情的经过是他告诉她——是他的最近这次离婚还没有了结。也许他真的想娶她——我不知道——我们彼此之间不再说话了——”

“事情糟到那种程度了？”

“呵，梅仍旧付给我百分之十。其实她不必付，我们从来没签过书面的东西。我知道一件事，费瑟曾劝她不要付了，但是她每次都付了。不是我要她付的。我们为你那封信大吵大闹了一场——对不起，威利，我干涉你们的事情了——但是我说了，费瑟是个逃避兵役的家伙，而在这件事上梅没有嘲弄过沃尔特——”

“我必须和梅谈谈，马蒂。”

“嗯，咱们去瞧瞧。他们可能正在排练。”

他们步行到了阿兹特克酒吧，酒吧的门上画着一些黄绿色的长着羽毛的大蛇，可以透过关着的门听到里面的乐声。乐队正演奏着《起锚》。“瞧，向你表示特别欢迎呢，”鲁宾说，“走，进去吧。”他们从门缝溜了进去。这间花花绿绿的大房间里有一个宽大的地板、打了蜡的舞池和许多空桌子。绿纸做的棕榈叶遮住了门口。透过这些棕榈叶，威利看见梅站在乐队平台上唱歌。他着实大吃一惊。梅的头发变成了鲜亮的金黄色。

“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鲁宾说。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靠在墙上，透过他那厚厚的淡绿色的眼镜凝视着舞台。“你认为她的样子怎么

样？”

“讨厌。”

“费瑟喜欢金发的歌手。”

音乐的节奏慢了，在歌的中间停住了。指挥敲着指挥棒。“宝贝儿，这一段有什么难的？”

他喊叫道：“从C再来一遍——”

梅不耐烦地一摆头，说道：“沃尔特，我不喜欢这首该死的歌。我们为什么非唱它不可？这种过时的东西——”

“瞧，宝贝儿，游行散了以后大家要 and 海军一起热烈活跃起来。整个晚上我们都要唱这首歌——”

“噢，你来唱吧。我受不了——”

“什么游行？”威利小声问道。

代理人咧嘴笑了，“你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了？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海军节吗？”

乐队又演奏起来。梅唱了几小节又停了，固执地看着费瑟。费瑟耸了耸肩，挥了挥手让乐队静下来，“想喝咖啡吗，玛丽？”

“喝什么都行。”

“休息半小时。”费瑟对乐师们说。他们挪动椅子，互相交谈着走下了平台。梅将一件驼绒大衣披在肩上。她和费瑟并排向门口走来，他们自动地靠得那么紧使威利很反感。威利从棕榈叶的后面走了出来，对自己缀有金色纽扣的舰桥上穿的大衣、白色的围巾和黑糊糊的帽子感到很不自在。

“你好，梅。”

梅姑娘吃惊地后退了一步，一把抓住费瑟的胳膊，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天哪，威利。你想让我倒下去死在这儿呀？你——你来这儿多久了？”

“刚来。不想打扰——”

“我——沃尔特，他是威利·基思——基思舰长，或基思上尉——我不知道，该叫什么？你还是那艘扫雷舰的舰长吗？”

“今天上午我已宣布从那艘舰退役了——”

费瑟伸出手。“见到你很高兴，威利。玛丽曾经向我谈起你——”他们握了握手。费瑟长得不难看，饭店门厅中的那张照片没拍好，他的表情愉快而热忱，眼角已有了鱼尾纹，眼眶发黑，浓密的棕色头发中已显出丝丝白发。他握手很有力，声音洪亮，性情随和，很有魅力。

“你好，马蒂。”梅冷淡地问候道。

“哎，你们二位跟我们一起出去怎么样？”乐队指挥问道。“我们正要出去吃点东西——”

“梅，我想和你谈谈。”威利说。

“嗯，好呀，咱们一块去吃烤肉吧。”费瑟说。

“梅，我想和你谈谈。”威利沮丧地重复了一遍。

梅姑娘胆怯地瞥了费瑟一眼，露出左右为难的神色。

“你怎么都行，玛丽，”乐师满不在乎地说，“时间不是太多啊——”

梅抚摸着乐队指挥的手，“我耽误不了多久，沃尔特。你先去吧。”

费瑟扬了一下眉头。他点了点头，向威利微微一笑，“穿戴得这么整齐要去游行吗，上尉？”

“我不去游行。”

“哦，太糟糕了。嗯，晚上过来吧。带个朋友来，作为我的客人。”

“谢谢你。”

“走吧，马蒂，”乐队指挥说，“跟我一起去喝咖啡。”

梅和威利单独留在画有阿兹特克图案的大舞厅里。一排排的空桌子和椅子显得凄凉而忧伤。威利说：“你究竟为什么要染头发？”他的说话声在房间里引起微弱而空洞的回音。

“你不喜欢这种颜色吗？”他们就像职业拳击手那样相距不到两英尺，面对面地站着。

“不喜欢。我认为它既粗俗又刺眼。”

“谢谢，宝贝儿。城里的每一个夜总会专栏的作家都夸奖我有了进步。”

“夜总会专栏作者都是些想入非非的人。”

“你回来心情很好嘛。”

“你想吃点东西吗？”

“不要紧。你刚才讲你要和我谈谈。如果你要清净的话这个地方再好不过了。”

他们走到最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威利解开了大衣，把帽子摘了下来。梅却紧紧地裹着大衣。威利想她肯定在发抖。她说：“你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马蒂跟你讲什么了？”

“别管马蒂。”

“你以前总是讨厌他。你从不相信他是你的好朋友。天晓得他为什么喜欢你——”

“你不认为我有权利得到回信吗？只写一行字说‘不，谢谢，我已经有了一个乐队指挥，而且我还有一头金发’，这也不行吗？”

“我没有必要听你讲这些损人的话。不要忘了，朋友，是你把我踢倒在水沟里的。如果有人把我扶起来关你什么事？”

“梅，我在信里讲过的每一句话仍然有效。”威利本想再说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不能讲，四周到处是龇牙咧嘴的阿兹特克面具。

姑娘的眼神变柔和了。“那封信写得好极了，威利。我看着它就哭了。我仍然保存着它，但是你这封信晚了四个月。”

“为什么？你已经订婚了，或结婚了？出了什么事？”

梅把头转向了一边。

一阵痛苦的痉挛从威利的脸上掠过。他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他的情妇吗？”

“这个词已经过时了，情妇这个词已经跟随狄更斯一起消失了，亲爱的。”

“你是吗，梅？”

梅面对着威利。她的脸色苍白极了，使她化的妆显得过分鲜艳。“嗯，你究竟在琢磨些什么？当两个像我和沃尔特这样的成年人日夜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玩弹子游戏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你，还有你那些该死的乏味而愚蠢的问题。”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威利说不出话来。他的咽喉噎住了，“我——好了，好了，梅。”

“所以我想这可使你完全满意了，对吧？”

“不完全是——我只是——”威利把脑袋靠在拳头上，“给我10秒钟时间来适应它——”

“10秒钟就完全够了？”梅尖刻地说，“你的心胸真宽广啊。”

威利看着梅，点了点头。“好吧，我承受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现在你倒高尚起来了。高尚就是你长期的求婚。你会在早上重新考虑后改变主意，而且很体面地自食其言——”

“梅，你听我说，我爱你，而且我将永远爱你。你怎么骂我都行，我该骂。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们本应得到美满的爱情，就是所有的书里所写的初恋。我把它毁了，但是我和你彼此属于对方，我了解这一点。”威利握住了梅的手。“梅，如果你爱我，嫁给我吧。”

梅没有把手拿开。威利心里感到有点压力。金色的头发使威利非常烦恼。他竭力不去看它。“威利，什么事改变了你？你和以前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

“我差点死了，而且我认识到我为你感到非常后悔。”威利知道他这番话讲得好，不过他心里还没打定主意是否真的要娶她。但是他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梅就在他心里的某个地方，他要娶梅。

梅情绪消沉地问道：“威利，你要我干什么？根据美国军人的议案跟你一起到一所大学去，在电烤架上给你烤排骨，洗尿布，谈论书籍吗？我现在每周稳定地挣一百块。”

他探过身子去亲吻她。她的嘴唇在亲吻中笑了。威利一跃而起，把梅也拉了起来，热烈地吻着她，而这一次梅的反应跟以前一样。她靠在他的怀里，嗓音沙哑地说：“真令人惊奇。这仍起作用。”

“那么就这样了——”

“你怎么也猜不着的。坐下，英俊的水兵。”她把威利推到椅子上，自己也坐下，并用手蒙住自己的两眼。“然而，它会造成混乱的，一点小的混乱，我要说明这一点。真让我惊讶——”

“你爱这位费瑟吗？”

“如果你把我们以前的事叫做爱的话，那些事不会再发生了。哎呀，这事还要感谢上帝。”

“他年纪大了。”

“你年轻。在很多方面更糟糕。”

“你可不能像你刚才吻我那样去吻两个人。你并没有爱上他。”

“不管怎么说，性行为只占一天里很少一点时间。”

“它使一天里其余的时间值得活着。”

“你总是能言善辩。老实说，威利，你像这样不知从哪儿突然回来是什么用意？一切都是肮脏的，破碎的，而且已经了结了。它以前是美好的，但是你把它毁了。”

“爱并不全是性行为。我们的心灵走的是同一条路。我们现在谈话就跟以前谈话一样。甚至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痛苦的事情也是活生生的，值得一听的而且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是我们两人在互相谈这些事——”

“我已经赚钱了，所以我喜欢钱。”

“那么我给你钱。”

“你母亲的钱？”

“不是，如果你真要钱我就去经商。不管干什么我都能干得很出色——”

“我原以为你想去教书呢。”

“我现在仍想去教书，而且我认为你现在谈论钱是在胡说八道。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梅显得迷惑而绝望。“难道你不知道我受到你多大的打击吗？我以前认为我们的爱是美好的但是已经结束了。我当时为此感到高兴——”

“它没有结束。它仍然是我们的生命——”

梅冷冷地审视着威利的脸，“好吧，既然你这么高尚，我倒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我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也不想以此来改变任何事。只要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位高尚的人。我从来没跟沃尔特睡过觉，所以不存在挽救可怜的、堕落的流浪儿的问题。”她看着威利震惊得发愣的样子不无讽刺地笑了。“毫无疑问，东西太多你咽不下去了。我告诉过你，我不在乎——”

“天哪，梅，当然我相信你——”

“不是他没有这个企图，天晓得，或者没有巧言令色地一直试图达到目的。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他真的想娶我，而且他不是个巧取豪夺的大学生。似乎他还没有离婚。而我又有一种天主教的粗俗的偏见，绝不跟结了婚的男人上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你也没有理由应该——”

“梅，今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能来看你吗？”

“不行，沃尔特要举办一个聚会——”

“明天早上呢？”

“天哪，早上！”

“下午？”

“你仍然在以海军的方式思考问题。有教养的人能在下午干什么？”

“做爱。”

梅突然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丰富的深深的感情。“你这个傻瓜。我刚才说的是有教养的人，不是法国人。”梅看着威利，脸上闪现出他们以前在一起时的那种欢乐。“你知道吗，你终究仍然是威利。刚才有一阵子你在那儿显得非常令人望而生畏——”

“那是因为头发，梅。我讨厌它。你过去的头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我知道你以前喜欢它。这次是沃尔特的主意，他对这件事是经过冷静考虑的。他做过调查，征询过各种意见。去夜总会的那些蠢货都喜欢金发的歌手，就这么回事。”她用手摸摸头发。“它真的那么难看吗？我看起来像荡妇吗？”

“亲爱的，我的爱人，你后半辈子就染金发吧。我甚至不知道你长的什么样子，我爱你。”

“威利，你怎么差点牺牲了？出了什么事？”

威利注视着梅的眼睛，给她讲述了神风突击机的事。梅的眼睛里是

他熟悉的眼神。威利看出梅正通过歌手房间的窗口向外看。她仍然在那儿。

“那——然后你就写了那封信吗？”

“当天晚上写的。”

“第二天早上你没有想收回一切吗？”

“我现在来了，梅。我甚至从珍珠港就设法给你打过电话——”

“听到你叫我梅真有趣。我已经习惯人家叫我玛丽了。”

“我因为表现非常英勇获得了这个。”威利从口袋里掏出了铜星勋章，打开了小盒，把勋章给梅看。梅的两眼闪射出钦佩的微光。“给你，收下吧。”

“谁，我？你疯了呀。”

“我要你收下。那是对我的惟一用处——”

“不行，威利，不行——”

“请收下吧——”

“现在不行。放回去吧。我不知道，也许下一次吧——它是——谢谢，放回你衣兜里吧。”

威利放好了勋章，他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梅说：“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抱着最美好的希望。”

“我们可以再吻一次。只要你是英雄。”梅站起来，掀掉了威利的大衣，搂着他，用力地吻着。她将脸贴在威利的肩上，以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一直确实想给你生孩子——以前。我——我对沃尔特没有这种想法，那不一样——威利，这种事需要铁石心肠——而当时我不知道——你永远忘不了沃尔特——我也一样——老实说，你对我够狠的。直到一个小时以前我才恢复为一个完整的人——”

“你以前幸福吗？”

“幸福？就我所知，在你没有断掉一条腿的时候才谈得上幸福。”她开始哭起来。

“我发誓你错了，梅——”

梅突然推开他，并从大衣兜里掏出一面镜子。“天哪，要是沃尔特看见我这个样子，真的要出事了。”梅开始急急忙忙地修整她的化妆。“威利，你这个魔鬼，你只会给我惹麻烦。你是我的祸根。”从粉扑上飞出一小团一小团的粉雾。“想像一下你要把孩子培养成天主教徒的情景吧！正是在信中写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哭起来——谈孩子的事，太荒唐了。”“什么孩子？——看看那些眼睛吧，烧成了洞——”有些乐师溜达着穿过门帘走到舞台上，梅从威利肩膀的上方看了他们一眼。她的笑容消

失了，她的脸色显得正经了。她将化妆盒放在一旁。威利匆忙地说：“我明天来看你行吗？”

“哦，当然，为什么不行？我跟你一起吃午饭。但是3点半我得录音。”

“那明天晚上呢？”

“威利，别逼我。也别在脑子里胡思乱想。这次谈话完全错了——我感觉陶醉了——它什么也证明不了——瞧，帮我一个忙，把那个口红印擦掉——”她不安地又看了看那些乐师。

威利走到她身边低声地说：“我爱你。我们会幸福的，不是舒服，是幸福！不是一周挣一百块，是幸福，是爱的幸福！”

“是你这么说的啊。我明天见你。”

威利说：“我也喜欢你的眼睛、你的脸、你的声音和你的嘴。我也不想离开你。咱们别一起吃午饭，还是一起吃早饭吧，7点吃早餐。我要到这个饭店来住，这样我只隔你几层楼——”

“不行，不行，不是吃早餐。不要住进这个饭店。不要发病。战争已经结束了，有的是时间，各种各样的时间。威利，去掉你那种眼神，走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还得工作——”梅突然转过身，浑身颤抖着，紧紧地裹着大衣向舞台走去。

门开了，沃尔特·费瑟走了进来。“喂，上尉。如果你想看海军游行，现在他们正通过第5大街。你可以听见街上的鼓声。”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阵子，这位乐队指挥的脸上显出一种神色使威利不由得想起了汤姆·基弗——也许是那种嘲弄人的傲慢态度，也或许是聪明掩盖下的软弱。他感到鼓舞，他曾与基弗相匹敌。

“谢谢，费瑟。我想我要去看一眼。”威利看了看舞台。梅手拿一页歌篇正注视着他们。威利向梅做了个再见的手势，而梅只是点了点头。威利走到了大街上。

军乐队演奏出的乐曲声在各条小街上回响。威利急忙赶到第5大街，挤到人群的前面，看着海军的蓝色队伍齐步走了过去。音乐声使他穿着沉重的舰桥大衣的身板挺直了起来。但是他并不因为站在街道边上而感到后悔。他的脑子只想着将来的斗争。他要让梅成为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们能一起找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幸福，而他现在都顾不上这些。他只想到他要让梅成为他的妻子。

碎纸片在胜利的游行队伍的头顶飞扬，不时地有一张纸片飘落下来，从“凯恩号”最后一任舰长的脸上擦过。

版权信息

隆美尔战时文件

作 者：【英】李德·哈特

译 者：钮先钟

出 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李保华

监 制：于向勇 马占国

特约策划：付立鹏

版权支持：辛 艳

营销编辑：刘 健

封面设计：苏 涛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编者赘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导言

本书地图代号对照表

隆美尔文件的故事

第一部 1940年的法国战役

第一章 马斯河上的突破

第二章 合围

第三章 索姆河上的突破

第四章 向瑟堡追击

第二部 非洲战争的第一年

第五章 格拉齐亚尼失败的前因后果

第六章 第一回合

第七章 1941年的英军夏季攻势

第八章 1941年的冬季战役

第三部 非洲战争的第二年

第九章 加扎拉和托布鲁克——作战的准备

第十章 向埃及境内追击

第十一章 主动权的丧失

第十二章 与时间赛跑

第十三章 成败关头——阿兰哈法

第十四章 无希望的会战——阿拉曼

第十五章 阿拉曼的回顾

第十六章 大撤退

第十七章 在欧洲的会商

第十八章 回到突尼斯

第十九章 在两条火线之间

第四部 意大利

第二十章 1943年的意大利

第五部 侵入战

第二十一章 1944年的侵入战

第二十二章 末日

第二十三章 天已经黑了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七十周年。这场史无前例，几乎将全世界卷入进来的战争，已经有太多的文字和影视资料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深刻的反思。这些记录和反思大多数来自于作为战胜一方的国家。他们为了取得正义的胜利，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因此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学者、文化工作者，都有责任去重现和凭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然而还有另外一方，他们同样是亲历者，也是这场大战的主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法西斯的帮凶，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他们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发动、进程，以至自己的失败？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更全面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这套丛书包括了德国二战时期最著名的三位将领，隆美尔、古德里安、曼施泰因的作战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沙漠之狐”隆美尔，国内读者应该比较熟悉。这位二战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元帅，统帅德军在北非战场屡出奇兵，彻底改变了非洲战局。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是他却以其军事成就和个人魅力赢得了敌我双方的尊敬。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德国装甲兵和“闪击战”理论的创建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他组织与推动下，德国建立了一支技术先进的装甲部队。以“曼施泰因计划”而著称于军事史的冯·曼施泰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战略家。

本书系不仅亲述者均是德军二战时期鼎足而三的著名将领，而且译者也是一时之选。《隆美尔战时文件》的译者钮先钟先生是著名军事史学家、中西方战略研究学者。《闪击英雄》和《失去的胜利》的译者戴耀先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从业三十余年，一直从事德国军事研究。

当然，三位传主都是二战纳粹德军将领，他们所从事的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侵略性的，是非正义的，给全世界包括德意志民族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在叙述战事的过程中，难免带有主观的色彩，往往有自我辩解、自我开脱的成分，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言论无疑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我们出版这套书系，主要是从他们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提供了敌方角度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今天研究二战历史出发的，同时，他们作为现代机械化战争规律的探索者，其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军事变革的情态，对我们今天探索未来战争的演变形态，保卫和平，遏制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系时，对于这些纳粹将领在行文中表达出的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编者赘言

《隆美尔战时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谈论北非战役。他自己所记载的全部，都已经印在这一本书里。唯一欠缺的一部分是1941年的冬季战役。所以这一章就请了当时非洲军参谋长拜尔莱因将军代写。他不仅以隆美尔的笔记和信件为根据，而且他本人与隆美尔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他所知道的事情足以补充文件的遗漏。拜尔莱因本人也是一个小型的“闪击英雄”，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值得重视。

1943年，当隆美尔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实际作战，但是在他的日记里，许多地方对意大利的政变都有很有趣味的说明。曼弗雷德把这些日记和当时的信件拼凑在一起，写成了一个专章。

隆美尔生前对于诺曼底战役，没有留下有体系的记录，不过他却留下了很多的笔记和其他一些文件，尤其是关于他在盟军侵入前的观念和计划。拜尔莱因将军把它们拼凑成章，并且把当时的信件也放在一起。

最后一章中，曼弗雷德把他父亲的死亡经过，做了一个详细的描述。

在全书中，最有价值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他的信件。因为这代表着他在行动中的思想，除了内容生动以外，并且对事后的记录，还可以当作一个考核的标准。不管战况如何激烈，他差不多总是每天写一封信给他的太太，虽然常常只是寥寥数语而已。因为他的信件还是可能会受到检查，所以他对军事行动的进展，所说的话不能够不谨慎，不过他所做的批评，还常常照样是很坦白直率的。

由于原书一开始即叙述1940年的法国战役，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起见，在此将隆美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平择要介绍如下：

埃尔文·隆美尔，1891年11月15日生于德国南部的海登海姆（Heidenheim）。和许多德国将领不同，隆美尔并非出身在累世从军的贵族家庭，因此他的姓名中没有“冯”（von）这个字。他的父亲是位小学校长。幼年时的隆美尔并不特别聪明，到了十几岁后才慢慢开窍。1910年7月，他进入符腾堡第三十四步兵团担任下士入伍生，次年3月升入但泽（Danzig）军官学校，1912年春天，他回到部队任少尉排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隆美尔当时服役于乌尔姆的一个炮兵团，开赴西线作战。由于表现优异，第二年10月被调到新成立的符腾堡山岳营，升中尉连长。在1917年10月的第12次伊松佐河（Isonzo）会战中，这位中尉连长先后两次突袭意大利军，总计俘获近2万名意军官兵、火炮101门以及一支补给纵队。因有这种惊人的战果，隆美尔被升

为上尉，并获颁功绩勋章，这是当时德军中最高的荣誉，很少颁给下级军官。

隆美尔在军校就读时认识了他后来的太太。经过5年的交往，他们于1916年11月结婚。但过了12年后他们的儿子曼弗雷德才出生——他是夫妇俩唯一的孩子。

隆美尔身材不高，不善交际，也没有传统普鲁士军人的贵族架子。他不抽烟、不好饮酒，对吃也不讲究，他们夫妇俩都喜爱田园生活：爬山、滑雪、骑马、跳舞等，也都喜欢马和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隆美尔继续留在军中。1929—1933年，他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步兵学校担任教官。在这段时间内，他以战时的经验为基础，写成了一本步兵战术教科书《步兵攻击》（Infanterie greift an）。这本书于1937年出版，希特勒对它大加赞赏，便把他调任元首侍卫营营长（1938年10月），此后他的军旅生涯一帆风顺：他从少尉升到上校花了25年时间，但只花了四年就爬升到元帅，成为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元帅。

1939年8月，隆美尔由上校升为少将，担任元首大本营参议，因此有观摩学习德军在波兰战场上“闪击战”的机会——以往他从未和装甲兵有任何接触。波兰战役结束后，渴望亲自指挥作战的隆美尔向希特勒请求担任一个装甲师的师长。1940年2月15日，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七装甲师师长。

本书中有许多注解，编者李德·哈特先生的注解一律以仿宋体编排，其他人的注解则标示姓名（如“曼弗雷德附注”），也都以仿宋体排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回忆录重印前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尽管已经是50年前的旧事，但其经过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一种非常值得留恋的回忆。在大战中德国固然终于失败，但其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则真是可圈可点，所有其他交战国的人员也都无不自愧弗如。至少，在作战的层面上，德军真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因此，他们确是虽败犹荣，甚至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非战之罪也。

客观说来，德国的将领都相当优秀，他们在战争中大都能够忠勇任事，恪尽职守。不过若就全部过程加以精密的评审，则根据许多战史专家的意见，可以断定有三位是大家一致认为真正符合所谓“名将”的标准。他们就是号称“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扬威北非的隆美尔和以“曼施泰因计划”留名青史的冯·曼施泰因。尽管他们都已经作古，但研究战争的人仍然会感觉到他们的将星还在战略的天空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古德里安和冯·曼施泰因在战后都有回忆录。古德里安的书出版最早（1952年），书名为Panzer Leader，若直译为中文应为“装甲领袖”；当年为求生动传神起见，遂意译为“闪击英雄”。冯·曼施泰因的回忆录直到1955年才出版，原名为Lost Victories，译为“失去的胜利”。从其书名上看来，可以显示出这位元帅的确认为德国本应赢得胜利。隆美尔在1944年即已被迫自杀，所以不可能有回忆录，但所幸他生前留下不少的文件，于是在战后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负责编辑，并由其幕僚和家人提供补充资料，而在1953年以“隆美尔战时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书名出版，就实质而言，也几乎无异于回忆录。

这三本书都是50年代由我译成中文，首先在《军事译粹》杂志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说起来这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现在要想看这些书可能只有向旧书市场中去寻找。现在有出版社有意将三书重印发行，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乐观其成。为什么这些回忆录仍然有重印的价值呢？我想以一位花了40余年光阴钻研战史和战略的学者身份来提出若干解释。

欲通兵学必读历史，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只能通过前人的经验来学习。回忆录又是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能够提供其他历史著作所不能提供的资料。战争的主角还是人，而尤其是指挥作战的人，即所谓“将”。最好的历史对于各将如何指挥、如何决策也只能做客观的描述或分析，但无法真正表达其内心中的思想。只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始能使真相大白。简言之，历史的记载往往不免简化、浓缩、生硬，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但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具有启发性和人情味，对于心智的运作、意志的发挥，都有其

详尽的自我表白。

所以只有读名将的回忆录始能了解名将之所以为名将。诚如李德·哈特所云，读古德里安的书就好像是坐在他的指挥车中，亲自看他如何指挥一样。凡是喜欢研究战争的人，而尤其是青年朋友，我敢凭我个人40余年来的治学经验向你们推荐这三本德国名将回忆录。它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什么是真实的战争，同时也让你们亲自感受到战争的滋味。经常有人指出历史比小说更奇妙，而我则说，读名将回忆录要比看任何小说都更过瘾。

钮先钟

1994年4月写于台北

德国三大名将再版前记

《闪击英雄》，即德国古德里安上将回忆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即隆美尔元帅未完成手稿，由英国兵学大师李德·哈特编辑成书；《失去的胜利》，即冯·曼施泰因元帅回忆录。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过去所译出，并先后由本社（编者注：军事译粹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军事知识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真是名将辈出，其人才之盛实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尽管德国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从纯军事的观点上来看，那的确有一点输得冤枉，大有“非战之罪”的感想。无论如何，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为后世的楷模的。

尽管一般德国军人都很够水准，但在优秀中再挑最优秀的，据我个人和一般评论家的看法，有三个人似乎真可以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们不仅是一时之选，而且即令置于古今名将之林，也都还是名列前茅的位置。他们是谁？也就是我所介绍的这三位德国将领。

概括言之，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难分出高下；分别言之，则他们之间却又多少有一些差异。古德里安的专长是在装甲兵方面，不过他在战略方面的见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并没有机会让他去一展抱负。许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帅的权杖，而他却只能以上将终其身，这的确是有“数奇不封”之感。

隆美尔也许要算是最幸运的，尽管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虽然是在一个次要的战场上作战，但他却有指挥的全权，可以任意发挥他的天才，这是其他德国将领都很羡慕的机会。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他是战术优于战略，但从他自己所写的文件上来判断，连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认为他是具有极高深的战略修养的。

以“曼施泰因计划”而在军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冯·曼施泰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但事实上，他并非只能运筹帷幄，而不能冲锋陷阵。虽然不是装甲兵出身（实际上上面那两位也都不是），但他对装甲兵的运用也一样内行，尤其是他在东线战场上对大兵团的作战指挥，更可以说是已达超凡入圣的境界。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的确值得后人景仰。而他们自己所撰写的回忆录，也的确能够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很详细地表现出来。这些书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其价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回忆录的价值也许不如经过编撰的战史。因为前者是以个人的观点来写的，自然难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后

者则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料，所以比较客观。但是从研究战争艺术的立场上来说，回忆录的价值却远较战史重要。因为战史的内容往往会过分地简化、浓缩和生硬，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忆录却是由血、泪、汗所交织而成的真实故事。它不仅具有人情味和启发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对于一位专家的“心”和这颗“心”怎样工作，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

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应该学习怎样作战，兵者国之大事，虽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怎样学习作战呢？拿破仑所告诉我们的，正是钻研古今名将的记录实为不二法门，因此这三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三读，甚至无数读的。

这一次再版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所费不赀，真是出了一身大汗。为了便于读者获得完整印象起见，现在把它们并成一个合集，定名“德国三大名将”。我们诚恳希望此一努力对爱好军事学术的社会青年能有极大的贡献。

钮先钟

1974年7月20日于台北

导言

隆美尔对世界的影响，固然是由他的“剑”所造成的，可是其影响的威力却要靠他的“笔”来加以发挥。在历史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位指挥官，其对战役的记载，可以和隆美尔的记载同样生动有力和有价值。这些记录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从秘藏的地方发掘了出来，于是才编成了这一本书。

没有其他的指挥官，曾经对自己的作战经过和指挥方法，做过这样栩栩如生的描写。对闪击战的机动性和装甲部队运动的速度，没有第二个人的文笔可以比得上他。行动的迅速和决定的敏捷，使人在阅读的时候为之神往——隆美尔好像是把读者一同带上他的指挥车中作战一样。

伟大的指挥官多数都是笔拙的作者，同时他们也都有一种故意卖子的习惯，不把自己的心思老实地说出来。换言之，他们都不肯把“如何”和“为何”（How and why）告诉人家。

隆美尔的记载不仅清楚，而且客观。当解释事实的真相时，他却表现出一种求真的精神，这是因为他对战役的军事教训，具有热烈的兴趣。他的叙述经得起严格的考验，并且可以和其他的史料互相印证。虽然其中也不免会有少数的错误，但是却比许多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还要正确。书中有某些论断固可置疑，但是却绝非故意的歪曲。尤其要考虑到隆美尔的作战，是在沙漠地带中使用快速的战车部队，战局是混乱而瞬息万变的。

隆美尔之所以能够做如此清楚的记录，其主要的原因却与他自己的指挥方式有关——他总是习惯于身临前线，并且在最紧张的时候，在最重要的地点指挥。

隆美尔不仅在沙场上立下赫赫战功，而且更是在文笔上也扬名于后世。在他成为名将之前，便已根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写了一本非常优秀的步兵战术教科书。多数战术教科书的内容都是死气沉沉，毫无趣味可言，可是他这一本书却与众不同，显得异常活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更趋于机动性，他个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所能写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天生的战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他随时都在准备写一本巨著，为了这个目的，他不断记笔记——而且只要一有喘息的机会，他就开始把这些笔记改写成正式的记载。

由于希特勒的命令，他被迫自杀，所以这个伟大的计划并未完成。

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手稿，已经足以编成一本无与伦比的书。它可能在文字上还缺乏修饰，但是它在文学上的表现力量已非常地惊人，此外许多附带的评论更增加了它的价值。例如他的“沙漠战争守则”一节就是一篇军事思想上的杰作。这本书里充满了许多含有哲学意味的见解——例如他认为时间的集中重于空间的集中；速度足以抵消数量的优势；弹性可视为奇袭的工具；虚张声势可用来自保；对“经理官心态”¹的抨击；不要囿于旧规范，敢于建立新的准则；制人而非制于人；制空权对地面作战的重要性；以及“原则”与“权变”间的分界；等等。在我尚未看到隆美尔的私人文件之前，我只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家和野战指挥官，但是却没有想到他具有那样深厚的战略素养。像他这样一个猛将，这么富有思想，一切都是谋定而后动，真使人拍案称奇，有时他的行动看似太冒险，但那绝不是赌徒式的盲目瞎撞。仔细分析一下，有些行动对他自己固然造成了损失，但是却往往使他的敌人们受到更大的打击。此外，有时他虽不免于败北，但是他一定早已为他的军队安排好了一个逃脱的机会。

要衡量一个指挥官的才能，最可靠的标准之一就是他在敌人心目中的印象。从这一方面来说，隆美尔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数百年来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只有拿破仑的伟大可以和隆美尔相提并论，但是拿破仑的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不像隆美尔是完全在军事方面的。

甚至隆美尔已经由英国人的“敌人”变成了“偶像”。他的敌人——英国第八军团的士兵们，对他视若神明。当他们中间若是谁有什么好表现，大家马上就会恭维他：“和隆美尔一样伟大！”

对敌方的将领产生如此强烈的敬爱心理，势必会使英军的士气为之动摇。因此，英国的当局不惜花了许多工夫，想要肃清这种“隆美尔神话”的影响力量。他们故意做种种反宣传，去贬低他的军事成就。不过是非功过的重新评定，那却向来是后世史学家的责任。汉尼拔、拿破仑等都是战争中的败将，可是在历史的天平上，却都胜过了战胜他们的敌人。

当对一个指挥官的表现做公正的评判时，一定要考虑到许多客观的条件，那是他本人所无法控制的。在隆美尔的诸多卓越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总是以寡敌众，以弱敌强，而且还是在没有制空权掩护的情况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同盟国或轴心国，从来没有第二个将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够打胜仗。也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大战初期的韦维尔将军（Gen.Wevall）²——不过他的对手却是最无用的意大利人。

隆美尔的表现当然也并非毫无瑕疵，曾有好几次失败都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当和一个优势的强敌作战时，一失手就可能铸成大错，而兵力强大的那一方，却可以用实力来补救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错误。但是隆美尔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当中，却眼明手快，靠着欺敌和快速运动摆脱敌人，总是不太吃亏。拿破仑曾经说过：“最伟大的将军就是那个犯错误

最少的人。”隆美尔似乎可以当之无愧。

拿破仑这种说法其实太消极了，我们可以把它改为：“最伟大的将军就是那个能使敌人犯最多错误的人。”若是用这句话来作为测验的标准，那么隆美尔就更显得光芒万丈了。

要对各个不同时代的名将做一个比较，最好的标准就是他们的“作战艺术”，这与随着时代改变的“作战技术”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可以借着他们在达到目标的表现上来研究他们的高下，也可以看出他们“知彼”的功夫，究竟深到了什么程度。

也正和具有活力的名将一样，隆美尔很难容忍反对者的意见。他对哈尔德和凯塞林等人，都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有许多地方都并不一定正确。在非洲战役的末期，他因为生病的缘故，所以脾气就更坏。不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当他的火气发泄完之后，便很少对人心存怨恨，对别人的表现也能做公道的论断，例如他后来对凯塞林的赞扬。此外，他对敌军的评价——不管是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完全不受仇恨心理的影响，的确表现出了他“知彼”的功夫。

很多人不了解隆美尔何以甘于向希特勒这样的暴君效忠如此长久的时间。我们只有在明白一个职业军人——尤其是德国军人——的养成教育和了解他们的思想习惯之后，才可能客观地正视这个问题，获得一个完全的视野。从这本书里面，可以归纳出影响他的态度的两个因素：隆美尔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最初对希特勒表示同情。不过等到他与希特勒有了密切的接触之后，一切又都使他感到灰心失望了。同时因为他在非洲，向来都是独当一面，处理问题范围愈大，对于盟军的物质优势，愈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眼界也就愈宽，而使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他当然不敢记录在纸面上，不过却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暗示。他的儿子和他的部下，曾经补充了一些证据，说明了他的确是因为决心推翻希特勒，才丢了性命。

不过，这本书中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对隆美尔的军事领导能力的详细说明。现在，他的实际观念和思考的方式，都已经公开在这里，任凭大家批判，一切都可以证明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这些文件都是“隆美尔是军事天才”的真正铁证。

本书并没有为隆美尔的一生事业，做一个传记性的检讨——杨格（Desmond Young）³的《隆美尔传》，在这一方面可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补充材料。我在这里只想把隆美尔在“将道”方面的主要特征和它们与战争一般经验的关系，加以简略地讨论。

在许多方面，天才都是与发明创造有关系的。可是对一般号称“军事名家”的人，这种情形却反而很少见。其中多数的人，都只是以善于应用普通的武器和工具而获得了成功，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寻求新的工具和方法。这实在是很奇怪，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在兵器和战术（尤其

是后者) 彻底地改变之后, 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不过这种发展通常是由纯粹的学者所创始, 而逐渐获得军界开明之士的注意, 至于高级将领反而多是麻木不仁的。在战争史上, 伟大的观念要比伟大的将军为数更少, 但其影响范围却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军事天才——一种是创造性的, 一种是执行性的。

对于隆美尔的情形而言, 这两种天才却合二为一了。当闪击战的理论在英国萌芽的时候, 他还没发迹, 不过很快他就抓到了这种理论的要点, 并且别出心裁地发展成了他本人的新观念。除了古德里安以外, 他变成这种新观念的第二个代表人。尤其令人佩服的, 就是他在1940年2月出任第七装甲师师长之前, 对战车还毫无经验。他只花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 就学会了一切理论, 接着马上就开始参加行动了。他在法国战役中的优异表现, 使他获得在非洲应用这种新观念的机会, 尤其难得的是, 他具有独立的指挥权——这种机会是古德里安在欧洲战场上所从来没有的, 那也真是德国敌人的万幸。而在非洲, 他把这种理论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

隆美尔总是能充分利用机会。要了解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力, 我们就应该先检讨历史上许多名将所具有的共同性格——虽然每个人可能在这些性格中各有所长。

古代从事战争的人数很少, 而所用的武器射程也极短。一位将领作战的范围只是一个“战场”, 而不是一个“战区”。这时指挥官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独具“慧眼”(Coup d'oeil)——这是一个生动的法国名词, 即指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可靠的直觉。所有的古今名将都具有这种慧眼, 他能够在一刹那之间, 认清当前情况的要点。隆美尔毫无疑问是具有这种慧眼的。在非洲战场上, 由于战争的机动性和兵力有限, 使得这种能力更显得重要。

到了近代, 由于兵器的射程延长和军队的数量增加, 所以战争的范围日益扩大, 指挥官所需要的才能相对也提高了。威灵顿(Wellington)⁴ 曾经形容它是一种“透视的能力”, 这比所谓“慧眼”境界更高。指挥官一定要能看透敌人的战线, 晓得山那一面的事情(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甚至还要能透入敌人的内心。在今天, 身为指挥官对心理学一定要有很深入的研究, 尤其是要善于揣摩敌方指挥者的心理。隆美尔对此道也极为拿手, 在他的文件当中, 随时都可以找到证据。

这个料敌的能力又成为另一重要因素的基础。那就是用奇的能力, 随时都能够出其不意, 使敌人惊慌失措。这也可以说是军事天才中的最积极主动的一面。诚如历史所证明的, 要充分发挥奇袭的威力, 就一定还需要下列诸因素的补充: 敏感的时间观念和极高度的机动性。速度和奇袭是一对双生子, 也是将才战力的主要代表。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才足以语此。

就上述的几个因素来说，除了“闪击英雄”古德里安以外，近代似乎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足以与隆美尔相提并论。往前追溯，历史上懂得用速度来达到奇袭目的的人也不多，不过塞德利茨（Seydlitz）、拿破仑、弗里斯特（Beafield Forrest）和成吉思汗等，真是屈指可数。至于有什么能真正阐释这种结合的奥秘，隆美尔的文件就更可以说是独步古今了。

一方面要使敌人丧失平衡，另一方面自己却绝不可以丧失平衡。一个指挥官一定要能够临危不乱，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大将必须具有这种品性，才能使计算合理，谋而后动。

在这一方面，隆美尔似乎有一点问题。他固然具有超人的勇气，但是也有一点艺术家的脾气，常常会从兴高采烈的情绪中突然变得心灰意冷——这从他的私人信件中可以得到印证。

最后在一切其他能力之上的，即一个伟大的指挥官一定要具有领导的才华。这就像是战车的马达，不管驾驶的技术如何高明，若是马达出了毛病，仍然是走不动的。在伟大的领袖领导之下，军队可以完成普通人所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而完全超出了敌人的“正常”估计之外。

在这一方面，毫无疑问，隆美尔具有一个大将所应该具有的将才。他成为全军官兵所崇拜的对象，大家把他视若神明，愿意为他效死。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所以他们的成就，才会远超过任何“合理”的估计之外。

李德·哈特

本书地图代号对照表

英文	中文
Bde.	旅
Tk.Bde.	战车旅
A.Bde.	装甲旅
Mot.Bde.	机械化旅
Gds.Bde.	近卫旅
Ind.Bde.	印度旅
F.F.Bde.	自由法国旅
Pz.	装甲师（德国）
L.T.Div.	轻装师（德国）
Pz.L.	装甲训练师（德国）
S.S.Pz.	党卫军装甲师（德国）
S.S.Pg.	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师（德国）
A.Div.	英装甲师
Aus.Div.	澳大利亚师
Ind.Div.	印度师
N.Z.Div.	新西兰师
S.A.Div.	南非师
Spt.Gp.	特种群（德国）

隆美尔文件的故事

我父亲逝世的时候，遗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件，这都是他在战争期间一直积累下来的。其中有军队中的命令、战况的报告、向最高统帅部的日报；除了这些官方的文件以外，他还留下了许多私人日记，以及有关1940年法国战役和非洲沙漠战争的综合笔记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父亲曾根据他自己的作战经验，出版了一本研究步兵战术的专著。当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所保存的必要文件实在是太少，而他的日记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在最重要的阶段中，常常存在着极大的“缺口”，那是由于专心作战而没有时间详细地写日记的缘故。

毫无疑问，父亲是想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再写一本有关军事教训的书籍。所以这一次，他就决定不再重蹈上次的覆辙，尽量保存他手里所有的资料。

自从1940年5月10日他越过了法国的国界时起，他就开始对自己的作战经过，做了一个私人的记录，通常都是由他口授，而由他的一个副官加以笔记。假使稍有喘息的机会，他还会把所经过的情形，略加评注一番。

他把所有的命令、报告和文件都全部保留了下来。此外还有好几百幅地图和略图，这些略图都是由他和他的僚属用彩笔绘成的，有些图是他准备在将来所出版的书籍里面刊出的。

当局势逆转之后，父亲就渐渐地感到焦急，害怕在他死后，这种对他的作战的客观记录会被湮灭，以致他原有的意图会被人误解。当他从非洲回国之后，他就秘密地开始手稿的整理工作，通常都是由我的母亲和他的一位副官为他打字。1944年8月，当他从法国回家之后，他就开始写有关盟军侵入战的记录。不过当他知道自己被诬陷与“7月20日事变”有关之后，就赶快把这一部分稿件毁掉了。而有些稿件之所以能够有幸留下来，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烧毁它们。

我的父亲是一个摄影狂。为了《步兵攻击》一书中的照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再回到意大利的境内去拍照，因为他需要1917年的战场景象，以供战术上的说明。不过这个工作遇到不少困难，因为当时的意大利人并不欢迎德国军官到他们的边境上去照相。于是我的父亲化装成一个工程师，骑着摩托车，后面带着我的母亲。为了他计划中要写的这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他决心配以丰富的照片作为佐证。他在欧洲和非洲照了好几千张照片，其中有许多还是彩色的。不过他只在进军的时候才拍照片，有一次他跟我说：“在我自己退却的时候，

绝不照相。”

此外，他差不多每天都写信给我的母亲，所以她曾经保存着1000封左右的信件。

可惜这许多的资料，在浩劫之后，只侥幸存留了一部分而已。

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我的父亲正在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担任军官学校的校长，那个地方在维也纳的南面30英里 5 处。这所军校设在一个巨型的古堡里面。到了1943年，英美的轰炸机开始对这个城镇实行空袭，我们的家随时都有被毁的危险。于是我们把父亲的文件中的一部分，藏在那个古堡内的地窖里面，其余的就运往德国西南部的一座农舍里面，暂存在那里。1943年秋天，我们由维也纳新城迁往黑林根（Herrlingen），该地距符腾堡（Württemberg）的乌尔姆（Ulm）只有5英里远，我们就把余下的文件也都带在身边。

我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十分关心如何保存这些文件，不仅是为了私人的原因，而且也是希望将来有信史可传。早在举行丧礼仪式的时候，就有一个党卫队的军官，设法在谈话之中，探听出这些文件的下落。我们当然很小心，所以并没有上钩。虽然如此，局势仍很危急，因为他们很可能强行夺走这些文件。

所以，母亲就立即开始集中留在家里的各种文件。而我就到维也纳新城的古堡中，去把那一部分藏留的文件取了回来。因为显而易见，苏军不久就要进攻维也纳。果然6个月之后，苏军就冲入了这个古堡。在军校学生的强烈抵抗之下，它变成了废墟。一切可以移动的东西也都被苏军抢掠殆尽。

幸好有姑母和我父亲的副官艾丁格上尉（Capt.Aldinger）的帮助，我的母亲开始把这些文件捆扎起来，准备在必要时撤退。她主张分散收藏，因为她认为也许有一个隐藏的地方会被发现，但是绝不可能全部都被发现。

1944年11月中旬，艾丁格上尉正帮着我的母亲料理父亲各项身后的事务，突然接到乌尔姆市长的通知，叫他到该市的火车站上去报到。据说梅塞尔将军（Gen.Maisel）幕僚中的一位军官，有要事要和艾丁格上尉面谈。一个月以前，就是这位梅塞尔将军来做了我父亲的勾魂使者，而且这位军官奉命此后继续与艾丁格上尉保持联系。这一次的事情使我的母亲和艾丁格上尉都感到非常担心。是不是准备要拘捕我们呢，或者是准备要搜查我父亲所遗留下来的文件？谁也猜不到。

于是收藏文件的工作就只好快速进行。到了11月14日的夜里，除了那些官方的军事“密件”以外，其余的东西都完全藏好了，至于这些密件，则是我们准备放弃的。

11月15日上午，艾丁格离开黑林根到乌尔姆去。他向我母亲

说：“我把我的汽车留在这里，只有老天爷晓得我是否能回来。也许我马上就要被捕了。如果没被捕，我一定马上赶回来。”

母亲静静地等待着。到了下午，她非常关心艾丁格是否已经被捕了。因为除了我和母亲以外，他是唯一知道我父亲真正死因的见证人。快到3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园门打开了，艾丁格走了进来。他还是一个人回来，不过手里却夹了一大包东西，外面用白纸包着。感谢上苍，我母亲的恐惧并没有成为事实。梅塞尔的副官只是把我父亲的元帅权杖和军帽交还给艾丁格，这两件东西是我父亲在10月14日死后，为那两位将军顺手牵羊取去，作为他们的“胜利品”。他们把这些胜利品带回了元首大本营，以后我们听说，它们有一段时期，是放在希特勒的副官夏卜（Schaub）的桌子上面。

在我父亲死后，艾丁格上尉为了这件事，曾经用我母亲的名义，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现在居然发生了效力。

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文件都已经疏散了。它们分别隐藏在德国西南部的两个农庄里面，一部分埋藏在地窖的墙壁内，另外一部分就藏在许多空箱子堆的后面。另外有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有关诺曼底战役的记录，由我们的一个朋友，把它埋藏在一个炸后的废墟中，这个地方已经炸得很惨，所以绝不会有再挨炸的危险。我父亲在1943—1944年的日记，被存放在一个医院里面，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资料，则寄存在斯图加特的姑母家中。我母亲的身边保有那些有关非洲战役的原始笔记、父亲在1940年法国战役中所拍的照片，以及他的私人信件。

说也奇怪，我的母亲只是担心纳粹当局会没收这些文件，却完全没有想到盟军方面对它们也有同样的兴趣。

到了1945年4月下旬，轰炸越来越厉害。每个钟头都有美国的高空炸弹落在乌尔姆的上空，许多地方大火昼夜不停。西面和北面都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局势一天比一天更紧张。许多徒手的德国兵，像潮涌一样退到黑林根这个谷地中，有的坐在农村的马车上，有的就徒步行走，大家都非常害怕美国战斗轰炸机的攻击。本地的人民自卫队，包括14岁的小孩子 and 65岁的老头子在内，也都已经动员了。各处都张贴着标语，上面写着：“任何不努力保卫乌尔姆的人都是猪！”

有一天，应该是4月20日，母亲从窗口向外面一望，就看见了美军的战车正在向乌尔姆前进。于是大批的难民都纷纷向黑林根逃走，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才开始着急起来，因为有许多文件还放在房子里面，并没有藏好。她一直都把信件、笔记和底片等放在手边，准备随时都可以携带出走。至于其他的東西，则丢在一个大旧箱子里面，最后靠着邻舍的帮忙才把它埋在花园里面。

随后美军就占领了黑林根。四处都有哨兵，无法再埋藏什么东西。第一批来见我母亲的美国人中间，有一位是第七军团的马歇尔上尉

(Capt.Marshall)。他问这个屋子里还藏有什么文件。我的母亲深信私人的信件绝不在没收之列，于是就回答道：“我这里只有我丈夫写给我的私人信件。”马歇尔说：“这些信在哪里？”

他和我的母亲一同走进地下室。当他发现了那个装信件的箱子之后，说道：“我要把它们带回去检查一下，过一两天就送回来。”

后来，他们又通知我的母亲，说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归还。14天之后，马歇尔上尉的译员跑来见我的母亲，说道：“马歇尔上尉感到十分的抱歉，我们这一次不能够遵守诺言，因为军团部已经决定要把这些文件送回华盛顿去。”

到了5月中旬，有一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收到命令，要我们在9点钟的时候离开这所房子。因为有一支美国部队要驻扎在我们家里。当我母亲还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美国兵已经在翻箱倒柜，四处搜查起来了。有许多的文件当时还放置在书架上、案头上和地窖内，从此就都完全不见了。我母亲所能携带出来的东西，就只有一口箱子，里面藏有我父亲所摄照片的底片、非洲战役的文稿和1940年法国战役中第七装甲师的官方战史，这个文件只有三份副本。

至于疏散到其他地方去的东 西，所遭遇到的情形也都不尽相同。在德国西南部的那一个农舍里，有一天突然有几个美国兵走进来，宣称他们是隶属于美国反情报组织的，要求检查隆美尔元帅家属所寄存在这里的箱子。不幸的是，有一部分箱子已经由地窖内的墙壁里面挖了出来，所以他们得来全不费工夫。美国兵没收了两个箱子。其中一个所装的是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文件——那就是他写《步兵攻击》一书时所用的参考资料。另外一个箱子所装的是他所用的全套徕卡照相机，此外还有他所拍的3000多张照片。其中有些彩色照片是他最引以自豪的，有些甚至是不顾生命危险才抢拍到的精彩镜头。另外还有他所搜集的几千张照片，那都是1940—1944年，由许多战地新闻记者和其他的军人所拍摄的。

那几个美国人开了一张收条，就扬长而去了。以后，我们在追回这些东西的时候，曾经把这个收条拿给负责的美国军官看，他们却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冒牌的，不一定真的是来自反情报组织。在这个农舍中，还藏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有我父亲从1940年到1943年之间的私人日记、1940年法国战役的笔记；另外还有两箱地图。这个农舍的主人是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在威胁之下，却始终没有把它们交出去。尽管如此，这些箱子却因为与其他的废物放在一起，在没有看守的状态之下，又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偷顺手牵了一部分去。等到他打开箱子一看的时候，恐怕不免要大为失望了。

另外一个农舍，在这个时候，正为法属摩洛哥的部队所占据着。他们把牲畜都屠杀了，大吃一顿，并且在广场上烧起火来。几乎所有地方都给他们搜遍了。所幸收藏在许多箱子里面的文件安然无恙。

此外，我姑母所保存的一部分，以及埋在废墟中的一部分，也都历劫不灭。

我母亲离家之后，就暂时寄住在邻居家里，并在那里开始整理残余的东西。埋在黑林根花园里的箱子，也趁机挖了出来，移到了别的地方去。在摩洛哥兵撤走之后，那个农庄内的文件也马上取回来了。所以，当我母亲迁移到黑林根学校里面的新住宅中时，这些文件就都已经回到了她的手边。

以后又有一种传言，要对我的父亲实行一种身后的清算工作，把他所有的遗产都完全充公。于是我的母亲又开始准备将这些文件再次收藏起来，所幸这个威胁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受了英国杨格准将的鼓励，并且承蒙李德·哈特上尉愿意出任主编的工作，我开始从各个收藏的地方，把这些文件又集中了起来。那时，杨格准将为我父亲所写的传记已经在付印中，我还匆匆忙忙地摘译了一部分资料放在那本书中，作为附录。

希排德将军（Gen.Speidel）是我父亲过去的参谋长，曾经极力帮助我母亲收回那些信件。杨格准将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设法帮忙。最后还是由于李德·哈特上尉的奔波，这些文件才又由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史政处送回。最有趣味的是，这些文件在档案上的分类，并没有列在“隆美尔”的项下，而是用“埃尔文”（Erwin）的名字，另外开了一个新的户头。“埃尔文”是我父亲的教名，这些信件上的签字都是用的这个名字。有些信件还是遗失掉了，是在盟军侵入欧陆时所写的那部分。不过，其他有关诺曼底登陆的文件，都陆续地归还了。

历经战火的摧残和我父亲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焚毁的，以及战后不可避免的劫掠之后，重见天日的文件已经是残缺不全了。不过当这些信件收回之后，我们颇感欣慰，因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曼弗雷德·隆美尔

第一部 1940年的法国战役

第一章 马斯河上的突破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在西线战场发动了其期待已久的侵入战。它获得了一个闪电式的胜利，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并且影响到全人类的未来前途。

这一幕震动世界的戏剧，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场，就在5月13日上演了——当时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色当（Sedan）的附近，隆美尔的装甲师在迪南（Dinant）附近，双双越过了马斯河（Meuse）。这两个狭窄的裂缝不久就扩充成为一个大口子。德军的战车如潮水般从这里冲入，一个星期之内，就到达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于是把留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后援完全切断了。这一场大战打垮了法国，同时也孤立了英国。但是英国人凭着这一道海洋的天险，勉强守住了，战争延长了下去，变成了世界性的大战，慢慢地才转败为胜。所以，1940年5月中旬的突破战，在历史上的价值实在是太重要了，简直无法估计。

在这一幕大悲剧之后，大家都认为将面临一场无可避免的挫败，因为希特勒的攻势实在太厉害了，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可是战后仔细地加以研究，才知道这种想法与真正的事实并不相符。

完全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德军并不曾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而且他们所能调集的兵力，甚至还不如对方。德军只剩136个师可发动攻势，但是对手，包括法英荷比四国的兵力在内，相当于156个师。只有在飞机方面，德军在数量和素质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他们的战车尤其不如敌人——德军共有2800辆，而联军则在4000辆以上。一般而言，德国战车在装甲和火力方面都比较逊色，只有在速度方面略占上风，以及在运用的技术方面比较优秀。关于装甲战的新理论，本是在英国萌芽的，但却不为英法两国军政当局所认识；而德国的“闪击英雄”们却采取了这一套理论，并且付诸实践，因此才缔造了这个空前的胜利。

在德军136个师当中，只有10个是装甲师——但是利用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当作矛头，已完全决定了整个战役的胜负，而德军其他部队，只不过是配合装甲部队而已。

由于这种“装甲兵突击”的结果如此辉煌，使人们忽视了它们的规模是那样小，而且这一次侵入战的成功，其机会也还是十分偶然——最主要的是因为德军有了古德里安和隆美尔这样的优秀将领。

德军原有的攻击计划，是以1914年以前的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为蓝本。其重点是放在右翼方面，博克将军（Bock）所辖的B集

团军应直向比利时平原进攻。但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就开始改变了——由于曼施泰因将军（Gen.von Manstein）的建议，决定采取一个更果敢且更出人意料的行动。全军主力改由阿登高原（Ardennes）冲出。于是攻击的重心移到伦德施泰特将军（Gen.von Rundstedt）所辖的A集团军方面。它管辖7个装甲师和大批的步兵师。

向马斯河突破的主力是由克莱斯特将军（Gen.von Kleist）的装甲兵团（Panzer Group）来担负，它又构成李斯特将军（Gen.List）的第十二军团的前卫。它一共有两个矛头，较强大的一个是古德里安军（辖3个装甲师），在色当附近负责做决定性的突击。另外一个装甲军由赖因哈特将军（Gen.Reinhardt）率领，共辖两个装甲师，在古德里安的右侧前进。在更右方，由克卢格将军（Gen.von Kluge）的第四军团指挥的，是霍斯将军（Gen.Hoth）的装甲军，从阿登高原的北部进攻，以掩护克莱斯特的侧翼，而以在吉非特（Givet）与那慕尔（Namur）之间渡过马斯河为目的。这个次要的攻势，也有两个小型的矛头，由第五和第七两个装甲师分别负责。

第七装甲师的师长就是隆美尔。这本是原有四个轻装师（Light Division）中之一个，冬天时才刚刚改编为装甲师。它只有一个战车团，而其他正式装甲师都有两个团。不过这个团却有3个营（通常只有两个营），因此战车总数也有218辆之多，但其中过半数都是捷克造的。

下面是第七装甲师的编制表：

装甲兵：第二十五战车团（下辖3个营）、第三十七装甲侦察营。

摩托化步兵：第六步兵团、第七步兵团、第七机车营。

工兵：第五十八工兵营。

炮兵：第七十八野炮团（下辖3个营）、第四十二战防炮营。

轻装师被改编为装甲师的原因，是由于波兰战役的教训。 6 隆美尔，原本是一个热心的步兵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就认清了战车的威力。2月15日，他才在莱茵河上的高德斯堡（Godesberg），接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但是他对这些新技术却学习得非常迅速。他过去在步兵团时，就一直有猛将之名，因为他从来都是把步兵当作机动部队使用，现在他更认清了这一新兵种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

在攻势开始的当天，德军简直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比军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一起，准备担负比利时平原的防御工作，他们的主要城市都在那个平原上面。至于马斯河的东岸，丘陵起伏、森林遍地的卢森堡地区，则由一个特种的阿登高原部队，负责实行迟滞的行动，以待法国援军的赶到。以上所说的就是比利时的防御计划。

至于法军的计划，则是用比较富有攻势意味的观念来做基础。第一和第七两个军团，拥有法国机械化师的大部分，与英国的远征军会合在一起，直向比利时平原开进。同时，法军第九军团形成了这个作战的枢纽，用较短的旋转运动，越过比利时边境，沿着马斯河布防。它共拥有7个步兵师，其中只有一个是摩托化的，另有两个骑兵师——为乘马单位和机械化单位的混合体。5月10日夜间，法国骑兵奉命渡过马斯河，第二天就向阿登高原地区深入推进。在那里，他们就遭遇到了正在迅速挺进中的德军装甲师，这些师早已把当地比军肃清得差不多了。

在攻击的前夕，正在紧张备战之中，隆美尔就写了这样一封简短的信给他的太太，并且开始对他的作战经过加以记载。 7

最亲爱的露 8：

我们终于要出发了。希望我们这一次不会徒然地回来。过几天你可以从报纸上面看到这一次的消息。请你不要为我而感到担心。所有的事情都会一帆风顺的。

【righr】1940年5月9日

过去几个月来，敌人在我这一师所被指派负责攻击的地区中，早已开始建立各种不同的障碍工事。所有的道路和森林中的小径，都已经被封锁住，而主要的公路上，也都被炸出了深坑。但是比军的大多数的障碍物，却并没有设置火力掩护，所以我们还是一路扫荡前进，只是在极少的地方，曾经被羁留较长的时间。

第一次与法国机械化部队交手，我们一开火，法军就仓皇撤退了。从许多次的经验里面，我已经发现了一条定理，那就是在两军对战之中，谁先动手用火力的来压制敌方，多半就可以获得胜利。而停止不动、等候战况发展的一方，则多会被敌人击败。先头纵队应该让他们的机关枪做好随时射击的准备，只要一听到敌人的枪声，马上就开火还击。即使我们还未发现敌人的正确位置，这条定理也还可以照样应用，那就是把火力向着敌人所占地区扫射。根据我的经验，只要能遵守这一条规律，己方的死伤数字一定可以大减。若只是就地观察动静、寻找地形的掩护，而不先开火，或者是想等待援兵到达之后，再采取行动，都是犯了根本上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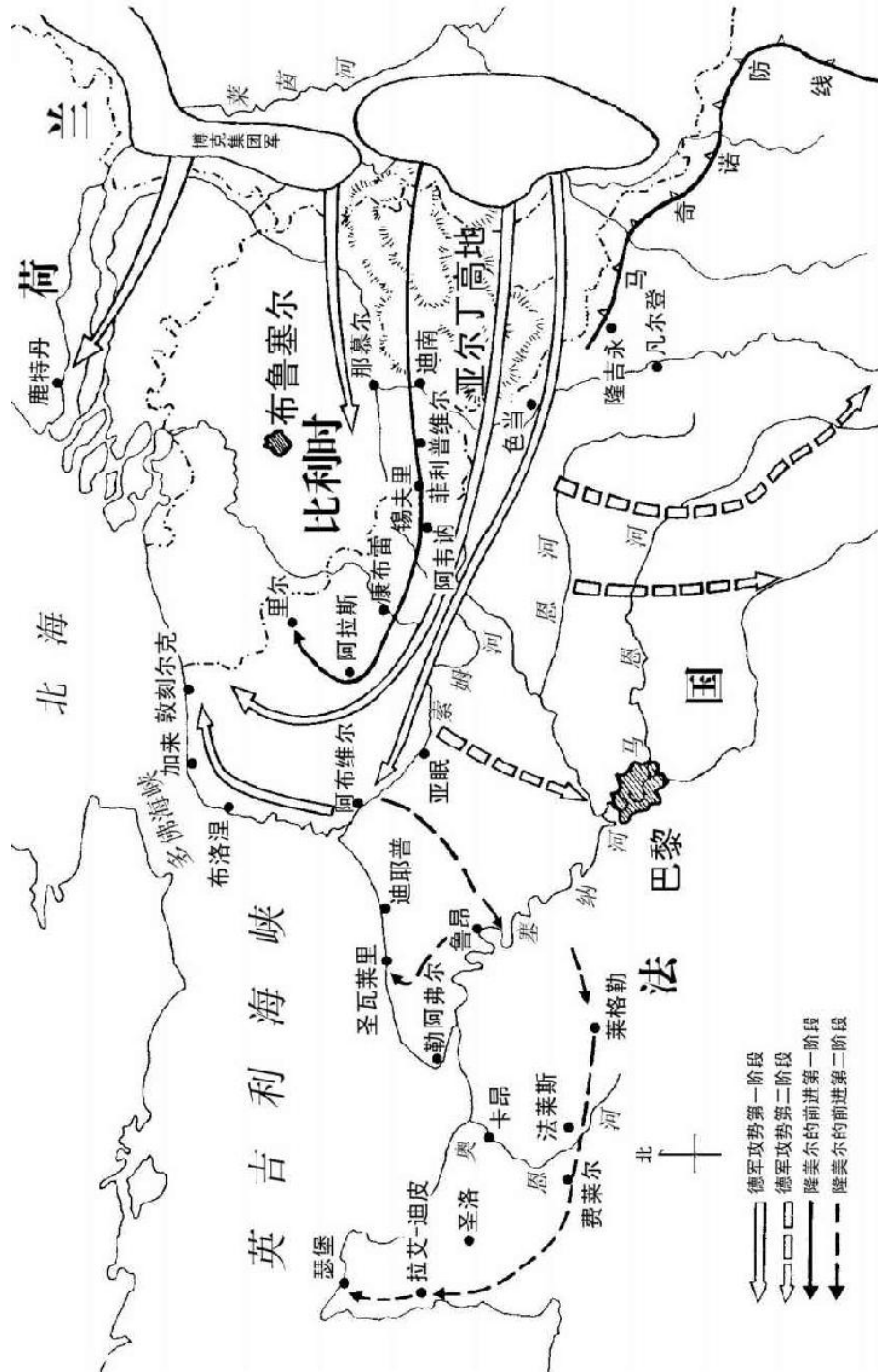


图1?从莱茵河到瑟堡

最亲爱的露：

今天一整天到现在，我才第一次稍微可以有个喘息的机会，于是抽出一段时间来写一封信给你。一切的进展都顺利得惊人。邻近友军比我落后。由于不断发命令和高声喊叫的原因，我的嗓子几乎全哑了。仅仅睡了三个钟头，然后胡乱吃了一餐。不过我的身体还是非常好。请你勿念，我太疲倦，所以不多写了。

1940年5月11日

尾随着法军第一和第四两个骑兵师的撤退，隆美尔的前卫部队在5月12日的下午就到达了马斯河。他的目的是想尽可能跟在法军的后面，以期一举冲过马斯河，在西岸占领一个桥头阵地。但是当领头的战车刚准备要渡河的时候，在迪南和豪克斯（Houx）的桥梁却已为法军炸断，于是隆美尔被迫实行一个敌前渡河的攻击，用橡皮艇把部队载运过去。这个攻击在第二天清早发动，虽牺牲惨重，但仍获得了成功。

5月13日凌晨4点钟左右，我带着希拉普内上尉（Capt.Schrapler）向迪南驱车前进。师炮兵全体早已进入指定的阵地，其前进观测所则设在渡河点上。由马斯河西岸法军炮兵阵地射来的炮弹，纷纷落在这个镇内，在通向河边的街道上，还有几辆被击毁的战车。从马斯河河谷中传来的战斗声音清晰可闻。一方面，歩兵团正在准备用橡皮艇渡到彼岸，但因受法军重炮的阻击，损失颇重；另一方面，部署在西岸岩石中的法军，也用轻武器射击，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的小艇接二连三地被法军的侧射火力所击毁，最后渡河的行动终于停顿了。敌人的步兵掩蔽得非常巧妙，甚至用望远镜搜寻了好久，仍不容易发现他们的位置。他们一再地向我们射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敌人的火力使我们更感到压迫。河面上有一艘被打坏了的橡皮艇，上面有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声嘶力竭地向我们求救——这个可怜的人快被淹死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救他，因为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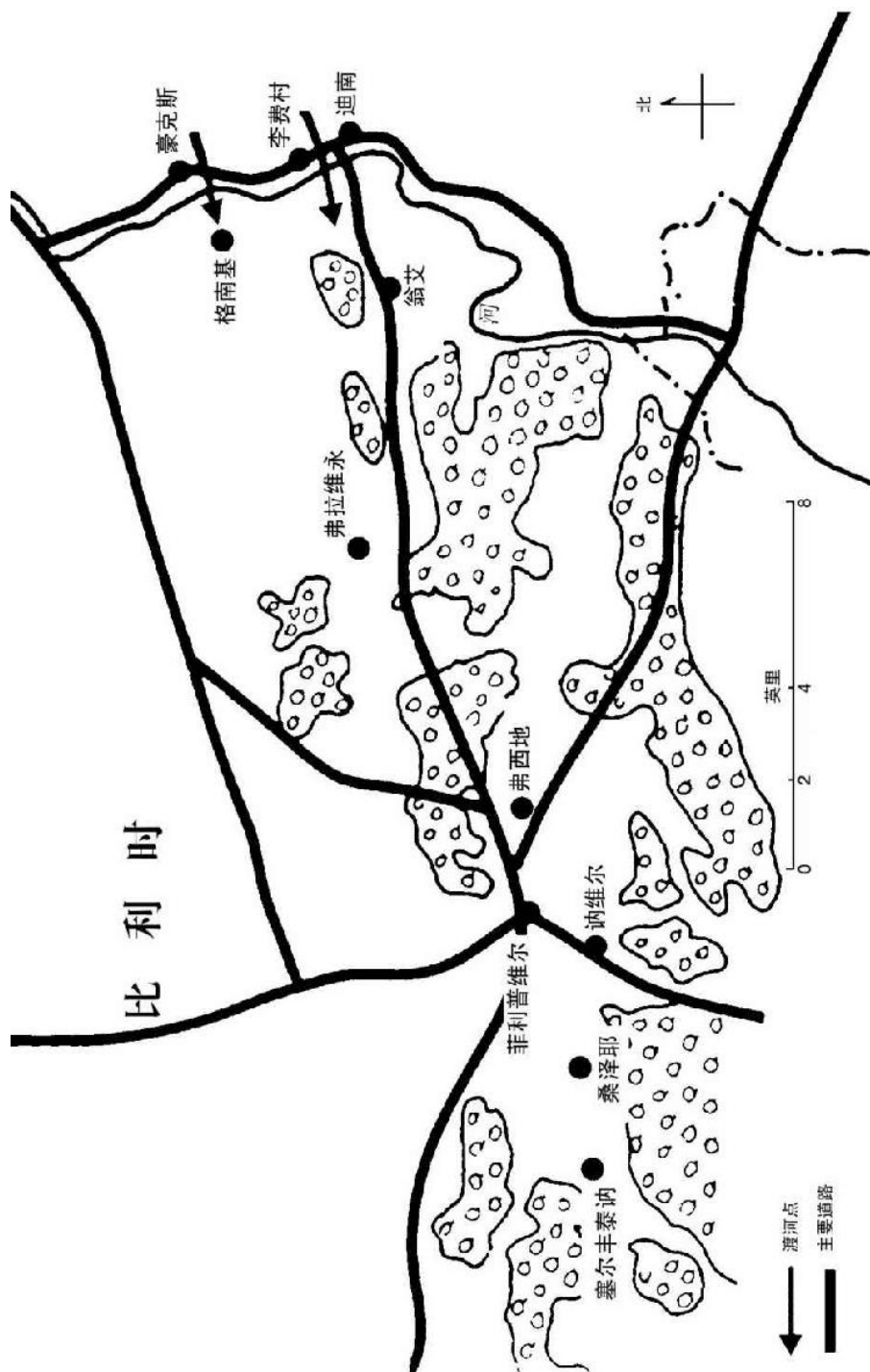
此时，在西岸的格南基村（Grange，在豪克斯西面1英里半、迪南的西北面3英里处）已为第七机车营所占领，不过他们却并没有如预期地把河岸上的敌人完全肃清。于是我就下令要他们立即肃清西岸岩石上的敌人。

我带着希拉普内上尉，坐上一辆IV型战车，沿着马斯河谷的公路向南驶去，以便视察第七歩兵团方面的情形。在路上，我们曾经数度受到来自西岸的袭击，希拉普内上尉的手臂也为炮弹碎片所击伤。当我们前进时，常常碰上被打散了的法国步兵，他们很快便投降了。

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時候，第七歩兵团已经有一个连渡过了西岸，不过敌人火力又开始转烈，把所有的渡河工具都打成了碎片，渡河行动只好就此停止。有许多伤兵都被安置在被炸毁的桥头边的一座房屋里，伤

口只能做临时的包扎。这里和北面的渡河点一样，表面上根本就看不见敌人。很明显，除非用强大的炮兵和战车来击毁敌人的巢穴，否则渡河是绝无希望的。于是我转回师部，与海德开普少校

（Maj.Heidkaemper）商谈，对目前的情况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之后，我们又开车沿着马斯河前往李费村（Leffe，迪南郊外的一个小村庄），想看看如何推动那里的渡河工作。我早已下令调集几辆III型和IV型的战车和一部分炮兵到渡口来，由我直接指挥。我们把通信车留在距离东岸约500码 9 远的地方，然后徒步从田野中走向马斯河边。到了河边后，马斯河谷中的炮火此时突然停歇了一会儿，我们就趁机穿过一些房屋，向右边一直走到了真正的渡河点。现在渡河的工作已经完全停顿了下来，因为部队的死伤惨重，使军官们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在河对岸，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已经渡过河的士兵被困在岸边，其中也有不少的伤兵。此外更有许多被击毁的小艇，也被弃在对岸的河边。军官们向我报告说：没有一个人敢走出掩蔽物以外来，因为一旦被敌人发现，马上就会有性命之忧。



2 马斯河上的突破

不过，我们调集的战车不久就赶到了，接着两门榴弹炮也随之而来了。它们立即对着西岸所有我们认为有敌军隐伏的地区开火，不久对岸

的岩石和房屋都已经被炮火打得四分五裂。接着那些战车把炮塔偏向左面，每一辆以相隔50码的间隔，沿着马斯河的河谷，一面慢慢地向北行驶，一面严密地监视着对岸的斜坡。

在火力的掩护之下，渡河的工作就又慢慢地恢复了，几艘大型的浮架船开始构成了一个缆渡。橡皮艇也在河中来回跑着，把对岸的伤兵都由西岸运了回来。

我直接指挥第七步兵团的第二营进行渡河的工作。和莫斯特中尉（Lt.Most）坐在第一艘船上，渡过了马斯河，并且立即与早晨就已经过河的那一个连会合。从连部的指挥所里，我们可以看到恩克弗（Enkefort）和李希特（Lichter）的两个连，都已经在迅速进展之中。

10

于是我沿着一条深沟，向北走向恩克弗连。当我刚刚走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警报传来，说：“敌人的战车就在我们战线的前面。”这个连并没有战防武器，所以我下令把一切的轻武器都向着战车猛射，愈快愈好，接着我们就看见敌方的战车向后撤退，退进了在李费村西南面约1000码处的一个洼地中。许多落伍的法国兵，都纷纷从丛林中跑了出来，慢慢地放下了他们的武器。

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隆美尔的亲自指挥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作用，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大。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德国的军队早已为法军的猛烈火力吓得失去了斗志，由于他个人以身作则奋勇前进，才又把德军的士气重新激励了起来。不过隆美尔的胜利其实颇为侥幸，因为当时负责防御迪南地区的法军，是第十八步兵师，他们经过长途徒步行军，刚刚赶到就进入了阵地；而第一骑兵师则因为在阿登高原受到德军战车重创之后，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它的元气。所以在他果敢的领导之下，攻击部队终于能在西岸占得相当宽的立足点，并突破守方的防线，继续前进。

于是，我带着莫斯特坐船回到东岸，再乘坐着一辆战车，带着一辆通信车，向北驶往第二步兵团的渡河点。这里的部队也已经开始用橡皮艇展开渡河的工作，而且已在顺利进行之中。战防炮营的营长米克尔上校（Col.Mickl）告诉我说已经把20门战防炮运到西岸那面去了。有一连工兵正忙着架设一个8吨的浮筏，我立即命令他们停止，赶紧改换为16吨式的。我的目的是要使战车团的一部分赶紧渡河去，愈快愈好。当第一架浮筏刚刚造好之后，我就带着我那八轮的通信车，冲过河去。这个时候，敌人又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战车上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敌人的重炮弹也纷纷落在渡河点的周围。

当我到达西岸之后，发现情况已经很恶劣了。第七机车营的营长已经负伤，他的副官也已经战死，在一个强烈的反攻之下，法军已经使格南基村中的我军受到重大损失。法军的战车随时可能会冲进马斯河的河谷来。

把通信车留在西岸，我又跑回东岸来，命令首先是一个战车连，接着就是整个战车团，都要趁黑夜渡过河去。不过在黑夜里要使一辆战车渡过120码宽的河流，实在是一个很费工夫的事情，所以到了第二天上午才一共只有15辆战车到达了西岸，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少了。

5月14日拂晓的时候，我们听说俾斯麦上校（Col.von Bismarck）已经拼命攻到了翁艾（Onhaye，在迪南西面3英里远）的附近，他们在那儿遇到强大的敌军抵抗。不一会儿，就有求救的无线电来，说他这一团已经被围了。我决定马上带着这一点已经集中的兵力，去援救他。

在大约上午9点钟的时候，第二十五战车团在隆森堡上校（Col.Rothenburg）指挥之下，使用了30辆战车（这是当时已经渡过西岸的全部数字），沿着马斯河河谷向前挺进，一直前进到翁艾东北面500码处的一个洼地中，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俾斯麦上校把电码打错了，他本是说“到达”（eingetroffen），结果却误为“被围”（eingeschlossen），害我们一场虚惊。他现在正派遣一个突击连，绕着翁艾的北面行进，以确保它西面出口的安全。这个行动，正如我们过去在高德斯堡演习中所做的，对下一阶段作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所以，我拨了5辆战车，交由俾斯麦上校直接指挥——这不是准备要做个一般性的战车攻击，而只是以机动的火力，来掩护步兵向翁艾西面的隘道进攻。我主张把战车团驻扎在翁艾北面1000码处的森林里，从那里就可以视情况发展再决定向北面、西北面，或是西面继续进攻。

我命令隆森堡绕着森林的两边进入这个集结地区，而我自己则坐在一辆III型战车里，紧跟在他的后面。

隆森堡带着那指定掩护步兵进攻的5辆战车，通过一个洼地向左面驶去，他自己的战车约在先头100码到150码处，领先进。这时完全没有听见敌人的枪炮声。另外有二三十辆战车就跟在后面前进。当那5辆战车到达了沿翁艾森林南端的步兵连阵地时，隆森堡上校的战车就沿着森林的边缘，改向西南去了。我们刚刚还只走到森林的西南角，正准备通过一个低洼的田地，由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那5辆战车，掩护着步兵在我们的下面，向左面进攻。突然，从西面袭来了一阵弹雨，重炮弹和战防炮的炮弹，都纷纷落在我们的上方。我们的战车连续中了两炮，一炮打中了炮塔的上半截，另一炮打进了潜望镜。

驾驶兵立即把油门踩到底，直向最近的丛林中冲了过去。不过，只走了几码之后，战车就在森林的西边滑下一个险陡的斜坡，最后停止、倾覆了。处在这种位置，敌兵是不难发现它的。我的右颊被从潜望孔中飞入的碎片擦伤了一块，虽然并不严重，但是仍流了不少的血。

我想把战车上的炮塔旋转过来，以使用我们的37毫米炮去对着对面森林中的敌人射击，但是由于战车倾斜得太厉害，已经转不动了。

法军的炮火迅速地向我们这里射来，我决定立即放弃这辆战车，率

领全车的人员跳下车来。我们在这个沙砾的洼地里，慢慢地向上爬，炮弹就一直在我们周围飞舞着。在我们的前面，隆森堡的战车已经中弹起火，火焰从车后喷了出来。我起先以为那辆指挥战车一定是被击中了油箱才会起火，所以很为隆森堡团长的安全担心。幸好只是发烟烛被烧着了，而这种烟现在对于我们却极为有利。

我立即命令战车通过森林朝东方行进，装甲运兵车却无法跟上，就暂留原地不动。隆森堡的战车在前领导，慢慢地在森林中向前推进，一路撞倒了许多的大树。由于那个巧合的烟幕，才使我们的车辆没有再受到更多的损失。假使我们的战车能先对那个可能认为有敌人埋伏的森林进行炮轰，那么法军在火力威胁之下，也许就早已逃走了，这样我们的损失就可以大为减低了。第二十五战车团在那一天黄昏时分，又发动了一次攻击，结果成功了，于是才把我们的集结地区占领下来。

我确信：像这次在马斯河西岸的战斗，一个师长若想充分了解瞬息万变的战况，必须亲临现场，带着通信工具奔驰于各个前线阵地之间，并对前线上的各团长直接下令。这样才能充分掌握战况，才能随时应付突来的变局。若是由下级用无线电把情况报告到师部，再由师部发出命令来，那就未免缓不应急了。不过另一方面，师长必须不断地用无线电，与留在后方的师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上午和下午，师长都应该和他的Ia. 11 互相交换一次意见。实际的战况证明这种指挥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隆美尔这一天的进展，已经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裂口，足以产生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法军第九军团司令柯拉普将军（Gen.Corap）的心理，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5月13日这一天，德军已经在三处渡过了马斯河，隆美尔一马当先。到了下午，赖因哈特将军在蒙泰梅（Montheime），古德里安军在色当，也都渡过了河。不过赖因哈特却只获得了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并且经过了一番苦战，才算是勉强站稳了脚跟。一直等到5月15日的上午，他们才架好了一座桥，使战车得以渡过，而由此前进的路线，却比较险阻崎岖，法军很容易阻挡。古德里安的部队就比较成功，但是他的3个师当中，也只有1个师建立了良好的桥头阵地，而在5月14日拂晓时，也只架好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又不断遭到联军空军的攻击，不过侥幸并未被炸毁。在这关键性的一天里，德国空军却没能给古德里安充分的支援，但是他的高射炮兵却很不错，一共打下了150架左右的联军飞机，从而有效地阻止住了轰炸机的攻击。到了14日，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都已经渡过了河。他一方面抵住了法军从南面所发动的激烈反攻；另一方面向西挺进，直扑法军第二和第九两个军团的交界处。在他这种凶猛而灵活的压迫之下，法军开始不支、溃退。

那一天晚上，法军第九军团司令做了一个错到了极点的致命决定，因为古德里安正在威胁着他的右翼，而隆美尔又已经突破了他的防线的中心——当时谣传，几千辆德军战车都已经由这个缺口中冲入——所以

在双重威胁之下，就快撑不住了。他立即下令放弃马斯河之线，整个第九军团都向西撤退。

在隆美尔这一方面，法军准备撤到沿着菲利普维尔村（Philippeville）以东的铁路线，距离马斯河约15英里。在法军尚未占领阵地之前，第二天（5月15日）上午就已经为隆美尔所突破，在他这种深入突破的威胁之下，正败退的守军大乱，很快就全线崩溃了。当时法军第十一装甲师和第四北非师，刚刚赶到战地，正准备向迪南发动一个反攻，在隆美尔这一个猛冲之下，也就无形中打消了原有的计划。法军第十一装甲师曾在隆美尔的右翼出现，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却突然发觉汽油用完了，只有少数的战车能够参加作战。隆美尔的部队就像狂风扫落叶一样地前进，多数的法军战车都无法逃走，纷纷被俘获。此时，那个北非师也在德军战车和难民潮的冲击之下，不战而溃了。

更糟的是柯拉普的总退却命令，顺便把蒙泰梅的僵局也打开了，本来法军第九军团的右翼，还能够阻止住赖因哈特装甲军的前进。实行退却之后，很快就变成了混乱不堪的溃逃，于是赖因哈特的先头部队就绕过法军第九军团的右翼，迅速地溜了过去——到达法军的背后，与古德里安的部队实行前后夹击——这样向西面挺进了不少的距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到了那一天黄昏，古德里安也已经把他前面的敌人击败并冲进了平原地带。现在法军战线上的缺口已经有60英里宽。

在明了上述的一般情势之后，再去看隆美尔对5月15日这一天的战事记载，就更可以明了它的决定性价值。

5月15日的作战，意图是想单刀直入地向我们的目标进攻，以第二十五战车团当作先锋，用炮兵作为掩护，若是有俯冲轰炸机就更好。步兵跟在战车后面前进，一部分徒步，一部分乘车。还有一个要点，就是炮兵一定要同时掩护着进攻部队的两翼，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孤军深入，两侧的友军都早已落后了很远。第二十五战车团的进攻路线是先绕着菲利普维尔村的外围（在迪南以西约18英里处）前进，直接向我们的目标塞尔丰泰讷（Cerfontaine，在菲利普维尔西面8英里处）进攻。我自己也乘车随着第二十五战车团一同前进，以便直接指挥攻击，并且指挥炮兵和俯冲轰炸机，把火力运用到恰到好处。为了使无线电通信发挥最大效用，我又和参谋长及炮兵指挥官，事先商定了一条“冲刺线”（Line of thrust），所有的军官都把它画在地图上面。以后需要炮兵支援的时候，只要用无线电发出一个简单的信号，大家就都知道了。炮兵指挥官对我这个方法感到十分的满意——若用原本的老法子，无线电报还需要翻译，重要的通信往往因为耽搁太久，而丧失了时效。

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空军少校，他告诉我今天可以让俯冲轰炸机来助我一臂之力。因为战车在这个时候早已开始行动，所以我就立即叫他们轰炸我们前方的敌人。

在弗拉维永（Flavion）附近，和敌军匆匆交战了一番之后，战车团

就排成纵队，通过森林地向菲利普维尔村进发，沿途看见了不少的大炮和车辆，都是法军遗留下来的。在菲利普维尔村西北面约3英里处，有些法军防守着该村南面的小山和森林，曾经和我军互相交火打了一阵子。我们的战车边走边打，不久敌军的炮声就不响了。我们随时用简明的无线电报，把我们的进展告知师部和炮兵，结果使炮兵的合作十分顺利。不久就到达这一天的目标线。

我亲自率领着一连战车，又从刚刚的进路上驶了回去，以便与在后面跟进的步兵建立接触。在菲利普维尔以西1000码处的高地上，我们找着了两辆我军的战车，它们是因机件故障而落后的。那些战车上的兵员正在收容俘虏，有些已经投降的敌军就站在战车的周围。有好几百名法军士兵，从丛林里面钻了出来，其中还夹杂着他们的军官，都慢慢放下了武器。另外还有一部分法军就沿着大路向南面逃走。我花了一点时间来处理战俘问题。其中有几位军官向我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准许他们到菲利普维尔去收拾他们的行李。我想到这样就可以利用他们向菲利普维尔的守军招降，于是立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我的护卫战车连正向讷维尔（Neuville，在菲利普维尔的南面约2英里处）方面进发，其目的是要切断法军从菲利普维尔向南撤的退路。当我和莫斯特赶到连上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讷维尔的附近与敌人发生激战，并且有再向西南发展、转为追击的模样。不过我却并不想再向南面进展，于是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战斗，并由讷维尔继续向东面前进。在弗西地（Vocedee）南面约500码的地方，我们又碰到胡特曼

（Huttemann）战车连的一部分，他们便和我们会合在一起行动。在弗西地的南部边缘上，我们和相当数量的法军战车发生了遭遇战，很快我们就占了优势。法军自动停火投降，我们的士兵走到他们战车的旁边，勒令乘员出来就俘。我们一共俘获了15辆法国战车，有些已经被击伤，有些是完好的，我们无法留下人员来看守它们，于是就命令把完好的法国战车带着一起走（仍然由法国人驾驶）。又再过了一刻钟，我们就到达从迪南往菲利普维尔之间的主要公路，在那里我碰到了步兵旅的先头部队，其中包括第八机枪营，他们是预定跟在战车部队后面前进的。我带了几位军官坐在我的装甲车里，而整个纵队则跟在我的后面，大家都以高速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通过菲利普维尔的北郊向前驶去。（隆美尔此时已经掉过头来，再向西面前进了。）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把当前的情况解释给各位指挥官听，并且交代给他们新的任务。

第二天（5月16日），军部有命令来叫我留在师部里，至于是什么理由我不知道。一直到大约9点半的时候，我才获得军部的许可，准我自由行动，不久我就奉到命令，从锡夫里（Sivry）突破马奇诺防线并在夜间到达阿韦讷（Avesnes）附近的丘陵地。

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奇诺防线，真正的马奇诺防线只到隆吉永（Longryon）附近，再向西延伸的就是所谓“小马奇诺防线”，其工事的强度远不如“大马奇诺防线”。但是德国方面的记载对原有的防线与延长线之间是一向不加区别的。

古德里安和赖因哈特两军，在越过马斯河不久之后，就已经分别突破了那个“小马奇诺防线”，现在正在向西挺进中。但是霍斯这一军，因为渡河点远在北面的比利时境内，此地的“小马奇诺防线”距离马斯河较远，所以当它们向西南面挺进的时候，就还要穿过这一道防线。锡夫里在塞尔丰泰讷西面12英里处，阿韦讷又在锡夫里西面12英里处。

我正在与我的参谋长讨论对于马奇诺防线的攻击计划，突然军团司令克卢格上将走了进来。他对我们这一师还没有开始行动，感到很惊异，于是我就把我的全盘计划讲给他听：第一步首先是要占领锡夫里附近的地区，此时侦察营以广泛的正面监视着马奇诺防线，而炮兵的主力就趁机进入锡夫里附近的阵地。然后战车团在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之下，开始攻入敌军阵地。最后，步兵旅也在战车掩护之下，开始攻入敌军阵地，并扫除障碍物。在这些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开始向阿韦讷突破，由装甲兵前导，全师的主力跟在后面前进。克卢格将军听了之后，马上就批准了我的计划。

不久，领先的那一营就迅速攻入了锡夫里，几乎完全没有遭到抵抗。炮兵和战防炮也就立即跟着进入阵地，并且奉命马上向边界两面的某些地区开炮，以便试探敌军是否会还击。此时，第二十五战车团也已经到了锡夫里，并奉命越过边界，并攻占克来费兹（Clairfayts，约在3英里以外）。敌人的炮兵竟全然不还手。

我还是和昨天一样，坐在团长的指挥战车里，一同进攻。不久我们就越过了法比两国的国界，战车成纵队慢慢地向克来费兹前进，此刻它距离我们不过是一英里左右。敌方还是毫无声息，虽然我方的炮兵还在断续地向着敌境的深处发炮射击。不久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周围都是果树和高高的树篱，它们使我们的前进速度减低。隆森堡的战车居于领先的位置，我的副官汉克（Hanke）就坐在一辆IV型战车里，紧跟在后面。他所奉的命令就是注意我的信号，立即发炮，去指示其他战车射击。¹² 以往的战斗中，战车兵往往花了太多时间才找到他们要攻击的目标，因而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曼弗雷德附注：汉克是一名纳粹党的中坚分子，同时也兼任戈培尔（Goebbels）的宣传部工作。由于他恃其身份大为骄横，使得我父亲麾下其他幕僚都很讨厌他。最后我父亲也忍不住把他轰走，因为汉克公开说他有权力把我父亲从其位置上拉下来。

后来汉克担任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的纳粹党部领袖，他下令防卫布里斯劳（Breslau）的守军要“战至最后一块石头为止”，结果当苏联军队攻入布里斯劳、全城被摧毁殆尽时，他却搭乘一架飞机逃走了，把全城军民留给苏军去“友善”对待。汉克逃走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突然我们看见大约在100码以外，有一个法国要塞工事的轮廓。在它的附近有一些全副武装的法军，当他们一看见战车之后，马上本能地做出准备投降的模样。我原以为可以不必经过战斗，就过了这一关，突

然我方的一辆战车，向着其他方向的敌人发射了一炮，结果这些法国守兵马上就躲进他们的碉堡里面去了。不到几分钟，领先的战车群的左面受到强烈战防炮火力的攻击，同时法军的机关枪也到处打响。我们死伤了一些人，有两辆战车被击毁。当敌火暂时沉默后，才发现在要塞的旁边有一个极深的战防壕。在敌人的后方和由克来费兹到阿韦讷的公路上，还有很多的工事以及用钢铁做的拒马，专供阻止战车之用。

此时，第二十五战车团的所属各部，已经分别在克来费兹西面和南面2000码处，与敌人发生了激战，炮兵在我的命令之下猛烈射击，并且在马奇诺防线中的某些地段上施放烟幕。法军的炮兵现在才开始向克来费兹和锡夫里轰击。不久机车兵就和第三十七装甲侦察营的工兵排一同开到了最前线。在战车和炮兵的火力掩护之下，步兵开始向敌人阵地进攻，同时工兵也着手扫除那些拦路的钢铁拒马。

天色开始转黑，夜色茫茫。在克来费兹和更西的地方，已经有几处农舍起火燃烧。我命令部队立即前往要塞地带，并且尽可能向阿韦讷方向深入。

当第三十七侦察营的工兵还正在爆破那些钢铁的拒马时，敌人的战防炮和藏在克来费兹西面1000码远的房屋丛中的几门野战炮，就和我们发生了激烈的炮战。他们不断地向我们的战车和步兵射击，最后，还是一辆IV型战车发了几炮，才把他们打得不响了。

现在向西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月亮已经升起来，我下达命令：在整个突破的计划中，领先的战车在驶向阿韦讷的道路上，一定要用炮火和机枪向前方扫射，因为我希望这样就可以阻止敌人去埋设地雷。其他紧跟在后面的战车，一定要准备随时向路两边开炮。至于师部的大批兵力就奉命坐上卡车，跟着战车团的后面前进。

此时，战车排成一个绵长的纵队前进。在月光之下，可以看见第七机车营的士兵在我们战车的两侧徒步前进。偶尔可以听到敌方的机枪声和炮声，但是却没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的附近。我们的炮兵早已向装甲兵前头的村落和道路发出了准备性的射击。慢慢地，速度加快了，引擎发出了怒吼，履带轧轧发响。在这种震耳欲聋的环境中，已经听不见敌方是否还在射击。我们在索勒尔堡（Solre le Chateau）西南方约1英里处，越过了铁路，然后转向北面，不久就来到了主要的公路。沿着这条路，很快就经过了一堆房屋。房屋中的居民都被我们战车的响声吵醒了。有许多法军正在路旁宿营，军车辆停在农场上和道路旁边。法国的军队和平民，都吓得面无人色，纷纷躲在沟道里、篱墙边和洼地上面。我们在难民的纵队旁边擦身而过，路上丢满了农家的大车，它们的主人已经顾不得它们，而纷纷向田野里落荒逃命了。我们完全不管这些事，一心用高速度直向目标挺进。我时常在遮掩着的灯光下，略略地看一看地图，然后用简短的无线电，把我们现在的位置和第二十五战车团的战果，报告给师部知道。在清冷的月色之下，平坦的原野显得分外凄凉。我们已经突破了马奇诺防线！这简直令人有一点不敢相信。22年

前，我们曾经花了四年半的漫长时间，在此和同样的敌人做殊死的搏斗，虽然我们曾经一再获得胜利，但是最后还是输掉了战争。而今天，我们又已经突破了这个世界闻名的马奇诺防线，并且正在向敌人境内深入。这并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幻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突然，从道路右边约300码远的一个小山中，出现了一个闪光。那毫无疑问是一门隐藏在混凝土碉堡里面的大炮，正在从侧翼方面，向第二十五战车团发炮射击。接着从其他的地点上，也都可以看见许多的闪光，但是炮弹的爆炸却还是看不见。我赶紧把这个危险告诉隆森堡——他正在我的旁边——叫他立即下命令，叫各辆战车加速一鼓作气冲过这个第二道防线。

战车上的兵员早已学会了在攻击前先开炮射击的方法，现在就都纷纷迅速发炮了。我们多数的炮弹都是曳光弹，当这个战车团冲入敌人防线时，大量的弹雨就纷纷向两侧的田野里射去，不久我们就通过了这个危险地区，而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损失。敌人现在已经被打得昏头昏脑。军用车辆、战车、炮车和难民的大车，把道路差不多都堵塞了，必须用力把它们推开，才能继续前进。四方八面都是法国兵，通通是卧倒在地面上。所有农场上也都塞满了战车、炮车和许多其他的军用车辆。现在向阿韦讷的进展不得不慢下来。不久公路就分岔了，一条向右的路，通到莫伯日（Maubeuge）；另外一条路向左，通过谷地直达阿韦讷。这条路上此时也已经挤满了难民和大车，他们看到战车来了，就纷纷靠边让路，有时我们还不免要指挥他们如何行动。愈是靠近阿韦讷，路上就愈拥挤，我们的前进也就愈困难。

我并没有叫纵队停止前进，却随着领先的战车营，一同冲上了阿韦讷以西的高地，我准备在那里停下，以便进行收容俘虏和清理俘获武器的工作。在半路上，曾经派遣了两辆战车，组成了一个侦察队，从阿韦讷的南郊，沿着大路向南搜索。差不多越过镇市约有500码的时候，我们在通向朗德勒西（Landrecies）的公路上暂时停了下来，把部队集中起来，以便围捕在附近的法军。这里的情形也一样混乱，到处是车辆和散兵。我们立即将交通加以管制，并且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战俘收容所。

这时我们与后续的战车营和第七机车营，都已经丧失了联络。这些事暂时还没有使我感到担心，因为在这种混乱的环境当中，交通的阻塞是难免的。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一件大事了！不过，阿韦讷镇的法军还至少有一个战车营，恰好就在我方战车团的中间，而且法军的重型战车不久就把通到镇内的道路全都阻塞住了。第二十五战车团的第二营马上就向阻塞道路的敌军进攻，但是并未得手，而且还损失了几辆战车，在阿韦讷以内的战斗也转趋激烈。不久我们与第二营之间恢复了无线电联系。阿韦讷镇内的战斗一直打到5月17日清晨4点钟，才渐渐停止。

天慢慢亮了，战斗也已近尾声。此时，我就命令师部用无线电向军部请示，在我们已经突破了马奇诺防线之后，是否还应继续前进。结果

迄无回示，可能是无线电叫不通的缘故，于是我就决定在拂晓之后，继续进攻，以占领和确保在朗德勒西的桑布尔河（Sambre）渡口为目的。我用无线电向各单位发出命令，叫他们都跟在战车团的后面，向朗德勒西（在阿韦讷西面约11英里处）前进。

差不多凌晨4点钟的时候，我率领战车团的第一营开始向朗德勒西挺进。第七机车营现在已经赶上，就紧随在后面，而且我也确信其他各单位也都一定是按计划，一个跟一个随在后面。此时无线电已经发生了故障，但是我却不知道，因此我的命令只是向太空中发送而已。

因为在前一晚并没有得到补给，所以我们必须节省弹药。路上和路边仍然还是塞满了战车、大炮和军用车辆，以及老百姓所用的大马车。我们一炮不发，有时还绕道路边越野前进通过了这些纵队。法军看见我们突然从天而降，骇得手忙脚乱，他们丢下武器，纷纷向东面逃走，几乎没有抵抗的企图。我们在道路上若是遇见了敌人的战车，一律加以破坏，使其不堪使用。沿途有很多的法军向我们投降。

有一位法军中校对他们的溃乱感到特别愤怒，他的座车被堵在逃难的车流中，因而被我们俘虏。当我们问他的官阶和职务时，他表现出一股愤怒的表情。因为局势还很紧张，纵队随时都有可能被混乱的车流阻断，如果把这名中校放走，难保他不会在我们后方制造问题，于是就决定叫他跟着我们一同前进。他那时已经向东走了50码远，又再被喊了回来。当隆森堡命令他走进战车的时候，他却毅然拒绝，经过再三的劝告，他还是不肯听从，于是只好把他就地枪决了。

当我们经过马鲁瓦耶（Maroilles，在阿韦讷西面约8英里半处）的时候，街道上简直是挤满了人，虽然我们一路高呼着“让开！”但是却少有效果。这时，温暖的阳光从薄薄的晓雾中透了出来，照在我们的背上，而我们正加速地向西前进。出了村落，路上也还是那样地拥挤，战车只好在路旁的田野中行进。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朗德勒西。在这个靠着桑布尔河的镇里面，到处都是车辆和法军，但是他们并未抵抗。我们从桑布尔桥上面辘辘地碾过，桥那一头就有一个法军的营舍，里面住满了法国兵。当我们的纵队还是一直往前进的时候，汉克一个人冲进了那座营房，命令法军的军官把士兵集合起来，向东面开拔。

当时我还以为整个师都是迅速地跟在后面跑，所以我就继续向勒卡特（Le Cateau，在朗德勒西西面约8英里处）进攻。我们通过了一大片森林，那是敌军用来当作弹药堆栈的。敌军的哨兵由于面向着朝阳，没有分辨出有德军来袭，等到我们走近时，他们就只好投降了。我一直冲到了勒卡特东面的小山上，才停了下来。那是清晨6点15分。我现在第一要务，就是要设法和后方联络上。

隆美尔从前一天上午算起，已经前进了50英里。他那种在夜间拼命猛冲的战法，实是一种极果敢的行为。在他的以前和以后，有许多指挥官都认为，即令是在胜利后做扩张战果的行动，像这样在黑夜里让战车

向前狂奔的方法，也还是过于冒险的。

在隆美尔的左面，赖因哈特和古德里安的两个装甲军，也正在和他竞赛，差不多是在齐头并进。同一天清早，古德里安的左翼师已经到达瓦兹河（Oise）上的利贝蒙（Ribemont），约在勒卡托南面20英里处。向西狂奔的“战车怒潮”，已经冲开了这样大的一个缺口，直向海岸勇进，切断了在比利时境内联军的后路。一切想阻止它们的企图都完全失败了，因为法军的反应速度太慢：每逢法军统帅部选定一条新的防线时，不等到姗姗来迟的法军预备队开到，就早已为德军的战车所突破了。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我师已经攻占的地区，并且收容这么多的俘虏——约相当于两个机械化师。前进时，虽曾一路用无线电把经过告诉师部，但是只有我们的去电，却始终未收到他们的回电。虽然如此，当我知道战车团和机车营都只有一部分兵力到达了这座小山的时候，我却并不太着急。我立即派了一个军官到后方去建立联系。此时，隆森堡率领的一部分战车已经与敌人的战车和战防炮展开战斗，不久就击溃了守军。当我回到战车营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建立阻塞工事，以等待哈根上尉（Capt.von Hagen）机车营的增援。当时我认为勒卡托前线是不会有问题了，并且仍然相信全师的其余单位也一定距离不会太远，所以命令隆森堡指挥机车营，共同守着现有的阵地。我则坐上通信车，由一辆III型战车担任护卫，开回去召集全师的部队。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些机车营和战车团中迟到的车辆，上面的乘员告诉我们说，在朗德勒西一定要小心，因为已经有一些我们的车辆，在那里遭到了敌方战车的袭击。于是我就用高速度向朗德勒西狂奔。当我们最后到达了通往阿韦讷的公路时，发现到处都有法军的战车和战防炮，所以我们不敢再停留，两辆车都以最高速度冲过了危险地带，驶上了到马鲁瓦耶的道路。这时，那辆III型战车又因机件故障，中途落伍了。

现在公路两边都停满了车辆，法军的官兵就在他们的武器旁宿营。但是很明显，他们的恐惧心理却还没平复，我们从疾驶的车辆里向沿路的法军打手势、喊叫，命令他们跟着走。沿途一个德国兵都没有，当我们穿过马鲁瓦耶时，在村落东面赫然发现一辆因为机件故障停在那里的IV型战车，不过它的75毫米大炮却还可以使用。我们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大气，在这种时候，一辆IV型战车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护身符。

这里公路的两旁也都是法国兵，但我们没有押送战俘的兵力，无法把他们编成行军的队形。有时我们可以叫他们跟着走，可是当我们的装甲车一走远之后，他们就向丛林中四散奔逃了。

于是我就命令那辆IV型战车守住马鲁瓦耶以东的小山，并且把从西面来的战俘都往东面送去。接着我们继续前进，但只走了几百码之后，驾驶员就报告说，必须停车加油了。幸亏他还携带了几桶油。这时，汉克告诉我，根据那辆IV型战车中乘员的谈话，似乎下面的村落已经被敌人重新占领了。用我这种轻型装甲车，当然无法与法军的战车和战防炮

交手，所以我就又驶回IV型战车的位置，想在那里利用无线电和全师各单位取得联系，命令他们迅速进入我们已攻占的地区。

当我刚刚回到那辆IV型战车所在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我军的摩托化步兵连从地平线上出现了，他们从马尔拜（Marbaix，在朗德勒西西面5英里处）方面快速驶来。我希望有其他的部队会跟在这个连的后面，于是我又再向阿韦讷方向驶去，结果却一无所获。

在马尔拜东面不远的地方，有一辆法国车辆正从我的装甲车前面横越过去。在我们高声喊叫之下，它停了下来，一位法国军官走了出来，向我们投降了。在这辆汽车的后面，有一大队法军的卡车跟在后面，激起一大堆的尘土。我立刻要求这个车队改向阿韦讷方面开去。汉克跳上了第一辆卡车，而我就站在十字路口，指挥法军放下他们的武器，告诉他们战争已经过去了。从烟雾里，看不出来这个车队一共有多长，所以在过去了十几辆以后，我就赶到了纵队的前面，带着他们向阿韦讷驶去。最后，我们到达了阿韦讷的西南面出口，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巴里斯营（Paris）的一部分。一点都没有停顿，汉克立即把那个车队引入一个停车场，开始解除敌军武装。现在我们才知道所有车辆总数在40辆以上，多数都载有敌兵。

师部在大约16点钟的时候，才到达了阿韦讷，各单位纷纷开入我们已经攻克了的地区。在行进中，炮兵团的第二营顺便制止了48辆法军战车在阿韦讷的正北面企图反击的行动。这些战车沿着公路一字排开，有的引擎还没熄掉。许多驾驶员还在他们战车里就被俘了。这个行动解除了第二十五战车团后方会受到攻击的威胁。

根据官方战史记载，在5月16日到17日之间，第七装甲师为了突破小马奇诺防线，一共只死了35人，伤了59人，这是来源于该师正式战史的数字。在该师地区中所收容的俘虏数约为1万人，另外加上100辆战车、30辆装甲车和27门大炮。这个数据的结论说：“本师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无法收集大量的俘虏和装备。”

把全师安置在勒卡托和锡夫里以西之间的地区以后，我大概休息了一个半钟点。刚刚过了午夜之后，我们就奉到命令，在明天（5月18日）继续向康布雷（Cambrai）进攻。大约在第二天上午7点钟的时候，第二十五战车团副团长来到师部，报告说有一支强大的敌军正在潘美伏里（Pommereville）的森林中布置他们的阵地——约在朗德勒西和勒卡托之间。第二十五战车团现在仍守住勒卡托东面的小山坡，不过十分需要燃料和弹药的补充，团长命令他尽可能把这些物资带回前线去。

大约8点钟的时候，我命令剩下的战车营，都立即向朗德勒西和勒卡托前进，一直到与团部会合为止，好将弹药与燃料补充给他们。第三十七装甲侦察营的剩余部分也就跟在后面前进。我带着莫斯特和汉克，从后面跟上了战车营，他们正在潘美伏里以东半英里远的森林中，和阻塞进路的法军战车对阵。双方在路上展开了激战，我方根本没有机

会从两边向敌人实行迂回。我们的火炮对法军战车的厚重装甲，根本就没有效果。（当时法军战车的装甲厚度，约在40—60毫米之间，而德军的中型战车，钢板厚度只有37毫米，至于轻型战车的装甲当然就更薄了。）

我们站在很近的距离，看着他们打了一会儿，我最后就决定把战车营从这个森林里，向南由阿尔斯（Ors，在朗德勒西西南方4英里处）绕道走。在阿尔斯的北郊，我们又遇着了法军，现在势必要打开一条进路，所以进展就更慢了。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为战车团运输弹药和燃料的纵队并没有能够跟上。当我们到达隆森堡的位置时，已经是中午了。他报告说，他们一再受到敌人强大战车部队的攻击，但是仍然守住了阵地。不过现在因为没有燃料和弹药的缘故，已经不能再做进一步的行动了。不幸得很，此时我也没办法帮助他。

我派了必要的兵力到潘美伏里去，以求打通到朗德勒西的最短路线。此时，法军的重炮兵开始向我军的阵地猛轰。他们的火力很准确，逼得我方一部分的阵地非撤出不可。我自信在潘美伏里的战斗即将顺利地结束，于是命令战车团立即准备向康布雷进攻。到了15点钟，情况已经够清楚，攻势便又开始了。

以下一段的隆美尔记事太琐碎，且并无太多的意义，所以只简明地综述如下：又过了几个钟点，物资的补充才赶到。此时留在原地的两个战车营开始接收补给，而隆美尔本人则已经率领着一个战车营，走上了向康布雷进攻的大路。

我命令巴里斯加强营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抢占由康布雷通向东北方和北方的两条公路。由少数的战车和两小队的高射炮领先，这个营以广正面和极大的纵深，采取越野的行动，直向西北方前进。战车和高射炮，都不断地向康布雷的北郊发炮射击。尘雾中，康布雷的敌人看不见我方兵力的虚实，以为又是一个大规模的战车攻击，于是马上就停止了抵抗。

天下再找不到比法军统帅部使用装甲兵力的方法更糟的了。他们一共有53个战车营，而德军一共只有36个营，但是所有的德军战车营，都已经编成装甲师（一共10个师），而法军战车的一半却用来作步兵的支援单位。连他们的7个装甲师，也都被分割使用而糟蹋掉了。

在战前，法军唯一的装甲师，就是所谓“轻型机械化师”（一师有200辆战车），是由骑兵改编的。法军一共有3个这样的师，现在都已经开入了比利时境内。另外还有4个所谓“装甲师”（一师却只有150辆战车），那是在开战后的冬天（1939年）里新成立的。当7个德军的装甲师（每师平均约有260辆战车），组成一个巨型方阵，从马斯河上排山倒海地冲过来时，这4个法军的装甲师，却个别且逐次向它们迎击，大有以卵击石的味道。法军第一装甲师本来是直向迪南进攻，可是因为燃料用完了，而被德军轻易地击毁——这个事实已见前述。第三装甲师位

置在色当附近，但是却担负着支援步兵的工作，结果在古德里安3个师的压力之下，这些碎片也化为乌有了。第四装甲师的师长是著名的戴高乐将军（Gen.de Gaulle），但是他这个师是最近才编成的，兵力还不足额。当古德里安军向瓦兹河横扫直前的时候，戴高乐试图袭击德军的侧翼，但是却为强大的德军所扫开，一点都没能发生作用。第二装甲师则沿着瓦兹河布防，战线长达25英里，对这样脆弱的阻力，古德里安只是一跨步，就迅速地通过了。

在比利时境内的3个法军机械化师，正集中在康布雷的正北面，虽然他们在比利时平原上，已为德方霍普纳将军（Gen.Hoepner）装甲军所击败，但仍不失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他们本来奉命在19日，向南朝着康布雷和圣昆丁（St.Quentin）反攻，但是这个命令却并未付诸实行——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战车都已被分散用在各处去支援步兵作战了。

至于英国方面，他们在法国只有10个战车营，也都分散配属给各个步兵师了。在德军发动攻势时，英国第一装甲师还待在国内，尚未启程到法国去。

第二章 合围

对隆美尔而言，这个闪电式的突破战，就是以攻占康布雷为其结束。从5月16日起，被隔断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也已经从比利时边境最远的防线，开始向后撤退，到了5月18日，德军装甲部队的右翼就已经和法军第一军团的后卫交战了。装甲军的庞大冲力，终于把勒卡托到康布雷之间的法军扫退，但是由于侧翼的威胁越来越大，使得德方的统帅部，感到很不放心。所以，当古德里安和赖因哈特两军还继续西进的时候，在右翼上的霍斯装甲军（包括隆美尔师在内）却奉命暂停原地不进，以等待后续的步兵到达，以接防北面的侧翼。

隆美尔对以下两天的记事，可以很简略地表述如下：在守住了勒卡托和康布雷之间的缺口以后，他就开始整顿他的部队，补充物资的损失，并且使士兵有一个睡觉和恢复精力的机会。他计划在19日的夜里，继续进攻，以到达阿拉斯（Arras）西南的高地为目的。

那天下午，他正在师部与他的幕僚们讨论进攻计划。突然军长霍斯将军走进了师部，命令暂缓行动，他的理由是部队在过去几天的战斗中，已经非常疲倦了。隆美尔不同意霍斯的见解。他说：“部队在原地已经停留了20个钟点以上，而且趁着月夜进攻，可以减少损失。”最后霍斯才同意了。

向阿拉斯的进攻，开始于20日深夜1点40分，隆美尔还是随着战车带头前进，到了6点钟的时候，就到达了包内恩斯（Beaurains，在阿拉斯南面约2英里半处）。但是摩托化兵团却未能如计划紧紧跟上，于是隆美尔又亲自驱车回去催促他们快走。哪知道此时法军却已经渗入了

他的交通线。以后几小时之内，隆美尔的处境非常危险，一直等到一个步兵团带着炮一同来到之后，才算是解了围。这些部队就奉命守住在阿拉斯南面的防线，此时已经有消息传来，说有好几个师的联军，正在以该城的周围当作集中地。

5月21日，第七装甲师绕着阿拉斯的侧翼向西北面前进，而一个党卫军的“骷髅”（Totenkopf）师在它的左翼，至于第五装甲师则向阿拉斯以东进攻。隆美尔这一次再度用炮兵来掩护他那个暴露的侧翼，并且将装甲侦察营与战车团合并在一起，当作攻击的矛头，而步兵团则紧随在后面。这种布置的方式是很正确的。

差不多15点钟的时候，我命令战车团开始攻击。由于故障和损失的原因，装甲车辆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但这次攻击的表现之佳却可以算是一个典范。当我看见它们作战时的架势时，已经确信第七装甲师和前几天的行动一样，都能获得成功。我本想带着莫斯特中尉（我的传令官）、装甲车和通信车等，一同随着战车向敌方进攻，以使用无线电直接指挥这个战斗。不过因为步兵团老是赶不上，我又只好亲自赶回去，催促第七步兵团赶快行动。四处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在费巧克斯（Ficheux）北面约1英里处，才终于碰到了第六步兵团的一部分，于是和他们一路转向威里（Wailly）方面。在该村东面约半英里处，我们遭遇到了从北面来的敌火力袭击。我们有一个榴弹炮连早已在该村北面的出口处占领了阵地，于是迅速地向从阿拉斯对面来的敌人战车发炮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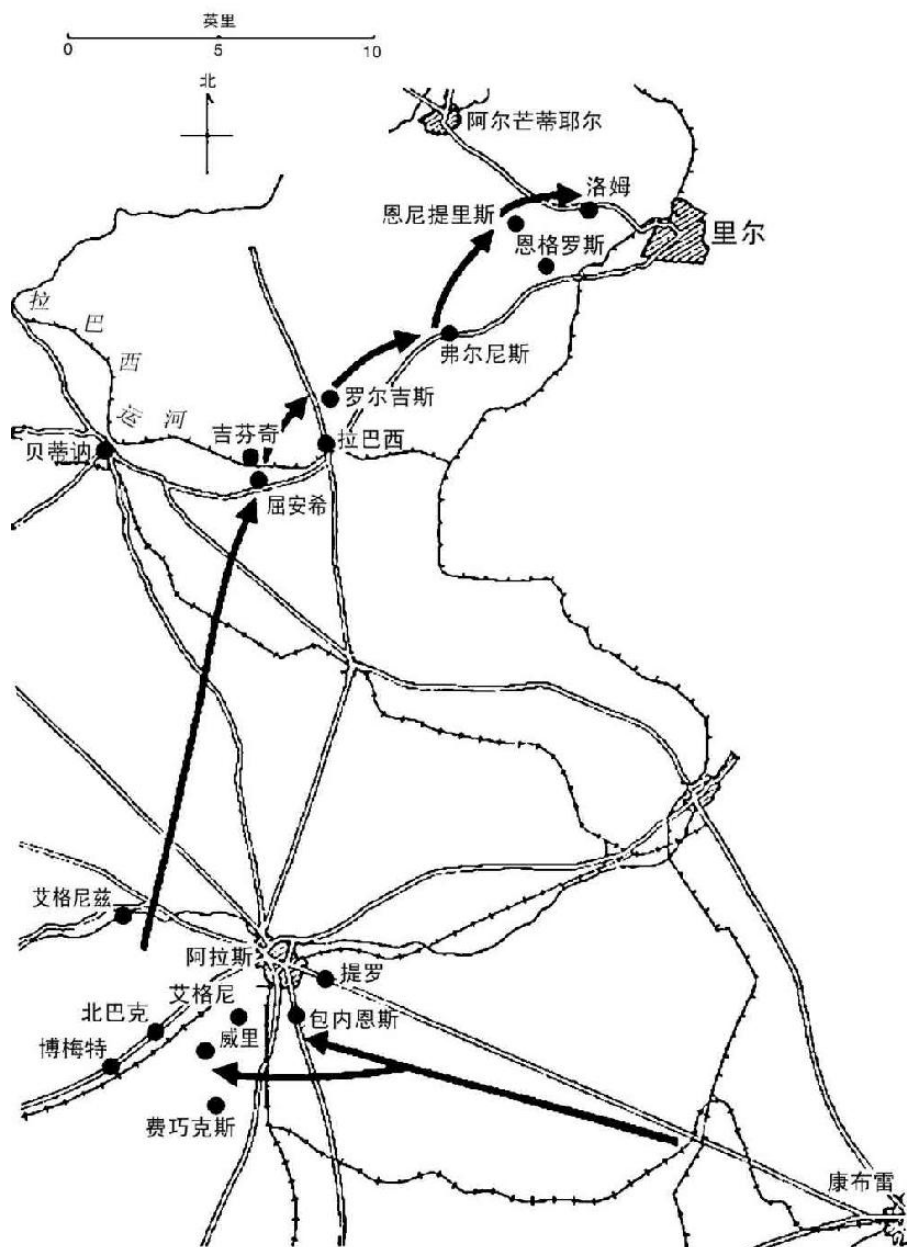
这个攻击是由联军指挥官在匆忙中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想突破德军的包围，以便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突围退出。为了这个目的，英军第五师和第五十师，就带着第一战车旅冲向阿拉斯的南面，而法军也计划使用两个机械化师和两个步兵师，来配合这场攻势。这个攻势的准备时间实在太长，一直到发动攻击时，准备都还没有全部完成。5月20日那一天，古德里安军冲进亚眠（Amiens），而夜间就已经到达阿布维尔（Abbeville）附近，联军的供应线完全被切断——这是致命的一击。

在迫不及待的危急情势之下，英军指挥官决定不再等待法军的协助，马上展开行动。可到了真正进攻的时候，英军的兵力却只剩下了两个战车营（一共只有74辆战车），外加两个步兵营的支援。另外法军第三轻型机械化师的一部分（约70辆战车）也在右翼方向做配合的行动。

我们已经处在机关枪火力威胁之下，步兵们早已隐蔽了起来，我和莫斯特从装甲车的前面跑过去，到了炮兵阵地。从炮兵阵地方面的情形看来，他们对付敌方的战车，是很游刃有余的，因为炮手们都在冷静地发炮，一点不慌张。沿着炮兵阵地的后面，我们跑到了威里，并且在那里召集我们的车辆。敌人战车的炮火使我们留在村落内的士兵们相当惊慌，他们的车辆都挤塞在路上和广场中，好像忘了用手里的武器去打击来犯的敌人。我们尝试着恢复部队的秩序。在把威里附近的严重情况通知了师部注意之后，我们就驱车驶上了该村西面1000码处的一座小山，

在一个凹下的小森林中，我们找到一个轻高射炮连和几门战防炮。在我们位置西面大约1200码的地方，敌军的一辆重型战车，早已越过了阿拉斯和博梅特（Beaumetz）之间的铁路线，并且已经击毁了我们一辆III型战车。同时，另外有好几辆战车，正从北巴克（Bac du Nord）方面，沿着公路前进，也越过了铁路线，向威里进攻。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局势，在相当距离以外，有一个榴弹炮连的炮手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炮位，随着步兵一同逃走。在莫斯特的协助下，我命令所有可用的火炮，都一律用最高的速度向敌人的战车发射。不管是高射炮，还是战防炮，都一律由我个人对每一门炮指示他们的目标，立即射击，因为敌人战车已经接近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赶紧射击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方法以来挽救这个危局了。炮兵指挥官本认为射程还太远，无法做有效的射击，但是我们却不管这一套理论。此刻我所最重视的问题，就是要用强烈的炮火，以来阻止敌人的战车。不久，我们就使敌方领头进攻的战车，丧失了它们的作用。

我们现在就把火力转移到另外一群敌人的战车头上（那是从北巴克方向来攻的），结果也使一部分战车起火燃烧，并且还迫使其余的战车向后退却。虽然在整个作战之中，我们也一直受到敌方战车的猛烈火力攻击，但是这些炮兵的作战精神却很值得敬佩。最坏的局势似乎已经过去了，敌人的攻势已经被击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特突然倒在一门20毫米高射炮旁边，他受了致命的重伤，鲜血从嘴巴里流了出来。可怜的莫斯特，在没有把他从炮位旁边运到掩蔽地区之前，就已经瞑目长逝了。这个英勇的军人在此时死去，真是使我悲痛到了极点。



3 在阿拉斯和里尔附近的战斗

在这个时候，提罗—包内恩斯—艾格尼地区（Tilloy-Beaurains-Agny）也早已发生了惨烈的战斗，敌军非常强大的装甲兵力从阿拉斯冲出，向正在前进中的第六和第七两个步兵团进攻，使其在人员和物资上都受到极大的损失。我们所匆匆建立起来的战防炮阵地，对英国人的重型战车显得毫无效力，多数的炮位都为敌人所毁，人员死伤枕藉，敌方的战车就在他们身上轧了过去。我们的车辆有许多都已经起火燃烧，在

我们邻近的党卫军部队，也因为吃不消敌方战车的压迫，一直往南面败退。最后，靠师炮兵和88毫米高射炮连等单位的努力抵抗，才算是在包内恩斯—艾格尼之线的南端，把敌人阻止住了。

第六和第七两个步兵团正在浴血苦战的时候，隆森堡的第二十五战车团，在一个猛冲之下，就到达了他们的目标。他们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侦察营和步兵团的增援。大约在19点钟的时候，我下命令给战车团，叫他们向东南方进攻，以便从侧面和后方，对正在向南进攻的敌军装甲兵予以夹击。在这次作战中，战车团在艾格尼兹（Agnez）的南面，和大批的敌方轻型战车相遇。马上就发生了极剧烈的战斗，战车与战车互相厮杀，一场恶战之余，战车团击毁了7辆重型战车和6门战防炮，并且冲过了敌方的阵地，不过我们的损失也不轻，一共有3辆IV型战车、6辆III型战车和一些轻型战车受损。（根据第七装甲师的正式战史，在这一天该师一共有89人死亡，116人受伤，173人失踪。这要比突破法兰西国界时，所遭到的损失大了4倍以上。）

这个行动使敌人的装甲兵产生极大的混乱，所以虽然他们在数量上是居于优势，结果还是退回了阿拉斯。在夜幕低垂的时候，战斗停止了。此时在威里东北的情况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这一场攻击，是联军在被包围之前所做的垂死挣扎之一。虽然规模很小，但却也把德国人吓了一跳。

主要使德国人震惊的原因不是攻击行动的成功，而是英国战车的装甲太厚。英军所使用的是一种速度迟缓而装甲厚重的步兵战车——马蒂尔达型（Martildas）。其中58辆为小型的第一型（Mk.I），上面的武装只有机关枪；另外还有16辆是较大的第二型（Mk.II），上面的武装也只有两磅的炮。¹³ 即使是第二型，它的最大速度也只有每小时15英里，但是它的装甲却有75毫米厚，普通的德制37毫米战防炮对它毫无作用，甚至炮弹都会跳飞了起来。

这次英国战车的进攻——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因为缺少步兵、炮兵和空军的支援，最初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不久就渐次停顿，而终于不免以失败收场。

可是它在精神上 and 士气上，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打击却足够大——这超出物质作用的比例之外，在战后检讨1940年战役的时候，伦德施泰特元帅曾经这样说道：“当我们兵力刚刚到达海峡地带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紧急的情况。那就是英军在5月21日，从阿拉斯向南发动了一次反攻。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害怕，我们的装甲师，在步兵师尚未能跟上之前，曾被敌人切断了联络。而法军的反攻则没有一个具有这样的严重性。”克卢格和克莱斯特两个人最感到惊慌。克卢格主张一定要等到情况完全弄清楚了以后，才能再从阿拉斯地区向西进攻。克莱斯特也感到紧张不安，所以当古德里安从阿布维尔转向北面，朝着布洛涅（Boulogne）、加来（Calais）和敦刻尔克（Dunkirk）前进时，马上就

遭到了克莱斯特的阻止，使他无法引兵穷追。

于是，到了5月24日，古德里安和赖因哈特两军，在距离敦刻尔克仅仅10英里的地方，奉着希特勒的命令，就地停止，不准再进——这样才使英军能够从这个最后的港口，仓皇遁走了。不过这个影响整个战局命运的命令，是希特勒在与伦德施泰特会谈后才发出的，很明显，伦德施泰特是受了克卢格和克莱斯特两个人的影响。过了两天，5月26日，德军才再奉命进攻，可是阻止英军逃出陷阱的机会却已经丧失了。

最亲爱的露：

小睡了几个钟点之后，现在又是该写信给你的时候了。我一切都好。我这一师已经有了光荣的成就。从迪南、菲利普维尔村，突破了马奇诺防线，一夜之间在法国境内前进了40英里，到达勒卡托，然后是康布雷和阿拉斯。一路战来，我这个师比其他任何人总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现在围猎的对象就是60个被圈禁着的敌军师（英法比都有）。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看法兰西之战不出两个星期就要胜利结束了。

1940年5月23日

此刻正在贝蒂讷（Bethune）的前方。我身体非常健康。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地工作。不过照我的估计，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是一定可以获得胜利。天气真好——只是阳光太强烈了一点。

5月24日

这一两天来没有作战，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一直算到今天为止，本师的军官已经战死27人、负伤33人，而士兵的死伤总数为1500人，也就是损失了12%的人数。不过比起他们的成就，却可以说是太有价值了。现在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似乎以后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战斗。饮食睡眠都已经恢复了常态。希拉普内早已回来了。可是他的代理人却在距离我只有一码远的地方，英勇战死了。

5月26日

5月22、23日两天内，隆美尔绕着阿拉斯的西郊，继续向西挺进，在这个迂回攻击的威胁之下，阿拉斯的英军在5月23日的黑夜里，撤往运河边（在该城北面约18英里处）。这条运河经过拉巴西（La Bassee）和贝蒂讷，流到敦刻尔克的西南面，在“坟墓线”（Gravelines）入海。5月24日，希特勒命令所有的装甲师，都停止在这一条运河线上。隆美尔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来整编他的部队。

希特勒在26日才取消了禁止前进的命令，而此时英军也决定由敦刻尔克从海路撤退了。此时扼守运河线的英军大部分都早已抽往北方，以增援比利时方面的防线。因为博克集团军在迫使比军投降之后，已经大量地增强他们的压力。

当再奉到命令进攻时，隆美尔就很快地向北挺进，其目标为里尔城（Lille）——想要切断位于该城以内和以东的联军。

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联军的指挥官因为交通线已经被切断，所以对当时的局势充满了悲观的描述。但是从德国人眼里看来，情形却完全两样，隆美尔的记载即为一例。当他渡过拉巴西运河时所遭到的困难，就是一个明证，比起马斯河来，这实在只是一条防守极单薄的防线。在他所进攻的地区中，英军一共只有一个营的防御兵力。

根据5月26日下午师部所接到的空中侦察报告，在运河以北的敌人已有向西北方撤退的迹象。我立即向军部要求，准许我在这一天黄昏前，在运河彼岸建立一个桥头阵地。这个要求不久就获得了批准。

在整个夜间，我都在运河边和部队在一起。第三十七侦察营，虽然饱受敌军狙击手的袭击，但是由于炮兵的协助，其装甲巡逻队已经直达运河的对岸，不过在那里却受到强大敌军的抵抗，使他们无法建立一个桥头阵地。在第七步兵团方面，那天晚上却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成就，它的两个营里各有一部分兵力，渡过了已经塞满沉船的拉巴西运河，并站稳了脚跟。我很有理由相信，在这一夜当中，该团两个营都可以在北岸建立坚强的立足点。

5月27日，也就是第二天的清早，我驱车往屈安希（Cuinchy）渡河点，想看看实际的情形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敌方的狙击手还是非常活跃，主要的攻击都是从左面来的，有很多人都已经被击中，工兵营已经在运河旁边一个小港口里，建造好了几个浮筏，足够架桥之用。不过，他们所建造的却是8吨型的，而不是比较大的16吨型，因为在这个到处都塞满了沉船的河道内，那种大型的浮筏恐怕很难调动。工兵也已经在使用炸药，想炸出一条通路，不过因为沉船是一个很笨重的东西，所以一时还很难收效。

这次渡河攻击前途似乎并不太乐观。第七步兵团的第二营，已经有一部分兵力坐着橡皮艇，渡过了河，现在正驻扎在对岸的丛林里。不过，并没能如我的理想，这个营既没有能够深入北岸，掘壕固守；同时也没有把吉芬奇（Givenchy）村占领下来，他们也没有把西边沿着运河北岸几百码以外的敌军肃清，更没有把战防炮和其他重武器运过河去。在南岸方面重武器连的火力掩护也不太有效。关于第一营方面的情形，料想大概也差不多（该营在东面某点也已经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我马上就命令第六三五工兵营（这是新近拨给我指挥的）在屈安希原有被炸毁的桥梁附近，建造一座16吨的便桥。

于是在我个人指挥之下，几门20毫米的高射炮，另外加上一辆IV型战车，开始肃清敌人的狙击手。我把位置在第二营架桥点以西的房屋，凡是距离在300码到600码以内的，都完全加以摧毁，并且用一把火将那些灌木丛林也都扫荡干净了。两天后，当我们又从这个运河上面通过的

时候，我才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火力的威力，是如何的有效。有些英军藏在一个水闸的管理室里，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许多弹药空壳，就可以知道他们一直是在侧翼方面袭击我们。我们只打了几炮就把那些英军全部都赶跑了。满地所遗留的就只有许多血渍斑斑的绷带和一具英国兵的死尸。

当我们正在消灭这些据点的时候，工兵们就在忙于布置他们架桥的工作。这时突然有一个报告来说，有一支敌人战车所组成的强大兵力，正从拉巴西方面向第七步兵团的东面桥头阵地猛攻，克拉米（Cramer）营已经被迫退过运河了。敌人的战车，其中包括几辆英国的重型战车（隆美尔所说的重型战车，实际上就是马蒂尔达Mk.II型步兵战车，总重不过26吨。而德制的III型中型战车重量为20吨，时速22英里，IV型中型战车重量为22吨，时速20英里。不过英国战车装甲奇厚，而行动极慢，所以使人感觉到它是“重”型了。实际上，此时的英军战车旅，只剩下了一个连，其中只有16辆七拼八凑的东西，而只有一辆是马蒂尔达Mk.II型的。）已经到达北岸，用机关枪和火炮，向着南岸猛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因为敌方战车此时大可以沿着运河河岸，向西进攻巴赫曼（Bachmann）营。该营在北岸上的阵地既没有纵深，且除了战防枪 14 以外，就更无其他的战防武器。要是敌人晓得利用这个扩张战果的机会，他们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攻占西面的渡河点。

我驱策着工兵们拼命加快工作，希望把浮桥勉强搭起来，以便至少可以把几门炮和几辆战车火速运到对岸去。因为运河里面塞满了许多的沉船和其他的障碍物，所以浮桥无法拉成一条直线，因此在结构上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当第一辆IV型战车渡河的时候，这座桥就摇摆不定，显出惊险万分的样子。当这辆战车刚刚开始渡河的时候，我就同时命令一辆IV型战车，沿着我们这一边的河岸，向东开进50码，并且立即向从拉巴西方面来攻的敌方战车开炮痛击。这辆IV型战车的火力使领先的敌方战车停止了下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门榴弹炮被用人力推过了河。不久就把敌人的战车攻击完全阻止住了。

我们开始设法增强这个浮桥的载重力，不久以后，车辆就一辆接一辆的，开始向北岸移动。首先通过的是野战炮、战防炮和20毫米高射炮，接着就是第二十五战车团的部队，中间还夹着一个88毫米高射炮连。到了中午的时候，在这块刚刚在北岸上所赢得的地区里已布满了各种火炮。差不多正午的时候，海德开普就用无线电催我赶紧回师部去，因为刚接到军部的命令，说第五战车旅——旅长为哈第将军（Gen.Harde）——已经配属给我们，以便参加里尔城的攻击战。我回到师部后不久，哈第将军就带着他的团长们，来到师部向我报到。

第五战车旅本属于第五装甲师（该师属于霍斯装甲军）。该旅下辖两团，每团两营。而隆美尔这个师却只有一个战车团，下辖三个营。在开战之始，这个旅有324辆战车，而隆美尔全师却只有218辆战车。

我带着哈第将军一同坐上汽车，又回到屈安希附近的桥头，当我们

到达时，桥梁已经完全架好了。车辆正在加速渡河，不过两岸都有陡坡，使行动无法太快。步兵旅早已渡过了北岸，但车辆却跟不上。第二十五战车团在吉芬奇的附近，已经完成了备战的准备，炮兵和轻重高射炮也都已经在北岸分别占领了他们的阵地。不过敌人的炮兵却还继续向我们的桥头阵地实施扰乱性射击。我们在北岸所占领的地区似乎还是太狭窄，于是我就命令第二十五战车团立即向罗尔吉斯（Lorgies）进攻，以扩大我方阵地。差不多15点的时候，第五战车旅开始经过屈安希桥实施渡河。因为桥头的坡度太大，所以渡河工作进行得远不如我们理想中那样顺利。有些重型车辆陷在斜坡上，必须把它们拖出来。哈第将军建议在这种环境之下，延缓攻击的时间，可是我却不同意他的见解。我命令该旅用已经渡河的战车，准时在18点发动攻击。

第二十五战车团此时已经冲得很远，到达了罗尔吉斯的附近。在前进时，他们撞上了敌人一条坚强的防线，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突破了敌阵。那些本来把炮弹向我军桥头阵地发射的敌方炮兵，现在都在挺进中的德军战车的前面，纷纷抱头狂奔。战车团一直向前进攻，用它的火力在敌人的战线上打开了一个显著的缺口，于是整个师，外加上第五战车旅的增援，都从这个缺口里钻了进去。因为战车采取越野的行动，一路战斗前进，所以速度很慢，步兵就跟在它们的后面前进。不久第五战车旅的魏纳（Werner）战车团从右面赶上，齐头并进，该旅所属其他单位也都跟在后面前进。使我特别感到眼红的，就是第五战车旅拥有许多崭新的战车，其实力要比我们这个师还要大很多。

当我们到达弗尔尼斯（Fournes）以东一英里半附近的一个谷仓时，天早已黑了。在到里尔的公路上，我们追上了隆森堡的指挥车。在弗尔尼斯（约在里尔西南面10英里处）的战斗似乎早已结束了。大约在东面半英里远的地方，可以看见第五战车旅的先头单位正在集合。虽然是在夜里，我还是命令第二十五战车团继续进攻，以封锁里尔的西面出口和到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eres）的公路为目的，这个团奉命在洛姆（Lomme，位置在里尔的西边）的附近，形成一个阻塞阵地，以候增援兵力的到达。

隆森堡问我是否想要亲自参加这一次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全师的工作已够困难，所以这一次我只好放弃了亲自出击的机会。这个时候，无线电又再度失效，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有我个人的指挥，其余的部队才可能如期到达我们在洛姆的最后目的地。我向第二十五战车团保证，可靠的增援在拂晓的时候一定可以到达，并且为他们负责办理弹药和燃料的补给工作——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以使战车团避免再度遭遇到上次在勒卡托外围所处的困难情况。

最亲爱的露：

我一切都很好。这个时候我们正忙着包围在里尔的英法联军。我所负责的是西南方面。最近我的衣服洗得很勤，根舍（Gunther，隆美尔的勤务兵）负责照料一切。我最近拍了不少的照片。

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喜讯，元首已经命令汉克中尉代表他把骑士级铁十字勋章颁发给您的丈夫。

全师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个人——都认为再没有第二个人，会比您的丈夫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勋奖。这一次我师大获全胜，都是他一人之功。

将军现在又和战车一同出发了。假使他知道我正写信给您，他一定会要我把他出自内心的思念和他一切平安的消息，转达给您。

我要请您原谅我的不敬，因为我用打字机写了这封信，原因是我的手伤还没全好，无法执笔。最后，我代表师部全体同僚，敬祝夫人健康！

您的忠仆，希拉普内谨上

此时，隆森堡已经趁着黑夜，尽量向北推进。他所击毁的敌军车辆，发出熊熊的火光，照出了他的路线。我现在就命令第六和第七两个步兵团，采取纵深的配备，防御这个刚占领的地区。第三十七侦察营奉命进到弗尔尼斯，并由我个人加以控制。这些命令下达了以后，我亲自坐镇弗尔尼斯，监督他们开始行动。一路上都是大石头和深沟，使通过弗尔尼斯的我军在行动上感到十分困难。有些车队齐头并进，彼此纠缠在一起，很久都分不开。我就命令多数车队都先从路面上驶到旁边的田野里，等到交通秩序完全恢复了以后再走。我发现它们中间有第二十五战车团的燃料和弹药补给纵队，于是命令它们停在路边，等候我的命令再行动。我的目的是要等到下半夜之后再第三十七侦察营的兵力，掩护着它们一直送到第二十五战车团的位置。

差不多半夜的时候，我在弗尔尼斯的西面郊外，遇到了侦察营营长艾德曼少校（Maj.Erdman），并告诉他明天（5月28日）的行动可能很早，叫他事先准备一切。于是我就带着我的僚属，在弗尔尼斯西部的一所房屋里，暂时休息了一下。28日凌晨1时40分的时候，隆森堡打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说他已经到达了在洛姆附近的目标，这样一来，里尔城在西面的出口已经被封锁住了。于是我就通知侦察营准备行动，并且把战车团的补给纵队移到弗尔尼斯的西北面，准备尽可能提早开往洛姆，全部车队大约在凌晨3时左右出发。除了避免通过恩格罗斯要塞，曾经一度向西绕道外，一直都沿着通过恩尼提里斯（Ennetieres）的公路前进。在黑暗中，我们驱车前进，沿途遇见许多敌军的车辆、战车和火炮倾倒在沟道里面，一定是那些敌兵在惊恐之中，就把它丢在那里逃走了。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我们本身在里尔—阿尔芒蒂耶尔公路上飞跑着，并不见隆森堡战车的踪影。这时我们开始感到十分的不安，因为当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会有随时吃炮弹的危险。最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第一辆战车，隆森堡看到援兵和补给一同来到，真是开心到了极点。他把夜里战斗的情形，简单向我报告了一番。这个攻击起先一直沿着弗尔尼斯—里尔公路进行。在越过了铁路线之后，该团就转向北面，不久就和敌人的战车以及一支强大的摩托化部队遭遇了。在短时间的猛烈攻击以后，敌人就像被秋风扫落叶似的，四散逃命了。战车团一直推进到洛姆为止，并占据了里尔的西面出口。

我现在就把在洛姆附近的部队重新整理了一下，使他们做有计划的布防。不久以后，在里尔城的西面出口处，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困在该城内的敌人，利用战车前导和炮兵的支援，想向西面突围而出。

侦察营的一部分和一个重武器连，现在负责防守里尔—阿尔芒蒂耶尔公路的两侧。到了上午七八点钟时，我发现敌军兵力逐渐增强，便赶紧通知重炮兵来助战。

我决定把第六和第七两个步兵团，从原先位在恩格罗斯和弗尔尼斯以南的阵地抽出来，赶紧开到洛姆南北两边的防线里去，以使整个防区打成一片。

这个命令刚刚发出去，突然有一阵弹雨落在战车团指挥所的周围——师长也在这里。当他们开始轰击，我们就想到：那一定是我方的炮弹，于是我们马上发出绿色的信号弹，我想利用无线电命令他们停火，可火力却异常密集，使我们很难到达通信车——停在房屋的后面。我们的炮弹很可能是150毫米的，它们的威力为我们所深知。我向通信车冲了过去，艾德曼少校在我前面几码远的地方奔跑着，突然一颗炮弹就落在门边。等到烟雾散开了以后，艾德曼少校已经趴在地上——被打死了。虽然这颗炮弹还伤了另外几个人，可是我却侥幸没有受伤。我们一方面发信号弹，一方面用无线电叫他们停止，乱了好一阵子之后，炮弹才没有再打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由于一个中间的通信站把命令传错了，才闹出了这一场大乱子。这些炮火是由邻近一个友军师的重炮兵发射出来的。

因为封锁住了里尔城的西面道路，隆美尔几乎把法军第一军团的一半兵力关在陷阱之中。当他们突围不成之后，这些被围的各师就在5月31日被迫投降了。

此时，英军的大部分，连同法国第一和第七两个军团的残部，都已经退到了敦刻尔克——那里成了一个桥头阵地，利用低地的泛滥作为天然的保护。这种水面障碍物，除了无法对付空袭以外，在地面上却具有极大的防御力量。这个防御战一直打了下去，使得联军在5月26日到6月4日之间，从海路把33.8万名士兵撤回了英格兰——其中法军12万人。联军被俘的只有几千人——那是英勇的法军后卫部队，他们不惜一切牺牲以掩护最后的撤退。不过在3个星期的整个闪击战中，德军俘虏了联军100万人以上，而他们的代价却不过6万人的死伤。

5月20日，魏刚将军（Gen.Weygand）代替甘末林将军（Gen.Gamelin）做了联军最高统帅，他一上台就面临着这个严重的局势。他现在手里只剩下66个师的兵力，多数都不是精兵，而所要据守的防线却比原有的还要长。英军的12个师虽然逃过了海峡，可是他们的装备却差不多丢光了，没有好几个月无法将他们再武装起来。留在法国境内的英军只有两个师，另外还有两个没有完全训练好的师也准备要开往法国。这一条新防线从阿布维尔附近的海边起，沿着索姆河（Somme）和埃纳河（Aisne），与尚未被突破的马奇诺防线连在一起。要想把这一条所谓“魏刚防线”加以设防，事实上已不可能，因为德军不等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就又开始了新的攻势。

隆美尔在参加了里尔的包围战以后，有几天可以好好休息。接着全师向南移动，准备参加下一期的作战。

最亲爱的露：

里尔的战斗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又是第一个站在最前线上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在战线后方稍做休息。

5月26日，汉克中尉代表元首把骑士级铁十字勋章颁发给我，并传达元首的赞赏。三个半钟点之后，我这一师开始向里尔西部进攻，半夜时已到达目标。我睡了一个半钟点以后，便率领生力军和战车团的补给，一同来到最前线。

现在我们可能会有几天的休息。也许法国会放弃他们这种毫无希望的顽抗。假使他们还执迷不悟，那么我们最后也还是会把他们全打垮的。我一切都好，勿念。衷心地祝你生日快乐。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部队在进攻中损失了不少的装备，现在正在设法补充中。

1940年5月29日

今天准备迎接元首。我们一切都很好，明天可能还会更好。

6月2日

元首的光临使人感到兴奋。他一见到我就说：“隆美尔，在攻击的时候，我们都相当关心你的安危。”他脸上显出高兴的表情，我一直都陪伴着他。在师长一级中，只有我一个人享有此项殊荣。

6月3日

今天我们又要开拔了。六天的休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我们的装备多少补充起来了，恢复了原有的军容。

新的行动似乎并不太困难。来得愈快愈好。现在所处的地方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因为战争进行得太快了。请你把报纸上一切有

关我的消息，都剪留下来。虽然我现在没有时间看它，但是将来有空看时，一定会很有趣味的。

6月4日

第三章 索姆河上的突破

最亲爱的露：

第二阶段的攻势在今天开始了。再过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要渡过这一条运河。¹⁵ 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照目前看来，一切情况都可以说是很乐观的。我希望在两个星期之内，大陆上的战争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每天都收到大批的邮件，全世界都在向我道贺，但我尚未打开来读，因为根本没有那样多的时间。

1940年6月5日凌晨3点30分

博克集团军沿着索姆河，在右翼方面首先发动攻势。伦德施泰特的集团军面对着埃纳河，一直过了四天之后，才开始参加这次作战。博克所指挥的装甲军一共有3个（全部为5个）：其中两个军组成克莱斯特兵团，对于亚眠—佩罗讷（Peronne）地区实行钳形的攻击。此外，霍斯装甲军则在最右端，从亚眠与阿布维尔之间进攻。其他两个装甲军则另组成一个古德里安兵团——由于他最近的战功，已升任兵团司令——现在也正掉转过头向东前进，在色当的西南面勒泰勒（Rethel）附近，进入埃纳河地区。每一个装甲军的编制都是两个装甲师和一个轻装师。

在最右翼方面，隆美尔师在两天苦战之后，获得了一个迅速的突破，在6月18日的夜里，德军已经在鲁昂（Rouen，距离70英里以外）以南，直冲到塞纳河（Seine）。并且跟在正在退却中的敌人后面，渡过了塞纳河。但是由克莱斯特兵团所担任的主要右翼攻击，却进展得很慢，而愈向巴黎方面推进，则所遭受到的抵抗也就愈大。相较之下，古德里安兵团在6月9日强渡过埃纳河之后，却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所以克莱斯特兵团就转向东面进发，以作为埃纳河突破战的支援——这里现在倒变成了决定性的打击了。于是古德里安兵团又转向东南，直趋瑞士边境，以切断法军的右翼，使其不能退入马奇诺防线。到了这个时候，法军的抵抗已经完全瓦解，不得不在6月16日的夜里要求停战。

当古德里安突破埃纳河，正在扩张战果的时候，隆美尔的突击在另外一边促使法军开始崩溃。

隆美尔开始发动攻击的地区，是在朗格皮里（Longpre）和汉格斯特（Hangest）之间。在索姆河北岸的德军阵地和该河南岸斜坡上的法军阵地之间，是一片平坦沼泽构成的“无人地带”，宽约一英里。有两条铁轨越过这个地区，在索姆河上分别都有桥梁，轨道沿着堤岸，通过河畔的草地，再经过两个旱桥，越过汉格斯特至朗格皮里的公路。

法军早已将在汉格斯特和朗格皮里附近索姆河上的公路桥梁炸毁。但是对这两处铁路桥梁，尤其是那两处与他们阵地非常接近的铁路旱桥，却并未加以破坏。因为他们原来还想利用它们对德军发动反攻，结果由于这几座桥梁没有破坏，使他们吃了大亏。为了不让敌人再有炸毁它们的机会，隆美尔在他6月5日发动攻势之前，就使用大炮和机枪的火力，日夜对这几个地点做封锁性射击，终于在那一天清早，把这四座桥梁一口气都抢到了手。在铁路被控制之后，他的战车和其他车辆，就可以迅速地越过河流和沼地，这比临时修建便桥和栈道，都要方便得多了。

差不多凌晨4点15分的时候，我带着鲁弗特中尉（Lt.Luft）和我的通信人员，一同驱车前往炮兵指挥所，在那里监督这场重要的索姆河渡河攻击战。炮兵的预备射击准时开始，在时间上连一分钟都不差，从我们这个视界最好的地方看过去，真是十分壮观。到处所看到的都是我军炮弹爆炸时所发出的闪光，很少听到敌人还击的声音。

于是，我们又驱车赶到第六步兵团第二营的渡河点，在那里我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大约清晨5点钟的时候，那些铁路和公路桥梁都已经完整无恙地落入我们的手里。工兵营已经开始在修整铁路桥梁，以便师部的车辆可以迅速地渡河。在河对岸，步兵团在恩格尔上校（Col.von Unger）指挥之下，正顺利地前进。我把我的通信车留在北岸，并且命令它的乘员在桥梁修妥后，尽快把车辆开过河去。我和鲁弗特中尉一同徒步从铁路桥上走过河去。我的通信车在6点钟渡过了索姆河，接着就是炮兵和高射炮单位，再后面就是第二十五战车团。

这个时候，通信车直向最前线驶去。在爬上险坡的时候，车辆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我带着鲁弗特中尉和海登莱赫下士（Heidenreich）走进一处玉米田，想用望远镜观察第六步兵团两个营的作战情形。当我们离开车辆大约有几百码距离时，在我们前面的玉米地中突然钻出一个法国兵的脑袋，但马上又缩回不见了。海登莱赫走过去，发现是一个法军伤兵，还有一挺机枪在他身旁。在附近，我们看到更多的法军士兵，有的已死，有的负伤。是我们的预备射击使敌军阵地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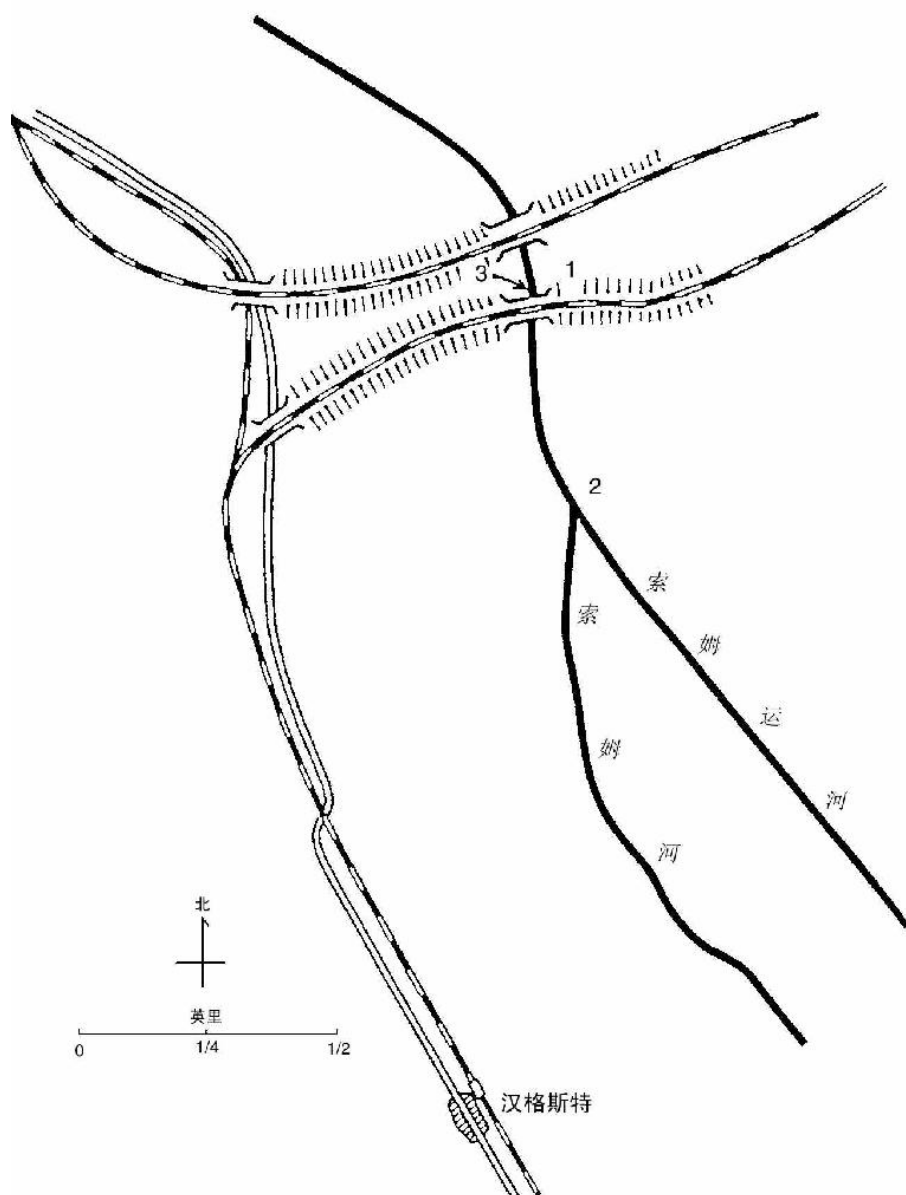
此时，战车团领先的车辆和炮兵及高射炮兵各单位，都已经到达索姆河西南面的险坡上面。隆森堡上校和他的副官在团部的最前面渡河，奉命跟在第六步兵团的后面，沿着一个宽广的谷地，到达第一一六号高地后面的某一点。从那里他们准备向勒凯努瓦（Le Quesnoy，距索姆河河岸约5英里处）进攻。当我们举行会谈的时候，法军的机枪曾经一再地向我们射击，逼得我们不得不掩护起来。

现在铁路桥上的交通又发生了问题。一辆IV型战车的右侧履带突然出了毛病，于是把路塞断了，使其他的车辆都无法通过。整整花了半个钟头，才由其他战车勉强把它拖过了桥，交通才又慢慢恢复通畅。

12点以后，敌人的重炮就开始向我军在索姆河上的渡口轰击，而在

我师部队慢慢向前推进的道路两旁，也落下了不少的炮弹。索姆河以西的丘陵地，以及我军准备进攻的洼地，也都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虽然死伤很轻微，可对士气上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在索姆河西面的桥头阵地中，陆续有部队开入，不久就显得拥挤不堪。

1. 战车阻塞交通的地点
2. 索姆运河与索姆河的交点
3. 炮弹的弹着点



中午的时候，海德开普向我报告说，第五装甲师一直要等到16点钟以后才能开始发动攻击，而第二轻装师一共只向前进展了2000码的距离。在这种不利环境之下，我还是命令在16点钟继续向前进攻。

第二十五战车团奉命从第六步兵团的空隙中通过，直向勒凯努瓦进攻。第三十七装甲侦察营紧跟在战车团的后面，保护它两翼的后方。第七步兵团就坐在他们的卡车上，随着后面前进。炮兵和高射炮兵所奉到的命令，是首先用火力的掩护本师发动攻击，然后再用蛙跳的方式前进。在攻击之后，凡所克复的领土都由步兵加以占领，而炮兵、战防炮和高射炮等单位，则在整个地区中做纵深的配置，这样就可以获得最大的炮兵支援，击退敌人无论是从西面、南面或东面所发动的逆袭。我一口气把这些命令用口头的方式，下达给各级指挥官。在16点整的时候，战车就开始进攻。所有各兵种合作得非常好，像是平时的演习一样。

对抗我们的敌人在第一一六号和第一〇四号高地的南面斜坡上的小森林中，掘壕固守，并且拥有大量的地雷和战防炮。不过，当战车和侦察营通过的时候，他们向着那些森林疯狂地射击，敌火力就开始减弱了。我和鲁弗特同坐在我的指挥车中，紧跟着战车纵队后面前进，与师部和各团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无线电接触。敌人的枪弹一再打到我们的车身上面，逼着我们非把头缩进去不可。在勒凯努瓦的北面郊外，已经展开了恶战。虽然敌人构筑有非常精巧的工事，可是战车团还是和平常一样，很快地就把他们扫荡干净了。

当有一个营的战车绕着勒凯努瓦向西前进的时候，隆森堡就带着战车的主力向前进攻，紧逼着城墙，以火力压制着敌人，以便步兵赶上来将敌人消灭掉。之后战车从勒凯努瓦的两旁绕过，一直进到它南面那个宽广而毫无掩蔽的平原中。

军部所规定的目标，是要我们在今天到达奥尔努（Hornoy）的东面地区，所以我决定在19点25分出发，继续通过蒙特格尼（Montagne?le? Favel），一直再向前进攻。命令很快下达了。当战车团再向前进攻的时候，他们用火力打垮了在莱考特（Bois de Riencourt）附近的大量敌军集中兵力。在我们的左方，有一个巨型的烟柱向天空升起，那是敌人的一个油库正起火燃烧；在平原上，可以看见许多上好鞍的战马，没人骑着，到处乱跑。从西南面打来的敌人重炮弹，虽然落在本师的上方，却并不能阻止我们前进。在一个宽广正面和一个纵深的地区中，战车、战防炮、野战炮上面都载满了步兵，从道路的东面做越野式的赛跑。在这个平坦的平原上面，烟尘四起，落日照耀下的景色真令人惊心动魄。

突然军部发来命令，拒绝批准我们通过蒙特格尼（距索姆河8英里远）继续前进，因为若再前进，就有受到我们自己的俯冲轰炸机误伤的可能性。于是我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各单位就地停止，并立即构筑工事，以防敌人逆袭。接着我们就开始和强大的敌军展开激战，主要是在右翼

方面。敌人的战车也出现了，不过很快就被我们的88毫米高射炮、战防炮和战车全部击毁。我们更动员所有的各种火炮，轰击南面、东面和西面的敌占区，使得他们不再有发动攻击的能力。21点10分的时候，师部发出了一个报告说：“前方平静无事，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于是我就驱车回我的司令部。

第二天（6月6日），我一早就离开了师部，汉克跟我一起赶去和第五十五战车团的团长碰头。一直到9点钟，我才把各团营长召集齐，开始和他们讨论本日作战问题。

攻击于10点钟开始。全师呈散开的战斗序列，正面在2000码以上，纵深达12英里，整个向前推进，好像是一场演习一样。用这样的阵容，我们冲上了山坡，又冲下了谷地，越过了公路和道路，采取越野的路线，一直往前推进。因为战车总是要一面走一面打，所以攻击的速度恰到好处，使步兵可以赶得上，而不至于失去联络。

在一度苦战之后，赫米莱（Hermilly）即为第七步兵团所攻占。战车团以宽广的正面向南运动，没有经过战斗就越过了考里内斯—艾普里西尔（Canlières-Epiessier）公路（距索姆河约20英里）。有几个莫名其妙的平民，还驾着车在公路上跑着，结果被我们拦了下来。往后面看，可以看到大量浓厚的烟尘，那表示运着第六步兵团的车队，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在6月7日这一天，隆美尔又一直冲过30多英里的距离，结果把防守从亚眠到海岸间地区的法国第十军团切成了两段。这个军团当中有英军两个师——第一装甲师和第五十一（高地）师——后者位置在海岸上侧翼方面。

大约9点钟时，我带着希拉普纳离开师部，通过波以克斯（Poix）向艾普里西尔前进。在到波以克斯的大路上，我遇见第六团所属的许多由马拉的纵队和炮兵。波以克斯本身已被炸得很惨，在所有的道路上，都还堆着法军所遗留下来的沙袋和障碍物，还有很多地方正燃烧着，火还没有熄灭。不过似乎却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

在艾普里西尔，我和军长霍斯将军曾短暂地会晤过。他首先称赞第七装甲师在索姆河以南地区的战绩，然后对未来的计划加以扼要地解释。霍斯将军批准了我所拟订的6月7日攻击计划。他甚至认为以目前的敌情而论，在那一天之内说不定还可以冲到鲁昂。

于是我们一同驱车到提罗里（Thieulloy la Ville）南面的第一八四号高地。在路上，我们越过了第六步兵团和第三十七侦察营。在第一八四号高地，我又与隆森堡再做一次简要的讨论，说明这一天进攻中的要点：避免经过村落——多数都有敌人设防——和一切主要的公路，一直采取越野的运动，这样就可以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以奇袭的姿态出现。

在1944年到1945年之间，盟军装甲部队很少试图做这种全面性的越野行动。若是他们也肯充分地采取这种运动的方式，那么在行动上就不会受到那样多的延误了。

战车开始行动。

我们一直越野前进，走过没有道路的田野，上山下坡，穿过树丛、篱笆和高高的玉米田。战车所选择的路线，是以不大崎岖为原则，以便第三十七侦察营和第六步兵团的越野性能较差的车辆，也可跟着履带所轧出的路线前进。

除了少数散兵游勇以外，我们一路都没有遭遇着敌人的部队，不过从到处都有军用车辆和马匹的情况上来加以判断，就知道他们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刚刚才仓皇逃去的。在所有的道路上，都有逃亡的平民和军队。有时当我们通过时，发现难民的车辆留在空地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趴在车底下，吓得面无人色。我们向他们高声地喊叫，叫他们赶快回家去。

从过了巴藏库尔（Bazanconrt）以后，我们就先沿着田野中的小径行驶，然后再直接采取越野的行动，向梅勒伐尔（Menerval）山地冲去。17点30分，我们兵不血刃地到达了目的地。在我们所经过的农村中，农民们还正在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若不是我们来得快，他们也许就要上路了。在其他的村子里，有些马车都已经套好了。妇女小孩子一看见我们来了，吓得返身飞逃，我们拼命地喊叫，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可还是喊不回他们。唯一的例外发生在梅勒伐尔小山上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农人，他过去做过德国人的战俘。他全家都出来接待我们，和我们握手，并且到地窖里面去拿出苹果汁酒，使这些渴得要命的德国军人，可以润润喉咙。他说，他很懂得德国人的心理，他一点都不害怕。

于是，第二十五战车团暂时占领着梅勒伐尔附近的山地（距索姆河45英里），而第三十七侦察营则奉命向西面和西南面侦察，一直远到昂代勒河（Andelle）为止，它要到达西格（Sigy）的两侧（距梅勒伐尔7英里远），其主力则以到达米桑古维里（Mesangueville）为次要一个目标。

战车团把梅勒伐尔周围的重要山地都占稳了以后，我感到很满意，于是就又驱车赶往舒尔兹上尉（Capt.Schultz）的战车连，它正奉命从沙蒙特（Saumont）以西的森林地中，向前直冲到主要交通要道。在巴黎和迪耶普（Dieppe）之间的主要公路上面，突然有德军部队在沙蒙特附近出现，那么多法国的车辆，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我到达该地的时候，已经截获了40多辆汽车，而两头来的车辆还是陆续地赶到，一点都不知道这里已经被我们夺了下来。在沙蒙特东面的森林中，这个战车连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俘获了大批的军火。在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很快就收容了300名俘虏，其中包括法国某军团的补给处全体人员在内，

还缴获了10辆战车和100辆卡车。当我们沿着迪耶普—巴黎公路驶返的时候，中途超过了一个德国的战车兵，他正驾着一辆法制的牵引车，后面拖着一辆战车。这个青年士兵满脸高兴的表情，对自己的成就十分得意。我们回到了师部的新地址，我的幕僚刚刚在马尔柯奎特

（Marcognet）设好了营。正和平常的惯例一样，在回程的时候总不免有行路难之感，路既狭窄而灰尘又大，沿途还要让开绵长的前进纵队，所以天黑之后我们才回到师部。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恰好碰着情报科长齐勒尔少校（Maj.Ziegler）在庭院里面审讯许多英法两国的军官。这一天收容的俘虏很多，战利品更是堆积如山。我们的损失却少得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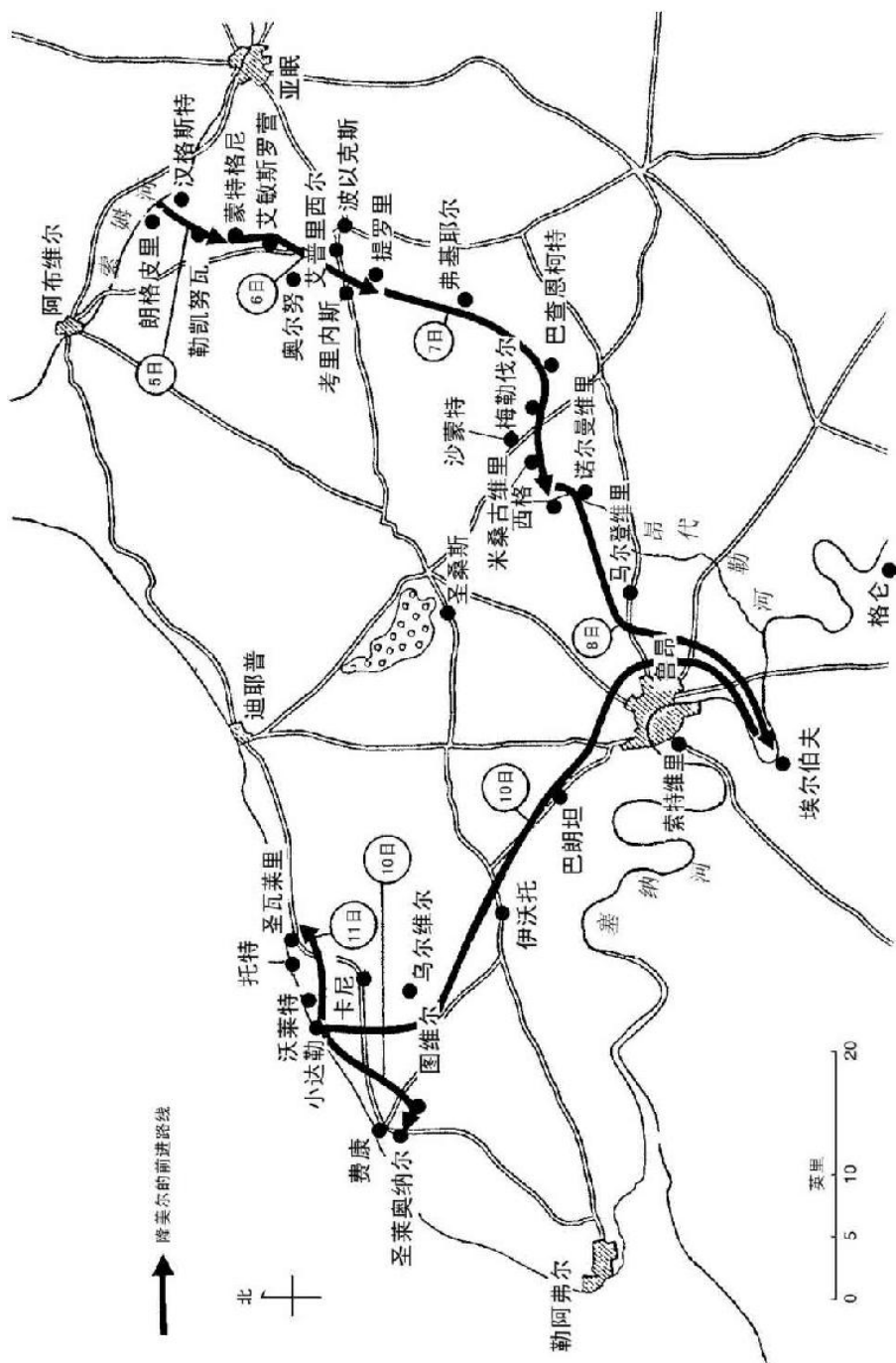
最亲爱的露：

你的生日恰好是一个我成功的日子。我们的一切都照理想实现了。对方的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一切都顺利，太好了。然后我睡得简直像块石头一样。

1940年6月7日

昂代勒河现在仅由薄弱的英国兵力加以扼守。为了应付德军突破后所造成的危急局势，英军临时凑成了9个步兵营（都是从保护交通线的兵力中抽出来的），从迪耶普到塞纳河之间，一共要扼守住一条60英里长的防线来保护鲁昂城。他们没有炮兵，战防炮也少得可怜，不过所改编成的第一装甲师勉强抽出了一个旅（约90辆战车），驻扎在这条防线的中间，担负着支援的任务。隆美尔在第二天就穿过了昂代勒防线，把这个装甲旅切成两截。于是该旅即刻向南撤退，从格仑（Caillom）逃到塞纳河，总算是没有被俘。

6月8日清晨6点钟刚过，我到军部与军作战处处长商谈，向他报告目前的情况，并且对于攻击鲁昂的方式提出一些建议。我主张第七装甲师应该一直推进到鲁昂东面4英里处的地方，然后用炮火直接向该城实行佯攻。接着本师的主力就转移到西南面，用突袭方式占领埃尔伯夫（Elbeuf，在鲁昂西南面15英里处）地方的塞纳河桥梁，并且以切断塞纳河湾为目的。



5 索姆河—塞纳河之间的突破（1940年6月）

在获得了军作战处处长的同意之后，我就赶紧把各级指挥官召集来举行汇报。为了强迫他们加速前进，我本人直接指挥先头营。10点30分开始行动。我们通过了阿尔古尔（Argeuil）的南郊，发现该镇并无敌

踪，于是全师主力迅速向西格推进。到了那里时，领先的战车连却遭到敌人的攻击，我军立刻开火还击。

在这个简短的序战中，敌人已经把昂代勒河上的桥梁炸毁了。我们距离最前线只有几百码远，一切战况尽在眼中。榴弹炮连本来在我们的后面，现在赶紧拉到前方，就在开阔地面上实施射击。这个时候，我马上想到把战车弄过河去的可能性，结果发现了在西格以南400码的一个地方，也许可以徒涉而过。于是战车连的一部分立即开始从那里涉渡，以便支援正在对岸作战的步兵。

虽然在接近东岸的地方，水深在3英尺以上，第一批战车并没遇到太多的困难就上了岸，立即追上了步兵。但当II型战车中的第一辆渡河的时候，才到河中央，引擎就不动了，于是后续的车辆都卡住了。这个时候，恰好有几个英国士兵，双手举起，涉水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得以改善渡河点的情况。他们把已经炸毁的铁路桥梁中的大块，投掷在徒涉场最深的地方，再把沿河岸上的柳树也锯断，铺在河里。然后我们召回一辆已经渡过河的III型战车，把这辆阻路的II型战车拖曳了过去。

在这个时候，我通过无线电接到了一条消息，说沙凡特中尉（Lt.Sauvant）的侦察部队，已经制止了敌人企图炸毁在诺尔曼维里（Normanville）地方的公路和铁路桥梁的行动。沙凡特已经稳稳地控制住这两座桥，他的侦察部队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我马上命令停止在西格地区的一切作战，迅速把所有的兵力都转移到诺尔曼维里，以便从那里渡过昂代勒河。师攻击部队在过桥之后，立即向西推进。14点钟的时候，我们占领了西格，俘获英军百余人。

快到20点的时候，战车团中的一个连奉命沿着鲁昂公路前进，占领该城东面5英里处的十字路口，以掩护即将到达那里的炮兵和高射炮单位。我打算做长射程的轰击，以扰乱在鲁昂城周围的敌军，使他们忽略我的真正计划——趁着黑夜，攻占在埃尔伯夫地方的塞纳河桥梁。到了20点的时候，战车连到达了那个十字路口，可是左面的纵队却并未能如我的理想中推进得那样快，这个纵队的尾巴还在马尔登维里（Martainville）附近，很明显已经被敌人纠缠住了。所以我们无法迅速地把重炮和高射炮迁到这个十字路口的周围。

他们似乎遭受了英军残部的攻击，正准备跨过隆美尔的前进线，向南撤退。这一连串小型战斗是隆美尔首度与英军交手，似乎此时已预示他未来的前景。

天已经慢慢地黑了，我一直在等候这个纵队的到达，可是毫无消息，最后第七步兵团有一部分兵力先到了。很明显，右翼纵队现在也和敌人发生了战斗，有时这种战斗很接近我们，几乎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们不得不离开公路，而暂时退到丛林里面去。从各方面都有俘虏送来，

偶尔也会发现被敌人掩藏的车辆。我们一直等了好久，终于在完全黑暗之前，右翼纵队赶到了在东面的距离鲁昂城5英里远的十字路口，和左翼纵队取得了接触。于是我们赶到第二十五战车团方面，命令他们立即准备向塞纳河上的桥梁进攻，大约15分钟以后，包括第二十五战车团的左翼纵队，以第七机车营为前卫，直向塞纳河边开进。我和通信部队一起，紧跟着战车团的后面前进。不久天就完全黑了。

我们在黑暗中进行，事实上非常困难，由于地图不正确，常常搞不清楚道路。我们的车声一路把村落中的老百姓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冲到街头来欢迎我们——他们误把我们当作英国人。我们就这样经过了敌军一个高射炮连的驻地，守卫室里还点着灯，卫兵还在向我们敬礼。我们在奥西克斯（Les Authieux）向南转动，午夜的时候到达了索特维里村（Sotteville）——我们是第一支到达塞纳河岸的德军部队。

在弯曲的道路上，战车辘辘作响地走着。对岸只偶尔看到一两处亮光，我们根本看不见敌人的踪影，从各方面看来，这一次奇袭大有成功的希望。那些桥梁离我们只不过9英里远了。

无线电通信已经失灵——这是夜里常有的现象——我们和师部以及其他纵队早已丧失了联系。战车纵队一步一步地沿着塞纳河谷向埃尔伯夫前进。当我们从一座铁路旱桥下面驶过的时候，路旁的一间小屋里突然冲出来一个女人，她跑到我的指挥车边，用手抓着我的手臂，非常焦急地问：“你们是不是英国人？”我们的答复使她深感失望。我现在就命令战车团暂停前进，把机车营调到前面，外加5辆III型战车的支援，让他们开始冲锋，以期攻占塞纳河上的两座桥梁。攻下之后，他们就要紧守着它们，以便后续部队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花了相当的时间，才把攻击的部署弄妥。这时我们和全师其他单位，还是没有接触。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1点30分，我们焦急地等候着冲锋部队的好消息。他们应该早已到达埃尔伯夫大桥。在2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决定率领着第二十五战车团向埃尔伯夫前进，以便亲自去视察一下。我知道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天就要亮了，若是整个战车纵队都摆在塞纳河谷的公路上，那实在是不妥，因为敌人在南岸可能会有炮兵阵地。所以我决定不顾一切要在天亮以前把我的主力部队移动到两岸的丘陵地中去。

到了埃尔伯夫之后，我发现我们的车辆都挤在狭窄的街道上，情形非常混乱。我下车步行找到第七机车营的先头部队。在那里，我才发现冲锋队还没有开始向大桥攻击——虽然该营到达埃尔伯夫已经一个钟头以上了。他们向我报告说：当他们进入埃尔伯夫的时候，桥上的军用和民用车辆络绎不绝。另外有一个军官说，敌人在桥边早就已经开始射击了。

情形既然如此混乱，成功的希望当然很小，这个营在这个地方已停留了整整一个钟头，距离大桥不过几百码的距离。不过也许还有成功的机会，所以我就命令该营营长立即向两座桥同时发动突击。街上四处都

是老百姓，十字路口上堆着沙袋，有一个地方还躺着一具法国兵的死尸。他们又花了一些时间才把冲锋队组成。最后等到第一支冲锋队开始出动时，已接近3点了。可是他们却始终没能到达那个桥梁，因为他们刚前进了约100码的时候，法军就把桥炸毁了。接着从西到东，从近到远，连续传来一片沉重的爆炸声。法国人把塞纳河上的全部桥梁都炸断了。

这一次的计画失败了，令我十分愤怒。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的全师主力在什么地方。在黑夜中我们已经冲过了许多个被敌人所占领的村镇，当天刚拂晓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鲁昂附近的天空中，还挂着两个观测用气球。于是我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支孤军。很侥幸，塞纳河盆地正被浓雾笼罩着，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害怕对岸敌人的炮兵射击。

最亲爱的露：

这两天皆在光荣地追击，先向南方，然后再转向西南。昨天我们前进了45英里，那是一个大为轰动的胜利。

1940年6月9日

再过不久，我们就将到达索姆河与塞纳河之间，然后到达海岸。虽然我整天都坐在车上不停跑着，但身体却还是很好。我们的成功可以说是非常惊人，我认为对方已经垮定了。

我们从来不曾想象到西线战场的战争会这样发展。已有好几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

6月10日清晨5点

现在全师的兵力开始肃清我们已经攻克的地带。此时第五装甲师也已经占领了鲁昂。那一天下午，我师奉命准备向勒阿弗尔（Le Havre）进攻。我们的计画是迅速冲到海岸边，阻挡两三个师的英法军残部从那个港口中逃出。第二十五战车团奉命首先开入皮赛（Pissy）西南的地带。装甲侦察营应该用最快速度，占领伊沃托（Yvetot）的东郊（在鲁昂西北22英里处），并由此向海岸突击。我准备率领全师的主力，跟随在侦察营的后面，也尽快地冲到海岸。

6月10日上午7点30分，我绕过鲁昂的北面，向巴朗坦（Barentin）进发，沿途用无线电发出命令，叫全师各部队来与我会合。侦察营报告在伊沃托以东的公路已经被破坏。他们同时也一再报告俘虏到不少的英军战俘，有的有车，有的没有车。有一个自称清晨5点钟离开勒阿弗尔的平民，被带来由我亲自讯问。他告诉我们说，昨天他曾经看到几个英国兵坐在咖啡店里，此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部队和单位。一星期以前，在这些道路上就有若干点准备采取破坏行动，不过并未布雷。这个人说他准备到巴黎去，他的话似乎还算可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可以不必担心勒阿弗尔方面会有敌人的威胁出现。我立即把这个人的

供词用无线电传到后方去。9点20分战车团在加油之后，开始向伊沃托前进，同时我也命令侦察营立即向沃莱特（Veulettes，在海岸上、伊沃托北面20英里处）方面实行侦察。

这些命令刚刚发出，我的参谋长海德开普少校突然用无线电向我报告说：据报有一支强大的敌人摩托化纵队，正从圣桑斯（St.Saens）北面的森林中开出来，向西运动。若照计算，这支兵力应该马上就要到达伊沃托了。于是，侦察营立即奉命封锁圣桑斯—伊沃托间的公路，并且只要一发现敌踪，就马上开火。我自己又率领着重型和轻型各一个高射炮连，用最高的速度向伊沃托赶去。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到达了该镇东面的三岔路口，几分钟后，两个高射炮兵连也都到了。他们马上进入阵地，用最高的速度向公路方面做猛烈的射击，路上已经可以看见有许多敌人车辆驶来了。

10点30分左右，战车团到了伊沃托，于是我命令侦察营向乌尔维尔（Ourville）以东两英里处的十字路口前进，战车团也沿同一条路线紧跟在后面。全师其他各部队，也从无线电里收到迅速跟进的命令。现在在路上同时组成了两条纵队，战车在左，侦察营在右，有时几乎齐头并进。现在全师以平均25—40英里的时速，直向海岸冲去。我下令所有各单位尽量提高速度。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值得注意的敌军。

当我们接近卡尼—费康（Cany?Fecamp）间的主要公路时，侦察营方面报告说鲁克上尉（Capt.von Luck）已经发现在大路中有敌人的卡车纵队，现在正打算加以包围。我们马上赶到公路上，发现虽然有零星的敌方车辆已经向西面逃去，可是仍有许多车辆还是被阻止在东面的公路上。看样子这个部队人数并不算少。我立即命令刚刚赶到的战车先头单位、装甲车和轻型高射炮都迅速向路上的敌人开火。没过多久，就许多英法部队沿着公路跑过来向我们投降。略加讯问之后，得知他们是法军第三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准备在那天下午赶到费康上船撤退。其中也还混杂着一些英国士兵。敌人的纵队很快被击散，于是我们又再用最高速度向海岸前进。我带着我的通信排跑在各团的前面，经过小达勒（Les Petites Dalles），一直冲到了海边——在费康东面10英里处，在沃莱特西面6英里处。

面对大海，我们每一个人都激动得心旌乱摇。我们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法国的海岸。我们爬出车辆，从沙滩上向海边走去，一直到海水冲击我们的军靴时才停止。紧随在我们的后面，隆森堡也乘着他的指挥战车冲过了滩头上的海堤，一直开到海边。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敌人到勒阿弗尔和费康的退路都已经被切断了。

过了一会儿，法军的旅长弗尔斯特上校（Col.Fuerst）同一位法军炮兵团长及其他几个法国军官，到此地来向我们投降。这位法军上校对我们前进的速度，深表敬佩和意外，可是除此以外，他却一句话都不肯说。

此时，我又接到侦察营的一个报告，说他们在费康东面的丘陵地上，正受到敌军的严重威胁。我就又赶到费康方面，此时侦察营已经把局面控制住了。沙凡特中尉所率领的冲锋队，已经攻下了一个海岸炮台，所以该营不再感到重炮火力的威胁。我们又驱车去看这个已被占领的炮台，从这个炮台上面向下看，可以很清楚地鸟瞰这个城镇和港口，似乎里面还藏着不少的敌军。

增援的两个战车连和一个机车营到达了以后，我决定通过费康的东郊，直向该镇以南的山地推进。我希望能够阻止仍然留在城镇内的敌军向南面逃窜，并且在极短时间之内，占领这个港口。这个行动一路都和敌人发生冲突，所以我们曾经几度被迫改变我们的计划。最后我们从托尔维里（Tourville）钻过，其目的是想赶快到达从南面通到圣莱奥纳尔（St.Leonard）的主要公路。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因为现在早已过了22点。当我们冲入托尔维里的时候，曾经受到许多当地人的欢迎，这回他们还是弄错了，又把我们看成了英国人。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个平民，他用手指着北方说，在那边可以找到很多英国的军队。再过了一会儿，领先的战车突然放了几炮。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开炮，同时也没有听到敌军的还击，于是走向前去查问，原来他们是在用炮射击一个路障。一个小时之内，天就会完全黑了，所以我无法再慢慢地试探前进，而只好命令战车立即用高速向圣莱奥纳尔冲去。沿着昏暗的村落街道，我亲自率领着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一声枪响也没有。我们又走到了开阔地区，看见英军把他们的车辆驶出道路以外，然后自己躲藏在丛林和树篱的后面。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仍然继续向圣莱奥纳尔迅速挺进。在我们后面的机车营曾经和英军发生冲突，但很快就击败了他们。

哈根上尉奉命率领6辆战车，占领从费康南向通过圣莱奥纳尔的两条公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并且建立一个防御工事。没有经过战斗，他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不过这条公路上的交通却十分拥挤，机车兵向前进，而战车连则纷纷向后掉头，都挤在了一起。我已经命令一等到机车营到达圣莱奥纳尔之后，那两个战车连马上在夜间撤回团部。我想到明天一早要赶回师部，所以决定先和战车一同驶回。

我们在23点起程，路上还是给机车营塞满了，只有一个战车连可以勉强和我们一同走。我在第三辆战车的后面，驾车进发。突然从正前方的村落中有战防炮射来，我们第一辆战车的履带被打坏了。敌人的炮兵于是沿着公路迅速地发炮，炮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我们前面的战车还来不及还击，就都驶上了公路两侧的堤岸。那辆被击伤的战车停在原地不能动弹。我的车辆现在所在的地方，距离敌人炮位只有150码远，敌人的炮弹连续地飞来，间不容发——这个局面真不舒服。过了两三分钟后，我们的战车仍未开炮，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跑到一辆II型战车的旁边，命令它马上开火，用炮火和机关枪同时向敌人战防炮阵地射击，以便整个纵队可以向左边绕道过去。当战车发炮之后，不出我所料的，敌人马上就一声不响了。我们设法把我的指挥车推上堤岸，可是坡度太

大，除了战车以外，指挥车、装甲车都爬不上去。于是我就命令他们驶回去，和机车营一起过夜。

之后，我们就和战车连一同再向前走。在这一片漆黑的夜晚，越野前进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随时都有碰上敌人的可能，所以更需要提高警觉。

最亲爱的露：

昨天一天追过60英里以上，然后到达了海岸，在迪耶普以西截断好几个师的敌军，占领了两个港口。一直到凌晨3点钟，我才赶回师部。今天我们可以洗澡和睡觉了。

1940年6月11日

第二天（6月11日），本师大约在正午的时候，撤出沃莱特，连同战车团和第六歩兵团的一部分，开始沿着海岸线向圣瓦莱里（St. Valery，在沃莱特东面6英里、迪耶普西面20英里处）前进。我带着我的幕僚车队与战车团一同行驶。走到沃莱特东面1英里远的山地上，敌人就开始用重炮和战防炮向我方射击，于是我们就转向东南方前进。可是敌人的炮火却益发转烈，并且海防重炮也参加了，我军一切的运动都被敌火压制住，我们一发现敌火有空隙，马上就趁机向前推进。第二十五战车团则在猛烈的敌火力之下，逐渐迫近敌人。在托特（Le Tot）附近，英军曾建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抵抗颇为激烈，甚至在许多地点发生了肉搏战。这时，第二十五战车团冲上了圣瓦莱里城西北面的邻近高地，用他们所有的炮火，阻止敌军上船撤退。我的指挥车一直跟着战车团前进，以便对圣瓦莱里的周围情况做一个鸟瞰式的观察。我们可以看见英国部队在港口设备之间行动着，此外在该镇的北部还有更多带着大炮和车辆的军队。

战车团的人员和我的那些传令兵，都尽可能地向敌人招降，他们距离我们只不过几百码的距离。在以后几个钟点之内，我们在圣瓦莱里的北部居然劝降了一千多人，其中有许多是军官。多数都是法国人，英国人比较少。在英国人当中有一个海军军官在不断地大声疾呼，叫那些英国兵不要投降，真的把许多人劝了回去。最后我们只好用机关枪向这个军官射击，他倒在一堆石头后面，我们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只是躺在那儿装死，过了半个钟头，他没法逃走，只好站起身来投降。他的德语说得很流利，希拉普内少校指责他不应如此坚持抗拒，害得那么多人死伤，他却回答说：“假使你今天处于我的地位，你的行动难道会与我不同吗？”

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把一大批会说德语的战俘放回圣瓦莱里城，因为那里挤满了敌军。我叫他们去劝其他人投降，在21点前以白旗为前导，走到该城西面的山地来向我们投降。我所派去的说客都空手走了回来。可能英国人是希望能撑到夜里，然后他们就可以上船撤退。

到了21点，他们仍不肯投降，我下令集中全师的火力，包括战车团和侦察营在内，开始向城内轰击。不久到处都是一片火光。一刻钟之后，我命令把炮火集中向该城北部轰击，结果非常惨烈，可是顽强的英军还是不肯投降。

尽管那一天下午的战斗十分惨烈，可是本师的损失却还是异常轻微。这个时候，步兵也已经到达了圣瓦莱里以西的山地上，夜幕低垂的时候，战车开始撤出最前线，而改由轻重高射炮进入原来的阵地接替他们的任务。步兵奉命终夜做扰乱性射击，以阻止敌人上船撤退。

当我回到我的司令部后，马上就参谋长讨论当前的情况。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证明敌人想趁着黑夜，向西方或西南方实行突围。海德开普已经很慎重地做了一切的预防措施，但是他仍很担心这个办法是否真的有效。我却认为一定有办法阻止敌军突围，于是在第二天（6月12日）清晨6点30分的时候，我又赶到前线敌人最可能发动突围的地方。当我越野前进的时候，我看见各处的部队都已经掘下很深的堑壕。战防炮和高射炮也都已经埋伏在预定的位置上。

在视察完歩兵团后，我就接到无线电的报告，说敌人正企图凭着军舰掩护，利用小船逃往一些运输船上，那些船只正停在圣瓦莱里的东面海岸外，距离陆地约为一两千码。

大约10点钟的时候，战车团又回到了前一天原来的位置，那边的我军现在正好在用88毫米高射炮同一艘敌舰做激烈的相互射击，已经有两门高射炮被他们击毁了。在圣瓦莱里城东北面大约1000码远的海面上，有一艘敌人的运输船已经开始向海港外驶去，而我们的高射炮却已经不再打了。于是我马上命令最近的一门88毫米炮，再度向那艘运输船射击，那一门炮的炮架已经被击毁，所以发炮时无法保持稳定。但那些炮手打得很好，炮弹纷纷落在那艘船的附近，不过因为炮架坏了，无法做必要的修正。此时，有一艘英国的辅助巡洋舰，正停在距离海岸1000码的海面上，便马上向这一门高射炮回击。我方却早已施放了烟幕，以来阻碍英国军舰的瞄准，这个办法很有效果。不过，我们却始终没有能够把那艘运输船击毁。于是只好用无线电叫来俯冲轰炸机助战。不久以后，我遇见了一个100毫米重炮连的前进观测人员，于是我就命令他指挥他们连的火力攻击那艘辅助巡洋舰。10点40分，这艘军舰中了几炮，燃烧起火，船上的人把它搁浅在海滩上面。

这个时候，我也带着我的指挥车辆，经过了圣瓦莱里城西北面的森林，一直驶到城边第一栋房子的地方。隆森堡奉命带着他的战车团，沿着通到谷地的道路，逐渐逼近城区，那里还有好多地方仍然在燃烧中。战车上插满了树枝作为伪装，慢慢沿着狭窄曲折的道路前进，最后进入了该城。城中心周围的地方，一片火光，军用品堆积如山，包括许多车辆在内。战车一辆又一辆继续向南推进，炮口对着东方。我们劝诱对面的敌人投降。经过了几分钟之后，英国人才答应投降。最先只有几个人，成单行，稀稀落落地走了过来，慢慢地人才增多了。同时，我们的

步兵也到了，他们立刻走上前去，就地接受那些人的投降。

当战车正在绕过港口的南面，向该城的东部驶去的时候，我又随着步兵的后面向城中心的广场前进。周围的市政厅和其他许多建筑物，有的已经烧毁了，有的还正在燃烧。到处都是碎瓦颓垣，这都是我们的炮兵火力的功效。现在英法两国的官兵纷纷从各处出来投降，向城中心广场集中，我们命令他们在广场上排成纵队，再向西面走去。此时步兵正沿街沿户，肃清残余的敌兵。

不久后，有一个军士跑来向我报告说：有一位法军高级将官在该城的东部被俘，他要求见我。几分钟之后，法国的伊纳尔将军（Gen.Ihler）穿着一件普通的军用大衣，走来见我。当他走来的时候，他的随从却落后了很远。我问这位将军，他是哪一个师的师长，他却用蹩脚的德国话回答我说：“不是师长，我是第九军的军长。”

我要求他的部下立即投降，这位将军马上就宣布他愿意接受我的要求。不过，他又补充一句说，假使他们手里还有剩余的弹药，他们是绝不肯投降的。我要求这位军长马上回到他的司令部，经由他自己的指挥体系，命令他的部下投降。投降的部队，在向圣瓦莱里集中的时候，应携带明显的大幅白旗。我希望我的部队在很远的距离以外，就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

另外，我答应了这位将军的一些要求，准许他保留他自己的车辆和一切生活用品。接着我立即命令炮兵停止向城区轰击，改为射击海上的船只。第五装甲师，据报正在曼尼维里（Manneville）附近（约在圣瓦莱里东南面两英里处）与敌人的战车对战，于是我就立即告诉该师圣瓦莱里的敌人已经投降了。在以后的几个小时，有不少于12个人的联军将官做了俘虏，其中有四个是师长。之后，我和邻近由克鲁威尔将军（Gen.Cruwell）率领的第二摩托化师，划定了我们之间的防线。此时，被俘的将领和幕僚人员也都集中在广场南部的一间房屋里面。有一位德国空军的尉官，本来是被联军俘虏着的，现在刚刚获得了自由。我派他担任守卫的工作。他不禁喜形于色，对于这种身份的变换感到十分的愉快。

尤其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就是那些英国军官乐天安命的态度。将军们，而尤其是那些参谋人员，居然会站在房屋前面的大街上高声说笑，一点都不感到难受。唯一使他们感到烦恼的，就是我们的宣传连以及其他的官兵都纷纷对着他们照相，使他们多少有点不舒服。

我请那些被俘的将军参加一次露天的会餐，但他们很客气地谢绝了，说他们自己的东西还没吃完。此刻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例如如何运送俘虏和俘获的物资，以及确保海岸安全，并撤出圣瓦莱里城。差不多20点的时候，我才回到奥贝维里（Chateau Auberville）的师部。

这个时候，我方无法估计所俘获的人员和物资的数量。光是用我们

第七装甲师的车辆，就已经运输了1.2万人以上，其中有8000是英国人。在圣瓦莱里所俘获的敌军总数，据说在4.6万人以上。

最亲爱的露：

这里的战事已经结束了。今天有一位军长和四位师长，来到圣瓦莱里的市区广场，亲自向我投降。这真是最光荣的一刻！

1940年6月12日

视察勒阿弗尔这个城市，一路都没有流血事件。今天我们用长射程重炮向海上射击，已经击沉了一艘运输船。

当12位英法两军的将官，走到圣瓦莱里的广场内向我报到，并且接受我的命令时，你应该可以想象到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愉快。那位英国的将领和他的整个师部投降，更是使我们高兴。全部经过都已经用摄影机拍了下来，毫无疑问地会当作新闻片在各地放映。

现在我们可以有几天休息的时间。我可以想象得到：在法国境内已经不会再有严重的战斗发生。沿途经过的时候，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人向我们献花。当地老百姓看到战争已经过去了，都感到很高兴。

6月14日

在今天清晨5点30分，正要准备启程的时候，接到了你的来信，由衷地感谢你，我亲爱的。今天我们要渡过塞纳河，回到南岸去。巴黎和凡尔登都已经易手，马奇诺防线也被冲破了一个大洞，所以今后的战争似乎就只是和平地占领法国全部而已。我们对待老百姓很友善，有些地方的人民态度也很友好。

6月16日

第四章 向瑟堡追击

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整补之后，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又调到鲁昂以南的塞纳河上。德军跟在法国第十军团的后面，在6月9日渡过了塞纳河。法军当时已溃不成军，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战斗，德军就渡过了这条宽广的河流。法国第十军团向西退到里勒河（The Risle）之线，而它右方的法军却转向南面退却。因为法军战线已经分裂，所以德军没放过这个扩张战果的机会，领先的德国步兵军继续向南压迫，以卢瓦尔河（The Loire）为目的。而隆美尔师则在6月16日奉命移动到他们的后面，第二天向西面发动对瑟堡（Cherbourg）的追击。

16日夜间，法国第十军团又再向后撤退，其中由它所指挥的英军奉命向瑟堡撤退，以便上船撤回英国——抵抗是早已崩溃了。这个命令下

达得间不容发，因为他们所驻守的地区恰好在隆美尔第二天进攻路线的南面。在尚未被切断之前，他们勉强逃到了瑟堡。

1940年6月17日，本师奉命继续向塞纳河以南前进，第一步以进入莱格勒（Laigle）地区为目的。我们并奉命尽量推进以到达诺南—塞（Nonant-Sees）公路。在到达这一条公路之后，本师就可以获得森格尔旅（Senger）的增援，进一步以攻占法国海军重要港口瑟堡为最后的目标。据空军侦察的报告，在瑟堡已经集结了一些军舰和运输船舶，所以很可能在那里已经开始了撤退的工作。

我们分为两个纵队前进，在这个阶段中，我们都没有遇着什么重大的抵抗。沿途消灭了几个敌军据点，收容了一些俘虏，也虏获了几辆战车。当我听到两路纵队的先头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诺南—塞公路之后，我立即下令继续绕着塞的侧翼，向前进攻。其路线如下：

右纵队，经过马罗奎斯（Marogues），绕过埃库谢（Ecouche）的南面，然后沿着大路向布里尤兹（Briouze）前进，再从那里经过弗莱尔（Flers）的南面，以到达南地沙克（Landissacq）。

左纵队，经过梅斯（Mace）、米黑南（Meheran）、圣布里斯（St.Brice）、李米尼尔（Le Monil），到拉沙佩勒（La Chapelle）。

我率领着我的行动指挥所和左纵队一同进发。到蒙特梅里（Montmerrli）为止，一路都很顺利。在法兰齐维里（Francheville），我接获了一个报告，说敌人的战车守住了向布塞（Bouce）的入口，并且封锁了道路。因为我们这个纵队没有战车，只有装甲汽车，没有对抗敌战车的能力，所以我立即命令改向北面绕道前进。沿着道路旁边，我们遇着几小队法军，很容易地就把他们俘虏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是军官，其中有一位会说德国话，于是被请出来充任临时翻译官。因为我们沿着侧路前进，不久就使路上尘雾遮天。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小队步兵的法军纵队，不过已经丧失了斗志。第三十七装甲侦察营营长鲁克上尉和指挥这些法军的上尉进行谈判。法军上尉宣称，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已经向德军提出了休战的建议，并且命令法军放下他们的武器。我就经过我们的翻译官，告诉那位上尉，我对于休战这件事毫无所闻，所以我仍会照旧前进。我又补充着说：对于任何放下武器投降的法军部队，我们绝不开火。我要求那位法军上尉把他的纵队带到路边的田野中，把路面让出来，以便我们继续前进。那位法军上尉似乎还有点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照办。无论如何，我们在这儿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所以我命令我的纵队立即向前移动。我们从法军纵队的身边擦过，他们站在路上，还携带着大炮和战防炮。当我们通过时，那位法军上尉似乎有一点不愉快，可是他的部下对于这种解决方式却好像很满意。离开这个纵队之后，又碰到了不少的法军零星部队，我们一面从他们身边擦过，一面用白手巾向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战争已经过去了。前进速度提高到每小时25—30英里。就这样，我们一路兵不血刃地向前直进。大约17点30分，我们到达蒙特勒伊

（Montreuil，在莱格勒以西40英里处）附近。我命令休息一个钟头，以便大家用餐，同时为我们的战车加油。

因为前面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强烈的抵抗，所以我决定在18点40分继续前进，以140英里以外的瑟堡为最后的目标。我决定在最后的旅程中，全师构成一个纵队，经过弗莱尔、库唐斯（Contances）和巴讷维尔（Barneville）的主要公路，直向瑟堡前进。

这是一种间接的攻击方式。因为库唐斯在科唐坦（Cotentin）半岛上，离西部海岸非常近。隆美尔一直等到抵达这里之后，才沿着西岸的路线，转朝北面，向瑟堡进攻。

关于新的目标和路线的详情，都已经用无线电通知本师各部分，不过有一两个单位，在通信上却已经丧失了联系。

18点40分的时候，第三十七装甲侦察营开始向瑟堡前进。他们奉命加速行动，右纵队已经从无线电里面接到我的命令跟在左纵队的后面，经由弗莱尔向瑟堡前进。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弗莱尔狂奔。许多法国兵在道路的两旁宿营，我们一面走，一面向他们挥动白手巾。当他们看到有一支德军的纵队从他们的旁边狂奔而过的时候，都不免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此时不曾听见一声枪响。在以后几个钟头里，我们都以完整的队形，保持着大约30英里的时速，从一个村落进到又一个村落。只有在弗莱尔时，因为找不到正确的路略有停顿。当我们快速通过那些市镇时，街上挤满了人，军民都有，他们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却没有采取任何含有敌意的行动。

在弗莱尔的西郊，我们又碰到一大堆法国人，也是军民混杂在一起。突然，有一个老百姓抽出他的手枪，向前跑了几步，冲到我的车旁，准备开枪射击。可马上就有法国兵把他拉住了。我们继续驱车前进。我在整个部队的前面行进，领着他们向瑟堡狂奔，希望能尽快到达。当然我也知道，全师的大部分不见得都能保持着这样快的速度，不过我相信，他们也都可以赶上来。我们已经一路跑了12个小时以上，冲过了许多法国的村落，连一枪也没有放。夜幕低垂，在我们的右前方可以看到熊熊的大火，可能是莱赛机场（Lessay）中的敌人（在库唐斯北面约30英里、瑟堡南面约34英里处），正在那里焚毁油料。和平常夜间的情形一样，无线电又中断了。我知道森格尔旅本应在我们右面前进，可是现在却还没有跟上，估计可能还在法莱斯（Falaise）的附近（即已落后了130英里）。不过，我还是没有变更我的决心，因为我认为只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也照样可以攻下瑟堡。

天色一片漆黑之后，突然有两个军官跑来向我报到，他们是乘汽车才追上了这个纵队。在黑暗之中，我最初没认出是谁，后来才认出他们是元首大本营中的柯尔贝克上尉（Capt.Kolbeck）和豪斯堡中尉（Lt.Hausberg）。豪斯堡向我报告说，他已经调到本师来服务，于是我委派他为我的副官。柯尔贝克却并未调职，他只是借着这种机会，到最

前线上来“游览”一次。我命令斯托尔布鲁克上尉（Capt.Stollbruock）——他是我的护卫官——骑一辆摩托车沿着原路回去，与后续各单位取得联络，并且把向瑟堡进攻的命令，当面传达给各团。尽管前面会有障碍，我们在三个钟头之内，应该可以赶到目的地。

黑夜之中，我们一直不停地向前奔。差不多是半夜时，侦察营通过了拉艾—迪皮（La Hayes-du-Puits）的市中心广场（在莱赛北面约5英里处）。有相当多的人穿着工作服站在广场里，而在他们的后面有许多都装满了货物的卡车。他们中间大都是平民工人，只有少数的军人，我们看见有几个法国军官在那里忙乱地东奔西走着。其中有一个人，从我们纵队中间，也就是我的车辆前面跑了过去，躲进一扇门里。我们还是照样前进，侦察营的先头车辆在伊瑟梅耶中尉（Lt.Isermayer）领导之下，奉命改取旁边一条小路前进，以波里维里（Bolleville）为目标继续前进。我开始考虑到了瑟堡的前面，全师部队应如何部署。此时纵队的前面却突然碰上了一个设在道路上的防御工事，马上遭到敌人火炮和机关枪的猛烈射击。最前头的车辆被击中，有三辆已经起火燃烧。伊瑟梅耶中尉正坐在第一辆车上，头部受了重伤，失去知觉倒在他那辆正在燃烧中的车辆旁边。

从表面看来，这个阵地有相当多的防守兵力。月亮已经升起在天空中，但我不想让我手下这些疲惫的部队在没有战车和炮兵支援之下，就开始攻击。所以我马上命令侦察营脱离战斗，在拂晓之前，不要再向敌阵地采取行动。

隆美尔这个师从清早起，已经跑过150英里以上的距离，而从下午停止加油的时候算起，也已经超过了100英里。这种前进的速度打破了历代战争的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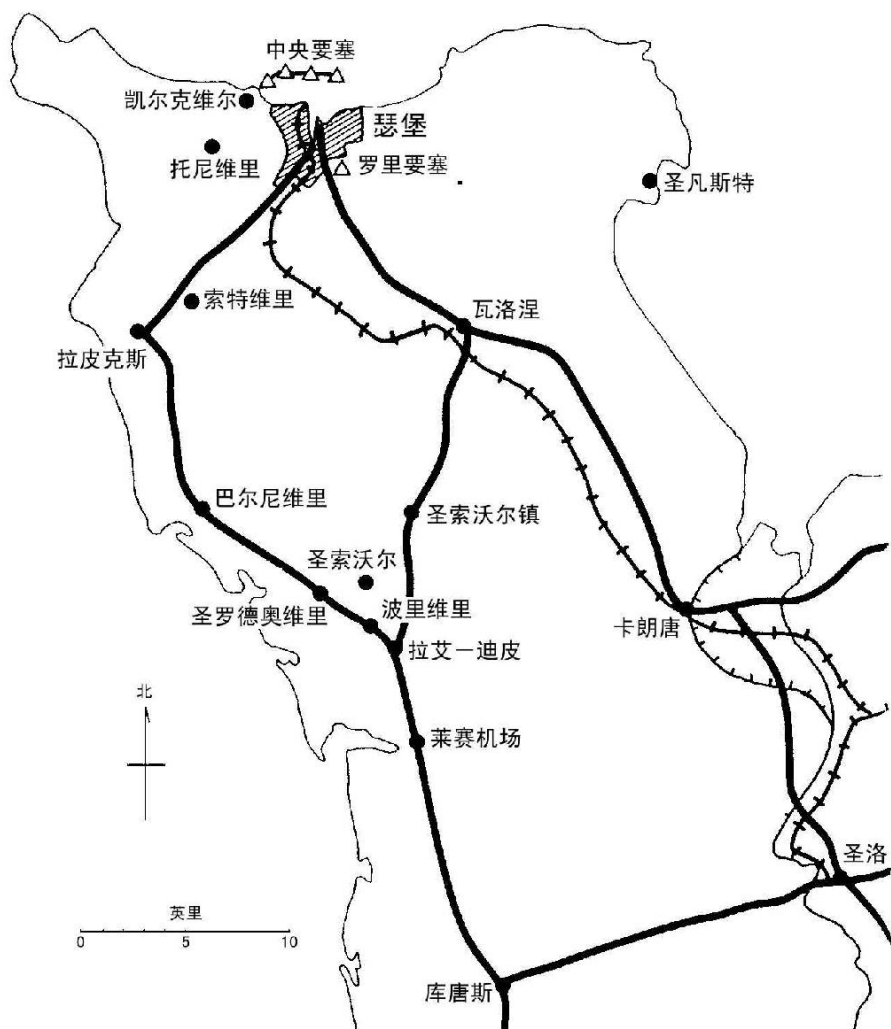
于是我又带着随身的通信队回到拉艾-迪皮，我们与后方的步兵团始终没有取得联络。当我回到拉艾-迪皮之后，见从瑟堡方面的大路上，有一辆汽车驶来，车立即被我们拦住。上面坐着一位法国海军军官，他说他是一位工程人员，奉命到这里来监督民工修筑工事，以抵抗德军的进犯。我就请他再回转瑟堡去，告诉他的上司说：已经来不及了。

几分钟后，有几个英国军官坐着汽车也从此经过，他们是从南面洗海水澡回来，恰好自投罗网做了我们的俘虏。又过了好一阵子，恩格尔上校（Col.Unger）才带着第六步兵团姗姗而来。我命令他们在第二天清早，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实行攻击。假使我们能够突破在拉艾-迪皮西北10英里地的敌人阵地，而在上午又继续向瑟堡挺进，那么我就感到非常满意了。

6月18日拂晓时，我带着豪斯堡驾车前往第六步兵团。我在夜里早已命令：天一亮，就放几个法军被俘的军官过去，叫他们要求守兵立即投降。当我到达的时候，恩格尔团长早已在与敌人展开谈判。法国军官已经进入他们的阵地，它所占的形势很险要，我们可以看见手持步枪的

敌兵，正站在他们据点的旁边，担负着守望的工作。从望远镜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隐藏着的大炮和机关枪。通向敌阵的道路是在一个桥口上，用三棵树干所做成的障碍物把它封锁着。

这时第六步兵团的士兵都站在路旁，他们把枪搁在地上，我方的人则站在开阔的位置上，丝毫没有掩蔽物，而法军都隐身在修筑好的掩体里。



6 向瑟堡追击

如果现在突然爆发战斗，我方一定死伤惨重，我对于军官如此粗心大意非常光火，要他们立刻重新部署部队。

过了一会儿，恩格尔和那些法国军官一同走了回来，向我报告说对面的敌军并不知道贝当要求停战的消息，而且也不肯相信有这样一回

事，所以他们不准备放下武器让我们通过。这些谈判实在是在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再派一位法国军官到那边告诉敌人说：他们在8点钟以前若再不放下武器，我方就要进攻了。

我接下来就迅速部署攻击。此时，海德开普也已经赶来，他告诉我全师在夜里的行军并不顺利。由于在维尔（Vire）的路上，把“DG7”¹⁶的路标画错了，所以全师中有一部分走错了方向，到圣洛城（St.Lo）方面去了（在庫唐斯以东约17英里处）。虽然后方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可是纵队中有一部分，包括师部人员在内，都曾经遭到从玉米田里突然冲出来的敌人战车的攻击。此外，我的副官之一，鲁弗特中尉，在黑夜之中，也几乎为敌人所俘虏。

在我们已经通过的地区中，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战斗，所以我预计全师的其他单位在上午，至迟在中午，一定可以赶上我们。因此，现在就可以立即开始进行我的瑟堡攻击计划。到了8点钟，我们发现圣沙维尔附近的敌人，已经突然遁去。我们冲进他们放弃了阵地，发现只有几个受伤的人和一具死尸。于是我们对着敌人的后方地区，开始用火炮和机关枪射击。而第六步兵团的先头营完全占领了敌人阵地——它的防御工事的确相当坚固。同时，我们开始加紧清除河川的桥梁上以及北面深沟中的障碍物。这些道路上的障碍物布置得很周密：法国人用粗铁链把大木头拴在铁路桥两头的铁轨上，我们还得越过一片100码宽的障碍带，路上铺满了三英尺粗的白杨树桩，我们的战斗工兵开着推土机，很快地把它们推开。

大约上午9点钟的时候，第六步兵团的先头连，因为配有装甲运兵车，便担任全师的前卫，向瑟堡挺进。在圣罗德奥维里（St.Lo d'Ourville）东北一英里又四分之一的地方，先头排——我和我的通信队也和他们一起走——突然受到从右边一个小山发来的火力侧击。经过短时间的激烈冲突之后，全师又恢复原有的秩序，继续向瑟堡前进。从巴讷维尔到莱皮约（Les Pieux）之间，我们的速度有时只有6—10英里，实在太慢了，所以我一再地催促他们快走。我们在路上所花的时间越长，敌人在瑟堡附近和海港中就越有时间准备。所有各处的电话线路还是没有被切断，所以毫无疑问，瑟堡的守军对于我们的行动一定已有很详细的情报。

当我们进入巴讷维尔的谷地时，可以看见海水在我们的左边。在南面的小山上有一些巨型的建筑物，外形看起来很像兵营，但看不见一个敌兵的踪影。最后在巴讷维尔的入口处，我们找到几个老百姓，他们正在清除一些已部分完成的道路阻塞工事，沿途都是这样的情形。到了12点15分，我们才到了莱皮约（在瑟堡西南面12英里处）。我们一路都没有使用过武力，碰到的敌兵都很愿意放下他们的武器。

纵队经过莱皮约后，便尽快向瑟堡前进。在港口那边的天空挂着几个系留气球¹⁷，没多久，一门要塞里的重炮就开始向我们纵队的后方火炮轰击。几分钟之后，领先的单位又停止不进，虽然正前方并没有枪

炮声。我马上又赶到最前面去查询停止的原因，发现步兵的装甲车停在一个强大的防御工事前，距离在100码之内。他们已经在和敌人谈判，看样子敌人是很愿意投降的。恩格尔走了过来，准备向我报告一切。法军已经准备好了白旗，马上也要走过来投降。可是突然一颗75毫米的炮弹落在我们的中间，接着又是第二颗。于是战斗展开了。

大家都急忙找掩蔽物卧倒下来。第六步兵团的领先车辆早已被敌弹击中，开始起火燃烧了。很不幸，我们的部队还是犯了老毛病，不用机关枪向敌人还击，而都只忙着寻找掩蔽物。

为了尽最快的速度向敌人射击，我命令我的装甲车的机枪手马上朝着敌人可能藏身的方位开枪扫射。同时，我命令最近的一个步兵排长，率领他的部下向路上的阻塞阵地进攻。但是敌人的炮弹纷纷落在我们的周围，碎片一阵阵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已经躲在掩蔽物后面的步兵马上跑出来向敌人进攻，实在不是件易事。此时，海登莱赫军士和我的驾驶军士肯尼格（Konig）却特别冷静、勇敢。他们督促步兵前进，不过机枪手却等了很久才开始射击——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没看见敌人，也没有受过训练，不习惯向敌人的假定位置开火。

这个时候，我又命令恩格尔带着他的先头营，绕道右翼向瑟堡前进。柯尔贝克上尉也早已奉命赶回后方，去急调一部分炮兵来参加这里的战斗。

因为我和我这个小规模的幕僚组织在前线已经没什么事可做，最重要的任务也只是设法使全师其他各单位能够赶紧参加作战。于是我又带着豪斯堡中尉和海登莱赫军士，一同回到后方去。我那通信车中的驾驶员和工作人员，却还是和他们的车辆在一起，仍然留在原地不动。敌人的炮弹现在不断地落在公路上面，逼得我们必须大转弯走，沿途还要当心碰上敌人的步兵。

路上我碰到了凯斯勒尔中校（Lt.-Col.Kessler），他是第七十八炮兵团第一营的营长。我马上命令他把麾下各连的火炮部署在公路两侧，并且尽可能地向瑟堡附近的高地，尤其是港口中的设施，开始猛烈射击。我们又用最高速度向后方跑去。不久后，我又遇见了一位37毫米高射炮兵连的连长，便马上要他把炮兵也集中在凯斯勒尔营已经放列的地区内，并命令他马上用快速的火力向瑟堡附近的高地和船坞猛射。

此时凯斯勒尔的炮兵营早已开始射击。几分钟之后，高射炮也迅速地向瑟堡猛轰。敌人匆忙地降下了他们的系留气球。情况的发展似乎已经对我方有利了。

我把我的指挥所设在大路旁的一所农舍里面，在那里可以听到从北面传来的枪声，现在已经完全停息了。海登莱赫军士设法从最前线把我的随从车辆弄回来，车完全没有受到损害。现在我已经可以用无线电和

海德开普取得联络。情况看来很顺利，可是到了16点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在连续几分钟之内，瑟堡的许多炮台，忽然用各种不同口径的大炮，包括超级重炮在内，朝着我们所占领的地区和我们想要进攻的地区猛烈轰击。英国的军舰也使用舰炮参加这一场炮战。炮兵营和高射炮连所处的位置，特别吸引敌人的注意，不久就死伤惨重。我的指挥所同样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我决定沿着一道树篱，移到西面500码以外的开阔地上，虽然那里也可能被敌人所发现，不过总比坐在房子里挨炸好一点。

唯一令人欣慰的事，就是无线电还没有失灵。敌人要塞炮的密集轰击差不多有一个钟头之久，此时我想到，假使敌人自瑟堡方面发动一个强大的步兵攻势，那么我们的情形就会十分危险。于是我马上设法调集援军——尤其是第七步兵团和第二十五战车团。

因为听说师部已经到达索特维里（在瑟堡西南面9英里处），所以我就决定移在那里去指挥作战。不久后，第七步兵团和第二十五战车团赶到了，此外还有师部所属的全部轻炮兵和高射炮单位。不过，在黄昏之前，重炮兵却不可能来得及参加作战。在这个长达210英里的追击过程中，他们无法保持那样快的速度。

我决定照我们原定的攻击计划行事：第七步兵团，加上战车的支援，从汉尼维里（Hainneville）到凯尔克维尔（Quergueville，在北部海岸上，距瑟堡西面约3英里远）。当凯尔克维尔南面的山地落在我们手里后，就很容易用炮火控制住瑟堡的市区和港口了，瑟堡防线的东面也就可以用森格尔旅来加以“切穿”。在明天以前，该旅还没有到达的希望。

从昨天上午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睡过觉，所以在大约17点钟的时候，我休息了一个钟头。稍后，第七步兵团和第二十五战车团的团长都走了进来，我把当前的局势向他们简略交代了一下，并且把攻击命令交给他们。隆森堡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地形是树篱交叉、路面松软，对于战车的行动极为不利。不过，尽管他表示反对，我还是命令从第二十五战车团中抽调一个加强连，配属给第七步兵团，协助其向凯尔克维尔进攻。攻击的路线要经过托尼维里（Tonneville）。

在这两位团长离去后不久，马上就有一大批重要的地图送来，我马上仔细地研究。我们占用的别墅是属于瑟堡要塞司令本人的产业，所以关于瑟堡要塞地区的全套地图，都可以在他的秘密抽屉中找到。这里包括瑟堡以南防御部署的各种地图，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张，是要塞周围所有轻重炮位的火力射界图。我把这张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马上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原定从托尼维里进攻的路线实在不聪明，因为敌人可以用好几个炮台的联合火力来阻断我们的进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说巴里斯营已经占领了第七十九号高地，那个地方正好在都托特要塞（Redoute du Tot）的西面。所以我马上就决定让步兵团绕过第七十九号高地的西面，向凯尔克维尔进攻。我又决定在那一天

黄昏的时候，亲自随步兵团一同前进，其目的是使我自己对于兵力的部署可以更有把握。

我的行动指挥部在21点钟的时候追上了步兵团，就跟在那个担任矛头的战车连后面前进。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落，里面都挤满了从瑟堡逃出来的法国水手和难民，不过他们却并没有抵抗。天开始暗下来了。我们来到汉尼维里的南面，经过了一个大型的水泥建筑物，其四面都用铁丝网和高墙保护着，很像是一个防御要地。稍微再往北去一点，我把指挥车停到几棵大树底下，从那里可以监督第七步兵团部署他们的兵力。那个水泥的建筑物已经查明是一个地下油库的一部分。

此时，我的传骑已经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区，发现有一个地点，可以看见整个海军船坞，距离不过2000码左右。在最后的暗淡天光中，我们可以看见内外防浪堤上的防御工事和海军港口，只有一些小船停在那里。港口的其他部分空空如也。很明显英国人早已撤走了。（最后一艘运兵船是在16点钟开出去的。）当我们向瑟堡远眺的时候，第七步兵团的绵长行列正经我们后面向前移动，经过汉尼维里，并且占领了在凯尔克维尔以南和汉尼维里周围的丘陵地。跟在步兵团后面的轻重高射炮兵，也都纷纷占领阵地，以能用火力阻止敌船从港口里向外逃走为原则。周围的敌人要塞现在都是一片沉寂，不久天就完全黑了。我们的地位现在已是十分牢固，自信在明天一定能够迫使敌人投降。

到午夜，我才回到师部。夜里，弗乐里赫中校（Lt.-Col.Frohlich）开始部署全师的炮兵兵力，另外从森格尔旅中又抽出了一个重炮营，这样一来，天亮时我们就可以集中大量的炮兵火力，向不同的防区和要塞猛轰了。

第二天（6月19日）早晨6点钟以前，我就带着希拉普内上尉和豪斯堡中尉，一同去到前线。在前线各地，我们把不少的法军战俘送入瑟堡城，他们身边带着用法文写成的传单，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在都托特要塞的正南方地区中，我遇见第六步兵团的一部分兵员，他们的指挥官是荣克中校（Lt.-Col.Jungk）。

敌人似乎已不准备再做抵抗。和前一夜的情形一样，到处都有法国的水手、大批的平民沿着每一条道路逃离瑟堡，还有一些人怕在大路上遭遇战事，经由田野逃跑。我下令立即制止这种混乱的情形，老百姓都被劝阻，要他们重回瑟堡城，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轰击这个城市，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像周围的要塞和海军船坞。

我赶到第七步兵团设在汉尼维里的指挥所，但是却发现团长俾斯麦上校并不在那里。在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重型高射炮兵连，他们的车辆和火炮把一条路完全塞断了，搞了几个钟头，还没能进入阵地。我把那些军官喊过来申斥了一顿，并且命令他们马上沿着公路的旁边开始部署，把一切车辆都开出道路以外去。

在汉尼维里的北部边缘上，我接到一个报告说，杜尔克中尉（Lt.Durke）刚刚被中央要塞（Fort Central）的炮火所击毙，于是我就用无线电命令炮兵，集中全力向这个要塞射击。几分钟之后炮击就开始了。在第七步兵团的指挥所里，我们有极优良的观察视界，可以对于炮火做微小的修正，以使火力都集中在要塞的中心点上。最后，火力的精确度高到四颗炮弹中就有三颗直接命中，于是要塞停止发炮了。

不久以后，巴里斯少校就向我报告说，考普里兹要塞（Redoute des Couplets）的守军，一共10名军官、150名士兵投降了。我马上就跑上那个要塞，因为从那儿可以鸟瞰整个瑟堡的设防情形。我们乘指挥车上山，但最后500码是山路，于是改用徒步前进，这个要塞位于山顶上，形势极为险要。这个炮台的观察所完全没有受到损害，备有极优良的望远镜，可以纵览港口和市区的全部。

我用无线电把攻击的进展告诉了海德开普少校。这时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俾斯麦上校已经在与敌人谈判市区受降的条件。这也许是受了师部所发招降传单的直接影响。

这个谈判已经开始，我马上就赶到考普里兹要塞以北半英里处。海军船坞还在敌人的据守之中，他们似乎还不准备投降，任何向这个地区的行动，都遭到他们的射击。这个时候，海岸上所有各要塞的炮声都停息了。凯尔克维尔要塞的指挥官还是不肯投降，不过他向我们说，只要我们不攻击，那么他们也绝不发炮。但是他说一定要奉到命令才肯投降。中央要塞此时已经一声不响。

12点15分，有两辆民用汽车从市区中开了出来。车上坐的人是巴黎法国国会中的议员和瑟堡的警察局长。可惜他们不是来宣布投降的，但他们自告奋勇愿意到海军船坞中去找这个地区的最高司令官，要求他立即投降。他们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炮轰，这样他们的故乡才不至于被毁灭。我就告诉他们还是赶紧回城区去，找到军方的代表人，以便立即向我们投降。我给他们的时限是13点15分。他们希望能自己赶回来，亲自给我答复。

当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两辆汽车受到海军船坞方面的射击，逼得他们中途弃车，沿着路旁的深沟爬了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所以限时一到，回信还没有来，俯冲轰炸机准时开始攻击，炸弹投在海军要塞的上面，那个中央要塞马上就被命中了。我们的炮兵也随同一起开火。我赶快又跑回考普里兹要塞，从那个视界最良好的观测所里，亲眼观察我们火力的效果。

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海军船坞上面，不久到处都发出了火光。浓黑的烟幕，表示已经发生了大火。在轰击的时候，步兵奉命占领那个市区。当整个海军船坞都已经给浓烟罩住了的时候，我又把火力移转到凯尔克维尔要塞的上方，以便压迫那里的守军尽早投降。

有一批法国军官来到考普里兹要塞，谈判整个要塞的投降条件。我把那些军官带到我的观察塔里面，主要目的是要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炮兵的强大威力。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凯尔克维尔要塞的指挥官，他是一个长着黑色长须的海军军官。当他看到他的要塞正在浓烟之中，受到强烈的打击，便大惊失色。他马上向我问道：“为什么炮击那个要塞，它不是早已停火了吗？”我回答说：“虽然如此，不过它却并没有投降。”

于是投降的谈判进行得很快。法军方面的发言人是一个上尉，似乎拥有全权，他要求我们把条件做成书面的形式。于是我口授如下：“我已经承认瑟堡要塞地区有准备投降的事实，并且已经命令立即停火。我要求每一个炮台上的守兵都要挂起一面白旗，以表示投降之意，然后所有兵员沿着公路从瑟堡向莱皮约集中。我要求法军的军士负责照料他们的部队。所有军官则应全部集中在海军军区里面。他们可以携带勤务兵。所有的兵器都应该有秩序地放在各个要塞里面。”

正式的受降仪式定在17点钟，在海军司令部里举行。在法国代表宣布同意接受这些条件，并保证他们将使其实现以后，我才命令停止射击，然后带着我的僚属驱车向瑟堡进发。

到了瑟堡之后，法军要塞司令部的人员早已把投降的条件转知各单位。大概还要等候一个钟头以上，才能举行正式的受降礼式，所以我带着海德开普一同去视察瑟堡的市区和海港。我们首先去看英军的港口地区和港口火车站。英军已经匆匆地逃走，但是车辆都没带走，许多物资都是崭新的。

回到海军基地司令部时，第七装甲师的各级指挥官已经在广场中列队站在一边；而法军瑟堡守兵的全部军官，连同各个要塞的司令都在内，则列队站在另外一边。当我入场的时候，全体都肃立致敬。我很快地向他们回礼，然后经过翻译官的传译，向法军高级军官做下列的简单致辞：“我以在瑟堡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接受各要塞已经投降的事实。并且对于平民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受到流血伤亡，感到特别欣慰。”

法军的参谋长代表全体军官向我报告说，假使各要塞中还存有足量的弹药，他们一定不会投降。

这个时候，我们却发现瑟堡的防卫司令并不在场，而且该地区的高级军官——指挥法国海峡舰队的海军上将——也不在场。所以我命令师部的联络官普拉顿上尉（Capt. Platen）去把这两位老先生请出来。他们的司令部设在一个别墅里面，四周都布有战防炮和障碍物。当他们到达之后，我又经过翻译官把刚刚说过的话再向他们两人重说一遍。那位阿德莱尔海军上将（Adm. Adrial）向我说，要塞地区的投降并未取得他的同意，我回答他说我可以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立此存证。这样瑟堡投降的戏结束了。

这个时候，凡是可以从陆路到达的要塞，都已为我军所占领，对于市区和要塞区的肃清工作也已经开始进行了，我和海德开普去视察罗里要塞（Fort de Roule），这个要塞位于一个山坡上，控制着市区和港口。这个要塞的司令官和他的副手，都在前一天被德军炮火击毙。我们走进炮台里去，还有一些守兵守在那里，法国兵默然地向我们举手敬礼。

然后，我们又到凯尔克维尔要塞去视察，那里的飞机场安然无恙，可是摆在飞机库里面的14架飞机，却多少都有一点损伤。使我感到奇怪的，就是我们的炮兵对这个要塞并未能形成太大的损害。司令的住宅虽位于广场的中心，但连窗户玻璃都没有震碎一块。

和法国第十军团一起作战的英军，能够顺利逃脱的机会可以说是间不容发，甚至比三个星期前的敦刻尔克还要惊险。

布鲁克中将（Lt.-Gen. Brooke）13日才赶到瑟堡，接任英军的总司令，第二天他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法军的情势已经无可救药，于是在获得了英国政府同意之后，立即开始安排把所有留在法国的英军都设法撤回，包括最近刚刚调来的两个师在内。不过已经和法国第十军团在一起作战的部队，却很难抽调出来。其中主要的部队是第一五七步兵旅和第三装甲兵旅。当月的15日，他们奉令立即向瑟堡撤退。

英军在半夜里开始撤退，24个钟头之内就到达瑟堡。这可以证明摩托化所带来的机动性利于逃命。通过卡朗唐（Carentan）到瑟堡的主要大路早已布下了地雷，英军只好沿西面海岸线的小路走。几个钟头之后，隆美尔的军队也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追击。他们都是选择最不为人注意的小路，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

英军本打算慢慢地撤退，连物资都不肯丢，可是因为法军已无斗志，德军的进展快得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等到最后一艘运兵船离港的时候，德军距离港口只有3英里远了。

在这6个星期的战役中，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一共阵亡了682人，负伤1646人，失踪296人。至于战车被毁的数字则只有42辆。他们一共俘获了97648人，加上227门野战炮、64门战防炮、458辆战车和装甲车、4000多辆卡车、1500多辆汽车和1500多辆马拖车辆。

6月20日，当瑟堡刚刚攻占之后，隆美尔写信给他的太太：

最亲爱的露：

我不知道日子弄错了没有，因为在过去几天当中我几乎已经没有时间的观念了。

本师一口气追过了220多英里，攻下了强有力的要塞地区。有一个时期我们实在很危险，因为敌人的实力可能为我们的20—40倍。他们有

20—35个要塞可以随时作战，此外还有独立的炮台。可我们还是完成了元首特别命令所赋予的任务，尽最快速度，占领了瑟堡城……

1940年6月20日

在攻陷瑟堡后，第七装甲师在西线战场上就已经不再有战事。现在他们奉命南移。隆美尔从雷恩（Rennes）写信给他的太太：

最亲爱的露：

安全到达此地。战争已经逐渐变成了在法国境内的愉快旅行。几天之内可以完全结束。此地的人民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6月21日

总算是休战了。我们现在距离西班牙的边境已经不到200英里，希望能一直冲到底，那样的话，整个大西洋海岸线就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所有的一切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昨天吃坏了肚子，今天已经好了。住的地方也还勉强。

6月25日

法国人和英国舰队之间的战争，多少是有一点特别的。法国人若肯为胜利者效力当然对他们有利，和约条件一定也可以比较宽大。 18

7月8日

从隆美尔6月30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苏联人的扩张感到忧虑：

苏联人对于罗马尼亚的要求相当强硬。我很怀疑这种发展对于我们是否有利。他们后来是有什么要什么的。不过他们迟早会踢到铁板……

曼弗雷德附注：在第七装甲师奋勇前进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发明了几种新型的作战技术，结果都很具成效。第一，他的指挥方法很不合乎正统；第二，他建立了“冲入线”（Line of thrust）的观念；第三，他违反了一切训令，沿着他的交通线上树立“DG7”的路标，以使部队尽快跟进。

这种独特的试验，曾经引起各方面的批评。甚至他的作战处长海德开普少校都批评他，6月11日那一天，海德开普曾向军部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自己不赞成他的计划，令他大发脾气。他强烈地为自己这种做法辩白，而他的成就也证明他做得对。事实上，因为他这个师是临时组编的，所以各级军官都不熟悉他这种作战的方法。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措施，到了最后，大家就都习以为常，作战的情形才变得很顺利。

在以后几个月当中，隆美尔也和许多其他的德国军官一样，在法国担负占领的任务。从他在这个时期中所写的许多封信件里面，我们挑出一两封来看看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情形。

昨天我收到一大堆邮件，其中包括你在12月21日和23日所写的信。似乎邮政的情形已经有所改善。今天下午，我们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女王心》，我很喜欢。预料明天会有贵宾来视察我们的营地。我们的生活并不太舒适：原始的石砖所建筑的房屋，正和罗马人所用的完全一样。许多村落里都没有自来水，还在使用井水。同时没有哪一间房屋够得上御寒的标准。窗户关不上，冷风直向屋里吹。不过，我想情形马上会有改善.....

1941年1月6日

昨天的视察圆满地通过了。部队无论在哪里都给人以好的印象。我准备在2月初请假回家。到了那个时候局势应该比较明朗了。我们的盟友（意大利）在北非的作战并不如预期理想，我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们可能以为战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现在也要想表演一番。当年在西班牙（内战中），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吃足了苦头以后已逐渐进步.....

1月8日

这里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通常晚上我都是和幕僚们在一起，谈论1940年5月间的战争，他们似乎都还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已经受到了几次狠狠的打击。我们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这一类事件发生。

1月17日

第二部 非洲战争的第一年

第五章 格拉齐亚尼失败的前因后果

1941年2月间，意大利的元首墨索里尼曾经做过一次演讲，他说在1936年到1940年之间，意大利曾经派遣军官1.4万人、士兵32.7万人到利比亚（Libya）去，为了提供这些军队的补给，用掉了大量的物资。他的话听起来信心十足，但是事实上，这支军队距离近代战争的标准，实在差得太远。这支兵力在设计上只够应付一个殖民地性质的战争，最多能剿灭一些叛乱民族，像意大利元帅格拉齐亚尼（Graziani）过去曾经和赛努西族人（Senussi）和尼古斯族人（Negus）作战一样。他们的战车和装甲车都太轻了，引擎的马力不足，行动半径也太短。炮兵所使用的火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货，射程极短。战防炮和高射炮都不多，甚至步枪和机关枪也都是旧式的。

不过最糟的，却是意大利陆军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是非摩托化的步兵。在北非的沙漠地区中，对抗一支摩托化的敌军，非摩托化的军队其实毫无用处，因为敌人几乎到处都占了上风，它可以向南面绕道，将作战变成流动性的。非摩托化的部队只能占领已经准备好的阵地，采取守势行动，始能与摩托化的军队相对抗。在强调机动性的沙漠作战中，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在机动战争中，哪一方在战术上受非摩托化部队的牵制愈少，则愈占优势。

1940年9月间，格拉齐亚尼的军队开始采取行动，那个时候，英国人在埃及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意军到达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以拜尔迪（Bardia）地区为起点，意军在塞卢姆（Sollum）越过了埃及的边界，沿着海岸向西迪拜拉尼（Sidi Barrani）进攻。英方守军自知实力不够，便采取技巧的行动向东撤退，避免与意军接触。在到达西迪拜拉尼之后，格拉齐亚尼便不再前进，开始巩固他所占领的地区，并且沿着海岸建立他的交通线，接着又集中补给物资、增援兵力、组织水源的供应。他决定由这个新基地继续向东面发动攻势。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格拉齐亚尼还是停在西迪拜拉尼，一步都不向前推进。于是英国人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布置埃及的防务，以来应付意军的新攻势。他们从大英帝国各地方抽调兵力，尤其是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带着很多的战车，开入埃及境内。英国的战车在素质上远比意大利的优秀。

虽然英军在数量上仍少于意军，但是装备精良、具有较好和较近代化的空军、更快和更新式的战车和长射程炮，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

攻击纵队已经全部摩托化了。英国的舰队控制着西地中海，意大利的战舰和巡洋舰却不敢出海去扫荡那个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英国海军。最后，英国人沿着海岸线的一条铁路，一直到达马特鲁港（Mersa Matruh），与埃及的铁路系统连成一气，以便将物资运到最前线——在整个非洲战役中，这都是一个最重要因素。

在11月底（实际上是12月9日），英国的韦维尔将军突然发动了一个奇袭式的攻击。他的空军首先开始行动。英军所有的飞机，从最新式的到最老式的，全部起飞作战，向盘踞在西迪拜拉尼的意军阵地和前进机场投下了炸弹。同时，英国军舰上的重炮，也从海上向西迪拜拉尼和沿海岸的公路猛烈地轰击。

到了正午的时候，英军即开始向西迪拜拉尼的意军阵地实行迂回式的突击。攻击兵力由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波兰、印度等国的部队组成，所有各单位都已完全摩托化。经过了短时间的战斗之后，在西迪拜拉尼以南15英里处的意军阵地已被攻陷。2000多名意军走进了英军的俘虏营。

攻击军的大部分为英国人，其他占多数的为印度人。地面部队包括英军第七装甲师、印军第四师（其中一部分为英国兵）和英军两个步兵旅——

总数为3.1万人。在前进地区中的意军总数约为8万人，但一共只有120辆战车。而英军却有275辆战车——其中35辆为厚装甲的马蒂尔达型。

最初的攻击是以尼拜瓦营（Nibeilwa Camp）为目标，意军被俘总数为4000人——比隆美尔所记载的还多了2000人。印军第四师以皇家战车团第七营为其矛头，继续向北面推进，攻击在西迪拜拉尼地区中的意军阵地。

现在英军的摩托化纵队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向北推进，以西迪拜拉尼地区为目标，另外一路向西深入，到达意军的后方。向西深入的为英军第七装甲师，事实上，自始至终它都一直采取独立的行动。

同时，英军的步兵攻击波与步兵战车一同从东面向西迪拜拉尼的意军主阵地进攻，以与从后方进攻的迂回纵队相呼应。这个时候，英国海军的炮火又猛烈地向战场上射来。意军经不起这种惊涛骇浪式的猛攻，略一接战之后，在西迪拜拉尼的三个意军步兵师，就被扫荡干净了。

韦维尔仍然继续推动他的攻势。12月16日，韦维尔到达了利比亚的边界，并且在卡普佐（Capuzzo）击败了格拉齐亚尼的主力。轻型的意大利战车也被英军炮火轰成碎片。意大利非洲装甲军的军长马里提将军（Gen.Maletti），素以英勇著称，也在战场上战死了。意军被俘者在3万人左右。意大利第十军团事实上已经全军覆没。

这一场会战中，意军被俘者为3.8万人、大炮400门、战车50辆——英军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死伤500人而已。

英军大获全胜，很明显意军已经瘫痪了。他们退入他们在拜尔迪和托布鲁克（Tobruk）的坚固据点内，等候着敌人采取第二步的行动。

12月19日，韦维尔的兵力在拜尔迪地区的前面出现，并且开始了对要塞地区的围攻战。在英国海空军的强大火力支援之下，步兵开始向要塞地区冲锋，迫使两万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军的指挥官安然逃到了托布鲁克。

只有英军第七装甲师尾随在意军的后面追击，并且“出现在拜尔迪的前面”。至于印军第四师在西迪拜拉尼会战结束之后，即被调往苏丹地区去了，所以，一直等到增援的生力军——澳军第六步兵师——到达之后，才开始进行对拜尔迪的攻城战。攻击在1月3日展开，仍由皇家战车团第七营的重型战车担任攻击的矛头。到了第三天，这个要塞全部被攻下——共俘获了兵员4.5万人、大炮462门。

英军再继续向西进攻，于1941年1月8日包围了托布鲁克。尽管这是一个极强大的据点，守兵人数达2.5万人之多，并且拥有强大的炮兵部队和充足的物资，但这个第一等的要塞，也只勉强守了14天就完全崩溃了。而英军的进攻武器主要还是步兵战车。对于这种厚装甲的英军战车，意军简直毫无办法。

实际上，英军第七装甲师在1月6日已包围住了托布鲁克，不过，澳军第六师却一直等到两个星期之后才完全集中了起来。攻击自21日开始，到了第二天清早，一切的抵抗即已成过去。一共俘获了3万人左右和236门大炮。

在托布鲁克失陷之后，英军更直向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境内深入，在德尔纳（Derna）和默基利（Mekhili）都曾经发生过小型的战斗。尽管昔兰尼加境内的地形异常恶劣，利于守而不利攻，可是英军北面由澳军领先的一个纵队，却还是进展得很快。早在2月7日，班加西（Benghazi）即已落入英军的手里。同时，另外有一支强大的英军装甲纵队，已经通过孟沙斯（Mysus）向前推进，而意大利人几乎不曾注意到这点。这个纵队在班加西西南20英里的地方，切断了沿海岸线的公路，与正在从这条公路上退却的意军，发生了遭遇战。战斗就在巴尔比亚大道（Via Balbia）的两侧展开，结果英国人摧毁了100多辆意军战斗车辆；另外意军有1万多人用行军纵队走进了英军的战俘营。

在这次会战中，在比达夫门（Beda Fomm）附近，英军一共俘获了两万人、216门大炮和120辆战车。英军加上第七装甲师的一部分兵力仅3000人，其所拥有的战车也不过32辆。而意军的战车分成小组，沿着公路撤退，所以一路均为英军所击破——英军机动性高，每次均占住了侧击的火力位置。当战车被毁之后，意军其他部分即很少抵抗了。

2月8日，英军的先头部队占领艾阿格海拉（El Agheila），站在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之间的边界上。格拉齐亚尼的军队到此几乎已不存在了。剩余的兵力只不过是一些运输车辆纵队和许多徒手的士兵，他们纷纷向西面逃走。意军看到英军的部队和装备，自知根本无法阻挡，整个军队惊恐不堪。结果12万人被俘，死伤的人数还不包括在内，同时损失了600辆装甲车辆和全部的炮兵、卡车和物资。在英国空军的猛攻之下，意大利驻非洲的空军也被歼灭，其飞机和地面组织损失了一大半。

隆美尔这次估计英军所俘获的总数，比对其他会战中的估计都要准确。在这次战役中，英军共俘获意军13万人以上，缴获大炮1300门、战车400辆（但不包括装甲车及机关枪载运车）。

假使韦维尔再继续向的黎波里塔尼亚进攻，可能会势如破竹，不会再遇到什么抵抗。为迟滞韦维尔的前进，意军在艾阿格海拉、阿尔柯戴费里尼（Arcadie Fileni）和苏尔特（Sirte）之间的公路上埋置了地雷，并且破坏了伟地斯河（Wadis）上的好几处桥梁。这些爆破工作却没有发挥出太大的阻碍作用，因为英国人可以很容易地绕道通过。势单力薄的意军后卫，包括一支意军残余兵力，全开入了的黎波里（Tripoli）的外围阵地，以及的黎波里防线的本身——以城市为中心，在12英里之外呈一半圆形——以来保护这个港口。这条防线建筑在沙土上，包括又宽又深的战防壕，但墙壁因为泥土太松始终无法筑好。在野战阵地之外，还有一层铁丝网的保护，另有几处用轻量混凝土筑成的观测塔，几英里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把它与托布鲁克和拜尔迪来做一比较，这个在的黎波里周围的防御工事，可以说是不及格的。

可是英军却停止不进了，也许是以为的黎波里会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自动地落入他们的手里。毫无疑问，韦维尔也需要时间来集中物资，组织补给线，然后再前进。但正因为如此，轴心国多了一个卷土重来的好机会。

英军奉政府命令，停止前进，是因为英国政府想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希腊去，他们认为在巴尔干境内，可以对德国形成一个强大的侧翼威胁。早在1月间，丘吉尔就向希腊施加压力——此时希腊已与意大利发生了战争——要它接受英国的援助。不过，希腊政府领袖梅塔克萨斯将军（Gen. Metaxas）却拒绝接受，因为他害怕英军参战会引起德军的侵入，而英军的兵力不足以阻止德军的攻势。

他委婉拒绝的同时，托布鲁克沦陷了；于是英国政府决定让韦维尔继续在北非进攻，并占领班加西。英军照计划前进，在昔兰尼加的残余意军遂全部被肃清。可是这时候，希腊的梅塔克萨斯将军却死了，丘吉尔于是再度向希腊政府提出要求，这一次希腊同意了。英国政府遂命令韦维尔在非洲暂停前进，只留下极少量的兵力守住被征服了的昔兰尼加，准备把大部分的兵力全数调往希腊。

巴尔干的冒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英军3月7日开始在希腊登陆，德军于4月6日侵入希腊，不到月底，英军即全部被逐回到原登陆的港口，仓皇撤走。5月间，德军又使用空降部队攻占了克里特岛（Crete），使英军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阿康纳尔将军（Gen.O.Connor）本是北非英军大胜中的一位最得力的主将，他是力主从班加西尽快向的黎波里进攻的，认为假使不是补给问题延误了时间的话，那么这个新的进攻是可能成功的。其他许多与此作战有关的军官都有同感。隆美尔也是力主这种见解的人。

当一个指挥官获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之后，假使他把战略目标看得太狭窄，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正是扩张战果的最好时机。胜利者得一直在后面拼命穷追，否则四处乱跑的敌人就会逐渐集合起来，很快组成一支有力的军队，继续作战。

之所以会放弃追击，通常都是因为补给线越拉越长，使军需人员感到应付不了。一般来说，大多数的指挥官都太纵容军需人员了，让他们去估计补给上的可能性，甚至是决定战略计划的限度。所以，军需人员都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遇到一点小困难，就要抱怨发牢骚，而不会想办法去解决困难。

每当打完一次决定性的胜仗之后，指挥官若是听信军需人员的意见，放弃追击，那么历史会告诉我们：你丧失了一个可以彻底歼灭敌人的最好机会。在做这种决定时，饱读兵书的将领，通常可以找到许多统计数字和前例，以证明还是不要追击的好。可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常常有智力极高的将领被智力差一些而意志较坚定的敌人击败。

意军失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士气完全崩溃了。意大利部队对自己的武器已经丧失信心，他们心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自卑情结。在此后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如此，因为法西斯政府始终都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装备给它在北非战场上的战士。在心理上来说，这是整个战争中的第一回合，尤其是意大利人事先又怀了一个极大的希望，因此，这一次的失败实在是非常不幸。要想再恢复意军的信心，已经非常困难。

第六章 第一回合

非洲之行

1940年年底，因法国的情况突然紧张，我临时缩短了我的圣诞假期，赶紧从铺满冰雪的公路上回到波尔多（Bordeaux），那是我师的驻地。（当时德军统帅部获得报告，说在法国尚未被占领的地区中可能会发生叛乱。所以他们决定：若一旦事起，即准备占领整个法国南部。）最后只是虚惊了一场，我们并没有采取行动。

接着就是好几个星期的加强训练。我原本想在2月初请几天假，补

足圣诞假期的损失，但这一次军中又有要事。当我在家里的第二个晚上，元首大本营里派了一个副官来通知我立即销假，因为元首和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Field Marshal von Brauchitsch）要立刻召见我。

2月6日，布劳希奇元帅授予我一个新任务：由于盟国意大利的情势非常严重，所以决定派遣德军两个师——一个轻装师和一个装甲师——到利比亚去救援他们。我被任命为这个德国非洲军的军长，并且奉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利比亚去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形。

原先预定德军的先头部队在2月中旬到达非洲；第五轻装师的运输工作应在4月中旬完成，而第十五装甲师的运输工作则应在5月底完成。

要供给这些援助的先决条件，就是意大利政府应同意坚守在苏尔特湾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防线。这一条防线大约从布拉特（Buerat）向南伸展，而这又与意军现在的计划完全脱了节，因为他们只以坚守的黎波里防线为其目的。意军在北非的一切摩托化兵力都交给我指挥，而我又被格拉齐亚尼限制住了。

那一天下午，我向元首报到，他详细地说明了非洲目前的情况，并且告诉我说，大家都推荐说，只有我可以很快地适应非洲战场上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元首的侍卫长希孟德上校（Col.Schmundt）在我考察的最初阶段，奉命一路陪伴着我。元首又建议我应该把德军的兵力集中在黎波里附近，这样他们才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去参加作战。

最亲爱的露：

12点45分在斯塔根（Staaken）着陆。首先会见陆军总司令，他当面指派了我的新职务，然后我才再去谒见元首。事态发展得极为迅速。我的行囊已运到这里。我只能携带最少量的生活必需品。我想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下子碰到许多的事情，我的脑袋里是如何地天旋地转。

所以“我们的假期”又只好缩短了。你不要感到忧烦，那是无可奈何的，我的新任务非常伟大，也非常重要……

1941年2月6日

昨天夜里，我把新职务想了一整夜。这可能是治疗我的风湿病的一种方法。我有不少事情要做，可是时间却很短，只好尽力为之。（隆美尔正害着风湿病，此信之前有人劝他到埃及去易地疗养。所以这么写，他太太一定猜得出他的新职务是在非洲。）

2月7日

2月11日上午，我向罗马意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总长古左尼将军（Gen.Guzzoni）报到，他们已经同意把黎波里塔尼亚的防御计划重点向东移到苏尔特湾。意大利陆军的参谋长罗塔将军（Gen.Roatta），

奉命陪同我到利比亚去。那天下午，我飞往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Catania），在那里我遇见了盖斯勒尔将军（Gen.Geissler），他是德国空军第十军军长。从非洲传来的最新消息非常不利。韦维尔已经占领了班加西，并在该地的南面把意军最后一个装甲师也都击毁了，现在正准备向的黎波里塔尼亚进攻。事实上，意军已经无法再做任何重大的抵抗。所以，英军的先头部队很有可能在以后几天攻入的黎波里城的外围防线。因为德军的第一个师要到4月中旬才可能全部到达，所以假使敌人再继续进攻，那么这个援助就太迟了。因此必须采取某种有效方法阻止英军的攻势。

所以，我就要求盖斯勒尔将军，在那天夜里向班加西港口发动一次空中的攻击，并且在第二天上午派遣轰炸机攻击在该城西南面的英军纵队，盖斯勒尔将军最初并不肯听我的话——很明显，意大利人都要求他不要轰炸班加西，因为有许多意大利的文武官吏在那里都置有产业。我对这种态度感到很不耐烦，于是希孟德上校就这个问题直接报告了元首大本营，在那天夜间我就获得了授权，命令空军采取行动。几个钟头之后，第一架德国轰炸机就起飞了。

第二天（2月12日）上午大约10点钟的时候，我们这个前线考察团从卡塔尼亚起飞，向的黎波里出发了。我们在海面上低飞着，中途遇见许多架德国容克型（Junkers）运输机，都是从的黎波里飞回来的，因为当时德国空军在非洲没有基地，它们可能是担负补给工作的。大约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卡斯特尔贝尼多（Castel Benito）着陆。海根芮勒中尉（Lt.Heggenreiner）是德国驻罗马武官派驻在意军北非总部的联络官，他在机场欢迎我们，并告诉我们格拉齐亚尼元帅已被免职，遗缺由他的参谋长加里波的将军（Gen.Gariboldi）继任。他大致说明了在非洲的意大利军队的组织，同时告诉我们意军溃不成军的情况。意军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军械和弹药，拼命地爬上已经超载的车辆，不顾一切地向西逃走。在逃走过程中，秩序极为混乱，甚至互相开枪射击。在的黎波里的军人，士气已是低落到了最低点。多数的意大利军官都已经捆好了行李，希望能够早日撤回意大利去。

大约13点钟的时候，我向加里波的将军报到，并且大略地说明我来此的任务。他对于在苏尔特地区建立防线的计划并不感兴趣。我利用地图把我的的黎波里塔尼亚防御计划大致解释给他听。重点就是不能再后退，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之下，所有的人力都应该用来保卫苏尔特地区，包括即将到达的第一批德国援军在内。照我的判断，假使英军发现前面已经没有阻力，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不过当他们感觉到又要展开另一次苦战时，可能会暂时停止不进攻，而先行建立他们的补给线。我希望能利用这一点时间，逐渐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一直到我们能够击退敌人的攻势为止。

加里波的对我的计划表示怀疑。因为大败之后，他几乎丧失了勇气，他劝我先去实地看看苏尔特地区的情形，因为他觉得我刚到此地，并不知道这个战场上的实际困难情形。我用特别强调的语气向他说，除

非他真正下决心坚守苏尔特地区，否则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不用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状况弄清楚，今天下午我会乘飞机进行一次空中侦察，晚间会向高级司令部提出我的报告。”

情势既已如此紧张，而意军的指挥官又如此不济事，于是我决定违反接到的训令，并不以“侦察”为我的工作限度，而准备尽可能提前接管前线上的指挥权——至少到第一批德军到达之后。林提仑将军

（Gen.von Rintelen）是德国驻意武官，他是德方派驻意军统帅部的代表人。我在罗马的时候，曾经把我的计划说给他听；可是他反对我采取这样的办法，因为他害怕这会使双方的荣誉和名誉都受损。

那一天下午，我和希孟德上校开始在非洲的上空飞翔。在看过了的黎波里东方挖得很深的野战工事以后，我们又飞过一个沙漠地带，从它的外表上看来，可确定是一道天险，不利于轮式或履带式车辆的通过，对的黎波里的防御，可以算是一个天然的障碍物。接着又继续飞过泰尔胡奈（Tarhuna）和胡姆斯（Homs）之间的丘陵地带——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块地形特别适合使用摩托化兵力。但是，在胡姆斯和米苏拉塔（Misurata）之间的平原地带，却很适合此种用途。巴尔比亚大道在这个孤寂的地形上面，好像是一条向天边伸展过去的黑线，在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们看不见一棵树木、一簇丛林。除了在苏尔特和布拉特之间有一个咸水的沼泽以外——它向南延伸约几英里远——在这个地区中找不到任何一个裂口，例如一道河川或深谷。这一次飞行更增加了我对计划的信心。我决定坚守苏尔特以及在海岸公路两旁的地区，而把摩托化兵力当作预备队，以供机动防御之用。

晚上和加里波的将军会晤时，我把我们侦察的结果报告给他。这个时候罗塔将军也已到达，并带来意大利元首的新训令。我的计划因而顺利通过，不再有障碍了。

第二天，意军第十军和布里西亚（Brescia）、派维亚（Pavia）两个师，奉命开往苏尔特、布拉特地区建立新的防线。在它们的后面，阿里埃特师（Ariete）奉命占领布拉特以西的阵地——此时，这个师只剩下16辆战车，且都是落后的装备。这个阶段我们所能集中的兵力，仅此而已。至于想把这些部队调动一下，对意军总司令部而言，也是一个伤脑筋的难题，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车辆，而 from 的黎波里到布拉特之间却有250英里的距离。

所以，我们无法指望意大利部队能快速到达前线，换言之，目前我们可以用来抵挡敌人的，除了苏尔特地区的少数意军守兵以外，就只有德国的空军了。于是我就先向德国空军驻非洲的指挥官弗乐里赫将军（Gen.Frohlich）解释，空军攸关非洲战场的前途，并要求他担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同时我又要求空军第十军负责供应补给物资。他们的兵力虽很有限，但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努力颇具成效，因为韦维尔将军的部队始终留在艾阿格海拉，徘徊不前。

几天之后，我又飞往苏尔特去视察扼守该线的意军。他们的总数约为一团人，由桑塔马利亚少校（Maj.Santa Maria）和格拉提上校（Col.Grati）率领。假使英军马上进攻，可以用来抵抗的就只有这一点兵力，所以不难想象我们对于局势的焦急。我们其余的部队都还在西面200英里以外的地区中。

由于我的坚持，第一个意大利师才在2月14日徒步向苏尔特增援。同一天，德军的最先头部队——第三侦察营和一个战防炮营——也到达了黎波里港。因为情况非常危急，我催促他们赶紧下船，并且在夜里利用灯光继续工作。我丝毫不考虑敌人空袭的危险。这艘6000吨的运兵船夜以继日地卸货，对的黎波里港而言，可以说是打破了过去纪录。第二天11点钟的时候，士兵们佩戴热带装备，全体集合在当地市政府广场的前面。他们的到来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使的黎波里的沉闷空气为之豁然开朗。在街上游行了一番之后，第三侦察营营长魏赫马尔中校（Lt.-Col.Baron von Wechmar）率领他的部下向苏尔特进发，26个小时之后就到达最前线。16日，德军的侦察部队和桑塔马利亚的意军纵队取得了联络，开始对敌人采取行动。我正式接管了前线上的指挥权。希孟德上校在几天以前已回元首大本营去了。

最亲爱的露：

希望一切都能如我所愿。不久就可以渡过难关。我一切都好。你没有什么好为我担心的。工作多得要命。我已经把周围的环境都观察清楚了。

1941年2月14日

在太阳照耀之下，我感觉愉快无比。我和意军指挥官们相处得极好，可以说是再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合作了。

我的小伙子们都已上了前线，战线已经向东推进大约350英里。

2月17日

一天又一天，越来越多的意军和德军开往前线。尽管意大利人反对，非洲军军部的军需处长奥托少校（Maj.Otto）还是利用小型船只在沿海岸的地区组成了他的补给线网，这个办法使我们运输车队的压力大为减轻。不幸得很，意大利人始终不曾沿海地区修建一条铁路线。若有这样一条铁路线，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得出它无可比拟的价值与意义了。

为了尽可能虚张声势，以吸引英国人的注意力，我命令在的黎波里南面3英里远的工厂制造大批的假战车。这种假战车装在德制汽车的底盘上面，从外表看来几乎可以乱真。2月17日，敌军非常活跃，我害怕他们会向的黎波里发动攻势。这种迹象到了18日就更明显了，因为我们在艾阿格海拉和艾季达比亚（Agedabia）之间，已经发现了更多的英军

部队。为了让他们也看看我们的战力，我决定让第三侦察营在意军桑塔马利亚营和第三十九战防营的增援之下向前推进，直到诺夫里亚（Noflia）地区为止，并设法和敌人发生接触。

2月24日，英德两军在非洲第一次正式交手。我们击毁了敌人两辆侦察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汽车，俘获了3个英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军官在内，而我方则毫无损失。

我们还是很怀疑敌军的动机，为了使情况明朗化，第五轻装师师长斯徒来赫将军（Gen.Streich）——现在担任前线总指挥——就在3月4日，一直进到了马格塔（Mugtaa）隘道，并且用地雷将它封锁。但没有发现任何敌人。

这一行动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区，对我们所处的地位具有实际增强的作用。这个名叫西布恰（Sebeha el Chebira）的盐水沼泽，从此地向巴尔比亚大道的南面延展出去20余英里，除了少数几点以外，任何车辆都无法通过——这些要点，我们都布上了地雷。敌人若向这些狭窄的隘道实施正面的攻击，我们很容易就能挡住他们；若是要采取迂回的方式，那么就要在沙地上长途行军，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从黎波里算起，到了马格塔，已经向东进展了500英里。

最亲爱的露：

经过了两天的前线旅行——或者说它是飞行——刚刚回来，现在前线已经向东推进了450英里。一切的情形都很好。

我的部队正在前进。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速度。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我。我甚至睡得太多了，今天早上就是6点以后才起来的……

今天在这里放映电影《西线战场的胜利》。在向客人致欢迎词的时候——客人很多，还有太太们在内——我说我希望不久大家又可以看到“非洲大捷”的电影……

1941年3月5日

我们对于马格塔的行动，其结果竟使英军更向东撤退。我们现在猜想他们的主力应在艾季达比亚的周围和沿着海岸到德尔纳为止。

此时英军却在质和量方面都下降了，这是隆美尔不知道的。2月底，那个战绩辉煌的第七装甲师已经撤回埃及，进行休整和补充。它的原有位置由第二装甲师的一半兵力填补——该师刚刚从英国调来，都是新兵，而且另一半兵力则已经送往希腊。澳军第六师也调换为澳军第九师，而且该师有一部分因为补给上的困难还停留在托布鲁克，并未开入前线。这些新成立的部队，除了缺乏战斗经验以外，他们的多数装备和运输工具也都被截留下来，改送到希腊去了。此外阿康纳尔也已经返回埃及，其继任人为尼梅将军（Gen.Neame），他对沙漠上的机械化战争

毫无经验可言。

为了使在希腊的作战能够获得“最大量的支援”，就不得不冒这种危险。韦维尔在做此种假定时，认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军可以暂时置之不理，因为意大利海军如此缺乏效率，相信德国人不会冒险把大量的装甲兵力送往非洲助战。他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持态度的判断并没有错误，而且照他精密的计算，已经登陆的德军也不过相当于一个“装甲旅”的兵力（即德军第五战车团）。根据正常合理的想法，韦维尔在3月2日所做的结论是：“我不相信敌人凭着这一点兵力，敢企图收复班加西地区。”可是这种想法碰到“敢于冒险的隆美尔”，就不免大错而特错了。

3月11日，第五战车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完毕。这一支兵力——携带着当时大家所认为是最现代化的装备——曾经使意大利人精神为之一振。（该团一共有120辆战车，但其中只有60辆是III型和IV型的中型战车。此外，意军阿里埃特师也有80辆战车，这就是当时隆美尔手里的全部战车实力。）

3月13日，我把我的司令部移到更接近前线的苏尔特。我原先想带着我的参谋长一路，乘坐一架“基布力”（Ghibli，一种意大利飞机的名称。在阿拉伯文中，这个“基布力”当作“沙暴Sandstorm”解释）飞往苏尔特。不过，当我们起飞不久，在陶尔加（Tauorga）附近就碰到了沙暴。尽管我发脾气要那个驾驶员继续向前飞行，他却不听我的话，还是返回了基地，逼得我只好改乘汽车向米苏拉塔进发。现在我才晓得，我们是多么不了解这个沙暴的巨大力量：一大片红色的飞沙挡住了一切视线，逼迫汽车把速度降低，简直和爬行差不多。沙粒像雨点一样，在挡风板上扫过。我们把手巾包在脸上，使呼吸感到十分困难，同时遍身臭汗，感到热不可耐。这就是那个号称“基布力”的沙暴。我向那个驾驶员表示了歉意。同一天，有一位德国空军的军官在这场沙暴中失事，机毁人亡。

3月15日，希维林中校（Lt.-Col.Count Schwerin）指挥一支由德意两国兵力所混合组成的纵队，从苏尔特向迈尔祖格（Murzuch，在苏尔特南面约450英里远）进攻。意军总司令部曾经要求我们采取这个行动，因为法国戴高乐将军的部队在利比亚的南部活动，逐渐成为一个讨厌的目标。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这一个行动的主要目标却是为了想获得长途行军的经验，尤其是要试验我们的装备，对于非洲的环境到底能否适用。不久，意军布里西亚师的全部兵力，都已经到达了马格塔防线，这样就可以把第五轻装师抽调出来，来担负机动性的任务。

3月19日，我又飞往元首大本营，做到任后的第一次述职，并且听取新的训令。为了嘉奖我在第七装甲师师长任内的功绩，元首曾经为我补行授勋典礼，把橡叶加在我的铁十字勋章上。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告诉我在最近并无在非洲做具有决定性打击的计划，所以就目前而论，我不可能再获得更多的增援。第十五装甲师于5月底抵达以后，我应该向艾季达比亚周围的敌人发动攻击，并且将敌人击溃。班加西也许

可以争取到手。我指出不能仅攻下班加西，而必须攻占整个昔兰尼加，因为班加西地区本身是无法固守的。但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将军，都主张减少派往非洲的兵力，完全将这个战场的前途付诸天命，这使我感到相当沮丧。目前英军在非洲的兵力很脆弱，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以便一劳永逸地获得主动权。

在我离开非洲之前，我曾经命令第五轻装师准备在3月24日进攻艾阿格海拉，其目的是要夺取该地的飞机场和小型要塞，并且驱走现有的英国守兵。几天以前，南面不远的迈拉代绿洲（Marada Oasis）早已为德意混合部队占领。如果这支兵力要维持下去，则我们的补给纵队会经常受到艾阿格海拉地区英军的威胁。

在我飞返非洲之后，第三侦察营在3月24日的清晨，即顺利地攻占了艾阿格海拉地区的要塞、水源地和飞机场。英军守兵实力很单薄，他们曾在整个地区布以浓密的地雷，然后就在我们进攻之前撤走了。

在我们占领了艾阿格海拉之后，根据我们空军的侦察报告，英军的前哨似乎已经退到了梅尔沙隘道（Mersa el Brega）上面去了。

最亲爱的露：

今天是在海边度过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在我那辆舒适的沙漠旅行车里面，简直和住旅馆一样安逸。上午在海水里洗了澡，水很温暖。艾丁格和根舍¹⁹住在我旁边的帐篷里面。

上午我们在自己的小厨房里煮咖啡喝。昨天，意大利的贝哥罗将军（Gen. Calvi de Bergolo）送了我一件礼物，是一件极美丽的衣料，深黑的底子上有红色的刺绣。做你的晚礼服一定十分漂亮……

前线上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要部队停下来，以免前进得太快。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当中，有人面有愧色。

1941年3月26日

昔兰尼加的出击

5月间，我们准备向艾季达比亚周围的敌军进攻，第一个目标就是梅尔沙隘道。自从英军被逐出了艾阿格海拉之后，他们就占领了在梅尔沙地区可以控制全局的高地，在那里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我们不能坐视他们建立这些阵地，因为他们可以使用地雷和铁丝网，来增强这些天险的防御力量，这样一来就会像我们在马格塔的阵地一样，无法从正面或是从南面迂回攻击。在法里格干河（Wadi Faregh）以南，隘道南面二三十英里的距离，都是崎岖的沙丘，几乎任何车辆都难以通过。我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若是等我其余的兵力在5月底到齐之后再进攻，那么无异于把时间送给英国人，使他们可以建筑好极坚固的工事，结果将会使我们难以进攻。否则就只能用现有的兵力向梅尔沙隘道进

攻，以期一鼓作气，击败敌人。我最终选择了后者。事实上，我预料我们这支相当脆弱的兵力可以攻下这个隘道。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梅尔沙隘道的位置也正和马格塔同等重要，可以把它当作集中地点，发动5月攻势。另外一个该迅速进攻的理由，是我们的水源最近已经深感枯竭，要赶紧开钻新井。占领了梅尔沙隘道，可以使获得一个丰富的水源地。

3月31日，我军开始向梅尔沙英军阵地进攻。我带着副官艾丁格和参谋长波尔尼中校（Lt.-Col.von dem Borne），整天都在战场上督战。到了黄昏时分，终于把敌人赶得向东面撤退，然后占领了梅尔沙隘道。敌人被我们杀得弃甲丢盔，一共有50辆布伦载运车（Bren carrier）和30多辆卡车，都落入了我们手中。4月1日，我命令部队向梅尔沙和马舌果费尔（Matten Giofer）地区集中。

空军的报告表示敌人有撤退的迹象，同时，司徒来赫将军派出的侦察巡逻队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我奉到的命令说5月底之前不得向艾季达比亚进攻，但是这样好的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我命令部队立即前进。4月2日，第五轻装师沿巴尔比亚大道的两侧向艾季达比亚进发。敌人虽布有雷阵，但对我们并不能发生太大的阻碍作用。意军则沿着海岸边的公路前进。那天下午，经过短暂的战斗，我军就攻下了艾季达比亚，于是先头部队乘胜追击，迅速开入祖韦提奈（Zuetina）地区。

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已经占领了艾季达比亚周围的各地方，向东面延伸到12英里远之处。意军也随之靠拢上来与我们会合。4月3日，我把司令部移到艾季达比亚，以便监视敌军的行动。敌人似乎正全面撤出昔兰尼加。很明显他们误以为我们的兵力强大，也许我们的那些假战车发挥功效了。

自从隆美尔的部队夺回了艾阿格海拉之后，韦维尔开始感到紧张。尼梅已经奉命行动：若被敌人压迫过甚时，可以退到班加西附近的阵地上，必要时，也可以撤出这个港口。当4月2日艾季达比亚被德军占领之后，韦维尔又匆匆下命令放弃班加西，全体向东撤退，其目的是想要保全军队的实力。可是在混乱之中，这种撤退不久就变成溃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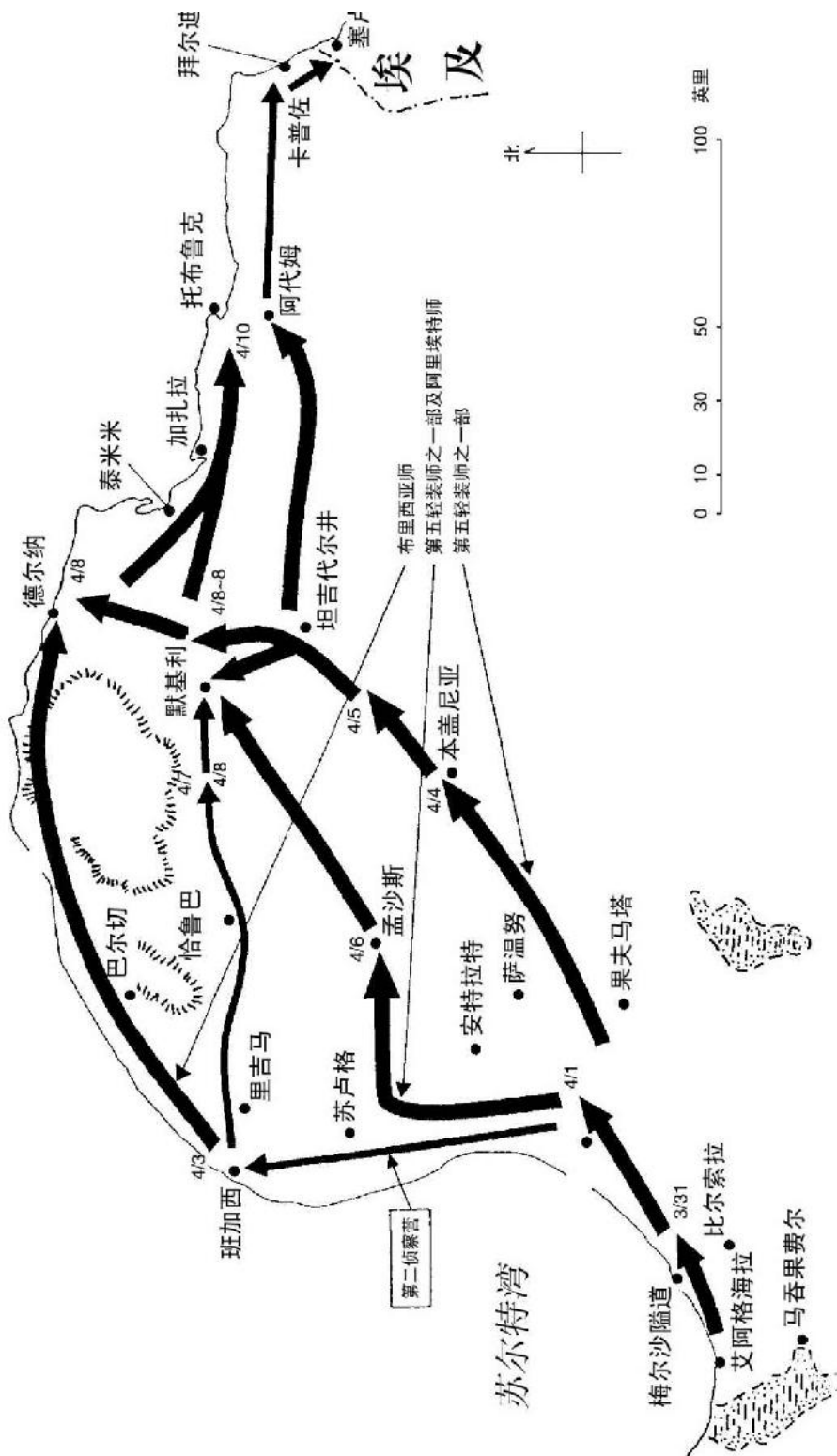
上午突然接到一个报告，说在艾季达比亚北面约20英里的地方有20辆敌人的战车，于是我命令贝恩特中尉（Lt.Berndt）去侦察清楚。他沿着通到班加西的公路，一直驶到马格仑（Magrun），结果证实那只是被英军俘获并遗弃在那里的意大利战车。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收容了800名英军俘虏。英国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似乎都避免做决定性的战斗，所以当天下午我决定“跟在敌人的脚后跟上”实行追击，准备在一击之下，占领整个昔兰尼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立即从意军阿里埃特师中抽出兵力组成一支前进部队，由法布里斯上校（Col.Fabris）指挥，并命令他们向本盖尼亚（Ben Gania）进攻。

意军将领查波尼（Zamboni）曾告诉我，从艾季达比亚到果夫马塔（Giof el Matar）之间的路线是一个必死的陷阱，所以他力劝我不要派兵经过这条路线向昔兰尼加进攻。可是，我却更相信我自己的观察，于是我带着副官艾丁格中尉向果夫马塔前进。经过了12英里的距离，我们赶上了意军的侦察营——由桑塔马利亚少校指挥，为法布里斯的先遣部队所派出。这个营正在前进之中，队形十分整齐，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大约16点钟的时候，我回到司令部，马上就听见第五轻装师的人员说，需要4天的时间来补充汽油。照我看来，这样长的时间简直就是骇人听闻，于是我立即下令，叫他们把所有车辆上载运的物资都卸下来，然后全部开往阿尔柯戴费里尼的师部仓库，在24小时以内，把一切所需要的燃料、粮食和军火都运回来，然后立即进攻。换言之，这个师在24小时之内，将会完全丧失机动性，不过因为敌人已在撤退，所以我们不妨冒一次险。

此时，可以确定的是，敌人高估了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更应摆明要展开大规模的攻势，这样的欺敌行为才不会被英军识破。当然，这个时候，我无法出动主力来实行真正的追击；不过先头部队要保持相当的压力，使敌人无丝毫喘息的机会。在24小时以后，我希望调动比较强大的兵力，把它集中在南翼方面，其目的是要从本盖尼亚推进到泰米米（Tmimi），切断英军的退路，使他们丧失作战能力。



7 昔兰尼加的突击 (1941年4月)

那一天夜间，我又驱车向北进发，目的是想看看第三侦察营的进展如何——该营已奉命向班加西方面推进。当我追到马格仑地区与他们会合的时候，营长魏赫马尔报告我，截至目前他还没有遇见一个英国兵。

回到司令部之后，我遇见了意军总司令加里波的将军，他对这几天的战果似乎并不感到兴奋。他很粗暴地向我提出抗议，主要原因是作战方向完全与罗马的训令相反。他又补充说，补给的情形不够妥善，所以这次作战以及它的后果，应该由我个人负责。他要我立即停止进攻，在没有获得他的批准之前，不得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老早就准备坚持我的立场，要在作战和战术两方面保持最大的自由，同时，我也决心不让良机轻易溜过。结果我们争论得颇为激烈。正当此际，突然来了封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电报，说明给予我行动上的完全自主权，这场争论就这样解决了。

4月3日夜间，第三侦察营进入班加西，当地的居民欢欣振奋。英国人纵火焚烧了他们的物资。

最亲爱的露：

自从31日开始进攻以来，我们已经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的黎波里和罗马，甚至在柏林的老板，都不免感到十分惊异。因为机会太好了，所以我不顾一切命令的限制。毫无疑问，事后这些人会说，假使他们是我，也会和我一样采取行动。我们早已到达预定的第一个目标，而这原本是定在5月底才能到达的。英军已经在慌忙中逃走了。我方的损失极小，战利品还无从估计。我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你一定了解我的心情。

1941年4月3日

4日清早，布里西亚师约一个加强团的兵力，进到班加西接防，以便调出第三侦察营来担负新的任务。第五轻装师的主力准备向本盖尼亚前进。意军阿里埃特师仍照原有路线前进，到了坦吉代尔井（Bir Tengeder）之后，再折向北面以攻取默基利为目的。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速度。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迫使一部分英军与我们做一次战斗，而不能让他们全部安然撤出昔兰尼加。

在那一天夜间，敌人的部署大致如下：有少数部队在本盖尼亚的东面，而其他英军部队则继续守住孟沙斯。黄昏的时候，第三侦察营在里吉马（Regima）曾与微弱敌军兵力发生接触，并将其逐退。

最亲爱的露：

元首为这个意外的胜利拍贺电给我，同时更给我一个命令，说以后的作战中可以由我自由指挥。我们的领土正在扩张中，现在我们可以进退自如了。

1941年4月4日

第二天，我命令军部的警卫连在清晨4点钟出发，向本盖尼亚推进。我想一旦情况许可时，我就自己赶到领先的单位中，亲自指挥他们向泰米米或默基利前进。

空军的报告说英军还在继续撤退中。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命令阿尔布里赫上校（Col.Olbrich）带领一支强力的装甲部队——包括第五战车团，外加40辆意大利战车——立即通过马格仑和苏卢格（Solluch），向孟沙斯进攻，击溃那里的敌人，然后再向默基利进攻。

最亲爱的露：

今天清晨4点出发。非洲有好戏看了。希望这一次的大型攻击会成功。我的身体状况极好。这里的简单生活要比法国的大鱼大肉更适合我的身体。不知你们两人的生活现在怎样.....

1941年4月5日

那一天大约14点的时候，我又搭容克机飞往本盖尼亚。当我着陆之后，空军人员报告说在默基利及其以南地区已经找不到英军的踪影。于是我发了这样一个命令：“默基利已无敌踪。迅速前进。隆美尔。”我方其他前进部队也转向默基利进发了。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又飞回来寻找第五轻装师的纵队，发现他们正快速向东北前进。我命令飞机单独飞回基地，我自己乘我的“猛犸”（Mammoth）²⁰ 沿着小路向本盖尼亚前进，想体会行军的滋味。两个半钟头后，我们才带着满身的灰沙回到了飞机场。在那里我们接得报告，说第五轻装师已经转向默基利进发了。不久以后，舒尔兹中尉（Lt.Schulz）做了一次侦察飞行回来，报告说现在在默基利及其周围，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英军据守了。今天上午，海莫尔少校（Maj.Heymer）曾经奉命带两架飞机去默基利以东的小路布雷，到现在还未见他回来。我的情报处长（Ic）包迪生上尉（Capt.Baudissin），乘坐一架He-111型机时被击落，已为敌人所俘虏。

现在天已黑了，这时飞返艾季达比亚已经太迟，所以我决定驱车赶往第五轻装师方面，以便亲自指挥作战。我们起先开着车灯行驶，一路避免撞进雷阵，唯一的标志就是旁边正在燃烧中的车辆。差不多半夜的时候，我们这一条火龙似的车队正在沙漠中飞奔着，突然遭到英国飞机的攻击。虽然并未遭到损失，可是我们不敢再开灯了。大约凌晨3点，我们追上了第五轻装师的先头纵队，在那里找到了该师师长。

不久之后，有两架德国飞机从北面飞了过来，那是一架亨舍尔（Henschel）和一架斯托尔赫²¹。驾驶员发现了我们，尽管地面崎岖不平，他们还是降落下来。是海莫尔少校等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告诉我默基利已有重兵防守，更有大批车辆向东行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否则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因为距离默基利还有

12英里，所以我命令贝伦德中尉（Lt.Behreud）率领他的小型战斗组，快速冲向默基利与德尔纳之间的路上，并且选择一个适当的封锁点。波拉斯中校（Lt.-Col.Ponath）现有的兵力只不过是15辆战车，也被派往德尔纳，负责从两个方向封锁巴尔比亚大道。不久，希维林中校也带着一部分兵力赶到了，立即奉命去拦住从默基利向东走的道路。

很不幸的是，在4月6日，我们仍不能照预定计划向默基利发动攻势——预定是法布里斯的兵力从东面进攻，希维林的兵力从南面和东南面进攻——因为法布里斯的部队到那天黄昏时，都还没到达默基利以东的山地。那一天夜里，我和本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失去了联络，因为距离过远使无线电通信失去了效力。

阿尔布里赫上校的纵队向留在艾季达比亚的作战处处长报告说，由于受了沙暴的阻碍和燃料缺乏，所以他们向孟沙斯的进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尽管已经耽搁了不少的时间，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还是占领了孟沙斯，并且继续向默基利进发。4月7日凌晨2点的时候，法布里斯的纵队报告燃料已经全部用完，无法让炮兵进入阵地。为了在拂晓前使法布里斯的车辆把火炮送入阵地完成部署，我带着行动指挥所和整个师部所有的储备油料——一共35桶——于凌晨3点出发赶往他那里。黑暗中一点星光也没有，我们完全找不到那支纵队。虽然如此，天亮之后，我们再度尝试，突破不少困难，最终是成功了。其中有一次，我们冲到了一个英军前哨阵地的后面。我们虽然有三部车子，但其中只有一辆装有有机枪，我们用最高速度向敌人冲去，激起漫天的尘雾，使得敌人猜不到我们后面到底有多少车辆。果然敌人中计了，他们匆匆放弃了阵地。

当我把燃料送给法布里斯之后，这支意大利兵力得以继续向目的地前进。不久我们就看见了默基利要塞。有大批的敌人车辆停在那里，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旁边站着的人员。最初，敌人似乎不准备抵抗，于是我命令格罗尼中尉（Lt.Grohne）持着一面白旗，走过去向英军指挥官投降。对方拒绝了。

不幸得很，我们还没看见阿尔布里赫部队的影子。他们早就应该到达的，于是那天上午我坐上了我的斯托尔赫机，亲自去寻找他们。我们以2000英尺的高度飞过这个沙质的平原，不久就接近了默基利附近的山地。在要塞的西面，我突然发现了黑黑的长列车辆纵队，我以为那就是阿尔布里赫的部队。有几个人在车辆的旁边，铺出了指示着陆的布板。我们朝他们降下去，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发现他们头上戴着英军的平顶钢盔。我们立即转过机头，向上直冲了去，下面的英军马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幸好我们飞得快，只是尾翼上中了一枪，并不碍事。

回到司令部之后，还是没有等到阿尔布里赫到达的消息。下午我又再度乘飞机去寻找他们。可四处都找不到，很明显阿尔布里赫的部队是迷失了方向。但是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固然在盐水沼地里可以看见车辙，但不久就在碎石地区消失不见了。我真的非常生气，因为在昔兰尼加的东部，这一场会战的决定因素就是要看这支兵力是否能早日到达。

太阳早已下山，我们知道在一个半钟头之内，天就会黑了。我们现在朝北飞。地面灰尘大起。因为上一次几乎上当，所以我们这一次十分小心。最后，我们降落在阿尔布里赫上校的身边。我不禁大发脾气，痛骂他们为什么这样一再地迟误——事实上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路线——接着就命令他们加速赶上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不知道日子有没有记错。我们在这个无穷无尽的沙漠中，进行攻击已经有好几天了，所以早已丧失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你也许已经看过了政府的公报，一切都很顺利。

今天将会是另一个决定性的日子。我们的主力在满地沙砾的荒原中，经过了220英里的长途行军，终于到达目的地。马上就有一个现代化的“坎尼”（Cannae）会战²²发生了。

我一切都好，你不要担心。

1941年4月8日

我们的攻击定于明天上午开始。4月8日上午大约6点钟的时候，我又坐飞机飞往在默基利东方的前线，以便亲自督战。正在大约150英尺的高度飞行着，我们接近了一个意军的贝尔沙格里里营（Bersaglieri），那是法布里斯上校昨天所带来的。这些兵大约在过去从来不曾见过斯托尔赫机，所以当我们在他们的头顶上出现的时候，他们不禁为之大骇，于是从各个方向向我们射击。距离不过在50—100码之间，我们居然没有被击落，真是一个奇迹——不过也可以看出意军的枪法实在不高明。因为我们并不想让盟友击落我们，所以马上爬到了3000英尺的高度，从那里，我们可以平安地观战了。向默基利的攻击已经很有进展。有一大队的敌军车辆正在向西行动，于是我们继续向前飞，希望找到阿尔布里赫的部队——他们现在应该可以赶上来了，但还是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我们发现了一门88毫米炮，它的炮手们在英军的西面，大约有一两英里远。我以为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更多的部队，便决定降落，结果飞机撞上一个沙丘，不能再飞了。炮长报告说炮在前一天被敌人的战车击伤，所以留在那里不能行动。附近并无我军的踪影，他派了一个人开着卡车去找其他的友军。我问他是否可以向快要接近的尘雾开炮射击，因为那是英军车辆激起来的。起先他说可以，不久却发现他所派走的那个人把炮上的撞针带走了。英军的车队越走越近，我们此时若不快走，就有被邀请到加拿大去旅行的可能了。幸亏这些炮手还留着一辆卡车，我便坐上去向东南方急驶，不久就找到了一个盐水沼泽，那是我昨天在飞行中见过的。我们从那里跑回了军部。

回到军部之后，我马上命令海莫尔少校再乘飞机去寻找阿尔布里赫的部队，希望把他们引到默基利。这个时候，意军阿里埃特师的部队陆续到达，奉令向默基利进攻。从上午开始进攻以来，我还不知道前线上

的进展怎样了，所以带了几个随从人员向默基利前进，亲自去视察战况。走了不久，就碰上了一场狂烈的沙暴，我们凭借罗盘在飞沙之中狂奔，终于到达了默基利机场。我们在那里沿着电话线向默基利前进——此时，我军已经占领了该地。之后，司徒来赫将军告诉我们说，上午英军曾经几度企图向东突围，但均为德意两军的炮兵击溃。由少数德军战车和高射炮支援着，我们的步兵开始进攻，终于获胜了。此时，阿尔布里赫的部队终于赶到了。

希维林的部队中午向德尔纳进发，不久之后，我就带了我的军部和一个高射炮排，也跟在后面走了。在要塞过去不远的地方，我们又撞上了一场沙暴，它把整个纵队吹得七零八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人员集中起来继续前进。经过这一度的延误，我们在18点钟到达了德尔纳。负责在德尔纳封锁巴尔比亚大道的波拉斯中校报告我说，已经俘获了800人，更令我高兴的，是内中包括了全部的英军司令部人员。其中有尼梅将军，他是英国驻埃及和外约旦军的总司令，和阿康纳尔将军——同样是过去痛击意军的好手。（阿康纳尔本奉命代替尼梅指挥，可是他却自愿居于顾问的地位。）

这时，第十五装甲师的兵力已有一部分到达了非洲，于是他们的师长普里特维兹将军（Gen.von Prittwitz），奉命指挥全部的追击兵力向托布鲁克进攻。第三侦察营、第八机枪营和第六〇五战防炮营都由他指挥。

昔兰尼加地区现在已经完全被攻克。不过照我看，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在敌人的后面不断追击，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继续向后退却。根据目前的经验来判断，我们很难击毁敌军的任何主要部分，不过却可以在迈尔迈里卡（Marmarica）地区，获得一个优良的跳板，以便对亚历山大港发动可能的夏季攻势。此外，重新收复意大利的殖民地，在心理上和宣传上也有一个极大的收获，尤其是对意大利人民而言。现在沿岸的公路已经可以通行，不久即可以建立一个正常的补给体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在经过了长途沙漠旅行之后，我在黄昏时到达了海边，这一场恶战已成过去。我很好。我的旅行车上午也来了，我希望可以在里面安睡。

1941年4月10日

第一课

也许在近代的战争当中，从来不曾有哪一次的攻势，会像这次对昔兰尼加的突击那般毫无准备。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要求他们发挥极高度的随机应变的能力，而有时指挥官却无法达到这个要求。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某些指挥官会为了补充燃料和弹药，而浪费很多的时间，或是在车辆的保养上花费太多的工夫。即令明知道要迅速攻击，才有获胜的希望，他们也还是好整以暇，一点都不紧张。在一次作战中，指挥

官最要把握住的，就是时间的观念，他应尽最大的力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他的使命。在向默基利的进军之中，我的要求并不太高，事实上，凡是能发挥他们主动精神的指挥官，都可以达成我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一个指挥官的推动力和精力要比他的智力更为重要——这是纸上谈兵的将军们不易了解的。

我们的前进曾经受到一些批评，认为违反了最高的战略。当保卢斯将军（Gen. Paulus）来到非洲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次在昔兰尼加的迅速进攻违反了计划，使英军撤出了希腊——这与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完全相反。（当时保卢斯将军为陆军副参谋总长。他这个意见完全不对，因为英军在希腊的撤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德军在南斯拉夫闪击成功，足以威胁他们侧翼的缘故。）

关于这一点，我愿意指出两点理由来加以解释：第一，我根本就不知道最高统帅部对于希腊的作战计划，同时也怀疑德军是否能够将希腊当作对英军的陷阱，因为在德军进攻时，他们正位于希腊的西南面。一般说来，只要情形不对，他们就一定会从海上快速撤走。我不必引证敦刻尔克的例子，希腊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当德军开始进攻的时候，英国的海军就已经把大部分英军撤回北非和克里特岛去了。

第二，照我的看法，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顾忌希腊，而把兵力集中在北非，以便直接把英国人逐出地中海地区。用在希腊的我方空军可以用来保护船团，以便输送物资到非洲去。我们应该先攻占马耳他（Malta）岛，而不必理会克里特岛。在北非配属一支强大的摩托化兵力，足以占尽英国人的地中海海岸线，而使东南欧居于孤立的地位。那么希腊、南斯拉夫和克里特岛就都会不战而降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从大英帝国获得补给和支援。这个战略不仅可以达到我们在东南欧的目标，还可以确保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安全，使其成为石油的供应来源和攻苏的基地。这个计划要付的代价，并不会比在希腊、南斯拉夫、克里特岛和在北非多次的作战所要付出的更多。但我们的上级，一提到要用海运来补给作战，就不免感到害怕，许多落伍的人一直都反对这种战略。

我在昔兰尼加作战中所获得的经验，就构成了我日后作战的主要基础。在行动中，我已经对我的部队做了严格的要求，远超过一切前例，所以能建立起我个人的标准。每个人都一再地被强迫着重新学习，认清了过去的旧标准远不及一般人所能发挥的能力水准，所以我们实无再遵守之必要。

英国人完全受了欺骗，始终不曾认清我们的真正实力，假使事实上我们的兵力实如他们所料想的那样强大，那么他们采取的行动就可以说是机智过人了。他们因为兵力单薄，所以没有在艾季达比亚接受决定性的会战，而只有将兵力抽回以求集中。默基利的占领完全是奇袭之功，因为敌人没有料到我们采用经过本盖尼亚的路线，同时想不到我们会来得这样快。同样，仍然留在昔兰尼加的敌人，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那样快

就冲向德尔纳。所以，这次制胜的主要因素是速度。

韦维尔想固守托布鲁克，并用海运来担负补给，他认为我们的第一次攻击是不会成功的。我也知道，无论在战略或是战术方面，我们都居于极端不利的形势；尤其是当英军向塞卢姆前线发动攻势时更为危险，所以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撤回到托布鲁克水平线为止——这是英军指挥官对我们的猜想——那么他们就将仍拥有强大的要塞，以作为防御的支援工具。不然，就要继续守住塞卢姆前线，那么我们将要处于暴露的地位，各方面都会受到威胁，并且分散向托布鲁克作战的力量。

下述的记载即足以证明当时的情况对我们的作战有多大的限制。

向托布鲁克进攻

截至4月9日，为了布置行政方面的工作，以及增加更多的兵力，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有一个情报说，敌人在托布鲁克周围已经集中了强大的兵力，港口内有10艘运输船正装载着物资。不幸得很，这两天空军忙于搬家，只能出动极少数的飞机去侦察。中午，当布里西亚师的师长到达之后，我把计划讲给他听：布里西亚师加上垂托师（Trento），从西面进攻托布鲁克，利用路上掀起的大量尘土迷惑敌人。同时，第五轻装师徒步从沙漠里迅速绕到托布鲁克的南面，以便从东南面攻入该城。

同时，我以为第五轻装师已开始向泰米米挺进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我们的兵力尽可能提早到达托布鲁克城下，因为我希望在敌人大败之余、尚未恢复他们的士气之前动手攻击，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来布置托布鲁克的防务了。我在16点30分到了默基利，却发现第五轻装师全部停在那里没动。他们以为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可以来保养他们的车辆。这完全和我的想法相违背，于是我马上命令该师在夜里出发，经过泰米米进入加扎拉地区（Gazala），以便在拂晓时以此为起点向托布鲁克进攻。

4月10日凌晨，我驱车向托布鲁克方向前进，在要塞以西30英里的地方找到了第三侦察营。不幸得很，他们还没有开始向右转动，发动那个迂回式的攻击。我命令普里特维兹将军立即横越公路，向托布鲁克进攻，而第三侦察营则经过艾克罗马（Acroma）向阿代姆（El Adem）进攻。于是我再朝托布鲁克方向走，发现机枪营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距离托布鲁克10英里远的地方展开攻击了。英军从托布鲁克发出猛烈的炮火，不久便无法前进了。大约中午的时候，希维林在托布鲁克以西约25英里的某点向我报告说，在一两个钟头以前，普里特维兹将军被敌人的战防炮直接命中，已经阵亡了。

我命令第五轻装师在布里西亚师接防之后，立即向托布鲁克以东的巴尔比亚大道前进，以便包围这个要塞。此时，意军阿里埃特师正位于坦吉代尔井，也奉命向阿代姆推进。

因为情况颇为混乱，所以第二天我仍在前线上。指挥官最重要的任

务，就是对自己的战场以及敌人的位置都要彻底地了解。两军相搏的时候，指挥官的能力是否强、经验够不够，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战场的认识。尤其是当情况正在发展、结果尚无法预料时，更是如此。所以指挥官必须亲自去观察战场和战况的发展，从旁人手里转来的报告通常不太适用，不足以当作做决定的凭据。

4月11日，第三侦察营占领阿代姆，对托布鲁克的包围已布置完成，接着开始第一次攻击。斯图卡（Stuka）式俯冲轰炸机向敌方的防御阵地投弹，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敌人的部署。4月12日，我方的兵力更增强了，于是决定在那天下午，向敌人据点发动第一次主攻。那一天，第三侦察营攻下了拜尔迪。

此时，意军布里西亚师已经接管托布鲁克西面的防线，并在下午开始攻击。第五轻装师对他们所奉到的命令，颇有微词，向我提出了好几次抗议，我一律置之不理。这一天风沙四起，所以我们不必害怕英军的炮击。第五轻装师最后在15点30分开始进攻。我坐在“猛犸”里面，随着战车的后面向北行驶。当战车前进时，敌人的炮弹在这个地区中到处横飞，但是我们的损失却不大。第五战车团在敌人重炮火力威胁之下，一直向前挺进，最后才被一道战防壕挡住了。托布鲁克的防线，无论向东、西、南各方面，所进展的距离都要比我们想象中来得远。我们对于防御工事的计划还是一无所知，因为原先构筑它们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提，我们不断地要他们提供资料，却毫无下文。

在这一次攻击失败之后，我决定等几天再做第二次尝试，那时炮兵和阿里埃特师都已经赶到了。不过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让敌人有时间完成他们的防御部署。所以在13日那天，我命令第五轻装师继续实行威力侦察，尽可能透入托布鲁克防线，并设法爆破战防壕。为了分散敌军指挥官的注意力，布里西亚师奉命用火力的牵制住西面的敌人，并且尽量制造烟尘，以表示有大量的兵力集中在这一方面。

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之后，第五轻装师已丧失了信心，同时对我准备要在14日发动主攻的计划，感到相当悲观。这位师长对“闪击战”的意义似乎并不了解，那就是：集中兵力于一点，强行突破敌阵，向两边卷动以确保侧翼的安全，再像闪电一样透入，不让敌人有反击的时间，即已深入敌人的后方。我估计，以当时敌我两方的兵力来计算，这样的作战实在颇有成功的希望。唯一的问题就是指挥官要有主动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思想。不幸的是，在出击之前，我没有亲自训练过这些部队，否则，绝不会遭遇到这样多的困难。

这时，阿里埃特师还渺无踪影，它是预定用来支援第五轻装师的，所以我只好亲自去寻找他们。我在阿代姆以西约22英里的地方，遇到了该师的先头部队，就立即命令师长巴打沙里将军（Gen. Baldassare），把他的兵力带到阿代姆以北的地区。

大约18点钟的时候，第八机枪营在波拉斯中校的英勇领导下开始出

击。它的任务在上文早已说过，即炸毁战壕，并在英军防区中建立一个桥头阵地。德意两国炮兵的集中支援也部署得很好。不过我们的战车和战防部队的行动，照我看却嫌太慢。英军的炮火虽然可以威胁到整个地区，但我们的损失却很轻微。黄昏已经来到，我们还没有获得确实的报告，不知道那条战壕是否已经炸毁。不过，我们却知道波拉斯确已突破英军阵地并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可当作第二天的攻击起点。

此时，在塞卢姆前线上的情形却大致稳定了下来。我军已经攻占了塞卢姆和卡普佐，英军似乎非常沉寂。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今天也许是托布鲁克会战的结束日期了。英军很顽强，拥有大量的炮兵。不过我们有可能击败它，我们的大军在沙漠中已经度过了两个星期。弟兄们的精神很好，他们一方面与敌人作战，另一方面还要与自然作战。我们现在又可以看到海水了。

1941年4月14日凌晨3点

第五轻装师开始进攻的时间，定在14日凌晨3点。意军格拉提（Grati）炮兵团和德军第十八高射炮营，奉命与第五轻装师密切合作。我又特别告诉该师师长，应确保透入后的侧翼，并迅速把炮兵带上去。

在重炮的支援下，攻击准时开始。不久波拉斯报告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我军已经渗透到公路西面的敌人阵地，但是保卫侧翼的兵力却始终不见来到。我就直接赶往阿里埃特师，命令他们赶紧跟上去。

大约9点钟的时候，我回到军部，发现第五轻装师已经来了报告，表示由于他们透入敌线的地区太窄，攻势暂时受挫。随后，司徒来赫将军和阿尔布里赫上校都来到了司令部。阿尔布里赫报告说，他的战车本已到达距城南约两英里半的地方，但是抵不住英军的猛烈炮火，所以又退回到与军部平行的地方。他更补充说，可能大部分的步兵都已经死了。我不禁大怒，尤其是战车擅自撤回，而把步兵丢在敌阵后方，更是令人痛恨。我就命令他们马上再攻上去，冲破敌线，救步兵们脱险。我希望在意军阿里埃特师到达之后再继续进攻，所以我又赶回去看他们是否已经在照我的命令行动。结果糟透了，他们还是一点动作都没有。我只好拼命驱策他们前进。

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回到第五轻装师，发现由于敌人的重炮火力猛烈，他们一点都没有前进。在这种环境下，我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只好暂时放弃攻击托布鲁克。另外，我想和波拉斯营取得联络，援救他们突围而出。于是我第三度驶往阿里埃特师方面。我命令他们在第五轻装师的旁边，接管拉斯艾马道尔（Ras el Madauer）以南的地区，17点钟左右，我陪他们一起前进。在格斯尔（Gasrel Glecha）东南他们遭到了敌军的几发炮击，秩序立刻大乱。全师纷纷向南面和西南面逃走。他们的师长花了很大的力气，一直到深夜才使该师重新集合起来，

再向指定的方位前进。

在4月14日到15日之间的夜里，我们始终没能和波拉斯营取得联系。该营大部分兵力都已经被击毁。波拉斯中校由于最近在昔兰尼加的战功，曾经获颁武士级铁十字勋章。不幸在这里英勇地战死了，我又丧失了一员勇将。

第二年6月20日，当我的非洲军团终于攻进了托布鲁克的时候，我在该城南面3英里以外的道路交叉点上，发现有德军战车的残骸，应是在1941年4月14日为敌军炮火所击毁的。他们已经到达那个小山，那里是整个托布鲁克防线的要点。假使第五轻装师懂得如何保护他们的侧翼，炮兵和阿里埃特师也能紧跟着冲进缺口，那么托布鲁克在1941年4月14日也许就已被攻克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托布鲁克之战已经渐转沉寂。敌人正在上船，所以我们期望不久就进入该要塞。虽然如此，我们这一点兵力却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南面战场上的局面已经因为我们而完全改观。我们仍在行动中，非常忙碌。

1941年4月16日

我计划以意军加上少数德军，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之下，进攻拉斯艾马道尔山地。

4月16日17点钟，我命令阿里埃特师的装甲营（6辆中型战车和12辆轻型战车）向第一八七号高地进攻。意军本应在该高地以南就停下来作战，可他们却一口气冲到了最高点。英军向山顶发炮，意军很快就退了下来，混乱不堪。我试着使他们再向高地进攻，可是毫无效果。

这个时候，贝恩特中尉也正在观察意军步兵的进攻。起先似乎一切秩序都好，但是突然他们回过头就跑，纷纷向西逃命。我命令贝恩特坐上一辆装甲车，赶向那方面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乱子。战场上一点枪炮声也没有。半小时之后，贝恩特回来向我报告说：有一位意大利的步兵告诉他，敌人的战车来了。当他再向东行动几百码之后，发现有一辆英军的侦察车押着一连意大利步兵，他们把双手举在头上缓缓地行走。他立即向英军侦察车开枪，以便使那些意大利士兵有逃跑的机会。可是他们却反而跑向英军防线。接着又有一辆英国装甲车赶来掩护他们，贝恩特只好退回来向我报告。

我立刻带着3门战防炮赶过去，希望救回幸存的意大利士兵。我无法说服那些意大利战车兵和我们一同去。在贝恩特指挥之下，战防炮击毁了几辆英军的装甲车。可是一个营的意军因为没有有效的战防武器，此时已经被敌人包围并带走了。我的副官希拉普内少校原本是随着第一波的意军进攻，此时却逃回来了。他说意军在前进时非常拥挤。他现在率领着残余的意兵，扼守着艾克罗马周围的高地，我立即派了两个步兵

连去增援他。之所以要攻击这个山地，是因为该地的英军阵地恰好威胁着我们通向艾克罗马的补给路线。我在17日又再做了一次尝试。这次由阿里埃特师负责主攻，它出发后，一直都还没有正式和敌人接战，可是攻击开始时他们还拥有100多辆战车，现在却只剩下十余辆了。其余的车辆都在中途落伍：不是引擎发生了故障，就是其他机件有毛病。想到意大利元首居然把这样破铜烂铁式的装备交给他的军队去前方作战，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的第二次攻击又失败了。攻击部队本来采取分段跃进的方式，等到支援火力布置妥当，然后再继续前进。可是这些战车却全不听指挥，直对着敌人阵地瞎撞。阿里埃特师的装甲兵力由华尔中尉（Lt.Wahl）率领着，他本是第五轻装师的一个翻译官。本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跟在步兵的后方，可是他们却冲到前面，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我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的位置在哪里也不清楚。此时，领先进攻的步兵已经到达了山地前面的铁丝网，一直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

大约13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一辆战车在山地高峰的北面出现，挺着炮口向我们这个方向冲来。在灰沙之中，我们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几辆车。我马上带着我的3门战防炮赶了上去。此时可以看见有更多的战车在后面跟着。双方发炮之后，有两辆战车被击中，但真正使我们吓了一跳的，却是发现他们居然是意军。华尔中尉没有回来，他的战车因为太接近敌人阵地，所以被击中，车毁人亡。步兵的前进被铁丝网阻碍，所以这一次攻击又失败了。现在我终于明白，用现有的这种部队绝不可能攻入敌人的阵地，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实在太差。于是我决定停止进攻，坐候援兵的到达。

4月19日，我驱车前往拜尔迪，发现该处的要塞并未为我军占领。在公路的两旁，堆满了意大利制的军需物资——主要是车辆，还有好几百门大炮，都是上次格拉齐亚尼元帅的大军遗留下来的。我立刻下令派一连德军占领这个要塞。那天夜里，英军果然派了一支实力相当强大的破坏部队来此。结果全部56人被俘获，中间还有一位少校。

回程的时候，我在拜尔迪以西约10英里的地方遭到英国飞机两次扫射，我那辆越野车中了25弹，驾驶员艾格尔特中士（Cpl.Eggert）阵亡。我的传骑康沙克（Kanthak）也被打死。“猛犸”的驾驶员被一颗穿透遮阳板的子弹打伤，于是我留下贝恩特照料那些受伤的人，自己则驾着“猛犸”继续前进。路况非常差。我想当夜赶回军部，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先试着利用星光来确定方向，但天空不久就布满了云，所以我们只好坐候天明了。

终于，托布鲁克的防御计划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送下来了。其中每一个要塞都有详图，一切工事的结构都有说明。从这个计划来看，这个防线似乎包括两条据点线，它的构造不是普通地上式的混凝土碉堡，而是完全埋在地面以下的。外面一道防线周围都有战防壕的保护，壕上盖

上了一层薄板，再加上沙土，所以即令在很近的距离也看不出来。每一个据点的直径约为90码，包括几个混凝土的地下工事，每个可容纳三四十人。地下工事之间都有交通壕连接着，每个角上都有机枪、战防炮和迫击炮的炮位。和战防壕一样，交通壕也有8英尺深，上面盖着薄板和一层浅浅的泥土，所以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很容易地钻出地面来。每个工事又都有铁丝网的保护，中间还用铁丝网连成一片。第二道防线距离第一道防线二三千码远，设计大致相同，只是没有战防壕。

我想赶紧把摩托化部队从托布鲁克附近撤出来，以便机动使用。于是我要求意军总司令再派两个步兵师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继续拟订一个进攻托布鲁克的计划，尤其是我们对防线的部署已经一目了然，应该比较易于着手。攻击的主力应由第十五装甲师担负——它的大部分兵力都已到达非洲——再由阿里埃特师作为增援，攻击线通过拉斯艾马道尔山地，直达敌军防线的后方。同时为与主攻相配合，第五轻装师应在东南方发动一个次要的攻击。我希望这个攻势可以在4月底或5月初开始。

此时，我正严格训练准备用来进攻的部队。很明显，我方步兵在阵地战方面的训练还不及英澳军。所以，我们要设法加以矫正。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事慢慢地沉寂了下来，在三个星期的攻势之后，我总算得到了一个想点事情的机会。前几个星期可说是一团乱。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结束这个托布鲁克的攻击战。

我们现在躺在一个岩石的谷地中，疏散得很远，因为英军的飞机很活跃。弗乐里赫的空军在对方的头上也是同样的活动。但是双方力量大致相当，同时也不知道英军是否每天都有援兵到达。

1941年4月21日

隆美尔副官写给隆美尔夫人的信：

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我想当您看到一封由我署名的信件，也许不免大吃一惊。不过虽然如此，我却还是宁肯这样冒昧，以便把您亲爱的丈夫一切都好的消息，转告给您知道。

在过去几天当中，他简直没有写信的时间。一切都让他费心。德国部队实在太少，而意大利兵又太不中用。他们不是完全不肯前进，就是一听到枪声就跑。假使有一个英国人走到他们身边，他们的双手马上就高举了起来。夫人，我这样说，您就可以想象到您丈夫有多辛苦了。不过，我敢断言，当这封信到达的时候，您也许不要等好久，就可以在特

别公报上看到攻克托布鲁克的消息，其他的事也是顺顺利利的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一个大峡谷的谷底，敌人的飞机不容易找到我们。我方也有一些战斗机，足以赶走英国的飞机。米尔希元帅（Marshal Milch）已经答应给予您丈夫以更多的空中支援。

虽然我们的生活比不上在法国时那样舒服，却也不太坏。截获的英国物资使我们军用品改善颇多。同时您也可以放心，夫人，根舍在可能的限度之内，一定会好好地侍候您的丈夫。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您的丈夫已经有了一辆意大利的旅行车，那至少是一个比较舒服和安静的居处，在夜里也可以略御风寒。意大利人对于制造这种东西倒是颇为拿手，其他的只好等到了开罗时再去想办法了。

《帝国》（Das Reich）杂志最近一期有篇谈到您丈夫的文章，想必您已看过。您丈夫对这篇文章很愤怒，曾在该文空白处写了“胡说”两个字。所有的德国人都知道您丈夫的伟大成就，这些废话是毫无意义的。

希拉普内敬上

1941年4月22日

最亲爱的露：

昨天在托布鲁克前线上发生了激战。情况非常严重，但是我们还是撑住了。意军完全不可靠。他们对敌人的战车特别敏感——像1917年一样——一看到敌人的战车就自动认输了。现在有了新到的德军，才使情况比较稳定。

昨天我曾经和加里波的及罗塔两人会晤。泰鲁齐部长（Terruzzi）也曾与会。意大利人把“英勇勋章”赠给我，据说还会获得他们的“荣誉勋章”。在这个时候还闹这一套，真是浪费时间。

你们两个人的情形怎样？想必有很多邮件沉到地中海底了吧。

又，复活节在不经意中溜过去了。

1941年4月23日

在托布鲁克的前线上，现在已经很热闹。有再多的部队到达，我都不嫌多，因为防线还是太长，兵力还是太少。从军事方面来说，我已经不必像前几天那样伤脑筋了。不过，也许不久情形又会不同。

希腊可能即将解决，以后我们也许可以获得较多的援助。保卢斯几天内要到这里来。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争夺战即将展开，我们的对手一定会倾全力来和我们搏斗。

4月25日

4月30日18点30分的时候，我们的俯冲轰炸机首先向拉斯艾马道尔山地攻击。不久整个山头就都被浓厚的黑烟和尘土掩盖了。我们的炮兵向着突入点发炮。对第一道防线的攻击可以说是完全成功，在拉斯艾马道尔的南北两面，我军攻入敌人防线有两英里之深。敌人打得非常惨烈，即令受了伤的人，也还是使用轻武器来自卫，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大约21点钟的时候，我方弗吉特斯贝格营（Voigtsberger）从后方攻占了最高的山地。敌人拼命地发炮，但却是朝着我们佯攻的方面射击——从德尔纳和阿代姆通到托布鲁克的公路。不幸的是，有少数的据点整夜为英军固守着，而我们的攻击部队却愚蠢到被他们“吸”着，发生了猛烈的战斗，而不是绕过他们向前继续推进。事实上，这些事可以留给后续的部队去解决。在进攻中，一个人放弃了主要的任务，而去理睬那些不急之务，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现在阿里埃特师也奉命在夜间前进，以赶紧追上克尔齐汉（Gen.Kirchheim）部队为目的。第二天（5月1日）上午我向东驶往克尔齐汉的指挥所，中途遇见一部分意军，照理他们早就应该占领昨天所攻下的地区。当我停在克尔齐汉的指挥所里时，这些意军才刚刚到达，正在卸下他们的武器和弹药，准备进入阵地。

我非常恼怒，就派艾培尔少校（Maj.Appel）专门负责催促意军前进。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却也没有什么效果。当英军的炮火横扫这整个地区时，意大利兵都趴在他们的车辆底下，不管军官们怎样三令五申，他们还是置之不理，打死也不肯爬出来。

敌人的抵抗异常顽强，许多地点都曾经发生猛烈的战斗。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攻势可以继续进行，并且有占领托布鲁克的希望。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兵力是否足够支持这个长期的攻击。

但是到了5月2日，情况已经很明显，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兵力不够强大，不足以发动大规模攻势来夺取这个要塞。因此我只好放弃这个远大的目标，而只以目前已有成就为满足——那就是解除了敌军在拉斯艾马道尔山地的阵地，消除了对我军补给线的威胁。除此以外也达不到其他的目的。

以后几天内，英军曾向被攻占的地区发动了几次逆袭，都为我军击退。参加作战的英军多数精神都不好，因为他们的饮水量已大为下降，一天只有一品脱²³的配量。

最亲爱的露：

昨天太忙，无暇执笔。一连几天沙暴，使我们简直无法行动。现在似乎一切都渐有好转模样。

保卢斯已经走了。托布鲁克的水荒已经很严重，英军一天的配量为半公升（比一品脱还少一点）。凭着我们的俯冲轰炸机，我希望还能够使他们的配量更为减低。

一天比一天热，简直难以忍受，只有夜里才能喘一口气。口渴的痛苦更吃不消。

1941年5月6日

在这次突击中，包括阵亡、负伤和失踪的，我们一共损失了1200多人。这可以证明，一旦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之后，损失的曲线就会直线上升。在机动的行动中，最重要的是物资，而人力尚在其次。机动战中假使没有战车、大炮和车辆，则虽有最优秀的战士也没有用处。所以一支机动部队，只要战车被击毁了，那么尽管人力损失很小，它也就丧失了它的战斗价值。阵地战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只要有战防炮和障碍物来对付敌人的装甲攻势就可以了。所以阵地战总是一种“杀人”的战争，而不像运动战是以“毁物”为目的。

我的攻击部队之所以遭到高度损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训练不够。即令是一个最小的动作，其中都有一定的战术技巧，足以减少死伤的损失，这是士兵们所必须了解的。需要谨慎小心的时候却拼命狂冲，结果自然是死伤枕藉。反过来说，当真正需要果敢猛进的时候，却反而畏缩不前，当然就丧失了有利的机会。

被占领的拉斯艾马道尔阵地，经常受到英军炮火的威胁。我们的防御工事很浅——因为地太硬无法挖掘——结果部队整天都不敢动一下，尤其是无数的苍蝇飞来飞去，其可怕度并不亚于飞机。有许多人都害了痢疾，情形很严重。为了分散敌人的炮火，我们使用那些假战车——主要是在布里西亚师的防区中——果然它们吸引住了大量的英军火力。不过可惜的是部队并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们应该常常移动位置，而不应一两个星期都摆在原地不动。我经常到最前线上，随时随地把近代化的阵地战观念灌输给部队，以使它们能够适应目前的环境。

意大利部队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卑情结，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会如此也是无怪其然的。他们的步兵基本上没有战防武器，尤其他们的火炮也已经陈旧不堪。他们的训练离近代化的标准也差得太远，所以我经常要受到他们的严重牵制。有许多意大利的军官，原先以为战争只是一种愉快的冒险，现在才晓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不免大为沮丧。

另外还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在非洲的德国空军并不由非洲军直接指挥。其结果使战斗机和攻击机大多用在战略性的任务上面，而并没有对地面部队做战术性的支援。假使能够把责任划分一下，让驻非洲的空军专门负责满足非洲军的战术要求，让空军第十军专门负责战略性质的作战，那么其结果也许会好得多。

补给情形也不太好，因为意大利的运输舰队还是以黎波里为其终点，而并不利用班加西的港口。换言之，这使我们的公路运输增加了不少的负担。

对于托布鲁克的围城战，究竟能否继续维持，或是中途而废，就要看我们的塞卢姆阵地是否能够支持下去。所以对德意联军各部队的任务，必须做一个明确的划分：（一）第一支兵力紧紧包围着托布鲁克，以防敌人守军突围。（二）第二支兵力守住塞卢姆的防线，同时使用机动防御的方法，击败敌人在比尔哈基姆（Bir Hachim）、加扎拉、塞卢姆和西迪欧麦尔（Sidi Omar）四点间的地区中迂回行动，以阻止敌军趋向我围攻托布鲁克兵力的后方。

我们的兵力大多都是非摩托化的部队——此与英军不同——所以只有做下述的使用，才勉强有成功的希望：（一）对于托布鲁克实行围攻；（二）守住塞卢姆、西迪欧麦尔之间的静态防线；（三）守住拜尔迪。

这也就是说要击退任何从东方来的英军攻击，都必须靠我们的机动部队。但是机动化部队却不可能同时担负两种任务，如要从事机动防御的工作，就不能再参加托布鲁克的围城战。

所以，我们必须先使用非摩托化部队，守住一切固定性的阵线；第二步把够强大的摩托化兵力集中起来组成预备队，一方面击败敌人任何向托布鲁克防线的集中攻击，同时另一方面也足以击退部署在塞卢姆以东的英国摩托化兵力。为了这个目的，一切在静态防线上的摩托化部队，都已由非摩托化部队接替。

我们在5月中旬的部署，距离这个必要的条件还很远。塞卢姆防线还没有充足的步兵来扼守，事实上只有轻装的战斗单位占领几处前哨阵地而已。海尔夫（Herff）的兵力发动了一个奇袭，使我们进到了哈尔法亚隘道（Halfaya Pass），不过这个隘道和塞卢姆隘道的防御工事也都只是刚刚开始。

在这种环境之中，毫无疑问英军一定会马上向塞卢姆发动攻击。为了以防万一，我早已命令在加扎拉建立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大致和托布鲁克的防线相似，对于阻挡现代化兵力的进攻颇合适。不过如何把德意两军的非摩托化部队撤往该线，却还是一个难题。

5月15日的凌晨，英军向我位于塞卢姆附近的部队发动进攻。一部分从正面进攻哈尔法亚隘道上的据点以及整个前线，另一部分英军的装甲部队从哈巴塔（Habata）地区前进，沿着斜坡，以卡普佐为目标。防守据点的部队以及海尔夫的机动单位，都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我军被迫继续向北撤退。

韦维尔发动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想出其不意地给隆美尔一个打击，把他逐出托布鲁克以西的地区。这个攻击由高特将军（Gen. Gott）指挥，其兵力为英军第七装甲旅（共有战车35辆）和第二十二近卫旅。

于是我派了一个战车营，加上高射炮的增援，由克拉梅尔中校（Lt.-Col. Kramer）率领着，去援助海尔夫。5月15日到16日的夜间，这

两支兵力在西地阿柴兹（Sidi Azeiz）以西会合了。从空中侦察和防守塞卢姆—拜尔迪防线的部队所获得的印象看来，似乎英军把兵力集中在西地阿柴兹以南，准备在16日的上午“扫开”海尔夫的兵力，然后再向北深入，以使我们的塞卢姆—拜尔迪防线完全被截断。

海尔夫的兵力趁着黑夜向克拉梅尔的部队靠拢，以使敌人没有机会再把他们切成两段。哪知道他们在黑夜里互相错过了，因此到了16日的上午，克拉梅尔单独到达了西地阿柴兹地区。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敌人此时突然向南撤退，停止了他们的攻击。

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足以说明作战双方对于对方行动的看法是如何的不同。英军第七装甲旅已经推进到了西地阿柴兹，因为突然听到德军又已夺回卡普佐——位置在他们后方侧翼上，这是隆美尔所不曾提及的——便赶紧撤回。他们觉得德军的实力远比他们所估计的更强大，所以英军指挥官决定撤回全部兵力，只留下少数部队守住哈尔法亚隘道。因为他们觉得最好还是等候大量援军到达后再进攻。此时在丘吉尔的果敢决定之下，已经有180辆马蒂尔达型战车和100辆巡航式战车，不顾轴心国海空军的威胁，由地中海航线赶运往非洲。²⁴ 不过等到这一批援军到达时，德国的第十五装甲师也到齐了，结果双方还是打了一个平手，英军并没有占到上风。

在以后几天之内，英军又撤回到了他们的发起线，情况再度稳定下来。不过我们已经丧失了哈尔法亚隘道，现在它正由英军坚守。

在这个地区中，哈尔法亚和塞卢姆两个隘道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害，因为从海岸到哈巴塔之间，只有经过这两点，才能越过那个斜坡——有600英尺以上的高度——这个斜坡从塞卢姆起向东南延伸直到埃及的境内。哈尔法亚的阵地对于一切可能的道路，都具有相等的控制力。所以在任何从埃及发动的攻势中，占领这些隘道对于敌人都具有极重大的价值，它们可以使他们的补给获得一条相当安全的通路。反言之，假使敌人不守住它们，就企图进攻拜尔迪，那么他们的补给线将经常受到我方的威胁。

5月17日以后，英军开始布置哈尔法亚的防御工事，并且使用战车、炮兵和战防炮所混合组成的强大战斗群来防守这些地区，但我们也绝不能坐视英军安然地占领哈尔法亚隘道，所以我命令海尔夫的部队向它发动攻势。

最亲爱的露：

一直等到今天下午，从塞卢姆和拜尔迪回来后，我才有写信的机会。

昨天清晨5点动身，一部分时间是消磨在沙漠中的车辙上面（那是来往车辆轧出来的路线——对车辆的损耗极大），另一部分时间在巴尔比亚大道上度过。我刚从前线视察归来，印象很好，生力军已经涌到。

我们一行五辆车子在沙漠中过夜。我的副官在不让我知道的情形下亲自守夜。你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我的保护是如何的严密。

1941年5月23日

5月26日夜間，三支攻击部队进入面对着哈尔法亚隘道的阵地，第二天上午开始进攻。不久英军即被逐退，慌忙向东逃命，丢下不少战利品。我们的损失却极轻微。（德军重占隘道，对于英军准备在6月中旬发动的攻势，影响极大。）

此后，我们努力增强塞卢姆—哈尔法亚—拜尔迪防线。哈尔法亚隘道的防御工作正尽力加强，埃及的边界上也构筑了好几个据点。当我视察拜尔迪防区的时候，曾经发现大量的物资堆在那里——那都是过去格拉齐亚尼的军队丢弃的。于是我立即下令把可用的意大利大炮都搜集起来，用来增强塞卢姆—哈尔法亚—西迪欧麦尔防线。我们在据点中设立了几个临时的工厂，修好了许多炮。可是意大利的统帅部却完全不同意我这个办法，加里波的将军向我提出抗议说，这些东西都是意大利的财产，只有意大利人有权使用。当这些东西摆在那里生锈的时候，他们却一点都不心痛，等到我把废物变成有用的东西之后，他们才开始讲话。我当然不去理会他们。

我们花了不少工夫，在哈尔法亚和第二〇八号高地上部署88毫米炮的战防阵地。当它们放平炮管射击时，几乎没有什么装甲可以挡得住。我对它们有很大的信心。

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国的将领不但擅长运用装甲兵力发动攻击，也擅长阻挡敌人的装甲攻势。隆美尔是第一位在现代化战争中
将“剑”和“盾”搭配使用的将军，他证明了这种“攻守相配”的战法对摩托机械化战争的价值。因为他对守势的布置非常巧妙，所以对攻势也有极大的助力——他让敌人的“剑”在他的“盾”上面磨钝。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前线上部队的给养。因为巴尔比亚大道在托布鲁克为英军所切断。所有在坎布特（Gambut）以东部队的补给都必须绕过要塞南面，从沙漠中经过。而那条沙漠上的车路已破损不堪，令驾驶员非常头痛。我曾经一再催促意大利当局修建一条便道，但是毫无结果。他们当然也知道道路的重要，不过却不肯动手。

意大利人仍然把我们的补给物资运往的黎波里，而不是班加西。的黎波里距离前线在1000英里以上。即使不打仗，每天也平均要运饮水、口粮等1500吨以上的物资到最前线去。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补给多么困难，对于这样长的补给线更是吃不消。可是我们没有监管地中海船运的权力，所以这种情形无法改善。

我们最大的烦恼是战略形势上的困难，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维持托布鲁克的围城战，同时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应付英军从埃及所发动的攻势。假使能将英军逐出托布鲁克，那么情势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希望当德军

攻下克里特岛之后，空军就可以切断英国人对托布鲁克的海上补给线，这样敌人就无法再守下去了。但是那些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撤回的飞机，却从不曾派到北非来。

我也曾要求把德国的潜艇和鱼雷艇调往地中海，以打击英国人的海运。因为意大利的海军完全担负不起这样的任务。他们的潜艇——战前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充满了技术上的缺点，所以在地中海的战争中从来没有露过面。他们的鱼雷艇因为没有良好的基地，也发挥不了作用。

有一天，德军最高统帅部（OKW）的高斯将军（Gen.Gause），带了大批的幕僚来到非洲视察，他的目的是要研究有无使用较大兵力进攻埃及的可能。当高斯和意大利当局讨论过后，认为意大利人不会同意把更多的德军开往北非，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喧宾夺主。

最亲爱的露：

昨夜我收到了布劳希奇的命令，他把我狠狠修理了一顿，使我大有莫名其妙之感。我送回去的报告句句属实，可很明显跟他们想象的情形不大一样。我想往后要尽量闭上嘴巴，报告愈简单愈好。不过，昨晚我们有四分之三公升的巴伐利亚啤酒可喝，这使我们略感安慰。

前线上的情况颇为平静，不过谁也预料不到是否这就是新攻势以前的现象。

1941年5月26日

波尔尼（von dem Borne）²⁵ 明天会把这封信带回去，所以我希望它能及早到你手中。OKH（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我大开其炮——照我看是很不公平的——这似乎就是对我们过去成就的报酬。不过正和1940年的情形一样，我不会忍着不说话，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布劳希奇。

情况很平静，而且有逐渐好转的迹象。只是热得真难受，每天最热的时候，最好能留在室内不要出门。

5月29日

昨天这里温度高达华氏107度。太阳照射下的战车热到160度，烫得令人不敢伸手去摸。

我和OKH的争执还在持续中。他们可以完全信任我，或者不信任我。假使不信任我，就请他们早做决定。

6月2日

波尔尼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好消息。OKH的人对我大发脾气，因为

我的报告也到达了OKW。我还没有收到布劳希奇的回音。

6月11日

第七章 1941年的英军夏季攻势

英军失败之后，1941年的这一场夏季攻势被他们自己宣称为只是一次“威力侦察”而已，英国人民几乎都不知道它原来还有一个更有野心的目的——毁灭隆美尔的兵力，并在北非获得一次空前的“决定性胜利”。它的代号是“战斧”（Battleaxe），即足以表明这个企图。时间日渐迫近，韦维尔却开始疑惧了，不仅是因为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已经到齐，而且还更有其他战术性的理由。5月28日，在某一份报告上面，他说：“我们的步兵战车在沙漠战场上行进得太慢了，在敌人强大战防炮火力之下，将会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我们的巡航式战车在动力和速度两方面，都不比德国中型战车占优势。”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够把敌军逐出托布鲁克以西的地区。

这一次攻势由贝里斯福德-皮尔斯将军（Gen.Berosford-Peirse）指挥，使用的兵力为第七装甲师、印军第四师和第二十二近卫旅。关于战车的数字，英国方面的报告也不一致——从170辆到250辆不等。据隆美尔说，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一共有80辆战车来迎击英军的攻势，不过他们却另外还有第五轻装师的战车供增援之用。其他的德军记录一共有150辆。其中只有95辆是III和IV型。意大利战车并未参加作战。

塞卢姆之战的经过

6月初，有种种的征候表明：这个月中旬，英军会对我们的塞卢姆防线发动一次主要的攻势。有两个师英军集中在面对着第十五装甲师的位置。此时该师的主力已经调到塞卢姆—拜尔迪—哈尔法亚地区，不过其步兵旅则仍据守拉斯艾马道尔的战线。第五轻装师的主力则当作预备队，集中在托布鲁克以南。

不幸得很，我们的油料存量已经很不充足，这使我们对即将来临的英军攻击感到焦虑，因为我们知道决定我们行动的是燃料的数量，而不仅是战术的要求。

6月14日大约21点钟的时候，我通知塞卢姆前线紧急备战。第五轻装师的几个单位和一些意军，也奉命进入新阵地以支援塞卢姆前线。

预计中的敌方攻势在15日清晨4点钟展开。他们以宽广正面前进，一部分在沿海平原上，一部分在高原上面，向我方设在塞卢姆东南和南面的前哨阵地进攻。敌人很快占了上风，自从9点钟以后，在卡普佐即已知道一个战车攻击正在进行。第十五装甲师奉命必须等情况弄清之后，才开始发动反攻。

此时，第五轻装师的战斗群已奉命加入，它的先头部队早已到达坎布特以南。11点钟，第五轻装师的一切可用兵力都奉命向塞卢姆推进。

敌人此时正集中强大兵力，从西迪欧麦尔和卡普佐之间进攻，其意图很明显，是想从北面用一个集中的攻势来消灭第十五装甲师。为了以防万一，我命令拜尔迪的守兵，坚守这个要塞东西两面的出口。不幸的是我的兵力不够，不足以防守整个拜尔迪防线。

于是，英军开始从两面向哈尔法亚隘道进攻，以期打开这条通路。但是巴赫少校（Maj.Bach）和他的部下却打得十分精彩。不久，参加攻击的英军即宣称这个地点实在太坚固，无法攻下，而且造成严重的人员死伤。

在这个会战的第一日当中，从下午和傍晚起，英军即包围了卡普佐，并且开始向拜尔迪南部前线发动攻击。黄昏将尽的时候，英军开始向卡普佐冲锋。当300辆英军战车向北面顽强地逼近时，第十五装甲师第八战车团的80辆战车立即和它们发生了猛烈的战斗。（隆美尔对于英军战车数量的估计太高了，他也和英军一样，总是把对方的实力估计过高。）

第十五装甲师，外加第五轻装师所属的一个战车营——此时正赶来增援——奉命趁黑夜占领拜尔迪以南的位置，以便向南再行展开反攻。因为英军兵力过分强大，所以这一次攻击并没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把握。

第五轻装师的主力已经奉命在16日的上午发动攻击，从西地阿柴兹以西某点攻向西地苏来曼（Sidi Suleiman），其目的是要到达哈尔法亚隘道，以切断英军与其补给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却。第十五装甲师一到拂晓的时候，即沿着卡普佐的两侧向南推进，以求钉住英军的主力。我的计划是把两个装甲师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面，而且是敌人最敏感的一点上，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整日在我们东部地区都有激烈的战斗。以后你在国防部公报上一定可以看到这个消息。今天——现在是凌晨两点半——应该可以决定胜负了。战斗十分猛烈，你可以想见我是无法睡觉的。寥寥数语足以表示我是如何想念你们母子。等这一场仗打完后，我再写一封长信给你。

1941年6月16日

16日清晨5点，这是会战第二日的开始，第十五装甲师向卡普佐方面发动攻势，不久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该师仍无法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成绩。不久，穆萨伊德（Musaid）也陷入英军的手里。大约10点30分的时候，该师报告说必须暂停向卡普佐的进攻。敌人尚未发生动摇。第十五装甲师用来作战的80辆战车只剩下了30

辆，其余的不是在战场上被击毁，就是需要修理和拖救。

在卡普佐的英军为第二十二近卫旅和第四装甲旅——包括第四和第七两个战车团。他们的装备为90辆马蒂尔达式战车。在1940年5月间的阿拉斯作战中，隆美尔即曾和他们交过一次手。

第五轻装师奉命从西地阿柴兹以西地区，向西地苏来曼进攻，不久在西迪欧麦尔以西6英里远的他方，也和英军第七装甲旅（装备为巡航式战车）发生激烈的遭遇战。经过一场苦战之后，我们占了上风，于是该师通过了西迪欧麦尔的东北地区，继续向西地苏来曼进攻。这是整个会战的转折点。我命令第十五装甲师尽快把一切机动兵力都撤回，改从已经获胜的第五轻装师的北翼，直趋西地苏来曼，而只留下最少量的必要兵力，扼守卡普佐以北的阵地。这个决定性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在会战中出其不意地调动主力，往往会影响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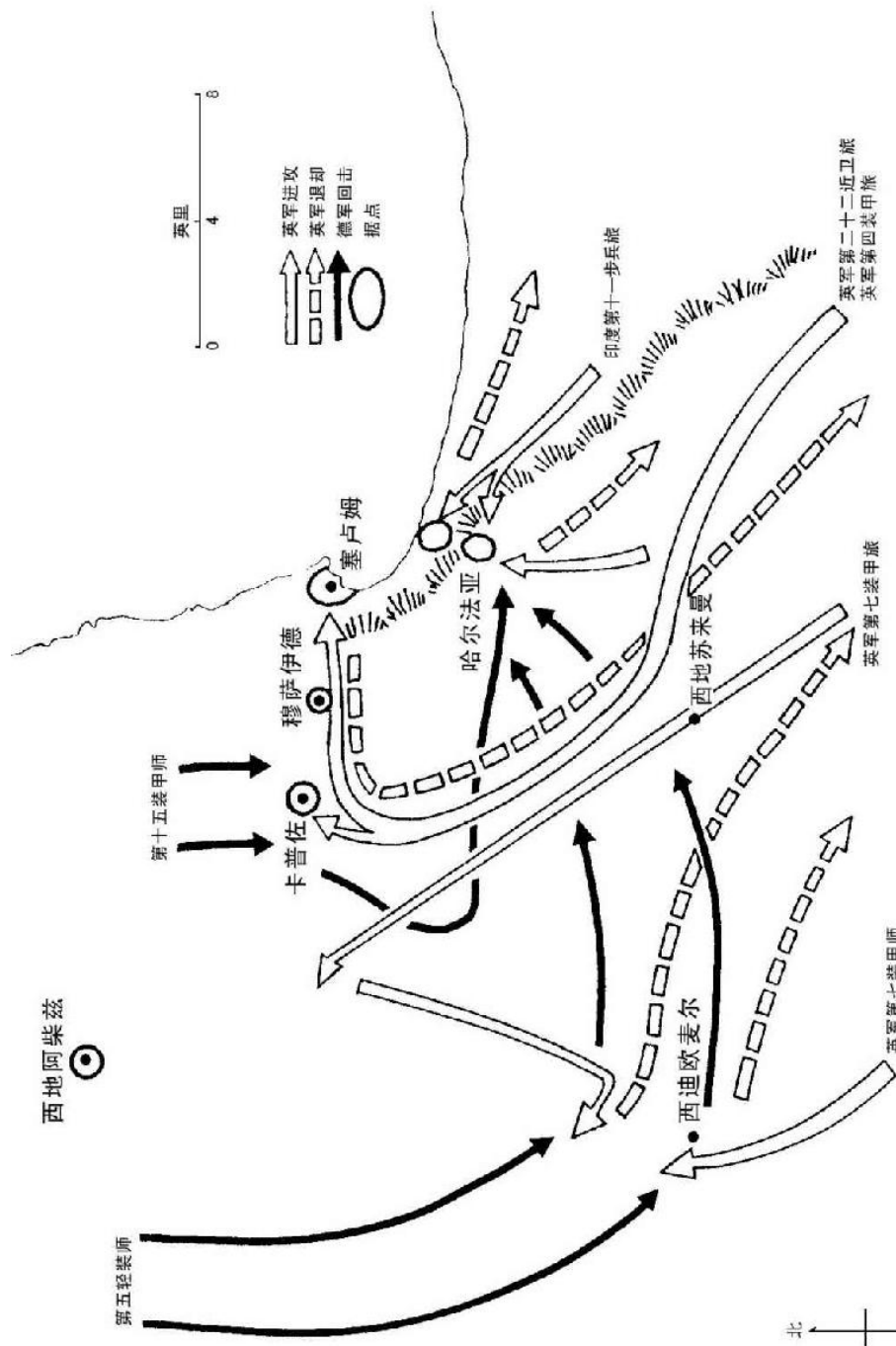
敌人似乎不愿轻易就放弃主动。于是他们集中装甲兵力在卡普佐以北，希望在次日上午对第十五装甲师还留在北面的兵力发动猛攻，以达到突破的目的。为了先发制人，我命令第五轻装师和第十五装甲师，都在4点30分向西地苏来曼进攻——以便抢得优先权。

第二天（6月17日）上午第五轻装师准时出动，6点钟就到达西地苏来曼的附近。第十五装甲师则和英军来援的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是不久也攻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在两个师经过的路线上，击毁了很多英军战车，火光冲天，耀眼夺目。

这一次作战英军遭受全面奇袭。从截获的无线电通信中，我们知道他们通报处境十分危急，英军第七装甲师的师长要求他们沙漠军总司令来师部挽救危局。这表示英军的前线指挥官对于情况已经丧失了应付的能力。很明显，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锐气已经受挫，不会再采取任何形式的主动行动了。于是我决定向哈尔法亚进攻，“将网收紧”。因此，大约上午9点钟的时候，两个师都奉命向哈尔法亚推进，并且防止敌军装甲兵力从北面实行突破。

敌人的无线电一再报告他们缺乏弹药。不久他们放火焚烧堆在卡普佐的辎重，开始撤退，由于缺乏燃料，他们放弃了很多车辆——它们也都被点上火丢在沙漠里。

16点钟刚过的时候，第五轻装师和第十五装甲师都到达了哈尔法亚隘道。于是同时转过身来向北前进。这个行动大错而特错，因为其结果是把敌人挤出了包围圈，而没能缩紧包围，阻止敌人逃走。因此敌人开始从西迪欧麦尔和哈尔法亚之间，迅速地向东退走。对于这一次机会的丧失，我感到十分的恼怒。当这两个师到达哈尔法亚之后，就应该一字排开，阻止敌人逃走，并强迫他们与我们接战。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攻击力量消耗掉一大部分。（隆美尔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英军的攻击主力早已在哈尔法亚隘道和德军纵队之间，向南撤走了。）



8 战斧作战 (1941年3月)

就这样，前后三天的塞卢姆会战结束了。以守势而论，当然可以算是一个完全的胜利，但我们却本可以使敌军蒙受更重大的损失。整体说来，英军损失了220辆以上的战车，人员的损失也很大。而在我方，完

全被毁的战车却只有25辆而已。

在这一次会战结束时，虽然英军战车已有三分之二不能行动了，可是真正为敌人击毁和俘获的总数却只有87辆（步兵式58辆，巡航式29辆）。此外，兵员伤亡和被俘总数约为500人。他们一共俘虏了570名德军，并且宣称已经击毁了德军战车100辆。很明显，双方对于对方的损失都不免估计过高——尤其是在这种快速战斗中。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三天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我今天开始巡视各部队，向他们致谢，并发出必要的命令，我6点钟就启程，匆匆地写了这封信给你。

1941年6月18日

这三天我都在巡视的路上度过。对于这次胜利，我军各部队都非常高兴。英国人以为凭着他们的400辆战车，即足以击败我们。我们虽没有那样强大的装甲兵力来与他们对抗，但是德意两国的守军，都能够坚守阵地，抵抗到底，这样才使我们的机动兵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现在敌人若是再敢大胆进犯，那么他们所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了。

6月23日

塞卢姆之战的评述

其实，韦维尔对这一次攻势的战略计划很优秀。他和其他英国将领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具有伟大的战略勇气和善于取舍的决心，他能集中自己所有的兵力于一点上，而不被敌人的行动左右。但他的最大弱点，就是受了他那重型步兵战车速度过慢的牵制，使他对于我们较快速的车辆，无法做出迅速的反应。他的装甲主力速度太低，是一个致命伤，这是我们在技术上应该加以注意的打击要点。

隆美尔对于韦维尔的高度赞美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一次会战之后，丘吉尔对于韦维尔的失败非常不满意，并决定派奥钦烈克将军（Gen.Auchinlek）接替他做非洲军总司令。隆美尔事后的分析，正和韦维尔在5月28日所提出的报告不谋而合，他早已警告英国当局不要对这次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抱太大希望。

敌人的计划非常简单，但是简单的计划通常要比复杂的计划更具威胁性。他们一方面从正面牵制住在塞卢姆—哈尔法亚地区的德意守军，另一方面却绕过大斜坡向北面突击。对于哈尔法亚隘道，他们准备同时从两面向它进攻，根据他们5月间的经验，英军觉得很有成功的把握。一旦隘道被打通之后，英军即打算集中全力向北进攻，那么我们的塞卢姆—哈尔法亚防线就整个解体了。此后，他们可能会直趋托布鲁克，使该城解围。

在这一次会战中，英军使用很多的马蒂尔达Mk.II战车，它们的装甲极厚，是我们多数战防炮所无法打穿的。可是，这种战车上的火炮口径却太小，而且射程也太短。同时，它们使用的炮弹也只有穿甲弹一种。这似乎很讽刺，这种战车既然被称为步兵式战车，却没有配属对付一般非装甲目标（如敌方步兵）的高爆弹。此外，它们的速度也实在太低，事实上，它的唯一用途就是碰上坚硬的东西，然后对准它打一个窟窿。

在1941—1942年间的冬季会战中，敌人的Mk.VI巡航式战车才第一次露面。它的速度极高——在40英里以上——使它成为一种最有用的武器。不过它的炮还是太小——口径和射程都不够——幸亏它的装甲极厚，勉强补救了这个弱点。假使这种战车再装上一个比较重型的花炮，对我们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英国的Mk.VI战车，通常称作“十字军”型（Crusader）。隆美尔对于它的好评很值得注意——它在英国因炮弹装药不适当，曾经引起不少的批评，低估了它的优良性能。隆美尔说它们在冬季会战中第一次露面，这一点也错了——在“战斧”作战中，就曾经使用了50辆之多。

关于它的两磅炮，实际上并不像隆美尔所说的那样糟。它在1000码的射程可以贯穿44毫米的钢甲，比德国III型和IV型战车上的火炮都更有效一点。炮塔前方的装甲厚度为49毫米，而德国战车则只有35毫米。不过当它们初上战场时，却一再地发生机械故障，所以虽有好的性能，成绩却很难令人满意。

在这次会战中，最紧要的就是哈尔法亚隘道。在整个战斗中，巴赫少校和他的部属坚守着这个据点，其功劳非常巨大。在这次作战中，巴尔地少校（Maj.Pardi）的炮兵营也有极光荣的战绩，这足以证明意大利的部队只要有好的军官，一样可以打得很好。假使英军真能照他们原定的计划，攻下哈尔法亚隘道，那么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他们可以从前面或沿着海岸从后面向我方发动夹攻，而且他们可以更灵活地运用装甲兵力，使其发挥极大的效果。

当德军从西迪欧麦尔的北面发动攻击时，韦维尔因为他的步兵战车速度太慢，所以无法将他的主力从卡普佐迅速移到德军攻击主力的所在。他除了迅速退却以外，再无其他的办法可想，他的退却战执行得很不错，把英军的死伤降到了最低限度。

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对这一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印象。随后罗塔将军来到非洲，告诉我意大利统帅部已经确认在北非的轴心国军队有必要增强。他们主张德军增到四个机械化师，而意军则增加一个装甲军（下辖三个师），另外还加上两三个摩托化师。可惜他们这种热诚并没有保持太久。

假使1941年的秋季真有这样多的援兵到达，而且补给也有保障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击败英军，避免以后发动的冬季攻势。到了1942

年的春天，我们的实力强度将足以击毁英国在埃及境内的全部兵力，然后我们可以进入伊拉克，切断苏联人和巴士拉（Basra）的交通。这对于英苏两国，都会是一个极沉重的战略性打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你不必再为我的健康感到忧烦。最近一切都太好了。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干净，海拔高度在600英尺以上。此外，四面有墙壁也是一个优点。艾丁格小病了几天，现在已经好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941年6月28日

这里热得要命，连深夜也不例外。睡在床上时，一翻身就流汗。苏联方面的捷报令人大喜。²⁶ 我们这里没什么状况，但我还是处在戒备之中。我们对面的那些顽强的朋友，迟早是会卷土重来的。我已经收到祝贺我升任二级上将的第一通贺电。

7月3日

我总是花很多时间去做视察旅行，昨天又花了八个钟头。我希望在两星期之内飞返元首大本营述职。最好是等苏联方面的战局略为和缓之后再，否则他们根本没有心思来考虑到我们的事。

我很高兴曼弗雷德的数学有进步，这跟教导方式有关。他在学校中的其他成绩都不错，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经常与蚊虫作战，常“击落”它们。甚至在我写东西的时候，还要停下来噤里啪啦地猛拍巴掌。

7月5日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提。昨天意军总司令又来拜访我——纯粹是“友好”性的。我最近对于意军当局的决策颇不满意，所以这次的访问可能是来表示歉意。今天会有一大群访客，我们杀鸡请客，虽然我正在节食，不过还是打算放过大快朵颐的机会。对于新任命²⁷ 我感到很高兴。其他的兵团司令都是一级上将。假使一切的发展都如我预期的，那么我相信等这一仗打完了，我一定可以升任为一级上将。

8月21日

昨天无法写信给你——因为整天都在公路上。黄昏的时候才回到我的新司令部。今天一早就捉到了两个大臭虫——所幸，是在帐子外面。苍蝇多得要命，我的捕蝇器在此可以大显威风。

8月26日

没有什么新闻。热得要命，夜间也和白天一样。我又“解决”掉四只

臭虫。我把四个罐子装满水，垫在床脚下，让臭虫爬不上来，希望今后可以睡得好一点。有些人给虱子闹得大伤脑筋。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虱子敢惹我。

8月27日

我的健康十分良好。一切工作都又开始推动了。我和我的新任参谋长（就是前面提到的高斯）处得很好——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臭虫还是没有绝迹——昨天24小时之内已经发现了四只。我希望在这个“战役”中也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8月28日

热不可当！我们必须花相当多的时间在洗澡上，此外没啥可说。关于英军即将发动攻势这件事，有很多传闻，但恐怕只是传闻而已。他们正在搜括兵力调往伊朗。他们经过西伯利亚与苏联联络的交通线相当不可靠，因为日本人的态度，使得他们只剩下这一条经过波斯湾的路线。但也不太稳当。如果他们现在增兵，已经太迟了。

8月29日

我们在新地方已经住得很习惯。自从我把汽油倒在铁床上面，再用火焚烧之后，臭虫算是被剿清了。昨天我们简单地洗了一个澡，海水还是太热，感觉不到凉意。

据说要运一个新旅行车来给我使用，但已沉到地中海里去了。真可惜，但又有什么办法？

8月30日

又是热得要命，一大早就满头大汗。没什么新闻，唯一的事是意军统帅部无法过问我们这里的事情，所以感到很不开心。他们所要管的全是不相干的小事，我却一概不理。也许他们正在设法使我——甚至整个德军——离开非洲。若真要换一个战场，也没什么不高兴的。

8月31日

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和几位军官出去打猎，非常刺激。最后，我从车中开枪打中了一头羚羊。它成了我们的晚餐，味道相当鲜美可口。

今天将有一位贵宾来访——米尔恰里少校（Maj.Melchiori），他是意大利元首的亲信。我希望他这一次的访问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太友好的时候。现在情势已和当初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权益，不打算只说些虚伪的表面话。现在，只等候我们的贵宾来到。

9月10日

过去几天的局势很令人兴奋。有大批的物资到达班加西，大约要花50个小时才卸得完。一切都很顺利。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高兴。现在要经由地中海运输什么东西都是很困难的。在目前，我们好像是“养子”一样，一切都得靠自己。不过无论如何，当他们在苏联有进展之后，我们的好日子也就跟着来了。

狂风在室外怒号，但还没有沙暴。根舍今天下午炸马铃薯，我已经有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9月29日

昨天没办法写信，因为胃病又发作了。前天晚餐的时候，我们吃了一只鸡。虽然煮了六个钟头，还是和牛皮一样硬。我的胃实在吃不消。

10月6日

我的胃病已经好了，现在又是生龙活虎了。11月初我要到罗马一个星期，在那里有许多事要接洽。当然，还有战斗要发生，我希望补给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等到一切处理好了，11月底也许就可以请假回家。我知道这个时候告假并不妥当，而且马上去适应寒冷的天气也蛮难的。不过就我在此的事务而言，11月底是最空闲的时间。

10月7日

我昨天接到弗根莱特尔（Voggenreiter）²⁸的信，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说那本《步兵攻击》一版就卖了5万本，版税在2.5万马克以上。²⁹

此地的工作很多。意大利的军长刚巴拉（Gambarr）今天要来，不过这不一定是好消息。

10月9日

昨天的会议争执颇为激烈，今天还要继续下去。我坚持我的立场。

10月10日

苏联方面传来了令人惊讶的消息！在大会战³⁰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可以料想到向东的进展会更快，使敌人不可能再建立任何有意义的新军力。英国的工人似乎要造反了……

英国人何尝不想反攻，但是它既没有兵力又没有装备，无法向欧洲发动一个大型的登陆战。一旦我们攻下了托布鲁克之后，他们就更没有希望了。

10月12日

我希望我们11月1日可以见面。请你去打听火车时刻表，好让我知道你到达罗马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安排一切，并准时去接你。我希望能留到15日再离开。请记得帮我带一套便服去（褐色的好了）。

10月13日

亲爱的曼弗雷德：

当你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時候，我准备多写信给你。在这里一切都照计划进行。我每天都在检阅部队，他们多数都住在海边。有时我们也洗海水澡。水的温度还是太高，白天非常热，幸好晚上已经很凉快了，我得盖两条毯子。我的新住宅布置得很精美。墙上挂满了各种地图，尤其是苏联的，我们把每一次进攻都标示在地图上。

1941年10月24日

昨天这里又是风暴。有时风沙会大到只能看到两三码的距离的程度。今天似乎好一点。

再过几天，我就要飞过海去。我很高兴能够在罗马和妈妈见面，唯一令我失望的就是你不在我们身边，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决定今年冬天告假回家一趟，那时我们就可以去打猎了。我在这里不能常去打猎。有些军官常常去，他们曾经打到一些非洲特有的动物。昨天夜间，英国的军舰从海面上向我们轰击。我们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炸沉了他们一两艘巡洋舰之后，一切就都平静了下来。今天也很平安。

10月28日

1941年连同1942年上半年，除了原有的两个师以外，没有更多的德军开往非洲。不过隆美尔把那里的几个独立单位编成了一个师。这个师的番号是第九十轻装师，它没有战车，只有四个步兵营；但是它的火力相当强大，一共有三个野战炮兵营、一个战防炮营和一个高射战防两用88毫米炮营。

第五轻装师改称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组织和装备没有任何的改变。它和第十五装甲师一样，都只有两个战车营和三个步兵营。

当隆美尔在8月间升任装甲兵团司令之后，非洲军军长一职改由克鲁威尔中将继任（参谋长为拜尔莱因上校）。非洲军只包含那两个装甲师，第九十轻装师不在其内。除了非洲军和第九十轻装师以外，隆美尔所指挥的还有意军六个师——阿里埃特和特里埃斯特（Trieste）两个师，合组为第二十摩托化军；派维亚、博洛尼亚（Bologna）和布里西里三个师，合组为第二十一步兵军。这些部队负责围攻托布鲁克。另外还有一个萨沃纳师（Savona）负责防守拜尔迪。

每个德国装甲师都有一个战车团，下辖两营，每营四连。全团战车

194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下辖三营，每营四连。一个炮兵团，下辖三营，每营三连，其中一营为重炮兵。一个战防炮营，下辖三连，战防炮共36门。一个装甲侦察营，共有装甲车30辆。此外还有工兵和其他附属部队。按规定编制，一个装甲师应有兵员12,500人、战防炮120门。

第八章 1941年的冬季战役 31

很不幸，下一个阶段的作战——1941年到1942年冬季——隆美尔本人并没有留下他的记事。而要了解非洲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并且说明隆美尔的将道，这一部分的故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从现有的各项文件中，把它补足起来。我对这一段战役有深刻的了解，因为当时我也是这个战役中的一个中心人物。那时候，我刚刚从苏联的初冬泥泞中，来到非洲的沙漠——恰好赶在英国人开始发动秋季攻击之前，我已将机动战的理论彻底验证，因为在欧洲战场上，我恰好是战车权威古德里安将军的作战处处长，从他那里学会了东西。以下的记载一部分是我个人在利比亚战役中的经验，另外一部分则是根据我手中现有的各项文件写成。

1941年春季德意联军在非洲的胜利，以及昔兰尼加被迅速攻克，震惊了整个世界。我们固守着收复的领土，建立了塞卢姆—拜尔迪防线，击败了英军的反攻。可是在另一面，尽管我们用尽一切气力，还是攻不下托布鲁克，无法获得这个距离前线最近的港口。班加西远在300英里以外，而的黎波里则在1000英里以外。英国人也十分明了托布鲁克的重要性，所以坚守不肯放弃。现在，德意两国的主要兵力都被牵制在围城战中，无法脱身。而更严重的是今后的一切作战都要视托布鲁克的情况来决定。假使敌人同时从埃及和托布鲁克发动攻势，那么隆美尔的处境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危险了。轴心国军队的兵力太少，纵深不够，使我们丧失自由活动的的能力；我们的补给线经常受到敌人的威胁；我们的战斗单位经常有被束缚在狭隘空间中的危险——在海岸，塞卢姆和托布鲁克防线之间的地区——若是敌军的兵力居于优势，且有良好的指挥，则极易遭其围歼。

隆美尔认为，英国人年底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他主张先发制人，在敌人尚未动手之前，先攻下托布鲁克。可是在任何向托布鲁克的进攻中，一定要算计到敌人有在他的后方发动攻势的可能性。因此，他必须把机动部队的主力，集中在卡普佐和盖比井（Bir el Gobi）之间。隆美尔认为，英国人一定要等到中东地区不再受到德军从高加索方面进攻的威胁之后，才会在非洲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抽出主力部队开入埃及，完成他们的计划。当我们在苏联战场上的情况已经开始逆转之后，我们就预测，大约在11月间，英国人会动手。

9月间，包围托布鲁克的前线兵力开始增强，并且建立了适当的“跃出点”，以便展开攻势。为了进攻，地中海里的运输量已有长足的进步，

运来了一些援兵、军火和补给物资。但还是和往常一样，达不到最高统帅部所允诺给我们的数量——这个数量，照他们自己看，也只能算是最低的标准。结果到了9月底，我们所需要的兵力只到了三分之一，而物资则只到了七分之一。在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抢时间竞赛上，这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我们不得不把攻击的期限延缓到11月间，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力和物力都还不够。

时间日益紧迫，11月初，隆美尔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报告说，以他现有的兵力已足够发动攻势，即令必要的补给不能够全部到达，也一定要在11月下半月当中开始行动，到那个时候其他的准备应该都完成了。但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却并不了解这个局势，畏缩不前。他们回答隆美尔说，应该注意英军的空中优势，主张延至来年再发动攻势。隆美尔认为不能再拖了。当天便答复最高统帅说，以目前地中海运输情形而论，再拖延下去只会助长敌军的优势。所以他主张应该尽可能提早进攻。而后最高统帅部才勉强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

这一次攻击的主力是由第九十轻装师、第十五装甲师和两个意军步兵师共同担负。隆美尔又把意军刚巴拉摩托化军（即第二十军，包括阿里埃特和特里埃斯特两个摩托化师）和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调到托布鲁克东南和以南的地区，位置在比尔哈基姆、格斯尔艾阿里德（Gaser el Arid）和高特艾哈里加（Got el Hariga）之间。他们构成一条机动性防线，以防止敌军向托布鲁克攻击军的后面或塞卢姆防线，发动牵制性的攻击。这个调动在11月16日完成。对托布鲁克的包围圈则由意军布里西亚和垂托两师负责看守着。

那时候，隆美尔的战车实力一共有德国战车260辆、意大利战车154辆。在德国战车中，15辆是I型，40辆是II型，150辆为III型（但其中有一半还装着37毫米炮），55辆为IV型。

在11月17日到18日的夜里，英军的突击队发动了一次极大胆的突袭，希望一举把他们所认为的德军兵团司令部——在贝达里托里亚（Beda Littoria，距前线约200英里）——扫荡干净，作为攻势的前奏曲。当他们突袭的时候，这房子里住的都是德国的军需人员，一共死了两个军官和两个士兵。事实上，过去有一段时间，隆美尔的确曾经用过这所房子来当作他的司令部。他自己住在二楼，而他的副官就住在底下的一层。英国的情报人员很明显地探到了这个已经过时了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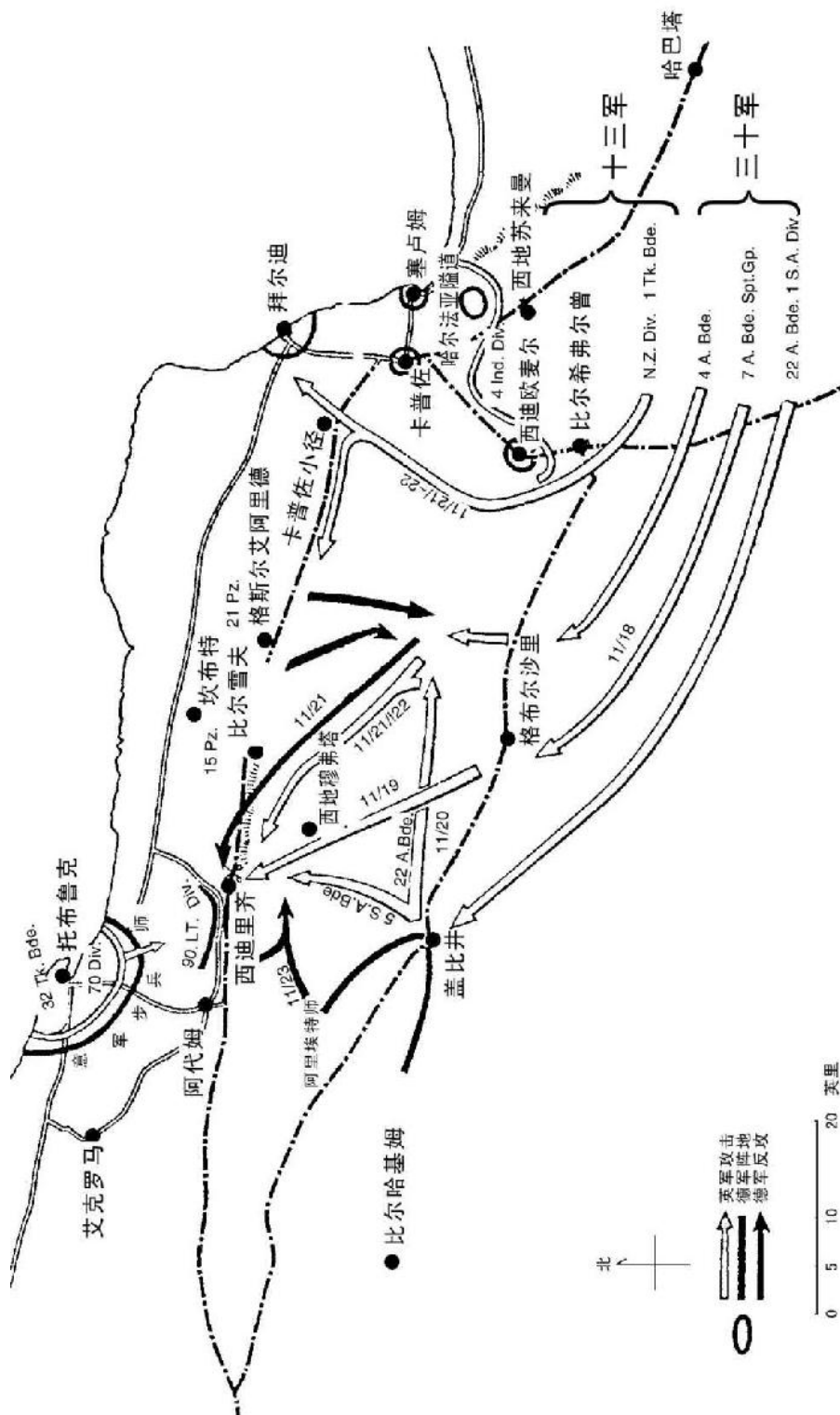
英国的突击队曾经回答过德军哨兵的盘问。虽然他们不知道口令，可是哨兵却没有放枪，因为他以为他们是迷了路的德国兵。从外表看来，英国人没有露出一丝敌人的痕迹。突然，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抽出手枪，打死了那个德国哨兵。他们很快地冲进了那间屋子，对着进门左边的一间房内放了一排枪，杀死了两个德国人，接着就准备上楼去。在楼上，他们遭到德军的还击。一位英国军官中弹身亡，同时又有一位德国军人负了致命的重伤。其余的英国突击队员便马上撤走了。

英军的进攻

10月间，我们的陆军情报当局发出通报说，不断有强大的敌军部队和很多的作战物资进入埃及境内，情况相当严重，英军八成将发动大规模攻势。在此之前的9月间，我们通过无线电窃听得知，已有南非和新西兰的部队从尼罗河三角洲开入马特鲁港——不久之后从对俘虏的审讯中也获得了证实。不过，我们的侦察部队完全没有发现敌人的行军和展开的行动。他们对准备的掩蔽可以说是很不错。他们又停止了无线电通信，使我们无法从窃听中获知他们已经进入集中地区的消息。我们虽然也曾做空中的侦察，但因为飞机太少，所以并没有发现他们的部队运动。也许他们只在夜间行军，白天则利用巧妙的伪装潜伏着不动。此外，也许是天命使然，11月18日那一天，因为下大雨，所有的机场都不能使用，空中侦察也完全停止了。总之一句话，英国人这次的攻击是完全获得了战术上的奇袭效果。

从截获的敌方文件中，我们得知英国第八军团的攻击计划。它的目的是想击毁德意联军，解托布鲁克之围，并且尽量扩张战果，以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为最终目标。第三十军部署在沙漠的侧翼上，带着英国装甲兵的主力，从埃及边界直逼托布鲁克。第十三军的装甲兵从海岸方面行动，首先牵制住塞卢姆防线上的德军守军，然后向北切断该地守军的退路，并且向西移动以支援第三十军。

这个攻势，被称为“十字军作战”，在11月18日展开，它的主力大迂回地绕过在塞卢姆附近的德意两军的阵地。攻击军的兵力大约相当于七个师，包括托布鲁克的守军在内，而对手的兵力则有德军三个师和意军七个师。不过这些数字却容易误导人。因为主要的战力还是装甲兵和空军。英军一共有五个装甲旅，而隆美尔的兵力则相当于三个旅——德军两个，意军一个。以战车数字而论，英军总数为724辆，另外还有200余辆预备车（每天可装配成40辆）。隆美尔的实力在开始的时候为414辆（其中154辆为意大利货）。另有50余辆在修理之中，但没有新的预备车辆。在空军方面，英军更是大占优势，能用的飞机约为1000架，而德国只有120架，外加意大利飞机约200架。由于英军使用奇袭的战术，这种优势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9 十字军作战（第一阶段，1941年11月）

11月上半月隆美尔正在罗马。他去罗马的目的是想争取上级接受他那个提早进攻托布鲁克的计划，并和太太一起度过他的50岁生日（11月15日）——他正好在英军发动攻势之前飞回了非洲。

一直等到11月18日的下午，作战早已展开之后，隆美尔的兵团司令部才确认敌人已在发动攻势。我们的前哨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之下，已经退回盖比井—西迪欧麦尔之线。11月17日在西地苏来曼曾俘获一个英国兵，从他的供词中得知敌人的兵力和计划。因为太详细了，所以我们起初简直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不过以后形势的发展证实了。

敌人的攻势逼得隆美尔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决定暂时不向托布鲁克进攻，并立即命令非洲军对经过格布尔沙里（Gabr Salch）向北行动的英军主力进攻。

关于隆美尔是否应该停止对托布鲁克的攻击，先去应付敌人的攻势，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假使我们的掩护兵力真能够挡住敌人的进攻，并先攻下了托布鲁克，那对于我们当然是十分有利的。不过，英军是否容许我们从容占领托布鲁克呢？这并不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是一场赌博，隆美尔是绝不肯这样冒险的。

英国的装甲部队分成三个纵队，直向托布鲁克地区挺进，11月19日与我们的掩护兵力发生冲突。左面一个纵队到达盖比井，在一场激战之后，逐退了意军阿里埃特师。右面一个纵队却为第二十一装甲师之一部分所击退，撤回格布尔沙里。此时，中央的一个纵队却已经进到了西迪里齐（Sidi Rezegh）飞机场，并在大斜坡上建立阵地，距离托布鲁克的边界只有10英里。

11月20日，非洲军继续在敌人的右翼方面施加压力，当天的战斗击毁了许多战车。我们两个师都获得了胜利，进入格布尔沙里—西迪欧麦尔地区，这是一个良好的基地，足以进攻敌人中央纵队的后方。因为我们兵力处于劣势，而且意军的战斗力又太有限，所以隆美尔的计划是把他的全部机动兵力集中在一起，用各个击破的手法逐一消灭敌人的部队，直到整个英军打击力量全部消灭时止。

英军却把他们的装甲旅分成独立的单位，个别投入战场。这样就使我们在每一次战斗中都能获得局部的优势。这种战法是非洲战场上一个最有趣的现象，由此也可以显示出隆美尔的确是高人一等。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当我到达之后，敌人就开始进攻了。这个会战现在已经进展到最高潮。我希望这个难关可以顺利地通过。也就是说，希望这封信到达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掉了。以我们的情况来看，这的确并不容易。

我很好，勿念。

11月21日的上午，非洲军开始向英军装甲纵队的后方进攻。历经苦战后，于黄昏时到达卡普佐小径以南比尔雪夫（Bir Sciaf-Sciaf）附近的大斜坡。于是开始采取机动防御的部署，以对付敌人的新攻势。

11月22日，隆美尔命令在卡普佐小径以南采取“机动的作战”。昨夜，克鲁威尔将军曾经率领第十五装甲师向东行动，完全不曾为敌人所发现，在深入之后就转向敌人延长的侧翼进攻。第二十一装甲师攻击西迪里齐机场，驱逐敌人向南退却，于是该师也就钻到了攻击比尔雪夫的敌军后方和侧翼上。他们趁黑夜推进，攻入了英军第四装甲旅的旅部，俘获该旅旅长，并且使该旅发生极大的混乱。

那一天，托布鲁克的英军没有进攻。在更东面的地方，敌人以塞卢姆防线的后方为目标，发动了一个迂回的行动。我们的据点都守住了，但是卡普佐城却为新西兰军所攻占。

“死亡星期天”³² 的战车会战

11月23日的命令是要集中德意两军所拥有的一切机动兵力，以期歼灭敌人的进攻主力。那一天是隆美尔第一次不能用口头传达他的命令，于是非洲军收到了一个冗长的无线电报，花了很长时间才翻译完。克鲁威尔将军已经不能再等了，因为他早已知道了隆美尔的计划，于是就决定先主动采取行动。他在清晨5点30分的时候就离开了在格斯尔艾阿里德的军部，亲自率部队去参加这个决定性的会战。半小时之后，非洲军军部突然遭到了新西兰部队的奇袭——他们是从西地阿柴兹方面来的，完全未被我军发现——经过了一场英勇的格斗之后，全部人员都为敌人所俘虏，我和克鲁威尔将军能逃出去，其机会只能用千钧一发来形容。

在23日的上午，德意联军的部署大致如下：在比尔雪夫附近获胜之后，第十五装甲师已经重新整顿就绪。第二十一装甲师在西迪里齐地区展开，担负着防守的任务。意军阿里埃特和特里埃斯特两师则集中在盖比井的附近。

敌人的装甲兵力估计应部署在西地穆弗塔（Sidi Muftah）和比尔艾海德（Bir el Haiad）的广阔沙漠高原上面，分成了几个战斗集团。

克鲁威尔将军的计划是要从后方攻击敌人，但是他希望首先和阿里埃特师会合——它正从盖比井开动——以便把所有的装甲兵力都集中成为一个单位。大约7点30分的时候，第十五装甲师向西南行动，他们在西地穆弗塔周围发现了强大的敌军装甲部队，于是立即开始向它攻击。激烈的战车对抗展开了。在哈格费德艾海德（Hagfed el Haiad）的北面，又发现了更多的敌军，拥有大量的战车、大炮和汽车，所以克鲁威尔将军就决定采取更宽广的迂回行动。午后，经过持续不断的战斗，他终于到达哈格费德艾海德的东南面，深入敌人的后方。

阿里埃特师的攻击矛头此时也到达了，带来120辆战车，现在克鲁威尔将军就集中德意两军的装甲兵力，从北面向敌军的背后进攻，其目标是要完全切断他们的退路，并迫使他们向第二十一装甲师在西迪里齐的阵地前方退却。

这个攻击在开始时很顺利，但是不久就碰到了敌人用野战炮和战防炮所织成的一道宽广屏障——南非部队用惊人的速度，在比尔艾海德和西地穆弗塔之间布置好了这道防线。各种类型的火炮对着来攻的战车，构成了一道火幕，使我们感到向前硬攻是毫无希望了。在弹雨之中，一辆又一辆战车被击毁。敌人的炮火又把我们的炮兵逐一压制了下来。可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却居然能在敌军的防线上打开了好几个口子。于是战车又迅速向前进攻，敌人终于被迫逐渐后退，被我军两面夹攻，托布鲁克方面并无援军到达，所以敌军除了拼死突围以外，就只能全部当炮灰了。

在这个大混战之中，非洲军的“猛犸”载着克鲁威尔将军和他的幕僚人员，突然冲入了英国战车的重围之中。因为这辆车本是从英军方面俘虏来的，上面虽然有德军的“十字”符号，但是却不易被人看出。很巧合，那些英国的战车兵刚好把炮弹都打完了，对于这个奇怪的遭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些英国兵下了他们的战车，走到“猛犸”的旁边，用手敲敲它的钢甲。克鲁威尔将军把车门打开向外一看，发现是一个英国兵，双方都呆住了。这个时候，在附近有炮弹爆炸。“猛犸”内的人都卧在车板上，车子并没有被击伤。这时有一门德军20毫米的高射炮正向已经下车的英国战车兵开炮射击，吓得他们赶紧爬上自己的战车，向南逃走了，这才使非洲军军部的高级人员逃过了这场危险。

西迪里齐以南的宽广平原上面，现在到处都是烟尘和灰沙。能见度极为恶劣，有许多英军的战车和炮车逃向东面和南面，并没被我们俘获，但是大部分敌军却还是被困在那里。天已经黑了，战斗却没有停止。好几百辆各式的车辆，被烧得火光冲天，照耀在这个“死亡星期天”的战场上。一直到了半夜，我们对这一天的战况才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开始计算收获和损失，并且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应付明天的作战。这一战的最大收获就是解除了对于托布鲁克包围防线的直接威胁，击毁了敌人大部分的装甲兵力，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使他们整个的计划都付诸东流。

在这一次大败之后，英军第三十军的军长罗里将军（Gen.Norrie），决定把剩下的残部向南撤退到格布尔沙里地区。他的战车损失了三分之二，而其余的150辆也已经溃不成军。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这一场会战的最高潮似乎已经过去。我一切都好，仍保持着幽默感和自信心。敌人的战车已被击毁了200辆，我们的防线安然无恙。

向埃及进击

克鲁威尔将军这一仗实在打得不错；24日的上午，他在公路上向隆美尔报告了一切经过。隆美尔原本不太清楚托布鲁克以南的作战详情。此时敌军大部已在西迪里齐被击破，只有少数侥幸逃脱了。这个事实使隆美尔的决心益加坚定，他早已决定深入敌人后方向西南面挺进。隆美尔这样解释他的计划：“既然英军指向托布鲁克的兵力大部分已被击毁，那么我们就应该向东进攻，以击毁新西兰和印度部队为目的，使其无法和其他主力的残部会合在一起，再向托布鲁克发动联合攻势。同时我们应该攻下哈巴塔和马达里拉（Maddalena），以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我们应该趁敌人新败之余、震惊的意识尚未消失之前，马上迅速前进，尽可能把我们全部的兵力攻到西迪欧麦尔。”

隆美尔想趁敌人在混乱和溃散之中，尽量扩张战果——他知道敌人此时一定站不住脚跟——他希望出其不意地冲入塞卢姆防线以南的地区，使敌人的混乱情形更加扩大，最后不得不逃回埃及境内。我们的全部机动兵力都被指派参加这一次作战。

把各种不同的零星部队编成一个微弱的防守兵力，由炮兵指挥官波特赫尔将军（Gen. Bottcher）指挥，部署在托布鲁克以南，以防止敌人再做任何解围的企图。意军的步兵留在盖比井，至于对托布鲁克的包围还是由原有的部队负责。这要算是隆美尔一生所做过的最冒险的决定，曾经受到若干德国官方人士的强烈批评——这些人对非洲战场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但是敌人却对隆美尔恭维备至。

当然，这时他可以先在托布鲁克以南被击溃的英军残部全部消灭掉，不过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决定出其不意地在塞卢姆方面先发动奇袭，并同时打击敌人最敏感的部位——他们的补给线。于是在11月24日的中午，德国非洲军和意军阿里埃特师就开始在沙漠做迅速果敢的行军，完全不顾英军对于他们侧翼的威胁。在猛冲之下，当天下午就到达了西迪欧麦尔。隆美尔在纵队的先头前进，领着第二十一装甲师直冲过印军第四师，进入西地苏来曼地区，以期从东面封锁住哈尔法亚防线。第十五装甲师奉命攻击西迪欧麦尔。另外组成了两个混合战斗群，一个攻击在马达里拉的敌军补给中心，另一个摧毁敌人在哈巴塔附近的营帐，那是沙漠铁路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些行动会严重阻挠敌人的补给作业，但是却不可能使其整个崩溃。有些报道说“当时整个英国第八军团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可隆美尔却未能一刀把它切断”。这种说法实在是毫无根据。

11月24日，隆美尔在格拉齐亚尼铁丝网防线以东的比尔希弗尔曾（Bir Sheferzen）附近下达命令，时间是在傍晚前。然后他开车赶往第二十一装甲师，以便亲自率领他们开往哈尔法亚隘道。在回西迪欧麦尔的途中，他的车子却抛锚了。在天将黑的时候，幸亏“猛犸”装载着克鲁

威尔和他的军部僚属也从那里经过。隆美尔说：“让我们搭个便车吧。”此时他和他的参谋长高斯已经冻得发抖了。于是“猛犸”装载着非洲兵团中的所有重要高级将领，向格拉齐亚尼防线驶去。不幸得很，此时在沙漠中已经找不到路，四顾茫然，毫无办法。最后，隆美尔感到不耐烦了。他把那个指挥驾驶的副官遣开，说道：“我自己来吧。”可是这回连隆美尔决定方向的神秘能力也不管用了。更糟的是这个地区还在敌人控制之下。印军的传骑在“猛犸”的旁边走来走去，还有英国的战车和美制的卡车也在它的前面经过。他们却都没有想到德方所有高级将领都坐在这个车子里面，距离他们不过两三码远。10名军官和5名士兵在这个荒漠中度过了紧张的一夜。

在以后几天，隆美尔仍然开着车从这个单位赶到那个单位，常常越过英军的战线，亲自去挽救那些层出不穷的危机。有一次，他走进了一个新西兰的野战医院——当地仍然被英军控制。那个时候，谁也搞不清目前谁控制这儿，谁是谁的俘虏——只有隆美尔心里明白。他问他们需要些什么东西，并且答应提供一些医药补给，然后大摇大摆走了出来，继续驾车前进——英国人都不敢拦住他。

此时，第二十一装甲师违反了它原先接到的命令，误听了军部后方参谋人员错传的一个命令，经过哈尔法亚隘道直到卡普佐，与新西兰部队纠缠苦战，情势颇为危险。非洲军向西迪欧麦尔的攻击也失败了，不久我们便看得出来，虽然是在大败之后，敌军的兵力似乎还是远较我们想象的来得强大。他们很快恢复了战斗力，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奥钦烈克将军的直接干涉，才使英军的局势转危为安。奥钦烈克当时是英国中东集团军总司令，在最后关头从开罗赶到了前线，否决了孔令汉将军（Gen.Cunningham）撤出迈尔迈里卡、退回埃及的决定。

就对敌方指挥官的心理效果而言，隆美尔的果敢突击几乎已经发生了决定性作用。23日在西迪里齐附近惨败之后，孔令汉想放弃这次攻势，撤回埃及边界，在隆美尔攻势不能达到的地方去重整兵力。可是刚刚赶到前线的奥钦烈克却反对他的主张。

第二天，隆美尔又命令非洲军做战略性的突袭。他们深入敌人的后方，使得英军发生了相当大的混乱和恐惧。这种情形更使孔令汉感到焦烦不堪。假使当时他具有决定进退的全权，隆美尔就可能已经大获全胜了。可是11月26日当奥钦烈克回到开罗的时候，他决定撤换孔令汉，另派他的副参谋长李特奇将军（Gen.Ritchie）继任。

由于奥钦烈克的坚决，才使英军转败为胜。不过他这个决定却比隆美尔的行动更富有赌博的意味。为了使英军还能继续进攻，他简直把第八军团孤注一掷。幸亏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走错了方向，而新西兰和印度部队又都能坚守不屈，才使他的冒险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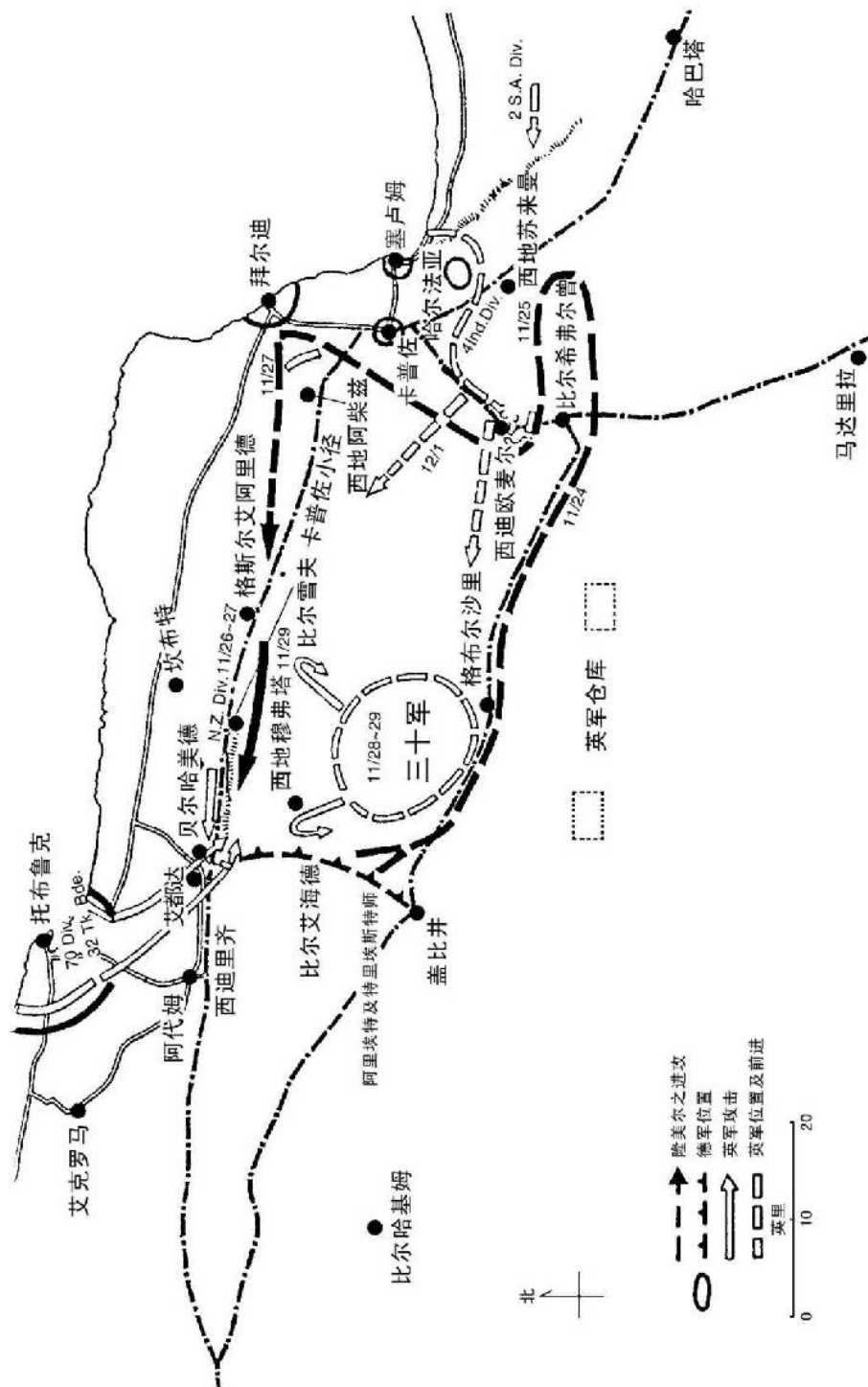


图10 十字军作战（第二阶段，1941年11月）

结果，隆美尔这一次突袭只是一场虚惊。当突袭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有全胜的把握。可是到了结束的时候，情势却对他不利了。不过这一次成败之机，实在是间不容发，不仅心理方面如此，连物质方面也是如此。当他从东南面向埃及边境引兵深入的时候——其目的是切断英军的补给——曾经从两个英军的主要仓库旁通过，这是英军进攻时的主要补给来源。这两个大堆栈，每一个占地都有6平方英里的面积，分别位于格布尔沙里的东南和西南，距离约为15英里。只有第二十二近卫旅负责防守它们。德军经过的地方距离它们实在太近了，但却始终没有发现这两个巨型的堆栈。其原因一方面是掩蔽的技术高明，另一方面是英军控制着制空权，使隆美尔无法做空中侦察。

假使隆美尔在西迪里齐大捷之后，即向南扫荡英军第三十军的残部，那么可能就会发现这两个大仓库，而胜利也就成为定局了。说来似乎很讽刺，正因为他追求更大的目标，结果反而错过了更大的目标。

回到托布鲁克

隆美尔曾经通知他的作战处处长魏斯特伐中校（Lt.-Col. Westphal），决定在11月24日的清晨向西迪欧麦尔进攻。魏斯特伐很想提出反对的意见，尤其想提醒他注意英军已在盖比井以南重新集中兵力。但是隆美尔却不准他开口，他拖着他的参谋长高斯将军，一同坐上汽车向西迪欧麦尔进发。

当他们走了没多久，随行的无线电通信车在沙漠中抛锚了。隆美尔把它丢在半路上，继续前进，因而他和他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络。所以，当英军在奥钦烈克严命之下，再向德军实力空虚的西迪里齐地区进犯时，魏斯特伐无法向隆美尔报告。在托布鲁克以南的情况更趋严重，最后魏斯特伐决定自作主张，下令第二十一装甲师回救西迪里齐。

当隆美尔听到这个命令之后，最先以为那是敌人的诡计，但是不久就知道这并不是假的。隆美尔的一位副官弗斯中尉（Lt. Voss）对当天隆美尔回到司令部时的情形，曾经有过一段极生动的描写，现引述如下：“隆美尔起先对于魏斯特伐擅自做主这件事情，感到十分恼火。当他回到司令部之后，不曾向任何人打招呼，就一声不响地走入指挥车去看情况地图。高斯站在他的后面，我们想暗示高斯设法为魏斯特伐解释缘由。但是隆美尔突然走出了指挥车，并说他要睡觉了。不过第二天上午，大家却都安心了，因为将军再也不提及这个偶发事件了。他的态度还是和平常一样友好，照常进行一切工作。”

虽然英军第七装甲师和南非部队已经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可是新西兰部队、印度部队、近卫旅和托布鲁克的防守部队却完全无恙，还可以继续作战。在这种环境之下，隆美尔只好放弃他那个直捣敌人在马达里拉和哈巴塔的补给中心的计划。因为这种远程的突袭要花不少时间，而且不可能再给敌人以重击，只会徒然地消耗我们的实力。于是他集中一切机动兵力来对付新西兰部队。11月25日，在托布鲁克方面又燃起了战

火，我们的守军被夹在敌军钳形攻击之下——一股从东南面来，一股从要塞中出来。波特赫尔战斗群出动了一切兵力，居然击败了敌人的多次攻击。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隆美尔立即停止塞卢姆前线上的一切作战，把他的兵力尽最快的速度撤回来，投入托布鲁克的战斗。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自从18日以来，在托布鲁克周围和塞卢姆前线上的沙漠中，到处都是战火。你大概在公报上可以看到大致的经过情形。我相信我们已度过一个坏的阶段，而这个会战对整个战争将会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我一切都好。四天以来在沙漠中反攻敌人，连脸都不能洗。

今天是我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我想我不必开口说我们婚后的生活是多么美满一类的话。年华消逝得真快，这么多年来，你对家庭付出的一切，使我无尽地感激。尤其是你母代父职，我们的孩子令我感到非常骄傲。他将来一定会很有前途。

1941年11月27日

11月28日，第二十一装甲师沿着海岸公路的两侧向坎布特前进，获得了查弗兰（Zafraan）以南的地区；第十五装甲师则沿着卡普佐小径前进，它的侧翼经常受到英军机动部队的威胁。一路战斗下来，黄昏的时候又回到了西迪里齐的旧战场。

隆美尔发了一个无线电，要非洲军军长到兵团司令部的前进指挥所一趟，据说指挥所位置在坎布特的附近。在黑暗之中搜寻了很久，最后在应该是指指挥所的地方找到一辆英军的卡车，克鲁威尔的指挥车非常谨慎地接近它。卡车里面并没有英国兵，而是隆美尔和他的参谋长。他们两个都没有刮胡须，风尘满面，由于缺乏睡眠，一脸疲倦。卡车里的一堆稻草就是他们的床，另外有一桶不太干净的饮水和少量的食品罐头。隆美尔马上就开始下达明天的作战命令。

他的计划是包围新西兰师——它正要与托布鲁克守军携手——并且重新对托布鲁克合围。对于这一作战，他集中了一切可用的兵力，并且把攻击的主力放在西翼方面，以防止新西兰人撤入托布鲁克。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斗进展很好。也许今天就可以做决定，我有信心。匆匆不尽意。

1941年11月29日

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拉芬斯坦将军（Gen.von Ravenstein）已

为新西兰部队所俘虏——从东面合上了这个包围圈，同时又要对付南面来解围的攻击。黄昏时候，第十五装甲师向北移动，占领了重要的艾都达（El Duda）山脊。不过在夜里却弃守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斗还在进行，若是想胜利，就得用尽一切力量，希望还是很大，但经过12天的苦战，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我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可以应付一切的状况。英军把拉芬斯坦俘虏去了，这是今天的大事。

1941年11月30日

英国的守军又再度被围困在托布鲁克地区之内。同时从无线电窃听中，我们知道敌人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希望暂时退出战斗。

虽然部队非常需要休息，可是隆美尔却不肯让他们喘一口气。塞卢姆防线正在经受着印度部队的猛攻，补给线经常有被切断之虞，而拜尔迪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又从非洲军中派遣了两个混合战斗群，分别沿着卡普佐小径和海岸公路，以求打通我们的交通线。德意两军的主力集中在托布鲁克东南的地区中，在那里稍事整补。他们可以很快地调到塞卢姆防线上，或者调往南面以对付英军的主力。

敌军也在艾阿布德小径（Triegeh el Abd）的两侧开始整补的工作，沿着西地穆弗塔—卡普佐之线，部署装甲车辆作为纵深的屏障。

因为补给方面敌人远比我们占优势，所以预料他们不久会再度进攻。不过会战暂时告一结束，兵团部向最高统帅部告捷：“从11月18日到12月1日之间，激战不断。共击毁敌方装甲车辆814辆，击落飞机127架。关于军械、弹药和车辆等方面的战利品还无法估计。俘虏在9000人以上，包括三位将官。”

后来我们才知道英国第八军团在中途曾经调换主将。李特奇将军代替了孔令汉将军。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我们又消灭了托布鲁克前线上英军残余兵力的一两个师，使紧张的局面大为放松。不过我知道英军是绝不会放弃的。

虽然如此，我们此后的情况会比较好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

1941年12月2日

我们那两个混合战斗群对于拜尔迪—塞卢姆之线的攻击并没有成功。12月4日，我们大致了解了敌人的部署。敌人在盖比井的周围已经组成了一支新兵力，很明显，其目的是想绕过我方的侧翼，深入后方发

动攻击，以解托布鲁克之围。隆美尔决定马上进攻这支敌人，不让他们有准备的机会。

此刻，我们的兵力有点脆弱，不足以对托布鲁克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于是隆美尔准备放弃包围圈东面的一部分。在12月4日和5日之间的夜里，非洲军经过艾都达和西迪里齐之间的走廊地带——现在只有两英里的宽度——向西开入它在阿代姆的集中地区。对盖比井的攻击，本是准备和意军摩托化军（从东北面进攻）一同行动，但是意军却既没有集中兵力，又不像是要进攻的样子，非洲军只好单独行动了。我们在12月5日的中午开始攻击，首先进攻英国近卫旅——它是最近开上战场的——然后再进攻已经整补好了的第七装甲师。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到达了盖比井西北10英里处。此时，英军却已经从托布鲁克反攻出来，占领了艾都达—贝尔哈美德（Belhammed）的一线山地。这个行动终于迫使我们放弃了托布鲁克防线的东段。

12月5日的中午，意大利元首所派的一个最高统帅部参谋人员来到了我们的兵团部，告诉我们在1月初以前，不要指望有援兵到达。在这之前，我们的补给也只能以最低的必需品为限——粮食和弹药。这个消息使我们很失望。

奥钦烈克准备再加派两个步兵旅和两个战车团。此外，英军第一装甲师也刚从英国调来非洲，正在靠近埃及边界的地区中从事紧张的沙漠训练。这对德军以后的任何奇袭，都是一个“保险”的资本。

非洲军在12月6日开始进攻。这次又是单独行动。意军报告说他们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不能再打了。敌人慢慢地向盖比井撤退，但是德军却无法消灭他们，甚至也无法对他们实行迂回和包围。相反，德军却两面都有受到优势敌军迂回攻击的危险。虽然如此，我们在12月7日还是继续进攻，但仍然毫无结果。我们的死伤很惨重。

克鲁威尔知道，若是想消灭英军，必须靠意军的合作，所以他一再地在无线电中问道：“刚巴拉在哪里？”但是刚巴拉根本没上战场。这句话在当时的非洲军中，已经成了一个笑柄。

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以及我军自己的不利条件，现在隆美尔就决定整个放弃托布鲁克，且战且走地撤回加扎拉阵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因为德军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也已经使敌人受到重大的损失。不过假使对托布鲁克再继续恋战不去，那么结果只是徒然消耗我们已经很微弱的兵力，终至利比亚也会保不住了。

隆美尔的卫士根舍军士写的信：

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将军今天又是一清早就到他的指挥所里去了。我要恭祝您健康，并且向您报告：将军的身体非常强健，一切都很好。

这个新的战斗使将军感到十分忙碌，几乎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

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离开了固定的住所，此后又搬了好几次。现在我们在一个干涸的小河沟里面，敌人的飞机不容易找到我们。我们的车辆都有很好的伪装，在沙漠中不易被发现。我们还带着两只小鸡，毫无疑问，将军一定已经告诉过您了。它们在这里还能找得到一点青草。（有人送了几只鸡给隆美尔，在根舍的特别要求之下，把它们养着，当作“吉祥物”。）

比起过去几个星期来说，今天太平静了。我们已经不在敌人炮兵的射程之内，他们常常跟在我们的后面开炮。所以当我四周没有敌人的炮弹飞舞的时候，我说不出来有多开心。现在我要停笔了。谨祝您好，并代表将军问候您和公子。

军士根舍敬上

1941年12月6日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关于我们的行动，你大概在公报上都已经看到了。由于意军无用、德军也消耗得太多，所以我决定停止对托布鲁克的围攻。我希望能够逃出敌人的包围，并且守住昔兰尼加。我身体很好。今年我们大概又不能在一起过圣诞节了。它距离现在只有14天了。

1941年12月9日

从昔兰尼加退却

在12月7、8两日间的夜里，我军还要扼守托布鲁克的西部防线，非洲军和意大利摩托化军却开始摆脱迎面的敌人。非摩托化的意军第二十一军和德军第九十轻装师，则早已到达在加扎拉的阵地。在撤退中我们主要的危险是在南翼方面，因为敌人可以轻易地实行迂回战术，所以非洲军奉命为整个兵团掩护这个侧翼。可敌人却并没有这种雄心勃勃的企图。塞卢姆防线此时距离主力已在120英里以外，虽还守住，不过事实上已无陆路可以补给他们了。

现在我们派遣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兵力，以来保护最危险和最重要的艾季达比亚隘道。因为敌军很可能会从这里切断我们的生命线。

我们一步一步地撤退，终于在12月12日将全部兵力都撤到加扎拉防线。在撤退中，敌人殊少成就，他们没能切断我方任何重要的部队，也没能使我们受到重大的损失。

隆美尔的意大利上司并不同意隆美尔的决定，隆美尔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当12月12日我们在安艾加扎拉湾（Ain el Gazala bay）东南面的一个峡谷中建立起我们的司令部之后，巴斯蒂科总督阁下（Excellency Bastico）来访问我。他对目前这种战斗方式感到不放心，尤其着急艾季达比亚地区的防务，他想把一个意大利师尽早调到那里去。结果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允许把我所指挥的意军再交给他去调度。否则我就带着德军单独退出昔兰尼加，而让意军去自己碰运气。我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绝对有把握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意军若是没有我们的帮助，恐怕一个都逃不掉。总之，我一个师的意军也不愿交出。这样一来，巴斯蒂科阁下反而不吵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不要为我感到烦恼。一切都有办法解决。我们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也许还要一两个星期。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

祝你和曼弗雷德圣诞快乐。我希望不久以后可以和你在一起。

1941年12月12日

12月13日，强大的敌人步兵部队突破了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的防线，敌人的侦察兵力到达了比尔吞拉德（Bir Temrad），在我们防线后12英里处。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由于意军的失败，使整个情况都变得非常紧张。不过，我却还希望能守下去。除此以外，我个人很好，住在固定的房屋内。

1941年12月13日

同时，敌人的第四装甲旅也从沙漠中的侧翼方面，向非洲军实行迂回。我军发动了一个逆袭，暂时阻止了敌军的正面突破，但是他们的兵力很强，足以做再度进攻。此外，还有一个显明的危险，敌人的装甲部队可能会推进到默基利沙漠中的十字路口，截断我们的补给和通向昔兰尼加的退路。隆美尔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报告说：“经过四个星期不断的苦战，尽管官兵们的个人表现十分英勇，但是部队的战斗力却已经消磨殆尽，尤其是武器和弹药的供应也已经完全枯竭。虽然部队很想固守加扎拉地区，但是至迟在16日的夜里，必须经过默基利—德尔纳向后撤退了。否则就有为优势敌军迂回消灭的可能。”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这个计划感到非常恐慌。在16日那一天，意大利的卡瓦莱罗将军（Gen.Cavallero）来到司令部与隆美尔开了几次会议。隆美尔的日记上这样记载着：

当我在15点15分和卡瓦莱罗将军开会的时候，我告诉他由于事态的演变，我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赶紧停止在加扎拉湾以南和泰米附近

的战斗，趁黑夜把部队撤到默基利和泰米米。敌人已经迂回了整个前线，我们唯一的退路就是通到泰米米的这一狭窄地带。意军现在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卡瓦莱罗对我的话并未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

可是到了23点，他又来到我的司令部里，同来的有凯塞林元帅、巴斯蒂科总督和刚巴拉将军。他用非常情绪化的口气要我立即收回撤退的命令。他说他看不出来有什么撤退的必要，且害怕昔兰尼加的失陷会动摇意大利元首的政治地位。凯塞林也强烈支持他，说他绝不能放弃在德尔纳的飞机场。我坚决不让步，更何况已经太迟了，因为命令早已发出，而且已在执行之中。其实我也很清楚，放弃昔兰尼加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不过假使我现在不退却，那么这个兵团必然全部毁灭，整个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也都跟着丢定了。反之，我若是趁着今夜撤退，经过昔兰尼加退到艾季达比亚地区，那么我们至少还可以守住的黎波里塔尼亚。所以我只能选择后者。巴斯蒂科和刚巴拉那天在我房里的态度也非常粗野无理，所以我最后向巴斯蒂科质问：以你北非军总司令的身份，这个局势应该如何处理？他却顾左右而言他。最后，这个代表团离开了我的司令部，他们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16日的夜间，非洲军和意大利摩托化军在克鲁威尔将军指挥之下，开始经过昔兰尼加山地的南角，向艾阿拜尔（El Abiar）撤退，而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则经由昔兰尼加海岸地带转进。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已在撤退中。我希望我们能够退到我们已经选定的防线。圣诞节将要在混乱中度过。

我一切都好。我已经设法洗了一个澡、换了一套衣服。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我多数的时间都是和衣而睡的。有些补给物资到达了——这是10月以来的第一次。我的指挥官们，除了死伤的以外，几乎全部害了病。

1941年12月20日

向A（指艾季达比亚——信中不得泄露军事情报）撤退！你无法想象这种景象。我希望把我的兵力全部撤出。军火和燃料都不足，也没有空军的支援。而敌军却与我们的情形相反。真够受了……

12月22日

今天的作战很顺利。我们似乎已逃出了敌人的包围，把主力撤出来了。若是到了圣诞节可以完成任务，那对我来说真是份厚礼。意大利最高统帅的态度迄未转好。

12月23日

昨天夜里我在旅行车里，打开你给我的圣诞礼物包裹，你和曼弗雷德的来信和这些礼物都使我非常快乐。圣诞节平安度过，但是意大利部队却给我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他们已经有崩溃解体的危险，所以到处都需要德军去援救他们。英军虽然到达了班加西，但他们一定很失望，因为他们既没有切断我们的部队，同时也没有抢到粮食和燃料。克鲁威尔已经升为二级上将。他的确应该受到这种奖赏。我每天都在前线上，重新组织整理我的部队。我希望现在可以站稳脚跟。

又，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希拉普内意外身亡（被猛犸轧死）。

12月25日

12月25日，向艾季达比亚的撤退居然完成了。敌军虽然有很好的机会，但始终未能切断我军的退路。非摩托化的德意部队在这个市镇的两侧，进入临时修筑的阵地。至于非洲军和意大利摩托化军则集中在艾季达比亚附近，供机动防御之用。

在这个极方便行车的大沙漠中，为什么英国人没有追过我们，先到达艾季达比亚这个要点，以切断我们的退路，这真是一个费解的问题。隆美尔一直都在担心这个危险。（当时英军因为进展过快，补给跟不上来，所以才有此失误。奥钦烈克曾自己承认他的补给系统远不如隆美尔的有效。）

即令如此，艾季达比亚在作战上还是一个弱点，敌军仍然可以经过沙漠来威胁我们的侧翼。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很疲惫——尤其是意军的情形——而且补给又十分缺乏，所以长期逗留在艾季达比亚并非良策。因此我们在那里只是迟滞行动，等到适当的时机，再把主力撤到梅尔沙隘道。隆美尔把这个决定报告意大利的统帅部，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才勉强同意了。

我们在艾季达比亚的防御是以非洲军为主力。因为这个阵地本身并不足以抵住一个主要的攻击，所以唯一的防御方式就是运动和逆袭。此时，敌人已十分迫近我方的前线，我们预料敌军会双管齐下：一面做正面的攻击，另一面做侧面的“钩击”。12月27日，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经过整补之后，已经恢复了全部的战斗力量（实际上只有130辆战车，在长途沙漠行军中，有许多发生了故障。在以后的战斗中又毁了65辆。），经过艾哈赛特（El Hasaiat）前进，而其他的部队则实行正面的攻击。在三天的战车会战中，敌人终被迂回，被迫以反面作战，最终屈服投降。因为进攻不成，英军也就由东北撤退，艾季达比亚的紧急危机暂时算是过去了。隆美尔立即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在没有敌人压迫之下，分段撤到梅尔沙隘道防线。1月2日，意大利步兵最先撤退，机动部队最后离开。到1月12日，全军都到了梅尔沙隘道防线，准备作战。

当这些行动都顺利完成时，哈尔法亚—拜尔迪防线（即塞卢姆防线，距主力450英里）仍然在做英勇的抵抗，不过前途已经没有希望

了。12月30日，敌人在强大炮兵和海空军支援下，对拜尔迪做决定性的攻击，在我方防线的宽广正面上，获得了一个深入的突破机会。我方最后的粮食和弹药仓库都陷入敌手。守军指挥官在得到兵团部批准之后，向敌人投降。1月2日交出了拜尔迪要塞。

在哈尔法亚地区，那些微弱的守军一直支撑到1月17日为止，他们不仅弹尽援绝，而且饮水的供应也被切断，遂不得不投降。指挥官是意大利的戴·乔吉斯将军（Gen.de Georgis），他率领德意联军苦撑了两个月之久，的确是一位卓越的将才。

由于这些守兵投降，隆美尔原本与英军大致相当的损失（约1.8万人），现在却增多了。在拜尔迪、塞卢姆和哈尔法亚地区，一共有4000名德军和1万名意军为英军俘虏。

英军在战斗中战车的损失颇大，隆美尔的撤退使得他们可以从战场上收回和修理好一大部分，所以最终损失只有278辆。至于隆美尔则损失了300辆左右（包括意大利战车在内）。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竟日激战，结果于我们有利。他们想要包围我们并逼迫我们退向海边的企图终于失败了。

我又回到了兵团司令部。凯塞林和刚巴拉今天又来了。高斯不日将要飞往罗马。那边的人完全不知道此时非洲战场上的艰苦，还是照样地作乐开心。

天在下雨，风声怒号，夜里变得十分苦寒。我尽量保养身体——有机会就睡觉。毫无疑问，你知道此时我不可能请假离开这里。

1941年12月30日

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在今天比平常更想念你们两个人。对我而言，你们是这个地球上最能使我快乐的人。

我手下英勇的部队，往后将会有更“超人”的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在过去三天的苦战中，我们击毁了敌人111辆战车和23辆装甲车。达到这种成就的困难真是不足为外人道。无论如何，这是1941年的一个最好的结束，对于1942年，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一切都好，一只小公鸡和一只母鸡已经习惯于这种吉卜赛式的生活，在卡车的周围乱跑。它们一半是属于高斯的。

祝你们母子两人在1942年顺心如意。

12月31日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也许将来一切都可以好转。高斯昨天已经见到了元首，我很希望他在罗马可以和他太太在一起多住两个星期。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们的作战处处长魏斯特伐中校对此感到羡慕和嫉妒。凯塞林昨天来这里，我们逐渐把比较多的物资运过海来了。马耳他岛的工作他做得很不错。 33

1942年1月5日

一切行动都还能按计划进行。我们的地雷和空军使敌人在追击时颇感困难。我们已经退却300英里，到达一条良好的防线，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失，同时多数的部队都还是非摩托化的，由此即可以想见我们的艰难！有许多“失业”的将军对我有很多恶意的批评，这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批评本来就不值一文钱！

非洲军今天退入第二线，这是自从11月18日以来的第一次。克鲁威尔害了很重的黄疸病，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康复。不久就只剩下我是唯一没离开过这里的德国军官。夜里苦寒而潮湿。我的胃口很好，根舍对我的饮食照料得很好。我从早到晚都在跑来跑去，目的是要看看部队的一切是否正常。问候你和孩子。

1月10日

不久就会有大战发生了，我有信心可以渡过这次难关。凯塞林今天又要来这里，所以我过了9点30分之后，才能到前线去。日本人的胜利相当惊人。英国人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要被逐出东亚了。他们想在北非战场上求得一次胜利，但一定会大大地失望。我们的部队已经恢复了原有的战斗力了。

1月14日

情况已经发展得对我们有利了，我脑中充满了计划。可是我在这里却一句话都不敢乱说。他们以为我疯了。其实我只是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而已。你是知道我的。去年在法国，这些计划都无一不曾兑现。我想将来也一定如此。

1月17日

这里中午的太阳已经很温暖了，好像是故乡的春天一样，士兵们在日光浴。这几天安静的日子有很多好处。高斯从罗马来了信。元首批准我的一切行动，并且称许有加。补给现在也较正常，你过几天看公报就会完全明白了。对于这个新的转机，我高兴得简直睡不着觉。你知道这是我的老脾气。还有许多事要讨论和进行。

1月19日

现在是早上6点30分。照惯例，该写信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和我

一样，有愉快的精神。敌人今天可能会进攻，但我已做好准备。你一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高兴。部队的精神十分旺盛。

当这封信到达的时候，你在公报上应该早已看到这场会战是如何打的。我一直都在准备。克鲁威尔还没完全康复。我自己倒很好。

1月20日

两小时之内，我们就要反攻了。在把正反两面的得失都详细考虑过之后，我决定冒险了。我有信心：上帝会保佑我们获得胜利。

1月21日

反攻

1月5日，有一支护航舰队安全到达的黎波里，运来了55辆战车、20辆装甲车以及战防炮等各种物资。这和打了一次胜仗一样使人兴奋，于是隆美尔想到重新采取攻势。他那个收复昔兰尼加的计划早已拟好了。

1月20日，隆美尔开始发动反攻。这一次非洲军在前线上一共有111辆战车可用，在后方还有28辆，而意大利摩托化军则共有89辆。计划是由非洲军担负迂回的任务，从防线南端沿法里格干河床前进；而意军和德军的一部分则负责正面的攻击。非洲军在迂回行动中一再出状况，结果使敌人逃出了重围。隆美尔1月21日的日记这样记载着：

关于装甲兵团准备从梅尔沙隘道向东出击的计划，我一直列入绝对保密中，对于德意两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事先报告过。根据我们的经验，意大利人的保密工作相当差，任何发往罗马的无线电，没多久英国人就知道了它的内容。我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境内的补给工作不能不有所准备，这样才使巴斯蒂科阁下知道了。因为事先没有告诉他，他十分恼怒，立即向罗马方面提出报告。几天之后，当卡瓦莱罗将军来到司令部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1月22日，我军攻下了艾季达比亚，敌人无秩序地退走。于是非洲军推进到了安特拉特—萨温努（Antetat-Saunnu）之线，包围了英军第一装甲师的一部分。他们一共损失了117辆战车和装甲车、33门火炮、许多卡车，以及数以千计的俘虏。但是这个口袋却未能完全束紧，所以还是有大量的敌军向北逃脱了。在向孟沙斯的追击中，又击毁了敌人装甲战斗车辆98辆、大炮30门（据英方的资料，英军第一装甲师原有150辆战车，第一战被击毁7辆，退往孟沙斯的途中又损失了半数以上。此外还损失了30门大炮、30门战防炮及25门轻型高射炮）。在萨温努的英军补给中心存有大量的物资，也被非洲军夺获。

1月23日，卡瓦莱罗将军来到了军团司令部（“装甲兵团”在1月22日升格为“装甲军团”），与隆美尔讨论这次独立行动的问题。隆美尔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

卡瓦莱罗将军带来了意大利元首关于未来作战的命令。一切都足以表示罗马方面对于这一次反攻非常不开心，他们希望我们奉到命令之后，马上停止一切行动。在谈论中，卡瓦莱罗说：“把它当作一次单纯的出击；马上撤回来。”我不同意，并告诉他我已下定决心，只要在部队和补给限度之内，一定要一直追击下去。我们先要向南追，再消灭艾季达比亚以南的敌人，然后再向东和东北面攻击。假使情况不利，我军可以退回梅尔沙隘道防线。卡瓦莱罗力劝我不要前进。我告诉他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心，除了德国的元首。最后，凯塞林劝慰了他几句，但他仍气呼呼地走了。我特别把林提仑将军留下来，其目的是要他在明天至少对战场做一个实地的观察。他一直安居在罗马，我希望他能了解一点这个战场上的实际需要。

卡瓦莱罗为报复，把一部分意军羁留在梅尔沙隘道和艾季达比亚，他们因而脱离了我的指挥。尽管如此，德军还是收复了昔兰尼加。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过去四天我们已大获全胜。我们这一拳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还想再打一拳，然后改取守势。外国报纸上对于我的意见又改观了。卡瓦莱罗来亲口说，奉意大利元首之命，叫我退回原地，可意大利元首所给我的书面命令，内容却完全不同，它至少使我们仍具有高度的自由。

1942年1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好。我们正在整理战场，搜集大炮、装甲车、战车、粮食和弹药，以补充我们的需要。这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天已变冷了，而且老是下雨。下雨对我们有利，它可以使英军的飞机无法起飞作战。

高斯定于2月1日回来。我们和意大利人还在闹意见。当他们不能和我们一同前进时，他们很不高兴。可这却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1月27日

因为班加西地区对隆美尔的后方交通线具有很大的威胁，所以隆美尔不敢冒险向默基利追击。但在1月28日，他又向班加西发动了一次奇袭。大量的车辆、武器和物资都同时落入我们手中，使我们的许多单位都获得了摩托化的装备。

在此次胜利之后，隆美尔决定再向东发动一次长距离的突击。

两个混合战斗群从正面攻入昔兰尼加，并且在2月2日重新收复这一大块领土——除了东面的迈尔迈里卡地区以外。这一次，非洲军和意大利摩托化军都停在孟沙斯和艾季达比亚的附近，没有参加作战，假使他们也向前进攻，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敌人大部分的兵力都毁灭掉了。

敌人的主力安全地退入加扎拉—比尔哈基姆—托布鲁克地区，开始

修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轴心国部队转为守势，守住了默基利和比尔吞拉德之间的东部昔兰尼加。德意两国的摩托化部队部署在防线的后面，供机动防御之用。

这样就结束了冬季的战役。双方现在都准备在夏季中再进行一次决战。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2日以来，部队一直在运动中。我们已经收回了昔兰尼加，像闪电一样快。我希望在十天之内回一趟家，并且休息一段时间。不过这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1942年2月4日

前线又已平静无战事，现在从左翼到右翼延展到300英里以上。能够收复昔兰尼加使我感到开心。我希望到下星期这里的情况可以稳定下来，以便我请一个短假。

2月7日

和罗马方面仍然在闹纠纷，他们不同意我的办法。若是我们退出昔兰尼加，那他们才开心！

2月10日

意大利人收回一个军不给我指挥，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前进得太多。他们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2月23日

冬季战役总评

英军的秋季攻势，其目的是想要毁灭在迈尔迈里卡的德意联军，征服利比亚，并且与自由法国³⁴的军队联合占领北非的海岸，以作为进攻南欧的基地。他们这个军事目标未免太高了。

当他们攻击兵力集中的时候，曾经有良好伪装的掩护，同时天气也极为有利。因此他们获得了完全奇袭的效果。不过，虽然他们的攻势在准备时是如此高明和巧妙，但他们在执行时却无法与之相比。他们应该首先集中在西迪里齐，然后再梯次地前进。若能同时向艾克罗马突击，切断我们的补给线，那就更有效了。

反之，塞卢姆防线只要用少量兵力加以监视即可，不必用两个师去攻击它。印军第四师在那里整整被牵制住达两个月之久。事实上，英军的攻击主力却只有两个师，兵力太少不足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照道理说，重心方面的兵力从不嫌多，可是英国第八军团的每一次攻击主力都

太弱，而且这种脆弱的兵力还常常分散使用。

运用这种战术的结果，常使英军的部队在会战中被德军各个击破，徒然损失了兵力。在整个战役中，英国的指挥官从来不把他的兵力集中在决定点上。这个基本的错误使他们永远得不到胜利。他们的指挥技术太刻板，下达的命令规定得太详细，结果使低级军官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指挥权，当战况发生突变时，他们完全缺乏适应能力。凡此种种都是英军失败的主因。

在欧洲战场上，缺乏机动性和过分遵守刻板的形式已经够坏了；而在沙漠中则更是糟透了。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没有障碍物，没有防线，没有可供掩护的水道和森林，一切都是公开的和无法计算的，指挥官在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之内，都要准备随机应变，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在思想和行动上，绝不可以有保守性的倾向，也不要靠着传统的方法和过去胜利的经验来企求成功。判断要敏捷，随时采取行动主动控制情况，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无法应付，千万不可以事先固定一切部署。这就是沙漠战术的基本原理。

评定一名沙漠军人的价值标准是他的体力、智慧、机动性、神经健全、勇敢和坚定。而一个指挥官除了需要以上的各种品性以外，还更要能够获得部下的敬爱，具有坚定的决心，善于判断地形和敌情，具有灵敏的反应和旺盛的精神。对于上述各种标准，隆美尔将军几乎都得到满分，这样的名将是古今少有的。

英国士兵在沙漠中打得很好，只比德军稍差一点。隆美尔本人对英军常常表示出敬佩之意，甚至他曾说过，若是能够领导这样的精兵去参加战斗，一定是件十分高兴的事。

在这次冬季作战中，证明了战车是唯一决定胜利的因素。主要因为在沙漠上完全没有障碍物，战车的使用几乎没有限制。

战争的胜负标准可以用击毁战车的数量来表示。不过不仅是战车数量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却是它们的技术水准、运动能力以及火炮的射程和口径。因为在开阔的沙漠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敌人处于我方有效火力的控制之下，在敌人能够出击以前予以击毁。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较远的地方把敌人击毁。有一个时期，英军的马蒂尔达战车最令我们害怕，因为它的装甲特别厚，不易被击毁。不过它的速度太慢，火炮的口径和射程也都太小。在1941年年底之前，德国的III型和IV型战车仍然比敌人的各种型号战车都更优秀——它的火炮射程和口径都较大，运动性能也较强。一直到1942年5月间，美国的战车出场之后，我们才丧失了这个优势。

炮兵的情形亦类似。射程越长越有决定性——这一方面英军占了上风。我们对他们的25磅炮感到很头痛。不过德军的88毫米两用炮（高射、战防两用）却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它的威力无双——俘虏告诉我，

当88毫米炮与战车交手时，根本是一种“不公平的武器”。这种炮对德军的胜利贡献很大。在机动性的战斗中，双方的步兵都没有太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塞卢姆前线的阵地战中，他们曾经有过相当好的表现。

若是双方领导能力、训练、补给条件和空军实力都大致相等，那么在沙漠战争中的主要决胜因素就是战车的数量、机动性以及战车炮的射程。其次是野战炮的数量和射程。最后才是战防炮的数量、射程和口径。假使有一方面在这些兵器上居于劣势，那么就靠部队的素质和指挥来弥补这些缺点，不过假使缺乏空军和补给，则无法加以弥补。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我去参加了克鲁威尔的生日宴会。一切都很顺利。过几天他就要休假了，也许还要去接受治疗。我希望他能够回来。现在的昔兰尼加已经是一片绿色，连沙漠上面也好像铺上了一层绿毯。在水平面高度此时已经很温暖，不过我们的驻地位于2500英尺的高度，所以风很大，相当冷。

1942年3月21日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补给很困难，尤其在陆上运送物资最令人头痛。新任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Gen.Karl Zeitzler）昨天来看我们。刚巴拉已经调回意大利，他失宠了。新的人选感觉还不错。

3月26日

今天应该是星期天。我从国内飞回非洲已经十天了。我现在忙得很。昨天我被太阳晒伤了，但没关系，我们有很好的油膏。

3月29日

昨天我不能写信给你，因为我们在运动中。我很喜欢这个新地址，因为它距离前线较近，可以使我节省很多路途上的时间。这里风景现在变得非常可爱，野花四处盛开着。我照了一些彩色照片，不久就可以寄回家里。

当英国人离开这个新“住宅”的时候，他们在大门上写着：“请保持清洁，我们就要回来了！”我们倒要看看他们这句话灵不灵。

3月31日

凯塞林昨天来了。他带来的有关我们同盟国的消息都令人很不愉快。他们完全是官僚主义的做法，上层的人一点不懂得近代战争的需要。整个补给制度完全不上轨道。

除了意大利部队略有问题之外，我们一切都OK。以后三个星期我们

还有的忙。

4月9日

星期天，有另外一位贵宾来访问我们——那是OKW中的一位海军将军。国内若是常有这些大人物来看我们，当然是一件好事。有许多复活节的礼品也运到了这里。许多的妇女也都寄来大批热情的书信。最近曾有一个炮弹破片从窗口里飞进来，恰好打在我的肚子上面，它穿过了我的大衣和夹克，最后才给我的裤子挡住了。

肚子的皮肤上面显出了盘子大小的大块伤痕。我还真是狗运当头！

4月10日

匆匆写完这封信，就要向南出发了，这一路的风景好像是在月球表面一样。在这个平坦的山地上，拂晓日出是一种天外的奇景，非常美丽。温度在零度左右，不久就会暖起来了。

昨天曾有两次有趣的会晤，一次和魏希赫德（Weichhold），一次和沙巴尔斯提将军（Gen.Sarbassetti）——他接掌刚巴拉的位置。他告诉我刚巴拉被调走的原因：他当着一些军官的面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领着一支意军和德军作战。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蠢材！

4月25日

凯塞林今天下午要来这里。我很希望能听到他的消息。明天，巴斯蒂科又要来把另一种意大利勋章颁赠给我。我觉得头痛到了极点。最好多派点部队来，那比较有意义。

4月27日

无事可以报告。热，到处都是尘沙。主要公路上的交通状况都很差。

在我们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某种神经紧张的现象。英国人以为我们会进攻，我们也以为他们会先动手。总有一天，双方又要比一个高下。不久你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详情。我们都希望在这个年底就能结束这场战争。

5月12日

第三部 非洲战争的第二年

第九章 加扎拉和托布鲁克——作战的准备

反攻胜利结束之后，1942年年初，我们重新攻克了昔兰尼加。此后物资补给变得非常困难。

造成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德国最高统帅部始终不曾认清非洲战场的重要性，所以从不曾给予应有的注意。

（二）意大利人在海上的行动太令人失望。相反，1942年年初的英国海军非常活跃，而英国空军也令我们相当苦恼。

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始终不曾认清非洲战场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只要用相当少的兵力，即足以在近东地区大获全胜。从它们的战略和经济上的价值来说，要比征服苏联南部的顿河河湾划算得多。在我们面前的领土蕴藏了大量的原料。而征服中东足以解除我们的石油荒。假使我这个军团能够再增加几个师的兵力，并且保证补给充足，就可以击败在近东地区的整个英军部队。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完全相反。我们要求增援的请求被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东线战场交通工具的需求量太大了，德国的生产力供不应求，无余力为非洲战场增加更多的摩托化部队。

很明显，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看法仍和1941年时完全一样。他们认为非洲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地区，若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投入这个战场，一定不划算。这真是一个短视的看法！他们一向认为补给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其实并非如此。问题在于需要有一个坐镇在罗马的人，全权解决一切困难。我们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实在太纵容了，结果使德意联军的兵力在北非严重受损。

的确，东线战场对德国的物质资源而言，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德军在东线战场上丧失了大批的装备。不过话虽如此，我却深信由于北非战场的前途无限光明，从欧洲比较不重要的地区抽出几个机械化师来供我们使用并非不可能。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了解这种形势，所以不肯动手做任何的调动。这实在是“不为”，而非“不能”。

这种心态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我们只有3个师的德军——其战斗力也常不足额——却已经使英军在非洲忙碌了18个月之久，损失惨重。

最后我们的力量用尽，才受阻于阿拉曼（El Alamein）。可是自从非洲丧失了之后，德国人必须用更多的兵力与美英军周旋——使得我们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场上要用到70个师左右的兵力。假使1942年的夏天，能够把6个德国机械化师给我，一定可以把英军打得全军覆没，至少可以使南面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免受威胁。假使当时有决心，补给就不会成问题。后来，在突尼斯我们的补给居然可以增加一倍——那时已经太迟了——即为明证。

在1942年3月之后，由于凯塞林的努力，他的空军在地中海居然获得了空中优势，大局有好转的趋势。当时，我们的空军曾重击马耳他岛，所以对海军暂时不会构成威胁。于是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运入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德尔纳，德意联军开始全速进行整补的工作。

虽然如此，英国的第八军团在增援方面仍然比我们快。英国政府全力加强补给：大批的船只纷纷开入埃及的港口，那都是由美英两国绕过好望角运来的物资。当然，这种长达1.2万英里的航程，使得英国的运输船一年只能航行一两次，途中还饱受我们潜艇的阻挠。尽管这样，英国的海军和商船仍使近东地区的英军补给状况比我们占优势。此外，近东有炼油厂，英军在燃料的供应上不会缺乏。

而更重要的，却是英国一些有远见的重要人物，知道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组织补给。从这一方面看，对手要比我们占了下列几个优势：

（一）对大英帝国而言，北非是它的一个主战场。

（二）英国政府认为利比亚的战斗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英国人在地中海拥有自己的海空军，而且都是第一流的强大部队，我们只有那个靠不住的意大利海军。

（四）从英国的第八军团到最基层的单位全是摩托化的。（实际上，英国的步兵单位并非真正的“完全”摩托化——他们不都有专用的车辆，通常都是集中一批车辆来载运他们，所以战略机动性还是有限制。）

所以我们知道，一旦英军当局感觉到他们的实力已经够充实，马上就会不择手段地来毁灭我们。我们的南面侧翼门户洞开，敌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假使我们遭受敌人的迂回攻击而被迫退却的时候，那么马上就会面对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意大利部队大部分都是非摩托化的，很难尽快退走。因此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英军对迈尔迈里卡的防御计划的基本着眼点，是迫使我们打一场阵地战，而不是在开阔的沙漠中做自由的运动。他们执行这种阵地战的技术，可以算是第一流的。

但是他们的基本假定完全错了。在北非的沙漠中，若是南翼方面没

有掩护，而想坚守一条固定的防线，其结果一定是惨遭失败。若想防御成功，则必须具有攻击的精神。当然，有坚强工事的防线对阻止敌人做某种作战上的运动，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无论如何，绝不可因为防守这种防线，而影响到担负机动防御的兵力。

英军在迈尔迈里卡的部署大致如下：

从加扎拉附近的海岸上一直向南延展，是一条布有大量地雷的防线，由英军第五十师和南非第一师负责防守。这条防线的南端有一个纵深的布雷地带，一直延展到比尔哈基姆为止。这里就是英军加扎拉防线的南端核心，已经筑成了一个要塞，由自由法国第一旅负责防守。

整个防线在设计上非常精巧。在沙漠中建立这样一条工程浩大的防线，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回。仅仅在这个防区之内，就布下了50万颗地雷。在加扎拉防线中点以东数英里的道路交叉点上，又是一个坚强的据点，名叫“武士桥”（Knightsbridge），由英军第二〇一近卫旅防守。

在艾哈坦（El Hatain）和巴特鲁拉（Batrana）附近的地区，也曾加以坚固的设防，以掩护托布鲁克的南面通路。这个所谓阿代姆“盒子”的阵地由印度第五师据守。托布鲁克对整个加扎拉防线而言，是一个供给基地。自1941年以来，英国人即开始着手托布鲁克防线的增强和改进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广泛布雷。这里的防线是由已经加强了南非第二师负责防守。

所有各据点都拥有强大的炮兵以及充足的补给，其构筑都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在迈尔迈里卡地区中埋下了总数在100万颗以上的地雷。其后我们在英军的后方地区中，还掘出了15万颗地雷，这足以证明他们原本计划埋下更多的地雷。

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全部摩托化部队以外，英军在主防线的后方有一支机动的预备队，包括强大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第一和第七装甲师，以及几个独立的装甲旅和营）。

虽然英军的基本计划只是一个“次级品”——尤其是在他们拥有这样完全摩托化兵力的前提下，可说是“弃其所长，用其所短”了，但他们的防御工事做得太好了，我们花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才把它攻下来。

实力的平衡

在会战开始的时候，德意联合装甲军团一共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装甲师，以及一个德国摩托化师和一个意大利摩托化师。此外，在德意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之下，还有四个非摩托化的意大利步兵师和一个德国步兵旅。在会战中，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又送来了一个装甲师——利托里奥师（Littorio）。所以我们一共有三个德国师、一个德国旅和七个意大利师，但意军当中只有三个师是摩托化的，可以用在机动

战争方面。多数的德国部队和全部的意大利部队的兵力都不足额；例如第九十轻装师的每一个连只有50人。意军人力的缺乏尤为严重，事实上，他们的一个摩托化师只能算是一个旅，而一个步兵师只能算是一个团。

会战开始时，英军共有四个摩托化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四个独立机械化旅。此外，到了7月中旬，他们又增加了四个师的生力军和一些独立的装甲单位。所有这些兵力都是摩托化的，而且完全足额。英国的装甲师在编制上与我们不同，几乎完全由装甲兵力所组成。所以开战后，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约是9:6，我方居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参加会战时，一共有德国战车320辆、意大利战车240辆。而英军的实力则约为战车900辆。至于在作战过程中，敌方战车的增援数量，则与我方的更不成比例。

1942年5月以前，我们的战车素质似乎要比英国战车更优秀，可是之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美制的格兰特型（Grant）战车在夏季会战中第一次出现，毫无疑问它和我们的长炮管IV型战车势均力敌。可是当我们进攻时，只剩下4辆长炮管的IV型战车。而且都没有适用的弹药，所以根本不能参加战斗。我们的短炮管IV型战车，在速度和运动性能方面比格兰特型更优良，但后者火炮射程较大，能够在远距离击毁IV型战车；而前者在同样射程之下，却无法击穿美军战车的厚甲。况且我们只有40辆短炮管的IV型战车，而对手却有160辆格兰特型战车。

我们的主要装甲兵器是III型战车，它的火炮口径为50毫米——大多数也都是短炮管的——当然更不是格兰特的对手。英国战车的火炮口径只有40毫米，所以比III型战车还不如。但我们的240辆意大利战车又不是英国战车的对手，部队中的士兵都说它是一种“自动推进棺材”。

炮兵方面我们也居于劣势，敌我之比约为8:5。至于空军方面，双方的实力在会战开始的时候还大致平衡，以后就每况愈下了。

就整个情形而论，非洲装甲军团所面对的英军，其兵力对比相当悬殊。不过若是与以后1942—1943年英军冬季攻势的时候相比，则这种差别还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我们可运用的兵力不过三师德军和三师意军，其余的兵力因为缺乏机动性只能留守后方。而且意军的两个摩托化师实力太差，非有德军的保护不可，否则无法发挥战斗力。

沙漠战争守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战场上，也许只有在北非，战争可以采取最“进步”的形态。双方都使用完全摩托化的部队，在一望无涯、毫无障碍的沙漠上，可以获得梦想不到的最大可能性。只有在这个战场上，摩托化和战车战争的原理才得以充分应用，甚至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在这个战场上，双方的主要部队曾经进行过纯粹的战车战。虽然偶尔也有静态的战斗，但是无论如何，运动战总是整个战争中主要的阶段。

——它完全以机动的原理为基础。

就军事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事实。因为当我们在波兰和西欧作战时，敌人都是受累于他们的非摩托化步兵师，因而在战术的自由上受到了许多牵制——尤其是退却的时候。当我们在法国实行突破之后，敌人的步兵就完全被我们的摩托化兵力迂回消灭了。因此，他们毫无其他办法，只好让预备队在我们的攻击兵团压迫之下消耗殆尽，勉强争取时间好让他们的步兵可以撤退。

对于一个摩托化和装甲化的敌人，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只有在占领预设的阵地时，才派得上用场。一旦这个阵地被透入或是被迂回，逼得他们非退却不可，那么就变成了摩托化部队任意屠杀的对象——因此他们只好死守阵地，战到只剩一人一弹为止。在全面的撤退中，步兵会引起很多的困难。在1941—1942年间的冬季，当我们撤出昔兰尼加时，许多的步兵单位就都成了我们的包袱。若非我方装甲部队特别英勇的表现，则这些步兵早已断送在大沙漠里。这就是以前格拉齐亚尼失败的原因：当时大部分的意军都是非摩托化的步兵，在摩托化的英军追击之下，马上就溃不成军。而意军的摩托化部队，为了保护他们的步兵，遂不得不与英军交战，结果也是同归于尽。

在这种纯粹摩托化的战争当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原理，这和其他一般战场上所用的原理完全不同。这些原理在将来也可以当作一种规范，只要在使用全部摩托化部队时就可以应用。

在一个平坦而便于驾驶的沙漠地形中，包围住了一个完全摩托化的敌人后，接着就会想把他们围歼掉，但这是作战中不易达到的一个目标。因为任何一个完全摩托化的部队，假使他们的编制实力还算完整，而且又位于一个适当的地形上，那么要想突破这个临时的包围圈并不会很困难。由于他们机动性强，指挥官可以马上集中兵力，在包围圈上选定一个适宜的地点攻击突围。在沙漠中曾经有很多这样的战例。

所以，假使要想使被围的敌人毁灭的话，其可能的条件有下列三项：

（一）因为燃料缺乏，使摩托化部队丧失了机动性，或者是被围部队中包括着非机动化的单位，且又是必须加以顾虑的。

（二）指挥不当，或是指挥官已经决定牺牲某一部分的实力，以救出其他的部分。

（三）战斗力早已瓦解，有崩溃和解体的现象。

除了（一）（二）两项是其他战场上常有的现象以外，要想把被围的敌人消灭在包围圈内，其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在交战中予以重大的打击，瓦解他们的组织力量。我想把一切以消耗敌人抵抗力量为目的的作战，都定名为“消耗战”（Battles of Attrition）。在摩托化战争中，

对敌军物资的消耗和对敌军组织的破坏，才是一切作战的直接目标。

在战术方面，进行消耗战时，必须用最高度的机动性，下列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最主要的努力就是要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使己方的兵力能够集中，同时更要设法找到敌人的“空隙”，趁机分割敌人的兵力，以便把他们逐一消灭。

（二）补给线特别敏感，因为所有的燃料和弹药，以及一切战斗所必需的物资，都得经过它运到战场上去。所以，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补给线；另一方面更应该尽可能扰乱敌人的补给线，甚至切断它们。因为物资的补给是战斗的最基本先决条件，所以必须加以最优先的保护。

（三）装甲（战车）部队是一个摩托化军团的核心。其他的部队只是辅助性质，都跟着它转。所以对于敌人装甲兵力的消耗战，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战防单位来担负。自己的装甲兵力应该留作最后打击之用。

（四）侦察报告应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送到指挥官的手里。他应该马上做决定，并且尽快付诸实行，因为反应的速度足以决定会战的结果。摩托化部队的指挥官在作战时，应该尽量接近他们的部队，而且应该把通信工具带在身边。

（五）为了获得奇袭的效果，使敌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我方的意图一定要尽量保密。为了使敌人的指挥官狐疑不决、犹豫不前，应该善用一切欺敌的手段。

（六）一旦敌人被击败，应该尽量追击以扩张战果，速度第一。并设法彻底摧毁敌人的战力，使敌人永远没有重整兵力的机会。

关于技术和组织方面，在沙漠战争中最应该注意的有下列三点：

（一）在战车方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的运动性能、速度和长射程火炮——火炮的射程越长，我们的手臂也就越长，可以先打倒敌人，使敌人无法还击。装甲的厚度并不能代替缺乏的火力，因为装甲越厚，则运动性能和速度必然受到影响，而这两者却又是战术上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炮兵要有长的射程，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并能携带大量的弹药。

（三）步兵的用途仅限于占领和据守阵地，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从事某种行动，或是迫使敌人从事某种行动。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步兵就应该迅速撤走，转用到其他的方面去。所以步兵也必须机动化，其装备应能使他们迅速赶到战术性要冲的地位，占领必要的防御阵地。

根据我的经验，果敢的决定常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不过一个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的果敢，与所谓“军事性赌博”之间的差别是：果敢的行动不一定有十足成功的把握，但即使失败之后，也一定会留下足够的兵力，来应付一切未来的情况。反过来说，赌博的结果不是完全的胜利，就是完全的毁灭。

当攻势开始发动时，在加扎拉防线中的意大利步兵师首先对英军第五十师和南非部队实行正面攻击。我派遣了一支强大的炮兵支援这次攻击。在防线的后面，战车和卡车夜以继日地绕圈子奔跑着，让敌人以为这个地区集中了大量的机动部队。

我们要设法欺骗敌人，使他们相信我们的主要攻击是在加扎拉防线的中部和北部，我们希望能够引诱他们把装甲兵力配置在这些地区的步兵阵地后面。当然我们并不敢希望德军的正面攻击即足以牵制住英军的全部装甲兵力，但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准备绕过比尔哈基姆的右面冒险钩击，仍然大有成功的可能。因为英军的装甲兵力不一定都会集中在这一个地区中，但是至少会使他们集中一部分兵力在那里，这样可以分散他们的打击力量。

白天，我的摩托化兵力的一切行动都是指向意大利步兵攻击的地点。天黑之后，就迅速移到他们的集中地区。这一支打击兵力包括德国非洲军（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二十一装甲师）、意大利第二十摩托化军（特里埃斯特师和阿里埃特师）和第九十轻装师，另加三个侦察营。最先的运动是绕过比尔哈基姆实行迂回，出发时间定为22点。从比尔哈基姆起，非洲军和意大利第二十摩托化军，经过艾克罗马以达海岸。其目的是要切断和毁灭在加扎拉防线上的英军及在它后方的装甲兵。

第九十轻装师连同那三个侦察营，其任务是冲进阿代姆，以防止托布鲁克方面的英军守兵撤退，并向艾克罗马地区增援，此外并切断英军的补给线——因为他们在托布鲁克以东的地区中，曾经建立了很多的补给中心。第九十轻装师为了欺敌，特别造了几辆“扬尘车”——我们在卡车上面安装大风扇，吹得漫天沙尘，从英军方面看就好像是大批战车在对面对集的样子。我们希望这一方面的英军不来干预艾克罗马的会战，以便我们的装甲部队进行决定性的一击。

在迈尔迈里卡地区的英军全部毁灭之后，我们的意图就是迅速攻克托布鲁克。我的行动自由受着意大利元首的限制，最远只能到埃及的边境。

在这次攻势发动以前，曾经有利用德意两国的空降部队袭取马耳他岛的计划。可是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德国的最高统帅部放弃了这个意图。我曾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由我们执行，但被拒绝了。

攻占马耳他岛的作战计划代号为“赫拉克里斯”（Hercules）。1942年4月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决定于7月进行这场作战——隆美尔在北非

的攻势也得暂停，使轴心国部队抽调兵力支援马耳他岛作战。但不久希特勒又变了卦：他怀疑意大利人的保密能力，怀疑他们的海军有没有实力和勇气去抵抗英国地中海舰队，怀疑意大利人能否及时给予德国伞兵支援，怀疑意大利人会丢下德国人一走了之。最后，5月21日，希特勒宣布：“赫拉克里斯”作战的准备仅限于纸上作业，如果隆美尔攻占托布鲁克，此计划即永久搁置。

由于英军的兵力正在不断增加，我们遂决定在1942年5月26日开始进攻。

争取主动

在最初的三个星期内（1942年5月26日—6月15日），西部沙漠中展开了最激烈的消耗战。最初我们居于不利的地位，而后却逐渐占了上风，尽管英军作战很英勇，他们的部队还是为我军所击破。由于英军的兵力远占优势，所以我们这次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我们的对手李特奇中将则成为世人激烈批评的对象。但是英军失败的原因果真是他们指挥官的错误吗？

在这次会战之后，我曾看到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李德·哈特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英军在非洲战役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英军将领始终摆脱不了步兵战争的思想。对此我也有同感。英军的指挥官并没有从1941年到1942年的失败中吸取新的教训。

当一个国家的军官团已经发展成型且具有悠久的传统之后，它的典型特征就是不肯再接受新的思想和发明。因为这个缘故，普鲁士的军队才会被拿破仑击败。在这次大战中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德国也和在英国一样，有许多军人的头脑都已经僵化了，对现实缺乏适应能力。他们制定了一整套军事思想，连细枝末节都规定得非常仔细，认为这是一切军事智慧的最高权威。任何新的思想只有在符合他们的标准时，才会被接受。任何在这些标准以外的东西，都被他们当作一种“赌博”；即使是成功了，也认为这不过是偶然的幸运而已。由这种态度所产生的主观偏见，其后果真是糟不可言。

在军事伦理学方面，一个光荣的传统很重要，但是就军事指挥方面而论，这却是一个极大的包袱。现今指挥官的职责要时常注意利用新的技术，改革旧有的技术；并能针对此时此地的现实条件，随时调整他的战争思想。假使环境需要，也应该能使他的思想，从里到外彻底改变。

我认为我的对手李特奇将军，正和其他许多旧派将军一样，对于这种全面化的摩托化战争，以及沙漠战场上的特殊地形，都没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尽管他们的计划准备得很周详，结果还是不免铸成大错。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早已从公报上知道了这里的情形。今

天我们将展开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工作很艰巨，但我相信我的军队可以获胜。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明了这次会战的意义。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总是和我对我的官兵的要求一样严格。我的心总是在你身旁，尤其是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1942年5月26日

5月26日14点钟，在炮兵准备射击之后，意大利步兵在克鲁威尔将军指挥之下，开始朝加扎拉的英军防线发动正面的攻击。为了使英军误信我方的主攻方向在这里，并且吸引他们的装甲兵力，我曾抽调了两个战车团（德意各一）加入这一方面的攻势。到了夜里，这两个战车团马上撤回，仍然归回原有建制。英军在加扎拉防线的前哨阵地几乎没做什么抵抗，即撤回他们的主阵地。

军)已经集中在指定集中地区之内。他们中的一部分摆出向意军进攻地区增援的样子,等到被英军侦察机发现后再尽速赶回。20点30分,在我的命令下,1万辆各型车辆开始行动。我带着我的幕僚,也加入了非洲军的纵队,在月光下走向这个伟大的装甲战场。在老远的天边,偶尔有一两颗照明弹在空中发亮,那可能是德国的空军想探清比尔哈基姆的位置。我紧张地等待着天明的到来。敌人会怎样?他们采取了何种行动?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着,但只有天亮之后才能证实。

天亮后一两个小时之内,装甲军团中的各部队纷纷报告已经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第九十轻装师报告说,早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到达了阿代姆。这个地区被英军当作补给中心,所以大量的物资都已落入他们手里。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英军才开始有反应,于是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此时,非洲军的战车部队在比尔艾哈马特(Bir el Harmat)东南面约6英里的地方,与英军第四装甲旅及印军第三摩托化旅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很不幸,我们的装甲单位又是在没有炮兵火力支援之下,即开始仓促应战——我曾经一再提醒他们,一定要等到炮兵开火之后,才可以接战。同时,新型的格兰特战车也在这里第一次出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极不利的因素。最后,我们虽然受到了很重大的损失,结果还是把英军逐退到艾阿布德小径为止。不过不久英军又开始反攻了。

在这个沙漠平原上,战斗一直延续到夜间,最后非洲军的主力已经冲到了艾克罗马以南和西南面大约8英里远的地方。不幸的是,多数的卡车纵队都已经和战车单位分开了,一部分步兵也没有跟上。在我随身的幕僚方面,彼此也都失去了联络。我的作战处处长魏斯特伐中校,带着一些通信车已经冲到了非洲军的所在地,而我自己带着其他的军团部幕僚前进,天黑的时候,还在比尔艾哈马特东北约两英里的地方。途中我们曾碰到了一个英军的炮兵连,他们可能是要从比尔哈基姆开往托布鲁克去。虽然我们一行人并没有太大的战斗能力,但还是向正在行动中的英军实行攻击,并且把他们包围住了。他们似乎是完全为我们的奇袭吓住了。

回顾第一天的战斗,很明显我们想要把加扎拉防线后的英军全部消灭的企图已经失败,向海岸的进攻也失败了,我们也没有能够把英军第五十师和南非第一师与第八军团之间的联系切断,主要原因是我们把英军装甲师的兵力估计得太低了。尤其是美式战车更使我们难以应付。现在我们全军面对着一个优势的敌人,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我不否认在那一天夜间,我非常烦恼。我们的战车损失惨重,这对会战而言真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在这一天之内,德军战车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克勒曼将军(Gen.Kleeman)指挥之下的第九十轻装师和非洲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英军的摩托化部队就从这个缺口冲了过来,随时准备猎取那些与主力失去了联系的运输纵队。而这些纵队却正是我们生命的寄托。

尽管情况如此危险，而我们所要面临的困难又如此之多，但就长远方面看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因为李特奇已经把他的装甲兵力分散使用，结果使我们获得各个击破的机会。英国人这样分割他们的兵力，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照我看，英国人的第一要务，就是应集中所有的装甲兵力，将它们同时使用在一个决定点上。他们的各个单位都是摩托化的，他们可以用最高的速度在战场上纵横来往，以应付任何地区中的危险。在沙漠中的机动战争，其实很像在海洋中的战斗——在海战中，若是把舰队的一半留在港口之内，而将其余的兵力分散使用，则未有不全军覆没的。

我第二天的计划是要集中兵力向北面进攻。因为第九十轻装师在阿代姆地区早已受到了敌人的重大压力，所以我决定把它抽调回来，让它从西面加入非洲军的战斗，来增加我们的打击力量。

5月28日拂晓的时候，我用望远镜向地平线远处观察，想要看看附近的情形如何。在我们的东北面，有一些英军正在向西北方运动。我们和装甲军团的其他分部，都还没有联络上。在拂晓后不久，英军的战车就向我的指挥所开炮，炮弹落在我们的周围，我指挥车上的玻璃都被打得粉碎。我们的车辆侥幸逃出了敌炮火射程，于是我就赶往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方面，命令他们跟着非洲军的后面向北推进。

第九十轻装师因为一再受到英军强大兵力的攻击，所以无法执行它所奉到的命令。大批的英国飞机向该师纷纷投弹，不久它的好几个单位就都被炸散了。为了应付更强烈的敌军攻击，该师只好在比尔艾哈马特以东6英里的某地，暂取保持坚守的态势。

在非洲军方面，情形也是同样的恶劣。敌人现在已经集中了一切可以调用的战车，在卡普佐小径以北继续不断地向该军猛攻。上午，魏斯特伐传来消息，他命令意军攻击加扎拉防线，以阻止这一方面的英军和南非部队也投入战斗。这个攻击大约在中午时发动，在艾劳特艾塔马尔（Eluet el Tamar）的附近获得了很好的进展。

我感到异常不安，很想和那两个装甲师取得接触。此时我们突然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缺乏弹药，第十五装甲师当中已有一部分无法作战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补给纵队赶紧跟上去。傍晚的时候，我们带着几辆车和战防炮，到达了比尔艾哈马特以北约10英里处的一个小山上，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非洲军的部队。那是一个标准的沙漠战场，像图画般动人。浓黑的烟云冉冉升入天空，景象十分壮观。我决定明天上午利用这条路线把补给纵队送往非洲军前线。

我们回指挥所的途中，曾经和一支英军纵队与一支意军纵队擦肩而过！意军也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对着我们乱打一阵，我们只好赶紧逃跑。那天深夜，我把补给纵队组织妥当，准备第二天清早由我自己率领他们去接济非洲军。此时我们已经派不出多少掩护兵力。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随时有受到敌人截击的可能。

所幸在当晚，第九十轻装师摆脱了英军的束缚，转进到了比尔艾哈马特的附近。同时，意军阿里埃特师也赶上了，恰好塞住了第九十轻装师和非洲军之间的空洞。这样就使补给纵队的进路安全得多了。5月29日拂晓的时候，我们就出发赶往非洲军方面，一切都很顺利。

当我们赶到战场上的时候，非洲军在东面和北面，正被英军装甲兵力夹攻。因为缺乏弹药和燃料，他们的行动大受限制。不过现在情况好转了。那天下午，我就把我的指挥所设在这里。

现在整个军团的各个部分都已经恢复联络了，这时我对当前的情况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在艾阿布德小径的两侧集中兵力，并且已经建立了一条稳定的防线。但是我军已是损失惨重，而且补给线在比尔哈基姆以南事实上也已为英军摩托化单位所切断。意大利步兵对加扎拉防线的攻击，最多也只能到达英军的主阵地，再往前就被坚强的工事所阻，无法再进一步了。非洲军指挥官克鲁威尔将军座机为英军所击落，将军本人已经被宣告失踪。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被英国人俘虏。那一天我们损失的将领还不止他一个人，第十五装甲师师长范尔斯特将军（Gen.von Vaerst）也身负重伤，不得不退出战场。敌人已经集中他们的第二、第四和第二十二共三个装甲旅，外加第二〇一近卫旅，开始向我们的正面做向心式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再照原定计划向北进攻，那未免太危险了。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为我们的打击力量找出一条安全的补给路线，所以我决定让第九十轻装师和非洲军的一部分，从东面向雷区进攻。为了掩护这个行动，其余的兵力都改取守势，并缩短防线。一旦透入加扎拉防线，我打算发动钳形攻势，把英军防线的南端据点比尔哈基姆攻占下来。

我决定这个计划时，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由于强大的德国摩托化兵力部署在海岸公路的南面，英国人就不敢把他们装甲部队的任何主力部分拿来攻击在加扎拉防线方面的意军，因为假使我的装甲师反攻，他们马上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另外，我还希望：由于有意军的牵制，过分谨慎的英军指挥官不敢把南非第一师和英军第五十师调往其他地区。同时我又预料李特奇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之下，不会命令这个师向意军发动反攻，因为像这一类的作战，不符合英国人“非有百分之百把握不可”的要求。所以我预料英军的机械化旅还是会继续撞在我们组织完善的防线上面，而逐渐把他们的实力消耗完毕。这种防御的战术有极高度的弹性和机动性。（隆美尔虽然是一个“活动力”极充沛的军人，但他也极会运用防御的战术，这就是他此次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主因。）

5月29日的黄昏，这个作战命令送达各部队。

5月30日天亮的时候，各师即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进行防御的工作。在做这些调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乌里布地区（Ualeb）驻有强大的英军，包括装甲部队在内。那是英军第五十师的第一五〇加强旅（英

军第一战车旅曾经开往支援它，结果也是同归于尽）。此时，意军第十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英军的雷区，并在它的东面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不过经过雷区的路线却还是在强大英军的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使我军感到很伤脑筋。可是到了正午的时候，意军第十军和打击兵力之间即已取得了接触，于是向西面打开了一条直接的补给路线。那一天，在乌里布的英军已经遭到了包围。

下午，我开车通过雷区前往直意军第十军军部，与凯塞林元帅、意军第十军军长和元首的副官比罗少校（Maj.von Below）等会晤。我把计划讲解给他们听。因为英军的雷阵已经保证我军从东北面绝无受到攻击的危险，所以我决定首先肃清加扎拉防线的南端，然后再继续进攻。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我们想要消灭在乌里布的英军第一五〇旅和在比尔哈基姆的自由法军第一旅。

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敌人却感到犹豫不决，并没有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德意联军的突然撤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意外，更何况英军指挥官的反应从来就不曾快过。上午，英军在我方正面的东北两面都集中了强大的兵力，东面有280辆战车，北面有150辆战车，所以我们认为英军随时都有发动攻击的可能。可是那天上午却平安度过了。

下午我亲自去侦察地形，以便研究攻击乌里布的可能性，并分配非洲军、第九十轻装师和意军阿里埃特师的兵力，准备明天上午开始攻击。

5月31日的上午，我军开始进攻。英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我军寸土必争地向前推进。英军向来都是战到最后最后一颗子弹，这一次他们使用了一种新型的57毫米战防炮。虽然如此艰难，快到黄昏的时候，我军最终还是透入了英军阵地，到达相当深的深度。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很好。这次会战的最大难关已经渡过了，我们一直打得还不错。不过往后的几天，还是会很艰难的。不幸得很，克鲁威尔连同他的座机一起落入了英国人的手里，我希望尽快把他救出来。

1942年5月31日

第二天，我军开始进攻。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猛烈攻击之下，我们的步兵就开始一波接一波地向英军的野战工事猛扑。我带着魏斯特伐中校随步兵们一同前进。不幸得很，一颗英军迫击炮弹突然击中了他，最后因伤重不得不把他送回欧洲去。这对整个装甲军团而言，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因为他的学识和经验都极丰富，而且敢于做决定，是我最重要的助手。尽管如此，攻势还是继续向前发展。我们逐步攻入英军的阵地，到了下午，整个阵地就都属于我们了。英军的最后抵抗已经被扑灭。我们一共俘获了3000名俘虏，击毁或俘获了101辆战车和装甲车，以及124门各型火炮。

6月1日的黄昏，在乌里布陷落之前，英军的侦察单位向我们东面和东南面的掩护防线，开始发动攻击。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炮火，主要的目标就是我的指挥所，我的参谋长高斯将军也负了伤。在同一天之内，我损失了两位最重要的帮手。我决定指派非洲军的参谋长拜尔莱因上校暂代军团参谋长的职务。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会战的形势已经变得于我们有利了。大约击毁了400辆战车。我方损失不太严重。

乌里布攻下之后，就轮到比尔哈基姆了，我们准备在明天开始对它实行围攻。英法两军的突击队以这个要塞为基地，经常攻击我方的交通线，这个威胁应该解除。

1942年6月1日

沙漠中的胜利

6月1—2两日之间的夜里，第九十轻装师和意军阿里埃特师开始向比尔哈基姆移动。他们没受什么损失就通过了雷区，封锁住了这个要塞在东面的出路。

在敌人拒绝了我们的招降之后，攻击于中午展开。意军从东北面，德军从东南面，同时向要塞地区进攻。战斗十分惨烈，一连打了十天十夜。在非洲战役中，像这样艰苦的决斗还是很少见的。法国守军的防御阵地布置得十分精巧，遍地都是小型防御工事——堑壕、碉堡、机关枪掩体和战防炮阵地等等——外面又都加上厚密的雷阵。对于炮兵和空军的炸射，这种防线具有特别好的抵抗能力，因为只有直接命中，才可以击毁一个小小的据点。所以当敌人据守着这样的阵地时，必然要浪费很多弹药才能使敌人遭到一点损失。

面对着法军的火网，要想在雷区中扫清一条进路，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我们的工兵——简直可以说他们是“超人”——牺牲惨烈。这次的胜利，有许多地方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在我们向比尔哈基姆进攻的前几天当中，英军的主力竟按兵不动，这实在令人不解。他们只是在6月2日，曾经向阿里埃特师采取过一次攻击，意军这一次顽强地予以了反击。在第二十一装甲师发动逆袭之后，英国人马上再度转为沉寂。从比尔哈基姆以南地区出发的英军突击队，经常阻挠我们的补给运输，使我们感到相当不安。他们在沙漠的小径上埋置地雷，并且直接攻击我们的运输纵队。英国的“8月”（August）摩托化支队最热衷于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只好使用装甲车和自行火炮来担负护送的工作。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斗仍持续着，不过态势已经对我们有利，不再那么伤脑筋了。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达到目标。

1942年6月3日

我们可以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事变正在酝酿。很明显，英军不久就会发动一次攻击，其对象不是我们装甲兵力在北面所据守的防线，就是我们在南面围攻比尔哈基姆的部队。（当时英国方面，奥钦烈克担心隆美尔利用这段空当来恢复元气，因而主张利用装甲兵力对德军的补给线发动一次反攻。可是李特奇却畏缩不前。他主张要保留足够的装甲兵力来保护自己的后方，因此没有足够的兵力对隆美尔的后方发动攻击——事实上此时英军仍有400辆战车，而德军只剩130辆，外加意军没多大用处的100辆。李特奇只想对敌人的突出地区做直接攻击。这样只是徒然把他们的优势装甲兵力消耗光，最后不免惨败。）在6月4—5日之间的夜里，我们把第十五装甲师移到比尔艾哈马特以南的位置，从那里我们可以针对英军可能的攻击方向——无论是东北或东南——予以反击。到了6月5日上午，这一着棋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

那一天清晨6点以前，经过了一个钟头的猛烈炮击之后，英军第二和第二十二两个装甲旅，连同印军第十旅和第二〇一近卫旅的兵力，开始向意军阿里埃特师进攻。为了牵制我军的兵力，他们又向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地区——它位于阿里埃特师的北面——施放烟幕，并猛烈炮击。不久以后，英军第四装甲旅和第四十二战车团也朝那儿进攻，以达到分裂我军的目的。

在这里隆美尔有几点错误。从东面发动的最初攻势是由印军第十步兵旅来担负的。当它攻占了艾斯拉山脊（Aslagh Ridge）之后，第二十二装甲旅才通过它，继续向前进攻，后面接着第九步兵旅，不久他们就遭遇到了困难。从北面所发动的向心攻击是由第三十二战车旅（包括第七和第四十二两个战车团）和第六十九步兵旅的一部分兵力所担负的。这个攻击也失败了。一直到最后的阶段，第二和第四两个装甲旅才开始参加战斗，其目的是想挽回这个残局。他们的攻势还是劳而无功，没能把孤立被围的印军第十步兵旅连同支援它的四团炮兵给救出来。

所以英军攻势的零碎程度甚至比隆美尔所想象的还要糟。关于这一次攻势的后果，奥钦烈克曾经说：“这次不成功的反击可能就是整个会战的转折点。”

在英军的重压之下——他们在这个地区中的兵力要比我们强过数倍以上——阿里埃特师遂向军团炮兵线退却，接着在集中炮火的阻击之下，英军的攻势停顿了下来。此时，为了减轻意军的压力，第十五装甲师的第八战车团开始向比尔艾塔马尔（Bir el Tamar）进攻。

当本军团的北面侧翼稳住之后，就开始以这些位置为起点实行反攻。吴尔兹战斗群（Combat Group Wolz）本是军团总预备队，部署在

比尔哈基姆东北面6英里的地方，现在就在我的指挥之下，向“武士桥”的英军后方深入攻击。第十五装甲师则从我们的左面进入战斗。它的任务是从南面包抄英国人。不久，我们战车上的火炮就可以从三个方向向敌人射击。到黄昏时，已有50多辆英军战车在战场上被击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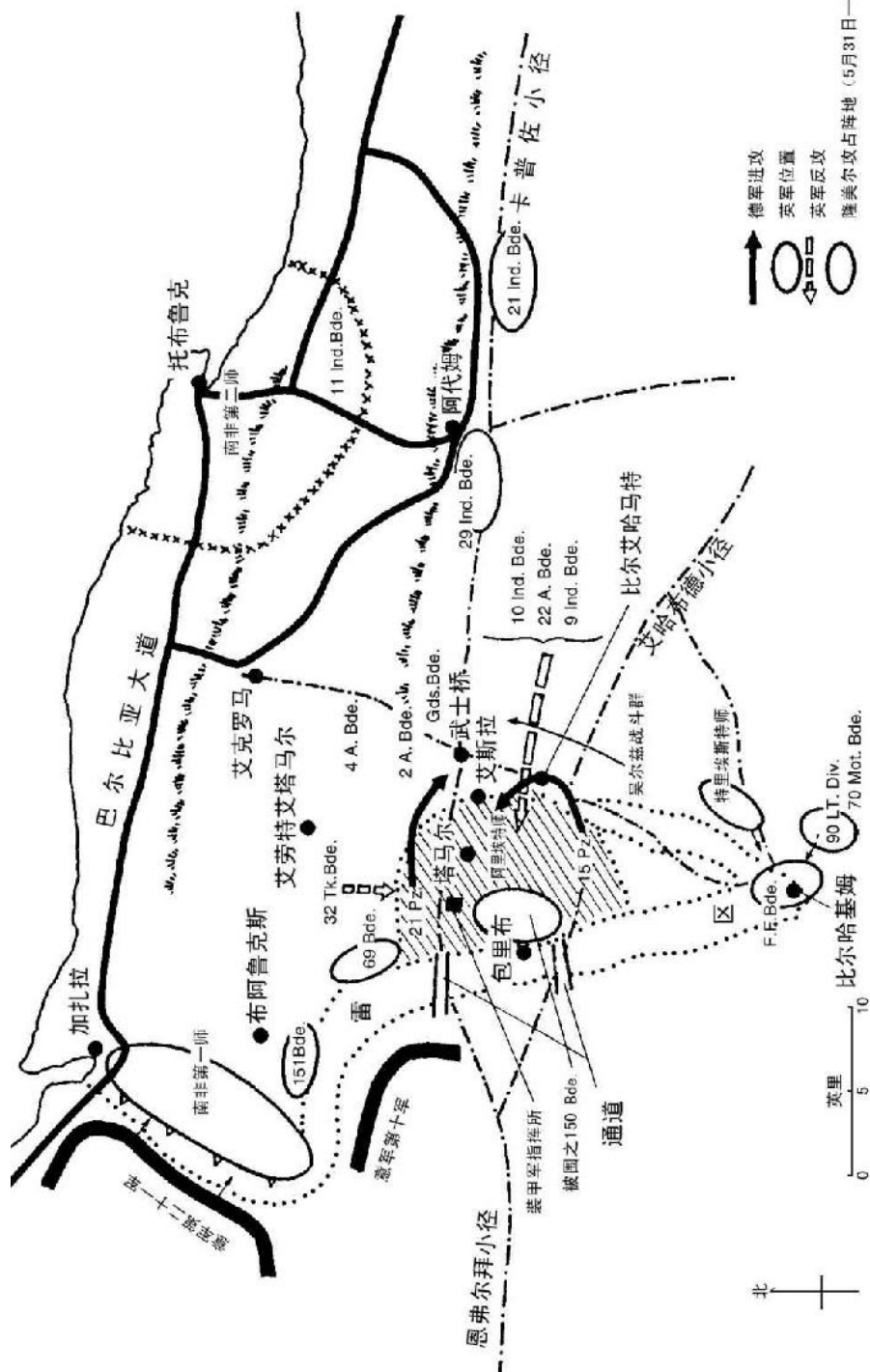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大约6点钟的时候，本来被英军牵制住的第二十一装甲师主力，已开始向东面进攻了。在这种激烈的战车会战之中，英军终于不支了。吴尔兹战斗群已经封锁住了西面的恩弗尔拜小径（Trigh Enver Bei），并向英军发动攻击。敌人趁黑夜撤回到比尔艾哈马特。

这一次，轴心国部队打得十分精彩。英军在三面压力之下，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在6月5—6两日当中，有4000多名英军进入了我方的俘虏营——主要是第二〇一近卫旅和印军第十旅的部队。新到的印军第十旅已经完全被打垮了。

这一次的失败使敌人的攻击力量损失相当大。一切不出我所预料，英军指挥官既没有使用在加扎拉防线中的两个师来威胁第二十一装甲师，也没有动用南非第二师的任何单位。在这种具有决定性的时机中，他们本应该集中他们一切的兵力。可是英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虽在总数上占优势，却不曾把优势的力量集中在决定点上，所以才被我军各个击破。

英军失败之后，我们预料他们不再有力量突破我们对比尔哈基姆的围攻，便希望可以安然地攻占这个据点。

在一度平静无事之后，6月6日的11点钟，第九十轻装师又向凯尼格将军（Gen.Koenig）的部队继续进攻。攻击的矛头进到里多塔（Ridotta，沙漠中的一个小要塞）前面一英里的地方，然后又停顿不前了。不过对于比尔哈基姆的“套索”拉得更紧了。英军第七摩托化旅为了解围，曾经向第九十轻装师实行微弱的攻击，但被击退。



12 加拉拉的攻击 (第二阶段, 1942年5月)

那一天夜里（6—7日之间），第九十轻装师在雷区中已经扫开了几条通路，在黑暗掩护之下，攻击部队推进到了可以冲锋的距离。吴尔兹战斗群奉命支援这个攻击。6月7日的上午，在炮兵和空军的猛烈炸射之后，步兵直接向法军阵地冲锋。尽管他们十分英勇，这次攻击还是被敌人的火力逼退了。只在北面有少数地点被渗透。法国守军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已完全切断了，而仍能如此苦战不屈，实在是可钦可佩。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过去这两天特别热闹，也相当成功。你在国防部公报上应该已看过一切发展的详情了。这次作战可能还要拖两个星期，我真希望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在6月6日 35 的激烈战车会战中，我心里一直在想念着你，并且希望我从非洲所发出的贺电，能够在那一天准时到达。

1942年6月8日

6月9日，我又从非洲军里抽出一个战斗群，支援对比尔哈基姆的攻击。从一清早起，我们的步兵就一批接一批地冲向敌人防线。大约中午的时候，第九十轻装师也从南面加入了战斗。法军死战到底，我军暴露在他们的强大火力之下，牺牲惨重。不过到了那天夜里8点钟的时候，他们攻到了距离里多塔只有220码的地方。

这个阶段，我们和凯塞林之间又发生好几次冲突。他认为我们进攻速度迟缓，对我们有过恶意的批评。最令他不开心的，是空军在比尔哈基姆的作战损失惨重（曾经有一天，英国空军击落约40架俯冲轰炸机）。他坚决主张集中我们所有的装甲兵力，以便向法军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这全是胡说八道，因为面对敌人的掩护火力，把战车开入雷区，那无异于自杀。假使我们这样做，李特奇在其他的战线上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所以若是如此轻举妄动，则结果必然会全军覆没。

第二天（6月10日），非洲军的一个战斗群，在巴德上校（Col.Baade）指挥之下，终于在比尔哈基姆的北面突破了敌军的主阵地。在这一次突破之后，比尔哈基姆是再不可能守下去了。

可是法国人并不肯束手就擒，尽管我们的戒备很森严，大部分的法军在凯尼格将军的英勇领导下，还是趁着黑夜向西突围而出，和英军第七摩托化旅会合在一起。后来我们才发现我军并没有彻底执行合围的命令，所以才有此失误。不过这也足以证明，无论情况多么悲伤绝望，一个意志坚定的指挥官，还是有办法死里求活的。

6月11日清晨，第九十轻装师开始进占比尔哈基姆。差不多有500名法军战俘落入我们手里，大多数都已身负重伤。那天上午，我亲自去视察这个要塞，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我在非洲沙漠中的头号苦战。

现在我们的兵力又自由了。尽管英军在乌里布、法军在比尔哈基姆都曾经有过极英勇的表现，可是假使李特奇认为这种零碎的战斗就能耗尽我军的实力，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固然我们损失惨重，但还不足以与英军相比拟，因为在据点里，由于饮水和弹药缺乏，我们曾经逼迫许多英军屈服投降。专以心理的因素而论，坐视整个的单位被敌人吃掉，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固然有时为了其他方面的利益，不得不命令某一个部队从事“打到底”的抵抗，可是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再三。因为指挥官的信心攸关士气，而这种办法将严重打击此种信念。士兵对长官的命令，可能不会再那样死心蹋地地服从，因为他们害怕在危急的关头，长官会把他们牺牲掉。

6月11日下午，我命令全军从比尔哈基姆向北进发。那天夜里，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师，连同第三和第三十三侦察营，全在我指挥之下，到达在阿代姆南面和西南面6—10英里的地区。为了解救这个危险，李特奇把英军第二装甲旅从艾克罗马以南某一点，调到了比尔里伐（Bir Leia）附近。我军与英军装甲兵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于在6月12日的正午以前，攻占了阿代姆附近和卡普佐小径以南地区。阿代姆本身也为第九十轻装师所占领。英国人损失了相当数量的战车，并留下400名俘虏，而印军第二十九旅仍在阿代姆“盒子”中顽强抵抗。

12日上午，第二十一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开始向东挺进。于是英军的装甲兵力被夹在两个德国装甲师中间，彻底丧失了行动自由，主动权完全操在了我们手里。这个地区本已经太狭窄了，可是李特奇却又从加扎拉防线中把第三十二战车旅抽出来用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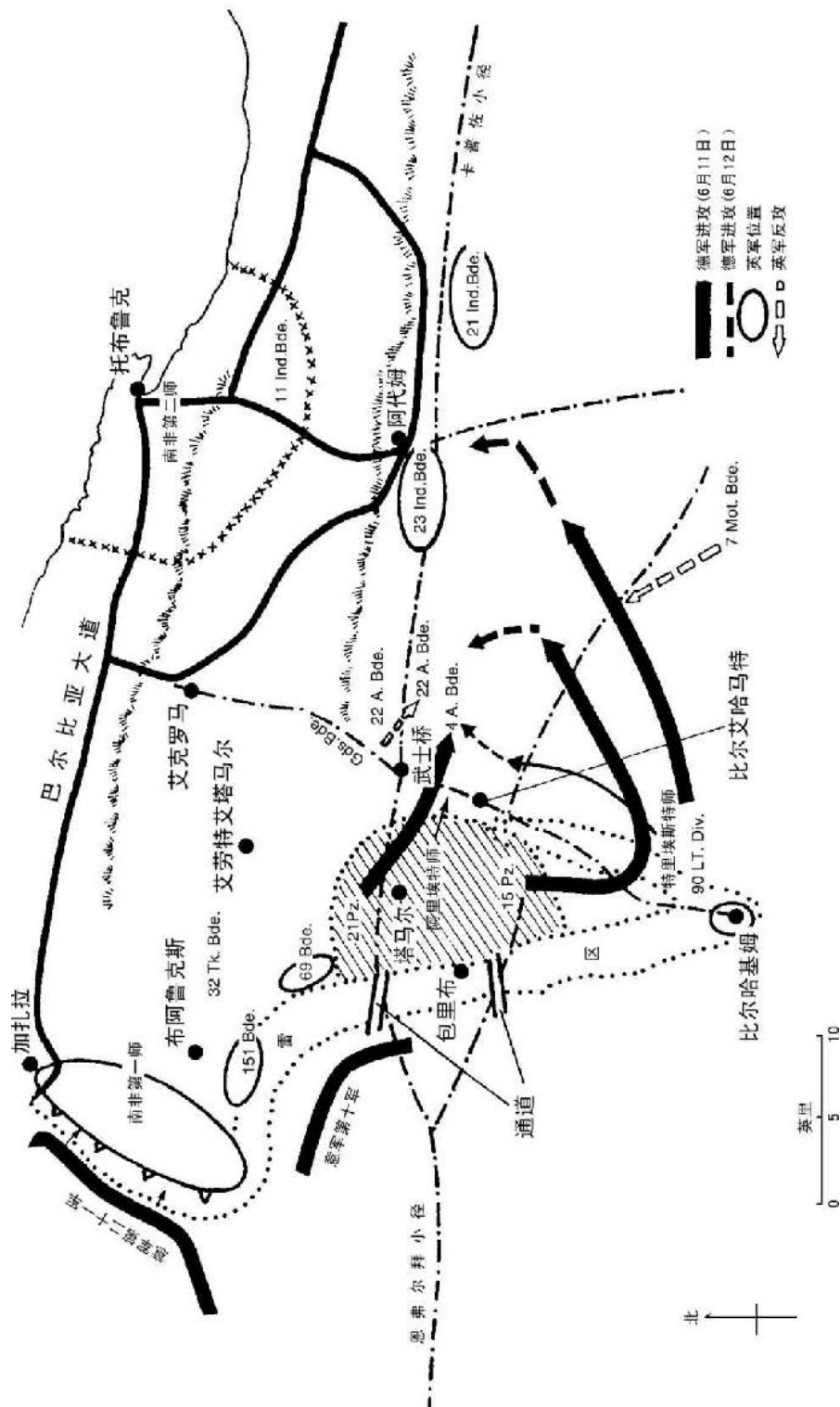
上午，我带着我的警卫营到达阿代姆东南面的山脊上，观察第九十轻装师和印军之间的战斗。下午，我到达第十五装甲师的师部，和他们一起向西进攻。黄昏的时候，我们遭到我方俯冲轰炸机的轰炸。它们是被英国的战斗机追得落荒而逃，为了想加速逃走便抛弃了炸弹，结果丢到了自己部队的头上。

第二天（6月13日）我还是和非洲军在一起，它的第十五装甲师正在向西面肃清那个大斜坡地带，而意军的阿里埃特师和特里埃斯特师，也正在逼迫敌人退入卡普佐小径以北的地区。黄昏的时候，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开始行动了，在一场猛烈的沙暴中向东挺进，有时能见度简直接近零。对于英军的战车，我们展开了一场大“屠杀”。现在他们所剩下的战车可能只有120辆左右，而且是一辆又一辆地被击毁在战场上。

往后这一两天之内，我想率领我的全部摩托化兵力，一口气冲到海岸。从加扎拉防线撤回的英军，现在正沿着海岸的公路向东移动。我们准备从西面去拦截他们，并加以击溃。凯塞林的飞机早已飞在他们纵队的头上，而巴尔比亚大道已经是一片火海。

很明显，在明后两天当中会有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因为英军似乎决心死守艾克罗马，以便给从加扎拉防线上退出的部队留出一条畅通的退

路。



13 加扎拉的攻击 (第三阶段, 1942年5月)

为了坚守艾克罗马，李特奇似乎不惜拼上他最后一辆战车。

这个会战开始时，原本对我们很不利，现在情况已日渐好转。

13日的夜间，非洲军的两个师都已经在比尔哈基姆小径以西的地区中，一字摆开准备向北进攻了。意军的两个摩托化师负责保护他们的东翼。第九十轻装师则更向东移动，以封锁托布鲁克的进路。

14日上午，德军的装甲师开始奉命以最高速度向北前进，因为此时英军的车辆，也正成千上万地像流水般向东撤退。我和战车一起向前狂奔，一路催促各级指挥官加快速度。我又命令我们的170毫米大炮，对着巴尔比亚大道开炮轰击。我们的隆隆炮声又和爆破的声音互相呼应着。英军已经在炸毁他们在加扎拉防线上的弹药库。

到了17点的时候，英军的火力开始慢慢减弱。敌人的抵抗力已经崩溃了，投降的人逐渐增多。这些人脸上现出失望和疲惫的表情。

夜幕低垂的时候，德军的装甲师占领了艾克罗马以西的地区。通向巴尔比亚大道的门户现在已经洞开了。

英军第一装甲师已经溃不成军，在那天夜里撤离了战场。（它所剩余的战车移交给第七装甲师的第四装甲旅。第四装甲旅成了仅存的装甲旅，其实力约为战车60辆左右。）

当天夜里，英军第五十师的各单位居然突破了意军第十军的防线，改向南面逃走。虽然我们击毁了他们400辆车辆，并且捕获了好几百名俘虏，但仍有一个旅左右的英军逃脱了。突破之后，英军指挥官把他们的兵力分成若干小型纵队，他们经过我们的补给地区时还攻击我们。事实上，英军的主力若从这一方面突围，照样也可以成功。至少他们遭遇到的损失会比经过巴尔比亚大道要少得多。更重要的是，英军的装甲兵力，也不至于完全毁在那个艾克罗马陷阱里面。而英军的装甲兵力被毁之后，李特奇也就失去了他的最后机会。

在乌里布和比尔哈基姆相继失守之后，英军的指挥官就应该认清，再坚守加扎拉防线的北部，实在毫无用处。法军第一旅牺牲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可是英军指挥官却并没有利用这段时间，把加扎拉防线上的两个师抽调到艾克罗马与加扎拉之间，以供机动防御之用，真是令人费解。这一支拥有大炮300门和两三百辆轻型装甲车的兵力，若是能够在适当时机投入战斗则对英军真是利莫大焉。我方的意大利部队，不仅武器太差，而且也缺乏车辆，除非有德军摩托化部队的支援，否则绝无能力在开阔的沙漠地中作战。英军不必太重视他们。

6月15日的清早，第十五装甲师的部队开始越过巴尔比亚大道，向海岸挺进。不过他们却违背了我的命令，只留下7辆战车封锁这条巴尔比亚大道。因此，大批的英军轻易地击毁了这几辆战车，并冲过了封锁线。不过不久之后，这个缺口又重新塞住了。此时从加扎拉防线赶来的

意军和德军，也都分别加入了追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会战已经胜利了，敌军完全溃败。我们正在扫荡他们的残部。你一定知道我是有多高兴。这一次我们虽大获全胜，损失却也不小。高斯和魏斯特伐都受了伤。高斯在三四星期之内可以回来，魏斯特伐却还要一两个月。我的健康状况良好。也许在7月间，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1942年6月15日

上午，我已把第二十一装甲师从艾克罗马地区抽出，命令它和第九十轻装师，连同侦察部队在一起，向东经过阿代姆向阿代姆“盒子”进攻——其主要据点为巴特鲁拉和艾哈坦。不久，我们的战车就与防守的印军发生了激战。那一天黄昏时，我军攻下了巴特鲁拉，俘获了800名战俘和大量的战略物资。由于英军以大量的火力反击，我方才暂时停止前进。第九十轻装师曾数度尝试，但是在那一天之内，始终无法攻下艾哈坦——这是阿代姆“盒子”的主要阵地。

此时，英军第八军团的残余兵力已向埃及边境集中。很明显，托布鲁克和艾哈坦的作用都只不过是牵制我军，以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部署埃及边境上的防务。

我认清了在托布鲁克防线上仍存在着重大的组织弱点，因为南非第二师的一部分已经参加了艾克罗马的作战。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托布鲁克攻下。此时英军的情况仍是非常混乱，且士气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所以速度又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了。

第二次托布鲁克之战

托布鲁克是非洲北部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在1941年间，由于敌军防守得力，曾使我们感到非常难以突破。我们曾反复进攻，它的外围防线早已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对于托布鲁克，我们已经领教得够多了。

早在1941年，我们就已经拟好了攻击这个要塞地区的计划，结果因为孔令汉的攻势而中途告吹。这一次我们所用的还是那个老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我们首先要在西南面实行佯攻，以掩饰我们的真正企图，并牵制住守军的兵力。至于奉命担任主攻的部队，则要用奇袭的姿态出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经过托布鲁克向东移动，以使敌人相信我们和1941年那次一样，准备对要塞实行围困的攻击。接着这支主攻部队突然回过头来，集中在要塞的东南正面上，趁着黑夜部署好。第二天拂晓的时候，先是炮兵和俯冲轰炸机的炸射，接着就一拥而上，用奇袭的方式把守军打垮。

我军的每一个士兵，都一致认为托布鲁克就是英国人抵抗的象征，所以我们这一次要一劳永逸地把它彻底攻垮。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赶紧完成攻击托布鲁克的部署。从我们学到的教训当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摩托化战争里，一定要运动迅速、反应敏捷，只有这样才可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部队必须要用最高的速度维持着完整的合作，然后进入战场。高速度即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在训练部队的时候，军官和军士一定要有注重速度的观念。

照我的看法，一个指挥官的任务绝不只限于“指挥若定”而已。他不能专以纸上功夫为满足，必须经常到前线上去视察。其理由如下：

（一）正确执行指挥官的作战计划，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假想所有的人都能恪尽职守，并且在战场上能够随机应变；其中多数的人都是受着“惰性”的支配。他们总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作为不能达成任务的借口。像这一类的人，要让他常常感到主帅的权威，这样才能使他化消极为积极。指挥官是会战的主要推动者，必须亲自控制一切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常常意识到他的鞭策威力。

（二）指挥官一定要不断努力，使他的部队能够与最新的战术发展，永久保持着齐头并进的状态，并坚决地要他们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他必须经常注意部下在训练的时候是否合于最新的要求。对部队而言，最好的“福利”就是第一等的训练，因为它足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三）指挥官对于最前线的一切必须要有一个直接的认识，同时要完全了解他的部属实际面临的各种问题。一个指挥官要想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思想绝不可以定型，绝不可以僵化，一定要适应他周围的环境。

（四）指挥官和他的“人”一定要经常接触。他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全军将士对他必须要有十足的信心。有一条最重要的原理，必须经常记在心里：指挥官绝不可以只从表面上关怀他的部下，以为这样能骗过别人。要晓得即令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也都有一个非常灵敏的鼻子，能够嗅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印军还坚守着艾哈坦。6月16日，第九十轻装师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无法渗透敌人的防线。正和英军在迈尔迈里卡地区中的防御工事一样，这个据点构筑得非常精巧，完全合于现代化的标准。也和比尔哈基姆的先例一样，守兵的一部分（包括印军第二十九旅在内）在夜间突围而出，向南逃走了。印度人只是把他们的力量随便集中在某一个地区中，然后一路打一路冲了出去。这又可以证明对一个完全摩托化的敌人，在它的指挥结构没有破坏之前，是很难把他们包围住的。

6月17日的黄昏，留在艾哈坦的印军残部向我军投降了。我们一共俘获了500多名战俘和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

艾都达和贝尔哈美德等坚强的要塞，在前一天都已经被非洲军攻克。当艾哈坦陷落之后，我就又命令第九十轻装师继续扫荡这个地区剩下的英军据点。它们都一个个被包围攻下。

非洲军的全部连同阿里埃特师，开始向坎布特和它以南的地区前进。上文我早已说过，我们想要一方面分散托布鲁克英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又想在我们的后方获得必要的行动自由，以便进行对托布鲁克的攻击。不过就目前而论，这种行动的目标是专门对付英国的空军，因为他们的基地很接近战场，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麻烦。我们想先干掉他们在坎布特附近的飞机场，使他们无法干涉我们对托布鲁克的进攻。

现在我的军团又再度向东运动了。那一天晚间（6月17日）大约19点30分的时候，我又命令第二十一装甲师改向北面前进，而我自己带着警卫营，从该师前头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向前奔驰。在广大的英军雷区中又遭到一些困难之后，我们终于和先头部队一起在22点左右到达了坎布特，但大部分部队仍留在雷区外。

6月18日拂晓时分，英国飞机又在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头上出现了——该师正在向北行动。快到清晨4点30分的时候，我军到达了公路和铁路。这条铁路是英国人在过去几个月建造的，从马特鲁港一直到达托布鲁克的外围周界。我们越过了它，顺便把它的轨道炸断了一部分。夜间，飞机场上的英军一直到最后关头才撤走。我们一共俘获了15架尚可使用的飞机及相当数量的燃油，这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6月18日，我们完成托布鲁克和坎布特之间的扫荡工作，并对托布鲁克完成合围的准备。现在为了实行突击，也做好了补给工作的布置。在前进的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兵器和弹药的堆栈，那都是在1941年孔令汉发动攻势的时候，我们所被迫放弃的。它们居然还一直留在原地，一点都没有移动，现在正好可以利用。

6月19日的下午，非洲军进入了新的位置，而第九十轻装师则向东突击，以占领英军在拜尔迪和托布鲁克之间的补给仓库为目的。这个师的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使英国人更摸不清我军的真正意图。除了派维亚师以外，又加上最近刚刚到达的利托里奥装甲师，一同从西面到南面，担负掩护攻城的工作。

我们又有这种预感，觉得今天黄昏的行动，敌人对它只有一部分且不太准确的观察，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攻击应该很有机会产生完全奇袭的效果。尽管我们都是忧患余生，曾经一路经过许多波折，但是到了今天，整个军团的将士都已感觉到胜利的气氛。

攻克托布鲁克

托布鲁克的守军实力大致还是和1941年的情形相似，包括下列各支部队：

（一）南非第二步兵师，兵力已经加强。

（二）印度第十一旅。

(三) 近卫旅的第二营。

(四) 第三十二战车旅，下辖几个步兵战车团。

(五) 好几个团的炮兵实力。

这个数字并不太正确。南非第二步兵师只有两个步兵旅，而非编制中的三个旅。第二〇一近卫旅仅有两个营，第三营只剩一部分。第三十二战车旅一共只有两个步兵战车营。至于炮兵方面，除了第四高射炮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独立的部队。

除了托布鲁克的守军以外，李特奇另有五个步兵师，其中三个师已经损失很重，不过其余两个却是刚刚开到的生力军。在最近的战斗中，他的两个装甲师完全被打垮，现在正从尼罗河三角洲方面获得增援和补充。

关于托布鲁克的防御情形，在这里简单地说明一下：

托布鲁克的东西两面都是连车辙都没有的沙碛地形，只有向南这一面延展成一个平坦的沙质平原。当年意大利人在巴尔波（Balbo）的指挥下，曾经在这里修筑了最坚固的要塞，其着眼点是要足以对付一切现代化的攻城武器。围绕着这个要塞的本身，有许多据点构成了一条广阔的带形，它们都深埋在地下，只有从空中才可以发现它们。每一个据点都有地下坑道系统，通到许多个机关枪掩体和战防炮阵地。它们一定要等到最危险的关头才掀开伪装，然后突然用猛烈的火力向攻击部队疯狂射击。我们的炮兵无法用直接的火力击毁它们，因为在外表上很难找到可供瞄准的目标。每一个独立的据点外面又围绕着一道战防壕和纵深的铁丝网。此外就整个要塞地区而论，只要是战车可以通行的地方，也都事先设有高深的战防壕。

在外围防线的后面——通常都有几道纵深——就是十分强大的炮兵兵力的集中地，以及一些城寨和野战工事。多数的防御工事在外面又都有雷阵的保护。

在西南方面的佯攻由意军第二十一军负责执行，另外有几辆战车支援。攻击的主力为非洲军和意军第二十军。在主攻地区（要塞的东南面）开始进攻之前，先集中德意两国在非洲的全部空军实施轰炸。一旦步兵攻入要塞线之后，非洲军就一直推进到通至港口的十字路口——向西通至巴尔比亚大道。紧跟在非洲军的后面，意军第二十军负责占领原英军的防御工事，并且通过拉斯艾马道尔到达南非师的后方。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夜里只睡了两个钟头。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日子。希望我的运气不会转坏。我非常疲倦，不过身体却还好。

6月19日的夜间，我们的攻击兵力纷纷开入攻击发起集中区。清晨5点20分，好几百架飞机开始向要塞地区东南面的突破点轮番投弹。印度人据守的阵地涌起大量的沙尘，破碎的铁丝网和武器被炸得在半空中飞舞，一颗又一颗的炸弹在敌人阵地中开花爆炸。

等到飞机表演完毕之后，非洲军（第十五步兵旅）和意军第二十军的步兵马上就跟着开始发动突击。在雷区中的通路是在夜间就已经扫开了的。两个钟头之后，德军的冲锋部队突入了英军的防线。我的非洲军用猛烈的肉搏战，把敌人的据点一个又一个地攻了下来。

8点时工兵已经在战防壕上把桥架好了。这一天工兵的功劳特别值得称赞。在英军强烈炮火之下执行任务，其艰苦程度真是难以想象。道路已经打通，我们开始放出装甲兵。

大约中午的时候，德军到达了西地马穆德（Sidi Mahmud）十字路口。这是托布鲁克的锁钥，现在已经握在我们的手里。从这个十字路口再向前进攻。皮拉斯垂罗（Pilastrno）地区的炮台上和吉布尔（Jebel）斜坡上，都有强烈的火网向攻击部队迎头痛击，几艘英国的船只正在起锚，好像准备离港，很明显是想从海路把他们的人撤走。我马上命令炮兵向它们射击，一共击沉了6艘船。船上的人大部分都被救起。

攻势还是继续发展。皮拉斯垂罗炮台在黄昏时投降了，我们本打算用俯冲轰炸机攻击，现在临时通知停止执行。索拉罗（Solaro）炮台也被我们攻下，港口里有一艘炮艇也被击沉了。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要塞地区就已经有三分之二落入了我们的手里。城镇和港口在下午时已被非洲军占领了。

6月21日清晨5点钟，我驱车进入托布鲁克市区。到处都是碎瓦颓垣，凄凉满目，这大都是1941年我们围攻时的成绩。然后我又沿着巴尔比亚大道向西驶去。英军第三十二战车旅的旅部向我们投降，还带来30辆可用的英国战车。在巴尔比亚大道的两侧，到处还都有正在燃烧中的车辆，呈现出一片混乱和毁灭的景象。

大约在9点40分的时候，我在巴尔比亚大道上（在城镇西边约4英里的地方）遇见了克勒珀将军（Gen.Klopper）——他是南非第二步兵师师长，兼托布鲁克守军的司令官。他正式宣布整个托布鲁克要塞地区投降。我请这位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坐上他自己的车，随我沿巴尔比亚大道再回到托布鲁克。沿途都是战俘，大约有1万人。我命令这位南非将军负责照料这些战俘。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托布鲁克！这是一场值得叫号称奇的战斗。在要塞地区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我想先去睡几个钟头。我无法形容有多么想念你。

当我们攻占托布鲁克的时候，没有受到一点外来的干扰，这就可以证明迈尔迈里卡的战事已经完全结束了。对我们整个非洲军团而言，6月21日是非洲战争中的最高潮。我曾向非洲军团颁布了下列的每日命令：

非洲军团的各位将士们！

你们如此迅速地占领了托布鲁克，使得迈尔迈里卡的大会战，戴上了最后的王冠。我们一共俘获了4.5万名以上的战俘，毁灭和俘获了1000辆以上的装甲战斗车辆和400门火炮。在这个长达四个星期的艰苦奋斗中，由于你们的忠勇用命，才使得敌人不断受到打击。你们的攻击精神完全克服了他们原欲发动的攻势。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强大的装甲兵力都丢光了。对于这些“超人”的成就，我应该向我们的全体官兵，致上最高的谢意。

现在正是完全歼灭敌人的时候。在没有把英国第八军团的最后残余兵力扫荡完毕之前，我们还不能休息。在未来的时日中，我要求大家再次尽最大的努力，达到胜利的目标。

隆美尔

第二天，隆美尔从无线电里得知，希特勒为了奖赏他这次精彩的胜利，已经擢升他为元帅。当时他只有49岁。³⁶ 他那个时候太忙了，所以在以后几天，都还没有想到调换制服上的肩章——两根交叉着的权杖。一直等到他抵达阿拉曼之后，凯塞林元帅才提醒他这件事，并送给他一副自己的肩章。到了9月间去谒见希特勒的时候，隆美尔才真正地收到了他的元帅权杖。那个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太太说：“我宁可 he 再给我一师的兵力，而不想要这个空头衔。”

第十章 向埃及境内追击

为了赢得在托布鲁克的胜利，我们也已经把我们的最后的力量都用尽了。不过，现在有了大批的战利品——包括弹药、燃料、食品以及其他一切军用物资，因而获得了一些紧急的补充，勉强进行下一步的攻击。

罗马方面曾经数度向我提出保证：在我们占领了托布鲁克和马特鲁港之后，他们一定把足够数量的物资供给我们使用。这个承诺加强了我的心，我决定在托布鲁克会战之后，尽快向埃及境内追击，并针对英国人的弱点全力扩张战果。

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阻止英军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而使用他们从近东方面调来的生力军，来加以据守。英军第八军团现在的实力已经弱到了极点，它的核心只剩下了两个新到的步兵师，它的装甲部队刚

刚从埃及内地仓促补充起来，恐怕不会有这么大的打击力量。简言之，我们在这个阶段似乎是很占优势。我们的意图是用闪电式的追击，来拦住英军第八军团，逼着他们在没有和从中东调来的生力军会合之前，先和我们做一次会战。假使我们真正能够一口气歼灭第八军团的残部和那两个新来的步兵师——这并非不可能——那么英国人在埃及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向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进攻了。

这个计划成功的机会很大。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我们有能力应付未来的局势。

这里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隆美尔对别人批评他太轻敌躁进曾屡次反驳，他对于这些批评很敏感，坚决否认这是一种赌博。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一向都是谋定而后动，他的果敢行为都是有深远的计算来当作基础的。

许多人都批评我这次向埃及的进攻太冒险。当然，在我们向埃及境内深入的时候，我们的补给纵队一定面临着极严重的困难。不过前线的官兵既然能够浴血苦战，那么在罗马的后勤人员当然也应该更努力。例如此时若能组织临时的海运，将物资运到前进地区的港口，则一定会发挥极大的成效。意大利的最高当局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采取这些办法。当我下令向埃及进发的时候，相信这种在埃及即将大获全胜的好消息，足以刺激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把精神振奋起来。

所以，在托布鲁克攻克之后，我就不顾一切向意大利的元首提出要求，要他允许装甲军团有充分的作战自由，让我们进入埃及。在获得批准之后，我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准备前进。

当时，德军统帅部本拟再调两个装甲师到非洲去，但后来这两个师却送往苏联去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部队正在运动中，希望不久就可以发动一次大攻势了。这几个星期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场好梦。高斯已经回来了。他的样子看来还是很疲惫，不过他已经不耐烦在后方休养了。我一切都好，睡得像木头那样沉。

1942年6月23日

6月24日，我陪伴着第九十轻装师的纵队一同前进，差不多每隔一个钟头就要催促他们提高速度一次。我们的进展还不错，到第二天我们已经到了马特鲁港以西30英里的地方。

我们的部队一再遭到英军轰炸机的猛烈攻击。我们的空军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改组，所以无法出动任何一架战斗机。非洲军只剩下50辆战车，却还是英国空军所最爱攻击的目标。我们的运输车辆中有极大部分

都已经换成了英国人的车辆，所以英国飞机在相当距离之外，根本分不出敌我来。我们的警卫营因为外表太像英军，曾引诱不少的英军散兵游勇自投罗网——等他们走近，发现是德军，已经跑不掉了。

意军也有他们的困难。在6月25日那一天，阿里埃特和特里埃斯特两个师，一共只有14辆战车、30门大炮和2000名步兵。利托里奥师由于缺乏燃料，曾经有好几个小时不能运动，后来也一直赶不上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补给人员要有随机应变的天才。英国的空军不分昼夜，向我们东进的纵队实行阻击。在埃及西部，李特奇还有200架多引擎飞机和360架单引擎飞机，现在正分批出动。

6月26日的上午，英国飞机继续攻击，消灭了我军的一个补给纵队，结果使非洲军在某一个时期之内，感到燃料十分匮乏。尽管如此困难，我们在那一天还是到达了马特鲁港西南面约10英里处。英军的第一和第七两个装甲师的残部仓皇由这个地区撤退，只留下了一些侦察单位断后。我们认为英军在这里不会有太大的抵抗，他们也许只会采取迟滞的行动，以便把马特鲁港和艾打巴（El Daba）周围地区的机场设备和补给物资安全撤出。

我们的意图是想要逼得英军就在这里和我们交战，以便把他们的步兵主力击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计划对马特鲁港要塞实行包围战，把他们强大的守军圈禁起来，然后再攻城。为了使这个攻击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我们首先向东猛冲，把英军的装甲部队逐退。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在过去几天，我们进展得很顺利，希望今天就可以向敌人残部进攻了。这几天来，我都是和高斯在一起，搭帐篷住在车外面。吃得很好，可是洗澡却成了问题。在过去24小时之内，我把我的司令部设在海边，昨天和今天都曾经下水洗澡。可是海水实在太热了，一点凉爽的感觉都没有。卡瓦莱罗和林提仑今天都要来这里，他们想限制我的行动自由。这班家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942年6月26日

6月26日那天，可以很明显看出李特奇准备死守马特鲁港——比尔卡尔打（Bir Khalda）之线。（隆美尔的猜想没错，李特奇的确想这样做。不过25日的夜间，奥钦烈克却开始亲自指挥，这样才救出英军第八军团，使它没有被隆美尔一网打尽。）不过，在非洲军把英军的侦察部队逐回他们的防线之后，第九十轻装师跟着前进，突破了这个防线的北段，夜里迅速冲到了沿海岸的公路上，于是两个方面都合围了。

现在马特鲁港已经是囊中之物了。这个要塞的防御兵力与托布鲁克相似，可是防务的部署却远不如它那样精巧。在外围部分布下了许多地雷——可能有20万颗左右。在要塞地区以内有新西兰师和印度第十师的主力，加上英军第五十师和印度第五师的一些单位。英军步兵大部分被

锁在这个地区内。（这个判断并不正确。英军的兵力已经疏散，新西兰师部署在马特鲁港南面20英里处。）

这时，非洲军在内林将军（Gen.Nehring）的率领下，和意军第二十军（他们英勇的军长巴打沙里将军在前一天已经阵亡）在比尔卡尔打以北地区，与英军集中的装甲兵力一头碰上了。英军使用美制的中型战车一再地向我军攻击，其中大多数都是刚刚从埃及运到的。一直打到深夜才停止，到这时，战场上—共有18辆美式战车躺在那里不动了。由于缺乏燃料和弹药，使我们无法扩张这次的战果，真是可惜。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仍在移动中，希望在最后目标尚未到手之前，永远不停止。当然这样太冒险，可是人生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敌人现在拼命用空军来实行反击。

又：7月间回意大利还是有可能。你赶紧去领护照！

1942年6月27日

英军的摩托化部队又吃了一次大败仗，他们对在马特鲁港被围的部队，再也没有救援能力了。在这种环境下，英国指挥当局根据托布鲁克的教训，似乎不应该让我们再有机会把他们在埃及西部所剩余的兵力一网打尽。假使真是这样，我们到达亚历山大港的道路就可以说是完全畅通了。所以我们料想那些具有完全摩托化装备的英国步兵，应该会及早突围而出。

6月27日，我们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英军很容易经过开阔的沙漠，向东撤退。为了阻止更多的敌军突围逸去，我命令意军布里西亚和派维亚两个师的部队，利用补给车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特鲁港的南面。不过，由于他们的装备和运输工具太差，所以行动相当慢。其他的意军部队则早已占领了要塞西面和西南面的地区。各单位都奉命在夜间严加戒备。

新西兰师在弗利堡将军（Gen.Freyberg）指挥下——他是我老对手——曾经趁着黑夜集中兵力，向南面实行突破。于是马上发生了一场混战，因为我的司令部也在该要塞的南面，所以也被卷入旋涡。基尔上尉（Capt.Kiehl）的警卫营和利托里奥师的一些单位，都纷纷投入了战斗，敌我双方的射击异常激烈，不久，我的司令部周围都是燃烧着的车辆，火光烛天，更成了吸引敌火的一个好目标。我只得命令司令部人员向东南面撤退。那一天夜间的情况混乱到了极点。天空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英国的空军把炸弹丢在他们自己部队的头上，曳光弹到处乱飞，德军各单位也在自己打自己。

过了午夜12点钟后，有好几百辆新西兰的车辆从我方东南面的大缺口突围逃走了。在沙漠战争中，要想临时组成一个很大的包围圈阻止

敌人逃走，实在非常困难。只要敌人有决心，利用摩托化的工具，不难突然集中兵力于一点拼命杀出重围。

第二天（6月28日）清晨5点钟，我赶回那个突破的地区，也就是那一夜混战的场所。我们发现一些卡车上面堆满了新西兰士兵的尸体，那是被英军轰炸机炸死的。虽然英军的主力现在已经向富凯（Fuka）移动，但是马特鲁港的防守兵力，仍然有印度第十师、新西兰和英军第五十师的一些残余单位。另外还有炮兵和新到的战车团（属于英军第四装甲旅）可供增援之用。英军各部分——现在已经散开，而且组织也比较差——仍然不断地做突围的打算。

在道路尚未完全封锁之前，马特鲁港的守军本有逃出的机会，但他们的运输工具已经为新西兰师所占用了，目的是使它具有充分的机动性，以担负侧翼的掩护兵力。虽然如此，他们的大部分在隔天晚上还是溜走了，不过所有的弹药和装备却完全丢弃了。其中有一部分之所以不能逃脱，就是隆美尔所指明的：没有摩托化的运输工具的缘故。

大约17点钟的时候，第九十轻装师、第五八〇侦察团、基尔警卫营，以及已经到达的意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的一部分，都开始攻击了。尽管英军的抵抗非常顽强，但是攻击却还是进展顺利。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现在马特鲁港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我们的先头部队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125英里的路程。在我们到达目标之前，还会有一场恶战，但是我想最困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一切都好。

英国人的铁路和公路系统都是第一流的！

1942年6月29日

最后在6月29日的清早，第九十轻装师从东面，基尔警卫营和第五〇八侦察团从南面，分别攻入了要塞地区。战火逐渐熄灭了。战利品十分丰富，俘获的各种军用品足足可以装备一个师。我们一共击毁了40辆敌军战车，有6000人左右的英国官兵走进了我们的战俘营。美中不足的是，弗利堡所率领着的新西兰师还是逃掉了。这个师在过去的战役中让我们印象深刻，毫无疑问，它要算是英国陆军中一等一的部队，所以若能把他们也都送进战俘营里，那我就可以更放心了。

目前在埃及西部沙漠中的最后一个港口要塞，也已落入我们的手里，而这一次英军又是损失惨重。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把大部分的步兵撤回了阿拉曼防线，那里的防务部署早已在加速进行，并由若干新的部队接防。所以，当马特鲁港陷落之后，我就立即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不准逗留。我的计划是想要趁着英军防务尚未部署完毕，第八军团的残部还来不及进入防线时，一鼓作气突破阿拉曼防线。这也是英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越过这一道难关，我们的进路上就再也没有阻拦了。

意大利的步兵也同时奉命前进，其先头部队指向富凯方面。于是我们的车辆也就继续向东奔跑。当我们经过比尔太弗尔弗卡西（Bir Teifel Fukash）机场的时候，突然一阵机枪子弹打在我们的附近，激起很多尘土。我立即驱车赶往第九十轻装师，命令他们优秀的师长马尔克斯上校（Col.Marcks），赶紧率领一个纵队呈弧线绕向南方迎敌。不过，我们马上就探听清楚了，向我们放枪的是意军利托里奥师的部队，他们以为我们是正在逃跑中的英军。此时，敌我已经很难区分，因为双方所使用的车辆大半是英国货。

夜幕低垂的时候，我们停在艾打巴以西约6英里的地方。我们可以听到东面有巨大的爆炸声——这是一个我们不欢迎的声音，因为英国人已经在那里炸毁他们的仓库，否则这些物资对我们大有用处。

很多时候，指挥官的位置不应该在幕僚的背后，而应该和他的部队在一起。认为保持部队士气只是营长的任务，那才真是大错而特错。阶级越高，他在“身教”方面的影响力量也就越大。假使一个指挥官只是安坐在他的司令部里，那么士卒们就会觉得和他失去接触。而他们所需要的，也就正是与指挥官能够保持个人的接触。在遭遇到混乱、疲倦、恐怖以及一切非常的情况时，指挥官若能以身作则，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奇迹——尤其是当他本人已经成为神话中的人物时。

在这个阶段中，部队在体力上的要求已经近乎忍耐的极限。所以军官们尤其有这种责任，不断用行动示范。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隆美尔过去在担任军校校长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演说，在此节录一段：“无论是在公务的哪一方面，你都要做你的部下的模范。你要忍受一切的疲倦和饥寒，千万不要想不吃苦，千万不要使你的部下认为你不肯和他们共甘苦。你的态度一定要彬彬有礼，不要用恶声向人说话，因为那通常表示你自己心里有某种短处，怕被人家识破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马特鲁港昨天已经攻克了，我军又继续前进，直到深夜才停下来。我们早已向东面前进了60英里。离亚历山大港已不到100英里了！

1942年6月30日

6月30日上午，我发现第十五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超过了艾打巴。非洲军缴获的战利品极多，其中包括一个英国炮兵连的105毫米炮，它们立即被用来对英军作战。但意军方面又出了问题，差不多到了半夜，他们才抵达阿拉曼以西的地区。

在那一天下午，我和我麾下的将领们以及参谋长，共同讨论如何继续向阿拉曼防线进攻。我们决定应该在明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开始发动攻击。这个时候，我的非洲军已经进入他们的集结地区。当天下午，

我又在一个强烈的沙暴之中向东行进，与拜尔莱因上校会晤。我们还是讨论明天的攻击。黄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预定的攻击时间已经不可能执行，由于英军的牵制和地形的复杂，许多部队都赶不上来。

第十一章 主动权的丧失

在阿拉曼受阻

我的装甲军团和优势的英军兵力作战，到今天已经五个星期了。其中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战潮都在托布鲁克的周围地区中时起时落。这一连串的交战已经使我军的兵力达到了匮乏的边缘。当我们所储备的物资——连同立即可用的战利品在内——已经开始吃紧了，就只有靠军人的炽热的求胜意志，才能够继续支持下去。不仅没有新的补给物资送来，而且补给当局始终不了解我们所处的情况。我们攻下托布鲁克所缴获的物资虽曾帮我们渡过了一个紧急的难关，但是还得靠我们自己的物资才能够接上来，并继续打下去。

在罗马，对于补给组织的失败，始终没有一个人肯负责，依旧是你推我我推你。当然，顺手一批“碍难照办”是最轻松的，不过问题能否解决，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假使大家都同心协力来找答案，有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一定是可以解决的。

至于我们补给失败的详细理由，可以列举如下：

（一）许多负责补给问题的有关当局根本不够尽心尽力，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并未受到这种紧急情况的直接威胁。罗马还是一片升平景象，即令这些问题不能够解决，在罗马也不会马上引起危难。其中有许多人，也没有认清非洲战争已经到了生死的关头。其中有些人固然心里明白，但是因为许多不能明讲的理由，他们照样不肯努力。我早就看清这些人的嘴脸了。不管有任何困难发生，他们都说无法解决，并引用许多统计数字当作挡箭牌。这些人缺乏主动精神和实干的能力。他们早就应该卷铺盖滚蛋，让能力较强的人来取代他们。

（二）在海上保护我们运输船只的任务，一向由意大利海军担负。其中大部分军官和不少意大利人一样，并不拥护墨索里尼，宁可看到他失败，而不愿他成功。所以他们尽量地扯烂污。

（三）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多数高级人员都太腐化，简直不会做一点好事。他们视非洲为化外之地，根本不重视这场战争。

（四）有少数想为我们补给问题效力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也是一筹莫展。

大家都知道：在近代的战争中，补给足以决定会战的胜负，由此很容易明了在我的军队上方，此刻已经布满愁云了。

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已经力求改善他们的情况。他们用惊人的高速调集生力军，开入阿拉曼防线。他们的领袖人物都很清楚：在非洲的这一战即足以决定胜负的前途。由于失败的刺激，使得英国人大为振作，在最危险的时候，平常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可能了。危难是治疗思想僵化的最好良药。

而到后来，我们在罗马的补给当局突然变得“有办法”起来，把大量的物资运到了突尼斯，这是我在非洲过去所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个时候，我们在1942年夏天大部分的船只早已被炸沉，而英国人对于地中海的控制也较我们向阿拉曼前进时更严密，但他们还是办到了。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专以目前这个阶段而论，我和我的幕僚们只能尽量设法利用我们所缴获的物资。我们的运输车辆差不多有85%是英国货。同时，过去德国的武器通常比英国的更优秀，这也是我们一张救命的王牌。不过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趋势，似乎英国的战车和战防炮已变得相当精良。长此以往，我们的结局就快有答案了。

所以，专以这个理由而论，我们必须在美英两国大量新的物资运到之前，先把在近东的英军完全解决掉，于是在7月里，阿拉曼前线上就发生了一连串的血战。我们在阿拉曼防线上攻下了几处据点，并继续向东推进了几英里。但到了此时，我们的攻势开始受挫，我们的实力开始衰退。我们遭遇到了优势的英军装甲兵力的反攻。我们想击毁英军第八军团的剩余兵力并且占领埃及东部的机会，已经渐渐消失了。

7月1日，正如我们昨夜所预料到的，非洲军向阿拉曼防线的进攻已经太迟了。虽然这次攻击在最初时的进展还算顺利。

凌晨2点30分的时候，我从在艾打巴以南的指挥所里出发，到最前线上去看作战的情形。英国炮兵的炮弹，正在向沿海岸的公路上如雨点一般打来。那一天早晨，英国的两个轰炸机编队曾先后在我们的车辆上方“下蛋”。我首先赶到非洲军的指挥所，命令军团的炮兵立即向英军的炮兵反击。在那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我早已要求我方的空军把全部的兵力都投入战斗。大约9点钟的时候，第二十一装甲师开始向德尔艾夏（Deir el Shein）的据点进攻，守军为刚从伊拉克调来的印度第八师。（这是第十八旅——并非整师的兵力。）

这一次，又是敌人的雷阵使我们感到难以突破。这个师的进展被阻，立即引起了激烈的战斗。

大约中午的时候，我们正在观察第二十一装甲师与印军之间在我们南面的战斗发展。英军炮兵的炮弹纷纷落在我的指挥车旁。警卫营的位置正在我们的西北面，也遭到严重的炮击，有几部车着火了。

第九十轻装师报告说，他们3点20分时开始进攻。最初的进展很顺利，可是到了大约7点30分，攻到了阿拉曼的防线前时，就再也不能前

进一步了。

大约在正午的时候，该师开始向南移动，于是攻击继续进行。这个师慢慢地攻入了阿拉曼东南面的地区，那里的沙地特别柔软。从这里自北至南构成了一条防线，然后大约在16点钟的时候，继续重整攻势，以向海岸公路实行突破为目的，这样就可以把阿拉曼要塞包围住，对守军或加以毁灭或逼迫他们突围逃走。这个行动对英军而言，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于是他们集中所有的炮兵向我军轰击，真是弹如雨下，来势十分凶猛。我军攻击的进度逐渐减缓，最后我们的部队全被可怕的英军炮火钉住了。第九十轻装师已经向我告急，请求赶紧派炮兵增援，因为他们的师炮兵早已不堪一战了。

16点钟的时候，我接到内林将军的一个报告，说非洲军已经攻下德尔艾夏印军据点的一大部分。黄昏的时候，这一据点的战斗已经过去了。一共俘获了2000名印军，并击毁缴获了30门大炮。

傍晚的时候，我决定把一切力量都用来支援第九十轻装师的南翼，以达到突破的目的。我率领着我的行动指挥所以及警卫营，一同向前进攻。英军的炮兵又在拼命地发炮，炮弹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射来，纷纷落在我们身边，发出了呼呼的啸声，曳光弹则在我们头上乱舞。在这种强大的火力压迫之下，我们的攻势只好又停顿下来。我们急忙把车辆疏散开，各自寻找掩蔽的地方，炮弹还是一颗又一颗地打来。有两个钟头之久，我和拜尔莱因都躺在空旷的地面上，不敢移动一下。这个时候又有新的灾难来了：一个大队的英国轰炸机正朝着我们飞来。很侥幸，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本是掩护俯冲轰炸机出击的德国战斗机把它们赶走了。尽管英军的高射炮火十分猛烈，但是我们的俯冲轰炸机还是连续不断地向敌人攻击，不久在这个攻击的地区中就出现了一片火海。当天快到傍晚的时候，英军的火力逐渐减弱，我命令行动指挥所的人员赶紧开回我们的司令部原址。而警卫营则守住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的地区。

21点30分的时候，我命令第九十轻装师趁着月光向海岸公路方向进攻。我希望尽快打通由此点到亚历山大港的道路。英军在受到威胁地区中的防守兵力日益增多。夜里，空军司令向我报告说，英国的舰队已经驶离亚历山大港。这更使我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之内，必须倾全力孤注一掷。英国人似乎已是信心动摇，并且准备撤退了。我认为假使我军能够在宽广的正面上达到突破的目的，则结果必能使英军完全溃散。

非洲军在7月2日继续进攻，其方向指向东北面。他们的目的是想要突破英军的防线，到达阿拉曼东面8英里处的海岸，然后再用冲锋的方式把要塞攻下来。最初，英军被迫向南退却，但是不久之后，又向我军开放着的南面侧翼实行猛烈的反攻。第十五装甲师被抽出来迎击这个反攻，不久它的装甲部队就和敌人的装甲部队发生了激烈的苦战。在这个沙砾崎岖的地区中，第二十一装甲师也逐渐被迫改取守势。在英军100辆战车和10个炮兵连的阻击之下，非洲军终于被封锁住了。

这里不无夸张之处——也许因为有两个中队的美制格兰特式战车在那里出现，才造成这种印象。德军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此时从被英军俘获的德军士兵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早已精疲力竭了。

运达前线的英军战车和大炮越来越多。奥钦烈克将军在这个时候亲自指挥阿拉曼的战事，他颇有技巧地运用兵力，战术水准要比李特奇高明得多。他对当前情况的观察很冷静，不管我们如何行动，都无法引诱他上当。在以后的事实中，尤其可以证明他的这种本领。

对阿拉曼防线一连攻了三天却徒劳无功之后，我决定：如果明天再攻击无效，就暂停这一次的攻势。我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由于敌人的兵力在不断增强，而我军各师的战斗力又逐渐减弱。此时每师的兵力总数大约只剩下1200—1500人，而补给的情况尤为恶劣。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在这里大家都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的观念。为了这条在亚历山大港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已经拼命打了几天。这几天我都在最前线上，不是住在车辆里，就是在地面上的洞穴中。敌人的空军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威胁，我希望有办法对付它。对你那许多亲爱的来信，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1942年7月3日

7月3日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命令非洲军再向英军防线做最后一次猛扑。一开始还算成功，但不久之后我们就在敌方集中防御火力之下被钉住了，无法前进。当天，意军方面就已出现了瓦解的迹象。意军阿里埃特师原本被派去负责保护装甲军团的南翼，此时受到新西兰部队的攻击，损失甚巨。

一共30门大炮，结果损失了28门；约被俘400人，其余的纷纷逃散，几乎已经溃散了。

对我们而言，阿里埃特师的失败算得上是一大打击，因为过去好几个星期之内，在武士桥周围的战斗中，阿里埃特师——在德军战车和炮兵掩护之下——曾经一再击退英军的攻击，尽管他们的损失相当惨重，他们还是能坚守奋战。可是到了今天，意军似乎已经吃不消了。

如此一来，我军南翼就被严重地威胁，非洲军只剩下了一个第二十一装甲师，来实施那个本想一举歼敌的攻击，因此这个攻击的重量当然就减轻了。而后，虽然有第九十轻装师加入，但还是没有发生决定作用。这个攻击就此搁浅。

在这种环境下要在第二天继续进攻，实在是毫无意义，而且只会使我们的力量再受到更多无益的消耗。虽然我们晓得对英军指挥官而言，暂停攻击等于给他们一个大好的喘息机会，但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已是太疲倦，必须要休息几天来进行整补。我们决定尽快地恢复我们的攻势。

可能在此后几天内，敌军就会发动反攻，所以本军团各部都奉命沿着我们已经到达的战线，开始整顿的工作。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很不幸，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像我所预期的。英军抵抗太强烈，而我们的军力也已经衰竭。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途径。我非常疲倦，几乎支持不住了。

1942年7月4日

我们就要经历几天特别紧张的日子，我希望能够顺利度过。高斯又负伤了，只好让拜尔莱因再暂时代替他几天。我们兵力的补充十分迟缓。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60英里，这样的苦战再打下去真不容易。不过，总会有一个结果的。

7月5日

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从前线上把摩托化和装甲单位一个个地抽调回来，以便整顿和补充，并且改用意大利的步兵师来代替他们——糟糕的是这些步兵师都还留在后方。7月4日，第二十一装甲师撤出了前线。很明显，英军以为这就是我们撤退的开始，他们马上跟踪追击，在我方的防线上冲开了一个宽达4000码的缺口，于是有40辆英军战车由北向西进。

事实上，所谓的40辆战车，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装甲汽车。奥钦烈克把三个装甲汽车团交给第二装甲旅指挥，并改名为“轻型装甲旅”。这一

部分突破的兵力差不多打到了艾打巴附近。

这个情况令人十分不愉快，因为我们的战防炮和其他火炮都已经没有炮弹了。幸亏还有一个连具有作战的力量，他们把最后的几发炮弹打完之后，英军算是被阻止住了。我立即下令，尽量利用假战车和假88毫米炮，使英军不敢再发动攻击。趁这个机会，我方几个连才获得了弹药的补充。

可我们部队的整补工作却进展得非常迟缓，因为负责非洲航线的舰只本来就只有几艘，但它们还不能到达托布鲁克和马特鲁港，而仍然以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当作终点。也就是说，一切补给物资，都必须改用运输纵队或极少量的沿海船只，才能送到我们手里。它们的距离分别为750英里和1400英里。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运输能力所无法负荷的。

在这个阶段内，英军的活动仅限于小规模局部攻击，它们都为我军所击败。逐渐地，意大利的步兵开到了前线，替代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在这个阶段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英军对于预备射击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大得惊人。例如，在7月7日到8日之间的夜里，英军炮兵向着第十五装甲师的3英里宽的防区，一共发射了1万发炮弹。然后，在一片漆黑的夜里，英国的步兵慢慢地摸到了我们的前哨线，接着突然把炸弹投在我们的阵地上。敌军的战车也向着我军阵地实行冲锋。利用这种战术，我方一部分的防线终于被英军突破。但是当他们再想向前进攻的时候，却为该地区我军预备队所发动的逆袭击退了。

7月8日我们检查整个军团的实力，如下述：

德国部队：

（一）非洲军，包括第十五和第二十一两个装甲师，一共还有50辆战车。每一个师有一个步兵团（实力约300人，加上10门战防炮）和一个炮兵团，下辖七个连。

（二）第九十轻装师，包括四个步兵团，全部的兵力只有1500人；另有30门战防炮和两个炮兵连。

（三）三个侦察营，一共有15辆轮式装甲车、20辆装甲运兵车和三个俘获的炮兵连。

（四）军团炮兵包括11个重炮兵连和4个轻炮兵连，另外还有军团高射炮兵，包括26门88毫米炮和25门20毫米炮。

意大利部队：

（一）第二十摩托化军，包括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共有战车54辆，外加8个摩托化营，总计约1600人。此外还有40门战防炮和6个轻炮兵连。

(二)第十和第二十一两军的各单位一共有11个步兵营，每营约200人；另外有30个轻炮兵连和11个重炮兵连。意军军团炮兵还控制有4个重炮兵连。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照正规的编制，这些部队的实力是：非洲军应有战车371辆、战防炮246门。第九十轻装师应有战防炮220门。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则应有战车430辆、战防炮120门。

我这些部队已经称不上是一个“师”了。专就意军而论，他们的战斗力一向就弱，这倒并不都是战斗的结果；在整个战役中他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不用打仗就自动“损失”了不少。

这个时候，我对阿拉曼前线的英军兵力已经有了很详细的了解，并且也找到了它的弱点。我们准备在7月9日向新西兰部队发动一次猛烈的打击，占领他们的阵地，并以此为突破的基地。

7月8日的夜间，第二十一装甲师的一个战斗侦察部队，渗透进夸里特艾阿布德（Qaret el Abd），那里由新西兰部队防守。第二天上午，我们集中第二十一装甲师、利托里奥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师三个师的兵力，直向英军防线的南段猛扑，突破之后也进到了和昨夜在中央部分所透入地点平行的位置上。新西兰人撤退了，第二十一装甲师占领了整个的夸里特艾阿布德。中午之后，我在该地与第二十一师师长俾斯麦将军（Gen.von Bismarck）会晤，讨论我们以后的计划。我们的意图是想由此点再向东进攻，使整个阿拉曼防线都落入我们手中。

夸里特艾阿布德位于一个极有利的地形上，它的工事很坚固，到处都是混凝土的据点、炮位和广阔的雷区。新西兰人还遗留下很多的装备和弹药，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阵地。我决定连夜把我的司令部移到这里，并决定在要塞里面过夜。那一夜很安静。我们计划在明天要集中战力，再继续向前猛冲。

第二天（7月10日）大约5点钟的时候，我们被北面所传来的重炮声唤醒——简直和巨雷一样。我马上就想到这绝不是好消息。接着紧急报告就来了，敌人已经从阿拉曼防线倾巢来犯，击溃了意军沙布拉沙师（Subratha）——它本是负责防守海岸公路两侧的防线。敌人跟在溃败的意军后面，猛烈地向西追击，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有可能因此而突破我军阵线，并毁灭我军的辎重。我立即率领警卫营和第十五装甲师的一个战斗团，一同向北进发，并指引他们进入战场。从夸里特艾阿布德进攻的计划必须打消了，因为留在南面的打击兵力实在太弱，不足以执行向东进攻的任务。

这个时候，在海岸方面的战斗也转激烈。沙布拉沙师几乎已被歼灭，分配给它的炮兵连也大都已经丢光。有些炮兵连长甚至还没对来攻的敌军发炮射击过，而原因居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奉到命令。意军纷纷离开他们的防线，大部分都发生了溃乱的现象，他们丢下武器和装备，拼

命向沙漠中四散逃命。这一次主要是靠着军团部的直属部队，在米仑新中校（Lt.-Col.von Mellenthin）领导之下，才勉强阻止住了英军的攻击。他们匆匆把机关枪和高射炮集中在一起，另外加上刚刚赶到前线的第一六四轻装师第三二八步兵团的一部分兵力，才急急忙忙地在军团司令部西南面约3000码远的地方，构成了一道临时防线。

7月11日，英军在海岸公路以南继续进攻，在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支援之下，马上又有好几个意军的单位——这一次是属于特里埃斯特师的——被击溃，许多人被俘。我们只好从南面前线上抽调大量的兵力，投入海岸公路以南地区的战斗中。不久军团炮兵的全部都已参加作战，此后英军的攻势也就慢慢转缓了。

英军这一次沿着海岸的进犯，结果是击毁了沙布拉沙师的主力 and 特里埃斯特师的大部分，另有一个重要的地区也落入了英军的手里。我们必须承认，意军已经撑不住了，他们不再有坚守防线的能力。关于意军的问题，我以后会讨论到。

现在我们在短时间内已无再发动攻击的可能。我只好命令所有的德军官兵离开他们的休息营地，重新赶到前线。因为意军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静态的前线

每天，增援的生力军都在流入英军第八军团。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势必要放弃一切进攻的计划。因为过去我们想乘着大胜的余威，把已经受了重创的英军在阿拉曼防线上全部加以歼灭。可是英军的恢复速度非常快，我们想延续迈尔迈里卡的获胜士气，再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已经完全断绝了。

前线已经转入静态，这正是英军指挥官所希望的，因为步兵的战斗和阵地战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尤其擅长在步兵战车和炮兵的掩护下实行局部的攻击。阿拉曼防线向北直抵海岸，向南一直延入盖塔拉洼地（Qattara depression）——由松沙所构成的平原，布满许多盐水沼泽，摩托化车辆完全无法通过。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对敌人发动奇袭。在静态的战争中，哪一方面能够发射较多的弹药，哪一方面就可以获得胜利。

在阿拉曼，我一直尽量避免进行这种静态的“硬性”战争——这是英国人最拿手的——并设法赶紧进入亚历山大港前面的开阔沙漠地带；但是我失败了，英军已经阻塞了我军的进路。

为了补救意军溃败所引起的不愉快，并且消除英军在阿拉曼以西的阵地对我们南面前线的威胁，我决定让第二十一装甲师向阿拉曼要塞发动一次攻击。这一次攻击（定在7月13日）我决定要把我们所有能够动用的大炮和飞机全部投入供支援之用。这个师将先迅速地攻击，切断要塞地区与东西方的联络，然后再突入这个要塞。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过去几天的严重情况已经慢慢被克服了。不过空气中还是充满了危机的气氛。我希望在明天可以再向前推进一步。

1942年7月12日

今天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日子。在这个沙漠上，一切都是未定的。纸短情长，向你和曼弗雷德问好。

7月13日

这一次攻击又失败了，甚至根本没有到达澳军第九师的战线——他们是在几天之前开入这个要塞地区，以来代替南非部队的。这一次失败的原因除了敌方的炮兵火力特别强、工事构筑得特别好（包括许多把下半截车身埋在沙土里的战车）以外，可能是第二十一装甲师的步兵并没有在意军防线内集中准备攻击，而是集中在防线后方两三千码的地区。因此在作战开始的时候，英军炮兵就集中火力向进攻中的我军猛轰，结果当他们还未越过己方防线之前，即已被迫停顿不前了。

黄昏的时候，我决定停止这次攻击。我当时的脾气坏透了，因为一整天都刮着严重的沙暴，使英军完全丧失了能见度。这对我们而言非常有利！我们却错过了这一大好机会。

隆美尔的这种解释颇难令人接受，好像是以情绪而不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早已变得对隆美尔不利，所以这次失败是必然的。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的攻击使我由希望变成了失望，因为一点成就也没有。不过，我们还是要鼓起勇气来，面对新的作战。我的身体非常好。今天我第一次穿短裤——实在太热了。东线战场的战事发展得非常好，这提醒我们更应该鼓起勇气来作战。（6月底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发动了总攻势，其目的是要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

1942年7月14日

我命令第二十一装甲师在第二天（7月14日）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收复沙布拉沙师在阿拉曼以西放弃的阵地，此刻它正由澳大利亚部队坚守着。在空军猛烈轰炸之后，攻击开始展开。但是步兵的行动太迟缓了，未能充分利用轰炸的效力。英国的空军立即向我们的车队猛烈攻击，他们的炮兵也集中一切炮火开始猛轰。我们的部队在到达铁路与公路之间的地区以后，就再也无法前进了。接着就和澳大利亚部队发生激烈的搏斗——在托布鲁克围城战时，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们不是好惹的——一直到夜深才暂停。我们本来想第二天再继续进攻，但是另有一

个新的严重危机，逼迫我们非改变计划不可。

那一天夜里，英军——主要是第一装甲师——向鲁维沙特山脊（Ruweisat Ridge）进攻，渗透进意军第十军的阵地。才不久，他们又冲过了意军布里西亚师的防区，直扑德军的战车和炮兵阵地，在激烈的肉搏战中，他们的先头部队被阻止住了。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又继续进攻，结果攻下了鲁维沙特山脊，从此他们的主力就转向西方进展。其兵力的一部分又转趋东面，到达意军布里西亚和派维亚两师的后方，其结果是那两个师的大部分士兵当天上午都成了英国人的俘虏。

真是祸不单行，我们自己在德尔艾夏东南的防线也垮了。一清早英军就突入了德尔艾夏要塞，幸亏非洲军的一个战斗群和侦察营拼命苦战，才勉强保住这个据点。

我立即命令第二十一装甲师停止在北面的攻击，把他们调回非洲军在德尔艾夏西南的集中地区。

下午我们开始发动逆袭，由于敌人非常顽强，所以进展很慢。到了黄昏时分，才成功击退敌人。在那一天的苦战后，我们又多了1200名英军俘虏。

17日上午大约6点钟，紧急的无线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指挥部。澳大利亚部队又已经从阿拉曼出击，这一次是指向西南方。不久，他们就穿透了意军垂托和特里埃斯特两个师的防区，并且俘获了大批的意军官兵。现在他们正想向南面席卷我们的全部战线。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就军事方面来看，我们此时的处境实在糟透了。敌人正利用他们的优势力量，尤其是在步兵方面。他们把意军部队各个击破。而德军的兵力也太脆弱了，不足以独立支持危局。情况实在糟得令人想哭。

1942年7月17日

我们原本计划在中央地区发动一次攻势，以收复意军丧失的土地，不过现在这计划只得临时取消了，因为我们已经集中的德军部队又奉命用最高的速度向北调动，以堵住这个新的透入。不久德军临时拼凑好一条防线，阻止了澳大利亚部队的前进。非洲军下午发动逆袭，到夜里又夺回了原有的阵地。

在这一天，德军的最后预备队都已经投入了战场，以击退英军的攻击。因为英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我们的兵力早已相形见绌，所以能够守住现有的阵地，就已经很够侥幸了。大约13点钟的时候，凯塞林元帅和卡瓦莱罗伯爵到达了我们的司令部。卡瓦莱罗的一贯态度，就是完全不重视我们在补给方面的困难，而我又是一再强调这方面的困难是如何严重。于是大家越谈越远，最后凯塞林和我只好要求他不要空谈，回到如

何做具体的决定上。这一场会谈的结果足以证明我们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而意大利当局的援助则如镜花水月。卡瓦莱罗允诺开始使用驳船以方便军团的补给，并且尽快使通到前线的铁路恢复通车。不过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些话能否履行实在值得怀疑——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没错。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是一个特别艰难和危险的日子。虽然我们暂时渡过了难关，不过这种情况绝不可能持久，否则整个前线都会溃裂。就军事方面来说，这是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最困难阶段。当然，援兵已经在望了，但是我们能否拖得过去却很成问题。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当前的情况实在是一片漆黑。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阶段总会过去的。

1942年7月18日

在往后的四天，前线上勉强可以说是平静无事，英军没有做任何大规模的攻击。对我们来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7月19、20日这两天，我们发现英军的集中地区是在防线的中央部分，奥钦烈克已经把战车和炮兵的主力都集中在这里了。

7月21日的夜间，“暴风雨”来了。英军步兵所构成的人海，一波又一波地打在第十五装甲师的防区上面，并且突破了他们的防线。不过这个缺口终于被堵住了，我们还俘获了500名英军战俘。由于意军差不多已经损失殆尽，所以我们防线上现有的兵力十分单薄，因此我们不得不缩短防线，以德尔艾夏和夸里特艾阿布德两个坚固据点为底线，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

在战车支援下，强大的澳大利亚部队也同时向防线的北段进攻。在德意两军步兵的顽强抵抗下，英军一码又一码地向西面挣扎着前进。

7月22日上午大约8点钟的时候，英军在中央地区发动了主力的进攻，其兵力包括新西兰第二师、印度第五师和英军第一装甲师，另外还加上在本月中刚刚由英国调来的第二十三战车旅。在100辆以上的战车支援下，英军开始向我军在德尔艾夏及以南地区的防线展开猛攻。在德意两军的步兵牺牲殆尽之后，他们从要塞的南面攻入了我军的防区，9点时他们已到达我们的后方，对我们形成严重的威胁。最后，他们的战车矛头在“石质小径”（Steinpiste track）上被阻止住了，有相当数量的英军战车在这里被击毁。于是第二十一装甲师的战车开始反攻，把英军赶了回去。

由于中央地区的情况如此紧急，我们只好从南面抽调更多的兵力。在这一场大战中，我们尽量发挥我们的机动性，把最后一个预备队都用上了。整整打了一天，英军的攻击锐气才逐渐减弱。

当夜幕逐渐低垂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的防御成功了。一共俘获英军1400人，同时击毁了敌军战车140辆。多数被毁的战车都留在我们所控制的地区内，所以敌人无法把它们拖回修理。

不过我们的损失也不轻，尤其是我们的人力早已感到缺乏。虽然装甲兵力大体上没什么损失，但本已脆弱的步兵又消耗了三个营以上。假使英军马上再继续进攻，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不过敌人并没有继续进攻，也许他们的实力也已经消耗得太多了。第二天平静无事——除了在空中，我们的空军正在倾全力向敌军实行攻击。在敌人此次进攻之前，我们的士兵已开始进行布雷，我们使用的地雷是英德意等国的货色，不久之后，几个重要的地点就都已经有了地雷的保护了。

7月22日的战斗结束之后，我通电全军，向他们嘉奖慰勉：“我谨向全军将士为7月22日的英勇防御深致慰勉之意。我有充分的信心，此后敌人的一切进攻，都会同样被击退。”

此时，我军的步兵补充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延误之后，现在也都陆续进入前线，各部队的人员缺额逐渐减少，唯一的缺憾就是他们并非全是合于热带作战需要的部队。第一六四步兵师从克里特岛用空运运到此间，但是他们的重武器和车辆却都丢在后面，无法带来。有一个意大利伞兵师中的几个单位也赶到了前线——从外表看，他们是很优秀的部队。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还是尽全力加强我们的防御工事。尽管目前的情况已经改善许多，但我们还不敢认定眼前的危险已经过去，一直要等到我们在战线后方建立一支作战预备队之后，才会比较放心。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平静无事。我到盖塔拉大洼地去视察——那真是一个特殊的奇观。它的高度远在海平面以下。我们的兵力又逐渐充实了。最坏的阶段似乎过去了。

1942年7月27日

7月26日，澳军趁着月夜再度进攻，这一次的兵力只有一个旅。他们的目的是阿拉曼到阿布地维斯（Abu Dweis）的车路以西的德军战线。他们这一次的兵力集中事先完全保密，在突击之前，先以空军猛烈轰炸，因此获得了相当好的奇袭效果。尽管德意两军的炮兵马上施放了一道弹幕，但是澳军还是透入了我军的防线，并且把首当其冲的一营德军歼灭大半。不过布里尔（Briehl）战斗群的第三侦察营和基尔警卫营，向澳军的楔形突入部分发动反攻，终于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而不得不退回他们的防线。

我们防线的中央部分也再度受到最近刚整补完毕的英军第五十师的进攻，有一营意军被击溃了一部分。不久第二〇〇步兵团和非洲军的一

个战斗群发动了逆袭，把敌人逐回他们自己的战线。

这一次攻击由英军第五十师所属的第六十九步兵旅执行，后面是第一装甲师。但是指挥官嫌南非工兵在雷区中所打开的缺口太窄，由于他的延误，整个攻击失去了成功的良机。第六十九步兵旅一度被切断，受到重大损失后才撤出。

这一次英国人又吃了大亏，被俘1000人，战车被毁达32辆之多，他们的指挥官终于对进攻感到倒胃口了。前几场战斗已经证明：以他们现在手头的兵力是绝不可能透入我军防线的。不过尽管英军在阿拉曼的损失要比我们大了很多，奥钦烈克所付出的高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他原有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军的前进，很不幸的是他这个目的已经如愿以偿。

对于奥钦烈克在这危急的几个星期中所获得的成就，隆美尔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算是一个判决。不过最初的一段话并不正确。奥钦烈克对再取攻势并没有感到“倒胃口”，虽然在他的部属当中的确有些人是已经不想再尝试了。在检讨这个局势之后，他只得承认：在没有接受新的预备队和充分的训练之前，第八军团恐怕已经不可能再发动有效的攻势了。在阿拉曼的7月苦战中，第八军团一共损失了1.3万人，但是也虏获了7000名战俘——其中有1000多名德国人。假使在执行计划时能够更善用技巧，那么损失还可以减低，而收获也会再增高。即令如此，双方全部损失的差额并不太大——而隆美尔却无法忍受如此的损失。从他自己的记录上来看，7月间他差一点就被打垮了。而且对他来说，这次挫败代表后来的局面将不可收拾。

回顾

伟大的夏季战役就这样结束了，刚开始是一场惊人的胜利。可是，托布鲁克失陷之后，大英帝国的巨大潜力又开始发生作用了。对我们来说，攻占阿拉曼乃至整个苏伊士运河地区，其机会都是稍纵即逝。可是当我们正在疲兵久战的时候，英国人却能够把他们那些已经被打垮的部队撤出前线加以整补，并把装备完整和战斗力十足的生力军调到战场上接防。我们的部队却必须不断地战斗，所以他们的人数越打越少，战死、负伤和患病的数字日益增加。一次又一次，都是同一个营坐上缴获的车辆，冲到敌人的防线前面，然后跳下车来，就在沙地上向敌人进行冲锋。一次又一次，都是同一个驾驶兵把战车开进战场；同一位炮手，把火炮拖入阵地。在这几个星期当中，无论军官和士兵的行为，都已经超过了人类忍耐力的极限。

我对我的部队曾经有极严苛的要求，无论是士兵或军官，甚至是我自己都不例外。我知道攻克托布鲁克和击溃英军第八军团，在整个非洲战争中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时通到亚历山大港的道路已经门户大开，几乎没有敌人防守，我和我的幕僚们都认为若是放过了这个绝佳机会，我们就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但我们的补给来源枯竭了——

这是在欧陆上的补给当局太懒惰无能的缘故。

于是许多意军部队首先丧失了抵抗力。因为我身为他们的总司令，责任感逼得我不能不郑重声明：在阿拉曼作战中，尽管意军一败涂地，但这并非意大利军人本身的过错。以他们这次的表现而论，意大利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战友，肯合作而不自私，远超出一般标准之上。有许多意军的将领和军官乃至一般的士兵，也都能够赢得我们的敬佩。

意大利人失败的主因很复杂，它的根源在于他们整个军事和国家制度之中。他们的装备太差，而大多数军政领袖人物对战争都不感兴趣。意军的失败，常常使我的全盘计划成为泡影。

一般说来，意军的缺点，可以大致分析如下：多数的意军指挥官没有能力指挥沙漠作战，因为沙漠作战需要闪电式的决定，并且继之以剑及履及的行动。意大利步兵的训练完全赶不上现代战争的必要标准。他们的装备太坏，从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德军的协助，就连一条防线也守不住。意大利的战车在技术上的缺点极多：火炮射程短，引擎的马力也不够，意大利的炮兵也缺乏机动性。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他们的装备达不到标准。此外，他们的口粮也极恶劣，所以意大利的士兵常常向德军士兵讨东西吃。尤其更坏的，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生活水准差得太远。当士兵在饿着肚皮作战的时候，多数的军官吃的还是好几道菜的正式西餐。此外，许多军官根本就不身临前线，完全不懂得以身作则的道理。而意大利士兵在危难的时候支持不住，也就毫不足怪了。尽管在意军当中也不乏高明之士，诚心努力地想要改变这种风气，可是在短时间之内，似乎还不会有什么希望。

在向阿拉曼的进军之中，我最努力要避免的事，就是使战争在阿拉曼一线“停滞”下来，而变成一个具有固定防线的“机械化静态战争”。因为英军官兵曾受过这种战法的高度训练。英军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坚持忍耐，在此时必然产生极大的效力；而他们的最大弱点——缺乏弹性和机动性——在此时却一点负面影响都没有。

可是我们的努力终究失败了。因此前途不再光明。

当然，我们已经使英军受到严重的损失。从5月26日到7月20日之间，一共有6万英军（包括英国人、南非人、印度人、新西兰人、法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走进我们的战俘营。我们击毁的英军战车和装甲汽车达2000辆以上，还有好几千辆汽车在为我方服务。不过我军的损失也并不轻。专以德军而言，战死的官兵总数为2300人，负伤的为7500人，而被俘的则为2700人。在意军方面，官兵战死的总数在1000人以上，负伤的在1万人以上，而被俘的则达5000人之多。不用说，物资上的损失更是可观。

所以虽大胜过，但这场伟大的夏季战役，在结束的时候已是“夕阳无限好”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除了敌人的空军一直对我们的补给线猛烈攻击以外，并没有其他状况。对于每一天的喘息时间，我都应该表示感谢。生病的人很多。最不幸的是有许多资深军官都已经支持不住了，甚至我自己也感到疲惫不堪。

不幸得很，从托布鲁克到前线之间，当年英国人建的铁路线到现在还没开通。我们正在等候火车头到达。

为了扼守在阿拉曼的阵地，我们已经一再苦战，这是在非洲战场上过去从未有的。由于天气太热，我们都患了痢疾，不过还不太严重，尚可忍受。一年前我曾经害过黄疸病，那就比这个严重得多了。

1942年8月2日

补给又发生困难了。林提仑在罗马一事不做，只会敷衍，总是吹牛说意大利的补给工作已经够好了。

8月5日

凯塞林昨天在这里。我们对目前的局势已经达成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从事准备工作。情况一天天在变化，似乎又会对我们有利了。

8月10日

在1942年8月底，德军全部实力照正常的编制，可以列举如下：

非洲军：人员25，000人

战车371辆

战防炮246门

火炮72门

其他车辆5600辆（包括600辆履带车辆）

第九十轻装师：人员12，500人

战防炮220门

火炮24门

车辆2400辆（包括250辆履带车辆）

军团炮兵：人员3300人

火炮56门

车辆1000辆（包括100辆履带车辆）

第一六四步兵师：人员11,500人

战防炮45门

火炮36门

（本拟改编为一个轻装师，但应增加的战防炮和汽车始终没有运到。它实际所拥有的车辆大约只有300辆，包括缴获的英军车辆在内。）

第十二章 与时间赛跑

双方整顿的对比

我们在阿拉曼之线暂停进攻，接下来敌人的反攻又被我们击退，于是全线就恢复了平静无事的状态。双方都想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来补充实力、调集生力军。我们在重新整顿的工作上，又开始了激烈的竞赛。

装甲军团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尽早重新发动攻势，因为我们在夏季战役中的大胜，早已使美英两国当局感到害怕和惶恐。所以毫无疑问，他们会倾全力来阻止我军再向亚历山大港进攻。不过，从美英两国开往北非的船只，必须要绕过好望角，所以要走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此，在这些庞大的增援到达非洲之前，我们也许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做最后一次尝试。我们估计这一批大量的增援可能会在9月中旬到达。此后，敌我之势就会大为悬殊，换言之，攻击成功的机会也就从此没有了。所以我只好决定先下手为强。

进一步说，由于近东和印度都近在咫尺，所以英军在阿拉曼可以立即集中相当强大的兵力来与我军对抗。敌人可以从印度、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调集生力军。至于装备方面，也可以从各地搜括，用船运往埃及。我们估计到了8月20日，把新调来的部队和整编好的部队总加起来，英军一共会有70个步兵营、900辆战车和装甲车、500门轻重各型火炮，以及850门战防炮供作战之用。

这个估计相当正确。把在前线后面和保卫尼罗河三角洲的兵力加在一起计算，就差不多了。前线上的英军共有五个师（包括一个装甲师），但是在后面却有六个师（包括三个装甲师）和几个独立旅。8月底以前，其中两个师已经调上前线。

到了那个时候，英军在阿拉曼前线上一共大约有战车480辆、装甲车230辆、轻重火炮300门、战防炮400门。隆美尔的战车实力也有所增加，共计德国战车229辆、意大利战车281辆。

此时，英国的战时内阁已经命令亚历山大将军（Gen.Alexander）代替奥钦烈克，出任中东军总司令。而蒙哥马利将军（Gen.Montgomery）也已经继任第八军团的司令。

隆美尔的兵力为四个德国师和八个意大利师——其中各有两个是装甲师。不过光是计算师数，当然并不能对战力有真正了解。隆美尔在兵力补充方面远比英国人迟缓，而他的意大利部队在装备方面相当差，不能与英德两国的兵力相提并论，士气的问题尤为严重。

在7月底和8月初的时候，英军第五十师和南非第一师都已重返前线，他们的实力焕然一新。随后，印度第十师也恢复了战斗力。在7月间已经有好几个大型的船团到达了苏伊士，我们的空中侦察也报告说已经有好几万吨的船只到达港口。

若是想和英国人保持实力平衡的话，那么我们在补给方面必须加倍努力。可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的补给却还是一直出问题。这个危机的前因和后果，可以分析如下：

7月底以来，英国空军把他们攻击的主要范围放在我军从港口到前线之间的交通线上，他们扫射我们的运输纵队，并且炸沉我们的驳船和沿海船只。我方的空军在前线上忙得抽不出身来，而我们留下来保护后方沿海公路和沿海水域的飞机却少得可怜。

由于意大利海军缺少护航驱逐舰，我们大批的补给船只只好以班加西或托布鲁克为终点，因此使我方的公路运输产生了很重的负担。更糟的是，8月8日那一天，托布鲁克又受到英军的猛烈轰炸，主要的码头被炸毁，吞吐量减少了20%。这一拳打得真够狠。

8月初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补给物资只够我们每日消耗，谈不上补充缺额，更谈不上增强实力。车辆的情况尤其令人伤脑筋；由于道路的情况太恶劣，同时我们对运输工具的使用也太过度，其结果是通常有35%的车辆留在修理厂中。因为我们的运输车辆中，还有85%左右都是英美两国的制品，所以零件特别感到缺乏，由此就不难想象我们的修理工作有多困难了。

第一六四师和意军弗尔格里（Folgore）伞兵师都是刚到非洲，他们自己都没有车辆，所以对其他部队的运输纵队而言，成了新的负担。

而在意大利，早已有2000辆卡车和100门各种型号的火炮，正等待被运来非洲。甚至有些物资已经等候一年了。在德国境内，另有1000辆卡车和120辆战车，也是拨给我们的，但隔得太远，无法马上送到。

自从开战以来，装甲军团的德国单位中，有1.7万人是始终不曾离开过战场的，这些人因非洲气候的影响，或多或少都生了病。到了今天，他们当中大多数应该离开非洲回到欧洲去，否则他们的健康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丧失了这许多能征惯战的老兵，当然使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不过我仍要向上级要求，准许他们回欧洲，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疲惫不堪，若是再碰到大的危机，一定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此外，由于死亡、疾病和负伤的原因，有许多单位不足额，使得目前四个德国师有高达1.7万人的缺额。人员的补充对我们真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不过，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补给方面。这里主要的是在组织方面具有极严重的缺点：地中海中船只的调派权操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手里。对补给问题唯一可以发生影响作用的德国军官就是林提仑将军，凯塞林元帅和魏希赫德上将只有在研究有关护航问题时，才会被邀请参加讨论。至于装甲军团司令部对于补给问题所能发生的唯一影响，就只是有权提出一个“优先表”来，以便决定交运的次序。不过也仅此而已。

我们对于船只的调派、港口的分配，尤其是德意两军物资的比例，都无权过问。在理论上本是定为1:1，事实上德军却居于不利的地位。皮斯托尼亚师（Pistoia）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个意大利师应在9月中旬到达非洲，预定用在利比亚而非开往最前线，可是在8月初，他们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员，连同三四百辆车运过海了。反之，德军第一六四步兵师的车辆只运到60辆，而该师却早已在前线作战。补给问题和作战计划若是受到了政治问题的牵制，那真是糟不可言。

装甲军团为了本身的利益，曾经做过一切努力，但是结果却毫无成就。一切都不过是口舌之争而已。例如，当我们对皮斯托尼亚师事件提出抗议的时候，意大利当局强辩说：他们是用由爱琴海所调来的新船所承运，与正常的航运无关。在当时这种环境下，任何人都应该想得到，必须把一切船只都集中起来为在前线苦战的装甲军团服务，这样才能够继续和英国人打下去。

卡瓦莱罗时常访问前线，并且一口承诺设法改善所有的条件。可是到了他下次来访的时候，却又哈哈大笑地说，因为他允下的诺言实在是太多了，当然无法一一兑现。

船只到了非洲卸货也是一件急死人的事情，那简直是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他们一切都遵循老法子，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和现代化的技术。譬如说，托布鲁克港的卸货量始终无法提高——一天最多只能有600吨，结果是许多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在那里等候，从而成为英国轰炸机的最佳目标。我们曾经一再要求增加港口设备和加强防空工作，结果一无所成。

对英国人所修建的从托布鲁克到艾打巴的军用铁路线，我们曾经寄予厚望，认为再过不久就可以经常地利用铁路运输，以减轻我们公路运输方面的压力。不过也只是空谈而已。

造成这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就是由于意大利补给当局的无能和腐化。

林提仑将军因为身兼武官职务的缘故，可能受到许多外交关系的牵制，所以并不能倾全力为我们服务。比起那些意大利的“对手”而言，他官卑权小，不能够发挥制衡的作用。另外一个困难的主因就是德意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使得我们不能赤裸裸地把他们的弱点指明出来，并且要求他们设法改善。一切都不能公开地加以讨论，大家都只能讲好听的门面话，说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事实上却天天大打败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单独的权力核心，足以控制一切的补给组织，保护在地中海和北非海面上的一切海运，才可全权指挥所有轴心国家的陆海空三军。于是我向最高当局建议，赋予凯塞林元帅特殊的权力，由他控制一切。在做此项建议时，我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凯塞林元帅本人愿意帮助我们在阿拉曼获胜，他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对外交和组织都有第一流的才能，技术问题上也有相当的知识。同时凯塞林有德国的空军和戈林大元帅做他的后盾，在最高层比较吃得开，他有够分量的权威和意大利当局一起讨论高级政策。

不幸得很，我这个建议要付诸实行时已经太迟，而所采取的形式也并非我原本所希望的。

所有的弱点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在8月1日到20日之间，装甲军团的德军部分所消耗的物资，要比同一时期内运过地中海的物资约多了两倍以上——由此可见一斑。结果当然是再消耗我们原先就已经不足的储存物资。到了这个阶段，德军全部的实力已经不足1.6万人，战车只有210辆，各型装甲车共175辆，其他车辆仅1500辆而已。若不是我军当初在迈尔迈里卡和埃及西部缴获英军大量的物资，今天简直就无法生存了。口粮恶劣而又单调，我们看到后几乎不想吃了。燃料和弹药的情形也已经坏到了极点，使得我们必须厉行节约。我们常常被迫禁止向敌人实行阻扰性的射击，其原因就是为了节省弹药。相反地，英国人却能够充分地发挥补给上的优势，他们的炮兵一天到晚向我们射击，我们的部队备受威胁。

8月本该尽最大的努力补充弹药和燃料，但是结果却相当不理想。德军的整编工作距离标准还差得很远。虽然意军的补给比较充足，但第二十摩托化军中的步兵单位，也还有一半缺乏车辆；换言之，他们十个摩托化营里，只有四个是具有机动性的，其余的在开阔的沙漠中完全没有价值。这个军现在共有220辆战车，由于它们的引擎都是已经磨坏了的旧货，驾驶人员的经验又差，所以每跑一段极短的距离之后，至少有一半有抛锚的危险。

在英军那一方面，我们预计9月初会有一个总吨位在10万吨以上的大型护航舰队，在军舰保护下到达苏伊士运河地区，提供英军第八军团许多最新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所以装甲军团决心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先发

动攻势。由于物资缺乏，我们的计划仅限于在阿拉曼防线把英军第八军团击溃，然后乘胜占领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周围的地区。但是攻击发动的时间却一再延期，关键就是必须要有大量的燃料和弹药到达，没有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发动攻势。

装甲军团用尽了一切方法来逼迫补给当局，要求其能够如期把物资运到。但是他们总是做不到，虽然事实上这些要求都不是无法达成的，好像罗马当局认为非洲的胜利早已经是囊中之物，不必再多费心了。8月底，卡瓦莱罗告诉我说，运油船已经出发了，一定可以准时到达，来配合我们的大攻势。凯塞林也提出承诺说，在必要时，他的运输机队每天可空运500吨的燃料给装甲军团使用。卡瓦莱罗又说他准备使用潜艇和军舰，来运送一切最急需的物资。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可以起床待一会儿了。不过我还是得回德国去做六个星期的疗养。这样，我的血压才会恢复正常。有一位元首的私人医生已经在来非洲的途中。我决定要等到一切的业务交代清楚之后再离开，这样我才放心。还不晓得谁来代替我。今天我还要做检查，真希望一切毛病都没有了。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已经把在非洲的将领都差不多消耗光了——18个月当中，平均每个师换了五个师长——所以我也应该送到工厂里去修理修理了。

1942年8月24日

贝恩特中尉写给隆美尔夫人的信件：

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您接到我从非洲写来的信，一定会觉得奇怪，我写这一封信的目的，是要把元帅的健康情形向您做一个详细的报告。您的丈夫在非洲已经19个月了。照医师们的看法，他的体能好得令人惊讶，因为这早已超过了任何40岁以上的军官所能支撑的限度。在拼命奋勇前进之后，跟着就是阿拉曼会战，巨大的责任落在他的肩上，由于紧张焦急的缘故，他曾经有好多个夜晚没有好好休息过。此外，坏天气又来了。这许多的因素，都足以使他的身体受到损害，最近他已显出疲惫状，这使我们这些人都很着急。固然最近并没有危险，但是若不及早休息，很可能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为他诊治的医师，是吴兹堡大学的贺斯特尔教授（Prof.Horster），他是德国著名的胃病专家。他经常来诊视元帅的健康情形。我们也已经报告了元首，他同意这个战场的局势暂告一段落后，就让他回德国休一次长期的病假。在此之前，我们会尽可能使他的生活稍为轻松，并且劝他多多保重自己。我已经为他布置了一个小厨房，找到了一个好厨子。新鲜的蔬果每天都送来。我们钓鱼、射鸽、养鸡下蛋，来使他的体力逐渐恢复。

对元帅而言，这些办法都不能让他知道。您晓得他的个性，他一定要和士卒同甘苦，不肯比别人多享受一点儿。

夫人，我希望您不会对这封信的内容发生误会。因为已经有了一份冗长的医师报告送往三军统帅部，根据我的经验，关于元帅的健康问题一定会有许多谣言。因此，我害怕您会着急，所以写了这一封信。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休息而已，这件事早已在安排中。

毫无疑问，元首需要元帅来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理由，元帅就必须好好地保重。所以，我们对他的健康，就不能不表示过度的关切。夫人，我请求您不要烦恼。在以后的作战中，关于他个人的安全，我们会尽可能地保护他。因为我们这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为元帅效死的……

1942年8月26日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贺斯特尔教授是隆美尔的医药顾问，在北非作战中和他处得很好。有一天，高斯又请他去为总司令检查。隆美尔最近常常有昏厥的现象，虽然他还在撑着，不肯承认有病。在这一次检查之后，高斯将军和贺斯特尔教授联名发了一个电报给三军统帅部，说隆美尔元帅最近体弱多病，恐怕不适合指挥未来的攻势。隆美尔认为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接替他，那就是古德里安将军，于是他要求三军统帅部派古德里安来代理军团司令。同一天夜里，回信就来了，表示不能接受。于是隆美尔决定不顾一切，因此贺斯特尔教授又打了一个电报给三军统帅部，表示：元帅的病已经逐渐好转，在不断的医药照料之下，他可以指挥这次会战。虽然如此，他却还是需要休息。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凯塞林今天来此长谈。对于罗马当局他也常常感到头痛。他所得到的诺言很多，却很少兑现。他本是一个过度的乐观者，因此失望得更厉害。

前线上一一直都平静无事。英军的炮兵有时会突然猛轰一阵，一打就是几千发炮弹。不过我们的兵力却早已疏散开，所以损失很有限。

1942年8月27日

这里已经开始紧张了。昨天与各级指挥将领会商。范尔斯特将军回来了，仍然率领他那个师。他是一员勇将，在5月会战中很早就受了伤。我已经完全康复，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高斯这次留在后方，由魏斯特伐陪我一同到前线。高斯的身体情况很差，老是闹头痛，我希望他还是回欧洲去比较好。

8月29日

8月底的时候，英军在阿拉曼防线的部署大致如下：

（一）在北部地区中，由印军第五十师、英军第五十师和澳军第九师负责防守，而南非第一师则在他们后方的海岸上。这些部队都由第三十军指挥。

（二）在南部地区中，由第十三军负责指挥。第七装甲师连同他们的侦察单位在前线上，它的北面则由新西兰第二师防守。在防线的中央和南部的后方为英军第一装甲师，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第十装甲师。

隆美尔在这里的敌情估计有好几个错误：

（一）英军第五十师不在前线上，到了作战三日后（9月2日）才有一个旅调去前线。

（二）南非第一师位置在第三十军的中央部分——从海岸直达鲁维沙特山脊。

（三）英军第一装甲师并未参加战斗。

（四）第十三军所属的第十装甲师下辖两个旅，而第七装甲师却只剩下一个轻装甲旅。

（五）另有一个第二十三独立装甲旅，其位置可同时支援两个军。

（六）第十三军还有一个第四十四师，位置在阿兰哈法（Alam Halfa）山脊上面。

（七）在南面的第七装甲师的后方，根本没有什么兵力，第十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都是在新西兰第二师的后面。

这一次英军的计划是扼守海岸与鲁维沙特山脊之间的地区，假使德军向山脊南面前进，则山脊下的坚固阵地即足以威胁其侧翼。

装甲军团的计划大致如下：

装甲军团的摩托化部分，包括非洲军、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和第九十轻装师，全部进入前线南端的集中地区，同时应尽可能地避免敌人的空中观察。装甲部队分批前进，并加以良好的伪装，所以这个运动需要好几天时间。等到装甲部分集结好了之后，轻型车辆就要一口气全部移动到它们的集中地区，然后赶快用运输车辆去“填补”它们的位置。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掩藏我们的意图。

根据上述的敌人兵力部署，英军在防线的南端兵力很少。我们的侦察部队也报告说，那里只有薄弱的地雷防线，似乎不难通过。我们准备

由德意两国的步兵发动一次夜袭，占领这些位置，然后装甲部队跟在后面一拥而上，把敌人赶开。以后就由非洲军和摩托化军的一部分继续向东进攻，预计在上午以前到达哈马姆（El Hamman）的西南，距离起点约为25—30英里。

我们的防线南端由意军第十军负责防守。第九十轻装师和意军第二十军的一部分掩护我军的侧翼，一直到英军在阿拉曼的防线及其以东的地区。他们负责击退英军的攻击，据我们的估计，在作战的最初阶段，这种攻势一定会相当猛烈。

在拂晓的时候，我军的摩托化部分（主要是非洲军）应该向北猛冲，一直到达海岸，接着从那里朝东攻入英军的补给地区，并企图在开阔地上做一次决战。当我们的摩托化兵力进入英军补给地区之后，可能就会把英军的摩托化兵力吸引回来，使他们没有余力去攻击第九十轻装师。于是英军的装甲部队就可能会被切断，而无法有效地作战。这个计划若要成功，全依凭英军官兵反应速度的迟缓。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他们总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会做出决定，然后付诸实行。所以一切事态都必须快速行动。这个决定性的战斗绝不能成为静态的。利用留在阿拉曼防线的少数德意军步兵兵力不断攻击，可以把大量的英军钉死在那一条防线上。真正决战的地方却是在英军的后方，凭着我军在机动战争上的优越素质和军官的高度指挥技巧，就足以抵消我军在数量上的劣势。当他们的补给来源被切断之后，这些留在前线上的英军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不是在原地死拼到底，等候被歼灭；就只有突围遁去，向西逃走，埃及的战事也就完结了。

到了8月底，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允诺给我们的弹药和燃料都还没有到。“满月”本是我们作战时所必需的条件之一，现在却早已开始亏缺了。若是再等下去，那就无异于自动放弃了进攻。

此时，卡瓦莱罗元帅又告诉我，在严密的保护之下，那些运油船在几个钟头之内即可以到达，最迟也不过是明天。

因为希望他这个诺言可以兑现，并且相信在紧急时期，凯塞林元帅在每一天之内有空运500吨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假使我们不趁着“满月”进攻，其结果必将失去一切的机会。于是我下令在8月30日到31日的夜间，开始发动攻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已经天亮了。我花了许久的时间来准备这一切。不过一直到今天，有许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许多东西都还是极感缺乏。但我还是决定冒险进攻，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才又可以获得同样的机会。这一战极其重要，假使我们的打击能够成功，那么它对整个战局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假使失败了，我也希望能够使敌人受到重创。

至于我的健康，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贺斯特尔教授说攻击开始的那一天上午，隆美尔离开他的卧车，脸上神色很不好看。他说：“教授，决定在今天进攻是我一生最难做的决定。不是在苏联的德军到达格罗兹尼（Grozny），而我们非洲军团也到达苏伊士运河……就是……”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全盘失败的意思。

第十三章 成败关头——阿兰哈法

阿兰哈法之战

8月30日到31日的夜里，装甲军团的摩托化部分和步兵开始向英军阿拉曼防线南端的要塞发动攻击。

军团部的幕僚们整夜时间都守在电话旁，各方面的报告川流不息地向总部送来。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当前的情况也还无法肯定，不过大致说来，我们已经逐渐认清了，一切并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样顺利。非洲军的第一次报告在大约上午8点钟的时候到达我的手里，那时我正在杰贝爾卡拉克（Jebel Kallak）的附近。由于敌人的雷阵，非洲军已经无法到达他们的指定目的地。英军十分顽强地防御着他们的据点，所以我们的进展一再受到延迟。使得该地区中的英军有时间把警报送回他们的总部，英军指挥官也因此而能谨慎地采取必要的对策。这个空隙时间对敌人而言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可以趁机调集机动化兵力，给予任何突入的德军部队迎头痛击。

几分钟之后又传来更坏的消息，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俾斯麦将军因触雷被炸死；同时，非洲军军长内林将军在空袭中也负了重伤。

我原定的计划是使摩托化兵力趁着明亮的月光向东进展达到30英里的距离，然后再向北发动一次拂晓攻击，结果完全失败了。突击的兵力被意想不到的强大雷阵所阻，消耗了太多的时间，使奇袭的因素完全丧失了，而这个因素却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就不免感到犹疑不决，到底是进还是退呢？最后我决定还是以非洲军目前所处的地位来定夺。不久以后，我就听到非洲军在他们的参谋长拜尔莱因上校的优秀领导下，已经克服了英军的雷区，开始准备向东行动。我和拜尔莱因把当前的情况检讨了一下，然后决定继续进攻（在内林将军负伤之后，拜尔莱因暂时代理军长的职务）。

由于英军的装甲兵力已集结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所以我们不可能再继续向东面做宽广扫击，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在南面将受到英军第七装甲师和在北面将受到英军第一和第十装甲师的不断威胁。因此逼得我们不得不提早向北面转动。

现在，非洲军以第一三二号高地为攻击目标，而意军第二十军则以

阿兰包特（Alan Bueit）——阿兰哈法之线为目标。根据我方空中侦察的报告，这个山脊上现在已经有坚固的设防，后来才发现那是由最近从英国本土开来的英军第四十四步兵师负责扼守。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阿兰哈法山脊的争夺战一定会十分惨烈，因为这也正是整个阿拉曼阵线的锁钥。我们已经要求凯塞林元帅在以后这几天当中，从空中对它做猛烈攻击。

当非洲军把燃料和弹药都补充好了之后——这又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我们在大约13点钟的时候，继续发动攻势。这次的攻击是在大沙暴之中进行的，在最初的阶段进展得很顺利，甚至把意军利托里奥装甲师携带着一同前进。不幸的是，意军阿里埃特和特里埃斯特两个师还是受到英军雷阵的阻挠，正在那里一面开路，一面缓缓地前进，所以没有跟上。由于这个结果，意军的第二十摩托化军在15点以前，一直都没能前进。因此他们一直都落在后面。

这个时候，非洲军的战车和其他各种车辆，正一路在软沙之中挣扎着前进。大沙暴整天狂吹着，使得士兵们异常痛苦——不过它也有一样好处，那就是阻止了英国的空军，使他们无法向我军纵队实施空中的攻击。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之下前进，不久非洲军的燃料就消耗光了，我们只好暂时停止对第一三二号高地的攻击。意军第二十军还是落后相当远的距离，但是第九十轻装师却已经到达了它的指定位置。东面和东南面的保护则由各侦察营负责。

天黑之后，我们的兵力就变成了英国空军猛烈攻击的目标，受损最重的是侦察部队，其他的各单位也都有损失，只不过程度较轻而已。

此时，意大利当局允诺运来的燃料还没有到达非洲，当我们的补给车辆进入敌人雷区中的狭窄通路时，又经常受到英军第七装甲师（位置在我军突出地区以南）的袭击。所以，到了9月1日的上午，我被迫放弃一切大规模行动的企图。所有摩托化部队都避免做任何大规模的运动，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若干对于有限目标的局部攻击。

基于这种决定，非洲军在9月1日的上午，就只靠着第十五装甲师一个师的兵力，继续进攻。在击毁了相当数量的英军战车之后，这个师的主力居然到达了第一三二号高地正南的地区，到此他们的燃料差不多用光了，于是连这个局部性的攻击也只好停止。

非洲军一整天都遭受着英国轰炸机的攻击。在这个毫无掩蔽的地区中，炸弹爆炸后又激起沙石横飞，使得我们的死伤更为加重。专以非洲军军部而言，就炸死了七个军官。由于当前的情况如此恶劣，所以我又在考虑是否应该摆脱战斗的问题。

大编队的英国轰炸机在这一整天中，始终不曾停止过他们的攻击。英军的炮兵也十分活跃，发射了大量的弹药——平均他们打十炮，我们才还击一炮。所以任何大部队的运动，以及按规定时间的行军，在目前

已经不可能。我们的战斗机因为数量太少，虽然不断地截击英国轰炸机编队，但很少能够达到阻止敌人轰炸的目标。

意大利当局答应给我们的燃料，还是一滴也没有运到非洲。那一天黄昏的时候，装甲军团的存油最多只能再配发一次，而且即令使用得十分经济，这一点油量也还是撑不了多长时间。

一次“配发量”的油料只可以使每一个单位行走100公里的距离——而且地形还不能太恶劣。

到了9月2日，本来预定在9月3日应该运到的5000吨燃料，其中有2600吨已经沉入海里，另外有1500吨留在意大利，还没有运出。

那天夜里，我决定暂停进攻，撤回据守艾塔奎—巴布艾盖塔拉（El Taque-Bab el Qattara）之线。其理由有两点：一是空袭吃不消，二是补给实在太困难。我们的攻击已经不会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此时，英军在阿兰哈法与巴布艾盖塔拉之间，已经集中了强大的装甲兵力，但是却停留在他们的集中地区之内观望，暂不行动。虽然也有局部性的进攻，但却很容易被我们击退。我们对这位新任的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将军的印象，即觉得他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不愿意做任何没有把握的冒险。

蒙哥马利此时正在准备做一次强烈的反攻，甚至已经组成了一支追击的兵力。不过最后，他却认为能够恢复原有的防线就满足了，不想多消耗兵力，他主张一切都应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希望等准备完成之后，再发动一次大的攻势。因此他并没有用全力来切断隆美尔的退路。

黄昏的时候，我又和凯塞林元帅举行会商，我详细说明英国空军攻击的效力，尤其是他们那种对于摆满了战车、大炮和车辆的地区，实行“地毯轰炸”的方法。凯塞林答应设法尽全力来帮助我们。

可是在那天夜里（9月2—3日），非洲军、意军装甲师的一部分和第九十轻装师，都再度遭到强大英国轰炸机编队的猛烈攻击。英军不断地投下照明弹，把整个沙漠照耀得好像白天。镁质的燃烧弹是无法扑灭的，它们在地面上燃烧着，把整个地区照耀得通明雪亮。这个时候，从天空落下大量的高爆炸弹、破片弹，甚至地雷，都像雨点一样落在我军占领的地区。过去，我们的88毫米高射炮还能偶尔击中几架敌机，现在他们却先找到了这些炮位，先从高空加以攻击，结果这些高射炮大部分被击毁了。我军损失惨重，车辆被击伤和击毁者数以百计。

第二天，我军按计划实行撤退，英军做局部性的攻击，除此以外，就是使用他们的空军和炮兵为我们送行。凯塞林告诉我们说，他准备出动一切可用的飞机攻击在我们突破地区以北的英军，很明显，这些英军有向我们侧翼发动攻击的企图。

那一天夜里，英国空军只有小规模出击，而我方空军对印军第十师的攻击，似乎已经迫使敌军做疏散行动——他们本是准备向意军发动逆袭的。英军其他单位，尤其是新西兰军，虽也曾向我军实行侧击，但是兵力都太弱，一一为我所击退。

英军曾夜袭意军第十军，结果自己的损失很重，战死的人员很多。我们收容了200名俘虏，其中有一位是新西兰第六旅旅长克利夫顿准将（Brigadier Cliftom）。

第二天上午，我和这位准将做了一次谈话。他认为他做了意大利人的俘虏，真是奇耻大辱。他本来正在劝说意军投降，并告诉他们已经有强大的英军装甲兵力集中在他们的阵地前面。此时意军已经动摇了，有些甚至已经开始拆卸他们的枪机，哪知道突然有一位德国军官走了过

来，破坏了他们的好梦，令他非常失望。他也可以算是一个“老非洲”了，从1940年起，他就率领部队和我们作战，他参加过希腊战役和1941—1942年间的冬季战役。

他给我的印象是英勇可爱。他向我提出特别要求：宁可做德军的俘虏，也不要把他送往意大利。我很想满足他的要求，于是违反上面的命令，把他送往在马特鲁港的一个德军战俘营里去。不过后来，OKW还是下令把他移交给意大利人。

但在要移交的前夕，克利夫顿要求上厕所，结果他从窗口爬了出去逃走了。我们立刻用无线电通知各部队实行通缉，几天之后，有几个参谋人员正在沙漠中猎取羚羊，突然发现一个十分狼狈的人影在沙漠中徘徊着。他们跑近一看，正是这个逃犯，于是把他带了回来。一个人在这种大沙漠里想要活命，实在是难上加难，想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和他又谈了一次话，并且对他这种冒险的精神，表示十分的钦佩。不过为了避免他再做这种无意义的挣扎，我决定把他送往意大利。之后我听说他还是逃出了意大利的战俘营，越过边界逃到了瑞士。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以后我会有好几天的艰难日子过了。补给上的困难和敌人空军的优势，已经逼得我们非放弃攻击不可——否则我们一定可以获得胜利的。好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此刻是我今天第一次回到司令部，我赶紧把靴子脱下来洗了洗脚。我还是希望情况有所改善。我非常想你和曼弗雷德。

又，俾斯麦已经战死，内林也已负伤了。

1942年9月4日

在这次会战中俘获的英军官兵，有些人承认：英军指挥部早已知道我们会在8月25日左右发动攻势。甚至还有几个俘虏说，英军司令部是从一位意大利高级官员的手里，获得了我们的进攻计划。

9月6日的上午，我们完成了撤退，改取守势。由于这次攻击的失败，我们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最后希望，也终于成为泡影了。现在由于美英两国的强大工业力量，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非失败不可了。

三度空间

这次攻击失败，其主要原因可以分述于下：

（一）英军在南段的阵地构筑得十分坚固，与我们的侦察报告并不相符。

（二）英国空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他们不断地进行猛烈的空中攻

击，把我们的部队全都钉死在地面上，使我们完全无法依照预定的时间表，做顺利的行动和进攻。

（三）燃料是完成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要因素之一，可是始终不曾运到。卡瓦莱罗所答应的船只，有些中途沉没了，有些迟到了，有些根本就不曾开出港口。此外凯塞林也没能兑现在紧急的时候每天空运500吨燃料到前线去的诺言。（魏斯特伐将军说，凯塞林已兑现他的诺言。不过当它运往前线的时候，这500吨燃料就已经被它自己消耗完了。）

由于英国空军的轰炸和低飞攻击，我们的死伤数字相当惊人。德意两军总加起来，死了570人、伤了1800人、被俘了570人——总共将近3000人左右。在物资方面的损失，最主要的是车辆——一共50辆战车、15门野战炮、35门战防炮和400辆卡车。

不过根据各部队的报告，我们也俘获了350名战俘，击毁和缴获了150辆战车和装甲车。此外还击毁了10门野战炮和20门战防炮。

根据亚历山大将军的报告，英军损失164人（包括死亡、负伤和失踪的）、战车68辆、战防炮18门，并无野战炮。

英国人估计敌人的损失（死伤加在一起）应为4500人，要比隆美尔所承认的数字大了近一倍——但俘获的只有300人。他们从战场上一共找到51辆战车（其中42辆是德军的）、30门野战炮和40门战防炮。

在这一次作战中，我们学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攸关我们今后对战争的一切计划和执行步骤。那就是，假使对方握有强大的空军实力，能够掌握着制空权，并且能够使用大编队的轰炸机，不顾一切拼命地做大量的空袭时，在地面上的行动，其能够完成的可能性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我们的部队把这一次会战叫作“自行车六日赛”。³⁷事实上，从我们开始进攻起，到撤退时为止，一连六天，从来没有停止过轰炸。

在这一次攻击中，英国的地面部队很少出场。蒙哥马利并不想做大规模的攻势来收复他的南段防线，假使他那样做，也许已经被我们打败。他完全依赖着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此外，我们的交通线却经常受到英军第七装甲师的袭击。毫无疑问，指挥这个行动的英军将领很在行，每次我们都损失惨重，而他们则不太吃亏，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打击力量。

依照我们的估计，在六天的战斗当中，差不多有1300吨左右的炸弹，投掷在我军突击兵力占领的地区中。虽然比起后来在阿拉曼会战中投掷的数量还要少些，可是就过去的非洲战役的全部过程而论，这个数量已是创了空前的纪录。

此时那支预定在9月初到达苏伊士的10万吨的大护航舰队，也早已

到达了。毫无疑问，英军的实力马上就会大幅增加，而空军方面当然也包括在内。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今后的会战中，英国空军所使用的飞机还会更多。假使真的如此，我们就又可以想见必然会有下述的结果：

（一）因为他们有完整的制空权，所以能获得完整和不间断的空中侦察报告。

（二）他们在作战中可以更自由，也可以更果敢，而假使有任何紧急事变发生，他们可以利用空军去阻止敌人前进、集中，或做其他一切行动。至少可产生迟滞作用，使他们有时间从容部署，以做有效对策。

（三）我方的行动迟缓，无异于使敌人的速度增加。因为速度在摩托化战争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胜负之数也就不问可知道了。

此外，既然享有制空权，那么就可以使对方的补给纵队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不久即可以使对方感到严重的物资匮乏。借着空军对通到前线上的道路做经常不断的监视，就能使敌人在白天里的补给运输完全停止，而逼得他们只能在夜间进行，时间被拖得很长。补给物资如果不能及时到达一线部队的手上，部队将丧失机动性，无法行动。

凡此种种，都使我们获得一个必然的结论：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空中的均势，至少要接近均势。空中的均势建立了以后，以往我们熟悉的战争规律才可以继续生效——当然，由于双方的空中活动都很频繁，所以在战术上不免要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而我们为了应付英军的空中优势，在防御方面的布置要尽量设法使其无法发挥作用。由于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来自空中的敌人，所以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做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被敌人的空袭摧毁。我们必须用阵地战的方式来抵抗敌人，这种阵地的构造必须坚固到能够挡得住任何近代武器的攻击。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敌人可以利用他们的空军随心所欲地阻止和延误我们的作战。他们的攻击在白天当然不成问题，黑夜里也可以用降落伞来投掷照明弹。根据这六天苦战的经验，可以看出任何时间表在此刻都已经变成一张废纸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地要有足够的强度，可以供局部的守军独立死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在完全没有作战预备队的情况下也能固守——在敌人空军阻击之下，所有增援的兵力纵然能到达前线，在时间上也一定是一误再误了。

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随风逝去。除了我们也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外，我们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真正有效的对策。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的空军力量将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盟军的空中优势对隆美尔

的作战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后来的很多决定都是根据这段经验而来，例如1944年防守法国时，他力主在滩头决战以阻击敌人，而反对一般的“正统”观点——将敌人引至内陆后再出动预备队去消灭他们。

第十四章 无希望的会战——阿拉曼

当我们对英军阿拉曼防线攻击失败之后，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最终的结果使得我们在北非的战线完全崩溃。从9月6日到10月23日之间，补给方面的“战斗”又开始转为激烈。这场会战结束了，结果英军大胜而我们惨败。

我们对这次攻势的失败，心里的痛苦是不难想象的。当我们在8月底或9月初发动攻势的时候，卡瓦莱罗本来答应我们运输船只可如期赶到，结果到了9月8日才开到北非。此时，我们在补给方面早已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收到的数量，从未接近过预定的目标。在1942年的头8个月当中，我们大约收到了12万吨的物资——只相当于我们最低需要量的40%。

英国的战略空军和海军，在地中海的活动又比过去频繁了，我们的困难也因而与日俱增。敌人的空军一再攻击我们的港口，损失的吨数一天比一天多，而跑非洲航线的意大利船只却一天比一天少。比起意大利的船只损失——截至1942年10月，意大利一共损失了130万吨运力——新造的数字真是少得可怜。目前的情况已经恶化到即令现在开始想要做最大的努力，补给的问题还是无法改善的地步。

18个月以前，德国参谋本部的高级人员曾宣称：想要维持这个非洲战场，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德军的最高级人员都有此看法，使得那些在意大利和非洲负责补给问题的人获得一个得过且过的机会。他们所说的话，最高层都听得很入耳，他们对运输情况的估计——至少在1942年初夏之前——可以说是毫无事实根据。他们的想法都来自一些落伍过时的观念，碰到了困难总认为毫无克服的可能。

照我看，这正好是经济学教授与发财的商人之间的区别：商人在理论方面，可能没有教授那样高明，可是他的观念却往往都有事实上的根据，并且也肯用全部的意志力来使其实现。反之，教授对于现实的观念往往不正确，他的理论很多，但却缺乏兑现的能力与勇气。结果发财的都是商人，而不是教授。

同样，真正作战的军人和纸上谈兵的专家之间，也是大有区别。不专以军事为限，包括整个的生活在内，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执行的能力。这就是一种足以让人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完成某一个特殊任务的能力。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军官，通常只适合当幕僚，因为他善于批评并提出供讨论的资料，但不能实行。任何高明的结论，都需要指挥官强大的执行能力，才能使它付诸实现。

就补给问题而言，上述的理论同样适用。我们今天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负责补给的人员认不清现实，缺乏主动的精神和推动力。我列举出下述的事实，当作他们是“不为”而非“不能”的铁证：

（一）意大利的海军，从不曾使用其主力舰只来担负护航的工作或是紧急的运输工作。这并非燃料不足的问题，因为罗马街头的计程车并不缺乏汽油。

（二）对马耳他岛的攻击，始终没有成为事实。我曾经要求由我来执行这个任务，我深信假使在海空两方面若能获得适当的支援，一定可以获得这个岛屿要塞。假使马耳他落入我们的手里，英国人对我方在中部地中海的航运，就不再有干涉的可能了。因此马耳他岛的得失是好几十万德意两国军人生命的关键。

（三）我们始终没有从意大利获得足够数量的沿海船只，以便在海军保护之下，组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沿海航运体系。

（四）在沿海的地区，始终没有能力开辟新的卸货场所，而原有港口的吞吐能力，也始终没有办法提高。

我绝对不会故意漠视补给问题的困难——在元首大本营中，常常有人有如是看法——我只是比较认清现实而已。到了1942年年底，在阿拉曼会战结束之后，再想维持非洲战场，实际上已不可能。可是在那年的春天和夏天，要确保海运的畅通，则一定可以办到。这样就能使我们征服整个地中海的海岸线，而此后地中海里的交通当然更不会发生问题了。可是元首大本营中的衮衮诸公们，却完全不了解在这个决定点上建立战略重心的观念。

在我们这一次攻势不幸流产之后，我立即向元首大本营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提出报告：“非洲装甲军团中的德国部队，现在正承担着整个非洲战争的使命，并和大英帝国的精兵做殊死的苦斗。所以有关生死存亡的物资补给，必须不断地维持畅通，一切可供调用的船只和运输机，都应该用在这个目的上。若是这一点不能办到，那么整个非洲战场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当英军一旦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个时候，英军的力量正在日益加强中。差不多在9月11日左右，他们在前线上已经有了五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另外在前线的后方，还有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作为军团总预备队；而在尼罗河三角洲上，则又另有两个步兵师。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着急。我们要求赶紧运送重型战防炮来，因为它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的英军装甲优势。我们也要尽早再增派一个师作为人力上的补充。

粮食也开始成问题了，我们已经把在迈尔迈里卡所缴获的东西都吃光了。当我去访问前线时，常常发现有许多士兵因为吃得太坏而生了病，因营养不良致死的人非常多。

我再次向元首大本营提出这种紧急情况的报告，并强调一定要不惜成本，使用一切可用的运输工具解决这个运输问题，否则这个装甲军团在北非就不可能再撑持下去。我要求9月间至少应运输3万吨，而10月间在第二十二空降师 38 到达之后，应再增为3.5万吨（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这是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在苏联战场上久战之后撤回整补。它原定要运往非洲，但始终没有照计划运来）。我还要求把现在德意两国的可用车辆，赶紧全部运来。我们把英国空军对我军攻击所产生的效果，做了一个极详细的报告，并要求增强我们的空军实力，尤其是在战斗机方面。

我认为若要有效防御英军未来的攻势，下列的物资储存是一个不能再少的下限：

弹药：8次的配发量。

燃料：使每一辆车能够行驶2000英里的总存量。

粮食：30天的存量。

我明明白白地宣称，若是这些要求无法满足，我不敢把握防御是否成功。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的健康已经完全恢复，我相信任何人从我的外表上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不过，医师还是一再逼我告假回德国去休养一段时间，希望我不要再耽搁。但是我一定要等到司徒梅将军（Gen.Stumme）来到此地，把事情都交代好了再动身。

一方面，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你见面；另一方面对此间的情形，我一直感到焦急，自己不在前线上，真是放不下心。虽然我晓得：丘吉尔曾经说他的能力只够再坚守几个月而已，但是我认为在4—6个星期之间，他可能会凭着优势的兵力，再发动一次新的攻势。除非我们在高加索方面大获全胜，才可能阻止他的行动。

高斯因不适在热带地区服役，已经奉准调回德国去休息六个月。魏斯特伐的情形也不太好，他正患着黄疸病。情报处处长梅仑丁中校（Lt.-Col.von Mellenthin）由于患痢疾，已于今天回国了。昨天又有一位师长负伤，所以在十天之内，军长与师长的班底都要整个换新。

1942年9月9日

我一直都很好。时局好像波浪起伏一样。我这时候离开这里去休息几个星期，实在是最好的机会。英国人对印度方面似乎十分不安，同时对高加索方面的战事也感到非常烦恼。我希望我是可以从中获利的一分子。昨天这里又起风了，可并没有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沙暴。我已收到曼

弗雷德在31日寄来的信件，我非常高兴。

也许我这些信到家的时候，人已经先到了。不过，我却还是照样写着，又有谁知道未来的演变呢？

老房子的景色如何？我在想：到我回来之后，一切眼中所见的景色将多么令我兴奋。曼弗雷德应该又长高了，大概已经追上我了。

9月11日

9月14日的清晨，英军使用180架飞机在托布鲁克港口附近猛烈轰炸之后，英国人就企图在托布鲁克要塞地区以内，使用大量的兵力实施登陆。依照落入我们手中的敌人文件，他们的任务是想要毁灭港口上的设备，并击沉停泊在港口内的船只。

在这个半岛上的高射炮马上就要猛烈轰击英国人了。德意两军也都立即组成了突击队，去围捕这些已经登陆的敌军。因为害怕敌人有攻占托布鲁克的企图，我们立即调动了一些摩托化部队开入这个地区。可是阵地上的守军不久就恢复了秩序。英军被俘和战死的人很多，颇有些得不偿失之感。根据高射炮兵的报告，他们一共击沉了三艘驱逐舰和三艘护卫舰或登陆艇。第二天，我们的空军找到了英国舰只的位置，又炸沉了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和几艘护航舰。还有一些船只被炸伤。

9月15日，我亲自飞往托布鲁克视察当地守军，对他们的应变能力表示慰问之意。这次英军攻击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因为托布鲁克是我们的最大弱点。我很害怕敌人在发动攻势之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攻击，于是命令龙巴帝海军中将（Vice-Adm.Lombardi）和戴恩德尔将军（Gen.Deindl）尽一切努力以确保这个要塞地区的安全。

这是英国人对我们后方地区所做的第一次最严重的攻击。一般说来，这一类的小型突击都是由斯特林上校（Col.Stirling）所率领的英军突击部队来执行的。〔隆美尔在此称这些英军部队是“突击兵”（Commandos），由此可知他不了解英军特种部队的编制：在北非很活跃的英军突击队通常是属于“特战空勤团”（Special Air Service Regiment，简称SAS），或是“沙漠长程作战群”（Long Range Desert Group），“突击兵”则是美军中的单位名称。〕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夜由托布鲁克赶回来。当你从公报上面看到英军登陆失败的消息时，相信一定会十分开心。现在似乎一切情况都得到了控制。司徒梅今天可以到达罗马。我希望这星期可以动身回家。

凯塞林今天上午来此，我昨天在托布鲁克已和他见过面，并且谈了些话。他是从元首大本营里回来的。斯大林格勒之战似乎进行得很激烈，牵制住了我军不少兵力，否则我们把它们用在南面去就更有利了。

尽管贺斯特教授对我的照料十分周到，可是在非洲18个月以来的不断劳顿，已经使我的健康情形日趋恶劣，因此我必须马上回欧洲去做长期的疗养，不能再拖延了。当我离职的时候，司徒梅将军奉命做我的代理人。他在9月19日到达我的司令部。在同一天，我又和卡瓦莱罗元帅、奥托中校（我的军需处处长）等人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和奥托都埋怨目前的补给作业，尤其是意大利当局正在运输更多的部队到黎波里塔尼亚来。意大利的领袖已经下了命令，除了皮斯托尼亚师以外，还要另外再调两个师到黎波里塔尼亚来。这些部队对前线上的战斗，可以说丝毫不发生作用，只是徒然占用船只的吨位，影响到前线战斗部队的迫切要求。

9月21日，我带着高斯和拜尔莱因乘飞机去视察驻留在锡瓦（Siwa）绿洲的德意部队，在那里我们受到阿拉伯部落的热烈欢迎。我们把礼物送给当地的酋长，并且为他们拍照留念——他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袍，颇为美观。他们把与这个绿洲有关的邮票贴在一个信封上，盖上那一天的邮戳，当作礼物送给我。

第二天，我就把装甲军团的指挥权移交给司徒梅将军。当我表示一旦英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我会临时缩短假期，提前赶回北非的时候，他似乎很不高兴。他一定是以为我对他不信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因为我深信：即令他是一位最高明的装甲将军，但除非相当了解英国人的个性，否则他在阿拉曼战线上还是不可能随机应变，立即做出正确的决定。光用嘴无法把一个人的经验完全移交给他的下任。

9月23日，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从德尔纳起飞回到意大利。我决定再向意大利当局恳切地陈述一次，告诉他们，假使希望我们在埃及境内坚守下去，那么在补给方面就必须尽力运达。

9月23日，我和意大利当局达成下述的协议：在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应该立即派出3000人，在前线的后方修建一条公路。因为目前这些沙漠中的车辙小径太差，到处坑坑洞洞，把我们的车辆都颠坏了。在目前零件相当缺乏的情况下，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浪费。

意大利人又同意把7000吨的轨道和枕木运往非洲，以便恢复铁路交通。

意大利人更应设法攻克库夫拉（Kufra），以便铲除英国人的突袭基地。

把卡瓦莱罗的诺言和他到了10月中旬已经做到的事情做一个对比，那真是非常“有趣”：

当巴尔巴西将军（Gen.Barbassti）接到要调用3000人修路的要求时，宣称最多只能拨出400人。而在这400人当中，又只有100多人到达

工作地点，所以这条公路从未修建成功。

同样，枕木和铁轨也始终没运到。对铁路所做的唯一工程，还是由第九十轻装师负责完成的。

此外，巴尔巴西和卡瓦莱罗都不想攻击库夫拉绿洲，所以一切都还是照旧，而英国突击部队的威胁也还存在着。

也许卡瓦莱罗只是想使我回欧洲后少开口说话罢了，并以为我短时间内决无再重回非洲之可能。

9月24日，我和意大利的领袖讨论到当前的局势。我明白地告诉他，除非补给的数量至少能够满足我要求的标准，否则我们一定会被迫撤出北非。我相信尽管我说得十分严重，他仍然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再将补给上的困难报告给他听，可是很少有改善的迹象——只有1942年的春天那次是唯一的例外。当然，在欧洲的人对我们在非洲的困难情形，很难去真正地理解，他们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自由处理一切——可是除非先有好的物资条件，否则我们一切的“自由”都是空的。他们对我们的信心令人感激；可是我们这些在非洲的人，却更坦白地表示：我们对适当的补给供应所抱持的希望更高。我们不敢高估自己，我们知道若是想有任何成就，必须先掌握一切必备的条件。

不过无论如何，当我听到德意两国的补给当局都一致表示，最近准备调用相当数量的法国船只来替我们服务时，我内心颇感欣慰。此外，目前德国所派往主持补给问题的人是考夫曼（Kaufmann），他在组织和技术两方面都有很好的才能。因此，尽管现状不乐观，但至少不是毫无希望了。

过了几天之后，我又向元首报到了。他的大本营对装甲军团的成功印象很好，他们希望在地中海地区再获得一个决定性的战果。

我详细地向元首报告了阿拉曼防线的进攻经过，以及失败的原因。我特别强调英国人在空中的绝对优势，并把英国空军轰炸战术的效力解释得非常清楚。其中更重要的是因此对于摩托化兵力运用的限制，因为这些兵力在空中攻击之下，特别容易受到损害。我又说对付敌人空中优势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派遣强大的空军兵力到非洲去。

和与意大利领袖谈话的时候一样，我把补给方面的困难，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说明，我认为毫无疑问，除非能有一个彻底的改进，否则我们绝不可能再拖下去。我又详细地解释，我们的补给情况并不是没有改善的可能。我要求把德军对意军的补给比额提高，因为在非洲，德军的战斗兵力实际上是比意军还多。

我用下列的语言来结束我的报告：“我非常明白，以今天在地中海的海空战略情况而论，要想使德国的补给物资安全且不断地流入非洲，是

要花很大气力的。必须把所有德国和意大利的运输工具，都利用到最大的限度，而且还需要更多的运输船来补充。但是除非这个条件能够先兑现，否则德军就无法对抗大英帝国的精兵，无法负起在非洲战场上独立打仗的重责。”

在这次汇报中，我认清了一点：元首大本营里面，还是充满十分乐观的思想。尤其是戈林，更把我们的困难说得一钱不值。当我说到英国的战斗轰炸机曾经用40毫米的炮弹把我们的战车击毁的时候，这位帝国大元帅认为这一点有损他的面子，马上高声喊道：“那是不可能的。英国人只懂得如何制造刮胡子的刀片。”我回答他说：“帝国大元帅先生，假使我们有那些刀片，我们也一样可以击毁敌人的战车。”

我身边正好带了一颗这种穿甲弹的样品，那是一架英国低飞飞机所发射的。它不仅击毁了一辆战车，甚至几乎把全车的士兵都打死了。

元首向我允诺说，在以后几个星期之内，我们的补给一定会大量地增加，他准备大量使用“西贝尔平底渡船”（Siebelfachren，由一位名叫Siebel的德国工程师设计）。这种平底船的吃水极浅，所以鱼雷会从船底滑过去。它们上面也装有好几门高射炮，不怕空中的攻击。唯一的弱点就是不能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用，幸好地中海风平浪静。他把各种生产数字拿给我看，使我也产生了新希望，认为补给方面的多数困难，在最近的将来都能迎刃而解——当然不能太迟。

在元首大本营里，又有人向我保证，最近可以调派一个多管火箭炮旅（Nebelwerfer）到非洲去——一共有500门火箭炮。此外还有40辆卧式战车和自行火炮，也会尽量提前运往北非战场。

后来我才知道这许多诺言又都只是空头支票而已。那些生产数字本身就不正确。所以一切都只是说得好听罢了。

在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件很勉强的工作，就是必须向那些新闻记者解释各种有关我的健康情形的谣言。情况既然如此，我当然无法讲老实话。不过，我却希望我这些乐观的说法，可以暂缓英国人的攻势。

此后，我到塞默灵（Semmering，在维也纳附近）去诊疗我的肝病和高血压。在我离开非洲的时候，贺斯特尔教授曾经坚决主张，我应该长期留在欧洲。到了塞默灵之后，除了广播、报纸和司徒梅将军与魏斯特伐上校的偶尔来信以外，我和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但是当我的军队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我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安静的。对大西洋中的潜艇战，我尤其关心。

自从我们和美国宣战之后，整个美国的工业都在为盟军服务。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就完全明了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现在，回到欧洲之后，我更找到一些有关美国生产能力的统计数字。它要比我们的数字大了许多倍。在大西洋中进行的潜艇战，就可以决定美国所能运往欧洲和非洲的物资数量。假使美英两国能够设法消除潜艇的威胁，那么我们的

希望也就从此断绝了。假使我们能够切断他们在海上的交通，那么美国人的整个工业力量对同盟国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可是几个月以后，坏消息就来了：美国人利用侦察仪器和直升机³⁹击沉了许多艘潜艇，使得我们无法再使用这种武器。

从非洲传来的消息也使人感到不太乐观。英国空军的活动日益活跃，而第八军团的实力也日益增强。我们的军队天天在提防英军大举来犯。他们认为最初英军会同时在好几个地点进攻，然后再选一个最有利的地点集中全力实行突破。

照我们的估计，英军的战车数大概是我方的两倍。我方的数字还包括300辆意大利战车，它们的战斗价值实在很有限。我们的战车中，只有极少数配有75毫米炮，而拥有大口径火炮的英军战车却有好几百辆。在210辆德国战车中，只有30多辆是IV型，大多数都是III型，其中一半是短炮管的，从今天的标准看来都嫌落后。至于那300辆意大利战车更是不在话下。一切的补给都不够量，所以各方面都深感无奈。

实际上，隆美尔对于英军战车实力的估计不但不高，且还偏低。若把德意两军的战车总数加在一起计算，这个比例差不多是2.5:1；若专就德国战车而言，则约为5.5:1。英军战车装75毫米炮的超过500辆，其中约有400辆是新型的M4谢尔曼（Sherman）式，其余则是M3。

我的代理人司徒梅将军一直在巡视中，有时坐飞机，有时乘汽车，他希望一切防务的部署都能达到我所要求的标准。他现在也认清了物资方面的问题有多严重，知道这是整个非洲问题的关键所在。事情越拖就越糟，可是补给的情况毫无改善的迹象。

防御计划

阿拉曼防线位置在海岸和盖塔拉洼地之间，根据我们多次侦察的结果，证明一般的车辆纵队无法通过这个洼地。除了阿卡里特（Akarit）阵地以外，这条战线在北非是极少数无法从内陆迂回攻击的地方。其他阵地只要一边从正面攻击，一边从南面加以迂回，最后都是可以攻下的。在任何地区，我们都可以使用摩托化兵力，向南面做奇袭式的突袭，以便在敌人的后方进行机动化战争，借此获得一个决胜的机会。这种开放的侧翼曾经一再地使我们获得出奇制胜的战果。但是阿拉曼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样。守方可以守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便机动的预备队赶到，加入战斗。

所以，在阿拉曼，我们所遭遇到的战术情况与以往不同。在这里，“防守”有先天优势，攻击者除了向前硬冲以外，根本不可能克服守方的阵地。在其他的地方——例如1941—1942年间的塞卢姆会战，1942年夏季的加扎拉会战——都是一种完全机动形式的会战。双方都没有预占阵地的优势，双方的战车都在毫无掩蔽的沙漠里面。以我们在塞卢姆的情形而论，固守防线是对的，因为我们用在塞卢姆—哈尔法亚防

线上的部队是非摩托化的，所以只适用在这种固定的阵地上面。可是英军在加扎拉的情形则又完全不同，因为英军在该防线上的所有单位都是完全摩托化的，他们留在那里不动，固然足以使我方的补给作业感到相当地困难，可是到底不如把他们用在武士桥—艾克罗马战场上更为有利。

以过去累次的战绩而论，在开阔的沙漠中，我军在指挥和训练两方面，都比英军占优势。经过多次的会战，吃了许多苦头，我们当然也料想得到英国人在战术方面一定也学到了一些新的教训；不过他们的缺点还是没有全部改掉，因为这不仅是指挥上的问题，他们的陆军整体上太保守成性了。他们对固定防线的战斗固然够顽强，但是在开阔的沙漠战场上，却完全不能适应。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不敢冒险把防御的重点放在沙漠中的机动作战上面，其理由如下：

（一）双方摩托化师的相对实力差距太大。敌方不断地在接收摩托化的增援，而我们所获得的补充却都是非摩托化的兵力，他们在开阔的沙漠中简直毫无价值。因此，我们被迫选择一种适合我们现有兵力结构的战争方式。

（二）英国人的空中优势，以及他们空军所使用的新型战术，都足以严重地限制摩托化部队的战术性使用，这个我在前面已详细解释过。

（三）我们经常感到燃料缺乏。我不希望再处于那样的窘境，因为燃料用完而不得不中途退出战斗。在一个机动性的防御行动中，若是缺乏汽油，就一定会招致大祸。

基于上述原因，我决定采取一条固定防线，利用步兵坚守阵地。

这就是说，英军必须做突破的尝试。我们毫不怀疑英军非常适宜这种任务，因为他们整个的训练都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物资消耗战上面所学来的教训为基础的。尽管技术的发展对这种战争的形式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思想上的革命。尽管英国军事评论家早就呼吁：要重视装甲部队和摩托化带来的技术革命（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这里指的是李德-哈特和富勒，元帅对他们非常佩服，在和我们讨论战术时常提及他们，在所有军事学的作者中，影响他最深的就是李德-哈特了。事实上，他和古德里安常以李德-哈特的“门徒”自居）；可是英国当局还是不敢冒险，不肯把这种未经试用过的理论当作平时训练和战时作战的基础。这种错误使英国人在过去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对阵地战和突破，却丝毫没有影响。因为广泛的雷阵会限制装甲兵在运动和作战方面的自由，而逼着它只能担任支援步兵前进的任务。

对我方而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阻止英军突破我方的阵线，因为上文已经说过，我们没有能力来做一次机动防御战。我们的摩托化部队似乎很难掩护我方的步兵，从一条长达40英里的防线上实行撤退，其结果之混乱一定不堪设想。

这使我们又获得了两条无可避免的结论：

（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守住我们的阵地。

（二）只要敌人一渗透，马上就要用逆袭把它消灭掉，以免扩大成为突破的局面。因为我相信，假使敌人突破之后，他们就会让全部的打击力量从这个裂口中，长驱直入地钻进来。

我们在建立防御体系时，就是以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为原则。我们要部队占据那样坚固的阵地，使任何地区都可以挡住英军以最强烈攻击达相当长的时间。这样的话，不管英国空军怎样阻挠，我方的机动预备队仍然来得及赶到增援。

在构筑这一条防线时，我们一共用了50万颗地雷，其中有一部分是英国人的旧货。在埋置地雷时，我们特别注意使这些静态的“部队”，不仅可以在前面迎敌，而且在侧面和后面也都有自卫的能力。我们设法利用大量的英军炸弹和炮弹，在某些地方用电力来使它们爆炸。意军和德军交错布置在整个防线上，每一个意军的邻近都有德国兵担负着监护的任务。

我们的前哨人员都带着军犬，只要英军接近任何布雷地区，它们马上就可以发出警告。我们希望敌人在扫雷上耗掉极多的时间。很不幸的是，在非洲使用的地雷多为战防雷，因此步兵可以在上面走过而不致引爆，因此它们也很容易加以扫除。

当我请假离开非洲的时候，我的部队就开始沿着这条防线布防。不过以后在占绝对优势的英军兵力的压迫之下，我们的这些努力都白费了。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因为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我们本是非输不可的。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许多人都以为司徒梅对于阿拉曼防线的布置，并没有遵照隆美尔的计划，所以才会失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一切计划都是隆美尔事先决定的，司徒梅只是执行而已。

风雨欲来

在没有看到隆美尔的记载之前，建议读者先大概地把英军的计划看一遍。

因为进攻这条防线时，在运动上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蒙哥马利使用步兵为装甲兵开路。他也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北面地区中。

攻击的主力为莱斯将军（Gen.Less）的第三十军，下辖四个步兵师——自右到左，其番号为澳大利亚第九师、英军第五十一山地师、新西兰第二师和南非第一师。印度第四师则另外担任牵制性的任务。等到在德军雷区中开出了两条走廊之后，属于伦斯登（Gen.Lumsden）第十军

的第一和第十两个装甲师，马上冲进去，一直向前深入并击退德军的装甲逆袭。

在南面地区中，何洛斯将军（Gen.Horrcks）的第十三军——包括第四十四和第五十两个步兵师，以及第七装甲师——也同时做牵制性的攻击，其目的是分散德军的注意，并牵制住它的预备队——尤其是第二十一装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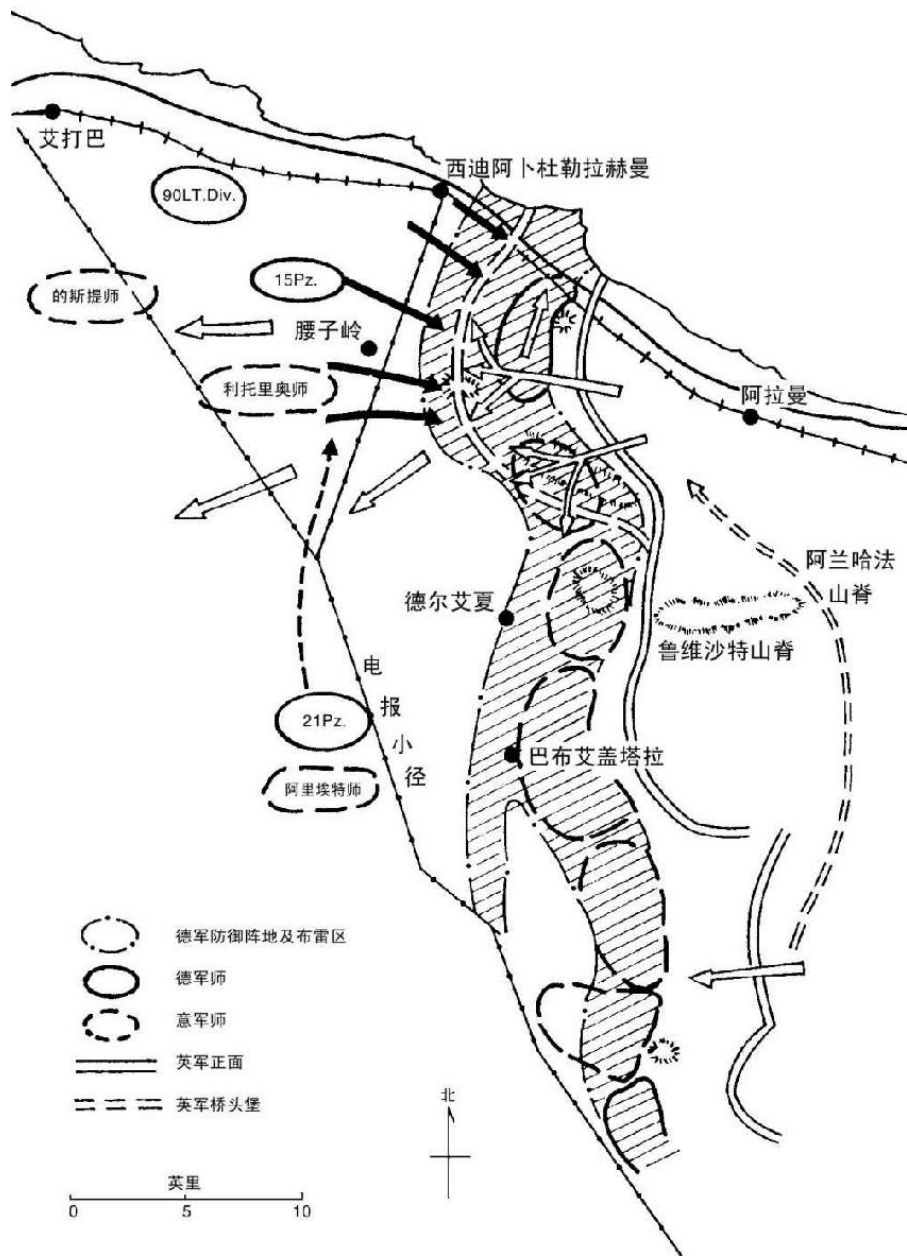
虽然第八军团一共只有三个装甲师，但它另有三个装甲旅，此外还有一个轻装甲旅——而德意两军只是分别各有两个旅而已。

这次阿拉曼会战是于1942年10月23日开始的，结果使非洲的战局发生了逆转，事实上更进一步说，这也可能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当我那些英勇的部队进入战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实在没有获胜的希望。

德军战车约有200余辆，意军约为300辆，可是英军的实力却在1000辆以上，我们拥有相当多数量的炮，不过其中多数都是陈旧的意大利货，有一部分更是缴获的东西，它们大都缺乏弹药。此外，英国人在地中海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制空权，他们一方面轰炸我们的港口，一方面严密监视我们的海上航线，再加上他们的海军也十分活跃，因此我们的海上交通可以说是完全瘫痪了。结果，会战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样样东西都缺乏，这个影响在以后的叙述中随时都将很明白地表现出来。

10月23日的白天还是平静无事，到了夜间21点40分的时候，突然整个前线都遭到了敌军的炮击，最后特别集中在北方地区。在过去的非洲战役中，从来不曾使用过这样强烈的炮兵火力，可是在这场会战中这却成为一个惯例了。除了英军各师的师炮兵以外，蒙哥马利又另外集中了15个重炮团，450门口径在105毫米以上的大炮——在第三十五号高地与德尔艾夏之间的北部地区上面。英军的炮击相当精准，我们的损失相当大（这里的所谓“重炮”，照英军的分类实际上只是中型炮兵，在这次预备射击中一共动用了1200门大炮）。

不久，我们的通信网就被扫平了，前线上已经没有报告送回后方。在这种可怕的火力压迫之下，差不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相似，意军第六十二步兵团的一部分，擅自离开了他们的防线，纷纷向后方逃命。他们的工事只完成了一部分，在这种猛烈的火力下，他们都已吓得肝胆俱碎。



16 阿拉曼战役 (1942年11月)

到了深夜1点钟的时候，英军已经越过我方的前哨线，渗透进我方主防线，其宽度在6英里以上。我们的步兵拼命抵抗，虽然他们大部分的重武器都已被敌人的炮火击毁了。英军的战车也跟着蜂拥而上。不久，他们就越过了意军第六十二步兵团残部的位置，冲进了我们的防线，最后才为我军集中火力阻止住了。第一六四步兵师的两个营，在清晨的时候，也完全为英军炮兵的集中火力所歼灭。

就整个攻势而言，其进展速度并不算太快，远没达到英军指挥官所希望的标准。主要的原因还是雷区的阻力很大。拂晓之后，还只是为装甲兵打开了一条走廊，白天当战车向前推进时，很快被德军阻止住了。另外一条预定的走廊还被卡在雷区中间，进退两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在步兵于天亮前发动的一次攻击之后，才算完成一切的预定目标。于是第十军所属的四个装甲旅——一共有700辆战车，外加强大的炮兵——才占领掩护着那个6英里宽的缺口位置，准备击败德军的装甲逆袭——这是蒙哥马利企求的一个机会。

司徒梅将军正在司令部里——位置在海岸上，距离前线不过数英里远——听到了这种排炮的吼声，但是我们在非洲的弹药存量太不充足了，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叫炮兵向英军的集中位置射击。照我看，这是一个错误，否则至少可以减轻英军攻击的力量。等到以后我方炮兵开始射击的时候，效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因为英军在那个时候早已占据了他们在夜间所攻下的据点了。

到了10月24日拂晓的时候，司令部所接获的报告还是非常少，情况相当不明确。于是司徒梅将军决定自己驱车上前线去看看。当时，军团代理参谋长魏斯特伐上校竭力劝说他照我过去的老办法，带着护卫车和通信车一同走。但他只带了布赫丁中校（Lt.-Col. Buchting）一个人走；他说他最多走到第九十轻装师的师部为止，所以没有必要带其他车辆。

24日清晨的时候，敌军又开始集中炮兵的火力实行轰击。这一次是在南部地区，不久英军的步兵在160辆战车掩护之下就开始进攻了。在越过了我方前哨线之后，他们终于在主阵地的前面被迫停顿了下来。

这是属于英军第十三军的地区，第一夜，第七装甲师越过了第一道雷区，但是在第二道雷区的前面，却为德军强大火力所阻。第二天夜间，他们又实行狭窄地透入，但是当战车想冲入的时候，却又为德军炮火所拦住。因为损失日重，蒙哥马利就决定停止南面的进攻，因为他还想保全第七装甲师的实力，以供其他用途。

24日的下午，我在塞默灵接到了凯特尔元帅⁴⁰的电话，他告诉我英军在强大炮兵和轰炸机支援之下，从昨夜起开始向阿拉曼防线实行攻击。司徒梅将军失踪了。他问我体力是否已经恢复，能否再回非洲指挥作战。我说我可以回去。凯特尔就说他会把情况的发展告诉我，并让我知道是否会要我回任的消息。以后几个小时之内，我一直焦急不安，直到黄昏的时候，我才又接到希特勒本人打来的电话，他说司徒梅失踪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并且问我是否可以马上回非洲去。在我必须动身之前，他还会再打一次电话来，因为他认为除非英军的攻击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程度，否则他不希望我的治疗中途受到干扰。半夜的时候，元首又有电话来了。由于情况继续恶化，他命令我立即回非洲。第二天上午我就动身了。我知道这一次回去是凶多吉少，因为从我的部下的来信中，我早已知道补给的供应仍远不足我的最低要求量。不过真正坏到了什么程度，那时我还不知道。

10月25日大约上午11点钟的时候我到达罗马，在机场和林提仑将军见了面，他把非洲战场上的消息告诉我：经过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之后，敌军已经在第三十一号高地以南，攻占了我军战线之一部分，第一六四师和意军都有几个营被歼灭。英军的攻击仍在进行中，而司徒梅将军还是不见踪影。林提仑将军又向我报告，在非洲战场上现存的油料，只够供三次配发；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一滴油也没有运过地中海。其原因一方面是意大利海军不肯供给船只，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击沉的船只数量实在太多了。这真是个天大的难题，从黎波里到最前线，每一辆车只剩下了300公里的燃料，即令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要想做长期的抵抗也都不可能了。我们完全无法做正确的战术决定，而且在行动自由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我当时不免大发脾气，因为当我离开非洲的时候，至少还剩下8次配发量——比起最低的要求（30次配发量）还是差了很远。照经验，在会战中，一天就需要一次的配发量，否则军队就会动弹不得，无法对敌人的行动做适当的反应。林提仑对这种情形非常抱歉，但他说他最近请了假，对补给问题没有多加注意。

隆美尔大发脾气是应该的。因为在罗马的德军代表对于装甲军团的补给问题，并未设法解决。不过，林提仑当时的确请了病假，应该负责的人是他的副手。

当我飞过地中海，在黄昏时到达我的司令部时，我已经感觉到这一次毫无胜利的希望。司徒梅将军的尸体在那一天中午找到了，并被运回德尔纳。他是在沿着“警报小径”向前线前进时，突然遭到了英军步兵来自第二十一号高地地区的射击——机关枪和战防炮都有。同行的布赫丁头上中了一弹，当场丧命。驾驶兵沃尔夫军士（Cpl. Wolf）立即掉过车头来，快速逃出敌火力射界以外。此时司徒梅将军却跳出了车座以外，正悬挂在外面。他一定是突发心脏病，结果就从车上掉了下来。驾驶兵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只想赶快逃命。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才发现了这位将军死在车辙的旁边。我们都知道他一向患有高血压，实在不适宜在热带地区服务。对司徒梅将军的突然死亡，我们十分遗憾。他对军队的指挥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夜以继日地在前线上活动。

托马将军（Gen. von Thoma）和魏斯特伐上校在夜间，把最近战斗的经过详细地向我做了一个报告，特别提出：攻击的第一个晚上司徒梅将军由于缺乏弹药，曾禁止炮兵向敌人集中地区轰击，结果敌人轻易地就把防守的部队击败了。燃料的缺乏使得我们不可能做任何大规模的行动，所以装甲单位必须在特殊、危险地区的后面，以便实行局部性的逆袭。在10月24和25日两天之内，第十五装甲师曾经发动了好几次逆袭，但是在英军炮兵和空军的不断猛烈炸射之下，也已经受到极严重的损失。到了25日的夜间，他们的119辆战车当中，只剩下31辆可用。

今后几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逐出我方主阵地以外，从而重新恢复我们原有的位置，这样才可避免敌人在我们防线中间构成一个西向的突出地带。

那一天夜里，我军防线又遭到了敌军的猛烈炮击，震耳欲聋。我只睡了几个钟头，清早5点钟（10月26日）就回到了我的指挥车上，在那里我才知道英军整晚凭着炮兵的掩护，一直在向我军实行突击。有些地方他们打了500发炮弹，我们才回敬1发。装甲师的主力早已开上最前线。英国人的夜间轰炸机也不断地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不到半夜的时候，英军已经攻下了第二十八号高地，这是北区的一个重要据点。敌人已经把援兵集中在这里，准备在明天上午继续进攻，其目的是要扩展他们在雷阵以西的桥头阵地。

现在由第十五装甲师和意军的一部分，在炮兵一切火力集中支援下，开始向第二十八号高地反攻。不幸得很，攻击的进展非常缓慢。英军顽强地抵抗着，真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英军的炮兵不断地向这个地区猛轰。到了夜里，意军贝尔沙格里尼营（Bersaglieri Battallion）终于攻占了高地的东西两边。但高地本身还留在英军手中，成为以后多次重要作战的基地。

那一天我自己也在北面督战。敌人的炸弹一批又一批地落在我们部队的头上。在第二十八号高地周围的英军兵力，仍不断地增加。白天，我又调集了第九十轻装师和军团警卫营去助攻第二十八号高地。英军的生力军也不断开到，很明显，他们想要赢得在艾打巴和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Sidi Abd el Rahman）之间的地区。于是我马上把特里埃斯特师调到艾打巴以东的地区。在快要到黄昏的时候，德意两国的俯冲轰炸机正准备攻击向西北方运动的英军汽车纵队，突然有60多架英国战斗机飞来，拦截这些速度很低的轰炸机。意大利飞机慌忙逃走，却把炸弹扔在自己阵线上面，德国飞机则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但损失惨重。过去我们从来不在非洲战场上见过这样浓密的高射炮火。无数的英国曳光炮弹在空中交叉飞舞，把天空变成一片火海地狱。

在战车支援之下，英军一再尝试经过第二十八号高地南面的我军防线，向西实行突破。当天下午，英军160辆战车终于扫开了第一六四步兵师的残部，透入我们的防线，向西南面进攻。德意两军的残余战车拼命反击，想把敌人逐退。那一天，第十五装甲师损失了61辆战车，意军利托里奥师损失了56辆。

除了整晚不停的夜间攻击外，白天英国空军每隔一个钟头就出动18—20架轰炸机，组成大编队轮番出击。这不仅使我们蒙受相当大的损失，也使我军十分疲劳，并且产生了一种自卑感。

英军方面也已经有点疲倦和失望，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攻势应该暂时放弃。德意的装甲兵力在25、26日两天的攻击中损失极大，而英军装甲兵力在26日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双方对这种硬拼的方法，都已经领教够了。在英军方面，装甲兵的指挥官们很怀疑他们有无杀开一条血路的能力。

蒙哥马利遂决定暂停进攻，并且改变计划。一方面使各部队都有休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从南面把第七装甲师调了过来。在27、28日这两天当中，英军还是继续做小规模攻击来保持正面的压力，其中有一次甚至用到了一整个装甲旅的兵力。

补给的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本来希望“普罗赛尔平拉”号油船（Prserpina）可以给我们运来一点燃料，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它却在托布鲁克港外被炸沉了。现有的燃料只够供补给纵队在的黎波里到前线之间跑两三天之用，至于摩托化部队的需要简直就无法供应了。今天我们本来应该在北面集中我们所有的摩托化单位，以求一举把英军赶出主阵地。但是我们却没有燃料去发动这种大型的逆袭，最后只好把装甲部队用在防线的北部，分别向英军突出地区进击。

由于燃料缺乏，我们把南端的兵力抽调到北边来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一方面我们的燃料只能维持两三天的机动性，而假使英军又从南面进攻，那么这些兵力就无法再赶回去。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把第二十一装甲师全部调往北面，虽然我明知燃料缺乏，它只能来而不可能回去。此外，很明显敌人在以后几天会在北面发动主要的攻势，所以我也抽调了南面一半的军团炮兵。同时，我又向元首大本营提出报告说：假使补给情形不改善，我们这一次非打败仗不可。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于这一点还是不能寄予太大希望。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18点30分到达。情况十分紧急。工作多得要命——因为在家里闲散了一个时期，现在似乎很不习惯，觉得一时还不能进入状态。两个地方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1942年10月26日

10月26日一整夜，英国轰炸机一直在我们上方投弹。大约两点钟的时候，英军 in 北部地区展开猛烈的炮击。炸弹和炮弹炸成一片，天空被照得通亮。不断的轰炸使得第二十一装甲师全部和阿里埃特师的三分之一，在前进时都发生了很严重的延误。拂晓的时候，第九十轻装师和意军特里埃斯特师已占领了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南面地区。

10月27日上午，我命令所有各部队尽量利用一切可用的火炮，把英军的攻击兵力钉在原地上。

英军的战术基础就是他们拥有的充足弹药。他们的新型战车谢尔曼型第一次出场就证明了它比我们所有型号的战车都更优秀。

英军在尚未向我军防线进攻之前，必定先用非常猛烈的炮火，做长达几个钟头的预备射击。攻击中的步兵在火幕和烟幕的掩护之下慢慢地推进，扫除地雷和一切障碍物。当他们攻坚不下的时候，常常利用烟幕的掩护，变换他们的攻击方向。一旦步兵在雷区中扫清了一条道路之后，重型战车接着冲上去，后面跟着步兵。他们在夜里实行这种战法，其表现极为纯熟。

在接触战斗的时候，英国战车的重炮在进到2000—2700码的射程时就开始对着我方的战防炮、高射炮和战车做集中的射击。在这种距离内，我们的炮火无法穿透英军战车的厚重装甲。英军战车的弹药经常由装甲弹药运输车来加以补充，所以可以不惜工本作战——对一个目标，有时发射30发以上。英军炮兵的观察员随着战车一同前进，以便为炮兵指示目标。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外人实在难以想象我今天所担负的责任多么重大。一切事情都发生状况，我们在作战时受到极大的阻碍。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能渡过难关。你知道我会尽力而为的。

1942年10月27日

寸土必争

10月27日的清晨，英军从第二十八号高地以南的原有突破点上，再向西南面进攻。两组（每组18架）编队的英军轰炸机，在10分钟之内把所有的炸弹都投掷在我们的防御阵地上面。整条战线都被英军猛烈的火力摧毁。

预定下午由第九十轻装师向第二十八号高地发动逆袭；而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以及意军之一部分，则分别向两个雷区之间的英军阵地攻击。14点30分，由齐格勒尔少校（Maj.Ziegler）随护着，我驱车赶往电报小径⁴¹此时，第九十轻装师的部队正在空旷地面上展开攻击；但是在一刻钟之内，却受到英军18架飞机编队的轰炸达三次之多，15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俯冲轰炸机开始向英军阵地反攻。我们在北区的一切火炮和高射炮也都集中火力，向准备攻击的地区猛轰。装甲兵也开始前进了。敌军立即用强大的火力猛烈反击；由于敌军的战防力量非常强大——主要是固定阵地中的战防炮，以及许多的战车——所以我军的前进不久即被迫停止。我们的损失相当大，终于被迫撤退。在一个敌人据有坚固防御阵地的地区，这种战车攻击的成功概率很有限；但是我们也没

有其他的办法了。

那一天夜间，装甲师又派遣了强大的支队，到前线上去堵塞缺口。第九十轻装师也有一部分开入了前线。那一天空军仅空运到了70吨燃料，只够极短距离之用，我们不知还会运来多少燃料，更不知道我们这几个师凭着这一点燃料还能够支持多久。此时，我们唯一的格言，就是：“尽量减少活动！”

我们在战场上已完全丧失了运动能力，很明显英军会逐渐把我们吞食完毕。直到现在，蒙哥马利还只把他的一半打击力量用在战斗之中。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谁都不知道往后几天，我还有没有机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写信给你。也许今后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所以更应该珍惜像今天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尽管一切都对我们不利，不过还是有可能冲过这一次的难关——但也可能会一败涂地，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整个战争的前途，就会有不堪设想的恶果——整个北非在几天之内几乎不经一战就落入英国人的手里。我们当然会倾全力来解救这种危局。不过敌人拥有绝对的优势，而我们的资源却又太少。

这一次我能否化险为夷，其决定权完全操纵在上帝的手里。失败的可能性太高了。不过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因为我已经竭尽全力来寻求胜利，而且从来不曾逃避一切的艰难和危险。

我永远记得前几个星期我们在一起的情景。我心里始终想念着你。

1942年10月28日

第二天（28日），我只好决定再抽调兵力到北面去，这样南段防线上就不再有重武器和德国部队了。他们的空缺改由阿里埃特师的一部分来填充——这个部队早先在北段防线上被打垮了。那一天上午，英军又在北段发动了三次攻击，每一次都被我们的装甲部队击退。不幸的是，我们又损失了很多战车。

正和第一天一样，英国空军对我们又是不断地猛炸。德国空军固然也在尽力作战，但是因为敌军在数量上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成就也极有限。

补给情况还是那样恶劣。意大利已经动员辅助巡洋舰和驱逐舰来运输弹药和燃料，以供我们应急之用。不过只有极少数船只是开到托布鲁克的，而多数仍是以班加西为目的地。从这些港口到最前线，中间还要好几天的运输时间，所以等它们运到之后，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28日中午起，我就发现英军已经把大量的装甲兵力集中起来。我们料想英军准备做决定性的突破了，我们只好凭着这一点越打越少的残余兵力，尽量地准备应变。因为德意两国的步兵师都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失，所以非洲军的全部兵力都开入最前线，后方已经没有战略预备队可用了。

我又再度告诫所有各级指挥官说，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决斗，每一个官兵都要竭尽最大的努力。

大约21点的时候，英军的炮火就开始向第二十八号高地以西地区猛轰。不久，又有几百门的英军大炮，集中火力对着第二十八号高地以北、第一二五团第二营的地区猛轰。

这是英军新攻势的开始，它呈直角朝北面向海岸挺进，呈一个宽阔的楔形插入敌军的防线。其目的是要把敌军阵地的现有北部突出侧翼先消灭掉，并打开一个洞，以便沿着海岸公路向艾打巴和富凯前进。

这个最初向北的攻击，由澳大利亚第九师和第二十三装甲旅的一部分共同执行。这次攻势只获得部分战果，战车却受到严重的损失。

英军大约在22点时开始攻击。这一次攻击的力量固然很惊人，不过我们集中了这个地区的一切火力来迎敌，终于还是击退了英军的主力攻击。但在较北的地方，英军的战车和步兵从两个雷区之间透入我军阵地。这里的战斗十分激烈，一连打了六个小时，才把敌人击退。我军官兵处于敌军包围之下，四面都有敌火威胁，但还是拼命打到底。

没有人能明了我们此刻有多焦急。那一天夜里，我几乎没有睡觉，凌晨3点时（10月29日），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心里盘算战局会怎样变化，并且思考如何做决定。在英军这种攻击压力之下，我们究竟还能支持多久实在值得怀疑，何况英军的压力是可以再增加的。很明显，我不能坐待英军去做决定性的突破，必须先自动向西撤退。不过这样一个决定，势必使我丧失大部分非机动化步兵兵力。其原因一方面是我的摩托化部队现在的战斗力太有限；另一方面所有的步兵本身都已经卷入战斗，一时抽不出来。所以，我们只好再尝试一次，希望凭着极顽强的抵抗来迫使敌人自动放弃这一次攻击。这个希望当然很微弱，可是由于燃料的缺乏，使得我们也不能退却，因为只要一撤退，马上会变成机动性的战争，那是我们所吃不消的。

不过假使非撤退不可，我们则尽量把战车和武器向西面撤出，这样才不至于使它们都毁灭在阿拉曼防线上。所以我又决定，假使这天上午英军的压力太大，我就趁着战局尚未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先自动退到富凯防线（这一条战线也和阿拉曼防线一样，从富凯以南的海岸上起，直到盖塔拉洼地为止）。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情况非常严重。当这一封信到达你手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守住了，就是被打垮了。情况并不乐观。

在夜里，我躺在床上，两眼睁得大大的，根本就无法入睡，因为我肩上所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到了白天，我疲倦得要命。

假使这里的情况恶化，结果将会怎样？这个念头夜以继日地在我头脑中盘旋着。假使不幸真是如此，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逃出危险的办法。

1942年10月29日

29日，我们所预料的主要攻势并没有发生。那是暴风雨前的暂时平静现象。

当英军方面发现隆美尔已经把第九十轻装师调往沿海地区，使该地区已无迅速突破的可能性之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就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再回到原有的轴线，因为那一方面德军的抵抗力已经大为减弱。要想调换攻击的方向，势必要重新调配兵力，因此新的攻势直到11月1日的夜间才开始发动。

大约11点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惊人的坏消息：原本代替普罗斯平拉号的路易斯安那号（Louisiana）油船，已经被敌机空投的鱼雷炸沉了。现在真的一切都没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怒气冲天。恰好那时巴尔巴西将军——他是卡瓦莱罗元帅的代理人，后者此时正羁留在罗马，尚未回来——来到了我的司令部，我对他发了一顿脾气。尤其更使我光火的，是那些配有重武装的军舰，本来是要把物资直接送到前线上去的，可是它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向班加西开——因为那是在英国鱼雷机的航程外。

现在连罗马当局也都完全明白了，除非机动化部队能够立即获得足够的燃料，否则非全军覆没不可。他们现在也急了，拼命催促潜艇、军舰、民用飞机等运输工具，努力工作。假使这种努力在我军刚刚攻下托布鲁克之后即开始进行，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阿拉曼防线上挨打了。现在才开始已经太迟了。

10月29日又平安度过了，英军还是没有发动大攻势。无疑，他们正在重新部署。当我和魏斯特伐上校讨论富凯防御计划的细节时，突然又有一个惊人的坏消息传来：英军有两个师通过了盖塔拉洼地，已经到达了马特鲁港以南60英里的某点。这一下真把我们吓坏了，因为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简直是毫无防御能力。我立即把驻在后方的几个单位调向这个备受威胁的地区。到了第二天上午，我们才发现这个由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传来的情报，完全是他们的“发明”。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情况略为稳定了一点，我可以睡一会儿了，精神也比较好，希望能渡过这个难关。

1942年10月30日

除了敌人的炮兵和空军经常向我们北段防线实施轰炸以外，前线上平静无事。那一天，英国的空军集中全力攻击沿海岸的公路，我们的车辆有许多都被低飞的飞机击毁。使我们大感欣慰的是有一艘意大利船运来了600吨燃料，这使燃料的情况略见改善。

那一天我们已经对富凯阵地做了一番考察。本军团受到英国空军和炮兵的不断打击，其损失已经非常惨重，我们不可能指望长久地阻挡敌军的突破——而这个突破的来临，是可以计日甚至计时而待的。在开阔的沙漠中，意大利的步兵部队是一块死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运输工具。在1941年到1942年间，当我们撤出昔兰尼加的时候，意军正担负围攻托布鲁克的任务，它在战场上处于最西面的位置，比较容易撤退到摩托化部队的后面去。可是在这里，只要步兵一撤退，中区和南区两方面就会门户洞开，而强大的英军摩托化兵力正在那里摩拳擦掌，等候这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着黑夜的掩护，出其不意地把步兵撤出防线，尽量利用我们的运输纵队来载运他们，接着就把摩托化部队构成一个宽广的正面，然后再向西实行且战且走的办法。但我们又得等英国人先下手，使他们为当前的战斗纠缠住，不能把全力投在我方防线上的空洞时，才能达到突破的效果。

第二十一装甲师奉命在30日的夜里撤出前线，改取机动的方式作战，它的防线由特里埃斯特师接替，这个行动正在黑暗中进行时，英军突然用猛烈的炮火，对在北面的第一二五步兵团防区轰击。我们的军团炮兵和高射炮兵立即开始回击，但是英军在此地区中所集中的步兵和战车，数量十分庞大，我们的反击并未产生阻止的作用。经过了一小时的轰击，澳大利亚部队开始进攻了，一方面从正面钉住第一二五团的兵力，另一方面从南面攻击它的侧翼。同时，英军的强大装甲部队也从第二十八号高地以北地区再向北滚进，击溃了意军第二十一军的一个轻炮兵营，这个营的官兵在英勇抵抗之后，没有战死的就杀出重围，退到邻近单位的地区内。

第二天（10月31日）上午，一支由英军30辆重型战车组成的兵力已经到达沿海岸公路，开始向扼守第二道防线的第三六一装甲步兵团进攻。因为第二十一装甲师正在与特里埃斯特师换防，唯一可以用来实行逆袭的部队就只有第五八〇侦察营。我立即赶到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把我的指挥所设在回教寺院的东西面。此时，敌军已经冲过我军的防线，到达海岸，并切断了第一二五步兵团。上午10点左右托马将军带着拜尔莱因来到我的指挥所，他立即奉命率领第二十一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师的部队实行逆袭。先由俯冲轰炸机进行猛烈轰炸，并且集中这个地区以内的全部炮兵做预备射击。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情况又变得十分不利，不过我个人还好。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困难。想起一个星期之前，我还和你在一起，真是令人感慨。

1942年10月31日

我方逆袭在大约12点钟的时候开始，但是并没有能渗透进去，因为敌军利用炮火和空中攻击，把我们的战车和步兵都击溃了。不过，总算是和第一二五团恢复了接触。第二天，托马将军的打击兵力终于把敌人赶过铁路，强迫他们向南撤退，把该团的两个营都救了出来。

11月1日午后，我和托马将军、施波内克将军（Gen.Sponeck）、拜尔莱因上校等人一路到了第十六号高地，观察这次作战场地的情形。那里的视野非常好。“茅屋”（The Hut）火车站上挂着一面红十字旗，那附近有7辆被击毁的战车，朝更远的地方看，还有三四十辆被击毁的英国装甲车辆。很明显，英军正忙着撤退他们的伤兵，我方的炮兵也停止了射击。

那一天，每次18—20架的英国轰炸机，一波又一波地向我军在第二十八号高地以北的防线攻击，不下三四十次之多。空中布满几百架英国的战斗机，另有大批的战斗轰炸机，整天攻击我军在海岸公路上的补给车辆。

补给情况也并无改善的迹象，但由于改成空运到托布鲁克，燃料的情况略有改善。弹药的情况已经恶劣到了极点，自从英军开始进攻以来，一共只运到40吨，我们只好力求节约。我们已经被迫命令各部队用扰乱射击对付英军集中地区，而不准使用集中的火力。

一直到现在，英军在战线上所使用的兵力还不过几个师，他们手里还控制着800辆战车，现在正集中在我军防线北区的前面，等待做决定性的攻击。而在我们这一方面，一共只有90辆德国战车和140辆意大利战车，可以用在战场上面。不过罗马当局似乎还在做粉饰太平的梦，卡瓦莱罗有一个电报来，恰好在11月1日的夜间送到，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想法：

隆美尔元帅勋鉴：

领袖授权我对你这次亲自领导的反攻成功深表佩服之意。领袖也要我向你表示，他对你有极大的信心，认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会战，在你的指挥之下，一定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卡瓦莱罗

不久我们也发现，元首大本营对于非洲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更清楚的了解。有时一个人在负有盛名之后，反而是一种痛苦。一个人当然自

己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但是旁人却希望他能创造奇迹，若是打了败仗则更不为人所谅解。

此时，关于富凯阵地的一切情况已经有侦察报告送来。在它的南端有险阻的斜坡，可以阻止战车前进。我们希望在英军炮兵尚未赶到之前，可以扼守相当长的时间，以等待援兵从欧洲运过海来。

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我们的计划暗中密报到元首大本营里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离开家至今只有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真正苦战，使我们常常怀疑是否还能守得住。虽然每次都勉强撑过来了，可损失奇重。我总是在移动中，哪里有危险就赶到哪里去。昨天上午北面的情况异常危险，到了夜间才又多少稳定住了。这种苦战真使人的神经吃不消，不过我的体力还好。有一些补给据说已经在运输途中。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等它们运到的时候，大势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

1942年11月1日，星期六

“不成功便成仁”

预料中的英军大攻势终于在11月1日的夜间来到了。英军的炮兵一连向我们的主阵地轰击了三个钟头，夜间轰炸机也不断向我军轰炸。大批的英国步兵和战车，在移动火幕掩护下，开始向西进攻。首先受到严重攻击的是位于第二十八号高地两侧的第二〇〇步兵团。不久英军即已透入。经过了一番苦斗之后，我们把第九十轻装师的预备队投入战斗，终于阻止住了英军的前进。敌人的兵力既已透入我军阵地之内，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不断增加。

英军第三十军的攻击正面很窄（约4000码），但纵深极大。两个步兵旅在第二十三装甲旅支援之下，从德军的新阵地内打开了一条长达4000码的甬道，一面走一面扫清雷阵。于是第九装甲旅又穿过这些部队，再向前进展2000码，以在日出前透入隆美尔的炮兵屏障为目的。跟在后面的是第一、第七和第十三装甲师。亚历山大的报告上说：“蒙哥马利将军曾经下达明确的命令，说假使第三十军达不到它的目标，则第十军的各装甲师应奋勇前进，完成这个任务。”不过以后在实行时，这些训令却并不适用。

不久以后，大批的英军就突破了第十五装甲师在第二十八号高地西南面的防线，新西兰的步兵和英军的强大装甲单位——根据俘获的敌方文件来看，总数在四五百辆之间——向西进展，击溃了特里埃斯特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德国装甲步兵营。尽管我军曾英勇抵抗，可是到拂晓的时候，敌军已经到达电报小径以西之处。

根据我方炮兵观察所的报告，在雷区以东另外还有400辆英军的战车正在待命中。独立的英军战车和装甲车所组成的小组，在向西突破成功之后，纷纷以我们的补给单位为猎取的对象。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斗依旧非常激烈，我们的处境日趋恶劣。敌人凭着优势的兵力，正慢慢把我们挤出阵地。那也就表示一切都完蛋了。你可以想象到我的感受如何。空袭，空袭，一直都是空袭！

1942年11月2日

11月2日上午，非洲军发动了一次逆袭，获得一些成就，不过在装甲兵力方面又受到了更多的损失，因为我们的战车根本就不是重型英国战车的对手。英军除了使用大量的战车外，又出动了15个炮兵团，他们透入4000码的距离，不过现在这个缺口又封锁好了。我们不顾弹药的缺乏，拼命地集中炮兵的火力射击，才阻止了英军的进展。

第二十一和第十五两个装甲师——除了那些已经使用在防线上的兵力以外——现在都分别集中起来，以便从南北两面把敌人的楔形透入给挤出去。接着就发生了激烈的战车战斗。英国的空军和炮兵拼命向我们的部队轰击，简直是一刻不停。中午的时候，差不多在一个钟头之内有7个编队，每队18架轰炸机，把炸弹倾倒在我军上方。88毫米炮本是我们在对付英军重型战车的唯一有效武器，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被击毁了。虽然我们已经把一切可以调动的高射炮（本是用作防空之用）都用在了最前线上，但也只有24门罢了。不久，我们所有的机动兵力也都已经上了前线。我们早已从后勤部队中抽挤出一切可用的增援，可是到了现在，我们的兵力已经只剩下开战时的三分之一了。

利托里奥师和特里埃斯特师的战车都一一为英军所击毁。意军的47毫米战防炮当然不会比我们自己的50毫米战防炮更好，意大利部队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士兵开始向西逃走，他们的军官已经掌控不住了。

那天下午，由于北面的情况危险到了极点，逼得我们只好抽调阿里埃特师的兵力，命令他们沿着电报小径向北增援，这样一来，整个南段防线就一点兵力也没有了。经过一度延误之后，我又与拜尔莱因上校取得联系，并把这个决定告诉他。那天下午，阿里埃特师就开始向北移动，从南段防线上把大部分炮都带走了。我也决定应该缩小防线，把第一二五团抽出原有的位置重新部署，使其防线沿着电报小径面向东方。

黄昏的时候，我接到有关装甲军团补给情况的报告。情况十分危急：那一天，我们一共用掉了450吨的弹药；但是运到的只有190吨，那是由三艘驱逐舰运到托布鲁克的。

现在一直到托布鲁克以外的地区中，英军都差不多已经获得完全的

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托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也都不断受到空中的攻击。在过去几天中，已经有好几艘船沉没在港口里面。我们最近的运动较频繁，所以缺乏燃料的情况显得严重起来了。而前线上的战斗还是那样激烈。

那一天夜里，我们探悉英军正把他们第二线的装甲兵力，集中在他们的透入点上。我们面临着最后毁灭的命运了。非洲军现在只剩下35辆可用的战车。

从“山的那一面”——英军的观点——看来，情形又完全不同。英军第九装甲旅损失将近75%，一共有87辆战车被击毁。第二和第八两个装甲旅从雷区的狭路开上去增援，也被德军在正面用战防炮阻挡、在侧面上用战车反击的方式阻止住了。到了第二天（11月3日），英军还是迟滞不前——使隆美尔获得了一个溜走的好机会。

现在应该是退往富凯防线的时候了。我们后方单位中的一部分早已奉命西撤。在夜间，我们南线的兵力撤回到我们在8月底开始进攻时所占的位置。第一二五团移向西迪阿卜杜勒拉赫曼以南的地区。第九十轻装师、非洲军和意军第二十军慢慢地后撤，其速度的限度以使步兵师可以跟得上为原则。因为英军照例十分谨慎小心，不会马上追上来，我希望至少可以救出一部分步兵。

经过了十天的苦战，部队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假使英军再做一次新的突破——预计是在明天——那么我们绝无办法对他们做任何抵抗。因为我们缺乏车辆，要使非摩托化部队都能做有秩序的撤退，其可能性似乎不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都认清了整个军团会被消耗殆尽这个事实。我把现在的处境向元首大本营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报告。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况对我们极为不利。道理很简单，我们被敌人的重量压垮了。我试图救出一部分兵力，不知道是否可以成功。在夜间，我简直无法合眼，我在脑海里一直盘算着如何拯救我这些可怜的部下，带他们脱离这个险地。

我们面临的日子非常艰难，其程度超出了任何人所能忍受的限度。战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对他们而言，一切都过去了。

我经常想念着你，每当想到你时，心里就充满由衷的热爱与感激。也许一切都可以平安度过，那么我们又可以再见了。

1942年11月3日

11月3日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纪念价值的日子。因为我们不仅完全明白战争中的好运道已经完全抛弃了我们，而且从这一天起，装甲军团的行动自由也不断受到最高当局的干涉，使我们无法独立作战。

一大早我就不大愉快，因为尽管我们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去，可是最高当局似乎仍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因此我决定派我的副官贝恩特中尉，直接向元首提出报告。贝恩特此去的目的是要使元首知道，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非洲战场上的作战已经败定了。同时我们向元首要求军团司令部应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权。我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受到英军的包围和歼灭。我准备尽可能地实行步步为营的迟滞行动，避免与敌人做决定性的战斗。这个目的有正反两方面：等待我们的兵力逐渐增加，然后再移转攻势；或者争取时间，以便将非洲军团的大部分兵力撤回欧洲。

上午9点钟，我沿着海岸公路直向东行驶，一直到最远的指挥所为止。有大批的车辆——主要是意大利的——正挤在公路上面，幸亏没有被英国战斗轰炸机发现。大约10点钟，托马将军和拜尔莱因上校向我报告说，英军正部署成一个半圆形的圈子，位置在非洲军的前面，而该军现在只剩下了30辆可用的战车。英军只是做局部性的攻击，似乎他们正调整他们的兵力和补给。这个机会实在是很难得，于是我命令意大利部队立即用徒步行军的方式撤退。尽管我们曾经一再提出要求，但是巴尔巴西所答应车辆却始终不曾到达，意军只好徒步行军了。密集的车辆纵队早已向西运动。当意大利步兵开始行军后，路上变得拥挤不堪。不久英军就发现了我们的行动，马上就有200多架战斗轰炸机，开始沿着海岸公路实施攻击。

大约中午的时候，元首有一个命令来了。内容大致如下：

隆美尔元帅览：

在你今天面临的这种环境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守不动，把一人一枪都投入到战斗中去。我们会全力来帮助你。你的敌人，尽管其兵力占了优势，但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在历史上，坚强的意志胜过较大的兵力的例证不胜枚举。对于你的部队，你可以告诉他们只有两条路好走，不成功便成仁！

希特勒

这个命令所要求的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尽管我们的情况报告如此坦白率直，可是很明显，元首大本营中的大人物们对于非洲战场的真实情况，还是完全不了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武器、燃料和飞机，而不是一纸空文的命令。我们都感到一筹莫展。当我们在命令各部队坚守原阵地的时候，心中非常难过。因为我一向要求我的部下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所以我不能不以身作则，绝对遵守上级的命令。但假使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这一次我的行动也许就会不同了，因为在此以后，我们经常不理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命令，以救出我们的部队使他们不至于被歼灭。

于是向西撤退的行动停止了，并且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增强我们的战

斗力。我们也向元首提出报告说，假使再坚守下去，那么整个的非洲军团必然全军覆没，而整个北非也丢定了。

这个命令在部队中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应。在元首的命令下，他们准备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当看到全体官兵视死如归的决心时，我们更是伤心至极，因为即令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法使战局改观。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斗还是非常激烈。我不敢再相信还会有成功的希望。贝恩特今天将飞回德国向元首报告一切。

这封信附上我存下来的25000里拉。

我们的前途完全操纵在上帝的手里……

又，要把里拉换成马克，注意通货的管理法规。

1942年11月3日

那天傍晚，我命令贝恩特动身回元首大本营去。我要他告诉元首，假使一定要坚守他的命令，那么德意两国的非洲部队在几天之内就会消耗光。此外也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命令，我们已经吃过大亏了。贝恩特从马特鲁港向我报告说：英军用成百架的低飞飞机，向挤满了车辆的公路实行扫射，从17点起，一直到21点才停止。公路上到处都是烧着的车辆，交通已经被切断了，有许多人都放弃了他们的车辆，徒步向西逃命。沿途都是被遗弃的战车和车辆。

11月3日的夜间居然又平安地度过了，英军还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这种时间上的损失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本来可以趁着这种机会把全军撤到富凯防线，而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我原本不敢指望敌军的指挥官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却又偏偏没有利用就过去了。

11月4日上午，非洲军在托马将军指挥之下，和施波内克将军所指挥的第九十轻装师会合在一起，在泰尔艾曼普斯拉（Tell el Manpsra）的两侧，构成了一道单薄的半圆形防线，一直延展到铁路线以南约10英里远的地方，然后与意大利的装甲军——包括阿里埃特师，以及利托里奥和特里埃斯特两个师的残部——连接在一起。至于南段则由意军垂托师、雷姆克（Ramcke）伞兵旅和第十军等部队加以防守。

经过了大约一个钟头的炮兵预备射击之后，英军在上午8点钟开始攻击了。在托马将军亲自指挥之下，非洲军和第九十轻装师击退了敌军的攻击，但非洲军现在只剩下了20辆可用的战车。

亚历山大的报告上说：“专以追击而论，我们的损失轻微得不足道；

11月4日，第八军团几乎可以使用600多辆战车，以对抗德军的80辆。”

实际上，德军可用的战车比这个估计数字还要少。在这一次苦战中，英军差不多损毁了500辆以上的战车，约为德军损失数字的三倍，但英军的本钱雄厚，即使大量消耗还是占优势，只要他们的指挥官决心不动摇，他们部队的耐力不退减，就一定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凯塞林元帅上午到了我的司令部，因为我以为元首之所以做如此决定的原因，就是由于看到了空军方面所发出的乐观报告，所以我不免和他争吵了一番。凯塞林认为元首根据他在东线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一定会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下去。我就非常明白地告诉他说：“一直到今天，我总以为元首是会把这个军团的指挥权完全交给我。所以这个疯狂的命令对我来说真好像是一颗炸弹一样。他不能盲目地把他在苏联所学得的经验无条件地应用在非洲战场上。他应该把这里的决定权交给我个人负责。”（曼弗雷德附注：实际上，凯塞林也主张不理睬希特勒的命令，他认为隆美尔应有随机应变的权限。）

事实上，元首下此种命令的理由，还更有其他的根据——以后我们才完全明白。说起来很难令人相信，在元首大本营里居然有这样的恶例，把宣传摆在第一位，而不顾真正军事上的利害。因为他们觉得阿拉曼防线假使丧失了，他们就无法向德国人民和全世界解释，于是就只好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命令，以做孤注一掷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之前，我们在非洲还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过今后却不是这样了。

在与凯塞林会商之后，我又赶往非洲军的司令部中，它设在一个碉堡里面，在前线的西面约几英里远。大约13点的时候，拜尔莱因从最前线回到了军部，把非洲军的情况向我报告了一下：军部的警卫连守着泰尔艾曼普斯拉阵线的中央，第二十一装甲师在北，而第十五装甲师在南。这两个师的阵地总算是构筑得够坚固。不过拜尔莱因却说警卫连已经完全被打垮了，他无法劝说托马将军离开最前线，他也许已经在那里“求仁得仁”了。当英军的战车已经开始冲上泰尔艾曼普斯拉高地，拜尔莱因到了这个最后关头，才徒步逃了回来。

在军部的南面和东南面，都可以看见大量的尘土，那是意军第二十军的战车正在那里做殊死战斗。意军的战车是又小又烂，而当时却已经有100辆左右的英军重型战车，正在从右翼方面包围过来。当时我派鲁克少校（Maj.von Luck），率领他的一营兵力，去填补德意两军之间的空洞。后来他向我报告，说意军这一次打得非常英勇，他也利用他的炮兵，尽量助战，可结果还是挽救不了该军的厄运。现在意军已经代表着我方最强大的装甲部队了。一辆又一辆，这些战车被击成了碎片，或是起火燃烧。同时英军的炮兵也对着意军的步兵和炮兵不断地轰击。大约在15点30分左右，我们收到了阿里埃特师所发来的最后电讯：“敌军的战车已经透入到了本师的南面，本师现在已被包围，位置在比尔艾阿布德西北面5英里处。本师的战车正在作战中。”

到了黄昏时分，经过了一次非常壮烈的苦战之后，意军第二十军就完全被消灭了。就阿里埃特师而论，我们丧失了一个最老资格的战友，凭着他们那样恶劣的装备，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差不多可以说已经超乎他们能力限度之上了。

从非洲军的军部向战场上瞭望，可以看见强大的英军战车部队已经突破了非洲军的防线，而继续向西前进。

所以在那天下午的情况有如下述：在非洲军的右方，强大的敌军装甲兵力已经把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消灭，于是在我们的前线上撕开了一个12英里宽的裂缝，大批的战车就从这里向西涌入。结果使我们在北面的部队受到了包围的威胁——敌我战车实力之比已经到了20:1。第九十轻装师拼命苦战，居然击退了英军的攻击，守住了他们的阵地。但是非洲军方面，虽然他们的官兵也曾做极英勇的抵抗，结果却还是为英军所突破了。已经不再有预备队的存在，因为所有可用的兵力与武器，都早已送上前线去了。

现在我们的防线已经溃裂，充分摩托化的敌军正在向我们的后方挺进——所以我们必须竭尽一切的力量，以避免被歼灭的厄运。现在顾不上级命令了，我们能救出多少部队就救多少。和拜尔莱因上校商谈了一番之后——他现在又暂时代理非洲军的军长——我就立即下令退却。托马将军率领着他的警卫连，曾经拼命阻挡英军的突破，以后我们从英国的广播中，才知道他在弹尽援绝之后，终于做了英军的俘虏。

这个决定至少算是把装甲军团的机动部分救出了险境。不过因为已经耽搁了24小时，所以已经受了许多无谓牺牲，从此他们不再有任何地点对英军的前进做有效抵抗的力量了。退却令在15点30分发出，各部队也就立即开始行动。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凡是没能马上赶到公路，拼命向西狂奔的单位，就完全丧失掉了，因为敌军接着就以宽广正面跟在我们后面追击，凡是在路上被追上的人员和装备，都无一可以幸免。

第二天，希特勒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都有命令来，准许我们撤到富凯阵地——可太迟了点！

第十五章 阿拉曼的回顾

在非洲战役中，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会战，我们却输掉了。为什么说它具有决定性呢？因为我们已经损失了大部分的兵力——不管是摩托化兵力还是步兵。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德意两国当局，居然把过错推到战场上的指挥官和部队的头上，而只字不提补给上的失败、空中的劣势以及死守不退的命令。那些指控我们的人，都是些从来不曾上过前线的将军。这让我想起德国人的一句谚语：“离开战场越远，升官的机会就越多。”

甚至有人说我们是丢下武器、仓皇逃跑的。有人说我是失败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对这次挫败应负全责。他们不断地攻击我那些英勇的部队，令我无法坐视，于是发生多次的激辩和争吵。过去有许多人对我们的成功非常嫉妒，但不敢开口，现在则趁机大肆批评。其中最吃亏的还是我们的官兵，当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议论未定的时候，他们早已做了英国人的俘虏。

事实上，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不能明了当前的情况，同时也缺乏勇气去面对现实。他们宁可学鸵鸟的样子，把头埋在沙子里，在军事方面充满幻想，把前线上的部队和指挥官当作替罪羊。

回顾过去，我在良心上唯一感到有愧的是应该提早24小时撤退，而不应该遵守那个“死守”的命令。若是那样，全军也许都可以救出来，至少有一半不会丧失战斗力。

为了留待后世史学家去做公正的评判，关于阿拉曼当时的情况，我再综合简述于下：

要想使一支部队支持得住会战的压力，其首要的条件就是需要有充分的武器、燃料和弹药。事实上，在双方还没有交手之前，会战的结果在军需官手里就早已决定了。再勇敢的人没有枪炮也无法作战，或是有了枪炮而没有充足的弹药，其结果也是一样的。而在机动性战争中，即令武器和弹药都很充足，也仍需要大量的车辆和燃料，才得以发挥真正的效力。无论是在数量还是素质上，补给维持的情形就算不能胜过敌人，至少也要和敌人处于平等的地位。

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在空中方面至少应能与敌人维持大致的均势。假使敌人拥有空中优势，而且也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种优势，那么我方将蒙受下列的损失：

（一）敌人利用其战略空军，可以切断我方的补给线，尤其是海上的补给线。

（二）敌人可以自空中发动一个消耗战。

（三）敌人凭着空中优势，可以使我方在指挥上处处受到限制和阻挠。

在将来的地面会战之前，一定先有一次空中会战。空中会战的结果即足以决定哪一边在作战⁴²和战术两方面，会受到上述限制。甚至在以后的整个会战中，都将处于劣势，而必须向这种不利的状况妥协。

若就我们的情形而论，上述两个条件皆无法满足，所以我们打败仗实在不冤枉。

因为英国人在中部地中海握有制空权，再加上我以前解释过的种种

理由，使我军即令在平时，其所获得的补给数量也只够维持生活而已，想建立一条防线是不可能的。反之，英军的补给数量多到超过“令我们害怕”的程度。在过去的任何战场上，从来没有像这一条短短的阿拉曼防线，曾经使用过这样多的重型战车、轰炸机和大炮，甚至还有不尽不竭的弹药供应。在阿拉曼上空，英国人的制空权可以说是太完整了。在某些日子里，他们的轰炸机出击800架次，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低空攻击机出击2500架次。而我方的俯冲轰炸机最多出击60架次，战斗机最多100架次，且数字还一直往下降（此处专指德国空军而言，此外意大利的飞机也出击约100架次，详见下表）。

阿拉曼会战中德国空军的出击数字

日期	总架次	战斗机架次	投弹吨数
1942.10.24	107	69	5.0
1942.10.25	140	49	22.0
1942.10.26	113	63	28.1
1942.10.27	147	78	29.1
1942.10.28	163	106	20.2
1942.10.29	196	125	29.1
1942.10.30	200	112	30.5
1942.10.31	242	128	43.3
1942.11.01	141	80	12.8
1942.11.02	175	111	20.7

阿拉曼会战中德意装甲部队的实力

日期	战车的种类		
	Panzer II III IV （德制）	中型 （意制）	轻型 （意制）
1942.10.24	219	318	21
1942.10.25	154	270	21
1942.10.26	162	221	21
1942.10.27	137	210	21
1942.10.28	81	197	21

1942.10.29	109	190	21
1942.10.30	116	201	21
1942.10.31	106	198	21
1942.11.01	109	189	21
1942.11.02	32	140	15
1942.11.03	24	120	0
1942.11.04	12	0	0

整体看来，英军的指挥原则并没有改变。他们硬性遵守一种成规，这是英军战术的主要特点。有时这种办法会帮助他们获得胜利。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已经没有开阔沙漠中的战斗发生，因为我们的摩托化兵力已经全部投入第一线，去支援那些步兵师。

（二）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英军的武器都远占优势，他们在任何的作战中，都可以达到强行突破的目的。

以他们那种绝对优越的物资补给为基础，英军用来击毁我军的方法不外下述几种：

（一）全力集中炮兵火力。

（二）用强大的轰炸机群不断地进行空中攻击。

（三）做局部有限性的攻击，不惜浪费大量的物资，同时他们有绝佳的能力来执行这种战术。

此外，英军的一切计划都以“正确计算”的原则为基础，只有掌握完全物质优势的一方，才有资格采取这样的办法。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作战艺术”，只需仰赖炮兵和空军的威力就行了。他们指挥官的反应还是和过去一样慢。当我们在11月2日开始撤退的时候，隔了很久，英军才开始追击——倘若不是受了希特勒的干涉，我们可能会连同大部分的步兵安全地撤到富凯之线。英军的指挥官仍显现出过于谨慎的习性，缺乏决断果敢的精神。所以他们一再地让装甲部队实行个别的攻击，而不肯把900多辆战车集中在一起炮轰。当时他们在防线的北端，可以大干一场，不必死伤许多人，就可迅速获得决定性的战果。事实上，在他们的炮兵和空军掩护之下，只要使用半数的战车，即足以使我们全军覆没——因为当时我方的部队常常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只有挨打的份。这种“少吃多餐”的战术，使得英国人损失惨重。可能是英军的指挥官想把装甲兵保留着供追击之用，因为他们的第一批攻击部队，没有马上跟着追击的能力（隆美尔这个看法并不准确，参看下章）。

英军当局基于过去与轴心国部队作战的教训，对装甲兵和步兵的训练，做了最佳的利用。不过一定要有他们那样多的物资装备和弹药，才有资格使用他们那种战法。这些方法可以详述如下：

（一）战车战术。

英军有了新式的战车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弹药补给，才敢采用这种新的战术。他们的战车在火炮和装甲两方面都优于我方，包括格兰特式、谢尔曼式等美国战车在内；此外丘吉尔式重型战车据说也曾出现。

英军先以轻型战车前进，而重型战车则暂留在后面。轻型战车的目的就是吸引我方战防炮、高射炮和装甲车辆的火力。一旦我军的火炮和战车暴露了他们的位置以后，英军的重型战车马上就会对着所有被发现的目标，实行毁灭性的火力攻击。其射程可以达到2700码，若可能的话，将从山脊后方的斜坡上实行射击。用这种战术，势必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利用装甲弹药载运车输送到前线。利用这种方法，英军把我们的战车、机枪掩体、战防炮和高射炮的阵地都打垮了，而我方的火炮在这样远的射程，却始终无法穿透他们重型战车的装甲。同时，我们也没有那样多的弹药可以消耗。

（二）炮兵战术。

英军的炮兵曾经一再地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性。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敏的反应，足以适应攻击部队的要求。英军的装甲单位常常载运着炮兵观测人员，以便在极短时间之内，把前线的需要通知炮兵。除了弹药补给充足以外，英军炮兵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火炮的射程极长，使他们占了不少便宜。意军炮兵的射程大部分在6000码以内，所以英军炮兵可以从较远距离射击，使意军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德军炮兵大部分使用的也都是这种落伍的意大利货，使我们十分狼狈。

（三）步兵战术。

等到我们的防线被炮兵、战车和空军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英军的步兵才开始进攻。

我们的前哨早已被英军炮兵钉住——他们的位置在很久以前即已被空中侦察所发现——于是受了高度训练的英国工兵，开始在烟幕掩护之下扫清地雷，并在雷区中开出宽广的通路。接着战车开始前进，而步兵则紧紧跟在后面。战车此时被当作活动炮兵使用，英军的冲锋部队直向前逼近我方的防线，然后突然挥着刺刀，跳进我方的堑壕和阵地。一切都井井有条，好像是一次演习。炮兵又跟在步兵的后面推进，以便击毁任何仍在抵抗的孤立据点。战胜之后，英军并不做深入的扩张，而只是以守住被征服地区为满足，接着增援的兵力和炮兵也展开了，开始做固守的部署。夜间攻击更是英军的看家本领。

（四）有无其他的办法？

对此，过去我已解释得很详细，当这次会战开始时，我们自己的部署都是以过去作战中所获得的经验为依据。当我们的步兵决定占领阿拉曼一线时，尽管明知敌人在炮兵和弹药两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我们也还是抱定了决心，准备在这里接受这次会战的考验。假使我们马上撤退，那么由于没有足够的运输车辆，一切囤积在阿拉曼的弹药都必须忍痛放弃，而我们在后方又没有大量的补给足以抵补这个重大的损失。而在会战中，我们的战术又受着战况需要和物质资源的限制。

在这一次会战后，根据会战中所有的经验，我便想出一套也许在当时可能守住埃及西部，并击退像蒙哥马利这样厉害的强敌的办法。虽然时光无法倒流，不过，我还是提出这个计划，因为其中有几点很值得检讨：

首先必须把非摩托化步兵调回，扼守富凯防线，应该尽可能使用大量的地雷，把富凯防线照阿拉曼防线的形式加以构筑。富凯防线也和阿拉曼防线一样，它的南端是依托在盖塔拉洼地上面的，无法绕过。此外在它南面大约12英里的地方还有陡坡，使战车和车辆都无法通过。

阿拉曼防线可以用摩托化部队和侦察单位来防守，至于部署在阿拉曼和富凯之间的摩托化兵力，则可当作一支机动兵力使用。

假使英军发动攻击，其行动可能照下述的路线发展：英军的摩托化兵力将会冲入开阔的地区，当我们的侦察和摩托化部队撤回阿拉曼防线时，他们会跟踪追击。于是在一个于我们有利的位置上，我方的机动兵力开始与敌人交战，使他们无法获得炮兵的掩护。这个会战将会在富凯防线的前面展开。当然，我们的装甲兵力面对着英军的强大打击兵力，是无法支持太久的。不过经验告诉我们，也许可以使过分谨慎的英军，在战术上一再地陷入窘境，而使其打击力量受到相当的损失。等到英军的兵力已经集中，情势变得对他们有利时，我方的机动兵力应立即撤回到防线的后面，不让它受到太大的损失。在富凯防线前面实施机动战的唯一目标，就是消耗英军的打击力量到相当深的程度。

在没有强大炮兵的支援之下，英军若向富凯防线攻击，结果必然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他们被迫要去调动炮兵，换言之，就是要把一切的基地设备都向前推进。这样一来，我们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一切偶然的新变化也就有可能发生了。我们那些多管迫击炮团也可以运过海来，或者可以获得虎式战车⁴³的支援，改善补给情况。不过即令如此，我们在非洲所能撑持的时间，是否会再延长，也还是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计划呢？因为以后我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突尼斯的计划和行动，好几次在原则上都是以阿拉曼的经验来作为基础的。

我早已说过我们的防御计划是妥协性的。因为我们的空中劣势和补给情况，无法做“治本”的改善，我们的步兵也不可能全部摩托化。换言之

之，非洲军团的指挥官必须设法自己解决难题。

这种不彻底的解决当然不理想。我们只有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凭着极有限的资源，来做无可奈何的奋斗。但这是毫无希望的。用一把大刀做武器，最勇敢的战士也还是打不过手里拿着冲锋枪的敌人。

比起敌人来，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占领着一条已经设防的防线；不过在英军可怕的炮兵射击和空军轰炸之后，这条防线也逐渐丧失了它的作用。接着英国的步兵，就一码又一码地攻入了我们的阵地。从北端起，我们节节败退，终于整个弃守了。若是再在阿拉曼死守下去，实在是毫无意义，结果只是使防御部队徒然做无谓的牺牲而已。

在会战的初期，我们也无法集中兵力来发动逆袭，因为英军在南部地区中也有同样的厚集兵力，使得我们不敢抽调所有的摩托化部队北上，否则敌人会从南面进攻。由于燃料的缺乏，使得我们无法把阿里埃特师和第二十一装甲师调上来又调回去，以担负机动预备队的任务。在会战的每一阶段中，要想把南面的兵力抽调到北方去，都是一种极大的冒险。

另外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应该在此一提。任何用在北面的部队，在英军的强大火力之下，其消耗的速率都非常惊人。这个战场好像是一个大石磨，任何部队投进去，不管数量多少，都会逐渐被磨成泥沙。

即令到了大难当头的时候，德国部队以及大多数的意大利部队，都还是表现得十分英勇，这实在令人感动。当我的每一个部下在阿拉曼作战时，他不仅是为保卫祖国而战，更是为保卫非洲装甲军团的传统荣誉而战。尽管失败了，我这个军团的奋斗经过在德意两国的民族史上还是占有光荣的一页。

第十六章 大撤退

一步步地撤退

11月4日夜，我们开始向富凯撤退。我们采取一个宽广的运动正面，主要通过开阔的沙漠地区，因为沿海岸的公路在英军空投照明弹的照耀下，不断受到英国空军的攻击。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正和英军的装甲部队赛跑，双方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英军第一和第十两个装甲师，在突破之后，奉命向西北前进，在艾打巴和其西面的杰拉勒（Galal）横过海岸公路。第七装甲师和新西兰师，加上配属的装甲部队，经过沙漠绕了一个大弯，以富凯为目标。

11月4日夜，这些追击的兵力跟在隆美尔残部的后面——由于希特勒的无理干涉，隆美尔的撤退已经延误了不少时间。可是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德军残余摩托化部队的大部分，却已经溜过一连串的陷阱，安

全逃脱了。冒着英军的陆空攻击危险，再加上沿途的混乱和阻塞，他们居然逃脱了，这实在很难解释。

事后，英方把没有能够包围住德军的理由，归之于一场偶然的骤雨。蒙哥马利的报告说：“只因为11月6日和7日的大雨，才使德军免于被全歼的厄运。”实际上，大雨是从6日的夜间才开始，对于隆美尔退却的最后一个阶段，固然很有帮助；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对德意军来说，情势早已好转了。这一次追击中的最紧张阶段是在11月4日的日间和夜间。在那个时候，看来逃脱似乎绝无可能。可是当隆美尔的部队由于情况严重被逼得要迅速行动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却在久战之际，自然而然地犯了反应迟缓的毛病。尤其是隆美尔的大名，更使英军不敢掉以轻心，此外，由于是在夜间，英军害怕在黑暗中发生混乱，所以迟迟不敢前进，坐失良机。

在以后的一个阶段中，英军的追击不仅受了泥泞的影响，同时也因缺乏足够的燃料，使他们无法保持原有的攻击力。

我麾下的多数单位都缺乏车辆，他们必须依靠装甲部队的运输工具。伞兵和意大利部队因为在南面，只好徒步行军。上文中我已说过，由于英军装甲部队十分活跃，已经透入我方的防线，并扰乱我们的补给运输，所以在南面的部队已经好几天没有得到适当的供应，结果使这些部队在燃料和饮水两方面都极感困难。

当一切必要的命令都下达之后，夜幕低垂时分，我的司令部从艾打巴西南面的地区，沿着铁路线的南侧向富凯撤退。那是一片漆黑的夜晚，车辆常常跑出了小径之外，陷在沙丘里，必须要用很大的人力才能把它拖出来。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在托布鲁克大胜之后，我们原本希望长驱直入，一口气攻入亚历山大港。我的部队虽然在疲劳久战之余，也还是个个争先，希望在非洲战场上争取这最后一次的“主动”。可是补给却使我们吃了大亏，而今天我们已饱尝这个恶果的苦味。在这个败退的晚上，内心的苦痛真是难以形容。

德国的元首和意大利的领袖现在都有命令来，授权我们可以撤退——可是已经太迟了。尤其好笑的是他们要我负责把那些非摩托化的单位完全撤出。我们看了命令之后，只能耸耸肩，因为原先那个命令正是不准我们撤退那些步兵。而且，假使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命令到达之后才撤退，则不仅会把步兵丢光，连所有的摩托化部队也都会同归于尽了。现在只有命运之神才能做最后的决定——那就是看英国人能够让我们在富凯停留多久，看那些德意两国的步兵是否追得上来。

我用摩托化的兵力尽量守着这一条防线，以等候步兵完全撤完为止，或是在英军准备向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发动最后攻击时，才再采取撤退行动。假使遭遇到的情形是后者，我只好设法救出现在已经逃出的部队，而无法再顾及尚未撤出的步兵，否则全军都会同归于尽。我之所以要反复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以后有许多不明瞭非洲当时情况的混蛋攻击

我，说我不应该把那些意大利步兵丢在阿拉曼不管。

11月5日那天，非洲军的大部分、第九十轻装师以及意大利摩托化部队中的若干单位，都已经到达富凯周围的地区。从第二线调来的英国生力军，大约包括200辆战车和200辆装甲人员载运车，正跟在非洲军的后卫后面，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夜里，意军第十军和第一伞兵旅也都到达艾打巴西南的地区。在缺水的情况下，又经过长途的徒步行军，这些部队的力量可以说都已经消耗殆尽了。

中午的时候，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和远占优势的英军装甲兵力在富凯展开激战。沙暴常常使能见度减到零。不久，有一支强大的英军迂回纵队迅速地向我军开放的南面侧翼挺进。现在事态已经很紧迫，我军若不赶紧撤退，一切就都完了。

在富凯与马特鲁港之间的海岸公路上，此时已变得混乱不堪。车辆纵队把整条公路都塞断了，卡车上挤满了逃命的士兵。英军的飞机一直在上方盘旋，一发现值得轰炸的目标，马上就把炸弹扔下来。我先到海岸公路上的防线去视察，然后转向南走，来到非洲军的防区。这时还是上午，可是激战已经开始了。当我回到我的司令部时，英军实行迂回的报告也已经送来了。

不久以后，英军的飞机对军团司令部又连续来轰炸了两次，很明显，他们从无线电中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和魏斯特伐躺在一条壕沟里，静候弹雨过去。所幸损失不大。不久以后，又有几辆谢尔曼式战车冲了过来，看见什么东西，都一律发炮乱打。很明显，在我的司令部与英军之间已经不再有其他部队。

因为非洲军在第十五和第二十一两个装甲师之间被突破，而且也没有其他的预备队可供调用，我只好下令向马特鲁港退却。当时我非常痛苦，因为还有许多德意两国的部队还在徒步行军，这样一撤退，那些部队也就丢定了。

这个命令发出之后，我们马上行动。这又是一次在黑夜里的拼命狂奔。偶尔会看见一两处阿拉伯的乡村，然后又消失在黑暗中。我不知道这一点残部是否可以顺利撤出。我们的作战兵力已经十分匮乏。意大利步兵的大部分都已经失去。意军第二十一军的一部分为了抵抗优势的英军，也已经被击溃，其余在撤退中被英军追上，都做了俘虏。关于他们的运输，我们曾经一再向意大利补给当局提出车辆的要求，但车辆始终没有到达。第十军正在富凯的西南面行军，缺乏饮水和弹药，应无逃出来的希望。在这些部队中，只有运输纵队是在海岸公路上，正慢慢向西撤退。我们很难使这些纵队做有秩序的行动，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必须尽快走。

至于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早在11月4日就被击溃了——剩下的不过几个连和一些支队，还掌握在该军军部人员的手里。战车和各种车辆

都早已被打散，无法采取任何一致的行动。

只有下列各单位还勉强保有一部分的战斗力：第九十轻装师的残部、非洲军的两个师——已经变成了两个小型战斗群、非洲装甲步兵团以及若干零星德军单位，还有第一六四轻装师的残部。战车、高射炮、重型和轻型的火炮差不多都毁灭在阿拉曼，现在剩下的已寥寥无几。

11月6日的拂晓，我们想重新集合军团部的各级人员，好传达一些命令——这个工作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的车辆分散在四处，距离很远。公路上的情形已经坏到了极点。纵队毫无秩序可言——一部分是德军的车辆，一部分是意军的车辆——把雷区之间的公路，挤得水泄不通。走不了几步就又塞住了，很久都无法前进。有许多车辆都要拖着走，燃料消耗得相当厉害。

当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师到达他们在马特鲁港西南的指定地区时，第二十一装甲师就奉命率领本军团的最后一点残余战车，在夸沙巴（Quasaba）的西南构成一个撑持的据点——现有的燃料只够非洲军一个师使用。弗斯战斗群（Voss Group）本是留在富凯防线中，以供诱敌之用，但在夜间受到英军强大装甲兵力的包围，于是开始撤出（拜尔莱因将军附注：弗斯上尉原为隆美尔的副官，现任第五八〇侦察营的营长）。11月6日大约上午10点的时候，英军的60辆战车，开始向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发动攻击。这个师集中全力抵抗，终于击退了敌人。弗斯战斗群正从富凯撤回，也同时向英军的后方夹击，从而使他们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于是弗斯战斗群占领着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南面阵地，其目的是预防英军包围该师——这时，该师的战车差不多完全丧失机动性了。我们派去补给他们的燃料纵队，根本无法到达。敌人一再向第二十一装甲师猛攻，到了那天下午，该师忍痛把那些已经不能移动的战车全部自行炸毁，然后靠轮式车辆向西且战且走。不过走了几英里之后，他们也不得不停下来，再改取防御的态势。一直到夜间我们才终于把一些燃料送到该师的残部，使他们得以继续西行，到达指定位置。

此时，我军的纵队一直向西撤退，快要到塞卢姆了。那天下午，意大利的甘丁将军（Gen. Gandin）代表卡瓦莱罗元帅，来到前线向我询问现在的情况如何，以及我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这家伙来得正好。我把作战的详细经过和盘托出，特别强调补给危机的重要性，以及德意两国元首的乱命所引起的损失。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以现有的实力打下来，我们不可能有站得住脚的机会，只要英军高兴，他们可以长驱直入，一直冲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为止。我们根本没有接受会战的资格，最多只能采取迟滞的行动，以便让纵队能够勉强退到利比亚的边界。唯有退回到利比亚，才可能恢复战力，因为只要逗留在边界的那一面，随时会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现在唯一重要的就是加速逃离。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用残余的装甲摩托化部队来和敌人作战，因为我们没有燃料了，连最后一滴也都用在撤退上了。甘丁离开我的司令部时，大概被吓呆了。照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看法，战争实在太简单了。举例来说，当7

月间阿拉曼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我曾经告诉过卡瓦莱罗元帅，假使英军有突破的威胁时，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停留在我们的防线上，苦撑两三天，然后因为缺水而向英军投降；或是赶紧向西退却——卡瓦莱罗却说 he 毫无意见，只是不去想它就好了。这真是一个最容易的解决办法。

那一天，我们终于又建立了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并击退了所有的敌军攻击。尽管敌人应该已经看见我们的惨状，但他们的行动还是十分慎重。所有的德国部队以及部分意大利部队，在纪律方面还是完全遵从军官的命令。要晓得这种挫败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夏天时他们怀着极大的希望，想征服许多的土地，现在却彻底失败了。

燃料的情况依然十分匮乏，尽管11月4日有船到达班加西，运来了5000吨燃料——这是一个空前的数字，我们的溃败终于使罗马当局紧张了。可是燃料到了班加西又有什么用呢？更糟的是，在英国人对班加西的空袭中，这5000吨的燃料就又毁去了2000吨。

这个时期正是大雨倾盆的季节。所有的车辙小径都不能通行，逼得我们只好沿海岸公路走——有许多地点都被塞断了，很难通过。不过英军也有困难，他们无法迅速把纵队送过沙漠，对我军实行迂回。结果是双方的速度都相对降低了。

英军通过沙漠中的迂回行动，其所受到大雨的影响，要比隆美尔所料想的还要惨。11月9日夜间的暴雨把沙漠变成了一个沼地。用卡车载运的新西兰师和装甲师的步兵旅，以及他们的补给梯队，都被陷住了。战车本身的速度降低了，但是更严重的是，他们的支援部队和补给也都无法赶上。

20年代的早期装甲战争理论家，都主张未来理想中的兵力应该使用履带式车辆，不过由于种种困难，结果还是使用了轮式车辆。1941年的秋天，德军在苏联丧失了决定性胜利机会的主因，就是因为他们那些装甲师的轮式车辆有问题。现在又轮到英国人吃苦头了。

不过这并不是追击失败的唯一原因。英军第一装甲师在艾打巴第一次停顿之后，又继续前进，试图切断隆美尔在马特鲁港以西的退路。它的行动很快，追过了公路上走不动的隆美尔退却部队。可是在11月6日，当大雨还不严重的时候，它的装甲旅已经由于燃料的缺乏，两度被迫停止前进——第二次停顿时，已十分接近隆美尔的退路。这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因为在突破之前，师长布里格斯将军

（Gen.Brigges），早已主张一个装甲师所承运的燃料，应以足够做长距离追击为原则。可是英军当局还是力主慎重，同时弹药被视为第一优先携带品。

这个停顿的结果，使得在第二天只有部分单位，还能够继续做迂回性的追击，但兵力太弱了，既不足以切断，又不足以钉住正在退却中的

德军。英军第十装甲师本已在富凯停止，现在又奉令沿着海岸公路向马特鲁港挺进。但是这种直接的尾追只不过是逼迫着隆美尔的后卫沿着他们原有的路线退却而已。

因为步调已减慢，我希望至少有一点机会，把摩托化部队的秩序略为恢复一下，有能力在马特鲁港守几天，以便争取一点时间建立塞卢姆防线。11月7日上午，我与意军第二十摩托化军军长斯提凡尼斯将军（Gen.Stefanis）和他的参谋长鲁格里（Ruggeri）举行会商。他们部队的大部分现在都已不再有逃脱的希望。这个军的全部实力只剩下了一个营以上的人数和10辆战车。我命令意军向布格布格（Buq Buq）和卡普佐运动，那里应该会收容落伍的散兵，并把他们重组。

那天上午我发觉：英军行动受到的阻碍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的厉害，一天之内他们可能就会到达我方的战线。我到非洲军的军部中，和拜尔莱因商量下一个行动。我们都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和敌人正式交战，否则无异于自寻毁灭。昨天第二十一装甲师发生了不幸悲剧之后，拜尔莱因已在极力设法解决燃料接济的问题。第二十一装甲师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该师从阿拉曼还救出了30辆战车，现在只剩下4辆是完整无损的了。不仅如此，由于昨天英军进攻时，该师几乎是处于无机动性的状态之下，因此连火炮也都丢光了。

在这次商谈之后，我下令全军尽量守住他们的防线，时间拖得越长越好，并使用集中的火力阻止敌方的一切攻击准备。他们本身应避免被卷入会战，以免脱不了身。假使敌人压力加重了，就应该慢慢退回后方的阵地。

大约10点钟的时候，伞兵旅旅长雷姆克将军（Gen.Ramcke）带着他那个旅的600名壮士，逃回来向我报到。当我们听到先前英军在差不多与富凯平行的地方，追上意军第十军的残部，并且俘虏了他们时，我们都以为雷姆克他们也会是同样的下场。这些伞兵的退却实在是一个很光荣的成就：他们自己的车辆极少，中途却夺取了一些英军卡车，变成了机动化部队。雷姆克对部队的统率可以说是很成功。我们一向都不太喜欢这个旅。因为他们还依照空军的正规习惯，遇事要求特殊的待遇。
44 譬如说，他们常常要求把他们的单位从防线中抽出来，以保存他们这种特殊部队。现在他们又在发脾气了，因为我们没有供给他们车辆做退却之用。不过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第一，我们根本就没有车辆；第二，我们也不能够把德军都装走，而把意军丢在后面不管。

在那一整天当中，英军轰炸机组成强大的编队，向海岸公路攻击，使我们的纵队损失惨重。英军对我方的后卫——由第九十轻装师所组成——曾经一再猛攻，但都被击退。敌人的步兵在战车支援下，分三路实行迂回，但均被逐回。下午，又有一支强大的英军兵力，经过坚硬的石质地区向西行动，他们的进展很快，没有受到大雨的影响。

隆美尔此处所称的“强大兵力”，不知道是指何者而言，除非是第四

轻型装甲旅的一部分——但那却称不上“强大”。在7日受阻之后，英军主力重新整编，这时隆美尔已经溜走，使英军无法追击。从此这个追击成了“长跑”而非“短跑”。为了解决补给上的困难，追击部队只好实行紧缩，现在只剩下英军第七装甲师和新西兰师（加上配属的装甲兵）。这支兵力在英军第十军的指挥之下，在11月8日继续前进，以边界为第一目标，托布鲁克为第二目标。新西兰师沿着海岸公路走，而第七装甲师则采取在大斜坡顶上的内陆路线。打击隆美尔后卫的任务基本上由空军担负。

在占领了边界阵地之后，新西兰师准备停在那里整编，而改由第一装甲师接替他们继续前进。

我决定把军团司令部迁回西迪拜拉尼地区。我们想先从海岸公路的南面通过，但是大雨已经把车辙都变成了泥泽。有些车辆陷得很深，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把它们拖出来。于是我们决定改沿海岸公路走，几个钟头之后，新的司令部就已经建立在西迪拜拉尼机场的附近。不久军需处处长就从埃及边境送来一个报告：大量的车辆纵队，长达三四十英里，挤在哈尔法亚和塞卢姆隘道的这一面，开始慢慢越过山地退却，在英军飞机不断地攻击下，可能要一个星期才撤得完。很明显，英军绝不会允许我们如此从容不迫地行动，于是我下令要大家赶紧通过，派了许多的军官专门负责指挥交通。同时命令高射炮部队对这个地区努力设防。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也向我保证，德国的战斗机会保护这个受威胁的地区。我们希望守住塞卢姆—哈尔法亚防线，把英军的矛头阻挡相当长的时间，使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在这道防线的后面，把纵队重新编成战斗单位。

因为船运的情形如此恶劣，这一阵子我们不可能指望欧洲会有援兵到来。所以，假使英军一定要继续苦追不放，那么我们就只好放弃昔兰尼加，一直退到梅尔沙隘道之后才站得住脚跟。我希望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能有较多的物资运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可以用比较好的武器来对付英军的攻击纵队，这样也许有机会把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击溃。

英军现在似乎正在调动一个装甲师，绕着马特鲁港的南面前进，所以我命令全部兵力在夜间撤出这个地区，退向西迪拜拉尼，而以第九十轻装师为后卫。在11月7日的夜间，英军果然向北转动，以切断我军退路为目的。可是他们这个陷阱已经落了空：他们这一次猎获的东西，只有几辆已经焚毁的车辆而已，那还是我们因为燃料缺乏而自行焚毁的。除非你能先在正面把敌人牵制住，否则实行迂回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守军一定可以使用摩托化兵力——假定还有车辆和燃料——来抵抗迂回的纵队，它的主力也就趁机溜出了陷阱。

那天夜里，敌人的轰炸机不断向塞卢姆—哈尔法亚阵地猛炸。我们在那时退却，有两个最紧急的问题：（一）我们是不是来得及把我们的纵队撤过这个隘道？（二）我们的燃料补给接济得上吗？当大量的车队还挤在隘道这一边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的摩托化战斗部队已用尽一切

的方法来迟滞敌人。到第二天上午，没有过去的车队还有25英里长。车辆在夜里通过的速度非常慢，这是由于英国空军不断轰炸的缘故。

11月8日上午大约8点的时候，我遇到了拜尔莱因，并告诉他敌人一支由104艘船只所组成的护航舰队快要到非洲来了，可能是美英两国的兵力准备从西面向我们进攻。大约11点的时候，这个消息获得证实。事实上，那天夜里美英联军已经在非洲西北部登陆——这是我刚刚从魏斯特伐那里听到的消息。从此，我军在非洲的失败也就注定了。

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向西进发，与我的军需处处长奥托会晤，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新任工兵指挥官布罗维斯将军（Gen.Buelowius）和贝恩特中尉。奥托少校向我报告说，我们的车辆还要两天的时间才能通过完毕，因为车辆把路都塞死了，很难把补给送达战斗部队——火车一天只能运去几吨而已。我决定命令意军第二十军、第三侦察营以及非洲军经过哈巴塔后撤，以减轻公路上的压力，把隘道空出来专供第九十轻装师（后卫部队）之用。我立即驱车赶回来，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决定通知各部队。

14点过后不久，我遇到了拜尔莱因上校，和他讨论到美英联军在西面登陆对我们的影响。当我们谈到我刚下令要非洲军使用哈巴塔以北的吉布尔高坡当作退路时，拜尔莱因表示很为难。他说以非洲军现有的车辆，实在无力做如此的越野行动。我跟他说明，我当然明白会有这样的困难，但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不过，我准备留待11月9日的上午再做最后的决定。

我们的纵队现在已经可以比较顺利地通过这些隘道了——这是我那夜间亲眼看见的事实。由许多的军官组成了交通管制站，分段管制交通。于是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希望，那就是所有的车队可以在11月9日以前通过完毕，届时非洲军就可以利用这条公路了。因为燃料十分缺乏，许多车辆又都必须拖着走，所以若能如此，对于现在的紧张局势一定大有改善。

意大利的领袖又有命令来，要求死守塞卢姆防线。事实上不可能守得太久，因为我们没有能打硬仗的装甲部队和战防炮单位，无法阻止敌人强大的装甲兵力经过西迪欧麦尔以南的开阔沙漠地区向我们进攻。所以，长期坐守根本不列入我们的考虑范围。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是赶紧把德意两军的人力和物资尽量撤回西部，使我们在大后方找到一个立足点，或直接用船把他们运回欧洲。此时，意大利当局已经把皮斯托尼亚师的一些单位（这个师一直留在利比亚境内，从未开上前线）和其他的几个营，开到了利比亚—埃及边界上，希望由我来指挥。但我只能拒绝，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装备去解决他们的通信、运输和补给问题。

11月9日上午，在隘道以东的海岸平原上的车辆，只剩下1000辆左右了。通过隘道的工作进行得要比我预期的还快。我马上通知拜尔莱因，告诉他非洲军还是有希望利用这条公路撤过隘道的。由于塞卢姆隘

道的情况已有好转，于是我命令放弃西迪拜拉尼以西的地区。

这个时候整个军团的实力，大致如下：

（一）我们有2000名意军和2000名德军防守塞卢姆防线。一共有15门德制战防炮和40门德制野战炮。此外还有少数的意制战防炮和野战炮。

（二）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的约3000名德军和500名意军。他们共有德制战车11辆、意制战车10辆、德制战防炮20门、高射炮24门和野战炮25门。

很明显，凭着这一点兵力，我们绝不能坐候英军数百辆战车和几个摩托化步兵师的攻击。

青年法西斯师（Young Fascist）本应由锡瓦绿洲调到塞卢姆，但始终未能如期赶到，于是奉命撤往梅尔沙隘道。对稍早的我们来说，要在迈尔迈里卡迎战英军简直难以想象。尽管当我们放弃这许多辛辛苦苦争来的土地时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勇敢若是超过了军事判断之外，那就是狂妄。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一切都好。谢谢你的来信，衷心地问候你们。

1942年11月9日

自从阿拉曼防线被敌人突破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写信的机会，不过今天终于可以抽空写一两行。对一支军队而言，当他们被敌人突破时，其情形可以说是糟糕之至。它必须夺路而逃，而在退却的过程中，就会把战斗力逐渐消耗完。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绝不可能长时间在一地逗留，因为还有一个强敌跟在我们后面。

我的身体还不错。以后我们只好苦撑到底。赛德里尔（Seiderer）和布罗维斯都到了。他们看到当前这种情况，不免有一点胆寒。

11月10日

退出昔兰尼加

此时，我们听说轴心国军队已经在突尼斯登陆，准备去应付从西面来的威胁（这些抵挡西面盟军的轴心国军队后来编成第五装甲军团，最后又在它和“非洲军团”之上再成立一个“非洲集团军”）。虽然如此，美英联军还是可能从那个地区向本军团发动攻击。假使到了这个最后关头，我认为我们最好的行动，就是设法守住在吉里尼（Giarene）两侧的山地，以便掩护本军团的人员，利用飞机、潜艇和小船，整个撤出北

非。

11月10日的夜里，在照明弹的光线下，成百架英国战斗轰炸机在卡普佐的周围实施猛烈的空袭，使我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英军沿着海岸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同时我们也发现他们的装甲军集中在南面。所以第九十轻装师也奉命在中午时分，沿着通向塞卢姆的公路撤退。这个行动完全按计划进行，下午就完成了，当最后的车辆通过之后，隘道当中的公路就被炸断了。

行军梯队连同一切分散的人员和单位，纷纷向昔兰尼加撤退。而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仍留在原地不动，以便对敌人实行迟滞作战。我们甚至在加扎拉防线也无法停下来，因为若是要守那一条防线，必须有相当大的机动支援兵力，可我们如今却一无所有。

由于突尼斯的情况吃紧，我要求卡瓦莱罗元帅和凯塞林元帅一起到北非来举行一次会商。我希望从他们那里晓得突尼斯防务的切实情况，而且即令突尼斯的情况已经很紧急，但我们在梅尔沙隘道防线上的部队，也至少还需要有相当多的增援。这种情况要求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决定。在做一个战术性决定时，不可以没有几分冒险进取的勇气。可是在做战略性决定时，必须仔细考虑到所有一切可能的后果，而且要百分之百安全。

可是卡瓦莱罗和凯塞林两个人却认为没有来非洲之必要，所以第二天我又派贝恩特中尉回元首大本营去报告一切情况。几天后他回来了，报告说大本营中对他所说的一切情况根本就不了解。元首命令他跟我说，我不必考虑突尼斯的问题，只要假设那个桥头阵地一定可以守住就好了。这就是我们最高统帅的惯有态度。在以后一连串的劣势中，他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而这也是造成一切劣势的主要因素。尽管我们在所有的战场中，都能够获得极优良的战术性成就，但是我们缺少一个坚定的战略基础，以指导我们的战术技巧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在另一方面，贝恩特又报告说：“主子”一点都不温文有礼。虽然他口头上还是说对我具有“特殊的信心”，可是事实上他却已经忍不住要大发脾气了。他已经允诺加强补给作业，尽快通知有关当局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任何人都不准延误。梅尔沙隘道阵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因为那是发动新攻势时的跳板。

此时，我们还是继续向昔兰尼加撤退。在塞卢姆附近，我们还可以加一次油，够走60—100英里的距离，这是昔兰尼加的最后燃料存量了。事实上，我们无法到班加西去运取存油，因为我们的卡车上装满了非摩托化部队和伤兵。此外，我们还有许多纵队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的运作。所以，当我们在11月10日必须准备撤出迈尔迈里卡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实在非常严重。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最高当局：对于装甲军团一切的重要作战物资，都应该趁这个时候赶紧运往的黎波里。因为现在还有此种可能，但是几个星期之后，英军的飞机将可以从苏尔特海岸上

起飞，去轰炸的黎波里了。

英军现在已命令一个装甲师（第七装甲师）绕着西迪欧麦尔的南面前进，以追过我们为目的，因此我们赶紧撤回与托布鲁克平行的地方。英国空军的活动也没有前几天那么频繁。利用最后的燃料储量，我们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到达阿代姆—托布鲁克防线。直到此时，英军才来到公路上，但在他们的“切断点”之东，我们没有遗留下任何部队。

我们希望在托布鲁克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至少可以把存在那里的1万吨物资运出一部分来。到了11月11日，尽管我们要求除了燃料以外不要空运其他的东西了，可是运输机队还是运来了1100人。这些兵员对我们目前的作战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作战的能力。同时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车辆，所以对我们而言，只是又多了一些累赘而已。

11月12日，在加扎拉瓶颈地区又是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因此我们又必须守住托布鲁克防线，直到那天夜里为止。有好几百辆车子都要被拖着走，有些是引擎出了毛病，有些是因为缺乏汽油。但是现在纪律已经完全恢复了。过去那种惊慌的现象已经完全没有，全军人员都深信他们可以逃过难关。但是燃料状况却恶劣到未曾有过的情形，因为大批的运输机都牵制在突尼斯方面，每天的运量无法超过百吨。

英军已有通过艾克罗马，从西面迂回托布鲁克的迹象，因此我们被迫决定要撤出这个要塞。反正托布鲁克现在只有象征性的价值。从军事方面来说，除非准备牺牲我们的大部分兵力，否则此时绝无固守的可能。我们不想重犯1942年英军所犯的错误。所以当第九十轻装师撤出后，英军在12日的夜里，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该城。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北非的战斗已接近尾声。在我们这一方面，末日已不会太远，因为敌人光凭数量上的优势就可以把我们压垮。军队本身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太英勇了。

1942年11月13日

差不多在11月13日中午的时候，装甲军团的第一批人员到达梅尔沙隘道防线。尽管在隘道中车辆相当拥挤，但是大致说来，我方的纵队都能照计划行动。

糟糕的是，由于公路已经被塞断，我们无法把燃料从班加西向东运输，同时也不可能经由铁路线运到巴尔切（Barce），因为意大利人早已把轨道炸毁，我们只好要求空军用运输机来帮忙了。

当英军攻克了加扎拉防线之后，我们的处境日益困难，他们现在很可能迂回到我们的后方，并且以囊括整个昔兰尼加为目的。我们在绕默

基利小径行进时，必须极严密地监视西方，以便使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及早出发迎击来攻的英军纵队。现在撤出昔兰尼加的工作也已经在加速进行。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又向西走了。我身体还好，但是心里很痛苦，这点不用我说你也晓得。侥幸之幸，敌人并没有拼命紧追。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连我也不敢说。这完全要视燃料的情况来决定，现在还在等候空运。

你们两个好吗？尽管我心里塞满了许多难题，但我仍一直惦念着你们。假使我们丧失了北非，对于战争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场战争会怎样结束呢？我只希望我能够从这些可怕的问题里脱身。

1942年11月14日

第二天，我们又是面临严重的燃料危机。空军一共运来了60吨，可是我们一整天的需要量却是250吨——这也是凯塞林所答应数量。由于燃料不足，又因为一场大雨使小径变得泥泞（我们本想用它来减轻公路的担负），所以已无法到达目标。在这种危急的环境中，沿途仍荆棘遍布，实在是糟糕至极，因为我早已说过，速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幸的是，英军也无法利用小径通过沙漠，所以他们的行动也同样受到了阻碍。

自从11月12日起，卡瓦莱罗元帅就一直在利比亚，虽然我曾几度要求他到前线上来与我会商，可是他仍觉得并无此必要。反之，他却通过德国驻意空军武官波尔（Ritter von Pohl），把意大利领袖签署的一份命令交给我，要我在昔兰尼加再多撑一个星期。这个命令还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梅尔沙隘道防线，因为轴心国部队在非洲的命运完全系于这一线上。卡瓦莱罗元帅所代表的是一种头脑很聪明，但意志却很薄弱的典型军人。这种人只能坐办公室，不能打仗。举凡补给的组织、人员的指挥，以及一切有建设性的工作，其所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需要精力、推动力和意志力，然后才能排除万难达到目标。学者型的军人多半把战争看作一个纯粹斗智的问题，因而看不起精力和推动力，认为那是“匹夫之勇”，可是他们自己却正缺少这种“匹夫之勇”。这些人每每自命不凡，认为好事都属于他们，而坏事都是属于那些“匹夫”的。到了今天，无论是在德国或意大利，这种心态都有澄清之必要。

11月15日，燃料的危机更趋严重，因为有几艘运油船本来准备开往班加西，现在却中途回转了；另有一艘匆匆离开班加西，上面却还有100吨燃料没有卸。此外，空军所能空运的数量也还是那样有限。因为缺乏燃料，使得非洲军中午时才开始行动，黄昏时就一滴油都没有了，只得停了下来。公路还是被车辆阻塞住，一时毫无打通的希望，因此非洲军只能获得极少量的弹药补充。最糟的是，巴尔切的弹药仓库偏偏又被一些紧张过度的人给破坏掉了。

15日夜仍继续下着大雨。英军的追击因此迟缓了些，使得我们的工兵有足够的时间布置一些障碍物。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又退了一大步。头顶上方老是下雨，使一切运动都感到困难。燃料还是极感缺乏。这些都足以令人痛哭流涕。现在我们只好希望英国人也遭遇到同样的恶劣天气。

1942年11月16日

非洲军还是没有恢复它的机动性。意大利的补给当局却偏偏净是帮倒忙，他们到处破坏弹药库和水源，这却正是维持我们作战能力最需要的东西之一。我们在最后关头，总算阻止了他们破坏班加西水电设施的打算。

第二天上午，虽然一切进行得极不顺利，可是英军的强大兵力已经跟在第90轻装师的后面追了上来，同时在孟沙斯附近的侧翼上，也发现相当数量的英军。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赶快撤出昔兰尼加，否则全军就有在班加西附近被切断毁灭之可能。又是和过去一样，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燃料。在好几天以前，意大利的军舰就答应运油来，可还是没能兑现。

总算运气不错，不久空军就报告说，英军在孟沙斯的迂回纵队被暴雨造成的洪水阻止住，无法前进。我们的燃料如此缺乏，已经无法调动摩托化部队阻止敌军的进袭了。

实际上，英军用来迂回的兵力并不太多，只有两个装甲车团，加上一些支援部队。亚历山大的记载上这样说：“敌人正通过吉贝尔（Gebel）撤退，我们很想采用过去的战略，把一支兵力推过沙漠，以便在艾季达比亚附近将敌人切断。可是蒙哥马利将军却坚决主张不做任何投机的行为，尤其在补给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所以，第十军只派遣装甲车沿着这一条路进攻。事后，我们才发现德军由于燃料的缺乏，曾经暂时无法移动。于是第十军奉命增强迂回的兵力，可已经来不及了。”

11月18日拂晓时分，英国的装甲车和战车从孟沙斯蜂拥而上，向我们的掩护兵力进攻，但立即被击退了。上午我们接获一个消息，说那些运油的驱逐舰都已经回头了。不久之后，又有报告来说：一支由15艘运输船和同样多的护航军舰所组成的英国船团，已经在德尔纳的东北海面上出现，正向西前进。我们假定英军就要在班加西登陆了，所以尽管海上的风浪极大，我们还是命令把战车和其他的物资装上我们所有的驳船，起碇出港。多数的船只在以后几小时内都沉没了，从昔兰尼加的港口中，我们只救出极少量的储存物资。港口和船坞的设备全被破坏，班加西的民众发生了极大的混乱。这个饱经兵祸的城市在战争中已是第五次易手了。

现在非洲军的前卫部队在极端困难之中，一直撤到了祖韦提奈附近，在那里重新组织起来，向东面设防。仍有数以百计的车辆需要拖运。尽管敌人的追兵将至，物资又极感缺乏，但我军仍严守纪律，一切照计划进行。在孟沙斯以西的英军迂回纵队，曾经一再被第三十三侦察营击退。11月19日清晨，第九十轻装师撤出了班加西。在这一天，全部的非洲军都已经撤到了新阵地，而第九十轻装师则扼守着艾季达比亚。昔兰尼加的撤退战已经完成了。

从加扎拉撤到艾季达比亚，其间的经过相当惊险，因为英军一直有通过默基利以切断我军退路的可能。我军由于缺乏燃料，常常整天瘫痪在公路上无法行动。英国空军对这个长达60英里的纵队轮番攻击，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我们收到的油量——从空军的观点来看颇为可观，因为那都是用运输机送来的——根本不够我们的消耗。虽然如此，我们的撤退还是照计划完成了。从托布鲁克到梅尔沙隘道，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

当我们到达艾季达比亚的时候，已经一滴汽油都没有了。在的黎波里还有500吨，在布拉特也还有100吨，不过即令是后者，也在250英里以外。一切可以行驶的补给车辆，都被派往的黎波里，以便把燃料运来前线。在沙漠中若再不能恢复机动性，那么其危险性真是不堪言状。巴斯蒂科元帅说，他会尽可能帮助我们，准备用最快的速度把早已卸载的500吨燃料，从的黎波里运送到艾阿格海拉。

此时，我们也正倾全力利用手头的有限资源来建立梅尔沙隘道防线。这条防线的位置非常合适。在海岸南面几英里的地方，是一个大型盐水沼泽地，直径约为10英里，车辆极不易通过。所以任何敌人要想从东面进攻，并迂回到这个阵地的后方，必须向南绕过一大段的距离。在北非的作战中，向南拉得越远，其危险性也越大。不过话虽如此，即令是防守梅尔沙隘道防线，我们也还是需要部署相当多的摩托化兵力，其强度至少应以能击退敌方迂回纵队为限度。在这个地区的作战中，若是双方的实力大致相等，则攻方在会战过程中，其战术地位总是比较不利，因为它的补给线向南延展，很难避免守方摩托化部队的袭击。所以防御计划的要点是：严守梅尔沙隘道和盐水沼泽中的通路，在防线后方控制一支摩托化兵力，并备有足够的弹药和燃料。若是没有这支兵力，或是没有这些燃料，这条防线还是无法守住。

双方现在又是各自埋头准备，准备在梅尔沙隘道防线上做一次决战。英国人对他们的补给问题也需要加以整顿。所以这次会战胜负的决定因素，就是要看我们在敌人完成攻击准备之前，是否能获得相当多的摩托化兵力的补充，以及足够多的燃料和弹药。

意大利的“青年法西斯”师、皮斯托尼亚师和斯比齐亚师（Spezia），现在已分别占领梅尔沙隘道防线，并在巴斯蒂科元帅指导之下，开始构筑工事。新到达的森陶罗装甲师（Centawro）也已部署在防线的后方。伞兵旅、第一六四轻装师和意军第二十一军的残部，也都

集中在附近地区开始整补。当我到了这个地区之后，我明白地说：不管这些防御工事多坚固，对我们都不一定有多大的益处，因为敌人还是可以迂回这整条防线——虽然不无困难。于是，这些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又会和他们在阿拉曼的伙伴一样，对开阔的沙漠中的英军机动化部队没有多大的抵抗力，而只好束手就擒了。

为了要使我们的最高当局明了此间的战术情况，又因为卡瓦莱罗元帅始终不肯到非洲来与我会晤，我便派斯提凡尼斯将军到罗马去，当面向意大利领袖和卡瓦莱罗元帅报告一切。斯提凡尼斯在意军中是一位杰出的将才，他精通战术，对意大利陆军的弱点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强调下列的事实：当一个指挥官没有补给物资可以动用的时候，他将丧失做决定的自由，只能顾到眼前的生存问题，而无法考虑到明天的进展。大局自阿拉曼开始就已不妙了，现在要想挽回已经太迟了。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冷静地面对现实，一切从长考虑，所以想要在梅尔沙隘道之线接受会战，实在是大错特错。

当我向斯提凡尼斯将军面授机宜之后，他就启程飞往罗马，之后我驱车去访问纳瓦里尼（Gen.Navarrini）将军，他是意军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指挥那三个意大利师。他也完全明白，以现有的兵力来接受会战，无异于自取灭亡。

这一次的大撤退就是我们在阿拉曼大败的必然后果。当大败之后，自然不免发生无组织的现象，可是一旦恢复了秩序，德意两军的一切行动还是很值得赞扬的。除了在阿拉曼本身所受到的损失以外，我们其他的损失都不算太大。在阿拉曼会战之前，全部德军的实力约为9万人（包括海空军在内），现在我们救出了7万人，尚不包括早已空运回欧洲的几千名伤兵。

关于非洲战场的将来，德意两国的最高当局还没有做出战略性的决定。他们从来不肯认清现实。最使我们感到惊异的，就是他们现在拼命地把大批物资运往突尼斯，其数量远超过我们过去收到的。危急的局面终于使意大利当局感到手忙脚乱了。可是美英两国的补给物资却增长得更快，同时他们对海空的战略控制也一天比一天紧，轴心国的船只一艘又一艘被击沉在地中海里。我们已经陷入了泥沼，只剩下脑袋在外面，再也无力自拔了。

管理的失当、作战的错误、主观的偏见和拼命寻找替罪羊，现在都已经达到最白热化的阶段。而真正成了牺牲品的，却是德意两国的士兵们。

第十七章 在欧洲的会商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英军的活动，而是我方最高当局极度不了解前线的情况。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唯一的途径就

是永远不和敌人决战，不管我们的主子多么渴望。

我们现有的战斗兵力只相当于阿拉曼会战前的三分之一。我们既没有补给库，也没有任何的存品，所以真是朝不保暮。

在那个时候，我深信最高当局对本军团所采取的态度完全出于误会，可能是受了意大利人和空军报告的影响。我希望能唤醒他们，认清当前情况的真相。但是我也深知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不肯承认事实；他们像鸵鸟一样，只会把头埋在沙子里，一定要等到木已成舟之后，才肯放弃他们的成见。

当斯提凡尼斯将军启程回意大利之后，德国元首有一个电文来，重申意大利领袖的前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他并允诺立即为我们补充大批的战车、高射炮和战防炮，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诺言根本一文不值。我们再度归巴斯蒂科元帅管制，这不过只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考虑”而已。（在装甲军团尚未进入埃及境内以前，隆美尔本是受巴斯蒂科的管制，不过在阿拉曼会战中，他直接向德意两国的最高统帅部负责。）

现在英军正在调集他们的兵力，我想应该趁这个喘息的机会回欧洲一趟，设法使德意两国的最高当局，明了当前的情况，才有办法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

关于我的计划，以前曾经说明了一部分，现在为了使它更清楚，再叙述如下：

（一）在现有的补给情况下，一方面我们所应该获得的战车、车辆和武器的每月配量老是赶不上；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建立一支足以支持得住一次机动性会战的兵力。因此，在黎波里塔尼亚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停下脚步来对抗英军的猛烈攻击。其理由是因为每一处的阵地都可从南面来加以迂回，所以防御的重任必须由机动部队来担负。

我们必须完全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最后撤到加贝斯（Gabes）——这里有一条防线可供扼守，其西南界线为杰里德盐沼（Shott el Jerid）——这就是我们在非洲的最后立足点。（这一条防线在突尼斯边界以西约120英里处，恰好在黎波里与突尼斯之间。在海岸和一连串湖沼之间，只有12英里长的狭窄孔道。）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假使我们不想丢弃他们，那么这些行动得最慢的部队，也就决定了全军的退却速度。这在面对一个完全摩托化的优势敌军时，真是危险到了极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英军的攻击开始之前就把意军各师送往新的阵地，只留下摩托化部队在道路上布雷牵制英军，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敌人的前卫受到种种损失。英军的指挥官一向以过分谨慎著称。因此，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在表面上应尽量活跃，这将使英军更小心慎重，使行动变得更慢了。蒙哥马利从不冒险对我们实行果敢的追击，这一点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

为他若真的发动大胆的追击，必定无往不利。

向突尼斯的撤退，必须分为若干阶段，以迫使英军实行步步为营的战法。这又是一个赌博，其着眼点也是以敌人的持重特性为基础。第一个立足点应该是布拉特，第二个应该是泰尔胡奈—胡姆斯。即令在这些地方，我们也不打算与敌人正式交战，而是想在遭遇攻击之前，先将步兵撤出，只留下机械化部队与敌人周旋，以迟滞他们的前进。最后在加贝斯防线坚守——和阿拉曼一样，此处也无法从南面加以迂回。

（二）在加贝斯，我们可能把会战的主力放在非摩托化的步兵身上。专用摩托化兵力是攻不下这条防线的，必须集中大量的物资，才能够突破它。所以蒙哥马利一定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足够数量的物资运过整个利比亚。而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的摩托化兵力可能已经重新整补好了。加上刚刚在突尼斯登陆的第五装甲军团，我们可能有击败敌人的机会。

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突尼斯的西部边界，它完全是门户洞开，这就使美英联军获得了一个发动攻击的良机。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趁此时蒙哥马利因为缺乏大量的炮兵弹药而未攻入加贝斯防线的时候，把我们全部的摩托化兵力调往西方，向敌人发动一次奇袭，击溃美英联军的一部分，并把其余的部队都赶回阿尔及利亚。

当在突尼斯西部的盟军已经被击败并丧失了打击力量之后，他们势必要花上一段时间来重整旗鼓，即令是极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向蒙哥马利实行反击，将他逐向东面，迟滞他的一切部署。当然这个作战相当困难，因为地形对我方不利。

（三）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利比亚还是突尼斯，都无坚守的可能。因为我早已说过，决定非洲战争的因素就是大西洋之战。只要美国的强大工业力量能够在某个战场上发生作用，那么对我们而言，这个战场上就再也不会有最后胜利的机会了。即令我们征服下整个非洲大陆，但只要留下一小块土地，允许美国人逐渐积累他们的物资，那么结果我们仍将一败涂地。战术上的技巧只能使这个崩溃的时间略为延缓而已，并不能使这个战场的最后命运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在突尼斯作战的目的，也只是尽量争取时间，以便把这些能征惯战的老兵撤回欧洲，留供他日之用。根据经验，假使盟军为了寻求决战，发动一个主要攻势时，我们就应该步步为营地缩短战线，并利用运输机、驳船和军舰，尽量把部队撤回欧洲。当美英联军最后攻克突尼斯全境时，除了极少数的战俘以外，他们将会一无所获，正和当年我们在敦刻尔克一样，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胜果。

（四）撤到意大利的部队可以组成一支打击兵力，从训练和战斗经验两方面而论，这些部队都是最适宜担负对抗美英联军之用的。

11月22日，我和巴斯蒂科元帅会晤。我把上述计划讲给他听，告诉

他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梅尔沙隘道防线的話，將冒着全軍覆沒的危險。

“我們不是提早四天放棄這個陣地，就是在四天以後，不僅喪失了陣地，也喪失了整個軍隊。”我勸他正視事實。納瓦里尼也力勸巴斯蒂科放棄死守的觀念——他可能心裡也早已明白，只是表面上不肯認輸。不過他也没有什么可說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亞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可是事實上也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最後，巴斯蒂科答應儘可能採取最客觀的態度，把我們的意見向上級陳述。

^【noindent】最親愛的露：

這幾天戰事十分沉寂。老是下着大雨，使人頗不舒服，尤其我一直住在帳篷里。

今天我頭上已經有了屋頂，同時還有一張桌子，這真是太奢侈了。我曾經寫了許多悲觀的信給你，事後想想頗為追悔。固然現在還是不敢奢望局勢會突然好轉，不過奇蹟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1942年11月21日

11月24日，凱塞林元帥和卡瓦萊羅元帥終於來非洲與我會商，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會商的地点是在阿爾柯戴費里尼，位於昔蘭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亞之間的邊界上。出席的人為凱塞林、卡瓦萊羅、巴斯蒂科和我自己。

卡瓦萊羅和凱塞林還是過分樂觀，為了澆他們一瓢冷水，我在會談開始的時候，首先敘述自從阿拉曼以來的一切作戰經過，特別強調說明由於會戰的補給作業極差，才使我們一敗不可收拾，儘管部隊已經打得非常好了。我們已經把一切的重要裝備都丟了，一部分丟在阿拉曼防線上，一部分丟在撤退途中——雖然我們已經盡量把車輛拖回、把物資運回。整個軍團現在所剩餘的戰鬥兵力，大約一個師還不到。我又補充說，三個意大利步兵師實際上毫無用處，無法和英軍交手，所以根本不可能死守梅爾沙隘道防線。我再度提出撤出整個的黎波里塔尼亞的主張，可是凱塞林和卡瓦萊羅堅決反對。前者的觀點是以空軍為基礎，他認為此舉對於突尼斯的空軍戰略形勢有重大的影響。至於後者，則完全是生活在一個自欺欺人的假想世界當中。

我告訴他們兩位，再耽擱三四個星期就會太遲了——那時英軍就會“揮動”800輛戰車、400門大炮和550門戰防炮，向我方防線實施猛攻。所以現在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假定他們真想要死守梅爾沙隘道防線的話，那麼在一個星期之內，必須將下列的裝備連同使用的人員送到前線：

75毫米戰防炮：50門。

長炮管IV型戰車：50輛。

上述装备需充足的运输工具和弹药，燃料和弹药至少各4000吨。

还有相当数量的空军。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要求绝对无法兑现，所以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向西撤退。他们两位对我的说法提不出任何合理的反对意见。当我问道：“假使英军实行迂回，两位在战术上有何高见？”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他们来此的目的不是想认清事实的真相，然后再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他们相信失败的过错应由我们负责，并相信只要他们胡说八道乱吹一阵，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战斗精神。他们尤其认为我是头号悲观主义者。

读者应注意隆美尔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在大败之后，他的心理多少也不太正常。他对凯塞林的批评就很有问题；因为后来1944年他再论及非洲战役时，对于凯塞林颇有赞美之词。

补给的情况仍然非常糟糕。我们一天至少需要400吨的物资，可是最多只收到50吨。一方面是车辆奇缺，另一方面是从的黎波里到前线的距离实在太远。结果是各方面都感到困难不堪。

11月26日，我们接到这一次会谈后的反应。当凯塞林要求我们派遣部队去保卫的黎波里城的时候，意大利的领袖仍要求我们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最后，墨索里尼更进一步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英军发动攻击，并说可以获得德国空军的强力支援。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早已知道这个“强力支援”的效力会有多大。虽然当英军攻击时，巴斯蒂科元帅有权决定是否撤退，但是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又暗中关照这位元帅，除非到了最后关头，否则不准撤退。不过巴斯蒂科却很有礼貌，立即和我商量一切步骤。

这些命令使我感到十分恼怒。从头到尾，每一次的难关都是我这个装甲军团一手冲破的，若是听任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主张，那一切都完蛋了。现在既然罗马方面无可理喻，我决定直接飞往德国元首大本营。我想请元首本人做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把撤出北非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

我们在11月28日上午动身，下午就到了拉森堡。大约16点的时候，我和凯特尔、约德尔⁴⁵、希孟德三个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凯、约两个人的态度很狡猾，遇事都采取保留的看法。

大约17点的时候，我谒见了元首。一开始现场的气氛就十分冷清。我把本军团在会战中和退却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做了详细的叙述。一切都足以证明在作战的执行方面，我们是毫无过错的。

我说：经验告诉我们，船运的情况总无改善的可能，所以应该把放

弃非洲战场当作一个长期的政策。对于一切的情况应不再存任何幻想，一切的计划必须以可行为原则。假使这个军团还留在北非，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

我希望能对我的意见做一次合理的讨论，所以还想把话说得更详细一点。但是我却无法再说下去，因为一提及战略的问题，马上就好像是点着了一桶火药一样：元首突然大发雷霆，连珠炮一样地向我反攻，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多数的大本营高级人员也都在座，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连一声枪响都没听过，对元首所说的一切，无不点头称是。为了举例说明我们的困难，我说在非洲军和第九十轻装师一共1.5万人的战斗部队当中，只有5000人还有武器，其余都是赤手空拳的。这句话又触发了他的怒火，他硬说是我们自己把武器都丢光了。我对这一类的无理指控提出强烈的抗议。我说：在欧洲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战况。我们的兵器都已给英军的轰炸机、战车和火炮打成碎片了，我们能使全部德国摩托化部队逃出，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了，尤其是在燃料那样缺乏、常常一天只能退却10英里的情况下。

可是根本就没有讨论之余地。元首说在1941—1942年的冬天里就是因为他下令在东线实行坚守，所以才挽救了苏联战场上的危机。所以，他还是坚持己见。我现在才开始明白希特勒是个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他的感情冲动得使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他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必须在非洲守住一个主要的桥头阵地，所以绝不可以退出梅尔沙隘道防线。他愿意尽量为我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帝国大元帅戈林将陪我一同到意大利去。他拥有特殊的权力，有权和意大利人及一切负责当局做必要的谈判。

在离开元首大本营之后，我和戈林同乘汽车到了贡宾嫩（Gumbinnen），然后换乘戈林的专车向罗马进发。我们的最高当局居然这么不了解实情，只想把前线上的军人拿来当作替罪羊，这使我感到怒不可遏，尤其是当我看到戈林专车中的奢华享受时，更是无法忍受。对于当前的情况，他似乎一点都不关心。他把他自己装扮得十分漂亮，口里谈论的不是古画就是宝石，而他的那些左右更是把他捧得肉麻。在平时，他这种态度只是使人感到好笑，可是在今天，却令人发指。

戈林这个人野心无穷，好大喜功，可是他的能力却不足以与之配合。他认为在非洲战场上，也许可以大出风头，所以想利用空军去控制它。他的亲信部队戈林装甲师早已开始调往突尼斯。他这种对于非洲战场的看法完全是想入非非。事实上，我们无论是从素质、装备、武器哪一方面来看，都赶不上在北非作战的美英联军。我们唯一的优点是对于战争的观念比较进步，但是当必要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之后，这个空洞的观念也就毫无用处了。所以若是把我们西方敌人的实力估计得太低，那才真是疯狂。

在这段时间，我的头号大敌就是戈林，我想他是想设法中伤我，以便兑现他的北非计划。他对于我呈送给大本营的一切情况报告，一律加

注意见，说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他认为我已经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他说我是害了“非洲病”，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必须予以撤换。当然，这位大元帅坐在他那辆华丽的专车里面，他的看法自然和我们在前线上拼命的军人完全不同。

为了争取万一的机会，我命令副官贝恩特中尉——他的口才极佳——去向戈林做游说的工作，使他接受我的“加贝斯计划”。我自己实在对他有点鄙视，迟早我们一定会发生冲突。

贝恩特用夸大的语气，居然挑动了戈林对于这个计划的兴趣。我特别指出，使用两个军团的摩托化兵力，向阿尔及利亚实行大规模的攻击，一定可以轰动全世界。戈林表示赞成，决定支持这个计划。

可是好景不长，当我们到达罗马之后，凯塞林却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他害怕突尼斯会受到更多的空中威胁。我指出：事实上，我们并无选择余地，因为迟早我们总是要被迫撤退的。我们应该趁最有利的机会，集中全力来争取有利的战果。可是这位大元帅因为害怕敌人会把马耳他—阿尔及尔—的黎波里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的空军基地，于是否决了这个计划。撤往加贝斯防线的理想终于又落空了。其实这完全是废话，因为英国的空军没有这个三角形的基地，也照样可以轰炸我们。不过我也明知一切的辩论都不会有结果，所以我也就不说话了。

在和意大利领袖会谈时，戈林居然宣称在阿拉曼会战中，我曾经弃意大利部队于死地而不顾。在我还来不及开口之前，墨索里尼却已经抢先说：“这倒是一件奇谈了。隆美尔元帅，你的撤退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杰作。”

这一次，意大利人似乎远比我们的最高当局要有理智，他们开始支持我那个撤往加贝斯防线的计划。只不过却还没有真正做决定，我只好向部队发出命令，遵照元首的意思，死守梅尔沙隘道防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不过意大利人已经很明白这次非全军覆没不可，所以在获得墨索里尼的同意之后，我又开始构筑布拉特防线，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先撤退非摩托化的意大利步兵。同时，假使英军开始进攻，摩托化部队也奉命可以自行撤退。

12月2日上午，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中又举行了一次有关补给问题的会议。我早就提醒他们注意下列事实：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在为第五军团（在突尼斯）服务，我们这个军团连维持生活的基本物资都接济不上，而真正打仗的还是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空军和某些意大利当局希望补给第五军团，好让他们在西面发动攻击。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戈林又吩咐我说，必须不惜一切地坚守布拉特防线。可是假使有这样的可能，那么我在梅尔沙隘道就早已向敌人发动攻势了。

于是又转而讨论把物资运往的黎波里的若干技术问题。在这种讨论

中，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难过。假使我们的最高当局能够早些注意到这些问题，且在几个月之前着手布置，那么在非洲也许早就获胜了。有许多人都是火烧眉毛才肯顾眼前的。

使我不愉快的是凯塞林又要把一些最新的88毫米炮送往突尼斯去，那本是元首早先答应拨给我们的，而且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最后，凯塞林还是命令那些船开回了黎波里。

特别使人感兴趣的还是在非洲这种困难情况之下，戈林对意大利所表现的政治态度。虽然我们一向奉命禁止向意大利人提及有关他们国家和军队的缺点，或是要求他们改革，可是现在戈林却开始和卡瓦莱罗谈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例如意大利的恶劣装备、海军战略等等。我早已感到：德意同盟在政治基础上无法令人满意。对非洲战场的失败来说，这实在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本来在一场同盟性的战争当中，同盟国彼此之间常易发生摩擦，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注重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别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将一切都开放讨论，万万不可采取粉饰太平的政策。有许多意大利人对于轴心并无信心，认为即令在胜利之后，我们也不会重视他们的利益。

一般人都感觉：假使的黎波里塔尼亚沦陷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必然会遭遇政治危机。大多数的意大利人都已经厌恶战争，只想赶紧脱离这个苦海。

飞回非洲之后，我认清了我们真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为了使我们的军团不至于因为上级的乱命或是其他的原因而走上毁灭的途径，那么一切就只能看我们自己的了。

第十八章 回到突尼斯

这个时候，英国人并没有松懈。他们的炮兵已经开上前线，补给中心也建立起来了，同时他们的侦察行动也十分活跃。现在我们的位置已经超出了从西里西亚起飞的空运航程之外，所以我们的燃料情况每况愈下。事实上，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为了这个装甲军团，虽然在11月间已经有5000吨的燃料运到，但是中途却也被击沉了8100吨以上。假使我们注意到这5000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空运来的，那么就更可看出地中海里面的船只沉没率有多高，而油料的损失又多骇人。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部队能否撤到布拉特，似乎都是一个疑问。英军的大规模攻势预计会在12月中旬来临，所以我们在此之前一定要行动。

我们最先的观点是想等到有了足够的燃料，能够使全军同时撤出时，再开始撤退。可是不久以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自从12月5日以后，很明显英军的攻势拖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在12月6日的夜间，开始命令意大利部队撤退。尽管需要绝对的保密——我确信：假使

英军一旦听到了我们撤退的风声，他们马上就会发动攻势。可是意大利部队在行动中却还是犯了很多错误，有一些车辆在有月亮的晚上还开着车灯行驶。

意军每晚就这样向西撤走，为此已把我们收到的一点儿汽油都用尽了。而对于前线上的弹药运输也完全停顿。一切摩托化兵力全丧失了机动性，若是英军进攻，他们就只好束手就擒了。因为敌人的空中侦察和一部分地面侦察都集中在南方，很明显表示他们有经过大沙漠迂回攻击的企图。我们真是度日如年，天天希望赶紧恢复机动性。

我亲爱的曼弗雷德：

我该祝贺你的14岁生日，希望我的信不会到得太迟。

战事仍十分艰难，我能否再和你见面，似乎都有一点疑问。你应该知道，我们和英国人正陷入艰苦的决斗中，他们大占优势，而我们的补给少得可怜。若是长此以往，我们毫无疑问地将会被敌人的巨大优势压垮。在那样英勇的奋斗之后，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对我和我的部下而言，都只好付之天命了。我们只有竭尽一切努力，以求避免失败。

现在，对于你，亲爱的曼弗雷德，你马上就要14岁了，不久将脱离学校的生活。你应该认清时局，在学校里多学一点东西。你是为自己而学。因为可能不久就要完全自立了。未来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可能会变得十分艰难。你要听你母亲的教导，她永远是爱护你的。希特勒青年团花费你的时间实在过多，一定会使你的学业受到影响，这一点使我很担心。

1942年12月8日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没有太多的新闻。我们的补给情况还是和从前一样，这使我感到相当头痛。我希望你能寄一本英德字典来。这对我很有用处。

内林已被免职，代替他的人是一位上将，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干得更好？

圣诞节几天后就要来到了。祝你们母子有一个快乐的节日。

1942年12月11日

12月11日夜間，在用重炮猛轰了我方几个据点之后，英军沿着在北面的沿海公路开始进攻。不久以后，我军击退了英军的一支侦察兵力，他们的任务是要侦察在梅尔达马（Merduma）的道路情形。于是蒙哥马利的真正意图现在就完全明白地表现出来了。敌军一再向我们北面的据点猛攻，不久就连最后一点疑问都没有了——敌人的攻势的确已经展

开。

非摩托化的德意部队现在已撤退完毕。我们必须避免使我们的部队在梅尔沙隘道战线中和敌人发生过于激烈的搏斗，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下令退却。从19点以后，我们的战斗部队和运输车辆就不断向西退走了。我不敢指望使用摩托化兵力来对抗英军的迂回攻击，因为我们的燃料实在太缺乏。若是在这个位置再停留下去，无异于自杀。

蒙哥马利本来是想在12月16日发动他的大攻势，但月初他看到隆美尔部队有撤退的迹象，所以便提前发动了。他的计划是用第五十一山地师担负正面的攻击，第七装甲师在它的左翼方面前进，至于新西兰第二师则执行一个圈子更大的迂回行动，以切断隆美尔的退却线为目标——预定切断的地点是在梅尔达马附近的华地马垂亭（Wadi Matratin，在艾阿格海拉以西约60英里处）。这个攻势由第三十军指挥，它刚刚接替了第十军的任务。

12月9日，新西兰第二师集中在艾海赛特（El Haseiat）附近，自12月12日起，开始执行迂回的任务。蒙哥马利又命令从12月11日的夜间起，第五十一师即应发动大规模的突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至于正式的正面攻击则要等到14日才开始。哪知道隆美尔却把这个大规模的突击，当作是英军攻势的开始，于是迅速撤退——结果破坏了蒙哥马利的计划。

英军指挥官的计划里有一个极大的错误。经验应该已经告诉他们，我们绝不会在梅尔沙隘道之线接受会战。他们不应该首先轰击我们的据点和防线，应该等到他们的迂回兵力运动完成之后，再同时实行双管齐下的攻击。

此时，在12月10日，第五装甲军团司令部已经在突尼斯成立，司令为阿尼姆上将。不幸得很，这个新成立的司令部与我们之间，居然很少有联系。我们深深感觉到在这段时期，非洲地区中实在有设立一个单一的指挥部之必要，因为这两个军团在今天的命运真是休戚与共，所以最好是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者。

经过苏尔特

我的部队再度经过干燥单调的大苏尔特荒漠，向西退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这次退却依照计划在夜间进行，很明显英国人完全不知道这次行动，所以到了第二天（13日）的上午，他们还是对着我们原有的阵地猛轰。在那一天当中，英军的战斗轰炸机不断地攻击在艾穆格塔（El Mugtta）的瓶颈地带。

在那一整天当中，我都派出了侦察部队向梅尔达马地区搜索，以防敌人的迂回纵队在沿海岸公路上对我们发动奇袭。

我们那天夜间又继续撤退。第二天上午，第二十一装甲师扼守着艾

穆格塔隘道，充任全军的后卫。大约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把军团司令部的位置后撤到诺夫里亚以东约30英里的地方，下午我在那里从空军方面获得了一个新消息，说英军已经到达在梅尔达马西南20英里远之处。这的确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剩下来的燃料实在是差不多了。此时，作为南面屏障的第三侦察营，在优势敌军的强大压力之下，也被迫慢慢向梅尔达马退却。

下午，第十五装甲师连同第二十一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移动到梅尔达马的前面，守住巴尔比亚大道，使其不被切断，留下一条退路给正在艾穆格塔和敌军苦战的第二十一装甲师的主力。为了使在艾穆格塔作战的部队不至于被敌人缠住，我只好命令撤到与阿尔柯戴费里尼齐头之线为止。

黄昏的时候，英军冲破了第三侦察营在梅尔达马附近的防线，于是有相当大的兵力向西朝着诺夫里亚前进，企图追上我们。

我决定把一切可以赶到的部队，都部署在诺夫里亚地区周围。非洲军将趁着黑夜进入新阵地，而第九十轻装师则以后卫的身份留在华地马垂亭。到了拂晓的时候，我发现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开向诺夫里亚的途中，但第十五装甲师则因为燃料补给太迟，还停留在梅尔达马。

16日清晨，英军步兵在第九十轻装师的后卫防线正前面，占领了一座可控制全局的重要高地。到了这个时候，第十五装甲师也到达了巴尔比亚大道，敌人的主力就在它后面穷追不舍，其前卫早已跨过了公路。不过，这个师设法分散了英军前卫的兵力，一路且战且走地退到了诺夫里亚，只受到极轻微的损失。因为英军的主力已非常接近，该师无法守住在第九十轻装师南面侧翼上的后卫线——这是原计划中所规定的。这也使得第九十轻装师无法守住阵地，他们也奉命撤回诺夫里亚。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的帐篷正安扎在一个盖满了野花的草场上面。但是，天哪，我们正在退却中，而且这个局势似乎毫无好转的希望。还有八天就是圣诞节。我不知道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过这个佳节。

1942年12月16日

在南面的英军纵队企图再次切断我们。开罗的无线电广播说我们已经被关在瓶子里，只等着英军指挥官去盖上那个瓶口上的软木塞。当我们听到这个夸大的广播之后，我向我的部下说只要把我们油箱中的燃料装满，那么这个瓶子不久就会空无一物了。我们的燃料仅够使我们退回诺夫里亚，因为眼前并无补给运到的迹象，我被迫只好在诺夫里亚地区暂守一两天，尽管被围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为了预防敌人迅速冲到沿海岸的公路从后面切断我们，于是部队沿着公路线向西做纵深的配置。在诺夫里亚附近，由非洲军构成一道屏障，沿着公路向西去，依次是第三十三和第五八〇两个侦察营、非洲装甲步兵团和第九十轻装师等

单位。至于苏尔特地区则由青年法西斯师和阿里埃特战斗群负责防守。

夜间，我军纷纷开入他们的指定位置，到了次日上午，他们都已进入阵地，但是燃料也用完了。17日上午，英军开始发动猛烈的攻势，首当其冲的就是非洲军和第三十三侦察营，此时他们都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战火逐渐逼近沿海岸的公路。最后，终于有几吨燃料送到了，于是非洲军和第三侦察营开始发动逆袭，在激战之中，击毁了英军战车20辆。这个行动使公路不至于被切断，接着又有汽油运到，于是我们这些饱受包围威胁的各部队，就又开始沿着公路向西加速退去了。

那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我离开司令部，去劝巴斯蒂科元帅和我联名反对死守布拉特阵地的命令。我认为那不过是一个中途的歇脚站而已；我希望英军能在那里停顿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等他们重整攻势的时候，我们就赶紧退往泰尔胡奈-胡姆斯地区。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在最后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会下令授权退却；但他们一定要等到罗马当局也感到军队的处境十分危险时，才会下达这个命令。到那时可能已经太迟了。若是上头的那些人能够学会事先拟好计划，而不是等到被敌人压迫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才放弃死守的念头，那么我们向加贝斯的撤退就能更有体系，且结果也会对我们比较有利。

在路上，我又和纳瓦里尼将军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并不那么乐观，且认为既然燃料这样缺乏，我们能否退到那样远似乎是个大问题。我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接受决定性的会战，而应尽量设法避免被英军从正面给钉死。当然，决定我们退却速度的因素，却是我们每一天能得到的少许燃料。不过我却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即英军也许不会把它的主力放在南面的迂回行动上。假使他们认清了这一点，并且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能否逃出重围，就真的很成问题了。

大约12点的时候，我到布拉特和巴斯蒂科元帅举行会商。我一再强调现在应该开始考虑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问题，我们最后决定联名把情况的研判，用无线电报告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并要求他们做最后的决定。我负责起草这个电文。在会谈的时候，巴斯蒂科元帅曾经详细地解释说，假使撤出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不过补给情况已经如此恶劣，这些事实都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军人必须学会承认事实。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又是在激战之中，成功的希望很小，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缺乏。当全军遭到这样的命运，个人就更不必谈了。

巴斯蒂科早已感到失望。在西面的情况也并未好转，尤其是在港口方面。我们希望也许还可以再撑几天。但燃料仍非常缺乏，而没有燃料则一切事都不可为。

1942年12月18日

12月18日，我去视察布拉特的阵地，当时部队正在魏斯特伐的引导之下，利用我们现在一点有限的资源开始努力构筑，一共布了8万颗地雷，多数都是人员杀伤性的地雷，沿着前线上的某些地点，曾经有德意两国的劳动单位掘好了一些战防壕。

此时，英军方面宣布说对诺夫里亚的周围已经形成合围之势，正准备肃清包围圈中的残敌。他们又说我们的部队中有好几个单位陷入包围圈，虽曾做突围的企图，但都没有成功。事实上，我方留在包围圈内的部队，一共只有一排人，甚至这一排人最后也都突围逸去。

12月19日的下午，为了答复我和巴斯蒂科元帅联名发出的电报，意大利领袖有一个命令来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个命令的措辞简直是语无伦次。它的大意如下：“尽量抵抗，我再重述一遍：使用一切德意两国部队在布拉特防线上，尽量抵抗到底！”

墨索里尼对于战争的情况，到底是做怎样的幻想呢？我早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沙漠战争的艺术要点，解释给我们的最高当局听，并且曾经特别强调说明：过分重视土地的得失，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成见。唯一重要的守则就是：一直保持运动的态势，非要找到一个有利的战术形势，否则不和敌人决战。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而论，这个唯一的有利位置就是加贝斯防线。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上级的命令照转给各部队，命令他们“死守到底”。

我立即用无线电向卡瓦莱罗元帅请示：假使敌人只是从南面实行迂回，而不与布拉特的守军做正面的战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付？

卡瓦莱罗元帅却答复说：不管怎样的打法，这一次绝不可以再牺牲意大利的部队。于是我就命令曼西尼里将军（Gen.Mancinelli）亲自去谒见巴斯蒂科元帅，报告他说我不可能一方面在布拉特防线上做“尽量的抵抗”；而另一方面却又同时设法使意军能够撤回。所以要求他必须立即下决心，在鱼与熊掌之间选择一种。可是巴斯蒂科却不肯做出个肯定的答复。

他的处境也是非常不利。他本人完全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终于认清在加贝斯之前的任何地方都没有长久支持的可能。但是他身为利比亚的总督，从感情方面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此外，他也深知卡瓦莱罗这一批人，正在找机会把他清算掉，他们想要掩饰自己的过错，于是就想把他当作替罪羊。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的确十分害怕英军的指挥官继续向南发展，赶到我军的前面去。假使他们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布拉特阵地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地唾手而得了。

蒙哥马利因为行政上的原因，无法继续做大规模的前进。因此他主张宁可停下来等候，等到物资到齐了之后，再一鼓作气地攻入的黎波里，中途不再停顿。他说：“我很关心后方地区应该保持平衡的关系，在

计划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前进时，当第三十军继续向西运动的时候，我就希望能从后方再调一个军，来占领着艾阿格海拉的位置。”结果第十军被抽调前往——包括第一装甲师、第五十师和印军第四师。由于1月4、5两日，班加西的港口受到了强风的袭击，损失颇大，补给更为困难，于是部队的调动也就更迟缓了。

这时，德国的空军当局也和我们发生了冲突。凯塞林宣称，我们对于燃料的使用完全不适当，说我们把该用在前线上的燃料用在后方地区，才会使我们的摩托化兵力丧失从事逆袭的能力。这种指控简直完全与事实不符，他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掩饰只有极少量燃料到达我们手里的事实。所以当我听到这些谎言，心里真是忍不住怒火中烧，于是立即打了一个电报给凯塞林，把我们的感受说给他听。

英国人现在似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补给工作，以准备做一个比较完全的迂回行动。无尽长的车辆纵队，从托布鲁克和班加西出发，经过巴尔比亚大道向西驶去，而这两个港口的起卸工作也正在加速进行。

英军又根据一个极周详的计划，组成一支长距离的沙漠突击队，来袭击我方的补给线。他们在后方到处活动，攻击我们的补给车辆，埋置地雷，砍断电话线，从事种种的破坏行动。他们的行动迅速，一击之后，马上就在大漠中消失不见了，极难捕捉。

当摩托化部队还正在坚守苏尔特防线的时候，其他的部队已经开始用最大的努力来建立布拉特的阵地。我们把所有的地雷都用尽了。因为意大利领袖假使真是想死守布拉特防线，那么我们至少也应该有所准备。不过当然最好还是把我们现有的一切资源，都赶紧用在建立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上，在那里非摩托化的意军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以后几天之内，我又曾一再向上级说明这些情况，可每一次我接到的答复都是叫我遵守领袖的命令。在罗马的这些家伙皆胆小得要命，没有一个人敢做决定，而只是想把责任推到旁人头上。我决定在没有获得一个肯定的答复之前，绝不停止这种争论。我绝不为了在罗马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做替罪羊。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是如此地想念留在家中的你和曼弗雷德。曼弗雷德已经14岁了，我想你一定接到了我祝贺他生日的信。我祝你们圣诞快乐，也祈求上帝像过去那样帮助我们。

我今天一大早就到了前线，打算和士兵们一起过这个佳节。他们的精神极好，感谢上帝，不知道要花多大的气力，才能让他们不感觉到目前情况多么恶劣。

1942年12月24日

12月24日，在美丽的朝阳下，我们上午7点出发，去视察在防线以

南的各地区。我们先沿着巴尔比亚大道进发——有两辆意大利装甲车担任随护——然后折入沙漠中，向艾法西亚（El Fashia）前进。不久我们就发现了英国车辆的车辙，可能是英军沙漠突击队遗留下来的。这个车辙的痕迹还很新，所以我们提高了警觉，看是否有机会顺手捉到几个英国兵。在艾法西亚的附近，我突然发现了一辆落单的车辆。于是我们追上前去，后来发现里面是意大利人。我的警卫营在这个地区中也有部队。前一天他们曾向英军的突击队做了一次奇袭，缴获了他们的地图，上面记着英军的物资备存库和据点的位置。现在他们正在这个地区中展开搜寻的工作，想把英军突击队一网打尽。

在回程的时候，我们碰到一群羚羊，我和另外一位幕僚人员从疾驶的汽车中开枪，居然击中了两只——它们是沙漠中跑得最快的动物——于是我们的圣诞晚宴上又添新鲜菜了。

当我回到司令部之后，才知道英军此时已经在苏尔特的南面发起进攻了。敌人一共有4500辆各型车辆，现在正在向西推进。在苏尔特，第十五装甲师的人员刚刚集合起来，举行圣诞节的庆祝大会，突然接到了敌人进攻的消息，马上收拾一切匆匆撤出那个地区。大约在17点钟的时候，我和拜尔莱因将军一同参加了军团部直属单位的圣诞晚会，在那里我收到了一件圣诞礼物，那是一个袖珍型的油桶，里面所装的东西却不是汽油，而是一两磅缴获的咖啡。

第二天（12月25日）英军的前进又暂停了，似乎是在等候增援和补给的到达。第九十轻装师和第五八〇侦察营担任后卫，缓缓向布拉特防线退却。

我趁此机会，用敌人的观点再把布拉特防线做一次详细的视察，主要的目的是要检查我们那些伪装的设施是否有效。在阿拉曼，英军曾经集中火力来摧毁我们的88毫米炮阵地，因为这种火炮对他们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利用伪装，来分散英军炮兵的火力。

到了29日，我军全部撤回到布拉特防线的后面。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的命运不久就要决定了，补给十分缺乏，要想再支持下去，除非有奇迹出现。现在一切唯有听天由命，尽量地苦战下去。

这个艰苦的日子使我更想念你们。我总是安慰自己说：不要紧，一定可以平安度过。请你不要烦恼，我也会尽量做到这一点。

1942年12月28日

现在会战已经开始了。结果如何，我早已心知肚明，因为双方的兵力实在是太不相等。补给差不多已经用光了。现在一切只好付诸天命，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昨天在前线上，今天还要去。

12月30日

凯塞林今天还会到这里来，似乎情况“略”有好转的可能。当然不会太大，但至少有一点。我们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中午的时候，我和巴斯蒂科又做了一次会谈，他越来越喜欢强调自己总司令的身份，我只好忍下来。无论如何，这表示他现在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了。

这里的军队精神还很旺盛，士兵并不十分了解全部局势，这的确是件好事。

12月31日

布拉特的喘息

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敌人在布拉特突然又停止不前了，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我们马上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向上级要求把意大利部队赶紧撤到泰尔胡奈。假使我们要避免受到从南面来的包围威胁，那就应该和在梅尔沙隘道的时候一样，趁情况尚佳的机会，先把非摩托化的意大利步兵撤出危险地带。

英军只用了一些轻装的兵力，跟在隆美尔的背后追到了布拉特防线。蒙哥马利的计划是准备在1月15日，使用第三十军的兵力攻击这一条防线。

12月31日那天，我和巴斯蒂科元帅又开了一次会。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踟蹰之后，似乎已经决定不让军队在布拉特冒全军覆没的危险。不过他们还是希望二者可以兼得，并认为我应该在布拉特防线做最大限度的抵抗，一直到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才再向西撤退。他们说，一定要在黎波里塔尼亚至少再抵抗一个月。我马上回答说，我们在黎波里塔尼亚到底还能停留多久，应该由蒙哥马利来决定，而不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能做主的。

巴斯蒂科元帅问我：“是否已准备命令非摩托化部队先行撤退呢？”这当然也是一条出路，不过这会使我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之间发生更多的摩擦，毫无疑问，他们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把另外一份领袖的命令送到我手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我回答说要坚持要收到巴斯蒂科元帅的正式命令之后，才准许步兵师撤退，不过他们实际离开战场的时间，却应由我自己决定。

在一个军队里面，假使把找替罪羊变成习惯，那么一有错误，马上就会有一个“牺牲品”，这真是一个极坏的现象。通常这种行为只能表示最高统帅部的无能而已，并使下级完全丧失自做决定的勇气。在这种情形下，一般的结果是庸庸碌碌的人爬到高位，而真正有骨气、有魄力的人却永远不会出头。

从本质上来说，巴斯蒂科元帅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具有深厚的军事知识和相当高的道德标准。实际上，他对情况的认识并不比我差多少，但是不幸得很，他却代表着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随时强迫我接受意大利领袖的观点。这种情形也使他感到十分难堪。事实上，他反而常常帮我讲话，所以虽然我们的上级如此固执己见，由于他的暗中调处，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撤退总算是成功了。

在这个除夕夜里，我们怀着非常黯淡的心情坐在一辆卡车中，我们尽量不谈到军事问题，免得心里更难受。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当旧的一年过去，似乎情况也随之改善一点。所以我满怀新希望，来迎接这个新的1943年。至少是有一点好转的象征。

我祝你和曼弗雷德新年快乐。拜尔莱因、博宁（Bonin）和我，三个人无言地相对坐在我们那辆小型指挥车中，直到半夜才入睡。我们的心都寄托在遥远的家园.....

1943年1月1日

几天之后，巴斯蒂科元帅有命令来，准许意大利部队开始撤回泰尔胡奈—胡姆斯之线。但是还拖着一个尾巴，因为该命令要我们负责的在黎波里阵地的前面，阻止住英军的进展至少达六个星期。过去我早已说明固守这样的目标毫无意义。当然，我尽可能争取时间，但是我从不认为应该遵守一定的时限。我马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了巴斯蒂科，并请他转告意大利最高统帅部。

在1943年1月初的平静期中，我一直带着拜尔莱因在前线上东奔西走，目的是要利用这个空当，把未来可能的战场上的一切，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忙里偷闲地去到罗马时代的古城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的废墟中，做了一次观光式的巡礼。一位意大利籍教授为我们做向导，并用极流利的德语把一切事物都解释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却有一点心不在焉，当时我们脑海中所思考的还是蒙哥马利的行动。此外，过去几天紧张和失眠的生活，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来要债了。我的副官哈特德根中尉（Lt.von Hardtdegen）尤其好笑，他居然在两座女性石像之间睡着了。拜尔莱因还特地为他照了一张相，以资纪念。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这阵子没什么消息可讲。敌人还不想冒险进攻。我不知道他们还要拖多久。天气很冷，寒风刺骨。每天只有在中午太阳出现的时候，才稍有一点暖意。我收到鲁普克（von Luepke）的来信，他是一年前被俘的。他现在被拘留在南非，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个人向北逃走达四个月之久，最后却被一个祖鲁人（Zulu）交还到英国人的手里。

最近的邮件极少，也许已整批整批地沉到大海里面去了。我最近心境好了一点，也许现在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在这里再支持下去。

1943年1月5日

凯塞林和卡瓦莱罗昨天都在这里，不过现在他们连空头支票的谎言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尽量应付。这里的情况还是十分沉寂，我们的“朋友”实在太谨慎了。

1月7日

没有什么新消息。对方在部署上需要很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喘一口气。

你们的情况怎样？战地的邮政也大致和补给差不多，工作效率坏透了。曼弗雷德是否曾经收到我庆贺他生日的信件？他一直没有提到这件事。

1月8日

这个时候，英军向更远处运动，很明显他们仍然想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南面，英军轰炸机的活动也开始加强，夜以继日地攻击我们的补给设施。在1月1—8日之间，有30吨的弹药运到了前线，可是已经用去了50吨之多。在同一段时间内，我们用了1900吨燃料，但是到达的却只有800吨。

大约在1月10日的时候，英美联军向突尼斯加贝斯隘道（位于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半途中）发动攻击，情势开始变得十分尖锐化。这一作战可以把我方两个军团分成两截。卡瓦莱罗元帅问我能否调一个师到那边去。由于这个隘道是我们的生命线，于是我建议派第二十一装甲师去增援，其补给则由突尼斯方面供给。这个师在13日的上午开始向西进发。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现在又开始运动了。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心里多么焦急。

在这个失眠的长夜里，我心里只想念着你。

1943年1月13日

今天是拜尔莱因的生日，我们大家为他祝贺。他是非洲军的灵魂，我们有许多贡献都要感谢他。战况还是没什么变化。昨天这里发生了大沙暴，因此我们的行动不至于被敌人察觉。东线战场的情形似乎已略见好转，使人可以大为欣慰。不过我们这一方面的情形会如何演变，完全要看我们补给工作的努力。而我似乎不必把这一方面的真相告诉你。

从无线电的窃听中，我们知道敌人在1月15日即可以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我们早已发现在前进机场上，英军已经集中四五百架飞机，这个数字虽然比在阿拉曼会战时要少，但是毫无疑问要比德意两国所有的空军的飞机多了一倍以上，而且我们还没有重型轰炸机。在1月15日双方实力的对比大致如下：

英军（英军数字都是约数）		轴心国部队	
		德军	意军
战车	650	36	57
火炮	360	72	98
战防炮	550	111	66
装甲车	200	17	16

14日夜间，英军的炮兵推进到了最前线。15日天一亮，英军第七装甲师和新西兰的部队，就开始在南部地区发动攻势。他们首先使用140辆战车和100辆装甲汽车，向弗尔提罗师（Fortino）进攻，然后再直向第十五装甲师攻击。在那里他们被阻止住了。过了正午之后他们又继续进攻，于是接着发生了激烈的战车会战。英军的战车有33辆被击毁并留在战场上，我们却只损失了两辆。

现在英军在整个前线上的其他地区，也都开始发动了攻势，很明显，他们会使用一切力量继续进攻，而把主力集中在南面。我们的燃料和弹药，在这种会战中都不足以做坚守的打算，所以我只好命令向西退却。所有的部队趁黑夜的掩护开始运动。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它的速度会根据敌人的压力大小而决定。贝恩特又走了，预计明天可以回来。

在体力方面我倒还撑得住，但神经却紧张得受不了。

1943年1月15日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末日

第二天（1月16日），英军在后面紧紧跟着，不久即有一支拥有100辆各型战斗车辆的英军兵力，开始向第十五装甲师的30辆战车发动攻击。因为在南北两个侧翼上面，该师都没有掩护的兵力，所以其处境相当危险。

现在我们又开始感到缺乏燃料了，因为在运动中，消耗量也随之增加。一方面因为这个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我们决定不要在开阔的地区和敌人再纠缠下去，以免有脱身不得的危险。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已经苦战两天了。在南面侧翼上战况尤其艰苦。对于这个凶猛的攻击，如果还要我们做长时间的支撑，那么就只有坐待奇迹出现了。你知道，我对这次会战的结果，早已一清二楚，不过有许多人却不知道，一直到最近还对我们的情况抱着一种过分乐观的想法。在未来的作战中，我们只有鞠躬尽瘁，尽到我们国家所希望我们应该尽到的责任。

1943年1月17日

1月17日，在贝尼沃利德（Beni Uld）的附近展开了后卫战，英军第七装甲师的主力企图在那里对我们的部队做迂回切断，所以第九十轻装师只好且战且走。

这一条防线因为在南面侧翼门户洞开，所以无法坚守更长的时间，否则必然有损失相当数量兵力的危险。所以我命令在1月17日的夜间，全部开始向泰尔胡奈—胡姆斯之线撤退。为了确保意大利步兵的安全，我又下令：当摩托化部队到达泰尔胡奈—胡姆斯之线以后，马上向的黎波里防线撤退。

17日中午，我又向利比亚意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提出报告说，由于英军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想要扼守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的想法，也成为泡影了。我们推测：在1月20日左右，可以看见英军的大兵，进到的黎波里城下。

当意大利步兵开始向西撤走之后，英军的强大兵力随后追来，一直冲到我们的防线。意军的统帅部告诉我说，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是难以迂回的。同时，就其他方面来说，这个防线的防御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无论英军从南面和东南面进攻，他们都要经过沙碛崎岖的地形。事实上，假使我们能有比较充足的补给物资，一定可以把敌人阻止在这一道防线的前面达相当长的时间。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战事正在进行中，程度的激烈迄未减退。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地形良好的山地，希望能够支撑一阵子。不过双方众寡差得太远，却是无法补救的。贝恩特已经回来，他这一次旅行的机会很好，而且也很有益处，不过所得到的诺言能否兑现，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过去的情况已经够坏了，而更坏的也许还没到。贝恩特为我带来了元首的手谕，说他对我还是无比信任。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固然还是竭尽一切人事上的可能继续努力。但是能否成功，则非常没有把握，只好听天由命。

当前的局势变得非常严重（在东线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可能不久德国就要实行全面的总动员，任何人不管他的身份、财产和年龄，都一律要贡献他的劳力。你应该随时留心去寻找一个适合于你的工作。至于曼弗雷德，不久也要站在一个工具凳子的后面，或是坐在高射炮位的旁边。你当然知道，这已经是德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话写在这里，因为我希望你对于这些可能就要来临的一切能先有所了解。若是能够早一点明了这些道理，对未来的变化就比较容易适应。当然，敌人方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那样乐观，尤其是苏联方面。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把全体老百姓的最后一点点气力都压榨出来了。对于为什么他们最近能反败为胜，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1943年1月19日

1月19日，差不多有200辆英国战车，沿着通向泰尔胡奈的公路前进，想一鼓作气将我的部队冲垮。但是我们的炮兵集中火力加以抵抗，终于使他们损失惨重，暂时停止不前。

那一天上午，我把我的司令部设在泰尔胡奈西北高地上的一间农舍里面，从那里我们可以望见当英军车辆沿着泰尔胡奈通往盖尔扬（Garian）的公路前进时掀起的尘雾。几个钟头之后，我到达第十五装甲师所在的位置，发现英军正准备用一个装甲师的全部兵力向盖尔扬进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具有威胁性的行动，所以我立即用炮兵的全部实力来阻止它。不久就有调整态势之必要：第一六四师、伞兵旅和侦察部队现在都在右边展开，以防止英军向泰尔胡奈—卡斯特尔贝尼托（Castal Benito）公路的攻击。不久敌人的炮兵也调上了前线，开始向我们在泰尔胡奈附近的阵地猛轰，炮弹像雨点般落下。现在英军指挥官在作战的指导工作上，似乎要比过去具有更多的活力。

此时在北区方面，还没有什么重要的战斗发生，所以我们可以依照原定的计划，使留在胡姆斯地区以内的我军部队，分别完成摆脱战斗的工作。到了黄昏的时候，英军的意图就变得更明显了。他们是想一方面在胡姆斯和泰尔胡奈发动猛烈的攻击，以牵制住我军的兵力；同时在另一方面，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有好几千辆英军的车辆集中在南面。白天，德国的空军用尽全力阻止英军纵队在南面前进，但是却没有多大成就。到了黄昏的时候，英军的纵队已经到达距离盖尔扬差不多只有30英里的地方，并越过泰尔胡奈—盖尔扬公路，当这个坏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只好勉强决定放弃泰尔胡奈，以便空出相当数量的打击兵力，来阻止敌人在侧翼方面的深入行动。而在胡姆斯地区中的意大利部队，更有加速撤退之必要。

在1月19日的夜间，一切行动依照原定的计划执行，于是第二天的上午，我军的新部署大致如下：

（一）在黑夜之中，第九十轻装师接替了意大利步兵的位置，而以后卫的姿态扼守原阵地。

(二) 第一六四师防守泰尔胡奈以西的隘道，而伞兵旅则在它的后面做纵深的部署，以防止英军向公路上攻击。

(三) 第十五装甲师和鲁克侦察团，位于阿齐济耶 (Azizia) 的附近地区，准备从盖尔扬向北做掩护退却性质的攻击。

(四) 青年法西斯师和森陶罗战斗群位于索尔曼 (Sormam) 以南，以抵抗英军在更西方面的攻击。

那一天清晨的时候，我们听到从黎波里的方向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这是港口设备已经在爆破中的信号。一切重要的仓库也都全部被毁，现在我们更没有守住那个港口的希望了。

1月20日的清晨，卡瓦莱罗元帅有一个电报来，内容是把意大利领袖的一个命令照转给我。这个命令批评我决定把部队撤出泰尔胡奈—胡姆斯地区，而把他们部署在阿齐济耶—索尔曼地区之内以等候敌人大规模攻势的举动。他认为我这个行动实在是违背了他那个“坚守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三个星期”的命令。他认为当前的情况并没有那样严重，我们未免太张皇失措。他命令必须死守现有的阵地，否则马雷斯 (Mareth) 防线就不可能有充分设防的时间。此外，卡瓦莱罗也做了强有力的告诫，嘱咐我应该遵守领袖的命令，不得擅做主张。

当我们收到这种命令之后，真是感到啼笑皆非。任何一个阵地，若是已被突破或受到迂回，实际上也就变得毫无价值了。除非我们拥有一支机动兵力，可以把敌人迂回或突破的纵队迎头赶回去。即令有最优良的战略计划，若是在战术方面无法有效执行，那也无异于一纸空文。

我立即用无线电拍了一个回电给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但是当天下午，我又有一个机会，当着凯塞林元帅和巴斯蒂科元帅的面前，和卡瓦莱罗元帅面谈这个问题。我对他上午给我的那个电报，发表了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同时坚决地表示：我自始至终没有接受墨索里尼和卡瓦莱罗所给予我的时间限制。于是会谈的情形非常不愉快，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进一步要求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做一个明确肯定的决定：到底是准备在泰尔胡奈—胡姆斯地区和英国人决战，把我军全部都牺牲在那里；还是退到突尼斯去。我说：“你可以在黎波里再多守几天，把全部兵力都拼光；或者是保全实力，去保卫突尼斯。现在请下定决心。”正在会商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坏消息传来，英国的鱼雷艇又在黎波里以西的海面上，击沉了我们14艘运燃料驳船中的10艘。

第二天 (1月21日)，敌军开始在前线各点上同时展开攻击。一支强大的英军纵队通过了盖尔扬与泰尔胡奈之间的洼地——过去意大利人认为它是无法通过的，现在英国人却通过了——马上产生极大的威胁，足以切断泰尔胡奈以西的第一六四师的后卫阵地。我立即命令弗兰兹将军 (Gen. Frantz) 率领一个团去应付这一方面的英军攻击。

同时，在我们的右翼方面也是险象环生，所以我被迫下令，立即把

非摩托化的步兵撤出的黎波里防线，用车辆把他们运回到扎维耶（Zavia）地区去。卡瓦莱罗元帅此时以意大利领袖代表人的身份在前线上，但是他却故意逃避责任，不肯做一个明确的决定。当我问他是否应该死守的黎波里到底的时候，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一方面要保全军队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想争取时间。

很巧合，那一天的情形又印证了我在1月19日所做的判断完全正确。假使当时我不把摩托化部队撤回索尔曼—阿齐济耶地区，而遵照远在罗马的意大利领袖的意思，仍然留在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上，那么到了今天，整个军团连同它的全部步兵在内，一定会被敌人包围，从而遭到全歼的命运。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昨天没有写信给你，因为太忙了，从早到晚都没有空。我们在敌人重压之下，无法再支撑下去，所以罗马方面有很多人在说我们的闲话。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昨天一整天的发展即足以证明我所采取的行动路线完全正确。照现在这样困难的补给情形来看，我们还能拖多久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当然想好好打仗，而且尽量地撑持下去。但对于我们的同盟国，我已经有许多烦恼，这是我所不便说出的。他们今天的顽劣态度本是预料中的事情。我不相信他们还能和我们合作下去。民族性是永远不会变的。

1943年1月22日

向西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2日为止，到了这个时候，英军已有6000辆车到达了泰尔胡奈，预计在23日开始进攻。所以，必须下命令在一切设备都破坏完毕之后，立即撤出的黎波里。

这一行动是在敌人的重压下和战斗轰炸机不断的轰炸之中，于夜间完成的。我们在的黎波里差不多把所有的物资都抢运了出来，对军需人员而言，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海运只能担负7%，其余93%都是由公路运输走的。凡是我们所留下来的食物，都分给当地的平民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希望目前的转进工作顺利完成。这附近的乡村风景真是美到了极点，平时若能够在这里悠闲地旅行，那真是一种享受。不知道此生还有这个好日子没有？

1943年1月23日

1月23日的正午，英军开始指挥强大的兵力向的黎波里防线进攻，但被我军击败。我们的3万名意大利步兵现在都撤走了，以便去协助马雷斯防线的修筑工作。

英国的第八军团在阿拉曼发动了全面攻势之后，一直打了三个月，才进入的黎波里——一共前进了1400英里。

在的黎波里失陷之后，英国人也暂时停了下来，进行休息整补，并且把补给向前推进。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大福音，因为它至少提供给我们相当长的时间，把原先囤积在朱瓦（Zuava）地区中的物资运回后方。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昨天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我想你一定知道，在这种撤退中是多么辛苦。从早到晚，我脑海中一直在思考着，非常害怕在非洲的情形会恶化到底。我非常失望，甚至已经无法工作了。也许旁人能从这个危局中看见一线新希望，并有所作为。譬如说，凯塞林就是非常乐观的。也许他认为：为什么陆军不能够再多支持一些时间？他对我们部队的实力，尤其是意大利的单位，缺乏正确的估计，而对敌人的优势也一无所知。我现在正焦急地等候，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发生。我只能尽力撑下去。现在凯塞林已经是我的上司了。

1943年1月25日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当局、南欧德军总司令部和元首大本营都一致主张召回隆美尔。其理由是说他故意违背元首和领袖的命令，擅自放弃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隆美尔对这些攻击感到很难过。

1月26日，我们把军团司令部移到在本加尔丹（Ben Gardane）以西的地区——已经越过了突尼斯的边界。在路上，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边界之间尚未建筑完成的铁路线。假使我们在苏尔特防线上再守上三个月，那这条铁路线也许就可以通车了。意大利人在战前始终没有沿着北非的海岸修筑一条铁路，这对我们而言实在非常不利。当补给线长过几百英里以上时，大批的物资就只有利用铁路和海运才能够运输畅通。因为公路的运输要消耗大量的燃料，相当不经济。

1月26日的午夜，我接到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一个电报，说由于我的健康状况不佳，等到达马雷斯防线之后，立即解除我的指挥权，至于实际的日期则留待我自己决定。意大利准备另外成立一个意大利军团司令部，由梅斯将军（Gen.Messe）担任司令，他过去曾在苏联前线上担任意大利远征军军长。我也实在不想再恋战下去，继续为意大利统帅部做替罪羊。所以我立即回电给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要求他们马上把梅斯将军送到非洲来，以便立即成立他的司令部。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在几天之内，我就要把军团指挥权交给一个意大利人，其唯一的理由就是“我现在的健康情形不允许我再干下去”。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理由

——主要是面子问题。

以身体而论，我的确也不太好。剧烈的头痛、过度紧张的神经，尤其是循环器官方面的毛病，都使我无法休息。贺斯特尔教授开安眠药给我吃，并用一切方法来帮助我。我可能能有几个星期的休假来调养身体。不过局势如此紧张，要想真正休息也是不可能的。

1943年1月28日

1月26日，大约15点的时候，我动身去视察马雷斯防线，以便判断它的真正价值。这道防线位于突尼斯边界以内约80英里远，一端是海岸，另一端是迈特马泰山地（Matmata Hills）。防线由一些古老的法国要塞所构成，用近代战争的标准来看，并没有多大价值。而且在法国休战之后，这些要塞早已解除武装。所以在真正作战时，最多只有防御敌人炮火的作用，而真正的主力防御战仍要在野战工事和旧要塞之间的地区做决定。这条防线的南部是战车所真正不能越过的。中部有一个很深的洼地，对战车也有相当好的阻碍功能。在北部方面，有一个盐水的沼泽，但是其中多数地方车辆都能通得过。此外，这条防线的形势却坏到了极点：在防线的后面是一些高地，它们一方面挡住了守军的长距离炮兵观测；另一方面利于攻方居高临下观察。这些山地对我方而言，又都有分兵扼守之必要，于是我方兵力就更分散稀薄了。从战略方面来说，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采取这一条防线，虽然它比较难被迂回，但其实一无是处。

因为上述的弱点，我主张不如占领在杰里德盐沼和海岸之间的阿卡里特防线。这一道防线距离马雷斯防线约退后40英里，是真正无法迂回的，我们也因此能有效地利用非摩托化的步兵。我特别强调，我们的摩托化兵力实在不够强大，它一方面要守住艾哈马（El Hamma）的防线；另一方面又要守住加夫萨（Gafsa）的防线，甚至还要去支援马雷斯防线，那是不可能的事。以后，英国人竟真的实施了一个计划得十分周详的迂回运动，结果使马雷斯防线完全丧失了它的价值。尽管后来拜尔莱因面对着从三方面都有被敌人突破的危险，仍很巧妙地把他的机动兵力撤回阿卡里特，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失。不过假使我们能事先集中全力来建立加贝斯防线，则其结果岂不是更好吗？

隆美尔所指的并不是加贝斯镇本身，而是西面15英里处的险道——跨过它就是阿卡里特洼地。他有时称这一条防线作加贝斯防线，有时又称它为阿卡里特防线。

1月31日，巴斯蒂科元帅交出了他的指挥权，回意大利去了。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摩擦，但主要都是由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所颁发的命令而引起的。一般说来，我们还算是能够合作，他总是支持我的意见。尽管我们最高当局毛病多多，但由于他的帮助，我们还是全军安全撤回了马雷斯防线，躲过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不过，卡瓦莱罗元帅也同时被撤职，这未尝不是一个值得兴奋的好消息。像这样疲懒无能的人，早就应该让他滚蛋了。

英军从东面开始前进，我们预料英军第八军团马上就要倾全力来和我们决战了。

差不多正是这个时候，梅斯将军到达非洲。像其他从苏联回来的人员一样，他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相当乐观。我不想马上就把军团的指挥权交给他，等到我感觉情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再移交才比较安全。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没有什么新闻。这是下一次大战之前的沉寂阶段。似乎（据说）准备更换指挥官的计划是早已决定的。当然，意大利人曾经一再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1943年2月2日

在1月间，我们有一部分高射炮手曾经用奇袭的方式，消灭了一些在突尼斯境内活动的英军沙漠突袭纵队，并且俘获了他们的第一团团长斯特林中校（Lt.-Col.Stirling）。因为看守的疏忽，他被俘后又逃走了，他碰到了一些阿拉伯人，便劝诱他们把他送回英军战线，并答应给他们一些报酬。不过他出的价格太低，在做生意方面最讲究现实的阿拉伯人便把他送还给了我们，所要的代价却不过11磅茶叶。这实在太上算了，我们马上就成交了。于是英军丧失了一位最能干的沙漠突袭指挥官，这个纵队所给予我们的损失，要比其他同样实力的英军单位多得多。

1943年1月15日，第十五装甲师的后卫部队也撤入了马雷斯防线，从阿拉曼一直到突尼斯的大撤退，到此时算是完成了。部队的战斗精神依然完整如故，经过了许多次的挫败尚能如此，未尝不是一个奇迹。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并非真正被敌人打败，只是寡不敌众而已。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贺斯特尔博士昨天又来看我，力劝我马上开始治疗。不过，责任感使我不肯离开战场，只要我的双脚还能够站得住，我就还会苦撑下去。

1943年2月7日

我已经决定除非奉到命令，否则绝不放弃这个军团的指挥权，而不管我的健康情形多么坏。你一定懂得我的处世原则。罗马派来接替我的人，也只好请他再等等。

2月8日

到今天，我来非洲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以来，都是在不断的激烈苦战中，面对的敌人多半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今天，我想到我所指挥过的那些英勇的部队，他们忠于国家，尽了军人的职责，而对于我的领导尤其表现出无比的信心。我必须努力忠于我的职守，一方面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全体，不得不如此……今天我们的处境已经是风雨同舟，必须大家努力来解除我们周围的致命威胁，但补给的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希望我这永远不离开部队的决心，最后能获得上级的认可。你一定也懂得我的心情。作为一个军人，舍此无其他途径可循。

2月12日

从阿拉曼到马雷斯

在机械化的战争当中，即令是兵力较少的部队，只要能满足下面这些条件，那么一个指挥官必有相当的战术性机会可供使用。

（一）他的兵力一定要能保持完整的状况，并且保持他们的战斗力。

（二）在退却中，对于每一个新的集中地区，都应该储存着相当数量的燃料、弹药、粮食和其他可供补充的装备。

敌人前进得越远，则它的补给线就拉得越长，他为了确保自己在补给上的安全，在后方所留置的部队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在前进的时候，补给线越拉越长，而在后退的时候，补给线越缩越短。所以最后一定会有那一天，使退却的部队对敌人具有局部的优势。假使在这个时候，能够获得适当的燃料和弹药，那么在战术上一定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原本撤退的一方可以回转过头来，向前进中的敌人发动攻击，并把他们击毁——假定敌人蠢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作战的话。执行这种作战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最快的速度，使敌人无法调集他们的增援兵力。

基于这种原理，我们在阿拉曼会战中，不等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决定摆脱战斗。在这一次会战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在指挥方面都受到相当多的限制，因为在防线上有许多德意两国非摩托化部队的存在。在退却的时候，这种问题变得更伤脑筋。我们的摩托化部队曾经一再被迫停下来和英军缠斗，主要就是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意大利部队完成他们的撤退。

不料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遵从德国元首和意大利领袖的命令，我们在11月3日和4日这两天当中，被强迫去和敌人做不必要的苦战。事实上，这两天的战斗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命运，因为在这一战中，我们付出的代价差不多有200辆战车（包括意大利战车在内，相当于我们所剩余装甲兵力的全部），以及意大利部队的大部分。这一场战斗使我们在以后的撤退中，再没有能和敌人做机动性战斗的机会，因为整个军团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从此只好一路退到底。我们最多能做

到的，只不过是尽量向敌人多争取一点时间而已。这一个目标总算勉强达到了。无论是在哪里——不管是在梅尔沙隘道，在诺夫里亚，在布拉特，还是在的黎波里——蒙哥马利都没能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过要想用我们的摩托化兵力实行逆袭，事实上也不可能了。

这实在非常可惜，因为敌人的行动曾经一再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好机会，可是我们只能坐着干瞪眼，让这些机会自动地化为乌有。蒙哥马利是一个过度小心的人，他极力避免冒险，随时都在调集他的预备兵力。英军指挥官的反应速度通常都比较迟缓。在我们撤退的初期，他们的迂回纵队兵力每次都太微弱，假使我们当时有足够多的燃料，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不过，以后在布拉特和的黎波里，英军的指挥官却开始显现出真正的本领，他们终于克服了那种过分谨慎的习惯。他们在这个时候的作战表现出了无比的活力和信心，当时我们能够逃出虎口，实在需要很大的努力。

至于我这个军团的补给情况，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它可以勉强应付战局的需要。一般说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算得上是恪尽职了。从战术方面来说，退却的发展并没有被英国人的计划牵制，而是完全依照我们自己的计划。英国人想毁灭我这个军团，可是却并未能如愿以偿。我们的部队曾经克服了一切困难，他们每次都是抵抗到最后一回合为止。我们的部队值得赞美，因为在经常不断的撤退中，他们寝食俱废，过着十分紧张劳苦的生活，而他们的战斗精神始终和当初攻克托布鲁克时一样高昂。

我们的最高当局始终不肯承认现实，一开头就不肯相信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撤出是无可避免的。由于这个缘故，使我们平白地损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和物资。譬如说，对于布拉特防线和泰尔胡奈—胡姆斯防线的设防工作，到头来完全白费了。假使意大利的步兵能够一口气退到加贝斯防线，并且立即开始构筑工事；假使我们在利比亚所浪费掉的地雷留在加贝斯再使用，那么这许多的劳力和物资，其所能发挥的贡献将是多么巨大啊！

第十九章 在两条火线之间

当我们进入马雷斯防线之后，马上又可根据另外一种不同的战略原理来作战。因为我们占有“内线”的优势地位，可以集中摩托化兵力，向西对在突尼斯西部的英美联军发动一次攻击，甚至有可能强迫他们撤退。我们第一个意图是要击破敌军的集中地区，以免英美联军从加夫萨冲到海岸上，切断我方两个军团的联络。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我方的打击兵力马上赶回马雷斯防线，再对付蒙哥马利。我们主张在这次攻击发动之前，先放弃梅德宁（Medenine，在马雷斯以东20英里处）和本加尔多，以免英军直接压迫在我方的阵地上。

作为这个作战的序曲，第二十一装甲师（现在改由第五军团指挥，

其实力已经补充充足)在2月1日开始进攻费德隘道(Faid Pass,在加贝斯隘道的北面约80英里处)。其目的是占领该地,以此为起点,进攻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和斯贝特拉(Sbeitla)——两地距费德隘道的距离分别为15英里(西面)和35英里(西北面)。德军以迂回的方式进攻,俘获盟军约1000人。

对于突尼斯桥头阵地而言,其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军可以从加夫萨(在加贝斯隘道西北面70英里处)向加贝斯进攻,如果他们成功了,就可以把两个轴心军团一切两断。所以我们要先击破美军在突尼斯南部的集中地区。于是,第二十一装甲师再加上第十装甲师的单位,奉命攻击驻在西迪布济德和斯贝特拉地区的美军,其目的是尽量做深入的突破,以毁灭敌人的集中兵力。同时,由我这个军团组成一个战斗群,以消灭留在加夫萨的美军守兵。〔这次作战常被称为“卡塞林(Kasserine)之战”。〕

2月14日,第二十一装甲师从它在费德隘道前的桥头阵地向前推进,以包围的姿态向驻在西迪布济德地区的美军第二装甲师实行攻击。(其实是美军第一装甲师。德军的攻击对美军来说是一个奇袭,因为盟军指挥官没想到德军会向这里进攻。布雷德利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坦白承认这个判断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德军一方面从正面钉住敌人的部队,另外分兵两路:一个装甲兵团绕到北面地区,深入美军的侧翼方面;另一个装甲兵团则直趋西迪布济德,从后方向美军攻击。这样一来,遂使美军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接着就发生了一次猛烈的战车会战,我手下的战车兵都是沙漠中的百战健儿,结果把没有经验的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不久战场上就到处都是燃烧起火的美国战车:格兰特式和谢尔曼式都有。美军残部向西逃走。

在这一次成功之后,我请第五(装甲)军团——它是这次作战的主力——趁黑夜向前直追,把敌人逼得不敢停留,一口气把斯贝特拉拿下来。有了战术性的成功后,必须毫不留情地扩张战果。因为不花什么气力,就可以把一个溃败中的残敌完全歼灭掉。留到明天,他们可能又会恢复作战能力。

可是第二十一装甲师直到16日的夜里,才开始向正在退却中的美军实行追击。17日上午,该师才到达在斯贝特拉前方的位置。由于这个迟误,已经使美军有了部署防务的机会,现在他们开始坚守苦战。假使当时指挥第二十一装甲师作战的齐格勒中将(Lt.-Gen.Ziegler,第五军团的副司令),在西迪布济德获胜之后做主动的追击,那么他在斯贝特拉就不需要那样苦斗了。不过,黄昏时敌军的抵抗终被克服。在这几天内,美军第二装甲师一共损失了150辆战车(在艾森豪威尔总部的新闻记者也报道了同样的损失数字,亚历山大在报告中说,美军共损失86辆战车,轻型战车的损失不包括在内),兵员被俘的总数约为1600人。第二十一装甲师的损失却极轻微。

美军当时完全没有战斗经验,而且自上场的时候起,对德军就有一

种自卑情结，所以才会遭到这一场惨败。

第二十一装甲师在斯贝特拉获胜之后，美军在夜里自动撤出了加夫萨，我军就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加夫萨。

16日的上午，当我们沿着往加夫萨的公路驱车前进时，遇见了一长队的阿拉伯人，他们牵着牲口、背着各种东西，把放弃的房舍中能带走的东西都搜刮一空。他们发了财，感到很开心，就把小鸡和鸡蛋送给我们军人享用。由于美军未事先警告附近的居民就把他们储存在卫城内的弹药炸毁，使得30多栋房子倒塌。在废墟中找到30具阿拉伯人的尸体，失踪的约有80人之多。当地人民相当痛恨美国人，现在则很高兴地庆祝他们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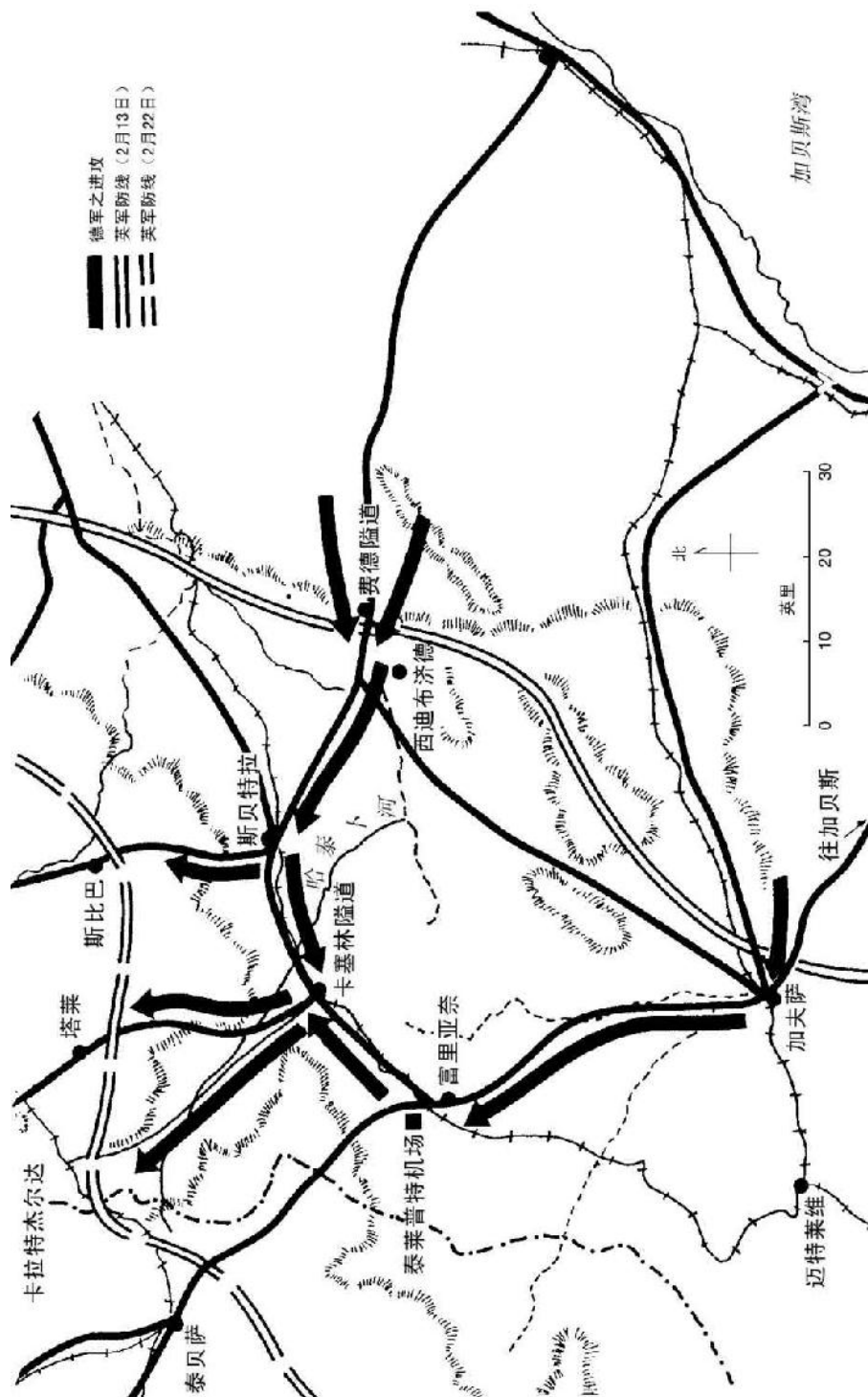
李本斯坦少将（Maj.-Gen.Liebenstein，曾任古德里安的参谋长）是第一六四轻装师的师长，奉命率领非洲军战斗群向富里亚奈（Feriana，在加夫萨西北面40英里处）进攻，2月17日克服美军的顽强抵抗，占领这个重要的中心。但守兵又纵火把他们的储藏物资烧毁了。从搜索部队方面传来的消息指出，甚至远到泰贝萨（Tebessa，在加夫萨西北80英里处），盟军都在焚毁他们的物资。德军一直挺进到泰莱普特（Thelepte）为止，那里的盟军被迫纵火烧毁了停在机场上的30架飞机。

美军似乎正向泰贝萨退却。他们的指挥已经十分混乱，证明将领毫无决断的能力。这是没有经验的人第一次面临困难时所常发生的情形。现在我军已经连获胜利达四天之久，我决心集中全部兵力，向泰贝萨做一次猛烈的突击，占领这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的补给和运输中心，并深入盟军的后方。以非洲战场的情况看来，对我而言，任何举动都是冒险，因为我的兵力总是处于劣势的地位，但是我从来不“赌博”，即令是在最果敢的作战中，我手里还是控制着足够的兵力，以便应付任何的意外。不过当时局演变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只好冒更大的险了。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的身体已经逐渐好转，可是不久指挥体系会有改变。不用说你也知道这对我是个严重打击。我希望在接受治疗后，能恢复往日的活力，让我又可以像从前一样拼命干。

1943年2月18日



假使盟军的指挥官知道把他的兵力集中在那个绵长的侧翼上，以切断我们的供给，使我方打击力量孤立，那么原定的作战计划就可能大受影响。但是那些完全照书本打仗的指挥官，对于对手行动的反应都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拜尔莱因将军附注：从此处可以看出隆美尔受李德·哈特“间接路线”理论的影响。）初学者的注意力通常不够周全，他们的决定难免受到心理上的压迫，不能专以军事上的利害为考虑的基础。

我深信：此时若能集中我方两个军团的摩托化兵力，一直冲到泰贝萨的后面去，一定可以迫使英美联军把他们的大部分兵力都撤回阿尔及利亚，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攻势准备大为延迟。这个攻击要成功，其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在一击之下把敌人完全解决掉，所以打击力量一定要够强大，能迅速压倒敌人的任何顽抗，一直突破到底。向北面的突击已经深入敌后达到足够的深度，足以遏止敌人调集他们的预备队来守住那些隘道，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只要在道路上能够守住一些隘道和具有战略性的要点，我就很满足了，因为这样已经可以阻挡敌人对我方侧翼的攻击。不过，敌人的主力和我方打击兵力的正面竞赛究竟孰胜孰负，现在还是一个疑问。

可是阿尼姆上将（第五装甲军团司令）还未认清这种作战的可能性，也许他存有私心，希望把第十装甲师保留在他的辖区之内。所以他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实际上，他对真正的情况一无所知，也没有和西方敌人作战的经验，完全不知道敌人的强弱优劣。于是，我把我的意见报告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南欧总司令部。拜尔莱因也说服了赛德曼（Gen.Seidemann）将军，使他认清了这次作战的可能性。因为凯塞林（南欧总司令）和意大利当局都太乐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地批准我这个计划。事实上，墨索里尼的确需要一次胜利来重振他的威名。

黄昏的时候，凯塞林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已转报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我们十分焦急地坐等他们的最后决定。午夜时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意大利人素来是不着急的。于是我们再发出一个电报，说明必须赶快决定，否则时间耽搁太久，成功将无希望。

最后，到了2月19日凌晨1时30分时，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才有命令来，准许进行这个作战，但是却加了一个极重要的修正——主张不向泰贝萨进攻，而采取由塔莱（Thala）到卡夫（Lekef）的路线（这样就使原定向西北进攻的路线改为正北，即紧跟在盟军阵线的后方）。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短视，其结果足以使整个计划付诸东流，从这一线进攻，距离正面实在太近，必定会一头碰上敌人的强大预备队。可现在已没有时间来做空洞的辩论，否则这种作战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

我马上命令非洲军战斗群立即向卡塞林西北面的卡塞林隘道（在斯贝特拉西面20英里、富里亚奈东面20英里处）进发。第二十一装甲师奉命向邻近的谷地进攻，以达斯比巴（Sbiba，在斯贝特拉北面25英里处）。第十装甲师的各单位跟在后面推进到斯贝特拉，根据今后的情况

发展，再决定是否增援在斯比巴的第二十一装甲师，或在卡塞林的非洲军战斗群。

这个时候，盟军方面已经把他们在突尼斯所有可动用的兵力，开往西南面增援受威胁的战线。此时保护他们南面侧翼的兵力相当微弱。

也就是说，德军进攻的方向是朝北攻击盟军紧接前线的后方地区，而不是像隆美尔原先计划的，向西北面深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隆美尔的记载说明他是受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这一点实在很有趣：因为丘吉尔在他的大战回忆录第四卷里面，曾经提到他以为这个向北的行动是隆美尔自己选择的。当这个危机发生时，指挥盟军作战的亚历山大将军也认为隆美尔必定会采取向北面的路线，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所以他曾经命令安德逊将军（Gen. Anderson）“集中全部装甲兵力保护塔莱地区”。亚历山大认为隆美尔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战术性胜利”——但向泰贝萨的进攻似乎是战略意味重于战术意味。

当非洲军战斗群的兵力正在卡塞林周围开始部署的时候，第三侦察营直向隘道冲击，但为敌人击败。接着，梅登（Meuton）装甲步兵团又开始攻击，虽然最初获得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是他们的方法错了。这些部队已经习惯在沙漠中作战，而现在他们碰到的地形却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在隘道的两侧，山地高达5000英尺左右，美军居高临下实行固守。很不幸，梅登的攻击只限在谷地之内，可能是低估了美国人。假使他能将山地和谷地两种战术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一定会先占领两侧的山地，消灭敌人的炮兵观测所，并深入敌人的后方。

2月19日大约13点的时候，我驱车前往非洲军的司令部，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并命令布罗维斯将军率领一支战斗群，去向卡塞林隘道实行迂回的攻击。然后我又赶往第二十一装甲师方面，该师最初也是进展不大，但是现在已经顺利前进了。这时，我还无法决定让第十装甲师去增援哪一方面。

不过没多久，第二十一装甲师就停在了斯比巴的前面。在连续不断的大雨之后，道路情况已经坏到了不堪使用的程度，他们误入了敌人的厚密雷阵，那里正好有敌人的坚强设防（守军为英国第一近卫旅）。

经过了猛烈的战斗后，德军越过第一道地雷障碍线，但再也无法再进一步。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知道在谷地中做正面的攻击，而不知道从山地中绕道进攻。

这种恶劣的天气虽使我们在行动上阻碍重重，但其实对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无法使用他们强大的空军，否则在这个低深的谷地中，我军一定会蒙受极大的损失。

此刻在我们的两个攻击点上，都面临我所害怕的现象。敌军已经有机会把预备队调到山地阵地的上方——那是很难加以仰攻的，同时他们也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增援。假使我们向泰贝萨进攻，

可能在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之前，即已深入相当长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却很早就和敌人碰上了。

我相信盟军在卡塞林的实力比在斯比巴时更弱，于是我决定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卡塞林地区，并且调集第十装甲师的兵力参战。

2月20日上午7时，我又驱车前往非洲军的司令部。在卡塞林，我遇到了第十装甲师师长布罗赫将军（Gen.von Broich）。他只带了该师的一半兵力前来，因为阿尼姆太自私，硬是截了一半兵力下来。该师的机车营已经在运动中，我在半路上曾遇见他们。

美军将山地上的炮兵和迫击炮的阵地布置得很好，所以梅登的一切攻击都为其火力所阻止住了。现在第十装甲师的机车营也开始投入战斗。可是一整个上午，我们都不曾看到和听见该营的消息。于是我询问布罗赫师长，为什么会迟误这么久，他说他已经另外派了一个单位去参加攻击的任务，并想把这个机车营保留起来，供将来追击之用。而另外一个单位还正在运动的途中。这样一来，又糟蹋了不少的宝贵时间。我当时十分愤怒，立即命令这些指挥官尽量接近第一线，好让他们多了解一下当前的情况。我命令机车营立即开上前线，因为美军的实力正一小时一小时地加强，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中午之后，这个攻击发展成为激烈的肉搏战，我们的多管火箭炮第一次在非洲战场上使用，证明它是一种很有效的武器。

最后，大约17点的时候，这个隘道终于落入我们手里。美军这一次打得很好，梅登这一团的损失相当惨重。在黄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隘道的那一面，又有一支敌人的装甲部队出现。他们停留在一个侧谷里面，已集中部分兵力，很明显有向卡塞林地区增援的意图。我马上命令调一个战车团到隘道那面去。这支兵力（第八战车团）迅速挺进，并在哈泰卜河（Hatab）上很快重新架好了桥梁，使敌人全面受到奇袭。于是敌人被迫背山作战，不久即为我方能征惯战的老兵们所完全歼灭。这场肉搏战是在最短的射程之内进行的，敌人纷纷放弃他们的战车和车辆，徒步翻过山岭逃命。我们一共俘获了20余辆战车和30辆装甲人员载运车，其中多数后面都还拖了一门75毫米的战防炮。美军的装备实在是太好了，在组织方面，我们大有向他们学习之必要。其中一个特别惊人的现象就是他们对车辆和零件标准化的严格要求。

我们预料敌人明天会实施逆袭，所以我决定把非洲军和第十装甲师的兵力，都控制在卡塞林的附近，以便应付敌人的任何行动。

不过到了20日的夜间，我军又开始从卡塞林向北沿至塔莱的公路前进，然后向西朝泰贝萨前进。敌人已经撤退了。

第二天（2月21日），我驱车经卡塞林隘道去视察我们击毁的美军战车。一大长列的装甲人员载运车，正经过隘道向后方行驶，其中一部分还装满了美军的俘虏。

敌人的计划现在似乎是要在新的阵地上实行迟滞作战，并且改取守势。基于这个假定，我决定立即向他们的后方实行压迫。大约中午的时候，第十装甲师向卡拉特杰尔达（Kalaet Jerda）进攻，在那里他们切断了公路和铁路交通。非洲军奉命击败在艾哈门拉（El Hamra）的敌人，并占领通向泰贝萨公路上的隘口。第二十一装甲师则守住原有战线。把兵力分布在几个危险点上，我希望能够借此引诱敌人，使他们的兵力分散得比我们更厉害。此时，第五军团也应在他们的地区之内发动正面的攻击，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使他们无法分兵向南线增援。

到了13点，第十装甲师在向塔莱的行动中，已经跨过了一大步（在卡塞林北面35英里处）。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和拜尔莱因一同到第十装甲师方面去视察。这个师的进度还是不够快，我不断地催促他们快走，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和敌人的预备队做长距离竞走的比赛。为了要对当前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一直赶到最先头侦察单位的位置，来做实地观察。我发现他们正卧倒在一个仙人掌的种植园内——在一个阿拉伯人村落的旁边。敌人的猛烈炮火正在向这个村落中射击，一切都混乱到了极点。所有的动物，无论是鸟和兽，都纷纷四散奔逃。有些母鸡留下了一些鸡蛋，拜尔莱因还顺手把它们捡了起来。我们非找掩蔽物不可，拜尔莱因在仙人掌的下面爬行着，手里还拿着他那些珍贵的“战利品”。我们并没有受到伤害，同时那几个鸡蛋也都安然无恙。

然后我们走到大约500码以外的小山上面，从那里可以观察我军攻击的发展情形。我们的前方有17辆被击毁的英国战车——它们是Mk.VI式，我们不免感到相当奇怪，为什么他们从北面会来得这样快。更令我们不解的是，它们都已经装上一门75毫米火炮。

隆美尔的这个观察是错误的。英国的Mk.VI式战车，是一种非常快速的战车，当它们在1941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只装有两磅炮，口径约为40毫米。后来在1942年又改装6磅炮（57毫米）。它从来不曾用过75毫米口径的火炮。不过改装供直接火力支援用的“十字军”式战车——并非Mk.VI型——都装有3英寸口径的榴弹炮，约相当于76毫米。隆美尔看见的也许就是这种战车。

我方的炮兵不久也加入战斗，再过一会儿，我们所在的位置受到了战车火力的威胁，势必又要移转到新的位置。在路上我们看见一些英军的尸体，躺在被击毁的战防炮的旁边。阿拉伯人已经把死尸劫掠一遍，连他们的衣服都剥光了。幸亏他们并没有碰到我们，否则我一定要惩罚他们的这种行为。

大约19点的时候，第十装甲师冲入塔莱。

在这次作战开始之前，我曾经要求阿尼姆把19辆虎式战车借给我们使用，这是第五军团独家拥有的。假使我们在塔莱有这种战车，那么我们一定可以透进去。可惜阿尼姆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说所有的虎式战车都正在修理，事后我发现他是在说谎。他想保留这一份“家当”以供自

己攻击之用。

2月21日的下午，当我从第十装甲师方面回去的时候，可以看见在非洲军进攻的方向上，正展开激烈的炮战。照情况看来，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果然等我回到总部之后，已经有报告等着我，证实我的印象并没有错：在最初获得少许成功后，由于敌人的抵抗更趋顽强之故，该师的进展终于受挫下来了。很不幸他们只停留在谷底，而没有同时向两侧的山地进攻，以便从侧面迂回攻击敌人。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生同样的错误了。

第二天（2月22日）上午，我又驱车前往塔莱，在那里我发现敌人的兵力又已经增强了，遂不得不决定停止这次的攻击。

到了13点左右，我遇到了凯塞林元帅，他正带着魏斯特伐和赛德曼两人，到我的总部来视察。我们商量之后，大家一致同意此时若再向卡夫进攻，实无成功的希望，于是决定逐步停止这一次的攻击。

因此，第十装甲师和非洲军的各个部队，都奉命在黑夜里撤回卡塞林，他们在隘道的西北面占领阵地。第二十一装甲师（东面的一段）此时仍然留在斯比巴，不过也奉命在道路上布雷，并准备撤退。

凯塞林问我是否愿意出任集团军的总司令。很明显，由于卡塞林攻势的成就，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了，尽管我还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但他们觉得还属可用之材。不过我已经考虑过几个月，而且更知道元首的本意是让阿尼姆上将出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于是我毅然拒绝。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在空军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之下做事，让他们来干涉我的战术行动。凯塞林元帅本人固然有很多长处，可是他完全不了解非洲战场的战术和作战问题，他看任何东西都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我们这次小胜美国人，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认为前途无限光明，更严重低估了美国人的战斗力。诚然，美军的作战能力赶不上久经战阵的英国第八军团，但是他们也有其他的长处足以抵补他们缺乏经验的弱点。他们的装备太好了，数量又充足，同时他们在战术性的指挥体系上也比英军有弹性。事实上，他们所拥有的战防武器和装甲车辆数量实在太多了，使我们瞻望未来的机动战斗时，感到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美军对防御战术的执行也是一流的，在第一次震惊过后，他们很快就恢复了活力，集中预备队守住隘口和要点，以阻止我军的前进。不过，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来得这样快，所以我坚信这一次若以泰贝萨为攻击目标，我们将可以尽量向北深入，不至于马上遭遇敌人的强烈抵抗。

2月23日，我方的最后部队也都已经撤回了卡塞林隘道的后面。恶劣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那天中午起，美国的空军开始像斧劈一样，在富里亚奈、卡塞林地区中实行不断的攻击，其规模与密集的程度足以与上次阿拉曼会战时相比拟。当我军通过谷底撤退时，美军各种飞机纷纷用炮火和炸弹实行猛烈的炸射。侦察机也指导炮兵，向有价值的目标猛轰。在15分钟之内，专就卡塞林的上空而言，就发现了104架敌机。这

个空中攻击一直到夜幕低垂的时候才停止，充分表现出盟军空中打击力量的强大和可怕。

这样就结束了所谓斯贝特拉—卡塞林之战。它的开端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德国的装甲部队把美国“菜鸟”打得七零八落，若是能扩张这个最初战果，一直攻入敌后，那么盟军整个突尼斯战线就可能已经总崩溃了。但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命令我们把打击兵力用在不相干的地方，而且还正对盟军的预备队。由于美军在卡塞林隘道的顽强抵抗和第五军团的一再迟误，使我们未能以奇袭的姿态，一口气突入敌人的心脏地区。结果才使敌人有时间组织他们后方的防务，并把预备兵力调集到危险地区来。而且某些德军的指挥官实在太缺乏领导能力，以及第五装甲军团故意按兵不动，都足以使我们的攻击很早就受挫。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一直到今天我才有空写信。尽管战斗如此激烈，我的体力还是勉强支撑住了。很可惜的是，我们并没能守住已经获得的土地。

1943年2月23日

“非洲集团军”的成立

2月23日的傍晚，我们接到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说为了适应目前的紧急需要，在突尼斯的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所以决定成立一个非洲集团军总司令部，由我担任总司令（共辖两个军团，东边的非洲装甲军团——后来改称意大利第一军团；以及西边的第五装甲军团）。我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百感交集，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应该感到快慰，因为我对部属的命运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量。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实在不愿意同时伺候三个不同的老板——元首大本营、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德国的空军。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的官阶算是又升了一级，结果也交出了我那个军团的指挥权。拜尔莱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这是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我颇为怀疑。我的身体勉强可以支撑，虽然最近几天实在非常吃力。

从东线战场方面传来的公报比过去要好一点。在那样恶劣的局势之后，似乎已经显现一线新希望。

1943年2月24日

2月24日，我和第五军团的作战处处长举行会商，讨论他们的作战计划。阿尼姆正在计划做一次迂回式的攻击，以击毁已经集中在梅德杰兹艾巴布（Mediez el Bab）附近的敌军——在突尼斯以西40英里处。我同意他们这个计划，但是反对他们在作战完成之后，又撤出这个平原，

而重新回到攻击起点的地方。这个地区是在攻击突尼斯时，摩托化部队的一个理想集中地，所以对我方防线而言，正是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傍晚的时候，我在空军司令部里遇到了魏斯特伐上校。他代表凯塞林元帅问我能否在卡塞林的后卫阵地再多守数日，以便第五军团向巴杰（Beja）进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杰这个地名以及第五军团的全部计划。我不敢表示同意，因为他们的兵力太少，所定的目标实在太高。

很不幸的是，此时已经不可能把第十装甲师留在卡塞林，因为他们早就在撤退了。预计在以后几天内，敌人一定会对该师现在的位置实施包围攻击，该师要想杀出重围，必然会受到重大的损失。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向来缺乏一种现实感，他们从来没对当前的军事情况做出过合理判断。他们的计划不是以目前情况中的真正可能性为基础，而是以幻想中的希望来当作思想的根源。虽然罗马当局自认为非常高明，有资格修改在突尼斯前线指挥官的一切战术性决定，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第五军团对巴杰的攻击应该和我们对塔莱的攻击相配合。当时若果真能如此，则两方面作战都可能有更大的成功希望。

2月26日，第五装甲军团开始发动他们的攻势。这次攻击对敌人来说，几乎又是一次完全的奇袭，所以他们很轻松地获得了突破的机会。可是不久敌军就发动了一个猛烈的反攻。在风雨中进攻当然很困难，但对攻击者而言，最大的弱点就是很难将重兵器运到前线。

这次攻击一连持续了好几天。我方只获得了一些并不重要的成果，而损失远比敌军大。事实上，一切都不过是浪费精力而已。最使我感到愤怒的，就是看到那些虎式战车也投入了战斗，这是我们在非洲仅有的宝贝。当时阿尼姆不肯借给我用，现在却用在低湿的沼泽谷地中，使它们的最大优点——重炮的长射程——完全丧失了作用。结果这些重型战车不是陷在泥潭里面，就是被敌人击毁了。一共有19辆虎式战车参加战斗，却损失了15辆之多。当其他战车开入这个狭窄的谷地时，结果也差不多，大部分都给英军击毁了。我马上命令第五军团赶紧停止这个毫无意义的行动。不幸的是，在我离开了非洲之后，他们仍继续进攻，一切的条件都还是和这一次一样。于是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冲锋，完全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旧观。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对东线方面传来的好消息 ⁴⁶ 感到十分愉快。整个来说，一切似乎都有一点好转。假使我们在这里也能够打一个大胜仗的话，那该多好呀！我不分昼夜地思考寻找一条“出路”。不幸的是，现在这里不具有可以获胜的条件。一切的结果都依赖在补给上面——几年以来莫不如是。

我的体力勉强可以维持得住。心脏、神经的问题和风湿病带来不少麻烦。不过我决定只要能够忍受，就勉强支撑下去。

贝恩特上尉致隆美尔夫人的信件：

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2月初，您丈夫的体力严重透支，心理压力甚巨，健康情况已变得很差了，所以贺斯特尔教授认为他至少应该请假八个星期，及时治疗。元首的准假令由南欧德军总司令部送来，指定最早的日期为2月20日。

有一个足以影响您丈夫健康条件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无法解决的指挥权纠纷问题。意大利人已经把他的继任人选送来，但是绝口不提及召回他的话。他们正在等他自请病假。可是他却决定自己绝对不称病请假。关于这一点，我十分同意。他是属于他部下的，假使他自己决定离去的时间，而又假定在他去后几天内就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那么别人会指控他缺乏先见之明，太早离开。

他看到人家对他表示嫉妒，所以决定退后一步，让旁人去指挥。可是当作战成功之后，对于战果的扩张并没有能够尽如他的想法，于是不免又跃跃欲试。接着他向上级建议，终于又取得了指挥权。这又是一次机动性的作战。那一天夜晚，他要了一瓶香槟酒，说他此刻的感觉好像是和一匹老战马听到战鼓的声音时差不多。在以后几天内，他的体力大有进步，似乎已经完全恢复了。贺斯特尔教授检查之后，也觉得好多了，并不反对他继续作战，认为过几个星期再去治疗也不迟。

我立即把这些话忠实地向元首和南欧总司令报告——虽然元帅本人可能不知道。正在大获全胜之际，我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当局决定组成一个“非洲集团军”，两个军团都受他指挥。这进一步表示了元首和领袖对他保持高度的信任。我向他道贺说：即令是在退却之后，他还是享有完全的信任，我希望这些话可以提高他的信心。可是他的想法却与我相反。

在他休完病假之后，是否会再回到非洲，可能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假使我们在非洲战场还是继续取着攻势的姿态，那么我相信他还是回来的。假使不是这样，元帅一向被元首认为是他手下头号善攻的猛将，也有可能调往其他地区，去负责大型的攻势作战。当然，目前由于他的责任更重，所以会感到吃力。不过工作也使他获得了必要的刺激，所以他的身体反而好转。他可以完全放心地依赖他的僚属——因为没有一个人对他不是忠心耿耿的。

前几天，当他驾车从部队身边经过的时候，士兵们对他的欢呼非常动人。有一次正在攻击中，他去一个新到的师那边，这个师是他过去不曾指挥过的。他一直跑到了最前线，和侦察兵一起卧倒在泥地上面。他的老部下也许司空见惯，可是对这些人而言，真是前所未见。更没有哪一个指挥官可以获得部下这样的尊敬和爱戴。

在塞默灵的房子已经取消了租约。但是我相信他在3月的下半月或是月底，仍然会回家一趟。他那时可能会带一个小型的幕僚群回国——可能是两个军官和六个士兵——以便撰述他的战争报告。

我希望这一封信能够使您更明了实际的情形。

敬祝健康，希特勒万岁！

你的忠仆贝恩特

1943年2月26日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已经经过一个非常艰苦的阶段，将来可能会更艰苦。我希望我的体力能够撑过这个难关。我的神经仍十分紧张。我只希望能够拥有我所需要的物资，但是补给的情形依旧困难。

1943年3月1日

我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我的治疗工作，似乎还是很难决定。一时还无法离开这里。

3月2日

我现在还是可以掌握这个集团军，不过烦恼仍然不少。希孟德曾经写过一封很客气的信给我。元首对我更是感到忧烦。但是目前我无法离开。我必须再拖一段时间。此刻对别的职务我毫不关心。差不多每一件事我都要请示罗马当局，可是全部的责任还都是由我一个人负。这是我最难忍受的。我常感觉到我的神经会炸裂。感觉上好像是在深渊旁边的险路上行走一样，若是错了一步，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外面已经是春天，到处都是花树、草场和太阳。对所有的人而言，世界似乎是太美丽了，因为这一切使他们感到愉快和满足。

3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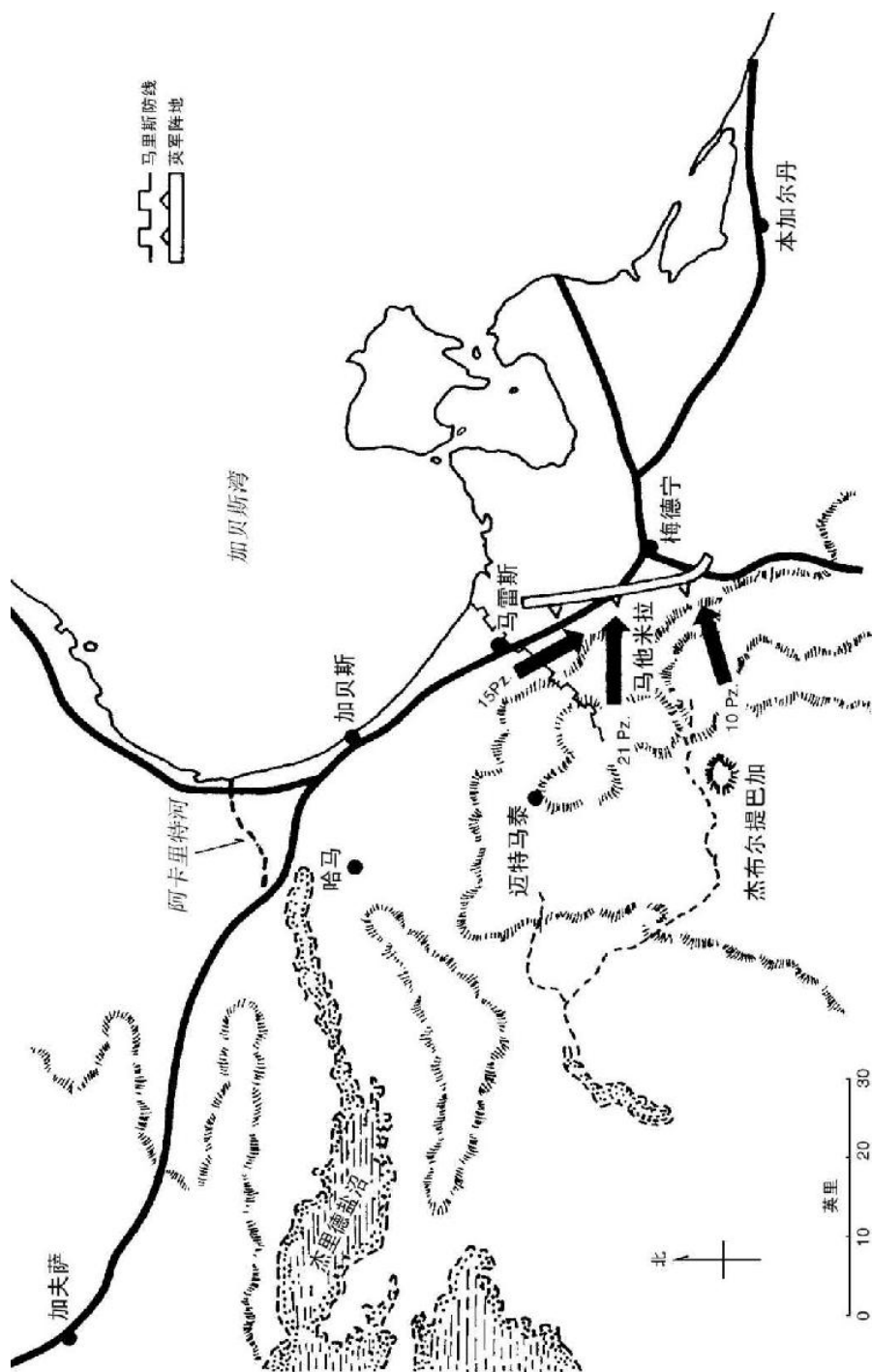
我希望高斯在今晚可以到这里。他现在要重回参谋长的旧职。在情况许可之下，当我请病假回国的时候，阿尼姆将代理我的位置。不过，我不知道何时可以动身。我们正面临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

3月4日

在我奉到上级的命令，去执行一个勇敢的新的作战之前，愿意先向你和孩子表示我最高的爱意。

3月5日

早在2月23日，我就接到命令，执行我所建议的攻击计划，准备向在梅德宁的英军阵地进攻。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作战，假使这一次无法达到突破到英军第八军团的集中地区的目标，以阻止英军的攻势，那我们在非洲的军队也就此完结了。在这一点上已没有任何幻想可言。



18 梅德宁之战

在不久之前的2月20日，蒙哥马利已经开始攻击第十五装甲师后卫线的南面，以图减轻德军对西部突尼斯防线的压力。在一整天之内，我

的部下和有绝对优势的英国装甲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该师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利用它所仅有的20辆战车，一再地实行逆袭，才算是勉强没有被敌人切断退路。这个师在这番英勇作战之后，就趁黑夜撤到马雷斯防线的前哨阵地后面去了，从而让英军在我们预定时间之前就开入了我们准备和他们一战的地区。所以在时间上，我们已经吃了亏。

由于第五军团攻击的结果，使得第十和第二十一装甲师开入马雷斯防线的又延迟了几天，让蒙哥马利有更充分的时间建立新近获得地区的防务。

蒙哥马利也有充分的时间去增强他在梅德宁的兵力。到了2月26日，他已调集第五十一师的全部兵力来增援第七装甲师。到了3月6日，当隆美尔最后发动攻势时，蒙哥马利已经调集了新西兰师、第二〇一近卫旅和另外两个装甲旅。他的防御部署在3月4日的黄昏即已完成。除了400辆战车以外，在全部阵地中他还有500门以上的战防炮。所以在这个时候，隆美尔想保持优势打击力量的机会，实已完全消失。

第八军团的参谋长甘冈将军（Gen.de Guingand）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有过下述的记载：“蒙哥马利曾经坦白地向我说，因为协助第一军团（西方的盟军部队）的作战，现在也已经使他本人步调大乱。所以我们要马上努力工作，以准备迎击敌人的新攻击……到了3月5日，我们准备就绪，隆美尔已经丧失了他的机会，我们又可以放心地呼吸了。”

向梅德宁的英军第八军团进攻，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不仅因为蒙哥马利的部队具有极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这里的地形限制也极大，战术上简直没有什么选择的可能性——除非舍得消耗极大量的汽油。无论从哪一点进攻，都少有不被敌人发现的机会。

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英军也许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完成全部防务的部署。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决定攻击呢？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只有两条可以选择的路线——不是坐等英军来攻击我们自己的防线，就是先下手为强地去攻击英军的集中地区。若是坐等，势必会一败涂地，所以当然不如冒险一试。

关于如何执行攻击的方法，在各位将领之间曾经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我们采取了梅斯将军的建议：把一个装甲师展开在道路上，另外一个放在杰布尔提巴加（Jebel Tebaga）的后面，另有一个师是准备摆在山地的那一面。

有些幕僚建议暂时不进攻，等到下一个满月日再说。这个建议我无法接受，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敌人绝对已经准备妥善了。

这许多的延迟又使攻击一再延期，最后终于定在3月6日。3月5日，我移驻到图坚（Toujane，马雷斯防线的最南端，距离海岸线20英里处）南面第七一五号高地上的前进指挥所里，开始和攻击部队的各个指挥官举行商谈。这个高地上的视界非常好，可以一直看到梅德宁后面很

远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天上布满了密云，整个战场都笼罩在大雾中。像敲钉锤一样，炮兵在6点钟开始轰击。多管迫击炮的炮弹轰穿了雾幕，一直落入下面的谷地。这个时候，第十装甲师开始经哈罗（Halloui）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敌人的干涉。

攻击开始的时候非常顺利，可是不久就碰上了设在地中的英军坚固阵地，这个阵地有地雷和战防炮的保护。我军一再向前猛扑，可是毫无成就。我方的俯冲轰炸机也参加了作战，但马上遭到高射炮火的猛烈阻击，其浓密的程度前所未有。因为在第七一五号高地已经看不见什么东西，我亲自赶往前线，不久我就发现这个攻击已经失败了，局势也已经无可挽救。大约在17点钟的时候，我命令停止攻击，并命令各部队守住已经占领的地区，修理受损的车辆。黄昏的时候，我又只好决定整个放弃这次作战。

英军的指挥官在兵力集中方面做得非常好，对于作战前的准备，其速度更是惊人。其实，这次攻势的发动已经迟了一个星期。由于英军早已有了准备，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其中包括40辆战车全毁。

蒙哥马利的报告说，在战场上—共遗留下52辆德军战车。英军战车毫无损失，而且只是一个战车连参加了战斗。

正和阿兰哈法之战为阿拉曼的胜利铺路一样，梅德宁之战也正是为蒙哥马利对马雷斯防线的攻击，奠定了一个胜利的基础。甘冈曾说过一句值得深思的话：“这是在研究蒙哥马利战役时最有趣味的一点。在每一次伟大攻势的胜利之前，都先有一次守势的胜利为前奏曲。”

我们心知肚明，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无力干涉蒙哥马利的攻势准备。我们所有的人对前途都已开始绝望了。现在英军第八军团的攻击已经迫在眉睫，而我们却要面临这一个危机。我们这个集团军若再留在非洲不走，其结果无异于自寻死路。

非洲的末日

2月终了的时候，我已经命令两位军团司令——阿尼姆将军和梅斯将军，对于目前在突尼斯的情况，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个人的报告都认为目前本集团军所处的地位是无法持久的。我对于他们的报告，又加了下面一段按语：“目前，这两个军团在突尼斯所守住的防线大约长达400英里，其重点有二：一在突尼斯西面和西北面的地区中；一在马雷斯防线上，夹在山与海之间。这一条防线差不多有350英里长，只有极薄弱的守军，由于我们缺乏部队，所以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防守。在第五装甲军团方面，大部分正面都是山地，但即令是山地，敌人的步兵还是有办法通过，并可以绕到后面去攻击隘道上的守军。在两个军团之间，在杰里德盐沼的两侧，都有一个大缺口。在干燥的季节中，这个地区极适合敌人摩托化部队的作战。”

我又计算了敌军的兵力，把美英法联军的人数总加起来，我们这个集团军此时所面对的敌军，其实力为：战车1600辆、战防炮1100门、火炮850门、战斗部队约为21万人。

我认为盟军方面必然会采取正确的作战路线，用他们所有的兵力，从两面同时向这个桥头阵地实行夹击。我们的防线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攻击，我们的步兵阵地很快就会被透过。不需多久，所有的作战预备队都会用光。

于是我做了下述的结论：

“一个长达400英里的防线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能守得住的。所以必须缩短到100英里左右。我建议可能的新防线应是这样的：

“第五军团的正面到达杰布尔曼索尔（Jebel Mansour）为止，从那里越过山地到达昂菲达维尔（Enfidaville）。若能迫使敌人走出梅德杰兹艾巴布和布阿拉代（Bou Arada）地区，让他们爬过山地西面来，那实在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不过这个建议当然要放弃一大部分突尼斯的土地，其中还包括一些飞机场。同时也使东西两面的敌人获得陆上的联络。不过，缩短战线总是有利的，它可以比现在守得更久。假使现在的长防线被击溃，意大利第一军团就会丧失补给的供应，于是两个军团就会一个又一个地被敌人击破。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兵力的缺乏，连缩短阵线也都不可能了。换言之，非洲桥头堡也就丢定了。”

然后又讨论到补给问题：若是想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对抗敌人的大规模攻势，那么我们每个月的船运量一定要增到14万吨。以过去的经验看，这个数字是绝对无法达到的。

我的报告在结论上是这样说的：“鉴于目前严重的局势，我要求对突尼斯的战争长期计划，应有早做决定之必要。我们估计到了下一个满月的时候，敌人会发动他们的攻势。”

关于我这个建议的回音来得非常慢，经过我一再催促之后，我终于从凯塞林方面听到了：元首对我的判断表示不同意。在回批上面，他附了一个双方兵力的比较表，上面只有团队的数量，至于双方部队摩托化的程度以及人员和装备的情形一字不提。当然，从这个比较表上面看来，我方的兵力“似乎”并不比敌方弱。

一点都不错，以我们现有的兵力，若能使其适当的摩托化，并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充分的补给，那么防守这一块土地，当然并不会感到困难。可是事实上，我们早已丧失了机动性，所以只好完全采取阵地战的方式，把我们仅有的少数摩托化兵力，保留专供抢险之用——当敌人在防线上实行突入之后，就用它们实行逆袭。

很明显，我们的最高当局因为看到最近的船运数字日有增加，就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前途颇为乐观。补给量比过去固然大有增加：1月

为4.6万吨，其中包括着50辆战车、2000辆其他的车辆和200门大炮。在2月间又增加到5.3万吨，其中包括50辆战车、1300辆其他的车辆和120门火炮。不过他们应该记住英美联军的武器，现在比过去更进步了，他们拥有大量的火炮和战防炮，而且获得的物资要比过去多出了好几倍。

我有一肚子的心事。3月7日那一天，驱车回贝尼宰勒坦（Beni Zelten），在那里和齐格勒将军、拜尔莱因上校一同告假回欧洲。拜尔莱因现在已被指定为梅斯将军的参谋长；我相信他一定会补救当前的情况，同时监督意军不至于出大乱子。那天上午，我最后决定直接再飞往元首大本营。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尽我的力量使最高当局更清楚地了解实际的作战情形。而更重要的是，设法救出我的这些部下，以免他们陷于火坑。我马上请阿尼姆上将来代理我的职务，可是却发现，他和范尔斯特将军已经奉召准备飞回罗马。当时我很愤怒，马上用电话向凯塞林提出抗议，他立即取消了这次约会。第二天我把指挥权交给阿尼姆，在3月9日启程赴罗马。

到了罗马之后，我先到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意大利陆军的安布罗西奥（Gen. Ambrosio）总司令会谈。我不久就认清了意大利人并不希望我再回非洲去，而想要元首命令我请病假。这与我的原意大相违背，因为我希望上级能够采纳我的意见，然后我再回到非洲，尽量苦撑下去。

于是我和安布罗西奥将军、魏斯特伐上校一同去谒见意大利的领袖，和他长谈了25分钟。我很简单也很坦白地，把当前的情况和我的意见一一解释给墨索里尼听。但他似乎不清楚现状，而且强辩说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最感到焦急的是假使突尼斯沦陷了，那么意大利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多大的打击。他说准备再派一个师到突尼斯去，我很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宁可先使现有的几个师获得较好的装备，使他们真正能够去打仗。意大利领袖说得一口流利的德国话，在所有的谈话中都非常有礼貌，不过话却越来越刻薄了。后来我听贝恩特告诉我，领袖本来准备把意大利的金质军功勋章授予我。不过由于我的“失败主义者”的态度使他很不愉快，所以才临时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话虽如此，他还是很客气地感谢我在非洲战役中的成就，并表示对我仍有无比的信心。

说实在的，我很敬佩这位领袖。他和多数的意大利人一样，很像个伟大的演员。尽管他演戏的“功夫”很好，可是本性绝不是一个古罗马人。虽然他具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在实施具有野心的计划时未免太依赖他的直觉。现在这位领袖眼看着美梦就要毁灭了，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所以他已没有勇气来收拾这个残局。也许我的话说得太使他难堪了，那是因为我恨这种虚伪的乐观主义，才忍不住要发作的。

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听说帝国大元帅戈林恰好也在罗马，于是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一谈，他叫我坐他的专车一同去元首大本营。戈林似乎很想和我一同到元首大本营里去。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我不愿意

在向元首报告时有戈林在座，因为他一定会加上许多乐观的意见，那些话实在是太好听了。

3月10日下午，我到达设在苏联某处的元首大本营。在同一天的晚间，希特勒请我喝茶，以便和他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十分灰心和不安。他说一个人在失败之后，常常会只看到事情的黑暗面，这样很容易引到一个错误而危险的结论。他很不耐烦地听我的见解，他认为，一言以蔽之，我的想法都是代表失败主义者的。我特别强调说明：“非洲军”若能在意大利加以再装备，就可以让他们守卫我们南欧的侧翼。我甚至愿意向他保证说——这是我平常所最不愿意说的话——假使这些部队交给我指挥，那么我有把握击败敌人在南欧的登陆。但这都是废话。希特勒命令我请一个相当长的病假，把身体休养好，然后再去指挥对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作战。（卡萨布兰卡位于大西洋的海岸上，希特勒想从这里反攻回去，把在非洲的全部盟军都赶到海里去。这可以证明他完全是自我陶醉。）照他看来，在突尼斯是绝不会出毛病的。同时他更反对缩短防线，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来，就更无采取攻势的机会了。我又要求让我再指挥集团军几个星期，也遭到他的拒绝。不过他承认似乎应该从马雷斯防线撤到加贝斯，然后建立加贝斯防线。

戈林第二天也回到了元首大本营，又带来了莫名其妙的乐观气氛。元首把带有宝剑和钻石的橡叶勋章授予我，但是其他的一切还是不变。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救出我的部下，可是结果仍一无所成。我飞回我的家，然后再转往塞默灵开始我的治疗。

曼弗雷德附注：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勋章制度如下：第一级是“铁十字”勋章，又分一、二两等，通常一等勋章专门颁给军官；再上一级是“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一共约有3000人获颁；再向上是“骑士级铁十字”勋章，获颁的大约有1500—3000人；再来是骑士级勋章加授橡叶，大约有250—300人；更高一级就在橡叶上加挂宝剑，共有80—100人（德军里常戏称这些徽章是“甘蓝菜”和“刀叉”），最高一级则在勋章上再加挂钻石，获奖的大约只有30人。

没多久，盟军开始发动攻势了。

虽然最初元首曾经命令部队撤回到阿卡里特阵地，但是这个命令不久又收回了。很明显，凯塞林又飞往元首大本营，报告了一大套乐观的好消息，这些话对希特勒来说，当然非常中听。主张死守马雷斯防线的人就是他，由于他和意大利统帅部的固执昏庸，才使我们的军队陷入了绝境。当凯塞林后来和阿尼姆会谈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把加贝斯阵地和马雷斯防线合在一起，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且说这也是元首本人的见解。由此可知他一点都不了解实际的问题。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以我们当时的兵力，根本无法分兵数处作战——一方面在马雷斯与英军对抗，一方面又要在艾哈马和英军作战。同时美军又在向加贝斯的后方进攻。假使盟军在我军防线以西，冲到了海岸边，那么马雷斯防线的一切

设备对我们就毫无用处了。这时再撤往阿卡里特也都太迟了。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我的判断没错。

关于我被召回这件事，元首大本营有一个命令，要求各方保密。因为我的威望还可以用来吓唬人。但是，因为战略情况已经坏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令是拿破仑再世也不会有办法。乐观的心理是没有用的，甚至拼老命也不中用。部队要射击和运动，就得先有军火和燃料。但是这两种补给品始终盼而不至。

正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蒙哥马利把他的第十装甲军，绕过迈特马泰山地，然后“投掷”在“马纳尔里尼地区”之上。〔这个夹在杰里德盐沼和迈特马泰山之间的地区，恰好掩护着轴心国部队的东西侧翼。这个地区是由马纳尔里尼将军（Gen.Mannerini）指挥的意大利部队担负防守的责任。〕同时从北面向马雷斯防线进攻，美军也从加夫萨以大约一个装甲师的兵力向前进攻。战略上他们配合得很好，我们很难应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军官们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由于拜尔莱因在梅斯将军的幕僚群中，使我可以略为放心。

尽管敌人的攻势来得很厉害，我军还是能从马雷斯防线撤回到阿卡里特洼地，并且保持着相当好的战斗力。不过部队已经没有时间部署新的防线，蒙哥马利很快就深深地透入了我们的防线，结果使阿卡里特也失去了它的价值。此时意大利部队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意大利第一军团的炮兵——德意两国部队都有——在马雷斯防线已经损失了一大部分，对于战局完全不发生作用了。此时，第十装甲师曾经阻止住美军突破到加贝斯防线的后面去，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现在意大利第一军团的残部和第十装甲师，一同退往昂菲达维尔之线。当我尚在非洲的时候，即已构筑这一条防线，以后在阿尼姆手上也曾继续修下去。尽管我们吃了一次大败仗，可是艾森豪威尔仍未达到他的主要作战目标——把意大利第一军团和第五装甲军团之间的联络完全切断，他的左翼兵力不够强大，反把大量的兵力投掷在北面，恰好撞在我方坚固阵地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他应该先把重点放在突尼斯西南边，以图切断轴心国两个军团间的联络，接着和蒙哥马利实行夹击，以歼灭意大利第一军团。然后再回过头来击毁第五装甲军团。至于照他们现在的办法，向北面的山地进攻，实在是毫无意义可言。

我方现在防守昂菲达维尔防线的兵力非常薄弱。意大利第一军团的步兵和炮兵大部分都不适合作战。他们的摩托化兵力也早已在南部开阔地上消耗完了。对非洲的补给实际上已经断绝，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末日就要到了——除了我们的最高当局以外。我从医院里向最高当局上了一个紧急报告，请求赶紧把部队撤出非洲，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于是我又要求把那些最重要而无法递补的人员撤出，例如高斯、拜尔莱因、布罗维斯等人，但还是没有下文。最后由于阿尼姆特地把高斯派往意大利去参加会议，才使他脱离了陷阱。拜尔莱因因为害病，也先回了意大利。只有布罗维斯将军不幸落入敌手。

5月6日，盟军开始向梅德杰兹艾巴布发动最后的一击，在炮兵和空军的掩护下，他们在我方的防线上做了一个深入的突破，结果使第十五装甲师几乎全部被歼。整个防线崩溃了，没有武器也没有弹药，一切都完了。这个军团投降了！

这个坏消息果然震撼了元首大本营。这对他们而言，真是晴天霹雳。这似乎很难解释，除非你能够明白当前方部队正在拼死苦战的时候，最高层人员为何还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戈林尤其忙于利用他的势力压倒陆军，他的所谓“空军野战师”就是一个开端。他很想找一个机会使空军风光一下。他认为北非是一个理想的战场，在这里可以获得一个轻松的胜利。因为他对军事方面完全外行，才会觉得很简单。

对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戈林也难辞其咎。据说元首当时曾经决定命令第六军团向西面突围逃出，可是戈林却向他说：“说真的，元首先生。你是不是越来越脆弱了？我们可以利用空中补给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

当我听到所有我的旧部都已经走入盟军的战俘营时，真是痛彻心肺。当第一个盟军士兵的脚踏上意大利的领土时，墨索里尼就完蛋了，他“重建罗马大帝国”的梦想从此化为乌有。

第四部 意大利

第二十章 1943年的意大利 47

那是1943年的3月中旬。我站在维也纳新城郊外的大飞机场，等候我的父亲。因为我们已经接到无线电，说他从元首大本营回家了。终于，一架双引擎的海因克尔（Heinkel）轰炸机在灰色的跑道上着陆了，机身是绿斑斑的颜色。机身下面的舱门打开，父亲慢慢地从铝质的扶梯上走下来。

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说：“元首不让我再回非洲了。集团军总司令由阿尼姆继任。”

过了一两天之后，父亲由母亲陪同进医院继续他的治疗——由于阿拉曼会战时他匆匆飞回非洲，上次的治疗并未完成。我留在家里，以免影响学校的课业，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坐火车去探望我的双亲。当时我只有14岁，无法将我父亲那时说的话完整并正确地记录下来。不过其中有某些片段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譬如，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他已经失宠了，暂时不能再指望获得任何重要的职位。那时和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几乎完全中断，除了报纸和无线电以外，得不到其他的信息。他整天的工作就是埋头撰写他的非洲战役回忆录。

当马雷斯防线和阿卡里特阵地正发生激战的时候，父亲十分紧张，他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那间大书房是医院特别为他而设的。他早就预料到非洲战争的结果。他对最高统帅部的批评总是非常激烈，甚至对希特勒也不例外。当时我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团员，听到他这些言论之后，内心十分矛盾。当德意两国的军队正集中起来准备开入盟军战俘营前不久，父亲突然接到大本营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立即向元首报到。从那一天起，我父亲的军旅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他有从比较近的距离，来观察希特勒是如何领导政治和军事上的事务。这些经验使得他完全背弃了纳粹。

可惜的是从1943年5月10日起，一直到他奉命视察大西洋长城 48 为止，这一段时间，他没有做过完整连续的记录。唯一存留的文件就只有私人信件和简短的日记——日期是从5月9日到9月6日，其中包括许多会议的速记记录。除了这些资料，还要再加上我和我母亲的记忆，才拼凑出下述的记载。

1943年5月10日那一天，所有的战线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第六军团，总数32万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被歼灭。23万人战死，

其余9万人做了苏联人的俘虏。在突尼斯的13万德军也蒙受同样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于5月10日的下午在滕珀尔霍夫（Tempelhof）机场（在柏林市西南部）着陆。他马上被送往元首大本营，并在那里见到了希特勒。这时候的希特勒脸色灰白，神经失常，他的信心很明显也发生了动摇。

事后父亲告诉我们，元首向他说：“我早该听你的话，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突尼斯不久就要完蛋了。”

几天之内，报纸和广播都宣布了非洲集团军投降的消息。此后在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德国军队仍被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希特勒驱策去做无意义的牺牲，所以我父亲对他的旧部能够被关进西方国家的战俘营中，反而觉得颇为安慰。不过，当突尼斯投降之后，从他写回来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有多激动。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今晚，和蔡茨勒参谋长共进晚餐。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次愉快的谈话。我们的观点几乎一致。

我听说英国人对阿尼姆很有礼貌。所以我希望布罗维斯、赛德尔、贝克以及其他一切勇敢的孩子，所遭遇到的命运尚可忍受……

1943年5月15日

……高斯今天要来。我非常快乐，我们旧幕僚中的许多军官不久可能都会和我们聚在一起，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这里的孤寂生活以及突尼斯最后阶段的噩耗，在我的神经上留下了一个可怕的创痕。不过，这已经过去了。

5月18日

昨天平安而迅速地到达此地。（依照德国的保密规定，隆美尔不会说明是什么地方。不过从其他的方面可以证实这封信是在东普鲁士拉森堡写的，那是当时希特勒大本营的所在地。）高斯也来了。现在我们要安定下来开始工作。我相信一定可以闯过这些难关。现在我感觉比较愉快，因为又有事可做了。这可以使我忘掉过去的许多旧伤痛。

我们短时间在一起的相聚是如此甜蜜。你应尽量设法让曼弗雷德多留在家。一想到这个刚刚14岁半的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入军营了，这事真使我感到不习惯。对你而言，这种分别当然更是难受……

5月24日

当我父亲写着“我相信一定可以闯过这些难关”的时候，他所指的应该是整个战局，因为当时他并没有特殊的任务。不过我们不要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认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希望。他所想的是：德国人民在军事上可能还有力量强迫敌人和他们签订一个可以忍受的和约。

父亲曾经向希特勒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不久就发现自己和这位最高领袖的想法完全不同。在1943年当中，他和希特勒曾经有过两次谈话，使他印象深刻。事后他把这两段谈话讲述给我和母亲听。第一次的情形是这样的：当时希特勒非常不放心意大利的情形，似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他和希特勒首先谈到英美两国在物资方面的强度，两人谈了很久，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希特勒提出他对战局的意见。

他指出特别公报（刊布胜利消息）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每个月损失30艘潜艇的数字，还有继续升高的趋势。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在东线和意大利的情况也都不乐观。当然，由于从1943年起，德国实行了劳动人力总动员，生产的武器和弹药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他反问道：“即令如此，我们能够赶得上全世界的产量吗？”

我父亲说话的时候，希特勒一直是低垂着眼皮静听。突然他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了，他说他也认清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过西方国家绝不会与他谈——现在所有西方当政的人都没有这个资格。而那些准备与他谈的人，在今天又都没有权力。他本来不想和西方国家作战。不过既然西方国家硬要挑起这场战争，那么就让他们打到底好了。

母亲曾经告诉我说，之后我父亲曾经表示过，希特勒在1943年就知道战争是非败不可的。

可是情况越是不利，希特勒觉得一切的批评都是冲他一个人来，所以就更不肯放手，而硬要自欺欺人地认为胜利还是有希望的。

当防线崩溃之后，盟军的轰炸机也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德国城市的上空飞过。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走火入魔”了，他的心里充满了不正常的仇恨。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这种病态心理还潜伏着。而在这几个月当中，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父亲曾经告诉母亲说，在1943年7月底的某个黄昏，他又曾两次和希特勒讨论到结束战争的问题。这一次的谈话更使他感到骇异。

希特勒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的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

父亲事后说：“有时你会感觉到他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我父亲是在欧洲旧有的军官传统中长大的，他当然坚守绝对服从的

原则。从他在1943年圣诞节写给我的一封信，就可以看出这种基本态度。

亲爱的曼弗雷德：

.....再过两个星期，你就要离开家庭，入伍参加空军辅助队的工作，开始另一种新生活了.....你应该学习准确地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要多加辩论。常常会有一些命令是你所不愿服从的，常常有些命令是你无法了解的，但你应该毫无疑问地服从它。因为上级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把命令解释给他的部下听.....

1943年12月25日

不过，我父亲现在也慢慢认清了，即令是对一个高级的指挥官而言，服从也还是有限度的。一方面是希特勒的命令，这个人不惜把整个德意志民族一同拉着跳进灭亡的火坑中去。另一方面却是德国的8000万人民，他们是为生存而战，并非自寻毁灭而战。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我父亲感觉到应该有所决定了。

常常有人问我们，到底我父亲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阻止希特勒想和普鲁士民族同归于尽的计划的。这可以从他在1943年12月间和我的一次谈话里找到一点线索。我对这次谈话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与我个人的私事特别有关系。

那个时候，德国各地正在推行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鼓励青年们不要投入陆军而加入党卫军。大家都知道党卫军的装备比正规陆军好，制服也更漂亮。有一天我也决定要加入党卫军，于是我告诉父亲，希望取得他的同意。他的反应非常强烈。他说：“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你应该加入那个我曾经服务三十年以上的军种。”

照平常的惯例，我父亲是很开明的，对这一类的事情，他一向给我很大的自主权，于是我和他展开辩论，可是这一次他却严厉禁止我再往下说。他说无论如何，他不愿意我受到“那个人”的指挥，因为据他所知，他是个实行集体屠杀的刽子手。

我问：“你是说希姆莱吗？”

他说：“是的。”他命令我对这一件事要绝对保密。这场战争已经每况愈下，他曾经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像希姆莱这些人，准备不择手段地把德国人民后面的桥梁烧断，以便同归于尽。我相信当时他还不敢确定希特勒是否知道这些事，因为当时的元首大本营还没有人提及这种集体屠杀的事件。假使不是在1944年年初，他获得更多的情报，证实了这些罪行的存在，并且知道其范围之广泛，也许他还不会下定决心背叛希特勒。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信仰就已经完全幻灭了。过去他是崇拜他的，现在则不惜与他为敌。

但是这些政治上的发展还没有成熟之前，意大利方面的军事情况却早已显现极度的严重性。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他本人虽然不是负责人，可是他却清楚地观察到这些情形的演变。

7月9日的夜间，盟军的登陆部队开始向西西里岛发动攻击。意大利在这个岛上虽然差不多拥有30万人的兵力和1500门火炮，但却丝毫没有做任何激烈的抵抗。自始至终，所有的仗都是留在那里的两个师的德军打的。这时，德国陆军与空军之间为了指挥权的老问题，又展开激烈的暗斗。从我父亲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盟军登陆的时间是7月10日的凌晨。他们是蒙哥马利的英军第八军团和巴顿的美军第七军团，以宽广正面在东南海岸上实行登陆。意大利防守海岸线的部队马上就瓦解了，于是防守的责任完全落在那两个当作预备队的德国师身上。他们一方面顽强地抵抗，一方面向西西里东北角的墨西拿海峡（Messina）撤退。德军又匆匆地调了两个师到西西里岛，以这四个师的兵力和盟军不断地苦斗，盟军到了8月17日才把这个岛完全肃清。可是盟军登陆的成功和他们对意大利本土的威胁，使得意大利的人民都更希望马上获得和平，推翻墨索里尼的统治。

1943年7月15日

.....晚间参加元首的情况汇报。胡贝将军（Gen.Hube）奉令指挥西西里的作战。

1943年7月16日

.....中午，情况汇报。戈林主张任命斯塔赫尔将军（Gen.Stahel）为总司令，来代替胡贝将军。我主张仍由胡贝负责指挥，并建议派拜尔莱因将军为他的参谋长。元首表示同意。苏军在布良斯克（Briansk）的突破已经被封锁住了。打电话给拜尔莱因，但没有接通。

晚间，参加元首的情况汇报。胡贝奉命改取攻势。

1943年7月18日

正午往见元首。克卢格元帅也在座。苏军在整个东线上都发动了攻势。现在攻势虽被阻止住了，但是我们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抽不出来。我听说有人劝告元首，不要让我去意大利担任总司令，因为我和意大利人的感情不佳。我相信这又是空军方面进了谗言，被派往意大利的计划又告吹。元首可能要 and 意大利领袖会晤。

虽然我父亲曾经设法使胡贝将军获得对西西里德军的指挥权。可是空军方面也设法阻止他获得意大利境内德军总司令的职务——原定的计划是如此的。

但不久后，在西班牙的海岸边上，发现了一个英国传令官的尸体，

那是飞机失事后被海水冲上岸的。在尸体上发现了一份文件，证明盟军有准备侵入希腊的企图。（这是英国情报人员耍的一套把戏，居然骗过了德国人。）希特勒当即决定任命我父亲做东南欧的总司令，指挥这个战区中德意两国的兵力。但是24小时之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希特勒收回了成命。在日记上面，关于这件事也多少有一点记录可以引述：

1943年7月23日

.....与元首做了一次长谈。我奉命把希腊的详细情形向他提出报告——在那里的部队，除了意大利第十一军团以外，就只有德军一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和三个步兵师。

1943年7月25日

11点钟到达萨洛尼卡（Salonika）。天气酷热。

17点钟和勒尔上将（Col.-Gen.Lohr）举行会谈。勒尔表示一切情况取决于补给问题。照我看必须再加紧努力，才能使希腊变成一个可用的堡垒。明天拟先飞往各地视察，然后再接手指挥权，以便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形。高斯将军对这里的情况也不表示乐观。

21点30分，瓦里蒙特将军（Gen.Warlimont，三军统帅部作战处副处长）有电话来，说意大利第十一军团已经决定交给我指挥。我希望把所有的德军抽出来组成一个军，由我直接指挥。照原定的计划，他们是由意大利人指挥的。可是，到了23点15分，三军统帅部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把一切的定案都推翻了。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已被监视。我被召回元首大本营。意大利的情况变得模糊不明。

从这些日记看来，意大利的政变对希特勒而言，是一个完全的意外。在元首大本营里面，充满紧张过度的气氛。情况还是非常模糊，每一个人都在等候新消息。我父亲又奉命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集结部队，准备必要时开进意大利境内。他的日记上很可以表现出这种气氛。

1943年7月26日

12点回到了拉森堡。直接到元首大本营报到，参加元首的情况汇报。所有党政军的要人都出席了。其中包括着海军大元帅邓尼茨（Marshal Donitz）、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警卫军总司令希姆莱、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Dr.Goebbels）等等。克卢格元帅首先报告东线方面的情况。苏军在奥廖尔（Orel）的突破还没有肃清。同时美军已经占领西西里岛的西南部，并且突破了德军的防线。

意大利的情况还是混乱不明。关于墨索里尼被推翻的详细情形，还没有人搞得清楚。巴多格里奥元帅（Marshal Badoglio）根据意大利国王的命令，继任了政府的阁揆。尽管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都已经发表了宣言，可是我们却预料意大利不久将退出战争。或者至少英军即将

在意大利北部登陆。

会后，与元首共进晚餐。意大利的内阁阁员法里拉西（Farrinaci）来到这里，他是从罗马逃出来的。在罗马已经有暴动的事情发生，人民攻击法西斯党员的生命和财产。不过除了小型的冲突以外，德意两国之间尚未有不幸事件发生。法里拉西告诉我们，在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内，意大利必然会提出休战的建议，于是英军会在热那亚（Genoa）和来航（Leghorn）等地登陆。我们和自己的部队还没有失去联络。

我希望马上被派往意大利。

晚间，与古德里安会谈。

1943年7月27日

参加元首的情况汇报。魏克斯元帅（Field Marshal von Weichs）奉命接管希腊的指挥权。尽管有两个意大利的军团驻扎在那里，而且很可能将变成叛徒，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还不能马上开入意大利。不过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负责监督德国军队的集中。

1943年7月28日

我正准备进入意大利——不过目前，还是不准我越过1938年的原有国界……关于意大利的情形，已经有一些新的消息传出来了，即墨索里尼召开的法西斯最高会议宣布反对墨索里尼的行动。在以后的讨论中，投票表决时，反对墨索里尼的有18票，拥护的8票，缺席的2票。于是墨索里尼准备往见意大利国王，亲自报告这件事，可是中途被一些官员拘禁，开始受“保护”。接着巴多格里奥奉命组织新阁。据说在新的内阁之下，已经发动了一个全面搜捕法西斯党的运动。

16点45分的时候，法尔斯坦将军（Gen. Feuerstein）和席格尔上校（Col. Sigel）也来参加会议了。法尔斯坦是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地区危机发生的时候，他要负责使布伦纳隘道（Brenner）不至于被封锁。

第二天（7月29日），父亲和法尔斯坦将军——一个黑色八字须的大汉，据说是一个一流的山地战专家——以及霍弗尔（Hofer）〔他是蒂罗尔（Tyrol）的纳粹党负责人〕举行了一个会谈。关于这次会谈，存有一个速记记录，足以表示当时德军统帅部所关心的基本战术问题。

霍弗尔：这就是我要求你所应该做的事。今天你可以走过布伦纳，安然进入意大利。可是到了明天，也许就非要经过战斗不可了。假使有战斗发生，意军势必实施爆破，那么火车至少有六个月不能通车。

法尔斯坦：党代表的目的是希望马上动手入侵意大利？

霍弗尔：是的，意大利人整条铁路线上都有爆破的准备。所以我主

张不管兵力多少，都要赶紧过去。

隆美尔：三军统帅部反对这种决定。

霍弗尔：除非你马上准备开进意大利，否则就不要把一切的兵力陈列在边界上面。意大利人一定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假使我们准备干涉，动作要快。现在正是时候，再过几天也许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意大利人会把铁路炸断，并据守一切工事。至于今天，他们还只是防守第二、三线……他们对阿尔卑斯山区的设防早有准备。

隆美尔：这我都明白。今天总比明天重要。但是我们必须等候。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霍弗尔：元帅，我绝不是信口开河。我求你现在就动手，否则将来会很困难。

隆美尔：我必须等候元首的命令。

霍弗尔离去之后，隆美尔私下对法尔斯坦一个人说：“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我认为丘吉尔一定已拒绝了意大利政府的要求，所以他们势必拖下去。但是意大利内部的情形却还是会逼得他们非求和不可。”

像下面一封信中说明的，当时父亲对意大利新政府的真正意图也不了解。不过他猜到了巴多格里奥的目的是想单独投降。他害怕的是意大利人突然采取行动，再加上盟军伞兵的援助，会把这个隘道先占领住，一直守到整个意大利半岛都为盟军占领时为止。为了避免这种事件发生，7月30日那一天，父亲命令法尔斯坦将军率部越过布伦纳，占领那些要害地区。不过他本人，依照希特勒私人的命令，还是不准进入意大利的境内。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率领我的总部人员，在慕尼黑逗留了好几天。这些工作似乎要比东南欧方面合我的胃口。不过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自从墨索里尼被推翻之后，意大利人的心理似乎不难猜度。他们很想跨到那边去，并携带着全部的财产，一点都不损失。不过事实上是否那样容易，却又是一个疑问。在东线方面，苏军的攻势似乎已经慢慢减弱了，奥廖尔地区附近是一个例外，那里的战斗还是十分激烈。

1943年7月29日

我一时尚不能离开，可能短时间内无法回家。因为新工作已经开始，部队出发了。因为某种原因，还是不准我进入意大利，甚至不得越过旧有的1938年边界。这是件很不愉快的事，可我必须忍受。不过无论如何，凯塞林迟早要退出意大利舞台。

过去几天的情形特别紧张，尽管意大利人提出了抗议，我们还是设法把一个加强师运过国界。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够各安本分，帮助我们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意大利是注定要做战场的，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对我们而言，宁可在意大利境内作战，也不要在国内作战。

8月3日

在意大利北部的作战一直延续到7月31日为止。我父亲和法尔斯坦将军之间又有进一步的会谈，这些谈话的记录可看出意大利人对德军行动的印象。

法尔斯坦：我们部队开入非常顺利，也获得博尔扎诺（Bolzano）意大利地方官员的合作。不过你不可以完全信任这些意大利人，我们得先守住布伦纳隘道。

隆美尔：是的。尤其应该注意防空和防止阴谋破坏的行动。

法尔斯坦：意大利军营中还是塞满了部队——他们可以凑足一整个军团。他们对德国军官的态度，比对他们本国军官要好些。

中级军官简直毫无用处。

隆美尔：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部下。

法尔斯坦：我们偶然发现所有的炸药箱内都是空空的，也并未见到任何地雷。

隆美尔：意大利人的态度是否会永远如此呢？

法尔斯坦：假使罗马方面有命令来，他们的态度可能就会变坏了。

隆美尔：所以我们必须有可以自卫的措施。

法尔斯坦：我方已组成一个情报机关，专门侦察意大利军队向北部的行动。目前有一个阿尔卑斯山地师中的一部分兵力，正向米兰运动。据说每一个人只有10发子弹——很明显是缺乏弹药。

隆美尔：很有可能。他们的工业始终不曾有过适当的动员。法尔斯坦：在混凝土的道路上，我们使用虎式战车时发生了许多困难。已经损失了两辆，一辆被焚毁，一辆翻了车。我需要修理设备、物资和燃料。仓库中是满满的，可是管理人员却要我们先向罗马方面请示。

隆美尔：这又是那个老套的拖延战术。他们这些人是从从来不做决定的。现在布伦纳隘道的交通情形又怎样了？

法尔斯坦：我们打开了障碍物之后，就再没有关起来。现在交通的情形已经非常流畅。

在意大利部队准许德军入境之后，过了几天，德意两国之间的关系就突然紧张起来，但不久又恢复原状了。“他们会帮我们打仗吗？”这是在南欧方面的每个人想要问的问题。当时当然不可能知道意大利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当在意大利边境上面的所有隘道都被德军占领之后，德军即停止进展。父亲的观感与德国留在罗马的当局完全相反。他认为意大利人和英美的谈判搁浅了，他们一定敢立刻和意大利人翻脸。

逐渐风平浪静了。不久，德意两国的军队已经在一起玩足球。但是在这个时候，那些军人并不知道政治上的温度又快要升到沸点了。

隆美尔昙花一现地被指派去负责巴尔干战场的指挥时，他组织的指挥部定名为集团军。等到墨索里尼被推翻之后，希特勒匆匆地增强他的南翼，并准备派兵进入意大利，于是隆美尔又率领他的幕僚人员转到慕尼黑，并配属一些兵力在身边。8月15日，隆美尔正式接管意大利北部的最高指挥权。9月12日，当意大利投向盟国阵营之后，他的总司令部又移到加尔达湖（Lake Garda）。到了12月，希特勒决定把意大利的全部指挥权都交给凯塞林，于是隆美尔移交了他的一半幕僚人员和全部的军队。接着希特勒命令他去视察并改进北海和大西洋沿岸的防御工事——从丹麦一直到比利牛斯山。他的核心幕僚组织暂时称为特种任务集团军总部。这个调动使他改属西欧德军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元帅麾下。他的这个任务缺乏明确的范围，处境颇感困难。到了1944年年初，才有一部分解决方案，把主要一段防线——从德荷两国的边界起直到法国西部止——交给隆美尔的B集团军指挥，而这个集团军本身又再受到伦德施泰特特的节制。于是B集团军的组织又再度扩大，不过它还是没有军需部分——一切行政工作均由伦德施泰特总部负责处理。

我父亲的日记和信件，可以说明从B集团军的立场上对情况的看法是怎样的：

1943年8月2日

法尔斯坦将军报告说，大约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在布伦纳隘道突然发生了紧急情况。意大利人尝试阻止德军第四十四步兵师前进。意大利将领格罗亚将军（Gen. Gloria）已经命令意军不惜开火以阻止第四十四师的继续前进。不过在当地的意军下级军官却不肯执行这个命令，结果第四十四师还是顺利通过了隘口。大多数意军都自动向南撤退。

傍晚的时候，意大利军队在博尔扎诺举行示威游行以后，情况又逐渐平静下来。根据法尔斯坦将军的报告，搜索部队已经发现在维罗纳（Verona）到博尔扎诺间的地区中，意大利人已经集中了大约6万人的兵力。

1943年8月3日

情况日益转好。甚至报纸上的报道都指明意大利人现在很希望和德国人合作。从6点钟起，党卫军希特勒近卫师也已通过了布伦纳。

1943年8月4日

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Gen.Wagner）来到此间，并留下来和我一同吃饭。他告诉我们生产量已经大有增加，也许我们可以渡过这个难关。他又说东线上的弹药消耗量相当惊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苏联人的损失也相当大。

诺伊拉特总领事（Neurath，是前外交部部长的儿子）中午也来了。他说他知道意大利人的意图是要早日退出这场战争，同时也知道巴多格里奥和艾森豪威尔谈判的内幕。他又说英国人准备在热那亚登陆：“在与艾森豪威尔谈判时，艾森豪威尔坚决拒绝了意大利准备让德国军队撤退的要求，并固执地主张：所有的德意部队，连同一切军用物资在内，都要无条件投降。巴多格里奥不肯接受这个要求，不过盟军又和意大利海军建立了新的接触，意大利的海军素以亲英著称。美英两国现在已分别进行他们的谈判，好像彼此间也在互相争胜。一旦意大利投降或革命，盟军马上会在热那亚登陆……”

在我父亲的日记当中，有一份文件显示基夫上校（Col.Christ）——他是里希特霍芬元帅（Field-Marshal von Richthofen）的参谋长——在8月5日曾经有一个报告说：在240架轰炸机中，只有120架可以升空作战。在意大利战场上面，可用的战斗机只有80架。

他说里希特霍芬元帅认为意大利人不可靠，即令在目前他们对德国人具有好感。事实上，意大利人已经完蛋了，因为他们一点物资都没有。不过，若是把他们合并在德国部队内，也许还有一点用处。

我父亲说他的意见与此完全符合，他不知道是谁给他上了这样一个尊号，说他是“仇意派”。

关于意大利人的政治态度，基夫上校说他们很想推翻法西斯的统治。过去，元首只和墨索里尼打交道，不曾和意大利国王发生直接关系，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的集团军已经慢慢移动了。主要的工作是要使意大利边界上的交通能够保持畅通，这样就可以使敌人不敢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意大利人似乎很愿意和我们一道走。墨索里尼的复辟已经毫无希望了。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说对我们有利，因为现在欧洲只剩下一个巨头了……

1943年8月6日

1943年8月7日

昨天在塔尔维西奥（Tarviso）和OKW的人员会谈，另有意大利的领袖人物参加。意大利人显然以此当作迟滞行动。同时，他们已经北调一部分部队，在某些地区进入布伦纳隘道的周围。

1943年8月8日

一支党卫军派出的侦察部队，奉命向拉斯佩齐亚（La Spezia）搜索，但由于路上发生了障碍，最后没能到奥拉（Aulla）。意大利人显然又阻止德军占领在拉斯佩齐亚的海军基地。

1943年8月9日

10点45分，维京霍夫将军（Gen.von Vietinghoff）向元首报告之后，回到了防地。他奉命指挥在意大利南部的两个军。元首的意思是想撤出意大利南部，他认为除非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罗马以南的地区，否则他不放心。他认为英军绝无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的危险——因为那里的疟疾太猖狂了。他再也不相信意大利政府的诺言。

凯塞林和维京霍夫之间的合作，似乎并不和谐，因为凯塞林主张尽量把部队调往意大利南部。元首仍不允许我进入意大利。他认为我若去无异于公开宣战。因为意大利人都害怕我，原因是我是唯一领导他们打过胜仗的将领。

11点5分。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参谋长奥斯登多夫准将（Oberfuehrer Ostendorf）来向我报到。我把当前的情况讲给他听，并且请他注意元首是否希望我们站在以善意理解的立场，来执行我们在意大利境内的任务..... 49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在一两天之内，我要与元首会谈，但是时间很匆忙。意大利人的态度非常不明确，在我们的面前，他们表示仍愿效忠于共同的目标，可是在我们的背后却尽量地制造麻烦，并且偷偷和盟军进行谈判。贝恩特已有信来。关于汉堡和柏林的撤退工作，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在汉堡空袭中的死伤数字一定非常巨大。这一件事已经使我们够受了.....

1943年8月9日

罗塔（Gen.Roatta，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已经向法尔斯坦将军发出一封很没有礼貌的信件，在信里他指控法尔斯坦对意大利人的态度，完全不合于盟邦之间的习惯。这又是聪明的意大利人在故作姿态，假使他们肯把部队都调回南方，则一切的冲突都不会有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军队向南调动，不必为我们的补给线担忧。

依照美军所发表的消息，苏联人似乎有和谈的倾向，假使真是如此，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从未有的变局。

8月9日

意大利人仍然拒绝德国军队对阿尔卑斯山区隘道的保安指示。他们不信任我们，不知道我们补给线的重要性。我们绝不能冒险，让意军或是盟军封锁住这个隘口，使我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我相信只要丢一颗炸弹，即足以使意大利人就范。

8月10日

尽管上午有空袭警报，我还是在9点30分的时候，飞往元首大本营。恰好赶上了中午的情报汇报。戈林、邓尼茨、施图登特（Gen.Student，伞兵司令）和希姆莱诸人都出席了。

东线战场方面，在哈尔科夫的附近发生激战。苏军已经突破到了该城的西面。在列宁格勒附近发生了消耗战，炮击终日不停。

关于意大利方面，元首和我对情况的判断恰巧一致。元首似乎马上就准备派我进入意大利。我说我认为已经是时候了，应该向意大利人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以作为共同作战的基础。意大利人对防务丝毫没有贡献，这个时间实在不可以再浪费了。元首说意大利人的一切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最后还是会退出战争的。最近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会晤（魁北克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引诱意大利人叛变——可能有意大利人参加会议——果真如此，对于英美当然是一个大胜利。

元首很清楚地说明他的意图，他还是要扶助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意大利人对我们的绝对忠贞。他尖刻地批评麦肯森（Mackensen）、林提仑和凯塞林等人的工作，认为他们完全不了解当前的情况。尤其是凯塞林，居然对意大利的新政府完全表示信任。

戈林说，只有元首一个人可以保障意大利国王不至于丧失王位。元首却反对他这种见解，说这个新王不会希望他去保障王位。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国王已经完蛋了，同时也被英国人收买了……

在午饭之前和约德尔商谈。他已经拟好了一个计划：把指挥权扩展到意大利的全部地区，分为南北两个军团，连同意大利部队都在指挥系统之内。集团军总司令部应设在罗马附近，以便对意大利的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发挥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后，约德尔同意了。

8月11日

晚间参加情况汇报。里宾特洛甫也出席了。他要诺伊拉特总领事完全受我指挥。我说：我怕和意大利人做任何谈判，因为他们本来就想出卖我们，所以都是毫无意义的。我的建议是在西西里做迟滞性的作战，

除非在敌人重压之下，否则绝不撤回意大利境内。同时也建立下述的四道防线：（一）科森扎—塔兰托（Cosenza-Taranto），（二）萨莱诺（Salerno），（三）卡西诺（Cassino），（四）在阿尔卑斯山中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些建议全被批准了。不过，元首也不相信这可以成为事实，因为意大利人一定会反对。他派我代表他个人和意大利的统帅部举行一次会议，使意大利人的态度明朗化。约德尔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晚间汇报的时候，元首一直都在研究文托泰内（Ventotene）的航拍图，墨索里尼现在正被囚在那里。他把邓尼茨和施图登特留了下来，共同讨论如何救出墨索里尼。我希望这个工作不要和我发生关系。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好处。

8月11日

墨索里尼被推翻之后，7月25日被拘禁，囚在蓬察岛（Bonza）上，也就是在文托泰内的附近——在那不勒斯（Naples）以西，加埃塔湾（Gulf of Gaeta）之内。过了几天，他又被运往撒丁岛北岸附近的马达莱纳岛（Maddalena）。正当希特勒准备营救他的时候，他又被运回意大利本土，囚禁在阿布鲁齐（Abruzzi）山的绝顶上——几乎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可是在斯柯尔齐尼（Skorzeny）的领导下，用滑翔机载运一小队德军，终于在9月8日夜里降落在峰顶上。他们用恐吓的手段使那些卫兵投降，然后把墨索里尼带上一架小型的斯托尔赫型机飞走了。

依照希特勒的指示，我父亲和约德尔在8月15日一同前往博洛尼亚，和意大利陆军参谋总长罗塔将军举行一次会谈，企图澄清整个情况。这个会议开场时情势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获得一个情报，说意大利人准备在食物中下毒来谋害他，或是用武力来劫持他。因此他带了一连卫兵同去，让他们在会场中担负警卫的任务。

依照会议的记录看来，约德尔和罗塔为了意大利在法国南部的占领军突然撤回的事件，曾经发生过辩论。当约德尔问意大利政府为何采取此项行动时，罗塔回答说：“很简单，我们是为了集中兵力以供防御意大利本土之用，目前意大利总兵力为62个师，其中只有24个师留在国内，而又只有11个师具有作战能力。无论如何，这些兵力都不过是用来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英美联军）而已。”

当意大利参谋总长说明意大利陆军的弱点之后，我父亲和约德尔就进一步要他解释为什么有大量的意大利军队向北移动。罗塔回答说只有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地师。这个师是从苏联撤回来的，已经受了很大的损失，原本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向南移动，现在不过是重回它原有的阿尔卑斯山区而已。在这个师的后面，又有一个师正在移动，其主要的目的是保护铁路的安全，防止英国人的攻击。罗塔将军接着再强调说：“这两个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确保铁路线的安全。事实上，无论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是否对德国保持不友好的态度，他们绝不会蠢到那种程度，认为以这两个还在整补之中的师即足以守住意大利的边界，阻止德军的侵入。”

罗塔将军继续谈到反攻的问题。他说：“我国最高统帅部对于旁人怀疑他们的命令，感到不能忍受。这种怀疑实在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意大利统帅部对于这些问题不愿再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直接保护意大利本土的责任应留给意大利人自己去担负，就好像意大利王宫的警卫只能由意大利人担任一样。德国人只可以担负空防方面的工作。我国的边界防线都不准备派兵驻守，只留下极少数的人员负责保管的工作。多数的防线都是没有人的。”

当约德尔说明由于意大利发生革命，才引起德国有干涉的意图时，罗塔马上接口说：“在意大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革命，只是调换了一个政府而已。旧政府‘自杀’了。由此而引起的纷扰现在已被克服，德国实无任何不信任的理由。”

不过约德尔还是坚持说，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补给的安全，仍应由德军自己负责保护。关于这一点并不曾获得一个协议，不过最后双方对于占领的真正原因，却认为已无可疑之处了。

最后讨论的是如何编组德意两国的军队以共同防卫意大利的问题。罗塔主张把党卫军近卫师送往撒丁岛，其余的德军则应尽可能开往意大利的南部。很明显，指挥权仍然掌握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手里。包括隆美尔元帅本人，也都应受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节制。当然，我父亲和约德尔对这个意见是不能表示同意的。于是这次会议完全失败，所谓“轴心”也已经崩溃了。我父亲在他的日记里对这次会谈的结果，曾有一个综合性的叙述：1943年8月15日意大利人对于我们的某些要求拒绝让步，例如铁路的防护完全由意军负责，以及在意大利境内的全部指挥权。他们宣称我方的要求是对他们不信任，并且认为有损他们的荣誉。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事实，是在8月15日那一天，意大利人才第一次向盟军试探要求休战。罗斯福和丘吉尔在8月16日分别打电报给斯大林，其起句这样说：“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在8月15日向我们提出报告说，卡斯泰拉诺将军（Gen.Castellano）代表巴多格里奥，已经带英国驻教廷公使的介绍信来到此间。卡斯泰拉诺宣称他已经获得巴多格里奥的全部授权，可以做如此的声明：假使意大利今后可以被准许加入盟军方面，则它愿意做无条件的投降。这似乎是可靠的，英国驻教廷公使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巴多格里奥的确曾经书面表示他已经授予卡斯泰拉诺全权……”

1943年8月18日

……林提仑将军有一封信来，说罗塔曾经在他面前提出控诉说博洛尼亚会议时，德军曾经在会场附近做含有敌意的警戒。我回信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

关于战后的欧洲，希特勒也许有一套计划，不过我父亲只知道一点而已。事实上，希特勒本人的见解也随着战局的转移而变化。

1940年法国战役之后，我父亲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解决整个欧洲的问题。当1940年6月21日，在贡比涅森林中接受法国投降时，凯特尔元帅代表希特勒宣读了一项文件，似乎表示出纳粹政府准备采取一种合理的政策。他说：“法兰西做了英勇的抵抗之后，在一连串的血战中战败了。对于这样一个英勇的敌人，德国无意使休战条件或休战谈判带有任何屈辱的意味。”

非洲战役正在进行时，我父亲曾经一再向希特勒建议，认为德国应使法国成为它的伙伴，一同参加抗英的战争；也应该与法国缔结和约，并保障它的海外领土不受剥削。希特勒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假使德法两国缔结成一个军事同盟，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一定为之不悦，因为他们都想吞并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他并非不晓得缔结这种同盟有其价值，问题是在实际上的困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父亲去世前，有一次在散步时，大致把他对于欧洲问题的个人意见解释给我听。他说，照他的看法，欧洲最大的悲剧就是当拿破仑每战皆捷之后，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使欧洲各民族走上统一之路。假使不是这样的，则欧洲人民就可以躲过几次浩劫了——只要回忆到1866年、1871年和1914—1918年的战祸，⁵⁰即足以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德国人的悲剧也是一样，那就是在这些战争中，他们不知道如何使欧洲合而为一。假使能够如此，则世界上所要考虑的就不仅是8000万的德国人，而是3亿的欧洲人了。德国的战争目的绝不可以和其他各民族的主要利益相冲突。我父亲说，到了1943年，他还曾向希特勒陈述过这个意见，可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

1943年9月4日

元首的态度似乎是非常镇静且有信心。最近他准备派我去和意大利国王谈判。他同意我对于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看法——沿着海岸设防——但是约德尔表示反对，认为这不合于近代战争的要求。

元首认为成立“欧洲联合国”之议似乎还未达成成熟的阶段。

东线的情况日趋紧张。苏军又已经做了一个大规模的突破……英军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并未受到攻击，反之，这个地区是自动撤退的。

20点30分，与元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和意大利国王谈判时应特别小心。

在下一个星期中，已经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的盟军，一直冲到了桑格罗河（River Sangro）。1943年9月9日，当艾森豪威尔的登陆艇冲上了萨莱诺滩头的时候，意大利投降的消息才开始传遍了德国。

很可惜的是，这个时期的日记因战后的混乱而遗失。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资料和他的信上，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我们可以参考魏斯特伐将军在他那本《西欧的德军》（The German Army in The West）一书中的记载。他说，1943年9月7日，意大利的海军部长戴柯尔登上将（Adm.de Courten），曾经访问过德军南欧总司令部：

戴柯尔登上将解释说，由于一切迹象都显示出盟军不久即将登陆，所以意大利的海军在这个生死关头，不愿继续困守在港口内，他们不愿意束手就擒。意大利海军的重型单位不久将从拉斯佩齐亚港口内偷偷地溜出去，绕着西西里的西角航行，然后找着英国的舰队与他们决一死战。这一次奇袭的结果不是光荣的胜利就是全部葬身海底。这个行动在未开始之前绝对要保密，所以必须等到起锚时才可与德军的空军联络。当戴柯尔登如此声明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的眼泪和他自称具有德意志的血统（他母亲是德国人），也使我们深深感动。凯塞林和我都不曾疑心到这是一种诡计，其目的只是欺骗德国人，不要阻挠意大利的舰队开往马耳他岛去向盟军投降。

1943年9月8日，魏斯特伐将军被邀请到意大利陆军参谋本部，去参加一次会议。在他的书里面，对于这一次会议也有详细的记载：

正在会谈的时候，从罗马有一个电话来，是德军方面的报告，从广播中已经收听到了休战协定签字的消息。〔意大利陆军参谋本部位于蒙特罗通多（Monte Rotondo）〕罗塔解释说，这又是敌人所耍的把戏。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他表示，希望今后双方的合作，一定要比过去还更为密切。我们回来的时候，罗马街头已经挤满了许多狂欢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意大利投降是千真万确的事。

魏斯特伐又这样写着：

第二天夜间，罗塔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的确不知道意大利已投降的消息。对这一点他说可以用他个人的荣誉来做保证。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现在看来意大利人的奸计已是事实了。我们对于他们的判断并没有错。直到目前，我的计划都进行得很顺利。不过这样一个逆转却使整个情况变得非常困难。但我们还是应竭尽全力，来挽救这个局势.....

1943年9月9日

当然，意大利此举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应付这次突变。在南部，意大利军队已经和英军比肩向我们攻击了。在北部，所有意军都已被解除武装，并以战俘的身份送往德国。对一个军队而言，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

9月10日

在作战尚未结束之前，我父亲突然患了盲肠炎，在他写给我的信上，曾提到这件事：

亲爱的曼弗雷德：

谢谢你9月13日的来信。我听说你的假还没有放完，真使我大感吃惊。我希望你不要把所学的东西都忘光了。我的盲肠手术很顺利。这次病来得非常突然。晚间8点钟的时候，我还好好的。没想到一个钟头之后，突然感到腹部右方剧痛，于是去休息。结果越来越痛，一夜都不能睡，最后经由医师的帮助，才勉强睡了一阵。第二天上午就动了手术。

这里的情况都很顺利。那些奸贼都已被解除了武装，并且大部分已被装车送往德国。我附上两枚邮票，是专为你搜集的……

1943年9月24日

当德军把意军的武装解除完毕后，希特勒原本想让我父亲出任意大利方面的最高指挥官，而把凯塞林调往挪威。

我和母亲都还记得，希特勒曾经和我父亲讨论到发动一次反攻，以重新夺回意大利南部，甚至西西里的可能性。我父亲认为机会很小。反过来说，以现有的兵力要想守住意大利，已经少有把握。我父亲主张完全放弃意大利的南部和中部，而在波河流域南面的亚平宁（Apennine）防线上做最后的死守。这样就可以缩短海岸防御线的长度，增加防御兵力的厚度。凯塞林却认为可在罗马以南做相当长时间的抵抗。我们从魏斯特伐将军的记载上，可以看出凯塞林总部方面对当时情况的看法。

……我们也征询过隆美尔的意见。不过他认为由于敌人具有如此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若是防线的位置太接近南方，将非常危险。一旦敌人在北方实施登陆，那么整个集团军将陷于死亡的陷阱中。他不主张冒险，但是他却承认守住罗马以南的防线，所需的兵力也许要比扼守亚平宁防线少一半。希特勒也考虑了一段时间……在11月中旬，他命令隆美尔接管凯塞林的指挥权。可是当这个命令还在传送的时候，他又改变了决定，命令凯塞林元帅自1943年11月21日起，接管意大利战场的最高指挥权。

我父亲从意大利境内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对这件事也有记载：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这个位置还没确定。从各方面看，元首最后似乎又改变决定了。无论如何，此次任命命令还没有签署。当然，详情我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我对前途不抱太大希望，也许是因为我迟迟没有到任的缘故。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可能我会被调开，一切我都表示听天由命。

东线的情况非常紧张。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放弃大第聂伯

河湾。这样看来，可能连克里米亚也都守不住了。敌人处于绝对的优势，我真不知道我们要退到哪里。

我今天会见格拉齐亚尼元帅。他的人格很高尚，和我所认识的其他意大利军官完全不同。当然目前他一点实权也没有。

当我昨天往亚德里亚海岸方面旅行的时候，途中曾经去访问圣马力诺（San Marino）——那是一个中立小国。匆匆地在城市中观光了一番之后，就买了一些邮票。当我正准备离去的时候，有一位该国的大员代表摄政向我表示欢迎，并说摄政很愿意接见我。于是我们又重新走入这座城堡……

当然，这个国家希望德国尊重他们的中立。自从1600年以来，圣马力诺就不曾参与任何战争。拿破仑曾经想扩大他们的领土，并且准备给予他们以一个港口和一些火炮。但他们拒绝接受这个好意，他们宁愿做一个小国……

1943年10月26日

1943年10月21日，我父亲在维拉弗朗卡（Villafranca）机场上飞机，从此离开了意大利，没再回去过。他去接受一个新的任务，他要回到多山的诺曼底，1940年他在那里成名，现在却注定要在那里失败。

第五部 侵入战

第二十一章 1944年的侵入战 51

非洲战役结束之后，我第一次和隆美尔元帅重逢，是1943年7月间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里。他住在一间半木制的房子里，那里过去是前陆军总司令的住宅。我们一同出席元首汇报，正是贝尔哥罗德—库尔斯克（Byelgorod-Kursk）攻势失败之后的那几天（这是希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最后一次冒险）。在这一战之中，我们的攻击力量被苏军的战防阵地和防御工事所阻，损失了不少最新式战车。要想在苏联发动一次新的夏季攻势，可以说是完全绝望了。

在这次会议之后，隆美尔和我一同坐在他的书房里，谈论一般的军事情况。在这个阶段中，他已经相当适应这种完全改观的战略情况；而关于未来战争的执行，他有许多的新观念。因为这一次谈话是唯一足以显示隆美尔在那个时期中对战况看法的资料，所以我在此尽我记忆之所能及，把它引述如下：

他说：“拜尔莱因，你知道我们已经丧失了主动，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头一回，我们刚刚从苏联人那里学到：只靠勇敢和过分乐观的心理是不够的。在以后几年，无论是在东面或是西面，我们都谈不上采取攻势，所以应该尽量发挥出守势的优点。对战争的主要防御工具就是战防炮。在空军方面，应该多生产战斗机，放弃目前这种轰炸第一的观念。我今天对局势的看法已经不再像我在非洲时那样悲观，不过现在我还是认为完全的胜利实在是殊少可能。”

我问他，在他的想象中，这种防御应如何执行？

他回答说：“我们应该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在东线方面，我们尽快撤到一个可以据守的防线。但最重要的是打消盟军任何建立第二战场的企图，这才是我们防御的重点。假使我们能够破坏他们的这个企图，那么我们的前途就会显出一线光明。我们不久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几天以前，元首告诉我，在1944年年初，我们飞机的产量每个月可望达到7000架，战车可望达到2000辆，假使我们能够使英美在失败之后再花上两年的时间才能卷土重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重点再移到东线上，于是我们的机会就到手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较势均力敌的和平了。”

隆美尔继续讨论到防御的战术。他说：“拜尔莱因，你总还记得在非洲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攻击英军的战防炮阵地，所遭遇到的困难是多么巨大。要想使攻击成功，就要有高度训练的一流精兵。现在我对于苏联作战的经验，也曾经做过一番研究。苏联人够顽强，但缺乏弹性。他们

绝对不会像英国人那样用审慎精密的方法。苏联人在攻击中，总是一头撞了过来，不惜牺牲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完全只凭着单纯的数量优势来获取胜利。

“假使我们能使每一个德国的步兵师获得50门战防炮，然后再逐渐增到100门甚至200门，把它们布置在准备周密的阵地上，再加上大量地雷的掩护，那么我们就可以阻止住苏军的攻势了。战防炮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武器，对它们的要求只有下列两点：（一）在适当射程之内，它可以穿透任何苏联战车的装甲；（二）它们同时又当作步兵炮使用。

“我们的战车产量很难与敌人并驾齐驱，但是在战防炮方面，我们却有这种可能，因为敌人要采取攻势，势必要花更多的资本来制造战车。制造一辆战车所花的代价，可能可以制造10门战防炮。

“现在让我们假想苏军向一个浓密的雷区进攻，假定这个地区的纵深是6英里，再加上良好的战防炮掩护，那么不管他们的实力多充足，只要几天工夫就一定会受挫，此后若是再想前进，就只好一步一步地向前爬。此时我们在后方地区中，还可以继续布置更多的战防炮阵地。假使敌人的战车每天可以向前爬行3英里，那么我们在同一天中，就可以使阵地再增加6英里的纵深。这样拼下去，让他们自己慢慢地爬到爬不动为止。我们在有掩护的阵地中作战，而他们却得在开阔地上进攻。我们固然要损失战防炮，但他们却要损失战车。一旦部队知道他们可以守住他们的阵地时，士气马上就会提高……战车或是太过精密的战防炮和其他的东西，目前的产量似乎都可以减少。我们在东线战场上的唯一机会，就是要使我们的军队获得一种装备，足以使他们永远守下去。”

在隆美尔1943年8月6日的日记上，也曾有过这样类似的议论。他说步兵连应该加以改编，使连级的战防武器数量增加，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他又主张步兵连应配有二连装的高射机枪。最好用自动推进的方式。他认为应该减少步枪兵的人数，以增加步兵的火力。

毫无疑问，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德国人能那样地轻取胜利？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英法苏三国的步兵都缺乏战防武器，所以遇到大量战车的攻击时，当然束手无策。可到了战争末期，这种优势已经减弱，步兵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据守着良好的工事，还是有很大的抵抗力的。

隆美尔又说：“但是西线战场却是这个阶段中的重心。假使我们能把来攻的盟军赶下海去，那他们就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卷土重来……”

当我听到隆美尔元帅又已经奉命组织西线的防御，以防止敌人侵入法国的时候，我心里马上就回忆起上述的这一段谈话。在法国也和在东线一样，他认为我们如果使用机动战争的方式，绝无获胜的机会。不仅由于英美拥有空中的优势，而且德国的工业对于战车、车辆、火炮的生产量，也绝对无法赶得上西方国家。1943年12月31日，当他视察大西洋海岸防务的时候，就上了一个报告给希特勒，在报告里提出了他的解

决方案。他这个报告的开端先讨论到盟军可能的登陆地点。有趣的是他那时的见解与他以后的看法并不一致。

他这样写着：“敌人登陆作战的焦点可能是指向第五军团的地区（加来海峡），其主要的原因是从这个地区，我们可以向英格兰的中部和伦敦发动长距离的飞弹攻击。由于海面上波涛汹涌，敌人势必以最快的速度夺取一两处港口，以便大船的使用。他们更可能赶紧占领我们准备发动长距离飞弹攻击的基地地区。

“……很可能敌人的主力会先投于布洛涅和索姆河口之间，以及加来两侧的地带。在这些地区中，他们可以获得最好的长射程炮兵的支援，同时无论对突击和补给，其海上的距离也都最短。而且在使用空军时，这里的条件也最为有利。至于说到空降部队方面，我们可以预料到：他们大部分都会被投掷在我们海岸防线的后方，并迅速占领我们长射程飞弹的拟定基地地区。

“……敌人的攻击将在何时发动，当然很难预料，但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在我方长距离飞弹攻击之前，抢先发动他们的攻势。假使由于恶劣天气和不利的海洋条件，妨碍他们做到这一点，那么当我们发动飞弹攻击的时候，或是飞弹攻击以后，他们也必然会马上动手。因为我们对英国的攻击时间越长，效力也就越大，并且会使英美两国的部队在士气方面受到极大的打击。所以，假使我们能在恶劣天气开始而不利于登陆行动的时候，就发动飞弹攻击，那么就可以逼迫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之下，冒险进攻。”

希排德将军在他那本《我们防卫诺曼底》（We Defended Normandy）一书中告诉我们，隆美尔曾经不断询问有关飞弹这种新兵器的最新发展情形。隆美尔夫人和他的儿子也记得，当盟军侵入后，他曾经告诉他们他主张使用 V 型武器在盟军登陆之前，先攻击英国南部沿海地区，使盟军延后他们侵入的日期。不过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是说 V 型武器的目标绝不可以比伦敦更小，同时他认为必须生产足量之后，才可以开始发动攻势。

“……在登陆之前，可能先有一个非常猛烈的空中攻击，同时施放烟幕，并使用强大的海军火力。除了海面上的登陆行动以外，空降部队可能在主要攻击地区之内，降落在海岸防线的后方，以便切断我方防线与后方的联络，并且在极短时间之内建立一个巨型的桥头阵地。

“在海岸上，我们现有的防线非常单薄，在敌人轰炸和炮击之下，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当敌人在烟幕或黑暗的掩护之下，从宽广的正面上，同时使用千百艘装甲突击艇和登陆艇向滩头进犯时，我们能否挡得住这个狂潮，实在颇有疑问。但是假使这种攻击不能够立即被击退，我们这种浅薄的防线，不久就会被他们穿透，随即登陆部队将与空降部队取得接触。

“现在我们在海岸防线的后方只有极少数的预备队，我们也绝无逆袭的力量。尤其是我们缺乏自行火炮和各种形式的战防武器，以摧毁已经登陆敌人的强大兵力。

“因为我们目前在海岸上的兵力非常薄弱，敌人可能在好几个地方建立桥头阵地，于是在我们海岸防线上就会被冲开一个大缺口。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只有迅速地调动我方的作战预备队，把他们赶回海里去。因此，预备队的位置必须十分接近海岸防线。

“否则，我们的主要预备队就要从内陆深处去调动，这种调动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人也可以增援，并且更深入内陆——更经常处在空中威胁下。由于敌人的打击力量在数量和物资两方面都占着优势，同时他们拥有巨大的空中优势，所以要在大陆上赢得一次巨型的会战，照我个人的看法，根本不可能。盟军的空中优势即足以使一切大部队的运动都成为不可能，无论在前线和后方，还是在白天和夜里。”

隆美尔所做的结论特别有意义。他提出保证说，即令以现有的力量——这种装备不精的步兵师，也足以击败盟军的登陆。他继续说：

“……所以我认为应集中一切力量，在海岸上把敌人击退，一定要在我方已经设防的地带中实行战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要塞和布雷区，从海岸边向内陆延伸，纵深应达五六英里远，并且对海面 and 陆上同时设防。现在的雷阵只有铁丝网保护，其效果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尤其是那种宽广的空隙，必须赶紧消除。理想中的雷区包括无数的雷阵，每一个都有几公里的宽度和纵深，在建立时具有一定的计划，大致夹在海岸线和内陆6英里之间。我明白照这样的计划，所需的地雷数量一定非常可观。不过在目前，我们可以只在这种‘两面防线’的前方埋置地雷，在其他地区用假雷即可。

“在这种雷区内，应该留出某些通道，以便我们做逆袭之用，主要是与海岸线平行和沿着雷区内的道路两侧。从我们和英军的作战经验上面看来：在大型雷阵之内将孤立的据点分布在它的中央，是一种最难攻击的阵地。此外像这样的布雷区只要用辅助部队和预备兵，就可以守住它了。

“所以在海岸所展开的各师，其任务有二：（一）防守海岸线，不让敌人登陆；（二）守住这个纵深达五六英里的地带，防止空降部队的突袭。假使敌人的伞兵恰好落在这个雷区内，自然不难把他们歼灭掉。

“为了减低敌机轰炸和敌舰轰击的效力，防区的纵深必须设法增大。海岸防御师的师长必须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他这个雷区中央。换言之，他正像是一个要塞的指挥官一样。

“假使这些地区中，有某一个地区没有受到敌人的攻击，那么负责该地防守的部队，就可以很容易地抽出来用在其他方面，而让其他辅助性

单位来代替他们。即令守兵的实力很薄弱，这种布雷区也具有极大的防御力量。

“……日前，在主要的海岸战斗地区中的最前方，所有的战防炮、机枪及火炮，数量还是太少。因为我们应该尽量趁敌人还在水面上，或是刚刚登陆的时候，立即加以迎头痛击。所以第一线的火力必须大大增强。因为只要敌人的兵力还停留在水面上，防御的问题就简单多了。等到他们一上岸，他们的战斗力马上就可以增加好几倍。

“所以在最感受到威胁的地区中，必须拥有重战防炮、自行火炮和高射炮，以便随时推进到海岸边，阻止敌人的登陆行动。

“……我认为沿着布洛涅到索姆河口之间的危险地段，在海岸防线之东，一定要摆着两个师的预备队。一旦发现敌人的攻击重点之后，这两个师马上就可以开入第一线，以阻止敌军建立桥头阵地。这也许不是一个大规模的作战，而只是使用小型的战斗群，逐个地把正在下船或刚刚下船后的敌人予以扫荡歼灭。海岸上的战斗也许只要几个钟头就结束了，假使经验就是判断的基础，那么后方的兵力若能迅速地开入前线，就是一个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要使这种逆袭能够获致成功，则德国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术空军，都应该用来支援这种攻击。最重要的是击溃敌方的轰炸机编队。”

隆美尔对他手里已有的资源，皆能够善加利用，从这些方法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具有极高度的天才，善于随机应变，而同时对技术问题也有充分的了解。这种新型的防御计划也可以表示出来，他完全不遵守正统的教条和体系，只依循他自己的理想。以下是在他的计划中，有关主要技术部分的简述，都引述自他本人在当时所发布的各种文件。

雷阵

隆美尔在某一备忘录当中，曾经这样写着：“在非洲前后两年的战役中，我获得一个机会来试验地雷在各种不同战争形式中的重要性。而对敌方大量使用地雷的方法尤其熟悉。和他们相比，我们的资源实在太少了。1941—1942年冬季，在迈尔迈里卡和昔兰尼加苦战结束之后，英军在建立他们的新防线时，就大量使用地雷。这个防线长达50英里，从加扎拉向南进展，一直到沙漠地区为止。在这条防线上和在托布鲁克的前方地区中，两个月之内埋置了100万枚以上的地雷，这些雷以电线彼此相连着，有些地方的纵深在几千码以上。

“……在以后的各次战斗中，我们要克服的敌人通常都拥有大量的战防炮，有时还有战车，而且都部署在雷区的中央。这种战斗实在是非常困难而激烈。这些经验使我深刻认识到英军大量布雷的价值。假使据守阵地的人是德军，那么这些阵地也许就永远不会被人攻陷了。”

所以根据他在非洲的经验，隆美尔相信大量的地雷可以使装备恶劣的德国步兵师能够对抗英美的精兵。

下面所节述的是1944年3月17日，隆美尔写给B集团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麦西将军（Gen.Meise）的一封信，从这里可以显示出来隆美尔布雷计划的一斑。

.....在第一阶段中，沿着海岸方面和内陆防线方面，都应该有一个宽达1000码的布雷地带，平均每一码地需要10枚地雷，所以整个法国前线需要2000万枚地雷。至于其余的地区（共8000码），还一共再需要2亿枚之多。

虽然隆美尔对于布雷工作的完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时机已经太迟，并未发挥充分的效力。不过，假使在1943年的夏天希特勒就命令隆美尔去负责整顿大西洋和海峡地区的防务，那么这一场侵入战就可能会是德国人占上风了。隆美尔在法国境内临时组织起来一个制造地雷的工业生产线，利用许多被缴获而尚未使用的炸药，一共制成了2000万枚杀伤性地雷。下面所引述的是B集团军战时日记中的一段，足以证明他的成就：

截至1944年5月20日，在海峡地带的沿海防线上已经埋置了4,193,167枚地雷。其中2,672,000枚出于隆美尔的主动要求，多数都是在3月底以后才埋设的。在同一时间内，也是由于隆美尔的推动，在最初的生产阶段内，还临时拼凑成功了1,852,820枚地雷。

根据隆美尔所想象的，在这些雷区中所进行的战斗，其景象可以用下述的语句来表达——这也是他亲笔写的一段文章：

在夹在或绕着固定战车、据点群、单独据点、抵抗掩体等之间，应该布置极大纵深的雷阵。这些雷阵里面包括着所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地雷，并且都应具有高度的效力。假使敌人陷入雷阵之后，还想要向我军阵地进攻，则他们的处境将十分凄惨。他们要面对我们各种不同的防御火力，在死亡的陷阱中寻找出路。而且不仅在沿海岸地区如此，在后方地区中也还有更多和更广泛的雷区。任何企图从后方向海岸防线透入的空降部队，也都会尝到这个雷区的威力。

滩前障碍物

所谓“滩前障碍物”（Foreshore Obstacles）就是布置在水面上的障碍物，其目的是构成一种“人工的暗礁”，以阻止和毁灭靠近岸边的船只。它们的内容大致可以分述如下：

（一）埋在海底中的木（铁）桩，在顶端多数还挂着战防用的地（水）雷。

（二）混凝土筑造的多角体，在顶端加上钢片或战防用的地（水）雷。

（三）其他以前可以临时使用的工具，例如缴获的法军战防障碍

物。

（四）隆美尔所建议的“干果夹式地雷”（Natcracker mine）。即一根木桩下面插在一个水泥盒子里面，装置着一颗重炮弹。当登陆艇碰着了这根木桩之后，由于杠杆的作用，信管受了压力而使炮弹爆炸。

（五）滩头上的照明设备，以照射来袭的敌军。

关于这些障碍物的目的，隆美尔曾经有下列的解释：

“.....1月底以来，沿着大西洋的整个海岸线上，都在着手建立这种滩前障碍物。在某些最重要地区已快完工了。有人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早布置这些工事呢？假使早日动手，则所完成的障碍防线，不就可以更坚强吗？答案是：在过去，并没有人想到这种形式的障碍物。不过这样迟迟才动手做，也自有其好处，因为敌人事先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到最后阶段才设法应付这个新型的防御方式，于是他们的登陆船只所受到的损失必然会异常巨大。事实上，由于这些新的障碍物，其结果可能会使敌人大大地延后了他们的进攻日期.....

“当敌人分乘千百艘两栖车辆和各种不同的登陆舰艇，在黑暗或人工烟雾的掩蔽下向滩头进犯的时候，这种水底障碍物的目的就不仅是阻止敌人迫近岸边，而且还可以毁灭他们的登陆装备和部队。它们包括着各种不同的障碍物，再加上地雷和炮弹。最重要的是要把它们埋在深水中，以便在各种潮汐情况下都有效。最近盟军的登陆演习，都是假定在低潮点以后两小时才举行的，他们相信此时他们的炮兵和炸弹，已经把那些滩前障碍物都完全扫清了。不过我们知道要用炮火去扫清障碍物非常困难。要想扫清这一大堆坚强的障碍物达到顺利登陆的目的，其困难更是无法估计，敌人必须使用极大量的弹药和极长久的时间。而且即令他们已经把某个地区的水底障碍物完全炸毁，那时我们也可以预料到他们的登陆重点是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就可以事先准备，并且把预备队调集好。

“敌人给予我们的时间越多，障碍物也就可以越坚强。我们希望不久之后每一个营都可以向我报告说，所有的障碍物完全准备就绪，具有极大的纵深，再加上千千万万的地雷和炮弹.....”

依照麦西将军的报告，准备建立以下四条水底障碍物带：

- （一）第一个地带的水深平均在涨潮时为6英尺。
- （二）第二个地带的水深平均在半潮时为6英尺。
- （三）第三个地带的水深平均在低潮时为6英尺。
- （四）第四个地带的水深平均在低潮时为12英尺。

当盟军侵入之日，在多数地区——尤其是诺曼底，前两条地带大致完成，不过时间还是太短，尽管隆美尔已经在准备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较低的两个地带却还是没有完工。

隆美尔的成就从B集团军的战时日记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截至1944年5月13日，沿着海峡的防线上，一共已经构筑了51.7万处滩前障碍物，其中3.1万处都装有地雷。

空降障碍物

隆美尔对于计划的目标和执行的方法，都有详细的解释：

“现在，我又要谈到对于空降部队的防卫问题。攻击一开始的时候，敌人就可能会把一切力量都使出来，以求获得一个闪电性的胜利，并且在沿海岸上许多地点企图获得一个宽广的立足点。所以我们对这种空降攻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他们可能来一次突然的奇袭，或是在猛烈轰炸之后，立即实施空降。利用月光，或在拂晓和黑暗之中，沿着海岸线或是向内陆深达数英里的地区，伞兵都可以大批地降落。甚至整师的空降部队，也可以乘着滑翔机，在我们海岸防区的后方着陆，并企图从后面攻入我方的第一线。同时他们还可以降落在大后方的地区，担负着半战略性的任务，也还可以分散成小型的战斗群，向法国内地到处乱窜，以促成法国地下军的迅速动员。但是只要我们守住海岸线，则无论空降部队如何活动，迟早还是会被我们消灭干净的。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所有地区对于空降部队提高警觉，要使敌人的飞机和滑翔机在降落时，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失——人力和物力莫不如此。所有各师都应采取必要的步骤，且越早越好，在陆海两条防线之间，尽量加强防御工事。”

隆美尔计划的障碍物是一种大约10英尺高的木桩，每隔100英尺埋上一根，在大多数的木桩顶端都挂有从法国缴获的炮弹，或者彼此间用铁丝网连着。只要一拉线就可以使它爆炸。从经验上来看，若是有一架滑翔机落在这个地区之内，不被炸毁也一定会受到重伤——事实上，可以说是毫无幸免的希望。在盟军发动侵入战的前几天，隆美尔才刚刚获得批准，领到100万颗炮弹，准备装在这些障碍物上面。但是已经太迟了——实际上已经没有时间把它们装好。

隆美尔从西线寄发的信件

上文叙述的是隆美尔对于防御问题的看法，不过最可惜的是，缺乏在这段时间内关于他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完整资料可供参考。唯一可靠的就是他在这期间（1943年12月—1944年6月）写给他太太和儿子的信件。现将其中一些有趣的片段摘录下来，并适当地加以注解：

（隆美尔沿着丹麦海岸视察）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我们今天又要向极北的地点前进了。在几天之内，这一次旅行即可以告一结束，于是又要开始纸上作业了。在东南两线方面仍在激烈苦战。当我站在远处看着这种情形，心里是做何感想，想必你知道。

我听说征集令已经下到14岁的孩子们身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体格，也要分别参加国防或生产的工作。

1943年12月8日

我们现在已回到了首都（哥本哈根）。再做几天纸上作业之后，又要继续出发视察。

在丹麦你可以买得到你需要的一切东西。当然，丹麦人只肯卖给他们本国人。在所携带的金钱限度之内，我为你买了一些圣诞礼品（隆美尔也和其他所有的德国军官一样，只准携带一定数额的丹麦钱）。

12月11日

（在到达法国之后）

.....昨天平安到达了。

今天我和伦德施泰特共进午餐。他似乎非常愉快，认为一切都很乐观。但是我认为应该先全盘了解后再说。

1943年12月15日

拜长途电话所赐，昨天晚上我已知道你们的一切情况。最大的消息是曼弗雷德将于1月6日应征入伍。他一定是非常高兴，但是对我们而言，尤其是你，对于孩子离家总会感到一时难以习惯。

祝你们圣诞快乐。昨天晚上我先和军官们聚首，然后又去和士兵们在一起共度佳节，可是事实上很难有欢乐的气氛。

12月25日

今天从一次长距离旅行回来。我看了许多东西，对进展的速度颇感满意。我相信若是再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完成防御的准备，那么我们在西线方面就一定有获胜的把握。根舍明天会带一口箱子回家去，他要把我的褐色便服、轻大衣及帽子等带回来。我希望有时出门走走的时候，可以不必拿着这根元帅的权杖。

东线的情况显然是稳定住了。

南线方面还在苦战，敌人正在不断地猛攻。

在西线方面，我相信一定可以击退敌人的攻击。

1944年1月19日

从昨天起，我也要算是一位“狗主”了，因为OT部队（Oranisation Tott，德国的劳动部队）把两只狗送给我。其中一只有一岁大，毛很长，还有很漂亮的胡须。另一只才只有三个月。小狗非常讨人欢喜，但是大的却不太肯接近人。现在这两只狗都睡在我的写字台下面。大的一只看见任何人走进来就吠叫。在夜间两只都偶尔叫唤几声。可能是在想念它们的故主吧。

1月21日

工作又遇到很多困难。官僚主义的现象又来了，这些头脑顽固的人拒绝接受一切新式和进步的东西，但我们总要设法干下去。我得把两只狗分开才行，那只大狗对小狗亲热得过了头，几乎把小狗弄死了。

1月26日

东线上的情形还是非常紧张而严重。尽管在三天之内，我们击毁了苏军大批的战车——数量达860辆之多，但他们仍有充分的补给能力。

意大利的情况发展又被我不幸言中了。那个开阔而无保护的侧翼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危险。不过，我相信这个危局还是有办法应付的。

我在巴黎定做了一件新上衣，那件旧的实在是太紧太小了……

1月29日

亲爱的曼弗雷德：

当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已加入了空军辅助队时，我非常愉快。你对新生活很能适应，让我很放心。一个人这样离开家庭，本不是一件容易事。在2月你可以有几天假期，到那时你可以详细地告诉我们一些新鲜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把将来的战事准备就绪。在平时，当情况平静之后，人们往往感到自我满足而懈怠下来。但是平时和战时的情形却差得很远，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最困难的环境。

我还总是在东奔西跑，每到一处都是风尘满面。希望你一切都好。

1月31日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似乎对他的同盟国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例如供给他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大致和意大利在地中海内的舰队相等——完全从英美现有的海军实力中去挖取。要求占有三个地中海方

面的港口、阿拉伯石油资源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开辟西欧方面的第二战场。假使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斯大林认为他就不再受以前各次协定的束缚。若真是这样，对我们是一个好消息。昨天我在这里视察了许多东西，都使我感到愉快。虽然我们还有许多弱点，但是展望未来，仍然觉得充满了信心。

3月31日

似乎看起来，盟军在时间上的拖延会让我们占到便宜。对海岸防御而言，具有无比的价值，因为我们会一天比一天更强大——至少在地面上是如此。

我的小狗越来越可爱了，而且爱吃甜东西。它现在睡在我的房内，就在箱架下面，再过不久就要注射防狂犬病的疫苗了。昨天又出去骑马，但是今天我觉得关节相当不舒服。

古德里安今天下午要来这里。我和盖尔将军 52 的争执已经解决了，根据上面的命令，还是我胜利了（他们争执的是关于装甲师配置位置的问题，见下文）。

4月27日

OT部队现在又把一只褐色顺毛大猎狗送给我。它很年轻，很可爱，不久就可以适应它的新生活。艾尔波（Elbo，以前那只小狗。隆美尔已经把那只大狗送回家去，但不幸被一辆汽车轧死）最初还对它感到陌生，不过现在却已经玩得很熟了。我不久或许也会将艾尔波送回去，不然你自己也可以找一只狗养养，养狗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消遣，它可以消去你心里的烦闷。

5月8日

5月中旬了，敌人还是一点进攻迹象都没有。不过在意大利境内，敌人已经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这也许是春末夏初大事发生的前奏曲。我又已经出发视察了好几天，到处和官兵们谈话。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的成就的确非常惊人。我深信当敌人进攻时，他们一定会吃大亏，而终于一无所成。

5月15日

两天前，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元首。他似乎非常愉快，对我们在西线上的工作也颇多赞美之词。我希望工作进度能比过去更快。

天气还是那样冷，又下雨了。英国人也许还要再耐心地等下去。我正在等着，看到了6月间是否可以抽空回家一趟。可惜的是，意大利的局势越来越坏了。敌人在炮兵方面具有极佳的优势，而在空军方面尤其如此，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正面突破了。

昨天，敌人的空军非常活跃。我们则完全无力应战。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是平静无事。敌人在意大利境内的成功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幸的。我们的地面兵力并非不行，主要是对手拥有空中优势和无限量的弹药，这完全和非洲战役的情形一样。我希望在西线上情形能够好转一点。截至目前，在空中方面毫无准备可言。许久以前受到的损伤，到今天元气还未恢复……

5月21日

对于侵入战的准备

1944年3月20日，希特勒曾经向西线方面的陆海空三军指挥官们做过一次讲话，说明他对西线战争任务的看法。在他的致辞中，曾说：

……很明显英美联军必然会在西线方面实施一次登陆战，至于它怎样来和从什么地方来，谁也难以预知。同样，对于这个问题要做某种猜想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他们的船只如何集中，都不能算是一种证据，或是一种征候，使我们足以确定他们在这个绵长的西线上，会在哪一个地区实施登陆。从挪威一直到比斯开湾，还有地中海方面——在法国的南部、意大利的海岸上，甚至在巴尔干。这种船只的集中是可以移动的，所以他们可以实行声东击西的诡计。最适宜登陆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西岸上的两个半岛——瑟堡和布雷斯特（Brest）。这两个地区似乎最易于建立桥头阵地，然后大量使用空军和各种重兵器，以使它有计划地逐渐扩大。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敌人的整个登陆作战，绝不可以使它延长到几个钟头，或者至多一两天的时间——迪耶普之战⁵³即为一个范例。敌人登陆的企图一旦被击败，就绝不准许他们再卷土重来。他们不仅因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再来一次的准备。不仅是这些物质的因素，同时只要第一次侵入战惨败之后，他们在士气上也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足以阻止他们再来做第二次的尝试。在美国，这一定可以阻止罗斯福的再度当选，他如果运气不好，也许都会被美国人关到监狱里面去。在英国，厌战的心理一定会涨到空前的高度，那个年老多病的丘吉尔的声望一定会一落千丈，再也无力鼓动英国人做第二次冒险尝试了。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使用同等的兵力，以对抗敌人的数量优势——大约五六十个师。击毁敌人的登陆企图，其意义不仅是在西线方面获得了一次局部性的解决。它实在是整个战争中的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最后的结束。

……我们目前在欧洲留置着45个师的兵力，这些兵力也正是东线方面最迫切需要的。一旦西线方面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们马上就可以完全移转到东线上去，局势就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今天在西线上作战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深切认清这一战即足以决定整个国家的生

死命运。大家必须认清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而准备不惜一切牺牲来完成他们的使命。

从希特勒这篇演讲词当中，实在看不出来一点足以表示元首大本营内正陷于犹豫不决的困境中的迹象，但事实的情形就是这样。虽然敌人可能在此登陆，但是此时大本营中却并不肯开始把兵力向这些地区集中。实际上，希特勒对下述的两派战略主张，也感到无所适从：一派是以伦德施泰特元帅和盖尔将军为代表，另一派的代表人就是隆美尔。

这个时候盖尔将军所负的责任本只是监督在法国境内的装甲兵训练而已，但他却很想组织一个装甲兵团，由他个人指挥，并把所有的装甲师都集中在巴黎附近。为了支持他的主张，他特别强调：盟军的空降部队很可能在巴黎附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他更主张应该让盟军登陆，让他们冲进来，然后再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攻，以把他们赶下海去。

虽然他的第一点见解为所有的专家所拒绝，可是第二点见解却获得了很多拥护者。因为那些德国高级将领中，多数人都只有在东线战场上作战的经验，他们所知道的战争还只是二度空间的，并非三度空间的。这些将领完全不了解制空权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见过盟军在南线战场拥有多大的空中优势。此外，他们更认为英美的军队对于机动战是很不在行的，可能完全不是德国从东线方面所调来的老兵的对手。

从隆美尔个人的记载中，就可以知道他在北非之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那代表最现代化和最进步的战争技术。反对隆美尔意见的将领们，过去从未和美英联军这样一个高明的敌人交过手，同时他们也不像隆美尔过去两年在非洲有机会可以把他的战术锻炼到精益求精的层次。他主张把一切可用的装甲师，都部署在海岸边最受威胁的地区中，这绝不是表示他不懂得“集中”的战略原理。事实上，他在非洲的机动战争中，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他非常善于运用“集中”的原理，并尽可能地把最大的兵力集中在最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上面。他对这一点所具有的经验，似乎要比其他人都更多，尤其盖尔将军更是不足以和他相比拟。

7月上旬，当盖尔将军的装甲兵力集中在诺曼底的时候，虽然有丛林和树篱的掩护，但是在英美空军的连续袭击之下，不久即全部被炸毁。当被解除指挥权之后，盖尔曾写了封信给隆美尔：

亲爱的元帅：

在我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让我在正式的告别书之外说几句话。这个战场上最近发生的战斗，要比我过去所曾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紧张，我有幸被编入B集团军之内，在你的指挥下作战，使我的想法发生极大的变化。你的军人美德和丰富的经验，使我感到无比佩服，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到的。

元帅麾下，在这短短几天的苦战中，你对我个人和我的部队曾经表示过极大的信心，我应该向你敬表谢忱。我想我的军事职业生涯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以最坦白的态度表明我的心迹，而不怕有任何的误解。

盖尔

1944年7月6日

事实上，隆美尔也曾要求从德国境内再抽调6—8个装甲师和5—7个摩托化师，把它们摆在巴黎地区，当作预备队使用。5月17日，我自己和隆美尔在他的司令部中，曾经有过一次长谈，专门讨论到东线战场方面的将领和在非洲有作战经验的人之间的差异问题。当我们一同在公园中散步的时候，隆美尔曾经很不客气地发表了下列的意见：“我们那些从东线方面来的朋友，很难想象这里的情况：敌人并不是一群用人海战术向我们的战线狂冲的乌合之众。我们在这里遭遇到的敌人具有高度的民族智慧，善于运用他们在战术方面的优点，他们是一点都不肯浪费物资，每次作战时他们都好像是事先经过反复的演习，一切井井有条、毫无破绽。拜尔莱因，在今天还只靠匹夫之勇，就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标准军人了；他一定要有充分的智慧，足以使他的战争机器的效率发挥得淋漓尽致。敌人们似乎已有这样的本领，我们在非洲战争中，就曾发现了这个事实。”

以我最近在东线战场方面所获得的经验来看，我对他所说的一切，表示绝对的赞同。我们在东线战场方面与苏联人苦战的结果，已经使我们感到自卑。其原因是我们的装备实在太恶劣，同时OKW对于战争的指导也实在太不够水准，使部队一再受到无益而惨重的牺牲。此外，德国士兵又都害怕被苏军俘虏，受到非人的待遇。在非洲的战场上则完全不然，在那里是一个斗智的场所，而不是无目的的死拼。

我还记得隆美尔曾经这样说过：“拜尔莱因，你还不知道，要说服这些人，那才真是困难呢！他们迷恋的就是运动战的形式，他们硬想不惜一切的代价来追求它。可是今天我们在西欧早已丧失运动的自由，而他们仍然穷追这个幻影。事实上，只要敌人一脚踏上陆地，他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战防炮和战车都送入桥头阵地之内，而让我们一头撞在上面，直到头破血流为止——这正是他们在非洲梅德宁之战时所采用的伎俩。要想突破这种防线，你一定要在大量炮兵的掩护下，实行迟缓而有组织的攻击，可是由于盟军拥有空中优势，我们当然办不到。像战争初期那样使用战车横冲直撞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连东线方面也慢慢地不再使用这样的作战方式了。”

这段时间，隆美尔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当局采纳他的意见。但是大本营方面还是犹豫不决，而对主要的预备队问题，则最后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折中于二者之间。希特勒之所以批准隆美尔的海岸防线计划，并不是因为他对于隆美尔的思想表示赞同，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最喜欢建

立巨型要塞工事的观念。对作战预备队的问题，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人员却比较倾向于盖尔将军的见解，因为他们也不相信敌人的空军对我方部队的运动能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作用。

3月21日，隆美尔算是已经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承认了这些预备队有驻守在海岸附近的必要。但是仅仅过了24小时，希特勒又推翻了他自己的决定。在这个时候，隆美尔发明了一句“格言”：“谁最后走出他的房门，谁就是对的。”

以下是从1944年4月23日隆美尔写给约德尔上将的信里面摘录下来的一个片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隆美尔意见的梗概：

假使不管敌人的空中优势多么强大，而我们在最初几个小时之内，即能够把我们大部分的装甲兵力，全部投入遭受威胁的海岸防御地区之中，那么我确信：敌人在海岸上的攻击，在第一天之内即可以完全被击溃。截至目前，敌人的猛烈轰击虽然足以使我们在许多地区中的野战工事、交通壕等受到完全的破坏，但是我们那些加强混凝土所构成的要塞工事，却只受到极轻微的损失而已。这就可以证明所有的阵地都有使用混凝土的必要，甚至像位于后方深处的炮兵阵地、高射炮阵地、预备阵地等也都莫不如是。

我唯一感到焦虑的还是机动兵力的问题。和3月21日会议中所决定的内容完全相反，这些兵力截至目前还没有拨归我指挥。他们其中有一部分都是分散在内陆的深处，一旦海岸上任何地区发生了激战，他们赶来增援可能已太迟了。我们可以想象到敌人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所以当摩托化兵力想向海岸方面做任何大规模的运动时，势必会受到敌人空军的严重攻击。但是若无装甲师的迅速援助，则我们担负海防的各师，也就很难有力量发动逆袭，以同时击败从海上和空降两方面夹攻的敌人。我们在陆上的防线，对这个作战而言，守备的兵力实在太单薄了。所以无论战斗和预备的兵力，在分布方面，都要以只需极少量的运动即可支援任何最有被攻击可能的各地区为原则。这些高威胁地区可能是荷兰、比利时、海峡地区、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等地。我们必须使敌人的海运或空运的部队，在接近我方阵地时，即已被我方火力歼灭了一大部分。

和我本人完全不同，盖尔将军也许在平时相当了解英国人，可是他从来不曾和英国人打过仗。他担心敌人会在我们的大后方地区，做一次大规模作战性的空降登陆。所以他主张把装甲兵力集中在后方某一个位置，以便实行迅速的反击。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完全以这个观念为基础。进一步说，他不愿意把他的装甲师摆在海岸防线的后面，可是敌人的空降登陆却很可能就在这些地方。照我看，他们的兵力究属有限，只要我们能够守住海岸防线，则纵令敌人能在我们后方实行作战性的大规模空降登陆，也迟早会被歼灭的。我始终认为要扫灭这些空降部队并不太困难，可是敌人从海上登陆之后，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很多的战防炮布置起来，再加上轰炸机的支援，此时若要向他们实施逆袭，那可就

非常困难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和盖尔将军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除非他能够早日把部队拨交我们集团军总部加以指挥，否则我的理想就无法实现。

这整场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以及德国民族的未来命运，在这里都已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假使一切兵力，不能在统一指挥之下从事防御工作，则所有的机动兵力就不可能尽早投入海岸上的战斗，那么胜利也就非常可虑了。假使我此时不提出一个紧急的要求，则将来一定会误事，我们很可能再度遭遇到像意大利一样的失败……

这一次隆美尔的要求又碰了钉子。5月间他已经注意到诺曼底的危机，他要求把一整个高射炮军（德国的高射炮部队是独立的）移到奥恩河（Orne）和维尔河之间的地区中，把一个多管迫击炮旅移到卡朗唐以南的地区中，把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移到科唐坦半岛内，把装甲训练师（师长即为拜尔莱因本人）移到阿夫朗什（Avranches）的附近。此外，他更要求海军应立即在塞纳湾中布雷（此时，他们还在比斯开湾中布雷）。可是他的这些要求却没有一个能兑现，所以诺曼底的防御力量始终不曾达到他理想中的标准。

以下是隆美尔的副官所写的日记，节录如下：

6月3日，下午和西线德军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在一起，总司令（隆美尔）正准备回德国一行。

从1944年6月5日到8日之间，侵入的威胁似已经降低，潮汐在以后的几天当中对敌人非常不利。同时从空中侦察方面也看不出来敌人有即将登陆的迹象。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向元首提出直接的报告，使我们一旦敌人登陆时，人力和物力两方面都不至于处于劣势。于是要求再拨两个装甲师、一个高射炮军和一个多管迫击炮旅到诺曼底地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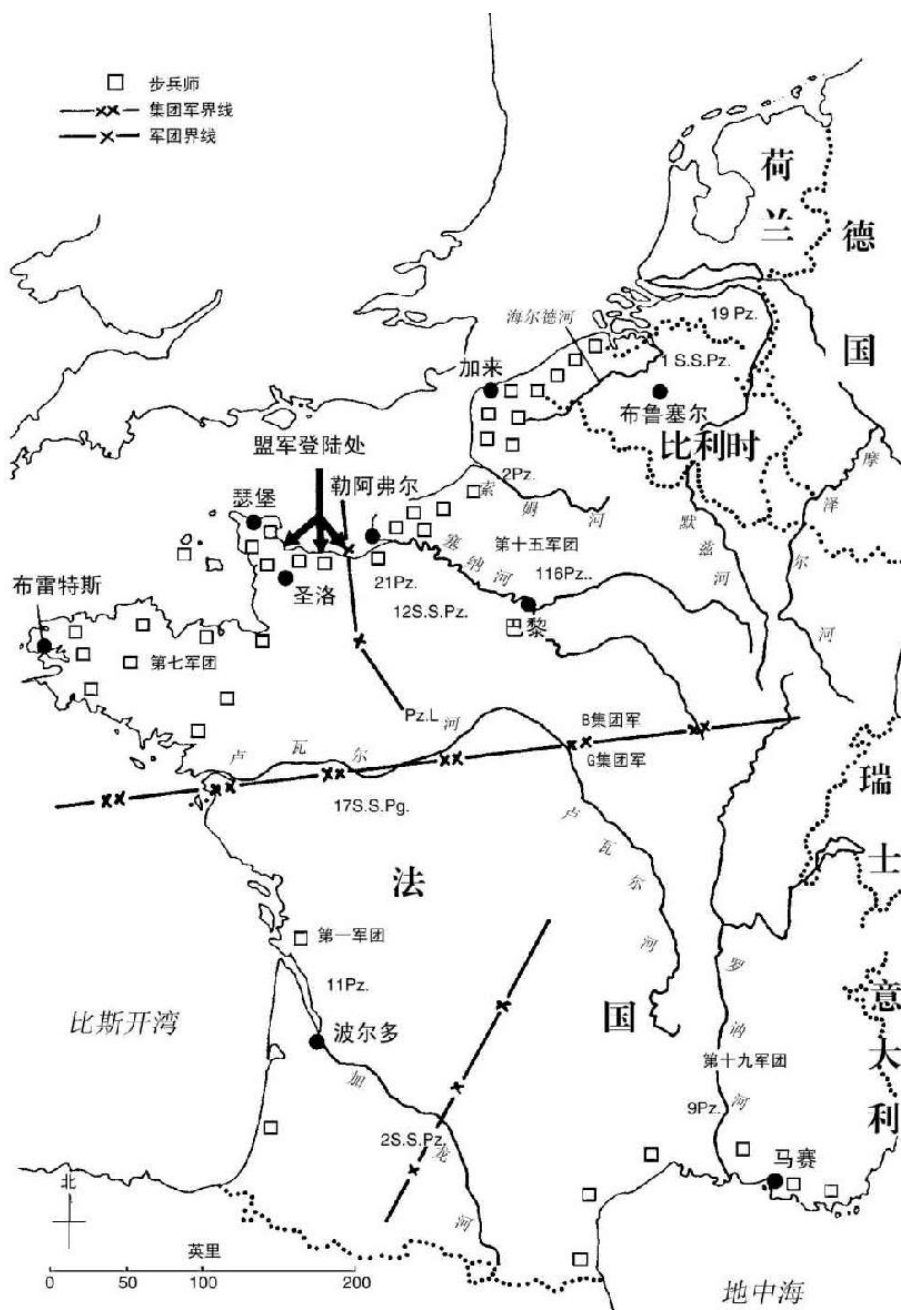
在获得伦德施泰特的批准后，隆美尔又打电话给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告诉他：自己就要回来了。6月5日，隆美尔从他的总部，坐汽车回德国去了。

盟军侵入的日子

6月5日的夜晚，天色一片漆黑。偶然地，月亮会从低垂着的云幕中露出来，把一道寒光照射在诺曼底的海岸上。在孤立的防御据点外面，哨兵们不断地合着拍子走来走去。

在断黑不久以后，开始可以听到盟军轰炸机群的单调嗡嗡声，不久又可以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从海岸上许多地区中传了出来。夜间的轰炸对诺曼底而言，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不过在那一夜里，却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凶，不久就达到空前的猛烈程度，过了午夜之后，又有更大的飞机编队向欧洲大陆飞来，突然在海岸线后方很大的地区内，到处都出现了“圣诞树”式的光彩——这是空降部队的引路标。自从1点钟之后就

开始有数以千计的伞兵落在这些地区内，此外还有几百架滑翔机载运着人员、火炮和车辆，也都纷纷着陆了。隆美尔所设计的防御滑翔机的木桩，并没有发挥太大的效力，因为德军并没有时间用铁丝网将它们连起来，也没有装上地雷和炮弹。他们固然使滑翔机本身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但是机身中所装载的人员和装备却大多数能安然地到达地面。



19 D日德军防御布置

附近据点中德军的指挥官，纷纷用野战电话报告敌人伞兵已经着陆的消息，整个作战指挥系统也开始开动了（由于盟军不断而广泛地实施空中攻击的缘故，这种指挥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故障）。不久在内陆方面的战斗就已经发展到了高潮，因为盟军的空降部队马上就向海岸线进攻，以图冲破我方的海岸防御地区。不久德军即卷入战斗之中——这是决定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的一战。

由于沿着塞纳湾一线的雷达站几天以前即已被炸毁，所以此时它们完全丧失了作用。更因为天气恶劣的缘故，德国空军的侦察机也没有在海峡地区的上空做侦察性的飞行，而德国海军的哨船也正停在港口内。所以，当盟军这一支庞大无比的运输船团通过海峡时，德军当局事先居然一点风声都不曾察觉。在10个小时以前，他们就已经越过了德国海军的警戒线，此时已经列队摆在塞纳湾中的海面上。5点30分的时候，盟军舰队开始发炮向海岸上轰击，这时才惊醒了德军的好梦。于是一炮接一炮，6艘战舰、23艘巡洋舰和104艘驱逐舰，同时展开猛烈的轰击。盟军的轰炸机群也不断地分批飞来，向整个诺曼底海岸实行地毯式的轰炸。

在他们军舰的火力掩护下，美英两国的特勤部队逐渐接近滩头，从他们的装甲小艇中跳下水去，开始动手爆破滩头上的障碍物防线——由于落潮的缘故，它们现在都已经暴露在水面之上，假使德国已经把落潮时在水线之下的两道障碍物也都建立好了，那么情形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不久之后，当军舰上的炮火还继续钉在德军的防御工事上时，大批的登陆艇即已开始向滩头蜂拥而上。

那些在火海中还没有送命的德军士兵，现在知道打击敌人的机会已经来了。不管盟军的火力是如何强大，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还是死守在岗位上，除非他们被击毙，或是武器被毁才停手。在许多地点，他们居然能够击退敌人的登陆，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条防线上的兵力实在太单薄，防区的纵深也太浅，所以还是守不住。美英两国的步兵从滩头上向内陆推进，在孤立据点之间的空隙中渗透进来，在某几点上也和降落在敌后的空降部队取得了接触。战车已经到达滩头上，步兵们在强大装甲兵力支援之下，担负主要攻击的任务。德军除了地雷以外，就只有少数的战防火箭炮和一些孤立的战防炮、战车，真可以说是难以招架。

少数的师预备队很快投入了那些紧急的地区，当敌人还正在登陆之际，这种逆袭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可是当他们前进的时候，一路不断受着敌人战斗轰炸机群的攻击，使他们的力量逐渐消耗殆尽。对师长们而言，他们感觉到好像是在和一个不断增高的怒潮作战，他们心里十分清楚，知道这一点抵抗的力量，不久就会被怒潮扫荡干净，于是洪水就会向内陆泛滥。不久，所有的预备队都用光了，已经无兵可调。防线在许多地点上都被突破，到了下午的时候，盟军的登陆已经成功，大势已定了。

沿着侵入战的海岸线上，唯一的装甲部队就是第二十一装甲师，师

长为福伊希廷格尔中将（Lt.-Gen.Feuchtinger），该师位置在卡昂（Caen）附近。这个师一共有战车150辆、突击炮和自行火炮60门、装甲运兵车300辆。6日上午，福伊希廷格尔把该师兵力的一部分组织起来，准备向在奥恩河东岸的英军伞兵发动一次逆袭。他的部队已经分别向指定集中地区开动，可是第七军团却又有一个命令来，叫他们在奥恩河的西岸上发动逆袭。福伊希廷格尔马上改正他已经发出的命令，可是时间已经浪费了，于是在奥恩河西岸的攻击，实际上参加作战的只有一个战斗群（约有50辆战车和一营装甲步兵），但居然还冲到了海岸边。但是英军的指挥官在面临这个威胁时，却赶紧把伞兵投掷在这个战斗群的后方，于是德军由于害怕被切断，遂停止进攻而悄然撤退。

实际上，这是英军的第六空降师依照预定计划，把剩余的滑翔机载运部队在傍晚实行着陆，以增援该师的另两个在拂晓前即已着陆的伞兵旅。同时也投掷了许多的降落伞，不过搭载的不是伞兵，而是物资。

对德军装甲部队而言，这波空降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曾经使他们大受震惊。他们自然以为英军是用空降的方式，来对他们的逆袭做一次反逆袭——多数德军方面的记载，都以为是如此。

6月6日的黄昏，情况似乎已经很不乐观。在德军防线的右方，英军已经获得了一个桥头阵地，宽达20多英里，纵深3—6英里。在左侧，美军也已获得两个立足点。德军却据守着夹在中间的地区，盟军的透入企图已经被阻止。但是德军一切可用的预备队，都已经完全投入战斗中，所以前线上的指挥官们都焦急地等待装甲兵主力的到达，希望他们一赶到，就可以把敌人赶下海去。但是什么都不见来到。弹药开始匮乏了，在整个前线上都不得不做尽量节省的打算。

那么这个时候的后方，其情形又是怎样呢？在6月5日的夜里，伦德施泰特元帅已经命令装甲训练师和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即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准备开动。若是早依了隆美尔的主张，那么这两个师这时已在海岸上了。但是OKW却通知他说，这是否即为盟军的主要登陆行动仍有疑问，所以要再等候观察。以后又一误再误，直到6月6日的黄昏，这两个师才开始向海岸方面移动，隆美尔的参谋长也已经把隆美尔召回法国——这时他的参谋长是希排德将军。

隆美尔对头几天的战斗情形所表示的看法，可以从1944年6月10日他发表的一份文件上面看出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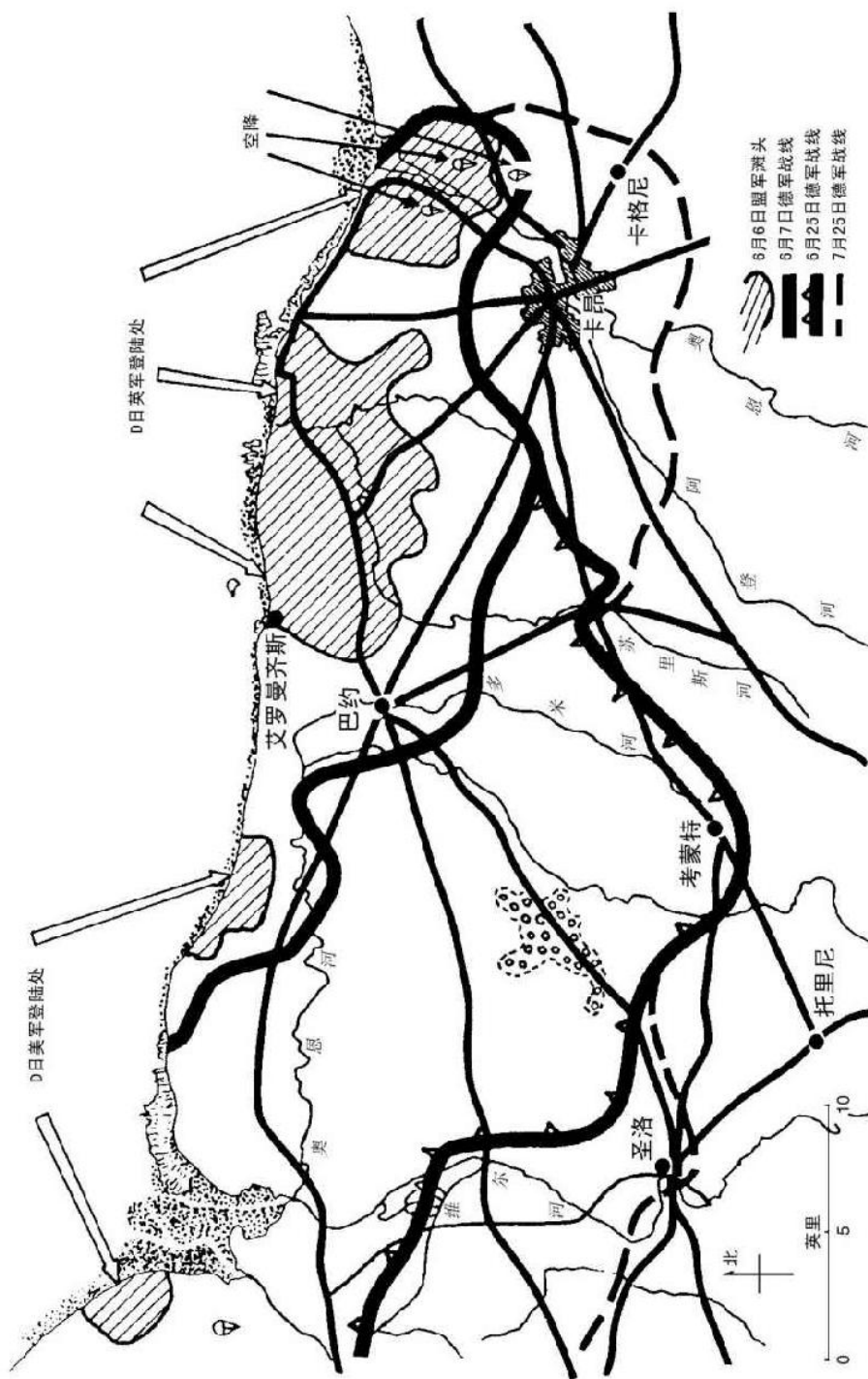
截至目前，在诺曼底的战斗发展经过已经很明显地把敌人的意图显示了出来：

（一）在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获得一个纵深的桥头阵地，以作为向法国内陆——可能是指向巴黎——发动强大攻势的跳板。

（二）切断科唐坦半岛，以期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瑟堡，如此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大型的港口，以便有较大的登陆能力。（似乎还有一种可

能性，那就是假使战况过于激烈，敌人也许会放弃在科唐坦半岛方面的作战，而倾全力向法国内陆挺进。）

由于海岸防御部队已经做了顽强的抵抗，而一切可以使用的预备队也都曾立即发动逆袭，所以敌人尽管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进度仍比他们希望的要慢得多。同时敌人使用的兵力，也似乎比原定计划中的数量多。



20 卡昂附近的战斗

在他们非常强大的空军掩护下，敌人已经逐渐予以登陆的部队增

援。可是我们的空海军——尤其是在白天里——对于他们却一点阻拦的力量也没有。所以敌军流入桥头阵地的速度，可能比我方预备队开上前线的速度，要快上一大步。

由于敌人拥有空中优势，我们无法迅速地把党卫军第一装甲军、第七重迫击炮旅、高射炮军和孟德尔军（Corps 'Meinal'，伞兵第二军。他们在这几年一直被当作步兵使用，孟德尔中校担任军长）调到奥恩河和维尔河之线，以便在敌人登陆之后，发动一次逆袭。重火箭炮旅、高射炮军和孟德尔军还在向前开进的途中，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已经被迫采取守势，正陷入苦斗中。

目前，本集团军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陆续赶到的兵力在奥恩和维尔两条河流之间，保持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以阻挡敌人的攻势。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无法救出沿岸许多地点中仍在那里苦守待援的部队。

本集团军正设法用步兵替换装甲部队来守住防线，然后再把装甲部队集中起来，摆在防线后方，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

集团军总部也想方设法在以后这几天之内，把它的作战重心移到卡朗唐—蒙特堡（Montebourg）地区，其目的是击溃在那个地区中的敌人，并解除瑟堡方面的威胁。此后，我们才开始攻击夹在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的敌军。

我们在诺曼底的作战，受到下列诸因素的影响，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能的：

（一）敌方空军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简直有压倒之势。这是我和我的幕僚们（也包括所有的战地指挥官在内）所亲身感受到的痛苦经验。敌人在整个战场上——从最前线一直到深入后方60英里以内的地区，都掌握着完全的制空权。白天，我方所有的交通运输——不管在道路上还是空旷地区中——都无时不被强大的战斗轰炸机群或轰炸机群钉住。其结果是我方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几乎完全陷于瘫痪，而敌人却可以自由地运动。在后方地区中，每一道运输上的‘关口’（例如隘道和桥梁等）都不断地受到敌人的空中攻击，所以要把必需的弹药和燃料补给到最前线上的部队，实在非常困难。

甚至在战场上小型单位的移动——例如炮兵进入阵地、战车集中编队等等——也马上都会受到猛烈的空中攻击而产生重大的损伤。白天，战斗部队和各级指挥部被迫在森林密集的地区中寻找掩蔽物，以逃避不断的空中攻击。6月9日，在党卫军装甲军的后方地区中，其情况可以简述如下：大量的战斗轰炸机在战场上空不断盘旋，而强大的轰炸机编队则对着部队、村落、桥梁和十字路口加以猛炸，完全不考虑平民的安全。不管是我们的空军也好，高射炮兵也好，似乎都没有能力来阻止敌方空军这样强大的攻击力量。据估计他们一天可以出动2.7万架次（这太

夸张了。即令在D日那一天，盟军全部战略战术空军出击的架次也只有10,585而已）。我方部队——无论是陆军还是党卫军——利用他们手里所有的工具，对防御尽到最大的努力。但是弹药却十分缺乏，而且部队的调换也必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

（二）敌方强烈的海军炮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盟军使用的火炮有640门之多。它们的威力巨大，在这种速射炮火控制下的地区中，我方无论是步兵或战车，根本都无作战的可能性。不过，尽管在如此猛烈的炮击下，在沿海阵地中的我方守军，以及之后在蒙特堡地区中实行逆袭的部队，都曾经用极端顽强的精神，死守他们的阵地。但是除非我们的海空军有办法使对手丧失作战能力，否则敌人军舰对陆上作战的支援还是会持续不断地增加——尤其是在科唐坦半岛方面——因为他们根本不必考虑弹药的消耗。

（三）美军的物资装备比我们优越，他们拥有许多新型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根据党卫军中将狄特利希（Sepp Deitrich，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军长）的报告，敌人的装甲部队似乎远在2500码以外的距离时，即开火射击，对于大量的弹药消耗毫无顾惜，并且也拥有极良好的空中支援（在阿拉曼会战时，就早已是如此了）。此外，他们在炮兵方面也具有强大的优势，而且炮弹的补给十分充足。

（四）敌军对空降部队的使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极大的弹性。当他们降落在我军所未设防的地区时，他们就会马上掘壕固守，我们的步兵即令有了炮兵的支援，也无法把他们赶走。我们应预料到今后敌人还会常常使用空降作战，尤其是对我军尚未设防的地区。很不幸，我们的空军未能依照原定的计划击败这些部队。敌人利用他们空军的力量，可以一次就把我方的机动兵力钉死达几天之久。而他们在作战时，却可以任意使用机动兵力和搜索部队，所以我们的处境实在是非常困难。

各军种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敌人不惜浪费大量的物资，但我军官兵们却都还是死战不退。我要求应该把上述的情形转告给元首知道……

但是希特勒却否决了隆美尔把重点移到卡朗唐—蒙特堡地区，以消灭美军桥头阵地的计划。他的命令是要B集团军利用现有的增援和补充，从卡昂地区直向英军的桥头阵地进攻。可是在科唐坦的美军桥头阵地，不仅是威胁比较大——因为用它作基地，可以切断整个科唐坦半岛——而且它所包括的兵力也较少，对德军而言比较可能予以击灭。结果由于英军的增援速度要远比我军迅速，所以希特勒命令从卡昂地区进攻，实际上毫无成效可言。

在希排德将军所著的《我们防卫诺曼底》一书中，曾经告诉我们当盟军登陆之后，OKW曾经禁止西欧战区总司令和B集团军总司令调动在塞纳河北岸的任何一个师，而他们自己对这些师应该如何调动，也始终

不曾做出一个决定。他们又一再把不正确的情报分送给B集团军和西线总司令部，这些情报指出盟军在英伦三岛上还保留着足够的部队，足以供第二次登陆之用。隆美尔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亲口向他的儿子说过，在最初的阶段中，他也认为假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撤出了加来地区，则盟军非常有可能在那里实行登陆。盟军的计划可能是想把德军都吸在诺曼底地区，然后用空中攻击切断塞纳河上的桥梁，再在加来地区登陆，直捣鲁尔地区——这种想法绝不能说不合理。不过，后来他却认清了把大量德军留在加来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错误。

在侵入战斗期中，希特勒和伦德施泰特、隆美尔这两位元帅，曾经举行过两次会商。第一次的地点是在苏瓦松（Soissons）附近，时间是1944年6月17日。隆美尔首先发言，把当前的情况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德军的官兵是如何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奋勇作战。由于有了伦德施泰特的支持，隆美尔要求希特勒亲自到前线上去做一次视察，以便他在指挥战争的时候，可以了解战场上的实地情形。这个时候的德军都知道丘吉尔常常到前线上去视察，所以他们对元首之从来不曾到过前线都感到很失望。在这次会议中，隆美尔也提出了一个冒险反攻的计划，事后他向他的家人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失败，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成功机会。反之，若是这样继续消耗下去，则不出几个星期之内，B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也毫无疑问会同归于尽的。

B集团军总司令谨慎地反对任何从现有战线上实行攻击的计划，因为它必然会把所有的装甲师都消耗完。他的建议是用步兵师去防守奥恩地区。目前使用的装甲师都留在卡昂的西面，而预备队则集结在侧翼方面。在完成了部署之后，即开始向南做有限度的撤退，其目的是使用装甲部队，向来攻的敌军侧翼上发动一个突击，并且在敌方海军炮火射程之外的地区作战……（摘录自隆美尔副官的日记。）

但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突然有一颗打歪了的V-1飞弹，落在他的大本营驻地的附近，希特勒马上像发了神经，一口气转回了德国，不再谈视察西线的问题了。隆美尔建议的作战计划也从此没了下文。希特勒认为获得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寸土必争，死拼到底”。

到了1944年6月29日，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两位元帅又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这一次的地点是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希特勒别墅所在地），其目的是想要明了最高统帅对于目前的战局有何看法。希特勒对两位元帅所说的话，曾经有过详细的记录，从里面可以看出他那时候对于战局的观念是多么模糊紊乱：

……在详细的检讨过当前的情况之后——在这次检讨中，特别注意敌人的制空权、海军炮火的威力，以及英军在作战时所采取的有体系而缺乏弹性且不惜使用大量物资的方法——于是元首对于今后的战局，做了下列数点指示：

（一）第一点，元首认为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的攻势，这是肃清桥头

阵地的唯一先决条件。

（二）空军应使用最新型的飞机（喷气式机和火箭轰炸机）在敌人的桥头阵地之内，继续不断地制造不安的情况，并且击毁敌人的飞机。

（三）海中布雷的工作仍应继续加强。一方面毁灭敌人的补给来源，一方面使敌人的军舰无法停留在沿岸的海面上。

（四）用特种炸弹来对付敌人的战舰。就这一点而言，元首特别说明击毁敌人的战舰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五）在补给路线上建立高射炮阵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准备在沿着从巴黎到战区的补给公路上到处安置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火炮，以及其他的高射武器，避免敌机朝这条公路实行扫射。

（六）马上供给1000架战斗机，以期至少在一个星期中的几天内，可以使一个有限地区的上空中，获得局部的空中优势。（希特勒甚至在盟军尚未侵入之前，即已一再谈到1000架喷气战斗机的问题。事实上，那时喷气机尚未完成作战的准备。尽管在战争结束以前，德国人已经生产了1988架喷气机，可是在战争中却始终不曾大量使用过它们。）

（七）使用一切海军所可能供给的船只，包括鱼雷艇、E艇和U艇（潜艇），以及其他各种小艇在内。但根据邓尼兹海军大元帅的报告，这种船只的数量极其有限。

接着，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各自发表意见，在其他的问题当中，隆美尔又特地向希特勒指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怎样会幻想这场战争还可以获胜呢？”

由于这一场争论，两位元帅都准备辞职了。不过很奇怪的是，隆美尔还是官居原职，没有变化；而伦德施泰特则被召回了，他的继任人选为克卢格元帅。在元首大本营里面，克卢格先入为主地受了希特勒、约德尔和凯特尔诸人的影响，对隆美尔的印象很坏。他们说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不肯服从命令的人。此外，他们告诉克卢格的战况，并非那样不利。所以，当他到达隆美尔司令部时非常乐观——多数的东线将领刚到西线时的态度常是如此。他毫不客气地把隆美尔指摘得体无完肤。隆美尔对于这种无理的指控当然不肯接受，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其内容如下：

致西欧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

我把对于诺曼底战役发展情形的意见书，随函附上。请查阅。

当你来视察的时候，当着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处长的面前，无理地指摘我，并且说：“就算是你，到现在也应该学习服从命令。”这实在使我受到了很深的创伤。我要求你说明你这种指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1944年7月5日

这封信里面附的一个文件，隆美尔早已送给希特勒看过。他非常清楚且一再地把他对于诺曼底战役的批评说了出来。

备忘录

地点：B集团军总司令部

时间：1944年7月3日

发文者：B集团军总司令

为什么不可能长期守住诺曼底海岸、瑟堡半岛和瑟堡要塞，分述如下：

（一）驻在诺曼底的守兵太弱，而且有一些部队严重“超龄”（例如第七〇九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他们的装备完全不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弹药的存量也太少，要塞的工事也未完成，而补给的情况更是不适当。

（二）在敌军侵入之前，B集团军曾经一再要求增援——尤其是在5月底，当诺曼底的威胁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但全被驳回。这些要求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想把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调到莱赛—库唐斯地区，若果真能如此，则无论敌人在科唐坦的西岸或东岸登陆，这个师就都可以立即发动一个强力的逆袭。在预计敌人拥有空中优势的条件下，若想把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临时从塞纳河以南调上前线，则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而且还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约德尔上将对此项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在敌军尚未侵入前不久，他曾经通过布勒将军（Gen.Buhle）向我询问，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要参加诺曼底的战斗，需要多少时间。可我一再请求把该师拨归我直接指挥的要求，却始终被拒绝，我所获得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说一旦敌人进攻，这个师就会立即拨归我的指挥系统。

（三）我又主张把装甲训练师摆在一个可以迅速投入诺曼底或布列塔尼任何一方的战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要求也未能兑现，其原因是害怕敌人会在巴黎附近实施空降行动。

（四）本集团军曾经要求在5月底的时候，把强大的高射炮兵力分布在敌人空军已经对我方阵地做猛烈攻击的地区中。依照第三高射炮军军长的意见，我建议把整个高射炮军移往奥恩河口到蒙特堡（瑟堡东南面18英里处）之间的地区中，因为这个地区受到敌人的威胁最严重。这

个要求也未被批准，结果高射炮军采取一种机动的部署：把一个团部署在索姆河的两岸上，一个团部署在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把高射炮兵力如此分割使用的理由，据说是由于缺乏燃料，但对于诺曼底的防御，则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所以一直到战火燃起的时候，还有两个团留在V-2发射基地的附近。

（五）因为已经预料到一旦敌军开始攻击以后，增援的行动就会感到十分困难。所以我建议先把第七多管迫击炮旅调往卡朗唐以南的地区，以加强诺曼底的防务。这个要求也未被批准，直到敌人登陆之后，这个旅才拨交我指挥。所以在侵入战的最先几天中，这个旅并未能立即投入战斗。

（六）为了阻碍敌人登陆，我曾一再要求应由海空军方面使用最新式的水雷，赶紧完成塞纳湾布雷的工作。这个湾中的海水很浅，特别适合布雷。这个要求也未能成为事实。一直等到敌人登陆之后，才开始这项工作。此时的工作环境已经非常困难，而且只能由空军来执行。

（七）军需总监曾经下命令，在5月间减少在诺曼底的弹药存量，这是他们的一个整套计划，想从西线战场方面抽回弹药，以建立一个后方的储存量。不过由于马尔克斯将军（Gen.Marcks，第八十四军军长，负责诺曼底防务）的努力，本集团军设法拒绝了此项命令的执行。

（八）尽管有铁路网和海上航线的存在，可是在敌人侵入之前的补给情况——尤其是诺曼底方面——因受到空中攻击的严重打击，早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九）当敌人在大陆上已经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之后，B集团军本想等待增援到达之后，先消灭在卡朗唐以北的桥头阵地，以解除对于科唐坦半岛和瑟堡要塞方面的一切威胁。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再向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的敌人进攻。但是OKW不同意我们的计划，命令把重点移到在奥恩河口方面的东翼上来。

（十）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一直到6月7日上午9点30分，才到达卡昂西北面的地区，经过了75英里的行程，沿途受着低飞敌机的阻挠，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条件都不适于装甲兵作战，所以攻击没有收到实效。

装甲训练师一共经过了110英里，才到达在卡昂以西的战地，那时候已是6月7日的13点钟了。在运动中，他们也受到敌方空军的阻挠，所以这个师和正在巴约（Bayeux）奋斗中的第三五二步兵师，始终不曾取得接触。

第二装甲师的原有位置是在索姆河的两岸，他们的先头单位到6月13日才到达——即使是直线距离都还有135英里远。再过七天，整个师才能参加作战。

第三伞兵师需要六天的时间，才能够由布列塔尼开入圣洛东北面的战地——直线距离为135英里。在途中也备受空中威胁。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向巴约攻击的时机早已过去了，强大的敌军早已占领了克里赛森林（Forest of Cerisy）。

第七十七师也需要六天的时间，才能够集结足够的兵力，来参加科唐坦半岛以北的战斗。

所有的预备队都太迟了，已经无法发动一次逆袭以粉碎敌人登陆的企图。等到他们到达时，敌人已登陆的兵力，在强大的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之下，足够发动攻势了。

（十一）我方空军的支援，完全不符合原定的计划。敌人的制空权不仅遍及整个战区，而且向后伸展了60英里的距离。他们不仅摧毁了沿海地区中的各种防御设施，并有效阻止了我方预备队和补给的运动，最主要是炸毁了我方的铁路系统。

（十二）海军的活动也不能依照原定的计划（譬如说只有6艘潜艇，而计划上则为40艘）。由于天气恶劣，6月5日的夜里，在塞纳湾中根本没有巡逻船活动。潜艇对舰队的攻击战果也非常有限。6月12日，敌人对勒阿弗尔又发动了一次空中攻击，使我方可用的船只损失了一大部分。

在敌人登陆后，对塞纳湾的布雷工作才匆忙展开，可是截至目前，似乎还看不出它的实际效力。敌人的登陆行动，其规模已经到了最大的限度。而其海军炮火的轰击，其强度更是空前，使我军感到十分头痛。

（十三）集团军本身没有管理补给的机构和军需处，当然也不能向西欧战场总司令部的军需处下命令。

（十四）指挥体系也不能令人满意。在侵入战开始的时候，集团军总部对西线装甲兵团（即盖尔将军所指挥的各装甲师）和多管火箭炮旅都没有指挥权，对高射炮单位也是如此。除非学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把所有兵力都包含在一个完整统一的指挥体系下，才有办法谈到最后的胜利。

元帅隆美尔

当克卢格亲自到诺曼底前线上视察过后，他马上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观念。他完全同情隆美尔的看法，尤其是下面一段话（见隆美尔在6月底写给元首大本营的报告）：“敌人的制空权，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都足以限制我军的一切活动，使我们无法正确估计出时间。因为当一个师级兵力的装甲或摩托化部队，只能在夜间或恶劣气候下运动时，这种作战当然也只能围限于有限的目标了。假使能有充分的高射炮防御，再把兵力分为小型的装甲战斗群，则在白天行动还是有可能的。”

从隆美尔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找不到他和“7月20日事变”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他事先把相关文件销毁了，以免牵连他自己或是旁人。不过，也还有一两点应该加以说明的。

自从1943年的夏天起，据说隆美尔就已经认为：在紧急的时候，应该不考虑希特勒的反对，与盟军方面谈判一个合理的妥协。不过从他后来与他太太和儿子的谈话中，却又使人觉得他的意见是必须等到盟军侵入西欧之后，才发动推翻希特勒的政变。理由如下：

（一）在盟军尚未侵入前，德军唯一的战线就是在东线战场方面。若是此时发动政变，则东线可能会随之崩溃。于是苏联人会像洪水一样流入中欧，而没有英美的力量来阻止他们。

（二）在1944年的春天里，构成一个军事叛变的心理条件还不存在，因为在法国境内的部队和大多数的军官都相信英美联军的登陆必然会被击败，德军利用他们的新型武器（喷气战斗机、新型战车和其他武器），最后也一定可以阻止苏联人。

（三）事实上，假使德军能击败盟军的侵入，则英美两国因为害怕苏联人会单独占领整个欧洲，或者德国人又再度攻入苏联，他们就可能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是最后的机会，绝不可轻易放过。

隆美尔认为一旦盟军登陆企图被击败，则西方国家可能会幡然悔悟，愿意和新的德国共同向东方的强敌作战。他认为西方同盟国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做这样热烈的支持，实在是不可思议。他那个能干而忠诚的参谋长希排德将军也拥护他的意见。

虽然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隆美尔曾经向他的家属和一些军官说过这样一句话：“施陶芬贝格上校（Col.von Stauffenberg，动手刺杀的人）把这件事弄糟了，任何前线上的士兵都可以把希特勒干掉！”不过他这句话却也只是激愤之词而已，因为他听到希特勒已经下令把参与事变的将军们一律处以绞刑，所以感到非常恼怒。 54

事实上，隆美尔从来不知道有谋刺希特勒阴谋的存在，假使他事先知道，一定会竭力反对。在他遇害之前的几天当中，他曾经向他的儿子说过：“谋刺希特勒实在毫无意义。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个人的行为，而是他个人在德国人民眼中所显现出来的偶像地位。事变不应该在柏林发动，而应该在西线上发动。假使能够如此，则我们希望获得下述的成就：空袭马上停止；盟军在无抵抗的情况之下占领德国；拒绝苏军进入德国的领土。至于对希特勒个人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面临一个既成的事实。”

也许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当隆美尔和希排德最后认清在法国境内的德军防线几个星期内一定会崩溃时，他们决定开始和西方国家单独进行和平谈判。一切都差不多准备就绪了，连克卢格和其他许多的将领也都被说服。可是到了7月17日，命运之神却伸出干涉的手来。隆美尔在利

瓦罗（Livarot）的附近，遭遇低飞敌机的攻击，受了重伤。

在这个事件尚未发生之前，他曾经把最后的一件报告送给希特勒。在这个报告上面，他把紧张局势以及他个人的意见，都做了坦白的说明。所以任何人绝不能批评隆美尔躲在后面，做暗箭伤人的勾当。

时间：7月15日

地点：集团军总部

发文者：B集团军总司令

诺曼底前线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坏，现在已经接近一个严重的危机了。

由于战况惨烈，敌人不惜使用大量的物力——尤其在炮兵和战车方面——同时他们对战场更具有无限制的制空权，所以我们的死伤数字非常高，每个师的战斗力都迅速减低。从国内送来的补充兵源为数极少。死伤总数已经累积到9.7万人（其中包括军官2360人）——平均每天损失2500—3000人——而截至目前，补充总数仅1万人，实际上又只有6000人到达最前线。

物资上的损失同样巨大，而补充的数量更是不够。以战车为例，截至目前，一共补充了17辆，而损失却已有225辆之多。

新到的步兵师都是新兵，他们的火炮、战防炮和近战的反战车武器都极感缺乏，所以当敌人在排炮和密集轰炸的掩护之下，向前进攻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支持太久。事实上，像敌人这样拼命消耗物资的打法，即令是任何最勇敢的军队，也一定会逐渐地被消耗完——在消耗的过程中，人员、装备和土地的损失都在所难免。

由于铁路系统已经全部被毁，同时从前线到90英里以内的后方地区中，一切道路的交通也都受到敌人空军的威胁，因此我们的补给情况恶劣不堪，只有极少量的必需品勉强可以送到前线。所以在所有的战场上，都不能不力求节约，尤其是在炮兵和迫击炮的弹药消耗方面。这种情形似乎是很难改善的，因为敌人的活动只会使我方的运输量越来越少。

除非减弱海峡方面第十五军团的兵力，或抽调在法国南部地中海防线的兵力，否则诺曼底前线上的兵力断无增加的可能。可是以第七军团的整个正面而言，最起码还需要两个师的兵力。

在敌人方面，每天都有新的生力军和大量的作战物资进入桥头阵地。他们的补给完全不受我方空军的阻挠，来自敌人的压力在日益增强中。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可以预料到不久的将来，敌人就会突破我们这道单薄的防线——尤其是第七军团方面——然后开始向法国境内深入挺进。除了装甲兵团地区的预备队以外——他们现在也被正面战斗牵制住了，而且由于敌人握有制空权，也只能在夜间行动——我们就再没有其他机动预备兵力，可以用来对付这种突破。至于我方空军的活动，还是和过去一样，不会有太多的效力。

部队在任何地方都已经尽到英勇战斗的职责，但是这种不平等的战斗已经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有责任把这些话坦白地说出来。

隆美尔

隆美尔预料敌军不久就要在第七军团的正面实行突破，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他不幸言中了。当蒙哥马利在卡昂地区执行他的钳形攻势时，在圣洛地区中的压力正日益增强。这个地区是B集团军所预料的敌人攻势重点所在，所以由我（拜尔莱因自称）率领的装甲训练师就调向这一方面。1944年8月18日，我曾向集团军总部上了一个报告，说明战斗的经过。后来在隆美尔遗留的文件里面，居然找到了这个文件的副本，以下的叙述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

在经过了惨烈的战斗之后，我这个师的实力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了。更糟的是我还得留下我所剩余的装甲兵力的一半在我原有防区的后方，以掩护去接替我原有防区的步兵师。

约在7月23日，美军已经获得一个适当的跃出地位，并且占领了圣洛城。装甲训练师在该城西面守住一个长达6000码的地区，我们再把单薄的预备兵力分散，使防区大约有4000码的纵深。剩下来的五六十辆战车和自行火炮，都部署在静止的位置，当作装甲战防炮用。

7月24日，400架美军轰炸机攻击我们这个地区，但是却没造成太大的损失。我的高射炮营居然还击落了10架敌机。预料中的地面攻击还没有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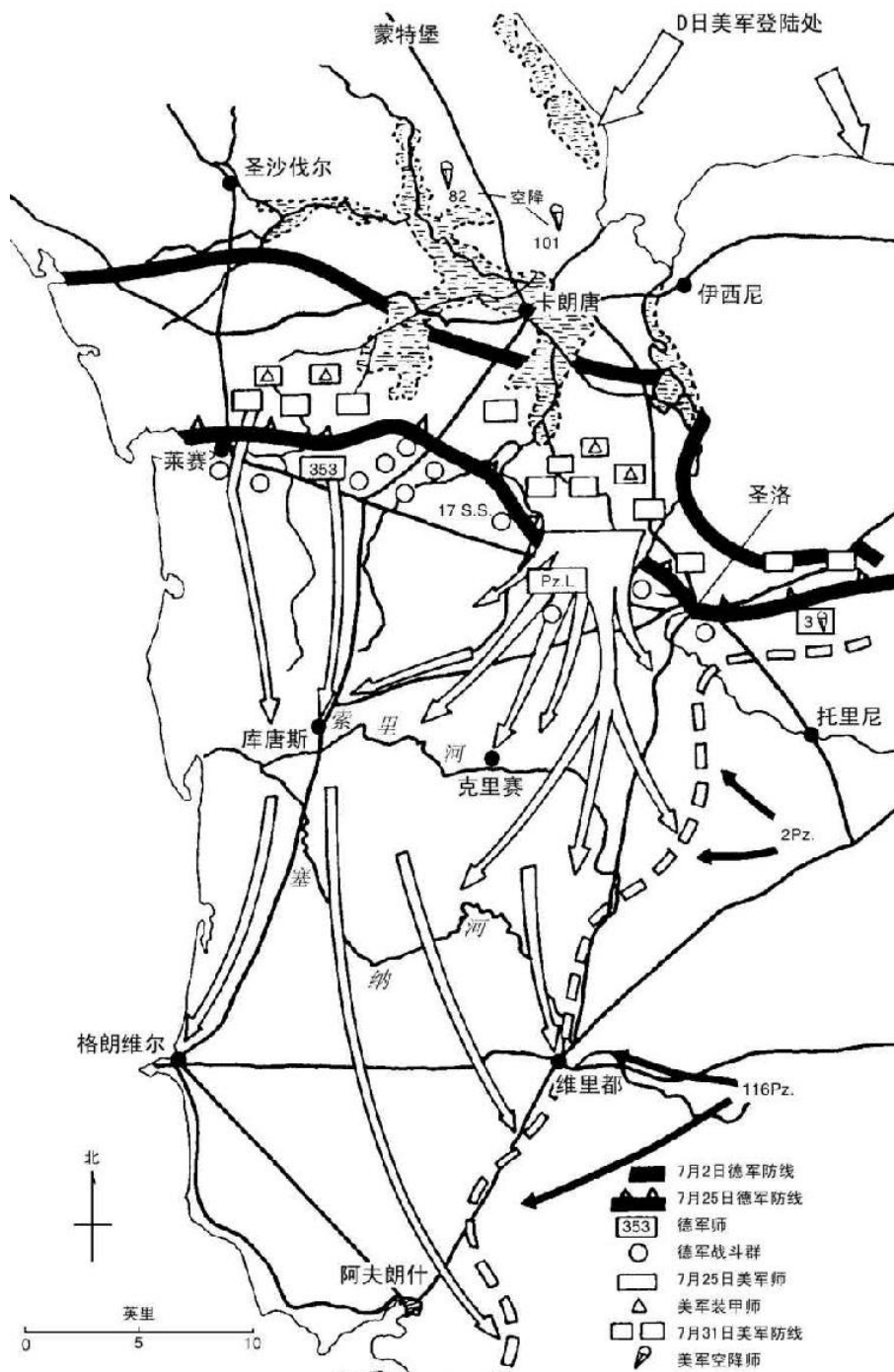
但是到了第二天，盟军空军发动了极重大的打击，这在整个战争中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术空军行动。后来我从美方的资料中，得知在7月25日这一天，盟军出动的空中堡垒 55 和其他各式轰炸机数字在1600架以上，对装甲训练师地区的攻击，则从上午9点钟起，一直炸到中午时为止。防守阵地的单位几乎已经全部被扫灭无余，我们最好的装备，像战车、战防炮和自行火炮都完了。炸弹所构成的地毯左右前后全面铺开，炮兵阵地被夷为平地，战车炸翻了被埋在泥土里，步兵阵地完全炸平了，一切道路都被毁了。到了中午时分整个地区已经像是月球上的景象，遍地都是炸弹坑，这时想把我们的武器挽救出来已经不可能了。一切通信体系都被切断，根本没有指挥可言。部队所受到的惊吓和打击可以说是空前的。有些人吓疯了，毫无目的地乱跑，直到被弹片击倒。当

空中的攻击像暴风雨一样笼罩在我们上方时，美军的炮兵也同时以排炮向我方野战阵地猛轰。

这个时候，我本人正在拉恰培里（La Chapelle-en-Juger）附近某一个团级指挥所中，那里也正是轰炸的中心。这个指挥所设在一个古老的别墅里，墙壁的厚度达10英尺，所以比其他的地方都安全一点。一而再地，炸弹的地毯向我们滚卷过来，有些炸弹落下的地方距离我们只有几码远。地皮都在颤抖。我向外面迅速一瞥，只看见整个地区都笼罩在烟尘之中，地底下的泉水向上喷射，达到相当高的高度。我们在那个地窖里面停留了好几个钟头，不敢移动一步。快到下午的时候，我才爬出这个别墅，骑上我的摩托车赶回师部（从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我老早就宁可骑摩托车，而不用汽车。在侵入战中，我的座车被击毁了6辆之多，驾驶员也死了好几个）。在回程的时候，还是不断受到战斗轰炸机的扰乱。

当我回到师部的时候，第一份敌人已经渗入被轰炸地区的报告也送来了。我的师中尚有少数幸存的单位，已经开始做英勇的抵抗，但是大多数部队在轰炸中早已毁灭干净。其他地区的一些弱小预备队，曾想用逆袭的方式来阻止这个排山倒海的攻势。但是当他们还在集中编组的阶段中，即已被敌方的空军和炮兵击碎。到第二天上午，美军的突破就已经完成了。

在整个上午，美军不断向南推进，首先是步兵，利用轰炸机来作为支援；到了下午他们的战车群开始前进。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把我们这个师的一点残部也击溃了，剩余的人员连同我的师部在一起，匆匆向南撤退。我的师部设在一个别墅里。突然哨兵报告说，美军战车已经到了我们的邻近地区。不久战车就在我们旁边驶过，我们的车辆正停在不远处的丛林里，美军发现后马上朝它们开火，于是全部车辆都起火燃烧，我们住宅的前面一间房子，马上也中了一颗高爆炸弹，我带着5个人卧倒在第二间房子里。我们无法离开这间房屋，因为美军的机关枪正在向大门边扫射。后面的窗户又已经封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像是落在鼠笼中的老鼠一样。慢慢地，美军的战车开过去了，枪炮声也停息了。我们现在已经落在美军战线的后方了。



21 瑟堡半岛之战

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才有溜回我军战线的机会。我在曲折的小径上走了几个钟头，一直到午夜的时候，才遇见本师的一辆汽车，把我载

到我们的后卫阵地。

美军像洪水一样流入开阔地区，没有人能够阻挡住他们——一切都不出隆美尔的预料。在向西转到库唐斯之后，他们马上就把我们在科唐坦半岛中的战斗兵力封锁住并加以歼灭。于是在德军防线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巴顿的军团从这里向法国的心脏地区狂冲而入。这就是战争结束的开端。阿夫朗什的突击，本是OKW计划切断巴顿主力的一个回马枪，可是当部队集结时，即被英军大批轰炸机击碎，结果攻击始终不曾发动。假使不是受了盟军空军的阻挠，这个攻击一定可以提前开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可以获得一次胜利。所以这也和整场诺曼底侵入战一样——照隆美尔和其他许多指挥官的看法——这次战斗失败的主因，就是盟军握有完整的制空权。

隆美尔以及其他在西线上负责的指挥官，在这段时期，无不感觉到本身责任的沉重。因为这一条战线足以决定德国人民的最后命运，苏联的军队是否会进入柏林，以及德国的城市是否会变成废墟，全靠这一战来决定。从现存的隆美尔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noindent】最亲爱的露：

.....现在部队进行的战斗，才真算是苦战。我昨天一天都在最前线，今天还要再去。敌人的空中优势对于我们的运动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根本就无法应付。不久可能在其他的地区还会有状况发生，不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已。

1944年6月10日

昨夜的电话线路真可以说是坏到极点，但聊胜于无。战斗的发展对我方完全不利，主要的原因是敌人拥有空中优势，且有海军重炮的支援。我方飞机出动三五百架次，而敌方却出动了2.7万架次左右。我昨天已向元首提出了报告，伦德施泰特也提出了同样的报告。这两个世界巨强曾经养精蓄锐多时，现在把他们的力量全部使了出来，很快就会有决定性的结果了，我们只好竭尽所能。现在是政治家应该负责任的时候了。我们相信不久更大的打击就会来到。我常常想念留在家中的你，衷心希望这场战争可以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

6月13日

又是非常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飞机、海军炮火、人力和物力等方面，无一不占有极大的优势，现在他们就可以显现这些威力了。我方最高当局是否认识到这种局势的严重性，以及能否获得一个适当的结论，照我看似乎很有疑问。各方面的补给情况都已经很紧张。你们两个人最近的生活如何？我还没有接到你们的任何消息。

6月14日

昨天又上前线去督战，情况还是没有改善。我们要准备面临着更大的难关。部队——无论是正规陆军还是党卫军部队——都在拼命死战中，但战况仍一天比一天更坏。我方的空军在整个战场上几乎完全不露面。我的身体一直都还好，尽管一切希望都幻灭了，但我还是尽量保持信心。你一定可以想象到我们不久就要面临到何种困难的决定。请记住我们在1942年11月间的谈话。（1942年11月间，在阿拉曼会战结束后不久，隆美尔曾经和希特勒及戈林做过一次会谈。事后他在罗马曾经对他的太太说：这场战争已经败定了，现在应该尽可能迅速谋取一个折中的和平。）

6月15日

今天有一个机会，派了专人把这封信送给你。我昨天见到元首，他现在正在西线方面。我给了他一个极详细的报告，把一切的事情都讲述清楚。假使当初OKW诸公认为前线上的部队打得不够好，那么他们对此种主观的偏见，也似乎该修正了。我们部队本身就是证明自己曾经竭力苦战的最好证人。假使当局早肯听我的主张，在第一天黄昏的时候，就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发动一次逆袭，那么这一次攻击也许早已经被击败了。当前线上的战斗正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那些装甲师却要经250—400英里的距离，才能够到达第一线。不过这已经过去了，我对未来的展望比一个星期以前还要乐观一点，长射程的作战已经使我们大感快慰。在最初几天的战斗中，已经有好几位将领战死了。其中包括法里将军（Gen.Faley），他是在第一夜——6月5日到6日之间——遇害的。

.....敌人现在是想迅速突破直达巴黎，但似乎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的实力也已经增加了不少。元首很有礼貌，心情也很好。他也认清了局势的严重性.....

6月18日

军事的情况又突然转劣。敌人的空军使我们的补给方面受到了极严重的打击，到了现在，可以说补给线已经完全被切断了。假使发生一个决定性的战斗，我们将无弹药可用。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烦恼啊。在这种情况下，连瑟堡也都不可能长久守下去。我们要准备应付严重的状况。

6月23日

现在东线方面，苏军又发动攻势了。我希望至少在那一方面情况不会太坏。尽管守军已经在拼死苦斗中，瑟堡是绝难守得太久。凭炸弹和炮弹的威力，敌军在任何地区都可以制造机会，使他们只用突击的方式来收取战果。最大的悲剧却是我们绝对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还报他们。我现在又要上前线了，这已经成了我的日课。

6月24日

1944年6月23日，苏军展开夏季攻势，攻击的目标是维捷布斯克（Vitebsk）地区，位置在普里佩特大沼地（Pripet Marshes）的北面。德军的指挥官曾经建议在敌人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先撤退到贝里西拉（Beresima）之线，以使敌人的打击落空。但是希特勒却命令不准后退一步。苏军很轻易就突破了伸展得太长的德军防线，一个星期内深入150英里，越过了明斯克—华沙公路。到了7月中旬，他们已经深入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之内，在普里佩特大沼地以南的苏军也加入了这个大攻势，到了7月底，这个联合攻势已推进到了维斯瓦河在华沙的附近，并且在南面越过了桑河（San）——五个星期内前进了450英里。他们在这里停顿下来，并建立后方的交通线。一直到1945年1月间，才再重整攻势向德军中央地区挺进。这次他们一直冲到奥得河（Oder），距离柏林仅60英里远了。

在这段时间，苏军的左翼兵力向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地推进，做一个巨型的迂回行动。11月4日，到达布达佩斯（Budapest）郊外。该城守到了次年2月13日才沦陷。在1944年的秋天里，苏军的右翼也横扫过波罗的海诸小国，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由于遵守希特勒的命令，被陷在库尔兰半岛上无法脱身。

我现在在医院里，只能静静躺着，要等到两个星期之后才能移动。我的左眼肿得很厉害，不过医师说已经比先前好一点了。夜间，我的头还是痛得厉害，不过白天却好得多。正当我负伤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谋刺元首的事变，这真使我感到震惊。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这个事变尚未发生之前，我曾经把我对于当前情况的意见，报告元首知道。

向你和曼弗雷德表示我热切的爱，并祝你顺心如意。

7月24日

这是隆美尔在负伤之后所写的第一封信。是由他口授的，因为他还不能执笔。他在6月24日到7月17日之间的信件都已遗失了。

在这封信里面提到他上给希特勒的报告，隆美尔曾经把他的意见表达出一部分。在这之前他还发过一个无线电报给希特勒，告诉他西线是绝对无法守下去了，请他速做适当的决定。

几个星期以后，隆美尔自己要求回德国，以免他在负伤的状况下落入盟军手里。他不知道他这个要求恰好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因为希特勒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要杀死他了。不过7月24日希特勒还拍了一个慰问电报给隆美尔，其内容如下：

元帅，请你接受我的好意，我希望你能早日恢复健康！

希特勒

那是1944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乌尔姆郊外某地服役。当我正坐在高射炮的炮位旁边的时候，突然接到连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你父亲已经回到了黑林根，你已经被调到了他的幕僚中去服务。今天你就可以收拾动身了。”

一辆指挥车把我送到了黑林根，一直开进了花圃的大门，停在屋前。女仆打开房门。我把背包向地板上一丢，里面的餐具饭碗发出铿锵的声音，我匆匆地洗了手，就走进书房。我的父亲，左眼用一块黑色的绷带掩盖着，正坐在一把圈手椅上。他面部的左半边因为受重物撞击，已经压坏了。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脚还有一点发抖。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他说：“我一直都还好。现在还有点头痛，左眼还是闭着的，也不能够移动。但已经在慢慢痊愈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当我父亲把脸转向我母亲，继续谈论诺曼底的作战经验时，又是一副庄严的神态。我在这里就记忆所及，把他所说的许多话追记如下：

他说：“我在诺曼底的职务总是受到希特勒的限制，再这样下去，只要一个‘上士’就可以担任总司令了。他几乎大小事情都要干涉，而且对我们的建议一律不接受。刚开始时，盟军只占有两处桥头阵地，一处是在科唐坦半岛，实力比较弱；一处是在巴约附近，实力则较强大。我们当然想首先消灭较弱的那一方面。可希特勒所想的却和我们相反。这种分散实力的攻击，实际上只徒然消耗宝贵的兵力。假使我们想要抽出一个师来，他马上就命令我们把这个师立即送回原处。当我们下命令说‘应该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但是上面却把它改成‘应该抵抗到最后一滴血为止’。当瑟堡投降后，他们却派了一个军法官来，这就是上级对我们的援助。

“部队的行为可以说是英勇到了极点。在最初的几天中，他们为了争夺操作战防火箭炮的任务（这是一种极危险的任务），常常彼此之间打起架来。但是最后，他们都感到失望了，因为什么办法都不中用。不过几天之后，有一位军长在遭到英国低飞飞机攻击时，他恰好停留在车里面，结果受了重伤，倒在车座上。他的副官想在第二次攻击到来之前把他拖救出来。但他却抓着座位说：‘就让我留在这里好了，我宁可死在这里。’第二次的轰炸就把他炸死了。”

我父亲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向窗子外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单单靠勇气是没有用的，这完全是一场可怕的流血惨剧。有时我们一天的死伤数字，可以和1942年非洲夏季战役的全部数字相等。我的神经本来非常健全，但现在偶尔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不管你到哪里，你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死伤数字报告、死伤数字报告……雪片似的死伤数字报告。在我过去的作战中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假使我不是天天都要上前线去，我真不敢相信：我们每天竟损失一个团以上

的兵力。”突然他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面，又说：“最糟的是，这种牺牲既无目的，也无意义。我们现在一样事情也不能做，只在无意义地消耗。我们每放一枪，就使本身多受一点损失，因为敌人必然会以百倍以上的力量来向我们报复。这种悲剧越早结束越好。”

我们互相对看着，没有作声。于是我说：“也许新兵器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了。”

他回答说：“那全是废话。根本没有这些新兵器。这些谣言的目的是想欺骗前线上的普通士兵，好让他们能够多支持一会儿。我们已经完了，而那些身居高位的诸公，其中大多数也都心里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即令他们非常愚笨，像这样清楚的事实，大概也不至于认识不清。”

医师要求我父亲在床上多睡几个星期，但他不肯听。每天清早，我都可以听到他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我跟在他后面也进了书房，好把一些文件读给他听。通常在早餐桌上，就开始热烈讨论。我那时还只有15岁，而且身为空军的辅助队员，所受的教育使我对希特勒还存有一种崇拜的心理。所以每逢父亲批评朝政的时候，我所发表的言论，多半是偏向政府当局的。他在这种时候，总是用无比的耐心，把他的意见分析给我听。有一次他说：“战争对于参加作战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一旦战争发生了，我们作战的目的就是使战争赶紧结束。既然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就应该立即停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不过只有东线方面的战争是一个例外，绝不可以向这种敌人投降。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情形又不同。我们今天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不让苏联人进入我们的国界。”

当父亲听到当局把东线的部队向西线调动的时候，他简直气炸了，大声喊叫着说：“这一班蠢材！他们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最多拖几个月，又有什么意思？东线一定会崩溃的，苏军下一波攻击就可以进入德国领土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父亲想在西线方面获得单独和平的企图，还是一无所知。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和那些在“7月20日事变”以后被捕的军官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些盖世太保正在我们住宅附近，想侦察屋子里的情形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异。在这个时候，我差不多天天陪父亲到附近森林里散步。有一天上午，当我坐在他房间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说：“向那边看，曼弗雷德，也许那里隐藏着某一个人，他想不惹太多麻烦就秘密地把我干掉。譬如说，在森林中行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我却不愿因为这个危险而放弃散步的乐趣。从今天起，我们带手枪好了。他们那些人头一枪一定打不中，所以只要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可以向着枪声来源的方向，盲目地乱打一阵，这样就可以吓得他们不敢伸出头来。”

我起先还不明了我父亲这些话的含义。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向我说出

了下面的话，我才明白。他问我：“告诉我，曼弗雷德，当希特勒突然把这许多的人都处以绞刑时，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感想。这些人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们认为战争已输定了——这并非无理由——我们应该设法结束这场战争。”

我回答说：“这个我很难答复。当那些青年坐在炮位旁的时候，他们也同样讨厌战争。但是多数的人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父亲插嘴说：“但是它早已输定了。假使我本人也宁可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宣布准备设法结束战争。你的感想又是怎样？”

我问：“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呵，现在姑且不谈这个，无论如何，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幸福完全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时，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这一定要有相当的限度，否则一切不合理的怪事都可能发生。”

自从那一天起，我也感觉大祸即将临头了。

在那个时候，我父亲深信，在几年之内，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一定非发生战争不可。当时有许多军官来看我们的时候，也曾发表同样的见解。不过我父亲的意见和旁人又有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不过也许是在很远的将来。这些话是他从法国回家一个月以后讲的，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一次谈话是在夜间10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他那间大书房里面，父亲身穿褐色单排扣的便服，坐在面对着我的一把圈手椅里。那时他已恢复了活力，虽然他的左眼由于负伤还没有消肿。另外一只眼睛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远视得很厉害，所以我必须暂时留在家，为他代读各种文件。那一天夜里，有一本谈到世界原料分布统计数字的书，使他很感兴趣。接着我们又谈到将来的问题。

我父亲说：“苏联和西方国家就好像水火不相容。他们一定会发生摩擦，可能最后会爆发战争。也许当我们崩溃之后，还不至于马上发生战争，因为整个世界对战争都已经感到厌倦。这个战祸的危险也许过几年就很明显了。”

我问：“你是否以为英美的前途并不乐观？苏联陆军的力量可能超过西方国家之上。”

我父亲回答说：“专靠陆军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在诺曼底，我们即令有再好的战车和精兵，又有什么用处呢？不，青年人，美国已经掌握制空权，他们不会再放松的。制空权对于任何强大的陆军，都是一张死刑判决书。没有空中的掩护，陆军根本无法作战。”

我母亲在中途插进来说：“也许苏联人会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美国人解除武装之后，才开始向他们挑战。西方国家的人民需要一个高等的生

活水准，所以他们的工业必须改作民用生产之用。”

他回答说：“即令如此，美英两国最后还是会胜利的，即令整个欧洲被征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忘记，美英两国还拥有制海权，只要地球上任何海水能达到的地方，他们的战争物资也就可以运到。”说到这里，他就指着地图再说下去：“这里是法属北非。这里有许多大型的港口和第一等的铁路交通线。但是，在埃及到高加索之间，却只有一两段铁路，而且轨道都比苏联的标准窄，他们不一定有多大用途。从利比亚到突尼斯之间，差不多有2000英里的距离根本没有铁路。所以苏联人势必要用卡车载运补给物资，经过几千英里的距离送达部队。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卡车，每走7英里需要1加仑的汽油，每走2000英里就需要大约280加仑的汽油，再加上回程的280加仑——共约为120桶。差不多每一辆卡车的载量都正好是它的燃料用量。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现今的战车马达也吃不消这样长远的距离。所以苏联人敢不敢越过这两三千英里的距离去冒险呢？当然不会。因此在非洲只要留着一支优良装备的小型精兵，即足以在那里做迟滞的抵抗达几个月之久。”

他再说下去：“我们刚刚听说英美两国的生产能力要比苏联人高出四倍以上。所以在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在法属西非洲一定可以保持住最后的据点。以那里当作基地，他们一定可以慢慢把制空权争取到手，而且他们的实力也会一天比一天增强。于是他们就会开始反攻，像他们今天在西欧地区的行动一样。他们的轰炸机队一定可以把苏联陆军和他们补给基地之间的联系切断，并且把他们钉死在地面上，慢慢地把他们消灭掉。于是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前进，他们的船只装着补给，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依照战局的发展，他们可以到达托布鲁克、苏伊士和巴士拉。一旦里海方面的石油产地进入联军轰炸机航程之内，苏联人的生命线也就被砍断了。”

当我父亲正在高谈阔论时，希特勒的鹰犬却正在忙于寻找从柏林到西线总司令部中的线索。法国的军事总督司徒普纳格将军（Gen.von Stulpnagel），在自杀未遂之后，已经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自从伦德施泰特元帅因为“具有失败主义的观念”被免职，他的接任者克卢格元帅也已经失踪多日了。某一天有一个传令的军官从法国来，和我父亲做了一番长谈，带来许多有关法国的新闻。当我听到那个军官的车子开走后，我走进父亲的书房。他坐在书桌前面，脸色十分凝重。

他说：“克卢格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希特勒准备拘捕他，先把他召回德国去。途中，他在车里服了毒。很久之后，司机回过头一看，才知道后座坐的是一个死人。”

我父亲继续说：“当克卢格刚到法国来的时候，他受了希特勒大本营中诸公的影响，见面就教训我说：‘连你也应该学习如何服从命令。’当时我们之间颇不愉快。可是当他在前线上做了一番短期视察之后，他就明白我是对的，也认为实在有单独与西方谋和之必要。但在7月20日之前，他对这个事变一无所知，一直到从广播里听到了希特勒的文告之后

他才知道。当然，那已经太迟了。”

无疑，父亲在此时也明知自己的前途已同样不乐观。可是他却不曾料到会与克卢格同样的死法。

9月初，我们接到一个消息说，希排德将军已被免去B集团军参谋长的职务，他到黑林根来看我父亲。他们之间长谈了好几个钟头。希排德将军准备过一两天后到元首大本营里去报到，他们希望通过新任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将军，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但这个企图始终不会成为事实。

我父亲的事件使希特勒特别伤脑筋。因为假使大家知道连隆美尔元帅也认为战争是败定了而主张和平，则结果必将使士气大受打击，无异于在军事上宣告破产。由于这个原因，希特勒虽然早已知道我父亲主张和平，却迟迟不敢对他下手。9月7日，希特勒下令拘捕希排德，这个悲剧的最后一幕便开始上演了。希排德被捕的消息，以耳语方式从一个人的嘴里传到另一个人的嘴里，于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些朋友都突然变得非常沉寂。当我父亲发现这个现象之后，他不禁微笑着说：“老鼠们准备离开沉船了。”他十分关心希排德的命运，虽然官方并未正式宣布希排德被捕的消息，可是他却用尽一切方法使希排德重获自由。最后，他坐下来写了他给希特勒的最后一封信。（读者应注意这正是流血清算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而隆美尔却不计个人的安危，一心只想救出他的好友和助手。其人格颇堪敬佩。）

元首先生：

不幸得很，我的健康一直到今天都未能如我预期完全恢复。自从我负伤之后，西线战场的战况又日趋恶劣，尤其在我偶然听到我过去的参谋长希排德中将被免职并已被捕的消息时，我的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刺激。我已感觉到我再经不起更严重的打击了。

继高斯中将之后，从1944年4月中旬起，希排德将军奉命充任我的参谋长。前参谋总长蔡茨勒上将和他过去的军团司令沃勒尔将军（Gen.Wohler）都对他赞誉有加。他在出任集团军总部的参谋长后不久，便获得您所授予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并升任中将。他刚到西线方面不久，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勤勉而有效率的好参谋长。他能切实掌握幕僚，对部队具有极佳的了解，并且忠实地帮助我，用一切方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大西洋长城的防御工事。当我上前线去视察时——差不多是每天的日课——我都信赖希排德为我传达命令给各军团，并与上级和其他单位取得联络。

当诺曼底之战开始之后，在敌人空中优势、强大海军火力以及其他物质优势的压迫之下，希排德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一心只想在苦战之中获得胜利。一直到我负伤之日为止，希排德总是忠实地站在我身边。克卢格元帅似乎对他也非常满意。我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将希排德中将

免职并拘捕。狄特利希中将 57 和他也是好朋友，常常有往来。

不幸的是，在诺曼底的战斗中，我们没有趁敌人还浮在水面上或在最初登陆的时候，就将他们击毁。这我早就向您报告过，当希孟德将军尚在时 58，我想他一定转呈给您看过了。

当克卢格元帅初任西欧战场总司令的时候，他曾经在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处长面前不客气地指摘我。我不甘于接受这种指摘，于是第二天，我要求他说明他做此种指摘的理由。后来当我和克卢格元帅谈话时，他自动收回这个指摘，当时我就劝告他无论局势如何严重，对前线上的真实情况，都必须坦白向您提出报告，而绝不可以把不愉快的事实隐藏起来。元首先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您有明确的观点和适当的决定。在我负伤的前一天，我曾经有一个最后的情况报告，由西欧战场总司令部转呈。事后据克卢格告诉我，他曾经加上了一个签注，然后一并呈给您。元首先生，您当然知道：从1940年的西欧战役起，一直到1941—1943年的非洲战役、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1944年的西欧战役为止，我每次都是竭忠效力地作战。

我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为德国战斗，并获得胜利。元首先生，再次向您致敬！

隆美尔

1944年10月1日

但是希排德将军的下落还是不明。在他被捕后不久，在陆军荣誉法庭之前，他的名字曾经和父亲的名字一同被人提到。但是“隆美尔案件”始终不曾为官方公开提出。

10月7日，有一个电报送到了黑林根。凯特尔元帅要求父亲到柏林去一次，以便参加10月10日的重要会议。有一辆专车会到乌尔姆来接他。我父亲看了这个电报之后，他说：“我才不会再上当呢，我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我到了柏林之后绝对活不了。”他公开把这件事告诉了图宾根（Tubingen）大学的脑科专家阿布里赫特教授（Prof. Albrecht），他是父亲的主治医师。阿布里赫特教授马上签发了一张证明书，表示他不适宜旅行。

但是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我父亲拒绝去柏林的行动，只不过使他的寿命延长四天罢了。

法尔尼（Oskar Farny）是一位地主，也是我父亲的老友。因为他是前中央党 59 所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以一向被纳粹党视为不稳定分子。在战争末期，他曾经和前任的内阁阁僚费尔（Fehr）和盖斯勒尔（Gessler）等人做过长谈，研究如何结束战争和结束纳粹统治。

1944年10月13日，费尔和盖斯勒尔都已经被拘，我的双亲同一天

去拜访法尔尼，发现他已经在那里等待盖世太保的到来。可是他却向我父亲说：“希特勒绝不敢动你，因为你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若是加害于你，会引起太多的注意。”我父亲却好像是预知他的死期将至，便回答说：“你错了，希特勒一定会把我铲除掉。他绝不会留下我这个祸根。”

当双亲回家之后，他发现正有一个长途电话在等着他们。电话的内容是说有两位将军明天会来拜访我的父亲，讨论他的新职问题。

几个星期前我已经归队了，但是连长10月14日又给了我一个假期。我一清早就离开了高射炮阵地，上午7点钟时赶回了黑林根。我父亲已经在进早餐，仆人赶紧送上一套餐具，我就坐下来和他一同吃，饭后一同在花园里散步。

父亲开口说：“12点的时候，有两位将军要来看我，和我讨论未来的新职问题。所以今天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想对我采取什么计划：是上人民法庭呢，还是到东线去接受一个新的指挥权？”

我问：“那么，你愿意接受东线方面的新职吗？”

他握住我的手臂，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们在东线方面的敌人太可怕了，在他们面前，一切的考虑都应暂时放在一边。假使他们真是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即令只是暂时性的，那么一切也都完蛋了，此后的生活就不值得一活了。所以，我当然义无反顾地要去！”

快到12点的时候，父亲走进他楼下的房间，把那件褐色的便装上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他在非洲时最爱穿的开领制服。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停在我们花园的大门前。在这间屋子里面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就只有父亲的好友和副官艾丁格上尉及我本人。两位将军——一个是布格多夫（Gen.Burgdorf），他的个子很魁梧，另外一个梅塞尔将军，却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先后下了汽车，走进屋子。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父亲表示要和他做一次单独的恳谈。艾丁格和我便退到屋外。我心里好像已经放心了，我想：“看样子，他们不是来拘捕他的。”于是我上楼去，找一本书坐下来看。

几分钟之后，我听见父亲走上楼来，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急于要晓得事情的结果，立即赶了过去。他正站在房间的中央。他压低嗓音向我说：“和我一起出来。”我们一同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慢慢地说：“我刚刚已经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继续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的重罪。总算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牵连到我的家庭，就是指你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

我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大。此外，我还要负责要你承诺保密。假使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会认为已无遵守协定之必要。”

我又说：“难道我们不能够自卫……”他马上拦住我，叫我不再说下去。

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一个人死，而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之下丧了命。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接着他说：“请叫艾丁格进来。”

这个时候，将军们所带来的随从正和艾丁格谈话，其目的是要牵制住他，不让他和我父亲接近。在我召唤之下，艾丁格上了楼来。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顿时呆住了。我父亲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他也再度提到我们想要自卫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已经有了最完备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受到国葬的荣典。我已经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一刻钟之内，艾丁格，你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姆瓦格纳学校（Wagnerschule）预备医院中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中途中风去世了。”他看看表，然后说：“好了，我要走了，他们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他匆匆地和我们每个人道别。于是我们一同走下楼梯。

我们帮助父亲穿上了皮大衣。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皮质的钱包，说道：“这里还有150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吗？”

艾丁格说：“元帅，现在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父亲小心地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当他走进大厅里面的时候，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乱跳着。他说：“曼弗雷德，把狗关到书房里去。”当我和艾丁格去照料狗和关门的时候，他就站在大厅里等候。接着我们又一同走出住宅。那两位将军正站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当我们走近那两位将军的时候，他们都举起右手向我父亲敬礼。布格多夫嘴里还高喊了一声“元帅”，然后站在一边，恭候我父亲步出园门。在路旁的不远处，有几个村夫在那里看热闹。梅塞尔回过头来问我：“你是属于哪一连的？”

我回答说：“将军，第三十六营第七连。”

汽车在门外等候着。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司机把车门打开，立正站在旁边。我父亲把元帅的权杖夹在他的左臂下，他的脸色镇静如常，上车前把手伸出来，与艾丁格和我再握了一次手。

那两位将军迅速坐上座位，车门轻轻关上。当车子迅速地往山坡下

面行驶的时候，我父亲连头也没回一下，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当他们去远了之后，我和艾丁格再转过身来，静静地走进屋子里。艾丁格说：“你最好还是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我走上楼去等候那个电话。心中万念俱灰，六神无主。

我点起一根烟，试着再把书读下去，但是每个字好像都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20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艾丁格拿起话机，一点都不错，他们说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坐车到了乌尔姆的医院，那里是他遗体安息的地方。医师在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十分不安，毫无疑问他们也已经猜到了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其中一位医师打开房门，我看见父亲穿着他那件褐色的非洲军制服，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脸上显出藐视一切的笑容。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我们之后的真正情形的：汽车开过了小山就停在一个森林地旁边的空地上面。那一天上午，早已有大批的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住宅包围了，假使我们反抗，那么他们就准备冲入宅内，格杀勿论。车停下之后，梅塞尔和司机都下车走开了。只留下布格多夫和我父亲两个人在车子里面。过了十分钟左右，司机才准许再回到车上。他看见我父亲向前倒在地上，军帽已经掉了，元帅的权杖也从手里掉了下来。于是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向乌尔姆驶去，把遗体送进医院。然后，布格多夫到乌尔姆的驻军司令部，用电话把我父亲的死讯报告给希特勒知道，接着又打电话到他一个随从人员的家中，叫他们准备晚餐的菜单。德国军官团中99%的人，都痛恨布格多夫的这种兽行。后来当1945年4月柏林沦陷的时候，他和鲍曼（Bormann，希特勒的秘书长），在狂饮了数日之后，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在整个故事当中，令人觉得可鄙可笑的莫过于我们接到德国政府中许多要人们的唁电。这些人不仅知道这个事件的内幕，而且对我父亲的死多少都是有“功劳”的。引述几封电文如下：

您丈夫的逝世对您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请您接受我诚恳的同情。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将和他英勇的北非战绩同样永垂不朽。

希特勒敬电

1944年10月16日发自大本营

您的丈夫隆美尔元帅，由于负伤已经英勇死去了。我们都希望他能继续为德国人民服务，现在听到这个噩耗，使我感到十分悲伤。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我个人谨代表德国空军的全体人员，向您表示真诚的同情。

帝国大元帅戈林

1944年10月16日发自大本营

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听到了您丈夫逝世的噩耗之后，我的妻子和我愿向您表示极诚意的同情。德国陆军痛失了一个最成功的指挥官，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和他的非洲军团，将从此永垂不朽。在您的悲戚之中，请接受我们的慰问。

帝国部长戈培尔夫妇

1944年10月17日发自柏林

当这些假冒伪善的伪君子还在拼命掩饰他们罪行时，成千上万的德国军人，却在东南西北各个战场上不断地浴血苦战。他们固然已经感到失望，但却还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这样一群卑鄙的小人。

第二十三章 天已经黑了

以下是一些关于非洲战役和诺曼底战役的回忆录，内容颇为精彩，都是隆美尔在负伤之后在家里休养时写成的。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草稿，他没有机会加以修改。假使他没死的话，一定会加以修改的。所以读者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实，因为其中有些观点不够妥善，还有对私人的批评也不一定公正。他对凯塞林最后还是有好评的，这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隆美尔这个人的确是公正忠厚，虽然两个人彼此不睦，可是事后他的批评还是很理智的。

突尼斯的陷落注定了北非战役已经“了结”。正和斯大林格勒之战一样，戈林的“不幸”影响决定了这个集团军的命运。结果总数13万人的德军，都步入了盟军的战俘营。这些人对南欧的防御原本有极大的价值，这些人的损失简直是无法弥补的。（从1941年起，一直到1942年至1943年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为止，在非洲军团中，德国部队的损失数字，不过战死5200人，被俘14,000人而已。）

决定北非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就是盟军的物质优势。事实上，自从美国人参战之后，我们对最后胜利的希望就已经极其渺茫。假使我们的潜艇能控制大西洋，那么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即令美国人能够生产大量的战车、火炮和车辆，但仍须经过海运始能到达战场上。可是足以决定战争前途的“大西洋之战”，不久就因为我们潜艇损失数字惨重而宣告失败。这个事实就是一切胜负的主因：只要是美英运输舰队可以到达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已经败定了。

所以在盟军的侵入企图，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取得一个足够纵深的桥头阵地，以使他们的物资可以源源不绝地流入，并且在卸载的时候不受到阻挠。一旦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之后，我们对胜利就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

不过即令是盟军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对于一个已经设防的海岸，他

们也无法同时把20个师的兵力连同所有的装备和补给，一下都送上岸去。他们也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把兵力能够一个师又一个师地陆续送上岸。所以，在所有的登陆作战中，最初的几天就一定是最紧要的关头。

要想击败敌人的登陆作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在最初几天内，把兵力集中在受威胁的点上，把敌人立即赶到海里去。（二）延长登陆战的紧急期，一面钉住敌人，一面集中兵力发动逆袭。换言之，使我方在敌人登陆地区中的局部防守兵力能有足够的强度制止敌人在几天之内扩张他们的桥头阵地。

因为我们在法国的兵力不够强大，所以无法同时担负两种不同的任务——一方面在海岸上保持着强大的守备兵力，另一方面又在内陆保持着一支适当的作战预备队。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样。要想增强沿岸上的防守兵力，势必要抽调作战预备队；要想建立一支作战预备队，势必要减少海岸上的兵力。

伦德施泰特元帅是一位具有相当战略修养的军人，他的计划是想应付一切状况，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可以向各方面迎敌的地位上。所以他把装甲师和摩托化师部署在法国的中部，从那里他们可以迅速地赶往任何一方面的战场上，以便在敌人登陆的最初一两天内获得一个局部的优势。这个计划当然毫无疑问地要减弱沿海的防御兵力。若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很正确的对策，其成功的机会应该是很大的。但是伦德施泰特元帅对盟军的空中优势并没有适当的认识，他更不知道在这种空中优势之下，我们在作战和战术方面会受到多么重大的影响。

由于海岸防御兵力不够充足，所以这许多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开进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迅速，并且遵守严格的时间表。从我在北非作战的经验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非洲，从阿拉曼会战中，就已经有充分的机会来研究盟军的轰炸战术对我方摩托化部队的影响。而我们更可以预料到，在盟军入侵之日，他们在法国境内所使用的空军力量，一定会比在北非的规模还要大上好几倍。何况法国的地形又和非洲沙漠完全不同，部队运动时只能利用少数几条道路，这就是说，盟军空军的阻绝效力，会比在沙漠中增加许多倍。

所以我当时就提请伦德施泰特元帅注意下列几点：

（一）英美两国的战斗轰炸机可以不分昼夜——夜间使用照明弹——监视所有的道路，阻止一切交通。

（二）盟军的轰炸机群可以炸毁一切桥梁和城镇，这种行动将封闭进路达几天之久。结果重要的道路将完全失去作用。

（三）摩托化部队在前进的途中，一定会遭受到极重大的损失。

（四）所以，要想维持原定的时间表，根本是不可能的。部队必须重新编组。假使只有两三个师的兵力，这种重组的工作还不会太困难。可是假使同时有十几个师分别前进，那么这个工作就不太简单了，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若是将领没有应急的才能，更会乱成一团。

（五）也许需要十天或半月的时间，这支打击兵力才能到达战场上，并且重新编好组，开始作战。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盟军必已扫清了在海岸上的薄弱防守兵力，再继续向内陆挺进，并且在桥头阵地中建立起补给基地。一旦战事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这一支在路上已经损耗了不少实力的打击力量即使再向敌人进攻，也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兵力分为许多小部分，用强行军分别送上前线，但是这却达不到一个单独集中攻势的目的，而这种攻势却又正是伦德施泰特计划的要点。

所以我坚持自己的计划，其实在这种环境下，这个计划也不过是一个“中策”而已：首先，对海岸防线的工事应尽量加强。步兵阵地应正临着滩头，而战车也应该分布在紧接的后方地区中，以便它们的火炮能够有效地控制滩头。对于最感到威胁的地点，应该尽可能地保持最强大的局部兵力，我主张必须做到下述的两点：

（一）敌人在登陆行动中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当他们还坐在登陆艇驶向滩头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防御部署也应以此能在此刻及时地给予他们迎头痛击为考量。低水位的障碍物、滩头上的地雷和各种武器的集中火力，都足以使登陆部队在行动时比平常感到千百倍的困难。

（二）我们局部的兵力应阻止侵入军扩展他们的桥头阵地，以使其阵地无法达到相当大的面积，否则他们就可以在补给方面维持下去。此时，从其他地区中抽调来的装甲和摩托化兵力，应该集中在感受威胁正面的后方，从那里发动一次逆袭，以铲除敌人的立足点。由于敌人的空袭，摩托化兵力到达的时间可能不会那么快，所以补救之法就只有加强海岸防线上的守备兵力。

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加速工作，但是海岸防线还是没能如期完成，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标准。此外，无论元首大本营也好，西线总司令也好，他们都没有认清诺曼底是最受威胁的地区，他们都认为从战略上看来，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区应该是在加来海峡方面。不过就盟军方面来说，任何战略计划能否成功，要先看登陆的行动是否成功。诺曼底的防御强度远不如加来地区，那么盟军当然有避重就轻的可能。他们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登陆的成功。至于今后战略上的发展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盟军有的是时间和物资，他们并不需要投机取巧。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这里的叙述有少许疑问，伦德施泰特固然始终认为盟军会在加来地区实施登陆，可是元首大本营方面却一再要求注意诺曼底方面的危险。

隆美尔在这里可能是笔误，但也可能是他认为元首大本营并不清楚诺曼底的危险程度，因为在盟军侵入之前，隆美尔要求调动几个装甲师和其他部队到诺曼底附近的时候，元首大本营并未批准这个要求。

当时，我曾经有两个要求：（一）是在塞纳湾中布雷。（二）调动某些部队——几个装甲师、一个高射炮军、一个多管火箭炮旅和伞兵部队等等——到诺曼底地区去。可是在盟军侵入之前，以上两点没有一点能够办到。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隆美尔此处所指的是装甲训练师和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假使他这个计划实现了，那么当盟军登陆的时候，德军就可以用下列兵力马上向盟军发动一个反扑：一共是520辆各型装甲战斗车辆、120门突击炮和自行火炮、1200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事实上，在6月6日那一天，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能够立即应战，他们的实力不过150辆战车、60门突击炮和自行火炮、300辆左右的装甲人员载运车）。此外，还有好几百门高射炮和一大批多管火箭炮，也都可以使盟军受到严重的损失。

虽然如此，我仍相信：即令当盟军登陆时这些兵力已部署在海岸附近，我们这一仗也还是很难有获胜的希望。因为我们的逆袭可能会被盟军的海军炮火和空中轰炸击成碎片，而在这种狂轰滥炸之下，我们的炮兵阵地可能会全部失去作用。此外，我们布雷的工作做得也不够广泛，而大规模建立滩前障碍物的计划也没能如期完成。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太迟了。同时盟军的战略轰炸对交通——尤其是诺曼底方面——实在破坏得太厉害，所以根本无法使工作的速度再提高。总之，当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占有这样完全的优势时，可以说是谁也没有办法应付了。

我所预料的事实后来都不幸言中。摩托化部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实际上多半是夜行军，才勉强挣扎到了前线，可是他们在途中受到的损失已经极为惊人。

有一件事是已经确定的：我们在海岸上没有把敌人击退，从而失去了最后一个有利机会——我是指我们可以利用这场胜利为基础，再从事政治上的发展，那么其价值才真是难以估计。

不过话又说回来，真正最大的机会却是在北非就已经丧失掉了。因为我们的最高当局根本就没有认清北非战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们一再犯错误，最后才使轴心国部队不得不在突尼斯投降。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将非洲战场的重要性加以说明，并且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利用这个机会的理由，由于负责当局对这个战场在战略上的潜在价值和它的特质认识得不够清楚，才使这个战役变成一个极大的悲剧。等到他们认清了之后，他们又拒绝承认时间已经太迟了。那个时候，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情况早已起了激烈的变化，要再想维持非洲战场已经不可能了。

有好几年的时间，英国人只用少数的兵力，就守住整个近东地区，

兵力最高的时候也不过12个师。这些师曾经一再吃败仗，被我们打得七零八落，可是轴心国方面的实力总是不够强大，无法对他们的战果做战略性的扩张。但是英国的近东集团军却是这个广漠地区的唯一保护力量，这个地区对盟军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其理由如下述：

英国近东集团军所握有的地区包括下列几部分（实际上，应称为“中东”集团军）：

（一）苏伊士运河、埃及和东非洲。在这次战争中，苏伊士运河本身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远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巨大。其原因这是由于意大利人在西西里可以把地中海封锁住。

（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有三个因素使这个地区对盟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1）1939年，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大约生产了1500万吨的石油，而罗马尼亚只有650万吨而已。若是轴心国占领了这个地区，则陆军就可以更提高其摩托化的程度，这正是在俄罗斯平原上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空军的力量也可以大为增强。

（2）美国军火和物资的主流都是经由波斯湾中的巴士拉流入苏联。那里有数以万计的战车和车辆，正在卸载转运的途中。轴心国若能占领这个地区，则美国的船只就只好开往摩尔曼斯克（Murmansk）去卸货了。在那一条航线上，由于他们的护航舰队必须经过一大段挪威的海岸线，所以会受到德国飞机和潜艇的威胁。

（3）假使轴心国部队能够占领整个地中海海岸线和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向苏联南部发动攻势，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基地。英国人不再能阻止德意的运输船只经过地中海，所以不会再有补给上的困难。

这就是英国人对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情况的必然分析。那么这个情况对轴心国而言，又有怎样的可能性，现在再申论如下：

关于非洲战场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假使把德国的总兵力做一次较好的分配，那么是否能获得地中海上的制空权，并使在北非的轴心国部队在补给方面获得安全的保障？

第二个差不多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假使把德国总兵力作一次较好的分配，是否可以从比较不重要的地区中，抽出一些机械化部队，把他们用到北非方面来？

哈尔德上将在1941年曾向我说过，德国陆军总司令部认为在北非开辟战场实在是一种失策的行为，所以德国军队在那里的任务最多就只是使意军在利比亚的抵抗尽量多拖一点时间而已。哈尔德为了说明他的想法是合理的，便表示：要在北非长久补给两三个师的兵力，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当我在非洲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一直抱着这样的看法。早在

1941年的6月间，高斯将军率领了一个由OKW派来的考察团来到非洲，研究在这个战场上使用较大兵力的可能性，但后来却一点下文都没有。

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全盘战略情况，OKW和OKH所表示的看法不仅是消极的，而且也缺乏责任感。我们在补给方面的困难比起英国人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物资必须绕过好望角，航行1.2万英里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要想抽调足够的兵力到北非来，并且保证他们的运输和补给都不感到困难，事实上只要采取下述的步骤就可以成功：

（一）调动驻在法国、挪威和丹麦等地的空军单位，使地中海地区的空军实力达到适当程度的集中，以建立局部的制空权。

（二）把那些留在法国和德国境内无事可做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抽调几个开往北非战场。在那个时候，盟军对于欧陆并无做大规模侵入战的能力。

（三）先攻占马耳他岛。

（四）指定一个专人管理补给问题，具有对物资处理和保护指挥的全权。在政治方面，他也应该获有充分的支持。

这些都是可以办得到的正常行动。但假使当时真能如此，则我们在非洲的战争就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一直等到在非洲战场惨败之后，消息传到了欧洲，那些人才开始认清非洲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力求补救之道。世界上的小人物都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尽管盟军对于地中海的封锁此时要比1941—1942年更严密得多，但是他们非常拼命，在一个月之内居然使得运往突尼斯的物资达到6万吨之多。可已经太迟了。（从那不勒斯到突尼斯的航程，当然也比到的黎波里、班加西、托布鲁克等地近得多。）

我们在北非的人，曾经一再呼吁当局应该注意到非洲战场的战略价值，但是每次都受到上级的斥责。我们从来不曾放过为我们的观念做宣传的机会，但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

若是能够提供我们较多的摩托化部队，并保证有一条安全的补给线，那么我们在1941年年初到1942年夏季之间，就可能会获得下述的成就：

（一）我们可以击溃英国的野战军，于是到达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就完全打通了。英国人也许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生力军调到近东地区来。在这两个月当中，我们可以任意地发动各种形式的作战（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根本就不会再派援兵去近东地区了）。

（二）一旦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海岸线，运往北非的补给在途中就不会受到任何阻碍。而我们也可以向伊朗和伊拉克境内发动深入性的攻击，切断苏联到巴士拉的运输线，占领那里的油田，并建立一个向苏联南部进攻的基地。在匆忙之中，苏联人一定拼凑不出一支摩托化兵力，无论在组织方面和战术方面，在这个开阔的平原上，他们都将不是我们的对手。

（三）当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准备向苏联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切断摩尔曼斯克和苏联内陆的联系，然后从芬兰发动攻势去占领它。这个行动必须把我们的摩托化和装甲兵力用在极北的地区中，对我们的运输而言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过这却是一个值得一试的企图。如果成功，苏联人和美国人就完全被隔断了。这两个重要的港口——巴士拉和摩尔曼斯克——都已经被封锁，而日本人在太平洋中也可以切断美国人的运输舰队。苏联人剩余的唯一港口只有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那里的位置很不好，一年中要封冻好几个月。

（四）我们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准备攻入南高加索以夺取巴库的油田。这一刀才真正可以刺伤苏联的要害。由于缺乏燃料，多数的苏联战车都会丧失作战能力，他们的空军也不能起飞，同时他们再也不可能指望获得任何有效的美国援助。在这种情形下，苏联就成了俎上肉，任由我们宰割。

当我提出这样一个作战计划的时候，那些短视的人马上反驳说我是痴人说梦，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这个计划没有一点不是正确可行的，它的基础绝对不是空洞的理论。这个计划实在具有100%的可能性。在世界战争中，一个人应该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在英国第八军团的后面，固然有好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可是事实上成问题的只是这个利比亚沙漠中的一条单薄防线。只要这一条线被突破了，我军就会势如破竹地冲入后面那些不设防的国家，一点都不费力。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这里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考虑。譬如说，当德军把大量的摩托化兵力抽调到非洲之后，那么盟军就有在欧洲提前登陆的可能。不过德军也有一个对策，那就是在东线上改取守势，而抽出一部分兵力来防守西欧。7月16日，在托布鲁克被德军攻陷之后，罗斯福曾经给霍普金斯（Hopkins）一份备忘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对这两个战场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那份备忘录的原文如下：“不管苏联是否会崩溃，中东必须要倾全力加以固守。我希望你考虑到苏伊士运河也沦陷后的一切影响。”

OKW对这整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足以代表德国国防军中某一部分人的特殊见解——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的看法”。这些人好像以为整个战略的领域都是他们的“独家货”。他们自命为谨慎，但是却和英国的蒙哥马利不同。蒙哥马利素以谨慎著名，他认为一切都应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反对果敢冒险的行为。在战略方面，这种态度是对的，但是在战

术方面却不尽然。可是这些人所谓的“谨慎”，事实上只是怕负责任。一方面只要有旁人（上级）肯签字，他们甘于做一切不合理的作战，这些作战从战略上来看只能算是一种赌博，少有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他们从来不敢主动提出一个作战计划，即令这个计划绝对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更具有极大的成功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这种态度才是使我们失败的主因，所以在下文中很想再详细地加以检讨。

拜尔莱因将军附注：我们绝对不存偏袒的心理，从上述的种种，可以获得下面两点结论：

（一）隆美尔对于补给方面的批评大致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假使对这个问题多加注意，那么至少在1942年夏季以前，非洲战场上的补给不会缺乏。

（二）隆美尔的战略计划，似乎要比OKW的方法——一方面永无止境地向苏联进攻，而另一方面却让西方国家去培养他们的实力——合理多了。也许唯一的疑问就是：无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专靠德意日三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整个世界。

近代军事领导能力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当中，所有欧洲各大强国，都开始用比较合于“知识分子”阶级典型的军官们，来从事所谓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些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把战争当作一种科学看待。施利芬认为：“总司令就是一个军队的头脑。”这个观念已经为各国所普遍接受了。选择军官的标准，主要是要看他有无文人的气质。这种注重军官知识训练的观念，是由于下述事实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一）征兵制普遍被采用，使军队的数量大为增加。

（二）在补给和战斗两方面，各种新型技术工具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无论在战争观念方面或战争准备方面，都需要一种更广泛而精密的计划。虽然战斗的基本原理还是那样的简单——因为一切战斗的主要任务，还是由步兵来担负——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三）战争的执行，无论是在战略方面或战术方面，事实上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科学。

甚至在科学的事项方面，每一个欧洲民族也都有一种受传统影响的强烈趋势。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军事当局对现有的战争工具都认为已经把它们的威力发挥到了最高的限度，于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参谋本部在思想方面不免僵化。他们在原则方面，不假思索地接受过去伟大人物的观念，并开始往牛角尖里面钻，从此注意到的都只是复杂的细节问题。照他们看，也不过是“公文旅行”而已，但他们对自己的观念却死命坚持着不放松。不久以后，他们就连一个最简单的机会也都看不清楚。但谈起理论来，却还头头是道。

在德国，空军和战车兵种的发展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影响而告中断。这可能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这使得我们在理论方面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求发展，而不像其他的国家因为有了现成的单位，在组织和战术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和束缚。此外，纳粹党在许多原则上的问题也不理会参谋本部的那一套而径行自作主张。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例如英国和法国，他们的军事发展既没有中断，又不会受到革命性的影响，所以他们一步一步地成为极端僵化的形态，配合不上现代战争的需要。1940年，假使英法两国在军事组织上、训练上和战术思想上都能合于现代化的要求，则当时的德国即令有较新式的战车和空军，也还不一定能占多大的优势。

虽然如此，德国的军官团也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旧有的主观偏见。在德国有一个特殊的派系，他们拼命地反对一切现代化的工作，始终认为步兵是任何陆军中的主要兵种。这对今天德军在东线方面的战争也许是对的，可是对将来的战争却不尽然。我们注意的应该是这种未来的情形，战车将会是所有战术思想的中心。非洲战役和这个战役带来的新战争观念，是哈尔德将军之辈永远不能了解的。他们坚守那些传统的观念和成例，即令这些东西早已过期、变得不正确，他们也一概不加理会。其结果，遂令戈林和希姆莱等人认为他们自己对战争的了解，要比这些正统的军人还更高明些，而他们这种“票友唱戏”的姿态常常误了大事。同时他们也就把那些高级军事指挥官，连同他们的职业性参谋本部，都一律打入冷宫了。

我和我的幕僚们对所有这些无谓的军事理论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技术上的发展早已把它们打倒了。未来在战术方面的领袖人才将是战斗中的决定因素，因为未来战斗的主要着眼点，就是要在战术上把敌人加以毁灭。这种领袖人才不仅在智慧方面需要高度的天才，同时在个性方面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强度，足以负得起他应负的责任。由于部队摩托化之后使得未来在战术上的可能性益增复杂，所以对于一个会战的过程，最多只能做一个大致的预测。因为如此，所以决定会战胜负的因素是心灵的弹性、勇于负责的个性、谨慎和大胆的微妙混合，以及对于战斗部队的控制力量。关于未来军官团的训练问题，我认为对于下列几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对于高级军官的基本训练，应特别重视技术和组织方面各项的一般了解。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受教的人能够保持一颗独立的心灵。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会军官们对有关基本原则的问题，如何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思想。对于以往某些伟大军人的观念固应加以尊敬，但绝不可流于迷信，甚至连讨论都不敢。只要对于基本原理能有相当健全的了解，则任何具有合理冷静头脑的人，只要他的思想不受到限制，那么他自己一定可以把一切细节做好。

（二）在观念建立以后，马上要加以执行。这是精力和主动精神的问题。一个军人所需要的是现实智慧和精力的结合体。一有企图，马上就要彻底地付诸实行。青年军官从他开始接受训练之日起，就应该明

了：他所需要的精力应该和心智一样多。伟大的胜利常常是军官精力的总成绩。

（三）多数军事理论家都忽略了部队的心理问题。一般人都认为有平均标准的表现就可以满意了。事实上，对于士兵对战争的态度实应有深刻的认识，此点极为重要。今天，要一个人离开他的家园，在最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来到前线上尽忠职守，必须要有极高度的理想和精神，才能够达成这种任务。所以指挥官对这一点绝不可存有任何的幻想。军官们一定要尽量设法使他们的部下保持这种理想的精神。

若是能够对心理问题做很精巧的处理——“以身作则”是一个主要的办法——则部队的表现常常可以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重要的是，指挥官对他的部下，必须设法建立一种“个人性”和“伴侣性”的接触，但是对他的权威却又丝毫不能放松，每当攻击开始之时，在士兵中绝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认为他们的死伤数是可以由或然率定律事前计算出来的。因为假使这样一来，他们的热心就都会冷却了。士兵们的信心必须经常加以提高，否则会慢慢丧失殆尽。当士兵们进入战场的时候，一定要使他们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并且使其对在上面领导他作战的指挥官，一点都不感到怀疑。

在对苏作战中，德军常常没有注意到这种原则，往往毫无目的地把整师整军的兵力任敌人去吞噬。其结果使所有的官兵在进入战斗时，都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一点都不想勇往直前。一个军队被迫和强敌作战时，最要紧的是必须特别小心，不要让任何单位陷于死地或绝境。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恐怖和焦急的心理作用。对所有的军官而言，都应该特别重视部队的心理问题，应该学会如何适当处理。

（四）当两军相遇在战场上的时候，双方的指挥官依照他个人对敌情的判断和他想如何击败敌人的意图，都各自有他的特殊作战计划。而战斗就从这两方面之中发展出来。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会战是完全依照一方面的计划而发展的。其理由通常不是胜利者在量和质两方面都占了绝对的优势，就是失败者完全无能，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在开阔平坦的地区做现代化的机动战争，一场会战将不再是几日之内就可以解决的，双方对于主动权的争夺，可能在一个地区中拉锯达数星期之久。在这种环境之下，指挥官最主要的特长就是要了解他的对手，并且能够料想到对手的心理反应。高级指挥官对战斗中的心理问题，必须密切注意，他并且要学习利用这些有关心理问题的知识。

（五）在训练方面，必须极力避免每一个军种和每一个兵种走向过分专门化的趋势。在德国，空军和陆军经常在“斗法”之中。这种权力的斗争像在拆自己的台。一定要注意三军间和各兵种间的团结，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生分裂和对立的现象。

除非在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而忽略一切有关部队勇气的问题，否则一个会战的胜利绝不是胜利者单方面计划的结果。决定胜负的不仅是胜利者的优点，失败者的错误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规律可以应用在非洲战场上面：因为英国人在前线犯了很多错误，才使我们有可能胜利。以下就是英国第八军团失败理由的简述：

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在战争以前就已经有很好的理论基础。这要感谢古德里安将军的努力。我们在装甲部队的训练和组织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可以实际运用的标准。而英国人却是保守成性，他们的负责当局对机械化战争的理论，几乎是拒绝接受——虽然最初研究这种理论的人是德国人。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在战事方面的发展始终不会超过步兵战车和轻型侦察战车的阶段。他们对机械化战争的训练也不注意。对运动的速度、弹性以及指挥官与部队之间的密切接触，他们都完全不讲究。不过只有侦察单位却是唯一的例外，他们的侦察单位要算是第一流的。

在英国本土曾经组成一个装甲师，在埃及另外组成了一个。不过一直到1940年5月间，德国发动攻势之后，才有一个师被送往法国。因为到达得太晚，对战局未能发生作用。结果使英国陆军在装甲化上的发展看起来似乎比真实的情况还要落后。

英军的指挥官固然很快就认清了他们自己的弱点，但是专靠摩托化，即令是再优良也还不足以转败为胜。英国军队的组织太笨重，军官和指挥官的再训练，也非短期可以完成。英国战车和战防炮的射程都太短，一直到1942年夏天才有所改善，最初步兵战车甚至连高爆炸弹都没有，而只有穿甲弹。我认为大多数的英国高级指挥官都有守旧的倾向。唯一显出来具有相当天才的人，就只有韦维尔。奥钦烈克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但是他对战术方面却完全听任部下行事。

这些人能力太差，常常中了我的诱敌计而胡乱发生反应。孔令汉和李特奇都不能算是军事专家，所以他们对英军的训练，也无法使其更现代化。此外，他们对兵力的运用也很少能合乎机动战争的要求。不过7月间在阿拉曼，奥钦烈克却居然发挥了主动精神，在这一次作战中证明他是智勇兼备的。每一次当我的德国摩托化部队准备要突破英军防线时，他立即向其他地方的意大利部队发动一个反攻，把他们击散。结果不是迫近到我们的补给地区，就是向南面造成突破的威胁。于是每一次我都不得不停止我自己的攻击，以救援受威胁的地区。

因为前任积有许多痛苦且可贵的经验，所以蒙哥马利就坐享其成了。同时，我方的补给情形越来越恶劣，而盟军的物资却大量地流入北非，所以蒙哥马利所拥有的物资优势，要比韦维尔和奥钦烈克都大得太多了。

蒙哥马利在拟订计划时，任何小细节都不会遗漏。他放弃一切书本理论，而完全以经验来当作指南针。他对防守和进攻都拟出了一套系统

的方法。他的原则是绝不打没有制胜把握的仗。当然，这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具有物资优势，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非常谨慎，照我看，似乎有一点过度，不过他本来就不需要冒险。尤其是在他的后面有大人物的支持，供给他所有需要的物资。

毫无疑问，蒙哥马利应该算是一个战略家，而不是一个战术家。在一个机动的会战中，指挥一支兵力，对他而言并不算是非常在行。虽然事实上他对某些战术原理也应用得很不错，但在较高级战略计划方面，他应该可以有更伟大的成就。在诺曼底侵入战中，盟军就是由他所指挥的。我们很难有机会可以指控说，蒙哥马利曾经犯过一次严重的战略错误。

一般说来，通常英国的高级军官，在思想方面都偏重战略，而比较轻视战术。其结果使多数的军官在拟订作战计划时，都只注意到在战略上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目的，而忽视了他们在战术上有无达到此种目的的能力。

从整个战局上看来，英国人不断调换他们的总司令，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结果是强迫新人要一再重复地学习前人所已经学过的痛苦教训。这些英军的指挥官都是很有能力的军官，只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具有偏见——许多德国将军刚刚到非洲的时候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当他们碰了第一次钉子之后，便知道改变方针。可是英国当局却常常不等他们再有试验一次的机会，就先把他们撤换掉了。

最使人感到惊异的，却是美国人对于现代战争的适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素来崇尚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也一向不重视传统和无价值的理论。由于注重实用，而且善于争取主动，再加上他们的物质资源丰富，结果使美国在经济方面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就今天的世界局势而论，一个国家具有最古老的传统，或是人民具有最高度的牺牲精神，都没有什么用处。而真正最重要的却是钢铁和石油的产量。

在欧洲，有许多人浪费许多的精力在那些只能使他们自己感到自我满足而并无实利的事情上面。这种人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很难有适应的能力了。假使把这种人放在军队的机构中，他们也是障碍，所以最好把他们清除掉。

柯林罗斯（Colin Ross，德国一位著名旅行作家）在他的《西半球》一书中，对美国人的性格曾经有过很彻底的分析和很恰当的描写。只有这种民族，在生存竞争中才具有控制世界的资格。今后的战争是以工业地区和研究实验室来当作战场的。

美国经济界的领袖人物和美国的参谋本部已经创造出了奇迹。美国陆军无论在组织、训练和装备等方面，都显出他们具有极大的想象力和远见。而更重要的是足以证明美国人民有采取一致行动，建立一个具有

真正打击力量的战争机器的决心。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凭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在装备、武器和组织等方面，都达到了独步世界的标准。虽然在某些装备的素质方面，我们可能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美军的组织可以说是具有“普遍的平衡”，而装备兵器方面是在不断的不断发展中，这都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

无论就战术或战略而言，诺曼底登陆都要算是一个一流的杰作。它证明美国人至少在技术方面具有足够的勇气，敢于使用许多在过去所不曾试用过的工具。欧洲旧派的将军们若是有这样大的兵力，当然也可以执行同样的侵入战，但是他们绝不会有这样精密的准备——无论在技术、组织和训练哪一方面都莫不如此。我素来很重视盟军的力量，可是他们的战争机器能如此复杂，而又能运用得这样顺利，也出乎我的意料。

在突尼斯，美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学到了一些经验，而这个经验对他们却有很大的贡献。即令在那个时候，美国将军在对部队作战战术运用时也已显示出他们很高明的本领。不过一直等到我们看到巴顿军团在法国境内的成就，才知道他们在机动战方面也已经有了如此惊人的成绩。凭良心说，美国人对非洲战争的经验，所获得的益处似乎要远比英国人为大，这也可以证明下述的公理是正确的：教育要比再教育容易。

我们在北非战役中所占有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优点，可能是当我们在1941年到非洲去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训练。我麾下的军官尤其是青年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思想方面都比较现代化，不像英国军官们那样受着保守主义的束缚。

从一开始，我们的努力目标就是要使我们的军队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能够惯于高速的运动。若是军官们不具有足够的主动精神，使他们的部队勇往直前，或是过分拘守传统的观念，都会毫不客气地被免职，甚至被送回欧洲。对于低级的参谋人员，我并不注意他们的战略知识是否充足（实际上低级军官何必一定要懂得战略），最重要的却是他们对战术应该有很好的基础，有能力应付当前的许多战术问题。我也曾尽量设法使我和前方战斗部队之间保持着极密切的通信联络。我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是把司令部设立在前线的附近，设有无线电装备，并用一支强大的卫队来加以保护。对于我的军官，我要求他们能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和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使军队产生一种优良的团队精神。在我指挥的德国部队当中，从来不曾发生过士气崩溃的现象，也从来不曾有人由于失望和疲倦的原因而向敌人投降。部队总能够自动保持良好的纪律，甚至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下。

德意两国的最高统帅部使我们白白放弃了在北非获胜的机会。由于许多德意两国的兵力在突尼斯做了无谓的牺牲，结果使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再也挡不住盟军的登陆。盟军在这一次试验成功之后，更增强了信心，使他们敢于冒险在法国登陆。全凭着我们的英勇奋战，以及凯塞林和魏斯特伐两人的卓越领导，才使意大利的战线没有立即崩溃。但

是突尼斯的悲剧却使墨索里尼的威望一落千丈，而更使他那个重建“罗马帝国”的幻梦也跟着消失了。

虽然盟军在意大利的山地中已经被阻住了。可是不久以后，就在诺曼底发动了更强大的登陆，用他们的炮兵、战车和空军，把我的部队打得粉碎。

我们不可能有力量同时担负三条战线的作战。苏军在东线方面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击毁了我们好多个师的兵力，并且逐渐往西逼迫。现在我们在极大困难之中，用尽了手头的最后预备兵力，才算是勉强在东西两方面各自拼凑起一道新的防线。所以，在德国上方的天空，已经变得非常黑暗了。

[1] 指小心翼翼畏首畏尾，不敢迅速追击敌人的态度。——编者注

[2] 北非战区初期的英军统帅。——编者注

[3] 英军准将。——编者注

[4] 在滑铁卢之战中击败了拿破仑的19世纪英国名将。——编者注

[5] 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

[6] 轻装师是由骑兵和装甲单位混编而成的，在波兰战役上证明这种混合是大而无当的，不久都改成了装甲师。后来在北非战场又使用过这个名称，不过已经和原本的编制有很大的不同。
——编者注

[7] 以上是李德·哈特所写的引子。在以后全书中，凡是由李德·哈特所增补的附注，一律用仿宋字排印。——编者注

[8] 隆美尔夫人的闺名是Lucie Maria，隆美尔通常昵称她“露”（Lu）。——编者注

[9] 1码约为0.91米。——编者注

[10] 德国军人常常爱用指挥官的名字来称呼该部队。——译者注

[11] Ia.为主管作战的负责人。——译者注

[12] 隆美尔当时乘坐的是一辆指挥战车，为了在炮塔内放置地图桌而把主炮拆除，又在外表上装了一根木制的假炮管来作为伪装。——编者注

[13] 早期英国人是以炮弹重量而非口径来区分火炮。——编者注

[14] 指使用穿甲弹的大口径步枪，反战车能力很有限。——编者注

[15] 索姆河的这一段已经运河化。——译者注

[16] DG7是Durchgangstrasse 7的缩写，意为“第七师通过”。——译者注

[17] 挂挂钢缆及铁丝的气球，用以保护重要地区或设施，防止低空飞机的袭击。——编者注

[18] 法国于6月22日投降，由贝当元帅在法国中部的维希（Vichy）成立傀儡政府。希特勒在攻下法国后本想与英国讲和，但为丘吉尔断然拒绝，丘吉尔为表示英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于7月3日下令英国皇家海军向停泊在奥兰（Oran）的法舰开火。——译者注

[19] 他们分别是隆美尔的副官和卫士。——译者注

[20] 隆美尔的装甲指挥车，是从英军方面缴获的战利品。——译者注

[21] 也称鹤式机，是一种双座观测机，可以在很短且不平整的跑道上起降。——编者注

[22] 坎尼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公元前216年，汉尼拔率迦太基军在此将罗马军队打得全军覆没，此役是西方军事史上相当重要的会战。——译者注

- [23] 1品脱（英制）约为0.4732升。——译者注
- [24] 英国通常使用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补给北非前线，这条航线相当安全，不过时间上要慢得多。——译者注
- [25] 隆美尔的参谋长。——译者注
- [26] 德国于6月22日分三路进攻苏联。——译者注
- [27] 隆美尔刚刚升任非洲装甲兵团司令。——译者注
- [28] 隆美尔的出版人。——译者注
- [29] 隆美尔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共卖了40万本。——编者注
- [30] 隆美尔指的应是基辅（Kiev）会战，它于9月26日结束，此战苏军被俘达66.5万人。——编者注
- [31] 本章由拜尔莱因将军执笔。
- [32] 即Totensonntag，为德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殉难军民的纪念节。——译者注
- [33] 指空中封锁该岛。——编者注
- [34] 指戴高乐在英国成立的流亡政府。——编者注
- [35] 这一天是隆美尔夫人的生日。——编者注
- [36] 李德·哈特似乎弄错了。隆美尔生于1891年11月，此时已经50岁。——编者注
- [37] 这是一项德国的著名自行车比赛，骑自行车连续跑六天。——译者注
- [38] 利用运输机或滑翔机搭载的步兵，不是伞兵。——编者注
- [39] 当时直升机的使用尚未普遍化，盟军在大西洋之战中使用最多的仍是陆地上或军舰搭载的飞机，隆美尔的这段话恐怕是出自误传。——编者注
- [40] 三军统帅部的总监，相当于原先的国防部部长。——编者注
- [41] 电报小径是指沙漠中沿着电报线的一条车路。——译者注。
- [42] 在德军里常使用“作战”这个字眼，它大概涵盖了英语“战略”和“战术”两个字的中间意义，代表指挥官在战场上掌握部队的将道。如果以较贴切的英文字表示，可以用“大战术”（Grand tactics）。——译者注
- [43] 虎式战车配有一门88毫米炮和极厚的装甲，总重量达50吨以上。当时刚出现在苏联战场上，北非方面的德军还没有配属。在北非战役的末期，虎式战车曾被运到北非作战，但是为时已晚，于事无补。——编者注
- [44] 德国伞兵属于空军辖下。——编者注

[45] 三军统帅部参谋长。——编者注

[46] 指德军在哈尔科夫（Kharkov）会战中击败了苏军的进攻。——编者注

[47] 本章由曼弗雷德执笔。

[48] 即大西洋壁垒，是德国自1940年7月开始建造的从挪威到西班牙的一道防线。——译者注

[49] 党卫军才有“准将”这一级官阶。——编者注

[50] 分别指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51] 本章由拜尔莱因将军执笔。

[52] 盖尔将军的全名是Leo Baron Geyr von Schweppenburg，在本书的英文版中，李德·哈特常直接称为“Geyr”（盖尔）。——编者注

[53] 加拿大部队于1942年对法国海岸的失败突击。——译者注

[54] 按照德国军法，死刑应以枪决执行，但希特勒为了表示他对参与者的痛恨，不将他们交由军事法庭处刑，而是交由秘密警察组成的“人民法庭”审讯并处绞刑，对他们而言，等于是剥夺了军人的地位和权利，这点使得许多军官私下觉得德国军人的名誉受到了侮辱。——编者注

[55] B-17飞机。——编者注

[56] 本章由曼弗雷德执笔。

[57] 此人为希特勒的爱将。——编者注

[58] 希孟德死于1944年7月20日事变中。——编者注

[59] 即德国中央党，是德国中间派政党，1870年成立，1933年被纳粹党解散。——译者注

版权信息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上）

作 者：袁腾飞

出 版 人：谢清风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策划：徐 杭

监 制：李吉军

策划编辑：马占国

营销编辑：张 宁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目录

版权信息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上

自序

第一章 熙熙攘攘争名利（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01.问天下谁有我“惨”

老兵很不服气

凄惨的德国

要有贵族气派

越打越吃力

02.齐聚巴黎开个会

舰队送死去

成立共和国

灰溜溜的首相

一开会就吵架

03.把我们卖了也赔不起

俩老头要决斗

固执的反对者

狮子大开口

04.啥玩意儿都不能有

和约真苛刻

国土被割裂

受了伤要报复

05.你们就可劲儿压榨我

被人捅了一刀？

甭想限制我

就是不给你钱

20年休战

秩序得到了调整

06.两个国家最失落

有了矛盾须调解

就不许你傍大款

钩心斗角几时休

挑起二战有缘由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特勒发迹、纳粹掌权）

01.童年确实很不幸

到底属于哪个民族？

希特勒他爹的身世

小痞子希特勒

性格决定命运

02.“维漂”混得很差劲

终于不再受管教

难得的温情
生活很困窘

03.勇敢的下士

这个士兵很勇敢
毒气在蔓延
失望的希特勒

04.从此有了党组织

加入纳粹党
这个政党在壮大
靠印钞票度日

05.将法庭变成演讲台

啤酒馆暴动
政变行不通
坚决否认有罪
妇女争相来献花

06.抓住时机大翻身

服刑期间在写书
竟在狱中办集会
采取新的策略
老元帅的尴尬

07.终于当上了总理

不让当总理？没门
就不让你当总理
我还是当上了总理

08.想方设法巩固自己

究竟谁是纵火犯
消除你的痛苦
这个太保不一样
党卫军的诞生
共和国名存实亡

09.哄你没商量

再也没人能管住他
热火朝天搞建设
得到的好处多
就是欺骗你

10.一切为了战争

遍地都是青年军
对孩子进行洗脑
培养目标很明确
德国人为何会打仗
这个部长会煽情

11.残酷迫害犹太人

鼓动人民反犹太
水晶之夜并不美

12.壮着胆子进军

重新武装德军

一生最紧张的时刻

第三章 臭味相投俱独裁（意、日、西班牙法西斯化）

01.这哥们儿喜欢暴力

父亲对其影响大

坏小子被劝退

本性不改很好色

组织石匠们罢工

02.向罗马进军

我拒绝死亡

向罗马进军

新经济进程

建筑师受尊敬

创办电影节

03.耍权谋超一流

为了梦想去打仗

就怕别国不同意

哄得法国团团转

国联就是个摆设

04.成了一个大包袱

对比真鲜明

占领埃塞俄比亚

这场战争不划算

05.仨首相被暗杀

整体向右转

主官管不了参谋

三个愣小子捅破天

受不了了干掉你

磨刀霍霍杀首相

用气球平息叛乱

不敢再得罪军部

06.又一个独裁政权

让人愤恨的共和军

将灵魂交付上帝

拉帮结伙干坏事

第四章 旌旗高扬欲称霸（德军闪击波兰，征战欧洲）

01.臭名昭著的条约

条约未能救波兰

简直就是看不起人

苏德竟结盟

苏联外长很狡猾

找个借口很简单

02.德军“闪击”波兰

骑兵打坦克
排兵布阵有问题
英勇地抵抗

03.英勇无畏的阻击
美好的愿望落空
赢得敌人的敬重
海军也不是好惹的

04.坦克真不是玩具
战略思想最重要
老将老得糊涂了

05.苏德分区占波兰
德占区成了劳改场
苏占区强不了多少

06.非打你不可的理由
轻轻松松占丹麦
国王进入林海中
联军情况一团糟

07.盟军大溃败
西线战役打响
德国伞兵损失大
荷兰被迫投降
伞兵空降破要塞
向法国发起进攻
追击盟国部队
100万人被围困

08.敦刻尔克大撤退
关键时刻叫停
“发电机计划”
法国人投降了

09.悲壮惨烈的空战
铁了心要跟德国干
“黑色的星期四”
道丁司令惹人怨
大编队作战损失小
战略轰炸的“雏形”

10.“小弟”投靠了别人
六千水兵大起义
极其苛刻的条约
不自量力的霍尔蒂
这个元帅很窝囊
弱国夹缝求生存

11.屡战屡败的军队
基本没占到便宜
沦为欧洲的笑柄

- 12.克里特岛激战
 - 两个一块儿打
 - 绝不向意大利人投降
 - 大规模空降作战
 - 希腊民主军横空出世
- 13.南斯拉夫被瓜分
 - 保罗王子的危机
 - 元首的震怒
 - 南斯拉夫被灭掉
- 14.惹不起的游击队
 - 最高统帅负伤
 - 游击队很活跃

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

- 01.斯大林的崛起
 - 四处打家劫舍
 - 粗暴无礼惹反感
 - 高层们的私心
- 02.阴谋在慢慢地酝酿
 - “伟大”领袖过生日
 - 消灭新的敌人
 -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 03.基洛夫被刺杀
 -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 借谋杀案树权威
 - “特别程序”危害大
- 04.残酷的大清洗
 - 含义模糊“两面派”
 - 多人被处以极刑
 -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 沙俄将军的感叹
-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 几家欢乐几家愁
- 06.坚贞不屈的芬兰
 - 领导全国大罢工
 - 芬兰是幸运的
- 07.苏芬战争
 - 芬兰的恐惧
 - 莫洛托夫成“商标”
 - 苏军损失惨重
- 08.芬兰为何那么坚挺
 - 为制度而战
 - 真正为国民着想
- 09.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屈服
拉脱维亚让步
立陶宛低头
苏联的矛盾“心境”
三国相继被兼并

10.究竟该信任谁

“东方战线”受争议
谁我都不相信
“红色间谍”佐尔格
心里一直没概念
就不这么认为
开始警觉起来

11.战略失误的恶果

全线发起攻击
德国人很乐观
不愿看到的后果
年龄小不是优势
这种战术不合适

12.史上最强围歼战

放弃包围战术
意见很是不一致
方面军司令被打死
罗马尼亚很生猛

13.打不垮的列宁格勒

“刻不容缓的任务”
作曲家的臣服
打破列宁格勒之围

14.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行动”计划
领袖仍留莫斯科
收拾细软赶快跑
发动大规模反击

第六章 剑舞黄沙洒热血（德意、盟军决战北非战场）

01.意军个个是活宝

墨索里尼又犯二
都在对手算计之中
意军摆出挨揍架势
没意面吃可不行
意大利人爱投降
这个元帅很点儿背

02.隆美尔就是狠

这个哥们儿不好惹
露了一大手

03.蒙哥马利到非洲

谁能击败隆美尔？
偷袭意大利海军
盟军实力在增强
蒙哥马利出战

04.阿拉曼对战

盟军“轻足行动”
托马水平欠火候
双方在苦战

05.大战后的苍凉

攻敌所必救
失败是很明显的
实施“增压行动”
盟军惨胜

第七章 硝烟正浓鏖战急（亚洲战区、太平洋战场）

01.军事理念贼落后

中国太不好搞定
进退两难之困境
日本少有的战略家
综合比较选南进
无视高科技
谁也不服谁

02.杀鸡用牛刀

这帮爷们儿不听令
张鼓峰比武
日本人的自信
苏日态度差别大

03.苏日诺门坎之战

双方再度交手
不了解对手
中将差点儿要切腹
苏打水瓶成武器
步兵对抗重炮
就比一个狠劲儿
打醒北进派的迷梦

04.暗中酝酿阴谋

急欲夺取东南亚
下定决心偷袭
迷惑美国人
箭已在弦上

05.偷袭珍珠港

别管它了吧
偷袭改强攻
“迟到”的宣战书
南云是个庸才

美航母突然离港

美国卷入二战

06.日军占领菲律宾

这老哥花天酒地

美菲联军陷被动

诗人将军脑袋“短路”

麦克阿瑟溜走

日军控制菲律宾

“巴丹死亡行军”

07.攻克“远东堡垒”

终于有了“赎罪”机会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新加坡沦陷

狮城在垂泪

08.日军作恶于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

恶行累累惹民愤

09.泰国“生存术”

“失地恢复运动”

日军的如意算盘

泰法两国在“招架”

泰国是条“变色龙”

山姆大叔帮泰国

10.缅甸被占领

中国远征军入缅

缅甸失陷

善意相待侵略者

11.破译日本电码

挺进西南太平洋

虎视眈眈两相望

12.珊瑚海海战

夸大的战报

“牛刀杀鸡”的感觉

“祥凤”号航母被炸沉

同时发现敌人

极为悲壮的对话

“列克星顿”号沉没

13.轰炸日本本土

罗斯福发出指示

空袭日本

14.真实的“密码战”

摸清对手意图

绞尽脑汁破密码

15.惊心动魄中途岛

晚起飞酿厄运
南云中将的判断
模棱两可的报告
嫉贤妒能害处大
美军点儿真背

16.决胜中途岛

战局发生大逆转
“约克城”号沉海底
海军少将随舰亡
丧失战略主动权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上

自序

编辑断成“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样，对于《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系列的四本书，除了《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我认真审阅过之外，其他三本都让我感到惭愧（《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3》和《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4》毕竟也是以我的名义出版的），很想有一个澄清的机会。在此特别感谢精华学校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他们不以拙作鄙陋，为我联系到了新的出版机构，让其重见天日；非常感谢新出版方的项目策划人一草、李吉军为拙作所做的大量工作；非常感谢精华学校的杨海伦老师和拙作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还要感谢许多为拙作出版提供了帮助的朋友们。

这套书其实是我依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知识点给学生们授课的讲稿。当然，我不是照本宣科，我还补充了大量的课外知识。在这次出版过程中，我认真修订。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部分，务求去芜取精、去伪存真，以答谢各位朋友的厚爱。

本来我想把这套书命名为《课本中的中国史》和《课本中的世界史》，但编辑觉得书中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课本的范畴，最后定名为《这个历史挺靠谱》。当然，靠不靠谱，我们说了不算，但愿读者朋友们也觉得靠谱。

袁腾飞

2012-5-11

第一章 熙熙攘攘争名利（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别信那些傻话，最勇敢的人最先死去，活到最后你才能看到真相。

——题记

01.问天下谁有我“惨”

老兵很不服气

战争是世间最残酷的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传统观点认为，二战由德国首先挑起。有位叫朱维毅的旅德中国学者，写了本《寻访“二战”德国兵》的书。在这本书里，有个德国老兵发问，你们公认的二战爆发的标志是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德国打波兰。那个老兵很不服气地说，打波兰可不是德国一家干的，还有苏联！他认为，是德国跟苏联一块儿发动了二战。

亲历者的观点往往和教科书不一样，其中虽有立场问题，但对这些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今天，中国流行的观点，依然认为德国闪击波兰是二战爆发的标志。

凄惨的德国

德国为什么要挑起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一战”）就是德国挑起的，但它没有获胜，过了20年，它又发动二战，为什么？二战中，意大利与日本都与德国结了盟，为什么这几块料儿会凑到一起？实际上，跟这几个国家一战后的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

一战以同盟国的战败而告终，同盟国就四个国家：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四个国家全部战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次战争之后解体，德国延续了数百年的霍亨索伦王室 [1] 下台。当时的德国是什么状况呢？可以说真的像到了世界末日，人心惶惶，百业凋敝。持续时间共四年零三个月的一战，不光战败国伤痕累累，战胜国也都损失惨重。以英国为例，英国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几十年的积累荡然无存。战胜国都这样，你想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得什么样？

丘吉尔参加过一战，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一战即将结束时，德国的状况令人沮丧，伴随着日益加剧的听天由命之感，德国人开始感到不寒而栗。德意志民族已经开始绝望，士兵们慢慢地显示出他们的郁郁寡欢。恶性事故时有发生，逃兵增多，度假士兵不愿归队。仗打到了这地步，一般的德国士兵，甚至老百姓，都看出同盟国没戏了。

一战进行到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国兵的思想就从胜利转为保命。

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之外，大部分人都能明白现在是种什么样的状况。1916年，德国城市里粮食就供应不上了，冬天人们啃蔓菁，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腌咸萝卜，连面包都没有。如果这场战争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这场战争能得到很大的好处，我们至于吃不上面包吃蔓菁吗？所以，度假不归的士兵数量就大为增加。我好不容易度一回假，你再让我回去上前线，那不是去送死吗？我当然不愿意去了！

要有贵族气派

有个德国士兵回忆，苏俄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释放的战俘，在回国前就染上了“列宁病毒”。什么是“列宁病毒”呢？简单点说，“列宁病毒”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说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号召人们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可想而知，被苏俄释放的战俘一回到德国，自然拒绝再上前线，那军官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打骂、责罚士兵，让他们上前线。这个德国兵回忆说，反对军官无辜责骂士兵的活动开始蔓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军官虽然严格训练我们，但在物资匮乏的时候，不与我们同甘共苦。

那些军官如此表现是有原因的。德国军官大部分是由贵族出身的世袭职业军人，爸爸、儿子、孙子，沿袭下来。他们特别强调贵族气派，即便生活质量再怎么着，也要穿军礼服，用银制餐具，得这样体面地活才行。跟士兵一块儿爬冰卧雪，啃土豆，喝袋装咖啡，门儿都没有，人家不干。鉴于这种情况，士兵们一看，你平时教导我们玩命，赶着、踹着，轰羊似的，让我们学打仗，等真打到没吃没喝的时候，你还吃香的喝辣的，可我们连土豆都吃不上，我为什么还要去卖命？这样，德国普通士兵与军官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越打越吃力

除士兵这个群体外，当时德国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有个德国妇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大战之前，人们认为战争即使真的打起来，也不会持续太久。一战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士兵出征，说树叶飘落之前你们就可以返回来。大战1914年8月爆发，欧洲很冷，9月份就掉树叶。威廉二世承诺一个月就让人回来，他想象的还是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速战速决，一场混战顶多三天，死不了几个人。可让威廉二世没有想到的是，大战进行了四年多。

战争打到这份儿上，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人们又难以相信它会结束，整天缺胳膊断腿的人往下运，我们与正常的生活好像被一条鸿沟所隔开。可是，在我方已无法取胜之后，这战争还有意义吗？这时连德国普通市民都已看出，战争对于德国来说毫无希望，物资匮乏、人力匮乏。在拼人力时，法国可以招非洲人，甚至招越南人来当兵。但德国没那么多殖民地，所以越打胜算越小。但德国怀着复仇的使命仍坚持战斗，德国人到这时候不打不行。随着英国的封锁，德国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因为打仗和被封锁，德国人的元气耗尽。此时对于战争的

抵触，便成为千百万人公开的意见！

02.齐聚巴黎开个会

舰队送死去

在1916年大家啃蔓菁时，德国只有少数人抱怨战争，大多数人还相信战争能打赢。而此时大家已看到再打下去，弄不好自己的民族就要灭亡。同时德国军队也无力再战。不过，德军当时的情况具有某种迷惑性，因为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一直到1918年，德军在西线仍然保持着进攻态势——这种态势和后来的越南战争、苏军入侵阿富汗很相似——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输掉了整个战争。

在一战当中，德国200万人死于前线，150万人伤残，还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德国国力已经支撑不住，青壮年男子基本上消耗殆尽。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军官，基本上都是贵族，军官的大量死亡，也就是国家精英的大量死亡。这对整个德国是个很沉重的打击。

1918年10月1日，德国的鲁登道夫 [2] 将军跟高级军官们讲，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了，战争无法取胜，彻底的失败即将到来。鲁登道夫是一战中的英雄，德军的灵魂人物，他都坦言德国已经完了。可德国统帅部并不正视现实，于1918年10月25日下令基尔港的公海舰队出海。当时公海舰队的指挥官是曾指挥过日德兰大海战的舍尔，他让舰队出海攻击英军，提出的口号很逗：要么辉煌地胜利，要么光荣地沉没！

实际上，德国海军在此之前已经很久没出海了，日德兰大海战之后就一直在军港里闷着。1916年都打不赢，到1918年了连燃料都没有，还想去打败敌人？打鸟粪呀！你让水兵们要么辉煌地胜利，要么光荣地沉没，毫无疑问，那肯定是光荣地沉没，不可能辉煌地胜利。这时候连傻子都看出来德国没戏了，你还让舰队出海送死去，这怎么可能呢？没有意义。

成立共和国

公海舰队不愿去送死，所以水兵起义，爆发“十一月革命”，成立了苏维埃。德皇威廉二世仓皇逃往荷兰，直到1941年去世，都待在荷兰。这样，霍亨索伦王朝就倒台了。

在霍亨索伦王朝倒台之后的1919年2月，在歌德、席勒、李斯特的故乡——德国小城魏玛，人们通过宪法，成立了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对于共和制的第一次尝试。其实，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后选择共和制，这并不是由于大众民主意识有所提高，而是德国在帝制崩溃后，对西方强国政体无可奈何的一种机械模仿。

灰溜溜的首相

魏玛共和国一成立就赶上了一件恶心的事儿——巴黎和会。一战打完之后，战胜国得分赃，瓜分战败国。巴黎和会特有意思，说是五巨头：英、法、美、日、意，但和会主要讨论的是欧洲问题，日本不感兴趣。英、法、美、意这四国派来的都是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美国总统、国务卿，英国首相、外交大臣，法国总理、外交部长，意大利首相、外交部长，只有日本派来的是前首相和前外长，因为它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所以和会上讨论欧洲问题时它不说话，被称为沉默的伙伴。但一说到中国山东的归属问题，它就开始说话了，说得很多，只有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它才发言，一般情况下不说话。因此，和会的主要参与国就是英、法、美、意这四国。

意大利在战争中的贡献是负的，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不把你瓜分就不错了，你还要什么好处？所以意大利也就没什么可说的，而且意大利对德国不感兴趣，它对奥匈帝国感兴趣，想要的领土都在原来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同时，英、法、美也不拿意大利当回事儿，这使得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很生气。这哥们儿很有个性，一生气就回国了——这会我不开了。他回去没人挽留，不是说你走了这会就开不成，你走你的，走了更好，少一个白吃饭的，饭票省了。

他一回去，国内议会问，你从巴黎带回来什么了？他说什么也没带回来，那哥儿几个气我，我回来了。议会不干了，你给我回去接着开。他又回到法国来，回来也没人表示出惊喜，没人说哎哟，你可回来了，正等着你呢。没有，你愿意走就走，愿意来就来，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他的境遇，跟意大利的国力联系很紧密。

一开会就吵架

在巴黎和会上，最逗的事儿就是英、法、美三国各有各的要求，任何一国都跟另外两国有矛盾，而任何两国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另一国。比如说，美国谋求世界霸权，1894年人家工业产量就是世界第一，当了20年老大，它不甘心再做欧洲的小伙伴，由着欧洲人呼来唤去。问题是，当时在经济方面美国是老大，但它的军事力量不行，政治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美国说是1917年参加一战，其实它是训练了一年多，1918年才开始打的，而且武器都是法国的。与其说一战美国出的钢，不如说它出的人，100万棒小伙子，它主要出的是这个。

美国要谋求世界霸权，而法国呢，想法很单纯——欧陆霸权。法国就希望把德国肢解，最好让德国再回到俾斯麦 [3] 统一之前的混乱状态。英国想要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还希望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

美、英、法三国的要求一放到一起，就显得特别有意思，为啥呢？美国要谋求世界霸权，英、法肯定不干，所以美国和英、法有矛盾，英、法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咱哥们儿新大陆开辟以后称雄500年，它北

美野牛凭什么当老大？咱哥们儿是中心。法国要欧陆霸权，肢解德国，英国不干，美国也不干，谁愿意欧洲大陆再出一个“东方不败”，不听我们的？英国要谋求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法国、美国又不干。这样一来，就剩吵架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在那儿扯淡”。

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召开的，地点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因为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是在这儿加冕的。对此，法国总统得意扬扬地说：“48年前德意志帝国诞生在这间大厅里，因为它生于不义，所以它死于耻辱！”明显看得出来，法国是心存报复。

03.把我们卖了也赔不起

俩老头要决斗

在巴黎和会上，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跟英国人有争执。有一次，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指责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再说谎。这时候劳合·乔治蹦起来了，抓住克里蒙梭（当时其已70多奔80岁，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外号老虎总理），要求他向自己道歉。这就很不礼貌了，英国首相应该比法国总理小很多。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唯一大学教授出身的总统）比较有风度，赶紧把他俩拉开，结果克里蒙梭说要跟劳合·乔治决斗。决斗是很古老的习俗，19世纪初，政治家之间的决斗已很少见。克里蒙梭提出，用手枪或剑都可以。

还有一回，法国想要德国的萨尔 [4]，萨尔盆地是产煤的。普法战争之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割让给了德国。现在德国战败，就得把这地区还给法国。法国说，我的地盘你占了50年，我也得占你一块，算作利息。但英国不乐意，英国不愿法国实力太强。结果呢，克里蒙梭拿着德国地图满世界追劳合·乔治，说你得把萨尔地区给我。他一直追到厕所里去，劳合·乔治很不高兴，说我这儿尿尿呢，你是绅士不是？克里蒙梭说，我等着你，你必须答应把这块地儿给我，不答应你甭尿，憋死你！

固执的反对者

克里蒙梭与劳合·乔治真是棋逢对手，劳合·乔治这人很讲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非常固执。他曾反对英国跟南非布尔人开战，当英国向布尔人宣战时，他便在伯明翰演讲，公开反对这场战争。但英国当时群情激奋，愤青遍地，没人愿听他的话，愤怒的人群拥向讲台，差点没把他揍死。

可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回报，英布战争打得磕磕绊绊，英国伤亡惨重，很多英国人都后悔了。这场战争结束后，劳合·乔治反而成了国家领袖。所以，要做国家领袖得有点定力，只会当墙头草不行。

狮子大开口

在巴黎和会讨论战争赔款时，情况就更逗了。克里蒙梭要德国赔多少呢？他张嘴说了一个数：1320亿金马克。金马克不贬值，相当于值1320亿马克的黄金。德国代表一听就乐了，说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把我們卖了，把德国人的骨髓都抽出来卖，也值不了这个数，所以你随便要，你要8000亿也没关系，反正我们给不起。最后还是英、美打圆场，特别是美国，说我们美国一分钱不要，这样吧，让德国先交200亿，咱别杀鸡取卵、敲骨吸髓啊。

克里蒙梭这么做，也情有可原，说白了战胜国这么干都是受国内舆论的影响。这些战胜国也是惨胜，死伤太重了。尤其法国北部是主战场，法军伤亡最重。而且法、德两国仇太大了，50年了好不容易有个报复的机会，能不狠宰德国一刀吗？

04. 啥玩意儿都不能有

和约真苛刻

《凡尔赛和约》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终于公布了出来。德国人一看，这和约对德国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和约，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威廉皇帝时（即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领土是70万平方公里，到希特勒上台时只有58万平方公里——这也就是说，魏玛共和国时领土比威廉皇帝时少了不少，其实细究起来，还不止八分之一呢。

除此之外，德国还丧失了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在非洲的，英、法、比利时瓜分；在太平洋上的，像俾斯麦群岛、帛琉群岛 [5]、马利亚纳群岛，都归日本了。

而更为苛刻的，是对德国军事的限制。根据和约规定，德国陆军只能保留7个师，不能超过10万人。坦克、重炮都不能有，甚至不能有重机枪。这样德国就等于剩一警察部队，只能对内镇压，甭说对外扩张，连对外防御都成问题。德国海军不能超过1.5万人，潜艇、航母、战列舰都不能有。当然有几艘威廉皇帝时造的老战列舰——前无畏舰，但整体水平跟海警差不多。德国公海舰队的舰只被拉到英国海军锚地，进行自沉销毁。同时，德国还不能有空军，飞机全都毁了。协约国恨不得德国除了风筝，什么都不能飞。

像德国这样一个强悍的国家，你这么对待它，割地、赔款、裁军，协约国真的是挺不明智的，太贪了。和约是可以限制德国这不能有那不能有，但德国人自己会想办法的。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通用机枪，安上两脚架是轻机枪，安上三脚架是重机枪，这就是德国人发明的。不是不让我搞重机枪吗？咱这是轻机枪，但安上三脚架就变成了重机枪。

国土被割裂

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你要么别招它，你要招它，就把它招死，索性

就如法国说的把它肢解。当时协约国没把它肢解，等到二战后盟国才吸取了这个教训，将其肢解——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弄出了两个德国，东部大片领土并入波兰，这下德国就没戏唱了。德国就是一只猛虎，你没把它招死，它回去磨爪子舔伤口，好了之后就会再来咬你！这点很明显地反应在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上，他们觉得，这个和约对他们非常不公平——我们有什么罪啊？大家都是帝国主义，我们不就是打了败仗吗？下次我们打赢就行了。听听，这想法多可怕！

一战之后的德国，从地图上看形状非常奇怪，一个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隔开。东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室发祥之地，理应属于德国，但波兰复国了，波兰是一个内陆国，要给它留一个出海口，所以就弄了个波兰走廊。弄的这个波兰走廊，一下就把德国国土分成了两个不连接的部分。

受了伤要报复

据说出席《凡尔赛和约》签订仪式的德国代表，是1919年4月份才接到通知的，而不是巴黎和会一开德国代表就赶了来，这就跟李中堂签《马关条约》似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德国代表到达之后，住的地方是一间四面有铁丝网的小屋，类似于战俘收容所。宣布和约的日子是1919年5月7日，这是一战时“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纪念日。

克里蒙梭主持和约签订仪式，等和约宣布之后，德国代表往外走，这时有位德国代表问克里蒙梭：“历史将对此有何话说？”意思就是你们这么瓜分德国，咱们大家都不干净，将来历史怎么评价这件事呢？结果老虎总理回答：“它绝不会说比利时入侵德国！”从这里可以看出，克里蒙梭还是有种受伤之后要报复的心理——确实，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不可能侵略德国。

据说，德国有位代表布罗克多夫在签约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咱们大家都不干净，之所以我在这儿被迫签约，不是因为德国有罪，而是因为我们的打败了。

怀着这种想法，德国伺机报复才怪。

05.你们就可劲儿压榨我

被人捅了一刀？

《凡尔赛和约》公布之后，德国军人从心理上对和约难以接受。你想啊，1918年3月，刚刚跟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个条约相当苛刻，德国占领了苏俄大片领土。在西线，当时德军还占领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领土，德军在战场上仍保持着攻势，因此德国人觉得怎么可能有占领大片敌人领土的战败国呢？这不像二战时盟军打进了德国本土。现在是德军还占领着别国领土，而你说我

战败了，你让我投降——德国军人感觉这个和约太离谱了。

但是，德国军人忽略了交战双方已经卷入总体战中，前线的局部战术优势，无法扭转德国在战略上的失败。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坚持认为是“十一月党人”在背后捅了他们一刀！他们觉得今后只要加强团结，重整旗鼓，就能卷土重来。

甭想限制我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军队只允许保留10万人，但这10万人都是霍亨索伦王朝留下的，多是军官，最差的哥们儿也当过班长，这等于是走精兵路线，情况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日本三军自卫队，自卫队员都叫自卫官，啥意思呢？这25万人全是官，最差的人也能当班长，一旦打起仗来，扩充军队，一个班长怎么也能领12个人吧？按这样计算，10万德军就能扩充到120万，甚至200多万人，只要武器装备够用。

协约国不让德国造飞机，德国就成立了航空俱乐部，民用总可以吧。会开运输机，练练就能开战斗机，运输机那么大都能开，战斗机不会开吗？同时，你不让我造潜艇，我可以给荷兰造，给西班牙造，造完图纸我留一套，然后我自己就能生产。因此，光限制是限制不住的。你可以把它的工厂炸掉，可以把它的机器设备全搬走，但人脑中的智慧你是弄不走的。

就是不给你钱

德国军队虽然可以像刚才讲的那样搞，但德国经济却没法儿弄，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主要是战争赔款给压的，比如说我给不了钱——给不了钱可以，；给机器设备也行。就这样，德国赖以生存的很多生产、生活用具全被协约国拿走了，德国人活不下去了，很多人失业，工厂大量倒闭。德国说，我没钱了，拒绝支付战争赔款。

由于德国拒绝支付战争赔款，1923年，法国、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鲁尔是德国的核心工业区，占领鲁尔导致了德国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之后通货膨胀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个德国老兵叫迪特·马亨唐茨，他说到1923年，1美元可以换4万亿德国马克，你想这是什么概念？我见过的最大面额的钞票，是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发行的，单张5000亿第纳尔，4万亿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面包是1000亿马克，一升牛奶3000亿马克，小孩都把钞票当玩具玩儿，当积木摆。德国当时人人腰缠万亿，可惜不是富翁，是负翁，肚子里咕咕叫，饿得要命。

20年休战

有位作家曾说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据说当时的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陆军元帅福煦 [6]，看到《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后仰天长叹，说：“这不是停战，而是20年休战。”果然，1919年签订《凡尔赛和约》，1939年德军就闪击波兰，二

战爆发。从这儿看，福煦元帅整个一半仙儿，会算。

因此，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对凡尔赛体系非常不满。除德国之外，二战法西斯元凶还有意大利、日本，意大利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小丑角色。如果战争史缺了意大利，那战争就只剩下血腥了，有了它挺好玩的。从这个角度看，二战的法西斯元凶其实主要就是欧洲的德国、东亚的日本。

秩序得到了调整

巴黎和会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中东、北非的关系。比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巴尔干半岛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来合并成了南斯拉夫王国。这样，欧洲秩序就得到了调整。

06.两个国家最失落

有了矛盾须调解

凡尔赛体系虽然调整了欧洲秩序，但并没有调整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秩序。那么，远东秩序调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1922—1923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一战说是世界大战，但战场主要在欧洲，亚洲就在西亚，非洲是在东非，西亚和东非战争规模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六强中，有两个国家基本置身事外，这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均不在欧洲，美国到1917年才对同盟国宣战，参战是1918年。而日本呢，一战时主要在中国青岛作战，除此之外就是派了一支舰队到欧洲给协约国护航。这等于日本、美国在一战中都没什么损失。

一战之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都被削弱，唯独这两个国家实力增强。于是，这两国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开始在亚洲大肆扩张，特别是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这样两国自然就有了矛盾，还很激烈，这个矛盾需要调解。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张，最需要的是海军，而海军在三军当中是最烧钱的。按今天的话来说，一辆坦克几百万；一架飞机几千万；一艘军舰至少上亿，核潜艇得十几亿，航母得几十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甭管是英、法还是日、美，实际上对军备竞赛都有点力不从心。刚打完仗，谁不愿意和平啊？能不打就别打了，打完仗再扩军备战，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由美国牵头，哥儿几个聚到华盛顿来开会。

就不许你傍大款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共有9个国家，不像巴黎和会有27国。这次会议来的国家比较少，分别是英、法、美、日、意、中、比、荷、葡，为什么是这9国来呢？因为当年《辛丑条约》的签字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没来。当时《辛丑条约》是跟11国签的，加上被迫签约方中国，因此《辛丑条约》涉及的国家总共是12国，3个国家来不了——俄国革命了，德国战败了，奥匈帝国战败解体了，所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国家变成了9个。

其实，中国问题虽然很重要，但美国一上来要讨论的是什么事儿呢？美国一上来首先要讨论的就是调整跟英、法、日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讨论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英、法、美、日《四国条约》。

这《四国条约》签过之后，从表面上看，彼此之间的矛盾是调整了，谁都不许扩军，哪儿是你的势力范围，哪儿是我的势力范围，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许针对其他地方采取敌对行动。这《四国条约》实际上很逗，逗在哪儿呢？美国人这么干的目的是要结束英、日同盟。1902年英、日结成同盟，这对日本的好处是太大的。日本人自己都说，对于这件事儿，我们的感觉就像佃农的儿子过继给了地主。你想，日本当时的国力还不如大清，能跟横行300年的老牌帝国结盟，日本能不感觉自豪吗？而且，这是英国第一次跟外国结盟，英国向来是不跟任何国家结盟的。这次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在远东牵制俄国。之后1907年英、俄协约了，俄国成哥们儿了，用不着牵制了，但英、日同盟还可以对付德国。

到一战结束，德国也战败了，英、日同盟对于英国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了。相反日本是非常乐意继续维持英、日同盟的，抱住世界第一强国大粗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它死乞白赖地想要延长同盟的时间，因为同盟的有效期是20年，到1922年正好期满。

美国能愿意英、日继续结盟吗？当然不愿意，可美国又不能说，我看你俩结盟不爽，你俩给我散伙，不能这么说。美国人聪明，把小两口变成了小四口，光你俩有什么意思？我跟法国也掺和进来。小两口能过日子，可小四口咋过啊？所以四国同盟一签订，实际上英、日同盟就被瓦解了。这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巨大成功，日本外交的一次巨大失败——日本好不容易傍上大款英国，结果被美国给搅黄了。

钩心斗角几时休

华盛顿会议签订的第二个条约是英、美、法、意、日《五国海军条约》，这个条约意在限制相互拥有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比例，其实就是限制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按当时的规定，英、美、日、法、意之间的比例为5:5:3:1.75:1.75，这就是说，英、美并驾齐驱了，这是美国的巨大胜利。因为英国一直是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以往它的海军一直保持

着双强标准——我是世界第一，我的总吨位是老二老三之和，这样可以保证老二老三联合起来都打不过我，而现在美国跟它并驾齐驱了。

今天看美国海军，都不知道是几强标准了，后面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可能加上老J老Q老K都没它多，它光一艘航母就10万吨。而在当时，日本非常希望自己的海军总吨位能保持在美国的70%，它认为最低限度应是对美七成，这样跟美国交战才有把握，那时候日本已经把美国当成假想敌了。结果，折腾了半天才六成。据说，根据《五国海军条约》，日本两艘在建的战列舰要拆毁，这让日本很生气。法国跟意大利倒无所谓，它们还没到那比例呢——你让我1.75，我现在可能才1.43，还可以接着造。

在华盛顿会议上矛盾也很多，据说英国不让法国造潜艇，因为英国在一战中吃了德国潜艇的亏。英国海外殖民地多，得多造巡洋舰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法国则反对英国造巡洋舰。法国代表在会议上跟英国代表酸溜溜地讲：“无敌于天下的大英皇家海军，造了那么多巡洋舰，想一定是用来捕鱼的。”这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号称爱好和平吗？你这巡洋舰肯定是用来的捕鱼的。“那你为什么不允许可怜的法兰西保住一艘潜艇，来观察一下海底生物呢？”

列强之间钩心斗角，你损我、我损你，最后勉强达成了《五国海军条约》中那么一个比例。这又是美国外交的成功、日本的失败。

挑起二战有缘由

接下来对日本的打击更重，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签署了《九国公约》，这公约全称叫《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承认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别想染指，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很明显是针对日本的，因为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想独占中国，当时欧洲列强顾不上，美国想在欧战中卖军火发财，也没顾上，让日本暂时占了便宜。但日本这个便宜没占多久，美国马上就玩了这么一手，将日本所占的便宜又给剥夺掉了。所以，这同样是美国外交的成功和日本外交的失败。

整个华盛顿会议，可以看成是巴黎和会的延续。所以一战后至少头十年，维持世界格局的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凡尔赛体系下最失落的是德国；在华盛顿体系下最失落的是日本——我好不容易傍上了英国，可你美国竟给我拆散了，把我们小两口变成了小四口；我海军弄了半天还是二流，你倒跟英国并驾齐驱了；我想独霸中国，你却给我弄成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所以，从以上所讲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是德、意、日三国挑起了二战。特别是小日本，德国另说，意大利是跟班——日本挑起二战，配吗？为什么它这么不知死活？这是因为，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对它们不利。一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如此调整，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特勒发迹、纳粹掌权）

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会有点圣洁之情。

——题记

01.童年确实很不幸

到底属于哪个民族？

希特勒这个人，按他自己的话讲，是雅利安人 [7]。以咱们现在的知识看，印度人和伊朗人也属于雅利安人，不知道他们跟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祖先。不过呢，按照希特勒族人的说法，希特勒家族有摩拉维亚人血统。摩拉维亚人是什么人呢？在公元5—6世纪时，斯拉夫人 [8] 西迁，到达了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摩拉维亚人就是这批人及其后裔。

要按希特勒族人的这种说法，希特勒应有斯拉夫人血统。但是，希特勒后来打苏联的时候，他认为跟苏联的战争是种族之战，是优秀的雅利安民族跟劣等的斯拉夫民族之战。如果希特勒确有斯拉夫人血统，那就是说他的祖先出身于劣等民族。

希特勒他爹的身世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靠近德国边境的奥地利小镇，那小镇叫布劳瑙。他本人身世并不离奇，身世离奇的是他爹。希特勒他爹，也就是老希特勒，生于1837年，他奶奶生他爹的时候已经42岁，而且他奶奶当时没结婚，这就是说，希特勒他爹是一私生子。他奶奶给他爹做出生登记的时候，父亲那一栏是空白的，所以这就成了个谜。那么，希特勒的爷爷到底是谁呢？

据推断，希特勒的爷爷可能就是临近村子里的，因为农业社会嘛，不可能交往太远，出门很不方便。那时不像今天，今天可以网恋，北京的找广州的，那会儿不可能，想都甭想。据说，希特勒的爷爷可能是一个有钱的犹太人，叫弗兰肯伯格，或叫弗兰肯雷德。因为希特勒的奶奶，在那户犹太人家里当过用人，让希特勒他奶奶怀孕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主人家年轻的儿子。按这么说，希特勒又有犹太血统了。

小痞子希特勒

1885年，希特勒的父亲结婚了，老希特勒娶了自己漂亮的侄女。当然，在西方人语言里，辈分不像中国人分得那么清楚，也有人说是外甥女，因为舅舅、叔叔在英文里都叫Uncle。

希特勒父母的关系不像一般夫妻，希特勒的父亲只是一个海关小吏，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基层公务员。但在他的家乡，很多人一辈子务农，所以他这也算出人头地了。因此，希特勒他妈就把丈夫看得高人一等，她是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来说，这条路走得很艰辛。她管自己的丈夫叫叔叔，或舅舅，她一直这么称呼自己的丈夫。

希特勒他爸非常严厉，对希特勒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对他性格的影响也很大。希特勒的父亲很严厉，属于标准的严肃老爷们儿，说一不二，性格古怪，难以接近，对子女的管教特别严，以至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受不了，离家出走了。哥哥离家出走以后，希特勒就成了父亲管教的对象。希特勒他哥那一支的后代，也就是他的侄子，二战时到了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

根据希特勒妹妹的回忆，希特勒小时候每天都挨揍，他总是惹父亲发火。在他妹妹眼里，希特勒是一个不受管教的小痞子。不管老希特勒如何打他，如何教训他，如何让他对政府公职感兴趣，他都我行我素，一点儿也听不进父亲的意见。同时，母亲对他又非常溺爱，尽量想用慈母之心，使希特勒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减少因丈夫粗暴而对希特勒产生的不良影响。

性格决定命运

希特勒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反抗，想走他哥哥的老路——离家出走。没想到，老希特勒知道了他的这个计划，为了不让这个儿子再离家出走，老希特勒就把他锁在楼上。到了晚上，希特勒想从窗户的铁栏杆里钻出去，因为欧洲建筑都是窗户外面有层铁栏杆。因为个子矮，够不着窗户，希特勒只好把衣服脱下来，去钩那个铁栏杆。正当他钩住栏杆、马上就要奔向自由时，老希特勒上楼了。听到脚步声响，希特勒赶紧退了下来，由于衣服在铁栏杆上钩着，所以他当时光着身子，情急之下只好用桌布把自己给围了起来。

老希特勒进来一看，儿子光着身子围了块桌布。他这次没拿鞭子抽希特勒，而是放声大笑，然后叫希特勒他妈也上楼来，看穿着“宽袍”的儿子。对希特勒来讲，这种讽刺、挖苦对他的伤害更深，比打他还令他难受。他曾私下跟自己亲近的人讲，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多年以后，他对自己的一个秘书说，不怕疼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

很快，检验他决心的机会来临了，他爹又一次揍他，把他妈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看来这次揍得挺狠。希特勒一边挨打一边在那儿数数，默默地数他爹打了他多少棍。可能是老希特勒一看这小子太倔，感觉到这么大的男孩子再打不合适，而且这小子容易记仇，说不定到时候恨自己。据说自这件事之后，老希特勒再没打过他。

希特勒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希特勒，会有怎样的性格呢？明显是早熟、缺乏安全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要挨一顿揍，缺乏安全感的人很难找到幸福。为什么希特勒上台之后，会实行许多非成即败的极端措施？因为他对社会没有同情，缺乏感恩，而这跟他的成长环境大有关系，他继承了老希特勒一些变态的人格。

02.“维漂”混得很差劲

终于不再受管教

1903年，希特勒终于获得了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爹死了。这年的一天，他爹一大早离开家去喝酒。此时老希特勒已退休，退休以后的老希特勒天天喝酒，结果这次喝酒的时候，他刚到桌边坐下，就说身体不舒服，不一会儿人就完了。根据症状，老希特勒患的很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心梗。

有些书里写老希特勒一死，希特勒他们家就穷了。实际上，老希特勒给家里留下了2420克朗的养老金，这比一个小学校长领到的薪水都多。老希特勒一死，希特勒家最大的变化就是独裁者没了，紧张气氛消失了。这时候，希特勒还不到14岁，但成了家庭的主宰。

儿子14岁了，将来怎么发展呢？希特勒他妈想让儿子当公务员，捧铁饭碗，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劝服希特勒，所以只能靠哀求——乖儿子、宝贝，你就干这个吧。当然，哀求希特勒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管希特勒他妈什么时候问他：“儿子，你想干吗？你总得有个事儿做吧。”希特勒都回答：“我要当一名伟大的画家。”看来，他完全活在梦想的世界中。

因为父亲不在了，希特勒初中毕业就不念书了，从16岁起，他就开始到处自由自在地游逛，并且藐视权威。没有了父亲的管教，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

难得的温情

1907年，希特勒的父亲死后四年，他母亲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是个犹太人，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看病不多收钱。希特勒他妈告诉医生说胸口疼，疼得一晚一晚地睡不着觉。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肿瘤”，实际上就是癌症，但他没有将此告诉病人。第二天，医生将希特勒和他妹妹叫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母亲得了癌症，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做手术。

希特勒的反应使医生特别感动，那医生回忆说：“他那蜡黄的脸因悲伤而扭曲，双眼滚出泪珠，问他母亲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沉！”由此看来，希特勒也不是纯冷血动物，他有时候也充满人性。打那以后，希特勒全心照料母亲，跟

他的妹妹、婶婶分担家务。他将母亲安置在厨房里，因为厨房里全天有火，比较暖和。然后希特勒将碗橱抬走，搁了张床，自己也睡在那儿，照顾母亲，还帮助母亲做饭。为此，希特勒他妈曾骄傲地跟别人讲，说她的胃口从来没那么好过。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儿子做的饭很好吃。提到自己的儿子时，她苍白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些血色。看来在母亲病重期间，希特勒还是给她带来了相当多的快乐。

有一天到了午夜，希特勒他妈的最后时刻来临了，这时候也甭去看医生了，医生也帮不上忙。1907年12月21日，在希特勒母亲的病拖了将近一年之际，按希特勒的说法，在圣诞树彩灯光芒的照耀下，母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时，医生来到他们家，准备为希特勒的母亲签署死亡证书。医生看到希特勒坐在母亲身边，脸色惨白，在画母亲的遗像，以便作为将来的纪念。即便看惯了死亡的医生，看到这一幕也很感动，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

生活很困窘

至此，希特勒父母双亡，这时他19岁，准备向维也纳进发，以实现他作为一名画家的梦想。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讲，那时他手中提的是一只装满衣物的箱子，心中装着的是不屈不挠的信念。从这句话看，他那时还有只装满衣物的箱子，应该不算特别穷。但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希特勒过得十分糟糕。他画的画，至今还流传下来不少，很多人认为他画得不错，但问题是希特勒擅长画建筑，不会画人体，在西方国家，你不会画人体是不行的。因此，希特勒的画当时能卖出去的很少，而他对做生意又一无所知，这就造成了他的生活很窘迫，他只能不停地换工作，以期能改变现状。咱们现在有“北漂”这个说法，他那时就是个“维漂”。他曾帮人掸地毯、扫雪、在车站推箱子，住极便宜的旅馆，吃免费或廉价提供的没什么营养的食物……所以有人说，正是他的遭遇，造就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

日子过得那么困窘，希特勒不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够或水平达不到，相反，他认为是社会不公造成的。

03.勇敢的下士

这个士兵很勇敢

正当希特勒在维也纳混得很差劲时，一战爆发了。一战爆发，对希特勒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出生在奥地利，但他从小就受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熏染——奥地利也说德语，他骨子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一战爆发后，希特勒觉得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报名参加奥匈帝国的军队，结果体检不合格。于是，他又去慕尼黑报名参加巴伐利亚王国的军队，也就是德军。那时德国打仗正缺人，不挑食，就把他接

收到军队里，在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服役。

据说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勇敢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在半年内就从一个传令兵升到了下士，两次因为英勇受到表彰，第二次受到表彰时，他被授予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一般是不授给士兵的。希特勒后来做德国元首，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一般身穿制服，扣子上别着二级铁十字勋章绶带，左胸佩戴三枚证章——最上面的是纳粹党的金制党徽，中间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底下的是他的战伤勋章。希特勒做元首时穿戴比较朴素，他佩戴那些证章并不是为了炫耀，他不像戈林那么爱炫耀。

毒气在蔓延

希特勒在战场上除了勇敢，运气还很好，他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有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战友一起吃晚饭，突然好像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就是一道军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进了约20码。当我坐下来继续进食，还没吃几口时，只见火光一闪，从我原来待过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一颗流弹在那里爆炸了，留在那里的人全被炸死了。”

对于这段话，不排除有希特勒自吹的成分，不过他运气真的一直很好，直到战争结束时，他只负过一次伤。那是在一次战斗中，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被打得抬不起头来。阵地上到处是弹坑，士兵们蜷缩在战壕里，老兵全身麻木，新兵魂不附体。猛然间，一团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烟味涌进了战壕。不知谁喊了一声：“毒气！”那团被炮弹掀起的尘土中，混杂有芥子气 [9]。这是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首次遇到芥子气。对于这种毒气，有人闻着很香，有人闻着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感觉相同：这玩意儿不利于人。

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个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混浊不堪。有个新兵憋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想呼吸些新鲜空气，但吸进的是毒气。毒气一进入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口吐白沫，慢慢地死去。

失望的希特勒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毒气一消散，炮击又开始了。在敌人炮击的过程中，第16后备步兵团的士兵们摘下面具，大口地呼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气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算是极好的了。”

炮击之后，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第16后备步兵团来不及戴面具的士兵，立即翻身倒毙。那些侥幸逃过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那人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时众人说，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就这样，第16后备步兵团的士兵们排成单行，半瞎

的领着全瞎的，跌跌撞撞地前行，一直来到急救站。

从令人窒息的死亡中被营救出来的士兵里，有一名年轻下士，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送往战地医院，等他眼睛上的纱布拿掉之后，一战已经结束。这使希特勒特别痛苦，他立刻坠入了失望的深渊——他可能觉得一战不结束，他就能做到军官了，没准儿还能升将军呢。战争结束等于他又失业了。战场满足了他对成功的渴望，包括别人对他的肯定。

04.从此有了党组织

加入纳粹党

一战结束后，希特勒就失业了。根据《凡尔赛和约》，一战后德国只能保留10万陆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给连德国国籍都没有的希特勒留一个位置。于是，希特勒又开始了游荡生活。在游荡之际，他还有一份不定期的薪水，那就是为德军情报部门工作，当密探。当密探主要做什么呢？因为当时德意志帝国崩溃，各种社会思潮蜂起，政党和社会组织特别多，军方想刺探这些政党和社会组织在干什么。

有一次，希特勒受命打入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以刺探这个党的活动。刺探的地点是在慕尼黑的一家酒馆里。希特勒的上级怀疑德国工人党这帮人要颠覆现在的政权，所以就让希特勒去调查。在当时，任何对现状不满的人都想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新政党，所以类似的组织在德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些组织建立得快，消失得也快，不久大部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特勒看不起德国工人党，他当时是怀着一种蔑视的心态去参加这个政党活动的。他在当密探之前曾受过训练，所以才能勉强把这个政党演讲的枯燥内容听下去。等演讲一结束，希特勒便感觉轻松，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刺探任务。等进入这个政党的自由讨论时间时，希特勒就想走，他觉得这帮人是在那儿瞎侃，没啥意思。

这时候，有个主张巴伐利亚独立的教授站起来发言，他想把巴伐利亚从普鲁士德国分离出来。这下希特勒急了，他是坚持大德意志帝国观点的，因此他不由自主地冲上去痛斥这个教授。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足足讲了15分钟。那个教授在希特勒把话说完之前，就像一条落水狗，夹着尾巴离开了那家酒馆。

希特勒的发言极具逻辑性，使得这个党当时的领导人德莱克斯勒对其产生了深刻印象。德莱克斯勒跟秘书（这个党一共不到100人，居然还有秘书，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讲：“这人有种，咱们将来可以好好用用他。”德莱克斯勒走到希特勒近前，先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我是谁，我曾干过什么……虽然他进行了自我介绍，可希特勒竟然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不管怎样，他发现了希特勒。他将自己写的一本小册

子，一本只有40页、粉红色封面的小书，硬塞给了希特勒，说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读完之后请你再来。

结果，希特勒竟然加入了德国工人党。根据党证编号，希特勒是这个党的第97名成员，他去之前已有96人，真是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啊。希特勒加入之后，就把这个党的名称改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的中文简称应该叫民族社党，但因为德文的缩写是NAZI，音译过来就是纳粹，所以这个党就被译成了“纳粹党”。

这个政党在壮大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你要乍一听，还以为是马克思建立的呢。实际上，这个组织既不是工人的政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定义，什么叫民族社会主义呢？一个人只要理解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德意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领土比什么都重要，那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这个政党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根本不沾边。

除了更改党名，希特勒还亲手设计党的标志。毕竟人家是学美术的，画家出身，有老底子，甭管入流不入流。从1920年起，希特勒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他意识到党需要一个明显的标志，以区别于其他政党，所以他准备设计一面党旗，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据说希特勒从一个牙医那里得到了灵感，希特勒说那个牙医的旗帜很不错，跟自己的想法很接近。希特勒要求纳粹旗帜的背景是红色的，并且必须比共产党镰刀斧头旗的红色更深。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工人的支持——你红，我比你更红！你左，我比你更左！

纳粹的标志是“卐”，有人读“万”，实际上不是。佛教的“卐”才读“万”，纳粹的“卐”跟佛教的“卐”方向是反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卐”字呢？希特勒有一个很清晰但却是伪造的解释，他说这个“卐”字跟基督教的“十”字一样。希特勒小时候在一些古老的教堂里见过这个标志，这个标志被很多民族的祖先看成是太阳或好运的象征，比如印度的雅利安人就崇尚“卐”，今天佛祖塑像胸口上也有“卐”，但不是反着的。按照纳粹的理论，雅利安人是德国人的祖先，希特勒把“卐”归结为永远反犹，他认为这是雅利安人胜利的完美标志。不论这个符号设计得多么稀奇古怪，希特勒在宣传鼓动方面都很给力。

因为纳粹的旗帜非常漂亮，红底，白圆圈，中间一个黑色的“卐”，特别醒目，再加上希特勒的宣传鼓动，所以反犹太主义者和失业工人很快就聚集到这面旗帜下，甚至连纳粹的反对者都认为这个“卐”字符具有催眠效果。像《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就说，那个弯钩十字，似乎在召唤那些一直在战后混乱的岁月里、痛苦挣扎的没有安全感的中下层人民。

希特勒天生是一个会鼓动的人，在他的带领下，纳粹党迅速壮大。

纳粹党那种华丽醒目的仪仗、制服和徽章，对渴望安全、稳定的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德国人本来就有服从权威的传统，他们就喜欢参加这种气派、威严的组织。甭说德国人，今天咱们参加民间组织，一帮老大妈在街上扭秧歌，穿着自己的衣服，腰里系一条绸带，你肯定不参加；如果都穿统一的制服，你一看就感觉挺正规，像那么回事，说不定你就参加了。希特勒曾说过，要把制服设计得帅气好看，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当时纳粹党的制服，是褐色的衬衫，长裤，长靴，法式平顶帽，黑领带，再加上鲜艳的旗帜，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纳粹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而对于希特勒来说，他当时希望的是用暴力夺取权力。

纳粹党是1920年2月成立的。纳粹党成立一年多之后，1921年4月，协约国就德国的一战赔偿问题达成一致，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以前是4马克兑1美元，现在降到75马克兑1美元，而且汇率还在狂降。到1923年末，40亿马克才能兑1美元，马克购买力为零，失业人口超过百万，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去买面包——排到你这儿没了，那你今天就得饿着。鉴于这种情况，希特勒曾说，政府在一声不吭地印着废纸，哪天不印钞票了，政府也就维持不下去，破产了——我们要将政府的无能曝光。

马克现在已经这么不值钱了，你还印它干吗？所以，希特勒跟追随他的人讲，相信我，得永生。如果按照政府这么搞下去，我们的苦难会越来越深重。如果人们注意到他们怀揣上亿元的钱，却不得不饿死，那他们就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应该继续服从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

05.将法庭变成演讲台

啤酒馆暴动

希特勒特别渴望获得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由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即啤酒馆暴动。希特勒的想法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自己上台执政。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官冯·卡尔，在慕尼黑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发表演说时，大约600名纳粹分子和右翼支持者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带人冲进了大厅，跳上桌子，挥舞着左轮手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说国民革命开始了。这也就是酒馆暴动的开始。

希特勒的副手戈林，后来的第三帝国元帅，向惊呆了的群众解释，说纳粹这么做的目的是善意的。戈林是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英雄，连他都加入了纳粹党中，可见当时纳粹党的影响力有多大。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警察局局长和冯·卡尔这个行政长官，被希特勒等人用手枪逼

着赶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希特勒让这三个人承认，他是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这仨人都懒得搭理他——你威胁我们，我们就跟没听见一样，你根本不配跟我们说话。

希特勒一看这仨人不搭理他，就回到大厅说：“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向我们交出了权力，我们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柏林的混乱局面组织一场游行，以拯救德国人民，明天你们要么发现我们组织了新政府，要么会见到我们的尸体。”希特勒实际上在骗人，他说巴伐利亚地方官员已经答应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而大厅中的纳粹党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见他这么说，当然就要欢呼。

被希特勒关着的那哥儿仨，听到纳粹党徒和群众的欢呼，还真以为希特勒这么有群众缘，这么有群众基础，于是就默认了希特勒的要求。希特勒当时很不成熟，稍后就把那哥儿仨给放了，去处理纳粹党跟别的反对派之间的斗殴。那哥儿仨一出来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立刻开始纠集反纳粹的力量。

政变行不通

啤酒馆暴动的第二天，正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庆。这天早上11点多，3000多个纳粹党徒聚集在啤酒馆外面，在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的领导下，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时德军的副总参谋长，很有号召力，这里面有他在背后操纵，跟希特勒相互借力。

纳粹党徒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时，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因为他们这属于反政府叛乱行为。警察一拦，戈林首先跳出来，说要杀死前一天控制的人质。实际上他这是虚张声势，人质都放了，还杀个屁呀？警察不知情，只好让道，他们继续往前走。到达歌剧院广场时，他们再一次遇到了警察的阻拦。这时候希特勒的一个保镖跳出来，说不要开枪，尊敬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下来了。因为鲁登道夫毕竟是民族英雄，所以把他抬出来了。希特勒挥舞着左轮手枪，大喊：“投降！投降！”他让警察投降。

这时候也不知道谁开了一枪，可能是走火，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戈林第一时间就中弹了，大腿、小腿都被打中了，幸亏他皮糙肉厚，是一个400磅的大胖子。1磅相当于中国的9两，你算算他有多重！枪一响，希特勒立刻趴到地上。鲁登道夫将军无动于衷，继续往前走，因为不会有人朝他开枪，警察闪开一条道让他过去了。

最后，一共有16名纳粹党徒和3名警察被打死，希特勒被捕。当然，鲁登道夫也被捕了。

啤酒馆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纳粹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戈林就曾说过，我们再也不会发动政变，我们只需要把国内的局势搅得更糟，这样人们就会要求民族主义者来统治。这就是说，他们也意识到了“靠暴力推

翻政府”这条路走不通，人家还没出动军队，刚一出动警察，就把我们干趴下了。

坚决否认有罪

希特勒被捕后，法庭就要审判他，但希特勒把这次审判变成了他的演讲舞台，变成了他的政治宣言。

在庭审过程中，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希特勒。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审判庭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从开口辩护起，他就想当铁锤！他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被迫”发动起义的理由。他谈到了暴动，谈到了游行，他说唯一令他后悔的，“是未能与被屠杀的同志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说鲁登道夫仅是与自己合作，但他否认自己有罪。他说，他活着的任务，就是要率领德国重现昔日的荣耀，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当成罪犯呢？他这番话表达了自己“希望使德国重现强盛”的虔诚信念，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因他的这番话，表情都起了变化。

妇女争相来献花

希特勒擅长辩论，在最后一次庭审中，他的雄辩达到了高潮。他的这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有最后发言权，所以法官还不能阻止他。

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发动政变仅出自其个人野心之说断然否认，并说指控他想当部长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的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出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就是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而是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没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否则，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起义虽然败北，但人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起义者及支持者注定是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终将到来。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即使在此时此刻，我本人也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被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

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做出判决。”

当检察官准备宣判时，他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希特勒献花的妇女。检察官下令将花清除掉。很多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以表达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

06.抓住时机大翻身

服刑期间在写书

从妇女到法庭上为希特勒献花，就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一些女性崇拜希特勒到了何种程度——敢情都出来练“贱”了。经过审判，希特勒获得了减刑，最终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

在服刑期间，希特勒著书立说，俨然已成了职业政治家。据说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了更好的主意。他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在第一卷里，有篇文章叫《四年半以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这篇文章叙述了希特勒的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等。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励志故事，同时也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不仅能够讲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三个问题，而且还能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端，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牢房安静的环境中，希特勒用从典狱长 [10] 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将手稿打出来。他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当时也参加了啤酒馆暴动，后来自首了，跟希特勒关在一个牢房里。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甚至还帮希特勒打字，这极大地方便了希特勒。

竟在狱中办集会

不光著书立说，希特勒在争取狱卒方面也做得很出色。他已将监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争取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这边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起来，犯人们竟自己发行了打印的地下报纸。这份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的文章，一般都由希特勒撰写，他也经常为这份报纸画讽刺漫画。

除了为犯人自办的这份报纸写文章、画漫画，希特勒竟然还在监狱里组织晚间集会，连派来偷听的看守都被他的演讲迷住了。一般集会结束时，希特勒总是高喊“万岁”，每当这时，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唱的歌：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采取新的策略

1924年12月，希特勒出狱了。1925年，《我的奋斗》首次出版；同年2月，纳粹党重建，希特勒再任党的领袖。此后几年，纳粹党几经起伏，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机会。

人们生活得越差，对纳粹党来说机会就越好——这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发生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惨到了什么地步呢？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德国1933年的经济规模，跌到了1896年的水平，倒退了将近40年，直接退回到19世纪威廉二世时代。整个德国有几百万人失业，经济一片萧条。当时的情况比法国人制造鲁尔危机时还惨。有个德国老兵叫戴林，他回忆说，1933年以前，自己的全部记忆就一个词——饥饿，一家五口，就靠父亲工作，而父亲又老失业。那时候，全家每个星期从政府领到的救济金只有七马克，每天只能花一马克，而这一马克要管五口人一天三顿的饭食，所以我们那时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德国至少有一半人受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活不下去。人们能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少得可怜的土豆和面包。母亲把土豆煮得稀烂，捣成泥、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新鲜蔬菜、水果一点儿都没有，人的生长发育你说能好得了吗？

从这个德国老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德国社会的凄惨状态，而魏玛共和国对此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不对其进行救助。残酷的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境——德国需要强人，时势造英雄，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而这时，希特勒的策略也在调整。他宣布，鉴于目前的情况，党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希特勒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策略，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元帅的尴尬

为了执行新的策略，希特勒到处演讲，到处拉选票，纳粹党的国会议席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增加。希特勒发挥口才优势，庄重承诺：如果纳粹党上台，将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令人着迷的、幸福的未来！他用社会主义吸引下层人民；他许诺恢复德国经济，拓展生存空间，以获取大资本家的支持。德国的各阶层他都尽力笼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咸鱼翻生的机会就到了。

1932年4月，德国总统大选，希特勒和兴登堡 [11] 同台竞选。兴登堡是一战时的德军元帅，又是第二帝国重臣，一直对威廉皇帝忠心耿耿，桌上随时摆放着威廉皇帝的照片。但他毕竟年事已高，跟希特勒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居然要跟这小子一起竞选？老元帅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一战下士，可实际情况是，兴登堡经过两次投票，才击败了希特勒。

兴登堡虽然再次当选为总统，可他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逐渐增多，这局面使得兴登堡不管是否情愿，最后都必须让希特勒染指权力。

07.终于当上了总理

不让当总理？没门

1932年7月，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得票数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总和，还多出50万票。纳粹党的得票数占总投票数的37.3%，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首应该出任政府总理。问题是，希特勒没有任何管理政府的经验，他是靠街头暴力起家的，从来没治理过国家，此前连科长都没当过。因此，总统兴登堡拒绝当时的总理巴本辞职，只答应让希特勒当副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历史上的变革，总共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新司机走老路，还是那条老路，只不过换了个新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都是这种类型；第二种呢，是老司机走新路，路是新的，虽然不知前途是否凶险，因为以前谁都没走过，但我是个老司机，经验丰富，可以把车开得又好又稳，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属于这种；第三种是新司机走新路，这种是最危险的，司机既没经验，又不知道前途如何，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属于这种。

希特勒呢，属于第三种，典型的新司机走新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想干的事又是以前体制内没人干过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最不靠谱的。而总统兴登堡则属于老司机走新路，多少还靠点谱。所以，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当然不干。

就不让你当总理

其实，希特勒曾考虑过接任副总理，但后来还是没答应。他不想吃

半块面包，要来就得来整个的。他在与巴本争吵时说：“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这话体现出他想学墨索里尼，因此他举了这个例子，而墨索里尼是当了总理的。

当希特勒会见兴登堡时，他再次要求担任总理。兴登堡非常瞧不起希特勒，大喊道：“不行，不论是在上帝面前，或是在良心和祖国面前，这都是不行的。”兴登堡是老司机、老派军人，看不上希特勒。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希特勒跟兴登堡会晤之后，不但没当上总理，甚至连报纸都发出号外，说总统斥责了希特勒，把他骂了一顿。为此希特勒非常恼怒，一度离开了柏林。不过，希特勒已经预感到，自己离胜利只差“一里路”。于是，他调整行动策略，对纳粹党进行重新包装，使纳粹党徒改变了以往好斗的街头打手形象。当新国会开幕之后，纳粹党徒表现得非常平静，反对派发言时，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没在国会里大吵大闹。这样得体的行为，使戈林当选了国会议长。

戈林当选为国会议长，这对纳粹党来说是件好事儿。不过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好事儿，正中希特勒下怀，令希特勒又惊又喜——共产党向巴本政权提出了《不信任案》。对此，希特勒下令纳粹党不要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提案，结果《不信任案》获得了通过，巴本下台，这等于帮了纳粹党的忙。这之后举行了议会选举，纳粹党丢掉了200多万票，少了34个议席。从表面上看，德国人民对纳粹党的狂热正在消退，实际上，这时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信不断向总统府涌来，其中包括像克虏伯、西门子这样的实业巨头，就连刚退职的巴本都开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2月，兴登堡却出人意料地任命施莱彻尔为总理，这是德国自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

为了控制纳粹，施莱彻尔希望实行“军事专政”，但被兴登堡拒绝。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之后，主要政党都把施莱彻尔当成了人民的敌人，因此施莱彻尔很快就被抛弃。1933年1月底，施莱彻尔内阁辞职。

我还是当上了总理

施莱彻尔内阁辞职后，兴登堡再次提议巴本出任总理。但总统顾问告诉他，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兴登堡这才同意有条件地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的条件是，由巴本出任副总理，并指定一名国防部长。希特勒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越恺撒的总理权力！

完事之后，正当纳粹党欢庆希特勒即将出任总理时，可能发生兵变的消息传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总理。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为总理，总统这样瞧不起总理，还是首次。他也没对新内阁致辞以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没交代。宣誓仪式极为简短，就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并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

无声无息中度过。希特勒发表了演讲，在庄严地宣誓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保证，将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同时，他还承诺将解决经济危机，使被痛苦和争吵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重新凝聚为一体。他在快说完的时候停下来，等待兴登堡能来几句赞扬的话，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是说：“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

希特勒——这个连高中都没上的人，这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这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于1933年1月30日当上了德国总理。他曾说：“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这话虽出自恶魔之口，但意思是对的。

08.想方设法巩固自己

究竟谁是纵火犯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天晚上，2.5万名纳粹党徒手持火炬，在总理府前的广场上举行火炬游行，用火炬摆出了纳粹的弯钩十字。当游行队伍经过总统府时，兴登堡总统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说：“哎哟，看来孩子们抓了不少俄国俘虏，打胜仗回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兴登堡总统这时候已经老糊涂了，颠倒时空了，他居然把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想成了是一战的胜利游行！

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后，准备采取一系列手段干掉对他不满的反对派，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德国共产党。于是，纳粹制造了“国会纵火案”。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即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月。这天晚上，国会议长戈林的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戈林的办公室喊：“部长先生，国会大厦着火了！”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这么早？”作为国会议长，国会大厦着火了，你应该很着急地赶紧去救火，你冒出哪句也不该是这句。这个笑话说明，很多人心里已经认定，国会大厦的这把火，就是纳粹党自己放的。

不过，针对这个著名的国会纵火案，现在有另一种说法，说整起案件是前共产党员卢勃个人做的，跟纳粹、共产党都没关系，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但这也有疑问，那么大的国会大厦，那个年代又没有现代炸药，靠一个人就能把国会大厦点着了？这姑且算一家之言吧。

消除你的痛苦

对于国会纵火案，纳粹党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希特勒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这说明，他还不肯肯定是共产党干的，只是希望如此。他接着对记者说：“你现在看到的，将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这件事就像共产党对巴本提的《不信任案》一样，给希特勒帮了大

忙。他整垮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这些左翼政党的机会来了。希特勒借着这场大火，颁布了《国家紧急法》，又叫《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那究竟怎么个消除法呢？就是取消《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公民权里所包含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和电话谈话保密、集会结社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通通都被取消了，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你就不痛苦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记得我小时候，老师上课时经常会贬损西方民主，那会儿觉得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老师说：“你看他们的选举什么玩意儿啊，把希特勒给选出来了。”

这个太保不一样

《国家紧急法》一颁布，人民的自由被剥夺了，德国其他政党的力量亦被削弱，这样纳粹专制统治就建立了起来。纳粹统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成立秘密警察组织，这个秘密警察组织被称作盖世太保。这个“太保”跟《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不是一概念，它就跟纳粹一样，是音译的。那这个盖世太保是怎么回事儿呢？

盖世太保由党卫军控制，是党卫军最著名也最骇人听闻的机构，同时也是纳粹党对本国人和占领国人民进行特务统治的工具。它最初被称为秘密警察处，随着纳粹统治全欧洲的需要，人数逐渐增多，到1944年盖世太保已有4.5万名成员，他们的职责就是镇压任何反对帝国的行为。历史上，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实行这种秘密的特务统治。党卫军还有一个安全情报机构，德文缩写是SD。SD有几万名职员，另外还有十多万名告密者。

党卫军的诞生

说到盖世太保，就不得不提到盖世太保的领导人，也就是党卫军的眼目希姆莱。

希姆莱生于1900年，比希特勒小十几岁。他是一个没有领路人的追随者，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一个被剥夺了大战机会的军校学生。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这个人生导师就是纳粹冲锋队的领袖罗姆 [12]。罗姆领着希姆莱参加过啤酒馆暴动，但希姆莱在啤酒馆暴动中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罗姆手下的1500名冲锋队员就变成了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希特勒又从这1500人中招了120人做他的保镖，这就是党卫军的前身。

1925年，希姆莱加入了党卫军，他在党卫军中的证件标号是168。那时候党卫军人员已经扩充了，这表明有167个人比他资格老，但后来他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因为他毫无过错，野心勃勃，而且为人古板，没有乐趣，很像典型的德国人，做事一板一眼，没有什么幽默感。他很快就在纳粹党中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可能是他跟希特勒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吧。1936年，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具体组织实施法西斯恐怖统治。

希特勒看出希姆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办公室管理者、高效的文字专家，而且希姆莱很清廉，就靠工资生活，不像戈林那样奢华。希姆莱还非常崇拜希特勒，他跟希特勒坐一起的时候，只坐半个屁股，非常恭敬地拿个小本，把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所以，不管希姆莱和希特勒的助手们怎么争权夺利，他都从来不会对元首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古代也一样，在皇帝眼中，忠诚最重要。你这个人贪污不要紧，你有短儿攥在皇上手里，皇上没准儿还愿意这样。就怕你一介不取，耿直廉洁，像岳飞那样，皇上拿你没辙。皇上就怕岳飞这样的，不怕贪污受贿的。

希姆莱恰恰符合忠诚。到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就让希姆莱负责建立一支党的精英部队，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原来的纳粹冲锋队已经不可靠了，冲锋队已发展到将近200万人，到处惹是生非，口碑极差。更关键的是，冲锋队不仅跟德国国防军不和，还跟工业巨头发生冲突，而这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了，他认为冲锋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冲锋队头子罗姆想搞“二次革命”，把工业巨头的命革了，但希特勒需要这些工业巨头的资金支持。

因此，希特勒要希姆莱脱离冲锋队，另立门户。希特勒在1930年就切断了党卫军跟冲锋队之间的组织联系，之后冲锋队的领导人便没资格再对党卫军发布命令。希姆莱聪明，立刻给党卫军设计了新制服，新制服是黑色的，拥有银色的肩章、圈银边的领章，上白下黑，黑白对比非常漂亮。这成功地迎合了喜爱制服的德国人。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党卫军，一支新的纳粹军事力量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党卫军的人数，从1931年的2000人增加到1932年的3万人，而且不断有像年轻贵族这样的精英人士加入，这些人是希姆莱这支党卫军的骨干力量，比如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就加入了党卫军。此外，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加入，这部分人包括可以帮助希特勒，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律师，以及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下层社会中优秀的年轻人。这样，希姆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纳粹党掌权之后，接连不断的麻烦使纳粹党同冲锋队摊牌不可避免。作为总理的希特勒，无法再容忍冲锋队扰乱他的计划。

共和国名存实亡

1934年6月，希特勒通过希姆莱及其助手海德里希，制造了“长刀之夜”事件，以冲锋队即将发动政变为由，铲除了冲锋队头子罗姆，解散了冲锋队，巩固了纳粹党的势力。

党卫军完全取代冲锋队之后，盖世太保更加横行无忌，纳粹党的专制统治逐渐在德国形成。之后纳粹政府修改了《魏玛宪法》，通过一系列法令来剥夺人民的权利，取缔了其他政党和工会。这样剩下的唯一政党，就是纳粹党及其附属团体，共和国已名存实亡。

09.哄你没商量

再也没人能管住他

在武力威慑下，希特勒导演了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国民投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实际上是想向德国人证明民主是多余的，应该从法律上剔除，只相信他希特勒的个人统治就行。第一次国民投票是在1933年11月12日，这是为了通过希特勒已经做了一件事——德国退出国联 [13]。这次投票，超过95%的德国人选择了同意。

在这期间，纳粹分子进行了疯狂的宣传，像往常一样，希特勒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声称：只要所有德国人团结得像一个人，帝国就可以获得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他用自己作为号召，说：“接受我当你们的元首吧，我不属于任何阶级和团体，我只属于你们！”被群众的情绪所打动，帝国内阁通过了一项希特勒提出的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的官方代表，从此德国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

1934年8月2日，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病逝。按道理说应该选新总统，因为希特勒只是总理。可希特勒在8月19日，即总统病逝两周多之后，便要求德国人民立刻通过一项匆忙制定的法令，将兴登堡的总统职位跟希特勒的总理职位合二为一。纳粹党说服了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说，敦促所有德国人投票赞同，把其父亲的职位移交给国家元首。奥斯卡本人也是支持纳粹的。第二天，8月20日，3800万德国人投了赞成票，同意希特勒做德国元首，德国在这时候才被正式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希特勒自称“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

这会儿再也没人能管希特勒了，他的独裁统治已完全驶入快车道。但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没什么，反正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100多年来，德国就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民主体制的削弱，对他们来讲，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儿。

热火朝天搞建设

虽然希特勒鼓动得很到位，但德国民众也不傻，他们只是更现实。纳粹党能够上台，是借了经济大萧条、人民生活困苦的机会。你上台就得解决问题，光说不练可不行。

因此，希特勒当政之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讨好德国人。他着力于解决就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他最了解老百姓想要什么。纳粹上台之后，便把物价冻结在大萧条时的水平，防止了又一次通货膨胀。同时，希特勒大规模重建武装，一方面实现对军队和资本家的承诺，一方面为上百万失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兴建大型公共项目，这不仅可以提供就业，还可以让德国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正在发生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

针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采取的是罗斯福新政，德国走的是法西斯道路。甭管罗斯福新政还是法西斯道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国家干预。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干预，希特勒这一套东西也是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的结果很明显，我建立重工业，发展军事工业，不光需要人，还需要机器设备。这些东西虽然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关系，可重工业来钱，造一艘潜艇多少钱，烤一个面包才多少钱？所以一大力发展重工业，工厂就活了，工厂活了就需要大量人力，需要大量人力老百姓就可以加入其中。光这还不行，我还要建机场，修高速公路。最令人称道的是德国修建了全国高速公路网，2000多英里，汽车可以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希特勒还许诺给每个劳工家庭配一辆汽车，大众牌的，大众这个名字就是希特勒起的。

国家这样大力兴建各种项目，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工作，那好吧，德国在扩军，你可以加入德国国防军。

通过这一系列运作，纳粹党执政后对国家治理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一年后失业人数下降到300万，是原来的一半；到1937年，下降到110万；到1938年，基本上就没有失业工人了。纳粹党执政五年就解决了全民就业问题，而且劳动力供不应求，飞机、坦克、机枪成千上万地从德国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当然，也生产了些高质量的照相机和玩具，你得满足人们的需要。

得到的好处多

其实，老百姓普遍有个认识——谁当皇上，我不是在家炒土豆丝呀，只要你能让我炒得上土豆丝就行。希特勒这时候不光能让你炒土豆丝，还能让你炒牛肉丝。希特勒的备忘录中记载，最引起他关注的，就是德国失业的劳工阶级。

希特勒把全国的工会团体变成了一个大团体，叫德国工人阵线，就是德国全国总工会的意思，任命罗伯特·李——这是一个极端纳粹分子——来管理工人阵线，他这名字有点像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的名字。

罗伯特·李把自己扮演成穷苦农民的儿子，声称自己深知穷困和资本主义剥削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并承诺将为大众工作。他要求雇主不能再随便解雇工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任何一个老板，不经政府同意不能再解雇工人。这个买卖是你的，但用人权是政府的。德国工人阵线不是真正的工会组织，而是政府下辖的一个机构，级别可能是正部级。

德国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60小时延长到了72小时，但很少有工人抱怨。因为工人那时候一周的平均工资达到了35马克。1932年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是每周7马克，现在是35马克，他们的收益涨了，

得到好处了，当然没人抱怨。但是，工人工资总数中的一成半到三成半要用来缴税及缴党费，即便你不是纳粹党员，因为你要感谢纳粹党，也得缴。没有纳粹党，你能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吗？

但工人们还是觉得削减的部分很少，得到的多数是好处。另外，德国工会头子罗伯特·李经常鼓吹：人们精神的满足比物质的满足更重要。所以，希特勒政府就为人们提供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延长工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这是工人非常欢迎的。除此之外，纳粹党还能让人们去度假，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和剧场演出，票价都十分低廉。欧洲人跟咱们可能不太一样，咱们过去温饱问题是最主要的，而欧洲人精神上的追求更多一点。怎样证明你是一个贵族？不是看你满身LV你就是贵族，你得欣赏得了歌剧，看得懂芭蕾。因此，欧洲即便是产业工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是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给工人提供这些，工人当然非常高兴。

就是欺骗你

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都是低票价比赛、免费音乐会？哪儿那么多白吃包子的事啊，你要想上桌吃饭，就得下厨帮忙。实际上，这些成本都已从工人工资当中扣掉了，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参加。你说我不懂歌剧，那不管，票钱已经从你工资里扣了。纳粹党给这些活动做了个概括，叫“娱乐带来力量”！这些活动的覆盖面，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达到2500万人，德国当时的人口是6500万。

纳粹党所倡导的娱乐还包括坐游轮，德国的工人家庭可以坐游轮出去旅行。纳粹党提出消除所有阶级差异，将坐游轮又推向另一个高潮。怎么个消除法呢？就是乘客不论身份、地位，皆抽签决定你的舱位，这不像“泰坦尼克”号似的，贵族小姐在头等舱，小混混在末等舱，你所属哪个舱位，完全由抽签来决定。对工人来说，这最公平了，你抽到好签就可以坐头等舱。1934年5月1日，有个工人和海德堡大学校长一起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奔驰在海德堡大街上。当时罗伯特·李就曾说过，工人会看到我们在很严肃地对待“提升他们社会地位”这个问题。

但这都是假象，德国的新闻机构都受到严格控制，只准说好听的，不许报道负面新闻。比如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告诉读者，捡垃圾的是劳动者中的贵族，理发师任务更艰巨。希特勒本人曾当过建筑工人，他表面上给人们尊严，实际上纳粹是在残酷压榨工人，压榨农民，但由于纳粹在宣传中将人们的地位抬得很高，这便使得工人、农民死心塌地，不知反抗地为纳粹党服务。纳粹党付出了一些蝇头小利，挠你最痒的地方，你最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特别会挠老百姓的痒痒肉，但这实际上是欺骗。

10.一切为了战争

遍地都是青年军

实施诸多措施后，德国的产业阶层已完全被纳粹党控制住。接下来纳粹党要控制的，就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希特勒曾毫不掩饰地说，他要依靠孩子们，来实现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梦。在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前，他就已开始讨好青年。1926年，作为一个还在考虑如何扩大本党影响的纳粹党领袖，他就批准在党内建立了一个叫“希特勒青年军”的特别组织。1931年，他把这个组织交给了一个名叫席拉赫的青年纳粹，当时席拉赫才21岁，很适合担任青年军首领。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在一种培养军事领袖的环境中长大，他妈是美国人，祖上参加过南北战争，还负过伤。

纳粹党一上台，1933年4月，席拉赫便带领50名希特勒青年军成员，向柏林政府进发，占领了政府办公室，并对那里的官员发号施令。这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让席拉赫轻而易举地掌握了600万德国青年的资料。比如他们的年龄、背景、爱好，是擅长讨论宗教问题，还是擅长乐器演奏，或者擅长爬山，等等。这次行动发起之前，希特勒青年军只有10多万人，行动之后就变成了300万。当时德国每个村子里都有纳粹党青年军的组织，一个城市或一个省区里有很多这样的组织。

对孩子进行洗脑

同时，纳粹党也实现了对教育的控制，这种控制连幼儿园都不放过。在德国的学校里，不管是谁，即使是年纪最小的孩子，他的一天也是从向希特勒敬礼开始。当时，德国内政部规定，学校在每堂课开始前，所有班级都要起立，老师要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高举右手喊：“嘿！希特勒。”全班学生要回敬：“嘿！希特勒。”当时，有位名叫加伦的主教，是个伯爵，在布道中反对希特勒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控制。于是有人插话，喊道：“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怎么能有资格谈论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呢？”加伦马上回答道：“我不允许有人在我的教堂里，批评元首本人！”这样敢于含沙射影地揭穿希特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事实上，谁也没能阻止纳粹党对教育的控制。

纳粹理论甚至还充斥到各门学科的教学，连童话故事里都有。比如灰姑娘的故事被描述成，纯德国血统的女仆和异族继母之间史诗般的斗争，灰姑娘是德意志血统，她的继母虐待她，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异族，这样故事就变成了反抗外族侵略。灰姑娘为什么能够从她悲惨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呢？因为同样拥有纯德意志血统的王子，凭着直觉，受到血的召唤，才把她拯救出来。连童话都被纳粹利用了，不过这很有效。

另外，在生物课上，德国学生还被教育——你金发碧眼，那就证明你是雅利安人，你比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优越。但问题是，希特勒也是黑头发，希特勒不也可能有斯拉夫血统吗？这个他们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历史课中更是充斥着种族主义。老师教育学生说，德国历史上有一条连绵不断的线，从查理曼大帝延伸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再到阿道夫·希特勒——把希特勒的名字，跟德国所有伟大英雄的名字并排放。地理课

则强调德国需要生存空间，我们需要向外扩张。

这还不算，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竟然连数学课上也充斥着纳粹的种族理论。比如说，有本小学数学教科书上问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家庭必须有几个孩子，才能确保德意志民族血统的延续。希特勒给出的回答是，得有四个孩子。还有一道题，说政府养一个精神智障人士每天花4马克，养一个瘸子5.5马克，养一个罪犯3.5马克。据准确的统计知道，德国境内有30万人在公共医疗机构接受护理，而每对夫妇结婚要借贷1000马克。如果不救助智障、瘸子和罪犯，那我们每年可以省出多少钱，来贷给需要贷款结婚的夫妇呢？算出这道题的答案需要一些时间，但这里面所隐含的意思，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小在这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人，纳粹理论和教条肯定会深入他的血液当中。希特勒当权三个月，就把德国所有年龄在10~18岁的青年，团结在希特勒青年军周围，男生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军，女生要加入德国女生联盟。年轻人要接受一套为了将来服务德国而从精神上、肉体上强健自己的课程。他们要在德国的边境森林安营扎寨，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练习统一的步调，还要学会不断重复纳粹的口号：元首你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以你为荣，德国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才仅仅是开始，阿门。

培养目标很明确

希特勒青年军的数量，在1939年二战爆发时达到了890万人。不要小看这些人，很了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在纳粹德国，对于肌肉和臂力的训练要比智力重要得多。希特勒青年军也好，女生联盟也好，非常看中体育成绩。希姆莱从小体育不好，因此不能获得国家体育奖章，所以连希姆莱都曾拼命锻炼身体。纳粹非常看中身体的强健，希特勒曾说过：“对智力的培养和训练作为次要目标，对于国家来说，一个智力平平但身体健康的人，要比一个受过教育但身体孱弱的人有价值得多！”元首不需要你思考，元首替你思考，你要身体健康，当一个合格的战士，这是最好的。

所以，希特勒青年军特别强调体能训练、肌肉训练、战斗游戏，这种训练时间很长，时不时就有野外训练和各种竞赛，使全德国希特勒青年军小组应接不暇。在各种竞赛中，优胜者可以获得奖杯、奖金、奖章，甚至可以面见一次元首本人——德国人很喜欢这一套。很明显，纳粹党这种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目标就是要培养一批有朝一日能够集体为德意志而战的战争狂人！希特勒青年军有一句格言是这样讲的：让任何贬低我们集体的东西都灰飞烟灭！

而且，希特勒青年军开展的这些训练，都特别注重其潜在的军事用途。比如航海，全国范围的大航海，小孩会被带到离营地几英里远的地方，然后将你丢下，让你自己找路回家。到了后来，所有的希特勒青年军小组都成了德国正规军的分支，6.2万名希特勒青年军海军成员登上了

海军的训练船。希特勒青年军的摩托车队大概有10万人，跟在纳粹突击队后面，在田野上呼啸而过。另外，还有7800名穿着整齐制服的青年，属于希特勒青年军的空军分支，他们铸造飞机和滑翔机模型，在取得飞行员合格证之后，就开始驾驶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空中自由飞翔。

德国人为何会打仗

德国人为什么那么擅长打仗？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东线如果干掉一个德国兵，就要死十个苏联兵。因为苏联兵很多没文化，没受过什么训练，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在西线如果打死一个德国兵，可能要死两三个英美士兵。曾有人问蒙哥马利 [14] 元帅，以咱们现在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要比德国强大得多，可为什么咱们打德国还那么费劲，咱们死了那么多人，才将德国打败？蒙哥马利元帅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打仗是国家让我们打仗，他们打仗是因为他们爱打仗。”德国人不但爱打仗，还很会打仗。十几岁的孩子都受过严格训练，后来苏联红军包围柏林时，最小的反坦克火箭手才12岁，击毁了两辆苏联坦克。

除了军事训练，希特勒青年军还建立了50所学校，其中有31所是政治学院，这31所政治学院里面有28所男校和3所女校。这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纳粹的领导者，相当于纳粹的团校、党校，在这些学校里，最小的孩子只有10岁。在这种军事体制的管理下，课程包括对国家政治的思考。这些学校的学生还会被送往矿山、工厂工作，然后要求写一份报告，描述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的孩子被选中上这种学校，那你无权拒绝——党挑中你，要培养你，这是你的荣幸，你不能不识抬举。曾有一个寡妇，拒绝校长推荐他的儿子去上这种学校，她马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方威胁她说，你最好改变主意，你儿子并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是德国人民的财产，不是你的，你说了不算。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青年军的训练就带有更明显的军事性。一个希特勒青年军小组的领导人曾说，我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用枪的手法能够像男孩子运用手中的钢笔一样自如，一个国家的人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书法，却不花一点儿时间讨论枪法，我们觉得这是件挺奇怪的事情。每一个德国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并且对入伍之后的集体生活、枯燥的军事训练非常适应。同时，希特勒青年军还有自己的机枪学校，专门教男孩子们如何射击。战争开始后，15岁的男孩就要参加为期三周的野营，接受步兵训练，到后来，甚至不到10岁的男孩都要参加防空训练。到1945年时，曾有一个跟希特勒青年军炮兵对峙的美国军官回忆，说与其让他们投降，不如让这些男孩子战斗，直至死亡。他们已把纳粹教科书中极力渲染的法西斯教条深植于心，觉得自己一出生就是要为德意志而死。这个想法非常可怕，等于所有的青年人都被纳粹政权牢牢地控制住了。

这个部长会煽情

纳粹也很擅长对德国人进行思想控制。对人进行思想控制，首先就

要剥夺人的判断力，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的煽动显得尤其重要。而煽动是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 [15] 的拿手好戏，举个例子说吧：在德国全面战争开始前，他有一次演讲，历时2小时15分。戈培尔私下安排好了演说的每个细节，为他说的每句话精心设计了感情效果。他头顶上方悬挂着用巨大的黑字写的横幅“全面战争，最短的战争”。1500名听众从全国乘火车、飞机、汽车来到体育馆听他演讲。前排坐的是纳粹党和政府的精英，包括党的部长、大区的区长、政府的部长以及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后面是戈培尔安排的来自德国各界的代表，比如艺术家、教师、工程师、办公室人员、零售商和普通士兵等。同时，他安排在东部前线受伤的老兵们以及护士，坐在演讲台前。这些老兵伤口处的绷带和护士们的红十字，在一排排黑色、褐色制服中显得非常抢眼。德意志的广播网络，已经准备好了向全德国每一个地区直播演说。

戈培尔的演讲重心，包括十个问答。这种方式使他能够很好地发挥演讲天分，并使现场的观众情绪高涨。他首先说：“我问你们，你们不相信在元首和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我们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你们是否决定为了争取胜利，愿与元首同甘共苦，甚至愿意承受最大的生活压力？”人们当然都说愿意，体育馆内回响着大家赞同的声音。然后他接着说：“我问你们，为了最后的胜利，当元首命令你们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甚至14小时、16小时，你们会听从元首的命令吗？你们会竭尽全力吗？”众人再次回答：“会的，我们愿意。”其实这帮人代表不了德国人民，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时体育馆内旗帜飘扬，人们高喊“希特勒万岁”和“我们跟随领导人”的口号。

此时，戈培尔开始问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问你们，你们要全面战争吗？如果这场战争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全面、还要激进，你们还要它吗？”就这样，戈培尔问完了他的十个问题，人们站起来鼓掌欢呼。戈培尔说：“你们告诉了我你们的答案，你们是德国人民的一部分，你们的态度就是德国人的宣言。”戈培尔用极具震撼性的话语进行总结，把群众的情绪带到了顶峰。他说：“现在国家站起来了，冲啊！打破束缚吧！”当时一名德国记者说，如果戈培尔问，你们愿意去死吗？这些人肯定也会说愿意。几百万通过收音机听戈培尔演说的人，同样也激动不已。

11. 残酷迫害犹太人

鼓动人民反犹太

纳粹有了戈培尔这样的超级鼓动家作为宣传部长，那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按希特勒的意图去制定。纳粹的对外政策就是希特勒的双重理论——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种族论就是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

犹太人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命途多舛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不止一次亡国，亡国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来，他们保持着最独特的信仰——犹太教。他们认为犹太人（或称以色列人）是跟上帝定了约的

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因此犹太人拒绝改宗教信仰，他们并不信奉基督教。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全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不信奉基督教，你在欧洲人眼里就是异教徒，你当兵、当官这些路都走不通，怎么办呢？只能经商，当时欧洲也跟中国古代似的，商人的地位不是很高。由于犹太民族命运太坎坷，他们觉得在哪儿都不安全，只有掌握财富才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一经商就拼命攒钱。犹太教有规定，犹太教徒之间借贷不能收利息，这样的话，那我就只能等非犹太教徒借贷时收高利息，其实这便是放高利贷。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犹太佬特别精明，放高利贷，都吝啬，难以融合。这种印象加深了欧洲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仇恨，异教徒发了财，你说有天理吗？异教徒发了财之后还那么抠，为富不仁，这简直是世间最操蛋的事儿！这样一来，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化，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纳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把仇恨引向了犹太人。实际上，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德国人口是6500万，犹太人还不到1%。但纳粹宣传说德国拿犹太人没办法，每一个阴谋后都有犹太人的身影，甚至一战德国投降，也是犹太人干的。犹太人控制了国际金融网络，使德国陷于贫困。纳粹分子还说，犹太人在肉体上都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淫秽，性欲旺盛，是生命的低级阶段，使我们心爱的德国人民成为奴隶。希特勒在国会公开就这么讲：“犹太寄生虫利用我们的怜悯对国家进行掠夺，我们的人民因为这个种族的存在而陷入不幸。”戈培尔更直截了当地说：“犹太人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

为了对付犹太人，戈培尔的宣传部起了很大作用，他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甚至小人书、宣传画、传单进行鼓动，哪儿有问题哪儿的犹太人就应该被抓起来。对此这里有个笑话——要求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來，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虽是笑话，但足以说明纳粹迫害犹太人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为此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叫《犹太嫌疑犯》。影片结尾，老百姓对犹太人执行了死刑，这等于是鼓励滥用私刑。这部电影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百姓被忽悠起来了。1940年9月上映后，到了圣诞节，这部电影在柏林66家影院都已播映过。

水晶之夜并不美

随着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反纳粹立场以及犹太裔的记者和编辑被逐出了新闻业。野蛮指责犹太人的出版物充斥着各个报亭。到20世纪40年代，纳粹老兵、希特勒的老上级马克思·阿曼领导的帝国新闻院，控制了德国70%的出版业，就连儿童读物中也充满了仇恨。在这些读物中，日耳曼人被描述成了强壮、金发碧眼的幸福的人，犹太人则水肿、黝黑、满腹祸心，是帝国最大的恶棍。

1933年4月，希特勒刚刚掌权三个月，纳粹就发布了一项法令，要

求所有非雅利安人都退出行政事务。这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一个预兆。此后，犹太人被有系统地剥夺了工作和财产。忍受暴力和残忍行为，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做礼拜的地方被玷污，他们的商店被洗劫，老人和年轻人被拳头、棍子打翻在地，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被调戏。一些悲观的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但乐观的犹太人怀着对上帝和祖国的坚定信仰，希望能够平安地躲过纳粹的迫害。不幸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死于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在焚尸炉里化为一股青烟。

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1938年11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对待他们的方式，从压制性立法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纳粹领导人以一个犹太难民杀死了一名德国军官为借口，命令下属疯狂报复。那天晚上到次日凌晨，纳粹暴徒洗劫了所有的城市、市镇、村庄，有系统地破坏了犹太人的财产，亵渎、洗劫了191所犹太教堂，放火烧了171处公寓楼，抢劫了7500家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犹太人总计损失了2500万马克，约合1000万美元。犹太人遭受了鞭打折磨，2万人被捕后被送到集中营，100人被打死，不计其数的犹太妇女被强奸。暴乱之后，德国城市的街道洒满了玻璃门的碎片，在夜色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德国人把这场杀戮戏称为“水晶之夜”。

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犹太人中的败类。阿斯谢尔教授和科曼教授（犹太人协会的两任领导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据说，他俩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纳粹头子通知他们说，犹太人将被送到毒气室毒死。这俩教授听说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你们提供毒气，还是由我们来办？”

12. 壮着胆子进军

重新武装德国

纳粹一方面宣扬种族论，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扩军备战，要把失去的地盘夺回来。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正式废止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军队复活的内容，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从1918年以来，德国一直秘密经营，以体育活动、业余飞行俱乐部这些形式出现的德国军队开始重新武装。希特勒确信，凡尔赛诸国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对于对重整军备感到警觉的人，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实际上就是欺骗。

他说，作为德国荣誉和利益的保护者，德国政府希望拥有足够的实力，不仅能够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完整，而且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敬意，并共同保护广泛的和平。因为在这个时刻，德国政府比全体德国人民，甚至比整个世界都早一步觉醒，他坚决保证绝不超出保卫帝国荣誉和自由的界限，特别是绝不会为制造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而重新武装德国。相反，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希特勒说：“通过重新武装，德意志帝国政府表达了一个满怀信心的希望，即重新获得荣誉的德意志民族，能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有权在与其他国家自由和开放的

合作中，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环境。”

这年的11月1日，希特勒要求所有1914年出生，21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全部参军。义务兵役制的时间是12个月，志愿兵役制时间更长，犹太人被排除在义务之外。按照新的计划，德国军队拥有36个师，原来《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是7个师，10万人，现在是36个师，55万人，而且未经国联同意。

一生最紧张的时刻

德国不仅重新武装了德军，还恢复了《凡尔赛和约》中禁止的四种武器：坦克、重炮、飞机和潜艇。虽然当时德军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还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军队的训练如火如荼，看当时的纪录片，德军士兵所有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熟练。

一年之内，德国的飞机产量就超过了英、法两国之和，希特勒准备让他的这支新军去试一试。怎么试呢？他让德军进入一战后被划为非武装区的莱茵地区。希特勒这么干是很冒险的，他的军队还不是英、法军队的手。莱茵地区虽然被看成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凡尔赛和约》，它被非军事化处理了，特别是法国非常害怕在紧挨着法国边境的德国土地上出现德国军队。如果希特勒派军队进驻莱茵，这不仅是对《凡尔赛和约》的侵犯，而且也违背了《洛迦诺公约》。《洛迦诺公约》是1925年前由德国跟英、法、比利时、意大利签订的。

因此，当希特勒准备进军莱茵时，有人警告他说，法国会强烈反对莱茵地区的重新军事化，这是《凡尔赛和约》禁止的。但希特勒听完之后说，法国是不会移动一英寸的。实际上，希特勒看穿了凡尔赛国家的色厉内荏。不过，在希特勒命令军队进入莱茵地区之前，他跟那支部队的指挥官讲，如果对面的法国人动手了，你就撤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派去的是三个营1000多步兵、骑兵，而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23个师，600辆坦克，一旦法国人动起手来，这支小小的德军就会灰飞烟灭。但法国没动手，希特勒就说，他戳穿了纸老虎的面目。

后来，希特勒跟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谈到这事儿。霍斯巴赫回忆说，希特勒讲，下达进军莱茵命令之后的24小时，是他这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跪下来，祈求上帝显灵保佑他。结果上帝真的“显灵”了——打这以后，希特勒对外扩张的野心大增，步伐也迈得更大。

第三章 臭味相投俱独裁（意、日、西班牙法西斯化）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就是那些自认为在做好事的人。

——题记

01.这哥们儿喜欢暴力

父亲对其影响大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同理，一个浑蛋也有几个相好的。前面讲过了希特勒，那咱们现在来说墨索里尼。谈起法西斯专政理论，这哥们儿才是鼻祖，建立独裁政权也比希特勒早。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出生在意大利弗利省普雷达皮奥区，这是个远离铁路线的贫穷地方。墨索里尼家住在这个地区多维亚村一片高地上的旧石房子里。这房子两层，楼上住人，楼下是他父亲老墨索里尼的铁匠铺。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位老师。

不可否认，人的性格是有遗传的。老墨索里尼具有极强的叛逆心理，崇尚自由，且本能地信奉无政府主义，由于经常发表对社会不满的言论，他曾被关进大牢三年。虽然穷，可老墨索里尼乐于接济朋友，把钱看得很淡，所以他人缘特好。再加上他慷慨激昂，富有煽动性，因此在家乡小有名气，还被选为当地的社区议员。

正因如此，老墨索里尼把自己接触和主张的思想，不加筛选地灌输到儿子脑袋里。墨索里尼后来说过，父亲对他的性格及信仰影响很大。

坏小子被劝退

墨索里尼从小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书，他崇拜历史伟人，母亲将其送到了教会学校。但墨索里尼不太喜欢那里，他因拒绝早晨起床后做弥撒而遭到惩罚。更让墨索里尼不能接受的是伙食的差异，这所学校虽是慈善机构，但在伙食上分上、中、下三等，不同等级菜品不同。墨索里尼家穷，吃下等饭，而且三个等级各自吃饭，不能在一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所教会学校不适用。这让墨索里尼很早就感受到了人间的虚伪与不平，他心中感到愤懑。在这种环境中，要想磨炼出崇高的人格，确实是强人所难。

墨索里尼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选择了退学。实际上，他选择退学还有别的原因。他从小便有恶霸情结，喜欢以大欺小，谁要敢冒犯他，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老师讲的那些课，他也不爱学，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在校园里欺负同学。这就是说，他虽受到过不公待遇，

但也有可恨之处。因此，他在学校里过得不愉快，不愉快的原因，不仅仅是吃饭问题。

据说，他用小刀刺伤了一名同学。刺伤同学之后，学校容不下这样的坏小子，就让他退了学。后来他转到另一所学校，还是改不了称王称霸的流氓本性，又用小刀刺伤了一名同学。不知道意大利的特产是不是刀，反正他经常拿小刀刺伤同学，别人用刀削铅笔，他用刀削同学。几次退学，给他心理造成了严重伤害。其实，他跟希特勒一样，从不反思自己有问题，总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墨索里尼退学之后，给世界留了一句豪言壮语：“我要让这个世界因我而颤抖！”别看我今天被你们劝退，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对此感到后悔的。

本性不改很好色

墨索里尼回到了铁匠铺，这时他们家经常来一些戴着加里波第式帽子的革命者，他留意听父亲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他看到，意大利自统一后便开始滥用财政收入，穷兵黩武，对外掠夺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和统一前没啥区别，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当时的墨索里尼认为，不管是巴枯宁、马志尼还是马克思的思想，只要能帮助工人们把意大利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就拥护。

墨索里尼这算是上了“社会大学”，社会比50所大学教给他的东西还多，但他不愿干体力活儿，不屑做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作，因此他屡屡逃避劳动，后来他在别的地方工作时也经常被雇主解雇。不过，墨索里尼倒长得一表人才，身体也很好，经常勾引良家妇女。他将这个嗜好一直带进了棺材，他的情人们临死前还在为他争风吃醋。对于这一点，他就不像希特勒。希特勒不怎么近女色，除了狂恋过外甥女之外，后来喜欢的就只有爱娃 [16]。墨索里尼跟希特勒的相同点，就是都对艺术感兴趣，希特勒爱画画，墨索里尼爱写文章，他很喜欢写，经常往报社投稿。随着社会动荡，他家乡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老有些为躲避抓捕逃到老墨索里尼铁匠铺的人。墨索里尼这时已长大，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证，但他还是找不到工作。当时，意大利有上百万人移民到了南美洲和美国。墨索里尼觉得在家乡壮志难酬，也决定出去闯一闯。

组织石匠们罢工

1902年，19岁的墨索里尼到了瑞士。当时瑞士随处可见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穷国来的移民很受当地人的歧视和虐待——这些人在国内受同族人欺负，心里不好受；在国外受外族人欺负，别是一番滋味。那时意大利是穷国，不像今天北非国家的一些人，老往意大利偷渡。

墨索里尼经常栖身于当地意大利人开的俱乐部，当有人问起他在哪儿工作时，他说：“我干过的活儿太多了，铁匠、推车工、修理工……不过目前尚无合适的工作。”但是，当大家把话题引到社会运动方面时，他便如鱼得水，侃侃而谈：“平等与民主是人类的错误观念，一旦推行起

来，个性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这也就是说，平等与民主是会抑制个性发展的。”墨索里尼反对全民政治，热衷于独裁专制。他的慷慨陈词居然打动了很多听众，大家推举他为“洛桑建筑工人及手工业者协会秘书长”。每当一幢大楼竣工时，大家都请他到楼顶插旗帜，以示竣工。看着楼下狂欢的人群，墨索里尼尝到了受人崇拜的滋味。

1903年，墨索里尼将瑞士伯尔尼的石匠们组织起来，举行了一次罢工。警方出动大批警力，才将罢工平息。警察逮捕了一批活跃分子，审问他们这次罢工的组织者是谁。墨索里尼在慌乱中逃往了苏黎世，在那里的咖啡馆他又找到了感觉，苏黎世是当时欧洲各国革命者经常出入的避难场所。在那儿，墨索里尼才华渐露，被聘为流亡者和革命者办的《前进报》的编辑。1905年，意大利国王曼努埃尔三世宣布实行大赦，逃亡者可以回国，不再受惩罚，但条件是必须参军。墨索里尼这时才返回家乡，应征进入意大利第10特种兵团。

02.向罗马进军

我拒绝死亡

在军队里，墨索里尼刻苦训练，跑步和跳高成绩优秀。1906年，墨索里尼服役期满，退役后成为小学教师，两年后他到了一所高中教法语。在这期间，他又组织过工人运动，积极投入社会党的活动，担任左翼报纸主编。1911年，意大利出兵占领利比亚的黎波里。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墨索里尼反对这种侵略行径。他说：“入侵利比亚只意味着愚蠢和无谓的流血！白白浪费人力和财力，破坏欧洲和平，好处何在呢？利比亚是个什么鸟地方？是块不毛之地！是一片沙漠，政府吞并它想干什么？没人知道，甚至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墨索里尼不仅只是说说，他还和战友带领群众到火车站阻止军用列车开行，结果遭到警察镇压。墨索里尼在混乱中被砍伤，还被监禁了五个月。

当他出来后，妻子雷切尔要他答应以后别再闹事。他说：“你还不明白吗？雷切尔，革命对我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的命运！”1914年，墨索里尼领导了著名的“红色周”罢工，赢得了“红色周的列宁”称号，还被选进了米兰市政委员会。

同年，一战爆发。墨索里尼在报上撰文鼓吹战争。跟那些吹鼓手不同，墨索里尼自己还走上了战场。1917年2月22日，一门已经烧得过热的迫击炮在发炮时，炮身爆炸，当场炸死5人，多人受伤。墨索里尼被崩出好几米远，衣服几乎被炸光了。当战地医院的医生议论他的死亡时，他说：“不！我拒绝死亡！我要活着，死亡不是我的命运！”最终，墨索里尼忍受了27次手术，活了下来。国王来到前线视察时，还看望了他，这让他感到十分荣幸。这时候，他的思想开始跟社会党出现裂痕。

向罗马进军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是所谓的战胜国。虽然墨索里尼念念不忘重振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但战后意大利政局动荡不安，物资奇缺，大量退伍老兵找不到工作。墨索里尼看准这机会，抬出“阵亡将士”的灵牌，指出“我们从前线归来而没有死的人，有能力有资格问鼎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在他的蛊惑下，一批亡命的退伍军人被煽动起来，聚集到他的麾下。

1919年3月23日，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了一个叫“战斗法西斯”的组织，意欲振兴意大利，使其重获古罗马帝国的荣耀。“法西斯”一词，原意是指古罗马官吏外出巡视时所执的象征权力和威势的大棒，这种大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战斗法西斯”组织的成员都穿黑衫，又名黑衫党。墨索里尼说：“黑衫是吃苦耐劳的标志。”他叫嚷：打倒一切政党，把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清除掉。

“战斗法西斯”组织成员多半是失业的退伍军人，其中包括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南遮的信徒，起初只有四五十人，到1920年时也不过150人。随着意大利国内形势的发展，该组织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资助，人数急剧增加。到1922年，法西斯党徒已达32万，基层支部遍及全国。在这期间，他将“战斗法西斯”组织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并建立起党内的个人独裁。

1922年6月，国家法西斯党公开与王国政府抗衡，宣布要夺取国家政权。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同年10月，法西斯代表在那不勒斯召开大会，这是夺权之前的动员大会。在会上，墨索里尼宣布：“不管是政府给我们权力，还是我们去夺权，我们都要向罗马进军。”他公开要求首相一职，声称“法西斯主义者不想从奴隶的门走向权力”。

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按军队形式编制。1922年10月28日，法西斯四巨头分别率领四个军团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自任最高指挥。其实，这支军队更像散兵游勇，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武器，但还是进展顺利，沿途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此时，意大利的金融集团、上层贵族渴望结束混乱局面，寄希望于墨索里尼，王室重要成员也支持他。11月2日，意大利国王召见墨索里尼，请他组阁，并与他一起检阅进入罗马的法西斯“军队”。

新经济进程

1922年11月3日，墨索里尼组成新内阁。他深知法西斯党立足未稳，因此在新内阁中并未全部安插法西斯党徒。他还起用了包括左右翼其他党的成员，部长的任命也兼顾了其他党派。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他连议会都取消了。墨索里尼上台后，制定了一系列迎合王室和统治阶层的内外政策。他宣布实行“新经济进程”，大力压缩政府开支，以便使大量资金用于工业投资。在军事上取缔党派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为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他建立了“法西斯大委员会”。

为了笼络工人，墨索里尼提倡翻修道路，架设桥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低价的房舍以及扩大工厂。不到几年光景，意大利铁路就实现了现代化运输，粮食产量也逐年提高。他提议整顿社会治安，搞好房屋建筑规划，加强卫生设施及兴修水利等。墨索里尼这些为社会谋福利的开创性举动，为后来不少民主党派所效仿。

建筑师受尊敬

在墨索里尼时代，尽管很多人遭到了迫害，但建筑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独特群体。二战期间，大多数建筑师都没逃到国外，而是留下来参与法西斯政权的建筑项目。“御用建筑师”及其同事们，共同设计了墨索里尼的新城镇，为他在利比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修建了殖民地风格的小社区，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建造了党部大楼。

墨索里尼还准备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威权大厦，同时将其作为法西斯党总部。大厦计划坐落在圆形大剧场的对面。墨索里尼为此曾发起设计大赛，也得到了很多设计方案。这些设计方案相对于希特勒的总理府来说，更为现代，但其所表现的气质，与德国纳粹建筑一脉相承，都表达了一种威慑和领导者对个人征服成就的渲染。

创办电影节

1932年，墨索里尼在水城威尼斯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至今还在举办，如今它的目的已转换为促进电影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为发展电影贸易提供方便。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比戛纳电影节早14年，比柏林电影节早19年。

墨索里尼喜好女色，共有14个情人。然而他在世时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寄给他妻子的，说妻子才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其实，相对于妻子来说，他更热爱对外扩张和侵略。

03.耍权谋超一流

为了梦想去打仗

1935年10月，墨索里尼悍然发动了侵埃战争，此时意大利已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当时叫阿比西尼亚）东面的索马里和北面的厄立特里亚。现在，它希望迅速占领埃塞俄比亚，控制红海这条战略交通要道。

当时的意大利虽然不能与德国相比，但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封建王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无霸。它拥有当时先进的现代化武器，有大量飞机、坦克和装甲车，而埃塞俄比亚连统一的军队都没有，只有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卫队和各封建领主的私人军队。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原始的长矛、弓箭、棍棒和少量枪支。力量对比如此悬殊，难怪墨索里尼狂叫：“惩罚这些非洲蛮子，给他们点颜色瞧

瞧！”

其实，意大利要打埃塞俄比亚，不是因为那里矿产资源丰富，也不是因为那里有石油，而是因为墨索里尼渴望能实现他恢复大罗马帝国的梦想。这场战争，说白了就他一个人想打，对其他人来说都是浮云。当年罗马帝国的辉煌就是击败了非洲的腓尼基人，所以他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干。

墨索里尼想打非洲，当时非洲只有两个独立国家，一个是阿比西尼亚，一个是利比里亚。利比里亚是一些美国黑人回到家乡建立的，和美国关系比较亲密。利比里亚的首都叫蒙罗维亚，说是为纪念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国旗也是星条旗，不过只有一颗大星。因此，这块地盘有美国大哥保护，没人敢惹。而埃塞俄比亚则没人保护。1896年，意大利远征军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被击败，颜面扫地，忍了40年，这一次又卷土重来。

就怕别国不同意

不过，埃塞俄比亚当时是一个独立国家，意大利想打，恐怕其他国家不答应，比如说怕英国、法国不同意，另外怕德国也不同意。当时德国和意大利虽然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可毕竟没有结盟，还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墨索里尼想在非洲扩张势力，肯定会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英、法两国虽然经历了一战，元气大伤，但对付意大利还是绰绰有余。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意大利全国的海军击沉到地中海里。法国陆上优势更明显，法国陆军当时号称欧洲第一，虽然对付德国不够，但对付意大利这种逢战必败的对手，绝对有把握。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是意大利能够战胜的，它连1896年的埃塞俄比亚都打不过。

另外，就是背后还有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撸胳膊挽袖子出手的德国。德国觉得一战时意大利跟它结盟，后来却叛变，虽然意大利逢战必败，是负资产，但德国人毕竟面子上挂不住。一战之后，德国是战败国，强大的德意志变成战败国，狗屁不是的意大利却成了战胜国。而且，意大利还真以战胜国自居，一点不见外，居然认为它对奥地利负有保护义务。当时，德国处心积虑地想吞并奥地利，意大利竟恬不知耻地把奥地利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德、意两国是有矛盾的。

哄得法国团团转

鉴于以上情况，如果墨索里尼在非洲冒险，便会遇到这三强的联合抵制。但墨索里尼见招拆招，他治国是三流的政治家，打仗是不入流的军事家，可搞阴谋绝对一流。他知道，英、法两国跟德国矛盾更深，所以他就跟法国勾勾搭搭，法国果然上当。1935年，法国外长赖伐尔——二战时“维希政府”总理，著名的卖国贼——到了意大利，跟墨索里尼签订了一份《罗马协定》。赖伐尔这人天生就是一个卖国坯子，具有一切

卖国贼应该具有的必备条件。他遇到了老奸巨猾、权谋一等一的墨索里尼，能是对手吗？法国派赖伐尔跟意大利谈判，能落个好吗？谈的结果，是法国人凭空给墨索里尼送上了一份厚礼。

签署《罗马协议》之后，法国人从意大利人那儿得到的就是一个承诺：一旦德国打法国，意大利会援助。虽然这个承诺被写到了纸上，但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想反悔就是几分钟的事，根本信不得。墨索里尼很了解女人，他把对付女人那套东西，全用在了对付法国外长上，一下凭空从法国人那儿捞到不少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国人默许他对埃塞俄比亚动手。不但如此，法国人还把法属西非11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让给了意大利。另外，把跟意属厄立特里亚接壤的一小块法属索马里土地也割给了意大利。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港、通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20%的股权也给了意大利。

国联就是个摆设

从法国那儿，意大利赚了个盆满钵满，墨索里尼心里肯定特别感谢好邻居德国，挨着一个又浑又横的国家真好，自己可以火中取栗。由于德国威胁到了英、法，英国跟法国态度一样，将德国看作主要威胁，对于意大利进攻一个遥远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非洲国家，直接装聋作哑。搞定英、法之后，剩下的就是中看不中用的国联了。

墨索里尼觉得国联绝对不会插手，为什么呢？有参照物，那就是中国。小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中国，国联都无所作为。中国是比埃塞俄比亚强大得多、重要得多的国家，连这样一个国家遭到了侵略，国联都置之不理，意大利觉得，自己侵略一个由非洲土著组成的国家，国联肯定也不会管。

没有了这些顾虑，意大利军队就要大打出手。墨索里尼在非洲画了一个圈，意大利奔着这个圈就扑了上去。在墨索里尼看来，我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输给一个还处在部落时代的非洲土著国家，但这个还真不好说。

1935年10月，装备了各种新式武器的30万意大利军队，兵分三路，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

04.成了一个大礼包

对比真鲜明

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品质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水源短缺。牧民们就把水装在皮袋里，穿过干旱的沙漠把水运到兵营，自己却常常因干渴而晕倒在路上。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动员；妇女们组织了红十字会和妇女协会，运送伤员。一些封建庄园主也拿出钱来，向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前线作战。有段记载非常

感人，有个埃军的士兵身负重伤，他说：“我快要死了，鸟儿会把我的尸体吃掉，但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那是埃塞俄比亚的鸟呀！”由于埃塞俄比亚军民的顽强抵抗，墨索里尼速战速决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相比于埃塞俄比亚人的浴血奋战，意大利士兵的表现则能让人乐掉下巴。墨索里尼非常信任自己的士兵，首相不信任自己的士兵，这事儿还能办吗？可意大利军队未必能达到墨索里尼所期望的那种程度。意军虽然装备先进，人数众多，但军纪涣散，兵无斗志。在意大利军营里，士兵们每天雷打不动的事儿不是操练，而是喝下午茶，必须喝下午茶。即使在最艰苦的前线，士兵们正餐也要吃调料齐全的意大利面，吃不到意大利面，意军就没有战斗力。

据说，为了筹备这场战争，意大利人准备得最多最好的物资不是枪炮弹药，而是红茶和红酒，意大利面不能干吃，得就着红酒吃。当然，也不能说意军士兵上前线是为了享受，但战场是玩命的地方，你要吃得这么好，除非你有极其强大的运输能力。

记得看过的1965年拍的电影《坦克大决战》，展现的是阿登战役。其中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一位德国装甲旅的上校缴获了一辆美军指挥车，他看到里面有一块生日蛋糕，一看日期是三天前洛杉矶生产的，那位上校就说这场战争德国必败。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连蛋糕都能运来，枪炮弹药显然运得更多。德国人是这个思维，但如果用这个思维来看意大利人，那你就错了。你一看意大利人运蛋糕来了，赶紧打他们，灭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运枪炮弹药，光运蛋糕。意大利运输物资不靠卡车，靠骡车，还处在骡马化时代，骡子拉炮弹多沉啊，还不如拉红酒轻点。所以，意军到那儿根本不是去打仗的，是到那儿去打扑克、煮咖啡的。

占领埃塞俄比亚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虽然意大利装备上占优，但仗打得并不顺，打了近一年。不过，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非洲部落国家，意大利毕竟显得很强大，特别是英、法对这场战争还不干涉，这等于纵容法西斯。墨索里尼说，他最担心的是英国关闭苏伊士运河。如果运河被关闭，意军就得绕道好望角才能增援前线，这样时间会增加两三个月，而通过苏伊士运河，意军随时都可以扑向埃塞俄比亚。

再一个就是没有实行石油禁运。埃塞俄比亚的战马不需要石油，可意大利的飞机、坦克、卡车都需要石油，如果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意大利这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就全动不了了。因此，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墨索里尼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女婿齐亚诺 [17] 伯爵都送去当飞行员，当时他最小的儿子才17岁。墨索里尼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没危险，你开着飞机随便飞，绝不会掉下来，除非你自己飞到海里去，除此之外绝对不会被人打下来，所以他才敢让自己的孩子们去作秀。

因此，埃塞俄比亚人民尽管英勇善战，艰苦卓绝，但西方大国搞绥靖政策，造成了他们的困难。美国更是宣布中立，不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乍一看挺正义，比如一个国家爆发内战，你不能向交战的双方出售武器，出售武器等于出售死亡，这是对的。可问题是战争总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在强弱不对等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向正义的一方出售武器，你就相当于援助了非正义一方。再说，意大利不用你卖它武器，它自己都能生产，就算质量差点，对付长矛弓箭总还管用。可埃塞俄比亚急需武器援助，但却得不到。所以埃塞俄比亚很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意大利的飞机超低空轰炸，因为不用担心会遭到埃塞俄比亚高射炮的反击——埃塞俄比亚没高射炮这玩意儿。轰炸之后返航，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发现飞机翅膀上居然插着几支箭。那会儿飞机也是木头的，外面包着层铝皮或帆布，意大利人发现飞机上插着箭，这说明什么呢？箭都能射到飞机，可见飞机飞得多低多慢。如果当时埃塞俄比亚士兵手里有步枪，就能把飞机揍下来。可他们连枪都很少，做不到人手一支。只是皇帝的卫队有点炮，据说德国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援助给埃塞俄比亚十多门PaK35反坦克炮，拿它打意大利那种薄皮大馅、跟公交车一样的坦克，一打一个准，可惜太少。

由于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即便是遭遇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最后还是沦陷了。为了这场战争，意大利人花费了相当于过去三年军费总和的钱。为了确保这块新殖民地，每天要从本国输送大量补给以维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驻军。当时，这块土地上的矿藏基本上还没被发掘，意大利占领这片土地的唯一用途，就是为以后埃塞俄比亚人的反攻做准备。

这场战争不划算

意大利打这场仗纯粹是墨索里尼犯二，脑子短路了。可墨索里尼不这么看，他认为这是复兴罗马帝国的第一步。墨索里尼正做梦时，国联的制裁来了，对墨索里尼最要命的制裁就是石油禁运。意大利不产半滴石油，你的坦克、飞机、卡车烧菜籽油不行，烧花生油也不行，就得烧汽油。墨索里尼没有了汽油来源，这造成了他的海军、陆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的机械化装备没法儿再用。

而且，埃塞俄比亚被打下来之后就更有意思，夺取殖民地的目的是什么？要那儿的资源，要榨干殖民地人民的每一滴血汗。意大利人在非洲夺了那么大地盘，赶紧上吧，往回弄东西吧。但埃塞俄比亚人不甘心被意大利人统治，谁侵略我们，我们都能接受，就意大利人不行，为什么呢？丢不起那人，你几十年前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爬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凭什么啊？所以，天天就看埃塞俄比亚人挑铁道、拔电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天天干这种事儿。庄稼地我烧了，也不让你拿走一粒粮食。意大利从国内移民到埃塞俄比亚去开垦，去的没有意大利贵族，都是意大利下岗的人。贵族在家吃香的喝辣的，到那儿干吗啊？这帮下岗的意大利人去了之后，天天被埃塞俄比亚人袭击，工作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其恶劣，几乎无法立足。他们在那里不光连机器设

备、劳动工具保不住，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最后，不但意大利的劳动者纷纷离开埃塞俄比亚，就连资本家都跑了。工厂也好、农庄也好，不要了，我得留条命，不能舍命不舍财。

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所有美好愿景都落空了，不但得不到矿产，连粮食都得不到，埃塞俄比亚成了意大利的一个大包袱，这次侵略得不偿失。但墨索里尼不这么认为，他又把手伸向了巴尔干。1939年4月7日，墨索里尼为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半岛，一面命令4万意军向阿尔巴尼亚推进，一面逼迫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签署亡国“和约”。在谈判中，索古企图拖延时间，让他即将分娩的妻子逃跑，最后他没敢在“和约”上签字，自己也逃了。墨索里尼遂控制了拥有100余万人口的小国。意大利总算露了一小手。

05. 墨索里尼被暗杀

整体向右转

这样一来，二战爆发前，意大利就吞并了两块地盘。而德国此时正在积蓄实力，以图“称霸武林”。除此之外，轴心国这个团伙里还有个兄弟，就是东方的日本。

在凡尔赛体系中最失意的是德国，而对华盛顿体系非常不满的则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成为二战的发起国，并非偶然。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的打击很重。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就已跌至谷底，整个社会结构面临解体的危险。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金字塔形，千百万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全在困境中挣扎。

1923年9月1日，日本经历了一场著名的关东大地震。那场大地震几乎使首都东京沦为一片废墟，比1945年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力还大。地震造成很多银行倒闭，许多人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到1926年，失业的产业工人已达30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返回家乡，发现家乡情况更糟，因为政府从朝鲜和中国台湾运来了大米，日本千百万的农民种米无利可图。日本当时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比较大，它在亚洲是称王称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它的国力还不行。当时日本还有点像中国那种男耕女织的样子，男的种植大米，女的生产生丝，生丝主要出口美国，但美国受经济大萧条影响，不再需要那么多生丝。这样，不管是城市里的人，还是农村里的人，都非常绝望，整个日本社会面临爆发革命的危险。

面对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当时日本两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一种是社会主义思潮，另一种就是法西斯主义思潮。这两派都认为要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分歧就在于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当时右派分子，也就是法西斯分子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没什么基础，尤其没有群众基础。因为，日本是以天皇为首的神道教国家，天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人们的教主，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日本的右派

就说，马克思主义跟日本的体制相抵触，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子。日本历史上那么多将军改朝换代，杀掉旧的将军，自己当新的将军，但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换掉天皇。马克思主义宣传没有天皇，人人平等，日本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任何带有共产主义气息的东西，在日本都很难生根发芽。

给天皇做顾问的元老重臣们，日本的财阀、政客、将军们，都支持日本向右转。而且日本向右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君主专制跟法西斯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等于条件是现成的。日本不需要像德国、意大利那样，由一个来自民间的领袖，组织一个民间政党，通过合法选举或非法进军，自下而上夺取政权。日本完全没这个必要，一个现成的独裁者摆在那儿——天皇。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全国就进入独裁体制。但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行政要通过内阁，所以法西斯分子就认为内阁阻挠了日本的法西斯化。

主官管不了参谋

在当时日本全国向右转的情况下，帝国议会在1925年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授权警察镇压思想危险分子，粉碎旨在颠覆国家的组织。一支被称为特高的独立力量获得了授权，这就是日本的特别高等警察，有点像德国的盖世太保。特高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1927年，日本共产党在东京、大阪、神户发动五一节游行，警察逮捕了1600名党员，日本共产党由此遭到沉重打击。日本的农民团体和劳工团体，企图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建立起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合法的工会、农会，但在特高的残酷打击下遭遇失败。同样也是要求社会变革的右翼，特高不动他们分毫，甚至暗中支持。日本的两种极端势力，极左被打掉，极右却蓬勃发展。

日本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天皇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同时还是国民的精神导师或精神象征。天皇通过内阁行政，通过军部来指挥军队。日本军队的特点之一是陆海军分立，内阁中有陆军省、海军省，相当于咱们的国防部。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别隶属于陆海军。特点之二就是军政、军令分立，陆军省、海军省只管招兵训练、工资晋级、评定军衔，指挥打仗他们管不了。那指挥打仗谁来管呢？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也就是说，军令机关是这些参谋机关。

在日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组成了个叫军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并不是正式的，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机构，而是习惯上称为军部。军部统帅权直属天皇，内阁和议会都无权过问。隶属于内阁的陆海军大臣有一项特权，叫“帷幄上奏权”，可以越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一旦陆海军大臣对内阁不满，就会行使“帷幄上奏权”。这就说明，内阁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军队的势力非常大，而军队中什么人势力更大呢？参谋。要是在咱们这儿，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参谋得听

主官的。日本不是，日本是下一级参谋听上一级参谋的，比如我是联队的参谋，我听旅团参谋的，旅团参谋听师团参谋的，师团参谋听军参谋的，军参谋听大本营参谋的。你是师团长，但你指挥不了师团的参谋，旅团长指挥不了旅团的参谋，联队长也指挥不了联队的参谋。

三个愣小子捅破天

中国学者俞天任写了本书叫《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他就多次提到日本对外的战争不是高层计划的，而是几个参谋一拍脑门就干，先斩后奏。比如“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关东军的三个参谋策划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就这几个人就干了起来。石原莞尔当时是一个中佐，板垣和土肥原是大佐。这三人都都是校级军官，营团级干部就能干出这么大的事来。石原莞尔说，日本政府的政策会导致满洲被极端反日的政权收回。他深信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是解决日本国内危机的良方，所以日本军队高层对石原十分赞赏，暗中支持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

在石原莞尔等人的梦想中，伪满洲国是一片乐土，中国人、朝鲜人、满洲人、蒙古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就能解决日本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关东军三个小小的参谋，就能挑起一场事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对后来日本军队中的大小参谋们，有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后来日本的很多战役都是陆海军那些参谋力主发动的，比如陆军最有名的辻政信，号称“战争之神”。最终军衔也就是个大佐，二战打完他都没晋升到将官。但是，打所罗门群岛有他，打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有他，打印度也有他，没一个地儿没他。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受不了了干掉你

日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下克上”。日本社会等级非常森严。日本兵为什么上了战场那么残忍？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转嫁压迫。昨天老兵打我，我拿平民、战俘撒气。老兵为什么打我呢？他被班长打了。班长为什么打他呢？班长被排长打了，一级压一级。但你要把我压迫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天天让我加班，不给我发加班费，还把我老婆睡了，我再忍就不是男人了，那怎么办？我把你干掉，然后我剖腹自杀，这叫“下克上”，会得到广泛的同情，你是个爷们，你没剖腹都不判你死刑。

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极右翼宣扬这种“下克上”，全国弥漫着一种下克上的情绪。这帮人认为，我们日本之所以国力衰落，就是因为天皇被财阀和内阁架空了，那该怎么办呢？干掉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天皇直接领导的社会政治体制，然后就能够扩张。持这种思想的大部分是一些平民出身的中下级法西斯军官。

磨刀霍霍杀首相

当时日本军官分成两派，一派叫皇道派 [18]，一派叫统制派 [19]。

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荒木贞夫，他虽为大将，但其手下主要是平民出身的法西斯青年军官。统制派一般都是贵族出身，像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东条他爸爸就是中将，属于贵族，高干子弟出身。其实，两派主张的大方向都一样——建立法西斯专政，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皇道派更激进一些，凡是阻碍的人都杀，连统制派的人也杀。所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刺成重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刺客是极端主义团伙的年轻成员，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年、被日本政治家称为没头脑的爱国主义时期。

这段时间主要是一帮爱国贼、右翼狂热分子企图通过暗杀领导人的方式来净化日本。他们为什么要杀滨口雄幸呢？因为滨口雄幸接受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的条件——日本跟美国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3:5，原来想7:10，这样，在日本法西斯爱国贼的眼中，滨口首相就成了卖国贼。1932年，日本“血盟团”成员又把坚决反对军事扩张的大藏相（相当于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暗杀；同年，三井财团总裁团琢磨被暗杀。警察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人民大众却认为这些刺客就像古代武士，为了日本的福祉不惜牺牲生命。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之后，法庭要对暗杀团体“血盟团”成员进行审判。结果一个由九名陆军和海军年轻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在右翼民众支持下，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但他们刺杀了犬养毅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的朋友，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发表了不同看法。公众再一次对刺杀事件表示同情，对这些叛乱分子的审判，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宣传鼓吹的舞台。

皇道派的头子荒木贞夫把他们称为挡不住的爱国者，全国各地11万人为他们请愿，很多人写下血书，这些人如潮水般涌进法院。九个青年自愿站在被告席上，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表明诚意，你想，这谁还敢审他们？于是这帮人先是被监禁，后来减刑，再后来戴着钢盔、扛着步枪在操场上跑圈，跑完之后，这个帮他拿钢盔，那个帮他扛枪，抬着他们武装游行。

三个首相——原敬、滨口雄幸、犬养毅，以及多位高官被暗杀，凶手都没事，这帮人就杀上瘾了。同时，军部法西斯大力钳制舆论，禁止一切有害国内政治的言论，加强对颠覆性组织的控制，强化公众团结，增强国家动员力。这是荒木贞夫对首相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就此掀起了对“非日本事务”大规模的镇压。凡是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反对崇拜天皇、反对日本走法西斯道路的，就是“非日本事务”，一律坚决镇压！日本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思想控制局。这多有意思，都说政治犯因言获罪，没有因思想获罪的。军警们协助特高执行荒谬的政策，在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学生控制处，自由派的出版物被禁止，一些书籍、杂志、报纸一半的内容被删去，有写煽动性文章嫌疑的人被无限期羁押，凡是支持自由主义思潮的人都失去了工作，极端民族主义暴徒在大街上寻找持不同政见者，并殴打他们。

用气球平息叛乱

这样一来，极端爱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占了上风。帝国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说日本天皇和国家是一个整体，这个完美无缺的国家体制，已经延续了整整3000年。这就表明，日本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建立法西斯专政，1936年2月26日凌晨，以香田清贞大尉为首的1500名陆军士兵发动了兵变。香田清贞只是个大尉，其余参与政变的十几个军官职位更低。这些士兵占领了陆军省、国会大厦、东京警视厅、首相官邸，有一队人闯进了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家，把他杀了，因为高桥指出“日中战争”已严重消耗财力，更反对日、美开战。另一批人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斋藤实全身中弹47发，老头被打成了筛子。当然，也因为日本手枪非常烂，南部十四式手枪，用来自杀都经常卡壳。

再有就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被杀死，冈田启介首相躲在洗澡间里侥幸逃脱，他的妹夫冲出去做掩护，被误认为是首相而遭杀害。天皇的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也身中数弹，躺在地上呻吟。法西斯军官一看他没死，想给他一刀断头。铃木的夫人扑在他身上，说他马上就要死了，有出气没进气，就给他留个全尸吧。法西斯青年军官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就说，对不起，夫人，把你屋子弄脏了，然后便退了出去。铃木的夫人赶紧把丈夫送到医院，老头居然被抢救了过来。这还是说明日本手枪的威力不行，要是用美国的柯尔特M1911，早崩死了。铃木贯太郎后来还成了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任首相。

法西斯年轻军官们就这么干，发动政变，把全国人民忽悠起来，说我们国家正处在与俄国、中国、英国、美国发生战争的边缘，除非我们现在奋起消灭那些阻碍进行真正改革的家伙，否则天皇会威望扫地。这事发生之后，天皇非常生气，因为陆军大臣竟然把叛军称为义军，天皇急了，说随便杀害朕的股肱之臣，难道还算义军？你们赶紧给我镇压，你们要不镇压，朕将亲率禁卫师团前往平叛。这样，大臣们才把坦克调进来准备镇压叛军。其实镇压特简单，升了俩大气球，上写“天皇陛下宣布你们是叛军”。士兵们一看，敢情我们是叛军？就回营房去了。十几个法西斯军官到皇宫前广场上拉手榴弹自尽了。活下来的遭到了审判，这次审判相对严了一点，17个人被判死刑。打这儿之后，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一蹶不振，原属皇道派的很多人改投统制派门下，比如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

不敢再得罪军部

虽说这次政变最后被平息，但这次政变产生了一个影响，在日本没人再敢得罪军部，因为这帮人想杀谁就杀谁。虽然“二二六兵变”之后建立的内阁仍然是文官掌权，首相广田弘毅是文官，但他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一定由军部推荐，如果军部对首相不满，它就拒绝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你这个内阁没有陆海相能组成吗？缺国防部长？不像话。所

以，到最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就召回陆相、海相，两相宣布辞职，军部拒绝推荐继任人，内阁就要倒台。最后怎么办？干脆以毒攻毒，让军人来担任首相，你担任首相，军部就不会给你捣乱。所以，日本最后进入了军部法西斯独裁，东条英机当了首相。这个法西斯过程，跟德国有很大区别。

06.又一个独裁政权

让人愤恨的共和军

通过前文的讲述，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势力上台的经过就很清楚了。除此之外，在二战全面爆发前，欧洲还建立起了一个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西班牙内战后建立的佛朗哥 [20] 独裁政权。1931年，西班牙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共和制。共和国政府几经反复，共产党、社会党掌权。法西斯军官发动了叛乱，叛军后来由陆军参谋长佛朗哥领导，称为国民军。

在西班牙内战中，有80%的正规军——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都投到了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特别是西班牙农民大部分支持国民军，为什么呢？因为农民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部队，简称共和军，是反上帝的。他们捣毁教堂，把法袍披在身上取乐，甚至把教堂拆毁之后，将去世修女的遗体扒光了衣服，陈列在教堂门口，还把教士的头骨挖出来拍照。共和军甚至在托莱多天使山向基督的雕像射击。反宗教的政策造成西班牙老百姓对共和国政府非常抵触，虽然西班牙天主教会历来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但不是所有的教士都是坏的，比如那些无辜的中下层修女就不会。这就跟义和团杀洋教士一样，不是所有洋教士都是坏的。

在整个内战期间，西班牙一共有12名主教、283名修女、5255名教士、2492名修道士和249名见习修道士被处决，这相当于西班牙全部神职人员的23%。这是继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屠杀神职人员的事件。西班牙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三个世纪杀了五千多人，这可倒好，六个多月就杀了六七千人，报复得太过分了。

将灵魂交付上帝

共和军的这些行为，不但使得原来四分五裂的西班牙保守派紧密团结在以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政权周围，也使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欧洲国家的民众，普遍信奉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的军队加入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跟共和军作战，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国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当时共和国政府唯一能够信赖的武装力量只有自己建立的突击警卫军，虽然这支部队勇敢坚决，但人数太少。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号召工人保卫共和国，20万工人响应，从全国

各地拥向马德里。

有一场战役，发生在西班牙阿尔卡扎要塞。共和国的军队包围了这个要塞，但是打不进去，共和军就抓住了守卫要塞的将军的儿子，让他要求将军投降。将军儿子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他说：“如果阿尔卡扎不投降，他们就要把我枪毙，不过你别为我担心。”将军说：“要是真的，你等于把灵魂交付给了上帝，你高呼西班牙万岁，你将成为牺牲的英雄，再见了我的儿子，我紧紧拥抱你！”将军儿子说：“再见，爸爸，我也紧紧拥抱你！”10分钟之后要塞没有投降，将军的儿子真被共和军杀害了。有些事情，即便结果是正义的，但手段非正义也会影响结果的正义性。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干这种事，一人犯罪不殃及家人，何况在战争中滥杀无辜，很难让人同情。

西班牙内战，还为欧洲各国角力提供了场地。内战爆发后，德国和意大利援助佛朗哥。德国援助佛朗哥有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它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之外，希特勒还想拿西班牙练练兵，我这么多年扩军备战，造了这么多新武器，想试试灵不灵，一试真灵。苏联也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一些物资，还派出了很多军事顾问和成建制的军队，比如第四坦克旅，但武器的数量跟德国和意大利比起来相差很大，武器质量跟德国也没法比。苏联也想在西班牙练练兵，因为它的高级将领都被清洗掉了，它想试试，没有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打仗行不行，一打果然不行。所以，后来为什么德国敢打苏联？也是看出了它不行。

拉帮结伙干坏事

由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得到的援助有限，而且战斗经验不足，到1939年4月，马德里沦陷，佛朗哥就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由于英、法、美的不干涉，而德、意大规模进行武装干涉，最后以共和国的失败告终。欧洲又多了一个威权国家，这个战略态势越来越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

在这期间，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终于迈向结盟。1936年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全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939年5月22日，两国又签订了《德意同盟条约》（又称《钢铁条约》）。此前，日本已在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也加入了这个协定。

希特勒认为柏林、罗马、东京是地球的轴心、世界的轴心，地球应该绕着这个轴心转。这家伙一看就没好好学地理，柏林、罗马、东京不在一条线上，地球怎么可能绕着这个转呢？

三国结盟后，德国更有恃无恐。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署《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地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

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深信不疑，回到伦敦下飞机时，他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他对英国人说：“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心地睡觉去吧！”但希特勒没有履行诺言，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后，1939年3月，德军又控制了整个捷克。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只有五个多月。

第四章 旌旗高扬欲称霸（德军闪击波兰，征战欧洲）

谁想用邪恶的花环武装自己，谁就要用粪土来包裹自己的灵魂。

——题记

01.臭名昭著的条约

条约未能救波兰

《慕尼黑协定》签字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非常高兴，认为他给英国带来了和平。同样参与促成这个协定的法国总理达拉第^[21]，心情就没那么好。达拉第到了法国机场之后，也看到很多民众在欢迎他，民众也觉得一个时代的和平即将到来，战争再不会发生。达拉第看到这些人后非常吃惊，沮丧地骂这帮人是笨蛋。他知道德国不会善罢甘休，因为他明白，这实际上是在纵容德国，但他没办法。达拉第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有点低估法国的实力，过高地估计了德国。达拉第认为如果爆发战争，德军12个师就能对付法军100个师，他知道战争不可避免，早晚要打，但他觉得法国打不过德国。他不像张伯伦那么傻，认为和平真的会到来。

果然，《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德国就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候的局面，就连张伯伦也看出希特勒没完，但他觉得局势不错，因为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向东发展。英、法奉行的绥靖政策有三大特点：第一，凡尔赛国家力图维护既得利益，一战实在是打怕了，不敢再打了；第二，牺牲弱小民族，唯恐伤及自身，小国失败了活该；第三，祸水东引，引向苏联。而苏联则希望祸水西流。

不管怎么讲，在战前，苏联和英、法都对德国的性质认识不清。英、法认为德国跟苏联一样，都属于集权国家，最好你们俩死掐。苏联认为英、法跟德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最好你们之间打起来。这样，谁都希望德国跟对方打起来。一直到1939年5月份，希特勒的扩张目标已经越来越明显，他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前德意志帝国的波森和西普鲁士被割让给了新独立的波兰，给予波兰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即“波兰走廊”。希特勒在1933年建立起独裁政权后，他本来对波兰采取了柔性政策，1934年跟波兰签订了为期10年的《波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在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位于德国东面的波兰就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在地理上，“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分开了。德国先对波兰采用外交施压，要求将但泽自由市合并，和在“波兰走廊”建造一条拥有治外法权的公路来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希特勒也准备了武力解

决“波兰问题”的计划，即“白色方案”。波兰政府拒绝了德国的所有要求，并于1939年3月30日得到英、法的承诺。英、法承诺，将协助波兰保卫其国家主权。但英、法没有对波兰领土完整做出任何承诺。希特勒和他的亲信认为，英、法不会为波兰与德国开战，因此德国便在1939年4月28日终止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急忙与法国在1939年5月签订了一个协议，法国承诺会在波兰遭到入侵后15日内加入战斗。英国和波兰在1939年8月25日签订了成为军事盟友的条约。结果证明，这些条约未能拯救波兰。

简直就是看不起人

在德军入侵波兰前夕，德国参观团去波兰军营访问，看到波兰士兵在军营外随地大小便，于是德国就坚定了打击波兰的决心。当然，现在很多专家否定了这一点，但不应排除这种因素。传说当年日本海军观察员，看到来访的北洋水师将士在炮管上晾晒衣物，就认为大清水师不堪一击。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军人的生活细节；从深层次上看，军人为什么要把皮靴擦得锃亮，注重仪容仪表？因为邋遢兵就是无组织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很容易造成疾病传染。美国打伊拉克，一个连配两辆装甲厕所，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霍乱、痢疾流行。所以，德国参观团一看波兰士兵在军营外大小便，就觉得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打也无妨。

但这时候，毕竟英、法和波兰已是盟国。所以，英、法就想去跟苏联谈判，共同对付德国。苏联眼瞅着德国一路奔东来了，也开始担心。于是，苏联于1939年6月发出邀请。英、法代表7月组团坐了10天的船，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到了之后，先游览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然后跟苏联谈判。苏联人很重视这次谈判，派的代表团规格很高。而英国派了个空军少将跟人谈。按照英、美国家的军衔编制，高级军官是元帅、上将、中将，你派个少将，明显看不起人家。法国倒是派了几个海军上将，但这些人还有三个月就退休——没地儿安排你们，你们去跟苏联谈判吧。最逗的是，法国的将军们一进门就宣布，我们不能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做任何的主，只是来听听。苏联人差点儿没气死，听听？电话里说不行啊？你跑这儿来住宾馆，吃我的，喝我的！

在谈判中，伏罗希洛夫 [22] 元帅说，一旦德国袭击你们，红军可以派三百个师支援你们。然后他问英国将军，如果德国人打我们，英国人可以派多少个师支援？英国代表拿着笔在纸上算了半天，抬起头来说两个师，一个月后，再派两个师。伏罗希洛夫气得胡子都抖了起来。

苏德竟结盟

继派兵支援问题之后，苏联人转换话题。别的不说了，如果德国打英、法，苏联要支援你们，可我们跟德国不挨着，要经过波兰的领土，你们问问波兰让不让苏联红军通过。波兰跟英、法是盟国，英法就去问了。英、法一问，波兰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绝不允许俄国土

兵进入我们的领土。”

历史上波兰曾三次被瓜分，全是俄罗斯挑头干的。要说俄罗斯跟波兰同族同门、同种同文，都是斯拉夫人，都使用西里尔字母，不应该这样啊。但两国的心结，有点跟中国和日本似的，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波兰几次亡国，都是因为俄罗斯欺负人家，没拿人家当兄弟看。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在国歌里都唱：前进，东布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是谁呢？他是19世纪波兰抗击俄国的领袖。波兰当年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国歌都敢唱这个，可见波兰人民对苏联人有多仇恨。所以，波兰拒绝苏联红军入境。这样一来，英、法跟苏联就没法谈了。于是希特勒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你跟民主国家扯什么？咱俩谈，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亲自飞往莫斯科。

其实，一战结束后，德国跟苏联的关系很暧昧，因为两国都是国际弃儿，都是另类。而且苏联已不再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它一战的时候是，但十月革命后退出战争，相当于背盟了。所以，对于德国来讲，苏联是没有和约义务的国家，它不像英、法、比利时是有和约义务的。苏联地皮又大，在西伯利亚深山老林里搞点什么东西，很容易逃过协约国的监视。因此，1922年，德、苏两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

这两国本来是不能成为伙伴的，因为两国意识形态完全相反，而且德国又镇压过共产党的起义。但到1939年，由于局势紧张，英、法、苏三国进行谈判，希特勒非常担心，如果这三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会让他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完全泡汤。所以，希特勒非常主动地拉拢苏联，频频向斯大林暗送秋波。希特勒甚至顾不上脸面，给斯大林拍了一封特别长的电报，说德国跟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让他不可忍受，无论哪天都可能爆发危机，从现在起，德国下决心将用一切手段保卫国家利益，非常希望能够跟苏联在8月23日左右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之后，希特勒就向斯大林挥手帕了，希望能够跟苏联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飞到了莫斯科，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时间是1939年8月23日，距离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只有一个星期。

苏联外长很狡猾

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双方都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斯大林无疑认为，希特勒先跟西方打过之后，对俄国来说，德国将变成一个不再那么可怕的对手。希特勒采取的则是一个时期对付一个敌手的办法。这个条约之所以能搞成功，表明几年来英、法两国对外政策的失败到了何等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也就是说，英、法两国希望祸水东引，最后苏联绝望了，便跟德国签约。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条约，苏联一直否认。二战后盟国缴获了德国的文本，苏联说那是伪造的。为什么呢？莫洛托夫特别聪明，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文本上签名的时候，用的是拉丁字母，不是俄文里的西里尔字母。所以他说，这不是我签的，要我签应该是西里尔字母，而不是拉丁字母，我不可能这么写。莫洛托夫也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公之于众，必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很狡猾，用拉丁字母签自己的名字。这就跟咱们签名都用汉字，谁都不会写汉语拼音一样，你要写汉语拼音，那就会显得很奇怪。

找个借口很简单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希特勒难掩兴奋激动的心情。他在一次陆军指挥官会议上大谈他的战争理论，说要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波兰的命运基本已经确定，虽然英、法跟波兰签署了互助条约，但没什么用。战争机器的按钮一旦按下去，就很难再停下来。对于波兰，希特勒只需要一个借口。

以什么借口进攻波兰呢？这是戈培尔的强项，于是德国开始了超大规模的宣传战。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欧洲各国都感觉到可能会受到德国的伤害，而在德国，老百姓认为的事实则恰恰相反。一个那个时期到过德国的外国人说，德国纳粹的报纸叫嚷什么呢？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波兰将武装入侵德国。你也许会问，德国人民不可能相信这些谎言吧？那你就去跟德国人谈谈，你会发现很多人真的非常相信。随着战争的临近，这种宣传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1939年8月26日，《柏林日报》报道的是“波兰完全陷入骚乱之中，日耳曼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边境”。《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的党报，相当于苏联的《真理报》。这个报纸头版头条报道的是“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150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与报界这种疯狂同步的是，希特勒的顾问起草文书给波兰，让波兰答应德国的要求。相对于宣传来说，战争更需要一个直接的开战理由，而这对于希特勒来说很简单，他是这方面的高手——造假。他跟手下将领讲，不要犹豫了，我的将军们，我已经命令国防军统帅部，为你们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制服。

这就很明显地表现出希特勒的意图。在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的布置下，纳粹从集中营里找了十几个死囚，让他们穿上波兰军服，配上波兰武器。海德里希为这支队伍送行，跟他们讲：“你们对国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一小队身着波兰军装的党卫军成员，将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拉到距波兰边境16公里处的德国树林里，只留下一名死囚，而将其余的全部杀死，以作为波兰进攻德国的证据。接着，身着波兰军服的党卫军成员，带着留下的这名死囚，进攻了靠近波兰附近的格莱雷茨电台，这是德国的一个电台。“战斗”之

后，他们占领了电台，由一名会讲波兰语的德国士兵念了一份事先拟好的文件，里面充满了煽动性的反德言论，宣布波兰对德国发动进攻，然后开了几枪，把那名死囚打死——这就算波兰主动对德国发动进攻。

其实，希特勒的手段非常拙劣，难道他不怕世界舆论的质疑吗？实际上，这种拙劣手段不是演给世界人民看的，而是演给德国人民看的。德国遭到了进攻，我们得奋起反击。这就跟小日本搞“柳条湖事件”一样，只炸毁了不到一米的铁轨，就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挑起“九一八”事变。希特勒完成了造假，战争已不可避免。

02.德军“闪击”波兰

骑兵打坦克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纳粹德国三个集团军群，160万大军，扑向沉睡中的波兰。天上是2000架飞机，地上是2800辆坦克，德军一共投入44个师，包括7个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波兰方面一共是7个集团军、870辆坦克、407架飞机、39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2个摩托化旅，总兵力约100万人。

单是双方兵力对比，德国已经占据优势，武器装备对比更是占有巨大优势。德国选择在凌晨4点45分发动进攻，这个时间是人睡眠最沉的时候。要是12点打，人家可能还没睡呢；7点钟，没准儿人家都起来遛狗了。而凌晨4点45分这个时间一般人都正在睡觉，军队戒备这时也最松懈。而且，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我睡了敌人也应该睡觉才对。结果，波兰遭到了突然袭击，机场上400多架陈旧落后的飞机被炸毁，没有一架升空迎战。一夜间波兰空军就不复存在。800多辆落后的轻型坦克也不是德军的对手，更何况这些波兰坦克并没有组成拳头，而是分散地支援步兵。

波兰人的战术思想落后了8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速射步枪发明，不用打一枪装一弹了，速射步枪发明就意味着骑兵唯一能干的事就是下马给步兵做饭。一战时大规模的骑兵混战就已经很少见了。但是1920年的苏波战争仍以大规模骑兵作战为主，东欧大平原毕竟幅员辽阔，波兰、苏联卡车又少，所以，波兰这时仍保留着大量骑兵部队，有11个骑兵旅。一般来讲，骑兵旅就两三千人，骑兵师也就五六千人。因为骑兵的辅助兵种很少，如果有大量非战斗人员跟着，影响行军速度，甚至有的国家骑兵旅直接辖营。而波兰的骑兵旅绝对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它最精锐的波莫尔思卡骑兵旅有1.2万人，比很多国家的步兵师人数都多，旅长恰文斯基是中将，级别那是相当高。

恰文斯基中将率领波莫尔思卡骑兵旅作为主力突围，英勇的波兰骑士骑着高头大马，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高喊“上帝保佑波兰”“祖国万岁”，义无反顾地冲向德军装甲集群。一开始德国人都被弄蒙了，不明白波兰人是勇还是二，马刀砍坦克？德国人都忘了射击了。当

时德军中也列编了少量骑兵，这些人看见波兰同行，难免技痒难耐，想跟波兰骑兵PK（对决）一下，纵马挥刀冲向波军，马上就被波兰骑兵手中的长矛戳得人仰马翻。德国装甲兵这才缓过神来，也不管波军是勇还是二了，钻进坦克开枪放炮。波兰骑兵全军覆没，恰文斯基中将阵亡，死的时候，手里还紧攥着镶着宝石的军刀。

排兵布阵有问题

德军突破波军防线后，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推进。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国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地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第19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既是第4集团军的中路，又是集团军的攻击前锋。开战后，古德里安率部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9月1日晚渡过布拉克河，9月3日推进至维斯瓦河一线，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

德军闪电式的进攻使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击战”的滋味。波军统帅部原以为战争会像以往那样缓慢地展开，德军会先以轻骑兵进行前卫活动，然后以重骑兵进行冲击，对德军大量使用坦克和航空兵的“闪击战”毫无准备。而波军统帅部又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并指望英、法的援助，因此便把部队全都部署在德、波边境，以为只要实施坚决的反击，就可以取得胜利。这种毫无进退伸缩弹性的部署，使波军在德军高速度大纵深的推进下，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分割包围，成为留在德军后面的孤军，抵抗迅速瓦解。

英勇地抵抗

希特勒到波兰战场视察，看到波兰军队尸横遍野的场面，就问古德里安：“这是不是我们的轰炸机干的？”古德里安说：“不是，是我们的坦克干的。”波兰骑士高举着马刀长矛，冲向德军坦克，勇气过人，但就讲义和团抱着一罐子尿扑向八国联军的机枪一样，最后伤亡惨重。即便如此，波兰军队也不像那些不战而降的人，他们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大量地歼灭了德军的有生力量，比如德国的第30步兵师，几乎全军覆没。但由于波军装备落后，特别是战略指挥思想落后，到9月28日，华沙守军向德军投降。10月2日，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也停止了抵抗。

在格丁尼亚，这座最后放弃抵抗的城市，波军被德军包围在市区和奥克西维耶海军基地周围的狭小地带，一列波兰装甲列车围着外环铁路进行支援作战。波军番号混乱，分属各个部队，总共7500多人，拥有4门105毫米炮、1门100毫米炮、15门75毫米炮、9门37毫米反坦克炮、10多门迫击炮和140多挺机枪。尽管面临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包围，格丁尼亚的最后战斗部队——一个上岸水兵组成的排，仍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才投降。波军阵亡1500余人，3500多人受伤或失踪。德军的损

失与之相差无几。

03.英勇无畏的阻击

美好的愿望落空

在整个波兰战役中，不仅波兰陆军英勇战斗，波兰海军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1939年8月25日，德国海军“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以“纪念一战阵亡将士”为由，对但泽自由市进行“友好访问”。舰长克雷坎普上校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使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指示：“在白色方案开始后，摧毁波兰海军，封锁海岸，堵塞港口，破坏波兰的海上航运，确保德军在波罗的海上的安全。”长官指示克雷坎普，把军舰停泊在但泽市北部郊区、维斯特普拉特要塞附近的有利位置，等待Y时——9月1日4时45分，即开战时刻——的到来。

1939年9月1日4时17分，即“白色方案”开始前28分钟，“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用4门283毫米主炮向600米外的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波兰兵营和阵地开炮。二战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当时，但泽是国联管辖的自由市，驻防人员少得可怜。驻守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是波兰第209步兵团一部，只有176名士兵及6名军官、1门75毫米炮、2门37毫米炮、4门81毫米迫击炮和22挺重机枪。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位于但泽港口，是个不大的小岛，说是要塞，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或地下隧道，只有5个混凝土小型前哨（警卫室）隐藏在半岛的森林和军营内，以及一个有壕沟和路障的防御系统。5时10分，18架德国轰炸机摧毁了基地内的设施和全部飞机。为了保存实力，波兰海军所有舰只奉命疏散到海上，只有两艘老式炮舰用它们弱小的5门75毫米炮支援陆军兄弟。为了攻占要塞，德国人除了战列舰上的283毫米和150毫米炮之外，还调来了210毫米榴弹炮、105毫米加农炮和空中支援。

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受到攻击后，波军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向海尔半岛发出无线电信号：“求救！我处正遭到攻击！”德军的射击引发了猛烈的火灾。8分钟后，德军战斗工兵炸毁了陆桥上的铁路，由三个排的精锐海军步兵组成的突击部队自“荷尔斯泰因”号上登陆，期望打波军一个措手不及，获得一场轻松的胜利。

不久，波军上士沃切克·纳吉萨瑞克被德军机枪射倒，成为二战中第一个阵亡者。很快，德军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波军精心布置的伏击点，德军受到隐蔽火力的攻击，同时地面的铁丝网也有效地限制了德军的行动。波军开火，击中了德军保安部队的机枪巢。波军士兵还使用榴弹炮遏制住德军的挺进和攻击，轰击仓库与运河间的德军机枪巢，并几乎击中了荷尔斯泰因号的指挥所。德国海军步兵疯狂地向“荷尔斯泰因”号发送无线电信号，表示己方伤亡惨重，要撤退。

赢得敌人的敬重

8时55分，德军再度尝试进攻，但碰到地雷和倒落的树木与铁丝网等障碍物，以及猛烈的炮火攻击，再度失败。第二天早上，德军又发动了进攻，但仍然被击退。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波兰方面有1人阵亡、7人受伤；德国海军步兵则有16人阵亡、约120人受伤，超过投入行动的225名士兵的半数。要不是苏夏尔斯基在几次齐射后，下令节省迫击炮弹药，德军的伤亡会更加惨重。随后几天，德军以舰炮和重型野战炮持续轰炸半岛，将半岛打得仿佛月球表面的地形。

9月2日，德军以60架俯冲轰炸机进行轰炸，直接命中了5号警卫室，造成8名波军士兵阵亡。德军空袭造成的浓雾掩盖了整个半岛，也摧毁了波军唯一的无线电台和全部粮食供应。德国观测员认为，没有士兵能在这场空袭中存活，但9月3日与4日，德军所有的攻击又被击退。

9月5日，得了炮弹休克症的苏夏尔斯基召开战争会议，考虑投降问题，并将指挥工作暂时交给了部下。德国海军步兵、但泽的党卫队成员和国防军士兵再度发动了几次谨慎的攻击，但每次皆被击退。3时，德军以燃烧的列车攻击陆桥，但驾驶员由于太过紧张而过早地将车厢断开，列车未能抵达波军的油槽，而且引燃的大火覆盖了森林，燃烧的列车反而给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射击区，德军伤亡惨重。下午，德军执行的第二次“火烧列车作战”也同样失败。在此期间，波兰国家广播局每个早上都向全国播放“半岛仍在持续战斗”这一消息。

9月7日清晨4时30分，德军再度猛烈开火攻击，摧毁了波军1、2、4号警卫室。战斗一直到7时才停止。被围困的守军缺乏足够的药物和水，转运站的医疗军官已无法照顾伤员。9时45分，波兰守军举白旗投降。波军的表现给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军指挥官埃贝哈尔德将军特别允许苏夏尔斯基被俘时继续保留他的佩剑。

海军也不是好惹的

在战争爆发后一星期，仅有百余人的波军成功牵制了多达3400名德军士兵和一艘战列舰。本来波军统帅部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守军的指示是，在进行12小时象征性抵抗后，他们可以选择体面的投降。但守军在战斗中多次击退了德军地面进攻，三分之一的战士受伤，16人阵亡。德国方面则付出了20倍的代价。波兰守军足足坚持了一周，当继续抵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宣布投降。同科雷吉多尔要塞之于美国人、布列斯特要塞之于苏联人一样，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在二战后成了波兰的国家圣地，受人瞻仰。

最后一块波兰海军死守的土地，是在波兰海军总司令约瑟夫·乌恩鲁格海军上将统辖下、位于但泽湾北部的海尔半岛。此时，波兰政府已经流亡罗马尼亚，华沙已经陷落。这里是波兰海军的最后一处基地，在让

德国陆海军付出沉重代价后，10月1日，乌恩鲁格海军上将下令海尔要塞停止抵抗，并率领士兵投降。乌恩鲁格将军出生于一个日耳曼化的波兰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普鲁士陆军少将，他本人一战时在德国海军中服役。1918年波兰独立后，乌恩鲁格将军加入波军，1925年起担任海军总司令。德军入侵前夕，他策划了保存波兰海军实力的“北京行动”，使波兰海军在波兰亡国后流亡英国期间，还能继续与德国作战。乌恩鲁格将军被俘后，受到德方极好的待遇。德国人一直希望他加入德国海军，都被他严词拒绝。将军在战俘营里度过了二战岁月，战后因祖国被苏联占领而流亡英国，在90岁高龄时去世。

对于波兰海军的英勇奋战，后世有如此评价：“在1939年9月，波兰的海军将士们在波兰民族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们面临如此强大的敌人，没有盟友的援助，与其余的战友隔绝，除了勇敢之外别无优势，这一切都没有磨灭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强大而凶残的纳粹没有击倒他们。他们最后放下武器，并不是懦弱贪生，而完全是由于听从上级的命令。”

04.坦克真不是玩具

战略思想最重要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战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非常令人感慨，享受和平的日子是美妙的，但眼看战争临近，还闭上眼睛继续享受和平那就是愚蠢。英、法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仍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静坐观战，这是非常可悲的。英、法两国执行绥靖政策，归根到底是两国的人民不想打仗，因为一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再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欧洲，和平、反战思想很流行。如果哪个政府胆敢鼓吹战争即将临近，我们要为此全力做好准备，那选民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让其滚蛋。

民主国家的好处是选民的意志多少会得到一些尊重，作为政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欺骗民众，但你不能完全无视民众的意愿。在全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下，英国首相也好，法国总理也好，都不敢轻易言战。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扩军时，英、法两国则在裁军，缩减军费。丘吉尔当时说：“英国政府陷于奇怪的矛盾当中，决定不做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地无所作为，时间都被蝗虫吃掉了。”但是，即便当时丘吉尔在台上，恐怕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英国和德国隔了一条海峡，不必担心一觉醒来，德国佬会登陆上岸，毕竟当年连拿破仑也没渡过来。皇家海军实力非常强大，英国人是有一定安全感的。而法国人呢，他们花了10年时间修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在心理上感觉安全多了。军人考虑的不是德国人会不会打进来，而是能不能打进来。当时，英、法两国对战争形态认识不清，即便意识到战争迟早会爆发，但这个仗怎么打谁都不明白。兵可以征、可以练，武器装备可以研发、可以制造，但仗该怎么打呢？战略指挥思想才是最关键的。

有一句话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不一定是失败之母。英、法两国是一战的战胜国，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一箩筐。我们为什么打赢了？英、法觉得这些战争经验足够用上半个世纪。一战初期，法国鼓吹大规模进攻，从而导致了惨重的损失和失败，而后来多次防御战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当时英、法两国的军界普遍认为，未来战争不会摆脱一战的类型，就是在野战炮兵的掩护下，通过加强要塞和不间断的线性防御，杀伤敌军。这就成为法军最新的军事思想和行为准则，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这种思想来进行的。他们用现代技术对防御工事进行改造，加以强化，马其诺防线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英、法两国在军事理论上跟德国比，整整差了一个时代，他们对于集中装甲力量作战毫无概念，固执地认为新的战争是一战的重演。所以法国的高级将领认为，坦克是美妙的、会动的机械化玩具，炮兵才是战场之王。

老将老得糊涂了

在落后战略思想的主导下，英、法、荷、比四国联军共有坦克3000辆，只有三个装甲师，而且编制不全，一个装甲师300多辆坦克（3000辆坦克不全属于装甲师），没有步兵协同，没有炮兵，没有修坦克的，你那么多辆坦克，一窝蜂出去能回来几辆？尽管英、法两国的有识之士，比如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将军，都呼吁要重视机械化装甲部队和空军相结合的威力，但都没被采用。富勒早早地就退役了；利德尔·哈特是一个记者，后来写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戴高乐二战爆发时只是一个上校。据说，戴高乐写了本《机械化战争》，卖半个法郎。结果被德国人买了，翻译成德文。古德里安看了，击掌赞叹，付诸实施，说我们用半个法郎就打败了法国。

那些功勋卓著的一战老师，这时候都七八十岁，快老糊涂了，早就没有当年战场上的威风了，而且对任何会威胁到他们固有思想和经验的新新人类都抵触、厌恶——老子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就这种感觉，老子当年在一战中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你就是个连长，现在你教训我该怎么打？所以他们认为，坦克和飞机比玩具强不了多少，真正能在战场上起作用的是大炮和堡垒。

二战初期的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西线盟军司令甘末林，就属于这种老将。他在战争初期发布的命令就非常典型，说必须等待敌人进攻，并在由堡垒和堑壕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遏制住敌人。听完甘末林这套命令，你就会认为，这老家伙的战术思想还停留在1918年时的水平，很难相信他在1918年之后又活了22年。他对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的演变毫无知觉，波兰战役中德国人用的闪电战他也看到了，但他熟视无睹，自动过滤掉。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英、法两国认识到德国早晚会对自己发动进攻，但在1939年9月到1940年春天的8个月时间内，在西线静待战争，白白地把时间浪费掉了。

05.苏德分区占波兰

德占区成了劳改场

相比于在西线等待的英、法联军，东线反而更热闹。早已同德国商量好瓜分波兰的苏联，只因与波兰签有《苏波互不侵犯条约》而不便动手。波兰政府出逃后，终于使苏联找到了“体面”出兵的借口。苏联政府宣称：由于波兰政府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苏联决定进驻波兰东部地区。9月17日凌晨，苏联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分别在科瓦廖夫大将和铁木辛哥大将的率领下，越过波兰东部边界向西推进。9月18日，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师。

尽管纳粹德国跟苏联这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互相泼脏水，但在吞并波兰的问题上，它们确实是非常一致——完全要摧毁波兰这个国家和波兰文化。德国把2000万波兰人民分成了两个省区，把它的占领区变成了一个大劳改场，在那儿无情地实验它们的种族理论，并把它们认为的敌人通通送进集中营。于是，整个波兰德占区变成了劳动殖民地，特别是200万以上的波兰犹太人落到了德国人手中，纳粹极端仇恨犹太人，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灭绝，就是普通的波兰人也是德国灭绝的对象，1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被送上卡车弄到新的地方，而他们的家园则要腾出来给纳粹占领者。德国人给他们的待遇甚至不如牲畜，没有饮用水，没有食物，很容易被饿死。波兰的知识分子被大量消灭，孩子们被迫接受纳粹教育，以便纳粹占领者实行种族同化。

苏占区强不了多少

苏联占领区并不比德占区强多少，苏联认为波兰是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劳工阶层的敌人，要对敌人实行灭绝政策，该政策灭绝的主要对象是波兰的精英阶层、官员阶层。斯大林下令处决了至少1500名波兰官员。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大片领土被德国人占领。1943年4月，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了4400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双手后背被捆住，脑后有弹孔——这些人都是被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军官，包括九名将军。

苏联除了杀害这些波兰人之外，还把大概100万波兰人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比如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任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被流放去的。所以，有的德国老兵讲，挑起二战的标志是什么？闪击波兰，但这事儿不是我们一家干的！

06.非打你不可的理由

自北欧出现海盗以来，挪威水道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石，又是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因此，德国和英、法都准备在北欧采取行动。然而，德国更加迅速。1940年3月，希特勒就签署了入侵丹麦和挪威的作战计划，代号“威悉河演习”。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派两个装甲旅入侵丹麦。当日凌晨5点，丹麦国王召开御前会议，6点钟做出向德军投降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做任何抵抗”。

丹麦军队抵抗了4个小时，战死16人；德军死了2人，10人受伤。小小的北方邻国就这样被德国占领，几乎兵不血刃。丹麦在被德国占领的五年中，最激烈的反抗就是国王每天骑着马在大街上跑一圈，告诉人民，王国还在，因为它毕竟不是做德国的总督辖区，而是相当于傀儡国。

国王进入林海中

在德军入侵丹麦的同一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凌晨时分被人叫醒，叫醒国王的人说，咱们作为一个中立国已经被“强暴”，挪威已进入战争状态。国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出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谁在打我们？”挪威是中立国，为什么会遭到进攻呢？因为挪威的纳尔维克港是把瑞典铁矿石运到德国的唯一不冻港，这项矿产贸易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德国必须依靠瑞典的铁矿石来生产武器。同时，英、法也非常希望切断纳尔维克港的通路。对于挪威人来讲，很不幸的是在盟国跟德国之间，他们要选择究竟站哪边。

本来，希特勒没打算理会挪威，但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将军跟希特勒讲，进攻挪威可以使瑞典的铁矿石运输线得到保障。另外，可使德国海军在大西洋建立基地，否则德国海军就会像一战那样，被封堵在波罗的海里面。

希特勒对雷德尔的建议很感兴趣，同时盟国也对挪威挺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进攻挪威便不可避免。德国的伞兵部队迅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主要机场，陆军分别从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克里斯蒂安松等地登陆。挪威不像丹麦，挪威毕竟是个拥有几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有北欧海盗子孙的血性。挪威人决心打击侵略者，但他们的防御力量非常可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防空武器，海军拥有两艘世界上最古老的岸防舰，甚至连中华民国海军都不如。而且，这两艘岸防舰自1918年以后就没离开过港口，快进博物馆了。挪威的国防部长主张和平主义，又有一个大间谍吉斯林 [23] 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军队总司令也很不称职，只有国王哈康七世坚决要求挪威人勇猛抵抗。

德国军舰“布吕歇尔”号在进入奥斯陆峡湾的时候，被19世纪的加农

炮猛烈轰击。别看大炮十分古老，但火力特别强，这艘军舰在挪威大炮的打击下受到了重创，舰上的弹药库被引爆，1000多德国人被炸死。由此可见，挪威士兵抵抗得很顽强，但毕竟众寡悬殊，再加上挪威人对德国的新式打法不熟悉，所以很快便失利了。挪威国王撤退到了北方的林海雪原中。

联军情况一团糟

挪威国王撤入林海雪原之后，奥斯陆便留下了个权力真空，卖国贼吉斯林就建立了伪政权，跟德国人合作。英法联军在德国入侵挪威五天后到达，但他们装备很落后，任务也执行得一塌糊涂，难有什么作为。英法联军之间的联络很不顺畅，他们跟挪威人之间的联络也很不顺畅，他们没有空中掩护，也很少有防空武器，并且对北冰洋地区的环境很不适应，总之情况弄得一团糟。更离谱的是，英法联军对挪威的地理完全不熟悉，运送物资的时候，要么送错地方，要么在路上就被毁了。

在这种情况下，挪威之战不太可能打赢。此时，西线战役爆发。由于要保卫自己的老窝，英法联军便在6月2—7日匆匆撤退。哈康七世和他的政府漂洋过海，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挪威就此沦陷于德国铁蹄之下。

07.盟军大溃败

西线战役打响

西线的平静终于被打破，1940年5月10日拂晓，德国空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中立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机场、交通枢纽、军事设施、行政中心和工业目标也遭到了猛烈轰炸。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队跨过边境，双方等了252天，西线战役终于爆发。

这场战役，德国累计参战兵力141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2445辆坦克、3700架飞机，另外还有600架运输机，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7378门。英、法、荷、比盟军147个师，兵力比德国多；3100辆坦克，也比德国多；3800架飞机，这还不包括英伦三岛1000多架可提供支持的战斗机；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4500门，几乎是德国的两倍。实际上，在西线战役中，英、法、荷、比盟军的力量是强过德国的，除了飞机占的优势不大，坦克、火炮都占有明显优势。但德军的备战非常充分，完成了各项作战准备，而且在荷兰和比利时实施了空降作战和其他奇袭手段。五个集团军从北海到莫泽尔河一线发起了进攻，没有正式宣战，德军就侵入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卢森堡全国只有12名骑兵、400名步兵，德国一进攻，它就投降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卢森堡是唯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保持零死亡的国度，很有意思。

德国伞兵损失大

德国的装甲部队跟空军密切协同，本来应该是大炮完成的工作，都由轰炸机来完成。德国空军在战役最初几天就建立了空中优势，夺取了制空权；地面部队，特别是A集团军群作战地段内的部队，机动性更强。德国最先发动进攻的是第18集团军，目标是尽快占领荷兰。

英法联军认为，荷兰的一线部队起码能顶上三四天，因为这个国家河道纵横，机械化部队推进不是很方便，但联军没想过——河道上的桥梁一半已被德军占领，天堑变通途是非常容易的。德国不但出动地面装甲师，空中也派出空降师，以占领荷兰的大桥，比如第7伞兵师便是第一批踏上荷兰土地的德国兵。在几座大桥的桥头，猝不及防的荷兰人都没来得及炸桥，甚至有些碉堡内的守军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德国伞兵就以教科书式的近乎完美的战术动作，夺取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碉堡。

荷兰人跟挪威人一样，被打蒙了。他们没想到敌人会从天而降，鹿特丹地区的荷兰守军甚至把驱逐舰开过来抵抗德国伞兵，结果被德国飞机炸掉了。就这样，德军占领了马斯河的莫尔迪克大桥、伐尔河的多德雷赫特大桥，以及鹿特丹市的威廉大桥。

德国伞兵部队除了夺取桥梁之外，还企图拿下海牙和周围的机场，但这个行动遭到了失败，因为机场抵抗得非常强烈，连德国第22空降师部的飞机都被击落。荷兰人调来了飞机、坦克、大炮围攻这些只有轻武器的德国伞兵，1500多名德国伞兵被逼无奈，只好投降。投降的德国兵被送到了英国，他们在英国一直待到战争结束。这帮人命不错，从1940年就被俘，在战俘营里待了五年，总算活了下来。

荷兰被迫投降

虽然德国伞兵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毕竟为他们的主力——装甲部队的会师提供了时间。5月10日战争爆发，5月12日下午，德国第9装甲师侦察营在莫尔迪克大桥跟德国空降兵取得了联系，当晚，第9装甲师和第7伞兵师的主力就会合了。荷兰女王和政府只好匆忙转移，当时法国援军未到，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对形势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他觉得荷兰已被盟友抛弃。所以，在荷兰女王和内阁大臣坐上驱逐舰逃往英国之后，温克尔曼就丧失了抵抗意志，下令荷兰军队跟德国人谈判。

双方正在谈判时，鹿特丹遭到了一场大轰炸，也有人说这是误炸。不管怎样，2.5万多栋房屋被毁，上千人死亡。大轰炸吓坏了这个西欧小国。自16世纪荷兰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之后，还没经历过这么惨烈的战争。整个荷兰的抵抗意志崩溃，立刻投降。

伞兵空降破要塞

荷兰仅仅抵抗了五天便投降，在这场战争中，荷兰士兵阵亡2100名，受伤2700人。在紧接着比利时、法国盟军与德军的战斗中，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由于害怕遭受鹿特丹般的命运而跑到路上，准备逃亡，

逃亡又不知道去哪儿，没有目的，像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结果严重阻碍了盟军的前进。

好在比利时境内道路平坦，否则更不堪设想。跟法国人一样，比利时人也修筑了一系列坚固的要塞来防守，最坚固的就是位于阿尔伯特运河和马斯河交界的艾本埃马尔要塞。这里有非常坚固的堡垒，配有两门120毫米口径火炮和多门75毫米口径火炮，这些火炮都藏在堡垒深处，可以随时伸出来向外射击。这个堡垒的坚固程度，即使被500公斤的航弹直接命中，里面的人也没感觉。而那时航弹一般都是50公斤的，不像今天的飞机能带那么大的航弹。所以，他们可以在地面挡住任何进攻。没想到，5月10日凌晨4时半，42架德国运输机搭载空降兵，向艾本埃马尔要塞发动了进攻，9架滑翔机组成的小分队直扑要塞顶部。顶部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所有枪炮都对着平原。

德军从天而降，仅有80人的小分队向巨大的要塞发起了进攻，进攻要塞的战术，德国人已经一遍又一遍地演练过，这次打要塞一切都跟演习时一模一样。他们把炸药塞进防守要塞的射击口和其他能够发现的所有要塞出口，射击口被封锁，里面的机枪手被炸死，大炮也全完蛋。一小时之后，这座巨大的要塞就变成了一个瞎眼巨人，根本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

实际上，要塞顶部布置了一些比利时军队的防空机枪，但德国滑翔机下落时悄然无声，等守军看清对手的时候已变得惊慌失措，根本来不及抵抗。即便德国的伞兵指挥官掉队了，从滑翔机里冲出来的德国空降兵也在第一时间解决了比利时守军薄弱的防空火力。德军用25公斤、50公斤的空心装药炸弹，挨个儿摧毁要塞顶部的堡垒和炮塔，遇到观察口和机枪射口，就扔进去1公斤重的炸药包，要塞顶部的碉堡和一些次要目标相继被破坏。德国伞兵以比利时的要塞碉堡作为临时指挥部，抵抗比利时人的进攻。德国的轰炸机提供了火力支援，并且飞机空投弹药箱。这样，几十名德国伞兵便压制住了要塞内的一千多名比利时守军。

要塞内的守军不敢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德国人用炸药把各个碉堡出口都封死，守军就要在里面活活被困死。德军以比利时的碉堡为防御工事，挡住了比利时的援军，直到德国装甲兵跟伞兵会师。最后德军以6人阵亡、18人负伤的代价，摧毁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艾本埃马尔要塞，1200名比利时守军在几十名德国伞兵面前放下了武器。德国伞兵还占领了阿尔伯特运河上的几座桥梁，比利时抵抗了18天之后宣布投降。

向法国发起进攻

在入侵比利时的同时，德国军队也向法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按照曼施坦因计划，德军穿过阿登山区发动进攻。5月12日，7个装甲师到达了马斯河附近的色当。马斯河的这一段，水流湍急，河道狭窄，特别是在法、比边界法国一侧，河岸陡峭，是一条理想的军事防线。法国军队在

河岸上修了大量防空堡，有上百座炮台。为了这次行动，德国人进行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他们非常清楚法国炮台的位置和每座炮台的大炮口径。因此，法国这些防御工事看似难以攻克，实则不然。

德国仍然是借助空军，使用斯图卡轰炸机轮番对法国这些堡垒进行轰炸。堡垒能打击对岸的敌人，但对空的火力很有限。防守马斯河的法国军队不久便停止了抵抗，德国军队通过战艇和架起的浮桥渡过了马斯河。当第19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渡过马斯河之后，他发现士兵们完全处于一种轻松的状态中。他遇到手下的一个军官，那个军官跟他打招呼，还说禁止士兵们在马斯河上如此愉快地渡船。

由此可见，这个战役在德国人看来非常轻松。一开始，古德里安还有点紧张，觉得这些年轻的指挥官太过于乐观，但此后事态的发展，使古德里安意识到，年轻军官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坦克隆隆地驶过桥面，很快就切断了此处法国守军的退路。法军的反击虽然十分猛烈，但为时已晚，而且他们配合得也非常差。虽然河边的高地几次易手，但一开始德国军队就掌控了整个战局。法国动用了大批装甲部队以阻止德军扩大桥头堡，但法国坦克速度慢，燃料供应线太短，而且法军坦克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所以短短几个小时，德国坦克就击毁了50多辆法国坦克。这时候，盟国空军赶来轰炸德军，但德军的防空炮火非常厉害，盟军的大量战斗机被击落。德军一渡过马斯河，装甲部队就在法国后方呈扇形展开，向西推进。

此时，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将军，还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他还只是个师长。他描绘了当时法军的崩溃，说在战壕里，在篱笆里，在公路旁的涵洞里，万分恐惧的法国人和法国军队乱作一团，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军人和平民都在逃命，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坦克、军用卡车，以及因无法挣脱缰绳而纠缠在一起的战马。

追击盟国部队

当时，率领法国第4装甲师的戴高乐曾试图进攻古德里安过长的战线，但他看到了军事生涯中从来没见过的景象。法国军队向南溃败，丢盔弃甲，被德国装甲部队追击，德国人还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冲法国人大喊：“放下武器，滚一边去，我们没工夫俘虏你们。”当然，后来美国人对意大利人也是这样。所以，戴高乐两次试图对古德里安进行攻击，但都没成功。对此，古德里安回忆说：“有两辆法国坦克，成功地攻击到了距我司令部只有一英里远的地方。”古德里安的司令部只有20毫米的反坦克炮，他只能用这种炮来反击，为此他度过了很紧张的几个小时。到5月16日，法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60英里宽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德军的装甲部队、摩托化部队蜂拥而入。

胜利来得这么快，德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军后方司令部地图上呈现的是一条长而脆弱的深入法国内部的战线，后方陆军总部的参谋们就如同前线指挥官一样，理解不了法国军队为什么溃败得这么快。德国

后方司令部的将军们，甚至担心他们的坦克进展太快，会被法国人包围。所以，在突破法军防线的最初几天，古德里安发现，自己部队的前进势头被谨慎小心的上司阻止住了，上司想留出充足的时间让步兵赶上坦克。对此，古德里安说，这不是一战，用不着这样，他命令坦克部队全速前进，能到哪儿就尽量赶到哪儿。在这种情况下，坦克部队奋勇前进，所有德国军人都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有坦克都向法军发动了进攻！

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法国难民被法国政府和军队抛弃在身后的道路上。这时候，他们已没能力再保护人民。到了5月20日，也就是双方开战的第10天，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亚眠和阿布维尔，10天的行军路程比一战时一支部队4年走的路程都要长。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得意，他的冒险计划创造了决定性的事件，改变了战争和帝国的发展趋势。这样，德国就摧毁了盟国意欲扭转战争形势的所有企图，并围困和歼灭了近一半盟国部队。

100万人被围困

德国装甲部队急速冲向海边，冲到海边之后，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及法国最好的陆军100万人，被围困在了法国北部，跟法国本土割裂开来。本来，英、法、比应该是联合作战，德国人冲进来，拦腰一刀，把盟军的阵线给分割开来。

丘吉尔首相在5月15日早上7时半接到了法国总理雷诺的电报，雷诺说：“昨晚我们作战失败。通往巴黎的路已被打开。”听到这一消息，丘吉尔感到很震惊，这才刚开战5天啊。他赶紧飞到巴黎，发现情况远比他想象的糟糕得多。在政府办公室外，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掉，燃烧着的办公文件到处飞扬。这些文件的复印件被送上了开往法国南部的火车，结果德国人将这列火车截获了。丘吉尔赶紧和雷诺、达拉第（此时担任法国外长）、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商谈。丘吉尔问甘末林：“你们的预备队呢？”参战部队已被分割包围，总有预备队吧？甘末林将军耸了耸肩说：“没有。”其实即便有，零零散散的也根本形不成反击力量。

甘末林将军已68岁高龄，一战时是一个参谋，制订过力挽狂澜的战斗计划。但毕竟20多年过去了，他已昏庸懒散，自德军发动进攻起整整9天，他反应缓慢。其下属乔治将军配合指挥作战，但乔治将军身体虚弱，同时甘末林也不赏识这位部下。所以，法国战场的指挥陷入了混乱。雷诺厌倦了这位谦恭但一无是处的总司令，换下了甘末林，由一战英雄魏刚接替他的位置。73岁的魏刚换下了68岁的甘末林。

虽然魏刚已73岁，但仍然头脑清晰，步伐矫健。他一到任就放弃了甘末林的计划，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他的计划跟甘末林的没什么区别。他要求被阻隔在北部的盟国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南北夹击——在德军中间插一杠子，便于盟军南北夹击，希望各方积极配合。这个计划完全是一纸空文，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盟军士兵这时已被德国人打得晕

头转向，一名法军中的英国联络官，描述了跟法国比约特将军的一次会议，这位将军统率法国北部的所有法、英、比军队。当时德军向海边迅速推进，对北部盟军造成很大威胁。英国联络官描述，比约特摊开地图，用红圈圈出德国装甲师的位置，一直数了八个，他说我现在是又累又乏，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后来，比约特将军在车祸中丧生，新的指挥官布朗夏尔上任，临阵换将，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局势更加混乱。

所以，法国和英国虽然采取联合行动，进攻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英国远征军投入74辆坦克，法军投入60辆坦克，但由于英法联军之间联络不通畅，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隆美尔用火炮和反坦克炮，击毁了40辆盟国坦克，而德国损失了不到12辆坦克。这次反击的失败，使得盟国所有解围的努力都被粉碎。

仅仅十多天，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北部的盟军事实上已经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地区。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约40万英法联军开始全部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

08.敦刻尔克大撤退

关键时刻叫停

敦刻尔克是临近英吉利海峡的一块开阔的海滩，这块海滩既无有利的地势可守，又不可能在海滩上修筑坚固工事。况且，联军一路败退，早已溃不成军，斗志消沉，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敦刻尔克地区的面积充其量也就百十平方公里，40个师约40万人拥挤在内，一发炮弹或炸弹落下，就会有一群人倒下。退守到敦刻尔克的联军，周围都是德军装甲部队，面前是滔滔的大海，空中有德军的飞机，脚下是松软的海滩，没有弹药，缺少给养，更不可能有增援的作战部队，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处境极为危险。如果说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由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海上撤退到英国本土。

这一线生机，还得“感谢”希特勒，他于5月24日紧急命令德军停止前进。希特勒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叫停，一直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有，比较常见的是军事理由。其实，除此之外，也许还有政治动机，这里有一段希特勒当时巡视前线司令部时的讲话，令人诧异。当事人回忆：希特勒的情绪非常好，他承认这次战局是“一个明显的奇迹”，并对我们发表了战争将在六个星期内结束的看法。其后，他希望同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和约，这样就容易同英国取得协议。接着，出乎我们意料，他竟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英帝国，谈到英帝国有必要存在，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接着，他耸耸肩膀讲，英国建成帝国用的往往是毒辣手段，但“刨木头就有刨花飞出来”。他把英帝国同天主教相比，说都是世界稳定的要素。他说，他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若能归还德国所丧失的殖民地固然求之不得，但并非少此不可。他甚至表示要派部队支援英国，只要英国肯参与任何地方的任何瓜葛。他讲殖民地主要是威信问题，因为靠战争保不住殖民地，何况很少有德国人能在热带定

居。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要在英国认为可以保住体面而接受的基础上讲和。因此，有理由认为，希特勒下令“停止前进”不仅是出于军事原因，也有照顾到英国的体面、方便讲和的想法。

“发电机计划”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希特勒仅过了两天，便再次命令发起进攻。这时，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已开始。5月26日，英国海军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海军抽调了1000余艘舰船冲过德国空军的封锁，分几路奔赴敦刻尔克地区。与此同时，还从英国本土各沿岸港口、码头驶出了8500余艘各种类型的民间船只，这些民间船只包括各种各样的渔船、五颜六色的游艇、各种吨位的邮轮，甚至连体育运动学校的舢板也加入了这浩浩荡荡的船队之列。这些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船队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老人，有妇女，还有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从四面八方、前赴后继地往来于英吉利海峡。

这些人没有接到命令，也没有登记过，但他们有比组织性更具凝聚力的东西——不列颠民族征服海洋的精神。有个亲身加入接运队伍中的英国人事后回忆：“在黑暗中航运是危险的。阴云低垂，月昏星暗，我们没带灯，也没有标志，没办法辨别敌友。在渡海航程一半还不到时，我们开始和第一批返航的船队相遇。我们在躲避着从船头经过的船队激起的前浪时，又落入前面半昏不明的船影里。我们‘边靠猜测边靠上帝’航行着。”

在这期间，英国空军和法国空军残部也参加了空中掩护作战。自5月26日至6月4日，一共从敦刻尔克地区撤退了34万多人，其中英军22万人、法军8万多人，还有少数比利时军队。联军撤退时，武器装备丢弃殆尽。

德军于6月4日占领敦刻尔克时，只截住了未能及时撤走的4万法军。“发电机计划”的实施，为联军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这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又杀回了欧洲大陆。

法国人投降了

英国人撤完了，轮到法国人投降了。雷诺辞职之后，提议贝当元帅出任总理。此时，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极力主张转移到法属北非继续抵抗，把政府也迁到那儿，但贝当和魏刚都不愿意。最后，戴高乐只身登上飞机，到了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领导法国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德国武装力量统帅部停战。法国政府于6月18日下令，法军放弃所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不得在市内和郊区进行抵抗和破坏，法国政府希望同德国单独讲和。

希特勒并不想过分残忍地对待法国人，他担心如果条件太苛刻，贝当政府会被推翻，新的法国政府会逃到北非，并从那里发动反击。这会

使英国人以整个法国殖民帝国作为依托，反抗德国。

在这种背景下，德、法两国于6月22日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占领军费由法国承担。法国南部仍由贝当政府管理。22年前，即1918年11月11日，法国正是在此地迫使战败的德国接受停战条件，德国这次把当年签署和约的一节白色车厢也拉了出来。二战期间，希特勒确实没有过分残忍地对待法国人，但这种羞辱也够他们受的。

法国维希政府站到了希特勒这边，贝当答应与纳粹德国在经济上合作。此时的英国，用丘吉尔的话说，只能赤身裸体地面对德国。

09.悲壮惨烈的空战

铁了心要跟德国干

其实，希特勒刚开始并不想打英国。1940年5—7月，他始终没有敦促德军总参谋部制订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而是致力于诱降英国。他在六七月份多次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提出“和平建议”，并通过梵蒂冈教皇和瑞典国王与英国接触，向英国提出瓜分法国、荷兰殖民地的优越条件，试探媾和的可能性，还派出密使与在西班牙的英国前国王温莎公爵接洽，准备扶持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前国王重登王位，建立一个亲德政府，迅速达成停战协议，以便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作战。

不过，丘吉尔是铁了心要跟德国干。希特勒因此制订了登陆英国作战的“海狮计划”，但他内心并不认为有在英国登陆的必要。希特勒分析说：“如果我们击溃英国，整个大英帝国就将崩溃，但德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为了击溃英国，德国人要付出血的代价，但坐收渔利的将是日、美等国。”德国军界上层也对入侵英国心存疑虑。龙德施泰特元帅就认为，这个计划“无非是在政治上虚张声势”。所以，德国要想使英国屈服，就得依靠空军。

英国要想保住领空，也得靠空军，这是一场飞机的较量。为了加速飞机生产，丘吉尔任命密友弗布鲁克勋爵担任飞机生产部长。他在给丘吉尔的报告中说：“我想提醒你，你的政府开始工作时英国只有45架飞机。”这反映了英国政府在战前实行防卫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批评者。然而，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对父亲说，应该惩罚那些前政府领导人时，丘吉尔回答：“除了敌人，我们目前不想惩罚任何人。”

“黑色的星期四”

即便丘吉尔想惩罚那些人，他也没时间，因为不列颠空战已开始。1940年8月13—23日，是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

德军在这一阶段主要想消灭英国空军主力，由于德军飞机航程有

限，所以攻击主要集中在英国南部，德军企图尽可能在南部战斗中消耗英军力量，为以后攻击中部地区创造条件。德军除以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突击英军机场外，还以战斗机组成游猎群，专门寻找英军战斗机空战。空战自8月13日开始，这一天，德军投入战机1485架次，白天突击英国南部的七个机场，晚间则攻击英军飞机制造厂。英国空军出动战机727架次迎战，波特兰和南安普敦的空战尤为激烈。德军有47架飞机被击落，80余架被击伤，英军仅损失12架“飓风”和1架“喷火”战机，机场遭受的损失微不足道。

双方战至8月15日，因天气恶劣，戈林召集各航空队司令举行军事会议。不料天色突然放晴，留守空军指挥部的最高级别军官——第2航空队参谋长保罗·戴希曼上校，果断下令出击。谁能想到，这天竟然成了不列颠战役中德军出击规模最大的一天！

第2、3航空队几乎倾巢出动，第5航空队也首次派出飞机参战，这样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攻击。北面的第5航空队以为英军在东北地区防御比较空虚，加上受航程限制，只派出了34架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掩护63架亨克尔-111和50架容克-88，不料遭到了英军第13大队7个中队共计84架战斗机的迎头痛击。德军战斗机空中指挥第76战斗机团第1大队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还来不及调整飞行状态，就被击落。这支在德国空军中享有盛名的精锐部队，由于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既笨重，数量又少，在英国空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战损率超过20%，从此第5航空队再未参加不列颠之战。

在英格兰南部的激战中，德军投入了975架战斗机和622架轰炸机，发动了四个波次的空袭，猛烈轰炸了英军5个机场和4个飞机制造厂。英军先后投入22个战斗机中队，全力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全天德军出动战机约2000架次，被击落75架，英军出动战机974架次，空战中损失34架，还有21架轰炸机在地面被击毁，马特夏姆和林尼机场遭到较大破坏。这天是不列颠之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照双方的损失比例，德军仅凭借数量优势，是难以消灭英国空军的。

8月19日以后，由于天气原因，空战暂停了5天。不列颠之战第一阶段结束，德军367架战机被击落，使英军12个机场和7个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6个雷达站一度失去作用，1个指挥中心被炸，1座弹药库和10座储油库被毁。但德军选择目标不集中，分散了兵力，降低了突击效果，再加上英军顽强抗击，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英军在这一阶段损失战机183架。

道丁司令惹人怨

自8月24日至9月6日，为不列颠空战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戈林命令对英军第11大队的主要基地和英国南部的飞机制造厂进行大规模空袭。在这两周时间里，德军每天出动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其中8

月30日和8月31日两天，更是达到了日均1600架次！轰炸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空战连着空战。在这决定性的阶段，英军飞行员由于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一天就要出动几次，非常疲惫。

自空战开始以来，英军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英国空军开始出现人员紧缺的情况，尤其是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连一些年仅20岁的青年都已算是老手。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战斗机司令部司令道丁依旧没有动用保留在北部纵深地区的280架飞机，他的这种战略受到了前线艰苦奋战的将士的谴责和后方待命的将士的抱怨。

尽管如此，英军依然在顽强苦战，有些飞行员一天出动几次，但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9月6日，英军的出动架次竟然超过了德军！地勤人员夜以继日地维护保养、抢修受伤的飞机，体力、精力都达到了极限，很多人在工作中晕倒。在这两周中，英军有2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而同一时间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英国空军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英国南部最重要的5个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英国空军的指挥中枢地下扇形指挥中心与飞行员之间的通话，竟被德军通过无线电监听截获。

于是，德军便全力攻击这种指挥中心，南部地区和伦敦附近的7个指挥中心有6个被摧毁，英国空军的指挥和通信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照这样发展下去，英国空军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量！而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逐步发挥出来，在这两周里，德军损失了214架战斗机和138架轰炸机，但还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发动攻势。就在英国空军遭到无法长期承受的巨大损失、即将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德军突然改变了战术，不再攻击英军的机场和指挥中心，转而向伦敦实施大规模空袭。

这一改变，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8月24日，12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飞临伦敦，把炸弹投到了市中心。8月25日，根据丘吉尔的指示，英国空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袭柏林。尽管空袭造成的物质损失微乎其微，但在心理上极大地震撼了德国！8月28日夜和8月31日夜，英军又两次空袭柏林，柏林市民也真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滋味。

大编队作战损失小

希特勒被激怒了，叫嚣着要彻底毁灭伦敦！9月3日，戈林召开参谋长会议，决定从9月7日起，攻击重点转为伦敦。

从9月7日起，一连7天，德军对伦敦不分昼夜地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使伦敦蒙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但英国空军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迅速恢复了战斗力。此外，英国空军指挥序列也有了变动。道丁和第11大队大队长派克主张以中队为单位的小编队逐次投入战斗，而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则主张以3至7个中队组成大编队迎战。在实战

中，小编队作战使英国空军损失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英国空军肯定了大编队作战。空军副参谋长斯坦莫尔上将接替道丁，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接替派克，分别担任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和第11大队大队长。

9月15日，经过8天的调整和补充，英国空军先后出动了19个中队的300余架战斗机，迎战前往伦敦的德军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大机群，激烈的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在英军英勇的抗击下，很多德机漫无目的地投下炸弹，匆匆返航。全天有56架德机被击落，其中轰炸机34架，另有12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伤重坠毁，还有80架飞机是带着满身弹痕着陆的。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20架“飓风”和6架“喷火”战机，还有7架战机因伤重报废。

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德国空军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掌握英国南部的制空权，并不能在白天进行为所欲为的空袭，英国空军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很强大！丘吉尔亲临第11大队的指挥中心督战，他将这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战后，英国将9月15日定为不列颠空战日。

战略轰炸的“雏形”

经过第一、二阶段的激战，不列颠空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空袭的目的不再是消灭英国空军，而是对英国工业城市进行空袭，以削弱英国的军事力量，并制造欲进攻英国的假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牵制英国大量的海、陆、空军于本土，另一方面掩护为进攻苏联而进行的准备。

这一阶段最典型的战斗，就是发生于11月14日夜间，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行动，德军空袭的目标为英国航空工业基地考文垂 [24]。尤其悲壮的是，英军通过破译德军的最高机密——埃尼格玛密码机，事先已掌握了德军的空袭计划。为了不让德军察觉到这一“超级秘密”，英国战时内阁决定一切照常，既不增加考文垂的防空力量，也不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平民！当晚，德军共出动449架轰炸机，由于使用了代号为“X-蜡膏”的无线电导航技术，轰炸非常准确，有394吨爆破弹和56吨燃烧弹落在考文垂市中心。德军还投下了127枚延时炸弹，以破坏英国人的救援行动。考文垂有5万多幢建筑被炸毁，死亡554人，重伤864人，12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英国飞机减产20%，考文垂市的水、电供应中断了35天才恢复。时至今日，在英国民谚中还有“send somebody to coventry（考文垂）”一语，意思是“别告诉他，让他去倒霉”。后来等英国人缓过劲儿来，为报考文垂这一箭之仇，联合美国轰炸摧毁了德国的德累斯顿 [25]。战后，两国相逢一笑泯恩仇，考文垂和德累斯顿结成了友好城市。

单从军事角度看，此次空袭非常成功，具备了战略轰炸的典型特征，被很多军事家誉为战略轰炸的“雏形”。但这已是强弩之末，由于德军无法完成夺取制空权的计划，登陆英国、迫使英国投降或合作的意图无法实现。德国空军损失了超过2000名空勤人员和将近2000架飞机，

虽然不至于影响整体实力，但对于资源有限的德国来说，这些损失在对苏联开战之前都无法完全恢复。

同时，在心理上，英国暂时挡住了德国进攻的锐气，也打破了德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全胜的战绩，使英国士气得以在欧洲大陆接连挫败之后有了稍微恢复的机会。不列颠空战，实际上是二战中德国第一个没能达成战略目标的战役。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战斗，保住了欧洲最后的自由的种子。丘吉尔首相在战后深情地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10.“小弟”投靠了别人

六千水兵大起义

法国的投降，标志着纳粹德国吞并欧洲的步伐，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按照《我的奋斗》中的既定方针，纳粹千年帝国的梦想，应该建立在东方。所以，希特勒决心即便不列颠空战未能使英国屈服，也要准备对苏联开战。不过，苏联国土辽阔，边境线漫长，因此必须先征服东欧，控制巴尔干半岛，把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拉过来做“兄弟”，这样打起来才比较靠谱。于是，纳粹德国瞄准了中东欧地区。

二战爆发前，德国就已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地区，继而拿下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开战后，占领了半个波兰。东线已跟苏联接壤，再往南数，与苏联临近的国家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如果把这三国拉过来，从北到南，就可以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德国出兵摆平的，都是半推半就主动送上门来的。这里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那些亲纳粹领导人的功劳。

先说匈牙利，匈牙利原本是1867年成立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获得了独立。此时的匈牙利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府，另一个是以库恩·贝拉为首的苏维埃。1919年3月，苏维埃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国内保守势力感觉大事不妙，于是便开始相互串通，暗地里组织武装对抗苏维埃政权，协约国也决定出兵干涉。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人——霍尔蒂。

霍尔蒂，生于186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就被家里送进奥匈帝国的阜姆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进入意大利的海军学校受训，回国后进入奥匈帝国海军服役。凭借着先天的机敏，他在海军中一直步步高升，相继出任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侍从武官、随从参谋、巡洋舰舰长、舰队司令。

一战爆发后，霍尔蒂率领舰队与协约国海军作战，曾数次重创意大利海军，因打破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的封锁而名震一时。但陆地战场的溃败，使得奥匈帝国的统治开始动摇。1918年2月1日，驻守在亚得里亚

海卡塔罗40艘军舰上的6000多名奥匈水兵发动起义，他们逮捕了大批军官，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起义波及了附近的港口，一些工人也相继加入。

极其苛刻的条约

在水兵的这次起义中，他们要求帝国退出战争，签订和约，废除君主制，成立民主政府，承认帝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自决权。霍尔蒂当时拒绝参加起义，被困在军舰上。帝国高层惊慌起来，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大批军队赶到卡塔罗对付起义。霍尔蒂瞅准机会，积极参与了对起义者的镇压。一个月后，他晋升为海军上将，出任奥匈帝国海军司令。谁知，他已是这个帝国的末代海军司令。帝国在1918年10月崩溃后，霍尔蒂回到家乡隐居了起来。

匈牙利独立后不久，国家即陷入动荡。霍尔蒂见有机可乘，便重新出山，参加到资产阶级政府一方，出任军事部长。他组建了一支忠于自己的武装——国民军，凭借着在一战中树立的威望，队伍很快便聚集到5万多人，霍尔蒂指挥着国民军疯狂扫荡苏维埃。由于成绩突出，霍尔蒂获得了欧洲列强和匈牙利上层社会的支持。1919年11月16日，他率领国民军开进布达佩斯。霍尔蒂进城后，首先对支持苏维埃的人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几个月，几千人被处死，更多的人被关进监狱。

到1920年春，匈牙利共产党势力被打压下去后，霍尔蒂感觉自己的身份该变化了。他突然派兵包围了国会，迫使议员们选举他为“摄政王”。从此，匈牙利进入了霍尔蒂统治时期。霍尔蒂的军衔一直是海军上将，他依然穿海军上将服，可匈牙利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海军，所以他被人称为“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因为匈牙利也没国王了，他又被称为没有“国王的摄政王”。

霍尔蒂夺权，是在一战后不久。协约国不可能饶了匈牙利，霍尔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协约国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这是《凡尔赛和约》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对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来说极为苛刻。匈牙利丧失了近2/3的国土、近一半的人口，面积由战前的32万多平方公里变成了9万多平方公里；2088.6万人口还剩下761.5万，1000多万匈牙利人一夜间成了外国人；还须支付巨额赔款。即便在那个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的时代，这么瓜分领土也是很少见的。尽管霍尔蒂心有不甘，但为了取悦协约国，得到他们长期的信任和支持，他还是狠下心接受了这一屈辱条约。条约的签订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匈牙利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旗全部降半旗致哀，直到1938年。民众的谩骂声不绝于耳，甚至一些人想要复辟哈布斯堡王朝。霍尔蒂感到了威胁，待地位稳固后，他也想夺回一些东西。或者说，他对凡尔赛体系也是痛恨的。

不自量力的霍尔蒂

在希特勒刚刚上台时，霍尔蒂就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虽然存在一些外交投机成分，但霍尔蒂认为，这次德国的变化与魏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不同，希特勒将建立一个强势政府。何况两国有共同点：一战时是盟友，战败后都饱受宰割，都希望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而且，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两国彼此靠拢的重要原因。吞并奥地利后，德、匈成为邻居，走得更近。

1938年，德国在慕尼黑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很支持，并参与其中，事后分得了斯洛伐克南部（此后，匈牙利的公共建筑物上才重新升满了旗，而不再是升半旗）。在对待1939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纠纷时，德国更是明显偏袒匈牙利，迫使罗马尼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划给匈牙利。

虽然在1939年初，匈牙利就加入了轴心国，但在二战初期，匈牙利还是比较中立的。等到德军击败法国后，霍尔蒂认为匈牙利应该参战，以便在战争结束前多捞点好处。

有个笑话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说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德国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两天后，匈牙利根据《三国公约》也对美宣战。美国人那会儿对匈牙利十分陌生。当时，匈牙利驻美临时代办到美国国务院递交宣战书。值班的秘书是个新手，于是发生了以下有趣的对话。

问：“谁在领导着匈牙利？”

答：“霍尔蒂海军上将。”

问：“那你们一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答：“没有，我们是内陆国。”

问：“那霍尔蒂将军的职务是什么？”

答：“他是摄政王。”

问：“哦，那你们的国王是谁？”

答：“我们没有国王。”

问：“美国、英国是你们的敌人吗？”

答：“不，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罗马尼亚。”

问：“罗马尼亚？是我们的盟国吗？”

答：“不是，是我们的盟国。”

问：“罗马尼亚是你们的敌人，你们却和罗马尼亚结盟，一起向美国

宣战。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事儿。”

答：“是的，你们美国人当然不会理解我们复杂而微妙的欧洲政治。”

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尔蒂这种见风使舵、火中取栗的想法，是多么不自量力！与和他互捧臭脚的墨索里尼倒是如出一辙。他这样做，最终害苦了他自己，也连累了他的国家。

这个元帅很窝囊

此时，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是军事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此人1882年6月14日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皮特什蒂城，早年在法国学习军事。在一战中，作为一名中级军官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又跟随罗马尼亚军队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安东内斯库极端仇视苏维埃革命，王室对他器重有加。1919年，他出任驻法国武官兼驻英国武官。1937年，他被破格提拔为总参谋长，1938年再升任国防大臣。

在此前后，他加入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彻底投入法西斯怀抱。二战爆发后，他逐步追随德国和意大利，充当其得力打手。

1940年9月4日，安东内斯库在纳粹德国和铁卫军的支持下夺取政权，自任首相。不久，他迫使国王卡罗尔二世逊位。安东内斯库仿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称“国家领袖”。罗马尼亚虽然羡慕希特勒所取得的成就，但它在不断的领土争端中一直是个输家。1940年，斯大林为了扩展所谓的东方战线，抢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两省（就是今天的摩尔多瓦，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安东内斯库非常生气，遂于当年10月，允许德军进驻罗马尼亚。

1940年11月，安东内斯库代表罗马尼亚正式加入轴心国。1941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安东内斯库清洗了铁卫军中的异己分子，掌握军政大权。他依照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体制，宣布罗马尼亚为“军团国家”，废除宪法，取缔政党，在国内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

1940年12月4日，安东内斯库在柏林同纳粹德国签订了《罗德经济10年合作协定》。根据此协定，罗方必须按照主要经济产品销往德国的方向来改建本国交通线，并聘请德国专家管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而且，为了适应德国战争经济的需要，罗方要降低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比价。连这样苛刻的条约，安东内斯库都能答应。此后，罗马尼亚经济完全沦为纳粹德国经济的附庸。从此，罗马尼亚的军队和经济都被德国控制。

1940年，安东内斯库获悉纳粹德国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于同年11月至1941年5月，三次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请求罗马尼亚派军队参

战。他不但保证本国军队将协同德国对苏军作战，还许诺承担德军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前往苏联作战的所有费用。没办法，谁让苏联人缘太“好”呢！没一个邻国它不欺负，自然也就没一个邻国不恨它。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安东内斯库为与德军协同作战，还在罗马尼亚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处在两强之间的小国，保持中立固然不易，难道选边站就能更好吗？安东内斯库这样做，有反抗苏联占领罗马尼亚领土的因素，但做得太过了。1946年5月17日，他被苏联控制下的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处以极刑。

弱国夹缝求生存

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比，保加利亚的政策更明智一些。二战前夕，保加利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与各大国保持友好，但在经济上深受德国影响。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5日，保加利亚声明在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

1940年2月15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任命了一名亲德首相，以取代此前亲英的首相。这也算审时度势，毕竟希特勒的魔爪伸过来了。随后，德国答应了保加利亚对邻国的领土要求，鲍里斯三世的外交政策开始倒向德国。

1940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半岛。9月4日，德军进入罗马尼亚。三天后，纳粹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后，德国要求保加利亚也加入轴心国。1940年11月17日，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举行会谈。保加利亚表面上同意加入，实则迟迟不签字，并拖延参加战争的时间。

1941年3月，德军进驻保加利亚。鲍里斯三世没有办法，只得正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文件。不久，便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希腊的爱琴海色雷斯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鲍里斯三世被称作“解放者”“统一者”。然而，这位国王跟德国合作是有选择的，他只允许德军经过保加利亚的铁路进入希腊；当德军入侵巴尔干时，保加利亚应出动军队助德作战。

1941年底，保加利亚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这遭到了人民的普遍反对，在人民的要求下，保军没有开赴东线作战。从表面上看，保加利亚在德国与盟国的夹缝中颇有斩获（后来又都失去），但鲍里斯三世本人难逃厄运。1943年，他到德国会见希特勒，拒绝了其要保加利亚参与对苏作战的要求，回国后不久即死亡。鲍里斯三世的王后约安娜说：“我坚信，鲍里斯不是正常死亡的。”凶手很可能是盖世太保。

11.屡战屡败的军队

基本没占到便宜

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连打带拉，把整个欧洲都快吞了，其法西斯盟友意大利看着挺眼馋。早在希特勒发起西线战役时，意大利眼见法国兵败如山倒，就坐不住了。在法国大使已表示愿意让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仍对意军总参谋长巴多里奥说：“我只要付出几千条生命的代价，就可以与胜利者同桌而坐。”很明显，他要乘人之危发难了。

1940年6月10日，就在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防线全面崩溃之际，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墨索里尼的进攻部队共计22个师，32.5万人，3000门火炮、3000门迫击炮。与他们对阵的法军只有6个师，17万人。但法军没有退缩，他们被德军连续挫败，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于是将送上门来的意军一顿猛揍！法军的不断反击，使意军遭到了重创。直到法国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意军占领的法国领土还只能按英尺计算。墨索里尼因为没在法国投降前捞到好处而怒不可遏。

法国投降后，德国占领了法国五分之三的领土，只分给墨索里尼832平方公里的法国领土。墨索里尼很不服，我也是法西斯轴心国之一，凭什么你占那么大地儿，给我这么点地儿？希特勒说，这是根据在战争中贡献大小决定的，你的贡献是负的，不让维希法国占你一块地儿就算不错了。墨索里尼一看，法国不是我用武的对象，人家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打不过法国，那怎么办呢？

沦为欧洲的笑柄

打不过法国，我进攻希腊去。墨索里尼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增强意大利的地位。墨索里尼准备出动百万大军，还宣称：“进攻希腊不过是去雅典散散步。”

1940年10月28日，意军分三路突然向希腊发起进攻。由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驻防的希腊军队较少，前两三天，意军向希腊境内推进了50—60公里。希军利用山区有利地形顽强抵抗。11月1日，意军遭到希军的猛烈反击，经过两天激战，11月3日，希军粉碎了意军的进攻，将意军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承认：“战役进行到第8天，主动权就落入希腊人手中。”

希腊战役爆发后，英国为保持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开辟对德作战新战场，于10月29日开始援助希腊，派遣航空兵支援希军作战。

11月7日，墨索里尼下令暂时休整，准备新的进攻。还没等意军准备好，11月14日，希腊军队集结了12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3个步兵旅，从西马其顿全线反攻，击溃了意第11集团军。战至11月21日，意军全线溃退。为了掩盖其尴尬处境，意大利竟然宣布，希腊阻止意军战略撤退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成为全欧洲的笑柄。12月4日，希腊军队继续增兵，压向阿尔巴尼亚境内。为了挽回颜面，1941年3月，墨索里尼命令意军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再遭失败。前线意军极力要求撤回国内。

对意大利来说，这回可不是在非洲了。他们遇到了既勇敢又有先进

武器的希腊人。据说，墨索里尼问意大利军队失败的原因，军方回答：“我们没法进攻，希腊境内有芬兰部队。”芬兰军队以骁勇善战闻名欧洲。墨索里尼要求芬兰从希腊撤军。芬兰政府调查后发现，只有三名芬兰士兵和三名军官在希腊当志愿兵，于是芬兰政府回复，所谓部队只是六个志愿者。墨索里尼十分生气，发电给芬兰政府：我指的正是这些人！

12. 克里特岛激战

两个一块儿打

意大利失败后，希腊军队反攻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在英国的支持下，希军居然大造登陆艇，摆出一副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去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架势。当时，法国人特别幽默，在法、意边界上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腊人请止步，这里已是法兰西。暗示整个意大利都会被希腊占领。墨索里尼一看又玩砸了，赶紧向希特勒求救。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求援非常厌恶，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不过，他还是答应援助意大利——主要是因为，希特勒要防止英国开辟巴尔干战场，守住罗马尼亚油田，控制地中海，以保证德军入侵苏联时侧翼的安全。

1940年11月4日，希特勒决定介入希腊战役。英国军队则于4天前进驻希腊的克里特岛 [26] 及米科诺斯岛。希特勒计划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侵希腊，1941年3月初，德军30万人进驻保加利亚。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被迫签署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协定。不料，27日，南军中的亲英派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政府拒绝与德结盟，反而于4月5日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南斯拉夫发生的突然政变令德国震惊，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修改单独进攻希腊的计划，连南斯拉夫一起打。

绝不向意大利人投降

1941年4月5日深夜，德军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发起进攻。

在希腊方向，德军从保加利亚发动突袭，机械化部队和坦克师从背后包抄了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正与意军交战的希军因侧后受到威胁而被迫后撤，但为时已晚，希军已陷入重围。尽管希军英勇作战，但还是被各个击破，被击溃的希军躲进了奥林匹斯山区。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英军望风而逃，丢弃了大量装备。

4月18日晚，坚决主战的希腊总理科里齐斯 [27] 自杀。20日，被围希军主力向德、意军队投降。23日，希腊政府签署投降书。但希军投降时有一个条件，意大利人不能参与受降，向他们投降？丢不起那人！于是，在轴心国举行受降仪式时，意大利军官被德国同行礼貌而坚定地请

到隔壁喝咖啡去了。次日，德军突破英、希联军防线，27日占领雅典，30日占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4.1万英军和部分希腊军队经海路撤至克里特岛。德军伤亡约1.15万人；希军22.3万人被俘，英军损失1.2万人。

但这仗还没打完，至少英国人还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英国早在1939年就宣布援助希腊，声称“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保障希腊或罗马尼亚政府”。在希腊政府准许下，英国军队于1940年10月在克里特岛登陆，使希腊政府能让驻防此地的第5克里特师增援本土。

援助希腊的决定主要是丘吉尔做出的。实际上，那时英军已经在北非与意大利交战。英国没有足够的军力同时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英国能帮助希腊抗击德国的进攻，也没有能力越过巴尔干进行反击。

德军进入希腊南部后，希特勒本想停止巴尔干战事，但德国空军将领在思考以空降作战的方式夺取克里特岛。他们认为，允许英国人留驻克里特岛，无疑是在德军背后留下一枚钉子，应该夺取克里特岛，结束巴尔干战争，然后德国才能抽身对付苏联。

大规模空降作战

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在爱琴海与地中海的交会处，是地中海第五大岛，也是爱琴海最大的岛屿。西邻马耳他岛，东邻塞浦路斯，西北距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90公里，南与北非重镇托卜鲁克隔海相望，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约560公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德军占领该岛，既可控制东地中海，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地，保卫罗马尼亚油田免遭英军空袭，又可将该岛作为入侵中东的前进基地。

对英国而言，克里特岛则是保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克里特岛为长条形，东西长，南北宽，总面积约8300平方公里。全岛地形崎岖不平，山峦起伏，陡峭难行。岛上交通不便，通信联络比较困难，这都不利于英军的反登陆作战。克里特岛四五月间气候晴朗少雨，对掌握制空权的德军实施空降作战非常有利。

德国空降兵的创始人——第11航空军军长施图登特中将建议，在克里特岛实施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空降作战，以证明空降部队的战略价值。在取得戈林同意后，施图登特当面向希特勒汇报，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

4月25日，希特勒下达了代号为“水星”的作战指令，规定以空降部队为主占领克里特岛。

5月16日，英军击落一架德军侦察机。被俘飞行员称，攻击将在未来48小时内开始。5月17日，英军全面进入最高戒备状态。5月18、19日，德军空袭频繁、猛烈。英军侦察机也发现，德军在希腊南部机场集

结了大量空降部队和飞机，由于英军在该地区航空兵太过薄弱，几次轰炸，效果并不显著。

德军俘虏的口供并不确切，“水星”行动实际于5月20日全面展开，德军突然出动550架运输机和60架重型滑翔机，投下了一个空降师，扑向这个英军在西地中海的最后据点。

守岛英军大约3万，包括一个新西兰师、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坦克旅。守军面朝大海，他们没有看到春暖花开，看到的是从背后从从天而降的德军。

双方战至5月26日，新西兰师已濒临绝境。师长下令丢弃装备，人员从海上撤退。但是，海滩上全无遮拦，白天根本无处躲避空袭，只能等天黑后趁夜色撤退。此时，岛上其他守军也打不下去了。5月28日至6月1日，类似敦刻尔克的“奇迹”再次上演，英军4个晚上救出1.65万人。不同的是，这次德军的伤亡也不小。

希腊民主军横空出世

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历时12天，以德军占领该岛告终。在战役中，德军阵亡、失踪约4000人，其中包括第7空降师师长萨斯曼少将，伤1万人，损失飞机220架。德军唯一的空降师——第7空降师，在战役中遭受重创，伤亡超过5000人，近全师的四分之三。由于德国空降部队在此次战役中损失巨大，克里特岛因此又被称为“德国伞兵的坟墓”。

克里特岛上的英军阵亡1700人，伤1.5万人；海军伤亡约2000人，合计约1.8万人。希腊军队被俘约6000人，伤亡约3000人。英军在克里特岛进行的抵抗，实际上挽救了马耳他岛，因为经过这场战斗，德国已没空降部队可以参战了。

这场战役失败后，希腊本土被德国、意大利及保加利亚瓜分，德军占领了很多战略要地。希腊被占领期间，面对极权统治，很多人因困苦、饥饿而死亡，这导致了希腊民主军的建立。他们对占领者发动游击战，同时他们还建立了情报网络。

令人称奇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对国会的发言中，表达了对希腊军队的赞誉，他说：“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敌人中，希腊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们无比的勇气，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徒劳无益的情况下，才有条件地投降。”希特勒命令，所有的被俘希腊士兵在被解除武装后，即释放及遣送回国，“因为他们的英勇”。据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 [28] 说，希特勒“希望能给希腊人一个光彩的和解协定，以表示对他们英勇抵抗的敬意和无可指责的反抗，毕竟这都是由意大利人导致的问题”。

受到希腊抵抗德、意两国入侵的鼓舞，丘吉尔说：“至此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雄般地战斗（因为希腊已经沦陷），但英雄们将像希

腊人般地战斗。”在回复给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对希腊民族的英勇和坚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

历史上有种说法，希腊战役的实施，推迟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表。这种说法尚有争议。丘吉尔就曾以此为理由，替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些失误进行辩护。但在当时，谁又敢肯定希特勒要进攻苏联呢？

13.南斯拉夫被瓜分

保罗王子的危机

就在入侵希腊的同一天，德军进攻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原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因为它已经签署了和约。可又突然发生政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后的一个中立国，南斯拉夫受到了德国空前的压力。一直以来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王子都不希望跟德国走得太近。但和保加利亚一样，由于德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已经压了过来，不得已才慢慢屈服。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南斯拉夫避免受到德国人的干扰，但潮水般的德军已涌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变得四面楚歌。

这个时候，保罗王子不得已于1941年3月10日前往柏林会见希特勒。在见面会上，希特勒告诉这个南斯拉夫的实际统治者，他并不要求南斯拉夫派出部队或给予军事援助，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的领土和主权，德军更不会通过南斯拉夫进入希腊。他只希望南斯拉夫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签字。相反，只要签了字，南斯拉夫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萨洛尼卡港，并巩固其未来在欧洲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明显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式政策。面对如此“好事”，保罗王子动摇了，有心签下和约，这样南斯拉夫就有可能加入法西斯轴心国。

但是，这个消息在南斯拉夫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当保罗王子和他的部长们将要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时，满含愤怒的人们包围了南斯拉夫皇宫，无数信件如同雪片一样，飞进了南斯拉夫内阁成员及其军事领导人的办公室，有人甚至威胁说，如果保罗王子敢在条约上签字，就要他的命。南斯拉夫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很多官员说，只要南斯拉夫屈服于德国，他们就集体辞职。

此外，美国和英国也对南斯拉夫的这个举动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南斯拉夫此举并不十分明智，这会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平衡。英国外相艾德礼更是在电报中破口大骂，他认为南斯拉夫如果这么做，这个国家将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保罗王子也会下地狱！

可是，当3月26日德军进入保加利亚边境时，保罗王子扛不住了，他宣布南斯拉夫加入法西斯轴心，并将派人前往维也纳签署条约。宣布这事之前，他的顾问仍然希望能够规劝这位摄政王放弃这个想法，并且

警告他说，如果政府签订和约，势必会引发起义。对此，保罗王子悲痛地说：“我没有办法，我是被逼无奈的，我只有屈服。”

元首的震怒

当首相和外交部长前往维也纳签订条约时，南斯拉夫表面上看十分宁静。不过，当天晚间，南斯拉夫的陆军和空军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闪电般的军事政变。他们在天亮之前就推翻了政府，军队从贝尔格莱德的主要空军和陆军基地出发，分头占领了国防部、警察总部、安全总部，主要的邮电局、电话局和国家电台。南斯拉夫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对英国人普遍有好感，当两支起义队伍出现在皇宫的时候，皇宫守卫并没有开枪，反而打开大门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军逮捕了很多倾向于德国的将领和官员，并将其关押。但他们没有找到保罗王子。这位摄政王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就神秘地从皇宫里失踪了。保罗王子的侄子彼得接过其叔叔的王冠，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贝尔格莱德市民热烈庆祝这场政变，人们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在街灯上挂起英国国旗，还有人高举着英王乔治五世的画像穿街过市。艾德礼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地对众议院的议员们说：“南斯拉夫重新找到了它的灵魂。”英国媒体也认为这是英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其中最愤怒的人是希特勒，他眼见煮熟的鸭子飞到了别人桌上，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人抢了去，这令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身污辱。他高声喊叫，令三军首脑立刻到元首府报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修改只针对希腊的作战计划，希特勒当场宣布：“现在要消灭这个国家！”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他断言，南斯拉夫近来的事态是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再现，是由同一类不可救药的货色挑起来的。于是，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第九个牺牲品。

南斯拉夫被灭掉

4月5日凌晨时分，涂有法西斯标志的德国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还没从政变的欢乐中醒悟过来，以为这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了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下留有1万多人的尸骨，同时德、意航空兵对南斯拉夫的交通枢纽和其他重要城市，也实施了猛烈轰炸。

南斯拉夫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德国第1装甲集群和第2集团军一部越过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南部和匈牙利南部边界，对贝尔格莱德实施向心突击；德第2集团军主力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向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实施钳形突击。11日，意军分别由伊斯特拉半岛和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出发，对杜布罗夫尼克实施向心突击；匈牙利第3

集团军10个旅从塞格德地域攻入南斯拉夫。13日，德第1装甲集群和第2集团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会师并占领该市。次日，南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部队停止抵抗，17日投降。德军伤亡500余人，南斯拉夫军被俘约34.5万人。

4月1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国王逃往希腊。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短短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

在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那尔被德国吞并，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列科穆尔耶、梅久穆尔那、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了它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被宣布成为独立国，边界亦有更改。德军进入克罗地亚，在那里，他们被当地民众当成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14.惹不起的游击队

最高统帅负伤

到1941年，欧洲除了英国和苏联，其他国家都处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二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爆发了起义。1941年6月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游击司令部所统率的部队达到8万，他们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竖起大牌，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可见南军游击队的威力。

9月18日，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

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没有给南共丝毫实际援助。游击队缺衣少粮，大批伤员因缺医药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德军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

在6月份的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轰炸，由于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他才死里逃生。铁托是二战中唯一负伤的最高统帅。

游击队很活跃

1941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地下军在地拉那杀死了一个专门迫害政治活动分子的阿奸警察队头目。到1942年，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有游击队，据统计共有40多队，人数超过1万。他们袭击意大利军的汽车队和部队，与此同时，地下军也在城市中消灭法西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把游击队或个人所取得的战果，通过秘密发行的定期公报和小册子，报道给公众。

当然，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并不显眼。盟军从未承认过国王索古领导的阿尔巴尼亚流亡政府，也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会议中讨论过阿尔巴尼亚及其边界问题。没有人为阿尔巴尼亚在战争期间的损失进行过可靠统计。不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报告说，阿尔巴尼亚在二战期间有3万人死亡，200座村庄被毁，1.8万幢房屋倒塌，大约10万人无家可归。当然，实际损失应该超过这个数据。历史不应忘记，也不该忘记，每一个不屈的灵魂。

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题记

01.斯大林的崛起

四处打家劫舍

20世纪是集权主义风行的世纪，这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绕不开一个人——斯大林。当然，至今有些国家对他仍褒贬不一，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正是指此类人。

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父亲是皮鞋匠，算是小资产者。所以，他后来才能上富家子弟进的正教中学，这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团校。他毕业后是以神甫为职业的，欧洲封建时代基督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神甫的地位与共产党国家的基层党委书记差不多。虽然后来斯大林没当一天神甫，但他学的专业知识并没有白费。他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换成宗教般的教义。斯大林的父亲脾气暴躁，喝醉酒后经常打他，这可能与后来斯大林暴戾性格的形成有关。

斯大林读神学中等学校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追随了党内左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入党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财产，四处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当然，他掌权后御用学者从来不提他这段“辉煌历史”，以免给党抹黑。

为了在党内往上爬，斯大林拼命地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竭力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写了不少著作。十月革命前他反对过列宁武装起义的主张，后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

粗暴无礼惹反感

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一把手，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他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说他“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来改名共产党）一直实行党内民主制，党内没有最高职位，党的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后来中国将这个职位翻译成总书记。在俄文及英文中，秘书与书记是同一单词，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时，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刚愎自用、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了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也敢辱骂。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反感，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去世后，在接替他的人选里，托洛茨基 [29] 呼声很高。当时党内无最高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列宁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制造个人迷信、排除异己建立的，而是靠他的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同志的高贵品格，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国外，起义工作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也是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高层们的私心

如果列宁去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的事情。

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却不希望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领袖，其原因就是嫉妒，这也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与个人任命接班人不同之处。托洛茨基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能说又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功勋卓著，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而斯大林恰恰相反：一米六三的矮个儿，说一口乡音浓厚的俄语，完全端不上台面。

而且他在窃取大权前，见人都是一脸谦卑的神情。高层们觉得让这样的人暂时代替列宁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如果让托洛茨基上台，所有人都将黯然失色。

02.阴谋在慢慢地酝酿

“伟大”领袖过生日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已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苏联为斯大林5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刊

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文章，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消灭新的敌人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绝不会有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1934年1月，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些谈话内容。

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的曾帮他战胜过反对派的这些人，但现在这些人已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在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所欺骗，他知道在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酝酿。

他闻出了聚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是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

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总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借谋杀案树权威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與

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特别程序”危害大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

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 [30] 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

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沙俄将军的感叹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05.用假卢布买假情报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

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肃反过后，党内、政府内、军内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06. 坚贞不屈的芬兰

领导全国大罢工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大清洗，无不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斯大林热衷于扩大苏联版图，对此希特勒评价说，其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接壤的小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先后被并入苏联。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大公国。芬兰人为“维护自治权，反抗沙皇统治，抵制俄罗斯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更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该党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沙皇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一切俄罗斯化法令，废除四等级议会，公民（包括妇女）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迫使地主不得随意驱赶佃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芬兰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长达108年的殖民统治。

芬兰是幸运的

芬兰独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1月至5月，芬兰爆发了残酷血腥的内战。

芬兰电影《四月之泪》，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一名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且遭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军事法庭受审，两人产生了一些情愫，最终那位白军士兵为救这位红军女战士而被枪杀。

芬兰内战其实是苏联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芬兰没有像前沙皇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白色政权。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假如在苏联内战中，红军失败了可能会怎样？

芬兰后来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段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当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时，人们同仇敌忾地抗击敌人的入侵。并且，这个白色政权现在是社民党执政。

可是，在90年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可悲的是，人们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据说，约8万人加入了红军，而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双方数万人（当然不限于武装人员）战死或被处决。

不过，芬兰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不同信仰的遇难者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到他们身上。

07.苏芬战争

芬兰的恐惧

在争取芬兰独立的过程中，芬兰和俄国以及其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进攻苏联，因为苏芬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他担心芬兰会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据地。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10年有效。

1938年4月，苏联和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能与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希望芬兰将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和苏联北方领土进行交换，以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将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拉25公里，并租借汉科半岛30年，以建设海军基地。苏联割让面积为两倍的领土给芬兰作为交换，但这部分领土接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只有石头，其产业与国防重要性远远不如苏联所要求的领土。而且，苏联已于同年九月份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容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威胁感到恐惧，遂以警戒的立场回应，11月初芬兰提出让步较少的解决方案，遭到苏联拒绝。

莫洛托夫成“商标”

眼见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制造了“曼尼拉事件”，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并将军队后撤20~25公里，被芬兰政府拒绝。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准备开战。

1939年11月30日，苏军以20个师共45万大军、2400辆坦克、1980门大炮和700余架作战飞机，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宣布在其占领区帖里约基成立芬兰民主政府，声称红军是应该政府要求越过边界的。

苏联为侵略芬兰进行了部分动员，摆开了要把芬兰一口吞掉的架势。反观芬兰，它只是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3万人，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战水平，大炮多是1900年前后的轻炮，甚至还有1887年制造的没有现代助推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28辆一战时的法国雷诺战车和10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这些武器射击准确性较高。

但是，芬兰军队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苏军除在北冰洋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与芬军交战外，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较大，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战争爆发后，许多苏联士兵称芬兰军为“白色死神”，可见芬兰军出其不意的杀伤力。芬兰军最喜欢的目标是补给车队和野战厨房，这些目标不但容易攻击，而且还可以让大量苏军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军第44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决时，罪名之一就是丢掉了55个野战厨房。

在苏芬战争中，有两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苏联空军于开战首日即对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大都市进行空袭，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燃烧弹。然而，面对芬兰的指责，莫洛托夫却恬不知耻地称：苏联空军并未轰炸芬兰，而是为芬兰部分城市内饥饿的工人空投“面包”。因此，整个战争期间，芬兰人都将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

在冬季游击战期间，芬兰军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以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对苏军阵地与车辆造成极大损害，由于多以酒瓶为容器，芬兰官兵称之为“这是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于是“莫洛托夫的鸡尾酒”成为汽油弹的别称。

苏军损失惨重

1940年1月，苏军重新组织攻势，总兵力增加到46个师，以密集炮火和重型坦克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总攻，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兰军于2月26日退守维堡一线。到3月5日，芬兰军已濒于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3月7日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3月13

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和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共计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并把汉科港租给苏联30年。

芬兰军总司令痛楚地说：“该协定给我国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则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

芬兰抗击苏军，自1939年11月到次年3月，前后不过4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万人，伤15.8863万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数字。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在战争中实际受伤上百万人，死亡20万人以上，苏军全建制被芬兰军歼灭的就有第163师、第44师、第54师、第18师、第168师，第122师和第88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万人，而芬兰军队只有2.3万人阵亡，4.7万人受伤（战争期间，芬兰正规军进行了扩编）。

更可贵的是，芬兰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08.芬兰为何那么坚挺

为制度而战

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独立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农业总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问题。

对于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一独立就公布了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疾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顾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有人担心政府没钱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就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哪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问的人大为担心，说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

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跟它拼命就是，不能让它伤害到人民。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国家等于是还没建立，又谈何保卫？”

芬兰独立后的20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真正尽到了国家的职责，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

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做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做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就连芬兰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也没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因为，芬兰是他们自己真正的祖国。保卫芬兰，实际上就是在保卫自己的8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真正为国民着想

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全由芬兰政府进行赔偿，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由此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

然而，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安全需要，但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还是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31]将军说得更实在，他后来承认：“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它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

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了许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当他们看到苏联红军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固的对手都无法应付时，无疑使和芬兰军队同样高素质且有更精良装备的德军信心大增。

09.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屈服

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芬兰是胜利者，但芬兰的三个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却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厄运。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立陶宛转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极为担忧。苏联驻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莫洛托夫连忙否认与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并希望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要求获得军队进驻权。

9月19日，苏联借口波兰“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了解除危机，爱沙尼亚外长率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莫斯科当局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并递交了苏方拟定的互助条约和议定书草案。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我国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爱沙尼亚使用武力。”

莫斯科当局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出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苏军：“立即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境集结兵力，并于9月29日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了驻军3.5万人的新要求，并责成爱沙尼亚方面立即做出答复。

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的步步紧逼，被迫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于9月28日，也就是苏德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签订的那一天，签订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但是，秘密议定书对苏联驻爱军队人数、时机做了明确规定：入驻须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万。苏联成功地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拉脱维亚让步

《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日，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领导人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则

上同意与苏签约。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至莫斯科，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我们就能确定原则了。我们需要在不冻海岸建立基地。”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

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体来说，这是迈向友好的一步，但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在驻军人数上苏方提出的5万人，要求过高，拉方需要慎重考虑。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其实都心知肚明。

10月3日，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而且无法向人民解释，拉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地保证苏联的安全。”同时，拉脱维亚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要求苏联将驻军限制在2万人以内，以不超过拉军平时的人数，进驻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应立即撤回。

莫洛托夫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请考虑一下局势吧！”斯大林补充说：“你们应当从最坏的形势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么做，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了立陶宛。

立陶宛低头

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将它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30日，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10月3日，立陶宛外长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战时苏联驻军5万人。立陶宛外长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说：“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莫洛托夫威胁道，爱沙尼亚已签署了类似条约，拉脱维亚也表示同意，如果立陶宛拒绝，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在苏联的压力下，立陶宛外长被迫做出让步，但要求把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2.3万人，并只驻扎在维尔诺地区。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万人。

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兴趣，并利用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

求。”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真理报》也不断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归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

苏联的矛盾“心境”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它们签订“互助”条约的强盗行径敢怒不敢言，它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则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奸”的名声。

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莫斯科当局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着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只是区域性的，应服从全局需要。为此，莫斯科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1939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致电驻考纳斯全权代表：“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3日，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全权代表，也发出了同样的指示：“你们应当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动。”10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三国内政”，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情绪和言论，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

三国相继被兼并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卢、荷、比很快沦陷；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自身难保，就立刻变脸，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转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在他眼里，《宪法》就是一本书，条约就是一张纸，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5月25日，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苏方照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于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是，莫斯科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并坚决拒绝与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方

面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一面表示“衷心欢迎莫斯科当局对查明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一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加强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先后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力争解决冲突；又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和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职务，以体现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

但苏联方面仍不断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为的是反对苏联”。其实三国1934年9月12日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被莫斯科当局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苏联在与三国签订“互助”条约时，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1940年6月14日，苏联继续加大压力，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不能驻在立陶宛……粗暴地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准备侵犯苏联边境。”并要求立陶宛政府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保证“苏军能够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地区，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莫斯科当局要求立陶宛在10个小时内做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15分钟，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

立陶宛被迫就范后，莫斯科当局又故技重施，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递交了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条约，要求两国成立新政府并同意苏联驻军，限令6小时内做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政府宣告辞职。莫斯科当局立即派特使分赴三国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元首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了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了亲苏政府（即苏联的傀儡，“带路党”政府）。苏军相继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或莫斯科代表的旨意。7月14日，三国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586万人口。

10. 究竟该信任谁

“东方战线”受争议

自从二战全面爆发后，德军很快席卷了北欧、东欧、西欧和巴尔干半岛。到1941年初，德国控制了包括法国、波兰西部、挪威、南斯拉夫等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时的世界，只有英国在独自和法西斯轴心国抗衡。

当德军横扫欧洲大陆之时，苏联和英国不同，它是以纳粹的同道、共同分赃者的姿态出现的。苏联入侵芬兰、占领波兰东部、侵占罗马尼亚部分领土、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个主权国家。斯大林看到如此强大的

德国必然会威胁苏联的安全，便开始着手采取防范措施：将苏联的重工业和军工工业，有计划地迁移到乌拉尔山脉 [32] 以东；对德国和谈，避免刺激德国；稳住东方的日本，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建立所谓“东方战线”，靠武力增加战略纵深。

在苏联的防范措施中，建立“东方战线”最受争议。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芬兰、罗马尼亚等邻国迅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事实上，“东方战线”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就像苏联“肃反运动”一样，目的是消灭敌人，结果制造的敌人远远比消灭的敌人多！

谁我都不相信

德国方面，西线战事早已平复，只有英国凭借隔海的优势仍在叫板，这让希特勒感到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东边的大国苏联。而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的判断，也让希特勒认为苏联是很容易对付的，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代号为“巴巴罗萨” [33]。

1941年春天的头几个星期，斯大林一直颇为苦恼。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那些情报人员不是为钱，而是为了理想在从事危险的工作。他们报告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也会背叛他，特别是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从表面上看，他的这种想法也有一定道理：情报人员几个月前就在报告德国要入侵苏联，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此前，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颇为满意。然而，这个警告的效果正相反。在过去20多年，丘吉尔一直是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他的警告更让人怀疑是挑拨离间。斯大林认为丘吉尔的警告用心险恶，是英国想祸水东引，想让苏联和它的纳粹同志火并。斯大林最不希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跟德国开战。但苏军在肃反运动中失去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只有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

“红色间谍”佐尔格

关于苏德战争，斯大林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人来讨论。自从他的第二任妻子莫名其妙地“自杀”之后，再没有女人能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有朋友，至于同事，都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平平庸庸、唯唯诺诺。经过1936~1939年的大清洗，苏联的外交队伍几乎分崩离析。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洛托夫也只干了两年外交，且一门外语都不懂，他的外交特长比起搞阴谋的特长还差一些。虽然贝利亚掌管的国外间谍网发展迅速，但在大清洗前，他只是个地区的警察头目，没人教他如何运营一个国际间谍网，如何解读和评估到手的情报。能够帮助莫

洛托夫和贝利亚的那些人，虽然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已躺在了墓地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份份情报被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等着斯大林自己做判断。情报显示，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这类情报来自多名特工，这些特工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还被一些德国老兵痛恨的、前德意志帝国士兵、“红色间谍”佐尔格 [34]。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兼战友F.佐尔格的侄孙，家族遗传，根红苗正。作为20世纪最有胆识的间谍之一，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文件主动送上门；不持枪闯入密室，门却自动为我打开。

1941年6月14日，佐尔格向斯大林传递了一份对苏联命运至关重要的情报：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它根本没有误差。而且，这份情报传到苏联的时候，距德军开始进攻还有8天！

如果相信这份情报，一切都还来得及应付，但斯大林对这种情报感到厌烦。他竟然在一份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让这个情报员‘滚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知道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些警告，情报分析人员只好把这类情报归入“可疑和误导”一类的档案中。

心里一直没概念

不仅仅是情报员，连苏军边防部队也开始报告德军行为异常。1941年，德军飞机经常侵犯苏联领空，以进行侦察。3月27日至4月18日，德军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不下80次，每次德军飞机都要深入苏联领空20~30英里，而苏联只是若无其事地发个“抗议”照会。斯大林给人的感觉像只鸵鸟。

而此时，连奴性十足的贝利亚都感觉苗头不对。通常，贝利亚总是告诉斯大林一些他喜欢的情报。现在，他也向斯大林报告，德国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派遣了许多破坏分子。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组，携带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前白俄罗斯军官。20年前，这些人曾在同一地方和红军打过仗。1941年5月，苏联边防军抓获353人，他们想偷越边境。6月初，抓获108人，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成功偷越了边境。但斯大林对这些情报仍然不重视。

6月11日，贝利亚的手下在桑河河底发现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有时会被激怒，有时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会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在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的。希特勒才不会冒这个险。”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人如果天天被人喊“万岁”、被人歌颂成“伟大”“光荣”“正确”，他肯定会以为自己“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脑子短路是一定的，比被门挤了还傻！

然而，斯大林也感觉到，他和希特勒现在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

之中。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开始加速备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犹豫不决，对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心里一直都没概念。

就不这么认为

1941年5月底，斯大林告诉自己的两位高级指挥官朱可夫和铁木辛哥 [35]，德国政府请求苏联准许其派人在苏境内寻找一战时阵亡的德军士兵坟墓。斯大林指示：“要确保不要让他们进入边境太深，告诉各军区，要和我们的边防哨兵保持密切联系，赶快给边防哨兵下命令。”

对于斯大林的准许，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感到很吃惊。“德国人想搞清楚他们计划进攻的地方，”朱可夫说，“至于找坟墓，那只不过是骗人的借口而已。”铁木辛哥补充道：“德国人最近一直在频繁地侵犯我国领空，并且还深入到内地，朱可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德国飞机打下来。”

斯大林断然否决了这个意见：“德国大使已经解释过了，他们空军的许多年轻飞行员还没受过训练，总会迷航，大使已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这些迷航的飞机。”斯大林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他对希特勒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而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却不信任。

德国政府也在掩饰这种骗局，他们向斯大林透露，德军在边境的调动只是为了避开英国远程轰炸机。德国甚至向苏联解释，他们故意要让英国以为他们正准备进攻苏联，而事实上他们正准备进攻英国。因此，斯大林在思想上，并不认为德国会入侵苏联。

到6月中旬，德军仍继续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德国外交官及其家属开始撤离莫斯科，这已是重要信号。但斯大林仍拒绝给红军下达战备命令。更可笑的是，苏联的列车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德国运送战略物资，这些物资包括150万吨粮食、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这都是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协定交付的。斯大林完全配得上德军“运输大队长”一职。

6月14日，苏联《真理报》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政府声明，针对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声明说德国从未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德国正严格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在认真遵守这个条约，一些苏联军事单位只是出于训练目的而移驻边境地区。这份报纸上面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理！对于这个声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感到很震惊。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外交宣传手段，它都会对苏军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在这期间，斯大林曾连续43个小时没有办公。直到6月20日，星期五晚上8时，他才回到办公室。这次，他再次收到警告性情报。他的老搭档、主管外贸的米高扬告诉他，德国的一支拥有25条货船的船队，没有装卸完货物，就匆匆离开了里加港。斯大林说：“他们有权这么

做。”但他也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斯大林给莫斯科军区防空司令打电话，命令他：“局势有些反常，提高防空等级。”然而，他没有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打电话。他仍然不想刺激德国人，所以不想让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开始警觉起来

1941年6月21日，斯大林的直觉终于告诉他，无所作为是危险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召集了许多著名诗人，下令让他们谱写反纳粹的战斗歌曲！第二个措施倒很实际，他指示苏联驻柏林的外交官，立即会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边境集结重兵。德国答复，里宾特洛甫不在柏林。这一天所有的质问，得到的都是这个答复。当晚，斯大林才开始真正警觉起来，下令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进行中，朱可夫打来电话报告，一个德军士兵越过边境，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他告诉苏军指挥官，德军将在6月22日黎明入侵苏联，这时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小时。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显得特别不安。他问道：“这次警告是不是德国的挑衅？”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回答：“绝对不是。”他们可以肯定，这个德国士兵说了实话。他们坚持要让西部边境的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但斯大林仍在思考。

几个小时后，苏军前线部队总算接到一份通知：德军可能要“挑衅”，然后在6月22日或23日入侵苏联。各部队要谨慎应对挑衅，以阻止德军“更大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战争。这项通知不是战备命令，它没有规定哪些行为是挑衅，哪些行为是战争，更不要说下令开火。而且，它也不是以斯大林的名义发布的。

一切都太晚了，“巴巴罗萨”计划就要付诸行动，这个名称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红胡子”。这位皇帝曾说：“生存与毁灭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实。”希特勒很喜欢这句话，并认为自己就是这话的实践者。

“巴巴罗萨”计划的作战时间只有两个月，为什么呢？因为希特勒跟斯大林走两个极端，他过分相信来自苏联的情报，认为“我们只要往门上踢一脚，整座腐朽的建筑就会倒塌下来”。这就是说，希特勒不正常，是个自大狂。

11. 战略失误的恶果

全线发起攻击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德军纠集包括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共550万大军、3700辆坦克、4900多架战机、4.7万门火炮、193艘舰艇，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边

境，全线对苏联发起攻击！德军坦克师和步兵师，如潮水般向前奔涌。他们正在检验元首对苏联的狂言是否属实。

德军兵分三路，北路的北方集团军群由冯·李勃元帅指挥，从东普鲁士出发，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芬兰的15个师又3个旅，越过边境协同德军作战，以图收复失地，这全是苏联自找的。中路的中央集团军群由冯·包克元帅指挥，沿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轴线直取莫斯科，中央集团军群拥有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内的9个装甲师、6个机械化师及1个骑兵师，突击能力相当强。南路的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龙德斯泰特元帅指挥，由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扑向乌克兰首府基辅，进而向顿巴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基地）推进。

战斗第一天，德国空军猛烈轰炸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国境线上的部队，并在苏军防御纵深内空降伞兵，抢占要地。同时以全部火炮对苏军防御工事、通讯设施、部队集结地狂轰滥炸。之后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开进。开战仅半天，苏军西部66个机场上就有1200架飞机被摧毁，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于地面，而德机的损失只有区区10架战机。苏联声称击落德机75架，就按苏联的注水数字算，1200:75，也算是人类战争史上比例最悬殊的了！在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苏军边境军区指挥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部队盲目抵抗。有些部队甚至这时才给士兵发步枪，让他们冲上前去打坦克。

前线如此，苏联国防委员会也被打蒙了，在战况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当晚发布命令，要求边境军区实施猛烈反突击，消灭敌人！这就等于给德国人“送餐”啊，完全是只顾面子的胡乱指挥，前线战况因此更加恶化。苏军部队被分割包围，大批军人成为俘虏。德军开战第一天就向前推进25~50公里。

德国人很乐观

6月27日，“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装甲集群与霍特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会师，装甲部队已深入苏联境内200公里。6月28日，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以东会师，对苏军形成了两个包围圈：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10集团军，另一个沃尔科维斯克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3及第13集团军。最终，在17天内，苏联西方方面军的62.5万人损失了42万。6月29日，明斯克落入德军手中，而苏军第20机械化军及第4空降军发动的反攻，也归于失败。6月30日包围圈大部被德军封锁，苏军第3、第10、第13集团军全部及第4集团军一部共20个师，向德军投降，苏军第4集团军残余向东撤退。苏联西方方面军后来经过重组，重新投入战场。

令德军惊讶的是，陷入巨大包围圈的苏军仍坚持战斗，因德军步兵欠缺摩托化运输，包围圈仍有空隙，所以很多苏军逃了出去，这是希特勒极其希望避免的。当希特勒得知在比亚韦斯托克及明斯克只是取得局部胜利时，他指责装甲部队将领在战线上留下的空隙太多，于是他命令

装甲部队在封闭包围圈时停止向东推进，等待步兵跟进合围，他担心如果装甲部队失去冲击力后，苏联在第聂伯河及道加瓦河的防守将会被加强。

即便如此，德军仍逼近斯摩棱斯克，这是进攻莫斯科的门户，这亦令德军最高统帅部充满乐观情绪，德国人相信对苏联的战争在开战数天后已取得胜利。

不愿看到的后果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经过数天精神恍惚之后，终于打起精神站到麦克风前，号召人民发起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对抗入侵者——纳粹德国。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步兵集团军与装甲部队会合后，本想再度前进，但7月初突发的暴雨使道路满布泥泞，部队一时不能前进。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糟糕的公路系统。苏联不像德国，苏联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向东通往莫斯科的主路上，连沥青都没铺，一下雨可想而知。所以，苏军只要再炸毁一些桥梁，德军的推进速度必然会慢下来。应该说，德军突袭给苏军的最大震撼并非突袭的时间，而是同时进攻苏联领土的德军数量之多和配合之紧密。德军的攻击速度之快，使得苏军的防御完全瘫痪，而无线电和通讯设备的严重缺乏，造成了苏军部队之间难以协同作战。

在苏德战争的头3个星期，德军深入苏联腹地500多公里。至7月中旬，德军已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片领土，逼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基辅。这期间，苏军70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过半，200个军火库落入敌手。不过，德军也伤亡了25万人，坦克损失一半，飞机损失1000多架。可以说，苏军虽然指挥不力，但给德军造成的损失大于法国。

但是，德军的攻势导致了一个苏联最不愿看到的后果——许多苏联占领国发起了独立运动。6月22日开战当天，立陶宛就发生了反苏联的起义，大约3万立陶宛人加入起义，并在隔天发布了《独立宣言》。随着德军攻势的进展，起义也蔓延至爱沙尼亚和南方的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那里有大批百姓出来迎接德军，把他们当成“解放者”。古德里安曾经回忆：“有个老太太把我们的吉普车拦住，送上面包和牛奶，非要等我们吃完，才放我们走。”乌克兰是苏联的重要产粮区，俗称“面包篮子”。只要稍微了解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作为，就能理解乌克兰人对纳粹的“感情”。

纳粹党的核心理论家，出生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罗森堡早在开战之前，就预见到了这种形势。他向希特勒进言：“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众），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倘若希特勒听从罗

森堡的建议，那你就真的成了解放者。实际上，希特勒歧视斯拉夫人，不愿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倾向于支持希姆莱，命令枪毙所有俘虏的苏军政委。

年龄小不是优势

其实，在苏德战争打响时，苏军虽然毫无防备，但在边境上的军队数量和装备，还是占有一定优势。可为何会败得这么惨？这主要是人的因素。大量富有作战经验的苏联军官，在大清洗期间被杀害，而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造成了苏军内部充斥着大量年轻而缺乏训练的军官。举例而言，在1941年，红军的军官里有75%任职尚未超过1年。红军集团军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小了整整12岁，这些军官在战场上往往缺乏积极行动的意愿，而且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能力胜任其位。

同时，苏军的部署相当分散，部队之间往往无法互相联系，也缺乏运输工具把有效战力集合起来。虽然苏联红军有非常多的先进火炮，但這些火炮很多都没配备弹药。而且，火炮部队缺乏运输工具，无法迅速部署。坦克部队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却极其缺乏作战经验和后勤支援，维修保养的水平也非常差。大量的坦克往往被草率地送上战场，而没有任何燃油、弹药或人员补给的安排，通常在经过一次作战后坦克便被毁坏或报废。

这种战术不合适

在战前，苏联的宣传机器总是说红军如何强大，任何针对苏联的侵略都会被轻易击退。但到了秋天，宣传基调改变为“红军变虚弱了”“战争准备的时间不足”“德国的攻击太过突然”等。

其实，在1941年6月之前，苏联人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研究了。1940年法国战役的结果，曾给了苏联人极大的震撼，当时世界上规模排名第二的法国陆军，不到6周便被德军彻底击败。苏联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法国的崩溃，是过度依赖战线防守而缺乏装甲部队支援造成的。苏联决定不再重蹈覆辙，遂取消了掘壕防守的战术，改用将步兵部队集中为大规模机动队伍的战术。而步兵部队放弃掘壕的战术，也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在机动性不强又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苏联步兵根本无法在战场上灵活调度。所有坦克都被集中至31个庞大的机械化军，苏联宣称这样一来，每个军都会比德军的装甲军大。苏联人计划得挺好，可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哪个军能达到这种规模。

12. 史上最强围歼战

放弃包围战术

为攻占莫斯科，德军中央集团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斯摩棱斯克，这是向莫斯科推进的必经之地，面对德军的是沿第聂伯河与道加瓦河建立的

旧斯大林防线，守军是西方方面军第13集团军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0、第21及第22集团军，另外还有刚刚编成的第19集团军及第16集团军，它对德国第3装甲集群的第39装甲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1941年7月6日，苏军第20集团军第5及第7机械化军的700辆坦克，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但德军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取胜，两个苏联机械化军在3天的战役中，被彻底摧毁。

同时，德军第3装甲集群的第20装甲师，在道加瓦河东岸建立了桥头堡，直接威胁维捷布斯克。在南面，远离主要进攻方向，德军第2装甲集群向第聂伯河一带的守军，发起突然进攻，苏军第13集团军被迫后退，损失了5个师，当德军两个装甲集群向东推进后，在斯摩棱斯克一带的苏军第16、第19及第20集团军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斯摩棱斯克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快速前进，其第129摩托化步兵师于7月16日攻占斯摩棱斯克。在北面，由于沼泽地带下雨仍是一大问题，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进展较慢，而苏军仍然坚持战斗，以突破包围。7月18日，德军两个装甲集群的矛头距离只有10公里，但最后仍用了8天时间，才将包围圈封闭，之后又用了10天时间清理包围圈，最后虽然有30万苏军被俘，但由于德军未能及时封闭空隙，令20万苏军得以逃脱。他们在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重新建立防线。8月上旬，斯摩棱斯克战役基本结束，战役迟滞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速度。

鉴于以上情况，希特勒放弃包围战术，“巴巴罗萨”行动进行了4个星期，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清楚地意识到，虽然遭受到人员及物质的巨大损失，但苏联仍未崩溃，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两翼在苏军的反攻下遭到削弱，希特勒决定将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调往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作战，他认为德国应用经济上的打击来摧垮苏联，希望德军快速攻占列宁格勒及南方的乌克兰。

意见很是不一致

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拿下乌克兰的粮仓和油田至关重要。对苏联来说，乌克兰也是必保的。此时，德军已经兵临乌克兰首府基辅，如何守卫基辅，苏联指挥中枢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准备当面汇报自己对基辅保卫战的打算，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了朱可夫，当时在场的还有苏联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此人自私、狭隘，经常向斯大林打朱可夫的小报告。

斯大林有一个特点，听部下汇报的时候，不喜欢坐着，总是捏着烟斗，哪怕烟斗灭了，也要捏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停下来，走近对方，用烟斗理理胡须，注视着对方。他不愿意说话，说话时声音很低。斯大林不喜欢笑，笑也不发出声。用朱可夫的话讲：“斯大林意志坚强，性情深沉，目光锐利，但容易冲动。”

当斯大林听到德军有可能向坚守在基辅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实施包围时，脚步停了下来，他问：“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朱可夫回答说：“首先，应从西部方向加强1个集团军给西南方面军。”调1个集团军过来？斯大林马上打断他的话：“你怎么了？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从西部，也就是从白俄罗斯调1个集团军加强给乌克兰方向，而白俄罗斯当面就是莫斯科，所以斯大林说“难道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面的防御吗”，朱可夫说：“不，斯大林同志，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是想，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向莫斯科方向推进，我们可以在半个月内从远东调来8个师，来加强莫斯科方向的防御。”接着，他谈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梅赫利斯发言了，他挖苦朱可夫说：“你是不是想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呢？”要从远东调来8个师，那远东防御就会受到削弱。朱可夫看了梅赫利斯一眼，没理他。

朱可夫继续对斯大林讲：“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方面军加强兵力，一方面将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出，撤过第聂伯河，使得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形成一个拳头伺机打出去。”西南方面军担负着基辅的防御任务。斯大林听完以后，捏着烟斗走近朱可夫，这时候烟斗已经灭了，他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朱可夫，问了一句：“那基辅怎么办？”

朱可夫感到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知道放弃基辅和斯大林要坚守基辅的理念不一致，但他豁出去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他说：“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放弃基辅。”当时斯大林没有说话，仍然看着朱可夫。但朱可夫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他说：“放弃基辅后，我们可以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反突击，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如果不夺，德军很可能会利用这个突出部，作为桥头堡进攻莫斯科。”

朱可夫最后一个尾音还没发完，斯大林突然火了，他厉声喝道：“哪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

朱可夫听到这儿也豁出去了，撕碎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他当面反驳：“斯大林同志，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的话，你把我的职务撤销好了，把我派到前线去，或许在那里我会对祖国有点用处。”在场的人愣了，斯大林在苏联就是真理啊！房间里静得可怕，好半天斯大林才说了一句话：“请你冷静一下，没有你，我们更行。”

朱可夫接着说：“斯大林同志，我是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认识，我相信我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和我的总参谋部怎样想的，我就应该怎样向你汇报。”斯大林还在摆弄烟斗，他平静下来了，说：“朱可夫同志，冷静些。请你先出去，我一会儿叫你再进来。”朱可夫推门而出。

方面军司令被打死

朱可夫在门外等了半小时，斯大林把他叫回办公室，说道：“是这样

的，朱可夫同志，我们方才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不过，你还是统帅部成员之一，我想让你到前线去。”朱可夫说：“到哪个部队？”斯大林说：“你愿意到哪儿呢？”朱可夫回答：“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只要祖国需要。”^[36]

这时斯大林感觉朱可夫还是有气，他反而笑了，安慰他说：“你冷静些，冷静些。”想了一会儿，斯大林说：“你方才说叶利尼亚突出部，你想在那里组织一次反突击是不是？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负责好了，我从现在开始，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朱可夫说：“1个小时之后，我离开莫斯科。”

就这样，由于作战问题的分歧，并且顶撞了斯大林，朱可夫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是统帅部大本营军事指挥机关的最高首长，他自然对战争全局心里有数。当时苏军从南到北，所有的方向都面临严重局面，朱可夫根据战场形势得出结论，对付德国快速军团在行进中实施的突破，苏军最好的战法就是通过反突击，以积极的防御不断地迟滞、消耗、疲惫和杀伤敌人。可要实施这个战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苏军重兵集团面临被德军合围和歼灭的威胁下，尽快从敌人的包围圈内撤出来，以避免更大的伤亡和损失，该撤的时候要撤；第二，收缩苏军重兵集团兵力，用撤出的兵团实施反突击。朱可夫根据战场情况，认为当务之急是放弃基辅，收缩兵力，再实施反突击，否则在乌克兰方向的西南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将有被全歼的危险。然而，朱可夫的想法和斯大林“寸土必守”、利用坚守现有阵地、实施反击的战争理念不一样。

由于斯大林拒绝采纳朱可夫的意见，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迅速被德军分割包围，陷入一片混乱。9月17日，斯大林让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下令同意西南方面军突围，但为时已晚。9月19日，基辅陷落。西南方面军在合围中继续战斗，为其解围的尝试由于兵力不足，无果而终。仅部分军队分成小群得以向东突围，最后共有15万官兵突出德军重围。9月20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在突围战斗中阵亡。从包围圈中逃脱的有布琼尼元帅、铁木辛哥元帅及政治委员赫鲁晓夫。9月26日，西南方面军基本被歼灭，总计66.5万苏军成为俘虏。这场战役，是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歼战。作为“巴巴罗萨”计划的一部分，德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完胜。

这是苏军前所未有的大败，超过了六七月份在明斯克的灾难，苏联西南方面军需要重建。

罗马尼亚很生猛

基辅保卫战结束后，整个乌克兰成为德军的囊中之物。德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夺取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军队的付出有重要关系。

在二战中，罗马尼亚军队作为德军的仆从，大部分时间充当“小弟”的角色。而在1941年夏秋之际的敖德萨战役中，罗马尼亚军队充当了轴心国一方的进攻主力。这次战役成为罗军在二战史上的最强一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先后派遣22个师投入东线作战，在兵力上远胜其他仆从国，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敖德萨战役就是以罗军为主进行的一次攻坚战。

1941年7月，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军队在德军支援下，攻占苏联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切断苏联通过敖德萨从黑海向乌克兰输送兵力和物资的通道，同时也方便德军抽出兵力进犯苏联腹地。

8月3日，罗军第4集团军在司令尼古拉伊·索皮卡中将的指挥下，横渡德涅斯特河。罗军计划兵分两路，左翼第3集群负责正面强攻敖德萨，右翼第5集群负责由敖德萨以南发起侧攻。

8月8日至10月16日，敖德萨战役全面展开，双方搏杀之激烈，较苏德两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战至最激烈时，双方竟展开了一场中世纪般的搏杀：罗军骑兵抽出锋利的马刀，策马出击；苏军步兵排着整齐的队列，步枪上好雪亮的刺刀，高喊着“乌拉”，杀向罗军骑兵。一时间，敖德萨外围血肉横飞、杀声震天。这场战役，最终以罗马尼亚军队获胜而告终。德军借此切断了苏军从黑海通向乌克兰的运输线，得以顺利控制乌克兰。

13.打不垮的列宁格勒

“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德军兵分三路入侵苏联的进程中，除了中路和南路，北路战斗同样激烈。1941年8月下旬，希特勒在北翼调集了32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配备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攻势，扬言要在9月1日占领列宁格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攻占涅瓦河上这座城市被看作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希特勒渴望能从地球上抹掉列宁格勒，杀光居民，以毁灭十月革命的摇篮。

8月底，德军变更部署后沿莫斯科-列宁格勒公路发起进攻。德军在付出重大损失后，于8月30日抵达涅瓦河，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铁路联系。9月8日，德军进抵拉多加湖南岸，从陆上包围了列宁格勒。自此，列宁格勒陷入德军的三面包围，只能从拉多加湖和空中得到补给，长达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包围列宁格勒之后，德军对该市实施了野蛮轰炸和炮击，投掷了10万多枚航空燃烧弹和航空爆破炸弹，妄图用轰炸和饥饿困死守城军民。

9月9日，德军向列宁格勒发起新的进攻。斯大林的酒友和跟屁虫伏

罗希洛夫元帅由于指挥不力被撤职。9月10日，朱可夫大将接替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朱可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列宁格勒。他的口号是：“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

与此同时，朱可夫迅速调整和加强了列宁格勒防御，各预备部队得到了民兵支队的补充，大批海军军人离舰上陆，一部分高射炮调到高地上用于打坦克。至9月底，列宁格勒西南和南面的战线趋于稳定。德军一举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破产，抽调北路兵力进攻莫斯科的企图也随之破灭。

从南面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失败后，德军于10月改向突击，与芬兰军队会合，企图完全封死列宁格勒，但德军未能突至斯维里河。11月中旬，苏军转入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地，将德军赶过沃尔霍夫河。

作曲家的臣服

列宁格勒保卫战具有全民动员性质，列宁格勒的工业给前线提供了武器、装备、服装和弹药，而该市居民在被封锁后第一个冬春就提供了10万多新兵。为了使居民免于挨饿，拉多加湖区舰队承担了湖上给养、弹药和武器的输送。11月中旬，湖上航行因为冰封而中止。11月19日，又在拉多加湖的冰上开辟军用汽车路，被围城市通过冰上交通线得到了战斗和生活必需品，疏散了没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以及工业设备等。

尽管得到了一些给养，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守城军民的需要。列宁格勒城内被迫实行配给制，工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8两面包，儿童、病人和公务员每天4两。但是有记载显示，即使在列宁格勒城里饿死100万人时，粮食还在被用于酿特殊的好酒，给官员们享用，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

列宁格勒军民不畏困难，每天有4.5万人修筑防御工事，工人们在德军的炮火下坚持生产。全城军民步步为营，铸成了一条攻不破、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1941年，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苏联第一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列宁格勒创作了《第七交响曲》。他本人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参加了志愿消防队，成为一名优秀的消防队员。

这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曾触怒斯大林，但没有被枪决，因为他的音乐对斯大林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最终，肖斯塔科维奇选择了屈服。为了“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曲》，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但是，后半生他一直惴惴不安，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打破列宁格勒之围

1942年1~4月，苏军在柳班方向发动突击，8~10月又在锡尼亚维诺方向实施了顽强战斗，疲惫和消耗了德军的兵力。苏联游击队也在德国占领区展开了积极的战斗，使敌军遭受重大损失。

1943年1月12日，苏军在远程航空兵、炮兵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的支援下，兵分两路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狭小突出部实施了相向突击，力图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月18日，两路苏军成功突破德军防线，在拉多加湖与战线之间形成了8~11公里宽的走廊，并在17个昼夜内铺设了铁路和公路各一条。

1943年夏秋，苏军又打破了德军再度封锁列宁格勒的企图，并肃清了沃尔霍夫河岸登陆场的德军，从而改善了战役态势。

1944年1月14日，一支苏军从奥拉宁包姆登陆场转入反攻。次日，另一支苏军也从列宁格勒转入反攻。1月20日，两路苏军会师，消灭了被合围的德军集团。1月21日，德军开始退却。到1月底，苏军相继收复了普希金城等城市。

至2月15日，苏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完全突破了德军的防御，此后继续追击德军。3月1日，苏军已进抵拉脱维亚边界。德国北方集团军群遭到重创，列宁格勒州几乎全境收复，加里宁州一部收复，苏军进入爱沙尼亚境内，为粉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列宁格勒以北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夏，苏军在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的配合下，击溃了苏德战场北翼的德军战略集团，列宁格勒的安全有了充分保障。

14.莫斯科保卫战

“台风行动”计划

1941年8月上旬，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这是通往莫斯科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斯摩棱斯克以外的战斗持续到9月上旬，阻碍了德军的攻势，有效地瓦解了闪电战战术。其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到达莫斯科外围，但希特勒命令他转向南方去支持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对基辅的攻击。

由于德军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中预定目标未能实现，为此，德军统帅部在1941年9月29日，又制订了“台风行动”作战计划，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9月底，德军集结部队，做好了“台风行动”的攻势准备。

1941年10月2日，包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终于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认为莫斯科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军计划以各

坦克集团实施突击，割裂苏军防御，并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两地域合围歼灭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然后以强大、快速集群，从北面和南面包围莫斯科，在步兵兵团实施正面进攻的同时，攻占苏联首都。

根据“台风行动”计划，德军第2装甲集群9月30日在布良斯克方向，第3、第4装甲集群10月2日在维亚济马方向，相继开始进攻。尽管苏军顽强抵抗，德军仍突破了其防御。德军第2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第50集团军的防线，于1941年9月下旬夺取布良斯克。10月3日奥廖尔陷落，德军沿着奥廖尔-图拉公路推进。莫斯科以西的维亚济马方向，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斗。德军10月7日进抵维亚济马地域，苏军两方面军大部分军队在此陷入合围，一直顽强抵抗到10月13日。维亚济马守军大部被歼，一部后来突出重围。布良斯克方面军陷于合围后也开始向后退却，至23日大部被歼。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俘虏苏军67万人。这是基辅会战之后，德军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领袖仍留莫斯科

自此，苏军莫扎伊斯克防线成了接近莫斯科的主要抵抗地区，驻守的4个集团军总共只有9万人，这些兵力不足以在整个地带建立坚固防御。为了改进军队指挥，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于10月10日合编为西方面军，朱可夫大将任司令。10月中至11月初，在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区展开多次激烈战斗，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的攻势。

10月14日，德军突入加里宁地域。10月17日，苏军以西方面军右翼为基础组成了加里宁方面军，由科涅夫上将指挥。德军想从加里宁向东南进攻并包抄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后方的企图被粉碎。

德军虽然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消灭了大量苏军有生力量，但随着天气的变冷，秋雨把道路变成泥沼，这几乎使德军的进攻瘫痪。

德军被迫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德军暂时的停进，使苏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到10月底，苏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抽回一些部队作为预备队，使其得到必要的休息，新的预备队也在源源不断地赶到。10月末，战线分布在加里宁-库宾卡-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图拉。德军虽遭重大损失，但仍增调兵力，变更部署，企图在冬季到来前合围并占领莫斯科。

1941年冬季，就算以俄国人的标准来看都异常寒冷。德军因战线过长，补给不足，在战斗中消耗过大，既没有设防御阵地和战役预备队，又无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11月上旬入冬，虽然道路能够使用，但由于德军认为在入冬前就能结束战事，德军的冬季装备不足，平均5人一件棉衣，坦克和其他车辆都因低温而不能动弹。德军士气严重受挫，

苏军士气则有所恢复。

莫斯科疏散了许多政府机关和最重要的企业。10月20日，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域实行戒严。当局命令居民在街道筑起防御工事，连克里姆林宫附近都不例外，并且组建了新的民兵师，使全城做好巷战准备。苏联政府向东撤退到古比雪夫（现在的萨马拉），但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

为了提振国民及军队士气，斯大林命令11月7日在红场照常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阅兵式。队伍在克里姆林宫前检阅，然后直接开赴前线。苏军以预备队和补充兵员加强了西方面军。11月10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撤销。各方面军受领命令扼守所属地区，阻止德军从西北和西南方向迂回靠近莫斯科。

收拾细软赶快跑

苏联官方拍摄的二战影视作品中，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无数志愿者加入战斗，自发起来保卫家园。但事实上，在莫斯科保卫战初期，很多官员和百姓还是选择了弃城逃跑。

1941年10月16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疏散苏联首都居民》的决议。很多人将其理解为，莫斯科城不久将被拱手送给德国人。城内很快乱成一团，地铁关闭，有轨电车停运。一些苏共官员首先逃离出城，据记载：“第一天便有779名领导干部逃出首都，随身携带有价值2500万卢布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他们还动用了100辆轿车和货车运送家属。”看到领导们都逃了，普通市民们也收拾细软，想办法出城。接连三天，出城的公路上人满为患。但到了10月20日，莫斯科城进入被围状态之后，人员大量外逃现象便不复存在。

11月15~18日，德军经过调整和补充后，向莫斯科重新发起进攻。德军在加里宁沿克林、罗加切沃方向和图拉方向分别实施主要突击，企图从北面和南面迂回至莫斯科。11月底至12月初，德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前出到莫斯科运河。12月4日加里宁失守。12月5日莫斯科以南165公里的小镇图拉被局部包围，但德军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变得异常激烈。苏军派了无数新兵和志愿者，甚至把一个妇女营投入到了德军的机枪与炮火中。

发动大规模反击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的一个战斗小组表现得尤为英勇，他们守卫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一个公路路口，在与德军鏖战4个小时之后，击毁德军18辆坦克，击毙德军数十人，自己也只剩28人，指导员克罗奇科夫为激励战士，说出了“俄国虽大，但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的话，最后28名勇士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克罗奇科夫抱着一捆手榴弹扑向德军，炸毁了一辆德军坦克。苏军经过11月底至12月初的顽强防御和多次反突击，德军突击莫斯科的企图破产。苏军虽然经常处在危

急状态，但终于坚持下来并消耗了德军。仅11月16日至12月5日，德军在莫斯科附近就死伤15.5万余人，损失坦克约800辆、火炮300门、飞机近1500架。

这时，苏军转入反攻并粉碎莫斯科城下德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中将代理总参谋长，并命令他立即拟定反攻作战计划。苏军反攻的指导思想是：同时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从北面、南面威胁莫斯科的最危险的突击集团。反攻的基本任务赋予了西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分别在其北面和南面实施突击。

1941年12月5日，朱可夫带领苏军发动大规模反击，最主要的攻势集中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12月6日，苏军攻势在莫斯科地区全面展开。此时德军进攻能力已经衰竭。在秋季，朱可夫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调回了一些装备精良的部队到莫斯科，一直留待反击之用。这次，斯大林相信了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情报：日本不会攻击苏联远东地区。此时德军已经非常接近莫斯科中心，朱可夫投入大量援军以对抗德军的攻势。苏军部队已经为冬季战事做好了准备，包括多个滑雪营。

12月8日，希特勒签署了在苏德战场全线，包括莫斯科方向转入防御的训令。12月16日，苏军收复了图拉。1942年1月7日夺回了莫斯科以北的加里宁。1月初，西部战略方向的反攻完成。精疲力竭的德军撤退到100~250公里外。德军的38个师，有15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遭重创。进攻莫斯科的突击集团被击溃，德军惊慌失措，希特勒要求死守每一个据点，一步也不后退，直到最后一兵一卒。

由于苏军缺乏实施大规模进攻的经验，以及缺少快速兵团，因而未能全部完成围歼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的任务。2月初，来自西欧的德军增援部队（12个师又2个旅）和中央集团军群北翼部队，分别实施了反突击，苏军的态势恶化。4月2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西方面军部队转入防御、撤回外线作战部队，会战至此结束。

莫斯科保卫战，使纳粹德国企图快速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打破了德国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物质损失。接下来，苏德这两头令人恐怖的猛兽，互相瞪着眼睛，挥着爪子，张着血盆大口，开始了3年多的拉锯对峙。

第六章 剑舞黄沙洒热血（德意、盟军决战北非战场）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题记

01.意军个个是活宝

墨索里尼又犯二

苏德战争打响后，二战进入全面爆发阶段。这时候，遥远的北非也不平静。飞扬跋扈的墨索里尼总是自命不凡，但在欧洲，意大利除了占领阿尔巴尼亚取得小胜之外，进攻法国、打希腊都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所以，墨索里尼深感欧洲强敌林立，不如换换风，放眼地中海对岸的北非。而且意大利在二战爆发前吞并了埃塞俄比亚，虽然那是墨索里尼犯二，得不偿失，但意大利毕竟占领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因此，墨索里尼打出“自信心”来了，于是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北非沙漠，命令意大利驻非洲的军队入侵埃及，去挑衅英国人。

其实，非洲在二战中是一个次要战场，对于战争的最终结局，没有太大影响。而墨索里尼竟然不顾自身实力贸然参战，把盟友德国拖入了根本不想进入的战场，而且越拖越远。德国本来不想打希腊，只要稳住巴尔干，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结果被墨索里尼给搅乱了，打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好不容易巴尔干收住了，现在墨索里尼又把战线拉向更遥远的非洲。

都在对手算计之中

1940年8月8日，墨索里尼命令第10集团军入侵埃及。结果，这个命令下达两天后居然还没有被执行，可见意大利军队是将无战心，兵无斗志。墨索里尼看他的命令没被执行，就指示当时意军北非总司令格拉奇亚尼元帅，说德国的“海狮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德国马上要在英国登陆了，你打埃及都打不了，以后瓜分战利品又没咱爷们儿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奇亚尼才开始攻击。但是，正式攻击的时间是9月8日，比墨索里尼下令的时间，整整晚了一个月。很难想象，希特勒下令哪天开战，德军将领能拖上一个月，但这就是意大利！

而且，意大利的运输力量很缺乏，主要靠骡子和人的两条腿，军官的训练水平很低，武器装备不足，总之意大利军队十分虚弱。意大利据称拥有40万大军，但对于装备落后的军队来讲，人数越多越要命，因为人多了后勤就供应不上。北非只有一条沿着地中海海岸的公路，意军装甲部队就只能顺着这条公路前进，谈不上任何出其不意，每一步都在英国人的算计之中。当时，英军在埃及只有3万多人，其中还没有多少英国人，大部分是殖民地的部队，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

都是这些国家的部队。英军司令韦维尔 [37] 将军命令防卫部队袭扰前进中的意军，命令当时英军在非洲唯一的装甲力量——第7装甲师，从沙漠突击意军侧翼。

意军摆出挨揍架势

到9月16日，也就是正式进攻的第9天，意军就因供给不足被迫停止进攻，墨索里尼一再催促，让格拉奇亚尼元帅赶紧进军，但格拉奇亚尼却命令军队在前线大挖战壕，摆出了一副说好听点是防御，说不好听点是挨揍的架势。因为沙漠里怎么可能修成连绵的战线呢？不可能的，只有绿洲才有水源，所以意军只能在绿洲上修工事，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据点。而且，由于运力不足，这几十万大军沿着海岸线推进，就跟羊粪球似的，稀稀拉拉，先头部队跑出老远，后续部队恨不得还在几百公里之外。

英国人一看意军摆出这么一副挨打欠抽的架势，就集中兵力、攥紧拳头，把意大利这些据点一个个都攻克了。意大利曾经设防严密的重镇巴迪亚、托布鲁克等也相继被英军攻占，意军逃跑的时候遭到了英军埋伏的第7装甲师的截击。

10个星期不到，意大利第10集团军就被摧毁了，英国人光战俘就抓了13万。丘吉尔曾问前线将领，我们逮了多少意大利战俘？前线将领很得意地讲，5亩地的军官，200亩地的士兵。那是英亩，1英亩合中国亩为6.07亩呢。

没意面吃可不行

意大利战俘都是模范战俘，绝对不反抗，不违反纪律，成建制地在长官带领下走进战俘营，欢天喜地地放下枪。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坦克营，用区区29辆坦克，摧毁并缴获了意大利数百辆坦克，就算意大利坦克皮薄馅大不经打，但凡有战心也不致如此。曾经有一个德军军官发现两个英军士兵押着差不多一个连的意大利战俘，为了解救他们，德军向英军士兵射击。结果意大利人终于跑起来了，不过是朝英军阵地跑去。

意大利人虽然被关进战俘营，但还是得吃意大利面，没有意大利面不行，只要给意大利面吃，意大利人就都是乖宝宝。问题是在前线打仗，英国人还吃不上意大利面呢，哪有那么多面条养活战俘。

因为意大利战俘是模范战俘，英国对战俘营看管很不严，有的战俘营甚至没有看守，就让意大利人自己看着，给他们弄一个圈，画地为牢，自生自灭就得了。据说有一个没有看守的意大利战俘营发生暴动，这帮意大利人全跑了。英国的战俘营长官得知后，觉得非常奇怪，意大利人一向不是这种表现呀，他们很懂规矩，怎么可能集体出逃呢？他根本想不到，这些出逃的意大利战俘，排着整整齐齐的队形，进了下一个战俘营。因为他们听说那个战俘营有意大利面吃。意大利军队就是这种表现。

意大利人爱投降

对于意军，还有一件特有意思的事，英国坦克刚对意军发动冲锋，意大利人就打白旗投降。其实，英军指挥官不想俘虏这帮意大利人，俘虏了他们还得给饭吃，英军指挥官其实是很想把这些意大利人消灭的。但西方国家都是《日内瓦公约》^[38] 签字国，人家投降你就得接受。所以，英军指挥官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意大利人的投降，但越看越生气，你们算爷们儿吗？一打仗就投降！英军指挥官问意大利俘虏，你们为什么不抵抗啊？意大利人回答，你们坦克冲上来了，我们的反坦克炮没炮弹，没法打你们的坦克。英军到意军阵地上一看，整箱的反坦克炮弹堆积如山。英军指挥官说，你们这不是有炮弹吗？为什么不用呢？这话简直搞笑到极点了，英国人都替意大利人着急。但意大利人回答得更狠：我们没撬棍，撬不开那些炮弹箱子，所以只能投降了。

还有一次，英军攻打意军的一个要塞，刚打了几梭子子弹，意军就打了白旗。意军指挥官一本正经地对英军指挥官说：“我们已经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其实他身边堆满了意大利制造的军火。

这个元帅很点儿背

1940年6月30日，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巴尔博元帅乘坐飞机，该飞机在托布鲁克上空被意大利人自己的高射炮击落。意大利为了掩饰这一惨重的不幸事件，便宣布元帅是在同英国人进行空战时遇难的。这可能是意大利防空部队在二战中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可与美军猎杀山本五十六相媲美。顺便说一句，巴尔博是二战被误伤的军人中军衔最高的。

墨索里尼就靠着这么一帮活宝，搞对外扩张。可想而知，意大利人被英国人打得有多惨。墨索里尼没辙，又去找希特勒：大哥，我把脸又丢在非洲了，拉兄弟一把吧。希特勒很反感墨索里尼，但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意大利的失败是整个法西斯阵营的失败，会让全世界看不起法西斯阵营的。于是，希特勒就把纳粹帝国三大名将之一，与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齐名的隆美尔派到了北非。

02.隆美尔就是狠

这个哥们儿不好惹

1941年2月11日，隆美尔中将奉希特勒之命到达北非。他的“非洲军”人数只有3万，装甲部队有限，而且坦克基本上都是轻型的。刚到非洲，隆美尔就在的黎波里，就是现在的利比亚首都，举行了阅兵仪式，为的是吓唬盟国，以及提振意军士气。隆美尔也担心万一意大利人一看，德国大哥就带来这么点儿家底儿，不够打的，就更麻烦了，怎么办呢？

隆美尔有招儿，他让坦克通过检阅台之后，再兜个圈子绕回来，继续接受检阅，这样就显得坦克特别多！赫鲁晓夫后来也这么干过，他就

三枚洲际导弹，一圈一圈绕检阅台，问题是那会儿有卫星，别人一看就知道原来你就这三枚导弹。隆美尔那会儿没有卫星，所以坦克不断绕着检阅台转，盟国的间谍信以为真。坦克可能没挂车牌，要不然人家一看你老是京A×××××，就该露馅了。

隆美尔到北非之后，接过了前线指挥权，对前线地区做了一番空中侦察，他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2月末，德军攻克了一个军事重镇恩努菲利亚。隆美尔利用英军调防、轻敌的有利时机大胆行动，把德军和意军组成混合纵队，一下向前推进了450英里，给了英军一个非常意外的打击。

隆美尔不愧是名将，一来就给了英国一个下马威。接着，他又指挥部队攻占了艾阿格海拉地区的要塞、水源和机场，占领了马萨布莱加，把英军逼到阿吉达比亚地区，不给英军以喘息之机。这可把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吓坏了，他们一辈子也没打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既怕中了英军的埋伏，又怕被人截断后勤补给线。墨索里尼一再阻挠隆美尔前进，但隆美尔根本不理，他只服从元首希特勒的命令，继续进军。隆美尔的进攻使英军损失惨重，最终，英军只剩下一支被围困在托布鲁克的部队。从埃及往西，北非的大片领土全部被隆美尔攻占了。曾经指挥英军大败意军的奥康诺将军也成了俘虏。

露了一大手

这下英国急了，怎么搞的，原来我们在非洲打得挺顺手，居然来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家伙！于是英国开始向北非大举增兵。1941年11月，英国在北非组建了第8集团军，号称拥有10万人、750多辆坦克，由名将奥金莱克指挥，发动了代号为“十字军”的进攻。隆美尔靠3个德国师，2个意大利军（可以忽略不计），以320辆坦克对阵。这320辆坦克还包括意大利的那种薄皮大馅坦克。由于兵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隆美尔且战且退，退出昔兰尼加。

1942年1月，隆美尔升任非洲军司令，并得到了150辆坦克的补充，旋即夺回昔兰尼加。到5月下旬，隆美尔又一次向英军发动猛烈攻势，通过一场血战，击溃了英国第8集团军，并向埃及挺进。其实，挺近埃及只是虚晃一枪，他不久就掉转头来，以3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向托布鲁克要塞发动进攻，14个小时就攻克要塞，3万多英军投降。隆美尔因此晋升为元帅，他跳过了大将军衔，直接由上将晋升为元帅。

隆美尔到了北非之后，不是露了一小手，是露了一大手，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奥金莱克将军，都不是他的对手。

03.蒙哥马利到非洲

谁能击败隆美尔？

隆美尔晋升元帅时只有51岁。近代军衔制度诞生以来，最年轻的元

帅是拿破仑手下的达武，他是34岁授元帅衔；其次是被斯大林“清洗”掉的图哈切夫斯基，他是35岁晋升元帅；林彪也是比较年轻的，49岁就晋升元帅。隆美尔也算是很年轻的元帅了，而且他从中将晋升元帅用了不到一年。

隆美尔之所以用兵如神，是因为他认为在北非战场获胜的关键是快速机动。北非战场只有一条公路，此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任何掩护，只有快速机动，才能给对方以沉重打击。隆美尔作战的时候，尽量靠前指挥，坐在指挥车上领着部队前进，不像意大利那些将军，从来不上前线，在后方司令部遥控，在大城市里喝着红酒、吃着面条指挥，根本不了解前线战况。隆美尔的指挥车有时甚至冲到先锋营侦察员的前面。而且他战术灵活，能够根据沙漠地形、气候特点用兵，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因此，英国人把他称为“沙漠之狐”。

因此，击败隆美尔成了英国人最主要的目标，丘吉尔在英国国会演讲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隆美尔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也要向他表示敬意，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这边，那不得了。

偷袭意大利海军

不过，隆美尔虽然用兵如神，但德军还是被打败了。因为北非毕竟是次要战场，希特勒并没有给予太多重视，给他的支援很少，其实希特勒即便想支援，也有心无力。因为当时德军主力要进攻苏联，而且轴心国也没有掌握地中海的制海权。当时，德国大型水面舰艇沉的沉，被困的被困，很多军事补给物资无法运到北非前线。而意大利海军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0年，英国21架双翅膀箭鱼飞机，偷袭意大利塔兰托军港，就把意大利海军吓得再也不敢出海。英国海军当时在地中海只有一艘航母，还坏了，临时又调来一艘，起飞了21架箭鱼轰炸机，这跟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规模没法比。结果意大利四艘王牌战列舰，不是受重创就是倾覆，全都不能参战，意大利海军也就不能出海为北非前线提供补给。

盟军实力在增强

美国参战后，给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十几万棒小伙子。后来美国巴顿 [39] 将军的主力也来到非洲，盟军实力不断增强。另外，美国发达的工业生产能力强这时候表现得非常抢眼，美国参战前也做了准备，生产了大量坦克，像中型坦克谢尔曼坦克。这些坦克运到前线之后，大大增强了英军的装甲力量。

英军原来的坦克分成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巡洋坦克速度快，但是皮薄馅大，一打就穿；步兵坦克倒是皮糙肉厚，问题是速度慢。英国人设想的是，步兵坦克用来支援步兵，巡洋坦克用来快速突进，想得挺好，一打仗不是那么回事，两者的优点不出来，缺点倒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知道英国人怎么缺心眼到这种程度。当美国的谢尔曼坦克运到前

线，英国人才有了对抗德国4号坦克乃至后来豹式坦克、虎式坦克的本钱。

蒙哥马利出战

英国政府将敦刻尔克撤退时的英雄，当时的第3师师长蒙哥马利中将派到非洲，做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用兵极其谨慎，如果不占绝对优势，他不会轻易出手。蒙哥马利到了前线之后，首先是鼓舞士气，然后玩儿命地给国内拍电报，要人，要装备，要食品，要油料，弄得第8集团军兵强马壮。英军实力越来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认为已经掌握了对轴心国军队的绝对优势，这才在阿拉曼地区发动反击。阿拉曼离开罗只有几十英里，一旦被攻克，后果不堪设想。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的专员已经准备撤退了，把文件都烧了。如果埃及失守，德国人就会切断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也将被德国人封锁，德军就会进入亚洲。当时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是亲德的，当地贵族仇恨英法的殖民侵略。如果德国在当地扶植起亲德政权，跟日本在印度会师，轴心国两强联手起来麻烦就大了。二战最万幸的一点，就是结盟的轴心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可以忽略不计）在地理上相距遥远，没法协同作战，基本上是各打各的，不像盟国是配合着打。所以蒙哥马利必须要在阿拉曼挡住德国人，力挽狂澜。

04.阿拉曼对战

盟军“轻足行动”

1942年10月23日，一个平静的月圆之夜，英国第8集团军882门大炮齐射，轰击德军阵地长达5个半小时，125吨炮弹落到德军阵地上。据说，平均每门炮发弹600枚，炮管都打红了。盟军的炮手一直在开炮，震耳欲聋的声音，使一些炮手的耳朵都流了血，有的都被震聋了，现在炮兵戴着耳罩，那时候没有。

蒙哥马利把进攻行动命名为“轻足行动”，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出击的是步兵，步兵踩到反坦克地雷也不会炸，因为反坦克地雷是针对坦克的，人的重量轻，不会引爆地雷。英军步兵向前推进的时候，工兵随后为跟进的装甲部队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这条通道有24英尺宽。为什么开这么宽？因为这个宽度刚好可以让一路坦克纵队通过。工兵们很不容易，他们要在被称为“恶魔的花园”的反坦克地雷阵里，开辟出一条5英里长的通道。这任务太艰巨了，因为德国特别重视布雷，而且雷场的面积很大。实际上，这次工兵排雷的任务并不成功。

因为德军装甲力量不足，运到非洲的虎式坦克数量很少，以连为单位，只能充当消防队的角色。因此，隆美尔对付英国装甲优势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反坦克地雷，一个是八八高炮。最早的反坦克炮都是37毫米，后来发展到50毫米，然后又发展到75毫米，再没更大的了，但是

75毫米反坦克炮也很难击穿坚厚的坦克装甲。隆美尔在攻打法国的时候头一次遇到重型坦克，也就是法国的S-35坦克，这坦克太牛了，德国坦克压根打不了，反坦克炮也打不了，隆美尔就拿打飞机的88毫米高炮打它。法国人不服，说你们怎么这么干，拿打飞机的炮打坦克？

托马水平欠火候

阿拉曼战役开战当天，英国第13军在南方发动了佯攻，与德国的21装甲师和意大利的阿利埃特装甲师交火，英国第30军在德军雷场中为第10军的装甲师开辟道路。到晚上10时，第30军的步兵开始推进，步兵前进到第一片雷场时，工兵开始为装甲部队开辟通路，到第2天凌晨，500辆坦克开始推进。但由于坦克数量太多，在雷场当中只能以一线纵队前进，卷起了太多尘土，后面的坦克看不见，能见度太低，交通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基本上相当于上下班高峰时期的北京城区。

即便如此，对于德军指挥部来讲，第一天的战斗仍是一场灾难。盟军的炮击切断了轴心国军队的通信，那时通信大部分是有线的，电线被炸断就联系不上了。而且，战斗打响之前，德军三易主帅。隆美尔当时回国休养，不在北非，他走了之后委托施登姆将军指挥战斗，没想到施登姆将军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临时接替施登姆的是托马将军。隆美尔走时，把权力交给施登姆，是认可施登姆的能力。施登姆死了权力交给托马，至于托马的能力，不恰当地说，可能比隆美尔低了两个等级。关键是他又做不了主，因为司令还是隆美尔。托马一下被打蒙了。蒙哥马利或许得到了情报，发动战役的时机非常好。

双方在苦战

在阿拉曼战役中，盟军还掌握了制空权。阿拉曼开战当天，盟军出动了1000多架次的飞机轰炸德军阵地。暗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就是在这次空袭中丧失了一只眼、左手两根手指和整只右手。

到了日出之后，德军装甲部队才开始攻击英军，但进展很小，德国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迎战澳大利亚的装甲部队，双方投入了100多辆坦克，到了晚上，半数都被击毁，但双方仍在僵持。就在澳大利亚坦克与德军坦克战斗的时候，英军第51师的步兵抵抗着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他们用步兵来对付德军装甲部队，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英军在付出极大伤亡后，最终夺取了基德尼山脊。

到了10月25日，双方已经连续战斗两天，盟军穿越了雷场，前进到了东南方向的山地地带。因为轴心国士兵事先挖好了战壕（意大利人最擅长干这事），双方进入到相持阶段。剩下的七天非常可怕，德军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发动了一系列反攻，竭力寻找英军的薄弱环节，但一无所获。同时，英军第51师，也是英国的王牌师，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但步兵进攻装甲部队的结果非常可怕，第51师损失惨重。

在英军第51师苦战时，澳大利亚军队正在进攻一座标高只有20英尺的小山（即“第29点”），德军在这里有一个观察哨所，被蒙哥马利确定为重点攻击对象。就在这么一个小山上，盟国飞机投弹115吨，几乎把小山炸成盆地，海拔20英尺变负的了。盟国军队占领小山后，德国军队仍拼命反攻，想把小山夺回来，这小山就像阿拉曼战场上的“上甘岭”。

05.大战后的苍凉

攻敌所必救

10月26日，隆美尔回到了北非，收回了托马将军的指挥权，德军从最初几天的混乱中缓过劲儿来。这时候轴心国形势已经不妙了，意大利的特兰托师，所谓的精锐师，损失了一半步兵，第164轻装甲师损失了两个营，轴心国士兵都只剩下一半的口粮，还有很多人生了病。最关键的是，油料储备只够使用三天，坦克、卡车都得用油，在沙漠里靠骡子、马机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到前线之后，仍然试图扭转颓势，发动了猛烈反攻，盟军的进攻被挡住了。丘吉尔不耐烦了，抱怨说：“我们真的找不到一个能打胜仗的将军吗？”隆美尔下决心要夺回“第29点”那座小山，德军21装甲师、意大利阿利埃特装甲师开始发动猛烈进攻。

一代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毕竟刚从德国返回，还没适应战场的环境，这个时候有点儿晕头，判断明显错误，为了这么一个小山包，发动如此猛烈的进攻得不偿失。英军一直在坚守阵地，而隆美尔的部队由于缺乏油料，坦克、卡车动不了，也不能撤退，所以必须攻下这座小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战时的凡尔登，双方要在这儿把血流干，攻敌所必救。蒙哥马利要进攻敌人绝对不能放弃的地方，吸引敌人的主力部队来决战，这个“第29点”，20英尺高的小山，恰好成了这么一个地方。

德国人不明智地来跟蒙哥马利决战，攻不下来，退不回去，坦克没有油料，只能原地停着，当固定炮塔使。问题是，盟军掌握了制空权，这些坦克都成了铁皮棺材，任由盟军的飞机轰炸。更加要命的是，英国的轰炸机在托布鲁克外海击沉了德军“路易西亚诺”号油轮。补给油船被炸了，隆美尔部队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当时的战斗非常惨烈，一本名为《阿拉曼》的回忆录中写道：“炽热的沙漠在抖动着。士兵们躲在战壕中，从他们满是尘土的脸上流下来的汗汇成了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一群群苍蝇像乌云一样盘旋在尸体与粪堆上空，折磨着伤员。战场上布满燃烧着的坦克与运兵车，还有损坏的枪炮与车辆。当枪炮中的高爆炸药爆炸时，烟雾与尘土便四处飘散。”

失败是很明显的

双方战斗到10月29日太阳落山的时候，英军还有800辆坦克，轴心

国军队还有148辆德军坦克和187辆意军坦克。意大利坦克是皮薄馅大的轻型坦克，只有40毫米主炮。最关键的是没有油料，当隆美尔得知“路易西亚诺”号油轮在托布鲁克外海被炸沉的消息后，跟他手下的军官讲：“对我们来说，撤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油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在阿拉曼战斗到底。”

到10月30日，战斗继续进行，异常激烈，经常出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尽管轴心国士兵（主要是德国士兵）恪尽职责，英勇抵抗，但还是没能夺回任何失地。激烈的战斗带给隆美尔部队的只有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对于隆美尔来讲，失败是很明显的，所以他计划撤退。最逗的是，在这时候，元首给他送来了1200吨油料，可惜太晚了，隆美尔只能把油料白白地烧掉，要不然就便宜敌人了。

实施“增压行动”

到了11月2日凌晨1时，盟军开始“增压行动”，目标是消灭轴心国军队的装甲部队，迫使敌军在开阔地作战，消耗敌军的油料储备，切断敌军补给，最终瓦解敌军。“增压行动”是阿拉曼战役开始以来最紧张、最血腥的阶段。盟军空军连续7个小时对轴心国阵地发动空袭，360门大炮连续炮轰4个半小时，打出去1.5万发炮弹。新西兰军队作为盟军的先锋发动了猛烈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问题是，工兵在雷场中开辟安全通道的工作完成得不好，所以盟军第9装甲旅无法趁夜色进攻敌人，等到天一亮，轴心国军队就看清了英国坦克在什么位置，德国的八八高炮开始逞威，击中了一辆又一辆英军坦克，第9装甲旅有75%的人员伤亡，128辆坦克中有102辆被击毁，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他们毕竟在敌军防线中撕开了一个缺口，使英国第10集团军第1装甲师可以与敌人决战。正午时分，120辆意大利和德国坦克出发，打响了阿拉曼战役中规模最大、最关键也是最后一场坦克大战——阿恰齐尔山脊之战，这也是德国非洲军装甲兵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进行的一场尊严之战。

到当天夜里，轴心国部队只剩下32辆坦克。隆美尔赶紧给希特勒发电报，说他的部队现在已经不堪一击了，问希特勒怎么办，其实他准备撤退。希特勒却告诉他，再坚持一下。希特勒这人就是固执，认为他的部队打到哪儿，哪儿就是国界线，德国军靴踩到哪儿，哪儿就是德国的边境，不管这地儿有用没用。当时托马将军报告隆美尔，第15装甲师还剩10辆坦克，21装甲师还剩14辆坦克，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还剩17辆坦克，隆美尔给托马将军看了希特勒的电报说，元首不管咱有几辆坦克，让咱们再坚持一下。托马将军只好回到前线继续指挥战斗，跟几乎被全数歼灭的第15、第21装甲师并肩作战，迎击150辆英军坦克。应该说，托马将军也是硬汉，他坐在指挥坦克中亲自督战，一直到德军最后一辆坦克被摧毁。而指挥坦克装的是木头假炮，根本不能打仗。托马将军命大没死，独自一人站在自己那辆燃烧的指挥坦克旁边。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德国坦克的坟场”。

盟军惨胜

在轴心国的坦克几乎被摧毁以后，剩余的军队仍在战斗，但他们的防线已被撕开了一个12英里宽的缺口。托马将军实在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他告诉隆美尔：“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里的话，我的部队连三天也坚持不了了……如果我执行元首的命令，那么我的部队可能拒绝服从……我的部队是第一位的！”这时候，隆美尔终于违背希特勒的指示，命令部队大规模撤退。

随着隆美尔的归去，阿拉曼战役结束，盟军获得胜利。但盟军损失也很惨重：有2.35万人伤亡或失踪，这是第8集团军步兵人数的四分之一。当温伯利将军向第9装甲旅旅长约翰·居里询问哪些是他的剩余部队时，他指着12辆坦克说：“它们是我剩余的装甲部队。”温伯利将军说：“不许再这样了。”

第七章 硝烟正浓鏖战急（亚洲战区、太平洋战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题记

01.军事理念贼落后

中国太不好搞定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开战之前，日本人对战争的前景十分乐观，计划三个月内结束对华战事。但是，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也打死打伤了日军6万多人。这场战役后，中国军队开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抗战。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沦陷，这一年的时间，正面战场连续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几大会战，以牺牲200万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日军70余万，使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失地，建立了多个敌后根据地，扰乱了日军的后方。日本侵略中国本想以战养战，利用中国的物资来打中国。但现在敌后被八路军、新四军控制，农村的物资日军利用不上，麦子熟了，没等鬼子去抢，八路军一敲锣，“老乡们收麦子去！”全弄走了。

所以，小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他们这才明白：中国太不好搞定了，行军这么老远，这地方还叫中国，要搁我们那儿出国二十几趟了。中国大得没边儿，还有许多硬骨头的中国人，日本几十万精锐部队陷在里面，也没能征服中国。到1940年，侵华日军总数达到60万，最夸张的时候，日本本土只剩一个近卫师团，其余部队基本都在中国。那时候，如果中国有能力在日本登陆，围魏救赵，反攻日本本土，日本就完蛋了。

进退两难之困境

抗战期间，日军为灭掉中国的中央政府，曾集结10万精兵由洛阳西犯，妄图攻取潼关后，再经西安、宝鸡直趋四川，走当年忽必烈灭南宋的老路，灭掉国民政府。蒋介石急令李延年指挥大军坚守潼关。李延年立下军令状，经数日激战，潼关始终未被攻破。从此，日军再没敢贸然西进。

在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实际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要迫使中国屈服就必须切断中国的外援通道，控制南中国海和滇缅公路，这样一来就要拉长战线，延长时间。日本人认识到这是一场长期战争，要进行长

期作战，就得控制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特别是石油、橡胶、铁矿石，否则根本支撑不下来。日本本土的石油储备只够维持一年半，这还是按照最省油的算法估计。这是日本人难以接受的，费了那么半天劲儿，死那么多人，最后因为没有油料得撤离中国？那不行。所以，除了把战争进行下去别无选择，日本陷入了一连串灾难性因果关系组成的死亡之旅。

日本人特别逗，他们缺乏大战略，解决麻烦的办法就是制造更大的麻烦。当年，日本想吞并朝鲜，于是先跟比朝鲜强大得多的中国开战，当时清政府太腐败，一不留神让日本赢了。然后日本看中了中国的东三省，跟同样觊觎东三省的沙皇俄国开战。沙皇俄国比中国强大，但当时沙皇俄国的重心在欧洲，而且也处于衰落期，所以日本又赢了。日本就真以为自己武运长久，皇军无敌于天下，所以想吞并整个中国。可是日军又迟迟吞不下，要长期作战就必须夺取东南亚的战略物资，而东南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这样日本就必然卷入同英美的战争，英美比当年的沙皇俄国强大多了。小日本解决麻烦的不二法门就是制造更大的麻烦，直到惹上一个它根本就惹不起的国家，最后被人家像碾臭虫似的碾死为止。

日本少有的战略家

按如上所说，日本是不是就没明白人了？非也，还真有！虽然日本当时的明白人像中国今天的大熊猫一样稀少。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部，一直存在着北进、南进两派之争。北进派力主时机成熟时进攻苏联，向西伯利亚扩张。南进派主张向东南亚扩张。北进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伪满洲国“建国之父”石原莞尔。

1936年，石原莞尔主持修订日本的《国防国策大纲》，这份大纲中强调对美国努力保持“亲善”，目的却是最终与美决战。对中国的战略呢？他提出：东北和蒙古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唯一途径。“七七事变”后，石原反对急于扩大侵华战争，担心全面侵华会使日本陷入持久战而不能自拔，主张先消化掉东北和蒙古，再逐步占领中国。

可以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大学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战略家。他比那些只会蛮干的日本军人明白、理性得多。所以，他看不起任何人，后来成为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 [40] 是石原莞尔的同乡，有一次他到东北出差，先来看望石原莞尔，说完话以后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石原莞尔回答：“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东条英机当时是他的长官，他竟这般蔑视。

石原莞尔主张北进，对于偷袭珍珠港也不看好。但他“7号”（日本人对精神病患者的称呼）一样的个性，得罪了东条英机，比较早就以陆军中将衔退役了，在家被监视居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被划为甲级战犯。

日本当时南进派的代表，有陆军大将杉山元、东条英机等人。杉山元是日本陆军航空兵的奠基人，早年在军校学习时，因面容憨厚，被戏称为傻瓜元，实际上此人性格异常坚忍顽固。“一·二八”事变中，他指挥日军与19路军作战，还曾向昭和天皇担保，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

除日本陆军这一派人主张南进外，日本海军也力主南进，酝酿偷袭珍珠港。这很容易理解，北上打苏联，日本海军就无用武之地，眼睁睁看着功劳全被陆军抢走，日本海军万难接受。日本的陆海军之间的矛盾，有时比跟外国的敌对矛盾还严重。有一个笑话说，日本海军在二战中拿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跟美国作战，三分之二的兵力跟陆军作战，以致日本陆军都要搞航母，以对抗日本海军。两个军种对立严重，陆军不用海军的东西，还非得有水兵，得有炮艇、运输船，甚至要搞航母，都到了这种程度。所以，海军反对北进，主张南进，完全从本军种利益出发，不考虑国家的战略。

实际上，日本之所以放弃北进，选择南进，除了石原莞尔跟“东条上等兵”发生矛盾，被迫转入预备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曾经北进过，跟苏联打过仗，一打才知道苏联太厉害了，正所谓马王爷长三只眼，锄头是铁打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陆军称不上现代陆军，装备和战术水平基本停留在一战时期。在欧洲国家眼中，日本陆军就是一支轻步兵，缺乏自动火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一个甲种师团只有108门火炮、24辆坦克，坦克还是10吨不到、皮薄馅大的那种“土豆”坦克。

无视高科技

日本也就能侵略亚洲弱国，中国敌后抗日武装还用红缨枪、大片刀呢，与之相比，日本的武器也算先进了，38式山炮就是重火力。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对手，日本绝难逃脱覆亡的厄运！比如说，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战术思想极其僵化，无视当时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上的变化。他们还是认为，敌人的数量要靠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肉碰钢不是一碰一个死吗？可能东方人都有这种精神制胜的“非凡想法”。

谈到武器，日本38式步枪在二战各国军队的步枪中是最长的，枪长1.2米，加上刺刀总长1.6米，比日本兵都高。我们看很多日军旧照片，小日本举的步枪比人都高。在东南亚或中国山地作战，扛着这么长的枪行军多不方便啊，但他们不管这些，特别强调用这种带刺刀的长步枪进行近身白刃战。当然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钢产量奇缺，没办法制造大规模的重武器。据说，日本当时已经发明了冲锋枪，但觉得浪费子弹，就没有大规模制造。这跟李鸿章看机关枪差不多，觉得这玩意儿太浪费子弹，玩儿不起。当年，日本伞兵在印尼搞过一次空降，伞兵跳下来就挥着日本刀往前冲，跟中世纪战国时代一

样。

谁也不服谁

日本关东军拒绝研究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战争，陆军战斗条令就强调白刃主义，缺乏对付坦克和飞机的训练。日本军队在战后承认，关东军在近代作战方面的训练几乎为零。但是，日本人在近代历史上战胜过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很牛。俄国由于经历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特别是斯大林的大肃反，把久经沙场的老将们几乎都干掉了，苏联内务部的一个大将，叛逃到“伪满洲国”，把苏联的虚实报告给了日本，所以日本觉得苏军不堪一击。

当时，日苏两国争相瓜分中国北方领土。苏联扶植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全世界只有苏联一家承认它。日本则在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日苏两大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各自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双方谁也不服谁，都觊觎对方占领的地盘，因此爆发冲突是必然的。

02.杀鸡用牛刀

这帮爷们儿不听令

张鼓峰又名刀山，位于朝鲜、苏联和中国交界处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图们江从这里经过。从朝鲜罗津（今罗先）至吉林珲春的铁路也从山下经过，山的东边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长湖的小湖泊。这里冬天长达8个月，一年中有200多天被冰雪覆盖，但每年4月份以后，小湖就成了黑天鹅和丹顶鹤的家园。这一带长满了亭亭玉立的东北美人松，而从小湖往东则是无边的草原。就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僻之地，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战争。

1938年7月9日，苏军突然开进张鼓峰地区，并在山上构筑工事。已经把东北变成伪满洲国、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的日本人不干了，尤其是关东军那帮爷们儿，他们无法无天，几个小参谋就能策划“九一八”事变。但是当时日本陆军全面侵华，正在进行武汉会战，伪满地区兵力比较薄弱。当时日军在华共有32个师团，其中关东军只有8个师团——1、2、4、7、8、12、23、104师团。像23师团、104师团，都属于丙种师团。所以，关东军还抽调了驻朝鲜的19师团38旅团组织反击。虽然当时日本大本营决定停止使用武力，并且把决定下达给了朝鲜军司令部，但是当时19师团38旅团已经集结完毕，这等于抗命。一个旅团就敢拒绝大本营命令，可见当时大本营几乎指挥不动前线的这些骄兵悍将。

张鼓峰比武

7月30日，19师团38旅团在得到关东军加强后，猛攻张鼓峰，第二天就占领了张鼓峰主阵地。但苏军没有后退，反复争夺，用炮兵猛轰日军炮兵阵地，并派大批飞机轰炸日军前线，还轰炸了北朝鲜一些城市。尽管如此，日军当日还是守住了张鼓峰。日本19师团38旅团的这次作战

行动，未经大本营同意，甚至未经驻朝鲜军司令官同意，其实是师团长尾高中将抗命搞的一场战斗。

苏联一看小日本挺牛，炸不死，就下令成立步兵第39军，由三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旅、一支国境警备队，另外还有一些航空队组成，开始猛烈反攻。苏军出动坦克、飞机增援，一直打到8月10日。日军大本营下令驻朝鲜军司令官停止攻击，同时苏军也停止了炮击，双方军队从实际战线各自后退500米，冲突结束。战斗的结果是，虽然双方都没能完全占领张鼓峰，但苏联控制了张鼓峰大部，实际上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日军损失惨重。当然，日本人认为苏联人之所以能够占便宜，是因为苏军集中优势兵力，而日军受制于全面侵华战争，相对兵力不足，同时日本政府比较克制，在苏联大举进攻的时候没有增兵。

日本人的自信

苏联打张鼓峰是“杀鸡用牛刀”，用了一个军的规模，打日本一个旅团，日本的一个旅团就是两个联队，也就六七千人。苏联人动用这么多军队，还未能完全占领日军两个联队驻守的阵地。因此，这一仗之后，日本人对苏军的战斗力更加轻视，坚信自己的肉体可以碰撞别人的钢铁，更坚信皇军的白刃战术是成功的，是武运长久、无敌于天下的。在战斗中抗命的19师团长尾高中将，不仅没受到责罚，反而被提升为军司令官，体现了日本人对苏联红军的蔑视。

与此相对的是，苏联在战后也得论功行赏，第40师师长获得了列宁勋章。但远东苏军总司令布留赫尔元帅，也就是北伐战争时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不久就受到清洗，被说成“日本特务”，被处决了，成了“张鼓峰事件”的替罪羊。布留赫尔元帅这样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被处决，更使日本人坚信远东苏军不堪一击。日本人牢牢固守日俄战争的经验，其实日俄战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俄军的装备比日军要先进，日军打一个旅顺203高地损失惨重，挂了1万多人，完全是拿胸膛和俄军的机枪较量，但日本人还是觉得白刃战术无敌于天下。

苏日态度差别大

关东军司令部在研究了“张鼓峰事件”后，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第9师团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签发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指出下次再遇到类似国境纠纷，就要学习驻朝鲜军第19师团步兵38旅团的做法，要坚决回击，趁机占领阵地，然后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苏联承认关东军的领土要求。

“张鼓峰事件”后不久，关东军又增建了23师团和24师团，其中23师团是国境警戒师团，战斗水平较低，24师团是野战师团。这时候，苏联也检讨了“张鼓峰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包括三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旅在内的优势兵力，居然没能完全占领日本两个联队驻守的阵地。于是

远东方面军被解散，改成了两个特别集团军。布留赫尔元帅被处决后，远东地区的大清洗也就结束了。莫斯科当局也认识到再这么自毁长城不行了，对战技战术进行了调整、总结，使作战能力有所提高，为之后的诺门坎战役打下了基础。

03.苏日诺门坎之战

双方再度交手

诺门坎位于中蒙边境地区，当时是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争议地区。1936年，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苏蒙友好互助条约》。

1939年5月11日，在诺门坎地区哈拉哈河畔，伪满军队跟伪蒙军队，在“国境”上发生了冲突。两天之后，23师团将情况报告给关东军司令部。司令部依据植田谦吉大将下发的《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做出决定，让23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出兵坚决反击。小松原中将派了一个骑兵联队增援伪满军队，该联队的指挥官是东八百藏中佐。与此同时，苏联根据《苏蒙友好互助条约》也出兵外蒙古。1939年5月22日到24日，日本陆军航空兵跟苏联远东空军首次交战，苏联空军由于受大清洗等因素影响，战斗力下降，在首轮交战中吃了亏。日本飞机还轰炸了苏联远东的一些城市，不久，日本陆军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

后来，朱可夫到了前线，他特别要求斯大林把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那些老飞行员派来，不要那些菜鸟。因为日军航空兵并不落后，战斗力强大。5月28日，日本第23师团的骑兵联队成功偷袭了伪蒙军第6师师部，师长被击毙。但东八百藏中佐的部队马上遭到了附近苏军和伪蒙军余部的夹攻，苏联人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东八百藏指挥的骑兵联队纵马挥刀冲向苏联坦克。马刀砍坦克这种事是上演过的，结果可想而知。5月29日，23师团骑兵联队全部被歼灭，东八百藏也阵亡了。

同时，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23师团步兵64联队攻占了742高地，并且构筑了工事。当东八百藏的骑兵联队被全歼之后，山县武光的64联队遭到苏蒙联军的围攻。战斗一直持续到6月7日，伤亡惨重的64联队撤出战斗，归队的不足400人。日军一个旅团六七千人，下辖两个联队，一个联队怎么着得三四千人，日军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64联队归队的不到400人，说明损失了大概90%的兵力。第23师团不属于两旅团四联队编制的甲种师团，属于三联队编制的丙种师团，一下子丧失一个步兵联队，可谓伤亡惨重。苏蒙联军方面，伪蒙军一个骑兵师受重创，师长死了，当然它一个骑兵师就千儿八百人，本来就是傀儡军，战斗力也不强。

战斗胜败很明显，相比苏蒙联军，还是日军损失惨重。可是，日军23师团得到补充后，竟然给上级发“捷报”，可见日本人非常擅长讳败为胜，一直到后来美国轰炸日本本土，把日本列岛都封锁了，日本国内民

众才知道原来日军在前线一直打败仗。

不了解对手

关东军司令部收到23师团谎称的“捷报”，以为战争取得重大战果，马上报给东京大本营，东京大本营来电，先对胜利表示祝贺，然后暗示关东军扩大战果。所以，6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下达了集结命令，23师团全部，第7师团26联队加28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调往诺门坎，同时把第2飞行师团调到海拉尔。为了对付苏联的装甲部队，植田谦吉还把东北日军唯一的装甲部队，号称心肝宝贝的第一战车师团（驻地在公主岭），也调到诺门坎一线。植田谦吉甚至还想从关内调兵增援诺门坎，但由于被侵华战争拖住了后腿，未能如愿。

到1939年6月，关东军第2飞行师团部抵达海拉尔，各旅团也先后抵达。1939年6月22日，夏至这一天，日本120架战机跟苏联空军95架战机在哈拉哈河上空遭遇，日本30架战机被击落。

6月27日，关东军出动137架飞机，成功轰炸了苏蒙方面的塔木斯克机场，苏联远东空军受到重创。6月29日，日军第一装甲师团到达了诺门坎的集合地，23师团全部、第7师团也都抵达了集合地，完成了关东军司令部的部署。这时日军兵力有几个联队，包括第23师团的64、71、72联队，第7师团的26联队，再加上第7师团28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被打残的东八百藏64骑兵联队余部，还有两个坦克联队、两个炮兵联队、两个工兵联队，外加一个飞行师团、一个汽车联队。重武器方面一共准备了212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128门、山炮24门、野炮60门；飞机182架；坦克82辆、装甲车26辆、汽车400辆。这就是日本当时尽最大可能拼凑出的机械化力量，当时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坚信，凭借这些东西足以打败远东苏军。但是，日军根本不了解当时对手苏联是什么情况。

1939年6月1日，苏联后来被称为“胜利之神”的朱可夫赶到了前线，担任苏蒙联军的指挥官，也就是57特别军军长。他上任后，马上要求莫斯科给前线增加兵力。朱可夫打仗都是这样，跟蒙哥马利差不多，必须拥有绝对优势才会发动进攻。二战时，苏军、美军、英军、日军都是这样打仗，没什么战略战术，主要是拼实力，日军可能还有点儿巧劲儿，像苏美的军队就完全是拼实力，一线平推。反倒是德军的战术最精彩，穿插、迂回、包抄，运用各种战术。

朱可夫要求莫斯科必须派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而且要加强炮兵和航空兵。莫斯科为了稳定东方，好好教训小日本，完全同意了朱可夫的要求，给他派来了21个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

1939年6月27日，日军第7飞行旅团100多架飞机空袭远东苏军的3个空军基地，事后报捷说击落飞行苏机99架，击毁地面苏机25架。但

是，另一种说法是，朱可夫早就预料到这次空袭，放的都是飞机模型。实际上，直到7月，苏日两军的空战一直在进行，在苏军的增援兵力到达之前，日军是占据优势的。

中将差点儿要切腹

日本诺门坎前线的总指挥官、23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制订了两岸夹击苏蒙军的作战方案。1939年7月1日，日军第7师团步兵26、28联队从哈拉哈河上游渡河进入西岸，攻占苏蒙军炮兵阵地，居高临下炮轰东岸苏蒙军阵地。然后23师团、第1战车师团和伪满兴安骑兵团正面进攻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形成夹击，歼灭苏蒙军。26、28联队奉命渡过了哈拉哈河，由于兵力的优势，再加上伪蒙军准备不足，日军初步达到了渡河的作战任务。

但是，驻守的伪蒙骑6师进行了激烈抵抗，为朱可夫赢得了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朱可夫火速赶到战场，连发三道命令，派重炮部队、装甲部队向日军反攻，并且派飞机轰炸日军。已经渡河成功的日军没有想到，苏蒙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时候会发动反攻。日本人在中国战场的经验是，一个大队打国民党一个师，向来是以少胜多，所以日军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认为打赢没问题，没想到苏军兵力处于劣势时还敢反击。

苏军坦克装甲洪流滚滚而来，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快，苏军突破了日军防线，装甲部队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迂回进军到了渡口第7师团26联队侧翼，切断了日军补给，直插23师团师团部，23师团参谋长大内少将阵亡，师团部岌岌可危，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准备切腹，幸好一小队速射炮兵赶到，打退了苏联坦克，最后这个小队就剩下六个人、一门炮，小松原赶紧率部撤退到山上。

苏打水瓶成武器

当苏军坦克发动猛攻的时候，担任正面进攻的日本第23师团和第1坦克师团并没闲着，第1坦克师团的师团长安冈中将，在经过30分钟炮火轰击后，率领87辆中型坦克、37辆装甲车，在23师团步兵联队的配合下发动进攻，但很快被苏军挡住，始终无法突破苏军的防线。这是因为苏军的炮火很猛烈，装甲力量也占尽优势，相比之下，日军重武器非常缺乏，同时步兵、坦克协同作战能力不足，战术呆板。小日本的坦克装甲薄弱，是薄钢板用铆钉铆上的，苏联坦克当时已有了焊接装甲。另外，日军坦克的37炮、57炮，都是短管炮，射程很近，这种炮更多是用来支援步兵的，很难击穿苏联坦克的装甲，尤其是正面装甲。

而苏联还有喷火坦克，经常是小日本的炮打到苏联坦克上，人家都没感觉，接着往前开，冲到日本坦克面前，一喷火，把日本坦克烧掉了。日本士兵在跟苏联坦克决战过程中发现，他们唯一能够对付苏联坦克的武器是苏打水瓶子，就是往苏打水瓶子里面灌上汽油，做成易燃

烧瓶。因此，当一支新的部队开往前线的时候，撤下来休整的部队给他们的最好装备就是这些空苏打水瓶。士兵居然要拿燃烧瓶对付坦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根本就打不下去了。

步兵对抗重炮

7月4日，小松原中将终于跟安冈中将会合了。地面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空战仍然十分激烈。日军毕竟在兵力上占优势，累计参战兵力5万多人。苏军在跟日军作战的过程中损失也很惨重，如果不是有几百辆装甲车和坦克，苏联人也顶不住。所以双方打成了相持状态，都在等待救兵。很快苏联出动了上千辆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援兵和武器弹药，而日军就没这个实力。苏军的第57特别军改为第1集团军，朱可夫担任司令官，下辖第36摩托化师，57、82步兵师，第11装甲旅和第7、8、9摩托化旅，还配了一个212空降兵旅。

1939年7月23日，当日晴空万里，日本军队集中了百十来门重炮，发射炮弹1.5万发，试图压制住苏军火力，但遭到了苏军的猛烈回击。当时苏军师属火炮都是122毫米口径，到军一级都是152毫米的主炮，像76毫米炮都作为团炮，很普遍。而日本师团装备的都是75毫米炮，甚至还有日俄战争时候的老炮。日军火炮射程最远的是90式野炮，仍然是75毫米口径，能够打十几公里。其他的38式、41式，只能打几公里远，根本打不着苏联人。日本人的所谓重炮，也就是120毫米、105毫米、100毫米口径的，无论从口径到射程都比不上苏联的师属火炮，就这样的所谓重炮，也只有军一级甚至方面军才能配备。

而且苏军半个多月一直在修建工事，纵深3公里，日本人根本搞不掉苏联人。据说，第4旅团的玉田大佐，成功夜袭了一个苏军炮兵阵地，但是大佐本人阵亡了（日本人很爱搞夜袭，可最后的结果基本上是全体“玉碎”）。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与苏军的巨大差距，自己的这支轻步兵部队完全不是苏联装甲重炮的对手。关东军司令部无奈下达命令停止进攻，占领东岸战线构筑阵地，准备持久战。

就比一个狠劲儿

日军在苏日战争中巨大的伤亡引起东京大本营的严重不满，此时关东军还在伪满进行了总动员，大力增援，但这些增援都没有得到大本营的同意，大本营跟关东军这时已势同水火。1939年8月20日，就在日本关东军骑虎难下、半死不活之际，朱可夫的大反攻开始了，他要求得到的全部增援力量已基本到位。苏蒙军从南、北、中兵分三路向日本人发动了全面进攻。首先扫荡了日本的高射炮阵地，然后以150架轰炸机、100架战斗机、数百门火炮狂轰日军阵地，一个半小时内日军的炮火根本无力还击，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设施以及炮兵阵地都被摧毁。

但是，日军不要命，很顽强，拼命抵抗，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战斗仍十分激烈。苏蒙军遇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这是苏军也没有

想到的。为此，朱可夫开始动用战略预备队，并加强了炮火支援。26日傍晚，苏军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完成了对日军第6军（关东军为统一指挥诺门坎前线部队而特别组建的，司令官获州立兵中将）的合围。随后开始穿插分割，分片分块歼灭被围敌军。由于流沙、沙坑、沙丘遍布，加之日军顽强抵抗，苏蒙军仗打得很苦，全在啃“硬骨头”。

这个时候就是比一个狠劲儿！在反攻作战中，朱可夫展露了他果断严厉的指挥风格。当苏军向纵深进攻时，朱可夫命令步兵第36师攻打日军的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日军抵抗得十分顽强，苏军这个师伤亡也很大，师长发现再次进攻有困难，于是打电话给朱可夫请求暂缓进攻。朱可夫却命令他再次进攻。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打电话问这个师长是否继续进攻了，那个师长说，部队伤亡大，一时还无法向前推进。朱可夫对那位师长说：“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还能不能发起攻击？”那位师长回答：“有困难！”朱可夫立即说：“好，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让参谋长接电话！”参谋长接过电话后，朱可夫问：“你能否继续进攻，完成任务？”参谋长说：“没有问题，司令员同志！”“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是师长了！”

可是，这位新任师长还是没有组织起新的进攻。朱可夫没等听完对方解释，就打断道：“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师长，等候新师长的到来！”

他转过身，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找到一名上校军官，向他明确了任务，并把炮兵预备队给了他。第三个师长坚决按照朱可夫的意图发起了进攻，最后终于攻占了日军阵地。所以，苏联有这样坚决的指挥官，日本关东军即便增派第7师团给第6军，还计划把第2、第4师团调往前线，同时令第23师团死守待援，都无济于事。

这时23师团覆灭在即，跑都来不及。最后小松原中将率领残部2000余人，每个人两手各举一颗手榴弹，抱定必死之心，才勉强杀出重围。

打醒北进派的迷梦

8月30日，东京大本营派参谋次长来到伪满洲国，传达大本营命令，说关东军兵力不足，诺门坎战争不应扩大，应该立刻设法终结，立足于长期坚守。实际上就是让关东军放手认输，只是日本人很好面子，措辞婉转。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为了应对世界局势的波动，日本大本营再次严令关东军停止进攻，而关东军司令植田大将，要求东京准许发动一次收拢死难将士尸体的进攻，还放话说你们不让我打，干脆就把我解职吧。东京大本营果然把他解职了，捎带免职的还有参谋长矶谷廉介^[41]，此人就是台儿庄会战时的第10师团的师团长。一个月内，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和所有作战参谋通通被解职，可见日本政府也感觉这场战斗丢死人了。

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收拾残局，9月9日苏日双方开始谈判，9月16日签署了《停战协定》。战争的结果，苏蒙军伤亡6000余人，损

失78架飞机，113辆坦克；日军伤亡超过5万，战死的就有2万人，特别是作为“国宝”的第1战车师团几乎损失殆尽，连番号都给撤销了，日军装备损失是苏蒙军的5倍。而且大量日军军官阵亡，包括关东军第23师团参谋长，64、71、72联队队长，第1坦克师团第3战车联队队长，第2飞行集团第15飞行战队队长，这些人都是大佐，全部战死。日本国内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伤亡，这是日俄战争以来所未有过的。

这一战打醒了日军北进派的迷梦，他们多少明白了现代化战争是什么样子，认识到自己跟苏军武力之间存在多大差距。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情报部门通过研究判定德军本年内无力迫使苏联投降，而明年的形势不一定有利于德军，所以日军最终放弃了“北进”计划。

诺门坎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促使日本将“北进”的国策改为“南进”，这就为日本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同时，诺门坎之战使苏联能够在莫斯科战役的关键时刻抽调远东边境的20个师投入欧洲战场，从而起到了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

对亚洲战场而言，诺门坎战役使关东军向关内增兵的计划无法实施，而此时正值中国抗战的艰苦时期，因此诺门坎战役客观上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关键的是，日本大本营在“南进”战略的布局下，偷袭了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了战争，不但失去了与德国在远东会师的机会，还使自己陷入了不能应对的太平洋战场。

04.暗中酝酿阴谋

急欲夺取东南亚

1940年希特勒为了征服英国，要求日军和德国共同对英作战，日军驱逐了所有在华的英国侨民，夺取了英国在华利益。日本的做法直接影响了英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给日本一点儿颜色看看，1940年1月16日，美国宣布到期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不再续约。7月2日，日军在印支南部登陆，美国宣布中止日美贸易，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

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对于资源极为缺乏的日本而言，这是致命的。没有石油，日军的坦克无法行驶，战斗机无法起飞，舰艇抛锚，无法继续进行侵略。为了掠夺石油，确保正常侵略，日军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孤注一掷。

这时候，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半年，日本明白，要么从中国撤兵，与美国达成妥协，停止对外扩张；要么再起战端，夺取东南亚战略资源，以战养战。前一种选择是日本军部无法接受的。但是，东南亚有英国、美国、荷兰的殖民地，进军东南亚就等于向美英两国宣战。但此时，日本已经顾不了了。日军在亚洲战场找到了优越感，同时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又让日本认为国际大势对其有利，日本开始轻视英美两国

的力量。

下定决心偷袭

1940年5月7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正式进驻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希望利用这个行动，牵制日军南进。但他没想到，正是这个行动，让一个人对袭击珍珠港下定了决心。

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作为海军航空兵专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航空兵偷袭这个遥远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同时，山本五十六是个优秀的赌徒，非常好赌，且逢赌必赢。他曾夸口：“如果天皇给我一年时间，我能赢回一艘航空母舰！”

当然，山本绝不是鲁莽匹夫，他当过驻美使馆武官，曾游历美国，对美国很熟悉。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 [42] 大将曾问山本，一旦皇国对美开战，你有几分把握？山本说，阁下如果到过美国，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堪萨斯的石油，你应该知道没有把握。永野说，军部决定了，你说能坚持多久？山本回答能坚持半年，永野说足够了，半年肯定能消灭美国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山本没永野那么天真。他的想法是，一旦偷袭珍珠港成功，就可以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随后不断组织进攻，不给美军积蓄力量的时机，从而争取与美国体面停战。他想得很好。

但是，偷袭珍珠港实施起来难度不小，损失可能很大。所以，即便山本此时已晋升为海军大将，这事仍不能擅自做主。山本手下的两个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和冢原二四三，一致反对偷袭计划，还派出参谋面陈反对意见，但派去的参谋反而被山本说服。不过，光说服参谋不行，东京大本营仍然反对，最终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甚至通过好友高松宫亲王（天皇的弟弟），将计划直接呈送给天皇，终于在1941年10月19日获得批准。

迷惑美国人

偷袭珍珠港计划获得批准之时，距实施时间只有50天。

当然，山本五十六抱着势在必行的决心，早就开始准备了。偷袭计划将所有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在兵力编排上，既要求具备强大的突击能力，又要求避免编队过于庞大而被发现。山本亲自挑选并任命了海军航空兵中具有3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渊田美津雄中佐担任训练总教官，并让他亲自带队实施攻击。针对珍珠港水深只有10~12米的特点，舰载鱼雷机进行了多次模拟实战，直到飞行员们确保鱼雷机在20米高度，投雷命中率达到60%才罢休。

为了迷惑美国人，日本重启了对美谈判。1941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退役海军大将、罗斯福总统的好友、著名亲英人士野村吉三郎 [43] 为驻美大使。几个月中，他与美国官员会谈多达数十次。7月，近卫文

磨首相致信罗斯福，表示两国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保证绝不侵犯美英在东南亚的利益。10月18日，东条英机取代近卫，接任首相。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开战。就在同一天，日本还派出曾任驻美领事、娶了美国老婆的亲美派来栖三郎为和平特使，赴美谈判。

箭已在弦上

11月26日凌晨6时，突击编队主力从单冠湾起航。山本这个时候还对突击编队主力发出指示，如果对美谈判获得成功，就要立即返航。这充分体现了山本的矛盾心情。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双方的要价离得太远，谈判根本不可能成功。

前戏演得差不多了，箭已在弦上，该放就放吧！12月6日，山本仿效他崇拜的东乡平八郎向攻击编队指挥官南云忠一发出动员令：“皇国兴衰在此一战，我军将士务必全力奋战！”南云的旗舰“赤城”号升起了“Z”字旗。

05.偷袭珍珠港

别管它了吧

1941年12月7日，突击编队进至中途岛以东600海里，呈防空队形，6艘航母编成两路纵队，2艘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位于航母纵队四角，9艘驱逐舰在最外围。南云下令舰队直扑珍珠港。

当天凌晨6时10分，南云中将得到攻击的命令后下令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渊田美津雄亲自带队，在一片欢呼声中，他径直走向飞机，这时候一位地勤人员递给渊田一条白头巾说：“这是地勤人员的一点儿心意，表示我们跟你们一同飞往珍珠港，请务必收下。”渊田点点头，把头巾紧紧地扎在自己的飞行帽上，带领着第一波攻击机群出发了。

其实，第一波攻击机群出发不到1小时就被美军发现了。瓦胡岛北端有个美军的雷达站，两名美军新兵没关雷达，还在那儿练习。突然，他们发现雷达屏上出现了一堆闪闪发光的斑点。他们将这一发现报告了泰勒中尉，结果这位长官端着咖啡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说：“好了，别管它了吧。”然后确实没人管了。

偷袭改强攻

日军为偷袭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偷袭时判定美军毫无准备，渊田美津雄就打一颗信号弹，让轰炸机群照计划采用偷袭；如果发现美军有准备就打两颗，意即发起强攻。但是，当时云层很厚，渊田在发出一颗信号弹后，以为轰炸机群没看见，就又打了一颗信号弹，结果日军战机立即由偷袭改为强攻。

那是礼拜天早上，珍珠港内的很多水手起床、洗漱、升旗、奏乐，

开始享受愉快的周末。凌晨7时53分，当渊田率领的机群到达珍珠港上空时，美军毫无防备。渊田知道偷袭必定成功，就急不可耐地发出胜利密码：托拉！托拉！托拉！（虎！虎！虎！）

接着，渊田率领183架飞机开始第一波攻击，这些轰炸机冲破云雾，突然俯冲下来，紧贴海面飞行，扑向珍珠港，有的已出现在机场上空。看到这一场景的美军水兵还以为是美国机群在演习，由衷地赞叹飞行员们技术高超，甚至还有人喊：“Hello, Good morning.....”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美国飞机的识别标志，是一个大白五星，中间一个红圆圈，所以很多水兵误以为日机是本国飞机。打这之后，美国战机的标志改成白五星外面蓝圆圈加蓝白杠，就为了跟日本飞机区别开。

就在美国水兵还在观望的时刻，冰雹似的炸弹倾泻而下，第一批目标是机场，珍珠港四周的机场全被击中。为了准确攻击，有的轰炸机距地面只有几百米时才开始投弹。机场上空有如晴天霹雳，炸弹如雨。一架接一架的重型轰炸机被炸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美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临时抓起机枪进行抵抗，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炸弹的爆炸声把早晨的和平气氛撕得粉碎，日本鱼雷机队开始攻击，刹那间，珍珠港内的军舰笼罩在一片浓烟火海之中。爆炸声此起彼伏，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海港，港内升起一道道冲天水柱，美军战列舰全部起火。

“迟到”的宣战书

差不多就在日机偷袭珍珠港时，日本使馆的野村和来栖给美国国务卿送最后通牒，因为使馆人员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国书，以至这个电报送到国务卿赫尔手中的时候，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因此日方宣战书是在袭击发生后才交到美国。这个“疏忽”很可能是因为电报事关绝密，不能让译电员翻译，必须由使馆的高阶外交官亲自动手译写，而他们的业务又不熟练。

这件事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增加了美国人的愤怒，赫尔国务卿说：“我任职50年来，从未见过如此卑鄙的政府和如此虚伪、歪曲事实的文件。”野村和来栖无言以对，刚想张嘴辩白两句，赫尔就厌恶地朝门口挥了挥手，两人尴尬地一鞠躬，退了出去。据说来栖回去后就向人要武士刀，准备剖腹自尽。看来，这两人也知道自己的政府这次太不地道。

南云是个庸才

偷袭之后，第一波飞机已经返航。渊田留在珍珠港上空观察战果。“亚利桑那”号先是被2枚鱼雷击中，后来又被4枚重磅炸弹命中，最糟糕的是，一枚炸弹穿过甲板，在弹药舱爆炸，全舰1000余名官兵无一生还。“西弗吉尼亚”号被6枚鱼雷击中，舰上重量级拳击手炊事兵陶乐斯·米勒积极救助伤员，后又操作高射机枪猛烈扫射日机。这一幕在2001年的美国电影《珍珠港》里有表现。米勒因为英勇，成为美国海军第一

位荣获优异服役十字勋章的黑人士兵。后来，米勒在美军潜艇上服役时牺牲了。

不久，日军出动168架飞机，发起第二波攻击。这次，有数架美军战机起飞迎战，击落了一些日机，但美军损失惨重。港内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

原计划还有第三波攻击，但南云忠一认为，此时偷袭的时机已过，便放弃了第三波攻击，将主力撤回。山本五十六由此评价南云是个庸才，说他在指挥时就像小贼入室行窃，开始时志在必得，胆大包天，稍一得手便心虚胆怯，急于溜走。这番评价可谓深刻。

美航母突然离港

偷袭珍珠港，日军仅以29架飞机的代价重创了美军12艘主力战列舰和其他舰船。美军共有188架飞机被摧毁，155架飞机被破坏，2403名美国军人丧生。

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旗舰上一片欢呼！有参谋拿酒来庆祝，山本拒绝饮酒，并忧心忡忡地说日本激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而这个巨人一旦苏醒，日本可就应付不了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虽然遭到重创，但航空母舰和新式战列舰都不在港内，一艘未沉，巧的是航母在日军发起攻击前几天才离港的。日本的间谍以侨民做掩护，在珍珠港内潜伏了很长时间，一直报信说有航母在港内。

美军航母突然离港，让日本间谍措手不及，来不及通风报信。正因为如此，战后一直有人认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事先是知道的。不光是美国人，连日本人都这么看的。美国一直想参加反法西斯同盟，但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反对参战，罗斯福总统也无可奈何。这下好了，被小日本打了，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参战了。日本之于美国，就是个小孩，美国在自家被一个小孩给揍了一顿，要是不报一箭之仇，以后还怎么出去混啊？

美国卷入二战

偷袭成功后，东京广播电台正式发布了天皇的“宣战大诏”。其中有这么一句：朕兹对美国及英国宣战，帝国今为自存自卫，已决然奋起，必当摧毁一切障碍！这口气真是够大的，把它拿来跟《终战诏书》对比非常有意思。接着，美国对日宣战，英国对日宣战，已坚持战斗10年的中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国对美宣战。这样，美国彻底卷入了二战，二战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珍珠港遭袭击的那天，全世界有两个人最高兴，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丘吉尔。一战之后，日美两国一直在中国竞争主导权，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就中美联手，这下自己帮他们做到了。丘吉尔呢，那天晚

上，他说了一句：“我们总算赢了。”然后安然入睡。

06.日军占领菲律宾

这老哥花天酒地

日军偷袭珍珠港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给入侵东南亚的日军解除后顾之忧。日军根本目的是要夺取东南亚丰富的战略资源。所以，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挥师南进，一路攻取马来半岛，一路发起菲律宾战役，与驻菲美军正面交手。

菲律宾群岛位于亚洲东南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西濒中国南海，东临太平洋，南与印尼和马来西亚隔海相望。要想控制整个东南亚，菲律宾是兵家必争之地。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1934年，美国承认菲律宾拥有“自治”权，菲律宾也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但事实上，菲律宾仍受美国控制。美国在菲律宾建有亚洲最大的海空军基地，构成日军南进的障碍，并威胁日本本土。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是驻菲美军总司令，被菲律宾授予元帅军衔。这老哥极其热爱军旅生涯，离婚后在这里安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现在，麦克阿瑟的好日子到头了。日军企图攻占菲律宾群岛，夺取美军基地，控制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进攻印度尼西亚创造条件。

美菲联军陷被动

1941年12月8日，在同样离过婚的“诗人将军”本间雅晴 [44] 中将的指挥下，日本组成第14军，负责攻占菲律宾。日军航空兵对菲律宾美军机场和海军基地发起偷袭，由于麦克阿瑟判断错误和处置失当，驻菲律宾的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部被毁，美军丧失了一半重型轰炸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机，这是菲律宾的“珍珠港事件”。日军通过这次偷袭，为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日，日军一部攻占吕宋岛以北的巴坦群岛。12月10日，日军第48师团田中支队和菅野支队，趁吕宋地区几乎没有舰队，分别在吕宋岛北部登陆并占领机场。

12日，日军第16师团木村支队在吕宋岛南部登陆，占领机场并进一步扩大战果。自11日起，日本航空兵第5飞行集团逐渐转移到吕宋岛已占机场，掩护地面部队登陆和发动进攻。17日，美军仅剩的17架B-17轰炸机撤到澳大利亚。从此，日军完全掌握菲律宾制海、制空权。22日，日军第48师团主力在吕宋岛西岸林加延湾登陆。24日，第16师团在吕宋岛东南部拉蒙湾登陆。至此，登陆日军形成南北夹击马尼拉、围歼美菲联军主力的态势。

诗人将军脑袋“短路”

美菲联军中的美军人数不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军总兵力还不到30万，在菲律宾的美军更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几支像样的部队；至于联军中的菲律宾军队，战斗力约等于零，很多士兵都是匆匆入伍的，连射击姿势都不会。用这样的部队对抗身经百战、堪称虎狼之师的日军，显然凶多吉少。

26日，麦克阿瑟命令吕宋岛上的美菲军队共7.95万人撤向巴丹半岛预设阵地和科雷希多岛，准备长期抵抗。这一撤，从马尼拉出城的3条公路上挤满了推着大炮的牵引车、装载着枪炮的卡车以及小轿车、牛车等。这给了日军空袭美军的绝佳机会，但令人惊奇的是，日机没有前来轰炸。

本间雅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没有在此时出动轰炸机编队，打击地面这股庞大的后撤洪流。显然，本间雅晴以为可能要在马尼拉进行决战，却没有料到麦克阿瑟从马尼拉撤走。面对美军的全面后撤，本间只顾挥兵急起直追，完全忘了这事交给轰炸机就可以解决。更要命的是，他没有运用空中优势摧毁马尼拉北面的两处重要桥梁。这两座桥是撤向巴丹半岛的咽喉要道，只要日军在桥上扔两颗炸弹，就可将美菲联军后撤部队的道路截断。

麦克阿瑟溜走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未设防的马尼拉，并以一部兵力占领甲米地和八打雁，战役主要目的达到。日军认为菲律宾作战大局已定，将海军主力和第48师团调往印度尼西亚，将第5飞行集团主力调往缅甸，仅以第14军的剩余兵力清剿吕宋岛。1月9日，日军开始进攻巴丹半岛，遭遇美菲联军顽强抵抗。美菲联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山地战、丛林战和阵地战。在交战中，木村支队被围，前来救援的日军被歼一个大队。至月底，日军因伤亡严重丧失攻击力，被迫转入防御，战局一度陷入胶着状态。此时，首相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已对本间雅晴的指挥能力产生怀疑，甚至要撤他的职，只是因为天皇认为临阵换将不妥才未执行。

其实，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离又一次战术上的胜利为期不远。美菲联军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甚至动用了童子军，也未能打败日军。除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美菲联军已无路可退。麦克阿瑟几乎要拿父亲留下的手枪自杀，与菲律宾人民共存亡了。但是，罗斯福在1942年2月8日以国家名义，命令麦克阿瑟及其家属撤离菲律宾。2月22日和23日，罗斯福和马歇尔连续给麦克阿瑟发电，允诺让他到澳大利亚去指挥盟军反攻。3月11日晚，麦克阿瑟无奈溜走。离开菲律宾之前，他发誓“我还要回来”，留守的美菲联军改由温赖特少将指挥。

日军控制菲律宾

为了彻底消灭残余美菲联军部队，日军大本营调动在上海待命的第4师团增援本间雅晴。4月3日，日军以第4师团、第65旅团为主力对巴丹

半岛再次发起进攻。

双方在丛林中展开殊死较量。美菲联军既无援兵又缺补给，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巴丹半岛美菲守军7.5万人（其中美军9300人）于4月9日投降。日军攻占巴丹半岛后，再向科雷希多岛连续实施炮击和轰炸。

5月2日，日军对科雷希多岛实施火力准备，5日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路登陆，对岛上要塞发起攻击。1.5万名美菲联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日军，并组织敢死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6日，日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温赖特被迫请求投降，并于次日通过马尼拉广播电台命令所有美菲军队投降。7日，日军占领科雷希多岛。10日，驻棉兰老岛和北吕宋山区的美军投降。18日，驻班乃岛美军停止抵抗。至此，日军完全控制菲律宾全境。

“巴丹死亡行军”

自1942年4月10日起，美菲联军7.8万名战俘被押往100公里外的圣费尔南多战俘营，冒着炎炎烈日穿越丛林，在8天行军途中，日本人根本没把美菲战俘当人看。一路上几乎无食无水，上万人死于饥饿、疾病或虐杀，史称“巴丹死亡行军”。

在8天时间里，很多战俘吃的唯一食物就是一个像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团子。幸存者克拉伦斯·拉尔森在他的名为《漫长的回家之路》的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没有食物倒还不是我们最大的痛苦，最痛苦的是没有水，大部分人都快渴死了。他们一路上拼命找水喝，许多人只要看见水就喝，也不管有多脏。旅途中有一个休息点正好在桥上，桥下倒是有水，可是水面上漂浮着绿色的泡沫，你根本看不见水，但一些人顾不得那么多，跳下去便往水壶里灌水，而我没有下去，因为里面还漂着几个士兵的尸体，看样子在里面好几天了，当时的气温有华氏100度（近38摄氏度），你可以想象那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对此，另一个幸存者汉弥尔顿表示：“更可气的是日本军人，他们简直就是在玩死亡游戏。对许多美国军人和菲律宾军人来说，那样的脏水也是他们的救命水，可日本人一看见有人去取水喝就用刀刺或开枪射击，许多人就因为一口脏水而死在日本人的刺刀或枪口下。即使你有幸逃过了这关，只要你喝了那里的水，也在劫难逃，只不过死得稍慢一点儿，死得更痛苦一点儿罢了，因为河里的水被严重污染，喝了会引发严重的腹泻和呕吐，你会慢慢倒下而掉队，最后的结果还是死路一条。那真是太恐怖了，我实在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感觉再向前迈一步也是不可能的，可我亲眼看到有人因为走得慢一点儿被日军开枪打死了，所以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死亡天使站在我身后，推着我向前走。”

07.攻克“远东堡垒”

终于有了“赎罪”机会

日军在进攻菲律宾的同时，打响了马来战役。在1941年11月5日，东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后，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南方军总司令；而身在长春的山下奉文中将赶回东京，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官，负责进攻马来亚 [45]、新加坡。这让山下奉文积压在心头的重负一扫而空，他曾是发动“二二六”兵变的皇道派核心成员，总怕天皇记恨自己，这次得到重用，感到终于有了努力“赎罪”的机会。

25军由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18师团的骨干编成，共约11万人，东京大本营给山下奉文的任务是在开战100天内越过700公里的马来半岛，从背后攻克有“不破堡垒”之称的英国东方统治中心——新加坡要塞。为了报答寺内寿一伯爵的知遇之恩，山下奉文居然退还了一个师团，只带7万上战场。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12月9日，日本航空队空袭马来半岛北部的机场，158架英国空军飞机被炸得只剩10架，英国失去制空权，日军在马来亚又一次复制了珍珠港事件。10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的2艘核心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带领4艘驱逐舰出海寻战，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体现丘吉尔的意图，目的是威慑日本人，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丘吉尔没想到，这些战舰根本没有空中掩护。舰队出现在马来半岛东部的关丹海面时，被85架日机团团围住，激战两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干净利落落地炸沉。英国远东舰队覆没，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上将随舰同沉，日军控制了制海权。丘吉尔无奈地说：“有多少计划、希望和努力，都随这2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其实，他大可不必急着慨叹，最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日军夺取了制空权、制海权以后，轮到日本陆军大显神威了。山下奉文率领25军主力从泰国的宋卡、北大年等地登陆，从马来半岛西南穿插，然后沿西海岸向南推进。同时，牵制部队从哥打巴鲁登陆，而后从马来半岛东海岸出击。日军分东西两路，在轻型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隆隆南下，许多日军骑着自行车前进。

12月11日，英军希思将军指挥的印度第11师首先和日军交火，尽管印度军队人数是日军的3倍，但印度军队训练很差，装备处于劣势，军官与士兵的团结度几乎为零，这样一支军队与日军对抗，其结果可想而知。

12月19日，日军西路主力部队占领了槟榔屿上的英空军基地，消除了英军从印度、缅甸方向对马来半岛守军进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然后沿西海岸急速南下。1月6日，东路牵制部队攻占关丹，继而向柔佛州前进。1月11日，西路主力部队攻进马来亚首府吉隆坡，然后继续前进。

日本步兵骑着自行车紧紧追赶撤退的英军，他们三人一排，有说有笑，好像是去看足球比赛。数以千计的车轮汇成一片嘈杂，溃退的英军

惊恐万分，以为是坦克在追赶他们。这是因为马来半岛路面灼热，日本步兵骑的自行车很快爆胎，他们干脆剥去橡胶轮胎，只用钢圈骑行，数千辆这样的自行车发出的响声确实有点儿像坦克。英军吓坏了。失败的阴影像瘟疫一样在英军中蔓延，撤退很快就失控了，越来越多的装备被抛弃，落到日军手中。日本空军竟然在英军的机场装上英军的燃料往英军的阵地上投英军的炸弹。

新加坡沦陷

1942年1月下旬，英军增援部队抵达新加坡，包括英军第18师和50架飓风战斗机。但是，由于马来半岛大部分已失守，第18师已来不及运往前线；而由于训练和装备问题，50架飓风战斗机在与零式战机的交锋中又一败涂地。1月25日，英军司令帕西瓦尔将军下令向新加坡进行最后的撤退。2月1日，英军炸毁了连接新加坡与柔佛州的一千余米长的海峡堤坝，新加坡成了一座真正的岛屿。

2月8日，山下的司令部移到柔佛巴鲁王宫高塔里，以便从塔上俯视柔佛水道。日军大炮向新加坡岛集中轰击，天空被烧成了红色，整个新加坡岛在震颤。当晚10时40分左右，一颗蓝色信号弹在新加坡岛上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随后掠过。这分别是日军25军第5师团、第18师团的登陆信号。一批4000人的日军在新加坡西北角登陆，他们一上岸就像锥子一样直插新加坡城内部。英方守军由于判断失误，很快就撤退了。9日夜，日军近卫师团从北面登陆，以西北角为主攻方向，从三面向岛中央进击。10日早晨，山下的司令部渡过柔佛水道，太阳旗插到了临近岛中央的曼代、布基帖马附近。

2月11日早晨，日军观测飞机向英方投下29份“劝降书”，但英军没有答复。双方在布基帖马高地展开激战。最终日军拿下了这个高地，可第25军将士已经十分疲劳。副参谋长建议暂停攻击。“敌人也很困难！”山下厉声说道，他认为疲劳的将士停止攻击后会更疲劳，因而坚决反对。2月15日下午2时刚过，在进入布基帖马街道的第5师团先锋部队正面，出现了3个扛着大白旗的英国军人，其一为英军司令帕西瓦尔，“也很困难”的英军坚持不下去了。帕西瓦尔还想提一下投降条件，山下蛮横地发话：“你现在只需要回答YES或NO。”英国人屈服了，共有11万人当了俘虏，包括刚刚来增援的英军第18师，他们正好赶上投降。这是英国历史上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只花了70天，就拿下了马来亚和新加坡，随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山下奉文从此得到一个绰号“马来之虎”。

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来说是一记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这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南洋华侨从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始，就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抗战初期直接汇回国内的款项就高达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如果不是有深厚的血脉之情，谁又会给战火中遭受蹂躏的国家汇款呢？南洋华侨出钱出人支援祖国抗战，不管是亲共产党的陈嘉庚还是亲国民党的胡文虎，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抗战中，更有许多华侨回中国投身抗战一线。

但是，敌人怎会容忍这种行为，日军对华侨十分仇视。山下奉文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华侨支援中国，日本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新加坡被攻陷后，这里的华人遭到日本的疯狂报复。

山下奉文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并规定岛上日军3天内完成这场肃清行动。日军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新加坡所有18~50岁华人男子到4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华人到了集中地点，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变节分子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花样百出，令人发指：有将人捆绑至海边，用重机枪扫射；有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10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有命令他们掘坑服毒自尽。

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真是血雨腥风，苍天垂泪！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人的地点多达几十处，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屠杀场地，后来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日本陆军大名鼎鼎的战争狂人、战犯参谋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新加坡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一处负责“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听说该部队只指认出70个“反日分子”后，辻政信非常不满，严厉斥责道：“你们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该部队马上行动，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全部拉去美丽的樟宜海滨集体屠杀。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一定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

因为这场屠杀没有记录，无法确切统计伤亡人数。但是，日本和新加坡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人，可新加坡方面给出的数字是10万！

08.日军作恶于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

与新加坡同样遭受蹂躏的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香港。从1941年12月25日英军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香港人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发展因日军的占领而中断。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天，酒井隆 [46] 中将指挥日本第23军从深圳进攻香港。

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虽然港府多番宣传英军的作战能力，但英国在欧洲战场自顾不暇，驻港军队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防守位置。经过多番激战，驻港军队最终选择了投降。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投降。

恶行累累惹民愤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总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还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区名称都被改成了日文。香港市民在经济、民生等方面大受摧残，市民普遍痛恨日军，不时有平民在香港岛山头伏击日军将领。到了日军占领中期，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纵队抗日武装，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国趁机重掌香港主权。

正所谓“种下孽缘，必结恶果”，二战结束后，下令进行“巴丹死亡行军”（主谋为辻政信）的本间雅晴和制造“新加坡大屠杀”的山下奉文，未等“东京审判”结束就被麦克阿瑟双双枪毙于马尼拉。枪决之前，山下奉文的老婆还亲自向麦克阿瑟求情，结果无济于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9.泰国“生存术”

“失地恢复运动”

在世界近代史上，东亚没有沦为欧洲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只有三个，分别是中国、日本、泰国。究其原因，有人说“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泰国的方法是充分利用列强间的利害关系，在夹缝中巧妙维持生存。泰国和日本在二战前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在精神上鼓舞了被欧美白人压迫的泰国，双方同为亚洲国家，在对抗欧美白人的立场上一致，因此，泰国对日本在二战前的侵略扩张有着和欧美国家不同的看法，对日本更多的是同情和容忍。国际联盟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要通过谴责日本的决议时，唯一弃权的国家就是泰国，此举令世界各国吃惊。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泰国采取依靠日本，排挤欧美势力的做法。

1932年泰国实行宪政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国名由暹罗改为泰国（1939）。立宪后民族主义狂热崛起，军人陆陆续续出现在政治舞台

上。炮兵少校出身的銮披汶 [47] 得到陆军派阀集团支持后，于1938年就任泰国总理。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深受德意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影响，思想上倾向日本的军国主义。而当时泰国陆军及社会有一股抵抗英法的思潮，称作“失地恢复运动”，这股力量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在19世纪割让给英法的土地，銮披汶与陆军及亲日派主要就是依靠这股力量的支持，维持政权的正当性。当时的泰国陆军相当仰慕日本的军事建制和其在中国的胜利，并且仇视西方国家。

日军的如意算盘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因物资不足而苦恼时，当时的銮披汶内阁将泰国生产的橡胶和棉花大量供应给日本，两国关系也就迅速亲密起来，而銮披汶也对蒋介石发出呼吁，同是亚洲人应和日本合作，以对抗白人的压迫，同时鼓动泰国国内印度人和缅甸人的反英情绪。日本方面积极插手泰国事务的是陆军参谋本部，因为泰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如果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可以利用泰国南部的飞机场和港口进攻英属马来西亚，同时泰国的资源对南方作战和整场大战都是重要的补给。

而且，日军的南方作战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进攻缅甸后，切断中国的重要外援运输线——滇缅公路，这样还可提供缓冲，保护到手的南方油田和新加坡。所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已经制订了占领泰国的军事计划，日本根本没有把泰国看作平等的伙伴。但在外交上，日本人喊着“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的口号，提出“把黄种人从白人的长期奴役下解放出来”，所以也就必须将争取泰国的同盟作为一种装饰品。

泰法两国在“掐架”

1939年，欧战爆发后銮披汶正式声明泰国政府将严守中立，但在和法国交涉《互不侵犯条约》的过程中，却有国境调整的期待。法国溃败后，銮披汶认为这是“收复”老挝、柬埔寨等“失地”的天赐良机，便要求索回割给法属印度支那的两个省，外交交涉无果后，泰国对法开战，向法属印度支那边界展开攻击。

泰国陆军在1941年1月6日展开攻势，占领了湄公河西岸防御薄弱的地区，但随着法军的反击，泰国陆军在1月16日就被击退。法国毕竟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打不过德国，但对付泰国这种三脚猫似的角色还是小菜一碟。海军方面，当时泰国海军有2艘日制2500吨岸防炮舰，装有4门203毫米炮；2艘英造1000吨炮舰，装有2门155毫米炮；另外还有12艘鱼雷艇和4艘潜艇。

1月13日，法属印度支那海军司令率领舰队从西贡出击，舰队中包括1艘轻巡洋舰和4艘岸防炮舰。15日晚上，法国舰队向阁昌岛的泰国海军基地前进，据报那里有1艘日制岸防炮舰和3艘鱼雷艇。17日晨，法国舰队进入攻击位置，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完成了最后侦察，并发现了另

一艘日制岸防炮舰。由于发现了法国飞机，泰国海军开始射击，法舰立刻还击，很快将泰国海军1艘炮舰击成重伤，泰国海军的1艘鱼雷艇被击中，随后沉没。另外2艘鱼雷艇也很快起火，泰国人弃舰逃生，两艇先后沉没。激战中，法军发现了泰国另一艘炮舰，双方展开对射，但法军的射术比泰军强得多，泰军炮舰被打哑，航行到小岛的后面躲避炮火。开战一个半小时后，法国舰队停火并进行搜救，然后开始回航。这时候泰国空军开始进行空袭，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没有对法军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

阁昌岛海战，法国舰队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泰国海军的主力可以说被消灭了。双方空军也进行了交锋，泰国空军损失4架飞机，数名飞行员阵亡；法国空军只损失了一架飞机，飞行员都安然无恙。军事上的失败使泰国亲日派政权发生危机，迫使日本必须抢在英国介入前从中斡旋，在日方的压力下，法国不得不同意泰国的条件。经过此事，泰国在外交上更倾向日本。

泰国是条“变色龙”

1941年12月7日，日本驻泰大使突然向泰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务必在8日零时前就日军进驻泰国一事做出答复。并威胁说，不管泰方同意与否，日方取道泰国攻打马来亚和缅甸的计划都不会改变。当时銮披汶无力反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又心有不甘，干脆就玩起了“人间蒸发”，外巡不归。代总理替他拒绝了日本人蛮横无理的要求。

次日凌晨，日军果然大举进攻。第五师团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近卫师团则海陆并进，兵临曼谷城下。由于泰军抵抗不力，曼谷等地相继失守。其实泰军的抵抗只是象征性地做姿态。这样，不管是日本还是英美获胜，泰国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直至此时，銮披汶才匆忙赶回曼谷，收拾残局。但日军大兵压境的现实让他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加上他是日本人一直悉心栽培的亲日派，他决定与日本侵略者合作。12月21日，日泰正式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泰国给予日本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全面的支援；日本则支持泰国收复历史上被英法侵占的领土。次年1月25日，銮披汶正式对美英宣战（不过时任泰国驻美大使巴莫反对銮披汶的亲日政策，拒绝向美国政府递交宣战书），他自任陆海空军元帅，并积极派兵参战。

在马来亚战役中，泰国出动坦克部队和单车先遣队配合日军作战。后来日本将四个马来邦划入泰国版图，作为对泰国参战的奖励。缅甸战役期间，銮披汶出动陆军两个师和空军一个联队组成“征缅方面军”，协助日军攻城略地。泰军主要担负东线防御和牵制任务，当面之敌是中国远征军第93师。

1942年5月，泰军在大批战机的掩护下进攻中国远征军第93师的驻地景栋。由于当时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泰军即将形成合围93师之势。由于再战无益，中国军队随后撤出景栋，泰国则在日本的默许下吞并了

包括景栋在内的两个掸邦。1943年2月，得寸进尺的銮披汶派机械化部队由缅北攻入中国云南省境内，但遭到第93师官兵的迎头痛击，大败而归。

尽管如此，泰国领导阶层最关心的还是保持他们的独立，至于与谁为敌，他们“随机应变”，诚如1942年銮披汶对其参谋长所说的“哪一方在战争中溃败，哪一方就是我们的敌人”。

山姆大叔帮泰国

战争期间日军在泰国的所作所为，等于是把泰国当作一个附属国，地位只比伪满州国和汪伪政权强一点儿。在经济上，日本迫使泰国签订了《日泰经济协议》，规定了日泰间所谓的“经济紧密合作”，日本军方和财阀势力掌控了泰国经济。在文化上，日泰签署了文化条约，其中包括把日语定为泰国第二国语，很显然，日本想在文化上向泰国渗透，达到把泰国变得和伪满一样。在外交上，泰国相继承认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

自1943年以后，轴心国集团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銮披汶眼看大厦将倾，生怕自己葬身其中，开始与日本保持距离。1943年11月，东条英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与会的有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缅甸总理巴莫、菲律宾总统劳雷尔、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领导人鲍斯等傀儡政权首脑。原定出席会议的銮披汶临时变卦，最后只派代表参加。如此不恭的举动自然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东条英机一怒之下曾想武力解决泰国。只因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败涂地，陆上又深陷侵华战争的泥潭中，兵力捉襟见肘，根本腾不出一两个师团来对付泰国，这才不了了之。但从中不难看出，日泰同盟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1944年7月，銮披汶迫于国内外压力辞职，亲美英派代表出任总理。泰国新政府一面致力于改善日泰关系，一面秘密与英美取得联系，并暗中保护地下抗日组织。至此，日泰同盟关系已经山穷水尽。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泰国摄政王发表《和平宣言》，宣布銮披汶当年对美英宣战无效，因为他违背了全体泰国人的意愿；泰国随时准备将战时获得的土地归还英法，同时赔偿两国经济损失。随后又颁布惩办战犯条例，将銮披汶等亲日派投进监狱。

在战后处理泰国的问题上，反法西斯同盟出现较大的分歧。英、法、中、苏等国主张严惩不贷。然而，美国出于战后利益需要，决定放泰国一马。1945年8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称泰国不是一个敌对国家，战争年代中存在强大的抗日运动，战后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占据自己以前的位置。在山姆大叔的鼎力支持下，泰国政府先后与英法两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达成和约。泰国除归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外，只需要赔偿给英国150万吨大米（实际只赔偿了60万吨），答应不开凿克拉地峡运河等。相比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法

西斯仆从国，泰国战后受到的惩罚微不足道。

10. 缅甸被占领

中国远征军入缅

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地处东南亚，毗邻中国的西南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切断美英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并伺机进军印度，促其脱离英联邦，以保障东南亚地区日军翼侧的安全。当时英国由于受到法西斯德国的攻击，自顾不暇，无力在缅甸投入更多力量以进行有效防备和抵抗日本的进攻。

1942年，日本用于进攻缅甸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大大超过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1942年初，日本占领马来亚后，组成由饭田祥二郎中将任司令官的第15军，指挥4个师团（第18、31、33、56师团）入侵缅甸。

这次战役于1月20日从泰国领土发起。日军第56、33师团由泰国分别向缅甸南部的土瓦和毛淡棉发动进攻，英军曾企图将敌人阻止在萨尔温江、比林和锡当河地区，但未成功。1月31日，日军占领毛淡棉及其以南地区。2月11日日军强渡萨尔温江，随后突破英军比林河防线，2月23日夺占锡当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突破锡当河防线。日军在勃固附近粉碎英第7装甲旅的反击，迫使英印军3000余人撤往同古。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辖第5、第6、第66军，共10万余人）入缅作战。3月6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第200师抵达同古接防。两天后，日军占领仰光。此时，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奉命入缅指挥中国远征军。

缅甸失陷

3月17日，日军再度发起攻势，分两路进军，一路沿伊洛瓦底江北上，一路沿曼德勒大道推进，迫使英军后撤。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与日军在缅甸同古展开激战。日军在拥有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包围了同古，迫使中国远征军突围。不过，中国远征军在孙立人等将军的指挥下，在缅甸多次击败日军进攻，拖住了日军兵力。孙立人将军以一个师的兵力驰援被围于仁安羌以北的英军，救出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勋爵以下7000余人。不久，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会战，但日军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并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逃避，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导致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被迫后退。在日军的不断打击下，英军一路溃败，最后全部逃至印度。4月29日，中国军队与后方联系的要点腊戍被日军占领。5月1日，日军进占缅甸旧都曼德勒。中国远征军被迫兵分三路：一路退往印度，另两路分兵撤回中国境内。

最终缅甸失陷，滇缅公路被切断，原有的作战物资转而通过驼峰航

线与中印公路输送。10万中国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率部突围时牺牲。至5月下旬，日军占领缅甸，并侵占了中国云南省的腾冲、龙陵等城市在内的部分地区。5月底，幸存的英军大部撤至印度境内的英帕尔城区。英军在翻越山岭前，丢弃了所有的武器，饶是这样轻装撤退，最终到达印度的也仅1.2万人，只占参加缅甸战役英军的三分之一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第38师残部也抵达英帕尔。

善意相待侵略者

为了彻底击溃英军，并防止英国海军可能参加作战而影响缅甸战役的结局，日本海军对在锡兰（科伦坡和亭可马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英国海军基地实施了突击，迫使英国海军退驻马尔代夫群岛海域。

日军之所以能在缅甸速胜，除了采用迂回、包围和果断突入敌后的战术，同时战斗行动比英军远为机动灵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缅甸百姓曾经相信，借助日本人可以结束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昂山领导的缅甸独立军迅速发展壮大，许多城市为缅甸独立军派出的队伍所占据，这些地方建立的政权机构，对入侵的日军部队均善意相待。但是，缅甸独立军的领导人很快就看清了日本“同盟者”的狡诈和虚伪。不过，要扑灭对昔日殖民者的怒火，尤其要使怒火转向日军，已很困难，这需要时间。

占领缅甸后，日本既封锁了国际援华运输线，又打开了西攻印度的大门。

11.破译日本电码

挺进西南太平洋

1942年初，短短数月，日军就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可谓如日中天。但是，山本五十六并不乐观，他对偷袭珍珠港时没有击沉美国航空母舰感到不安。他清楚地知道，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一旦完全纳入战争轨道，日本绝难取胜，因此要在美军恢复实力之前，最大限度地打击美国海空军力量。

因此，日军在占领菲律宾、马来半岛之后，决定向西南太平洋挺进，夺取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图拉吉岛，控制所罗门群岛的空军基地及周围海域。今天的莫尔兹比港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据说治安混乱。当年，此港是盟军在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最后一个基地，若被日军攻克，将切断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因此是美军不能丧失之地。在山本的计划中，这就叫出其所以必趋，攻其所以必救，迫使美军航空母舰编队加入战局，伺机将其歼灭。

1942年2月初，日军占领了澳大利亚东北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基地，3月初占领新几内亚的莱城、萨拉莫阿。到4月底，日军第5航空战

队、第5巡洋舰队从印度洋赶来增援，进攻图拉吉和莫尔兹比港的计划进入倒计时阶段。

3月12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澳大林亚和新西兰正受到日本军的威胁，他们应该知道任何反抗都是枉然。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仍坚决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们将遭受与荷属东印度同样的命运。”

当时，东条的叫嚣绝非虚张声势，这完全是英美军队几个月来屡战屡败的结果。先前，日本政府对美英开战的后果还有顾忌，现在看来是没有顾忌了。

虎视眈眈两相望

这段时间盟军得到的也并不全是坏消息，1942年1月20日，日本潜艇“伊124”号在达尔文港布雷时被击沉，美军随后用潜水作业船从该潜艇上捞出了日军密码本。之后几个月，珍珠港的情报处开始逐渐破译日本电码，并用分散的情报逐渐绘制出联合舰队的进攻矛头。这一天机，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能够与日军联合舰队周旋的最重要基础。

破译的日军密码显示，日军即将对莫尔兹比港实施登陆，同时其先遣队将先占领图拉吉，日方投入的兵力也已被美军知晓。即便如此，对美军来说，集结必要的兵力对付来犯之敌仍不容易。当时可供使用的只有第8特混舰队“列克星顿”号和第17特混舰队“约克城”号2艘航母，另有8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但是，新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48]仍决心阻止日军登陆莫尔兹比港的行动，由弗莱彻少将统一指挥两支舰队。

1942年4月30日，日军第5航空战队、第5巡洋舰队作为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出发南下，横于夏威夷和新几内亚群岛之间，伺机消灭盟军水面舰只。日军登陆掩护编队由“祥凤”号轻型航母、8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组成。作为攻占莫尔兹比港的先头行动，从拉包尔出发的日军先遣登陆部队在“祥凤”号的掩护下，于5月3日在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图拉吉。随后，日军登陆部队主力从拉包尔乘14艘运兵船，在6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的掩护下，浩浩荡荡驶向莫尔兹比港。完成图拉吉登陆掩护的“祥凤”号及掩护舰只向西航行准备与登陆部队会合，同时机动部队第5航空战队进驻珊瑚海。与之相对，前来迎击的美军第8和第17特混舰队已先于日军机动编队进入珊瑚海，一场大海战在所难免。

12.珊瑚海海战

夸大的战报

珊瑚海海战第一场战斗在5月3日开始，当弗莱彻带领的舰队接到日军正在图拉吉登陆的消息时，他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仍然在巴特卡普角以西100多英里的海面上。“这是我们等了一个月的消息。”他说道。他立即中断加油，命令以26节（1节为1海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北驶往

所罗门群岛中部。

5月4日拂晓，“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约100英里的海面，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向图拉吉附近海面上的日舰发动了一系列袭击，摧毁了其水上飞机，发回了有多艘敌舰被击沉的夸大报告，弗莱彻兴高采烈地向珍珠港报告了胜利喜讯，随后美舰队也向莫尔兹比港进发。尼米兹后来对夸大的图拉吉战斗进行了评价：“从消耗的弹药和取得的战果看，这场战斗肯定是令人失望的。”这次袭击的另一失误是暴露了美军的实力，珊瑚海战役前，美国占有情报先机，袭击图拉吉后，双方的情报拉平了。

“牛刀杀鸡”的感觉

5月6日，在密云的掩护下，弗莱彻同格雷斯海军上将的重型巡洋舰和“列克星顿”号会合。珍珠港的最新情报表明，入侵莫尔兹比港的日军部队在2艘航空母舰提供的空中掩护下，将于第二天穿过卢伊西亚德群岛。于是，弗莱彻少将向西直驶珊瑚海，但他并不知道他在那天下午已被一架到处搜索的日本水上飞机发现了。得知2艘美军航空母舰正前往截击入侵莫尔兹比港的日军船队的消息后，在拉包尔的井上成美 [49] 海军中将的司令部几乎恐慌了起来，紧急命令运输船停止前进。高木武雄少将率领的以“翔鹤”号和“瑞鹤”号为主力的机动部队收到警报时正在加油，等到他准备好将距离缩小到可以发动空袭的时候，舰队碰到了厚厚的云雾。于是，他决定继续加油，待黎明再行动。

5月7日4时许，由于已基本得知美舰队的方位，日机动编队派出12架舰载机，分为6组，在250海里距离内搜索敌人。5时45分，向南搜索的日机报告：“发现敌航空母舰、巡洋舰各1艘。”6时至6时15分，先后从“瑞鹤”号起飞零式战斗机9架、轰炸机17架、鱼雷机11架，从“翔鹤”号起飞零式战斗机9架、轰炸机19架、鱼雷机13架。共78架日机，向发现的目标飞去。但日机到达目标上空后才发现并不是美军航母编队，而是6日下午与弗莱彻的航母主力分手的“尼奥肖”号油船和“西姆斯”号驱逐舰，两舰在浓雾中各放大一圈，像一艘航母和一艘巡洋舰。

日突击机群于是在附近海面反复搜索，2小时后，仍未找到其他目标。其中的鱼雷机未进行攻击便返航，而36架轰炸机则很不情愿地对最初发现的目标进行了攻击。牛刀杀鸡就是这种感觉，“西姆斯”号被3枚炸弹击中，不到60秒就沉没了；“尼奥肖”号被7枚炸弹击中，载着大火在海上漂了几天后沉没。

“祥凤”号航母被炸沉

这时，弗莱彻的美航母主力舰队正在向西行驶，以期拦截日军的登陆舰队，但美舰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发现日军机动部队。黎明之后2个小时，“列克星顿”号上的一架巡逻机发回报告：“发现了2艘航母和4艘重巡洋舰。”弗莱彻以为这是日军的航母部队，决定以其全力实施攻

击。由“列克星顿”号派出俯冲轰炸机28架、鱼雷机12架、战斗机10架；“约克城”号派出俯冲轰炸机25架、鱼雷机10架、战斗机8架。共计93架舰载机先后飞向目标。

美军机群飞到目标后，才发现是2艘轻巡洋舰和2艘炮艇，这是日军登陆的掩护部队。之后，美军终于发现了被夸大的舰队中值得攻击的目标：“祥凤”号航母。经过93架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半个小时的轮番进攻，“祥凤”号中了13枚炸弹和7枚鱼雷，几分钟后就沉没了，海面上只有一团黑烟和一片油污在珊瑚海扩散开来，这标志着日本帝国海军在这里丧失了第一艘大型舰只。

同时发现敌人

5月7日上午，美日双方攻击舰队刚好处于相互攻击范围的边缘，但双方由于技术原因都没发现对方，彼此之间都错过了先发制人的时机。美军犯的错误更为危险，出击的舰载机偏离了其目标达90度以上，但美军取得的战果也更大，敲掉了一艘航母。日军犯的错误很可惜，因为他们至少知道主要目标的大致位置，待日军第5航空战队想纠正错误的时候，就面临一个时间的问题：飞机在14时起飞，18时（日落后2小时）才能返航。这在1942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但第5航空战队司令原忠一中将还是派了12架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离舰，向预定的目标飞去。黄昏时分，这些飞机实际上是从美舰队上空飞过的，但由于天气原因这些飞机没有发现目标，等到返航时才发现美舰队，但这些战机已抛掉了炸弹，无法轰炸美舰队，反而遭到美野猫战斗机的拦截。在暮色中，几架迷失方向的日机错误地试图在美军“约克城”号上降落。美军识别到信号不对，高炮手马上发现了日机，并将其中一架击落入海，另外几架慌忙逃入黑夜中。这也使弗莱彻意识到，日海军航母就在附近，决定这场海战结果的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斗必定在第二天进行。

5月8日，日出前最后一个小时，在珊瑚海200海里内4艘航母上完成着同样的准备工作，唯一不同的或许是美军飞行员发的是巧克力，日本飞行员发的是米糕。双方侦察机都在日出前出发了。命中注定，搜索飞机几乎将同时发现各自的目标。8时15分，美军侦察机发回报告：敌人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在“列克星顿”号东北约175英里的海面上以25节的速度向南行驶。仅几分钟后，美国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台收到了日本人兴高采烈的报告，显然美国人也被发现了。随后“约克城”号和“列克星顿”号共起飞15架战斗机、46架轰炸机和21架鱼雷机，共82架飞机扑向日本舰队。1小时45分后，美突击机队发现日军“翔鹤”号和“瑞鹤”号正向东南方向行驶，2艘航空母舰之间相距8英里，各由2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

极为悲壮的对话

正当美国人在团团积云里组织进攻的时候，日军“翔鹤”号趁机出动了更多的战斗机，“瑞鹤”号则躲进下着暴雨的附近海面。这时，向严密

防卫的日军航母发起进攻的美国飞行员，有些乱了阵脚。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被零式战斗机冲散，且缺乏配合，鱼雷射进海里，偏离目标太远，轰炸很盲目。只有2枚炸弹击中日军“翔鹤”号，“翔鹤”号飞行甲板因燃油泄漏起火。10多分钟后，从“列克星顿”号起飞的战机赶来增援，但因云层遮挡没有很快发现目标，浪费了燃油。当15架轰炸机好不容易发现目标时，它们只有6架野猫式战斗机掩护，很快被零式战斗机冲散，鱼雷进攻再次受挫，轰炸机只投中1枚炸弹。

投中这枚炸弹的是从“列克星顿”号起飞的俯冲轰炸机攻击队队长奥尔特海军中校和他的报务员，他们的飞机在攻击“翔鹤”号后受损，并发现自己处于飞行员最危险的境地——在苍茫的大海上迷失了方向，而油位指针在零度上下晃动。

奥尔特用无线电呼叫到了“约克城”号，双方开始了一段悲壮的对话

“约克城”号：最近的陆地在200英里开外。

奥尔特：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

“约克城”号：靠你们自己了，祝你们顺利。

奥尔特：请向“列克星顿”号转达，我们把一枚1000磅的炸弹丢到一艘军舰上了。我们两人都报告了两三次。敌人战斗机飞来了。我改向北飞行。请告诉我你们是否收听到了我的话。

“约克城”号：收听到了，靠你们自己了，我将转达你们的话，祝你们顺利。

奥尔特：好，再见，我们的一枚1000磅的炸弹击中了一艘军舰！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奥尔特中校的声音。

“列克星顿”号沉没

这次攻击后，所剩的43架美军飞机在返航时，却发现日本飞机能够发动更有效的进攻。由于有雷达，“列克星顿”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在敌机仍然在70多英里外的空中时就知道了它们的到来，并让战机起飞截击。但日军第5航空战队的69架舰载机在尚未受到拦截之前就分成了3个攻击队。

日鱼雷机队首先飞临“约克城”号。由于该舰灵活地进行规避，日机的攻击未见成效。但是，在环形警戒序列中的两艘航空母舰自行规避的结果，使两舰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大，警戒舰只也随之一分为二，从而削弱了对空防御，给了日机可乘之机。日机对“约克城”号左舷投射8枚鱼雷，均被约克城号避开。随后轰炸机队开始对“约克城”号俯冲投弹。有

一枚800磅的炸弹击中了“约克城”号舰桥附近的飞行甲板，但“约克城”号仍能继续战斗。

日鱼雷机队攻击“列克星顿”号时，成功地运用了夹击战术，从“列克星顿”号舰首的两舷、15~70米高度、1000~1500米距离投射鱼雷。“列克星顿”号由于吨位较大，转弯不灵活，日机投射的13枚鱼雷中有2枚击中该舰左舷，使锅炉舱3处进水。正当“列克星顿”号正在拼命规避鱼雷时，日轰炸机队又开始对其进行攻击，又有2枚炸弹命中目标。这场遭遇战持续了13分钟，日本人飞走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报告他们替前一天“祥凤”号的失败报了仇，毫不含糊地击沉了1艘“大型航空母舰”和1艘“中型航空母舰”。

实际上，“列克星顿”号尽管被鱼雷和炸弹击中，产生了7度横倾，但调整燃油后，恢复了平衡，继续接纳返航的飞机着舰，同时为战斗机加油以加强制空。但由于燃油泄漏，“列克星顿”号舰内突然发生爆炸，引起大火，火势迅速蔓延，以致无法控制。下午3时左右，舰长下令全体舰员离舰。下午5时许，“费尔普斯”号驱逐舰奉命对其发射5枚鱼雷，“列克星顿”号沉没。已经降落到该舰的36架飞机也随之沉入大海。美第17特混舰队“约克城”号上虽然尚有轰炸机和鱼雷机27架、战斗机12架，但已入夜，弗莱彻无意再战，遂率队撤离战场。第二天，“瑞鹤”号上的飞行员为追击美舰再次进行侦察巡逻时，发现海上只有“列克星顿”号的残骸了。

珊瑚海海战就此结束，这是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之间的较量，是第一次双方舰队在视线距离外进行的海战，也是第一次双方战列舰没向敌军战舰开火的海战。这几乎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公平的一役，基本反映出了双方的战斗力。它是太平洋战争这部悲壮史诗最恰到好处的一個引子。

尼米兹宣布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胜利”。意义究竟有多深远，他在一个月后才会知晓。说得具体一点儿，“翔鹤”号受损、“瑞鹤”号严重减员，日军第5航空战队的这两艘航母原本要参加中途岛战役，但现在无法实现了。从算术角度看，珊瑚海海战对随后太平洋战争进程的直接影响是，美军用一艘航母的沉没换取了两艘日军航母不能参加中途岛战役。否则在中途岛美日航母的比例将是4:6，而不是3:4，从一个月后的中途岛大战看，这非常重要。

13.轰炸日本本土

罗斯福发出指示

珊瑚海海战之后，仅仅一个月，日本就把中途岛锁定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一方面，日本海军想借机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残余的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引到中途岛一举歼灭。另一方面，日本急于要报杜立特中队空袭东京的一箭之仇，防止美军从夏威夷方面再次攻击日本本土。

杜立特空袭是怎么来的呢？珍珠港遭袭后，美军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公众一片哗然，士气低落。1941年12月21日，在美国白宫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总统罗斯福向与会成员指示，军队应尽快组织针对日本的报复性打击。总统任命退役的空军中校杜立特负责策划方案，并带领行动。杜立特是当时著名的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

空袭日本

1942年4月18日清晨，杜立特中校率16架陆军航空队的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650海里以外的日本首都东京。为了这一刻，杜立特中校和他手下的小伙子们没少流血流汗，苦练战技。要想在航空母舰短短的跑道上起飞陆航的大家伙，没两下子可真不行。舰队出发前，司令哈尔西 [50] 将军把他当年获得的日本勋章绑在炸弹尾部，让杜立特还给日本人。正午时分，杜立特中队飞临日本上空，地面上的日本人都友好地向飞机招手，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呢。这就跟英国轰炸机炸德国，地面无线电还给英机导航一样。杜立特中队在空袭中没有损失一架飞机，给日本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可这毕竟是600多年来，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受袭击，上一次还是在忽必烈时代呢。所以，山本五十六诚惶诚恐地向天皇请罪。

这次空袭，大大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并使日本军部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产生动摇。遭受打击后，日本不得不从印度洋调回强大的航母编队，用于防卫本土。这次突袭也令山本五十六确信美军太平洋舰队依然具备打击力，他说：“威胁一日不除，帝国一日不得安宁。”遂下定决心，集中力量攻击中途岛。

如果日本海军达到占领中途岛的目标，既可将该岛作为日机空中巡逻的前进基地，威逼夏威夷，又可诱出美军舰队决战。更严重的是，美国西海岸将会直接遭到威胁。此时，美国其余的海军军舰已部署到北大西洋，美国在短期内没有能力有效地在太平洋对日本海军做出反击。山本深知美国的军事潜力，所以他希望通过此次打击，尽早逼迫美国坐到谈判桌前，迅速结束对美战争。

14.真实的“密码战”

摸清对手意图

中途岛，面积只有6.2平方公里，岛上建有机场。该岛距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都是2800海里，处于亚洲和北美之间太平洋航线的中途，故名中途岛。它距珍珠港1135海里，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也是美军在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哨阵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中途岛一旦失守，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将唇亡齿寒，非常危险。

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任命尼米兹出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时

候，对他说：“到珍珠港去收拾败局，然后留在那里，直到战争胜利。”尼米兹年轻时曾去日本访问，邂逅过东乡平八郎，对其风度印象深刻，他对山本五十六的胆识也颇为欣赏。但现在，两国是战场上的仇敌，只能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中一决高下！临危受命的尼米兹到任后，很快就组织了有4艘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的舰队。通过珊瑚海海战，尼米兹意识到，对手的意图就是彻底歼灭他的舰队。

绞尽脑汁破密码

1942年4月28日，山本在他的旗舰“大和”号上召开海军高级将领会议，确定了进攻中途岛的具体作战计划：先派遣一支舰队进攻阿留申群岛，在那儿实施登陆，以此为诱饵，将美军舰队的注意力引到北面去，然后以主力舰队趁机夺取中途岛。作战日期初步定在6月初。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正式批准中途岛作战计划，将其命名为“米号作战”。

但令山本没想到的是，美国截获了日本高级指挥官之间的密码电报，发现了山本的计划。美军谍报人员对日军要对中太平洋实施攻击的计划确定无疑，但还被一个疑问困扰着，那就是准确的攻击地点。原来日本人留了一手，他们把攻击的地点用代号“AF”表示。这样，即使能破译日本人的密码，但太平洋岛屿众多，美军也不知道AF究竟代表哪里。

为此，尼米兹特意交代情报小组，要尽一切可能尽早弄清楚这个地点。罗彻斯特中校领导的这个小组加班加点工作。很快，情报小组在日本海军军令部发给联合舰队的一系列密电中，发现“AF”这两个字母的频率不断增多，这就意味着日军将要进攻。罗彻斯特中校吩咐下属：“不要间断，继续监听！”在持续的监听中，美军情报小组发现“AF”有时似乎是作为一个目标，有时又表示一个舰队集结地点。

一时间，“AF”这一奇妙莫测的电波，简直成了回荡在太平洋上空的幽灵。对这一秘密代号，罗彻斯特和他的情报小组绞尽脑汁，一连几天也没有解开疑团。这时，有一个情报员忽然回忆起来，几个月前日本飞机袭击珍珠港时，通信中也曾使用过“AF”。于是，小组成员分头细心地在堆积如山的电文中查寻，终于发现一个重要信息：当时一架日本飞机在中途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从潜艇上得到了燃料补充，在电文中提到加油的地点在“AF”附近。“看来，这个AF只能是中途岛！”罗彻斯特肯定地说。

为了进一步证实“AF”是否指的是中途岛，罗彻斯特指示中途岛基地拍发一份明码诱饵电报，电报中用浅显的英语报告说，中途岛淡水供应设备发生故障，饮水告急。第二天，昼夜监听东京当局电讯的战术情报小组，果然收听到接连不断的密码电报，其中多次出现：“AF”缺乏淡水，补给舰队务必向“AF”登陆部队提供淡水。

简直是石破天惊！就此，尼米兹判定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他决定对阿留申群岛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将3艘航空母舰及8艘巡洋舰埋伏

在中途岛东北方向，攻击前往中途岛的日本舰队。

15.惊心动魄中途岛

晚起飞酿厄运

6月2日，山本五十六的战列舰守候在中途岛西北1000公里的海面上，南云率领的突击舰队则在没有雷达的情况下，于浓雾中向中途岛驶去。由于能见度太差，无法派出观测机，整个舰队就是个睁眼瞎。到6月3日黎明，浓雾更浓，有发生碰撞的危险，南云不得已开启无线电，向各舰发布指令。不久，无线电就引来了9架美军“空中堡垒”轰炸机，但这些轰炸机轰炸准确性太差，炸弹白白丢在海里，日军舰队继续前进。尽管运气好，但这还是引起了山本的忧虑，他原本希望舰队在轰炸中途岛之前不被发现，但显然行迹已经败露。

6月3日傍晚，南云的舰队已迅速朝中途岛聚拢，次日拂晓就能抵达距中途岛320公里的攻击地点了。此时，美军两支特混编队，由弗莱彻少将和斯普鲁恩斯少将率领（前者担任指挥），正按计划在中途岛东北方向待命。当晚，弗莱彻率舰队向西南方向驶去，他深信，明天将是“美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日子”。

1942年6月4日凌晨，南云舰队第一攻击波机群36架俯冲轰炸机、36架水平轰炸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共108架飞机从4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在友永丈市海军大尉的率领下，出发去攻击中途岛。南云命令第二攻击波飞机准备迎击美国舰队。同时，7架水上侦察机起飞搜索东、南两个方向的美军航母。但是重巡洋舰“利根”号的一架侦察机因为弹射器故障，起飞时间耽误了半个小时，本来这架飞机应该正好搜索到美军特混舰队上空，这一耽误，就没有发现美军舰队，给日本舰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

南云中将的判断

6月4日拂晓，中途岛派出的侦察机发回发现日军航母的报告，斯普鲁恩斯少将立即做出反应，准备攻击日军航母。美国舰队因为破译了日本海军的通讯密码，对敌人计划了如指掌。

当天清晨，日本舰载机向中途岛逼近。岛上美军早有准备，尼米兹已经往岛上调集了大批飞机。当日军108架攻击机群离中途岛还有150公里时，岛上飞机便起飞迎击。空战的结果，美军战斗机17架被击落，7架被击伤，日军零式战斗机没有损失。没有了美机拦截，日本攻击机群直扑中途岛，肆意轰炸了20分钟，被美军防空火炮击落了三分之一。领队的友永大尉在袭击结束后巡视，发现岛上的飞机跑道未被彻底摧毁，便给南云发电：“突击机群返航，有必要再次袭击。”

就在南云舰队向中途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美军也在积极准备对南云舰队发动反击。清晨5时25分，一架美军侦察机在搜索时钻出云层，

当飞行员发现一大批灰色战舰时，着实吓了一跳，赶紧向弗莱彻报告。弗莱彻立即组织攻击。

7时06分，由美军战斗机、鱼雷机、俯冲轰炸机组成的117架战机，从斯普鲁恩斯少将率领的第16特混编队“大黄蜂”号及“企业”号升空，奔向200海里外的南云舰队。8时40分，15海里以外的弗莱彻少将率领的第17特混编队“约克城”号上起飞了35架战机，投入进攻。

7时10分，首批到达南云舰队上空的是从中途岛起飞的10架美军鱼雷轰炸机。美军飞机排成单行，扑向日航空母舰。日军20架零式战斗机迎战。在日军战斗机截杀和日舰的猛烈炮火下，美机很快被击落7架，美机所发射的鱼雷全都错过目标。美机对南云舰队的首次空袭，使南云中将相信中途岛的防御力量还很强，于是决定接受友永大尉的报告，把原来准备用于对付美舰的飞机改为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轰炸。此时，他仍然没有发现美军舰队。

模棱两可的报告

为了空袭中途岛，南云下令“赤城”号和“加贺”号两航母舰把飞行甲板上已经装好鱼雷的飞机送下机库，卸下鱼雷，换装对地攻击的高爆炸弹。这个命令是7时15分下达的，当机械兵把这些飞机从甲板上往下降时，航空母舰上气氛紧张而混乱。

7时30分，南云接到“利根”号那架推迟半小时起飞的侦察机发来的电报：距中途岛约200海里处发现10艘美国军舰。如果这10艘美舰中有航母，出动飞机来攻击就麻烦了。南云急令该侦察机继续查明敌人舰队中是否拥有航母。日军实在不走运，如果这架侦察机不是因故障推迟30分钟起飞，它本应在南云下达换弹命令前早就发现美舰。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南云下达的命令是，暂停卸下鱼雷，看看形势再说。

就在南云等待侦察机继续侦查的结果的时候，空中再次响起警报。42架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B-17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扑向南云的舰队。但是，由于美军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飞行员又都是新手，很快就被南云派出的零式战斗机击退。美军毫无战果，也够点儿背的！

8时09分，南云终于接到了那架侦察机传回的报告：美军编队是5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没有航母。南云终于松了一口气，考虑到中途岛的飞机总来轰炸，就命令继续卸下鱼雷装炸弹，准备攻击中途岛。

没想到过了10分钟，那架侦察机又报告，话说得模棱两可：美军舰队后面似乎跟着一艘航母。尽管不能确定情况，但南云情愿相信这样规模的舰队应该有航母。南云马上下令各舰停止给飞机装炸弹，将飞机再次送回机库重新装鱼雷，这一连串的换炸弹、换鱼雷，把日军机械兵都折腾晕了，日本航母的甲板上和机库里一片混乱，由于时间仓促，卸下的炸弹在甲板上堆得到处都是。

8时30分，空袭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返航，飞抵日本舰队的上空，准备降落。那些保护航空母舰的战斗机也需要降落加油。南云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赤城”号和“加贺”号的攻击机正在进行换弹作业，一时无法起飞。虽然“苍龙”号和“飞龙”号航母上的攻击机还没有开始换弹，可以立即起飞，但所有战斗机都因刚才抗击美军飞机，需要加油和补充弹药，无法马上出动为攻击机护航。如果先让甲板上的第二波攻击机起飞，它们在攻击美军航母时，可能会因没有战斗机掩护而损失惨重。如果先清理甲板让第一波飞机降落，又可能失去战机。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山本推荐给南云的参谋）认为应先清理甲板，让第一波飞机降落，再组织攻击。

可是，这还来得及吗？于是“飞龙”号航母上的第二航母舰队司令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向南云建议：“我认为应立即命令攻击部队起飞。”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虽然出击的飞机将失去战斗机护航，但也比等着挨揍强。山口多闻是日本海军中公认的干才，很可能成为山本的继任，南云一直深深嫉恨他，因此不愿听从他的意见。最终，南云听从了草鹿的意见，决定把攻击时间推迟，首先收回空袭中途岛和拦截美军轰炸机的飞机，然后重新组织部队进攻美军特混舰队。

美军点儿真背

8时37分，日舰开始接收飞机着舰，返航的飞机相继降落在4艘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

9时18分，全部飞机降落完毕。50架战斗机加油完毕，立即起飞在舰队上空巡逻。南云命令舰队以30节的航速向北航行，以避免再来攻击的美机，准备全力进攻美军特混舰队。

还没等他进攻呢，美机先来了！9时25分，一队由“大黄蜂”号起飞的1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编队发现了南云舰队，立即实施攻击。不幸的是，鱼雷机速度太低，又没有战斗机护航，而且它们的燃油即将耗尽，在这场自杀式攻击中，被日军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全部击落，30名飞行员除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9时30分，从“企业”号、“约克城”号起飞的28架美军战机尾随而来，向“苍龙”号和“飞龙”号展开攻击。在日军战机的凶猛阻拦下，有9架美机还没来得及投下鱼雷就被击落，其余投下鱼雷的也无一命中。美军损失了20架鱼雷轰炸机。这还没完，几分钟后，从“企业”号起飞的美军12架鱼雷机在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飞临日舰上空，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空战，美军损失15架飞机，仍未获战果。日本军舰上频繁响起日军士兵狂呼“半在”（万岁）的声音，“皇军”真是“武运长久”啊！

16.决胜中途岛

战局发生大逆转

6月4日从清晨到此时，美军从中途岛和航空母舰上共出动战机99架，损失62架，战果为零。点儿背到了极点。但是，美军没有放弃。从“企业”号航母起飞的第6轰炸机中队没有在预定海域发现日舰编队，但中队长小麦克拉斯少校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明智的决定：向北搜索！终于在10点找到了日军航空母舰编队。日军4艘航母正排成菱形编队向北行驶。令小麦克拉斯惊奇的是，空中没有一架警戒战斗机。原因很简单，日军已经迎战美军战机几波攻击了，空中警戒的战斗机因燃油、弹药耗尽，全部落舰补给。而且此时，日军航母正在掉头转到迎风方向，处于极易受攻击的境地。

10时24分，“赤城”号发出起飞命令，飞行长摇动小白旗，第一架换班的日军警戒战斗机飞离甲板。正在此时，小麦克拉斯率领第6轰炸中队33架轰炸机俯冲下来，分成两队，分别攻击“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此时两航母没有做好放飞攻击编队的准备）。这次美国人否极泰来了。“赤城”号直接被两枚450公斤炸弹命中，在正常情况下，这对南云的旗舰不构成威胁，但谁让这时“赤城”号甲板上停满装满燃油的飞机呢，炸弹引爆了飞机，甲板上连续爆炸，“赤城”号的通信完全中断，南云忠一只得弃舰，转移到“长良”号轻巡洋舰上。接着，又有17架从美军“约克城”号航母起飞的俯冲轰炸机来了，“苍龙”号、“加贺”号也被命中！日军3艘航空母舰刹那间变成了3团火球，堆放在机库里的飞机及燃料和弹药引发大爆炸。火光直冲云霄，短短5分钟，日本3艘航空母舰被彻底炸毁了，战局发生大逆转。已经转移到“长良”号上的南云忠一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有关这段历史，有一个为人熟知的“决定命运的5分钟”的说法，最早是日本人提起的，意思是日军只差5分钟就能让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起飞迎战，那样的话，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近年来，日本朝云出版社出版的《中途岛海战》一书，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没有所谓的“决定命运的5分钟”。书中通过分析当时参战的日军证词，得出结论：3艘航母在中弹时，苍龙、飞龙攻击队的飞机至少还需要30分钟才能起飞，而“赤城”号、“加贺”号的战斗机起飞则需要更多时间。即便日军还差5分钟就能完成炸弹换鱼雷的工作，但要把一架架飞机，通过升降机提升到甲板上，再把起飞位置排列好，完成试运行，然后起飞，最少需要30分钟。所以，“决定命运的5分钟”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这大概是日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说只差“5分钟”就意味着“本来我们能赢”。

“约克城”号沉海底

这时，南云的突击舰队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了。那就是山口多闻指挥的“飞龙”号，他已接过空中作战的指挥权。要说日本人也够玩儿命的，山口多闻少将决定孤注一掷发动反击，他告诉“飞龙”号上的飞行员：“你们已是突击舰队的最后一批飞行员了。”这些人全都傻了，难以相信。

10时40分，18架99式俯冲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组成的攻击编队从“飞龙”号航母起飞，扑向美军航母舰队。途中，日机巧妙地跟在一批返航的美军轰炸机后面，成功地找到了“约克城”号，并立即发动攻击。虽然美机起飞迎战，但还是有3枚炸弹命中“约克城”号，炸弹在舰体内爆炸，但在美军船员的奋力抢救下，“约克城”号还能坚持航行，甚至甲板上的飞机还能起飞。

这让日本人很不爽，不久又有10架日军97式鱼雷攻击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从“飞龙”号起飞，对受伤的“约克城”号发起第二轮攻击。“约克城”号这次没那么幸运，被2枚鱼雷击中，左舷附近掀开两个大洞，舰上的全部动力、照明和通信设备损坏，舰舵还给轧住了。弗莱彻少将被迫转移到巡洋舰上，将指挥权移交给斯普鲁恩斯少将。受伤的“约克城”号倾斜摇晃，听任风浪摆布，由一艘扫雷舰拖向珍珠港。但是，途中又被一艘日军潜艇发现，这艘潜艇悄悄向“约克城”号发射了鱼雷，“约克城”号又坚持了一天，最终沉入波涛之中。

海军少将随舰亡

战斗仍在继续，6月4日下午2时45分，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日军仅剩的“飞龙”号航母，斯普鲁恩斯立即命令“企业”号、“大黄蜂”号航母的全部30架俯冲轰炸机起飞，前去攻击，为“约克城”号报仇。

下午5时，美军轰炸机编队宛如一条长蛇，飞临“飞龙”号上空，日军出动6架零式战斗机迎战，击落了2架美军飞机。但是，日军再没什么好运气了，“飞龙”号最终被4枚重磅炸弹命中，甲板上当即变成一片火海。当“飞龙”号上的日军拼命救火时，美军飞机不断增援，轮番投弹，“飞龙”号已经完了。山口多闻海军少将命令部下离舰，他对部下说：“我决心与舰共存亡。我命令你们全体离舰，继续为天皇效忠。”最终，山口多闻和“飞龙”号舰长一起随舰葬身大海。

山口多闻是日本海军中一员出色的战将，山本五十六都很看好他，想让他当接班人，只是他资历浅，妨碍了提升。在“飞龙”号被大火吞没时，山口拒绝离舰，非要与舰同沉。其实，这不完全是日本武士道精神，而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但是此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放弃了这个愚蠢的传统。其实，国力要是强大，几个月就能造一艘军舰，美国后来造自由轮（二战期间美国大量制造的一种货轮）时，工人开玩笑地说，离下班还有俩钟头，再造一艘出来吧。但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舰长很难，一名军人从海军军校毕业，授少尉，升到上校起码要20年，很耗时间。而山口多闻都做到少将司令官了，何况他还是不可多得的出色战将。中途岛海战对于日本来讲，最惨重的损失不是航母、巡洋舰，而是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水兵，还有像山口多闻那样的军官。

丧失战略主动权

6月4日晚，已被摧毁的日军“苍龙”号、“加贺”号航空母舰相继沉

没。“赤城”号还在漂着，舰长请求山本五十六允许把“赤城”号炸沉。山本当过“赤城”号舰长，对该舰感情颇深，他无可奈何地下令：“那就让驱逐舰向“赤城”号发射鱼雷吧。”舰上221名水兵随即葬身鱼腹。中途岛西北海面，成了日军航母的坟场。

6月5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否决了其首席参谋黑岛大佐提出的集中全部舰只在白天轰炸并登陆中途岛的挽回败局方案，下令：“取消中途岛的占领行动。”并表示“所有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回去向天皇陛下请罪”，他把自己关进会客室，一连三天拒绝会见部下。

6月5日夜，日军两艘重巡洋舰“最上”号和“三隈”号在浓雾中转向时互撞，“最上”号受重创。随后美军发现了这两艘巡洋舰。6月6日天亮，美军飞机一波又一波地轰炸“三隈”号和“最上”号。“三隈”号葬身海底，而被撞伤的“最上”号反而逃过一劫，挣扎着返回特鲁克的基地。攻击结束以后，美军特混舰队随即撤离战场，中途岛之战终于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中，美军只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307人；而日本却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从此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了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美国海军首脑事后评价：“中途岛海战是日本海军350年来的第一次决定性败仗。它结束了日本的长期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同时，此战还给日军高层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使他们再也无法对战局做出清晰的判断。这一痛苦的回忆，日本直到二战结束都挥之不去。开战前，山本就曾说过，日本只能坚持半年。从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到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果然就半年好运。山本真是没白在美国待那么长时间，比那些没出过国、自认老子天下第一的土包子同僚和爱国贼“愤青”看得准得多。

为了掩盖自己的惨败，避免挫伤部队的士气，6月10日，日本电台居然播放了响亮的海军曲，宣称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当惨败的舰队疲惫不堪地回到驻地时，东京竟举行提灯游行庆祝胜利！

（《战争是这么回事儿》上部完，敬请关注下部……）

- [1] 欧洲的一个王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
- [2]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1908年任陆军总参谋部处长，在总参谋长小毛奇领导下，对修改“施里芬计划”曾起到重要作用。
- [3]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是德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称为“铁血宰相”。
- [4] 面积约2600平方公里，是德国除不来梅州、汉堡和柏林外最小的一个联邦州，煤储量约28亿吨。
- [5] 又称帕罗群岛，是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岛群，由200多个火山岛和珊瑚礁组成，陆地总面积489平方公里。
- [6] 法国元帅，一战最后几个月的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领导人。
- [7] 属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该人种身材较大，皮肤浅白，面长多毛，使用印欧语系语言，被认为是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
- [8] 欧洲各民族和语言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其分布范围主要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语言属印欧语系。
- [9] 糜烂性毒剂，对眼、呼吸道和皮肤都有作用，中毒症状有全身不适、疲乏、头痛等，中毒严重时可引起死亡。
- [10] 在古代，监狱中的犯人都会由监狱最高长官编排并列出现相应名册，上交长官（中国等东方国家为刑部，在西方国家为掌管法规、刑罚的执政大臣）阅览，核对之类的工作则多由文书和差役协助完成。这部名册叫狱典，负责记录名字的叫典狱，故监狱长又称为典狱长。
- [11] 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统。在其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经济萧条。1933年，他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之上台掌权。
- [12] 德国纳粹运动早期高层人士。1919年参加纳粹党；1931年初出任冲锋队参谋长；1934年6月30日，党卫军在“长刀之夜”事件中清洗了冲锋队；1934年7月1日被枪决。
- [13] 国际联盟的简称，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但国联没能有效地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二战后被联合国所取代。
- [14] 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杰出的军事家，陆军元帅。著名的阿拉曼战役、诺曼底登陆为其军事生涯的两大杰作。
- [15] 戈培尔（1897—1945），纳粹党宣传领袖，纳粹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 [16] 爱娃（1912—1945），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市，是希特勒的专用摄影师，后来与希特勒发展成恋爱关系。
- [17] 齐亚诺（1903—1944），1930年，与墨索里尼女儿艾达成婚。在攻取埃塞俄比亚期间（1935—1936），他担任意大利空军高级将领，负责制订空袭策略。
- [18] 日本陆军的一个派阀。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称日本军为皇军，并且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这就是天皇之道，故称为皇道派。该派阀对内主

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

[19] 二战时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参与人物有东条英机等。

[20]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首领，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在他统治期间，对内实行军国主义统治，镇压反法西斯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亲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

[21] 达拉第（1884—1970），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前主席、《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人。

[22] 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陆军元帅（1935），二战时曾任西北方向总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

[23] 吉斯林（1887—1945），挪威投靠法西斯德国的民族叛徒。推崇希特勒，在挪威鼓吹纳粹主义和排犹思想，于1933年发起成立法西斯组织——民族统一党。1939年12月，以该党党魁身份出访德国，向希特勒表明挪威法西斯分子支持德国对挪威实行军事占领，恣意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1945年10月被处死。

[24] 考文垂，地处英格兰中心，地处英格兰中心，20世纪开始发展人造纤维、电子和军火工业。

[25] 德累斯顿，德国萨克森州首府，是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

[26]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第一大岛，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希腊文化、西方文明的摇篮。

[27] 科里齐斯（1885—1941），1941年曾短暂担任希腊总理。他出任总理时，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实权，但他仍然要为4月6日的德军入侵负责。不到两周之后的4月18日，德军向雅典进军，雅典城陷入戒严状态，科里齐斯开枪自杀。他的死最初被报道为心脏病发作，这或许是为了防止在雅典造成大规模恐慌。

[28] 凯特尔（1882—1946），纳粹德国陆军元帅。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10月16日被执行绞刑。

[29] 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1940年，他被其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用冰斧残忍地杀死。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

[30] 李可夫（1881~1938），苏联早期主要领导人。因与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独裁被撤职、开除党籍，并于1938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极刑。

[31] 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苏联杰出的军事家、统帅，苏联元帅（1943）。二战苏军总参谋长，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的指导者，克里米亚的收复者和柯尼斯堡的毁灭者。

[32] 俄罗斯境内大致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脉，位于俄罗斯中西部，是欧亚两大洲分界线，乌拉尔山脉最高点是位于其中北部的纳罗达峰，高1895米。

[33] 德军入侵苏联军事计划的代称。该计划是集中大量兵力，以“闪电战”从数个方向实施迅猛而深远的突击，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苏联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列宁格勒和基辅等，把苏联红军的主力消灭在苏联西部地区，然后向苏联腹地长驱直入，进抵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线，并用空军摧毁乌拉尔工业区，从而击败苏联。

[34] 佐尔格，德国人，共产主义间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日本等国长期为苏联获取有价值的军事情报。1941年10月18日被日本警察逮捕。1943年9月29日被判处死刑，1年后被处以绞刑。

[35] 铁木辛哥（1895～1970），全名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苏联元帅（1940），军事家。生于今敖德萨州富尔曼诺夫卡镇，1918年加入俄军，参加过一战，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的苏军高级指挥官，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荣誉称号。

[36] 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苏联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苏联元帅。死后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37] 韦维尔（1883～1950），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任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印度总督。1950年5月24日于伦敦去世。

[38] 《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该公约被认为是国际主义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的权威法律文件。

[39] 巴顿（1885～1945），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是二战中著名的美国军事统帅。作战勇猛顽强，重视坦克作用，强调快速进攻，有“热血铁胆”“血胆老将”之称。巴顿不仅是将军，也是文人，是二战中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

[40] 大川周明（1886～1957），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在法庭上大闹装疯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

[41] 矶谷廉介（1886～1967），日本昭和时期的四大中国通之一，日本陆军中将，南京军事法庭裁定为战犯，并处以无期徒刑，后转交东京法庭。1952年被释放。

[42] 永野修身（1880～1947），日本海军上将，甲级战犯，参与制订并最后批准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日本投降后被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病死狱中。

[43] 野村吉三郎（1877～1964），日本海军大将，1932年日本军侵略上海时，任第3舰队司令官，后在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者尹奉吉炸瞎一只眼。1940～1942年任驻美大使，著有《使美记》。

[44] 本间雅晴（1887～1946），日本陆军中将，英国问题专家，1946年4月3日在马尼拉郊外被麦克阿瑟下令枪决，因在菲律宾蹙脚地击败麦克阿瑟以及后来被麦克阿瑟蓄意报复而出名。

[45] 马来亚，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即位于马来半岛部分的旧称，又称西马来西亚，简称“西马”。当地使用“半岛马来西亚”以取代“马来亚”。

[46] 酒井隆（1887～1946），日本陆军中将，因制造济南惨案，在占领中国香港时宣布日军“大放假”，大肆残害、强奸战俘和平民，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遭枪决。

[47] 銮披汶（1897～1964），泰国军人政治活动家，曾任内阁总理。1957年，泰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銮披汶逃亡国外，1964年因心脏病死于东京。

[48] 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五星上将，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及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1945年9月2日代表美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49] 井上成美（1889～1975），日本海军大将，与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组成铁三角，强烈反对三国同盟和对英美开战，太平洋战争开始任第四舰队司令，因战果不理想，被讥为日本的“赵括”，1945年后以一个教师身份度过余生。

[50] 哈尔西（1882～1959），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因作风勇猛而获绰号“蛮牛”，因为人随和又被称为“水兵的海军上将”。

版权信息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作 者：袁腾飞

出 版 人：谢清风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策划：徐 杭

监 制：李吉军

策划编辑：马占国

营销编辑：张 宁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目录

版权信息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自序：了却一桩“心头大事”

第一章 名将饮恨大西洋（大西洋海战，德国海军的悲歌）

01.传说中的U艇

鼠目寸光的英国人

傻瓜才去硬碰硬

“狼群战术”很可怕

02.奇袭斯卡帕湾

“皇家橡树”号离奇沉没

潜伏在海军基地

间谍都是演技派

普里恩逮着大鱼了

跟敌人做伴

03.群殴“斯佩伯爵”号

小船扛大炮

让我追得好辛苦

好汉经不起群殴

无奈的自沉

04.“俾斯麦”殒命处女航

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

天堂有路你不走

永不沉没的战舰

05.北冰洋上的大屠杀

同“魔鬼”合作

要玩儿就玩儿狠的

该出手时就出手

纸上谈兵要不得

06.“北方孤独女王”驾崩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以牙还牙搞偷袭

你若安好，我便接着扔炸弹

07.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第二章 战争残酷几人知（苏德对决，苏联赢得战争主动权）

01.这样打仗很无语

反正我们人多

让士兵去送死

02.最著名的叛徒

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俘虏的待遇不一样

向祖国开战
弗拉索夫的曲线救国

03.克里米亚的决斗
一块硬骨头
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打仗就是玩心眼儿

04.看谁犯的错误多
错误都是下属的
哥儿俩是半斤八两

05.激战斯大林格勒
不得后撤半步
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
苏联人学会动脑子了
王牌狙击手顶级对决
女狙击手柳德米拉
是活的就得上
“天王星”行动
就不让你突围
怎么都是个死
军衔最高的战俘

06.库尔斯克会战
苏联人高兴得有点儿早
曼施坦因的计划
此路不通走他路
坦克大战
到苏德战场练手
先下场就是认输
鲜血换来的胜利

07.王牌英豪竞风流
只有挨打的份儿
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
从菜鸟到王牌
一个人的战斗
鲁德尔不是神话
飞机战坦克
比希特勒还好战
“斯大林”在战场上出没
马特洛索夫堵枪眼
“闪电将军”瓦杜丁
将军难免阵前亡
战场上的死刑犯
谁敢顶撞斯大林

08.滚滚红流向西去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救火队长”莫德尔
我只效忠于德国
华沙起义的真相
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
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
不甘心亡国的决心
十次斯大林突击

第三章 高手过招玩心计（盟军光复北非，进占意大利）

- 01.“沙漠之狐”告别北非
不听话就揍你
习惯了以少胜多
隆美尔的告别之战
- 02.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
忽悠希特勒
“马丁少校”光荣出征
大家一起来演戏
看谁跑得快
- 03.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被辞职”
欧洲第一恶棍
只能去算卦了
玩起了躲猫猫
都是一帮亡命徒
斯科尔兹内从天而降
“橡树行动”成绝唱
- 04.终究难逃一死
罗马今夜不设防
丘吉尔的秘密交易
独裁者的末日

第四章 浩瀚大洋是屠场（美日鏖战太平洋，日军节节败退）

- 01.喋血瓜岛
彩排不影响演出
打仗需要避孕套
美军不是一根筋
全军覆没也是功
“老鼠”运大米
小日本的送死战术
真正的英雄巴斯隆
补给是个大问题
用铁丝包扎伤口
末日的开始
- 02.送老冤家归西
谎报战功遭报应
给敌人发请帖

“复仇者”行动
“名将之花”黯然凋零

- 03.就这样被你征服
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拿土著人当“肉盾”
自杀式冲锋最拿手
- 04.拿下“太平洋的防波堤”
决战之前静悄悄
马里亚纳打“火鸡”
潜艇猎杀航母
不见棺材不落泪
鬼子的二百五精神
最后的鬼子
东条英机被迫下野

- 05.联合舰队的葬礼
谎报战功惹的祸
日军就是一帮赌徒
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
- 06.像风一样湮灭
一机换一舰
令人惊讶的疯狂

第五章 为了祖国的背叛（盟军登陆诺曼底，光复西欧）

- 01.忽悠也是战斗力
犯傻还是使坏
三大巨头斗法
忽悠你没商量
- 02.盟军登陆诺曼底
点儿背的空降兵
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最勇敢的军人
恐怖的“装甲老虎”
你破坏我建设
百万大军过海峡
- 03.道义胜于功利
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跟希特勒玩火
巴黎唯一的希望
- 04.“女武神”行动
谁敢刺杀希特勒
在矛盾中走向死亡
- 05.赌徒最后的疯狂
“百分之九十的胜利”
危机时刻也幽默
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两次

第六章 侵略注定要失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

01.城头变幻大王旗

丢掉了发家的地儿
走上了不归路
真实版的越狱
老大成了阶下囚
下士训斥上将
谈判桌上的筹码
布达佩斯之殇
最后一个秘密
把功臣扫进垃圾堆
末日即将来临

02.末日依旧疯狂

柏林成了香饽饽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希特勒自食其果
与新婚妻子一起自杀
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英雄还是魔鬼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03.屈辱与荣耀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
真正的军人

第七章 只有投降是出路（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投降）

01.硫黄自此称雄烈

最后一道防线
守将是个美国通
巨大代价值不值
航母袭击日本本土
史无前例的火力支援
500年的荣誉
牺牲没有白费
硫黄岛全军“玉碎”
一场恶战与两部电影

02.美军“破门”之战

日本抢来的地盘
剑拔弩张将开战
“鬼畜李梅”火攻东京
给老冤家授勋
“菊水特攻”
永不沉没的“拉菲”号
日军就是这么二
围攻“活棺材”

“美国的悲剧”
只剩自己玩儿了
幸亏死在了战场上

03.打到你服为止

死硬到底不投降
尝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
“皇军之花”不堪一击
东北大拆运
吵来吵去还得降
天皇广播投降诏

第八章 尘埃落定受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01.德国反思很彻底

如何处理战犯
又在纽伦堡碰头
随口吐真言
纽伦堡的悬案
正义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同纳粹划清界限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对正义的嘲讽
日本天皇仍逍遥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
袁腾飞讲二战下

自序：了却一桩“心头大事”

热衷于“纸上谈兵”，酷爱战争史

每个人，人生都有一件大事。对我来说，就是能够出版一套讲述战争史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愿望，此愿望之强烈，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许，这就是真正的“热爱”吧。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男人的情怀！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男人的霸气！

一直觉得，男人可能天生就是军事发烧友。小时候家里没有闲钱买玩具，父亲便用木头给我削了把手枪。每次玩“打仗游戏”时，我都挥舞着这把木枪冲锋陷阵。受战争题材电影的影响，那时我认为打仗是件很好玩儿的事儿，完全不晓得战争的残酷。

随着年纪渐长，不能再挥舞木枪，于是便爱上了“纸上谈兵”。平时读书，除了看历史就是看军事，尤其喜欢读各种战争史。可以说，我现在的知识储备，70%是战争史方面的。

对战争史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了我的骨子里。

因诸多限制，往往使人不能尽兴

对于战争史，我不但爱看，更爱给学生讲。在中学课堂上，限于《教学大纲》，往往不能展开了讲。每次讲到兴起处，一看手表，不得不戛然而止，实在是不过瘾！在精华学校授课时，鉴于学校的私立性质，不像公立学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因此对于自己了解得比较多的东西，还是可以多讲几句的。

现在的高中历史选修课中，有一门课叫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门课程的人教版教材，我也曾参与了编写，但北京市并没将其列为必修课。精华教育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也是军事爱好者，他们曾想让我专门在精华学校讲这门课，以便录制下来作为学校的特色选修课。但我觉得现在中学生的课业负担比较重，恐怕没时间听一门跟高考完全无关的课程，因此便婉言谢绝。两位老总又劝我将自己所擅长的战争史讲出来，并整理成书，这样便可以不再受中学《教学大纲》的限制，还可以使中学生以外更多的人看到，对战争史的普及也有好处。所以，我便动了心。

什么叫“史话体”？我有自己的定义

现在市面上有关战争史方面的书很多，我觉得大体上分为两类：学

院派和戏说体。学院派所讲的战争史过于严肃，一大堆外国人名、地名、军队的番号，从这个格勒进攻那个斯克等，往往看得人晕头转向。除非手边随时准备着世界分区地图，左图右史，才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战争史，更适合做军事院校的教材，不太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而戏说体又过于调侃，不怎么讲史实，大多是作者的评述，让人感觉信息量不是很足，干货太少。

因此，我和这套书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研究之后，决定结合学院派和戏说体的长处，尽量避免其不足，将这套书定义为史话体。

什么叫“史话体”呢？说白了就是在叙述大事的同时，照顾细节——讲故事、讲段子。比如讲“二战”时，不按年代把发生的战役一一陈述，而将大事交代清楚之后，多讲战争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泰国在二战中的角色、波兰海军在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大战中敌对双方的情报活动等。这些细节，在严肃的战争史中往往是看不到的。

术业有专攻，我只讲自己最擅长的

古今中外，有关战争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我只是爱好者，并非军事方面的专业人士。因此，如有谬误之处，敬请指正。有关中国的战史，因写作的人较多，加之我平时涉猎又浅，所以就不敢在各位面前班门弄斧。我这套书计划出版六本，其中“二战”两本、“一战”一本、“世界近代战争”两本、“世界中世纪战争”一本，讲述的重点是外国战争史，涉及中国战史的部分，一般不会着墨太多。

这套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精华教育的廖中扬、李峰学两位老总，他们为我联系到了博集天卷；非常感谢博集天卷的领导层，他们不以拙作鄙陋，愿意让它付梓；感谢博集天卷的部门总监一草和编辑李吉军，为拙作做了大量工作；感谢拙作的特约策划徐杭先生为我搜集材料、编定大纲、整理文字；此外，还要感谢许多为拙作出版提供了帮助的朋友。

衷心希望这套书能让您了解一段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史，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认可与喜爱。

袁腾飞

第一章 名将饮恨大西洋（大西洋海战，德国海军的悲歌）

永远不要害怕，强迫你撤退的敌人，本身就是在那时最害怕你的人。

——题记

01.传说中的U艇

鼠目寸光的英国人

一旦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大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太平洋海战，美日两军航母对决、战列舰对轰，场面非常壮观！而在欧洲战场，进行的主要是陆战和空战，加上海军一直不是德国的强项，因而人们对大西洋海战的了解就少一些。实际上，大西洋海战照样是惊心动魄、惨烈异常。

大西洋海战的交战双方主要是英国和德国。从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德国海军与实力远超自己的对手——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近6年的艰苦战斗。德国海军谋划周密、战术巧妙，曾经多次令英国皇家海军蒙受羞辱。虽然大西洋海战最终的胜利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德国海军的复兴，要从1933年纳粹党上台说起。纳粹党上台伊始，就积极扩军备战。当时，德国的海军总司令是一战时参加过日德兰海战的雷德尔上将。在雷德尔的规划下，德国的造船厂加班加点赶造军舰。1934年，雷德尔又向希特勒建议：“德国海上力量的关键在于水下，只有获得足够的潜艇，我们才能拥有进攻的利齿。”

几个月后，希特勒把雷德尔召到总理府，递给他一封电文，说道：“这就是你要的利齿。”这封电文就是《英德海军协定》。英国人的短视让人惊讶，英国居然同意德国建造相当于皇家海军水面舰艇总吨位35%的军舰，潜艇甚至可以达到45%，这等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海军的限制不复存在了。德国开始大力赶造军舰，尤其是潜艇。目光短浅的英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将让他们在开战后付出惨重代价。

在潜艇部队司令人选上，雷德尔选中了一战时的潜艇部队老兵、正担任巡洋舰舰长的邓尼茨 [51]。雷德尔让邓尼茨担任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全权负责潜艇部队的组建。邓尼茨欣喜异常，他坚信潜艇战将在日后的海战中发挥决定作用。

到1938年，德国人便把《英德海军协定》抛在脑后、不再遵守了，但德国海军的发展没有计划的那样迅速。这是因为，希特勒对陆军怀有特殊感情，而二把手戈林钟情空军，在纳粹德国的扩军计划中，潜艇虽

然名列榜首，但陆军和空军抢到的资源更多。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元首的心肝儿宝贝呢？

傻瓜才去硬碰硬

德国陆军和空军闪击波兰，被认为是二战的开始。实际上，二战的第一炮是德国海军打响的，而且是一艘老式无畏舰。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无畏舰率先向波兰军队阵地开火，打响了二战爆发的第一炮。随后，德国的陆军和空军才对波兰发动全面进攻。

战端既开，处于劣势的德国海军只好全力以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赢得制海权，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英国尤其如此。开战后，德国空军对英国本土的狂轰滥炸，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土的生产能力，让英国对海外援助的依赖更加强烈。当时的英国商船队，总吨位为2100万吨，相当于当时全世界商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每天航行在大西洋的英国船只大约有1500艘。



在大西洋，英国皇家海军的主要对手是德国海军。战争初期，英国皇家海军的策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打算引出德国海军的主力舰队进行决战，并一举击垮对手。而德国海军的实力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差悬殊，他们又不傻，才不会去跟对手硬碰硬。

当时德国海军拥有老式战列舰4艘、袖珍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潜艇57艘，舰艇总吨位35万吨，总兵力约16万。德军海军的舰艇数量跟英国皇家海军根本没法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航空母舰连一艘都没有，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也少得可怜，驱逐舰与英国海军的对比是30:230，只相当于人家的一个零头。德国海军只有潜艇数量跟英国海军接近，是57:58，但是德国潜艇以小型潜艇居多，而小型潜艇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

虽然德国海军明显处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与精湛的战术。尤其是德军U型潜艇，在开战之初就打得有声有色。

“狼群战术”很可怕

德国对U型潜艇的使用，贯穿一战和二战整个时期。为什么叫U型潜艇呢？这是因为德国潜艇的编号都使用德文“untersee-boot”——这个单词就是潜艇的意思——因此便以首字母U加数字命名，简称U艇。

1906年，德国的日耳曼尼亚造船厂为德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U艇。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德国U艇便成为大西洋里最令人生畏的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共建造了640多艘潜艇，其中德国建造的就有300多艘，德国U艇击沉的商船总数达5900多艘，总吨位超过1300万吨。U艇以其卓越的作战能力，在海上大展雄风。

正因为尝到过U艇的甜头，希特勒和德国将军们是不会忘记这种武器的。1935年德国开始建造潜艇，开战之前，建造了57艘；二战期间，又造了1131艘；总共1188艘。在水面舰艇不顶劲儿的国家，潜艇往往成为海军的主要武器。德国凭借性能先进的U型潜艇，在大西洋狠狠地打击了盟军的商船队和护航舰队。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进攻计划中，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发明的“狼群战术”收获最大，战果最丰。“狼群战术”由6至12艘U艇组成小分队，在海上进行游猎，发现目标后，由一艘“头狼”指挥“群狼”统一行动。“狼群”中的各艘潜艇从对方护卫舰队的间隙或侧翼隐蔽地穿过去，向目标靠近。“狼群”在白天往往不动手，等到黄昏时分进入攻击阵位，夜间突然浮出水面，以多艘潜艇同时对一个目标发动鱼雷攻击。

这种战术非常可怕，大大提高了命中率，容易得手。由于攻击方式与狼群极为相似，“狼群战术”因此得名。开战初期，德军就用这种战术

频繁破坏盟军的海上运输线，使盟军损失惨重。

02.奇袭斯卡帕湾

“皇家橡树”号离奇沉没

二战当中，德军U艇的官兵人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这艇长更是千里挑一，个儿顶个儿都是好样的，三大王牌——普里恩、舍普克、克雷齐默尔，都是在潜艇战史上无出其右的名将。

二战一爆发，英国人就知道德国U艇的厉害了。1939年10月14日深夜，当时英国海军的重要基地斯卡帕湾皓月当空。凌晨两点，突然间宁静的军港中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英国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燃起了熊熊大火，并迅速沉没。当时军舰上的很多官兵还做梦呢，都没睡醒，就直接安乐死了。舰上的800多名官兵无一生还。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成为英军在二战中损失的第一艘战列舰，很多人把“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沉没，称作英国的“珍珠港事件”。

“皇家橡树”号的沉没，让英国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心痛不已，他把这一天称为英国皇家海军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因为“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曾经是英国海军最强大的主力舰，而且这艘战列舰名头非常大。

据说在1651年，也就是清朝初期的时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内战中败北，只身落荒而逃，跑到一棵大橡树旁，发现这棵橡树是中空的，就藏了进去，躲过了追兵。后来查理二世卷土重来，重掌权柄，就把这棵救过他一命的老橡树封为“皇家橡树”。“皇家橡树”从此就成了战神，变成了英军的吉祥物。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几艘英国海军的战舰被命名为“皇家橡树”号。其中1862年建成的一艘橡木战列舰，非常有名。

被击沉的这艘“皇家橡树”号，于1914年下水，是英国君主级战列舰的5号舰，曾经多次作为英王座舰出访各国，舰上的贵宾室里永久存放着英王宝座，墙上悬挂着历代英王的画像。当时在英国人眼里，“皇家橡树”号就是英国皇家海军战无不胜的威严的象征，结果没想到，开战之后一个多月就爆炸沉没了。

“皇家橡树”号沉没之后，英国人都不明所以，搞不清楚是锅炉爆炸了，还是怎么回事儿。陷入迷局的皇家海军，成立了由15名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一通调查后得出结论：“皇家橡树”号不是自行爆炸的，而是被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的。

这个结论公布之后，英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结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呢？因为斯卡帕湾航道狭窄曲折，基地入口的地方又有浮动炮台和封锁船，连水面舰艇都需要领航员引导才能入内。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指挥官说过：“斯卡帕湾是不存在来自海洋的威胁的。”不要说潜艇了，连海豹都进不去。所以，专家们无法

想象，德国潜艇怎么可能在深夜从水下绕过重重障碍进入港内？

为了应对舆论的压力，丘吉尔只好下令把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高级军官统统撤职，然后对外宣称“皇家橡树”号是因为锅炉爆炸而自行沉没的。

潜伏在海军基地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到底是怎么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呢？德国潜艇又是怎么进入戒备森严的斯卡帕湾的呢？

这跟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奥特尔的德国间谍大有关系。说起来，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间谍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打仗最关键的就是情报的搜集。

阿尔伯特·奥特尔的真名叫阿尔弗雷德·韦林，出生在一个移居瑞士的德国商人家庭。瑞士就是一部分德国人不愿意做德国人，一部分法国人不愿意做法国人，一部分意大利人不愿意做意大利人，由这些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国家，本身就有大量的德意居民。

韦林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坚决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日耳曼人的霸权。一战爆发后，韦林加入了德国海军，成为战列舰上的一名军官，而且还参加了著名的日德兰海战。在战争中，韦林因为作战勇敢，三次荣获德意志帝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

等到一战结束，德国军情局首脑、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看中了韦林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丰富的海军知识，就让韦林做了一名专门搜集各国海军情报的间谍。韦林被德国军情部门派到了瑞士，在一家钟表店学艺，实际上就是掩护身份，开了一个钟表店。

韦林这小子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过目不忘，是一个大神。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钟表匠。到了1927年，韦林以一个成功的瑞士钟表商人的身份移民到了英国，在英国长期潜伏下来，这一潜伏就是13年之久。

到了英国之后，韦林的任务是搜集各国的海军情报，尤其是作为德国主要对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情报。于是，韦林就在靠近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地方开了一家钟表店，专门卖瑞士表。

由于韦林精通经营之道，再加上为人风趣幽默，极富个人魅力，没过多久，他这家钟表店在当地就小有名气，上流社会的绅士小姐，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军官，都成了他的固定客户。韦林也就挤入了上流社会当中。韦林经常出席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这小子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成功结交了大批有身份的朋友，像斯卡帕湾海军基地司令部的参谋长，还有当地警察局的局长。在这些人的帮助下，韦林加入了英国国籍。

此后的几年，韦林不动声色地从这些朋友口中套取了大量的情报，并且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自己的上司。

间谍都是演技派

1939年8月，德国已经决定要发动战争。又一场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之时，韦林借去瑞士进货之机，在瑞士跟分别了13年的上司卡纳里斯接头。卡纳里斯送给了韦林两件宝贝，两件从事间谍活动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是藏在挂钟后面的电台，还有一根装有高倍单筒望远镜及微型照相机的手杖。

韦林刚一回英国，二战就爆发了。间谍都是演技派，韦林装得比谁都爱国，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对德宣战，而且在家门口挂上英国国旗，非常关心时局发展，经常收听战时新闻广播，积极参加支持政府的集会，带头给军队捐钱捐物。这哥们儿太会装了，伪装得太巧妙了，所以英国反间谍机构一直没请他喝咖啡。

到了1939年9月中旬，韦林收到了祖国柏林发来的密电，要他密切关注停泊在斯卡帕湾的皇家海军大型战舰的动向，借机获取港湾的航道图。于是，韦林加紧了搜集情报的活动，每天晚上都到斯卡帕湾附近的一块高地上散步，站在那儿可以借助手杖里的高倍望远镜窥视基地的一切动向。一到周末，韦林就邀请跟他比较熟的海军基地的军官，坐他的私人游艇到港湾入口附近的海面上钓鱼——实际上韦林真的是在“钓鱼”，“钓”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这条“大鱼”——借机观察战舰进出军港的情况，还有基地入口处的浮动炮台和探照灯的方位。

在一次钓鱼活动当中，一名负责基地导航的军官来晚了，这哥们儿来了之后就满嘴不好意思，给大家解释说我为啥来晚了，是因为一艘战舰临时出港，我得负责导航。为了让大家相信他来晚事出有因，这哥们儿拍拍自己的公文包，跟大家说：“你看，我连导航图都没有来得及放下，就赶过来了。”

韦林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时天气炎热，韦林就把游艇开到一片浅水区，然后建议哥儿几个下海游泳去。当时这些军官已经满头大汗了，一看可以下海游泳，欣然同意，没等游艇停稳，就全跳到海里去了。韦林说你们先下水，我得把这锚抛下去。以此为借口，晚下海了几分钟。就在这几分钟之内，韦林打开了导航军官的公文包，取出标明各种障碍物和水深的港湾航道图，拿手杖当中的微型照相机一顿猛拍。

回到家之后，韦林就给德国军情局驻瑞士的间谍机构开设的一家做掩护的公司寄了一本英国商务旅游指南。他把经过脱膜漂白处理的透明缩微底片，贴在书中第75页第7个句号上。这是他早就跟德国间谍机构商量好的。

通过这个方法，斯卡帕湾的航道图就送到了卡纳里斯的手中。

普里恩逮着大鱼了

到了1939年10月初的一天，韦林在海军基地边上“散步”的时候，发现斯卡帕湾9号锚地正在大面积铺设防空伪装网，附近的防空炮数量也在增加。韦林知道有一个大家伙入港了，赶紧在地图上标下了这艘战舰停泊的确切方位。但是由于有伪装网的遮挡，韦林辨认不出这个大家伙到底是什么船。

没过几天，韦林的钟表店来了一个修表的英国海军军官。这个小伙子一进屋，韦林就注意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伙子胸前佩戴的徽章上，清晰地刻着一艘战舰的图案。韦林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家橡树”号战列舰！

韦林热情接待了这个小伙子。一番交谈后，韦林得知，这个小伙子果然是“皇家橡树”号战列舰上的通信官，说自己的表老不准。韦林就把小伙子的表收下了，然后问小伙子打算什么时候取这表。小伙子回答说，打算在10月20日取。韦林一下子就明白了，“皇家橡树”号10月20日之前不会离港。所以说会挖情报的间谍，不是非得人家屋里撬保险柜去，那是最下三烂的了，高明的间谍都是用合法手段来套情报。

韦林又出去“钓鱼”，他注意到海军基地的挖泥船，从斯卡帕湾东面的海中拽出来一片一片像防潜网的东西。周末在参加海军俱乐部舞会的时候，韦林从几个基地军官的嘴里得到了证实，说基地指挥部考虑到斯卡帕湾东边入口处的防潜网长期受海水浸泡，就把旧网拆了，新网月底才能运到。

韦林一听这话，简直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斯卡帕湾已经向德国潜艇打开了大门，航道知道了，现在连防潜网都没有了。当天夜里，韦林就把他掌握的“皇家橡树”号的停泊地点、在港时间和斯卡帕湾防潜网已经被拆除了这样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卡纳里斯。卡纳里斯又迅速把这些情报通报给了德国海军司令部。

德国海军司令部收到韦林的情报之后，为了打击英国皇家海军的士气，决定立刻采取行动，派遣王牌艇长普里恩上尉指挥U-47号潜艇，夜袭斯卡帕湾。当时，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为了保密仅仅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做了口头报告，都没有书面文字。除了雷德尔、邓尼茨、普里恩上尉本人之外，德国海军上上下下没有人知道这次行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精心的策划，普里恩制订了作战方案，代号叫“T行动”。

1939年10月8日，U-47号潜艇从德国基尔港起航，驶向斯卡帕湾。13日凌晨，U-47号潜艇到达目标附近。潜艇整个白天都在海里潜着，只有晚上7点多才浮出水面向斯卡帕湾靠近。斯卡帕湾航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还有多艘沉船堵塞——这些沉船好多都是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公海舰队的沉船，被英国俘获之后自沉的。

普里恩指挥U-47号潜艇在夜幕掩护下，根据韦林提供的航道图，凭

借自己老练的操作技术，镇定地从沉船浅滩之间穿过。夜半时分，U-47号潜艇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斯卡帕湾，发现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逮着大鱼了。

跟敌人做伴

10月14日凌晨，U-47号潜艇首先发射3枚鱼雷攻击“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结果两枚没有爆炸，一枚击中了“皇家橡树”号的舰首右舷，但是造成的损伤十分轻微，全舰的很多官兵都没有醒，被震醒的人以为是舰上的厨房还是什么易燃物爆炸了，所以又翻身睡下了。然后，U-47号潜艇转向用艇尾鱼雷管又发射了一枚鱼雷。U-47号真是点儿背到极点了，这个鱼雷又没炸。

这个时候，潜艇随时有可能暴露，“皇家橡树”号却岿然不动。普里恩不愧是艺高人胆大，不甘心空手而归，顶着巨大的压力，命令在敌阵前重新装填鱼雷。装填完毕之后，U-47号潜艇再度掉头，重新进入攻击位置开始发射，3枚鱼雷扑向沉睡中的“皇家橡树”号。3分钟后，连续击中船体右舷中部，“皇家橡树”号燃起大火，迅速沉没。一战结束后，德国公海舰队实施“彩虹行动”，52艘被协约国俘获的军舰被德军自沉于斯卡帕湾，这下“皇家橡树”号跟昔日的敌人做伴去了。

U-47号潜艇乘乱撤出，在约定地点浮出水面，接上早已等候在此的韦林，一起返回了德国。不但U-47号潜艇没事，连大间谍韦林都没事。U-47号潜艇返航时，海军司令雷德尔和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亲自迎接，普里恩一夜之间成为德国的民族英雄。希特勒用他的私人飞机把U-47号潜艇的全体官兵接到柏林授勋，希特勒给普里恩颁发了骑士十字勋章。普里恩成为U艇部队当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普里恩的艇员也都获得了一级或是二级铁十字勋章，全艇几十名官兵一列阵胸前是叮当乱响。

U-47潜艇对斯卡帕湾的成功袭击，是二战中德国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不能改变英强德弱的态势，但是德国海军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振奋。

可惜普里恩和他的U-47艇没能威风多久。1941年3月8日，U-47艇在暴风雨中袭击英国商船队，英国皇家海军的“黑獾”号驱逐舰赶来保护商船，跟U-47艇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追击缠斗，几乎用尽所有的深水炸弹，U-47艇最终难逃厄运，普里恩以下全艇官兵无一生还。

得知U-47艇被击沉的消息，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在悼词当中写道：“斯卡帕湾的英雄进行了他最后一次巡航，潜艇部队沉痛悼念他和他的部下，并且致以深切的敬意。”

03.群殴“斯佩伯爵”号

小船扛大炮

二战爆发后，德国海军的基本策略就是用一切手段摧毁英国的海上运输线。战争初期，德军潜艇部队的战果虽然可圈可点，但潜艇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战争初期，大西洋海战的主力仍然是水面战舰。但相比潜艇，德军水面战舰的情况很不乐观。

二战爆发时，德国海军的2艘“俾斯麦级”战列舰还在建造中；2艘“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在接受改装；2艘“希佩尔级”重巡洋舰，1艘在训练，另1艘战争爆发3周后才能服役；3艘“德意志级”装甲舰，有1艘在大修，无法行动。只有2艘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和“斯佩伯爵”号，能够立即参战。开战前夕，为了防止英国海军封锁出海口，这2艘袖珍战列舰奉命开到预定海岸待机，“德意志”号去北大西洋，“斯佩伯爵”号去南大西洋。

所谓袖珍战列舰，是德国人的一大发明。《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海军只能保留1910年以前下水的老式军舰，不允许建造新的战列舰，如果军舰老得不能服役了，替代舰也不能超过1万吨。当时的战列舰排水量在三四万吨左右，1万吨左右的是重巡洋舰。但是，条约并没有规定德国的新军舰大炮的口径是多少，所以，德国的军舰设计师就在有限的排水量标准下，尽可能地提高军舰的火力与防护，建造出一种“小船扛大炮”的军舰。

这种袖珍战列舰虽然吨位不大，但火力很猛，搞定老式战列舰和巡洋舰都没一点儿问题，虽名为“袖珍”，其火力却大大超过一般的重巡洋舰，厚重的装甲能抵挡巨炮的轰击。一旦交战不利，又能开足马力，溜之大吉，非常适合搞破袭战。这种军舰配备6门主炮，8门副炮，还有很多防空武器。

对盟国来讲，这种袖珍战列舰简直就像凶猛又灵活的“海上鳄鱼”，神出鬼没地袭击着海上运输线，简直防不胜防。

让我追得好辛苦

“斯佩伯爵”号就是德国袖珍战列舰的典型代表。这艘军舰以一战时德国著名的海军中将斯佩伯爵的名字命名。斯佩伯爵曾说过一句豪言：“与英国海军在七海之上做英勇的斗争，发扬德意志精神，将光荣延续到底，为了国家的利益，日耳曼的尊严，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热血！”

二战爆发后，在舰长朗斯多夫海军上校的指挥下，“斯佩伯爵”号航行到大西洋中部，一直没有被英国海军发觉。1939年9月3日，“斯佩伯爵”号接到作战命令。但是，希特勒希望与英国谈判，在9月5日又命令“斯佩伯爵”号暂时停止行动。直到9月25日，波兰战役接近尾声，英国无意和谈，“斯佩伯爵”号才接到命令正式展开作战行动。9月30日，“斯佩伯爵”号就在巴西海岸附近捕获第一个“猎物”——1艘英国商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击沉，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斯佩伯爵”号连续击沉4艘商船。

发现“斯佩伯爵”号的行踪后，英法海军组成了9支搜索舰队，全力搜捕“斯佩伯爵”号。这时，朗斯多夫率领军舰东进印度洋，暂避锋芒。“斯佩伯爵”号在印度洋击沉了一艘商船，感觉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在12月初又回到南大西洋。

1939年12月2日，“斯佩伯爵”号沉重的舰首划开南大西洋的海面，悄无声息地寻找着下一个猎物。不久，舰载侦察机的飞行员发现：前方不远处行驶着万吨货轮“多尼克星”号！

“斯佩伯爵”号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向目标靠近。十多分钟后，“斯佩伯爵”号已经追上了“多尼克星”号。朗斯多夫上校命令信号兵发出信号，命令“多尼克星”号上的人立即弃船，同时命令己方士兵放下救生艇，救援弃船逃生的人们。德国海军的作战理念非常“绅士”：目标是船，不伤人命。

伴随着低沉的发射声，“斯佩伯爵”号上的三联装280毫米主炮一起开火，准确命中了“多尼克星”号。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几分钟后，这艘万吨巨轮就沉入了大西洋海底。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斯佩伯爵”号的风光很快到了头，1939年12月13日，一直苦苦追寻“斯佩伯爵”号的英国皇家海军终于将它包围了起来。

这下轮到“斯佩伯爵”号悲剧了。

好汉经不起群殴

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附近的普雷特河口，“斯佩伯爵”号和英国舰队终于交上了手。“艾克塞特”号、“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重巡洋舰布成“品”字形战阵，一起群殴“斯佩伯爵”号。

面临一挑三的局面，“斯佩伯爵”号毫不示弱，前后2座主炮塔的6门大炮和船舷8门副炮全力还击，舰艏甲板上的2座三联装鱼雷发射管也频频向敌人发射鱼雷。海面上一时炮声隆隆，水浪冲天。

虽然“斯佩伯爵”号火力强大，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经不起群殴，接连被对手命中。幸亏装甲非常结实，“斯佩伯爵”号硬是扛住了几发直接命中舰体的炮弹，舰体虽然受伤，但影响不大，水兵们一边紧急抢修，一边拼命开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艾克塞特”号上的3个炮塔被打烂，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而“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仅受轻伤。受伤的“斯佩伯爵”号渐渐落了上风。

眼看战况越发不利于自己，舰长朗斯多夫将希望寄托于即将来临的夜晚。

期盼已久的夜晚来临了，朗斯多夫下令“斯佩伯爵”号严禁灯火。在黑漆漆的海面上，英国舰队失去了目标，只能偶尔盲目地开上几炮。“斯佩伯爵”号找准英国舰队的缝隙，成功地钻出了包围圈。

但伤痕累累的“斯佩伯爵”号行动缓慢，很难摆脱英国舰队的追击。最终，朗斯多夫选择了不远处的蒙得维的亚港口。

蒙得维的亚是一个中立港口。根据国际法，英国舰队是不能进入港口开火的。在朗斯多夫眼中，蒙得维的亚港口可以作为“斯佩伯爵”号的避难所。

无奈的自沉

但德国人高兴得有点儿早。维修人员初步检查后报告说，修好“斯佩伯爵”号需要2周时间。而国际法有规定，交战方军舰在中立港口最多只能停留72小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就在港口外边守株待兔，“斯佩伯爵”号一旦驶出港口，就会迎来更加猛烈的群殴。

朗斯多夫无奈之下，前去求见蒙得维的亚市长，乞求延长“斯佩伯爵”号停留时间，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2月17日，“斯佩伯爵”号进入蒙得维的亚港口的第4天，朗斯多夫把全舰官兵召集到甲板上，做最后一次讲话，随后又为阵亡的将士举行葬礼。面对白布包裹的阵亡将士，朗斯多夫舰长抬起右手缓缓行礼。他没有行纳粹的举手礼，行的是德国海军传统的军礼，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行德国海军军礼。

葬礼过后，朗斯多夫舰长命令全体官兵就地遣散。除阵亡的38名官兵，余下的近1000名将士分乘小船上岸，向阿根廷等地四散而去。

随后，“斯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驶出蒙得维的亚港，站在救生艇上的朗斯多夫上校心情沉重地按下了遥控起爆器。随着震天的爆炸声，德国海军的掌上明珠“斯佩伯爵”号沉入了大西洋。

第二天，朗斯多夫上校给德国驻阿根廷大使写了一份信，请他妥善安顿前往阿根廷避难的将士们。做完这一切，朗斯多夫平静地拔出手枪，饮弹自尽，为他的爱舰殉葬了。

朗斯多夫的葬礼中，有几位英国军官前来吊唁。这是因为，朗斯多夫在作战时严格遵循骑士精神，从不伤及无辜，没有让一名英国船员在袭击中丧生。他是一位赢得了对手尊敬的军人！

04.“俾斯麦”殒命处女航

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战争打到1940年，法国已经投降，整个欧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军基地都被德国占领了。这样一来，德军的潜艇和战舰出动就更加频繁，给英国船舶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

从1940年年初开始，英国每个月损失的船舶高达34万吨，到了4月份上升到了65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比英国和加拿大造船厂造船的速度还要快，你造出来一艘德国人给你干沉两艘。

海运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这么下去英国就完蛋了。可以说，大英帝国已经被德国海军勒住了脖子。到了1941年5月，德国海军把自己的头号王牌“俾斯麦”号重型战列舰投入了海上袭击。咱们前面讲过“斯佩伯爵”号被盟军击沉，两舰舰名一比就知道了，认识“斯佩伯爵”的人不多，而铁血宰相“俾斯麦”则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俾斯麦可以说是德意志帝国的“国父”，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战舰，足见德国海军对这艘战舰寄予的厚望。“俾斯麦”号战列舰是德国海军“俾斯麦”级战列舰的一号舰，二号舰就是著名的“提尔皮茨”号，这艘军舰是德国建造的军舰中火力最强大的。

“俾斯麦”号战列舰于1936年7月1日开始建造，1940年8月24日正式服役，标准排水量41700吨，满载排水量超过5万吨。主炮为4座双联装380毫米炮，主炮射速达到了每分钟3发，这是当时战列舰的最高水平。

1941年5月18日，“俾斯麦”号战列舰第一次出动了，一起出动的还有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英国皇家海军早已怀疑德国海军会突破大西洋，而“俾斯麦”号出发的消息也被英国的情报机关证实。3天后，“俾斯麦”号战列舰在挪威的峡湾被英军侦察机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及其他军舰立即做好部署，密切留意“俾斯麦”号的动向。

5月23日傍晚，“俾斯麦”号被配有雷达的英国重巡洋舰“萨福克”号及“诺福克”号发现。与“俾斯麦”号短暂交火后，英军巡洋舰发现双方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自知不是对手，只好退到了德舰的射程之外，用雷达尾随跟踪德舰。“俾斯麦”号虽然火力强大，但不幸的是，主炮射击产生的巨大震动导致桅杆上凝结的冰块脱落，掉下来恰好砸坏了雷达。

于是，“俾斯麦”号编队司令吕特晏斯 [52] 上将只得命令“欧根亲王”号行驶至舰队前方，为“俾斯麦”号导航。“欧根亲王”号跟“俾斯麦”号舰身的轮廓很相似，都是双联装主炮，喷涂的伪装也一模一样，是红灰相间的迷彩，在远处很难分辨这两艘军舰。

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

到了5月24日凌晨5时，德国舰队离开了丹麦海峡。这个时候，“欧根亲王”号探索到了左舷有两艘舰只，立刻通报“俾斯麦”号做好战斗准备。

来的正是英国的拦截舰队，包括“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和新下水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英舰编队由“胡德”号打头阵，“威尔士亲王”号殿后。

“胡德”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巡洋舰，它的缺点是甲板装甲很薄弱。这艘军舰在一战结束之后下水，它是为了一战生产的，但是没赶上战争。英国皇家海军经常派它到各国访问，可以说是一艘英国的外交明星舰。据说“胡德”号访问美国的一座城市时，美国市长为“胡德”号的优美激动得落泪，说如果这艘军舰来打我们，我们肯定投降，为什么？因为这艘军舰太美了。问题是军舰长得漂亮没用，得皮糙肉厚才行，窈窕淑女上阵就是个死。“威尔士亲王”号更逗了，刚下水完工，造船厂的技工还没有完全撤离，有的地方还在施工呢。

这两艘军舰跟“俾斯麦”号两军对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5时49分，英舰向德舰领头的“欧根亲王”号开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欧根亲王”号当成“俾斯麦”号了。“胡德”号先开火，“威尔士亲王”号随后开火，打了两轮，英国人才发现打的目标不对，打了半天没打主帅，只打了一个偏将，于是赶紧将火力转向“俾斯麦”号，但是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英舰开火后6分钟，德国军舰开火还击，集中火力攻击“胡德”号。英国人判断失误，德国人可不犯这种错误，上来就对着“胡德”号打。尽管英舰拥有比德舰更强大的火力，但是战场形势对他们不利，英舰舰首正对德舰，“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分别只能使用4门和6门前主炮，而德国军舰横对英国军舰，这形成了海战当中最有利的T字形的一横，所以德舰能够用全部火力向英国人还击。

“俾斯麦”号打出了第三次齐射，命中“胡德”号中部，导致救生艇甲板起火，并且火势蔓延。英舰指挥官霍兰中将意识到战况不利，命令军舰左转，以便发挥全部火力。点儿背的是，“胡德”号刚刚完成转向，“俾斯麦”号就进行第五次齐射，一发炮弹贯穿“胡德”号薄弱的甲板，引爆了主弹药库。“胡德”号瞬间折成了两半，迅速沉入了海中。就跟注铅的鸭子一样，一下子就沉了，包括霍兰中将在内的1418名官兵阵亡，只有3人获救。

“俾斯麦”号击沉“胡德”号只用了6分钟，这是巨舰大炮时代最精彩的一次对决。6分钟，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胡德”号就追随它的前辈“皇家橡树”号去了。

打完了“胡德”号，德舰立刻把炮火指向了“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被炮弹击中，除了舰长和一名信号兵外，所有舰桥上的人员全部阵亡，舰体受到重创，数门主炮无法发射，丧失了战斗力，只好退出了战斗。本来这艘新舰还没造好呢，回去重造吧。

这次海战，以德国海军的完胜而告终。

当然，德国人也不是一点儿亏都没吃，“俾斯麦”号中弹3发，舰首的二号燃料槽受损破裂，同时舰首接近吃水线的位置被击破，不仅泄漏出了大量的重油，而且使其航速降低到了28节以下。航速降低，为“俾斯麦”号日后被围歼埋下了祸根，跑是跑不了了，而且一边走一边还漏油，海平面上清晰地留着一道油迹，英国航空侦察机一看就知道跑哪儿去了，躲都没地方躲。

对于“俾斯麦”号这样的大敌，英国人肯定不会放过，很快就锁定了它的位置，集结了更多的军舰前来围歼。

当天，“俾斯麦”号遭到了从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鱼雷机的攻击，被1枚鱼雷击中，不过只造成了轻微损伤。随后，“欧根亲王”号继续前进，进入大西洋作战，“俾斯麦”号转向前往法国军港修理损伤。

历史就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了必然。本来英国人已经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踪迹，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然而编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误以为英军仍然知道“俾斯麦”号的下落，就向本土发了封电报，看在党国的分儿上拉兄弟一把。这个电报一发就糟了，电报被英军截获，英军立刻就知道“俾斯麦”号在哪儿了。

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26日，“俾斯麦”号再次遭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的鱼雷轰炸，被3枚鱼雷命中，其中1枚击中了“俾斯麦”号的舰尾。舰尾结构损坏之后，压迫到了舵机，导致“俾斯麦”号的舵角卡死在了15度。

这样一来，使得“俾斯麦”号无法回避英国舰队的攻击，在海流和季风的影响下，“俾斯麦”号只能向北面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方向正是英军包围圈的中央。这就是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

永不沉没的战舰

到了5月27日，英军主力追击舰队赶到，包括“英王乔治五世”号与“罗德尼”号战列舰，还有几艘巡洋舰、驱逐舰，一群英舰用炮弹、鱼雷群殴“俾斯麦”号。到了8时左右，“俾斯麦”号前后火控站被打坏。交战20分钟之后，舰首的两门主炮就先后报废。



“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沉没，预示着年轻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海军必定不是称霸300年的海上霸主英国皇家海军的对手

其实从战斗开始直到战斗结束，“俾斯麦”号一直在攻击“罗德尼”号，想的是临死之前拉一个垫背的。但是“俾斯麦”号的380毫米炮无法贯穿以惊世骇俗的防护能力著称的“罗德尼”号。这不是“胡德”号，一打就沉了。

“罗德尼”号始终不沉，而“俾斯麦”号被上百发大口径穿甲弹、数百发小口径炮弹击中，外加至少1枚鱼雷。8时“俾斯麦”号开始挨揍，挨了2个小时的揍，到了10时25分，“俾斯麦”号仍然没有沉没。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战舰”果然皮厚。德国人很自豪，我们造的军舰就是打不沉，太精良了。但是战况摆明了已经没有希望，于是德国将士准备自行炸沉军舰。

最后，英国的重巡洋舰在极近距离发射了3枚鱼雷。11分钟之后，“俾斯麦”号沉没在大西洋的海水中，全舰1000多名官兵只有100余人获救，包括当时德国海军最好的水面舰艇将领吕特晏斯也与舰同沉了。

为了击沉“俾斯麦”号，英国皇家海军出动了8艘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2艘航母，相当于皇家海军的半数精华，才最终使得“俾斯麦”号在处女航中寿终正寝。

当时英国本土舰队的指挥官托维 [53] 上将在战斗之后，对“俾斯麦”号充满敬意地讲：“‘俾斯麦’号就像一战时的德国海军一样，进行了一次最勇敢的战斗，抵抗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以至于在它沉没时，它的旗帜还在飞扬。”

虽然“俾斯麦”号英勇绝伦，以寡敌众，并且取得了击沉“胡德”号、击伤“威尔士亲王”号这样骄人的战绩，而且在战争当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令对手都钦佩，但是“精神原子弹”毕竟只是精神，它炸不死人。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是钢铁的较量。当然，战争也是意志的较量，但仅仅有意志是不够的。

从“俾斯麦”号被击沉这件事看来，虽然你很勇敢，虽然你很强大，但是英国皇家海军豁出老命，拼出老本儿，我这么多军舰群殴你，猛虎还架不住一群饿狼呢，所以“俾斯麦”号作为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寄予无限希望的一艘象征性的军舰，在处女航中就被击沉了。

这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年轻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海军必定不是称霸300年的海上霸主英国皇家海军的对手，也预示着这场战争德国海军的悲惨结局。

05.北冰洋上的大屠杀

同“魔鬼”合作

1941年6月，当英国皇家海军与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上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德国陆军和空军开始进攻苏联。一向反对共产主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宣布要对苏联进行援助。为了说服英国人同意他这么干，丘吉尔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纳粹入侵地狱，我愿意同魔鬼合作。”

1941年10月，英、美、苏三国代表签署协定，确定了三条援苏路线：伊朗铁路、太平洋航线和北极航线。伊朗铁路和太平洋航线路途遥远，货运量有限，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只有北极航线路程短，货运量大，离苏联战线又近，因而就成了盟国援助苏联的主要路线。

于是，大批满载军用物资的商船从英国出发，到冰岛集结，然后再经熊岛和扬马延岛，到达苏联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这两个港口中，摩尔曼斯克路程较近，而且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是终年不冻港，但航线受到驻守挪威北部的德国海空军的威胁。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航线要远一些，虽然更安全些，却有半年左右的冰封期，航运能力颇受限制。

但是，无论船队怎么走，都要穿过北冰洋。北冰洋是一个让人胆寒的冰雪世界，许多海面终年封冻，未冻结的海面上也漂浮着流冰，非常凶险；冬季狂风在极夜中咆哮，夏天雾气弥漫，航行困难。北冰洋是探险家的乐园，普通商船大多不敢擅入。更可怕的是，在挪威海一带，德国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部队虎视眈眈，伺机猎杀盟军商船。因此，北极航线更加阴森恐怖，让人望而生畏。

即便如此，盟国仍使用北极航线向苏联运送了大量军火。英国海军把从冰岛出发向东航行的载货护航船队命名为PQ船队，把从苏联向西返回的空船队称为QP船队。

1941年9月28日，QP-1船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船队由1艘重巡洋舰护航14艘商船；9月30日，PQ-1船队在冰岛解缆，船队由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护航10艘商船。两支船队的安全抵达，标志着北极航线正式开通。北极航线恶劣的自然环境，被盟军船员以无畏的气概克服了。到1941年年底，共有7支PQ船队抵达苏联，送去了750辆坦克、800架战斗机、1400辆卡车和10万吨军火。

这些武器，迅速投入了苏德战争。

要玩儿就玩儿狠的

1942年春，往来于北极航线的船队更加活跃，将更多军用物资运到了苏联。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发现大量英美生产的军火时，希特勒意识到了北极航线的重大作用，立即下令德国海军切断北极航线。

接到任务的德国海军，将4个潜艇群派往挪威海区，并调遣战列舰“提尔皮茨”号、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进驻北挪威，并抽调德国空军第五飞行队的200余架轰炸机助阵，以加强打击力量。一时之间，北极航线上杀气骤起。

在德国海空军的联合袭击下，北极航线的船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虽然丘吉尔非常重视北极航线，派遣了不少航空母舰、战列舰和巡洋舰护航，但德军占尽天时地利，局面越来越凶险。

到了1942年夏天，德军进逼苏联重镇斯大林格勒 [54]。斯大林多次写信让丘吉尔尽快派出商船运送武器，以解燃眉之急。丘吉尔深知德军袭击北极航线的兵力强大，迟迟不下令开船。另一方面，丘吉尔是想让德国人和苏联人拼个两败俱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丘吉尔就希望苏德之间互相厮杀，打得你死我残，由英国坐收渔人之利。丘吉尔曾说：“我希望看到的战争结果是，德国人倒在坟墓里，而俄国人躺在手术台上痛苦地呻吟！”后来连罗斯福都看不过去了，亲自给丘吉尔写信建议尽快运送武器。这时，丘吉尔才下令开出了PQ-17船队。

PQ-17船队数量非常庞大，载货量前所未有。为此，英国海军在船

队的配置上煞费苦心，以期让船队在漫长的远航中经受住来自空中、水面和水下的猛烈打击。船队分为3部分：护航队、紧急支援舰队和打击舰队。护航队由34艘商船和直接护航部队组成，直接护航部队包括6艘驱逐舰、2艘防空舰、2艘潜艇、4艘护卫舰、4艘猎潜舰和3艘扫雷舰，另有3艘救护船和1艘补给油船，直接护航部队的任务仅仅是对付敌人的飞机和潜艇，无力与德国大型水面舰艇作战。紧急支援舰队有2艘英国巡洋舰、2艘美国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由英国海军少将汉密尔顿担任舰队司令。另外，船队在挪威海岸线外布置了9艘英国潜艇和2艘苏联潜艇担任岗哨，主要任务是监视德国大型水面舰艇。紧急支援舰队的任务主要是缠住以“提尔皮茨”号为主力的德国水面舰队，好让打击舰队消灭它们。打击舰队是船队中真正可畏的力量，它以最强大的战列舰“约克公爵”号、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号和英国航空母舰“胜利”号为主力，由3艘巡洋舰和一队驱逐舰担任掩护，具备歼灭“提尔皮茨”号的能力。打击舰队司令兼PQ-17行动总指挥，由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担任。

从兵力配置上看，PQ-17船队足以闯过北极。但丘吉尔要玩儿就玩儿狠的，他有更大的雄心：以PQ-17船队为诱饵，诱出德国海军主力“提尔皮茨”号，一举歼灭，永绝北极航线上的大患。

德国海军以PQ-17船队为猎物，而盟军打击舰队以德国海军为猎物。这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

该出手时就出手

1942年6月27日，浩浩荡荡的PQ-17船队从冰岛出发。7月1日，船队通过了西经10度线上的扬马延岛，然后将航向偏向北，希望远离挪威海岸。这时，一艘巡逻的德国U艇发现了船队，并用电报通告了德军的作战指挥中心，战斗开始了。分散在挪威海上的德军潜艇立即向PQ-17船队的航线集结，并伺机下手。但护航队反潜力量强大，德军潜艇强行进攻占不了便宜，只好耐心地尾随船队。几名大胆的德军潜艇艇长寻机攻击了船队，除了饱尝深水炸弹外，一无所获。德军指挥中心还派了侦察机侦察护航队，当得知PQ-17船队的庞大编制后，认为只靠潜艇和飞机吃不掉PQ-17船队，决心派出以“提尔皮茨”号为主力的大型水面舰队。

随后，一队德军鱼雷轰炸机对PQ-17船队进行了袭击，在猛烈的防空炮火还击下，一无所获。

7月4日，德军精心谋划的大规模空袭开始了。行驶于熊岛附近的PQ-17船队遭到一拨接一拨的德国轰炸机和鱼雷机的袭击，战斗十分激烈。虽然不断有德机被击落，但PQ-17船队中也有3艘货船沉没，1艘负重伤。

汉密尔顿少将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护航队和紧急支援舰队虽然能勉强应付空中和水下的攻击，然而一旦“提尔皮茨”号出动，又如

何抵抗呢？恐怖的“提尔皮茨”号只需在英舰的火炮射程之外发射700公斤巨弹，就足以将自己的商船和军舰一一击沉。

5日，汉密尔顿少将收到监视“提尔皮茨”号的盟军潜艇发来的电报：“‘提尔皮茨’号离开阿尔滕峡湾，去向不明。”苏联潜艇报告：“‘提尔皮茨’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组成的强大舰队已离开挪威，潜艇进行了攻击，效果不明。”英国潜艇发现，以“提尔皮茨”号为主力的德国舰队，航向东北，航速27节。汉密尔顿知道，10个小时后，他的船队将进入“提尔皮茨”号的火炮射程。

汉密尔顿立即电告打击舰队司令托维上将，让他火速赶来救援。托维率领的打击舰队同PQ-17船队保持着四五个小时的航程，为了保密和诱歼“提尔皮茨”号，托维舰队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静默。接到汉密尔顿的急电后，托维详细计算了两支舰队的距离，以及航行中的天气、流冰情况，无奈之下，打破静默告诉汉密尔顿：“我们为流冰所阻，不能赶到，一切情况由你全权处理。”

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向PQ-17船队袭来。

纸上谈兵要不得

此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诱歼计划宣告全盘落空，PQ-17船队反而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远在千里之外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比战场上的汉密尔顿还要焦急。

庞德上将对PQ-17船队、打击舰队和“提尔皮茨”号的位置一清二楚，明白巨大的灾难正在向PQ-17船队逼来。庞德上将是一位参谋出身的高级军官，过多地从纸面上计算分析，基本可以说是纸上谈兵，从而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如果让汉密尔顿继续前进，很可能连护航舰艇一起断送；如果让全部护航舰艇西返，运输船队分散成单船后东进，则能保住全部军舰和一部分商船。

于是，庞德上将以海军部的名义，向PQ-17船队发出了一项重要的命令：“紧急通知：巡洋舰应以最大速度向西方撤退。鉴于敌方水面舰艇威胁，运输船队当分散向俄国港口进发。”

接到庞德的电令后，汉密尔顿少将忍痛向PQ-17船队下达了命令。这意味着，商船要在完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独自闯过直接处在德军威胁下的挪威海和巴伦支海。所有的商船船员都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恐惧。

护航舰队全部西撤后，商船船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置生死于度外，继续开往目的地。这些非武装运输船遭到了恐怖的大屠杀！

令人生畏的“提尔皮茨”号没有亲自参加屠杀，“提尔皮茨”号截获了托维给汉密尔顿的电报，虽然没有破译电报，却发现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跟随在PQ-17船队之后。“提尔皮茨”号开到距离PQ-17船队只有4小时航

程的位置时，为了保存实力，折返南航。

对PQ-17船队的屠杀是由德国潜艇和飞机执行的。击沉非武装的运输船，对于受过严格训练的德国潜艇艇长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一艘接一艘的商船被鱼雷击中，大火从冰海中腾起，有的船只缓缓下沉，有的船只很快断裂。几百名船员穿着救生衣漂在接近零度的冰海上，很多人立刻就冻死了。德国空军第五飞行队的各种轰炸机也大肆屠杀商船，带给分散的商船更大的打击。

PQ-17船队的命运是北极航线中最惨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次死亡航行。英国皇家海军纸上谈兵，对流冰、天气和航程中的困难估计过低，而对德舰“提尔皮茨”号的威力又估计过高，因此惊慌失措，犯了巨大的错误。作为这一错误的代价，24艘商船带着13万吨精良的军用物资，永远沉没在了北极海底的泥沙中。

PQ-17船队的惨剧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盟军吸取教训，改变战术，屡屡得手，使北极航线变成了一条对苏德战场极为重要的生命线。

06.“北方孤独女王”驾崩

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PQ-17船队的这次死亡航行中，德国“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神龙见首不见尾，凭借强大的威慑力，就让英国皇家海军的护航舰队不战而逃，其威力可见一斑。

“提尔皮茨”号是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的第二艘，即“俾斯麦”号的姊妹舰，以“德国海军之父”、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的名字命名。“提尔皮茨”号在进行装配时，威廉港造船厂屡屡遭到英国轰炸机的袭击，尽管没有一颗炸弹命中“提尔皮茨”号，但反复的轰炸严重影响了装配进度，使它一直拖到1941年2月25日才服役。

“提尔皮茨”号服役之后，一直躲躲藏藏，不停地转战于挪威各个港口，以威慑并牵制盟国海军力量，没有打过一场堂堂正正的海战。盟军为确保能对“提尔皮茨”号进行封锁，出动了大量舰艇。“提尔皮茨”号牵制了整个北海的英国皇家海军以及英国五分之一的战略空军，长期孤独地被封锁在港口。因此，“提尔皮茨”号被称为“北方孤独女王”。

“提尔皮茨”号在挪威时进行了3次出击。1942年3月1日，PQ-12船队从冰岛起航，与此同时，QP-8也从摩尔曼斯克起航。3月3日，“提尔皮茨”号由3艘驱逐舰保护，驶离母港准备在熊岛附近对两只船队进行攻击。但随后几天中，“提尔皮茨”号等水面舰艇仅发现了一艘商船并由驱逐舰击沉，并未发现其他任何船只。到3月9日，“提尔皮茨”号被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航空母舰上的侦察机发现，从“胜利”号上起飞的战机立即对“提尔皮茨”号发动进攻。为了避免“提尔皮茨”号像“俾斯麦”号一样被盟军击沉，德国海军上将塞利阿斯决定中止作战。

1942年夏天，猎杀PQ-17船队的行动结束后，直到1943年7月，“提尔皮茨”号一直停泊在特隆赫姆港内。

1943年8月，德军在“提尔皮茨”号、“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的炮火支援下登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德军于9月9日攻占该岛。这是“提尔皮茨”号唯一一次向敌方目标开火。

以牙还牙搞偷袭

尽管“提尔皮茨”号一直处于限制行动状态，但英国皇家海军仍然相当惧怕“提尔皮茨”号的强大战斗力，决心将其击沉。

“水源”行动是英军第一次攻击“提尔皮茨”号的行动。这次行动中，英国皇家海军使用了最新研制的X型袖珍潜艇，计划潜入港内摧毁“提尔皮茨”号。这跟德军U艇潜入英国军港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看来英国人是要以牙还牙，报复德国人。1943年9月，两艘X型袖珍潜艇通过了铺设在“提尔皮茨”号周围的防鱼雷网后，在“提尔皮茨”号船底安置了8吨炸药并引发爆炸。巨大的爆炸将“提尔皮茨”号震离水面2米多高，“提尔皮茨”号居然未沉，却遭到了较严重的破坏，瘫痪了6个月才恢复了战斗力。

1944年4月，“提尔皮茨”号维修完毕并准备展开新的行动。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也开始执行代号为“钨”的攻击行动，派出了大批舰载飞机对“提尔皮茨”号进行轰炸。4月2日，空袭行动开始。由于德军仓促应战并缺乏防空武器，整个空袭中，英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威胁。英军在这次行动中，仅仅损失了3架飞机，却造成“提尔皮茨”号上122名船员阵亡，300多人受伤。虽然船体和上层建筑并未受到致命打击，战舰的装甲没有被击穿，但这次行动导致“提尔皮茨”号必须用2个月时间进行维修。

1944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的航空兵展开“福神”行动。此前，为了保护“提尔皮茨”号，德军建立了有效的预警和烟幕系统。因此，在这次行动中，除了1枚炸弹在“提尔皮茨”号身旁爆炸外，其余炸弹全部脱靶。

你若安好，我便接着扔炸弹

为了彻底击沉“提尔皮茨”号，盟军又提出了几套方案，锲而不舍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攻击。

第一次是1944年9月15日，英军出动大批“兰卡斯特”式轰炸机，每架飞机携带1枚专门设计用来对付大型军舰的5.5吨的“高脚柜”超级炸弹及5000磅的水下鱼雷，从苏联的空军基地起飞袭击“提尔皮茨”号。轰炸时，尽管“提尔皮茨”号被烟幕系统制造的烟幕笼罩，仍被1枚炸弹击中，丧失了出航能力。

只要“提尔皮茨”号还没有被击沉，英军便接着扔炸弹。1944年11月12日，英军的“兰卡斯特”式轰炸机再次携带“高脚柜”炸弹，从苏格兰起飞，开始执行“问答机”行动。这次德军没有释放烟幕，战斗中，3枚“高脚柜”炸弹命中“提尔皮茨”号，其中2枚炸弹洞穿了“提尔皮茨”号的装甲，炸出了一个近70米的大口子。很快，爆炸引发的大火引爆了弹药库，炸断了C号炮塔。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中硕果仅存的“提尔皮茨”号，在熊熊大火中迅速倾覆沉没，舰上的1700名官兵，有接近1000人阵亡。德国海军的“北方孤独女王”，终于驾崩了。

可以说，盟军为了击沉“提尔皮茨”号，兴师动众，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前后出动了超过600架次的飞机以及袖珍潜艇。但实力决定一切，随着盟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任凭德军战舰威力多大、指挥官多么出色、战术多么巧妙，都无法改变战争的走向。

07.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到了1944年年底，德国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中，袖珍战列舰“斯佩伯爵”号、“俾斯麦级”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已经葬身海底；“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格奈森瑙”号在空袭中严重受损；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纽伦堡”号巡洋舰在波罗的海疲于奔命；“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遭英国潜艇鱼雷暗算；“吕佐夫”号战列巡洋舰躺在船坞内大修；其余几艘战舰不能出海作战，只好降格为训练舰使用。能打的都阵亡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在大西洋航线，1943年后，盟军在舰艇和飞机上加装了反潜雷达，使商船被击沉的数量大大降低，而德军U艇反而被大量击沉。战争初期出尽风头的“狼群战术”，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西洋海战，以德国海军的失败而告终。

据统计，二战期间，德国海军共击沉盟国商船2500余艘，总吨位1400余万吨，占盟国战时船舶保有量总吨位的三分之二以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人，正是新任纳粹帝国元首、海军元帅、“狼群战术”的发明者邓尼茨。

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盟军通过广播要求所有在海上作战的德军潜艇浮出水面，开到指定港口向盟军投降。

战争结束时，德国潜艇部队官兵的死亡率已超过80%，而幸存的潜艇官兵又上演了惊人的一幕。

潜艇部队的官兵重复了一战战败时的情景：他们违反不得破坏武器与自沉军舰的命令，又一次私自传开代号为“彩虹”的秘密行动 [55]，先后有200余艘德军潜艇在向盟军投降后自行凿沉。自沉的潜艇中，新型潜艇的比例占到了近60%。德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超强意识，震惊了世

界。

但是，德国潜艇部队的官兵们明白，属于U艇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二战末期，更多的水兵，把U艇比喻成“活棺材”。此时在战争中，U艇不断被击沉，那些浑身沾满油污、死死抓着救生筏的幸存者，用一种毛骨悚然的声调，哼唱着一首古老的歌：水兵的坟墓……不会开出鲜花。

第二章 战争残酷几人知（苏德对决，苏联赢得战争主动权）

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不然会有人爱上它。

——题记

01.这样打仗很无语

反正我们人多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召集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轴心国伙伴，展开“巴巴罗萨”行动，闪击苏联。前半年，德军进攻比较顺利，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截止1941年底，苏军损失兵力高达313万，其中死亡80万，被俘和失踪233万。此外，苏军损失坦克20500辆，作战飞机17900架。不过，因为苏联领土广袤，导致德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案落空。遭受了一连串惨败的苏军，终于在1941年年底的莫斯科保卫战中站稳脚跟。当时德军过度消耗，却没有稳定的补给线，加上严重缺乏冬装，被苏军阻挡在了莫斯科城下，苏军乘机在部分地区展开反攻。

但是，当时苏德战场的主动权，仍在德军一边。苏联其实没有实力反攻，不仅是因为兵力和装备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苏军将领的指挥水平不值一提。苏军作战时，除了以无数战士的生命为代价去争取胜利外，战术乏善可陈。二战后一直被神话的朱可夫元帅，在同行眼中根本就名过其实。叶廖缅科元帅在回忆录中曾讲到，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敌人五六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的显赫地位是用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叶廖缅科如此评价朱可夫，他自己又怎么样呢？基辅保卫战前，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将领都认为基辅守不住了，西南方面军侧翼有被包围的危险。斯大林找到叶廖缅科，问：“如果我把中央方面军配属给你，并给你一些炮兵预备队的话，你能不能阻住古德里安，掩护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呢？”叶廖缅科无比自信地说：“我不但能阻住古德里安那个流氓，而且要消灭那个流氓。”然而，事实证明叶廖缅科的自信没有任何根据。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突击前进了十几公里就停滞了，仅仅是轻轻扯了古德里安的大腿一下。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却直取西南方面军侧后，导致了基辅会战红军的惨败。

再举一个例子，1941年11月，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五十八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从远东调来，没有来得及做好战斗准备就跟德国人开仗。结果，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坦克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员，但是敌军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十七和第四十四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罗科索夫斯基在战后拥有苏联和波兰两国元帅军衔，被誉为“常胜元帅”，在战场上却毫不吝

惜部下的生命！

苏军统帅里，盲目自信、依靠人海战术胡乱指挥者，大有人在，普通士兵死伤枕藉也就不足为奇。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常见的一句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让士兵去送死

苏联元帅是这样打仗的，底下的军官又是怎么指挥的呢？

在德国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回忆录中，总能看到苏军毫无意义地让士兵去送死的场景。比如，1941年8月，后来的苏军叛将弗拉索夫率领第三十七集团军，在基辅向德军占领的一处高地发起进攻，他的战术先是徒劳无益的炮兵轰炸，但是德军阵地毫无损伤，然后发起一拨接一拨的冲锋，冲锋的士兵都倒在了德军的机枪前面。一位指挥官还试图让自己的部队再次发动毫无意义的进攻，结果被德军打死。苏军向这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高地发起进攻，居然持续了3天3夜。德国人完全无法理解，一拨人倒下，另一拨人还继续来送死？德国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傻的，一个地儿打不下来就绕过去，干吗跟这地儿死磕啊？苏联人就是这么一根筋！

这种送死式的进攻，搞得德国人都筋疲力尽。一个德国军人在战后评论，我跟我的同伴们感到最震惊、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苏联人的进攻，方法如此生硬，场面又这么宏大。苏联人为取得一点儿进展就投入这么多兵力，如果目标真的十分重要，苏联人将会投入多大兵力，发动多么频繁的进攻？

实际上，德国军官根本想不到，苏军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会别的打法，只会搞人海战术。跟德军或者美军、英军相比，苏联红军是一支落后于时代的军队，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战术水平，让教育水平不高的苏军大部分指战员无法掌握。

真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02.最著名的叛徒

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根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数字，苏联红军在二战中被俘570多万人。这570多万人，战争结束之后回到苏联的是190万，剩下的人，大部分当然是死在战俘营里了，也有很多人就在欧洲待下来了，不愿意回苏联了。

有一个笑话，在斯大林时代，一个苏联人移民美国，进海关的时候，被查出行李中带着一张非常大的斯大林画像。美国海关官员就很奇

怪，就问这个人，你带这玩意儿干吗使啊？那苏联人说，这治我的思乡病，我只要把这画像掏出来一看就不想回苏联了。

很多苏军战俘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就待在欧洲了。最令人惊讶的不是苏联军队被俘人数之多，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这570多万被俘苏军当中，有100万人居然叛变了，向自己的祖国开枪。

这些叛徒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前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红军中将弗拉索夫。他是二战当中苏军中最大的叛徒，最有名的叛将。

这样一个苏联将军为什么会叛国投敌呢？这个过程一言难尽。弗拉索夫18岁就参加了红军，在国内战争期间跟所谓的“白军”作战的时候非常英勇，内战一结束就在列宁格勒 [\[56\]](#) 高等骑兵学校深造，跟著名的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是同学。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是苏联高级军官的摇篮，因为那时候坦克不是主战兵种，骑兵才是陆军之王。

20世纪30年代，弗拉索夫作为军事顾问被派往中国，曾经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回国之后，弗拉索夫担任师长。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在1941年7月，弗拉索夫出任新组建的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在基辅参加防御作战。结果基辅会战打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围战，苏军的防御彻底崩溃。弗拉索夫侥幸脱出，徒步返回了己方阵地。在基辅会战中，能活着回来就是本事。

于是，斯大林下令用飞机把弗拉索夫接到莫斯科，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可见弗拉索夫在斯大林心目中是个人物，斯大林还任命他为防守莫斯科的第二十集团军司令。

俘虏的待遇不一样

1941年11月，德军从背后突破了苏军防线，莫斯科岌岌可危。

当时弗拉索夫奉命亲率第七、第八步兵师，强行军及时赶到堵住突破口，为保卫莫斯科立下了大功。接着在友军部队的配合下，弗拉索夫率部发动反攻，把德国人挡在莫斯科运河一线。莫斯科大反攻当中，弗拉索夫又担任先锋，率第二十集团军一马当先。可以说，在莫斯科保卫战当中，弗拉索夫是一员枭将。等到战役一结束，斯大林任命弗拉索夫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

弗拉索夫升职之后，立刻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儿投入工作，千方百计组织反攻，并且率部深入敌后，严重威胁德国第十八集团军侧翼。可惜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哥们儿进展太迅速了，而其他的苏军部队进展迟缓，没能突破德军的防线。这样一来，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调整部署，调来大批增援部队，把弗拉索夫的突击第二集团军给合围了。在合围圈内的苏军部队达到了13万人，弗拉索夫拼命突围，担任前卫的步兵师打开了一条通道，但是德军最终还是封住了突破口。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命令突击第二集团军以小队形式分散突围。实际上就是宣布整个集团军解体，大家各顾各吧。集团军领导分成了3个小组，由总部冲锋枪连做掩护，准备退到仍然坚持战斗的第四十六步兵师阵地，但是很快就被德军的火力打散了。

弗拉索夫逃到了一个小村子，正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德国第三十八步兵军的士兵冲进来了，用冲锋枪对准了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只好缓缓地举起了双手，低沉地跟德国兵讲，不要开枪，我是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中将，带我去见你们的最高长官。

这样，弗拉索夫中将成为了苏德战争初期300万苏军战俘中的一员，政治身份一下子从天堂到了地狱，在纳粹的战俘营里面，他看到了近乎天文数字的苏军在这里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老实讲，德国军队对英美战俘还是待遇不错的，因为双方都是日内瓦公约签订国，但苏联不是，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德国人觉得英美人士跟自己一样是高贵民族，甚至说英国人是“荣誉日尔曼人”，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就应该被消灭。因此，在被德意军队俘虏的27万英美盟军士兵当中，最后死掉的只有不到9000人，而被日军俘虏的9万多盟军士兵死了3万多。但是，苏联军队就没有这样的好待遇了，被俘的苏军士兵除了少部分逃脱，大部分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

这一切使贵为中将的弗拉索夫分外胆寒。千古艰难惟一死，人落到这个地步，很难做到不惧生死。如果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下子被子弹打死了，这很光荣，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但在集中营里，堂堂的将军被人吆五喝六，最后被虐待而死，这会让人很绝望。

这个时候很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弗拉索夫没有坚持下来。但是真正促使他迅速变节的，是一份来自祖国的可悲命令。

向祖国开战

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签署了那份著名而又残暴的270号命令。

命令说：“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战斗中如果隐瞒自己的身份，开小差或者向敌人投降，将被视为蓄意叛逃人员。其家庭成员将被视为背叛祖国的逃兵家属而实施逮捕……责成每一位军人，如果所在部队被包围，务必尽一切可能战斗到最后一刻，突出重围。如果指挥员或者政委不积极组织击退敌人，而是选择向敌人投降，可以用一切办法消灭他们……”

这个命令后来发展到，所有投敌者的家人将被处决，即使是从战俘营逃脱的俘虏，也将全部被枪决。

在苏联统帅眼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变节者。他们认为只要军人被俘，就是变节的人。这一点跟日本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认识一致，你没死就是变节了。原本苏联在对外扩张过程中，造成的民族矛盾就很尖锐，乌克兰人、哥萨克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

等，平日受尽欺压，加入苏军后，作战本来就不积极，甚至把德军当作解放者。因此，这份命令一出，更使军心涣散，并把他们推向敌人的怀抱。这些人会想，你们当头儿的太残忍了！反正横竖都是死，还要连累家人，不如投降了吧，还能有口饭吃。

270号命令并未对减少苏军战俘数量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在命令发出后的2个月，苏军战俘又增加了130万！整个苏德战争中，苏军被俘人数达到570万，其中叛变的超过100万，他们组成俄罗斯解放军或类似志愿军，调转枪口，向祖国开战。

有道是：“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苏军士兵的反叛，跟苏联军官们绝不以身作则，反而集体腐败也息息相关。一份对苏联第五十九集团军的揭发材料最能说明问题：

该部队的领导和政委贪恋女色，酗酒成风，在战斗过程中不是干好本职工作，而是在前线胡作非为。比如，集团军工程部副部长、“苏联英雄”科罗温，他在酗酒后就曾带人闯入部队食堂，拔出手枪，向厨师索要香肠、果酱和面包，拿到之后，还把果酱瓶子砸到地上，并命令副官在食堂安放地雷。此人还公开与司令部女打字员同居，一起去澡堂洗澡，成为下属的“榜样”。

再有，该集团军炮兵参谋长萨莫伊洛夫在给打字员图加里诺娃的情书中写道：“亲爱的，如果你不想破坏我们的友谊，就请你收回今天说过的再不和我一起吃饭的话。这使我非常伤心，你让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为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我喜欢你，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了和你在一起。”这封情书的作者，也成了炮兵部队的“榜样”。

如果军官们只是做点儿这类的事，那还只是影响士兵的心态。该部队独立话务连的军委会成员阿夫图霍夫与连助理女军医同居，因此，不让她到连里为受伤的战士医治，引起了全体人员的愤恨。

服务于该集团军的女飞行员、打字员、通信员、医护员无不受到上级骚扰，有个叫乌兰诺娃的卫生员把企图动手动脚的卫生部长官推开，结果那名长官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地面连开数枪，活该他倒霉，反弹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腿部。

第五十九集团军就是活脱儿的“酒色”集团军。第三七八步兵师师长多罗费耶夫总结的最妙，有一次，他在跟一群女医师鬼混了两天两夜之后对部下说：“这儿的妇女就是妓女，就得用她们，你们这些指挥员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弗拉索夫的曲线救国

苏军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中，肯定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这样的军队能赢吗？军官们沉溺于酒色，却让当兵的流血牺牲，这样的军官，士兵犯得着为他们卖命吗？

因此，苏军士兵变节投敌的很多。在战俘营里，弗拉索夫也丧失了信心，认为苏联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跟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对德国屈膝的傀儡政权。弗拉索夫认为这样可以使俄国少流一些血。

只有跟德国“合作”，才能让苏联人少流血。这个念头在弗拉索夫的思想中，越来越坚定。他跟自己的部下讲：“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中。”

弗拉索夫的这些话虽然是为了自己的背叛找借口，并且试图拉别人下水，但是他的行为具有代表性，表现出当时的苏联人对斯大林专制主义并不认同。这种思想把弗拉索夫绑到了法西斯的战车上，担任了亲德的俄罗斯解放军的首领。

弗拉索夫想站在德国人一边，但是一开始德国人并不领情，因为不信任他，并不愿意用他。据说，当时德国将军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跟希特勒说了这样一句话：“弗拉索夫有一个想法……”希特勒立刻打断这位将军的话，说弗拉索夫不配有想法，谁批准他们穿德国军装？我们没有那么多德国军装给他们穿。

直到二战的最后两年，也就是战争对德军十分不利的时候，德军才启用弗拉索夫。

03. 克里米亚的决斗

一块硬骨头

到1942年初，苏德战场的优势，仍在德国一边。莫斯科保卫战后，苏联人只是站住了脚，没死而已。就像两个拳击手对垒，德国左右出击，把苏联打得摇摇晃晃，口吐鲜血，最后致命的一拳没捶死苏联，苏联站住了，还反手给了德国一拳，打了对方一个趔趄。就是这么一个形势，苏联还远远谈不上能扭转乾坤。

现在很多军事家讲，希特勒在1941年冬天，要求德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寸土，势必保住战线，这个决策是对的。德军因此避免了像拿破仑军队那样的崩溃。到1942年春，苏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相对稳定下来。但是，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更大规模的战役，以争夺战场主动权。德军现在已无力发动全面进攻，所以，德军最高统帅部希望攻击苏联意想不到的战略方向，以期快速取得成效。

当时德国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 [57] 大将建议，继续进攻莫斯科。但希特勒认为，进攻莫斯科战略意图过于明显，而且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德军应该放弃进攻莫斯科的计划，集中兵力在北部、南部

战线发动新一轮攻势。另外，由于美国在珍珠港被偷袭之后向日本宣战，德国也向美国宣战，希特勒感到时间紧迫，特别希望在美国参加欧战之前打垮苏联，至少也要把苏联打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有可能对付在欧洲登陆的美军。为此，希特勒要求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统帅曼施坦因，彻底拿下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一个半岛，它就像漂浮在黑海海面上的巨型章鱼，面积很大，南部跟土耳其遥遥相对，西部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连接欧洲和中东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指示南方集团军群尽快攻占克里米亚，通过刻赤海峡进入高加索地区。这一战略行动，既可以避免以克里米亚为基地的苏联空军对罗马尼亚油田构成威胁，又能促使土耳其在政治上靠近德国。但是，想攻占克里米亚半岛也不容易，苏军不但在半岛上驻扎重兵，而且控制着半岛一带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此外，半岛地形十分复杂，如果从陆上进攻半岛，只能通过皮里科普地峡，这里有毫无隐蔽的开阔沼泽地，还有苏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深达15米的“鞑靼壕沟”。克里米亚半岛曾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壕沟是那会儿修的。如果从水路进攻半岛，地峡两侧的水太浅，军舰根本无法靠近，只能沿着地峡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是靠皮里科普地峡跟大陆相连的，要没这个地峡，它就是一个岛屿。

这块地方，沙皇俄国同土耳其在历史上曾进行过9次争夺。1853年到1855年，英法联军在这儿打了2年才把克里米亚半岛占领，而那会儿英法联军不论装备还是训练，都远远胜过沙皇俄国。

摆在曼施坦因面前的，是一块硬骨头。

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此时，曼施坦因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共计9个师，外加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已经在克里米亚鏖战了好几个月。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几乎等于零，德国军官到罗马尼亚军阵地上去视察，发现前线战壕里，两个罗马尼亚上尉衣装整齐，军服一尘不染，身上还喷着香水，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都指望着德国人在那儿拼杀，他们捡现成的。曼施坦因只好率领德军向苏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苏军则凭借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援军不断通过黑海登陆。

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战役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天平上一样，一方坚持不住，胜利就会倒向对方。最终，还是苏军先顶不住了，防线开始崩溃，除了半岛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整个克里米亚落入了德军之手，残余苏军撤到了要塞内。德军虽然击溃了苏军，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拿不下来，就不能说占领了克里米亚。此时，苏军又在克里米亚东端的刻赤半岛登陆，双方再次陷入拉锯战。

为了打破僵局，1942年1月5日，曼施坦因出动第三十军和第四十二

军向登陆刻赤半岛的苏军发起反击。这次反击十分冒险，因为这时曼施坦因手上只有3个半已被削弱的德国师和1个罗马尼亚旅，面对的苏军却有8个师和1个旅，但是曼施坦因还是取得了反击的成功，抓了1万多名苏军俘虏。曼施坦因确是名将，德国人仗打得巧，经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苏军并不想放弃克里米亚，仍然向刻赤半岛增兵。苏联人死不放弃克里米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把牛皮吹大了，宣称克里米亚的反攻是斯大林同志直接指挥的，如果玩儿砸了，那就意味着斯大林同志玩儿砸了，因此骑虎难下不好收场，只能咬着牙继续打下去。

到3月13日，苏军动用8个步兵师、2个装甲旅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而曼施坦因也得到了新组建的第二十二装甲师和第二十八轻装甲师的增援。双方在克里米亚展开激烈对攻。为把苏军彻底赶出克里米亚，曼施坦因跟希特勒要求派大量的空军支援，先夺刻赤半岛，再拿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希特勒同意了。从5月8日起，曼施坦因用少量兵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集中5个德国步兵师、1个装甲师和2个罗马尼亚师向刻赤半岛大举进攻，在德国空军大力配合下，经过10天激战，到5月18日，全歼苏军第四十四和第五十一集团军，俘虏苏军17万。

事实无情地证明，苏联人把牛皮吹破了。

打仗就是玩心眼儿

拿下刻赤半岛后，曼施坦因开始准备攻克苏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要塞由苏军海岸军团负责防御，兵力有7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3个海军陆战旅。曼施坦因对这次攻击做了充分准备，他在两英里长的阵地上展开了208个炮兵连，这在二战期间绝无仅有。

6月7日拂晓，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起了进攻。德军炮兵已经事先瞄准苏军堡垒，开始猛烈轰击，空军的轰炸机也纷纷向既定目标投下炸弹。这场攻坚战非常惨烈和残酷，曼施坦因回忆说：“无论是大型据点，还是小型碉堡，苏军常常打到最后一人一弹。双方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每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苏联人把人海战术发展到了顶峰。

到6月17日，德军终于从北面深深楔入要塞地区。但德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连仅剩下七八个人。曼施坦因只好一方面将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另一方面向最高统帅部要援军。6月26日，伤亡惨重的德军夺取了苏军在要塞外围的防线。此时，德军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最后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战斗，曼施坦因改强攻为奇袭。

6月29日凌晨，曼施坦因出其不意，派突击队秘密渡过了塞瓦斯托波尔湾，从南岸的岩石绝壁攀登而上，突然从背后袭击苏军。同时，他指挥德军主力在猛烈炮轰之后发起进攻，使要塞内的苏军陷于腹背受敌

的困境。曼施坦因用实战给只会人海战术的苏军上了一课，让他们明白打仗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玩心眼儿。到了7月4日，退到半岛顶端的9万多苏军突围无望，被迫投降。

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德军缴获了火炮460门，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当然，德军也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有近24000名将士阵亡。至此，德军终于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曼施坦因也凭借这一功勋，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

04.看谁犯的错误多

错误都是下属的

1942年5月12日，正当苏德两军在刻赤半岛激战之际，苏联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一共45个师，从东北、东南两面向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发起进攻，一开始进攻特别顺利，突破了德军防线，三昼夜前进25到50公里。斯大林很高兴，还批评了此前反对出战的总参谋部，说险些因为总参谋部的错误而取消了一次如此顺利的战役。

可惜斯大林高兴得有点儿早，5月17日，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在第十七和第六集团军的支援下发起反攻，合围了苏联南方方面军第九和第五十七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第六集团军和博布金战役集群。到5月29日，被围苏军大部分被歼。苏军阵亡了3个中将、1个集群司令，24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9辆、火炮2026门。令人称奇的是，苏联政府首次公开承认了这次失败，苏联这次难得的坦率是为了呼吁西方盟国赶快对德开战。

哈尔科夫战役拉开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序幕。德军在克里米亚和哈尔科夫的胜利，把苏军来之不易的预备队消耗光了，南部战线受到严重削弱。苏军作战失利，跟斯大林错误判断战场形势有关，斯大林却把责任都推到了下属头上，从此不再信任力主发起哈尔科夫战役的铁木辛哥。应了那句话，领导没有不正确的，错误都是下属的。

苏联红军在1942年夏季，重新上演了1941年夏季的崩溃，丧师失地，一溃千里，4个集团军被歼灭，大量将士被俘。1942年的前6个月，苏军阵亡人数达82万，失踪人数超过70万。

哥儿俩是半斤八两

就在德军进展顺风顺水的时候，希特勒的狂妄症又一次发作了。当时德军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进攻苏联重镇斯大林格勒，封锁伏尔加河；二是向南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苏联的石油。一边是德军飞机、坦克和汽车每天都需要的宝贵石油，一边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实在难以抉择，放弃哪个也舍不得，最终，他做出了狂妄的决定：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一个都不能少，双管齐下，同时占领。

希特勒脱离实际的狂妄决定，让德军统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力主集中兵力攻占斯大林格勒，并一再陈述理由，希特勒却把哈尔德的意见当作了耳旁风。

希特勒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哈尔德只好在日记中讥讽：“对敌军的力量一直做过低估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哈尔德还谈过另外一件事：有人把一份真实的报告念给希特勒听，报告上说，1942年的苏联仍然能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集结100多万生力军，在高加索地区集结50万人；苏联每月为前线生产的坦克超过1200辆。希特勒没等念完报告，就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让他今后不要再念这种蠢话。希特勒的这个做派，跟他的对手斯大林倒是如出一辙，看来文过饰非、刚愎拒谏是古往今来一切大独裁者的通病，总觉得天底下数他最伟大光荣正确。

稍微懂点儿军事的人都能明白，一旦斯大林把近200万大军投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德军要干掉他们绝非易事。头脑清醒的哈尔德就向希特勒指出了这一点。恼怒的希特勒却解除了哈尔德的职务，任命蔡茨勒将军接替哈尔德，并决心在军队中全面推行自己的意志。希特勒对一战时自己在前线蹲战壕的经历非常自负，认为德国将军们不了解前线的情况。

按理说，苏联人早就应该看出德军下一步的战略意图。斯大林却一直固执己见，以为德军会再次进攻莫斯科，而对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力量准备不足。可以说，希特勒犯了狂妄自大的独裁者会犯的错误，斯大林犯了业余军事爱好者该犯的错误，哥儿俩是半斤八两，玩儿看谁犯的错误的游戏。

05.激战斯大林格勒

不得后撤半步

1942年6月28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了。

德军B集团军群左翼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突然从库尔斯克向东攻击，对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突击。6月30日，右翼第六集团军也从哈尔科夫东北发起进攻，向东南方向的斯大林格勒挺进。苏军在空旷的大草原上很难进行有效抵抗，后撤100到300公里。

然而，战役初期的顺利使希特勒的狂妄症再次发作了，他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用不着那么多兵力，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南下支援第一装甲集团军强渡顿河下游。这样，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兵力就只剩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下辖6个军（含2个装甲军），总计14个师约27万人，有近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和迫击炮。

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逐渐明白了德军的意图，决心组织军队坚守，以保卫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7月12日，苏军在西南方面军

的原有基础上组建了由铁木辛哥为司令员、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负责保卫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有38个师，防守着长约53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防御地带。

1942年7月17日，德军第六集团军在鲍卢斯大将指挥下，突击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防御阵地。同时，鲍卢斯以部分兵力向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发起佯攻，以分散苏军注意力。23日，德军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右翼防线，合围了该集团军2个师，逼近斯大林格勒西面的顿河河岸。25日，德军对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右翼阵地发起攻击，意图强渡顿河。26日，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被迫退过顿河。

战况不利，斯大林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极其失望，撤销了他的司令员职务，由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接任，并委派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前往斯大林格勒，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协助指挥战事。

7月28日，为了提高斯大林格勒守军的斗志，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第二二七号命令，要求苏军将士“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得后撤半步。无论他是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政委，只要是在无上级指挥官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退，他就是叛徒，他就要被当作祖国的叛徒而受到处理。……”

这道命令篇幅极长，斯大林都被逼得夸奖起敌人来了。在他的严令下，苏军又展开了人海战术。

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

由于缺少装甲部队，加上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第六集团军在行进间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无法实现。

7月30日，希特勒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霍特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又归还给B集团军群。8月5日，第四装甲集团军突破了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线。

8月19日，鲍卢斯和霍特重新发起进攻。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向东南攻击，22日突破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防线，强渡顿河，占领了卡拉奇，23日推进到斯大林格勒北郊，前出到伏尔加河。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突破了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的防御，29日进至城南，前锋距斯大林格勒城只有5公里。

在德国陆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同时，德军第四航空队也出动2000架次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轰炸。

斯大林格勒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了朱可夫身上。他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并调拨第二十四、第六十六集团军和近卫第一集团军开赴斯大林格勒。

8月29日，朱可夫飞到斯大林格勒并着手组织反击。9月5日拂晓，朱可夫指挥3个新锐集团军展开反击，由于准备仓促，反击未取得预期战果。6日，苏军再次发动进攻，再次失利。10日，苏军试图从北面实施突击，恢复同第六十二集团军的联系，又遭失败。12日，苏军撤至城区，外围防线已全部丧失，德军突破斯大林格勒城防，从南面突进到伏尔加河。

9月12日，希特勒飞抵前线，召见了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大将和第六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大将，要求“尽快地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命令他们于13日进攻斯大林格勒市区。

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巷战开始了。

苏联人学会动脑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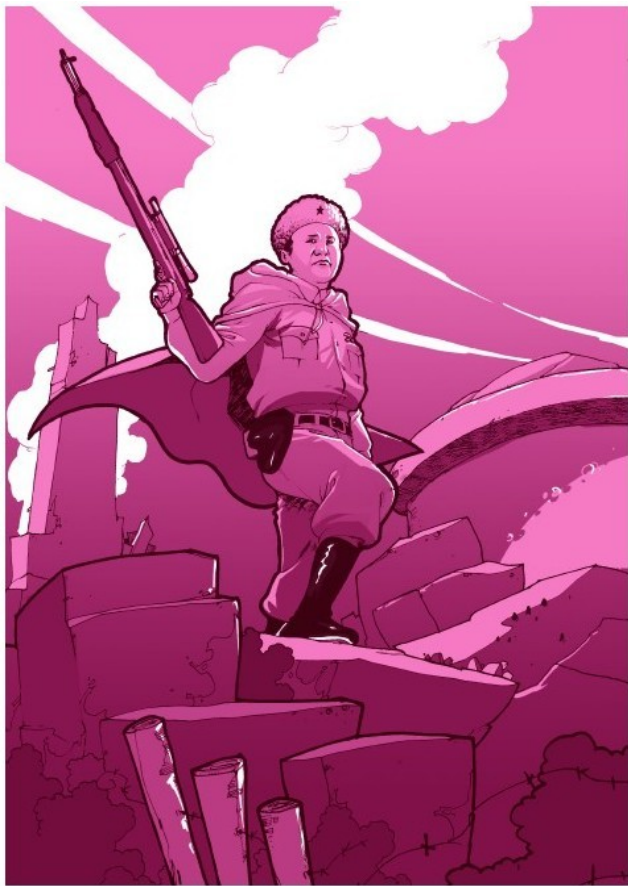
在德国陆军攻城之前，空军的轰炸机已经把斯大林格勒市区炸成了废墟。

9月13日，鲍卢斯第六集团军担当主力，从城北开始突击。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则从城南推进，策应鲍卢斯在城北的主攻。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与苏军展开了激烈巷战。双方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在城中的每条街道、每座楼房、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有些重要据点被反复争夺，其中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一周，前后13次易手。

直到今天，巷战都是最难打，也是应极力避免的。今天美军这么先进的装甲部队，也不敢打巷战。俄罗斯军队在车臣战争中也是吃了巷战的亏。如今的装甲部队，电子通信手段这么先进，还在巷战上吃亏。在二战时期，坦克炮仰角，顶多能打到三楼，五楼站一个人举着炸药包往下扔你就完了。如果坦克在道路上行驶，一个小孩儿抱个炸药包藏在下水道底下，坦克过去，他把炸药包一扔，坦克炸了，小孩儿顺下水道跑了，找都找不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打巷战，实在是以己之短、攻敌所长，苏联人用了两个残破不堪的集团军——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硬是拖住了德国最精锐的第六集团军，为苏军的反攻赢得了时间。

攻入城中的德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虽然德军对伏尔加河东岸进行了频繁的轰炸，但是守军还是从东岸得到了不断的支援和补给。据统计，开赴城中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军官的平均存活时间也只有不到3天，战役的惨烈可以想象。

二战中，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多兵种联合作战，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配合。为了对抗这种战术，苏军采取了贴身紧逼的战术，尽可能地将己方的阵地贴近德军，致使德军的炮兵和空军无法有效进行远程攻击。



瓦西里击毙了德国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宁斯，在这场苏德顶级狙击手对决中取得完胜，由此声名大振

苏联人经过血的教训，终于学会动脑子了。

王牌狙击手顶级对决

德军陷入了巷战的泥潭。值得一提的是，苏军的狙击手在巷战中大显身手，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亡。

2001年，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再现了斯大林格勒的巷战情景。其中，最有名的一名狙击手名叫瓦西里·扎伊采夫，他在一个月之内，击毙了225个敌人。实际上，苏军击毙敌军数量比他更多的狙击手还有三十几个。但是，瓦西里击毙了德国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宁斯，在这场苏德顶级狙击手对决中取得完胜，由此声名大振！

瓦西里出生在苏联乌拉尔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扎伊采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野兔，这说明他们家是猎人。瓦西里刚读完小学就跟着爷爷打猎，练成了一位神枪手。苏德战争爆发后，瓦西里参军上了前线，他用

一杆普通的莫辛-纳甘步枪，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就击杀了32名德国官兵。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后，瓦西里主动请战。于是，瓦西里加入陆军第六十二军一〇四七团作战。刚参战10天，他就用步枪干掉了将近40名德国兵。当时，德国人经常用重炮轰炸，清理占领区。开炮要有观察员，德军占领了马马耶夫高地上的一座水塔，站在水塔上，战场态势一目了然。一个德军军官带着助手藏在水塔里，天天指挥炮兵往苏联人身上扔炮弹。瓦西里觉得德国佬太嚣张了，就准备打靶。果然，一会儿水塔顶就出现一个通信兵，瓦西里一枪把他放倒。水塔上面的人莫名其妙，又派来一个通信兵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又被放倒。军官吓傻了，缩在水塔里面不露头，瓦西里就等着他。过了1个多小时，军官刚冒个头，就被一枪爆了头。当狙击手除了要枪法好，更关键的是要有耐心。瓦西里很快出名了。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正是最艰难的时候，苏联人开始大力宣传这位“狙击英雄”，团长还给了他一把真正的狙击步枪。瓦西里带着这支枪，又挑选了几十个精明干练的战士，专门挑德军上厕所和吃饭的时候下手，搞得德军心神不宁。后来他开班收徒，火线培养了一大批狙击精英。很快，德军前线军官和炮兵观察员的阵亡率直线上升，瓦西里的战绩升到100人。他手下的小战士们，也跟他一起，平均每天干掉十几个德军骨干。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两月，德国第六集团军就没几个班长、排长可用了。

所以，鲍卢斯将军很生气，向上级要求派一个手段高明的狙击手来。希特勒就派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科宁斯前往斯大林格勒。科宁斯是一战时就扬名西线的王牌狙击手，手段毒辣，而且极为自负，他只杀那些值得杀的对手，一般小兵他认为不值得浪费子弹。科宁斯到前线之后，放出风来，要跟瓦西里决战，他打伤了好几个瓦西里的徒弟，故意不打死，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师父报信，瞧见没有，爷来了！

瓦西里选择应战，到前线跟科宁斯对决。两个人相持了4天，最后瓦西里让自己的助手拿着假人，小心翼翼地把钢盔戴在假人头上，拉着假人做出撤退的样子，引诱科宁斯上钩，这才击毙了科宁斯。苏联人的数据显示，瓦西里干掉的德国兵虽然不是最多，但狙击效率却是最高。他为狙击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徒子徒孙前后总共歼敌3000多人，他不愧为苏联王牌狙击手。

女狙击手柳德米拉

其实，毙敌成绩排在瓦西里前面的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狙击手，叫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

柳德米拉在战前是基辅国立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她常常参加一家射击俱乐部的活动，沉稳坚韧的性格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她很快成长为一名神枪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她就投笔从戎。负责招收新兵的军官本来不想要她，希望她去后方做个通信兵或者护士。虽然后来苏联一

共有80万女兵上了前线，她们直接拿起枪跟男性一样投入惨烈的厮杀，但在当时，苏联军队还没必要招收女兵上前线。

但是，柳德米拉很坚决，坚持要上前线。参军后，柳德米拉被派到第二十五步兵师做了一名步枪手。第一次作战的时候，她就被派去执行狙击任务。可能是上级为了照顾她是女兵，不想让她端着刺刀冲锋，怎么办呢？当狙击手吧，稍微安全一点儿。

柳德米拉第一次上前线当狙击手，还带着一个新兵蛋子给她当观察员。但是，看到德国人的时候，她不忍心开枪，毕竟跟对面的德国人是无冤无仇的，结果德国人却把满脸稚气的观察员打死了，一下子把她心中的仇恨激发了出来。柳德米拉第一次在战场上就击毙了很多德军士兵，特别是在敖德萨保卫战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卫战中，她作为一名狙击手，前后歼敌309人。苏联最后没有守住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要撤退，斯大林知道了柳德米拉的事迹，点名让海军一定把她救出来，不能扔在沦陷区。

柳德米拉后来还作为苏联的形象大使出访美国，成为第一个被罗斯福总统接见的苏联公民。

是活的就得上

对苏德战争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非常关键。斯大林将战略重点从莫斯科转移到了斯大林格勒，并且调动了全国所有的空中力量支援斯大林格勒。双方的援兵也源源不断地开到前线。

此时，德军在苏联的战线已达3200公里以上，但是德国的兵力根本不能维持如此长的战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至沃罗涅日的500多公里战线，德国自己腾不出兵力来防守，只得在这一线部署了附庸国的3个集团军。即便如此，有些地段也只有一个野战排来防守整整1到2公里的防线。德国人不是不知道附庸国部队战斗力很差，根本就靠不住，但是没办法，实在抽不出兵力了，是活的就得上。

9月28日，斯大林决定将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任司令员；原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为叶廖缅科上将；原近卫第一集团军改编扩建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是瓦杜丁 [58] 中将。并命令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大将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秘密筹备反攻。

整个10月份，斯大林格勒一直持续着激烈的巷战。至11月初，德军终于艰难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并且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城80%的地区，但德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城区北部的红色十月工厂和拖拉机厂，苏军与德军激战的同时，工厂的工人就在侧旁修复损坏的坦克和其他武器，有时候甚至直接在战场上修理武器。有些坦克直接从工厂的生产线开到了战斗前线，甚至来不及涂上油漆和安装射击瞄准镜。可见战斗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据统计，从7月到11月，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损失兵力约70万、坦克1000余辆、火炮2000多门、飞机1400余架。

“天王星”行动

11月中旬，苏军最高统帅部大规模集结反攻兵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集结了3个方面军，共143个师，110.6万人。他们的对手是德军B集团军群，共有80个师又3个旅，约100万人。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拟定的反攻策略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主攻德军薄弱的外侧，从而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包围在市区。11月13日，斯大林批准了这个反攻计划，并取名“天王星”行动。

11月19日，苏军开始实施“天王星”行动，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在纷飞的大雪中发起反攻。负责保护德军第六集团军侧翼的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在一天之内便被苏军突破阵地。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五十一、五十七、六十四集团军也在南部投入反攻，突破了守军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防线。22日，西南方面军开始分批强渡顿河。23日，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师，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

至11月30日，苏军3个方面军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5个军22个师以及部分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军队共约27万人，合围在了斯大林格勒。

苏军发起反攻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力主让鲍卢斯撤出斯大林格勒。然而，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却向希特勒说，即使鲍卢斯被包围，空军也有能力为第六集团军提供补给。希特勒信了大胖子的胡话，遂下令鲍卢斯坚守斯大林格勒。

事实证明，戈林元帅又在吹牛，他承诺的空中补给成了一句空话。德国空军能为第六集团军空运的物资上限是每天300吨，而第六集团军每天的需求是700吨。加上天气恶劣和苏军防空火力凶猛，第六集团军实际上平均每天只得到100吨左右物资。德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面临饥饿的威胁。

与此同时，苏军在不断缩小包围圈。

就不让你突围

为了营救第六集团军，希特勒将希望寄托在二战中德国三大名将之一的曼施坦因身上。

11月21日，希特勒下令将曼施坦因元帅的第十一集团军扩建为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坦因任司令，并把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霍特的第四

装甲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都交给他指挥。希特勒命令曼施坦因夺回失去的阵地。

曼施坦因认为，德军唯一成功的机会在于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向西南突围，第四装甲集团军则向东北进攻，夹击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但希特勒绝不允许鲍卢斯从斯大林格勒撤退，要求曼施坦因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

12月12日，临危受命的曼施坦因发起了代号为“冬季风暴”的反攻。德军以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为前锋，于16日突破了苏军的防线。至19日，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推进到了离南面包围圈50公里的地方。虽然德军英勇善战，但毕竟寡不敌众。曼施坦因发现楔入敌阵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也有被数倍于己的苏军包围的危险。

此时，曼施坦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不顾希特勒的命令，下令鲍卢斯立即向南突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然而鲍卢斯却没有曼施坦因这样大胆，在没有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前，不敢擅自突围，他以燃料不足的理由拒绝了曼施坦因的命令，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12月27日，苏军发动强大反击将第四装甲集团军击退150~200公里，使其退回了原来的阵地，粉碎了德军统帅部解救第六集团军的企图。“冬季风暴”行动宣告失败。

时间已是严冬，伏尔加河面的冰层逐渐变厚，苏军可以更加便利地补给己方部队。但在包围圈中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境况越来越糟糕，空运的物资越来越少，平均每天不到100吨。第六集团军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分配的口粮已经减到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之下；弹药也日益缺乏；医药用品和燃料都已用尽；数千人患上疾病，冻伤的人数更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死于饥饿、严寒和营养失调。

一些军官不甘心坐以待毙，试图说服鲍卢斯不顾希特勒的命令立即组织突围。但是鲍卢斯仍旧不敢违抗军令擅自突围，只是派人飞出包围圈去晋见希特勒，把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希特勒汇报，并请求希特勒准许突围。但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命令第六集团军死守斯大林格勒。

1943年1月，苏军发起了新一轮攻势，代号为“木星”行动，迫使外围德军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相隔250公里以上。至此，第六集团军陷入绝地，已经完全失去增援。

怎么都是个死

1月8日，苏联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向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大将发出了最后通牒，敦促鲍卢斯无条件投降。

鲍卢斯看到自己已经插翅难逃，被苏军包围得铁桶一般，上天无

路，入地无门，弹尽粮绝，援兵又迟迟不到，再守下去这几十万兄弟都得进鬼门关。因此，鲍卢斯电告希特勒，请求允许相机行事。这意思就是说，请求您允许我投降。但是希特勒严厉地驳回了鲍卢斯的请求。

两天后，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苏联顿河方面军向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发起了代号为“指环”的进攻。深陷重围的德军开始从斯大林格勒郊区向城区收缩防守。1月22日，苏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德国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和伤员撤退渠道彻底中断。第六集团军已经退无可退，虽然食物、弹药都极度匮乏，但是德国军人仍然在顽强抵抗。德国人是为了活命而战，因为他们相信苏联人会处死投降的德军，横竖都是个死，干吗当俘虏不当烈士呢？

于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巷战。苏联人对包围圈中德军庞大的数量感到惊讶，不断增兵，巩固包围圈。这个时候，鲍卢斯再次向希特勒打报告，说我的部队实在是不能再支持了，继续抵抗下去毫无意义，只能让这些德意志小伙子白白地送死，所以我请求您允许我们投降。但是希特勒的答复是，投降是不可能的，第六集团军应该在斯大林格勒尽到其应尽的责任，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当时，曼施坦因元帅也力劝希特勒批准第六集团军残部投降。希特勒对曼施坦因说，我不允许他们投降，为什么呢？一来即使包围圈当中的德军分成几个较小的单位，也可以抵抗相当长的时间；二来苏联人不会遵守对第六集团军许下的投降诺言。这点希特勒倒是说对了，苏联人果然没有遵守诺言。希特勒的意思是，怎么都是个死，不如为祖国尽最后一点儿努力，光荣地战死。

1月30日，希特勒拍电报给鲍卢斯，说我授予你陆军元帅军衔。为什么这个时候希特勒把鲍卢斯晋升为元帅呢？因为在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元帅被俘虏的事，希特勒实际是想让鲍卢斯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殉国。

1月31日，鲍卢斯向总部发电，说第六集团军忠于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己的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在这一天，苏联第六十四集团军第三十八旅打到了鲍卢斯的司令部，德军一名发报员自行决定向柏林发出最后一封感动德国的电报：“第六集团军无线电即将关闭，俄军已经攻占司令部！打垮布尔什维克万岁！天佑德意志！”

可惜天不能保佑德意志了，苏军已经攻到了鲍卢斯所在的地下室外面。鲍卢斯当时正受疾病折磨，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了。当苏联人出现在地下室外面，叫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投降的时候，第六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同意了投降。施密特转过头来问鲍卢斯：“请问陆军元帅阁下，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鲍卢斯摇了摇头，无话可说，只好投降。1943年2月2日，被围困在

斯大林格勒城北的德军第十一军残部也宣布投降，至此，历时半年多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

军衔最高的战俘

除了鲍卢斯之外，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德军还有23名德国将军、2000名校级以下军官和91000名极度饥饿劳累的士兵。这些人除了将军之外，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劳改营，直到1955年，活下来的5000多人才返回德国，其余的人在西伯利亚经过了漫长的12年，全部被折磨死了。德军只有3万多名伤员和病号撤出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对新晋陆军元帅的表现极度失望，公开讲：“鲍卢斯差一步就要跨入光荣的殿堂，但是他选择了退却。”希特勒发誓以后不再晋升任何人为陆军元帅，所以很多德国将军吃了鲍卢斯的亏，比如说百战百胜的舍尔纳大将，直到1945年4月希特勒自杀前才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约德尔大将则始终没有得到晋升。因为二战的规模很大，所以德国元帅很多，有27个元帅（包括戈林）。

据说，当苏军出现在鲍卢斯司令部的时候，鲍卢斯还戴着三颗星的大将肩章，苏军指挥官就问鲍卢斯：“大将先生，您还有什么话要讲吗？”鲍卢斯站起来说：“我已经是陆军元帅了，没有来得及换肩章。”苏联人一听喜出望外，捡了一个大腕儿，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军衔最高的战俘。元帅被俘，在世界各国都很少见。

鲍卢斯和他手下的高级军官，被带往莫斯科作为苏联政治宣传的工具。包括鲍卢斯元帅在内的德国将军们，都发表了反希特勒的宣言，这很可能是出于真心。因为他们对希特勒胡乱指挥造成的损兵折将极度失望，库尔茨巴赫将军甚至提出从德军战俘当中，组织一支反希特勒的军队，但是苏联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直到1955年，这些高级战俘才被遣送回国，最有意思的是，鲍卢斯元帅是战争结束后唯一定居在东德的前纳粹德国元帅。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前的几个星期，德国媒体已经停止报道相关消息，德国民众直到1943年1月底，才了解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这并不是德军遭受的第一次失败，但是这次失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都是其他战役无法比拟的。

2月18日，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发表了著名演说，鼓动德国国民接受总体战的理念，即利用全国的一切资源把战争进行到底。

相比之下，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已经看出些端倪，他说：“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25万官兵，这等于打断了整个东线的脊梁骨。”

06.库尔斯克会战

苏联人高兴得有点儿早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德战场的局面，似乎有扭转之势。苏军连续发动一系列反攻，德军节节后退。于是，很多人认为德国人在东线顶不住了。实际上，1943年初的德军，仍有再出手的能力。很多苏军统帅没有注意到，德国人的撤退很讲技巧，他们往往以大量杀伤苏军作为撤退的代价。比如曼施坦因指挥部队后撤时，每次都让对手付出的代价比自己高，才撤出一块地方。而苏军急于反击，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同时，苏军反击面过宽，战线拉得太长，首尾难以相顾。苏联人似乎正在犯德国人刚刚犯的错误。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并没有让希特勒难过多久，他仍然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此战之后，德国实行了全国总动员，竭力扩充兵员，几个月内便将苏德战场的德军总数补充到520万。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希望夺回战场主动权，狠狠揍一顿苏联人。

在这种情形下，苏军上下仍是一片盲目乐观。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签署的命令中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阵营正在经历着最严重的危机，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个别苏联军官看出苗头不对，但是，谁要说出来，便会吃不了兜着走。苏军最高统帅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的德国东山再起、招兵买马的能力，明显估计不足。那些敢于实事求是评价战局的将领，全都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比如，斯摩棱斯克炮兵学校校长彼德罗夫少将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德国人养好了自己的伤口，并且变得更加强大，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结果他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判处25年徒刑。

其实，两国交兵，藐视敌人是很平常之事。问题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得重视敌人。要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也藐视敌人，那就麻烦了。极端地拒绝真相，真相就会逃之夭夭吗？当然不会！1943年，苏联人带着恐怖威慑下的乐观精神，跟他们的老对手又斗在一处，他们相信德国人除了败退已别无选择。

战斗一开始也确实如此。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后，苏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打击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其他部队。1943年1月2日，苏军发动“星球”行动，准备收复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及库尔斯克。虽然希特勒下令坚守，但德军仍然在2月16日弃守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

2月19日，曼施坦因指挥南方集团军群向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发起反击。至3月2日，苏军西南方面军遭到了重创，3月14日，苏军被迫放弃刚刚攻占的哈尔科夫，后撤至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区。

曼施坦因的这次反击，造成苏德战线形成了一个以库尔斯克为中心的突出部。在其北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控制了奥廖尔一带。在其南

面，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控制了别尔哥罗德地区。在突出部内的是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苏德双方重兵云集，在此形成僵持，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即将开始。德国人最新研制的“虎”式重型坦克，在白茫茫的大地上碾过，威力巨大的88毫米坦克炮让人望而生畏。

一场恶战即将打响。

曼施坦因的计划

对于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名将曼施坦因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趁苏军立足未稳，立即发动进攻；二是等苏军先行进攻，待其疲惫之后，德军再行反攻，并包抄苏军后路。在这两个方案中，曼施坦因更看好第二个，却被希特勒拒绝了。希特勒认为让苏军抢先进攻太过冒险。然而，希特勒虽然选择第一个方案，却一再犹豫和推迟，以便集中足够多的新式坦克。事实却是，有了英美的援助，苏军的力量增长已经超过德军。

库尔斯克突出部就像一个拳头，从苏军的战线中延伸出来，其正面长约250英里，而底部却不到70英里。苏军有众多部队驻扎在这个突出部。曼施坦因主张在南北两翼同时发起钳形攻击，合围并歼灭突出部内的全部苏军。

曼施坦因的方案，得到了德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大将对的反对。古德里安的反对理由是，1943年春，德军坦克在东线损失巨大，作为德军主战坦克的3号、4号坦克已被证明不是苏军T-34坦克的对手，而新研发的5号“豹”式坦克和6号“虎”式坦克，月产量却很少，分别只有50辆和25辆，数量上处于劣势。古德里安认为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将使德军损失大量坦克。

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都是德军名将，他俩意见不一致，搞得希特勒犹豫不决。最终，希特勒决定采纳曼施坦因的作战计划，作战代号为“堡垒”。“堡垒”作战本计划在5月4日发动，但由于雨季来临以及德军准备不足而一再拖延，最后确定在7月5日发起进攻。

虽然7月5日是德军选定的进攻时间，率先发动进攻的却是苏军。7月4日夜，在突出部南部的苏联近卫第六集团军俘虏了德军的一个士兵，得知德军即将在第二天开始进攻。7月5日凌晨，突出部北部的苏联第十三集团军也俘虏了一个德军中士，他也供认德军将在几小时后发起进攻。为了打乱德军的进攻步骤，朱可夫立即下达了炮击德军阵地的命令。

库尔斯克会战开始了。

此路不通走他路

苏军的炮击让德军措手不及，造成了很大损失，进攻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小时。在损失了36辆坦克后，德军艰难地越过了苏军设置的反坦克雷区，猛攻苏联第六十七近卫步兵师的防线。面对德军3个师的强攻，苏联第六十七近卫步兵师难以抵挡，被迫后退。苏联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紧急抽调预备队组织第二道防线，但德军仍然在6日突破了苏军第二道防线。这天，德国空军出击的飞机超过1000架次，完全压制住了苏联空军。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6日傍晚，瓦杜丁向华西列夫斯基请求增援。华西列夫斯基在得到斯大林同意后，立即把草原方面军第五近卫集团军的第二、第十坦克军的353辆坦克调给了瓦杜丁。斯大林还亲自打电话给瓦杜丁，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德军的进攻。

7日，苦战一天的德军只向前推进了几公里。第二天，德军仍然强攻苏军防线。逐渐站稳脚跟的瓦杜丁也在筹备反攻，他向最高统帅部请求把草原方面军的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五近卫集团军调给他指挥。他的请求很快被斯大林批准，但这两支部队几天后才能到达作战地点。

经过7日和8日两天的空战，苏联空军也逐渐扭转了劣势，夺取制空权只是时间问题。

9日，瓦杜丁指挥的苏军在正面抵挡德军进攻的同时，在两翼不断发动反击，虽然这些反击都遭遇了挫败，却使德军无法集中全部力量攻击他们的目标。

此路不通走他路，曼施坦因见无法从正面突破奥博扬苏军阵地，便决定先从右翼突破，他命令第二党卫装甲军转向东北的普罗霍罗夫卡。德军在右翼的进攻比较顺利，经过两天的战斗，攻到了普罗霍罗夫卡城下。库尔斯克会战的高潮——坦克大战即将上演。



德军的“虎”式坦克大显神威。“虎”式坦克的88毫米坦克炮可以在交战距离以外就将苏军的T-34坦克击毁

坦克大战

7月12日晨，苏德双方几乎在同时开始对攻，普罗霍罗夫卡坦克大战打响了。

战斗中，德军的“虎”式坦克大显神威。“虎”式坦克的88毫米坦克炮可以在交战距离以外就将苏军的T-34坦克击毁，而T-34坦克的76毫米炮在同样射程无法对“虎”式坦克造成威胁，所以T-34坦克根本不是“虎”式坦克的对手。苏联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苏联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的作战报告中说，坦克军已经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已经将剩余的坦克编入步兵部队。

苏联人习惯了夸大战绩，说在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中德国人损失了300多辆坦克。事实上，与苏联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交战的德国坦克兵团，只被击毁了5辆坦克，另有38辆坦克和12门突击火炮受损。而苏联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则损失了不下3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苏军的参

战坦克几乎是对手的4倍，与德军坦克的数量对比是1000:273。

德国坦克之所以能赢得这么漂亮，主要是由技术决定的。德国的“虎”式、“豹”式坦克在各项重要的战斗技术指标上都超过了苏联的T-34坦克。另外，当时苏联的坦克驾驶员的训练水平很低，平均实习时间只有5到10个小时，而熟练驾驶坦克至少需要25个小时。

在这次坦克大战中，德军虽然以相对较小的损失，摧毁了数倍于己的苏军坦克，却没有实现攻占普罗霍罗夫卡的战斗目标。另外，苏军仍然拥有超过1000辆坦克，有实力发起大规模反攻，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向苏军倾斜。

到苏德战场练手

在北线，德军7月5日的进攻也因为苏军的炮击而推迟了2个多小时。持续几十分钟的炮火打击和空中轰炸之后，德国第九集团军开始进攻。

德国第九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声东击西，先在左翼以3个步兵师实施佯攻，但被苏军挡住了。在主攻方向，德军投入了4个装甲师和3个步兵师，经过激烈战斗，德军艰难突破了苏军的第一道防线。战斗至5日结束，德军至少损失了70辆坦克，却只向前推进了不到10公里。

在苏德陆军激战的同时，双方空军也在空中激烈厮杀。只在7月5日一天，德国空军就出动飞机1000多架次，苏军也出动了飞机600多架次。

7月6日，苏联中央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发动反击。莫德尔也把预备队投入了战场。于是，又一场坦克大战展开了。结果，苏军的两个坦克旅遭到重创，损失了约70辆坦克。德军乘胜前进，推进到了苏军第二道防线。

7月7日凌晨，德军再次发动进攻，意图夺取交通枢纽波内里。波内里的战斗异常激烈，德军数次攻入市区，却都被顽强的苏军赶了出来。

战斗进行到7月8日，德军虽然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苏军依然坚守住了阵地。德军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了大半个波内里城区，但苏军仍然控制着城内的一些重要据点，使德军无法继续推进。

7月9日，莫德尔以300辆坦克向苏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却一无所获。德国第九集团军的攻击能量被消耗殆尽，被迫转入防御。

此时，苏联空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已经夺取了库尔斯克北部地区的制空权，给德国地面部队造成了很大威慑。7月5日到10日，德国空军击毁苏军飞机1269架，自己仅仅损失了62架。德国击毁敌机上百架的超级王牌飞行员，基本都是在苏德战场上取得的成绩。甚至直到战争的

最后一年半，德国的菜鸟飞行员，都是先到苏德战场练手，在那里学会超低空飞行，然后再到西线去跟英美飞行员作战，可见苏联飞行员作战能力之差。另外，德国的作战飞机性能占优，德国空军利用战术上的优势，把飞机集中在一些重要战区，对苏军发动猛烈反击。苏联空军则完全凭借数量上的优势，与德军较量。

先下场就是认输

此时，意大利局势突变。英美联军于1943年7月10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实施登陆作战，德国在意大利地区的兵力无法抵御英美盟军的进攻。同时，希特勒认为库尔斯克会战不仅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且德国第九集团军有被苏军切断后路、合围歼灭的危险。于是，希特勒决定终止“堡垒”计划，抽调苏德战场的兵力到意大利战场。

曼施坦因却强烈反对，他认为战役刚刚进行到决战阶段，此时终止“堡垒”计划是错误的，德军还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优势的坦克消耗苏军的装甲力量，这样至少可以让苏军不能在德军撤退时立即发起有力的反击。

可是，希特勒听不进曼施坦因的劝告，最终下令终止“堡垒”计划。

曼施坦因担心的苏军反攻，开始了。斯大林决定于7月12日发动反攻，并以打败拿破仑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的名字作为战役代号。12日凌晨，苏军向奥廖尔的德军阵地进行了持续2个多小时的炮击，随后发动反攻。德军顽强抵抗，给苏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7月16日，感到无力抵抗的莫德尔向希特勒请求放弃奥廖尔，但被希特勒否决。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任谁都看得出来，意大利即将退出战争。希特勒不得不紧急从东线抽调兵力开赴意大利，而在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又面临被苏军合围的危险。莫德尔再次请求后撤，希特勒最终同意弃守奥廖尔。

8月5日，苏军占领奥廖尔，并乘机追击撤退中的德军。至16日，苏军的反攻基本结束。

在奥廖尔战役中，苏军歼敌20万人，向西推进了150公里。为此，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43万人，比德军伤亡人数多出了一倍。

鲜血换来的胜利

在南线，苏军的反攻日期最终确定在8月3日。

8月3日凌晨5点，苏军万炮齐发，炮击持续了2个多小时，大量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到德军阵地上，最后以一阵“喀秋莎”火箭炮齐射结束，随后苏军坦克和步兵发起攻击。苏军很快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经过一天的战斗，苏军纵深推进了10~15公里。8月5日苏军收复别尔哥罗

德，7日占领德军后方的后勤供应基地博戈杜霍夫，缴获大量德军物资。

在接下来的两天，苏军坦克部队推进过快，而步兵忙于清理被包围的德军，导致苏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的进攻步伐已经脱节。敏锐的曼施坦因看到了这个契机，希望抓住苏军的漏洞实施反击。

8月11日，准备反击的德军已经集结完毕，曼施坦因开始反攻。而此时苏军的坦克部队仍然处于追击状态，分散很广，各个部队之间缺少联系和配合。最致命的是，苏军没有察觉德军的进攻意图。11日晚，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第四十九坦克旅和第十七坦克团被德军围歼，如果不是苏联第五近卫坦克集团军及时赶来支援，第一坦克集团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12日，苏军被迫后退。14日，苏联第六近卫集团军的第六坦克军遭到惨败。

战斗进行到8月17日，苏德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军的反击，虽然重创了苏军，曼施坦因却没有力量进一步扩大战果。苏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再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展开了反攻。苏军在20日强渡位于哈尔科夫西面的乌德河，并在南岸建立了桥头堡，随后展开对哈尔科夫的进攻，攻城战斗异常激烈。22日晚，苏联第五十三集团军率先攻入城内，并于次日收复了哈尔科夫。

此时，库尔斯克战役才算结束。

苏军虽然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却付出了令人吃惊的代价，共有大约167万人阵亡、受伤和被俘。库尔斯克战役期间，苏军的伤亡人数达到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峰。关于德军的伤亡，苏联人说是50万，实际上德军伤亡36万。可以说，苏军的胜利是由无数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这话没有一点儿水分。

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让苏军获得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此后德军再也没有在东线发起有威胁的进攻。由此，苏联人将胜利的一切荣誉归给斯大林，称他是库尔斯克战役的总设计师。斯大林在评价库尔斯克战役的结果时说，它证明了红军不仅在冬季，而且在夏季都有能力进攻。这次会战后苏军又向德军发动了连续攻势，收复了大量失地，在11月收复了基辅。同时，苏军的各级指挥员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指挥水平有所提高。但即便如此，德军的素质仍然远在苏军之上，苏联军官即使吸收了实战经验，但将领的瞎指挥，也让苏军在此后仍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才能换取胜利。苏德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坦克、战机、人员数量都超过德军，坦克的损失更是达到德军损失的20倍。但在盟国强大的军事工业支持下，苏联的损失，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而德国却不能。这次大规模杀伤苏军的战役，竟然成了德国的失败。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苏联的崔可夫 [59] 将军说：“德军在战术上并无错误。但是，他们拿希特勒来做统帅，却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07.王牌英豪竞风流

只有挨打的份儿

1943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苏德战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此时，苏军兵力扩展到了630多万，士兵作战能力普遍提高。而德军及其仆从国军队缩减到了490万人，士气低落。同时，英美盟国给苏联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和燃料，使苏军实力很快增长。到1943年底，苏军坦克、大炮的数量超过德军70%，飞机数量超过德军170%，德军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被迫转入防御。但是，要想在漫长战线上建立稳固的防线是非常困难的。于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抓住时机，发动全面反攻。

从1944年年初开始，苏军连续发动了10次迅猛突击，肃清苏联境内的德军，把战线推到了国境之外。

苏军第一次突击地点选在苏德战场北翼。虽然1943年苏军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但还没有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威胁，列宁格勒随时有被再次围困的危险。希特勒命令北方集团军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列宁格勒外围地区，以保障德国舰队在波罗的海的自由行动，保持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威胁。为了长期坚守，德军在围困列宁格勒的27个月时间，构筑了坚固的纵深防御工事。

为此，斯大林决定对列宁格勒附近的德军实施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彻底将这一地区的德军驱逐出去。

1944年1月14日，苏军3个方面军的兵力向列宁格勒附近的德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揭开了“第一次突击”的序幕。到1月27日，苏军推进了150~200公里，击溃德军23个师，歼灭2个师。到2月底，苏军打通了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彻底将列宁格勒从德军的围困中解脱了出来。当天，列宁格勒鸣礼炮20响欢庆胜利。这次突击的胜利，为随后苏军攻占波罗的海沿岸打通了道路。

在北线反攻的同时，1944年1月至3月，苏军又在南部第聂伯河西岸发起“第二次突击”。当时，德军统帅部为了扼守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在此集中了96个师，180万人，其中装甲师的数量占东线德军装甲师的70%以上。德军统帅部意识到，能否坚守这一地区，将决定德军在整个东线战场胜利或溃败的命运。

苏军为彻底歼灭苏德战场南翼的德军集团，收复整个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集中了乌克兰4个方面军共200万兵力。这次突击开始于早春时节，积雪消融、河水泛滥、天降大雨、地面泥泞，德军根本没有料到，苏军会在这种非常不利作战的季节发动大规模进攻。苏军的突击，重创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歼灭德军10个师又1个旅。到3月底，苏军向西推进了400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全部乌克兰领土，并进

入了罗马尼亚境内，打开了进入东欧和巴尔干的道路。

1944年3月底，苏军乘胜出击，又发动“第三次突击”，一举收复了敖德萨和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夺回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歼敌近15万人。苏联黑海舰队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为从海上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3次突击，掀起了苏军全面反攻的浪潮。苏联士兵凭着3年来用鲜血换取的作战经验，开着美英提供的坦克、飞机一路杀来，德军全线疲于应对，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跟战争初期的苏联一样，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德军唯一的优势就是士兵的战术素质仍然优于苏军。其实，不论你的武器先进与否，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才是最关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以弱胜强。

此时，德军东线战场上涌现的各种“王牌”发挥了作用，德军全靠这些精英鼓舞士气，苦苦支撑。他们之中，既有王牌飞行员，又有王牌坦克手。

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

二战中，空军的巨大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德国空军中，出现了埃里希·哈特曼这样的头号空战王牌。

哈特曼于192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战后百业萧条、民生困苦的时期。哈特曼3岁时，举家迁往中国，他爹老哈特曼是个医生，在湖南长沙开了一家诊所。岳麓山下、橘子洲头，哈特曼喝着湘江水长大。中国近代有句话：无湘不成军。湖湘子弟能文能武，出了不少铁血男儿。哈特曼日后成为王牌飞行员，可能跟他的童年经历也有关系。

1929年，哈特曼回到德国。他的飞行天赋遗传自母亲，飞行技术也是被母亲训练出来的。哈特曼的母亲是德国飞行界“教母”级人物。哈特曼幼年时，母亲鼓励他用滑翔伞从屋顶跳下来，体验飞翔的感觉。等儿子长大一点儿，母亲就开着飞机带他上天去感受。到1934年，哈特曼夫人发起成立航空俱乐部，担任教官训练飞行员。那时，哈特曼正在上中学，也成了学员。

1937年，哈特曼15岁时，就拿到了最高级别的飞行执照，还成了希特勒青年飞行团的教练。可以说，这个人悟性很高，是个天才。1939年，哈特曼高中毕业，想去投奔空军，但是老爹不想让他参军，认为德国一定会战败，参加空军没什么好果子吃。事实证明，他老爹的眼光很准，真是一个预言家。

但是，母亲愿意他参加空军，要圆儿子这个飞行梦。哈特曼在母亲

支持下加入了空军，开始接受战斗机飞行训练。因为有良好的飞行基础，哈特曼参加空军飞行员训练一个月就放单飞了，半年之后，被派去驾驶最先机的BF-109战斗机。当时，他遇到的教官是德国最厉害的特级飞行员瞿哈根，此人特别欣赏哈特曼，把一些飞行“老鸟”才摸透的空战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也就是说，哈特曼不但学到了武功的招式，还学了一套内功心法。

1942年，哈特曼毕业，军衔是少尉。10月，刚满20岁的哈特曼被分配到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德国空军最有战斗力、最声名赫赫的战斗机联队，然后就投入了东线战场的厮杀。

哈特曼第一次参加空战时，手忙脚乱，很难想象日后大名鼎鼎的空战王牌会是这个样子。当时，他求战心切，自视技艺过人，一个劲儿地往前冲，一下子钻到了一群敌机的中央，哈特曼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眼看自己就要完蛋，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后面的战友很仗义，掩护他突出了重围。接着，哈特曼又迷路了，飞机油料用尽，最后竟然迫降在一条公路上，这就是王牌飞行员的处女秀，全秀砸了。事后，队长掰着手指头一数，“菜鸟”爱犯的七种错误，哈特曼都犯齐了，就罚他扫跑道。哈特曼一边扫跑道，一边对自己说，这是好事，一个人一次把错误都犯齐了，以后就不犯了。

从菜鸟到王牌

不到一个月，哈特曼再次参加空战，对手是以“皮厚”著称的苏联伊尔-2强击机。这次哈特曼倒很冷静，一直到距离敌机很近——100米了才开火，打中了！但是，伊尔-2是强击机，有厚装甲，机枪子弹伤不着它。最后哈特曼钻到敌机下方，打中伊尔-2的化油器，这次成功了！可惜，由于跟敌机距离太近，被敌机爆炸的碎片击伤了，敌机坠毁了，他自己也只好狼狈迫降，搞得非常郁闷。

在受伤住院期间，哈特曼开始反思德国空军的战术，从这儿也能看出，他真是空战天才，两场实战就让他看出了德国空军战术的缺陷。哈特曼认为，以后跟敌机作战，发现敌机后先不要忙着攻击，要注意探明情况。如果敌机没有增援，再发动突然攻击，然后迅速脱离。概括起来就是：蛰伏待机，打完就跑。这也成为他日后空战的战术精髓。

哈特曼出院后，开始凭借新的战术崭露头角。到1943年3月，他击落15架敌机，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到10月份，战绩飙升至150架，平均一个月击落18架，最多时候一天击落6架，一直到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成为超级王牌飞行员。

1944年前两个月，他又打下50架飞机，个人战绩达到200架，声名远播。因为他的座机机头画着一个郁金香花心箭头，苏联飞行员给他起了一个“黑死神”的绰号。甚至，苏联飞行员看到哈特曼的座机飞来就远远避开，以至于哈特曼很长时间没有战果，变成《笑傲江湖》里的孤独

求败了。怎么办呢？哈特曼改变策略，他让下属开着“黑死神”出去，自己开一架普通战机混在大队人马里，当苏联飞行员看到“黑死神”匆忙躲避时，他从斜刺里突然杀出，几次之后，哈特曼的战绩又直线飙升。

1944年3月2日，哈特曼回国接受希特勒授勋，然后衣锦回乡看望父母。母亲因为儿子成为了了不起的飞行员而特别骄傲，但是老爹非常悲观，他告诫儿子，你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法挽回战局，这场战争德国已经输定了。哈特曼是熟知战争内情的，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无言以对。

1944年，德军空军面临一个强劲对手——美国的P-51“野马”战斗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的就是这种战斗机。它是螺旋桨式飞机的极致，性能全面超越德国的BF-109战斗机。所以，大批德国飞行员都调回本土参加空中防御作战，东线全靠哈特曼这些精英苦苦支撑。

实际上，德国这时已经丧失了东线的制空权。但是，哈特曼仍然企图力挽狂澜。到1944年7月1日，他击落敌机的纪录达到250架；8月23日，达到290架；8月24日，突破300架，而且纪录还在不断往上涨。当时，德国已经处在绝望中了，把希望就寄托在这些所谓的“民族英雄”身上。

于是，希特勒再次召见哈特曼，授予他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以振士气。

一个人的战斗

当时，正好刚刚发生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希特勒处在草木皆兵的状态，门卫坚持要求哈特曼交出佩枪才能进入大本营。哈特曼非常愤怒：“连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官都不信任，这种勋章，不要也罢！”说完就要走，门卫一下懵了，元首给你授勋，你说不要就不要哪儿成啊？这才让他带枪进去。在阴冷的“狼穴”地下室里，哈特曼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大独裁者这时一脸困兽犹斗的绝望和固执。他握着哈特曼的手，不停地唠叨着：“面对未来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是的，我相信……”哈特曼感觉他的手很湿滑，而且虚弱无比。

出了“狼穴”，阳光灿烂，但哈特曼的心情有些晦暗，胸前的勋章也显得格外沉重。他自言自语说：“也许，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了，趁还来得及。”哈特曼抓紧时间跟15岁时就认识的姑娘佩奇结了婚。当时，哈特曼击落了301架飞机，新娘便跟他开玩笑说：“我是不是你的第302个猎物？”哈特曼说：“不，你是唯一的。”但是婚后8天，哈特曼就离开娇妻，奔赴前线，留下了一句：“等着我。”

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年。哈特曼最后的战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时，他已升任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上尉军衔。在这里，美苏两国飞行员联手绞杀第一大队，哈特曼拼死搏杀，创造了

一天打下7架“野马”的奇迹。但是德军已经垮了，第三帝国也垮了，直到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哈特曼最后一次起飞作战，取得了第352个战果。据说，苏联一架伊尔-2强击机大摇大摆地飞过，它认为德国已经投降了，没危险了，没想到哈特曼看它不爽给揍下来了。

哈特曼带领部下向美军投降，但根据盟军的协议，哈特曼主要在东线作战，应该移交给苏联。苏联人以战犯罪名起诉了哈特曼，判他25年苦役，送去挖煤。哈特曼在苏联挖煤，母亲、妻子在心中流血。哈特曼的母亲在他被捕后的5年，向苏联当局申诉了无数次，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希望能把儿子放归，但都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哈特曼的夫人也一直在痴情地等待丈夫归来。终于在1955年，联邦德国总统阿登纳，亲自给两代哈特曼夫人回了信，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亲赴莫斯科求情，像一位老家长一样，“把一群犯了错的德国小伙子带回了家”。哈特曼终于回家与亲人团聚，跟自己的新娘补办了婚礼。他的伴郎是另一位击落战机超过300架的超级王牌巴克霍恩。德国飞行员击落敌机超过300架的就这老哥儿俩。

回国后，哈特曼加入联邦德国空军服役，最终军衔是上校，1993年去世。



希特勒再次召见哈特曼，授予他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以振士气

鲁德尔不是神话

如果有一个人，在4年内摧毁150个炮兵阵地，干掉519辆坦克，打坏1000辆其他战斗车辆，击沉70艘登陆舰、2艘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还打残了1艘战列舰，毁灭了无法计数的火车头和卡车，一个人的歼灭战绩，相当于苏联5个装甲军。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神话？但是这种事真的有人做到了，他就是德意志最高勋章获得者汉斯·鲁德尔。

鲁德尔曾经是一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整天无所事事，在大街上瞎混。他到处闲逛的时候，恰逢纳粹党街头政治如火如荼，所以，鲁德尔很小就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不像德国其他的职业军人，他是一名真正的纳粹。他后来能够取得那么高的战绩，在战场上表现那么疯狂，也跟他这种坚定的纳粹信仰有关。

1936年德国重建空军，鲁德尔加入到空军当中。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鲁德尔开始参加实战。作为侦察机飞行员，他多次冒险完成长距离侦察任务，为司令部判断战役走向做出了贡献，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

章，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苏德战争爆发后，鲁德尔被编入第二轰炸机联队，驾驶“斯图卡”轰炸机攻击苏联的铁路系统，满载物资的一节节火车皮在他投掷的重磅炸弹下化为一堆堆燃烧的废铁。开战当天的18小时内，鲁德尔前后出动了4次，把苏军的运输线搅得一塌糊涂，传奇从此开始。7月18日，战功卓著的鲁德尔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晋升为中尉。

1941年9月，鲁德尔接到任务，攻击威胁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的苏联“马拉”号战列舰。“马拉”号战列舰是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一块心病，该舰作为浮动炮台，十几门大口径舰炮齐射，对攻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第一次出动，鲁德尔驾驶着飞机，用50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了目标。但是500公斤的炸弹对于皮糙肉厚的战列舰来讲，只能是给军舰挠痒痒，第一次攻击失败了。德国人为了攻击“马拉”号战列舰专门研制了1000公斤的炸弹。按说1000公斤的炸弹，对付这么巨大的战列舰，也没什么效果，鲁德尔的水平就在此时体现出来了。他驾驶着“斯图卡”轰炸机，挂着大号炸弹，向“马拉”号再次发动进攻，以一个近乎90度的垂直俯冲扔出炸弹，这颗炸弹居然击穿了“马拉”号坚固的甲板，扎进了弹药库，弹药库爆炸的“马拉”号直接断成了两截。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完美攻击，鲁德尔创造了用轰炸机俯冲击沉战列舰的实例。当时苏军有1000门高射炮在对付鲁德尔，居然没把他挡住。

鲁德尔后来又击沉了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出色地完成了支援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

飞机战坦克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鲁德尔天天升空作战，只回国一次，但不是休假，而是实验一种外号“大炮鸟”的新式“斯图卡”战机。这种飞机挂了两门37毫米反坦克炮，鲁德尔特别喜欢。他认为炸弹不是反坦克的最好武器，大炮才是。因为坦克的装甲越来越厚，在地面打坦克是隔靴搔痒。比如说，德国“虎”式坦克的前装甲达到110毫米厚，37毫米炮打上去也就崩掉块儿漆。但是把37毫米炮装在飞机上就不得了了，居高临下，坦克的炮塔舱盖和发动机散热器是不能用厚装甲的，手榴弹都能把它破坏掉。只不过在地面上，步兵没有机会攻击坦克的舱盖和发动机散热器。但是在空中能打，就跟打靶一样。

鲁德尔兴奋地开着这种飞机返回前线。不过，他在驾驶新式战机后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打坦克，而是打登陆艇。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想在克里米亚半岛搞登陆战，意图南北夹击德军。但是，苏军没有任何登陆经验。德军指挥官是名将曼施坦因，苏军的登陆战以惨败告终。鲁德尔开着还是实验型的“大炮鸟”，像打靶一样把苏军大批登陆部队送进了黑海。到战役结束时，鲁德尔一共击沉了70艘登陆艇，获得了橡叶十字骑士勋章。

当然，鲁德尔最著名的战绩还是打坦克。在“大炮鸟”刚刚出现的时候，苏联对这种飞机根本无计可施，鲁德尔在库尔斯克战役的第一天，就击毁了12辆T-34坦克。有个苏军炮兵观察员这样描述鲁德尔的战斗情景：“德国飞机从头顶上冲下来……拉起时高度只有不到10米，我看得见飞行员的脸……炮声、闪光，飞机在我们坦克的浓烟中穿行，它又来了……不断有战友牺牲，我们的坦克部队消失了……”

“斯图卡”的飞行手册规定，离地拉起的高度是1000米，鲁德尔居然俯冲到不足10米，这就是艺高人胆大，精湛的技术加上亡命徒的本色，两者完美结合。到1943年底，鲁德尔已经击毁了100辆苏联坦克，他获得双剑橡叶骑士勋章。到了1944年，在鲁德尔的榜样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大炮鸟”投入到了苏德战场。

1944年3月29日，鲁德尔晋升为上校，被授予德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象征——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比希特勒还好战

受勋后的鲁德尔更加卖命，他的生活目的就是不停地出击，他放弃了所有假期，而且经常坚持带病执行任务。到1944年6月3日，他已经击了2000次。

1945年元旦，希特勒亲自把一枚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挂到了鲁德尔的脖子上。这枚勋章名字奇长无比，是专门为鲁德尔特制的，只属于他。像哈特曼、隆美尔这样的人都没有获得，至于勋章爱好者戈林，他几乎获得了纳粹德国所有的最高奖章，包括大铁十字奖章，但依然没能获得这样的特制勋章。颁发勋章时，希特勒和戈林都要求他不要再升空作战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神话，要是被打死的话，对德国军心士气影响太大。结果，鲁德尔一把将希特勒刚刚授予的特制勋章摘下来递给希特勒，说你们不让我打仗，这个勋章我就不要了。希特勒和戈林听了面面相觑，没想到这小子比咱哥儿俩还好战，就只好由着他的性子了。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1945年2月8日，鲁德尔终于走了背运，他在击毁了12辆苏联坦克后，碰到一辆苏联重型坦克。当时苏联人也学精了，从美国盟友那儿学来一招，在坦克顶部加装大口径高射机枪。苏联坦克手眼见逃跑无望，索性就拼了，钻出炮塔用高射机枪跟鲁德尔玩儿命，双方同时开火，苏联坦克变成了一堆废铁，但鲁德尔的座机也被命中。鲁德尔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高超的飞行技术，勉强使飞机着陆，但是他也失去了一条右腿，安上了假肢。安上假腿之后，鲁德尔继续驾驶飞机升空作战。

这时，纳粹德国即将崩溃，鲁德尔一度想进行自杀式攻击，甚至想开着飞机闯到柏林救出希特勒。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向美军投降。他比哈特曼的命好多了，如果这哥们儿被美军引渡给苏联，弄不好得枪

毙。他跟哈特曼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哈特曼是职业军人，鲁德尔是死性不改的纳粹分子。二战后，他跟一帮种族主义者混在一起，还出书为纳粹招魂。

“斯大林”在战场上出没

在苏德战争后期，德国人无论是兵力还是兵器都处在劣势，德军之所以能够抵挡苏军的进攻，关键就是出色的协调作战能力。

1944年7月22日，在里加附近，有一个叫马里瓦纳的小村庄被德军写上了“斯大林出没，请注意”的标语，意思是苏军最先进的“约瑟夫·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杀到了。退无可退的德军坦克排长卡尔尤斯率领8辆“虎”式坦克，迎击苏联坦克。

卡尔尤斯是二战中德军的头号王牌坦克手，他一个人击毁了敌军坦克178辆，火炮130门，获得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3年，他曾经创造过半小时内击毁4辆苏联SU-85自行火炮的战绩。

这时候，卡尔尤斯已经升任排长，带领8辆坦克到前线去迎击苏军，掩护主力撤退。他明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开战之前，他带着自己的老搭档克斯契军士长，开着一辆“大众”桶车到附近侦察了一番，发现整个村庄都被苏联坦克占了，而且多数是“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这种坦克是专门用来对付德军“虎”式坦克的。

此外，卡尔尤斯还发现，这个小村庄，对于“虎”式坦克来讲，场地太小，拉不开架势，如果把自己率领的8辆50多吨重的坦克开进去，连个转弯的机会都没有，说不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卡尔尤斯跟老搭档克斯契一合计，干脆咱哥儿俩开车把这村子平了得了。当天下午，卡尔尤斯开着自己的217号坦克，在克斯契的213号坦克的掩护下，冲进了马里瓦纳村，上演了一场孤胆英雄式的传奇战斗。

在村里的苏联坦克一共17辆，其中有10辆“斯大林2”坦克，另外7辆是威力超强的T-34/85坦克。卡尔尤斯敢用两辆坦克对付17辆苏联坦克，并不是犯二，而是因为他充分掌握了战场情报。他清楚苏联人这时都在睡大觉，除了村头有两辆放哨的T-34坦克，其他坦克都是在没有发动的情况下被卡尔尤斯原地击毁的，相当于飞机被摧毁在跑道上。217号“虎”式坦克车组人员配合娴熟，一发又一发88毫米炮弹以极高射速破膛而出，苏军还没反应过来，10辆“斯大林2”已被打成燃烧的废铁，两辆虎式坦克毫发无损，全身而退。苏军精锐第一坦克旅独立重坦克团，几乎全军覆没。然后，卡尔尤斯又把部队组织起来埋伏在村口，等苏军后续部队闻讯赶来增援的时候，8辆“虎”式乱炮齐发，在公路上行军的苏军坦克纵队被打成一片火海，苏联人只得暂停这一路攻势，大量德军步兵得以逃出生天。

卡尔尤斯凭借这一战的卓越战绩，被晋升为中尉，授予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卡尔尤斯驾驶的是重型的“虎”式坦克，德国第二号王牌坦克手巴克曼，驾驶“黑豹”坦克，也击毁了80辆敌军坦克，获得了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按照美国军事学家的说法，整个二战期间，德国人在坦克方面做了太多无用功，像“虎”式、“虎王”、“黑豹”和各种乱七八糟的突击火炮，生产了许多。现在看来，只生产“黑豹”坦克一种就足够了，因为生产那么多，标准也不统一，给后勤造成很大困难，特别是“虎”式坦克，才生产一千多辆，而苏联仅T-34就造了6万辆，好汉难敌四手，猛虎架不住一群狼。打仗嘛，武器不一定高精尖，好用就行。

第三帝国崩溃后，卡尔尤斯选择了向美军投降，算是比较好的结局。战后，他在德国贝德斯海姆开了一家药店，起了个很霸气的名字，就叫“老虎”。据说，日本著名模型厂商田宫还专门找到耄耋之年的卡尔尤斯，送了他一辆当年的座驾——精制的217号“虎”式坦克模型。卡尔尤斯微笑着接过礼物，却没有表现出格外的激动，也没有回忆起什么，仿佛那个创造击毁178辆坦克、130门火炮战绩的，是另外一个人。

马特洛索夫堵枪眼

苏军这个时候也在大力宣传自己的战斗英雄，特别是第五十六近卫步兵师254团战士马特洛索夫。1943年2月23日，马特洛索夫所部奉命进攻德军时，受阻于德军碉堡火力。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碉堡的射击孔，保证了战友的胜利。

俄罗斯军事史学家鲍里斯·索科洛夫曾对比分析德苏两国宣传战斗英雄的不同偏好。德国人一致推崇的英雄，全都是空军、装甲兵和潜艇部队创造了惊人战绩的超级大王牌。这些技术含量极高的英雄，凭借的是良好的文化素质、严格的训练、卓越的勇气和沉着性格，普通人难以企及。

苏联也在战争中诞生了这样一批王牌精英，在盟军中是出类拔萃的，但战绩远远无法与德国相比，如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62架）和波克雷什金（59架）。但是，马特洛索夫的名声在苏军中远远压倒了这些卓越的王牌精英。

苏联更偏好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甚至开展造神运动，正是考虑苏军的现实而量身打造的。由于苏军始终在质量、训练和素质上处于劣势，但具有数量上的优势，突出宣传牺牲精神，便可以抵消训练和素质的不足。此外，苏联最高统帅部一直偏好将人和装备都视为转瞬即逝的消耗品，将数量置于质量之前，所以苏军一直需要树立人人都容易效仿的、可以批量产生的英雄。

这种偏好和宣传，也塑造了典型的苏军形象：西部主力被围歼后，大量新兵被征召入伍，经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基本训练，就被拉到前线。如果他们心里燃烧着马特洛索夫的精神，这些动作生硬地端着一杆

莫辛·纳甘步枪或者波波沙冲锋枪的年轻人，会以狂热的牺牲精神压倒对面素质更高的德军士兵。

但是，这种一味对牺牲勇气的宣扬，妨碍了苏军的技术化建设，给苏军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闪电将军”瓦杜丁

翻开二战的历史，德军是发动“闪电战”的鼻祖，在古德里安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德军闪击波兰、闪击法国、闪击苏联，都取得过辉煌的战果。但是，到了1943至1944年的苏德战场，该轮到苏联人发动闪击了。瓦杜丁大将是苏军中屈指可数的、善于运用坦克作“闪击战”的军事人才。

瓦杜丁于1901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参加红军，之后参与了肃清乌克兰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次年，他加入俄共。1926年起，瓦杜丁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学院进修了10年。1936年苏联开始“大清洗”，刚刚毕业的瓦杜丁不但没有被“清洗”掉，反而因为有大量比他军衔高的人被“清洗”，使他迅速获得晋升。1938年，瓦杜丁晋升少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参谋长。

1939年，瓦杜丁参与策划了苏联与德国瓜分波兰的行动，并担任苏联红军南方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在朱可夫指挥下，这支部队又参加了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战斗。作为奖励，1940年斯大林晋升瓦杜丁为中将，并任命他在总参谋部任要员。

但是，瓦杜丁的缺点很快暴露了，他做事蛮干，在面对各种改革时，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和实战知识，且管理方法和策略过于抽象，显然不能适应这个要职。好在他是农民出身，又年轻，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忠于斯大林，这使他成为斯大林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将领之一。然而，瓦杜丁及其他苏军高级将领，都未能在1941年6月德军闪击苏联前做好充分准备。

1941年6月30日，瓦杜丁被任命为西北方面军参谋长，开始崭露头角。他具有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并善待下级，下属们都很钦佩他的为人。瓦杜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往往身先士卒，而且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胆识，二战前期，大多数苏军将领在失败面前畏首畏尾，害怕主动向德军发起进攻。瓦杜丁却恰恰相反，敢于主动发起进攻。

苏德战争初期，西北方面军要阻止由曼施坦因指挥的集团军进攻列宁格勒。瓦杜丁坐镇诺夫哥罗德附近，指挥苏军组织起一次进攻，企图包围德军大部。因此，曼施坦因不得不重新集结整个集团军，以阻止苏军进攻。就这样，德军耽误了进攻的时机，而苏军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加强城中的防御工事。德国人错过了占领列宁格勒的最佳机会，一个甚至可能改变战局的机会。

不过，当时瓦杜丁指挥的部队伤亡率很高，他往往高估了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把目标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地势的困难、德军防线的坚固就贸然对敌人发动进攻，导致部队的损失十分惊人，伤亡率高达60%。

将军难免阵前亡

1942年7月，瓦杜丁临危受命，被斯大林指派为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后改名为沃罗涅日方面军，抵挡德军的夏季攻势。

战役中，瓦杜丁发现新任第六十集团军司令兼坦克第十八军军长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出色，有能力顶住德军的进攻。瓦杜丁便要求斯大林将第六十集团军全权交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起先斯大林反对，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不过斯大林也深知此人完全能带好一个集团军，最后接受了瓦杜丁的建议，就这样，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迅速成为苏军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从中可见，瓦杜丁的为人还是公正、有担当的。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德军虽然攻占了沃罗涅日，但他们无法突破瓦杜丁的防线。后来，德军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瓦杜丁参与制订进攻计划，并被采纳。反攻中，瓦杜丁指挥部队突破德军防御后，投入由两个坦克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快速纵深推进，很快占领了战役支撑点，并与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机械化军构成了合围，将德军包围在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从而使德军精锐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成了瓮中之鳖。在反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瓦杜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巧妙运用坦克，取得了很大战果。

由于瓦杜丁的出色表现，斯大林在1942年12月7日晋升他为上将。

1943年2月，曼施坦因集结了强大的装甲部队，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斯大林发现瓦杜丁的部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为表示奖励，晋升他为陆军大将。

库尔斯克战役中，充分显示了瓦杜丁不拘兵法，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高超指挥战术。昔日的农家小子，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苏军名将。

就在瓦杜丁成了曼施坦因真正对手的时候，他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44年2月29日下午，瓦杜丁率警卫员离开驻地前往第六十集团军视察工作。晚8时左右，瓦杜丁行至一个村庄附近时，发现有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活动。当他停车查看时，遭到伏击，腿部受重伤。在基辅医院救治了6个星期后，瓦杜丁终因伤势过重，于1944年4月15日去世，年仅43岁。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瓦杜丁本来可以注射青霉素而活下来，但使用这种药物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没有同意。他的理由是，青霉素不是苏联生产的（当时苏联不能生产），而是美国生产的。

斯大林认为，美国为了削弱苏联的力量，有可能污染青霉素，因此，用这种药物治疗一位重要将军，这种风险不可接受。

瓦杜丁的国葬仪式在基辅举行，基辅市还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瓦杜丁大将英年早逝、沙场殒命，人走了，仗没打完。不过，这时苏联并不缺乏将帅。除了像朱可夫那样的“消防大队长”，苏军还有很会打仗并富有个性的元帅。

战场上的死刑犯

在二战期间的苏联体制下，想打胜仗是不容易的，而罗科索夫斯基却被称为“常胜元帅”。他还经历了九死一生，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罗科索夫斯基生于1896年，“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一路摸爬滚打。在1938年苏联“大清洗”中，85个军级将领（中将）死了57个，罗科索夫斯基当时是骑兵军长，由于出生在波兰，又长期在远东服役，被加上了波兰间谍、日本内奸及可笑的破坏骑兵训练等罪名投进监狱。他还被假枪毙至少两次，要他交代同谋，面对死亡威胁时，他依然没有牵连任何人。在受到非人虐待时，他也没有对生命失去信心。战后，罗科索夫斯基在疗养的时候碰到斯大林，斯大林问他在监狱有没有挨打，罗科索夫斯基说挨打了，但他补充道：“我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罗科索夫斯基为人很好，铁木辛哥为他说了很多好话，加上运气比较好，死神一直没有光顾他。

当时，在苏芬战争中，苏军很不顺利，斯大林决定放一些会打仗的人出来上前线，罗科索夫斯基就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他再次穿上军装的时候，军法官这样跟他讲：“犯人，祖国现在需要你去服务，你的军衔暂定为少将，关于你的死刑问题以后再说。”

不过，斯大林忘记了罗科索夫斯基在“大清洗”时被判了死刑，他是作为死刑犯上的战场，一直到斯大林死了也没有撤销他的死刑。

罗科索夫斯基本来是第十六集团军司令，莫斯科保卫战前夕，他突然接到命令：将部队转给友邻的卢金中将，带集团军司令部到维亚兹玛去接收新部队。到了维亚兹玛，他惊奇地发现，应该等候在那里的几个师压根儿就不见踪影。于是，罗科索夫斯基试图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但他发现和上级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仅仅几个小时后，斯摩棱斯克市长冲进了他的司令部，大喊“德国人进城了”。罗科索夫斯基十分震惊，难以相信地问：“谁报告的？可靠吗？”对方回答说：“还用谁报告吗？我亲眼看到德国坦克就在大街上！”罗科索夫斯基只好下令立刻离开市区，在撤离途中，罗科索夫斯基的汽车在大街上与一队德军坦克迎面相遇，还好他的司机反应很快，迅速把汽车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路。就这样，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司令部成员成了前线部队中唯一的幸存者，这是他又一次死里逃生。

罗科索夫斯基的为人，得到了熟悉他的人的高度认可。莫斯科保卫战结束后，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他向总参谋部推荐自己的参谋长马里宁接任第十六集团军司令，没想到，马里宁强烈要求继续跟着他，而不去担任集团军司令。除了马里宁，罗科索夫斯基的参谋部人员都一致要求继续追随他。在数十年后的回忆录中，罗科索夫斯基对此仍非常感动。

罗科索夫斯基的参谋部是在1941年，他孤身来到斯摩棱斯克“救火”时，由十几个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组成的。罗科索夫斯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鼓励部下发挥主动性，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完成任务。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带领下，他的参谋部成了苏军中最杰出的参谋部，而他的参谋人员，也一直对他们的司令忠心耿耿。

谁敢顶撞斯大林

在参谋人员的鼎力协助下，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部队战术灵活，比那些只会机械地服从命令的苏军将帅强得多。更可贵的是，面对独裁者，罗科索夫斯基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1944年5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罗科索夫斯基提出准备同时在两个地段突破敌军的防御。斯大林认为，应该集中兵力于一个地段。罗科索夫斯基没有像绝大多数苏军将领那样对斯大林言听计从，而是坚持说，在两个地段同时实施打击的方案更好。斯大林听了有些不高兴，让他出去好好考虑一下再回来。

罗科索夫斯基在隔壁房间思考了一会儿，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他回到会议厅，仍然告诉斯大林，在两个地段实施打击更为可取。斯大林再次反驳说应该集中兵力实施一次打击，但罗科索夫斯基仍然坚持己见。随后，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斯大林让他再出去考虑一下，不要过分固执。

这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也随罗科索夫斯基一同出去，严肃地警告他顶撞斯大林的危险。马林科夫严厉地命令道：“同意斯大林的观点，其他什么也不要讲。”他们回到了会场，斯大林问罗科索夫斯基把问题想清楚了没有，罗科索夫斯基说他认为还是在两个地段同时实施打击更好。斯大林问道：“那么依你的观点，应以哪一次打击为主？”罗科索夫斯基回答说两次打击同样重要。会场再次出现了静默，熟悉斯大林的人都知道，这通常是斯大林爆发狂怒的前兆。但这次斯大林沉默了很久，说道：“难道真是同时实施两次打击更好吗？”最终，他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的方案，这是斯大林为数不多的几次被别人说服的例外情况。

战争期间，罗科索夫斯基还闹出了绯闻。这段绯闻还被人利用来陷害他，不过他再次有惊无险。

1942年，在疗伤的罗科索夫斯基偶然结识了著名女演员瓦连京娜·谢罗娃。两人互相倾慕的消息迅速传开了。特务头子贝利亚得知后，那叫

一个羡慕嫉妒恨啊，便向斯大林告密说：“谢罗娃去前线探望罗科索夫斯基，而且一直在司令部内留宿。”斯大林也羡慕不已：“谢罗娃？是那个美丽的女演员吗？她真是美若天仙。”

贝利亚一看有戏，接着说：“但元帅的声誉会因此一落千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斯大林慢慢地说：“我们该羡慕，贝利亚同志，我们该羡慕才是！”

突然，斯大林又笑着说：“罗科索夫斯基的妻子去哪儿了？”贝利亚回答说：“我会查清的，她大概撤退到后方去了。”“赶紧找到她，用飞机送她去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让她跟谢罗娃去争吧。”说完，斯大林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

08.滚滚红流向西去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德军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为配合盟军的登陆战役，苏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

1944年6月到8月，苏军在北冰洋芬兰湾对芬兰军队实施突击。投入此战的苏军，不仅兵力比芬兰军队多了1倍，火炮坦克多了5倍，航空兵多了2倍，并有波罗的海舰队支援，而且军队的素质已经在战争中提高了很多，战斗力远远超过1939年苏芬战争时的苏军，因此进攻十分顺利。8月25日，芬兰政府要求与苏联和谈。到9月15日，苏芬停止军事行动，19日签订停战协定，芬兰宣布退出战争。这次突击被称为“第四次突击”。

1944年6月23日至7月底，苏军发动了“第五次突击”，也就是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收复白俄罗斯，对苏军的意义很大，可以迅速进入波兰，攻占东普鲁士等德国本土。德军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白俄罗斯，配置了120万人，火炮、迫击炮近1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约1000辆，飞机1400多架。但此时的苏军更加强大，在白俄罗斯战役中投入了约250万兵力、6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在白俄罗斯大地与德军进行了1个月的血战。最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被击溃。

7月3日，苏军收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7月13日，收复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7月23日，占领波兰重要城市卢布林。7月27日，苏军逼近里加湾海岸。同一天，苏军进抵波兰的比亚维斯托克城，控制了通往华沙的交通要道。8月1日，苏军已经逼近德国本土的东普鲁士。

白俄罗斯战役中，苏军向西推进了500~600公里，远远隔开了德军南北两个集团军群，开辟了进军柏林的战略通道。

为了配合白俄罗斯战役，7月13日至8月底，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发

起“第六次突击”。到8月底，苏军不仅收复了西乌克兰，而且攻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救火队长”莫德尔

在苏军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德军将领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但他们仍在拼尽全力维持，哪怕知道无法翻盘，也要战斗到底。二战期间，德军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战术家。除了隆美尔、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三大名将之外，莫德尔元帅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与三大名将显著不同的是，莫德尔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位。

莫德尔生于1891年，是那种天生就属于战场的人，一生都在为战争服务，战场是他纵横驰骋的舞台。1938年，莫德尔晋升为少将。从1939年参加波兰战役开始，整个二战，他都没有缺席。曼施坦因称他是群中的强者，形容他为“鲤鱼池中的梭鱼”。

莫德尔在19位纳粹德国陆军元帅中，最注重仪容仪表。在阅兵时，他喜欢站在敞篷奔驰轿车上，将脚上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踩在前椅背上，再行举手礼，一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令人印象深刻。

1941年6月，莫德尔指挥第二装甲集团军第三装甲师，参加苏德战争，表现出一往无前的非凡气概。在基辅会战中，他的第三装甲师作为基辅城的破门部队，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希特勒的信任与赏识。很快，莫德尔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担任第四十一装甲军军长。

1942年1月，莫德尔出任第九集团军司令。此时，主攻莫斯科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遭遇苏军优势兵力的顽强抵抗，苏军还对德军实施穿插和包围，切断了德军的后勤补给线。德军的指挥系统也被打乱，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络，情况十分危急。莫德尔抵达集团军司令部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沮丧绝望的脸。作战参谋布劳洛克向新任司令官简要介绍了情况，莫德尔立刻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打算从这里切断苏军补给线，从那里对苏军侧翼进行反击。布劳洛克目瞪口呆，问道：“您为这次反击带来多少部队？”莫德尔哈哈大笑：“就我一个人。”这成为二战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

面对不利局势，莫德尔依然保持着镇定和沉着，头脑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向希特勒请求增调一个装甲军归自己指挥。

为此，他于1月20日抵达德军最高统帅部，并与希特勒发生了激烈争论。希特勒固执己见，毫不让步，莫德尔则大胆地问：“我的元首，是你在指挥第九集团军呢，还是我在指挥？”希特勒惊诧地抬起头，随即语气强硬地说：“我命令你把装甲军使用在格扎茨克！”莫德尔仍不服从，并坚决反对希特勒干涉他的指挥权。莫德尔说，他对前线战况了如指掌，而最高统帅部的人只能按地图进行判断。希特勒最终让步了，但他强调，莫德尔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责。

有了一个装甲军的增援，莫德尔向苏军防线的最薄弱地区展开反攻，从而击退了苏军的猛烈攻势，稳住了己方的阵线。因此，莫德尔被誉为“转危为安的人物”。

1943年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受挫，反遭苏军的强大反攻，再次陷入困境。莫德尔于10月初暂时遏止苏军的攻击，被希特勒誉为“东线的救星”。

我只效忠于德国

1944年3月1日，莫德尔出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同时仍保留参与指挥北方集团军群的权力，并被希特勒晋升为陆军元帅。这位以作战狠辣著称的元帅，在新的作战区域实施了“焦土”政策，以阻止苏军的进攻。

持续到7月，莫德尔都在拼命阻止苏军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表彰莫德尔成功的防守，希特勒授予他钻石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但战争进行到这一步，这枚勋章除了能使莫德尔继续卖命之外，毫无作用。1944年8月，莫德尔发现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峙的苏军集中了主要力量，准备发起进攻。为保存实力，莫德尔于10日前，将德军逐次退到华沙东北一线以及纳雷夫河。

令莫德尔措手不及的是，8月1日，就在苏军似乎势不可挡地向波兰首都华沙推进时，华沙起义爆发了。很快，华沙城内德国大部分军事和非军事机关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各火车站被起义者占领，城里各条大街都被起义者封锁。德军只守住了维斯瓦河的几座大桥。假如苏军一鼓作气冲击桥头堡，在城里的德军便会绝望。可是已经在行进途中的苏军却突然放弃了攻占华沙的企图。这为德国人“赢得”了时间，莫德尔命令集中在华沙周围的大批德军协助卫戍部队对起义者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

莫德尔本人则于8月16日被调离东线，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前往西线“救火”。但等待他的决不会是什么好运气。

1945年4月21日，在西线惨败的莫德尔元帅，带着3名军官和几个士兵躲过美军纵队，逃到杜伊斯堡附近的密林中。他告知随从人员，他要自杀，并让他们将尸体埋在一棵选定的松树下。身边的人竭力劝阻，莫德尔坚持不听，他绝望地说：“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绝望，我只效忠于德国……”他还说：“一位陆军元帅，不能成为一名俘虏，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忘了鲍卢斯已经投降的事，随即开枪自杀。

战场上，有赢就有输，有得就有失。德军战败之日，莫德尔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华沙起义的真相

莫德尔元帅在调离东线前，下令镇压的那座城市——华沙，这个时候已经沦陷了近五年，波兰也被苏德分割，已经不存在了。

整个二战当中，波兰可以说是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难，在各国平民死亡人数当中，波兰是排到前列的。但是不屈的波兰人民组织了一个地下政府，这个地下政府不仅领导了一个坚强团队——被绝大多数的人民支持的抵抗运动组织，而且还有法院，还能够发行公债，甚至有一个初步的教育制度。这个地下政府还跟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仍然行之有效地领导着这个国家。随着战局的进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所以波兰地下政府就准备起义，配合盟军解放波兰。当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授权波兰地下领导人适时举行总起义，防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首都华沙死守作战。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电台也一直敦促波兰人发动总起义，并且承诺提供军事援助。

7月29日，苏联莫斯科电台播放呼吁，要求华沙地下组织举行起义，加速解放进程。8月1日，华沙起义爆发了。起义者从下午5点开始进攻德军，很快，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3天内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反扑镇压下，起义军明显不敌。于是，起义者请求近在咫尺的苏军支援。然而，一直呼吁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苏联电台沉默了，不仅先前承诺的军事援助没有兑现，苏军还停止了对华沙周围的德军的进攻。

得知华沙起义的消息后，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再致电斯大林，吁请苏军支援起义，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无奈之下，盟军只好从空中航线向华沙起义军空投军火和食品。执行任务的英美飞机空投物资后，需要就近在苏联领土着陆加油，没想到就连这个要求，也被斯大林断然拒绝。斯大林在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回电中，干脆把起义说成“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

孤立无援的华沙起义者几乎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无望的抗争。德军从空中和地面疯狂进攻，飞机坦克狂轰滥炸，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肃清起义者。德军建议起义者举行投降谈判，却被领导起义的波兰将军布尔科马罗夫斯基拒绝了。与苏军一起进攻过来的波兰军队为解救自己的同胞，向德军发起猛攻，但被德军挡在了城外。

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

10月2日，华沙起义在坚持了63天后，最终失败了。

在投降前的最后几次广播中，起义者愤怒地控诉：“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做出裁决吧，希望他惩治那些犯罪者。”参加这次起义的大部分士兵捐躯，少数人得以逃生。在战后的纪念活动上，数十名幸存的老兵聚到一起。一位老人回忆起华沙起义，只有“惨烈”两个字。他说，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武器陈旧简陋，但每个士

兵都英勇顽强，发誓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起义最终失败了。他说，现在华沙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人。

华沙起义无疑给纳粹德国带来了很大麻烦，气急败坏的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彻底从地球上抹掉”，于是纳粹分子开始了对波兰人的血腥屠杀。如果你现在到华沙城走一走、看一看，不经意间，就会在某处墙壁上发现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在此地遭纳粹杀害”。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到华沙城内一段数米长、两米多高的残破红砖墙前敬献花圈。据史料记载，纳粹分子在这段“死墙”墙角下，曾一次杀害了上百个波兰人。为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希特勒不顾弹药紧缺，极其残酷地、分步骤地进行炮轰，最后将华沙全城几乎夷为平地。纳粹分子甚至使用了800毫米口径的“多拉”巨炮，这种超重型火炮威力能穿透1米厚的钢板和2.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墙，每一枚炮弹重达7.1吨！

整个华沙起义期间，有18000名波兰军人和18万平民丧生，华沙这座历史名城90%的建筑被摧毁，全城变成了一个方圆数十公里的瓦砾场。

1月17日，苏军作为华沙的“解放者”入城。此时，华沙已是一座满是瓦砾和废墟的空城。苏联人呼吁波兰人发动总起义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将化为乌有”，华沙人民英勇奋起了，苏军却坐视起义者被镇压、被屠杀。最终，华沙的一切真正“化为乌有”了。

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

现在有人说1944年的华沙起义很愚蠢，也有人说这次起义是波兰地下军的投机，是拿爱国做买卖，为了捞取战后的功名。但在今天看来，这场起义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悲壮。

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苏军已经逼近了华沙，波兰抵抗组织再不动起义，就只有坐等苏联人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自由和独立，对于波兰来讲这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历史上波兰三次亡国，哪次不是俄国人挑的头？波兰人跟俄国人虽然同属斯拉夫民族，都是斯基诺夫维奇，但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所以绝不能把这个国家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转交给俄国人。

另外，一旦苏联完成对波兰的控制，想从苏联控制下重新获得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俄国人比德国人还狠。因此，波兰地下军和流亡政府都认为，与其坐等苏联占领，不如趁苏联人到来之前奋力一搏，也许可以使祖国恢复独立和自由。从二战后的情况来看，整个东欧只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南斯拉夫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南斯拉夫在二战当中牺牲了170万人，那么点儿一个小国牺牲了170万人，完全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所以真正获得了独立。而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这些所谓被苏联“解放”的国家都丧失了独立主权，沦为苏联控

制下的卫星国，成了苏联的殖民地，开始了悲惨的命运。

波兰人太了解俄国人的脾气了，打了200多年仗，你什么德行我太清楚了，所以波兰人精确地预见到了这一点，绝不能把我们祖国的命运交给苏联人。因此，即使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也要试一试自我解放，避免被苏联人“解放”，避免丧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今天有很多人为苏联人对华沙起义的漠视感到气愤，其实波兰地下军从起义一开始就没指望苏联人的支援，他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争自由，为民族争尊严，起义的目的就是要在苏联人到来之前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华沙。这一点，波兰人清楚，苏联人也清楚。

当然，当德国军队残酷镇压起义的时候，起义者还是希望苏军能够支援，但那是形势所逼。然而，起义者想赶在苏军到来之前做国家主人的这种努力，已经断绝了苏军援助的可能性。苏联援助你的前提，就是你要做傀儡。你想独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起义者注定要在孤军奋战中完成自己悲壮的使命，要么光复祖国，要么为了民族的解放壮烈牺牲。

波兰在历史上三次被俄、普、奥瓜分，一战之后好不容易独立，又被苏德瓜分。波兰人几次经历了亡国的痛苦，只有亡国的人才知道做奴隶的痛苦，才知道自由的可贵。你想，波兰人不甘心在德国统治下做亡国奴，他为什么要做苏联的顺民呢？自由对于亡国的波兰人的这种吸引力，不是没亡过国的人能够体会到的。

不甘心亡国的决心

为什么要发动起义？波兰人认为起义是获得独立最后的机会，哪怕就是一根稻草，我也要抓住。波兰人是在苏联的占领几乎成为定局的情况下，复国无望，抱着与其忍辱偷生，不如光荣地战死的想法，用这种方式追随祖国而去，这是尽到爱国者的责任。假如说起义的牺牲者九泉之下有知的话，看到战后波兰被苏联控制的局面，他会觉得自己死得无怨无悔，毕竟我努力了，我免于再一次做亡国奴的悲剧。

说华沙起义是投机的人，完全是扯淡，谁能拿20万条生命做投机？这20万人死亡只是为了宣示一个民族不甘心亡国的决心。这20万人里面有地下政府控制的国民军，也有波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更多的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普通波兰人，是什么让他们视死如归？不是党派利益，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尊严！

华沙悲壮地蒙难了，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斯大林背信弃义的背后，是新沙皇要控制整个东欧的野心。要想对一个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建立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府。二战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各国政权，是苏联红军运送给各国的。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们，从苏联飞机上走下来，叼着烟斗，挥一挥帽子就“解放”了他的国家。华沙起义者，拒绝接受这种运来的政权。

战后，波兰就沦为了苏联的附庸。但是在伦敦的波兰第二共和国政府始终坚持复国的理念，坚持复国的活动。一直到1990年，第二共和国政府仍然有一个总统和几名内阁部长在英国伦敦，他们坚信祖国有一天会解放。这一天没用很久，1990年，也就是在华沙起义失败40多年以后，波兰政权发生了更迭，当二战后波兰首任民选总统瓦文萨就职的时候，波兰流亡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从伦敦飞到华沙，把共和国的法统象征——总统的印绶和1935年宪法交到他手中，流亡政府的职能结束了。

今天的波兰就是第三共和国，继承的是二战当中那个英勇不屈的波兰共和国的法统。

十次斯大林突击

1944年8月20日至9月底，苏军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配合下，发起影响巨大的“第七次突击”。经此一战，拥有80万人马的德军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几乎全军覆没。苏军向前推进了800~1000公里，攻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迫使两国退出轴心国集团，并调转枪口，对德宣战。苏军打开了通向德国在欧洲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的通道，也为进军南斯拉夫创造了条件。

1944年9月至12月，苏军又连续发动了“第八、九、十次突击”，攻占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大部分地区，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是通往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门户，因此，希特勒不断从各条战线上抽调兵力增援匈牙利，德军拼死防守。直到1945年2月13日，布达佩斯才被攻陷。

到1944年年底，苏联军队经过贯穿全年的十次突击，不仅全部收复了苏联领土，还攻入东欧各国，进逼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联盟彻底瓦解，失去了赖以维持战争的宝贵资源。在这一年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36个师，200多万人，取得了苏德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苏联人把这十次突击冠以斯大林的名义，命名为“十次斯大林突击”。战后，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人把取得战争胜利的功劳，全部归于领袖斯大林，全然不提英美盟国对苏联的巨大援助。

如今，俄罗斯史学界终于承认西方盟国的援助对于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意义巨大。二战期间，美英两国一共给苏联运送了258.6万吨航空汽油，而苏联自产的只有181万吨；输入32.8万吨飞机铝材，苏联自产是26.3万吨；输入各种车辆50.1万辆，苏联自造的卡车只占5%，苏联自己的全部产能都用来生产T-34坦克了。苏联步兵的经典战术是，步兵坐在坦克上冲锋，坦克一旦被击毁，上面的步兵也都完蛋了。直到美国汽车输入苏联后，苏联步兵才能伴随着坦克冲锋。另外，盟国还援助苏联14000多架战机，12000多辆坦克和战车，以及无数火炮、弹药。还负担苏联大量的后勤补给，比如食品、医药器材，总价值109亿美元。如果没有西方盟国的援助，苏联人很难建立起强大的钢铁洪流。

这一切，都在冷战时期被苏联抹去了，人们只看到苏联生产过6万辆T-34坦克，却没有想到，整个二战期间，苏联连一辆火车头都没生产出来。

第三章 高手过招玩心计（盟军光复北非，进占意大利）

当敌人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时，永远不要让他知道。

——题记

01.“沙漠之狐”告别北非

不听话就揍你

阿拉曼战役结束后，丘吉尔说过一句话：“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战无不胜；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这话虽然有点儿夸张，但也确是北非战场的真实写照。

1942年11月，盟军实施“火炬”行动，向败退的德意军队展开钳形攻击，在法属北非——现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实施登陆作战，从南翼威胁德意军队。

此次战役，由美军陆军中将艾森豪威尔任总指挥，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任海军总司令。登陆部队共10.7万人，由航空母舰16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9艘以及大批驱逐舰、扫雷舰和各式登陆舰艇共650艘提供支援。英军航空兵1700架飞机以直布罗陀为基地，实施战役掩护。11月8日凌晨，盟军兵分三路同时展开行动。登陆地点有维希法军驻守，总兵力约20万，飞机500架。

盟军预计，在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北非登陆只会遭到微弱抵抗。就在11月8日，阿尔及尔的法国抵抗组织发动政变，在盟军登陆之前，逮捕了维希法国的指挥官并控制了驻军。因此，盟军在阿尔及尔的登陆没有遭到抵抗，当天傍晚，盟军就占领了阿尔及尔和维希法国北非指挥部。

但是，维希法国的军队在奥兰和摩洛哥对登陆盟军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抵抗。经过三天的谈判和威胁，美军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迫使维希法国军队上将达尔朗，命令在奥兰和摩洛哥的维希法军于11月11日停止抵抗，达尔朗的条件是让自己成为一名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人。但是，1942年圣诞节前夕，备受争议的达尔朗遇刺身亡了。“火炬”行动期间，美国、维希法国和德国海军舰只爆发了卡萨布兰卡海战，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火炬”行动中，部分法军军官配合了盟军行动，盟军得以迅速巩固登陆场，但登陆地段距德国非洲军团过远，且天气恶劣，未能迅速向东推进和占领突尼斯。这次登陆战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登陆舰艇“由舰到岸”的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在战役组织、兵种配合、装备使用等方面为以后的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等登陆战役提供了经验。

盟军登陆成功了，法国就倒霉了。希特勒的风格是不听话就揍你，一气之下，命令德军占领了维希法国，法国本土终于全部沦陷。此外，法国在土伦的舰队被俘获，大部分舰只被法军自行凿沉，以防止它们被轴心国利用。在北非的维希法国军队则加入了盟军，参加自由法国军队。

习惯了以少胜多

盟军占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后，再往东就是突尼斯了，那是德意军队在北非的巢穴。英美法三国军队决定攻占突尼斯，粉碎德意非洲集团军群，把德意军队全部赶出北非。

1942年12月26日，阿拉曼会战中失利的隆美尔，率非洲装甲集团军7.8万人（其中德军3万人）和130多辆坦克撤退到利比亚与突尼斯南部交界的马雷特地区。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巩固新阵地之后，即回国治病。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也更名为意大利第一集团军，由意大利的梅塞元帅任司令。

1943年1月14日，英美决定在北非战场设立战区，将北非盟军整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群，下辖安德森指挥的英第一集团军、蒙哥马利指挥的英第八集团军、弗雷登道尔指挥的美第二军和部分法军，共18个师零2个旅，由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任集团军群司令，统一指挥盟军在北非的全部地面部队。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任战役总指挥。与德意军队相比，盟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步兵多一倍、火炮多二倍、坦克多三倍，仅德国潜艇对盟军稍有威胁。

不过，兵力上的劣势对“沙漠之狐”来说不算什么，他早已习惯了以少胜多。即将离任的隆美尔，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的战机。当时，蒙哥马利刚刚攻占的黎波里，要发动新的攻势还需准备一段时间，因此位于隆美尔部队正面的英第8集团军暂时不构成威胁。位于西面的安德森指挥的英第一集团军和弗雷登道尔指挥的美第二军，却威胁德军的后方。隆美尔决定利用两股敌军之间的空当，先以背面包抄奇袭的方式击溃后面的盟军，然后掉头进攻蒙哥马利。

这是一个出色的作战计划，但在实施时遇到了困难。在隆美尔军队附近的德军阿尼姆第五装甲集团军，不归隆美尔指挥，而且阿尼姆并不积极配合隆美尔。最糟糕的是，隆美尔的进攻计划被盟军破获，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盟军搞错了德军的主攻地点，以为德军的主攻地点在丰杜克附近，而在丰杜克附近集结重兵。

隆美尔的告别之战

1943年2月14日，德意军队发起了进攻。阿尼姆第五集团军从弗德山口向美第二军阵地发起主攻，重创了美第一装甲师。隆美尔的部队也连连得手，攻占了卡塞林隘口，但被盟军援兵阻止在勒凯夫南面的塔拉附近。2月22日，隆美尔下令撤退。

这次进攻虽然规模不大，战果却很辉煌。虽然隆美尔未能实现迫使盟军撤出突尼斯的战略目标，但给美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美第二军有3000人阵亡，4000人被俘，260辆坦克被击毁或被缴获，这是美军在北非战场上遭到的最惨重的损失。在这一战中蒙受羞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撤换了弗雷登道尔，任命巴顿出任美第二军军长。勇猛善战的巴顿早就渴望跟“沙漠之狐”隆美尔交手，他说：“隆美尔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每一个战役，自认对他了如指掌。我平生的愿望就是与他捉对厮杀。”

为解决北非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2月23日，希特勒任命隆美尔为新组建的非洲装甲集团军群司令，正式将阿尼姆划归隆美尔指挥。隆美尔获得新的指挥权后，决定抢先向蒙哥马利发动攻击。然而，德军的进攻方向和时间都被盟军破译，蒙哥马利已经对隆美尔的计划了如指掌，并做好了迎战准备。

3月6日凌晨，隆美尔集结了三个半装甲师的160辆坦克，发起进攻。上午8时，当德军装甲部队推进到一座山脊前时，遭到了蒙哥马利早已部署在这里的近500门反坦克炮的猛烈攻击。到中午时分，德军仍无力突破。下午5点，隆美尔下令取消这次进攻，德军已损失了50辆坦克。

3月9日，心灰意冷的隆美尔告病回国休假，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成名之地——北非。一心想与隆美尔过招的巴顿将军闻讯后，大失所望。

隆美尔离开后，北非的德意军队兵败如山倒。在蒙哥马利和巴顿的攻击下，隆美尔的继任者阿尼姆率非洲装甲集团军群共14个师20多万人退守突尼斯北部。

4月19日晚，蒙哥马利率先在南面发动攻击。到5月6日，在400门火炮和空军的支援下，英第1集团军全力猛攻，德意军队终于招架不住，向后溃退。英国人莫尔希德记载说：“德国人已经完全吓慌了，他们看到英国人的坦克扬长而过，就会手足无措。在恐惧之中，德军纷纷奔向滩头，但他们发现滩头既无船只，也无飞机，于是军队完全崩溃了。”

5月13日，也就是“沙漠之狐”隆美尔离开北非两个月后，阿尼姆上将和梅塞元帅相继向盟军投降，约10万德军、15万意军被俘，只有633人从海上逃走。

盟军取得了突尼斯会战的大胜。两年零八个月的北非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02.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

忽悠希特勒

在1943年1月，英美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就做出

了一个决定，等到北非战役完全结束，盟军就攻占西西里岛作为进入欧洲的跳板。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最大岛屿，地处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德国和意大利在该岛上驻有重兵，有13个师和1400多架飞机，总兵力达36万。面对庞大的德意守军，盟军强攻西西里岛肯定会付出巨大代价。最好有个办法能忽悠希特勒，让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西西里岛的目标过于明显，盟军进攻这里难以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因而盟军打算在南欧沿海其他地区登陆。如果盟军放弃西西里岛，有可能选择两个地方登陆：一个是希腊，便于向巴尔干推进；另一个是撒丁岛，便于进攻法国南部。如果成功地忽悠住希特勒，那他就会在西西里岛放松警惕，从而有利于盟军的进攻。于是，二战当中让人拍案叫绝的“肉馅行动”酝酿出炉了。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刚刚半个月，当时英国海军情报处的马西尔中校和乔治中尉就在琢磨，怎么才能诱使希特勒上当，以为盟军要进攻撒丁岛，而在西西里岛放松警惕呢？哥儿俩想了一招，就是用死尸进行诈骗。然后，马西尔跟乔治两个人就在隔音室里，琢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初步打算，弄一具死尸，把死尸的身份伪装成英国海军少校，带着一封绝密的情报——说盟军要在撒丁岛和希腊登陆的绝密情报，然后让尸体在西班牙外海被西班牙人发现。因为西班牙虽然是中立国，但是暗中倾向德国，西班牙人得到这具死尸之后必然告诉德国人。德国人要相信了这个情报，那么欺骗就成功了。关键是必须找到这么一具死尸。

马歇尔中校起草了死尸诈骗的报告之后，就送到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局长看完之后，批了几个字：“计划可行，速密送唐宁街10号。”唐宁街10号就是首相府，很快也批下来了，并把这个行动定名为“肉馅行动”。

“肉馅行动”有这么几点实施的要领：

- 1.尸体约35岁，无外伤，肺部有少量积水，着陆战队少校野战军服，无帽，外着橘黄色救生衣（便于打捞）。
- 2.计算好潮汐，用潜艇把尸体运到西班牙毕尔巴鄂港外海，抛弃尸体。
- 3.把装有密件的文件袋系在尸体的内腰带上，做成飞机失事保护文件的假象。
- 4.把尸体装入特别容器内，里面塞满冰块，重量180公斤。容器外面用油漆漆上“光学机械”字样，通知潜艇乘务员要试验新式武器。
- 5.预先知道本计划的人只限于直布罗陀军港的谍报处长和潜艇艇长。

6.计划实施后，回电：“肉馅计划”实施完毕。

“马丁少校”光荣出征

在“肉馅行动”实施当中，最棘手的事就是尸体带一封什么样的密件。如果行事不巧妙，德国人不会相信，但是要玩儿过了头儿，做得太真了，又容易让德国人认为是圈套。这就跟学生作弊一样，你别照着100分抄，抄100分老师就不信了。

怎么办呢？英国人就开动脑筋，使出了大英帝国修炼了三百年的看家绝活，就是诈骗。最后英国谍报机构想出了一个好招儿，由当时英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皮尔德将军，给驻北非的亚历山大将军写一封信，这不是官方文件而是私人书信，但是在这里面泄露出了天机：盟军将在撒丁岛登陆。这样一来，德军统帅部会把这封信当成极珍贵的材料加以重视。不过信上不能直截了当地写准备在撒丁岛登陆，写这个就太假了。

马西尔把密信样稿起草呈报后，总参谋部担心计划被德军识破，但是仍然上报给了丘吉尔首相。丘吉尔非常感兴趣，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干，说败了也无所谓，成功了算咱捡的，失败了就强攻。丘吉尔这样说，下属就减轻了压力。

马西尔很快找了一具尸体，这哥们儿是因为肺炎死的，肺炎死的人肺里面有积水，如果尸检的话就像溺水死亡的人。然后把尸体伪装好之后，塞进一艘潜艇。这艘潜艇在北非登陆作战的时候，曾执行过秘密运送美国克拉克将军的任务，艇长皮尔逊有执行情报任务的经验，马西尔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可以用他。潜艇潜行了十天，抵达了预定海域。

到地方之后，皮尔逊艇长一声令下，装尸体的容器被四名军官搬了上来放在甲板上，这具尸体被命名为“马丁少校”。艇长满脸严肃地跟那四名军官讲，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事情，明天必须忘掉，这件事关乎大英帝国能否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谁要是走漏了风声，军法制裁。潜艇上就这五个人知道这件事，剩下的水兵都被锁在舱里不让上来。这四名军官一下子明白事情的重要性了，艇长从来没有不相信弟兄们，现在却把弟兄们锁起来了。

然后，装载尸体的银白色容器被打开了，军官们一看大吃一惊，容器里面不是什么光学仪器，也不是秘密武器，而是一具身着军装的尸体。在艇长的低声命令下，尸体滑入大海，“马丁少校”要出征完成使命了。

三天后，也就是1943年4月30日，一个西班牙渔民发现海面上漂浮着一具尸体，就把尸体打捞上船，拖到一个小镇的沙滩上，几百名渔民和孩子都围了过来。西班牙军警给尸体检查、拍照之后，送到医院进行尸检。尸检报告说当事人是活着坠海淹死的，肺部有少量的海水，估计尸体在海面上漂流了三五天。

英国人的诈骗初步成功了，没有引起西班牙人的怀疑。

大家一起来演戏

西班牙人一看是“马丁少校”，身份查明了，就把这件事通知了英国的领事。当然，由于西班牙跟纳粹德国的关系密切——这也是英国人把尸体扔这儿的原因，所以西班牙人在通知英国人的同时也通报了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

德国间谍抢先一步，在英国领事认领尸体之前，就把“马丁少校”身上所有的文件全部偷拍。文件的影印件，很快送到了德国柏林做鉴定。柏林当局接到报告之后，一面鉴定，一面指示间谍提供更详尽的细节。

五天后，伦敦收到了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一个报告，说毕尔巴鄂港的英国副领事认领了漂流在海上的陆战队少校马丁的尸体，尸体已经被埋葬了，文件袋的事一句没提。

伦敦立刻对大使馆发出训令，说“马丁少校”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必须照会西班牙当局查明下落，但是注意不要让西班牙当局了解到文件的重要性。

大使馆很快又回电，说西班牙政府全部完好地移交了“马丁少校”的文件袋和其他遗物。

文件袋一到伦敦，英国谍报局立刻进行检验，终于从夹在纸上的夹子是干的这个疑点，发现文件已经被德国人用盐水软化纸张的技术拆开拍照复制了。因为尸体被海水浸泡过，那夹子应该是湿的。

马西尔中校立刻向上级报告，“肉馅计划”实施完毕。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公证司把“马丁少校”的名字登在阵亡将士登记册上。5月28日的《泰晤士报》公布了一批阵亡将士的名单，包括“马丁少校”在内，并且还发了讣告。

经过英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多方交涉，“马丁少校”的尸体按照正式军礼安葬，他的未婚妻还送来了一个花圈，并且附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悼念明信片。英国的领事还给“马丁少校”立了一块简单的白色大理石墓碑。

英国人算准了，德国间谍在西班牙确实极为活跃。德国间谍意外得到了“马丁少校”的文件，如获至宝，你想啊，英军副总参谋长致北非英军司令官的绝密亲笔信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于是，德国方面认真地研究了密件和“马丁少校”携带的物品。

英国的情报机关为“马丁少校”考虑周到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的钱包里有他未婚妻的照片，有买婚戒的收具，有电影票的票根，一切都跟真的似的。但是德国人非常精明，非常缜密，这么大一个情报从天而降，

就跟100万美金砸我头上一样，我得考虑考虑这钱能不能拿。所以特别想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又担心上当。

怎么办呢？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高度敬业，使出了干间谍这行的一个绝招儿，叫“死间”。这个间谍直接去找“马丁少校”的“未婚妻”，当然这位未婚妻是英国人事先安排好的，是实力派演员。这个间谍自称说是“马丁少校”的战友，来向少校的“未婚妻”表示慰问。如果这个“马丁少校”是假的，那么这个间谍等于自己暴露身份了，根本没有“马丁少校”，你说你是“马丁少校”的战友，等于是自投罗网。这个间谍很有牺牲精神，是用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来验证“马丁少校”是真是假。“马丁少校”的“未婚妻”表演得非常成功，说谢谢你前来慰问，表现得非常悲伤。德国间谍就信以为真，说“马丁少校”确有其人，密件上说的都是真的。

这样一来，德国情报部门就完全相信了密件的内容。

于是，德国情报部门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文件的可靠性无可置疑。希特勒大为高兴，在5月12日的一份命令中明确指出：首先应加强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位于希腊南部，古称摩里亚半岛）的防务。

5月14日，希特勒会见了墨索里尼，向他透露了“密件”的内容，并且洋洋自得地说：“我想这的确是真实的。”墨索里尼却担心地说：“我总有一种预感，觉得盟军还是要进攻西西里岛。”希特勒加重语气说：“预感总没有情报重要。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情报！”墨索里尼好不容易英明一回，却被他老大当作了空气。

第二天，希特勒召开了作战会议。他命令：在6月30日前完成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集结和部署。

奉希特勒之命，隆美尔元帅被派往希腊，组建一个集团军群。同时，希特勒又把党卫军派往撒丁岛，从西西里岛抽出装甲部队加强科西嘉岛的防卫。

这样，盟军要登陆的真正地点——西西里岛的防御力量被削弱了，“肉馅行动”大获成功。

看谁跑得快

当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时，盟军正集中主力准备登陆西西里岛。这对于德军来说绝对是个意外。

由于“肉馅行动”的成功，希特勒对盟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出了错误判断。不过，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并没有上当，他依然意识到盟军极有可能会从西西里岛登陆，于是将德军戈林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步兵师派往西西里岛，增强了该岛的防御力量。

1943年7月9日，盟军舰队在马耳他岛两侧集结。正当盟军准备登陆

西西里岛时，天气骤变，狂风怒号，恶浪滔天，德意守军因此放松了警惕。10日凌晨2时40分，盟军空降部队首先发动进攻，美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第一空降师的5400名将士，搭乘366架运输机和滑翔机从突尼斯出发，开赴西西里岛。凌晨3时45分，巴顿和蒙哥马利指挥的16万美英登陆大军，分乘3200艘军舰和运输船，在1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西西里岛的西南部和东南部实施登陆。意大利守军士气低落，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到中午时分，巴顿和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顺利登上了各自的目标滩头，并巩固了滩头阵地。

7月11日，西西里岛守军在古佐尼中将指挥下开始反击。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实在不值一提，反击主要依靠德国军队。德第十五装甲师被调到了东岸，阻止蒙哥马利的军队向北推进；德军戈林装甲步兵师和意大利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则向巴顿指挥的美军发起反击。德国空军出动了481架飞机频频轰炸盟军滩头部队，盟军飞机赶来拦截。激烈战斗持续了一天，德军坦克几乎推进到距美军滩头阵地不足两公里处。巴顿将军亲临前线指挥美军奋力反击，盟国海军巡洋舰甚至用203毫米主炮轰击德军坦克，这种炮弹能直接把德军坦克炸成碎片。战至傍晚，德军损失了大批坦克，被迫撤退。美军趁势攻占杰拉城。12日，蒙哥马利的英第八集团军也攻克了锡腊库扎。

德意军队第一次反攻失利后，凯塞林元帅见大势已去，只好与盟军混战以拖延时间，打算经墨西拿海峡退至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希特勒批准了凯塞林的计划。

7月13日，蒙哥马利指挥第十三军奋力突击卡塔尼亚。德军进行顽强抵抗，牢牢控制着从卡塔尼亚通向墨西拿的海岸公路。蒙哥马利正面进攻受挫，只好调第三十军绕过埃德纳火山西侧，在美第七集团军的支援下进攻墨西拿。

巴顿不甘心让蒙哥马利唱独角戏，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布莱德雷率领美第二军在西西里岛中部支援英军作战，一路由凯斯将军率领一个暂编军直取西西里首府巴勒莫。7月22日，巴勒莫的意军不战而降，巴顿非常自豪，艾森豪威尔也为美军的胜利感到高兴。而在此时，蒙哥马利却进军不利，6个师对付不了德军3个师。

巴顿见蒙哥马利受阻，决定变助攻为主攻，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墨西拿，一洗美军被英军轻视和奚落之耻。8月10日，德意军队退到墨西拿附近，由于盟国海军没有切断墨西拿海峡，4万德军和7万意军用6天7夜，完成了向意大利本土的撤退。

向墨西拿的进军，变成了美英两国军队的赛跑。8月17日上午6时30分，美军先头部队开进墨西拿。10时30分，巴顿乘坐指挥车驶进城里。仅仅一个多小时后，一队英军也吹吹打打进了城。一位英国军官走到巴顿面前，握着巴顿的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

当天，岛上的一切抵抗均告停止，西西里岛登陆战宣告结束。盟军从此在地中海往来无阻，打开了登陆欧洲的大门。

03.营救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被辞职”

西西里岛登陆战役，虽然没能大量消灭德军的有生力量，但达到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政治目的。墨索里尼在劫难逃了。

意大利国内反对墨索里尼的势力早就暗流涌动，西西里岛登陆战之后，终于爆发。1943年7月13日，墨索里尼接到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要求召开会议的请求。不知是否有预感，墨索里尼这段时间一直心绪不佳，勉强答应在7月24日下午开会。

在7月24日召开的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墨索里尼与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会议通过了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动议。

7月25日清晨，墨索里尼仍像往常一样到办公室上班，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天下午，墨索里尼按计划前去觐见国王埃曼努尔。墨索里尼的老婆预感不祥，劝他不要去，但墨索里尼坚持进宫，并自信地说：“20年来国王很信任我，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天，国王一反常态，身穿意大利元帅服，而且还在宫殿内布置了警察。这架势墨索里尼是第一次见到，心中开始有些不安。在同国王会谈时，国王对他说：“现在内外形势严峻，军队士气低落，最高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现在意大利人民都恨你，我成了你唯一的支持者。我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来保护你吧！”

墨索里尼听后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嘟囔着说：“一切全完了！”接见只有几分钟，墨索里尼走出王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这时，宫廷卫队长向他走来，说：“国王陛下命令我保护你，请跟我来。”说完把他带进了一辆救护车，全速开往宪兵营。

当天，罗马市内谣言四起，有人说墨索里尼已被带到德国，有人说他已被暗杀。晚上10时45分，罗马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声称“国王已经批准了政府首脑墨索里尼阁下的辞职，并任命巴多里奥元帅接替这一职务”。

这条消息顿时在意大利全国传开了，意大利人走上街头，高呼：“战争结束了！”“法西斯灭亡了！”

接任的巴多里奥元帅下令将墨索里尼秘密关押起来，并派人与盟国在西西里岛秘密谈判。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和盟国的代表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当天凌

晨，蒙哥马利的英第八集团军从西西里岛渡过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并向南部快速推进。9月8日，英国广播了意大利投降的正式文告。

早有戒备的德军闻讯后，立即将80万意军解除武装，逮捕了大批意大利军官，并于9月10日占领罗马，控制了南至那不勒斯的意大利本土。这时，意大利国王和巴多里奥等人已乘潜艇逃到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占领区。

10月13日，巴多里奥政府正式宣布退出轴心国集团，并向德国宣战。同时，英、美、苏三国政府也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盟国一方。

欧洲第一恶棍

整个二战期间，意大利军队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除了成建制投降就没干别的事儿。孤军奋战的德军倒是打得轰轰烈烈，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德国人居然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然把遭严密看守的墨索里尼给救出来了，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非常震怒，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倒戈，等于是在德国阵营的腹部撕开了一个大缺口；另一方面是因为希特勒不能容忍自己的战友被投靠盟军的敌人关押，他认为只要救出墨索里尼，就可以让墨索里尼重掌意大利政权，并继续为纳粹德国效命。

1943年7月25日深夜，德国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号称“欧洲第一恶棍”的斯科尔兹内奉命赶到元首大本营。斯科尔兹内与其他五名军官一起受到了希特勒的召见。希特勒一进来就问他们：“你们哪位熟悉意大利？”

只有斯科尔兹内说：“我熟悉，我到过意大利两次，骑着摩托车一直跑到了那不勒斯。”

希特勒点了点头，说：“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评价意大利人，你们觉得意大利人怎么样？”

受到召见的军官按照军衔高低挨个儿回答，有人说意大利是轴心国的朋友，有人说意大利是反共产国际的伙伴，还有人说意大利人是自己人。斯科尔兹内却回答说：“我是奥地利人！”

这一句话让希特勒龙颜大悦。为什么呢？因为希特勒也是奥地利人，对于一战后意大利夺取奥地利领土南提罗尔，两个人感同身受。听到这句话，希特勒立刻就盯住这个维也纳出身的大个子（斯科尔兹内的身高超过了一米九）。

希特勒盯着他说：“斯科尔兹内上尉留下，其他人可以走了。”

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俩之后，希特勒就向斯科尔兹内讲述了刚刚在意大利发生的政变，命令他策划“橡树行动”，营救墨索里尼。希特勒告诉斯科尔兹内，必须把意大利人的领袖抢救出来，墨索里尼是个宝，巴多里奥靠不住，他一定会跟同盟国搞幕后交易，我们必须控制住墨索里尼，这对稳定南线战局大有好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办得到？

斯科尔兹内后脚跟一蹭，就来了一个立正，说没问题，请元首放心。希特勒说我通知伞兵部队配合你完成任务，随时提供兵源、飞机和你需要的一切。

只能去算卦了

第二天，斯科尔兹内就飞到了罗马。

要想救出墨索里尼，首先你得知道他被关在哪儿。墨索里尼从王宫出来，被关在塞拉大街的宪兵营，只待了一个小时，就被转到了莱尼亚诺大街的警察宿舍，在那儿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发现这老小子脉搏紊乱，脸色苍白，晚饭也一口没吃，一直折腾到夜里11点，墨索里尼才睡着。刚睡着两个钟头，又被叫醒了，有人给墨索里尼送来了巴多里奥元帅的口信，说现在外面流传着要暗杀你的风声，政府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起见才拘留你，现在允许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墨索里尼稍加思考之后，说了四点：第一，我想回到故乡；第二，我保证与巴多里奥元帅尽力合作；第三，期待新政权稳定局势；第四，我今后仍然为国王效忠。

但是，巴多里奥接到墨索里尼回信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时候，巴多里奥已经开始跟盟国接触要求停战，而盟国提出停战的条件之一就是拘捕墨索里尼。巴多里奥便告诉墨索里尼说，你不能回家乡，你的家乡不安全，而密令把墨索里尼转移到那不勒斯西边的一个岛上，那儿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斯科尔兹内到罗马两三天之后，他的副手带着一些特种部队的队员也来到了，准备开始营救工作。但是，当时罗马流传着各种关于墨索里尼的传言，这个说他在天堂，那个说他已经挂了。斯科尔兹内只打听到墨索里尼被带出宫之后，用救护车送到什么地儿去了，具体地点也不知道。

当时德国人都认为即使墨索里尼被关了，意大利人仍然会信守轴心国盟友的约定，继续与盟国作战，包括斯科尔兹内都有这样的想法，意大利就是换个领袖罢了，换了谁都没关系。所以，斯科尔兹内刚到罗马之后，寻找墨索里尼也没有那么上心，轻松自在，也没有采取非常的手段。结果营救部队在罗马耗了三个星期，没有打听出一点儿线索。

最后，连党卫军头子希姆莱都无奈地说，要想找墨索里尼，只能去

算卦了。

玩起了躲猫猫

就在德国人要绝望的时候，斯科尔兹内从以前认识的一个水果商那儿打探到了一条有用的情报。

这个水果商在加埃塔湾旁边的一个小镇上住，有一天他说这地方有一个大地主，他们家的女佣和蓬察岛上一个看押政治犯的警察订了婚，但是最近两三周，一对有情人没约会了。斯科尔兹内一听，脑子里灵光乍现——间谍的素质不是一般人具备的，从无意中的一句话，立刻就判断出岛上关进了大人物。

几天之后，斯科尔兹内又从嘴上没把门的意大利海军军官那儿，获得了核实的情报。这个军官说，我亲眼看见自己服役的潜艇，搭载着墨索里尼到了蓬察岛。

这些情况一上报，斯科尔兹内就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救出被监禁的人。

后来斯科尔兹内回忆说，这项任务足足烦了我24个小时，在意大利看守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怎么能解救出墨索里尼呢？正发愁呢，上级说不用救了，因为新情报说墨索里尼不在蓬察岛上了。意大利政府怕德国人救墨索里尼，已经玩起了躲猫猫，把他转移到了撒丁岛，先是囚禁在撒丁岛上的一个小村子里，然后又转移到距离撒丁岛5公里、有重兵把守的马达勒纳岛，囚禁在岛上一座叫“科隆山庄”的公馆里。

为了核实情报，斯科尔兹内带人伪装成船员到撒丁岛，然后从德国海军那儿借了一艘摩托艇，到了马达勒纳岛侦查。斯科尔兹内的手下，从每天来马达勒纳岛运送水果的老农那儿得知了墨索里尼就在岛上。但是这个科隆山庄，有地面部队重兵把守，因此斯科尔兹内做好计划，避开正面攻击。德国人最拿手这一招儿。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斯科尔兹内返回了德国，召集手下队员，并对马达勒纳岛进行空中侦查，结果点儿背，他们的飞机在撒丁岛上空遭到了英国巡逻战斗机的截击。虽然逃出生天，但是飞机的发动机停转，迫降在海上。机上人员虽然都幸免于难，可是斯科尔兹内却撞断了三根肋骨，被一艘意大利军舰救起。最搞笑的是，这艘意大利军舰，是意大利政府派来巡逻海面保护墨索里尼的，结果把对手给救起来了。

斯科尔兹内带着三根断肋骨返回了柏林，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大胆在营救方案：对马达勒纳岛的港口发起海上突击。计划先派一艘德国军舰礼节性地访问马达勒纳岛，然后派出一支高速扫雷艇满载特种队员进港停泊，在舰炮的支持下，让队员冲向科隆山庄。斯科尔兹内确信守卫这里的意大利军队，必然会被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吓得放弃抵抗。德国人很清楚自己的盟友什么样儿，你是我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的

手下败将，所以我打你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甚至你都不算是个菜。

于是，希特勒立刻批准了斯科尔兹内的这一冒险行动，但是告诫他，意大利还是咱哥们儿，从国家角度讲不可侵犯意大利的主权。如果你这次行动成功了，立功受赏没得说；如果你要失败了，所有的责任你扛，不允许辩解，我会解除你的职务。

斯科尔兹内回答说，没有问题。

都是一帮亡命徒

过了几天，几艘正常巡逻的德国快艇就靠上了马达勒纳岛的港口，舱外是懒散的德国水兵，舱内却藏着全副武装、磨刀霍霍的德国突击队员。为了万无一失，肋骨还没有长好的斯科尔兹内先带人上岸探听虚实。

这一天是8月28日。斯科尔兹内碰到了一名墨索里尼的看守，就问他：“听说墨索里尼死了，是吗？”那看守很脑残，回答说：“谁说的，今天早上起来我还看见他了呢，他好像坐一架白色飞机到什么地方去了。”

听到这句话，斯科尔兹内是如获至宝。随后在码头附近的酒馆里面，斯科尔兹内把一名刚认识的意大利军官灌得酩酊大醉，军官指着窗户外面说：“墨索里尼就被关在半山腰那间红色公馆里。”斯科尔兹内这时候是喜上眉梢，血都涌到脑袋上了，但迅速又退了回去，因为醉汉接着说：“三个钟头前，海军一架飞机把他接走了。”

斯科尔兹内一下子又是冷水浇头，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失落，大失所望，计划又一次落空了，墨索里尼又不知道被弄哪儿去了。

不久，德国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份意大利内务部的电报。电报上说，大萨索山一带的警卫工作已经就绪。发电报者署名古易利，这个人负责墨索里尼安全的意大利宪兵指挥官。这份电报足以证明，墨索里尼被转移到了大萨索山。

大萨索山在罗马东北160公里处，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在大萨索山海拔1800米的山腰处，有一座饭店，墨索里尼就被关在这里了。这个饭店的位置太绝了，是登山爱好者的圣地，正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面和山下的村庄有缆车相通。虽然有上山的小路，但是崎岖陡峭，一般人都是坐缆车到这个饭店。

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囚禁在这么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悬崖饭店里，应该说是费尽了心机的。

9月10日，斯科尔兹内坐飞机侦察了饭店附近的地形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的情况，发现所有上山的路径都已经被意军封锁了，如果要强攻至

少得一个师，而且时间不敢保证。即使成功了，估计墨索里尼早就被乱枪打成筛子眼儿了。

与此同时，斯科尔兹内发现饭店旁边有一块很小的杂草丛生的三角形空地，这是一个废弃的小型射击场。他觉得这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空降场，但是因为高山上风大，伞兵降落很难保证落点的准确，风一刮就不知道降到哪儿去了。

怎么办呢？斯科尔兹内想出了用滑翔机营救墨索里尼的方案。这个方案风险很大，所以行动之前，斯科尔兹内把队员们召集起来说：“这次行动充满危险，随时可能丧生，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参加，可以离开，我绝不会对这件事做任何记录，也不会蔑视你们。我要亲自参加和指挥这次行动，你们愿意参加的人往前迈一步。”

斯科尔兹内带的这帮人，不愧都是一帮亡命徒，所有人都往前迈了一步。斯科尔兹内说了声好哥们儿，非常高兴。

斯科尔兹内从天而降

“橡树行动”本来应该是在9月12日黎明开始，但因为从法国飞过来的滑翔机晚到，临时推迟了几个钟头。

上午10时，突击部队到达罗马南郊的空军基地。这次推迟歪打正着，因为这样一来抵达墨索里尼的关押地大萨索山的时候，就是中午了，一到中午全意大利人都在认真地睡午觉，会减少遇到的抵抗。

斯科尔兹内利用这段时间，派副官到罗马请来了对德军素来抱有好感的索莱蒂将军，让这位意大利高官跟攻击部队一起出现在饭店，这样有助于规劝守军放弃抵抗。关于索莱蒂将军是不是自愿参加这次行动，说法不一，有的资料说他愿意当中间人，有的资料说他是被挟持的。不管愿意不愿意，反正他去了。

上午11时，从法国飞过来的第一对滑翔机到达了机场。等牵引机注满燃料，滑翔机起飞，是13时5分。在领头的1号牵引机内，驾驶员后面坐着情报官朗格特上尉。四天前朗格特跟斯科尔兹内一起进行了空中侦察，因此他是牵引机成员中唯一一位真正见到过降落区域的人。点儿背的是，牵引1号和2号滑翔机的两架飞机在浓雾和厚云层中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半途返回。

这样一来，斯科尔兹内与索莱蒂乘坐的3号滑翔机就成了领航机。飞机在浓密的云层中飞翔，滑翔机视野不好，也没有空调，索莱蒂将军和几名队员已经晕机了。斯科尔兹内果断地拔出刀，在滑翔机的帆布机身上割了几个洞，清凉的空气吹进了机舱，大家还能清醒一点儿。斯科尔兹内还通过这个破口观察地面，时不时把正确的航线通知驾驶员。

一个小时之后，机群抵达预定地区。斯科尔兹内下令，滑翔机与牵

引机脱钩，8架滑翔机从3600米的高空下降，兵分两路扑向各自的目标。在斯科尔兹内的座机即将着陆的时候，驾驶员才发现，事先选定的这块三角地上不仅布满了石头，而且坡度也比之前估计的要大。场地不平就意味着降落时候的危险性很大，所以3号机的驾驶员有点儿不知所措。此时，在驾驶员身后的斯科尔兹内大喊：“快降落，在离饭店尽可能近的地方降落！”

驾驶员事后回忆说：“视野中的小黑点很快变成了一幢大建筑。我向外望去，希望看到敌人的活动情况，但开始时一切都很平静。当我们飞到饭店上方150米左右时，饭店里的士兵像被捅了巢穴的蚂蚁一样涌了出来。不过他们看上去没有什么敌意，只是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群从天而降的袭击者。……我将沉重的滑翔机向左急转，并再次打开减速火箭，这一次滑翔机迅速降低高度，机头朝着饭店方向落下去。当绕在着陆滑橇上的带刺铁丝网被地面上的碎石头划断后，整架滑翔机剧烈振动起来，在距饭店大门台阶仅4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早已全副武装的斯科尔兹内率领队员们冲出滑翔机，迅速制服了饭店周围的意大利军队。这件事儿很好干，因为意大利兵不用制就已经服了。然后，斯科尔兹内推着索莱蒂将军向饭店冲了过去。

这时，斯科尔兹内看见了墨索里尼苍白的脸孔出现在二楼的一个窗户旁边，他急忙用意大利语对墨索里尼喊：“退回去！离开窗户！”而满脸铁青的索莱蒂将军则对意大利士兵大喊：“不要开枪，我们不需要流血！”

意大利士兵有的放下武器站着不动，更多的四散逃进了山林，一如他们在每一场战斗中的固定表现。

“橡树行动”成绝唱

等到后续滑翔机陆续降落的时候，斯科尔兹内那架滑翔机上的人，已经带着冲锋枪冲进了饭店。他们首先制服了饭店里的无线电通讯员，然后用枪托把无线电通讯设备砸坏。

饭店里的意大利士兵早就乱作一团，等到更多的突击队员冲进饭店，意大利士兵已经举手投降。接着，斯科尔兹内直奔关押墨索里尼的房间。在墨索里尼的劝说下，房间内负责看管他的两名意大利军官也举手投降了。

整个行动非常迅速，从第一架滑翔机着陆到控制饭店只用了4分钟，而且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没开一枪就救出了墨索里尼。可以说，成就斯科尔兹内奇迹的是意大利人，如果看守的一方换作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斯科尔兹内都不可能这样全身而退，只有意大利人能成就对手的这种奇迹。斯科尔兹内大张旗鼓准备了这么多天，结果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一个高空降落就成功了。

获救的墨索里尼，紧紧地抱住斯科尔兹内，哽咽着说：“我就知道我的铁哥们儿希特勒不会抛弃我的！”

到墨索里尼被救出来之后，突击队的6号和7号滑翔机才刚刚着陆。最后降落的8号机，在饭店外面隆起的山坡上撞坏了，成员全部受伤，但没有一个死的，这也是突击队员在这次行动当中唯一的损失。

救出墨索里尼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把他安全运走。缆车虽然被德国人占了，但是山谷对面有大批意军防守，无法坐缆车下山。作为备用方案，斯科尔兹内在行动前曾经安排一架飞机负责带墨索里尼离开，但是这架飞机着陆的时候受损，机上的燃油漏光了。事到如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正在饭店上空盘旋侦查的一架小型侦察机上。

这架侦察机是与斯科尔兹内一起执行“橡树行动”的斯图登特 [60] 将军专门派来观察营救行动情况的，驾驶员是德国王牌飞行员格拉赫，他也是斯图登特的副官和私人驾驶员。当斯图登特得知斯科尔兹内得手的信息时，还半信半疑，所以让格拉赫低空侦察，并想办法帮助突击队。接到命令后，格拉赫降低飞行高度，在山头上盘旋，准备降落。

斯科尔兹内指挥突击队员和投降的意大利兵——意大利兵都是模范战俘，你让往东绝不往西，让坐着绝不躺着——把旅馆后面的滑翔机推到一边，粗略修整了一下地面，为侦察机的降落做好准备。



获救的墨索里尼，紧紧地抱住斯科尔兹内，哽咽着说：“我就知道我的铁哥们儿希特勒不会抛弃我的！”

飞机降落之后，大家上来七手八脚把这架只能载运两个人的轻型飞机推到预定的起飞位置。这时，斯科尔兹内坚持要跟墨索里尼一起坐飞机离开，他怕别人抢自己的功劳。

格拉赫上尉断然拒绝，别扯淡了，这架飞机只能运两个人，墨索里尼90公斤，你也90公斤，你们两个上来我的飞机还能飞起来吗？但是斯科尔兹内说：“我必须亲自护送墨索里尼到安全地点，这是元首的指示。”

格拉赫也搞不清楚这是不是斯科尔兹内假传圣旨，只好妥协了。于是，12名突击队员站在飞机尾部紧紧拖住飞机，让发动机高速运转起来，直到格拉赫举起手臂示意可以起飞的时候，大家一放手，飞机在临时修整的空地上，蹦蹦跳跳往前滑，差点儿撞上了一块大岩石。幸亏格拉赫是王牌飞行员，经验非常丰富，在他的操作下，飞机终于摇摇晃晃滑翔到空中，在饭店上空盘旋一阵后，飞往罗马郊外的机场。

侦察机平安降落之后，斯科尔兹内护送着墨索里尼爬上另一架飞机，飞往维也纳。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至此大功告成。

04.终究难逃一死

罗马今夜不设防

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救出来之后，在希特勒的扶持下，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与巴多里奥政府对抗。

在墨索里尼被救出之前，美军已在萨勒诺湾登陆。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指挥德军抵抗，并试图将盟军赶下海去。事实证明，德军的反攻，在盟军大炮、海军舰炮和坦克的打击下很快就被粉碎。盟军接连占领了那不勒斯、卡普亚等地，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一条牢固防线。

为阻止盟军进一步推进，凯塞林元帅依山峰天险，构筑了西起罗马以南80公里的海岸，向东穿越亚平宁山脉，横贯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的中枢和制高点是卡西诺山，盟军要进军罗马，就必须拿下卡西诺山。于是，卡西诺山及周边山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几次进攻失利后，盟军于2月15日开始轰炸卡西诺山上的著名建筑——卡西诺修道院。修道院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卡西诺山地。之前几次，盟军被德军的炮火打得吃尽了苦头，一些盟军将士怎么瞧卡西诺修道院怎么不顺眼：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一座修道院，也是德军炮兵的观察哨。盟军向修道院投下了115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将整个卡西诺山顶炸成了到处是坑的月球。

盟军炸毁卡西诺修道院后的每一次调查都显示，轰炸只造成在修道院内避难的意大利平民死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炸弹投向卡西诺修道院的那天，造成了德军士兵的死亡。所幸的是，轰炸的那天晚上，大多数平民仍然活着逃离废墟。

盟军后来才知道，德军当时已经与卡西诺修道院的修士们达成协议，只要修士们还在修道院内，就不把修道院用于军事目的。恰恰是在修道院被炸毁后，德军第一伞兵师的部队占领了修道院的废墟，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和观察哨，给盟军的进攻造成了严重威胁，导致了许多伤亡。如果修道院不受到轰炸，这些伤亡本可以避免。

经过几番激战，英军终于占领了卡西诺山一侧。5月11日深夜，盟军的2000门火炮开始怒吼，炮弹暴雨般倾泻到了卡西诺山德军阵地。此时，经过连月苦战，德军已经筋疲力尽，抵挡不住盟军猛烈的进攻。12日，盟军突破了德军防线。

5月16日，凯塞林元帅下令从卡西诺镇、修道院以及周围山头撤退。卡西诺山战役宣告结束。

卡西诺山战役尽管规模比不上二战中的重大战役，但其惨烈程度堪比斯大林格勒战役。真正让卡西诺山战役闻名于世的，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机枪战。在这几个月里，德军和盟军在小小的卡西诺山地投入了超过3000挺机枪，耗费了1亿发子弹。盟军先后发起了4次攻击，在付出了63000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占领了这个通向罗马的据点。

6月4日，罗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当晚9时，美第五集团军率先开进罗马。占领罗马后，盟军继续向北推进，在9月28日突破哥特防线。此时，由于在诺曼底登陆的需要，盟军从意大利战场调走了7个精锐师，意大利战场一度处于休眠状态。

丘吉尔的秘密交易

到1945年4月，西线盟军和苏军同时对德军发起强大攻势，意大利战场也活跃起来。此时，德军士气低落，无力抵抗，节节败退，克曼图亚、维罗纳、热那亚相继失守。让德军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北部又爆发了游击队起义。

28日，游击队在科摩湖抓住了企图逃往德国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这位法西斯首领终于带着情妇，踏上了“归途”。虽然希特勒救了墨索里尼一次，但墨索里尼终究难逃一死，不得善终。

说到墨索里尼之死，官方资料都说他死于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然而，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最新的调查文章指出，送墨索里尼归西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英国特工！下达处决墨索里尼指令的，正是赫赫有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说法是这样的：1945年4月28日下午4时10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在科摩湖畔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他们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米兰广场上，任人唾弃。

然而，根据最新的调查，所有这一切都是伪装。实际上，墨索里尼是在28日上午11时被处决的，而不是在下午4点；他也不是死在意大利游击队员手里，而是死在了化名为“约翰上尉”的英国特工罗伯特·马卡罗内手里。

意大利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说，墨索里尼出逃时，身上带有一份丘吉尔的秘密信件。这封信中，丘吉尔试图和意大利达成妥协，让意大利抛弃德国，单独和西方谈判停战。

参与制作这部纪录片的美国资深记者彼得·托普金斯认为，丘吉尔试图和墨索里尼达成妥协，是为了应对战后来自苏联的“铁幕”威胁。他说：“丘吉尔一生都在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早就认为战后与苏联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是，一些撰写墨索里尼传记的研究专家认为，丘吉尔和墨索里尼两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协议。

墨索里尼和丘吉尔究竟有没有幕后交易呢？新近解密的部分信件，可以作为证据。根据墨索里尼1945年4月24日写下的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件，他恳求丘吉尔能“亲自出面干预”，保证他“得到公正的待遇”。

这样一来，丘吉尔有理由为了不让自己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幕后交易曝光，而决定杀人灭口。前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席格诺·洛纳蒂也曾证实说，英国特工“约翰上尉”潜入意大利北部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手下情报部门的首脑托马索·戴维的孙子，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自己的祖父在世时，不仅说过丘吉尔和墨索里尼之间有联系，而且还说过丘吉尔曾经许诺帮助意大利获得失去的领土。

独裁者的末日

洛纳蒂还回忆说，在得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之后，“约翰上尉”就和他一起秘密前往关押地点。他们听说墨索里尼被捕时随身携带着一只手提箱，墨索里尼还郑重地对游击队员说，箱子里的东西对意大利的未来非常重要。潜入房间后，洛纳蒂发现墨索里尼的情妇坐在床上，墨索里尼本人则站在一边。

这时，“约翰上尉”对洛纳蒂传达了行动指令：除掉这两个人。之所以不放过墨索里尼的情妇，也是因为她知道的机密太多了。但洛纳蒂表示自己不杀女人，“约翰上尉”便说自己会亲自动手，但要求洛纳蒂解决墨索里尼。“约翰上尉”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墨索里尼必须死在意大利人的手上。

这个时候的墨索里尼已经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请求在洛纳蒂等人的监视下，到室外最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墨索里尼的情妇也朝着“约翰上尉”黯然一笑，并请求朝她的胸部而不是头部开枪。“约翰上尉”和洛纳蒂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带到了科摩湖畔，让两人靠着一堵篱笆站好，随后扣动了扳机。

处决完这两人之后，“约翰上尉”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照相机，拍下了死者的照片。同时，他还找到了墨索里尼身上的那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纪录片的另一位制作人说，当洛纳蒂说出真相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报以怀疑的眼光。在经过了长期的调查取证之后，他们才认定，洛纳蒂说的全是事实，没有一句虚言。

另外，还有一名居住在附近的妇女在纪录片中说：“当时我听到了枪声。我抬头看了看钟，是快11点的时候。”而据说她正在花园中干活儿的母亲，则亲眼看到了行刑场面。

墨索里尼被处决之后，其他意大利游击队员才赶到现场，随后带走

了两具尸体，并把墨索里尼的尸体竖了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死一样。随后，游击队员把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的尸体运到了早已准备好的“官方刑场”，表演了一场“假枪毙”。

一名不知情的游击队员，在当时就看出了蹊跷，他发现“刚刚枪毙”的墨索里尼和他情妇的尸体“不自然地僵硬扭曲”，而且“几乎没有出血”。这说明，在此之前墨索里尼已被处决。

不论墨索里尼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对他的盖棺论定都不会改变，那就是——一切反人类的人，都将被人类抛弃。

第二天，墨索里尼和他情妇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挂在市中心的广场，以中世纪的方式示众。

当天，也就是1945年4月29日，美第五集团军进占米兰，英第八集团军进占帕多瓦，德国C集团军群司令菲廷霍夫大将派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并于5月2日生效。

至此，意大利战役全部结束。

第四章 浩瀚大洋是屠场（美日鏖战太平洋，日军节节败退）

勇气的意思就是害怕死亡，但依然踏上征程。

——题记

01.喋血瓜岛

彩排不影响演出

1942年5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珊瑚海水域重创日军舰队。同年6月，美军又在中途岛海战中击沉4艘日军航空母舰，数百名经验丰富的日军飞行员葬身海底。

经历这两次重大挫败之后，日军被迫承认：“太平洋上的主动权，已经转入敌人手中。”

但日军不见棺材不掉泪，仍决定继续实施对南太平洋诸岛的进攻。日军计划先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的最大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修建机场，以便施展航空兵力，配合对新几内亚岛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在新几内亚岛站稳脚跟后，再向东南推进，进逼同盟国在南太平洋的重要基地——澳大利亚，以期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为实现这个目标，日军陆军大力扩充第十七军。这支军队，由天皇侍从武官长的弟弟百武晴吉中将任军长，军部设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至1942年8月初，该军已有13个大队，担负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任务。日本海军则于1942年7月成立第八舰队，任命三川军一中将为司令，包括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3艘在内的多艘军舰和潜艇，主力也部署在拉包尔，协同第十七军作战。日本联合舰队还增派百余架岸基飞机进驻拉包尔，提供空中支援。

这时候，美军虽然在中途岛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南太平洋仍比较被动。1942年1月，日军占领拉包尔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就提出阻止日军推进的作战计划。此时，美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都认为拉包尔已是日军的核心基地，扭转战局的关键就是尽快夺取拉包尔。但是，这两位名将在具体战术上存在分歧，麦克阿瑟主张集中最大兵力在俾斯麦群岛进行登陆作战，一举攻占拉包尔；尼米兹则认为日军在拉包尔的防御已经十分坚固，不能贸然进攻，应该先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登陆，在新占岛屿上建立机场，然后在航空兵支援下逐步推进，步步为营，最终攻取拉包尔。

对于这场战役的指挥官人选，美军高层也有争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主张应由麦克阿瑟指挥，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则认为，在群岛海域的战役必须由懂海军的人指挥，所以应由尼米兹指挥。

双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最后只好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决定。面对这两员大将，罗斯福总统也很为难，最终做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战役第一阶段，由尼米兹指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由麦克阿瑟指挥。

麦克阿瑟与尼米兹的性格也很不一样。麦克阿瑟为人狂傲不逊，尼米兹显得更为谦和，有气度。有一回，尼米兹在夏威夷的一个海滩步行锻炼。一个水兵将自己埋在沙土里休息，尼米兹走过时，不小心踢了他一脚。水兵随口骂了一句，当他认出此人就是尼米兹时，迅速改口道：“我没能认出是你，将军！”尼米兹则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还以为这块海滩有点儿凹凸不平呢。”可以说，在这场战役中，正是尼米兹的大将风度，促进了美国陆海军之间的紧密团结。

登陆瓜岛的准备时间只有4个星期，工作极其紧张。在临战演习中，表现非常糟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 [61] 少将只好自我安慰：“按照好莱坞的惯例，糟糕的彩排预示着成功的公演。”

打仗需要避孕套

1942年8月7日凌晨，美军登陆编队到达距瓜岛只有10海里的海域。6时许，掩护编队的军舰开始炮击瓜岛日军阵地，随后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也开始进攻。在舰炮和航空火力的支援下，第一批登陆部队于9点40分开始登陆，并逐步扩大滩头，向纵深发展。

岛上的日军根本没想到美军登陆，因此毫无准备。岛上的日军说是工兵部队，其实是修建机场的朝鲜劳工，日本人信不过他们，根本没有给他们配发武器。少数警备部队看到美军大兵压境，不敢抵抗就逃入了丛林。因此，美军一枪未发就成功登陆，到日落时分，已有1万多人登上瓜岛。

但美军没有准确的地图，登陆后就在丛林中摸索前进，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达机场。美军突然杀到，日军十分惊慌，连忙扔下刚做好的早餐逃进了丛林，美军轻而易举占领了机场。机场的跑道已经完工80%，美军还缴获了大批物资。

陆战第一师登上瓜岛后，范德格里夫特知道大批日军只是逃入了丛林，援兵随时可能到来。因此，他立即组织部队防御，准备实施反登陆作战。

上岛后的第一天早上，范德格里夫特突然发电报给尼米兹，要求马上送来1400个避孕套。接到电报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大战在即，范德格里夫特要这么多安全套干什么？只有尼米兹一点儿也没感到奇怪，微笑着说：“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是想用避孕套给他的士兵的枪管当雨衣。”

尼米兹分析得一点儿也没错，范德格里夫特要避孕套的目的，就是

为了给枪管防雨。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出范德格里夫特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而尼米兹则对自己的爱将非常了解。

此后，8月7日至31日，美军不仅加固了防御工事，增派了兵力，补充了物资，而且起用了日军在瓜岛新建的机场。为了纪念中途岛海战中牺牲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洛夫顿·亨德森，美军把这个机场改名为亨德森机场。美军利用亨德森机场对日军运输兵员和物资的船只发动频繁进攻，有效地延滞了日军登陆的进程。日军的“旭字一木支队”登陆部队遭到了灭顶之灾，支队长一木清直大佐被美军击毙。

美军不是一根筋

一木清直在1936年5月，就任中国驻屯军牟田口联队第三大队少佐大队长。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是由第三大队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的。在卢沟桥，一木清直亲率部队向宛平县城发起首次进攻，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首恶之一。“七七事变”后，这个狂热的侵华分子多次露骨地对外宣称是他“为帝国强盛的进程打响了信号枪”。

不久，一木清直晋升为步兵中佐，调回日本任军校教官，获得了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二十八联队为班底，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由一木清直担任大佐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南下去参加中途岛之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在运输船上的一木清直连中途岛长什么样儿都没看到，就退回关岛待命。此后，他的部队竟然一跃成为日本大本营的直辖部队。

瓜岛战役爆发后，一木支队奉命作为先头部队登陆支援瓜岛。8月16日，一木清直把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并亲自带着第一梯队916人分乘6艘驱逐舰直扑瓜岛。

8月18日夜，一木清直所部在亨德森机场以东约30公里处顺利登上瓜岛。根据战前的情报，一木清直认为美军在岛上只有6000人，他以为美军还像在菲律宾作战中那样不堪一击，惧怕夜战和白刃战。所以，骄横的一木清直不等后续部队到达，留下100多人看守滩头阵地，便率领其余800余人，携带8挺重机枪，向机场扑去，想一鼓作气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军驻守瓜岛的是战斗作风顽强、战斗意志坚强的海军陆战队。而且在瓜岛的美军陆战队总数达11000人。

8月20日，一木支队的一支40人的侦察队与美军的一支巡逻队遭遇。战斗骤然打响，日军手中的38式手动步枪和歪把子轻机枪根本无法与美军装备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抗衡。日军引以为豪的白刃格斗，也不是美军近战自卫的科尔特自动手枪的对手。美军不是一根筋，才不跟你斗狠呢，能开枪干吗用刺刀？

这次战斗中，美军打死了31名日军，还缴获了一张已经标注好的地图。根据这张地图，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发现日军已经看出了美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于是立即进行调整，在日军可能进攻的地点架设了带刺的

铁丝网，布置好了火力点。

全军覆没也是功

8月21日凌晨1时，500余名日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美军等日军接近后才开始射击，美军的火力非常猛烈，日军顿时被扫射倒一片，冲锋很快被打退。5时，一木清直又组织发起了第二次冲锋，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38式步枪，不顾一切猛冲。但在美军密集的火力下，日军唯一的战果，就是一批一批地倒下去，根本无法突破美军的防线。

经过半夜的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天亮后，一木清直指挥残部在河对岸构筑工事，与美军对峙。

起初，美军以为这是日军的先头部队，等后续部队到了后，会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直到侦察部队报告日军没有后续部队之后，范德格里夫特才派出一个营绕到日军背后，实施两面夹击。

日军只剩下一堆残兵败将，哪里抵挡得住美军的攻击？只好向海边溃退。一路上伤兵不断倒下，美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派出了医护人员前往救助，日军伤兵竟拉响手榴弹与医护人员同归于尽。范德格里夫特没见过这样残忍的军队，闻讯勃然大怒，下令出动轻型坦克彻底消灭日军残部。

黄昏时分，5辆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向日军盘踞的丛林冲去。坦克上射出的榴霰弹和机枪子弹横扫日军，履带从死尸和伤兵身上碾过，沾满血肉，活像绞肉机。

椰树林里只剩下一小撮日军，他们团团围住一木清直大佐。一木清直身负重伤，一手抓住军旗，下令把军旗烧掉，旗手开始焚烧军旗。当美军坦克发现这群残余的日军时，旗子已经着火，日军很快一个接一个地被击毙。一木清直在被打死前，拔出军刀切腹了。

这一战，美军阵亡35人，伤75人，而日军仅在战场上留下的尸体就有800多具。在美军猛烈的火力下，一木清直的登陆部队全军覆没。小日本儿终于再一次领教了现代战争的威力，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了。

按照日本陆军的传统，不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很难晋升到大佐以上的军衔。一木清直死后，因全军覆没之“功”，被迫认为陆军少将。这家伙在死后总算圆了将军梦，估计能在什么鸟神社里占个位置了。

“老鼠”运大米

日本人就是一根筋。一木清直的登陆部队全军覆没后，日军又运送了大约5000名士兵上岛。8月31日，川口清健少将登上瓜岛，指挥岛上的全部日军，但连着发动的几次进攻，都被美军打退。

9月15日，百武晴吉在拉包尔得知川口清健战败的消息，即转发到日军大本营。在紧急会议上，日本指挥官得出结论：瓜岛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战斗的结果将对日本在太平洋战区的胜负产生战略影响。百武晴吉意识到，为了集中力量击败在瓜岛的盟军，他不能在同一时间支援在新几内亚的日军。于是，百武晴吉在请示大本营后，命令在新几内亚的部队，包括已推进至距离莫尔兹比港仅30英里的日军后撤。



“七七事变”的元凶一木清直在被打死前，拔出军刀切腹

9月18日，一支盟国海军护航舰队运送第三临时陆战旅4157人、137辆军车以及各种军需物资到瓜岛。不幸的是，掩护这支舰队的美军“胡蜂”号航空母舰被日军潜艇击沉。这样一来，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暂时只剩下“大黄蜂”号航空母舰。

接下来的几天，因为天气恶劣，日军没有发动空袭，瓜岛的空战停止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双方均在努力加强各自的空中力量。日军增派了85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在拉包尔的空军部队，美军也调派了23架战斗机和攻击机至亨德森机场。

9月20日，日本在拉包尔共有117架飞机，而盟军在亨德森机场也有71架飞机。9月27日，日军再次空袭瓜岛，遭到亨德森机场上的美军航空队的阻击。

这时候，瓜岛上的日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军的反击，而是饥饿的威胁。为了解决补给问题，日军想出了很有特色的“老鼠特快”和“项链运输”。

“老鼠特快”这个称号，来自山本五十六的无奈。由于日本海军在瓜岛以北海战中损失惨重，山本五十六不愿再派出大型军舰进入瓜岛海域，只使用驱逐舰在夜间偷运兵员和物资。日本人戏称这种像老鼠一样只能在夜间出没的运输方式为“老鼠特快”。日军驱逐舰一夜之间经常能跑一个来回，因此，也被美军戏称为“东京快车”。

然而，“老鼠特快”不能在运送军队的同时运输大量物资，比如重型火炮、车辆和许多食品、弹药，都不能随军一起运上瓜岛。岛上物资实际供应量，不到标准定量的三分之一。由于长期补给不足，岛上官兵体力消耗殆尽，食品极度匮乏，热带疾病流行，加上缺乏药品，伤病员大量死亡，加剧了日军的非战斗减员。

为解决补给问题，11月下旬，日军又发明了“项链运输”。日军把药品、粮食装入汽油桶，但不装满，然后将汽油桶密封，使汽油桶刚好能浮在海面上。汽油桶用绳索连接，固定在舰艇的甲板上。当驱逐舰驶近瓜岛指定海域时，就将绳子割断，铁桶纷纷投入水中，利用潮汐漂向瓜岛海岸。岛上的日军用小艇收集汽油桶。由于这些汽油桶呈项链状挂在舰舷上，才被戏称为“项链运输”。

但是，这样运送的物资数量毕竟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岛上几万日军的正常需求。岛上日军的被动局面丝毫没有改变，瓜岛成了日军的“饥饿岛”。

小日本的送死战术

日军绞尽脑汁发明的“老鼠特快”和“项链运输”，仍远远不能满足岛上的物资需求，瓜岛日军的数量却猛增了。

瓜岛作战不利，日军大本营不得不下令将驻东印度群岛的陆军第三十八师团，以及从中国战场、南方军和日本国内抽调的兵力配属第十七军。10月初，百武晴吉司令率第二师团一部登上瓜岛。

从10月13日起，日军海军对瓜岛机场连续实施了三次大规模轰炸，美军有34架“无畏”式轰炸机、16架“野猫”式战斗机和全部“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被炸毁。15日，日陆军第二师团主力和第三十八师团一部登上瓜岛。此时，瓜岛的日军兵力已经增至22000余人。

由于美军沿海防御阵地已经巩固，百武晴吉决定从南面进攻亨德森

机场。10月23日，第二师团丸山政男中将指挥的3个大队穿过丛林攻击美军在南部靠近伦加河东岸的防线。为了转移美军视线，百武晴吉的重炮兵加上5个大队的步兵攻击美国沿西海岸走廊的防线。百武晴吉估计美军在岛上的兵力有1万，其实，美军在岛上的兵力已达到23000人。

10月24日下午，就在日军要发动猛攻的前一刻，天空突然乌云滚滚，大雨瓢泼，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被迫中断，秩序混乱不堪。晚7时，大雨虽然停了，毛毛细雨却依旧漫天飘洒。当丸山政男的部队到达美国伦加防御圈时，已经没有部队配合了，只好仓促发起进攻。美军第七陆战团的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炮和反坦克炮齐射，对日军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严阵以待的美军直到日军冲到铁丝网前，才开始射击，第一批冲锋的日军被击毙在铁丝网前，第二批日军爬过同伴的尸体继续向前猛冲，照样是个死。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日军留下了2500多具尸体，而美军的损失只有60人。这么打仗根本就是送死，日军最后只好又退入丛林。

10月26日，百武晴吉被迫取消了后续攻击，下令撤退。

真正的英雄巴斯隆

在10月24日的作战中，美军涌现出了一位英雄——约翰·巴斯隆。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中士，战前曾两次服役。这次作为重机枪手，参加瓜岛战役。美军对手，丸山政男的第二师团，士兵主要来自仙台，那地方穷山恶水，气候寒冷，士兵们出身穷苦，战斗作风极为凶悍，是日军中最凶恶的打手。

当天晚上，巴斯隆跟15个战友负责一片阵地的防卫，拉好了铁丝网，架好机枪，子弹上膛，一直等日本人冲到跟前才开火。两挺勃朗宁机关枪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冲锋的日军像稻草一样，被成片成片地放倒。被打蒙的日军赶紧趁着夜色缩回了丛林，两小时后，日军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凶悍的冲锋。日本鬼子踩着同伴的尸体，如潮水一般涌过来，巴斯隆不慌不忙，继续用铁丝网、战壕加机枪的战术截击敌人。但鬼子根本不怕死，48小时内用凶悍的人海战术，发动了十几次冲锋。巴斯隆那两挺机枪都打得滚烫，阵地几次被日军突破，但都被巴斯隆和战友们奋力打退。

等到日军攻势暂告一段落的时候，阵地上活着的就剩巴斯隆和两位重伤的战友，还有一挺已经损坏，弹药不足的机枪。这时候，巴斯隆明白，日本人还会发动最后一次猛烈攻击，他没有丝毫畏惧，一面尽力照顾两个受伤的战友，一面冒险溜出阵地，到处搜集弹药，应对日军的下一次冲锋。在援军到来前的整整12个小时，巴斯隆用一挺缺乏弹药的机枪和柯尔特手枪，独自面对着敌人最后一次“万岁”冲锋。

战斗最危急的时刻，日军从四面八方孤身一人的巴斯隆涌过来。勃朗宁重机枪是水冷式机枪，很沉，架到三脚架上掉头不便，千钧一发

之际，巴斯隆摘下机枪，用手端着扫向日军。枪管滚烫滚烫，巴斯隆的手被烧得能看到白骨。他用布把手包上，继续向敌人射击。等战友们赶来时，发现巴斯隆周围倒下的日军尸体有200多具，而巴斯隆的手也受了重伤。由于巴斯隆的顽强抵抗，日军第二师团上千残兵高喊“天皇万岁”后死在了战场上。

战斗结束后，巴斯隆被授予美国最高等级的国会荣誉勋章。至今，美国还有一尊他端着机枪扫射的雕像。

巴斯隆受勋后，美国政府让他做战争形象大使，推广战争债券。官方给他配了专业的宣传团队，设计演讲词，制作精美制服，还专门划拨一列火车作为他的专列。所到之处人们列队欢迎，吃山珍海味，住五星级饭店，有美女明星相陪，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但是，巴斯隆并不快乐，他怀念战友，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所以，巴斯隆坚决要求回到部队。他一开始在加利福尼亚陆战队训练营训练新兵，在那儿，巴斯隆找到了真爱，跟一个意大利移民后裔的海军陆战队女兵结了婚。他没有找什么大明星，而是和一个普通女兵永结同心。

结婚后的巴斯隆，依然想回到战场上去，回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他给上级写了一封又一封的申请，强烈要求返回战场。海军陆战队终于批准他重返一线部队。巴斯隆最终在硫黄岛战役中为国捐躯，他是真正的英雄。

补给是个大问题

日军的进攻再次失败后，还是不死心，计划在11月再次尝试夺回机场。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陆军请求山本五十六支援即将发起的进攻。山本五十六提供11艘大型运输舰从拉包尔运送第三十八师团余下的7000名士兵以及弹药、食品和重型装备到瓜岛。他还派出配备了特殊碎片炮弹的战列舰“比睿”号和“雾岛”号，在阿部弘毅的指挥下，计划于11月12日夜間至13日炮轰亨德森机场，掩护日军运输舰队安全到达瓜岛卸载装备和援兵。

早在11月初，盟军已经获得情报，得知日军正准备再次试图夺回亨德森机场。因此，美军派出第六十七特混舰队，这是一支大型增援和运输舰队，载运海军陆战队替补人员、2个美国陆军步兵营以及弹药和食品，于11月11日驶向瓜岛。这支舰队得到了由卡拉汉和斯科特海军少将指挥的2支特混舰队和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机的掩护，途中虽然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但多数船只仍然安全抵达瓜岛。

与此同时，美国侦察飞机发现了日军阿部弘毅指挥的轰击舰队。11月13日凌晨，卡拉汉的舰队在瓜岛和萨沃岛之间截击阿部弘毅的轰击舰

队。阿部弘毅的舰队有2艘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一片漆黑之下，双方舰队在极近距离开火。混战中，阿部弘毅的舰队击沉或重创了卡拉汉舰队的的所有舰只，卡拉汉本人阵亡。日军有2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驱逐舰和“比睿”号战列舰受重创。

尽管击败了卡拉汉的舰队，阿部弘毅却担心自己的舰队已经暴露，于是没有执行炮轰亨德森机场的任务，便下令舰队撤退。由于日本舰队未能破坏亨德森机场，山本五十六下令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多等一天再驶向瓜岛，同时命令近藤信竹指挥在特鲁克的战舰，与阿部弘毅的舰队合并为一支轰击舰队，在11月15日攻击亨德森机场。

11月14日，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在三川军一的指挥下从拉包尔起航，对亨德森机场进行炮轰，虽然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机场没有太大破坏。三川军一的舰队结束炮击后返航，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认为亨德森机场已遭严重毁坏，立即开始南下驶向瓜岛。

可是，日本人的算盘打错了。11月14日一整天，从亨德森机场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连续攻击三川和田中的舰队，击沉了1艘重巡洋舰和7艘运输舰。当天入夜后，近藤信竹的舰队又向瓜岛开进，准备炮轰亨德森机场。

用铁丝包扎伤口

为了拦截近藤信竹的舰队，美军派出“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2艘战列舰，并从“企业”号特混舰队中分出4艘驱逐舰，于11月14日午夜前，比近藤信竹的炮击舰队早一步到达瓜岛和萨沃岛之间。

近藤信竹的舰队包括“雾岛”号战列舰，还有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双方开战后，近藤信竹的舰队迅速击沉了3艘美军驱逐舰。当近藤信竹的军舰集中攻击“南达科他”号战列舰时，美军的“华盛顿”号战列舰趁机靠近“雾岛”号并开火，“雾岛”号被多发炮弹命中，遭受重创。近藤信竹只好放弃了炮轰亨德森机场的计划，下令军舰撤退。

近藤信竹的舰队撤退时，日军有4艘运输舰在瓜岛的塔萨法隆加泊岸卸货。美军飞机和大炮猛烈攻击，摧毁了这4艘运输舰及运送的大部分物资。只有2000至3000名士兵上了岸。由于此次运输失败，日军被迫取消了计划于11月对亨德森机场的进攻。

11月26日，日本陆军中将今村均被任命为在拉包尔新成立的第八方面军的司令。下辖百武晴吉的第十七军和新几内亚的第十八军。今村均上任后，试图继续进攻亨德森机场和瓜岛。然而，盟军在新几内亚进攻布纳，让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对今村均来说，盟军企图攻占布纳，是对拉包尔的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因此，今村均推迟了对瓜岛的增援，以集中兵力应付新几内亚的局势。

这样一来，瓜岛上的日军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到11月下旬，只使

用潜艇补给的方式，已经难以维持在岛日军的最低需要。11月26日，第十七军给今村均发电，说岛上严重缺粮，一些前线部队已经6天没吃东西了，后方部队只获得三分之一的口粮。这迫使日军恢复使用驱逐舰运输物资的方式。

11月30日晚上，田中赖三指挥第八舰队护送运输船队前往瓜岛，但又被美军提前截获了情报，赖特少将指挥美军截击舰队在瓜岛外海守株待兔。就在日军运输船队准备卸货的时候，双方爆发海战。虽然日军鱼雷击沉了美军1艘巡洋舰，重创了3艘巡洋舰，但是田中赖三的舰队根本来不及卸货就匆忙撤走了。

这次日军大规模补给的失败，使瓜岛上的日军彻底废了。到1942年12月，岛上的日军因营养不良、疾病和美军的攻击，每天损失约50人。许多日军伤员根本得不到纱布，他们竟用铁丝包扎伤口。但是，没人可怜他们，因为这样的士兵虽然坚毅，却等同禽兽。

此后，田中赖三的舰队在12月上旬又进行了三次补给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日军的运输能力已经耗尽，只能无可奈何，望洋兴叹。

末日的开始

12月12日，日本海军提出放弃瓜岛。同时，日本大本营的一些陆军参谋人员也认为夺回瓜岛已不可能。于是，日本大本营派人于12月9日到达拉包尔，咨询今村均和参谋人员的意见。代表团返回东京后，建议放弃瓜岛。大本营于12月26日同意放弃瓜岛，并由参谋人员起草撤出瓜岛的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中部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并优先转移兵力支援在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

12月31日，裕仁天皇正式批准撤退计划。日军开始秘密准备撤离瓜岛。

日军的撤退计划十分周密。首先，日本以进为退，从第三十八师团抽调了约700人，于1943年1月14日送上瓜岛。这支部队对外宣称是新一轮的先锋，其实是掩护瓜岛日军撤离的殿后部队。为分散美军注意力，日军还于1月15日组织了一次牵制行动，通过无线电佯动迷惑美军。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伪装逼真、行动果断，2月1日起，日军20艘驱逐舰在美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的条件下，前后3次，撤出了1.3万余人，制造了战争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对日军的撤退行动，美军竟一无所知，直到两天后在瓜岛上找不到日军踪影时才恍然大悟。2月9日下午，美军完全占领了瓜岛，成为瓜岛6个月激烈争夺战的最后胜利者。

瓜岛争夺战中，日军不断向瓜岛增援，削弱了其他战场的兵力。澳大利亚军和美军趁机在新几内亚岛发动反攻，最终在1943年初，攻占了日军在布纳和哥纳的主要基地，赢得了战略主动权。

1943年8月，盟军确立了两个战略：孤立拉包尔和切断日军海上交通线。美军随后分成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尼米兹将军指挥的中太平洋战区，这两个方向的部队一齐向日本本土推进。随着战争发展，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余防线最终被摧毁或被盟军绕过后自行瓦解。拉包尔就被美军孤立隔绝，从而失去了作用。

瓜岛争夺战中，美、日双方交战30多次，日军损失驱逐舰超过24艘，损失飞机600多架。岛上的36000名日军，阵亡及失踪14000人，病死9000人，被俘1000人。参战的6万美军官兵有1600人阵亡，4200人受伤。

瓜岛争夺战，是日军在太平洋上末日的开始，日军不仅没有实现夺回战略主动权的企图，反而遭到进一步削弱，从此处于战略守势，处处设防，步步被动。美军也在瓜岛之战后，开始了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

02.送老冤家归西

谎报战功遭报应

1943年2月，日本鬼子狼狈地撤出了瓜岛。这个时候，一直在特鲁克岛督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极为恐慌，亲自拟定了代号为“1号作战”的作战计划，打算用航空兵展开珍珠港式的偷袭——这是他最拿手的——消灭瓜岛西南所罗门群岛的美军。但是山本大将颠倒了时空，这个时候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实力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半年前中途岛一战日军四艘航母沉没，几百名优秀飞行员葬身海底，此时日本的海军航空兵的素质跟美军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了。

4月7日，“1号作战”开始了。日军从新几内亚出动了157架零式战斗机和67架轰炸机，气势汹汹地前往所罗门群岛搞偷袭，试图彻底摧毁美军航空兵和附近海面上的战舰。山本五十六为了鼓舞士气穿着白色海军制服，从特鲁克岛来到拉包尔为飞行员们壮行。

在日本人刚出动的时候，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就了解了敌情，准备了F-4U和F-4F战斗机迎战。美军的这种战斗机是专克日军零式战斗机的。另外，美军还从瓜岛出动P-38和P-39战斗机助战。一场激战下来，日本航空兵不但没有重创美军反而遭到了沉重打击，39架日机被击落，其他日机也是落荒而逃。

4月11日、12日和14日，日本飞机再次飞到所罗门群岛上空进行突袭，结果再次遭到美军战斗机的拦截。日本鬼子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损失很大。

但是，日本人最爱干的就是讳败为胜、谎报战功这种事，返航的日本海军飞行员为了邀功请赏，说摧毁了大量美军战机和战舰。当然，日

本人谎报战功在今天遭到报应了，我们天天在横店影视基地杀鬼子，一年杀死好几亿，就跟当年日本人干的事儿一样。山本五十六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可能他也不想调查，他太渴望一场胜利了，以重振大日本帝国的威名），就把谎报的战绩上报到日本大本营。

4月16日，山本五十六策划的“1号作战”结束，被蒙蔽的裕仁天皇还向山本五十六发来贺电，祝贺他指挥有方，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制空权。实际上，在山本五十六空袭所罗门群岛之前，美军就已经秘密增兵所罗门群岛，山本五十六对此一无所知。所罗门群岛空战，日本航空兵不但没能夺取制空权，反而损失了66架飞机。

给敌人发请帖

本来“1号作战”完了，山本五十六就应该返回特鲁克岛的司令部，但是天皇一发贺电，山本有点儿晕了，在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中将的怂恿下，山本决定再去一次前线，向飞行员们宣扬夺取制空权的必要性。

有一句话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山本是死催的。为什么呢？这个宇垣缠是日本海军当中舰队派的中坚人，是大舰巨炮的狂热粉丝；而山本是航空派，认为航母才是老大，而巨舰大炮是活棺材。所以宇垣缠给山本当参谋长，说话跟放屁一样，他的意见山本几乎是从来不采纳，但这一次山本偏偏就听了。

4月13日，日军联合舰队向山本要视察的这些岛屿上的日军发出了密电，将山本要视察前线的计划告诉他们。电报刚一发出，日军还没接到呢，美军就接到了，并且被破译出来了。前面讲过，中途岛海战之前，美军就已经能够破译日军的一些密码。虽然后来日军对密码进行了更换，但是美军仍然能够破译日军密电15%的内容。

美国专家破译日军电报后，发现山本五十六要去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附近的一个前沿机场视察部队，而且这个密电里面，文字很长，行程描述得非常详细，具体时间、地点一一点明。按理说，战时重大指挥官的行踪，即使是密电也应该有强烈的安全意识，言简意赅，防止被对手破译。山本这封密电可倒好，4月18日早上6点，山本大将将乘坐一架重型轰炸机离开新几内亚，由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8点山本大将抵达巴拉耳岛，然后去肖特兰岛，最后去布因岛，下午3点40分，山本大将返回拉包尔，行程表都给列出来了。而且还告诉美军，山本坐一架轰炸机，六架零式战斗机给护航。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驻肖特兰分舰队指挥官城岛少将看到电文后，就大惊失色地说司令长官是不是疯了，你这哪是发电报啊，你这是给敌人发请帖呢。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高级将领们，看到这份被破译的绝密电报时，则欣喜若狂。击落山本座机，报“珍珠港事件”一箭之仇的时机终于

到了，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我们不要逆天，干掉他吧。

但是尼米兹将军仍然举棋不定。尼米兹认为，堂堂海军搞暗杀，好像不太合适。另外一个因素，他思考得比一般人更深：日本人能否物色到一个更能干的联合舰队司令？如果你把山本干掉了，来一个比他还能干的，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尼米兹就跟他的副手，把掌握的所有日军高级将领的情况进行了一番分析。最后尼米兹的副手跟他讲，山本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犹如鹤立鸡群一般，他已经成为青年军官崇拜的偶像，除了天皇之外，在增强人心士气方面，没有人像他一样有号召力。尼米兹的副手很逗，问他：“将军，如果你被他们干掉了，你认为美国海军当中有人能够接替你吗？”

这句话坚定了尼米兹截击山本的决心，对，没错，他在日本海军中的地位跟我在美国海军当中的地位一样。那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干掉他算了。

“复仇者”行动

为了慎重起见，尼米兹专门请示了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开会研究之后，也决定干掉这个老冤家。总统批准了，并且把这次行动取名为“复仇者”。

于是，尼米兹命令有关部队空中截杀山本，动用远程的P-38战斗机，把山本的座机击落。这个时候，美军在瓜岛恰好有18架P-38战斗机。这种飞机配备4挺机枪和一门20毫米航炮，跟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的战斗机不同的是，这种飞机的枪炮可以安装在机头（一般的飞机枪炮都安装在翅膀上），所以可以对日军展开迎头攻击。而且这种飞机的航程远达1800公里，正好可以飞到布干维尔岛完成截杀之后返航。

美军第339战斗机中队的中队长米切尔少校，受命率18架P-38战斗机执行截杀任务。考虑到这场空战的激烈性，4月17日晚上，339中队对执行任务的战斗机进行了秘密改装，增加了一只副油箱以增加航程。

第二天凌晨，339中队的18架P-38战斗机从瓜岛起飞。出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一架飞机起飞时爆胎了，另一架副油箱不起作用，不得不返航。其他战斗机都顺利起飞，16架也够了，山本只有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为了隐蔽攻击企图，美军P-38编队没有直接向北飞，而是先向西飞一段之后再飞往目的地，摆了一个迷魂阵。为了防止被日军雷达发现，P-38编队在离海面只有10米的低空掠海飞行长达800公里。可见这个时候美军飞行员个儿顶个儿都是高手，掠海飞行时，海天一色，非常危险，一个大浪都可以打到机翼，这一飞就是800公里，而且座舱里没有空调，又是在赤道地区飞行，整个驾驶舱里就跟蒸笼一样，飞行员一个个汗流浹背。

美军情报认为，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最有可能在布干维尔岛的巴拉尔降落。所以，米切尔少校决定在山本座机降落前76公里处进行截杀。米切尔少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选择的拦截点特别准确，可以说是截杀山本五十六的最佳位置。

P-38编队飞了两个半钟头，到了目的地附近，飞行员开始测试武器。

“名将之花”黯然凋零

不久，P-38编队就发现了山本五十六的编队。在美军编队发现日机编队的同时，日机编队也看到了美军编队。日机编队大为震惊，六架零式战斗机迅速俯冲拦截。

P-38编队兵分两路，一部分负责对付六架零式战斗机，另一部分是由兰菲尔率领的三架P-38组成的截杀小分队，专门攻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截杀小分队没有料到日军编队有两架轰炸机，因为情报里说的是只有一架轰炸机。实际上，这两架轰炸机，一架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另一架坐着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宇垣缠。司令官和参谋长别在一架飞机上，以免一旦失事，哥儿俩全完蛋。

这个时候真是天佑美利坚，截杀小分队首次攻击的轰炸机，恰巧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山本坐的是一架中型轰炸机，速度很慢，一被击中立刻起火，最后坠毁在岛上的密林当中，山本五十六和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后来，日本军队去寻找山本遗体的时候，发现山本遗体仍然保存完好，而且还保持着坐姿，坐在座椅上，身穿草绿色军装，手扶军刀，手指头缺了两个。重要的一点，山本不是摔死的，而是被机枪子弹打死的，在飞机上就已经死了。看来美国飞行员打得很准，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就解决了山本。

另外一架轰炸机也被击伤，但是它在海上迫降了，没有爆炸，怂恿山本来视察的宇垣缠就在这架飞机上，他只是受了点儿伤，捡回了一条命。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平洋上，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炸响了日本上空，日本朝野上下震惊。对日本大本营来讲，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一次沉重打击，被日本大本营称为“甲级事件”。裕仁天皇追授山本元帅军衔，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让山本活过来了。

山本一死，他的继任者古贺峰一和丰田副武的能力和地位都远远赶不上他，日本海军更无法扭转每况愈下的战局，联合舰队开始一步步走向覆没。

03.就这样被你征服

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拿下瓜岛，击毙山本之后，美军最高领导层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太平洋为主要战略进攻方向，西南太平洋为次要战略进攻方向。这样一来，两个进攻方向既可以互相支援、掩护，又可以分散日军兵力，使其疲于应付。

美军于1943年7月20日，决定首先发起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两个主要岛屿和瑙鲁岛的登陆作战，这次行动代号为“电流”。吉尔伯特群岛战役，也成为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战略进攻的揭幕战。

早在1941年12月，日军就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的主要岛屿，并在塔拉瓦岛修建机场，在马金岛建立了水上飞机基地。但是，日军对吉尔伯特群岛并不重视，守备部队也不多。美军在1942年8月，派潜艇运送一支小分队袭击了马金岛，这才引起日军警觉，开始调集人员和物资，大力修建岛上的机场和防御工事。

1943年7月，日军第四舰队第三巡防区司令柴崎惠次少将受命上岛，负责统一指挥这里的防务。柴崎惠次以塔拉瓦岛和马金岛为重点，构筑了防御工事。

在塔拉瓦岛，守备部队包括工程兵在内共约4600人，主力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配备有14辆坦克。柴崎惠次考虑到岛屿面积狭小，采取滩头防御，防御工事用椰子树木和珊瑚砂覆盖，有的工事用混凝土和钢板加固。所有火炮掩体均用钢板和厚珊瑚砂石覆盖，只有以406毫米巨炮发射延时引信炮弹直接命中才能摧毁。岛上的工事经过长达15个月的加固，形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柴崎因此吹牛说：“用一百万人花一百年也攻不下塔拉瓦”。

马金岛的防御相对薄弱一些，包括工程兵部队和航空基地勤务人员，总共约690人，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战斗训练。

相比之下，美军投入的参战部队非常强大，是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五舰队，有各种舰船约230艘，其中航空母舰11艘、护航航空母舰18艘、战列舰13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58艘、大型登陆舰船50余艘。共有作战飞机约1300架。

美军决定在11月20日早晨的小潮时刻登陆。从1943年9月开始，美军就在为登陆战做准备。第五特混编队第一大队，在岸基航空兵的轰炸机配合下，于9月18日、19日对塔拉瓦岛和马金岛进行空袭，迫使日军只在马金岛留下4架水上飞机，将其余飞机全部撤走。

拿土著人当“肉盾”

日军联合舰队得知美军的行动后，继任山本五十六的舰队司令古贺峰一大将亲率舰队前往救援，后因美军主动退走才返回特鲁克。日军由

于在瓜岛战役中，航空母舰舰载机损失惨重，便将航母编队撤回本土休整。日军的水面舰艇因为失去了航母编队的空中掩护，也就无法远离岸基航空兵的航程半径活动。实际上，吉尔伯特群岛的日军已经失去了海空支援，这有利于美军的登陆作战。

11月20日凌晨，美军舰载机编队出动，同时，舰炮火力支援大队配合攻击，猛烈的炮击一直持续到天亮，马金岛完全被硝烟和烈火笼罩，日军没有任何反击，美军只是“密西西比”号战列舰的主炮塔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了一些伤亡。

在军舰和舰载机的火力掩护下，8时13分，美军第一拨登陆部队驶向海滩。不久，美军第二、第三拨登陆部队陆续到达，依次上陆。日军在西海岸的防御非常薄弱，至10时，美军已完全控制了登陆场。实际上，这是美军的佯攻，目的就在于将日军从主要防御地区吸引过来。

美军本来预计一旦西海岸佯攻开始，日军必会调动主力前去迎击，这样就可与随后在北海岸登陆的主攻部队，形成夹击之势，消灭离开防御工事的日军主力。不料日军很淡定，压根儿不为所动，基本没有出击，这样一来，美军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但美军在两个方向的登陆均告成功，可以迅速向纵深推进，尽快占领全岛。但日军在岛上建有大量的机枪火力点和永备发射点，美军的推进遭到顽强抵抗。夜晚，岛上的美军不断遭受日军的渗透袭扰，惊恐不安，彻夜不得安宁。

11月21日，美军的推进依然没有起色。22日起，美军步步进逼，所占的地区逐渐扩大。入夜后，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自杀式冲锋，他们先点燃爆竹，以吸引美军注意，再驱赶当地的土著人在前充当“肉盾”，冲向美军的阵地。这是日军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击。11月23日13时，美军宣布占领马金岛。

马金岛登陆战中，美军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主要是指挥不力，战术失当，整个作战拖泥带水，足足花了三天才占领日军防守薄弱的马金岛。

自杀式冲锋最拿手

与此同时，美军强攻塔拉瓦岛。塔拉瓦岛的4000余守军由柴崎少将亲自指挥，大多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之师。美军在塔拉瓦岛实施登陆的是海军陆战队第二师。

11月20日凌晨4时，美军各登陆运输舰开始放下小型登陆工具。5时零5分，美军开始攻击，猛烈的炮火几乎将塔拉瓦岛最大的岛礁比托岛全部笼罩。但日军的海岸炮也在不断射击，而且越来越准。两个多小时内，美军共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比托岛几乎每平方米都承受了一吨炮弹，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岛上似乎不可能再有活物了。

但美军两栖车在接近滩头时，遭到了日军火力的迎头痛击！由于日

军大多数工事特别是火炮掩体都深埋于地下，美军的实际轰炸效果并不理想。在日军的攻击下，美军大多数两栖车中弹，失去了机动能力，只有少数得以上岸，海滩上到处是燃烧的两栖车和死伤的士兵，鲜血将海水染成了红色。好不容易冲上岸的陆战队员都被日军火力压制在海滩大堤下，无法前进。后续载有登陆兵、坦克和火炮的登陆艇，由于吃水比两栖车深，当时又正值退潮，无法越过珊瑚礁。

此时，登陆的美军只占领了纵深数米的滩头，伤亡已经超过20%。塔拉瓦之战几乎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满载后续部队和重武器的登陆艇大部分被阻在珊瑚礁上，其余的只好在珊瑚礁外水域等待涨潮；海滩上的部队被日军火力压得无法前进，所剩无几的两栖车来回奔波，运上补给，撤下伤员。在这关键时刻，陆战二师充分发扬了海军陆战队特有的战斗精神，下级军官和士兵主动组织起来，拼死冲锋。

在代号为“红三”的滩头，霍金斯中尉率领34名战士，用炸药包、刺刀、铁锹，一步步向前推进了300米，占领了滩头东侧一段长堤，取得了能展开炮兵的一块宝贵地方。炮兵立即将75毫米榴弹炮拆开，再把一块块部件运上滩头组装起来，然后进行炮火支援。不幸的是，霍金斯中尉在战斗中牺牲了，为表彰他的英勇，美军后来将比托岛的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

到日落时分，美军有5000人上岸，付出了伤亡超过1500人的代价，才在海滩的西部占领了宽约140米、纵深450米的登陆场，东部则控制了正面600米、纵深270米的滩头。

11月21日，经过一夜补充的美军全力向前推进，扩大登陆场。但日军仍在负隅顽抗，陆战二师的士兵们自行组成战斗小组，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一个个解决日军的火力点。日军在美军猛烈火力下死伤惨重，柴崎少将也被美军的炮火击毙。

22日，美军以滩头阵地为基点，对残余日军实施夹击，并向中部的机场发动突击。塔拉瓦岛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但日军的抵抗仍在继续。23日凌晨，岛上的日军残部，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自杀式冲锋。日本人最拿手的就是自杀式冲锋，几乎每次战役都要用这一招，可惜除了自杀，没有什么效果。中午过后，美军突破了日军的最后阵地，宣布占领比托岛。

这次战役中，日军4000余守备部队，除146人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美军失踪阵亡1013人，伤2072人。美军攻占比托岛后，于29日控制了塔拉瓦岛的全部。

11月27日，尼米兹亲临塔拉瓦岛视察。当时，大量的死尸还来不及掩埋，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恶臭，尼米兹感慨地说：“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狰狞的战场！”

塔拉瓦岛战役中，美军所获取的登陆经验，非常重要。因此，塔拉

瓦岛战役被美国海军誉为“胜利的摇篮”。

接着，美军攻占了吉尔伯特群岛的阿贝马马岛，预定目标全部实现。

04.拿下“太平洋的防波堤”

决战之前静悄悄

美军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进一步巩固。尼米兹在中太平洋继续展开攻势，麦克阿瑟则从澳大利亚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发动跳岛作战，两条战线都在迅速推进，势不可挡。

1944年上半年，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跳越日军在中太平洋最大的基地特鲁克环礁后，占领了帛琉群岛，被夹击的日军加强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务，以遏止盟军攻势。

马里亚纳群岛是个南北绵延长达425海里的火山群岛，由大小近百个岛屿组成，较大的火山岛有16个，主要包括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和罗塔岛。

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琉球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以东，硫黄列岛以南，加罗林群岛以北，正扼住了中太平洋航道的咽喉，是亚洲与美洲的海上交通要冲，也是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和远东的必经之路。

当时，盟军的B-29远程轰炸机只能借助中国大陆的机场空袭日本九州岛。如果马里亚纳群岛被美军占领，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将被切断，更严重的是，从马里亚纳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就可将日本本土纳入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这势必沉重打击日本工业及军民士气。

正因为马里亚纳群岛如此重要，所以被日军称为“太平洋的防波堤”，而美军所实施的马里亚纳登陆战役也被称作“破堤之战”！美军决定绕过加罗林群岛直取马里亚纳群岛，攻克塞班岛，夺回关岛。

日军察觉美军夺占马里亚纳群岛的企图后，原本为抵挡麦克阿瑟进攻而发动的“浑”作战被迫中止，转而发动日本大本营苦心策划的“阿”号作战——以岸基飞机与航空母舰机动舰队挑起海上大决战，一口气打败盟军主力舰队，以此扭转劣势。

美军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与特纳的联合远征军部队在进入马里亚纳海域时，即有效压制了日军的航空兵力。6月15日，美军顺利登陆塞班岛。不料18时35分，美国潜艇“飞鱼”号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发现了一支日本舰队；19时45分，另一艘美国潜艇“海马”号在菲律宾苏里高海峡北部岷答那娥附近发现了另一支日本舰队；17日夜，又一艘美国潜艇传来

敌情报告。

根据这些情报，美军看出了日军支援马里亚纳群岛的企图。由于双方舰队在18日有可能接触，斯普鲁恩斯召回了第一与第四支队，并从特纳的联合远征军舰队抽出8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来强化军力。

18日中午，斯普鲁恩斯将15艘航空母舰摆开阵势，其中将以7艘战列舰为主的第七支队摆在日本舰队与4个航母特遣群之间，以防日本水面舰队接近美国航空母舰。

15日晚上6时，被美国潜舰“飞鱼”号发现的就是日本舰队主力——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第一机动舰队，有9艘航空母舰。小泽打算利用日本在关岛、罗塔岛等地设有航空基地之便，将舰队部署在美国舰载机打击半径以外，使用日本舰载机起飞攻击美国舰队，在穿越美军舰队后，飞行至罗塔岛与关岛等地降落，加油、挂弹后进行下一拨攻击。这样一来，就能大大扩大日本舰载机的打击范围，而美国舰队则无法攻击日本舰队。

双方舰队彼此发觉后，这场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对决与舰载机空战，即将拉开序幕。

马里亚纳打“火鸡”

19日凌晨4时20分，小泽再度派出侦察机，清楚掌握了美国舰队动向。此时斯普鲁恩斯却不清楚小泽舰队的位置，就先出击在马里亚纳已知的日军航空兵力，打算与小泽决战之前先解决这方面的敌人。早晨，第五舰队已击垮了马里亚纳的日军航空兵力。

19日上午，正当第五舰队不断搜寻小泽舰队之际，小泽已于8时30分派出栗田健男中将率领的前卫舰队共69架飞机，发动第一拨攻击；接着，派出最大的一拨共128架飞机作为第二拨攻击；10时，又派出47架飞机作为第三拨攻击；11时，又派出82架飞机作为第四拨攻击。四拨战机共326架，企图以大量战机一举击败美军舰队的舰载机。

19日9时50分，第一拨日机被美军战舰的雷达发现，美军于10分钟内紧急出动了240架飞机升空拦截。双方战机遭遇时，美军飞机原本无法爬升至日机高度，但日机却浪费了宝贵的10分钟，对机群做了重新调整，这就给了美军飞机爬升的时间。接着，以“地狱猫”式战斗机为主的美军战机，对日本零式战机进行拦截。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零式战斗机曾所向披靡，但现在零式战斗机已不是美国“地狱猫”式战斗机的对手。日军飞机的数量、质量及飞行员素质都处在劣势，因而日机完全无法应付美军飞机的攻击，只能进攻前方的美军战舰队。

但美军战舰的新型防空炮弹装有近炸引信，这种炮弹可以在飞机进入其爆炸杀伤范围时引爆，效率为传统防空炮弹的数倍，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用高射炮击落的飞机有一半是因为使用这种炮弹的缘故。这使

得日机攻击美舰的难度加大，在美国战机与美舰强大的防空火炮拦截下，日本第一拨攻击机群损失42架。

11时39分，规模最大的日机第二攻击波到来。美军“地狱猫”式战斗机对着技术欠佳、性能落伍的日机穷追猛打，俨然变成了一场空中大屠杀，又有至少70架日机被击落，20架突破拦截的日机，也有14架被美军舰的防空炮火击落。第二拨日机总计128架，折损97架，美军却几乎未受损失。

空战打得如此顺手，一名美军飞行员兴奋地喊：“这多像古代猎杀火鸡的战场啊！”于是，这次空中大屠杀式的空战就被美军戏称为“马里亚纳打火鸡比赛”。

潜艇猎杀航母

虽然美军舰载机打得非常漂亮，但始终未能发现小泽舰队。反而是美军的潜艇部队，扮演了水下杀手的角色。

19日上午8时，美日舰载机还未遭遇前，“大青花鱼”号潜艇发现了小泽舰队，盯上了日军阵中最大的“大风”号航空母舰。上午9时，“大青花鱼”号正在对“大风”号发射鱼雷时，被日军水面舰艇发现并被攻击，又加上潜艇瞄准镜故障，只能盲目射出6枚鱼雷后下潜逃离。虽然一名日军飞行员不顾性命用自己的飞机挡下一枚鱼雷，但仍有一枚鱼雷击中了“大风”号。幸好“大风”号装甲厚实，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但日军这次真是点儿背到家了，受伤的“大风”号的油气自管道外泄，弥漫了整个舰体，下午3时，因为油气浓度过高，舰内人员不慎引起火花，舰内一下子燃起大火，引爆了弹药库，“大风”号接二连三发生大爆炸，小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旗舰，黯然离开。当日18时28分，“大风”号沉没在了菲律宾海。

中午时分，美军著名的“棘鳍”号潜艇，潜入了小泽的舰群中。美军发现日军“翔鹤”号航空母舰正在回收舰载机，无法机动规避鱼雷攻击，美军当下决定就照着这个大家伙开火！“棘鳍”号发射的6枚鱼雷，至少有3枚命中，“翔鹤”号当即失去了战斗力，并在几个小时后沉没。

日军“翔鹤”号航空母舰被袭击的时候，日方第三拨机群47架飞机没能找到目标，无功而返，并在返航途中被击落7架。没找到攻击目标，其实是日军第三拨飞行员的幸运，他们成了日军当天四拨攻势中损失最少的一拨。

第四拨攻击机群于下午2时飞抵预定海面，也没发现美舰，便分成三路继续搜寻，结果全都遭遇美军战机截杀。第四拨总计82架战机，大部分非死即残，最后只有9架还能升空再战。

不见棺材不落泪

19日当天，战斗结束时，胜负已见分晓。

小泽舰队被美国潜艇击沉两艘大型航母，派出的326架舰载机中仅有130架返回日军航母，加上在关岛折损的50架飞机以及随“大凤”号、“翔鹤”号一起沉没的飞机，日本一共损失飞机315架。美军取得战争史上最大舰载机空战的压倒性胜利，空战中仅仅损失23架飞机，6架飞机在操作意外中损毁，仅有2艘航母、2艘军舰受轻伤。

20日上午，小泽改乘“瑞鹤”号航空母舰。下午1时，小泽终于得知前天空战的结果，仅剩百余架飞机可以出击。但日本人一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小泽仍打算对美军再发动一次攻击。就在此时，小泽得到消息：美军舰队向己方逼近，距离已不到300海里。

20日下午3时40分，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了小泽舰队，美军苦苦找寻，终于找到了日本舰队。经过一番思考后，美军派出216架飞机进攻小泽舰队。

小泽下令舰队向西北方向高速逃脱，并抛弃补给舰队。晚6时40分，美机飞抵日军补给舰队上空，重创两艘油轮，这两艘油轮后来都被迫自沉。随后，美军机群飞到日本舰队上空，日落前匆忙展开攻击。日军中型航空母舰“飞鹰”号被一枚鱼雷击中，引发大火，两个小时后沉没；另外，日军航母“隼鹰”“龙凤”“千代田”“瑞鹤”，战列舰“伊势”、重巡洋舰“摩耶”都被击伤，小泽的旗舰“瑞鹤”伤势较重。

晚8时45分，大批燃料即将耗尽的美机在夜色中回到舰队上空，紧急降落时造成混乱，损失了80架飞机，这也是美军在这次战役中最大的损失。

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美国第五舰队第五十八特遣舰队重创日本海军主力第一机动舰队，一举夺得西太平洋的制海权。美军只付出了76人阵亡、损失123架飞机、4艘军舰轻伤的极小代价，击毁日军3艘航空母舰、2艘油轮及600架飞机。

这是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海战，此后日本航空母舰部队再无力与美军抗衡，马里亚纳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被美军控制。

鬼子的二百五精神

马里亚纳海战的同时，塞班岛登陆战也在进行。

塞班岛不仅是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中心岛屿，还是日军中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核心，日本陆军第三十一军军部和海军中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都设在该岛。

日军在塞班岛上兵力，有陆军28000人，海军警备队和海军陆战队15000人，合计总兵力43000人。中途岛海战失败后被闲置的中太平洋

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中将，基本不过问地面作战，实际上负责岛上防务的是第四十三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

6月11日起，美军开始实施航空和舰炮火力准备，摧毁了岛上的大部分地面工事。

15日，美国第二和第四陆战师在塞班岛西岸查兰干诺地区登陆，当日傍晚就占领了登陆场。15日和16日夜间，日军又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夜间突袭。但经过几次交手，美军早就对日军的战术了如指掌，提前做好了准备，就等着他们来呢。日军冲上来的时候，美军照明弹一发接一发，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所以日军实施的夜间反击，除了白白损失兵力，没有任何效果。

17日，美军扩大登陆场，并攻占了恰兰卡诺阿机场。美军巩固登陆场后，第27步兵师登陆增援，并赶修机场和部署炮兵。

6月19日至20日，美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大胜日军，已经完全取得马里亚纳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岛上的日军完全陷于孤立。经20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只剩5000多人，被压缩到岛上东北角。

7月6日，斋藤义次和南云忠一向日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然后将岛上残余的5000多官兵集中起来，部署了最后的决死攻击。当晚斋藤剖腹自杀，南云则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被山本五十六骂为“胆小的窃贼”的南云，连切腹的勇气也丧失了。

7月7日凌晨，5000多日军突然发起冲锋，军官挥舞着武士刀，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士兵们有的端枪，有的拿着刺刀和棍棒，甚至头裹绷带的伤员也冲了上来，全然不顾美军的射击。战斗持续了数小时，美军终于粉碎日军丧失理智的自杀式冲锋。

塞班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至此结束。二战中的日军不是以战斗力强劲而闻名，而是以这种不怕死的二百五精神闻名。其实，这5000多人如果以小组为单位，对美军进行渗透，今天摸个哨兵，明天杀个勤务，对美军的威胁比这么二杆子自杀式冲锋要大多了。日本鬼子把这种自杀式冲锋叫“万岁突击”，美军碰到这么一帮脑残的二货，也算是幸运，不用清剿，全凑一块儿送上门来了。

最后的鬼子

关岛1898年起被美国占领，但只是作为美国本土至菲律宾航线的中途补给站，几乎不设防。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关岛被日军占领。以后几年，日军在关岛建有三个机场，其中第三个机场尚未竣工。

美军对关岛的炮火攻击，早在6月11日进攻塞班岛时就开始，岛上的日机尽数被摧毁，机场也遭到严重破坏。6月21日至7月7日，美军

又对关岛进行了几次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美军鉴于塞班岛登陆前的炮火准备不够充分，使登陆部队遭到了巨大伤亡，因此对关岛炮火攻击大大加强。从7月8日起，进行了持续13天的猛烈炮击，几乎摧毁了日军暴露的全部火力点。

7月21日凌晨，美军以6艘战列舰、3艘护航航母、8艘巡洋舰和32艘驱逐舰进行直接火力支援。8时30分，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美军开始突击登陆。最初的登陆非常顺利，日军的抵抗微不足道，但登陆之后的推进非常困难，日军顽强抵抗，全天的战斗非常激烈。

入夜后，日军又丝毫不出人意料地发起了夜间突袭，美军早有防备，不断发射照明弹，一发现日军攻击，立即召唤舰炮火力射击。日军的二杆子攻势虽然凶猛，却敌不过美军的炮火，白白抛下数百具尸体，毫无收获。日军跟苏军一样，也属于认死理、战术呆板无趣的一族。

7月22日至8月10日，美军步步为营，推进到了关岛的最北端。守岛日军指挥官小畑英良中将向日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之后自杀。美军宣布已经粉碎关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

但岛上的战斗远远没有结束，还有约9000名日军隐藏在丛林和岩洞中，不时出来袭击美军。扫荡岛上日军残部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1945年9月，还有最后一批约100人的日军出来投降。个别日军士兵依然在丛林中坚持抵抗，1945年12月8日，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被日军伏击杀死。

1972年1月24日，日军横井庄一陆军中士被猎人发现，他孤独地在洞穴内生活了27年。他就是著名的“关岛野人”，被称为“最后的鬼子”。

东条英机被迫下野

美军在拿下塞班岛、关岛之后，夺岛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接下来对提尼安岛的登陆战中，美军炮火准备和支援比较得力，计划周密，指挥得当，选择登陆地点出其不意，因此付出极小的伤亡，仅用9天时间就攻下了提尼安岛，堪称岛屿登陆战的经典案例，被誉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成功的两栖登陆战”。

在马里亚纳群岛历时三个月的作战中，美军大败日本联合舰队，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并基本全歼了三个岛的守备部队7万余人，导致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态势严重恶化。日本大本营规定的“绝对国防圈”，由于马里亚纳群岛的丧失而面临崩溃，日本本土将遭到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的直接空袭。相反，美军却获得了在中太平洋上继续进军的前进基地。此消彼长之下，太平洋战争的优势，已经在美军手中。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日本高层一片惊慌，矛盾骤然加剧，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内阁头上。在此之

前，日本国内就有人在酝酿扳倒东条英机，以逼宫的方式叫他辞职，结果没有成功。

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大败和丢失塞班岛后，反东条英机的运动再度高涨起来。东条英机企图通过强化统帅权和改组内阁渡过难关，但由于重臣们的反对，被近卫文麿形容为“昭和的入鹿”^[62]的东条英机，不得不于1944年7月18日辞职，持续了两年九个月的东条内阁结束。

东条英机下台后，由日本原朝鲜总督、号称“高丽之虎”的陆军大将小矶国昭继任首相。

05.联合舰队的葬礼

谎报战功惹的祸

1944年，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日本在太平洋上苦心经营的防御圈土崩瓦解。面对严峻局势，日本大本营并不甘心灭亡。日本的战争机器尚未遭到致命打击，海军和陆军仍具有一定实力。日军此时犹如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意孤行，继续顽固推行战争政策，打算顽抗到底。

1944年7月底，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赴珍珠港会见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位将军，决定尽快发动菲律宾战役。1944年10月，美军准备首先攻占菲律宾东部的莱特湾，将中太平洋战区的第三舰队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第七舰队全部集中到菲律宾东部海域。美军自恃兵力雄厚，根本没有对参战兵力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仍分属中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统辖。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日军内部有两种应对方案。日本驻守菲律宾的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和参谋长武藤章，原本计划在吕宋岛等麦克阿瑟来攻，在岛上打持久战。但是，日本大本营却突然改变主意，把原定的吕宋岛决战改为莱特湾决战。

为什么大本营要改主意呢？他们的理由是：情况变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美军受到重创，干吗还要躲起来打？堂堂正正地出去打，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马里亚纳群岛失守才几天，日本大本营的参谋们何敢如此叫嚣？原来，那场“台湾海海战”，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参谋们打了一针鸡血。1944年10月10日，美国海军突然对冲绳和台湾发动集中攻击，这是为了准备在菲律宾登陆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但日本人没看出来。10月12日至15日，日军联合舰队的航空部队对美国舰队进行了一次反击，共有超过900架飞机参加。日本大本营19日发表的战报称，光击沉击毁的美军航空母舰就有19艘之多！击沉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15艘，总之，“大日本皇军”取得了赫赫战果，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过半。实际上，日本人又在吹牛皮，美军的全部损失只有2艘巡洋舰而已。

按理说，日本大本营早已习惯了将领们谎报战功，知道所谓的战功中水分很大，但这次大本营不认为前线将士在吹牛撒谎，而是认为真的打赢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戏了，准备在菲律宾登陆的麦克阿瑟失去海军掩护，不就是来送死吗？所以，大本营在一夜之间修改了作战计划。

这场“台湾海海战”的荒唐还不限于战报的虚假。据说，有少数人知道了战报水分很大，向上级指出后，不但没有人听，反而被“穿小鞋”。这跟苏联惊人的相似。

这突显出，二战后期，日军精神第一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特征就是极度轻视情报收集，轻视情报的准确性，而且越是失败的时候越明显。

日军就是一帮赌徒

1944年10月20日，美军一支两栖部队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湾小岛登陆。

日军大本营对各舰队的任务进行了具体规定：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航母舰队南下，在吕宋以北海面充当诱饵，引诱美国舰队远离登陆部队和舰只，为主力舰队制造战机；栗田健男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主力北上，一旦美军主力舰队离开莱特湾，便趁机杀向美军登陆滩头，扫荡美军登陆舰只和部队；志摩清英中将指挥的第五舰队也南下助战，与栗田舰队形成钳形攻击，直取莱特湾。10月下旬，日本的这几支舰队同时向莱特湾进发。

日本人把小泽的航母舰队拿来当诱饵，也有壮士断腕的无奈。战后，丰田副武曾解释说：“假如我们丧失菲律宾，而舰队幸存下来，那么我们南北之间的海道就被切断了。假如舰队待在日本领海的话，那么它就得不到燃料补给。假如舰队待在南海的话，那么它就得不到武器弹药的补给。因此，如果我们失去菲律宾，那么保存舰队也没有意义了。”

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日本海军行动了。10月23日凌晨，栗田率领的主力舰队意外遭到两艘美军潜艇的攻击，日军两艘重巡洋舰被击沉，一艘重巡洋舰严重受损。被击沉的两艘重巡洋舰，其中有一艘竟是栗田中将的旗舰。出师不利，不是个好兆头。

美军潜艇在二战中取得的战果和起到的作用，其实与德国潜艇在伯仲之间，只不过由于美国海军各个兵种都很突出，不像德国潜艇部队在海军中一枝独秀罢了。相比之下，日本潜艇跟苏联潜艇一样，都属于杀敌三百、自损一千的主儿。

10月24日上午，美军发现栗田舰队后，出动舰载机进行了5批轰炸。下午3时许，栗田舰队的战列舰均中弹受损。一艘重巡洋舰丧失作战能力，“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下水以来一炮没放就被击沉。遭此重创，

栗田舰队只得改变航向，向后撤退。

栗田舰队撤走后，中部战线暂时平静下来，而南方战线又爆发了苏里高海战。苏里高海峡长30海里，宽10海里，海峡内水流湍急。美军在此埋伏了重兵，严阵以待。10月25日凌晨2时，日军主力舰队所属的西村祥治舰队盲目驶入了苏里高海峡，残酷的夜战瞬间爆发。早已埋伏在此的美军舰队对西村舰队两边夹击，击沉日军驱逐舰2艘，击伤1艘。西村依然率领剩余舰只顽强北进。凌晨3时38分，西村的旗舰被鱼雷击中，西村及旗舰上的全体官兵葬身于漆黑的海底。日舰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西村舰队最后只有受重创的一艘战列舰及两艘驱逐舰得以逃出包围圈。这个西村祥治中将是勇还是二，留待后人评说了。

志摩舰队在西村死后1小时进入苏里高海峡。到凌晨5时，志摩发现了美军舰队以及受伤逃跑的日舰。志摩见形势不妙，急忙命令各舰转舵，一边还击，一边逃命。

经此一战，日军从南部偷袭莱特湾的计划宣告破产。苏里高海战中，西村舰队沉2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志摩舰队伤2艘巡洋舰，日军死亡5000余人，美军仅沉1艘鱼雷快艇，伤几艘驱逐舰，阵亡41人。看来，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差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方面。

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

小泽指挥的航母编队按照预先计划，于24日下午5时左右，成功吸引了美军主力舰队上钩，从而解除了栗田舰队被围歼的危险。小泽舰队共有大型航空母舰1艘、轻型航空母舰3艘、航空战列舰2艘及其他舰只20余艘。美军以为这是日本主力舰队，实际上，经过马里亚纳海战，小泽舰队的舰载机已经损失殆尽，几乎失去了作战能力，只能充当“诱饵”了。

10月25日上午，小泽舰队已将美军主力舰队吸引到距莱特湾数百海里之外。美军舰载机对小泽舰队狂轰滥炸，日军那些缺乏防护能力的航空母舰完全成了漂浮于海面上的“靶子”，顷刻间全部被美机击沉。

正是在小泽舰队的策应下，栗田舰队死里逃生。栗田舰队逃出后，并没有撤离，而是在晚上的时候乘着夜色直扑莱特湾。然而，由于小泽与栗田之间的联系中断，栗田顾忌到美军主力舰队就在附近，不敢贸然对莱特湾发动攻击，以致坐失良机。

10月25日拂晓，栗田舰队与美军一航母编队遭遇，栗田以为这就是美军主力舰队，于是展开了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海上追击战。在这场追击战中，美一艘航空母舰、3艘驱逐舰被击沉，另外2艘驱逐舰受伤。日军4艘重巡洋舰被击沉。追击战后，栗田电令所属舰只撤出战斗，未能对仅在数十海里外的莱特湾发起攻击，错过了绝好机会。

栗田错失这次机会后，美军主力舰队已从各个方向向栗田舰队包抄

过来。在此情况下，莱特湾已经成为一个死亡陷阱。于是，栗田决定放弃进攻莱特湾，转向外海与美军进行一次决战。然而，栗田连美国航母编队的影子也未发现，而日军驱逐舰的燃料已所剩不多，栗田只好返回基地。

此时，美军主力舰队如梦初醒，向南疾行企图追上栗田舰队，然而，除击沉几艘掉队的小型舰只外，美军也未能如愿。至此，历时4天的莱特湾海战宣告结束。

莱特湾海战尽管规模很大，但在作战方法上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场海上混战。日本海军就像一帮赌徒，胡乱豪赌了一把，结果把老本输得差不多了。经过这次海战，日本海军遭到了进一步打击，联合舰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太平洋完全成了美国湖。

06.像风一样湮灭

一机换一舰

值得一提的是，莱特湾海战首开日军飞机自杀式攻击的恶端。

在10月25日和26日两天的海战中，日军出动所谓的“神风特攻队”对美舰实施自杀式攻击。组织这场攻击的是大西泂治郎中将，他被称为“神风特攻队”创始人。

1944年10月20日，大西泂治郎接过驻马尼拉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航空战队的指挥权。这支航空战队曾经是拥有3艘航母、近1600架战机的精锐部队。然而，好景不长，大西接手时，全航空战队已经没有1艘航母，所剩的130架战机中，可出动的不到40架，接手这样一支军队是大西的不幸。更不幸的是，大西的对手是有“海上巴顿”之称的哈尔西将军，他手中有8艘巨型攻击航空母舰、8艘轻型航空母舰和上千架舰载机。

20日当天，美军发起了对菲律宾的登陆战，到10月21日，美军已登上莱特岛，且伤亡轻微。全天的战斗中，美军上空只出现过一架日军飞机。此时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支离破碎，小泽治三郎率领的航母舰队正在太平洋上和美军舰队玩捉迷藏的游戏，日军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准备突入莱特湾的栗田健男指挥的战列舰编队身上。第一航空战队的任务，则是为栗田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大西中将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明白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西想出了釜底抽薪的一招——击沉或重创美军航母，这样一来美军的空中威胁自然也会消失。大西认为要想实现这个目的，第一航空战队只有采取一个办法——自杀式攻击，由飞行员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军航空母舰，以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日军把这一行动组织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就是台风。1274

年，元朝和日本之间发生海战，元军被一场台风完全吞没，日本人认为这场台风是神的旨意，于是称之为“神风”。大西将日军飞行员的自杀式攻击取名为“神风”，是希望能够再现奇迹，挽救日本即将灭亡的命运。

令人惊讶的疯狂

10月20日晨，大西中将召见属下的飞行员，眼含热泪地说：“勇士们，敌兵压境，帝国危在旦夕，现在决定日本命运的，不是那群酒囊饭袋的文官，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你们，帝国的空中骄子！你们定会留名青史！去吧，勇士们！一机换一舰，英名传千秋！”大西直言“诸位是不会知道自己袭击的战果了……我会来向各位告知的”。

日本人的疯狂令人惊讶，大西属下的飞行员对这一自杀式攻击非常热情，“神风特攻队”的组建十分顺利。

10月24日上午，在海上已被美军舰载机打的焦头烂额的栗田中将再三催促大西提供空中掩护。25日，大西中将向“神风特攻队”下达了出击令。第一批出击的10架战机中虽然有9架被击落，但最后一架命中了美国“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引发了冲天大火，大火引爆了弹药库，该舰很快爆炸沉没。赶来救火的“伯明翰”号巡洋舰，也被大爆炸波及而遭到重创。这一天，“神风特攻队”又连续击沉了美国的“圣路易斯”号航空母舰及一些辅助舰只。“神风特攻队”成功的消息传遍了日本海军。

从此，日军频繁组织“神风特攻队”，在之后的硫黄岛、冲绳战役中充当日军航空兵主力，给美军带来了巨大伤亡。“神风特攻队”曾一度使美国海军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挽救不了日本必然灭亡的命运。截至战争结束，共有5822名日军士兵成为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炮灰，其中飞行员4615名。



日本“神风特攻队”，由飞行员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军航空母舰，以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最终战败投降。大西泷治郎于次日在东京个人寓所内剖腹自杀。为了向白白牺牲的“神风特攻队”队员谢罪，大西没有请协助自杀的“介错”[\[63\]](#)，因此他在切腹后15小时方才死亡。

第五章 为了祖国的背叛（盟军登陆诺曼底，光复西欧）

战争中，真理如此宝贵，以至于要用谎言护卫它。

——题记

01. 忽悠也是战斗力

犯傻还是使坏

自从1940年6月，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西线无战事，德国法西斯几乎独霸了整个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只能在不列颠上空和大西洋海面孤军奋战，一衣带水的欧洲大陆显得那么遥远。

等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败涂地，被德军打得满地找牙，眼瞅着就要玩儿完了。所以到了9月，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出来，希望英军能够在欧洲登陆，对德国实施战略夹击。这个时候的英国，自己还惊魂未定，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丘吉尔因此不敢贸然答应。

到了1942年6月，苏联和英国、美国发表了联合公报，达成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共识。此时，苏德战场的形势更加恶化，正是德军高歌猛进的时候，所以苏联强烈要求英美在欧洲实施登陆作战，减轻苏军压力。斯大林说我们苏联抗击着300个德国师，你们英国、美国抗击着不到10个德国师，你们觉得这合适吗？

为了给盟友鼓劲儿，一贯反共、希望苏德拼个两败俱伤的丘吉尔，硬着头皮行动了。这一次登陆地点选在法国的迪耶普。1942年8月，英国派出6000名突击队员，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在迪耶普登陆，建立一块根据地。

这次登陆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英军在登陆之前就用广播号召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站起来支援英国人。英军这一广播，法国人听见了，德国人也听见了，所以法国人都觉得英国佬是缺心眼儿还是怎么着，居然打仗之前先广播，告诉人家我们去哪儿。所以法国地下组织没有在迪耶普配合英军的，你们犯傻，我们可不傻。

英军在航行当中就不顺，登陆运输船在沿海与德军驱逐舰遭遇，登陆完全失去了突然性。英军登陆之后，发现岸上没有法国地下组织的成员，而是全副武装的德军，用坦克、飞机、大炮、机枪对着登陆部队就是一顿暴揍。英军6000多人被困在一片狭窄的滩头，没有掩体，缺少弹药，退路也被德国空军封死。激战到傍晚，英军战死了一个少将，登陆英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人逃回本土，伤亡率高达96.5%。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这次登陆的军队主要是加拿大人和波兰人。

有了这次惨败，丘吉尔对斯大林就有话说了，一方面他试探了登陆，真不行，不过他是拿别人的孩子试探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丘吉尔使的坏，拿别人的孩子喂狼之后，他跟斯大林说，真的没法登陆。

三大巨头斗法

随着美国全面加入战争，二战天平开始向盟国倾斜。北非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盟军已经成功登陆了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这一切都说明，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已经来临。

1943年1月，英美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英国以迪耶普登陆失败为理由，认为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很危险，必须谨慎从事，建议把登陆时间推迟到1943年8月。其实，英国是想乘苏德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丘吉尔想尽办法把登陆时间往后推，但遭到了苏联和美国的反对。斯大林的反应很强烈，对丘吉尔说，1944年“五一”以前，你要不开辟第二战场，红军就不用你帮忙了，我们要解放自己的领土，解放波兰，解放德国，解放法国，红旗插到英吉利海峡。丘吉尔一听下一步该解放英国了，只好答应。1943年11月底，英、美、苏三大巨头在德黑兰会议 [64] 上确定，于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几经权衡，盟军选择了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1943年6月26日起，盟军开始制订具体计划，以“霸王”作为作战代号，以“海王”为相关海军行动代号。初步计划以3个师在32公里宽的3个滩头实施登陆，即后来的“奥马哈”“金”和“朱诺”滩头。同时空降2个旅。第二梯队为8个师，预计两周内占领瑟堡。

整个登陆计划中最大的难题是港口，也就是在占领瑟堡前，如何解决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诺曼底在五六月间，风高浪急，光靠登陆滩头无法保证后勤供应。这似乎成为无法克服的困难，最后盟军决定建造人工港来解决问题。

1943年12月，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欧洲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于1944年1月抵达伦敦就任。与此同时，盟军陆续集结了多达288万的军队。

这个时候，德国的主力部队正忙于对付苏联。1944年5月，德军在东线苏联战场上有179个师又5个旅，约占德军总兵力的65%。在西线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只有58个师，其中33个海防师、15个步兵师、8个装甲师、2个伞兵师。即使加上希特勒亲自指挥的战略预备队2个装甲师，总共才60个师，约76万人。西线司令部所属部队编为2个集团军群，共4个集团军。B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隆美尔指挥，驻守在法国北部，共39个师，是西线德军主力。下辖第十五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G集团军群，由布拉斯科维兹大将指挥，驻守法国卢瓦河以西地区，共有

19个师。下辖第一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

此外，德国海军总共才有561艘中小军舰，实力非常弱小。空军为第三航空队，作战飞机约450架，其中战斗机160架。与盟军作战飞机的数目相比，处于1:30的绝对劣势。

在诺曼底地区的守军，为德国第七集团军所属的6个师又3个团，总兵力约9万人。防御工事比较薄弱，只构筑了若干钢筋混凝土的独立支撑点，大部分工事都是野战工事，纵深也只设置了少量防空障碍物。

1944年3月，德军部署在法国的装甲部队只有一个满员的装甲师，即第21装甲师。希特勒在1944年4月判断诺曼底将是盟军的登陆地点，要求加派兵力。隆美尔根据这一指示，将第352步兵师调到诺曼底，正是这个新调来的精锐师，日后给了在奥马哈滩头登陆的美军致命一击。

为抵抗盟军登陆，德国早在1941年12月起就开始构筑沿海永久性防御工事。隆美尔就任B集团军群司令后，非常重视对沿海地区的防御建设，要求前沿防御要前推至海中，在深海中布设水雷，在浅海中设置障碍物。德军布置的斜插入海的木桩，被盟军称为“隆美尔芦笋”，海滩上则是锯齿状的混凝土角锥、坦克陷阱，其间还布设了大量地雷，在能俯视海滩的制高点构筑隐蔽火力点。海滩后面的开阔地区，则布设了大量防空降的木桩。

德军布置这些爆炸物和障碍物，工程浩大，到盟军实施登陆时，只完成了一部分，但即使这样也给盟军登陆造成了很大困难。

忽悠你没商量

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英国人又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欺骗。

为了在登陆时间上迷惑德军，伦敦的情报部门精心设计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欺骗行动。咱们在这本书里面，多次讲到英国人在战争当中的欺骗行动，也讲过这是他们修炼了几百年的看家本领。这一次的欺骗行动曾被赋予了许多浪漫情调，并以“蒙哥马利的幽灵”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1944年3月14日，英国特种战委员会副主任里德中校偶然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面貌酷似蒙哥马利的陆军中尉，这哥儿们叫詹姆斯，他在伦敦戏剧院里照的一张剧照，被刊登在伦敦的新闻报纸上。旁边还写了一句话：“你错了——他的名字叫詹姆斯！”

里德中校看完这张照片后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让詹姆斯扮演蒙哥马利诱使德国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呢？“肉馅行动”是借用一具尸体，这次是借用活人。里德马上去找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艾森豪威尔对这个大胆的设想十分赞赏，立刻就同意了。于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扮演军中主帅的欺骗计划——“铜头蛇行动”——出

炉了，这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欺骗行动。

按照计划，詹姆斯要冒充英国陆军元帅、西北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在英国情报部门的导演下，在1944年5月底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进行一次视察。

导演这么安排，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根据德军统帅部认为英国登陆部队司令非蒙哥马利莫属这一心理定势，促使德国人相信，如果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盟军就不会发起登陆作战。第二个是根据德军情报机构对蒙哥马利行踪的暗中监视，促使其判断蒙哥马利正在南线指挥部队，从而可以牵制住卢瓦尔河以南的4个德国装甲师。

詹姆斯出神入化的表演，惟妙惟肖的模仿，不但让德国间谍信以为真，而且把见过蒙哥马利的英军将士都给忽悠了。看到蒙哥马利元帅来前线看望，很多英军将士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不知道这是替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尉，军衔还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人高呢。

“铜头蛇行动”取得了重大成功，希特勒又一次上了英国人的当。

02.盟军登陆诺曼底

点儿背的空降兵

1944年6月6日6时30分，诺曼底登陆战役正式打响！

盟军首先实行空降作战。空降兵在登陆滩头两侧距海岸10到15公里的地方空降，以阻止德军预备队增援登陆场，并从侧后攻击德军海岸防御阵地。由于在最初的一两天内，盟军只能登陆6到8个步兵师，只有在建立起可供装甲师展开的大登陆场后，才能将装甲师投入作战。如果在装甲部队登陆前，德军突破了登陆部队的防线，将会给登陆带来灭顶之灾。所以，空降兵的作用，在登陆初期至关重要。

英国第1空降师是最早投入战斗的部队。6日凌晨，他们就被空投到登陆地区的左翼，目标是夺取附近的桥梁，阻止德军装甲部队增援海滩。伞兵们迅速占领了这些桥梁，还夺取了在梅尔维勒的地堡。

但美军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空降师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飞行员不熟悉地形，再加上敌军炮火威胁，登陆部队散落在了几个地方。有些伞兵不幸地降落在了海中或陆地上被德军淹没的低洼地区，很多人由于装备沉重，淹死在了水中。空降24小时后，101师只集合起约3000人。但是，美军可以说因祸得福，伞兵被投放在整个诺曼底，只好各自为战，这恰恰分散了德军兵力，并且使德军指挥官大大高估了伞兵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登陆场的压力。

空降的盟军，很快夺取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桥梁和海滩通路，摧毁了德军的炮兵阵地，牵制了德军的预备队，分散了德军的兵力，为盟军登

陆部队实施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随着伞兵的空降，盟军开始大举登陆。

盟军一共选择了五个海滩作为登陆场，分别是宝剑海滩、朱诺海滩、黄金海滩、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

宝剑海滩是五个登陆场中最东边的一个。从宝剑海滩东边登陆的英军部队，很快击溃了德军步兵，并在午后与空降部队会合。但从宝剑海滩西边登陆的英军，则遭到德军坦克部队的顽强抵抗，无法顺利与在朱诺滩登陆的加拿大部队会师。双方一直激战至黄昏，盟军才击退德军。

朱诺海滩登陆区宽约10公里，德军步兵就部署在海滩沙丘后的村落中。登陆作战一开始便极为惨烈，有三分之一的盟军登陆艇被德军的水雷和障碍物摧毁。加拿大的攻击部队虽然轻易越过了沙滩，却在沙丘前遭到德军强大火力的无情攻击，首波进攻部队的伤亡率高达50%。中午时分，加拿大部队才占领了沿岸的城镇，向内陆推进，并与黄金海滩的英军会师。

黄金海滩是五个登陆场的中心点。德军在滨海小城利维拉和阿梅尔有重兵防守，还在离海岸500米的地方安装了4门155毫米重炮，直接对准海岸。英国海军舰队用强力炮火轰击，才摧毁了这4门重炮。当天入夜时分，已有25000名盟军将士顺利登陆。

奥马哈海滩是诺曼底登陆中战斗最激烈的海滩。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盟军点儿背到家了，遭受了巨大损失，仅阵亡者就达2500人，所以奥马哈海滩被称为“血腥奥马哈”。

奥马哈海滩全长6.4公里，海岸多是30多米高的峭壁，绝对的易守难攻。美军第九军，担任了奥马哈海滩的抢滩登陆任务。之前盟军得到情报说，这里的德军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是后备役人员，战斗力很差。而实际上，隆美尔在两个月前就把德军精锐的352步兵师全部派往诺曼底，驻守在奥马哈滩头的正是352师的一个主力团。可惜登陆部队出发后，盟军情报机关才搞清楚352师就在诺曼底。于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那幕悲壮的战争场面就开始了。

登陆当天，天气十分恶劣，盟军在海峡中因风浪过大损失了10艘登陆艇和300多名官兵。登陆开始后也非常不顺，奥马哈海滩西段预备的32辆水陆两用坦克中，有27辆刚一下海就因风浪过大而沉没，幸存的5辆坦克中还有2辆很快被德军炮火摧毁。整整两个小时中，没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西段冲上海滩，在东段也仅仅占领了一小段海滩，大批士兵挤在滩头束手无策，任凭德军炮火攻击，登陆行动几乎完全停滞。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美国海军出手了。由于登陆部队长时间没有传

回任何信息，海军指挥官意识到奥马哈海滩的形势可能极为不妙，于是17艘驱逐舰不顾触雷、搁浅和被德军海岸炮轰炸的危险，前进到了距离海滩仅730米处，在近距离为登陆美军进行火力支援。而美军的敢死队此时也爬上了霍克海角，先前被堵在海滩上的美军也开始冲锋。中午时分，登陆部队第二梯队提前登陆。在空军的指引下，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也开始向海岸射击，德军的防御体系终于崩溃。

天黑时分，美军登陆成功，第五军军部上岸并设立了指挥所。军长罗杰少将登陆后，立刻发电报给上级说：“感谢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最勇敢的军人

犹他海滩位于卡伦坦湾的西侧。在此负责抢滩登陆的是美军第7军第4师，这个师的副师长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小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

作为美国第4师的副师长，无论从哪一标准来看，小西奥多·罗斯福都是一位特别的战士。作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堂兄，他已经参加了在北非、西西里和科西嘉的登陆行动。小罗斯福身材矮小，脸上布满皱纹，心脏经常纤维性地颤动，还患有肩周炎，嗓音沙哑，但他因为在战斗中的勇气和对士兵的爱护而闻名。尽管他的年纪已经不适合两栖作战，小罗斯福还是劝说上级允许他参加登陆作战，去“安抚那些小伙子”。小罗斯福只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根拐杖，就踏上了万分凶险的登陆前线。这位矮小的将军，成了士兵们的精神支柱。他是诺曼底登陆当天唯一上陆的将军。

在5个登陆海滩中，犹他海滩是作战中最顺利、人员伤亡最少的海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要归功于指挥官小罗斯福的进取精神。

由于小罗斯福的果断，登陆作战展开后，仅仅3个小时，登陆部队就掌控了沿海的公路；中午时分，登陆部队便与5小时前空降在敌军防线背后的空降部队会师；而到了当天午夜，小罗斯福指挥的军队已经成功达成登陆的作战目标，建立了巩固的登陆场，而他们仅阵亡197人，不到预计伤亡的10%。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小罗斯福的指挥才能非常赏识，准备任命他为第90步兵师师长。但小罗斯福再也没有机会上任了，就在任命的前一天，小罗斯福突发心脏病在吉普车上殉职。

7月14日，小罗斯福的遗体被安葬在诺曼底美军公墓。由于小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中的杰出贡献，他被追授国会荣誉勋章。后来有人问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布莱德利将军：你认为在自己的整个军旅生涯中，见到过的最勇敢的人是谁。布莱德利回答说：犹他滩头的泰德·罗斯福（泰德是西奥多的昵称）。美军中一向以作战勇猛著称的巴顿将军，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小罗斯福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的军人。

恐怖的“装甲老虎”

6月6日，被隆美尔预言为决定性的24小时，被艾森豪威尔称作历史上最长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带着相机冒险跟随第一拨盟军登陆，他跟士兵们一起涉水接近岸边，一起躲避子弹。他拍下了近100张激动人心的照片，然而由于冲洗照片的人心情过于激动，温度调得太高，最后只保留下了8张模糊的照片，非常令人遗憾。仅剩的这几张照片登报发表时，旁边却写着：拍照时卡帕的手抖得很厉害，他心情十分激动。

比卡帕更激动的是希特勒。6月7日，希特勒将西线5个装甲师的指挥权交给隆美尔。隆美尔决心凭借这支精锐部队大举反击，他把反击的第一个目标定为阻止盟军将5个登陆滩头连成完整的大登陆场，其次是确保卡昂和瑟堡。可惜德军装甲部队从100到200公里的距离外赶来，一路上遭到盟军的猛烈空袭，根本无法成建制投入作战。零星部队冲到海滩，也在盟军军舰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没了往日的威风。6月7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的绝对优势火力下，德军无法组织起大规模反击。

虽然最初的反击已告失利，但德军不甘心任由盟军发展。隆美尔调整部署，使用步兵防守卡昂至科蒙一线，抽出装甲部队反击，阻止美军进攻。但还没等隆美尔调整好新的部署，英军就主动发起了进攻，打乱了德军的计划。

6月13日，英国第七装甲师在推进途中，与匆匆赶来的德国党卫军第二装甲师遭遇，双方随即爆发激战。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悲催的战役。因为，他们遇到了德国党卫军的“装甲老虎”——魏特曼。

魏特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从小就受到纳粹思想的侵染，战前就加入了“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在波兰战役和苏德战场上，魏特曼屡立奇功，是德军的王牌坦克手。魏特曼曾指挥一辆“虎”式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摧毁了20辆苏联坦克、28门反坦克炮。到1944年1月，他个人击毁坦克的总数达到88辆。希特勒特别高兴，亲自授予魏特曼骑士十字勋章，军衔晋升为中尉。因为魏特曼出身于党卫军，而党卫军中会打仗的人极少，大部分都是正步踢得漂亮的“柏油马路士兵”，于是戈培尔便大肆宣传，把魏特曼包装成德国国家英雄。加上魏特曼长相英俊，非常上镜，一时间，在德国家喻户晓，粉丝暴增，跟空军的哈特曼、鲁德尔等战斗英雄并称。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魏特曼所在的装甲部队从法国的加莱紧急增援诺曼底，但是在盟军飞机的轰炸下损失惨重。魏特曼的连队只剩下4辆能用的“虎”式坦克和一辆当时已明显落伍的4号坦克，奉命防守波卡基村的213高地。

6月13日，英国第七装甲师一个装甲纵队出现在波卡基村，企图袭

击德军装甲教导师的侧翼。这时候，魏特曼连队的其他4辆坦克还没发动，为了争取时间，他单车疾行，堵在英军进村的路口，在不到100米的地方猛然开火。魏特曼是在苏联实战中练出来的坦克高手，老练地采用“打头、掐尾、拦腰斩”的战术，敲掉了英军队列中的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坦克，堵塞了英军坦克进攻和撤退的道路，使整个英军装甲纵队瘫在了公路上。然后，魏特曼从容地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把英军坦克一一爆头，从第一辆轰到最后一辆。英军共有20辆“克伦威尔”坦克、4辆谢尔曼“萤火虫”坦克以及14辆半履带车和14辆“布伦”式装甲运兵车被击毁，第七装甲师第四团和配属的一个连全军覆没，200多人阵亡。这是魏特曼一辆“虎”式坦克在5分钟内完成的。

此役绝对是英国陆军成立以来最大的耻辱，第七装甲师不是一般的部队，是蒙哥马利带出来的，在北非打败过隆美尔，赫赫有名的“沙漠之鼠”被陆军中尉魏特曼一辆坦克劈头盖脸暴揍一顿，踩了个稀巴烂。据说，丘吉尔暴怒之下，把第七装甲师所在部队的长官，从军长往下一撸到底，都发配到伙房切菜去了。

你破坏我建设

虽然英军人员和坦克损失很大，被迫后撤，却将德军精锐的党卫军第二装甲师吸引在卡昂，为美军的进攻创造了条件。美军占领卡朗坦后，德军无法从卡昂抽调部队，只好紧急调来党卫军第十七装甲师，攻击美军侧翼，以消除美军对瑟堡的威胁。美军经过激烈战斗，击退了德军，并于6月14日突破德军在圣索沃地区的防线，于16日攻占了圣索沃。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该地区的4个师必须全力阻滞美军前进，然后向瑟堡且战且退，死守瑟堡。隆美尔很清楚，经过连续几天的战斗，这4个师的消耗很大，已无力胜任坚守瑟堡的重任。所以他向希特勒建议，将这些部队直接撤往塞纳河，加强塞纳河的防御，但被希特勒拒绝了。当圣索沃地区的防线即将被突破时，隆美尔不顾希特勒的指示，果断命令手中的部队迅速向南撤退，这才挽救了不少部队。

6月19日，英吉利海峡风暴突起，风力达8级，浪高1.8米，给盟军带来了很大损失。在登陆滩头，盟军共有7艘坦克登陆舰、1艘大型人员登陆舰、1艘油船、3艘驳船、7艘拖网渔船、67艘登陆艇沉没，1艘巡洋舰和1艘渡船因相互碰撞而损坏。狂风迫使盟军的卸载中断了整整5天，使2万辆车、10万吨物资无法按计划运输到陆地。风暴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登陆以来13天作战的损失，盟军的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困难。

如果德军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组织大规模反击，战局极有可能改写。不过当时德军的兵力仅仅能勉强维持防御，因而错失了绝好时机。

6月20日，美军有3个师推进到距离瑟堡仅8公里处。21日，美军为

保全瑟堡的港口设施，用广播呼吁守军投降，但遭到了德军拒绝。于是，美军决定对瑟堡实施强攻。22日，盟国空军进行攻击前的航空火力准备，共出动500架次飞机对瑟堡实施密集轰炸，投弹1100吨。随后美军从南面发起猛攻，德军殊死抵抗。

激战到6月24日，瑟堡德军总司令施利本已用光了所有预备队，他致电柏林要求空投铁十字勋章，授予有功人员以激励士气，准备坚守到底。为尽快攻下瑟堡，美军要求海军提供舰炮火力支援。

6月25日，盟国海军派出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组成舰炮支援编队，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炮火攻击，有效压制了德军炮火。当天黄昏，在强大的海空军火力支援下，美军第七军冲入了瑟堡市区。次日，施利本宣布投降，但个别同主力失去联络的据点仍在负隅顽抗。7月1日，瑟堡最后据点里的德军投降。在夺取瑟堡和科汤坦半岛的战斗中，美军伤亡高达25000人，德军伤亡被俘约36000人。

盟军虽然占领了瑟堡，却无法使用这个港口。早在盟军登陆的第二天，德军就预料到盟军下一步的目标一定是瑟堡，于是着手毁掉瑟堡，码头、防波堤、起重机等港口设备都被德军全部炸毁，港口里遍布水雷，还用沉船堵塞了航道。美军的一位工兵专家看了瑟堡的破坏情况，摇摇头称赞说这是“历史上最周密、最彻底的破坏”。盟军占领瑟堡后，立即派出大批工兵进行清除工作，以恢复瑟堡的运输能力，这项工作足足持续了三个星期。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瑟堡港口的卸载量逐步提高，成为盟军在欧洲的第二大港。

百万大军过海峡

美军攻占瑟堡的同时，蒙哥马利指挥英军第二集团军猛攻卡昂。

6月27日，英军经过苦战，击退德军反击，控制了奥登河上的桥梁。28日，英军主力渡过奥登河，建立起正面宽3650米、纵深900米的桥头阵地。29日，德军集中5个装甲师发起反击，盟军空军大举出动，对德军装甲部队实施了极其猛烈的轰炸，瓦解了德军攻势。英军第十一装甲师乘机占领卡昂西南的战略要地112高地。德军深知112高地的重要性，随即组织多次反攻，但均未得手。30日，德军集中所有炮火，猛烈轰击112高地。英军难以坚守，只得撤到奥登河岸边。

德军虽然夺回了112高地，但在盟国空军的猛烈打击下，无法发挥装甲部队的突击威力。隆美尔为确保卡昂，只好放弃一些外围阵地，集中了700辆坦克部署在卡昂近郊。盟军此时也无力推进，双方进入对峙阶段。

6月29日，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晋见希特勒，汇报了西线战事。希特勒对此大为不满，以克鲁格元帅取代龙德施泰特元帅任西线德军总司

令。

7月1日，盟军宣布“霸王”计划中的海军作战即“海王”作战胜利结束。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盟国海军，一部分被调往地中海和太平洋。盟军在诺曼底地区新设立了两个海军基地，一个在瑟堡，一个在朱诺海滩的人工港，负责调度人员、物资的运输和卸载。

到7月初，盟军登陆部队已达到25个师，其中13个美国师，11个英国师，1个加拿大师，共有100万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登上了欧洲大陆。对于百万大军来说，目前的登陆场还是显得很狭窄，盟军决定继续扩大登陆场。

7月3日，盟军集中14个师的兵力，向登陆场正面德军约7个师发动猛攻。盟军进展缓慢，花了5天时间才前进6.4公里，而伤亡高达5000人。接下来7天的浴血奋战，盟军又付出5000人的伤亡代价才推进4.8公里。

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恶战在即，盟军最高司令部想到了骁勇善战的巴顿将军。7月6日，巴顿将军指挥具有极强机动力和突击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踏上欧洲大陆。

7月11日，美军向诺曼底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圣洛发动钳形攻击，德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住了美军的攻势。但德军的消耗得不到补充，已是山穷水尽，在美军的第二轮进攻中终于崩溃。圣洛战斗非常激烈，德军重要的前线指挥官第八十四军军长马克斯中将阵亡。美军为夺取圣洛也付出了近4万人伤亡的高昂代价。圣洛失守后，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防线被盟军分割为两段，局面更为被动。

在这个时候，英军也对卡昂发起了第二轮攻势。7月7日，盟军出动460架次重型轰炸机，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不到一小时投弹达2500吨。7月8日，英军在海军军舰的火力支援下，向卡昂突击。没想到空军的轰炸过于猛烈，虽然给德军造成了惨重伤亡，但也搞得地面到处都是坑，严重影响了英军地面部队的推进，因此英军在7月10日才占领卡昂。

7月18日，为进一步扩大登陆场，英军继续由卡昂向东南推进，为配合英军的进攻，盟国空军实施了更猛烈的轰炸，共出动1700架次重型轰炸机和400架次中型轰炸机，投弹达1.2万吨。这次盟军变聪明了，空投的炸弹都改用瞬发引信，减少对道路的破坏。但德军也改变了战术，采取纵深防御，大量使用88毫米高射炮平射坦克，并不断组织反击，给英军造成很大伤亡，进攻被迫停止。

尽管英军的进攻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盟军已形成正面宽150公里、纵深15到35公里的登陆场，建立并巩固了战略性的桥头堡，为收复西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此，诺曼底登陆战役胜利结束。

03.道义胜于功利

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美军在登上诺曼底海滩的时候，有人说过：“拉法耶特，我们来了！”

拉法耶特曾经率领法国远征军跨越大西洋去支援美国的独立战争，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人还没忘了法国人对美国的这段旧情。现在，美国人来解放法国了，可是，有些法国人想自己解放自己。

1944年8月19日，巴黎爆发了起义。这场起义通常被认为是巴黎人民充满战斗精神的写照，其实，这场起义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学者肖雪慧对巴黎起义和华沙起义做过精彩的对比分析。实际上，从盟军的全盘战略来看，这是一场应该避免的起义。

无论对德国还是对盟国来说，世界级的大都会巴黎都极其重要。然而，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却决定推迟解放巴黎的时间。艾森豪威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过早进攻巴黎，势必与德国守军发生激烈巷战，这将极大地消耗盟军的兵力，又将使这座世界名城遭到破坏；二是盟军占领巴黎后，需要承担民政责任，供应巴黎200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这将使进军莱茵河的战略目标受到影响。而这几种情况，都是盟军决不允许发生的。于是，最高统帅部拟订了一个解放巴黎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盟军从南北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

可是，巴黎人民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摆脱德国占领。尽管华沙变成一片废墟的消息，震惊了巴黎，但巴黎人洗刷四年被占领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止。当盟军推迟解放巴黎的计划送达法国抵抗组织手中时，起义准备已经就绪。于是，抵抗组织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法国同波兰一样，有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但不同于波兰抵抗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法国的抵抗组织存在多个派别。各派自成体系，协调工作极其困难。其中，戴高乐派和法国共产党是抵抗运动中拥有最强武装力量、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

戴高乐创立的“自由法国”是法国最早的抵抗组织。1940年6月，贝当投降，7月在维希成立与德国合作的傀儡政权。在维希政权成立前，戴高乐就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德国占领者，并创立了“自由法国运动”。这个时候，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法国共产党没有参加反对德国的斗争。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法国共产党才加入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

作为抵抗运动的两大派别，“自由法国”和法国共产党，只有一点儿共识——反对德国占领，除此之外，两个派别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政治目标上更是针锋相对。原本被反对德国占领这一共识掩盖的双方矛盾，在法国即将解放时变得尖锐起来。

跟希特勒玩火

两大派别都希望尽早解放巴黎，而且都想通过解放巴黎这一政治行动，来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另外，双方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盟军的配合，起义的代价将十分惨重。

但双方的做法千差万别。戴高乐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前进攻巴黎，在他的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戴高乐便命令国内的“自由法国”成员，务必防止在盟军兵临城下前举行起义。而法国共产党得到上级命令，决心不计代价——用起义策动者的话来说就是“巴黎值得死20万人”——造成法国共产党领导起义的既成事实，为法国共产党日后执掌政权打下基础。法国共产党这是为了政治目的，在跟希特勒玩火。

8月18日，“自由法国”组织巴黎总部发往伦敦的电报，叙述了巴黎的紧张局势：“任何抵抗组织的轻举妄动，都足以导致严重后果，德军似已决定并集中力量进行血腥报复……您有必要向盟军交涉，要求盟军迅速攻占巴黎，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尖锐最明确的语言，警告居民避免华沙事件重演。”但就在这一天，在一个法国共产党控制的秘密会议上，强行通过决议，决定第二天举行起义。而且他们制订的起义计划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把“自由法国”的领导人蒙在鼓里，使他们无法阻止起义。

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的情况下，获知起义计划的“自由法国”组织，也只好决定在8月19日发动起义。这场应该避免的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一开始，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整个巴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一定要守住的城市。德军负责防守巴黎的是冯·肖尔蒂茨将军，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屡立战功。希特勒给了他一道命令，让他死守巴黎，守不住就将巴黎夷为平地。

巴黎唯一的希望

然而，这座城市的命运至关重要，一向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肖尔蒂茨在这个时候也变得犹豫不决。他不得不考虑自己能不能承担起毁灭巴黎的罪责，最终实行暂时停火。由德军主动提出的暂时停火，对于“自由法国”组织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的意外机会，于是，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法国共产党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他们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20万条生命和巴黎的毁灭。

尽管这样，巴黎还是维持了两天的停火。这宝贵的两天，给各方都

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自由法国”组织和肖尔蒂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秘密接触，想要避免或推迟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巴黎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国共产党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开进巴黎，而是要求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与此同时，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肖尔蒂茨收到的希特勒的命令一个比一个坚决，已经到了不得不执行的地步；镇压起义军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进巴黎……

巴黎似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的命运，唯一的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在此危急关头，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但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整个西线战事，他拒绝为政治需要而改变计划。

法国共产党派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清楚武器救不了巴黎，也请求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碰了壁。猛将巴顿的回答很干脆：盟军的任务是歼灭德军，而不是收复法国首都，抵抗运动擅自发动起义，现在要自食其果。

8月22日，在巴黎就要重蹈华沙覆辙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更改了军事计划，决定让盟军进军巴黎。美军将领也非常注意保护这种世界名城，布莱德利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甚至有的进军巴黎的部队都把炮兵留下了。

23日早晨，巴黎城内的战斗全面恢复。如果盟军一两天内不能赶到，巴黎的毁灭在所难免。就在起义军苦苦支撑之时，盟军已经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24日，当几个执行毁灭巴黎的任务的德国党卫军师开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达了巴黎。巴黎终于得救了。

巴黎从起义到解放，总共6天，中间还有两三天的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共有20000德军被俘，伤亡3200人。

04.“女武神”行动

谁敢刺杀希特勒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国陷入了被东西两面夹击的狼狈境地。一战的历史已经证明，德军两线作战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战争形势的恶化，促使德国内部出现了企图推翻纳粹统治、成立新政府与美英议和的组织，这个组织结构松散，成员复杂，没

有形成核心领导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是德国发动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有的甚至战功卓著。但是，当希特勒把捆绑着整个德国的战车驶向悬崖时，他们决定联手阻止，不让德国的血流干。

要想阻止这场战争，就必须除掉握有国家行政大权的独裁者，而做这件事的只能是军人。于是，这群头脑清醒的军人，开始行动了，行动代号是“女武神”。

最终，独眼上校参谋长施陶芬贝格被选中担当刺杀希特勒的任务。德国军人做这种事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是对着军旗，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希特勒的。德国人遵守誓言，对军人的背叛更是感到可耻。这一点，施陶芬贝格也非常清楚，他在行动前曾说：“现在是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但是敢于行动的人必遭清除，他可能被视为叛徒载入德国历史。但如果他放弃行动，他又会被自己人视为叛徒。”可以说，施陶芬贝格是一位愿以生命和荣誉为代价拯救德国的斗士。

1944年7月20日早晨7时，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从柏林附近的伦格斯道夫机场飞往东普鲁士的“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3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

中午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下午2时半墨索里尼要来，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时提前到12时半举行。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3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他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

会议已经开始了。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二十来个军官。当施陶芬贝格踏进会议室时，希特勒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并回答了他的问候。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靠里一边，离希特勒的腿约两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

豪辛格在继续讲着，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看着。施陶芬贝格趁机偷偷溜了出去。刚刚在施陶芬贝格旁边的勃兰特，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看地图，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一个厚厚的底座了。就是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一命，让施陶芬贝格的行动功亏一篑。

在矛盾中走向死亡

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中有4人当场死亡。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站在100米外的施陶芬贝格，看到爆炸引起的浓烟烈火，以为刺杀成功了，匆忙和他的副官钻进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乘乱通过三道岗哨，向机场驶去。

等到施陶芬贝格飞行了三个小时回到柏林后，政变行动才刚刚开始。然而，一切都晚了，刚一镇静下来的希特勒立刻就控制住了局势。

希姆莱于炸弹爆炸后一小时就奔向了柏林，希特勒的血腥镇压当晚就开始了。施陶芬贝格及行动首要分子被逮捕枪决，尸体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据统计，这次大清洗约有6000人被捕，200多人被判处死刑。

尤其重要的是，隆美尔和克鲁格元帅等人，因涉嫌“7·20事件”，被逼自杀。

据说，施陶芬贝格起草的新政府名单上，隆美尔是国防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选。隆美尔早在1943年3月撤出非洲的时候，就看出战争没有胜利的希望，主张与交战国谈判停战，但希特勒坚决拒绝了他的和谈构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隆美尔曾想在“7·20事件”成功后，开放西线，使盟军在7月就进入德国领土，避免苏联染指德国领土，以保住德国的统一。但事实上，隆美尔什么也来不及做，他对希特勒仍保持着忠诚，明知战败已成定局，却无法背叛希特勒，在矛盾中走向了死亡。

“女武神”行动失败了，施陶芬贝格本人英勇就义。但是，如果刺杀行动成功了，德国人就看不到希特勒战败自杀的结局，军内抵抗分子就会背起把德国引向失败的黑锅，他们将永远被视为国家的叛徒，希特勒却可能被视为永恒的英雄。这样看来，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澄清了是非，让历史证明了谁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

05.赌徒最后的疯狂

“百分之九十的胜利”

德军在诺曼底战役遭受重大打击后，残余部队撤退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部。

此时，盟军上下开始弥漫乐观情绪。为了从北面迂回齐格菲防线[65]，直取德国鲁尔地区，以便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一向以谨慎著称的英军蒙哥马利元帅提出了一个代号为“市场花园”的大胆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夺取莱茵河等河流上的一系列重要桥梁后，从荷兰直插德国腹地。

1944年9月17日，美、英空军几乎动用了全部力量，共有5500余架运输机、2596架滑翔机、8000余架战斗机及轰炸机，同时空降了35000余人、568门火炮、1927辆军车、5230吨物资，发动了一场战争史上规模巨大的空降作战行动。第一批军队空降后半小时，也就是17日下午2时15分，空降部队发起攻击。

然而，这一行动非常凶险。蒙哥马利根本不知道，在盟军预定着陆的地区，德军已经部署了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两个装甲师和空降第一集团军的部分军队。盟军空降兵是在德国装甲兵头上空降。而且盟军进行的是高空跳伞，平均跳伞高度在400米左右，比二战中标准跳伞高度244米高得多。在跳伞地区，德军高射炮不断射击，很多盟军战士还没有降到地面就被德军打死了。

尤其糟糕的是，盟军发起空降不过两小时后，德军第一伞兵集团军司令斯图登特便从一架被击落的盟军滑翔机中得到了一份作战计划。他立刻带着这份计划去见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策划德军的反攻。在德军将领中，斯图登特是名副其实的伞兵专家，非常了解空降部队的重大缺点，比如缺乏机动力和重型武器。于是，德军对登陆地区的盟军展开反攻，极力阻止盟军空降部队和装甲部队会师。

由于战线拖长，盟军装甲部队的攻势已经停滞。美军101空降师和82师已经在前线撑了两个多月，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在经过10天的苦战后，盟军不得不承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失败。

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德军仅伤亡3300人，而盟军则损失17000多人。其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伤亡3400人，第101空降师伤亡3800人。而突击在最前方、负责夺取阿纳姆大桥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损失更加惨重。波兰伞兵旅1000名空降士兵中伤亡近700人，英军第一空降师伤亡与被俘人员近7000人。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一位指挥官看着那座他们一直无法到达的阿纳姆大桥哀叹道：“那座桥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市场花园”行动结束后，美军第一〇一师和第八十二师再未进行过空降作战。此战也成为二战时期美军精锐空降部队大规模空降行动的绝唱。

有意思的是，战后蒙哥马利元帅还大言不惭地讲，这场战斗，达成了“百分之九十的胜利”。这让人哭笑不得，蒙帅也是个肉烂嘴不烂的主儿，打仗就是生或死、输或赢，没听说过胜利90%的，蒙帅也真能“意淫”。

危机时刻也幽默

挫败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后，西线德军重新找回了信心。从1944年9月底开始，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在秘密策划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个代号为“莱茵河卫兵”的作战计划由希特勒亲自设计，意图趁冬季的恶劣

天气，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突破盟军突出部的脆弱防线，夺取盟军的主要补给港口安特卫普，把英美盟军一分为二，制造第二个敦刻尔克。希特勒试图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攻势，重新夺回西线主动权。

为此，希特勒集中了德军的一切后备力量。散落各地的空军地勤人员被整编成空军野战师，但他们跟统帅戈林一样肥而无能，战斗力几乎等于零；而失去战舰的海军水兵们则组建了两个海军步兵师，水手们倒是作战勇敢，人称“蓝色党卫军”；甚至那些头发已经花白的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也被动员起来上了战场。

1944年12月16日拂晓，在密集的炮火攻击后，德军兵分三路发动突袭。总攻前，德军还实施了两个特别行动以配合正面进攻。一是代号为“鹰”的空降作战行动，目标是占领美军后方的公路交通枢纽；另一代号为“格里芬”的行动则由德军特种部队——大名鼎鼎的斯科尔兹内指挥的第一五〇装甲旅执行。

“格里芬”行动最具创意。德国人居然装扮成美军，潜入盟军后方，然后尽可能地制造混乱和搞破坏。这些假扮的盟军偷偷掉转路标，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帮美军胡乱引路，指的全是反方向，天真的美国大兵信以为真，导致大批部队无法按时集结，耽误了美军增援的时间。到后来，美国兵不得不以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一些橄榄球星的名字和比赛结果相互拷问，为此还错抓了不少自己人。电影《甲方乙方》里有一段就是关于此事的调侃。

12月17日，美军第一〇六师的两个团7000多人被德军包围后投降，成为美军在欧洲战场上的最大失败。到了20日，德军已经撕开美军防线，形成一个宽约100公里、纵深30公里至50公里的突出部。

盟军最高指挥部急调美军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空降师火速增援。19日，又命令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北上驰援巴斯通。坚守阿登地区的美第一集团军则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顶住德军进攻，坚守待援。

当时，德军交给坚守巴斯通的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一封劝降信。劝降信中，德军的口气很大：要么投降，要么灭亡！第一〇一空降师代理师长麦考利夫准将给德军的答复只有一个词：“Nuts（做梦）！”这个答复把德军气疯了。

艾森豪威尔也给巴顿发了一封急电，要他驰援一〇一空降师，电报也只有一个词：“快！”巴顿将军听说了麦考利夫给德军的答复后，哈哈大笑说：“应该救出有口才的人。”

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素质，就是在危急关头还保持着幽默。这两篇电文在盟军中广为流传，鼓舞了军心。

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两次

12月18日，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德军进攻的对策，决定在南部向德军发起反击，解救被围困的部队。当艾森豪威尔问巴顿何时可以发起进攻时，巴顿毫不犹豫地回答：“12月22日早晨。”与会将领都以为他在信口开河，巴顿却不动声色地说：“这不是胡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的参谋人员正在拟订作战计划。我可以在22日投入3个师：第二十六、第八十步兵师和第四装甲师。几天后可以投入6个师。但我决定用手头的兵力立即发起进攻。”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巴顿的计划。

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巴顿的指挥下，面对德军的阻击和恶劣的天气，在短短的几天内，从萨尔地区快速行进至阿登山区，实现了战线由南向北的全面转移。12月22日早晨6时，第三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军准时对德军发起了进攻。

随着战斗的推进，德军统帅部发现巴斯通不但成了整个德军战线的“钉子”，而且直接威胁着德军的后勤供应。这一切使德军下决心拿下巴斯通，他们派出了两个军的兵力强攻。

12月23日，天气终于放晴了。盟军的大批飞机抵达巴斯通上空，轰炸机群猛烈轰炸了德军，运输机给一〇一空降师投下各种补给物资。这次轰炸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迫使德军放弃了24日进攻巴斯通的计划。

这个时候，巴顿指挥的军队将德军赶过了绍尔河，为救援巴斯通做好了准备。12月26日，巴顿麾下的第四装甲师冲进了巴斯通一〇一空降师的阵地。29日，美军彻底击溃了围攻巴斯通的德军，准备集中兵力攻向德军的前进基地——赫法利策。

这个时候，1945年就要到来了，巴顿给德军精心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他命令第三集团军所属的所有炮兵，在12月31日午夜12时整，用最猛烈的火力集中齐射德军阵地20分钟。在炮火的轰鸣中，迎接新年！

来而不往非礼也。德军也早就给巴顿准备好了“新年礼物”。1945年1月1日，德军出动了1000多架飞机，对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盟军机场进行空袭，炸毁盟军飞机260架。德军地面部队则趁机向阿尔萨斯北部发起进攻。

1月3日，盟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和坚守阿登地区的美第一集团军同时出击。德军也在这一天对阿尔萨斯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势，双方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经过整整五天的血战，德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1月6日，为了支援西线的盟军，苏联红军比原定日期提前八天，在东线发起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德军重蹈一战覆辙，在同一条河里摔倒了两次，不得不把准备派往阿登地区的6个装甲师调往东线。这样

一来，德军再也无力在阿登地区继续进攻了。

1月8日，希特勒只好下令德军撤退。12日，在德军抽出兵力对付东线苏军的时候，英美盟军趁机发起追击。28日，在盟军的一路追杀下，德军被全部赶回阿登战役发起前的战线。至此，整个阿登战役宣告结束。

阿登战役是德军在西线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击战。盟军参战兵力近65万，其中美军阵亡19000人、伤81000人；英军亡200人，伤1400人。德军参战兵力60多万，超过10万人伤亡、被俘或失踪。在阿登战役中，德国消耗掉了最后的精锐部队。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后备兵力可以补充，德军从此在西线无力阻挡盟军前进的步伐。

阿登战役结束后，尽管丘吉尔为英军的无所作为进行辩解，但他无法不称赞美军的英勇。丘吉尔说：“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人在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役，并且我相信，这将被认为是美国人永存不朽的胜利。”

第六章 侵略注定要失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只有勇气才是永恒。

——题记

01.城头变幻大王旗

丢掉了发家的地儿

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尤其是德军为了实施阿登战役，抽调大批精锐部队反击西线盟军，使东线苏军的压力减轻。

1945年1月13日起，苏军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一部，在波罗的海舰队的配合下，实施了东普鲁士战役，重创了东普鲁士和波兰北部的德军。

东普鲁士是德国最靠东边的一块土地，条顿骑士团时期为普鲁士公国，后为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1871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东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朝发家的地儿，在德国贵族心中的地位非常神圣，历代普鲁士国王都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登基加冕，很多容克地主的庄园都在那儿。从地理上看，东普鲁士是护卫首都柏林的屏障。这地方要是丢了，柏林也就危险了。

因此，围绕东普鲁士，苏德两军展开了激烈争夺。苏军为此投入了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和两个空军集团军在内的陆、海、空三军共约167万兵力，建立了强大的突击集团，保证了兵力上对德军的压倒性优势。双方激战近四个月，苏军终于拿下了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还攻占了波兰北部部分领土，扫清了进军柏林的道路。

德军丢失东普鲁士后，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国家经济区。而且，德军有25个师被歼，12个师遭重创，大大削弱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苏军攻占东普鲁士后，波罗的海舰队把战斗力量转移到了波罗的海西南部，破坏了德军的海上交通线。

在东线战场，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纳粹德国在东南欧召集的几个附庸国，都被推向战争前沿，他们面临着苏军即将攻入本土的压力。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之际，这些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其实这些国家已经没有选择。这些国家之中，有的已被吸收合并，像奥地利、捷克；有的虚与委蛇，被迫与德国合作，如保加利亚；其中跟德国跟得最紧的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走上了不归路

罗马尼亚自安东内斯库建立了亲纳粹的集权统治后，内外政策都在追随德国，甚至连称号也在模仿希特勒。安东内斯库自称“元首”，他还建立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叫作“铁卫军”，宣布“铁卫军”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党。他到处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用极端残酷的手段迫害反对派。安东内斯库还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二战期间，有50万罗马尼亚犹太人遇难。

安东内斯库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同德国签订一系列协定，规定罗马尼亚要按照德国的需要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来发展本国经济，改造本国交通，聘请德国专家管理经济，降低罗币同马克的比价。安东内斯库都照单全收。

这还不算，在安东内斯库的同意下，德国军队进入罗马尼亚，占领了罗马尼亚的石油矿区和最重要的战略据点。1940年11月23日，罗马尼亚正式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从这个时候起，安东内斯库在半年内前后四次拜见希特勒，向他保证罗马尼亚将无条件参加对苏战争。果然，同年6月22日，罗军即随同德军进攻苏联，罗马尼亚军队从此走上了火中取栗的不归路。

安东内斯库推行的内外政策，严重违背民意，支持者很少。安东内斯库曾经说过，只有他的弟弟支持他的决定。但罗马尼亚主要的政党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在德国压力面前，不得不容忍并支持安东内斯库，这使得他的政权得以巩固。

罗马尼亚共产党一直反对安东内斯库，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参加反苏战争后，罗共中央立即发表谴责对苏战争的声明。

1943年2月，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6月，根据罗共的倡议，罗马尼亚秘密成立了反希特勒爱国阵线。这个时候，随着整个战局的转变，纳粹德国的失败已见端倪，罗马尼亚的主要政党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英美等西方盟国身上。

1944年3月，经安东内斯库同意，罗马尼亚密使前往开罗，与英美代表秘密接触。4月12日，苏联代表把事先与盟国商妥的停战条件交给了罗方密使。按照这个停战条件，罗马尼亚必须转入反法西斯联盟，对德国作战。

随着战争的进行，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罗马尼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1944年5月1日，罗共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工人统一战线。6月20日，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领导人非常担心自己的政党被排除在新国家政权之外，只好勉强同意与罗共合作。

1944年6月20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代表，签署了成立民族民主同盟的协议。协议规定：立即同苏英美缔结停战协定；转到反希特勒同盟一边；解放祖国，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这个同盟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尼亚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

线的形成。

真实版的越狱

早在1944年春天，罗共就已经着手建立爱国卫队，从罗军军火库和爱国军官那里购买武器弹药。罗共领导人也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清楚没有军队参加，起义很难成功，因此，他们加强了在军队中的工作。而战争的形势，也促使许多爱国官兵参加起义。

1944年6月13日深夜，在罗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驻地，举行了共产党、爱国军官和宫廷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敲定了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内斯库的专政统治，使罗马尼亚转到反法西斯联盟一边。起义的主力是驻扎在国内的罗马尼亚军队，有74万人，接近当时罗马尼亚现役军人的三分之二。

8月9日夜，共产党人装扮成政府军军官进入集中营，使用伪造指令，帮助罗共领导人乔治乌成功越狱。乔治乌出狱后，立即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

8月21日，苏军攻占雅西，开始向罗马尼亚腹地推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王宫召开了有国王和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确定在8月26日发动起义。

到了这个时候，安东内斯库还在做梦。他在8月23日召开政府紧急会议，建议实行全面动员，要把罗马尼亚全国变成一个大战场。为了使总动员显得名正言顺，安东内斯库还打算在下午前往王宫会见国王米哈伊，由国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但此时的国王，早已抛弃了安东内斯库，并立即将此事转告给了罗共。根据这一情况，罗共当机立断，决定趁机逮捕安东内斯库，提前发动起义。当天下午，当安东内斯库乘车抵达王宫时，宫廷卫队当即将他逮捕。接着国王以召开王宫会议的名义，将政府的军事部长、内务部长及其他高官召进王宫，一一逮捕，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安东内斯库政权就这样垮台了。接着国王发表声明，宣布废除法西斯专政，停止对盟国的军事行动。当日夜间至次日凌晨，罗马尼亚成立了一个由军人、技术人员组成的政府，参加民族民主同盟的各政党也相继派代表参加了新政府。

安东内斯库被擒成为武装起义的信号。当天夜间，罗马尼亚军队和爱国卫队闻讯后，纷纷发动起义。成千上万的工人也拿起了武器，加入起义行列。最搞笑的是，安东内斯库的警卫团在当天就加入了起义队伍。可见安东内斯库有多么不得人心！

老大成了阶下囚

希特勒得知安东内斯库政权被推翻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命令南

乌克兰集团军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罗马尼亚秩序，将国王和发动政变者一网打尽。

起义最激烈的战斗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这里驻有德军的指挥部。为镇压起义，德军首先开炮轰击，继而出动空军和摩托化部队向起义军发动猛攻，但起义队伍进行了顽强抵抗，顶住了德军的攻势。起义队伍号召罗马尼亚居民奋起保卫首都，很快得到首都工人的积极响应，一些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也积极参加战斗。这个时候，德军真正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捞到便宜，很快就被起义队伍打垮了。

到28日，起义队伍已击溃并歼灭了布加勒斯特及近郊的德军，还俘虏了德军6700人，其中包括7名将军和358名军官。昔日的老大，现在成了阶下囚，不知德军做何感想。

在布加勒斯特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罗马尼亚其他地区的起义也在进行中。到8月31日，罗马尼亚三分之二领土上的德军已被清理干净，活着的当俘虏了，不当俘虏的被打死了。在起义队伍的打击下，德军差不多损失了6个师的兵力，被俘5.3万多人，其中有14名将军和1124名军官，5000余人被击毙。

8月29日，罗马尼亚新政府派出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美、英等盟国举行停战谈判。9月12日，罗马尼亚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将派出12个师参加对德战争。

9月7日，罗马尼亚对法西斯独裁者霍尔蒂统治的匈牙利宣战。10月初，罗军与苏军一起推进到了罗马尼亚边境。10月25日，罗马尼亚全部光复。

在这之后，罗马尼亚军队又乘胜前进，参加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从8月23日起义之后，罗马尼亚军队共派出54万余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约有17万官兵英勇牺牲。后来，8月23日被定为罗马尼亚的国庆日。

罗马尼亚光复后，德国的另一个“小兄弟”保加利亚在9月8日晚爆发起义，新政府很快也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

下士训斥上将

匈牙利虽然早在1939年初就加入了轴心国集团，但在二战初期还是比较中立的。等到德国击败法国后，霍尔蒂 [66] 认为匈牙利应该参战了，这样可以在战争中捞点好处。

1941年4月，匈牙利派出12个旅配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在进攻苏联的问题上，霍尔蒂有所犹豫，但在希特勒的不断催促下，他决定赌一把。于是，25万匈牙利军人被派到了苏联战场，其中包括霍尔蒂的大儿

子。

到了1943年，战争的形势趋于明朗，德国开始显露败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几乎被全歼，这使霍尔蒂非常震惊。他几次向希特勒要求撤回匈牙利在国外的部队，均遭到希特勒的坚决反对，并指责霍尔蒂搞背叛。无奈之下，霍尔蒂只好偷偷联系同盟国，希望尽快议和，使匈牙利退出战争。

但是，德国的情报机构很快就知道了这位元首的“坚定盟友”的出格行为。希特勒本人对此大为恼怒，但他还不想丢掉霍尔蒂这张牌。于是，霍尔蒂被请到德国，接受希特勒苦口婆心的劝阻和歇斯底里的训斥。希特勒训人时有个特点，总是滔滔不绝，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平时在匈牙利呼风唤雨的霍尔蒂根本无法忍受。要知道，霍尔蒂当上将时，希特勒还只是一个下士！最终，会谈不欢而散。

希特勒的手段一向阴狠，在霍尔蒂还在德国时，就不失时机地派出大量党卫军，控制了匈牙利全境。等到霍尔蒂回到匈牙利后，郁闷地发现，他的国家已经被德国人“保护”起来了。

到了1944年10月，整个欧洲只剩下匈牙利还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这个时候，霍尔蒂再也坐不住了，他不能让匈牙利给德国陪葬。霍尔蒂频频派出密使和盟国联系，谋求和谈。

希特勒知道这一情况后怒不可遏，立即召见了大名鼎鼎的斯科尔兹内，让他马上前往布达佩斯阻止霍尔蒂。要知道，这个时候，匈牙利对德国来说太重要了，德国30%的石油由匈牙利供给。

10月11日，霍尔蒂接受了盟军的停战条件。15日，霍尔蒂在电台宣布了匈牙利的停战声明。跟希特勒打了这么多次交道，霍尔蒂对希特勒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希特勒很可能会采取极端行为，于是提前派亲信掌控了军队。

但斯科尔兹内不是吃素的，于16日凌晨便率领突击队，突袭霍尔蒂的大本营布尔格堡。仅仅花了20来分钟，斯科尔兹内就制服了霍尔蒂的卫队，活捉了霍尔蒂。突击队只付出了牺牲4人的代价。德国党卫军和匈牙利法西斯政党“箭十字”党控制了布达佩斯的要害地段。

此时的霍尔蒂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发表了辞职声明，将政权移交给“箭十字”党头目费伦茨。随后，这位统治了匈牙利24年的摄政被押上开往德国的火车，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

到德国后，霍尔蒂作为“元首的客人”，被软禁起来，直到第三帝国灭亡后被美军俘虏。霍尔蒂出席了纽伦堡审判，他是作为证人，而不是战犯。因为在二战中，匈牙利军队涉嫌在南斯拉夫屠杀了几万人，南斯拉夫强烈要求以战争罪引渡霍尔蒂。不过在美国的影响下，法庭没有这么做。1946年，霍尔蒂被无罪释放。

此后，霍尔蒂辗转到了葡萄牙居住。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了一本传记，名为《为匈牙利的一生》。在书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抨击了一战后协约国对匈牙利的宰割，并为自己跟随希特勒进行战争做了辩解。

1957年2月9日，霍尔蒂在葡萄牙去世。值得一提的是，霍尔蒂晚年对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耿耿于怀，他声称，只要还有一个俄国兵留在匈牙利，他的身体就不回祖国。霍尔蒂的后人执行了他的这一遗愿。1993年，当俄罗斯从匈牙利撤出最后一批士兵后，霍尔蒂的遗体才被送回家乡安葬。

谈判桌上的筹码

匈牙利法西斯政党“箭十字”党上台后，组成了新一届的亲德政府——这是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最后一个傀儡政权。同时，匈牙利军队的最高司令部，完全受制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1月4日，“箭十字”党党魁费伦茨被任命为国家领袖。这样一来，匈牙利继续被绑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向毁灭的深渊驶去。

1944年10月6日，苏军开始向匈牙利发动大规模进攻，意图歼灭在匈牙利境内的轴心国部队，一举占领匈牙利。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苏军夺取了匈牙利东部的大部分领土，并于10月底抵达首都布达佩斯附近。

在斯大林眼中，布达佩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利品。如果苏军能够迅速拿下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这将是他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的分量很重的谈判筹码。斯大林甚至暗示丘吉尔，苏军肯定能在圣诞节前拿下布达佩斯。于是，10月28日，斯大林下令苏军“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攻克布达佩斯。

担任进攻布达佩斯任务的，是苏联乌克兰第二方面军。10月29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趁德军在布达佩斯附近尚无重兵之际，突然发起进攻。到11月2日，苏军进抵距布达佩斯15公里处。但这个时候，德军增援部队赶到，苏军的前进受阻。11月11日，苏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经过16天的战斗，仍然未能取得预期战果。12月5日，苏军发起第三次进攻，收获依旧很小。

圣诞节早上，苏军集中炮火对德军的“统帅堂”装甲师进行毁灭性轰击。至12月26日，苏军完成了对布达佩斯德军集团的合围。

1945年1月，德军猛烈突击合围圈，企图击溃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解救被围的部队。经过几番激烈战斗，苏军粉碎了德军的突击。一位新闻记者目击了当时的景象：“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之后，我们已经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街道和庭院布满了尸体，整座城市仿佛都被罩在一块灰尘和烟雾的巨型斗篷下。”

1月14日，匈牙利步兵和突击炮部队在东区火车站与罗马尼亚第七步兵军展开血战。虽然在整个布达佩斯战役中，匈牙利军队的表现比较消极，但是这次在与匈牙利世仇罗马尼亚的战斗中，匈牙利人打得十分英勇。战斗从一条铁轨打到另一条铁轨，从列车上一直打到候车大厅。16日，数量占优的匈牙利守军在已经坍塌的火车站废墟中与疲惫的罗马尼亚军队展开了白刃战。筋疲力尽的罗马尼亚人最后被赶到了多瑙河畔，罗马尼亚第七步兵军伤亡了11000人。

布达佩斯之殇

1月18日，苏军攻占了布达佩斯东部的佩斯。到1月底，布达佩斯之战已经变成了一场令德国人绝望的战斗：已少得可怜的空中补给几乎完全中断，士兵们手中的枪支由于缺少弹药而失去作用。一名德军士兵不无嘲讽地说：“我们活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挥舞着没子弹的步枪，把它当成长矛向俄国人戳去。”疲劳、疾病和营养不良开始在前线和平民避难所中蔓延。匈牙利军队的士气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有大批士兵丢下武器，逃向苏军阵地。

2月5日，白热化的战斗已经蔓延到了德军的最后堡垒——城堡山上的布达皇宫地区，这里部署着德军的最后一支炮兵。苏军战士高喊着“乌拉”，不顾一切地在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此时，巷战激烈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党卫军士兵甚至撬开了公墓里的墓穴，挖出棺材，再把一切可以找到的物品围在墓穴四周，作为“战壕”负隅顽抗，直到战死为止。进攻“墓穴散兵坑”阵地的苏军士兵，只能以墓碑当掩体，一步一步地向前挪。苏军士兵将手榴弹砸向德军据守的墓穴，德国人捡起冒着烟的手榴弹再扔回去，手榴弹爆炸后横飞的弹片不断造成伤亡。杀红眼的苏军甚至跳进墓穴和党卫军士兵展开肉搏，双方挥舞着枪托、刺刀和工兵铲在狭小的空间内厮杀，直到墓穴再次被党卫军或者苏军士兵的尸体填满。

仗打到这个程度，德军已经没希望胜利了，但希特勒就是不让德军突围。要知道，守卫布达佩斯的德军，主要是党卫军和精锐的“统帅堂”装甲师，都是希特勒手中的精锐部队。但希特勒就是不让他们突围，要让他们在布达佩斯做无谓的牺牲，最多只能消耗苏军的有生力量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守军司令维登布鲁赫党卫军上将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于2月11日下令突围。但为时已晚，最终，7万余守军，只有785人逃出包围圈，守卫布达佩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

在布达佩斯战役中，受战火荼毒最深的是匈牙利平民，平民的伤亡数字高达76000人左右！一位当时年仅20岁的匈牙利女子在日记中记载：“我们的邻居，一位怀有5个月身孕的老师，在光天化日下被5个俄国士兵轮奸。这个不幸的女人最后切断了她的动脉……想保护自己妻子的丈夫们，被俄国人像狗一样打死……德国人赤条条的尸体布满街道，

俄国人从尸体上剥掉了一切可用的东西，坦克和卡车毫不减速地从这些尸体上轧过……”据统计，截至1945年3月底，在布达佩斯地区共有约5000名匈牙利妇女被强暴致死或自杀。

战火不仅给匈牙利人民，而且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尽的创伤，这是布达佩斯历史上15次被围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市内75%的建筑被损毁，布达皇宫、国会厅、国家剧院等众多著名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匈牙利为摆脱希特勒的统治，付出了惨重代价。

最后一个秘密

2004年底，也就是捷克政府在准备庆祝首都布拉格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解放60周年之际，捷克官员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秘密”：布拉格并非像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解放布拉格的其实是一支背叛了苏联的军队，这支军队的首领正是苏联著名的叛将弗拉索夫。

布拉格起义之前，丘吉尔曾向领导起义的捷克全国委员会许诺，将向他们空投武器。但斯大林不赞成丘吉尔这样做，因为如果捷克人自己解放了布拉格，苏联就会失去对这块土地的控制。而在美国政府高层眼里，布拉格对于美国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布拉格及捷克和整个东欧一样，都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1945年4月，希特勒认定苏军向柏林挺进只是摆出一个佯攻姿态，真正目标是攻占布拉格。尽管这时纳粹德国即将覆灭，希特勒活在世上的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他还是向布拉格增派了三个党卫军装甲师。

在德国即将灭亡的时刻，也就是1945年4月底，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首都布拉格很快被起义军占领。但是，当时无论英美盟军还是苏军，距离布拉格都有相当长的路程。由于得不到有力支援，起义者遭到了无情镇压，德国党卫军大开杀戒，布拉格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关键时刻，领导起义的捷克国家委员会饥不择食，满世界寻找能够对布拉格伸出援手的人。最后，他们将眼光瞄准了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俄罗斯解放军”此时的驻地与布拉格只有半小时车程。起义军领导人派代表找到“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师长布尼亚琴科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反正”良机，他劝说弗拉索夫帮助起义者，认为如果他们帮助了起义者，今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表示感谢，会向“俄罗斯解放军”提供政治庇护，或者在盟国面前为他们说情。

此时，弗拉索夫也在谋求战后的生路，他对布尼亚琴科的说法深表赞同，于是他命令“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立即开赴布拉格，调转枪口，和德国人作战。

把功臣扫进垃圾堆

1945年5月5日，兵强马壮的“俄罗斯解放军”开始进入布拉格。当时起义军正与德军浴血奋战。5月7日晚，“俄罗斯解放军”攻占了城市的主要部分，遭到内外夹击的德军被迫从布拉格撤退。

斯大林得知“俄罗斯解放军”在布拉格的所作所为后，立即向新成立的捷克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命令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加速开往布拉格。同时，由于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艾森豪威尔否决了美国第三集团军巴顿将军关于立即夺取布拉格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政府迫于压力，撕毁了刚刚与“俄罗斯解放军”签订的协议，背叛了危难之时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恩人。5月9日，苏军如潮水般涌进布拉格。入城后，苏军击溃了弗拉索夫的军队，向外界宣称“解放”了布拉格。

由于这段历史是由战胜国苏联撰写的，所以真正的功臣弗拉索夫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这样一来，弗拉索夫只好率领“俄罗斯解放军”向西方逃窜，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1945年6月，弗拉索夫率领“俄罗斯解放军”向美军投降。然而，根据1945年2月1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签署的协议，美、英军队将无条件地把俘虏到的苏联公民，尤其是身着德军服装的苏军俘虏交还给苏军。

结果，弗拉索夫及其部下就被遣送回苏联，这对斯大林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斯大林曾经试图除掉弗拉索夫，努力在“俄罗斯解放军”内部寻找刺客，却没有成功。这次，美国人把弗拉索夫送上门来了。

于是，苏联军事法庭判决弗拉索夫犯有叛国罪。1946年3月10日，将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其他领导人处以绞刑。

末日即将来临

提起奥地利，人们一般都会想起19世纪强盛的奥匈帝国，以及二战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那道“铁幕”。二者都折射出奥地利在文化上介于东西欧之间的特殊性，维也纳素有“欧洲文化熔炉”之称。漫步奥地利城市的街头，或是走进维也纳的酒吧，如果细心辨别，人们就能发现奥地利的这一文化特征。另外，奥地利96%的人口都讲德语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奥地利和德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当时，奥地利数量众多的德裔居民要求奥地利加入德意志帝国，但在《凡尔赛条约》中被禁止。1938年，在希特勒的胁迫下，奥地利被并入德国版图，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部分。纳粹德国的军队开进奥地利的时候，受到了奥地利民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都是欢声雷动，人山人海。

战争进行到1945年，德军大势已去。维也纳战役开始于1945年3月16日，结束于4月15日。在一个月里，苏军击溃德军及其盟军32个师，俘敌13万余人，解放了匈牙利西部和奥地利东部地区。维也纳的战斗是一场激烈的巷战，苏军号召市民坚守岗位，帮助苏联军人，防止德军破坏城市。4月13日，苏军经顽强战斗后攻克维也纳。

奥地利被苏军攻占后，成为苏联占领区的一部分。当年苏联曾设想，将奥地利变成如匈牙利、捷克那样的亲苏国家，只是后来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中放弃了。二战后，奥地利同德国一样，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

1955年5月，四个占领国同奥地利签订条约，宣布尊重奥地利的主权和独立。10月，四国占领军撤出，奥地利重新获得了独立。10月26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永久中立法，宣布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陆续被解放的时候，纳粹德国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末日即将来临。

02.末日依旧疯狂

柏林成了香饽饽

1945年春，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已经杀到了德国本土。其中，苏军距柏林只有60公里，准备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美军和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易北河，距柏林也只有100~120公里。

德军主力此时仍集中对付苏军。至4月16日前，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德军共有214个师又14个旅。而当时对美军和英军作战的德军，只有60个人员和装备不齐的师，其中有5个坦克师，但只有约200辆坦克。

德军防守柏林的是海因里希 [67] 大将指挥的维斯瓦集团军群，辖坦克第三集团军、第九集团军；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下辖坦克第四集团军、第十七集团军；两个集团军群总计48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6个坦克师，加上其他部队，共约10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040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1500辆，作战飞机3300架。此外，陆军总部预备队有8个师，在柏林市还组建了200多个国民突击营。



1945年春，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已经杀到了德国本土。其中，苏军距柏林只有60公里，准备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此为示意图）

苏军参加柏林战役的军队共有162个步兵师和骑兵师、21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4个空军集团军，合计25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4.2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6250余辆，作战飞机7500架。相比之下，苏军形成了数倍于德军的优势。

苏军柏林战役的目的是粉碎防守柏林方向的德军集团，攻占德国首都柏林，并在战役结束前推进到易北河与盟军会师。苏军计划在正面实施数个猛烈突击，合围德军，同时予以分割，逐一消灭。

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攻克柏林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攻克柏林。斯大林特别重视攻克柏林的时间，要求柏林战役高速进行，在半个月内结束战斗。

与此同时，西线盟军也想抢占柏林。尽管同盟国就柏林划归苏军作战区已达成协议，但美英两国首脑仍想先于苏军进占柏林。柏林成了香饽饽，谁都想要。但要揽瓷器活儿，你还得有金刚钻才行。美英盟军要

攻克柏林有点儿力不从心，因为这必定是一场消耗巨大的攻坚战，伤亡无数。于是，盟军统帅部放弃了这项行动计划，艾森豪威尔转而命令盟军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

事后证明，艾森豪威尔这一招更胜一筹。二战后，德国东西分裂，联邦德国的领土差不多是民主德国的两倍。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4月16日凌晨5时，苏军围攻柏林的战斗以炮击揭幕，数以千计的大炮和喀秋莎火箭炮猛轰德军阵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日出前，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越过奥得河展开攻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越过尼斯河展开攻击。

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虽然军力强大，但分配的任务比较困难，要面对大部分德军。战斗打响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进攻很快被德军粉碎。海因里希早已预料到苏军的进攻，早在苏军炮击前就把第一道防线的兵力撤回。苏军用100多盏探照灯的灯光扰乱德国守军的视线，却因为早晨的浓雾而分散，反而让德军看清了苏军的位置。而沼泽地也妨碍了苏军的进攻，还暴露在了德军的炮火之下。苏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死伤惨重。苏军缓慢地推进，令朱可夫很不满意，他把后备军也投入了战斗。到傍晚时，苏军只前进了大约6公里。

4月17日晨，朱可夫集中了方面军的几乎所有炮火，在猛烈的炮火轰击后，近千辆坦克排成一行纵队向前推进。前面的坦克被击中起火，后面的坦克顶走它继续前进。同时，苏军士兵高喊着口号发起攻击，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士兵继续往上冲。此时，防守在高地上的几个德军师已是所剩无几，最终经受不住苏军狂潮般的冲击，开始向柏林市区方向退却。

4月18日晨，苏军终于攻占了泽洛夫高地，歼灭守敌近3万人，并继续向柏林挺进。20日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柏林近郊，使整个柏林市区处于苏军榴弹炮和加农炮的射程之内。20日下午1时30分，苏军首次向柏林城内轰击。

南面的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强渡尼斯河后，突破了德军在尼斯河的防御地带，随后又强渡了斯普雷河，前进了30公里。当朱可夫的部队在泽洛夫高地受阻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各坦克集团军首先从南面向柏林突击，4月20日夜突入了柏林市南郊和西南郊。

北面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于4月18日发起进攻，至19日强渡了奥得河，牵制了柏林以北地区的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兵力。

这个时候，德军在柏林外围的防御体系被苏军突破，苏军三个方面军昼夜不停地向前突进，开始对柏林实施合围。到了4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柏林东南会合，切断了德军第九集

团军与柏林的联系，并合围了该集团军。4月25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北面迂回柏林的部队，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在柏林以西会合，从而完成了对柏林的合围。柏林以北地区的德军集团，也遭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夹击，处境十分危险。

同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属近卫第五集团军西进到了易北河，与西线美军第一集团军会师。

希特勒自食其果

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疯狂依旧不减分毫。他下令所有的参谋和文职人员都毫无例外地参加战斗，并决定将按兵不动的指挥官在五小时内处决，对退却的官兵不仅要处死，还要在他们的尸体上挂起“逃兵”“胆小鬼”“他背叛了国家、玷污了德意志民族”的牌子以示侮辱。

4月26日清晨，在柏林上空，苏军数千架飞机再一次投下了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和汽油弹。在地面，苏军部署密集火炮集中轰击。柏林转眼间成了一个昏暗的世界。飞机轰炸和火炮轰击结束后，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派出无数个突击群，从四面八方市区突进。

这个时候的苏军已经百炼成钢，知道如何去攻占一座城市。苏军在进攻前，首先用火炮和飞机对目标地域进行轰击，步兵在坦克和配有喷火器和爆破器材的工兵掩护下，一小段一小段地前进，从后院、地下室甚至下水道渗透进去，攻占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但柏林是德军精心设防的城市，防御体系完整，工事非常坚固。越是接近市中心，苏军的前进越艰难。坚固的楼房、隐蔽的地下室、地下铁道、排水沟壕等，都为德军提供了发扬火力的支撑点。因此，苏军不得不与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一样，逐栋楼房争夺，逐条街道攻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此时的希特勒，仍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手下的将领说：“局势会好转的，我们的第九集团军即将到达柏林，同第十二集团军一起，对敌人实施反突击，俄国人将在柏林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一切专制制度都会造成一种恶果——下属向上级只报喜不报忧。二战时的日军是这样，德军也被希特勒“培养”成了这样。希特勒自食其果，德军将领的报喜不报忧，使他们的元首压根儿不知道，第九集团军已被苏军分割包围了，第十二集团军也在盟军的阻击下前进不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希特勒，待在总理府的地下暗堡里，就跟聋子瞎子一样，盲目地调兵遣将。另外，这个时候，一些德军将领已不再坚决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与新婚妻子一起自杀

4月27日，苏军攻入柏林市的第九区。凯特尔元帅给柏林打来一封道出真相的电报，告诉希特勒第十二集团军不能继续前进，第九集团军

也无法突出包围圈了。

希特勒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于是，柏林守备司令魏德林向希特勒提出了从柏林突围的计划，并保证希特勒的安全。他还报告说，弹药只够支撑两昼夜了，而粮食和药品几乎告罄。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也支持魏德林的突围建议。但是，希特勒终于意识到他已经彻底输掉了这场战争，他拒绝离开柏林，他要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

4月28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逼进了柏林的蒂尔花园区。这个花园区是柏林守军最后的一处阵地，这里有政府办公厅、国会大厦、最高统帅部等象征第三帝国权力的最高机关。所以，德军把党卫军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了这里。

深夜，苏军向国会大厦外围的内务部大楼发起强攻，德军进行着绝望而又最顽固的抵抗。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深夜，在守军几乎全部阵亡的情况下，这座大楼终于被苏军攻占。

29日夜里1时，希特勒宣布与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爱娃是等了希特勒12年的情妇，曾为希特勒自杀，也因此得到了希特勒的怜爱。爱娃谈不上多么漂亮，但长相很有德国范儿，她爱好体育，经常从事各种运动。爱娃原本被安排在远离柏林的别墅里。但是，爱娃看到柏林危在旦夕，坚决来到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虽然表面很生气，还骂了她，但私下对人说：“我为她的行为感到骄傲。”就这样，戈培尔找了一个证婚人，为希特勒办理了结婚手续。

婚礼之后，希特勒口述了他的遗嘱，指定由海军元帅邓尼茨接任德意志第三帝国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他决定自杀，并希望他们夫妇的遗体在总理府进行火化。

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与结婚才一天的妻子在地下暗堡的寝室里双双服毒自杀。为了保险，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还举枪对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接着，戈培尔等人将希特勒和爱娃的遗体抬到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浇上汽油火化。

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就这样，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走向了灭亡。实际上，纳粹帝国只存在了12年。12年间，它使数不清的城市熊熊燃烧，现在，它又使德国自己的城市也熊熊燃烧。希特勒看到了这一切，却没有丝毫悔意，还写下了一份史上最无耻的遗嘱：

自从我自愿参加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做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做出这些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

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政客。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1945年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与结婚才一天的妻子，在地下暗堡的寝室里双双服毒自杀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三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真正有罪的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遭受饥饿，还

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真正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六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会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的伪机器的人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做出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取笑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我不能继续履行元首和总理的职责的时候以身殉国。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年轻一代史无前例的贡献。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哪里有什么希望，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的事业。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拥护种族法律，并将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英雄还是魔鬼

颂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就会陷入希特勒这种精神分裂。他都能自己欺骗自己，当然更能欺骗别人。

希特勒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自杀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满脑子糨糊的人把他奉为英雄，还为他招魂，说他是英雄。什么样的人算是英雄呢？我们中国人评价英雄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维护人民的利益

和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发扬光大，这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民族的英雄。

对照这三点，希特勒做到了吗？德意志多少优秀文化被他毁弃了，多少经典著作被他手下的暴徒付之一炬。他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了吗？他让十几岁的孩子上战场跟苏联人拼命。他保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了吗？别的甭说，他上台的时候，德国领土面积是46万多平方公里，今天的德国领土面积只有35万平方公里，这就是他发动战争导致的后果。如果这样的人是英雄的话，那什么样的人魔鬼呢？

我记得以前的单位有一位教理科的老师，有一次看到我看二战的书特别高兴，跟我讲，她儿子特别爱看二战的书，她儿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希特勒。她说她儿子是跟一个伟人同一天生的——4月20日，也就是希特勒的生日。听完这句话，我真为我这位同事深深地感到悲哀！你还是一个人民教师，虽然你是学理科的，但是你连香跟臭都分不清楚，而且将儿子的错误言论拿来津津乐道。

德国民族做了很好的反思，今天的纳粹势力在德国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了，反倒没有遭受过纳粹蹂躏的人，仍然觉得希特勒是一个英雄，这种思想非常可怕。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班上有孩子崇拜希特勒。当时有一个澳大利亚来的外教给他们上口语课，给他们每一个人取一个英文的名字，做成名牌摆在桌子上。有个孩子在自己的名牌上画了一个纳粹的符号，结果40多岁的澳大利亚女教师看到之后非常气愤，把这个孩子揪出了教室。我们知道外国老师一般是不能体罚孩子的，现在的中国老师也不能体罚孩子了。但这个女教师反应很大，对这个孩子讲，你知道希特勒杀害了多少人吗？这个人是一个法西斯恶魔。

我想跟崇拜希特勒的年轻人说一声，如果希特勒赢了的话，你就要说日语了，因为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友。什么样的人圣人，什么样的人魔鬼，希特勒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他完全是罪有应得，他应该到最深层的地狱中受无穷无尽的煎熬。

希特勒不仅毁灭了自己，毁灭了德国，也毁灭了无数追随他的德国人。

据1945年4月充当希特勒信使的阿明·利曼回忆，在最后的10天中，地堡内的人根本没怎么睡觉，希特勒也一样。希特勒看上去就像一个幽灵，他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仿佛失去了意识和知觉，看上去满脸菜色。

在最后的日子里，地堡中到处弥漫着疯狂的末日情绪。1945年4月29日凌晨，地堡中的党卫军军官正和一些年轻女人互相搂抱在一起，就连牙科医生的椅子上也赤身裸体地搂抱着一对。就在前一天，党卫军高级军官、希特勒情妇爱娃的妹夫赫曼·费格良突然消失了，希特勒命令盖

世太保去寻找。盖世太保在费格良一栋专门与情妇幽会的公寓中，找到了酩酊大醉的费格良和赤身裸体的情妇，同时还找到了一个藏有大量现金、珠宝和假护照的包裹。费格良显然准备抛弃希特勒自行逃跑，他当即被押了回来，并被希特勒下令处死。

据报道，在纳粹德国最后的几天，不仅在希特勒的地堡中，而且在地面上的纳粹机构中也到处充斥着及时行乐的末日情绪。纳粹宣传机器大德意志广播中心的500名职员中，有三分之二都是18岁左右的年轻女孩。1945年4月底，许多纳粹女孩开始不断酗酒，并不加选择地与男性滥交，一些淫声浪语甚至直接保存在了当时的声音档案中。

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希特勒虽然死了，但苏军攻占国会大厦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4月30日下午6时，苏军士兵又一次发起冲击。坚守在这里的近2000名德军不愧是纳粹德国的“御林军”，他们的顽强抵抗，使苏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血战中，即使苏军占领了大厦下面的楼层，守卫上面楼层的德军也不肯投降。苏军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与守军搏斗，大厦的任何一间房子里，都在进行着激战。最终，苏军靠着源源不断地涌进大厦的强大兵力，才逐一粉碎了守敌的抵抗。

到了30日深夜，德军通过广播请求临时停火，要求与苏军进行谈判。5月1日凌晨3时55分，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打着白旗钻出地下隐蔽部，前往苏军的前线指挥所谈判。克莱勃斯告诉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希特勒已经在昨天自杀了。克莱勃斯要求苏军先停战，然后等到德国组成新的政府后再进行谈判。

希特勒自杀的消息非常重要，崔可夫立即将情况向朱可夫做了汇报，朱可夫又汇报给了斯大林。十几分钟后，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了最高指令：“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

9时45分，朱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代表苏军向坚守柏林的德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德军必须彻底投降，否则苏军将对德军实施最后强攻。崔可夫让克莱勃斯把这份通牒带回去交给戈培尔等人。戈培尔见到通牒后，知道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当天傍晚，便与妻子及6个孩子自杀了。

5月2日7时，德军柏林守备司令魏德林上将前往崔可夫的前线指挥所，签署了投降令。中午时分，柏林剩余守军约1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苏德战争的最后一次决战——柏林会战宣告结束。这场战役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00万人，俘虏48万余人，而苏军也付出了3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

5月2日下午，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德国国会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哈尔捷伊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的大厦，

找到三名苏军士兵，说服他们同意拍摄照片。于是，三名苏军士兵挎上武器，又找来一面苏军军旗，四个人爬上国会大厦顶层。哈尔捷伊对这三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设计后，拍摄了几张照片，选出了一张最好的照片传回苏联。

于是，一张极具历史价值的照片诞生了。这张苏军战士在德国国会大厦顶层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刊登后，引起了全世界震动，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最具象征意义的镜头。

03.屈辱与荣耀

血债要用血来还

苏军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照片，极具历史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照片中那个双手扶着举旗士兵的军官，两只手上居然都戴着手表。一只手上戴着手表，是为了看时间；两只手上都戴着手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后在到处抢劫。苏军官兵最钟爱的就是手表，这名苏联军官成了20世纪40年代的“表哥”。

很快，照片拍摄者哈尔捷伊便接到命令，要求他修改照片，只留下一块手表。其实，苏联人这么做是欲盖彰彰。

当然，比起抢劫手表，更严重的是强奸妇女。柏林战役结束后，柏林妇女被苏军士兵强奸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位德国母亲回忆，自己被枪逼着任苏军发泄，那名苏军战士就像倒光一个罐子一样把自己掏空。

与之相反，苏联元帅崔可夫在他的《战争回忆录》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中，近卫军第八集团军的战士马萨洛夫在攻击开始前，忽然听见在敌方控制区内一幢建筑中传来孩子的哭声，孩子哭喊着的是任何民族都能听得懂的单词：妈妈。此时苏军的炮火已准备完毕，为了不使孩子葬身火海，在连队机枪火力的集中掩护下，马萨洛夫居然孤身冲进德军阵地，救出了这个孩子。就在他刚刚把这个三岁的德国女孩抱回来的时候，苏军上千门大炮开始了对德军阵地毁灭性的轰击……

崔可夫的记载不是胡编，是真实的。这种事还不止一次，有的苏联士兵还为救德国孩子献出过生命。保护孩子当然值得尊敬，但是，如果这个士兵在战火熄灭后遇到小女孩的母亲，他很可能又会强奸孩子的母亲。保护孩子与强奸母亲，这就是人性的诡异之处。

苏联红军是以复仇者的身份来到德国，并意图惩罚德国人的。因为德军之前在苏联占领区就是这么干的。德军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安”德国官兵。因此，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1945年1月写道：“德国人已在奥佩伦、哥尼斯堡

和布雷斯劳受到惩罚，但仍不够，一些人已受到惩罚，但还未达全部.....”此外，一些苏联将军的言论也鼓动了士兵。1945年1月，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对他的部队说：“无论对谁都不应有任何怜悯，因为我们也未得到任何怜悯.....法西斯的土地必须成为沙漠.....”

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

而在德国方面，任何组织市民撤离的行为都被纳粹政府禁止，以提升部队士气。不过，德国市民很清楚苏军对平民的战争方式，非常害怕苏军。另外，纳粹政府也在以宣传方式描述苏军暴行，使得民间出现恐慌。于是，平民开始自发地向西逃窜，以躲避即将到来的苏军。据统计，有超过200万的德国东部居民，因为寒冷和饥饿、战后种族清洗或卷入战场而死亡。其中，很大部分死亡是由于难民队伍被苏军追上，难民被洗劫、枪击、谋杀，妇人和女孩被强奸后遗弃，任其自生自灭。苏联空军的战斗轰炸机也曾攻击难民队伍。

那些没有逃走的德国人，则必须承受苏军统治的重负：谋杀、强奸、抢劫和放逐。比如，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加里宁格勒），在苏军占领此城时，大约有10万德国市民居住，当德国人在1948年被驱逐出哥尼斯堡时，只剩大约2万人还活着。

1945年5月1日，在特罗恩布里珍，至少有88名男性市民被集合后枪决，这一暴行发生在苏联士兵的胜利庆祝之后。在庆祝中，有很多妇女被强奸，导致一名苏军中校被枪击。苏联人为了报复而大开杀戒。

有学者统计，在二战末期，共有200多万德国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柏林就超过10万。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是苏军强奸导致的。这些受害的德国妇女中有20万人之后死于受伤、自杀或被杀。许多受害者多次被强奸或被轮奸。

苏联作家爱伦堡曾说：“要用暴力打破德国妇女的种族骄傲。要把妇女当作合法的猎物。”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也曾遭此厄运。朱维毅先生的《寻访“二战”德国兵》一书里，采访了当年受害的德国妇女，对苏军的暴行有详尽描写。

从1945年夏天开始，因强奸被抓的苏联士兵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从拘留到处死。不过强奸犯仍然层出不穷，直到1947年冬，苏军士兵被限制在严密看管的驻地和军营，将他们与东德居民完全分离，方才解决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在书中写道：“不只每个受害者都在她的余生背负创伤，整个东德也遭受了巨大的集体创伤.....强奸犯罪在苏军占领的第一天就刻在占领区人民的社会心理上，持续到1949年秋东德的成立，甚至持续到今天。”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曾经向斯大林报告，苏军士兵

的洗劫和强奸行为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对苏联的仇恨，并伤害整个东德社会主义的未来。斯大林回答道：“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玷污红军的荣誉。”

于是，所有有关苏军在德国占领区内洗劫、强奸的证据，如档案库内的报告、照片等文件，全部被抹去。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私人日记和相片簿里，苏军的暴行被记录了下来。

真正的军人

柏林战役的胜利结束，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彻底灭亡。1945年5月7日和9日，受刚刚接任德国总统的邓尼茨元帅的委托，德国代表向苏联及其盟国前后两次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纳粹德国战败投降了，坚持到最后的德国军人却不在柏林，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这个不大的地方曾经见证了纳粹德军最后的挣扎。

1944年，除拉脱维亚西部沿海的库尔兰地区还有被围困的德军30多个师外，其余所有德军都被苏联红军驱逐出境。而坚守在库尔兰的德军，顶住了苏军强大炮火下的6次进攻，顽强抵抗了8个月，这也是苏德战争结束前唯一没有被苏联征服的德国领土。

库尔兰半岛的海岸线向南一直延伸到东普鲁士，向北一直延伸到列宁格勒，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德军非常重视库尔兰地区，这是德军撤退的重要通道。库尔兰半岛上的港口是德军的一个命脉，一直被德军牢牢掌握在手中。百万苏军先后6次攻击，还是没有将库尔兰的守军分隔开，没能拿下库尔兰。

库尔兰战役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8日，坚持了整整8个月。库尔兰守军共掩护了100万德军撤入本土，近300万难民逃离此地。每一个逃离此地的德国难民都饱含着热泪，感激着这些誓死保卫祖国的军人。守卫在库尔兰的德国军人已经完成了由入侵者到保卫者的角色转变，一旦他们的使命不再是侵略其他国家，而是守卫自己的国土，他们焕发出的战斗力令对手都感到敬畏。

坚守在库尔兰的每一个军人，不论级别，不论兵种，都在战壕里并肩战斗，于是出现了战争史上极其少见的步兵、水兵、空军、军官、将军在一起战斗的场面。一个人倒下去，马上有战友冲上去继续战斗。苏联人劝降时，库尔兰守军的回答是：决不投降！

8个月的顽强抵抗，连敌人也被感动了。苏联人从来没见过有哪一支军队这样顽强过。

1945年5月8日，德国已经宣布投降，坚守在库尔兰的最后18万德国军人唱着军歌走出阵地向苏军投降。这个时候，许多苏联军人自动向他们致以崇敬的敬礼。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政府释放了这18万军人。这也是苏联政府1945年特别释放的战俘，其他300万德国战俘都被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工，最后很多人都被累死、饿死、折磨死。

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卫祖国，保卫领土完整，保卫人民不受外侮，只有这样的军人才会让对手尊敬。18万坚守在库兰的将士回国后，不论生活在东德还是西德，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第七章 只有投降是出路（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投降）

这场战争就像个正在变老的女演员，越来越不上相了，也越来越危险。

——题记

01.硫黄自此称雄烈

最后一道防线

太平洋战争进行到1945年，小日本只剩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日本本土不断遭到美军的大规模空袭。

1944年9月，美军占领了日军放弃的加罗林群岛最西端的乌利西环礁。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把这里变成了美军出击日本的部队集结地和物资囤积基地。最高峰时期，这里驻泊着722艘各类舰船，储存着60万加仑燃料、1500节车皮的弹药和足够美国两个州人口吃15天的食品。

日军原以为随着战线靠近日本，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补给线将大大延长，不得不跨越大洋运输物资，受伤的战舰也必须万里迢迢返回后方维修，这样一来，战局就会对己有利。但是，美军强大的后勤补给能力和基地建设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日军认为价值非常有限的乌利西环礁，被美军仅用两个月就改成了大型基地，让日军大为震惊。

美军不但往前线运来了足够的作战物资，甚至给官兵们送来了足够的冰淇淋和冰啤酒。相比之下，即使驻扎在拉包尔基地的日军也常常饥一顿饱一顿。距离乌利西环礁很近的日占岛屿上，日军官兵嚼着生米、忍着疟疾等死。两支军队仿佛不在一个行星上。这反映出美日两国国力的云泥之别！

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就在这儿建立航空基地，出动大批B-29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美中不足的是，马里亚纳群岛距日本本土2700多公里，B-29长途奔袭，受航程限制，每架只能携带3吨炸弹，仅为最大载弹量的30%。而且，由于航程太长，美军的战斗机无法进行全程护航，因此B-29只能在8000~9000米的高度实施轰炸，效果不是太理想。

从地图上看，有一个岛正好隔在马里亚纳群岛与日本本土之间，那就是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部的硫黄岛。硫黄岛是小笠原群岛的第二大岛，北距东京1200多公里，南距塞班岛也接近1200公里，几乎正处在两地的中间。全岛长约8000米，宽约4000米，形状就像个大火腿，面积约20平方公里。岛的南部有一座没有完全冷却的火山，叫折钵山，海拔160米，终年喷发着雾气，硫黄味弥漫全岛，硫黄岛因此得名。折钵山

北面有一片比较宽阔平整的高地，叫作中部高地。再往北，有几座山峰，称为元山地区。硫黄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厚厚的火山灰。

硫黄岛在日军手中，不仅可以向东京发布轰炸预警，而且可以起飞战斗机拦截美军轰炸机，甚至还能不断出动飞机攻击美军在塞班岛等地的机场，从而大大降低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效果。自从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硫黄岛对美军而言，简直是如鲠在喉。

相反，如果硫黄岛在美军手中，那么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将化为有利因素。B-29从硫黄岛起飞，飞往日本本土的航程将减少一半，载弹量却能增加一倍。战斗机如从硫黄岛起飞，可以为B-29提供全程护航，甚至连B-24这样的中型轰炸机也能从硫黄岛起飞空袭日本本土。更重要的是，硫黄岛还可以做B-29的备降机场，供受伤的B-29紧急降落。因此，美军对硫黄岛是势在必得！

1944年4月，美军决定进攻硫黄岛，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负责指挥。尼米兹为了就近指挥，将指挥部从珍珠港搬到了关岛。

在此期间，日军也看出了美军的意图。1944年以前，日军只把硫黄岛作为太平洋中部与南部的航空中转基地，在岛上只部署了海军守备部队1500余人和飞机20架。马里亚纳群岛失守后，小笠原群岛成为防止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军开始大力加强硫黄岛的防御力量。

1944年3月，日本将4000多名陆军士兵送上硫黄岛；5月，将硫黄岛的陆军部队整编为第一〇九师团，由栗林忠道中将任师团长，并在岛上配备了120毫米、155毫米岸炮，100毫米高射炮和双联装25毫米高射炮；7月，日本海军第二十七航空战队也被调到硫黄岛上。

这样一来，截至1945年2月，日军在硫黄岛上的陆军有1.5万多人，海军有7000多人，共计2.3万人，飞机30余架，由栗林忠道统一指挥。日军在岛上的中部高地和元山地区各建有一个机场，分别叫作千岛机场和元山机场，也叫一号机场和二号机场，并在二号机场以北建造第三个机场。

守将是个美国通

由于美军很快就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原计划派往马里亚纳群岛的人员、装备和物资，都被就近转运到了硫黄岛。尽管美军组织飞机、潜艇全力出击，企图切断硫黄岛的增援和补给。但日军以小笠原群岛中的父岛为中转站，采取小艇驳运的方式，使得美军的封锁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由于日军的海空军主力在莱特湾海战、菲律宾战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无力为硫黄岛提供海空支援。硫黄岛的反登陆作战，要在几乎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

尽管如此，日军还是想尽了办法。硫黄岛上的守将栗林忠道是个美国通，此人1891年生于日本长野县的武士世家，小时候曾经想当记者，后来却阴差阳错上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来又进入陆军骑兵学校进修，1923年晋升大尉，并从陆军大学第35期毕业，成绩在同期学员中名列第二，获颁天皇御赐军刀。1927年至1931年，栗林忠道两次出使美洲，任日本驻美国及加拿大武官，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研究美国军事，是日本陆军中少有的美国通。回国后，栗林忠道历任骑兵第七联队队长等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任骑兵第二旅团旅团长，驻扎在内蒙古。1941年9月，日本骑兵部队解散，改编成机械化部队。他调任驻广州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酒井隆发起香港战役，迫降了英国、加拿大军队。1943年晋升中将，出任近卫第二师团师团长。

1944年4月，因为驻地失火，栗林忠道引咎辞职，从中国东北调到硫黄岛，转任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负责硫黄岛的防御任务。当时日本兵力不足，栗林忠道率领的是个临时拼凑的陆军师团，其中有不少强征来的老弱残兵，唯一的精锐就是他在骑兵部队时的朋友西竹一男爵的战车联队。

接到防守硫黄岛的命令后，栗林忠道在写给妻子的信里说：“我或许不会活着回来，但你放心，我决不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耻辱。我一定会对得起我们栗林家的武士门风。”

这个美国通，已经预感到日本的失败即将到来。

硫黄岛是美军攻打的第一个属于日本固有领土的岛屿。栗林忠道深知美军的技术优势，因此到任后力排众议，主张放弃滩头阵地，凭借折钵山和元山山地的有利地形，依托坚固的工事，实施纵深防御。但海军守备部队坚持歼敌于滩头的策略，最后栗林忠道只好做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以纵深防御为主，滩头防御为辅。海军守备部队沿海滩构筑永备发射点和坚固支撑点，进行防御；陆军主力则集中在折钵山和元山地区，实施纵深防御。

栗林忠道决心将硫黄岛建成坚固的要塞，以折钵山为核心阵地，以两个机场为主要防御地带。日军的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为主，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式，大大提高了在猛烈轰击下的生存能力。最夸张的是，折钵山几乎被日军掏空，光坑道就筑了九层之多！

唯一不足的是，日军原计划在元山地区修筑的坑道工事有28公里长，但由于时间不够，只完成了70%，而且折钵山与元山地区之间也没有坑道连接。

栗林忠道一改日军在战争初期的二杆子战术，运用近距离射击、分兵机动防御、诱伏等战术，严禁自杀式冲锋，号召每个士兵至少要杀死10个美军。

1944年10月初，美军出台了进攻硫黄岛的作战计划。

美军参加作战的地面部队为第五两栖军，下辖海军陆战队第三、第四、第五师，共约6万人，由史密斯中将指挥。登陆编队和支援编队，由特纳中将指挥。米切尔中将指挥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负责海空掩护。美军参战的登陆舰艇约有500艘、军舰约有400艘、飞机约有2000架，由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统一指挥。

一场血战即将开始。今天人们提起硫黄岛，往往首先会想起一部美国大片《硫黄岛来信》。而在60年前，硫黄岛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鲜血、尸骨和恐怖。

从1944年8月10日起，驻扎在塞班岛的美军航空兵开始对小笠原群岛进行空袭，轰炸重点是硫黄岛的机场和为硫黄岛提供物资补给的中转地父岛的港口。从8月到10月，美军共进行了48次轰炸，投弹约4000吨，但收效甚微。

11月24日，塞班岛的美军首次出动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这次轰炸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惧，并随即做出反应。三天后，硫黄岛上的日军出动了飞机，空袭塞班岛上的美军B-29航空基地，击毁B-29轰炸机1架，击伤11架。随后的日子里，硫黄岛上的日军又多次组织对塞班岛美军航空基地的空袭，严重威胁了美军航空基地的安全。

为压制硫黄岛日军飞机的袭扰，美军组织了海空协同突击。至1945年2月初，共出动舰载机1269架次，岸基航空兵飞机1479架次，军舰64艘次，总共投掷炸弹6800余吨，发射大口径舰炮炮弹2万余发。虽然美军的炮火很猛烈，但在日军精心构建的防御工事面前，效果十分有限。别说日军的坑道工事，就连岛上的两个机场，美军也没能彻底摧毁。

1945年1月26日，完成了吕宋岛登陆作战支援任务的美军第三舰队返回基地休整。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上将将指挥权移交给斯普鲁恩斯，第三舰队随即改称第五舰队。这是美军自1944年秋开始实行的新措施，即为太平洋舰队配备了两套司令部指挥参谋人员。哈尔西指挥时，番号为第三舰队；斯普鲁恩斯指挥时，则称为第五舰队。一人率军在前线指挥作战，另一人则在后方筹划酝酿下一次作战。这样既能充分使用兵力，又能迷惑日军。

最初，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都认为攻占硫黄岛这样一个弹丸小岛，不会费多大力气。看了侦察机拍摄的航空照片后，他们才发现在硫黄岛上极可能存在不同寻常的防御系统。史密斯中将仔细研究了航空照片后，认为硫黄岛将是最难攻占的岛屿，并预计要付出两万人伤亡的代价。

1月28日，当负责组织对日军本土战略轰炸的陆军航空兵第二十一

航空队司令李梅少将，前来协商航空兵如何支援硫黄岛登陆作战时，斯普鲁恩斯问他硫黄岛对于战争究竟有多大价值。李梅立即表示，没有硫黄岛就无法有效地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本来有些犹豫的斯普鲁恩斯，这才如释重负，决心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攻取硫黄岛。

航母袭击日本本土

2月2日，尼米兹来到乌利西基地视察硫黄岛作战的准备情况。斯普鲁恩斯提议，为了阻止日军对硫黄岛可能的增援，必须首先使用舰载航空兵对日本关东地区的机场进行攻击，尼米兹同意了这一计划。

2月10日，斯普鲁恩斯率领由12艘航母、8艘战列舰、15艘巡洋舰、77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经马里亚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以东，直扑日本本土。

这是美军航母编队第一次袭击日本本土。斯普鲁恩斯计划16日抵达日本外海，在16日、17日两天对日本关东地区的机场进行压制性空袭，然后再南下参加硫黄岛作战。为了对付日军的“神风特攻队”，每艘航母上只有30架轰炸机和鱼雷机，其余全部搭载战斗机。

2月16日，美军航母编队出动舰载机1000余架次，分成数个攻击波对东京湾各机场进行攻击。但由于天空中云雾低垂，攻击效果并不理想。

2月17日，美军又出动舰载机500余架次，分为两个攻击波，对关东地区的机场、飞机制造厂、船坞等目标进行轰炸。两天里，美军击落日本空中战机332架，地面战机177架，给一些机场、飞机制造厂造成了一定破坏。这次空袭的战果虽然不是很大，但极大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达到了虚晃一枪、声东击西的效果。当天下午，美军编队离开日本外海南下，参加硫黄岛作战。

在此之前，2月14日，美军威廉·布兰迪海军少将率领由6艘战列舰、12艘护航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编队，也离开塞班岛前往硫黄岛。

2月16日清晨，布兰迪的火力支援编队到达硫黄岛海域，开始实施火力攻击。所有战列舰、巡洋舰都被划分了地段，对已查明的目标逐一进行摧毁。为确保炮击的准确，有几艘战列舰甚至在距岸边仅有3000米的地方，对目标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但由于天气不佳，岛上又是硝烟弥漫，预定的750个目标只摧毁了17个，炮击效果甚微。

岛上的日军只以部分中小口径火炮进行反击，击伤美军战列舰、巡洋舰各一艘。日军的大口径火炮出于隐蔽考虑，一炮未发。

2月17日，美军水下爆破队在12艘登陆炮艇的掩护下探测航道，并清除水下的水雷和障碍物。栗林忠道预感美军登陆在即，下令大口径火

炮开火，将美军12艘登陆炮艇击沉9艘，击伤3艘，艇员阵亡、失踪44人，伤152人。这次炮击令美军大为震惊，没想到岛上的日军竟然还有如此猛烈的火力，于是立即对这些刚刚暴露的目标进行轰击。

从16日到18日，美军除了舰炮火力外，护航航母的舰载机也全力出击。塞班岛的轰炸机也频频前来助战，对硫黄岛进行轰炸。这三天中，硫黄岛几乎完全被硝烟淹没，日军只得退守在坑道里隐蔽。美军在登陆前共消耗炮弹、炸弹24000余吨，硫黄岛上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了1200吨，但日军损失不大。

史无前例的火力支援

2月19日6时，特纳率领的登陆编队到达硫黄岛海域。美军登陆部队为海军陆战队三个师，以陆战第四、第五师为一梯队，陆战第三师为预备队，第一批登陆部队共八个营。

9时整，美军开始登陆，一开始进展非常顺利，日军的抵抗十分微弱。但好景不长，登陆的美军才推进了200余米，日军就从坑道进入阵地。日军的炮火准确地覆盖了登陆滩头，一时间，美军被完全压制在滩头，伤亡惨重。

在这危急时刻，美军的舰炮火力给了登陆部队极其有力的支援。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的历次登陆战中，舰炮火力支援从没有像硫黄岛登陆战那样有效。全天美军共消耗127毫米以上口径的舰炮炮弹近4万发，火力支援之强，史无前例。在舰炮火力的大力支援下，美军登陆部队艰难地向前推进。

9时30分，美军的坦克开始上岸，随即引导登陆部队前进。但坦克大都陷入了火山灰里，动弹不得，少数几辆也行动蹒跚，成为日军反坦克炮的目标，被一一击毁。美军只能依靠士兵用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一步步向前推进，而每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0时30分，美军已有八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营上岸，正竭力扩展登陆场。11时，风向转为东南，风力逐渐加大，给美军登陆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时，后续登陆部队正在登陆，许多登陆艇被强劲的阵风吹得失去控制，甚至倾覆，再加上日军的炮火轰击，滩头上到处都是损坏的登陆艇。而后续物资和人员仍在按计划不断上岸，整个海滩一片混乱。

14时，美军陆战第四师第二十三团攻到了一号机场，但第二十五团在登陆当天几乎没有进展。陆战第五师情况稍好，第二十八团已割裂了折钵山与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将其包围起来。第二十七团在海滩上被困40分钟之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推进到了一号机场南端。

当天日落时，美军已有6个步兵团、6个炮兵营和2个坦克营共约3万人上岸，占领了宽约3600米、纵深从650米到1000米不等的登陆场，全天有566人阵亡，1858人负伤。

这些牺牲者中，最著名的是瓜岛战役的英雄巴斯隆。登陆当天，巴斯隆作为陆战第五师第二十七团的一名排长参加战斗。巴斯隆提着勃朗宁机枪，身先士卒冲上滩头。当时，日军大小碉堡火力点突然射击，把陆战队员死死压制在海岸上，新兵蛋子们开始发慌了。巴斯隆一看情况危急，展示出一个老兵该有的素质和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孤身突进，炸毁了两个碉堡，为登陆部队扫清了滩头。他的英勇鼓舞了新兵们，新兵们军心大振，跟着他冲向岛上的日军机场。可惜就在这时候，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一块炙热的弹片插进了躲闪不及的巴斯隆的胸膛，巴斯隆壮烈殉国了。他再也回不到家乡，回不到妻儿身旁了。

硫黄岛战役结束后，巴斯隆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这是美军继“国会荣誉勋章”之后第二高的军事荣誉。巴斯隆的遗体被安葬在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500年的荣誉

实际上，美军硫黄岛登陆第一天的战况还不算太糟糕，但随后的战斗更为艰巨。

天黑后，美军担心日军再度发动自杀式冲锋。但这次日军学聪明了，栗林忠道坚决抛弃了这种二杆子做派。

2月20日，从凌晨开始，美军舰炮就根据登陆部队的要求进行火力攻击。8时30分，美军登陆部队发起了进攻，陆战第四师在舰炮和坦克支援下，攻占了一号机场，并切断了硫黄岛南部日军与元山地区之间的联系。陆战第五师向折钵山发起攻击，在坦克掩护下，用手榴弹、炸药包、火焰喷射器逐一消灭岩洞中的日军，有时甚至出动推土机将洞口封闭，因此进展极为缓慢。

21日，岛上的激战仍在继续，但美军的进展十分有限。22日，天降大雨，美军登陆部队被迫停止进攻，抓紧进行战地休整。三天来，美军在硫黄岛上阵亡、失踪人数已达1204人，负伤4108人。美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这种战况下依然没有使用毒气，结果使大量优秀的陆战队员付出了生命。

2月23日，美军陆战第四师以二号机场为目标发起总攻，但推进极为缓慢。这天唯一的战果在折钵山。经过四天血战，10时20分，陆战第五师第二十八团由哈罗德·希勒中尉率领的40人组成的小分队，终于攻上了折钵山山顶，并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四小时后，六名美军士兵又升起了一面更大的星条旗。美联社记者将士兵们插旗时的情景拍摄了下来，这张著名的照片随即广为流传，与苏军将红旗插在德国国会大厦圆顶上的照片一样，成为胜利的象征。

刚赶到硫黄岛视察的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看到在折钵山山顶飘扬的星条旗，激动地说：“折钵山升起的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此后500年的荣誉！”海面上的水兵看到这面象征胜利的旗帜，也是欢声雷

动。

后来，太平洋战区总部还专门查询插旗的陆战队员的姓名，以进行表彰。结果发现，这六人中已有三人在稍后的战斗中阵亡。可见硫黄岛的战斗有多么惨烈！

牺牲没有白费

2月24日，战斗更加激烈，陆战第三师第二十一团在海空火力的大力支援下，由坦克开道，终于突破了日军在二号机场南侧的防线。日军随即发动了一次反攻，第二十一团猝不及防，一度被迫后退，随后在舰炮支援下拼死反击，才巩固了阵地。

美军很快发现，随着地势的逐渐升高，日军构筑了密如蚁穴的地堡和纵横交错的坑道网，凭借这些工事，抵抗得越来越顽强。

接下来几天的战斗中，硫黄岛上的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在对岛上第二制高点382高地的争夺中，陆战第四师屡屡陷入日军布置的交叉火力网中，伤亡率高达50%以上，有经验的连长、排长和军士长伤亡殆尽。直到3月2日，第二十四团才攻上了高地，但有好几个连的官兵非死即伤，几乎全连覆没。

仗打到这个时候，日军早已了解了美军的战术，先是航空火力准备，再是舰炮火力轰击，接着是地面炮火射击，最后才是步兵冲锋。因此，日军先在坑道里躲过美军的炮火，再进入阵地迎击步兵的进攻，一次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进攻。美军痛定思痛，终于改变了战术。3月7日拂晓，美军没有进行任何炮火准备，就借助黎明前的黑夜，悄然接近日军阵地，突然发起冲击，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一举攻占了另一个高地。

美军陆战队员在硫黄岛上的英勇牺牲没有白费。3月3日，一架美军运输机在硫黄岛的一号机场降落。次日，一架空袭日本本土时受伤的B-29轰炸机在硫黄岛紧急降落。硫黄岛的巨大价值，已经开始得到体现。

3月7日，美军发动总攻，担负中央突破任务的陆战第三师势如破竹，进展神速，遇到难以攻克的日军阵地就设法绕过去，继续向前推进。尽管这样给后续的陆战第四师、第五师留下了不少“钉子”，但总算突破了日军的防线，在两天后攻到了硫黄岛西海岸，将日军分割为两部分。

当栗林忠道得知美军突破了防线将日军一分为二时，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他命令部队尽可能穿越美军防线，渗透到美军后方重新打通两翼的联系。许多日军越过了美军的前沿防线，有的甚至渗透达1600米。但美军给予反击的日军重大杀伤，日军的反击被彻底粉碎，伤亡至少1000人。

硫黄岛全军“玉碎”

到3月16日，硫黄岛东北部的800余日军被歼灭，美军于当日18时宣布占领了硫黄岛。

但岛上的战斗仍在继续，栗林忠道指挥残部继续抵抗，有时战斗还相当激烈。这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陆战第三师找到两名日军战俘，给了他们很多干粮，还配备了一部最新式的报话机，然后让他们给栗林忠道带去劝降信。这两名战俘将劝降信设法交给了传令兵，但到了规定的时间期限，日军仍未投降。这两名战俘被美军的人道主义待遇感动，竟然留在日军防线里，通过报话机为美军炮火指引目标。

同一天，栗林忠道向日本本土发出诀别电报：“战局已临最后关头，职在前线，祈祷皇国必胜及安泰……目下弹尽兵寡，决作孤注一掷，粉身碎骨，以报皇恩，谨率领士卒，高呼天皇万岁，借此永诀。”日军大本营误以为栗林忠道已经战死，17日，裕仁天皇特旨晋升他为陆军大将，时年53岁，是当时日本最年轻的陆军大将。

栗林忠道率军在岛上顽强抵抗的时候，日军“神风特攻队”也向进攻硫黄岛的美军舰队进行了疯狂攻击，击沉击伤了“俾斯麦海”号护航航母等舰只。

美军宣布占领硫黄岛后，又经过整整一周的激战，到3月24日，才将残余日军压缩在岛北部的狭小范围内。栗林忠道在当晚焚毁军旗，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报，然后销毁密码，准备实施决死反击。

3月26日日落时分，栗林忠道集合了300多人。他将身上的军衔扯下扔在地上，其他军官也都将军衔扯下。栗林忠道一手持刀，向士兵们做了最后的战前演说：“我即使在诸君之前倒下，诸君战斗到今日的丰功伟绩也不会被人们忘记……诸君安心殉国吧。”演说完毕，栗林手持军刀，率领残军冒着炮火向二号机场的美军发起攻击，陆军大将亲自指挥的自杀冲锋在二战日军中也称得上是之最了。但栗林很快战死在阵中。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残余日军也被美军歼灭。

至此，硫黄岛日本守军全军“玉碎”。

一场恶战与两部电影

战后，被俘的日本兵竟然每个人都声称看到过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栗林忠道，这让美军十分惊讶。

栗林忠道所对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是岛上日军的3.5倍，且装备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军当时以为五天就可以拿下硫黄岛，结果海军、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依然打了一个多月才拿下，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次美军伤亡比日军多的战斗。战后连美军将领都对栗林忠道称赞不已，将其誉为二战中日军最优秀的将领，对他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山

本五十六。看来，以往日军之所以伤亡惨重，除了装备落后外，高级将领的愚蠢也是重要原因。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2006年，在硫黄岛地下发现了数百封信件。那是61年前，在岛上作战的日本兵写给家人的诀别信。这些没有寄出的信，寄托着日本军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导演伊斯特伍德看到了这些书信，包括栗林忠道的家书。他对守岛日军，特别是对指挥官栗林忠道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拍摄了《硫黄岛来信》这部电影，并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金球奖。

在此之前，伊斯特伍德导演了另一部电影《父辈的旗帜》，讲述的就是硫黄岛折钵山山顶上插旗的六名美军士兵的故事。他们中间，有三名存活了下来，这次战斗后被调回美国，为发行战争公债作宣传。他们在享受荣誉的同时，也反思了战争。

一场残酷的恶战，衍生出两部优秀的影片，供今天生活在平时时期的人们去反思战争。

02.美军“破门”之战

日本抢来的地盘

美军攻占硫黄岛后，便为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为此，需要在与日本本土接近的地方建立基地。在美国人眼里，北连日本列岛、南接中国台湾的冲绳群岛，做基地最为合适。

冲绳群岛已经是日本本土防御圈的最内层了，被誉为日本的“国门”。因此，冲绳岛登陆战就被称作“破门之战”。

冲绳群岛古称琉球国。根据有关记载，12世纪琉球开始出现国家，到15世纪被统一为琉球王国。琉球王国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朝贡，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中国明、清两代，新琉球国王即位之际，都要由中国皇帝进行册封，只有经过中国皇帝册封，其地位才有正统性。琉球王国首次接受中国册封为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这一年，明太祖册封察度为琉球中山王。

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多次遭受日本入侵。1879年3月30日，日本吞并琉球，琉球王国灭亡。大部分国土被日本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当时，清政府在西北、东北被俄国侵略，无暇顾及琉球问题。清廷驻日公使建议：放弃琉球则伤害了琉球的感情，不放弃琉球则惹怒日本，多树一敌，不如拖延搁置问题。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清政府大臣李鸿章等人为琉球问题与日本有多次交涉，还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中调停，但始终没有结果，而琉球被日本占领已成事实。虽然清朝最终未在与日本的谈判条约上签字，但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琉球国终至灭亡。

冲绳岛为琉球群岛的第一大岛，北距九州岛630公里。岛上北部多山，南部主要是丘陵，有机场、港湾多处。美军占领菲律宾后，冲绳岛在日本本土防御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对于日本来说，冲绳岛一旦失守，日本本土、朝鲜以及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制空权将全部丧失，日本赖以维持生存的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将被彻底切断。因此，日军大本营判断美军在进攻日本本土之前，必先在冲绳岛登陆，所以对冲绳岛的防御极其重视。

剑拔弩张将开战

至1945年1月，日军在冲绳岛的守备兵力为第三十二军，共辖有四个师团和五个旅团，由牛岛满中将指挥。

牛岛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37年3月，任第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曾率部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部队的侧后。继而率部协助攻取上海、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1938年，在日军第六师团编制内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牛岛满升任陆军中将，任日本唯一的专门实施两栖登陆的师团——第十一师团的师团长。从1944年8月8日起，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受命防守冲绳岛。

牛岛满原计划以岛中部的两个机场为核心防御地带，先以海上和空中的“特攻”作战削弱来犯美军，再集中兵力将登陆之敌歼灭在滩头。但在战役前夕，日军大本营判断失误，将冲绳岛守备部队中最具战斗力的第九师团调往中国台湾，打乱了牛岛满的全部计划，引起他的极度不满。牛岛满在这个小岛上组织抗击，就像一头困兽，疯狂地垂死挣扎。

美军登陆前，日军在冲绳岛上的兵力为陆军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加上海军的一些警备部队和陆战队，共约10万人。

为确保冲绳岛不失，日军大本营制定了代号为“天号作战”的航空兵决战计划。日军集中了陆海军航空兵总计达2990架作战飞机，其中自杀式飞机1230架。

美军多次领教了日军的疯狂，也预料到进攻冲绳岛必定会遭到日军自杀式飞机的拼死冲撞。尽管日军的这种战术并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但对美军的威胁很大。

因此，美军计划在登陆之前，先以航空兵对日本本土、冲绳群岛和中国台湾等地的日军航空基地进行大规模突击，尽可能削弱日军航空力量。

于是，李梅少将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

“鬼畜李梅”火攻东京

美军第二十一航空队司令李梅少将为提高对日本的轰炸效果，将战

术改为夜间低空轰炸，并拆除了B-29轰炸机上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这样就使B-29的载弹量增加到了7吨，而且全部使用燃烧弹。这一战术，史称“李梅火攻”。

3月10日晚，美军334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投下了近2000吨的燃烧弹，将东京三分之一的城区化为一片废墟，建筑物被毁达到25万幢，100余万人无家可归，平民死亡达8.3万人，伤10万人，破坏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颗原子弹。

这一战让李梅将军一战成名，还赢得了一个外号——“鬼畜李梅”。因为日本人认为他是地狱中出来的恶魔，所以称他为“鬼畜”。

3月10日是日本的“陆军纪念日”，李梅特意在这一天给日本人“献礼”。

美军两架导航机首先到达东京上空，在下町地区投下照明弹，然后以“十”字形投下燃烧弹，燃起两条火龙，为后续轰炸机指引目标。接着，300多架B-29鱼贯而下，在1500米的高度向下町地区投掷了2000多吨燃烧弹，还有数十架经过改装的B-29直接撒下了数十吨汽油，原本零散的火焰迅速变成了一股烈焰风暴。

下町地区是东京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用木头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美军轰炸机投下燃烧弹和汽油之后，下町地区很快变成了一片火海。半小时后，火势已经无法控制。大火造成的灼热气浪与冷空气形成强劲的对流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几乎将所有东西都点燃了，金属都被高温熔化，人和木头都在令人窒息的高温中自燃！许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被活活烤死，四下奔逃的人群近乎疯狂，到处是乱窜的火苗，到处是恐怖的惨叫。很多人认为水能灭火，纷纷跳入附近的池塘和河流。但是炽热大火所形成的高温，早已将水都烧开了！池塘几乎成了沸腾的火锅，水中避难的人们被滚烫的水活活煮死。不久之后，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在猛烈的大风里，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烧着。

这股大火借着风力，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日本记者加藤益雄回忆说：“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噬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



美军300多架B-29鱼贯而下，在1500米的高度向东京投掷了2000多吨燃烧弹

皇宫的主要建筑也被烧成了白地。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壕烧到了皇宫，裕仁天皇恐惧地躲在了地堡中。一夜间，东京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成了白地。黎明时赶到下町的救护人员都被眼前的惨景震惊了：池塘里漂浮着无数尸体，都被大火烧成黑炭，根本无法分辨是男是女。待到天亮后，幸存者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大部分建筑物荡然无存，街道已无法辨认，只剩下断壁残垣。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我家附近所有的房屋都变得像熔化的糖块一样。河水几乎都蒸发掉了，无数烧焦的尸体遍布干涸的河床。士兵和警察正在堆放死尸，尸体呈各种姿势蜷缩着。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臭味。天哪！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是否还在人间。”为了清理在这次袭击中死去的居民尸体，幸存者整整用了25天。

威力惊人的“李梅火攻”，建立了一种可怕的轰炸模式。随后，第二十一航空队又以同样战术对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至3月19日，共出动B-29约1600架次，投掷燃烧弹近一万吨，迫使日军将这些城市的飞机制造厂进行了疏散，从而大大降低了飞机产量。

“李梅火攻”这种轰炸模式，在日本的许多城市里留下了大片废墟。战争结束后，日本战败回家的士兵下了船不认识路、找不到家门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路已经没了，他们的家乡早已变成了废墟。

给老冤家授勋

最有意思的是，战后日本政府竟然给“鬼畜李梅”授勋，还不是一般的勋章，而是“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日本的最高荣誉。自1875年创制以来，截至目前，日本一共只颁授了1220枚，其中二战结束前810枚。山下奉文在上法庭受审时还挂着那玩意儿，说明即使对山下奉文这样的陆军大将来说，这玩意儿也来之不易，就更不要说外国人了。日本鬼子这是犯得什么二啊？

二战时的日军大本营有一个军令部作战参谋、海军大佐源田实，奇袭珍珠港的计划就是这个人制定的。他还参加过中途岛海战，日本投降时军衔大佐。因为他是单纯作战的参谋军官，不够战犯资格，所以，源田大佐战后进入了日本防卫厅，最后当上了航空自卫队的最高长官。

美国人为了搞好美日关系，在源田实退役时，授给他一枚“将领级军团殊勋章”。这种勋章分四等：统帅级、将领级、军官级和军人级。蒋介石和苏联元帅朱可夫拿过统帅级的，菲律宾的拉莫斯拿过将领级的，但这几位都是反法西斯的。源田实是啥人？也有资格拿？这就是政治！

源田实受勋之后，也想让自家老大表示一下，礼尚往来嘛。我炸美国人最狠，美国人却给我授勋，那我们也应该给一个炸我们最狠的美国人授勋才是啊。所以他想起李梅来了，就这样，源田实在1964年推荐授予李梅将军“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源田实那时牛大了，他退役以后代表自民党参加参议院选举，得票数位居第五位。在之后的24年里，连任4届参议员，长期担任自民党国防部长。所以他的提案马上就通过了。

这不是源田实在报恩，而是国际政治。当时很多日本人反对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担心日美关系会不稳定，所以双方都要做些姿态来表示“战争已经过去了”，于是才有了这一幕互相授勋的闹剧——“我们都已经忘记了”。

但是，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没忘记——裕仁天皇。“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的授予仪式按惯例是天皇亲自向受勋人颁发，可天皇对当年的恐怖耿耿于怀，破天荒地和政府议会对着干：孤王不干！这个勋章谁爱发谁发，反正孤王不发——天皇最终没有出席授勋仪式。没有天皇授勋，李梅也觉得没劲，连记者招待会都没开，后来也没见他挂过这枚勋章。

“菊水特攻”

3月27日和31日，第二十一航空队根据尼米兹的要求，转而轰炸日

军在九州岛的各个机场。美军的B-29轰炸机严重破坏了这些机场的设施，使日本在九州岛的航空兵几乎瘫痪。

与此同时，美军航母编队也出动了近千架舰载机对大阪和神户的飞机制造厂，以及九州、四国等地的机场，进行了轰炸。

美国空军的上述行动，严重阻挠了日军海空军对冲绳岛的增援。

4月1日，天气晴朗，美军的登陆战役终于打响了！4时许，美军炮火支援编队的军舰开始射击，掩护登陆部队抢滩上陆。陆战第二师首先在冲绳岛东南海岸登陆，实施佯动，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分散日军兵力，为真正的登陆创造有利条件。8时，美军登陆主攻部队陆战第一师、陆战第六师和陆军第七师、第九十六师，在冲绳岛西海岸从北到南正面约9公里的地段登陆。

这个时候的美军，登陆作战已经驾轻就熟。8时28分，美军飞机结束了最后一次扫射，舰炮也停止射击，第一拨登陆艇此时距海滩仅70米，海空协同十分完美。8时32分，第一拨登陆部队冲上岸。整个登陆过程非常顺利，日军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这反倒让美军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4月2日，美军一部开始向东推进，切断日军防线。4月4日，美军两个陆战师横跨整个岛屿，到达东海岸的中城湾，将岛上日军一分为二。

由于在反击美军对九州岛的空袭中，日军航空兵力损失惨重，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天号作战”。因此，日军只出动了少量飞机进行攻击。

尽管“天号作战”草草收场，日军出击的自杀式飞机数量很少，但还是给美军造成了一定损失。4月上旬，日军共出动陆海军飞机1500余架次，其中自杀式飞机约占半数，对美军发动所谓的“菊水特攻”。

“菊水”这个代号意为水中的菊花，是日本14世纪著名武士楠木正成的纹章图案。楠木正成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立下“七生报国”的誓言，就是说即使死去七次也要转生尽忠。他因为在战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而为后世所推崇。于是，日军拿他作为偶像，来激励那帮自杀飞行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战前美军就预料到了日军会发动自杀式攻击，但日军攻击之疯狂、美军损失之惨烈，还是令美军胆战心惊。

永不沉没的“拉菲”号

日军在进攻中使用了一种新式武器——“樱花弹”，名字好听，其实就是火箭助推的载人航空炸弹，也就是有人驾驶的导弹。由攻击机携带到达战区后脱离，由敢死飞行员驾驶冲向目标。“樱花弹”装有一吨烈性炸药，由三台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时速高达800公里，威力很大。美军则称之为“八格弹”，这种武器给美军造成了不小损失。

在这次日军的自杀式攻击中，美军被击沉驱逐舰4艘、登陆舰2艘、军火船3艘、运输舰1艘，被击伤战列舰2艘、航母2艘、护卫舰4艘、驱逐舰17艘，人员伤亡惨重。出击的日机前后被击落722架，约占出击总数的48%。

在这次战斗中，美军的“拉菲”号驱逐舰浴血奋战，赢得了“不沉之舰”的称号，成为美国海军勇敢和坚强的象征。当天，“拉菲”号负责雷达警戒，早上8时许，发现日军50余架飞机飞来，便立即发出预警，并引导空中的战斗机前去拦截。由于双方飞机混杂在一起，“拉菲”号怕误伤己方飞机，没有开火。很快有两架日军自杀式飞机猛冲过来，“拉菲”号迅速开火将其击落，随即又有20余架日机从几个方向扑来，“拉菲”号全力以赴，施展全舰火力对空射击。日机的集中攻击使“拉菲”号难以兼顾，先后被3架自杀式飞机撞中。其中一架正撞在127毫米尾炮的炮塔上，剧烈的爆炸当场就将炮塔炸飞，火焰和浓烟喷涌而出，高达60米，甲板上到处是日军自杀式飞机上喷溅出的航空燃油引起的火焰，火势熊熊。美军水兵冒死上前，竭力控制火势，防止蔓延。紧接着，一架日机投下的炸弹又命中20毫米高射炮的弹药舱，引发了更大爆炸，将舵机炸坏，使“拉菲”号失去了机动能力。不久，又有两架自杀式飞机撞上“拉菲”号，伤势进一步加重。“拉菲”号后半部的火炮全部被炸毁，只剩前部4门20毫米炮还在坚持战斗。这场生死搏斗持续了整整80分钟，“拉菲”号先后遭到22架日军自杀式飞机的攻击，击落了9架，但被5架撞中，还被4枚炸弹命中。“拉菲”号受到的创伤如此之重，但凭着全舰官兵的努力，最终没有沉没。舰上的350名官兵，死亡32人，伤71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次日，“拉菲”号被拖船拖到锚地紧急抢修。4月22日，“拉菲”号就能依靠修复的自身动力驶回关岛，最后于5月22日驶抵美国本土西雅图，在托德船厂进行大修，直到战争结束后的9月6日才修复。战后，“拉菲”号于1975年3月退役，1981年被拖到南卡罗来纳州帕特里奥茨角，作为一艘历史名舰向公众开放。

日军就是这么二

4月5日，日本联合舰队决定以第二舰队的“大和”号战列舰、“矢矧”号轻巡洋舰及8艘驱逐舰组成海上特攻队，配合航空特攻队作战，于4月8日拂晓突入冲绳岛以西海域，歼灭美军登陆编队，并支援冲绳岛上的守军夺回机场。

这个时候的日本，可以说是穷到家了。燃油严重短缺，联合舰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到2500吨燃油，还不到“大和”号燃油舱容量6400吨的一半，勉强能保证前往冲绳岛的单程油耗。而且因为航空兵力全部投入了“菊水特攻”中，所以对这支舰队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完全是一次地地道道的自杀式海上特攻。参战官兵都清楚这一次是有去无回，在出征前例行的诀别酒会上，很多人都有些失态，充满着赴死前的悲怆与凄然。

连日本人自己都知道这种打法必死无疑，但日本大本营就是这么二，偏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日本人用飞机来做自杀式攻击倒也罢了，飞机比较灵活，容易命中目标；让海军军舰做自杀式攻击，在战争史上绝对是一个脑残的创举，摆明了是送死去的。

4月6日下午，“大和”号全舰官兵在甲板上集合，听舰长宣读出击命令，随后全体高唱国歌、军歌，并三呼万岁，然后起锚出征。4月7日6时，舰队通过大隅海峡后，指挥官伊藤整一中将决定先向西航行，尽量避开美军飞机的搜索，到黄昏后再转向冲绳方向。其实，伊藤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日军舰队早已被美军的“鳍鱼”和“棘鱼”号潜艇发现了。这两艘潜艇的任务是监视日舰活动，因此没有对日舰进行攻击。斯普鲁恩斯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第五十四特混编队的6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从冲绳海域迅速北进，尽可能引诱日军舰队南下，让第五十八特混编队的航母舰载机实施攻击。

4月7日拂晓，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出动了约40架飞机，呈扇面搜索冲绳北面海域，而担负突击任务的机群则在航母甲板上严阵以待。8时32分，美军侦察机在甄列岛西南发现了日军舰队，并不断向美军舰队报告日舰的位置。

围攻“活棺材”

12时30分，美机飞临日舰上空，随即发动第一拨攻击，集中攻击“大和”号，有四枚炸弹落到了“大和”号的主炮塔附近，其中两枚穿透后部主甲板爆炸。12时43分，“大和”号左舷前部被一枚鱼雷命中。

13时35分，美军第二拨攻击的飞机到达，很快“大和”号舰体左舷中部被三枚鱼雷击中进水，使其舰体左倾。几乎与此同时，美机投下的一枚炸弹，炸毁了“大和”号的排水阀门，使该舰无法排水，舰长只好下令向右舷舱室对称注水以恢复舰体平衡。

13时44分，“大和”号左舷中部又被两枚鱼雷命中，使左倾增加到15~16度，这使该舰的大口径高射炮无法使用。随后，美机三枚航空炸弹击中左舷中部，一枚鱼雷还击中右舷。14时12分，“大和”号左舷中部和后部又被两枚鱼雷命中，舰体更加倾斜。由于右舷注排水区已经注满水，只能继续往机械室、休息室和锅炉舱里注水。14时15分，“大和”号左舷再中一枚鱼雷，航速渐渐减至七节。这种情况下，“大和”号完全变成了“活棺材”，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无奈之下，舰长不得不命令弃舰，但已经来不及了。14时23分，“大和”号突然发生主炮弹药库大爆炸，随即沉没。全舰近3000名官兵中，仅有276人获救。

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象征，排水量6.8万吨的巨型战列舰“大和”号的沉没，标志着联合舰队的彻底覆没，同时也宣告了大炮巨舰时代的彻底终结。

在美机重点攻击“大和”号的同时，也先后击沉了“矢矧”号、“矶

风”号、“朝霞”号和“霞”号驱逐舰。

“大和”号沉没后，日军特攻舰队由第四十一驱逐舰大队大队长吉田正义接替指挥，他一面组织残余舰只打捞落水人员，一面向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发电报告战况。16时39分，丰田副武鉴于预期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只好终止海上特攻，命令余下的4艘驱逐舰带伤返回。

美军的战列舰、巡洋舰编队还未投入战斗，日军的这支海上特攻舰队就被美军舰载机消灭了。同时，日本海军在冲绳海域活动的11艘潜艇，由于美军反潜兵力雄厚，警戒森严，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战果，反而被击沉8艘。

至此，日本海军对冲绳岛守军的支援宣告惨败。虽然日本空中特攻队给美军造成了不小损失，但无法改变战役结果。

“美国的悲剧”

4月8日前，冲绳岛上的地面战斗一直比较顺利。美军陆战第一师和陆战第六师攻占中部地区，将日军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后，美军就兵分两路，逐步推进。

牛岛满在日本大本营的一再督促下，原本准备于4月8日发动对机场的总反击。但4月7日下午，那霸附近海面发现有美军数百艘舰船活动。牛岛满担心美军会从反击部队的侧后实施登陆，加上他本来就对这次反击不抱希望，正好以此为借口取消了反击，而将全部兵力用于依托工事进行防御。

4月12日，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他的别墅里突然逝世。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军上至司令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感到震惊和悲痛。

但生活还要继续，战争远未结束。白宫在下午5时48分发出讣告。没过两小时，副总统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接着，白宫降了半旗。男女老少含泪聚在白宫外边、街道和广场上。被评为美国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的罗伯特·阿·塔夫脱，在参议院的悼词中说，罗斯福“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他是作为这场战争的英雄死去的，他的的确确做到了为美国人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得到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日军乘机大做文章，大肆散播题为“美国的悲剧”的传单，声称特攻作战将击沉美军所有战舰，使无数人成为孤儿。日军大本营迫不及待地催促牛岛满抓住时机发动反击。

在大本营的一再命令下，牛岛满发动了反击，但他并没按照指示投入全部力量。日军先以敢死队员怀抱炸药采取自杀攻击的方式，炸毁美军坦克，再对失去坦克掩护的美军步兵发起冲锋。美军在日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死伤将近5000人，幸亏后续部队的重炮和海空优势火力，才

将日军的攻势遏制住。

4月19日，美军第二十四军3个师从那霸以北约6.5公里处发动大规模进攻。先由海军舰炮、陆军火炮和650架飞机对日军阵地实施了火力打击，投下大量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然后步兵发起了进攻。但日军利用坑道躲避美军的火力，当美军地面部队展开攻击时，日军才进入阵地迎战，因此美军的攻势一次次被瓦解。日军再次显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每一个山头，每一座碉堡，每一条坑道，甚至每一块岩石，美军都必须经过多次血战，才能夺下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五天，但美军的进展十分有限。一切就像是硫黄岛战斗的翻版，只是日军的兵力和防守的阵地更多而已。

当美军推进至日军主要防线约4500米时，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美军只好调整部署，以4个师展开攻击，采取两翼包抄战术，迂回夹击日军。4月24日，美军终于取得进展，突破了牧港防线。

5月4日，牛岛满见美军步步进逼，为争取主动，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总反攻。日军以驳船运送部分兵力，在美军战线后方海岸实施登陆，配合主力前后夹击美军。但由于得不到海空军的有力支援，登陆部队在航行途中被美军发现，随即遭到驱逐舰和地面炮火的轰击，还未上岸就被消灭了。而日军的正面主攻部队，一旦离开坚固隐蔽的防御工事，在装备精良的美军面前毫无优势，不到24小时，反攻就被粉碎了。

牛岛满的这次反击得不偿失，白白牺牲了不少兵力，消耗的大量弹药也无法补充，日军的弹药储备接近枯竭。牛岛满不得不下令节省弹药，每门炮平均每天只发射10发炮弹，严重影响了日后的作战。

只剩自己玩儿了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法西斯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了。这次轮到日本人心凉了。

冲绳海面的每一艘美军军舰向日军阵地发射三发炮弹，以示庆贺。同时，美军投入了新型的喷火坦克和重型坦克，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碾过战壕，冲入日军阵地，喷火坦克将凝固汽油弹射入日军隐藏的山洞和坑道。日军终于支撑不住，防线逐渐被突破。牛岛满随即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组织部队撤往下一道防线。于是，战斗发展成了这样一种模式：日军先是凭险死守，接着美军在猛烈火力的支援下取得突破，然后日军后撤到下一道防线再死守。如此周而复始，日军阵地逐渐缩小。

就在这种情况下，顽强的日军还进行了一次敢死队空降突击。5月24日，运载日军“义烈空挺队”的12架飞机陆续起飞，途中有4架飞机因故障返航或迫降，另有7架飞机在接近冲绳岛时被美军击落或坠毁，只有1架于22时抵达目的地。日机以机腹着陆的方式在被美军占领的机场上降落，突击队员不等飞机停稳，就从机舱中跳下，向机场上停放的飞机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顿时读谷机场燃起冲天大火。美军守备部队急

忙开火还击，经过短暂交战，在机场上降落的日军突击队员连同机组人员共70人，被全部消灭或死于坠机。美军有7架飞机被击毁，26架飞机被击伤，还有7万余加仑的航空汽油被烧毁，损失不大。但日军在战局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基本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还敢实施空降突击，完全出乎美军意料。

冲绳岛上的战斗仍在进行。美军于5月27日攻占那霸，并继续向冲绳岛的首里城攻击前进。31日，美军突破日军核心防御地带首里防线，攻入了已是一片废墟的首里城。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满心喜悦，以为首里城被占领，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但他的想法大错特错，日军最后的疯狂更加可怕。

牛岛满率余部后退了约10公里，退到冲绳岛南端精心准备的最后防线。这是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屏障，地势崎岖险峻，日军充分利用地形，筑有巧妙隐蔽的炮位和错综复杂的坑道工事。牛岛满决心以此为依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因此，日军的抵抗丝毫没有减弱，美军主要依靠喷火坦克开路，不少浑身着火的日军士兵冲出阵地，抱住美军士兵同归于尽。美军的推进依然非常艰难。此时，日军虽然只剩下3万余人，大炮也损失过半，弹药更是所剩无几，但仍是死战不退。

幸亏死在了战场上

6月4日，美军陆战第六师的两个团在那霸西南的小禄半岛登陆，迂回攻击日军侧背。

6月8日，美军第三十八特混编队再次北上，空袭日军在九州岛的航空基地。随后海军上将哈尔西率领第三十八特混编队返回莱特湾。当第三十八特混编队于6月13日到达莱特湾时，这支英雄部队已经在海上战斗了整整92天！他们将在莱特湾做短暂的休整，之后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一击。

6月17日，美军又投入预备队陆战第二师，该师一个团在冲绳岛南端登陆，协同正面和侧翼友军围歼日军。此时日军的局势已十分被动，全军“玉碎”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巴克纳用明码电报和广播向日军劝降，但牛岛满根本不为所动。

6月18日，巴克纳中将亲临前线督战。日军一发炮弹飞来，他被四下进飞的弹片和尖锐的碎石片击中头部，当场身亡。要知道日军当时的炮火已极其微弱，当天在他到来之前，这里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遭到过一次炮击。日军只用了一发炮弹，就把这位集团军司令炸死了，巴克纳成为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6月19日，牛岛满在山洞坑道里向东京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随后安排部下做最后的决死进攻。22日，美军突破日军的最后防线，攻到了冲绳岛最南端，并将残余日军分隔成三部分。日军很清楚，末日就要来了。在坑道里，卫生兵给伤员注射大剂量的吗啡，使他们平静地死

去。

6月23日凌晨4时，牛岛满知道美军即将占领他所在的坑道，于是脱下军装，换上和服，与身边的参谋一一干杯，喝完了诀别酒，然后剖腹自杀。他的参谋长追随他剖腹自杀，还有一些军官也随着集体自杀。至此，日军有组织的战斗才告平息，而零星日军的抵抗仍在继续。

7月2日，尼米兹正式宣布冲绳战役结束。

日军冲绳守军全军覆没，但时至今日，在冲绳的和平祈年公园里，还立着纪念牛岛满的“黎明之塔”和专门为他立的“慰灵碑”。如果牛岛满不是死在战场上，以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纵容部属犯罪的行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03.打到你服为止

死硬到底不投降

冲绳之战，美军虽然胜了，但打了80天，损失48000人。日本出动2400架自杀式飞机，击沉美国军舰26艘，伤164艘，受到重创的甚至包括美国王牌航空母舰“企业”号。

6月底，日本军方制定了“在日本决战”的计划。经过塞班岛、硫黄岛、冲绳岛战役之后，鬼子的底气反而足了。他们手上还有几百万陆军，有所谓“玉碎”的决心，准备接着打几年，打出个体面的结局。

美国军方心里反而有点儿发毛。这几次战役虽然全打胜了，但付出的代价之高，是美军始料不及的。照这个样子进攻日本本土，那得付出多大代价？因此，美军这时制定的计划，也认为战争会拖延下去，1946年春季以后才能进攻日本本土。当然，美军也认为有缩短战争的可能，因为他们还有一张王牌没有打出去——陆军航空兵的“509小组”。

这段时间，“509小组”与其他B-29型轰炸机组一样，参加了对日本各城市的空袭。不同的是，他们每次只携带一颗炸弹，每次投弹都要求保持一定高度，要求弹着点准确，并在视力范围内爆炸。这基本可以说是实战演习，全组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反复演习，他就是带队的蒂贝斯上校。

“509小组”的任务，与美军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这种大杀器就是大名鼎鼎的原子弹！

美国准备投掷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被分成四个部分，由三架飞机和一艘巡洋舰分别运到提尼安岛，在这里被组装起来。“小男孩”将由一架序号为82号的B-29轰炸机投掷。

7月16日，美国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

美、英、苏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人是见棺材不落泪，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投降，那就别怪美国不客气了。

8月5日，蒂贝斯上校召集“509小组”的全体人员开会。他第一次告诉大伙，“509小组”之所以训练10个月，只是为了在日本投掷一颗炸弹，但它不是一颗普通炸弹，而是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82号B-29型轰炸机，将由蒂贝斯上校担任正驾驶，原来的正驾驶罗伯特·刘易斯为副驾驶。机组人员中无一人了解原子弹的构造，技术专家柏森斯上校奉命随机执行任务。上级要求，万一没有完成任务而迫降被捕，柏森斯应立即自尽。

随82号机一同行动的还有五架B-29型轰炸机，其中两架负责侦察，三架随时报告天气情况，然后根据天气情况确定“中奖”城市——广岛、长崎或者小仓。



顷刻间，城市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变成焦热的火海

尝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

8月6日凌晨2时40分，“509小组”准备起飞。飞机升空后，柏森斯上校爬入弹舱，打开原子弹的保险装置，装上了引爆器。

7时30分，天空一片晴朗，机组开始为投弹做准备，并确定了目标城市——广岛。8时35分，伴随82号机的两架B-29迅速离开。9时整，为了防止强光刺伤眼睛，机组人员戴上了厚厚的墨镜。

9时16分，“小男孩”被投出弹舱。这一天，全广岛的钟表都停止在了9时16分。原子弹在离地面600米处爆炸，立即发出令人目眩的强烈白色闪光，广岛上空随即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间，城市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变成焦热的火海。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10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很多人在之后的20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建筑物摧毁殆尽。处在爆炸中心下的人和物，像原子分离那样分崩离析；离爆炸中心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一刹那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虽侥幸还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目被烧成两个窟窿。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闷热的气流。

当时，广岛人口为34万，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有8.8万余人，负伤和失踪的有5.1万余人。全市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三分之二。

广岛的悲剧，并未使日本统治者同意接受无条件投降。他们竭力掩盖广岛的真相，以免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他们还存着侥幸心理，认为美军只有一颗原子弹，还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

8月9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从而酿成了广岛之后的又一次悲剧。

“皇军之花”不堪一击

根据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在结束苏德战争之后，立即加紧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苏联从西线调动大批军队开赴远东地区。到8月初，苏联在远东的总兵力已达170多万人，有5000多架飞机、50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约75万人。在兵力和装备等各个方面，苏军都拥有绝对优势。

关东军原本是日军精锐，号称“皇军之花”。但是由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屡遭挫败，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已被抽调一空，“皇军之花”早就成了“皇军之渣”了。

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告诉他：日本仍在继续进行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停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苏联政府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宣布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佐藤听完，面如土色，立刻感觉浑身哪儿都疼，不光是左边疼了。

8月9日零点钟声刚过，苏联红军兵分四路，越过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在几路苏军迅猛凌厉的攻势下，日本关东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便被轻易击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投降诏书。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关东军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

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

与此同时，南翼苏军也攻占了朝鲜北部的主要城市，于8月24日进占平壤，不久推进到了“三八线”附近。此外，苏军于8月11日向南库页岛（萨哈林岛）发起进攻，8月28日占领南库页岛。8月15日，苏军登陆千岛群岛，由北向南依次进占千岛群岛的各个岛屿。

至此，前后20多天的苏联对日作战胜利结束。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共击毙日军8.3万人，俘虏59.4万人。

东北大拆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军事工业。到战争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于是，日本战败之际，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中国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国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图谋。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跟罗斯福谈条件，要求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

打败日本关东军后，苏军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实行接管。接管之后，就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日本战俘，尤其是工厂的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

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

苏联在东北拆运的机器设备，总价值到底有多少呢？有各种统计数字，出入很大，大约在8亿美元左右。

中国国民政府曾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军大肆拆运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则一口咬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的战利品，毫不让步。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时，直接要求斯大林取消“战利品”的说法。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

苏军在中国东北，除了劫掠工业物资外，也对东北平民犯下了累累暴行。

二战中，苏军由于伤亡过大，为了满足兵员需求，就把犯罪分子等不符合正常入伍条件的男性征召参军，军队纪律比较差。在中国东北，苏军的散兵游勇在街上乱窜，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肆意杀人，强奸妇女，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过、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将军，因为拦阻苏军士兵抢劫，被当场开枪杀死。连八路军将领都敢杀，何况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好不容易等到1946年3月，苏军才撤出东北。

吵来吵去还得降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法西斯到了最后关头。

在东京的日本皇宫防空洞里，一群军政要人意见不一，激烈争吵。下午，首相铃木贯太郎 [68] 召开内阁会议。铃木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由外相报告了苏联参战及原子弹爆炸后各方面的反映，提出日本应投降。会场又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铃木征询各大臣意见，是否应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结果六人赞成，三人反对，五人没有表态。铃木无可奈何地说：“内阁既然不能决定，只好上奏天皇了。”

随后的御前会议，仍旧在皇宫防空洞中举行，裕仁天皇来到会议室。铃木先让书记官朗读《波茨坦公告》，然后宣读他拟好的提案，即在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接受无条件投降。很快，会议室又吵成了一团。

裕仁天皇一直默默地听着众人的辩论，虽然主战派满怀取胜的信心，还想进行“本土决战”，但被忽悠过很多次的裕仁，明显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了，最终决定投降。

8月10日，美国政府收听到了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随即征询英、苏、中三方的意见，发表了一道复文：“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必须听命于美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身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两天后，美国飞机在东京上空撒下了载有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和同盟国复文的日语传单。一时间，日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日本民众中迅速传开了。

8月14日，裕仁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陆相阿南惟几等人声泪俱下，他们说：“同盟国复照对保护天皇制度措辞不明，恳请天皇准予再提出照会。如同盟国不允许保护天皇制度，那只有继续战争，死里求生。”会场上一片沉默。最后，裕仁天皇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下令起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将诏书录音，准备在第二天用广播播出。

天皇广播投降诏

日本投降的过程是险象环生。主战派的一伙少壮侍卫军官得知天皇决定投降的消息，决定发动政变。这天晚上，他们闯入皇宫，四处搜寻，企图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唱片，阻止向全国广播。警卫部队很快镇压了这次叛乱，投降诏书立即在电台播出：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1945年9月2日上午，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投降书上签字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

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一百多年来，日本国民头一次在广播中听到了天皇陛下的“玉音”，却是一份投降诏书！看到大势已去，主战派头子阿南惟几在官邸剖腹自杀。

8月28日，美国空军的飞机在东京机场降落。大批英、美军队开始在日本海岸登陆，实现对日本的占领。

9月2日上午，日本东京湾，晴空万里，碧波无垠。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迎来了一个庄严的时刻。9时许，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茨海军上将、中国徐永昌将军、英国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依次签字。

历时六年零一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第八章 尘埃落定受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战争中没有什么好东西，除了它的结束。

——题记

01.德国反思很彻底

如何处理战犯

随着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宏大战争与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强凌弱、以暴制暴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具有崇高的正义性。同时，战败的德、意、日也不是单纯使用暴力，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做基础：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首创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使之丰富并各自加以发展，深入国民内心。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国家征服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这场战争结束时，该用什么方式对待那些挑起战争的罪犯，是对人类集体智慧的考验。

欧战结束时，关于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在同盟国内部曾引起激烈争论。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活埋也许是个好办法。甚至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策划发动二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指出：“如果你们认为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争论到最后，这位雄辩的法官胜利了，主张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人赢得了胜利。人们相信，以暴制暴是没有尽头的，用法律让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或许更为有效。

根据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讨论通过的《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即将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会

议议定书》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随之诞生。

又在纽伦堡碰头

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十几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纳粹党死硬分子隐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证据，辩论是非问题，进行公正判决，更能澄清事实，辨明罪恶。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三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进入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纽伦堡600号大厅。这里曾是纳粹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地方，把它作为审判现场大有深意。

纽伦堡是中世纪多位德意志皇帝诞生和居住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同时也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辖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纳粹党企图借助纽伦堡的历史传统，为自己抹上一层虚伪的金色。1933年，希特勒把纽伦堡定为“纳粹党代会会址”，每年都有50万纳粹党员从德国各地来到纽伦堡，可谓风光无限。臭名昭著的反犹太纽伦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炉的，掀起了种族清洗的腥风血雨。

曾有个笑话，一个孩子介绍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冲锋队员，我大哥是党卫军，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团，我妈妈是国社党妇女联合会成员，而我加入了德国少女同盟。”旁人问：“是这样呀，那么你们在这么多的工作中还能见面吗？”孩子回答说：“噢，当然啦，我们每年都能在纽伦堡党代会上碰头。”

现在，那些经常参加党代会的人果然又在纽伦堡碰头了。不过，他们是作为战犯，出现在被告席上。在审判席上，四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身穿黑色长袍，而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军装。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木头长凳被漆成深木色。法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气氛，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忧郁的庄严。

21名纳粹德国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审判。

随口吐真言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名纳粹高级头目自杀的自

杀、失踪的失踪，到了开庭的时间，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有1人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首先宣读总起诉书。

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陈词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陈词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陈词就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他说：“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卷土重来。”

杰克逊宣读的起诉书中证据确凿，因为被怀疑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集体杀害；他还引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报道，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把数不清的犹太人赶到简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里，然后实施爆炸。

紧接着，英、法、苏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令人不寒而栗。

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纳粹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令人震惊，法庭中有的人开始落泪了。

杰克逊法官的声音响彻法庭，起诉书列举的事实令听者震惊，法庭展示的证据让观者落泪，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的辩解显得无比苍白。被同盟国认定的21名战犯中，这位纳粹帝国元帅被认为是罪孽最深重的，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缔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杰克逊大法官洪亮的声音响彻法庭。

“我没有罪。”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叫嚷着。戈林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他说自己对于纳粹所做的一切无法控制，尤其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

然而，在审判期间，负责与战犯沟通的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见戈林随口说道：“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展示证据的时候，有一次，苏联工作人员把幻灯片放倒了，坦克履带朝上，炮筒朝下。戈林哈哈大笑，不放过任何一个嘲笑苏联人的机会。

戈林这么做虽然太小儿科，但苏联人就没有该被嘲笑的地方吗？当然有！纽伦堡审判中，苏联人试图把“卡廷惨案”的责任推在纳粹德国头上，一了百了。这事说来就话长了。

纽伦堡的悬案

1943年3月14日，纳粹德国通过柏林电台播发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消息，犹如一颗炸雷，震惊了全世界。德军在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卡廷森林发现八个巨大的墓坑，里面掩埋着数千具身着波兰军官制服、佩戴肩章和奖章的波兰军官尸体。死者都是被手枪子弹从脑后打进，从前额穿出而死。从尸体的情况和他们衣兜里的报纸日期分析，可以断定这批波兰军官是在1940年的春天被苏联人有计划地集体杀害的。

1943年4月14日，应德国当局邀请，波兰红十字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到卡廷森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出《波兰红十字会秘密报告》。该报告的调查结论竟和纳粹德国的结论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苏联政府通过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杀这一暴行是纳粹德国在1941年夏季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苏联”。

这一桩公案，在纽伦堡又被翻了出来。纽伦堡法庭上争辩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苏联人还是纳粹德国在卡廷屠杀了约2.2万名波兰军官及各界精英。当时，斯大林指示苏联将军罗曼·鲁丹科向法院提出诉讼：“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战俘，这是一项需要为之负主要责任的重大战争罪行之一。”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百口莫辩，几乎成了替罪羊。这项指控终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被美国 and 英国审判员驳回。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苏联人在卡廷屠杀了波兰战俘，但也被法庭认定。纽伦堡法庭终于未就谁制造了“卡廷惨案”做出结论，使这一国际悬案更为怪异诡秘。如此残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干了也肯定不会承认啊！

然而，人们没有忘记对这件惨案的追踪和感怀。华沙公墓里专设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卡廷惨案纪念碑”，以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和对“卡廷惨案”的纪念。波兰人一直努力坚持调查、探求“卡廷惨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了由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卡廷惨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慢慢揭开“卡廷惨案”发生的经过。

正义不会缺席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入侵波兰东部。9月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与苏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向波军发布命令：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波军绝大多数人执行了这一命令，随后约有25万波兰军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苏联。这批人一到苏联立刻成为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给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战俘营。下一步，苏联方面决心消灭这批战俘中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到1939年12月，经苏联内务部战俘局逐个甄别后，大约2.2万波兰军官和教授、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各界精英

被筛选出来。

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长）贝利亚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计划，将这2.2万波兰人全部枪决。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领导立即亲笔签字，批准了这项秘密屠杀计划。于是，“卡廷惨案”发生了。

从1940年4月4日起，波兰战俘营内，每天都有人被带上汽车，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里的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直到次日凌晨。行刑时，用一台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以掩盖枪声。处决使用的是特地从莫斯科运来的德国造7.65毫米手枪或左轮手枪，这是“盖世太保”专用的手枪。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后铐住双手，带进一个用毛毡封闭的小房间，随即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即从对门搬出，然后下一个受刑人被带入。被害人的尸体被分别掩埋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三个地方，每个墓坑都掩埋着重叠达12层的尸体。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移交权力时，一起打开了一份印有“永不开启”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开启封印看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人民隐瞒事实真相，我们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应该向波兰方面通报”。

1992年10月4日，叶利钦派特使到波兰，将这卷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的副本交给波兰。波兰总统瓦文萨接过密档，声音嘶哑地说：“我感到全身颤抖。”密档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亲笔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苏共（布）中央的决定”。

该谁的罪谁认，你如果不想认，历史也会帮你认。正义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纽伦堡审判历时218天，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闭庭。法庭对纳粹德国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处绞刑的有12人：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中央安全局局长卡尔滕布鲁纳，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弗朗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弗利克，反犹刊物《冲锋报》主编施特莱歇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约德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绍克尔，奥地利总督英夸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绞刑的是马丁·鲍曼，他在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鲍曼作为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人称“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权后期，权势日隆。鲍曼一直以

诡计多端著称，善于内斗，陷害过很多人，与戈林关系不睦。据说，隆美尔元帅被卷入刺杀希特勒案件，也与他有关。关于鲍曼的死因，有一种说法是，鲍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离开总理府，遇到苏军炮火阻隔，绝望中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杀。1972年，他们的遗体在西柏林中央车站铺设地下管线时被发现。

除了判处绞刑的战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继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10年徒刑。

另外，纳粹德国第一任内阁副总理巴本，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沙赫特，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弗里切，这三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纽伦堡法庭闭庭后，被告里宾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邓尼茨等六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戈林也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也被驳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

此时，戈林又玩花样。他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戈林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致命毒药，至今仍无法查明。不管怎么说，戈林总算不得善终。

最终，有10名纳粹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这些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希特勒万岁，就算最狂热的纳粹战犯也顶多说句：我不该死，我不认罪。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

纳粹战犯弗朗克在上绞刑架的时候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同纳粹划清界限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都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如果你加入过纳粹党党卫军，你就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即使你现在退出了，曾经也是犯罪组织成员。纳粹战犯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而且是一个人领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然后上绞刑架。这就是说，连德国纳粹战犯，临终的时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做了忏悔，而日本战犯就是不认罪。

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区就是

后来的民主德国，英、法、美的占领区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先生是盟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老爷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反对纳粹。纳粹党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这老爷子也真能活，那么多年居然没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比苏联人都恨纳粹。

德国的非纳粹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买卖第三帝国时代的纪念品是违法行为。你从德国老兵手里买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你不是崇拜纳粹，就是觉得这勋章特好看。你带出海关了，算你小子走运，要被人查出来了，你弄不好会被判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散布跟纳粹有关的言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纳粹举手礼，都要判刑。

可见德国人的悔改意识非常明显，所以勃兰特才会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蒙蒙细雨之中，也没人给他打伞，就直接跪在那儿了。碑上的遇难者不是勃兰特杀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但是，他说，我为德国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忏悔，这些人虽不是我杀的，但是被我的同胞们杀害的，所以我要忏悔。当时世界报刊评论说，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就站了起来。

所以说，德国的反思非常彻底，很了不起。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号称“武运长久”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欣赏鲤鱼的不畏刀俎，他们真的是那样吗？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

《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

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对正义的嘲讽

东京审判的被告，最初是28人，但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装疯，所以最后接受判决的共25人。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共有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临刑前，他们都大声高呼：“天皇万岁！”这样的结局，对他们7个来说，就像《无间道》演到最后的那句台词：你挑的！

除了被判绞刑的7人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对两人处以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也在国内设立了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截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绑赴南京中华门外执行枪决。

后来，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美国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宽大政策。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之后，一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人称“昭和之妖”的甲级战犯岸信介还担任了首相，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这是对正义的嘲讽。由此也可以看出，右翼势力在日本仍然猖狂。

日本天皇仍逍遥

为什么日本的反法西斯措施就很不到位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保留了天皇。

二战后，美国的驻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成了日本的“太上皇”，他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日本。

1945年9月底，有人预约求见麦克阿瑟。来人正是裕仁天皇。27日上午，他从皇宫出来，身着燕尾服、条纹裤，戴着礼帽，前往麦克阿瑟官邸。天皇亲自出来见人是罕见的，也不能说没有先例。当年溥仪做“满洲国皇帝”的时候访问日本，天皇也去车站迎接过。但这次的心态完全不同，上次是迎接傀儡，这次是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当傀儡。

裕仁天皇在参谋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麦克阿瑟的客厅，两个不认识的男人们碰面了。麦克阿瑟拿出一支美国香烟递过去，天皇赶紧双手接受这份馈赠，麦克阿瑟又上前亲自为他点燃。那一刻，他惊奇地看到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手在颤抖！这位天皇可能畏惧自己将受到的惩罚。

其实，麦克阿瑟早就打算“挟天皇以令日本”，不惩罚天皇，而是借助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来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他看到天皇的威力大大的，一声令下，300多万日本兵全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所以千万不能处理天皇。

过了一会儿，天皇开口了：“麦克阿瑟将军，我到您这儿来，是为了接受您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决。我对我国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全部责任。”这一发言令人震惊。天皇还是有勇气的，至少他表现出了勇气，或许他是想探一探麦克阿瑟的底牌。

麦克阿瑟显然被天皇的“真诚”打动，应该救赎有勇气的人，他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这个日本人能合作，而且可以共担改造日本的艰巨使命。于是，天皇被放过了，他没有罪。

问题就出来了，日本军人认为，我是为了天皇打仗，他都没罪，我们更没罪，我们不反思。

于是，很多日本战犯就获得了赦免。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1928年是驻奉天总领事，参与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很多侵华阴谋都有他的份儿。在东条英机内阁时，他是工商大臣和殖民大臣，因为反对跟英、美开战而辞职。按说这个人对中国是罪恶滔天，但因为他反对和英、美开战，所以也什么事儿没有，居然还长期担任首相。

这多没天理啊！德国是反纳粹的斗士当总理，日本是战争罪犯当首相。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余毒就没被肃清。

有些人总担心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些人巴不得天下都以正义和公理论曲直。但是，有些地方的人就没那性情，人家不好这个，你说该怎么办？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1] 邓尼茨（1891～198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名将。1936年任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1943年1月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1945年5月1日接任纳粹德国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

[52] 吕特晏斯（1889～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海军名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鱼雷艇部队服役。1940年9月，晋升为海军上将。1941年5月，乘旗舰“俾斯麦”号战列舰开赴大西洋。5月27日，吕特晏斯随舰沉没。

[53] 托维（1885～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海军名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驱逐舰舰长，参加过日德兰海战。1940年11月，托维被提升为战时海军上将，负责指挥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1941年5月，他指挥舰队围歼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1943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54] 斯大林格勒：俄罗斯地名，是俄罗斯欧洲地区东南部水陆交通枢纽。原称“察里津”，1925年改称“斯大林格勒”，1961年又改称“伏尔加格勒”。

[55] 彩虹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74艘德国战舰作为俘虏被押解进入英国斯卡帕湾。1919年，谈判对德国十分不利，德军为防止舰队落入敌人手中，以“彩虹”作为暗语，决定将德国军舰自沉。这是海军史上最壮烈的自沉行动，有52艘德国军舰沉入海底。

[56] 列宁格勒：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原称“圣彼得堡”，1712年起为俄国首都。1924年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旧名。

[57] 哈尔德（1884～197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陆军大将。哈尔德出身于军人世家，44岁便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虽然哈尔德精明干练，善于分析问题，但希特勒对他爱提不同意见感到不满，于1942年夏天免除了他的职务。

[58] 瓦杜丁（1901～194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朱可夫、崔可夫齐名的苏军将领。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等职，被称为“闪电将军”。1943年2月晋升为苏联大将。

[59] 崔可夫（1900～198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军名将。曾两次出使中国，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苏德战争爆发后，崔可夫请求回国参战，1942年7月率部开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60] 斯图登特（1890～1978），德国伞兵大将，被誉为德国空降兵之父。1914年入空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40年晋升为空军少将，参加1941年克里特岛战役。1943年9月指挥营救墨索里尼。次年出任第一伞兵集团军司令。1944年7月13日晋升为空军大将。1945年初调往东线作战，同年在德国境内被盟军俘获。战后被判5年监禁，但后来获释。

[61] 范德格里夫特（1887～197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著名将领。1942年任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在一系列登陆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月升任第18海军陆战队司令。

[62] 入鹿：指苏我入鹿，日本7世纪的一代权臣，相当于中国的曹操，曾经一度权倾朝野，诛杀圣德太子之子，几乎架空皇极天皇，危及皇室。645年，被众臣所杀。

[63] 介错：是指在日本切腹仪式中，为切腹自杀者斩首，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减少痛苦折磨。

[64] 德黑兰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主要商讨加速战争进程的问题和战后事宜。

[65] 齐格菲防线：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德国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对抗法国马其诺防线的防御体系。与马其诺防线相比，齐格菲防线的特点是大部分工事较小，结构较为简单，但数量远超马其诺防线。

[66] 霍尔蒂（1868～1957），1920年至1944年为匈牙利王国摄政。1944年因有意退出轴心国阵营，被德军挟持至德国。1945年德国投降，他一度作为战犯被囚禁在德国巴伐利亚。1946年获释，流亡葡萄牙。直到1957年逝世，都未能再回到匈牙利。

[67] 海因里希（1886～1971），德国著名将领。1906年参军，一战时在东西两线都打过仗。二战中，多次取得胜利，于1943年1月晋升大将。1945年3月，出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

[68] 铃木贯太郎（1868～1948），中日甲午战争时为水雷艇艇长，日俄战争时任第二舰队驱逐队司令。1923年晋升为大将，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长兼海军军官会议议员。1945年组阁，压制陆军强硬派，敦促裕仁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日本军人赌国运

- ★德意日成了铁哥们儿
- ★司令官被人喝了倒彩
- ★这个计划很冒险
- ★东条这厮很不称职
- ★怕输的“赌徒”
- ★演技高超的“影帝”
- ★谁说这是“贬官”
- ★太平洋舰队遭痛扁
- ★山姆大叔怒冲冲

第二章 菲律宾名将对决

- ★就不让你藏猫儿
- ★“珍珠港”第二
- ★用“卒”干掉“帅”
- ★日机狂炸远东舰队
- ★极有个性的麦克阿瑟
- ★酷哥临战也紧张
-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 ★远东的“敦刻尔克”
- ★满脸褶子还出来卖萌
- ★日军转行搞“开荒”
- ★司令官被人放了鸽子
- ★日军猪一样的发挥
-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第三章 新加坡英日死掐

- ★“咸鱼”也能翻生
- ★燕雀安知鹤鹑之志
-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 ★比困难，谁都一大堆
- ★棺材拉门口，自己吓自己
-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 ★日军的“特种部队”
- ★马来西亚之战悲歌多
- ★军人和女人一样善妒
- ★包变成了励志叔
- ★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
- ★意志薄弱的先倒下

第四章 盟军苦战悲歌多

- ★四胞胎孩子怎么管
- ★悍不畏死的伞兵

-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 ★霸气侧漏的鱼雷
- ★悲怆的海上大决斗
- ★好不容易阴你一把
- ★这个支队不要命
- ★居然不知让着老东家
- ★哥们儿，冲过封锁线
- ★“我将回去”的承诺
- ★军司令官也“旷课”
- ★大本营里浑蛋多
- ★这个师团擅长做生意
- ★投降真的非我所愿
- ★钻进山林打敌人
- ★驹马爷战争镀金
- ★星条旗在迎风飘扬
- ★正规作战已完全失败

第五章 千里奔袭扬武威

- ★政府遮掩丑事的小把戏
- ★神到爆棚的新领导
- ★老领导的苦逼谢幕
- ★嘻嘻哈哈的“老顽童”
- ★“蛮牛”请缨当先锋
- ★羞于提及的战绩
- ★把炸弹扔到东京去
- ★高层人物的忧心
- ★大胆变招儿，险中出奇
- ★“香格里拉”在哪儿

第六章 珊瑚海航母互搏

- ★真实版《暗算》
- ★谁都不想当替补
- ★发现了目标
- ★“大鱼”俯冲咬航母
- ★日机停靠美军航母
- ★击伤日军航母“翔鹤”号
- ★海空大拼杀
- ★“坚持到底的女人”

第七章 中途岛山雨欲来

- ★用鱼叉叉小虾
- ★设个圈套让你钻
- ★超级战列舰
- ★耍无赖的演习
- ★可我们还是会打赢
- ★不祥预兆真是多
- ★全力防卫中途岛

- ★大将因病离战场
- ★大家都想当英雄
- ★小伙子撞大运
- ★争先恐后炸“主力”
- ★养精蓄锐钓“大鱼”
- ★惊人的预测力
- ★死心眼的日军飞行员
- ★眼看着战友被射死
- ★神奇的钞票

第八章 硝烟滚滚战犹酣

- ★鱼雷机分队失利
- ★超神奇的油箱
- ★黄金预备队
- ★机动部队的烦恼
- ★活着归来是奇迹
- ★指挥官脑子乱
- ★不停歇的连轴空袭
- ★做一只聪明的老鼠
- ★令人震惊的报告
- ★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 ★牢牢记着队长的话
- ★来一个灭一个
- ★终于发现了“大鱼”
- ★有言道，祸不单行
- ★期望被彻底打破
- ★挨揍的滋味不好受
- ★前浪死在沙滩上
- ★死也要死在蓝天上
- ★长官陪同舰船亡
- ★美军将领不上钩
- ★无须放弃时放弃
- ★就是不上当
- ★战争，还在继续

版权信息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1

作 者：关河五十州

出 版 人：谢清风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策划：李吉军

监 制：陈 江 毛闽峰

特约编辑：陈春红

营销编辑：袁 玥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第一章 日本军人赌国运

山本五十六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时，正好56岁，与他父亲生他那一年同岁。山本是长冈人，他神采飞扬地问他的同乡好友：“你以前是否想过，在长冈这块土地上也能出一位海军联合舰队司令？”

就日本海军军人而言，联合舰队司令不仅是职位，还代表着最高荣誉，山本没有理由不为之欣喜。然而仅隔一年，这种踌躇满志就变成了忧郁纠结，他对秘书说：“你将至少三次看到东京被夷为平地，我们在劫难逃。”让山本陷入焦灼不安的是当时日本朝野盛行的一个主张：与德国结盟。

这个结盟可不是光一起拉拉小手、搂搂肩膀那样简单，它是军事同盟，并且矛头直指英美。换言之，如果日本跟德国成了两肋插刀的铁哥们儿，就得跟美国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而这一点恰恰是山本最为忌惮的。

山本年轻时，曾去欧美进行过考察。考察结束后他，大发感慨：“凭日本的国力，根本不能与美国为敌。在海军建设上，更不能与之进行军备竞赛。”

直到已过知天命的年龄，山本还是这个观点，认为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军事力量还差着老鼻子呢，所以决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更不能替德国人火中取栗。

因为坚持己见，山本不仅被视为海军里的亲英美派，还差点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德意日成了铁哥们儿

那还是山本在担任海军次官时，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些不伦不类的人跑到海军省，一进门就叫嚷着要见山本。这些人都穿着长及膝盖的和服，蹬着木屐。负责接待的海军省秘书官实松让察言观色，左看右看，都觉得这些人不像山本的粉丝，便把他们引进秘书室，想听听他们到底有什么要求。

没什么特别要求，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是先宣读“劝辞书”，要求山本老老实实在地请辞下台。如果不干呢，后面还有“锄奸书”，即“替天行道，诛讨山本”。有人甚至扬言，第二天就要给山本放放血。

在意识到山本有生命危险之后，实松一边设法打发走这些不速之客，一边通知山本赶快躲避。山本嘴还挺硬，说：“就算杀了我也没用，我相信，即使换上五个甚至十个新的次官，也丝毫不能改变海军的观点和立场。”

话虽这么说，可看到外面的人都排队要你的脑袋，山本心里也是咚咚咚直打鼓。昭和时代，死于刺客之手的军人政客太多，连首相犬养毅都让人给杀了。偏偏海军省又没宪兵队，于是只好靠警察来进行巡逻保护。试想一下，连首相府的卫兵都救不了首相，几个警察又能顶什么用？

按日本人的习俗，临死前要换新的兜裆布。在被死亡威胁笼罩的那些黑色日子里，山本几乎每天都要换一块兜裆布。为此他还预先写了遗书，秘密地藏藏在海军次官的保险柜里。

如果不是执掌联合舰队，山本的兜裆布兴许还真派上了用场。之后他就不存在这种担心了——海军司令可以在海军舰艇上办公，刺客再牛再狠，也没法混到军舰上去。

山本长长地松了口气，笑着对副官说：“你看，‘长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称呼还不错嘛，也挺吃香的。海军‘次官’算个啥，不过是个高级勤杂工而已。”

山本自己的人身安全虽然有了保障，但关于日德结盟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朝着与他愿望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就在山本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当天，即1939年9月1日，德国突然出兵波兰。仅仅三周过后，波兰便整体沦陷了。

进入1940年，德军的闪电战更显彪悍，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先后攻下荷兰、比利时、法国等一批国家，并迫使英法军队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缺乏道义的世界里，大家讲究的通常都是一个原则，即“得势叠肩而来，失势掉臂而去”。现在德国如此得势，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

昭和时代的日本，政府不过是橡皮图章，左右这块图章的是陆军。既然有可能跟着德国捡便宜，陆军便抱着“日本不能落伍”的想法，来了个见风使舵，不停地推着政府与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谈判，以便商议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此前，海陆军一直陷于分裂。山本、原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加上海军省军务局长井上成美，被称为海军亲英美派的“三驾马车”。这三公公然与陆军唱反调，成为日本迟迟无法与德国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1940年，“三驾马车”已经分崩离析。米内辞去了海相一职，井上也被调到中国战场，担任舰队参谋长。在海军高层，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就只剩下一个山本。

签约之前，现任海相及川古志郎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与“三驾马车”不同，及川是一个信奉“和为贵，忍为高”的人。有人揶揄他说，就是有一只咬人的狗扑来，及川也会绕道躲避。

这样的人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不愿意继续与陆军闹别扭。说到底，大家都是给天皇打工的公务员，一天少不了你三顿饭，有什么必要去惹那些闲气？

及川主持的这次海军会议，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向陆军妥协，为签约扫清道路，所以还没展开充分讨论，他就提前定了调：“如果海军继续反对结盟，势必导致政府内阁总辞职，作为海军来说，是负不起这样重大责任的，希望诸位最好表示赞成。”

这话一抛出来，分明就是只准举手、不准说话的意思。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言语了。山本见此情景，首先站起来说：“我任海军省次官时，就看过军用物资的进口计划，上面80%都来源于英美，如果与德意缔结了同盟条约，势必要失去这一来源，到时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弥补这一损失呢？”

及川听了无动于衷，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他那车轱辘话，也就是意见可以保留，举手还是照旧。

山本的忧虑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但与会官僚大多跟及川差不多，属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类型。像山本这样，就算是丢下砖头瓦片，都要求依次着地的认真的主儿，又能有几个？于是在及川的主导下，会议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山本成了孤家寡人。

会议结束后，及川向山本表示抱歉：“事情也是迫不得已，在三国结盟这件事上，政府和天皇都已做出决定，我们只能执行命令，请多原谅吧。”

山本不听这话还好，一听更加气愤：“难道一句原谅就算了吗？”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政府的代表在柏林正式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

日本选择与德国结盟，并不是真的想马上与美国翻脸。恰恰相反，它是要刺激美国，逼对方跟自己多亲近亲近——你看，我遇到了比你还要英俊的，赶快抛个媚眼过来吧。

谁料美国不仅没抛媚眼，还把日本默默地恨上了。在美国人眼里，英国和欧洲国家才是关系最铁的哥们儿，平时或许瞧不出来，你经常会

看到他们拌拌嘴、吵吵架什么的，只有到了危难关头，人家那种“你吃饭我喝粥，你喝粥我喝水”的真情才流露出来，这哪是日本能比得了的？

德国是英法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日本又与德国成了盟国，美国自然就不会对日本有什么好感。当时的美国报纸宣称，“日本已用政策做出决定，要与我们为敌”了。

美国国民注视日本人的目光一天比一天冷，物资禁运的措施也越来越苛刻，山本的担心逐渐成为现实。

山本在给同学的信中愤然写道：“现在才感到美国的压力，未免为时太晚了吧！这不正像一个小学生只图一时痛快，而盲目行事吗？”

不过，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山本的内心其实已迸发出了另外一个念头。

★司令官被人喝了倒彩

实松回忆，有一天，他和山本在办公室里闲谈，山本突然问他：“实松，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向美国开战？”

以日本海军当时的实力，要主动同美国交战，无论对山本自己还是对日本海军而言，都无异于一场赌博，而山本业余生活的一大嗜好，恰恰就是赌博。

在考察欧美的那趟行程中，山本曾特地到赌城摩纳哥去了一趟。在赌场，他每场必赢，赢得赌场老板都要哭了，不得不禁止他进场。据说，这是赌场开设以来，第二个因赌技过于高超而被限制入场的人。

注意，哥赢钱靠的是赌技，不是出老千。山本对此扬扬得意，夸口说：“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游遍欧洲各地，我能赚到建造一艘战舰的费用。”

结束考察回国，山本担任轻巡洋舰“五十铃”的舰长。“五十铃”舰上赌博成风，就连操练时间都有许多军官聚在一起偷偷打麻将，前任舰长屡禁不止。

跟前任不同，山本遇到下属赌博，不仅不批评，还会笑嘻嘻地站在一旁观战。军官们一看，这个长官好，多有人情味，于是赌博的时候也不再避着山本。

当时，舰上的人都不知道山本是赌博高手，他也故意装出对麻将一窍不通的样子，并向部下请教该如何玩。

听完讲解，山本兴致勃勃地卷起袖子：“好像也不难嘛，我试试。”

几天之内，喜欢赌博的军官们的口袋都空空如也，活活地被山本给掏空了。

这下大家傻了眼，想赌都没钱啦。山本将全舰官兵召集到一起，把赢的钱悉数归还给每位军官，然后正色宣布道：“我这几天陪诸位玩了个够，我也非常喜欢玩麻将，但是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再玩了，请你们自律！”

“五十铃”的赌风被刹住了，山本的赌术之高也由此尽人皆知。

与一般赌徒不同的是，山本不会单纯为赌而赌、为玩而玩，他把赌博上升到了一种人生哲学的高度，常说的一句话是：“战争就是赌博。”

在日德结盟之前，山本曾冒着各种危险竭力表示反对，但在既成事实面前，他决定破釜沉舟，索性赌一把大的：“我们要同美国打仗，要做好向全世界挑战的准备……”

上了赌场就是要赢钱，山本首先想从美国人手里赢得的，是珍珠港。

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海军基地，素有“太平洋心脏”之称。由于战略地位显著，它很早就成为日本海军的假想打击目标。山本还在海军大学读书时，学校的兵棋演习课里，就有袭击珍珠港这一章。

理论毕竟是理论，到了现实中，还得是山归山、水归水、土归土。日本海军的假想敌一直是美国，每年制订作战计划，都把与美国海军作战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但计划内容不管如何增减，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珍珠港。

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袭击珍珠港是不可想象的。从1939年开始，美国就把常驻西海岸的太平洋舰队调往珍珠港，港口巨舰密集。在这种情况下，防它还来不及呢，你还能偷袭？

日本海军的对美作战计划被称作“正统的战略思想”，它复制于日俄战争时期的对马海战（又称日本海海战）。在那一战中，日本海军由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指挥，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一举摧毁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

对马海战成了日本海军的经典，以至于当时从海军大学到各舰队，绕来绕去都离不开“以逸待劳”这一招。即便袭击珍珠港，主旨也不在于袭击本身，而是为了诱使港口里的美国舰队出战。

有一次海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天皇亲自出席。为了给天皇助一助兴，海军方面便特地举行了沙盘作战演习。演习中，日本海军采用“正统的战略思想”，先集中力量攻击美军控制下的菲律宾，在诱使美国海军来

援后，再与之进行舰队决战。演习末尾，美国太平洋舰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军舰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

现实里的战争，其实是一场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甚至有可能演习中有多拉风，真打时就有多狼狈。这种连野猪都骗不过的假大空，山本等人看后忍俊不禁：“这不是把天皇当成傻瓜，拉洋片给他看吗？”

山本十分崇拜东乡平八郎，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墨守成规，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一条新路。

1940年11月，山本向海相及川提交了袭击珍珠港的初步计划，同时还掏心窝地当面表示，他愿意辞去联合舰队司令官一职，只求担任袭击编队的司令，亲自率队进行袭击。

1941年初，突袭方案在山本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在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升起过“Z”字旗。为了向自己的偶像致敬，山本便将突袭计划定为“Z”计划。

“Z”计划虽已新鲜出炉，可它起初引来的不是掌声，而是倒彩。

★这个计划很冒险

海相及川的态度和他的为人一样，从来都是模棱两可，这还可以理解。最为糟糕的是，即便在联合舰队内部，也没有几个人对“Z”计划表示认同。

不认同有不认同的道理。从1941年5月起，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绝大部分军舰都停泊在了珍珠港，仅水面舰艇就猛增到100多艘，看上去黑压压的，别说打，就算是拿手指碰一碰，都会烫得起泡。

山本对这些当然不会不予关注，但他这个人，要么不穿红舞鞋，一旦穿上，就一定要不停地跳下去。

1941年6月，山本主持了一次对美作战的图上演习。与历次演习一样，攻击菲律宾总是屡试不爽的一块甜点。然而还是有人发现，作战方案中竟然没有使用大型航母。

一问才知道，山本把大型航母都用到了珍珠港，于是问的人惊呼：“这完全是冒险，真是个赌徒！”

联合舰队的高级将领们大多觉得不靠谱，弄到后来连“Z”计划的具体执笔者都动摇了，当面对山本说：“日本去进攻菲律宾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能去攻击珍珠港。”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日美矛盾呈现出继续恶化的趋

势。1941年6月5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正式做出决定，要对美国开战。不过在此之前，仍会同美国进行谈判。

裕仁天皇对此非常生气，认为谈判的成败还是个未知数，怎能就此决定对美开战呢？他将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召到皇宫，一人数落了一通，还尖着嗓子念了两句他祖父明治天皇写的诗：“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何风雨乱人间？”

两位大臣诺诺而退，可是最终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其实事情明摆着，虽然说要谈判，但大臣们都知道，这样的谈判很难有什么实际结果，因为双方缺乏利益共同点，最后撕破脸打架是必然的，天皇实在把未来的画面想得太小资了。

1941年7月，日本大举“南进”，出兵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此举犹如用刀尖抵住了英美的喉咙。美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先是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接着又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

日本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南进”说白了就是去找石油的。没想到的是，南洋石油还没见到影子，美国就先下手为强，提前把石油脐带掐断了。

美国此举，犹如在日本那受伤的小心脏上，又插了一把瑞士军刀。在实施石油禁运后，日本海军的石油储藏量仅能维持一年，高速运转的舰队眼看就要停摆了。二战结束后，日本那些史学家每回扯这些闲篇时，都能悔恨得把自个儿胸口给捶青了。

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究竟是吊桶落在井里，还是井落在吊桶里，一定得有个说法，否则对大家都是一个折磨。1941年9月6日，近卫内阁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提出到10月上旬为止，如果日美还不能在谈判中达成协议，日本就要对美开战。

会后，日本海陆军都开始加紧备战，有关作战计划的讨论也逐渐进入关键时期。

1941年10月3日，联合舰队的两名高级将领专程前去拜见山本。两人在战术思想上并不保守，和山本一样属于创新派，但他们又都认为，即将开始的对美之战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命运，“切不可抱侥幸投机心理，更不应该像对待赌博一样对待它”。

山本听完陈述后，做了一个假设：“我们去打菲律宾，如果太平洋舰队从东面空袭日本本土，该怎么办？你们愿意东京、大阪变成一片焦土吗？”

山本说，只要他做联合舰队司令一天，就决不会放弃袭击珍珠港的计划。他还用轻松的口气回应外界的“赌博论”：“再不要因为我喜欢玩桥牌、扑克，就把这说成是什么抱侥幸心理，是投机赌博。”

屋宽不如心亮。山本口才出众，语言感染力强，加上他本人在联合舰队又拥有强大的号召力，所以在珍珠港一战上，联合舰队内部很快达成了一致。

相对于下属，说服上级和同僚，显然要困难得多。日本海军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由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三部分组成，职责上大体分为内务管理、计划、作战。

及川所在的海军省态度如何，对于“Z”计划来说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负责计划的军令部得通过。

山本早就把“Z”计划递送到了军令部，但军令部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始终不肯在计划上签字。

富冈问了山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庞大的偷袭编队，要跨过半个太平洋，很难保证不被美军发现。一旦被发现，这支舰队便可能成为对方的鱼口之食，到时怎么办？”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袭击时，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正好都停泊在珍珠港里，万一不在呢？”

山本没有正面回答这两个问题，他只坚持一条：“同美国作战，本身就没有取胜的希望。明知如此，还要坚持硬打的话，就必须在大战的一开始，便先发制人地摧毁对方主力，使之半年内无法投入西太平洋的作战。要不然，这场战争就无法进行。”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富冈答应提前举行海军大学的例行图上作业，以便推演“Z”计划。

既然山本把他的计划说得神乎其神，大家也都想看一看，这颗蛋是不是真有那么足的分量。

★东条这厮很不称职

不同于以前的走过场，这次图上作业非常认真。模拟美军的指挥官是一位美军通，对美军战术很有研究。他得到的指示是，演习中不要有所顾忌，要放开手脚，把日军当真敌人打。

推演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袭击失败了；第二次，总裁判终于做出裁定：袭击成功！

图上作业一结束，山本马上要求军令部再次批准“Z”计划。他声称，如果这次计划还是无法通过，他宁愿辞去联合舰队司令一职。

“Z”计划获准的这一天是1941年10月19日。之前的一天，东条英机完成组阁，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同时担任首相、陆军大臣（陆相）、内务大臣（内相）三大要职。

平心而论，东条在处理琐碎事务方面是能干的，而且也很努力，但他缺乏大局观，并非经纶天下之才。有观察家评价道，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导人中，东条的天赋和能力是最差的。

东条喜欢把各种芝麻绿豆的小事都记在一本小册子上，还喜欢有事没事地经常去翻翻垃圾箱，查一下有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发生，甚至于还会去走访鱼店，以便显示自己的亲民作风。这些当然都没错，错的是，东条恰恰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表现得漫不经心，所以有人说：“如果让东条担任村长办事处的户籍吏，是再恰当不过的。”

在他组阁后，有一位大臣进谏：“我认为担任一国总理大臣的人，看看垃圾箱，拍拍鱼店伙计的肩膀，这类事太不像样子，以后还是别那么干的好。”

这话惹怒了东条，他听后大为光火，之后照样干。

另一方面，东条还特别容易感情用事，为此曾得到过一个著名的评价：“在东条的头脑里，没有脑髓，只有感情。”

东条这人说好听点，叫爱憎分明；说难听些，就是狭隘刻薄。从东条在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起，凡是对他没有好感的人，不是被贬到地方，就是被赶到国外。在陆军中，跟他意见不一的石原莞尔、多田骏都相继被免去了现役军职，就连大名鼎鼎的板垣征四郎也差点乌纱帽落地。

不过在那个时代，东条在日本国内拥有极高的支持率。推荐东条组阁的元老重臣只闻东条大名，却搞不清他的政治倾向，别人问为什么推荐东条做首相，他们竟然回答：“希望东条能抑制陆军内部的主战论，避免战争的爆发。”

靠东条来抑制战争，那真是与虎谋皮，因为一直以来，东条正是陆军中强硬派的代表。他在组阁初期，就已下决心要对英美开战。

在一次宴会上，东条无意中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说因为国力不够，不能对英美开战，那是没有办法，但假如能够战的话，那就绝对要开战。”接着他又得意扬扬地说：“对英美开战这件事，即使小孩子也都在热烈地盼望着，我收到两封民众来信，他们说无论如何都希望我发动战争呢。”

知道东条热衷战争，陆军内部的一些所谓有识之士都想予以阻止。有谋略家之称的石原一提到东条的名字就破口大骂：“说是为了要石油才开战，天下有这种傻事吗？就算是占领了南洋，以日本现有的船舶量，别说是石油，就算是橡胶和大米，也没办法运回日本啊。”

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认为如果和英美开战，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还不如和美国妥协，先解决“中国事变”（即侵华战争）再

说。

东条对这些反对意见深恶痛绝，不仅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还恨你恨到骨头里，一有机会就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到最后，东条内阁就成了他一个人的内阁，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内阁。

自组阁之日起，东条内阁便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对美作战方案。东条的前任近卫曾做出过一个决议，说到10月上旬为止，谈判不成便开战。但那只是近卫的一种恫吓策略，看着好像是火星，其实不过是夜间坟地飞出的一点磷火而已。

与文臣出身的近卫不同，东条是真敢干，真要干。1941年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如果在12月1日零点以前，对美谈判还不能取得成功，便对美发动武装进攻。

在接到海军军令部的命令后，山本正式将开战日定为12月7日，并任命南云忠一为偷袭舰队司令官。

1941年11月20日，由31艘军舰组成的庞大攻击编队在单冠湾进行秘密集结。这是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联合舰队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此前，任何一艘舰只都不知道调动它们的目的。一位记者如此描述：“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舰长，也料想不到作战任务竟然是远征3500海里，去奇袭夏威夷。”

11月26日，随着旗舰发出信号，这支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驶出港湾，向夏威夷开去。

★怕输的“赌徒”

遥想当年，在决定对俄国舰队出击之前，东乡平八郎向大本营拍发过一份电报，他在电文末尾说道：“今天天气晴朗，但海浪很高。”对马海战结束，东乡的这句话遂成为日本人津津乐道的名言。

1941年12月3日，南云舰队收到山本发出的电报：“攀登新高山1208”。同样是“高”，站在前辈的肩头，山本追求的是更上一层楼，他要求南云按原计划于12月8日发起攻击。

12月8日是东京时间，美国东部时间即为12月7日。这也就意味着，一场世纪豪赌正式开始。

海军的山本、陆军的东条，两人都以日本国运为赌注，但他们赌博的手段和方式又截然不同，概言之，东条用感情，山本则更多地用头脑。

有人说赌博纯粹靠运气，山本则认为这种看法很不全面，运气之

外，科学的计算也十分重要。据他说，他在摩纳哥的那次赌博，就运用了高等数学进行计算，所以才能做到每场必胜。

在“Z”计划得到批复之前，军令部曾用两个问题来质问山本。虽然山本当时都未做出正面回应，但他很清楚，要确保袭击成功，这两个问题就绝不能回避，必须一个个地予以解决。

如何解决，就得算。怎么算呢，你得先掰手指头，如果手指头不够用的话，再加脚指头。总之，一定要到算无可算为止。

头一个，要确保不被美国发现，这里面至为关键的是选择合适的航线。

从日本本土到珍珠港，共有北、中、南三条航线。三条航线各有利弊，相对于北航线来说，中、南航线距离珍珠港较近，且气候适宜，缺点是往来商船频繁，容易被发现。

山本算来算去，最终还是选择了北航线。之前的两次图上推演，用的都是这条航线。在第一次推演失败后，模拟日军的指挥官曾面带难色地对山本说：“北航线有很多危险，一有差错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

山本拍着自己的胸脯鼓励他：“不必担心，一切责任都由我来承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计算和坚持都是对的。

接下来的，就是要知道，太平洋舰队的主力究竟什么时候在珍珠港。如果等南云舰队好不容易到达珍珠港，港口内真的空空如也，那就要闹国际笑话了。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光是算，更重要的是还得“知彼”，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早在“Z”计划尚未成形之时，山本就从海军情报局物色了一名叫吉川猛夫的间谍，专门潜入珍珠港搜集情报。吉川是退役海军军官，原本并非职业间谍，但此人胆大心细，应变能力很强。经过长期观察，他逐渐掌握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规律，并发现了其藏身之处。

吉川激动万分地描述道：“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舰队大集合，那么多舰艇，既没有烟也没有噪音，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海水闪着耀眼的白光。”

吉川说，在那一刻，他突然联想到了在家乡打野鸭子的往事，而眼下的情景正同当年打野鸭子一模一样，于是不禁在心里喊道：“我可发现了大批野鸭子！”

山本急于要知道的是，这些“野鸭子”会在哪一天集中到港内。

吉川回答：星期天！

山本之所以把开战日定在12月7日，正是依据了吉川所提供的情报，同时他还考虑到，星期天，美军值班人员休假最多，戒备也最为松懈。

尽管山本挖空心思，把“Z”计划修订到了他认为最完美的程度，但与赌桌上的游戏相比，战争中不可预料的因素和环节实在太多，所以自南云舰队出发后，他的心就一直悬在半空中。

很多人认为北航线危险，首先提及的就是海上气候。过去十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每到12月份，北太平洋的天气就特别恶劣，一个月里面，只有七天是好天气，余下的全有暴风雨。

幸运的是，南云舰队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大风大浪，山本喜不自禁：“天助我也！”

山本不顾种种不利条件，执意选择北航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巡逻机不会对这一带进行巡逻，就像完全敞开一样，而且很少有商船会经过北航线，便于南云舰队悄悄地接近珍珠港。

可万一有商船经过，且发现了舰队呢？那就会是各种无趣了。

山本为此制订的预案是，不准主动攻击，只有在受到攻击时，才予以还击。

俗话说得好，怕什么就可能来什么。1941年12月5日，南云舰队还是与一艘商船迎面相遇。

南云十分紧张，虽然他遵照山本的预案，未向商船主动攻击，但仍密切监视着对方，并做好了准备，一旦发现商船用无线电报告舰队的行踪，便马上在三分钟内将其击沉。

不知道商船是怎么想的，反正它过了一会儿，就不声不响地开走了，这也使南云去了一块心病。

由于路途较远，南云舰队必须进行中途补给。当天，舰队完成了最后一次加油，整个舰队升至一级警戒状态，并接到山本的训令：“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努力奋战。”

这是山本模仿东乡平八郎的口吻，向南云舰队发出的战争动员令。南云立即将电文用灯光信号的方式通报全舰队，然后在旗舰“赤城”号航母的桅杆上升起了“Z”字旗。

在36年前的对马海战中，东乡在旗舰上升起的也是“Z”字旗，这已成为日本海军胜利的标志。山本没有重复东乡的打法，但他一心期盼的，是要重演东乡的辉煌。

1941年12月6日，经过长达11天的航程，南云舰队终于抵达珍珠港以北的预定海域。

第二天就要动手了，山本彻夜难眠，便找来一个参谋陪他下棋。山本的棋术和他的赌技一样高超，通常情况下都是只赢不输，可那天晚上却臭招迭出。参谋发现不妙，急忙偷偷让棋，但山本还是一副坐卧不安、神不守舍的样子。

无独有偶，战后据东条的夫人回忆，当天深夜，从她丈夫的卧室里传来了哭声。她起身打开走廊的门，窥视丈夫的房间，只见东条坐在被褥上面，面向皇宫哭泣。

没办法，珍珠港的这个赌局实在是太大了。作为策划者和总指挥，不管是山本还是东条，他们都输不起，这个时候，想做到不失态都很难。

自始至终，这两个人最为关心的是，美国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南云舰队的行踪会被发现吗？

★演技高超的“影帝”

对于东条与山本的担心，事实上，即便南云舰队已经杀到眼前，美方仍无一个人认为珍珠港存在危险。

难道美国的情报机构瘫痪了？当然不是。

二战结束后，日本惊讶地发现，当时的美国政府几乎破获了日本外务省的所有密码电报。尤其在珍珠港遇袭前的四个月里，日本外务省与驻外使馆来往的绝密电文中，竟有108封被美国方面破译，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人瞠目结舌。

美国针对日本的这次情报战，由罗斯福亲自下令实施。密码分析专家们仿制了德国发明的猜谜机，成功地制造出专门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机器，称之为“紫色”，代号“魔术”。根据破译结果写成的报告，则被称为“魔术情报”。

罗斯福早就从“魔术情报”中获悉，如果日美谈判不能成功，日本将在12月1日后对美发动进攻。为此，他专门在白宫召开会议，并提醒众人：“12月1日最危险，日本惯用奇袭伎俩，需要加紧研究对策。”

12月1日这一天并没出现任何风吹草动，不过罗斯福相信，日本早晚都是要动手的。按照战争常规，两国交兵，先发制人总是最有利的，但此时的美国舆论还不允许政府这么做。所以最后罗斯福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开第一枪，要让日本首先发动攻击。

日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通过对“魔术情报”的分析，美国政府认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是第一目标。美国人太依赖“魔术”了，他们不知道这东西有时也会反过来制造错觉，从而遮住他们的视线。

东条既不笨也不傻，在发现美国对本国的外交政策了如指掌时，他马上意识到，外务省的密码电报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日本政府于是做出规定，不允许再使用外务省密码来拍发高度机密的对外电报。这样一来，罗斯福得到的“魔术情报”虽多，但这些情报的价值其实已大打折扣，里面甚至找不到袭击珍珠港的只言片语。

担任间谍的吉川一共向海军情报局拍发了不下50封电报，其中只有3封被美方破译，而所有这些电报里面，没有透露关于袭击行动的一个字。

山本更绝，战前他索性给联合舰队制订了一套全新的作战密码，其构成非常复杂，仅发报用的密码就有十万个词，短期内“魔术”根本破译不出来。

都是千年的狐狸，玩“聊斋”的水平自然是一个赛过一个。除严格防止电报泄密外，东条和山本还绞尽脑汁地使出了一系列障眼法。

就在南云舰队进行秘密集结的时候，东条内阁加派外交官来栖三郎为特使，赴美参与谈判。在来栖临行之前，东条却没告诉他，海陆军其实已经开始行动。这么做，实际上就是为了把戏演得更逼真，好让美国放松警惕。

来栖一个人被压在缸底下，由于不知道真相，演出就十分接地气。来到美国的第一天，新闻记者问他，日美是否会发生战争，他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日本不会做出那样的糊涂事！”

在谈判中，来栖对美国的态度也完全是“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就是好商好量的意思，根本看不出一点要动武的迹象。

来栖这种足以比拼奥斯卡影帝的演技，让美国人气急败坏。其实来栖当时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他完全是在本色出演。

事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颇为自得地透露：“在来栖特使出发的时候，我们对战争的决心和准备就已完成。派遣来栖特使这件事，就是为了遮掩战争意图，现在看来，收到了很大功效。”

东条是选派演员，山本则是兼导演、主演于一身。

联合舰队的电报密码虽然已全部更换，但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密码，只要发出电波，对方就可以用测定无线电方位的办法，迅速判明舰船的

所在地点。

怎么办？山本让南云舰队装哑巴，在全部关闭无线电后，实行只收不发。与此同时，他将所有参战舰船上的电台、通信军官都留给后备教练大队，指使教练大队频繁拍发旧电码，有的没的地说一大堆，由此炮制出大量假电报。

美国人果真上了当，就在南云舰队出发的当天，美国海军情报局还以为他们停泊在日本南部内海呢。尽管如此费尽心思，但山本仍旧认定，这次行动要想达到偷袭的目的，只有50%的可能性。除了天气恶劣、遭遇商船等因素外，山本最担心的是一个人——对方主将金梅尔。

★谁说这是“贬官”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是经历过一战的老兵，此人精力充沛，工作起来一丝不苟，被视为美国军人的楷模。罗斯福对他十分欣赏和器重，不惜越过31名级别更高的军官，将金梅尔晋升为海军上将，使他成为美国海军中仅有的几名四星上将之一。

在接管太平洋舰队之前，金梅尔把妻子留在加利福尼亚，以便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进行战斗准备。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断定，美日之战将是板上钉钉的事。随后，他收到了美国政府发出的战事警报，这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

对于金梅尔的精明能干，山本是有所预料的，在给南云等指挥官饯行时，他曾郑重地告诫部下：“金梅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具有鹰犬般的警惕性，万不可等闲视之。”

山本估计，金梅尔很有可能会对这次突袭有所准备，并事先采取周密的警戒措施。如果那样的话，南云舰队就不得不采取强攻手段。

金梅尔的确没闲着，时至12月6日，他完成了全部备战任务，太平洋舰队也已举起刀枪，随时准备进行反击。

可惜的是，这些刀枪对准的方向错了。

与美国政府一样，金梅尔受到了“魔术”的误导，他以为日本一定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点燃战火。

基于这一认识，金梅尔一方面加强了中途岛等前进基地的防守力量，另一方面把太平洋舰队集结于夏威夷，这样可以在开战后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山本为了隐蔽南云舰队的行踪，做足了手脚，但到11月底，有着“鹰犬般警惕性”的金梅尔还是发现，日本的航母主力已经离开本国水

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此，金梅尔只是一笑置之：没经验还要装黑社会。你们这么半夜三更，熬油费火的，以为我不知道，不过就是下南洋，准备去打菲律宾罢了。那就等你们先发动吧，我在夏威夷的舰队主力接着就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上午闹得欢，下午拉清单”！

认知上的错位，不但使金梅尔在备战方面南辕北辙，而且让他在心理上变得十分轻敌。岂止是金梅尔，当时许多美国海军将领都深信，一旦美日战争爆发，只需几个小时，美国舰队就可以把日本舰队整个端掉。

12月2日，也就是山本下令南云舰队“攀登新高山1208”的前一天，金梅尔的情报官向他报告，说日本的航母仍然不知所踪。

金梅尔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情报官说：“不会是他们此时此刻正在绕过钻石角（位于檀香山东南方的一个海角），而你还不知道吧？”

情报官亦报之以一笑：“先生，我希望现在就能发现他们。”结果是，直到南云舰队利刃出鞘，金梅尔和他的情报官都没发现对手躲在哪里。

山本选择的偷袭时机太好了。1941年12月6日晚，对于太平洋舰队的官兵来说，是一个愉快的周末之夜。所有返航的战列舰整齐地排在珍珠港内，岸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整个舰队完全解除了武装。

另一边却是磨刀霍霍，杀机毕露。

12月7日上午7点53分，远在3000海里以外的山本收到电报：“托拉，托拉，托拉。”这三个重复的密码为日文的“虎”字，即“虎，虎，虎”，暗语为“业已奇袭成功”。

在收到电报之前，山本已经一个晚上没有合眼，这封电报终于让他展眉一笑，紧绷的神经也逐渐松弛下来。

这时候，袭击行动其实还没有开始，发出这份电报的也不是南云，而是已飞至珍珠港上空的舰载机编队。

作为海军高层的革新派，“航空制胜”是山本的一贯主张。他认为飞机将是海战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在海军航空队的发展上不遗余力。据说有一次开会，东条英机抢先发言，大吹了一通陆军的飞机性能如何如何优越。等他的发言暂告一段落，山本突然搭话：“是啊，太了不起了，你们的飞机竟然也能飞了，真是件了不起的事。不过，你可别忘了，提到海军的飞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海上的雄鹰、陆上的鸡。”

听者哄堂大笑，全场只有两个人不笑，一个是东条，另一个就是山本。

在海军主力舰对比上，美强日弱，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袭击珍珠港的行动中，山本不打算以舰对舰，他要以机对舰，也就是通过大规模使用舰载机来攻击太平洋舰队。

舰载机编队由攻击队队长渊田美津雄指挥。渊田曾是第三航空战队参谋，开战前，他突然被任命为舰载机飞行队长，从职务上看，这是降级了。“因过受贬很正常，可我好像没犯什么错啊。”渊田颇感疑惑不解，而当他前去赴任时，迎接他的军官又表现得十分羡慕，好像他已连升三级一般。这是怎么回事？

经别人解释，渊田才知道，“贬”他之人是大名鼎鼎的山本。

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一个月后，山本曾举行过一次演习。在演习中，一支飞行队对他的旗舰紧追不舍，所发射的训练用鱼雷更是弹无虚发，发发命中。

山本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自言自语地说：“照这个水平，难道还不能攻击珍珠港吗？”

演习结束，山本得知，这支飞行队的队长叫渊田。等到“Z”计划完成，山本着手挑选攻击队队长时，有人又向他推荐渊田，山本略加思索后会心一笑：“那就让他好好地大干一场吧。”

显然，渊田的调任不是贬职，而是重用。在半年之内，他要完成对攻击珍珠港的强化模拟训练。

渊田的训练要求非常苛刻，飞行员必须在20米的高度发射鱼雷，这是因为珍珠港的水浅，只有12米，如果从通常的高度投放鱼雷，它就会一头扎进水底。

飞着飞着，突然把高度降到20米，对飞行员来说，简直相当于自杀。最初训练时，飞行员们无不胆战心惊，地面的居民也被吓得要死——鱼雷机突然出现，之后一架接着一架，几乎擦着屋顶掠过，连晾衣服的竹竿都给震倒了。

居民们把这种发疯式的飞行训练叫作“海鹫杂技”。“海鹫杂技”正合山本之意，他对渊田说：“珍珠港此战关乎帝国命运。联合舰队必须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而绝不是百分之九十九。”

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们个个跃跃欲试，从南云舰队的航母上起飞后，他们就恨不得立即将珍珠港内的舰船大卸八块。可实战毕竟不同于训练，刚开始，编队就出现了意外。

★太平洋舰队遭痛扁

山本事先规定了两种攻击次序，第一种是突袭，鱼雷机在前，轰炸机在后；第二种是强攻，轰炸机在前，鱼雷机在后，缺点是轰炸机轰炸时会升起硝烟，容易妨碍鱼雷攻击。

假如不被美军发现，当然最好是采用突袭的打法。但由于不能用无线电下达命令，渊田只能用打信号弹的办法来进行通知，结果轰炸机编队产生理解错误，首先对珍珠港机场实施了俯冲轰炸。

仅仅几分钟时间，机场上的美军飞机便被炸得支离破碎，其防空能力遭到彻底摧毁。有几架飞机侥幸起飞成功，很快就被早有准备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落。

不过，轰炸机这么一冲动，原先的计划也被搅乱了。为了不被烟雾遮住目标，鱼雷机编队临时抄近路投入攻击。和机场一样，海面顿时升起滚滚浓烟。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有醒悟得较早的，一边指着飞机机翼下的太阳旗标志，一边拼命喊：“是日本飞机！”周围的人充耳不闻，竟然认为这只是金梅尔组织的演习。

上午8点，美军才回过神来，控制塔拉响了空袭警报。可是已经太晚了，日本鱼雷机以15~30米的超低空投放鱼雷。这些鱼雷经过专门改装，入水后不超过12米，能够对舰船造成致命杀伤。

美军虽进行了零星反击，但因准备不足，大多数高炮炮弹尚在弹药库里，根本来不及投入作战，也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听到远处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金梅尔冲出屋外，他看到日机正在向珍珠港内的舰只俯冲。隔壁邻居也跑了出来，并且发出一声惊呼：“快看，‘亚利桑那’号被击中了！”

在太平洋舰队中，“亚利桑那”号是与旗舰处于同等吨位和级别的大型战列舰。见此情景，金梅尔目瞪口呆，脸色煞白。

金梅尔急忙坐上小车，赶往临时海岸司令部。走进司令部后，他站在窗户边对日机的攻击行动进行观察。这时，一发子弹突然击中了他的左胸部。如果没有胸口的眼镜盒挡了那么一下，金梅尔当时就得被撞倒在地上。

眼镜盒啪嗒一声落在地面，金梅尔俯身捡起，重新放进口袋，喃喃自语：“要是把我打死就好了。”

人世间最大的悲哀不是肉体死了，而是希望和事业彻底破灭之后，人却还活着。金梅尔绝望到想把自己的眼珠给戳瞎，他面无表情地走进

里屋，几分钟后再出来时，他已经自行把四星肩章换成二星肩章，从上将降为了少将。

副官急忙劝阻：“哦，上将，你不能这么干！”

金梅尔一脸苦涩：“朋友，我这么做没有错。”

窗外，揪心的一幕终于暂告一段落。在渊田指挥发起的第一波空袭中，“亚利桑那”号等多艘战列舰不是被击沉，就是遭重创。只有旗舰“宾夕法尼亚”号因正在船坞里进行大修，幸运地躲过一劫，但也挨了好几发炸弹。

美军的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上午8点55分，第二波攻击开始，这一波是吃不了兜着走，在将停泊在锚地里的军舰基本扫清后，把矛头重点对准了船坞。

惊魂未定的“宾夕法尼亚”号藏头藏不了尾，在被一发炸弹击中后，小艇甲板毁坏，其他舰船也多被炸沉炸伤。

所幸这时美军已有准备，高射炮火逐渐趋于猛烈。在第一波攻击中，日机只损失9架，而这一波被击落了20架。战前，日军飞行员都抱定了必死之决心，没有一个人携带降落伞，因此机上人员也全部阵亡。

下午1点，参加第二波攻击的日机陆续返回航母。渊田向南云建议，再组织第三波攻击。他说：“敌舰虽已被炸沉，但还可以打捞上来修理翻新，应该将珍珠港的军工厂、修理设施和重油罐作为目标，通通予以摧毁。”

在前后两波攻击中，日机都没有轰炸重油罐，那是因为根据吉川提供的情报，美军的汽油都储存在地下，油罐是空的。不过就算是这样，仅毁掉珍珠港内的所有设施，也够美军受的了。

关键时刻，南云却害怕起来。

★山姆大叔怒冲冲

身为联合舰队第二号人物的南云是鱼雷专家出身，原本对海军航空兵的知识就了解甚少。此前他虽然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但也只做了八个月，八个月后马上就被任命为突袭舰队总指挥，这实际上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舰队出发之前，南云对自己的参谋长说：“我受此重任，实感力不从心，当时我的态度要是再坚决一点，拒绝接受这个职务就好了。这次出征能取胜吗？我毫无把握。”

因为心中没底，南云一路上都表现得战战兢兢，老是怀疑美国潜艇就跟在自己屁股后面，以至于深夜都睡不着觉，就像得了神经衰弱症一样。

现在袭击取得了成功，南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但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和重巡洋舰都不在港内。他担心，如果自己的舰队逗留时间过长，会遭到对方的犀利反击。

已经成了暴发户，就没必要再额外破财。南云拒绝了渊田的建议，下令返航。

得知南云舰队踏上归途，山本的幕僚们展开了激烈争论，大部分人的意见和渊田一样，觉得两波攻击还不够彻底，应该乘胜发动第三波攻击，以扩大战果。出人意料的是，一贯雷厉风行的山本并没有给南云下达再次攻击的命令，而是说：“还是让南云长官自己决断吧。”

至于这么做的理由，山本的说法是：“如果想干的话，你不说他也会干；如果他不干，相距如此遥远，你催促也没用。”

这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理由，阴差阳错，总算没让美国海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它早已被打瘫在地。

珍珠港内一片狼藉，包括“亚利桑那”号在内，总计有四艘战列舰被击沉、一艘战列舰遭重创，大型军舰损失了一半，飞机损失更高达百分之七十。

事发前，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去执行别的任务，未在港内，否则也得一齐葬送在大海里。

南云曾估计他的舰队很可能要损失三分之一，实际上仅损失29架飞机和5艘袖珍潜艇。除此之外，主力舰甚至连一点油漆都没有被碰掉，可谓是大获全胜。获悉“捷报”，东京立刻陷入了欢乐的海洋，伴随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这样的内容：“帝国海军终于振奋起来了！”

在这场豪赌中，东条和山本都赢得盆满钵满。相比之下，美国政府那边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1941年12月7日下午1点50分，美国海军部收到了金梅尔发来的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海军部长诺克斯捏着电报十分惊讶：“天哪，这怎么会呢，应该是菲律宾才对。”

他赶紧给总统打电话，罗斯福同样呆住了：“不可能！”

此前，罗斯福采取的是所谓“先欧后亚”政策，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大西洋，美国的战略援助物资随之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同时，总统也非常希望自己任内不要卷入战争，他曾在竞选演说中一再重申：“我要反复反复再反复地向诸位宣誓，决不把诸位的子弟送到海外战场上去。”

让罗斯福始料不及的是，日本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假如珍珠港遇袭这件事确凿无疑，接下来的事态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替他做了决定，“反复演说”的锁链已被对方用榔头粗暴地砸开。

下午2点5分，来栖特使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来到美国国务院，求见美国国务卿赫尔。

赫尔已与罗斯福通过电话，知道战争已经开始，这二位就是来送交最后通牒的，但他还是予以了接待。

不看通牒还好，一看赫尔真是气炸了肺——比戏剧更狗血的似乎永远是现实生活，都把人家打成这副样子了，日本政府竟然还能在通牒上写满“和平”二字。

读完通牒，赫尔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在我整整50年的公职生涯中，做梦都不会想到，地球上竟然会存在这样牵强附会、满口谎言的国家。”

当天，美国各电台的节目均中断播出，用以临时插播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听到这一消息，绝大部分人都惊呆了，但并没有出现恐慌的表情，相反，他们变得更加团结，就连街上互不相识的路人，都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温情在相互对视。

这个国家始终具有一种本能，如果你不去触动它，孤立主义可能会在国内占有一定市场。一旦意识到国家面临灾难，所有争论便会自动停止，全部让位于携手反击这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后，间谍吉川曾作为可疑人物被押往美国。在餐厅吃饭时，他看到菜单上面赫然印着一行醒目的标语：“勿忘珍珠港。”草草吃完饭后，他想喝一杯咖啡，拿起装砂糖的纸袋一看，上面也印着：“请节约用糖，协助国家消费定量”。

所有细节都不是刻意为之，全部都是民众的自发行为，而当吉川目睹火车站台上的一幕时，他更加吃惊了。

站台上挤满了即将奔赴前线的军人，他们在与家属拥抱惜别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军列。过去吉川总以为，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生活也无忧无虑，一定怕死畏战，没想到，他们也会在国家危难之际选择决然奋起。

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向国会发表演讲：“昨天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突然、有预谋的袭击……”

接着，罗斯福要求国会批准对日宣战，大厅内掌声雷动。33分钟后，国会通过决议，宣布美日处于战争状态。

英国对日宣战的时间比美国还早两个小时。当从广播中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简直要乐晕了。

你日本惹谁不好，去惹美国，以山姆大叔那牛脾气，就算你是善意地耍流氓，他都会跟你急，更别说玩卑鄙的偷袭把戏了。丘吉尔激动地对外相大声嚷道：“嘿，看日本人干了什么蠢事，你想想，往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好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丘胖子还明知故问地给罗斯福打去电话：“日本这次是要干什么？”罗斯福给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回答：“他们正在夏威夷攻击我们，我们大家已经坐到一条船上了，这艘船不会沉没，也不能沉没。”

丘吉尔要的就是这句话，有了罗斯福的承诺，他从此尽可以好好生活，天天想象，直奔幸福的日子而去。

之前，主要是英有求于美，有人问丘吉尔，今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维持这种态度。丘吉尔的回答是：“哦，那是我们向她（指美国）求爱时的说话方式，现在她已跟着我们入了洞房，我们该用不同的方式对她讲话了！”

除英、美之外，中、法、荷、澳等二十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与此同时，一直避免让美国介入的德国和意大利见局面无法挽回，也只得对美宣战。一边是同盟国，一边是所谓的轴心国，正邪两大阵营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角逐。

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面。因为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山本曾经兴奋得满脸通红，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面对前来祝贺的官兵，他不无忧虑地说道：“我们不过是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第二章 菲律宾名将对决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当天上午，美国陆军部第一时间便向菲律宾打去了长途电话。

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这一消息，也像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珍珠港？它应当是我们最强大的据点啊！他妈的，这帮杂种终于动手了。”

陆军部接着提醒：“你那里不久可能也要遭到进攻。”

麦克阿瑟说：“不用担心，我这里没问题。”

如果日军先包围菲律宾，麦克阿瑟或许还会有所顾忌，现在首选攻击珍珠港，他的心情反倒放松下来。

此时，珍珠港之战尚未结束，从陆军部到麦克阿瑟，都还不知道珍珠港被袭的详情。鉴于珍珠港驻军实力较强，又有太平洋舰队支援，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人是自不量力的，很可能已在珍珠港被打得鼻青脸肿。

显然，受挫后的日军在战力恢复之前，要再在西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动手，是件不太可能做到的事，留给菲律宾守军的战斗准备时间仍然很充裕。

退一步说，就算日军直奔菲律宾而来，不是还有太平洋舰队在后面保驾护航吗？

美军在战前制订了一个“彩虹五号”计划。按照计划，一旦日军进攻菲律宾，将由太平洋舰队负责保卫其海上补给线，只要麦克阿瑟在陆上坚持4~6个月，太平洋舰队便可将大批援军源源不断地运至菲律宾参战。

正是觉得“没有问题”，麦克阿瑟选择了以静制动。和金梅尔一样，他不知不觉中犯了麻痹轻敌的毛病，完全没意识到，刺中金梅尔的那把利刃同时也向他袭来。

★就不让你藏猫儿

日本发起“南进”行动，是为了夺取东南亚的矿产，比如石油、橡

胶。作为一个岛国，菲律宾的风景虽不错，但除了椰树、面包树、花蝴蝶之外，并没有日本想要的东西。那些宝贝都藏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比如石油在爪哇岛、橡胶在马来西亚。

可日本又必须把菲律宾拿下，不拿不行啊，因为不管是到加里曼丹岛，还是去马来西亚，航线上都绕不开菲律宾。

地理位置显要，有时候还真不是件好事，所谓“兵家必争之地”，那不是在夸你，而是在咒你呢。菲律宾就像是夹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波兰，要么不打仗，一打仗指定得倒霉。

在计划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山本就决定将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摧毁殆尽，从而在掌握制空权后，协助并掩护陆军在菲律宾登陆。

就像担心金梅尔发现自己的企图一样，山本也生怕麦克阿瑟把棋走到他的前面——菲律宾之战没有航母可以使用，只能借助于台湾的航空基地，台湾基地够得着马尼拉郊外的机场。但如果麦克阿瑟先知先觉，将飞机全部移往南方基地，那就鞭长莫及，不好办了。

最好是同时展开攻击，即珍珠港、菲律宾一起打，让麦克阿瑟连藏猫儿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问题是，夏威夷和台湾存在时差，夏威夷日出后数小时，台湾才会天亮。在此之前，飞行员没法摸着黑去扔炸弹，所以这个设想虽好，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只有一个办法，在珍珠港之后开打，并且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将对方击溃。

根据情报，驻菲美军共有200多架作战飞机。山本于是集中3500多架战机参战，从而形成了至少2:1的优势。

此次作战任务由山本麾下的第11航空舰队执行，舰队司令官是冢原二四三。冢原事先对行动进行了高度保密，除他本人及其身边几个重要幕僚外，其余官兵对作战目标都不清楚。即使如此，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从事一项重大行动，因此一个个都把脸绷得紧紧的。

忙碌了一个晚上之后，冢原和部下们的脸绷得更紧了——一场大雾突然笼罩着机场，而且越来越浓，5米之内看不到人。这时，500多名飞行员正坐在机舱里待命出发。

冢原看着大雾，脸都绿了：“要是推迟出发，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后果？”

所有飞机都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机场上，而且每架飞机上都挂满了炸弹，可一架也不能起飞。推迟出发事小，万一麦克阿瑟来攻击机场，那可怎么办？

麦克阿瑟差点就要这么做了。

获悉珍珠港被袭后，远东空军司令布里尔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出动18架B-17“飞行堡垒”式轰炸机，轰炸日军的台湾基地。

B-17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一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拥有坚实的机体结构和足以击退战斗机的机关炮，且最大航程可达一千英里。可以试想一下，只要“飞行堡垒”扔下一发炸弹，下面这些装满弹药的日机再跟着一起哄，整个基地必然是一片火海。

可是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一建议，当然，他的拒绝也有着充分的理由。

由于距离较远，战斗机航程有限，无法对这18架轰炸机进行掩护。在缺乏战斗机保护的前提下，要轰炸重兵把守的基地，在麦克阿瑟看来，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更何况，华盛顿方面还未正式授权麦克阿瑟对日作战。

鬼使神差之下，麦克阿瑟错过了一次绝杀对手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东部各基地的大雾开始消散，日军的32架轰炸机得以率先起飞。当接近吕宋岛时，它们被雷达发现了。

二战以前，雷达虽已被用于预警，但还是个稀罕物，连珍珠港都没有装备，只是先前预计日军会先攻菲律宾，美军才在岛上装了一个雷达站。

接到报告，布里尔顿紧急出动36架P-40“战斧”式战斗机升空拦截，同时命令克拉克机场上的所有轰炸机升空，以免遭袭。

首批日军轰炸机因数量太少，来了也只能打打酱油，在轰炸了菲律宾北部的几个小目标后，便匆匆掉头离去。

经历这场虚惊之后，布里尔顿再次建议麦克阿瑟先发制人，对台湾基地进行攻击：“克拉克机场是远东航空兵大队的主要基地，大部分飞机都在这里起飞降落，要是真被日本人给上了，那不就糟了？”

这时，麦克阿瑟已收到对日作战的授权令，但仍然没有马上答应布里尔顿。他的顾虑主要是情报严重不足，手上连台湾基地的空中照片也没一张，就怕去了以后两眼一抹黑，弄得偷鸡不成蚀把米。

为了掌握情报，麦克阿瑟同意先派3架轰炸机前去进行侦察。过了45分钟，他亲自给布里尔顿打去电话：“如果侦察机确定目标，下午晚些时候便对台湾基地实施袭击。”

这个决心下得很好，可惜的是太晚了。

天晴了，笼罩台湾的浓雾已经完全消散。第11航空舰队的192架飞机陆续升空，向克拉克机场扑了过来。

★“珍珠港”第二

雷达再次发现了敌情，并立即用传真机给克拉克机场发去预警。然而传真发过去后，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后来才知道，通信员为了吃午饭，从传真机旁走开了，未能及时接收。

再次发电报，还是石沉大海。这倒不是电报员擅离职守，而是电波被日军的技术手段屏蔽掉了。

打去的电话总算接通了，接到电话的军官答应尽快传达。可还没等他迈出门去，日机“V”形编队的第一梯次已经出现在机场上空。

在被迫推迟出击时间后，日军飞行员们做好了面对面打硬仗的准备。在大多数人的预想中，将会有大批美军战斗机向他们发起俯冲攻击，但眼前的情景令人简直难以置信——整个机场上空没有一架战斗机在巡逻警戒，机翼下方全是一组组活靶子。所有飞机都整整齐齐地码在机场跑道上，好像等着下火锅一般。

曾让冢原汗如雨下的场面，如今一模一样地复制到了克拉克机场。不同的是，飞行员们都不在飞机上，他们一边吃午饭，一边侃着大山。

机场餐厅里的喇叭正广播着新闻：“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日军飞机正在轰炸克拉克机场。”

这句话几乎让每个人都笑得咧歪了嘴。正在轰炸克拉克，炸弹在哪儿？说谎话遭雷劈啊，上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也不是这么个弄法。

一名飞行员顺手捡起一只空的啤酒瓶抛向空中，瓶子落在地上发出嘭的一声：“哈，轰炸开始了！”

笑声未绝，炸弹便如雨而下。

仍有人没搞清状况：“咦，飞机怎么往下扔锡箔？”

回答的人连舌头都捋不直了：“什么锡箔，那是天杀的日本佬！”

事到如今，大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V”编队第二梯次到达时，负责保卫机场的国民警卫队开始用高炮进行射击。但由于没有装备新型炮弹，射出去的炮弹在轰炸机下方就炸开了，日机毫发无损。

“V”编队前后共发起三个梯次的攻击，用参战日军飞行员的话说，三次攻击都完美无缺，弹着点非常准确，“事实上，在整个战争过程中，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准确的轰炸”。

熊熊烈焰冲天而起，到处都是烧焦的和正在冒烟的飞机残骸，最后就连飞机库和其他地面设施的碎块残片都没能幸免，被炸得四处纷飞，一座机场仿佛要在隆隆轰炸中升上天空。克拉克变成了第二个珍珠港，原本想用来轰炸台湾基地的18架“飞行堡垒”全部变成了碎片。而在另一个遭袭的机场，55架战斗机同样也没能逃过灭顶之灾。日方付出的代价，只是折损了7架“零”式而已。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仅仅一个小时内，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便折损了近一半，空中优势从此荡然无存。

12月7日这一天，山本五十六让全世界感到了震惊，他的两次出击全部达到既定目的，而金梅尔、麦克阿瑟则在他手下双双败阵，且都败得难堪至极。

在赌桌上威风八面的山本并未就此歇手，这个平时装得温文尔雅、人畜无害的家伙，其实野心比谁都大，他要继续在太平洋上兴风作浪。

要登陆夏威夷，山本自忖还没有这个实力，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美国在太平洋的两大前进基地：关岛和威克岛。

关岛在日本以南海面，距东京仅一千多海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发生战争，日本理所当然地要予以攻取。甚至，如果没有偷袭珍珠港，关岛攻守战毫无争议地会成为美日战争的第一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炸毁了关岛的主要军事设施。这是山本制订的一个战术原则，即先实施航空歼灭战，然后再登陆作战。

12月10日，天还没亮，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关岛。关岛守军虽料到日军一定会来，但他们难以适应这种鸡还没叫就得从被窝里爬出来折腾的打法，同时岛上又缺乏适当的军事防卫手段。日军基本上是不流血登岸，当天上午便占领了岛内要地。

关岛孤悬于日军的军事基地群中，几乎在每个方向上都为日军基地所隔断，所以美国并不认为有增援该岛的价值和必要，海军作战部授权岛上的行政长官，让他自己看着办。关岛行政长官也觉得抵抗已不具有任何意义，他选择了率守备部队举手投降。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前进基地，不到一天便告失陷，这也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占领的第一块美国领土。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料到，他们一厢情愿地归功于日本国运旺盛。所谓命若穷，握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银变成布。

山本还要在威克岛上再试一次，看看运气是不是一直都那么好。

威克岛是菲律宾和夏威夷之间的海上中转站，作为第二前进基地，该岛有“太平洋的踏脚石、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之称。

山本的登陆战术同样也针对威克岛。威克岛上空气象条件复杂，日机以厚厚的暴风雨层为掩护，巧妙地逼近目标，最终岛上未及升空的战斗机大半被炸毁或炸伤。

1941年12月10日，进攻关岛的同一天，一支日本舰队在海军少将梶冈定道的率领下，载运了450名海军陆战队员，浩浩荡荡地朝威克岛杀来。

按照山本的原计划，海军陆战队将趁黎明前的黑暗发起进攻，也就是说，山本还是想重复地利用自然力。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当天凌晨，威克岛附近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排空，陆战队迟迟难以换乘船只登岸。

磨来磨去，天也亮了。看来，那种慢橹摇船捉醉鱼的方式已经行不通，梶冈临时决定改偷袭为强攻。

防守威克岛的也是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拥有3个炮群，每群2门大炮，另外还有12门高射炮以及许多机关枪。

这么强的火力才称得上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但总指挥坎宁安上校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即便在日舰进入射程以后，也不要急于开火。

相反，梶冈倒是耐不住性子，而且距离越近，他的心潮越澎湃，当离海岸四英里时，日军率先向岸上的炮台开了火。

眼看着都欺负到鼻子上来了，美军陆战队仍是一弹不发，直到双方只相隔四千多米，坎宁安才下令实施猛击。

美军一直不还手，梶冈本来已觉得胜券在握，心里那个美。他没想到的是，随着距离一点点接近，“美”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近距离炮击下，梶冈舰队乱成一团，不久就有两艘军舰被击中，其中就包括旗舰“夕张”号。

两发炮弹正好落在“夕张”的左舷，浓烟和蒸汽不断喷射出来，舰艇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夕张”号急忙逃避，但没跑多远，又来了两发追命炮弹，而且都打在同一地方，左舷被喷出的蒸汽完全笼罩住了。

在旗舰落荒而逃之后，梶冈舰队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用“卒”干掉“帅”

美军陆战队的炮手们越打越神，一排炮弹恰好击中“疾风”号驱逐

舰，随即引爆了弹舱，“疾风”号被炸成两截。

起初只想赶跑麻雀，未料到落下一只大鸟。能够击沉一艘驱逐舰，即便在舰对舰的大海战中也是个了不起的战绩。炮手们欢呼庆祝，一名老兵赶紧喝道：“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这帮家伙，快回到炮位上。你们当这是什么？是场球赛吗？”

不提醒，还真有一种足球赛中射门入网，然后脱衣助兴的感觉。众人收敛心神，回到各自的炮位，继续进行炮击。梶冈舰队又有包括驱逐舰在内的三艘舰船被击中，这些受伤的船只也加入了逃跑的行列。

在遭到空袭后，威克岛上还幸存了四架“野猫”式战斗机。四架“野猫”奋起追击，向梶冈舰队投弹。“如月”号驱逐舰的后甲板被击中，引爆了该舰的深水炸弹舱。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如月”号迅速沉入海底，舰上无人生还。

至此，梶冈舰队已有2艘驱逐舰被击沉，500多名官兵伤亡。鉴于守军斗志高昂，炮台射击又非常准确，要是再继续强行登陆，没准儿得全军覆没，梶冈只得下令撤出了战场。

这一天，美军打得十分解气。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1941年12月10日，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一天。”

“疾风”“如月”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海军最早损失的军舰。偷袭珍珠港那么大的战斗，都没有丢掉一艘军舰，在一座小岛上却连毁两艘，山本当然感到无法接受。他勃然大怒，立即电令尚在回航途中的南云舰队派兵支援。

当天，太平洋上一共有两艘“永不沉没”跟山本较劲。除了美军的威克岛基地外，还有英军的“威尔士亲王”号。

“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于二战前建造的战列舰，也是当时全世界攻火力最强的战舰。在二战初期，它便击沉了德国最新式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因此享誉世界海军，被称为“不沉战舰”。

为了遏制日军“南进”，早在几个月前，丘吉尔就已将“威尔士亲王”号派往新加坡，同行的还有高速战列舰“反击”号。其中，“反击”号虽是一战时的老舰，但在二战前已经过技术更新，与最新式的战列舰没有太大区别。

两艘重量级主力舰的加盟，极大地增强了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代号“Z”）的实力。新加坡电台发出评论道：“现在的新加坡是铜墙铁壁般的要塞，任何国家的舰队都不可能在此地班门弄斧。”

就在英国对日宣战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获悉，一支日本舰队正全速入侵泰国湾。

汤姆·菲利普身材矮小，有人暗地里叫他“大拇指汤姆”。但他性如烈火，在海军部时曾和首相都闹翻过，遂有海军中的“小拿破仑”之称。得到情报后，菲利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亲率“Z”舰队御敌。这支“Z”舰队包括“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以及另外四艘驱逐舰。

在“Z”舰队的编组中，本来至少应该有一艘航母进行护卫，可计划中的新式航母“无敌”号正好在试航时触礁受损，没法随队出征，这无疑增加了舰队出行的危险系数。设想一下，假如敌机来袭，便没有战斗机可以抵御。

菲利普还是出发了，他做过军舰的枪炮长，并拥有一个强烈信念，即“轰炸机不是战列舰的对手”。

仅仅“威尔士亲王”号就拥有百余门火炮，可以说武装到了牙齿。轰炸机来袭，只要在战舰的炮火射程内，直接击落没商量。若不在炮火射程之内，它投弹的精准度便成问题，那更不用怕了。

1941年12月10日晨，“Z”舰队进入马来西亚海面。在那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日本舰船。正当舰队准备折返新加坡港的时候，菲利普突然收到电报，说日军正在马来西亚东部的关丹登陆。

战机不可错过，“Z”舰队立即向关丹驶去。可这份情报同样有误，日本人根本没在关丹露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水牛踩响了埋在海滩上的地雷。

兴师动众地出门，一弹未发地回家，菲利普实在心有不甘。于是，“Z”舰队并未马上离开马来西亚海域，他们掉头搜索几艘日本拖轮和小舰艇去了。

菲利普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山本的瞄准镜。

“Z”舰队的存在，不仅对联合舰队构成巨大威胁，而且严重阻碍着日本“南进”战略的实施，一直是日本海军的心腹之患，继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之后，轮也该轮到“Z”舰队了。

山本的幕僚们主张派出强大的舰队去迎击“Z”舰队，但日本在东南亚并没有能够与“威尔士亲王”号一较长短的军舰，联合舰队的主力舰和航母都被抽调到了南云舰队，负责南方作战的舰队只有一些二流战舰和重巡洋舰。

看着幕僚们抓耳挠腮，山本说，不用如此大费周章，我们不用军舰，用航空兵照样可以把这场战争打得很精致。

他还发挥自己擅赌的特长，用下棋来比喻打仗，给众人算了笔账：“对手手里拿得出来的是军舰，如果我们也用军舰去对付他，以‘车’对‘车’、以‘马’对‘马’，这样没意思，也没什么便宜可占。日本要对

付英美这样的对手，绝不能打消耗战，而必须设法用‘卒’去吃掉他们的老师。”

此话一出，对山本不屑的人免不了要翻白眼，你吹牛也背着点人好不好，别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见！谁不知道用“卒”吃“帅”最划算，可是怎么吃呢？偷袭珍珠港，是人家舰队事先不知情，现在是面对面的海战，谁会一动不动地让你炸？

山本并非信口开河，在军事思想上，除了“航空制胜”“航空优先”外，他还坚持与菲利普完全相反的一个观点，即“大战列舰无用处”。

菲利普的那一套，在海军战术思想中曾经是主流。不光英国，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海军把它称为“大炮巨舰主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认为排水量大、火力威猛的战列舰是海战中的决胜兵器。山本则反驳说，这种理论早就过时了，战列舰虽有着八戒一样的体量，却不像悟空一样的灵活，而且船体越大，问题越严重。在海战中，战列舰一定会在没有充分发挥舰炮作用之前，就被飞机击沉。

山本的反对者理屈词穷，他们只好引证一个“铁的证据”：“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海战史上，没有一艘战列舰是被飞机击沉的。”

山本等到现在，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他要用航空兵来消灭“Z”舰队，用实战来证明海上的“航空时代”已经到来。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大的赌博。

★日机狂炸远东舰队

1941年12月10日，黎明时分，日本海军第22航空战队奉命从越南西贡的航空基地出发，沿着海面对“Z”舰队进行搜索。

搜索并不顺利，一直忙到上午10点半，连“Z”舰队的影子都没看到。飞行员们十分郁闷，只得返航，这时飞机的燃油已消耗过半。

就在返航途中，一架侦察机发现了尚滞留于关丹的“Z”舰队。飞行员看到的场面十分壮观：身躯庞大的“威尔士亲王”号在前，“反击”号在后，四艘驱逐舰呈三角形状，众星捧月一般在其周围进行护卫。

事后，在日军中流传着“天佑”这个词。也许真的是老天保佑，日本人的运气真是太好了。那段时间，马来西亚近海一带白雾茫茫，唯独“Z”舰队航行的区域雾散天晴，所以一下就被日军侦察机逮了个正着。

听到侦察机的呼叫，大批正在返航的日机立即改变航向，蜂拥而至。“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名声太大，参战的一名日军飞行员看到

这两艘大舰时，竟然紧张得全身发抖，感觉就像极端刺激的竞技比赛即将开始一样。

发现日机展开攻击后，从菲利普到一般官兵，起初都没有表现得过于慌张。英国海军曾在地中海遭到过德国空军的高空轰炸，此类轰炸误差很大，没什么好忌惮的。

很快，大家就不这么想了。这些日军航空兵全是山本训练出来的精英，他们跟西方飞行员是不一样的。山本的训练标准完全从实战出发，非常严格苛刻，那是真正的魔鬼式训练，不少人都因此殒命，很多航空兵在参加训练时都胆战心惊：“这不是在玩命吗？”

谁在训练中玩命玩死了，山本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新的航空兵来报到时，必须首先向死亡名单敬礼，然后再向这些死翘翘的人学习，继续玩命。

经过魔鬼式训练的日军优秀航空兵，在投弹的命中精度上，大大超出了英军的想象。打个比方，就像是书法家写汉字，已经到了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地步。

菲利普长期待在英国海军部，缺乏近期的远洋航行和实战经验，落伍的战术思想让他的舰队很快陷入困境。“反击”号首先被击中腰部甲板，危急关头，舰长坦南特少将不得不向新加坡基地发出告急电报，请战斗机前来护航。但英军战斗机最快也得一个多小时后才能赶到作战地域，远水解不了近渴。

坦南特的航海和作战经验都非常丰富，他亲自驾舰，避开了一发发鱼雷。然而到后来，恐怕连神都没办法了——15架鱼雷轰炸机从15个不同方向进攻，根本看不清鱼雷的航迹，更无法转舵进行蛇行规避。

15发鱼雷有14发命中目标，连续的爆炸使得船舱内到处出现断裂，大量海水涌入船舱，这艘军舰很快便失去了浮力。

在军舰已呈40度角倾斜的情况下，坦南特舰长一手抓住栏杆，一手将麦克风举到嘴边，用颤抖的声音说：“船员们，你们已表现得十分出色，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现在就请你们各人照看自己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坦南特下令弃舰，“反击”号随即沉没。一名随军记者记述了下沉过程：舰艏高高上举，如同石笋一般，之后只一两秒钟的工夫，随着一个巨大漩涡的卷起，这艘小山般的巨舰瞬间便消失在巨浪之中。

与此同时，菲利普所在的“威尔士亲王”号也遭到了围攻。菲利普下令舰上百余门大小火炮全部开火，倾力对空射击，一时间空中充满了黄色火药的烟雾，落到海面上的炮弹造成浪花四溅，好像是海面上到处都有沙石落下一般。

即便是没有被炮弹击中的日机，都好像已粘在了密集弹幕中而不得脱身。可日本航空兵们并不退却，他们仍不顾死活地一个劲儿往下冲，有的人事后甚至都已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样飞行、怎样瞄准、怎样投放鱼雷的，只知道随着惯性反复冲击。

眼看“威尔士亲王”号在劫难逃，幕僚人员劝告菲利普离舰，但他仅说了一句：“不，谢谢诸位！”

红色火焰在甲板上不断燃烧，在连续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后，“威尔士亲王”号一头插入海中。“Z”舰队司令也顺着倾斜的舷侧，和他的舰队一起葬身海底。

几分钟后，5架“水牛”式战斗机赶到，但已于事无补，飞行员们只能悲怆地见证着“威尔士亲王”被大海完全吞没。

在马来西亚海战中，包括菲利普上将在内，英军阵亡官兵达到840人，日本联合舰队却只损失了4架飞机。

英国曾被称为是世界第一海上强国，它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形象大半是靠战舰奠定的，因此战舰被看作英国国威的象征。如今，连“威尔士亲王”这艘号称世界上最精锐的战舰都沉没了。人们仿佛看到，英国国威也正从半空中坠落下去。

自战争开始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消息比马来西亚海战更让丘吉尔感到震惊。直到深夜，这位首相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这个可怕的噩耗。

现在，美国太平洋舰队、英国远东舰队都完了。无论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再无英、美主力舰的踪迹。丘吉尔悲伤地感叹：“在这浩瀚辽阔的大洋上，日本至高无上，而我们无论在哪里，要么十分微弱，要么就是一片空白。”

相比于偷袭珍珠港，马来西亚海战更让山本感到骄傲和欣喜。作为一个日本武士，他有武士的道德，对靠偷袭取胜，他并不觉得有多么光彩。这就跟赌桌上出老千一样，虽然对方没能发觉，可你也不可能捧着一大把钱到处炫耀你的作弊技术吧。

山本自己就在一封给乡人的信中表示：“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这种乘敌熟睡之机割人首级的做法，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之精神所不能容。”

偷来的锣鼓敲不响，可马来西亚海战就不一样了。那是双方宣战以后，面对面在公海上展开的决斗，是让对手输得无话可说的正规大海战。

让那些冷言酸语都滚一边去，谁说飞机不能击沉战列舰，他山本用

飞机把世界上最精锐的战列舰都给击沉了。从此以后，大型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再大再牛的舰，若没有航母上的战斗机相伴，它都不敢出门！

这次要庆功了。趁山本高兴，副官说：“长官，拿十箱啤酒来吧！”

“当然，别说十箱，就是五十箱也可以。”

“长官，这回天皇该升你的职了。”

“我对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要说奖励的话，还不如让我去新加坡买一块地，开一个大赌场呢。”

兴奋之余，山本又露出了他的赌徒本性，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让我开这样一个大赌场，世界上的金银财宝都会悄悄地集中到我们日本来。”

要说那些天中，也有让山本不爽的，那就是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损失了两艘驱逐舰的威克岛。

暗恋就是一笔收不回的坏账，好些日子过去了，山本仍对这座“永不沉没”的小岛念念不忘，尤其在击溃“Z”舰队之后，他更要想方设法把这一笔给补上。

★极有个性的麦克阿瑟

1941年12月22日夜，日军再次对威克岛发起攻击。

上次攻击失败后，南云便奉山本之命，向威克岛海域派来了大批援兵。梶冈少将重整舰队，除补充舰船外，还增加了2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

威克岛上指挥防守的坎宁安上校也向金梅尔请求增援，但太平洋舰队所派的援军出击迟缓，等他们到达时，日军已开始攻击威克岛，并在外围部署了强大的阻击力量，援军只能是望门墙而不得入。

像上次一样，威克岛的气象条件一如既往地登陆不利。海上飓风猛烈，舰艇要想靠上小岛，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更谈不上让登陆部队换乘了。

日军指挥官见无法顺利换乘，干脆下令两艘巡逻艇突进搁浅，用这种方式，让登陆部队直接抢滩。接到命令后，巡逻艇开足马力，朝岛上径直冲去，搁浅之后，伏在甲板上的日军迅速爬起，向美军发起了第一波攻击。

黑暗中，场面极度混乱，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压倒性优势，大约1000名陆战队员潮水般地冲上了海滩。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道粉红色的曳光划破了黑暗的夜空，美军朝登陆点开炮了。同一时间，梶冈也下令战舰开炮，使得海滩上像是在举办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一般。坎宁安后来描绘说：“景色太美了，简直不是战场。”

对于冲锋中的日军陆战队员来说，这个景色当然一点都不美。美军的探照灯把海滩照得一清二楚，他们成了美军炮火轰击的活靶子，冲在最前面的100名陆战队员几乎全被打死在了沙滩上。

威克岛由三个小珊瑚礁岛组成，岛上一共只有400多名美军陆战队员，因人数太少，无法把守住全部海滩。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终于在凌晨时夺得海岸一角的阵地。

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美军渐渐支持不住了。美国人从来没有宁死不降的传统和说法。坎宁安还考虑，岛上有1000多名从事工程建设的民工，这些人全都手无寸铁，继续战斗下去无异于一场自杀，于是他下令美军士兵缴械投降。

日军虽然攻占了威克岛，但付出了极大代价，共有800多名陆战队员阵亡，前后总计人员损失达到5700人。日本海相在报告战况时说：“其壮烈程度，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威克岛的失守，切断了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运输线。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再次从背后给了麦克阿瑟重重一击。

不过麦克阿瑟暂时已顾不上这些了，他的正面同样正遭受着猛烈撞击。就在日军海军登陆威克岛的同一时间，其陆军也登上了菲律宾西北部的仁牙因湾海滩。

麦克阿瑟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登陆点。

日军突袭克拉克的成功，可以证明山本的高明，却不能说明麦克阿瑟是无能之辈。克拉克一役马失前蹄，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与他性格中的骄傲不羁也有一定关系。

假使换个角度，把麦克阿瑟履历中的姓名抹去，换成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估计也不可能不骄傲。他享有美国历史上四个“最年轻”头衔：最年轻的准将、最年轻的少将、最年轻的西点军校校长、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当他还是陆军准将的时候，日后叱咤风云的巴顿和马歇尔都只是少校，艾森豪威尔仅为中尉，并且正在麦克阿瑟手下打杂。

可以说，一般军人能达到的巅峰他达到了，一般军人达不到的巅峰他也达到了。菲律宾生涯只是麦帅在卸任陆军参谋长，“退居二线”后的一个新起点而已，等于是专家退休了被二次返聘。

麦克阿瑟的骄傲对上不对下、对强不对弱。早在他担任陆军参谋长

时，由于政府想要削减陆军预算，他就和罗斯福咄咄逼人地吵了一架，言辞十分激烈。“如果我们的士兵因此死在战场上，”他发出了最后的警告，“我希望被诅咒的是你罗斯福，而不是我麦克阿瑟。”

罗斯福素以宽厚著称，但也被气得脸色铁青：“你不该对总统这样讲话！”

最后大家各让一步，麦克阿瑟向罗斯福道歉，罗斯福则同意增加预算。

到了菲律宾，他依然如故。按照规定，如果是“二次返聘”，必须由上将降为少将。可为了把自个儿的面子撑足，麦克阿瑟事先和罗斯福打好招呼，要求对方晚一点宣布他的解职令，以便出现在菲律宾时，他仍然可以佩戴四星上将军衔。

罗斯福起初答应得很好，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提前宣布了解职令。这下可好，麦克阿瑟咆哮如雷，把罗斯福大骂了一通，指责他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给他做部下，简直要委屈一辈子。

有跟麦克阿瑟不对付的，如此评价他：“麦克阿瑟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当他登上天堂时，上帝也会走下那神圣的白色宝座，恭恭敬敬地把他请上去。”

在美国军政两界，不管对麦克阿瑟持有什么看法，有一点大家是公认的，即不管是战略战术的水平，还是统御大军的能力，麦克阿瑟都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将领，因此从罗斯福到马歇尔，均对其礼让三分。

二战爆发之前，他哪里会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也正是因为将对手估计得过低，所以着了山本的道。

要是真的拿起刀剑来决斗，麦帅不是有两下子，是有好几下子。来到菲律宾之后，他便着手制订了一份详尽的防御和建军计划，并逐步训练菲律宾的当地部队。后来日本陆军省透露，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入侵菲律宾，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害怕麦克阿瑟完成他的防御计划。

日军的提前入侵，打乱了麦克阿瑟的计划。按照这份计划，他要训练出20万菲军，但当日军发动进攻时，他手下只有1万多菲军。就这点家当，要抵挡凶猛的日军，实在是难度不小。

自12月10日起，日军两次在吕宋岛北部展开登陆作战，其中也包括在仁牙因湾登陆，都被麦克阿瑟击退了。在这些反登陆战中，麦克阿瑟始终按住主力不放，因为他发现，日军只是在进行初步的试探性进攻，并未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恶战还在后面。

果不其然，12月22日午夜，本间雅晴来了。

★酷哥临战也紧张

如果说麦克阿瑟给人的出场感觉是帅，那日本陆军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则是酷。他身高一米七七，这在身材不高的日本军人中并不多见，比如山本五十六及其偶像东乡平八郎，就都不超过一米六〇。此外，本间还有着堪比拳击手的体格（当然得是轻量级的），加上剃着滑溜溜的光头，公开场合很引人注目。据说，他在担任陆军报道部长时，几乎所有的军事记者都会捧他的场。

到了战场，酷哥也变得紧张万分。登陆之前，第14军司令部就像是一只快要撑破的气球，一张张脸全都绷得紧紧的，那氛围简直比山本偷袭珍珠港还要吓人。

出发之后，这种压抑情绪未有片刻消减，登上运输船的一般官兵既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允许看地图。随着周围景物不断变换，人人都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越紧张越添乱，因为天色太暗，无法判断距离，运输船找不到合适的抛锚位置，只能提前放下登陆艇。

登陆艇离海滩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官兵们这下可遭罪了，每个人身上都被海浪浇得透湿，更让他们抓狂的是，信号装置也浸了水，再也无法使用，船与船之间自此失去联络，本间已完全无法掌握部队的行动。

这时候，美菲军只要像威克岛守军那样把炮弹倾泻过来，在海中挣扎的日军不过就是一块块任人食用的点心。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本间全身都颤抖起来，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通过菲律宾的全面作战中，我遭遇到三次危机，这是第一次。”

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防御仁牙因湾的是温赖特少将指挥的北吕宋军，北吕宋军一共只有四门野炮。另外，海岸防御队也掌握着一定数量的机枪，他们对日军进行了猛烈射击。

从仁牙因湾登陆的日军是第14军所属第48师团。该师团以台湾旅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又在中国的福建沿海进行了登陆实战训练，官兵训练有素，且作战经验丰富。

尽管在登陆中伤亡不小，但第48师团很快便表现出一种压倒性的强悍，致使海岸防御队不得不慌乱地退却。

除了海岸防御队等少数部队外，北吕宋的其他部队根本无抵抗能力。士兵们大部分是菲律宾民兵，他们在训练不足的同时，还享受着“三无”待遇，即无钢盔、无挖壕工具、无毛毯，武器也十分低劣，仍是一战时的老式步枪。连温赖特都对自己的部队缺乏信心，直接称其为“乌合之众”。

当一拨又一拨的日军像潮水一样涌上岸来时，民兵纷纷弃枪逃命。日军除了偶尔遭到射击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温赖特急报麦克阿瑟。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罗斯福倒是想到了要给足麦帅面子，他被正式恢复了四星上将军衔。可是光有将没兵也不行呀，你纵然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子？

接到失利战报，麦克阿瑟心急火燎地赶到设于仁牙因海湾的前沿阵地。见顶头上司前来视察，疲惫不堪的温赖特如遇救星，急忙请求麦克阿瑟把主力拉上来。

所谓主力不过是一个美军师，但这是麦克阿瑟手里唯一的利器，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能动用。

仁牙因湾的战况已让麦克阿瑟愁肠百结，而当他返回马尼拉时，又一个惊人消息传来——第14军所属的另一支部队第16师团在吕宋岛南部的拉蒙湾强行登陆。

麦克阿瑟所能支配的部队少得可怜，各个方向又都要守，完全不够用，离拉蒙湾最近的美军还相隔240公里。所以第16师团登陆时，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像散步一样就上来了。

感觉一好，第16师团真以为自己是来菲律宾旅游的。他们向登陆点所在的火车站发出通牒，要求提供一班开往马尼拉的列车。火车站站长问麦克阿瑟该如何答复。麦克阿瑟说，大家都是快刀斩不断的亲戚，提供列车是应该的，你就这样告诉他们：“按照时刻表，到下周的礼拜天才会有去马尼拉的班次！”

这是典型的美式幽默，也不知道日本人能不能听懂，反正估计他们也不会真的等到下周末才出发。

与仁牙因湾相比，拉蒙湾更接近马尼拉，而能够用来阻击第16师团的南吕宋军，只下辖两个菲律宾民兵师，比麦克阿瑟刚刚视察过的“乌合之众”北吕宋军还差劲，根本挡不住日军的进攻。

至此，麦克阿瑟已经完全摸清了本间的五脏六腑。这位老兄是要分两路实施钳形攻势，一路指向仁牙因湾，一路指向拉蒙湾，最终将麦克阿瑟的部队合围在马尼拉。假如两路日军会师，麦克阿瑟就不得不抽出主力，在中吕宋的开阔地域与之作战，从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情况是，日军会将南北吕宋军分割开来，然后逐个予以消灭。

真够毒的。日本人对侵占菲律宾蓄谋已久，在入侵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对吕宋岛进行了大量的空中测绘，并广泛收集情报。麦克阿瑟的部队如何编组，有多强的实力，位置在哪里，行军路线怎样，甚至日

军该从什么地方登陆进攻，都已一五一十地标注在了作战地图和计划上。

美菲军面临着覆灭之险，必须立即出手进行挽救。事到如今，麦克阿瑟唯一的出路是启动“橘色行动”预案。这个预案规定，一旦马尼拉失守，日军从两个方面进行压缩，美菲军就迅速从中央平原撤出，这样可以将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进一步组织防御战。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941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一天，马尼拉市内却没有喜庆，只有沉重和不祥。麦克阿瑟下令南吕宋军先行向巴丹撤退，司令部则迁往科雷希多岛。

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叫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叫视野，丰富的经验使麦克阿瑟二者皆备，也就是说，他在具备较强的战役指挥能力的同时，还能站到战略的高度看待军事问题。

菲律宾的防御一度让美国人备感头疼，这个地方四面环海，几乎无险可守。现任总统罗斯福的叔叔，也就是老罗斯福曾经直言：“菲律宾是美国的脚跟。”感叹其位置虽然重要，却极其脆弱。

有人甚至说，美国当年从西班牙手里夺取菲律宾，完全是个巨大的失误，因为无论在菲律宾驻多少军队，都挡不住敌人的进攻。

麦克阿瑟独具慧眼，找到了一把防守菲律宾的钥匙，那就是马尼拉湾，而控制马尼拉湾的要诀，是占领巴丹半岛及其南面的科雷希多岛。

驻防菲律宾期间，麦克阿瑟勘测过巴丹的大部分地区，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步行或骑马，在丛林密布的山地里进行视察，并勾画出一张张防御图。对当地地形，他可谓再熟悉不过，巴丹半岛易守难攻不说，就是有“岩窟”之称的科雷希多岛，也很难从外面予以攻破。

为了进行大迁移，麦克阿瑟征用了马尼拉市内的所有船舶和舢板，以搬运所能带走的战略物资。凡是带不走的则尽可能地予以破坏，以免被日军利用，最后几百万加仑的燃料都被付之一炬，燃起的黑烟笼罩了马尼拉市的整个上空。

1941年12月26日，麦克阿瑟发表公告，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以避免这座城市遭到无谓的屠戮。不能不说，这是符合西方战争伦理和人道主义的明智之举。

与马尼拉的惨淡景象不同，即将作为根据地的巴丹半岛则显现出一派蓬勃之象。麦克阿瑟在森林中建起了补给站，改善了道路网和码头，军医院、制粉厂、屠宰场、盐田、渔场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都一一齐

备。

统计了一下，搬到巴丹来的物资至少能够维持六个月。不过，要是在遭到日军夹攻之前，美菲军还不能迅速集结于巴丹半岛的话，这种准备就变得毫无意义。

关键是卡隆比特桥。南吕宋军在撤退中的行军路线不是一条由东往西的直线，他们还要再往北行进六公里，通过卡隆比特桥之后，才能沿着公路进入巴丹。

麦克阿瑟下令南吕宋军先走，是要北吕宋军做掩护，换句话说，在南吕宋军到达巴丹之前，北吕宋军决不能让敌军接近卡隆比特桥，否则巴丹防御战未打，美菲军就将丧失一半的防卫实力。

此时此刻，麦帅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北部队要掩护南部队，但一个很可能的结局是，北部队不仅掩护不了对方，还把自个儿也搭了进去，这就不是丧失一半实力的问题了，而是巴丹整个的防御计划都将崩溃。

他不是山本那样的赌徒，可是他和他的部下现在必须有一种赌命的勇气！

北吕宋指挥官温赖特奉命在中央平原上拉起五道防线。这五道防线都是麦克阿瑟在战前就设定好的，它们尽可能地利用了适合防御的自然地形，每道防御线之间距离都不远，部队只需一个晚上的行军便可以到达，这样便于进行层层防御。

该节约的地方得节约，该大气的时候得大气。麦克阿瑟一改先前一个兵都不肯增援的“吝啬”，将手上唯一由轻坦克组成的临时战车大队派到第五道防线侧后，以防万一。

在北面拉起防线的同时，他还得帮助南吕宋军加快移动速度。

看到美军的运输车辆不足，麦克阿瑟迅速把脑筋动到了当地商业性的巴士公司身上，并将其编成了数个临时汽车运输大队。这些巴士汽车混杂于军用货车里，夜以继日地将南吕宋军的人员和物资运往巴丹。

不管麦克阿瑟如何使尽浑身解数，他终究只能在地面上折腾，菲律宾的制空权是日本人的。要是本间调动航空队来进行轰炸，麦帅就是把自己变成千手观音，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南吕宋军被炸得七零八落。

当然对麦克阿瑟来说，最可怕的还是本间运用空中优势，去摧毁卡隆比特桥，只需扔两发炸弹，所有后撤部队的道路都将被切断。

可是本间没有这么做，倒不是他跟麦克阿瑟之间有什么山挡水挡都

挡不住的交情，而是因为对方突然变阵之后，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变了。

本间经历了一个过山车一样的心理过程。在发起仁牙因湾登陆战初期，由于通信中断，他完全不了解前沿战场的具体情形，看到海边的气象条件如此不给面子，他以为日军一定会在海水里扑腾扑腾吃足苦头，或者在海滩上给人家当“人肉点心”。

本间当时满肚子苦水，想想自己本来就是个瘸子，干吗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找罪受？结果一上来就让人揍个臭死，这个样子，就算爬上岸，进入中央平原，还不照样是溃败的命？

他想不到，仁牙因湾登陆战成功了，更想不到，拉蒙湾登陆比仁牙因湾还要轻松。他这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

本间十分满意，尤其是第16师团让他赞不绝口。第16师团是建军时间很长的老牌常备师团，曾在中国参加过淞沪会战，但战绩很一般，被视为二等兵团。

这个师团打仗虽不出彩，却早已恶名昭著。它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军纪很坏，就连日军内部都对它颇有微词，因此很快便被遣回了日本。

不过，第16师团这次算是捡着了。至于恶名，本间无所谓，他自己就是一条恶狼，既然是恶狼，就不会有什么慈悲心肠，他只要求第16师团能帮他多杀人就行，其他的他才不管呢。

自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后，原先老是板着一张死人脸的本间就换了一副表情，得意的微笑几乎占据了整个脸庞。

本间的一招一式，都是照着日军大本营的计划来做的。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菲律宾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将在马尼拉进行，麦克阿瑟一定会调动所有兵力固守这座城池。

就算不会打仗的人都已看出，本间的两路人马占据着绝对优势，要打的话，日军必胜无疑，他怎么可能不得意呢？

可是美国人恰恰没有按照这个套路走，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本间糊涂了，他搞不清楚麦克阿瑟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再翻计划，想从计划中找答案。无奈，大本营事先也没料到美菲军会向巴丹撤退，计划中没有这一条，翻了等于白翻。

★远东的“敦刻尔克”

就为本间不知所措的时候，第14军情报部送来报告，这才得知麦克阿瑟及其司令部已转移至科雷希多岛，美菲军的一部分也到了巴丹半岛。

就算本间是个天生的榆木脑袋，这时也弄明白了，麦克阿瑟这是要退一步打防御战。

很多日本人都属于认真得过了头、思维不会转弯的人，本间就是个典型。即便在了解了麦克阿瑟的企图后，他最惦记的，还是大本营给予自己的那个任务，即占领马尼拉。

本间的幕僚们全是跟主官差不多的货色，他们给本间陈述的意见是：“主力部队最好贯彻大本营的原定任务，切勿再节外生枝。”

还有人甚至觉得美菲军主动撤退是件好事情——麦帅固然是狡猾狡猾的，可这么一撤，马尼拉不是更容易占领了吗？

说好了要赶快到马尼拉去喝庆功酒，差一天、差一个时辰都不行。至于撤走的美菲军，不过是一些“飞进火焰的蛾虫”，什么时候去拍死都可以。

本间傻乎乎地把美菲西撤部队及其要道抛到了脑后，他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马尼拉，不仅不顾“不设防”声明，继续派飞机轰炸马尼拉，还敦促第14军全力向这座城市进军，北吕宋军的阻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和危险。

1941年12月26日，南下日军一个前插，正在防守的菲军几乎被切断退路。温赖特急忙调上三辆坦克及一门自动炮，用火力堵住道路，才将菲军救下来。

温赖特是麦克阿瑟在西点的同门师弟，相当于麦帅是大四老生的时候，他正好是大一新生。温赖特不仅有着出众的指挥才能，而且很受官兵拥戴。日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参加防御的部队曾一度溃散，正是温赖特重新把他们集结在一起，让大家又重新振作起来。

北吕宋军属于超水平发挥，但是由于实力悬殊，他们只能尽量打，尽量拖。

至12月30日，北吕宋军已退至第五道防线，知道身后就是友军的救命桥，官兵们拼死抵御。见从正面难以实现突破，日军便耍了点小聪明，想用小队展开奇袭。但美军坦克是干什么吃的，发现后当即予以猛击。

日本兵虽然能冲能杀，但撞到坦克也混不开了，一下子战死了八十多个，余者慌忙后退。

遗憾的是，由于工兵部队过早地破坏了沿途桥梁，北吕宋军在边打边撤的过程中，丢掉了这几辆坦克，使温赖特失去了可资利用的特种武器。

没有坦克还有炮。日军在发动第二次攻击时，便尝到了炮弹的厉害。部队死伤惨重，步兵联队长上岛大佐阵亡。

1941年12月31日，日军虽未能攻到卡隆比特桥附近，但已到达距离马尼拉外围50公里处，并危及南吕宋撤退部队的右翼。

麦克阿瑟立即使用已经撤出的南吕宋军，部署了一条六公里长的防线，接着又调遣临时战车大队进行反击，一共击毁八辆日军战车。这种抵抗和反击力度是日军没有预计到的，顿时就被吓住了，不敢再轻易向前推进。麦克阿瑟达到了在最后一刻争取时间的目的。

尽管撤下来的北吕宋军已经伤痕累累，但他们不用担心日军的追击，因为有南吕宋军在那里挡着，而且他们还可以在严阵以待的防线后面得到重整。

麦克阿瑟说过，战场上的一刹那非常重要，就那么一刹那，让你喘上一口气，便能打一个漂亮的胜仗。

1942年1月1日晨，最后一批美菲军通过了卡隆比特桥。当日军从桥上冲过来时，爆破手们点燃了炸药包。

随着桥梁坠入激流，麦克阿瑟放下心来。利用过去宝贵的一周时间，他成功地撤出了美菲军主力，巴丹防御战将由计划变成现实。

即便单单就掩护作战而言，也打得不赖。自登陆菲律宾以来，日军损失超出预计，总计伤亡达到2000人，其中光战死者便有600多，美菲军方面则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身实力。

麦帅可以掏出他的大烟斗美美地吸上一口了。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步兵师，能跟这次撤退行动中的美菲杂牌军媲美，这帮小子太“令人钦佩”了。

这是远东的敦刻尔克，日本犯了一个和欧洲战场上的德国一样的错误，日本参谋本部称之为“伟大的战略行动”，承认这次行动出乎意料，使他们非常惊讶。

大本营后来对本间是有所责怪的，埋怨第14军司令部没能对这种情况立即采取措施。不过，当时的本间可管不了这些，他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安排进入马尼拉的胜利仪式。

日军残暴屠城的“名声”不小，马尼拉的留守官员战战兢兢，尽力取消了一切可能遭到报复的措施及行动，可是民心在那里，它不会变。

1942年1月2日，当日军的大队人马进入马尼拉时，迎接这些胜利者的只有一小部分好奇的市民，表情冷漠而淡然，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欢呼。日军派人把“粉碎英美帝国主义”的传单塞进人群，但绝大多数人连看都不看。

日本人曾经以为，自己是把菲律宾从美国控制之下救出的“恩人”，菲律宾人应该感激涕零、山呼万岁才对，入城日军也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大东亚共荣嘛。可眼前的情景着实伤心啊。前来视察马尼拉的日本参谋本部的高官们那个失望：难道菲律宾人平时就这么直不棱登，眼神都不带拐弯的？

不过，日本人很快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而这正表明了他们为什么到处都不受欢迎，惹人憎恨。

菲律宾被日军占领后，所有工厂、银行、学校、教会、印刷厂尽归日本所有，菲律宾国旗不准升，菲律宾国歌不准唱。菲律宾人还没能争取到独立，就又过上了有天无日的生活。

本间在马尼拉摇头摆尾，不可一世，但是他发现，马尼拉已不具备实际军事价值，马尼拉湾的入口完全被科雷希多岛和巴丹控制着。只要美菲军守住这两处，日军就根本无法使用马尼拉湾。

麦克阿瑟把马尼拉比作瓶子，本间虽然拿到了瓶子，可是瓶塞在他手里，没有他的允许，本间一口饮料也喝不上。

这下第14军的幕僚们又有话说了，这个埋怨：“这么容易就让敌人逃到半岛，像什么话？”那个放炮：“攻占一个敌人都没有的马尼拉，连小孩都会呀！”

正处于亢奋状态的本间当然听得刺耳。占领马尼拉的当天，他便集结部队，打算对巴丹展开进攻。然而，就在准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一封通知信把他的部署打乱了。

★满脸褶子还出来卖萌

日本大本营通知本间，入侵爪哇的计划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为此，第48师团被转用于爪哇方面，作为补偿，大本营把第65旅团拨给本间使用。

第65旅团原属守备兵团，或称为治安部队，战前该旅团只接受过一个月的训练，而且缺乏机动车辆以及重武器装备。兵员少了，质量差了，但本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为难之处。情报部送来的报告显示，美菲军溃逃至巴丹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二茬儿庄稼，全部兵力不过2.5万，部队士气及官兵的健康状况也糟糕透顶，多数士兵都想伺机溜号。

面对这样的弱旅，体格不会是个问题，年龄不会是距离，用什么武器去收拾它都可以。何况第65旅团怎么说也是一支刚上阵的生力军，起码官兵一个个身强体壮吧。

一乐观就乐观得豁了边，本间要用于进攻巴丹的方式不是打，而是追，撒开脚丫子穷追。鉴于巴丹半岛中间是茂密的森林，日军兵分两路，第16师团在西海岸窥伺，第65旅团则沿东海岸追击撤退中的美军。

1942年1月4日中午，第65旅团与第48师团进行战线交接，同时接受了坦克、山炮、野炮等补充配属。第65旅团长奈良晃捡到便宜之后，情绪比本间还要乐观，他根本没把美军的抵抗考虑在计划当中，接下来的情况似乎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在日军的推进过程中，连美军的影子都没看到一个，这使奈良更加心浮气躁，恨不能翼生双翅，像抓小鸡一样将美军一个个生擒活捉才好。

但是，奈良实际上搞错了巴丹主防御线的位置，人家不是怯懦畏战，而是你还不能够到达他的防线。

战前，日本人百般搜罗关于菲律宾的情报，唯独漏掉了巴丹部分，导致临战连份详细的作战地图都拿不出来。无论奈良，还是本间，其实全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第65旅团是个小旅团，不像美菲军那样用汽车赶路，结果他们徒步行军300公里，脚都走肿了，最多也就只能吃吃美军汽车扬起的烟尘罢了。

有人评价，第48师团的调换，是从本间嘴里拔去了全部槽牙，因为第48师团不仅人多力强，还是日军中少有的机械化兵团，他们以车代步，这样起码在机动速度上可以与美军拼一拼。

换了第65旅团这颗假牙之后，嘴是没漏风，然而一切都变了，本间的嘴巴不发烧和肿痛才怪。

在日军呼哧呼哧赶路时，就连落在最后面的美军都已进入主防御阵地。可叹奈良仍然蒙在鼓里，他还把美军比作逃亡的蛇，天真地做了一个战术构想：我要抓住蛇的尾巴，尾巴被抓，蛇一定会回头反扑，这时就可以对蛇进行痛击了。

蛇的尾巴在哪里？1942年1月9日，第65旅团先遣部队终于在纳堤山麓找到了蛛丝马迹，他们发现那里建有美军阵地。

按照奈良的吩咐，先遣部队赶紧上前“抓尾巴”。不料，这尾巴不是普通尾巴，简直就像铁扫帚一般。

麦克阿瑟一共为巴丹设置了三道防线。早在一年前，他就派自己的情报部、工兵部对半岛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勘察，然后便开始修筑阵地和

弹药库，所有工程用半年时间完成。

这是标准的高质量防御工事，美菲军经常在工事里进行实地演习。麦帅相信，它至少具备在半年内阻挡数万敌军的能力。

纳堤防线是三道防线中的第一道。纳堤山海拔1000米，山脊连绵延伸至海岸，以森林地区居多，所以防线工事主要集中在海岸公路，上面铁丝网和机枪阵地密布。设计和建造者也没忘记发挥森林的作用，他们巧妙地利用密林构筑出了临时的炮兵阵地。

日军冒冒失失地闯进这里，就像是地形不明的人突然跳进人家的庭院一样，主人早就握着扁担守候了，这时候你还想抓尾巴，不挨揍才怪。

防御正面的地形早已全部标定，美制150毫米榴弹炮弹无虚发，打得最前一排的日军片甲不留。先遣队顿时乱成一团，剩下的人赶紧躲进丛林藏身。可光躲着不是个事儿，还得吃饭啊。炊火刚点起来，美军看到了，又是一顿猛射，这下饭也不用吃了。

先遣队进退维谷，只好饿着肚子趴地上数炮弹，这成为二战结束后人们在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

奈良接到报告大吃一惊，本来，他还计划用四门旧式火炮摧毁防线，达到“对蛇痛击”的效果呢，完全没想到巴丹防线会如此坚固。

四门老火炮显然是不够用了，奈良把配给他的山炮、野炮、重炮、坦克炮全都推上了前线。这是自日军登陆菲律宾以来，第一次运用炮兵混合群展开集中射击。所有火炮都像吃了枪药一样地发狠劲，一些经历过一战的美军老兵说，激烈程度超过了他们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斗。

奈良指望一记重拳，就将美军打死，至少也得整成个脑震荡。可事与愿违，对方毫不买账，你用炮，我也用炮，你装大尾巴狼，我这里带钩儿的、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刺儿的，一件也没闲着。

日军的进攻搁浅了。本间根据情报，以为巴丹的美菲军只有2.5万，实际上有8万。士气方面，美菲军也不如本间所想，已成惊恐之鸟，相反，当时盛传美国即将增派大量援兵至菲，官兵们都认为胜利在望，哪有什么颓丧之气。

与此同时，美菲军还拥有一大精神支柱，那就是麦克阿瑟。作为名气超过巴顿的一战英雄，麦帅意志坚定、指挥有方，巴丹大撤退的成功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加上他又熟悉巴丹地势，因此几乎每个士兵都深信这仗有打头。

1942年1月10日，为了亲眼看一看前线战况，也为了鼓舞军心，麦克阿瑟渡过海峡，从科雷希多岛来到巴丹。

当天早晨，美国西海岸广播电台发布消息：“援军肯定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的到来。”这一消息的发布，以及麦克阿瑟亲临一线，使官兵们十分激动。麦克阿瑟握着军官们的手，再次向他们做出保证：“援军确实正在途中，坚持一下就会胜利。”

麦克阿瑟对前线状况感到满意，返回科雷希多岛后，他自信满满地告诉菲律宾总统奎松：“我可以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岛守几个月。”

美菲军的顽强抵抗让本间一时难以适应。就在麦克阿瑟亲赴第一线的这一天，他发来了劝降书。

除了打仗，本间业余的一大爱好是向文艺领域发展，什么画画、作诗、写剧本，都能来两下。既然搞上了艺术，本间的内心深处就有了琼瑶剧的一面，在信中，他先用教主般的语气加以恫吓：“你命运已定，末日将临，究竟还要抵抗到何时？”接着话锋一转，夸赞了一番美军的勇气和战斗意志，然后“循循善诱”地告诉麦克阿瑟，“你的声望和荣誉已经保住”，出来投降也不怕丢面子了。

满脸褶子还要出来卖萌，麦克阿瑟可没闲工夫跟本间玩这种文字游戏，他把劝降书扔进了字纸篓儿。

★日军转行搞“开荒”

当官的可以在后面装腔作势，当兵的只能继续在前面搏命。1942年1月10日午夜，在劝降未收到回应后，第65旅团对纳堤防线展开了接连不断的“万岁突击”。

所谓“万岁突击”，就是一边喊“天皇万岁”，一边端着刺刀进行冲锋。美军火炮全都隐蔽在森林里，通过远距离射击和侧射，对这种如同公牛一般的冲击进行无情地拦阻，日军步兵纷纷倒在美菲军架设的铁丝网前。

“万岁突击”的特点就是疯狂，处于枪林弹雨中的日军不顾一切地冲向铁丝网，并架起人桥，使后继的日军得以通过。

面对敌人疯狂的冲击，守军虽然暂时实行了后撤，但等增援部队一到，他们即刻发起反击，将日军重新赶回到原有战线。

至1月12日上午，进攻纳堤防线的日军已被打死了两三百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却只获得了很小的一块地域。

奈良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一米一米地往前推进，与其说是在进攻，不如说是在顶着房子走路，那副惨不忍睹的熊样，别说他自己，连看的人都痛苦得要死。

打仗打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本间对巴丹防线的内情一无所知，他所做的，只能是派幕僚去纳堤战场进行视察。

幕僚们来了一看，纳堤山麓到处是小河和森林，既难以通过，又便于美菲军的火炮隐蔽，而中间则全是火力网。在缺乏地图的情况下，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系便很重要。可第65旅团的通信分遣队也没有丛林作战经验，他们自己都常常在林子里转圈转不出去，更不用说为大部队指点迷津了。

军部幕僚们的一致结论是：“这仗确实难打，苦战是必然之事，而且今后的进攻仍然是困难重重。”

既然如此之难，本间首先想到的就是奈良的智商恐怕不够用，他计划从军司令部抽调一个参谋配属第65旅团，给奈良做左右手，帮着他指挥打仗。

问题是，奈良虽为旅团长，却是个颇有资历的中将。要是万一因此伤了大家的面子，就不好看了，于是本间决定先派个参谋去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

奈良的旅团司令部建在密林边上的一间小房子里，房子依着山势，看上去还是倾斜的，倒与奈良此时的处境颇为相似，叫作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这说的是打仗，若论在军内打交道，奈良早已是八面玲珑，像成精黄瓜一样老练了。听参谋讲完来意，他先向本间表示感谢，军司令官能派自己的幕僚屈尊到下面来给我当幕僚，真是惶恐之至，这件事实在是太好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还得把旅团部的两个参谋找来问问，听听他们的想法。”

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要求，军部参谋便依言等候。

随后听到林子里传来激烈的争吵，有人尖着嗓子在大叫：“时至今日，再派军部参谋来，不是打我们两人的耳光吗？”

哦，原来就是那两个猥琐小参谋。知道军部参谋要来取代他们，这二位马上炸了。他们一边流着眼泪鼻涕，一边对奈良哭诉，说自旅团登陆后，他们如何视死如归，如何排除万难，现在旅团长怎么能做卸磨杀驴的事呢？

“倘若长官非接纳军参谋不可，请先将我们两人撤职，但为本旅团及长官荣誉着想，希望派我们到巴丹战场以死殉国。”

他们好像是说给奈良听的，但每一句都让军部参谋如坐针毡。稍后，奈良又出现了，并且一上来就给了军部参谋一个电力十足的微笑，意思是，你都听到了吧。

军部参谋最终从奈良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实在舍不得辜负旅部参谋

们的决心和诚意，请转达军司令官，本旅团打算暂以原阵容继续苦战。”

军部参谋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得了话，赶紧回去向本间报告，并建议保持现状，不要再派什么参谋。

本间一听，就知道老家伙玩了个心计。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他明摆着是不情愿，你再硬塞人进去就不明智了。

可第65旅团的进攻没有进展，又是个铁的事实。奈良苦战，本间身上的压力也不小，来自东京的非议之声不断传来，使得本间和他的参谋幕僚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来提高攻击的效果。

想来想去，只能从西海岸的第16师团抽调部队进行增援。第16师团派出了武智支队，这个支队是以联队为基础临时建成的，共包括两个大队兵力。武智支队奉命在纳堤山顶附近的东斜面密林中穿行南进，目的是迂回至纳堤防线的侧背，以迫使美菲军撤退。

迂回包抄是日军陆军运用最为熟练的一种战术，但迂回也是要讲条件的，纳堤提出的条件实在是太高了。

那是一片连野兽都无法通行的原始森林，不但是处女林，还是处女地，实际上连本地人都没有进去过。日本兵必须一边砍伐一边行军，比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都困难。

一天竟然只能往前面蹚几米！三天后，武智支队的粮食吃光了，又得不到补给，开始陷入饥饿中。本间闻讯急忙派飞机空投粮食，但林子过于茂密，空投袋往往无法落到地面，都挂在树枝上，给飞鸟当了点心。

武智支队真是生不如死，没有食物，只能靠吃草根、喝泉水维持生命，他们的“开荒事业”自然也进展不快。

武智支队派出一名校佐到第65旅团进行作战协调。完事之后，这位瘦得皮包骨头的仁兄搓着手对奈良说：“真不好意思开口，但我的部队，上至部队长，下至所有士兵，都已整整六天没吃一点东西了，能否请长官提供少量食物作为犒赏？”

从原始森林里跑出来一趟不容易，照理是该赏。可那时候第65旅团也正处于揭不开锅的境况，奈良皱着眉头：“不瞒你说，我这里也很惨，今天早上，我仅仅啃了半块饼干，你实在要犒赏，只有这个。”

说着话，奈良从自个儿裤袋里掏出六支皱巴巴的香烟，分了三支给校佐，另外半块饼干他还要留着下午吃呢，舍不得给。校佐无可奈何，只好拿着香烟垂头丧气而去。

其实在巴丹战场上，所有参战日军都一样苦，不单第65旅团，抽兵

增援他们的第16师团也一样。不过到了1月下旬，战况终于出现变化，已被折腾得如野人一般的武智支队在钻出丛林后，渗入纳堤防线的侧翼。

在侧翼防守的是相对较弱的菲军，难以抵御日军的攻击。1942年1月22日，为避免遭到包围，麦克阿瑟下令放弃纳堤防线，全军后撤至第二道防线。

★司令官被人放了鸽子

撤退命令下达后，所有道路上都充斥着撤退的军队，加上没有疏导交通的宪兵进行维护，现场出现了混乱。指挥官们非常担心，尾追的日军会趁机进行炮击。还好，本间和奈良都没能想到这一招。

美军的后卫部队很尽责，尽管抵抗力微弱，但仍坚持到了主力撤出为止。1942年1月25日，美国大兵们得以全部撤出纳堤阵地，这些撤下来的士兵看起来个个像行尸走肉似的。

除了连续作战带来的疲困不堪外，他们主要是饿成了这副模样。

就在巴丹大撤退前，麦克阿瑟曾将他的撤退计划报告给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马歇尔不仅表示同意，还答应尽量派遣援军。不过，当时马歇尔的想法只是为了给麦帅灌点蜜糖水，打打气、鼓鼓劲而已。在日军基本控制太平洋的制海权、制空权的情况下，“彩虹五号”计划事实上已告夭折，海路和空中运输都变得极其危险。无论马歇尔本人还是美国海军部长，都不会为此铤而走险。

另一方面，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华盛顿会议认为，美国所能提供的船舶、飞机和兵员，难以同时满足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的需要，必须有所侧重。侧重哪里呢，自然还是欧洲战场，所谓“欧洲第一”或者是“（打）希特勒第一”。

撤到巴丹后，麦克阿瑟马上发电报求援。但除了从澳大利亚和爪哇开来三条货船外，马歇尔的那些保证全未兑现。

麦克阿瑟苦笑着把他遇到的尴尬，比喻成是一次野外行军。行军中，上司告诉士兵，下一个水源地大约还有十英里远，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多次上当后，饥渴难耐的士兵只好对上司说：“长官，你不用多说了，谢谢上帝，我们还能坚持。”

回头面对巴丹军民，麦克阿瑟连苦笑的表情都做不出来了。按照最初的军需统计，搬来巴丹的物资至少能够维持半年，但这个乐观的想法很快就被证明不成立。

除了美菲军外，还有许多难民逃入巴丹。本间马上意识到，这是一

个机会，一个使巴丹粮食储存大为减少的机会，便有意将巴丹北面的居民，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进美菲军防线。因为他很清楚，麦克阿瑟不可能听任这些难民饿死。

巴丹难民一下子达到了2.6万人，加上8万美菲军，总计有10万之众。正如本间预计的那样，麦克阿瑟不得不在美菲军的阵地后面，为这些可怜的人建立难民营，并被迫将士兵的粮食配给减少一半，后来又降到四分之一。即使这样，仍然是僧多粥少。

麦克阿瑟用悲观的口吻向华盛顿报告了美菲军现状：损失超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有的部队甚至已接近三分之二。

以如此沮丧的语调来叙述事实，当然是为了能尽快从上司那里要到援助。本质上，这位骄傲的将军是从不肯向任何困难和挫折低头的。

在整个巴丹防御战中，麦克阿瑟只到纳堤防线去过一次。有人免不了说三道四，背地里骂麦克阿瑟是胆小鬼，但这些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

一战时，麦克阿瑟曾和巴顿一起征战欧洲战场。两人在高地上进行指挥时，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尘土迎面扑来，巴顿笔直地站着，然而还是向后退了一步。

麦克阿瑟纹丝不动，并且幽了巴顿一默：“别害怕，上校，你是听不到打中你的那发炮弹的。”

巴顿由此对麦克阿瑟非常佩服，他告诉家人：“麦克阿瑟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麦克阿瑟不会舍弃他的士兵，他说过的一句话曾在士兵中广为流传：“如果是活，我与大家一块儿活；如果是死，我也与大家一块儿死。”

麦克阿瑟不去第一线，是因为承诺中的援军和物资盼星星盼月亮，总也盼不到。他无法对一线官兵兑现自己的诺言，特别是听到饥寒交迫中的士兵哼唱着“今天请赐予我们面包”时，他更是感到无地自容。

事实上，麦克阿瑟所在的科雷希多岛和巴丹一样危险。由于掌握着制空权，日军轰炸机编队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小岛进行空袭。起先，美菲军还可以用高射炮还击，后来炮弹越打越少，只得任由对方轰炸。

尽管随时有可能报销掉，麦克阿瑟仍坚持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小岛的最高点，这样既便于观察敌情，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心安。

麦克阿瑟信奉一个观点，即“作为指挥官，必须使士兵们时常能够看到他”。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告诉正在受苦受难的军民，自己并没有抛

弃他们。

司令部在几分钟内就被炸光了。站在司令部外面的麦克阿瑟，亲眼看到房屋像玻璃匣子一样破裂，并成为碎片，然后如同纸屑一般在空中回旋，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新的司令部建在了一条地下隧道里，但麦克阿瑟仍然不会安坐在里面。空袭警报一响，他就赶紧跑到户外，与隐蔽的士兵们蹲坐在一起。

麦克阿瑟这么做，一方面是要观察日机编队队形和空袭方式，向对手学上几招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定军心、民心。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他可以掰开一块面包，或是跟大家一起抽两袋烟，以示友谊和亲和，但在战争时，麦克阿瑟只能用这种分担死亡风险的方式，来加深他与士兵们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菲律宾人曾按照拿破仑所处时代的风格，为麦克阿瑟定制了一套制服，其中有一顶金光闪闪的帽子，麦克阿瑟爱不释手。美国国内一些不喜欢麦克阿瑟的人则对之冷嘲热讽，说他是“吕宋的拿破仑”，帽子是“炒蛋式军帽”。

在战火硝烟中，麦克阿瑟的军帽已经又破又旧，但只要士兵们看到这顶军帽，一定会眼睛发亮并大声欢呼。他们聚集在麦克阿瑟周围，亲热地拍打着他的脊背，叫他“麦克阿萨”。

从纳堤防线撤下的部队担任正面防务，麦克阿瑟将那些拍他脊背的士兵组织起来，用以防守侧面的西海岸。

这些士兵主要来自菲律宾警察队和担任地面勤务的海军大队，并非正规野战步兵。要上战场了，临时连件军装都找不出来。海军大队试图把他们蓝色的海军制服染成卡其色，结果没有成功，蓝色变成了不伦不类的芥末色。两支部队拥有数挺一战时用过的机关枪，也有各种小口径火器，但战前多数人连步枪都没使用过。士兵们上阵肉搏拿的不是刺刀，而是一种长长的大砍刀。

这是一群穿着古里古怪，看上去说话也非常粗野的战士。他们喜欢大声地说话，互相之间常开各种下流玩笑，有人甚至还能即兴搞搞战场恶作剧，点上一支香烟，为的只是引诱敌人开炮。

临时组织起来的士兵并不正规，但麦克阿瑟对他们充满了信心。站在第二道防线萨马特的山脚下，麦帅对参谋长萨特兰说：“我亲自选定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将固若金汤。”尔后，他向马歇尔做出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

麦克阿瑟再次给本间出了一道难题，不过，这时候本间感到头疼的，主要还是前面一轮已把他的部队伤得不行。

在纳堤防线的交战中，日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第65旅团的一个主力联队，原有3000人，到1月24日已死伤了1400多人，丧失了近一半的战斗力。此外，其他特种配属部队也损失了差不多相同数字的兵员。

奈良向本间诉苦说，第65旅团处于极度的疲劳状态。本间仅凭第六感就已明白，这哥们儿没说谎，看来是得帮他减减压了。

你再疲劳，暂时也没人可替，所以第65旅团仍必须负责正面进攻。不过，本间计划让第16师团从侧翼协助。

★日军猪一样的发挥

巴丹半岛的西部多悬崖，无法像东海岸那样沿公路推进，但这一带的海岸线凹入，布防困难，又便于登陆偷袭。按照本间的部署，第16师团将采用非常措施，把小部队运到海岸线上，然后从美菲军的侧背实施登陆。

这个非常措施还真的非常，因为是临时想出的招儿，连舟艇都没现成的，要从仁牙因海湾转运过来，而且还得避开美军鱼雷艇的监视，利用黑夜偷偷地运，就跟海上走私差不多。

1942年1月22日晚，第16师团所属的恒广大队乘着舟艇，奉命朝西海岸的凯波波角进发。

日军指挥官看地图作战，只注意到巴丹半岛海岸线凹入的特点，但地图是地图、现场是现场，有很多东西你就是搬一台显微镜过来，地图还是无法告诉你答案。比如，巴丹半岛西海岸的海岸线其实全都被背后黑压压的山脉所遮盖，非常难以识别。即便在白天，经验丰富的航海者拿着海图操作，也不易发现岬角。

凯波波角在哪里？为了找这么一个岬角，恒广大队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头。海上波浪又急又高，舟艇上的日本兵一个个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提心吊胆是对的，不过，对他们威胁最大的还不是浪，而是美军的鱼雷艇。发现这些家伙在海浪中扑腾来扑腾去，鱼雷艇立即发起攻击，日军的两艘小艇先后被击沉。在遭到攻击后，恒广大队再也顾不上辨别什么凯波波角，忙不迭地选择了登陆。

登陆点上没有设置防御部队，于是恒广大队便放心大胆地朝前进发。走着走着，他们碰上了正在巡逻的警察队和海军大队。

这场遭遇战对日军来说犹如一场噩梦。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碰到了穿着黄色制服的美军决死队，他们有如虎狼一般……”

虎狼一般的敢死队一上战场，既不求饶，也不饶人，日军被杀得一直退到原登陆点，最后坐小艇逃出的只有34个日本兵。

得悉恒广大队陷入困境，第16师团急忙出手相捞。1942年1月26日夜，一个大队再次奉命登陆，预定登陆地点是卡纳斯角。

什么凯波波角、卡纳斯角，样子都差不多，黑夜中根本难以辨别，最后只好估计所需航行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来抢滩。可潮流速度是因人而异的，经常处于变化中，所以日军对时间的估计也不可靠。结果这次又弄错了登陆点，而且登错之后，仍然等于自投罗网。

古语道，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可对登陆日军来说，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基本上是上几批死几批，继恒广大队全军覆灭后，第二支大队也在萨马特防线后方被歼灭。

看样子，第16师团身上那股子又倔又傻的劲头似乎是完全被激发出来了，即便登陆部队猪一样的发挥，也没能打消他们继续从海岸线上进行偷袭的念头。1942年2月1日，第16师团第三次派遣部队从卡纳斯角登陆，这是该师团的一个精锐联队——吉冈联队。

其实这时候已谈不上什么偷袭，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尤其菲律宾警察队还从日军军官的尸体上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文件上说的就是增援计划的内容。

美菲军事先便掌握一切，知道日军会从卡纳斯角登陆。四架美军战斗机如约而至，沿岸炮兵也没光看热闹，欲登岸的吉冈联队被打得整张脸都快掉到海水里去了。

这时候，就算是想走也难以走脱。由于舟艇损失较大，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在海中航行，吉冈联队只得找一个看不到守军的海角进行临时登陆。

然而，他们终究未能逃过海军大队的眼睛。海军大队这次没有从正面堵，他们学日本人，从背后包抄。1942年2月8日，海军大队实行战术性登陆，把吉冈联队逼入了丛林。

眼见得是上天远、入地近，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想什么抄袭防线侧翼了。好在美菲军没有贴身紧追，此处天不收、地不管的，倒也落得快活。

快活的感觉也就维持了那么几分钟，几分钟后，吉冈联队便要受罪了。由于缺乏补给，他们的处境可直接比照增援第65旅团的那个武智支队。

第16师团知难而退，再也不敢做赔本买卖。师团长下令吉冈联队从陆地上撤退，但是在电报联系已经中断的情况下，吉冈联队无法收到命

令。

第16师团长只好派传令兵冒死前往传达。十天后，一名传令兵找到了吉冈联队。此时，吉冈联队仍被美菲军围在丛林里，没有食物下肚，已经在啃树皮充饥了，联队的百余名重伤员奄奄一息。

此时，吉冈联队完全沦为一只待宰的困兽，性命已经一大半属阎家了。接到撤退命令，联队残部总算看到一丝求生的希望，他们拼死闯关，从包围圈中勉强杀出一条生路，狼狈不堪地逃回了第16师团位于后方的司令部。

出去时一个个叫着要多杀些人，出去后反被别人杀得人仰马翻，真是出外一里，不如家里。幸存的日本兵心有余悸，认定要突破巴丹半岛，单凭武士道和肉弹是绝对行不通的。

在西海岸的反登陆战中，美菲军也有多达500人阵亡，其中大多数是警察队和海军大队成员。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是一只只慷慨赴死的孤狼，即便他们受伤倒下，嘴角也带着对敌人的轻蔑，手上还握着带血的长刀。

麦克阿瑟参加了士兵们的安葬仪式，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很脏，身上有虱子，散发着臭味，但是，我爱你们！”

第16师团登陆部队的昏头昏脑，似乎也传染给了从正面进攻的第65旅团。第65旅团白天在铁丝网前狂挖散兵坑，准备按照老法子，在黄昏时展开一个“万岁突击”。他们以为美菲军自纳堤撤退后，已处于溃散逃命状态，必难以承受这样声势浩大的蝗蚁式冲锋。

从本间到奈良，都不知道麦克阿瑟在纳堤防线之后还有一道更坚固的防线。麦帅说萨马特防线固若金汤，并非信口吹嘘，这道防线的强韧程度，整整是纳堤防线的两倍。

由于不知道有这么一道防线，日军错把主防御阵地当成了前哨阵地，一窝蜂地往上面拥。这下好了，人家正愁你不来呢，机关枪那个扫啊。

喊“万岁”时，刺刀、口号，一样都少不了，喊完了，一样也用不着——清晨一看，在主防御阵地前面，呼啦啦地躺了约一百名日本兵尸体，而美菲军损失低微。奈良这本儿蚀的，都不知道该怎么算好了。

奈良蚀本儿蚀到两眼通红。死一百个怕什么呢，反正有今生没来世的，死也要死在“万岁突击”里。1942年2月8日，他准备再度发动攻击，并已将命令下达给各联队指挥官，但是当天下午，本间突然打来电话，对他说：“不要打了！”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本间说不要打，不是说打赢了，正好相反，是输惨了，输到他只能暂时罢手：无论正面还是侧面，每一仗都打得超烂，烂到没有底线，简直是深不见底。

日军在巴丹的失利，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在陆地进攻中遭遇到的第一次严重挫折。日本人不知道麦克阿瑟还能在巴丹抵抗多久，相比战场上的得失，他们显然更害怕巴丹防御战在精神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

自举行马尼拉入城式以来，本间的第14军司令部一直被喜悦所包围，此时又像霜打的茄子一样，重新陷入登陆前的那种僵尸氛围，并且与原先相比，气氛变得越加紧张压抑。

对盟国方面来说，巴丹抵抗则犹如一针强心剂。罗斯福对菲律宾的抵抗表示感谢，并承诺会尽美国所有的人力物力，为菲律宾夺回他们失去的自由。

可是罗斯福承诺的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美援完全沦为空头支票，岛上弹药和食物的消耗却在与日俱增。因为难忍饥渴，多数士兵只能靠采食甘蔗充饥。

打猎和钓鱼成了美菲军的一大“副业”。就连吃不惯菲律宾食品的美国大兵也入乡随俗，他们原先对狗肉和猴肉连碰都不会上去碰一下，现在也顾不上这个忌讳了，能拿来果腹就行。一名吃惯“山珍海味”的美国兵说：“只要不是人，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军人们的军装已经破到了不能再破的地步，一个个衣衫褴褛，犹如刚刚从丐帮里走出来。

所有这些都还有办法克服，难以克服的是疾病的困扰。丛林中少不了蚊虫叮咬，偏偏撤退时，记得带蚊帐的人又很少。长期的营养失调，使得人们的体质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都自然而然地减弱，疟疾由此开始流行，而能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眼看就要用完了。

第14军情报中的一项“官兵健康状况差”竟然在这个时候应验了，部队战斗力被大大削弱。到2月中旬，美菲军的非战斗减员已接近百分之五十，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人们的失望情绪逐步蔓延，士兵们不仅诅咒敌人，也开始诅咒和辱骂美国政府。他们用粉笔在自己的头盔上画着“V”字，那不是代表胜利，而是代表炮灰。

一首二战中最动摇军心的歌谣不胫而走：“我们是巴丹的苦兵卒，是巴丹的私生子，我们没有爸，没有妈，没有山姆大叔。”

哼唱着这些歌谣的士兵会咧嘴嬉笑，只是那种嬉笑比哭还难看，就像是临终的梦呓。

望着士兵们消瘦的身体和绝望的表情，麦克阿瑟心痛不已，但他职权有限，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这一现状。

有一个人终于忍不住了——菲律宾总统奎松。

人无刚强，安身不牢，或者换句话说，想谋求国家的政治独立，就甭指望靠别的国家来保护你。作为政治家的奎松也许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只是没有这个能力。

奎松曾当面问麦克阿瑟：“你认为菲律宾独立十年后，会有自我防御能力吗？”

麦克阿瑟肯定地说：“我想不可能。除非你能在十年内每年拿出五百万美元，组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军队。”

菲律宾穷得要死，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于是奎松便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邀请麦克阿瑟到菲律宾担任军事顾问，帮他建立一支瑞士式的后备役军队。

菲军尚未组建成功，日军就打过来了。处于国破家亡的关头，奎松不胜其忧，而让他备受刺激的，还是收听美国的广播讲话。他能够明显听出来，美国政府最关心的始终是欧洲战争而不是与日本人的战争，与之相应的，则是这边美援不见踪影，那边军火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大西洋彼岸。

菲律宾此前一直自认为是美国的“女儿”，双方亲得不得了。可到了危难关头，这种关系好像生分了。给奎松的感觉是，美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念完经就解聘和尚，完全是过河拆桥啊。

什么东西都能打折，唯独感情不能打折。奎松为此激愤不已，他对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说：“不要再张口欧洲、闭口欧洲了，我受不了！美国真是岂有此理，他的女儿（指菲律宾）正在遭受暴徒的强奸，而他充耳不闻，老为一门远房表兄（指欧洲）的命运操心。”

用菲律宾当地俗语来说，奎松的国家正在被“刷去”，也就是边缘化。这种被遗弃感很快就被日方掌握。本间开始大打攻心战，马尼拉广播电台不停地播放歌曲：“不管你们怎么等，船儿它也不会来。”

东条英机也趁机过了把戏瘾，由导演直接变身演员，亲自走到前台，通过广播向奎松保证，日本将承认菲律宾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独立国家。

在此之前，美国已允许菲律宾自治独立，但附加了一个时间表。现

在日本连时间表都没有，立马就许诺可以为之免费赎身。

奎松于是给罗斯福写了封信，信中他建议美国宣布菲律宾独立，之后菲律宾将在外交上持中立政策，同时解散自己的军队。这样一来，日美两国军队就都可以撤走了。

奎松的潜台词是，日子天天过，怎么过不是过，强国之间打架，为什么非要把我们菲律宾夹在中间当牺牲品？对不起，不陪你们玩儿了！

麦克阿瑟听到此事后大吃一惊，急忙进行劝说，但在奎松解释其写信的本意之后，就不再吱声了。

奎松说，他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现在不是你们美国不给援助吗？我这是在用激将法！

在内心里，麦克阿瑟其实也有着和奎松一样的抱怨，特别是在彻底搞清楚华盛顿方面的真实想法之后，他十分沮丧。所谓欧洲第一，菲律宾被边缘化，不就意味着他所负责的菲律宾战场不再是中心舞台了吗？麦帅哪受得了这个，他忍不住跟着大发牢骚：“英国佬有头，我们只有小尾巴。”

麦克阿瑟不仅默认了奎松给罗斯福写信，还应奎松之请，给美国陆军部发去了一份巴丹的军事形势报告。

奎松的亲笔信犹如炸弹一样落在了罗斯福的办公桌上。罗斯福大受震动，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奎松未免太天真了，日军会真的认可菲律宾中立吗？”

罗斯福断然否定了奎松的建议，同时亲自担保，将对菲律宾负起责任来。

正如奎松对麦克阿瑟解释的那样，他并不相信日本人会放过菲律宾，这么做，无非是要测试一下罗斯福，看他是否真的口头不似心头，已经完全背弃了自己做出的承诺。

罗斯福相当于山盟海誓一样的担保，让奎松放下心来。与此同时，罗斯福也看到了麦克阿瑟发来的报告。在报告中，麦克阿瑟问道：“我这个司令部随时都有被完全摧毁的可能，你们必须做出决定，我是迎合奎松总统呢，还是继续进行战斗？”

看这样子，好像是真撑不住了。罗斯福便试探着授权麦克阿瑟，允许他安排美菲军投降。

麦克阿瑟不过是与奎松一唱一和，对罗斯福进行激将兼恫吓而已，可没半点要缴枪或投降的意思。为避免总统误会，他赶紧复电罗斯福：“我打算在巴丹岛战斗，直至毁灭，然后在科雷希多岛同样也会这么

做。”

到这个地步，还说美国存心要抛弃菲律宾似乎有些过分，说实在的，罗斯福不是不想进行援助，而是在日军的猛烈进攻和封堵下，援助物资实在是过不去。

其实，在西南太平洋的盟军各个战场中，巴丹已经算是一枝独秀，其他地方没有一个不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新加坡更是岌岌可危。

进攻新加坡的，是后来被称为“马来西亚之虎”的山下奉文。

第三章 新加坡英日死招

奉命进攻新加坡，对山下奉文来说，等于是时来运转，因为他已经背运得太久了。

曾几何时，情况不是这样。

所谓七情六欲关头、酒色财气圈子。日本陆军军官要想升迁，除了学历、能力之外，裙带关系甚至是外貌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年轻时的山下一样都不缺。

外貌好不是指像麦克阿瑟那样的英俊帅气、玉树临风，是说块头大，而且越大越好。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内部就有此传统，凡晋升为大将的，多数是大个子，甚至海军里也有类似风气，像东乡平八郎和山本五十六这样的矮个子，印象分上都很吃亏，往上爬的时候也比别人困难得多。

早在做步兵联队长时，山下就被送了个绰号：步兵炮。37毫米步兵炮的重量为90公斤，山下也是90公斤，相当于日本式摔跤中一级力士的体重，加上他一米七四的身高，看上去真跟门大炮差不多。

有块头，就有晋升资本，彼时的山下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不过，人有时太顺利了并不是件好事，晕晕乎乎中，山下联队长成了青年军官组织“皇道派”的骨干，并参加了轰动整个日本的“二二六兵变”。从此，他的境遇就变得有些不妙起来。

★“咸鱼”也能翻生

“二二六兵变”以“清君侧”为名，旨在建立军政府。裕仁天皇闻讯大怒，立即出手镇压，结果十几名参与此事的青年军官都被处决。

虽然依靠够硬够铁的内部关系，山下得以外调免祸，但此后他的仕途理想就串了味，即使想往上升一步也难上加难，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

山下把肠子都悔青了，他平时很少跟人谈及“二二六兵变”，就是谈到这个话题，也必然要诚惶诚恐地添上一句：“我做了对不起天皇陛下的事情，不努力赎罪可不行。”

太平洋战争让他有了咸鱼翻生的机会。1941年11月9日，刚晋升为

中将不久的山下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官，负责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

第25军以第5师团、近卫师团以及第18师团为骨干编成。这三个师团都是日本陆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其中第5师团即侵华战争初期的“板垣师团”，近卫师团乃御林军级别的部队。当时日本陆军一共只有三个机械化师团，分别是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48师团，第25军独占两席。除了上述两个核心兵团外，第18师团也是号称霸气外漏的部队，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后来更发展成为凶悍无比的“菊兵团”。

第25军的作战素质优良自不必说，就是装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陆战新武器一出来，首先就分配给他们使用。半年前，三个师团还模拟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地形气候，有针对性地在海南岛等地实施了训练，官兵对两栖登陆战、丛林战已不陌生。

能够指挥这样的部队，又是奔赴南方最大的战场，没有哪个陆军指挥官会不感到荣耀，山下更是激动得小心脏直打鼓。

当初，天皇要对“二二六兵变”秋后算账，山下吓得要命，曾主动申请辞职。现在想想，真是死也要死在编制里啊，要是那时退了，现在还有重见光明的一天吗？

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当山下受命为第25军司令官时，‘二二六兵变’以来压在他心头的乌云也就此消散了。”

新加坡不仅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象征。日军陆军把打下新加坡，与海军的空袭珍珠港并列，作为开战揭幕式，而且是最有戏剧性的揭幕式，成败可左右整个战局。

当然，要打下新加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预料到是陆军最困难的一次作战。

二战前，英国投入六千万英镑巨资，将新加坡建造成了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坚固要塞。山下访问德国时，德国一位元帅替他计算了一下：“要攻下新加坡，就是用五个师的兵力，也得花上一年半时间。”但山下并不这么认为。日本陆军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收集东南亚的各种情报。山下通过分析情报发现，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英联军掺杂了很多印度兵，战斗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

原先参谋本部确实曾计划使用五个师团南下作战，后来经讨论，减少为四个师团。山下觉得连四个师团都不需要，三个便已足够，多出来的那个师团他还给了大本营。

这位司令官确信，只要对马来西亚的登陆战能够成功，英军就并不难收拾，他现在发愁的主要还是如何登陆。

1941年11月10日，也就是山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即将参加太平洋

战争的海陆军巨头们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山下入座后，发现右边的椅子空着，正想着谁会来，山本到了。

这两位尽管一高一矮，但都是不甘人后的主儿。山本用尖锐的眼神紧盯着山下：“这次进攻新加坡，实在让你辛苦了，阁下信心如何？”

山本比山下大一岁，而且位列大将，无论军阶还是职位，都比山下要高一级，因此山下急忙说：“不，阁下才辛苦呢，你怎么样？”

山本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把生命的一半都押上去了（指偷袭珍珠港），一定让它成功。”

随后，山本又一次询问起山下对于马来西亚作战的想法。山下也交了底：“我认为，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脚跨到陆地上去，只要登上去，就一定能成功。可是，在登陆这一点上，我们陆军有很多无可奈何的地方。”

山本深有感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海军协助你登陆的力量确实不足。可是为了保证重点（指偷袭珍珠港），不得不如此。”

在打仗方面，山下是个爽快人，他以为山本会顾左右而言其他，没想到这位也很爽快，于是立即高兴起来，拍着胸脯让山本不用担心：“我觉得在我登陆前，对方不会提前动手。我会成功的！”

尽管海、陆军之间矛盾重重，但二“山”见面，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山本笑起来：“对，那些家伙（指英军）可能以为稍稍吓唬一下，我们就会缩回去的。他们想错了，你的登陆作战一定会成功。”

表态归表态，山下的内心终究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一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燕雀安知鹤鹑之志

山下起初最感棘手的，是登陆部队能不能得到航空兵足够的护卫。

他的参谋长在沙盘上演习了六次登陆，六次都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是因为中间存在一个小时的护卫空白，而要消除这一空白点，陆军航空队就必须承担风险，即护航的战斗队可能会在归途中因油尽而坠入大海。

参谋长向山下请示，山下厉声说：“战争通常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航空队不能担任飞行护卫，还不如不要飞机！”

这个要求似乎很过分，参谋长担心很难被接受。可是没想到，航空兵们正闲得发慌，一口应允，说不管损失多大都在所不惜。

真是燕雀安知鹬蚌之志，开飞机的竟然也有如此觉悟，实在让山下有喜出望外之感。正好皇宫宗亲竹田宫前来视察，随口问他：“新加坡什么时候能打下来？”

爱出风头的作战主任辻政信抢先回答：“大概是3月10日，陆军节那一天。”

山下马上予以纠正：“不，殿下，小官打算在1月打下来。”

距离正月连两个月的时间都不到。竹田宫有点不相信：“太早了吧？”

辻政信也认为山下是在信口开河，你吹牛可以，也不用吹得如此离谱吧，于是忙自作聪明地补充说：“1月到达霹雳河一线比较妥当。”

山下没再多说什么。

打仗和写文章其实一样，要抓得住要害才行。在山下看来，快速作战就是新加坡之战的要害。1月拿下，听起来确实好像早了一点，但是要打好这一仗，可以早，也必须早。

第25军司令部此时设在西贡，郊外覆盖着橡胶林和密林，这一环境与马来西亚战场相似。山下由此进行了推演，发现这种丛林并不会对步兵挺进产生多大障碍，到时候部队完全可以凭着胆子往前冲。

南方作战的目的之一是要占领爪哇油田，取得石油资源。但爪哇处于新加坡、菲律宾之南，也就是说，你得先控制住这两个地方，才谈得上进攻爪哇，所以越快越好。

菲律宾就不说了，那是本间雅晴的事。单就新加坡而言，若从海上进行正面强攻，英军有坚固的要塞防卫，“东方直布罗陀”小看不得。

只有一个办法，从防守相对薄弱的马来西亚半岛北部登陆，然后一路南下，从背后对新加坡进行攻击。这一行军路线长达1100公里，所以日军必须抢时间，争取尽快到达并拿下新加坡，否则，爪哇守军必然会加强戒备。

毫无疑问，山下即将发起的是一次闪击战，奇袭和突进是此类战役取得成功的根本。为此，哪怕早上一刻钟也好，这就叫作想不想由它、肯不肯在你。

按照山下制定的目标，第25军迅速向前沿集结，并展开了陆海协同综合登陆作战的训练。

日本大本营对此做足了保密工夫，就怕哪个嘴巴漏勺，泄露了行动计划。高度严防下，连山下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蒙面将军”——在开

始攻击新加坡之前，他的职务一直没有被公开。在正式场合下，山下通常都不穿军服，而是身着一套中国东北伪满官员穿的那种协和服，再加上一顶呢礼帽，把自己打扮成普通官员的模样。

即便这样，也不可能做到一点风声不透，同一时间，新加坡方面还是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坐镇新加坡海军基地的，是马来西亚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帕西瓦尔于3月份履职，履职之前，欧洲战场就已打得如火如荼。他预计日军可能会大举进攻南方，便把家属留在英国，只身来到了新加坡。

到任之后，帕西瓦尔首先研究了半岛的守备情况和兵力。不研究还好，一研究，他浑身的汗毛都根根直竖起来。

马来西亚的英联军有8万多人，但部队装备较差，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只有在新加坡要塞才能看到。

飞机、坦克是现代化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可英联军没有一辆坦克，飞机仅有158架，其中战斗机还是老式的美制“水牛”式战斗机。这是一种早已被美国海军淘汰的机型，无论是续航距离还是飞行速度，都无法跟日本的“隼”“零式”相比，在空战中很容易被击落，人称“空中棺材”。它唯一的优点是汽油消耗低。

除了机型老旧落后外，英联军的飞机种类也不全，俯冲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一栏均空空如也。

帕西瓦尔所看到的现象不难理解。英国在新加坡经营多年，但二战开战后，英国已自顾不暇，在新加坡的军事部署也就只能降到最低限度——它总不可能在本土挨炸的时候，把自己最好的飞机和坦克都搬到新加坡来吧。

要是日军这时候攻过来可怎么办，帕西瓦尔不寒而栗。

危机感虽有，可是随着时光流逝，它也会慢慢消失。帕西瓦尔又觉得安稳了，这种奇怪的感觉与马来西亚特有的季风气候有关。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帕西瓦尔曾长期在马来西亚服役，有“马来西亚通”之称。在马来西亚，11月至次年3月属于东北季风气候，到时候半岛的东岸沿海会起大风浪，不适宜日军登陆。他由此推测，5月到10月是最危险的季节，日军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

然而这段时间日军没有进攻，进入11月，帕西瓦尔曾经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在指挥官性格上，帕西瓦尔与英国日渐没落的国力颇有相似之处：擅长社交，但缺乏企图心和进取心。

可想而知，他和麦克阿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与山下、山本这样虎狼型的战将更有极大区别。

日本暂时没动，就被帕西瓦尔看成是一直不会动。此君具有西方人那种特有的优越感，骨子里就看不起东方人，当然也包括日本人。

帕西瓦尔的看法是，日本固然能造出性能远比“水牛”优越的飞机，也能建造航母和高速舰队，并在中国战场上多次实行了登陆作战，可那并不代表日本有什么了不得的能力，不过是会模仿而已。

帕西瓦尔这么说日本人，倒也不完全是冤枉他们。一战后，只要哪个国家造出新飞机，日本一定要少量引进，拖回去大卸八块地进行研究，最后改个皮毛，便进行定量生产。

说好听点这叫模仿，说得不好听就是剽窃。欧美的飞机设计师们气得火从顶门儿上冒，可又拿他们没办法，只好语带讥讽地发表评论：“假如日本每次购入的飞机不是一架的话，那我将感激不尽。”为此，西方社会甚至称日本是猴子学人的“模仿民族”。

帕西瓦尔没有意识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日本航空业早已告别了模仿时代，更不是穷得有腿没裤子的那个年月了，他们的“隼”“零式”都是自有技术，并且全部处于世界先进领域。

可就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帕西瓦尔想当然地认为，“模仿民族”打中国这样的弱国还可以，至于要大举进攻马来西亚，恐怕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不过有一点，帕西瓦尔的判断倒是极其精准，那就是日军要么不打新加坡，要打就不会在新加坡登陆，而是会从马来西亚北部登陆，然后由北向南发动进攻。

选择这条进攻路线，泰国是必经之途，可泰国会允许日本把自己作为进攻马来西亚的基地吗？

绝不可能！泰国虽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一向亲英，不会轻易跟日本勾勾搭搭。所以，即便日军不顾风浪和能力的限制，硬要凑过来，他们也过不了泰国那一关。这就叫戴着斗笠亲嘴，彼此都差着一帽子呢。

可事态的发展没有完全遂人愿的，随着日美谈判破裂的消息不断传来，危机似乎也在朝着新加坡不断逼近。帕西瓦尔想到，日本人胆大妄为，未必就不敢做老虎头上扑苍蝇的事。

怎么知道日军要登陆了呢，就看他们是否进入了泰国。

帕西瓦尔派一批军官穿着便装，到泰国边境进行调查。结果军官们屡次在泰国饭馆碰到一些日本军人，尽管这些日本军人也是平民装束，但军人见军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帕西瓦尔由此判断，第一，日军确实在打着控制泰国的主意；第二，主意只是主意，尚未成为现实，要不他们还至于这么鬼鬼祟祟？

帕西瓦尔安心不少，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还是制订了一个预案，并命名为“斗牛士”计划。该计划明确，一旦发生战争，英联军就要抢在日本之前，提前控制马来西亚半岛北部的宋卡、北大年。

这两个地方位于泰国南部边境，不仅有机场，还是由北自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帕西瓦尔预计，日军一定会从这里登陆。

进入1941年下半年，由于德军转向东线进攻苏联，英国本土所受压力已逐渐减少，同时日本南下太平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丘吉尔于是将“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派来新加坡助阵。不过，鉴于美国尚举棋不定，他又要求帕西瓦尔不能提早执行“斗牛士”计划，以免影响英国的整体战略布局。

帕西瓦尔便给“斗牛士”设了一条线：至少在日军登陆前的24小时发动。

日军南下的消息此后不断传出。就在“威尔士亲王”到达新加坡的同一天，日本浩浩荡荡的登陆舰队也从中国海南三亚起航，向马来西亚半岛驶来。

得知日本舰队的这一动向，连泰国国境警备队都闻风而动，先行将通往宋卡、北大年的公路给封锁了。帕西瓦尔却始终带着一副怀疑的表情在摇头，不知道他是以为日军不会出手呢，还是自信他的方案真的已经是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不漏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帕西瓦尔接到报告：“（日本舰队）运输船一艘、巡洋舰一艘，正驶向宋卡。”他估算了一下，日本舰队当天深夜就可能到达宋卡。

面对紧张的局势，英联军高层进行了讨论，有人主张立即发动“斗牛士”，帕西瓦尔还是没有同意。

帕西瓦尔的习惯是凡事先考虑困难，吃饭防噎，走路防跌。他说，即使现在下令执行“斗牛士”计划，英联军要到达宋卡，也得在12月8日凌晨2点以后，那时候日军已提前到达宋卡，去了也没用。这也就是说，“登陆前的24小时发动”已经泡汤。按照帕西瓦尔的说法，“斗牛士”部队就算是赶过去，也只能沦为日军坦克的牺牲品，白白消耗兵力而已。

破罐子破摔的帕西瓦尔索性选择了放弃。

山下曾预测在他登陆之前，英联军不会提前动手。他说对了，而帕西瓦尔也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比困难，谁都一大堆

就在帕西瓦尔裹足不前的时候，山下已经看到了宋卡灯塔上青白色的灯光。

山下将第25军兵分两路，其中近卫师团由陆路进入泰国，占领曼谷后，再沿马来西亚半岛南下。第5、第18师团则由他亲自率领，在舰队的掩护下，分批从海上登陆，登陆点除泰国的宋卡、北大年外，还有马来西亚的哥打巴鲁。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日军开始了风险极大的奇袭登陆战。

日本人选择在这一天登陆，是有讲究的。因为根据气象台的预测，要是错过这个时间，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东岸就会出现台风暴雨，海浪波高将超过两米，以后直到第二年4月上旬，这段时间都不可能再登陆了。

处于东北季风气候的马来西亚半岛，并非无隙可乘，12月8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利用的日子。凌晨3点，登陆艇驶近马来西亚海岸，距陆地还有一段距离，日本兵们便扑通扑通地跳入海中，然后涉水向岸边冲去。山下也想要把帅，跟着士兵一道跳下去，可是海浪使得艇体剧烈摇晃，老是找不准机会。操纵登陆艇的士兵见状，突然从后面大声喊道：“喂，山下，赶快跳呀！”

山下这时候也忘了他是军司令官，下意识地答应一声，便跳了下去，到岸上时浑身都湿透了。应该说，山下其实非常走运，如果英国的“Z”舰队早点出发，并有航母护卫的话，他就完蛋了。日军的护航舰队只有一艘万吨级的巡洋舰以及几艘驱逐舰，根本无力与“Z”舰队抗衡，到时登陆部队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就算“Z”舰队不来，帕西瓦尔只要发动“斗牛士”，此时此刻，迎接日军的也就不只是汹涌浪花，还有瓢泼弹雨了。

据说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山下唯一失眠的时候，便是马来西亚登陆的那一夜。英联军的防御措施，无论海上截击还是陆上阻击，他都想到了，他也知道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导致登陆完全失败，他不能不为之胆战心惊。

万幸的是，英国人什么都没做。山下捡了个现成便宜，他的第25军

开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枪，比偷袭珍珠港还快了一个半小时。

哥打巴鲁首先被攻破，山下控制了第一个滩头堡。随后，宋卡、北大年也成为他的囊中之物，附近机场均被日军迅速抢占。

12月9日，马来西亚北部机场遭到日机空袭，原本的158架飞机仅剩下10架。

12月10日，马来西亚海战爆发。“反击”号、“威尔士亲王”先后被击沉，英国远东舰队溃不成军。战报传来，新加坡报纸都刊登出了“威尔士亲王”号的照片，不过照片外已加上了黑框，一种失望和不祥的预感在岛上迅速蔓延。

这三天，帕西瓦尔在干什么呢？发开战布告，表决心，开会议，全是做一些纸上谈兵的无用功。

12月11日，由海陆空高层官员共同列席的“战争指导会议”刚开完，澳大利亚师师长贝内特少将便向帕西瓦尔建议：“对不起，阁下，战争是无法用文件和会议打胜的，我们有必要立刻整顿战线和集中兵力。”

贝内特实在忍不住了。自古无考场外的举人，光练嘴皮子不动拳头怎么行？何况对方已经杀到了家门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战争指导会议”毫无意义，空军、海军都溃灭了，就剩下陆军。这种时候，还要海陆空一个个轮着夸夸其谈，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老老实实探讨一下陆军配备的弱点，才是正经事。

马来西亚半岛原有的兵力布防，是控制每一处要害位置。这在和平时期无可指摘，但到要打打仗的时候就不行了，会造成兵力和物资的分散，且容易让日军各个击破，因为每一处的守军都不足五千人。

贝内特认为，要想打退日军进攻，就应该赶紧设定防御决战的战线，把兵力集中到那里去进行反击，否则就只有被赶下海去。

贝内特的建议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采取的战术十分相似，不失为明智之举。可是帕西瓦尔听后，只是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不。”

帕西瓦尔让贝内特再看一下马来西亚地图：“在半岛上供兵力调动的道路只有几条，而且道路很窄，集中兵力是不可能的。”

事情没做之前，先把困难想得无法克服，这一点已成为帕西瓦尔的痼疾。在没有及时发动“斗牛士”后，没隔几天，他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

帕西瓦尔自我安慰道，这样分散式的布防其实也不错，可以逐渐把日军兵力全部消耗掉。

贝内特满面愁容，几乎声泪俱下：“是有疑问的，阁下。”

形势危急，少将已顾不得上司的面子了。在贝内特看来，日军指挥官就是一只动作迅猛的恶狼，而帕西瓦尔则活脱儿是一只优柔寡断的绵羊，关键时刻，扛不住事。

不过，登陆成功的山下确实也有着1:100的担忧。

第25军编制兵员有12万多，但这么多人马并不可能一步到位，全部聚齐。到目前为止，他能掌握的登陆部队共4个联队，计2万多人，其中纯战斗兵员只有1万多。

以1万多敌8万多，正面对攻，并无胜算。

当然，人数少，还可以靠火力来弥补。可英联军装备再差，也比日本军队强多了，比如英国师一般都配置72门野炮，而日本师团附属的野炮联队只有36门，仅为其一半。

马来西亚半岛的地形对日军也不利，这里除了丛林较多外，河流也不少。工兵部队必须不停地在河上架桥，这样就会限制进击的速度和机械化部队效率的发挥。

帕西瓦尔所说的困难，山下同样存在。道路狭窄，既影响守军的调动集结，也可能对进攻部队造成威胁——那些道路窄到你只能呈纵列前进，如果英联军事先封锁道路，并在两侧部署阻击阵地，日军就要遭到三面夹击，甚至被包围都有可能。

要摆困难，谁家都有一大堆，山下比帕西瓦尔要多得多呢，都那么啾啾唧唧，怕这怕那，那还得了？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谁能总绕着房子走，还不是随机应变，到哪座山头唱哪座山头的歌？

山下没有回避困难，他要解决困难，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挺进，为此，可以抛掉一切顾虑和干扰。

★棺材拉门口，自己吓自己

山下的战术有德国闪击战的影子，但据山下说，他的闪击战跟德国人还是有区别的。

德国闪击战是从中央楔入敌阵，然后从两翼迂回进行包围。山下不要求主攻部队包围，他们只须从公路上往前硬钻就可以，包围的任务，山下交给了后续部队。

未出招儿前，山下就很有些要在军事学领域扬名立万的意思：“我这

不是闪击战，是电钻战！”

山下第一个要“钻”的是吉打线。吉打是从宋卡通往马来西亚领土的交通要道，由第11印度师驻防。这个师包括三个旅，其中除了有两个营的英军外，剩下的全是印度兵。

印度兵的训练质量较差，“军官与士兵的团结意识几乎等于零”，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作战意志也极其薄弱。

吉打附近有一座飞行场，曾受到过日机的突袭轰炸。此后就不断流传谣言，说日军要在那里空降伞兵，每次一听到谣传，印度兵就四处乱跑。

英国军官为此十分头疼，他们进行了一下调查，才知道是印度兵把高射炮弹爆炸引起的烟雾错认成是降落伞了。这真是把别人的棺材拉到自己家门口，自己吓自己。英国军官赶紧把部队集中起来上课，可印度兵似乎已经有了心理阴影，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一有动静，照样吓得像鹌鹑一样钻进帐篷。

1941年12月11日，第5师团所属的佐伯挺进队向吉打线进发。该挺进队只有500多人，但配备有一个战车中队。山下特地下令：“如果有一辆车中途抛锚，就把它扔掉；有两辆车抛锚，就扔掉两辆。总之，不要停下来。”

山下甚至让挺进队不要多管行军路上的是与非：“不论你们遇到友军还是敌军，都超越过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挺进，只要正面没人阻拦，哪怕受到侧射和背射，也不许停车应战！”

那些天正好一直下雨。马来西亚的暴雨很可怕，雨水真的像是从天上倒下来一样。转瞬间，一条道路就会变成一条小河，然后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概由于连续下雨的缘故，印度兵的意志更加消沉。当战车中队闯入英联军营地时，竟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只有道路边摆着反坦克炮、机枪、卡车等各种装备。

原来，士兵全躲在橡胶林中的帐篷里避雨呢。开在最前面的坦克射出第一炮，以此为信号，战车中队的十辆坦克一齐开火，用坦克炮将外面的炮和车辆通通予以击毁。

帐篷里的印度兵听到炮声，有走出来看的。日军坦克使用机枪进行扫射，打得印度兵尸积如山。

大多数印度兵都没见过坦克长什么模样，比之于机枪子弹，他们更畏惧这种怪里怪气的铁家伙，一时间惊恐万分，有的趴在泥土上跪拜，有的把鞋都跑掉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

只有少数英国兵见过世面，还知道先把枪握在手里，但普通枪支又打不了坦克，最后也只能跟着印度兵一块儿逃。

按照计划，吉打线应修筑混凝土的机枪工事、防坦克壕、铁丝网，可是因为工程进展缓慢，一直都没能建起来。

闲时不烧香，这时想抱佛脚也抱不成了。先被佐伯挺进队冲垮的是第一营，然后第一营的溃败又波及了第二营。没等日军杀过来，第二营的士兵就争相往路旁的树林里溃逃。当官的在后面大声发令：“站住！”“打！”可没人听，你越叫，他反而逃得越快。

1941年12月12日，印度师师长向上报告，要求后撤30里。这么早就要撤，而且撤这么远，帕西瓦尔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于是，这个脓包师长又发了一次电报，电报发出后，他不等回答就开始撤退。

第二天早上一看，三个旅里面，一个旅只剩600人，一个旅没了一半，保存最完整的是有英军在内的那个旅，但也损失了整整一个营。

一个仅500人的挺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破坚固阵地，并击溃了数倍于己的守军，甚至于英联军自己都没料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吉打线上足足花了六个月的工夫，认为至少能守三个月，不料一天就报销了。一名英军军官被俘后仍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得这么快。”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山下在吉打突破战中采用的是“钩心战术”，这也是他在马来西亚战役中多次成功运用的一种战术，即以短小精悍的部队为前卫，“钩”住英联军防区的心脏部位，然后一穿而过。

英国人原先一直有个错觉，认为日本既然在中国打了四年之久，都未能最终击败中国，日军应该也没什么了不得，完全没料到对方会凶猛到这种程度。那种感觉，就像是分开“两扇顶门骨，无数凉冰浇下来”，一颗颗心全凉透了。

至此，英联军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不是自行覆灭，就是退却溃逃，贝内特少将气得直瞪眼。尤其让他感到郁闷的是，帕西瓦尔的那点临阵指挥水平和勇气，真是难副三军统帅之名。

1941年12月14日，前线战局如此紧张，帕西瓦尔竟然和贝内特商量：“日军也许会从海上来进攻新加坡，希望你把澳大利亚师的一部分调来保卫新加坡。”

只听过撑船靠岸，没听过撑岸靠船。在贝内特看来，这是战略方向的错误，实在难以容忍，因此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敌人在陆地上，在

海里的只是鲨鱼！”

贝内特觉得当前最要紧的是赶紧整理战线。帕西瓦尔则是一如既往地嫌麻烦：“整理战线？那就得变更半岛的战斗部署啊，部队的区域编组都复杂，不行！”

为了回绝贝内特的建议，他还把丘吉尔拿出来做尚方宝剑：“丘吉尔首相指示说，要把确保新加坡岛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贝内特眼前一亮，要是能够全力确保新加坡也不错啊，他立即说：“那么，我们把全部兵力都集结到新加坡，怎么样？”

帕西瓦尔双手一摊：“岛上没有这么多兵营呀！”

困难前脚从门口进来，帕西瓦尔后脚便从窗口逃出去。贝内特气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1941年12月16日，他给澳大利亚政府发去一封电报，指责帕西瓦尔：“没有一点迎战意志……”

一将无能，足以累死三军。战局吃紧，贝内特也不管帕西瓦尔会如何想，便自行代替他向英联军发出号召：“日军的战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盲目退却根本没有必要，只有进行反击才能摆脱困境。”

职责所限，贝内特只能起一个号召作用，掌握指挥大权的依然还是帕西瓦尔。但帕西瓦尔为前线所拟的方案，不是坚决反击，而是“在可能范围内抵抗和迅速撤退”。

山下也在拟定作战方案，方案的起草者是作战主任辻政信。

在日本陆军幕僚中，辻政信是个名人，他曾在诺门坎战役中兴风作浪。那时候辻政信信奉的是“北上”，但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关东军的脸都让苏联人打肿了，辻政信也遭到了降职处分。此后，他就转舵支持起了“南进”，并花半年时间在台湾专门研究对英美作战，并编出了一本叫作《一读必胜》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印了几万本，分发至南方军中供官兵研读，号称是热带丛林作战的必备。辻政信也由此再获重用，成为他被任命为第25军作战主任的原因之一。

辻政信自己对这一任命很是得意，说：“在陆军中，是要经过严格挑选，才会把你派到最要紧的地方去的。”其实，对于辻政信的这纸委任状，参谋本部内的意见并不统一，主要原因不是说辻政信能力不够，而是说他能力太强，常常擅自行动，以至于把主官都抛在身后，这样的人很难使用。

最后，人事局长只好恳求上级：“先用一下试试吧，就这一次，如果出了问题，一定处理。”辻政信这才得以走马上任。

公门里面好修行。幕僚生涯久了，辻政信也知道要摆布主官，还得看人打发，不能随意胡来。比如，山下就绝不是可以任你左右的人。特别是那次与竹田宫见面谈话后，辻政信更不敢太过造次，但如果 not 让他发挥一下，又心有不甘。

于是在作战进程表上，辻政信就来了个折中，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具体日期，既不是他自己主张的陆军节，也不是山下所说的1月，而是日本的建国纪念日——2月11日。

时间推迟了这么久，山下内心并不满意，但日本陆军的原则是以幕僚为中心，幕僚不仅负责起草作战方案，也可以决定各个细节，这是与其他很多国家都有所不同的地方，主官过于干涉，反而会引起不满和抱怨。另外，就算是推迟了一个月，一些幕僚也觉得目标难以实现，辻政信的安排已经算是比较激进的了。

1941年12月25日，第5师团渡过霹雳河，继续向南方逼近。为加快“电钻战”的速度，山下给士兵们配备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日军的“特种部队”

纵贯马来西亚半岛南北的主干道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从大密林中开出的一条柏油路，再无其他通路。英国人当初建这条柏油马路，是为了把马来西亚半岛上的橡胶和锡运到新加坡，现在它已为日军所用。不过，沿着马路走在前面的，不再是坦克和装甲车，而是成群结队的日制自行车（脚踏车）。

柏油路宽约10米，最多只能容两辆车并行，并且沿途河流极多，由于英军在撤退时炸毁了桥梁，在工兵部队重新架桥之前，车辆均无法通行。

自行车就不同了，再窄的道路都能通行，桥梁断了，士兵扛上车照样涉水而过，一点不耽误工夫。这些自行车有一部分是士兵们从日本带来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就地劫掠来的——日本产的自行车便宜耐用，早就销往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半岛上，到处都能看到、找到。

日本兵们骑着自行车，互相之间大声说笑。他们的服装也形形色色，有绿的、白的、灰的，帽子更是各式各样，钢盔、遮阳帽、棒球帽，反正怎么轻省就怎么穿戴。

反观英联军自己，上面是薄铁锅的钢盔，下面是洋服短裤，每个人除武器弹药外，从粮食、水壶到毛毯，无所不带，连上尉军官都像圣诞树一样全身挂满了东西。

给人感觉是，英联军连走路都很艰难，更不用说打仗了。而这些被称为“银轮部队”的日本兵，看起来像是旅游，或者参加足球比赛，但那

种逼人的锐气，远远就能感觉到。

沿途有英军游击队进行监视，在树林里看到这一情景后，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容，是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鳃，一个个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本来说要潜入霹雳河以北去打游击，扰乱日军后方，被日军自行车队的快速进击这么一搅，没人敢去了，重又转回后方。

自“钩心战术”之后，自行车闪击战更让帕西瓦尔措手不及。有人辛辣地评价道：“日本人早已高速行驶，英国人却还在挂二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

直到日军进入一个叫金宝的地方时，才被英联军迎头截住。

防守金宝的依然是从吉打退下的残兵，再加一个反坦克营。但金宝公路的东侧有一座超过百米的山冈，利用这座天险，英联军构筑了坚固阵地，三十多门炮一起开火，把日军打散了架。

自登陆以来，第5师团也渐渐显出疲态，无法像开始那样猛如虎狼。他们出动两个决死大队，左也攻，右也攻，可金宝就是攻不下来。

辻政信这时正在前线调度。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第5师团向辻政信提出，应把西海岸的舟艇机动队调回陆地作战，以补充第5师团兵力的不足。怕山下那里通不过，辻政信把胸脯一拍：“别人可能不行，我说的话，司令官不可能不听。”

偏偏山下就是不同意，并发来了既定命令不容变更的命令。辻政信觉得丢了面子，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把话筒一扔，便半夜飞车赶回了军司令部。

辻政信到司令部时，已是凌晨两点，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那是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谁敢怠慢哪。当下所有幕僚都赶紧从床上爬起来，聚集在参谋长室里，听辻政信讲述他的意见。

等辻政信讲完，在座幕僚没有一个支持或赞成的。

辻政信的火更大了：我担着血海一样的干系，大老远跑回来跟你们这么苦口婆心地讲，你们竟然还对我如此冷漠，是什么意思，不把我这个主任当主任？

脾气一上来，止都止不住。辻政信马上找到山下，嚷嚷着要辞职，不干这个作战主任了。

对辻政信表示冷漠的不光一众幕僚，还有山下。不管他多么冲动，山下照旧不为所动，并做出裁定，愿辞愿干那是你的事，原有计划不容

改变！

辻政信被搞得无台阶可下，真的连续三天都没来上班。山下也是个有脾气的，辻政信的态度让他大为震怒。

风不来，树不动，船不摇，水不浑，你左右不过是个幕僚，还能跳出来指使我不成？他在日记中大骂辻政信：“此人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只是略有小才而已，不足以成大事。对其任用上应予注意。”

辻政信躲在后方，恨不得山下和他的幕僚同事们马上翻船才好，以便证明自己的英明。可惜的是，英联军不争气，第二天，第5师团就攻下了金宝。

这回山下爽了，他马上把翻译找来，指桑骂槐地训了一通，说这名翻译除了会说英语外，对其他任何事都一无所知，简直是个饭桶。

人家翻译招谁惹谁了，可又不敢反驳，真是哑巴梦见妈，说不出的苦。那边辻政信也没辙了，红着脸憋了两天后，他终于还是像一只负伤的狼一样，低着头出来给山下做了检讨。

山下趾高气扬，随着近卫师团以及其他后续部队的抵达，他将第25军分成三路，相互呼应，加速追击。

失败的阴影像瘟疫一样在英联军中蔓延，撤退变得无法控制，包括飞机燃料等越来越多的装备，自己还没有使用，就已经落在日军手中，以至于日军航空队可以全部使用“英国造”：装填英国的燃料，扔下英国的炸弹。

“银轮部队”还是骑着自行车猛追，尤其是从泰国陆路进发的近卫师团，在泰国买了大量的自行车，全部用火车运到马来西亚。他们还将自己的衬衣染成和橡树叶一样的青绿色，因此被称为“青衫银轮部队”。

马来西亚半岛的柏油路面灼热如火，在骑行过程中，很多自行车车胎都爆裂了。每个日军中队都至少配备了两名自行车修理工，每名修理工平均每天要修20辆车左右，但修理要费时间。一些日本兵便干脆剥去橡胶胎，只用钢圈骑行。

到了晚上，数千辆自行车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咯嗒咯嗒”声。英联军常常误以为是坦克战车，一听到声音便溃散而去。

1942年1月11日，第5师团冲进了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马来西亚半岛的防御已到最后阶段。

帕西瓦尔终于没法再装绅士了，他一连声地叫起苦来，幸好这时援兵到了。

1942年1月13日，五艘美国船只开进新加坡码头。一个旅，全部为清一色的英国部队，配属装备有坦克、高射炮，甚至还有最新式的英制“飓风”式战斗机。

帕西瓦尔喜上眉梢，可援军带队指挥官史密斯少将的一番话，让他仰面朝天，重新跌入冰窖之中。

★马来西亚之战悲歌多

史密斯的这支英国旅是从近东战场上勉强凑出来的，部队从非洲大陆出发，经过孟买再到达新加坡，已经在闷热的船舱中行驶了两个半月，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史密斯说，没有两个星期，大家都缓不过劲来，连枪都拿不动，更别说作战了。

装备再好，还得有人使用才行。史密斯用船载来了51架“飓风”，但飞行员只有24人，而且飞机上的装备和涂抹的颜色，也主要适用于沙漠作战。

英国旅风尘仆仆而来，不过是杯水车薪，阻击日军的任务最终落在了贝内特的澳大利亚师肩上。贝内特请求帕西瓦尔，把半岛的全部兵力都交给他指挥。但这段时间以来，贝内特已经明显得罪了帕西瓦尔，所以他的请求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拒绝。

在英联军将领中，贝内特素以勇将闻名，是个敢于水里水里来、火里火里去的人，明知不敌，他仍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1942年1月16日，他发表声明：“我军不仅要阻止日军的进攻，而且有信心把他们逼入守势，总之一定要让对方大吃一惊。”

由于一直担任主攻的第5师团过于疲劳，山下把近卫师团开到前面，猛攻澳大利亚部队据守的巴枯利。

在第25军的三个师团，甚至是所有日军师团中，近卫师团最为特殊。其他师团都是按某个地域集中征兵，只有近卫师团的兵员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每个士兵都体格优良，被称为“王子部队”“都市师团”。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自日俄战争之后，近卫师团便没有真正打过仗，平时所受的训练也是仪仗队式。

与第5师团、18师团相比，近卫师团的精锐只是纸面上的精锐。山下可不喜欢这样“花为肠肚，雪作肌肤”，实际上四肢懒动、风一吹就倒的部队。他和大多数日本陆军将领一样，欣赏的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刀山火海都敢闯的野蛮之师。

在近卫师团进入马来西亚战场后，山下便让这个师团与第5师团展开竞争，有意识地进行历练。

日本海陆军对军官的精神教育完全不同，海军把“协力”作为作战基石，陆军不讲“协力”，讲“竞争”。日本陆军的竞争意识已经深入骨髓，战场上若同时出现两个师团，必有争先恐后的现象。

在血腥的战场上，就算是绵羊也会变成豺狼。何况近卫师团本质上也是一只凶恶无比的豺狼，甚至表现得比以往还要嗜血。

对面的澳大利亚师同样也能征善战，其勇猛程度，用辻政信的话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双方的战斗打得分外激烈。

1942年1月18日，近卫师团的一个战车中队进入地雷区。澳师前卫营趁机实施猛烈炮击，十辆日军轻坦克中，有八辆被炮弹或地雷摧毁。

见正面攻击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力，大桤大队悄悄地由海岸潜进密林，企图从背后截断澳师退路。澳师发现后，立即重创并击退了偷袭之敌，大桤大队的伤亡达到六成以上。

与此同时，“飓风”战机也前来助战。原有英军战机大多采用高空轰炸的方式，对日军而言，威胁并不大。但“飓风”战机飞行员也和澳洲兵一样无所畏惧，他们低飞越过橡胶树林，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道路，打得沿途日军都忙不迭地躲进了密林中。

日军轰炸机当然也不是吃素的。1月19日上午10点，一发飞机炸弹命中贝内特的指挥部，贝内特与前线的联络至此中断。

失去统一指挥的澳师各部依然在独立作战。近卫师团除加强正面攻击的压力外，继续从海岸方向抄袭，澳师前卫营的退路被切断了。

此时前卫营已不足两百人，梅哈上尉主动站出来进行指挥。他们一面高唱着澳大利亚歌曲，一面端着刺刀甚至挥舞着斧头，向日军封锁线冲去。

原本是赴死之旅，但依靠非凡的勇气，这支残兵成功地突破了封锁线，趁着黑夜返回了新加坡。

巴枯利之战是马来西亚半岛上的最后一次激战。随着澳师防守的阵地相继被攻破，“飓风”战机遭遇了与地面部队几乎相同的命运，它们被日本“零”式战斗机一一击落。

残余的英联军全都丧失了抵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在选择放弃，每退下一处阵地，溃退的队伍便扩大一圈，败逃的步子也愈发加快。

第5师团和近卫师团用不着再作战了，只要比赛谁跑得更快就行。全身晒得黝黑的士兵们完全顾不上“皇军威仪”，钢盔跑掉了，军装实在太破也扔掉了，好多人在半路上抢件衬衣便临时穿上，自行车后面则挂满劫掠来的鸡和粮食，活脱儿是一群脏兮兮的土匪。

可现在他们是胜利者，衣着整洁的英国兵、澳洲兵全都被迫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叫作“得胜狸猫强似虎，及时鸦鹊便欺雕”。

1942年1月24日，载运第二批援兵的船只抵达新加坡港。船上共有两千澳军，不过这些澳军多数是从未放过一枪的新兵。而当他们到岸时，前线的英联军已经像潮水一样溃退下来。

满载军队的卡车以及装满老百姓的火车，塞满了通往新加坡的道路，贝内特忧郁地写道：“此地此刻，我们是彻底撤退了。”

1942年1月31日下午2点，第5师团第一个冲进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巴鲁市（现称新山）内，英联军被迫炸毁了联结柔佛与新加坡的大桥以及海峡堤坝。

随着爆炸引起的尘埃落定，缺口处涌出的混浊海水将新加坡割裂开来。但工兵又忙中出错，炸药用量过小，结果缺口水深才一米多一点，若是遇到退潮，恐怕连最矮的日本兵也能蹚过来。

帕西瓦尔此前一直对新加坡市民隐瞒败况，这时也只能开诚布公地发表声明：“马来西亚战斗已经结束，新加坡之战开始了……”

新加坡之战已经开始，然而山下并没有立即发起强攻，起初的几天，新加坡的对岸更是静悄悄的。

他要干什么？

★军人和女人一样善妒

山下比帕西瓦尔还要紧张。

第25军必须于2月11日前攻下新加坡，不能再推迟。这已不光是面子问题，而是因为势在必行。

战争时期，将领的声名与胜败得失紧密相连。山下在马来西亚打得越顺，他的名气就越大，渐渐地竟有赶超其他陆军将领之势，这导致他的上司、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很不爽。寺内在军中早就有“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名声，他自己不好出面，南方军的幕僚们便开始跑出来为难山下。

先是借着来访的名义，一群人呼啦啦地跑到第25军司令部海吃一顿，然后嘴一抹，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扬长而去。山下只好在日记中质问：“此辈是何等德行？”

接着，他们又莫名其妙地指责第25军与海军之间过从太密。南方军参谋长给第25军参谋长发了个电报，让他们以后跟海军打交道要注意

点，情报资料不能事先透露给海军。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战役属于两栖登陆作战，岂能不跟海军合作，又怎么可以不共享情报？对这种不着调的命令，山下当然只能是置之不理。在主官的坚持下，包括辻政信等幕僚也理直气壮地给南方军来了个老虎拉碾子，不听那一套。

丢了脸面的寺内恼羞成怒，遂决定采取报复行动。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他下令提前把第三飞行集团移至别的战场。

飞行集团一走，留下来支援第25军的战机还有162架。当时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中，若单纯野战，这么多飞机也不能说不多，但进攻新加坡是攻坚战，需要航空兵提供足够的空中火力支援。这时候调走飞行集团，无异于断去第25军一臂。

据说山下在听到这一消息时，立即勃然变色地喊出声来：“万一招致意外的延误（指攻取新加坡），谁负责任？”

对上司的做法，山下苦恼万分，却又无计可施，他只得强作欢颜地安慰部下：“好吧，我们不靠航空队的协同，从现在起要独立攻取新加坡。”

辻政信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言语尖刻地指责南方军是妒妇情结：“嫉妒常常被人认为是女人的特权，但在男人当中，有些人的嫉妒心并不比女人逊色。”

寺内心里的那股邪火冒出来，他才不管下面怎么议论呢——早知如此，谁让你们七个头、八个胆地来惹我？

后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寺内不是山下的后妈，可他做的那些事情比后妈还要狠辣。继劈面给了山下一巴掌后，他又接着施压，命令山下必须以2月11日为期，紧接着新加坡进攻战后，就要立即抽兵攻打苏门答腊、缅甸。

除了空中支援兵力被压缩到最小、时间上毫无余地之外，山下还面临着其他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火力不足。

进攻堡垒，除步兵外，主要依靠的是火炮。山下一共集中了大、中口径火炮168门，加上包括小口径炮，可达400门。炮的数量还算可以，只是可供射击的炮弹太少。

山下估算了一下，若完成整个作战程序，每种口径火炮都需要准备1500到2000发炮弹。但从运输状况来看，平均只能储存大约2/3，而且就算是有2000发炮弹，光是渡河准备就要用去800发，很有可能两天就用光了。

再拮据，该用的时候也得用。在步兵准备期间，山下将目标对准新加坡的各个机场，率先展开炮击，尚未调走的飞行集团也奉命对机场实施轰炸。

山下的用意很明确，即使他到时候无法充分使用空中火力，也决不能让对方占有这一优势。

日军开炮，英联军自然要还击。可是帕西瓦尔又要求节约炮弹，限定每天每门炮只许打20发，多了不准。

英联军的火炮加起来共有600门以上，超过日军1/3，但这样使用炮弹，再多也不济事。炮兵司令十分不解，帕西瓦尔解释说，他要在新加坡死守三个月，得节约弹药。

英军总司令的意思是，船载的金银也填不完如海的债，大规模炮战最消耗炮弹了，要是一早就熬得清水滴滴，到时怎么支持三个月的守城战？

按照命令，炮兵打完20发了事，就连高射炮也只许零星发射。这样导致的炮战结果，自然只能是一边倒。截至1942年2月5日，新加坡的四个机场有三个遭到破坏，从英国刚刚送来的最新一批战斗机也大部分在地面上被击毁了。

有这样弱智的对手，山下真的应该大笑三声才对，但和以往一样，他的胜算其实一点都不比帕西瓦尔多。

★包变成了励志叔

在编制上，第25军坐拥三个师团，但由于运输迟误等原因，在对新加坡展开正式攻击前，近卫师团只有1/3的兵力到达第一线，第18师团司令部及其两个步兵联队尚在中国广州。也就是说，部队较为完整的只有一个第5师团。而这个师团在55天内纵贯了1000公里，体力消耗超过极限，士兵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军官一边说话一边打盹，已经屡见不鲜。

英联军方面，印度师和澳师都曾在马来西亚作战中被击溃，编制保存完整的只有印度兵一个营、澳大利亚兵四个营和两个机枪连。来援的英国旅如前所述，被海上的长途运送折腾得够呛，而且他们原在近东作战，所受的也主要是沙漠战训练。

可是就数量而言，在得到陆续增援后，英联军已达13万人，其中纯战斗部队有7万，而日军三个师团凑一块儿也只有3万人，加上英联军的花炮超过对方，粮食弹药又较为充足，完全能够与敌一拼。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评论非常乐观：“比圣诞节葡萄还要多的大炮是会守得住新加坡的。”

通过马来西亚作战的经历，贝内特已经知道帕西瓦尔是个只会空谈、内心没多少战斗激情的人，因此他这次换了策略，建议帕西瓦尔实施持久战，也就是依城固守。

出乎意料，对方又摇起了头：“不，在岛内作战不好。”

帕西瓦尔分析说，新加坡的阵地和物资储存地过于分散，很难固定防御，一旦日军登陆，军民的士气就可能崩溃。他的想法是提前一步，在滩头消灭敌军。

贝内特其实正是这个意思，他立即高兴地说：“阁下，好极了，我们让小日本尝一尝英国的陆军精神吧！”帕西瓦尔回答：“是的，再加上一点光荣的澳大利亚军的辣味！”

背水一战的困境，似乎让两人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连帕西瓦尔也难得地做起了励志大叔。

山下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尤其是英联军准备滩头决战的策略。

第25军的登陆工具有限。登陆马来西亚时有一部分海上机动船，这次为渡河又搜集了一批折叠舟艇，加起来有300艘舟船。可是柔佛有1000米之遥，一个来回平均要1个小时，若将战斗部队全部渡过去，起码得花上7~10个小时。

如果英联军在滩头的火力集中，没准儿后面几批还没运过来，前面几批就已经死翘翘了。

山下为此绞尽脑汁，特地设了个疑兵之计。

第5、第18师团是登陆战的主力，准备期间，这两个师团尽力隐蔽自己的行踪，甚至于每顿饭都要在离河岸八公里以上的地方做好，然后才运到部队。与此同时，近卫师团并不是登陆主力，反而格外高调，每天晚上都要出动40辆左右的空卡车，开着大灯，鸣着喇叭，在新加坡对岸进行集结。

全部秘密在于，第5、第18师团将从西北岸登陆，那是真的，近卫师团装模作样地要从东北岸登岸，那是假的，这就叫声东击西、以假乱真。

为此，山下还将兵力集结区内的居民全部强制迁出，部队白天一律停止调动，并停用了一部分无线电台，另设电台拍发各种假电报。结果不仅迷惑了对手，连日军随军记者都被蒙在鼓里。好多人纷纷赶到东边待命，后来都没能赶上西边的首次登陆。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下机关算尽，却没能骗得了精明的贝

内特，贝内特认为日军只会在西北岸登陆。

理由很简单，东北岸是军港和要塞区，岸边的混凝土墙老高老高，登陆艇都靠不了岸，日本兵怎么爬上来？

可帕西瓦尔这老天真偏偏上了山下的当，他觉得日军会从东北岸来。贝内特说东北岸有混凝土墙，他则说西北岸还是桫欏树丛生的潮湿地带呢，难道行动就不困难？要塞区，日军不就是奔着要塞来的吗？

两人又争开了，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帕西瓦尔就说好好好，没准儿日军真的可能从西北岸登陆，那西北岸就委托给你守吧。

分开来守，势必削弱守备力量，但在主官判断不准的情况下，亦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妥协办法，贝内特服从了。可是帕西瓦尔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大吃一惊。

★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

帕西瓦尔生怕军港设施落到日军手中，提出干脆把军港设施全部破坏掉。

贝内特完全弄不清英军总司令的思维逻辑：你既然相信山下会在东北岸登陆，军港不正是最大也是最好的防御阵地吗，干吗要把军事设施都破坏掉？

这还罢了，贝内特现在急于要做的，是赶紧在西北岸构筑阵地。

新加坡主要就是在东北海岸建造了强大的要塞，仅巨型火炮就配备了30门以上，但其后方，也就是西北岸区域非常薄弱。

西北岸是一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森林面积达400英里。设计者认为，这样的地形，敌人将难以通过，于是便未做设防。这当然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它使得东北要塞区成了一道英国式的马其诺防线——所有要塞炮都是面向大海，且转角有限，对身后的西北方向可以说是完全无能为力。

帕西瓦尔上任后，一度也曾想在西北岸增添工事。但有人反对说，如果构建这种工事，会使得新加坡市民陷入不安。帕西瓦尔本来就是怕麻烦、其他事能不管就不管的人，既有不同意见，他也就乐得不了了之。

贝内特如今要负责防守西北岸，但沼泽地和森林都难以构筑防线，他要求征用高尔夫球场，以便在上面建立机枪阵地。

帕西瓦尔一如既往地摆出了一副苦瓜脸，他担心这会动摇民心，说

是要业主开会才能决定，而业主得到3月1日才能开会。

等到3月1日，没准儿新加坡都已经丢了。贝内特没法扯这个皮，只好先自己动手，能建多少算多少。由于劳力不足，他请求帕西瓦尔拨给他一些劳工。

帕西瓦尔说劳工是有的，可问题是付不起那么多工钱，而按英国陆军部的雇工标准，人家又不愿意来。

那么，使用军队行不行？也难。帕西瓦尔给贝内特列了一堆“难”：英国军官和印度兵的关系不好，英国兵和澳兵的关系也不咋的，就算是印度兵，不同种姓之间也彼此看不顺眼，谁见谁都讨厌，你究竟抽哪一个为好？

贝内特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评价这位三军总指挥，什么都难，什么都干不了，那就单等日本人打过来好了，还诌什么“英国的陆军精神”“澳大利亚军的辣味”干吗？

主将的无能和怯懦让新加坡仿佛成为一座被丢弃的城市。它每天都在燃烧，在破碎，士兵们毫无斗志，只能祈祷日军从别人那里打过来。

与帕西瓦尔不同，山下是只要能够成功，他就可以破除任何难关，也什么都可以干，反正能拔脓就是好膏药。

尽管如此，山下仍一点都不轻松。在下达登陆命令之后，他对新加坡进行了又一次远眺，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十分自信从容，但严峻的目光仍透露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安和忐忑。

1942年2月8日，日军对新加坡港的石油罐实施炮击，这是为防止燃烧着的石油流进海峡，影响即将开始的两栖登陆，黑烟覆盖了半个新加坡岛。作为回应，英联军也按照“20发标准”进行了还击。

山下将司令部移至巴鲁王宫的高塔上，此处可俯视柔佛水道，但当时也在英联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山下在炮声中打起了瞌睡，并且鼾声如雷，以至于副官都怕把对岸的炮弹给招来。

瞌睡一打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过，山下的鼾声突然停止，他站起来，从高塔的二楼凝视着对岸。

30分钟后，潜藏在橡胶林中的日军炮兵阵地展开了集中轰击，共有300门炮同时参与，且弹药消耗不受限制。山下下达的指令是“一门1000发”，由此各炮位附近的弹药箱堆积如山。

当300门大炮齐鸣时，那种令人震撼的巨响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

的。一名日军随军记者的印象是，就好像许多火山一起爆发似的，震得山丘都颤抖起来。

首轮炮击，就用去了野炮每门200发、重炮每门100发的炮弹。大炮不停歇的闪光把天空都烧成了红色，火舌到处蔓延。

铺垫性的炮击起到了预想中的打击效果，海峡堤道周围的机枪掩体和防御工事遭到了很大破坏。日军随即启动第一梯次攻击，300艘舟艇，每艘载运40人，加速向新加坡岛驶去。

他们不是前往设防坚固的东北岸，而是直接杀向了防线薄弱的西北岸。由于未接到帕西瓦尔的命令，英国炮兵失去了在第一时间予以炮火支援的机会，就连探照灯都迟迟没有打开。等到探照灯打开，为时已晚，灯光都可以将逼近的登陆部队照得清清楚楚了。

晚上10点40分，新加坡西北岸分别升起一发蓝色和红色信号弹，这是第5、第18师团登陆成功的信号。

如果帕西瓦尔把主力或英国旅摆在西北岸，日军登陆或许还会感到困难，事实上，被安排在这里进行防守的只是澳师的两个营，他们刚从前线撤下来不久，官兵疲惫不堪，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又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哪里顶得住日军锥子一样的冲击？

新加坡要塞的设计者以为森林可以天然阻敌，但日军自登陆马来西亚后，一路穿行的都是森林，早就习惯了丛林作战，这点林子才挡不住他们呢，浓密的植物反而严重阻碍了守军的射界。

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便有4000多名日本兵登岸，并通过沼泽丛林和守军防线的空隙迅速予以渗透。到黎明时分，第25军的3万人马，已有近一半在新加坡成功登陆。

黎明过后不久，戴着钢盔的日本兵一群群地握着刺刀冲锋，所过之处，势如破竹。守军防线开始动摇，直至最终崩溃。

此时，天空正下着瓢泼大雨，澳大利亚士兵们惊慌失措，他们把身上所有的负重都抛弃了，甚至包括步枪和子弹，多数人脚上还划开了一道道血口子，可是为了逃命，已没人顾得了这些了。

继第5、第18师团之后，近卫师团也在西北岸登陆，三个师团迅速向岛中央蜂拥过来。

1942年2月10日早晨，山下渡过柔佛水道。渡河的时候，流弹屡次从舟艇旁边飞过。副官觉得不安全，就劝山下钻进舟载的小汽车，没想到，被山下骂了个狗血喷头。

副官是马屁拍到马腿上，以山下那个肥猪体形，假如进了汽车，舟

艇又不幸沉掉的话，他不得在里面活活憋死？

在第25军指挥所前移至新加坡岛后，山下的当务之急是夺取水源地南侧的布基帖马高地。此时炮兵尚未渡过海峡，但他不想给守军以调整的机会，于是决定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发起进攻。当晚，第5、第18师团采用白刃夜袭的方式，直接冲向布基帖马高地。

帕西瓦尔南辕北辙式的战场研判，导致了一连串恶果。他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无人进攻的东北岸，不仅使得西北岸迅速被日军击破，还使得后备兵力出现严重不足。连他的幕僚人员都预感到，日军横行整个岛屿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在日军进攻布基帖马时，这位英军总司令难得地进行了一次有效指挥，他将英军旅的两个营调到高地增援，把日军两个师团堵住了。直到第二天，近卫师团前来助阵，才把高地攻下来。

因损失较大，近卫师团兽性大发，一路上乱刺乱砍，将全部英军俘虏都屠杀了。对日军来说，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大屠杀不过是家常便饭，在太平洋战争中司空见惯。

高地争夺战之前，山下拟定劝降书，并复制了29份，分别放进附有红白带子的木盒子里，通过侦察机空投至英联军阵地。

直到傍晚，山下一句回音也没收到，帕西瓦尔拒绝投降。

英军有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和骄傲，并不容易被招降。山下非常清楚这一点，要不然的话，马来西亚登陆的时候，早就送劝降书了。

不过，山下现在真的非常希望帕西瓦尔能说一个“降”字。在劝降书中，他说你帕西瓦尔眼看就撑不下去了，何不早降？事实是，他自己也快顶不住了。

★意志薄弱的先倒下

山下这方面，且不说2月11日的设定期限已过，就连军粮都到达极限，开始不敷使用。不少士兵只能把残留在口袋里的一点豆酱粉掏出来，靠吸吮豆酱粉维持生命。

山下急了，中小口径火炮登岸后，马上被全部使用。从12日一直打到13日，结果并未能把新加坡城打下来，而炮弹业已告罄，在第一线的各师团中，有的甚至只剩几发炮弹了。

1942年2月14日，随着柔佛水道桥的修通，日军重炮部队终于到达前线，可是来了也没用，因为所储存的重炮炮弹已所剩无几。

山下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心，如果英军发觉我方兵力数量上的劣势以及物资的匮乏，就会把我们拖进悲惨的苦战之中。”

苦战，意味着担雪填井，意味着如汤泼蚁，意味着马来西亚登陆以来的所有努力都要白费。他将遭遇失败，前功尽弃。

山下之所以要求对方立即投降，原因就在于此。可英国人要是不投降怎么办呢，没别的好办法，往死里逼啊。

当天，山下集中所剩不多的炮弹，对新加坡市内的英军炮兵阵地甚至是居民区进行轰炸。作为精神压迫的另一个措施，他还切断了柔佛至岛内的送水管。

可仍然没有动静，幕僚们都忍不住了，连素来喜欢逞强夸能的辻政信都建议山下暂停攻击。山下没有理会，他知道，要是按了这个暂停键，立马倒下的可能将是他自己！

2月15日上午，山下亲自赶到第5师团司令部，下达命令：“除继续前进外，别无他法。”

第5师团的士兵们都快累散架了，只要往地上一坐，立马就可能直接化为烂泥一堆。山下只好不停地给部下打气：“敌人也很艰苦！”

事情往往是反着来的，打仗也是如此。你越想对方瘫下来吧，人家越是坚挺。英联军的抵抗异乎寻常的顽强，日军从未遭受过那样猛烈的炮击，连第一线的散兵壕都失去了掩蔽作用。第5师团虽派去坦克战车进行支援，然而打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也支持不住了，战场陷入胶着状态。

这是个让山下和他的官兵们都进退不得的时刻，突然，在第5师团前卫部队的正面，出现了三个英国人以及一面白旗。

朝思暮想的情景出现了。其实在日军登陆新加坡岛后，帕西瓦尔就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心理准备。西方的军事伦理是，只要山穷水尽，觉得抵抗已无法扭转局势，便可以举手投降，这并不耻辱。

当下山在第5师团司令室内揪着衣领，把他那些士兵一个个推上战场的时候，帕西瓦尔在做着另外一件事：他在自己的司令室内，征求指挥官们的意见，究竟是投降还是继续战斗。

众人一致赞成投降。贝内特再勇再猛，获知城内的自来水龙头已经快要流不出水时，同样也只能点头。

日英两方主将会面了，谈判地点设在一家汽车组装厂的狭小房间里，而双方谈判的情景极富戏剧性。

山下盼望对方立即投降，可以说，他比帕西瓦尔更怕谈判失败，可翻译不行，碰到地道的英国人，一口伦敦腔的那种，这哥们儿似乎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了。其实翻译英语水平不算太差，是在伦敦学的英语，只是他不太懂得关于停战的军事术语，更不了解山下的真实心理，以至于老是词不达意、结结巴巴。

山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他大声地朝翻译叫道：“你的翻译我根本听不懂，你只要给我问清楚，答应还是不答应就可以。”

旁边参与谈判的一位少将见山下发了火，当即撤换翻译，让一位懂英语的幕僚杉田中佐进行替代，但过程仍不顺利。杉田倒是懂军事术语，可英语又显得蹩脚了。而帕西瓦尔的翻译也满头大汗，一句一句地查阅着英日辞典。

眼看山下的脸色又沉了下来，杉田索性把文件一扔，朝着帕西瓦尔大声喊起来：“投降还是不投降？是Yes，还是No，请回答！”

帕西瓦尔脸色倏变，面部肌肉不停地抽搐，他还想再谈谈条件。

山下的语气越来越生硬蛮横，他不停地用军刀敲击着地板：“重复一遍，是Yes，还是No？No，晚上就给你来个夜袭，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喜欢夜袭，就说Yes好了。”

赶人不要赶上，欺人不可太甚。帕西瓦尔从来没见过这种强盗式的谈判方式，他吓坏了，用压抑的声音回答：“Yes！”

1942年2月15日，在日军登陆一周后，帕西瓦尔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新加坡由他拱手送出。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中，日军死伤9000多人，英联军伤亡了差不多的数字。可是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得以俘虏13万人，缴获的各种火炮，机、步枪以及物资不计其数。当参观战利品时，一些日军军官吃惊地议论道：“用这些缴获品也能打一场仗啊！”

山下通过谈判所得到的，远比单纯作战多得多。他后来说了心里话：“那时，我的步兵炮只有三发炮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投降，所以最后施加了压力。”

帕西瓦尔心境灰暗，他是个行政官类型的将军。漫天讨价、就地还价的谈判技巧应该是他的强项，但在对方的威逼下，只能眼睁睁地被剥个一干二净，这比吃败仗还让他感到痛心。

置身于小山般的战利品、黑压压的战俘，以及这座壮阔的东方名城中，山下及其辻政信等人那种得意扬扬的感觉自不待言。他们入城时，让几万名战俘站在道路的两旁迎接，在耀武扬威的同时，也借此对俘虏们进行无情的羞辱。

新加坡一直被看成是英国在东方的象征，打下新加坡也就意味着日本对英国的胜利。丘吉尔悲痛不已：“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陷落，对英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如此描绘：那天夜里，古老的殖民帝国被切开了动脉，于是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和法律开始喷出血来，这道伤口也许是无法弥合的。

1942年2月16日，裕仁的侍从武官赶到新加坡，向山下传达了天皇圣旨和皇后的懿旨，理所当然的都是倍加赞赏之辞。

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新加坡的沦陷都代表了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取得战绩的顶点。在此之前，山下只参加过对中国华北的作战，而且并没建立什么了不得的战功。他就凭这一战，得以与山本齐名，被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同时还得到了一个绰号：马来西亚之虎。

就像山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全世界都因此知道了山下这只“恶虎”。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战史教科书专门加上了马来西亚作战这一段，将其奉为战役指挥的经典。

第四章 盟军苦战悲歌多

日军进攻菲律宾和新加坡，说到底是为了打开通向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大门，从而完全控制和占领“石油宝库”爪哇。

早在1941年11月6日，东条内阁确定开战的第二天，参谋本部便组建了第16军，专门负责攻占东印度。

第16军司令官为今村均。在日军陆军将官中，今村被评价为“气质高洁的良将”，手下幕僚则多为留学归国人员，与野兽派的山下第25军相比，还颇能给人一点小清新的感觉。

不过小清新的今村同样有着野兽的一面。在中国大陆的桂南会战中，日军一度处境堪忧，多数人主张撤退，但时任第五师团长的今村就像山下一样，力排众议，咬着牙硬撑，结果大败中国军队。事后，中方有10名高级将领遭处分，两个集团军番号被撤，是“七七事变”以来内部追究最为严厉的一次，可想而知受创之深。

桂南会战结束后，今村晋升至教育总监部部长，并担任了第五师团一次演习的总裁官，那次演习其实就是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的模拟。

帮别人裁判的同时，今村也在动着自己的心思，特别是接到攻打东印度的任务以后。与菲律宾、新加坡相比，他要指挥的这场战役更加强调速战速决，分秒必争。

★四胞胎孩子怎么管

荷属东印度是一个由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诸多岛屿合并起来的岛国，其总面积大约相当于欧洲大陆。但这些岛屿比较分散，攻下来也许并不难，难的是还要分兵驻守。

今村参加过侵华战争，中国人以空间换时间，导致侵华战争打了四年半都打不下来，近百万军队被死死钉在那里动弹不得，这样的事一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更何况今村手里也没有百万军队，他只有三师一旅，没一个额外的士兵。

这样的话，只能来个中心开花，即率先攻占中心点，让盟军的神经中枢陷入瘫痪。

东印度的中心点就是爪哇，荷兰布防于太平洋的军力，有85%以上集中于此，英美澳的援军也都在这座岛上。岛屿是不用一座座攻取的，但是从出发地到爪哇，沿途还有十几处盟军的空军基地，只要有一处基地发现日军浩浩荡荡的渡海船队，盟军就会从空中群起而攻之。

目标越小越安全，为了减少风险，今村在旅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坂口支队，作为第16军的先遣队。

1942年1月10日，日本对荷兰宣战，坂口支队马上兵进婆罗洲东海岸的塔拉坎。塔拉坎是有名的石油城，也是东印度最北的一道防线。今村除了想先捞点油水外，也有意用坂口支队来探探路，试试盟军方面的身手。

此前一天，美英荷澳四国匆匆忙忙在荷属东印度首府雅加达开会，决定建立联合司令部，由远东英军司令韦维尔出任最高司令官。韦维尔是参加过一战的独眼将军。他在二战中最出色的战绩，是在北非战场上创造“特种战争”——韦维尔用橡胶制造了数百辆坦克、野炮和载重卡车，利用这种欺诈战术，成功地迷惑并击败了意大利军队。

韦维尔决不像帕西瓦尔那样优柔寡断与缺乏谋略，自己干没问题，但他并没有做盟国军事统帅的经验，因此在拿到指挥权后，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开心，他曾表示，这种由四国组成的联军，很难统率与协调。

饿的人只有一个烦恼，吃饱饭的人却有无数个烦恼，韦维尔的烦恼就是他不知道如何把四家给整合好，将盟军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尤其他出身陆军，对海军的特点不了解，也不够重视，布局显得很乱。

建立联合司令部的第一天就弄得很不开心。东印度是盟军战区內最富庶也最重要的区域，又是自己的属地，荷兰人当然最为熟悉，可最后只有一个荷兰将领进入联合司令部任职，而且这名将领还不是海军将领，是陆军将领。

荷兰海军司令干瞪着眼，感到很不痛快。眼看着打到家门口的战争，他竟然连参与联合商讨的资格都没有，简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韦维尔的昏招儿远不只这一个。原本荷兰海军可以同时指挥陆基航空兵（也称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陆基航空兵以陆上和水上机场为基地，战前已与舰艇做过多次协同训练，他们可与舰载航空兵形成合力，但韦维尔按照英国的做法，愣是将航空兵体系割裂开来，陆基航空兵转由荷兰空军指挥，荷兰海军只能指挥舰载航空兵。

在敌人还没杀到眼前时，荷兰海军全靠沿途的陆基航空兵充当自己的眼线，但给韦维尔这么一调整，荷兰海军就成了标准的近视眼，无法对坂口支队以及护航舰队进行跟踪或拦截。当日军兵临城下时，驻塔拉坎的荷兰航空兵才猛醒过来，并发起空袭，但这时候已没有多大效果，

坂口支队避开正面港湾，由西岸实现了登陆。

战前，坂口支队在一座由日本托管的南洋小岛上进行预备训练。海上航行时，一只从西方飞来的鹰突然落在坂口少将所乘舰船的船桅上，并被士兵们关进了鸟笼。

这一幕情景，让坂口支队的官兵们乐不可支。因为据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有一只大鹰鬼撞墙似的落在了日本巡洋舰的船桅上，所以事后被日本国民认为是战胜的预兆。

毫无丛林战经验的坂口支队，是需要靠怪力乱神这一套来打打气的。当然训练也的确很有成效，第一天，他们在丛林中钻了一个小时，才前进50米，且一个个累得变了形，但经过魔鬼式的练习，10天之后，时速已突破500米，效率提高10倍以上，说明他们已基本适应丛林作战。

坂口支队是以有准备来打无准备，他们登陆后，马上寻找丛林地带进行突破，对荷军进行迂回包抄。

要说运气，还真有。一个在当地住了20多年的日侨老头儿自愿带路，这老毒物帮助坂口支队绕到了塔拉坎市的背面。1942年1月12日，塔拉坎的荷军防御部队无力再战，指挥官被迫决定投降。

日军控制了塔拉坎的所有机场和油井，那个得意啊。人无钢骨，安身不牢，想当初，求着美国荷兰要石油，不给，怎么着，现在爷爷自己来拿了，还扇你们一人一大嘴巴！

讨不如偷，更不如抢。荷属东印度有石油的地方不少，距塔拉坎南面500公里的巴厘巴板市，也是个石油城，不仅有石油，还有煤矿。日本人对此垂涎欲滴，恨不得一口将其吞掉。

1942年1月21日，坂口支队离开塔拉坎，向巴厘巴板扑去。

在日军行踪已经完全暴露的情况下，盟军的海空部队自然不会袖手旁观，陆军航空队率先发起攻击，炸沉了护航舰队的一艘汽船。

这时盟军的指挥系统仍然运作不畅，临时组装的机器太复杂了，作为最高司令官的韦维尔又不善于组合，结果各种零件好像是组合到一起了，其实还是你归你，他归他，甚至于原来海空军还能多少配合一下，现在弄得连基本的配合动作都没有了——在坂口支队几天的航程中，盟军就做了炸沉日军汽船这一件靠谱的事。

1942年1月23日晚，日舰在巴厘巴板附近抛锚，将坂口支队逐步送上陆地。日本护航舰队认为已经可以在打更时，喊上几遍“太平无事”了，但他们高兴得实在有些过早。

黑暗中，还有利剑。

★悍不畏死的伞兵

那个晚上没有月亮，上半夜猛不防地冒出了一艘荷兰潜艇，对着运兵船就发射鱼雷。没射中，然后这艘潜艇就不见了。

受了惊的护航舰队赶紧派出一艘驱逐舰，四处一通乱找，但并未发现潜艇的踪迹。

荷兰潜艇可能真的走了，美国亚洲舰队的四艘驱逐舰却来了，而这正好是日军驱逐舰转移注意力，暂时离开的时候。

岸上，守军正在破坏巴厘巴板油井，燃烧的油井把天空映得火红一片，日舰的轮廓在火光中被清楚地映照出来，这让美军驱逐舰很容易就寻找到了目标。

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憋气憋得太久，水兵们打得兴起，一下子发射了48发鱼雷，差不多把舰上的鱼雷都给打光了，共击沉三艘运输舰和一艘巡逻艇，打死日军千余人。

在整个荷属东印度作战期间，这是盟军唯一一次取胜的海战，当美军舰队返回爪哇时，水兵们全都兴高采烈。可惜的是，美军并没能消灭整支日本舰队，还有一点更令人沮丧，在突袭之前，坂口支队已经全部登岸，日军攻击巴厘巴板的行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巴厘巴板又沦陷了。韦维尔事先为盟军设定了一个马来西亚屏障，其防线是东自马来西亚，中至爪哇，东至澳大利亚，但到1942年2月9日，马来西亚屏障外围已全部被日军所攻破。

日军开始突击马来西亚屏障，今村要亲自出马指挥了。

不出马不行了。第16军原计划在4月29日之前攻占爪哇，但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将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并告知今村，假使不能在限期內占领爪哇，就有被盟军捷足先登的危险。

马来西亚战役结束后，英军残余机群争相撤往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同时盟军空军的支援部队也有集结巨港的趋势。巨港不仅是马来西亚屏障内的重要航空基地，同时也是除巴厘区域之外的另一个大的石油产区，寺内既要遏制盟军以巨港为根据地发起反击，又担心自己动作慢了，油田和制油设施遭到破坏。

在攻占塔拉坎和巴厘巴板时，盟军趁交战期间炸掉了一些炼油设施，当时可把日本人给心疼坏了。他们奔东印度就是为了抢油，不能没了炼油的家伙。

等不及山下攻陷新加坡，寺内就把第三飞行集团抽出来交给了今村。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寺内特色的穿小鞋策略，公私结合，既打压了山下，又让旁人无话可说。

寺内盯得紧，今村自然不敢怠慢。他曾想投入第38师团，以强袭登陆的方式夺取巨港，也正因为时间拖不起，才临时取消了这一决定。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为冒险的攻袭方式：空降。

1942年2月14日上午，巨港上空出现了一群飞机，所有这些飞机上面都有英国飞机的识别标志，但它们其实是经过伪装的运输机，机上运载的全是日本伞兵。

日本空降兵部队组建得比较晚，正式成立也不过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马上在荷属东印度的外围岛屿，包括万鸦老等地尝试空降作战，由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空降之前，今村除动用第三飞行集团对巨港进行反复轰炸外，还对目标地点进行了空中照相侦察，不过相片再怎么精准清晰，也没法反映周围的立体图景，这让伞兵们大吃苦头。

目标地点就是机场和炼油厂，周围几乎全是灌木林和沼泽地，降落伞的一半挂在树梢上，也就是说有一半伞兵还落不了地，好不容易降落的人急忙四处寻找武器。

这个武器，主要是指重机枪，伞兵无法随身携带，只能装在空投袋内，落地之后才能拿到。

一群人正瞪着眼睛找枪，盟军不让了，守卫机场的士兵用高射炮进行平射，加上林子里视线受阻，找个东西并不那么容易。伞兵只好暂时放弃寻找，他们拔出身上佩戴的手枪，按事先约定，三人一组，向机场及炼油厂的方向突击。

伞兵受到过类似现在特种兵那样的严格训练，单兵素质非常高，战斗时也极其凶悍。有个伞兵被20多名盟军士兵所包围，他一人打倒八个，最后端坐着用手枪轰掉了自个儿脑壳。一名荷兰中尉回忆，跟这样悍不畏死的日本兵作战，确实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着陆10个小时后，日军伞兵占领了机场，接着他们又夺取了两座大型炼油厂。随着巨港的失陷，日本已控制了荷属东印度一半的石油储备。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巨港几乎同时易手，标志着马来西亚屏障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中心开花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16军主力集结于越南金兰湾，从本间那里抽出的第48师团也在菲

律宾南端伺机出动，直接指向爪哇岛的渡海作战即将开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今村突然发起愁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今村愁的是，没人给他护航。

运兵船有56艘，可护航舰队只有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实力远远不及盟军。护航舰队的指挥官实话实说，若没有加倍的舰船和兵力，他根本没把握完成这一护航任务。

今村一看是啊，砖儿何厚，瓦儿何薄，人家有十来个大汉，你只有一个保镖，这事的确够悬。他立即恳求寺内，请寺内与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交涉，争取多派些军舰过来。

要说今村比山下可规矩多了，与海军合作还通过上级交涉，没有“与海军过从甚密”之嫌，可问题是，他这个上级比较变态。南方军对于今村面临的困难无动于衷，参谋长冢田攻还出面训了今村两句，说登陆部队的护卫方式是寺内、山本早就协议好的，没法变，而且“事到如今，才进行胆怯的交涉像什么话”。

你有胆，刀山火海挡不住；你没胆，就是坐金银堆里也枉然。寺内、冢田攻的这种浑蛋逻辑自然令今村无法接受。今村认为他的要求与胆怯或勇敢没有半毛钱关系，护航舰队的指挥官总是专家吧，专家都觉得不合理，并不是我在矫情。

眼见得上司的智商已经直接低于海平面，愚昧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今村也火了，他决定亲自去找寺内讨个公道。

临出发时，今村突然想起，南遣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就住在附近。

为山下的马来西亚登陆护航的，便是南遣舰队。当初对给山下护航，连山本都非常犹豫，因为南遣舰队的对空战力很虚弱，舰对舰，更不是拥有“威尔士亲王”等英国最强战舰的“Z”舰队的对手，要真打起来，恐怕一个回合不到，就会离鞍落马。

山本给南方军的告诫是，先实施航空歼灭战，再进行登陆。这就是“两山聚会”时，他向山下表示抱歉，说“海军协助登陆的力量确实不足”的含义所在。

如果是用飞机轰炸，时间上等不及，也难以起到奇袭效果，所以寺内和山下都伤透了脑筋，不知如何才能说服山本。关键时候，正是这个小泽站了出来，很大义凛然地来了一句：“就是南遣舰队全军覆灭，我也

敢和山本长官赌一赌。你们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由我负责说服好了。”

小泽去一说，果然是柳暗花明，山本同意让南遣舰队冒险护送南下的登陆部队。

假设没有小泽，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没法干得这么快，这么漂亮，战役结束后，大家都说小泽伟大。小泽倒也蛮谦虚，笑着说：“战争这东西，不是道理可以讲得明白的，不打打看，谁知道胜负呢？这场战役，山下有必死之心，我也准备以死相拼，谈不上什么伟大不伟大。”

日本海陆军的关系一向都十分紧张，平时不是你挤对我，就是我挤对你，但所有参加南方作战的陆军军官提到小泽，伸出的全是大拇指，他们认为海军里最了不起的，不是山本，更不是南云，而是小泽，甚至还有人把小泽尊为“大明神”（一种据说创造了日本的神）。

宁撞金钟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今村也想到“大明神”那里去烧烧香，碰碰运气。见面一聊，小泽马上表示同情和理解：“只有9艘驱逐舰护航，那怎么够用？你可有56艘运兵船啊。”

今村说部队后天就要出发了，小泽咂巴咂巴嘴：“话说回来，就是寺内答应去和山本交涉，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而且时间也来不及了。”

小泽急人所急，直接从自己的南遣舰队中抽出4艘重巡洋舰、9艘驱逐舰：“不让你们平安地登陆爪哇怎么行？”

仅仅谈了15分钟，问题便得以解决，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今村感激涕零，在他眼中，小泽活脱儿就是一尊菩萨。

1942年2月18日，由56艘运兵船组成的大船团离开金兰湾南下，在护航舰队的掩护下，向爪哇驶来。

这时美英荷澳四国联军司令部已经解散，盟国在万隆重新建立了三军联合司令部。与原先荷兰人只挤进一个名额不同，这次的海陆空三军司令官皆由荷兰将领担任。当然，部队编组仍是联合方式，其中海军的主力是盟军联合突击编队，由美国亚洲舰队加上英、荷、澳的一些舰艇组成，指挥官为荷兰海军少将杜尔曼。

到二战前夕，已经没有几个人把荷兰海军当回事了。一提到海军，大家都觉得英国最牛，可实际上在英国海军成为巨无霸之前，海洋却实实在在是人家“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天下。因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荷兰海军的整体水平和素质并不孱。

突击编队指挥官杜尔曼就是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海军将领。他年轻时有过做飞行员的经历，与海军航空兵结缘很深，因此他和山本一样，一边干着海军的事，一边还具有“航空头脑”，海上的空中作战是其拿手

好戏。

杜尔曼有着鲜明的个性，突出表现在认真二字上，对别人认真，对自己也很认真。他患有热带病，东印度这种闷热的气候有时会让他的身体感到很不舒服，但他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和恒心，把突击编队这样一支混杂舰队整合成了精锐之师。

“Z”舰队的覆灭，完全改变了海上战场的均衡态势，爪哇能不能守住，大半得依赖突击编队。连续几个夜晚，杜尔曼都不辞劳苦，率舰艇在爪哇附近巡航，以防止日军突然登陆。但杜尔曼和突击编队也有隐忧，而且这隐忧还是致命的。

★霸气侧漏的鱼雷

突击编队没有一艘航母。

原本一艘小型航母“兰利”号有望编入，它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1937年才改装为水上飞机母舰，可一次性装载30多架P-40“战斧”式战斗机。应该说，这样的航母在二战爆发前就已经落伍了，但总比没有好。

可惜的是，“兰利”在一次航行途中，被日军飞机击沉，这使突击编队失去了必要的空中掩护，陷入与“Z”舰队几乎相同的困境。

杜尔曼深知“航空制胜”的道理，飞机不仅能用来掩护舰队，还可以协助舰队进行侦察和作战。现在既然航母已经落空，他便只能寄望于空军施以援手。

尽管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但因为时间过于仓促，新机构仍然遗留着联合司令部时的弊病，也就是海空军协调不够。杜尔曼请求美国空军支援，美方指挥官都同意了，偏偏万隆的联合空军司令部要让美国飞机去执行另外一项任务，杜尔曼的设想再次落空。

1942年2月27日下午，一架荷兰飞机发现了日军大船团的踪迹，杜尔曼立即命令自己所乘的旗舰转向，率突击编队朝船团方向驶去。

在收到侦察信号后，旗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不做任何耽搁，这在海军的军事行动中是很少见的，足见杜尔曼的反应和决断能力。

当日军侦察机报告盟军突击编队杀过来时，今村大吃一惊，同样吃惊的还有负责为今村护航的舰队指挥官高木武雄少将。

高木曾在潜艇部队中服役达13年之久，因此对潜艇作战技术较有发言权。不过高木和杜尔曼此时都无法拼自己最擅长的，杜尔曼是会用飞

机却没有飞机，高木是熟悉潜艇，但他的舰队里没潜艇。

第16军需要从不同的登陆点上岸，护航舰船也就不能做到完全集中，匆促之中，高木尽力合拢迎战兵力，共集结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

突击编队是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从舰船数量上看，高木舰队明显占有优势，除此之外，高木可以不断派飞机进行打探，而盟军方面，却没有几架飞机可以为杜尔曼提供侦察。

在荷兰飞机发现日军舰队之前，杜尔曼一直为侦察和通讯能力薄弱所困扰，突击编队来回巡航，官兵们极度疲劳，用杜尔曼的话来说，耐力已达到极限，很快就要超过限度了。

不过突击编队的成员在士气上始终非常高昂。当他们离港起航时，大都知道面临的将是决死一战，但没有人不按时上舰。

还未与高木舰队碰面，日机便先行对突击编队进行轰击，杜尔曼传令散开队列。在避开日机攻击后，他一面重新会合舰艇，一面再次请求战斗机予以掩护，可仍未得到回应。

1942年2月27日下午4点，突击编队的先导舰与高木舰队遭遇，双方发生交火，爪哇海战以这样一个狭路相逢的方式爆发开来。

高木首先亮着儿，他采用了T字战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舰艇全部横过来，与敌方舰队构成直角，这样你是一横，我是一竖。

横着的，每一艘战舰的舷侧火力都不浪费；竖着的，只有先导舰可以作战，后面那些战舰就是急到爆血管都插不上手——等到能插上手，前面那艘先导舰也就完蛋了。

高木的造型还没完全摆出来，杜尔曼便已识破。他迅速改变航向，竭力缩短两支舰队的距离，以便他的战舰也都能发挥作用。

在短兵相接的交战过程中，日机一直盘旋在突击编队的上空，向日军舰艇发送情报，以帮助其进行射击校正。

相比之下，突击编队就得不到这个便宜，盟军舰艇只好利用舰战的间隙对飞机开火，但是作用并不大。

除借飞机之力甚多外，高木还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大杀器，那就是氧气动力鱼雷，西方把它叫“长矛”鱼雷。

“长矛”鱼雷由日本在二战前独立研制，堪称是世界鱼雷技术发展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日本专家认为它的技术已领先西方20年。“长矛”拥

有很多惊人的数据，“长”是它的第一个优势，比如在低速航行时，其射程竟可达到4万米，而一般英美鱼雷的射程仅为8000米，可以说，这个距离已经超出了当时各国战列舰的主炮射程。

你向敌舰发射鱼雷，敌舰当然可以规避，但“长矛”的航迹又非常小，很难被对手发现。

“长矛”不仅“长”，“矛”也足够坚。它的装药量接近半吨，有多少船能够吃得消半吨炸药？

日本人把“长矛”鱼雷当成国宝，称之为青色杀手。高木舰队所装备的又是杀手中的杀手，乃“长矛”鱼雷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型号——93式高爆鱼雷。

那时候盟军对“长矛”还一无所知，尤其不知道这种鱼雷的射程会那么长，当舰艇被鱼雷击中时，一些舰长以为他们是在与潜艇交锋作战，为此还发射了数发深水炸弹。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交锋，但双方都拼死一搏，高木舰队有2艘驱逐舰受损，突击编队则被击沉了2艘驱逐舰，更重要的是，青色杀手已打乱了突击编队的队形。

★悲怆的海上大决斗

杜尔曼没有慌乱，在驱逐舰所放烟幕的掩护下，他将巡洋舰重新编队，并以自己的旗舰“德鲁伊特尔”号作为前导，用信号灯一明一暗地发出信号：“所有的舰艇，跟着我！”

在杜尔曼的指挥下，突击编队实行迂回航行，在确定高木舰队及其船团位置后发起攻击，一艘日军驱逐舰当即被击沉。

杜尔曼的勇气使他再度控制了局势，高木开始有些慌了。明明是自家“长矛”鱼雷在爆炸，他还以为是盟军的水雷在响——我进入盟军预设的雷区了？

高木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急忙下令向北撤退。

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暗淡的暮色和缭绕的炮火硝烟笼罩整个战场，交战双方暂时都失去了目标，高木不清楚杜尔曼是否还在紧追不舍，而杜尔曼则产生出一个错觉，他认为高木舰队是撤到西面，北去的很可能是运兵船团。

“护航舰队已经西去，运兵船团在哪儿？”

杜尔曼一边致电万隆司令部，一边率领舰队往北搜寻，他要不惜一

切代价找到并击沉日军的登陆部队。

突击编队原有九艘驱逐舰，除了沉的伤的、留下来打捞落水士兵的，剩下的驱逐舰已用完水雷，燃料也行将耗尽，必须返回港口去装填鱼雷和加油。

杜尔曼没有选择放弃，他乘坐“德鲁伊特尔”号在前，带着三艘巡洋舰继续全速前行。他断定日军的运兵船团尚未抵达爪哇，时间还来得及。

飞机又一次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日机很快追踪到突击编队的运动方向，除及时向高木报告外，它们还在黑暗中不断投伞投照明弹，盟军舰艇的航线暴露无遗。

就像一间黑屋子里的两个高手，一个高手凭借感觉摸索，另一个高手却依赖“夜视镜”的帮助，只需蹲在角落里静待杀机。

晚上10点半，高木的旗舰“那智”号发现了杜尔曼。高木将日军舰艇平行排列，拦住了突击编队的去路。

如果杜尔曼拥有“威尔士亲王”或“反击”号中的任何一艘，一切将大为不同，可惜他手中空空如也。当双方距离缩短到不足八公里时，一艘日军驱逐舰向突击编队发射了一排鱼雷，一发致命的“长矛”鱼雷钻入旗舰“德鲁伊特尔”号的船尾，这艘轻巡洋舰立即沉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几秒钟后，“爪哇”号也遭遇到了相同命运，这两艘巡洋舰正好都是荷兰军舰。

当旗舰被击中的一刹那，杜尔曼就知道他失败了。

失败往往比成功更能考验一个人，杜尔曼完全有时间、有可能搭乘救生艇逃生，但他拒绝这么做，他选择和他的军舰、他的幕僚、他的官兵一起沉入大海。

杜尔曼在生命中发出的最后一个信号，是让剩下的两艘巡洋舰赶快撤走，不要再去搭救落水的人，因为直觉告诉他，那样将会导致整个编队全军覆没。

接到信号后，剩下的两艘巡洋舰迅速向南逃往巴塔维亚港，这才得以避免厄运。

在高木舰队身后，便是计划登陆的运兵船团。突击编队的穷追猛打，令今村不得不推迟登陆，有的官兵不由得抱怨起来，“海上啰唆事简直太多了”。

很快，抱怨便被吃惊所取代。在他们肉眼所及之处，只见赤黄色的

炮焰来回闪动，轰隆隆的炮声此起彼伏，黑夜被这场惊心动魄的炮战完全撕裂了。

这是一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观战的日本兵虽然早已见惯了杀人如麻的场面，但海上的无情大杀戮仍令他们倍感震撼。

当两艘荷舰沉入爪哇海，当黑色海水完全淹没舰上的水手时，生与死的间隙变得比纸还薄。日本兵们有的欣喜欢呼，有的战栗发抖，欣喜当然是自家打胜了，战栗也同样可以理解，那是一种后怕，假如突击编队有机会对运兵船团实施水平齐射，现在被海水吞没的就会是他们，他们将和大多数运兵船一样，成为海底泥垢。

突击编队的攻击，令第16军的登陆时间推迟了24小时。在逃脱盟军巡洋舰的追袭后，今村开始重新组织船团分别登陆，1942年3月1日深夜2点，其中的40艘运兵船到达了万丹湾（今雅加达湾）。

万丹湾位于赤道附近。赤道的天空看起来很低，星星也显得特别亮，满天星光照耀大地，连船体都能识别出来。

就在这时，海面上突然有数道光线划过，日本兵一个个为之惊慌失色：原来他们也有机会成为海底泥垢。

★好不容易阴你一把

盟军得以脱逃的两艘巡洋舰，一艘是美舰“佩思”号，一艘是澳舰“休斯敦”号。败局已定，两舰在巴塔维亚港加了油，便准备等夜幕降临后撤往公海，以避免破晓时遭到敌机轰炸。

当天晚上，撤退途中的舰艇意外地发现了万丹湾内的日军运兵船团。在昨天的海战中，两舰的弹药几乎都已用完了，美舰的每门203毫米炮只剩下50发炮弹，澳舰更少，每门152毫米炮只剩20发炮弹。

要攻击船团，日军护航舰队必然闻风而来，在火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在铤而走险，最后又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但两舰还是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航向。

从海战中逃脱，是为了复仇和继续战斗，而不是苟且偷生，这也是杜尔曼的临终期许。杜尔曼带着大家寻寻觅觅，乃至付出生命代价，还不就是为了找到并消灭这些登陆部队吗？如今这枪头子戳贼肚子的机会自己来了，岂能放过？

有两艘日军驱逐舰在为船团担任警戒，他们巧妙地绕了过去。借着星光和发射的照明弹亮光，可以把海湾里排成月牙状的几十艘运兵船看得清清楚楚。

开火，几艘运兵船先后起火。第16军司令官今村正在“龙城丸”号内，“龙城丸”也中了弹，船体发生倾斜，甲板上的今村被抛进海里。

海面上全是重油，上面漂着几百个日本人呢，根本分不清官与兵。尽管今村的脸已经惊得像成了精的冬瓜，青一回，黄一回，但他也不好意思大声呼救，让别人来救自己。而且就算他肯这么做，都是自顾不暇命悬一线，谁又能救得了谁呢？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块漂浮的木头被今村给抓住了，他这才没了性命之忧。

煎熬半天，才好不容易开来了一艘救生艇，开始一个个地从水里捞人。就在漂浮的人头中，有人认出了今村，马上大呼小叫起来。

已经够狼狈了，你还叫，怕别人不知道司令官掉海里了是吧？今村满脸都是苦笑。

艇少人多，今村颇有些君子风度，他说他先不上船：“让我与战友们一起浮着好了，你们先救其他人。应该还会有其他救生艇来的，到时我再上。”

他还告诉船上的人，万一我不行了，就让那谁谁谁代理军司令官吧。

既然发现了今村，下一个必救的当然是他，只是早几分钟晚几分钟而已。不过今村的表现事后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多多少少冲淡了一些他落水且险些丢命的尴尬，因此今村自己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晚年回忆时谈得最多的话题，便是他在重油里面漂来浮去的事。

盟军舰艇来得过于迅速和突然，近半个小时后，日军才完全清醒过来。护航舰队的其他驱逐舰也急忙进入海湾，加入这场混战。紧接着，四艘重巡洋舰赶来封住了盟军战舰的退路，“佩思”和“休斯敦”被围困在海湾里。

两舰奋勇应战，但寡不敌众，在鱼雷和炮弹的攻击下，先后沉没。“休斯敦”打光了舰上所有的炮弹，当它沉入水中的时候，舰上那面被撕破了的战旗仍然在飘扬。

枪头子还是戳到了贼肚子，日军共有一艘扫雷艇和一艘运兵船被击沉，包括“龙城丸”在内，三艘运兵船和三艘驱逐舰受伤，其他舰艇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万丹湾战斗是盟军在爪哇海战中的最后一次反击。剩下来的时间，已经进入了类似篮球比赛快结束时的垃圾时间，除了少数幸运者外，突击编队的舰艇大多被日军舰队捕杀掉了。

高木赢得了爪哇大海战的完全胜利。他并不比他的对手杜尔曼更优秀，但决定战场胜负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最为重要的是，他赢了，而且赢得毫无争议。

依靠海上力量，把第16军阻止于爪哇岛外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剩余舰船火速向澳大利亚突围，但在南云舰队等日军舰队的围追堵截下，只有四艘侥幸逃到澳大利亚，盟军舰队几乎是倾家荡产。

今村在重油里漂浮的时候，他放在“龙城丸”上的无线电装置也丢失了。整整三天，今村无法对登陆部队进行正常指挥，在替代装置运来之前，把今村急得觉都睡不着。

不过这个时候他其实已不用过于着急了，失去海空支援的盟军只剩招架之力，日军只要照着计划往前推进就行。

1942年3月1日，第16军分别在万丹湾等指定地点登陆爪哇岛，登陆后他们立即实施日军南下以来的一贯战术，即抢占机场，让日军航空部队建立飞行基地。

爪哇岛的中心航空基地是卡里加齐机场，登陆的各部队都想第一个抢占卡里加齐，尤其是以主力自居的第2师团更是以为此功非己莫属。

谁也没想到，抢到先机的非但不是第2师团，而且还是第2师团看不上眼的一支部队。

★这个支队不要命

这支部队被称为东海林支队，主干是第38师团所属的第230联队，指挥官为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大佐。东海林原来是第2师团的人，在师团司令部任副官，在第2师团，他混得很不得意，遭到过各种嫌弃，后来被扔到东北帝国大学（即东北大学）去做了一名配属将校，等于是有他没他都一样了。

东海林能够重新上岸，是太平洋战争给了他机会。第38师团编组，缺少军官，一看东海林正合适，就把他给招了进去。

一腔热血只要卖给识货的，东海林当然尽心尽力，时时不忘要证明自己是个人才。他前年曾来过爪哇，把爪哇岛上的各条道路都记在了心里，这使他还没打仗，就对如何抢占机场心里已经有了谱。

第38师团南下后首先攻占的是香港，攻下香港后获取了很多辎重，东海林从中借了30辆大卡车，以供岛战之用。而这时包括第2师团在内的其他部队对岛战还情况不明，抱着打到哪儿算哪儿的想法。

东海林可不想让这帮傻蛋看穿了自己的秘密，他特地与其余部队保

持距离，来了个孤军登陆，并且登岸后马上进入汽车道。

东海林支队的速度太快了，卡里加齐机场的守军猝不及防，但仍然进行了激烈抵抗。东海林见正面进攻较为困难，就派六个敢死队员从背后实施突袭，这六个鬼子挺着刺刀，凶神恶煞，一口气便冲入机场，并在守军的中央营舍竖起了膏药旗。

战争越打到后面，作战双方对“航空制胜”越有深切体会。日军能在东印度群岛迅速推进，原因之一就是抢占机场，获得空中优势，爪哇海战的失败说到底也是败在了丧失制空权上。

1942年3月2日傍晚，日军第3飞行集团进入卡里加齐机场，这更让盟军有如鯁在喉之感。第二天，盟军对机场展开反击，共出动一百多辆装甲车，插膏药旗的那六个日本兵不知好歹，竟然挺着刺刀要跟装甲车较劲，结果全给辗成了肉泥。

眼见得步兵吃了亏，东海林支队快要守不住机场了，第3飞行集团急忙在空中布阵，用低空轰炸的方式击退了盟军。

一连两天，东海林都未看到盟军，通过侦察，他才知道盟军已向万隆撤退。

暂时的撤退，不等于不会回来，而且很可能还会对机场组织更大的反击。此时东海林支队因为单兵突进，已与其余部队失去联系，就算是想折回海岸也不再有船只了，退一步说，纵使盟军慑于第3飞行集团的威胁，不再进行反击，但只要有时间在万隆加固阵地，也会给日军之后的进攻造成极大困难。

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东海林是个下得了狠心的人，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冒一次险，独立进击万隆。

万隆是盟军在爪哇的军事根据地，所集结的美英荷澳联军多达6万，而东海林支队充其量不过4000人，超过10倍的兵力差距，就算东海林的大小宇宙一齐爆发，那也近乎是螳臂当车。恢复通信能力的今村一接到电报，马上加以制止，可是东海林已经出发了。

1942年3月7日，东海林的前卫部队若松敢死队攻入练邦街，并在阵地上竖起了膏药旗。

练邦街是万隆要塞的第一阵地，而若松敢死队一共只有700余人，能攻下练邦，着实得烧一炷高香了。到这个时候为止，无论是东海林，还是敢死队指挥官若松满，原本热得发烫的脑袋都清醒过来，他们怕盟军会全力反击，因此打算等两天，待第16军的主力会拢过来，再抱团继续前进。

可是盟军方面已受到了极大震撼。就连今村都预计拿下万隆需要两

周时间，盟军自然也认为日军离万隆还很远，对方这么快就出现在万隆的一角，实在是出乎意料。

相比其他地区，东印度的情况比较特殊。当地居民不满荷兰的殖民统治，把日本人当成了帮助他们独立的“解放者”和“十字军”。日军登陆时，有岛上警官用灯火信号进行指示，沿路居民则像塔拉坎的那个日侨老头一样，或是带路迂回，或是挥着膏药旗迎候。

这些居民还有意帮着日军宣传。第16军明明只有4万人，经过他们的夸大和渲染，到盟军那里，已变成了20万。

想到20万日军如此迅速便兵临城下，万隆的盟军司令部吃不住劲了，荷兰总督也明确表示，他不希望在万隆或万隆附近发生战斗，因为这里居住着大批难民。

晚上10点，盟军派军使来到练邦街，要求停战谈判。

1942年3月8日，经过一小时的谈判，盟军同意无条件投降。万隆电台广播了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停止了抵抗，来日再见。女王万岁！”

东海林即将作为有功之臣进入万隆要塞，但就在这时候，他被一脚踢开了。

★居然不知让着老东家

把东海林踢开的人满脸都是怒气。

第2师团气坏了。他们是第16军里唯一的老牌常备师团，九一八事变时就在东北跟马占山等抗日武装干了，那个时候第38、第48师团还在娘胎里没生出来呢。再说了，东海林是什么人，那是当初被我们扫地出门的渣滓，现在成了功臣，这不是咒我们瞎了眼、不识才吗？

东海林自己不会做人，不知道让着老东家也就算了，军司令官居然也一声不吭，这让第2师团极其愤怒。他们要求今村下令，禁止东海林支队进入万隆。

对今村来说，哪支部队进万隆都一样，不值得为此得罪牛哄哄的老师团，于是当即批准。

1942年3月10日，后来的第2师团顶替先到的东海林支队，随今村晃着膀子开进了万隆城，接受6万盟军的投降。

东印度战役告一段落，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得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更加被动，同时也令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军雪上加霜。

罗斯福向菲律宾总统奎松反复保证，援助正在途中，但在日军的严

密封锁下，这些保证根本就无法兑现，美国可以做的，只能是先行安排奎松及政要们撤离。

奎松与麦克阿瑟私谊颇深，奎松夫妇还是麦克阿瑟孩子的教父教母，双方有着同生共死的朋友交情。临别之时，奎松卸下刻有自己印章的戒指，把它套在了麦帅的手指上：“如果你战死疆场，当他们找到你的尸体时，我要所有菲律宾国民知道，你是为我们的国家战死的。”

麦克阿瑟已经做好了战死疆场的准备，但就在奎松走后不久，他收到了罗斯福、马歇尔以及美国陆军部长联合签署的一份电报，命令他转赴澳大利亚，指挥西南太平洋的盟军作战。

在太平洋战场上，麦克阿瑟已经成为美国乃至盟国抵抗日军的旗帜和超级英雄，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不管是死是活，都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否则对盟军将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而且菲律宾作为一个迟早要失守的次要战场，并无坚守的必要，其统军人物应及早脱离险地，而不应与其同归于尽，用罗斯福的话来说，“美国不需要一个战死在菲律宾的上将”。

与此同时，由于韦维尔指挥乏术，美英荷澳盟军联合司令部行将解散，罗斯福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只有麦克阿瑟才能重新肩负起统领盟军的重任。

接到电报，麦帅的第一个反应是拒不从命。他甚至对马歇尔说，如果“逼人太甚”，他就辞去现职，以一个美国志愿兵的身份到巴丹去参加防守。

麦克阿瑟不愿离开菲律宾，有着属于他个人的种种理由。在奎松撤离科雷希多岛后，麦克阿瑟就成了岛上唯一的决策人物，这也就是说，所有责任都必须由他一肩挑起，他不能说走就走。

当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麦克阿瑟希望自己能在菲律宾亲手击倒本间。在他看来，即使一支多次败北的军队，也能在最后一刻获胜，何况美菲军已经重挫过日军，这样的战机一定还会再次到来。

局势似乎也有了发生转折的迹象和苗头。当时谣传本间在巴丹受挫后，对美军大大称赞了一番，然后跑到马尼拉饭店，一头钻进麦克阿瑟曾住过的房间——不是住宿，而是羞愤自杀了。

二战时的此类传闻很多，比如在中国战场上，日军稍稍败了一下，就会说这个那个指挥官剖腹了。其实剖腹固然是日本人的行为艺术之一，但要是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般也没人肯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毕竟这不是在过家家。

于是有人向麦克阿瑟建议主动发起反击。麦帅倒不认为反击的时机真的已经到来，他很清楚，没有制空权，就算是勉强组织起攻势，也难

以持久，但在补给不继的情况下，他又觉得未尝不可一试，或许还可以趁机夺取日军的补给基地，以后再也不用为此发愁了。

他要留下来，和士兵们一起争取胜利。

然而麦克阿瑟的幕僚并不这么看。幕僚们觉得麦帅应该去澳大利亚：美菲军为什么会出现窘境，还不是军援通道被阻住的原因，你去澳大利亚后，可以把兵员、武器和运输工具全部集结起来，然后再打开通道，出手援救菲律宾，这不比没枪没弹的反攻要强得多，也有把握得多吗？

麦克阿瑟被说服了。

他特地推迟了三周动身。在这三周里，他一方面制订应变计划，以避免因为自己的离去，导致巴丹防线骤然崩溃，另一方面精心挑选人员，提前为反攻搭建班子，随他一同前往澳大利亚的共有18名将领，后来也都成了指挥反攻的中流砥柱。

终于到了分别时刻。1942年3月10日，也就是日军占领万隆的当天，麦克阿瑟派人将温赖特请到科雷希多岛。温赖特被任命为留守菲律宾的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告诉他：“现在我要走了，但我会尽早回来。”

对温赖特，以及留下来作战的每一个士兵，麦克阿瑟都充满了歉疚和不舍。临别时，他紧紧握着温赖特的手：“守住这里，直到我回来代替你！”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麦帅还不知道，他将再一次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会回来，只是太晚了。

第二天，华盛顿电告麦克阿瑟，日本人已经掌握他即将离去的情报，他再不能迟延，必须马上离开。

★哥们儿，冲过封锁线

1942年3月11日晚上7点15分，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来到码头。

当所有人都已登船，麦帅慢慢转过身，默默地注视着科雷希多岛。这是一座曾经多么美丽的小岛，但如今已面目全非，鲜艳的花朵、翠绿的灌木不见了，大楼小屋消失了，就连道路在被轰炸后都变成了黑色。

可科雷希多岛仍然无比坚强，犹如一艘被固定的战舰，就像他麦克阿瑟，或许暂时赢不起，但绝对输得起，而且以后会赢。

黑夜已经到来，该走了，麦克阿瑟手握军帽，向这里熟悉的一切、

向码头送别的人们告别。就在那一刻，他脸色发白，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守住这里，直到我回来代替你们！

麦克阿瑟箭步跨上鱼雷艇，对护航指挥官巴尔克利上尉下令：“你可以解缆绳了。”

奎松撤离时，乘坐的是潜艇，麦克阿瑟本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离开，但因为推迟三周动身，日军的外围封锁线变得更加严密，麦克阿瑟决定不用潜艇，而改用那些曾在西海岸巡逻的鱼雷快艇。

这是一支鱼雷快艇分队，共有4艘快艇，尽管因连续使用而得不到保养，快艇的航速已经下降，但比日军的巡洋舰或驱逐舰还是要快得多。

鱼雷艇前后部共装有16枚鱼雷。巴尔克利将快艇分队做菱形编队，这样16发鱼雷都可以占据最佳的发射位置，他的打算是，只要鱼雷艇被日军水面舰只发现，就立刻展开攻击，管它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都先用鱼雷穿它几个窟窿再说。

话虽这么说，但这实际上是一次十分大胆的冒险行动。要对付一两艘敌舰，快艇分队也许还有办法，若在整整一支舰队面前，区区4艘快艇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此外，他们不仅要通过日军的海上封锁线，还要航行几千公里，途中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任何部队都来不及进行支援。

码头送别时，麦克阿瑟曾听到一段简短的对话。有人问：“他（指麦克阿瑟）能冲过封锁线吗？”

另外一人回答：“不知道，也许他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假如无法冲过封锁线呢？日本人早就在对外广播中宣布过，假如能够活捉麦克阿瑟，将把他弄到东京的帝国广场绞死或斩首示众。帝国广场建有一座塔楼，在塔楼上可以俯瞰阅兵场，近卫师团就曾在阅兵场上一次次搔首弄姿。

像麦克阿瑟这样骄傲的将军，决不肯受如此凌辱，他一定要冲过去，哪怕机会真的只有五分之一。

出发后，险情很快就像海浪一样不断扑来。在经过一座被日军控制的小岛时，岛上日军亮起许多白色灯光，这是发现有人试图突破封锁线的信号。

日军大概已经听到了快艇引擎的声音。所幸鱼雷艇引擎的声音听起来同轰炸机差不多，日军以为是轰炸机，认为自己刚才听错了，便没有

对快艇分队多加注意。

刚刚脱险，又遇到了日军封锁舰队，黑暗中，甚至舰队的轮廓都清晰可见。快艇分队随时准备攻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10秒、20秒，足足一分钟过去了，钻在快艇下层的麦克阿瑟没有听到枪炮响，这意味着运气又一次站在了他这一边。

那个夜晚，运气一直伴随着闯关的人们，他们始终没有被发现，但大家的日子并不好过。随着天气逐渐变坏，海浪汹涌，如小山一样不断打压过来，快艇开始疯狂地来回颠簸，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上山峰，一会儿下谷底，麦克阿瑟后来说，他们当时简直是在混凝土搅拌机里航行。

人遭罪不用说了，快艇分队也无法再保持原有队形，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已经完全分散开来。巴尔克利花了几个小时，想将各艘快艇重新集中起来，但没有成功。4艘快艇只好在约定好下一个集结地后，各自独立行动。

拂晓时，32号鱼雷艇忽然看到一艘驱逐舰向前逼近，艇长判断这是日舰。艇上顿时警报声大作，鱼雷手们打开鱼雷发射盖，想着无论如何要给它一下子了。

就在舰长下达发射口令的瞬间，“日舰”亮起灯光，旗语兵看到后急忙大喊：“鱼雷艇，自己的艇！”

不光是自己的艇，还是自家艇中最重要的一艘——麦克阿瑟所乘坐的41号艇！

32号鱼雷艇的官兵们后怕不已。还好，没有发射，但因为32号艇在准备打的时候，也准备了逃，为减轻船的负荷，把备用油料给丢到大海里去了。等到快艇再次会合集结时，32号艇的燃料已所剩无几。

一艘没法开了，另外一艘久久没有露面，为免夜长梦多，麦克阿瑟临时决定，将32号艇的船员转移到其他两艘快艇上来，并且马上启程。

由于人太多，两艘快艇被挤得满满当当，船舱里犹如蒸笼一般，麦克阿瑟几乎都热晕过去了。

行进过程中，一艘战舰迎面而来，就像32号艇曾遇到的那样，只不过它不再是“自己的艇”，而是如假包换的日舰——正在巡逻的日本巡洋舰！

★“我将回去”的承诺

要躲，太近；要跑，太晚。

两艘快艇只好关掉发动机，打开鱼雷发射器，准备投入即将到来的这场近身战。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巡洋舰居然没有搭理他们，穿过他们的航道扬长而去。

显然，日舰把两艘快艇当作了本地的捕鱼船。太幸运了，幸运得有些离奇，简直跟神话一般，麦克阿瑟的助手后来回忆道，那天他经历了一生当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1942年3月13日清晨，快艇分队到达安全区域，同时也结束了难忘的海上旅程。晚餐时，劫后余生的麦克阿瑟专门走到巴尔克利等人的座位前，端着酒杯对他们说：“这一次你们体现了真正的海军作风，我将授予全体船员银质奖章，以表彰你们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坚毅和勇敢。”

海上历险是结束了，空中历险却才刚刚开始。麦克阿瑟还必须坐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麦克阿瑟注意到，前来接送和护航的几架“B-17”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似乎是用口香糖和打包的铁丝凑在一起的”。盟军在整个西南太平洋的状况就是这样，换句话说，要是空军强一些，新加坡战役、爪哇海战便不至于一败涂地。

和海上历险一样，美机也只能依靠黑夜作为掩护，以便躲避日军的巡逻机队。不一样的是，海上航行时，他们始终没有被日军的巡逻舰队所发现，在空中时却被盯上了。

美机急忙改变航向，没有去日军预计他们要着陆的机场。当日军发现这一情况时，麦克阿瑟已换乘另一架运输机南飞。

运输机起飞十分钟后，日军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而至，到达运输机最初起飞位置的上空。

“真是险啊。”当脱离险境后，麦克阿瑟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但是战争就这样，你或是胜利，或是失败，或是生，或是死，这中间只有毫厘之差。”

麦克阿瑟一踏上澳大利亚国土，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记者们蜂拥而来。当着记者的面，他气宇轩昂地宣布：“据我了解，美国总统命令我从日军防线突围的目的，在于组织美军对日军进行反攻，第一步就是收复菲律宾。我怎么来的，就一定要怎么回去！”

麦帅是率性而言，但这段话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被公认为是二战开始以来，对美国人最有鼓舞性的一次讲话，其中的“我将回去”更是成为标志性的战斗口号。

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二战中最为暗淡的历史时期，军事上似乎除了

失败，还是失败，都快败得麻木了，人们普遍期待着能有一个英雄横空出世，挽狂澜于既倒，麦克阿瑟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麦帅太符合美国人对英雄的定位了——有一点骄傲不要紧，有一点个人主义也没关系，哪怕是被一些人攻击为“临战逃跑”，都不损形象，关键是主人公要足够勇敢，足够强悍，足够机智。

从指挥巴丹抵抗，到穿越封锁线，麦克阿瑟配得上后面那三个“足够”，他的故事成为二战中的励志经典，美国民众尤其对他如何穿越封锁线的过程津津乐道：“老兵麦克阿瑟成功地欺骗了狡诈的日本人！”

大家都知道麦克阿瑟是一战老兵，想当年，他的“彩虹师”可是一战欧洲战场上最有名的部队之一，所得到的评价是“彩虹师的战斗力无与伦比，没有人怀疑”。

在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是得到荣誉勋章。麦克阿瑟曾获得过推荐，拟授予其荣誉勋章，但在一战结束时，这一奖项已经取消，荣誉勋章也因此与麦克阿瑟擦肩而过。

如今，在民意强烈的推动下，美国国会破例通过议案，授权罗斯福向麦克阿瑟颁发荣誉勋章，他又一次到达了一个美国军人所能企及的事业巅峰。

不过这一次，一贯骄傲的麦帅没有把荣誉完全归结到个人，他说这枚勋章所肯定的，应该是一支“勇敢的军队”，他只是幸运地指挥了这支军队而已。

“勇敢的军队”当然是指尚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岛作战的美菲军，在麦克阿瑟的心中，美菲军的勇敢精神绝不逊色于“彩虹师”，而他曾对这支“勇敢的军队”有过庄重的承诺。

据说美国政府在公开发表麦帅的讲话时，曾建议把“我将回去”中的“我”改成“我们”，可是遭到了拒绝。麦克阿瑟是个敢作敢当的人，说到就一定要想办法做到，在这方面，他不会允许自己有丝毫敷衍，他必须在第一时间重整旗鼓，打回菲律宾去。

正是因为抱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当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他不仅毫无颓丧之色，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他很快发现，希望正在变得渺茫。

★军司令官也“旷课”

到达墨尔本后，麦克阿瑟随即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但可供他指挥的只有澳大利亚部队，兵力不到3万，而且大部分作战部

队已开往中东。

实在想拉出去打仗也可以，一个训练不足的步兵师，你要不要？

至于空军，麦克阿瑟来的时候就见识了。看看登记册上还有250架飞机，由于缺乏零部件和引擎，能飞起来的不过是极少数，基本上都在机库或机场歇着呢。海军方面，是从荷属东印度撤下来的美国亚洲舰队，舰队的战舰都已打光了，能用的就是25艘潜艇，而这些潜艇也因连续出航累得快腿抽筋了。

犹如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麦克阿瑟惊呆了，他认识到要从外围援救美菲军根本不现实。

麦克阿瑟说，这是整场该被诅咒的战争中，最使人震动和吃惊的事件——以为这里兵强马壮，足以一战，早知如此，为什么要来澳大利亚？

麦克阿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甚至为自己离开菲律宾的决定感到后悔，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美菲军能在巴丹尽量坚持得久一些。

麦帅是感到难过，他的对手是感到晦气。

当美菲军盛传本间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时，本间自己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起初还有些不高兴，后来却又莫名其妙地得意起来：咒我死，不就是怕我的意思吗？这说明我厉害啊，嘿嘿。

本间转怒为喜，成天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打了胜仗呢。

麦克阿瑟的撤离，巴丹战况的僵持，终于让本间嘻哈不下去了。特别是前者，惹得日军大本营暴跳如雷：不是说麦克阿瑟已成瓮中之鳖了吗，他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澳大利亚去了呢？

本间雅晴被拎起来一顿臭骂——都以为你百步穿杨，谁知道你水平却这么差！老待在马尼拉不动，难道躲在阴沟里等着天上掉馅饼？

其实本间不动，自有他的一番道理。麦克阿瑟对此就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不怕巴丹半岛遭攻击，就怕被封锁。

这时美国太平洋舰队、亚洲舰队的剩余力量都不在菲律宾周边，仅有一些鱼雷艇护卫着海岸线。日军已具备了海上大封锁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只要一心一意紧缩袋口，袋中的8万美菲军就只有被饿死的一条路。

在参谋本部，也有一些人主张对美菲军实施封锁政策，他们要求大

本营出面，对巴丹半岛下达封锁令，同时不要让第14军再深入巴丹内陆，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可是大本营和南方军都没这个耐心。他们不是纵向比，是横向比，南下的三员战将，山下、本间、今村，山下和今村都体面地完成了任务，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全打下来了，怎么就你一个本间特殊呢，说到底，还是水平有差距，一个字——烂！

所谓得手的就是人才，失意的便是笨蛋，处于重压之下的本间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了。

1942年3月中旬，第14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打开僵局，究竟是继续持久包围呢，还是伺机进攻？

但是开会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与会人员都陆续到齐了，唯独不见本间这个核心人物。

军司令官不出现，其他人议了也是白议，奇怪的是，本间一向守时，何况这种事关战局的重大军事会议，他是不可能迟到或“旷课”的。

一位幕僚前去敦请，他看到了令他大吃一惊的一幕，本间正趴在桌子上战栗哭泣。

★大本营里浑蛋多

让本间彻底崩溃的是大本营发来的一封电报。

要说阴，大本营真是够阴的。他们将南下战况向天皇进行了报告，特别强调菲律宾战事迟滞不前，但为什么迟滞不前的理由又不说，结果天皇就来了一句“甚感关切”。

如果说遭到大本营、南方军责备，本间还只有三分烦恼，等看了这封电报，烦恼马上就添到十分。

他想不到大本营竟然会将此事捅到天皇那里去。这分明就是大本营在推脱责任，仗打不好，难道跟大本营轻视巴丹没有关系？请问你们谁把菲律宾战役当重点了？都把这儿当铺路石，眼看要进攻巴丹了，还来个釜底抽薪，把主力抽走，弄一个守备旅团来凑数。

除了兵少兵弱外，第14军在火力上也远不如美菲军。大本营和南方军从没有给本间配备过像样的炮兵部队，要说有那么点优势，最多也就是有一批二流的侦察机和轻轰炸机可以帮帮忙，但单靠这些，哪里就能攻破巴丹防线？

可是现在似乎所有罪责都要让他本间一个人来承担，甚至还阴险到

把小报告打到天皇那里，唯恐不能批倒搞臭他。

本间出生于富农家庭，乃家里的独生子，长大后也基本上是一帆风顺，士官学校、陆军大学、驻英武官，光环罩满全身。菲律宾战役之前，这位光头帅哥不仅有一大群粉丝在追，还被奉为一个能文能武，具有多方面才华的儒将。

可以说长这么大，本间都没受到过什么委屈，捏着电报，他气得双手冰冷，眼泪唰唰直流。

要是大本营承办此事的参谋此时就在身边，本间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扇他180个连环耳光，直扇到他满脸充血为止，这种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浑蛋真是太可恶了。

不过等到抹干眼泪，回来参加会议时，本间还是不得不屈服于“大本营的浑蛋们”。在他的主持下，第14军决定按照大本营和南方军的意思办，再次对巴丹防线发动进攻。

有一点本间没有忘记，那就是讨价还价。你们让我打，可以，但得增加兵力，为此他专门派去一名参谋做说客。

对南下各部队，大本营和南方军向来只热衷于抽兵，一听要添兵，都是一百个不情愿，无论你把理由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什么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他们根本就不听。

最好得有让他们不得不听的东西，所以这名参谋临走的时候还带去了一批照片。这批照片是在马尼拉政府的地下仓库里偶然被发现的，上面透露了巴丹防线的部分内幕。看过照片之后，本间才恍然大悟，知道麦克阿瑟原来在巴丹设了三道防线，而且一道比一道坚固，这也是他坚持不轻举妄动的原因之一。

如今被逼着，不动也不行了，但起码可以让上面的人知道，不是我矫情，巴丹防线确实难打，必须增兵，否则的话，你们就算是把我本间称起来卖肉，肉也不会多出几斤。

果然，在看到照片后，大本营头头脑脑们的脸色变了，他们随即向菲律宾派去大批参谋幕僚，这些人在对第一线进行视察后，承认对美菲军的数量及战斗士气确实估计过低。

两相综合，大本营终于意识到事态跟他们的想象有着不小的差距，于是决定满足本间的要求，对菲律宾战场大增兵。

正好太平洋的其他分战区大多已尘埃落定，也能够抽出兵来。这些援兵分别来自上海、西贡、新加坡等地，主力为第4师团，另外还加上一个支队、两个联队，而原来的第14军一共才不过三个半联队。

通过照片，众人都意识到巴丹防线确实易守难攻，要实施正面突破，非得用重炮不可，因此，大本营特别强化了炮兵部队，拖往巴丹的火炮很多是巨无霸，其中仅240毫米榴弹炮就有9门，其他榴弹炮或加农炮的口径也多在100毫米以上。

为了对炮兵进行统一指挥，大本营任命北岛翼子雄中将为炮兵总指挥，本博光大佐辅之，北岛翼子雄在日本陆军中被奉为炮兵权威，而本博光则素有射击指挥名将之称。大本营还给这些日本炮兵的精锐吃了“定心丸”，告诉他们，弹药可着劲用就是，不要舍不得，也不要怕没有，反正一句话，到时候得像敲铜锣一样大鸣大放，把巴丹半岛给轰碎了才行。

空中力量丝毫不比地面逊色。第60飞行战队、第62重轰炸战队奉调而来，随着他们的到来，本间所指挥的航空部队也由二流变成了一流。

对本间和第14军来说，似乎是春天真的来到了。在仁牙湾进出的船艇有如过江之鲫，开赴巴丹的军用车辆同样络绎不绝，援兵到达一线后，立即投入丛林战训练，看上去官兵都精神抖擞、气势如虹。

眼前的情景，令本间大为惊喜。他不过是想要一个馒头，没想到大本营却扔过来好几筐，战力一下子增强了2~3倍，要是以这样庞大的阵营出战，还不能攻陷巴丹，那就真要跳海了。

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本间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我准备大干一场。”他的幕僚们也都窃喜，苦了许多日，是该轻轻松松地捞点军功了。

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

★这个师团擅长做生意

大本营派来的参谋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自己叉着腰不下田，反而在旁边大讲别人的风凉话，说什么巴丹半岛即将开始激战，但本间和他的那些军官却在马尼拉享受安乐，过着快活日子。

这些能通天的参谋可厉害着呢，同样一句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立即信以为真，顿时肺都快气炸了。

水平差也就罢了，竟然人品也有问题！寺内恨不得立刻让本间下课走人，只是考虑到临阵易将会动摇军心，才决定让本间戴罪立功，所有是是非非，准备留待菲律宾战役结束后再议。

但寺内对其他人就没这么客气了。包括第14军参谋长、作战主任参谋在内的多数高级幕僚被调迁撤换，理由就是作战不力，军参谋长前田正实中将还被编入预备役遣回了日本。

看着前田正实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离去，很多军官暗地里流下了兔死狐悲的眼泪。处分军参谋长，说到底也是在打军司令官的耳光，可叹这时候的本间已经自身难保，哪敢多说一个“不”字。

当日军大举增兵时，美菲军内部的危机却在持续发酵。

本间起先的策略是对的，封锁比出击更有效，被围困在巴丹、科雷希多岛的美菲军已经是山穷水尽，在饥饿和疾病的双重困扰下，士兵们的身体极度虚弱，有的甚至连枪都端不起来。

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的本意，是为了组织援军再打回来，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士兵们就不会这么想了，一首讽刺式歌谣在前线不胫而走：“老麦老麦真窝囊……”

在士兵们看来，这位最高指挥官已经抛弃了他们，同时也放弃了最后的战斗，战况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

麦克阿瑟一走，临危受命的温赖特代替他坐镇科雷希多岛，另外任命美国炮兵军官金少将在巴丹指挥作战，可是无论温赖特还是金，都无法把麦克阿瑟临走时的承诺完全当真。

他们原以为麦克阿瑟到澳大利亚后，就算不能立即率生力军回援，总可以改善补给线，谁知道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仍是一筹莫展。

为了突破日军封锁线，麦克阿瑟勉强组织起船团，其中的三艘已抵达南吕宋的比萨扬群岛。仅这三艘船上，就装载着1万吨粮食和400万发弹药，假使美菲军能够得到这些物资，其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但问题是，南吕宋就是船团能够到达的底线，再往里面去，等于是自投罗网。

对美菲军来说，奎宁也许比粮食弹药更为重要，到3月初，巴丹岛上的所有奎宁都用光了，而能够补充奎宁的美国运输机，同样无法进入巴丹、科雷希多岛上空。

前线被疟疾撂倒的官兵越来越多，截至3月中旬，已有3000名官兵住院，到了月底，更是每天都有1000人中着儿，这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意味着美菲军的战斗力在急剧下降。

这正是本间乐于看到的。在正式发起攻击之前，他写了一封劝降书，劝温赖特承认“有名誉的败北”。这封劝降书被放在一只啤酒罐里，啤酒罐外面系着一条精致的丝带，然后从飞机上被抛下。

温赖特像麦克阿瑟一样固执己见，他拒绝了劝降。

1942年4月3日，是日本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祭日，而在西方国家，则是传统的耶稣受难日，随军牧师们会在当天为士兵们举行战地纪念仪式。

日军就在这一天向巴丹半岛发起全面进攻。

再次进攻巴丹，被日本大本营看成是一次武力的炫耀。从上午开始，总共300门火炮向萨马特防线进行轰击，大口径重炮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防线中央。在日本战史上，巴丹炮战创造了集中火力于局部地区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日军航空部队也向地面投掷了数百吨炸弹。

再度交战，美菲军的重火力根本起不到对抗或防御作用。他们的榴弹炮和加农炮没有超过100毫米口径的，而且防空器材也不足，到下午3点，美军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基本被摧毁。

日军紧接着便发起步兵冲击。前来增援巴丹的日军步兵第四师团原本并不被本间所看好，这支部队虽然是老牌常备师团，但日本陆军内部对该师团的评价一直不高，原因是该师团的官兵主要由大阪的小商贩组成，商人重利，即使上了战场，业余时间还是喜欢偷偷地做小生意。

除此之外，“商贩师团”在战场上也没什么进攻欲望，很少看到他们像二愣子一样地举行“万岁突击”，更别说到打硬仗苦仗了。

二愣子风格基本上就是日本陆军的唯一作战风格，对各师团战斗力的评价，由低到高，也基本上是谁更像二愣子，谁的名次就排得越高。以第四师团的表现，就只能垫底了，而这也影响到他们的武器补充和配备：你不好好打仗，为什么还要给你好武器？

武器差，便很难打好仗，越打不好仗，武器越差，如此循环下来，第四师团的状态就一直很糟糕，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

可为什么第四师团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道理很简单，战场的消耗与战斗力往往成正比，你越二愣子，消耗得就越快。最后，别人都打残了，他们还是一个完整师团，而且个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裁谁，也轮不着裁他们啊！

当第四师团来巴丹战场报到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本间都不敢相信面前站着的是常备师团，一个劲儿感叹这是“全日本装备最差的师团”。

在所有增援部队里面，第四师团无疑是最令本间失望的一条支线，可这次他又错了。登上巴丹半岛之后，大阪“商贩师团”突然大爆发，变得勇猛起来。

★投降真的非我所愿

第四师团打仗的特点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

大阪人很现实，跟强敌作战，还是悠着点好，那什么“万岁突击”就

算了，上多少死多少，就算侥幸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缺个胳膊少条腿的，回家摆摊卖菜也不好看。

在他们眼里，立功晋级之类的全是浮云，活着才能继续谈条件，死掉了你就是全身挂满奖章，那又能如何？

但大阪人又很狡猾，眼瞅着美菲军的防御阵地已遭摧毁，又因被长期的饥病所困，部队战斗非常弱，他们马上激动起来，认识到这正是趁火打劫的绝好机会。

如果可以不死，立功晋级谁不想呢？于是第四师团像打了兴奋剂，一拥而上，战至黄昏，该师团已突破了萨马特防线的第一道阵地。

由于攻击比预期顺利，日军个个笑逐颜开，而美菲军则士气低落，很多人甚至在日军展开轰炸之时就已丧失了抵抗意志。

本间愁容顿消，他曾预计美菲军会激烈抵抗，所以起初计划采取的战术是步步为营、逐个击破，现在看到美菲军状态如此之差，过于慎重显然已无必要。

他撤回了对作战的一切限制，要求各部持续不断地展开攻击，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之机。

在日军的凶猛攻击下，萨马特防线已被撕开多道口子。金为了堵住缺口，不得不紧急投入预备队进行反击。

预备队已经动员起来，可是前进异常困难，因为每条道路上都充塞着不断后退的己方部队。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原有的防御部队早就垮了，预备队只好变反击为就地防御，掩护友军撤退。

1942年4月5日，第四师团又大出风头，他们攻陷了萨马特山山顶，美菲军在巴丹的第二防线失守。温赖特一直在科雷希多岛上观察战况，他看到了萨马特山上冉冉升起的膏药旗。

温赖特致电麦克阿瑟，表示战事接近极限，言下之意，巴丹的陷落已成定局。麦克阿瑟急得坐卧不安，这时已有人建议让美菲军投降，但麦帅坚决反对，他复电温赖特，命令美菲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投降，如果巴丹真的沦陷，也要迫使日军付出最大伤亡。

在去往澳大利亚之前，麦克阿瑟曾准备亲自组织一次反击，此后他把这次没有实施的反击行动设为了应变计划。在给温赖特的电报中，麦克阿瑟附上应变计划，并告诉温赖特，如果部队的粮食和弹药不足，就通过发动反击，以夺取日军在苏比克湾的补给基地。

苏比克湾就在巴丹半岛上，照麦克阿瑟看来，日军兵力前推，后方相对空虚，反击完全有成功的可能性。即便反击失败，没有夺得补给，

美菲军也可趁势钻入山区，跟日军打游击战。

随后，麦克阿瑟就发电报给马歇尔，请求让他立刻返回菲律宾，亲自指挥这一反击行动。

马歇尔当然不会批准麦克阿瑟再去冒险。温赖特虽然按照麦克阿瑟的意思，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但他心里很清楚，正处于崩溃边缘的美菲军根本难以执行这道命令。

日军步炮兵日夜攻击，巴丹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危急，很快第三道防线马里韦莱斯防线也顶不住了。1942年4月8日晚，金设在马里韦莱斯山上的指挥所被日军攻占，整个防线被分成两截，金失去了可发起反击的阵地和有效兵力。

金向温赖特发去最后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仅仅两天里面，一支军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再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

马里韦莱斯山后的码头上，挤满了溃散下来、企图逃往科雷希多岛的士兵，但码头只有几条船可供乘坐，大多数人徒呼奈何，只能对着大海和天空发出无望的哀号：“活着的人将成为英雄，尸骨抛在巴丹的人却将被世人所鄙夷，因为他们打输了。”

抵抗早已无效，等待士兵们的将是死亡。金是一个深受士兵爱戴的将领，覆亡时刻，他没有扔下自己的士兵独自乘船逃跑，同时他也知道麦克阿瑟不会允许他投降，但为了挽救士兵们的生命，他愿意一个人站出来承担所有责任和后果。

午夜时分，金派出军使，打着白旗向日军接洽停战，他没有把这一情况向温赖特进行报告，因为温赖特刚刚发出不准投降的命令，报告了也不可能被批准。

1942年4月9日上午6点，温赖特才获知金的决定，吃惊之余，他赶紧要求金再考虑，但一切都太晚了。

上午9点，金穿着崭新的少将制服，驾车来到日军司令部，缴出了自己的手枪。他的举动意味着，巴丹战场的5万多美菲军全部缴械投降，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降兵，同时也使美国陆军遭遇到了建军以来的一次最大失败。

消息传到澳大利亚，麦克阿瑟感到极度沮丧，他痛心地说：“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但金少将投降的消息，还是使我感到震惊。光明消失了，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

几个月后，三个美国兵从巴丹逃到澳大利亚，他们披露的内情，让麦克阿瑟陷入更大更深的痛苦之中。

★钻进山林打敌人

金和巴丹守军一投降，温赖特就再三向日军提出请求，要求依照《日内瓦公约》优待俘虏，但盛气凌人的第14军司令部却声称，向他们投降的应该是全部美菲军，如果科雷希多岛等其他岛屿上的守军不投降，那就无条件可谈。

恶意生出来的必然是恶果，可怕的“巴丹死亡行军”应运而生。在烈日暴晒下，5万多名又饿又渴的美菲军俘虏徒步前往集中营，长达60公里的路途中，许多人或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或死于日军的枪口刺刀之下。

日军为的就是实施报复，以便“给他们（指美菲军俘虏）一点罪受”，其行为可以说是禽兽不如。本间对此当然要负责任，据说参谋总长杉山元前来马尼拉视察时，曾经表扬新加坡“军政森然有威”——山下对新加坡华侨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杉山元的意思是这样好，杀人才杀得过瘾。

对马尼拉，杉山元的评价是“散漫无序”。本间或许是受到了这一影响，当部下递送“巴丹死亡行军”的方案时，他便向山下学习，大笔一挥予以通过。

本间后来者居上，“学习”成绩一点不比山下差，总计有一万多名美菲军俘虏丧生于“死亡行军”。也因为这一成绩，他得以赶上山下的脚步，二战结束后，山下被判绞刑，本间落了个枪决，二人被处死，均与他们下令屠杀无辜军民有着直接关系。

新加坡屠杀华侨、“巴丹死亡行军”，这两次屠杀，辻政信都是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在“巴丹死亡行军”时期，他已调到参谋本部出任参谋，这使得他得以用大本营的名义，命令第14军肆意屠杀美菲军战俘，日军甚至拿战俘做活靶子，让新兵刺杀“练胆”，而且杀不够数不准过关。有一个日本兵因为胆子特别小，结果上司命令他一连刺死了15名俘虏。

第65旅团的一名士兵战后回忆，在一次行军中，他见到山谷路旁，堆有高约两米、长约一百米的尸体墙，那全是被杀死的战俘，日军称之为“无言之石垣”。

辻政信的行为，即便在日军中也遭到非议，有人称他是“野武士”，一个不上道的恶棍而已。这个恶棍后来逃到泰国当了“野和尚”，美军一时查不到他，因此他没像本间、山下那样被处死，后来他在东南亚旅行时下落不明，被宣布死亡。

逃到澳大利亚的三名美军战俘，都经历了可怕的“死亡行军”，被关进集中营后同样是生不如死，最后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听完三人的凄惨报告，麦克阿瑟愤怒到了极点，他拟了一份给新闻界的声明，除披露“死亡行军”外，还发誓一定要对日军这种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

美国政府不仅不允许发表这份声明，还禁止泄露“死亡行军”的消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美国民众要是知道有“死亡行军”这回事，必然群情激愤，而且必然会要求政府调集重兵复仇，这将极大地妨碍“先欧后亚”政策的继续实施。

麦克阿瑟所能做的，只是承认巴丹的失陷，并且对巴丹守军表达自己的敬意：“那么少的兵员装备，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考验和苦难，已足以证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

是的，即便金和巴丹守军最终选择了投降，麦克阿瑟也知道，自己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士兵们予以指责，因为在关键时候，他既没能帮到自己的士兵，也没能履行同生共死的诺言。

麦克阿瑟一时悔恨交加，认为都是罗斯福、马歇尔这些人害了自己——让他到澳大利亚吧，却无兵可用；请求返回菲律宾，又不批准。假如他能够重返菲律宾，这时就可以在丛林中大打游击战了。

按照麦帅的观点，日军受兵力所限，只能控制城市，乡村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游击战是大有可为的。事实也证明，他的应变计划并非空想，南吕宋岛屿上的守军便采取了游击战的方案。

巴丹沦陷后，第14军分兵对南吕宋岛屿发起进攻。岛上守军大部分是美国军官指挥的菲律宾部队，士兵大多没受过正规训练，甚至还有连步枪都不会用的，这样的士兵，哪里挡得住日军的猛攻？没多久，岛上的城市便告沦陷，此前麦克阿瑟千辛万苦从澳大利亚运来、但未能送到巴丹的那些补给物资，也大半落入日军之手。

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本间就笑不出来了。菲军全部退入山地，打起了丛林游击战。

山里面没有给养，山外有。菲律宾地下抵抗组织不断送来粮食和燃料，游击队也逐步培养出了自给自足之能力，他们不仅在大山里饲养家畜，甚至还设置了小型碾米厂。

日军起初大感棘手，不过再想想，人长六尺，天下难藏，找人还不容易？

一找起来，还真不容易，因为这是在云深不知处的大山里，而且找的过程常常令人心惊胆战——游击队员以菲律宾人为主，他们会潜伏在山路上，用弓箭和长刀对小股或单个日本兵展开猎杀。

游击队别开生面的战斗，令奉命前来“讨伐”的日军损失不小，只得

狼狈撤退。假若巴丹守军也能及时转入游击战，不仅可以避免像“死亡行军”这样的惨剧发生，而且能给予日军更多的还击。

南吕宋岛屿上的游击队规模不大，对本间来说尚属疥癣之疾，倒是温赖特继续在科雷希多岛进行抵抗，使得日军无法正常使用马尼拉湾，这才是必须拔除的硬钉子。

早在“死亡行军”的时候，本间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科雷希多岛。

★驹马爷战争镀金

随着巴丹的沦陷，科雷希多岛已成马尼拉湾中的一座孤岛，海陆空对外交通均被切断，日军也顺势完成了对这座孤岛的包围。在本间看来，只要保持围而不攻，科雷希多岛就会和巴丹一样，因弹尽粮绝而投降，这样的日子并不会很长，扳着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

可是现在既然连巴丹都拿下来了，难道眼睁睁地留着一座与巴丹半岛南端仅隔四公里的要塞不攻？那滋味，就好像是蜜抹在鼻子上，光闻得见，却舔不着，让人不甘心啊。

围困虽然也是一种战术打法，但在日本陆军中很少采用，主要就是觉得没气势，也无法表现日本兵那种“如虹的斗志”。在本间的内心深处，其实也这样认为，只是慑于第一次进攻巴丹时吃了大亏，他才倾向于保守和慎重。

这次看似轻轻松松占领巴丹的过程，如同是半夜里拾到金元宝，让本间那颗贼心又蠢蠢欲动起来——战火如万马奔腾，不能再等下去了，何况以大本营那种死要面子的姿态，也不会允许我等，打吧！

1942年4月10日，本间下达对科雷希多岛的攻击准备命令。先前轰垮巴丹防线，靠的是炮兵群，命令下达后，日军便马上着手部署炮兵阵地。

这边有重炮巨炮，那边也有，而且体量更加庞大。作为美国防卫菲律宾的象征，科雷希多岛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军事要塞，其防卫力并不亚于新加坡，全岛装有12门300毫米榴弹炮，8门300毫米加农炮，其他火炮的口径也平均在200毫米以上。

以四公里的海上距离论，科雷希多岛守军仅用肉眼便能看到日军的活动情形，你要大摇大摆地布置炮兵阵地，人家那300毫米火炮可不是吃素的。这样，日军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活，直到三天后，才最终完成了对隐蔽阵地的部署。

谁也没想到，建个阵地如此花费工夫，这让大本营和盛厚亲王都措手不及。

盛厚是裕仁天皇的女婿，乃炮兵出身，曾在日苏诺门坎战役中镀过金，但那个金镀得很不顺利，日军炮兵压根儿就干不过苏联炮兵，自家阵地等于是热辣辣的火锅席，炮战中一个炸飞的炮车轮子还砸伤了盛厚。大本营见势不妙，急忙派飞机将盛厚接到了后方。

巴丹炮战又让盛厚看到了机会，他急于要在老丈人面前露一手，便以皇族要争先报国为由，三天两头地请求志愿参战。参谋本部为此大伤脑筋，不答应吧，驸马爷缠着不放；答应吧，万一像诺门坎战役那样有个闪失，没法交代。

最后总算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估计菲律宾战事快结束了，便让盛厚启程。大本营的如意算盘是，在无风险的前提下，让这位亲王捞足本钱，同时也借此拍拍天皇的马屁。

可是由于攻击时间推迟，盛厚到达之时，正是炮战启动之日。来了就没法掉转头溜掉了，盛厚随即向本间报到，并要求将自己派往前方炮兵司令部。

1942年4月14日，日军炮击科雷希多岛，温赖特下令进行反击。

美军炮手的水平不赖，一个炮兵中队打得兴起，把整整三百公斤炮弹扔进了日军炮兵阵地，炸得日本兵哇哇乱叫。其他中队也不甘落后，争相向对岸“兜售着自己的炮弹粥”。

美军炮兵最大的不利之处，是得不到空军的协助，要确定射击诸元，只能看地图，或者依靠设在制高点的观测所，否则早就把对方火炮给打趴下了。相比较而言，日军炮兵虽然可以通过气球观测兵来指示岛上的每一个目标，但因为美军的炮兵阵地主要设在地反斜面，同样也存在着观测和射击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炮战将近一周，胜负未决，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过来，美国对国外发布广播：“新加坡已经陷落，科雷希多岛安然无恙。”

相似内容日夜进行宣传，不厌其烦地反复播放着，令第14军的情绪大受影响。远道跑来镀金的盛厚自不待言，一来就被套牢，尽管待在炮兵司令部里没有被打死的危险，然而耳朵边整天炮声隆隆，又不知何时才能解套，怎么着也是件挺晦气的事。本间等人更是骑虎难下，暗暗着急，前线的日本兵听到美国广播，只能咬着牙根怪叫：“走着瞧吧！”

似乎本间又回到了第一次巴丹攻守战时的窘境，不过到1942年4月19日，一发炮弹改变了整个战局。

★星条旗在迎风飘扬

这是一发重炮穿甲弹，据日军炮兵统计，发射这发炮弹的240毫米

榴弹炮此前已打了262发，轮到第263发，突然鬼使神差地命中了美军弹药库。

被击中的弹药库供应着八门火炮的弹药，被击中后弹药库立刻发生大爆炸，美军炮兵阵地被连根拔起，巨大的炮身抛起三百米高，冲天黑烟遮盖了整座小岛。

除主岛火炮外，科雷希多岛旁边还有“军舰岛”——一座在珊瑚礁上按照军舰模型，用混凝土建造的阵地工事。在这座被称为“不沉的战舰”的“军舰岛”上，装有4门160毫米火炮，可对主岛起到协防作用，但在日军有针对性的连续炮击下，上面的炮兵阵地也被摧毁。

日军逐渐在炮战中得势了。在无情的炮击下，防御工事后面的美军官兵好像住在了炮靶的中心，每天过着极为恐慌的日子。

弹雨之后又连着下暴雨，而且夜以继日地下个不停，防御工事刚修好就被冲坏，整座岛屿碎石凌乱，一塌糊涂。

本间希望能从精神上率先击垮守军，使其不战自败。

美军营舍高处悬挂着星条旗，日军炮兵每隔两分钟瞄准齐射一次，到第二次射击时，星条旗被炮弹击落，隔岸观望的日本兵高喊“万岁”。这被日本人视为他们即将取胜的象征，宣传人员专门赶来拍了部电影，名叫《炮轰旗帜》，并于4月24日在前线进行放映。

看完电影，日军炮兵个个手舞足蹈，得意非凡，可事隔数日，美国星条旗又在原来的位置上高高飘扬，就好像从来没有被击落过一样，把这帮人全给看傻了——我们天天朝那个位置开炮，谁还有胆子去重新挂旗？

的确有人有胆子，一位不愿向日军“称臣”的士兵冒着枪林弹雨爬上旗杆，插上了美国国旗。

原来美国人也如此勇敢和爱国，不砸下更多本钱，他们是决不会轻易屈服的。1942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的生日，在发射礼炮之后，本间把全部的150门重炮都集中起来进行轰击。

从上午起，美军炮兵阵地就遭到完全压制，炮弹炸裂所引起的冲击波，差点把那些躲在散兵坑里的美国兵给震走。士兵们急于躲避炮火，即便日军轰炸机从头顶掠过，也没人顾得上去理会。

到了下午，情况更糟，多个美军弹药库被熊熊火焰所包围，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

类似的集中轰击一直持续了两天。日军火炮跟机关枪一样，不断喷射着火焰，至5月2日，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在前后达5个小时的炮击中，日军发射炮弹超过3600发，其中一发贯穿弹药库的混凝土墙壁，直接引发大爆炸。据目击者形容，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全岛都在爆炸似的。

巨大的冲击波，使岛上许多军民耳鼻流血，几门重量达13吨的臼炮都被震离炮台，有一门甚至落到一百米开外。

日本战略物资匮乏，在战场上向来就不太舍得多用炮弹，可这次为了炫耀它的物质实力，也算是豁出去了。在特定地区消耗如此海量的炮弹，在日本陆军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美军已无还手之力，他们只能等炮击告一段落后，才能从隐蔽坑道里爬出来，然后想办法挖出那些被尘土和瓦砾所掩埋的战友。因为在拥挤压抑的坑道里待得太久，许多士兵还患上“坑道综合征”，思维紊乱，丧失了战斗力。

科雷希多岛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1942年5月3日，岛上淡水已不足5天之用。晚上，一艘潜艇冒着危险悄悄靠近科雷希多岛，接走了最后一批妇孺。温赖特安慰紧张的潜艇艇长：“他们（指日军）只有打过来才能接近我们，不然他们无法接近。”

本间一直在做着打过来的准备，但他没有渡船，所需的3000艘登陆艇必须从仁牙因湾拖拽过来，而这些登陆艇在经过马尼拉湾时，又会遭到科雷希多岛上的炮兵攻击，所以只能利用黑夜，将发动机熄灭后，三艘五艘地进行偷运。

偷运过程十分缓慢，到5月5日，登陆艇才集结了一半。本间没耐心等下去了，他决定分两批登陆，当晚先登一批再说。

★正规作战已完全失败

1942年5月5日，日本端午节。本间再次下令对科雷希多岛实施密集轰击，由于炮击终日不断，岛上的探照灯被毁坏，甚至海岸上的散兵坑也被炸得一片狼藉。

晚上9点30分，驻守科雷希多岛的美军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引擎声，那正是登陆艇所用引擎。

5月5日在日本不仅是端午节，还是男孩节，家家户户会在儿子的房前悬挂布制大鲤鱼，称为“鲤帜”。鲤鱼旗飘扬，据说是希望男孩像鲤鱼一样逆流而上、积极面对困难的意思。

本间希望借着这个黄道吉日，激励一下军心，可没料到登陆时还真的“逆流而上”——马尼拉湾入口处水流湍急，晚上的海峡潮流转向，使得登陆艇都偏离了预定海滩近1公里，登陆部队要登陆的话，就必须

逆流而行。

逆流本身就困难，要登上海岸则更不易，科雷希多岛的海岸边上多为悬崖峭壁，非得攀登上去不可。虽然日军早就制作了竹梯，可美军不会任由他们从容登陆，阻击火力十分猛烈。

日军也在用炮兵进行支援射击，但黑夜中进行这种射击，稍有差错，便会打到自己人，掩护作用并不大。

在听到登陆部队无法登陆、又蒙受了极大损失的消息后，本间面如土色，整个人都快愁死了。直到深夜，才有人向他报告，说是不幸中的成幸，有一支日军小部队不知什么时候成功登陆了。

这支小部队为第四师团的佐藤源八联队。他们行动隐秘，守军一时没注意，让他们爬了上来，等到准备予以击退时，正好日军登陆部队的第二梯队又涌了上来，结果佐藤部队便得以长驱直入，攻向科雷希多岛的地下大隧道。

温赖特闻讯，立刻下令展开反击。佐藤部队不足1000人，美军在岛上仍可动员1.5万人进行防御，但这时岛上的通信线路大多已被炸断，无法集结足够的兵力，有负责在海岸阻击的部队，直到第二天早晨，都不知道已有日军登陆且出现在己方身后的事！

即便是勉强组织起来的兵力，想要去迎击佐藤部队，都需通过地下大隧道，更别说隧道里充斥着难民和伤员，美军根本过不去。

陷入绝境的是温赖特，而不是本间，可本间自己不知道，他只知道成功登陆的只是一支小部队，其他部队不是死伤惨重，就是怎么折腾都没法折腾上岸。

当本间接到美军展开反击的情报时，更是震惊不已。美军在数目上占有绝对优势，佐藤部队就算不被捏死，也注定会被赶到海里喂鱼虾，一想到这里，本间的两排牙齿都不由得捉对儿打起战来。

本间手中的部队倒还很有优势，但是兵力再多，也没法插上翅膀飞过去啊。登陆艇几乎都用光了，剩下21艘，那又能载得了多少人呢？本间沮丧万分，他对幕僚们说：“我们失败了。”

事实是，他不仅没有败，而且距离胜利已经相当接近。美军反击部队为地下大隧道所阻，反过来被佐藤部队给包围了。

1942年5月6日，日军其他部队也相继成功登陆，连山炮和坦克战车都投入战场了。美军丧失了击退日军登陆的最后机会，科雷希多岛的命运已经难以改变。

守岛美军被迫全部撤入地下大隧道，一时间隧道里的伤员人满为

患。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像婴儿一样地在叫喊，一名士兵甚至说，他能体会到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着人来干掉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他报上了自己在美国的家庭住址，并且要求：“请将我的情况告诉我妈妈。”

温赖特知道如果再继续战斗下去，大隧道内的军民除了遭受血腥大屠杀外，已不可能再有任何奇迹发生。于是他电告麦克阿瑟，告诉自己的上司，他将“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因悲伤而羞耻地低下头”。

温赖特向指挥官们下达命令：“告诉日本佬，我们将马上停火。”

已撤进大隧道的海军广播电台不停地进行呼叫：“敬告本间将军……敬告本间将军……”与此同时，科雷希多岛的最高旗杆上竖起白旗，士兵们开始奉命破坏武器。

温赖特趁着日军提供的登陆艇前往巴丹，与本间进行停火谈判。金的遭遇使他清楚，即使向日军投降，事情也未必顺利，日本佬一定还会提出更过分更苛刻的要求。

果然，本间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他说他不接受温赖特的投降，除非温赖特命令南吕宋岛屿上的美军也举手投降。

温赖特早就切断了对南吕宋的指挥权，但是本间一听，脸马上一黑，声称要么全部投降，要么继续作战，没有第二条道路可选。言罢，带着部下扬长而去。

温赖特只好返回科雷希多岛，这时日军已逼近大隧道的入口处了。大隧道里到处都是伤员和护士，如果他的投降要求不被接受，这些人将大批大批地遭到屠杀，而按照西方的最高军事伦理，一名军人可以英勇地战死，甚至也可以屈辱地投降，但绝不能听任无辜者和手无寸铁的人被杀害。

深夜，温赖特不得不再次低下头，按照本间的要求，把南吕宋美军重新纳入自己的指挥之下，以此草拟成一份文件，并在文件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2年5月8日，自身也已成为俘虏的温赖特被带往马尼拉。他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并通过无线电广播，向菲律宾全国宣读由日本人起草的投降书。

继巴丹失陷之后，麦克阿瑟又一次在心理上遭到重重一击。他为此痛心疾首，直言巴丹和科雷希多岛是他在二战乃至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悲痛事件。

温赖特不仅自己投降了，还命令南吕宋美军投降，并且宣读了投降书，这都不是麦克阿瑟所能料及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逾越了温赖

特的职权范围。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顺势将所有罪责推到可怜的部下身上，但麦克阿瑟不是这种人。

他也痛苦万分，可永远不会落井下石。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他还设身处地为温赖特辩解：“我认为温赖特不过是一时的失算，他的处境使他容易受敌人利用。”

南吕宋的美军指挥官没有接受温赖特的投降令。在日军把用兵重点全部转到南吕宋岛屿后，他又支撑了整整三天。

1942年5月9日，日军突破南吕宋美军的右翼，这位指挥官向麦克阿瑟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我们已经不能做任何抵抗了。”

在菲律宾，除了当地游击队仍在丛林中坚持外，以美军为主的正规作战陷入完全失败。

麦克阿瑟仍将回来，只是回来的道路将更加漫长而艰险。

第五章 千里奔袭扬武威

美军的连续失败，起源于珍珠港被袭。自那以后，夏威夷便谣言四起，有的说日本伞兵已经着陆，有的说有21艘日本运兵船停泊在近海，正准备悄悄登岸。

即便这些都被证明子虚乌有，眼前的情景也已足够让人崩溃。当一支外出的巡洋舰队返回珍珠港时，舰队上下全都惊呆了：可爱的战舰们全都被毁得一塌糊涂，珍珠港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少将多年研究海军战史，可谓见多识广，然而在此之前，他也想象不出如此景象。

一夜之间，似乎这里的每个人都变了。金梅尔是斯普鲁恩斯一直崇敬的人，现在他悲痛地发现，这位上司头发蓬乱、神情茫然，昔日风采已荡然无存。金梅尔的参谋幕僚们同样狼狈不堪，漂亮的白色海军服上沾满泥浆，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换洗一下，他们甚至连胡子都不刮，只是呆呆地坐着发愣。

斯普鲁恩斯向来沉着冷静，当着金梅尔等人的面，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一回家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在向家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想之后，斯普鲁恩斯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痛心的时刻。

对自己的前途，金梅尔已经了然于胸。在办公室里，他对两位参谋说：“我如果在华盛顿主事，就立即解除金梅尔的职务。一个人失败的原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失败了。”

幕僚们都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珍珠港被袭事出有因，不能完全归咎于主将，上面应该不会解除他的职务，可金梅尔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政府遮掩丑事的小把戏

金梅尔憔悴不堪，但一到指挥台前，仍不失大将本色。鉴于太平洋舰队的编制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他重新进行了部署，着手建立起三支航空母舰特遣队。

偷袭珍珠港，最让山本和日本海军懊恼的，莫过于一艘航母都没能干掉。太平洋舰队原有三艘航母，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一艘回美国进行修理，另外两艘按惯例会在周末入港，不过在出事的当天，这两艘航母

碰巧都有出港任务，当吉川猛夫将这一情报传出时，上至山本，下至南云舰队的官兵，一个个都气得直跺脚。

三艘航母成为金梅尔最有力的盾牌，以这三艘航母为核心所建立的特遣队，使山本暂时无法继续深入夏威夷。

夏威夷是没问题，但特遣队对南太平洋的一些其他战略岛屿救援不力，比如威克岛。一部分原因，是救援威克岛的第三特遣舰队要等候“萨拉托加”号航母从西海岸开来，影响了行动效率。另一部分原因，则与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的到来有关。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诺克斯立即乘坐海军飞艇到夏威夷进行视察。他到达珍珠港的时候，“亚利桑那”号的残骸还在冒烟，水上飞机的碎片随处可见，诺克斯虽然有了心理准备，却也被现场惊得目瞪口呆。

诺克斯必须向罗斯福和国会有所交代，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大家都能过关。在他递交给罗斯福的第一份调查报告上，没有责备金梅尔玩忽职守，只是说金梅尔一直防备的是潜艇攻击，却没料到这次的致命威胁来自天空，而非海底。

诺克斯甚至还通过列举间谍渗入、美军缺乏战斗机以及高射炮等因素，来说明金梅尔对袭击的无能为力。

看完报告，罗斯福皱起了眉头，你倒会为金梅尔开脱，金梅尔没责任，那就是政府有责任了，你有没有脑子？能不能学点眉眼高低？

被罗斯福一训，海军部长立刻领悟过来。他随即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搜肠刮肚地讲了一通故事，都是遇袭后人们如何英勇反击的事迹。

这是政客和官僚们最拿手的绝活，即以美遮丑。公众不知不觉中就会产生出一种错觉，以为既然活着的人如此出色，那些死掉的人也可以眉开眼笑了。

诺克斯当过记者，知道如何添油加醋，吸引听众。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都入了迷，在诺克斯口若悬河的间隙，全场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

心情一好转，其他的就好说了。当然，损失也不能完全不提，但已被诺克斯大打折扣。除了“亚利桑那”号无法忽略外，在罗斯福亲自拟定的损失清单里，全是一些靶舰和废弃的布雷舰。《纽约时报》报道说，清单公布后，“人们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口气”。

罗斯福和诺克斯可还没法松口气。搞政治的本能，让他们意识到，必须赶紧找只替罪羊出来，否则即便公众不盯着，那些刁钻的议员和政敌也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三支航母特遣队刚刚驶出珍珠港，金梅尔就接到了免职令，他的不祥预感终于化为现实。

继任者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进行工作交接，在此期间，金梅尔的职务由海军中将派伊代理。派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用兵过于谨慎，老是担心自己的航母落入日军圈套，援救威克岛的行动也由此一误再误，其行动效率与兵贵神速的日本联合舰队形成鲜明对比。

假使官僚们能不急着互相卸责，假使金梅尔仍能坐镇军中，威克岛本来是有条件守得住的。

1941年12月25日，金梅尔的继任者乘坐水上飞机抵达珍珠港，几乎所有驻地将领都到港口迎接，金梅尔和派伊站在了迎接队伍的最前列。

新任司令官一面向他们伸出手，一面自报家门：“我的名字叫尼米兹，得克萨斯人。”

★神到爆棚的新领导

尼米兹此前担任航海局长，这位局长大人有着惊人的预见力。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一次家庭成员的私下谈话中，他说他确信美国将同日本和德国大战一场，而这场战争将从残酷的突然袭击开始，并且美军将首先失利。

尼米兹甚至神到对金梅尔等人的命运都提前做了预测：“华盛顿方面会对海军指挥官感到反感，虽然那并不是指挥官们的错，但他们将会被撤职。”

尼米兹不会未卜先知，他原来的职务也与外交或作战无直接关联，更不可能像罗斯福、马歇尔那样掌握“魔术”情报，他能把这些未来的图景描绘得像模像样，乃是源于他过人的分析推测能力。

通过阅读书刊杂志，尼米兹几乎能像国家最高军政领袖那样把握国际政局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动向。

不过最高首脑们犯下的错误，“神人”尼米兹同样没能幸免。他以为日本海军要袭击的目标是新加坡，绝没想到是珍珠港。为此，他还特地拿起笔，在地图上向南画了一个箭头，又在“新加坡”这个名字上圈了个红色的圆圈。

尼米兹所预测的被袭和失利地都是新加坡，当从广播中听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紧急公告时，他感觉犹如晴空响起了一声霹雳。

尼米兹与珍珠港的关系非同一般，也可以这么说，珍珠港海军基地

就是从他手里诞生的。

二十年前，尼米兹被海军部派往珍珠港筹建潜艇基地。那时候的珍珠港还什么都没有，时年35岁的尼米兹所能凭借的，只有一张珍珠港地图和上级赋予的物资调拨权。

所谓的物资，都是一战遗留物。可要把它们征集来也不容易，尼米兹当时的职务只是海军少校，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谁都不放在眼里——你说上级让调拨物资，那你叫上级自己来拿嘛！

尼米兹并不泄气，他的办法是不停地做思想工作，像唐僧一样，叽叽歪歪地说到你妥协为止。要是这样还不行，就先下手为强，晚上用卡车来偷偷拉走，等事主发现，气急败坏地进行追查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这些物资早就一样不少地被用在了珍珠港。

尼米兹戏称，他是用偷来的物资建造出了潜艇基地。

此后一段时间，尼米兹还在夏威夷担任过基地司令官。甚至在金梅尔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之前，罗斯福属意的最佳人选其实就是尼米兹，只是尼米兹为人谦逊，主动退出竞争，把位置让给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梅尔。

海军内部的损失通报不会像政府那样造假，看着那些惨不忍睹的数据，尼米兹心痛不已，这都是他当年像搭积木一样辛辛苦苦搭建出来的，转眼之间便全部毁于一旦。

最使尼米兹感到难受的莫过于“亚利桑那”号，因为就在三年前，尼米兹担任战列舰第一分队司令的时候，“亚利桑那”还是他的旗舰，未料三年后就遭此厄运，成了一堆废钢铁。

尼米兹对航海局的一位同事说：“我们失败得太惨了，不知道能否恢复。”

尼米兹已经预感到了前方的召唤，但得知要升任他为四星上将，从而接替金梅尔掌印太平洋舰队时，还是吃了一惊。

尼米兹和金梅尔一样，在美国海军中的资历都很一般，在尼米兹之前，至少有28个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可供遴选。罗斯福在这一关键时刻能够越过28将，对尼米兹予以破格擢升，可见对他的信任和倚重。

罗斯福还托人带话：“告诉尼米兹，到珍珠港去收拾残局，然后留在那里，直到战争胜利。”

尼米兹与麦克阿瑟性格迥异，他从不喜欢抛头露面，甚至也不爱打仗，但在他身上，又从不缺少接受挑战的勇气，他一直记得继父对他说过的那句话：“把旗帜插到最高点！”

而此刻，正是国家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决不愿袖手旁观。

回家后，尼米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消息告诉了家人。妻子立即表示祝贺：“这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你终于可以指挥太平洋舰队了。”

职务有多高，责任就有多大。尼米兹非常清楚此时太平洋舰队的状况，他回答道：“亲爱的，不能让这里别的人知道，但我不得不告诉你，舰队已经沉入海底，所有舰艇都在海底躺着呢！”

尼米兹首先要坐火车到西海岸，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弗里曼先生”。

一上火车，尼米兹立刻显露出性格中的另一面，他摇身一变，成了嘻嘻哈哈的老顽童，于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发生了。

★老领导的苦逼谢幕

尼米兹尿急，跑进卫生间去方便，列车服务员也不检查，就把门给锁上了，而当火车出站时，服务员居然又忘了把门打开。

这下可把尼米兹愁坏了，又是摆弄门闩，又是敲门，折腾了足有一刻钟，弄得满身大汗，始终出不去。

过了很久，服务员经过过道时，听到卫生间里有敲门声，才掏出钥匙把尼米兹解救了出来。尼米兹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而并不了解其真实身份的服务员却是一笑置之，并且没有一点要道歉的意思，相反，他还怪“弗里曼”不够机灵，说不过是摆弄门闩就能搞定的事，怎么一个大活人就能被困在里面呢，笨伯啊你。

尼米兹一听，嗯，我是笨伯，那你来试试。他不由分说，拿过服务员的钥匙，便把对方推进了卫生间。

接下来的时间里，尼米兹在车厢里痛痛快快地坐了十五分钟，服务员在卫生间里又是喊又是叫，他都充耳不闻，直到十五分钟过后，他才把声嘶力竭且满脸通红的服务员给放了出来。

尼米兹并不是真的要报复这名服务员，他只是觉得好玩，此后他还把自己出的洋相，以及跟服务员开的玩笑，都作为段子编进了他最喜欢讲的口头笑话当中。

火车到了西海岸，尼米兹再乘飞机前往珍珠港，当接近港口时，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尽管已反复看过遇袭报告，但眼前的情景依然令人心碎。沉没的“亚

利桑那”号只剩三根桅杆斜插在海面之上，其他被击毁的舰船也都翻底朝天，如同一只只冲向海滩自杀身亡的巨鲸。在舰船周围，到处都漂浮着海军水兵、陆战队员的尸体，那些尸体已经肿胀开来，显得奇形怪状，而对人员的打捞和船体修复工作仍在缓慢进行当中。

尼米兹脸色凝重：“真是惨不忍睹啊。”

站在港口迎接的人们也都一个个表情严肃，尼米兹与金梅尔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他自报家门，说我叫尼米兹，得克萨斯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缓和一下这种过于紧张压抑的气氛，可无人回应。

形势确实太严峻了，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开玩笑，即便你使劲挠人痒痒，大家发出的声音，也只会是苦笑而已。

在尼米兹抵达珍珠港时，威克岛尚未沦陷，所以他最关心的便是威克岛的安危。曾代理金梅尔的派伊交给他一份最新电文：“敌人已上岛，结局未定，我们仍在坚守。圣诞节愉快。”

其实这个时候威克岛已经陷落，圣诞节过后，尼米兹才知道真实消息。

威克岛是美军在中太平洋上的前哨阵地，威克岛一失，珍珠港基地顿有唇亡齿寒之感，似乎刮来一阵狂风都能把它给吹了去。在尼米兹度过的许多个圣诞夜中，这算是最不祥和的一个了。

五个月后，海底打捞队进入被击沉的“西弗吉尼亚”号战舰。在该舰的水密舱里，人们找到了六名水手的尸体。舱壁上用粉笔画了16个X，表明这六个人在海底苦熬了16天，一直到圣诞前才最终死去。

再乐观再幽默的人都要痛苦得流泪了，而金梅尔的一番话则更让尼米兹感到心情无比沉重。

金梅尔说：“要是子弹把我打死就好了。”

尼米兹明白，金梅尔只是运气太差罢了，假若自己当时处于同样位置，未必会做得更好。他握着金梅尔的手，动容地说：“我的朋友，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留下来帮助我吧，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金梅尔必须回国接受审查，不能留下来相助，尼米兹便留用了他的幕僚班子。

金梅尔的参谋们本以为树倒猢猻散，在珍珠港和威克岛连遭重创、金梅尔又被免职审查的情况下，自己的海军生涯就算不随之宣告终结，也将永世不得翻身，没想到尼米兹还会毫无保留地予以信任和重用，这使他们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斯普鲁恩斯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这像是在封闭的房间里，有人忽然打开一扇窗户，然后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

1941年12月31日，尼米兹正式就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他要带领大家“起飞”，并向敌人展开反击。

反击愿望更为强烈的是尼米兹的顶头上司、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格上将。金格的形象是个古老骑士，不管敌人多厉害，都阻挡不了他手中的剑戟。金还有一个跟陆军中的麦克阿瑟相似的故事。说是他去了天国之后，一名海军军官也跟着升了天。天堂的看门人向这名军官直叫屈：“自从你们这位金将军来了以后，我们天国都进行了改组，并时时处于备战状态。”海军军官回答：“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金将军经常认为他自己就是全能的上帝！”

金格比尼米兹提早一天就任，他一就任，便把所有活儿都揽了过去，搞得金格的上司、海军作战部长无所事事，最后索性被罗斯福调去当了欧洲海军总司令，金格以美国舰队总司令兼任海军作战部长。

“全能的上帝”这下更全了，他精力充沛，整天喊打喊杀，要灭日本人的威风，但局面却与美好的愿望背道而驰。

★嘻嘻哈哈的“老顽童”

自1942年1月初开始，无论美军还是盟军，在海上都没有打过一次胜仗，而日军在太平洋的扩张行动却是一日千里，打个比方，就像是一滴墨汁落入水中，其速度和规模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吃惊。

金格不停地催促尼米兹尽快展开反击，以扭转不利战局，为此他还通过罗斯福，委任尼米兹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越是这样，尼米兹越是慎重，决不肯轻易出击。当时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数量都只是日本的一半，尼米兹的想法是，他必须节省每一份力量来应付挑战，如果稍一失手，整个太平洋以及美国西海岸就会被日军打开缺口。

新幕僚班子的一位成员如此评价尼米兹：“他不像一个领导者，倒更像一位退休的银行家。”在某种程度上，军事家与银行家确有共通之处，即他们都不能做亏本儿生意，尤其在前任已经大大亏了一次本儿之后。

金格也是个军事家，跟他说道理是说得通的，与之相比，外界的舆论干扰更令尼米兹感到头疼。

人们看到，太平洋舰队也好，亚洲舰队也罢，都不是在追敌人，而是在被敌人追。疑问便自然而然多了起来：我们平时敬神一样敬你，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你们海军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尼米兹避而不答。他在日常生活中就习惯了低调，成了焦点人物之后，仍然难以适应新闻界的镁光灯——这些到处追着你跑的记者不是喜欢在报纸上乱嚼舌根，就是爱挑三拣四，他实在没必要、也没精力与之周旋。

另一方面，尼米兹虽然在私底下很爱收集笑话，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讲不出麦克阿瑟那样令记者和公众为之追捧乃至疯狂的光辉语录，于是干脆选择了沉默。

记者不干了。像他们这个职业，若是没料可报，还不如自杀。海军部接到无数投诉，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赶紧给尼米兹发去电报，要求他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战况，你以为躲就能躲得过去？

诺克斯应付记者倒颇有一套，照他看来，骗记者最容易了，实在无战绩，编些着三不着两的段子也能过得了关。可尼米兹哪会这个，他只好对记者们说：“要不，我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到底想了解些什么呢？”

记者要了解和关心的，当然是海军的积极动态，比如说展开反击行动之类的。尼米兹双手一摊：“先生们，到现在为止，海军除了坏消息外别无任何消息。”

实在没好消息，坏消息也成。可尼米兹说眼下最好不要刊登坏消息，他解释道，如果让日本人从美国报纸中了解到其所取得的战果，就会起到鼓舞日军军心的反作用。

那什么时候才会有适于刊载的好消息呢？尼米兹用夏威夷话告诉记者们：“要忍耐！”

记者们立刻炸了。总司令官的脑袋被糨糊给搅糊涂了吧，当前局势之下，“忍耐”跟“逃避”是同义词，你连这都敢说，不是找骂吗？

在记者的穷追猛打下，尼米兹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同意放宽新闻审查制度。原先记者所发稿件，必须经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及海军第14军区的双重审查，尼米兹取消了军区一级的审查，并且对司令部的新闻检查官也做出要求，让他今后向每位记者都提供一份经过审查的通稿，以便记者向报社交差。

还是有些追新闻不要命的“刺儿头记者”，他们可不是一份通稿就能打发的，死活缠着尼米兹索要独家新闻。尼米兹想了想说，这样吧，允许你们随舰去吉尔伯特和马绍尔采访。

吉尔伯特和马绍尔是距离珍珠港最近的日军基地，“刺儿头记者”们为之兴奋不已，他们意识到这次随舰采访不同寻常，其中一定有料。

确实，料不仅有，而且还很足。此时，在中太平洋上，日军已从吉尔伯特、马绍尔两大群岛南下，进逼萨摩亚。

萨摩亚是美国本土、夏威夷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跳板，如果被日军攻占，澳大利亚将像菲律宾一样被切断海上补给线，后果不堪设想。金格上将是建议尼米兹向吉尔伯特、马绍尔发起反击，认为至少可以借此打乱日军的进犯计划，恢复美国的民心士气。事实上，在尼米兹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之前，他已经要求作战参谋为此做准备。

尼米兹保持谨慎，不是说不击，是要看准机会和条件再击，而且得悄悄地击，不能还没打，就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打。

在尼米兹的挽留下，派伊担任了他的非正式顾问。尽管派伊在援救威克岛的行动中棋错一着儿，但仍不失为一个出色的幕僚，其所推出的袭击方案深得尼米兹赞许。

为了保卫萨摩亚，美国计划动员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驻萨摩亚基地。派伊方案的前提是，日军知晓了这一增援计划，阻止陆战队登陆，那么太平洋舰队将向吉尔伯特、马绍尔进发，对敌军基地进行袭击，通过这种围魏救赵的办法，来援助陆战队顺利登陆。

派什么战舰去作战呢，一般倾向于战列舰，但派伊和尼米兹意见一致：不动用数量已经极其有限的战列舰，就让航空母舰作为这场行动的攻击利器吧。

就实战效果来说，战列舰早已得到检验，比如当初“威尔士亲王”号坐镇新加坡，就曾令日本海军舰队噤若寒蝉。航母当时在英美海军中没有战列舰这么吃香，它们大部分只是在演习中使用，尚未在真正的战争中接受检验，许多人对航母的作战能力都心中没底。

尼米兹则对航母情有独钟，他认为太平洋区域未来将要发生的战争，注定会是一场全面战争，作战时天空和海上都要装防护甲，否则很容易被对手找准破绽，一击即中，英国远东舰队和“威尔士亲王”倒霉就倒霉在这上面。

尼米兹支持派伊方案，即派遣以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去袭击日军基地，但在内部讨论时，派伊方案却遭到了多数军官的反对。

反对者主要是觉得奇袭战术很难成功。你想啊，日本偷袭珍珠港用的就是奇袭，直至进攻菲律宾、马来西亚半岛、新加坡，奇袭也都是主要方法。这着儿都快用滥了，你现在还要用，说好听点，是学人所长；说难听点，就是拾人牙慧，再奇也不奇了。

至于航母编队能不能产生意外效果，那就更难预计了，因为日本人轰炸珍珠港靠的也是航母，他们对航母攻击一定会倍加提防。

还有些人担心，金梅尔刚刚把战列舰葬送掉，尼米兹新官上任，别又把航母给终结了，那太平洋舰队就彻底没法混下去了。

意见是要听的，但做主的是尼米兹自己。他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都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只要这个人说行，他就会做出最终决断。

★“蛮牛”请缨当先锋

尼米兹特别在意的这个人，是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他指挥着太平洋舰队所辖的全部航空母舰。

珍珠港事件时，哈尔西正好去为威克岛运送飞机，由此逃过一劫，一同得以逃生的还有“企业”号航母。本来哈尔西还会带走另外三艘战列舰，可因为战列舰速度太慢，就临时决定把它们留在了珍珠港，结果一念之差，三艘战列舰全都入了鬼门关。

哈尔西绰号“蛮牛”，属于火上浇油的性格，谁要是惹了他，佛面上也敢刮下一层金子来。得到珍珠港遭袭的消息后，他勃然大怒，立刻率领自己的舰队去找日本人单挑，可是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只得悻悻地返回港口。

自此，哈尔西的口头禅就变成了“杀！杀！杀！杀死日本人”。在美国海军的高层指军官中，他是最恨山本、是张口闭口就要骂“山本是畜生”的人物之一。

开会的这天，哈尔西刚结束海上巡逻回港，上岸后便直奔会议室。“蛮牛”可没有尼米兹那么好的脾气，一见这么多人都反对出战，脾气马上又上来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说你们这帮人全是失败主义者，就会扯些没有的，怎么奇袭就成功不了呢？我要率航母出战，肯定马到成功。

尼米兹本人不是飞行员出身，也从来没有指挥过航母，这是他遭到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众人虽不便道破，但心里多多少少都存着这么一个疙瘩。哈尔西不同，他是半个水手、半个飞行员，属于全才型的海军军人，而且作为美国最早的航母指挥官之一，哈尔西指挥航母多年，关键时候讲话很有分量。同时，他又肯亲自领先锋印出征，别人就算是想反对也找不出理由。

尼米兹和哈尔西其实早在海军学校时就是同窗，虽然哈尔西要比尼米兹高一届，但从那时候起，他们就相识并成为了朋友，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两人正式进入军界。

有一年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在宴会上两兄弟都喝高了，从旅馆出来时，一前一后，摇摇晃晃。

门口有个醉汉误把哈尔西当成了看门的，对他吆喝道：“看门的，给我找部车。”

哈尔西白了他一眼：“先生，请你放明白点，我是美国海军的将军。”

醉汉仍未清醒过来：“哦，那更好，你就给我一条船吧！”

这个段子毫不意外地又被编入了尼米兹的笑话集，只不过尼米兹将赋予其新意。他把哈尔西召到司令部，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你有你的‘船’了。”

1942年1月11日，哈尔西率两支航母编队秘密地向指定的目标接近，只留下两支航母编队负责保卫夏威夷。

恰在当天下午，护卫编队中的“萨拉托加”被日军潜艇鱼雷击中了锅炉房，必须返回美国西海岸进行大修，几个月内都无法参战，至此，仅剩“列克星敦”对夏威夷进行护卫，而“列克星敦”还得额外担负攻击威克岛的任务。

从得到的空中情报来看，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六艘航母已经离开日本，假如它们再度向夏威夷袭来，情况将会非常危险。尼米兹顶着重重压力，始终未撤销袭击计划，但他实际上彻夜难眠，忧心忡忡。

哈尔西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理直气壮。他当时已知道日军在马绍尔群岛做了设防，而且在过去的一次军事演习中，曾判定美国的攻袭计划为失败。

然而哈尔西又坚定地认为，美国海军必须打好这一仗。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舰队的士气一落千丈，由于唯恐日军再次来袭，从上到下都草木皆兵。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曾下令哈尔西率特混舰队出击，理由是发现了日军潜艇，哈尔西披挂整齐后跑去一看，哪是什么潜艇，不过是普通的海洋生物而已。

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有一次哈尔西奉命前往夏威夷北部的海面进行搜索。海上观察员竟屡屡把白色浪花当成敌潜艇的潜望镜，把海豚报告成鱼雷，整个舰队被弄得胆战心惊。

哈尔西实在没办法，只得亲自站到舰桥上进行观察。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名年轻军官失声大叫：“哎呀不好，我们的驱逐舰沉下去了！”

哈尔西就站在他旁边。其实什么都没沉下去，那不过是驱逐舰被波峰挡住了，该舰完全是在正常行驶。

哈尔西头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几丈高，他瞪着眼朝这名军官吼道：“下次再说这种蠢话，我就把你扔进大海！”

假如失魂落魄的情绪不能得到改变，太平洋舰队将不战自败，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哈尔西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会主动站出来，成为支持尼米兹的极少数将官之一。

奇袭过程果然充满了变数。先是奉命奔袭威克岛的“列克星敦”因途中加油而意外耽搁，迫使尼米兹把珍珠港仅有的一艘油船派出为它加油，结果这艘油船又被日军潜艇给击沉了。

袭击威克岛的计划只能取消，“列克星敦”也垂头丧气地返回珍珠港。与此同时，随哈尔西出征的“约克城”编队同样碰到了需要加油的问题，一时无从前进。

派伊方案会不会因此失败？凝望着地图上哈尔西舰队的所指方向，尼米兹除了在心里默默祈祷外，已毫无其他办法。

★羞于提及的战绩

哈尔西选择了勇往直前，他一边指挥“企业”航母编队在萨摩亚外围巡航，一边等待加油的“约克城”编队到来。

1942年1月24日，“约克城”终于与“企业”会合，舰上载运的海军陆战队员开始登陆萨摩亚。

第二天，陆战队全部登上萨摩亚。哈尔西率两支航母编队向吉尔伯特、马绍尔进发，如同南云舰队偷袭珍珠港前一样，哈尔西舰队同样采取了无线电静默的方式，不过尼米兹仍能通过电台同他们保持联系。

尼米兹刚刚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美军侦察潜艇发现日军在马绍尔群岛是设防了，却不像原先担心的那样坚固、完备。更主要的是，日军航母也不在那里，它们正支援日军在其他岛屿登陆。

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在原先的奇袭计划中，袭击范围仅限于马绍尔群岛东北部的珊瑚岛，尼米兹建议哈尔西，要趁此机会渗透到群岛心脏里去，也就是直接攻击可能是当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夸贾林岛。

1942年1月31日拂晓，哈尔西舰队向马绍尔群岛发起攻击。在五个小时之内，“企业”航母轮番出动飞机，连续扫射轰炸夸贾林锚地，把这次袭击变成了一次小小的“日版珍珠港事件”。

中午12点，空袭结束，美舰向航母靠拢，在太阳落山时，哈尔西舰队返回珍珠港。

此次奇袭行动，不仅有记者随舰采访，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实况转播。南云舰队本来正在高速追击哈尔西舰队，听到广播，知道哈尔西把

该干的都干完了，他们也就掉头返航，回家洗洗睡了。

根据飞行员报告，哈尔西估计自己共炸沉日军两艘潜艇、一艘轻巡洋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对岸上的破坏程度也很大，而美军付出的代价十分微小。

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美方实施的首次海空反击战，美国新闻界、舆论界对此期盼已久，美国报纸称之为“伟大的空袭”，并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标题也十分振奋人心：“为珍珠港报仇雪恨！”

珍珠港事件带给人们的挫败感，终于被“我们到底干起来了”所代替。1942年2月5日，哈尔西舰队悬挂着代表获胜的旗帜，喜气洋洋地返回珍珠港，并受到隆重欢迎。军舰靠近码头，还没等放下舷梯，尼米兹就坐着吊板登上军舰，握着哈尔西的手高呼：“干得好！”

从内心深处，尼米兹可以说对哈尔西充满了感激。他空降太平洋舰队不久，正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先前袭击方案被那样七嘴八舌地批评，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当家人的窘境。现在好了，胜利足以打消人们对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怀疑，他将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欢迎仪式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曾经对奇袭行动持激烈反对态度的一位将领跟着尼米兹上舰，他用手指着哈尔西的脸开玩笑：“该死的比尔（哈尔西全名比尔·哈尔西），这里没什么事，你回来干啥？”

哈尔西成为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人可以引以为傲的第一位海军英雄，记者将他团团围住。据说哈尔西生着一张酷似外星人的脸，但他说话不像尼米兹那样四平八稳，讲到如何对付敌人时，语调像机关枪，既辛辣又有趣，因此马上就受到了记者们的欢迎。

经过生花妙笔的演绎，哈尔西被成功打造成日本人的克星，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报界誉之为“哈尔西公牛”。

总算有机会扬眉吐气了，可这次奇袭的实际成效并不大。负责观察战果的美军飞行员缺乏经验，识别不出舰艇类型，日军没有一艘大型战舰、潜艇或者航母沉没，被击沉的其实只是一艘运输舰、两艘小型舰艇，另外，飞行员对破坏程度的判断也不准确，岛上设施未受重大损毁。

哈尔西的奇袭并未令日军放慢进攻步伐。此后，尼米兹又多次策划了袭击行动，但与第一次一样，这些行动对日军的打击都很有限，几乎如同隔靴搔痒。不久连哈尔西本人也承认，袭击收效不大，一位参加袭击行动的军官说得更为直接：“日本人对袭击毫不在乎。”

尼米兹本身就低调，又久无战绩，记者们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小，太平洋舰队再没能有一条消息登上报纸头条。倒是跑到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尽管也久无作为，却仍能抢尽风头，凭那句“我将回去”就足以令美

国人目眩神迷。

记者不来耳边聒噪，对尼米兹来说，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更大的压力来自军政界内部。

尼米兹新官上任时，许多人毫不吝惜地送来赞美之辞，后来看到太平洋舰队似乎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情绪渐渐就不对了，他们脸上的失望显而易见。

在尼米兹的上司中，只有金格对尼米兹的袭击行动尚表满意，海军部长诺克斯自从新闻采访发来电报以后，就再没有同尼米兹通过信。这令尼米兹十分忐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要是能在太平洋舰队再工作上六个月，我就是幸运的了。”

尼米兹当然也希望能够尽快出成果，可条件不许可啊。金格曾要求尼米兹把驻扎于美国西海岸的6艘战列舰调来参战，但这些战列舰过于老旧，又缺乏反潜和防空能力，根本不能独立作战，更无法适应打了就跑的奇袭战。

只有航母编队可以来去自如，却又面临着近袭无成果，远袭太冒险的尴尬。

尼米兹还想到用潜艇。他是美国海军知名的潜艇专家，若是用潜艇来攻击日本油船，切断日本到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运输线，日本的战争机器将很快停止运转。

可是美军潜艇部队的战绩同样令尼米兹大失所望。截至1942年4月底，尼米兹派出约50艘潜艇，所击沉的日军舰船却寥寥无几，超过6000吨的只有4艘，而在同一时间，同样数量的德国潜艇游弋于大西洋，击沉盟军军舰271艘，合计已达160万吨。

如此悬殊的差距，令美军的潜艇战颜面扫地，以至于尼米兹都羞于提及。

就在海军的袭击战陷入低谷的时候，陆军提出了一个袭击计划，他们的袭击目标足够远，也足够大：日本东京！

★把炸弹扔到东京去

袭击东京，最初其实是太平洋舰队提出来的，但尼米兹对此始终持有异议。他担心空袭东京可能会招致日本报复，而太平洋舰队尚处于养精蓄锐阶段，没有足够兵力去对付日军的攻势。

不过这一计划得到了金格上将的支持和首肯，尼米兹也无力进行阻止。计划搁置的主要原因，是2月份时北部地区加油困难，另外从技术

上说，实施起来也有相当难度。

美国在太平洋上没有足以轰炸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要说大的基地，也就是夏威夷了。可要从夏威夷飞往日本本土，就连最远程的轰炸机都做不到。

用航空母舰的舰载机空袭，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很小，非得航母驶近日本方可。这又带来一个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即航母过于靠近日本机场，进入了日军轰炸机的作战半径，等于自杀。

为了示威式地扔几发炸弹，把不多的几艘航母都赔进去，这自然是一笔相当亏本儿的买卖。

尼米兹对空袭东京并不热情，能搁置就搁置。进入3月，加油的问题解决了，一直插不上手的陆军也对这一计划产生了兴趣。他们拟出了一个更为保险的技术方案：用陆军的中远程轰炸机替代海军舰载机，这样既可以实施轰炸，又能确保航母的安全。

因为参战的陆基轰炸机型号为“B-25”，所以此项轰炸任务被命名为“B-25工程”。具体负责人是杜立特尔中校，他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曾创下过一天内飞越美国本土的纪录。

接到任务后，杜立特尔从飞行员中精心挑选了16名志愿者，在空军基地进行秘密训练。

对于陆基轰炸机来说，航母的跑道实在太短，无法用于降落。“B-25工程”的办法，是让B-25轰炸机做单程飞行，完事后到中国机场降落。

中国军队当时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保证机场安全，可以想见，这是一项即使轰炸成功，也未必能够生还的凶险任务。因此训练开始前，杜立特尔就开宗明义：“这是你们将经历的一次最危险的行动。行动完全自愿，如果犹豫，现在可以退出，只是不要向别人提及这件事就行。”

没有人犹豫，更没有人退出。

B-25轰炸机全长达16米，起飞重量13吨，相当于一个庞然大物，要它在航母甲板上起飞，虽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要做到也非常之难。

杜立特尔先让飞行员在一块较小的场地上练习起飞，以后这块场地越缩越小，缩到只有航母甲板那样大。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训练，所有飞行员都达到了要求，能够做到以10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航母甲板上起飞。

搭载B-25的是从大西洋调来的新航母“大黄蜂”。由于已经搭载陆基

轰炸机，“大黄蜂”无法再用它原来的舰载机进行侦察巡逻，军方便让尼米兹再派一艘航母护航。

尼米兹尽管对空袭东京仍持保留态度，但他还是派出了手下第一大将哈尔西，由哈尔西率“企业”编队护送“大黄蜂”前往日本海域，并直接指挥此次行动。

1942年4月14日，“企业”与“大黄蜂”会合，组成特遣舰队。由于秘密尚未公开，“企业”航母上的官兵看到“大黄蜂”上满载着特大的陆基机，都感到很纳闷儿：这么大的家伙，既不能起飞，又不能降落，它们要去干什么？

4月17日，甲板人员对B-25做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然后用粉笔在飞机上写下：“我不想让整个世界燃烧起来，只想让东京着火罢了。”

4月18日，哈尔西向“企业”号的全体人员宣布：“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匕首插向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

将士们这才明白过来，顿时上下掌声雷动。

接着，哈尔西又把杜立特尔叫到身边，将一枚纪念章交给对方。这是哈尔西以前随舰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赠予之物，上面刻着“日美亲善”几个字。

美国和日本确实有过关系亲近的时候，美国曾经提供给这个岛国以石油、钢铁等必要资源，然而现在珍珠港都被他们给炸了，还亲善，亲他们的大头鬼去吧。

哈尔西关照杜立特尔：“把这东西从东京上空扔还给日本佬！”

特遣舰队士气高涨，众志成城，但就在这天凌晨，他们被一艘渔船发现了。

这不是一艘普通的渔船，乃是日本海军征用的武装渔船，名叫“日东丸”。船长立刻用明码向东京发电：“他们来了，三艘美国航母！”

凌晨6点，山本五十六收到了这份电报。他马上做出判断：“美国航母的目标一定是东京。”

★高层人物的忧心

在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日军通过疯狂进攻，陆续占领或控制了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以至于中途岛以西的岛屿和海域全都成了日本的“内陆”和“领海”。

日本的速度太快了，快到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不知道什么滋味，那果子就咕嘟一声落了肚。裕仁天皇之前在对美宣战的问题上哆哆嗦嗦，迟迟不敢决断，这个时候也喜形于色，他情不自禁地对木户内大臣说：“你们随我去祖庙，我要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裕仁还让木户传诏首相东条英机，“放手进行圣战”，不用再有所顾忌。

东条忘乎所以，真的以为自己成了足以比肩罗斯福、丘吉尔的国际巨头。他整天不是模仿希特勒，坐着辆敞篷车扬扬得意地视察各地，就是在首相官邸里举行宴会，与外宾一起畅想着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从上至下，日本举国欢腾，海陆军乐得都快飘起来了，全都陷在梦境中不能自拔。战将之中，只有一个人还保持着警醒，这个人就是山本。

山本此时在日本的声誉已达到其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被称为“日本战神”，他的联合舰队则是“无敌舰队”，但山本认为这些都是过誉之辞，光吹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现实是，对美作战将会越来越难。山本曾对着美国军方的一份资料愣了半天，那是对珍珠港事件损失的统计，与美国政府最初公布的，为稳定人心而掺了水分的报告不同，这里面的所有数字都未加任何水分。

损失这么惨重，还有勇气实话实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对手。山本狠地在办公桌上捶了一拳，大声叫道：“了不得！”

对于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山本也并不感到特别得意，他认为不够光明正大，有违武士道德。据说一直到死，他都为此感到苦恼。

冒着不名誉的代价去做这样一件违心的事，山本只有一个目的，即在对美开战之初，缩小双方兵力悬殊的差距。最终，这个目的并没能完全达到，三艘航母奇迹般地逃脱了，靠着这三艘航母，太平洋舰队就有了活过来的可能。

太平洋舰队活过来后，会怎样呢，一定会反击。具有欧美考察经历的山本太了解美国人了，他们看上去大大咧咧，但骨子里都极其勇敢好胜，如果你一棒敲不死他们，那么等不到你来第二下，他们的大棒就一定会反抡过来。

更何况，山本深知美国工业能力之强大，那是一个今天想要什么电器，明天就能造出来的国家，它可以持续地为太平洋舰队输血，直至这支舰队满血复活，甚至大大超出原有的能量。

反过来，日本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战争若继续进行下去，联合舰队

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弱。

山本如此论述双方的实力对比：“英国和美国可能低估了日本，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就好像被自己喂养的狗咬了自己的手一样”。

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尽管日本在战争初期靠耍心机占了便宜，可是如果战争持久下去，日本是注定打不赢的，到那时祸不远矣。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山本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曾说过：“如果要我去进行不计后果的战争，我可以在头半年或一年之内横行于天下，但对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战争，我则全然没有信心了。”

在山本的内心深处，他并不想把对美战争继续下去，如果能借助于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逼迫美国和谈，是再好不过的事。

然而这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日本人普遍的性格是，在他得势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要欠欠身子，弯弯腰。天皇都说要“放手进行圣战”，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是东条肯罢手，还是其他高官肯软下来？

在东京高层的眼里，除了山本，没人愿意去与美国谈判——谈什么谈，打就是了。

高官们的能力和见识，让山本十分担忧，觉得这些人讲起话来，“就好像战争的结局已经定了似的”。

战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刚刚开始。就像对美开战之前那样，在发现“和”的想法落空后，山本马上转入“战”，并且思虑得比一般人更为缜密和全面。

在遥远的西南太平洋上指挥作战时，山本常常会一边凭舰眺望东京，一边不停地叹气。幕僚们见他郁郁寡欢，便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山本答非所问地自语道：“上野公园的樱花开了吗？我真想去赏樱花。长期在海上颠簸的人，对陆地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更别说那么美的樱花了，可惜了。”

上野公园是日本东京最大的公园，鲁迅在他的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曾如此描述：“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

如“绯红的轻云”一般的樱花，显然已经引起了山本的思乡之情。他情不自禁地念起了一首樱花诗：“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念着，念着，这位显赫人物连眼角都湿润了。

不了解山本内心的，以为他只是思乡，懂他的，才会知道他还心忧。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山本最担心的就是“睚眦必报”的美国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尤其是东京的防空问题，更成为山本的一块心病。

东京与别的地方不同，天皇就住在这里。昭和时代的日本军人，也许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会对天皇阳奉阴违，但大部分人在骨子里都对天皇有一种宗教式的愚忠，他们绝不能容忍天皇的安全受到威胁。

不管置身何处，山本都会过问一下东京的天气情况。东京要是下雨，那这一天他的脸上就是相反天气，万一天空晴朗，他便会坐立不安，浑身冒汗，因为天晴就意味着为美军空袭东京提供了有利条件。

尼米兹派哈尔西对太平洋上的日军基地实施一系列空袭，尽管成果都不大，却进一步加深了山本的这层忧虑。他在日本本土东岸组织了严密的海上警戒线，日夜进行警戒和巡逻。

早在4月17日那天晚上，哈尔西就通过雷达发现了日军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他马上改变舰队航向，未暴露目标。

可是到了第二天，特遣舰队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武装渔船“日东丸”的视线，哈尔西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胆变招儿，险中出奇

“日东丸”的探报除了山本有一份外，特遣舰队手里也有一份——“日东丸”使用的是明码电报，被特遣舰队成功截收了。

哈尔西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前卫巡洋舰开火，将“日东丸”予以击沉。小渔船哪是巡洋舰的对手，“日东丸”被打得冒着泡便咕咚咕咚地沉入了海底。

那边山本还让“日东丸”继续报告美舰的具体数字。当值班参谋试图再联系时，“日东丸”的无线电已经中断。

山本知道美军已经动手，他也赶紧采取紧急措施，调兵遣将，准备趁此机会将特遣舰队予以全歼。

特遣舰队可以截收到日军的电令，上面说明了山本的兵力部署：日本海军中最强大的南云舰队就在日本海域附近，仅这一舰队，就有五艘航母，除此之外，周围的其他舰队也正包抄过来。

按照哈尔西的想法，特遣舰队应该是越接近日本东海岸越好，这样飞行员才会更安全，但现在已经顾不上了。

1942年4月18日上午8点，哈尔西签署命令，放飞轰炸机。

提早起飞，意味着比预定航程多出200海里，纵使机群能到达日本

上空，空袭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同时由于敌人已得到预警，在没有一架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轰炸机很可能在到达东京之前，就被日军战斗机所击落，飞行员们安全返航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杜立特尔向机组人员说明了提前起飞的原因，他迎着狂风大声说：“弟兄们，死神将会在前面迎接我们，有谁害怕吗？我们的替补飞行员愿意出100美元替换他！”

甲板上鸦雀无声，但随即便响起一连串的呼喊：“快去东京揍那帮无赖！别说100美元，给1000美元我也不换，让那哥们儿留着钱回夏威夷逛夜总会去吧。”

杜立特尔满意地笑了笑，随即下令：“伙计们，登机！”

“大黄蜂”上的电警笛拉响了，从扬声器里传出急促刺耳的声音：“飞行员上机！飞行员上机！”

杜立特尔第一个起飞。尽管他们已经训练有素，但起飞仍相当困难，当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航母甲板猛烈摇晃，就像是一块剧烈起伏的跷跷板。甲板人员全都动员起来，帮助杜立特尔升空。

就在舰艏抬起的一刹那，杜立特尔的轰炸机终于如升降机一样腾空而起。在他后面，其他轰炸机也一架接一架地飞离航母。

上午9点20分，16架B-25全部离舰而去，哈尔西率领舰队掉转航向，全速返航。

为了节约油料和便于隐蔽，B-25机群采用了超低空慢速飞行的方式。这本来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遭到地面炮火的射击，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进入日本领空后，下面的那些日本人不仅没有敌意，还直朝飞机挥手欢呼。

哈尔西的大胆变招儿，打了山本一个措手不及。山本并不知道美军航母上所载运的，竟是航程很长的陆基轰炸机，当B-25机群起飞时，特遣舰队距离日本东海岸尚远，所以他所布置的警戒线只对外面警戒，里面是宽松的。正好B-25机身上所涂的仍然是老式星徽，图案上有一颗白星和一只红球，远看去跟膏药旗差不多，日本人就错当成自家飞机了。

途中，B-25机群还遭遇了两批日军战斗机，两者之间一低一高，上下只相差500米，但日机也没能发现他们。

中午，B-25机群到达东京湾。杜立特尔首先遭遇奇迹，他在东京上空与一架日机擦肩而过，事后才知道那竟然就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座机！

东条的秘书开始觉得旁边的“日机”有点怪，当近到能看清飞行员的

脸时，他才惊觉这是美国飞机，不用说，当时魂都吓飞了。

杜立特尔并没有对东条的座机太过在意，他当时在意的，是机上所能收听到的日本无线广播。起初，广播里正用英语播讲着东京其乐融融的生活，以及防空方面的万无一失：“这是一片美丽而幽静的土地，到处盛开着鲜花……”

就在这时，广播突然中止，再听时，播音员已经在慌慌张张地讲着日语。显然，日方可能发现了异样。杜立特尔暗想，东京恐怕不再是一片安全的乐土了。

东京人还在吃着午饭，没人关心广播，而且机群特别走运：上午东京举行防空警报演习，专门施放了银色气球，用于堵塞低空飞行的飞机，此时演习已结束，气球被取下来了。

杜立特尔向空袭目标扔下了第一发高爆炸弹，随着B-25轰炸机上的投弹指示灯红光闪烁，一发发炸弹呼啸着直坠而下，“到处盛开着鲜花的圣土”顿时笼罩在一片火光和硝烟之中。

★“香格里拉”在哪儿

当第一批轰炸机掠过东京上空时，路上的行人还以为日本航空兵在做逼真的防空演习，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头顶望去，挥动着手，等到周围浓烟滚滚，才猛然发现，原来这是真正的空袭。那种惊悚的感觉，完全可以被形容为：呆若木鸡！

美军空袭目标主要是炼钢厂、造船厂等军事建筑，天皇皇宫不在其中。这是因为美军意识到，如果轰炸了天皇皇宫，日本人一定也会急眼，并不顾一切地在战场上搏命到底。

一名飞行员向炼钢厂俯冲投弹，投完弹他向身后望去，看到了一幅他永远不会忘掉的图景：中弹的炼钢厂好像散了架一样轰然倒地，落在一团黑色与红色的云团里。

日军的反击也算迅速。地面人员一边拉响警报，一边用高射炮进行射击，炮火非常猛烈，但B-25机组人员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左闪右避，没有一人中招儿。

东京空袭时，山本正忙于调动海军舰船去围击特遣舰队，航母上的日军舰载机已待命起飞，但即便飞到航程尽头，也没能找到特遣舰队的踪影。

山本于是做出判断，特遣舰队知道自己被发现，已经放弃攻击撤走了。这倒也好，眼不见为净嘛。

可是到下午1点，他却接到了一个新的报告：“东京遭到空袭！”B-25机群不仅空袭了东京，还轰炸了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其他城市。这些报告一个接一个地被送到山本案前，将他弄得不知所措，被紧急派出的日军战斗机也稀里糊涂，搞不清楚袭击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又该到哪座城市的上空截击——是东京，还是名古屋、大阪、神户？

在完成空袭任务后，趁着一片混乱，B-25机群向东飞往中国海，日军战斗机想追也追不上了。

共有80名美军飞行员参与了“B-25工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中国军民的救助下得以生还，以后陆续返回美国。担任指挥官的杜立特尔被国会授予勋章，随后又越级由中校晋升为准将。

尽管东京空袭给日本造成的破坏远不及珍珠港事件，却大大振奋了美国乃至盟国的军心士气。大家都好奇，东京上空戒备森严，连只麻雀都不能轻易飞进去，16架B-25是怎样闯入禁区并所向披靡的呢？

记者拿这个问题问罗斯福，罗斯福故作神秘：“哦，那是来自‘香格里拉’的突袭。”

“香格里拉”的用语源自一部美国小说，意为仙境。幽默的总统运用玄妙概念，巧妙地诠释了这次成功的海空突袭行动。

面对本土遭到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日本军方表面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在英文单词中，空袭指挥官杜立特尔的名字与“成就甚微”发音相同，他们便讥笑东京空袭“成就甚微”，甚至是“一无所成”。

可实际上日本人的小心脏都快给震碎了。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满脸都是汗水，一个劲儿地绕着会议桌转圈，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

相比之下，被奉为“日本战神”的山本还算镇定，他以轻松的口气评价说：“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空袭，对东京人来说，不过是一次有利于提高警惕的防空演习而已。”

不过山本同样也感到非常窝囊：“空袭一事，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一个自鸣得意、飘飘然的人，突然上了别人的当。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竟连一架敌机也没有击落，实在有失国体。”

惯于偷袭的日本人如今遭报应了，东京空袭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在浑身打过冷战之后，他们知道美国一旦开了头，就决不会草率结束，那些B-25轰炸机还会再来，让包括东京在内的整个日本陷入噩梦之中。

空袭结束后，日本内阁马上举行会议，惩办了负责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海陆军也增强了对本国的防御力量，原拟飞赴中国大陆的四个陆军战斗机大队被留在国内，海军也将两艘大型航母及大批舰船部署于日

本海附近，随时防备美军航母突袭过来。

山本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按照他的设想，“一次拙劣的攻击，胜过巧妙的防御”，以攻为守，才是上策。

在进攻方面，日军内部一直有“东进”“南进”之争，自爪哇海大战结束，进占东印度群岛后，日本海军省、军令部更倾向于攻占澳大利亚为第一要务，很多人主张继续南下，占领澳大利亚。

海军说得轻巧，真正吃苦受累的却是陆军。澳大利亚有麦帅坐镇，他指挥下的澳军虽说暂无能力反攻菲律宾，但保卫澳大利亚的实力还是有的，登陆战必然难打，因此陆军参谋本部不同意直接攻占澳大利亚，认为有这把力气，还不如先切断美澳海上交通线再说。

军令部总长永野把海陆军的观点汇总起来，制订了以切断美澳交通线，孤立澳大利亚为目的的珊瑚海海战计划。

山本却是东进派，他力主首先向东进攻，占领中途岛。

中途岛是中太平洋上的一座珊瑚岛，因地处太平洋航路的中途，故有此名。它的面积非常小，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夏威夷群岛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

在山本的“Z计划”中，原本就有袭击中途岛的内容。当初南云舰队从珍珠港返回，山本发来命令，说如果情况允许，你一定要空袭中途岛，力争将其摧毁到不能再用的程度。

谁知南云对这道电令并不买账，他以天气不好为由拒绝执行，并且还颇为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这就像是赢了相扑比赛，还要在凯旋途中再买个大萝卜带回家一样。”

强兵也压主，南云急着回家抱冠军奖杯，哪有闲心再去做别的事，在他看来，山本纯粹是猪油蒙了心，把他当苦力用了。

“大萝卜”那时候不买，现在已经升值，得花大价钱，但在山本看来，花大价钱也值得一干。

山本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军令部大多数人的反对，连南云都不认同，计划被一再拖延。

东京空袭令这场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自从罗斯福说出“香格里拉”后，日本海陆军的高级幕僚们就在各种地图上找来找去，猜测它究竟在哪里。

在不了解美国“航母上起飞B-25”的前提下，众人只能认为飞机是从一个陆上基地起飞的。作为选项的基地共有两个，一是阿留申群岛，那

片群岛荒无人烟，不太可能，剩下的即中途岛。

中途岛是最接近东京的美军据点，日本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途岛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这无疑给中途岛计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山本于是再次力陈，认为必须毫不迟疑地把防御圈向东推进到中途岛，而且动作要快，谁先下米，谁先吃饭，这样才能在最大限度上确保本土安全。

军令部的大佬们也被空袭给吓怕了，他们感到，来自东面的威胁才是当务之急，“东进”确有必要。

不过“南进”也舍不得丢，于是永野做主，将二者折中成了一个齐头并进的方案，即“南进”照旧，“东进”也不耽误，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全都一步不落地往前推。

日本人把摊子铺得过大，而这种急于求成的打法，正合尼米兹之意。

第六章 珊瑚海航母互搏

自从执掌太平洋舰队以来，尼米兹始终采取“攻势防御”战术，在不显山不露水的背后，他实际正努力寻找着对手身上的种种破绽。

战场像是一个拳击赛场，如果对方拳击手动都不动，你很难发现他的破绽所在，但只要他动一动手、出一出拳、挪一挪步，那就好判断了。

战场当然又不是真的拳击场，大家不可能面对面，要获悉对方的动向，必须从情报着手。

尼米兹上任不久，便视察了夏威夷情报站。在情报站负责人罗彻福特少校的带领下，他走进了军区大楼的地下室。

这里外观简陋，但设备却非常先进，IBM公司的计算机24小时运转，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

夏威夷情报站专门负责破译日本海军的作战密码，IBM计算机所要做的，就是破译所截获的各种密码。当然机器再好，也离不开人的操作，情报站集结了一批世界上技术最高的破译专家，罗彻福特就是其中之一，他破译密码的水平非常高，甚至能打开他不知道暗码的保险柜，就像有特异功能一样，因此被称为“魔术师”。

视察过程中，尼米兹表现得兴致勃勃，还不时问一些问题，但其实他内心里对这个情报站并不十分认可。

你说你的计算机有多么高级，专家有多么高明，那为什么珍珠港事件之前你们没有提供一点线索呢？

这个疑问最后由莱顿少校给回答了。

★真实版《暗算》

莱顿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收报人兼情报官，情报站会把破译出来的电报交给他处理。他向尼米兹解释说，发生珍珠港事件并不是因为情报站的工作效率不高，而是日本人太滑头了。

当时日本海军使用了尚未被破译的密码，而在情报站已破译的电报中，又根本没有提到过偷袭行动。到了袭击前几个星期，联合舰队更是

采取了无线电静默的方式，就算偶尔截获到电报，也全是假的。

尼米兹恍然大悟，所有疑惑烟消云散，以后他凡是遇到难解之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夏威夷情报站。

直接与情报站联系的是莱顿。莱顿起初很紧张，因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未能向金梅尔提出预警，更没搞清楚南云舰队在哪里，这几乎是不可饶恕的失误。

莱顿认为自己会第一个被尼米兹炒鱿鱼，其他人也都这么想。未料到尼米兹却力排众议，把莱顿留了下来。莱顿遂成为整个二战中，除尼米兹外，唯一自始至终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作的军官。

尼米兹留用莱顿是有道理的。莱顿曾和罗彻福特一起，被海军送到日本去学习日语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他对日本人心理状态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日本海军部署及动向的把握，都给尼米兹留下了深刻印象。

尼米兹把莱顿作为重要幕僚使用，经常鼓励他站在永野、山本那样的立场，以一个发号施令的日本人视角去思考问题，以便尼米兹可以更好地了解 and 打败对方。

抓住关键后，一切变得水到渠成。

在罗彻福特亲自把控下，夏威夷情报站24小时对日本军方的无线电进行监听和破译。到1942年春，情报人员的技术愈加精湛，他们仅仅根据报务员发报速度的快慢、指法的轻重，就能迅速辨别出究竟是谁在发报。比如，南云的旗舰“赤城”号航母，其报务员的指法就很重，听起来就好像是坐在键盘上敲打一样，听到这样的信号，情报站马上就能确定“赤城”号在哪里。

至1942年3月1日，罗彻福特已掌握了大多数日军舰船的位置，误差不超过三四百海里。他每天将相关内容转送给莱顿进行处理，为了对情报进行分析，还要每天用保密电话与莱顿通话。

莱顿与罗彻福特的配合非常默契高效，但有一点罗彻福特始终不解，那就是莱顿有时会在他提供的数字上加码。比如，罗彻福特说有四艘日军航母在活动，莱顿上报时，就说有六艘。

明明四，你偏说六，凭空多出两艘能换糖吃？罗彻福特对此很生气。

其实莱顿这么做有他的道理。当时作战军官普遍认为情报人员喜欢夸大敌情，尼米兹的幕僚们也有这个心理定式，他们总爱把莱顿报告的数字减掉三分之一。

莱顿掌握了这个规律，他知道他报的六艘一定会有两艘被作为水分

砍掉，最后剩下的还是四艘，正好与原来的数字相同。

与此同时，密码破译也出现曙光。日本海军的最新密码为JN25密码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数码，每一种数码都有超过4万的数字，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发报时报务员会随意选用并加入电文，如果你不晓得其中的门道，几乎就跟阅读天书一般。

要破解如此复杂晦涩的密码体系，必须先找藤，再摸瓜。

早在1942年1月，日本海军曾派出“伊-124”潜艇，到靠近澳大利亚的海域布设水雷。返航途中，“伊-124”与一艘美军驱逐舰及三艘澳大利亚猎潜舰遭遇。经过一番激战，它被击沉海底。

尼米兹随后秘密调来一艘潜水母舰，并派技术熟练的潜水员潜至海底，经过两昼夜的紧张作业，终将“伊-124”打捞出水。

在“伊-124”的指挥室和电报间里，美军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战略密码本和技术密码本。

尼米兹以这两套密码为底本，以“魔术师”罗彻福特为首，迅速建立了一个由24名顶级专家组成的密码破译特别小队，这个小队后来被称为“魔术队”。到1942年3、4月间，“魔术队”取得重大突破，在截获的密电中，每隔三四个数码组，他们就能成功地破译出一组，而每破译一组，又使下一组的破译容易了许多。

顺着藤，终于摸到了瓜。1942年4月中旬，根据“魔术队”破译的密电，日军一支运输舰队在航母编队的护航下，将很快进入珊瑚海，此次进攻战被命名为“MO行动计划”，正是日本海军作战计划中的“南进”部分。

尼米兹判断，日军的主要目标是拿下珊瑚海的莫尔斯比港基地。因为莫尔斯比港是新几内亚南部的最大军港，美军飞机可以从这个基地起飞，直接对日军的南进行动形成威胁。

新几内亚是麦克阿瑟指挥的作战地域。麦克阿瑟对莫尔斯比港也很重视，他正计划把这一港口建成重要军事基地，既可用于阻止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又能作为他重返菲律宾的起始点。

不过麦克阿瑟现在困难很大，他手中只有200架陆上飞机，飞行员都是陆战出身，没有经过海上作战以及识别军舰的必要训练。如果想要挡住日军，就必须使用航母上的舰载机。

这样，任务就落到了尼米兹和太平洋舰队身上。

根据“魔术队”提供的情报，不仅明确了日军南进的主攻方向，还洞悉了日军舰队的数量、编号以及出发的准确日期。

经过多天忍耐，如今终于找到了对手的破绽，尼米兹一向举止稳重，处变不惊，但这时也显露出兴奋的神色。

唯一的担心，就是会不会上当。

日本人是使诈使惯了的。如果永野、山本的真正目的是打夏威夷、西海岸怎么办？偷袭珍珠港前，他们可是玩了不少这种把戏，要是这些电报仍是假电报，岂不空欢喜一场？

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尼米兹下令整个太平洋舰队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并提前向珊瑚海调集了一切可调集的兵力。

尼米兹的首选之将，毫无疑问还是哈尔西，但哈尔西尚在从东京返航的途中，尼米兹便先派弗莱彻少将率队进驻珊瑚海。

航母早已成为海战的主角。太平洋舰队的编制里有五艘航母，“萨拉托加”仍在美国西海岸进行整修，“企业”“大黄蜂”因空袭东京尚未返回，只有“列克星敦”和“约克城”随弗莱彻去了珊瑚海。

1942年4月25日，哈尔西舰队返回珍珠港。经过五天的物资油料补充，他又奉命赶往珊瑚海。

对于尼米兹来说，这是一个带有一定风险的决定。要是山本虚晃一枪，再朝夏威夷和珍珠港杀来怎么办？

★谁都不想当替补

尼米兹得到了莱顿的保证：“还未发现舰船驶往夏威夷。”

不过在哈尔西走之前，尼米兹还是特地关照他，等珊瑚海的局势稳定下来，美军的全部航母和护卫舰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回珍珠港，以应付日军可能发起的袭击。哈尔西舰队最终没能赶上海战。在珊瑚海好整以暇的美国海军，除两支航母编队外，还有麦克阿瑟增援的小舰队，后者由盟国海军组成，所有这些海上兵力合并为第17特混舰队，由弗莱彻担任总指挥。

按照日本海军军令部的计划，本来3月份就要占领莫尔斯比港了，但因为尼米兹派“约克城”编队进至西南太平洋，他们才不得已将作战计划推迟到5月初实施，兵力也有所增强。最初出战的仅为井上成美中将率领的第四舰队，山本另从南云部队中抽调高木舰队增援。合并之后又拆分为两支编队，其中后藤编队负责直接掩护两栖部队登陆，高木编队负责海上的机动作战，任务就是跟美国海军干仗。

1942年5月3日，日军占领了所罗门群岛东南端的图拉吉岛，并在岛上建立了海上飞机的起飞基地，井上准备以此为前进基地，进一步夺取

莫尔斯比港。

整个过程似乎都是那么顺利，直到一架美军侦察机到达附近。

飞行员看到图拉吉港集结着日军舰船，当即呼叫航母，并用无线电进行了报告。

由于与航母距离较远，这名飞行员使用了大功率远程发射机，这很可能被日军发现并将其击落，所幸图拉吉港上空有着终日不散的浓厚积云，飞机以此作为掩护，像是隐身一样，日军根本就没看到。

当天黄昏，侦察机返回航母，向上司做了详细报告。在此之前，弗莱彻虽然知道日军要占领莫尔斯比港，但并不知道日本的入侵舰队要在哪里集结。

受命珊瑚海之前，弗莱彻曾受到过好几次打击，第一次是按照派伊的指令，前去援救威克岛。那是一次失败的援救行动，事后人们普遍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派伊及弗莱彻的优柔寡断。

此后，弗莱彻又参与指挥了袭击马绍尔群岛的战役，不过运气仍然不佳，他的编队在与哈尔西编队分开后，接连遇到暴风雨，编队两次被冲散，并有六架鱼雷机在暴风雨中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存，弗莱彻也没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有了这样不算出色的成绩单，尼米兹对派弗莱彻上阵并不是特别放心，而且从将领们的既往立场来看，弗莱彻与哈尔西形成极大反差，他被认定为一个“失败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

弗莱彻指挥作战，也不像哈尔西那样勇猛，比如同样是去袭击敌人，哈尔西的脑子里可能全是如何杀敌，弗莱彻则要谨小慎微得多，他会先补充给养，给舰队加足油，再考虑向敌人发起进攻，以勇将的标准来看，他确实有些畏手畏脚。

如果可以，让哈尔西任总指挥是最合适的，可从珍珠港到珊瑚海有3500海里的航程，早在哈尔西出发时，尼米兹就已经意识到他可能赶不上作战，那么也只有让弗莱彻试试了。

都是大将，都不想被看成替补角色，弗莱彻当然觉得憋气。不过金子掉在井里头，是你的总是你的，这位参加过一战的老将终于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得报后，他不动声色，让特混舰队继续按原航向正常航行。

当最后一线微弱的暮光消失，弗莱彻马上下令“约克城”编队改变航向，以夜色为掩护，高速驶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

这时，由菲奇少将率领的“列克星敦”编队正在海上加油。弗莱彻严

格遵守无线电静默的规定，只派出一艘驱逐舰去和菲奇联系，以便商量第二天会合的地点。

1942年5月4日拂晓，“约克城”航母到达瓜岛的西南海面。珊瑚海一带有日军的水上侦察机值勤，但阴霾的气象条件像一道厚厚的屏风，阻挡了日机的视线。

从早晨6点15分起，40架舰载机分两次对图拉吉岛进行空袭。日军没有料到美军会发动突袭，高炮炮位上也没有人，当听到第一架俯冲轰炸机刺耳的尖叫声时，他们才如梦初醒。

轰炸机把港口搅得一塌糊涂，到处是浓烟、水柱和碎片，巨大的爆炸声甚至把飞机的引擎声都给遮住了。

声势大，却并不一定说明实效高。美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一高一低，协作明显不够，此外，飞行员们从一万七千英尺的高空向下俯冲，当俯冲到潮湿的低空时，风挡玻璃和瞄准镜上结了一层雾气，导致目标看不太清楚，准头也就差了许多。

最后取得的战果是，美军共击沉一艘驱逐舰、一艘布雷艇和一条运兵船，另有五架日军水上飞机被击损。

弗莱彻随后用电报向尼米兹进行了报告，在电报末尾，弗莱彻说出了心里话：“真痛快！”

根据“魔术队”所破译的其他日军电文，并上这次的时间表安排得很紧，他必须在5月10日前完成珊瑚海作战，然后调出两艘航母给联合舰队，以便山本出兵中途岛。

接到电报后，尼米兹异常兴奋，因为这一方面证明“魔术队”的情报准确无误，日军在太平洋的下一个目标不是珍珠港，而更可能是中途岛，另一方面，弗莱彻发起的空袭，将有助于推迟山本对中途岛的攻势。

现在尼米兹需要观察战局的进展。作战室的幕僚们用描纸图标注出弗莱彻的位置和航线，以后每天子夜换一张。

尽管办公室里电话不断，尼米兹仍不时离开办公室，到作战室查看情况。

他知道，珊瑚海海战的大幕刚刚拉开，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弗莱彻及特混舰队的命运究竟如何，依然要为之捏上一把汗。

此后的状况，不仅让大家的手心里全是汗，还一度急得要去集体撞墙。

★发现了目标

5月4日这一天，双方都有航空母舰需要加油。弗莱彻这边是菲奇编队，井上那边是高木编队，两支航母编队都缺席了当天的作战。

在图拉吉港遭到空袭后，高木编队因为离得太远，不能及时提供支援，井上只得将登陆部队暂时撤走，只留一支小型部队守岛。而后，后藤编队赶到，但这时美军特混舰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得悉大批美军舰队出现在珊瑚海，高木立即发出命令：“出发，准备战斗！”

因为在爪哇海战中大败盟国海军，高木一跃成为日本海军界的一线明星，其声誉和威望仅次于依靠偷袭珍珠港而成名的南云。名气涨，脾气就涨，高木和南云一样，如今都拥有了一个特点，即急于求胜，骄悍轻敌，不管山本安排什么活儿，都是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反正是一箭就中靶的事，用得着婆婆妈妈、怕这怕那吗？

高木编队破浪南下，开入珊瑚海后便撅着屁股到处寻找特混舰队，与此同时，弗莱彻也在侦察高木编队的位置。对于双方舰队来说，谁先找到对方，谁就能抢先发起攻势，当然也就能占到先机。

5月5日，找了一天，毫无所获。

5月6日，继续。在雨雾低垂的辽阔海面上，要找几艘军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两边都瞪大眼珠，期待能抢先发现对方，提早展开进攻。

上午11点，一架日军搜索机发现了会合后正在加油的特混舰队，飞行员随即向日军电台报告。

几家盟军电台同时通过电台收到了这则消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时大为紧张，尼米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日军知道特混舰队在哪里，特混舰队却还不知道高木编队的位置，高木编队完全可以提前发起攻击，那样一来，特混舰队就真的是彻底玩完了。

尼米兹十分害怕收到弗莱彻被攻击的消息，但是一直到晚上，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他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由于无线电信号的故障，高木编队既未收到搜索机的侦察报告，也没有收到日军电台转发的情况通报，白白错过了一个攻击的大好机会。

大家都是在黑夜里捉迷藏，由于使用了无线电静默，弗莱彻同样不知道自己已被搜索机发现。根据总部提供的情报，日军的两支编队将于

第二天入侵莫尔斯比港，既然暂时找不到高木，他索性决定守株待兔，加了油后便到通向莫尔斯比的航道附近进行埋伏。

当天正午时分，后藤编队护卫一队运输船准备通过该航道。日军搜索机掌握着特混舰队的动向，因此急忙向井上的司令部直接报告。

得知有两支美军航母编队要打伏击，井上司令部反应也是恐慌一片。井上一边紧急命令运输船停止前进，一边命令高木编队迅速出击。

高木这回是得到真信儿了，但当时他正在瓜岛以南加油，等到他准备好，要将距离缩小到可以发动空袭的时候，云雾已经加厚，战机穿越和目视都变得十分困难。

高木并不把特混舰队放在眼里。反正是左一刀右一刀的事，等等再刺也行。他决定继续加油，待天亮后再去追杀。

5月7日，过了一个晚上，由于黑夜的掩护，大家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实际相隔不到100海里，但双方舰队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当天早晨，日军搜索机又在珊瑚海上空转悠。迷蒙晨雾中寻找目标不易，但飞行员还是重新锁定了目标，并立即通过报话机用军语进行报告，说他发现了美军的“航母”和“巡洋舰”。

这一席话恰好被夏威夷情报站监听到了。罗彻福特通过保密电话将情况通报给莱顿，莱顿马上又报告给尼米兹。

作战室的空气再度变得紧张起来。日本人也在不断纠错和总结，昨天无线电信号犯了回二，不大可能再犯第二次，特混舰队将在劫难逃。

然而当值班军官将情况标注在图上时，众人全愣住了。

搜索机通报的方位，与特混舰队的实际位置相去甚远，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儿！

★“大鱼”俯冲咬航母

日军飞行员的眼神再不好，也不至于胡说八道，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那么，他看到了什么呢？

有人眼尖，马上说搜索机通报的方位，与“贵妇人”所在位置倒很吻合。

“贵妇人”是美军一艘大型油船的外号，它负责给特混舰队进行海上

加油。美军这种海上加油的办法，最早还是由尼米兹发明的，这样就使得军舰不需要再回港加油，依靠油管就可以随时补充。

昨天“贵妇人”刚给特混舰队加完油，现正在驱逐舰的护航下，绕道驶回美国。

大家终于看懂了，日军飞行员报告的“航母”和“巡洋舰”，实际上是油船和护卫舰。

上午9点以后，“贵妇人”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出危险信号，称它们遭到攻击，这样，此前的推测得到完全证实。

高木得到搜索机的报告后，出动载舰机群对“美特混舰队”进行了猛烈轰炸。几分钟内，驱逐舰便连中3发炸弹，断成两截，然后迅即沉没。

“贵妇人”是超大型油轮，在3万吨级以上，因为体型过大，就被当成了航空母舰。它受到的攻击更厉害，中了多发炸弹和鱼雷，船上起了大火。

幸运的是，“贵妇人”的油舱在为军舰加油时已被抽干，肚子里空空如也，具有密封舱一样的浮力，所以虽然已被打得如同废人一般，但并没有立即沉没，在消防队员扑灭大火后，它在海上继续漂流，直到船员们获救。

在高木对假“特混舰队”发起进攻之前，真的特混舰队也在不断搜索中发现了后藤编队的踪迹，并且判断里面有一艘航母。

弗莱彻闻讯大喜。这还是特混舰队在太平洋舰队上第一次发现日军航母，大好机会岂能错过？

随着一声令下，“约克城”“列克星敦”航母上呼啦一下子飞起了93架舰载机。

机群才飞出去，弗莱彻突然又接到侦察机报告，说此前看错了，那不是航母，只是日军巡洋舰。

大家都有走眼的时候，在这样雾蒙蒙的环境下，确实没办法对飞行员太过苛求。弗莱彻的想法是，打墙也是动土，反正已经惊动人家的了，那就不如一锤子到底，干脆挖地三尺，把附近的航母给一块儿找出来。

他下达了一道补充命令：“扩大海上搜索范围，争取攻击航母，万不得已，也可进攻巡洋舰。”

弗莱彻的念头完全对了路，既然巡洋舰已经现身，航母可不就在附近？上午10点，一架美军侦察机在距巡洋舰不远处找到一艘军舰，当阳

光照到浅色的飞行甲板上，又反射回来时，飞行员认出，这是一艘航空母舰。

“我看到了一艘兔崽子的航空母舰！”飞行员大声呼叫。

没错，这正是后藤编队的唯一一艘航母——“祥凤”号。此时，后藤编队正排成环形在行驶，“祥凤”就位于编队中央。

老鼠从猫嘴边过，没有不被吃的道理。美军侦察机、轰炸机编成纵队，一架接一架地从4000米高空实施战斗俯冲，那幅画面，犹如垂挂的大瀑布，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条大鱼直冲而下。

从开始俯冲，到离海面仅300米高度时实施投弹，然后再快速撤离，整个过程一共只有40秒。

“祥凤”上空有“零”式战斗机进行巡逻，但情况发生得过于突然，“零”式已经来不及提前拦截，只能被动尾追。于是“俯冲瀑布”变成了叠罗汉，导致轰炸机上面是一架“零”式，“零”式上面又是一架轰炸机，相互擦在一处。

这样一来，“零”式的优势难以发挥。美军飞行员通过连续俯冲，可以轻松摆脱“零”式，而“零”式不是赶不上去，就是力气太大冲到了前面。

“祥凤”是一艘经过改装的轻型航母，也就是俗称的小航母。当时甲板上的人员正在替尚未起飞的“零”式战斗机加油。发现美军机群扑过来，舰长急忙掉转船头，准备放出飞机，但已经来不及了，一轮俯冲过后，当场扫掉了不少“零”式。

40秒俯冲结束，被打得一脸灰的“祥凤”这才得以调头迎风，并准备把剩下的飞机放出来。

这是“祥凤”犯下的一个错误，它本应该继续规避，因为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就在“祥凤”掉头的瞬间，鱼雷机群赶来了。

鱼雷机来得正是时候，“祥凤”呈一条直线行驶，看上去简直就像个活靶子。

见鱼雷机来袭，“祥凤”躲闪不及，只得用高射炮进行拦阻。鱼雷机群先是试图从航母的两舷翼侧攻击，受阻后迅速迂回至航母背后，从右舷方向发射鱼雷。

眼见飞机已无法起飞，“祥凤”开始兜圈子，但这时候它就如同一只掉进木桶的鸭子，再怎么扑腾，都跳不出来了。

7发鱼雷插上“祥凤”的屁股，差点没把这艘航母打得从海上跳起来。

鱼雷机背后，还有第二轮俯冲轰炸。

美军空袭图拉吉岛的战果一般，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飞机的协同性不好，到攻击“祥凤”时，由于准备充分，并有了经验，俯冲轰炸和鱼雷的协同攻击动作已变得十分老练。

短短几分钟内，7发鱼雷后又追补了13发重磅炸弹，鱼雷直捣锅炉房，炸弹则摧毁了残余下来可以使用的所有高射炮。

航空母舰被虐的情景可谓是劲爆之至。落在航母上的炸弹和鱼雷，每隔三四秒钟爆炸一次，每次爆炸引起的浓烟烈火和水柱都能腾起一百多米高。猛烈的爆炸简直要把这艘航母给炸碎了，从舰艏到舰艉，全都燃烧着熊熊大火，“祥凤”成了一团向前开动的火球。

甲板下面的过道里，则横七竖八躺满了伤兵。当消防队员灭火时，伤兵的鲜血把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给染红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空袭，“祥凤”的动力停止了，可怕的烈火继续蔓延。从轰炸机飞行员的角度来看，舰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逃生了。

舰载机几乎被一扫而空，即便有匆忙起飞的，也被守候多时的美军“野猫”战斗机一口吞下了肚。战列舰要保命，靠的是厚装甲，舰载机就相当于航母的装甲，每损失一架飞机，就等于给航母减了几分“装甲厚度”。

航母变得越来越脆弱，只有六架“零”式还在上蹿下跳着为它保命，舰长希望能借此撑到救兵到来。

可事已至此，撑得到撑不到，早已不是他的个人愿望所能决定的了。

★日机停靠美军航母

“约克城”航母出动了第二批鱼雷机。它们给予“祥凤”致命一击，舰体被鱼雷完全炸裂。

在取出天皇照片后，舰长下令弃舰，能跳的人都跳进了海里。

四分钟后，一团黑烟和一片油污在珊瑚海扩散开来，“祥凤”如同被一位巨人的脚掌踩到了海底。发报员只来得及发出“我们遭到美机……”便随舰沉没。

飞行指挥官用无线电向弗莱彻报告：“敲掉了一艘航空母舰！”

这是二战中美军第一次击沉日军的航母级大型战舰，也是击沉速度最快的一次，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损失了三架侦察机。这一消息使得整个特混舰队，从舰艏到舰艉，从舱面到舱下，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

击沉“祥凤”，并没有让尼米兹的脸上露出笑容。在他看来，若不是高木编队阴差阳错，将油轮错认为“特混舰队”，弗莱彻的攻击行动决不会如此顺利。尼米兹提醒弗莱彻，“祥凤”不过是一艘改装过的轻型航母，高木编队却拥有两艘大型航母“翔鹤”“瑞鹤”，要谨防高木发起攻击，任何疏忽或麻痹都可能给美军带来损失。

他的提醒是对的，高木绝不会善罢甘休。

高木现在是一肚子苦水，他的遭遇几乎跟弗莱彻一模一样，也是舰载机派出去后，才收到侦察机发来的纠错报告，说是弄错了，真正的美军特混舰队不在这里，在那里！

都是覆水难收，美军油轮的位置离特混舰队老远老远，舰载机根本赶不过去，高木只能将错就错，让舰载机直接对油轮展开袭击。

空袭虽说打残了“贵妇人”这样美国最先进的巨型油轮，还外加击沉一艘驱逐舰，但那些毕竟都不是航母，与“祥凤”不能相提并论。

高木感到无比懊恼，真恨不得把特混舰队踩成海底的泥。不过这时天色已晚，距日落只剩下三个小时，如果舰载机再次出击的话，等它们返回航母时便已是黑夜，飞行员的安全将很成问题。

高木用信号询问“瑞鹤”航母上的原忠一少将：“你是否能发动夜间空袭？”

原忠一答复：“没问题。”

接近黄昏，原忠一精心挑选27名受过夜战训练的飞行员，由他们驾机向特混舰队所在海域猛扑过去。

黄昏时分，乌云蔽日，海面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搜索起来十分费劲。日机在指定地点连一艘航母也没找到，却与“列克星敦”航母上的美军巡逻机遭遇了。

这些巡逻机都是“野猫”战斗机，日机则均为轰炸机和鱼雷机，机身上携带着笨重的鱼雷和炸弹，刚一交手，高下立现，日军八架鱼雷机和一架俯冲轰炸机被打得凌空爆炸，剩下的日机见势不妙，立即仓皇逃去。

等到夜幕徐徐降临，“列克星敦”上的舰载机大半已返回航母。晚饭后，飞行甲板上空突然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有许多轰炸机朝航母飞

来，并且已飞到舰桅的高度。

奇怪的是，“列克星敦”事先并没有接到任何信号，而且航母上的舰载机只有一架侦察机还未返航，怎么一下子会多出这么多来？

这不是在孵蛋，出去一只，带回一窝，所以甲板上的人员感到又惊又疑。

轰炸机排成一行，用目击者的话来说，“像一群筋疲力尽的鸟回巢一样”，它们不断发出识别信号，准备降落，领队长机已经开着航行灯朝这边飞过来了。

飞行使用的识别信号确实与美机有些相似，可有一个细节暴露了其真正身份：长机打开了航标灯，这可不是美机的着舰原则，而且航标灯也不一样。

大家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是黄昏空战中逃走的日机，慌里慌张中认错了巢，把美舰当成了日舰。

巧的是，航母上最后返回的那架侦察机正好归来，飞行员见到陌生的航标灯，立即开火，真假美猴王打成一团——要不是飞行员出手，日机就可能在“列克星敦”的甲板上束手就擒，那将是海战中的一大奇事和趣闻。

护航驱逐舰打开探照灯光，对日机实施高炮射击。这时日军长机已经放下降落钩，万没料到迎接它的是猛烈炮火，当即被拦腰击中，落入水中。飞在前面的日机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纷纷坠海，其余日机看出端倪，赶紧关闭航行灯，钻进漆黑的夜空里逃遁。

日机飞走后，航母上的船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说这大海上肯定到处都是航空母舰，而且日军的航母离我们一定也不会远，没准儿就在附近，否则日机不会这么冒失。

向日机开火的那名飞行员挺有胆量，趁着对方弹药已尽，他还驾着侦察机跟踪了一段，随后才通过无线电的引导返回“列克星敦”。

他报告说，敌机在离“列克星敦”只有30海里的一艘航母上降落了。他还说，那是一支规模很大的敌舰队，到处都是军舰，他估计至少有两艘航母，也可能更多。

高木编队可能就在30海里开外，雷达监视人员根据荧光屏上日机消失的位置，也做出了这一判断，有人建议，既然双方已近在咫尺，不如直接向高木编队实施夜间鱼雷攻击。

弗莱彻不是哈尔西，用兵没这么大胆，而且他也怀疑高木编队是否真的距离如此之近。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相对稳健的做法，命令特混

舰队向南行驶。同一时间，高木编队正向北撤退，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不知不觉中，弗莱彻也错过了一个大好战机。

自5月5日起，弗莱彻和高木在珊瑚海已经寻找对方达三日之久，有两次双方的距离都接近100海里，只是最后仍擦肩而过。

不过有缘总会见面，你懂的！

★击伤日军航母“翔鹤”号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虽然没有得到一较长短的机会，但弗莱彻和高木都在为第二天的决战积蓄力量，而且他们都清楚，谁能在次日早晨先一步查明对方的位置，谁就能占得先机。

夏威夷情报站开足马力，帮弗莱彻查明高木编队新的位置。可要找到高木编队并不容易。高木编队的航母拍发了很多电报，但因为日舰处于一个多风暴地区，并受到高静电干扰，很难建立性能可靠的电台测向装置。

1942年5月8日凌晨，两军派出的侦察机一前一后，几乎同时锁定对方位置，中间只相差了2分钟。

轰的一声，美军航母上的蒸汽弹射器将舰载机弹上天空，从“约克城”和“列克星敦”起飞的81架战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杀向敌阵。几乎同时，高木编队的“翔鹤”“瑞鹤”也冲出70架飞机。

这是世界海军史上的首次航母大战，它的奇特之处在于，美日两大舰队相距约175海里，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水面舰只不可能而且实际上也没向对方发射一发炮弹，整场战斗都是指挥官用无线电指挥飞机展开攻防。

10点30分，“约克城”上的俯冲轰炸机群率先飞至高木编队上空。这时“翔鹤”“瑞鹤”已经疏散开来，彼此相距8至10海里，并有警戒舰只护航。

轰炸机飞临后，没有立即实施战斗俯冲，而是以云层为掩护，等待鱼雷机的到来。“瑞鹤”比较狡诈，见美机来袭，它把脖子一缩，躲到了暴风雨海域。于是，“翔鹤”就成了美机唯一的攻击目标。

轰炸机和鱼雷机会合后，即在“野猫”战斗机的掩护下猛攻“翔鹤”。鱼雷机纷纷向“翔鹤”发射鱼雷，然而美军鱼雷的质量太差了，它们速度慢，射程远，敌舰可以拐着弯躲闪，还有好些鱼雷下沉过多，从敌舰下面直接滑了过去，未能造成任何损伤。

最后只有一发鱼雷直接命中“翔鹤”，又因引信失效没有爆炸，气得飞行员们禁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攻击并不顺利，但这是五天的珊瑚海海战中，美军飞行员打得最勇敢也最坚决的一次。他们当着矮人不说矮话，鱼雷机不中，就上轰炸机，一架接一架，锲而不舍，紧盯不放。

轰炸机飞行员鲍尔斯上尉起飞前就对同伴说，他要把他的那发大炸弹投到日本航母上，让日本航母去见阎王或是见龙王。

在同伴们投弹相继失败后，鲍尔斯向着“翔鹤”舍命俯冲，一直俯冲到离海面只有150米后才投下炸弹，然后安全脱身。

150米是俯冲轰炸机实施俯冲的最大极限。扔掉炸弹后，轰炸机高度已不到100米，极其危险，连鲍尔斯的同伴都为之咋舌，说他光想着命中了，能够安全脱离，真该感谢上帝保佑。

鲍尔斯的这发重磅炸弹命中了“翔鹤”舰艏。炸弹引起的气浪不仅震撼了整艘航母，就连尚未脱离爆炸区的鲍尔斯都感受到了震动。

由于航母上有装满燃油和高级汽油的巨大油舱，中弹后油舱着火，大火一直烧到飞行甲板上。

“列克星敦”的攻击机群出动时间较晚，而且在接近高木编队时，遭到了“零”式的拦截，战机相互失散，最终到达目的海域的仅为其中一部分。

这一批战机中，鱼雷机仍是颗粒未收，但牵制和吸引了航母上的高炮。建功的依然是轰炸机，两发重磅炸弹直接穿透航母的飞行甲板，并且每次命中后都是浓烟与碎片齐飞。

“翔鹤”连遭攻击，损耗非常严重。舰上的火势虽得到控制，但飞行甲板已损坏，已无法自行收容飞机，只好由“瑞鹤”代收。

在5月8日天亮后的几小时内，珍珠港方面望穿秋水，也没收到来自珊瑚海的任何消息。上午10点左右，麦克阿瑟转来弗莱彻的一份求援电报，弗莱彻说出了自己和高木编队所处位置，他希望麦克阿瑟派陆基轰炸机进行支援。

陆基轰炸机正忙于轰炸日军两栖部队，抽不出力量增援，但尼米兹据此推断出，双方舰队都发现了彼此，历史上首次航母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众人又紧张地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临近中午，终于收到了弗莱彻发来的一系列战报，报告重创日军一艘航母。

打坏的这艘日军航母被证实是“翔鹤”，另据飞行员观察，“翔鹤”摇摇晃晃，可能正在迅速下沉。

尼米兹紧绷着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预想的战果该比这好，不过作为航母首战，能这样也不错了。要知道，“翔鹤”可不是像“祥凤”那样经过改装的轻型航母，而是实实在在的大型航母。

尼米兹给弗莱彻发去了一份带有激励性质的电报，他以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情，在作战日志上写道：“今天是我们舰队在珊瑚海战斗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过去的36小时内，我们击沉了敌人的‘祥凤’，重创‘翔鹤’。”

然而他此时并不知道，还有一件悲伤的事情在等着他。

★海空大拼杀

在攻击敌舰的空袭部队出发后，弗莱彻指挥特混舰队排着密集队形，顺着飞机飞去的方向驶去。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缩短舰载机返回航母的距离，保证飞机回归时的安全。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上午的战况会变化成什么样子。“列克星敦”的舰长谢尔曼预计，有可能美日的攻击部队这时都在空中，并且飞向各自要攻击的目标。

谢尔曼很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要想挡住对方的空中攻击部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形势，就像两个拳击手同时挥拳相向，双方都会被打中。”

按照谢尔曼的命令，飞行甲板和舱面上的每个人都戴上了钢盔，每个船员包括舰载机飞行员都准备了救生衣。

果然，在美机攻袭结束后数分钟，70架日军轰炸机也对“列克星敦”和“约克城”展开了攻击。

早在上午10点左右，“列克星敦”的雷达就已经发现了来袭的日机。当时日机相距还有70海里，但航母上空仅有8架“野猫”战斗机，而且油量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前去迎击日机。

对方的拳头终于打过来了，航母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直接危险。“列克星敦”和“约克城”不约而同地一边转舵，一边放出甲板上备用的16架“野猫”为自己护航。他们都知道，对航空母舰或任何其他舰只来说，唯一真正的防空武器是飞机。

“列克星敦”的航速已被加到最高一节，炮手们则全部站到战位上，端着预备弹夹，急切地张望着日机可能出现的方向。

上午11点，航母上空的警戒机发现日机接近，立即通过无线电告知母舰：“强盗们逼近了！”

航母呼叫和引导所有护航机上前拦截，但日机飞得很快，护航机数量又太少，空中防御线很快被日机撕开了口子。

“列克星敦”和“约克城”被攻击机群追上了。在瞭望哨的观察范围内，日机变得越来越多，呈单横队接近，而且速度非常之快。

“列克星敦”上的100多门火炮展开拦阻，爆炸的巨大声响和引起的舰体颠簸，使得舰桥上的军官们连气都透不过来。

谢尔曼指挥“列克星敦”不断地进行规避，无奈“列克星敦”吨位大，吃水深，与异常灵活的日军战机相比，就如同没动一样，同时密集的弹幕和不断被击落的日机，也丝毫不影响日军飞行员的决心，他们就像骑在弹雨之上，看上去毫无畏惧之感。

由于不停地使用规避动作，美军两艘航母间的距离拉大，警戒舰只随之一分为二，防御火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另外，警戒舰只对航母的掩护序列也被打乱。比如，本应在“列克星敦”左舷进行掩护的驱逐舰、巡洋舰，现在到了前面、后面甚至右舷位置，这样当然只能更有利于日机袭击。

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以超低空方式飞行的鱼雷机。高木编队的鱼雷机富有作战经验，在爪哇海战中便让盟国海军望而生畏，飞行员们采用“铁钻”战术，在800米距离范围内像射箭一样不断向航母射来鱼雷。

谢尔曼左躲右闪，第一批鱼雷从舰艏飞过去了，他马上转舵迎着第二批鱼雷机航行，但是这批鱼雷是从航母的两舷多方向飞来的，你躲哪边都不管用。

谢尔曼清楚地看到，两发鱼雷拖着航迹从左舷袭来，可是他已没有任何办法躲避了。

11点10分，一发鱼雷命中“列克星敦”左舷前部，剧烈的爆炸使那里即刻喷出了一股夹带着海水的巨大火舌，船员们感到脚下的军舰已猛然抖动起来。

鱼雷成了死神的化身，追命一样逼迫着“列克星敦”。在避闪鱼雷的过程中，“列克星敦”又被三发重磅炸弹直接命中，其中一发正好落在左舷前炮位中间，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那里的火炮全炸哑了，炮位上的人大部分被当场炸死。

11点30分，日机对“列克星敦”的攻击达到高潮。日机从四面八方猛冲过来，它们从“列克星敦”的飞行甲板上掠过，变成一个小点，然后迅速消失。

攻击停止时，“列克星敦”的甲板已被打坏，舱内也燃起了大火，舰体受了重伤。

在这场海空大拼杀中，“约克城”自然也不能幸免于日机的攻击，不过“约克城”的机动性能比“列克星敦”要好，舰长操纵着两面舵，鲸鱼一样地左右躲闪，让飞蹿过来的鱼雷都扑了空。

鱼雷全躲过去了，没提防空中坠下一发重磅炸弹，穿透两层飞行甲板，在下面的储藏室爆炸了。不过还好，该舰的航行和作战能力未受到太大影响。

对于高空飞行的战机来说，海上目标都跟豆粒相仿，即便航母也不过是颗稍大点的豌豆罢了，所以双方飞行员所观察到的战果，都会出现与实际不符的现象，日机的报告是：“击沉美军一艘大型航母和一艘中型航母。”

日军飞行员飞走时个个兴高采烈，觉得自己为“祥凤”报了仇，而“击沉两艘美国航母”，这样重大的战绩已足以令高木吐出一口恶气。

当硝烟消散，弗莱彻也认为自己是无可置疑的胜利者。他下令“列克星敦”和“约克城”一边修复，一边加快前行速度，准备再次袭击敌军。

“列克星敦”的修复工作进展很快。船上的火已被扑灭，漏洞被堵住，甚至舰体发生的轻微倾斜也被逐渐纠正了过来。12点40分，当空袭部队的首批飞机返回时，飞行员们从空中一点都看不出自己的母舰受到过攻击。降落后，当许多人听说“列克星敦”曾遭到过那么猛烈的攻击并多次中弹后，一个个都很吃惊。

“列克星敦”是美国海军第一种大型航母，也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该舰与“萨拉托加”情况类似，都是由战列舰改装成的航母，因此其甲板和防御钢板的坚韧程度，几乎与战列舰不相上下。设计师曾经自豪地断言，“列克星敦”即使挨上十发鱼雷也不会沉没。

一名军官说，看来设计师说对了，“老姑娘”（船员们对“列克星敦”的昵称）的状况丝毫不严重。

“列克星敦”安然无恙，不仅正在平稳行驶，而且能恢复战斗力，这一消息令大家倍感振奋。

可随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坚持到底的女人”

12点45分，“列克星敦”舰长谢尔曼收到损失控制中心打来的电话，对方仍然显得十分乐观：“我们撑住了被鱼雷打坏的地方，但是，先生，

我要建议，如果你想再挨鱼雷，就在右舷挨好了。”

两分钟以后，谢尔曼感到“老姑娘”猛然一扭，显然是舰体腹内发生了爆炸。他最初还以为是中子潜艇发射的鱼雷，经检查才知道，是一架发电机忘了关闭，以此惹祸。

在遭空袭时，舰底油舱曾受到鱼雷破坏，油雾从油管里漏出，结果被发电机爆出的火花给点着了。

船员们急忙进行扑火，但大火主要来自油舱，无法浇水，只能听任火势蔓延。

“列克星敦”最初还能保持编队队形，不久舰艏开始左右摆头，而且越来越厉害，最后对周围的其他舰只都造成了威胁。

弗莱彻向特混舰队下达命令：“编队离开‘列克星敦’，由它自己动吧。”

船员们还在尽一切努力进行抢救，然而到下午2点30分，舰体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爆炸，舰体剧烈震动，一名军官在笔记本上写下“末日”两个字。

“列克星敦”的速度越来越慢，尤为严重的是，舰内还存放着一批炸弹和鱼雷，而舱内的温度早已超过了理论爆炸点，也就是说随时可能发生毁灭性大爆炸。

再也没有办法拯救“列克星敦”了。下午5点，谢尔曼接到了弃舰命令。

弗莱彻派来巡洋舰和驱逐舰，准备接走“列克星敦”上的幸存者。“列克星敦”的船员对自己的军舰有着很深的感情，有的人从1927年军舰下水时就在舰上服役，因此虽然知道在舰上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但没有人急着离开。

船员们在飞行甲板上井井有条地排着队，顺着绳子逐一滑下去，当轮到自己往下滑时，大家的表情仍是恋恋不舍，他们实在不愿离开这个行将沉没的好朋友。

谢尔曼最后一个离开，他在舰上转了一圈，看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留在上面。临走时，他又突然停下来，跑进作战舱，把他那顶镶金边的帽子给戴在了头上。

生死关头，还惦记什么帽子！谈及这件事，谢尔曼哈哈一笑：“听说战争结束后，就不会发这样的金边帽了。我想，还是得把最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来到舰艙，下面的人催他快点顺着绳子滑。谢尔曼却还有些犹豫，他慢吞吞地说：“现在我离开了军舰，要是大火灭了，那我不显得太愚蠢了吗？”

谢尔曼往下滑时，舰上再次发生爆炸，他被震得松开手掉进海里，最后这位戴金边帽子的舰长被小伙子们提着裤子捞上了摩托艇。

要把一个人从海里拽上来，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不过谢尔曼还是觉得有些尴尬，他笑着说：“我看把一位舰长弄到艇上，应该用更体面的办法。”

所有人都舍不得与“老姑娘”分别，但它的“生命”已不可挽回。

下午6点30分，大火终于点爆舰内的炸弹和鱼雷。“列克星敦”发生了最厉害的一次爆炸，巨大的火柱夹着浓烟直冲云霄，甲板上还来不及移走的整架飞机，以及大块的钢铁构件全都飞上了几十米高空，碎片溅落在周围几百米的海面上。

茫茫暮色中，这个情景不可谓不壮观，却深深刺痛着人们的心。船员们再也抑制不住，他们或号啕大哭，或默默流泪。

“列克星敦”没有立即沉没，甚至在它沉没之前，大火还得烧上几个小时，而这会给整支特混舰队带来危险，因为它在黑夜中就像是一个信号标志，日军潜艇或侦察机在一百海里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们将毫不费力地在地图上标出特混舰队的位置标注出来。

弗莱彻下令击沉“列克星敦”，驱逐舰奉命向熊熊燃烧的军舰发射了四发鱼雷。

晚上8点，“列克星敦”消失在滚滚波涛之中。目睹这一情景，一位从舰上撤出的海军军官低声说：“它沉了，但它没有翻，它是昂着头下去的。亲爱的列克斯夫人（美国水兵对“列克星敦”的另一昵称），一位坚持到底的女人！”

当消息传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原先的喜悦和乐观氛围一扫而空，大家心头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在经历过高台跳水一般的心理逆转后，尼米兹实在忍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眼泪夺眶而出。他在办公室的狭小空间里不断地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列克星敦’是不该丢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会好受。觉察到幕僚们也全都垂头丧气，尼米兹急忙说：“请记住这一点，我们还不很清楚日军受损的情况，他们显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绝对不会称心如意。我可以肯定地说，敌人也受到了打击。”

尼米兹说这番话，不过是为了稳定军心。毕竟“翔鹤”只是被重创，

要是击沉了还差不多。

值班军官依据日军广播电台的消息得知，“翔鹤”带伤向北逃窜，正在返回日本的途中。复仇心切的尼米兹立即命令：“马上派潜艇去追，只要发现目标，就把它彻底击沉！”

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上，一艘航母就像是森林中的落叶，若不能确定其准确方位，要找到它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但奉令出击的“海神”号潜艇仍竭尽所能，最后在日本四国岛以南海域，发现了“翔鹤”及其两艘护航驱逐舰。

可惜的是，潜艇的速度不及军舰，“海神”没能追上“翔鹤”，只得无功而返，返回时潜艇的所有燃料几乎都已耗光。

失去“列克星敦”，迫使弗莱彻放弃了继续进行夜战的打算，同时这也改变了尼米兹的决心。

尼米兹曾考虑让特混舰队继续留在珊瑚海，等哈尔西舰队到达后，可以继续寻找战机，但他后来想到，山本即将进攻中途岛，这个时候己方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因此下令特混舰队立即后撤珍珠港。

要撤还不一定能撤得下来。美军的两艘航母，“列克星敦”沉了，“约克城”受了伤，“列克星敦”上的舰载机只有百分之二十被“约克城”所接收，实力已经大减。

高木虽然废掉了一艘“翔鹤”，但“瑞鹤”却完好无损，而且接收了“翔鹤”的大部分舰载机。战局现在明显变得对日军更有利，倘若高木对弗莱彻来个紧咬不放，特混舰队极可能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可问题是，经过这场生死大战后，高木也已疲惫不堪，失去了原先嗷嗷叫的劲头。他率领舰队在所罗门群岛北部航行了一夜，越走越困，便决定停止第二次攻击，暂时脱离战场，跑到没人的角落去歇个脚，比如补充燃料，整修飞机什么的。

你问我有什么理由躺下来，“击沉两艘美国航母”，还要怎么样？

井上对高木汇报的战果深信不疑，觉得高木有如此成就，确实不好再去催他了。在日军轻型航母“祥凤”被击沉后，后藤编队和运输船队都同时失去了空中掩护，预定开往莫尔斯比港的运输船队不敢贸然前行，一直乖乖地停留在原地。

井上认为，高木编队保存下来的航空兵力有限，不足以掩护部队登陆，于是下令推迟莫尔斯比港的攻击作战，运输船队也全部返回出发地。

趁着高木手一松，弗莱彻率特混舰队撤出了危险海域。

井上、高木的小怯懦，激怒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山本和幕僚们都大为恼火，他们的想法与前沿指挥官正好相反：既然已经击沉了两艘美国航母，你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烂？

井上解释是因为燃料不足，山本的一位幕僚说：“如果燃料用完了，就把一切可燃物通通投进锅炉里去……”

接到语气如此尖刻的命令，井上不敢怠慢，连忙拿起考勤表，让高木受累再出去跑上一圈。

1942年5月9日，高木二度南驶，寻找弗莱彻作战，可连续搜索了两天，都没找到特混舰队的影子。

自弗莱彻安全撤出后，尼米兹将计就计，按照他的部署，已赶到珊瑚海的哈尔西拉开阵势，“企业”和“大黄蜂”呼啦啦一字排开。

这招儿果然把高木给吓住了，他以为太平洋舰队的航母都到了南太平洋，急忙在5月10日晚退出原有区域，并转攻为守。

珊瑚海海战很难说谁胜谁败。在战术上，日军毫无疑问占优，他们击沉了一艘大型航母、一艘超大型油轮、一艘驱逐舰，但击沉舰船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战略上取得了胜利。

日本海军的两大作战行动，“南进”已遭挫败，“东进”亦受到很大影响。总之，这是一个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微妙时刻，尼米兹就要和他的对手摊牌了。

第七章 中途岛山雨欲来

早在尼米兹做学员的时候，美国海军在演习时就已经把日本作为潜在对手，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已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

最能显示日本海军实力的，便是对马海战。海战胜利后，日本天皇专门在御宫花园举行露天晚会，除款待他的有功之臣外，还向战舰正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官兵发出了邀请书，尼米兹也在受邀之列。

就在这次宴会上，尼米兹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在宴会临近结束时，尼米兹突发奇想，站起来邀请东乡入席一起喝酒。

一边是初出茅庐的水兵，一边是功成名就的大将，地位相差非常悬殊，尼米兹也做好了碰壁的心理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东乡十分爽快，走过来与众人一一握手，并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进行了交谈。

东乡的平易近人让尼米兹大为折服。二十多年过去，尼米兹已成为大型巡洋舰的舰长，他坐着舰船再次抵达东京港。其时恰逢东乡去世，尼米兹特地上岸参加了在东乡家里举行的简单葬礼。

如果东乡活着，还能在海上与美军作战，尼米兹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与之较一较高低，这是对名将和前辈表示尊重的最好方式。

换了山本五十六，其实也一样。倘若美日之间不是交战国，仍是友邦，他跟山本之间完全可以做到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两人甚至可以坐一起切磋海战的谋略和战术，但现在不同，他必须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去战胜对方。

★用鱼叉叉小虾

早在4月份，尼米兹在研究地图之后，就初步判断山本可能会袭击中途岛。此后，莱顿和罗彻福特也做出了相似的估计，在他们向尼米兹提交的情报报告中，预测山本很可能会在5月28日全力进攻中途岛。

尼米兹并没有匆匆忙忙地对这份报告予以完全认可。和对待有关珊瑚海的情报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谨慎和清醒。

事关重大，假如这是山本故意泄露的假情报，那不就中了他的圈套？

尼米兹说：“我得好好想想，不过我相信我知道的是实情。”

尼米兹做事的特点是，做什么事都会三思而后行，但一旦定下主意，便不再浪费时间去怀疑和犹豫。1942年5月2日，尼米兹飞往中途岛，此时珊瑚海海战即将开始，太平洋舰队司令亲临小岛，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尼米兹用一天时间，在中途岛指挥官香农、赛马德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岛上的全部防御工事。他全程对机密消息未提一字，只是在视察结束时，询问香农，要顶住日军大规模的水陆两栖进攻，前哨基地还需要些什么。

香农对此早有考虑。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中途岛守军还不多，当时日本派来栖三郎前去华盛顿，途中受阻在中途岛等了三天。不能让这位日本特使看轻中途岛的实力啊，香农下令海军陆战队员排成一字长蛇阵，在路上缓慢行进。

当香农陪同来栖乘车经过时，香农便煞有介事地对来栖介绍说，陆战队员们正在进行例行的训练演习，而这只是他属下的一小部分官兵。

事实是，为了凑齐这支队伍，香农已经把岛上的所有活人都动员起来，连厨师和炊事兵都用上了。

难得尼米兹亲自视察中途岛，又主动提问，香农便毫不客气地提了一长串要求。

尼米兹听完后，加重语气问了一次：“如果我满足了你们需要的东西，你们能够守住中途岛，并打退敌人的进攻吗？”

“能，长官。”香农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个状态好，尼米兹满意地笑了。他接着问负责航空兵的赛马德有哪些需求，然后一一记录下来。

回到珍珠港，尼米兹即刻予以落实。数千米的铁丝网、成千吨的水泥和弹药、几万只沙袋迅速运抵中途岛，兵员方面也做了补充，守备部队达到两千余人，一时间，这座小岛几乎要被集结的人和物给压沉了。

随储备物资、补充兵员一道到中途岛的，还有尼米兹给两位指挥官的一封亲笔信。

尼米兹到中途岛，不仅视察工事，对指挥官进行考察也是一项重要内容。结果是满意的，现在他可以直接开展行动了。

在信中，尼米兹通知香农、赛马德，他们的军衔已由中校直接提升为上校，同时尼米兹还和盘托出了日军要进攻中途岛的全部情报，包括

要使用的战略、投入的兵力以及可能的进攻时间。

香农、赛马德读信后非常吃惊，但正如尼米兹所希望的那样，他俩并没有表现得惊慌失措。

中途岛由于处于前哨位置，驻军一直处于严密戒备状态。巡逻机每天拂晓都会向西面散开巡逻，地面的海军陆战队员则随时都戴着钢盔，拿着步枪，就算是吃饭和游泳时也不例外。到了晚上，除瞭望哨外，所有人员都藏身于地下室。

既然早就做好了功课，香农、赛马德也就不必做大幅度的改动，他们只需尽快做好最后准备，并把补充兵员编入各个战斗单位。

到这时候，尼米兹已确信山本的目标就是中途岛。当然，不是每个人做出的判断都和他一样，分歧最大的是英国，英国军方觉得联合舰队既不会顺着澳大利亚“南进”，也不会朝着中途岛“东进”，而是会“西进”，即再度进入印度洋。

事实上，“西进”曾是日本陆军提出来的一个计划，已经被其海军给否决了。

美国军方自身更是众说纷纭。马歇尔和美国陆军方面怀疑，联合舰队要袭击的是美国西海岸。麦克阿瑟则说，日军会恢复“南进”，继续进攻新几内亚和所罗门。

每种意见都有它的道理，又都强调自己这边才是防御重点。比如，陆军就不愿意把陆基轰炸机全部拨给尼米兹使用，为的是防守西海岸。

即便是美国海军内部也不统一。尼米兹的顶头上司金格上将就认为，山本的目标应该是夏威夷的瓦胡岛，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大多数前线指挥官的赞同。

就连尼米兹的一些幕僚都说，他们不相信山本会集结庞大的舰队去攻打中途岛，因为这样做无异于用鱼叉去叉小鱼小虾。

必须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尼米兹找来了罗彻福特：“你应该告诉我，日军打算干什么。”

★设个圈套让你钻

很多人对情报机构，并不如尼米兹那样重视和理解。中下层军官认为搞情报的喜欢一惊一乍，过度吹嘘所获情报的重要性，每当莱顿走进餐厅用餐时，同桌人都会起哄：“啊，莱顿来了，今天又有什么紧急情况了吧？”

海军部的某些高层人员则和尼米兹刚到珍珠港时一样，觉得情报工作既然未能阻止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似乎也就可有可无，他们对莱顿、罗彻福特这些人表现得很冷淡。

正是因为得不到充分信任，莱顿有时才不得不在报告敌舰数目时玩游戏。

只有尼米兹，他对夏威夷情报系统的态度是“非常合作，非常体谅”，知道这不是常人能插手的活儿，因此从不对莱顿、罗彻福特求全责备，他让两人放手干，就算偶有误差也无所谓，只要能拿出有价值的情报来就是硬道理。

到1942年四五月份，罗彻福特领导的“魔术队”已基本掌握了日本海军的最新密码。不过正如你能记录下一首歌词，却不一定能完全领会其中意蕴一样，破译密电内容还不是最后的终点。

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方的无线电通信中，不断出现一个字母代号：“AF。”从电报的上下文来看，罗彻福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AF”指的就是中途岛。

罗彻福特不仅在破译密码方面享有“魔术师”之誉，而且记忆力惊人，能够记住几个星期前日军电报的所有内容细节。他自己说，他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差，档案工作也搞得不好，但他有别人比不上的一项本事，那就是把所有材料一点不漏地全部记在脑子里。

罗彻福特的脑子几乎就相当于一台计算机，他把记忆中的所有线索理了一下，得出一个结论，即日军通常都以A字起头的字母组合，来标注美军在中太平洋海区的部署。

日军轰炸机被派到中太平洋执行任务，经常接到通知，让他们避开来自“AF”的空中搜索，据此推断，“AF”只能是中途岛的密码代号。

这样推断似乎还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当尼米兹要求拿出有力证据时，罗彻福特便和莱顿一起商量出了一个点子。

根据两个机灵鬼的建议，尼米兹通过海底电缆与中途岛方面取得了联系，海底电缆不同于无线电通讯，不会受到静电干扰或被敌人侦听、破译，而行事如此秘密，却是因为尼米兹欲取故予。

1942年5月10日，中途岛奉命用明码电报向珍珠港拍发电文，谎称中途岛的淡水设施发生故障，岛上淡水短缺。

珍珠港方面也假模假式地立即回电，说有一艘供水船正前往该岛紧急供水。

这是一个圈套，等待日本人自己伸着脖子钻进去。两天后，夏威夷

情报站成功地截获到一份日军密电，上面说“AF”缺乏淡水，入侵部队要多带水。

真相大白，“AF”正是中途岛的代号。“魔术队”喜出望外，他们以此为藤，继续摸瓜，一下子将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的所有通信电文都破译了出来。

日军将“南进计划”命名为“MO行动计划”，将“东进计划”命名为“MI行动计划”。战事未开，尼米兹即掌握了“MI计划”的内容，包括兵力、数量、进攻路线以及大致的作战时间。

山本对此却还浑然不觉。不知道自己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已被对手看得清清楚楚。

未来的中途岛之战对山本来说，将是一场决定性战役，除了以攻为守外，他还希望能够诱出太平洋舰队，并通过决战将其一举歼灭。

山本曾向他的心腹部下吐露过，只要在中途岛消灭太平洋舰队，他就打算利用个人声望，劝说东条首相做出让步，并迫使美国走到谈判桌上来。到时，就像1905年的日俄战争那样，元气大伤的美国一定会自动自发地同意将其海外领土和势力范围出让给日本，太平洋战争就可以宣告结束。

如此大的胃口，似乎也只有山本才想得到，说得出，这非常符合他那“要么全赢，要么就输个精光”的赌徒性格。

赌徒的心理，赢了总是还想继续赢下去，只不过这一次，他将更接近于“输个精光”。

★超级战列舰

渊田美津雄是偷袭珍珠港的飞行指挥官，也是第一个驾机轰炸珍珠港的人，可以说日军能偷袭成功，靠的就是渊田及其部队冲锋陷阵，但他也因此有一种强烈的受冷落之感。

在珍珠港事件中，有5艘袖珍潜艇也参与了攻击。袖珍潜艇又叫特种潜艇，每艘潜艇上只能乘坐2人，它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战功能。袭击行动结束时，10名潜艇乘员中除1人晕厥被俘外，其余9人全部阵亡。

战后论功行赏，阵亡的9人被晋升两级，并且追赠军神称号。渊田部队死了55名飞行员，渊田要求授予同样的晋级，政府却不予批准，问为什么，回答是你们死的人太多了，封不起！

让渊田更感气愤的是，政府竟然把偷袭珍珠港的最大战绩——击沉“亚利桑那”战列舰归功于袖珍潜艇。渊田都快给气乐了，因为那天他

明明看到“亚利桑那”的外侧还停靠着一艘油船，隔着油船，那小小的潜艇又是怎样把鱼雷射向战列舰去的呢？

“亚利桑那”沉没，那是我们轰炸机干的！

死掉的飞行员如此被低估，对飞行队的士气是个不小的打击，有的飞行队长就一直在埋怨上面存心泼冷水，让人干活都提不起精神。

按道理，就算军令部不去向政府争取，作为联合舰队的一把手，平时“航空制胜”不离口的山本也得出头说上两句，但他似乎并没有为此做些什么。

飞行队是舰队和航母的骨干，说句不好听的，就算你是楚霸王，也得靠这两只膀子来帮你举千斤鼎呢。山本对渊田曾有知遇之恩，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然而面对眼前的一幕，渊田实在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

珍珠港事件及其之后的一系列胜利，确实让山本的身上发生了一些极其微妙的变化。在这之前，他在实力上处于相对劣势，所以敢于搏到底，他的那些战术思想，“航空制胜”“航空优先”“大战列舰无用”，一个比一个前卫，也让他站到了战术导新的最前沿。

可是在骨子里，山本其实和大多数海军高官一样，仍然视战列舰为舰队最重要，而不是航母。他说“大战列舰无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战列舰不如别人。等到偷袭珍珠港，日本海军的战列舰占了优势，把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都给摆平了，山本的心态才跟着变了。

每个人都可能走向自己思想的反面，尽管山本不愿承认，或暂时还没觉察出来，但他已经为自己更换了旗舰，这就是刚刚下水不久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大和”于1937年动工，前后四年之功才得以建造完成，无论在体量、排水量、速度还是火力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威尔士亲王”“亚利桑那”，就连德国人曾引以为豪的“俾斯麦”与之相比，也成为上不了台面的货色。

“大和”攻防兼备，你说攻，它的一发炮弹就有一吨半重，士兵可以在炮膛里爬进爬出。你说防，船舷钢甲厚度近半米，被称为是“永不沉没的大和”。

由此，虽然山本常把航母和航空兵挂在嘴里，但谁都能看得出，他对“大和”才真正满意。自从有了这艘超级大舰，山本就不再远行，出外打仗主要靠南云所指挥的航母特混舰队，日本人称之为机动部队。

但对山本的非议也由此而起：要么你就像尼米兹那样迁到陆地，以便掌握全局，要么就向你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学习，远赴重洋，亲临前线，在机动部队进行指挥，老是这样不紧不慢地蹲在家里，算怎么一回事呢？

不知道此类闲言碎语有没有飘进过山本的耳朵，人们看到的只是，山本把包括“大和”在内的七艘战列舰当棺材本儿一样，全部集结于日本濑户内海的柱岛锚地，直到中途岛作战之前，所有这些军舰都停泊在柱岛一动不动，似乎是天塌下来，都准备靠这七个“壮汉”给撑着。

时间长了，海军军官们干脆把联合舰队司令部也称作“柱岛”，一些舰载机的飞行员则以讽刺的口吻，把这些战列舰部队叫作“柱岛舰队”。

渊田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柱岛舰队’每天都在练习炮击，可我不知道他们的炮口打算朝向哪里。”

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销声匿迹，那是被炸沉了，没办法；但“柱岛舰队”竟然也静止不动，那效果岂不跟被炸掉了一样？

有时渊田和他的那些飞行员甚至有一种错觉，以为山本是不是要发扬他的武士道精神，等尼米兹将珍珠港事件中受创的船只全部修复好，再摆好阵容对决？可看山本的样子，好像又没那么君子。

在渊田看来，应该把“柱岛舰队”与南云的机动部队合并起来，以航母担当主力，以战列舰进行支援，挥戈向东，那样的话，说不定早就把太平洋舰队给打得灰飞烟灭了。

当然，这事其实也不能全怪山本，他的“东进计划”老是批不下来，要让他“西进”“南进”中就投入“柱岛舰队”，他又舍不得，觉得太过浪费。

等现在倒是能够“东进”了，但是不是晚了一点？

★耍无赖的演习

山本和他的幕僚们似乎觉得的确是晚了，而且不是晚一天，是起码晚了半个月！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草率的心态，相比于偷袭珍珠港，中途岛的战前准备显得异常忙乱和粗糙，组织策划者全都跟慌脚鸡似的，爱抠细节的好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保密是重大战役开始之前的头等大事，比如偷袭珍珠港时的保密措施就极其严格，山本甚至把联合舰队的无线电密码整个换了一遍。

到中途岛战役之前，山本都被操心过密码，因为从5月1日起，日本海军高层便更改了密码本，决定启用新密码。可是，如何使用新密码，以及把更改后的密码本发下去，这些活儿都得有人做，此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大小、老老少少忙得不可开交，谁也顾不上什么密码不密码，结果导致新密码本的使用日期一拖再拖，从5月1日一直推到了6月1

日。

也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日本海军百分之九十的重要密码电报遭到破译。虽然“魔术队”已经拿到破译日军密码的金钥匙，但如果他们及时换新密码，也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破译——新密码直到启用几个星期后，才被“魔术队”破译。

可叹的是，日本海军的情报专家们一边被蒙在鼓里，一边还自得其乐，以为他们的密码仍处于绝对安全状态。

进攻中途岛的计划或许得到密电里去找，联合舰队将出海作战的意图却几乎是毫无秘密可言。海军基地的日军战舰出出入入，跟赶集似的，为航母运送备战物资的船只更是每天频繁来往于舰队与港口之间，一眼看过去，船上装的全是冬季服装和耐寒装备。

现在夏天还没到，傻子都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了。一位海军军官到理发馆刮胡子，竟然有理发师问他：“这回你们要出去打一个大仗，是吗？”

对比偷袭珍珠港时的谨慎和伪装，渊田感到十分困惑：小道消息竟然比公函来得还要快，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到了5月中旬，小道消息已经像长了腿一样不胫而走，就连夏威夷的檀香山大街上，都开始流传日本要攻打中途岛的消息，而这跟密码破译可毫无关系，完全都是口耳相传的结果。

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时，依靠吉川猛夫等间谍内线，几乎每一步安排，都能以确凿的第一手情报为依据，可到中途岛这里就瞎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便在内部采取了严格的整肃措施，不仅吉川这样的人再无藏身之处，就连普通日侨也被发了火的美国人统一送进“军事区”关了起来，别说打探情报，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

夏威夷的美国报纸跟着机灵起来，再不刊登太平洋舰队来来往往的消息。日本情报部门一丝一毫有价值的情报都得不到，也始终未能破译出美国海军最高层所使用的密码，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联合舰队，敌方的军舰会在哪里出没，数量有多少。

除了没有情报作为依据外，中途岛作战方案本身也充满了想到哪儿做到哪儿的行事风格。中途岛战役的运送补给拟由第四舰队担任，联合舰队派军需去和舰队司令长官井上成美联系，井上对第四舰队的运输能力尚存顾虑。本来双方可以有话好好说，但军需参谋根本没有耐心，当即就愤然离去，临走时还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既然不能依靠第四舰队，我们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基航空兵去完成。”

牛不喝水强按头，联合舰队一副强买强卖的样子，让人家运送补给

是如此，调集兵力也是这样。南云的机动部队已在印度洋打了三个月，刚刚才返回日本国内不久，人困马乏，理应休整一段时间，可是山本不由分说，就把他们硬按进了“东进”的战车。

机动部队丢下耙儿又要弄扫帚，累得够呛。不过对于这一点，南云倒也没多大怨言。自从英国远东舰队覆灭之后，在印度洋海域，已经没有任何敌手可以跟日本的机动部队相抗衡，南云在那里就像是用大棒槌砸鸡蛋，这无疑更助长了他身上的那股子狂劲儿，以至于出门进门都是一副灌了黄汤的感觉，全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士兵是不是疲惫，方案是不是周全，作战会不会失败，这些全都被南云抛至脑后，他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同偷袭珍珠港时一样，把太平洋舰队打个稀巴烂。

照例，战前要举行图上演习，这是战役组织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参加演习的高级将领大多气壮如牛，尤其是机动部队的军官，全把自己当成了高大全的典范。南云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甚至扬言：“只要有机动部队打先锋，什么敌人也不在话下。”

当演习总裁判宇垣询问机动部队航母上的飞机全部出去空袭后，该如何保护航母群时，南云的首席幕僚源田实脱口而出：“铠袖一触！”

这是一种日本的说法，意思是无坚不摧，不用怕我们挨揍，只会是我们揍别人。

源田不仅号称机动部队乃至联合舰队的智多星，他还是偷袭珍珠港计划（即“Z”计划）的起草者之一，被许多人看成是日本海军的希望，他都把话说到了如此地步，怎由得宇垣不激动？

宇垣的正式职务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头脑和口才都不错，也被称为是日本海军在战略方面的权威。这其实是一个和源田很相像的聪明人，但从山本、南云开始，到宇垣、源田，此时似乎都由聪明人变成了莽汉，一个个都表现得忘乎所以，大意轻敌。

身为演习总裁判，演习过程中只要“日军”遇到一点困难，宇垣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手中的权力，让“日军”轻松过关。

尽管如此，令宇垣担心的场面还是在演习中出现了，并成为“日军”难以绕过的一道坎——机动部队空袭中途岛，岛上的陆基轰炸机不可能不反过来轰炸航母群。

如何确定舰群的受损程度，需要按照战场实情及双方的火力对比来判定，然而宇垣为此制订的规则非常无厘头：掷骰子！

掷就掷吧，裁判掷出来的结果是：日本航母中弹九次，有两艘航母被击沉。

骰子掷得不如意，宇垣不爽了，他立即宣布裁决无效，说怎么可能会有九次中弹呢，不算！照我说的，三次中弹，两艘航母一沉一伤。

到了第二阶段图上演习，众人吃惊地发现，曾被宇垣判定为沉没的那艘航母居然又不声不响地从海底复活了，并且参加了新的战斗。

赖皮到这种程度，谁还玩得过你？于是“美军”很快便招架不住，“日军”一路得胜，连小挫折都没碰上过一次。

演习虽是假的，但它是对未来真实情况的模拟，最后搞成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样子，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渊田如此评价这种几乎要笑掉大牙的荒唐演习：“真不知羞耻，就是脸皮最厚的飞行员见了，也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参加演习的许多军官并不是都看不出问题，但没有人敢在会上公开提出来，都怕被说成是胆小畏缩。

有人小心翼翼地建议对计划做一些修改，并且希望能推迟作战，以便有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宇垣一律答复：“办不到！”

对着真人不说假话，宇垣是真着急，恨不得第二天就跟着山本登上中途岛。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耽搁一天，将来要后悔一百天。”

在一片响亮的口号声中，四天的图上演习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会后才有一帮人叫嚷起来，而且叫得最凶的，正是会上胸脯拍得最响的机动部队。

★可我们还是会打赢

在行动方案中，山本没有如渊田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将“柱岛舰队”与机动部队集中在一起，而是分割成四支，一支是主攻中途岛的机动部队，一支是山本亲率的主力，也就是“柱岛舰队”，另外两支，一支是近藤中将率领的中途岛攻略部队，一支是高须中将率领的阿留申警戒部队。

机动部队作为尖兵顶在前面，在它西面300海里才是“柱岛舰队”，其余部队离得更远，高须部队相距机动部队近1000海里。

进攻中途岛时，万一美国人突然出现，机动部队只能独自承受全部的正面压力，那三支部队什么忙也帮不上，而且机动部队所需的警戒和保障也得南云自己去解决。

源田起先大话连篇，胸脯拍到山响，但演习结束后，他心里也有些发毛，觉得自己的部队吃亏了，于是会后又拉扯着山本的幕僚讨说法。

让你说的时候你不说，现在不让说了，你背后瞎说，山本的幕僚没好气地甩了他一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不能眼看着首都遭到袭扰。”

幕僚的意思是，山本这么做，是为了防备类似东京空袭那样的事发生——反正桩桩件件，领导都有考虑，你只要安心干好你的分内活儿就行了。

源田哑巴吃黄连，只好耷拉着脑袋回他的航母。他还自己安慰自己：我不是没提意见，提了，山本那边不答应，难道让我拿脑袋去撞南墙不成？

作战方案果然在机动部队内部引起了波澜。海军少佐村田重治在偷袭珍珠港时，曾带领鱼雷机攻击，因为他脾气不错，所以又有个绰号叫“菩萨”。

听到方案对机动部队不利，“菩萨”也按捺不住，大声说：“什么鬼行动，简直是胡闹！‘大和’号和其他战列舰离我们机动部队有300海里，作战时，那些大炮全都躲到航母屁股后头去，能顶什么用？”

全程指挥过空袭行动的渊田亦有同感：“要是那些战列舰在我们面前，大炮还能派上些用场，而且有助于机动部队的行动，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想不想打仗？”

村田认为说来说去，还是南云、源田等人不够专业，如此重要的演习及其方案，怎么能锥子都扎不出一声，就任由别人处置呢？他嘟囔着说：“我们的司令长官（指南云）根本不中用，他只是个鱼雷手。”

“赤城”号航母上驻有一个名期跟舰拍摄的摄影师，名叫牧岛贞一。他跟渊田、村田这些人都很熟，渊田平时留一撮小胡子，一双眼睛总是死死地盯着别人看，所以牧岛背地里还给渊田起了个“希特勒”的绰号。

听到“菩萨”和“希特勒”的这段对话后，牧岛本能地感到，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确实存在着某种隐患。

可是机动部队长期以来“铠袖一触”式的优越感，还是让官兵们对这种问题选择了习惯性忽视。在村田不住嘴地抱怨时，他的领航员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也许你的顾虑是对的，可我们还是会打赢。”

领航员的话，果然让村田又感觉良好起来，他咧嘴一笑，对摄影师说要带对方坐鱼雷机在前线兜一圈，就像偷袭珍珠港时一样：“不过这回也许没那么好玩了，因为敌人可能不会出来。”

在机动部队的意识里，中途岛就是另一个珍珠港，对这座小岛，他们先前是不高兴打，要是高兴了，怕是连整座岛都能给端掉。

如果有战列舰部队的支援，最好；即使没有，凭机动部队的实力，

也能独自击溃太平洋舰队。

这种盲目乐观在某水上飞行队中达到了极致。该队在一份电报中大言不惭地宣称，6月中旬以后，凡寄交他们队的邮件，收件地址上一律写“中途岛”。

从联合舰队司令部，再到参战的各支部队，都在一厢情愿地做着好梦，似乎中途岛就是他们蒸笼里的馒头，只怕冷了不好吃，绝对不存在吃得上吃不上的问题。

1942年5月5日，奉天皇命令，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向联合舰队发布了“大海令”，正式通过攻打中途岛的“MI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已部署就绪。接到命令后，联合舰队的官兵像触了电一样，大呼小叫，兴奋不已。

然而也就从这时开始，发生了一连串让山本心里直打哆嗦的事。

★不祥预兆真是多

在联合舰队接到“大海令”的同一天，“日向”号战列舰在训练时发生意外事故，炮塔爆炸，造成70余人死伤。

仅隔两天，日本海军再遭当头棒喝，小航母“祥凤”被美军击沉。接下来的珊瑚海海战，表面上日本人占了上风，但在战略上损失很大，不仅没有达到攻占莫尔斯比港的预期目的，就连备战中途岛都因此受到了连累。

高木舰队的两艘航母，“翔鹤”负重伤，在返回日本途中就差一点翻掉，最后一瘸一拐好不容易才得以开入军港。该航母是太平洋舰队战争开始以来，日本海军损伤最重的大型舰船，一检查，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修复，这也就是说，它将不能参加中途岛作战。

几天后，高木舰队的旗舰“瑞鹤”入港。“瑞鹤”虽然船身没有受伤，可飞行人员损失了近一半，阵亡人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海军少佐高桥赫一。

在空袭珍珠港时，高桥担任俯冲轰炸机队的队长，此人作战风格冷静犀利，被封为“舰爆豪杰”，他与渊田、村田等人同属日本海军航空兵中的佼佼者。

日本海军并没有中断过对飞行员的培养，新飞行员可以不断补充，但新飞行员无论多么求战心切，多么悍不畏死，都不能完全替代这些技术娴熟、富有作战经验的沙场老兵，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日本海军的力量之本，因此，高桥及一批老飞行员的死，对日本海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另外，舰载机与航母之间还有一个配合问题。“瑞鹤”到港时，离机动部队出发只有一个星期，即便马上补充飞行员和飞机，也来不及对补充人员进行舰上训练，显然，“瑞鹤”也无法参战。

高木舰队原来就属机动部队编制，番号为第五航空母舰战队。它们的意外缺席，令机动部队陡然少了三分之一的空中攻击力，而在重大战役中，这一变故极可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翔鹤”进港的当天，曾因未能追上“翔鹤”而抱憾的美军“海神”号潜艇给山本来了个下马威。这艘潜艇在日本九州外的海底潜行时，发现日军潜艇“伊-164”正在水面行驶，“海神”当即瞄准对方驾驶指挥塔开火，仅用一发鱼雷，便把毫无戒备的“伊-164”送上了天。

“伊-164”在联合舰队中属第五潜艇战队，根据“MI行动计划”，第五潜艇战队是组成日军潜艇警戒线的重要部分。“伊-164”恐怕自己都想不到，会在无意中成为中途岛战役的第一个倒霉蛋，并使他们的上司山本实实在在尝到了“开门黑”是什么滋味。

凡此种种，都给山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既然“大海令”已经颁布，就没有无功而返的道理，何况从高木舰队的报告来看，太平洋舰队也被击沉两艘航母，实力应该被抵消得更多才是。

日本的舆论也很给军人们壮胆，一家报纸甚至吹嘘说，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队此刻正躺在太平洋底，美国有无力再派舰队到太平洋来，都是大可怀疑的一件事。

1942年5月21日，日军中途岛参战部队在公海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舰队演习，这是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海军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也是他们在公海上举行的最后一次演习。

5月25日，上述部队返回柱岛锚地后，联合舰队又在“大和”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沙盘演习，这标志着中途岛的战前准备已经全部就绪。

午餐时，趁着高兴劲儿，山本命令打开天皇御赐的米酒，举杯痛饮，然而当厨师端上菜肴时，他脸色忽然变了。

不是菜不好吃，是菜名太晦气。这道菜叫“加酱烧鲫鱼”，“加酱烧”在日语中的发音跟“失败”相同。

就算不烧“庆功鲫鱼”，来道“鼓劲鲫鱼”也好啊，偏偏是“失败鲫鱼”！可这又怪不得厨师，毕竟人家也不是故意的，谁知道你们这帮打仗的如今这么讲究？

说到底，是山本并未能真正摆脱心底的那道阴影，否则他又何至于如此迷信？

酒在肚里，事在心头，既然撞上了晦气，不冲下喜是不行了。山本将机动部队的起锚日定于5月27日，这是日本的海军节，也是对马海战的周年纪念日。

对马海战是山本从军后参与的第一仗。在那一仗中，他的左手被炸掉了两根手指，如果他当时被炸掉三根手指，按照有关规定，他就将作为伤残人士退出海军。

保留一根手指，就让山本在三十多年后接了前辈东乡的班，在日本人看来，这岂非天命？山本自己也做如此之想，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起锚，就是希望中途岛之战能成为第二场对马海战。

1942年5月27日，南云率机动部队第一个起锚出发。5月29日，近藤部队、高须部队、山本舰队也先后启程。

然而不祥之兆似乎仍在继续。就在联合舰队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山本的好朋友、一名海军战队司令官做了个梦，梦见他在为竣工的船舶举行下水仪式，结果滑轨上的船突然就翻了。不用说，这梦做得简直比“失败鲫鱼”还要让人难受。

这名司令官没敢把自己的梦讲给山本听，但山本的心其实已经在摇晃个不停。出发前，他给情人写了封信：“说心里话，对这次出征作战，我并没有寄予多大的期望。道路崎岖坎坷，已到顶点。”

山本的私生活应了一句中国俗语，叫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不过也正是在情人面前，这位“日本战神”才肯摘下面具，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当然，这些大多是事后才翻出来的零碎。战前如果让看客们下注，没有几个人会预测日本输，事情明摆着，山本在中途岛战役中投入了总计200余艘舰艇，几乎包括了联合舰队的所有船只，其中仅航母就有8艘，战列舰17艘，其舰艇数量之多，弹药之充足，火力之凶猛，都是前所未有的。

如此神话一般的舰队，别说偷袭珍珠港时不能相比，就算放在世界海战史上，也堪称奇观。

一名日军军官说他在前往中途岛途中，满脑子都是珍珠港和印度洋作战中的胜利，至于中途岛，他的看法始终是：“战争很简单，我们能打赢，攻下中途岛易如反掌。”

★全力防卫中途岛

中途岛也已完成最后的防卫部署。

在距离中途岛100海里、150海里和200海里的地方，分别设置了三条弧形潜艇巡逻线，鱼雷快艇不分昼夜地在沿海区域进行巡逻。

岛上更是枪炮林立，每个阵地都武装到了牙齿，有些甚至装备有汽油手雷。除了海滩和周围海域密布地雷、水雷外，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密密匝匝的有刺铁丝网。

铁丝网是陆战队指挥官香农的最爱。他参加过一战，坚信带刺的铁丝网十分有效，所以像种仙人掌一样，将铁丝网设置得到处都是。

盯舰艇的、打坦克的、射步兵的，锅碗瓢盆，样样俱全。中途岛不过是一座不足5平方公里的小岛，还没有联合舰队甲板面积的总和大，戒备加强到这种程度，还要咋的？

海陆戒备已经是无懈可击，只剩下空中。尼米兹向中途岛派驻了一个高炮连，岛上部署有4门37毫米口径的高炮。

4门高炮说多不多，一位高射炮手认为香农光知道设置铁丝网，不注意空中防卫，所以他愤怒地叫喊：“铁丝网，铁丝网，天哪，这老头儿以为铁丝网就能挡住敌人的飞机？”

铁丝网不能挡住飞机，可高射炮也有弊病。这些高炮必须安放在沙丘高处才能起到防空的最大效果，而当日军登陆时，它又必须改用平射的方式才能保护自己，这个时候，炮手的位置都要高出炮管许多，其身影轮廓直接映在天幕上，就好像射击场上的活靶子，有多少得被人家打死多少。

何况，就算高炮火力再密集，也不能遮住整个天空，要是日军飞机从死角袭击，或者干脆从炮兵射程以外的高空投弹，那可也就够岛上受的了。

这正是香农格外担心之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同样也注意到了，尼米兹的幕僚们研究后认为，中途岛防守的关键还是先发制人，即在敌军攻击距离之外，就抢先出动陆基轰炸机进行轰炸。

中途岛原有52架战机，看起来数量不少，但大多陈旧落后，很多飞机连蒙皮都腐蚀了，只能用当地医院的黑色医疗胶布缠一缠，不注意还以为那是特殊迷彩或辨识标志呢。

于是尼米兹向中途岛增援了一批飞机，但这些增援的飞机其实大多也是从航母上淘汰下来的老式机，机型都跟岛上原有飞机一样，只是外表光洁点，不用缠胶布而已。与此同时，临时集结的飞行员来自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等各个兵种，还不习惯于协同作战。

尼米兹很清楚中途岛航空队的条件，他虽然同意采用“先发制人”的方案，但并不指望陆基航空兵们能取得多大的战果——我对你们的要求

不高，能轰炸日军航母，阻住对方不断发动的进攻，便是大功一件。

在中途岛航空队背后，将由我们的航母舰载机上场挑大梁！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日海军没有两样，都视战列舰为海上皇后，航母所充当的角色，不过是一些侦察船或战斗舰艇的辅助船而已。之后日本的山本五十六，美国的尼米兹，通过实战对此进行了颠覆性的革命。

山本当过航空兵，能成为海军航空力量的倡导者，或许不难理解。尼米兹并非飞行员出身，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倒真要感谢珍珠港事件，由于战列舰被击沉或击伤，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六个月时间里，他只能依靠也必须依靠航母作战。

没想到，打着打着就打出了感觉，没有战列舰，单单依靠航母，反而被尼米兹挣出了一份功名，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战术革命的道路上，专业出身的山本开始一马当先，但跑到中途，他逐渐向另一条道路滑去，正如日军飞行员们私下所嘀咕的，联合舰队并没有完全把航空兵当作自己的海上兄弟。

尼米兹则在此时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见识和魄力。当他发现倚重航母不是窄巷，而是光明大道之后，便咬定青山不放松，再无任何犹豫和彷徨。

当时包括“宾夕法尼亚”等战列舰已恢复了战斗力，但美军这些战列舰的航速缓慢，不能与快速的航母部队一起行动，除此之外，还要拔出许多航空兵来为战列舰保驾。尼米兹怎么算都觉得划不来。

正好马歇尔等人仍然疑心日本会袭击美国西海岸，乃至于对美国发动东京空袭式的袭击，尼米兹便推水推舟，将一众老战列舰派去西海岸驻守。

尼米兹故意将这些过时货搁在了一边，顺便省去了派航空兵护卫战列舰的环节，他必须把有限的资源尽可能集中到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全部投入到中途岛战场上去。

现在尼米兹急切地等待着哈尔西舰队停靠珍珠港。哈尔西舰队是尼米兹计划用于中途岛的两大主力之一，在珊瑚海吓退高木后，哈尔西便急忙返回珍珠港待命。

战将之中，尼米兹还是对哈尔西最为信赖，他准备等哈尔西一到，便将中途岛之战的指挥权交给这位美国最有名的航母指挥官。

可是意外发生了。

★大将因病离战场

突袭马绍尔群岛后，不知哪个想象力贫乏的参谋出了个馊主意，将哈尔西舰队编为第13特混舰队，并授予其“13日远程袭击”任务。

“13”在西方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更何况还是“双13”，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水手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启程。哈尔西听说后非常生气，立即派参谋长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抗议，司令部发现部署确实欠妥，赶紧予以更正，将哈尔西舰队重新编为第16特混舰队，并将他们的出港日期提前了一天。

经常需要出海远航的人都是迷信的，山本如此，哈尔西亦然。尽管改了番号，哈尔西此后还是遇到了一系列倒霉事：几次袭击都雷声大雨点小，战果不尽如人意，好不容易碰到珊瑚海海战，又没能赶上参加战斗。

只剩下东京空袭还能拿来讲讲，可对哈尔西来说也不是件完美无缺的乐事，因为最后把炸弹抛到日本本土的，是陆军轰炸机，而不是他哈尔西的舰载机。

哈尔西不知道，以上这些还不算倒霉的极致。

早在空袭东京时，哈尔西全身就起了皮疹，身上奇痒难忍，所有建议的疗法他都一一试过，无一奏效，等到他率舰队返回珍珠港时，实在是没法再坚持了，只好到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检查后将其确诊为“全身性皮炎”，病因初步估计为，精神高度紧张加上热带阳光照射所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再也不能耽搁。

哈尔西拖着病体，坚持在住院前先见一见尼米兹。

当尼米兹见到哈尔西时，他一眼就看出医生提出的住院要求是合理的——哈尔西整个人已经变了形，不仅眼圈发黑，而且十分消瘦，连身上的军服都显得空空荡荡。

也难怪，6个月了，除了短暂的泊港外，这位大将一直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在舰船上进行指挥，如此辛劳，即便铁人也得垮掉。

哈尔西积劳成疾，再不能继续领兵打仗，这让尼米兹的心凉了半截。尽管有人怀疑弗莱彻在珊瑚海海战中指挥不力，尼米兹也只能决定让他继续担任总指挥。

第16特混舰队还缺少一个指挥官，尼米兹请哈尔西举荐替代者，哈尔西推荐了斯普鲁恩斯。

斯普鲁恩斯此前担任巡洋舰队司令，名气虽不大，但尼米兹对他印

象不错，如今又有哈尔西的鼎力推荐，当即对其委用。

哈尔西就这样暂别了他心爱的战场，他把这次被迫放弃指挥作战看成是“一生中最痛苦的失望”，此后他便全身涂满药膏，乘着船到美国本土接受特别治疗。

弗莱彻的第17特混舰队迟一天到达珍珠港，之所以迟到，自然与“约克城”号的受伤有关。

未来的中途岛之战，必然也会像珊瑚海海战一样，是航母与航母的对决。太平洋舰队原有5艘航母，除了第16特混舰队的“企业”“大黄蜂”外，第17特混舰队已经损失了“列克星敦”，“约克城”则千疮百孔，必须进行修理。

曾在美国西海岸进行大修的“萨拉托加”倒是已经修复，但又远在南美，难以如期抵达中太平洋参战。

巧媳妇也做不出没米的粥，面临只有2艘航母可以参战的窘境，尼米兹急得跳脚，他甚至不惜放下老大哥的面子，将借条打到英国海军部，希望可以借艘航母用用。

英国人的答复彬彬有礼，同时无价可还：“一艘也不能借，我们本身也需要保卫大英帝国的安全。”

这是最让尼米兹伤脑筋的阶段，他不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但在中途岛战役之前的那几天，他一下子就失眠了，眼睛熬得通红。

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约克城”上面。除了主机没有损坏外，“约克城”遍体鳞伤，有人预计要三个月才能修好，弗莱彻相对乐观一些，不过也说起码得耗时两周，已经无法赶上即将到来的战斗。

尼米兹当过海军工程人员，在军舰修复方面并不外行。未见到“约克城”之前，他根据电报上的描述，就判断修复不需要三个月，但会不会花费两周，得看实际情况了再说。

1942年5月27日，日军机动部队的起锚日，也是“约克城”返回珍珠港的日子。尼米兹登上“约克城”，亲自对舰身进行检查。

“约克城”的推进器、升降机都是好的，木制飞行甲板已在返航途中修复。被炸弹穿了窟窿的舱体需要修补一下，其他的只是难看一些，并不影响作战和安全，特殊时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尼米兹以行家的眼光判断，这样处理应该不需要两周，几天就可以了。他转身向维修部门下达命令：“想尽一切办法，限定三天内修好！”

维修部门马上行动。不到一个小时，焊接工具、钢板以及其他材料

就都集中到了船坞，大批机修工蜂拥而至，舰上的缆绳尚未系好，舰面就响起了一片叮叮当当的敲打之声。

整个珍珠港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无论机修工还是船员，全都投入到争分夺秒的抢修工作中来，甚至尼米兹有时也穿着齐腰的长裤靴在船坞里进行现场指挥。

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诞生了，仅仅用了两天多一点时间，“约克城”便神奇康复。当然并没有完全好透，比如速度已大大降低，只及原来的一半，但尼米兹的要求不高，能航行、能够起降飞机就OK。

尼米兹松了口气，三艘航母参战虽然仍嫌不足，但大家已竭尽所能，再也无法凑出哪怕是半艘来了。

他召来罗彻福特，询问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的确切日期，然而罗彻福特却回答不出。

★大家都想当英雄

这并不是夏威夷情报站出了什么岔子，而是联合舰队终于更换了战时密码，破译人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将新密码破译出来。

确切的不知道，罗彻福特所掌握的只是大概日子。他估计联合舰队将在6月上旬进攻中途岛。

于是尼米兹又召见莱顿，让他来提供答案。

莱顿和罗彻福特一样，肚子里的情报资料多得几乎要鼓出来，不过罗彻福特只负责破译，莱顿还负责分析，从山本及联合舰队的角度。

一开始，莱顿也显得有些为难：“我现在很难谈得具体。”

“我要你具体地谈。”尼米兹的语气不容置疑，在这一刻，他完全把对方当成了山本的化身，他需要从“山本”嘴里了解至关重要的信息。

莱顿鼓足了勇气，开始侃侃而谈。这回轮到尼米兹吃惊了，莱顿不仅说出了日军机动部队进攻中途岛的日期，而且精确到了几点钟和所处方位。

莱顿并非信口开河，他已经连续三个月通宵达旦地查阅各种情报资料，并仔细研究了太平洋近期的风向、气象和洋流情况。

尼米兹吃惊归吃惊，但他用人不疑，全盘接受了莱顿的观点，并据此勾勒出中途岛的作战方案。

当尼米兹根据情报调兵遣将的时候，山本对此还一无所知，联合舰

队正在他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向中途岛开去。

这是日本海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看着眼前乘风破浪的威猛气势，山本又来了他那唯我独尊的劲头：这么庞大的舰队，谁能挡我？

最初好像还真是这样，连大海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太平洋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显现出死一般的沉静，一些日军指挥官甚至害怕因为环境太过安逸，导致士兵们的反应变迟钝，为此他们想出了一起唱歌、做徒手操这样的办法。

不过到出海的第二天，情况就有些不对了。天气骤然间变坏，海上波涛汹涌，太平洋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南云的“赤城”号上乱成一团。渊田突发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在船上动手术，手术之后自然不能再担任飞行队长了。渊田是空袭珍珠港的指挥者，对联合舰队来说，相当于一个标志，全舰的人都因此变得阴郁不快起来，村田烦恼地说：“渊田中佐不能参加战斗，这恐怕会大大影响飞行员们的士气。”

祸不单行，没过几天，南云的幕僚源田又得了肺炎，高烧不断，只能卧床休息，与此同时，山本也经常感到肚子疼，就像是被大海颠坏了一样。

1942年5月30日，当联合舰队经过中部太平洋时，天气变得更加恶劣。秒速18米的大风卷起巨浪，令舰船航行极其困难。

比惊涛骇浪更令山本不安的，是他尚不清楚太平洋舰队的所在位置，而他发动中途岛战役的目的，不光是扩大国防圈，更重要的还是要诱歼太平洋舰队。

就在这天白天，“大和”号无线电兵截听到了美军潜艇发往中途岛的一份紧急密电，内容很长。因为无法破解密码，不知道上面讲的是什，不过从篇幅和紧急这一级别来看，应该是在报告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

山本的幕僚们对此不惊反喜，我们不就是想诱太平洋舰队出来吗，还怕他们发觉？

这帮小子完全把中途岛战役当成了狩猎之旅，以为从隐蔽处飞起的美国鸟越多，他们即将获取的猎物也就越多。但山本还是更想知道太平洋舰队的动向，这样他瞄准时将更容易有的放矢。

山本为此设计了一个侦察计划，代号为“K号作战”，即派两架水上飞机到夏威夷上空进行侦察，以便弄清珍珠港内还有多少兵力。要直飞夏威夷，飞机没这么多油量，中途必须由加油潜艇对飞机进行加油。可

当潜艇驶至预定地点时，却发现那里已停了两艘美舰。

眼巴巴地希望美舰溜达一会儿就走，未曾想美舰根本就没走的意思，随后又开来两架美军水上飞机——原来他们把日军那个预定地点作为了己方的水上基地。

“K号作战”泡了汤。弄不清珍珠港的虚实，山本就无从知道太平洋舰队究竟有没有被诱出来，这样心里始终没着落啊。

山本于是再出一招，决定在1942年6月2日之前，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拉起三道潜艇警戒线，以监视太平洋舰队的动向。

可他还是晚了一步，从珍珠港出发的两支特混舰队早已通过这条警戒线，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往中途岛。

美国“企业”号飞行员在日志中写道：“飞机和潜艇的侦察表明，日本人正按计划逼近，希望真的能迎战他们，好好打一仗。大家都渴望当英雄，我想会有这个机会的。”

这时的中途岛守军也正严阵以待，期待着那个当英雄的机会。

★小伙子撞大运

中途岛的两位指挥官，香农指挥海军陆战队，赛马德管航空兵，但在人员和物资不断涌入的情况下，他还需要负责后勤及岛上设施，忙得分身乏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决定派拉姆齐中校到中途岛，协助赛马德指挥航空队。

拉姆齐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该学院多年前曾举行过一次演习，其假想背景就是日军企图占领中途岛。拉姆齐参加过这次演习，上手快，能节约许多时间。

拉姆齐在太平洋舰队的多个航母上做过飞行员，他不仅精通水上飞机，而且会驾驶陆上飞机，更重要的是，他还协调过陆上飞机的空中巡逻，熟悉海陆两军种的活动，后面这一点，正是中途岛航空队所需要的。

从1942年5月30日起，拉姆齐开始在中途岛实行空中搜索。在搜索中，中途岛航空队与日军发生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交火。

当天早晨，两架PBY（双引擎水陆两用）“卡特琳娜”式巡逻机与威克岛的两架日本陆基轰炸机遭遇。“卡特琳娜”体大笨重，是二战时期最慢的飞机之一，有“最鸡肋机种”之称，交战中两架飞机都被打得满身是洞，差点就回不了岛了。

此时中途岛已部署有B-17“飞行堡垒”轰炸机，既然“卡特琳娜”如此不经打，“飞行堡垒”便加入了巡逻搜索队伍。

“飞行堡垒”的油耗很大，偏偏岛上的汽油库又正好出事故，发生爆炸，导致整个油库储量的一半付之一炬。

听到中途岛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后，尼米兹异常担心，他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中途岛很需要那些油。”

因为情况紧急，尼米兹便临时租了一艘货船，以便将最后一批桶装航空汽油火速运往中途岛。

未料，你急人不急。货船上的人觉悟不高，当货轮抵达中途岛时，正好是星期天，船员便耍起态度，说法定休假日他们是不卸货的，要卸得等到星期一——实在要卸也行，那就必须额外支付加班工资。

中途岛守军无权决定是否能给船员多开工资，又不可能为这点小事就打电话或发电报给尼米兹。

你们不是眼皮子浅吗？得，这就让你们见见世面。守军急中生智，恐吓这些船员，说你们到底卸不卸，不卸，日本人马上就打过来了，船上堆着这么多汽油，那可都是一包包炸药啊，只需一个火星飞过来，轰，船上的人全得变成烧糊的肉饼，你们还能再看到星期一的太阳？

这话一撂下，船员们被吓得面无人色，立即动手把货物和汽油卸完，然后匆匆忙忙地就跑掉了巡逻很危险，但不能不巡逻，而且“卡特琳娜”仍是主力哨兵。这个“最鸡肋机种”之所以还不能弃之，缘于它还有优点，其中之一便是续航能力超强，能飞得够远够长。

1942年6月3日，又一组“卡特琳娜”出发了，其中有一个叫里德的小伙子，他飞了6个小时，已到达巡逻区的尽头，仍然没有看到日舰的影子。

里德最初也怕碰到日机，“卡特琳娜”在打架方面属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水平，碰到谁都得被欺负，中途岛航空队前后已有4架“卡特琳娜”被打成重伤，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座机成为第5架。

不过事有凑巧，前一天晚上，中途岛新到了几架“飞行堡垒”，飞行员炫耀他们的爆破弹威力无穷，并且拍着胸脯说，只要用上一发，准保能立刻让日机开花。

里德等人正愁打不过日机呢，一听这么神，于是马上凑过来，用“交换或借用”的方式，弄到了6发爆破弹。

有了爆破弹，人的心眼便活络了许多。里德算了一下，如果再向外飞出20~40分钟，油料还绰绰有余，到时就算碰上日机也不怕，说不定

还真能发现日军舰队呢。

飞了20分钟，依旧一无所获。里德失望了，他开始转弯，准备进入返回中途岛的航线。

就在这时，他发现地平线上有几个小点。开始还以为是风挡玻璃上的污点，没顾得上去理会，过了一会儿，他猛然醒悟过来，对副驾驶员喊道：“啊，上帝！地平线上的那不是敌舰吗？我想我们是交上好运了。”

几分钟后，里德紧急拍发了两个字的电报：“主力。”

接报后，拉姆齐急忙通知赛马德，两人都异常兴奋。在这之前，也有飞行员发现了敌情，但就数里德的报告最具价值，日军主力舰队啊，要钓就要钓这样的大鱼。

赛马德需要知道大鱼的详情，他命令里德继续观察。里德随后发报，说有6艘大型舰只，呈纵列行驶。

赛马德、拉姆齐收到电报后，鼻子都差点气歪了，6艘，你难道只会数数？报舰种啊！

要认清舰种，就非得降低高度。里德猜想日军舰队一定有战斗机护航，这一带没有云层保护，如果面前突然跳出一架“零”式，就算有再多爆破弹，“卡特琳娜”也只有白给的份儿。

小伙子很聪明，他想到了个主意。

★争先恐后炸“主力”

里德与日军舰队捉起了迷藏，他转了个圈，跑到了舰队后面，并且尽量贴近水面飞行。

日军舰队只会集中精力注意前面有无巡逻机，很少有人会留心身后还有盯梢的，里德通过仔细观察，确认舰队中主要包括了战列舰、小航母、水上飞机航母、巡洋舰、驱逐舰等各舰种。

观察结束，里德才意识到自己已在中途岛以西约750海里处，距日本比这些日舰还近。离原定的返回时间，已过去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飞机已连续跟踪敌人达两个半小时。

此时，燃料竟然仍够飞回中途岛（当然是刚刚够），抵达时油箱里的油料已经用得一滴不剩。

实际上，里德所观察到的，并非机动部队或山本舰队，而是走在最前面的运输舰队，只是因为声势浩大，使他产生了“主力”的错觉。运输

舰队中也没有战列舰，只有重巡洋舰，这两个舰种都很大，飞行员误认是正常的。

赛马德、拉姆齐从里德的报告中看出，确实是大鱼来了，于是立即决定出手。他们一边向尼米兹报告，一边下令斯威尼轰炸机群向“日军主力”出击。

这是拉姆齐所能派出的“经验最丰富的轰炸机群”，可这个“最丰富”其实已经注了不知多少水。

到中途岛开战前，中途岛的飞机猛增至120架，如果说因为有“飞行堡垒”等加盟，新增的飞机还能勉强凑合，飞行员就明显不行了，很多人刚刚从飞行学校毕业，毕业后飞行时间不足4小时，连鱼雷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在匆忙练习起飞降落后，这些小伙子便进行了首飞——从珍珠港飞中途岛，途中由于没有人能将飞机罗盘校对正确，导致大家跟没头苍蝇一样瞎飞，若不是有一架老飞行员驾驶的“卡特琳娜”在旁陪同领航，他们都不知会钻到哪个窟窿里去了。

即便到了中途岛，一群菜鸟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来干什么，有人还以为岛上要举办高级训练班，而自己就是那个荣幸的学员。

上岛的第一天，进行短距离轰炸训练。就在当天，菜鸟们在训练中毫不犹豫地摔掉了两架飞机，幸亏人还没事，而他们的第一位伤员也不是出自报销的飞机，而是被岛上的信天翁给咬伤了脚拇指！

斯威尼轰炸机群里的飞行员，不在这些菜鸟之列，所以拉姆齐将其称为“经验最丰富”，但其实包括斯威尼上校在内，他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打过仗。另外，除斯威尼是正牌西点军校毕业生外，其他官兵全是珍珠港事件后的临时征召人员。比如斯威尼的副驾驶战前是货车司机，领航员战前是木材商。

不过这些飞行员好就好在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接到作战命令后，他们恨不得马上冲出去，把日本人的牛黄狗宝先给掏出来再说。

在飞行3个半小时后，斯威尼首先找到了日军运输舰队。对方也同时看到了这架美军大型战机，负责护卫舰队的“神通”号轻巡洋舰立即开火，斯威尼一拉操纵杆，飞机陡然上升，脱离了高炮射程。

“神通”刚停火，斯威尼带着机群的其余飞机又杀了回来，“神通”再射击，飞机再消失，循环往复。

开巡逻机的里德以为既是“主力”，日军舰队必有战斗机护航，其实这支运输舰队并无空中掩护。飞机来去自由，巡洋舰对此毫无办法，舰上的日军更是被这种游击战术搞得坐卧不安，心神不宁。

斯威尼在寻找最佳的轰炸时机。随着暮色降临，时机到了，斯威尼机群的9架B-17轰炸机从运输舰队的右后方扑了上去。天幕中清晰地显示出“飞行堡垒”的优美轮廓，犹如在跳一曲空中华尔兹。

斯威尼将飞机分成三组，分别从八千、一万、一万二千英尺高度实施攻击。随后，他驾驶飞机进入轰炸航路，并用无线电通知其他飞机：“我要在八千英尺投弹，你们跟着我。”

日本运输舰队意识到对方要给脸色瞧了，所有驱逐舰都拼命朝天空射击。刹那间，大炮轰鸣，炸弹呼啸，海面的水柱被打得嗖嗖蹿起，又哗啦哗啦落下。

几分钟后，喧闹停止，海战结束。

由于机群的攻击距离太远，每架“飞行堡垒”上只能装4发600磅的炸弹，空出来的炸弹舱里必须装满汽油，所以轰炸时间不长。回到家后，飞行员们凭记忆回顾战果，有人认为炸弹命中了一艘运输船并导致其燃烧，还有人说炸中了一艘战列舰或者是重巡洋舰。斯威尼在飞到离战场30海里外时回头看了一眼，确信至少有两艘日舰被打惨了：“那两条船都离开了纵队，好像动弹不得，船上冒着许多菌状的大黑烟团。”

拉姆齐综合了飞行员的讲法，在给尼米兹的正式报告中表明：“共有两发炸弹命中敌舰，一发命中一艘战列舰，一发命中一艘运输船。”

这已经是保守的数据，为的是尽量客观准确，然而事实还是给大家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养精蓄锐钓“大鱼”

轰炸结束后，日本人对船队进行检查，除了一艘货轮被炸弹碎片碰了一下外，其余没有丝毫损失。

当时中途岛守军却对此一无所知——或许不知道还是件好事，因为感觉打了个胜仗，官兵们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上过场的想再立新功，没上场的则跃跃欲试。

听说日军舰队无战机护航，赛马德和拉姆齐忽然来了灵感：何不让“卡特琳娜”也去领它几枚军功章？

这个主意乍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卡特琳娜”速度慢，不经打不说，飞机上还没有鱼雷挂架，同时驾驶这一机种的飞行员也从未接受过投放鱼雷训练。

不管它，先试试再说。

志愿者组成四个袭击机组，他们用一种很特别的机械方法，在机翼下部挂上鱼雷，然后隆隆升入夜空。

不久，飞机就遇上了坏天气，一开始天黑得如同置身于煤窑，到后来就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飞行员们能够在黑夜中接近和寻找到目标，靠的是雷达。

二战初期，雷达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一种颇为神秘的新式武器，但许多美军军舰、潜艇和飞机上都开始进行装备。依赖雷达的指引，袭击机组重新咬住了运输舰队。

这时天已放晴，运输舰队前番有惊无险，心理已经放松下来，正像企鹅一样大摇大摆地朝前继续航行，哪里能想到又会来一群投放鱼雷的。

投放鱼雷无法像高空扔炸弹那么潇洒，为了寻找最好的投弹位置，飞行员必须把飞机降到100英尺高度，这样投弹时就很容易受伤，有一架“卡特琳娜”的机头便因此被打了好几个洞，机身、机翼包括机尾都伤痕累累。

与上次一样，众人扔完就走，同样没看清战果到底如何。

运输舰队的实际损失是，“曙丸”号油船被击中，死伤了二十多人，并因速度下降而暂时掉队。不过这点轻微伤势实在不值一提，没多久，“曙丸”就赶上了舰队，仍然能保持编队航行。

继两番出击后，又有一个巡逻机中队长请战，要求让他率更多的“卡特琳娜”前去攻击，以进一步阻止日本舰队向中途岛进发。

他的请求遭到赛马德的否决，原因是赛马德已从尼米兹那里得到了新的指示。

几天里，尼米兹二十四小时不离办公室，疲倦了只在一张行军床上稍微合一合眼。时光一分一秒都那么难熬，但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焦灼地等待着来自中途岛的消息，为此几乎到了望穿秋水的程度。

中途岛发来的电报让老爷子喜形于色，匆匆看完后，他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漫长的等候终于有了结果，日军的目标就是中途岛，而不是瓦胡岛，更不是美国西海岸，这说明之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正确。

犹如突然拉开了窗帘，眼前光明一片，对尼米兹来说，战局的发展将不再是一盘迷局，而是完全进入了他的预设轨道。

尼米兹没有亲临现场，但他不同意侦察情报中发现“日军主力”的说

法。从情报上看，没有大型航母，也就意味着日军的主力突击部队尚未出现，而按照莱顿先前的预测，日军主力应在明天早晨现身。

尼米兹对莱顿预测的准确性始终坚信不疑，他随即用舰队密码向中途岛发出急电：“那不是日军主力，只是登陆部队，再重复一遍，日军主力将于明天天亮时，从西北方向发起进攻。”

太平洋舰队在当天的作战纪要中写下结束语：“未来两三天内，战斗情况将影响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进程。”

接到尼米兹的最新指示，赛马德、拉姆齐立即决定停止向日军运输舰队继续发动攻击，以便保存实力，养精蓄锐，迎战即将从西北方向出现的日军主力。

中途岛的气氛显得凝重起来，整个航空队都陷入了极度的紧张和不安之中。

★惊人的预测力

有句话叫无知即天堂，或者说知得多老得快。起初大家都以为自己打击的是日军主力，没想到主力尚未登场，那些彪悍的“零”式和大型航母还一个都没出现。

航空队的战机虽多，但别说“卡特琳娜”“飞行堡垒”，就算是战斗机，包括老迈些的“水牛”式和主流配置的“野猫”式在内，也没有一个是“零”式的对手。

热情归热情，实力归实力，灯影戏好看，但戳破那层纸就不好看了。飞行员中，连平时一贯自信开朗的人都变得表情严肃起来，同伴故作轻松地上前劝解：“到明天这个时候，一切就会过去了。”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听者心里更不是滋味，只得苦笑着点头：“是啊，对于那些还能活下来的人，自然一切都会过去。”

一位飞行员一向以胆大出名，也从不购买军人保险，这时候也害怕了，赶紧找人要购买一万美元的保险。负责人的答复是：“抱歉，填写保险的表格已经被抢光了。”

紧张是难免的，但没有人怯战做胆小鬼。有的发誓只要明天日军航母进入攻击范围，他就自愿驾机攻击；有的晚上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以便能够随时应战；还有的未雨绸缪，在飞机里放上牛肉罐头和菠萝汁，说万一迫降海面，也不至于饿着自己。

美国人有一种天生的乐观和幽默，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总能想出点法子来跟紧张做斗争。

美国知名大导演、以拍西部片见长的约翰·福特这时也参了军，职务是海军预备队中校，他正在中途岛上拍纪录片。赛马德建议他明天到电站顶上去拍，福特欣然同意，还说那里确实是个拍照的好地方，没准儿能弄出一批好作品来。

赛马德听了一咧嘴：“还是请你尽量把摄影的事忘掉吧，我们明天会遭到攻击，我希望你能准确报道即将到来的轰炸。”

福特起先还不大相信仗会真的打起来，见赛马德都这么说，也不得不信了。

为了让自己和别人都不致过于紧张，福特便大讲特讲好莱坞的香艳故事，有的没的吹了一箩筐，把周围的官兵们听得眼睛眨都不眨，感觉好了许多。不知不觉，天亮了。

1942年6月4日清晨，负责巡逻的“卡特琳娜”“飞行堡垒”按惯例起飞，并向西北方向进行重点搜索。

5点34分，“卡特琳娜”穿越海面云层，忽然看到20海里外出现了两艘航母。由于时间已十分紧迫，飞行员摒弃密语，直接用明语向中途岛发回了一份急电。

电报很快便被转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尼米兹将它称之为“中途岛战役中最重大的接敌报告”。

看完电报内容，包括尼米兹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在日军主力出现的距离、方位及其时间上，莱顿的预测接近天衣无缝，其误差分别为5海里、5度和5分钟！

机动部队就中途岛西北180海里的地方。

对前面运输舰队被发现且两度遭袭的事，南云居然不清楚。照理，山本舰队是掌握这一情况的，虽然机动部队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但山本舰队可以向其单向转发情报。

然而没有，自始至终，南云什么情报都没收到。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南云及其幕僚得知内情气得暴跳如雷：横竖风雨洒不到你们头上是吧，为什么不知会一声？

山本的幕僚们满脸都是委屈，他们觉得当时这么做，恰恰是为了机动部队好：“如果因为无线电通讯，暴露你们的位置怎么办？我们还以为，敌人被运输舰队缠住，你们进攻中途岛会更顺利！”谁会料到机动部队早已暴露了呢？

在向中途岛推进的过程中，山本舰队和机动部队为了保密所需，就

像是配好的夫妻，一个装天聋，一个充地哑，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误了事。

其实就算没有电报联系，机动部队本身也可以派舰载机侦察，但日本海军的传统是对攻击看得重，对侦察和搜索看得轻，机动部队那么多舰载机，却没有专门的侦察机，需要侦察的时候，都是由攻击机临时客串。

珍珠港事件以后，机动部队到印度洋作战，非专业的侦察机在搜索英国舰队时经常迷航，以致航母不得不发出无线电信号来引导返航，航母的位置也因此暴露。有了教训后，南云能不派飞机侦察，就尽量不派，中途岛战役便是这样，守军早已发觉了他，他还以为自己穿着隐身衣，神不知鬼不觉呢。

就在美军巡逻机侦知机动部队的同时，机动部队向中途岛发起的第一冲击波开始了。5点40分，攻击机群被美军巡逻机发现，飞行员用明语向中途岛发出警报：“大批飞机朝中途岛飞来！”

十几分钟后，中途岛雷达站报告，日机已经逼近。岛上警报声大作，有些飞行员正在暖机，噪音非常大，指挥所怕他们听不见，就派卡车拉着警报沿跑道飞驰。

岛上飞机升空时，赛马德按照尼米兹先前的要求，用无线电向各机队发出指令：“战斗机截击敌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攻击航母！”

一场空中白刃战即将打响，在这里面，最弱的“卡特琳娜”连参战资格都没有，赛马德让它们赶快远离中途岛，先到周围偏僻的地方去避上一避。

当雷达显示日机距离中途岛只有29海里时，中途岛上能起飞的飞机已经全部派了出去，返回的飞机则全部被拖入了掩体。机场上空如也，只有一架用木板和铁皮拼装的假飞机一动不动地躺在跑道附近。

★死心眼的日军飞行员

日军的第一攻击波由108架飞机组成，36架“零”式护卫着36架“99”式俯冲轰炸机和36架“97”式鱼雷机，最后除1架因故障返回外，共有107架飞机接近中途岛。

中途岛战斗机中队出动了25架战斗机，其中包括20架“水牛”式，5架“野猫”式。在与日军攻击机群相遇后，它们朝轰炸机和鱼雷机冲了过去，想拦住对方，在上空进行护卫的“零”式急了眼，立刻张开血盆大口，对美机进行反噬。

尽管早就听闻“零”式厉害，见了面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厉害，美

军飞行员从来没见过飞得这么快、爬升得这么好又这么灵活的飞机，真的好像长了几个脑袋几只手一样，在空中战中占尽了优势。美机性能远远不及，用它们去斗“零”式，如同在拿草戳老虎的鼻子眼，讨不着一点便宜。

“野猫”还稍好一些，“水牛”算是坐实了“空中棺材”的恶名，它动作迟缓，最高俯冲速度竟然还没有“零”式的水平飞行速度快，以至于作战时“零”式常常可以绕着它转圈飞。在这次空战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一谈起“水牛”，简直是深恶痛绝：“我认为，指挥官在命令飞行员驾驶‘水牛’式出发时，这名飞行员就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它根本不是战斗机，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里当教练机用！”

美军飞行员们承认，“零”式机确实是当时战场上机动性能最好的飞机，美军正在使用的战斗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之外，“零”式机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也相当高超，射击时非常准确，几乎是弹无虚发。

美机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硬件又比不过人家，场面很快就变得异常难看，大部分美机都处于被追杀的困境之中，他们只能用全速俯冲的办法，一边尝试摆脱追击，一边希望得到地面炮火的掩护，以便死里求生，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布鲁克斯少尉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在他与战友击落一架日机后，有两架“零”式向他猛扑过来，布鲁克斯的仪表和座舱被打得全是洞，他急忙飞向高炮群的上空，依靠高炮赶跑了那两架“零”式。

接着布鲁克斯看到有两架飞机在格斗，他便想上去助患难中的伙伴一臂之力。可是当他飞近时，那两架飞机却一起向他扑来，布鲁克斯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两架都是“零”式，刚才只是在假装格斗，以便诱人上当。

布鲁克斯只好开足马力全速撤退，一路上飞机又挨了不少子弹，当他的“水牛”降落在岛上时，机身上一共留下了72个弹洞，他本人也受了轻伤。

冷静有时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科里少尉被四架“零”式逼住，在较量中，他发现“零”式也并非无懈可击，只要运气好，用机枪打中它的某个部位，“零”式竟然比普通战斗机还要不堪一击。

而另一个幸运儿科里的技术和运气都很好，他击落了一架“零”式，在避开另外三架“零”式后，又趁机将一架日军轰炸机给揍下了海，最后驾驶着体无完肤的“野猫”安全返回。

在交战中重要的是，你不能首先被“零”式咬住尾巴，一咬住就很难摆脱，这些死心眼的货色，会鬼魅一样地追得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名中尉飞行员被“零”式咬住后，以每小时300海里的速度全力俯冲，从一万多英尺直降到三千多英尺，将飞机拉平后一看，仍没能甩

脱“零”式。

再俯冲，到500英尺，“零式”仍然咬着不松口。中尉实在没法，只能冲向大海，回头再瞧，“零”式还在那里不依不饶地进行射击。

当然不一定迫降海面才能逃生。一名上尉飞行员也是被咬尾后，怎么甩都甩不掉，他后来灵机一动，突然收小油门，并向外侧滑，“零”式刹不住，立即冲过了头。

这场空中对拼没有太大悬念。仅仅15分钟后，美机就败下阵来，25架战斗机，有17架被当场击落，7架受重创，不能再战，参战的26名飞行员中，有25人在点名时永远也不会喊到了，这个战斗机中队近乎全军覆没。

趁着美军战斗机被“零”式缠住，日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闯入了中途岛上空。这时候鱼雷机用不着反舰，所以它是作为水平轰炸机使用的，并与俯冲轰炸机进行协同配合。

中途岛由桑德岛和东岛两座礁岛组成，日机也兵分两路进行轰炸。当天早晨天气晴朗，对高炮射击来说，能见度良好，两路日机还未来得及投弹，桑德岛猛烈的高射炮火就击落2架日机，并击中了领队飞机。

日军飞行员菊地六郎大尉在发现座机中招后，没有跳伞——日军在战争中的无节操行为可谓伤人又伤己，在战斗机对攻中，有美军飞行员跳伞逃生，就被日本人用机枪给射死了，或许菊地也怕落到美军地面，遭遇同样下场，所以索性不跳。

菊地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打开舱盖，向同伴挥了挥手，表示诀别，然后关好舱盖，随着机身一头栽了下去。

另一架日机中弹后轰然起火，不过没有落在地面，而是插进入了礁湖之中。

看到菊地的飞机坠毁，一名聪明的美军黑人炊事兵一个箭步奔到飞机残骸旁，将菊地的尸体给拖了出来。拉姆齐也闻讯而至，他检查死者衣袋，想找出一点有情报价值的东西，没等他翻出个所以然，炸弹已像雨点一样倾斜而下，拉姆齐赶紧纵身跳入掩体。

同一时间，东岛也遭到空袭，但是突袭开始前，守军却见到了让他们匪夷所思且记忆深刻的一幕。

★眼看着战友被射死

领队日机突然离开机群，在俯冲到离地面大约100英尺时，该机竟然翻转机身，仰面朝天，优哉游哉地从停机坪上方一飞而过。驾驶员一

边飞，还一边把拇指放到鼻子上，对美军的轻蔑和嘲弄之情溢于言表。

地面的美军高炮手们看得目瞪口呆，有好几秒钟，大家都忘了射击，不明白这鬼子究竟想干什么。一名陆战队员骂了一声：“搞他妈什么鬼名堂！”随后一发炮弹就打了过去。

领队日机以为自己有七个头八个胆，但其实身上并无金钟罩铁布衫，中了炮弹一样只能摇摇晃晃地摔进大海，这就叫作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

和桑德岛突袭类似，东岛上空的炸弹同样多得跟下饺子一样。不过东岛机场上的飞机早就被全部派了出去，只有跑道上的那架假飞机被当成真飞机给炸了个稀巴烂。

大导演福特出于职业本能，第一反应不是赶紧找地方躲避，而是赶紧把摄影机对准桑德岛的机库，因为他知道机库一定会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虽然实际上里面空空如也。

果不其然，机库在突袭中得到了“VIP”式待遇，整个机库都飞上了天。拍摄过程中，出现了让福特为之惊心的一幕，一块儿巨大的爆炸碎片冲摄影机直飞过来，他整个人都被震得发了傻。

还好，福特只是肘部和肩部受了伤，以此换取了回报：他不仅拍下机库被炸的经过，镜头里还留下了碎片飞来的影像，后来这些都成为纪录片《中途岛之战》的重要资料。

日本人没有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处地面设施，继机场、机库之后，食堂、小卖部也未能幸免，啤酒罐头被炸得像霰弹一样四散横飞，一瓶罐头正好砸在一名机枪手的头上，把他给砸昏了。这哥们儿醒来后喘着大气说：“我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空着肚子喝啤酒。”

也有让人高兴的事，小卖部里装香烟的纸箱子也被震开了，白色的香烟散得到处都是。真是天降福利啊，陆战队员们乐坏了，他们可以满地捡外快了，反正不要钱，谁捡到算谁的。

在轰炸机之后，结束空战的“零”式紧跟着蜂拥而至。这些日机一边向所发现的地面目标扫射，一边追杀剩下的美军战斗机。

日军战斗机飞行员还是那么惹人痛恨，这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冷血之徒。如果说美军的英勇是一种战斗精神，崇尚以人为本的话，日军则不然，生命的价值在他们眼里似乎连个屁都不算，美军逐渐发现：“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以为小鬼子会像我们一样想活命……”

小鬼子自己不想活，也不让别人活，美机明明被击落，飞行员已经跳伞，“零”式机仍然用机枪进行射击。地面美军出动了两条救生筏，试图营救那名飞行员，但为礁石所阻，无法通过，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飞行员被子弹射死。

目睹此情此景，幸存者悲愤到了极点。战斗可以一边倒，甚至可以接受失败和死亡，这都是光明正大的，但如此卑劣和恶毒的行为，他们生平还是第一次遇到。

没有一个人愿意对“零”式机发善心，都想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吃人怪兽给揍下来，无奈飞机不争气。2架“水牛”式与1架“零”式厮杀，当“零”式进攻时，那2架“水牛”就像被绳子拴住了一样，只能被动挨打，2:1，被击落的却不是“零”式，而是其中的1架“水牛”。最后靠地面火力的掩护，另一架“水牛”才得以保住性命。

地面的观战者愤愤不平：“我相信，我们的飞机性能只要有“零”式机的一半好，我们就可以控制住这次空袭。”

地面高射炮也难以对“零”式造成足够威胁：“零”式飞得高了，够不着；飞得低了，又捉不住。

高射炮弹似乎总是晚一个节拍，只能在“零”式背后爆炸，直到有一架“零”式飞得实在太低，到100英尺甚至于25英尺的时候，高射炮才击中了其油箱，把这架忘乎所以的日机打得轰然起火。

空袭结束，香农和赛马德清点损失，除空战中丢掉了战斗机中队外，地面的主要防卫设施受损不大，飞机跑道、汽油库、无线电和雷达设备基本都保住了。

日军在空战中被击毁5架飞机，空袭时又有4架被高炮击落，另外还有30多架飞机受损，其中有2架“零”式因受损程度过重，返回航母后就报废了。

对保卫者来说，情况比预想的要好，袭击者的感受正好与之相反。

代替渊田指挥空袭的友永丈市大尉对空袭成果显然并不满意，他没有遇到岛上的轰炸机或巡逻机，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但可以知道的是，机场跑道仍可使用，上述飞机返岛时均能在跑道上安全降落。此外，中途岛的高射炮群和地面防御阵地未遭摧毁，日军登陆部队在登陆时得到的“欢迎待遇”也一样不会降格。友永的领队机受了伤，发报机也被打坏了，他把自己对南云的作战建议写在一块儿小黑板上，举起来给二号机看。二号机看到后，以友永的名义向机动部队发报：“有必要发动第二次攻击，时间7点整。”

友永不会想到，不知所踪的那些美军轰炸机此时正在“先发制人”，它们即将对机动部队展开攻击。

中途岛之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岛上气氛最为紧张的那个不眠之夜，海军飞行员欧内西斯少尉一个人沿飞机跑道跑步，想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减压。

跑着跑着，他看到路上有一张两美元的钞票。这种钞票的发行量少，颜色也不讨喜，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小心捡到它，就像遇到黑猫一样，是不吉利的，不过也有少数人觉得大吉大利。

欧内西斯属于后面这一种，他把钞票作为幸运物塞进钱夹，以便保佑自己第二天能有好运气。

欧内西斯太希望自己能拥有好运气了。他于6月1日从珍珠港调到中途岛，此前在飞行训练队仅仅待了6个月，不仅飞行时间很少，飞行范围也没超出过陆地——也就是说，欧内西斯一无技术，二无经验，是中途岛诸多菜鸟飞行员中的一个。

欧内西斯驾驶的是鱼雷机。美军原来使用的鱼雷机是TBD“破坏者”，就像战斗机中的“水牛”式一样，这种鱼雷机已经过时，爬高很慢，速度仅为100英里，鱼雷的质量也是臭名远扬，引信和定深装置均不可靠。在珊瑚海海战及其之前的一系列战役中，美国海军已经为此吃足了苦头。

鱼雷机飞行员朝也盼暮也盼，苦等改进型鱼雷机，直至6月3日，欧内西斯才得到了一架崭新的TBF“复仇者”式鱼雷机。

老式鱼雷只有135节的速度，“复仇者”鱼雷为200节，进攻时当然更有效率，但光配备好的鱼雷和鱼雷机还不行，必须有相应技术与之匹配。欧内西斯的训练纪录是，他只在美国本土的靶场投过一发枚鱼雷，来到中途岛后，因为汽油紧张等原因，就没能再练过……

前去攻击机动部队的飞行部队是一支标准的空中杂牌军，分别有TBF“复仇者”鱼雷机、B-26“掠夺者”轰炸机等，这些飞机的速度和飞行高度各不相同，从技术上讲，根本无法协同作战。

按照原计划，所有轰炸机、鱼雷机起飞后要首先会合，组成一支攻击大编队，可实际上无人遵守，也没法遵守。欧内西斯所在的鱼雷机分队第一批向日本航母上空飞去。

途中，欧内西斯发现一架“零”式机从侧旁飞过。“零”式看样子已准备好射击，欧内西斯也打算还击，但两架飞机一掠而过，谁都没机会开火。这架“零”式机显然急于去进攻中途岛，要不然以日军飞行员的刻毒，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欧内西斯的。

仿佛那张神奇的钞票第一次发挥了作用。

这批攻击机群最薄弱之处，便是无战斗机掩护。按照尼米兹的指

示，飞机应该集中对付日军航母，防守中途岛可以由岛上的地面部队承担，然而赛马德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命令，他把所有战斗机都留下防守中途岛了。

站在赛马德的立场，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只是苦了攻击机群，也拖累了整个攻击任务。

鱼雷机分队在7000英尺高度恢复了水平飞行，这时的云层条件非常不错，厚薄相宜，既隐蔽了飞机，又便于飞行员透过云层间隙朝下观察。

鱼雷机分队共有6架“复仇者”，它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攻击日军航母。尼米兹战前就已明确，联合舰队的关键是机动部队，而机动部队的关键又是4艘老航母，它们也是偷袭珍珠港的原班人马：“赤诚”“飞龙”“苍龙”“加贺”。

机动部队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从珍珠港打到印度洋，使英美的许多小吨位舰船葬身海底，自己却一舰未失，基本依仗的就是这4艘大型航母。尼米兹认为，这4艘老航母是机动部队在进攻中的关键力量，也只有它们才具有摧毁中途岛陆空防御，并保护机动部队其他舰只的能力。

事实也正如此，向中途岛攻击的那107架日机，全部都来自这4艘老航母。

7点10分，即南云接到友永电报后10分钟，鱼雷机分队到达日军舰队上空。这是欧内西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舰队，机动部队在洋面展开后那种壮观场面，更令他几乎为之着迷，但是很快，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包括欧内西斯在内，鱼雷机分队集体从云层中钻出，向日军航母冲去，一场惊心动魄的海空大战瞬间爆发。

第八章 硝烟滚滚战犹酣

南云捏着友永的电报正在沉吟，处于舰队最前方的一艘驱逐舰已打出旗语：“发现敌机。”

随着信号旗在日舰桅杆上升起，警报声响彻海空。“赤城”等主力舰立即对空射击，随后10架“零”式升空应战。

战前，鱼雷机分队曾统一过作战方法，规定如果只遇到一艘航母，6架“复仇者”就一分为二，一个攻左舷，一个攻右舷，这样，无论那艘航母怎么巧妙避让，都免不了要撞上鱼雷，但要是航母不止一艘，便只能各自寻找最有把握的攻击目标。

机动部队的航母显然不止一艘，大家不约而同选中的都是位于舰队中心部位的“赤城”。

为了防止液压装置失灵而无法投弹，每架“复仇者”都打开了弹舱门，这无疑影响了飞行速度，加上没有战斗机掩护，它们自身的安全状况变得异常差劲儿。

对于以速度快捷见长的“零”式来说，面前的这些鱼雷机都不过是供他们练射击的活靶子而已。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由于10架“零”式争着要上前干一票，你拥我挤，反而妨碍了各自的技术动作，使得看上去不堪一击的“复仇者”穿过高射炮火，竟奇迹般地接近了“赤城”。

鱼雷机分队的另外一个要求是，时机不成熟不投弹，所以欧内西斯驾驶的“复仇者”一边用机枪对敌舰进行扫射，一边寻找着合适的投弹位置。

几秒钟后，欧内西斯的报务员费里尔发现，炮塔里忽然无声无息，机枪手停止了开枪。

为什么不开枪了？费里尔回头一看就全明白了。

★鱼雷机分队失利

机枪手已经被“零”式的子弹击中，一头扑在了机枪上。

费里尔的年纪也不大，才十八岁，刚刚成人。在这之前，他和作为驾驶员的欧内西斯、阵亡的机枪手都一样，死亡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的概

念，一个似乎显得非常遥远的东西，但如今它却近在眼前，随时可能把你扯下深渊。

人的成熟，有时只需几秒便可完成。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欧内西斯、费里尔已自知难以生还，但这两个年轻人都没有丝毫犹豫，他们继续着自己的勇敢行动。

一架“零”式俯冲下来，一阵扫射过后，“复仇者”的液压系统被打烂，紧接着另一架“零”式射出的子弹穿过费里尔的帽子，他立即昏死过去，欧内西斯的脖子负伤，血顺着脖子往下淌。

机舱内的三个人，一个挂了，一个昏迷，一个像被扎了一刀，而飞机的升降舵也开始失灵，欧内西斯再无时间和机会去攻击航母。于是他朝左侧的一艘巡洋舰飞去，将仅有的一发鱼雷“转赠”给了这艘军舰，但由于投弹位置太高，鱼雷并没能击中目标。

6架“复仇者”，3架已被“零”式击中起火，坠海后激起了高高的烟柱。另外3架，除欧内西斯对准巡洋舰外，其余飞机的鱼雷都飞向了“赤城”。

但可惜的是，缓慢行进中的鱼雷都没能击中“赤城”，“赤城”使出浑身解数，一个左满舵接着一个右满舵，避开了来袭的鱼雷。在完成攻击后，两架鱼雷机没能逃过被“零”式击毁的命运，它们像火球一样坠入航母甲板附近的海水之中。

整个鱼雷机分队只剩下欧内西斯，这时他的飞机已两度受创，一个伸出去的机轮让机身失去了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受“零”式攻击，也会自行坠毁。

千钧一发之际，欧内西斯本能地抓住着陆用的调整片，把它往后拉，这一非常举动居然产生了奇效，机头有了翘起的迹象。欧内西斯见状赶紧继续拉，最后终于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将飞机拉了起来。

也许是神奇钞票的再次显灵，飞机又能继续正常飞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脱险。

两架“零”式紧紧缠住欧内西斯，并从不同位置不断向他射击。欧内西斯似乎是到了绿茵场，他不得不像一名带球突破的足球运动员那样，用各种假动作左摇右晃，以便在密集的子弹中找寻存活的一丝空隙。

“零”式咬尾，通常不见血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它们足足追了二十多公里，把子弹全部射光，才不情不愿地被航母召回。大难不死的欧内西斯松了口气，此时他和他的飞机都只剩半条命了：机上的重要部件，从液压系统到罗盘全都碎了，升降舵、电器系统完全失灵，唯一还在运转的就是一个发动机。

万般无奈下，欧内西斯只能采取“靠猜测，靠上帝”的办法，他揩掉蒙在眼睛上的鲜血，努力猜测着回航路线，凭着感觉，瞎猫碰到死耗子般地往中途岛方向摸。

好不容易，当他穿出云层时，发现下面正是库雷岛。库雷岛与中途岛隔海相望，欧内西斯通过这座岛搞清了自己的方位，这意味着他抓到了求生的绳索。

鱼雷机分队18名队员，生还者只有欧内西斯和费里尔两人，大难不死的欧内西斯获得了海军英勇十字勋章。

此战之前，“复仇者”的性能究竟如何，大家都不甚清楚，鱼雷机分队的战斗过程，以及欧内西斯的经历，说明“复仇者”完全有资格取代“破坏者”。斯普鲁恩斯向尼米兹建议：“尽快用新型的‘复仇者’代替‘破坏者’。”

尼米兹则感叹：“‘复仇者’装备精良，但由于缺少战斗机掩护，它还是无法突破敌人战斗机的拦截。”

显然，鱼雷机分队的战斗失利，问题不在于飞机，而在于战术。

那边南云刚刚摆脱“复仇者”，尚未顾得上喘息，轰炸机分队又杀了上来，当然它们的左右也无战斗机护佑。

★超神奇的油箱

轰炸机与鱼雷机一前一后，几乎同时到达目的地。由于跟得很紧，在日本人看来，甚至轰炸机比鱼雷机来得还要早。

轰炸机分队包括4架陆军“掠夺者”轰炸机。不过这次轰炸机不用炸弹，用鱼雷，每架“掠夺者”的机身下都挂了一发鱼雷，这也是陆军飞机首次使用鱼雷攻击目标。

轰炸机的攻击目标与鱼雷机没有两样，巡洋舰之类再大也提不起他们的兴趣，飞行员们径直朝“赤城”猛扑。

在分队长科林斯上尉的率领下，4架“掠夺者”先向左舷，然后一个急转向右，以避免舰队密集的高炮火力。美军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大大超过了飞行技术，面对着高炮火墙，一名飞行员大叫道：“哇，如果妈妈这时能看见我就好了！”

当日军枪炮手连续射击时，他们看到这些大型双引擎轰炸机离得非常近，以至可以估算出机翼上白星机徽的大小，机动部队参加过的战斗也可谓数不胜数，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6架“零”式从700英尺高空俯冲下来，在进入攻击航路之前，位于轰炸机分队尾部的一架“掠夺者”中弹坠毁。不过这批“零”式的毛病还是密度太大，结果互相妨碍，无法瞄准，科林斯等3架飞机乘隙突破战斗机防线，并向“赤城”发射了鱼雷。

“掠夺者”的鱼雷发射装置系临时改装，飞行员们根本不熟悉，他们不停地尝试启动装置，还是无法确定鱼雷是否已经投了下去。

其实早就投下去了，但由于距离较远，鱼雷速度又慢，“赤城”躲掉了2发，另外1发被“飞龙”的机关炮给打爆了。

这还没有完。科林斯和队友穆里中尉将飞机拉起，从“赤城”的上方掠过，同时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航母的飞行甲板。据穆里回忆，这是他全程战斗中觉得最安全的时刻，机枪打伤了两名日军高炮手，航母上的一门高炮也被打坏，有半个小时无法转动。

在科林斯和穆里撤退时，他们又遭到了一群“零”式的咬尾追杀。

碰上战斗机群，什么轰炸机也不是对手。“掠夺者”的主要功能不是打空中白刃战，一打起来，火力配备就特别让人恼火，其中科林斯的两挺炮塔机枪都不断出故障，一挺机枪刚一打就哑了火，另外两挺机尾机枪的子弹带都带不动，还得机枪手自己送弹，而机枪手又缺乏足够的射击训练，常常瞄不准，打不好。

穆里的情形更糟。他的飞机上没有固定机枪，仅有的自卫武器就是一挺机尾机枪，而且还老卡壳，只能间歇射击。

没多久，两架“掠夺者”便受到重创，穆里的机身被几百发子弹打中，油箱被打得全是洞。驾驶鱼雷机的欧内西斯多少沾了点神奇钞票的光，运气不错。科林斯和穆里事后却是对油箱赞不绝口，认为正是油箱救了他们的命。

“掠夺者”装备的是防漏油箱，被子弹击中后，特殊橡胶填充物会自动涨大，并堵住被击穿的漏洞，同时阻燃剂还会迅速与油混合，形成不能燃烧的液体。

没有这宝贝油箱，飞机早就起火爆炸了。

既然中了这么多子弹都没事，科林斯和穆里的胆气也壮了起来，他们一边跑，一边还击，穆里还惋惜地说：“要是没有固定机枪，我好几次都能把敌人的战斗机给揍下来。”

当两架轰炸机摇摇晃晃，喝醉酒一般地返回中途岛时，它们已经面目全非，成了两堆破铜烂铁，不经大修是无法再飞了。

科林斯和穆里没有看到第三架“掠夺者”返回。在三架飞机投完鱼雷

后，那架“掠夺者”的驾驶员没有将飞机拉起，他选择了一个更英勇也更为壮烈的攻击方式。

★黄金预备队

空海作战时，“赤城”上还未升空的日军飞行员全都聚集在甲板上观战，就连做完手术，刚刚能下床的渊田也挣扎着跑出来，倚在舰桥旁的一只降落伞上进行观看。

当时航母上的所有高炮都在对空射击，但仍有一架美机呼啸着朝航母直冲过来，飞行员和船员们十分惊慌，他们都以为美国人不敢做这种同归于尽的事，有人惊呼：“要撞到舰桥了！”

渊田已能清晰地看到深蓝色机身上熠熠闪光的五角星，这位王牌飞行员很容易就识别出这是B-26“掠夺者”。

飞机终究未能撞到舰桥，它在航母的左舷位置击弹，然后骤然下跌，一头栽进了海里。

见此情景，“赤城”上的人全都乐得手舞足蹈，但有那么一会儿，同样作为王牌飞行员的“菩萨”村田却没能笑得出来。

他表情严肃地注视着轰炸机坠毁的地方，那里升起了很高的水柱，接着又跌落下去。

村田不知道眼前这位敌方飞行员姓甚名谁，但对方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一个勇士，他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哪怕是在冷酷无情的战场上，这种行为也足以使人肃然起敬。

假如处于同样的境地，村田相信自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飞行员的最好归宿。

一阵肃穆之后，村田又恢复了常态，毕竟是在打仗，敌败我胜，总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看到村田大笑起来，舰上一阵欢腾，渊田来了一句：“真逗。”

美机的两次攻击没有对机动部队造成多少损失，基本上是有惊无险，然而南云等人还是受到了极大震动。

和渊田一样，源田也从病床上爬起来，勉强站在南云身边协助指挥。这位幕僚刚才仰着头，眯着眼，对来袭的美机进行了仔细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实施鱼雷攻击的水平太差，这次进攻简直是一败涂地。”

可是无论源田还是南云本人，都无法否认，如果这些美机不是在对

付速度快、机动性强的机动部队，而是攻击相对笨拙的运输舰队，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友永的电报在手中都还没捂热，美军鱼雷机和轰炸机就一个接一个来赶场，这似乎更加说明，对中途岛发动二次攻击确有必要。

南云决定采纳友永的建议，并提前动用第二波攻击机。

第二波攻击机的本来使命，主要是为了应付侦察机可能发现的水面部队。在印度洋作战时，当攻击机从航母起飞后，就曾有英军水面部队突然冒出来，对航母形成威胁。

虽然南云以为太平洋舰队仍在夏威夷海面，但鉴于这些教训，他不得不为自己留上一手。

第二波攻击机也可以说是南云的黄金预备队，机动部队航空兵中的精锐主力都集中于此，这点只要看看各战队的领队名字就知道了：鱼雷机的村田重治，绰号“雷击王”；俯冲轰炸机的江草隆繁，绰号“舰爆之神”；“零”式的板谷茂，与渊田、村田一起在“赤城”服役的飞行队长……难怪无法亲自上阵的渊田在看到预备队名单后，脸上愁云顿消，在目前的日本海军中，还没有任何一支航空兵部队能超过这一组合，无论实战经验还是作战能力。

渊田相信，美国舰艇要么不出现，一旦出现，预备队完全能控制战局并予以歼灭。

南云派出的7架侦察机已与第一波攻击机一同起飞。侦察行动在海图上就像一把日本檀香扇，它以机动部队为中心向外辐射，从而形成7个独立搜索区。

这时南云估计派出的侦察机已到达搜索扇面的尽头，但还没有一架侦察机报告说发现美军舰艇。

既然附近海面没有敌舰，再留着如此精良的预备队不用，那就太浪费了。在源田的建议下，南云下达了“换弹命令”，也就是给第二波攻击机换装弹药，将原来攻击舰船的鱼雷机换成攻击中途岛的轰炸机。

收到命令，升降机赶紧将鱼雷机送回甲板下的机库，卸下鱼雷，改装高爆炸弹，然后再起吊到飞机甲板上来。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小活儿，航母上顿时一片忙乱。

南云7点15分下达的命令，7点28分，一架水上侦察机传来惊人报告：“发现10艘水面舰艇，疑是敌舰。”

这个报告犹如晴天霹雳，差点把“赤城”的舰桥都给震塌。

★机动部队的烦恼

“疑是敌舰”，这周围除了机动部队，还有谁，不是敌舰又是什么？

如果按照原方向与航线，7架日军侦察机只会一个不少，并一无所获，但是这架机长名叫甘利洋司的侦察机算错航行方向，偏离了预定的侦察路线，这反倒让他有了意外发现。

情报参谋把甘利报告的美舰位置标注在图上，经测算，离机动部队正好有200海里之遥。

在“MI行动计划”中，山本给南云及机动部队规定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攻占中途岛，二是在太平洋舰队出现时，将其一举歼灭。

日本有句谚语：“一人追两兔，一只也捉不住。”南云尽管狂妄，但面对双重任务，他也会分出个先后次序。相比于攻占中途岛，后面那只兔子无疑更肥更有油水，同时也跑得更快更狡猾，因此要是能早一点发现太平洋舰队，南云一定会选择首先歼灭太平洋舰队，那样的话，说不定航母上的鱼雷机此刻正朝美舰队飞去呢。

早一点发现——南云曾经拥有这样的机会，由于弹射器发生故障，甘利的侦察机推迟了半小时起飞！

晚了半小时的结果是，鱼雷机已经降到甲板下去换炸弹，所有的人都在手忙脚乱，南云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南云和他的幕僚们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参谋长草鹿气急败坏：他们原来在那儿！

是攻打中途岛，还是专心对付美舰队，在整整斟酌了十分钟后，南云重新传令：“准备攻击敌舰队，还没有换装炸弹的飞机不要卸下鱼雷。”

需要换弹的鱼雷机都停在“赤城”和“加贺”上面，这时差不多换了一半，当南云急令停止时，两舰的飞行甲板上已经停放了10~15架准备进攻中途岛的装弹鱼雷机。

再次修改攻击次序，已不是究竟捉哪只兔子这么简单，南云的心底还有了另外一层恐惧和担心，他生怕突然出现的美舰队会是一支航母编队。

换句话说，如果对方只是一支普通舰队，那还不打紧，反正尚处于己方航母舰载机的攻击范围之内，等第二波攻击机把中途岛摆平，再回来收拾它们也不迟。

可倘若这支舰队中有一艘或几艘航母，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很有

可能，不是打兔子，而是被别人当成兔子打。

南云无法假定美舰队里没有航母，毕竟这个风险太大了，大到他和机动部队都承受不起。

对南云来说，现在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查明10艘美舰里究竟有没有航母，这将决定他是否需要在最后关头放弃二次攻击中途岛的计划。在和甘利进行无线通话后，他让对方务必弄清美舰类型，随时报告。

正在南云举棋不定的时候，中途岛航空队发动了新的袭击。

第三批来客是亨德森轰炸中队。按照编制，分队长亨德森少校手下应有18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但其中2架因发动机故障无法起飞，所以实际只有16架。

飞机少2架倒还关系不大，最让亨德森为之困扰的，还是飞行水准问题。轰炸中队的飞行员中有10人全是新手，他们刚调来一个星期，来到岛上后，又苦于岛上缺油，只进行过1个小时的飞行训练。

要想训练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可亨德森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被迫另辟蹊径。亨德森将他的中队分成两组，技术较为熟练、平时训练成绩较好的在一组，新手在另一组，并由经验丰富的分队长来传帮带。

尽管有分队长带着，但新手那一组仍未让亨德森省心，当天起飞时，许多飞机争着飞，弄得欲速则不达，足足花了10分钟，所有飞机才得以升空。

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中途岛指挥所都未能联系到亨德森中队，他们发出的攻击日军航母的命令，也没能得到回复，这使指挥所曾一度担心俯冲轰炸已经化为泡影。

然而从事后来看，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亨德森早就接到了命令，也回了话，只是当时正值中途岛遭到空袭，无线电联系被迫中断。

即便亨德森真的没收到命令，他也不愁没有信息来源——经过前后三轮攻击，美军各航空单位都在不停地转发日军航母的方位、距离与航向，在这种情形下，盆儿罐儿都有耳朵，何况是四处找肉吃的攻击机群？

亨德森中队以九千英尺高度编队飞行，在美军攻击机群中，他们是第一个将机动部队全部的四艘老航母尽收眼底的。

亨德森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指令。俯冲轰炸是海空大战中行之有效的攻击战术，但要在快速俯冲的情况下投弹，大多数菜鸟别说完成基本动作，反应都反应不过来。基于这一原因，亨德森不得不放弃了

俯冲轰炸，代之以速度较慢，但效果也相应欠佳的下滑轰炸，为的就是让新手们不致临场晕菜。

当轰炸机盘旋下降时，护航的“零”式冲了过来。

★活着归来是奇迹

这些“零”式战斗机色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有的机身银光闪闪，上面的识别标记和整流罩呈现红色；有的机身是暗褐色，识别标记和整流罩则呈紫色。依起落架不同，“零”式有两种机型，一种为收缩式起落架，一种为固定式起落架，它们分上下层作战，飞行员从战术动作到协同配合意识上都非常好。

面对如此厉害的对手，轰炸机中队困难重重。亨德森第一个被“零”式咬住，日军飞行员凭直觉就感到他是个技术娴熟的老手，于是集中火力对他展开攻击，枪炮射出的炮弹带着缕缕白烟，不时在亨德森的机身周围形成道道烟圈。

亨德森双拳难敌四手，在“零”式进行第一次攻击时，他的座机便起火坠落，第一分队领队格利登上尉立即从中队长手中接过指挥权。

格利登在队友中被称为“铁人”，但行事并不鲁莽，眼见“零”式的攻势凶狠犀利，他便主动避敌锋芒，率领中队钻入了云层。

目标是航母，不是“零”式，“零”式正是急于护航，才会跳出来截击。格利登再次发出攻击信号，并率先从大约两千英尺的云层中冲杀而出。

时间赶得很巧，格利登在前，中队的其余飞机依次跟进，“飞龙”号航母正好处于他们的下方。

格利登和他的队友们看到，“飞龙”的飞行甲板呈浅黄色，整个甲板闪闪发亮，除了中段画着一个巨大的太阳徽，上面没有任何伪装。

拼尽九死一生，为的就是绝杀它，飞行员个个心痒难耐，全体飞机陆续进入攻击航路，投弹间隔为5秒。

“零”式急忙尾追而至，在失去云层保护后，有近一半“无畏”被“零”式击落，但剩下的另一半仍然如同飞机的名字一样，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炸弹在“飞龙”两侧投下了一道漂亮的弹幕，密集的水柱和滚滚浓烟将这艘航母罩得严严实实。可是很快，“飞龙”就像一名有气派的老演员出来谢幕一样，又从烟雾中钻了出来——连在“赤城”上观战的渊田都觉得奇怪，那么多炸弹竟然一发都没有命中，即便落点最近的两发炸弹，

也离它有50米左右，一发落在左舷外侧，一发落在右舷外侧。

美军飞行员艾弗森中尉自浓云中下滑后，便选择了与大家都不太相同，或者说被大家忽视了的目标，他所攻击的是“加贺”号航母。

“加贺”的飞行甲板前后各有一个太阳徽，无上部结构，看上去要比同等级的美军航母短些、宽些。可能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没有像“飞龙”那样引起大家的关注。

艾弗森向“加贺”的尾甲板扔了三发炸弹，这三发炸弹都差一点就命中，其中最近的一发离左舷舰艏仅20米。

炸弹虽没能敲到航母脑袋上，可也把它给打急了，“加贺”像只受了惊吓的猴子一样，上蹿下跳，拼着命还击，飞行甲板上的对空火力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

艾弗森猛地把飞机往上一拉，脱离了对空火力网，但随即就被一群“零”式给咬住了，这些“零”式撵在后面发了疯似的猛追，一口气追了30~40公里，直到艾弗森钻入云层方告罢休。

艾弗森的座机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连喉头送话器都被打坏了。当飞机在中途岛降落时，检修人员发现机身弹痕累累，仅弹洞就多达259个，而且没有副翼，只有一个机轮，机修人员纵然见多了受伤的战机，也不禁为之愕然，他们实在难以置信艾弗森居然还能活着归来。

16架“无畏”式，只有8架返航，并且全都受了伤，有的当场就报废了。这次攻击虽未对机动部队造成明显损失，但也足以令南云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他满心能感觉到的都是越来越多的美军攻击机，就连美军的“无畏”式似乎也从未离开过，仍在航母上空不停地呼呼盘旋。

战场对最高指挥官的要求，通常不是上阵厮杀，而是冷静思考，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云就算是定力再好，也已经冷静不下来了。

他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侦察机传来情报，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甘利那里音讯皆无。

7点58分，南云终于收到了甘利传来的无线电报告，他不看犹可，一看恨不得揭了对方的皮。

★指挥官脑子乱

甘利报告，美舰队的航向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什么都没说。

让你查有没有航母，扯这些没用的犊子干什么？南云脸都气黄了，他怒气冲冲地命令甘利：“查明舰种！”

这句话一出，就说明南云不仅心绪不宁，而且思路已乱，他只记得追问舰种，却忽视了甘利报告中另一个极具价值的信息。

美舰队航向变化，是航母即将逆风航行的征兆。一般军舰用不着如此改变航向，只有航母，需要通过逆风航行，来为舰载机提供更大的升力。

不需要举别的例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每当“赤城”需要放飞飞机时，采取的可不就是这种位置？从中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一是美舰队中有航母，二是有战机将从航母上起飞。

答案早已潜藏其中，只可惜南云的头脑已经乱到不能分析了，他需要的，是别人把答案一字不漏、完完整整地端上来。

南云的幕僚和他们的主将一样陷入了思维空白，无论源田还是草鹿。这似乎也怪不得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轰炸机的隆隆声，战斗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高炮的怒吼声，响起一片，以至于舰桥上的军官们只看到同事的嘴在一张一合，根本听不到对方在讲什么，而南云在广播中下达了什么命令，他们也完全听不清楚，更不用说静下心来细思考分析。

8点零9分，甘利终于发来机动部队企盼已久的报告：“敌舰队中共有巡洋舰5艘，驱逐舰5艘。”

情报参谋如释重负：“到底给弄清楚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航母。”

新的报告让南云及其幕僚感到了一阵宽慰，但表现得并没有情报参谋那么轻松。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使他们隐隐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根据甘利提供的报告，只能证明舰队里无航母，不能说明这一海域里就没有美军航母。

中途岛附近海域属于美日海战的前哨，试想一下，谁会把一支轻型舰队单独派到这里来活动呢？可以肯定那是一支护航舰队，没准儿航母离舰队不会很远呢。

果不其然，南云随即收到“筑摩”号巡洋舰的报告，称有敌机正朝舰队飞来，并且言之凿凿地说：“是舰载机，系我舰发现的首批。”

巡洋舰的报告犹如给了南云当头一棒，接着“苍龙”号也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大批双引擎飞机。

机动部队将领们的神经由此变得十分紧张，但当看到这批飞机时，他们在愣了一下之后，又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苍龙”的瞭望哨可能真是被吓昏了头，连数数都不会了。来者是美

机不假，却不是双引擎，而是四引擎！

美机的再度来袭，反而令机动部队的紧张心情得到了缓解，因为只要不是脑袋发了昏，谁也不会认为四引擎的轰炸机会是舰载机，而只可能是陆基飞机。源田专门查对了一下机种识别表，认出是B-17“飞行堡垒”。

没错，这是中途岛的第四批“客人”，那个“经验最丰富的轰炸机群”，曾袭击过日军运输舰队的斯威尼轰炸机群。

天还没亮的时候，斯威尼就率领B-17“飞行堡垒”出发了，他本来是想再次找运输舰队撒撒火气，但出发前，拉姆齐曾提醒他，“卡特琳娜”正在西北方向搜索日军航母，一旦找到，他要随时改变攻击目标。

在收到“卡特琳娜”传来的情报后，中途岛指挥所立即用明语通知斯威尼。斯威尼机群随即转向，并继其他美机攻击分队之后找到了机动部队，但不巧的是，日军航母被云层遮住了，而斯威尼的胃口也是除了航母之外，别无所求，因此他只好在六千米高空盘旋，以便云开雾散后投弹。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斯威尼如愿以偿，机群向四艘老航母进行了连续轰炸，航母四周不断升起黑色水柱。

斯威尼的运气并没有比上回袭击运输舰队时更好，由于瞄准精度过低，轰炸过程雷声大雨点小，虽然足以吓对方一跳，但其实连一发炸弹都没能命中。在高炮火力的掩护下，日军航母迅速逃到云层下，并将防卫和驱逐任务交给空中巡逻的“零”式。

斯威尼机群扔光炸弹，开始返回中途岛。“飞行堡垒”不像其他轰炸机或鱼雷机，这是一种具有坚固防护的高速飞机，即便“零”式猛烈开火，也不能对其造成严重损伤，而“飞行堡垒”只需飞行员紧踩油门，一个俯冲，就能把“零”式给甩出老远。

斯威尼以为“零”式会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是往身后一看，一架“零”式都没能跟得上来，他由此感到十分诧异：“哼，我还以为这是他们的精英呢！”

战后尼米兹对“飞行堡垒”的性能大加称赞。“飞行堡垒”是陆军飞机，尼米兹极力主张立即给海军航空兵也配备这种战机，用以进行侦察、追踪以及轰炸。

不过在当时，“飞行堡垒”成效甚微的攻击，却让南云等人暂时吃了颗定心丸。事情明摆着，如果美国人在这一带海域有航母，他们为什么不派舰载机来支援这批陆基飞机作战呢？

南云初步判断，“筑摩”号所报告的“美军舰载机”，很有可能是友永

的首批返航日机。

在机动部队的官兵们看来，如“飞行堡垒”似的攻击，别说已来了四批，哪怕是五批、六批，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算是这些美军飞行员与想象中不同，他们个个英勇无畏，并不输于日军的疯狂凶悍，可只要把航母舱盖关紧，内部就毫发无损。同时从战术上看，中途岛派出没有战斗机掩护的轰炸机来进行攻击，简直是愚蠢透顶：进攻，毫无协同可言；组织指挥，乱七八糟；投弹的准确性和破坏程度，更是差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

正这么思忖着，美军第五批战机说来就来了。

★不停歇的连轴空袭

这五批依旧是中途岛的陆基机，诺里斯少校率领的SB2U俯冲轰炸机群。

中途岛原有轰炸机型中，那个要用医疗胶布遍裹全身的，便是SB2U。这种老古董飞机还有个诨名叫“震动器”，或者叫“风向标”，意指其又笨又慢，尤其是俯冲时，动作显得十分僵硬。

按照计划，“震动器”应与新型的“无畏”式一起行动，但“震动器”多慢啊，亨德森中队等半天等不到，只好先走了。

诺里斯机群在8点20分才飞到机动部队外围，当飞机即将降低高度时，遭到了大批“零”式的攻击。

若是参照之前的多次空战场面，老迈的“震动器”似乎转眼间就要被扫得一千二净，可是这次情形有些不同。

慑于来袭的美机像赶集一样，令人应接不暇，南云已经把所有战斗机都派上了天空，其中包括被指定用于第二波攻击的飞机。飞行员中有老手，也有新手。

前面应付美机的几轮攻击，靠的都是老飞行员，但整整四个小时折腾下来，是只驴也要口吐白沫了，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其反应自然就没法再准确迅速。至于补充进来的新手，他们除基本动作外，没有受到过进一步的强化训练，在飞行和作战技术上也并不比中途岛的“菜鸟”们强上多少——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联合舰队对中途岛的备战远不及珍珠港充分。

日机还是采取双机协同的战术，然而效果已大打折扣，诺里斯机群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赶苍蝇一样驱散了大多数“零”式，有一架“零”式还肚子朝天地被揍了下去。

诺里斯机群钻入了两千英尺高度的云中。从这里到达位于舰队核心部位的航母，还有一段距离，诺里斯清楚地知道，要想闯过这段路非常不易。

“零”式才刚表现疲软，一是老手太累，新手太嫩；二是毕竟处于舰队外围，进攻态度上没有那么坚决，可要往里面突就不一样了，“零”式一定会变得穷凶极恶。说不定，还没看到航母，自己手下的这批“震动器”就会所剩无几。

为什么不找个就近目标进行攻击呢？

诺里斯的座机下面便有，那是一艘名为“榛名”号的漂亮战列舰。诺里斯向各机发出攻击指令，随后率领机群进行长距离高速下滑，11架“震动器”一架接一架扑了下去。

“榛名”一边做“之”字运动，一边高炮齐鸣，空中到处都是爆炸声，这使得“震动器”很难瞄准，诺里斯机群竭尽全力，也没有命中敌舰。

当机群突围和返航时，再次遭到回过神来的“零”式的包围，其惨状与亨德森中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共有两架坠毁，两架因油料耗尽而报销。一名飞行员靠扔硬币的方式才找到回岛的正确道路，岛上的军官上前问候：“好啊，没想到能再见到你。”他回答道：“该死，我也是！”

中途岛的连轴空袭终于告一段落。五批机群，出去的时候是整整齐齐，回来的时候已变得七零八落，航空队总计损失三分之二的战机，有一半飞行人员阵亡或失踪，往日繁忙的飞行跑道也因此变得沉寂下来。更为可悲的是，当零散战机返回时，都不约而同地把岛上巨大的黑烟柱当成了导航方向，而这个黑烟柱来自遭空袭后的燃料库。

机动部队的四艘老航母仍旧完好无损，它们还会卷土重来，并置中途岛守军于死地，而根据上次日机发动攻击的时间，以及日军航母的已知方位，赛马德和拉姆齐估计，这个间隔不会超过三到四个小时。

三到四个小时后怎么办？中途岛几乎没有战斗机可以御敌，只能靠高炮和一些小型防空武器来守卫天空——从第一次防守的效果来看，充其量也不过是起到干扰作用罢了。

不管官兵们如何英勇，残酷的事实就摆在大家面前：岛上实际已失去了抗衡航母的第二次空袭，以及挡住日军运输舰队登陆的能力。

仅就中途岛的这一轮鏖战而言，美军毫无疑问是败了，赛马德向尼米兹发去了一份令人伤感的损失统计报告。

在得知中途岛遭到空袭之后的2个小时内，尼米兹一直没有收到过来自前线的任何消息，无论中途岛还是特混舰队。

从中途岛之战开始到现在，特混舰队出去空袭日军航母的轰炸机、鱼雷机飞行员甚至都不知道，附近有航母的舰载战斗机可为他们护航。

这并不是老爷子的疏忽或失策。

★做一只聪明的老鼠

参加中途岛战役的美日两军，在实力上相差悬殊。日军拥有4艘重型航母、2艘轻型航母以及11艘战列舰，水面作战的舰船总计达到86艘，美军仅有包括3艘重型航母在内的27艘军舰，数量上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

但在实战中，山本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没有把兵力全部推到最前沿。比如旗舰“大和”号，那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火力最强的战列舰，被山本用作海上司令部，与其他一些大的战列舰一起被置于最后方，这等于斩掉了联合舰队的一只利爪。

山本这么做，据说是要省下战列舰作为机动兵力，以便在防止美军偷袭东京的同时，还可以对救援中途岛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打击。

按照山本的如意算盘，太平洋舰队只会中途岛被日军拿下后再出现，到时机部队先上去将对方杀个稀里哗啦，再由他所控制的战列舰舰队采取突袭战术，负责把猝不及防的美军舰队残部全部清除掉。

后来，有证据表明山本受到了一本军事专著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反对用战列舰炮击岸上设施。山本可能是从中得到了启发，他把“不用舰艇攻击地面部队”，视为海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于是当中途岛的空海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令山本为之得意的战列舰却集体当了闲客，假如他能将这11艘战列舰全部集中起来，不靠空袭，只凭舰上的巨型火炮就完全有可能拿下整座岛。

无怪乎有人评论说，与其如此，倒不如让“柱岛舰队”依旧留在柱岛，那样起码还可以节省燃料呢。

山本和战列舰一样，打仗的盛年已过，他给尼米兹留下的漏洞连自己都无法弥补，不过即便这样，日军在前沿依旧占有明显优势。毕竟，南云的4艘老航母在太平洋战场上闻名遐迩，就算要一对一地拼掉对方都很难，更别说数量上还少了一艘呢。

尼米兹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聚焦在了另一组数据上，这是双方可使用飞机的数量对比，美机的总数为348架，日机为325架，美机多出23架。多出的23架，正好是中途岛上“掠夺者”“飞行堡垒”等陆基飞机的数量。

尼米兹让中途岛航空队对机动部队展开连轴攻击，为的就是争取打掉或损坏南云的老航母，以便在正式决斗前先削弱日军的优势。

他怀着无比焦虑的心情，等待着中途岛方面来电，在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无线电静默后，赛马德终于发来了一份很短的电文，电文中披露，中途岛航空队已经基本上被打残了，而机动部队却损失轻微，除了受了点惊吓，航母连一艘都没被炸沉或破坏。

多出的23架陆基飞机，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这消息也太打击人了，尼米兹沮丧不已，他紧锁着眉头，如同笼中困兽一般，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接下来必须看特混舰队如何表现了。

战前尼米兹就知道日本人不仅要攻占中途岛，还企图诱歼太平洋舰队主力，也就是说，山本在中途岛战场设了个圈套，安了个夹子，要像捉老鼠一样捉住尼米兹的精锐部队。

尼米兹将计就计，你把我当老鼠，那我就做老鼠，不过要做一只聪明的老鼠，在不触动你夹子上弹簧的同时，我会一口一口地将夹子上的奶酪吃掉，从而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

于是两支特混舰队悄悄地进入了中途岛海域，直到海战打响之前，山本和南云都被蒙在鼓里，以为对方尚在夏威夷。

当然，南云的机动部队绝非善茬——即便美军的两支特混舰队加一块儿，与之相比也处于劣势，若正面交锋，时间一长，就会像印度洋上的英军舰队那样遭遇灭顶之灾。

唯一有可能取胜的打法，是向牧羊犬学习。

当看到有野狼威胁羊群时，一只训练有素的牧羊犬，绝不会傻乎乎地从正面跑出来驱赶，它会静待时机，从侧翼发起进攻，然后闪电般地冲上去，死死咬住狼的脖子。

特混舰队有没有被日方提前发现，这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夏威夷情报站密切监控着机动部队的任何一条无线电信息。他们截获了甘利侦察机的一份口头报告，并由罗彻福特破译出来。

当尼米兹从莱顿手里接过情报时，他心里猛然一惊。

★令人震惊的报告

这是甘利交给南云的第一份报告，即发现10艘水面舰艇的那一份。

毫无疑问，南云已经从中得知了美军舰队的存在，问题是，他是否已经确认那就是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呢？尼米兹对此最为关心。

从预测机动部队何时何地进攻起，莱顿就几乎成为了一个无所不晓的神人，他认为，从报告显示的内容来看，南云还没有发现美军航母。

尼米兹沉吟着又问了一遍：“你敢确定？”

莱顿回答：“是的，长官。”

尼米兹点点头，他拿着报告走进作战室，让值班军官按照报告内容，将特混舰队可能出现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

从甘利发出报告的时间估算，目前特混舰队与机动部队相距150海里，已进入了有效攻击半径。这意味着，战事即将一决胜负。

甘利要想把特混舰队的情形打探清楚，也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跟隔着玻璃向汽车里面偷窥一样，一方面得提防着被车主发觉后揍个臭死，另一方面，汽车里究竟有几个人，从外面看总是模模糊糊的。上午8点30分，甘利传来最新报告：“敌舰队中似乎有一艘航母殿后。”

南云备感震惊，有一种误入对方埋伏圈的感觉。他倒是也做了进攻美军舰队的准备，但准备得又不充分，能够立即起飞的，只有“飞龙”“苍龙”上的36架俯冲轰炸机，以及“赤城”“加贺”已改装了炸弹的鱼雷机。

术业有专攻，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专长，是实施鱼雷轰炸，但俯冲轰炸的水平并不理想，效果也差，作为水平轰炸机使用的装弹鱼雷机在命中率和破坏力方面，更是无法与装了鱼雷时相比。

还有更为棘手的一点是，南云派不出战斗机来为轰炸机做掩护。他的“零”式已全部升空，有的在空中盘旋，有的在追赶中途岛袭击机群，还有的受了伤，不过这些战斗机的共同特点是，机上油料都已所剩无几。

没有战斗机掩护的轰炸机群会落得什么下场？中途岛的那五批袭击机群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群也不等于高枕无忧，但如果完全没有战斗机护驾，那就随时会被人盯上，然后凶多吉少。

倘若早一点发现美军航母，或早一点下决心，将“赤城”“加贺”上的装弹鱼雷机全部恢复原样，就不致如此狼狈了。

正在南云后悔不迭的时候，友永机群已经返航归队。

“筑摩”号巡洋舰起先把友永机群错当成了美军舰载机，其他护航舰艇则以为是中途岛新一批的袭击机群，有那么几分钟，它们都在七手八

脚地朝天空开火，幸亏有人眼尖，认出是返航机群，这才避免了损失。

现在南云面前又多出了一个问题，而且迫在眉睫。友永机群正盘旋着等待降落，其中的一些飞机经过远距离飞行，油料已严重不足，在空中多待一秒，都有可能扑通一声落海里去。

觉得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核心幕僚往往能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尼米兹会问莱顿，南云则把脸转向了源田。

源田这位机动部队第一智囊的思维很简单：“难道眼睁睁看着一百多架战机因在海面迫降而报销，任由两百多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来漂去，等待驱逐舰上前救援，这叫什么事？”

源田向南云和草鹿建议，先清理飞行甲板，一边把装弹鱼雷机送下机库换鱼雷，一边回收友永机群，加足油料后让其中的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

如此一举两得的妙计，不是天才怎么想得出来？源田鼓动他的主帅：“当机立断的人是绝不会犹豫不决的。”

这话就好像在说，你要是个男人，就不要做软蛋。南云自认为是袭击珍珠港的胜利者，哪里肯做软蛋，听了源田的话，他立马下令：“舰载轰炸机准备第二次攻击，装鱼雷！”

计划向中途岛的第一次攻击都没开始，这又要换了。飞机可以起吊，那些笨重的炸弹和鱼雷都要靠人工来搬运和装卸，光1发炸弹都有800公斤重，卸弹人员即使穿着短衫短裤，也累得汗流浹背。

在莫名其妙的同时，有人只能无奈认命：“你看看，又得重来一遍，这玩意儿弄得像是快速换装比赛了。”

更多的人牢骚满腹：“司令部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经过5分钟紧张突击，飞行甲板清理完毕，友永机群可以降落了。接近上午9点，友永的最后一架轰炸机降落，只剩下几架战斗机还没有回收。

南云改变了原定的中途岛航向，他一边让机动部队后撤，以避免再度来袭的美机，一边计划给航母上的所有飞机都加足油，所有鱼雷机都挂满鱼雷，以便在积蓄力量后，再向“含有1艘航母”的美军舰队发起全力进攻。

从理论上讲，南云的指挥称得上无懈可击，但在失去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所谓“积蓄力量”，只能是贻误战机。

好运早已不在他这一边，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比他先走了一步，就

这一步，便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美军的两支特混舰队由弗莱彻统一指挥，但在行动时，两舰队又各自出击，彼此都保留着充分的机动性，这就叫小有小的好处，或者说，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决战开始之前，斯普鲁恩斯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和他的前任哈尔西在性格上完全相反，哈尔西是旋风式的，喜欢咋咋乎乎、先干后想，斯普鲁恩斯则冷静得像个机器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他都会三思而后行。

就算在酒席中，也能看出两人的区别。哈尔西来者不拒，拿起杯子就喝，喝得高兴时，甚至可以把舰队中酒量最好的人都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斯普鲁恩斯则绝不会这样，他说：“我不会拿这种东西惩罚自己的胃。”

尼米兹对两员战将都很欣赏，曾精辟地描述道：“斯普鲁恩斯是将军中的将军，哈尔西是水兵中的将军。”

中途岛战后，尼米兹由衷感慨，认为由斯普鲁恩斯来代替哈尔西是歪打正着，在美军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他比勇猛冲动的哈尔西做得更为成功。

善于在压力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正是斯普鲁恩斯最大的长处。自进入中途岛海域后，他多次面临歼敌于眼前的诱惑，若换成哈尔西，可能早就提着板斧上去砍了，但斯普鲁恩斯选择了视而不见。

都是将军，谁不希望击沉的日舰越多越好呢，可斯普鲁恩斯必须正视现实。现实是，美军极度缺乏航母，出击部队中，一共就三艘宝贝航母，万一有个闪失，被打沉了怎么办？就算不沉，损伤太重也不行，航母的唯一用途是用作水上机场，要是弄得连起降飞机都不行了，打起仗来就变成了废物一个。

出征时，尼米兹反复交待的命令是：“你们必须遵循不轻易冒险的原则……”

不轻易冒险，不是说不冒险，是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机动部队一现身，便什么都有了，第一个发现其行踪的里德除向中途岛指挥所汇报外，还直接将情报传给了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当时便决心出动舰队的全部舰载机攻击敌航母，弗莱彻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不过他在珊瑚海海战中吃过被日机反袭击的亏，因此留下了“约克城”的舰载机作为预备队。

斯普鲁恩斯本人和尼米兹一样，无飞行员经历，但参谋长布朗宁却是个航空方面的专家，连哈尔西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要想给敌航母造成最大程度的打击，选择适当的出击时机，显得非常必要。老练的布朗宁估计，机动部队的第一波出击飞机将会于9点左右返回航母，在此之前，南云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改变航母的航向，所以事不宜迟，应立即发起攻击。

立即攻击意味着牺牲，特别是“大黄蜂”的舰载鱼雷机还是TBD“破坏者”，不仅机型老旧，而且战斗航程仅175海里，可以肯定，它们在完成攻击后将无法返回航母。

斯普鲁恩斯虽然性格深沉内敛，但他对部下们的感情，绝不亚于豪爽的哈尔西，可是没有办法，指挥官的责任需要他毫不犹豫地做出决断：牺牲少数，保全多数。

当甘利向南云报告，美军舰队正在改变航向的时候，也正是斯普鲁恩斯所属的两艘航母“大黄蜂”“企业”转向逆风之时。

当时斯普鲁恩斯已经通过雷达发现了日军侦察机，但甘利这小子藏猫猫颇有一套，美军战斗巡逻机搜了一遍，没能找到它。

找不到也没关系，因为舰载机群已经出动了，这是一个由116架战机组成的庞大机群。

时间到了上午9点17分，再过1分钟，南云就可以把友永机群全部收回，然而这时“大黄蜂”上的攻击机群来了。

攻击机群在飞行途中已经失散，其中的轰炸机群迷了路，没找到机动部队，只好又返回航母。战斗机比轰炸机更倒霉，它们全部因油料耗尽而在海上迫降。

轰炸机、战斗机找不到机动部队，并不是没有缘由——机动部队在后撤，当这两个机群到达原先所判定的位置时，早已是人去楼空。

最后成功飞临机动部队上空的，只有沃尔德伦少校率领的鱼雷机机群。

★牢牢记着队长的话

沃尔德伦对打仗特别投入，平时没有出机任务，别人在那里侃大山或者开玩笑，他总是一个人坐着，望着天花板，琢磨着战术问题以及如何揍日本人。

这种琢磨没有白费工夫，沃尔德伦的战场直觉已达到了一种令人惊

异的程度。出击之后，他似乎始终有一根绳子拴在机动部队身上，别人还在茫然不知所措时，他率机群一转弯就找到了目标。

9点18分，友永机群的最后一架飞机在甲板上降落，就在这一瞬间，负责警戒的“筑摩”号巡洋舰也发现了美军鱼雷机，于是立即筑起两道烟幕屏障，并对空射击。“赤城”跟着闻风而动，开始进行规避。

在“赤城”上观察的源田自言自语：“他们终于来了。”

一眼扫过去，来袭的鱼雷机群就像是远处湖面上飞翔的一群水鸟，不仅速度慢，而且飞不高，以至于源田还以为飞机是故意要飞那么低的，不禁暗自嘀咕：“他们的接敌方式真怪呀！”

没有战斗机护卫，有些飞行员担心受到攻击，但队长沃尔德伦毫不犹豫地晃动着机翼，招呼队友们跟他一起俯冲。

还未到达可以发射鱼雷的地方，鱼雷机就遭到了多达40架“零”式的攻击，前后左右，几乎全是日军战斗机。

大部分鱼雷机没来得及投下鱼雷，便被“零”式无情击落。它们的机翼刚刚还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转眼之间，机身就爆裂成一团火球，拖着黑烟摔进大海。

草鹿亲眼看到，一架鱼雷机拼着命撞向“赤城”，要与之同归于尽，看到这一幕时，连草鹿都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但飞机终究没能撞着舰桥，它最后还是一头栽入了海中。

草鹿肃然起敬，他为这个英勇的飞行员进行了简短祈祷。

整支鱼雷机中队，只有飞行员盖伊一人接近目标，进入日军高炮的射击范围。

盖伊参军之前是农业机械学院的学生。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开鱼雷机，并且是从航母上起飞，以前别说开，连见也没见到过，但飞机一升空，他的脑子里便没有了疑虑二字。队长沃尔德伦平时言传身教，每天给他们讲课，带着他们做各种高难度的训练，这使他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

在全队如飞蛾扑火一般的俯冲过程中，沃尔德伦的飞机油箱率先被“零”式击中。当火飞机从盖伊旁边掠过时，他看到沃尔德伦站起来，竭力想从烈焰滚滚的座舱挣脱，但显然没有成功……

剩下的几架“破坏者”全都旋转着消失了。接着，盖伊机上的报务员兼机枪手也战死当场，他成了鱼雷机机群唯一的幸存者。

中途岛一战，美军飞行员在攻击中表现出的坚决和勇敢，打破了美

国航空史上的所有记录。早在起飞前，沃尔德伦就想到，“破坏者”一旦上阵，便可能有去无回，因此他特地给每个飞行员发了一份油印材料，上面写道：“如果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架飞机，我要求这架飞机冲上去，击中敌人。”

盖伊牢记着队长的话，他将飞机从一艘驱逐舰上方急速拉起，朝“苍龙”航母猛冲过去。

由于电动投弹装置失灵，盖伊扳下手动装置，向“苍龙”发射了一发鱼雷，随后便向舰前部的一门高炮冲去。他已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一心要用机枪把日军炮手给干掉，但是机枪卡了壳，他只好在靠近舰桥的地方将飞机猛地拉起，然后从舰艉上方急转弯飞走。

在接近舰桥的一刹那，盖伊看到舰桥上的一个小个子日本舰长正急得又跳又叫。

“苍龙”转了个弯，鱼雷从它旁边疾驰而过，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航母其实并没有发现盖伊已经射出鱼雷，那个规避动作完全是撞上运气的结果。

盖伊刚刚飞离“苍龙”，就有5架“零”式呈一直线朝他扑了过来。盖伊座机的机翼被击中并突然折断，机身像石头一样直线下坠，他急忙跳出飞机，并顺手抓起了一只黑色坐垫和橡皮救生筏。

“零”式机群仍然在穷凶极恶地向他进行扫射，盖伊被迫用坐垫盖着头顶，以避免敌人的视线。直到空战逐渐往北面转移，他才从垫子下钻出，并将救生筏充上气。

盖伊一个人在浪中颠簸着，他最尊敬的队长死了，那些生机勃勃的兄弟全都不在了，全队20个人，仅他一人逃出生天，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而言，这是怎样的孤独与悲怆？

盖伊于第二天获救。在他的座机被击落之后仅仅十几分钟，又有一批鱼雷机向日舰发起了搏命冲击。

★来一个灭一个

这是“企业”号的鱼雷机群，一共包括14架“破坏者”，队长是林赛少校。

当“企业”号从珍珠港起航时，林赛驾驶的飞机降落失败，冲出甲板，他也因此受了伤，被摔得鼻青脸肿，连飞行风镜都戴不上，但当机群出击时，有人问他能否起飞，林赛仍然平静地答道：“我受飞行训练，为的就是上天。”

相比于沃尔德伦团队，林赛机群的飞行员在战斗经验上要丰富得多，他们参加过多次战役，就算是最新的飞行员，飞行时数也在2500小时以上，而且大部分时间驾驶的都是鱼雷机。可是糟糕的协同作战问题同样发生在了林赛机群身上，“企业”号的战斗机机群与之失去联系，他们也不得不独自作战。

林赛将飞机平均分成两组，分别杀向“加贺”和“飞龙”。这时因为已受到过一次袭击，机动部队早已加强了戒备，“加贺”的舰长娴熟地指挥着航母，看上去就像牛仔驾驭小马驹一样自如，他让“加贺”以时速30海里的速度行驶，将舰艏朝向鱼雷机，从而使得舰上火炮和“零”式有充裕时间来解决慢腾腾的对手。

见此情景，源田长出一口气：“‘加贺’号的战斗看来很出色。”南云也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它没事。”

鱼雷机要命中目标，就必须维持稳定的航线，并且必须保持飞行高度至少两分钟，在这一过程中鱼雷机最为脆弱，偏偏它们还没有战斗机掩护，任飞行员的技术再好，水平再高，也只能沦为案板上的鱼肉。

掉下去的全是美机，一架接一架。天空中交织着三种烟雾：曳光弹雾、高炮炮弹烟云，还有就是着火美机拖着的螺旋状黑烟。

又是一次飞蛾扑火式的悲壮，源田发现，有些美军飞行员已经开始“踌躇畏缩，不敢冲杀”。其实这是他不了解“破坏者”的速度究竟有多慢，尤其当这破飞机挂上一发沉重的鱼雷后，任何人驾机时都好像是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筋疲力尽的马在作战。

在“赤城”号航母的舰桥上，瞭望哨不断报告着击落美机的消息。源田得意非凡，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就是数数嘛，一二三四五六七，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将美军的舰载鱼雷机全部予以消灭，并能迅速向美军舰队发起全面攻击。

舰桥上的人，南云、草鹿，以及其他人员也都乐得手舞足蹈。瞭望哨以一种戏剧化的口吻大声汇报着战果：“还剩5架……只剩3架……1架，1架！”

咚的一声，比赛结束，瞭望哨喜形于色地宣布：“全部击落！”

原来南云等人对机动部队能否抵挡住美军的空中袭击还无充分把握，经过接连七场空战的胜利，已经没有人再有这种顾虑，他们认为，美机来得再多也不用害怕，你来一双我灭你一双，你来一群我灭你一群，一起来，全灭。

南云虽急于做好攻击美军舰队的准备，但现在他的心情已放松了许多。反正龙争虎斗，苦了小獐，就索性先拿无比弱小的美机开刀吧，等把美机全部吃掉，再收拾空无一机的航母和其他军舰，岂不易如反掌？

林赛机群没有被全部击落，但也差不了多少，一共被击落了10架，余下的4架能逃回航母，简直称得上是奇迹。

斯普鲁恩斯舰队的鱼雷机伤亡殆尽，弗莱彻派出的战机又接茬上阵。上午10点，包括12架鱼雷机的梅西机群从“约克城”飞来，比前面两拨人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与战斗机失散，为之护航的是撒奇战斗机机群，只是撒奇麾下的战机太少了，只有区区6架“野猫”式——没办法，弗莱彻要防备日军反袭击，他派不出更多的飞机了。

“野猫”在性能上不及“零”式，要与对方缠斗，只能居高临下，以便获得足够的俯冲速度。实战时，撒奇派两架“野猫”在两千五百英尺的高度飞行，他带领其余3架“野猫”在五千英尺以上飞行，一旦飞得低的那2架“野猫”遭到日军截击，它们使用无线电发出警报，收到警报后，飞得高的4架“野猫”再实施俯冲。

到达机动部队上空后，飞得低的“野猫”果然先遭“零”式的攻击，撒奇率机如约而下。撒奇自创了一种对付“零”式的战术，后来被称为“撒奇闪避术”，也就是实行双机活动，1架被“零”式咬住，另1架便转身反噬。因此，尽管双方战斗机的数量对比极其悬殊，但在格斗中还能勉强抵挡。

撒奇机群被击落1架，重伤1架，其余4架因油料耗尽而退出了战斗。至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掩护鱼雷机，则根本不可能完成了，对梅西机群而言，这些战斗机参战不参战，在效果上并无差别。

梅西机群没能够逃脱厄运。尚未到达投放鱼雷的有效距离，梅西等7架飞机就被“零”式击落，其余5架飞机继续呼啸着冲向“苍龙”，然而他们的鱼雷确实是太蹩脚了，“苍龙”几乎被鱼雷的航迹所包围，但这些慢得要命的鱼雷竟然仍无一发可以命中航母。

当天上午，美军航母派出了3批共41架“破坏者”鱼雷机，最后只幸存4架，而且都被打得狼狈不堪。

这倒也罢了，“破坏者”陈旧而笨重，早就应该由新型的“复仇者”所代替。真正惨重的损失还是人，才一个多小时，美军就失去了69名飞行员，尤其是沃尔德伦、梅西等飞行中队长的战死，能让特混舰队痛到骨髓。

由于特混舰队仍保持着无线电静默，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不到关于前线的一点消息，焦急的情绪弥漫着作战室，尼米兹虽然表面还故作镇定，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心事重重。

终于，尼米兹忍不住了，他把通信官叫来，责问对方：“为什么收不到电报？为什么听不到一点情况？”

周围的人惊讶地看到，一贯冷静沉着的尼米兹变得异常暴躁，从来

没见他情绪如此激动过。

情报官既委屈又无奈，没收到就是没收到，他也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份电报来，于是只好回答：“不知道。”

危险的局势，令每一位美军指挥官的神经都变得高度紧张。弗莱彻、斯普鲁恩斯分别坐在“约克城”和“企业”号航母的舰桥上，指挥调度着战局。上午10点零8分，“企业”号率先打破沉默，太平洋舰队的通信中心听到舰上在频繁地呼叫：“进攻！进攻！”有人听出是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布朗宁在下达作战命令。

下面是一声干脆有力的呼应：“是，只要我发现那些杂种。”这预示着，决定命运的时刻正在一步步来临。

★终于发现了“大鱼”

布朗宁是在向“企业”号俯冲轰炸机群下达命令，该机群由大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率领，包括33架“无畏”式。

麦克拉斯基早年学的是战斗机，驾驶的也是战斗机，对轰炸机很陌生。就在十几天前，他刚刚晋升为飞行大队长，负责指挥“企业”号航母上的全部飞行人员，从这时候起，他才忙里偷闲，开始加班加点地恶补，熟悉有关“无畏”机的性能。

应该说，他驾着“无畏”机在航母上起降已没有问题，但还从未用这种轰炸机投过弹。

没投过不要紧，试一下就全知道了，不过比这更糟糕的是，他到了预期截击点，却找不到机动部队在哪里，“大黄蜂”轰炸机群曾遭遇过的困境，如今一模一样地复制在了他的身上。

由于路途中已消耗了大量油料，所剩油料只能再维持15分钟的侦察飞行，15分钟后，如果不想掉进大海的话，轰炸机群就必须返航。

麦克拉斯基快速判断了一下，他断定机动部队只会掉头后撤，于是决定朝西北方向再飞35海里。

他的这一判断，后来被称为是整个中途岛战役中最重要的判断，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等到机动部队发动全面反击，美军特混舰队注定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战争的天平将完全倾斜。

飞了一会儿，麦克拉斯基忽然看到海面上有一道军舰驶过后留下的白色航迹。他赶紧抓起望远镜，找到了那艘军舰。

麦克拉斯基认出这是一艘向北疾驰的巡洋舰，他意识到，这艘巡洋

舰如此行色匆匆，肯定是掉了队，正急于寻找组织呢。于是，他立即下令，就以巡洋舰为向导，将航向由西北改正北，一路跟着跑。

无意中为美机带了路的军舰其实不是巡洋舰，而是“岚”号驱逐舰。它先前与特混舰队前导的一艘潜艇狭路相逢，呼呼地向对方投了6发深水炸弹，那时候正值整个机动部队在改变航向，“岚”号驱逐舰投完炸弹，一回头，怎么其他军舰都没了？赶紧追。

要是早知道因此会沦为美国人的义务向导，何苦多扔那6发炸弹呢？现在是黄鹰抓住鹅子的脚，两边扣了环了。

麦克拉斯基寻踪而至，他很快看到了一幅颇为壮观的景象：海面上阵容庞大的战舰，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队列，在护卫圈当中，众星捧月般地夹着4艘航母，这里面除“飞龙”尚躲在云层下犹抱琵琶半遮面外，其余3艘都敞着肚子大大咧咧地列在外面。

更妙的是，在舰队的上方和四周，看不到“零”式的影子——鱼雷机飞行员们没有白白牺牲，此时“零”式或在丧心病狂地追杀残余鱼雷机，或刚刚回到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它们对航母的危险处境显得一无所知。

飞行甲板上倒是热闹得像个超市，日机一架架地从机库里提出来，并迅速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排好队。10点20分，南云下令，一旦准备工作完成，飞机立即起飞。

“赤城”开始逆风航行，在它的飞行甲板上，飞机已经发动起来，5分钟后全部飞机即可起飞。

“企业”号轰炸机群实际包括两个轰炸中队，麦克拉斯基下令贝斯特VB-6中队攻击“赤城”，他亲自率领加拉赫VS-6中队直取“加贺”。

说时迟，那时快，麦克拉斯基利用间歇云的掩护，顺着阳光，率机群从1万英尺高空向“加贺”发起迅猛俯冲，“无畏”式刺耳的尖叫声由远及近，令人魂飞魄散。

等“加贺”看到轰炸机时，规避已来不及了。空中的“零”式因为追击鱼雷机，都被引到了低空，没有一架具备如此快的速度，能够爬上去驱散轰炸机编队。

在首批三发炸弹落空后，第四发炸弹在“加贺”的右舷舰艏开了花，甲板上顿时一片火海，集中排列于此的飞机被炸得东倒西歪，有的飞机机头朝下，机身成了烟囱的烟道，不停地喷吐着烈火和浓烟。

机动部队的顺心快活日子终于到头了。

★有言道，祸不单行

继第四发炸弹命中“加贺”后，随后落下的两发炸弹均未能命中它，但这时航母已发生倾斜，电源全部切断，内部通道也被大火封住，大部分船员都被困在下面出不来。

舰上的射击指挥官急忙跑上舰桥，催促舰长冈田次作大佐和幕僚们尽快离舰。

冈田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站在舰桥上，直愣愣地仰望着天空，听完射击指挥官的话，他喝醉酒一样地摇了摇头：“我要留在舰上。”看来冈田是想履行“人在舰在”的誓言，但其实这时候践诺非常不智，因为“人不在，舰也不在”的情况很快就要出现。

美军飞行员犹如发了横财一般痛快，他们轮番攻击，连续投弹，紧接着而来的第七发炸弹落进舰艏的升降机井，在机库停放的飞机当中发生了爆炸，这些已加足油，载好弹的飞机永远没有机会再回到飞行甲板了。

第八发炸弹击中舰桥，转瞬之间，舰桥便不复存在，冈田和那位射击指挥官化为齑粉。

飞行长天谷孝久中佐成了舰上职务最高的军官，他代替死去的舰长进行指挥，并试图通过灭火来挽救这艘航母。

可是灭火得有电源，在缺乏照明和电源的情况下，根本没法扑灭大火，当第9发炸弹落在航母中段时，更证明了这种努力属于白费劲——航母上的炸弹和鱼雷发生连锁爆炸，舰体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也就是说开不动了。

在战争中，即便5秒都能改变战局，何况是5分钟。后来人们评价，正是“5分钟之差”，让日本的大型航母一脚踏入了熔炉。

“赤城”上的大多数人正全神贯注地准备让自家舰载机起飞，因此没有过多留意“加贺”受攻击的情况，而且就算是知道美军轰炸机再次来袭，南云、草鹿、源田等人也并不特别担心。

机动部队已经经历了7轮机群的光顾，那么多飞机全盯着航母打，都没有给航母造成什么损伤，这次亦然，纵使高炮火力够不着，航母也能通过规避逃脱打击。

可是他们没想到，前面之所以屡屡得逞，其实运气占了很大成分，而好运气不会永远站在他们这边的。

10点24分，从“赤城”舰桥的话筒里传出了起飞命令，飞行长摇动着小白旗，一架“零”式战斗机开足马力，第一个飞离甲板。就在这一瞬间，瞭望哨大呼：“俯冲轰炸机！”

舰桥上的渊田闻讯抬起头，他看到3架轰炸机正笔直地进行着俯冲，而且似乎是直奔舰桥而来，从飞机的粗短外形上看，他识别出这是“无畏”式。

和“加贺”一样，规避是来不及了，“赤城”开始用舰炮上的高炮进行猛烈射击，但连这个措施也已显得太晚，“无畏”式越来越近，突然，飞机上掉下三个黑点，晃晃悠悠地垂直落下。

炸弹！渊田本能地卧倒在地，接着小心翼翼地爬到了一块儿防弹护板背后。

贝斯特VB-6中队的第1发炸弹失之毫厘，落在舰艏左舷外约10米处。爆炸后掀起的水柱落在舰桥上，把一众军官全都浇得犹如落汤鸡一般。

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南云及其幕僚走南闯北，从来只有他们惹别人，没有别人敢碰他们，到此地步，即便心里再怕，表面上还得端着架子，装成个泰山崩于前都不为所动的样儿，所谓“惊而不慌”是也。其他人则早已被吓得脸色发紫，抖个不停。

发抖是对的，因为“惊而不慌”也维持不了多久，准确地说，只有几秒钟，几秒钟后，第2发炸弹落在了舰中部的升降机附近。

渊田朝四周望了望，几秒钟时间造成的破坏令他毛骨悚然：升降机后面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升降机本身被炸得像是一尊未来派雕塑，或者说是一块儿烧卷了的玻璃板，七扭八歪地掉在机库里。飞行甲板的钢板奇形怪状地向上翻卷着，上面待发的飞机机尾朝上，机身里冒着浓烟，并且不断向外喷出青蓝色的火舌。

大家都预见到了第3发炸弹的破坏力，没人敢“惊而不慌”了，渊田踉踉跄跄地沿着扶梯，跑进了飞行员待机室。

都是才生过病的人，比他官衔更高的源田在逃生时一点都不迟钝。只见这位南云的首席幕僚就地一滚，之后把脸紧贴着甲板，用双臂交叉保护住头部。若不是处在非常时期，几乎有点日版007的潇洒风范。

第3发炸弹很给“二田”面子，没有在他们身上找眼，最后落在了飞行甲板的左舷后段，大约有200多人被爆炸引起的气浪掀进了大海。

“赤城”上出现了一阵可怕的寂静，“日版007”见自己毫发无损，竟然又莫名其妙地乐观起来。

源田的这种乐观并非完全无凭无据，正常情况下，航母中上2发炸弹还不至于致命，尤其是这种重型航母。

在这方面，摇纸扇的显然不及曾在一线刀口上舔血的人老到，躲进

待机室的渊田跟“007”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

★期望被彻底打破

渊田哭了，因为他想到了可怕的一幕。

飞行甲板上全是满载炸弹和油料的飞机，甲板下面待提吊的飞机里，鱼雷和油料一样装得满满的。炸弹、鱼雷、油料，这些都成了刺伤自己的利剑，并且飞机还在一架一架地起火。

这些还不是最糟的。

“赤城”的机库刚刚经历了一番忙乱。船员们在卸完炸弹之后，又要抢时间装鱼雷，卸下的炸弹便来不及送进弹药库，而是全部胡乱堆放在机库附近……

做个假设，要是机动部队打胜了，也许就没人计较如何装卸了，说不定卸弹人员还会作为有功之臣，被夸得比菩萨还好呢，可惜，马上他们将被贬得连畜生都不如。

在短暂的寂静过后，渊田所设想的可怕场面变成了现实。汽油燃烧产生的高温，诱发了堆放在机库里的那些800公斤大炸弹，剧烈的爆炸，把机库变成了一个呼呼燃烧的大高炉，连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都控制不了火势。舰长被逼无奈，下令放水淹掉了弹药库。

飞行甲板上同样惨不忍睹，起火的飞机释放的炽热气浪，令救火队难以靠近。

按照舰母操作规程，舰上官兵必须穿着长衫长裤，这样有助于防火，但中途岛战前日本人自大到了极点，他们甚至连这一最基本的防范措施都没有准备，全都穿着热带的短裤和短袖衬衫作业，结果导致了許多不必要的伤亡。

渊田所在的待机室正在迅速变成一个急救室，里面挤满了严重烧伤者。渊田问一个救护人员，为什么不把伤员送到病员舱去，那人告诉他，别说病员舱，下面是个舱都起火了。

渊田一听，就想跑回自己的舱里去参加抢救，但哪里回得去啊，烈火和浓烟很快就让他变得理智起来。

渊田出了一身汗，他心有余悸地想到，若是他此时还像其他病号那样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一条小命可不就完了？随着机库内连锁爆炸的加剧，待机室也不安全了，浓烟穿过过道直冲进来，渊田只好又爬回舰桥。

当渊田神情恍惚地回到舰桥上时，正好碰到了源田。“二田”曾一起在海军学校受训，是老同学，源田这时已不再乐观，他瞧了渊田一眼，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搞砸了。”

“赤城”的情况正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舵轮系统被炸坏了，主机已经停下，此外报务室和天线也已成为了粉末，无法再对外联络。曾经威风八面的“赤城”成了瘫子、聋子兼哑巴。

参谋长草鹿催促南云立即撤离“赤城”，将司令部迁移到另一艘军舰上去。

可是南云却始终扭扭捏捏不肯挪窝，草鹿催了两三次，他还是站在舰桥的一个罗盘旁边耗着。

南云是机动部队的统帅，不是舰长，如此作态，实无必要。草鹿又不好当面道破，只能按捺住性子，继续恳求：“长官，我们大部分军舰还完好无损，您务必负起指挥部队之责。”

“赤城”舰长青木泰二郎大佐也上前一道劝说：“长官，有我照管军舰。我们大家都恳求您把司令旗移走，以便继续指挥部队。”

正在这时，副官跑上来向草鹿报告，说舰桥扶梯已被大火封住了，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抓住绳子溜下去。

一听副官的话，众人的脸都吓黄了，可越是这样，南云越不好说马上逃跑之类的话，相反他还得做出更加视死如归的表情来：你们别跟我在哪儿杀鸡抹脖子地使眼色，我不怕！

草鹿急啊。阎王说三更要过来，就一定不会等到五更，他老人家就差直接发请柬过来了，你还在我们面前装什么呢？

事已至此，也顾不得脸面问题了，草鹿提高嗓门，罕见地批了南云一通，说南云在这个问题上是以感情代替理智，你以为你是多愁善感的小军官呢？错！

南云被批得脸红脖子粗，这才顺水推舟地答应服从理智，也就是赶紧离舰逃命。

副官的话还真不是吓唬大家的，因为南云装腔作势延误了时间，所有人都只好先爬出舰桥的前窗，然后抓住绳子往下滑。

草鹿身材矮胖，差点挤在窗户中出不去，后面的人使劲儿推了两把，才把这矮胖子推出去。他还抓不住绳子，结果中途脱手，摔在了飞行甲板上，不仅扭伤踝骨，还烧伤了手脚。

渊田最后一个往下滑，这时绳子已经烧着了，扶梯又烫得不能沾

手，他只好硬跳。

刚跳起来，机库恰好又发生一次爆炸，“赤城”猛地颠簸了一下，渊田被抛到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在了飞行甲板上，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醒来后，渊田发现自己虽然没有立即挂掉，但其实比挂掉也好不了多少，他的踝骨、脚脖都摔伤了。

渊田是因祸得福。他不是南云的幕僚，按照规定，其他飞行员不撤，他也不能撤，可受了伤——而且属于重伤，就不一样了。两名士兵从浓烟中冲出，把他抬起来放进绳网，荡秋千一样把他荡进救生艇，和南云、草鹿、源田等人挤到了一块儿。

在救生艇上，渊田勉强撑起身子，回头注视着正在燃烧的航母。他曾经是日本海军航空兵中最出风头的飞行队长，但现在他和自己的航母一样，都面临着双翼被剪的命运，从此再也不能起身飞翔了。

在机动部队中，“赤城”“加贺”属第1航空舰队，“苍龙”“飞龙”属第2航空舰队。当“赤城”中弹，变成烈火熊熊的地狱时，源田还有所期待，他一个劲儿地给自己打气：“我们一定不会败，因为我们还有第2航空舰队。”

逃离“赤城”之前，源田朝“苍龙”望了一眼。就这一眼，让他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到了震惊，他变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苍龙”原来也正冒着白色的浓烟！

★挨揍的滋味不好受

“约克城”俯冲轰炸机群只比“企业”号同行晚到了几分钟。该机群由莱斯利少校率领，共有17架“无畏”式。

本来与莱斯利机群配合的应该是梅西、撒奇两机群，但是都没联系上，只好独自作战。莱斯利当时还不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企业”号的两个轰炸中队已经把机动部队搅了个天翻地覆，南云甚至抽不出空来迎接他——你就是让这三个中队在一起练上几个星期，也未必能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

莱斯利很倒霉，出发后他和其他3架飞机的投弹装置出了毛病，炸弹全都掉进了海里，这样能投弹的飞机由17架减少到了13架，但既然出来了，哪有空手而归的道理？尤其是在他看到“苍龙”的时候，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没有炸弹，就用机枪扫，扫了两下，败兴的事情发生了：机枪卡了壳。

莱斯利快快退下，指挥权移交给了霍姆伯格少尉，霍姆伯格将望远镜式瞄准器对准“苍龙”甲板上的大红圈，实施了一个长距离俯冲。

炸弹准确地落到了“苍龙”身上，中弹后的航母就像开了烟花铺一般，看上去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彩缤纷，倒也挺养眼的。

冷灶唤急火，但热灶其实也同样需要再添上一把柴，否则不够热闹啊。3分钟内，有3发炸弹接连命中“苍龙”，其中第2发炸弹击穿了升降机，在机库甲板上爆炸，并陆续引爆了航母的炸弹舱、鱼雷舱、弹药舱、油罐。

3记连环窝心脚差点把航母的肠子都给踹出来了，大火笼罩了整个舰体，机库甲板烫得像油锅一样，连甲板的门都被烧得熔化卷曲起来，活着的人赶紧逃到飞行甲板上。

医生和卫生兵团团乱转，像机器人一样忙个不停，由于伤员太多，他们只好把显然活不成的那些搁一边，先抢救多两口气的。多两口气的被集中到了一块儿，但悲剧马上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诱发爆炸把这些人全给掀到了海里。

3分钟，俯冲轰炸机完成了前面7批机群3个小时也没完成的任务，在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上，飞行员们并没有差别，他们的成功，只是一浪推一浪，坚持不懈，水到渠成的结果。

“企业”号的33架“无畏”式，损失了14架，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汽油用尽而在海上迫降时损失掉的。当大队长麦克拉斯基在“企业”号上降落时，飞机上的油只够洗一条领带了。

无独有偶，莱斯利机群的17架“无畏”式里面也有2架因油尽迫降水面，但这些都与他们取得的决定性胜利相比，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因为日本海军精锐舰队的3/4力量已经被消灭了。

在机动部队遭攻击的3艘老航母中，“苍龙”是短时间内受创最严重的，破烂的船壳像火炉一样烧得通红。仅仅半个小时，它已完全陷入瘫痪，剩下的不过是起一个焚尸炉的作用而已。

“苍龙”舰长柳本柳作大佐下令弃舰，并监督着举行了一个仪式，即将天皇的照片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当人们争相离舰后，却发现柳本不在，抬头寻找，他正站在信号台上，嘴里高呼“谁也不要走近我，万岁”，明摆着是要与舰共存亡。

柳本在水兵中的人缘不错，据说他不管什么时候集合船员训话，大家都会提早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前来集合，以便能站在前排听讲。

一名军曹被推选出来搭救舰长。军曹先上前敬礼，请柳本离开，柳本却手握军刀，置若罔闻，他双目凝视前方，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这名军曹获得过海军相扑冠军，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将柳本一下抱了起来。

柳本转过身，眼睛死盯着军曹。柳本在“苍龙”航母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即便在这个非常时期，也一样对军曹具有威慑力。军曹怵了，他把柳本放下，敬了个礼，然后含着眼泪转身离开。

柳本轻轻哼唱着日本国歌《君之代》，与这个熊熊燃烧的庞然大物一起葬身海底。

下午5点，“加贺”代理舰长天谷下令弃舰，之后储油罐受热爆炸，许多人来不及逃出，被活活困死在机房里。

“赤城”的火势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下午6点，青木舰长决定弃舰，他来到尚未被大火波及的抛锚甲板，让人把自己捆绑在锚链上，准备与舰同沉。

部下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舰长就此死掉，“赤城”航海长登上航母，叽叽歪歪地跟青木咬了一阵耳朵，告诉他，“赤城”将由日本鱼雷来击沉，而不是敌人的鱼雷，所以舰长无须自绝。接着，一名官阶比青木还高的海军大佐又亲自登舰，下令青木离舰，青木方才服从。

午夜，日军驱逐舰用鱼雷击沉了这艘航母。尽管它是南云的旗舰，被日本海军奉为航母中的皇后、海军航空兵的象征，可战场上却无尊卑之分。

机动部队的3艘航母一个也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曾几何时，它们都那么威风凛凛，然而不到半天的工夫，就化为了太平洋海底的一堆废铜烂铁。

传说中的沧海桑田也不过如此吧。

当源田乘坐救生艇逃离“赤城”时，他说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身边的人感到无比惊恐和愕然。

★前浪死在沙滩上

救生艇挤到了人满为患。源田当时跟摄影师牧岛坐在一起，牧岛的照相机、胶卷和其他东西都丢了，光剩了条命，正在恹恹惶惶的时候，他听到源田低声说：“如果‘翔鹤’‘瑞鹤’在这里，就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了。”

前面半句无关紧要，吃了这么大的亏，难免会令人想起本该参战的“翔鹤”“瑞鹤”。要命的是后面半句，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谁都心知肚明，但谁又都不敢提及的词——“惨败”，机动部队竟然也会惨败！

自从偷袭珍珠港成功以来，机动部队就跟一朝得势的暴发户一样，战场上由着自己性子来，那真是取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了肥鹅又宰肥鸭，从东打到西，从太平洋打到印度洋，别说惨败了，小胜都觉得脸上无光。

可是突然有一天，暴发户也吃了瘪，他们甚至连吃饭的桌子都被人家毫不客气地给推倒了。对于一个过惯了优裕生活的人来说，这简直太可怕了。

每个人都知道桌子翻了，可是除了源田，没有人会把它说出来。牧岛听到后，神情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想看看南云或草鹿是否听见了“惨败”这个词。

南云、草鹿有没有听到不知道，但一个海军大佐显然听得真真切切。他望着源田，不动声色地说：“这一仗的结果，肯定将决定日本的命运。”

海军大佐的声音很高，听他一说，艇上的人猛然抬起头，可仍旧无人吱声。

草鹿没有吱声。他以日本剑宗传人兼佛教信徒自居，就算是装，也得装得泰然自若，旁人只有仔细观察，才会发现他嘴角的肌肉在难以控制地抽搐着。

南云也没有吱声。他先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赤城”的舰桥，接着又垂下头去。牧岛看不出这位机动部队的大佬心里有何涟漪，但注意到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南云坐着救生艇登上了“长良”号，并将这艘轻巡洋舰作为新旗舰。不过在此之前，他已将临时指挥权移交给了机动部队副指挥官阿部弘毅少将，并授权阿部以仅存的“飞龙”号航母为核心继续作战。

阿部受命后，向第二航空舰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下令：“攻击敌航母。”

山口是山本的同门师弟，在从海军学校毕业时，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二，以后又一度被认为是山本的接班人。此人性情急躁，自命不凡，同南云的关系也不好。别人都把南云当个人物，唯独他不屑一顾，认为如果由他来当机动部队的司令，肯定比南云更称职。

在获知美军舰队有航母后，山口曾通过驱逐舰向山本打信号，要求在没有战斗力掩护的情况下，就立即派轰炸机向特混舰队发动进攻，但南云却没理他。

三艘航母被击中的惨状令山口的幕僚们惊恐不已，却正中山口下怀：不理我？有报应了吧，这可不正是我大显身手，力挽狂澜的机会？

山口情绪激昂，他仿佛已经看到，当机动部队返回日本时，他以孤军奋战、反败为胜的英雄姿态在最前面，而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南云，则灰溜溜地跟在身后。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早该如此！

别人当然没他这份幸灾乐祸的好心情。“飞龙”号是唯一没有受损的航母，当舰上飞行员被告知，他们已是机动部队的最后一批飞行员时，这些飞行员不禁大吃一惊。

山口决定让小林道雄大尉率机攻击。在小林机群出发之前，他和舰长加来止男大佐一起，在舰桥上和参战飞行员们一一握手。山口野心勃勃，脸上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那个舰长比他更会来事，他告诉飞行员们：“我不会只让你们去牺牲。”

日本人都很容易受情绪感染或左右，率队的小林激动得连牙齿都在打战，在旁陪同的军官也受到了影响，说：“如此感人的场面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上午10点58分，小林机群全部升空，共有18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这是山口在现有情况下能派出的所有战机。

11点30分，南云抵达“长良”号，恢复行使职权，但由于他正忙着拟定新的作战计划，山口仍然是实际的空战指挥官。

由于缺乏新的侦察情报，本来单靠小林机群自己要找到特混舰队并不容易，但小林想到了一个和他的对手相似的办法。

★死也要死在蓝天上

麦克拉斯基按图索骥，跟着“岚”号驱逐舰找到了机动部队，小林机群通过尾随莱斯利返航机群，发现了“约克城”。

小林的要求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有2架“零”式却按捺不住性子，自顾自地向美机扑去，结果使得小林又平白少了2架护航机。

“约克城”装有雷达，隔着老远就把小林机群逮个正着，马上做好了防御准备。

在向机动部队出击之前，弗莱彻就建立了舰载机预备队，有12架“野猫”可以截击，斯普鲁恩斯又派来6架进行支援，当小林机群离“约克城”尚有12海里时，空战便提前爆发。

4架对18架，相比之下，“零”式的数量太少了，即便其性能再优越，空中格斗被人家扒光裤子，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能让小林展眉一

笑的是，仍有8架俯冲轰炸机突破拦截，飞到了“约克城”的上空，并开始呈曲线向下俯冲。

有预备队还是挡不住，望着越飞越近的日机，弗莱彻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好吧，我把钢盔戴上。”

转眼之间，“约克城”中了三发炸弹。美军航母的飞行甲板上没有配备装甲，极易起火，锅炉气压也出现了下降，舰身因此停在海面上一动不动。不过经过紧急修复，它很快便恢复了航行能力。

“约克城”是弗莱彻的旗舰，暂时也不存在危险，可弗莱彻仍然做出决定，他要离舰，将帅船转移到一艘重巡洋舰上去。

在日本海军看来，这种做法几乎等同于怯懦，而且就算要离舰，南云这些人也一定要矫揉造作地推让拉扯一番。弗莱彻不是，他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做事：舰队司令和幕僚可以离舰，“约克城”的舰长和船员不能离舰，彼此各司其职，互不打扰，互不耽误时间。

在做事风格上，弗莱彻和南云真是相差太多了。弗莱彻也碰到了要从右舷攀绳而下的尴尬，他刚刚跨出一条腿，就停下来对负责的水手长说：“我有点老了，干不了这玩意，你们最好能用绳子把我吊下去。”

水手长说好，一挥手，两名水手上来，拴鱼一样把弗莱彻拴在绳子一端，然后慢慢将其放了下去。

这就是美国人，你站在旗舰上，那是值得尊敬的统帅，下来了，也就跟一般士兵一样，这样大家也许更自在。

与弗莱彻一样，斯普鲁恩斯从不会感情用事。当得知“约克城”遭袭时，性情急躁的参谋长布朗宁建议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对“飞龙”号发起攻击，他则坚持，攻击可以，但一定要先派侦察机搞清机动部队现在所处的位置。

冷静沉着的报偿，就是即便亏本儿，也不会亏得太多。这时山口早已改变了航向，要是斯普鲁恩斯冒冒失失地派飞机过去，不仅会白白消耗实力，还根本发现不了“飞龙”号。

侦察都被双方提高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机动部队本有2架新式的高速侦察机，只是始终没能派上什么用场，直到被打得嘴里青烟直冒，南云才如梦初醒，赶紧命令其中的1架出去侦察。

飞行员返航后，几艘航母全都着了火，他只能选择在“飞龙”号甲板上降落。山口闻讯，就直接把他叫了过去问话。

从南云到山口，原先都以为美军只有1艘航母，这回一问，让山口大吃一惊，原来不止1艘，有3艘！

已经打掉了1艘，理论上还剩2艘。山口决定组织残余日机发起第二波攻击，这批残余日机由友永等人率领，一共包括10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

山口关照友永：“不要再攻击被小林机群击中起火的那艘航母了，去攻击另外几艘航母。”

与早上出征时相比，可以出战的日机已经寒碜到可怜的地步，参战飞行员大多也知道此行可能有去无回，但当他们爬进机舱里，个个还是做强颜欢笑状。

冻死饿死都是个死，能死在蓝天上，也不枉飞了这么一场，起码美日飞行员都还有这个觉悟。

友永座机的一只机翼油箱在袭击中途岛时被打漏了，尚未来得及修补，地勤人员问怎么办。友永笑了笑，说坏掉的那只油箱就算了，把另一只加满便成。

其他飞行员要求跟友永调换飞机，但都被他谢绝了，他的理由是：“敌人离得很近，我攻击之后是可以返航的。”

友永出发后，把已经灭火的“约克城”当成了“另外几艘航母”，再度率机对它发起攻击，“约克城”的右舷和中部，分别被两发鱼雷所击中，随后友永座机也被猛烈的高射炮火击得粉碎。

虽然“约克城”只挂了两处彩，可挂彩的地方都是要害部位，舰上的动力、照明和通信设备全部瘫痪，航母被炸得无法动弹，并发生严重倾斜。最危险之处还在于，“约克城”的燃油舱也被炸坏了，因为航母倾斜，漏出来的油又向各个部位蔓延，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膜，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沾上一点火星，就能酿成席卷全舰的大火。

随便哪个舰长，要他们做出弃舰决定，都形同割自己的肉一般。“约克城”的舰长虽然尽可能挽救，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下达弃舰命令，并撤出了舰上的三千官兵。

弗莱彻非常实际，他认为舰长弃舰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弃得太晚了。要知道“约克城”随时可能彻底报销，任何优柔寡断的举动，都可能伤及舰上的人员，弗莱彻一直到后来还对此耿耿于怀，他说：“我当时是真着急，想快点把人撤下来。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把军官和那些优秀的士兵救出来。”

放弃“约克城”，就意味着弗莱彻舰队熄了火。当斯普鲁恩斯向弗莱彻请示，对下一步作战有何指示时，他答复说：“按你自己的意图打。”

意识到自己手中已没有了航母，无法最有效地指挥空中力量时，弗莱彻坦然地把指挥权交到了斯普鲁恩斯手中。他的无私和智慧，使同僚

的指挥才能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

斯普鲁恩斯一直在等待侦察报告，下午2点45分，侦察机终于传来消息，特混舰队再次获得屠龙之机。

★长官陪同舰船亡

美军侦察机看到，“飞龙”号果然已不在原来位置，它正朝着特混舰队的方向驶来，准备发起第三次攻击。

斯普鲁恩斯不下决心便罢，一旦做出决断便毫不拖泥带水。他马上下令特混舰队所有还能参战的俯冲轰炸机全部起飞，首功之臣麦克拉斯基因伤未能参战，指挥混合机群的任务交给了职务和资历仅次于他的加拉赫。

提防着“飞龙”号的攻击，斯普鲁恩斯没有派战斗机护航，加拉赫率24架“无畏”式轰鸣着向“飞龙”奔袭而去。

山口正在家里得意着，所谓一鸡死了一鸡鸣，当机动部队的其他3艘航母即将呜呼哀哉的时候，他的“飞龙”号却重创了特混舰队——敢情山口和那个死鬼友永一样，都以为日机两次出击，打沉的是不同的两艘美军航母呢。

“飞龙”号上的船员们也兴奋起来，这些人齐声高呼：“‘飞龙号’，要报仇雪恨。”

什么时候报仇雪恨，山口向南云报告是黄昏。整个机动部队能剩下的飞机都已少得可怜，飞行员们也疲于奔命，也只有到黄昏时才能完成攻击准备。

美军航母只剩1艘，关键是得知道它藏在哪里，山口决定派1架高速侦察机前去打探。下午5点3分，侦察机刚要起飞，加拉赫机群已到达了“飞龙”号的头顶。

机动部队在出发前曾得到两套实验性雷达，但安装这两套雷达的战列舰都编在北方的高须部队里面。缺了这种至关重要的高科技设备，单凭肉眼观察的局限性很大，当瞭望哨发现美军机群逼近时，已经太晚了，有4发炸弹全部击中舰桥附近，把舰桥上的玻璃窗震得粉碎。

加来舰长亲自掌舵，为免再度中弹，他只好全速前进，“飞龙”号像头发狂的牛一样拼命奔跑，然而弄巧成拙，由此产生的风反而助长了火势，大火从舰艏一直烧到舰艉，“飞龙”号被烧成了一个烂羊头。

机动部队的最后1艘航母也没救了。除弃舰外，已别无选择，山口万念俱灰，他与加来舰长一起选择了与舰同沉，谁的劝阻也不听。在诀

别演讲中，他对即将离舰的官兵们说：“虽然胜败同样难免，但对于今天的结局，我死不瞑目。”

是的，就只差一点，如果不是误认为已击沉两艘美军航母，如果不继续冒进，如果不拖到黄昏再发起攻击，现在他也许就坐定胜利者的宝座了。

明月初上，山口从清水桶中倒了一杯淡水，以水当酒，与幕僚们饮别。他回头看了看月亮：“月色太美了，让我们边赏月边聊天，度过这最后一夜吧。”

言罢，便向舰桥走去。临走时，山口把自己的将军帽摘下来，扔给首席幕僚作为纪念物，然后下令：“全体离舰，这是我的命令！”

依照弃舰前山口的嘱咐，一艘驱逐舰奉命击沉了“飞龙”。看着山口与舰同沉，幕僚们的眼泪滚滚而下，一名幕僚后来回忆道：“长期以来，我一直都很崇拜他（山口），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

日本海军的传统是，舰长必须与舰艇共存亡，山口不是舰长，但他走的这条路无疑是日本男人的理想之路，死后的山口也因此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要是谁敢对山口说三道四，那就是被猪油蒙了心，塞了窍，说明他不爱茶道，不爱樱花，甚至就不配做个日本人！

只是这一切在美国人的眼里，却是完全不可理喻：一众幕僚及几百名船员站在烟火弥漫、已严重倾斜的航母上，一站半个多小时，就为的是陪山口一道感动，这究竟是在打仗，还是在开歌友会？

山口的自杀，在他们看来也同样是轻于鸿毛。战后美军毫不客气地把山口之死列为美方所取得的重大战果之一。

随着“飞龙”号的沉没，南云的四艘老航母已全部归零，日军舰载机迎来了噩梦。先前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当他们漂浮在海面等待救援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日军同行先是驾着飞机在半空中绕着圈子飞，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但根本无枝可栖，随着时间的延长，飞机耗尽了最后一滴汽油，终于无可奈何地墮落到了深不见底的大海里。

晚上，尼米兹收到了斯普鲁恩斯发回的战报，上面表明，显赫一时的机动部队主力已彻底覆灭。胜利对一个将军而言，几乎就相当于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尼米兹疲惫的面庞一下子显得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他知道，就在这一天里，太平洋战局已出现了重大转折。

当晚，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内灯火通明，几乎无人能够入睡，他们一方面是兴奋得闭不上眼睛，另一方面也得密切注视日方的动静，以免到手的胜利果实再从手中白白丢失。

尼米兹沉吟着说：“我估计日本人仍想登陆中途岛。”

莱顿表示赞同。

尼米兹突然反问莱顿：“他们已经吃了败仗，难道不怕付出更为巨大的损失吗？”

莱顿已经回到了假想中的角色，他极力体会着山本的感觉：“我想，他们是不会顾及的。这是一支相当顽强的部队，只要命令下达，就会拼尽全力。”

不过这一次，莱顿只猜对了一半。

★美军将领不上钩

山本和幕僚们这一整天算是被命运给戏耍够了。在机动部队发起对中途岛的第一波空袭后，“大和”号上气氛轻松而愉悦，山本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发自内心的微笑。

中途岛附近海域出现美军舰队，是山本始料不及的，他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设置的那三道潜艇警戒线动都没动，他还以为特混舰队仍在夏威夷或别的地方呢。和南云一样，山本紧张了。

之后得到报告，说这支编队里还有一艘航母，南云的反应是更为紧张，山本却突然转忧为喜，他哈哈大笑：“这岂不是敌人送到我们嘴边的一大块儿肥肉吗？”就怕特混舰队躲在夏威夷，每天睡到日头晒屁股都不肯出来，现在他们巴巴地来赶集，正是手到擒来的好时机啊。

谁都不会质疑南云和机动部队手到擒来的能力，包括山本自己，于是“大和”上又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氛围。有的说：“好啊，机动部队的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还有的说：“剩下的残兵败将，就等我们去收拾了。”

然而，“大和”收到的不是捷报，而是三艘航母中弹起火的噩耗。

“大和”舰犹如被一记晴天霹雳给击中。这种规模超过珊瑚海战役的大海战，山本不会天真到以为机动部队会完好无损，但是，损失一艘航母，他可以泰然处之，损失两艘，尚能忍受，一下子被干掉三艘，搞什么呢？

再也无人装镇定扮沉着了，大家都手脚冰凉。一名幕僚异常着急地对山本说，如果让机动部队赶紧出动鱼雷机，还来得及与特混舰队拼死一战。

实际上早就来不及了，三艘航母虽然还没沉没，但飞行甲板上无一

处不是火光冲天，飞机哪里能够起飞？

山口的临危指挥，让山本和幕僚们总算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山本一边传令本舰队加速，向中途岛方向施援，一边低声祷告，希望他的日本菩萨能保佑那艘仅存的“飞龙”号。

此时海面上正起着大雾，在山本和宇垣的督促下，舰队不顾危险，把速度开到了当时情况下的极限，以至于各舰之间谁也看不见谁。

再赶，也赶不上好消息。随后“大和”就接到了“飞龙”号中弹起火的电报，真是心中一伤未愈，凭空又多添一伤。宇垣都快被揍哭了：“在这仅存的航母身上，寄托着我们全部的希望。最后它也罹难了，我的天哪！”

后来宇垣在日记中哀叹，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经历重大失败的一天”。

如此收场，谁也不会甘心。在重新核查剩余海军的部署后，山本发现战局并不是完全无法挽回，他甚至仍有希望赢得未来的一场海上决战。

按照“MI行动计划”，联合舰队要先摧毁中途岛的陆基航空兵力，再占领中途岛，最后把特混舰队引诱过来，并予以歼灭。

现在山本被迫将次序颠倒过来，他要从别的海域调来航母，并采用日军擅长的夜战方式，首先与特混舰队决战，以便将日方的损失补回来。

这是个不错的方案，但同时又是个一厢情愿的方案，因为它的前提是对手得上当，也就是只有当特混舰队继续西进，趁夜追击机动部队残部时，双方才有在中途岛附近发生夜战的可能。

斯普鲁恩斯没有如山本所愿。即便打了胜仗，他也有自知之明，舰载机要在白天命中机动部队的其余快速舰艇，就是件颇费劲的事，用一名飞行员的话来说，是在凭目力所及，向受惊的老鼠扔石子，打得中是运气，打不中一点都不意外。到了晚上，连看都不让看了，得蒙着眼睛扔石子，安可得哉？

航母能在海上傲视群雄，靠的就是舰载机，那是它的翅膀和利爪，一旦翅膀被剪，利爪被剪，便毫无威力可言。

舍去航母比其他的，美军劣势明显。南云的机动部队加上运输舰队，所拥有巡洋舰数量与特混舰队基本相当，但在战列舰方面，斯普鲁恩斯是零，南云则有四艘之多，舰上配备火炮的口径全都超过美军巡洋舰。

更不用说，斯普鲁恩斯已得到情报，山本舰队等日军各支援部队正从各个方向压过来，一旦他过于冒进，特混舰队与夏威夷的联系就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到时他和弗莱彻在白天赢得的胜利都将前功尽弃。

斯普鲁恩斯有一个独特的观点，在他看来，所有军事行动都像妇女上街买东西一样，有两个问题必须考虑，即花多大代价，以及值不值得。

白天打掉日本人三艘航母，自损一艘，这个代价他肯花，也值得，可是晚上这个买卖就太不划算了。所谓贪多嚼不烂，既然已经赚够，就没有必要为南云剩下的那点鸡零狗碎再去冒险。

斯普鲁恩斯决定放弃追击，不往西进，而往东退，这样特混舰队还可以进一步保护中途岛。

消息传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山本、宇垣等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这些人在海军学院里接受的战术思想，都是“全力以赴打大仗”的类型，如果把他们放到斯普鲁恩斯的位置，早就向西追击过来了，怎么倒还退了呢？

可以肯定，特混舰队并非走投无路，为什么不再上前一步，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山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倒是受挫后的南云显得较为清醒和务实，他认为特混舰队在航母数量上占着优势，自己的驱逐舰又都在守护受伤的航母（当时尚未沉没），所以无法抽身实施夜战。

南云的实事求是却让山本等人大为光火：你也太怯懦了，是魂被吓得飞掉了，此刻还未归窍吧？

宇垣更是大发雷霆，咆哮着说，从南云的电报上，丝毫看不出这个败军之将还有什么斗志。

别人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只会缩到墙角发抖。山本忍无可忍，立即取消了南云的指挥权。

然而打部下的板子容易，迎来战机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眼看离日出只有四个小时，还是无人上钩，夜战计划注定要破产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内一片灰心丧气。

此时一名幕僚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听完之后，一些人又激动起来。

★无须放弃时放弃

新的方案是，集中包括“大和”号在内的全部战列舰，用舰炮齐轰的办法，在第二天白天直接抢占中途岛。

用战列舰来攻占中途岛，若放在机动部队的航母覆灭之前，称得上是个大胆而又高明的攻略，可惜现在为时已晚。

山本果断拒绝了这个方案：“此次作战已近尾声。打仗如同下棋，在下棋时，应该当退则退，过多的拼杀交锋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后果。”

宇垣也表示强烈反对。联合舰队已失去了航母群，而美军除了拥有舰载机外，还有岛上剩余的陆基航空兵力，以及基本完好的机场，在这种情况下，战列舰可能还没向岸上开炮，就会被美军航空兵和潜艇部队所消灭。

别的战例不用多讲，马来西亚海战中英国远东舰队的完结便是明证，“威尔士亲王”“反击”那是多厉害的战列舰，还不是被鱼雷机给送入了海底？

把英国战列舰送入海底的，正是联合舰队，正因为曾给别人开过刀，所以他们对自己也将被送上手术台这件事，显得格外敏感。

宇垣正处于郁闷之中，他可不会像山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直接用机关枪一样的犀利话语，继续阐述山本的“下棋论”：“一盘棋，败局已定，还一再逞强硬拼，只有没有头脑的笨蛋才会出此下策！”

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宇垣却把这两样都占全了。献计者就算真有韩信张良之策，此刻也早就被吓得缩回了脖子。

天快亮了，又不准备打中途岛，这意味着联合舰队不得不吞下失败这一苦果。有人说：“就这样撤回去，我们没法向天皇陛下交代啊。”

一提到天皇，众人又习惯性地恢复到了老调调，有做羞愧状的，有做悲愤状的，大多数人泪流满面，哭得喉咙哽咽，连气都喘不上来。

山本没有哭，但他也许比哭的人更难过更痛苦，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腔，语调缓慢而沉重：“交给我吧，我去向天皇谢罪，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就等这句话了，山本一语已毕，满堂皆散。

“大和”随后发出了“取消中途岛战役”的信号，并下令各部西撤，离开中途岛的美军制空地域。莱顿曾预计山本会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收兵，但是这一次，他猜错了。

其实山本完全不必就此放弃。继续打下去，不是光挽回面子或如何向天皇请罪这么简单，而是他确实还占有不少赢面。

且不说中途岛航空队已无招架之力，仅就水面部队而言，山本的兵力和火力仍然大大超过特混舰队，加上近藤和高须部队，他至少可以重新集结起1艘重型航母、3艘小型航母，拥有50架“零”式战斗机和60架轰炸机，其空中力量足可一战。

之前，山本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过高，把对手的能力估计得过低，这时又来了个相反。他不知道，这盘棋还没有下完，他也并未到必须投子认输的时候。

一个人失去了锐气，便失去了扳平比分的最后机会。

1942年6月5日上午，在发现联合舰队西撤后，斯普鲁恩斯即刻衔尾追击。至6月6日，舰载机终于追上了日军的一对姊妹舰“最上”号、“三隈”号。

这对军舰属于重型巡洋舰，也被人戏称为“骗人巡洋舰”。它们表面按照伦敦海事会议的规定制造，但其实从规格到火力都远超额定标准，珍珠港的任何美国战列舰也没它们那么长，以至于美机纷纷看走了眼，还以为是日本人的战列舰呢。

接到撤退命令时，“最上”“三隈”已经因为相互误撞而受了伤，等于还没起跑，腿上的筋就断了两根，自然难以逃脱追杀。

由于没有“零”式为之护航，美军飞行员在攻击时几乎是随心所欲，俯冲轰炸时也更加准确有效。

一名飞行员嘀咕着：“看，起火了……打这些鬼子就像瓮中捉鳖，容易得很。”另一名飞行员大喊一声：“东条，你个狗东西，把别的军舰也派出来吧，老子照样把它们都一一收拾掉。”

飞行员们的通话在航母舰桥上都能监听得到，斯普鲁恩斯听得乐不可支。他知道尼米兹私下里也最爱听这些“大兵语录”，便专门让人抄了一份给尼米兹送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最上”“三隈”均中了许多炸弹，它们的区别只是，“最上”经过抢救没沉，而“三隈”沉了，这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除航母外，被击沉的最大的一艘日本军舰。

接到弃舰命令后，“三隈”的主炮指挥官小山正夫大尉选择了剖腹自杀。小山连副舰长都不是，军舰沉没的责任跟他毫不沾边，因此他一死就跟山口一样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

美国人再次笑歪了嘴，山口、小山之类都是勇将，像这样多死几个，将来的仗岂不是更好打？

一个社会对人的道德标准要求过多过高，往往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

果。美军被俘虏后，虽然并不会强行对抗，但对于核心机密往往至死都不肯泄漏，比如空袭东京时不幸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由于撬不开他们的嘴巴，日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楚美军空袭的具体方式。

日军是反过来，平时看似这个自杀，那个剖腹，但典型毕竟是典型，很多人还得不到这机会呢，而他们一旦被俘，回国后的下场就惨了，等待他们的，不是做英雄，而是当狗熊，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他们都会备遭嫌弃，亲戚朋友没一个看得起。

在心理底线崩溃的情况下，日军俘虏通常都会自报假名，然后什么都愿意说，只要是知道的——被俘前，军官总是命令他们战斗到死，从没有教他们如何当俘虏，自然也没告诉他们哪些不能说或不能做。

“三隈”上一个被俘的三等轮机兵就是这样，受审时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问到他今后将何去何从时，他还坦率地表示愿意留在美国。

★就是不上当

1942年6月7日，在败退途中，出师以来一直困扰山本的胃疼病突然痊愈。医生查出是蛔虫所致，吃了几片驱虫药也就好了。

肉体的疼痛虽然已经消失，精神的伤口却还在滴血。山本走上舰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跟随自己的一群幕僚，若有所思地说：“潜艇搜索干得不好，这是个大错误。”

没有一个输掉的赌徒会真正自觉自愿地离开赌桌，只要口袋里有一分钱，他都会希望凭此翻本。退至威克岛附近海域后，山本仓促间组建了一支“牵制部队”，企图以此为饵，诱使特混舰队进入日军所控制的威克岛火力圈。

可是他的对手太厉害了，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都在中途岛战役中发挥了很高的水准——当然在史学家看来，弗莱彻只是打得好，斯普鲁恩斯却是干得妙，也就是说，在指挥艺术和水准上，斯普鲁恩斯超过了弗莱彻。

斯普鲁恩斯具有一个海军航母舰队司令所需的一切最佳品质。他的脑子从不忽冷忽热，情绪从不忽高忽低，他不仅知道何时该进攻，而且知道何时该停止。最初他不遗余力地猛追，调动所有能攻击的飞机去攻击，但在即将驶入威克岛陆基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前，特混舰队便迅速止步，收兵回营了。

这已是斯普鲁恩斯在面对诱惑时，第二次选择放弃，哪怕山本挖空心思为他营造出“稳坐吃三注”的氛围也无济于事。

山本看得目瞪口呆，他想不通斯普鲁恩斯怎么能不上当，怎么能面对一桌看似举手便可搂过来的金钱无动于衷。

其实如果换成其他人来观察，就不难理解了：斯普鲁恩斯从来都不是赌徒，赌徒一定会吃的那一套在他那里完全吃不开。

1942年6月9日，联合舰队实现会师，然而这并不是期待中的胜利会师。经过中途岛一战，日本4艘最精良的航母不复存在，除此之外，还损失了322架飞机、2155名技术优良且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人员，其中包括100多名不可多得王牌飞行员。

十颗星星也抵不过一轮月亮，在中途岛牺牲的飞行员几乎全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精英，日本高层人员透露，此后日本海军航空队的实力将受到极大削弱，而且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始终也没能够恢复到原有水准。

当山本等人亲眼见到这一情景时，哪怕他们原来是铁心铜胆，也不禁又一次黯然神伤。宇垣如此描述自己的观感：“我想骂人！”

不过山本很快显示出了个人独有的风度，他专门叮嘱部下：“不要责怪南云和草鹿，失败的责任在于我。”

眼看失败已无可挽回，现在纵有十项罪，也只需一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山本选择了让胳膊折在袖子里，倒是南云的一些参谋幕僚自觉无颜前来拜见，他们集体找到草鹿，提出要以自杀为战败赎罪。

草鹿躺在病员舱里，正哀叹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点儿背呢，这群人就猛不防地跑进来，把个草鹿气得倒仰：要死，就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切腹好了，干吗要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

草鹿熬到一大把年纪，什么名堂没见过，他两眼冒火，先狠狠地对方训斥了一通，然后理直气壮地当众宣布：“我反对自杀，你们一个个都像疯婆娘！”

自杀在日本文化里几乎就代表着高尚，看到幕僚长连高尚都抨击起来，众人都傻了眼。

草鹿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部下：“当初轻取小胜你们就无比激动，现在一打败仗就慷慨激昂地要去自杀。仗还没打完呢，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怎样反败为胜？”

给草鹿一揭老底，抓乖卖俏之辈个个面红耳赤，关于自杀的议论很快便自动消失。

草鹿将伤口包扎好后，便去找南云。他知道这位老兄的脾气，就怕南云被外面这些风言风语逼着，做出些不上路的事来。

果然南云正愁眉苦脸，锯嘴葫芦一样地闷坐着，看样子也不想死，只是人言可畏，不能不做作一下。

草鹿又把惜身为国，拼全力再战斗之类的大道理复述了一遍。南云听完之后说了一句：“你讲得很有道理，可是你必须明白，我作为机动部队的司令长官，所做的事不一定都要合乎道理。”

草鹿这个郁闷，都什么时候了，真以为你还是受了封诰的贵夫人？

他看人下菜碟，干脆揭了南云身上自披的画皮：“得了吧，司令长官，你这叫失败主义情绪，对眼下局势没有任何益处。”

草鹿的这句话挺有效，当着真人的面，南云马上就不敢再装了：“好吧，我绝不鲁莽行事。”

当天，草鹿、源田等人被召至“大和”开会。“大和”上的山本、宇垣都穿着一身颇为清爽悦目的纯白军装，而草鹿、源田尚未脱去作战时穿的黑色衣服，且个个面容憔悴，两下情景对比之鲜明，给在场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草鹿首先表示，他和南云对这次战败负有重大责任，“战斗失策，忍辱生还”，接着便郑重其事地请求山本给予一点特别关照——让他俩能像以前那样到前线作战，以便“有机会还清这笔旧账”。

真会讲话啊，纵使山本曾经恨得牙根痒痒，忍不住要剜他们的肉吃，此时也只好热泪盈眶地说道：“行啊。”

草鹿为人何其老到，见情绪已经营造出来，赶紧抓到理便扎个筏，趁势问山本，南云战败是不是应该以自杀赎罪。

山本回答：“不，战败这件事不怪南云，我负全部责任。如果说谁要为中途岛战败剖腹自杀的话，应该是我！”

在山本身上，具备着一个统兵之帅所应有的气量和担当。与那些败了便一缩脑袋，把责任全推别人身上，然后还在旁边拨火儿的人一比，不啻一天一地。他的话，也等于给南云和草鹿颁了免死金牌。宇垣站起来，顺着山本的步调，言不由衷地代表联合舰队司令部做了番自我批评，会议结束后，他又亲自把草鹿一行送回“长良”号，并向每个人都赠送了小礼品。

其实在内心里，同为幕僚长，宇垣很看不起草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在前线的战斗人员，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的决心早已定了。”

当官的是没事了，无论山本、宇垣，还是南云、草鹿。南云尽管遭到了日本国内舆论的集中批评，但在山本的力保下，也没有像珍珠港事

件中的金梅尔那样遭到免职或处分，乌纱帽照戴不误。

可是等待其他人的，却是另外一种境遇。

★战争，还在继续

机动部队的残余军舰一靠港，包括舰长在内，船员们一律被隔离，不准上岸，也不准与舰外的任何人接触。之后，他们没有得到休假，便被匆匆派往日本和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

伤员更惨，渊田和大约500名伤员先被转移到1艘医院船上，然后又趁着夜晚，街上没有行人的时候上岸，最后沿着一条由警察严密警戒的道路，从后门秘密进入了一家基地医院。

在医院，所有伤员被分在2幢楼里，妻子及家属不能前来探望，也不能打电话或写信。

这是以治疗为名，行监禁之实！爱说爱动的渊田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被美军给俘获了，正关在集中营里受苦。

事情做得如此鬼鬼祟祟，不过是为了对伤亡和损失保密而已。闻知中途岛惨败之后，首相东条英机当时就曾指示参谋次长：“切不可把消息透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为了把知情者减少到最低限度，除了隔离伤员外，日本政府还把了解战况的军官通通派到偏远地区，有关中途岛战役的文件，不是列为绝密级，就是予以销毁。

有了好事，不等别人说，便你争我抢抓尖儿，有了坏事，也不等别人说，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谎话吹牛皮，这是昭和时期日本军方和官方的典型特征。在一份公开发布的战报中，日方声称，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击沉2艘大型美国航母，取得“划时代的胜利”，日本已由此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

应该说，这牛吹得还不算很离谱，山口到死都以为他干掉了2艘航母呢，比较出格的是己方损失的统计。海军军令部仗着一张不怕臊的脸，硬说日本只损失了1艘航母及35架飞机，几天后，宇垣加了一张补充通知，要求除军令部公报外，在海军内部不准透露有关中途岛的任何信息，这样导致的后果是，连海军自己都对中途岛战役讳莫如深。

乍一看，外面还是亮堂堂，体体面面，里面则早已漆黑一团，可谓香喷喷在室外，臭烘烘在家里。

其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而且一旦掩盖真相，公众就难以了解危险逼近的程度，军队也会由此失去继续改进的机会——不承认失败，那么

下一次他们还可能继续失败，沿着同样的轨迹。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公报在损失一栏里也缩了水，但并不敢缩得太多，因为人家是纯民主社会，弄不好总统得为此吃不了兜着走。在美军军方内部，对所有损失更是全无隐瞒，有多少列多少，哪怕惨不忍睹，它显示出的，正是一种曾令山本为之不寒而栗的勇气和自信心。

当联合舰队败退的消息已经确凿无疑时，尼米兹相信太平洋舰队已令对手领教了“战争是可怕的”。幕僚们拿出一大瓶香槟酒，用海军将领的肩章装饰起来，举行了一场内部庆祝会，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内一片欢声笑语，这是尼米兹及其将士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第一次如此开怀畅饮。

庆祝之余，尼米兹想到了罗彻福特，他派自己的车将罗彻福特接来喝香槟，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他心目中的情报奇才：“中途岛胜利的主要功劳应该归于这位军官。”

其他有功之臣也一一得到褒奖。尼米兹在将拉姆齐派往中途岛前，曾有承诺，只要中途岛战役结束，就把他调回夏威夷。因为岛上遭到轰炸，海军洗衣房的衣物已全部化为灰烬，所以当拉姆齐回到珍珠港时，身上的衣服还一直没有换过，上面沾满了尘灰和泥土。尼米兹盯了拉姆齐一会儿，低声说：“我知道，你身上全是……嗯……全是鹰，也许你会喜欢这些银鹰的。”说罢，当即把晋升拉姆齐为上校的推荐书拿了出来。

让尼米兹赞不绝口的，非斯普鲁恩斯莫属。斯普鲁恩斯既不乏哈尔西式的大胆，又具有弗莱彻式的谨慎，可以说把二者的优点都结合在了一起，但又没有上述二将的缺点，这样的指挥官，正是尼米兹非常需要的，他甚至把斯普鲁恩斯比作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名将格兰特。

在太平洋舰队正式发布的公报中，尼米兹宣布：“珍珠港现在得到了部分雪耻。尽管日本海上力量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我们还不算彻底报仇，但如果雪耻之路已差不多走到中途，也许还不算过分吧。”

这的确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关键的一仗。在珍珠港事件后刚刚六个月，美军就放下了盾，拿起了剑，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获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在新的美军航母服役之前，日本海军已无能力发动大规模战役，山本希望及早与美军决战梦想就此化为泡影，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人建造的舰艇越来越多，并逐渐超过日本。

不过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宇垣曾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战争是不可预测的。”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美国至多才走到中途而已，它还必须举起刀枪，在波涛汹涌、浊浪排空的太平洋上继续厮杀。

（第一部完，敬请关注第二部）

目录

版权信息

引子

第一章 到油锅里捞钱花

金丝鸟的故事

瘟疫行动

最低限度

一个葫芦一个瓢

寒毛一竖

黑眼睛

别无他途

带进了沟里

碰见鬼了

铁底湾

第二章 所有魔鬼都出动了

掘它个金娃娃

无限纳闷

一个也不要留

最后一根钉子

水落得归槽

火到猪头烂

喝口凉水都塞牙

东京快车

查理洗衣机

第三章 倒在沟里便成棺材

关键战略点

看谁先进坟墓

血染的山岭

中世纪

小伎俩

出门遭暗算

转折点

贱人就是矫情

老大就是老大

度日如年的感觉

梦寐以求的东西

第四章 流泪眼对流泪眼

山中老虎

一慌就没章法

乞丐兵

洁癖

小巫见大巫

走马换将
最烫手的马铃薯
丸山道
浑的只是浑
隔河灭鬼

第五章 连骨头都觉得发冷

露脸就爆头
很大的开阔地
防空洞星期天
可悲的昆虫
昙花一现
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完美教案
各赶各的道
勇往直前
关二爷卖豆腐
蜂坚强

第六章 天黑请闭眼

老虎钳
无底洞
挺身攻击队
杀舰游戏
酒吧斗殴
星球爆炸
劫数难逃
中了头彩
最后一张王牌
先下米的先吃饭
狠狠地揍他们
以一打三
容易得来容易舍

第七章 你们就是英雄

往墙壁涂泥坯
死亡岛
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大闹天宫
铁桶输送
美版八路军
金凯德法则
不发光火药
望眼欲穿
胜利是春药
暗藏玄机
最后的晚餐

你推我搡
皇帝的新装
地狱景象
“太平洋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第八章 谁才配活着
不胜利，毋宁死
“天佑计划”
为时已晚
这里是巴丹
故弄玄虚
“新几内亚敬礼”
该死的山道
难躲的是债
最大的灾难

第九章 杀个人就像掐个虱子
非常之举
八仙过海
连金刚来了都难以撞开
最血腥的战斗
勇士的代表
命运的裁决
该不该骂
组团攻击
打水漂
集体表演
低语的死神
恶魔方阵

版权信息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2

作 者：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王 颂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引子

偷袭其实是战争中玩旧了的桥段，抖哆嗦了的包袱，可为什么还能继续下去？无他，有客人就有买卖，只要安排笼子就行。

在《战争从未如此热血1》中，“日本军神”山本五十六偷袭了珍珠港，经过严苛训练的飞行员在20米高度发射鱼雷，炸得珍珠港内一片狼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型军舰损失了一半，飞机损失高达70%。“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同样不遑多让，他率部偷袭马来半岛，指挥骑着自行车的“银轮部队”一路席卷东南亚，英国投入六千万英镑巨资打造的“东方直布罗陀”竟成虚设。

战争初期，盟军基本处于找不着北的状态，一众曾经威风凛凛的名将全都在掉坑。麦克阿瑟使出浑身解数，指挥远东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从马尼拉退到巴丹，又从巴丹退到科雷希多岛，最终还是只身逃出菲律宾。他给部属留下的话是：“现在我要走了，但我会尽早回来。”

让麦克阿瑟想不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兑现承诺，菲律宾就已经完全陷落。可怕的“巴丹死亡行军”随之发生，无数又饥又渴的美菲军俘虏惨死于长达60千米的路途上。

名将如此，名舰亦不能得免。山本出动航空兵击沉了美得惊艳、帅得飒爽的“威尔士亲王”号，以全歼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惊人战绩，再次宣告了海上“航空时代”的到来。

这是在闹哪样？成天摆着一副笑口常开造型的大胖子丘吉尔失眠了：“在这浩瀚辽阔的大洋上，日本至高无上。”

就在日本人自己也认为已经帅到可以通吃全球的时候，尼米兹的到来让山本五十六见识了什么叫同行是冤家。

在中途岛海战中，原本日本海军拥有相当大的优势，美国太平洋舰队就数量而言，尚不及它的三分之一。但是尼米兹把情报战完全用活了，他提前就掌握了山本进攻中途岛的全部情报，包括要使用的战术、投入的兵力以及可能的进攻时间。

与此同时，山本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没有把兵力全部推到最前沿。比如旗舰“大和”号，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火力最强的战列舰，被山本用作海上司令部，与其他一些大的战列舰一起被置于最后方，这就等于斩掉了联合舰队的一只利爪。

但是联合舰队还有另外一只利爪，这就是南云部队。从中途岛飞出

的五批美机前仆后继地进攻南云部队，它们出去的时候全是整整齐齐，回来的时候已变得七零八落，三分之二的战机和一半飞行人员报销掉了。

眼看山本和南云就要赢得战役，“五分钟”扭转了一切。在这神奇的“五分钟”里，早已蓄势待发的美军航母舰队发动凌厉攻击，将因换弹而处于一片忙乱的南云部队送入了熔炉。

经过中途岛一战，日本四艘最精良的航母不复存在，王牌飞行员损失殆尽。此后，日本海军的实力受到极大削弱，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再也没能恢复到原有水准。

尼米兹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他还轻松不得，更多的危险和艰难正在前方冷冷地窥视着他.....

第一章 到油锅里捞钱花

飞机出事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还在和人玩纸牌游戏，完全想不到一场祸事会从天而降。

尼米兹的副官倚窗而坐，最先意识到情况不妙，机舱里的人都听到他发出“哦，哦”的喊叫声。几乎就在同时，这架水陆两用机已经撞到了电线杆上，机头腾起，机身撞裂。

事故发生时，尼米兹和副官正好背对机首，因此两人都只受了点儿轻伤。他们陆续从机翼下部爬出，副官急忙询问尼米兹要不要紧。尼米兹看了看副官怀里紧紧抱着的公文包，回答道：“我没什么，上帝保佑公文包没有丢掉。”

公文包里装的是关于中途岛战役的报告，半个多月前，尼米兹亲自指挥这场战役，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突发事故仿佛是另一场战役的前奏。几天后，尼米兹的顶头上司、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金格从华盛顿出发，飞抵尼米兹所在的旧金山。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与尼米兹开会商讨“瞭望塔行动”的细节，而“瞭望塔行动”计划的制订者便是尼米兹本人。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尼米兹并没有一味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战略态势的转变，美军应不失时机地转守为攻。新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起名为“瞭望塔行动”，就有展望未来，将日军一步步击垮的意味。

1942年7月5日傍晚，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尼米兹突然收到了来自珍珠港的急电，会议室的空气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金丝鸟的故事

夏威夷情报站刚刚破译了日军的一份电报，得知日本海军特遣队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登陆。根据日本海军特遣队配有轻工兵部队这一事实，太平洋舰队的情报部门推断，日军可能正在岛上修建飞机场。

“瞭望塔行动”的第一阶段目标，是攻占圣克鲁斯群岛。但是，在读完电报后，金格和尼米兹深感事态严重，必须对计划进行修改。

瓜岛是所罗门群岛的第二大岛，澳大利亚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岛上的机场一旦完工，日军不仅能重新夺取对珊瑚海的制空权，还能封锁澳大利亚东部的海上通道，对美澳补给线构成严重威胁。

“瞭望塔行动”是要转守为攻，仅就攻这一方面来说，瓜岛便举足轻重。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如果把所罗门群岛比作一架通向日本的梯子，那么瓜岛就是梯子的第一级。美军只要控制住这座小岛，就有望一路登梯而上，直至日本本土。

金格和尼米兹当即决定放弃攻占圣克鲁斯群岛，先一步夺取瓜岛。

随后，从瓜岛传来了更为确切的消息。在瓜岛等被日军侵占的南太平洋岛屿上，常年有一些情报人员潜伏在深山老林中。他们独来独往，观察日军行动，然后通过无线电向盟军报告。这些隐秘战线的英雄被称为“海岸监视者”，也有人称呼他们为“穷人雷达”。

瓜岛的“海岸监视者”叫克里门斯，是一名英军上尉，他带着两个澳大利亚人，还受到一小群当地土著人的拥护，所以情报渠道很广。克里门斯证实，日军确实在瓜岛修建机场，而且工程进度很快。

说起来，日本人关注瓜岛也是无奈之举。中途岛战役之后，尽管日本海军在兵力上仍暂时维持着优势，但这只“野驴”已被套上笼头，再也没有能力继续两线作战了。在此情况下，山本五十六只得同意将“东进”改为“南进”，正好这时陆军也打算在南线发动新攻势，双方难得地一拍即合。



后排正中为“海岸监视者”克里门斯，其余都是拥护他的土著侦察兵。惊心动魄的敌后情报工作，已经把他们的神经锻炼得如同钢筋一样粗壮

日军最初属意的航空基地，是瓜岛北面的图拉吉岛，那是早在珊瑚海战时就被日军占领的岛屿，但是在考察周围地形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瓜岛比图拉吉大得多，而且其北岸更适合修建飞机场。

在尼米兹收到急电之前，日军一支250人的海军守备队已经登陆瓜岛。7月6日，也就是尼米兹决心夺取瓜岛的第二天，日军又派了一支2500人的工兵队登陆，其中包括许多从朝鲜和中国抓来的劳工。这支工兵队向岛上运去了建设器材，开始正式修建飞机场。

时不我待，7月10日，尼米兹正式下达命令，以两栖突击的方式抢占瓜岛。

长期以来，两栖突击一直被定义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军事行动，先前的战例也是败多胜少，导致各国普遍缺乏对这一战术的应有重视。直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陆军部才应急式地请求海军陆战队，对陆军的两个师实施了两栖作战训练。

那时军事技战术的创新和突破可谓一日千里，美国人起跑晚了，就让日本人抢了先。从菲律宾到马来半岛，再到爪哇岛，日军依靠两栖突击，在太平洋上翻江倒海，其动作之犀利，让盟国方面看得瞠目结舌。

美军亡羊补牢，从1942年起，又加紧训练了两个步兵师。不过，这

些步兵师需要防卫澳大利亚。尼米兹使用的是海军陆战队，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军种之一。就美国海军而言，它平时的规模不超过海军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陆战队的兵员数量还没纽约城的警察多。

直到1941年初，旅仍是陆战队的最高级战斗单位，后来经过战时扩编，终于有了师编制。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拥有两个陆战师，此次尼米兹抽调的是第一陆战师（又称陆战一师）。

在不参加特定战役的情况下，陆战队的基本职责是防守国外的海军基地。例如关岛、威克岛、中途岛等基地的驻军，原先都以海军陆战队为主体。这些客观原因造成了陆战师其实并不足额，兵员也不集中。尼米兹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从太平洋各个岛屿的驻军中临时拼凑。

计划修改前，“瞭望塔行动”就面临着时间仓促、兵力不足等现实困难。计划制订人员和参战人员都觉得很棘手，他们给行动重新起了个代号，叫作“鞋带行动”（鞋带在美国口语中有本钱少的意思）。

计划修改后，作战规模扩大了，却无法保证充裕的准备时间。为了能在日军建成机场并投入使用之前占领瓜岛，尼米兹确定8月7日为瓜岛登陆日，比原定的登陆日期只多出一周。

尼米兹任命弗莱彻为航母编队的战术指挥。弗莱彻曾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中两次担纲总指挥，但也正因为经历过这两次浴血大海战，有过痛彻心肺的心理体验，一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的弗莱彻在行事上变得更加犹豫，一说到打仗，他的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闪现出“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的惨状。

此次弗莱彻奉命指挥“萨拉托加”号、“企业”号、“大黄蜂”号进入瓜岛以南，为登陆的陆战一师提供空中掩护。陆战一师光下船登上瓜岛就得花五天时间，在这五天里，三艘航母都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日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由于美国政府“先欧后亚”战略的限制，太平洋舰队至少在半年内都无法得到新的航母补充，目前的三艘航母就是美军在太平洋上仅有的机动力量。可想而知，一旦有差池，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弗莱彻为此不寒而栗，他对尼米兹说：“日本海军虽然在中途岛遭遇失败，但实力犹存，我们不应过于轻敌。”

尼米兹看出弗莱彻顾虑重重，有打退堂鼓的意思，于是微微一笑：“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关于金丝鸟的故事？”

尼米兹讲故事、编笑话的能力和嗜好，全海军有名，弗莱彻只有在旁边洗耳恭听的份儿。

尼米兹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买了只金丝鸟，买的时候，老板夸

口说，这只鸟的寿命可达十年。不料，买回家的第二天凌晨，鸟就死了。那人气得火冒三丈，赶到店铺要跟老板算账。

一见牛皮吹破了，老板也很心虚，但嘴上仍能胡拉混扯：“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到今天为止，这只金丝鸟正好刚满十岁！”

尼米兹讲这个段子，并不只是为了博人一笑。他告诉弗莱彻，日本目前的情况就跟段子里的金丝鸟类似，表面强悍，其实气数已尽，这时候就应该抓紧时间催命，不能给其喘息的机会。

尼米兹还宽慰弗莱彻：“瓜岛只是一个弹丸之地，我们以突袭方式登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打气归打气，实际上，对提前发起“瞭望塔行动”可能遇到的困难，尼米兹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但这位具备极强洞察力和前瞻意识的将领，更知道夺取瓜岛机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说：“必须在日本修成飞机场前占领，谁最先用于作战，谁就有可能取得胜利。”

尼米兹对瓜岛志在必得，他任命陆战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为登陆作战指挥官，并要求限期拿下瓜岛和图拉吉岛。

★瘟疫行动

范德格里夫特匆匆从美国赶到新西兰。这位少将自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陆战队服役，拥有33年从军经历。但当接到命令时，他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作为瓜岛战事的指挥官，他还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座岛。



陆战一师主要军官合影，前排左四为范德格里夫特。在范德格里夫特身上，再好不过地演绎了一个梦想成真的传奇经历。他从小就爱听战争故事，崇拜故事中的英雄，长大后也果然成为一位和偶像们一样的战争英雄

不仅是范德格里夫特，其他人对瓜岛也大多不甚了解。他们以为澳大利亚人会知道，毕竟是澳大利亚统治下的地域嘛，孰料同样一问三不知，澳大利亚海军连一张瓜岛地图都拿不出来。

范德格里夫特的幕僚们急得火星直冒，在一堆又一堆的地理杂志和航海图中乱翻，希望有不一样的发现。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航海图，这是他们当时所能搜寻到的最大的航海图。

然而，即便在如此大尺寸的航海图上，要确定瓜岛的位置也不容易，在标志所罗门群岛的蓝色海域，岛屿多得就跟星星一般，很难分清谁是谁。

众人瞪大眼睛，总算把瓜岛找了出来。除了这张略显陈旧的航海图能或多或少帮上点儿忙，还有一沓传教士拍摄的老照片以及美国作家杰

克·伦敦的小说。

杰克·伦敦既是作家，也是探险家，曾经光顾过所罗门群岛上的其他岛屿。在长篇小说《冒险》中，他以洋洋洒洒的笔触，描写了所罗门群岛上的一个椰子种植园。他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叫《纯洁无邪，充满原始风味的处女地——瓜达尔卡纳尔》。

通过老照片和小说，范德格里夫特及其幕僚大概明白了瓜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简单点儿说，就是一个人烟稀少的野岛。

印象之一，岛上酷热难耐，当然，时不时也会下雨——冷到刺骨的倾盆大雨，可谓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水。

印象之二，岛上有性喜食肉的白蚁，有群聚如山的疟蚊，还有鳄鱼、大蜥蜴、蝎子、蚂蟥、毒蜘蛛等，反正热带地区你能想到的，这里应有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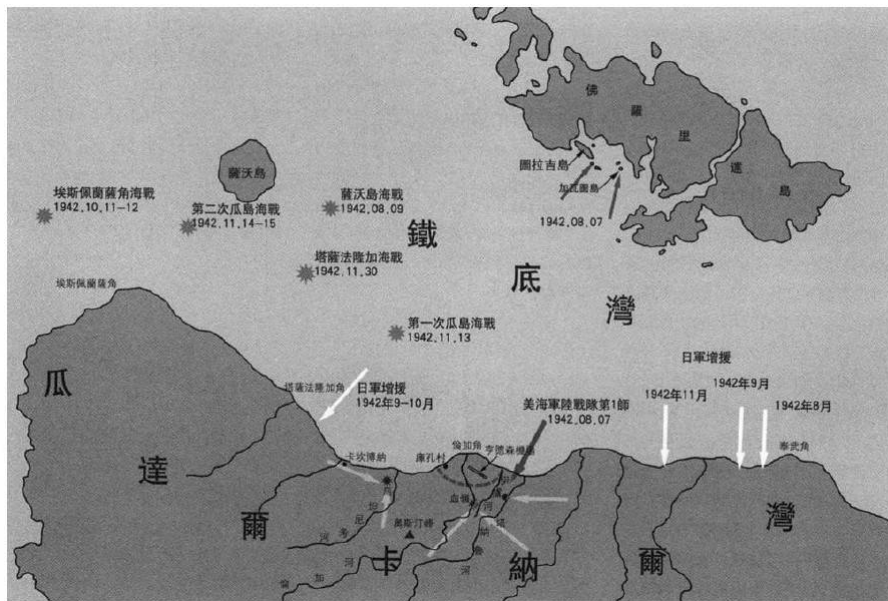
瓜岛并不是无人居住，山谷里有些分散的黑皮肤土著人。不过杰克·伦敦在《冒险》中讲得很明白：“假如我是国王，惩罚敌人最厉害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放逐到这个鬼地方。”

瓜岛确实够“纯洁无邪”，够有“原始风味”，匆匆忙忙读完小说后，范德格里夫特留下了读后感：“国王没把我们放逐到所罗门群岛，倒是日本佬把我们逼到那儿去了。”

范德格里夫特派情报官们在澳大利亚全国走访，询问熟悉所罗门群岛的传教士、船长和椰子树种植者。这些亲历者的讲述验证了《冒险》的体裁虽是小说，但起码在背景上没有任何虚构成分。

初步了解瓜岛的真面目后，范德格里夫特给登陆行动起了个名字，叫作“瘟疫行动”。

当范德格里夫特在新西兰恶补地理知识的时候，他的陆战一师还分散于各地，连个基本形状都没出来。直到1942年7月初，在尼米兹的亲自协调下，陆战一师的基本部队才到达战区。出发之前，这些陆战队员都以为只是去参加一次例行演习，或者是到某个热带乐园逛上一圈。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即将进入的是真正的战场，而且还担负“瘟疫行动”这样无比艰险的任务。



瓜岛战役形势图。繁体标注“瓜达尔卡纳尔湾”的所在，就是世界地图上只有针眼儿大小的瓜岛。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部队即将在这座岛上经历冒险

以师为编制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对海军陆战队来说还是第一次，因此，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也层出不穷。首先是军需部门不知道近期就要开战，因而缺乏一些重要的登陆物资，陆战一师出发时也没来得及补充。其次，在新西兰的港口装载物资时，码头工人不知道为什么闹起了罢工，没人干活，陆战队员们只好卷起袖子自己干。

登陆物资的装载非常有讲究，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战斗装载标准”，即按照滩头作战时的需求程度逐一进行装载，急需的先装，不太急的后装。陆战队员因为没干过这个，往往容易混淆，导致许多重要装备和供应品反而被挤掉空间，无法装到船上。除此之外，新西兰在7月属于多雨的冬季，瓢泼大雨涨破了食品纸盒，弄得码头上遍地都是浸湿了的玉米片和香烟，足有到脚脖子那么厚。

尽管已经够狼狈了，但还得抢时间。满打满算，上级只给了他们四个星期进行准备，陆战队员只得分成三班，24小时连续工作。官兵们因此全都筋疲力尽，怨声载道。

范德格里夫特虽然不用亲自到码头扛大包，但登陆指挥部刚刚组建，一方面参谋幕僚人员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任务又异常紧张，一时间累得他也差点儿就要瘫倒在地了。

装载物资是为了作战，所以最让范德格里夫特头疼的还是兵员太少。陆战一师只有两个团到达战区，还有一个团在萨摩亚，暂时没法调

过来。

陆战队靠的就是兵力，若没有足够兵员，打仗时只好装幌子了。在范德格里夫特的强烈要求下，海军高层下狠心从驻美国东海岸的第二陆战师中抽出一个团，加上其他部队的三个营，一齐编入陆战一师的建制。

经过多方努力，好歹凑成了一个加强师，总兵力约1.8万人，已经超出了范德格里夫特的期望值，他又高兴起来。

然而，范德格里夫特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还会有人给自己泼冷水，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人——指挥航母编队的弗莱彻！

★最低限度

尼米兹“金丝鸟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说服弗莱彻。

1942年7月26日，战区指挥官们开会。与会的范德格里夫特发现弗莱彻始终坐卧不宁，对即将展开的登陆行动也显得心不在焉。

当讲到核心话题时，弗莱彻皱着眉头说：“由于时刻有遭到陆基敌机轰炸的巨大危险，在开始登陆时，我不能让航母在该地区停留48小时以上。”

范德格里夫特听了大为不满。48小时就是两天，说好要掩护五天，怎么变成两天了？你的航母怕有危险，一走了之，那陆战师的处境岂不变得更危险？

弗莱彻是中将，范德格里夫特只是少将，无论军衔还是职位，对方都比他高。范德格里夫特只得耐着性子解释：“陆战师有18000人，不是个小数字，所以两天之内登陆不太现实，我们至少需要五天的空中掩护，这已是最低限度的天数了。”

弗莱彻的“两天”给了范德格里夫特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当然也想用两天甚至是更少的时间实现登陆，那样的话，行动成功的希望也会更大。问题是陆战师先前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斗单位，也从来没有在一起进行过严格系统的登陆战训练，要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平根本不可能。

提高水平需要时间和耐心，然而范德格里夫特已经没有时间了。根据情报，日军对瓜岛机场的建设一刻都没有放松过，为此还专门派了一个少佐前去监督施工。到7月中旬，一条简易飞机跑道已经大体完成，预计8月中旬，机场就可以交付使用。

7月底，部队一定要出发，不管训练质量如何，有没有把握。范德格里夫特竭尽心力，在最后一次参谋会议上，他甚至用拳头擂着桌子，发誓要在最后的48小时内完成进攻的组织准备。

7月28日，范德格里夫特终于得以抽出空当，为陆战一师举行了一次临战登陆演习。布幕一拉开，他就傻了眼，那个乱，简直无法形容。

几乎所有的程序和步骤都不得要领，登陆艇在海水里团团打转。军官们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地传达命令，可是踩一头儿翘一头儿，对指挥登陆毫无帮助，事实上，他们也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好不容易第一攻击波算是组织成功了。当船队向海岸冲去时，又有不少船只在距陆地几百米处搁浅，其余船只也仅是勉强挣扎着才到达岸边，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士兵是按照正常渠道顺顺当当登岸的。

演习彻底失败。

忙了近一个月，就落得这么一个结果，范德格里夫特的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士兵们也知道演砸了，他们给未来的登陆战取了一个绰号，叫作“小本经营战役”，意思是本小利薄，不能再指望有大收成了。

丑媳妇终究也得见公婆。7月31日，在航母编队的护佑下，由23艘运输船组成的盟军登陆编队，载运着陆战一师出航了。

因为演习失败，尼米兹等人对这次行动并不十分放心，范德格里夫特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连续几个晚上都没合眼。

躺在黑暗中，听着外面的涛声阵阵，这位陆战师长一个人不停地念叨着：“这下可完了。”

沮丧和颓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范德格里夫特突然想起了一句话：“糟糕的排练意味着第一晚演出成功。”

这句格言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是啊，预演不好结果却非常成功的事例多的是，谁能说下面的运气就不会好起来呢？

上帝似乎是听到了他的祈求，自此之后，陆战一师的境遇就转变过来。航海最怕遇到狂风或天气突变，但那些天海上一直风平浪静，空气中弥漫着铅灰色的雨雾，到了最后两天，海上更是阴云密布，而且云层压得很低，把船队层层笼罩起来，使得他们再也不用顾虑会被敌机发现。

8月7日，凌晨3点10分，登陆编队接近瓜岛西北方。机械师开始检查登陆艇引擎，水手长则检查缆绳上的吊杆。抢滩时，就靠船舷两侧的这些吊杆，将体形较大的登陆艇放到水面。

船队下达“灯火管制”命令。陆战队员们集中在舱内，有的打牌，有的看书，有的写家信。最热闹的是饭厅，尽管空气闷热潮湿，动一动就汗流浹背，但天性活泼的美国人还是耐不住寂寞，他们和着留声机的音乐，狂舞乱跳。有一名上校与兵同乐，清清嗓子即兴唱起了歌曲：“我要娶一个像嫁给我老爹那样的闺女……”

此时，范德格里夫特却没有如此好的兴致，他一脸严肃地站在旗舰上，手扶栏杆，在微微细雨的夜色中眺望着远方。

航程的一帆风顺多少是个吉兆，可是这并不代表登陆战真的就能“演出成功”，毕竟那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通过演习，自己队伍的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反正战术水平和战斗力都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日军那边怎样。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日军的推进过于轻松和迅速，盟国方面

都存在一种恐日情绪。一些盟军老兵曾在东南亚和日军打过仗，死里逃生后尚心有余悸，提起日军，就会异口同声地说：“日军不可击破，特别是日本陆军，差不多每一个士兵都是超人！”

日军成了一个神话，中途岛一战说到底是海战，它并不能完全打破这一神话。范德格里夫特很担心，他率领着这支准备不足的登陆部队，能否打败面前的“神话超人”？瓜岛之战会不会成为自己的“滑铁卢”呢？

范德格里夫特越想越纠结，他离开栏杆，摸黑回到闷热的船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写起了家信。在信中，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愿这个最大努力已经足够了。”

★一个葫芦一个瓢

两个小时后，船上的哨兵瞥见远处有个塔状黑影。范德格里夫特也看到了，那是一座小小的火山岛，名叫萨沃岛。

萨沃岛位于瓜岛和图拉吉岛之间，岛上有日军的瞭望站，这使船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登陆编队急忙向右急转弯，朝着瓜岛一侧海域驶去。随着船艏扎进波浪，浪花飞溅到了炮塔上，水兵们产生了一种奇怪感觉，似乎萨沃岛的日军正把眼睛瞪得跟个活猴儿似的，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看。

会不会一绕过萨沃岛，一支日本海军舰队就出现在面前，那些已经装填校正完毕的巨炮正对着船队……

所幸，这种可怖的景象并没有出现。5点过后，编队绕过萨沃岛，驶入瓜岛附近的海湾。



从美舰上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萨沃岛，它是瓜岛战役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被同时绕过的还有漫漫长夜，此时，天边出现了鱼肚白，细雨停歇，薄雾消散。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瓜岛的海岸上时，阵阵微风吹向船队。

随风而来的，是一种酷似死尸臭味的气息——那是丛林和沼泽特有的恶臭，大家终于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冒险》中所说的“原始风味”了。至于置身其中究竟有多难受，打个比方，就是把嫩嫩绿绿的兰花送进猪窝，你想有多么不堪，就有多么不堪。

范德格里夫特的心理素质和胃口真是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能吃得下早餐。用完早饭，他回到甲板上，放眼一望，海湾里空空如也，视野内没有看到一艘日军船只。

范德格里夫特是个有30多年军龄的老兵，他知道战前的平静往往并非好事。很有可能眼前的一切都是假象，或许日军正在黑暗的角落里酝酿阴谋诡计，就像陆地上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一样。

不做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既然已经到了近前，也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陆战一师随即一分为二，分别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其中大的一支代号为“X射线部队”，目标地点是瓜岛北岸的“红滩”；小的一支代号为“Y射线部队”，目标地点是图拉吉岛上的“蓝滩”。

范德格里夫特过于高估对手了。岛上日军对登陆编队的逼近毫无察觉，他们一直傻子似的没有提防，直到美军舰艇在黎明中现出轮廓，图拉吉岛上的瞭望哨才感到有些不对劲。电报员向位于拉包尔的日军第八舰队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含义模糊的电报：“有一大群数目和型号不详的船只进入了海峡，它们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8月7日，早晨5点50分，两架“野猫”式战斗机从航母上呼啸升空，直奔图拉吉而来。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开始了。

图拉吉岛上有一座日军的水上飞机场，也是此次美军要捣毁的目标之一。“野猫”迅速接近停泊水上飞机的潟湖上空，在距离第一架水上飞机400多米时，领头的“野猫”猛烈开火，后面的同伴也紧紧跟上。两架战机一个葫芦一个瓢，逐一往返点名。很快，毫无防备的八架水上飞机全部中弹起火。

图拉吉岛的日军这才明白美军大兵压境，但已经错过了组织防御的最佳时机。6点过后，登陆编队指挥官特纳少将下达命令：“准备行动。”

登陆编队拥有八艘巡洋舰和一个驱逐舰警戒群，里面除美舰外，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舰。收到命令后，各舰炮塔就像货车一样移动并对准目标，炮手则将尖锐的黑色弹头送进大炮的“嘴巴”。

6点40分，三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同时发力，炮吼如雷，深红色的火舌划出弧线，越过蓝色海面，朝瓜岛敌军阵地飞去。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生灵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巨大的声响，许多海鸟都被吓坏了，拍着翅膀一个劲儿地胡飞乱撞。

两分钟后，护航军舰的炮弹又撒向了图拉吉岛。图拉吉的日军指挥官发出电报：“敌人力量占压倒性优势，但我们将誓死坚守岗位。”

电报刚发完，发报站就被炸了个稀烂。

整个早上，美军护航舰的射击炮火就没有停顿的时候，光着膀子的炮手们一直处于战斗位置，没有人坐下来歇口气。炮火像梳子一样，从海岸开始，朝着内陆不断地梳理，每次梳理的距离大概在600米的范围内，足以将该区域可能存在的日军炸得尸骨无存。

趁此机会，美军运输船在半小时内全部进入阵地，被士兵称为“牛角筒”的扩音器传出命令：“登陆部队上岸！”

★寒毛一竖

登陆艇被放到水面后，陆战队员们排着队，像蚂蚁一样抓着粗糙的麻绳网往下爬。这种攀爬并不好玩，往往是你踩我的手指，我踩你的手指，几乎每个人的手指都被踩得瘀青。

麻绳网的末端距登陆艇甲板尚有近一米的距离，登陆艇也不是一动不动地停在海面上，而是随着海浪左摇右晃，不停地颠簸，一会儿靠近舰身，一会儿又被甩开很远。要到登陆艇上去，必须凌空飞跳，在负重20千克的前提下！

一名随军记者写道：“每个人似乎都做好了枪声一响就往下跳的准备，但是并没有激昂的情绪。”当然了，难度系数这么高，确保自己不掉进海里才是正经，谁还顾得上做表情？

不过，让范德格里夫特无比欣慰的是，航行途中他用来给自己打气的古老格言竟然真的应验了——尽管演习的时候杂乱无章，实际登陆却井井有条。在早晨8点之前，进入登陆艇的步骤基本结束。

一艘艘满载士兵的登陆艇离开母舰，加入扇形进攻队列中，它们盘旋而过的样子，有如大龙虾在水中嬉戏。军官喊道：“所有人都俯下身！”，士兵们应声蹲伏，竭力不让自己的脑袋露出舰舷。

进攻开始了。陆战队员莱基感到脚下的舰艇在轻轻地转动方向，艇头急速冲向海岸的瞬间，由于马达的驱动，甲板震动得特别厉害。他开始默默祈祷，并且断定自己将战死沙场。

登陆艇猛地撞上了海岸，身体早已绷紧的莱基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然后纵身跳下船，蹚过温暖的海水，向沙滩扑去。

莱基准备投入的是血腥搏杀，但是当他趴在沙滩上的时候，周围却看不到一个日本兵，倒是头顶湛蓝的天空以及轻轻晃动的棕榈叶格外引人注目。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整个登岸过程中，陆战队员遇到的伤害并不是来自日军，而是容易划破皮肤的珊瑚。

8点15分，“Y射线部队”在图拉吉岛的蓝滩登岸。指挥官发出信号：“登陆成功，没有遇到反击。”

一个小时后，“X射线部队”向瓜岛的红滩发起冲击，同样未听到枪响，就好像这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屿一样。

范德格里夫特一直在旗舰上观察着战况，登陆过程的顺利大大出乎

他的意料。他长长地松了口气，对身边的幕僚说：“我们成功了。上帝保佑我们，陆战一师一定是遇到了好运气。”

伴随着这句话的传播，“陆战一师好运”的说法不胫而走。如果不是在打仗，大家都恨不得让这个陆战师来帮自己买彩票才好。

事实上，陆战一师的好运与日军反应迟钝密切相关，而迟钝的原因，还是他们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中途岛的惨败的确曾给日本海军泼了盆冷水，但并没有让他们对前景失去信心。就当时的整体实力而言，日本的联合舰队仍相当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两倍，许多人因此抱着一种乐观心态：这个世上，谁会没病没灾，谁还没个八病九痛的？只要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决战，肯定还能翻本！

所谓一朝身安泰，忘却当年流落时。包括永野修身、山本五十六在内的的高级将领都自信地认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中途岛也受到了不小损伤，预计在1943年以前，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倒是日军情报部门有了改进。因为在中途岛战役中表现得又聋又哑，情报部门很自然地要挨批。挨了批之后，一众情报人员变得格外警醒，整天乌眼鸡似的盯着太平洋战场的各个角落，唯恐再漏掉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

就在瓜岛登陆之前，日军情报部门截收到了盟军自南太平洋发出的信号，而且这种信号越来越多。他们由此判断，盟军即将在所罗门群岛发动进攻，于是立即向驻于拉包尔的第八舰队司令部发出警报。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重大改编。为加强南线作战，专门编成第八舰队，并由三川军一中将出任舰队司令。收到警报后，三川的态度和永野、山本等人如出一辙：这帮搞情报的就这臭德行，以前是什么都不说，现在是什么都胡说，盟军怎么可能现在就发动进攻呢？

直到图拉吉岛的日军报务员发出警示电报，告知“有一大群数目和型号不详的船只进入了海峡”，三川仍然只以普通袭击战来对待——老美在家里闲着没事做，跑出来虚张声势而已，大家用不着都唬得像个小鬼儿似的。

虽然没当回事，三川还是派出了两架远程搜索机前去侦察。就在搜索机飞出不久，三川接到了另一份发自瓜岛的告急电报：“瓜岛遭到美军登陆部队攻击，我军现正撤入丛林！”

三川如梦初醒，这才有了寒毛一竖的惊悚感觉，他急忙上报东京。

日军大本营淡定不下去了，占领瓜岛原本就是日本海军单方面的行动，山本事先并没跟陆军打过招呼，陆军参谋本部的好些人连瓜岛在哪个位置都弄不清楚，这使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大为恼火。

在紧急召开的海陆军联席会议上，东条情绪激动，又甩脸子，又说狠话，当场对海军发飙：“你们只顾着抢功，净干些瞻前不顾后的蠢事。我问你们，为什么占领瓜岛时不跟陆军说一声？要是由陆军向岛上派驻部队，还会让美军钻空子吗？”

东条这通脾气是有来由的，话里面青的青、白的白，并没有冤枉海军之处。与会的永野修身无言以对，只得赶紧低头认错。

尽管大本营已经大为重视，但大多数人的想法还是没有脱离既定框架，只是将美军登陆视为对方发起的小规模袭击。依此推演，未来充其量也不过是打一场岛屿争夺战，只要日本海陆军联手出击，夺回两座岛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东条为此做了个小结：“中途岛一仗，已经使皇军遭受了一次打击，这次绝不能使瓜岛成为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一定要阻止敌人的进攻。”

就在此时，有人告诉东条，此事已惊动了天皇，天皇正打算启驾回宫。

★黑眼睛

裕仁此时不在东京，而是在日光离宫休息。乍听到美军登陆瓜岛的消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别人惊慌，裕仁也跟着惊慌，并对随从说要马上返回东京，向相关人员追责。

天皇说东道西，随从就得跟着无端受罪，于是暗地里又通知了大本营。

天皇要追责，追谁的责？座上之人，谁能脱得了干系？众人汗如雨下，经过商议，立即决定由永野驱车前往日光拜见天皇。

拜见时，永野把大本营的判断向裕仁进行了汇报，告诉他后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而且加减乘除，大本营那里也已经有了一本账，天皇只要坐家里瞧好儿就行。

裕仁心里没底，本来怕得不得了，现在一听没啥事，也就安稳了。

裕仁安稳，永野不能。在陆军面前逞了一辈子强，临到头不仅落在人后头，还得出来回回装孙子，这口气如何忍得？他当即给山本打了个电话，指示联合舰队将夺回瓜岛作为第一目标，其他行动可暂不考虑。

中途岛损兵折将，瓜岛又被人从手中抢走，山本也是气急败坏，再度与美军决一死战的念头油然而生。他铺开南太平洋的作战地图，攥起拳头狠狠地砸向瓜岛：“三川，给我出击！”

8月7日下午，三川一声令下，第25航空队的51架陆基轰炸机从拉包尔紧急起飞，直扑瓜岛和图拉吉岛。带队的指挥官很有头脑，他让所有飞机贴水面低空飞行，以规避雷达。

到达瓜岛上空后，日军飞行员坂井三郎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群美机。从外观上辨别，应该是“野猫”式战斗机，总共八架，当时它们正在收缩编队，看样子并没有发现日机。

包括坂井的在内，周围共有四架“零”式机，数量只及美机的一半，但是美机不是没防备嘛，于是，坂井等人便采取了从背后突袭的方式，未等编好队形，便呼啦啦冲了过去。

坂井是一名王牌飞行员，论技战术水平和战绩，在日本海军航空队中能排到前几名，一向眼高于顶，因此在冲锋中一马当先。按照他的判断，只要美机一直照原样飞，他一次开火至少就能击落其中的两架。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坂井猛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这些美机不是“野猫”战斗机，而是在中途岛开始崭露头角的TBF“复仇者”式鱼雷机。坂井

没有参加中途岛战役，所以误以为是“野猫”。中途岛之战时，只有六架“复仇者”登场，也未建立重大战功，但其性能已得到了充分肯定。之后，美国海军便淘汰了性能相对落后的TBD“破坏者”，开始大量装备“复仇者”。

日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盟军的海岸瞭望员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复仇者”们均来自位于瓜岛以南的航母编队，它们收到警报，立即赶来截杀，刚才之所以做懵懂状，为的是诱敌上钩，缩紧队形当然也不是要赶路，而是准备拿着筷子往碗里夹肉吃菜了。



正在挂装鱼雷的TBF“复仇者”式鱼雷机。作为取代TBD的新一代鱼雷机，TBF的各项性能均有大幅提升，机上除搭载一枚航空鱼雷外，还可装载多枚炸弹，并配有适于空战的机枪炮，其攻击能力相当强悍。自中途岛一战后，它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绝不是红一阵子便没有出路类型

八架“复仇者”，每架后座都有两挺机枪，一共16挺机枪对着坂井。坂井一见这情形，再艺高人胆大，此时两只脚也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

即刻下降或者拐回去，时间上都不允许；如果拐弯或者翻筋斗，机腹就会暴露在枪口下，八挺机枪扫过来，铁定是个蜂窝煤的下场。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坂井只好加大油门，硬着头皮继续往上冲。

在坂井射击的同时，美机也全部开火，枪声压倒了一切声响。

一时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爆炸。坂井驾驶的“零”式机被震得直抖，他的脑袋也负了重伤，一只眼睛失明。

到底是王牌，在几次出现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坂井竟然挣扎着飞回拉包尔，创造了空战中的奇迹。当飞机降落时，油表几乎到了零位。

这次攻击对日机来说相当失败，它们遭到舰载机和护航军舰的集中攻击，共有19架飞机被击落、击毁。美军船员们不断看到有日机中弹起火，然后带着一身橙色火焰扎入大海。

日机损兵折将，颗粒无收，尴尬的战果直接把山本推上了火山口，那个着急和难受啊。他从柱岛锚地向三川发出命令，要三川不要再派别人了，亲自上！

黄昏，三川决定亲率第八舰队出战。由于山本在对联合舰队重新改编时，就考虑到南太平洋今后很可能成为美日争战的主要舞台，因此给第八舰队配备的人员较强，三川身边的幕僚皆为日本海军系统的一流人才。出发前，三川在旗舰上利用吃饭时间，召集智囊团开会。幕僚们一边进餐，一边议论纷纷：“看来美国的机械力量确实强大，据说他们用推土机建造机场，速度比日本快十倍。”

幕僚们话出有因，早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人还不知道推土机为何物。攻占威克岛后，日军为修复机场，曾指令被俘的美军军官找三百名士兵俘虏参加劳动。

那名军官搞清楚是要修复机场后，便回答：“不用三百，三个就够了。”日本人起初还不信，但见那三个人驾驶着一台安装在大型汽车上的机器，仅用短短一天时间，就把机场修整完毕了。

这就是推土机，与铁锹、铁镐相比，其效率提高绝不止十倍，而是百余倍，围观的日军无不为之惊讶。

推土机就一台，也就是威克岛上的那一台，后来被运到瓜岛修机场了。日本人素以仿造能力强著称，可是他们那时候仗打得太顺，已经忘乎所以，根本没人想到要把推土机送回国，搞一批仿品出来。

想到的时候已经晚了——随着美军陆战队占领瓜岛，这台推土机也物归原主，而正是依赖它，陆战队才创造了修复机场的神奇速度。

美国强大的当然不光是推土机，还包括其他军械，这一点从中途岛战役起，就给日本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这样的强敌交手，必须讲究策略，众人讨论后意见一致，那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第八舰队擅长的是夜间舰对舰的炮战和鱼雷战，战前训练常常利用恶劣天气和夜暗条件进行。为了夜战需要，舰队还配备了日产的高质量望远镜、可靠性强的照明弹和破坏力极大的青色杀手——“长矛”鱼雷。

三川及其幕僚们正是从中看到了取胜的希望：“我们只有从视力方面大做文章。‘蓝眼睛’在黑夜里是无能为力的，而‘黑眼睛’在夜晚能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除实行夜战之外别无他法。”

“蓝眼睛”是指美国人，“黑眼睛”是指他们自己。“黑眼睛”们连夜研讨作战计划，决定用夜战的方式来摧毁美舰，时间确定为8日午夜。

8日凌晨，三川派出五架水上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到了中午，其中的两架返航，报告除运输船外，尚有为数不少的美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在瓜岛海湾里扎堆。

美舰多，说明猎物多。三川为之兴奋不已，他毫不犹豫地下令舰队南下，前去捕捉“蓝眼睛”。

从拉包尔到瓜岛，需要通过布干维尔海峡，夜袭行动的最大风险也正在此处：光天化日之下，一支舰队要想在宽阔的海面上不被发现，是件很难做到的事。

的确很难，从日舰集结到经过海峡，美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发现第八舰队的动向，但都没能引起充分重视。第三次尤其令人扼腕叹息——飞行员出于无线电静默的考虑，竟然未及时向指挥层报告。

第八舰队穿过布干维尔海峡，距离瓜岛越来越近。

★别无他途

8月8日这一天，夺岛行动仍在继续。虽然是要求两岛一起拿下，但陆战一师的重点毫无疑问还是瓜岛。范德格里夫特在瓜岛选择的红滩，位置就在即将完工的飞机场以东四千米处，那是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

莱基属于“X射线部队”的一员，他们兵不血刃地抢占红滩后，接着便通过丛林，向机场进发。

瓜岛上的原始热带雨林犹如一个大陷阱，外表繁盛翠绿，用莱基的话来说，那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精美雅致的画面，可一到里面就遭罪了：丛林里的空气根本不流通，地上铺满腐败的植物，有的大树看似很坚实，一靠上去，马上折断。至于小说《冒险》中的那些沼泽、白蚁、疟蚊、鳄鱼，随时会向闯入者发起凶恶的攻击。

最令人困惑的还是路径问题。陆战队或用砍刀开路，或沿着羊肠小道前进，但每前进一步，他们都如坠云雾中，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处。

不是有地图嘛，看地图啊！军官们急忙把翻印的一战老地图拿出来，一看，太可恶了，地图上红滩的位置倒是正确的，可也就这一个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

陆战队迷路了，这真是活活地现了眼。士兵询问军官该怎么走，军官只好胡乱回答：“直往前走，就在日本兵出现的地方。”

人们一边走一边骂，路上有人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还有人因紧张忘记口令，被更紧张的己方哨兵误杀。

强烈的疲惫和挫败感，使登岸时的那一丝轻松瞬间化为乌有，部队的纪律开始涣散。当丛林中的一条河流出现在面前时，口干舌燥的陆战队员们大呼小叫地跑了过去，再没有人记得这是在前线最危险的地方。

其实路上的随意鸣枪早就暴露了陆战队的位置，如果日军此时突然出现，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屠戮一空，甚至不直接动手，事先往河流里投毒就行。

还好，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都没发生。瓜岛守军大部分是工兵和非战斗人员，战斗兵不多，而且武器少得可怜，重火力方面只有小口径旧式山炮两门、机枪三挺，不过是为了在岛上的土著人面前装装门面、摆摆威风罢了，并没有很强的战斗力。

美军舰艇飞机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已经把日军炸得七荤八素，残部不是撤到深山老林，就是逃往别的岛屿，哪里还顾得上丛林里的美国大兵。

8月8日下午，“X射线部队”终于穿过丛林，接管了空无一人的瓜岛飞机场。

美军开始对瓜岛进行轰炸时，日本人大概正在做早饭，闯入机场食堂的陆战队发现，熄灭的柴草上面挂着大锅，桌上还遗留着尚未吃完的饭团。

日军显然曾做好长居瓜岛的准备，机场附近除建有两座大型发电厂外，还有一座冷冻厂，里面堆着小山般的大量食品，包括几百箱日本啤酒和米酒。

陆战队员们乐坏了，没想到经过丛林的百般折磨之后，大家还能有皇帝般的命——炎炎烈日下，有什么比喝着冰镇的啤酒更爽、更惬意的呢？

冷冻厂马上被陆战队贴上新标语，谓之“东条冷冻厂今天换了新厂主”。

尼米兹火速攻占瓜岛的决策是对的。这时瓜岛机场路道已经完工了四分之三，至8月5日，也就是美军发起登陆战的前两天，修建工程基本完毕，已准备迎接“零”式到来了。陆战一师的抢滩登陆，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因逃跑过于仓促，设施和道路都未进行破坏，发电厂仍在发电，建筑设备、建筑材料全都完好无损。



正在实施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相比于瓜岛，图拉吉岛守军的抵抗更为顽强，大兵们的轻松劲刚刚上来，转眼间这种乐观情绪又被拖入了谷底

小经营也能做大买卖，原本信心不足的美军成功地登上瓜岛，并控制了机场。该机场自此被命名为“亨德森机场”，以纪念中途岛战役中战死的空军英雄亨德森。在众人看来，正是因为有亨德森这样的勇士前仆后继，美军才有攻占瓜岛、发起反击的机会。

与瓜岛的波澜不惊不同，图拉吉岛却没这么好打发。图拉吉岛上虽然也只有约2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但他们坚决执行了指挥官“誓死坚守岗位”的命令，始终守着一座小山不放。

美军的一辆陆战坦克率先向小山冲去。爬到半山腰时，一个埋伏在路旁的日本兵伸出一根铁棍，将坦克履带卡住了。坦克车车长打开车盖，刚刚伸出脑袋，就被一枪打死了。

周围的日军一拥而上，向坦克内投掷装满汽油的燃烧瓶。坦克因此着火，黑色的浓烟直冲天空。

坦克里只有一人从舱门逃出来，但随即就被枪托击倒在地。日本兵像一群豺狼般扑上来，有抓着坦克兵的头往装甲上撞的，有用刺刀向他身上猛戳的……由于对这种群殴活动过于投入，他们没有注意到别的美军陆战队员已悄悄逼近。

美军端起机枪一扫，将野兽们全扫成了筛子。令人惊异的是，那位遍体鳞伤的大兵居然活了下来。

护航舰奉命对陆战队进行近程火力支援，船员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岛上的战况，在确认推进不易后，炮长立即下达了开火命令。

九门主炮同时发射，军舰亦为之一震。再通过望远镜观察时，半山腰上原来若隐若现的日本兵已不见踪影，炮击过的地面留下了一个个大坑。

舰炮的支援并不能完全解决“Y射线部队”的困难。地面反击不成，日军就躲到地下洞穴里继续抵抗。

洞穴漆黑一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看上去也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可洞里的人就是不肯投降。而往往这样一座洞穴，就可以使得美军几个小时内无法向前推进一步。

初次跟日本兵打交道，对方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让陆战队员们吃惊不已。要知道，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下，盟军士兵可能早就丧失了作战能力。

美军陆战队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武士道，一句话：不是你杀了他，就是他杀了你。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为了清除洞穴中的敌人，陆战队员只能在正面火力牵制的情况下，

从侧面接近，通过往洞穴里丢炸药包的办法，将其彻底摧毁。

经过两天激战，“Y射线部队”终于占领图拉吉岛。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陆战一师创造了一个纪录，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首次成功实施了两栖登陆战。

从8月7日早上开始，尼米兹的幕僚们就守在办公室里苦等。起初，他们什么消息也没等到，直到几个小时后，太平洋舰队情报站才从东京电台截获了情报。

在那个时间段，东京电台正发了疯一样，反复转播图拉吉守军要求增援的电文。尼米兹一听就知道有门儿，他立即将这一情报转发给华盛顿的金格上将，并附言：“我们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带进了沟里

登陆行动的成功并不能“一俊遮百丑”。由于缺乏经验和练习，卸货的滩头显得杂乱无序，物资堆积在海滩上，根本来不及向岸上转移，而当大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上岸，更加剧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继8月7日对船队发动空袭后，日军第25航空队又出动41架飞机奔袭瓜岛。在盟军舰炮和舰载机的强力阻击下，日军只勉强击沉了一艘运输船，炸伤一艘驱逐舰。

也许是登陆舰船的诱惑太大了，日军飞行员们忽略了滩头堆积如山的装备和物资。假如他们把对付登陆编队的弹药全都投到滩头，范德格里夫特一定会哭起来的。因为陆战队能不能在岛上坚守，说到底还是依赖物资供应，即便滩头物资毁掉一半，“瞭望塔行动”也可以宣告寿终正寝了。

不过，第二次空袭还是给范德格里夫特带来了困扰。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运输船不得不一次次散开，本已混乱不堪的卸运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下午，发现第八舰队的那名侦察机飞行员回来了。当然，他返回的是澳军基地。这哥们儿的心倒挺宽，他先去吃饭，填饱肚子后再向上级报告。等到澳军司令部将情况反馈给登陆编队，已经足足耽误了六个小时，来不及再派飞机侦察核对了。

从1942年8月1日起，日本海军就更换了密码，罗彻斯特领导的密码破译小组虽然可以破译新密码，但至少需要两个星期，这使太平洋舰队无法向登陆编队提供日军的动向和部署。另一方面，三川又在航行中实施了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因此何去何从，必须由登陆编队指挥官特纳进行独立判断。

特纳只能看报告，要命的是，澳大利亚飞行员提供的还是一份错误报告。他把第八舰队的两艘舰艇当成了水上飞机供给船，这一下就把特纳带进了沟里。

图拉吉水上航空基地不是给陆战队端的了吗？特纳一分析，对了，这支日军船队一定是来寻找第二个图拉吉，以便重建水上基地的。类似图拉吉的港湾，所罗门群岛中多得是，也不知道是哪一处。总之，海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8月8日下午4点，三川派出五架舰载侦察机，对瓜岛进行全面侦察。之后，他决定沿着瓜岛和图拉吉岛中间的萨沃岛南端，偷偷进入瓜岛海湾。

三川的旗舰“鸟海”号重型巡洋舰用闪光灯发出命令，舰队依令而行。走着走着，“鸟海”号上的观察哨突然喊道：“右舷前方发现桅杆！”

真是躲过风暴又遭雨，水兵们急忙进入战斗位置，舰炮炮口被迅速转向右舷。

再一看，不是美舰，是日舰！一艘日军海上飞机补给舰正开往前方海面，由于无线电静默，第八舰队事先没有得到消息。

擦擦额头流下的冷汗吧，既然要袭击人家，就得时刻做好到油锅里捞钱花的精神准备。

下午6点，第八舰队所属各舰将甲板上所有易燃物都扔进海里，并对弹药进行了最后的检查。三川引用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话来激励将士：“人人尽力！”



引导员在引导舰载机起飞。引导员举起手中的小旗子，这就是向飞行员发出起飞信号；如果他打算结束起飞作业，就放下旗子

日军那边全力以赴，美军这边却闹起了意见。

6点7分，执行轰炸巡逻任务的舰载机全部返航。弗莱彻一检查，在连续击退日军航空队的两次进攻后，航母舰载机已损失五分之一，数量由99架减至78架。

日军在南太平洋集结着大批鱼雷机和轰炸机，可以预料的是，日军航母舰队还可能发起一轮赛过一轮的猛攻，而舰载机力量的削弱，意味着航母自卫能力的减弱。

狐狸没打成，倒惹一身臊，这种情况在实战中是常见的。一想到自己手中的这几艘航母将面临莫测的风险，弗莱彻的心就像被热油熬了一样，还没等先前承诺的“48小时”来到，他就以燃料供应不足需要加油为由，提出了撤退申请。

当时，美国海军专门成立了南太平洋舰队，舰队司令戈姆利中将是弗莱彻的直接上司。但弗莱彻未等申请得到批复，就擅自率队向东南撤退，到晚上8点，航母编队已远离瓜岛。

弗莱彻这么一怯场，就把特纳的阵脚给打乱了。事情明摆着，一旦离开航母的空中保护，登陆编队就等于失去了头盔，百分百要等着被人家爆头了。

特纳急忙打电话给范德格里夫特，要求立即到他的旗舰上开会，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就在特纳忙于召集会议的当口，晚上11点13分，三川从巡洋舰上派出两架水上侦察机，其中一架被正在巡逻的盟军驱逐舰逮了个正着，该舰立刻发出警报。可是鬼使神差，特纳居然没有收到警报，其他收到警报的美舰也没当一回事，有个舰长看到飞机上亮着航行灯，还以为是自家的飞机。

水上侦察机向三川传回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在瓜岛和图拉吉岛附近停泊着运输船，在登陆场西面有美军战舰。”

三川亢奋不已：“在攻击运输船之前，先把战舰干掉。”他将第八舰队的舰艇编成一字长蛇阵，一阵风般地冲入萨沃岛以南海面。

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两个月前，山本和南云在中途岛尽失锐气，如今，两国海军再度交锋，三川要努力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碰见鬼了

1942年8月9日零点，三川发出命令：“萨沃岛南面有美军重巡洋舰三艘，准备发射鱼雷。”

凌晨1点以后，接到开会通知的范德格里夫特终于找到了特纳的旗舰。如此难找，是因为登陆编队实行了灯火管制，范德格里夫特只能盲人摸象般在黑暗中穿行，足足花了两个小时。

会议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召开。当范德格里夫特得知航母撤走后也是又气又急，从开始登陆计算，弗莱彻一共在瓜岛待了36小时，比原来扬言要撤走的时间还提前了12小时。他恨恨地给弗莱彻的这一举动下了评语：“简直是临阵脱逃！”

特纳叫范德格里夫特来，不是要声讨弗莱彻，毕竟事实已无法改变。当着范德格里夫特的面，他宣布：“由于航空母舰撤走，登陆编队将处于日机直接空袭下，因此必须把一切舰只都撤走。”

特纳的想法是，当天晚上把补给品全都卸到岸上，然后第二天一早运输船就离开。

直到紧急会议前，一些运输船还只卸了不到四分之一的物资。按照这个进度，连特纳自己也认为，要对岛上的陆战队进行充分补给，登陆编队至少还要在瓜岛停留两天。范德格里夫特自然不能同意特纳说走就走，他激动地咆哮起来：“瓜岛的作战补给物资远远不够，现在又要把未卸完货物的运输舰全部撤走，这简直是发疯了！”

双方面红耳赤地争吵了一通，特纳还是固执己见。这使范德格里夫特几乎有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他异常恼火地说：“我们像地地道道的傻瓜一样被别人出卖了！”

会议不欢而散。

就在范德格里夫特返回时，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几米外就如泼了墨一般，漆黑一片。

同一时间，三川率领第八舰队劈波斩浪，在茫茫雨夜中直趋瓜岛。突然，一艘担任警戒任务的美军驱逐舰朝第八舰队直驶而来，日舰瞭望哨已经看到了驱逐舰那模糊不清的舰体。排成一条直线的日舰赶紧悄悄转身，将炮口对准驱逐舰，准备轰击。

天太黑，心怀鬼胎的日舰注意到了美舰，美舰却没留意日舰。结果，这艘美军驱逐舰又掉转航向，慢吞吞地开走了。三川自己都觉得侥幸，说：“这次真他妈是碰见鬼了。”

根据白天截收的无线电通信，三川察觉瓜岛附近有美军航母在活动，所以他格外担心路上会遇到航母。不过，直到插入瓜岛海湾，美军航母始终未出现，这让三川禁不住又一次猛拍胸口，“碰见鬼了”。

如果三川知道美军航母编队早已撤走，他会感谢弗莱彻吗？

1点33分，三川下达总攻击令。一串串“长矛”鱼雷从很远的距离飞出，直奔“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

“堪培拉”号是一艘澳大利亚的重型巡洋舰，当“堪培拉”号的瞭望哨惊叫着发出警报时，两枚鱼雷已经穿进了“堪培拉”号的舰艏。日军水上飞机随后又投下降落伞，挂在降落伞上的照明弹在盟军军舰后方爆炸。一瞬间，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海面，美舰舰体的侧影露了出来。

三艘日舰立即射击。这是一次完美的海空配合，无数炮弹呼啸而至，雨点般地落在船舷上。“堪培拉”号燃起大火，火从船艏一直烧到船艉，整艘舰被火光照得如同圣诞树一样。不到五分钟，“堪培拉”号便失去了战斗力，七个小时后，该舰沉入大海。

美军重型巡洋舰“芝加哥”号的悲惨命运只是延迟了一会儿而已。发呆的鱼雷操纵手连引爆管都没装上，日本人的鱼雷就把舰艏炸掉了一大块。事后，有人在船体上数了一下，共数出119个小口径弹孔、23个大口径弹孔，跟马蜂窝差不多。

“芝加哥”号比“堪培拉”号好的是没有沉没，但也被打昏了头。被迫退出战斗后，它居然不分敌我，朝北面一艘盟军自己的驱逐舰狂追起来。

登陆编队的护航军舰分为南区和北区部队。仅仅六分钟时间，南区部队就已溃不成军，再无法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存在，海面上漂浮着一艘艘废铁一样的盟军军舰。

1点50分，在夜幕掩护下，毫发未伤的第八舰队分成两路纵队，全速杀向北区。南区部队在晕头转向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将敌情通报北区，而电闪雷鸣则将南区的炮声和火光掩盖得天衣无缝，以致北区根本不知道战斗已经打响，更不知道自己也将大祸临头。

到达北区后，日军旗舰“鸟海”号首先打开探照灯，用灯光罩住美军重型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随后，第一次齐射的炮弹纷纷落在“阿斯托利亚”号的周围。

“阿斯托利亚”号急忙开炮还击。舰长当时正在睡觉，惊醒后还到处问：“是谁下的战斗命令？是谁下令射击的？”

稀里糊涂的舰长以为是晚上看不见，友军之间发生了误击。这么多舰船挤在一块儿，谁也不能保证没个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他一边走一

边嚷嚷：“我们不要过于激动而草率行事，马上停止射击！”

当意识到对方并非“草率行事”时，舰长才急了起来：“射击！不管是不是我们的船，必须压制住他们！”

“乌海”号提前占据了一个极佳的作战位置，探照灯和中弹后燃起的火焰又使“阿斯托利亚”号成了醒目的活靶子，舰上设备遭到严重毁坏，战斗人员也伤亡殆尽，该舰最终步了“堪培拉”号的后尘。

不过，最先在瓜岛海湾沉没的并不是“堪培拉”号，而是美军的另一艘重型巡洋舰“昆西”号。

★铁底湾

“昆西”号一开始很惊艳，它有两发炮弹都命中了“鸟海”号，其中一发还炸掉了舰桥中央的作战室，差点儿伤到三川本人。可是随后，“昆西”号又犯了和其他友舰一样的错误，舰长傻乎乎地下令停止射击，以便核对对方的身份。



美军重巡洋舰“昆西”号。“昆西”属新奥尔良级巡洋舰，在美国所有“条约型”巡洋舰中性能最为优异。为防止水下鱼雷的攻击，“昆西”号的弹药库被设计在了吃水线以上，不过这也正是它的命门，因为弹药库很容易遭到大型水面舰艇的攻击，从而给整艘军舰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鸟海”号及其他日舰毫不留情地展开了报复。“昆西”号被两枚鱼雷击中，舰身发生剧烈震动。一名幸存者回忆，当时整艘军舰就和人一样，完全是一副受伤后要飞跃着逃出海面的样子。

一会儿工夫，这艘庞大的巡洋舰就搁浅了。雨点似的炮弹再次袭来，舰上的船员几乎死光，尸体像布娃娃般被抛到空中，然后落进海里。一时间，炮弹的爆炸声、玻璃的破碎声、钢铁的撞击声，全部汇集在一起，似乎在为“昆西”号高唱着挽歌。

体无完肤的“昆西”号在11分钟内就翻进了海底，只有少数船员幸

存。

2点15分，三艘日舰向美军驱逐舰“拉尔夫”号开火。“拉尔夫”号就是担任外围巡逻，却因天黑未发现日舰，让三川大呼“碰见鬼了”的那艘军舰。

“拉尔夫”号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就被击中，舰体发生20度倾斜，眼看就要完蛋了。舰长情急之下打开识别灯，开始用无线电高呼自己的代号，请求紧急支援。

“拉尔夫”号舰长真是走投无路了，此时航母编队早已远离，谁能救得了他？

可是，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就是这么一喊，不仅救了他的命，还救了整个运输船队的命。

就在“拉尔夫”号发出呼救信号后，三艘日舰突然停止射击，并迅速离开，“拉尔夫”号趁此机会逃往图拉吉岛附近。

2点20分，三川发出命令：“全体撤离。”“鸟海”号加速前行，率领日军两路纵队撤出了战场。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时刻。第八舰队已将盟军登陆编队击溃，距离下一步攻击并全歼运输船队只有一步之遥，因此，三川的收兵举动显得既仓促又突兀。无怪乎战斗结束后，山本会急得直跳脚，连连指责三川为什么没有继续发起攻击。

为什么没有？三川的理由和那三艘日舰差不多，都认为“拉尔夫”号的呼救会把航母编队招来。

“鸟海”号已经被击伤，第八舰队各舰也都在攻击中分散开来，重新组成战斗队形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等到一个小时候再把运输船击沉，那时天已放亮，美军的航母舰载机也就来了。

从瓜岛到拉包尔，航程长达500海里，既无战机掩护，又是白昼航行，美军舰载机要么不攻，一攻就极可能出现另一个中途岛。

人还是现实点儿好，守着多大的碗就吃多少饭！况且，第八舰队携带的“长矛”鱼雷也快消耗完了。于是，三川采纳幕僚们的建议，来了个见好就收。

中途岛战役时，指挥美军舰队的斯普鲁恩斯也曾及时停步，看起来两个人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斯普鲁恩斯令对手感到失望，三川却让对手直呼侥幸。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三川有些谨慎过头，他不知道美军的航母编队其实早已离开瓜岛，并正朝着与第八舰队完全相反的方向航行，天亮后，即便日舰仍留在原地，也不会受到空袭。

日本史学家为之扼腕不已：“如果三川能在瓜岛消灭盟军的运输舰队，即使牺牲了他的整个舰队也是值得的。”

是的，如果三川肯舍出性命，全力攻击运输补给船队，失去补给的陆战队将陷入极大困境，美军的“瞭望塔行动”也就真的成了“瘟疫行动”。

三川失去了一个改变太平洋战争历史的机会，但还是成功地战胜了美国海军。这一战被称为“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有人形容这是美国海军作战史上最坏的一笔，“几乎和珍珠港事件一样悲惨”。——日军仅用半个小时，就击沉盟军四艘重型巡洋舰，重创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盟军方面战死官兵达到1270人。

美军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的损失将近珍珠港事件的一半，尤其四艘重型巡洋舰理应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被打成废铁，也算创了纪录，尖酸的人甚至直接称这次海战是“四只笨鸭子之战”。尼米兹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弗莱彻的撤退申请后来得到了戈姆利的批准，他以此获免，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其海军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其他遭到严责的，主要是缺乏任何应急预案且处置失当的现场指挥官，其中南区指挥官在战斗结束后自杀身亡，北区指挥官则在被免职后患了精神病。

9日晨，天亮后的海湾一片惨状，海面漂浮着厚厚的一层油，海底则到处都是军舰残骸。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又有更多“烧糊了的卷子”在此沉没，该水域从此被命名为“铁底湾”。

由于误报敌情，登陆编队错发空袭警报，大难不死的运输船被迫两次开进“铁底湾”进行规避。特纳不顾危险，一有空隙就争分夺秒地组织卸货。

随着大规模空袭的危险越来越近，特纳才下决心陆续撤走幸存战舰，到天黑时，登陆编队终于全部驶离“铁底湾”。和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陆战一师未登岸的1000人后备队，大多数重炮、重型装备以及半数食品。

第二章 所有魔鬼都出动了

美军陆战队员莱基半夜醒来，看到火光冲天。

他后来才被告知那是日舰打开的探照灯，日本海军利用这些探照灯横扫盟军舰艇。那段时间，不断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莱基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震颤。

陆战一师看到了火光，听到了炮声，但万万想不到登陆编队会败得那么惨。

当莱基和队友们穿过丛林到达海滩时，天色已晚，“铁底湾”漂浮着冒烟的军舰残骸。除此之外，战舰和补给运输船踪影皆无，仿佛变戏法一样全都消失了。

莱基还太年轻，尚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作为陆战队的大头领，范德格里夫特心里清清楚楚，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好半天说不出话。

陆战一师被孤零零地丢在了岛上。所有部队，包括瓜岛“X射线部队”10000人、图拉吉“Y射线部队”6000人，这16000人的可用军粮尚不够一月之需。此外，他们缺乏重武器和防御用的地雷，身边只有少数挖壕工具以及几捆带刺的铁丝。

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没人知道。陆战队官兵知道的，是日军增援部队必然会源源不断开来，接着随心所欲地发起海陆空立体攻击。

当晚，范德格里夫特在日记中写道：“现在，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掘它个金娃娃

三川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让日本掀起了一股欢庆狂潮。东京各大报纸连吹三天：“瓜岛攻防战大捷，美澳海军一触即溃，全线败退。”裕仁特地召集文臣武将，举行了隆重的御前酒会。会上，首相东条英机像希特勒那样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声称自中途岛出师不利后，日本海军终于在萨沃岛“一举荡平敌舰队”，“大东亚圣战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唯有山本觉得留下了遗憾，特别是想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仍占据着他最早看中的瓜岛，进而对整个所罗门群岛形成了威胁，心里就十二分的别扭和不爽。

8月9日至12日，在山本的命令下，三川晚上派军舰直下“铁底湾”，对美军的岛上阵地进行炮击，炮击结束后又以夜色为掩护返航。范德格里夫特对此早有防备。他知道日军一定会后悔没炸物资，便提前把海滩上的补给物资运入岛内，并全都隐藏起来，确保日军飞机和舰炮都炸不着。

自从美军登陆，日军曾派飞机在瓜岛和图拉吉岛上空投放“报告球”。所谓“报告球”就是装有命令或通知内容的球包，日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岛上的残余日军：援兵必到，一定会夺回失去的阵地。

得知援兵将至，又听到海上炮声隆隆，岛上的日本兵遂乘机组织反击。虽然说凭现有的人力物力，范德格里夫特已腾不出手来在岛上进行扫荡，可要打退这群人的进攻还不费什么事，一顿猛击，终于把他们又揍回了原地。

军舰再横也就只能在海上横，无法上岸，光靠岛上的那些漏网之鱼又成不了事。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派部下到参谋本部，通过私人关系，向参谋本部的参谋打听，陆军是否愿意把瓜岛的美军消灭干净。

参谋问，这个行动需要多少陆军？永野的部下也不清楚美军有多少，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就睁着眼睛信口雌黄，说至多不会超过2000人，而且在一年内，美国人不可能沿着所罗门群岛北上发动大规模反攻。

参谋本部一听，还有这么白捞的好事，马上答应向东条陆相推荐进兵计划。

海军请求出兵，陆军愿意出兵，东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即下令陆军参战，协同海军夺回瓜岛。

接到参战命令的是日本陆军第17军，司令部驻于拉包尔，司令官为

百武晴吉中将。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间谍网布置得非常周密，培养出了吉川猛夫那样的超级间谍。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场上的日本军官却大多像糊涂虫，对于美军的实力和意图常常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们也懒得去搜集相关情报。

百武就是如此，他照海军给的方子抓药：2000个美国兵，我用三倍人马，6000个日本兵，还干不掉你们？

第17军担负着整个所罗门群岛的作战任务，当时其他方面也正缺兵少将，百武一下子还拿不出6000人，他决定先派一支不足千人的先遣队去探探路。

先遣队当然得挑精兵强将，百武任命的指挥官一木清直大佐是挑起“七七事变”的马前卒，那股好战嗜杀的劲头自不待言。由一木率领的部队以其名字命名，称为“一木支队”，基干为关东军第7师团第28联队，那是一支在诺门坎战役中跟苏军交过手的部队。

早在中途岛战役时，一木支队就曾被选中担任登陆部队，若不是海军折戟，此时就是中途岛守军了。所以一木对此次出征可谓踌躇满志：上次全是海军坏了事，这次海军已经赢了，陆军还有什么道理不跟着赢？

8月16日，由一木支队第一梯队组成的先遣队，分乘六艘驱逐舰出发南下。

在日本陆军士兵的训练手册上，关于对手的描述充斥着轻蔑之词：“西方人夜郎自大，毫无丈夫气，胆怯懦弱，最不喜欢雨天、下雾或夜间战斗。他们认为在夜间不应战斗，只适合跳舞。他们的这些弱点是我们巨大的有利条件。”

东南亚战场的经历显然强化了这一印象。船上的日本老兵津津有味地回忆道：“我们的炮火打过后，连一片草叶子都没有了！”

那是东南亚，瓜岛该怎么打？众人异口同声地吹起牛，说跟美国人打仗丝毫不用害怕，“蓝眼睛”们不是晚上窝在家里吗，那就夜间进攻好了，一打准趴！

所有人都情绪激昂，跃跃欲试。在日本兵看来，胜利就好像是瓮中捉鳖，给双翅膀都飞不出去了。

经过三天的海上航行，一木支队于8月18日夜进入瓜岛的“铁底湾”。就像当初的美军登陆一样，日军在登陆时也没有遇到一枪一弹的抵抗。

一木向坐镇拉包尔的百武发电：“我们登陆成功。”

在派出先遣队的同时，百武还紧急抽调其他部队组成了川口支队，作为进攻瓜岛的后续部队。为此，他复电要求一木支队集结待命，待川口支队抵达后，再一同去夺回机场。

一木捏着电报从鼻子里笑了一声——你百武是没亲自来看一看美国兵的熊样儿，还用得着什么川口支队吗？

不等了，看我一锹就掘它个金娃娃。一木留下125人守卫滩头，率领余下的900多人直接向机场扑去。

一木不知道，范德格里夫特不守海滩，既不是“无丈夫气”，也不是“胆怯懦弱”，他那叫明智。

要想守住瓜岛和图拉吉岛，关键靠什么？靠亨德森机场，只有守住机场，才能等来美军战斗机的援助。

范德格里夫特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他在机场四周建立起防御圈，一面加紧修理跑道，一面以机场为中心集结兵力，原来守卫滩头的部队都已撤到了机场外围。

一木吹灭了灯，闭上眼，横竖什么都看不见，就这么傻乎乎地带着人马朝黑林子里插了过去。

★无限纳闷

8月19日午后，一木支队突前的一支侦察小分队遭到伏击。伏击他们的也是侦察兵，美军侦察兵。

陆战一师刚登陆时曾被热带雨林弄得要抓狂，经过这几天，早已经是熟门熟路，尤其是侦察兵，对地形非常熟悉。日军反而自高自大，毫无警惕，在陌生环境中骤遭打击，都不知道往哪里还击才好。日军侦察分队由34人组成，当场被打死31人，仅3人逃脱。

美军先前不知道对方的来路，还以为是岛上的残敌。打扫战场后才发现不对，因为岛上的残敌大多胡子拉碴，而这些死鬼子的胡子都刮得很干净，服装也比较新。再搜捡物品，从日军的随身衣袋和文件包里找到了地图、密码和日记。

除了不懂得搜集战地情报，日军野外作战的另一个重大弊病，是对内对外都不注意保密。地图也就罢了，密码和日记竟然也随身携带，似乎从没想到过它们会被敌方缴获利用。类似的奇葩事件后来还层出不穷，美军在日军指挥所里缴获的文件，甚至可以用吨来作为计量单位，连美军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从日军侦察兵身上搜出的资料，完整地透露了一木支队的人数以及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

相关情况被立即报告给范德格里夫特。范德格里夫特还没有跟岛外的“神话超人”干过仗，他只觉得无限纳闷：你一木支队才1000人不到，我手上有10000人，你凭什么觉得我十个还打不过你一个呢？

真是胆包了身躯的一群怪胎，范德格里夫特把拳头用力一挥：“尽快行动吧，让日本人尝尝我们子弹的味道！”

从日军地图上分析，一木支队重点进攻的目标是东线阵地。士兵莱基所在的陆战第一团连夜进入东线阵地，并于20日午夜完成了防御部署。

与此同时，一木也到达了东线的伊鲁河。敢情他还不知道侦察兵遭伏击的事，而且此前两天没有碰到过一个美国兵，于是再次致电百武：“根本没有敌人，就好像在无人区行军。”

在一木身上，具备许多日本陆军军官特有的那种莽撞和无知。中途岛战役时，他就对手下说过，登陆时如果遇到美军阻止，除非士兵难以射击或者靠得太近无法射击，否则不应请求海军进行火力支援。而这么做的理由，仅仅是为了维护“陆军的好名声”。

往机场进发时，一木既没有要求海军实行掩护射击，也没有把炮兵带上，以为凭他那两把刷子，就可以一夜间把美军给铲干净了。

美日两军仅一河之隔，穿过伊鲁河，只消2000米路程，便可以到达机场。伊鲁河虽被称为河，其实并不是河，而是一条通向大海的溪流。它即将进入“铁底湾”的地方，被一座40米长的狭窄沙洲给隔断了，只有伊鲁河水上涨时，水才会漫过沙洲进入大海。

借着月光，可以看到沙洲对岸拉着一道长长的铁丝网，不过并无人员走动。这正是一木期望的，如果美军连哨兵都没有，沙洲将成为日军顺利到达对岸并发动奇袭的天然桥梁。

奇袭的前提是对方蒙在鼓里，然而被蒙在鼓里的，恰恰是一木自己。东线巡逻兵早就发现了这些穿着崭新军装的日本兵，守军已收到警报并提前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日军的行动也并不如他们期望的那么隐秘——除了青蛙叫声外，美军瞭望哨还能听到河对岸有人行动的声音。

8月21日，凌晨1点30分，随着一发白色信号弹划破夜空，一木支队发动了“万岁突击”。一群光着膀子的军官挥舞军刀冲在前面，无数头缠白布条的日本兵端着刺刀紧随其后，他们一边高喊“万岁，万岁”，一边疯狂地冲向沙洲。

对于这种隔墙扔过无头尸的恐怖把戏，日本人向来是乐此不疲，为的就是要把对方活活吓死。但是陆战一团团长波罗克中校始终保持着镇定，他传令下去：“靠近些再打，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300名日军敢死队员率先冲上沙洲，瞬间便把沙洲给塞满了，那种横冲直撞的样子，好像神仙来了都挡不住。

以为我们这边是好吃的果子？波罗克一枪撂倒一个军官，大声命令：“开火！”

美军阵地枪声大作，轻重机枪哗啦啦扫过，冲在前面的几十名日军敢死队员立刻被击倒在地。

奇袭不成了，一木只得收起拿糖做醋的心情，让机枪进行火力掩护。战场上，每一个人都在射击，每一种武器都在吼叫，喧嚣的机关枪声夹杂着刺耳的步枪声，夜空中到处飞蹿着子弹。身在第一线的莱基惊叹：“所有魔鬼都出动了。”

美军虽然补给有限，但弹药充足。在重机枪阵地，250发的子弹夹一圈圈地滑出弹药箱，然后又一圈圈地被送进机枪。纵然火力如此猛烈，仍不能阻止日军的舍命冲锋。



勃朗宁M1917A1重机枪。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场上以步兵战斗为主，与日军坦克部队交手的机会很少，所以他们不像陆军那样装备有反坦克炮，最大的撒手锏就是重机枪。勃朗宁重机枪属水冷式重机枪，水冷套筒下方装有蒸汽软管，以免发热产生的水汽暴露机枪阵地位置。这种重机枪的持续射击能力很强，容弹量250发，陆战队每个营都装备有12挺勃朗宁重机枪，可有效实施交替射击

一木是把瓜岛当旅顺口来打的。当年日俄战争时，日军原计划在一两天内就攻下旅顺口。新闻记者们通宵达旦地守在陆军省的大院内，等着播报诸如“旅顺口陷落”之类的特大号外。

可是事与愿违，一两天最后被拖成了四个月，到第三次总攻，指挥战役的乃木希典大将眼睛都红了，扬言：“若进攻失利，我将亲自持刀站在敢死队的前列！”

就为这么一句话，日军付出了尸山血海般的代价，包括乃木的儿子在内，日军伤亡接近六万人。

仅仅一场攻城战而已，耗了这么长时间，还死了这么多人，乃木足以被称为一代愚将。然而在舆论机器的鼓动下，他得以与海军的东乡齐名，成了“日本军神”。

一木采用的正是乃木式战法。日军踏着伤员和队友的尸体往上拥，仿佛发了疯，甚至冲锋时都不开枪了。

从“万岁突击”一下子上升到“僵尸大行动”，这一变化着实令人有些消受不了。莱基这样的士兵大多没有经历过实战，何况是如此疯狂的场面，有人惊恐地喊叫起来：“日本佬怎么打不倒呢？”

眼看日军已经越过沙洲，距离美军阵地只有十几米，幸好铁丝网挡住了他们。

登陆物资里有铁丝网，可是没来得及卸货。现在的这些铁丝网是从岛上一个旧农场临时拆卸下来的，上面都带着刺，人很难过得去。

隔着铁丝网，波罗克喊道：“投手雷！”

手雷接连不断地落入人堆后，潮水一般涌上来的日军被炸得人仰马翻。受伤未死的士兵开始陷入痛苦、愤怒和失望当中，他们发出的悲鸣声甚至盖过了枪炮声。

第一波进攻戛然而止，紧接着，一木又发动了第二波进攻。

为对付这波进攻，美军使用了炮火拦截。范德格里夫特早已将坦克和37毫米机动火炮集中在防御圈中央，二者都可以发射炮弹，对防御圈外围的既定目标实施粉碎性轰击。

炮弹不断地落下，前面的日本兵上不去，后面的日本兵又赶上来，就那么小一块地方，变得人挤人，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冲好了。

往哪里去，往这里来！波罗克集中机枪火力，对这群不知所措的日军猛扫。沙洲很快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屠场，机枪手用不着瞄准，闭着眼睛就能扫倒一大片。

见第二波进攻也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木命令神源中队迂回到伊鲁河上游，从那里徒涉过河。

担任侧翼防守的正是莱基所在的直属连队，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火力封锁。神源中队的许多士兵还没来得及开枪，就在岸上被打死了。初战的莱基表现得非常聪明，作为机枪手的助手，他和机枪手密切配合，不断地变换射击位置。在每个新位置，他们都打上15分钟，然后换一个地方再打，这样不仅使得日军没法儿找到他们，而且还增加了己方的“虚拟火力点”。

神源中队的侧翼迂回没能得逞，第二波正面进攻却似乎有了反转的可能——少数日本兵奇迹般地从死尸堆中挤出，并绕过铁丝网，钻进了美军阵地的散兵坑。

在这些日本兵的掩护下，日军后续兵力发起冲锋，一些人已冲过沙洲和被炸毁的铁丝网，攻占了美军的部分战壕。之后，他们向一木打出“已攻占敌人的前沿阵地”的信号。

★一个也不要留

好不容易羊群里也跑出了骆驼，一木喜出望外，他把预先准备的烈性酒拿出来，就等“前沿阵地”变成“全部阵地”，好开瓶子庆功。

一木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美军火炮再次发威，从中间将沙洲上的人流切开，使得日军再也无法向前迈进一步，否则就只能沦为炮灰。

趁着这个时候，前沿阵地上的美军展开反击，与日军进行肉搏战。白刃对拼美军也许不是日军的手，但要说搏杀的勇气，他们丝毫不弱于对方。一名黑人士兵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引爆了整整一箱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波罗克手里还有预备队，他把预备队调上来，实施反冲锋。至拂晓，陆战一团终于收复和巩固住了前沿阵地。



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与“破坏者”鱼雷机、“野猫”战斗机并称为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的三大主力舰载机型。与“破坏者”不同，“无畏”的良好性能得到了飞行员的极高评价。但是它的装甲较为薄弱，最怕碰到日军的“零”式战斗机

天一亮，范德格里夫特的另一件武器也有了施展空间。一木支队登陆前，陆战队一直在加紧修筑机场跑道，早在8月17日，他们就发出了简易机场已经完工的信号。8月20日，也就是一木发动夜袭的那个白天，12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临机场。范德格里夫特称这一情景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好的场面之一”。

现在，轰炸机就派上了用场，它们一架架升空，到达日军集结的区域后，立即实施轰炸。

日军出现了大溃退，来不及逃生的士兵纷纷跳下伊鲁河想游出去，结果正好成为美军的靶子。河面上漂满尸体，河水都变成了红色。

趁着战斗间隙，莱基游过河去捡战利品，他在河中间发现了一具鼓胀起来的日军尸体。仔细一看，原来这名鬼子的制服上衣里装满了炒米，裤腿里也有，一直到膝盖。为了防止炒米掉出来，他在膝盖上用皮筋绑住了裤子，这样才把自己搞得像个皮划艇一样。

莱基给死鬼子起名为“炒米迷”。进攻的失败和“炒米迷”们的大量死亡，让一木和他的那些军官都惊呆了，其中一人形容他们的攻势“好像一只家蝇在攻击一只乌龟，家蝇完全处于劣势”。

一木收拾残兵败将，退缩到伊鲁河东岸，战场出现了暂时的安静。

美军医疗人员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对遗留在战场上的日本伤兵进行救护。不料，日军伤兵不但不领情，还拉响手雷炸死了医疗人员。

有一种表情叫作雷霆大怒，它生动地浮现在了范德格里夫特的脸上，这位老大嘶哑着喉咙下令：“给我斩尽杀绝，凡是日本兵，一个也不要留！”

对日本兵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宗教式狂热，美国人很不适应，他们尤其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受伤失去反击能力的情况下，还要做出损人不利己、伤害救护者这样的蠢事——你们不多死两回，就浑身不舒服是吧？

让美军更为大惑不解的事还在后面。照理说，日军在战败后，应该迅速撤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才是，可他们不，居然还沿着河口挖掘工事，跟美军隔河对峙，且互相射击。

黑漆漆的晚上你都打得惨不忍睹，现在光天化日下，飞机大炮都可以大显本事了，难道还能让你翻盘不成？范德格里夫特真是被对面这位“可爱”的一木大佐给弄糊涂了。有的军官分析，一木支队可能担负着佯攻的任务，在其侧面或背后另有一支更强大的部队。

可是，不管飞机怎么搜索，都没有在岛上找到别的大股日军，说明这种分析并不靠谱，唯一的解释就是一木要自取灭亡。既然如此，那就爱莫能助了，范德格里夫特决定奉陪到底。

8月21日下午，美军向伊鲁河东岸发起全面反攻。12架“无畏”式盘旋俯冲，贴着树梢往下扔炸弹。坦克炮和机动火炮也猛烈开火，炮弹雨点般地落在日军阵地上。

莱基隔着河就能看到日本兵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子，在炮弹的尾追下，不幸的敌人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掩体。

看着日本兵像蚂蚱一样地跳来跳去，莱基等人心痒难耐，开始用机枪进行射击，就在这时，一名美军士兵喊道：“停止射击！”

范德格里夫特抽出一个营的师预备队，从莱基所在位置的前方涉水过河。这个预备队的使命和神源中队做过的相仿，都是要迂回至敌人身后，堵住其退路。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神源中队整个儿赔了进去，而预备队在过河之后，成功地把日军赶向了一条死胡同。

日军只能以河岸为掩护来躲避预备队的追杀，但是这么一来，又成了西岸陆战队员们的活靶子。莱基等人全都加入了这场狩猎，连莱基本人也端起机枪进行远距离扫射，当子弹从枪膛中喷射出来的时候，他感觉手里握着的已不是枪，而是水管！

视野中，日本兵像被大镰刀砍倒一样，成片成片地滚翻在地，嘴里不停地发出凄惨的尖叫。

★最后一根钉子

在迂回的同时，范德格里夫特拨出五辆坦克给波罗克指挥，以加强正面的突击力量。这五辆坦克碾过沙洲上的日军尸堆，掩护着陆战队员向前猛冲。

一木支队只剩下几百人了，面对两面夹击的美军自然是力不从心。一木大声对神源说：“你马上组织爆破手挡住坦克，我来对付后面迂回上来的美军。”

神源没上司那么犯傻，知道再抵抗下去已经是螳臂当车，以美军的攻击力，跷跷脚都比他们的头还高呢。因此，他对一木说：“支队长，赶快撤吧，我来掩护你！”

一木先前是有了本钱顾头不顾尾，现在没了本钱又头尾都不顾，他回答神源：“大日本皇军誓死不退，你别管我了。”

神源还想再劝，一木发火了：“执行命令，不然我枪毙你！”他一边说，一边抱着一挺轻机枪朝美军射击。

一木不走，神源当然也不能走。他利用树木的掩护跑到美军坦克群附近，把一颗反坦克手雷塞进了坦克履带。

因履带被炸断，第一辆坦克停了下来，其他坦克也被迫放慢了进攻节奏，日军趁势用机枪对失去坦克掩护的美军进行拦击。

范德格里夫特见状，急忙召唤飞机。“无畏”再度奉命出击，对日军阵地翻来覆去地进行轰炸，很快就将日军的大部分机枪火力点摧毁。轰炸过程中，一木的胸部被一块弹片击中，当场昏厥过去。

黄昏时，日军决定穿过丛林，向西南方向突围。这时，那四辆坦克冲了过来。它们在林子里随心所欲，有树撞树，有人碾人，就算日本兵想拐个弯躲避，也照样摆脱不了坦克的追撵。

追击过程中，坦克不停地发射着炮弹和机枪子弹。老实说，能被坦克射杀的日军算是幸运，最惨的是那些被碾死在履带下的亡魂。从林子里出来后，每辆坦克的履带都是鲜血淋漓，就好像绞肉机一样。



在岛上纵横驰骋的M2A4轻型坦克。这种坦克的原型是英国的维克斯坦克，火力和装甲厚度都一般，但用来对付步兵还是够格的

神源背着身负重伤的一木，靠两挺轻机枪开路，一直逃到了海边。当一木醒来时，他发现身边仅剩十几个官兵了。

一木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本想复制英雄故事，最终复制的不过是旅顺攻坚战中屡攻不克的故事。更悲剧的是，乃木还有那么多兵力可用于消耗，而他已经两手空空。

两手空空的一木下令烧掉军旗。旗手划着了火柴，但是受潮的军旗始终点不着，直到一木拿出放在身上的烈性酒，把酒浇在上面，那面军旗才呼啦啦地燃烧起来。

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件事，原本用来庆功的好酒，没有灌进部下们的喉咙，却点燃了象征支队灭亡的仪式，众人不禁为此潸然泪下。

一木跪倒在地，向燃烧的军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随即神色严峻地嘱咐神源：“全军覆没的责任完全由我一人承担，请你设法冲出去汇报情况。”一木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准备自行了断，他决定以死向天皇陛下谢罪。

神源大受触动：“要死我先死。”

一木不由分说：“你要负责把情报带出去，所以不能死，拜托了。”

事实上，一木现在的状况也实在无法突围。他支撑着站起来，朝众人鞠躬后，用战刀给自己剖了腹。

美军又开始从三面进行合围。走投无路的日军官兵纷纷纵身跳入大海，他们的脑袋在海面上摇晃着，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只软木

塞。美军陆战队员只需趴在沙滩上，瞄准这些“软木塞”逐个射击，就可以为一木支队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根钉子了。

神源也是“软木塞”中的一个，他只留着鼻子在水面呼吸，靠这种无比受罪的姿势，才没有被美军发现。天黑后，他从海里爬出，侥幸逃得一条性命。

一木支队近乎遭到全歼，而美军只战死了35人。这是日本陆军第一次有组织地进攻瓜岛，也是美国军人第一次挑战日本“神话超人”。可就这么一次，日本陆军输掉了裤衩，自此“神话”不再。

正史将发生在瓜岛的这一战斗命名为特纳鲁河战斗（美军将伊鲁河误称为特纳鲁河），但是陆战队员称其为“地狱点之役”。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沙洲上，日军尸横遍野，并且他们还不是单个儿地倒在地上，而是成批成批的，在一挺美军重机关枪的枪位前面，层层叠起的尸体竟然有三人高。

经过地狱点之役，许多像莱基一样的新兵被迅速锤炼成心硬如铁的老兵。经历了这么多死亡，莱基承认，如果战场上死去的战友不是自己的亲密朋友，他都不会有特别伤心的感觉。

作为战胜方，必然要收集战利品。美军对日军枪械不感兴趣，他们比较留意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听说日本人喜欢装金牙，一名绰号“战利品狂人”的陆战队员便用脚将日本兵的嘴逐个踢开，一旦发现闪闪发光的金牙，他马上用老虎钳将其猛地拔出，然后放进一只空烟袋里，一丝不苟的程度绝不亚于一名专业牙医。

莱基收集到一架野外双筒望远镜。他举着望远镜向对面河岸瞭望，看到鳄鱼正在吞咬一具尸体，而那赫然就是曾在河里漂着的死鬼子“炒米迷”。

一个小时前，为了收集战利品，莱基刚刚在河里游了个来回。想到这里，他的膝盖都软了。

谁都有可能成为鳄鱼的下一个甜品，但具体是什么时候，上帝都未必知晓。

★水落得归槽

一木支队覆灭的消息传到东京，让日军大本营十分震惊和失落，尤其是大量陆基飞机被派驻瓜岛，更使他们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一座小岛得失的问题，美军已经展开反攻了！

大本营紧急修改作战计划，指令联合舰队全力出击，以掩护陆军后续部队登陆。这时，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山本其实早已出发。

中途岛一战对山本打击很大，随同那四艘沉没的老航母，他的整个身子似乎都被撂进了大海。三川的第一次所罗门海战虽说没能一棍子戳到底，但总算是打出了名堂，使他精神大振，人好像一下子又活转过来，那种赌徒的特性也随之被大大激发。

当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海军的兵力无疑会不断增强。不过至少在1942年底到1943年春，日本海军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只要能在这一阶段让美国海军的现有力量归于溃灭，日本的前途就不用悲观，反之就成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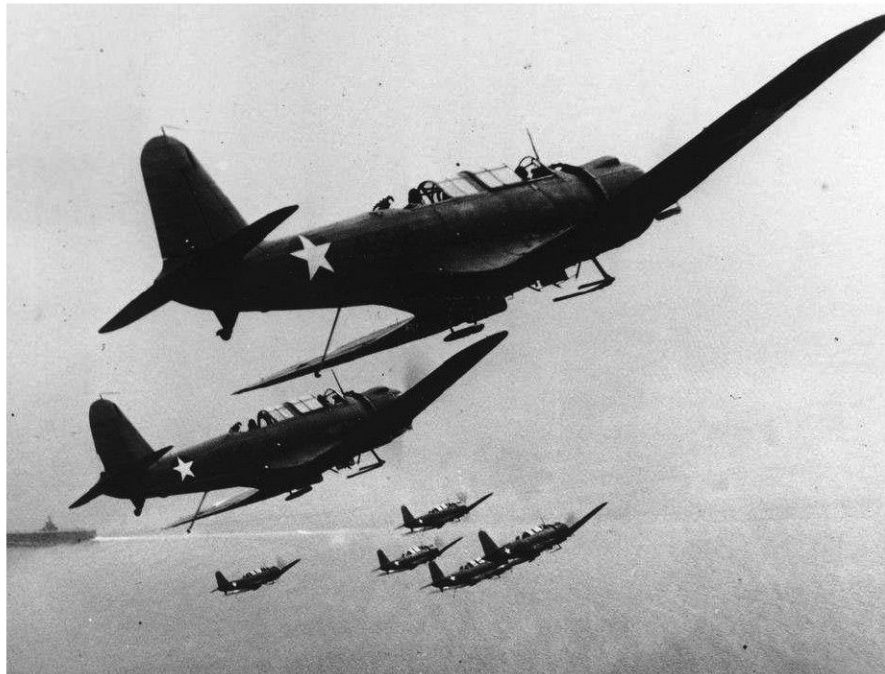
这一来自上层的看法很对山本的路子。水落得归槽，既然太平洋舰队如此看重这个瓜岛，就一定还会集结重兵于瓜岛海域。联合舰队既然现在还占据着兵力上的优势，通过海上决战，就完全有希望把他所受到的侮辱和损失，一次性彻彻底底地还给尼米兹。

几天前，山本已率联合舰队进入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域。收到特纳鲁河战斗的电报时，一名幕僚提醒他，美军在瓜岛的兵力不少，在掌握确切情报之前，不能贸然行动。

山本可不是那种棉花耳朵的统帅，他对幕僚表现出的“小怯懦”很不满意，立刻板起了脸：“没有问题，我们的后方补给地就在拉包尔，而不在日本本土。这个你懂吗？”

山本要的就是去会一会美军的主力，加上自身还拥有近距离的后方补给基地，岂有被轻轻一诈就吓跑的道理。在山本的坚持下，联合舰队继续南下，最后全部集结于所罗门群岛东北海面。

当时，夏威夷情报站仍未能破译日本海军密码，但对日本往来密码电报所做的分析，还是揭示出一个大型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南下。



美国海军侦察机群从自己航母的上空飞过。航空侦察是海战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像一盘棋中作为炮架的棋子，必须靠它来隔一个打一个，才能把棋下好下完

尼米兹据此推测，日本海军南下的目的就是要增援陆军，从而对瓜岛进行新一轮争夺。为了保护瓜岛，他命令弗莱彻率航母编队赶往瓜岛以东海面，构筑挡住日舰进攻的第一道防线。

1942年8月23日晨，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联合舰队的先头部队正往瓜岛急进，飞行员立即向弗莱彻发出急电。

弗莱彻闻声而动。下午，从航母上出发的舰载机群前往指定海域，一个半小时后，瓜岛方面也派机前来助战。

这时，瓜岛前后已集结了第三批陆基飞机。因亨德森机场周围除了仙人掌外，几乎寸草不生，人们就把瓜岛上的飞行队称为“仙人掌航空队”。“仙人掌航空队”与航母舰载机会合后，战机数量达到130架，足以对日舰形成致命打击。

令人诧异的是，当美机到达指定海域时，发现海面上空荡荡的，一艘军舰也没有。

算得着命，算不着行，美机兴致勃勃而来，只能垂头丧气而去。

弗莱彻不相信还有这么诡异的事，晚上他又派出五架水上飞机前去

搜索，可依然没有找到目标。

其实，不是弗莱彻天生没时运，而是他的对手够滑头。

联合舰队的这支先头部队由田中赖三少将指挥。美军侦察机盯住他的时候，他也同时发现了美军侦察机。田中发觉事态不妙，指挥舰群全速向西北前进，提前躲到了美军战机的活动半径之外。

为了继续迷惑美军，其他舰群也萧规曹随，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跟着田中的舰群转向西北。

美机什么也没发现，弗莱彻也放松了警惕。在做出近期不会发生大战斗的判断后，他把占航母编队三分之一的“大黄蜂”编队派到南方加油去了。

先前过早撤出瓜岛，弗莱彻完全是谨慎过了头，如今又太不谨慎了，他体会不到山本那种急于复仇的心情。

24日晨，南云率舰队到达瓜岛海域附近，与弗莱彻舰队相距300多海里。

中途岛海战后，南云的参谋长草鹿代表南云向山本表示：“卑职愿亲手雪恨，但不知何以如愿，愿长官赐教。”

山本“赐教”的方式，就是让南云和草鹿继续在机动部队任职。当然，机动部队也做了改编，编为第三舰队。与以往不同的是，新舰队除航母和驱逐舰外，还加入了高速战列舰以及巡洋舰。

珊瑚海、中途岛两战一步步抬高了航母的身价，使它彻底摆脱了以往捧刀随行或鸣锣开道的配角角色。尽管战列舰仍是名义上的舰队之王，航母仅居第二，但含有战列舰的第三舰队实质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的。

这是一个配置得当的大舰队，拥有6艘航母、2艘战列舰等29艘舰艇。舰队中有一些是中途岛战役中生还的舰员或飞行员，他们一见美军舰艇就分外眼红，恨不得立即扑上去撕巴撕巴当点心，作战欲望可以说相当强烈。

中途岛战役时，山本、南云因为不重视飞行搜索吃了大亏。恢复训练时，南云特别指定奥宫正武中佐对此进行现场指导。奥宫也经历过中途岛一役，不过那时候他在高须部队的航母上担任参谋，有惊无险，只是耳闻目睹，积累了更多的航母作战经验。

经过对搜索训练的检查，奥宫向南云报告：“一切就绪，万无一失。”

由于加强了飞行搜索及侦察，南云知道美军舰队就在附近。同样的，尽管弗莱彻不认为大的战斗会即刻爆发，但他也明白附近有敌军，只是不清楚具体位置而已。

双方还在继续搜索。上午9点50分，“仙人掌航空队”的一架水上飞机终于发现了日军航母“龙骧”号。

★火到猪头烂

前一天一百多架飞机忙了一天找不到敌踪，怎么会让瓜岛的一架飞机逮了个正着？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弗莱彻不太敢相信，他没有贸然出手，只是小心地派出巡逻机前去侦察。

事实上，“龙骧”号被发现确实不是巧合。“龙骧”号是奥宫在中途岛战役中服役过的那艘航母。这是一艘建造时间较早的轻型航母，排水量小，身单力薄，在日军航母里算是最弱小的航母之一。出战前，山本制订了一个名为“KA”的作战计划，打算以“龙骧”号为诱饵，先把美军航母上的航载机诱出来，然后调动南云第三舰队的所有战机，将美军航母一举击沉。

可以看出，航母在山本的心目中确实又回到了王者地位，他所设计的这个计策也算是精到了极致，有点儿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意味。打仗嘛，良善被人欺，慈悲生祸患，厚黑才能制胜啊！

可是，山本想不到弗莱彻的性格跟他不同，这位老兄做事磨叽，明明可以抓住时机出动舰载机轰炸了，还要慢吞吞地确认一下“龙骧”号是否真的存在——难道你就不怕“龙骧”号像昨天一样突然消失了？

暂时没有飞机来炸“龙骧”号，“龙骧”号就闲不住了：虽说咱是小块头，可也并非那只会斗鸡走狗、寻花问柳的浪荡纨绔，得干点儿正事啊！

史学家分析中途岛战役时，曾指出日本海军的一大败因，就是太过眼大心肥，既要占领中途岛，又想歼灭太平洋舰队，就像贪心的猴子，什么果子都想摘。

“KA”计划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缺陷。山本和南云交给“龙骧”号的任務，不仅是充当诱饵，还要负责对瓜岛的亨德森机场进行轰炸。于是，下午1点，“龙骧”号便派出战机前去攻击瓜岛机场。

舰载机一出，真相大白。用不着再去问侦察机，弗莱彻就明白日军航母确实近在咫尺，他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随着一声令下，旗舰“萨拉托加”号航母上的舰载机腾空而起，呼啸着往北飞去。

攻击机群前脚刚走，巡逻机后脚就送来新的情报，告知除“龙骧”号外，北面还有日军大型航母群。

弗莱彻闻听大惊失色，编队所剩航载机已经不多，在自卫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假如日机来袭，航母的处境将非常危险。

弗莱彻急忙联系攻击机群，希望它们中途转向，去攻击大型航母群，但航母与升空战机之间的通信不畅，始终联系不上。

弗莱彻到底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并没有表现得手足无措。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支架子做空头，也得硬着头皮顶下来。弗莱彻加派战斗机进行空中巡逻，同时把机库里的战斗机调出来，随时在甲板上待命。

下午3点5分，美军攻击机群找到“龙骧”号，这场被称为“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亦称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的战斗立即进入竞跑阶段。

得知“龙骧”号遭袭，南云不惊反喜。皇天菩萨小祖宗，美国人总算中了我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回准保能打得你们出气大，入气小。

下午3点7分，也就是“龙骧”号遭到攻击后两分钟，日军攻击机群即飞往美军航母所在位置。

要飞到目的地还有段时间，在这段时间，美机得以继续领跑。

山本所赋予的多重任务害苦了“龙骧”号。它能搭载的飞机本身就很少，只有24架，15架飞去瓜岛后，还有9架，而美军攻击机群有30架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是日方飞机的四倍还多。

当攻击机群找到“龙骧”号时，这艘航母正转向逆风行驶，想放出在甲板上加油的战斗机，美机立即抓住机会实施猛攻。

“复仇者”式俯冲轰炸机从高空排山倒海一般冲下来，有四发炸弹在“龙骧”号的甲板上爆炸。“龙骧”号在航母中算是轻巧灵活的，它急忙闪避，躲开了更多的炸弹。

鱼雷机随即展开“锤击铁砧”式的袭击，鱼雷分别向航母的左右舷射去。“龙骧”号根本就没法儿躲，反正躲得了左就躲不了右，总会被狠狠叮上一口。

此后飞来的炸弹和鱼雷更是接二连三、牵三挂四，最后一共有一枚鱼雷、十发炸弹击中“龙骧”号。“龙骧”号被大火和浓烟吞没，舰体向右舷倾斜，转眼便动弹不得。到了晚上，火到猪头烂，整舰沉入大海。

山本和南云的钓鱼术实在不济，鱼还没有上钩，饵却已经进了人家的肚子。当然，他们还有机会，就看日军攻击机群如何表现了。

美军比日军强的地方，是他们有千里眼一样的雷达。下午4点20

分，美军“企业”号航母的雷达上出现了许多空中目标，日军攻击机群被美军提前捕捉到了。

弗莱彻赶紧命令甲板上待命的战机起飞截击。只一会儿工夫，“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剩余舰载机便合兵一处，在日军的必经之道上摆开了杀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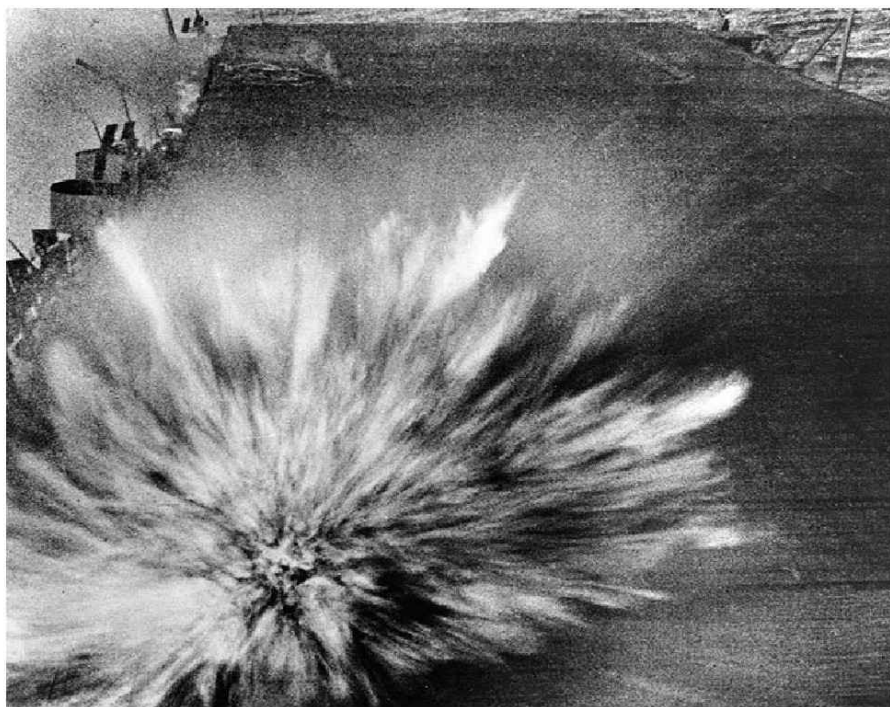
★喝口凉水都塞牙

下午4点29分，美机发现日军攻击机群，立即迎了上去。

每个美军飞行员都知道自己是航母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拼了性命也不肯让道，而日机飞行员急欲建功，更是个个咬牙切齿。双方一上来就铜盆撞铁扫帚，来了个硬碰硬。

空中充满了战机尖利刺耳的喧嚣声。空战开始后，攻击“龙骧”号的舰载机“打靶归来”，也急忙加入战团。在美机的顽强拦击下，日机尚未进入轰炸航线，便被击落六架。

南云派出的这批飞行员全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而且出发时就抱定了不获战果决不返航的信念，给他们一黏上，那就是6月里的蚊子，叮起人来绝不松口。不管美机如何死拉硬拖，还是有30架日军轰炸机突破了拦截网，到达“企业”号航母上空。



“企业”号被一发250千克的炸弹击中的瞬间。由随舰海军记者拍摄，记者在拍摄完这张照片后也被炸身亡

“企业”号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旁边的战列舰也鸣炮相助，高射炮弹在空中组成了一道新的火力防护网。

百密尚有一疏，火力网仍有缝隙，三架飞机冲了过去。“企业”号急转规避，但仍被三发炸弹击中，舰上人员伤亡惨重，舰面也燃起大火。

所幸航母上的消防人员比较给力，花大半个小时扑灭了大火，舰上的弹孔也用钢板修补好了。看到“企业”号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弗莱彻急忙命令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前护航，将“企业”号送到珍珠港修理。

从中途岛之战开始，美军指挥官就知道要把航母分开，以分散日军的攻击力量。这次也一样，“萨拉托加”号与“企业”号相距十海里，日机光记得围着“企业”号打了，没有发现远处的“萨拉托加”号。

日军的第一攻击波就这样结束了，南云紧接着又发起第二攻击波。可是这一波运气不好，当日机飞到美舰附近时，正要投弹，却发现自身燃油不足了，只得匆匆返航，“萨拉托加”号由此逃得一条生路。

海战随即进入了补时阶段。下午5点35分，早先从“萨拉托加”号上起飞的七架飞机又捡到“皮夹”。他们发现并袭击了日军近藤舰群的先头部队，使得水上飞机母舰“千岁”号失去了活动能力。

弗莱彻汗流浹背地度过了一段最让他难熬的时刻。天黑后，为避免陷入日军擅长的夜战，他马上决定休战，率领舰队退出了战场。

夜里12点，山本也下令撤出战斗。这场大海战很难说谁胜谁负，如果一定要讲损失，那么联合舰队更大一些，起码可怜的“龙骧”号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飞行员在轰炸时很容易看走眼，所谓当局者迷，日机返航时汇报的战绩，是把美军两艘航母都报销了。驻拉包尔的百武对这个战报十分满意，认为后续陆军可以顺顺利利地登陆了。

联合舰队中的田中舰群属增援群，任务就是负责把地面陆军送上瓜岛。警报解除，该舰群便利用暗夜继续向瓜岛接近。

25日晨，在离瓜岛不到100海里的区域内，“仙人掌航空队”发现了田中舰群。

阴差阳错，航母编队撤离时，“企业”号上的13架俯冲轰炸机用完了燃油，没法儿再回到航母上，便临时降落在亨德森机场。它们的加盟使得“仙人掌航空队”实力陡增。

八架“无畏”式轰炸机攻击了田中舰群，运输船“金龙丸”号被击沉，田中的旗舰、巡洋舰“神通”号以及一艘驱逐舰、一艘运输船被炸伤。

见友舰遭袭，日军驱逐舰“睦月”号急忙赶来打捞落水人员。就在它忙于救援的时候，周围美军基地飞来了八架B-17“飞行堡垒”。

“飞行堡垒”是高空水平轰炸机，“睦月”号舰长对此不屑一顾：飞那么高，炸弹怎么可能掉到我们舰上，别管它，我们忙我们的。

话音刚落，三发炸弹不偏不倚地正好命中“睦月”……

“睦月”被炸沉了，赶来捞人的舰长自己也落了水。当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舰长从海里捞出来时，这家伙还愤愤不平：“连B-17也有机会逞能了。”

人倒霉了，连喝口凉水都塞牙！中途岛战役时，B-17扔那么多炸弹，不是一发都没中过吗？百武于是联系山本，请他再次派出第三舰队的航母，以便为田中舰群护航。

这时，山本已得到了较为准确的战果汇报。生意场上的惯例是，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可是山本偏偏做了一桩倒贴本钱的生意，说出来也是一包眼泪水。现在听说陆军又要来航母做保镖，山本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我自己还受着伤、流着血呢，平白无故的，干吗要再拿皮肉往不相干的人身上贴？

海军智商高，即便拒绝别人也彬彬有礼：对不起，航母要与敌军的主力舰队作战，实在抽不出来。

百武吃了闭门羹，只好电令田中舰群暂时回撤，原定的瓜岛运兵计划也被迫夭折。

29日上午，田中遇到了川口清健少将。

川口是百武任命的第一次瓜岛机场进攻战的总指挥，同时他率领的川口支队也是进攻瓜岛的后续部队。接到调令，川口马上指示给士兵发三个月的军饷，并让士兵们做好有去无回的准备：“把大部分钱寄回去，剩下的钱好好地吃喝一顿，尽情地度过最后一个晚上。”

煽情了半天，还没轮到上场，一木支队就在瓜岛覆灭了，如今运兵又遭搁浅，川口好不郁闷。一见到田中，他就要求对方赶紧用运输船把他的支队送上瓜岛。

在没有足够航空力量护驾的情况下，大规模运输实在够凶险，田中这些天也在寻找其他可靠的运输方式。他思忖片刻，告诉川口：“运输船不行，要不试试驱逐舰吧。”

川口一听就跳了起来。

★东京快车

川口的冲动是有原因的。他气愤地对田中说：“你知道一木支队为什么会全军覆灭吗？就是因为乘坐了驱逐舰！”

驱逐舰的航行速度要远远快于运输船，当初乘驱逐舰的一木支队还很被大家伙儿羡慕，认为这是“现代战法”。后来才知道，驱逐舰所能装载的部队和武器有限，粮食也带不足，“现代战法”反而拖了登陆部队的后腿。

田中也知道驱逐舰运兵不专业，可这不是没办法嘛，要不然还能怎么登岛？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继续。田中已经体会到了陆军犟牛一样的脾性，如果还是像前一天那样含着骨头露着肉，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肯定又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海军的“KA”计划已经取消，今后再也别指望航母舰载机的掩护了。

缺少了飞机的掩护，就只能白白挨炸了，运输船一沉一伤已很能说明问题。幸亏当时船上没有载兵，要不然全得葬身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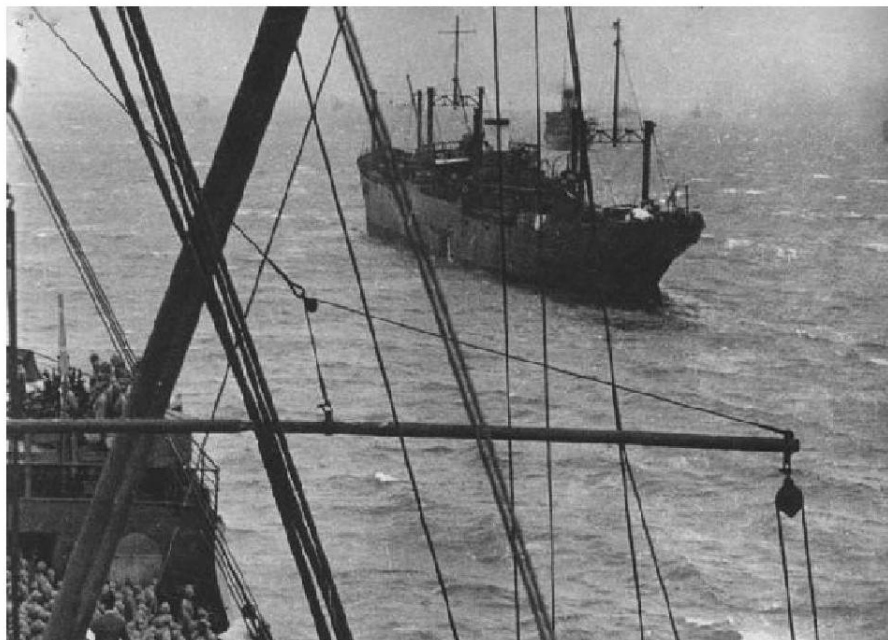
这是田中的亲身经历，没带一点儿虚的，川口听着听着，脸也白了，当下便同意换乘驱逐舰。

没想到，川口同意了，他的部下还有人不认账。联队长冈明之助大佐言之凿凿：“要说危险，驱逐舰难道不危险？‘睦月’号不就沉了吗？”

冈明提议不如乘小汽艇，目标小，还可以在岛与岛之间秘密地迂回行动。

什么时候又跑出来了一个小汽艇？川口的脑袋刚刚转过弯来，这下子又堵塞了。再论证和辩论，不知还要耗费多少时间，而且究竟哪个安全哪个危险，根本就讲不清楚。川口只好妥协：“这样吧，我本人率主力乘驱逐舰，冈明大佐率司令部人员和第一大队乘汽艇，从不同的地点登陆，对瓜岛机场进行包抄。”

30日午夜，川口支队主力乘上八艘驱逐舰，向瓜岛进发。这种运兵方式后来被美军命名为“东京快车”，日本兵则私下称其为“蚂蚁爬行”或“老鼠运输”。



日军运兵船队。与驱逐舰相比，运兵船能运输更多的士兵和物资，日本陆军对“东京快车”的运输方式并不满意，只是考虑到若没有海军的支持，陆军就会像被阉割的公鸡一样没法儿打鸣，所以也只好选择接受

当川口在一木曾经登陆的地方上岸时，已近黎明，成群结队的萤火虫落在腿上，把士兵们照得闪闪发光。

第一梯队进入丛林，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几个像鬼魂一样的人，全都面黄肌瘦，身上穿着褴褛的军装。一问，才知道是一木支队的幸存者。

一名幸存者指点着新来者：“快把你身上的那些鬼虫子抖掉，不然会被敌机发现，还有，在沙地上留下脚印等于自杀。”

这名士兵动手示范，用棕榈叶子扫掉地上的脚印，动作相当熟练。

很难说在这个岛上幸存是好事还是坏事，漫长的黑夜、难忍的饥饿、无边的恐惧，都会让人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快，川口支队就享受到了这种“待遇”：路非常难行，遍地都是荆棘、野藤和盘根错节的树根，走路就像踩在软绵绵的海绵垫上，常常有人被路上的艰险吓得魂不附体。

31日拂晓，川口率第一梯队到达预定集结地点。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里，部队一边吃饭一边等待后续梯队。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随后出现的便是让一木支队残兵谈

之色变的美军飞机，军官急忙命令士兵卧倒。

飞机不是来料理他们的。天一亮，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行员便有了重大发现：岸边停着日军驱逐舰，因为风浪所阻，乘坐登陆艇的第二梯队无法上岸。

“仙人掌航空队”立即出动，在“野猫”式战斗机及俯冲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下，登陆艇上的日军如同瓮中之鳖，大部分被当场炸死。航空队仍不罢休，继续沿海岸搜索，整个上午，丛林都被震得沙沙作响，爆炸声响彻大地。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川口支队发现海滩上又来了一艘登陆艇。

鉴于第二梯队已经完结，川口判断来的是美军，当下便恶狠狠地下达了开火指令。

子弹在登陆艇周围乱跳，有人喊道：“我的胳膊，我中弹了！”

一听还是日语，赶紧停火，这才知道对方原来是日军，是一木支队的第二梯队。

枪声已经惊动了美军，川口支队暴露了。有人劝川口赶紧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川口不愿意，他事先与冈明有协议，要从亨德森机场的两端进行夹击，不能食言啊！

川口的执拗便宜了范德格里夫特，在“仙人掌航空队”的攻击名单中，随即添加了新成员。美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和扫射，川口支队所在区域成为一片焦土，到处都是弹坑和冒烟的树干。为了不被飞机发现，日军甚至不敢生火，只能靠吃水果和生米充饥。

★查理洗衣机

在这座荒芜的小岛上，没有谁会真正好受，作为防守方的美军陆战队也是如此。

地狱点之役结束后，范德格里夫特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去一份电报，电报内容让司令部的值班军官怀疑有人的脑子出了问题——不是发报人的脑子，就是收报人的脑子。

原来，范德格里夫特要求：“火速提供14400个避孕套！”

瓜岛上的妇女都是土著人，战时不允许进入陆战队防区，再说成天打仗，硝烟弥漫的，难道你们还有闲情逸致搞额外的“娱乐活动”？说是开玩笑吧，听范德格里夫特那口气又一点儿也不像，起码人家提要求时没有一点儿难为情，那真的是斩钉截铁，理直气壮。

值班军官无法处理，只得拿着电报去向尼米兹请示。尼米兹见多识广，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让照单全发，并且微笑着说：“范德格里夫特要避孕套，一定是给陆战队套枪筒防雨用的。”

果然没错，范德格里夫特正是此意。岛上阴雨连绵，而陆战队的步枪枪口上还没有枪套，逼得范德格里夫特只能出此“奇策”。

住在这里的人和枪一样受罪。因为运到岛上的补给不足，陆战队被迫定量减半，用餐也缩为一日两餐，这还多亏日军“疏忽大意的慷慨”。没有登陆时的那些缴获食品，两餐能不能维系都很难说。

缴获的食品里面，啤酒和米酒自然是最受欢迎的，其他则未必。整天吃“鱼和米饭，鱼和米饭，鱼和米饭”，陆战队员们大倒胃口。偶尔，陆战队也会改善饮食，为官兵们换换口味，比如来一盘豌豆、一个鲑鱼罐头，或者一块牛肉什么的。

牛肉是好东西，但是太少，它出现的次数差不多跟驱逐舰在海上出现的次数一样——美军驱逐舰在夜幕掩护下会冒险前来，不过也都可能运输弹药和航空用油，而不会运来牛肉。

吃得差一点儿并不是不能忍受，难以忍受的是进攻间隙时的那种漫长等待，两个字——无聊。

大兵莱基深受其苦，他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无聊足以吸干一个人身体和灵魂内的水分，就好像土著人榨甘蔗汁一样，汁水被榨干后，甘蔗只留下干瘪的外壳，成了废物，除了当柴火烧，别无他用。

除了无聊还有恐惧，日军战舰会炮击，飞机会轰炸，做事一根筋的

日本人在轰炸方面特别有规律，一般都是一天炸三次，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偷袭珍珠港的影响，每个星期天早上都要雷打不动地炸上一次。

有一次，美军在机场劳动，返回掩体坑道时，日军炸弹突然从天而降。莱基纵身跳进一个刚刚挖好的散兵坑，他和他所在的劳动队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另外一组被炸弹击中，队员全都被炸死了，莱基差点儿就被编入了那个劳动队……



遭到轰炸的亨德森机场，地上的金属板是雨季铺临时跑道用的

很多天过去了，莱基看到的炮弹和炸弹几乎跟周围的苍蝇一样多。他经历过地狱点之役，与那种面对面的作战相比，这种你打不到它、它打得到你，才叫真正的恐惧。

无聊和恐惧都会动摇人的意志力，让人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在日军战舰的炮击下，曾有一名队员蜷缩在掩体坑道里，用手枪对准脑袋自杀了；还有人精神崩溃，听到日机俯冲的声音就大喊大叫，浑身发抖。

除此之外，日军采用了各种骚扰战术。比如，日军有一种双引擎飞机，飞机马达发出的声响很不规律，听起来跟洗衣机类似，被陆战队称为“查理洗衣机”。

“查理洗衣机”有极大的持久力，可以半夜里在美军阵地上空飞来飞去，隔段时间扔发炸弹什么的。倒不是说有多大的威胁性，晚上轰炸，又看不到目标，能炸死多少人？问题是它十分讨厌，你要睡觉了，它在空中嗡嗡打转，赶也赶不走——就像有一只苍蝇，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你！

只有到黎明，当“仙人掌航空队”可以腾空而起，或防空高射炮可以看清其方位的时候，“查理洗衣机”才会自动离开。

处于困顿中的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部下们都牢牢记住一条：只有守

住并保持机场的畅通，才能坚持得足够持久。

继“仙人掌航空队”之后，范德格里夫特又得到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武器主要不是枪支弹药，而是镐头、锤子、铲子，但起到的作用并不在海军陆战队之下。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军在威克岛及其海外基地上，都派驻有一批补编的施工人员。他们属于非战斗人员，无论按照《日内瓦公约》的明文规定，还是近代文明准则，战争期间都理应得到人身安全的保障。

问题是，日本从未加入过《日内瓦公约》，不受公约束缚，而且它虽然表面披着文明的外衣，本质上却还是一个中世纪民族。其表现特征之一，是大多数日本男人或许在本国遵纪守法，但到了国外从事侵略战争时，往往不顾基本的人伦道德，变得极其野蛮残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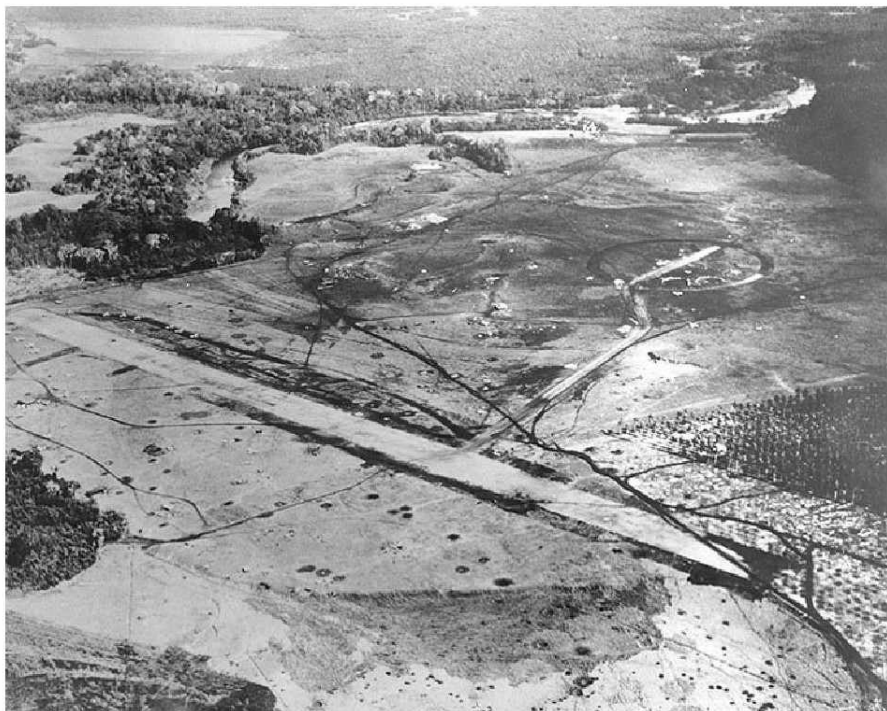
就算是手无寸铁的牧师和平民，无所顾忌的日本兵也会照杀不误，更别说与军队搭界的施工人员了。施工人员既未受过军事训练，也缺乏必要的抗击手段，碰到这种情况通常只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

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从美国海军开始组建工程营开始的。美国工程营被喻为“海上蜜蜂”，成员皆为自愿加入的施工人员，他们都被授予适当的军衔，并接受军事训练。

1942年9月1日，第一支到前线服现役的海军工程营——“海军修建大队”登陆瓜岛，随修建大队一起登岛的还有两台推土机以及其他维修器材。

修建大队的到来恰逢其时。这时，亨德森机场已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日军轰炸机和战舰每天都想给机场留下一些弹坑，从而使它失去作用。恶劣环境也时时对机场的使用造成困扰，比如，飞扬的灰尘经常塞住飞机的引擎，而瓢泼大雨又会使机场变成黏糊糊的黑泥潭。飞机起飞时，就如同一只苍蝇想从一汪糖浆上挣扎着飞走一样。

修建大队到来之前，所有维护机场的活儿全由缺乏工具和技能的陆战队员包办。大家为此疲惫不堪，莱基就私下抱怨：“我们讨厌劳动队。”



亨德森机场鸟瞰。机场周围的弹坑和交战痕迹清晰可见。不过在“海上蜜蜂”的全力维护下，面对攻击，机场也算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现在好了，熟练劳力驾到，又有专业工具。在“海上蜜蜂”的辛勤劳作下，弹坑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填补，机场也能迅速得到维护，陆战队只需专心致志地打仗即可。

除了争夺空中航道外，美日双方还竭力争夺海上通道。

海上通往瓜岛最近的一条路被简称为“狭道”。三川发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时经过这里，一木支队、川口支队也都先后从此路过，“狭道”已成为海上捷径，双方势在必得。

“仙人掌航空队”的规模已扩大到64架，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而经过连日空战，至8月底，日军第25航空队可用于作战的50架飞机已全部报销，拉包尔航空兵基地为此一度陷入绝境，日本海军不得不紧急派飞机前往增援。

1942年9月3日，尼米兹派盖格准将前来瓜岛就任“仙人掌航空队”队长。在盖格的指挥下，航空队基本控制住了“狭道”。

由美军驱逐舰改装而成的运输舰和货船可以沿着“狭道”抵达瓜岛，为陆战队和航空队运来供给品、弹药以及必不可少的汽油。

不过，这指的是白天，一到夜幕降临，飞机无法出动的时候，“狭道”就由日本人准时“接班”。“东京快车”隆隆启动，日军驱逐舰开始分批向瓜岛偷运部队。

9月5日和9月7日夜，冈明大佐的部队乘坐汽艇陆续到达瓜岛。在初步得到冈明部队登陆的消息后，川口担心无线电联络容易暴露意图，便派一名中尉带上三名士兵，步行去找冈明，当面转告联合进攻方案的具体细节。

瓜岛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一场新的大战即将来临。

第三章 倒在沟里便成棺材

川口事先与冈明约定要对机场两面夹击，那是限于登岛的只有川口支队的条件下。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一木支队第二梯队也来了，后面还跟来一个炮兵中队，川口便对作战部署做了调整。

两面夹击被改为三路会攻，川口部队从机场以东，也就是沿着原来一木支队第一梯队的路径，冈明部队从机场以西，多出来的一木支队第二梯队与炮兵中队实行步炮联合，绕到机场后方进攻。

总攻时间：9月12日晚9点。

陆战一师一直没有放松警惕，意识到日军接二连三地登陆瓜岛，且川口已经修筑了一条通往机场的小路，范德格里夫特决定从图拉吉岛调兵反击。

图拉吉岛上有突击营和伞兵营，这两支部队当初被派到陆战一师的初衷，说来还挺好笑，是上级为了让他们有一个休息放松的机会，换句话说，是照顾性质的短期休假。

事实也是如此，在瓜岛战役之前，陆战一师集结的场所，确实是整个太平洋战区中最太平的区域。范德格里夫特要抽的就是他们，9月8日上午，美国海军用舰炮进行掩护，突击营和伞兵营乘坐由旧驱逐舰改装的轻型运输船，顺利实施登陆。

甫一登陆，美军即向川口部队集结的区域进发，并实施了背后突袭。开始他们预料日军有5000多人，5000多人组织起抵抗，战斗会很激烈，孰料不交手不知道，一交手，全是零零散散的敌人。事后，他们才知道，这只是川口留下的一支小型后卫梯队。

看来，休假的就是休假的，到哪儿都会比别人轻松些。在日军基地，美军缴获了相当数量的补给和装备，其中还包括六门野炮。

川口部队的主力在哪里？他们已经沿着修筑好的小路，往丛林纵深出发了。

★关键战略点

丛林行军不易，纵深行军更是难上加难，里面到处都是充满腐烂植物臭气的沼泽以及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士兵不是被树根绊倒，就是掉进深坑，部队花了几个小时才走了几百米。

不知是谁灵机一动，想出了个法子。丛林里有一种荧光苔藓，每个人都把它抹在前面的人身上，这样，跟着荧光走，才不致掉队或迷失方向。

行军过程中，不少人在饮用河水后患上了痢疾。而由于没有带蚊帐，在疟蚊的追袭下，半数以上的官兵又得了疟疾……种种突发情况让川口头疼不已。

经过整整三天的艰难跋涉，直到9月12日上午，川口部队才来到伊鲁河畔，这时他们连前进的力气都没有了。

川口下令就地休整，给那些患病的官兵打针吃药，他还特地提醒众人，要格外提防自登陆后就让日军吃足苦头的美军飞机。

正这么说着，有人忽然喊了一嗓子：“飞机！”

大家赶紧准备疏散隐蔽，谁知紧接着就传来一阵“咯咯”的叫声，抬头一看，不是飞机，只是一只鸚鵡。

川口哭笑不得。为了掩饰窘态，他拿出一瓶威士忌，给每个军官的水壶盖上都倒了几滴：“为支队武运长久干杯！”

确定晚上进攻，自然又是要采用日军最擅长的夜袭，不过川口并不愿意像一木那么窝囊。他在总结地狱点之役的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单刀直入穿越伊鲁河，正是一木支队覆灭的主因。

要迂回嘛，日本陆军的经典战术怎么忘了？不应该啊！川口在战前动员会上告知众将：“我们要突然地出现在美军后面。”

川口爬上小山，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他看到机场南端有一片荒凉的草地，草地尽头的树林边缘，则有一座蜿蜒起伏的山岭。

山岭上没有美军驻守，这一细节的发现让川口欣喜若狂。他立即决定天黑后跨过草地对美军发动猛袭。

有了得意之处，不显摆一下也对不起自己。川口把随军行动的战地记者西野叫来，指着油印地图上的美军阵地对他说：“不管陆军大学是怎么说的，要在夜袭中攻下敌军阵地都极其困难。”

这当然属于虚晃一枪、欲擒故纵的招数，川口接着便用一种神秘的口吻，故意压低嗓子告诉记者：“在日俄战争中有过几个夜袭战例，但都是小规模战斗。如果在瓜岛，我们的夜袭战打赢了，那将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一支进驻瓜岛日本陆军部队的军旗。由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连战连捷，日本陆军指挥官普遍比较浮躁，老想着得在战绩上弄点儿深度出来，却忘记了多大的屁股就只能穿多大的裤衩这个人间常识

自地狱点之役后，瓜岛已被称为太平洋上的“旅顺口”。这座难以攻陷的“旅顺口”对于日本陆军将领们的诱惑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事。早在接到登陆瓜岛的命令时，川口就曾对部下说：“我知道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场小规模战斗，它确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可是我敢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仗，这座岛将是争夺太平洋的焦点，一座岛等于一个太平洋。”

川口做梦都想由自己来创造奇迹，可是到了下午，观察哨前来报告，山岭上已经发现美军，且正在抢修阵地。

范德格里夫特先下手了。在此之前，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相当数量的日军已进入机场两侧，并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

对即将爆发的战斗，范德格里夫特并无必胜把握，他对作战参谋说：“我们要尽力保卫这个机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剩下的人带到

山上去打游击。”

范德格里夫特手里掌握着一万人马，但是以机场为中心的防御圈太大，如果均匀布兵，根本就不够撒的。他只能进行重点配置，即在最可能遭受攻击的地方多放些兵。

再次对机场进行视察后，南面的山岭没能逃过范德格里夫特的视线。这个山岭太重要了，在上面展开火力，就可以控制整个机场，而山岭两侧的平地则是进攻飞机场的便利通道。

爱迪生上校接到命令，立即率陆战第五团占领了山岭。

只不过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关键战略点便无法为己所用。川口的心口上如同被插了几把刀子，拔凉拔凉的。

山岭既为美军所占，美国人就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地开火，威胁通过草地的进攻部队。早知如此，就该先采取措施，派尖兵抢占山岭啊！

川口又悔又恨，他命令通信兵打破无线电静默，立即向拉包尔基地发电，要求派飞机轰炸山岭。

围绕山岭，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机便与“仙人掌航空队”和高射炮拔起了河，一边要阻止修建阵地，另一边则要掩护抢修阵地。

黄昏前，“仙人掌航空队”占据了优势，四架日军轰炸机被击落，日军攻击机群被迫撤退。爱迪生刚喘了口气，日军军舰又接踵而至，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对山岭进行了更猛烈的炮击。

范德格里夫特赶紧又调动炮兵，对日舰炮火进行压制，以便山岭的守军能够抽空吃上一顿晚饭。



瓜岛的一名陆战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均经过严格训练，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还要在战场上重新进行锤打和检验

除了争夺山岭，处于焦急等待中的川口也得到了冈明部队的回音。

当派出的联络员找到冈明支队时，那名日军中尉就像跑过一场超极限的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很快休克了。不过，在休克之前，他将川口的计划转述给了冈明。

此时，距离川口约定的进攻时间只有六个小时了。冈明打破无线电静默，向川口报告自己所在的位置，并保证准时加入战斗。

川口向全体官兵下达了战斗的最后命令：“你我都不能指望在战斗结束后再见面，为天皇捐躯的时候到了！”

有一个小队开始焚烧重要文件，所有士兵都卸下背包，统一穿上新衬衣。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以比较体面和干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一名年轻的士兵是战地记者西野的朋友，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到了前

线。他找到西野，对西野说：“如果我死了，请你一定给我的母亲写信。拜托了！”

军官们则各出奇招，有的相互为对方挂上白布条，有的拿出为老婆买的香水，这样做都是为了让士兵在夜间行军时跟上他们，防止掉队。

★看谁先进坟墓

晚上8点50分，日舰对山岭实施了炮击。这实际上是一场海陆联合进攻，日本军舰就停泊在海岸附近，他们朝着美军阵地的大致方向，直接向山岭和前面的丛林发射炮弹。

与此同时，进入机场后方的日军炮兵中队也鸣炮配合，加上潜入前沿的少数日军狙击手，山岭一线提前陷入了一种特殊的恐怖中。

美军早已严阵以待，山岭上遍布机枪阵地和散兵坑，接到命令的美军官兵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地进入了作战位置。

爱迪生深知日军的舰炮攻击不过是开场序曲，真正的大戏还没正式开演，因此他并不急于大动干戈，只是通过有限反击，先将丛林里的狙击手赶跑了事。

川口似乎要把骚扰战进行到底，代替狙击手的是迫击炮，此外还有模仿机关枪的廉价爆竹，以及会在一瞬间炽烈燃烧的伞投照明弹。伴随着它们的燃放，天空和丛林不断地闪耀着烟火的光芒。

日本兵不光手没闲着，嘴也没闲着，他们有节奏地一面拍着枪托，一面用英语喊叫：“美国海军陆战队明天就死！美国海军陆战队明天就死！”

恶魔似的号叫逐渐成为“疯狂的宗教仪式”。十分钟后，一发信号弹飞上天空，千余名日本兵跟在军官后面，一边高喊“万岁”，一边端起刺刀，在瓢泼大雨中发起了“决死总攻击”。

一千个人喊“万岁”的声音，分贝高得吓人，连炮声都被盖住了。爱迪生抓起电话，命令炮兵团进行射击。

急水里总是下不得桨，美军头一排炮弹过去就偏了，炮弹落在日军士兵旁边，没炸着一个人，反倒像是给日军助了威。

你们究竟是在帮忙还是添乱？爱迪生对着话筒一通喊叫，让炮兵们校正目标，打准一点儿。

第二排炮弹不偏不倚地落在日军的队伍里，那个惨！可是再怎么惨也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日军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地上，一个梯队被扫倒了，另一个梯队马上跟上来送死。一眼望过去，地面上到处是四分五裂的尸体，地上依旧是大踏步前进的活人，而且个个表情狰狞，整个画面几乎跟西方的僵尸片一样。

山岭一线以中间为轴，伞兵营的两个连防守着左翼高地，但是这两

个连已被日军炮火切断了联系。日军敢死队乘机冲入空当，从侧翼对其中的托格森连进行迂回攻击。

黑暗中，可以听到日军用英语在吼叫：“美国海军陆战队，今晚送你们进坟墓！”

连长托格森上尉是个硬汉，他听后大怒，抱起一挺机枪，奋不顾身地向日军敢死队冲去：“龟孙子，你们来吧，看谁先进坟墓！”

托格森率部击退了日军敢死队，但由于未能及时回撤，使得杜里埃连有被包抄的危险。杜里埃上尉连忙施放烟雾，且战且退。

放烟雾本来是为了便于退却，不料有个美军士兵慌乱中看走了眼，竟然喊了起来：“毒气，毒气！”

这么一喊，且战且退就变成了溃退，杜里埃连的士兵乱哄哄地拥向第二道防线。

负责第二道防线的麦肯农少校拔出手枪，朝天空连开数枪后，终于拦住了逃跑的溃兵。麦肯农说：“谁逃跑我就枪毙他，给我顶住！”

战场上，恐吓有时是必要的，因为这时候大多数人的脑子已经乱了。你指一个方向，说这个方向是死路，他们扭头就跑；你再指一个方向，说那个方向是生路，他们也会朝那里拔足狂奔。



随同M2A4坦克一道前进的陆战队。坦克的装甲可以掩护步兵，不过在大多数时候，士兵们并没有如此好的运气，他们必须直接面对子弹和刺刀，心理承受能力也常常会达到极限

在麦肯农的恐吓下，士兵们又返身作战。麦肯农对队伍进行了整编，指定下级军官代理战死长官的职务，随后便发起反冲锋，夺回了杜里埃失守的阵地。

那边托格森回撤后，发现留守的部队在溃退，不由得气炸了肺。他连踢带打地截住了溃兵：“你们疯了吗？丢失阵地要掉脑袋的，都给我滚回去！”

一个班长已经被吓傻了，哆哆嗦嗦地说：“长官，日本人不怕死啊……”

托格森最不爱听这种软骨头的托词，他啪地一巴掌将班长的话扇了回去：“日本人有种，你们就没有种？”

班长的后背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那是托格森的手枪：“带上你的班，往前冲！”

当官的不怕死，士兵们也勇敢起来，他们用手雷和机步枪将立足未稳的日军给赶跑了。

第一轮冲锋刚退潮，第二轮冲锋来了。在月光的映照下，漫山遍野都是日军钢盔和刺刀的寒光。眼看阵地又悬了，麦肯农派来一个排进行增援，三挺重机枪一架，组成交叉火力，冲在前面的日本兵被一排排打倒，日军溃退了下去。

左翼阵地没问题了，有问题的是右翼阵地。

右翼阵地由突击营的一个连把守，阵地上喊杀声震天，机步枪吐出的火舌摄人心魄。爱迪生观察了一下，便抓起电话呼叫右翼指挥官，他被告知：“上校，我们守得住……请您不要管。”随之，耳边传来一阵爆炸声，通话中断了。

其实，在通话的一刹那，爱迪生就愣住了，因为对方的英语很蹩脚，别说是右翼指挥官了，根本就不是美国人！

这里只有两个国家的人，不是美国人，就是日本人。显然，右翼阵地已被日军攻占，日本人装腔作势，就是想冒名顶替。

★血染的山岭

爱迪生派出一名下士，将右翼的残部收拢过来，与陆战五团合兵一处，对主阵地进行固守。已占领右翼的日军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马上便对主阵地发起了冲锋。

危急时刻，爱迪生拿起话筒，命令炮兵进行阻击，并且指点炮兵：“打近一点儿，打近一点儿，敌人已经接近主阵地！”

在机步枪、手榴弹和炮弹的合力拦阻下，日军的进攻速度有所减缓，冲在最前面的中队发现了美军丢下的一堆食品，便顺势停止了进攻。

川口支队一路行军，只靠少量的干鱼、饼干和糖块维持生命，身上虽然带着大米，可是因为害怕飞机轰炸，不敢点火做饭。饿极了的人见到块瓜皮都是好的，何况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火腿、熏肠、牛肉，一群人里就没有不流口水的，当下便拿来大吃大嚼了一顿。

带队指挥官黑生少佐点起一根美国烟，猛吸两口，然后下令冲向前方的美军炮兵阵地。他酷酷地对部下说：“我不会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冲在我前面的，懂吗？”说完，把钢盔往后一推，举起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喊出声：“冲啊！”

黑生一马当先，但子弹不认人，很快他们又被压制到了一座山坳里。进攻左翼阵地时美军的不战自乱，给日军提供了灵感，他们开始释放烟雾，用以掩护进攻。在烟幕中，日本兵一边射击一边用英语高喊：“毒气进攻，毒气进攻！陆战队，你们死吧！”

听到有“毒气”，美军的注意力多少有些受影响，日军趁机如潮水一样涌入美军战壕。双方展开殊死肉搏，枪托、枪刺的碰撞声和士兵的吼叫声不绝于耳。

日军以善于打肉搏战著称，可是在缺乏营养和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一对一较量，体力上根本不及老美，毕竟肉搏是个比力气的活儿。此外，日本兵平时主要训练刺刀对刺刀，没怎么练过刺刀对手枪和工兵铲，所以打到最后，占上风的仍然是美国兵。

黑生是属“面筋”的，身上有的是劲道，也是日军中少数能占到便宜的人之一。只见他在人群中横劈竖砍，一把战刀上沾满了血，已经砍豁口了，简直是个穿行于恶魔。恶魔打来打去也发觉不妙，于是，在这场注定要输的肉搏战结束之前，他就赶紧用刀砍开铁丝网，带着几名士兵冲进了美军的炮兵阵地。

骤然看到一群凶神冲了进来，炮手们赶紧放下炮弹，拿起步枪射

击。一发子弹划破黑生的脸颊，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他胡乱抹了一把，一张脸看上去就跟血葫芦似的。

黑生顾不得疼痛，他大叫一声：“冲啊，夺大炮！”随后冲到一门迫击炮前面，挥刀砍死了两名美军炮手。

美军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枪械已逐渐从手动向半自动和自动方向发展，半自动步枪成为美军步兵的主要制式装备，只有海军陆战队仍使用手动式的M1903式步枪，即春田步枪。

陆战队是美军中最后一个使用春田步枪的军种，他们这么做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老春田是全世界命中率最高的轻武器，而陆战队又素以枪法精准闻名。

美国春田对日本三八大盖，都是精度良好的手动步枪，连弹匣都一模一样，均为五发供弹，区别就在于谁能瞄得更准，动作更快。一番对射下来，跟着黑生冲入的日本兵全被美国大兵放倒在地。

黑生看得着急，他干脆扔掉战刀，压下炮口准备对美军实施平射。谁知炮膛里空空如也，黑生急忙抱起一发炮弹装膛。这时，一名美军炮手飞身扑上来，与黑生扭作一团。黑生这老鬼子果然有股蛮力，滚着滚着，还压在了炮手身上，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士兵身上所背枪支即为M1903春田步枪。春田步枪参考德国毛瑟枪制造，由容量五发子弹的弹匣供弹，在外观与设计上，与中国的中正式步枪很相似。二战开始后，多数已被改装成狙击步枪，只有陆战队在初期仍用这种步枪通杀天下

美国大兵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自己的英勇无畏，他拉响身上的一颗手雷，与黑生同归于尽。

在击垮偷袭者后，美军炮兵迅速对日军进行平射。炮弹飞过去，一炸一片。然而日军攻势不改，还是保持着那种僵尸式的冲锋队形——没有被炮弹和子弹打倒的鬼子兵，无视身边战友的死亡，竟然踩着他们的尸体往战壕里拥。

紧要关头，炮也无济于事。随着日本兵蝗虫一样不断拥进战壕，美军在山岭的一大半阵地均告失守，甚至爱迪生的战地指挥所也已面临危险。

爱迪生已无法对各部进行掌控，他直接甩话过去：各打各的，但谁要是敢再后退一步，就地军法处置，格杀勿论！

交代完了，他拔出手枪，带领参谋幕僚们也投入混战。

范德格里夫特一直在注视着山岭一线的战况。见陆战五团已经明显不支，他急忙派师预备队前去支援，同时下令重炮出击。

范德格里夫特所说的重炮是105毫米榴弹炮。它们被安放在机场，之前主要是用来跟日军舰炮对轰的，现在炮兵遵令将炮口掉转，对准了山岭。

正好山岭的大半阵地都被日军占领，炮兵射击时毫无顾忌。普通炮弹是一炸一片，而重炮炮弹是一炸一个区域，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和其他人成了粉末。

爱迪生立即发起反击，日军支持不住，全线溃退。

13日，凌晨两点，爱迪生兴奋地向范德格里夫特报告：“感谢炮兵的大力支援，我军已收复全部阵地，敌人休想在我们的枪口下再前进一步。请师长放心，我们守得住！”

美军机枪的机管已经打红，暂时也再无子弹可供扫射，不过在这些机枪前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检视战场，近600具日军尸体横陈在山岭上，美军伤亡也不小，战死者达40余人，超过了地狱点之役。经过一夜鏖战，除了几株光秃秃的树干，山岭上原先茂密的丛林已经完全消失了。地上血流成河，尸体和残肢堆了起来，像谷壳一样撒遍高地。这道山岭自此便被美日双方称为“血染的山岭”，即“血岭”。

这个黎明不属于川口。一名历史学者用文学化的笔调描述道：“那天早晨从亨德森机场后面升起的太阳，并不像川口将军所想的那样能成为日本帝国的象征。”

★中世纪

拿下“血岭”竟然比登天还难，川口只能等待其他两路传来战报，或许那两路能带来好消息。

在机场西线阵地，范德格里夫特部署了两个营，前线指挥官为亨特上校。血岭之战开始前，日舰对瓜岛进行延伸射击，炮弹不停地落着，但亨特发现前沿没有一点儿动静，日本兵迟迟没有发动他们的“万岁突击”。

亨特感到有些奇怪，就打电话给炮兵，让打几发照明弹看看究竟。随着照明弹升上天空，前沿被照得透亮。有个士兵惊恐地叫起来：“日本鬼子摸上来啦！”说着便中弹倒地。

敢和我玩阴的？亨特下令开火，他气愤地抱起一挺机枪，朝着冲上来的日本兵便射。阵地上枪声大作，响彻夜空。

冈明玩阴的也是出于无奈。就血岭一线而言，川口部队的数量超过陆战队，为3:1，但其他两路的日军都远不及美军。冈明部队乘汽艇出发时还有1100人，经过一个星期，已下降到450人，且缺粮少弹，筋疲力尽。

人太少，玩阴的都没用。美军都在铁丝网后面，有牢固的工事，无论从正面的哪一点，日军都无法渗透进来。亨特瞧出了对方的虚弱，他指示炮兵不用再向前面的敌人射击，转而直接压制后续部队。

一旦日军后援不续，亨特即亲率预备队加入战斗。美军以多打少，以众欺寡，咔嚓咔嚓，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日军前锋部队消灭殆尽。

到第二天拂晓，冈明部队已战死200多人。冈明急怒攻心，想扑上去拼命，结果被部下生拉硬拽地拖进了丛林。

川口和冈明都眼巴巴地等着第三路打响，可是第三路除了用炮击进行配合，整晚上一个人都没冒出来过，令人好不费解。

不仅日本人不解，美国人也一样，负责防守这一侧的是陆战一团三营，他们摸不清对方虚实，只好按兵不动。

原来第三路的日军指挥官竟看错了时间，他只记得用炮火袭击美军阵地，却把自家也要进攻这件事给忘记了。临近拂晓，这位昏了头的指挥官才醒悟过来，当时就悔恨得要拿刀给自己剖腹。

剖腹是死，冲锋也是死，指挥官豁出去了！他夺过一支三八大盖，挺起刺刀就朝美军阵地冲去。指挥官这么一带头，部下人人效仿，全都

上起刺刀，大踏步地冲进了阵地前沿的开阔地。

美军官兵全都瞪大眼睛，露出极度困惑的表情：怎么回事，这些日本人吃错药了不成？晚上不进攻，大白天跑上来送死？

步兵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仙人掌航空队”的十几架“无畏”式轰炸机就飞了过来，他们本能地朝“活靶子”们投下了炸弹。地面立即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但是飞行员再往下一看，日本人仍然像在操场上进行操练一样，他们穿过累累弹坑，排着整齐的队形呐喊冲锋，对身边不断落下的炸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恍若又回到了古代战场或者是中世纪时代：前边的日军军官和旗手倒下，后面的士兵就接过旗帜继续向前，没有一个人停下或转身逃跑，给人的感觉就是都无所谓了，反正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沟里便成棺材。

阵地上的美军官兵们看得几欲崩溃。搏杀的勇气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这不是搏杀，明明是屠杀！

有什么样的施主，就有什么样的和尚。日军战术上的愚昧，只是给美军的飞机大炮创造了更多的杀戮机会。他们把成吨的炸弹和炮弹“施舍”过来，日军士兵就这样被一片片地从地面上抹去。

美军士兵什么也不用做，只需待在阵地上做看客。可画面实在太过刺激，以至很多士兵都不敢看下去，抱着自己的脑袋直呻吟：“上帝呀，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一木支队二梯队一共1100余人，大部分当场战死，最后一名冲锋的士兵倒下时，手里还举着一面早已被炮火撕成布条的膏药旗。

战斗结束后的战场像极了一座瞬间石化的展览馆。一些日军小队临死时还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军官拄着战刀于前，士兵握着刺刀于后，每个人都睁着眼睛，张着嘴巴，仿佛是一群正在冲锋的泥塑。

一名美军的参谋军官感叹，如果就个人而论，日本兵作战之英勇，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战士相比！“除了智力较差外，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算得上是一个够资格的对手。”



被沙子埋了一半的日军尸体。日本兵以单兵作战能力强著称，其悍不畏死的精神也可见一斑，但军官们脑子进水的程度又实在让人无法原谅

要命的就是“智力较差”——看上去是视死如归，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日本兵并不重视生命价值，结果到了战场上，勇敢就变成了愚不可及。

除了动不动实施自杀性攻击外，他们最令人头大之处，在于喜欢做各种无意义的牺牲。当美军打扫战场时，与地狱点之役时一模一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日军伤兵们一个个拉响了身上的手雷。要不是美军有了经验，不敢靠得太近，又得跟着倒霉。即便是那些无法自行了断的，也会请求美军士兵再给补上一刀。他们在潜意识里，都把自个儿当成了“军神”。

一名美军士兵忍不住大骂：“真他娘的不是人！”骂完后，他就蹲下来哇哇呕吐起来。

站在人与人的立场，没有谁愿意对日军表示尊敬，最多也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罢了。

★小伎俩

日军这三路人马虽然进攻时具体情形有所不同，但结果都一样。打个比方，恰如那身长的险道神撞见身矮的寿星老儿，你休说我的长，我也不嫌你的短，反正到最后大家都会贴到门背后，做一张没什么大用处的墙纸。

问题是，川口不想做“墙纸”。他觉得在败局已定的前提下，与其被美军像抓老鼠一样围追堵截，不如主动上去以死相拼，也让美国人知道，我们不是那鼻子口里没气儿的好欺负的角色。

川口统计了一下自己的部队，还有800多人，足够一击。13日黄昏，川口部队钻出丛林，向“血岭”迂回逼近。

跟这帮疯子加神经病打仗，美国人哪敢闭一闭眼？发现日军果然又展开攻击后，他们赶紧动用炮兵，在阵地前沿铺开一条火力阻击线。

川口这次吸取教训，不敢再端着刺刀进行“万岁突击”了，他换了一招。

太平洋战争达到最高潮时，美国陆军情报官特地找到一名参战士兵，问他对“神话超人”有何看法。这名士兵以一种颇为不屑的口气评论道：“见鬼，他们哪里是什么超人，只不过是一群狡猾的小王八蛋罢了！”

一般而言，日本人打仗一共就三招。第一招是所谓的奇袭、夜袭或者迂回。如果不成，他们就会蛮干一下，也就是采用完全不顾及伤亡的“万岁突击”。还不行，便只有像那名陆战队士兵看到的那样，纯粹玩玩狡猾这些小伎俩了。

趁着炮火停顿的间隙，日军打起了冷枪。在美军上当，暴露出机枪火力点后，他们即向其投掷手雷，并借着手雷爆炸时腾起的烟尘，冲进美军战壕。

日本兵一进来，事情就变得难办了，为免伤着自己人，美军炮兵也变得束手束脚起来。日军得势不饶人，不断向前突破，最后切断了左翼托格森连的退路。

爱迪生下令托格森连主动撤回第二道防线，以便腾出空间，让机场上的重炮来与日军面对面。于是，“血岭”又被翻过来覆过去地犁了几遍。不过经过前一天晚上的重炮打击后，日军长了心眼，不再聚成一堆，在减少伤亡的同时，也避免了立刻被打垮。战斗由此变得更加惨烈。至第二天拂晓，托格森连仅剩60余人，其他连队均伤亡过半，第二防线已经是摇摇欲坠。

双方都在坚持忍耐，爱迪生忍到最后，发现日军无法组织起强攻后，他命令预备队发起反冲锋。

日军在几次突击中，早已是寅年用完了卯年的气力，到了这个时候，哪里还支撑得住。部队立刻崩溃了，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担架队却无节操地扔下伤员，只顾自己逃命。川口大叫着不许撤退，最后还是被溃兵给一块儿卷走了。

如果说一木的惨败与昔日旅顺口的首战相仿，那么川口的溃不成军就是第二次进攻旅顺口的翻版，同样是惨不忍睹。

既然是溃兵，当然就顾不上体面，不仅衣衫褴褛，脸上也被战火硝烟染得跟抹了锅底灰一样，再被额头流下的汗水一冲，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演“花脸”了。

伤心啊，这仗都不知道怎么打的，就沦落成这样了。川口的自尊心垮掉了，他泪如雨下，一个大男人哭得眼睛都没了缝：“我是败军之将，哪里还有颜面再回去见家乡父老。”



在更加骁勇善战的陆战一师面前，日本陆军亏了个底儿掉

听话音，像是准备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了，但他话锋一转：“可是我有责任把你们带回去，向百武将军汇报战况……”

这是对的，说明他还算个正常人。川口接着提议：“让我们为阵亡的官兵祈祷吧。”

现在，日军需要祈祷的还有他们的肚子。

血岭之役前，川口没想过会打败仗，他还笃信可以靠“拿来主义”，用美国的供应品解决早餐问题，因此，大部分食品都被扔在了后方基地。

这下子好了，带的食品不够，大家大吃苦头。川口支队残部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丛林小道，而饥饿和疾病又让部队人员损失了一半以上。

撤到海边的一个村庄时，由于过度劳累，很多人一坐下就昏迷了过去，川口也高烧不退。在病中，他挣扎着向拉包尔的第17军司令部发去了一份电报。

在电报中，川口老实地承认，美军陆战队兵力很强大，估计至少有一万人，只有赶紧派大部队增援，才能再度与美军决战。

得知陆战一师在血岭之役中再度取胜，尼米兹喜上眉梢，立即给范德格里夫特发来了嘉奖电。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天，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正在犯愁，不是为陆战队，而是为海军。

★出门遭暗算

与陆战队连战连捷不同，这段时间，海军已经多次受挫。

第二次所罗门海战结束后，“萨拉托加”号便撤至澳大利亚一带，进行防御性巡逻。为保证有限的航母不再受到攻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戈姆利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除非万不得已，所有航母一律不得越过南纬10°线。

真是“卖油的娘子水梳头”，明明有航母，却不能用、不敢用，这就已经够憋屈了，可就这样小心到不能再小心，祸事来了还是照样挡不住：一艘日军潜艇悄悄地盯上了“萨拉托加”号，并在上浮后一口气向它发射了六枚鱼雷。

关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在其他驱逐舰的掩护下，受到重创的“萨拉托加”号在将大部分舰载机转移给“企业”号后，自己慢慢开回珍珠港进行修理，太平洋舰队的宝贝又少了一个。



“萨拉托加”号和它所载的“野猫”式战斗机，航母上的地勤人员正在用升降机对飞机进行移动

“萨拉托加”号是旗舰，遇袭时弗莱彻就在上面，他也因此受了轻伤，被尼米兹安排休假养伤，从而离开了前线。

在弗莱彻指挥航母编队期间，共损失了两艘航母（“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另外两艘航母（“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遭到严重破坏。有人说他只是运气不好，还有人说他不适合担任海上指挥官。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弗莱彻任何时候都可以骄傲地站出来说：“在中途岛海战中，我是一名指挥官！”对于一名海军军人来说，有此战绩和荣誉足矣。

按照戈姆利的规定，航母不能越线，别的军舰可以。不料几天后，两艘美军驱逐舰也在“狭道”被击沉，而击沉它们的，正是从事“东京快车”的日军驱逐舰。

出门遭暗算，不出门也遭暗算。海军本来是要保护航线安全的，结果他们自身的安全反而没了保障。

尼米兹对此忧心忡忡，但他知道海军绝不能因为危险而固守不动，相反，还必须加速向瓜岛运输兵员和物资，否则陆战队随时可能陷入困境。

运输舰队不能没有航母编队的护航。原先的两艘航母，“企业”号的战斗力尚未恢复，“萨拉托加”号最早也要到12月才能重返南太平洋，尼米兹于是紧急将“大黄蜂”号召回。

加上已从大西洋调来的“黄蜂”号航母，太平洋战区能用于作战的航母重新恢复到了两艘。在尼米兹的督责下，戈姆利组织了六艘运输舰，并以“黄蜂”号和“大黄蜂”号为主组成护航编队，着手向瓜岛增援。

戈姆利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条避开日军舰队的航线，尽管如此，9月15日上午，日军侦察机还是发现了运输舰，两艘日军潜艇闻讯火速赶往指定海域。

日军潜艇的隐蔽性和攻击力都很强。以出击潜艇中的“伊-19”号潜艇为例，它使用的武器是“长矛”鱼雷中的一种——95式鱼雷。这种鱼雷使用百分之百的氧气作为推进动力，不仅航迹不明显，而且威力极大，通常一枚鱼雷就可以击沉一艘驱逐舰。此前，包括“萨拉托加”号航母在内的美舰，已经吃过许多苦头。

两艘日潜艇本为袭击运输舰而来，但是无意中撞见护航舰队，这让他们有了捡到金子般的欣喜：“我们撞到大运啦！”

日潜艇立即分兵两路，“伊-19”号盯住“黄蜂”号航母，另一艘潜艇“伊-15”号直奔五海里外的“大黄蜂”号。

当“伊-19”号与“黄蜂”号的距离缩小到1200米时，潜艇鱼雷手向航母连续发射了四枚鱼雷。“黄蜂”号发现敌情后急忙转舵，但只躲过一枚鱼雷，船舷被另外三枚鱼雷同时击中，随即舰面燃起大火。

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时，“企业”号也着过火，不过消防人员很快就替它解决了致命危险。与“企业”号情况不同的是，“黄蜂”号的消防水泵也被炸坏了，因而妨碍了救火。

滚滚黑烟在银光闪耀的海面上来回翻腾，危机不断加剧。“黄蜂”号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其中弹药舱的爆炸掀掉了其关键部位，200多人当场殒命。眼见航母已大量进水，舰长只得下令弃舰：“全体舰员离舰！”



“黄蜂”号举行穿越赤道的祭祀仪式。在航母穿过赤道的前一天晚上，先由船长等老舰员化装成“海神”（图中戴王冠者）及其助手，接着“海神”会将面粉涂抹在新舰员的脸上，并用高压水龙头把他们喷成落汤鸡。

航母过完赤道后，参与活动的人还会领到一张纪念证书

一艘美军驱逐舰奉命用鱼雷将“黄蜂”号击沉。这艘倒霉的航母加入太平洋战场后，尚未来得及建功，就遭遇了永沉海底的命运。至此，“大黄蜂”号成了美军在太平洋上唯一能战斗的航母。

本来“大黄蜂”号也在劫难逃，“伊-15”号已瞄准了它，千钧一发之际，一艘护卫驱逐舰舍身堵枪眼，以自身被击沉为代价，才使它得以幸存。

此次遭遇战，除损失一艘航母、一艘驱逐舰外，南太平洋舰队还有一艘战列舰受到重创。

美国海军专门成立南太平洋舰队，是为了更有效地组织该海域作战，可是自这个相当于军区的舰队成立后，海上战事一直都不顺。尼米兹协调全局，自然是心急如焚。他本身患有神经性紧张的毛病，专家建议通过打靶来缓解紧张，在战事紧张的那些天里，目击者看到，尼米兹每天早晨都要在手枪射击场待上很久。

“9·15”遭遇战打完，尼米兹再也坐不住了，不把那句话说出来实在是憋得慌啊：你们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

戈姆利作为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应负首责，但当尼米兹要他做出解释时，他把责任推到了另一位指挥官的身上。那位指挥官也非善茬儿，立即反唇相讥。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打仗不行，吵嘴功夫倒都是一流。尼米兹最烦这种相互推诿，只是战事紧急，为避免进一步影响士气，他才没有继续深究下去。

★转折点

尽管护航舰队在遭遇战中损失惨重，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暴雨天气的掩护下，运输舰队还是安全抵达瓜岛。

这次运输的成功，对瓜岛守军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因为他们的原有补给到9月上旬就要消耗完了。运输舰运来了1000吨食品、147辆汽车和400桶航空用油。除此之外，范德格里夫特还得到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陆战队的总兵力达到2万人，莱基所属的陆战一团二营等部队都因此得到了调防休整的机会。

不过，鉴于海战的严酷性，下一次大规模运输可能会更为缓慢。《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就此向范德格里夫特采访：“将军，你是否要守住瓜岛？你将一直留在这里吗？”

范德格里夫特沉吟片刻，坚定地回答：“我将一直这么做。为什么不留下呢？”

范德格里夫特接受采访时，他的对手也做出了同样强硬的表态。

血岭之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日本海陆高层都对获胜抱有很高的期望，就连一度消极的山本也焦灼起来，不停地祈祷着川口支队能马到成功。最初，东京电台播发了一则让众人开心的消息，说是有6000名日军已攻入美军防线，并重新占领了机场。可是这个牛皮很快就不攻自破了，事实是假消息发布时，川口支队正被打得落花流水，残存的日本兵纷纷向丛林中逃命，并试图躲避空中美机的扫射追杀，而这些战机全都来自日本人宣布“占领”的亨德森机场。

川口发出的那份求援电报，也进一步改变了高层原先的看法。他们终于认识到，瓜岛美军相当强悍，太平洋上的“旅顺口”名不虚传。

知道那是“旅顺口”，就得拿出当年进攻旅顺的劲头来，绝不能再黏黏糊糊了。在旅顺攻坚战中，前两次总攻都失败了，第三次才成功。循着这一思维逻辑，对瓜岛的第三次进攻变得顺理成章。

仅仅凭借直觉，日本人就知道此战非同小可，将牵动全局。一份日方文件这样写道：“重新占领瓜岛的成败，是敌胜或我胜道路上的转折点。”

第17军原先所辖部队有限，属于“花木瓜，空好看”性质的集团军，日军大本营下令从关东军、南方军和日本国内抽调兵力进行加强，第2师团、第38师团都于此时编入了第17军。9月18日，大本营又决定停止在新几内亚等方面的作战，将重点全部移至瓜岛。

以前是不重视，现在已经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上到下都是如此——身为第17军司令官的百武索性披挂上阵，对第三次瓜岛之战进行指挥。

对于前面的屡战屡败，百武也进行了分析。不过他与高层在认识方面有所不同，他觉得并不是美军陆战队真有多强的实力，而是部下太不成器，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如此打仗能赢真是奇了怪了。



菲律宾战役期间，日第四师团军官在观察科雷希多要塞。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确实打得出色，他们开赴瓜岛的本意也只是要补一下洞，没想到一上来就漏了天坑

这一次，他百武亲自出马，以决死精神与老美死磕，焉能不胜？

可是百武忘了，一木、川口指挥作战时，他拨给的兵从没有过万的，一木所率领的第一梯队甚至连千人都不到，而随百武出征的人马将达到两万多，且配有重炮等武器，没法儿比啊。

一位美军将领后来评论说：“日军在发动第二次进攻（血岭之役）时，如果能够投入像第三次进攻时所使用的兵力，美军便有可能吃败仗。”

兵强马壮，浩浩荡荡，这要放在陆地上，百武一声呼哨就可以出发，但在海上不行，还得让海军派船来送。

“东京快车”为什么会被日本兵私下叫作“蚂蚁爬行”，就是因为一次载不了多少人。百武可不想继续这样干，两万人呢，哪年能全部运到瓜岛？

再说，驱逐舰也载不了重炮，没有重炮，势必影响进攻质量。百武很清楚，一木、川口作战时要是带着重炮，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于是百武打电话给负责运兵的田中，要求派运输船队，而不是驱逐舰。

田中一听，便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坐船不行，如今美国人控制着瓜岛的制空权，他们的海军也会昼夜巡逻，多危险哪，不行不行！

不管百武好说还是歹说，田中就是死活不肯松口。这可把百武给惹火了，你不就是有两只破船吗？叽叽歪歪，啰啰唆唆，不肯给就算了，还净浪费别人的时间。

百武能得到重用，官至军司令官，与他的哥哥是裕仁天皇的侍从长有很大关联，也算是个有背景的人。有背景，就会有脾气，百武气愤地对田中说：“好，如果海军确实力量不够，船队无法护送，那就不用你们护航了，光用陆军的船队运送就好了。到时候，第17军司令部将在船队的最前面！”

百武这么一说，田中也知道对方动怒了，正要再解释，百武撂下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说完，啪的一声把电话给挂了。

田中舰群隶属于驻拉包尔的第八舰队，也就是三川任司令的舰队。为解决这一矛盾，双方召开了一系列联席会议。连大本营听到风声后，也特派辻政信以观察员身份与会进行协调。

★贱人就是矫情

新加坡之役后，山下被封为“马来之虎”，辻政信连带着鸡犬升天，号称“作战之神”，并调任参谋本部作战班长。

作为一个极品坏人，辻政信的一大特点就是闲不住。偏偏坐机关的都跟闲字拉扯不开，常常是卖盐的做雕匠——雕出来的人像都带咸（闲）味儿。

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生活状态，那还不如让辻政信去死。参谋本部的板凳还没坐热乎，辻政信就跑到第17军司令部，倚仗着上级身份，对司令官百武越俎代庖，指手画脚。因为越权越得太过分，据说百武曾想把辻政信从拉包尔赶走，只是后来考虑各种因素才没施行。

辻政信忘乎所以。有一次，他坐着驱逐舰去为岛上的日军提供补给，结果遭到美军枪弹袭击，头部受了伤。奇怪的是，当时舰上有近200名官兵，受伤的却只有辻政信一人，除了运气使然，就只能归结为他一贯的特勇蛮干了。

辻政信受伤暂时回国，自动替百武祛除了一块心病。当然百武没有自己动手，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辻政信在高层的背景和人脉太深厚了，他不仅与服部卓四郎等陆军实权派好到蜜里调油，而且因为过去派系站队时，与东条、杉山元有瓜葛，这批显要也对他另眼相看。

在确定派伤愈的辻政信去拉包尔之前，东条特地予以召见，对辻政信说：“南太平洋的作战情况不容乐观，我很担心，你去向总长（即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说看，能不能尽早派你到当地指导作战。”

东条贵为首相兼陆相，以他这样顶到天的级别，亲自把一个参谋本部的部员叫来，并当面交代任务，仅从日本军方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体系来看，就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

辻政信内心的那份得意自不待言。其实就算上头不派，他自己也恨不得马上跑去拉包尔做监军呢！不过，被东条一抬，这家伙开始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了。他竟然回绝了东条：“您的担心我完全理解，我并非不愿意去前线，而是认为我如果乘飞机去罗马和柏林会更好……”

东条不管与谁会面，都喜欢装谦虚，拿个笔记本写写画画，好像记着什么似的。可让辻政信一胡诌，他也不自在起来。

去罗马和柏林，和纳粹元首们握手，那是你这个身份的人干的事？莫非你连我东条的饭碗都要抢？

辻政信并没有觉察出东条的不悦，他越吹越离谱，已经收不住

了：“未来战争的前途，除了德苏和平、日中和平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东条突然打断了辻政信的话，凶巴巴地吼道：“不要说废话！你是大本营的作战班长（即参谋本部作战班长），好好在现有的战地上作战，这是你的任务。看你刚刚都说了些什么！”

有一句话，叫作贱人就是矫情，东条一巴掌上去，便把“辻贱人”打落凡尘，后者乖乖地去找了参谋总长杉山元。

权高一级压死人，杉山元虽属嚣张之辈，但大多数时候也是奉东条的意志为圭臬。听辻政信讲完情况后，他马上说：“对南太平洋的作战，大臣（指陆军大臣东条）很担心，我自己的确也很担心。你刚从战场上回来，现在又要派你去，我实在是过意不去——不过还是去吧。”

从东京出发前，参谋本部作战课的高山信武中佐找到了辻政信。在高山看来，一木、川口支队都已一败涂地，第三次进攻瓜岛属于迫不得已，如果这次再不成功，那就不必非争夺瓜岛不可。

“放弃它，把决战的战场放在后方我军主要防御阵地上去。”

辻政信一听就瞪圆了眼睛：“什么！你说要放弃瓜岛，想退却？”接着便是一连串的上纲上线：“作为大本营的参谋，说这种没出息的话，你是要干什么？更何况还预言第三次进攻会失败，真是岂有此理！”

高山是一番好意，没想到经还没念，辻政信就先打起了和尚，只得自认倒霉：“我是想假设一下，对不起，我改正。”

辻政信趾高气扬，一副教训的口气：“眼下如果把瓜岛让给敌人，等于把气势送给了敌人。我警告你，作为参谋，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要说退却之类的话。”

辻政信雄赳赳气昂昂地重返故地。他去拉包尔的时候，正是百武骑虎难下之时。

百武只图一时痛快，红口白牙地不给人面子，惹得与之谈判的第八舰队方面也来了脾气：你不是说不要护航吗？好，那我们乐意做个甩手掌柜。

这下子，反把百武逼到了悬崖边上。因为说白了，没有海军护航，一旦遭遇美军舰队，出征部队毫无疑问就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开联席会议是要解决问题，但开了几次都解决不了。辻政信站在陆军的立场愤愤不平：“海军太不负责任了！”

会后，辻政信找到百武，主动请缨，要求立即给他一架飞机。他要

独闯联合舰队司令部，面见山本五十六，劝说山本做出让步。

百武不太相信，怀疑辻政信言过其实。

虽然说辻政信现在身价上涨，连东条都很看重，可他毕竟只是个小小的中佐，而山本“佛祖无儿，孝子众多”，一个日本海军里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人物，哪儿是你能轻易见到并且说服得了的？

辻政信做事从来不管不顾别人的想法。百武越不以为然，他越是喋喋不休，最后百武实在拗不过，只得死马当活马医，派了一架飞机给他。

辻政信“给个棒槌就认作针”，当下就认真了。他马上驾机飞往联合舰队所在的南洋克鲁特岛泊地，一下飞机，就直奔山本的“大和”号旗舰。

★老大就是老大

初次见到“大和”号，辻政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和”号舰有“大和宾馆”之称，从舱口到舰内，真的就好像步入一座宽敞的大宾馆。外人一旦在里面迷了路，没有向导是很难走出去的。

这艘超级战列舰与宾馆不同的是，它还布满了各种粗细不同、颜色各异的管道，就好像人体内的无数条血管，其中的任何一条被切断，都可能影响全身。

舰如其人，山本的架子够大，他可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立即见到的。

首先出来接待辻政信的，是黑岛龟人大佐。在当年的联合舰队中，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个是南云的首席幕僚源田，因思想激进，人称“神经病源田”；另外一个就是山本的首席幕僚黑岛，此人同样性格怪异，绰号“黑岛怪参谋”。



“大和”号战列舰。与“武藏”号、“信浓”号并称世界三大巨舰。英美两国拥有的最大战舰充其量不过3.5万吨，而“大和”号的满载排水量是7.2万吨。“大和”号为秘密建造，建造费用是1500亿日元，这在其他国家是不

可想象的。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其他方面或许比较小气，唯独在造舰方面确实很舍得花钱

两个怪人都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源田起草了袭击珍珠港的“Z计划”草案，黑岛则拟制了“Z计划”的具体内容。

黑岛的脑袋瓜儿反常，几乎谁的账都不买，为了“Z计划”，连军令部的话都能给硬生生地顶回去，中佐、少佐之类的小角色更是不在话下。

不过，辻政信自有办法，在他身上也有怪人的属性，所以被很多人称作“昭和的妖怪”。混成了恶人之后，他对如何拿捏以前的那些怪人小伙伴，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见到黑岛，辻政信二话不说，先亮出了参谋本部前线特派观察员的名片：废话少说，我有要紧事，必须马上晋见你们山本司令。

什么人最大胆？恶人最大胆！就连黑岛这样的怪人也怕恶人，他被对方那种“如朕亲临”的架势给震慑住了，真把辻政信当成了参谋本部派来的钦差大臣，一点儿都不敢耽搁，在请示参谋长宇垣缠后，直接把辻政信带往司令舱。

黑岛慌慌张张，语无伦次，所以山本起先都没听明白，还以为是前线人员来向他汇报情况的。不料来的人并非其部下，而是一个昂着头，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的所谓“特派员”。

如今这世道，只怕睁着眼的金刚，不怕闭着眼的佛。辻政信已经在黑岛那里得了甜头，也就索性放开手脚卖弄起了恶人本色。他一见山本，都不客套一句，就直接毫不客气地指责道：“陆军参谋本部对瓜岛的战况很不满意。两次进攻都失败了，这其中也有海军配合不利的因素！”

山本弄清辻政信的来意后，一言不发，默不作声。辻政信早有所准备，接下来他开始大演苦情戏：“其实一直以来，第八舰队都没有派遣足够的战舰为运输舰队护航，导致陆军的补给始终运不上去，岛上供应被切断了一个月。岛上官兵弹尽粮绝，只有靠椰子、草根、野菜和浆果来充饥。即使没在战斗中牺牲，也都快饿死了……”

辻政信绘声绘色地形容着，说川口本人现在“比甘地还瘦”。说到此处，他还啪嗒啪嗒掉了几滴“鳄鱼眼泪”。

戏份已经够足了，可是山本就像所有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一样，仍然未做任何表态，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辻政信。

辻政信不怕怪人，就怕比自己心肠还硬的恶人，于是他连说话都变得婉转起来：“我冒昧地赶来找见，是转达百武将军的话——第17军应该完整地登上瓜岛，不能重蹈覆辙，如果用驱逐舰零零星星地运过去，

会被兵力占优势的敌人各个击破的。”

山本还是不动声色。山本的反应让辻政信倒吸一口冷气，若是山本老是这样高高在上，置身事外，他就只好打道回府了，颜面扫地不说，以后在百武那里还怎么混下去？

辻政信咬了咬牙，既然是上门要饭吃，就不能怕得罪烧饭的，也罢，豁出去了：“海军不能一味考虑自己的困难。如果你们仍然拒绝派出护航舰队，我们的重炮和补给物资就不能随队同行，这将大大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进入自设的特定情境后，辻政信的二愣子个性大爆发，又像是在东条面前那样放开缰绳猛跑了：“百武将军决心已下，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将率部前往瓜岛，即使途中牺牲也在所不惜！”

没等辻政信再发挥下去，山本突然将桌子一拍：“怎么能这样，岂有此理！”说完，便愤然转过了身。

辻政信的心一沉，坏了，戏演得太过，终于把这位大人物给激怒了。

过了一会儿，山本又缓缓地把脸转了过来，让辻政信备感惊讶的是，他的脸上已挂满泪珠。

山本接下来的话让辻政信十分意外：“与陆军精诚合作，共同夺回机场，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第八舰队有意保存实力或疏忽大意，不派战舰为运输船队护航，导致进攻部队因补给供应不上而失败，那么，我这个当司令长官的首先会感到痛心和惭愧。”

老大就是老大啊，看看人家这觉悟。辻政信按捺不住激动情绪，他从桌边站起，刚想说点儿什么，山本就用手势制止了他：“请你回去转告百武将军，联合舰队将全力以赴，派出强大的护航舰队，保证满足第17军的要求。”

山本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派旗舰“大和”号直接停靠在瓜岛。“总之，陆军不必再为此牵扯精力，海军会随时配合陆军行动。”

本来到这里只为讨碗饭，没想到人家会以一桌玛瑙相赠。辻政信简直惊呆了，他慌忙向山本举手敬礼：“将军，我不知道怎么为陆军感谢您……”

山本摆了摆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有一点请你做做工作，劝百武将军给我点儿面子，最好还是乘驱逐舰去瓜岛，以保证他的安全。第17军需要他指挥全局，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尽管折腾半天，运输方式又回到了“东京快车”的轨道，但相比海军

曾要撒手不管的态度，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更何况，山本如此谦恭，等于给足了陆军面子，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还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说了。刹那间，辻政信这个伶俐鬼的脑袋也变得一片空白，他完全被山本的风度给迷住了。

辻政信自此成了山本万世不移的铁粉一枚，他盛赞山本：“像这样的将军在陆军里究竟有几个？我甚至想当个海军参谋，即便在这位元帅的手下战死，也心甘情愿。”

他又感慨：“说整个海军，不，整个日本的命运担在这个身高五尺的小个子一人身上，也不是过分夸大的话。”

辻政信扬扬自得地回到拉包尔。百武惊喜莫名：龙生九子各不同，辻政信这刺儿头虽说平时格外讨嫌，关键时刻倒还能派上用场。

辻政信立即成为第17军司令部的大红人，百武进攻亨德森机场的行动方案，都是由他“老人家”一手料理出来的。

★度日如年的感觉

在与山本交涉的过程中，辻政信以为自己很会演戏。他不知道的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山本面前，他充其量只能做个票友。

人家山本才是货真价实的老戏骨，那种演技已经深入骨髓，完全生活化了，别人完全看不出哪些是在背诵台词，哪些又是真情流露。

与辻政信喜怒都爱形于色不同，山本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好也放心里，歹也放心里。当着辻政信的面，他能这么痛快就应承下来，并不是思想境界有多么高远超脱——要真这样，当初川口支队还用得着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慢慢腾腾地登陆瓜岛吗？

山本自有小算盘。他一直有意识地引诱太平洋舰队主力出来决战，企图一举消灭这个危险的对头。可惜的是，从中途岛战役算起，到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他已经两度失败，联合舰队为此还付出了损失五艘航母的惨重代价。

如同陆军两攻瓜岛不下仍不肯善罢甘休一样，山本也不愿就此收起钓竿。他要继续钓鱼，在他看来，眼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

百武连不惜途中牺牲这样的话都抛了出来，必然是要砸锅卖铁，不顾一切地向瓜岛发动总攻。这样一来，美军陆战队的压力就非常大，尼米兹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一插手，联合舰队就可以和美国海军大干一场了。

尽管山本和其他海军将领一样，本质上都对陆军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但拨火棍虽短，强过手拨拉。再说了，自己的海军拿去作饵，一旦被吃难免会心痛到犯病，现在有别人自愿去作饵，有什么不好呢？

山本相信，如果他这一战打顺了，绝对有希望终结美军南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力量，到时尼米兹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事实上，尼米兹已经有了度日如年的感觉。由于海战连败，悲观情绪在太平洋战区的一些海陆军将领中蔓延，包括戈姆利等人也都认为，瓜岛将在短期内陷入敌手。

为切实了解南太平洋战况，尼米兹特地在戈姆利的旗舰上召开了海陆军联席会议。尼米兹注意到，与会的戈姆利面容憔悴，神情黯然，而他报告的内容也是有一搭没一搭，让人提不起精神。

戈姆利的陆军搭档在起身发言时，为这种萎靡不振做了解释：“瓜岛不能再守，应尽早放弃。”

尼米兹皱着眉头问：“为什么？”

一位陆军将领援引情报认为，尽管范德格里夫特打退了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但那也只是规模不大的局部战斗。现在日军大本营已清醒过来，百武将调集第17军主力登岛。假如真的这样，美军在瓜岛的守备部队不足，海军又无力增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固守只会导致更多伤亡，而且瓜岛也注定难保。

尼米兹听得好不郁闷。

“既然你们说岛上兵力不足，那为什么不派更多的陆军前去增援？为什么不派海军去破坏日军在夜间行动的‘东京快车’？”

尼米兹平时很少疾言厉色，他的这几句严厉责问，说得众将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尼米兹自己对守住瓜岛有着充分的信心，其论据就是美日两国不同的后援能力——日方可以在瓜岛集结的力量再大也有限，其人员、舰艇特别是飞机的损失，远比补充的速度快。与之相比，美国具有雄厚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要加大增援力度，战局肯定能向着有利于美军的方面转变。

讨论中，有的将领认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南太平洋战区仅是一个小的方面，要求支援的权力自然也应比其他战区小。尼米兹不容置疑地下了结论：“瓜岛虽然只是一个局部小岛，但它关系到太平洋战场的全局，各位绝不能仅从一己利益来看问题，必须随时做好增援瓜岛的准备。”

针对抽调不出多余力量增援的说法，尼米兹说，就算借用盟军的力量，试试新西兰的陆军和航空兵也可以，反正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对瓜岛予以增援。

会议讨论期间，本来是核心人物的戈姆利始终有些心不在焉。参谋官两次把前线发来的急电送到他手里，他都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喃喃自语：“我的上帝，这叫我们怎么办呢？”

尼米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决定亲自登上瓜岛，实地论证一下，瓜岛究竟能不能守住。

由于瓜岛缺乏安全的水上着陆点，尼米兹一行只能乘坐B-17“飞行堡垒”前往。驾驶飞机的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他忘记了带上所罗门群岛地图，不过他拍着胸脯保证：“别担心，这条航线我飞过不知多少次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目的地。”

飞行员倒也不是吹牛，一路上都没出什么岔子，但当飞机到达瓜岛上空时，出问题了。

天空乌云密布，雷雨大作，茫茫云海遮住了飞行员的视线，飞机无法着陆，只能在云层上面来来回回地兜圈子，情况十分危险。

★梦寐以求的东西

随行人员全都变得焦躁不安，有人埋怨飞行员不靠谱：怎么会粗心大意到不带地图？

尼米兹见多识广，知道这个时候绝不能自乱阵脚，他制止住怒气冲冲的幕僚，安慰飞行员：“别着急，再想想办法看。”

一句话提醒了众人，有人忽然想起，临走时可能带了一本《国家地理》杂志，那上面或许会有南太平洋岛屿的插图。一通翻寻，找到了那本杂志，杂志上还真的有着希冀中的插图！

似乎不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平时就算是东庙里打斋，西寺里修供，每一座菩萨都拜到，都不一定能求来如此好的运气和福气。

靠着救命的插图，飞机冒着倾盆大雨找到了机场，最后有惊无险地安然降落。



尼米兹。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战场上的乌云密布和电闪雷鸣，并不能让这位海军名将产生一丝一毫畏缩却步的念头。他将以自己大无畏的气魄、超人一筹的韬略、卓越的指挥才能，再一次化解太平洋上掀起的狂澜巨浪

同行的幕僚人员都擦了一把冷汗，只有尼米兹平静如初，他披上雨衣，走下了飞机舷梯。

范德格里夫特已经在雨中等候多时，两个人相互握手敬礼后，他心有余悸地对尼米兹说：“您好，将军，刚刚我还为您担心！”

尼米兹笑咪咪地问道：“这种大雨中起降飞机的情况不多吧？”

范德格里夫特回答：“不是特别多，但也不少。”

尼米兹似乎还对雨天心存感激：“多亏了大雨啊，日本人的飞机没有光顾。”

范德格里夫特耸耸肩说：“我们的老对手山本可没想到您有这个胆量。”

一吃过午饭，尼米兹就提出到“血岭”等阵地进行视察。当范德格里夫特建议雨停后再走时，他马上说：“我又不是来旅游的，时间宝贵，可不能耽误。”范德格里夫特让副官找来雨伞，在一群打着雨伞的军官的簇拥下，两人蹚着泥水前往“血岭”。当他们走到哨卡前时，尼米兹主动向一名哨兵打招呼。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哨兵根本就没想到太平洋舰队的司令会与他近在咫尺，一时间呆若木鸡，竟然连举手敬礼都忘了。

尼米兹接着又视察了野战医院，伤兵们听说尼米兹来视察，只要还能走动的，全都聚拢过来，争先恐后地和这位四星上将握手。

尼米兹很受感动，这一路视察过来，瓜岛上艰苦的生活条件一览无余。由于雨季已经来临，倾盆大雨几乎天天都不断档，几秒钟内就能让人浑身湿透。

据大兵莱基记述，他曾在浅坑里开沟，还自制过排水道，可是这些措施常常无济于事，到最后，他的帐布床都被淹没了，睡觉时只能泡在冰冷的水里。很多陆战队员因此生病躺倒。此外，睡眠不足、食物匮乏等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们，这或许就是一些将官认定陆战队难以坚守的原因之一。

可是，尼米兹从中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那就是士兵们的英勇和乐观。与陆战队官兵们接触得越多，尼米兹的体会越深刻。

一名士兵染上了疟疾，一直发着高烧，直打冷战，大家便把所有的毯子收集起来，一股脑儿盖在他身上。当烧退下去的时候，这名士兵又轻松地笑了起来，他说：“感觉真好，真舒服，真爽。”

尼米兹想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才像他的陆战队，永远吓不倒，打不垮，拖不烂。

打不垮的精神也集中体现在范德格里夫特身上，他身上的那种昂扬斗志，与后方的戈姆利等人形成鲜明对比，尼米兹对他越看越喜欢。

傍晚，岛上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迎酒会。趁此机会，尼米兹与范德格里夫特单独交谈起来。

有人曾告诉尼米兹，“一个人愈接近战区，就愈有信心”，此话一点不假，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尼米兹心里高兴，他用欣赏的口气问范德格里夫特：“你认为整个战局的关键在哪儿呢？”

范德格里夫特毫不犹豫地回答：“飞机场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谁控制了机场，谁就控制了瓜岛。”

尼米兹点点头：“我看到陆战一师有扼守机场的信心。”

“说实话，陆战队守住机场没问题，”看到上司高兴，范德格里夫特知道是聊点儿干货的时候了，他为尼米兹斟满酒杯，“参谋们都认为，可以一鼓作气，扫荡敌军在岛上的其他基地，但我没有海军舰炮……”

尼米兹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喝了口酒，脸上带着微笑：“你在和我兜圈子？”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范德格里夫特坦白了他的不满：“我们因为得不到舰炮火力支援，所以目前只能固守机场，被动挨打。”

尼米兹想到了戈姆利：“海军也有他们的难处……”

一说难处，范德格里夫特不乐意了：“恕我冒昧，有些情况您比我清楚，现在不愿拿自己船只冒险的海军指挥官太多了，可是看看日本人，他们的‘东京快车’要比我们勇敢得多！”

尼米兹触动心思，陷入了沉默。

既然已经吐露了知心话，范德格里夫特就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一块儿掏出来。他猛吸了一口雪茄，说道：“我可以一忍再忍，但不能宽恕南太平洋舰队和地区陆军司令部的悲观消极。陆战一师身陷重围，孤军奋战，可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海军为什么总是怕字当头，缩手缩脚？”

这个问题，尼米兹已有所考虑，但当着范德格里夫特的面，不能吐露太多，他只能安慰自己的爱将，表示将督促戈姆利尽快派出舰队向瓜岛提供支援。

第二天早晨，在奏响的美国国歌声中，尼米兹向陆战一师的有功官兵授奖。范德格里夫特获得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尼米兹接着又亲自把军功章佩戴到其他将士胸前。

授奖过程中发生了点儿小意外，当尼米兹把勋章别到一名军士的衬衣上时，这名军士突然昏倒。事后了解，原来他是看到四星上将亲自为

自己授奖，太过激动所致。

尼米兹视察瓜岛的举动，毫无疑问大大提升了陆战队的士气。当然，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因此在离开瓜岛前，再次向范德格里夫特做出保证：“我将以现有的物资给你以最大限度的支援。”

第四章 流泪眼对流泪眼

亨德森机场是土跑道机场，它有两段跑道，一段是给一般飞机起飞的，上面铺着钢板，另一段是加长跑道，专供B-17使用，上面没有铺钢板，结果被日机炸得坑坑洼洼。本来海军修建大队已经填平这些坑，可是因为这两天一直下雨，跑道又变成了烂泥潭。

在如此泥泞的机场起飞，B-17的安全系数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为了减轻飞行时的负荷，范德格里夫特决定让尼米兹一行分乘两架B-17离岛。

尼米兹所乘的飞机先在金属跑道上滑行，之后进入加长跑道。可是飞机在即将滑行到跑道尽头时却没有腾空，这让机上的人大惊失色，一桶冰水从顶门直灌到脚底——跑道尽头就是陡峭的悬崖，掉下去必定是机毁人亡！

驾驶飞机的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飞行员，见状急忙紧急刹车，飞机在缓缓滑动一段后，终于横在了悬崖边上。

飞行员满头大汗，在机场上送别的范德格里夫特也看得瞠目结舌，几乎魂飞天外。过了好半天，他才清醒过来，赶紧派卡车上去，将飞机小心翼翼地拖回跑道。

当尼米兹爬出飞机时，他还是保持着自己一贯的从容和幽默：“看样子是上帝要留我们吃午饭，那就不客气了，吃了饭再走。”

吃过饭，雨停了，机场的地面也变得干燥起来。两架B-17一次起飞成功，将尼米兹一行带离了瓜岛。

几天后，日军第二师团先遣队通过“东京快车”登陆瓜岛。

★山中老虎

百武此次集结的军队，主体便是第二师团。第二师团的征兵地在日本仙台，因此又名仙台师团。该师团有着极为显赫的战史，日俄战争期间，它因在弓长岭夜袭俄军而声名大振，因此自诩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精锐部队。

10月3日晚，师团长丸山政男中将率第二师团先遣队登陆瓜岛，第二天与岛上的各路残兵会合。

丸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以精于谋划著称。在分析开往瓜岛的日军为何屡次受挫时，他除了得出失败原因在于轻敌的结论外，还明确判定，瓜岛飞机场乃双方争夺的核心。出兵之前，丸山曾告诫部下：“诸位势必抱着必死的决心，夺取岛上的飞机场，这样才能战而胜之，否则我们谁也别想活着回来。”

丸山登陆后，看中了马塔尼考河西岸，想把那里作为后续炮兵部队的阵地，用来炮击亨德森机场。为此，他没有轻易向美军发动进攻，而是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对马塔尼考河西岸进行固守。

丸山的部署，很快引起了范德格里夫特的注意。范德格里夫特是这样一个人，牢骚归牢骚，打仗归打仗，他最初制订的“积极防御”计划，只是想将马塔尼考河西岸的日军赶得尽可能远一些，以减轻机场的安全压力。但在得到第17军还可能大举进兵的情报后，他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对西岸日军来个连根拔除，提前打乱日军的总体部署。

马塔尼考河西岸山高谷深，丛林密布，有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如果从正面强攻，不仅付出的代价太大，还不一定能够取胜，因此范德格里夫特决定采取迂回战术。

从7日开始，陆战一师以营为单位分批迂回至马塔尼考河西岸，对日军进行分段切割和歼灭。前两批美军遭遇到的敌军都不多，自然战果也不大，这让人很挠头：鬼子们到底都躲哪儿去了，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

第三批过河的是“9-15”时增援来的陆战队，番号为陆战七团一营，营长为普勒中校。

普勒身材矮小，胸部宽大到与身高不成比例，因此被人戏称为“宽胸汉”，这位“宽胸汉”曾引起过尼米兹的注意。当时尼米兹还是海军上校，他碰到过一件事，有一名陆战队员在值勤时睡觉，被人揭发了，而这名队员正是普勒的兵。

尼米兹把普勒找来，问他该如何处理。一般情况下，军官往往会为

自己的士兵说情，以免自己及部队的利益受损，但是普勒的回答大大出乎尼米兹的意料，他斩钉截铁地说：“上校，我的意见，是把这个狗娘养的开除。他在岗上睡觉就不能当陆战队员，我不想再要他了。”

尼米兹由此对这位小个子军官刮目相看。“宽胸汉”也确实有两下子，他身经百战，尤其擅长山地丛林战。过去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作战时，曾获得“山中老虎”的绰号，与他为敌的尼加拉瓜反政府领导人甚至悬赏五万美元要买他的人头。



美军陆战队在瓜岛上使用的M-1型75毫米榴弹炮。它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常用的近距离支援武器，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都有装备。相对于较为笨重的大口径榴弹炮，75炮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更能适应地形复杂的岛屿战斗，同时威力又要强过迫击炮，若用于拔除一般的火力点不在话下，其炮弹甚至能将岛上巨大的岩石击成粉末

普勒一开始也没找到敌军在哪儿，后来在沿一条小路行进时，他发现崎岖不平的地面上忽然出现了两道深沟，沟里全是日军！

沟内日军构筑的是一个面向海岸的阵地，后方没有设防，以致对美军的出现毫无察觉。普勒见状，立即用无线电召唤炮兵，对东面沟内的日军进行覆盖式打击，同时集中迫击炮，用炮弹给西面沟内的日军另开染坊。

突如其来的炮击令日军在沟内无处藏身，只得纷纷往坡上爬。陆战队的机枪在身后追着射击，打得日本兵像鲫鱼一样活蹦乱跳。

丸山抽调的生力军，自然也不是那种“三打不回头，四打连身转”的豆腐角色，如果他们不傻乎乎地搞什么“万岁突击”或自杀式冲锋，仅仅是躲在山坡单兵作战的话，给美军造成的杀伤同样不会小。第一次攻势，范德格里夫特组织了六个营参战，共击毙日军690人，美军自己也战死了65人，付出的伤亡代价，差不多接近地狱点之役和血岭之役中阵亡人员的总和。

前台的动静，必然会牵动各自后援团的神经。10月8日，“东京快车”做出了一个大动作。

因为山本发话，第八舰队翻出全部家底，舰队司令三川用六艘驱逐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组成运输舰队，除载运第二师团主力外，还容纳了部分重炮、坦克、弹药以及医疗物资。

仍然是“快车”，可是快车与快车还不一样，这一次出动的是高铁！

甚至三川也一反常态，亲自坐镇旗舰“鸟海”号进行护送，如此八抬大轿式的高规格待遇，令曾对“东京快车”牢骚满腹的百武也感动不已。

仅隔一天，10月9日，美军运输舰队也驶往瓜岛，运输舰队包括两艘大型运输舰和八艘驱逐舰，载运了3000余名士兵。

离岛时发生的波折，让尼米兹更清楚地认识到守卫瓜岛的不易，如果陆战队不能得到强有力的增援，要顶住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将非常困难。

一回到后方，尼米兹立即兑现对范德格里夫特的承诺，他致电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格，要求允许抽调驻防瓦胡岛的陆军第25师，理由是，日军要重新夺取瓜岛，不会再有余力向瓦胡岛等南部岛屿实施登陆作战。

得到金格的批准后，尼米兹随即下令南太平洋舰队担起运输和护航之责。在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纪要》上如此记载：“现在看来，我们无法控制瓜岛海域，运输舰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保证亨德森机场防守部队的补给，局势确实严峻，但并非没有希望！”

戈姆利虽然意志消沉，但在顶头上司的严令下，也不敢怠慢。继“9·15”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运输行动就此启动，而运输舰队所载士兵就是从瓦胡岛抽出的陆军第25师第164团。

美日两军都不知道对方具体的增援行动，但“狭道”就那么宽，一不小心就会撞到一起。10月11日上午，一架美军远程巡逻机发现了海面上犁过的长长航迹，马上意识到这是庞大的“东京快车”。接到警报后，负责为运输舰队护航的前卫舰队急忙朝萨沃岛高速前进，以便抢在日军前面布阵。

前卫舰队主要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没有航母，但是它们却有一个

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具备夜战能力。

“黑眼睛”擅长夜战曾让日本海军沾沾自喜，三川还凭借夜战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大获其利，可现在，这已经不是他们的专利了。作为一支经过夜战强化训练的海军部队，美军前卫舰队指挥官斯考特少将曾仔细研究过日本人的夜战案例和经验，属下官兵也都掌握了夜战要领。

戈姆利深知斯考特舰队的潜力，他把该舰队置于前卫位置，就是希望他们能给“蓝眼睛”争口气：“你们要搜索并击毁日舰、登陆艇，以进攻的方式来保护运输舰队安全卸载。”

斯考特刚刚晋升为少将，他自己也非常想与日本人在夜战中一决高下。当晚9点，前卫舰队到达铁底湾后，斯考特下令四艘巡洋舰上的侦察机起飞，对日舰进行搜索。

就在起飞过程中，一架飞机突然发生照明弹事故，机身燃起大火，火光照亮了黑沉沉的海面。夜战要的就是我能看到敌人，敌人看不到我，这下可好，全暴露了，斯考特手脚冰凉，叫苦不迭。

★一慌就没章法

为“东京快车”提供掩护的五藤支援群正转向萨沃岛以南水道，准备从海上对亨德森机场进行摧毁性的打击。

斯考特舰队与五藤舰队其实相距很近，仅50海里，那些日军船员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得跟铜铃儿似的，美机自燃的大火没能逃过他们的视线。

不过，也仅仅是一团火而已。虽然日军在鱼雷等少数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但总体而言，其军事技术并未达到西方水准，日军的军舰上都没有安装雷达，必须用肉眼才能进行观察和搜索。在能见度极差的暗夜，船员们的眼睛就是再贼，也没法隔着50海里发现美军飞机和舰船。

在日军舰队指挥官五藤存知少将的概念里，美军是不擅夜战的，怎么敢晚上跑出来找人单挑？他判断，这团火应该是登岛先遣队在海滩上点起的篝火信号。

日舰尝试向“先遣队”打个招呼，闪光灯闪了半天，对方迟迟都未予以答复——日舰的闪光灯亮度不够，加上海面雾气浓重，导致美军也没有发现对方。

怎么回事？有人对“篝火”产生了怀疑，但是五藤的态度始终如一：别说不可能是美军舰队，就算是，那也是他们自寻死路，吾可乘机聚而歼之。

斯考特以为坏事了，可是一切风平浪静。就在这种双方都稀里糊涂的状态中，两支舰队越靠越近。

打夜战，美军还拥有更胜一筹的技术优势。斯考特舰队安装了最新式的SG型雷达，这是美国海军装备的第一种微波对海搜索雷达，就在舰队相距六海里时，SG牢牢地捕捉住了目标。

斯考特血脉偾张，他下令各舰鱼贯而行，相继转向。

假如这个时候五藤火眼金睛，认出美军，斯考特舰队就完了，因为这种转向动作既妨碍自身舰炮发挥火力，又会给日军提供一个固定的瞄准点。

五藤如在梦游，美军顺利地完成动作，保持单纵队队形的几艘巡洋舰从五藤舰队的正前方穿过，占领了极为有利的“T”字横头阵位。

当距离4550米时，斯考特舰队发动了凶猛炮击，照明弹和准确的炮火，使得日军连眼睛都无法睁开。五藤的旗舰“青叶”号重型巡洋舰驶在

舰队的最前面，率先遭到几艘美舰的集中轰击，在被一发炮弹击中后，“青叶”号上腾起了一团火球。

五藤就像是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时的美军指挥官，他误以为袭击者是己方日舰，因此恼火不已。“青叶”号不断地向美舰发信号示意，当然，引来的只可能是更为猛烈的射击。

五藤的双脚被炸飞，因流血过多而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便临死前，他还认为是被友舰误击，嘴里一直咬牙切齿地骂着：“浑蛋，蠢杂种！”

海上夜战，最头痛的就是无法分清敌我。有一艘舰船与美舰平行航行，大家一直都搞不清它的身份，开炮不开炮都不好，后来，这艘身份不明的神秘舰船自己打出了灯光，美舰由此认出它是日军驱逐舰“吹雪”号。

“吹雪”号已经被打得破烂不堪，打开信号灯是要想寻求友舰的庇护，没想到却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所有美舰都对着它一个打，炮弹铺天盖地射过来，仅仅两分钟，“吹雪”号就被终结了。

战到中途，斯考特也犯了错，他三度命令舰队打开识别灯，以整理队形，而这恰恰给溃不成军的日军舰队提供了喘息之机，随后在追击时，又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此战被日方称为萨沃岛海战，日军在海战中沉没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一艘，损伤巡洋舰两艘，美军沉没驱逐舰一艘，损伤驱逐舰一艘、巡洋舰两艘。自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以来，萨沃岛南端的沉舰之多，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铁底湾的大名算是坐实了。

仅看战果统计数据，美日两军基本上是不相伯仲，但对于美军来说，其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萨沃岛海战创造了两个纪录，一是首次击溃“东京快车”的火力支援群，二是彻底打破了日军“夜战不败”的神话。

消息传出，南太平洋盟军的士气为之一振，而日本海军则十分沮丧，他们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老天抛弃了我们！”

萨沃岛海战如火如荼之时，各自的运输舰队都在加紧卸载，看上去各干各的，两不耽误，而登陆部队的不断拥入，又反过来刺激了岛上的人。范德格里夫特决定发动第二次攻势，针对之敌仍然是盘踞在马塔尼考河西的日军。

经过几番交手，范德格里夫特就好像是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走过了一遭，已经完全掌握了日军指挥官的心理和作战特点。

一言以蔽之，慌啊，一慌就没章法，一没章法，就有机可乘。范德格里夫特再次集中了六个营，其中三个营在东岸大张旗鼓地做渡河准

备，让鼓噪声高到日军捂着耳朵都听得见。

就在日军以为陆战队要从正面突击时，另外三个营依旧实施迂回，悄悄地渡过河，从没有设防的日军背后发起猛烈炮击。

第一次攻势时的场面又出现了，不过这次因为地形原因，爬出壕沟的日军无坡可爬，只能朝开阔地乱窜。美军的三个营早就等着了，他们用自动火器迎头射击——不摆布到你们见神见鬼，大约也不晓得一个怕字。

在强劲的火力的面前，日军失去了任何逃生的可能。至此，曾被丸山寄予厚望的生力军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整整一个步兵大队全军覆没。

因为在马塔尼考河发生了两次激战，这条小小的丛林河流也像血岭一样，在美国报纸上大出风头，成为许多美国读者熟悉的一个地名。

★乞丐兵

“东京快车”仍在不停运作。10月9日午夜，日军运输舰队运来6000人，随这批士兵登陆的，还有百武及其幕僚。

那个“比甘地还瘦”的川口早就回到了拉包尔，这次他也和辻政信等人一同前来。川口重返瓜岛，不知有何体会，反正百武一踏上海滩，就觉得远处的山脉阴森森的，看上去触目惊心。

惊心故事从近处就开始了。运输舰队正在卸货，突然，从丛林里钻出了一群日本兵，这些兵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状若乞丐。

“乞丐兵”说要帮着卸货，水兵自然无法拒绝，可是没想到他们趁人不备，扛起一包大米就跑。别看“乞丐兵”形如枯槁，走路都直打晃，跑起来却挺快，任水兵在后面怎么吆喝制止都没用。

“乞丐兵”越来越多，起先还只是偷拿，后来就变成了公然哄抢，有人等都来不及跑到林子里再拆包，在卸货现场就撕开大米口袋，抓着生米往嘴里塞。“乞丐兵”中也有带队军曹，但他们大多袖手旁观，不管不问。

水兵们从未见识过这种如越狱强盗一般的阵势，全都傻了，场面一时失控。

海滩上发生骚乱的时候，辻政信正好蹚水上岸，一看如此情形，辻政信首先按捺不住，当下一点红从耳畔起，一股无名火腾地蹿上了脑门。

辻政信并不是不清楚岛上的状况，要不然也不会在晋见山本时抹眼泪了，他甚至知道海军的水兵们为什么会看得目瞪口呆。简单来说，就是日本海陆军的待遇太过迥异了。山本的“大和”舰被外人唤作“大和饭店”。那次晋见山本后，辻政信被留在“大和饭店”吃了顿饭。这顿晚饭并不是什么高规格，也就是一般海军官兵的待遇，但在辻政信眼里已经十分讲究：在日本传统式的黑漆方盘里，分别放着生鲫鱼片、咸烤鲫鱼片，还有冰镇啤酒……

这些食品，陆军想都不要想。正常情况下，一般陆军士兵都只有每人一菜一汤的野战伙食，大名鼎鼎的板垣征四郎在担任第五师团长时，其饭菜的数量和质量，也并不比一般士兵要精美多少。如果说有特殊之处，就是可以随意地抽烟喝酒，酒通常是日本国产的“贺茂鹤”清酒，乃战地慰问品，唯这一项，才多少凸显进餐者的特殊身份。

辻政信自称“苦行僧中佐”，当然更没吃过什么好的，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情不自禁地对陪他进餐的副官说：“海军够奢侈的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看到自己的陆军子弟饿到不惜哄抢粮食时，辻政信表现出来的却不是同情，而是切齿痛恨，因为他觉得在海军面前丢了脸。

什么叫大恶人？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是这一类型人物的典型特征。你别看辻政信当着山本的面把瓜岛官兵说得凄凄惨惨，甚至自个儿都掉了眼泪，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把前线士兵的痛苦当回事，那纯粹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在演戏。

除了要挽回面子，辻政信还想在士兵们面前摆摆“钦差大臣”的威风。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拔出手枪，两枪便打死了一名“乞丐兵”军曹。这一招可谓立竿见影，比所有说服教育都管用，正在抢粮的放下了米袋，想要跟着上的也都停住了脚，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位凶神。

川口听到枪响，赶紧跑上前去厉声责问：“谁在暴露目标，不怕美机来轰炸吗？”

辻政信气愤地挥舞着手枪：“是我！你看看，太不像话了！”

再怎么不像话，也不至于随便开枪杀人吧？川口曾血战瓜岛，对遗留岛上的残兵自然饱含感情。他压住辻政信的手枪，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见川口的军衔比辻政信大，而且态度大不一样，一名“乞丐兵”双目含泪，跪倒在地：“我们是一木支队的残部，请您高抬贵手，弟兄们已经十几天没吃上粮食了！”

其他士兵也都一边哭一边跪下来自报家门。这些“乞丐兵”里面，不仅有最早登陆瓜岛的工兵，还有一木支队、川口支队残部。

看到面前站着的就是川口本人，川口支队的士兵更是泣不成声：“我们是您的部下啊，将军！”

在如此情境下与旧部相逢，那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川口鼻子一酸，赶紧将士兵们逐个扶起：“大家都起来，你们跟着我川口受苦了。快叫你们的长官来，给每人发一份口粮。”

辻政信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他演苦情戏演惯了，便以为别人也都是戏子，后来看到川口真要发粮，才发现不对劲：“川口将军，你不能擅自做出决定。抢劫军粮要受军法处置，我要把他们送交军法处。”

川口闻言大怒，他从心底鄙视这个手伸得过的家伙：“中佐，收起你的手枪吧，人都要饿死了还不放过，我命令你离开这里！”

川口是少将，辻政信只是中佐，差两级呢，辻政信不能不服从：“好吧，我要向百武司令长官汇报。”

那意思就是，等着，我会找你的老大来修理你。说完，辻政信行了个军礼，拂袖而去。

10月10日晨，百武将川口叫到司令部，责问他为何军纪不严，还怂恿部下抢劫给养。

川口一听就知道辻政信告了黑状，他没有立即为自己分辩，而是在吃过早饭后，请百武视察前线，顺便慰问一下川口支队残部。

正好百武也想到前线看看。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加上第二师团先遣队，岛上日军加起来已有9000人，比参加第二次总攻击时的川口支队还要多，可是百武得到的报告却是，范德格里夫特仅仅发动二次攻势，就给马塔尼考河西岸的日军来了个连锅端。

百武不明白，丸山既然如此重视他选定的炮兵阵地，为什么只派一个大队，而不是把那9000人全都压上去呢？

带着这个疑问，百武来到了前沿阵地。听说军司令官亲自来看望他们，川口支队的官兵都颤颤巍巍地走出来排队迎接。看到他们，百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脸色蜡黄，眼睛凸出到恐怖的程度，头发、眉毛甚至眼睫毛都在脱落。说句不客气的，他们不用化装，就是一个活脱儿的瓜岛鬼魂。

面貌体形的脱离常轨，显而易见是身体严重缺乏养分之故。一名大尉出列介绍，他的部队连战死带饿死，没剩下几个人，剩下来的人也只能靠野菜和树皮充饥，“抢粮食固然不对，但总得活下去，请尽快拨给食物和药品，好挽救士兵们的生命”。

在这名大尉之后，又有一个小队长出列报告。大尉是光着膀子，骨瘦如柴，与小队长同样是衣不蔽体，他的肋骨突出，牙齿松动，一看就知道在岛上遭了无数的罪。

据小队长说，他的小队已经整整一个月吃不到粮食了。由于饿得太惨，现在连喝口海水都会觉得甜滋滋的，可是大家又不敢随便喝海水——喝了海水会拉稀，拉了稀就没力气，许多人蹲着蹲着就再也起不来了。

美军陆战队过得也算是苦了，可跟同岛而居的日本兵相比，简直好像置身于天堂。

百武的眉头皱到打结，他没想到瓜岛日军的补给状况已到了这步田地。同时他也终于搞懂，为什么丸山师团长没法用足全力。看看这些可怜的士兵，活下来就算奇迹，哪里还能打好仗，先前的岛上日军说是有9000人，真正有战斗力者却不超过5000人。

从情感上来说，百武和川口以及第17军的官兵才算是一堆儿，辻政

信怎么着都是外人，当然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再一瞧这境况，他就全明白了。

百武向残兵们慷慨许诺：“让天皇的士兵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我这个司令长官的过错。不过请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会尽快把食物和药品送来，等拿下机场，立即用飞机把你们送回国内休养。”

通过视察，百武认识到，加快补给已是刻不容缓。一回到司令部，他就致电拉包尔基地：“瓜岛局势远比预计的严重，请加快速度派增援部队和运送给养。”

★洁癖

继重创第2师团先遣队，解除马塔尼考河西岸日军对机场的威胁后，范德格里夫特和陆战队继续迎来好消息。10月13日上午，特纳率领的运输舰队驶抵瓜岛，将所载运的第25师第164团官兵及给养辎重送上了岸。但范德格里夫特的喜悦心情并没能维持太久，当天夜里，被他列为防守关键的亨德森机场便遭遇了飞来横祸。

袭击亨德森机场的是联合舰队。萨沃岛海战让山本颇有挫折感，似乎第一次所罗门海战那样的景象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在一封他致友人的信件中，山本沮丧和悲观的情绪尽现：“这里诸事相当棘手，非短期内所能奏效。”

事已至此，山本也只得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想到要发挥一下战列舰的威力。

日军战列舰的魁首，非“大和”号莫属，所以，当山本向辻政信表示，他要让“大和”号开赴瓜岛，以掩护陆军的登陆作战时，着实把辻政信激动了一下，但是其实，山本根本就不可能派“大和”号去。

作为联合舰队的旗舰，山本的指挥之地，“大和”号已成为日本海军的象征，联合舰队自身也把“大和”号捧上了天。中途岛落败之时，各舰都在努力收容伤员，可是联合舰队的幕僚们就是不让“大和”号掺和进去，就连相当高级的指挥官都别想踏上“大和”号的甲板。问为什么，说是怕山本看到伤员们血肉模糊的悲惨情景，影响他指挥作战的情绪和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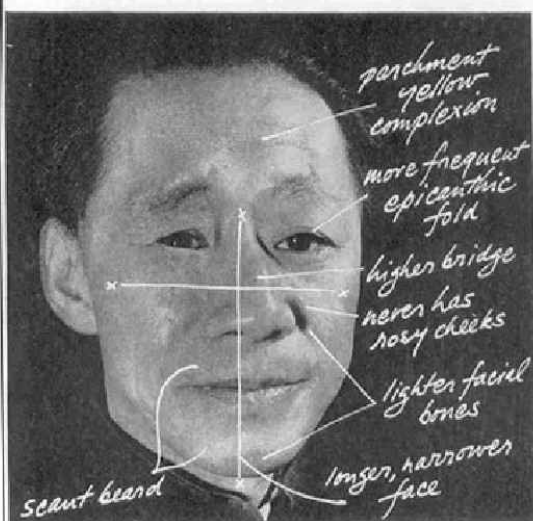
HOW TO TELL JAPS FROM THE CHINESE

ANGRY CITIZENS VICTIMIZE ALLIES
WITH EMOTIONAL OUTBURST AT ENEMY

In the first discharge of emotions touched off by the Japanese assaults on their nation, U. S. citizens have been demonstrating a distressing ignorance on the delicate question of how to tell a Chinese from a Jap. Innocent victims in c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re many of the 75,000 U. S. Chinese, whose homeland is our staunch ally. So serious were the consequences threatened, that the Chinese consulates last week prepared to tag their nationals with identification buttons. To dispel some of this confusion, LIFE here addresses a rule-of-thumb from the anthropometric conformation that distinguishes friendly Chinese from enemy alien J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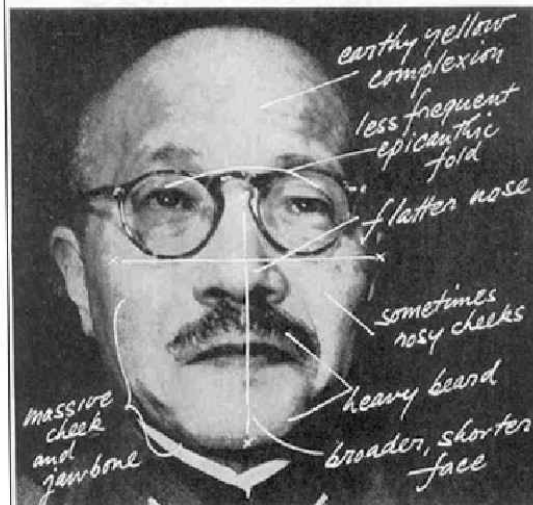
To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devoted debunkers of race myth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s is measurable in millimeters. Both are related to the Yakims 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 The modern Jap is the descendant of Mongoloids who invaded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back in the mists of prehistory, and of the native aborigines who possessed the islands before them.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consequence, finds Japs and Chinese as closely related as Germans and English. It can, however, set apart the special types of each national group.

The typical Nor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Ong Wen-hua, Chungking's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left, above), is relatively tall and slenderly built. His complexion is parchment yellow, his face long and delicately boned, his nose more finely bridg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s a whole is Premier and General Hideki Tojo (left, below), who betrays aboriginal antecedents in a squat, long-torsoed build, a broader, more massively boned head and face, flat, often pug, nose, yellow-ocher skin and heavier beard. From this average type, aristocratic Japs, who claim kinship to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iverge sharply. They are proud to approximate the patrician lin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Chinese public servant, Ong Wen-hua, is representative of North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group with long, fine-boned face and scant beard. Epicanthic fold of skin above eyelid is found in 80% of Chinese. Southern Chinese have round,

round face, not so massively boned as the Japanese. Except that their skin is darker, this description fits Filipinos who are often mistaken for Japs. Chinese sometimes pass for Europeans but Japs more often approach Western types.



JAPANESE WRITING, General Hideki Tojo, current Premier, in a somewhat, close to type of handle Jap than highland ruler of Imperial Household. Typical are his heavy beard, massive cheek and jawbone. Present Jap is squat Mongo-

loid, with flat, blob nose. As often slender chin is flat expression, shaped by culture, not anthropological, factors. Chinese wear rational calm of tolerant realists. Japs, like General Tojo, show humorless intensity of ruthless mystics.



Chinese journalist, See Ching, found it necessary to indicate his nationality to gain admittance to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Under Immigration Act of 1906, Japs and Chinese, as members of the "yellow race," are barred from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CONTINUED ON NEXT PAGE 81

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介绍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区友好的中国人和敌对的日本人。图中上和右下都是中国公务员，但这种脸型经常会被错认为是日本人。这篇文章告诉读者，区别的办法之一是看面部表情，中国人宽容平和，日本人严肃紧张，典型如东条英机（图中左下），即便你对着他猛逗硬煽，他看你的眼神还像在看弹棉花，而且不会露出一丝笑意，无趣到你都忍不住想揍他

“大和”号几乎已变成了联合舰队的洁癖。草鹿总没有血肉模糊吧，他在“大和”号汇报战况后便匆匆返回“长良”号，一分钟也不敢在“大

和”号上多待。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缘于草鹿是败军之将，待多了会给山本和“大和”号带来晦气，你说这都迷信到什么地步了！

山本“指挥作战的情绪和决心”没见好到哪里去，不过江湖规矩却是立下来了，连军令部都直接下令，要求不许出动“大和”号。

当然了，像“大和饭店”这样的，本身也是个绣花枕头式的累赘，一旦出动，不但要耗费很多燃料，而且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山本的想法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动。

什么时候是万不得已？差不多是永远。“大和”号始终停泊在克鲁特岛，看起来是随时要参战，但又随时都不会参战。

很多时候，假话总比真话讨巧，这叫“十天卖不完一担针（真），一天便可卖掉一担甲（假）”。山本把辻政信都给忽悠了，确实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

既然“大和”号仅供忽悠，就只好让其他战列舰出战了，山本派的是高速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

“金刚”号、“榛名”号分配到的活儿，是接过五藤舰队的枪，继续炮轰亨德森机场，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用战列舰来轰击机场这样的目标。山本还规定，炮击过程中，一旦“金刚”号、“榛名”号中的任何一艘被美军潜艇或驱逐舰击中，就要想办法抢滩搁浅，船员作为海军陆战队直接登陆作战。为此，每个船员都配发了一支三八大盖。

接到山本的命令，两艘战列舰所在战队的司令官栗田健男中将两只胳膊都软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就在美军运输舰队驶抵瓜岛的前一天，美军驱逐舰牵引着四艘鱼雷快艇到达图拉吉岛，并在那里建立基地。栗田是一员老资格的海军战将，他知道基地的建立是一个象征，标志着美国海军不会再对夜间的“东京快车”视而不见。

对“东京快车”都要采取措施，你轰击机场，美国人能放过你？没准儿“金刚”号、“榛名”号就要重复五藤舰队在萨沃岛海战中的悲剧了。

栗田有个比喻，说山本策划的这次行动相当于是“给猫脖子系铃铛”，要多危险就有多危险，它是自杀行动，也是“穷途一策”，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

尽管栗田有抵触情绪，但军令难违，他还是率领以“金刚”号、“榛名”号为核心的舰队出发了。

★小巫见大巫

10月13日下午，日军对亨德森机场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空袭。空袭摧毁了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机场上的5000加仑航空用油着火，主跑道和刚刚竣工的战斗机辅助跑道都暂时陷入瘫痪。

海军修建大队即刻投入抢修，他们填补弹坑的速度，甚至快于弹坑形成的速度。可是到了晚上，弹坑形成的速度，又远远超过了填补弹坑的速度。

午夜，栗田战队到达铁底湾。之前栗田设想了很多恐怖的场景，但是当天晚上这些场景都没出现，美军的护航舰队送完登陆部队就走了，铁底湾并无任何美军战舰对它们构成威胁。

这下子日本人高兴了，栗田战队先派出舰载侦察机，在机场上方投下照明弹，照明弹将机场照得如同白昼，目击者形容，整个景象使得东京举行的烟火大会也只能沦落为小巫见大巫。

随后是对弹道进行校正的曳光弹，校正完毕，“金刚”号、“榛名”号展开雷鸣般的射击，其他担任护卫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向机场发射了口径较小的炮弹。

半个多小时过去，“金刚”号、“榛名”号暂停炮击，作“U”字转变，以便掉过头来再度发力。趁此机会，美军陆战队在探照灯的协助下，开始用重炮进行反击。

这些重炮是珍珠港事件后，从被击毁的战列舰上拆下的副炮，特地拿来配给了海军陆战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自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战列舰的舰炮第一次向敌军战列舰开火。

可惜的是，纪录创造得不算完美，由于“金刚”号、“榛名”号处于射击死角内，美军重炮一发都没能命中，反过来，“金刚”号、“榛名”号开始用副炮轰击美军的探照灯阵地。

就在这时，图拉吉基地用于保卫货船的那四艘鱼雷快艇闻声出港，并冲向栗田战队，以寻找战列舰进行攻击。夜色中，焦急万分的快艇小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误将“金刚”号右侧驱逐舰激起的长波，当成了战列舰的舰艏波，于是全部向这艘驱逐舰高速逼近。

栗田战队仅护卫驱逐舰就有九艘，打这区区四艘鱼雷快艇，不过是小菜一碟，即便它们不主动迎战，只是排排队来对战列舰进行遮护，鱼雷艇也只能在外围“像狗一样徒劳地乱咬一通”。可是栗田却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他把四艘鱼雷艇当成了对军舰有致命威胁的潜艇，还未判断岸上的损害程度，即下令终止轰击，然后向北高速奔逃，撤出了战场。

战列舰被鱼雷艇追得满世界跑，称得上是世界海战史上的一大奇闻，自此，栗田便成了日本海军将领中尽人皆知的胆小鬼，人送绰号“逃之栗田”。

像这样的行为，本来是要受处罚的，但是陆军却对栗田褒奖不已，称他是“海军英雄人物”。当栗田战队炮击瓜岛时，日军士兵欢天喜地，击掌庆贺，百武特地给海军发去密电，称：“两艘主力舰的炮击，胜过野炮千门。”

既然在陆军面前挣了脸面，山本也就没有再对“逃之栗田”进行追究。

百武的评价倒非过誉，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炮击中，“金刚”号、“榛名”号共向亨德森机场倾泻了918发大口径炮弹。直到二战结束，“榛名”号还有一发未爆炸炮弹遗留在岛上，结果被登岛凭吊战场遗迹的日本人发现并运回日本国内，至今仍阵列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的校园里。

在摧毁性弹雨的泼洒下，亨德森机场内一片火海，如同炼狱。机场及周围的美军四散奔逃，到处寻找隐蔽物，有人因受惊吓过度，竟然当场在轰击区域的中央跪下，向上帝做起了祷告。

不过，美军的人员损失倒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一共有41人被炸死，损失最惨重的还是战略物资和武器：飞机跑道上的钢板像卡纸板一样被撕得粉碎，机场主跑道面目全非，仅战斗机跑道可勉强使用，岛上的“仙人掌航空队”原有90架飞机，损失了65架。

与之相比，白天的那点儿损失简直微不足道。由此，百武对战果的满意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费尽心机，去马塔尼考河西岸占据炮兵阵地干吗，让海军从海上直接轰击，多爽利，多惬意。

栗田旗开得胜，其他战队均跃跃欲试。10月14日夜，三川亲自指挥第八舰队，以“鸟海”号等两艘重巡洋舰突入铁底湾，再度轰击机场，共发射重炮炮弹750发。

第一次得手，叫运气，第二次得手，就是实力。山本认为美国人在瓜岛快招架不住了，只要他再用重锤一敲，必然全线崩溃。



亨德森机场被摧毁的轰炸机。美军陆战队所使用的火炮与战列舰的巨炮相比，就好像是玩具枪对付步枪，日本人可以想怎么攻击就怎么攻击

山本的目标当然不仅仅是一座瓜岛，就像当年的中途岛，他是要鱼与熊掌兼得，在占领瓜岛的同时，还能捉住美国海军主力。

主意一定，山本立即调兵遣将，派出了自中途岛以来最强大的阵营，其中包括五艘航母、四艘战列舰以及数量众多的巡洋舰和驱逐舰。

15日上午，近藤舰队封锁了所罗门群岛的全部入口，接着，它又在瓜岛附近袭击了一支美军护航运输舰队，除迫使运输舰返航外，还击沉了一艘美军驱逐舰和一条拖船。到了晚上，两艘日军重巡洋舰又在铁底湾重复了前两天的故事，将1500发重炮炮弹扔进亨德森机场。

连续三天的轰击，把亨德森机场翻了三遍，就连昼夜24小时运转的“海上蜜蜂”也兜不住了，机场陷入瘫痪状态。“仙人掌航空队”剩下的飞机中，只有六架轰炸机和五架战斗机能派上用场，由于库存的航空汽油已被全部烧毁，飞行员不得不拿出虹吸管，从被打坏的飞机里吸出最后一滴燃料，以便能够继续飞行。

运输机和潜艇还能“仙人掌航空队”提供补给，但是杯水车薪，一架运输机所承运的燃料，不够12架“野猫”式战斗机飞一小时，潜艇所承运的汽油和炸弹也极其有限。

相反，日军却利用夺得的制海权、制空权，打破以往惯例，连续组织“东京快车”向瓜岛运送部队和辎重。10月14日和15日，两天之内，日军共向岛上输送了5500人和数门重炮。百武、丸山也把势力重新扩充到了马塔尼考河西岸。

日本海陆军的联合进攻难得地达到了佳境，辻政信兴奋不已地说：“第17军和联合舰队同心协力，极好。据我的经验，这是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从日军大本营传出的，也全是乐观的声音：“把美军赶出所罗门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走马换将

一边是己方补给被切断，忍受着供给不足和士气不振的双重折磨，另一边是敌方数量急剧增加，百武虎视眈眈地准备发动最后进攻，范德格里夫特倍感压力，他知道，瓜岛战事已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时刻。

10月15日，范德格里夫特致电尼米兹，认为只有采取紧急措施，才能缓解当前危机。

范德格里夫特建议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掌握并保持对铁底湾的控制，阻止日舰在晚上的连续轰击；二是增援至少一个师的地面部队，以歼灭集结在机场附近的敌人。

范德格里夫特的这份电报以及局势的低迷，使尼米兹显得心情沉重，忧心忡忡。萨沃岛海战刚让他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南太平洋舰队就又要变得萎靡起来，日本人不仅夺取了瓜岛的控制权，而且变本加厉地对海上运输线进行封锁，等于是掐住了瓜岛美军的咽喉。

前线的范德格里夫特有多大压力，后方的尼米兹也感同身受，甚至会加倍，因为他还必须对全局的成败负责，认为“局势并不是毫无希望，但肯定非常危险”。

才几天工夫，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已判若两人。因为患有神经性紧张的病症，尼米兹的一只手会不停地微微颤抖。在打靶场打过一阵手枪后，本来已有所控制，如今，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就连向来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也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深灰色。

无论有多难，都不能退缩，尼米兹鼓励部下：“瓜岛的局势确实严峻，但我们历经挫折，日本人也同样狼狈不堪，筋疲力尽。关键在于谁能坚持下去。”

作为缓解危机的第一个举措，尼米兹通过金格，从美国政府得到了尚方宝剑式的授权，即他从此可以“先斩后奏”，事前不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就能从太平洋其他基地抽调飞机，以增援包括瓜岛在内的所罗门群岛。

范德格里夫特要求的援军也可以解决，登岛的陆军第164团只是第25师的先遣队，后续的第25旅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开往瓜岛。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夺回制海权，无论提供补给还是增派援军，一切都无从谈起。

要夺回制海权，就必须走马换将，瓜岛战事到这个地步，指挥官不得力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几个指挥官里面，尼米兹对范德里夫特毫无疑问是满意的，指挥输送舰队的特纳算是居中，让尼米兹最不满意，也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南太平洋舰队司令戈姆利。

戈姆利是一位老资格的舰队指挥官，其指挥特点与弗莱彻类似，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尤其在两军对峙阶段，戈姆利豁不出去，不敢打大仗、硬仗、苦仗，而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实在难以激励部属们勇往直前、奋战到底。用尼米兹的话来说，正是因为处于困难时期，所以“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不能容忍的”。

10月15日晚，尼米兹召开特别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他问与会的每一个人：“现在是调走戈姆利将军的时候吗？”

大家的回答相当一致：“是。”

戈姆利是换定了，那么由谁来接替呢？斯普鲁恩斯倒极有资格掌印，中途岛一战，他表现得太完美了，可以说无可挑剔，但这时斯普鲁恩斯已调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天天帮着尼米兹出主意、想办法，暂时不可能调职。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推荐出两个人，其中一位是绰号为“怪物”的特纳。特纳是个猛打猛冲的勇战派将领，但他性格冲动，遇到情况时不够冷静，喜欢大喊大叫。因为性格过于火爆，他指挥的运输舰队和陆战一师有摩擦，他本人与范德里夫特也有过多次争吵。

显然，特纳不是南太平洋舰队最合适的领导者。未来替代戈姆利的人，必须是一个能协调好海军和陆战队的关系，同时也敢打敢冲的将领。

尼米兹在会上没有当场表态，但他内心倾向的是第二个推荐人选，他认为这个人完全符合以上条件。

★最烫手的马铃薯

这个人就是有“蛮牛”之称的哈尔西。

哈尔西的好斗性格在海军里是有名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哈尔西奉命去威克岛运送飞机，临行前，他向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请示：“战争迫在眉睫，如果遭遇日本舰队，我怎么办？”

金梅尔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让他酌情处理。哈尔西的理解就是发布作战令，要求全体官兵严阵以待，路上要么不遇日舰，一旦遇上，立即将其击沉。

幕僚长提醒他：“你知道这项命令意味着战争吗？”哈尔西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如果发现敌人过来，就先发制人，有什么争论以后再说。”

哈尔西的敢作敢为，也帮助尼米兹在上任之初站稳了脚跟，关于这一点，尼米兹永远感激自己的老朋友，哈尔西成为他手下不可多得的一员虎将兼爱将。

中途岛战役，尼米兹本来想授命哈尔西，不巧的是哈尔西正好生了皮炎病，不得不惜别战场，现在病情早已痊愈。

哈尔西回到珍珠港的第一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尼米兹专门抽出时间，亲自陪同哈尔西视察了正在检修的“企业”号航母。他通过扩音器大声宣布：“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比尔·哈尔西回来了！”

一听到哈尔西的名字，水手们立刻爆发出欢呼之声。哈尔西十分感动，禁不住热泪盈眶。

人事安排的实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尼米兹硬性发布一项命令就能搞定，必须等待一个机会。尼米兹像明星一样介绍哈尔西的回归，都是在重塑哈尔西在海军官兵中的形象和影响力，毕竟这位老兄离开前线有一段时间了。



宣誓就任南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时的哈尔西（左）。哈尔西极受海军和陆战队官兵的拥戴，他的到来使此前低落的士气得到振奋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尼米兹果断决定由哈尔西接替戈姆利，提议上报金格后，很快得到了批准。

尼米兹也深知，作为一个有资历和地位的海军将领，戈姆利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心理打击。他字斟句酌地拟定了一份电报给戈姆利：“战争是残酷的，我必须从整个海军中去寻找一个最适合处理那种情况的人……”

其实，早在尼米兹视察瓜岛之前，他就感到戈姆利难以应付这场使人筋疲力尽的战役，但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他当时没有轻易换人，现

在这个决定也是长时间冥思苦想的结果。

做出决定之后，尼米兹反而觉得轻松多了。他相信戈姆利不会怀恨在心，两人之间的友谊也不致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他个人对戈姆利并无任何成见，换将只是战争需要，“每个军人都应懂得，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10月18日，正在南太平洋巡视的哈尔西收到了一个密封信封。他撕开信皮，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标注着“机密”二字的信封。

打开一看，是尼米兹发来的一封电报，上面任命哈尔西接替戈姆利，出任南太平洋地区兼南太平洋部队司令。

哈尔西对此毫无心理准备，他惊讶地叫起来：“上帝啊，这是他们交给我的一个最烫手的马铃薯了！”

马铃薯有多烫手，对瓜岛形势已了然于心的哈尔西再清楚不过，这应该算是整个盟军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了。即便尼米兹可以“先斩后奏”，他所能抽调的力量也局限在太平洋这个盘子里，那么，太平洋的盘子又有多大呢？太平洋舰队的每个官兵都知道，“欧洲是华盛顿的宠儿，南太平洋不是嫡生的”，南太平洋舰队自成立起，就受缺少舰船、兵员和补给之苦，如果说已被免职的戈姆利有什么不服，大致也就起因于此。

明知使命艰巨，哈尔西仍坚决地执行了尼米兹的命令。当他到南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努美阿赴任时，前任戈姆利已经站在甲板上迎接。

哈尔西与戈姆利也是老朋友，在这种情境下见面，着实令人有些尴尬，双方的表情都显得有些不自然。

戈姆利对哈尔西说：“这是他们交给你的一项艰巨任务。”

哈尔西点点头说：“我完全知道，希望你能给予协助。”

哈尔西真心希望得到戈姆利的帮助，可是他很快就失望了。倒不是戈姆利心胸狭隘，而是实在提供不了帮助。哈尔西发现，不管是戈姆利本人，还是戈姆利的幕僚人员，都喜欢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很少离开办公室，同时也不善于听取来自前线的汇报，对瓜岛局势的第一手情况自然所知甚少。

1942年10月18日，哈尔西在努美阿宣誓就职，同时给范德格里夫特发报，要他一旦条件允许，马上来基地汇报情况。

★丸山道

截至10月17日，日军在瓜岛的兵力已达15个步兵大队，计2.2万人，拥有25辆战车和100余门火炮，大战的硝烟正在扑面而来。

不过到任何时候，日本陆军的战术就只有“三板斧”。百武并没有真正从一木、川口支队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仍然沿用了一个月前川口用过的那一招，即迂回合击。

不是说迂回合击不好，而是要看实际情况以及是否适用。遗憾的是，百武对美军兵力的真实状况两眼一抹黑，他不过是把一只早就做好的模具直接套上去，至于套得上套不上，大小是否合适，完全不管。

血岭之役时，川口实施了三路合击，百武也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并确定10月20日前迂回到位，向亨德森机场发起总攻。

硬要说有区别，就是进攻的主角由川口支队主力换成了第二师团主力，同时名为“X夜”的进攻方案，也由辻政信负责执笔。

10月16日，丸山率部进行迂回。当初川口迂回足足用了三天，皆因雨林难以穿越之故，这次丸山提前派师团工兵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小道，还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丸山道”。

第一天行军，主要是穿过椰林和荒秃的高地，大家还觉得很轻松。丸山手拿一根白手杖，走在了队伍的前面，显得意气风发。第二天，部队便进入了奥斯腾山，也就是百武初登海滩时，从远处看到的那座“阴森森”的大山。

在奥斯腾湿漉漉的丛林里，先头工兵已经开好了“丸山道”。丸山以为自己布了个先着，却不料这一着布与不布，好像都没太大区别——“丸山道”只是一条仓促弄出来的土路而已，很多地方甚至连树木都没有砍干净。由于害怕暴露后遭到“仙人掌航空队”的轰炸，越接近机场，道路修得越窄，即使第二师团排成一路纵队前进，都觉得困难。

当然，想脚下生风也做不到。一木和川口支队行军时，携带的都是轻武器，第二师团加上了重武器，每个士兵除了自己的背包、枪支外，还得扛上大炮零件、炮弹及其他装备。要是倒霉，正好碰上悬崖峭壁拦路，就得手拉绳索，做攀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行军，如何快得起来？

因为不敢点火做饭，第二师团从上到下都只能吃预先准备好的冷饭团。冷饭、冷水、疟蚊，使很多官兵得上了疟疾，连旅团长那须弓雄少将都中了招。

总攻日期已定，即便生病也不能稍作停留，那须往前额上裹一块白

布，忍受着痛苦继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其他病员更不能例外。虽然说精神可嘉，但毫无疑问，部队整体的行军速度又被拉了下来。

这说的还是白天。入夜之后，森林里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而周围又密布泥潭沼泽，所有人都为之胆战心惊，举手投足无不瞻前顾后，到了此种境地，第二师团便只能像蜗牛一样往前挪动了。

行军至第三天，也就是10月18日，除了一些身体特别强壮的，其余官兵都只剩下了爬的力气，一尊尊大炮也被抛在了道路两旁，无人搭理。



在丛林中行进的日军。当第二师团蓄足怒气值，准备做跃起踢飞腿的漂亮动作时，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在了从不按套路出牌的原始丛林中

距离预定的总攻日期还有两天，第二师团仍未能走出奥斯腾山，显然，他们无法按时到达迂回地点。丸山只得致电百武，要求将进攻时间推迟一天。

这时，百武已将第17军司令部往前推进，进入了原第二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据说，早在拉包尔时，就曾幕僚告诫他，即使有了海军的支持，陆军也不可能赢得这场消耗战，但百武不为所动，他甚至已经提前安排好了接受美军投降的仪式。

第二师团是迂回的主力，他们走得慢，百武也只好将举行仪式的时间往后推。原来说是推一天，不料到了10月20日，丸山来电，还是没到，于是时间再次顺延，从10月21日又推迟到10月22日。

1942年10月20日下午，第二师团终于走出了奥斯腾山。随后，第二师团按照“X夜”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那须率领，从机场左翼发动攻击，一路由川口率领，沿血岭之役时的路线，从机场右翼展开攻势。

要说此时此地，日军将领中还有一个清醒者的话，则非右翼的川口莫属，他领教过美军的厉害，因此在决战上一直持慎重态度。

与血岭之役相比，粮食弹药差不多够了，但在其他方面，川口觉得还不足，比如缺乏地图以及缺少对敌情的研判。他主张11月3日发动进攻，一来时间上更充裕，二来那一天是明治天皇的生日，在日本被定为“明治节”，可以起到提振士气的作用。

从10月20日到11月3日，差了十来天，百武哪里能够同意，不仅如此，他还对川口产生极大不满，认为川口要求延期作战，乃是怯懦加畏葸不前的表现。

说一千道一万，败军之将难免会遭上司嫌弃，川口只好打碎牙和血吞，强忍下来。不过，他仍请求军司令部多拍些航空照片，以便侦察战场附近的情况。

还在行军过程中，传令兵就带来了军司令部发送的四张照片，都是刚刚拍摄下来以亨德森机场为中心的航空照。川口看了之后，不禁大吃一惊。

★浑的只是浑

航空照片显示，在川口即将发起进攻的正面，出现了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川口清楚地记得，在血岭之役时，那里还没有类似的阵地，这表明美军已大大加强和扩大了防御区域。

辻政信制订“X夜”计划时，依据的是一张早已过时的缴获地图，他不知道美军已经调整了防务，同时，这一带地形复杂，高地崎岖坎坷，日军若按照原计划从正面进攻，不啻拿鸡蛋碰石头，很难有获胜的希望。

川口考虑应临时改变进攻路线，避开正面，从美军的左侧迂回过去。那里是亨德森机场的东南端，沿途日军需要越过光秃秃的小山，通过开阔地，然后穿过一片稀疏的树林才可抵达。

从地理条件上来看，迂回比正面的路径要长得多，而且也不是说不存在危险，特别是经过小山和开阔地时，一旦被美军发现，很容易遭到火力攻击，但与正面硬突相比，还是要保险许多。

到两路分兵时，川口的这一想法已初步酝酿成熟，难办的是，第二师团司令部在那须的左翼部队，一时无法与丸山取得联络。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看到了辻政信。

辻政信随第二师团司令部出发，并负责对合击行动进行指导，此时，他正站在左右两翼部队分界的岔路口上。

正愁没人商量呢，川口连忙迎上前去：“你在这里我很高兴。”接着，他便把自己的疑虑和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辻政信，末了，他问辻政信：“海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你看过了吗？”

辻政信听得很认真：“我不需要看那些照片。我熟悉这里的地形，完全同意你的建议。”

辻政信在陆军中有“作战之神”的名头，连百武、丸山都视其为有能耐的实力人物。他说熟悉地形，当然是吹牛皮，但起码这种态度让人颇为动容，也增添了川口实施迂回的底气。

得到辻政信的赞同后，川口决定派人将这一意见通知丸山，辻政信立刻笑着说没必要：“我会亲自向丸山转告和解释，放心吧。祝你取得巨大成功。”

10月22日，第二师团司令部的通信兵将电话线铺设到川口的右翼部队，电话终于接通了。

川口从电话中接到的第一道命令，是告知他总攻时间又推迟了。

原来，直到当天上午为止，那须部队还没能赶到预定的左翼攻击地点。丸山尽管心急如焚，但是蒸笼一般闷热的丛林以及疲惫不堪的士兵都让他无可奈何。

没办法，丸山只好请求百武做第三次更改，将总攻放到10月23日晚上进行。

川口一听，他的部队距离迂回地点起码还有一天半的路程，明天晚上就发动进攻根本来不及。他急忙用电话通知丸山，请求再予延迟。

丸山已经厚着脸皮拖了一天，岂能随意更改？因此，他回答得言简意赅：“不能再延误了。”

从丸山的语气里，川口听出他还不知道调整进攻路线的事，所有思维逻辑都是按照原定方案来进行的。

川口猛然醒悟，辻政信并没有按照承诺的对丸山进行转告！

清的只是清，浑的只是浑，直来直去的川口，无论如何也难以揣度极品坏人的心思。他不知道，这辻政信从来都是个绵里针、肉里刺的货色，擅长的就是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先前因为海滩骚乱事件，他就已经把川口记恨上了，只是自告黑状未准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而已。

得知川口的想法，辻政信便产生了坑上一把的念头，可怜川口哪里会有这种滚上滚下的皮球心肠，他早就把海滩事件给忘了。当辻政信予以肯定并表示愿意主动转告时，他还为对方的“热情真诚”而感动哩。

川口的脑袋嗡嗡作响，他强行克制住自己：“那样的话，我只能派先头部队参加预定时间的进攻了。”

丸山听了火冒三丈，大声喊道：“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但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喊完之后，便把话筒一扔。

辻政信这时才告诉丸山，说川口有怎样怎样的计划，当然，他的评价早已由充分肯定变成了痛加批驳。

丸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战前很多人都不同意起用川口，说他是败军之将，打仗不行等等，丸山力排众议才起用了川口，他想不到川口会节外生枝——真生出个宝还不说它，让“作战之神”愣给驳到一钱不值，那能是什么好主意？

师团参谋长玉置温和大佐见势头不对，连忙出来打圆场，他让川口接电话：“听辻参谋说，右翼部队要迂回到敌人侧背去……不过，还是请

按原定计划从正面攻击吧。”

玉置这是在给川口台阶下，孰料川口不听“辻参谋”便罢，一听就按捺不住，那股“硬汉子劲儿”腾地蹿了上来。

川口是日本高知县人，“硬汉子劲儿”在高知方言中含有倔强和宁折不弯之意。他冲着电话吼道：“跟你说，从正面攻击，我没有把握取胜！辻君答应过，所以我才按这个打算下达命令，我已经让部下为迂回作战做好了准备，希望得到师团长的批准！”

玉置拿话筒的右手发抖了，在一旁侧耳听着的丸山连白头发都竖了起来。见此场面，辻政信不失时机地递来了话，意思是川口在血岭之役后把部下扔在瓜岛，只身逃回拉包尔，那时候就应该解除军职，现在上级出于慈悲之心，再给他一次机会，无非是要他雪耻一战，没想到“朽木终究是朽木”……

房子倒压不死人，舌头倒，定能压死人。辻政信的算计，那真是檐头雨滴从高下，一点点也不差。丸山果然被激怒了，他从玉置手里接过电话，生硬地对川口说：“川口将军，你立刻到司令部报到，至于你的职务，请交给东海林俊成大佐。”

川口被剥夺了指挥权，他本人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正准备亲自挥舞军刀“雪耻一战”呢，可就因为丸山这句话，在没有发挥任何才能的情况下，他作为军人的生命就从此终结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痛苦呢？

★隔河灭鬼

东海林俊成就是年初爪哇战役时的那位杂牌将领，他的第230联队原属第38师团，这次临时归第2师团节制，并被列入了川口的右翼部队阵营。

当天晚上，东海林接到了玉置参谋长打来的电话，玉置先问了一个战术问题：“当师团以左翼为重点进行攻击时，右翼怎么办？”

东海林答道：“右翼可配合左翼。”

玉置接着便说：“那好，就免去川口少将的右翼部队长职务，任命你东海林大佐为右翼部队长。”

东海林一听这话，吃惊程度不在川口之下，他赶紧推辞：“在即将进攻之时，这么做有违武士道。”

在“有违武士道”的背后，东海林还有潜台词，爪哇战役时他能令第2师团都望尘莫及，是缘于对地形的熟悉。可瓜岛不是爪哇岛，他在瓜岛也就是个睁眼睛，这里最了解战场情况的指挥官应该是川口。

玉置不容分辩：“命令，这是命令！”随后便挂掉了电话。

当不知所措的东海林抬起头来时，川口正好来了。川口显得非常激动：“从现在起，右翼作战归你指挥，我回师团司令部报到。”东海林哭丧着脸刚想说些什么，川口已经转身扬长而去。

虽然撤了川口，但右翼部队要重新转回正面，也得耗费不少时间，丸山和辻政信等人商量后，又以“地形险恶，展开迟缓”为由，将总攻时间改为10月24日——想想川口有多冤枉，为改时间丢了乌纱帽，结果乌纱帽丢了，时间也改了。

这已是第四次推迟进攻时间，或许电报员也被频繁的更改给彻底弄晕了，相关命令竟然没能送达到住吉支队手中，这下好看了。

在“X夜”的原计划中，那须、川口部队主攻，住吉支队佯攻。10月23日，住吉支队做好了准备，所有重炮和弹药都已搬到马塔尼考河西岸阵地。由于没有收到更改时间的命令，指挥官住吉正少将决定准时发动进攻。

傍晚6点，太阳刚刚落山，住吉支队突然向河对岸的陆战一团三营展开炮击，随后，日军战车从丛林里冒出来，分两拨向美军阵地直冲过去。

住吉以为自己的突袭起码会吓对方一大跳，他不知道，对岸的美军

陆战队其实早已习惯了这种打法，无论何时何地出现情况，都会泰然处之，然后毫不慌乱地上去把对方给打得灰飞烟灭。

至于士气方面，更不用担心。“蛮牛”来指挥南太平洋战场的消息一传开，足以令陆战队官兵欢欣鼓舞，许多忍受着疟疾折磨的伤病员，连爬出战壕的力气都没有，但听到哈尔西走马上任的消息，都高兴得像羚羊一样跑着跳着，这甚至成为他们人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幕情景。

之前，美军就在晚上听到了日军战车向西岸运动的声音，他们已提前一步，把号称坦克天敌的75毫米战防炮调到东岸，就等日军战车光临了。

马塔尼考河唯一可用的渡口区域，既狭窄又毫无遮蔽，战车要通过渡口，犹如在排着队挨揍，而日军战车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来看，都是不超过18吨的轻战车，揍起来也非常容易，基本上是一棒槌一个。



97式坦克。在日军对坦克的归类中，97式坦克属于中战车，但实际上全重只有15吨，相当于欧美各国的轻战车

一共十辆战车，战防炮打烂了九辆，只有一辆冲过河，美军一个机枪阵地和几处洞穴掩体均被这辆战车击毁。

陆战队毫不示弱，一名队员将手雷扔到战车底下，炸毁了它的履带。失去行动能力的战车只能在河滩上团团打转，一发炮弹过去，即化成废铁一堆。

在顶住对方战车冲击的同时，陆战一团也对马塔尼考河西岸进行猛烈炮击，炮火之猛烈，为瓜岛战役开始以来所仅见，落在西岸的弹雨很

快就呈现饱和状态。

住吉支队是初来乍到，陆战一团可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他们已将射击诸元和特殊目标预先全部测好，这令西岸几成炮击靶场，日军被杀伤之惨，十分惊人。

日军步兵曾打算跟着战车前进，但在炮火覆盖下，根本不敢走出阵地，即便这样，还是无法逃脱炮弹的夺命追杀，隔着一河，陆战队仍能听到对方凄惨的喊叫声。

战斗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住吉支队的佯攻就失败了。几天后，美军巡逻队到西岸进行搜索，找到了600多具敌尸。从缴获的日军文件可以看出，日军有两个步兵中队被完全歼灭了。

陆战一团“隔河灭鬼”的时候，范德格里夫特正应哈尔西之召，在努美阿参加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先由范德格里夫特介绍瓜岛局势，他强调岛上守军的处境非常不好，急需补充航空兵和地面部队。

哈尔西用手指敲打着桌子，问范德格里夫特：“你打算确保瓜岛吗？”

范德格里夫特很坚定地回答：“如果条件允许，我打算血战到底。”

哈尔西问道：“你指的条件是什么？”

“强大的火力支援和不间断的运输补给。”

说起支援，就涉及特纳了，他马上表示，因为缺乏足够的战舰部队进行护航，几个月来，运输舰队损失了大量运输舰，他已竭尽全力，但恐怕难以提供比目前更多的支援。

过去，戈姆利在任的时候，水陆两位战将就一直纠缠这个问题。一个说你们陆战队只会死守机场，而不向瓜岛沿岸发动进攻，导致那里全是登陆的日军，连卸货都困难；另外一个说，你们海军连铁底湾都控制不了，援兵和补给难以为继，我若是兵力分散了，万一连机场都被日本人夺去，该怎么办？

戈姆利对瓜岛登陆战本身就持怀疑态度，加上性格因素，导致他既不能解决两个人的分歧，也不能对部下表现出充分信赖，结果就是不了了之，一笔糊涂账。

哈尔西决不会这么做，他打断特纳的话，明确地告诉范德格里夫特：“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只要你能坚决守住瓜岛，我会把我的全部家底统统调给你！”

第五章 连骨头都觉得发冷

范德格里夫特不会平白无故地乱拍胸脯，他说能守住瓜岛，除了守军士气回升外，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至1942年10月23日，瓜岛美军总计达2.3万人，日军有2.2万人，比美军还少一千人。

可惜百武、丸山、辻政信等人始终都蒙在鼓里，按照辻政信的说法，第17军兵力充足，连兵力配置都不用加以变更。

辻政信也不是真的看不到问题。在给大本营拍发的电报中，他列举了几个困难，比如最早登陆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已经在马塔尼考河西岸消耗了三分之一的战斗力，又如“东京快车”运送的兵力、弹药和粮食，只大致完成了计划中的二分之一。

不过这些问题在辻政信心目中都不重要，就像他在离开东京时对同事高山中佐说的：“重要的是，不要光被数量和形势所困住，要抱定必胜的信念，咬住敌人！”

这个所谓的“必胜信念”，让辻政信得出结论：“战局虽然变化多端，但不用担心。”

★露脸就爆头

联合舰队在所罗门群岛海面巡航已近两个星期，因为陆军的一再延期，船员们天天都处于一种痛苦而紧张的气氛中，最后，连身在克鲁特的山本都按捺不住了，他通知百武，如果不立即夺取亨德森机场，海军将因燃料不足而撤退。

到这个时候为止，第二师团其实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那须的左翼部队虽已进入阵地，但右翼主力在陡峭山谷和茂密丛林的阻拦下，迟迟未能到达原定的出击地点。

还能再延期吗？不能。山本的电话让百武慌了手脚，他亲眼见识过军舰炮轰机场的场面，知道海军配合作战会产生多大威力，因此赶紧向山本保证：“当天晚上，即可占领瓜岛机场。”

10月24日，正午时分，丸山下达攻击令：“予受神明加护，一举歼灭机场附近之敌。”这道神神道道的命令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达给两翼部队，当然能够完全按照命令行事的，仅左翼部队一家而已。

辻政信的“X夜”计划，套用了日军迂回合击的老路子。住吉支队的佯攻，本来是这个老路子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可是因为主攻部队没有同时发起攻势，结果美军不仅没有被麻痹住，反而变得更为警醒。

美军随即加固防御工事，增加了潜伏侦察哨。从下午起，他们发现一队日军正在越过奥斯腾山山脚，接着有人看到，一名日本军官正用望远镜鬼鬼祟祟地观察高地。

最近的一份报告，是从事侦察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送来的，他说离此不远的丛林中升起许多炊烟。综合这些情报，美军认定亨德森机场后方有大量敌军，于是便预先在血岭等阵地部署了重兵。

驻守血岭的美军主力为陆战七团一营，也就是在马塔尼考河攻势中建立奇功的“普勒营”。接到任务后，普勒除下令加深战壕，加高沙包工事外，还在铁丝网上挂满炮弹碎片。这是普勒在尼加拉瓜作战时学会的招数，这样敌人一旦接近就会被发现。

下午4点，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笼罩着全岛，这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

美军警戒兵听到铁丝网发出响动，并看到草丛里闪动着许多黑乎乎的人影。在初步估算对方的人数后，他通过战地电话向普勒发出警报：“中校，你和我之间约有3000名日本兵。”

普勒下令暂时不要开火。一个小时过后，日军终于发起了总攻击。

那须左翼部队冒雨爬出草丛，他们一边怪叫着“万岁”，一边神灵附体一般冲向美军阵地。与此同时，在海面待命的联合舰队收到电报：“下午5点，冒大雨开始总攻。”

普勒大吼一声“开火”，枪炮弹划破黑色夜空，血岭再次浴血。

陆战队守在宽敞而结实的掩体坑道里，以如岩石一般坚硬的铁丝网为掩护，向广阔的射击场泼洒着子弹。在美军阵地前，影响射界的茅草已被全部清除，日军要么不露脸，露脸就爆头。打得兴起，光爆个头已经不过瘾了，队员们索性跳出战壕，抱着机枪向敌人猛扫。

与“普勒营”并肩作战的，是陆军第25师164团第3营，该营一登陆，就接防了莱基所在部队的阵地。

第25师被称为“美国师”，作为该师的先遣队，164团的士兵在战前主要从事伐木和农场工作，个个壮实魁伟。开赴瓜岛前，因为无仗可打，他们一直在瓦胡岛过着闲散无聊的日子。莱基看到，这些小伙子的脸庞还很圆润，肋骨也没有瘦到根根突出，甚至他们的眼神都显得极其天真。

从年龄上看，陆军士兵平均25岁，陆战队员平均20岁，但是像莱基这些陆战队员早就锤炼成了老兵，陆军士兵相比之下就显得很是稚嫩，因此莱基说：“我们对待他们像对待孩子一样。”

陆战队对岛上的一切事物都见怪不怪，陆军则觉得什么都新鲜，陆战队提到附近有一条可用于洗澡喝水的河，164团的两名士兵立刻像植物学家实地考察野外植物一样，呼啦一下跑了过去，完全不把危险当回事儿。

莱基以老兵的身份吼道：“快他妈的给我回来！”

两名陆军士兵乖乖地退了回来，带队的陆军军官很认真地请教莱基：“有什么问题吗？”



正在进行两栖作战训练的美国陆军部队。陆军和陆战队从思维、训练到实战方式，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陆军爱循规蹈矩，而陆战队打仗比较“野”

莱基故意夸张地恐吓他们：“怎么没有？那里埋着炸弹，而且很可能是延迟爆炸的那种。”

其实莱基他们驻防时经常去那条河里游泳，但是陆军军官信以为真，他还向莱基表示谢意：“感谢上帝，总算有人告诉了我们这些事情。”

真正的知识来自于实境磨炼。自陆战一团与他们换防后，164团便受尽了日军的骚扰之苦，成天舰炮轰，飞机炸，机枪射。战争不再是游戏，人人都恨透了敌人，巴不得有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激战过程中，他们打得十分精彩，与能征惯战的陆战老兵相比毫不逊色。

★很大的开阔地

日军的脑残冲锋方式，以前通称“万岁突击”，现在又起了个新花名，叫“竹茅战术”。无论叫什么名字，僵尸式打法都贯穿始终，即用强大兵力向狭窄正面猛扑，不管伤亡，前仆后继。

美军炮兵迅速瞄准日军经过的地域，集中炮火进行射击。弹雨连着一道大雨一道上，地面泥泞一片，日本兵在泥里滑来滚去，不时掉进弹坑里。

美军阵地前尸积如山，但是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兵仍然毫不畏惧，他们疯狂吼叫着，一边投掷手雷，一边越过同伴的尸体，持续不断地发起自杀式冲锋。

能够冲到近前的日军，多数会被机枪或自动半自动武器扫倒，只有少数人越过被炮弹和手雷撕裂的铁丝网，闯入了美军阵地，战斗迅速演化成野蛮的肉搏战，双方都用上了刺刀、战刀甚至枪托。

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密，犹如一道道雨墙，阻挡住了丸山、辻政信那焦渴的目光。他们爬上一块平坦的岩石，尽力聆听着前方的动静。

几分钟后，右翼方向传来轻武器的射击声，爆豆似的响个不停。

右翼是东海林部队的冲锋区域，射击的应为东海林部队，不过仅从枪声很难区分出东海林到底是突破了美军阵地还是已被美军击退。

幕僚拿起电话，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负责与东海林联络的师团作战参谋松本报告：“右翼已攻进机场，夜袭成功！”

众人全都咧开嘴笑了，连师团长丸山也情不自禁地喊起来：“万岁！”

辻政信更是得意非凡，真是拔去萝卜天地宽，事到如今，谁还敢说换川口换得不对？

第二师团向拉包尔基地发去电报：“万岁，2030！”

“万岁”是总攻成功的暗语，“2030”是时间，即晚上8点30分。电报后面还特地加了一句话：“右翼部队占领机场，左翼部队正在激战。”

按照日本海陆军事先达成的协议，一旦陆军完全占领亨德森机场，便立即发射绿、白、绿三发信号弹。海军见到信号后马上出动，到铁底湾与陆军进行配合。

由于还未能对占领机场的消息做最后确认，所以第二师团并没有发

射这样的三发信号弹，只是部队在混战中发射了一发用于联络的绿色信号弹，结果一个正在侦察的日机飞行员看到了，认为陆军已突破防线，控制了机场。

收到报告后，山本依约给正在海面上候命的近藤舰队发去了命令。

由于前些天进退不得，近藤舰队一直陷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接到电报，这种忧愁的情绪立刻烟消云散。舰队用扩音器反复播报：“陆军现已占领机场。”

船员们听到后个个欢天喜地：“干得好！干得好哇！我们的一番辛苦没有白费！”近藤舰队早已进入狭道，接到命令后急速驶入铁底湾，以控制那里的海域。

山本正等待近藤给他带来好消息，未料半个小时后，又有第二份报告火速传来：“战斗仍在飞机场附近继续进行。”

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身在瓜岛的丸山也想选择不信，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报喜”的松本随后就打来了一个电话进行纠正：“关于右翼成功的报告，我搞错了，右翼部队还没有到达机场。”

那为什么东海林部队会用轻武器进行密集射击呢？原来是他们在穿过一块很大的开阔地时，误以为那是机场——机场不也是一块“很大的开阔地”吗？

真是晦气啊！只有看那须的了。

左翼的肉搏战已经结束。关键时刻，范德格里夫特把担任预备队的第164团第2营派了上来，一排排的陆军士兵冲上第一线进行增援，依靠顽强的战斗作风，美军硬是一寸一寸地把日军从阵地给“挤”了出去。

继续拼火力。自动武器和火炮的声音混合一处，此起彼伏。当迫击炮弹从美军士兵的头顶飞过时，那声音就仿佛是高速电车从头上飞过一般。

对地面的这场火爆厮杀，观战的大自然也来了劲，它用下暴雨的方式拼命鼓噪，油状的大雨点被一盆盆地倾倒下来，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整个天空都要塌下来一样。雷公电母紧紧跟上，轰隆隆的雷声比炮声还响亮，闪电则已经迫不及待地蹿了下来，在阵地周围到处乱钻。

狂风骤雨中，高达几十米的大树会哗地从身旁倒塌。借着闪电的照明，所有景象都成为一种虚幻的存在，一些美军官兵甚至已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仍旧活着。

若论火力交锋，日军没有任何优势。黎明前，一名美军机枪手总共打出了26 000发子弹——美国人似乎有着永远也用不完的子弹和炮弹，

这一点，是日军做梦也不可能得到的待遇。

战力如此悬殊，令一直沉迷于“X夜”计划，以为第二师团会战必胜、攻必克的辻政信也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说他当时“连骨头都觉得发冷”。

★防空洞星期天

左翼部队的第一次冲锋终于被打退了。

那须重新集结部队，再次组织冲锋，但是所有这些冲锋都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

拂晓，随着战场的各个角落一点点清晰起来，连日军自己都被其中的一个镜头给骇倒了：整整一个纵队的日本兵，全部被平射炮火击中，士兵们血肉模糊地倒毙在地上，尸体还保持着冲锋时的队形。

第2师团的剩余官兵吓得目瞪口呆，全都躲进了丛林。那须粗略统计了一下，左翼部队已折去一半，第2师团的王牌部队第29联队几乎全军覆没，联队长及军旗均下落不明。

东海林的右翼部队在后半段加入了进攻，但很快也被美军从突破地点清除了出去。

丸山听完报告，无可奈何地向百武发电：“攻占机场尚有困难，敌军在继续使用。”

百武的失望自不待言，另一边，山本已不仅仅是失望，还有一种被陆军忽悠了的感觉。他其实用不着百武通知，当天早晨6点，派驻瓜岛的联络官已经为他做了个总结：“前两次报告撤销，瓜岛机场仍在美军手中。”

山本只得让近藤舰队暂停进一步行动，改为在海面游弋，静观其变。

岛上的杀气并没有消散，还在继续聚积。

自从哈尔西答应范德格里夫特，将以“全部家底”相援后，他便请尼米兹出面求援，以充实自己的家底。

从珍珠港发往华盛顿的求援电报，如雪片一般落在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罗斯福把海陆军的一把手召集到一起，几个一把手都认为，瓜岛战役可以有效地消耗日军的飞机、舰艇和兵员，削弱日军在太平洋其他地区的防御，这一仗绝对打得值。

既然值，那就得干哪！但是相当于“军队长老会”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举棋不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战场也很吃紧，如果像尼米兹请求的那样增援太平洋战场，万一欧洲这边出了岔子怎么办？

罗斯福经过权衡，破天荒地决定支持尼米兹。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个成员都发了一份严厉的通知，坚持必须迅速向瓜岛增援，尽可能

地把各种武器弹药、飞机和机组人员运上瓜岛。

就在第二师团进攻血岭的当天，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美国海陆空军都拨出有生力量，专归太平洋舰队指挥，其中空军给尼米兹拨了70余架飞机。

尼米兹属金溺银，哈尔西就有得混了，哈尔西混好了，范德格里夫特只需在家里坐等财神：尼米兹派出战斗机50架、轰炸机24架，直接飞往亨德森机场。

“仙人掌航空队”重获生机，现在谁都能看出机场的分量有多重了。



部署于亨德森机场的“仙人掌航空队”战斗机。虽然跑道和地面设施都比较简陋，但亨德森机场却像一根铁棒，把美军撬到了胜利者这一边

整个白天，日军都把劲头使在亨德森机场上，驻拉包尔的第25航空队频繁出动轰炸机，对机场进行空中打击。一种被美军士兵称为“皮特手枪”的日军远程迫击炮同样威胁不小，它每隔十分钟，就会给机场泼洒上一遍弹雨。

10月25日是星期天，这一天也被美军称为“防空洞星期天”。起初，美军缺少反击能力，因为前一夜的大雨把机场跑道给冲坏了，战机无法起飞。不过很快，海军修建大队上场了，他们用推土机进行抢修，使亨德森机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功用，星条旗再次在机场上空高高飘扬。

随着战斗机一架架飞上天空，“仙人掌航空队”摆开阵势，将猝不及防的日机杀得人仰马翻，一时间，空中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膏药旗飞机。在当天的空战中，美军“野猫”式战斗机共击落22架日机，创造了“仙人掌航空队”成立以来的歼敌纪录，另外还有5架日机被高射炮击

落，而美军只损失了3架战斗机。

“野猫”式战斗机实施空中大剿杀，“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则追到海面上袭击日军舰船，它们成功地重创了日军一艘巡洋舰，这艘受伤的巡洋舰被冲上海滩，当天下午即被其他岛上赶来的美军轰炸机击沉。

★可悲的昆虫

美军已经摸透了日本人的脾性，知道第二师团一准儿还要光顾，他们除加紧修补铁丝网，加固工事外，还尽可能地往肚子里多填充些食物，以保持体力，应付日军的第二次进攻。

普勒在日军第一次进攻中受了弹片伤，不过他一直对此不以为然，后来好不容易才听从劝告，同意让医疗看护兵帮他治伤，但仍拒绝撤到医院疗伤。当一只贴着撤往野战医院标签的瓶子送到他手上时，“宽胸汉”勃然大怒：“把这个该死的标签拿走，我要留下来指挥！”

要不要继续进攻，其实第二师团内部也有争议。看到左翼部队的主力在第一天就已损失大半，右翼部队进展也不顺利，玉置参谋长对战事失去了信心，他劝师团长还是暂时撤退为好。

丸山根本听不进去，不是缺兵少将吗，没关系，师团还有作为预备队的第16联队。他给前线的那须打去电话：“师团把最后的预备队给你，请于明晚发动全面进攻。”

那须在行军时就患了疟疾，此时额头发烫，高烧超过了40℃，所属部队也被打得歪七扭八，不成体系。如果能充分休整，在10月26日恢复进攻，当然是皆大欢喜。

问题是范德格里夫特逼得很紧。当天一整天，美军都在用猛烈炮火对日军阵地进行射击，连身处后方的师团司令部和预备队都挨了炮弹。更重要的是，机场仍然掌握在美军手中，而且被盘活了，“仙人掌航空队”不断地在日军隐匿的丛林上空盘旋，不是投弹就是扫射，要想安安静静拖到明天，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那须甚至担心，再过一天，他将无法有效地指挥部队。

于是，那须用狂热的声音答复师团长：“让我今晚就进攻吧！”

征得丸山的同意后，那须让人给他打了一针奎宁，并做了祷告，希望日本老天爷能保佑他活下去继续指挥作战。对于他这样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而言，死在战场上乃是理所应当，也是光荣的归属，最可怕的就是倒在病床上。

10月25日，晚上10点，那须以指挥刀为手杖，率领敢死队一马当先地冲在前面。当敢死队触碰到铁丝网时，挂在上面的炮弹碎片再次报警，美军立马开火，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天拂晓，炽热的火力始终不曾停歇过。

那须被步枪击中，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顿时血流如注。在他受伤倒下后，第16联队发起决死进攻，呐喊声响彻夜空：“美国陆战队

士兵们，今晚你们就要完蛋啦！”

“普勒营”以弹雨来回敬恐吓，几分钟之内，日军中队长以下的指挥官便死伤枕藉。当然这个时候也用不着什么指挥，反正是无脑冲锋，只需端着刺刀，踏着尸体往前冲就可以了。

每当日军冲近铁丝网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喷射就达到高潮，当日军不支撤退时，枪声又慢慢转弱。战斗过程一起一伏，极有韵律，旁人看着表都能猜得到它的步调和节奏。

第一天的受创丝毫没有让日本人变得聪明一些，仍然是那个将倒霉进行到底的“竹茅战术”，仍然是每一次冲锋都对准同一个地点。

瓜岛多雨，雨后空中经常会出现蚂蚁状昆虫，这些昆虫的数量多到惊人，其密度之大，以至于陆战队员们必须闭上眼睛和嘴巴才能避开。可是昆虫在雨后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当它们从空中掉下来时，纤细的尸体会落得遍地都是。

冲锋中的日军像极了这些可悲的昆虫！

本来因防线较长，美军的兵力一摊下去还显得有些薄弱，但日本人典型的呆板战术便宜了他们，往往几个人拿着机步枪，就可以对“昆虫”们起到一夫当关的作用，前沿美军管这叫“肉搏闪击战”。



美军阵地。莱基说：“我们正对面的椰树林里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那里

只有尸体，没有活着的敌人。”

陆战队员们感到奇怪，不明白日军何以对这种愚蠢的冲锋乐此不疲，且表现得那么兴奋。

有人猜测，日军可能是事先注射了兴奋剂，可是在打扫战场时，他们从来没在日本兵身上找到针头或毒品。

后来，普勒审问一名日军俘虏时，专门问他这个问题：“当你们进攻某一地点屡次失败时，为什么还硬要一攻再攻，不寻找我们防线上的其他弱点？”

那名日本兵用一种看待外行的神态扫了一眼普勒，义正词严地说：“这次进攻经过了百武将军的周密计划，我们绝对不能背离，也没有哪一个单位会想到不按计划行事。”

普勒听完之后立刻“羞愧”了，为自己一生都无法达到对方弱智的底线而“羞愧”。

★昙花一现

10月26日，凌晨5点半，“普勒营”已累计击退日军的六次冲锋。丸山将所有可以参战的人都压到前线，继续组织第七次冲锋。趁着部队集结，双方先展开了一番口舌之争。

在瓜岛作战的日本兵，有一半都能说英语，当然仅限于几句战场用语或口号。曾有一天晚上，陆战队闲着无聊，他们知道日本兵藏在对面的丛林里，就朝着丛林骂道：“东条英机吃屎，裕仁天皇是个畜生！”

原本寂静的丛林突然爆发出来：“让罗斯福见鬼去吧！”日本人的回骂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用的全是英语。

这次一上来并没有开骂，而是互喊口号，日本兵大喊：“为天皇讨还血债！”

美军陆战队员回应道：“为罗斯福讨还血债！”

互喊理所当然地又发展为互骂，大家各自以恶毒的语言问候对方的元首，美国兵骂：“东条吃屎！”日本兵就骂：“罗斯福见鬼！”

骂完就开练。铁丝网前，日军的尸体越堆越高，跟进的部队以手雷开道，炸开铁丝网后拼死前进。

第七次冲锋终于打开了一个小缺口，不过只是昙花一现。这时天已大亮，不等日军扩大战果，空前猛烈的交叉炮火网就迎头罩了过来，日军突破区域瞬间变成死亡陷阱，他们连挖工事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炸得血肉横飞。少数几个日本兵见势不妙，急忙沿着铁丝网空隙钻了回去，这才捡了条性命。炮火网继续前推，余生者争先恐后地往丛林里钻，以脱离美军火炮的射程。

那须部队的进攻被彻底粉碎，第16联队长广安寿郎大佐及两名大队长战死，这个步兵联队毁于一旦。身负重伤的那须被抬回师团司令部不久就咽了气，也算实现了他战死沙场的愿望。

差不多同一时间，东海林从右翼发动攻击，这是以分散美军注意力为目的的助攻，但左翼部队如此不争气，使得所谓的助攻实际也失去了意义。

东海林这次攻击的美军阵地由陆战七团二营扼守，他们打造的防线非常坚固，只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前松后紧”，最前端的阵地上只有30名守军。

东海林所辖的右翼部队，以第230联队的两个大队为主体，实力本

来就不及左翼部队，第一天晚上进攻时，先头部队又受到打击，所以要对付30个人的防御阵地，也是千难万难。

纯粹依靠数量上的优势，右翼部队冲上山坡，并缴获了两挺美军机枪，加上自己的歪把子，建立了一个机枪阵地。

日军所占据的仅仅是整个高地的一小部分。闻知一小撮日军竟然突破了防线，范德格里夫特手下的一名参谋自告奋勇，把陆战一师指挥所里的文书、伙夫、驾驶兵、吹号兵全部召集起来，在黑暗中摸过去，一举端掉了这个机枪阵地。

东海林再无能力发起进攻。到了拂晓，二营发现在他们的防线内以及阵地前，一共躺了227具日本兵的尸首，山下谷地中的死鬼子更多。

听得枪声渐稀，丸山派幕僚到第一线视察战况。幕僚回来报告，两翼的进攻全部失败，第二师团损兵折将，遗尸2500具，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半军官阵亡。

现在预备队已经用尽，粮草弹药也出现匮乏，丸山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向百武报告：“进攻必须中止。”

早上6点，百武以第17军司令部的名义，通知丸山终止进攻。

按照某些日本战史的记载，第二师团是按部队番号成建制进行撤退的，撤退时井然有序，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过饰非的说法。

应该承认，日本兵的忍耐力很强，又接受过丛林战训练，所以一般人都以为他们对丛林生活的适应能力要高于美国大兵，但事实上，一个人再能忍耐也有极限，即便受过特殊训练也一样。撤退中的第二师团早已不具备刚来时的条件，部队不仅伤亡惨重，而且缺乏必要的给养和医药，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比战场更险恶的环境。

撤退过程中，体力孱弱的伤员和病员纷纷倒下，没有人顾得上拯救他们，因为人人都自顾不暇。要想活着走出去，必须拼着命紧跟大部队，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死亡告知書(公報)

本籍 靜岡縣田方郡野島三ツツ

所屬部隊 戦車第六聯隊

陸軍軍曹

田村清市

右昭和二十年六月十六日

比島ルン島

又エバビスカヤサリヌに於て全身砲弾破片創

により 戦死 せられましたから御通知申し上げます

追而市町長に對する死亡報告は戸籍法第百十九條に依り官に於て處理致し
ますから御承知下さい

昭和 陸軍省 陸軍省 陸軍省

靜岡縣知事 小林武治

留守担当者

母

田村とよ殿

現住所

本籍地に同

村町

番地

日军阵亡通知单。日本拥有近百年的户籍历史，在征兵方面有着完备的手续，军人的荣誉和优抚也比较有保障。日本兵普遍作战勇敢、拒不投降以及投降后不愿透露真名实姓，与这一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有的伤者实在走不动了，又痛苦不堪，便选择了自杀，丛林里不时响起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丸山道”变成了地狱一般的“白骨道”。

第二师团用五天才撤出那片可怕的丛林，在这五天时间里，该师团的死亡率超过50%，等于战场上的幸存者又死了一半以上。如此代价高昂的失败，在第二师团的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

辻政信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先前那股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到处拿人垫舌根的神气劲儿已荡然无存。在给第17军和参谋本部的电报中，他伤心地承认，战败原因是轻视了美军的战斗力和火力，实属“罪该万死”。

继续进攻是不可能了，迫在眉睫的是救命，辻政信如今也沦落为了“乞丐兵”。他语气凄切地请求百武：“请把部队的备用粮秣赶紧送到前方，就算是有一点儿也好，眼下大米比弹药更为重要。”

落寞的川口自然还要大骂辻政信一通，只是一切已于事无补。面对惨败，川口痛不欲生：“好像割了我的肠子。”

★胳膊拧不过大腿

陆上的战斗已经告一段落，海军的决斗却尚未开始。

在山本部署于所罗门群岛的舰队中，如果说有哪支舰队让他格外不满，则莫过于南云第三舰队。整整一个星期，南云可以说是碌碌无为，他像只受过惊吓的兔子，只要看到舰队上空有美军巡逻机盘旋，第一个动作就是立刻率领舰队向北撤退。

中途岛战役时也没见他这么窝囊过啊！山本愤愤地向南云发来电报，严令“不论天气或敌情如何”，必须投入战斗。

没有山本的这份电报，南云就准备卷铺盖开溜了，因为他又看到了美机。某种程度上，现在的南云有点儿像美军的弗莱彻，仗打得越多，航母沉得越多，他的心理阴影就越大，也就越怕打仗。

山本倾家出战，更深的用意是要借陆军的汤下面，通过争夺瓜岛来引诱美国海军决战。南云可不这么认为，他只肯把自己放到配角的位置来思考问题，抱定的宗旨也是宁可亏损，不能折损。因此，瓜岛的陆上作战一失败，他就产生了没指望的想法。

海军来铁底湾，是要配合陆军作战，陆军演砸了，海军就理应撤退，休整后再战，这是南云为自己找到的撤兵理由，可是在山本的电报面前，这些理由实在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心烦意乱之下，南云让人找来草鹿，并给他看了电报：“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作战了，我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草鹿首先明确，自己完全跟南云站在一个战壕里：“说实话，我一直反对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军交战，那样只能重蹈中途岛的覆辙。”

说到这里，草鹿又知趣地把决定权奉还回来：“但是您是司令长官，最后决定要由您做。这个仗是您指挥的，如果您果真有意南下，那么我同意您的结论。”

草鹿的态度很明朗，他也想北撤，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有山本在背后盯着，撤不得，必须南下作战。

中途岛的惨败，把南云和草鹿的底气都打掉了大半。若是在中途岛之前，他们想掉转屁股往北走，连山本都拦不住，如今算是乞丐丢了打狗棒，就算是受狗的气，也只能先忍着。

草鹿特地提醒南云，现在尚未侦察到美军航母编队的位置，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自己舰队的位置肯定已被出没不定的美机发现了。

敌已知我，我不知敌，这该有多危险哪！南云和草鹿你看我，我看你，只能相互给对方打气：“我们决不能在还没有歼灭敌人之前，就先被敌人歼灭！”

草鹿随即回到舰桥，命令舰队组成战斗队形朝南搜索前进。

10月26日，通信官向南云报告，附近出现了一架飞机，据判断，可能是美军轰炸机。

一刹那，南云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望着漆黑一团的天空，一声不吭地站了足足20分钟。

南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撤吧，怕山本不答应；不撤吧，心里又凉丝丝的，好像中途岛那样的暴风骤雨随时都会迎面袭来。

正在迟疑间，突然有两发炸弹呼啸而下，正落在“瑞鹤”号航母和“翔鹤”号航母之间，掀起了高达百余尺的水柱，舰桥上弥漫着一股硝烟的气味。所幸炸弹全都落进了大海，航母上未有人员伤亡。

南云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把脸转向草鹿：“你先前说的话是对的，全速返航！”

草鹿也是又惊又怒，两人免不了都要在心里骂上一通山本：算命瞎子迷了路——就只会在家里充仙人。看你把我们都指到什么道上去了，往前一步就是死啊！

信号灯一个接一个地闪起微光，南云舰队迅速转向，提高航速向北撤退。相邻的近藤第二舰队得到消息后，也急忙掉头北移。

吓退两支日军舰队的是美机不假，但不是轰炸机，而是两架侦察机。

美军侦察机一向都会携带着炸弹外出执行任务，而且往往在返航的时候实施高空轰炸，这样就算炸不中，在减轻自身负荷的同时，也能给对方制造一点儿恐慌，而如果能够击中目标，那就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大赚特赚了。

两架侦察机随即向上报告，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却未能在第一时间送达“企业”号航母。

在罗斯福决定支持尼米兹后，海军调拨了包括战列舰和潜艇在内的一批舰船给太平洋舰队。除此之外，最令尼米兹和哈尔西高兴的，还属“企业”号航母的提前归队。

尼米兹对“企业”号船员们说：“我知道，你们已被批准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上帝都理解你们是该休息了，但是你们也知道，最近我们的舰

艇和人员遭到了严重损失，我除了派你们重返战斗外，再没有增援力量了。”

一俟力量增强，哈尔西即兑现承诺，派金凯德少将率航母编队到瓜岛海域助战。

金凯德曾是“企业”号航母的舰长，并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中指挥过一支巡洋舰分队，这是他第一次接替弗莱彻指挥航母编队。

毫无疑问，如果金凯德能收到侦察机发来的情报，他就可以先发制人对南云展开进攻，可惜因没有收到情报，使他痛失了一次极好的战机。



加速完成修复的“企业”号与“无畏”式舰载机在南太平洋上巡航。“企业”号的返回使得尼米兹手中可用的航母又增加到了两艘。

侦察机的报告延迟了两个小时，才辗转送到努美阿。哈尔西一拿到电报便两眼放光，他迫不及待地向金凯德发出指令：“攻击，攻击，再攻击！”

★最完美教案

在收到哈尔西的指令时，金凯德仍不知道南云舰队的确切位置，他决定采用和中途岛战役时相同的战术，即在日出的条件下，派战机提前侦察，发现敌踪后再一次性实施攻击。

10月26日，4点30分，一轮红日缓缓升上海平面，灿烂的霞光映照看半边天空，预示着这将是晴朗的一天。

金凯德通过旗舰“企业”号的扬声器发出作战令：“发动飞机。”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飞行甲板上腾空而起，对日军航母展开搜索。

南云在决定北撤时，也预测附近海域可能有美军航母，于是同样派出了24架飞机分头向南侦察。在相互搜索的过程中，两边的飞机曾经打过照面，但大家都是志不在彼，冷漠地看一眼对方后，就又各干各的正经事了。

日军搜索机随后发现了金凯德编队，飞行员立即向南云发来紧急报告：“方向东南，距离200海里，发现美航空母舰一艘和其他类型军舰五艘。”

南云和草鹿虽然都竭力避战，但只相隔200海里的距离，想避也避不了了。到底是经历过中途岛等历次大海战的宿将，南云当机立断，命令第一波攻击队立即出击。

南云舰队共有三艘航母，分别是“瑞鹤”号、“翔鹤”号和“瑞凤”号。“二鹤”乃珊瑚海海战时的主力航母，“翔鹤”号被炸残过，现在经修复成了南云的旗舰。“瑞凤”号是一艘轻型航母，与海战中沉没的“祥凤”号属同一类型的姊妹舰。

南云在宣布撤退的同时，便在三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上部署了第一攻击队。在南云下达命令后，伴随着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攻击飞机开始陆续起飞。

航母大战，哪一方的舰载机率先得手，哪一方就赢得盆满钵满，这是南云和草鹿从中途岛失利中得出的教训。没等第一攻击队的最后几架飞机离开甲板，草鹿就让第二攻击队紧紧跟上。

同一时间，担任侦察任务的美军轰炸机捕捉到了南云舰队。在向金凯德发出情报后，其中的两架“无畏”式钻进厚厚的云层，避开前来拦截的“零”式，在南云舰队的上空隐蔽起来。

南云的三艘航母中，较为薄弱的“瑞凤”成为攻袭者选定的猎物，两架美机整好队形，并排着从4000米高空一路冲下。

如同是俯冲轰炸的最完美教案，“瑞凤”被美国飞行员稳稳当当地锁定在瞄准具的光圈中，两发227千克的炸弹朝着无遮挡的木制飞行甲板飞了过去。



晨光中的“瑞凤”号。照片中，可见当天云层很低，“瑞凤”号舰艏正在起飞一架“舰攻”（即“97”式鱼雷机），拍摄这张照片后不到一个小时，“瑞凤”号即被击伤返航。

“瑞凤”号急忙掉头规避，但这两发炸弹中的一发仍命中了飞行甲板的后部，舰艉立即起火，飞行甲板被炸开一个直径达15米的大洞。

“瑞凤”号上的大多数舰载机都已出击，因此损失并不是太大，不过航母已无法回收飞机。舰长见状，只得将舰上的剩余飞机全部升空，由“瑞鹤”号负责收容，然后指挥拖着熊熊烈火的“瑞凤”号撤往克鲁特泊地。

南云站在“翔鹤”号的舰桥上，表情复杂地看着“瑞凤”号负伤撤离。还没等全面开打，他手中的牌已少了三分之一。

南云还能故作沉稳，但他的幕僚长已是紧张得上蹿下跳。草鹿从舰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不停地对甲板上的军官进行催促，那样子，恨不得舰上的飞机全都是纸做的，风吹一吹全升到天上去。

眼前的招呼完了，他又拿起望远镜，朝“瑞鹤”号上看，一看，那艘航母的动作更慢。草鹿跺着脚，命令信号旗手向“瑞鹤”号打旗语询问：“为什么延误？”

其实一点儿不奇怪，起飞准备太过仓促，船员和飞行员们免不了要手忙脚乱。

第二次所罗门海战结束后，南云舰队损失的舰载攻击机一直未能得到及时补充，这使现有的攻击机出现了不足，但草鹿还是把能派的都派了出去，连一架战斗机也没留下。

第一攻击队，67架，第二攻击队，53架，总计有120架战机向东南方向飞去。草鹿站在舰桥上喃喃自语：“敌人来了，就得拿起长矛……拿什么都行！”

★各赶各的道

美军航母发起空中攻击的时间，比日军航母晚了20分钟。仅从航母数量来看，南云舰队就有三艘，实力自然要超过美军，但在获悉日方的大致方位及航向后，金凯德仍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毫不犹豫地
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先后派出了三拨攻击机。

美军的第一攻击机在飞出60海里后，即与南云的第一攻击队擦肩而过。日军没有发现美军，美军则是战机数量太少，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燃料来堵截对方，于是两边都直着眼睛走路，各赶各的道去了。

十分钟后，美军第二攻击机又与日机相遇，这一拨比前面一拨的数量更少，只有19架飞机。

打了照面之后，日机机群本来已经飞了过去，可是属于“瑞凤”号的那一支觉得柿子要拣软的捏，便宜不占白不占。他们实在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又掉头向美机发起空战。

战机在空中厮杀了一阵，互有损伤。因为都还惦记着更为重要的使命，所以这场空中肉搏战来得快去得也快，双方一脱离接触，即加快速度向预定目标奔去。

日军攻击队出发较早，首先接近美军所在区域。美舰上装有雷达，按理可以先知先觉，但因出击美机与日机均在一个方位，有些难以辨别，雷达兵花了十几分钟才确认核实，这时日军第一攻击队相距已不到50海里。

金凯德沿用了过去弗莱彻的指挥体系，所有战斗机均由“企业”号航母来引导，这种方式既不准确，又不得力，加上引导官还是个新手，导致升空拦截的战斗机配置得太迟，离舰队也太近，这使日机得到了痛下杀手的机会。

“企业”号情知不妙，赶紧躲进了一片暴雨区，“大黄蜂”号无处闪避，只能和警戒舰船一起，依靠防空炮火编织起的火力网进行拦阻。这道火力网并非摆设，日机要么不碰上，碰上就会像触到高压电一样被爆开，随后拖着尾巴栽入海底。

只是来钻火力缝隙的日机实在太多了，“舰爆”（即“99”式俯冲轰炸机）不顾火力网的拦截，集中向“大黄蜂”号俯冲投弹，其中一发炸弹落在飞行甲板附近，另外两发虽然炸歪了，但还是伤了舰身。

“大黄蜂”号遭到的第一个重大伤害，是一名日机飞行队长造成的。他在被飞机火力网击伤起火后，索性实施自杀式攻击，向烟囱进行俯冲，最后笔直地栽在飞行甲板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机上携带的两

发炸弹一齐炸开，舰内机库随即起火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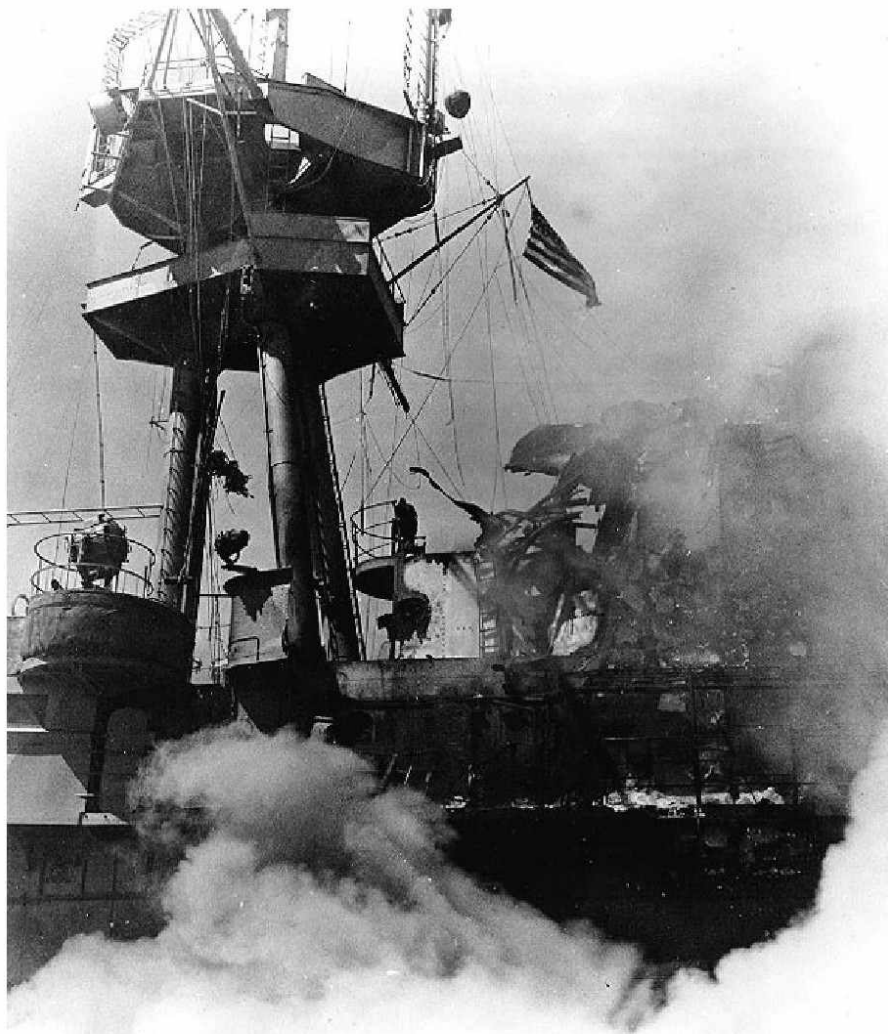
“野猫”机群奋不顾身地向“大黄蜂”号冲去，几分钟后，由村田重治少佐指挥的“舰攻”又从后方低空掠来。

村田绰号“雷击王”，专攻航空鱼雷，他曾经和渊田等人一道研究如何在珍珠港实施浅海鱼雷攻击。偷袭珍珠港时，第一枚鱼雷就是他射出去的。

村田在中途岛战役中受过伤，伤愈后依旧是南云麾下的擎天一柱。在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中，鱼雷机群出击过晚，未能及时攻击美舰，这使他心有不甘。此次村田极为冷静，他趁着“野猫”式与“舰爆”纠缠的机会，亲自率领鱼雷机对“大黄蜂”号两舷发起夹攻。

“舰攻”飞得很低，防空火力网完全顾及不到，有两枚鱼雷钻进航母的主机室并发生爆炸，这两枚中的一枚即为村田的杰作。

“大黄蜂”号先是停了一会儿，接着舱体便出现倾斜。不过它的悲剧并没有结束，日机对付“大黄蜂”号的手段有如鬣狗撕咬狮子，每一次攻击机的数量都很有限，却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直到对手无力恢复，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



“大黄蜂”号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在被炸弹和鱼雷严重击伤后，舰上的上层建筑已经卷曲，并被浓烟包围，但星条旗仍高高飘扬，犹如是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生动再现

很快又有一群日军轰炸机袭来，三发重磅炸弹让“大黄蜂”号完全变成了一座燃烧的火山。见“大黄蜂”号已失去航行和作战能力，附近的巡洋舰迅速赶到，将它拖离战场。

日方也为此付出了不小代价。由于属于“瑞凤”号的九架“零”式贪便宜，半途去攻击美机，导致南云第一攻击队的护航战斗机减少，在“野猫”式拼了命的冲击中，日机纷纷解体或坠落，“雷击王”村田在发射鱼雷命中后，即被“野猫”式凌空打爆，整个攻击队损失战机超过一半以上。

★勇往直前

如果不是角色位置发生了变换，同样的场景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200海里以外。吊诡的是，当南云舰队发现美机接近时，两艘航母的反应竟然跟几个月前的珊瑚海海战也一模一样：“瑞凤”号躲进了暴雨区，“翔鹤”号仍然呆呆傻傻地暴露在广阔海面上，成为美机攻击的主要对象。

由韦海姆少校指挥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群，其飞行员皆为参加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兵。韦海姆率领着这群老兵，竭力冲破“零”式的拦截，向“翔鹤”号飞去。在第一架美军战机被击落后，韦海姆座机的发动机因过热也开始冒烟，他往左右一看，全是包围上来的“零”式。

这个时候如果韦海姆立即在海面迫降，获救的希望会很大，但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超乎想象，面对梦寐以求的攻击目标，他选择了勇往直前。

离“翔鹤”号还差一截，在飞机即将停摆的一瞬间，韦海姆被迫丢掉炸弹，掉头朝海面滑翔下去。之后，他把飞机稳稳地停在水面上，并从座舱里爬了出来。两天后，这位勇敢的少校才被一架美军巡逻机救起。

尽管韦海姆没有能够碰着“翔鹤”号，但他的举动已经大大鼓舞了其余美机，相形之下，对它们进行阻拦的“零”式则越来越焦躁，射击的偏差也越来越大。

剩下的11架“无畏”式终于出现在“翔鹤”号上方的高空，它们以两机为一个编队，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向“翔鹤”号反复俯冲，真不愧这种轰炸机的“无畏”之名。

“翔鹤”号笨拙地扭动着，可是怎么扭也无法脱离美机轰炸瞄准具的光圈。听到炸弹不断在飞行甲板上爆炸，草鹿惊恐万状，他用颤抖的声音问轮机室：“这是不是又一次中途岛战役？”

轮机室不知如何作答，只简单地报告了情况：“有四发炸弹落在左舷飞行甲板，两发炸弹落在尾部升降机附近。”

“翔鹤”号陷入一片混乱，它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四个大洞，钢板恐怖地上翘着，露出了下面的机库。



损管队在飞行甲板上对受伤的“翔鹤”号进行灭火。“翔鹤”号和“瑞鹤”号同属翔鹤级航母，为日本海军在西南太平洋鏖战时的主力，由于干舷比较高，在风浪中航行时海浪打不到其飞行甲板

“翔鹤”号和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时的“企业”号一样，因装备有先进的火控系统，加上消防人员也很卖力，所以比较经得起胡打海摔，没有立刻沉没。即便如此，它也失去了回收飞机的能力，通信联络系统近乎瘫痪。

“翔鹤”号步“瑞凤”号的后尘，撤出战场，掉头前往克鲁特，此后它回国修理的时间长达九个月，足见受创之深。

除韦海姆机群外，其他出击的美机机群都未能取得特别大的战果，不过这已经够南云受得了。他被迫将舰队司令部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同时下令由第二航空战队（即二航战）司令官角田觉治少将代理指挥。

这一幕与中途岛海战临近结束时的情景非常相似，要说好上一些，就是“瑞鹤”号仍能正常航行，对美军舰母的攻击还在继续而已。

让南云略感安慰的是，从截听到的美军飞行员交谈情况来看，美军共有两艘航空母舰，而根据第一攻击队的报告，其中一艘已经瘫痪。

能不能找到并击沉美军的最后一艘航母，就看第二攻击队的了。

暴雨区为“企业”号提供了天然保护伞，外面打得天翻地覆，它还一点儿没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海风把雨云给赶跑了，“企业”号重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大黄蜂”号遭难后一小时，南云第二攻击队中的轰炸机群飞临“企

业”号上空。

这个轰炸机群由关卫少佐指挥，关卫在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中为南云立了大功，“企业”号当时受伤就是他带队“修理”的结果。按照原计划，早到的轰炸机群需要等鱼雷机群到达后，协同进行攻击，可是关卫等不及，没等鱼雷机群到达，便下令俯冲投弹。

要是两个机群一齐上，美军免不了会慌了手脚，如果一个个地上，那么扎马步、遮门户的时间就有了。护航的“野猫”式战斗机被布置到上空的四个角，在占据有利位置后，它们连肉带骨头地一气“啃”掉了十架日机，有五架日机好不容易冲过拦截网，“南达科他”号又毫不客气地把它们给打得凌空爆炸。

“南达科他”是经罗斯福特批，由海军调拨给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新式战列舰。这艘战列舰让人刮目相看之处，就是安装了博福斯高射炮，后者被认为是二战中最为有效的防空武器，打起来又准又狠。

犯了急躁病的关卫也撞上了炮口。在俯冲轰炸前的一刹那，他座机的右翼中弹起火，无望之下，他向一艘美军驱逐舰撞去，当场粉身碎骨。

百密亦有一疏，虽有战列舰的鼎力护驾，“企业”号还是挨了两发炸弹，浓烟从舰艏后部冲天而起，并随风扩大，很快笼罩了飞行甲板。

“企业”号起火不是第一次，机损和消防人员都有经验，发现情况不对，马上进行抢修。不到十分钟，大火即被控制，弹洞也得到了修补。

刚刚稳定心神，日军“舰攻”机群到了。

★关二爷卖豆腐

缺少了“舰爆”机群的参与，美军得以凝聚心神于“舰攻”机群。14架日军鱼雷机来袭，先后有五架中弹起火，剩余的九架分成两队，从航母左右两舷投放鱼雷。

九枚鱼雷像是九条鲨鱼，龇着冷森森的白牙破浪前行。这是最令人心悸的时刻，躲左边，右边来，躲右边，左边来，总有一枚能射中你，在太平洋海底，如此中招的钢铁冤魂不知已躺了多少。

然而，“企业”号竟然挺住了，九枚鱼雷，无一中的！

这叫作“关二爷卖豆腐，小鬼也不敢上门”，“企业”号今天算是把所有好运气都扎堆儿扛回家了。

但危机并没有消除，“南达科他”号不久发出警报：下一次进攻即将来临。

此次进攻由二航战司令官角田策动。二航战属于近藤舰队的先头部队，它只有一艘航母“隼鹰”号，攻击能力较弱，但角田的指挥风格与南云完全不同，倒与中途岛海战时的山口多闻相似，是一位“见敌必攻”的勇将，敢于冒险，也乐于冒险。



海战中的“企业”号。光看看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炮火，就知道当时战斗有多么激烈了

南云采取的是远距离起飞攻击队，争取抢先攻击对手的策略，角田从南云手中接过指挥权后，马上反其道而行之，他下令“隼鹰”以最大航速往东南前进，尽可能地接近美舰。

单刀直入，直取险地，是为了在舰载机数量过少的情况下，让飞机多飞几回，以便最大限度提高飞机的利用效率。

在距离缩短到280海里后，“隼鹰”号放飞了包括29架日机的第一攻击队。攻击队长是曾参加偷袭珍珠港的志贺淑雄大尉。志贺在目的地发现了正在海浪中前进的“企业”号，用他的话来说，中过两弹的“企业”号就像嘴里叼着根骨头，航行时非常缓慢吃力。

在志贺机群到来之前，有将近40分钟的间歇，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军两艘航母的战机已经得以集结，志贺机群一露头，就遭到了它们的迎头猛击，一会儿工夫便有十架日机被打爆。

危险越大，准头越低，虽然飞机炸弹仍纷纷落下，但“企业”号仅中一弹，未再有大的创伤。发现“企业”号这边很难通过，日机便转头去攻击其他舰船，“企业”号趁乱夺路而逃，退出了战场。

激战过后，战场上空陷入了短暂的平静，双方都在忙于回收飞机，并抓紧时间喘息。中场清点，美军的“大黄蜂”号遍体鳞伤，“企业”号的飞行甲板中央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长方形弹坑，机损人员正在抢修，日军的“瑞凤”号、“翔鹤”号失去战斗力，已返回泊地。

可是还没有到谢幕的时候，因为角田不答应。

第一攻击队出发后，好勇斗狠的角田便已着手拼凑第二攻击队——攻击机少不要紧，有一架算一架。

奥宫正武中佐就在“隼鹰”号上，正当他按照角田的吩咐埋头准备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几架小型飞机，飞机飞得很低。为慎重起见，角田向“隼鹰”号下达了“对空作战”的命令。

不一会儿，小飞机开始上下抖动，奥宫这才搞清楚它们都是自家飞机，不知道原来究竟属于“瑞凤”号还是“翔鹤”号，反正现在无家可归。

奥宫在附近没有看到完好的“瑞鹤”号，他急忙在图上标出“瑞鹤”号的推算方位，并将方向通知给了小飞机。

小飞机飞走后，“隼鹰”号上空的日机越来越多，有三架一个编队的，也有两架一个编队甚至单独的，每架飞机都摇着机翼，表明必须紧急着舰。

这些飞机也来自南云舰队，不同的是，它们属于南云攻击队的残部，九死一生才从战场上逃回来。角田脑中突然灵光一现：我不是缺少作战飞机吗，为什么不拿来使使？

角田甚至后悔放过了小飞机，他下令允许飞机降落，但随着一架又一架飞机挣扎着滑到“隼鹰”号的甲板上，角田又有些失望了。

很多飞行员全身是血，无法动弹，显然已经受了重伤。角田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儿，从中挑出一些尚能作战的飞行员，委派“瑞鹤”号战斗机队长白根斐夫大尉进行指挥。

已经惨兮兮的飞行员一口气不歇，就要再冒一次险，这种事情也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出。奥宫心有志忑地对白根说：“白根君，辛苦了，请您再飞一回好吗？”



“隼鹰”号。原为日本邮船公司的大型豪华邮轮，建造中途才改为航母。与烟囱一体化的巨大舰桥，是该航母外观上最明显的特征

白根只回答了一声“是”，便率第二攻击队出发了。

下午1点10分，白根机群发现了“大黄蜂”号，当时它正由一艘美军重巡洋舰拖着慢悠悠地撤退。

日机迅速发起攻击，六架鱼雷机贴着水面朝两艘美舰飞去。这种情况下，死一个就死一个，绑在一块儿全死，巡洋舰急忙砍断拖索，转向闪避，“大黄蜂”号躲让不及，右舷舰身中了一枚鱼雷，甲板随即裂开了

一个大口子，燃油像喷泉一样涌了出去。航母倾斜得非常厉害，舰长只得下令弃舰。

日机犹如蚂蟥叮腿，一旦咬住了就死不松口。下午1点45分，“瑞鹤”号也加入撕咬阵营，由回收飞机组成的攻击群飞临“大黄蜂”号上空，这使得美国水兵离舰时，飞行甲板上又挨了一弹。

战斗已真正进入尾声，但角田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依然兴奋莫名。他率领“隼鹰”号和另外两艘驱逐舰一路往东南冲去。航母速度太快，两个小跟班一路上都在为燃料不足叫苦不迭。

★蜂坚强

角田除不断起飞攻击机外，就是在组织新的攻击队。不过第三攻击队要拼凑起来并不容易，原因是舰载机实在剩下不多了，回收的飞机稀稀拉拉，而且几乎每一架都中了弹、受了伤，还能再战的少之又少。

角田的决心，是以“隼鹰”号的舰艏对着美军舰队，即使航母上只剩最后一架飞机也要出击，如果舰载机全部用完，就用“隼鹰”号与美舰相撞。

接到攻击命令，疲惫不堪的飞行员们有的已经在脸上露出怨恨表情。作为航空参谋的奥宫只得出面做工作：“这是战争呀，对敌人要不给这最后一击……”好在日本飞行员都是天生的贱命，一听就又激动起来：“我去！”

第三攻击队只有区区四架俯冲轰炸机，在攻击时，飞行指挥官煞有介事地发回电报：“全军冲锋！”



美军正在用裤型救生圈把落水者从一艘驱逐舰吊到另一艘巡洋舰上去。即便不遭到对方的杀害，在饥饿、鲨鱼的威胁下，落水者的生存概率也非常低，照片上这名水兵属于幸运儿

此时的“大黄蜂”号就像个木头桩子，一动不动地任对方轰炸，而日机也是饿眼儿见瓜皮，争着往这艘不幸的航母身上投弹。

“大黄蜂”号又中一发炸弹，然而始终没有沉没，被浓烟和大火包围的舰桥上，一面星条旗仍高高飘扬。

暮色已近，日军再不可能作航空攻击。坐镇克鲁特的山本传令：已经掉转航向的近藤舰队向战场前进，以战列舰向美军继续发起进攻。

时间对金凯德来说相当紧迫。空袭虽然停止，但他的航母已经全部失去自卫能力，单靠其他舰船，不足以与日军对抗。

金凯德做出了撤退决定，在此之前，他必须处理掉不可救药的“大黄蜂”号，以免瘫痪的航母落入敌手。两艘驱逐舰奉令发射鱼雷，所发射的16枚鱼雷中，有九枚命中航母。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弹后的“大黄蜂”号照旧漂浮在海面上，除了火势增大外，没有任何要下沉的迹象。

当天的美军航母都很了得，“企业”号变身为“关二爷”，“大黄蜂”则俨然就是“蜂坚强”。

得知日军航母正迅速逼近，驱逐舰又向“大黄蜂”号发射了400余发炮弹。航母庞大的舰体被打得千疮百孔，打到船员们都要掉泪了，“蜂坚强”兀自不肯入水。驱逐舰急于撤退，被迫放弃了进一步的毁舰行动。

与角田不顾性命的疯狂穷追不同，近藤舰队的其他舰船在追击时大多不紧不慢，犹如闲庭信步，他们从飞行员提供的报告上看到上空仍然有美军战机，也就是说美军可能还有完好无损的航母，追得太急，不是找死吗？

动作迟缓的结果，就是除了被美军丢弃的“大黄蜂”号，追兵们一无所得。兽医做个二十年，也能猜到驴肚子里的病，奥宫经历过中途岛海战，知道吃过大苦头的日本海军早就有了畏战情结，大多数人像南云一样，能捞回点儿本钱已经在一个劲儿地念阿弥陀佛了。

“在水面舰艇的指挥官中，如果再有一个角田少将式的人物，那么战斗结果绝不会这样。”奥宫无奈地发出了慨叹。

傍晚，近藤信竹中将向山本报告：“美国护航舰队已经撤走。”山本回电：“如果情况许可，请拖曳被捕获的敌航母。”

山本这时还不知道，当初空袭东京的机群即来自于“大黄蜂”号，他只知道，如果能将美军航母拖回日本国内展览，足以一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当近藤派两艘战列舰前去察看“大黄蜂”号时，却发现因火势过大，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拖曳了，近藤只能下令击沉。晚上10点，两艘日军驱逐舰各向“大黄蜂”号发射了两枚鱼雷，只见“蜂坚强”猛地一个翻滚，终于消失在滚滚浪涛之中。

这场自中途岛以来太平洋上最激烈的海战，由于是在圣克鲁斯群岛附近发生的战斗，因此被称为“圣克鲁斯海战”。美国海军在此战中蒙受了战术性失利，哈尔西损失了一艘航母，他用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只剩最后一艘受创的航母和一艘战列舰了。

中途岛战役期间，美国对日广播曾把南云舰队称为“呆头鸟”，但播音员在播报圣克鲁斯海战的战况时，也不禁黯然神伤：“美国海军自创建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迎来悲惨的一天。”

日本方面一片欢腾。由于参战飞行员死伤太多，他们只能根据推算来总结战果，美军明明只沉了一艘航母，战报上却说至少打沉了三艘。

能击沉三艘美军航母，足以报中途岛的一箭之仇，包括草鹿在内的幕僚们个个满面春风，喜形于色。山本也非常高兴，大半夜的都睡不着觉，一个人趁着月色在“大和”号的甲板上来回踱步。

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人们通过市中心拥向皇宫大门。裕仁天皇特意给山本发来敕令，表彰联合舰队的“勇敢战斗”，在把敕令交给军令部总长永野时，裕仁又提到了瓜岛：“日美两军正在瓜岛激战，对帝国海军来说，瓜岛是一个重要基地，希望我军能尽快夺回该岛。”

第六章 天黑请闭眼

对圣克鲁斯海战的结果，美国军方的态度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沮丧。尼米兹就希望哈尔西能打出去，不然费尽周折换将干吗？更何况，在尼米兹看来，这一战也并没有败，只是打了个平手。

他这么说有着充分依据。联合舰队在此战中损失了100架飞机，特别是村田、关卫等一批王牌飞行员的战死，令南云一航战的战斗力丧失殆尽，角田二航战也为之伤筋动骨。

当角田拼凑攻击“大黄蜂”号的第三攻击队时，他已不得不起用年轻新手充当飞行指挥官。战后在奥宫保管的飞行员名册中，竟有70%的飞行员姓名被红笔划掉了。

金凯德尽管也损失了74架飞机，可是老美制造飞机和培训飞行员的速度效率，日本人哪赶得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平洋舰队只会越来越强，联合舰队只会越来越弱。1942年10月27日，山本将出战的各舰队全部撤回克鲁特泊地，一方面是接受补给，另一方面，他实在也损失不起有经验的飞行员了。

联合舰队的回撤，自然有利于在瓜岛坚持作战的美军陆战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战斗日志》中总结道：“瓜岛总的形势并非不利。”

哈尔西抓住机会，尽其所能向瓜岛赶运各种增援力量。

★老虎钳

10月27日上午，经过连续空袭和空战，“仙人掌航空队”的战机数量减少到只有29架的最低限度，但这不要紧，哈尔西已经掌握了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制空权，血不够，补就是。

尼米兹说过，必要时可以调用盟军，哈尔西从澳大利亚调来了轰炸机，加上从夏威夷运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保证了“仙人掌航空队”在最短时间内满血复活。新的轰炸机不仅装有炸弹和鱼雷，还能进行远距离巡逻侦察，提前发出日军来犯的警报。

所有运输手段都被动员起来，用于装运汽油、弹药和食品。10月30日，范德格里夫特获得了M-2“远程汤姆”式155毫米榴弹炮，这种火炮无论在射程还是射击效果上，都超过日本人的“皮特斯手枪”。

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那个阔绰啊，不过岛上美军并没有一点儿轻松的感觉。哈尔西不停地运来武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虽然陆战队员们已经疲倦到要死，却还是不可能得到休息的机会，非但如此，还必须再度出击。

11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从陆战一团、五团、七团中抽调兵力，对马塔尼考河西岸的日军发起新的攻势。这些陆战队几乎每个营都和日本人交过手，驻守西岸的又是早已被打垮的日军残余，打起来摧枯拉朽，毫无障碍。



两名陆战队员正在M2A4轻型坦克前担任警戒。陆战队非常重视培养士兵对部队的感情，这种巧妙培养起来的感情，有效增强了士兵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也为陆战队赢来了“硬骨头”的声誉

几天后，当美军消灭日军在瓜岛西面建立的一个滩头阵地时，他们得知，日军又在东面滩头登陆，从而对瓜岛周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威胁。

范德格里夫特暂时停止追击，他下令就地掘壕固守，同时派汉尼根中校率领陆战七团二营向东进发，看那边情况究竟怎样。

11月3日晚，汉尼根营到达东面滩头附近。当晚大雨倾盆，夜黑得可怕，但他们还是能够辨认得出停泊在海边的日舰，甚至能听清楚卸载物资的声音，只是无法估计日军的确切数目。

拂晓，一支日军的小型巡逻队发现了美军，开始向汉尼根营发动进攻。晚上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当日军拥上来的时候，汉尼根才发现，日军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了预料。

汉尼根营的身后是一条很深的河，万一被迂回切断，就只有被钉在滩头挨打的份儿了。由于无线电发生故障，无法向范德格里夫特汇报，汉尼根果断下令撤退，一直撤到马林比乌河为止。

汉尼根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11月5日晚，日军也追到了马林比乌河对岸，但此时汉尼根已与师部取得联系。

得知登陆日军不少，范德格里夫特立刻想到要不二不休，将新的登陆地点铲除干净，以杜绝日军继续大规模登陆的可能。为此，他亮出了“老虎钳”，除增援的“普勒营”等三个步兵营外，还抽调了炮兵营、战车连、特种兵器连等近期增援来的各色部队。

几天之内，登陆日军的防线便被老虎钳夹得粉碎，从包围圈钻出的日本兵逃入丛林，本已卸到滩头的物资也被美军全部销毁。

陆战队从陆上赶，海空部队就从海上攻。11月7日，“仙人掌航空队”轰炸了停泊在“狭道”上的“东京快车”，紧接着，图拉吉的鱼雷快艇也冒出来，对运送军队的日舰展开袭击。

有一段时间，“东京快车”白天都有，这么一打，它又被迫退回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原形，只能增开晚上的班次了。

瓜岛战役进入了关键时刻，11月8日，哈尔西亲自登上瓜岛进行视察。在岛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问：“你认为日军还能支撑多少时间？”

哈尔西意气风发：“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等我们把岛上的日本人全部消灭，他们也就支撑不住了。”

记者来了个打破砂锅问到底：“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哈尔西看了记者一眼，说：“那么，你认为他们还能支撑多久呢？”

哈尔西没有给出消灭日军的具体时间，事实上，这个时间谁也给不出，但是他提出了打赢这场战争的方案，那就是：“杀死日本佬！杀死日本佬！不断地杀死日本佬！”

这个几乎可以与麦克阿瑟媲美的热血经典口号，立即登上了报刊的头条。

哈尔西没有忘记视察野战医院，慰问受伤的士兵们，他的到来不仅给予前线将士以勇气，还传递了一种必胜信念，看到他，大家心里都觉得踏实了很多。

一名记者这样写道：“强将手下无弱兵，由‘蛮牛中将’统帅南太平洋战区，我们不打胜仗才是怪事呢！”

与哈尔西的信心十足不同，驻于瓜岛的第17军司令部则是一片颓丧之气。辻政信的直接上司、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登上瓜岛进行视察，他看到以往高调到不行的辻政信蔫了——当两人握手时，服部的手还是白白嫩嫩的，显示着科室人员的养尊处优，而辻政信的手却像乌鸦的爪子一样又黑又糙。显然，瓜岛战事特别是五天的丛林撤退，已经在这位仁兄的身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服部与辻政信的私人关系极好，他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辻政信虽然形容憔悴，但还算健康，第17军的幕僚已经有一半患了疟疾，无法自由活动。军司令官百武见到服部后，嘴里口口声声“要干”，可是连服部都看得出，百武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无多少把握和信心，而且服部后来还知道，百武一直蹲在司令部不出去，对第一线的实情缺乏了解。

第一线究竟怎样，服部去深入视察了，他感受最深的是粮食不足，军粮很难运上岛，即便运上来，也送不到第一线的最前方。饥饿的士兵们整天躲在丛林里，晒不到太阳，患有痢疾、疟疾、营养失调症的不计其数。那些后续登陆的日军在被击溃后，也纷纷逃入丛林，他们满以为找到了可靠的藏身之处，能够躲避美机致命的空袭，殊不知，丛林生活比外面不知要痛苦多少倍。

说“东京快车”增援不力，运输舰队对此叫苦连天：自从圣克鲁斯海战后，海军舰队和飞机一次也没来支援，制海权、制空权都在美军手中，“狭道”要那么好过，你来试试？

那一刻，服部想到了放弃。

★无底洞

日本陆军本来对瓜岛并不特别上心，他们三度派兵，不过是要在这座遥远的弹丸小岛上狠狠教训一顿美国人，让美国人认清谁是“天之骄子”，谁是永远也无法击败的“神话超人”，如此足矣。

现实当然是完全反了过来，日军被不断地扇耳光，而为了挣回面子，参谋本部又不得不把手边能够拉来的一切力量全都投放进来。在某种程度上，瓜岛之战已经演化成了一场狂赌，有人甚至把瓜岛比喻成了一座无底洞。

试想一下，如果能把投入无底洞的资源用到别的地方去和美军作战，完全有可能获得更大收益，这是服部曾经有过的念头。可是，他很快又被另外一个题目给难倒了：放弃瓜岛容易，如何处理在瓜岛的官兵和伤亡者？在无法占领和控制瓜岛机场的前提下，原有人员的撤退遣送不是比夺回瓜岛还要难吗？

服部纠结的内心，最后还是被他的老朋友给抚平了。辻政信是鸭子煮锅里——身子烂了嘴还硬，他对服部说，吃紧就是机会，现在美国人确信必胜，正是予以一举歼灭的良机。

辻政信还说，应该放弃瓜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关键是看谁更狠，如果日军的反击能够使美军放弃瓜岛，那么美军就会丧失斗志，从此仗就好打了。

服部向来被称为是“停在辻的电线杆上的蝉”，辻政信的话让他心花怒放，遂带着这一结论回到东京。

对服部继续争夺瓜岛的主张，他自己的作战课就有不同意见。战力班班长高山中佐说，从瓜岛到拉包尔，距离有1000千米，日军在瓜岛作战，犹如是用晒竿敲打星星，太不现实了，还不如在拉包尔周围建立防御线，这样至少可以在航空队够得着的地方，与美军展开决战。

服部除了重申撤兵比夺岛还难的观点外，就是拿起辻政信给他的盾牌：“我们吃苦的时候，敌人也在吃苦，谁能受得了苦，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高山不过是少数派，在日军大本营内，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从瓜岛撤退是错误的：“因为养成了撤退的毛病，后来一作战就胆怯，没有斗争到底的气魄。”

这么说的除了陆军，还有海军。海军大约是从中途岛战役里得出的结论，比如，南云在他们的印象中就是被中途岛给打折了脊梁骨，越来越怯懦了。

在日军海陆军中，要是哪位将领跟“怯懦”沾了边儿，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圣克鲁斯海战结束后一星期，南云就被山本解除了职务，仗都打赢了还要丢乌纱帽，就不能说跟南云在海战中的“怯懦表现”没关系了。

大家都唱高调，嚷嚷着不惜玉碎也要杀入敌阵，这使服部的主张很顺利地得以通过。

研究如何进一步增援瓜岛成为大本营的主题。从11月2日至10日，共有驱逐舰队65艘次和巡洋舰2艘次，将第38师团运去瓜岛进行增援。然而“东京快车”哩哩啦啦，每次送来的兵员极其有限，又缺乏重型装备，以致上了岸就被美军给打掉，东西两个滩头阵地也先后失陷。



瓜岛沙滩上被美军击毁的日军运输舰。这艘运输舰大老远跑来，但只是华丽丽地打了回酱油。

难道第二师团不能去接应或牵制一下吗？根本不可能，服部在考察后估计，第二师团的战斗力已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一众疾病缠身的官兵别说发动牵制性攻势了，就连他们手中的阵地都难以保持。

派几十只蚂蚁，不如遣一头大象。大本营经研究决定，在11月10日前后，组织一支较大的增援编队，将第38师团约1.45万人及所需的重型装备一次性送上瓜岛。

身处瓜岛的百武又开始一次次向克鲁特发电，请求海军提供护航。山本深知这种护航任务的危险性，贪多嚼不烂，如果可以，还是晚上小规模“老鼠运输”更能让人睡得着觉，那样就算给美军逮到，损失也不致太大。

可是山本特有的那种赌徒本性，又让他有了另外一种侥幸的可能。上次栗田、三川炮击亨德森机场的成果至今历历在目，这次不如卖个面子给百武，趁此机会还可以再展示一下战列舰舰炮的威力。

自从圣克鲁斯海战获胜，联合舰队还没有再组队出击过，热灶烧一把，冷灶也要烧上一把才好。山本于是破天荒地决定用运输舰队的办法来载装陆军，同时派出护航和炮击舰队。

“东京快车”加量加价，与美军的大举增兵差不多在同一时段，哈尔西也制定了一次性大规模增援计划。特纳将运输舰队分成A、B两组，这两组在驶近瓜岛时都被日军发现了，不过在海岸高射炮和“仙人掌航空队”的全力拦截下，基本上有惊无险。

11月12日，傍晚时分，得知一支日军舰队即将来袭，特纳决定在天黑前自率运输舰队离开瓜岛，以免遭到对方袭击。为防止日军进一步炮击机场，他从护航舰队中抽出五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由卡拉汉少将率领，重返“铁底湾”。

特纳得到的情报很准确，山本用来炮击机场的那支舰队正向瓜岛逼近。

★挺身攻击队

炮击舰队是阿部弘毅中将的第11战队，这是一个高速战列舰战队，共有两艘战列舰，分别是“比睿”号和“雾岛”号。在研究作战计划时，已晋升为中将的角田认为两艘太少，他的依据是，过去栗田舰队等在夜间实施炮击，炸完了，跑道又让美国人给修好了，这次如果仍然局限于当时的出战规模，恐怕还是难以取得实效。

角田说，应该“解放思想”，打破海战陈规，把联合舰队的战列舰全都派到瓜岛去实施炮击，那样的话，或许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按照他的设想，包括山本的“大和”号都不应该再在泊地继续“开饭店”。

角田的建议是不错，但还是被山本的幕僚们一点儿折扣不打地退了回来。

角田因此面带怒容，作为参谋的奥宫也十分不解。如果说“大和”号因为过于尊贵和代表海军传统，可以暂且不论的话，为什么像“陆奥”号和“长门”号等其他战列舰也不出动呢？

角田的主管参谋小声地给出了答案：“实际上燃料不足呀……”

老问题加上新困难，遂令角田无言以对，尽管战列舰未有增加，但联合舰队上下还是对阿部舰队寄予厚望。他们特地将其命名为“挺身攻击队”，有“挺身”接近瓜岛海岸线，向亨德森机场冒险实施炮击之意。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二战末期，日本人以慰安妇来维持极为低落的士气时，竟然也把慰安妇队伍称为“妇女挺身队”。

不管怎么说，这个名字乍听起来还是挺威武的，只是它与阿部及其幕僚们临战前的精神状态并不匹配。奥宫跟随角田参加了战前讨论会，他感到阿部的首席参谋铃木正金中佐神态有些反常，看上去心情不佳，仅寥寥数语，其消极情绪毕现——话里话外，不是思考怎样上阵厮杀，而是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忧虑。

奥宫的预感越来越不好，他为即将到来的战役的前景捏着一把汗，因为会上不只铃木一个人这样，其余与会者也大抵如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认为“挺身攻击队”能够成功。

阿部很明显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一路上都很紧张，天边偶尔出现一两架美军巡逻机，都能把他给吓得跳起来。

当接近瓜岛时，天气逐渐恶化，暴雨伴随着雷鸣扑面而来。阿部舰队胆战心惊地前进，当开到位于萨沃岛西北的预定转向点时，倾盆大雨已经笼罩了整个舰队，瞭望哨无法看清萨沃岛。

阿部舰队没有雷达，黑夜中只能依靠目测来判定距离，换句话说，搞清楚萨沃岛的位置，就为了测定舰队与瓜岛的大致距离。

找不到萨沃岛在哪里，阿部傻了眼，他赶紧发电报给陆基航空队，要求出动巡逻机，以投放照明弹，指示范围。但航空队的回复是，瓜岛天气同样不好，何时恢复难以预料，晚上可能不会派出巡逻机了。

如果阿部是个像角田那样的愣头青，即便在无测定目标，只能慢速行进的情况下，仍然心无旁骛地继续往瓜岛开，那么舰队在40分钟后就能进入铁底湾，一旦近在咫尺，管它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打上几炮总能有些战果，回去也能交账了。偏偏阿部听到航空队都不敢动，他就怕了起来，于是下令全队做U形掉头，准备以天气恶劣为由返航。

因为过于惊慌，阿部虽然下令掉头，却忘记了通知统一掉头的时间，结果舰队一片混乱，跑丢了鞋的，风吹了帽的，找不着北的，不一而足。

闹哄哄地搅了十分钟，一直笼罩着海域的雨云突然退去，雾气也逐渐稀薄，“比睿”号上的瞭望哨一下子就看到了萨沃岛，接着，航空队派出了巡逻机，“瓜岛方面天气良好”。

阿部尴尬不已，只好红着脸下令舰队再做U形掉头，重新向瓜岛驶去。

这时，“挺身攻击队”的队形已经是乱七八糟，本应在前面警戒的“朝云”号等主力驱逐舰和“雾岛”号都被抛在了后面，旗舰“比睿”号则被一艘轻巡洋舰带领着，一路突前。

阿部对自己舰队的混乱状况毫不知情，他以为护卫驱逐舰仍在队伍前面，随时会在美舰出现时发出警报，因此还特地向“朝云”号传话：“我现在进入阵地，你舰在前先行。”

事实上，“朝云”号落后“比睿”号好几海里呢！舰长看到阿部发来的不知所云的电报，也只有哭笑不得这一种表情可以做了。

当瓜岛的锥形身影出现在舰队前方时，离预定炮击时间已经迟了40分钟。除了岛上依稀可见的群山外，阿部舰队还看到了岸上点起的两处篝火，这是岸上的日本陆军所点，专为炮击指示位置。陆军的地面观察员同时来电，称他们未发现附近有美舰出没。

阿部下令掉转航向，进入射击阵地，两艘战列舰的所有主要炮台上都在填装薄壳高爆炸弹。

★杀舰游戏

卡拉汉的全名是丹尼尔·卡拉汉，因为有着一头白发，且相貌和善，众人都称他为“丹大叔”。他的队伍中还有一名宿将——指挥萨沃岛海战的斯考特，两人从军衔到职位都差不多，但卡拉汉的资历要比斯考特深，所以重返铁底湾的舰队便以卡拉汉为主，斯考特为副。

卡拉汉在接过返回铁底湾的任务时非常急促，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制订一个完备的战斗方案，只能仿效斯考特在萨沃岛海战中的战法，采取单纵队队形，以巡洋舰居中，前、后各配置若干艘驱逐舰。

萨沃岛海战时，斯考特曾出现过一个问题，他的旗舰雷达性能较差，没能第一个发现日军。这回同样的毛病还是存在，无论是卡拉汉的旗舰，还是斯考特的座舰，都未装备新型的SG型对海搜索雷达。

装备SG雷达的雷达是轻巡洋舰“海伦娜”号。晚上11点25分，“海伦娜”号向卡拉汉报告：“发现目标！”

在队形位置上，“海伦娜”号尚处在斯考特的旗舰“旧金山”号重巡洋舰之后，卡拉汉有点儿不敢相信：怎么我还没看到目标，你倒先看到了？他在无线电话里再三要求予以确认。由于无线电话频道单一，各舰都听到了，都认为这是卡拉汉分配给自己的活儿，于是它们便根据各自了解到的信息进行报告，结果造成严重干扰。

卡拉汉足足浪费了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他既没有下令抢先开火，也未派出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

确认目标系日舰后，卡拉汉下令编队全体右转。显然，这是要仿照斯考特在萨沃岛海战中的做法，抢先占领“T”字横头阵位。

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编队前列的驱逐舰“库欣”号在即将转向时，黑暗中突然窜出两艘日舰，为避免相撞，“库欣”号自行左转，后面的军舰不明究竟，也跟着左转。

跟在后面的卡拉汉一看不对劲儿，急忙问：“你们干什么？”

“库欣”号舰长回答：“避开自己的军舰。”卡拉汉还想继续询问，通信网陷入了混乱，一时无法再进行控制。

集体左转之后的美军舰队与日舰混在了一起。卡拉汉没有办法，只好冒险率舰冲击前进，试图从钢铁长廊中穿插而过。

此时，日机已经向亨德森机场投下了照明弹，日舰排成三列，正打算开炮，突然，瞭望哨发现了美军舰队。

偷钱的遇上了巡更的，阿部大惊失色，他想不到天黑后还会撞见美军舰队，他以为美军舰队日落后一定会撤出铁底湾，原先要说怕，也主要是怕图拉吉的鱼雷快艇部队。当得知一支美军舰队早在铁底湾严阵以待，而他的驱逐舰因不在警戒位置上而无法预警时，阿部不由得双手冰冷。

天黑请闭眼，从现在起，一场杀舰游戏将从天而降。假如“比睿”号、“雾岛”号主炮炮膛里装的是穿甲弹，阿部毫无疑问会成为游戏的主动方，他可以杀到美军舰队片甲不留，但很可惜，此时战列舰的主炮炮膛里、甲板上，全是轰击阵地用的高爆弹。

先不说要给主炮换弹，就是甲板上堆着的那些高爆弹，也对自身有着致命的危险，只要美军落下一发炸弹，就可以带动这些高爆弹一起爆炸，瞬间将整艘舰船一毁了之。

日军战列舰上顿时一片忙乱，舰上的所有人员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有卸高爆弹的，有装穿甲弹的，有将甲板上的高爆弹往库房里搬的。

当天夜里没有月光，海面像墨染的一样漆黑，几乎无法分辨敌我，于是在换弹的同时，阿部又下令“比睿”号打开探照灯，灯光正照在美军轻型巡洋舰“亚特兰大”号上。

“亚特兰大”号是斯考特的座舰，斯考特一看不好，不等卡拉汉统一传下命令，就下令朝探照灯射击：“开火！反照射！”



“亚特兰大”号。装备16门五英寸主炮，但在沉没前能够供它发挥的余地并不太多

“比睿”号被迫关闭探照灯。“亚特兰大”号的率先开火，使它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日舰的集中攻击。先是一枚鱼雷击中舰体，毁坏了“亚特兰大”号的主机，使得这艘巡洋舰只能原地打转。随即，日军驱逐舰的排炮击中并当场炸飞了“亚特兰大”号的舰桥，上面的军官除一人外，全部阵亡，斯考特亦在其中。

“亚特兰大”号开始缓缓下沉，它成为这场杀舰游戏的第一个牺牲品。

★酒吧斗殴

斯考特阵亡之际，正是双方军舰混杂一处之时。美军舰队被日舰夹在中间，一边是战列舰，另一边是巡洋舰和驱逐舰。

卡拉汉发出命令：“奇数舰向右侧射击，偶数舰向左侧射击。”在黑暗中混战，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因为舰炮口径参差不齐，致使两侧的火力极不均衡，就跟跷跷板一样，一边高一边低，还有的军舰在它那一侧根本就找不到目标，这使得各舰无法做到集中射击。

日舰趁势反击，舰队与舰队的交战变成了舰与舰之间的单打独斗，各舰在狭窄的海峡里回旋追逐，贴身肉搏，倾尽全力朝对方开炮射击或施放鱼雷，混乱中，还不时出现向己方舰只开火的乌龙情景。按照一位美军军官的描述，与其说这是海战，不如说是在熄了灯的酒吧里发生的一场斗殴更合适。

仅仅几分钟，黑夜仿佛已经变成了白昼，原本漆黑的海面上，穿梭着一串串耀眼的黄色、红色光芒，那是连续炮击形成的烈焰，再往下看，令人心悸的鱼雷也正穿过翻腾的波浪，在军舰中间钻来钻去。这场遭遇战的混乱及猛烈程度，在海战史上前所未有，实属罕见。

美军驱逐舰“库欣”号与右侧的一艘日军驱逐舰对攻，舰体中部被炮弹命中，航速降低。就在它缓慢航行时，一抬头，正好看到左侧的“比睿”号驶来，于是向对方连发六枚鱼雷。

六枚鱼雷，一枚也没打中。没二话，继续拿鱼雷砸它！就在“库欣”号上前欲再行攻击时，“比睿”号再次打开探照灯罩住了“库欣”号。

黑夜中，谁若被强光罩住，就犹如被判死刑。顷刻之间，炮火铺天盖地而来，不到一刻钟，“库欣”号就中了十发穿甲弹，其中一发炮弹直接击中弹药舱，令“库欣”号爆炸而直接沉没。

紧跟在“库欣”号后面的是美军驱逐舰“拉菲”号。“拉菲”号没有被同伴的惨死吓倒，反正有命就活，没命就死，它迅速上前，抵近“比睿”号便发射鱼雷，因为速度过快，两舰几乎撞在一起。

“拉菲”号向“比睿”号连射四枚鱼雷，但这四枚没有打开保险装置，鱼雷全都没能爆炸，并且都被大战列舰坚固的船舷给弹了回来。“拉菲”号索性直接用火炮和机枪扫射舰桥，阿部和舰长都因此受了伤，首席参谋铃木正金中佐避让不及，当场阵亡——铃木的第六感确实了得，预计要完蛋，果然就完蛋了。

在过近的距离下，“比睿”号的主炮受到俯角限制，无法还击。不过“拉菲”号的勇猛仍遭到了报复，多达三艘日军驱逐舰对它展开围攻，

战列舰“雾岛”号也加入其中。“拉菲”号双拳难抵四手，爆炸后沉入海底。

混战仍在继续，这时，美舰忽然听到卡拉汉的命令：“停止开火！”

正打到眼红的舰长们莫名其妙：“什么蠢命令，停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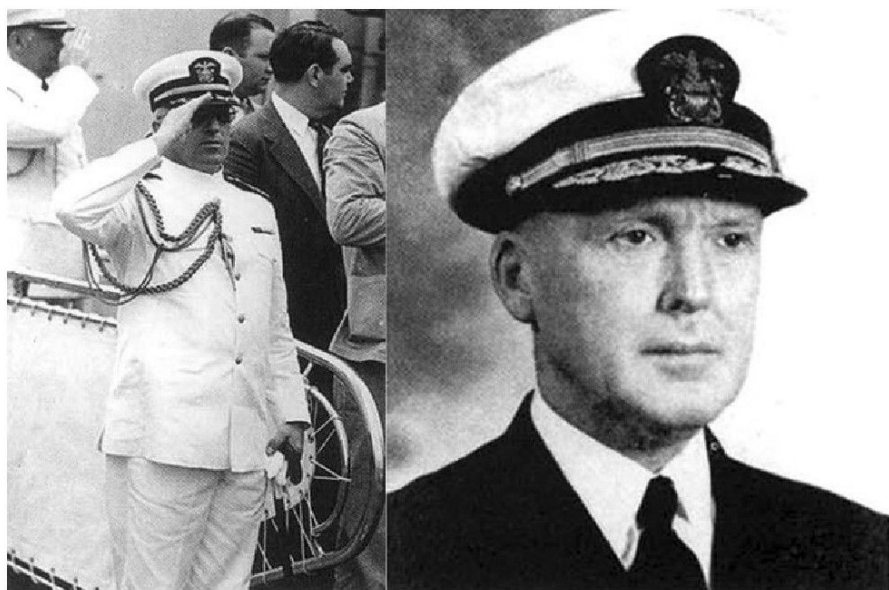
卡拉汉知道各舰会错了意，连忙补充：“见鬼，我要你们停止向自己的军舰开火！”

原来，有美舰误击了早已中弹多处，且正在下沉的“亚特兰大”号。

卡拉汉随即喊道：“我们要抓大的，首先找大家伙打，那准不是我们的！”

众舰一下子就被点醒了，美舰队列中的最后一艘驱逐舰“奥巴朗”号立即转向，朝不远处的“比睿”号连连发射炮弹和鱼雷，其中一枚未爆炸的鱼雷还戳坏了“比睿”号的右舵。

“比睿”号的上层舱室开始起火燃烧，羞恼之下，它把一股邪火全都发在了卡拉汉的旗舰“旧金山”号上。



卡拉汉（左）、斯考特（右）。两位海军少将在战斗中均随船沉没，尸骨无存，为表彰他们“非凡的英雄气概和突出的勇敢精神”，两人被追授美国国会荣誉勋章

“旧金山”号是重巡洋舰，“比睿”号是战列舰，在火力及防护能力上不成正比，在“比睿”号的连番炮击下，不断有人被爆炸的气浪从“旧金

山”号的舰桥上掀出，他们的手足在空中舞动，犹如风中之残叶，又像是被抛弃的破布娃娃。

正在舰桥指挥作战的卡拉汉及其幕僚全部被炸死，舰长被炸伤，战况之惨烈血腥，令背后“海伦娜”号上的军官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心悸。

除“比睿”号外，“雾岛”号也用大口径火炮对“旧金山”号进行射击，成排的炮弹落在甲板、舰桥、瞭望台上。经过弹雨的反复洗刷，“旧金山”号的主炮全部被打哑，其他部位也受创严重，但是代理舰长坚持不肯撤退。

以“旧金山”号的伤势，早就应该撤了，问题是“旧金山”号乃是旗舰，它一撤，其他舰也会跟着撤，在卡拉汉、斯考特两名最高指挥官都已经阵亡的情况下，美军舰队在这次海战中注定以惨败告终。

大家不甘心，他们要继续斗下去。

★星球爆炸

陆战大兵莱基半夜里被惊醒了，他听到有人在嘶哑着喉咙喊：“哇，是海战，我们能够看得到！快来啊，你们这些浑球，快来这里看啊！”

莱基和战友们屏住呼吸，趴在山坡上像球赛观众一样观看了这场海上血战。他们看到一会儿红得可怕的照明弹腾空而起，一会儿橘黄色的曳光弹划出弧线，在黑夜中，海面的各种光点越来越多，波及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直至照亮整座岛屿。

伴随着一声地动山摇的咆哮，一艘大型战舰发生了爆炸。这艘战舰是美军的还是日军的，是巡洋舰、驱逐舰还是战列舰，谁也不清楚，但恐惧还是本能地涌上了观看者的心头，莱基甚至说他想到了星球爆炸和火山爆发。

随着不断的爆炸，海上杀舰游戏也愈演愈烈，任何一艘军舰都有杀和被杀的可能，只有那些行动更为敏捷、出手更为果断的高手才能活到最后。美舰“海伦娜”号就是这样的高手，凭借新型雷达，它犹如装了一副夜视镜，敌舰看不到的，它看得到，它看得到的，敌舰未必看得到。

虽然只是轻巡洋舰，但“海伦娜”号却能轻松自如地打击对手。它先是打灭了日军驱逐舰“晓”号的探照灯，为“晓”号的最后沉没立下大功，接着又冲到“比睿”号附近，对这艘大型战列舰进行射击。

战斗进行约20分钟后，“比睿”号已威风扫地，舰桥上一片火海，连巨大的桅楼也变成了一根火柱。它引以为傲的大炮再不能自由操作了，而战舰一旦不能使用大炮，就不过是妨碍其他舰只运动和作战的一堆废铁。

绕过“废铁”，其他自认为更能打的高手们又纷纷突入第一线。日军驱逐舰“天津风”号杀进美军编队中间，在一片混乱的黑暗中，它发现一艘军舰正向自己冲来，这艘军舰不断向外喷吐着火焰和浓烟，看样子已失去了控制，状若疯狂。

“天津风”号连忙进行机动回避。起初，舰长原为一中佐看不清来舰的上层轮廓，还以为是一艘己方驱逐舰，他一个劲儿地纳闷：这小子都被打得这么惨了，怎么还敢冲到火力区中央来？

定神之后，原为一才猛然醒悟，这是一艘美国巡洋舰。

不错，来者正是伤痕累累的“旧金山”号。原为一之所以会发生误判，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有着与很多日本军官一样的成见，认为对手是“贪生怕死的美帝少爷兵”，负了伤尤其是重伤后一定会狼狈逃窜。可人家其实不是这样，美国人坚持到底的勇气和韧性还在他们之上。

弄清真相后，原为一急忙用尽平生力气大吼：“开火！”

“天津风”号连射四枚鱼雷，但这四枚鱼雷与“拉菲”号向“比睿”号连射时的结果相仿，由于事先没有解除保险装置，所以无一爆炸。

正当“天津风”号的炮手继续填装鱼雷时，“海伦娜”号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天津风”号的视野中。在听到一名军官叫喊后，位于舰桥指挥位置的原为一才注意到“海伦娜”号，顿时他全身的血液都几乎凝固了。

有雷达和没雷达，有新型雷达和没有新型雷达，这就是区别。原为一当时的反应也并非夸张，想想看，别人把手枪顶在你的脑门并即将扣动扳机，你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动作，怎么可能不四肢僵硬？

“海伦娜”号扣动了扳机，两发炮弹全都命中“天津风”号，其中一发几乎把原为一掀出舰桥。

阿部着实被这些可怕景象给惊着了，他不仅自己已经受伤，他所在的“比睿”号也受了伤，而且不是一般的伤，这艘战列舰一共中弹85发，基本失去作战和通信能力——尽管美舰多为小口径炮弹，尽管战列舰装有厚钢板，但如此多的炮弹堆积上来，谁又能受得了？

经过持续24分钟的角斗，阿部匆忙下达撤退令，并放弃了炮击计划。阿部一撤，负责运输的田中舰队也只能跟着回撤，等于原定的登陆和卸货计划也一并夭折。

撤退不是没道理，日舰的大部分鱼雷都用完了，阿部不知道对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再打下去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再加上他还顾虑着图拉吉岛的鱼雷快艇部队会赶来参战，顾虑即将来临的白天会招致美机空袭……

日舰一撤，美舰也马上返航。他们阻止了日舰对机场的炮击，阻击了日军登陆，仅就这两点来说，就已经达到了目的。经过浴血苦战，美国海军将士用韧性为自己摘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果实。

此时的铁底湾已是一片火海，除了永沉海底的不幸者外，能够随各自舰队撤走的美日战舰已大多处于半瘫痪状态。不计受到重创的，美军共损失了四艘驱逐舰，其中轻巡洋舰“朱诺”号在撤离战场过程中被日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舰体碎片冲天而起，“猛如一座爆发的火山”，全舰近700名舰员殉职。

美国海军曾有规定，一家人不能被安排在同一艘军舰上服役，但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来自艾奥瓦州的沙利文五兄弟当时都在“朱诺”号上服役，五兄弟也都在殉职名单中。悲剧发生后，美国陆海军立刻将战场上兄弟已全部阵亡的士兵撤回，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1943年，美国海军邀请五兄弟的母亲亲自命名，将一艘弗莱彻级驱逐舰取名为“沙利文兄弟”号，后来有一艘导弹驱逐舰也叫了这个名字。两艘“沙利文兄

弟”号的舰徽格言，就是五兄弟入伍时的誓言：“兄弟同心。”



沙利文五兄弟。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老大（右一）和老二（正中）刚从海军退役半年，但五兄弟全都应征入伍，并要求将他们分配在同一艘舰上，这艘舰就是“朱诺”号

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沙利文五兄弟，只是美军水兵在海战中付出牺牲的代表，指挥层方面更是损失惨重，卡拉汉、斯考特及其大部分参谋幕僚都在海战中阵亡。不到半小时的战斗，就令两位饱经风霜的舰队指挥官战死沙场，这在以往的海战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第三次所罗门海战只是开了个头，但已有将近1000名美国海军人员殒命于铁底湾，连战斗报告已看到麻木的金格上将也不由惊呼，它是一次“空前剧烈的海战”。

日本海军方面也损失不小，除两艘驱逐舰沉没外，阿部的旗舰“比睿”号已失去自行返航的可能，山本下令“雾岛”号负责将“比睿”号拖回克鲁特泊地，但阿部认为天亮后岛上的美机一定会蜂拥而至，到时“雾岛”号不仅不能拖回“比睿”号，自己也将成为陪葬品，所以没有执行山本的命令。

阿部留下了“比睿”，等于宣布这艘残废的战列舰已被无情抛弃。

★劫数难逃

半夜的海战结束，在岛上坐看风云的两国士兵意犹未尽，回到掩体时，美军陆战队员仍在心里默默念叨着，这场战斗到底谁胜谁负。莱基说，如果略去海战的重要性，他们简直就像棒球迷焦急地等待公布比赛分数一样。

当黎明到来，队员们听到了机场上众多飞机起飞的马达声，他们马上明白，美军赢了海战。瓜岛立刻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当飞机从陆战队员们身边飞过时，就连莱基这样最喜欢调皮捣蛋的“老兵油子”也流露出了真性情，他们欢呼雀跃，挥舞着胳膊，不知疲倦地向飞行员挥手致敬。

“仙人掌航空队”在天刚蒙蒙亮时就出发了，战机飞了一整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不停顿地追杀日军舰队中的落伍者。

“比睿”号在劫难逃，军官们纷纷向舰长西田正雄大佐建议，既然阿部已经决定不予拯救，不如将战列舰冲到瓜岛岸边抢滩搁浅，那样军舰还可以作为炮台使用，船员也可以上岸参加陆战。

西田也是个犟头犟脑的货色，倚仗着旁边有几艘日舰保护，“比睿”号也还能跛着脚走上两步，他非说军舰还有救，死活不肯将他的宝贝拿去做炮台。

海战的实践证明，只要旁边护驾的不是航母，大白天的，谁都保不了谁。当“比睿”号漂到萨沃岛以北海面的时候，“仙人掌航空队”终于追了上来，战机一拨一拨地发动攻击，“比睿”号连中数弹。

西田横下一条心，他在炮塔顶上放了把椅子，坐在弹雨中发号施令，一副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样子。阿部两次下令，让他将“比睿”号搁浅，都在他的苦求下撤销了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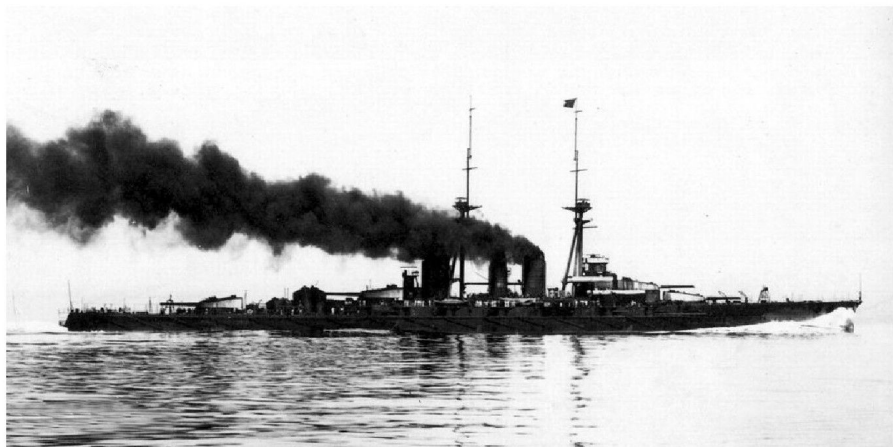
到阿部第三次下达严令时，“比睿”号已成为标准的案板之肉，连金凯德的“企业”号航母也加入了小刀手阵营。

“企业”号航母受伤后，只是在努美阿的船坞里进行了简单修补，它的前升降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修好，要想彻底修好，最好把这艘大舰拖到珍珠港去。可是来不及了，哈尔西需要一艘航母去为瓜岛补给线护航，他毫不迟疑地向南太平洋舰队下达了全面战备令，并由金凯德重组“企业”号编队。

从努美阿出发时，由修理舰陪伴的“企业”号仍是满身伤疤，舰上的机械师、技师和海军工程兵也不停地在进行抢修。哈尔西就像在送别一个伤口还未痊愈的部将出征，他反复叮嘱金凯德，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

进入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域，以免像圣克鲁斯海战时那样陷入敌舰的围攻。

“企业”号确实没有越出哈尔西划定的圈子，可是它的航载机用不着死守在家里，特别是在日舰撤退的时候。天一亮，“无畏”式轰炸机和“复仇者”式鱼雷机就成群结队地从航母甲板上飞出，协同“仙人掌航空队”，对“比睿”号展开乱刀砍杀。



“比睿”号战列舰。日本在昭和初期最为有名的一艘军舰，其名字来源于日本佛教圣山比睿山，加上从建造到试航都十分顺利，因此被选为天皇的御用舰。在昭和时代的几次阅舰式中，它都是专供天皇乘坐的观舰舰。

不撤实在不行了，在阿部的强令下，当天晚上，“比睿”号的船员全部撤离，欲与战舰共存亡的西田也被强行架走。

“比睿”号完了，山本痛心之余，还想再废物利用一把，即通过“比睿”号来吸引美机注意力，以掩护其他舰船的撤退。可是阿部这废物点心不明圣意，他急匆匆地下令将正在燃烧的“比睿”号送进了铁底湾的海底。这是二战中日军损失的第一艘战列舰，也是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击沉的第一艘战列舰。

阿部其实没做错什么，其他撤退舰船也未受到太大损失，可山本还是恼火不已。当阿部舰队返回肖特兰基地后，山本在电话中狠狠地阿部大骂了一通。

山本已经输不起了，他不再是从前那个自信到可以偶尔夸对手两句的山本了，他现在是心头一股无名火，碰到一点就生烟。盛怒之下，山本以未按原计划炮击机场为由，撤掉了阿部的职务。四个月后，阿部从海军退伍，转为预备役。

要论在战争中的表现，“比睿”号舰长西田可比阿部漂亮多了，起码人家看上去更像一个正经武士，这要在过去，不仅不会受罚，没准儿还

能得到山本的夸奖哩。可惜就是时候撞得不对，触上了霉头，山本一般无二地将他送上军事调查法庭，之后西田也像阿部一样，被转入了预备役。

炮击瓜岛机场自此成为山本的一块心病。酒病酒药医，早在阿部仓皇回撤之际，山本就已派三川组织舰队，前往瓜岛完成阿部没有完成的使命。

“企业”号编队不适合夜战，哈尔西立即调遣第64特混编队赶赴瓜岛，以阻截三川舰队，但第64特混舰队尚在350海里以外，在该舰队加速赶往瓜岛海域的过程中，三川舰队已提前进入了铁底湾。

★中了头彩

11月13日午夜，三川舰队的两艘重巡洋舰摆开阵势，向亨德森机场发射了898发炮弹，持续半个多小时的炮击几乎将机场整个犁了一遍。停在机场上的美机被毁18架，负伤32架。

每一次炮击机场，都会从心理上给岛上美军带来沉重打击。陆战队员们都有着切身体验，莱基说他即使翻遍词典，也找不到一个恶毒单词来对此进行咒骂，炮击完了，往往花半天时间都无法消除胸中的那份郁闷和压力。

在炮击机场的同时，负责运输第38师团的田中舰群也正浩浩荡荡前往瓜岛，瓜岛美军的处境又变得岌岌可危。获知这一消息后，从哈尔西到尼米兹，再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层，个个如坐针毡。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回忆：“太紧张了，只有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夜，华盛顿普遍感觉到的紧张情绪，才能够与这次相比。”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还应该深感庆幸。以舰炮口径而言，重巡洋舰为203毫米，战列舰则达到356毫米，换句话说，如果那晚阿部舰队能够成功炮击，机场就真的全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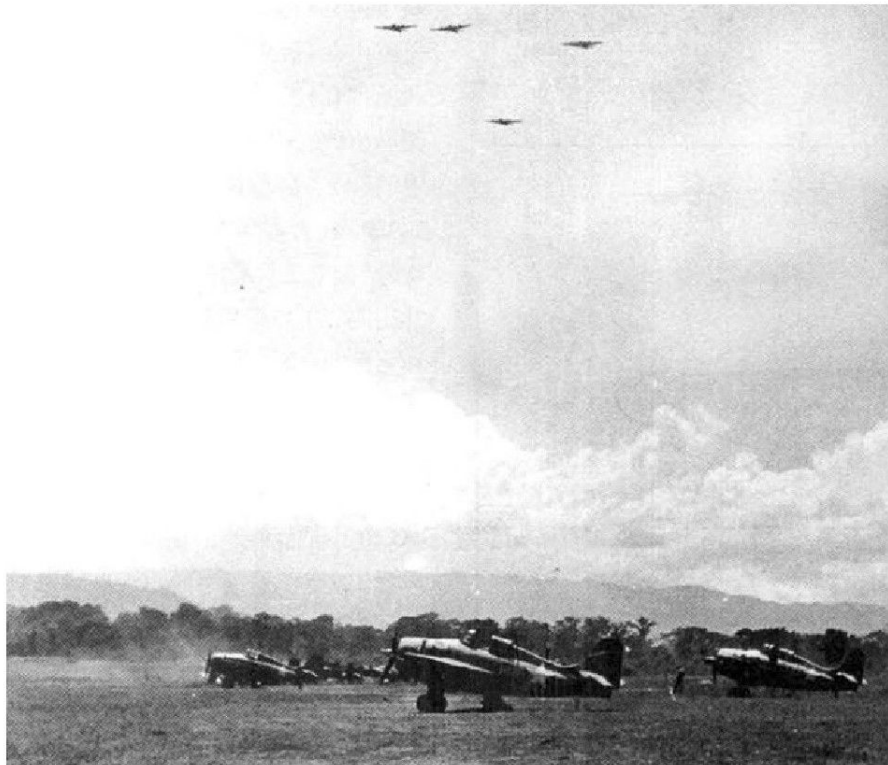
累累弹坑给海军修建大队带来了麻烦，但“海上蜜蜂”们早已习以为常，经过拼命苦干，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亨德森机场的跑道重新恢复使用。

听了一晚上的炮击，“仙人掌航空队”和“企业”号航母的飞行员们像陆战队员一样气炸了胸膛，他们摩拳擦掌，咬着牙要报昨晚的一箭之仇，联合舰队的厄运来了。

14日拂晓，从瓜岛飞出的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正在撤退但尚未撤出战斗范围的三川舰队。“仙人掌航空队”的20架战机呼啸而出，对三川舰队进行攻击。经过两小时的轰炸，日军重巡洋舰“衣笠”号被炸伤进水。

黎明时分，“企业”号的侦察机又找到了三川舰队，航母攻击队闻讯赶来，数分钟之内就将已经气息奄奄的“衣笠”号完全击沉。

当三川舰队失魂落魄地逃回肖特兰基地时，死鬼“衣笠”号的小伙伴们，无论是重巡洋舰、轻巡洋舰，还是驱逐舰，舰体无不是弹痕累累。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大早就在亨德森机场上空起飞的“仙人掌航空队”

更肥的鸭子还在后面。依据田中舰群即将到来的情报，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另一架侦察机沿“狭道”进行严密搜索，终于发现了田中运输舰队。

大白天冲进“仙人掌航空队”的攻击半径，对运输舰队而言，无疑意味着毁灭，田中本不该自投罗网，但他错听了三川的报告。三川说，机场已经摧毁了，不用再害怕来自空中的袭击——敢情田中和三川之前都不知道“企业”号航母就在附近。

田中舰群被侦察机逮住，与三川舰队遭攻击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所以，就算三川能够在焦头烂额之际向田中通风报信，也一样不顶用。

当侦察机向航空队报告田中舰群的位置时，“仙人掌航空队”的飞行员欢呼雀跃，他们大声喊叫道：“中了头彩啦！”

上午11点，从瓜岛起飞的37架战机飞临田中舰群上空，田中舰群立刻拉响了防空警报。

田中舰群在护航措施上比较薄弱，只有有限的几艘驱逐舰在旁护卫，见美机袭来，驱逐舰一面做蛇形运动规避，一边以高射炮火使足力

气往上猛烈射击，几架美军的俯冲轰炸机中弹失控，坠入海中。

美军第一次攻击未见成效，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田中并未撤退，于是在一个多小时后，他迎来了第二次攻击。

27架美机从碧蓝天空的尽头如潮涌来，只是轰炸机投弹的命中率像上一次一样低，忙来忙去，仅对一艘运输舰造成创伤，还是轻伤。

美机攻击的低效率，让田中产生了一种虚幻感。宁可卖了悔，休要悔了卖，他令人不可思议地选择了猛打猛冲，在水柱和爆炸声中，运输舰群继续沿着海峡向瓜岛高速突进。

下午1点45分，美机第三次杀将过来，20架B-28“掠夺者”式轰炸机布满海峡上空。

作为B-17“飞行堡垒”（又称“空中堡垒”）的后续产品，B-28已升级了至少三代，在美国陆军轰炸机中，属于承前启后的机种。它参加过中途岛战役，不过取得的战果并不是很大，这主要还在于当时有“零”式拦截。

田中舰群也有寥寥可数的几架“零”式，这些战斗机全都是远途而来，有的从所罗门群岛北部起飞，有的来自于北面海域的近藤舰队。“仙人掌航空队”的“野猫”式战斗机以逸待劳，一口气击落六架“零”式，使得田中舰群很快失去了战机防卫。

没有了“零”式的阻挠，“掠夺者”们就像这种机型曾在中途岛中所经历过的那样，在亡命地穿过高射火力网后，用“鱼叉”一把叉住了运输舰群。

田中感受到的不是鱼叉，而是火红的烙铁。烙铁压进肚皮，灼伤了舰群中间最柔软的部分。美军一次性便炸沉两艘运输舰，运输舰载运的日本陆军士兵无处可逃，不一会儿海面便漂满了他们的尸体。

说到“飞行堡垒”，“飞行堡垒”就来了。从美军圣埃斯皮里图岛基地起飞的15架B-17，对田中舰群进行了第四次攻击。在“零”式胆寒的情况下，这些轰炸机同样是和尚没丈母什么都不怕，想怎么炸就怎么炸。

田中舰群一共承受了15吨炸弹，两艘运输舰遭到重创。

★最后一张王牌

下午3点30分，“企业”号舰载机赶来助兴。

七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蛇一样地爬上高空，朝着运输舰减速滑翔，它们看上去好像是在往海里钻，但是投完炸弹后又能及时升到空中。

落在海上的炸弹激起冲天水柱，浪花飞溅，令人惊心，落在舰上的炸弹则腾起一股又一股浓烟和烈火，因此受创的运输舰“令人作呕地倾斜着”，仿佛预示着末日来临。

空袭的美机离开后，浓烟散去，田中急忙重新集合舰只，但是因为要抢救落水人员，时间都被白白浪费掉了，只能被动地从一轮被袭转向另一轮被袭。



两架“无畏”式从“企业”号上起飞，前往攻击日军舰队。舰载轰炸机不停歇的连续攻击，可以打得敌舰犹如兔子掩面，藏得住头藏不住尾

田中舰群遭受的苦难整整延续了一天，美军以亨德森机场为主要基地，穿梭般地补充弹药来回轰炸，日军运输舰一艘接一艘地沉没，水手和陆军士兵们纷纷从正在下沉的舰船上跳水逃生。可是，海上也并非安全的逃生之地，剧烈的爆炸和浓重的血腥味引来成群鲨鱼，落水的日军

士兵为海上猛兽提供了午餐兼晚餐，美机同样毫不怜悯地对漂在海面的日本兵进行扫射。说起来，这还要怪日本人自己，因为是他们先破坏了战场道义和规则。别忘了，他们在得志时曾经如何疯狂射杀那些放下武器的盟军士兵。

这是让田中终生难忘的一幕：日军士兵烧黑的或残缺的尸体随着波浪载沉载浮，鲜血把附近的海水染成了红色，“峡道”内血水滔天。

第38师团还未登陆，便已死伤过半。田中的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他的头脑完全被愤怒和无序占据，在根本无力抗衡的情况下，他仍督令舰群前进，“执意蛮干”的程度令旁人都觉得吃惊。

田中越这样，美机越高兴，炸得也就越欢。经过前后八轮轰击，田中的运输舰被炸沉六艘，炸瘫一艘，残余的运输舰也全都浓烟滚滚。

直到夜幕降临，大空袭才结束。田中这时已经有些冷静下来，他认为“这次行动的前景很不妙”，可是在报请山本后，联合舰队司令官表现得比他还要固执。

山本电令：当晚必须登陆。

接到山本的指示，田中留下七艘驱逐舰，让这些驱逐舰靠拢燃烧的运输舰，以救援落水的陆军士兵和水兵，他自己率领四艘驱逐舰，掩护着残余的四艘运输舰，以夜幕为掩护驶进了铁底湾。

山本并不是让田中孤身冒险，他已经拿出了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派近藤舰队亲自率领夜战部队南下瓜岛，在为田中护航的同时，再次炮击亨德森机场。

近藤信竹中将是联合舰队中资格最老的高级指挥官，在职务上又是山本的副职，现在未做任何准备，就要指挥所属舰艇如此突前作战，充分说明了局势的紧迫。

这种心攥在手里的紧迫感，双方都能体会得到。预定增援瓜岛的第64特混舰队也正快马加鞭，疾驶而来。



“南达科他”号战列舰遭到日军97舰攻的攻击。“南达科他”是于1942年完工的新型战列舰，突出特点是防空能力强，日机对它形不成太大威胁

当天下午，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第64特混舰队，飞行员在报告中说有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四艘。而近藤舰队有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九艘，数量是其两倍以上，另外还包括原属阿部的“雾岛”号战列舰，这使近藤认为即便美军舰队突然出现，要予以击败也没有多大问题。

可是，实际上第64特混舰队并没有巡洋舰，代替巡洋舰的是更为厉害的战列舰，被日军飞行员误认为“巡洋舰”的分别是“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

“南达科他”号在圣克鲁斯海战中露面并受了伤，有一个炮塔无法转动，不过战事紧急，哈尔西也只能像差遣“企业”号一样把它派出来。“华盛顿”号与“南达科他”号的经历类似，也是新近刚从大西洋调入太平洋。

特混舰队的软实力一样不容小觑，指挥官威利斯·李少将后来被称为美国海军最杰出的炮击和雷达专家，“海军中最聪明的智囊之一”，有如此狠辣的对手上阵，真够近藤君喝上好几壶的了。

李本来要对付的是三川舰队，但当他到达瓜岛附近时，三川已经撤退，要追击的话距离又太远。这时有一艘美军潜艇发现了近藤舰队中的“雾岛”号，随即用明码电报通知了李。

结合空中侦察机的报告，李确定有一支包括战列舰在内的日军舰队正向瓜岛开去，他迅速做出决断，要像阵亡的卡拉汉、斯考特少将一样加入夜战，并给向来擅长夜战的日军以迎头痛击，一举打破夜间由日军舰队主宰瓜岛海域的局面。

★先下米的先吃饭

11月14日，晚上9点，李舰队到达萨沃岛，他们没有发现日军战舰，只在水平线上看见仍在燃烧的运输舰。燃烧的运输舰下面还有沉没的运输舰，在驶经沉舰时，战列舰的磁性罗盘不停地来回转动。

9点48分，舰队进入铁底湾，瞭望哨已经看到了瓜岛山头的暗影，可仍然不见日本舰队的踪影。

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李有些急了，他决定和瓜岛的美军电台先取得联系。

李舰队仓促出航，事先没有规定好与瓜岛的无线电呼号，收到舰队电报后，瓜岛电台生怕中了日本人的计，因此回复：“我们不认识你！”

李与范德格里夫特曾是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上学时，大家给李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李察”。见联络发生障碍，他便主动报上自己的名字。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神秘和不可理解，取名“李察”在当时绝对是件既时髦又前卫的事，范德格里夫特哪会不记得。一说外面有个“李察”在招呼，他马上知道是自己人来了。

两边就此搭上了线，都很高兴，然而遗憾的是，范德格里夫特手里也不掌握日军舰队的最新情报。

李判断日军舰队应该还没有进入铁底湾，因此他率领舰队扩大了搜索范围，开始逆时针绕着萨沃岛周边转，等待日舰的到来。

绕行过程中，萨沃岛岸上的微风吹向船队，这种海风通常都带有浓烈的腐臭味，令人惊奇的是，当天海风里竟然没有臭味，反而弥漫着一股金银花的馨香，船员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吉兆。

吉兆是吉兆，只是仍然不见日军舰队的踪影。

日军能在夜战中屡屡占据上风，并非没有道理，至少在这个领域，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术。近藤舰队其实在天黑之后就已接近瓜岛海域，李之所以找不到，缘于近藤已将自己的舰队拆分成了近藤本队、桥本部队和木村部队，近藤本队负责炮击机场，桥本部队负责远距离警戒，木村部队负责近距离警戒。

经过这种大面积分散，西瓜变成芝麻，目标一下子缩小，李自然难以找到近藤。倒是近藤舰队已经发现了他，发现者是桥本部队的轻巡洋舰“川内”号。

“川内”号就像那架侦察机一样，错把战列舰报成了巡洋舰。桥本部队指挥官桥本信太郎少将闻听对方也只是几艘巡洋舰，马上来了兴致。

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桥本将所属部队一分为二，派“绫波”号和“浦波”号驱逐舰从岛东，自率“川内”号和驱逐舰“敷波”号从岛西，准备对美军舰队实施两路包抄。

李舰队的编队方式是传统的单列鱼贯纵队，四艘驱逐舰在前，两艘战列舰在后。晚上11点，拖后的“华盛顿”号从雷达屏幕上发现了逐渐逼近的“川内”号，它二话不说，便对“川内”号展开交叉跨射，在主炮塔内三门巨炮的猛轰下，海面腾起冲天水柱。

当“川内”号的瞭望哨看到“华盛顿”号的细长黑影时，还笃定地再次贴出了“巡洋舰”的标签，直至桥本看到水柱，整个人都呆住了。

多大口径的重炮能激起多大的浪，都是行家里手，哪能辨识不出，这根本就不是报告中说的什么“巡洋舰”，分明是战列舰，而且是日舰里面没有的那种。

桥本是个乖觉的人，一瞧实力不济，他赶紧下令“川内”号施放烟雾，借着烟雾的掩护，带上两舰向北高速逃跑。

五分钟后，美军驱逐舰雷达发现了包抄过来的“绫波”号和“浦波”号，于是兜头便是一顿猛揍，双方交上了火。

“绫波”号和“浦波”号身后是近藤派来的木村部队，这使得两舰有恃无恐，“绫波”号虽中数弹也不退却。木村指挥夜战也极为老练，他并不急于救援已经起火的“绫波”号，反而利用两舰为掩护，将他的五艘战舰一字排开，以“T”字横头阵位向美舰冲来。

七艘日舰对四艘美舰，这四艘美舰又抽调自四个不同的单位，彼此缺乏了解和配合，因此很快就陷入被动。先是“格温”号被打瘫，接着，“沃尔克”号的舰艏被鱼雷炸飞，舰体支离破碎地沉入海底，最后“普雷斯顿”号也步了“沃尔克”号的后尘。李舰队仅击伤一艘驱逐舰，自己舰队的驱逐舰被击沉两艘，重创两艘，简直是一地鸡毛。

★狠狠地揍他们

千里迢迢是要来打个漂亮仗，迎来的却是如此糟糕的开局，站在旗舰“华盛顿”号上的李怒不可遏。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仗可不是这么打的，他当即指挥“华盛顿”号杀了上来。

看到“华盛顿”号，日舰也跟先前的“川内”号一样给吓住了。“长良”号率先掉头，其他驱逐舰见巡洋舰都熊了，跟着掉头就跑，受了重伤的“绫波”号一瘸一拐，想跑也跑不快，眼看就要成为李斩下的第一颗项上人头。

可是，两艘战列舰突然都停止了炮击，“绫波”号趁机逃之夭夭。李气坏了，一查，“华盛顿”号是因为雷达荧光屏上显示的目标太多，一时无法识别敌我，枪炮官唯恐误伤己方舰艇，所以暂时停止了射击。

李又问“南达科他”号舰长：“你为什么不开火？”

回答竟然也跟雷达有关：“雷达电路发生故障。”



美军战列舰的16英寸舰炮齐射。作为1941年完工的新型战列舰，“华盛顿”号在主炮火力、主装甲带、水平防护等各项指标上已全面超过“雾岛”号

李忍无可忍：“雷达有故障，你们就不打仗了？眼睛是干什么的？都是夜战，日本人看得见，我们就看不见？”

舰长嗫嚅着解释：“将军，我怕误伤自己人……”

怕误伤自己人，知不知道自己家的舰艇已经倒了一堆了？李打断舰长：“少废话，我要你开炮，狠狠地揍他们！”

李转头看到残存的两艘驱逐舰伤痕累累，便干脆让它们退出战场，由两艘战列舰进入战斗位置，“南达科他”号舰长因为挨了一顿骂，知耻而后勇，一马当先地冲到了最前面。

此时，逃跑的日舰也停住了脚步，近藤本队上来了。近藤将所有军舰分成四路，采用分散配置的战斗队形，迅速向美舰接近。

日本海军善于夜战，并非虚夸。由于近藤采取了分兵合击的战术，给美舰的感觉是四处都有日舰，四处都有日舰在开炮，炮手们如堕五里雾中，慌乱之中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还击才好，有的人甚至以为瓜岛日军的岸炮也参与了对他们的攻击。

“南达科他”号遭到日舰围攻，并被驱逐舰射出的一发炮弹击中，接着又有许多枚鱼雷射来，幸运的是，“南达科他”号为了防止与一艘燃烧的驱逐舰相撞，正在绕圈，这些鱼雷全都打偏了。

当然，有幸运也有不幸。日舰击中的炮弹给军舰造成了一个漏洞，船员们要予以修补，轮机长鬼使神差地违规拉下了总电闸，这下可好，“南达科他”号立即失去了全部电力供应。

雷达有故障，可以打开战斗识别灯，可现在灯也没法开了。更糟糕的是，其他诸如火控、炮塔旋回装置也全部失去作用，主炮被锁死，对外联络功能完全丧失。

“南达科他”号被调入太平洋战场后就一直毛病不断，船员们劝谗地称它有“祖传的小霉运”。然而这回可不是倒点儿霉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了漂浮在水上的一座死城。

在火光背景下，日舰都注意到了这座庞大的黑影，“雾岛”号和“绫波”号打开探照灯，向黑影照射过去。近藤还没有接到山本的报告，他仍以为与之作战的是美军“新式巡洋舰”，站在“雾岛”号的舰桥上，他和幕僚们举起望远镜察看起来。

一看，“新式巡洋舰”不仅外形奇异，而且舰桥形状也很独特……

几乎同一时刻，众人都放下了望远镜，他们面面相觑，意识到这不是巡洋舰，而是美国最新式的战列舰。

按照原先的计划，为避免遭到“比睿”号那样的重大损失，近藤是不想把“雾岛”号这样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投入搏杀的，后者将担负炮击瓜岛机场的重任。

可是眼前的猎物太肥了，最新式的战列舰，好像还陷入了困境，此时不割，更待何时？近藤立起贪念，口水都要顺着下巴流下来了，他终于改变主意，下令“雾岛”号等也上前攻击。

一刹那，所有日舰都把炮口瞄准了“南达科他”号，似乎谁都能从“南达科他”号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各种口径的炮弹扎着堆儿飞过来，炸起一簇簇夺目的火焰，不过这时候运气又奇迹般地降临了“南达科他”号。炮击中，“雾岛”号共发射包括高爆弹、穿甲弹在内的重磅炮弹117发，却只命中了2发。日军重巡洋舰“高雄”号发射的203毫米炮弹倒是多次命中，然而因为信管的毛病，其中大多数炮弹都没有引爆。

尽管如此，“南达科他”号还是被打得够痛，它的天线塔被打掉，六台火控雷达有四台被打坏，上层舱室也被重型炮弹击中，好几个地方已起火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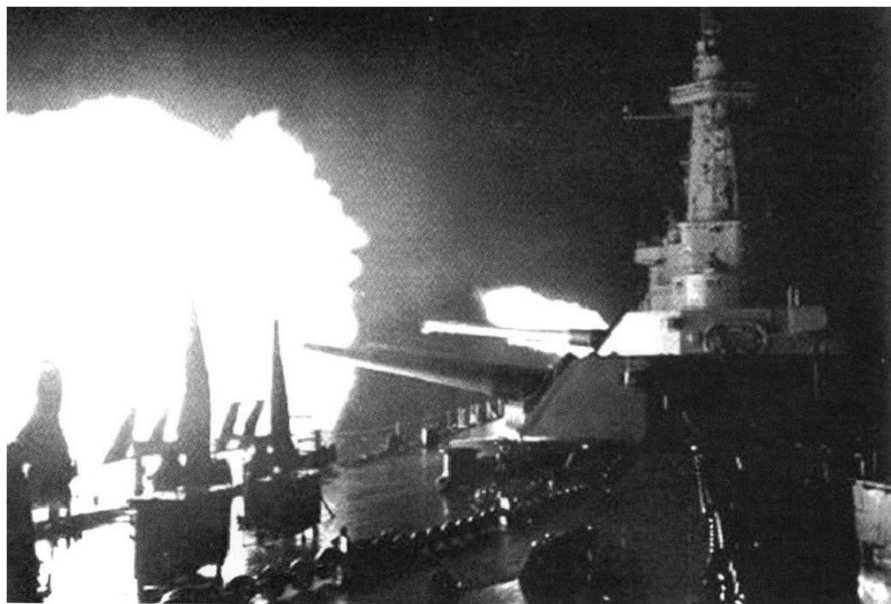
日舰都在打“南达科他”号的主意，没有舰只注意另一艘战列舰的存在。就在它们群殴“南达科他”号的时候，“华盛顿”号一直躲在暗处窥伺战机，李这个炮击和雷达专家要显一显自己的特别之处了。

★以一打三

“华盛顿”号盯着“雾岛”号很久了，它的主炮塔也已锁定了这个大目标，但由于是夜战，舰长担心那是“南达科他”号而迟迟没有动手。“雾岛”号和“绫波”号不开灯便罢，一开灯，“华盛顿”号立即分清了敌我。

“华盛顿”号是当时美国海军中最新的主力舰，舰龄比“雾岛”号要新28年，舰上装备有MK-3型火炮指挥雷达和弹道计算机，这是一种先进的火控雷达系统，炮兵们只需将方位诸元输入测距仪，然后炮弹就会向日舰飞去。

午夜时分，随着李一声令下，“华盛顿”的九门406毫米主炮如同滚雷一般炸响了，经过两次主炮齐射，第二次就击中“雾岛”号的中部，“雾岛”号的塔形上层舱室被击成碎片，并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华盛顿”号向“雾岛”号开火时的情景，由于目标很近，主炮仰角近乎平直

“雾岛”号正全神贯注地噬咬“南达科他”号，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会有另有一个巨无霸要暗袭它。近藤也被打蒙了，当炮弹袭来，他都弄不清炮弹究竟来自何方，只能看到舰上烈焰滚滚，钢铁的碎渣和人的肢体不断飞上天空。

“雾岛”号舰长严渊三次大佐惊慌地跑上舰桥，向近藤报告：炮手大部分阵亡，舵机被炸毁，舰身在水面直打转。近藤指示他放慢航速，改

用发动机操舵。

“华盛顿”号直接把雪亮的战刀戳向了“雾岛”号的胸口，眼见自己的旗舰老大陷入困境，日军重巡洋舰“爱宕”号和“高雄”号急忙放下“南达科他”号，掉转炮口射击“华盛顿”号。

穿着青衣抱黑柱，“雾岛”号自有两个喽啰抱大腿，“华盛顿”号无人相帮，但它另有一套双拳敌四手的办法。

“华盛顿”号用406毫米主炮轰击“雾岛”号，用127毫米副炮收拾“爱宕”号、“高雄”号，以一打三，浑然不惧，越战越勇。在短短七分钟里，它向“雾岛”号发射了75发主炮炮弹、107发副炮炮弹，向“爱宕”号、“高雄”号发射了120发副炮炮弹，从瓜岛上远远望去，就好像从黑色的洞窟里钻出一条愤怒的火龙，正向四周的骚扰者喷吐火焰。

有那么一会儿，“华盛顿”号的舰长判断“雾岛”号可能已下沉，因此半途曾中断主炮射击，另外发射了两发照明弹进行辨认。

一阵乱拳，打到你鼻青脸肿，再点了火看一下还有没有气。这么一瞅，还有气，不过已经是出得多，进得少。“雾岛”号被九发406毫米炮弹和超过40发127毫米炮弹击中，三座主炮塔被打坏，全舰冒出火柱和浓烟，已完全失去战斗力。

近藤将司令部从“雾岛”号转移到“爱宕”号。他下令三艘驱逐舰围到“雾岛”号旁边，准备救助船员，同时自率“爱宕”号、“高雄”号继续与“华盛顿”缠斗。

三个打一个还拿不下来，两个打一个自然还是同样结局。“爱宕”号、“高雄”号向“华盛顿”号连续发射八枚鱼雷，无一命中，两舰重巡洋舰累到气喘吁吁，却始终奈何不了“华盛顿”号。

单从数量上看，近藤本来占有更大的优势，理论上可以使用群狼战术，但前面让人眼前一亮的布阵此时却已将优势转为劣势：由于分散配置兵力，各舰东一撮，西一撮，导致兵力无法集中在一起，能捏合到一处的也就两艘重巡洋舰。

不是战舰少吗，田中舰群的三艘驱逐舰正好增援过来。见近藤阵营添了生力军，李唯恐它们攻击“南达科他”号，于是主动向这三艘驱逐舰迎了过去。

对于近藤来说，田中根本就是在帮倒忙：你自己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的，跑这儿来瞎掺和什么劲儿？

近藤恨不得生出一千张嘴，叫田中不要过来，你保护你的运输舰才是关键啊！可是，既然田中这个脑残的家伙已经做了最脑残的事，他也只得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命令田中掉头返航，一面下令自己舰队高速追

击，务必抢在前面保护对战列舰毫无反击能力的运输舰队。

近藤一动嘴，各舰全都狂奔起来，等大家跑到田中舰群附近，腿都细了一圈。

应该是抢在前面了吧？没错。再回头找“华盛顿”号，却找不到了，连同曾经围攻的“南达科他”号，近藤搜索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近藤判断，美军舰队一定是被刚才那种万马奔腾的场面给吓坏了，所以已经逃去无踪。现在他面临着一个问题，还要不要继续执行炮击瓜岛机场的任务？



注意“华盛顿”号军舰桅杆上的MK-3型火控雷达。火控雷达具有自动跟踪能力，截获目标后就能不断给出较为准确的坐标数据，从而大大提高了舰炮的测量和射击精度

继续炮击，可以，但有风险，时间接近凌晨，天亮后必然会遭到瓜岛美机的轰炸。

日本人的军事计划一般都订得非常复杂精细，但是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指挥官往往就会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去适应和调整。近藤也是如此，一晚上惊心动魄的厮杀，特别是“华盛顿”号的威猛和对“雾岛”号的杀伤，足以让他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也消磨了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儿勇气和意志。考虑再三，近藤决定放弃炮击计划，率自己的舰队撤退。

★容易得来容易舍

与近藤估计的相反，“华盛顿”号一直都没有离开。李是把瓜岛机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的，只要近藤舰队不离开铁底湾，他就会死守在这里。直到雷达显示近藤舰队正在退却，他才乘胜收兵，掩护“南达科他”号离开战场。

美舰脱离战场后，满身洞眼的“雾岛”号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有人提出将“雾岛”号拖回克鲁特，近藤却嫌累赘，会影响自己跑路，因此下令用鱼雷击沉。

“雾岛”号舰长没有像“比睿”号舰长那样充英雄，严渊三次连与舰船共存亡的口号都没有提一句。好就好在他跟对了人，事后山本虽然觉得晦气，但以近藤资格之老，不可能随便予以处分，这也便宜了严渊，使他没有像西田那样受到严责和调查。

15日凌晨1点25分，“雾岛”号沉入铁底湾。这是日军在三天内连续损失的第三艘战列舰，也是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用战列舰击沉的第一艘战列舰。

与“雾岛”号的沉没相比，近藤的撤兵决定显得更加自私和愚蠢，他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护卫运输舰队，既不能在天亮之前炸平机场，又不敢留下来与田中舰队相始终，都不知道这位老兄大老远跑到瓜岛干什么来了，难道就为了送艘战列舰给对手做礼物？

在海战爆发时，运输舰队一直潜伏在萨沃岛北面海域，田中按捺不住性子，派三艘驱逐舰前往助战，并不是爱表现，而是他急于看到近藤将美舰击溃或赶走，然后炮击机场，掩护他的四艘运输舰登陆。

看到近藤舰队不管不顾地扬长而去，田中急得直瞪眼——尽管美舰也撤了，运输舰暂时不会受到威胁，可他得抢在天亮前卸载完毕啊，天一亮，“仙人掌航空队”铁定要实施轰炸。

天亮前能卸完吗？怎么可能，人员和物资那么多，登陆艇又那么少。

现在的运输舰队可谓进退失据，进，卸不完，退，也只来得及退到铁底湾，一样难逃灭顶之灾。

田中的幕僚长出了个主意：“实在不行，让运输舰抢滩吧！”

抢滩，就是把运输舰搁浅在瓜岛的登陆点。这样即便天亮前卸载不完，剩下的陆军部队和物资也可以凭运气上岸，当然它的代价是四艘运输舰将注定有来无回。

田中不清楚山本的态度：“克鲁特方面能同意吗？”

幕僚长一脸苦涩：“不管怎样，我们总不能等死啊，救人要紧。”

田中仍然犹豫不决：“一艘运输舰都没带回去，我怎么再见山本司令长官？”

幕僚长急了：“干吧，将军，再犹豫就没时间了！”

看到幕僚长绝望到眼泪都流了下来，田中觉得不妨一试，他向克鲁特发去电报，请求允许运输舰抢滩上岸。

山本还不知道近藤已放弃炮击机场，他果然像田中顾虑的一样，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你以为造一艘运输舰那么容易？“贱里买来贱里卖，容易得来容易舍”吗？

山本不同意“贱卖”四艘运输舰，一艘也不舍得。可是，只有近藤知道，到了这个份儿上，舍不得都是一码子事。他扔掉山本的复电，转身便向四艘运输舰的舰长下令：“快速靠岸，卸下部队！”随即全速向登陆点冲去，搁浅后马上便进行卸载。

时间已被浪费得太多，到日出时，尽管大家累得要口吐白沫，但卸下的人员物资仍然有限，一共只有2000名士兵、260箱弹药和1500袋大米。

也就在这个时候，瓜岛美军的大口径岸炮开始发威，重炮炮弹不断落在运输舰周围，使卸载陷入停顿。紧接着，“仙人掌航空队”如约而至，一群群的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飞临海岸上空。

要说那近藤也真不是个东西，他自己溜了号，却让田中增援他的三艘驱逐舰去追赶美舰，弄得田中仅有一艘驱逐舰可阻击美机。

田中成了被群殴的对象，除岛上、天上的进攻外，一艘停泊于图拉吉岛的美军驱逐舰也赶了过来，连连向田中的驱逐舰施放鱼雷。田中躲得了上，躲不了下，避得了左，避不了右，一发炮弹击中甲板，甲板上的水兵死了一地。



遭到美机攻击后，四艘日军运输舰在搁浅燃烧。日军对瓜岛的这次大规模增援和补给行动只落得了一个失望见底的结局

因为违令抢滩，田中得了个“顽强者”的诨号，可是面对继续下去只能为运输舰陪葬的下场，他也心有不甘。于是，田中施放烟幕，抛下运输舰逃掉了。

驱逐舰尚有舰炮，运输舰什么抵抗武器也没有，等于是手无寸铁，因此接下来的情景直接转为单方面屠杀。美机贴着运输舰的烟囱投掷炸弹，四艘抢滩登陆的运输舰全都成了怪模怪样的废铁。

美机对废铁没有丝毫兴趣，它们不再进攻日舰，而是大批地向滩头投掷燃烧弹。

滩头一片大火，田中好不容易卸载的弹药物资化为灰烬，士兵也瞬间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最后形成的尸体全都奇形怪状，狰狞可怕，他们有几个抱在一起的，有坐的，有立的，还有临死前伸出双手呼救的。

战争的残酷和冷血，令在低空拍摄照片的美军飞行员都感到悚然心惊，不敢再往下多看一眼。

历时三天的第三次所罗门海战至此画上了休止符。仅仅是就增援瓜岛这一最基本的意图而言，山本也没能达到目的，他只将十吨物资和2000人的陆军士兵送上岸，派出的护航部队损失却高达70%，包括两艘战列舰在内的十多艘军舰永沉铁底湾，联合舰队由此元气大伤。

更令山本感到不安的，莫过于“华盛顿”号用于击沉“雾岛”号的MK-3型火控雷达。战争实践表明，使用这种性能先进、精确度极高的雷达确

定方位，即使是在夜间也能做到首发命中。

原来美国的军事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山本再也不敢轻易拿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战列舰去送死了，战列舰全都被他调出了所罗门海域，这也意味着大规模增援不再具备可能。哈尔西就此评价战局发生的变化：“在此之前，他（指日军增援部队）一直随自己的意向挺进，在此之后，他只能随我们的意向撤退了。”

瓜岛战役胜利的曙光已然来临，尼米兹直截了当地表示，经过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瓜岛战役的重要阶段已经过去，他同时赞誉为南太平洋舰队带来新气象的哈尔西：“智勇双全，神机妙算。”

就连一直对海军有怨言的范德格里夫特，也第一次毫不保留地赞扬了海军。他给哈尔西发去电报：“敌人已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感谢李昨晚的大力援助，感谢金凯德将军。”

华盛顿高层亦大受鼓舞，海军部长诺克斯将军在接受报界采访时说：“瓜岛战役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性胜利，从此所罗门群岛南部诸岛将不受威胁。”

罗斯福晋升哈尔西为海军四星上将，并得到国会批准，他在卡拉汉、斯考特的追悼会上公开宣称：“这次战争的转折点终于来到了！”

第七章 你们就是英雄

日军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的失败，令第17军东山再起的计划遂成画饼。11月17日，百武发布命令：“今后不再进行夺取机场的大规模作战，全体转入持久战。”

百武不敢乱动，范德格里夫特稳坐钓鱼台，在大批援军到来之前，也不再主动出击，瓜岛进入了相互对峙的平静期。此时对于日军来说，对他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已不是岛上的美军，而是补给的难以为继。

维持补给正在变得越来越难。11月18日，日军的水上侦察机发回情报，确认美军在瓜岛南部又修建了六个飞机场，配备有数百架飞机，而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机则越打越少，一共只剩下了30架。就这30架要进行空战的话，也得从很远的布干维尔岛起飞。

换句话说，美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所罗门群岛中大部分岛屿的制空权。在这种情况下向瓜岛运送补给，要想不成为美机的猎物，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快一些，采取在晚上就把“东京快车”的车程给搞定；二是贼一点儿，跑到海底去运，让飞机即使在白天也发现不了。前者是投入高速驱逐舰，后者是动用潜艇。

于是，日本海军的驱逐舰群白天就像出租汽车一样，全部集结于肖特兰湾内，等到夜幕降临，立即载运补给物资向瓜岛开去。驱逐舰再高速，卸货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正好在天亮前赶回基地，这时候就看各人的造化了，船员们把美机轰炸称为“班机”，看到“班机”，他们就在海面旋转航行，左避右闪。

长此以往，很多驱逐舰练出了一手高超的避弹技能，某位舰队指挥官还把驱逐舰的回避动作描写得富有诗意，说它就像日本人举行盂兰盆会时，男女和着歌曲和音乐跳的民间舞蹈。

虚构和美化难以代替运输过程中的艰险，而“东京快车”也很难真正解决岛上的给养缺乏问题。11月22日，当今村均到拉包尔上任时，更趋恶化的瓜岛局势一下子就把他的心口给堵住了。

★往墙壁涂泥坯

瓜岛战役的连续惨败，令日军大本营内一片郁闷，对能否在瓜岛与美军相抗，也有更多人提出了质疑。

争论许久，大本营还是决定再试一次，也就是投入更多的兵力，看看能否夺回瓜岛。按照这一宗旨，参谋本部紧急组建了第8方面军，下辖从中国战场调来的第18军以及百武指挥的第17军，第18军负责接替第17军在新几内亚群岛的防务，以便第17军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在瓜岛作战。

经参谋总长杉山元推荐，今村均被任命为第8方面军司令官，负责指挥整个南太平洋战场。今村有指挥爪哇战役的战功，他在日本陆军将领中号称“儒将”，也有人吹捧他是陆军中山本一样的人物，大本营推出他来，毫无疑问是想找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

走马上任之前，天皇特地宣今村进宫听旨，并且一见面就夸奖他：“今村，朕知道你在爪哇干得不错。”

今村赶紧说：“陛下过奖了，卑职尽职而已。”

上司夸下级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在后面抽鞭子，裕仁随后就把谈话引入了正题：“你知道朕为什么紧急宣召你吗？”

怎么能不知道呢？接到任命，今村已经研究了瓜岛战局，研究过后，他的一个脑袋顿时变成了两个大：那是个烂摊子，烂到没有重新收拾的可能。所谓不断增援，也不过是往墙壁涂泥坯，干了一层再涂一层，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泥坯就是泥坯，不管涂多少层，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种火如何救得了呢？面对天皇，今村更加不敢拍胸脯打包票：“我对瓜岛战事了解甚少，恐怕难以胜任……”

瓜岛的摊子已经烂到了何种程度，裕仁的心里同样明镜一般，宣召今村，就是要在给这位大将打气的同时，从精神和心理上把他给敲定了，让他不能再有犹豫和彷徨，以便在危急关头替皇室分忧解难。

“一想到我第17军官兵正在受苦，朕日夜不安，所以请你分忧！”

天皇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今村就算有辞职的念头，也只能自动打消：“请陛下放心，我当竭尽全力。”

裕仁马上抓住话头：“你什么时候去？”

今村一下子愣住了，催人如催命，任命状也才刚下来，哪有这么急

的？

裕仁眼角里突然泛出了泪光：“今村，我的官兵正在瓜岛备受苦难，朕希望你日夜兼程，火速前往解救他们。事情紧急，连一天时间都是重要的。”

今村看得出，天皇这不是在演戏，是真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他急忙诚惶诚恐地答道：“是。”

为了这个“是”，今村匆匆赶往拉包尔。不出所料，迎接他的是一大堆坏消息，除了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的失败，还有百武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驱逐舰和潜水艇的组合，只能让瓜岛日军的实际补给维持在定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远远无法满足前线的需要。长期营养不良，使得日军官兵的体力消耗殆尽，战斗力弱到不行。岛上的第17军共有19700人，能打仗的10000人都不到。

天皇都知道第17军在受苦，今村当然也能体会到岛上那些人的艰难，他因此致电百武，要求再忍辱负重几天，他保证马上向瓜岛运送援军和补给。

今村手里已经集结了尽可能多的援军和补给，不过要是没有海军的运输及护航，它们永远也到不了瓜岛。发完电报，今村就和联合舰队联系，说岛上的人都快饿死了，海军不能见死不救，必须尽快派出运输舰队。



由驱逐舰队组成的“东京快车”

山本的回复是，联合舰队刚打完一场恶仗，急需一段时间休整，而且若派运输舰队，就必须让航母编队护航，可是航母都已开回日本国内大修去了，光靠其他战舰无法与美军航母相抗衡。

回国大修的航母，是指圣克鲁斯海战中受重创的“翔鹤”号和“瑞凤”号。几次海上鏖战，都让山本意识到了自身航母在技术上的缺陷，这次，他下令不仅要修好创口，还要安装雷达以及对空射击兵器，这样修理时间自然就延长了。

航母必须配置舰载机。曾参加一线作战的四艘航母，“翔鹤”号、“瑞凤”号，加上“隼鹰”号以及也在克鲁特修理的“飞鹰”号，合在一起，总共需要添置219架新飞机。以日本的航空制造能力而言，这是一个足以把他们的腰压弯掉的惊人数字。

与硬件相比，软件方面更令山本头疼不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为经费限制等原因，日本海军训练飞行员一直执行少而精主义，即宁精勿滥，宁少勿多。每年1500人报名应试，仅几百人能过关，然后航校还要按照“剔除莠草”的原则，进行严格到苛刻的层层筛选与淘汰，毕业时留下的只有100人。

也就是说，即便有十年累积，日本海军航空队能攒下的飞行员也不会超过千人。南太平洋上的海空大战，往往一战就能损失近百名飞行员，这样的损失速度，远远超过了航空队的人员囤积速度。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南云的机动部队仍有一半以上的老飞行员健在，但经过南太平洋作战，有经验的老飞行员几乎全死在海上了。而在这之后，哪怕经历过一次战斗的飞行员，前面都能搁上一个“老”字了，这些“老”年轻飞行员被全部集中到了“隼鹰”号，由此导致“翔鹤”号、“瑞凤”号、“飞鹰”号都没有损失，可是甲板空空，异常冷清。

日军飞行员坂井三郎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认为如果战前日本政府能给海军再增加一些经费，或者海军修改一下苛刻的选飞条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境遇就会好上很多。

现在不需要坂井提醒，日本海军自己就下手修改选飞条件了，不然前线就得不到飞行员的补充，然而这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新补充上来的飞行员当中，不仅看不到多少王牌苗子，还充斥着菜鸟。

究其原因，恰恰也来自于日本海军高层的急功近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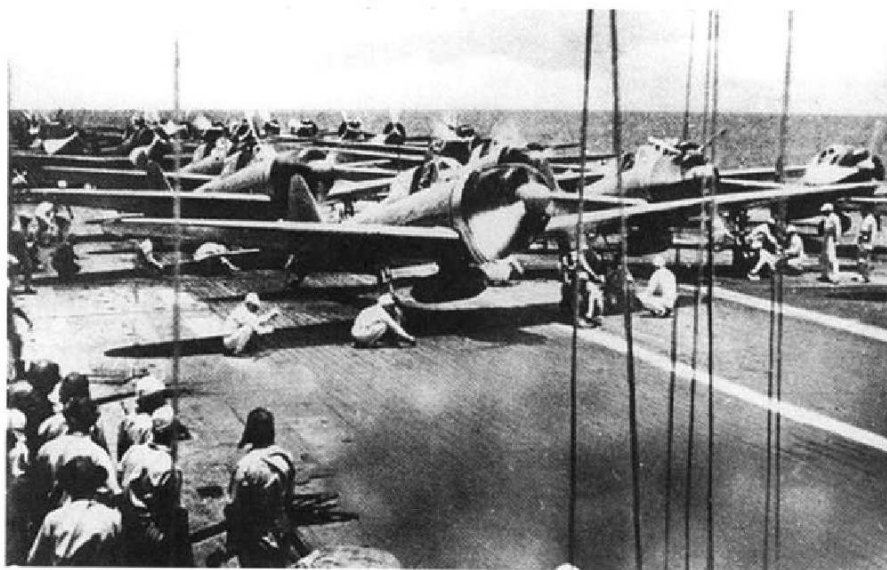
★死亡岛

过去，日本航校里曾有许多高水平的教官，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中的大多数都被硬拉到战场上去了，并像其他老飞行员一样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死亡之途。

这些教官都完蛋了，飞行训练的质量和成效可想而知。坂井亲眼所见，战争时期拿到毕业照的飞行员，其水平还不如战前航校开除的那些学生。

当然，时间紧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放在平时，航校毕业的学生先要用一年时间在陆军航空队进行实习和训练，之后才能当航母飞行员。这个规定眼下是无论如何难以执行了，到航母来开舰载机的菜鸟们，飞行时间大多不满200小时，别说开到海上角斗，基本训练都很难过关。

舰载机ABC的头一条是着舰训练，即如何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降落。坂井没有参加过海上作战，但他也学过着舰。按照他的体会，这是一项特别难以掌握的技术，他反反复复地练了一个月，才终于学会。



在飞行甲板上做起飞准备的日机攻击队。日军合格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本来就有限，可是作战时却有一股“偷得爷钱没处使”的慷慨劲儿，结果就是越打越少，直至变成穷光蛋一个

坂井是精兵教育出来的王牌，他都如此，菜鸟们就更不用说了。新成立的一航战配属了300名飞行员，其中至少有一半人要用两个月时间

才能做到勉强着舰。

犹如婴儿学步，舰载机飞行员要是不会着舰，就等于不会走路。而在未学会走路之前，旁边的大人无论怎样帮扶，怎样心急，都不能代替婴儿。作为联合舰队的大家长，山本自然比别人更了解这些内幕，退一步说，就算他不给航母装雷达，让航母提前出来为运输舰队护航，都保不了运输舰的镖，非但如此，连航母有没有命逃得回来，也是个未知数。

今村以为自己衔皇命而来够有面子，没有料到山本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仅如此，连“东京快车”也一并给叫停了。

山本的绝情并非不可理解，比如，潜艇部队本来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进可攻，退可守，使用得当，甚至能击沉美军航母“黄蜂”号，可现在搞起了运输，可以说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其真正用途，有人讽刺是在“用剃刀砍柴”，这直接导致潜艇部队的战绩江河日下。

潜艇船员们也想不通，一接到命令，人人神态沮丧：“唉，今天又是运输。”然后才慢腾腾地钻进潜艇。

如果说让潜艇卸下鱼雷装罐头，充当“潜水运输队”，山本尚能容忍，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运点儿罐头，潜艇极可能有去无回：38艘日军潜艇参加运输，已有六艘被图拉吉港的美军巡逻舰或鱼雷快艇击沉，舰上人员无一幸免。

被迫跳着“孟兰盆舞”当“出租汽车”使的驱逐舰更可以说是大材小用。这些驱逐舰的设计目的，是用于舰队决战中的“渐减作战”，也就是最大程度消耗对方有生力量，因此其主炮及鱼雷的火力较强，航速也很快。

每一舰种在设计和建造时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什么好处都揽下。日军驱逐舰的攻击力强，然而防护薄弱，并不适用于护航行动，虽然暂时看来损失还不算太大，可往后谁知道呢？山本叫停“东京快车”，无非是要防止驱逐舰和潜艇继续受到损失，从而给今后的海战带来影响。

山本站在自己的立场权衡得失，陆军可不会这么考虑，在他们看来，海军已经吝啬到大白天都不肯借没油的灯盏了。今村憋了一肚子的气，但他对此又无可奈何，为了解决百武的燃眉之急，只好临时决定派陆军飞机空投粮食。

这既是无法之法，又确实确实是一个饿得不能再饿的主意。先前的情报准确无误地表明，美军已经控制了所罗门海域的制空权，大白天的，甚至连只海鸥都别想逃过美军飞行员的监视。

日机日出而行，经历长途飞行后，常常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遭到

美军战斗机的拦截。与美机交战后被击落那算是幸运的，最不幸的，是摆脱追击但所携带的油料也已耗尽的日机，等于是自己埋葬了自己。

即便有侥幸飞到瓜岛上空的，慌乱中投下的粮食也极少能落到地面日军的营盘里，大部分下系粮食袋的降落伞不是飘进美军防线，就是被亨德森机场的高射炮摧毁。

百武以为今村来了可以改变处境，没想到反而雪上加霜，11月22日以前应该送来瓜岛的大米，到11月23日还没有看到。

饥饿代替美军的反击，成为瓜岛日军的天敌。没有粮食，身体强壮者尚可靠挖草根充饥活下去，身体虚弱者就绝无生存下去的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疟疾和痢疾，士兵成批地倒下，横七竖八地躺在营房和阵地上。他们像雏鸟一样张大着嘴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哼哼着要东西吃，这时候哪怕是往他们嘴里塞一口野菜，这些人就能心满意足地闭上双眼。

自瓜岛战役开始，这座小岛便有“死亡岛”之名，现在它更加名副其实了。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不见天日的战友与日俱增，他们永远告别人世，饿死的士兵都在夜晚上天堂了。”

神秘的黑夜无情地吞噬着生灵，也在啃咬着百武的心，他在发给今村的电报中哀诉，岛上日军平均每天要饿死百人，而且有增无减。照此发展下去，范德格里夫特完全可以不战而胜，因为不消多长时间，第17军主力就会自行瓦解和消亡。

今村惶惶不安，急忙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东条，希望大本营能出手干预，直接督促海军派出运输舰队。



瓜岛海域的盟军运输船队遭到空袭时的情景。水面上的烟柱并非飞机炸弹所造成，而是被击落的日军飞机，可见日军虽然也试图切断对方的补给线，但收效甚微

东条也感觉非常棘手，海军的困难显而易见，即便硬逼着海军出动护航，再到哪里组织这么多运输舰也是个问题——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派到瓜岛的运输舰已经全都有去无回。

实在没有运输舰，就必须征用民用油船。日本占领东南亚后，主要用民船来将东南亚石油及其他资源运回国内，但海陆军都需要征用民船，民船渐渐变得不敷使用。

日本本身资源贫乏，就算加班加点造船，也没这么多钢材。东条被逼得没法，只得求援于德国，希望取得50万吨船舶和100万吨钢材。交涉了一个月，电报也不知发了多少封，德国只肯给一万吨特殊钢材，与日方的需求相去甚远。

东条为此大骂希特勒，说希特勒真不够意思，给一万吨钢材还不如什么都不给，这哪里是轴心国同盟，狗屁都不如。

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若把民船调给今村做运输船，今后拿什么来运南方石油？更可怕的是，调来了油船，会不会还像上次那样给铁底湾铺路？

此外，岛上有近两万日军，按照需求，起码还得追加37万吨物资，筹集起来亦是不易。

几个不易一加，大本营就对今村说了不。

瓜岛的日军饿得死去活来，今村关于尽快增援的承诺却像是扔进了东洋大海，始终无法兑现，百武气得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求援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往拉包尔。

今村曾告诉百武，会把第18军的两个师团派来瓜岛增援，百武便在电报中吓唬对方：“待你增援的两个师团抵达，本人怀疑岛上还有几人生存。”

今村被夹在中间，他能做的也就是把百武的电报再原封不动地转发到东京，让大本营看着办。

大本营看过之后的态度还是漠然置之，什么也不干，这可把陆军参谋本部给惹火了。

★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辻政信这时已经回国，他的报告首先在参谋本部内掀起波澜。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参谋本部的很多参谋对瓜岛战役的真实情形仍了解甚少，经过辻政信一讲，才知道仗打得那么激烈，已经超过了以往陆军在东南亚的任何一次战斗。

“士兵饿到连怎么把饭盛来，都要竭尽全力。”

“两个月，士兵都见不到一点儿太阳。”

“疟疾、痢疾患者，露骨荒野者数千。”

.....

辻政信以喜欢且擅长煽情著称，可是“死亡岛”用不着煽情，就是直通通地白描，已经足以让他那些坐办公室的同事惊到目瞪口呆。

辻政信说，按照这种兵力消耗来估计，即便不打仗，瓜岛日军在这两个月内也已经自动消耗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参谋们一听，都急得跳了起来：照这么看，日本已经处于灭亡的边缘，那还等什么，快点儿增援啊！

海军“消极怠工”，大本营又不作为，这令参谋本部群情激愤。按照一名参谋的看法，派今村去拉包尔就是要谋求转机，现在这个希望还不大，如果不大，应该如何摆脱困境？该前进还是该后退，这些大本营都应该慎重考虑后拿个对策出来，怎么能当脑袋埋在沙里的鸵鸟呢？

“该前进还是该后退”，参谋本部的实际想法仍是“前进”，正如这名参谋在日记中写的：“如果在瓜岛败北，我们肯定将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

参谋本部遂向大本营提交计划，要求必须向海陆军增添62万船舶吨位，以应瓜岛之需。东条的首席军事顾问、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听说后，一下子急了起来。在一次军政首脑非正式聚会上，他对东条说：“就目前的形势，国内再不能抽调民用船只了，否则撤我的职好了！”

东条听闻，立即厉声训斥：“你想拆我的台吗？”

东条纯属色厉内荏，话里面就透不出多少底气，佐藤哪能听不出来，他毫不相让：“若要将战争坚持下去，我们别无选择！”

东条马上软了下来：“你是说放弃瓜岛？”

佐藤斩钉截铁：“参谋本部应该放弃夺回瓜岛的打算。即便是现在就撤，可能也已经晚了，我们早该做此决断。”

天皇下过要求夺回瓜岛的谕旨，东条也多次在天皇面前拍过胸脯，保证军队能够夺回该岛。首相可怜巴巴地看着佐藤，还想从顾问嘴里扒根救命稻草出来：“假如我们再坚持一下呢？敌人也非常困难……”

见东条仍心存幻想，佐藤干脆把肚子里的话竹筒倒豆子一样全倒了出来：“没有必要。美国人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皇军在瓜岛的阵地是难以守住的，再拖下去，瓜岛战役只会成为消耗兵力和运输舰的消耗战，我们还得损失多少运输舰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

佐藤还扳着指头给东条算了一笔账：“日本年产铜仅400万吨，如果如数付出参谋本部要求的船舶吨位，起码得削减一半产量，国力就差不多垮了。”

东条被说得冷汗直冒，他对佐藤道出了自己的难处：“你知道，要撤退是非常困难的……”

佐藤说：“如果首相同意，我来做工作好了。”

东条怕贸然提撤军会遭到参谋本部的抵制，他因此嘱咐佐藤：“一定要妥善从事，不要激怒参谋本部。”

佐藤也虑及这一层：“您放心，我们先不提撤军的事，只把陆军提出的吨位给陆军，迫使他们自己觉悟。”

自己觉悟，就是令其知难而退的意思。东条依计而行，答应拨给陆军船舶29万吨位。

东条、佐藤以为满足了陆军，参谋本部就不好意思提反对意见，孰料参谋本部也很精明，他们要求的海陆军船舶是一揽子计划，都是为瓜岛战役服务，少了没法儿干啊。

东条本想用这种办法逼参谋本部放弃瓜岛作战，画虎不成，反而惹得参谋本部的高官们怒气冲天：“我们不给今村船舶运送兵源和物资，他拿什么去打美国人？”

参谋总长杉山元不便直接出头，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等人便站出来，嚷嚷着要是政府不让步，就发起倒阁行动。

迫于军方压力，东条只得召集临时内阁会议，答应追加9.5万船舶吨位。可是参谋本部仍不满意，会议刚结束，田边次长便打电话叫佐藤到他官邸去做解释，为什么内阁追加的吨位如此之少？

★大闹天宫

陆军省管后勤，参谋本部管作战，围绕着船舶的配给额度，这两个机构的矛盾早就已经激化。佐藤知道田边找自己没什么好果子吃，但参谋次长相召，又不得不去。

刚走进田边家的门，佐藤就听见屋里有人高声叫骂：“都是军务局搞的鬼，佐藤来了我非揍他不可！”

佐藤进屋一瞧，都是参谋本部的高层军官，有七八个人呢，都在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叫骂的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田中是一个易冲动、性情暴烈的少壮派军官，经常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比如川口支队登岛作战前，他就曾夸口说：“派这样的部队，一定可以歼灭美国海军陆战队，把他们的兵器全部夺过来。”

佐藤想想惹不得这样的人，幸好田边在一群刺儿头里还算温厚型，又是他出面相召，佐藤于是便向田边敬礼：“将军，我奉命前来解释。”

话音刚落，包括田边、田中在内，屋里的人竟异口同声地发出质问：“佐藤，你为什么和我们过不去？”

佐藤嗫嚅着：“这是内阁的决定……”

“浑蛋，你敢辩解！”田中双眼通红，把酒杯都摔碎了，他那样子如同是猫儿见了鱼，一心要将军务局长给囫囵吞下肚去。

佐藤见势不好，一边嘴里嘀咕着“你喝多了，清醒了再说”，一边就想拔腿溜走。

田中哪里肯放，他拔出军刀，大叫一声“站住”，便拦住了佐藤的去路。

几名军官害怕真弄出人命，急忙上前按住田中，把他的军刀夺了过来。田中就像一发已经出膛的炮弹，呼地一下挣脱阻拦，上去就朝佐藤脸上上来了一记重拳。

话说佐藤也是一员武将，如何能吃这种哑巴亏，马上结结实实还了田中一巴掌。佐藤是少将，田中是中将，两位战将把客厅当作战场，扭打在一起。

其他军官来了兴致，他们不但不拉架，在田中讨便宜之处，还高声为其呐喊助威。佐藤心虚气短，急忙找准机会将对手推开，带着满脸血痕快步逃出了田边的官邸。

田中到底是喝多了酒，佐藤逃跑，他也抓不住，可这口气还没出够

啊。他于是借着酒劲，午夜时分闯入了陆军省次官木村平太郎中将的家里。

一见木村，他就指着对方的鼻子，骂他胆小怕事，不愿为天皇卖命，为什么区区一些船舶吨位都不能追加呢。

木村见他醉了，也不敢跟他讲理，只能服软道歉，并答应一定面见首相，满足参谋本部的要求，好说歹说，才将这位醉鬼劝回家。

第二天一早，田中的酒醒了，竟然又跑到内阁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家里胡搅蛮缠。铃木正在温柔乡里，被田中闹醒后十分火大，两人大吵一通，最后还是铃木的秘书将田中给拉走了。

田中装龙似龙，装虎似虎，一个大闹天宫，把诸神搞得心惊胆战。铃木先前也一直反对军方征用民船，但他更怕因为这么一点儿公事，整天被参谋本部盯死，因此便与田边次长达成协议，答应追加船舶吨数。

倒是东条本人坚决不同意这么做。田中借酒撒疯，向政府示威，让他这个首相兼陆相十分难堪，而且如果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必然人人效仿，就算他东条是奶牛，也应付不了这么多的需求。

信人调，丢了瓢。东条板起脸，他让军务局通知参谋本部，内阁的决议绝不可改变，“不管怎样，陆军只能得到内阁决定的吨位数”。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他的下属基本上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一看，东条动了真格的，他赶紧召开参谋本部各部部长紧急会议，决定集体前往东条官邸进行力谏。

自然还是要靠田中开炮，但杉山也担心万一田中控制不住自己，惹出麻烦不好收场，所以临行前他特地叮嘱副官种村大佐：“如果作战部长再吵架，你就把他给我拉出去。”

晚上，杉山和部下们来到首相官邸，要求东条予以接见。东条的秘书见了他们之后老大不快，以东条已休息为由拒绝禀告。

参谋本部的人今天来了就没想走，东条不肯接见，他们就在外面的客厅里一坐。木村、佐藤接到通知，已提前在客厅等候，佐藤和田中相遇，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人面对面盘腿坐着，都恨不能用目光将对方杀死。

客厅充溢着一股肃杀氛围。躲在里屋的东条没有办法，只好穿着和服出来接见。

★铁桶输送

田中一马当先，见到首相也是横眉冷对，他代表参谋本部，要求东条重新考虑他们的要求。

东条到底是首相，政治家的涵养还是有的，无论田中的口气怎样咄咄逼人，他都慢声细气地加以强调：“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只能这样办，请诸君从大局出发，支持内阁的决定。”

东条越是冷静，田中越是不爽，他反而更喜欢和佐藤放对，两人拳拳到肉多过瘾，像东条这样的，硬跟你耍太极，才真正可恼可恨。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半个小时，田中的嗓门儿越来越大，调子也越来越高，终于，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吼道：“你准备怎样对待这场战争，嗯？这样下去，我们要失败的！你不支持我们，是不是成心想让瓜岛争夺战失败？”

东条霍然变色：“你有什么资格谴责内阁，放肆！”

田中脑袋一歪：“你不称职，就该下去！”

东条脸上的肌肉立刻呈抽搐状，他用手往屋外一指：“你给我出去！”

“你真他妈是个浑蛋！”田中已完全管不住嘴了。

“你……敢骂上司！”东条忍无可忍，猛地站起身来，“你这是用的什么骂人的话，我命令你出去，立刻！”

看到东条的态度转趋强硬，整个客厅陷入一片死寂，众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出声。种村急忙从前厅走进来，抓住田中的胳膊将他拉了出去。田中还要挣扎，种村告诉他：“这是参谋总长的命令。”田中这才不言语了。

杉山替田中道了歉，会谈不欢而散。第二天清晨，东条重新召见杉山，对他严厉斥责：“一个作战部长竟敢谩骂陆军大臣，真是岂有此理，参谋本部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人存在！”

训了一通杉山，东条的气也消了。参谋本部是他的娘家，又是陆军权力中心，真把关系闹僵了，他这个首相兼陆相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于是他又用缓和的口气对杉山说：“政府会重新考虑征用船舶的问题。”

当天，东条和杉山做成了一笔交易。杉山同意“自整家风”，田中被关了15天禁闭，并调任南方军总司令部。东条则答应，如果明年1到3月，参谋本部的船舶损耗量超过预定量，将由大本营予以补充。

参谋本部牺牲一个田中，换来东条的承诺，同时也拉近了海陆军之间的关系。海军听到陆军为了帮他们争取船舶，竟不惜全体出动向东条施加压力，自然也觉得是欠了对方一个莫大的人情。

参谋本部和海军省、军令部坐到了一起，经过一番协商，双方提出了一种彼此暂时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就是“铁桶输送”。

铁桶输送是把粮食、药品、弹药装进类似汽油桶的铁桶中，但只装一半，以便使其能在水中浮起，之后加以密封，100多个为一组，用麻绳系一起，把它们吊在舰舷两侧。

夜幕降临，驱逐舰出发前往瓜岛，到达瓜岛近岸水域后就将麻绳砍断，并在天亮前经“狭道”北上返航。铁桶在潮汐中漂向瓜岛，按照事先约定，岛上日军会派几个人游到铁桶处，抓住绳子将铁桶拖到岸上，其方式就好像电视里面的拔河比赛，不过是无声片的那种，而且“拔河比赛”必须在15分钟内结束，否则就可能遭到美机的轰炸。

从1942年11月25日至30日，联合舰队每天派出一艘驱逐舰进行“铁桶输送”。让拥有“长矛”鱼雷的军舰抛弃打仗本行，来干跑运输的副业，这件事无疑令船员们感到憋屈，只是想到岛上作战人员正在不断病死、饿死，也就无人出口抱怨了。一位曾先后担任过28次运输任务的驱逐舰舰长感叹：“我到底为什么要参加海军，自己始终也搞不清楚，但是，每当我想到拴在这粮食桶上的绳子就是瓜岛将士们的生命线时，我只好忍耐着干下去。”

每天一次的“铁桶输送”载运量仍然有限，无法满足岛上日军所需，相比之下，美国大兵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

曾经，莱基等人也备尝艰辛。在补给不继的那段岁月里，他们没有蚊帐，即使用毯子裹着脑袋，仍无法完全躲避蚊虫的叮咬，包括莱基在内的许多人都因此得过疟疾。

他们当然还挨过饿。饿得最狠的时候，他们密谋要杀死一只经常从掩体坑道旁穿过的老鼠，以便弄顿鲜肉吃。可是老鼠跑得太快，一闪而过，大兵们则饿得头昏眼花，根本抓不住它。到了后来，那只老鼠的胆子越来越大，索性不闪了，每天都绅士一样慢慢悠悠地从射击孔前踱过。

现在美军基本上告别了这种生活，蚊帐、粮食、药品、弹药，该有的陆陆续续都有了。莱基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光填饱肚子已经不过瘾了，陆战队员常常会以“偷”的方式，从食品仓库拿到各种好吃的，也会以“骗”的方式，登上在铁底湾抛锚的美军军舰，喝上几杯美味的咖啡。



行军途中休息的美国陆战队官兵。很多陆战队员在生活中都是很难相处的人，其中不乏“色鬼、酒鬼、强盗、骗子”，相互之间为了抢东西还会拳脚相向，但他们自己对此并不介意，甚至引以为豪，认为如果不这样率性而为，就不配成为一名陆战老兵

对岛上日军而言，对手仿佛置身天堂，而他们就好像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日军防线内，食品已极度匮乏，别说老鼠，就连四脚蛇和蚊子都成了美味佳肴。

哈尔西不仅向瓜岛运来补给，也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兵。在新到的援兵中，有一支非常有名的战斗部队，正式番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一般人都称之为“卡尔逊突击营”，这支部队很快成为瓜岛日军继饥饿之后的另一个噩梦。

★美版八路军

卡尔逊突击营的威名首先来自他们的头——卡尔逊中校。卡尔逊是一个比“宽胸汉”普勒更具传奇色彩的陆战队英雄，这位牛仔很爱打仗，曾参加一战并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军功奖章。

一战结束，赋闲在家的滋味着实无聊无趣，卡尔逊再次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和普勒一样，曾在尼加拉瓜打过山地丛林战，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后的中国之行。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却已打得如火如荼。以海军部观察员身份来到中国的卡尔逊，先后被蒋介石、毛泽东、朱德等国共要人接见，并两次深入晋察冀边区进行考察。

晋察冀边区是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考察过程令卡尔逊大开眼界，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小兵团作战以及“思想教育”的能力倍感惊异。

卡尔逊有过一战经验。一战看似规模宏大，但对普通士兵而言，无非是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像机器人一样，整天蹲在战壕里，脑子都不用动，用卡尔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枯燥得很”。

游击战可不是这样，那是用脑子打仗，非常合乎卡尔逊的心思。他看得心花怒放，对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说：“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卡尔逊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出了一整套军事战术，它与中国其他军事力量，比如国民党军所采取的战术都是迥然不同的，当然对外国军队来说也相当陌生，可正是这样陌生的战术，才能发挥奇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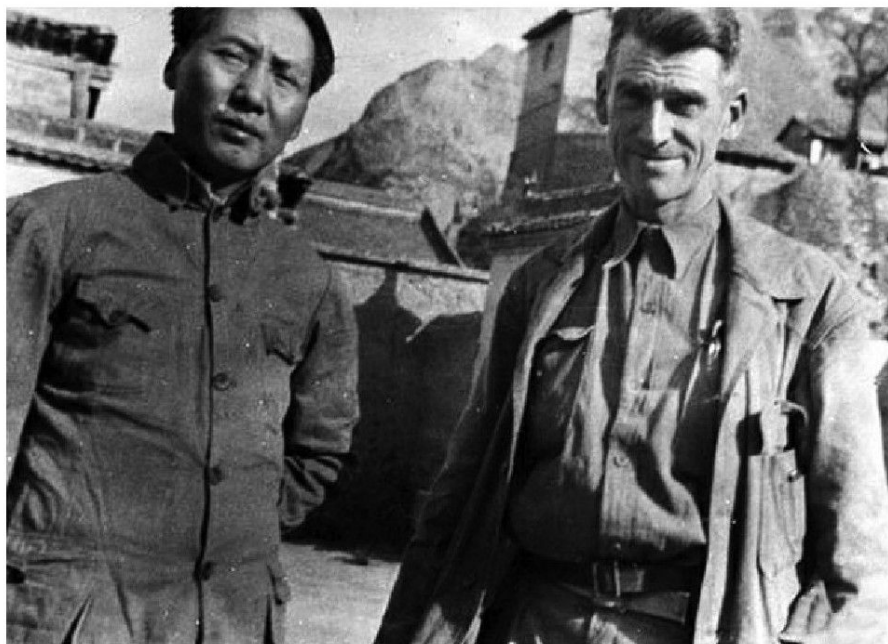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已经回国的卡尔逊立即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给他一些人和枪，以参加太平洋诸岛的登陆作战。罗斯福满足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营长。

突击营是陆战队的精锐，强健的体格，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敏锐的反应，均是突击营挑选士兵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由卡尔逊一手组建的突击营还具有特殊之处，那就是该营从训练、姿态、外观，受八路军的影响都很大，几乎就是一支美版八路军。

早在山西抗战时，卡尔逊就近观察过阎锡山的晋军部队，发现士兵缺乏精神和纪律，也不知为什么而战，犹如一盘散沙，这跟处在同一战场的八路军形成鲜明对比——经过“思想教育”，八路军打仗那叫一个团结。

卡尔逊深受启发，他在晋察冀根据地看到过一种工业合作社，便把

部队团结协作的精神归纳为“工合”精神，“工合”由此成为突击营官兵的座右铭。



卡尔逊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看来老外在中国人身上确实学到了一些真经

作为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超级粉丝，卡尔逊指挥作战非常灵活，从不拘泥于形式。有人打比方，如果说常规的陆战突击营是表演大型歌舞剧，卡尔逊突击营就像是在跳狂热的摇摆舞，毫无规律和套路可循。

有一点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这些跳摇摆舞的“卡尔逊突击兵”相当能打，甫一出场的马金环礁（布塔里塔里环礁的旧称）战役，就足以让所有质疑者自动闭嘴。

那还是陆战一师登陆瓜岛的时候，为了转移日军注意力，尼米兹特地派遣卡尔逊突击营，对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环礁实施了牵制性突袭。

卡尔逊突击营乘坐两艘潜艇，于拂晓悄然登岛。在卡尔逊的指挥下，突击营分数路发动进攻，不仅歼灭200多名日军，还摧毁了大部分军事设施。奇袭成功后，卡尔逊又按照八路军“打了就跑”的原则，迅速率部撤离。

在马金环礁战役中，卡尔逊突击营只折损了几十人，可谓是以极小代价取得了较大胜利，它也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经典战例。

卡尔逊突击营在11月初就已登陆瓜岛，当时尚有仗可打，范德格里夫特正在组织兵力摧毁日军的滩头阵地。不过卡尔逊的运气不好，等他兴致勃勃赶到作战地点时，前面的部队已经在打扫战场，准备收工了，他一场也没赶上。

大仗赶不上，小仗也能凑合。卡尔逊从范德格里夫特手里讨到一个差使，专门找日军主防线以外的残部开练。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美版八路军”像他们崇尚的八路军那样，几乎踏遍了瓜岛上最为险恶、其他陆战队从未到达的地方。在丛林中，突击营碰到过各种编制的日军残部，一碰上，马上就以惊人的速度予以奇袭歼灭。

一个月后，卡尔逊率部返回美军主防线，到此时为止，突击营已完成12次奇袭战，总计杀死400多名日本兵，而自己只战死了17人。

只要不晦气到被卡尔逊突击营逮到，主防线内的日本兵根本动也不想动。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边晒太阳，一边抓跳蚤，大部分人担忧的不是飞来的子弹，而是山上的四脚蛇快吃光了，今天该挣扎着到哪里挖野菜……

★金凯德法则

小打小闹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见美军还没有发现“铁桶输送”的奥秘，联合舰队决定投入更多驱逐舰，来提高补给规模和数量。

1942年11月29日晚，由田中率领八艘驱逐舰组成“铁桶系东京快车”，拖带1100个浮桶和少量部队，自肖特兰岛起航。

到1942年11月初，夏威夷情报站已经能够破译日本海军的最新密码，同时美军侦察机也发现日军舰船白天在肖特兰集结。综合两方面情报，哈尔西判断日方可能会组织较大规模的增援行动，他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前去截击。

率队出击的人选原为金凯德，但这时金凯德另有任用，代替他的是赖特少将。赖特舰队奉命由圣埃斯皮里图岛出航，经过680海里路程前往铁底湾。

11月30日，天气非常恶劣，海面白浪滔天，云层电闪雷鸣，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了行进中的田中舰群，然而在雷电干扰下，赖特没能收到它拍发的电报。

在肖特兰，潜伏着一名“海岸监视者”。他数了一下军港内日舰的桅杆数目，发现少了七艘驱逐舰，于是立即向美军舰队报告。正是通过他的情报，赖特确认，日军舰队当晚会前来“赴约”。

第一个入场的是赖特舰队，他们由萨沃岛北面驶入铁底湾。赖特的前任金凯德吸取美军在夜战中的教训，规定若参与夜战，必须使用舰载水上飞机进行侦察，以便及早发现敌人，必要时不惜空投照明弹。赖特先派一架水上飞机降落在图拉吉港，但田中舰群并非从图拉吉一侧经过，所以赖特没有收到敌情报告，要再派水上飞机进行侦察，又碰到海上大风，飞机也未能起飞。

就在赖特舰队入场20分钟后，田中舰群拖着长长的“大辫子”，从萨沃岛西面进入了铁底湾。

最初，大家谁都不知道谁，赖特苦等日军舰队，却不晓得对方已经逼近。田中东遛遛，西看看，确认附近没有美舰后，便向岸上接应的陆军发出信号，让对方点上篝火，准备投放浮桶。

这时乌云笼罩着海面，周围漆黑一片，几十米外什么都看不清，但是肉眼做不到的，雷达却能做到。晚上11点6分，赖特的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在雷达上发现了日舰。

金凯德曾经要求，在未查明敌情之前，绝不能盲目接近敌人，也不

可以用单纵队队形接敌。但在战斗警报发出后，美舰就向右转向40度，变换成单纵队，以相逆航向与田中舰群迅速接近。

“金凯德法则”的另外一个内容，是发现攻击目标后，驱逐舰应首先对敌舰实施鱼雷攻击。赖特也没有这么做，原因是铁底湾除了美军舰队外，并不全是日舰，时常还会有从图拉吉港驶出的巡逻舰出没。赖特怕误伤己舰，他决定亲自到雷达室一探究竟。

从雷达荧光屏上可以看出，一支舰队正向东南方向航行，图拉吉虽有美军巡洋舰，但不可能是舰队形式。

战场最容不得犹豫，稍一耽搁，田中舰群最前端的“高波”号驱逐舰也发现了美军舰队，它马上打亮信号灯发出警报。黑夜中雾气弥漫，田中的旗舰“长波”号驱逐舰没有看到警报，还在自顾自地投放浮桶。

美军先头驱逐舰“弗莱彻”号见日舰信号灯一闪一闪，急忙请求发射鱼雷。赖特倒是已经辨别出了敌我，可是在海岸和山影背景的影响下，他看到的雷达荧光屏上图像一直模糊不清，这使赖特认为两军相距尚远，匆忙发射鱼雷的话，非但把握不大，还容易打草惊蛇，因此迟迟没有下达攻击命令。

雷达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你只相信雷达，连自己的眼睛都不信了，又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弗莱彻”号的鱼雷官眼睁睁地看着“高波”号迎面而来，又不能开炮，急得直嚷嚷。舰长科尔中校不惜打破无线电静默，对赖特说，“弗莱彻”号正处于鱼雷攻击的最佳时机，再不发射鱼雷，就不是打得着打不着的问题，而是得跟日舰相撞了。

赖特仍然不信，迟疑了好一会儿，他才允许前卫驱逐舰发起攻击。

就在指挥官迟疑不决的时候，两支舰队高速对开，“高波”号飞速从“弗莱彻”号的旁边驶过，“弗莱彻”号痛失良机。

跌足的并非只有“弗莱彻”号，“高波”号亦然，正忙着投放浮桶的田中也没向他们下达攻击令。当两舰交错而过时，双方的炮手都无法开火，只能双眼喷火地望着对方，伸出拳头相互恐吓。

待接到赖特的命令，驱逐舰集体转身，“弗莱彻”号连发10枚鱼雷，其他舰也跟着发射了10枚鱼雷。

当鱼雷射出时，田中的旗舰“长波”号还在放浮桶，突然瞭望哨发现了美舰，紧接着便有两枚鱼雷直奔而来，水兵们吓得乱成一团，唯有舰桥上的田中冷静视之。

田中屡次蹈入险地，特别第三次所罗门海战末尾的那一次，对他打击很大。战后他直言，自己对失败负有重大责任，并且预言，能否再次攻占瓜岛以及为之展开海战，是通向胜利之路的岔口。

也许对田中来说，早在那次运输艇抢滩登岸的时候，他就应该死，现在是多余活着的，所以当危险袭来时，他并不像普通水兵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冷冷地盯着鱼雷，随时准备与自己的战舰共存亡。

田中摆出了视死如归的架势，幕僚们也稳住心神，学着主帅纹丝不动。

说来也怪，一秒钟过去，二秒钟过去，三秒钟过去，预想中被鱼雷击中后的大爆炸并没有发生。一个水兵睁开眼睛，看到近在咫尺的那两枚鱼雷已经停止蹿动，缓缓沉入水中。

鱼雷自动沉没了，“长波”号上一片欢呼。被死神放了一马的田中急忙询问其他战舰的情况，发现幸运眷顾的不仅是“长波”号，而是整支舰队：由于双方舰船速度都很快，且相对位置变换迅速，美舰发射的20枚鱼雷竟然无一中的。

美军编队的方式是驱逐舰前卫，巡洋舰居中，此时日军驱逐舰已到达美军巡洋舰左前方，见鱼雷攻击毫无成效，赖特抓起无线电话大喊：“开始炮击，开始炮击！”

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率先打出照明弹，带领着其他巡洋舰进行猛烈射击，鱼雷射空的四艘驱逐舰也纷纷加入炮战。

美军弹药中没有消焰剂，舰炮发射时的火光恰好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长波”号上的瞭望哨七七八八一点，向田中报告：“发现敌军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四艘。”

火炮闪光就是鱼雷射击的最好坐标。有着丰富夜战经验的田中岂会放过这一机会，他下令各驱逐舰掉头，高速接近美舰，进行鱼雷攻击。

“高波”号问，能否以炮对炮，用火炮对美舰进行还击？

老到的田中回答：“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许暴露目标。”

“高波”号拿到授令，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先是冲破美军驱逐舰的拦截线，然后迫不及待地美军巡洋舰发射鱼雷。

豆芽菜打不了捆——没规没矩，一艘驱逐舰竟然也要在巡洋舰群面前逞英雄。殊不知美军各巡洋舰雷达的荧光屏上，早已显示出“高波”号的位置，躲过鱼雷之后，它们集中火力对这艘胆大妄为的日舰展开阻击。

“高波”号迫不得已，只得开炮自卫，这样一来，田中所说的“暴露目标”就成为事实，美舰即便不用雷达也能轻而易举地瞄着它打了。

“高波”号中了十余发炮弹，舰面大火腾空而起，不得不落荒而

逃，“明尼阿波利斯”号见状发力猛追，将“高波”号打得浑身是洞。“高波”号尽管踉踉跄跄地逃出了战场，但无力自救，最终沉入海底。

★不发光火药

“高波”号是日舰中唯一一个中招的。

美军五艘巡洋舰猛烈射击，炮弹就像密集的火球一样在日舰前后左右纷纷落下，但日舰穿来插去，无一受伤。

让赖特感到不解的是，除了拼命还击的“高波”号，其余日舰一直都保持着沉默，并不用炮火进行还击。

对此疑惑不解的不仅是赖特，一名驱逐舰舰长在望远镜里看到巡洋舰大炮齐轰，却不见敌舰踪影，迟疑着无法下达开炮命令。值班军官确定了目标位置，他还满腹狐疑地问道：“如果是敌舰，它为什么不还击？”

值班军官的回答很无厘头：“日本人可能发明了一种不发光的火药！”

赖特不相信“不发光火药”的说法，可是眼前的情景的确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对方是一支运输舰队，大部分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运输舰？

赖特命令驱逐舰插上，就近擒杀这些“运输舰”，同时对巡洋舰进行屏护。

他错了，错在不掌握夜战的诀窍，以及对日军“长矛”鱼雷的远程威力还缺乏足够了解。田中看到美舰不退反进，大喜过望，再次下令各舰一边撤退，一边继续发射鱼雷。

在转向撤退的过程中，田中的旗舰“长波”号一口气射出了所有鱼雷，其他日舰也迅速甩掉浮桶，向美舰发射。

日舰没有新式雷达，但是官兵对夜战均训练有素，鱼雷射击技术精湛，而美军巡洋舰仍保持着原来的航向和航速，精确瞄准并不困难。

美军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率先中弹，在山崩地裂般的大爆炸中，舰艏被两枚鱼雷整个炸掉，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赖特也受了伤，“青色杀手”再次显示出它极强的杀伤力。

紧随旗舰的“新奥尔良”号也跟着倒了霉，鱼雷钻入左舷舰艏，前部弹药舱被引爆，舰艏和一号炮塔全毁，这艘巡洋舰顷刻之间便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美军舰队完全乱了套。除“火奴鲁鲁”号，其余巡洋舰都至少被一枚鱼雷击中。伤势最重的是“诺思安普敦”号重巡洋舰，它的舰艏甲板上到

处都是正在燃烧的柴油，舰长只得宣布降旗弃舰。



“明尼阿波利斯”号，舰艏被鱼雷打掉后，就成了这副糟心样子

田中本欲趁火打劫，对受伤的美舰实施炮击，但这时他看到有几架美军水上飞机飞到日舰上空，唯恐有失，便打消念头，率部脱离战场，沿“狭道”遁逃。

日舰已去，美军还不知道，几艘受伤未沉的巡洋舰朝着日舰逃去的方向猛追，炮手们杀红了眼，看到前面有两艘战舰，便劈头盖脸一阵猛轰。

那两艘是突前的驱逐舰“拉姆森”号和“拉德森”号。发现身后炮弹连连，“拉姆森”号舰长连忙用无线电话呼叫：“不要自相残杀！”

话音刚落，“拉姆森”号已中一弹。舰长一下子明白过来，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受创之后已无法接收电波，你就是在无线电话中喊上一千遍一万遍也是枉然。

沟通渠道已被阻断，急于报仇又两眼一抹黑的美军巡洋舰们，才不管亲戚朋友冬天夏天的，就是一气儿轰。在这种情况下，被自己人击沉了也是白沉，“拉姆森”号、“拉德森”号赶紧打开战斗识别灯，同时开足马力驶离巡洋舰的火力范围。

跑到一角落，两兄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互相安慰，忽然“拉姆森”号上的瞭望哨报告：“前方发现敌人设置的大量浮雷！”

“拉姆森”号舰长听后大为不解。铁底湾得有多大啊，日本人的浮雷再多，又能铺多少面积？靠这种办法来逮美舰，不啻守株待兔的海上版。

又一想，现在黑灯瞎火，后面的友舰还不知道，万一真的碰上浮雷非同小可，于是下令排雷。

排雷兵坐着小艇下去，战战兢兢地捞起一枚“水雷”。一看，并不是什么水雷，只是铁桶，而且是装着粮食的铁桶。

“拉姆森”号舰长恍然大悟，知道日本人在搞什么玩意儿了，这些浮在海面上的铁桶随即遭到摧毁。

因为此次海战发生在投放浮桶的塔萨法朗加角海域，所以日方称之为塔萨法朗加角海战。从双方在海战中的表现来看，日军仅以自损一艘驱逐舰为代价，便将美军巡洋舰击沉一艘，重创三艘，称得上是海战艺术的精彩表演，也证明日本海军在夜战这一领域还没有失去它的优势。

反过来，美国海军在战术指挥上存在的缺陷，尤其是薄弱的夜战能力再次暴露无遗，为此，尼米兹提出了“训练，训练，再训练”的口号，他同时承认，日军在战斗中“有能力，有耐性，有勇气”。

★望眼欲穿

田中虽在塔萨法朗加角海战中取胜，但他没有完成预定任务，不仅携带的铁桶没有一只送上瓜岛，还暴露了“铁桶输送”的秘密。

捣的鬼再圆，也有露馅的一天，美军航空队开始紧盯“狭道”，时刻防范日军驱逐舰和“大辫子”的出入。另一方面，“东京快车”又不能停，否则瓜岛上的日军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12月3日，田中再率10艘驱逐舰，拖带1500个浮桶前往瓜岛。下午，就在驱逐舰即将驶入“狭道”时，一架美军侦察机跟了上来，田中脑袋里嗡的一声，侦察机不会无缘无故出现，身后必然还有大批轰炸机。

田中一边派护航日机驱赶侦察机，一边下令舰群高速前进，争取在天黑前驶出“狭道”。天遂人愿，直到舰群接近“狭道”出口，仍未有美机前来截击。

似乎那架侦察机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田中松了口气，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有些高兴得过早——轰炸机还是来了，而且不是一架两架，是一大群。

其实田中前脚离开军港，肖特兰的“海岸监视者”后脚就把情报传了出去，“仙人掌航空队”一气派出15架“无畏”式，并由侦察机预先报知田中舰群的位置。

侦察机找到了田中舰群，但在护航日机的追赶下，情绪有些紧张，以致报错了方位，轰炸机飞过了头。

发现出错，轰炸机又回头追，追上后即对日舰展开俯冲轰炸。护航的“零”式想要护主，被“无畏”式后面的“野猫”式一口咬住，厮杀之中，一时也顾不得再支援战舰。

“狭道”出口处的海域较为开阔，日舰左躲右闪，尚有回旋余地，只是拖着“大辫子”转来转去，却也十分不便。田中见势不妙，急令日机救援。

四架“零”式从“野猫”式防线杀出，冷不防地将两架美军轰炸机打下了海。受到这一干扰，美军轰炸机所投炸弹大多失了准头，只击伤日军驱逐舰一艘。

空战不能分神，“零”式一分神，就被“野猫”式趁势击落三架，不过这时天色已晚，随着夜幕笼罩海面，美机失去了再次攻击的可能，只得鸣金收兵。

田中舰群强行突破美军防线，于午夜时分到达塔萨法朗加角，在投放浮桶后，亮起了信号灯。

岸上的人早就望眼欲穿了。组织“拔河比赛”的是参谋本部情报部参谋杉田一次，他和辻政信一道登岛，辻政信走了，他还留在岛上。

杉田已经几天没吃到粮食了，只能以青蛇、四脚蛇果腹。第17军司令部派他来负责接收粮食，也算是一种照顾。上次没有捞到浮桶，这次上司特别关照：“务必弄到一些粮食，司令长官也快断粮了！”

百武是快断粮，下面的人是从很早很早就断粮了。出发前，跟随杉田的小泽军曹刚弄到一只水耗子，看到杉田那饿得软绵绵的衰样，小泽便大方地从中分了点儿肉给他。

杉田能吃青蛇、四脚蛇，唯独不敢吃老鼠。老鼠肉进嘴，他差点儿恶心到吐出来，最后想到不吃东西就没力气划船，才硬撑着咽了下去。

在杉田、小泽后面站了六七百人，全是等着“拔河”和捡米下肚的。看到大海深处亮起信号灯，众人急忙将事先准备好的小船推入水中，争先恐后地朝浮桶划去。

小船数量有限，不可能大家都上，抢不到的人就只能恨自己命薄了。

看到十几艘小船划了出来，驱逐舰上的信号灯开始闪个不停，意思是：“我们已经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

闪完，田中舰群马上调头返航，一分钟也不敢多耽搁。这让小泽愤愤不平：“奶奶的，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了。”

杉田已经抓到了浮桶的绳索：“别自找倒霉，敌人要是来了就不好了，赶快往回划吧！”

“拔河比赛”等于是和大海较劲，海浪汹涌澎湃，铁桶又漂浮不定，抓住绳索和往回划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老规矩，“拔河比赛”必须在15分钟内结束，留在岸上的人看得着急，有人已经忍不住大喊起来：“快，要快！”

突然，杉田听到头顶传来“嗡嗡”声，他的心立刻变得冰寒雪冷，因为他可以听出那是美机发动机的声音。

★胜利是春药

天还没亮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问原因，还得怪田中露了“铁桶输送”的底。“仙人掌航空队”白天逮不住舰，晚上就来灭桶了。

天黑固然是事实，但美机可以放照明弹啊。随着照明弹不断放出，美军轰炸机从云层中俯冲下来，炸弹毫不留情地砸向小船。落在杉田后面的几艘小船当即就被炸飞了，成为碎片的浮桶与人体的残肢断臂一起浮在海面上，随波漂荡。

杉田的小船也被掀翻，等杉田浮出水面时，船已经沉了。小泽更惨，他的一条腿被炸断，随后便被汹涌的海浪卷走。

十几艘小船全都被炸沉了，杉田和其他人一起，抓住绳索，勉强拖着浮桶上了岸。

看到有浮桶靠近，在岸边等待的士兵一拥而上，争着从被炸坏的桶里抢粮食，抓到生米就往嘴里塞，全然不顾上空的照明弹进出，轰炸机仍然在寻觅猎食目标。

一颗炸弹下去，便能了结一堆人。海岸上尸体和大米横陈，让侥幸得以逃生的杉田目不忍视。

田中在塔萨法朗加角卸下1500个浮桶，瓜岛日军只抢回310个，其余全被美机炸毁，一起化为飞烟的还有参与“拔河比赛”的300多个日本兵。

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在田中头上，毕竟他把活给干完了，浮桶也一个不少地放了下去，至于瓜岛日军拿得到拿不到，不是他的问题。

12月7日，田中率八艘驱逐舰，拖带1200个浮桶，启动了第三趟“铁桶系东京快车”。

鉴于塔萨法朗加角已被美军锁定，田中特意换了个地点，改在埃斯帕恩斯角投放浮桶。一切顺当，田中也自认为得计，但就在舰群转身返航时，美军鱼雷快艇鬼魅一般杀到，射出的鱼雷正好命中“照月”号驱逐舰的弹药舱，“照月”断为两截，人员纷纷落水。

“照月”号此次被田中作为旗舰使用，他从舰桥落海，头部中弹受伤，差点儿就没命了。幸好旁边还有幕僚和其他军官，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到别的驱逐舰上，匆匆逃离。

在田中舰群身后，美军鱼雷快艇打开探照灯，从容地将一串串漂浮

的铁桶击到粉碎。

日军反败为胜的希望，就像这些铁桶一样成为碎片。当天是珍珠港被袭一周年，在为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请尼米兹预测一下战争的结局，尼米兹慨然回答：“我不想用日期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可以用地图回答你。”

他站出身来，指着墙上的地图宣布：“当日军在地图上所示的地方被穷追猛打、无处躲藏，其有生力量也被摧毁时，战争就结束了。”

胜利是春药，尤其是不断的胜利，会让指挥官像变了个人。想想尼米兹刚坐上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宝座时，面对记者是怎样一个窘境，如今竟然也口若悬河，掷地有声了。

12月8日，瓜岛日军的日记里记录：“米早已吃光了，就是椰子也快没有了。”

吃光了米的第17军还得在岛上熬上些日子，陆战1师则要与这座“死亡岛”说声再见了。12月9日，他们开始与陆军第25师换防，范德格里夫特向陆军移交了指挥权。

当时有谣言说，陆战1师是要回美国过圣诞节，后来证明不是，他们只是撤往澳大利亚休整。即便这样，对陆战队员们来说也已经不错了。

莱基所在的陆战1团2营最后一个撤离瓜岛，时间是12月14日。自登岛以来，他们饱受了长达五个月的折磨，之前每每以为有人会来接防，但是一次次失望，甚至绝望。

在无数个黑暗的日子里，莱基和他的战友都曾这样问上司：“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瓜岛啊？”

上司是个中尉排长，同样一脸迷茫：“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有人得了疟疾，前额滚烫，排长让他到医务室看病，那士兵摇摇头：“不去。”

排长很奇怪：“为什么不去？”

士兵说：“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只会给我点儿阿司匹林。如果我发烧确实很严重，他们只会把我和其他重症发烧者放在同一个帐篷里。他们不会让我回家，他们不会带我离开瓜岛，没有人可以离开，所以去了也没用。”

排长承认他说的是事实：“没错，我想你说得对。”

士兵越说越伤感：“我告诉你，没有人会离开这座岛，即使进了松树

盒也不行。”

排长低下了头：“你说得没错，我们在这儿不是有公墓吗？”

莱基有过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已经被抛弃了，正如那名发烧的士兵所言，也许永远不可能走出这座小岛，也没有可能返回故乡。在美国国内，人们只会日复一日地看电影，听八卦，没人在乎他们，他们将会成为可悲的牺牲品——不是牺牲，而是被牺牲。

当然，再闷再苦，陆战1师就是陆战1师，这些勇士从未让岛上的日军好受过，在他们面前倒下的日军数量，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无出其右，以至一年之后，东京广播电台还称陆战一师为“瓜岛屠夫”，听说“瓜岛屠夫”到来，日本人无不闻风丧胆。

现在终于要离开了，在载送他们的舰船上，陆战队员问一位水手：“你来这里之前，有没有听说过瓜岛这个地方？”



瓜岛上的美军伤员被飞机运走。在部队得以被调走之前，老兵们内心都渴望受些诸如腿断胳膊折之类的“小伤”（当然不能是要自己命的那

种），从而名正言顺地离开战场，到后方享受人们的注目礼以及免费的酒水

水手立刻嚷了起来：“见鬼，当然听说过瓜岛了，还有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妇孺皆知啊！你们出名了，回到国内你们就是英雄。”

陆战队员们不知道说这句话的水手是何时离开的，因为他们很快就脸转了过去——即便到这个时候，硬汉们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原来人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他们，无论是否离开，他们都不会成为牺牲品。

★暗藏玄机

直到陆战一师完全撤离瓜岛，“查理洗衣机”仍时不时地前来光顾，地面上，第17军也仍在虚张声势。它们提醒美军，日本人对这座小岛还未完全死心。

陆战1师换防后，瓜岛上的美军以陆军第25师和陆战第2师为主体，已逾四万之众，“仙人掌航空队”也增加到200架飞机，称得上是兵强马壮。从范德格里夫特手中接过指挥棒的，是陆军第25师师长帕奇少将，他并不知道岛上的日军已丧失进攻能力，一直以为对方有可能再次发动垂死进攻。为此，他向哈尔西建议，以攻代守，主动向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哈尔西基本同意帕奇的想法，不过同时做了限定，要求美军不能走得太远，只需拿下直接威胁机场的日军外围主阵地即可。

帕奇的第一个目标是控制奥斯腾山。从奥斯腾山上可以俯瞰铁底湾及机场，日本人只要愿意，就能将运输舰卸载、美机起落的情况尽收眼底。12月17日，美军用重炮猛轰日军阵地，掩护陆战2师的一个营攻入奥斯腾山。

陆战队一路向前，沿途只有个别日军狙击手制造麻烦，上去一打，也是闻风而逃，这大大鼓舞了陆战队员的自信心，脚上就不愿意停了。

当深入丛林，局面大变。

驻扎奥斯腾山的是冈明之助大佐率领的一个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冈明部队在岛上待了很长时间，对地形已经非常熟悉，当美军进攻时，他们没有建立连续的抵抗线和有组织的纵深阵地，而是步步退守，引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

陆战2师刚刚登岛不久，就像最初的陆战1师一样，缺乏丛林战经验，大家以为丛林战和阵地战一样，平推过去就行。不料进入丛林深处后，就好像踏入了迷宫，光听到子弹呼啸，却不知道对方究竟藏在哪儿。

日军非常善于利用地形和进行伪装。在密林里，深谷中，反斜面上，以及其他美军炮火难以企及的地方，他们常常只要往那里架一挺机枪，就能打得迷迷糊糊的美军找不到北。与此同时，冈明还派出穿插部队深入美军后方，切断了其补给线。

轮到冈明发飙了。日军炮兵中队上阵，用猛烈炮火挡住美军的正面攻击，穿插部队则从后面包抄。美军溃不成军，一个营死伤过半，最后只得在一处山坡上构建起临时防线。



在丛林中进行扫荡的美军，等待他们仍然是危险，危险，危险

日军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这些日本兵在打死打伤美军后，往往会先在对方面上搜抢食品，抢到之后就狼吞虎咽。对食品的渴求，又激发了他们嗜血的欲望，美军的大部分阵地遭到分割包围，日军甚至冲进营部，乱枪打死了美军营长。

残余美军被压制在一条山沟里，危在旦夕。帕奇得报后吃惊不小，急忙派出“仙人掌航空队”前去营救。美机抖擞精神，通过俯冲轰炸，将山沟周围的丛林夷为平地，日军被迫退却。

紧随而来的飞机空投了一个营，但援军所能做的也仅是将先头的残部救出，无法再往前推进，反而日军躲在山洞里，仅凭手榴弹就将进攻的美军炸得人仰马翻。

经过这次挫折，帕奇感到不能轻敌。1943年1月2日晨，美军二攻奥斯特山，帕奇投入了多达四个营的兵力，在战术上也进行了调整，改原先的单路攻击为多路攻击。冈明顾此失彼，炮兵中队的大炮一会儿调到东，一会儿调到西。由于调到阵地上时，美军已近在咫尺，炮手只好压低炮口进行平射，相当于是在和美军士兵拼刺刀，许多炮手耳朵都被震出血来。

冈明部队眼看就要顶不住了，幸好这时有援军自美军背后赶到，杀得美军阵脚大乱。冈明见势，忙拨出兵力实施反冲锋。

美军被前后夹击，陷入了与第一次进攻时一样的困境，帕奇再次调动“仙人掌航空队”。20架“无畏”式一到，弹雨一扔，地面掀起的尘土漫天飞扬，日军被炸得趴在地上抬不起头，自然也不敢再往前涌。各路美军趁势会师一处，筑起工事与日军相持。

帕奇不再轻易出击，瓜岛战事的焦点从岛内移至岛外，移到了补给和反补给上。

就在哈尔西琢磨如何彻底掐断“铁桶系东京快车”时，一架巡逻侦察机汇报的情况引起了他的重视。这架侦察机在飞经一座叫蒙达岛的小岛时，看到岸边停泊着许多装载机械设备和工兵的运输舰，飞行员正想降低高度进行观察，马上遭到椰树林中高射炮的射击。

凭直觉，哈尔西感到林子里一定暗藏玄机，他当即派一个轰炸机中队再次前往侦察。轰炸机中队一般无二遭到了高射炮拦截，它们强行俯冲投弹，然后在拉包尔方面的“零”式赶到之前，完成空中拍照并迅速返航。

照片冲洗出来一看，哈尔西不禁大吃一惊。树林上方装有伪装网，在伪装网被炸毁后，露出了房屋和未竣工的跑道。

原来这是一座新建机场！

★最后的晚餐

哈尔西不能不承认对手出了一个妙招：蒙达岛距离瓜岛不远，假如这里建成了机场，不仅亨德森机场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军的海上运输线也会被切断。

能出此招的，非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莫属。表面上，山本对增援瓜岛表现得漠不关心，其实他同样很煎熬，特别是当了解到第2师团第16联队的大部分官兵都来自其家乡长冈时，内心更是受到了很大刺激。

第16联队近乎全军覆没，当即死在战斗中也就算了，那些还活着的不如死，才真是悲哀。到了这种时候，山本更能真切地体会到海陆军那种唇不离腮，腮不离唇的关系，反正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要死都得死一块儿，谁也落不到好去。问题是他能有什么好办法拯救瓜岛呢？航母那边舰载机的着舰训练都没过关，根本无法开过来护航。让驱逐舰群不顾危险，实施“铁桶系东京快车”，已经是他能拿出的最大本钱了。

陆军方面不会理解山本的苦衷，他们只会认为海军见死不救——盐也照样咸，醋也照样酸，到什么时候都脱不了你们身上那股自私自利的小气劲儿。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山本“心情郁闷，忧思深远”，在给友人的信件中直言：“诸多难事，并非来自敌方，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内部。”

有人私下里称山本为“舰队的第一古董”，其实“古董”早萌退意：“我已相当疲惫，深感力不从心。如果在非战争年代，早就应该有人接替我的职务了，而现在依然杳无音信。”

想退退不下来，就算是力不从心，也要勉力为之。山本苦思良策，既然航母暂时无法出动，何不向美国人学习，重新打造一个不沉的航母？

经过一番挑选，山本决定在蒙达岛建造机场。为了确保不被美军发现，他把机场设在一片茂密的椰树林里，施工人员每移走一棵树，就在原址拉起一片伪装网，上面铺满椰子、棕榈的树叶。美军飞行员高空侦察时，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地面在修跑道。

可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偏偏还是让哈尔西发现了。对此心腹之患，“蛮牛”又怎么会等闲视之，他立即下令对兴建中的蒙达机场予以摧毁。

首先飞临蒙达岛上空的，是“仙人掌航空队”。由于日军高射炮非常凶猛，“无畏”式在俯冲投弹时无法准确命中目标，轰炸未对机场造成多

大破坏。

两天后，18架“飞行堡垒”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这回下的全是大饺子，成吨的重磅炸弹落在跑道上，机场上一片火海，日本人无奈之下，只得改在夜间突击施工。

以后美军白天出动轰炸机，晚上出动水上飞机，不断对机场实施打击，而山本也还以颜色，派出“零”式对施工进行掩护。到12月中旬，蒙达机场的主体工程已接近完工，大批“零”式进驻机场，并按照山本的计划，反过来对亨德森机场进行轰炸，来往于海上运输线的美军舰船也因此遭到袭击。

中小规模打击，还不足以摧毁蒙达机场，蒙达机场有进一步成为第二个瓜岛的可能，哈尔西又使出了新的雷霆手段：由“野猫”战斗机护佑，40余架B-26“掠夺者”式轰炸机对蒙达机场展开大规模攻击。

自从大批“零”式进驻蒙达机场，有了仗腰子的亲戚，机场人员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当美机铺天盖地杀到时，他们颇有措手不及之感。四架“零”式刚刚飞离跑道，即被包围上来的“野猫”机群打下了海。



正在做突击准备的F4U“野猫”式战斗机。“野猫”是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海军所装备的主要舰载战斗机。由于速度和灵活性皆处于劣势，若一对一角力，“野猫”并非“零”式的手，不过好在它的生存能力很强，凭借坚固的结构和可靠的质量，常常能在“零”式的利爪下安然逃生。照片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野猫”机徽外圈的环带

日军的大部分高射炮手都跟飞行员一样没睡醒，在他们进入阵地之前，“掠夺者”式就对跑道和停机坪上待飞的日机来了个集体“点名”。在这次攻击中，日机共被击落和炸毁26架，只有隐藏在伪装网下的八架战斗机得免。

眼看着美机离去，日军地勤人员一边自认晦气，一边推开跑道上的飞机残骸，准备让残余战斗机飞上天空。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刚刚的仅为第一波，第二波紧跟着就来了。

在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中，一众人等只得重新拉上伪装网，然后钻进防空洞等着挨炸。

第二波美机攻击队来了后，都没有炸他们的兴致——机场上一片火海，该炸能炸的基本上都炸完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停泊在蒙达岛的十几艘运输舰这下遭了殃。美机拿它们开涮，横过来竖过去，不大一会儿工夫，就把大部分运输舰给炸沉了。

攻击还没有结束。日落之前，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飞行堡垒”也来逛了一圈，与第二攻击队一样，飞行员也找不到攻击目标，又不愿意将炸弹原样带回去，就将炸翻的跑道来了个二次耕作，从头到脚再犁一遍。

美机成了所罗门群岛上空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令蒙达机场面目全非后，它们第二天又对“铁桶系东京快车”所投放的铁桶进行轰炸。田中舰队投放1200个铁桶，岛上日军只捞起100多个，其余的全被飞机炸毁了。

随着蒙达机场的被袭，日机几乎在瓜岛上空绝迹。“仙人掌航空队”得以大行其道，美机每天都在日军防线上空盘旋、低飞、扫射、投弹，尽管帕奇不再发起大规模地面进攻，日军官兵却还是被打死打伤很多。

对于岛上日军而言，药品跟食品一样珍稀。没有药品，军医只能用海水来给伤员治疗化脓的伤口，大批伤病员躺在阴暗的帐篷里，任由绿头苍蝇嗡嗡作响，蜂拥而来。有人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便大张着嘴，等苍蝇飞进口中时，一下子将其咽进肚里，这叫临死前“最后的晚餐”。在这种情况下，伤病员们的死亡是能够预期的：能站的，可以活30天；能坐的，可以活20天；躺着小便的，可以活三天；不能说话的，可以活两天；不能眨眼的，凌晨即死。

每天都有人死去，未死的人则个个面无人色，他们的头发好像婴儿一样稀疏，牙齿能掉的也都掉得差不多了。

瓜岛日军已彻底陷入绝境。日本举国震惊，在提到瓜岛战况时，天皇哀哀戚戚地承认：“日本帝国在瓜岛的战争中遇到巨大困难。”为了挽回国运，他亲自前往伊势神宫祈祷参拜。

得知这一消息，山本非常不安，以致“满头乌发，一夜皆白”，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为天皇分忧。

★你推我搡

美机对蒙达机场实施大规模轰炸后一星期，一艘美军潜艇潜至蒙达岛海域，对机场进行侦察。浮出水面后，艇长发现附近海面又停泊了一些运输舰，机场跑道也有修复迹象，跑道上已经有飞机在不断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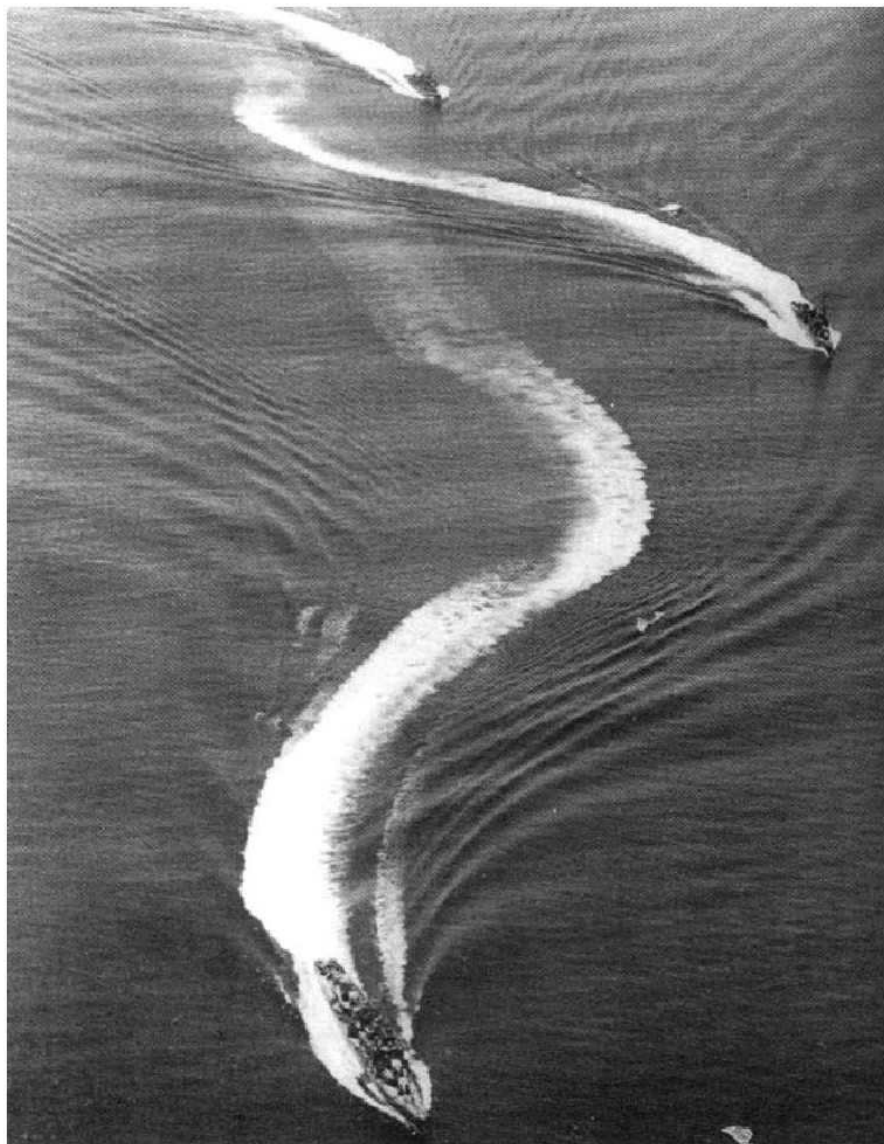
那么重磅的连续轰炸仍然没能根本解决问题，山本还在捣鼓他的不沉航母，哈尔西对此深以为虑：“必须出动舰队炮击蒙达机场了。”

参谋长布朗宁觉得出动舰队有风险：“如果被日军侦察机发现，舰队势必会遭到日机和日舰的联合阻击。”

哈尔西握拳要打，通常就不肯再缩回来，他想到了和“美版八路军”卡尔逊一样的主意：“恐怕日军指挥官不会相信，对方舰队敢在他们飞机战斗活动半径之内露面吧，为什么我们不效仿‘东京快车’，在晚上出其不意地打了就跑呢？”

布朗宁略加思忖，献上一计：“10天后，我们要运送增援部队去瓜岛，护航舰队完成任务之后，可驶往蒙达岛炮击机场。”

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便日军侦察机白天发现这支护航舰队，也很难判断出它接下来的动向，可以收到奇袭效果。



自由航行于“铁底湾”的美军驱逐舰。土豆有多少分量，农民自己最清楚，只有一斤吹不了一吨，国家综合实力的差异最终决定了美日两军在这场瓜岛消耗战中的结局

哈尔西连声称赞：“好主意！”

10天后，美军第67特混编队护送运输舰队前往铁底湾。按照布朗宁的方案，编队待护驾结束，即突然转向，向蒙达岛驶去。凌晨1点，美舰成单纵队接近机场，炮手们依据雷达准确地测量出了炮击距离。

三轮舰炮齐射，将停机坪上的日军战斗机全部轰成了碎片。日军高

射炮指挥官昏头昏脑，还以为又是美机空袭，下令打开探照灯搜索天空。此举弄巧成拙，灯光恰好为美舰射击指明了方位，炮弹顿时雨点一般落入机场，等日军炮手弄清楚威胁来自海上时，跑道早就满目疮痍了。

不到一个小时，特混编队发射了150毫米炮弹3000发，120毫米炮弹1500发，蒙达岛烈火熊熊，连树木都被炮火削平，蒙达机场再不可能重生了。

山本的蒙达机场计划是日本人挽救瓜岛的最后一线希望，机场的完全毁灭，让这一点点希望也化为灰烬。

药医不死病，日军在瓜岛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但东京方面，从东条内阁到海陆军各部门，谁都不愿意最先说出“撤退”这两个字。

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曾鼓足勇气，私下对参谋次长田边说：“必须迅速放弃瓜岛，否则今后的战局将有发生重大破绽的危险。”

田中举例说，假定南洋资源地的防备本来需三年才崩溃，如果反复进行这种“愚劣的作战”，那么只要一年就会崩溃。

田边起先还和颜悦色，听到此处立刻大怒，指着田中的鼻子教训道：“你身为陆军省的主管局长，却说出这样消极的意见，太不知耻！”

田中被骂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回答不上。这时距离参谋本部“集体死谏”又过了一些日子，瓜岛战事每况愈下，犹如扶不起的阿斗，对此，身为参谋本部二把手的田边又怎么会毫无领悟呢。可问题是，如果参谋本部首先提出要撤退，就得为此负责，还有，该如何向天皇交代呢？

这田中挨骂也是活该，你说要放弃瓜岛，为什么不直接对东条和天皇说？非要拐弯抹角地试探参谋本部的意思，田边是何等角色，岂有轻轻松松几句话就被拿来当枪使的道理？

一边是无人肯担责，另一边是瓜岛战事危如累卵，海陆军就只有你推我搡，争着把压力往对方肩头上卸。

研究瓜岛战况的海陆军首脑紧急会议还没开上半天，两边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围绕运输舰队能否突破封锁线增援瓜岛，陆军说可以，海军说不可以，双方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

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见难以定论，便提议：“要么就在地图上进行一场战术演习，看看我们是否能够突破封锁？”

代表陆军与会的是参谋总长杉山和辻政信。辻政信属于得了一些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主儿，杉山别人不带，只带他来与会，当然是因为他到

过瓜岛前线，熟悉前线情况，于是这小子一扫原先的颓丧之态，变得神气活现起来。他不无嘲讽地反驳福留：“你不要吞吞吐吐了，海军不派护航舰队，运输舰又怎么能够突破封锁？”

福留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我们的战舰有限，陆军应该理解。”

让陆军理解？理你个蛋！杉山脱口而出：“海军是否竭尽全力，大家都心里有数！”

陆军大佬开了腔，海军掌门也不能不表态，军令部总长永野支持部下：“做地图演习好了，结果证明一切。”

“我看没有必要，”辻政信立刻顶撞道，“关键是要赶快做出决定，解救岛上的部队。拖延一天意味着什么？要饿死一大批人的！”

海军的说话方式跟陆军有所不同，喜欢慢条斯理，一句一句地跟你论证，辻政信却和闹事被贬的那个田中一样，没这绕来绕去的好耐性。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他突然就爆发出来，挥舞双臂对海军高官们大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是辞职的好！”

海军方面都呆住了，就听辻政信继续数落，他把海军军令部称作“东京饭店”，把联合舰队称作“大和饭店”，他还虚构情节，称自己在前线坐驱逐舰时，“所有海军指挥官都对我说，‘东京饭店’和‘大和饭店’的老爷们应该到这里来，看看我们该进攻哪里，这样也许他们就理解整个战局了”。

辻政信这一发飙，军令部直接主管作战的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再也按捺不住，他猛地站起：“你说什么？难道所有驱逐舰的舰长都是胆小鬼？请收回你的话！”

辻政信要的就是有人能和他对咬，马上接茬：“你到过前线没有？目前那边的情况你了解不了解？”

富冈没有到过前线，可他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你辻政信前线是去了，但打过胜仗没有？还不是一塌糊涂，灰头土脸地跑回东京来了？

两人跟泼妇骂街一般，互揭伤疤，言语也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辻政信说没有武器弹药和粮食给养，怎么可能打胜？你们海军倒是把陆军送上岸了，却不给武器弹药和粮食，“这好比是把人送上屋顶，又抽走梯子”。

富冈哼了一声：谁说我们没给粮草辎重？问题是那座坑太深，填到何年何月是个头？

辻政信立马反击：又没向你们多要多少，这么说吧，如果海军能提

供敌人一半数量的物资给养，瓜岛一战就能打赢，可是“到现在，我们只拿到百分之一”。

正吵得难分难解，没完没了，一份调查报告的到来让所有人都闭住了嘴。

★皇帝的新装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井本熊男中佐。辻政信回国后，到处扬言只要大力增援，日军一定能打赢瓜岛战役，杉山、田边等人表面深以为然，其实心里也有些没底，于是他们任命井本为前线特派观察员，专程到瓜岛前线了解实情。

动身之前，井本仔细研究了瓜岛局势，认为辻政信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辻政信在报告中说的情形是真的，日军遭受了如此大的消耗，瓜岛还有什么坚守的必要呢？

在飞往拉包尔的途中，井本拜访了他在陆军大学时的教官、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想听听他的想法。宇垣早就觉得瓜岛撑不下去了，可是又不好明讲，只好提一堆困难，无非是联合舰队拿不出更多战舰与美军硬拼，以及运输舰队通过封锁线十分困难，云云。

接着井本又拜访了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今村的态度跟宇垣如出一辙，讲到打仗，就是苦啊，难啊，仿佛是刚刚往嘴里倒了一罐子的盐，可是一聊到要不要撤军，就像按了停止键，今村马上缄口不言。

井本终于明白了，都想撤，但都怕担责任。

过去井本也跟参谋本部的其他参谋一样，成天高谈阔论，张口闭口“从瓜岛撤退是错误的，应该不惜玉碎杀入敌阵”，这时他才感到那有多么脑残，他在报告中坦承，对瓜岛落败负有责任的，首先是包括参谋本部、陆军省、军令部在内的大本营，大本营在计划、指导此次作战时，“缺乏洞察力，不仅目光短浅，而且不能体察第一线的实情和苦心”。

报告末尾，井本大胆直言，必须尽快把部队从瓜岛撤出，“只有出现奇迹，才能夺回该岛”。

人跟人相比，智商相差得实在不多，大家的差距不过就在敢不敢、能不能讲真话上面。当井本揭穿“皇帝的新装”时，辻政信低下了头，福留、富冈松了口气，杉山、永野默默无言。

海陆军一致同意撤军，让夹在中间的东条也从困局中解脱了出来。第二天，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杉山、永野先汇报瓜岛战况并做检讨，接着东条便送上撤退方案请天皇审批。

忙活半天就交上来这个，裕仁看也没看撤退方案，他冷冷地把脸转向永野，面无表情地问道：“朕想重复一下，美国人凭什么迫使我们撤退，好像是他们一直掌握着制空权？”

永野说没错。天皇又问：“那么，我军为什么不能夺回制空权呢？”

永野的回答很技术，他说这是因为海军航空队缺少前进基地。天皇的大脑里灵光闪现：“我们不会在附近岛屿重建一个机场吗？”

永野咧了咧嘴，这主意又不是没人想过，比如山本的蒙达机场，可已经毁了吗，要再建一个机场，“至少要一两个月时间……”

天皇很认真：“据朕所知，美国人只需要几天就可以了！”

原来天皇用的是美国算法，永野一时哑口无言，急得满头大汗。

裕仁扔下恨不能钻地洞的军令总长，问杉山：“工兵部队不能改进施工速度吗？”

杉山连舌头都打起了结：“这个……这个……”

天皇很明显不高兴了，一个劲儿地催促着两大军头回答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杉山不能不说实话：“陛下，卑职只得表示遗憾，我们的机械设备有限，竞争不过美国人。”

要让军头们讲真话，都得把他们逼到悬崖边上才行。见杉山终于说出了口，永野赶紧补充道：“我们的工兵大部分是用人力施工。”

裕仁不懂打仗，盘问的东西却不少，整整两个小时的问答，把杉山和永野弄得坐立不安。

其实天皇是知道前线打不下去的。诚如杉山、永野所言，日本国力有限，从机场建造到飞机、船舶制造都是如此，就算工兵、工人日夜加班干，也不可能超过美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这无疑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竞争。

要继续增援那座受到威胁的岛屿前哨阵地，就得耗尽日本的兵员、飞机和船只的后备力量，换句话说，局部失败将可能扩大为全面失败。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裕仁又怎么可能想不清楚呢？他之所以这么刨根问底，啰哩啰唆，无非是心里不爽，也因此不肯让手下好过罢了。

一家一顿，谁屁股上的板子都少不了，杉山、永野这罪受得。眼看着两大臣已被整得面如土色，生不如死，天皇才提高声调：“好吧，海陆两军都尽力了，朕同意撤军。请你们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撤军任务，绝对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失误。”

裕仁拂袖而去，临走时，他撂下了一句话：“我们从瓜岛的撤退是令人遗憾的。”

1943年1月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瓜岛撤军计划。

撤军计划下达时，岛上日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东京快车”“铁桶输送”“铁桶系东京快车”相继夭折后，给养和援军都越来越渺茫，百武亲自给东京发去电报：“粮食已经吃尽，官兵饿了很多天，无法抵挡敌人攻势。第17军请求冲进敌阵，宁为玉碎，也不在自己的掩体中饿死。”

百武要与美军同归于尽，美军却不给他这个机会。1月9日，美国陆军第25师开上奥斯腾山，与陆战2师换防，大量物资也运上阵地。帕奇称得上是兵精粮足，但两攻奥斯腾山给他留下了教训，为减少伤亡，他不再急于死拼猛攻，而是采用紧逼围困的办法，让对方坐以待毙。



一辆美军吉普车行驶在瓜岛的丛林中。到瓜岛战役后期，美军胜券在握，完美收官不过是个早晚的问题

冈明部队要冲过来，美国大兵根本就不与之交火，直接用飞机大炮与之对话。日军冲不上去，又得不到补给，被迫靠吃昆虫、青蛙、蜥蜴，甚至啃皮带度日。在日军阵地内，尸体堆积到没法走路，暂时还活着的士兵，就好像冬眠的动物，和已化成白骨的骷髅同枕共眠……

冈明部队属于瓜岛日军中的一线部队，他们都成了朽木，其他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再不撤退，第17军就真的要被成编制抹去了。

★地狱景象

海上大撤退不是件容易的事，山本调动了他在南太平洋的所有资源，竭力确保日军通过海上封锁线。1月15日夜，执行撤退任务的10艘日军驱逐舰冲破美军鱼雷快艇的拦截，在埃斯帕恩斯角靠岸。在参谋本部的井本率领下，舰上装载的1000名士兵冒着滂沱大雨登上了瓜岛。

甫一上岸，井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海滩上躺满无人照顾的伤病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死去，腐烂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

井本在调查时并未登上瓜岛，所有关于瓜岛的情况都是通过别人介绍，听的时候已经感到震惊，没想到真实场景更加惨绝人寰。在死尸堆中，井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的，向他打听前往第17军司令部的道路，那人有气无力地说：“你沿着尸体一直走下去就到了……”

按照他的指点，井本和新来的士兵们走入了丛林，他们每向前迈进一步，几乎都会碰到一具日本兵的尸体，这些尸体姿态各异，有躺着的，有趴着的，有靠树根坐着的，还有直接把自己吊在树枝上的。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名著《神曲》中描述过地狱景象，现在它就逼真地展现在井本眼前，看得他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井本终于到达了第17军司令部所在地。所谓司令部，也就是一些破烂的帐篷。在这里，井本首先碰到了一位熟悉的军官，对方邀请他到自己帐篷里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井本在高级参谋小沼治夫大佐的带领下，拜访了第17军参谋长宫崎秀一少将。见到井本，宫崎喜出望外：“感谢你带来给养，拉包尔方面决定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井本有些尴尬地告诉宫崎：“恐怕今村司令长官放弃进攻了。”

宫崎瞪大了眼睛：“为什么？”

井本搓着双手：“这是大本营的命令。”

“那下一步怎么办？”

井本只有老实作答：“从岛上撤退。”

“绝对不行！”陪同井本的小沼忍不住插嘴，“那不等于我们彻底失败了吗？”

井本无言以对，帐篷内陷入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宫崎才打破沉默：“日本陆军还从来没有败退的先例，我们必须战死沙场，保持皇军的光荣传统！”

看到参谋长站在自己这边，小沼也带着愤怒说道：“我已下令部下死守阵地，前方将士大多和敌人搅在一起，想撤下来也不那么容易。”

容易不容易都要撤。1月17日，井本面见百武，将大本营的撤退命令告诉了他。百武听后什么话都没说，也不再理睬井本，只是一个人闭着双眼沉思。

宫崎等人的态度已经让井本万分为难，现在百武又这个样子，让他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实在没法，井本只得拿出今村签署的撤退令：“我理解军长的心情，但这是天皇陛下的旨意，谁都不能违抗！”

百武不是耍酷，是难以抉择，他睁开眼睛，用一种恳求的语气对井本说：“中佐，不要逼我，再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

百武既如此说，井本便暂时退出了帐篷。不久，有美机飞来轰炸，他急忙跑进防空洞躲避炸弹，在这期间，百武一直没有离开过帐篷。

当井本再次走进帐篷时，他看到百武端坐在帐篷中央。看来他不是怕挨炸，而是怕炸弹炸不着他，可惜的是，美国人不够通情达理，未予以理解和成全。

井本连忙说：“请将军尽快给我答复，今村司令等着回信呀。”

百武已经考虑好了：“请转告方面军司令部，一切失败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第17军将接受命令，从瓜岛全面撤退！”

第17军开始做撤退准备，而美军对此并不了解，帕奇的战术仍是逼而不攻。

逼而不攻，难受的自然还是日军。一名日本兵在日记中写道：“六个月不知肉味的人们如饿鬼般吞咽了四脚蛇，咀嚼了槟榔，抢食了水苔，吃得肚子鼓胀胀的。没有火种了，都是生吃的……”

帕奇也不会一直不攻，他在积蓄力量，等待最好时机。1月22日，哈尔西陪同海军部长诺克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视察瓜岛。尼米兹对岛上的情况很是满意，与他上次视察相比，岛上部队的装备和条件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亨德森机场已成为一座相当大的全天候机场。士兵也不再面容憔悴，新近换防上岛的士兵们个个身体健康，精神振奋，帕奇开玩笑地说：“如果您（指尼米兹）再颁发一次奖章，相信没有人会再吓得昏过去了。”



美军正在做火鸡大餐。这顿大餐的食谱里不仅有火鸡，还有土豆泥、面包，甚至是冰激凌，被美军士兵称为帝王餐，其“奢侈”待遇与他们的对手形成天地之别

没有一个人看出日军在撤退，他们商量的，是如何进一步部署兵力，向岛上的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至2月1日，岛上美军已达到5万人，俘获的日本兵也日益增加，他们都是身体极度衰弱，不具备作战能力的士兵。从俘虏的口供和缴获的文件中，帕奇得知，凡是还有行动和作战能力的日军，包括奥斯腾山的冈明部队，都在向埃斯帕恩斯角集结。

他以为日军集结于埃斯帕恩斯角是为了负隅顽抗，却不知道对方在打着另外一个主意。

★“太平洋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帕奇做出南辕北辙的误判并不奇怪。日军大本营将此次撤退行动命名为“开代号作战”，除少数有关人员，行动内容对内对外一律严格保密，连百武得到信息，都是让井本口头通知，而不是通过可能泄密的电报。

海陆军花了数星期时间进行计划和准备，并实行多方紧密配合。在岛上，百武仍然装出积极作战甚至是反攻的架势；在空中，今村出动陆基飞机对瓜岛进行长途轰炸；在海上，山本出动联合舰队来转移美军的注意力。总之，绝不让对方看出这是在撤退。

从2月2日到2月7日，山本派驱逐舰群三赴瓜岛，每次美军都认为是在为瓜岛日军提供增援。经过三个晚上的快速撤运，岛上1.2万名饿得半死的官兵被全部运出了瓜岛，其顺利程度大大超出预料，被日方称为是“太平洋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运送过程中，山本共投入20余艘驱逐舰，他最初估计可能要损失其中的一半，但结果无一受损。除了驱逐舰目标小，速度快，美机很难捕捉目标，以及山本派出大批飞机护航等因素外，应该说，与驱逐舰两个多月来一直充当“出租车”，练出了躲避空袭的技巧有很大关系。

此前就有人觉得驱逐舰这一“出租车”作用不能浪费，主张建造不装鱼雷和大炮的驱逐舰，索性专门用于运输。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准备设计阶段，只是因为大本营突然决定从瓜岛撤退才停了下来。

几乎在日军撤退的同一时间，蒙在鼓里的美军向埃斯帕恩斯角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埃斯帕恩斯角附近遍布崎岖山地，一旦被日军据为阵地，困兽犹斗下给美军造成的伤亡绝不会小，因此帕奇预计未来将面临艰苦的战斗，美军最早也得于4月1日才能全部肃清岛上的日军。

帕奇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以钳形攻势出击。他在下令美军主力沿北海海岸向西推进的同时，另派一个新来的营乘小艇从埃斯帕恩斯角西面登陆，这支生力军登陆后，立即向东挺进，切断岛上日军同海上的联系，达到将其封锁在丛林内聚而歼之的目的。

2月9日，东西两支美军会师，但是他们只在一座小村庄里俘获了几个日军狙击手，缴获了一些被遗弃的武器和被打坏的登陆艇。早在两天前，日军主力已经金蝉脱壳，从美国人的手缝中溜掉了。

“太平洋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连尼米兹都被骗倒，真相大白后，他也由衷地认为日军的撤退行动确实策划得不错，称得上是伪装巧妙，行动果敢。

不过就当时来讲，能够结束这场旷日持久、极其艰辛的战役，对双方都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帕奇扬扬自得地给哈尔西发电报：“瓜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告结束。”

哈尔西以美国人特有的方式回电：“当我派出一个傻瓜作为瓜岛的裁缝时，全没想到他竟能这么快就剥下敌人的短裤。谢谢并向你祝贺。”

百武从瓜岛撤出的是成建制部队，那些得不到消息的游兵散勇就被遗弃在丛林里。这些士兵是处于最底层的可怜虫，为了能活下去，他们饥不择食，虫子、野鼠、蝎子吃光了，就煮皮带、皮鞋、皮钱包，直到烹食同类……

美军完全控制瓜岛后，组织了一支特种搜查队，到丛林里去搜查日军残兵。特种搜查队深入丛林后，发现里面已基本没有生人的气息，他们满眼看到的，都是丢弃的钢盔、破烂的军服以及一堆又一堆的白骨。

物种搜查队终于找到了两个活人，不是日本兵，而是两个瘦得如同木乃伊的从军慰安妇，问她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她们承认，开始几个月吃树皮和椰子，后来就只能靠吃一些死人肉维持生命了。

即便是从瓜岛撤出的日军，也不过是一群刚从地狱爬出的活鬼，看上去全都像骷髅一般，连胡须、指甲和头发都停止了生长。有人用诗句来描述这些死里逃生者：“面容憔悴像傻瓜，两眼失神似白痴，泪水在倒流，满腔怒与愁。”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瓜岛战役算是用时最长的一个，地面上的战争一共拖了六个月之久，但到战役后期胜负就已确定，日军其实是在做着无谓的伤亡。担任瓜岛防空部队总指挥官的中村榛三中佐记录下了部下临死前的心声：“现在我很高兴为国捐躯，这本来是男子汉平生的愿望，没有可悔恨的。可是，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战争呢？这是一场完全超越战场常识，世上不应该有的悲惨战争！”

瓜岛战役由“所罗门争夺战”演变成“所罗门消耗战”，后来又升级为“所罗门吸血战”，日军原先军事上的优势完全被磨钝了，随之而来，失败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多次指挥“东京快车”的田中赖三说：“毫无疑问，随着争夺瓜岛之战的结束，日本失败的命运已是在劫难逃。”

身处后方的渊田美津雄也禁不住哀叹：“战争前途本来一清二楚，但不能不打……奇迹始终没有出现。”

军事史学家称瓜岛战役是“太平洋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让苏军获得大翻身一样，美军同样凭借瓜岛战役夺取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主动权，从此便出现了美攻日守的总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瓜岛战役让太平洋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瓜岛战役中被俘的日军。日本人在瓜岛花了老鼻子钱，结果在把本钱全都赔进去后，只做了一个空头好梦，这笔投资的性价比真不是一般的低

为了争夺瓜岛，美日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军有60000人参战，阵亡1600人，4200人受伤。前后登陆瓜岛的日军共有36000人，阵亡及失踪14000人，病死9000人，被俘1000人。这些数字，尚不包括盟军和日军在支援作战中损失掉的海空军人员。

对于参与瓜岛战役的美军来说，瓜岛已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感觉，伴随这种感觉的，是海面上殊死的激战，是丛林中残酷的厮杀，是围绕山岭此起彼伏的缠斗。

战争给许多身临其境者的记忆打上了烙印，让他们即便在和平年代，耳边也常常会响起子弹凌厉惊悚的啸叫，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以及战友临死前的呻吟和呼号。

地狱门之役结束后，大兵莱基曾和战友结伴去岛上的美军墓地扫墓。军人墓与平民墓不同，人们会把圆圆的铜制子弹头压到地里，排出墓主人的名字，每座墓前的十字架上面都会钉一个阵亡士兵的军籍号码牌，一些十字架还会挂一只饭盒，饭盒上刻的是属于士兵的墓志铭。

墓志铭言简意赅，可以看出每个士兵的生前个性，比如，“他是一名真正的海军陆战队员”，“他是个大个子，他有着宽广的心胸”，“越是艰难他越是高兴”。

有的墓志铭是诗文，这种诗文大概也只有美国大兵才能写得出

来：“他进入天国后，会对圣彼得说，又有一名陆战队员向您报道，长官，我在地狱服役期满！”

当莱基将目光从墓地移开时，他看到了远处的平原和山丘。同来的战友发了一句感慨：“空地还很多啊。”

“那是肯定的。”莱基回应道。

现在，瓜岛墓园的空地不会再无限延伸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在太平洋战场的更多角落，类似的墓志铭还在继续书写着。

第八章 谁才配活着

当瓜岛拉锯之时，西面千里之外，美澳联军也正在丛林山地中与日军做血肉搏杀。指挥美澳联军的，是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

日本有海陆军矛盾，美国其实也有，甚至早在二战以前，美国海陆军之间的关系就极其糟糕，双方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争到脸红脖子粗。曾官至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当然了解这些，所以他的提议是索性大家都不要再争了——由他出任太平洋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本战区的全部海陆军由其一手包揽。

可怜矮墙浅屋的，就这么一点儿人马，都让你承包了，别人干吗去？海军当然不答应。金格以海军作战部长的身份站出来说话，他说，日本是一个岛国，对日作战就是一场海上大决战，要统一指挥，也得由一位海军将领挂帅，怎么能让陆军将领来发号施令呢？

这场争论在美军高层闹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若不及时平息，很可能会弄得像日本海陆军那样不可收拾，最终影响到太平洋战事的进程。

要说谁家灶里都不可能没烟火，打个架，吵个嘴，乃至磕磕碰碰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美国军政内部不是不打架，不吵嘴，但它好就好在有一个非常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干预机制。英美联合参谋部得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将太平洋战场一分为二，分为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尼米兹负责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负责西南太平洋战区。

看上去一人一半，童叟无欺，可是当麦克阿瑟接到华盛顿的指令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一点红从耳畔起，须臾染遍了双腮”，完全被激怒了。

★不胜利，毋宁死

幕僚用醒目的色彩，在地图上标绘出了范围。往东看，是尼米兹的地盘，往西看，是英军的区域，只有中间狭长的一亩三分地，算是麦克阿瑟的——澳大利亚以及被日军占领的菲律宾。

麦克阿瑟向来目空一切，以美国军界独一无二的巨擘自居。据说艾森豪威尔在出人头地后，曾被一名妇女问道认不认识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笑着回答：“我不但认识他，而且还在他的指导下学过戏剧呢。”

连艾森豪威尔都给他拎过包，当过小弟，麦克阿瑟还能看得起谁，更不用说资历较低的尼米兹了。让麦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孩子似的噘了半天嘴之后，不但未捞到一颗糖，反而原有的蛋糕也被尼米兹切去了一半。

坏人，真是一群坏人！盛怒之下的麦克阿瑟在接见新闻记者时，直接开火：“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我身后的华盛顿！”

记者就怕无猛料可采，听到之后如获至宝，马上将这句话列为新闻稿的头条标题。

面对记者，麦克阿瑟洋洋洒洒地数落起来，他说华盛顿一直藏着一个和他作对的“海军阴谋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曾剥夺了他在菲律宾的增援部队，又使他失去了担任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的机会，真正可恶。

骂完了“小集团”，麦克阿瑟还不过瘾，又对主持这次战区划分的几个要人一并进行了攻击，从美国总统罗斯福、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到英国驻华盛顿的军事首脑迪尔爵士，都没能逃过他的唾沫星子。

进入实际操作后，麦克阿瑟发现，他的指挥权也受到了限制和约束。比如，他虽然是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可下面的海陆空军还各有司令，并非是直接一把抓。又如，凡是作战计划，麦克阿瑟必须向马歇尔汇报请示，如果与太平洋战区的尼米兹发生冲突，还得将矛盾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

麦克阿瑟非常郁闷，他再次提出太平洋战区的“统一指挥论”：“不统一指挥，在逻辑上、理论上，甚至在常识上都不能自圆其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力量分散，增加了伤亡和费用。”



凭着在军界奋斗几十载，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自信，老麦恨不得在所有人面前都说上一句：“你们啊，得听我的！”

麦克阿瑟的调调儿，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华盛顿回应说统一指挥可以，但要让尼米兹来统一指挥，他更得气到爆肺，所以谁也不理他，任由这位陆军上将狮子一样在司令部内跳来跳去。《时代》杂志对麦克阿瑟的处境做了很好的概括，称他是“一位坐冷板凳的英雄”。

既然躺地上撒泼打滚都没用，麦克阿瑟也只好先忙正经的。这时他的当务之急不是收复菲律宾，而是保卫澳大利亚，挡住日军的南下势头。

让麦帅直接负责澳大利亚防务，最高兴的莫过于澳大利亚人。当初

麦克阿瑟刚刚踏上澳洲土地时，即被澳洲朝野上下视为救星。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英国是它的宗主国，但英军力量有限，且自顾不暇，所以澳大利亚只能把抵抗侵略的希望放在与美军的联合上。

为此，澳大利亚总理柯廷不仅力挺麦克阿瑟出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还自始至终给予他极高礼遇。柯廷的热情和信任，让一度陷于沮丧情绪中的麦帅大受感动，他用手搭着柯廷的肩膀说：“总理先生，你我一定要通力合作，坚持到底。你照顾后方，我操纵前线。”

柯廷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激动之余，他紧握住麦克阿瑟的双手：“我早就知道，选您为最高统帅准没错儿。”

在第二天柯廷专门为麦克阿瑟举办的欢迎宴会上，麦克阿瑟当众表达了他的决心：“我今晚在这里，向各位明确表示我们军人不知失败的精神，这就是‘不胜利，毋宁死’！”

澳大利亚寄厚望于麦克阿瑟，陆军部专门召开防务会议，由陆军部长本人向麦克阿瑟介绍一项名叫“布里斯班”的防务计划。

“布里斯班”由澳军总参谋部制定，他们认为，以现有兵力很难保障澳洲的所有领土，因此主张放弃澳大利亚北部、西北部地区，以澳大利亚中部的布里斯班画线，依托山脉屏障与日军决战。

按照这一计划，占澳大利亚四分之三的地区都将拱手让给日本人，而且在布里斯班防线的背后，就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和居民点。因此，很多人对这一计划持有异议，有建议将防线推前一点儿的，有主张索性把防线南移，移到悉尼甚至墨尔本一线的。

麦克阿瑟在聆听陆军部长介绍时，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对方询问他的意见，他才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说：“先生们，既然诸位让我发表看法，那么我要说的是，澳大利亚的防线应该跨过北面的海峡，到新几内亚去。”

“保卫澳大利亚的前线就在新几内亚！”当麦克阿瑟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就意味着“布里斯班”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

澳军总参谋部算是白忙活了，但没有人对此抱有怨言，因为人们都知道，危急关头，只有麦克阿瑟才能引领美澳联军走向胜利的彼岸。

★“天佑计划”

“布里斯班”注定不会入麦帅的法眼。在他看来，即便“布里斯班”侥幸成功，长远来讲，也是一项非常失败的计划，其结果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被无限期围困的岛国，当周围全是海洋，还怎么往前攻呢？

菲律宾战役让老麦吃足苦头的同时，也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战略课，告诉他，在狭小空间是多么难以起死回生：从中央平原退往巴丹，再从巴丹退往科雷希多，最后一个都没守住，直至被人家赶进大海。

不胜利，毋宁死，我还要尽早返回菲律宾，岂能再入窠臼？麦克阿瑟对自己的参谋长萨特兰说：“我认为，他们弄的这玩意儿是一个消极的防御计划，让我们从头干起吧。”

新几内亚岛是太平洋第一大岛，麦克阿瑟要利用其东部巴布亚半岛境内的崎岖山脉为屏障，阻击日军南进。巴布亚远离澳大利亚大陆，可避免其城市和居民点受到侵扰。对麦克阿瑟的新作战方案，澳大利亚的一般百姓毫无疑问是乐于接受的，感到困惑的主要还是澳军高层，以他们行家的眼光，能看出这一方案虽好，却存在着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障碍。

麦克阿瑟在方案中说明，他要在巴布亚东部修建为步兵提供支援的战斗机和重轰炸机基地，要将战略物资从澳大利亚后方转运到前方，要进行地形勘测，还要沟通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关系……

巴布亚东部地形极其复杂，到处是人迹罕至的丛林，且不说计划做得做到做不到，就说日本人眼看要攻到家门口了，你还来得及？

太冒险，也太大胆了。麦克阿瑟的决策，不仅让澳军高层的一些人不甚放心，也完全出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他们根本不相信麦克阿瑟敢于进兵新几内亚，日本海陆军满不在乎地保证，就算麦克阿瑟碰巧闯了进来，日军也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驱逐出去。

日本海陆军早就在打新几内亚的主意了，当初海军的“MO行动计划”，就是准备在巴布亚东部实施两栖登陆，一举占领新几内亚南部的最大军港莫尔斯比港（简称莫港）。

珊瑚海一战，日军运输舰队被迫返航，日本海军从海上登陆莫港的行动宣告流产。接着是中途岛大战，美日双方集中兵力于中太平洋，山本和联合舰队显然已顾不得新几内亚的这个军港了。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美国海陆军都开始策划反攻，尼米兹制定了“瞭望塔行动”，麦克阿瑟为能早日打回菲律宾，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设想：直捣拉包尔。为此，他向华盛顿要求调拨两艘航母、500到1000架飞机

以及三个一流的陆军师。

如果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是“太平洋第一”，麦克阿瑟就有戏了，但在“先欧后亚”的前提下，华盛顿方面根本就不可能满足麦克阿瑟的这一“奢望”。



新几内亚战役形势图。因为这是一幅老地图，所以有些地名与现在的译法有所不同。例如腊包尔现一般译作拉包尔，威瓦克现译作韦瓦克，荷兰第则是老地名，今已改名为查雅普拉

海陆军资源都有限，即便太平洋舰队也没几艘航母，所以“瞭望塔行动”采取的是渐进方式，主张先夺取图拉吉岛，再相机反攻拉包尔。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看出来，麦克阿瑟绕了个圈，又想做太平洋战区的老大了，海军岂能答应。

眼瞅着两边又要吵起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急忙居中调停。调停的结果，“瞭望塔行动”成为正宗之选，但麦克阿瑟也有份参与，具体的划分是，海军指挥攻占瓜岛和图拉吉岛，麦克阿瑟指挥攻占莱城直至拉包尔。

莱城是巴布亚半岛西北海岸的一座重镇，珊瑚海海战前就被日军占领，实际已成为日军进攻莫港的先期据点和主要物资储备点。麦克阿瑟对这次分配还算满意，他将“瞭望塔行动”与进兵新几内亚的方案重合在一起，并把莱城北面的布纳划入了自己的观察范围。

所谓巴布亚的崎岖山脉，指的是欧文·斯坦利山脉，这条山脉绵延300千米，像脊梁一样横亘于半岛，隔绝了南北交通。日军要翻越欧文·斯坦利，从莱城直达莫港，没有别的捷径，只能走科科达小道，而这条小道就在布纳西南48千米外。

1942年7月10日，麦克阿瑟派一个六人小组对布纳进行侦察，这个

小组发回的报告表明，科科达对防守莫港确实举足轻重。麦克阿瑟由此制订了“天佑计划”（又称“天意行动计划”），打算向科科达小道秘密派遣3000名澳军，与当地的民兵共同赶修出一处简易机场。

作为“瞭望塔行动”的一部分，“天佑计划”原本是要与登陆瓜岛同步实施的，即陆战一师于8月7日出发，澳军也于这一天拔营，但没想到的是，日本人先动手了。

★为时已晚

自日本海军登陆莫港的行动失败，日军参谋本部就决定由陆军单干，从陆地攻占莫港。1942年7月18日，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在拉包尔码头，送别了他派出的南海分遣队。

运送南海分遣队的舰船大批集结于拉包尔码头，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澳大利亚侦察机的注意，同一时间，“卡斯特”破译队也证明拉包尔的日军行动异常。

“卡斯特”又名“贝尔康南”，隶属于海军，早在麦克阿瑟指挥巴丹战役时，它就通过破译的日军密电为守军提供各种情报。随麦克阿瑟到达澳大利亚后，这一情报机构建立了新的总部，继续为麦克阿瑟服务。

“卡斯特”密码破译员的水平和效率，只有夏威夷情报站才能与之相比。麦克阿瑟对“卡斯特”的重视及信任程度，也与尼米兹对夏威夷情报站的态度类似。他接到情报后，马上命令美澳空军从空中进行拦截。

美澳空军的飞行基地离新几内亚很远，“飞行堡垒”奉命到达后，没能在海面上发现日军舰船的影子，当然更谈不上进行轰炸。

具体负责“天佑计划”的美军指挥官判断，从拉包尔出发的日军可能会在布纳登陆，他建议应提前执行“天佑计划”，向布纳紧急空运部队。

日军要进入新几内亚，不一定非要在布纳登陆，而且登陆后立刻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将面临后勤保障不力、通信联络不畅以及地形复杂等一系列困难。就盟军来说，短时间内也组织不到足够的运输机来运送部队，运去的部队过少，又起不到作用，非但如此，稍有不慎，还可能打草惊蛇，暴露“天佑计划”的目的。

基于这些考虑，在轰炸机截击未果后，麦克阿瑟没有及时采纳部下的建议，警卫布纳海岸的只有少量澳大利亚民兵。

7月22日，经过的五天海上航程，南海分遣队到达布纳海面，几轮炮火突袭加上步兵抢滩，岸边的民兵便被驱散。

日军真的从布纳登陆了，麦克阿瑟急忙下令“飞行堡垒”改向，但为时已晚。

南海分遣队的战斗部队由堀井富太郎少将指挥，称为堀井支队。几天之内，堀井支队的13000多名官兵和1000多名随军担架手，全部登陆完毕。

堀井从布纳登陆，为的就是穿越科科达小道。不过到这个时候，从

麦克阿瑟到科科达的守军，仍无人意识到日军会钟情于此——科科达名为小道，其实连单个人畜都难以通行，更不用说大队人马和辎重了。

普通日军士兵也许会望而却步，堀井支队却不会，它的官兵全部都是在东南亚打出来的老兵，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堀井派出一支先遣队前往科科达，先遣队的士兵除枪支和随身物资，还另外携带一把大砍刀。

开路过程中，日本兵用大砍刀劈砍树木，砍到整个人筋疲力尽，力不能支倒下为止。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即刻替补，像机器一样周而复始地运转。

前面开辟出一条道路，后面的部队就会将野炮和机枪等重武器予以拆卸，然后交给民工搬运，以此确保大部队一寸寸地往前推进。

负责保卫科科达小道的是澳大利亚指挥官欧文中校，发现日军沿道而来，他急忙指挥部属撤退。7月29日，500名澳军士兵和巴布亚民兵撤过摇摇晃晃的铁索桥，铁索随之被砍断，铁索桥坠入湍急的河水之中。



在酷热中行军的日本兵。日本陆军对新兵的训练非常严酷，每天要武装行军40千米，无论酷暑还是严寒都不例外，有时部队还要三天三夜不吃不睡地隐蔽前进。堀井支队突进成功，就是建立在这种训练方式的基础之上

堀井支队的反应非常迅速，他们很快又架起一座浮桥。通过浮桥之

后，日军一边放声高歌，一边对澳军穷追不舍。澳军撤都来不及，欧文当天便在激战中以身殉职。

澳军的士气在不断涣散，不仅涣散在主官的阵亡，还涣散在日本兵肆无忌惮的歌声，以及身后骤雨似的枪炮声。

堀井支队并不是单纯尾追，他们还绕过澳军的几个孤立据点，像一群有魔力的蚂蚁一般，从密林山坡上抄近路，不断骚扰和威胁着撤退部队的前锋。这是日军在马来西亚和缅甸战场上屡试不爽的战法，澳军对此几乎毫无免疫力。

★这里是巴丹

“天佑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断掉了翅膀。掘井支队的狂飙突进，澳军的节节败退，都似乎昭示着犹如当年巴丹、科雷希多那样的可怕后果。澳军高层的悲观人士已经做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新几内亚失守在即，日军将很快渡过海峡，入侵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计划”呼声再起，一些人开始重新讨论退守“布里斯班防线”的问题。麦克阿瑟被大大激怒了，风不动，树不摇，说来说去，还是失败主义在作怪，同时也表明大家伙对我还不够信任，那怎么能打好仗呢？

他对澳大利亚新闻界发表讲话：“我所领导的事业已经失败了一次，我要尽最大的努力避免第二次失败。”接着，他又和柯廷总理通了电话，要求总理出面，明确制止澳军高层有关退守的言论，否则他就将辞去总司令一职。

麦克阿瑟太知道维护军心民心的重要性了。巴丹战役时，他信了华盛顿方面的话，远走澳大利亚，结果守军就在“老麦老麦真窝囊”的传言中一败涂地，这样的坑，他决不会重复去跳。

澳大利亚人纷纷南迁，麦克阿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将西南战区司令部和妻儿老小都搬到了北部城市布里斯班，以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决心：“我们将在新几内亚保卫澳大利亚！”

在美国军界，麦克阿瑟有着政治家一样的演说才能，这是他在公开场合比尼米兹更有魅力也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到了非常时期，老麦没有荒废他的这种才能，他大量发表演讲，在鼓舞士气的同时，也争取舆论的支持。

记者招待会上，面对50多名手拿笔记本、肩背照相机的各国记者，麦克阿瑟起先还在椅子上正襟危坐，但很快就恢复原形，一边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一边应付自如地回答着记者们的各种问题。

记者问他，对新闻媒介怎么看。麦克阿瑟说我将是一名老新闻检查官，大家一愣，接下来就听到了他们想听到的：“不过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扣发你们的新闻，而是为你们提供新闻。”

“您觉得在战争期间，新闻的真实性重要吗？”

麦克阿瑟：“我认为在战争期间，更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准确新闻，人民必须知道真实情况，必须懂得为谁而战。”

“您对澳大利亚当前的局势怎么看？”

麦克阿瑟：“请你们告诉澳大利亚人民，在大战前夕，我们必须挺住。谁才配活着？只有那些不惜为国捐躯的人才配活着！”

麦克阿瑟毫不意外地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从柯廷总理为首的政府高层，到一般民众，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他这一边。

“这里是巴丹！”西南战区司令部回答所有电话，都使用这句开头语，众人的斗志再次被激发出来。

8月6日，麦克阿瑟将巴布亚半岛的美澳军统一编为新几内亚部队，其任务是防止日军的进一步渗透。不过新几内亚部队兵力薄弱，用于防守欧文·斯坦利的仍然只有两个澳军营。

除兵力上处于劣势外，澳军的补给也很困难，通过小道的人力输送和少量空投难以满足其需要。数天之后，官兵们的体质即因缺乏食物、睡眠不足而迅速下降，紧张的战斗和行军更令他们疲惫不堪——所谓行军，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后退，以缩短补给线。

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挡日军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了，但麦克阿瑟不这样想。

欧文·斯坦利因其险恶，美日双方均称之为“魔鬼山”。这座“魔鬼山”跟谁都不是亲戚，它对美澳军固然不客气，可也不会对日本人格外开恩。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崛井支队受的罪不会小，而且他们孤军深入，补给线会越拉越长，相反，澳军的补给线越缩越短，长此以往，澳军应该比日军更能坚持。

老麦始终抱有一种乐观主义情绪。他的部下后来回忆道：“在那段沉重的日子里，麦克阿瑟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就好像增加了一个中队的飞机，这四个字就是‘乔治，干吧’（乔治是这位部下的名字），麦克的这个态度孕育着成功和胜利。”

到8月下旬，“卡斯特”破译队送来的一份情报，证明麦克阿瑟的乐观绝非出于盲目和做作。

★故弄玄虚

如果日本人只看到美澳军累到半死，那是“丈八的灯台——照得见别人，照不见自己”，在这条短命的小道上，人家或许只是“半死”，但他们已经到了“不活”的边缘。

越接近“魔鬼山”，路越陡峭难行，同时由于离出发基地布纳渐行渐远，补给线被拉长，日军的物资供应也变得困难起来。堀井支队的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这儿的太阳火辣辣的。部队在没有道路的丛林中行进，丛林不堪形容，我们口渴想喝水，肚子里也空空的。”

“卡斯特”破译了一份堀井发给百武的电报，这份电报把日军举步维艰的情况都一五一十道来。“有魔力的蚂蚁”正在逐渐丧失他们的魔力，捏着电报，麦克阿瑟大受鼓舞。麦克阿瑟的部下幕僚，很多是跟着他一道从菲律宾撤出来的，称为“巴丹帮”，他们对丛林作战之苦可谓刻骨铭心，听到日军着了丛林的道儿，无不感到解恨：“这下该轮到小日本鬼子有好受了！”

“卡斯特”并非只拿到这一份情报，他们破译的另一份电报更为重要，显示日本海军正要派兵登陆米尔恩湾的拉比，并占领拉比机场。

麦克阿瑟在拉比建有三座机场，那是他准备将来轰炸拉包尔，给航空队作为中间停留基地的。假如这些机场落到日军手里，后果将极其严重，日军轰炸机就可以威胁到莫港、瓜岛直至麦克阿瑟在布里斯班新建的空军基地。不仅如此，米尔恩湾本身还是一个比莫港都优越的良港，距离莫港又近，从米尔恩湾出发，日军可以轻而易举对莫港发动两栖登陆作战。

不过从破译的电报上，麦克阿瑟发现，日本海军严重低估了米尔恩的防御力量，他们判断拉比守军只有两到三个连，所以派出的登陆部队力量并不雄厚。

这是一个能让人笑到眼睛没缝的好消息，麦克阿瑟立即将刚从北非调回的澳军第7师第18旅调至拉比。

澳军第7师下辖三个旅，该部是澳军中的第一流部队，训练有素，久经战阵，在北非战场上连德军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都不敢轻视。除第18旅外，1300名美军也奉调入拉比，使当地的总兵力达到9500人，其中6500人为纯战斗兵。

米尔恩湾常年笼罩在薄雾和降雨中，盟军的兵力集结并没有被日军察觉，而所有这些调兵行动也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以便不让日本人知晓其密码已被破译。麦克阿瑟电令拉比的盟军指挥官，让他不要过早“炫富”——能让日本人觉得你确实身虚力亏，方为大功一件。

包子刚放到蒸笼上，不能马上就卖，放长线才能钓大鱼。老麦的故弄玄虚，果然让日军上了当。8月25日下午，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日军运输舰队逼近米尔恩湾。

三座机场上的“飞行堡垒”早已做好准备，但是那天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掩护了日军，盟军战机只阻止了其中一部分人马登陆。当天晚上，在林昭次郎大佐的指挥下，佐世保第五海军特别陆战队的1170名官兵得以上岸。

日军登陆点是一片夹在陡峭山壁和大海之间的狭窄海滩，又正值暴雨，部队展开困难。第二天早晨，天气转好，可以展开了，日军迎来的却是盟军轰炸机的空袭，轰炸机炸毁了大部分给养，并重创一艘运输船。



新几内亚战场上的澳军。澳军的大多数服装、装备以及所有武器都是英国式的，但大多制造于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原版货之间存在细微差别

随日军登陆的，还有两辆轻型坦克，这两辆坦克未受损伤，日军便趁晚上摸黑向机场逼近。防守机场外围的是澳军，由于缺乏反坦克武器，他们只得往机场方向后撤。

日军正冲得起劲，结果坦克不争气，履带陷到泥里去了。一千人等干脆扔下坦克，争先恐后地往机场跑道涌去。

美军的机枪和反坦克炮正在那里等着呢，开阔的跑道打起来很是顺手，日军扛不住，被迫又撤回丛林。

这是麦克阿瑟布的一个陷阱，一天天过去，日本人逐渐明白过来。在岛上，日军陆战队实际处于1:10的数量劣势，怎么可能攻得上去？林昭一着急，头脑发热起来，于是故技重施，一个“万岁突击”，冲上去一群活人，倒地上一堆死人，再“万岁突击”，还是活人变死人……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残暴程度并不亚于陆军。林昭向士兵们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之前因伤被俘的澳军士兵全被捆在树上，一个个用刺刀戳死。林昭想用屠杀战俘的办法来恫吓澳军，结果这种“心理攻势”适得其反，反击过来的澳军官兵发现之后，怒火滔天，反而激起了空前的战斗勇气，他们一路猛冲猛打，势不可当。

日军连丛林都没得待了，一直被赶到滩头登陆点，两名指挥官阵亡，虽然还保有三分之二的军官和560名士兵，但其中只有200人有战斗力。

林昭赶紧向拉包尔方面发出急电，要求予以增援。这时百武却接到参谋本部的指示，让他优先考虑瓜岛——日军大本营已经认识到，他们无法同时坚持在新几内亚和瓜岛进行的两场大规模作战，于是决定牺牲新几内亚的作战优先权，林昭的急电只落得个无人问津的下场。

直到四天之后，仍旧由佐世保海军陆战队派出的770名援兵才到达拉比，不过这添油式的一点点兵力，对改变战局毫无助益。经过一星期的激战，林昭部队打到弹尽粮绝，仍未能撕开盟军的防御阵地，只好乘驱逐舰撤离。

日本海军陆战队抛下了600多具同伴的尸体，在追击过程中，“飞行堡垒”还击沉一艘日军驱逐舰。“敌人落入圈套，结果是很悲惨的”，麦克阿瑟在发表的公报中如是说。

这是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也是盟军第一次粉碎日军的两栖进攻。在拉比防守战前，麦克阿瑟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即究竟把后续援兵投在哪一边，是新几内亚还是米尔恩湾，现在既然打退了日军对米尔恩湾的进攻，答案不言自明。

29日，麦克阿瑟向欧文·斯坦利防线投入了澳七师的两个营。原先防守“魔鬼山”的两个澳军营，一个被替换下来，另一个已被击溃。

北非战场打的是沙漠战，“魔鬼山”是丛林战，二者有着明显区别，面对擅长丛林战的堀井支队，即便澳七师这样的精锐也显露出了不适应。9月5日，日军突破澳军防线，接近山脉的隘口，也是科科达小道最陡峭的部分——“大豁口”。

“大豁口”海拔高达2500米，最窄处仅容一人通过，当澳军后退时，墙一样的丛林山坡又成了“和日本人一样难以对付的敌人”。到9月6日，澳七师的两个营，一个损失了一半兵力，另外一个打得仅剩下一个连。

已经累到“半死不活”的日军，竟然还拥有如此强悍的攻击力，让麦克阿瑟惊诧不已，同时澳军屡战不胜，连澳七师都难取佳绩，又让他深感失望，以至于都“不太相信澳大利亚部队的战斗力了”。

★“新几内亚敬礼”

这是掘井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一个多月来，他率部强行通过密林深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接近“大豁口”，取得了向莫港进军的据点。

预定路程的一半已经走完，日军一旦通过“大豁口”，占领云雾缭绕的欧文·斯坦利山顶，就可以乘势直下莫港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木支队主力在瓜岛覆灭，日军大本营将作战重心转向瓜岛，原定增援掘井的川口支队移师他向，而用以替补的第二师团尚未就位。百武就此做出调整，下令掘井支队“控制前进”，也就是停下来休整的意思。

日军到达“大豁口”的消息，在西南战区司令部内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凡是可以调动的部队，都尽可能集中到这里，麦克阿瑟调完地面部队，连空中部队也用上了。

海空部队曾是这一战区短板中的短板，在战斗中起到的作用经常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其中空军的表现最令麦克阿瑟无法容忍。西南战区空军主要包括美国陆军第五航空队和澳大利亚空军，他们不仅立不下一点儿战功，而且飞行员看上去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低落。

前任空军司令布雷特因此很不受老麦待见。麦克阿瑟一连八天拒绝见他，就算勉强见面也是一顿狠训。布雷特既无能力，脾气还犟，两人的关系终于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麦克阿瑟要求解除布雷特的职务。

布雷特在沮丧懊恼中乘船回国，新官上任的乔治·肯尼少将一到澳洲，就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此时正值掘井支队在科科达小道突进的敏感时刻，麦克阿瑟略显疲惫，神情也有些紧张，他拉长着脸，用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批评了空军飞行员：“都是一群无用的乌合之众，不仅对战争毫无贡献，而且同总司令部对抗，简直到了不忠诚的程度。”接着是空勤人员：“一群逛大街的，他们对战争的贡献实际上等于零。”

麦克阿瑟还说，凡是布雷特体系的人，自布雷特以下的上校衔军官，他一个也不想用。

虽然知道布雷特被免有因，但麦克阿瑟对空军如此失望，几乎全盘否定加一网打尽，还是令肯尼感到迷惑和惊讶。他当即表示，一定要整顿空军，并把那些无用之人一扫而光。

麦克阿瑟点头赞许，会见结束时，他把一只手搭在肯尼的肩上说：“乔治，我认为我们会配合得很好。”

离开总司令部，肯尼急忙对空军进行检查，同时对包括莫港在内的各个分散的航空基地进行巡视，这使他成为当时视察新几内亚的最高级军官。

通过检查和巡视，肯尼发现麦克阿瑟并未夸大其词，空军系统的确处于一种“骇人听闻”的混乱状态，他所看到的大多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死人一样阴着脸，显得暮气沉沉。

空军士气如此低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莫港基地，肯尼闻到了一股与空军这种高贵军种很不适应的味道。这里饮食单调，打发飞行员的全是罐头食品，飞行员值勤一次就要减轻不少体重。

更要命的是缺乏蚊帐。新几内亚的蚊子很大，空军中流行一个笑话，地勤人员在夜间赶去给飞机加油，黑暗之中居然错把蚊子当飞机了。成群的黑蝇也跟蚊子一样可恶，飞行员们有一个赶走黑蝇的习惯动作，他们开玩笑地称之为“新几内亚敬礼”。

在充满灰尘的酷热中，营养不良的飞行员们被蚊子和黑蝇搅得不得安宁，很多人患上了疟疾和流行性痢疾。

人停摆，飞机也一样。肯尼统计了一下，空军有245架战斗机，但可以飞行的不到50架，在62架“飞行堡垒”轰炸机中，只有5架能飞，其余的不是在战斗中受伤，就是在等待更换部件。

处于长时间检修状态的飞机太多了，实际执行任务的飞行次数和投弹数，与清单上的飞机数相比，实在低得可怜。那么这些飞机何时可以修好，什么时候才能等来急需的部件呢？

答案令人震惊：空军的军需仓库远在墨尔本，而在布雷特体系官僚化的管理方式下，没有公文不发零件，整个操作程序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根本无法适应战时需要。

肯尼感到事态严重，他直接找到麦克阿瑟，将了解到的情况当面做了汇报。麦克阿瑟对肯尼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加赞赏，同时鼓励他对空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得到麦克阿瑟的支持，肯尼旋风一般对空军系统进行了重整，他撤掉了五名将军和一批校级军官，代之以新鲜血液，一批有能力、有魄力的优秀军官陆续得到提拔和重用。

空军机关不再人浮于事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后勤、补给、检修、训练等原先无人过问的状况，也随之得到极大改观。

布雷特时期，最大的问题不是战无成果，而是无机可用。肯尼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他认为一架飞机如果不能起飞，性能再优越也是最无用的废物，搁浅的空军根本就不是空军。

肯尼下令停止拆毁飞机，凡是作战中损坏的战机，“哪怕只剩下一个尾轮”，也要加紧修好。经过几个星期的抢修，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数量增加了一倍，肯尼决定对拉包尔进行大规模空袭，但在他向战区司令部提出这一计划后，战区参谋长萨特兰却试图对计划进行修改，肯尼当即就火了。

萨特兰精明强干，乃“巴丹帮”的头号人物，很受老麦的信任，但他就有一点儿不好，老喜欢给麦克阿瑟挡驾，并越俎代庖地做出本应由麦克阿瑟做出的决定。现在这份作战计划也是，麦克阿瑟都没有看到，你指手画脚个什么劲儿呢？

萨特兰乃陆军出身，并无空军履历，外行随意干涉内行，这一点也让肯尼颇为不平。他冲进萨特兰的办公室，用铅笔在一大张空白纸上点了一点，然后气愤地说道：“你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就这么一点点，我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好比这张纸的其余部分！”

肯尼坚持派出18架“空中堡垒”，对拉包尔进行轰炸，这是当时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曾经萎靡不振的空军，经过资产盘活，一下子变得威猛起来，这让麦克阿瑟十分高兴，他和肯尼一起向参战的飞行员们颁发了勋章。自此，肯尼在麦克阿瑟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萨特兰，他可以随时绕过萨特兰，直接与麦克阿瑟见面和商谈。

在“大豁口”的澳军阵地危在旦夕之际，肯尼将A-20“浩劫”攻击机派到了前线。A-20攻击机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对地作战飞机，装有多门机关炮，专门用于对地面部队进行扫射和轰炸。

A-20攻击机的到来，使处于休整期的掘井支队猝不及防，遭受了极大伤亡。对日军的供给线和后勤基地，“浩劫”机也不放过，它与“飞行堡垒”联起手来，一个劲儿地狠打，与此同时，从莫港起飞的C-47运输机，则通过大量空投物资，尽一切可能保障澳军所需。



肯尼指挥下的轰炸机在对拉包尔进行攻击。无论到哪个世纪，最贵的永远都是人才，麦克阿瑟用了一个肯尼，立刻把原本死气沉沉的第五航空队给盘活了

不知不觉中，胜负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该死的山道

休整变成了挨揍，堀井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现实。9月8日，堀井支队恢复进攻，并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继续推进，但这时的堀井支队，已经像极了游戏中不断失血又得不到补充的可悲虫，一边喘着粗气往前挪，另一边，那个标志着它生命指数的血条却在持续不断地减少。

堀井支队出发时只带了半个月的口粮，吃完后就全靠后方补充，至9月12日，已经十分脆弱的补给线终于被拉断了，日军每人每天仅有180克大米，根本就吃不饱，于是只能在沿途寻找一切可食的东西充饥，因轰炸、患病、粮食短缺而死亡的人数也与日俱增。

堀井能够感觉到自身气血的丧失，他急于寻找一处便于固守的地点，作为再次进攻的前哨阵地，也就是说他又想歇一歇了。

9月16日，堀井支队占领了伊奥里贝瓦村，这座山村距离莫港仅48千米，已经可以望见莫港的灯火。见此情景，堀井支队像打了吗啡一样，变得异常兴奋起来。

再兴奋也无法代替他们空空如也的肚皮和干瘪的行囊。堀井决定在伊奥里贝瓦固守待援，在对部下训话时，他说：“支队将停留在这里，坚守阵地，以便整顿编制，补充战斗力量。我们将像榔头那样狠狠打击莫港这个要塞！”

堀井希冀的补充力量是第二师团，他估计最多到10月中旬，随着第二师团登陆巴布亚，他的支队就能恢复进攻。

可是他等不到了。一场血岭之战让川口支队灰飞烟灭，百武不得不再次变更部署，将第二师团投入瓜岛，同时他命令堀井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魔鬼山”要点外，主力撤回布纳防守。

面对近在咫尺的莫港，面对唾手可得的胜利，堀井心情之沮丧和失落可想而知，不过即便他要置百武的命令于不顾，继续前进，也很难做到了——在日军前方，澳七师又添强援，第25旅到达“魔鬼山”，并建立了稳固防线，堀井支队不仅难以穿越，其数量优势也在消失。

大部队再留在前沿只会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大家一起挨饿。堀井无奈留下两个步兵大队固守伊奥里贝瓦，亲率主力后撤。

见日军主力离开伊奥里贝瓦，澳七师随即对留守日军发起反击，经过两日激战，留守日军独木难支，被迫从科科达小道后撤。

堀井的突然撤退出乎麦克阿瑟意料，他感觉对方应该还没到需要悬崖勒马的时候，撤得有点儿早。当然这些已用不着他多想，他现在要做

的，是如何追杀堀井支队，完全解除对莫港的威胁。

澳七师沿着科科达展开猛追，堀井支队则边打边撤。10月初，日军撤过了“大豁口”，17日，堀井决定在约拉狭道就地组织防御。日本兵除随身携带大砍刀外，还有一把带孔的特制小铲，作业时，泥土不会沾在铲子上。堀井支队用铲子在约拉狭道上方的制高点上垒起了地堡。

巴布亚半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作战的地区，它给军事行动带来的障碍可谓是举世罕见。隆美尔曾称北非沙漠是战术家的天堂、后勤官的地狱，而“魔鬼山”的丛林则是战术家和后勤官共同的噩梦。澳七师由西南战区陆军司令、澳大利亚人布莱梅上将亲自指挥，但布莱梅在战术和后勤上都一筹莫展。

论战术，山上复杂的地形和浓密的雨林，极大地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火力发挥，更多时候，日澳两军就是在丛林里捉迷藏，布莱梅有再多的巧思妙想都无从施展。

论后勤，日军的补给靠人力运输，澳军虽有飞机空投补给品，但攻打堡垒的大炮还是得卸成零件，由骡子队和征召的土著苦力翻山越岭运上来，其劳动强度别说人，连骡子都吃不消。而当大炮零件好不容易抬到一个地方时，也许日军已到别的地方筑地堡去了。

一个说法逐渐流传开来：在泥泞不堪的山道上，小铲其实比枪炮更有价值。



死于日军枪下的澳军士兵。作为美澳军的对手，日本兵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能够忍受各种艰苦条件，以至于一名盟军高层指挥官曾发出由衷感慨：“日本士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整整一个星期，日军顶住了澳军的进攻，反过来让澳军陷入了困境，澳军唾骂和诅咒次数最多的词，也已不是日军，而是“该死的山道”。

科科达小道不是开出来就行，不管前面开路时费了多少辛苦，只消一场滂沱大雨，蜿蜒的山道转眼就会变成深可没膝的黑泥潭。澳军追击时，雨季已完全笼罩巴布亚，平均每五分钟一场滂沱大雨的情况并不少见，雨整天下个不停，到处湿漉漉的，把蒸笼似的山坡弄得如同地狱。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嗜血如命的蚊虫、疼痛难熬的丛林疮、如影随形的疟疾都让大家不堪其苦，此外，补给也发生问题，士兵的军靴烂成了破片，食物总是短缺——运输机每天都会空投饼干，可是因双方已无固定防线，就得到丛林中去找，而在那些地方，日军的敢死队和掉队

伤兵会随时恭候，也许你的手指还没碰到箱子，脑袋就被狙击手给爆掉了。

最初，澳军士兵在追击时会偶尔注意到路边的蝎子、蝴蝶等昆虫，追着追着，他们对所有的动植物乃至日军都失去了兴趣，脑子里终日回荡着一句魔咒：“该死的山道。”

每个人的腿关节都在嘎嘎作响，每个人想的不是日军在哪里，而是下一段路会在何时出现，眼前狰狞的群山是否还有尽头。行军时，相对平缓些的小道还稍好一些，有的是极为陡峭的山坡路，虽然日本人在开路时，已经用泥土砌成了台阶，但数一数，台阶竟有两千多级，每一级都超过半米高，中间的泥土在雨水冲刷下，早变成了黑泥浆，爬三级就要滑一跤，根本就没有让人歇息的地方。

能够爬上这样的山坡，绝对是对意志和神经的极大考验，澳军士兵因此称它为“金梯”。

这是“世界上最艰苦的战斗”，对敌对双方都是如此。日军在撤退中的伤亡也很大，缺粮少弹，疾病交加，大多数日本兵以嫩草、树根充饥，有的部队甚至吃起了澳军士兵的尸体。

为了减少累赘，堀井下令将走不动路的伤兵一律射杀。当澳军追赶上来时，曾看到山道上有一具日本伤兵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一副粗糙的担架上，尸体已没有肉了，白骨爪子从破军装的袖口向外伸着，横在道路上。

每个澳军士兵拖着沉重的步子经过时，都会握一下那吓人的白骨爪子，摇一摇：“你运气好，伙计！”

当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准连原始人都不及，从灵魂到肉体都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候，死亡也成了一件令人羡慕的事。

★难躲的是债

麦克阿瑟这时已把前沿司令部迁至莫港，亲自督战，但令他郁闷的是澳军推进速度实在太慢，一步一挪那个叫人心烦啊。

麦克阿瑟在中军帐中大呼小叫，身为前锋的布莱梅想不打点起全副精神都不行，他派澳军第16旅上去接替第25旅，生力军上阵，很快瓦解了日军的防御线。

正在庆幸，谁知崛井支队只是将他的地堡群移了个位置，从约拉狭道搬到科科达以东的奥依维，他要在奥依维守上一星期。

1942年11月2日，澳军用超过一星期的时间，终于攻克了奥依维，但崛井刺溜一下，又建立了新的据点。麦克阿瑟有一种被崛井玩了的感觉，他怒责布莱梅：“山道上的进展不能令人满意，部队的战术运用不当！”

挨了老麦的训，布莱梅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觉得澳七师打得确实有些僵硬，遂派助手瓦奇少将接管澳七师。

瓦奇急中生智，复制了崛井支队刚上“魔鬼山”时的打法，在单纯的尾追上加入了从近路抄袭。11月10日，澳军通过偷袭，切断了崛井支队司令部的退路，这下日军在据点里待不住了，只能过库姆西河北逃。

怕见的是怪，难躲的是债。崛井支队刚出场时冲得太猛，一往无前，只顾耍帅，现在就轮到他们还债了：大部分官兵都光着脚，身上的军装早已烂掉，被迫用毯子和装大米的麻袋片蔽体，样子既滑稽又可怜。

再也没人能逞英雄、充好汉，与澳军玩捉迷藏了。日本兵们个个光着双脚，拄着拐杖，蓬头垢面，彻底溃败的惊愕神情在每个人脸上一览无余。



缴获的日军武器，从外观上看，应该是九六式轻机枪。九六式是继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也就是“歪把子”）之后，日本研发的新式机枪，中国称之为“拐把子”。它与“歪把子”重要区别之一，是参照捷克式轻机枪，将弹夹供弹改成了弹匣供弹

库姆西河上的木桥已被美机炸毁，无桥可渡，而逃命的人又太多，折叠船不够用，便只能临时拼搭木筏。靠这种方式九死一生渡河去的人，命运也未见有佳——他们沿途吃了太多的嫩树枝、草根甚至土块，这些东西严重伤害了胃，以致当他们被送到战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消化能力，不少人呕血而死。

崛井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惨状了。渡河中，激流冲翻了他乘坐的木筏，崛井淹死了。

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因为菲律宾的血泪经历，麦克阿瑟对这些杀人如麻的对手毫无敬意和好感，闻听崛井死讯，他只做了四个字的点评：“死不足惜！”

麦克阿瑟要导的是一出大戏，他不光要干掉崛井，还要以收复布纳为舞台，整个端掉南海分遣队，所以在督令澳军追杀时，他同时下令美军实施了大迂回。

美国一共向澳大利亚增援了32、41两个步兵师。这是两个在国民警卫队基础上组建的步兵师，自成立以来，一直被调来调去，缺乏系统的训练。他们最初接到的命令是到欧洲战区参战，但由于太平洋战场的需要，又被送来了澳大利亚。

到澳大利亚后，两师被编为美军第一军团。整个夏季，第一军团都在澳大利亚进行训练。军团指挥官原为一位澳军上将，到8月下旬，米尔恩湾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才由来自美国的艾克尔伯格中将正式接过指挥棒。

艾克尔伯格上任之初，以为第一军团在澳大利亚练了这么久，应该不怵丛林战了，一检查才发现，这些美军根本就不具备丛林战技能，尤其是32师，战斗力根本就拿不出手。

艾克尔伯格把32师召集起来，当面来了一通酣畅淋漓的痛骂。骂完之后，32师的一名士兵向他报告，在长达20个月的训练中，他只经历过一次夜间作业……

全部回炉再造已无时间和可能，麦克阿瑟的办法是将41师留在澳洲大陆继续训练，32师则以赛代练，从中抽出缺乏训练的新兵，直接投入到大迂回运动中去打磨。艾克尔伯格通过观察，选择了32师的126团和128团执行这项任务。

通过肯尼的努力，两团被空运至莫港，这是此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运行动。随后美军按计划从莫港出发，兵分两路，其中126团翻越“魔鬼山”，从西面发起进攻。128团则继续空运至布纳侧翼，与126团夹攻布纳之敌。

126团2营作为先头部队，率先沿卡帕卡帕小道翻山越岭。卡帕卡帕小道比科科达小道海拔更高，更陡峭，路上丛林密布，沟谷纵横，两千米不到的直线距离，倒要翻越四五道山梁，一天时间就那么过去了。

尽管前面没有敌人，但在丛林中生存，本身就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澳军、日军遇到的困难，一般无二地也让美军遭遇到了。潮湿的丛林里无法生火，只能用硬面饼、牛肉罐头、冷茶充饥。

丛林战功夫不扎实的毛病，这时候就冒出来了。肠胃对冷食不适应，导致很多人都患上急性痢疾，一个劲儿地拉肚子，拉到实在受不了，士兵们干脆穿起了“开裆裤”，以便可以随时蹲下来方便。



正在小心翼翼穿越丛林的美军士兵。“魔鬼山”特有的死亡气息如同鹤顶红一般，沾上一滴便能见血封喉

医护兵跑前跑后，根本就忙不过来，最后自己也病倒了。美军由此对卡帕卡帕小道望而生畏，称之为“绿色地狱”。

当2营越过“魔鬼山”山顶，到达预定地点时，官兵看上去已是个个破衣烂衫，不复人形。2营的遭遇，把126团剩下的两个营都吓坏了，原定的迂回被取消，改成与128团一道空运。这样，126团2营就成了唯一一支翻越“魔鬼山”的美军部队。

三路兵马均已到位，11月16日，麦克阿瑟下令对以布纳为主的日军主阵地发动攻势，美军主攻布纳及其机场，澳军主攻戈纳和萨纳南达。

从西南战区司令部到前线各部，对战斗前景的普遍预测是，日军已

经在科科达小道损失惨重，必然无意固守，收复战不会很困难。搜集到的情报似乎也对此做了佐证，守卫布纳的日军只是在简易机场四周密集防守，种种迹象都显示他们正准备从海上撤退。

美军前敌指挥官、第32师师长哈丁少将公开宣称，这次作战将“易如囊中探物”，但是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大嘴巴付出了代价。

★最大的灾难

按计划，第128团从空投集结地到达布纳，需要穿越大片丛林和草地。

热带雨林特有的高湿和高温自不必言，巴布亚沿海还分布着大片沼泽和草地。沼泽就是一盆盆泥浆汤，除了臭气熏天，还会掺杂许多乱七八糟、沾满黏液的红树树根。草地的草通常能高过人头，且边缘锋利得像剃刀一样。128团虽避免了翻越“魔鬼山”，却也在行军过程中备尝苦楚，痢疾、丛林疮、斑疹伤寒、热病，前面友军有过的、没有的，迅速蔓延，非战斗减员的病号塞满了野战医院。

让哈丁叫苦不迭的远不止于此。第32师的重装备都放在运输舰上起运，但当运输舰登陆海滩时遭到日机轰炸，多艘运输舰被击沉，随船的各种装备，包括重迫击炮、团属火炮、重机枪和弹药尽沉海底。

为了轻装前进，一些工兵排连把斧头、铁锹和滑轮也都放在了运输舰上，此外还有丛林作战必需的防水箱、防水袋、杀虫剂……

哈丁与其幕僚亦乘运输舰而来，当日机朝他所乘的运输舰猛烈扫射时，这位少将差点儿就没命了。11月19日，在哈丁的指挥下，美军冒雨发起进攻。

以为不会遇到多强的阻碍，不料竟困难重重。与原先的估计相反，防守日军并没有要从海上跑路的意思，他们坚守的意志和斗志都太顽强了。

麦克阿瑟和他的部下们并不知道，为挽回瓜岛败局，日军大本营已经成立以今村均中将作为司令官的第8方面军，下辖第17军和第18军，其中第18军专门用以新几内亚作战。

第18军司令官是安达二十三中将，今村交给他的任务，是确保布纳、莱城等坚固据点，在新几内亚做持久作战准备，也就是说日本人并不打算就此撤出。

对于布纳、戈纳两地日本守军的数量，战前美澳军将领大多做了过于乐观的评价，有人认为是4000，有人判断为1500到2000，哈丁说得最轻巧，说不会超过一个大队。

“卡斯特”提供的情况相对接近真相，它估计，约有5000人驻守在新几内亚的这两座港口，但即便这个数字也已经过时——今村已抢在美军发动攻势之前，先一步给布纳派来2000名援兵。

日军有足够力量坚守布纳。自9月底开始，他们就修筑了一系列由

碉堡和堑壕网构成的防御工事，在长约18千米的战线上，布纳、戈纳、萨纳南达这三大主阵地各自独立，相互掩护，彼此间不仅有良好的道路相连，还可以方便自如地进行兵力调动。

布纳的地下水距地表仅一米，不能挖掩体，日军便就地取材，用粗大的椰木建造了数百个木质碉堡。这些碉堡虽是木质，却并不脆弱，因为它的周围放了许多填满沙土的油桶，一些大型碉堡还用钢筋作为横梁，简易机场附近就有好几个这样的钢筋混凝土碉堡。

碉堡的射孔开得很低，外面被快速生长的植被掩盖，相当隐蔽，加上其他无数小型野战工事，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在丛林战课程尚未及格的美军面前，日军充分显示了老师傅才具备的水准。他们不轻易开枪，一定要等到美军走到眼前才予以撂倒，有些更狡猾更阴险的，甚至小股美军到眼前都不射击——放进阵地，从背后开火，可以全灭。

眼见地面部队攻不上去，哈丁只能指望空中支援。但布纳不是科科达小道，这里距莱城很近，由莱城机场飞来的日机可对美机进行拦截，A-20攻击机不仅没有打到日军，反而多次误炸己方阵地。

激战三天，美军进展很小，伤亡却不小，有一个步兵连已损失了63人，全部军官都已阵亡，临时指挥该连的是两名中士。当进攻部队被迫停下来时，哈丁承认自己面临着“一场最大的灾难”。

澳军也在差不多的时间被卡住了。戈纳日军主要是一些陆军筑路队和后勤人员，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连台湾劳工也都武装起来，以“高砂义勇队”的名义参与防守。可是进攻戈纳的澳25旅就是冲不进去，原因就是日军打造的碉堡群和堑壕网密如蜂巢，绵密的交叉火力，让澳军死伤惨重。

澳25旅攻了一个星期，只有一个营突入日军阵地附近，代价是整个旅都丧失了进攻能力，必须由担任师预备队的澳21旅接替。



处于一个战壕中的盟军。照片中稍远一点儿是美军，近处是澳军，在环境恶劣的丛林战中，澳军更愿意戴头上这种轻便舒适的宽边软帽

萨纳南达与戈纳又有不同，这里集中了日军主力，在横山与助大佐的指挥下，3200名正规日军严阵以待。仅仅几个回合，投入此处的澳16旅所剩兵力就已不足千人，麦克阿瑟只能将相邻的美军调来这一侧战场进行增援。

布纳之战打响期间，麦克阿瑟乘坐专用的“飞行堡垒”，来往于布里斯班和莫港，他不停地督促着前方将领：“我们必须进攻，进攻，进攻！”

可是前线却陷入了僵局，美澳军一个都攻不上去，这让麦克阿瑟处于极度的焦虑不安中。有人向他报告，莫港的军医院里军纪松弛，一些士兵露天冲浴，或者光着屁股到处游逛，吓得女护士们不得不转身回避。

麦克阿瑟充耳不闻，他关心的只有如何让日本兵光屁股，与此无关的信息一律被自动过滤掉了。记者们经常看到这位总司令穿着晨衣在回

廊上踱步，一面啃着莴苣头，一面哗哗地翻阅着公文。

一想到无法马上将日军从巴布亚赶下海，无法尽早打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就一刻也无法容忍前线部队裹足不前的窝囊样。

澳军还好说，麦克阿瑟本身对澳军的战斗力就不是特别信任，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军也熊了，这让他怒不可遏。在演讲时，上帝、国旗和爱国主义像子弹一样跳跃其中，有时他还会突然发出愤怒的吼声，比如“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我们宝贵的鲜血不应该白白流在异国的土地上”。情绪激奋处，就差亲自端着机枪冲锋陷阵了。

11月22日，麦克阿瑟严令哈丁，不惜代价立即拿下布纳。

老麦发了脾气，哈丁不敢怠慢，亲自赶到一线指挥。鉴于最适合攻击碉堡的重迫击炮已经让海龙王给收了，他从澳军那里借来几门山炮助阵，同时请调35架飞机为步兵做掩护。

然而这次步炮攻击仍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身处茂密丛林之中，炮手很难观察弹着点，只能盲目射击，偶尔打中碉堡，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硬撞上的。在湿热环境下，枪械也故障频发，卡壳成了家常便饭，手榴弹更因受潮而常常失效。

正面攻击哑了火，哈丁便试图从侧翼包抄。可是美军对地形不熟，士兵不是迷路，就是陷入齐腰深的淤泥，沦为日军狙击手的活靶子。

当夜幕降临，美军不得不退回出发地，进攻失败了。

第九章 杀个人就像掐个虱子

麦克阿瑟没有收到他所希冀的胜利战报，他看到的只是直线上升的伤亡率：至30日，美军苦战两星期，阵亡了492人。

对比一下，瓜岛地狱点战役，美军只战死了35人，血岭，40余人，布纳之战刚刚揭幕，就已经是这两次大规模战役死者总和的六倍了！

对把自家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老美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吓人的数字，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却没有实现突破，日军仍保持着完整防线。

美澳空军除了向前线空投食品和弹药，还负责运回伤病员，这里面包括“大批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他们大部分都是美军。

所谓炮弹休克症，是说在炮战过程中，士兵因恐惧加大而出现精神崩溃的症状。可布纳前线没有几门炮，又有什么正儿八经的炮战？这只能说明前线美军的士气已到了崩溃边缘。

第32师看来是不行了，麦克阿瑟考虑将第41师投入战场，陆军司令布莱梅提出异议。他认为第41师和第32师一样，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师，换来换去还不是一样？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澳军去援助第32师，因为澳军战士“知道如何战斗”。

要说前线澳军其实也没多大起色，但布莱梅的话仍然让麦克阿瑟大受刺激——对方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总说我们澳军怎么怎么不行，起码我们没那么患炮弹休克症的吧？

这是在报我训他的一箭之仇啊。意识到这一点，麦克阿瑟火冒三丈，又羞又愤，真应了俗语说的“两点红直从耳根背后透到满脸”。

甜言蜜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此时此刻，麦克阿瑟早就忘了他如何拿刻薄语言损别人的了，只知道老布莱梅是在瞧他的笑话，他立即放弃初衷，命令美军第一军团指挥官艾克尔伯格前来莫港参加特别会议。

★非常之举

麦克阿瑟在莫港的前沿司令部坐落在一座小山上，那是一幢并不规整的二层小楼，从楼上可以俯视整个莫港。会场设在二楼面向港湾的一座大阳台上，当着与会众人的面，麦克阿瑟任命艾克尔伯格为布纳前线司令官，接管第32师的指挥权。

他语气激动地告诉艾克尔伯格，他要将所有预备队统统调往巴布亚，交给这位中将指挥。他给艾克尔伯格的权限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要你全部撤换那些不会打仗的军官，包括团级和营级指挥官。如有必要，你可以让中士负责营里的工作，让下士负责连的工作，只要会打仗，谁都可以进行指挥。”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麦克阿瑟如此做法，就是要跟对手抢时间，因为“时间对于我们至关重要，这伙日军在任何一个晚上都会得到增援”。

会议结束时，麦克阿瑟紧握着艾克尔伯格的手，再一次叮嘱：“我要你夺取布纳，否则就别活着回来，这对你的幕僚们一体适用！”

1942年12月2日中午，艾克尔伯格抵达第32师师部。一到师部，哈丁就向他汇报，昨天晚上，日军刚刚发起一次疯狂反击，但被美军成功瓦解。

一问，哈丁却并没有指挥这次战斗，全部情况都来自于第32师参谋长莫特上校的报告。果真如此，说明32师士气尚在，并不像原来听说的那样窝囊，艾克尔伯格很感兴趣，决定和哈丁一起到一线视察战斗情况。

莫特听说艾克尔伯格要去一线，马上劝其不要去，理由是美军正在发动进攻，前线火力相当密集，去了没法保证安全。他还拍着胸脯打包票，发誓他们会按计划行事，让艾克尔伯格不用担心。

既然参谋长将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艾克尔伯格不便再坚持，他答应先去指挥所。



一支美军巡逻小队。从照片看，这几个巡逻兵应该是在美军后方巡逻，所以他们的表情都较为松弛，戒备也不十分严密

正是在去指挥所的路上，艾克尔伯格紧紧皱起了眉头。他看到沿途的大兵们毫无纪律可言，一些人在漫无目的地到处瞎逛乱晃，另外一些人明显没有受伤，却在野战医院门口等待治疗。这可不是莫港，这是在前线，艾克尔伯格走上前去，查问士兵们为什么不在一线参加战斗，回答是上级派他们下火线休息的。

艾克尔伯格被惹火了，他当即改道去了一线。

阵地上静悄悄的，整个战线寂静得像一座空荡荡的教堂，与想象中的“火力密集”相去甚远。艾克尔伯格逐一视察了部队工事。他曾任西点军校校长，眼睛很毒，一眼扫过去，就看出步兵部署和机枪位置有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一线部署完全缺乏进攻性，不是要打的样子。

艾克尔伯格了解了一下，这些天来，第32师的指挥官，无论哈丁还是莫特，都没来过一线，团营指挥官们也没有让士兵前进的念头，那么

所谓击退日军反击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是，昨天晚上日军压根儿就没有发动反击，参谋长莫特撒了个弥天大谎。他所说的“发动进攻”倒是有出处，不过不是由师部指挥，而是第126团的自发行动。

早在艾克尔伯格奉命赶往前线时，第126团就对日军阵地实施了夜袭。那个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每个士兵都只能抓住前面一个人的肩膀，顺着—根通到进攻发起点的电话线摸黑前行。距离进攻发起点不过几百米，美军却足足走了几个小时。

战斗打响后，日军申请派遣飞机投放照明弹，将通往其阵地的各个路线都照得一清二楚，进攻难度相当大，但126团仍下达了冲锋令。

命令既下，两军的机枪嗒嗒地响着，到处都能听到士兵们的咒骂声、尖叫声和呻吟声，这支尚未进入最佳作战状态的部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景象：勇敢的士兵冲在前面，其他人跟着上，胆小的士兵则蜷缩在草地里，吓得灵魂出窍。

天亮前，126团清除了目标区域内的所有日军，他们攻克了目标阵地，夺取了一所野战医院，还缴获了包括密码本、档案、一台无线电设备在内的许多战利品。

126团投入进攻的主力之一是曾翻越“魔鬼山”的2营F连，该连在翻越山脉时还有163名官兵，仗打完，只剩106人。日军在此次夜袭战中的损失也很大，可能也正因为觉察来者不善，他们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反击，126团仍占据着夺取的阵地。

弄来弄去，哈丁和莫特是窃他人之功为己有，艾克尔伯格的脸色立刻黑了下来。

★八仙过海

126团不愧是功臣部队，端的了得，其他部队就不是这样了。艾克尔伯格在一线转过来转过去，见到的美军士兵无不是一副垂头丧气、毫无斗志的样子，部队也处于一种可怕的放任自流状态。

日军有很多狙击手，他们藏在棕榈树后面，对美军形成了极大威胁，但当艾克尔伯格要士兵向日军狙击手射击时，士兵却回答：“别开枪！如果我们不向他们射击，他们也不会向我们射击。”

你们这是在打仗还是在过家家？艾克尔伯格失望至极，他终于发现有关美军士气正在崩溃的说法绝非夸张。

除了行使麦克阿瑟赋予的权力，艾克尔伯格别无选择。回到后方指挥所，他就毫不犹豫地將哈丁和莫特就地解职。

根据一位团长提出的建议，艾克尔伯格下令126团也停止战斗，他用两天时间好好整顿一下队伍，有病治病，无病健身。

在对32师师部大换血，建立起更为有效的指挥系统后，艾克尔伯格发现，后勤不足也是美军后继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运输舰遭到日军空袭后，海运线一直没能恢复，前线补给只能依赖空投。

飞机运量有限，而且在空投场和前线之间没有良好的道路，得靠人力运输，整个运输过程非常缓慢。其间32师还遇上件倒霉事，由于天气恶劣，浓云覆盖崇山峻岭，送给养的飞机被迫停飞了好几天，相应地，前线部队的给养也就断了好几天。从艾克尔伯格到达前线起算，士兵们已经挨了两天的饿，10天没有吃过热的食物了。

找到症结之后，艾克尔伯格便要求采取措施恢复海运。

能不能恢复海运，关键不在海上，而在空中。随着巴布亚战役的不断推进，美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空运基地，为前线提供支援的主要空运基地就设在布纳战线后几千米的地方。

机场已无问题，只要有足够的飞机。在“先欧后亚”政策的影响下，美国新生产的飞机总是首先满足欧洲战区的需要，因此对于肯尼来说，修好现有飞机比坐等新飞机要现实得多。

西南战区距离美国大陆实在有些远，要将飞机零部件从美国西海岸运到澳大利亚，通常需要26天。也就是说，一架飞机瘫在那里，至少得过26天才能进行维修。26天，一场战役都快结束了，如何等得及？

肯尼一方面尽力缩短零部件的运输时间，另一方面就地帮助澳大利

亚兵工企业提高维护飞机的能力。澳大利亚最初在维护飞机方面只属于菜鸟级，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但在1942年，其水平和能力迅速增强，到1943年初，第五航空队所需副油箱都可由澳大利亚制造。

还是觉得不够，大家群策群力，来了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肯尼有一次视察前线机场，一位飞行中士向他抱怨说，他的中队里面五架B-25轰炸机都没法升空作战，原因是缺少轮轴轴承备件。

B-25曾空袭东京，现在只能让它们闲置，确实非常遗憾，但是肯尼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时整个澳洲的盟军飞机仓库里都找不到合适的轮轴轴承备件。

中士随后却向肯尼提了一个建议，他说 he 可以从被击落的战机上取得所需的零件。这些坠毁的飞机大多在莱城西北145千米的比纳比纳，那里不仅有零星日军，还有土著的食人生番，所以需要再配给他三名战斗兵，以及冲锋枪和足够的弹药。

肯尼批准了中士的建议，在出动战斗机压制日军莱城机场的同时，掩护一架C-47前往比纳比纳。中士一行从运输机出来后，便进入丛林进行搜索。在丛林里，他们找到了一架P-39。P-39在二战初期，曾是美国陆军战斗机的主力机型，绰号“空中眼镜蛇”，飞机尽管已经坠毁，但机身上还有许多用得着的部件。

几名探险者真是好运，他们不仅没有遇到食人生番，还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后者也加入寻找和收集飞机零部件的行列。四天之后，C-47按约定返回比纳比纳接人，运输机所要载运的已不止四个人，而是100多个，多出来的100人是当地土著，且人人身上都背着从被击落飞机上拆下的零部件。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零配件让五架B-25和三架P-39起死回生，等于美澳空军凭空添了八架战机。



在新几内亚，土著居民不仅帮助美军收集飞机零件，还给他们抬运伤员

地勤检修人员也开了窍，他们甚至将锡罐头敲平后，拿来修补机身上的弹孔——不管想出什么办法，只要能让飞机更早更快地重上蓝天。

若按飞机的绝对数量计，日军航空队还占据上风，只是数以百计的飞机都被打坏，正在机场等待修复和调换部件呢。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在日本本土的机场上，曾亲眼目睹那里停放着8000架飞机，里面至少有98%都是基本完好的，却因缺损部分零件而不能投入战斗。试想一下，如果将这些飞机用于作战，其作用将会有多大！

这是细节决定结果的最好例证。一个积极维修，一个缺乏维修，仿佛睫毛那么短的差距，竟然就成了胜负的界限。麦克阿瑟日后高度评价空中力量在布纳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在战场支援、补给输送和人员运送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战斗的胜利构筑了坚固的基石。”

继首开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空运部队的先例后，美澳空军再显威力，他们依靠新机场和数量上的优势，逐渐逼退了曾在海面上肆虐的日军航空队。

海面上空的日机一消失，恢复海运水到渠成，随后感到压力巨大的是麦克阿瑟本人。

美国政府的“先欧后亚”政策，使得能够投入太平洋战场的资源十分有限，而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西南太平洋战区得到的补给又更为有限。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他的军需计划系数，低于世界上的任何战场或地区，有时甚至低于通常数字的一半，“在194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战争已进入紧要关头，但从美国运来的给养不及10万吨”。

给前线提供给养是麦克阿瑟的事。他问华盛顿该怎么办，陆军部给他发来了一份法不传六耳的指令：“尽量利用当地的资源！”

说白了，就是要让澳大利亚提供给养。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就要感谢澳大利亚总理柯廷了，人家是要什么给什么，不怕他不给，就怕你不要。

后来的史实证明，当时美国政府给西南战区的给养确实是所有战区中最少的，他们所需物资的三分之二均为澳大利亚当地产物，西南战区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有时还能为同样窘迫的南太平洋战区增援一些补给。

艾克尔伯格的运气特别好，当他来到布纳的时候，所有瓶颈问题都已有所缓解，运输舰队也得以起航。运输舰队的到来，不仅改善了前线的食物供应，还为美军提供了作战急需的机枪枪架、榴弹炮以及装甲运兵车。

★连金刚来了都难以撞开

1942年12月5日，第32师恢复进攻。机场是美军攻击的重点，艾克尔伯格集中了第128团、126团的主力，以及澳军一个营，以新到达的五辆装甲运兵车为掩护，向日军阵地猛冲。

这一冲，就绊了个大趔趄。装甲运兵车陷入日军的交叉火力网中，20分钟内，五辆车统统被打废，乘员非死即伤。失去装甲车掩护后，步兵更加寸步难行，战至傍晚，仅仅向前推进了几十米。

战前日军显然对每一处地形都进行了认真勘测，他们将正面通道挖成狭窄小径，美军从正面攻击，必然陷入碉堡交叉火力的埋伏。盘算一番后，艾克尔伯格改变战术，以小部队射击和投手雷的方式，诱使日军碉堡暴露位置，然后集中炮火进行摧毁。

让他失望的是，日军碉堡是发现了，但一般山炮力度太小，盖在日军碉堡上的沙质土层就可以把炮弹的冲击力全都吸收。运至前线的105毫米榴弹炮倒是争气，能有效破坏日军碉堡和工事，然而全军仅有一门，后来炮弹也打光了。

对机场的进攻逐渐陷入停滞，美军又开始争夺布纳村，扛大斧的是第126团2营。为激励士气，艾克尔伯格带上一众幕僚，亲临一线参战。艾克尔伯格是中将，他的幕僚也起码是少将，见这么多将军出现在前线，且握着枪与自己并肩作战，2营官兵既惊讶又振奋。美机进行空中轰炸后，他们全都呐喊着投入了战场。

勇气收获的未必就一定是果实。2营同样遇到了交叉火力，最后也同样是毫无进展。在战斗中，艾克尔伯格差点儿被一个隐蔽的日军狙击手击中，他的助手和一名将级军官中弹，除艾克尔伯格本人外，所有参战的美军将官都负了伤，只得撤离战场。



艾克尔伯格在前沿持枪射击。士兵也是需要被征服的，特别是在艰难时刻，任何技巧、外表、才华、煽情都没有用，但是只要看到总指挥拿着一杆枪冲到前面，大家伙便会哇哇叫着自动跟上来

2营随之也被迫暂停进攻。他们想架起机枪扫射，但机枪枪架又陷到污泥中，无法发挥作用。

艾克尔伯格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布纳作战之艰难，日军把门关得好似铁桶一般，连金刚来了都难以撞开。

守门人的状况其实也不好。艾克尔伯格到达布纳前后，第18军司令官安达已派独立混成第21旅团前来增援，他甚至准备亲自登岛指挥，但遭到今村的阻止，因为今村知道布纳十分危险，安达去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

此时巴布亚周围的海面已被第五航空队控制，日军分四批用驱逐舰载运部队，在美机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下，日军登陆驳船不是被击沉就是被击伤，最终只有旅团长山县栗花少将以下约1300人到达目的地。

第五航空队犹如“仙人掌航空队”那样的严防死守，使得日军的补给几乎完全断绝，晚间潜艇的“东京快车”只是杯水车薪。布纳守军严重缺乏食品和药品，疾病流行使得野战医院里人满为患。在武器方面，他们更是难以为继，美军不过是缺乏重武器，日军非但缺乏重武器，连轻武

器都没多少，很多人只能将刺刀绑在木棍上权充武器。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日军却还能咬着牙死扛到底，让人不能不感到惊叹。

艾克尔伯格紧急召来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F连。F连前几天遭到美机误炸，连长受伤，已被送往野战医院，接替者是从排长晋升上来的奥戴尔。尽管这个连的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实力已遭到很大削弱，但毋庸置疑，他们仍然是126团乃至整个32师的一把尖刀。

奥戴尔将F连兵分两路，沿着通往村庄的路两边，同时向布纳村发起进攻。

还是无效。侧翼全是淤泥和沼泽，日军的碉堡工事则修在相对干燥的地区，这使得“他们（日军）住在靠海岸的长有椰子树的沙丘上，而我们的人（美军）则泡在沼泽里”。孰难孰易，一望便知，奥戴尔率领的一路，40个人战死了四人，重伤18人，另外一路也损失惨重。

F连撤了下来，艾克尔伯格派一名营长助理到F连任连长，而奥戴尔重新降为排长——按照军官表现及战争实际，艾克尔伯格随时撤换军官，据说到布纳之战结束，第32师的师长已换了四次，参谋长换了六次，126团2营营长和奥戴尔所在的F连连长也各换了三次。

正面突破，侧翼突击，全都归于失败。艾克尔伯格自认当天已难有作为，他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采用化整为零的渗透战术，通过小部队在两侧的零星突击，试图打破僵局。

奇迹就发生在看似全无希望的时候，当天晚上，H连博茨克中士率领的一支小分队终于给艾克尔伯格带来了好消息。

博茨克是一名德国人，从前住在柏林附近，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为共和派而战斗，后来为加入美军才移居美国。他不会说几句英语，但作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非周围一群新兵可比，也因此战友中很具感召力。

博茨克带着18个人和一挺机枪，从海滩上找到突破口，并楔入了日军防线。得手后，他立刻命令掘壕据守，并亲自操作机枪，对欲把他们赶走的日军进行阻击。从晚上到第二天白天，数百名日本兵对博茨克分队进行两面夹攻，博茨克端着机枪猛扫，在他的小阵地周围，躺满了被他射死的日军尸体。这位胆大如斗的勇士还一次次从阵地上爬出去，为的是用手雷摧毁日军的机枪掩体。

艾克尔伯格立刻意识到博茨克突破的意义所在。12月6日，奥戴尔奉命率一支10人的小分队出击，他们的任务是在减轻博茨克分队所受压力的同时，将美军防线延伸至海滩。

★最血腥的战斗

奥戴尔分队需要清除两个日军滩头前哨。在仍不明前哨具体位置的情况下，贸然穿过空旷开阔的海滩发起攻击，等于自杀，想引诱日军暴露位置，对方又偏不上当。没办法，奥戴尔只得冒险一试，他一手拿着刺刀，一手握着手雷，半跑半爬地靠近了第一个日军哨所。

令奥戴尔既庆幸又奇怪的是，中途并没有人向他射击。难道是上帝神奇的庇佑，让自己变成了不会被敌人发现的隐身人？

往哨所里一看，奥戴尔明白了：里面的日军早已非死即伤，难以动弹，只是美军还不知道罢了。

奥戴尔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这时，一名躺在地上的日军伤兵却突然挣扎着爬起身，抡着铁锹朝他砸来。

奥戴尔携带的是M1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这是当时美军步兵的主流制式武器，它不像春田步枪那样需要拉枪栓再上子弹，可以直接扣一下打一下。奥戴尔未料到日军伤兵还会向他发起攻击，仓促之下连续扣动扳机，将这名丧心病狂的家伙给打死了。

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另一座日军前哨，小分队无法再对其发动偷袭。好在他们已完成任务——抵达海滩，并且可以阻止布纳村的日军增援滩头哨所。



两名第32步兵师的士兵正在搜查日军躲藏地，他们手中所持武器便是M1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加兰德步枪是美军在二战期间装备的制式步枪，可自动装填子弹，弹容量八发，在战场上可有效压制手动装填子弹的步枪。另外，它还拥有射击精度高、易于保养等优点，因此很快取代了春田步枪

为了把楔入防线的钉子拔掉，晚上，日军向奥戴尔分队发起突袭，约50名日军一拥而上。小分队一共才10个人，见到这么多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包括奥戴尔在内，都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步枪阻击都来不及，他们用机枪和手雷拼命进行反击。打着打着，日军一枚手雷扔过来，把分队的机枪给炸哑了，三名日本兵趁势冲进哨所。

在一片恐惧和激动的情绪中，美国大兵们拿起刺刀就捅，饿得已没有多少力气的日本兵均被捅倒在地。那个晚上，日军再也没能向奥戴尔分队发起任何形式的进攻。

博茨克突破是整个布纳战斗的关键，战后博茨克分队据守的海滩被称为“博茨克角”。以“博茨克角”为突破口，美军将布纳村包围起来。

布纳村里的日军被切断了退路，食品严重短缺，在剩下的时间里，平均每天都要病死饿死20人左右，连很多下级军官都患上了疟疾和其他丛林疾病。尽管这样，日军仍然死守布纳，而美军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还是拿不下布纳，其中F连因剩下的兵员过少，被直接填补到了二营的防线上。

布莱梅对着麦克阿瑟放言澳军“知道如何战斗”，是有底气的，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士兵如何在战斗。代替澳25旅的澳22旅上阵后，遇到日军的拼死抵抗，在戈纳周围散发着恶臭的沼泽中，双方打起了白刃战。一名亲身经历白刃战的澳军士兵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野蛮、最疯狂、最血腥的战斗”。

澳军先投掷手雷，手雷在日军中间炸开了花。趁着对方陷入混乱，士兵们挥舞着刺刀猛刺过去，被刺中者惨叫倒地，血花四溅。短兵相接中，很多人失去了枪械，便相互紧抱，在沙丘上徒手斗杀。

刀战不同于枪战，往往几分钟之内就会结束。刚才还喊杀连天的场地，转眼就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尸体，在这里，杀个人就像掐个虱子，比斩鸡屠豚都来得更方便快捷。

在残酷的白刃战中，瓦奇指挥的澳军从日军手中夺过了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和碉堡。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加固掩体，日本兵把同伴的尸体也当作建筑材料，堆放在工事外面。高湿环境下，尸体没多久就发出了难闻的异味，许多日本兵都戴上了防毒面具，以抵挡恶臭。一名澳军记者写道：“腐烂许久的尸体构成了工事的一部分，到处弥漫着腐肉的臭

味。”

五天下来，澳21旅损失了430人，日军也仅剩100余人，但仍无投降的迹象。几乎每个澳军士兵都知道，眼前的对手无法用常理论断，“那些狗杂种一直打到最后一口气，他们一直战斗到你的刺刀穿透他们的胸膛为止”。

12月8日，澳军仍未能攻入戈纳，连瓦奇都丧失了信心，他准备将进攻重点转向戈纳与布纳之间的萨纳南达。就在这天早上，炮兵增援部队赶到了，瓦奇重新鼓足勇气，指挥炮兵对日军阵地进行轰击。

迫击炮弹装上定时雷管，几轮轰击，戈纳教堂的地下掩蔽部被炸开了。对澳军而言，这是犹如“博茨克角”一样的突破口，沿着这个突破口，又经历了无数次白刃战，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9日傍晚，澳军终于占领戈纳。

戈纳日军全军覆没，16名日军被俘，澳军也伤亡和失踪了750人。瓦奇给麦克阿瑟发出电报：“戈纳已经被占领！”

★勇士的代表

澳军已经克复了戈纳，美军包围布纳却还没有下文，这让麦克阿瑟十分尴尬，对美军的进攻速度很是不满。他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地发给艾克尔伯格，说“时间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布纳。

14天里，美军对布纳村发动了12次攻势，但都无功而返，部队损兵折将。12月9日，第127团3营抵达前线。此前因为运力不足，127团一直滞留后方，这支生力军的到来，终于得以把筋疲力尽的126团2营换了下来。当F连随2营退出战斗时，该连战斗兵员仅剩38人，加上炊事兵和一些非战斗人员，也才52人。

3营在染着鲜血的土地上继续前进，数天后，已不足百人的布纳守军终于支持不住，被迫趁黑夜突围。14日，美军占领了布纳村，这是美军在整个战役中取得的第一个显著战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当天上午，艾克尔伯格向麦克阿瑟发出相关报告。

麦克阿瑟回电祝贺，并向艾克尔伯格发去了一封“来自大首领的庄重信函”，但这位“大首领”实在缺乏“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的精神，未等美澳军真正扫清残余，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华盛顿发去了一份报喜的战报。

这份喜报发得实在是太早了。美澳军只是名义上占领了布纳和戈纳，除了残余日军阴魂不散，在布纳机场和萨纳南达，仍有数千日军固守在坑道和阵地里。

经过短期休整，18日，在第127团1、2营增援到位后，美军继续向退至布纳村北的残余日军发动进攻。日军的抵抗丝毫未见减弱，艾克尔伯格说：“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了激烈的争夺。”

美日阵地犬牙交错，相互渗透，空中火力都无法帮到美军，他们只能像澳军一样，用刺刀和手榴弹驱赶碉堡里的日本兵。近身肉搏中，127团的布鲁上士为掩护战友，用身体扑向日军掷来的手榴弹并英勇战死，他也成为巴布亚战役中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士兵。

一直到12月底，美军才把最后一个日本兵从布纳教堂的掩体里赶出来，此时距离麦克阿瑟的战报已经过去大约两个星期。让美国大兵不寒而栗的是，有人在日军掩体里发现饥饿的日本兵竟然以人肉充饥——战争泯灭了他们作为文明人的最后一丝痕迹，让他们和新几内亚的食人生番没有任何分别了。

对布纳机场的进攻形势，则因八辆M3斯图尔特坦克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M3坦克出自澳军装甲团，美制产品，其基本用途不过是侦察、警戒和快速行动，但当它们出现在战场之后却作用巨大，日军没有料到战场上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坦克，也没有配备反坦克武器，结果M3坦克一路碾过堑壕，并使用37毫米炮，毫无顾忌地将日军火力点逐个敲了个干净。



M3坦克在协助步兵进攻。M3系M2A4坦克的升级版，增加了装甲厚度，但仍属轻战车，也称“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主武器为一门37毫米火炮，辅助武器为五挺7.62毫米机枪

仅一个小时，日军防线即被突破，侧翼暴露出来。指挥机场防守的山本重省大佐见势不好，赶紧放弃机场新跑道，撤至旧跑道，并用空袭中保存下来的76毫米高炮进行抵抗。

就像不知道盟军会投入坦克一样，合力进攻的美澳军也没想到日军手里还有高炮，两辆坦克当即被击毁，其余坦克被迫退出战斗。

日军高炮只是暂时耍了一下威风，他们的高炮炮弹很少，轰几次就用完了。火炮这东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没有炮弹伺候着，跟堆废铁没有两样。美澳军趁势粉碎日军的有组织抵抗，牢牢控制了机场。

还剩萨纳南达。这个战场也是美澳军合力争夺的所在，美军126团一部助力澳军，该团I连和反坦克连突入了日军阵地，但随后其后续部队便被日军的密集火力截断，他们成为脱离主力的一支孤军，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与后方的通信也一度中断。

直到12月18日，从戈纳方向赶来的澳21旅才同I连会合。4天后，I连撤出阵地，该连在日军重围中一共坚守了22天，尽管撤出时个个形容枯槁，但仍保持着高昂士气。

126团诸多连队的神勇表现，使得这支因翻越“魔鬼山”而成名的部队，成为美国陆军中勇士的代表，他们也为此次战役做出了巨大牺牲：11月底，126团投入战斗的有1400人，到12月中旬仅剩550人还有战斗力，月底下降到244人。

★命运的裁决

一晃到了圣诞节，萨纳南达的日军一线阵地遭到多次突破，但日军仍然控制着许多碉堡和战壕。布纳等地的日军被压缩至东西不足两千米的海岸，看似时日无多，却仍足够倔强，一句话，就是不让你痛快。

艾克尔伯格的作战扇面上“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局面，战斗残酷，令人难以忍受，胜负未卜”。

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麦克阿瑟过早发布喜报，干了件自个儿挖坑埋自个儿的蠢事，现在的心态极度失衡。无法可想之下，他只能拿艾克尔伯格撒气，西南战区最新发布的战报如是说：“在圣诞节，我方的行动只限于例行的安全防范。神圣的战斗行动被制止了。”

看到这份战报，艾克尔伯格又吃惊又愤怒，他倒恨不得给麦克阿瑟许下半边天，但前线的真实状况不容许他这么做。

不仅是海滩边的战斗，直到1943年元旦，盟军在萨纳南达战线仍无多大进展，每次夺座碉堡或占条战壕，都被算成可观战果。

只要有一线可能，巴布亚的日军就会守住每一座碉堡以及每一条战壕，甚至他们晚上还会组织小部队渗透到盟军后方，对炮兵阵地和指挥所展开袭击。如此疯狂的顽抗，令美澳军方面目瞪口呆，很多人对今后如何在对日作战中取胜都感到了困惑。肯尼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警告说，“在我们面前会有几百个布纳”，他预料今后要打败日军，花费的时间、精力、鲜血和金钱，可能超乎想象，那种认为“只要德国垮了，日本一推就倒”的想法是天方夜谭。

面对麦克阿瑟明里暗里的各种催逼，陷入忧郁中的艾克尔伯格已经完全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我昨天以为生命就要完结了。布纳会成为美军的大灾难吗？”

命运的裁决是，美国人还得再努力一把。1943年元旦，盟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由六辆坦克为引导，对布纳海滩的日军阵地发动最后的进攻。在缓慢而坚决的攻击下，日军防御据点一个又一个被碾碎，盟军一步步地将他们的敌人挤入不断缩小的包围圈里。

1月2日，水滴石穿的结果是，日军防线终于被击破，有组织的抵抗也陷于崩溃。残存的日军士兵丢弃了武器和装备，抱着木板或救生器材跳入海中，希望能游往更西北的日军海岸防线。这些日本兵成了随后赶到的澳军士兵的活靶子，澳军在岸边架起机步枪进行射击，但还是阻止不了日本兵扑通扑通地跳入海中。

第二天早晨，火炮运上滩头，盟军飞机也加入杀戮，日军才终止了

徒劳的逃跑。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布纳方面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山本重省大佐和海军指挥官安田义龙大佐双双剖腹自杀。



老麦终于高兴了。麦克阿瑟的格言：“战争就是为了胜利，这是任何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1月3日，美军彻底肃清了布纳地区的日军。布纳的胜利，是麦克阿瑟自菲律宾同日军作战以来，在战场上夺取的最大一次胜利。他太需要也太看重这样一场胜利了，以至于胜利之果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

老麦的火暴脾气就像茅草一样，易燃易爆灭。在真正的喜讯面前，他马上忘记自己从前是如何拿枪顶着部下后背的了，在给艾克尔伯格的贺信中，他情真意切地写道：“得悉你在战斗中未曾受伤，我非常高兴。我总担心，你常出入敌人的枪林弹雨，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对你表示衷心的赞许。”

艾克尔伯格的回应是：“虽然在此战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我不想再有人提起，但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实在应该为这场凶险的战斗感到自豪。”

数据可以表明布纳一战有多么凶险。在这场大搏杀中，盟军伤亡高达2817人，2500名日本守军除190人逃脱，50人被俘外，全部殒命异域。

“巴丹的死鬼今晚可以安眠了。”麦克阿瑟最后总结道。

随着戈纳、布纳的完全清盘，萨纳南达成为麦克阿瑟这一轮鏖战所要拿掉的最后一枚棋子，在启程返回布里斯班之前，他授命艾克尔伯格指挥巴布亚的全部美澳军，向萨纳南达发起代号为“扫荡战役”的攻势。

1月11日，盟军发起攻击。布纳之战结束后，艾克尔伯格就认识到，“最坏的情况还在我们前面”，果不其然，“战斗激烈”和“伤亡惨重”仍是此次扫荡战役的主题词。

不过艾克尔伯格不知道的是，顽固的日军其实已经决定撤退了。

撤退是由于补给的断绝。至1月初，日军每人每天只能分到60克大米，到1月12日，已完全断粮。药品则早在一个月前就告罄，弹药也行将耗尽，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下令萨纳南达的日军撤往莱城和萨拉莫阿。

撤退预定为1月25日，从盟军发起攻击的时间来看，晚了。

面对被击得千疮百孔的防线，日军开始提前分头撤退，旅团长山县栗花少将乘快艇成功逃脱，新任南海分遣队队长小田健作少将、第41联队长泽矢大佐在突围中被击毙或自杀。

1月22日，盟军以钳形攻势合围萨纳南达，俘虏了200名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日本兵。至此，长达6个月的巴布亚战役以盟军的胜利宣告结束，盟军在“扫荡战役”中的伤亡达到3500人，比布纳战役还多出700人。

巴布亚战役是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代价最高昂的胜利之一。参战的日本陆海军共达1.7万人，损失1.2万，总计有350人被俘。美澳军先后投入3.5万人，伤亡8546人，其中阵亡3095人，因疾病、疲劳和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为这个数字的三倍之多。

站在布纳的军人墓地前，艾克尔伯格忍不住热泪纵横。

★该不该骂

巴布亚战役结束后，围绕麦克阿瑟产生了不少非议。在麦克阿瑟授意发布的新闻公报中，盟军损失严重缩水，“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是低的”，另外他还煞有介事地解释了为什么“低”：“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因素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看到这份虚假公报，艾克尔伯格万分惊讶，非常生气。巴布亚战役中，盟军仅战死人员就是瓜岛战役的两倍，麦克阿瑟还说“损失不大”，这有哪一点符合他本人在记者面前口口声声宣扬的“新闻真实性”？

说时间不重要，老麦自己可能已经忘了，作为前线指挥官的艾克尔伯格却无论如何无法忘记，战斗过程中，这位上司曾经怎样一封一封地发私人电报，强调时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前线部队又怎样被逼着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击，最后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麦克阿瑟没有上过第一线，他知道巴布亚的土地是被士兵们的鲜血一寸一寸染红的吗？



与日军展开激战的澳军。澳军在新几内亚的各个战役中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他们当然有理由抱怨老麦：您的心胸有点儿小，格局有点儿窄

与艾克尔伯格同样不满的是澳军将士。新闻公报中只提到“盟军”或者“美军”，几乎根本不提澳军，这在澳军看来，明显遮掩了他们在巴布亚战役中的功劳，要知道第一个在“魔鬼山”击溃崛井支队的是他们，第一个通过残酷丛林战攻克要地的也是他们。

澳军中于是流传开一首打油诗，曰：“我敢用你的靴子打赌哩！直到最后审判日，所有将去付印的新闻，无非是道格（指道格拉斯，麦克阿

瑟的名字)的公报而已。”

老麦该不该骂，绝对该骂，但是如果想到他自兵败菲律宾以来的心情，这一切又不是不可理解。

在麦克阿瑟退到澳大利亚，并获知他对巴丹失陷无能为力后，这位陆军上将曾濒临崩溃。身边的人看到，他的脸色整天像死人一样苍白，嘴唇不停抽搐。有一天，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突然情不自禁地说道：“上帝可怜我们吧。”

如果没有小儿子阿瑟，麦克阿瑟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些难熬的岁月。

阿瑟成为麦克阿瑟在战场失意时的最大慰藉。据说在澳大利亚期间，麦克阿瑟只当众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听从巴丹逃回的部下汇报可怕的“巴丹死亡行军”，另一次则是阿瑟在澳大利亚滑冰时摔断了胳膊。

他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任何时候麦克阿瑟都不加以掩饰。从菲律宾开始，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都要送给小阿瑟一件礼物，从玩具飞机到汽球、拳击手套，无所不包。这都是麦克阿瑟托人从国内寄来的，事先藏起来，每天从中拿一件作为礼物。

麦克阿瑟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战后。1942年，美国一个叫“国家父亲委员会”的组织专门授予他为“年度模范父亲”。麦克阿瑟十分兴奋和感动，他回电说：“在我死后，我希望我的儿子会记住我，不是在战争中，是在家里，跟他一道反复祷告最纯朴的日常祷词‘我们的在天之父’。”

身兼军人和父亲双重身份的麦克阿瑟认为，军人为建设而破坏，意味着死亡，父亲只有建设，决不破坏，由此孕育的是创造与生命，因此他更骄傲的是身为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麦克阿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家庭的温情也难以代替事业的成就以及打回菲律宾的夙愿，所以当巴布亚大捷的消息传来时，他才会欣喜若狂，尽一切可能凸显自己的价值。

麦克阿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布里斯班。巴布亚战役打得如此艰难，很多人都以为他已筋疲力竭，会弯着腰，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老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就好像刚在莫港度假一样，眼里闪着火花，步履矫健而轻快，间或还会同记者们打打趣，开开玩笑。

以往的晦气已经远去，在麦克阿瑟身上，不再见到忧郁、失望和急躁，他要信心十足地迎来新的胜利。

★组团攻击

在巴布亚、瓜岛战役中的失利，使日军进攻的锋芒顿消，他们被迫向后收缩，把新几内亚北部、新不列颠岛与北所罗门群岛一线作为新的战略防线。其中，防线右翼的新几内亚正好处于麦克阿瑟的西南战区范围内。

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仍被日军盘踞，天皇召见陆军总长杉山元时说：“务必对你们的作战计划考虑仔细些，再不能让莱城和萨拉莫阿成为另一个巴布亚！”

接到杉山的指令，今村迅速部署，向新几内亚派出一支3000人的援兵，准备抢占澳军在瓦乌的简易机场。

瓦乌距莱城仅48千米，是新几内亚的金矿中心。不过今村看重的不是金子，而是建于斜坡之上的飞机场。瓦乌机场拥有一条质量很好的跑道，日军占领后，一方面可以保护莱城、萨拉莫阿等海岸据点，另一方面可作为今后登陆作战的根据地和立足点，并对莫港构成威胁——瓦乌与莫港之间仅仅相隔241千米。

瓦乌守军兵力薄弱，但勇敢善战，他们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利用这段时间，麦克阿瑟从莫港向瓦乌空运了一个旅的澳军，1943年1月29日，日军止步于距离机场跑道仅几百米的地方，接着便被获得强援的守军赶下了大海。

这是继巴布亚战役后，麦克阿瑟和肯尼第二次用飞机灵活机动地调送部队，显示出空军确实能在联合立体作战中发挥巨大效能。通过这一战，麦克阿瑟也意识到，今村已经越来越担心其剩余据点的防御安全，只要有会机，必然还要加强莱城和萨拉莫阿的驻军。

“卡斯特”密码破译队送来的情报，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自1月底以来，日军加紧扩建在拉包尔的新机场，每天都有大量船只驶进拉包尔港口，并卸下从东南亚调来的大批军队和装备。

今村在几次大规模运输中已经尝到了甜头。第一次还是巴布亚战役临近结束的时候，他从拉包尔向莱城派出一支运输舰队，盟军飞机对它进行了攻击，但未能达到拦截目的。由五艘运输船和五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仅损失了两艘运输舰，第51师团的约4000名士兵及装备物资顺利登岸。

两艘运输舰的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于是就有了第二次：1月中旬旬，运输舰队突破盟军的空中拦截，将第20师团主力约10000余人运抵新几内亚，增援巴布亚半岛东北海岸的韦瓦克。

第三次：2月中旬，运输舰队又将第41师团一部运抵韦瓦克。

当然这里面还得包括瓦乌的那一次。多次运输都算是成功的，并不像在瓜岛那么凶险，它似乎证明，美澳空军还没有足够能力如“仙人掌航空队”那样覆盖新几内亚周围的海域，经过周密策划和组织护航的日军运输舰队，完全能够突破盟军的空中拦截。

一个新的运输计划随之推出。今村和第18军司令官安达商定，将第51师团的6900名士兵和武器弹药、燃油运往莱城。莱城已有3500名日本守军，如果运输计划能够再获成功，其防守力量将增加两倍，就作战潜力而言，日军将从此在新几内亚的地面作战中占据优势。

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卡斯特”破译队完整捕获，盟军频繁的空中侦察也对此进行了佐证，麦克阿瑟遂命令肯尼以最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这支运输舰队。

肯尼现在深得麦克阿瑟倚重。在布里斯班，两人的住所都是一上一下——麦克阿瑟住楼上，肯尼住楼下，他也是麦克阿瑟的部将幕僚中，唯一一个能够随意上楼的人。肯尼只要想到一个计策，或突发灵感，就会上楼咚咚咚地敲老麦的门，有时两人促膝交谈，会从深夜一直聊到第二天天色大亮。

麦克阿瑟楼上交代了，肯尼便在楼下颁发将令。从2月下旬起，美澳空军的主力战机全部飞越“魔鬼山”，转至新几内亚东海岸机场待命。对拉包尔的空袭计划也随之延迟，以保证作战时航空攻击兵力能够达到齐装满员的状态。

二战及二战初期，空军主要用于配合作战，所以才有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的说法。肯尼战前执教于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那时候他就主张空中力量应采用集中指挥方式，而且什么地方炮火够不着，空军就要站出来，对那里进行组团攻击。

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集中指挥，组团攻击，才能把五个指头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发挥出空军的最大潜能。不过话又说回来，呼啦啦地一齐上去，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将对方给剁了呢？那也未必。

肯尼刚上任时，麦克阿瑟说空军都是“乌合之众”和“逛大街”。肯尼一查，基本不存在“冤假错案”，当时没有一个空军飞行员真懂轰炸技术，作战中别说击中目标了，连飞近目标的都极少。在第五航空队中，高空轰炸击中日军舰艇的比率不到1%，往下面扔一百发炸弹，能有一发中奖就谢天谢地了。俯冲轰炸机的战绩同样惨不忍睹。

经过巴布亚战役的磨炼，美澳空军的作战能力得以不断增强，但是几次海上拦截的失败，也说明大家离理想的作战状态尚有不短的距离。

★打水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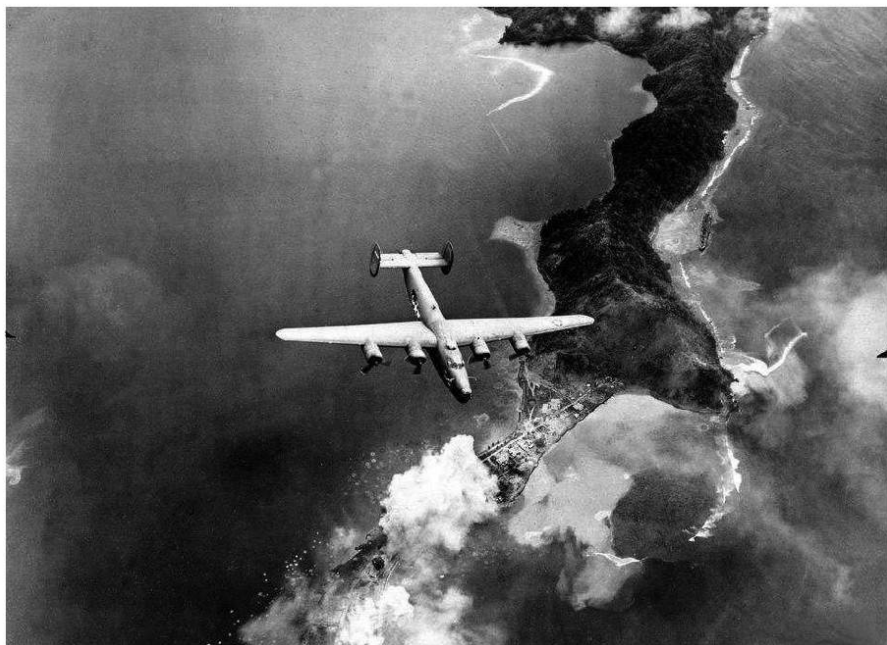
用技术方法夺取作战优势，才是真正高手的作为。肯尼及其幕僚就像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一样，对中途岛以来的历次海空大战做了逐个剖析，他们发现，高空轰炸效果较差，离得那么远，不太容易击中敌舰——中高空水平轰炸理论在战前曾占据主导地位，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它并不适用于日新月异的战场。

鱼雷机倒是能接近目标，然而在敌舰防空火力严密的情况下，飞机的危险性又太高了。基于这一原因，美国军界已达成共识，即一般情况下，不再让空中力量实施鱼雷攻击。

高了炸不中，低了不能用，肯尼便尝试合二为一，将原来用于中高空水平轰炸的B-25轰炸机改造为低空对舰攻击机。

一种新的攻击战术由此诞生。B-25不再高空扔炸弹了，它先超低空高速接近敌舰，在达到一定距离后，便向水面投炸弹。随着炸弹在水面上弹起，可以直接击中舰船的侧面或者吃水线附近。

这种攻击方式有点儿类似打水漂，飞机炸弹就像擦着水面不断落下和弹起的小石子，因此被称为“跳弹攻击”。



第五航空队的轰炸机正从新几内亚上空飞过。跳弹技术等新战术的问世，表明越是高明的设计，越需要一点儿天真和孩子气

巴布亚战役时，美澳空军曾做过一次低空轰炸的试验。当时完成这一任务的还不是B-25，而是B-17。

破晓时分，B-17机群在拉包尔附近发现了一支日军大型运输舰队，其中一架战机当即降低高度，对最大的一艘敌舰以“跳弹攻击”的方式实施攻击，并在短短20秒内，以直线水平方式离开了战场。

结果令人振奋，该轰炸机投下四发炸弹，一发命中敌舰，另外三发也在非常接近敌舰的地方爆炸，整个敌舰因此燃起大火。其他轰炸机同样非常给力，当天B-17机群一共击沉了四艘敌舰，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超低空轰炸成效很大，B-25、B-17的速度足够快，可以借此部分缓解舰船防空火力的威胁，但如鱼雷机一样的风险仍然存在。比如击炸敌舰的B-17，其机翼和尾部就被敌方炮火打出了许多孔洞。

肯尼为此专门找到了古恩少校。古恩是退役的海军飞行员，第五航空队里最负盛名的飞行技术和战术专家，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进行改装。

经过改装，B-25拥有了10挺固定式前射机枪，几乎就是一个空中机枪连。A-20也做如此处理，两机摇身一变，都成了火力强劲的攻舰机和炮艇机。

B-25、A-20飞掠目标上空时不用再感到惧怕，它们自己就可以从较远距离压制敌舰火力，并掩护其他轰炸机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低空轰炸。

在构想和试验阶段结束后，肯尼抓紧时间，组织航空兵（主要是B-25飞行员）进行大规模针对性训练。莫港外有一艘在暗礁上搁浅的德国老式舰船，它成为飞行员训练用的靶舰。训练玩的是真把式，采用仿真度极高的实弹攻击，危险性由此大大增加。训练过程中，一架飞机在低空俯冲投弹时未能及时拉起，结果撞毁在废船的桅杆上，还有两架飞机被他们在低空投下的炸弹炸伤。

与此同时，训练成效也非常可观。通过训练，B-25不需要“跳弹攻击”，就可以在桅杆高度直接瞄准敌舰攻击，并能取得极高的命中率。现场观摩人员看到，改装后的B-25在以最快速度和最高机动性进入攻击区域后，仅靠“机枪连”的猛烈扫射，便足以使任何防空火力放弃抵抗。

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砍舰应该不困难了吧。

2月25日，肯尼走进麦克阿瑟的办公室，看到案头有一份“卡斯特”破译队破译的电文，显示日军运输舰队将于3月初起航。

盟军气象部门报告，3月的最初几天，整个新几内亚北部将处在恶

劣天气中。在空军参谋会议上，肯尼和部下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定，日军特意选择恶劣天气起航，是为了借助天气来隐藏其行踪，同时借助云层躲避盟军的空中打击。

现在关键是搞清楚日军的航线，一旦核准航线，即便天气条件不利，也可以找到机会予以截杀。

侦察机群向运输舰队可能经过的航线频繁搜索，最后发现在新不列颠岛南部的盖斯马塔机场，日军航空兵正在进行出战准备。由此可以推断，日军运输舰队沿新不列颠岛北岸或南岸航行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岛上日军航空兵的掩护。

一边是日军运输舰队可能的航线，一边是盟军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两相比较后，肯尼做出结论，最合适的攻击时间应为“3月第一个星期的任何一天上午10点左右”。

★集体表演

在探知对方的秘密之后，最重要的是让他蒙在鼓里，照旧折他的顺风船，做他的春秋梦。肯尼有意不遮掩侦察机的行动，以便让今村产生一个错觉，即盟军尚不掌握相关情报，电报密码也没有破译。

今村安稳，就不会在这节骨眼上更换密码，以后还指望着他继续为盟军通风报信呢。

果然，今村没料到自己会泄密，他一门心思只想着选个黄道吉日，把打扮得金头银面的运输舰队送出海。气象学家向他担保，3月初日子不错，一连几天都是阴霾天气，盟军的飞机一定不会发现舰队的踪迹。

今村对此深信不疑。2月2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八艘运输船排成两路纵队，在八艘驱逐舰、护卫舰的警戒下，向莱城开去。

庞大的舰队刚一驶离拉包尔港，麦克阿瑟就接到了“卡斯特”密码破译队的报告。很快，麦克阿瑟的作战命令传遍美澳空军驻地。此时，肯尼已在巴布亚集中了207架轰炸机和154架战斗机。另外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各个航空基地，还有86架轰炸机和95架战斗机集结待命，一旦需要，马上就可出动。

机组人员全都处于战前的兴奋中，各战机也如同即将上阵的宝马良驹，保持着奔上跑道前的良好状态。肯尼说：“我们将能全力出击！”

所有能出动的侦察机都已升空，在阴云密布的海面上进行搜索。1943年3月1日，第五航空队的一架轰炸机透过云层，发现了日军运输舰队，并确证舰队将沿新不列颠岛北岸驶向新几内亚。

飞行员立即电告莫港总部，但天气还是给日军帮了忙：在昏暗的天色下，狂风掀起巨浪，舰船在波峰和浪谷中时隐时现，骤雨也令海面上的能见度极度降低。随后出动的盟军侦察机未能再次追踪到日军舰队。

除了依赖恶劣天气掩护，舰队总指挥官木村昌福海军少将对舰队自身的防空能力也有着充分信心。空中，有盖斯马塔机场的“零”式机群护卫；海上，舰队的每艘驱逐舰都在防空方面做了特别加强，运输舰也增设了防空炮位，船员都是执行过瓜岛运输的老兵，他们操作着这些防空火力，组成抵抗盟军空袭的第二道防线。

3月2日晨，乌云开始消散，三架正在巡逻的B-25看到了不疾不慢航行中的日军舰队。

此时日军舰队的位置仍处于中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外，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肯尼下令出动重型轰炸机攻击，他先后派出

了两波共40架B-17“飞行堡垒”。

无论是之前的海空大战还是瓜岛战役，日军得到的经验，都是美军轰炸机喜欢高空轰炸，而且命中率也不是很高。可是现实场景却与经验完全相反。

“飞行堡垒”不在高空，而是在8000英尺的中空，而且它们随后便一群接一群地吼叫着俯冲下来。当操纵着高射机枪和高射炮的日本水兵，看到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从桅顶高度轰鸣着扑过来时，全都给吓傻了。

这是“跳弹攻击”战术结业后的首次大规模集体表演。轰炸机投在水面上的炸弹，如石子一样纷纷落在运输舰的甲板上，其准确度和爆炸力可与鱼雷相媲美。

“零”式护航机群见状，急忙上前遮拦。论空战格斗，别说“飞行堡垒”这样的轰炸机，其他美军战斗机也无一不是“零”式的对手，但飞行员们在实战中已经学会了一招，那就是不与“零”式进行空中缠斗。

“零”式最大的优势是机动性好，若与之缠斗，便是着了它的道。“飞行堡垒”不跟“零”式纠缠一处，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结果，“零”式机群不但未能掩护舰队，自己还被击落两架，而“飞行堡垒”只损失了1架。

当天运输舰一沉两伤，共有1500名日军士兵落水，日军驱逐舰捞起了其中的950人，随后两艘驱逐舰离开舰队，把这些人先行送往莱城。

日军舰队本可以像驱逐舰一样，以夜幕为掩护全速驶向莱城，但指挥官木村却没有这么做，他居然下令舰队减慢航速，在黑夜里兜圈子。

白天“飞行堡垒”的持续攻击，让木村意识到舰队行踪已彻底暴露。舰队如果按计划于第二天早上如期到达莱城港，中间还有一个卸人卸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盟军毫无疑问会进行强大的昼间空袭，而莱城机场的日军航空兵又实力薄弱，据说因受到盟军空军的打击，连机场都关闭了，自然无法提供有效掩护，到时舰队可就惨了。

就空中掩护的能力而言，盖斯马塔机场的日军航空兵要强得多。那么为什么不停留在俾斯麦海海域，让自己继续处于他们的掩护半径之内呢？

木村的如意算盘是，依托岛上日军航空兵的掩护，先把白天撑过去，争取晚上到达莱城港并卸下人货。

这种算盘有着日本人一贯的精明，但是木村遗漏了两点，一是莱城机场的航空兵虽然不济，海岸高炮却可予以弥补；另外一点，则是木村根本想不到的，那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空中打击即将降临俾斯麦，在它的打击力度面前，区区航空兵的掩护不过是螳臂当车。

★低语的死神

1943年3月3日，在将落水者送到莱城后，两艘驱逐舰全速返回运输舰队。

在舰队上空的较远处，始终有一架PBY“卡特琳娜”式巡逻机和“B-17”在轮流跟踪，它们一边用携带的小型炸弹进行骚扰，一边不断将舰队的位置发回莫港总部。

同一时间，有几架自米尔恩湾起飞的澳军“波弗特”鱼雷机撞见日军舰队，并迅速投入攻击。由于天气恶劣，视线不清，仅有三架“波弗特”机得以接近，两架没有命中，另外一架的鱼雷释放器失灵了，这架鱼雷机只好用机枪扫射运输舰的上层舱室，造成的损失也很轻微。

完成这次攻击后，鱼雷机便全部返回米尔恩湾，排除故障的排除故障，加油挂弹的加油挂弹，以便加入即将启动的全面空袭。

老天爷给日本人开了个玩笑，直到鱼雷机攻击时，它仍然愿意给舰队提供掩护，但是之后却不守信用了，随着乌云的消散，俾斯麦海域晴空万里。

肯尼事先认定，最合适的攻击时间是上午10点左右。随着时针一点点接近，一架架盟军轰炸机、攻击机和战斗机呼啸升空，前往计划中的俾斯麦战场。后来麦克阿瑟称赞肯尼在俾斯麦海战中的指挥是“滴水不漏”。



飞行员格林伍德坐在“野猫”战斗机的座舱里，这位赤膊上阵的“裸男”已经击落了19架日机

这是整个南太平洋地区战斗中，盟军动用陆基航空兵数量最多的一次，空中出现了“新几内亚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庞大机群”。上午9点半，第一批空袭机群在沃德·亨特海角上空集结完毕，随后它们沿东北方向航行并很快咬住了目标。

10点整，在16架战斗机护航下，13架B-17对日军舰队实施了一次中高空水平轰炸。这是一次热身式攻击，轰炸本身没有对舰船造成任何损伤，但在躲避高空落下的炸弹时，日舰的防空阵型却因此被打乱。

随之而来的低空突袭，所需要的恰恰是对方阵型的紊乱。澳空军的“英俊战士”战斗机率先从低空直扑日舰队。

“英俊战士”是英国产品，乃双发战斗机，也就是装有两个发动机引擎的重型战斗机。在双发战斗机家族中，它是有名的多面手，可以穿堂入室，改装成鱼雷机、轰炸机、攻击机等各种其他战机。

这回澳军需要“英俊战士”完成的任务是击沉舰船，因此它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改装成了攻舰型战机——机头装备有四门20毫米机关炮，机翼还有六挺机枪。

“英俊战士”的发动机声音很小，发动攻击时你这边刚听见发动机响，那边飞机已经贴到了身边，所以日军给该机取了一个绰号：低语的

死神。利用这一特点，“英俊战士”们担当先锋，向日舰队不断逼近。

日军驱逐舰急忙用防空炮猛烈射击，小口径速射炮的呼呼声，大口径高炮的咣咣声不绝于耳，但“英俊战士”机群凭借敏捷的身手，没有一架被防空炮火击中。

澳军机群快速将外围的驱逐舰甩在身后，驱逐舰眼巴巴地看着这么多飞机直冲运输舰而去，明知已够不着，仍徒劳地用各种口径的高炮向它们射击。飞行员可以看到曳光弹组成的火线在他们飞机周围不断穿梭着。

运输舰逐渐进入了飞机的视野，它们伪装得很好，有前后桅杆。起初看上去很模糊，但随着飞机的高速接近变得越来越清晰。

运输舰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澳军机群先爬升至攻击高度，然后对准各自选定的目标运输船，瞬间降到极低高度进行俯冲攻击。

“英俊战士”火力全开，机首机关炮的巨大震动有如雷鸣一般，震得飞行员双脚发麻。与此同时，机翼六挺机枪组成的密集火线也投射到运输舰身上，横扫着运输舰的防空炮位、上层舱室乃至舰桥上的军官们。

短暂的沉寂之后，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大团大团的橙色火球忽然从运输舰各处喷涌而出。

紧随澳军“英俊战士”机群的是美军B-25机群，分为两层，上层是13架未改装过的普通B-25，它们采用“跳弹攻击”方式，在2000~3000英尺的中空实施水平轰炸。下层是改装过的B-25攻舰型，一共12架，全是莫港训练中打磨出的精英。

因为早先曾遭到“波福特”鱼雷机的攻击，“英俊战士”和B-25又都飞得很低，日舰一时昏了头，把后者也误认为鱼雷机，纷纷实施规避鱼雷的标准动作：掉转船头笔直驶向机群来袭的方向，以便使舰体处于最窄攻击正面。

这个动作用来规避鱼雷是有效的，对攻击机来说，却是正中下怀。攻舰B-25上的10挺前射机枪如同暴风骤雨般从船头一直扫到舰尾。

B-25的火力太猛了，机头机枪喷出的火焰，很多日军防空炮手都以为是B-25被击中了，正在燃烧，直到日舰上的炮位被“燃烧飞机”打哑，他们才如梦方醒。

“跳弹攻击”同样威力惊人。普通B-25打开弹舱，一发发重磅炸弹落下，在水面上蹦跳着弹向日军舰船。一位澳军飞行员从机舱向外观察时，看到B-25投入的“跳弹”从海面弹起后，居然能与他驾驶的战斗机并排着向前飞行，飞机和炸弹几乎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攻击编队。

“英俊战士”和B-25两支机群编队靠得非常近，以至于已经交叉在了一起。其他盟军飞机则环绕着日军舰队，以舰队为中心，从各个方向实施向心攻击。

★恶魔方阵

当“英俊战士”机群向日舰冲去时，曾从高空突然下雨一样地落下许多油箱。油箱掉入海里后，乒乒乓乓地激起巨大浪花，对低空飞行的飞行员造成了严重的视线阻碍。

这是P-38战斗机群抛下的副油箱。当时它们正在“英俊战士”头顶护航，并准备在爬升后与担任舰队掩护任务的日军“零”式格斗，抛掉副油箱是为了增强机动性，却无意中给低空作战的己方战机带来了意外之险。

P-38“闪电”式是一种高空高速的双发战斗机。在欧洲战场上，P-38不太受欢迎，原因是与德军性能最好的战斗机相比，缺乏对抗能力，但自1942年底加入美澳空军后，这朵野百合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P-38的空中机动性固然不如“零”式，不过其爬升率和俯冲速度都优于“零”式，且机头火力密集，只要避免与“零”式在空中缠斗，就可以对防护能力较弱的敌机进行毁灭性打击。在日军飞行员中，P-38另有绰号：双胴恶魔。

28架P-38组成的“恶魔方阵”与“零”式进行了对拼。参战的P-38飞行员琼斯中尉用一次长点射，打烂了一架“零”式的机身，这架“零”式随后便失去控制，拖着一道浓浓的黑烟垂直栽了下去。

空战中，“零”式被击落六到十架，盟军只损失了三架P-38。“恶魔方阵”的阻击，使“零”式分身乏术，无暇再去攻击或干扰盟军的轰炸机群。琼斯回顾道：“俾斯麦海之战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场在海上交战，由空中决胜的地面战役。”

日军对盟军的低空轰炸技术感到十分震惊：B-25一共投掷37发500磅炸弹，17发命中目标。20架A-20投掷20发500磅炸弹，命中11发。高空的B-17也报告命中5发，只是未能得到事后验证。

密集的低空攻击，甚至使驱逐舰都无法规避。少数轰炸机因炸弹挂架发生故障而无法投弹，就用机载机枪对敌舰进行扫射，在令敌舰甲板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它们又寻找其他目标攻击，直到弹药耗尽。

日军防空火力在很大程度上近乎无效，仅击中并迫使一架B-25坠毁。受损的另外一架B-25是因为与敌舰桅杆撞了一下，最后仍得以安全着陆。



盟军飞机向日军运输舰发起猛烈空袭。飞机打运输舰，相当于在游戏里面开了外挂，高兴怎么打就怎么打，而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还手

海面上的日舰乱作一团，争相躲避低空进袭的轰炸机群，整个舰队都陷入了火海之中。16艘舰船中只有一艘驱逐舰未被击中，所有运输舰都燃烧着冲天大火，不是在徐徐下沉就是在持续爆炸，船上的日军士兵则争先恐后地跳进海里逃生。

俾斯麦海成了日军的灾难之海。当盟军低空攻击机群投掷完炸弹重新爬升时，它们所经过的海面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挣扎晃动的人头，以及随波漂流的补给物资。

下午1点，盟军战机上再次在沃德·亨特海角上空集结，实施第二次攻击。整个空袭行动持续了一整天，中间的短暂停歇，是因为机群需要返回基地加油挂弹。

当天黄昏，日军四艘驱逐舰沉没，全部八艘运输舰或沉或瘫，残余的四艘驱逐舰打捞起尽可能多的幸存者，趁着盟军下一轮打击尚未到来，匆忙向北撤往拉包尔。

日军驱逐舰撤得很及时，虽然晚上盟军空军无能为力，海军却完全可以过来倒腾两下，驻于新几内亚东海岸的鱼雷快艇分队赶到了俾斯麦海域。

鱼雷快艇分队共有10艘PT艇（即巡逻鱼雷快艇），两艘碰到水面的

船只残片受损，被迫先行返航，其他快艇来回兜了一圈，只发现一艘被丢弃的运输舰“大井川丸”号孤零零地在水面漂浮着。

太不好玩了。水手们百无聊赖，只得给“大井川丸”号钱行，用两枚鱼雷将它送入海底。

随后的几天里，盟军飞机的攻击重点发生转移，它们联合鱼雷艇群，在俾斯麦海域来回巡逻，搜索海面上漂浮的日军幸存者及用以救援的折叠艇、快艇，然后用机枪、炸弹毫不留情地予以击杀和击沉。在这一过程中，即便B-17也降至距海面50英尺的高度，对落水日军进行扫射。

血水引来大量鲨鱼，使得俾斯麦海变得更加恐怖，执行如此血腥而残忍的任务，让很多飞行员觉得非常难受。

在白天的空战中，曾有一架盟军的B-17被击中，机组人员在跳伞时遭到日军战斗机的机枪扫射。有人据此认为，盟军在进行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但从军事上讲，这么做其实有其必要性——如果让救生艇靠岸，或任由惯于负隅顽抗而拒不投降的日本兵游到岸上，将极大地增加盟军地面作战的难度，并给沿岸防守薄弱的盟军阵地造成严重威胁。

一名澳军“英俊战士”飞行员说：“我们乐于执行这项工作。在海中每射杀一名日本人，都意味着地面上我们的陆军战友要少面对一个敌人。”

最终，日军运输舰队搭载的第51师团主力遭到灭顶之灾，6900名士兵中共有3664人丧生，落水土兵中能躲过暴晒、饥渴、扫射、轰炸和鲨鱼，并漂到岸边抵达莱城的，只有约800人。

俾斯麦海的胜利对日军士气造成极大打击。俾斯麦海战结束两个星期后，日军大本营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南方战区的日军士兵必须学会游泳，这一命令被认为是俾斯麦海战造成的影响之一。

“没有比俾斯麦海之战的结果更为令人震惊的事情了。”低落的情绪弥漫于日本海陆军将校之中，很多军官都开始怀疑日本最后能否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一名日军驱逐舰舰长说：“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事件中，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俾斯麦海战决出胜负的当天午夜，肯尼唤醒麦克阿瑟，向他报告了这一好消息。麦克阿瑟听到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肯尼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兴高采烈过。

麦克阿瑟形容俾斯麦海战是西南战区一次“决定性空中进攻作战”。他亲自给飞行员们草拟了一份祝贺公报：“作为一次最彻底的歼灭战，它将载入史册。我在你们全体人员身上所感到的骄傲和满足，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说米尔恩湾保卫战对新几内亚战役而言，相当于珊瑚海海战对太平洋战争，那么俾斯麦海之战无疑就是新几内亚的中途岛，至此，长期积压在澳大利亚人心头的恐惧感一扫而光。

在澳大利亚总理柯廷举办的致谢宴会上，麦克阿瑟激情澎湃：“当我来到贵国时，我曾对菲律宾人民说，我还要回来。今天，我在这里还要重申一遍我的诺言，我一定要把菲律宾及其附近岛屿，从敌人手中夺过来，恢复那里人民的自由！”

为了这个诺言，他将宣告一个新战术时代的到来。

目录

版权信息

引子

第一章 老爹去看黄鼠狼了

死亡请柬

复仇者行动

不是有事故

猎杀孔雀

追人的变成了被追的

声东击西

死期来临

第二章 被打死的那种感觉

一见钟情

蛙跳战术

电子狗

六英寸机关枪

找星星的能手

战斗神经症

古罗马战法

莫名其妙地沉了

第三章 像眼镜蛇那样攻击

倏地一跳

第一枚“硬币”

后生可畏

现在就请你们上马

姜是老的辣

空中打火机

不亚于一次赌博

自娱自乐

无价之宝

盲战

31节伯克

很血腥，也很累人

第四章 在刀尖上行走

判断和智慧

鱼没上钩

涂抹

刀山剑海

成败未卜

90%都是等候

死亡之岛

如狼似虎

老子天下第一

目标高地

寡妇树

新年礼物

第五章 找碗水就能吞下肚

狮子搏兔

秘密武器

乌云压顶

摇摇欲坠

鸟尽弓藏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兵不厌诈

小孩子放鞭炮

更危险的境地

天罗地网

第六章 鲸鱼肚子里生出了许多小鱼

决死线

擦肩而过

油断大敌

三级跳

化危机为战机

渐入佳境

乐极生悲

烂摊子

东京玫瑰

爱国纵队

大败亏输

第七章 地狱之门的向导

自有算计

外围歼击

火鸡大捕杀

“美得令人无法相信”的画面

菜板上的肉

可怕的叹息

欺骗式宣传

绅士俱乐部

一条命拼七条命

没精打采的羊群

僵尸流

自杀岩

大义灭亲

第八章 尝将冷眼观螃蟹

渡海侦察记

不攻自溃

最险恶的地形

醉卧沙场

猴戏

再表演一次

第九章 向地狱发起攻击

“蛙跳”不是什么都跳

麦克阿瑟在哪里

最合格的将官

僵持行动

天然堡垒

最大号的日本佬

最糟糕的一天

比登陆更可怕的事情

听力训练

不可思议的山岭

还剩多少人

纪念品猎手

以命相赌的追逐赛

瓶子里的两只蝎子

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早干什么去了

车还是那套车

临门一脚

我回来了

大吉大利的好梦

肚皮官司

突入作战

天衣无缝

孤注一掷

神风敢死队

“大象”与“黄蜂”

送入敌人口中的一块肉

终于逮到你了

版权信息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3：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

作 者：关河五十州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有一座岛，你只要拥有它，眼睛一闭一睁，就是数也数不完的利息。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在拼命往里面砸银子。最终，一岛不给二主，有人血本无归，有人抱住了金山。

在《战争从未如此热血2》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陆战一师）成功登陆并攻克瓜岛。为了夺回瓜岛，日本陆军不断调集重兵，全力以赴，无数头缠白布条的日本兵端着刺刀，一边高喊“万岁，万岁”，一边疯狂地向美军发起冲锋。战场上，每一个人都在射击，每一种武器都在吼叫。身在一线的士兵惊叹：“所有魔鬼都出动了。”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日本陆军的推进过于轻松和迅速，盟国方面普遍存在一种恐日情绪，以为每个日本兵都是超人。美军虽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但那毕竟是海战，并不能完全打破“超人神话”。正是在瓜岛，陆战一师首开先例，地狱点、血岭，一个个经典战斗，打得来犯的日军血流成河，灰飞烟灭。从那以后，东京广播电台便称陆战一师为“瓜岛屠夫”，听说“瓜岛屠夫”到来，日本人无不闻风丧胆。

决定瓜岛战役胜负的天平，很快转移到了海上。在美军军舰和飞机的紧逼下，日军不得不趁着夜间，改用驱逐舰向瓜岛运送人员和补给，被称为“东京快车”。与此同时，双方在瓜岛海湾展开了一场比一场激烈、残酷的血战，其间，美国海军曾遭受重大损失。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几乎和珍珠港事件一样悲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更有包括两名海军少将在内的近1000名海军殒命。但美国海军依靠火控雷达，最终还是击败了联合舰队。经过三次所罗门海战，瓜岛海湾的水下沉满了军舰残骸，从此，该水域便被命名为“铁底湾”。

眼看败局已定，日军被迫撤出瓜岛。经过瓜岛战役，日本陆军原先在军事上的优势被完全磨钝，海军继中途岛战役后再次元气大伤。正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让苏军获得大翻身一样，美军同样凭借瓜岛战役夺取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从此出现了美攻日守的总趋势。

美国海陆军都开始策划反攻，尼米兹夺下了瓜岛，麦克阿瑟则果断决定出兵新几内亚，并且发出誓言：“不胜利，毋宁死！”

美澳盟军与日军在“魔鬼山”展开角逐。“魔鬼山”跟谁都不是亲戚，对谁也不会格外开恩，但在同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孤军深入的日军补给线越拉越长，盟军的补给线越缩越短。经过“世界上最艰苦的战斗”，日军终于兵败“魔鬼山”。

在布纳，盟军陷入了困境。麦克阿瑟临阵点将，艾克尔伯格率部出

征，彻底肃清了布纳地区的日军。布纳的胜利，是麦克阿瑟自菲律宾兵败以来，在战场上夺取的最大一次胜利。

精神大振的麦克阿瑟进一步部署了俾斯麦海战。美军飞行员采用“跳弹攻击”技术，对日军运输舰队实施了摧毁性轰炸，由运输舰队搭载的一个师团主力遭受了灭顶之灾。

对于名将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人斗志昂扬，越战越勇；有人却秋风萧瑟，即将退场……

第一章

老爹去看黄鼠狼了

1943年上半年，忧郁和伤感像是蘸了水的藤鞭，在山本五十六的身上留下了一条又一条血痕。他在年初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开战以来，阵亡将士已近15000人，实在令人悲伤、慨叹。”

属于山本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自中途岛一战后，山本必须面对的，已经是“兵戈声声一年去，阵亡将士若云消”的境况。与损兵折将对应的，则是败仗连连。撤出瓜岛后，山本一度想保存实力，避免立即决战，但俾斯麦海战迎来了第二个“中途岛”。

单就人员损失而言，日军在俾斯麦海战中的损失就超过了所罗门海战中的任何一次，而八艘运输舰无一存活的残酷现实，也表明大规模运输船队补给的方式在新几内亚再不可行。拉包尔方面只能改成小规模“东京快车”，即用高速驱逐舰、潜艇、机动驳船等工具来运送补给。

这一情景，与瓜岛战役进入中晚期阶段时几乎一模一样，山本深感震惊。当时军令部主张打持久战，继续固守防线，但山本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现在不预先给予大打击，就没有机会挽回了。”

山本对美国战争潜力的认识太深刻了，他知道，在美军加速北进，局面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下，日本如果再坐等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4月3日，山本打破开战以来主帅身居后方的惯例，亲临拉包尔航空基地，发起“伊代号作战”。

“伊代号作战”是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反击战。山本从各航战部队抽调飞机160架，加上海军岸基飞机190架，编成了一个飞行集团。就飞机数量而言，这个飞行集团既赶不上偷袭珍珠港时期的南云机动部队，也不及菲律宾、马来战役时期的基地航空兵，更不用提作战水平了——一名飞行员因为技术不熟练，竟然刚起飞就掉了下来。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流年不利的背景下，就算把整个日本海军的力量都握一起挤干水分，能剩下的恐怕也就这些了。山本深知利害攸关，他不仅将司令部推进到第一线，亲自指挥和掌舵，还身着纯白军服，来到机场为出征的飞行员送行。

“伊代号作战”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联合舰队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经过四次空袭，飞行集团共击沉盟军战舰3艘、运输舰2艘，击毁飞机25架。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山本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欣慰之色，也就在这时，他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众人都深感意外的决定。

★死亡请柬

4月13日傍晚，山本向肖特兰等前线基地发出电报，他将亲往各基地视察，以进一步鼓舞军心士气。

驻守肖特兰岛的城岛高次少将接到电报，不由得大惊失色。日军此时在前线早已失去了制空权，就在两个月前，陆军的今村也是这样，心血来潮地说要到前线视察，结果还没着陆，便与数量多达30架飞机的美机飞行编队不期而遇。

幸亏当时今村座机的飞行员有两下子，马上驾机钻进云层，惊险地躲过了攻击。

已经有前例在那里了，还非要往枪口上撞，城岛真不懂大头头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难道一定要掉回脑袋，才会真正学乖一点儿？

城岛对部下说：“对这封电报，你们只能参考，用不着信以为真，这事太愚蠢了。”在山本出发的前一天，见事情仍无变化，他又赶到拉包尔，当面进行劝阻：“长官，此去凶多吉少，太危险了，请不要去，飞行还是取消吧。”

山本回答：“不，已经通知了各基地，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在等我，我还是得去。”

劝阻山本出行的并非只有城岛一人。南云卸职后，小泽治三郎中将出任第三舰队司令官，他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大多数将领也认为此举十分危险，应暂缓出发，可是最后全都被山本打了回来。

除了对山本要冒险亲临前线吃惊外，众将还惊诧于他所发的电报。城岛说：“司令长官简直发疯了，这哪里是电报，分明是发给敌人的一份请柬。”

那份电报的内容确实太过详尽，基本就是一份关于视察的日程安排表，什么时候出发，几点几分到哪个基地，全都在上面。

城岛当时恨不得把拟电稿的拎出来揍一顿：“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将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

给山本拟电稿的是他的副官渡边海军中佐。这件事其实有些冤枉渡边，渡边开始是要求陆军派专人送交的，但通信官说没必要，只管发出

去，绝对安全。

其实，通信官拍胸脯并不是没道理。因为新密码4月1日刚刚启用，用了不到两星期，而且这套密码是极难破译的五位密码，就算被美国人截获了，对方也无计可施。

于是，电报发出去了，可一发出，即被太平洋舰队无线电情报分队截获。

无线电情报分队的前身是夏威夷情报站，它不仅继承了情报站的机构，也继承了情报站的幸运。1943年1月，新西兰巡洋舰在瓜岛附近海域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并从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

这叫鹊儿拣着旺处飞，你人气大旺的时候，彩头就会争先恐后地拥来。无线电情报分队现已拥有1000多人，依据缴获的密码本，力量大为增强的专家组很快就摸索出了日军密码变化的规律。

联合舰队的通信官坚信美国人对密电无可奈何，事实是，情报分队在收到“死亡请柬”后，只花了几个小时，便将其完整破译。

4月14日凌晨，情报参谋莱顿拿着破译密电，急匆匆地找到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一见面，他就激动地嚷道：“我们的老朋友山本有消息了！”

尼米兹已忙了一个通宵，正歪着身子躺在椅子上，看什么东西都有些无精打采，但朝电报瞥了一眼后，他整个人立刻坐直了。

山本的行程表，这么详细，天哪！看完电报，尼米兹转身察看地图，对山本的行程路线追踪了一遍。之后，他确认山本此行的第一站，将进入亨德森机场周围300英里范围，正好在从瓜岛起飞的美军战斗机的航程之内。

与山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尼米兹对这位联合舰队司令官的秉性习惯已经了如指掌。山本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他的行程表，你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

尼米兹把电报搁在桌上，望着莱顿大声发问：“你看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设法把他干掉？”

★复仇者行动

早在中途岛战役之前，尼米兹就经常让莱顿站在山本的角度思考问题，莱顿俨然就是山本的一个假想化身，他完全明白那个人的价值所在。

在日本海军的历史上，联合舰队司令官已历任38届，山本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届，这种无可替代性说明了山本在日本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他号称“人间提督”，是联合舰队的象征，一个货真价实的日本军神。即便在中途岛、瓜岛连吃败仗，人们对他的信赖也未有丝毫动摇。可以说，在整个日本，除了被尊为“超人之神”的天皇外，在增强民心士气方面，无人能拥有与山本相仿的影响力。

莱顿坚决主张把化身之外的“我”杀掉，他对尼米兹说：“将军，你是了解日本人心理的，如果我们把山本干掉，日本海军的士气将一蹶不振，相信这也一定会使日本举国上下不知所措，陷入混乱。”

尼米兹仍然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想到了更深一层：“我考虑的是，他们能否物色到一个更能干的舰队司令。”

老对手再怎么厉害，毕竟知根知底，要是换了一个新的，比老的更狠更辣，岂不弄巧成拙，变成帮日本人成事了？

莱顿就是一部日本海军的活字典，只要提到日本海军将领，无论是谁，资历高不高、经验足不足、能力强不强、胆量大不大，他都可以信手拈来。一番比较之后，莱顿做了总结：“山本是日军中的头号人物，日本海军最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犹如鹤立鸡群一般。”

看着面前凝神思索的上司，莱顿陡然来了灵感：“将军，你知道，这就好像你如果被他们干掉，没有人能取代你一样。”

这个比喻让尼米兹怎么听怎么舒服，他笑了起来：“好，让我们试试看。”

尼米兹下定了伏击山本的决心，但截杀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已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还牵涉政治因素。尼米兹一向为人谨慎，他决定先请示华盛顿，征求罗斯福总统的意见。

请示电报送达的时候，罗斯福正与要员们共进午餐。听完尼米兹的汇报内容，罗斯福并未立即表态。

战争期间暗杀对方的国王或统帅，对东方人来说可能毫无禁忌，只要你干得掉。但西方人不太一样，这就好像是角斗场内不卖力气，却趁人家中途休息时在脑后砸上一块石头，一旦传出去，会被认为严重缺乏骑士风度，是一个懦弱龌龊的人。

当然，二战打到激烈处时，很多西方人也顾不得骑士不骑士了，德国、英国都组织过类似的暗杀，罗斯福本人就差点儿被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报销掉。只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还一直羞羞答答，罗斯福也从未考虑过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海军部长诺克斯一般都是跟着罗斯福的心思走，他率先发言，以行动极不光彩为由，反对伏击山本。

陆军部长史汀生瞧着不乐意了：“暗杀固然违反《战争法》，但日本偷袭我们的珍珠港，难道就合法吗？”

珍珠港是原罪。在史汀生看来，山本首先采取极不光彩的行为，偷袭了珍珠港，自然也就丧失了《战争法》的保护，现在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谈不上光彩不光彩，若硬要说，那就是作茧自缚。

史汀生还提出一个观点，山本是去前线，也就是作战区域视察，在前线战场，一员大将和普通士兵没有任何区别，被杀死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史汀生的话引得一片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金格均表示赞同，认为山本乃美军的心腹大患，也是太平洋战场上的首要大敌，若能趁此良机将其截杀，既可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又可使美国海军免遭更大损失。

诺克斯成了孤家寡人，他想了想，又提出一个疑问：“巡视日程有点儿像是精心安排的，会不会是日本人设了一个圈套，把我们的飞机引诱过去，然后一网打尽呢？”

在座的海军情报负责人解释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山本的电报使用了刚刚变更的新密码，又是日本人自以为高深莫测的五位密码，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美方能够破译。试想一下，谁会伪造无法被对方破译的电文呢？那不等于自己编游戏给自己玩，瞎耽误工夫？

上下左右都说得通了，罗斯福的顾虑被完全打消：“那么就击落山本座机，干掉我们这位老朋友，大家看给这次行动起个什么名称呢？”

总统定调，诺克斯立即转变风向，他提议道：“既然截杀山本是为了报珍珠港一箭之仇，就叫它‘复仇者行动’吧！”

接到诺克斯发来的电报，尼米兹马上致电时任第57特混舰队司令的哈尔西，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执行此次行动，并说：“祝你好运，满载而归！”

哈尔西层层部署，任务最终落到“仙人掌航空队”所属的第399战斗机中队。这个中队装备的P-38“闪电”式战斗机，在实战中已被证明不输于“零”式。

中队长米歇尔少校应召走进作战室，他发现房间里气氛异常，瓜岛所有的高级军官几乎都在。有人递给他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最高机密，第399中队的P-38战斗机务必全力以赴，及时赶到并击落山本座机，总统特别重视这次行动！”

落款一栏，是海军部长诺克斯。

★不是有事故

山本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什么时候开始截杀呢？

按照行程表，山本会先在布干维尔南部的一座小岛稍作停留，接着换乘猎潜艇去肖特兰岛。换乘猎潜艇一段离瓜岛最近，因此，起先众人都倾向于在这段时间下手。

近是近了，可肖特兰附近的猎潜艇不止一艘，没法确定究竟是哪一艘。退一步说，就算击沉了山本所乘舰船，他在海上获救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只有当空击毁飞机，才能把山本的存活率降到最低！空中截击方案因此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作战计划报告给尼米兹，尼米兹回电正式签发了这份死刑执行令。在电报结尾处，他以个人名义预祝哈尔西“交好运和取得胜利”。

4月18日，瓜岛亨德森机场一片忙碌，18架P-38整装待发。一年前的同一天，美军机群也执行过一次长途奔袭任务，即“空袭东京”。与上次相比，这次的困难可以说是有增无减：为避免被日军发觉，战斗机不仅需要低空飞行，还要绕道，总计要飞上两个小时，超过了战斗机在一般情况下的航程。

每架战斗机都加装了容量的机腹副油箱，以增加航程，这使飞机几乎达到超负荷状态，飞行员必须使用襟翼来增加升力，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才得以离地升空。

这天早晨，在参谋长宇垣等人的陪同下，山本登上了位于拉包尔机场的座机，山本坐一号机，宇垣坐二号机。两架座机均为轰炸机，另外还有六架“零”式在两侧护航。

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在劝阻未果后，曾找到山本的首席幕僚黑岛龟人劝谏：“如果长官一定要去的话，用六架战斗机担任护卫，力量太过薄弱。需要的话，可以从我那里调用战斗机，多少都行。”

小泽让黑岛转告宇垣，但那几天宇垣正患病卧床，无法理事，小泽的意见并没得到及时转告。

说来也够蹊跷，山本平时出场都是身着白色军装，但这天副官以白色过于显眼为由，劝他换上了草绿色军装。

上午6点，飞机从拉包尔机场准时起飞。当天天气晴朗，视野清

晰，堪称最佳飞行天气。宇垣所乘的二号机就在一号机的左斜上方，两机机翼几乎相抵，宇垣能清楚地看到一号机的指挥官席，山本的侧影以及其他不停移动的身影也都清晰可见。

这是一次舒适平静的飞行，一个半小时后，飞行编队接近布干维尔岛。就在此时，二号机突然随一号机急剧下降，从七八百米下降到五十米。宇垣感到奇怪，问旁边的人到底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可能发生了操作事故。”

不是有事故，而是有故事。这之前，执行截杀任务的米歇尔机群恰巧从日机编队的下面飞了过去，意识到上面的日机就是伏击目标后，约翰·米歇尔少校对着受话器向各机喊道：“来路不明的飞机在你们的头顶上空！”

机群马上折返回来，随即抛掉副油箱，摆出空战架势。日机发现这一情况后，所有“零”式都急速爬升，向美机俯冲过去，风声和机枪声立即混杂成一片。

“零”式上当了，米歇尔早已事先将机群分成两组，由他亲自指挥的掩护组负责将“零”式缠住。与此同时，由兰菲尔中尉指挥的攻击组则实施迂回，将一、二号机给盯了个死。米歇尔从上方高空向兰菲尔大声呼叫：“别管‘零’式，盯住轰炸机，打轰炸机！他妈的，轰炸机！”

一号机的急剧下降正是为了逃避追杀，二号机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在几乎触到海岸上密林的树梢时，两机进行大角度急转弯，一号机向右，二号机向左，两机拉开了距离。

出发前，美军得到的情报是只有一架座机，现在有了两架，也不知道到底哪一架里面载有那个最大的“猎物”。不管他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兰菲尔扭转机身，对着其中的一架猛烈射击，日机后舱喷出一股黑烟，右发动机和右机翼相继起火。

轰炸机就怕起火，一起火就没得救，而且处于超低空飞行，想打开降落伞逃生都做不到。这架飞机颤动着，最后触到了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脱落，机身像个红色火球一样钻进了密林。

兰菲尔击中的正是山本所乘的一号机，当宇垣透过舷窗看到这一幕时，不禁悲鸣道：“万事休矣！”

★猎杀孔雀

美军飞行员并不知道击中的正是山本座机，他们只知道一个都不能放过，转瞬之间，宇垣的二号机又成为追杀的重点。

火力凶猛是P-38的突出特点。在P-38的密集扫射下，二号机的机尾

和机翼全被打断，飞机坠入海中。在入水的一刹那，机身的一个发动机“咔嚓”一声就飞了出去。

二号机乘员，除重伤的宇垣等三人获救外，其余全部毙命。

三分钟内，两架轰炸机全部被击落，米歇尔下令返航。在返航过程中，此役的最大功臣兰菲尔即向瓜岛报告：“我们打下了山本！”

出击的战机里面，兰菲尔最后一个着陆，这时燃料已消耗殆尽，他不得不以滑翔方式落地。闻听消息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纷纷上前向他祝贺，兰菲尔沐浴于荣光之中，感觉自己就像是足球射手，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踢进了一个决定胜负的好球。

瓜岛方面按照约定，向哈尔西发出表明“复仇者行动”已经成功的信号：“老爹去看黄鼠狼（指山本）了。”

收到捷报时，哈尔西正与特纳会谈，特纳为之欢呼喝彩，哈尔西却不以为意。

“这种处置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好的？我真希望把这个流氓恶棍用铁链拴着，牵着他到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去游行，任人们唾骂，再由你们朝他身上最要命的地方猛踢，那才最好不过呢！”

显然，珍珠港的遗恨仍然没有从“蛮牛”的脑海中抹去，他认为简简单单将山本座机给打下去，还是太便宜这个“流氓恶棍”了。

岂止是哈尔西，很多美国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偷袭珍珠港给自己带来的心灵创痛，山本今天的下场正是为此付出的代价。麦克阿瑟闻知后同样有一种喝了成打啤酒的爽快，他说：“人们几乎能听到，在珍珠港底部，从无数闪烁的白色残骸中发出的越来越高的音响。”

参与伏击的飞行员们随后收到哈尔西亲自发来的贺电：“祝贺猎手们作战成功，看来，你们猎获物口袋中的野鸭们，有一只确实是孔雀！”从此，伏击山本一战便被称为是“猎杀孔雀”之役。

4月18日是美国的幸运日，一年前的空袭东京，曾令“孔雀”及其身后的帝国惊骇莫名，一年后，他们又把“孔雀”从高台上给打了下来。

不过，美军还无法确定“孔雀”的生死，只能静待日方的回应。

4月19日，拉包尔派出的搜索队在出事地点展开海陆空全面搜索，但连续两天都一无所获，最后还是驻布干维尔岛的一支陆军搜索小分队找到了座机残骸。

飞机已经摔烂了，机体周围散落着几具尸体。其中一具坐在地上，头部低垂着，手里握着一把军刀，腰里系着机内座椅上的安全带。远远

看去，还以为在林中休息，近前仔细一端详，才知道已经死了。

甩出机外的尸体，能保持坐姿的仅有这一具，可见是有些不一样的。搜索人员注意到，这具与众不同的尸体佩戴的象征军阶的肩章，上面嵌有三颗金质樱花，另外，此人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缺食指和中指。

从死者的上衣兜翻出的一本笔记本证实了他的身份，因为上面署名“山本五十六”。

这就是那位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日本海军大将，失去的两根手指是日俄战争时的纪念，他曾因此获得第一号伤残军人徽章。

尸体被运回基地后，军医进行了检验。他死于两发机枪子弹，分别击中头部和背部，飞机坠毁前即已身亡。

中途岛战败时，心情沉重的山本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在下之生命，仅最后百日而已。”不料一语成谶，百日一到，山本果然魂飞天外。

对于山本的死，日方同样进行了严格保密。一个多月后，运送山本骨灰的“武藏”号战列舰抵达日本，东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才以哽咽的声音对外宣布：“（山本）在一架军用飞机上壮烈牺牲”。

山本在日本被奉为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最主要的海军战略家和战术家，他悲剧性地死去，从心理上给日本自上而下的各个阶层施以了“难以接受的打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山本与东条不仅交往不深，而且谁也不待见谁，但偷袭珍珠港，使得山本、东条双双成为“帝国英才”，在日本国内几乎同时达到个人声誉的最高峰。东条由此深知山本的分量和价值，他逐渐明白，日本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不能没有山本这样的帅才。

得知山本死讯时，东条唰地流下了眼泪，他不顾首相和陆相的身份，呜呜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他竟然还当着首席军事顾问佐藤贤了的面发起了神经：“山本大将不能死，不，他没有死！快，快去派飞机把他从前线接来，我要亲自禀报天皇陛下嘉奖他！”

人死如灯灭，谁都要往这条道上去。山本的生前好友、赋闲在家的米内光政就表现得较为理智，他一边流泪，一边闭着眼睛对别人说：“山本本人也许愿意这样死去，他或许感到满足了，可是无论日本，还是日本海军，都因此失去了不该失去的栋梁。”

★追人的变成了被迫的

接任山本遗缺的，是他的另一位好友——海军大将古贺峰一。古贺是山本生前就亲自挑选的继任者，但他显然缺少前任那种战略天才和影

响力。古贺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曾经说过：“山本只有一个，谁也不能替代他。”

4月21日，古贺正式到职，并在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战列舰上升起大将旗。航母“隼鹰”号距“武藏”号不远，站在航母上的参谋奥宫正武中佐默默地望着崭新的将旗，没有任何振奋之感，有的只是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以及对战争处于进退维谷时的迷茫。

电报收发员送来的一份紧急电报，打断了奥宫的沉思。那是阿留申群岛海军电台发来的战报：“本日清晨起，我部连续遭到敌巡洋舰与驱逐舰炮击……”

阿留申群岛由一连串链状岛屿组成，西端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为山本在中途岛战役时攻取。这两座岛屿位于太平洋北部，属于难以开发的荒蛮之地，战略地位并不显著，山本对其发动进攻，目的主要是分散美军兵力，以掩饰其登陆中途岛的企图。

可惜的是，尼米兹没有中计，山本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的兵力被分散了。错位的秧田长不出好庄稼，史学家认为，如果当时山本能将派到阿留申方面的两艘航母用于中太平洋，就足以在中途岛之战中形成决定性因素，最后，随着中途岛作战失败，阿留申作战也就意义不大了。

日军占领阿留申，最扎美国人眼睛的地方还在于它是美国的领土。就算那里渺无人烟，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人，但日本政府照样可以吹嘘他们把太阳旗插到了美国大陆。而对美国公众来说，被一群占据其岛屿的日军整天死眉瞪眼地盯着，也是件挺没安全感的事。

把星条旗重新插上阿图岛、基斯卡岛，成为太平洋舰队1943年的首要任务，具体执行这项使命的是北太平洋舰队司令、从南太平洋战区调来的金凯德少将。

金凯德到任的时候，北太平洋方面的兵力还未准备就绪，他就在位于基斯卡岛东南的两座小岛上建立机场，打算像瓜岛那样，通过控制海上制空权的方式，把基斯卡岛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给一刀切断。

阿图岛位于阿留申群岛最西边，光靠飞机还不行，海军少将麦克莫里斯奉命率一支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出发，在阿图岛的西南海域进行巡逻，对日军驶往阿图岛的运输船队进行拦截，其间击沉了一艘装载弹药的运输船。

阿图岛、基斯卡岛不过是两座笼罩在迷雾中的荒岛，若是无心之人，要想在太平洋上一下子把它们给找出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日本人占了也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不过是劳民伤财而已，但他们又觉得非占不可，理由当然还是那个：这可是美国国土，爷在这里待一天，就等于占领了美国一天，军事大胜利啊，怎么可以说弃就弃？

为了恢复阿图岛的补给，日军北方部队指挥官细萱戊子郎海军中将军亲自带上所属舰队，给运输船队护航。第一次安全，第二次却在科曼多尔群岛以南海域与正在巡逻的美军舰队碰上了，于是爆发了科曼多尔群岛海战。

最早发现对方的是美舰，麦克莫里斯在雷达荧光屏上看到有日军的护航舰队，便立即下令追击。当时天还没亮，也不知道日舰实力，以为是抓到了几条鱼，那个高兴啊！

等到东方发白，麦克莫里斯一看就傻眼了。细萱舰队有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自己只有两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同等战舰，日军在航速和攻击力方面都占有优势，更别说数量还比他多。

细萱这时也辨认出了美军舰队，他下令运货船向西北方向撤退，然后调整队形，率舰队杀了过来。美舰赶紧撒丫子跑路，追人的变成了被迫的。

日舰本来跑得比美舰还快，但是为了发挥后主炮的火力，要掉下屁股，这样，直线运动变成了曲线运动，航速就慢了下来。在经年累月的海战中，美舰也掌握了一套跑路技巧，他们一边施放烟幕，一边进行特殊的规避。这种规避技术叫作防炮火曲折运动，有点儿像是陆军老兵躲炮的动作：在敌舰修正弹着点，准备进行下一次射击时，舰船便迅速转舵，向上一个弹着点激起的水柱方向运动。

尽管躲得如此灵巧，“盐湖城”号重巡洋舰还是中了一发炮弹，一个机舱进水，船体向一边倾斜。而为了校正船身，机械师又忙中出错，不慎让海水灌入了油管，致使锅炉熄火。一时间，失去机动能力的“盐湖城”号动弹不得，成了最容易被打中的活靶子。

在恨不得多生两只脚跑的情况下，还出现这种情况，麦克莫里斯急得浑身冒汗。既然跑不掉，那就不跑了，他派一艘驱逐舰在熄火的“盐湖城”号周围施放烟幕，下令其余驱逐舰发射鱼雷，以阻止日舰来袭。

三艘驱逐舰接令后立即转向，一齐动手，将鱼雷排头射去，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追击。

在烟幕的遮护下，细萱搞不清楚“盐湖城”号的状况，美舰突然变得“凶狠”，又让他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会不会是基斯卡岛东南小岛上的美机增援过来了？自家没有航母，要给来个空袭，可就一点招儿都没有了。再一问，舰队的燃料也不多了，细萱来了个他以为的见好就收，率部撤回了幌筵岛基地。

明明占有优势，却以提前撤退收场，日本海军当局对此十分不满，当即免了细萱的职。自此以后，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只能靠潜艇伺机运送补给，岛上日军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科曼多尔群岛海战后，这种水面舰艇部队之间的昼间战斗再未发生过，其他战线看上去也都风平浪静。现在美军突然炮击阿留申群岛，令奥宫很是诧异。

他不知道美军是要收复阿留申，还是施声东击西之计，以此为幌子，向日军防线的其他正面，乃至本土发动进攻。

联合舰队高层也莫衷一是。第五舰队司令长官河濑四郎中将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对日本本土东方海面一线加强警戒，与此同时，他亲自率舰队到达了幌筵岛基地。

5月2日，美机85架次袭击基斯卡岛。一天之内空袭次数如此之多，如此不寻常的军事动作，似乎显示美军还是想登陆基斯卡岛，岛上守军及第五舰队为此都处于长期的高度戒备状态，准备随时迎战。

可是没有人登陆，第二天，第三天，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联合舰队被弄糊涂了，不知道美国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然而真相是，美军确实是为阿留申而来。美英联合参谋部希望能尽早收复阿留申群岛，以便苏联对日宣战时，可以在阿留申修建航空中继基地，而基斯卡岛成为拿下阿留申群岛的突破点。

可金凯德面临的窘境是，近几个月内，他再怎么等也无法等到所需的战列舰和兵力，换句话说，活要你干，干活的工具却不能一次性给足。

这就让人为难了。金凯德盘算了一下，根据侦察结果，日军在基斯卡岛的力量较强，有6000多人，阿图岛的守备部队只有2600人，兵力不到基斯卡岛的一半，而且岛上机场尚未建成，几乎没有什么岸防工事和防空设施。

金凯德灵机一动，决定绕过基斯卡岛，以较少的兵力直取更远的阿图岛。方案报上去后，很快得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登陆时间定于5月7日。

之前空袭基斯卡岛是小范围的声东击西，就是为登陆阿图岛提供掩护，可是为什么又爽约了呢？原因是阿留申群岛浓雾重重，登陆编队被迫推迟起航，登陆行动也只得相应推迟。

5月9日，由海军少将罗克韦尔指挥的这支编队已驶近阿图岛，但罗克韦尔随后又收到一份报告，说登陆地点波涛汹涌，风大浪高，于是行动又推迟了两天。

5月11日清晨，在阵阵浓雾的掩护下，登陆编队靠近阿图岛海岸，

登陆部队从阿图岛南北部同时登陆。原来预计会有数千日军前来阻止登陆，结果是首批登岸的部队只遇到非常微弱的抵抗。

显然，阿图岛登陆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联合舰队司令部收到相关电报时，官兵们也都颇为震惊，认识到这是继瓜岛之后，美军发起的第二次成功的两栖登陆作战。

登陆部队是美军步兵第七师，该师先在内华达州的荒漠地区接受基本科目训练，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地区进行了两栖作战训练，对作战之艰苦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不过，阿图岛实战告诉他们，这种思想准备还远远不够。

从登陆夹击，到会合，再到乘胜追击，战斗一开始是挺顺利的，变化出现在后半程，日军撤到奇恰戈夫港。在那里，他们凭借阵地顽强地进行抵抗。

美七师在荒漠练过，在沿海练过，唯独没有在极地练过，这一缺陷可害苦了大兵们。他们的衣服和鞋子等装备都不适合在寒冷而潮湿的地区作战，装甲车上去支援，也被半冻结的厚苔给陷住了。

一个星期后，地面部队仍没能按计划突破奇恰戈夫港。美七师干脆把预备队也投了上去，进攻兵力达到了11000人，兵力处于5：1的优势，但进展仍十分迟缓。金凯德十分恼火，下令撤换了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就在阿图岛之战相持不下的时候，联合舰队开始了救援行动。河濑本打算亲率舰队从幌筵基地出击，一打听，对方强得很，罗克韦尔编队辖有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19艘驱逐舰、1艘航空母舰，对方拔根毫毛下来都比自己的腰粗，上去等于白给。

河濑不敢以卵击石，只能把难题上交给联合舰队司令部。

★死期来临

联合舰队司令古贺新官上任，正是要烧把火的时候，救援阿图岛的同时，还能乘此机会进行一场决战，以壮联合舰队声威，何乐而不为？

古贺遂下令特鲁克（前文用了另一个译名“克鲁特”，下同）和日本本土的军舰向东京湾集结。经过不太长的时间，联合舰队主力便集结于东京湾的木更津海面。一眼看过去，阵容好不齐整，有“武藏”号、“大和”号组成的战列舰群，有“鹰”“鹤”字头的航母群，煞是威武堂皇，着实给古贺撑足了面子。

可是面子很难代替里子，只有奥宫这样的内行才知道，联合舰队的实际战斗力有多么虚弱，多数航空战队飞行员的飞行技术都令人不敢恭

维，是典型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有的竟然还在集结期间进行最基本的着舰训练。

闲时烧香不管用，忙时抱佛脚亦不济事。看到这种糟糕的状况，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上上下下才发起愁来。奥宫曾在阿留申群岛待过三个月，了解当地多雾，如果飞行员技术水平高，去阿留申没问题，可是凭现在的菜鸟级水平，说得难听些，别说交战了，光在雾中飞行，就可能把一支支航空队葬送掉。

都说航母厉害，可航母靠什么，还不是靠舰载机航空队？失去航空队，体积大而防御能力薄弱的航母甚至会成为其他舰船的累赘。

日军在阿图岛、基斯卡岛都没能及时建成机场，倒是美军未雨绸缪，在基斯卡岛附近建了机场。一个稳固的岛上机场有如一艘不沉的航母，战列舰、巡洋舰就是开上去，也只有挨揍的份儿。

古贺连日在“武藏”号上召开作战会议，得出的结论都是北方作战太危险，打不得。

大集结变成了劳师动众的巡演，浩浩荡荡的舰船挤在东京湾，却迟迟不敢北上。一直到5月21日，河濑盼星星盼月亮，老不见上面来人，只得硬着头皮自率舰队从幌筵基地出发，准备到阿图岛附近探探风声。

联合舰队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阿图岛上的日军。岛上的守备队长山崎保代大佐只在5月21日这一天，瞥见过一架一式隼型战斗机飞来，战战兢兢地对美舰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攻击。

这个时候，金凯德已意识到久攻不克的问题所在，主要是担任火力支援的战列舰没有尽到责，它们虽然成功地支援了美七师登陆，但没有摧毁日军阵地。

金凯德于是命令战列舰重点轰击日军阵地。没了阵地作为凭依，日军只得撤退到靠近北面海岸的一个高地，然后掘壕固守，凭借隐蔽的火力点再行阻击。至5月底，退守高地的日军已经打光所有炮弹，轻武器弹药也所剩无几，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

5月29日，还在阿图岛外围转圈的河濑收到了山崎队长的电报，说他已销毁机密文件，破坏无线电报机，并将做最后突击云云。从那以后，山崎所部与外部的联系就断绝了。

就在这一天拂晓，天亮前两小时，上千名残余日本兵突然从山坡阵地冲了下来。他们一边嘶吼着“日本人喝血如饮酒”，一边端着刺刀向美军阵地的空虚之处突击。这是阿图岛登陆战开始以来日军发动的最大一次敢死队冲锋，若是遇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特别是陆战一师这样“屠夫”类型的狠角色，日本人大概就只能喝自己的血了。但美七师显然差得远，前沿的美国大兵都惊得呆住了，哪里还挡得住对方的凶猛攻势。

日军袭击了两个指挥所，又闯入野战医疗所，将伤病员残杀一空。

天亮后，日军就没这么走运了。冷兵器迅速失去了用武之地，从周围聚拢过来的美军将他们团团围困，在密集火力的扫射下，犹如割草一般，张狂的日本兵被纷纷扫倒在地。

5月30日凌晨，残余日军实施了最后一次冲锋。一名日本兵在日记中写道：“我将在浓雾中化成面露笑容的神，我只是在等待着我的死期来临。”

在美军早有防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冲锋只能为日军迎来集体死期。看着吓人的一长排尸体，美军也不由得惊叹于对方武士道精神的狂热。

2600名日军，约有500人用手雷结束了自己。最后，除28人被俘外，其余的不是被击毙，就是自杀了。美军约有600人战死，1200人负伤，还有近1500人因难以适应极地气候无法投入战斗。对美国人来说，这个伤亡代价是相当大的。

阿图岛登陆战成为进攻基斯卡岛的前车之鉴。金凯德吸取教训，为登陆部队配置了极地装备，还进行了专门的极地作战训练，此外，又让航空队向基斯卡岛投下了1200吨炸弹。

三个月后，美军再次发起登陆作战。但是，部队上岸后才发现，该岛并无日军防守。原来早在三周前，联合舰队就趁封锁的美军编队返航补充燃料的机会，出动了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悄悄地将守备部队全都接走了。

这与瓜岛撤军如出一辙，看来，老是撤退也能撤出经验来。

第二章 被打死的那种感觉

美军收复阿留申，与山本之死紧紧衔接，足以让日本人灰心丧气。东条只得苦中作乐，把阿图岛登陆战中日军的“喝血如饮酒”当作精神刺激剂，一再拿出来鼓吹。

可就算吹到天上，那也是骗老百姓的，高层全都心知肚明。裕仁天皇满脸悲痛地对杉山说：“将来，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发起行动。”

从瓜岛到新几内亚、阿留申，日军已经败到了脸色发白，裕仁质问杉山：“如果我们继续打这样的仗，只会提高敌人的士气。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与美军对抗并打败他们吗？”

打一场胜仗，杉山连做梦都想，可哪儿有这样的机会啊。被天皇一逼，他开始语无伦次起来，先是把责任推到海军身上，称如果海军能够进行一场决战，就可以结束战争，随后又补充说，他这个想法仅止于想法，因为现实中无法做到。

现实是，美军还将继续打胜仗，而要结束战争的方式看来也只有一种，那就是日本彻底服输。

收复阿留申群岛后，有人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建议，应以阿图岛为跳板，经千岛群岛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势。但这个建议忽略了补给问题，北太平洋寒冷多雾，沿途也缺乏必要基地，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一旦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勤补给将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日军战时的海外资源主要从东南亚一带夺取，从北面进攻日本，也不足以切断这条补给线。参谋长联席会议未采纳这项建议，美军的主攻方向仍集中于南部。

★一见钟情

南方区域很大，当时存在最大争议的，是究竟南方哪一个战区可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反攻区。

麦克阿瑟竭力主张选他负责的西南战区。借着俾斯麦海战大胜的东风，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埃尔克顿”计划，要求华盛顿再给他5个师、1800架飞机和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力量，他将统率海陆空三军“直捣黄龙府”。

这么大的一张单子，马歇尔如何能够接受？而且若答应下来，等于和以前一样，又要抢海军的蛋糕了，金格那些人能同意吗？

果然，金格不同意。他认定麦克阿瑟就是个好利的先锋、趋炎附势的元帅，光知道抢海军的饭碗——谁说反攻区就是西南太平洋，为什么不能是中太平洋？尼米兹在那边一样可以做到“与诸君痛饮耳”。

马歇尔又被夹在了中间，他只得两边做工作，派特使专赴澳洲，让麦克阿瑟修改“埃尔克顿”计划。

麦克阿瑟无法领会马歇尔的一片苦心，他反而大发脾气，大动肝火。他确信又是“海军阴谋小集团”坏了他的好事：该死的，有什么办法将狗屎堆到这帮人鼻子上，叫他们开不了口吗？

马歇尔是陆军出身，本应帮着陆军说话，如今也跟海军站到了一块儿，一定是被海军的一群宵小包围的结果，这就叫“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吧。麦克阿瑟对马歇尔也一并有了怨气，他电告马歇尔，宣称新几内亚战役“由于缺乏资源而被迫暂时停止”。

你们不给好东西，我不干活了！

仗还要打，不能停。参谋长联席会议展开协调，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均派代表参加。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都被确定为主要反攻区，老大不欺老二，各打各的。

这回爱闹能闹的老麦讨了便宜，他终于从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中额外分到一杯羹。除原来规模不大的西南战区海军（新番号为美国第七舰队）外，由哈尔西直接指挥的南太平洋舰队（新番号为美国第三舰队）也暂时划归麦克阿瑟统率，这使他的部队一跃成为太平洋最强大的盟军力量。

哈尔西飞往布里斯班，同麦克阿瑟进行第一次会晤。哈尔西向麦克阿瑟汇报了五分钟，两人马上“一见钟情”。

哈尔西说，他很少见到给他印象这么深刻、这么强烈、这么讨人喜欢的人，他觉得，似乎双方早就是终生挚友了。

麦克阿瑟时年已经63岁，在哈尔西眼中却不过才50岁出头：“他的头发乌黑发亮，眼睛清澈明亮，仪态端庄稳重。”那种凛凛威风更是别人学都学不像的——“即使他身着文职服饰，也能立即认出他是一个军人。”

老麦的帅是人所共知的，同样大家都知道的是哈尔西的“丑”，整个儿一外星人似的。可是麦克阿瑟并不“嫌弃”：“从我们相见的一刹那起，我就喜欢他，我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与日俱增。”

哈尔西与尼米兹也是多年好友，不过与稳重内敛的尼米兹相比，麦克阿瑟无疑更对哈尔西的脾气。两个人都是一样的疾恶如仇，一样的口无遮拦，一样的牛气哄哄，舍我其谁。麦克阿瑟对海军将领有看法，但对哈尔西是例外，因为在老麦的眼中，哈尔西没有别人面对海战的那种恐惧，以及对舰船乃至航母的患得患失，他想到的，就是要同敌人搏斗，置敌人于死地。

这种好斗的性格令麦克阿瑟为之大声叫好，他毫不犹豫地将哈尔西列为美国历史上的四大水兵之一，能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中的海军英雄齐名，“在我国海军的历史上，没有人可以比他得到更高的评价”。

原先，麦克阿瑟、哈尔西的幕僚班子都还有些担心，生怕这两位个性都极其鲜明的人碰到一起，会来个火星撞地球，没想到，两人惺惺相惜，越聊越投机。

当然，在讨论作战方略时，两人有时也会有不同意见，这时候哈尔西就实话实说：“我不同意。”麦克阿瑟虽为上司，但并不把自己的想法强行推销给哈尔西，他会继续与哈尔西讨论，直到一方被另一方说服为止，这让哈尔西十分感佩：“他（麦克阿瑟）阐述自己观点时的措辞，我从未听到有人超过他。”

麦克阿瑟确实有理由让哈尔西佩服，在给马歇尔撘了一段时间的挑子后，他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这就是以调整后的“埃尔克顿”计划为基础的车轮战役。

车轮战役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其作战前线绵延近1000英里，遍及陆地和海域，参战部队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盟军，成千上万的陆战兵、飞行员、水手，数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船和潜艇坐上了这辆庞大的“战车”。南太平洋上，车轮滚滚，杀声阵阵。

按照车轮战役的总体部署，哈尔西部队进攻所罗门群岛，麦克阿瑟部队进攻新几内亚东海岸，两支部队有如两把巨大的钳子，最终达到了包围拉包尔的目的。

对车轮战役能否成功，当时很多人都抱有疑问，甚至西南战区司令部的幕僚们也疑虑重重。一场巴布亚战役把大家都给打怕了，日军在巴布亚战场上采用的固守战术，日军士兵娴熟的战斗技能以及不可思议的玩命程度，都让人一想起就心惊肉跳。

多数幕僚认为，只有大力增援地面部队和飞机，才有可能占领拉包尔及其他日军据点。有人甚至断言，车轮战役要么不启动，一旦启动，盟军在人员和物资上的损失必然会大大超过巴布亚和瓜岛两次战役。

在西南战区的一次参谋会议上，一位参谋当着麦克阿瑟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兵员补充这么缓慢，西南战区的物资补给只能满足作战计

划的基本需要，就这种情况，怎么去发动进攻呢？

虽然麦克阿瑟曾经在巴布亚战役后发布了掺水的公报，但这并不表明他对那场战役没有正确认识。在巴布亚战役中，美军是用直接的正面兵力迫使日军后退，这种战术有着深厚的传统基础，因为自古以来，作战双方都是围绕“楚河汉界”进行争夺角逐，所谓胜负依归，便是围绕着这条界线推过来推过去。

可是巴布亚一战也充分暴露了传统战术的弊端，那就是投入和损失巨大，进展却极其缓慢。一次两次还好说，三次四次，以西南战区的资源状况，确实已难以承受。

逐岛进攻与麦克阿瑟心目中的理想打法并不符合，通过对巴布亚战役的总结，他完全有理由换一种角度，用一个新的构思来解决问题了。麦克阿瑟站起身，告诉与会众人：“我所要采取的作战方针，将打破墨守成规的一贯做法。”

★蛙跳战术

什么叫墨守成规？就是维持旧法，一成不变。可是时代和条件都在变，正是在巴布亚战役中，麦克阿瑟看到了突破的可能，他自问自答了几个问题。

问：到巴布亚战役的最后阶段，日军为什么会支持不住？

答：缘于日军补给线被切断。

问：日军补给线是怎么被切断的？

答：缘于我们实施了严密的海上封锁。

问：如何才能维持严密的海上封锁？

答：必须有强有力的空军进行掩护。

问：空军怎样到达掩护海域？

答：占领机场，推进航空线。

这么正过来反过去地一推，麦克阿瑟的新战术跃然纸上。具体来说，就是集中有限兵力和资源，先攻取日军防守力量薄弱、适合建造机场和发展基地的地区，之后，便以新建机场为垫脚石，按空军掩护海军、海军切断补给的模式循环运作。

麦克阿瑟说明了他的真实用意：我们发动进攻，不是要占领日军的坚固据点，而是要予以包围，使守军变得软弱无力乃至饿死，这叫“乘虚

而攻，让其自行消灭”。

作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资历最高、谋略最深的陆军名将，麦克阿瑟终非浪得虚名。他提出的这种战术构思，与尼米兹在瓜岛战役中牢牢占据瓜岛的打法相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能自成体系和格局。

麦克阿瑟的新战术摒弃了传统的一线平推战法，好像池塘里的青蛙在荷叶上跳跃前进，因此被称为“蛙跳战术”。

战后，东条承认“蛙跳战术”是美国战胜日本的三个最关键要素之一，但这一战术理论刚刚提出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支持和认同。哈尔西在进攻中所罗门群岛时，最早想采用的就不是创新的“蛙跳战术”，而是传统的逐岛进攻战术。

哈尔西首先要攻下的是新乔治亚岛。

日机航程有限，要从拉包尔或布干维尔起飞轰炸瓜岛，就必须带副油箱，但带了副油箱又影响战斗效能，于是日军便计划在中所罗门群岛部署两个海岛机场，新乔治亚岛的蒙达机场即为其中之一。日本人的想法是，先从拉包尔起飞，中途在蒙达加一次油，再前往瓜岛或图拉吉岛上空，返回时也是这样。

蒙达将成为日军轰炸瓜岛的中转站，哈尔西这一剑是非砍不可。同时，新乔治亚岛也在瓜岛“仙人掌航空队”的有效作战半径内，陆基航空兵可对登陆行动进行支援。

蒙达机场一直处于全速修建状态，为了不被美军侦察机发现，日军把丛林植物缠绕在铁丝网上，做足了伪装。差不多完工的时候，哈尔西才知道它的存在，下决心提前实施“脚指甲行动”。

蒙达机场位于蒙达角海岸，蒙达角以南五海里处有个伦多瓦岛。如果在岛上设置大炮，可以轰击蒙达机场，但日军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伦多瓦岛上仅有不超过300人的守备队，而且没有配备火炮。

“脚指甲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夺取伦多瓦岛。6月30日晨，从瓜岛出发的特纳登陆编队出现在伦多瓦岛附近。日军部署在蒙达角的岸炮部队一看，以为美国人要攻占蒙达机场，就准备等特纳编队靠近点儿再打。趁此机会，登陆部队马上换乘登陆艇。

日军炮兵如梦初醒，急忙进行射击，然而为时已晚，美军驱逐舰很快压制住了日军的炮击。在舰炮的有力支援下，登陆部队向伦多瓦岛发起冲击，兵力薄弱的守敌被全部予以歼灭。

伦多瓦岛距离布干维尔岛机场不过20分钟航程，日军没有料到美军会发动奇袭，布干维尔岛上的飞机此前已全数撤往拉包尔。发现美军进攻伦多瓦岛，27架日机急急忙忙赶来参战。此时从瓜岛出发的美军战斗

机早已等候多时，它们以逸待劳，把这支日机编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下午3点，登陆编队将所有物资卸载完毕，起锚返航。归途中编队遭到日机攻击，特纳的旗舰“麦考利”号运输舰被鱼雷击中，失去了机动能力。更不走运的是，天黑以后，美军鱼雷艇又将被拖带中的“麦考利”号误认为日舰，竟然将它击沉了。

自瓜岛战役开始，在特纳负责的运兵行动中，只损失一艘运输舰真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哈尔西交给的任务——7月1日，登陆部队在伦多瓦岛建立了火炮阵地，用火炮罩住了蒙达机场。

所罗门群岛区域是日军东南舰队司令草鹿任一中将负责的区域，收到美军登陆伦多瓦岛的报告后，今村立即派参谋井本和今泉赶到东南舰队司令部，商讨怎么陆海协同，对蒙达角的日军进行增援。

陆军人是有的，可以从布干维尔岛等地抽调士兵，问题还是和过去一样，得配船。

眼下能搞运输的只有驱逐舰。可是海军又突然小气起来，舍不得拿驱逐舰运兵，他们让陆军等一周时间，以便弄些其他小舟艇过来。

几个陆军参谋气得七窍生烟：我点韭菜你给葱，小船运大部队，能载得下吗？再说了，战机转瞬即逝，一周过去，黄花菜都凉了。

海军方面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答应立即派出驱逐舰。

7月4日晚，四艘日军驱逐舰从布因基地出发，满载士兵，驶入了新乔治亚岛西北角的库拉湾。就在这时，瞭望哨突然发现己方十千米以外有炮火在闪光。

闪光的炮火来自美军登陆编队。哈尔西集结了2600名陆战士兵，正准备在蒙达角北部的赖斯湾登陆。护航舰为掩护登陆，对岸上实施了炮火轰击。

根据炮火闪光的密集程度，日军编队指挥金冈国三大佐判断，美军实力在己方之上。事实也是如此，由安斯沃思少将指挥的护航舰队共有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9艘，对攻的话，日舰显然处于劣势。

日本海军有比较丰富的夜战经验，金冈国三下令展开远距离偷袭。在夜幕掩护下，日舰接近至6000米距离，向美舰发射了14发“长矛”鱼雷，随后终止运输任务，立即掉头返航。

当晚库拉湾内黑暗多云，偶尔暴风雨还会笼罩海湾，所以美军编队未能发现日舰，雷达也未能及时提供预警。等到雷达屏幕上有所显示时，“长矛”鱼雷已经袭来，一发鱼雷命中“斯特朗”号驱逐舰，并当场引发爆炸。巨大的爆炸恶狠狠地撕开了两舰船壳，船体中部迅速塌陷下

来，完全丧失了航行和通信能力。

发现“斯特朗”号的无线电无人应答，安斯沃思就知道不妙，急忙派出两艘驱逐舰前来救援。救援舰将舰艏靠上“斯特朗”号的左舷，在“斯特朗”号沉没之前，救出了包括舰长在内的大部分船员。

金冈国三并不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偷袭成果，回到布因基地后，他连蒙带猜地向东南舰队司令报了个数字：鱼雷击沉美军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

要说金冈国三也算是够谨慎，并没有把战果吹得太离谱，而且他本来的运输任务也未完成。但自从俾斯麦海战以来，日本海军几无胜绩，就这么一次小胜，已经足够他们显摆的了。

天不起风晴不了，人不说谎成不了。出于宣传需要，东南舰队对库拉湾偷袭战大肆渲染，堂而皇之地拔高为战胜美国名将哈尔西的巨大胜利。

为了把“巨大胜利”进行到底，同时完成既定计划，日军投入十艘驱逐舰，实施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电子狗

除了增加数量外，编队的技术含量也提高了，旗舰“新月”号上安装了雷达报警设备。

日军原先对雷达基本上一无所知。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个月，日本超级间谍吉川猛夫发现，一艘美国重巡洋舰的前桅杆头部装了一种桁架型天线，但这种天线他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珍珠港事件结束后，始终未暴露身份的吉川获释回国。在对被俘美军的一次审讯中，他才无意中得知“桁架型天线”就是美国海军正在装备的“雷达”。

吉川猛夫了解到，雷达可通过反射电波的回馈，探测出对方舰艇所在方向和距离，以此减少目视误差。他立即向军令部做了汇报，但并未引起军令部的足够重视，当时日本海军的雷达知识也仅限于皮毛。

从中途岛战役开始，雷达逐渐显山露水，到几次所罗门海战，军令部已经不敢不正视雷达在海战中的重要作用了。因为他们发现美国人活像装了千里眼和透视镜，夜战时的目力有时比日舰还厉害，以致日本海军的撒手锏——利用夜间逼近敌舰，然后发射鱼雷，差不多要过期失效了。

怎么办？跟着造啊！美国人能造雷达，难道我们不能？

在军令部的严令督促下，海军技术部只好埋头鼓捣，但科技这东西不是别的，光逼是不出成果的。最后，货真价实的雷达实在是造不出，只弄出了雷达报警设备。

这种设备相当于如今汽车上的“电子狗”，可以接收并测定雷达的脉冲信号，当雷达信号达到一定能量值时，就会发出警告，提醒你军舰已被对方发现，得赶紧逃。

也就是说，只有遇到装有雷达的美舰，“电子狗”才用得上，它无法直接发现美舰，不能当“导航仪”使。这当然不够完美，可总比没有强。

7月5日晚，日军编队驶入库拉湾。当天晚上没有月光，突如其来的雨云又使能见度迅速降低到一海里以下。这种气象条件使得日军瞭望哨的视野和分辨能力大打折扣，好在有“新月”号的“电子狗”，日军编队指挥官秋山辉男少将的心里才算有了点儿底。

“电子狗”很快有了反应，显示左舷五千米外有美军水面舰只出现。秋山如获至宝，“电子狗”真心好啊，要不然美舰杀到面前都不知道呢。

日舰可以像前一天那样觑个冷子，射完鱼雷后撒腿就跑，但秋山这次打算两不耽误。他将驱逐舰分成三拨，前面七艘编成第一、二运输队，只管卸载人员物资，后面包括旗舰在内的三艘编成掩护队，向“电子狗”显示的位置驶去，以便靠近后做战斗警戒。

秋山被骗了，骗它的就是“电子狗”，它报了个假警。左舷五千米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美舰，秋山这么一移动，反而让自己被真正的美舰给逮个正着。

其实，日军编队一离开布因基地就被盟军的海岸监视哨发现了。接到报告后，哈尔西立即命令刚刚返回图拉吉港的阿斯沃思编队，再次出海截击。

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勇于面对现实，也更善于总结经验，因此与瓜岛时期相比，这时的美国海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装备更为精良，行动组织更为严密。

所罗门海战时，SG型对海搜索雷达只在一两艘舰艇上安装，如今所有军舰上都装了SG型雷达。它们被专门安装在一间舱室里，这种舱室叫作“雷达标图室”，操作人员在雷达荧光屏上发现目标后，就会在标图室进行标绘和分析，海岸观察哨和无线电得到的情报也会汇集到此处，这使雷达标图室成为一个战场情报中心。拥有这样的中心，海战时就可占据极大优势。

行动组织上，过去的舰队大多是临时拼凑，那边来一点儿，这边添一点儿，彼此之间都不太熟悉，更不用说良好配合了。现在则是编制较为固定的特混舰队，可以定期在一起组织训练，从海战特别是夜战的技

术水平，到官兵的士气、信心，都一并上去了。

美军本以为凭这种条件，足以及在夜战中打个翻身仗，不料还未正式交手，日军一个偷袭，就先中了一镖。安斯沃思浑身不爽，接令后二话不说，带上由三艘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便出发了，他要为沉没的“斯特朗”号复仇。

日舰比美舰早进入库拉湾，而且航向不同，但在质量低劣的“电子狗”的误导下，掩护队却稀里糊涂地提早进入了美军雷达的可测范围。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被真正的美军雷达发现时，“电子狗”又来了个默不作声，犹如美军安插的卧底一般。

★六英寸机关枪

在发现日军掩护队的最初几分钟里，美军编队并没有立即开火。这是因为附近海岛上高耸的山坡回波掩盖了目标，以致战场情报中心的专家们无法准确研判出前面究竟有多少日舰，也不知道它们的配置和航向。

一切只能看指挥官的临场指挥和决断能力了。安斯沃思下令变航行队形为战斗队形，在接近日舰到中等距离时进行雷控射击。

接近是为了射得更准确，但缺点也显而易见——距离6200米，美军还没有开炮，日军瞭望哨就已凭借目力发现了美舰。

短时间内，安斯沃思无法再通过雷达分配射击，他只能集中所有火力，选择最大的或最近的目标进行射击，这个目标就是秋山的旗舰“新月”号。

雷控射击是利用雷达电波碰击敌舰，再通过反射，自动准确地测定距离实施的射击。这跟用测距仪测定距离的打法完全不同，理论上讲，应该达到百发百中的效果，所以美军在夜色中的射击相当准确，巡洋舰主炮的第一次齐射就命中了。

在战斗的前五分钟，三艘巡洋舰共向日舰倾泻了超过2500发152毫米炮弹（即六英寸炮弹），美军称之为“六英寸机关枪”。炮弹大部分落在了“新月”号上，“新月”号还没来得及发射鱼雷，雨点般的炮弹便摧毁了它的舰桥。正在指挥作战的秋山及其幕僚当场殒命，接着舰体沉入海底。

安斯沃思深知日军夜战中的法宝是什么，因此五分钟后即下令编队转向，以躲开鱼雷攻击。

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实战中未必都一一可行。日军掩护队的驱逐舰除“新月”号外，分别是“凉风”号和“谷风”号。安斯沃思以为五分钟的“机

关枪扫射”足以把大部分日舰扫成筛子，但实际只打沉了“新月”号，“凉风”号和“谷风”号并未遭到射击，还拥有足够的反击能力。

在所罗门海战中，因为弹药中没有消焰剂，美军舰炮发射时的火光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从而为鱼雷攻击提供目标。美军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为前线提供的无焰弹仍然很少，三到四次齐射就打完了，再开火时，炮火刺目绚烂，在夜色中非常显眼，成为日舰理想的瞄准点。

“凉风”号和“谷风”号瞄准美军的炮火闪光处，将鱼雷管中的所有16条“长矛”鱼雷全部射出，随后两舰一边施放烟雾，一边撤出了战场。

阿斯沃思编队转向时，日军发射的鱼雷正好到达美舰所在位置，处于编队中央的“海伦娜”号轻巡洋舰是日舰瞄准的基点，先后被四发鱼雷击中。以“长矛”鱼雷的破坏力，一发就足以击沉一艘巡洋舰，“海伦娜”号的舰体两头被炸得像折叠过一般。瓦罐不离井上破，壮士难免阵前亡，军舰也一样，“海伦娜”号在所罗门海战中多次死里逃生，但这次它没能逃过去，最终沉入了大海。

“海伦娜”号中弹让美军队形一度出现混乱。转向完成后的编队立即重组队形，以攻击新出现的日军第二运输队。阿斯沃思看到第二运输队正在右转，于是下令编队进行机动，先一步占据“T”字横头阵位。

在“T”字阵位上，所有美舰均可发挥火力，而日舰只有第一艘“天雾”号可以还击。由于位置不利，日舰丧失了发射鱼雷的机会，“天雾”号连中四弹，“初雪”号也被三发炮弹命中，两舰慌忙撤退。后面的两艘驱逐舰见美舰舰炮又狠又准，更不敢接战，也急忙掉头。

日舰都有一套躲雷达的办法，有的利用海岸雷达杂波进行掩护，有的驶离雷达的有效范围。阿斯沃思在雷达荧光屏上看到只有己方驱逐舰，便下达了“所有火炮退膛”的命令。

出乎阿斯沃思意料的是，原本退出的“凉风”号和“谷风”号又回来了。它们重新装填了备用鱼雷，准备实施第二次攻击，但此时美军编队已撤出战场，只得悻悻而返。

无脑的“电子狗”将他的主人秋山送上了不归之途，但秋山临死前将日舰分成三拨，被证明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阿斯沃思在库拉湾与掩护队激战的时候，日军运输队已将1600多名陆军官兵和90吨补给物资送到了岸上。

因为没有雷达引导，日军驱逐舰在卸载完毕后只能各自寻找捷径跑路，其中“长月”号驱逐舰误入浅水海域并搁浅，天亮后被美军飞机击沉。在库拉湾海战中，日军驱逐舰共被击沉2艘，5艘受伤，包括秋山在内的300多人丧生，但是基本完成了运输任务。美军损失一艘轻巡洋舰，也没能阻止日军的增援行动，总体上是一次失利的海上阻援战。

★找星星的能手

尽管增援行动基本获得成功，但与进攻的美军相比，蒙达地区的日军仍处于劣势。为了保住蒙达机场，东南舰队决定继续运送增援部队和补给物资，7月12日晚，日军又派出了一支运输编队。

奉哈尔西之命前来截击的还是安斯沃思编队，其队伍得到加强，扩充为3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在科隆班加拉岛东北方向，美军夜航侦察机发现了护航的日军警戒队，共有巡洋舰1艘，驱逐舰5艘。

上回日舰数量占优，只是指挥官一开战就阵亡，使得它们没能形成应有的抱团优势。这一次想抱团也不成了，数量优势在美舰一方，加上率先启用夜航预警，安斯沃思对此大有胜算，他下令编队呈战斗队形向日舰驶去。

在库拉湾海战中，美军驱逐舰大多做了壁上观，原因是没来得及发射鱼雷。这回大家长了记性，伴随巡洋舰“六英寸机关枪”的嘶吼，前卫的五艘驱逐舰都提前发射了鱼雷。

然而状态好的并非只有美舰，日舰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被“提防着你的皮”之类的咒骂和恐吓给惊醒了，以往迷迷糊糊的“电子狗”一下子机灵起来，美舰一进入它的警戒区它就报了警。

美军雷达自然比“电子狗”要强，但雷达说到底只是一种侦察手段，实战时还是要更多地依赖人的经验和素质。太平洋战争前，日军在训练等方面准备相当充分。在飞行员训练目力的课程中，有一项是大白天找星星。一般人是太可能做到的，但经过一次又一次实践，日本飞行员都成了找星星的能手，往往还越找越多。每当看到一颗特殊的星星，他们会很快记住它的位置，然后把视线猛地向90°方向移动，随即又转回来，看看自己能否立即找到。

用这种极端方法，日军训练出了王牌飞行员，也训练出了一批目力极强的夜战精英，他们的水平是战前准备不足的美军难以企及的。在美舰开火的前一分钟，日军瞭望哨就凭肉眼发现了美舰，指挥官伊崎俊二少将下令打开探照灯，实施鱼雷和舰炮射击，安斯沃思预想的先发制人变成了遭遇战。

日军旗舰“神通”号轻巡洋舰因为打开了探照灯，首先成为“六英寸机关枪”的理想标靶。在极短时间里，美舰就向其发射了230发炮弹，“神通”号仅锅炉舱就被命中10发，机舱完全被炸毁，旋即丧失航行能力。

日军的5艘驱逐舰也将发射管里的鱼雷全部射出。日军鱼雷手与瞭望哨一样，在夜战中均具备“要么不发，要发必中”的高水平，美军“林德”号巡洋舰被鱼雷击中，失去战斗能力，被迫由驱逐舰护送返航。与之相比，美军鱼雷兵相对训练不足，也缺乏实战经验，前卫驱逐舰射出的鱼雷大多被浪费了。

日军驱逐舰射完鱼雷后，便迅速撤出战斗，美军驱逐舰趁势向已无法航行的“神通”号发射鱼雷。这是不能动的固定靶，要再射不中，就得抽自己嘴巴子了。一发鱼雷击中“神通”号，“神通”号在猛烈的爆炸声中断为两截，很快沉入海底，包括伊崎少将在内的482名船员随舰沉没。

安斯沃思以为夜战已经结束，日军已经败逃，但他想错了。

库拉湾海战中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那就是日军驱逐舰的去而复返。这其实是日军在夜战中的一种战术打法，即暂时撤出战斗，重新装填鱼雷后实施二次攻击。

日军五艘驱逐舰重返战场，并带来了充足的鱼雷，留在战场的美舰猝不及防，一艘驱逐舰被击沉，另外两艘巡洋舰也遭到重创，经过紧急抢修，才得以返回图拉吉港。

与库拉湾海战相似，交战归交战，日军始终没有耽误卸载，1200名陆军和20吨弹药被送到了岛上。因交战海域在科隆班加拉岛附近，此次夜战被称为科隆班加拉岛海战。美军在海战中已不是小挫，而是严重失利，受到重创的三艘巡洋舰中，“林德”号直至战争结束也没能完全修复，另外两艘经过数月大修才得以重新归队。

从库拉湾海战到科隆班加拉岛海战，都是面对面真刀实枪的夜战对抗，结果证明，与1942年相比，美国海军的夜战水平虽然已有很大进步，但要完全追上日本海军，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战斗神经症

两次海战，让哈尔西在所罗门群岛海域的海军遭到沉重打击，一时间，他几乎凑不出可以出海作战的巡洋舰了。日军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向所罗门群岛中部运送援军和物资。

哈尔西当然不能坐视，既然海上暂时无法截击，就从空中开始。

7月16日，瓜岛“仙人掌航空队”两百多架飞机向日军布因港飞去。港口里，日军驱逐舰正在紧张地装运物资，准备增援新乔治亚岛。看到美机飞来，日军急忙出动战斗机进行拦截。

在战斗机对抗的同时，72架美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冲破拦截，对布因港内的日军舰船进行了空袭。日军舰船全都靠在一起，动都没法动一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炸弹落在自己头上。

日军驱逐舰被炸沉一艘，炸伤两艘。这样一来，运送编队就必须调整，东南舰队司令草鹿任一被迫取消了增援行动。

集中一地出发显然有风险，草鹿下令各舰从各自的驻泊港起航，在

海上会合后再一起出发。这次运输任务完成得不错，但在途中被美军“卡特琳娜”式夜航机给盯上了。

接到夜航机的报告后，瓜岛的TBF“复仇者”式鱼雷机陆续赶到，对日舰编队实施了“平桅轰炸”。

“平桅轰炸”是鱼雷机采取的一种超低空轰炸方式，投弹高度只比军舰的桅杆略高，当然命中率也水涨船高，而且每架鱼雷机挂的炸弹都是重达一吨的重磅炸弹，威力相当惊人。在这次空中攻击战中，日军共有两艘驱逐舰被击沉，其余舰船也大多受伤。

之后，空中攻袭便成了哈尔西对付日军海上增援的利器。日本海军为此气急败坏，草鹿任一将东南舰队司令部从拉包尔迁至布因，与美军大打基地航空战。

基地航空战与海上航空战不同。海上航空战是以击沉对方舰船为目的，基地航空战则以飞机为主攻目标，实际上就是战机之间的对攻，其中自始至终要参加拼杀，损伤也最多的是战斗机。

此时，美国海军在南太平洋的主力战斗机，已不是F4F“野猫”式，而是F4U“海盗”式。“海盗”式的机翼庞大笨拙，视野很小，降落速度也太快，不太适合做舰载机使用，但这种新型战机成为岸基海军陆战队的新宠。

“海盗”式有着结实的身板，奇快的飞行速度，“零”式只要被它狠撞一下，立刻机毁人亡。因此只要运用得法，在与“零”式较量时，“海盗”式并不处于下风，仿佛是陆航的P-38“闪电”式。日军飞行员也很害怕见到“海盗”式，他们给“海盗”式取了个绰号，叫作“狂啸死神”，原因是“海盗”式俯冲和攻击时尖厉的声音会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一方面是性能上去了，另一方面是美机的数量还占有优势。截至1943年春，美国飞机的月产量为9000架，日本只能生产美国的六分之一，至关重要的“零”式每个月不过出产200架，美国的飞机总数达到80000多架，日机才10000多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海军航空队要想在空战中不至于完全落于下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经常动员手头所有的“零”式，尽可能保持局部优势。

加班加点的结果，是日军飞行员疲惫不堪，休息和营养都得不到充分保障。就算是王牌飞行员，在经过连续空战后，也会出现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现象，这在杀机以分秒计算的空战中是极其致命的。

美军飞行员就不同了。“仙人掌航空队”拥有足够的人员和飞机，能够确保飞行员每隔一到三天参加一次空战，并且还可以让飞行员做好充分准备，在最佳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下打仗。

空军越战越勇，并不能替代哈尔西的焦灼。海空大战，都是为了增

援岛上的地面战，但地面战打得不尽如人意。

美军刚登陆新乔治亚岛时，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很是顺利，战况是从进入丛林地带后发生剧变的。

新乔治亚岛的热带丛林，比瓜岛更密、更潮湿，也更不利于军事行动。丛林里的荆棘丛刺没完没了，必须不停地用刀砍伐，才能辟出一条道路，丛林中还有无数条冰冷刺骨的丛林溪流，有的必须泅渡过去，有的看上去简直无法通行。

登陆美军主力为美国陆军第43步兵师，只经过了数周的丛林战训练，在丛林作战和生存方面还属于菜鸟级别，他们在丛林里跋涉12个小时，才向前挺进了11千米。官兵们时而四肢着地爬过山梁，时而连滚带爬滑下山坡，被丛林折磨得生不如死，再加上补给不及时，饥肠辘辘，很多人连一天到底是怎么过去的都弄不清楚。

与丛林一样可怖的是日军的袭扰。每当夜幕降临，新兵们便如堕地狱，日军无休止地进行辱骂，鸣放鞭炮，虚张声势地做出进攻动作，使得蜷缩在散兵坑中的士兵无法入睡。他们不知道潜藏在丛林里的日本兵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又会在什么时候用冷枪要了自己的性命。

张皇失措下，连蜿蜒爬行的蛇、陆栖蟹甚至是发出幽绿磷光的烂木头，都会被心惊肉跳的士兵当作敌人的偷袭，进而向其开枪。患有“战斗神经症”的人越来越多，竟然超过了战斗中挂彩的人数，让战地医疗队十分头疼。

日军原驻岛部队加上援兵，在数量上虽不及美军，但美军的推进速度仍极其缓慢，地面战眼看有演变成另一场瓜岛战役的可能。哈尔西顿有宝刀锈钝之感，多年以后，他回顾道：“烧焦了的名誉的余烟依然呛着我。”

★古罗马战法

谁该为战绩不佳负责？第一个要打屁股的自然非主将莫属。哈尔西果断进行调整，把前线指挥官撤换下来，换成了霍奇少将。

霍奇发现仗打不好的关键，还不在于丛林战的难以适应上——他到前线时，仗已打了近半个月，新兵也变成了老兵。

真正的难点是蒙达的牢固阵地。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少将把所有部队都收缩到了蒙达机场，并在蒙达机场周围建起了环形防御体系，所有机枪阵地和战术据点都是在珊瑚礁上深挖1.5米，再用水泥和木头垫高，然后加以巧妙伪装，易守难攻，霍奇称之为“蒙达硬骨头”。

这样的硬骨头，靠人啃是很难的。霍奇请求增援，要求增加攻坚武

器。

哈尔西批准了请求，霍奇得到了攻坚必需的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7月25日，经过短暂休整的美军重新展开攻势。

有了啃骨头的器械，也并非一劳永逸，丛林的泥泞影响着进攻效率，而日军死守阵地的狂热，则令美军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小心。战斗中，美军必须先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把日本兵从掩体中赶出来，再在残酷可怖的白刃战中将其消灭。

日军被逐步压缩到蒙达机场附近的狭长地带。8月1日，美军先遣部队冲进机场边缘，又经过四天的激战，他们才完全占领了蒙达机场。当天，哈尔西收到了胜利的电报：“我军今日从日军手中夺取并全面占领了蒙达，我们谨将它奉献给您！”

哈尔西的复电极其干脆有力：“制其于死命！”因为美军占领蒙达，并不表示同时控制了新乔治亚岛。日军残部在佐佐木指挥下，退守蒙达西北的巴洛科港，仍可对蒙达机场构成威胁。

东南舰队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同样没有放弃新乔治亚岛，他们一方面要求佐佐木死守巴洛科港，一方面准备继续沿用“东京快车”的方式进行增援。

向新乔治亚岛运送援兵和补给，库拉湾原本是首选，然而在美国军的夜间航空战术奏效后，日军的运输舰船都不肯走库拉湾了，它们宁愿选择科隆班加拉岛南面的危险水道。那边水道有些危险，不过遭到夜间空袭的概率要小得多。

在这条航线上，美军以伦多瓦岛为前进基地，派遣了鱼雷快艇进行拦截。交战中，一艘鱼雷快艇被日军的护航驱逐舰撞成了两截，而这艘快艇的艇长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快艇被撞断时，肯尼迪瞬间有一种“被打死的感觉”。他跳出了快艇，在受伤的情况下救出了一名部下，之后又在漆黑的海水里漂了四个小时，最后才被海岸观察兵发现并救出。美国有好几位总统都参加了二战，其中肯尼迪的表现尤为出色，他因此被美国政府授予紫心勋章以及海陆军勋章。

鱼雷快艇的拦截不是没有成效，它们曾击沉一艘日军驳船，还击伤过若干艘其他舰船，但是这点儿损伤对“东京快车”来说只是隔靴搔痒，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要破坏日军新开辟的海上补给线，就得使用比鱼雷艇大一些的舰只。哈尔西第三舰队的特混编队，有的离这条航线较远，有的损伤较重，无法立即投入作战，比如安斯沃思编队，能出动的只有驱逐舰分队。

在此之前，美军的海战编队历来是巡洋舰和驱逐舰混编，驱逐舰主要为巡洋舰担任警戒，巡洋舰才是海战的主角，驱逐舰通常是不单独出动的，这次也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任务最后落到了驱逐舰分队指挥官伯克中校身上。伯克领命之后，喜形于色。

伯克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海军军官，他一直主张，若在所罗门群岛狭窄的水域进行海战，驱逐舰和巡洋舰就不要混编，更不要把驱逐舰排在巡洋舰后面，那样在海战中驱逐舰就会变得毫无作用。阿斯沃思指挥的两次海战便是明证，驱逐舰事实上成了巡洋舰的附庸，既无法自由作战，也难以发挥其灵活机动的特长。

驱逐舰不应为掩护巡洋舰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但“长矛”鱼雷已经使日军驱逐舰在作战中拥有了巨大的攻击优势，驱逐舰要单打独斗，必须找到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伯克一直在研究相关战术，他从古罗马战史中得到了灵感。

古罗马军队的布阵堪称一绝，只要武士们能在开阔场地摆开阵势，对阵者便鲜有匹敌者。在与北非迦太基的对决中，罗马统帅西庇阿又建立了步骑兵交替攻击的布阵战术。伯克认为这种战术既合理又简单，完全可以套用到现代海战中来。

对军事家而言，战史就是最鲜活的战术课本，伯克由此拟订了一个类似于古罗马战法的作战方案。但在出击前夕，他被调任至更高一级的职务，阴错阳差，失去了在实战中检验自己战术理论的机会。

幸运的是，他的继任者穆斯布鲁格中校继承了这一方案。

★莫名其妙地沉了

8月6日，穆斯布鲁格率驱逐舰群从图拉吉港起航。日落时分，他收到侦察机的报告，得知日军4艘驱逐舰正高速向南航行，那正是新一轮的“东京快车”。

穆斯布鲁格推算了一下，以日舰的航行速度，将在午夜前后进入科隆班加拉岛西北的韦拉湾。

晚上10点半，美舰驶入韦拉湾。根据各舰的武器装备情况，穆斯布鲁格将6艘驱逐舰分成两个分队，鱼雷较强的3艘驱逐舰为第一队，由他亲自指挥，火炮较强的另外3艘驱逐舰为第二队。第一队装备有3到4座533毫米鱼雷发射管，第二队的鱼雷发射管只有2座，但增加了4门40毫米火炮。

长有长妙，短有短强，为充分发挥两队各自的优势，穆斯布鲁格事先就与各舰舰长约定，如果日军编队全是驱逐舰，就由第一队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全是小型舟艇，就由第二队首先攻击。侦察报告显示来者是

驱逐舰，穆斯布鲁格布置战斗队形时，便令第一队在前，第二队在右后，两队相距约3700米，均呈单纵队平行航行。

午夜刚过，日军4艘驱逐舰进入韦拉湾，不久即出现在穆斯布鲁格的旗舰“邓拉普”号的雷达荧光屏上。

发现日舰时，双方还隔着近20千米。穆斯布鲁格立即用报话机通知各舰，并自率第一队在黑暗中悄然向日舰接近，第二队则紧随其后。

由于美舰此前没有在韦拉湾海域频繁出没，日本海军比较麻痹大意，此时既未进入战备状态，也没有加强瞭望观察。当然，要观察也比较困难，当天的夜空中没有月光，到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5700米，日舰仍未察觉，穆斯布鲁格下令发射鱼雷，三艘驱逐舰各送出八发鱼雷。

穆斯布鲁格不仅追求战术整体，还讲究技术细节。他在鱼雷发射管的管口处加装了闪光遮挡装置（即消焰器），鱼雷发射时没有火光，日军瞭望哨发现不了，所以日舰仍然在傻乎乎地朝着鱼雷前进。

鱼雷发射一分钟后，日舰终于发现了美舰，但不是因为鱼雷，而是日军瞭望哨看到远处似乎有黑影移动，经仔细辨认，判断出是美军驱逐舰，水手们赶紧去搬鱼雷——不用搬了，美国人免费赠送的鱼雷已到眼前。

美国海军鱼雷过去常被人讥笑为是一堆无用的“废铁”。穆斯布鲁格在鱼雷技术上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不再在弹头上安装性能不可靠的磁性雷管，而宁可使用老式而稳定的触发装置，这使美军鱼雷也具备了争气的条件。突前的三艘日舰都被鱼雷击中，只有殿后的“时雨”号得以幸免。惊慌之下，“时雨”号将发射管中的八发“长矛”鱼雷全都射了出去，然后借着施放的烟幕脱离战场。

穆斯布鲁格早已防着这一手。第一队射完鱼雷后，便高速回转，以单横队退出，“时雨”号的八发鱼雷没有一个击中目标。

按照伯克的方案，第一队得手后，第二队将从另外一个方向突然开火。实战中，穆斯布鲁格又对这一方案做了改进，当第一队的鱼雷射向毫无察觉的日舰时，第二队已奉命抢占了“T”字横头阵位。

第一队往东北一撤，第二队即从西南用主炮和鱼雷发起猛攻，将一艘已经受伤的日舰打沉了。

见帮手已到，第一队也顺势转过身，对日舰实施炮击。在交叉火力的攻击下，战场上剩余的两艘日舰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西东，只知道向四周盲目乱射。

这已是待宰羔羊，不足为虑，可虑的是那艘已溜出去的日舰“时雨”号，过去的经验说明，它很可能还要杀回马枪。穆斯布鲁格让第二队继续轰击，他率第一队前去截杀“时雨”号。

重新装填鱼雷后，“时雨”号果然回来了。就在它准备再次实施攻击时，被围攻的一艘日舰的弹药舱中弹，发生了大爆炸。“时雨”号舰长听岔了，以为美机也来助阵，正对自己的友舰进行空袭，于是再不敢往前，掉头便开回了拉包尔。

幻听救了“时雨”号的命。在当晚的海战中，四艘日军驱逐舰，仅“时雨”号一艘得以逃生。在穆斯布鲁格计算精准的三重打击下，三艘刚服役不久的日军驱逐舰先后爆炸并沉没，而美军编队却毫发无损。日舰爆炸时烟火冲天，十分壮观，30海里以外的美军鱼雷艇船员看到时，还以为科隆班加拉岛的火山在爆发。

被击沉的三艘日舰全都满载地面部队，上面的陆军士兵连同船员大多随舰葬身海底，日军在新航线上的运输行动第一次遭到如此干净彻底的失败。

以往的美日海战中，双方都是互有损伤，即便美军取胜，也得付出一定代价。韦拉湾海战首开美军毫无损失的全胜先例，这也标志着经过不断摸索，美军终于找到了有效的夜战战术，在日军擅长的夜战领域，他们再也不会怯场了。

这种变化足以让日军为之颤抖。联合舰队的航空参谋奥宫正武有一个同学就在被击沉的驱逐舰上担任舰长，命大活了下来。被救回布因基地后，奥宫向他表示抱歉，说那天夜里，本来派出了支援飞机，但因为遇到暴风，没能进行有效的配合云云。

奥宫本来是想宽慰对方，但这位舰长就像没听到一样，脸上仍是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嘴里还喃喃自语：“不知怎么回事，舰就莫名其妙地沉了。”

奥宫再也开不了口。

增援不到位，反击就无望，佐佐木残部撤出了新乔治亚，从海上悄悄退至附近的科隆班加拉岛。

第三章 像眼镜蛇那样攻击

新乔治亚岛战役结束了，但哈尔西并没有特别喜悦的感觉。与以往的胜利相比，这次胜利来得过于缓慢，而且代价也太高昂了。他原以为“脚指甲行动”只需投入15000人，但实际投入的兵力是这个数字的三倍还多，以至于预备队都参加了战斗，其中陆军有32000人，海军陆战队17000人，许多将校级军官都亲自上阵了。

这是一份谁来付账都要心痛不已的大单子：约有1000名美军阵亡，4000人受伤，简直像是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在美军看来，日军官兵都属于攻势第一主义者，日本陆军的《操典》和教科书也都特别重视进攻，加上瓜岛战役的经验，大家之前普遍认为，日本人不善于打防御战。瓜岛战役中“万岁突击”这样在美军看来异常古怪的战法，也被解读为是战斗疲倦心理的反应——都恨不得早死早超生，不耐磨啊！

然而，除了瓜岛战役，其他战役都越来越难打，从布纳战役到阿图岛登陆战，再到现在的新乔治亚登陆战，美军的伤亡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究其原因，还是攻守已经易位。瓜岛战役除了最初和最后的两个阶段，都是日本人在攻，至少也算是反攻，到了布纳战役，就转为美军采取攻势了。这也意味着，从那以后，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用血肉来争夺对方阵地的不再是日军，而是美军。

日本人并不是不耐磨，而是其民族性格里就有“受虐”的成分。于是，一个在攻击思想中培养长大的军事力量，很快摇身一变，蜕变成有史以来最顽强的防御战士。

按照哈尔西原来的想法，要逐岛攻击，也就是说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占领科隆班加拉岛以及该岛的韦拉机场。韦拉机场是除蒙达机场之外日军在中所罗门部署的两大机场之一，美军实施了多次连续轰炸，都没能将这一机场摧毁，它也足以对瓜岛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哈尔西突然改变了主意。

★倏地一跳

哈尔西得到情报，科隆班加拉岛驻有一万日军，是新乔治亚岛日军的两倍多，而且佐佐木早已深沟高垒，做好了打持久保卫战的准备。

夺取新乔治亚岛就耗费了一个多月，要咬开科隆班加拉这颗更为坚硬的“胡桃”，两个月还不知道行不行，即便美军可以不计伤亡。

这时候，麦克阿瑟的“蛙跳战术”就闪现出了它的高智慧——难打，我们就像青蛙一样跳过去嘛。

根据海岸观察兵的侦察，科隆班加拉岛之后的韦拉拉韦拉岛防御薄弱，岛上驻军不多。随后派出的鱼雷艇侦察队，证实了韦拉拉韦拉岛上的日本人确实很少。

那就不客气了！哈尔西决定避实就虚，先朝韦拉拉韦拉岛下手，把科隆班加拉岛的佐佐木晾在那里，也就是“跳过敌人的坚强据点，予以封锁，让他们活活饿死”。

按照哈尔西新制订的“乐天行动”计划，美军以新占领的蒙达机场为基地，出动战机为登陆行动提供掩护。8月15日拂晓，美国陆军第25师约6000名官兵乘坐着登陆艇，在韦拉拉韦拉岛南部登陆。

吸取了新乔治亚岛战役的教训，登陆部队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守卫机场的日军发起攻势，他们在丛林外建了一道环型防线，让海军工程营在防线里面修建新的简易机场。

伤亡惨重的问题没有了，进展缓慢也不用担心——为的就是建机场，一登陆就开工了。

韦拉拉韦拉岛的北部还有600名日军，但他们无力进行反击。当他们被盟军包围在该岛西北角的一个狭小区域时，换上来的已不是美军，而是新西兰部队。

“蛙跳战术”的运用有其特有的背景和条件，假如放在纯陆地战场，要采取这种战术，就等于给自己挖坑，那些被扔在后面的敌军完全可以凭借阵地来破坏你的后勤补给线，或是干脆从背后进行袭击。

然而这里是太平洋，守在科隆班加拉岛的佐佐木就算看到美军的补给船路过，也无可奈何，美军通过这么一跳，反而成功地将日军包围和孤立起来，并切断了其补给线。

被围日军成了瓮中之鳖，要是等不到后续给养，就只能像哈尔西断定的那样，“活活饿死”。但在韦拉湾海战后，“东京快车”便熄了火，再没有驱逐舰敢去火中取栗。

日军大本营完全傻了眼。美军收复阿图岛后，日本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纷纷做起了事后诸葛亮：“我们在阿图岛本应猛打之后就撤，但我们傻头傻脑地看上了这块地方，运去大量物资和不必要的人员，弄得无法脱身。”一句话，这种过于追求表面成绩，实质上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做法，真是要不得。

可是败子若收心，犹如鬼变人，这话说了没几天，就轮到了中所罗门群岛。对战争进程而言，中所罗门同样不是决定性的地区，本来也不应投入太多的兵力和武器，但就因为新乔治亚岛战役之初，日军曾取得几次海战的小胜利，输送行动一再得手，就弄得一帮“诸葛亮”不知如何是好了。

草鹿任一的算盘打得更妙，他要通过在蒙达地区的抵抗，为加强科隆班加拉岛的防御赢得充裕时间，在科隆班加拉岛迟滞盟军前进，再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布干维尔岛的防御，一座一座岛折腾过去，折腾死美国人。

可惜，哈尔西并没有按照他们期望的游戏规则出牌。美军倏地一跳，令所有算计都泡了汤，草鹿任一的纵深防御体系更是立马崩溃。

接下来被折腾死的是日本人自己。韦拉拉韦拉岛距布因基地仅70海里，近到日军战斗机要爬高都得绕个很大的圈子。美军充分利用新建的机场，对布因基地发动航空战，空袭的频率越来越高，攻势越来越猛。

草鹿任一骑虎难下，只得把飞机全部集中起来，继续反击和对抗。

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缺少前任的战略天才，他执行的是一套相对保守的战略。自阿图岛被美军收复后，他就把大部分兵力收回东京湾进行训练，只派二航战到前线助战。

二航战司令官已由角田换成了酒卷宗孝少将，酒卷亲率二航战的飞行队支援草鹿任一。将近两个月的空中消耗战打下来，二航战的飞行员和飞机都损失了近一半，整支部队陷入半身不遂的状态。

谁家里也不是无底之仓、长流之水，同时补给又难抵消耗，到9月1日，二航战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了，成为一支空壳的航母部队。目睹此情此景，身为航空参谋的奥宫感到了“国力贫乏的辛酸”。

反击行动再无任何实际效果，不管空中还是海上，都像“把水泼在烫石头上那样”，而从军事角度来看，科隆班加拉岛已成死地。

握不住的沙，干脆扬了它。到了这个时候，大本营总算明白了这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下令取消“东京快车”，向所罗门群岛增派部队的行动戛然而止，草鹿任一要做的是怎样把两岛的部队撤出来。

★第一枚“硬币”

1943年9月下旬，草鹿派出快速驳船，以黑夜为掩护，逐次将科隆班加拉岛的守备部队运到布干维尔岛。

美军早就料到了这一着棋，一直处于警戒中。穆斯布鲁格和他的驱逐舰纵横来去，把日军的运输舰队当成了一堆活靶子。至10月4日，一共击沉40艘登陆驳船，约占日军驳船的三分之一，日军护航的炮艇和一些轻型舰艇也成了陪葬品。

由于美军没能把科隆班加拉岛完全封锁起来，岛上的一万多名日军仍有四分之三得以安全撤离，但是被击沉了如此多的驳船，也使得古贺在撤运韦拉拉韦拉岛守军时，不得不下令恢复“东京快车”。

10月6日晚，六艘日军驱逐舰驶入韦拉拉韦拉岛西北海域。得到夜航机报告后，附近的四艘美军驱逐舰立即进行截击。

自从韦拉湾海战后，日军的水面舰艇部队一般情况下都不敢主动与美舰交战，但这次日舰数量占优势，它们准备放手一搏。

不知道是不是韦拉湾海战给日舰造成了心理阴影，以往灵活异常的日舰作战时全都束手束脚，四艘前卫驱逐舰先是错过了占据“T”字横头阵位的机会，随后又因为一齐转向，挡住了自己的部分炮火。

美军驱逐舰在战斗中的表现显然比以往更有信心，它们一共发射了14发鱼雷，同时，对距离最近的一艘日舰实施了猛烈炮击。这艘倒霉的日舰几乎完全暴露在美国舰队的火力之下，不久就因受创过重而沉没了。

打得兴起的美军也出现了失误。他们在转为战斗队形后，本来应做曲折运动，以防日军的鱼雷攻击，但是为了提高舰炮的射击效果，各舰仍保持了原航向。夜战到底是日本海军的看家绝活，你稍一懈怠，就会给他创造机会，结果两艘美舰均被“长矛”鱼雷炸毁了舰艏，混乱中又发生了相撞，导致其中一艘再也无法修复，只得自行炸沉。

如果没有三艘美军驱逐舰赶来支援，迫使日舰退出战斗，这次海战美军很可能要上演马失前蹄的剧目。乘美舰打捞船员之机，日舰趁机驶抵韦拉拉韦拉岛，悄悄地运走了岛上日军。

至此，美军完全占领了科隆班加拉岛和韦拉拉韦拉岛，他们在这两座岛上拥有四个前进机场，下一个攻击目标布干维尔岛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美机的作战半径之内。

当哈尔西在中所罗门群岛缓慢挺进的时候，麦克阿瑟正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着“蛙跳战术”的另外一个实验。

按照“蛙跳战术”，6月30日，麦克阿瑟抢先拿下了新几内亚东海岸外的伍德拉克岛和基里维纳岛，那是两座未被日军控制的岛屿，任务难度不大，但可以让西南战区部队获得两栖登陆作战的经验。

占了岛，马上建机场。美军在伍德拉克岛登陆两周后，就接纳了第

一架飞机。因为阴雨连绵及管理不善，基里维纳岛的机场建设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一个多月后也投入使用。

同一天，驻布纳的美军第41师出动约1000人，以夜色为掩护，乘坐鱼雷快艇和登陆艇冲上海滩，在一座叫纳索岛的海岛登陆。

纳索岛处于布纳和萨拉莫阿之间，是新几内亚日军守备较为薄弱的所在，岛上只有150个日本兵。美军十个打一个，在付出死亡18人的轻微代价后，很快就将海岛攻了下来。

利用伍德拉克、基里维纳岛的机场，可以有效削弱日军的抵抗力和士气，占据纳索湾，则既能为短程飞机提供前进基地，也能够通过这一理想港口，使进攻部队得到补给品。

向莱城和萨拉莫阿跳跃的根据地建起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莱城和萨拉莫阿这两个目标中，莱城在战略上最为重要。它是当时新几内亚的首府，日军占领后，修建了机场、港口和大量的仓库，使之成为日军向南进攻的主要前进基地之一。如果能够占领，可以作为今后进攻拉包尔乃至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空军基地。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军虽然在莱城至萨拉莫阿一带部署了一万名守军，但主力集中于萨拉莫阿，莱城的防御较为薄弱。

麦克阿瑟将逐个清除日军据点的行动命名为“硬币行动”，综合评定下来，他决定将第一枚“硬币”抛向莱城。

莱城是一座港口城市，适合进行两栖登陆，然而麦克阿瑟的西南海军没有那么多两栖登陆艇以及用于护航的巡洋舰、驱逐舰。

这个时候的太平洋战场已分成了三大战区，即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哈尔西的南太平洋战区和尼米兹的中太平洋战区，他们各有各的指标，各有各的仗打，全都忙得不可开交。麦克阿瑟已经拉来了哈尔西，他没法再去动尼米兹的奶酪，哈尔西虽属麦克阿瑟指挥，可进度又超慢，你抽去一点儿，那边没准得歇火。

都动不得，麦克阿瑟只好自力更生，在手上现有的陆空军身上打主意。

1943年7月，位于纳索湾的盟军部队由陆上进军，直指萨拉莫阿。与此同时，肯尼指挥的西南空军全体出动，对新几内亚沿海进行“搜索驳船”的巡航飞行，凡是前往莱城、萨拉莫阿的日军驳船，一律炸了没商量。

海上无法运送援兵，今村只能从莱城抽调部队，从陆地南下增援萨拉莫阿，这样一来，莱城守军就更少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麦克阿瑟期望的，他要做的正是“把敌人从莱城吸引出来，诱使其部队和物资向南移动”。麦克阿瑟一面用计耍弄着拉包尔的今村，一面通过“卡斯特”密码破译队随时掌握着对手的动向。

破译密码，如今仍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指挥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山本被击身亡后，美方一直成功地隐瞒着日军密码被破译的事实，哈尔西受命不得将此事的内幕泄露给报界，因此，真相直到战后才得以公布。

日本人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曾将这一事件列为“甲级事件”进行调查，并怀疑密码已被破译，故意拍发了一封草鹿任一即将视察前线的电报。谁知道尼米兹更精明，他马上识破了这一小伎俩，在电文提及的时间和航线上，没有派出任何一架飞机，倒是有美机奉命在伏击山本的地点上空做“例行巡逻”，以给对方造成山本遭遇伏击纯属偶然的错觉。

日军果然上当，他们真的把山本之死当作了偶然事件，除了庆幸自己的密码仍旧绝对安全可靠，就是怪山本自己命运多舛，正好遇上了美机的“例行巡逻”。

于是密码照用，“卡斯特”照破。麦克阿瑟把今村的往来密电当成了决策的重要依据，还专门调来两名日语专家，以增强“卡斯特”的破译能力。

8月17日，经过连续几天的电波侦听和分析综合后，“卡斯特”给麦克阿瑟送来了一份重要情报。情报显示，在美军“进攻萨拉莫阿”之际，今村为了能够向守军提供更多的空中保护，已将200多架飞机调往韦瓦克空军基地。

韦瓦克正在西南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麦克阿瑟毫不犹豫地命令肯尼实施空袭。早已做好准备的战机如离弦之箭一般呼啸而出，它们在空中排出庞大阵形，向日军基地直扑过去。

美军第五航空队发明了一种“伞投杀伤炸弹”，这是一种外挂降落伞的高爆炸弹，由改装后的B-25、A-20携带。炸弹被低空投下后，它的延迟引信可以保证飞机有足够时间脱离爆炸范围，而高爆炸弹空爆后产生的碎片和气浪，足以横扫机场上的一切人和物。

8月17日是新几内亚日机的“凶日”，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停放在韦瓦克基地的所有飞机毁于一旦，日本在新几内亚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消息传来，麦克阿瑟大感快慰，他为自己的妙笔做出点评：“这是一次时机绝妙的痛击，再没有比飞机停留在地面上更无能为力的事了。”

麦克阿瑟不能忘记，就在珍珠港被偷袭的十个小时后，日本发动“克拉克偷袭”，将他在菲律宾克拉克机场上的战机几乎炸光，如今终于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原本可以一较短长的日军航空队只剩下六架飞机可以保护莱城，只能从拉包尔出动飞机进行远距离空中支援。麦克阿瑟通过夺取新几内亚战场的制空权，扫除了攻占这座港口小城的最大障碍。

★后生可畏

麦克阿瑟佯攻萨拉莫阿是明修栈道，用于暗度陈仓的为澳军第九师。9月4日，在浓雾的掩护下，澳九师乘坐登陆艇，在莱城以东20英里的海滩上登陆。

澳九师也是一支从北非战场调回的精锐部队，在沙漠上与德军精锐部队掰过手腕，战斗力自然了得，加上又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因此气势如虹。当天午后，他们就成功突破了日军的滩头阵地，直抵莱城要塞。

更漂亮的还在后面。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太平洋战场上的首次大规模空降作战即将开始。

担任空降作战任务的，是刚从美国运抵澳大利亚的第503空降团。这支部队几乎全部由新兵组成，又是第一次参加实战，为了提振士气，麦克阿瑟在莫港机场对他们进行了检阅。检阅过程中，他发现士兵中存在着初上战场的不安情绪，在返回的路上，他临时决定，与新兵们一起飞到天上去，在空中指挥作战。

当他向幕僚提出这一设想时，幕僚们几乎没有一个赞同。肯尼更是极力阻拦，他对麦克阿瑟说：“只拿五美元月薪的日军飞行员会在你身上穿个窟窿。”

麦克阿瑟毫不理会，他担心的只是到时会不会晕机，以致“在小伙子们面前丢脸”。见顶头上司执意要去，肯尼只好立即进行安排，并且亲自驾机护航。

9月5日拂晓，当最后一批云雾渐渐从莱城西面的机场上空散去时，302架美军飞机形成一片巨大阴影，瞬间遮蔽了这个简易机场。

攻击时间一到，居前的轰炸机即一拨一拨地进行俯冲投弹和扫射。在大量烟幕弹的掩护下，96架C-47运输机紧随而至。在运输机的上方，高高盘旋着麦克阿瑟的专机，这位四星上将把脸紧紧地贴在飞机舷窗上，注视着下面的空降场面。他看到股股人流从运输机中倾泻而出，伞花在空中组成了千姿百态的图案。

在真正的战场上，第503空降团并不需要麦克阿瑟给他们壮胆。士兵们落地后，立即用火焰喷射器朝丛林开火，一条条红色的火龙穿过，将高大而又极不规则的绿色植物尽数“吃掉”。

一切都进行得时钟般准确无误，美军的首次空降作战取得了圆满成功。激动之余，麦克阿瑟也忘了晕机不晕机，步履轻快地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看上去就像年轻人一样。

为表彰麦克阿瑟在这次空降作战中的勇敢精神，美国空军部部长授予他空军勋章——很少有陆军将领能得到这个荣誉。

空降部队控制机场后，澳七师随后在该机场机降，与澳九师一东一西，对莱城日军进行夹攻。直到此时，今村才发现麦克阿瑟的真实意图，他赶紧放弃萨拉莫阿，将数千名日军移至莱城。

他觉悟得太晚了，9月9日，盟军完成了对莱城的合围。三天后，两支部队在莱城会师，7500名残敌只能逃往山中。

“硬币行动”的构思既缜密又大胆，充分体现出麦克阿瑟在军事上的高深造诣，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漂亮的军事行动之一”。美国著名军事家、一战老将潘兴以后生可畏的口吻赞赏道：“一个指挥官不是经常能达到包围敌人、消灭敌人的理想，麦克阿瑟却做到了。他以劣势兵力，在米尔恩湾、俾斯麦海、莱城及萨拉莫阿的战斗中三战三捷。”

麦克阿瑟深知趁热打铁的道理，他没有停顿，趁日军溃退的混乱之机，提前发起“硬币行动”的后续步骤，夺取了日军防御结构中的另一个主要堡垒芬什港。至此，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尽在美国掌握之中，日军的残余部队也变得毫无力量。

与拉包尔的距离越来越近了。10月12日，肯尼出动第五航空队的349架飞机，对拉包尔日军发起了一次最大的空袭，共击落日机176架，击沉或击伤日舰119艘。日军在这一战场上的空中力量彻底陷入瘫痪。

麦克阿瑟把空袭行动称为是“像眼镜蛇那样攻击”，他传令嘉奖肯尼以及西南战区空军司令部。第二天，他一见到肯尼，就高兴地拍着这位得力部下的肩膀说：“乔治，昨天你捅了拉包尔日军的脊背，把他们的筋骨全抽光了吧？”

面对如此大的战果，肯尼也掩饰不住得意之色，他马上回答道：“将军，这也许就是西南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现在就请你们上马

麦克阿瑟收复新几内亚的速度之快，使得日军大本营十分吃惊。

在麦克阿瑟、哈尔西联合发起车轮战役之前，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哪一个更重要，曾是日军大本营争论的焦点。陆军坚持前者，海军倾向后者，结果是一分为二，各管一摊，陆军的今村主要负责新几内亚，海军的草鹿任一主要负责所罗门群岛。

现在不用争了，今村丢掉了新几内亚，草鹿任一在所罗门群岛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岛屿布干维尔。布干维尔成了拉包尔与美军进攻部队之间的唯一屏障，此岛一旦被美军攻陷，不要说拉包尔，就连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都保不住了。

日本海陆军又一次成为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大本营命令今村把所有的后备力量都转至布干维尔，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第六师团登岛，作为守卫机场的主力。联合舰队也同时受命配合行动。

这时联合舰队储备在特鲁克的燃料已经告罄，古贺连忙向东京求救。但由于运力不足、盟军对运输线进行毁灭性袭击等原因，日本国内的重油储备也已所剩不多，如果联合舰队继续出动大型舰艇，军令部估计燃料只够用到11月中旬。

联合舰队新任参谋长福留繁便建议古贺，不妨把一航战的飞行队从特鲁克调至拉包尔，这样即便不出动航母，也可以与美军主力交战。

小泽治三郎的一航战原来一直在日本国内进行训练，二航战被废掉之后，才开至特鲁克待机。不过小泽反对轻易出战，表示除非美军航母前来挑战，否则他绝不会将部队白白浪费在无底洞般的消耗战中。

小泽态度如此坚决，古贺一时也犹豫起来。帮古贺下决心的是哈尔西，10月27日，美军在布干维尔南面的莫诺岛登陆。如果美军在莫诺建立航空前进基地，布因等几个日军基地都会因后方补给线被切断而瘫痪，拉包尔也将处于美机威胁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这座岛将是美军进攻布干维尔的绝好跳板，此岛一据，弯弓射雕之势尽显。

今村很着急，但是他的陆基航空兵已消耗殆尽，既无法反击，也无力自保。古贺认为事态重大，无法坐视，他不顾小泽的反对，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吕作战”令，下令将一航战的飞行队主力调到拉包尔，投入布干维尔方面的空战。

新的登陆战给哈尔西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作为战略阶梯的最后一级，美军无法“蛙跳”或迂回，明知骨头够硬，也必须啃。

布干维尔的面积和地形都与瓜岛相似，美军战斗的基本性质也差不多，最初都是对有限目标的突击，即只要攻占和守住机场即可，并不需要立刻控制全岛，然而布干维尔却难以做到瓜岛式的突袭。

原因很简单，布干维尔已是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最后一道防线，眼看着美军步步逼近，锁链也越缠越紧，日军再不严防死守，那就成了全世界都找不到的极品傻瓜了。

战略性奇袭已不可能，战术性奇袭还有机会。布干维尔是一座大岛，日军无法处处设防，主力集中在机场附近以及海岛南部。哈尔西想到，可以选择一处日军防守薄弱的地点登陆——岛上遍布深山密林和沼

泽，只有极少的狭窄小路能够通行，就算日军知道美军已经登陆，等集中兵力前去阻击，美军的滩头阵地也早就得以巩固。

至于机场，没必要再像瓜岛战役时那样抢日本人的现成货了，自己建一个。

综合海岸侦察兵及侦察机提供的情报，符合条件的登陆滩头，只有奥古斯塔女皇湾的托罗基纳角。按丛林的行程标准来计算，一旦美军登陆托罗基纳角，就连距离那里最近的日军都无法及时赶到。

但是这一登陆点也有问题，它的周围只有一块平地，而那块平地是一片泽国，并不适宜修建简易机场。

大家争论了半天，最后哈尔西拍板：“就定在托罗基纳，现在就请你们上马吧！”

登陆作战被命名为“樱花行动”，由第一两栖军担负。因瓜岛战役名扬天下的“瓜岛屠夫”总教头范德格里夫特，以中将身份被任命为军长，负责指挥开始阶段。

自10月27日起，范德格里夫特打出一连串的“右路短刺拳”，分别向布干维尔周围的一些小海岛发起登陆。这些小岛并不特别重要，攻占它们，有的是要消灭交通线上可能出现的威胁，有的纯粹就是佯攻，以掩护真正的登陆行动。

日军看不出范德格里夫特的意图，美军攻占一座岛，他们就拼命地往那里反攻，渐渐地便失去了平衡和重心。

11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终于打出了“强有力的左勾拳”，搭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舰船到达奥古斯塔女皇湾，陆战队员纷纷在托罗基纳角抢滩登陆。

★姜是老的辣

范德格里夫特战术上的左右虚晃骗过了日本人，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在南部海岸登陆，所以在那里重兵设防，没想到美军跑到西海岸去了。在此之前，日军只是向他们认为可疑的登陆点派遣了一些象征性部队，托罗基纳角也只派去了300人。

300名日本兵在托罗基纳角掘壕固守，当陆战队登陆时，从十几座伪装得十分巧妙的碉堡中飞出了子弹，并夹杂有野炮火力。

布干维尔的抢滩登陆，比瓜岛要困难得多。托罗基纳角海浪极高，滩头既险又窄，登陆艇损毁的情况很严重。有的部队被毁的正好是指挥艇，弄得部队失去指挥，秩序大乱。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日军碉堡里配

备了足够兵力，登陆行动必定夭折。即便只有这300人，若是作战技能出众，火力使用又适当，对毫无保护的登陆艇而言，也足以构成巨大威胁。

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日军没有把托罗基纳角当成重要的防御阵地，派来的这300名日本兵不是精兵，起不到一夫当关的作用。他们带来了一门75毫米炮，从炮的位置来看，本可以用来监视全部滩头，但日本兵又想把火炮给隐蔽起来，不让美军看到，结果反而使火炮的射界受到限制，也影响了炮击效果——一共射出去50多发炮弹，却只击毁3艘美军登陆艇。

美军登岸后，很快就用手雷摧毁了这些碉堡以及火炮。到黄昏时分，陆战队已建立起牢固的滩头阵地。

这一天，古贺正好乘机到达拉包尔，准备开始“吕作战”。得知美军已在布干维尔登陆，他迅速做出了反应。当天晚上，在大森千太郎少将的指挥下，一支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向奥古斯塔女皇湾扑来，企图攻击美军的运输舰队，并掩护约1000名陆军实施反登陆。

到了午夜，他们距离登陆美军所在海滩已不到50英里，只要攻击得手，许多美国陆战队员都不会活到天亮，“樱桃花行动”也会随之失败。

为运输舰队护航并担任警戒的，是梅里尔少将的特遣舰队。梅里尔舰队已经进行了两次对岸射击，时间长达16个小时，官兵们已经疲惫不堪，但在得到海岸侦察兵和侦察机的报告后，梅里尔仍毅然率队迎战。随他出战的两名副将，分别是两支驱逐舰分队的指挥官：奥斯汀中校和首倡“古罗马战法”的伯克上校。

梅里尔舰队也是一支巡洋舰驱逐舰编队，但总体火力不及大森舰队，大森有两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以及六艘驱逐舰，梅里尔只有四艘轻巡洋舰、八艘驱逐舰。

不过梅里尔的准备很充分，战前就制订了方案并反复演练。为了对付“长矛”鱼雷，两支驱逐舰分队将首先攻击敌之两翼，迫使日舰拉开一定距离，然后再发挥美舰的优势，在雷达的协助下，使用远程火炮进行射击。

午夜的奥古斯塔女皇湾暴雨瓢泼，伸手不见五指，适合雷达而不适合肉眼观察。梅里尔的旗舰率先发现日舰，他下令伯克驱逐舰分队进行鱼雷攻击。

正在此时，大森舰队实施转向规避，伯克分队发射的鱼雷无一命中。

这是一个意外，而指挥官的作用就是要在意外中把握战机。梅里尔意识到已无法如方案中那样阻止日舰靠近，于是马上取消了原计划，命

令各舰以雷达瞄准，全体向日舰开火。

梅里尔舰队的火力并不是很强，但由雷达控制的集中火力就不一样了。战斗过程中，日军轻巡洋舰、驱逐舰各被击沉一艘，美军只有一艘驱逐舰的舰艏被鱼雷击中受伤。

夜战经常是混战，奥古斯塔女皇湾海战也一样。美舰在高速并列航行中发生相撞，钢质舰体火光飞溅。

隔开了又会误射。伯克分队已磨合过一段时期，配合较为默契；奥斯汀分队是新组建单位，还没来得及进行编队训练，动作较慢。因为雷达分辨不清，伯克分队有的炮弹朝奥斯汀分队飞了过去。奥斯汀通过超短波报话机朝伯克大叫：“我们刚才又面临一次近弹，希望你们不要再对着我们射击了！”

伯克搔了搔头皮：“对不起，请您原谅下一组的四发齐射，因为已经射出了……”

由于怕打到自己人，难免会多出很多忌讳。本来日军的两艘重巡洋舰已出现在驱逐舰的鱼雷攻击范围内，也被奥斯汀分队误作美舰，没有向其发射鱼雷，从而失去了一次扩大战果的机会。

大森舰队力不能支，被迫退出奥古斯塔女皇湾。伯克请求梅里尔允许他追击逃跑之敌，梅里尔估计天亮后即有敌机空袭，命令穷寇勿追，同时做好迎击日机的准备。

姜是老的辣，梅里尔的预计是正确的。初战便告负，古贺岂能忍得下这口气，他在拉包尔集结了一航战的全部可用兵力，共173架战机，发誓要在第二天给美舰一个毁灭性打击。

★空中打火机

11月2日晨，随着小泽一声令下，89架“零”式、18架99式“舰爆”飞出拉包尔基地，目标直指奥古斯塔滩头的运输舰队。

得到预警的美军运输舰立刻开始规避，同时，从科隆班加拉岛、韦拉拉韦拉岛赶来的16架美军战斗机展开空中护卫。

在以往的战斗场面中，16架美军战斗机对89架“零”式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时美军战斗机的性能质量又有了提高，老的F4F“野猫”式已逐渐淡出视野，替代它的除了F4U“海盗”式外，还有一种更富传奇色彩的新型战斗机。

这事说来话长。那还是中途岛战役的时候，在阿留申群岛的一架“零”式舰载机因故障迫降失事，日军派了艘巡逻潜艇前去仔细查找残

骸，却没有找到。他们判断该机一定毁坏严重，飞行员非死即伤，就算找到，要在冻土地上搬移也没有多大价值，就不了了之了。

实际上，这架“零”式的飞行员虽然当场死亡，飞机本身却只受了轻微损伤。五周后，当美军的一支搜索队找到它时，飞机仍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其时，“海盗”还未大量上马，若单打独斗，美军的任何一种机型都不是“零”式对手。“零”式在太平洋战场上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一提起这种战斗机，人人都会不寒而栗。能缴获一架几乎完整无损的“零”式，美国人喜出忘外。他们马上将这个宝贝运回美国国内，稍加修理后认真加以研究，并做了一切可能的飞行试验。

不久，美国专家就完全掌握了“零”式的秘密，了解了这种机型所有的优缺点。“零”式的优点是机动性非常好，航程也远，但为了减轻重量，没有安装用以保护飞行员和油箱的防护装甲，更无自密封油箱及任何自动灭火装置。这使得它在空中极易起火，经不起一点儿损伤，甚至连美军陆航的“战斧”、海航的“野猫”这些老式战机都能轻易对付的损伤，它也受不了，美军飞行员戏称为“空中打火机”。

心中有数后，美国飞机设计师们马上动手，造出了一种各方面性能都超越“零”式的战斗机，这就是F6F“地狱猫”（又称“恶妇”式）。飞行员们对它爱不释手，一名海军飞行员甚至开玩笑说：“我真爱这种飞机，它要是会做饭的话，我会娶它做老婆。”

美国人善于学习和创新的基因在太平洋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空中竞技过程中，美军飞行员把自己的飞行水平提高到了极致，飞机性能也得以不断改良。先前的“海盗”和“闪电”已初步改变了美军战斗机对“零”式的劣势，随着“地狱猫”的问世，“零”式被彻底锁入地狱，日本的空中力量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知晓此事的奥宫发出感慨：“只丧失一架“零”式，却使美国人得以迅速征服所有的“零”式。真是想不到，这是日本最后战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现在轮到日军的飞行员发抖了。看到“地狱猫”，“零”式尚且自顾不暇，又哪里能保护得了轰炸机？日机队形散乱，最后只有12架“舰爆”在慌乱中扔下炸弹，美军运输舰基本未受损失。

欺负不了运输舰，日机编队只好转向，拿梅里尔护航舰队撒气。老谋深算的梅里尔早有所料，在“舰爆”相隔10海里时，巡洋舰已急转90度，摆好了轮形防空阵势。

日机尚未接近，防空炮火便呼啸而来，而且射击相当密集准确，一架“舰爆”被直接打爆，短短两分钟内，便有6架“舰爆”被击落，天空中布满了炮弹和飞机的碎片。

两分钟过后，梅里尔下令舰队再转360度，迎接日机从另一个方向

发起的三机一组攻势。美舰猛烈的炮火和娴熟的舰艇操作技术，让日机像狗面对愤怒的刺猬，心里痒痒，就是无处下嘴，它们投下的炸弹也大多丢到了海里。

至日机败退返航，梅里尔舰队共击落了17架日机，日机仅有两发炸弹落到美军甲板上，一名船员受伤。

美军运输舰队继续卸货，当天晚上已经有14000人和6000吨补给上岸，陆战队准备迎接岛上日军的反击，但第六师团并未现身，这个师团杀平民百姓的劲头十足，要论打仗，脑子也不过尔尔，他们宁可守着机场，在丛林和山脊中掘好工事等着美军去进攻，美军不去，他们就不来。

之所以这么弱智，是因为第六师团判断美军一定会去夺他们的机场，可美军偏偏不稀罕他们那破机场了。陆战队只需将滩头往内陆扩展，以便背后的工兵和海军工程营可以跟进。

当然，扩展也不容易。陆战队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了比日本兵更讨厌的东西，那就是茂密的热带丛林。从常绿的沼泽、短矮的灌木，一直到缠满藤蔓的巨树，它们有的蜷伏地面，有的高耸入云，有的像浮沙一样绵软，有的又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座充满腐烂气味的绿色地狱里，任何东西都陷得进去，但任何东西都拔不出来。

与布干维尔相比，瓜岛简直可以算是风景优美的公园了。有人这样描述布干维尔：“丛林是所有一切生物的敌人，它吞食自己的青春，青春又绞死了它自己。”

无论从哪个方向朝内陆推进都困难重重，陆战队员们涉水砍树，边爬边走，其进度只能用一尺一尺来计算。在恨恨不已中，一名战队员忍不住说出了这样的话：“等这次战争过去，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把这座布干维尔岛送给日本人——让他们永远住在这座倒霉的地狱里！”

★不亚于一次赌博

奥古斯塔海战的结果令古贺十分气愤。在这场海战中，日舰本来占据优势：论火力，两艘重巡洋舰都装有203毫米舰炮，偏偏打不过美舰的“六英寸机关枪”；论技术，日本驱逐舰传统的鱼雷攻击也是毫无建树。

古贺将这一切归咎于大森的拙劣指挥，他当即将大森予以撤职，另派栗田健男中将率队从特鲁克泊地南下，以挽回大森所造成的败局。

11月4日，美军侦察机发现了驶往拉包尔加油的栗田编队，并及时发出敌情通报。

栗田编队是一支更强有力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包括6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这时，梅里尔编队正在普维斯湾补充燃料和弹药，路途太远，而且就算赶过来，也寡不敌众。要补充兵力吧，所有重型巡洋舰都被尼米兹召回中太平洋了。

哈尔西仿佛看到了栗田编队横冲直撞，血洗托罗基纳角的情景，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担任南太平洋总司令的整个任职期间，这是我面临的最危急时刻。”

情急之下，哈尔西想起一件事。就在16个月前，麦克阿瑟曾经提出过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即派出一支航母部队进入所罗门海域，去袭击停泊在拉包尔的日军舰船。麦克阿瑟原先不掌握航母部队，掌握航母部队的太平洋舰队又未予理睬，方案便被束之高阁。

眼下，正巧珍珠港的美军第五舰队（即中太平洋部队）有一支航母大队在哈尔西手上，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大，一共只有两艘航母——“萨拉托加”号和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

“普林斯顿”号是战前由轻巡洋舰改装的航母，载机数量和飞机维修能力都很有限，实际上只有“萨拉托加”号这一杆老枪能让人放心。让它们深入险地不亚于一次赌博，而且当时哈尔西的儿子就在其中的一艘航母上服役，即便他被叫作“蛮牛”，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

“樱花行动”的成败，乃至南太平洋战争的成败，皆系于能否挡住栗田编队。沉默一段时间后，哈尔西终于下达了起航命令：“我真的宁愿两艘航空母舰被损坏，只要不失去它们就行，但是我不能容忍我们的人在托罗基纳角被全部消灭光，而我们却站在一旁干搓手。”

哈尔西的幕僚长注意到，那一刻，哈尔西变得异常苍老，“看上去足有150岁”。

11月5日，在谢尔曼少将的指挥下，以“萨拉托加”号和“普林斯顿”号为核心的航母部队出发，驶抵拉包尔东南约230海里的所罗门海北部海面。

97架舰载机倾巢而出，向拉包尔飞去。谢尔曼没有留下一架飞机护航，保护航母的是从韦拉拉韦拉基地起飞的战斗机。他的运气也不错，所罗门海北部有阵雨和迷雾，航母正好躲进去藏身。

拉包尔却是碧空如洗，两个小时前，栗田编队刚刚到达拉包尔，港内挤满了舰船，美军舰载机立即发起攻击。

拉包尔方面惊恐失色，连忙用高炮和“零”式进行拦截。趁护航的“地狱猫”与“零”式缠斗之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穿过棕色的高射炮火，对栗田编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共有四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受重伤。

美机仅损失10架，击落的日机倒有25架。这次突袭把谨慎有余的古贺吓得够呛，虽然明知道有美军航母停在拉包尔附近，但如此大规模的突袭行动，使他认为美军航母一定有强大的战机进行护航，海上出击只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古贺唯恐他的重型巡洋舰再遭打击，在没有派飞机进行搜索和袭击的情况下，便把伤痕累累的栗田编队召回了特鲁克。

古贺胆怯畏缩，有人却突然兴奋起来，这个人就是曾强烈反对将一航战前推的小泽中将。

自瓜岛撤退后，太平洋上一直未发生大的航母战斗。受燃料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联合舰队也无法进行大战，航母只能全停在港内，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古贺列为1943年的封面人物，下方有一行小字：“他的舰队在哪里？”

航母不派用场，舰载机只能另投它途，一航战回国训练，二航战转用于陆地，经过“凄惨的苦斗”，最后打光了。令小泽诧异的是，这期间，美军航母部队的消息竟然也完全断绝。他判断，美军的航母飞行队应该也在进行紧张训练，蓄势待发。而且小泽还听说，虽然太平洋舰队去年损失了大部分航母，但今年又建成了一批新的巨型航母，这使他又惊又疑。

猜哑谜的日子不好过，因为不知道对方究竟发展壮大到了什么程度。整整九个月过去了，美国航母突然现身，由不得小泽不激动。

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像古贺那样轻举妄动固然不妥，但如果见着便宜不上，那就更不对了。小泽要找到这支美军航母部队，有一艘打一艘，有两艘打两艘，这样的话，一航战来拉包尔一趟也算不虚此行了。

★自娱自乐

美机突袭拉包尔的当天下午，从拉包尔出发的日军侦察机发现了谢尔曼编队的身影。接到报告后，小泽定计，既然白天攻击还是有些风险，就改用空中夜袭。

小泽真是聪明过了头，他没有动脑子想一想，谢尔曼编队是否还愿意待在老地方。到了晚上，当突袭的日机风尘仆仆地赶到原发现地点时，“守株待兔”的办法果然失效，谢尔曼编队早就得胜还朝，走了。

不过，显然没有一架日机会认为兔子不在大树旁，他们还是发现了美舰。当然，他们看到的其实不是谢尔曼编队，而是由布干维尔返航的登陆艇。日机仅仅重创了一艘步兵登陆艇，返航的飞行员却信口吹嘘，开出了一张牛皮大单子：炸沉美军大型航母一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

型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一艘，还有一艘中型航母起火翻沉。

因为战况激烈，飞行员在统计战果时常常会出现错误，只是这次错得实在有些离奇，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哄得古贺和小泽都合不拢嘴。当天晚上，在《军舰进行曲》的伴奏下，日军大本营发布“第一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大捷”，宣布一航战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

自从取得“辉煌胜利”，小泽就有了空袭的瘾。11月8日，总计97架日机从拉包尔飞向布干维尔登陆场。这天，美军第二梯队正好进入奥古斯塔女皇湾卸载，在战斗机的保护下，没有一艘运输舰被击沉，日机倒是损失了15架。

黄昏时分，日军侦察机发现了美军护航舰队，于是小泽又如法炮制他的夜袭大法。日机对美舰展开三批次的攻击，不过仅一艘轻巡洋舰被炸伤。

战绩寥寥，并不妨碍写光鲜亮丽的工作总结，“第二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大捷”新鲜出炉。战报宣称白天击沉了运输舰两艘、驱逐舰三艘，晚上又击沉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三艘、运输舰两艘。

照这么报下去，南太平洋舰队差不多已损耗过半。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哈尔西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用航母部队对拉包尔进行突袭并取得巨大成功，是先前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他自己也大受鼓舞和启发，决心以更大规模再次进行这种突袭。

他向尼米兹提出请求，再从第五舰队借调来一个加强的航母大队，该大队由蒙哥马利少将指挥，下辖三艘新的航母和三艘轻型巡洋舰。三艘新航母分别为“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和“独立”号，这些航母里，除“独立”号是与“普林斯顿”号同级别的轻型航母外，另外两艘都是27100吨级的巨型航母。

11月11日，蒙哥马利与谢尔曼编队奉命再袭拉包尔。哈尔西指望五支航母飞行队能让拉包尔完全变成碎砖烂瓦，但谢尔曼的那两支飞行队在起飞后，因天气恶劣被迫放弃行动，只有蒙哥马利的三支飞行队成功地到达港口上空。

参与空袭行动的共有185架舰载机，其中包括23架SB2C“地狱俯冲者”。“地狱俯冲者”是一种最新型的俯冲轰炸机，它的操纵性能不够稳定，不讨飞行员的喜欢，很多人甚至把它叫作“畜生”。但与SBD“无畏”相比，“地狱俯冲者”的速度更快，作战半径更大，携带的炸弹也更多。

让飞行员们有些不爽的是，栗田编队已经离港，所有重型巡洋舰也都撤往了特鲁克，他们只能猛揍剩下的舰艇。在“地狱俯冲者”的轮番攻击下，日舰挨着就是死，磕着就是伤，共有一艘驱逐舰被炸沉，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被炸伤，还有多艘运输舰和货船遭到重创。

这一次小泽准确地探明了蒙哥马利编队的位置。当天下午，他出动120架飞机对美军航母发起突袭，美军航母由岸基战斗机和舰载战斗机交相担任空中掩护，加上高炮配合，使得日机无隙可乘。最终日机损失了35架，美机仅损失11架，而美舰毫发无伤。

日军飞行员已经学会并习惯于自娱自乐，他们的报告是：美军航母一艘中度损伤，一艘燃烧起火。日军大本营据此宣布了“第三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大捷”的消息。

★无价之宝

航空参谋奥宫此时正在新加坡负责飞行员训练，即便在新加坡，他每次也能听到象征胜利的《军舰进行曲》，看到纷至沓来的战斗“喜报”。奥宫是经历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军官，他当时就有些看不懂，想不通。

一航战的这一拨飞行员虽是机动部队的老底子，但更多的是后来补充的新飞行员。在以往的美日海战中，那些老王牌飞行员的空战技术那么高，当时“零”式还具有压倒性优势，参与空战的日机数量又多，即便如此，要想击沉击伤一艘美军航母也不容易，为什么现在得分反而越来越高呢？

奥宫心存怀疑也不敢发声，但一航战的损兵折将是确定无疑的。从11月2日到11日，伴随着三次“空战大捷”，一航战已损失了70%的飞机，一半飞行员命归黄泉。一航战里最重要的部队，那些技术熟练的飞行队长和分队长则死伤近半——新飞行员还可以得到补充，老飞行员死了就死了，永远成为空白。

作为日本海军的中坚力量，机动部队继瓜岛所罗门海战后，再次丧失了战斗力。11月12日，古贺对“赫赫战果”表示满意，宣布结束“吕作战”。

不管古贺是否真的相信日军在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从拉包尔遭袭后，他就下令忙不迭地撤出重型巡洋舰这一举动来看，实际上他在海战中早就示弱了，倒是负责布干维尔防守战的陆军指挥官百武还不肯低头认输。

在美军登陆的最初几天，百武一直没有调集重兵从陆地对美军的滩头阵地发起攻击，某种程度上，是瓜岛经验蒙蔽了他。他认为美军会像在瓜岛时一样占领岛上机场，如果调重兵出去，是中了美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另一方面，托罗基纳角区域全是沼泽，无法修建机场，这也强化了百武的这一认识。

岛上不能抽兵，就从别处调兵，百武决定派第23步兵团（缺一个大队）实施反登陆战。“第二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大捷”前夕，第23步兵

团的第一梯队共475人，乘坐四艘驱逐舰，以“东京快车”的方式从拉包尔出发前往托罗基纳角。

百武想过夜袭，遗憾的是，他没弄清楚美军滩头阵地的正确位置，第一梯队登陆地点距离美军陆战队的左翼还很远，而且正好处在美军哨兵的视野范围之内。因此，这批日军一上岸就悲剧了，供其选择的方案非此即彼，要么气不稍喘地与美军作战，要么分散逃入丛林。

第一梯队选择了前者，就地建立滩头阵地，准备在后续大部队登陆之前，在岛上坚守到底。

日军擅长丛林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在丛林中构筑阵地的能力很强，阵地通常修得又好又快，凡在太平洋与日本人打过仗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尽管美军很快就包抄过来，但日军已经躲在坚固的工事后进行防守了。

在野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陆战队用了一天时间才突入日军阵地，而这时天色已晚，跟日军打夜战是要吃亏的，队员们又自动撤了回去。

有道是，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人心。日军被放了一马，却又想起来要趁机对美军发动夜袭，只是他们的时机实在不凑巧，美军正在抽调更多的炮兵，以便为第二天的攻击做准备，于是“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企图渗入阵地的日本兵全给火炮做了夜宵点心。

此后几天，第一梯队遭到全歼。从缴获的文件中，范德格里夫特得知，百武拟从拉包尔派出的反登陆作战部队有近3000人之多。

这一情况在托罗基纳角战斗还未结束时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当时第23步兵团的后续大部队先在东北面登陆，然后向美军偷袭了过来。

布干维尔岛上幽深的沼泽很让美军头疼，既限制部队前进，又妨碍建立机场，但这回沼泽帮了陆战队一个大忙。第23步兵团发现眼前全是沼泽地，只有一条绕行小路可以通行。

战场上，烦人的沼泽就是守军的无价之宝。范德格里夫特早就认识到了绕行小路的价值，在小路上提前建立了阻塞工事，仅用一个连扼守，就将不断拥来的大股日军全给击退了。

解决了日军的第一梯队后，美军主力逐步集中于东北面，直至将第23步兵团驱逐出皮发村。在陆战三师进入布干维尔时期，百武一共只发动了这一次攻势，最后仍以完败告终。

★盲战

日军攻势失败的原因，在于百武没有集中岛上的日军主力包括第六

师团主动进行反击，当美军将环形防御阵地不断往前推进时，日军除了死守还是死守。

守自然要比攻舒服。第23步兵团占据着良好地形，构筑的工事又足够坚固，以至于陆战队每次都要用炸药包爆炸的方式，才能将日本兵从阵地中逐出。战斗变得十分惨烈，美军的每一步前进，都必须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

除了日军，陆战队员们还得对抗自然力的威胁。自登陆之后，岛上没有一天不下雨，整天都是湿漉漉的。岛上的动物种类繁多，不过几乎没有可爱型的，惊悚型的倒是不胜枚举，比如兔子一样大的蚱蜢，将近八厘米长的黄蜂。凡是经历过这次战役的老兵，都忘不了那些稀奇古怪的动物：蜥蜴、蜈蚣、蝎子、蜘蛛……

在丛林中，队员们对动物全是敬而远之，碰也不敢碰一下。不是动物都有毒或是有多么凶猛，而是害怕发出响声后，被日军发现他们的位置。要知道，日军狙击手可不是好惹的。

有一个陆战队员原来有打鼾的毛病，睡觉时，队友们一听到他的呼噜声欲出，便用铁锹把满锹的泥土倒在他脸上，用这种很不厚道的办法把他弄醒。久而久之，这名队员的打鼾毛病竟然不治而愈。

日军被一点点挤压，最终在皮发村北的一个椰子园里建立了主阵地，范德里夫特指挥陆战三师向椰子园发起攻势。

范德里夫特制订的作战计划，是以一个整营突破前进，而以E连为前卫。但是在实战中，后续部队的启程时间发生延误，在日军开始阻击时，除E连外，其他连都落在了支援距离之外。同时，因事先没掌握日军阵地的准确位置，也无法让炮兵进行配合射击，孤军深入的E连不但没打着狼，还差点儿让狼给叼了。

第一天的攻击就此告吹。第二天，陆战队吸取教训，做了充分的侦察和炮兵准备，并调来飞机和轻型战车担任掩护工作。

然而，意外和霉运还是没有远离。两辆掩护战车在茂密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好不容易找着道儿，又稀里糊涂地把炮口对准了自己的部队。

战场秩序顿时大乱，陆战官兵们惊慌失措，朝着四面八方胡乱放枪。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他们很快恢复了理智。

毕竟受过野外作战和生存的高强度训练，即便在彼此失去联系和配合，处在各自为战、人自为战的情况下，每个陆战队员仍然知道主攻方向在哪里，并毫不动摇地发动进攻。

当停火命令下达时，部队开始打扫战场，这才发现，经过陆战三师

的“盲战”，所有的日军主阵地都已被攻克。

在哈尔西派航母部队再袭拉包尔的前三天，美国陆军第37步兵师开始登陆布干维尔，并接管了阵地的一半，岛上兵力已逐渐达到一个军的标准。美军的指挥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仙人掌航空队”队长盖格少将接替范德格里夫特，担任了第一两栖军的军长。

盖格本身也是海军陆战队员出身，但他是一个完成了飞行员训练的陆战队员，因此才能指挥“仙人掌航空队”，并把这支航空队操练得风生水起。

盖格带着军部人员登上布干维尔，并在岛上正式成立军部。他手下的这个军与其他美军部队都不同，这是一个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组成的单位，其中的各个建制及兵种都具有不同的背景，训练和战术观点也不同，要指挥他们，难度不小。同时，美军虽然在椰子园战斗中取胜，但是其防线还没能把飞机场的预定位置给包括进去，日军第23步兵团在皮发河东部建立了新的主阵地，阻碍着美军的进展。

盖格的工作表现说明他非常称职，第一两栖军被调配得井井有条。在盖格的指挥下，陆战三团奉命向皮发河东部发起攻击。

11月20日，陆战三团二营扫荡了日军的前哨阵地，渡过皮发河后继续前进。突前的E连侦察排发现了一座高达400英尺的小山岭，上面只有极少的日本兵把守。侦察排长席比克中尉马上明白了这个位置的价值，立即率兵攻克，并掘壕防守。

丢掉山岭后，日军指挥官才意识到排兵布阵上的疏漏，急忙集中兵力实施反攻。陆战队也派兵援救，使山岭守军最终增加到200人。

山岭争夺战愈演愈烈，美军一共击退日军的四次进攻，将这块阵地守得坚如磐石。二营的其他连在其他方向都没能突得上去，只好被迫撤退，最后重上前线皆依赖这座山岭，因此，它后来便以侦察排长席比克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席比克岭”。

此后，一连三天，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利用这段时间，盖格一面加强侦察，一面从陆军和陆战队中调集炮兵做射击准备。

★31节伯克

11月24日，一切准备就绪。七个营的炮兵集中火力进行射击，口径从75毫米到155毫米不等的野炮在前线怒吼。陆战三团一营同时担任火力掩护，在阵地上用机枪向日军扫射。

上午9点，陆战三团三营居左，二营居右，跃出阵地，开始发动声势浩大的突击。

美军进行了三天准备，日军也没闲着。第23步兵团同样调来了炮兵，而且炮兵的作战技巧很出色，火炮射程被调整得十分精准，当美军陆战队员从阵地跃出时，立即“万弩齐发”。猛烈而准确的火力使美军蒙受了极大损失，伤亡数字达到了整个布干维尔岛战役的最高峰。

火炮对双方步兵的杀伤差不多是对等的，当陆战队九生一死冲过“烈火地狱”时，日军的抵抗力也已经降到接近零点，一线阵地全被美军炮火夷为平地，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死尸和工事废墟。

再往前推，火炮射程有所不及，无法进行充分压制，日军的抵抗又变得激烈起来，并且从三营的左翼发动了有组织的反击，给所有前进部队都造成了迂回的威胁。

三营官兵猛扑上去，通过一番血腥的肉搏战，才解除了这一威胁。随后，这个营又立即向前挺进，中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此时，距离出发阵地已经在800码开外，陆战队一面进行整顿，一面布置迫击炮阵地，以便对第二目标线发动突击。

突击重启后，日军的抵抗虽然还是一样顽强，但兵力已经分散，毫无组织，因此其实际战斗力十分微弱。三营、二营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像压路机一样压过去，终于到达了第二目标线。

11月25日上午，盖格调来了新的生力军，陆战第九团从左，陆战突击团从右，继续向前推进。激战一个白昼后，为保存实力，第23步兵团所剩的最后一支建制部队乘着夜色逃跑了。

这场被称为“皮发叉路之战”的激战至此告一段落。战后，美军在丛林中找到的日本兵遗体达2014具，但是日军到底伤亡了多少，始终没有做过精确统计，连日军本身也无准确数字，只知道第23步兵团作为番号整体已不复存在了。

皮发叉路之战发生时，百武仍没有弄清楚美军的真实意图，他只能静观战局的发展。战斗打完，他自以为搞懂了，认为原先的估计一点儿也没错，美军上岸就是要夺取机场。

不要再浪费过多的人力和精神主动出击或反登陆了，那样证明不合算。打定主意后，百武便把退到布干维尔岛内陆的日军残部收集起来，与第六师团等部队合兵一处，建立起新的内陆防线。这条防线以岛上机场为保护核心，而且远在美国火炮的最大射程之外，防线内的日军只等“疯狂”的美国人攻上来，好实施他们的以逸待劳之术。

现在让百武发愁的，不是登陆的美军两栖军，而是航空队。日军在布干维尔岛共有六个飞机场，大部分在南部的布因，有一个在北部的布卡。就是这个布卡机场，由于遭到美机的频繁空袭，已无法使用。

另外，相对于布因机场，布卡机场所在的布卡岛防守薄弱，百武担心盖格会乘虚而入。为此，他要求海军迅速派出巡洋舰，以“东京快车”的方式向布卡岛运送陆军增援部队，同时从该岛撤出多余的空勤人员。

11月25日，联合舰队抽调五艘驱逐舰组成编队，其中三艘载人，两艘护航。就在这天傍晚，美国夜航机发现了航行中的这支日舰编队，并迅速进行通报。

此时，谢尔曼和蒙哥马利的航母大队已调离所罗门海区，该地区海战任务仍由南太平洋第三舰队单独承担。接到敌情通报后，哈尔西的作战参谋一算，美舰必须以31节（即每小时行驶31海里）的平均速度航行，才能在指定时间到达目的地。

哈尔西想到了伯克的驱逐舰部队，他们的驱逐舰皆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造的新舰，即“弗莱彻”级驱逐舰。“弗莱彻”级驱逐舰被认为是二战时期最好的驱逐舰，配备有SG型对海搜索雷达，火力凶猛，且具有优异的续航能力。

不过，伯克部队的驱逐舰虽有“小海狸”之称，但平时的最高编队速度也只达到30节。哈尔西亲自给伯克下达了一道命令：“伯克，你必须以31节航行，到达布卡岛以西大约30海里处，如果遇到敌人，你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办。”

伯克立即组织了一支由五艘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以31节的速度朝目的地高速驶去。因为这个典故，他本人后来就有了一个新的绰号——“31节伯克”。

分舰队赶到一个叫圣乔治角的狭窄海峡时，他们通过雷达发现了日舰。伯克是驱逐舰“古罗马战法”的首创者，但阴错阳差，第一个赖以成名的却成了他的继任者穆斯布鲁格，这次终于可以由他亲自来实施自己的军事主张了。

圣乔治角海战的前半段，几乎就是韦拉湾海战的翻版。伯克也是将舰队一分为二，他自率三艘驱逐舰绕过日军侧翼，向其中两艘担任警戒的日舰发射了15发鱼雷，然后转向撤离。

当晚天色很黑，不过在伯克看来，漆黑的夜晚正是“理想的鱼雷攻击好机会”。果然，日舰编队对美军的来袭毫无察觉，仍然在照直前进。伯克的鱼雷命中点计算得十分精确，鱼雷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那两艘倒霉的日舰。听到爆炸声后，已提前占领阵位的另外两艘美军驱逐舰开始射击，将两艘日舰送入了海底。

要说圣乔治角海战与韦拉湾海战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多了一个追击的过程。在伯克的指挥下，美舰对三艘满载地面部队的日舰展开猛追。

追了十多分钟后，伯克突然命令“小海狸”们掉转航向，接着，船员们就看到三发“长矛”鱼雷在后面爆炸了。如果美舰不做出这一动作，很有可能就会有舰艇中招，众人对伯克的指挥才能和对危险的预知能力都感到十分惊讶，认为自己能在伯克的指挥下作战简直是太幸运了。

伯克分舰队在追击中又击沉了一艘日舰，一直追到离拉包尔约60海里，才在天亮前转向返航。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驱逐舰和巡洋舰长期掌握着主动权，美国海军的驱逐舰舰长们曾屡遭挫折，经受最艰苦的战斗考验，即便车轮战役开始后也是如此。正如一位多次参加驱逐舰大战的美军船员所说：“在所罗门群岛的每个人都深深感到，每一分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伯克、穆斯布鲁格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作战技能也变得更加成熟老练。圣乔治角海战是日军最后一次动用“东京快车”，从此，日本人再也不敢用驱逐舰来做这个偷偷摸摸的生意了。

★很血腥，也很累人

百武费尽心力，就算计着美军会去夺取他的布卡岛和布卡机场。但实际上，盖格根本就没往那个地方想，因为他通过皮发叉路之战已达到了战略目的。

至1943年11月中旬，已有约34000名陆军士兵及陆战队员进入布干维尔岛，环形防御阵地将近22平方英里。更重要的是，可建机场的平地就在这22平方英里之内，沼泽的难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说起来并不复杂，排掉沼泽里的水即可。

11月24日，托罗基纳机场初具雏形，美机第一次在机场上做了紧急着陆。假以时日，机场工程便可全面完成，这种情况下，美军还有什么必要攻打布卡岛，或去死磕百武苦心经营的新防线呢？盖格接下来要做的，只是把已有的环形防御阵地夯个结实，以便为飞机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

美军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已成为过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岛上的枪炮声已经完全平息。

11月29日，盖格对柯岩里滩头发动了突袭战。柯岩里滩头在奥古斯塔女皇湾的西南面，距离美军现在位置有10英里远，那里有一些日军的补给站，布干维尔日军主力在南部基地。如果百武忽然改变主意，把第六师团调过来攻击，这些补给站就很关键了，所以不得不防。

盖格出动的兵力为伞兵营和一个突击连，采取的方式为两栖登陆。晨光熹微中，柯岩里的日军把登陆美军当成了自家援兵，有一个日本军

官还从丛林里跑出来，向第一个登陆的陆战队员喊话。

这份交情自然是怎么都攀不上的。发现真相之后，日军大吃一惊，又气又急，马上发起猛烈攻击。柯岩里日军的实力超出了原先的预计，美军不久就被压制到纵深不到200码的滩头，若是日军不看走眼，他们能否顺利上岸，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岸是登上来了，但登上岸的人处境非常尴尬——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退无可退，只有竭尽全力挖掘防御工事，等待转机。

转机并没有到来，日军的火力越来越强。盖格明白任务已经失败，只能在登陆部队的弹药用完之前，尽快让他们全身而退。

在日军迫击炮的阻击下，登陆艇无法靠近滩头，因此前两次营救行动都失败了。黄昏时，盖格调来一艘美军驱逐舰，在柯岩里滩头附近向日军阵地开炮射击。同时，岛上的美军主阵地也把155毫米重炮的射程发挥到极限，朝柯岩里方向轰击。

在炮火掩护下，登陆艇趁着天黑终于把部队接了出来。值得庆幸的是，百武从没有想到把南部基地的重兵调过来，盖格也就再未尝试袭击柯岩里。

布干维尔岛上的最后一次大的地面战，是赫尔托博平之战。赫尔托博平是一座山岭，位于美军环形防御阵地的边界附近。盖格考虑把它作为前哨阵地，就派了一支侦察队前去侦察，结果发现上面已经有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在据守，他们占据了山峰和斜坡的上半部，已经挖好了坚固工事。

赫尔托博平已经成了日军的前哨阵地，这座山岭的斜坡上是厚密的丛林，许多大树高达200英尺，把整座山岭都给遮蔽住了。第一线的美军士兵虽然可以听到日本兵在周围走动，但因视野所限，连开枪都不知道子弹应该射往哪里。

炮弹要想直接命中日军阵地也非常困难，充其量只能吓一吓日本兵，给一线的美国兵壮壮胆。一位美国大兵就很感谢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用功的炮击：“当炮弹落在你的正前方，你就可以蜷伏在洞穴里安心睡觉了，而不必害怕那些小王八蛋跑过来麻烦你。”

盖格决心把日军逐出赫尔托博平，派陆战队前去发起攻击。赫尔托博平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防御阵地，斜坡险峻异常，差不多呈垂直状，陆战队只能插入丛林深处，贴到日军身边大打肉搏战，一旦获得立足点，若不遭遇重大压力和损失，便咬着牙死守不退。

这种打法很血腥，也很累人，却是海军陆战队的强项。从12月12日起，陆战队连打六天，一步步地把日军逼入绝境，最终控制了赫尔托博平。守卫这座山岭的日军共有230人，全部战死，无一逃脱或被俘。

随着赫尔托博平之战结束，美军防线得到完全巩固，除了边界上小的冲突外，盖格不再轻动干戈。在防区内，一个可供战斗机和轰炸机共同使用的新机场已经正式启用。这个机场离拉包尔仅仅220海里，美军战机从这里起飞，便可轰炸包括拉包尔在内的俾斯麦群岛各个地区。

继瓜岛战役之后，海军陆战队再次做到了不辱使命，他们可以交卸任务了。12月15日，美国陆军第14军军部代替第一两栖军的军部，成为布干维尔岛上的美军最高指挥机构。一周后，陆军开始与陆战三师进行接防，陆战三师陆续撤回他们位于瓜岛的营地。

如同在瓜岛一样，许多陆战队勇士都倒在了布干维尔，活着的人只有生的侥幸和对战友的怀念。在美军墓园的告别仪式上，一位陆战队指挥官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虽然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活地狱，可是这些恐怖的印象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第四章 在刀尖上行走

在奇袭拉包尔的两次战斗中，谢尔曼、蒙哥马利航母大队均立下奇功，它们离开南太平洋战场，是要回归第五舰队建制，加入一场横渡中太平洋的新攻势。

中太平洋攻势被视为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攻击主线，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在战争史上的地位也独一无二。中太平洋的岛屿上密布日军的空军基地，如何迅速地越过这一带洋面，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海域，在过去的战例中找不出任何可借鉴之处。

为此，美军进行了精心筹划，新型的训练手段、战术、武器，乃至支援、供给和保障方式都拿了出来。至1943年秋，海军完成了全部的攻势准备。

作为中太平洋部队的主力，新组建的第五舰队拥有6艘巨型航母、8艘护航航母，其他战列舰、重型巡洋舰、轻型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数以百计。

这14艘航母和其他各类军舰大多是刚下生产线。山本在世时承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有没有能力进行航母战争，最终将取决于工业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如果说日本人骑的是自行车，美国人开的就是宝马汽车，毫无疑问，美国无可匹敌的工业力量已经成为第五舰队规模可观且持续增长的基本保证。

第五舰队刚刚诞生时，围绕新舰队司令人选，海军内部就议论得沸沸扬扬，但正式的任命迟迟没有下达。

有一种传言，说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曾力召哈尔西回来就任，只是麦克阿瑟不予放行。当然，传言不过是传言，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职位，够级别的军官谁不惦记呢？莫说以麦克阿瑟的个性应该不至于那么小气，就算这事是真的，哈尔西还不得跟老麦吵翻天，最次也得恨他个洞吧，又何来相处融洽？

这只说明一点，新的舰队司令确实很难选。在大家的心目中，哈尔西就是一条线，低于这条线难以服众。

按照这一标准，成功指挥过中途岛一役的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应在其列，可尼米兹自己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每天早上，尼米兹都会和自己的参谋长一道，以散步的方式从宿舍走到办公室。这天，走着走着，尼米兹突然对斯普鲁恩斯说：“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将有一些变动，我很想让你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尼米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惜的是，我更需要你留在这里。”

斯普鲁恩斯被外界称作“活机器”，他和尼米兹一样，都是能够把持得住的人，一向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喜怒不形于色。听了尼米兹的话，斯普鲁恩斯尽管有些失望，但他还是语气和缓地向尼米兹表态：“战争是件大事，我个人当然希望再同日本人打一仗，但你需要我留在这里，我也只能服从。”

当天晚上，尼米兹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散步时，他告诉斯普鲁恩斯：“你真走运，我最后还是决定让你去。”

斯普鲁恩斯原以为已无缘到一线领兵打仗，听了之后不禁又惊又喜。几天之后，正式任命下达，斯普鲁恩斯一身任双职，在担任第五舰队司令的同时，还兼任第58特混舰队司令。

这一次，许多人都感到惊讶，是因为斯普鲁恩斯兼任的那个职务。

以前，美军航母都是单艘行动，即便在同一个编队，也基本上是各打各的，这主要是考虑到彼此牵连会牺牲航母的机动性。但在实战中，由于每艘航母都要单独派战斗机为自己护航巡逻，警戒舰艇也得分出来两三艘为它们充当“保镖”，使得航母的整体作战效率反而大打折扣。

尼米兹据此提出了快速航母的战术概念，并根据这一概念组建了第58特混舰队。第58特混舰队就是一支快速航母编队，它由四个航母特混大队组成，每个大队都配备了不同数量的大型航母、轻型航母以及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

与每艘航母单独进行空中警戒不同，航母大队发挥团队优势，实行的是集中战斗巡逻。巡航时，由驱逐舰组成外层反潜警戒幕，一旦出现空袭危险，驱逐舰即加入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内层环形警戒幕，这些护航舰船采用无线电引信高炮，集中对空射击时，可以形成前所未有的防御优势。

四个航母大队之间既能联合行动也能独立作战，甚至能从中抽调部分舰船编成突击编队，以执行特别使命。比如谢尔曼、蒙哥马利航母大队赴南太平洋作战时，采用的便是这种模式。

除了做减法，更多的时候是做加法，其中之一就是配备后勤供应舰编队。当为数众多的油轮、飞机供应舰和补给船只随第58特混舰队一起

行动时，航母大队就是一个个海上浮动机场，其机动性能和自卫能力达到了早期航母作战难以置信的高度。

东条把快速航母的远程作战能力作为“蛙跳战术”之外美国战胜日本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实际上，第58特混舰队甫一问世，便显示出了自己的不菲身价。凡是熟悉太平洋作战计划的人，都知道这支舰队非同寻常，很可能成为第五舰队的核心，但凡有雄心壮志的军官，没有不想做第58特混舰队司令的。

在任命下达之前，多数航空兵军官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职务将会落到他们中间的某个人身上，毕竟航空队对航母编队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不料，尼米兹最后还是选择了斯普鲁恩斯。有的落选者失望之余，便以各种理由来批评尼米兹用人有问题，比如，斯普鲁恩斯没有当过飞行员，怎么能指挥如此重要的航母部队呢？

尼米兹不为所动。他选人的标准就是看能力，而不是其他。的确，斯普鲁恩斯没有开过飞机，但这并不说明就指挥不好开飞机的人，尼米兹说：“斯普鲁恩斯懂得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的最大优点是善于判断——根据情报和他的专业知识做出的判断。”

作为特混舰队的司令，斯普鲁恩斯并不需要亲自开着飞机去战斗，但要在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局中做出正确判断，这方面的能力，斯普鲁恩斯早在中途岛战役中便表现得淋漓尽致。尼米兹对此予以充分肯定：“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全靠斯普鲁恩斯，我们之所以能打胜那一仗，就是因为有他的判断和智慧。”

斯普鲁恩斯的判断力，有时连尼米兹都不及。在中太平洋攻势中，尼米兹设想先打马绍尔群岛，斯普鲁恩斯则提出异议。理由是，美军的任何陆上基地都不能对马绍尔群岛实施成功的侦察和支援，难以做到知己知彼，而且马绍尔群岛的防守较为坚固，若第一战就出状况，会给整个攻势带来不利影响。

斯普鲁恩斯建议第一刀应对准距离更近也更容易攻下的吉尔伯特群岛。等占领吉尔伯特之后，再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侦察和支援就方便多了。

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尼米兹采纳了斯普鲁恩斯的这一建议，将攻略目标改为先打吉尔伯特，后打马绍尔。

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吉尔伯特的第一个目标是瑙鲁岛。但斯普鲁恩斯看过瑙鲁岛的照片和图表后，发现这座圆形岛滩头狭窄，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不仅易守难攻，而且占领后也无法建立机场。

另一方面，瑙鲁岛与美军要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塔拉瓦环礁相距太

远，占领瑙鲁岛后，对夺取塔拉瓦起不到支援作用。还有，瑙鲁岛与联合舰队的基地特鲁克太近，容易遭到袭击。

斯普鲁恩斯的想法是舍瑙鲁岛，取马金环礁。后者距塔拉瓦环礁不远，离马绍尔群岛更近，且马金环礁都是珊瑚岛——凡属珊瑚岛即有两个优势：岛上可开辟机场，环礁中可停泊舰艇。

自己的决策屡次被部下推翻，尼米兹脸上再装得虚怀若谷，在众人面前也难免有些下不来台，但他知道，斯普鲁恩斯的建议均来自对实战需要的细致思考，有理有据，因此，心绪平复后，他马上报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予以批准。

★鱼没上钩

西进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计划被命名为“复苏行动”，原定于11月19日实施，由于要等待哈尔西借调的谢尔曼、蒙哥马利航母大队赶回，总攻发动日期又顺延了一天。

11月20日拂晓，大洋复苏，第五舰队倾巢出动，所有参战部队均向着吉尔伯特群岛的目标进发。

吉尔伯特阶段的作战行动另有称谓，叫作“电击行动”。作为“电击行动”的第一目标，马金环礁对于美军来说并不陌生，瓜岛战役期间，“美版八路军”卡尔逊突击营正是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突袭战。马金环礁的主岛及日军指挥部所在地是布塔里塔里岛，此地一取，就等于控制了整个环礁。

布塔里塔里岛的日军总共不足800人，其中海军陆战队员只有284人，其他全都是地勤人员、日军工兵和朝鲜劳工，防御能力并不强，这也是斯普鲁恩斯优先将其作为进攻目标的原因之一。同时，布塔里塔里岛靠近马绍尔群岛，二者相距仅190海里，容易遭到马绍尔日军的袭击。因此，斯普鲁恩斯要求必须在一天之内就予以占领，以便支援舰队迅速撤退。

第五两栖军军长霍兰·史密斯少将亲自指挥了布塔里塔里之役。这座小岛的形状有如一只铁锤，日军的主要设防地带在“锤柄”的约三分之一处，史密斯计划先在“锤头”实施牵制性登陆，以便把日军从“锤柄”吸引出来。之后，美军再在“锤柄”进行二次登陆，将日军予以拦腰截断。

鱼钩设计得很精妙，只是鱼没上钩。不是饵不够，也不是鱼不饿，而是日军兵力太少，基本上都留在原阵地未动，这让霍兰·史密斯枉费了一番心机。还好，护航舰队的空海支援很给力，使得部队登陆时未遇到太大困难。

不给力的恰恰是登陆部队。从珍珠港开来的第27步兵师长期担任夏

威夷的警备任务，此前从未正式参加过战斗，这是他们首次实战。由于久驻海外，该师的很多士兵都很想家，反映在战场上就是怯战，缺乏应有的英勇精神。部队上岸之后，仅仅受到几名狙击手的射击，或者是一两挺机枪的拦阻，便整整几个小时动弹不得。尤其是到晚上，特别容易紧张，偶有风吹草动，一群人就神经过敏，胡乱射击，有时干脆连阵地都放弃了。负责输送登陆部队的特纳后来向尼米兹报告：“坦率地说，他们（第27步兵师）还没有开战就战战兢兢，一直吓得发抖。”

霍兰·史密斯也非常恼火，他富有两栖作战经验，知道这样的打法不行，但短时间内又没法把弱兵马上调教成强兵，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指挥下去。

按原定计划，用一天时间肃清是绝对不可能了，光把日军驱逐出主阵地就用了两天，再将其压迫到“锤柄”的一端，又用了两天。

在布塔里塔里战斗中，美日兵力对比是23：1，但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花了整整四天才占领布塔里塔里岛，日军除陆战队1人、工兵和劳工104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歼。第27步兵师也战死了64人，伤152人，这个伤亡率是比较高的。

耗时过长的登陆战，使得支援舰队无法按原计划及时撤退，结果一艘日本潜艇趁机驶进马金海面，用鱼雷击中了“里斯康布湾”号护航航母。航母发生爆炸，900多名船员中有近650人丧生，远远超过了登陆部队的损失。

第27步兵师的拙劣表现，让霍兰·史密斯对陆军的两栖作战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其实他最想指挥的，还是海军陆战队。

都知道陆战队更厉害，斯普鲁恩斯将由新西兰调回的陆战二师用来啃真正的硬骨头——塔拉瓦环礁。塔拉瓦面积超过马金，是吉尔伯特群岛16个珊瑚岛中最大的一座，同时也是日军的防御重点。

陆战二师的所有部队都在不同阶段参加过瓜岛战役，瓜岛战役结束，他们在新西兰休整训练了7个月。那是一段甜如蜜的时光，新西兰人对这批逃出丛林地狱的勇士倍加青睐，有许多人在新西兰结了婚，还有更多的人准备结婚，真是“直把他乡作故乡”，以致离开新西兰时，几乎人人都恋恋不舍。

出发了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一切都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只有少数军官才掌握行动机密。

在海上航行72小时之后，指挥官才宣布进攻目标：“从今天算起，第六天的8点30分，我们将袭击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环礁。我们将从末端的一个小岛登陆，土人称它为贝提奥岛。”

无论塔拉瓦环礁，还是贝提奥岛，对于普通陆战队员来说，都是一

些虚无缥缈的地名，他们听都没听说过，连怎么发音都弄不清楚。当时为了保密，书信中一般都不直接提及军营驻地。一名士兵为了让他在美国的情人知道下一步去向，便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暗语，比如“我最亲爱的紫罗兰”是说他将开赴特鲁克，“我心爱的紫罗兰”表示去拉包尔，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塔拉瓦环礁，于是只好用了“宝贵的”来形容，意思是他还在海上。

★涂抹

在美军军用地图上，给塔拉瓦环礁的代用名字是“海伦”。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名字，但对陆战队员来说毫无意义，在枯燥乏味的航行过程中，他们只能用晒太阳、打扑克、磨刺刀或者写家信来打发和消磨时间。

指挥官告诉陆战队员们：“登陆之前，我们将用海军的炮火和俯冲轰炸机狠狠地敲它一通。我们将用强大的火力轰击这个地方，直到它成为一片废墟。”

此言果然不假。在陆战二师到达塔拉瓦环礁之前的三天里，第58特混舰队的部分舰船就分批接近塔拉瓦环礁，对岛上的日军阵地进行了有计划的炮击和空袭。海军信誓旦旦地向陆战队的军官们保证：“我们的意图不是想要压制住这座岛，也不想毁灭它，我们只不过是把它‘涂抹’掉罢了！”

陆战二师在瓜岛时见识过海军舰炮的威猛，因此听到后全都乐不可支。论面积，塔拉瓦环礁远不及瓜岛及布干维尔岛，有人更夸大说，塔拉瓦环礁可能还没有纽约的中央公园大呢。想想看，这次海军的舰炮火力比瓜岛那次还要猛、还要多，日军都挤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地方，他们怎么受得了呢？

现在陆战队唯一担心的，是别把塔拉瓦环礁炸得太过火，到时候连登陆踏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名陆战队员对此颇有失落感：“很难想象这么多炸弹落到这座小岛上，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其他人已经互相吹起了牛，这个说：“我要向日本鬼子尸体的脸上吐唾沫。”那个说：“这不好玩，最好掰开他的嘴，让他咽下去……”

11月20日，凌晨4点，运输舰队驶抵预定登陆点——贝提奥岛。这座只有两英里长的狭窄小岛，也是塔拉瓦环礁中唯一设防的岛屿。

天空刚刚现出黎明的迹象，舰队就开始放艇。运输舰上搭载的登陆艇被放到海上，陆战队员纷纷从挂在舰边的船网上爬下来，逐一跳入登陆艇。

这时海面上突然升起许多水柱，《时代》周刊的随军记者看见一发

炮弹在登陆艇旁爆炸，他不禁喊起来：“我的天哪，偏得太多了，那些小伙子还需要练习练习。”

敢情他还以为炮弹是美军发射的。旁边的一位陆战队军官提醒他：“你难道认为那是咱们的炮打的吗？”

原来，是岛上日军开炮了。在新加坡战役中，日军从英军手里缴获了一批八英寸大口径海岸防御炮，就安装在贝提奥岛上，这些巨炮轰击时声如巨雷，虽然没有一发直接击中船只，但横飞的炮弹碎片还是给舰上人员造成了不少伤亡。

显然，贝提奥岛上的日军并没有被“涂抹”掉，大家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登陆编队的指挥官大骂炮火支援部队信口开河，害人不浅。在炮火的威胁下，运输舰只得暂时撤到其射界之外，已经放到海上但依旧吊在舰旁的登陆艇也被一并拖了出去，那情景就仿佛是母鸭带着一群小鸭子在游泳一样。

美军支援舰群马上予以还击。三艘旧式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先后驶向岸边，对贝提奥岛进行破坏性射击。按照所处位置不同，舰炮射击距离也不等，最远的14000米，最近的1800米，所有炮弹都呼呼生风地飞向日军的火炮阵地及掩蔽部。

接着，支援舰群又转到预定登陆区域的正面，对滩头实施射击，把日军驱逐出滩头阵地，同时也从精神上给敌方以打击。

当天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将近3000吨炮弹倾泻至贝提奥岛。隆隆炮声中，硝烟将舰身完全笼罩，只有炮口的火光在一闪一闪地发亮，贝提奥岛成为一片火海，巨大的烟柱和滚滚灰尘直冲云霄。

战前美军做过较为精细的空中侦察，定出了大部分巨炮以及一些防御设施的位置。火力攻袭中，这些显要目标皆无遗漏：战列舰的16英寸舰炮很快就让岛上的“八英寸”炮台变成了哑巴，日军的木制营房被烧毁，一座军火库被炸毁。

正式登陆前五分钟，舰载机再次对滩头进行猛烈扫射，而支援舰群则向纵深转移火力，尽可能地为陆战队前进铺平道路。

为了实施这次登陆行动，美军拍摄了许多空中侦察照片。从照片上看，贝提奥岛就像一只栖息的海鸟。这只“栖鸟”的“脚”是一道四米高的防波堤，那是日军沿着海水涨潮时的水线，用椰子树原木在海滩上构筑出的一道极其坚固的壁垒，只有使用重炮才能将其摧毁。

日军的主阵地就在防波堤后面，不仅可隔堤炮击，还能通过堤上的射孔，对进至滩头的部队进行射击。

如果仅仅依据照片，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贝提奥岛的防御弱点，这座

岛已经完全要塞化了。见多识广的指挥官们只能通过对比，来找出相对合适的登陆场，最后他们发现，日军重要的海岸防御设备以及复杂的水底障碍网，几乎都在“栖鸟”的“背部”，“下腹部”则较为柔软，换句话说就是比较好突破。

所谓“下腹部”，是贝提奥岛位于礁湖一侧的海滩，有1400米长，正是美军确定的唯一登陆场。

在抢滩登陆的运输工具上，登陆艇当然是首选，但贝提奥岛附近的潮汐涨落情况不明，到时如果海水过浅，登陆艇就过不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霍兰·史密斯决定使用履带登陆车。

履带登陆车是一种新式登陆工具，依靠履带和推进器前进，其基本功能不是运人，是运物资。它可以通过岩石、沼泽等险峻地形，从船上直接把物资运到内陆，而不必在滩头卸货。这是登陆艇和一般卡车都无法做到的。从功用上看，履带登陆车更像是能在海面浮动且便于抵岸的水陆两用坦克。

过去运物资的，现在要用来运人，不过也正因为纯粹是辅助性运输工具，所以部队配备的并不多。陆战二师只有一个履带登陆车营，75辆车，经过调补，到开始进攻前，也仅集中了125辆车。一辆车最多装20人，这么少的车，要把一个陆战师全部运上海岸，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解决的方案是前面三个攻击波用履带登陆车，后续部队则改用普通登陆艇运送。

★刀山剑海

11月20日，早上8点45分，履带登陆车载运陆战队员分三拨进入礁湖，随后便向岸边涉水行驶。不久，它们遭到了日军枪炮的射击。这些火力都很散乱，对登陆车构不成太大威胁，说明在遭到长时间炮击之后，日军的恐惧心理还没有马上解除。

但是从第四拨开始，情形就没这么好了，因为他们乘坐的是登陆艇。

对一般登陆艇而言，至少要有1.2米的水深才能航行，可是美军登陆时遇到贝提奥岛退潮，连着沙滩的海滩礁盘（即珊瑚礁）区正好处于一天中水最浅的时候，水深充其量也不超过0.6到0.9米。

之前一些指挥官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登陆艇搁浅在礁盘外，前进不得。陆战队员们只能跳入水中，把武器高高举过头顶，徒步涉水向岸边前进。

此时距离岸边还有700码（约640米），陆战队员身上全都背着沉重

装备，即便在普通海边行进，也足以把一个体格健壮的人累得半死，何况那还是礁盘——海底全是坚固的珊瑚礁，有如刀山剑海一般。

这是蜗牛一样的前进速度。甚至有人走着走着，突然掉进一个特别深的洼地，一不小心就淹死了。走在浅水里的陆战队员日子也不好过，除了防备脚下，他们还得躲避前面如雨袭来的日军枪炮。

之前，美军以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猛烈炮击，贝提奥岛的日军一定已经失去了防御能力。有人判断：“似乎岛上已无生物，部队靠近海岸，看来只要走上岛去就行了。”还有人猜测：“陆战队将站着进去，岛上活着的日本兵不会超过50人。”

其实不然，设在地堡里的日军指挥所、掩体、隐蔽的火炮阵地几乎都未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日本兵也都安然无恙，他们仍可使用小口径火炮、机步枪封锁海滩，对美军登陆部队进行射击。

眼前已不是抢滩登陆，而是极为惨烈的屠杀，礁盘上面的海水由蓝色变成了红色。靠个人力量奇迹般登岸的幸运儿是有的，但只是少数，多数人都沉入了海底或倒在了海滩上。

由于日军炮火过于猛烈，无论伤者还是死者都无法及时抬运下来。尚未登岸的履带登陆车如果不想从死伤者身上碾轧过去，就只能退回海中，绕道前进，结果有四辆履带车沉没，乘员全部闷死在里面，剩下的两辆履带车也成了日军火炮的活靶子。

陆战二师的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少将闻讯，只得下令暂停第六拨之后的攻击，以避免出现更多的无谓损失。这意味着，在后续增援重启之前，已登岸部队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战斗下去。

美军按登陆海滩的不同位置，分别命名了“红一滩”“红二滩”“红三滩”。在“红一滩”登陆的陆战二团三营因处于日军两边侧射的夹击中，多数履带登陆车中弹后失去机动能力，只有少数勉强抵岸。除此之外，从“红二滩”登陆的陆战二团二营，从“红三滩”登陆的陆战八团二营皆冲上了滩头。

已登陆部队的处境非常危险。作为参加过瓜岛战役的老部队，陆战二师对于日本人和日本人的战术早已不陌生，可是在这座珊瑚岛上，他们还得和那支初出茅庐的菜鸟部队——第27步兵师一样从头学起。

一座岛屿的海岸线如果足够长，守军就算使出天法，也无法对所有要点做到处处设防，你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点，在滩头站住脚就不会太困难，瓜岛和布干维尔岛皆是这样。贝提奥岛不同，这里的海岸一共只有一英里半长，经过日军15个月的打造，几乎成了铜墙铁壁。

上岸的部队只能趴着，一站起来就会成为几个方向的射击目标，从而沦为枪下之鬼。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赶快组织滩头防线，日军只需发

动一次大逆袭，就可以在滩头上将他们歼灭干净。

第一、二、三攻击波的美军在编制上较为整齐，但四、五、六攻击波因为损失太大，残余部队到达滩头时都已经溃不成军，编制乱七八糟。一些下级军官和老兵便主动担起责任，把身边人员组织起来，不管原来是哪个部队的，一律填入滩头防线。

真正凝聚成有机的战斗整体，是在肖普到来之后。上午10点30分，突击部队指挥官、陆战二团团长沙普上校登岸，在一个占领的日军据点设立了指挥所。

肖普到一线来指挥作战也是机缘巧合。他原来在师部担任作战科长，正好陆战二团的原团长在演习中负了伤，于是一个星期前，他便被临时派到了这个位置。

肖普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幕僚人员，他是正规海军陆战队员出身，有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另外一个优势是，陆战二师拟订作战计划时，他还在师部作战科主持工作，所以对岛上的地形、日军设防情况，以及陆战二师的攻击方案，都有明确认识。可以这么说，对进攻贝提奥岛，全师没有第二个人会比他更清楚了。

贝提奥岛上约有26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皆为与陆战二师一样的精兵。此外，岛上还有1000名日军工程兵和1200名朝鲜劳工，其中的一部分工程兵受过军事训练，配有武器，因此该岛有战斗力的日军应估计为3000名。陆战二师是个加强师，约有16000人，但按原计划，该师留了一个团做预备队，其余两个团又留下了预备队，这使得实际参战的部队数量严重不足。

突击登陆的兵力至少要比守军多两倍，这是一条基本的军事原则。肖普上岸后，很快就和已登陆的各个战斗部队建立了电话联络网，下令团预备队立即投入战斗，同时通过无线电，请求师部立即给予舰炮和空中火力支援。

师长朱利安·史密斯不仅满足了肖普的要求，还从师预备队抽调了一半兵力，以增援遭受严重损失的陆战队。此后，正在指挥布塔里塔里战斗的霍兰·史密斯也应他们的请求，从自己统率的第五两栖军中拨出预备队予以增援，这大大增强了肖普部队的攻击力。

战史评论家认为，肖普在贝提奥岛登陆战中所做出的一切当机立断的决策，都被实践证明非常合理有效。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单独指挥着整个登陆战，他镇静如常的指挥风格和敏锐的军事天才，在最紧要的关头挽救了陆战二师在这次登陆战中的命运。

在舰炮和空中攻击的掩护下，陆战队从滩头出发，逐步向内陆推进。

单纯从地面上看，贝提奥岛上很少能找到活着的東西，包括日本兵，更不存在瓜岛、布干维尔岛上常见的丛林。就是有几棵稀疏的椰子树，也早已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

敌人在哪里呢？他们在地下！

日军要塞工事挖得很深，工事的顶层铺着厚达两米的枕木和钢板，上面再堆一些珊瑚岩石或者沙土。那些必须露出地面的部分，很像一座沙丘，或者一堆乱石。

在贝提奥岛上，这样的沙丘和乱石非常普遍，让人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工事伪装。有时美军正想在“沙丘”旁边坐下休息，忽然就听到了日军在下面说话的声音。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因为听得到声音看不见人，就根本无法向他射击，有些人还没找到日军工事在哪里，就被日军的隐秘火力给撂倒了。

现在陆战二师简直有点儿怀念瓜岛那座“活地狱”了。在那里，厚密的丛林固然会使行动受到限制，然而部队毕竟拥有相当大的回旋空间，敌我主防线也分得较为清楚。贝提奥岛的最大宽度只有800码，地下又有蜂窝一样的工事和固定阵地，陆战队连一个排都难以活动开来，更不要说一个师了。

日军在岛上的工事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构成了一百多个相对独立的防御据点。其正面火力一般集中在狭窄地带，枪眼和炮眼都特别小，虽然这样视界受到极大限制，威力却极其可怕；两侧主要依靠其他工事的交叉支援，这样使得美军不仅无法从正面加以攻击，也难以实施迂回。

守岛日军指挥官柴崎惠次海军少将对防务自鸣得意，他夸口说，就是来一百万人，用一百年，也攻不下这座贝提奥岛。

事实证明，美军固然在进攻珊瑚岛方面经验不足，可是日本人也太小看对手的威力和意志了。要知道，这可是一支在瓜岛经过千锤百炼，又在新西兰休整期间进一步训练打磨的劲旅，说陆战二师是全世界最精锐的丛林战部队之一，也不为过。

陆战队员不屈不挠地往前推进，即使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大兵们也没有一点儿迟疑和退缩。他们冒着危险挨个接近防御据点，用手雷、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将正面、侧面工事及里面的日本兵彻底消灭。

打着打着，陆战队也发现了日军防御上的弱点——各工事之间虽可形成配合，但也因此缺乏弹性，只要其中一个工事被打掉，其余工事解决起来就相对容易多了。

当然容易并不是说吹口气就能做到。以日本兵那种丧心病狂的本性，你不从肉体上予以完全消灭，他就会躲在工事里死扛到底。

黄昏将近的时候，登上滩头的5000名美军用伤亡近三分之一的代价，控制了西面海岸的一半，并且在这个滩头堡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纵深达300码的滩头阵地。

然而随着夜晚的到来，敌情更趋严重，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必然会以黑夜为掩护发动强袭。肖普用无线电向师部报告：“情况依然可虑。”他下令所有人员挖掘工事，同时实行火力管制，严禁士兵开枪，以免暴露目标。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内也充满了紧张气氛。当天白天，尼米兹看到了陆战二师调用师预备队的电报，这么早就使用师预备队，说明岛上形势相当严峻。除此之外，电报在结尾处还使用了“成败未卜”四个字。遥想太平洋战争初期，威克岛失陷前，岛上所发电报也出现过相同字眼，幕僚们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尼米兹也深为不安，他静静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轻声地说：“我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兵力都运去了，力量充足，人数占优势，为什么还是没有打好呢？”

★90%都是等候

幸好，预料中最坏的情况并未发生。

在支援舰群的炮击下，日军防御工事虽只受到轻微损伤，但电话线却被炸断了，柴崎少将与大多数工事都失去了联系，只能指挥所辖的少数部队，同时美军支援舰群整个晚上都在继续进行扰乱性射击，也迫使日军无法实行大规模动员。

最令人提心吊胆的一晚终于度过了。第二天一早，岸上的美军个个又累又渴又饿。尽管日军没有发动夜袭，但没有一个陆战队员晚上能够睡好。他们每个人都携带了两个水壶，可在酷热天气下早就喝干了，而贝提奥岛又无天然水源可以补充。口粮只有一天的，也吃完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战斗也不能停止，因为贝提奥岛90%的面积仍然掌握在日军手里。柴崎已经给他的士兵下达严令：“据守各重要地区，直至最后一兵一卒，把敌人消灭在水边。”

与第一天相比，第二天的火力支援情况大有改善，无论舰炮炮击还是舰载机的轰炸，命中率都在不断提高。中午前后，海潮开始上涨，登陆艇爬过礁盘，给肖普送来了后续部队及陆战炮，这使得陆战队在推进时获得了更多便利，但实战的艰苦程度仍大大超出想象。

在前进过程中，他们随时会与看不见的敌兵不期而遇，因此，也无法保持操练中规定的队形和组织。班、排、连不见了，基本作战单位变

成火力小组，这个小组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但也可能多达200人——由不同单位的剩余人员拼凑而成，指挥官有时可能是军官，但也可能就是一名刚入伍的新兵。

几乎所有交手都是近距离，需要爬、滚或者跳跃、俯冲。不过在这种特殊的战斗中，比杀敌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每进入一个新的区域，陆战队员都必须想尽办法寻找掩蔽物，包括树木、弹坑，甚至是已被炸毁的日军工事。实在找不到，也得给自己挖上一个散兵坑。

寻找掩蔽物，是为了避免被日军强大而隐秘的火力杀伤。一到这个时候，陆战队员便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能卧倒在地，听任机关枪子弹从背部上方飞扫过去。

这段时间短则几分钟，长的也可以达到几个小时，可是再长也得等下去，否则不啻送死。陆战队虽然推崇英勇精神，却并不提倡大家像日军那样傻乎乎地喂子弹。

在等候的时间里，可能由呼唤来的舰炮、舰载机或者海岸火炮去炸毁工事，也可能会有其他火力小组通过迂回方式，用炸药包或火焰喷射器近身消灭敌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战斗。

有人形容说，贝提奥岛上的战斗90%都是等候，只有10%才是战斗，甚至到了战斗的最高潮，也免不了要继续等候：“等等等，在这个倒霉的战争里，就只有等！”

陆战队用了一白天的时间，往前推进了800码，到日落时，战线已推进至南海岸，日军被包围在了飞机场的中央。肖普在傍晚发出的电报上已对前景充满了乐观：“部队伤亡很大，阵亡人数不明。战斗成效：我们在取胜！”

这一天夜里，日军即便能够组织起来，也再无逆袭之力，一部分感到绝望的日本兵开始动手自杀。有人用手雷将自己的肚子炸开，实行“另类切腹”；有人把步枪的枪口抵在颌下，然后用脚趾头扣动扳机。

11月22日，美军登陆后的第三天，师预备队、军预备队陆续上岸，很多坦克战车也加入了战斗，但美军的伤亡数字仍然在上升。究其原因，日军虽知胜利已毫无希望，且后无援军，却仍然像老鼠一样藏在地下，死不投降。

上午，柴崎从指挥大碉堡里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我们已把武器毁掉，从现在起，人人准备最后的战斗。大日本帝国万岁！”随后，海军陆战队的推土机使用沙子封锁了碉堡入口，碉堡上面的通风口被灌进汽油，美军用一颗手雷引燃，将柴崎和他的300名士兵送入了靖国神社。

经过一天的苦战，美军终于占领了机场，日军残部被挤压到狭小区域。但是当黑暗来临，已失去统一指挥的日本兵竟然又挥舞着刺刀，发

动了自杀式冲锋。

和日本人打仗，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只要没有被完全征服，他们就一定还要和你拼个鱼死网破。首先遭到冲击的是陆战六团一营，适用于近距离杀伤的汤姆森式冲锋枪开始大展神威。

瓜岛战役时，因为汤姆森冲锋枪的数量不够分配，且不适合丛林战使用，所以陆战队勉强采用了莱辛冲锋枪。无奈这种冲锋枪也不适应热带雨林气候，最后全被陆战队扔到河里去了。到1943年年底，汤姆森冲锋枪产量大增，已成为主流的标准冲锋枪。汤姆森冲锋枪号称“堑壕扫帚”，在汤姆森冲锋枪的猛扫下，日军被打得如同阵地前的一堆堆烂泥。

陆战六团是军直属预备队，也是美军白天作战的主力，他们在烈日下已苦战一天，夜间又遭到这种折腾，许多人的神经都感到受不了，甚至丧失了理智。而且黑暗中火力网再密也有疏忽，日军一批批上，死了一批又上一批，终于有日本兵冲入了美军阵地。B连连长汤姆斯中尉的位置居然也跳入了一个，汤姆斯手枪里的子弹已经打空，情急之下，他举起空手枪，打破日本兵的脑壳，才逃过一劫。

日军通过肉搏战，在A连和B连之间占领了一块小型的突出部。经过呼唤，支援舰群朝该位置猛烈轰击，从而结束了贝提奥岛的最后一幕激战。

★死亡之岛

11月23日拂晓，新增援的陆战六团三营在经过昨晚鏖战的战场时，发现战场上尸积如山，一营的战友们个个不成人形，负伤的官兵都还没来得及后运。

三营继续向前推进，沿途只遇到零星无组织的抵抗，四个多小时后，他们到达了贝提奥岛的另一端。下午1点12分，陆战二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宣布日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了。实际上，日军已被全歼。

贝提奥岛原有3600名日军及1200名朝鲜劳工，最后有100多名朝鲜劳工被俘，但是只有1名日军军官和19名士兵投降，其余的不是战死就是自杀了。前后登岛的美军达到18300人，共伤亡3000余人，战死和负伤后死亡的有1000多人。

战役刚刚结束，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就宣布，塔拉瓦之战使海军陆战队遭受了重大伤亡，这是陆战队成立168年以来不多见的。

三天后，尼米兹决定亲赴贝提奥岛视察，以了解那里的情况。这时，岛上的战场打扫工作还没有结束，甚至还有渴疯了的日本兵从碎石中钻出来，进行疯狂的自杀性袭击，斯普鲁恩斯因此劝说尼米兹推迟前往。

尼米兹没有听从这一劝告，机场暂时不能降落大飞机，他就换乘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到了贝提奥岛。贝提奥岛已成为死亡之岛，掩埋队正在岛上加紧掩埋死尸，但尚有数以千计的尸体未及掩埋，恶臭熏天，令人作呕。当尼米兹走到滩头阵地时，在被打坏的履带登陆车中间，他看到了仍泡在水中的陆战队员的尸体。尼米兹深感震惊：“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味道。”

在这场严峻考验中活下来的陆战队员，显然精神上都遭到了严重打击。他们面容憔悴，神情呆滞，很多年轻士兵看上去比他们的父辈还要苍老。在他们的脸上，没有获胜应有的欣喜和笑容，只有逃脱死神追逐的那种庆幸。尼米兹动情地对士兵们说：“亲爱的孩子们，我为你们骄傲，你们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宣告，美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对尼米兹而言，夺取塔拉瓦岛、马金环礁等岛屿后，收复吉尔伯特群岛的任务已然完成，“复苏行动”可以成功收官了，但美军付出的高昂代价还是在他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视察结束时，尼米兹满腹心事地对斯普鲁恩斯说：“战役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我担心美国公民们不会谅解我们。”

塔拉瓦岛血战确实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阵亡人员家属甚至直接给尼米兹写信，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写道：“你在塔拉瓦岛上杀死了我的儿子。”

得知尼米兹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罗斯福总统立即打电话给金格上将：“告诉尼米兹放手作战，国内的事情由我去办。”

在罗斯福的干预下，一场风波渐渐平息。不过在军界内部，仍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这个人就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不依不饶，倒不是说他个人对尼米兹有多大意见，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美军沿中太平洋路线前进，依据便是这一带岛屿防御坚实，夺取的代价太大——日本联合舰队为了攻占一个中途岛，偷鸡不成蚀把米，从此就走了下坡路，由此可知打中太平洋的岛屿有多倒霉。

当然，老麦也毫不避讳自己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太平洋浩浩荡荡前进的同时，必然会使得他的西南战区得不到补给，从而延缓其车轮战役的行动速度。

自“硬币行动”成功后，麦克阿瑟一直在部署下一步行动，他要快，绝不能慢，更不能被别人拖累。尼米兹的“复苏行动”结束没多久，麦克阿瑟便制订了“灵巧作战”计划，麦氏战车又出发了。

这一次，麦克阿瑟的车轮将要碾向哪里，连日本人也能猜出——拉巴尔所在的新不列颠岛。

★如狼似虎

新不列颠岛上的日军多数集中在以拉包尔为中心的北部，不过在南部，他们也建立了一些次要的据点，例如南岸的格洛斯特角。

格洛斯特角有一个日军机场，正对着西南盟军部队的侧翼，中间只隔一道海峡。只要日军占据格洛斯特角，盟军在新几内亚沿岸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反过来，若是盟军能够予以控制，则不仅侧翼安全得到保障，还可以进而威胁新不列颠岛北端的拉包尔。

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自然是攻所必取，能够猜到倒也不奇怪。更有趣的是，麦克阿瑟会让哪支部队攻取，日本人竟然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答案让日本人很是不安，因为那支部队便是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厉害的敌人、著名的“瓜岛屠夫”——陆战一师。

进入1943年12月中旬，东京广播电台开始大肆骂娘，骂的全是陆战一师：“这些要砍头的要充军的货色，现在已经撤出了墨尔本，就要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为了掩饰这种恐惧情绪，播音员又色厉内荏地说道：“我们军人对于这种愚笨的企图，早已有充分准备，一定会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那里（指新不列颠岛）的丛林也一定被‘瓜岛屠夫’的鲜血染成红色！”

这时候，已经离开墨尔本的陆战一师正在做着另一番动员。指挥官大声说：“杀死日本兵，我要你们杀死日本兵！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海军陆战队员！不要匆匆忙忙扣动扳机，但一旦开枪，就要让敌人血流成河！”

动员颇具陆战一师特色，指挥官的表情就像是跟日本人有几辈子仇一样——不光是公仇，更是私仇。而聆听这番动员的士兵中，就有在瓜岛战役中出生入死的莱基。

陆战一师在墨尔本，与陆战二师在新西兰的待遇一样，当地人把他们奉为拯救自己国家的英雄，那个月的休整生活也成了莱基等人在海外最轻松最畅快的一段插曲。

脱离瓜岛战场时，陆战一师的官兵们几乎个个虚弱不堪，到了肉体和精神双重崩溃的边缘，现在他们又活蹦乱跳，重新恢复了如狼似虎的状态。

陆战一师跟其他部队都不太一样，其训练方式在当时来看非常另类。通常，在部队出发之前，会派一个人前去侦察地形，这个人专挑不适宜居住的地方露营——不是渺无人烟的山区，就是长满茅草的野地。训练时，用卡车把人拉过去，往露营地一扔便扬长而去。留给陆战队员

的，只有冰凉的食物和弯刀，其他一切都要自理。莱基曾用挖苦的口吻说：“假如指挥官有本事影响雨神的话，那么他一定还会让雨神下雨。”

甚至有一次，连冰凉的食物都没有，“雨神”又下了雨。莱基便用弯刀在草地上割出一块和床大小相仿的地面，再到灌木丛里砍下几根木棍支在“床”的四周，最后把雨衣绑在木棍上，做成一顶临时帐篷。

找食物也有办法。莱基和同伴们摸黑来到公路边，爬上一辆空载卡车，卡车行驶一段后跳下，等待满载食物的卡车再上。等卡车到达露营地时，他们扔下两箱食物，便跟着跳下了车。

这种事情对陆战队员来说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瓜岛战役中后期，莱基等人就没少光顾指挥所的食品仓库，无论那里的防护措施多么严密。

上级和训练组织者当然心知肚明，但对此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与抢，本身就是陆战一师的训练内容。这个师深信，只有让士兵保持一定的卑微感和邪恶感，让他们如同饥饿的野狼一样去搜求食物，才能提高他们在野外的生存能力，也才能迫使他们更加坚决顽强地去战斗。

像莱基这样的“老兵油子”，平时调皮捣蛋已成家常便饭，连陆战队的指挥官都头疼，实在管不住，就将他们从这个连队调到那个连队。但谁都不能否认，到了真正的战场，莱基等人才更像“陆战一师的人”——很多人被踩了一脚，就会捂着胸口倒地，他们即便胸口中了一枪，至多也只会蹲下来系个鞋带。

陆战一师的老兵有一个判明“自己人”和“外人”的标准：凡是一起流血牺牲的，一起偷抢过东西的，一起共过患难的是“自己人”；凡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便都是“外人”。

当饥饿的野狼再次回归草原的时候，日本人不可能不感到害怕，他们知道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

★老子天下第一

麦克阿瑟已将西南战区的所有美国陆军，包括艾克尔伯格的部队，统一整编为第六集团军，俗称“白杨树部队”，陆战一师也是“白杨树部队”的一员。

统领西南空军的肯尼是麦克阿瑟的左膀右臂，他当然希望陆军中也有这么一位，为此，他向马歇尔要来了克鲁格上将，并任命克鲁格为第六集团军司令。

克鲁格的军衔比艾克尔伯格高，资历也更深。在美国陆军中，克鲁

格是一个很特殊也很罕见的人物，原因就在于他没上过一天西点军校，并且还是德国移民，加入美国陆军时只是列兵。

没有名校学历，也没有显赫背景，从小兵做起，最终位列上将，靠的完全是一种美国式的自我奋斗和坚韧不拔。麦克阿瑟这样描述克鲁格指挥作战的特点：“攻击时迅速准确，防御时坚韧果断，胜利时谦逊克制，我不知道他失败时会怎么样，因为他不曾打过败仗！”

实际上，麦克阿瑟和这位常胜将军在战前就是老朋友、老同事，麦克阿瑟担任陆军参谋长时，克鲁格是作战计划主任，两人知根知底，算是老搭档了。

克鲁格来澳大利亚之前，名气就已经很大了，但在太平洋战场和两栖登陆作战方面却还只能算是个新手，因此陆战一师的一系列动作甚至都走在了他们上司的前头。

陆战一师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且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部队。一位刚从美国本土调往陆战一师的军官对此感触颇深，评价说：“第一师认为他们就是整个海军陆战队。”

早在知道可能被派往格洛斯特角时，陆战一师军情处就派出两栖侦察队，利用黑夜掩护，三度潜入格洛斯特角进行侦察。侦察兵在丛林中有时活动一个晚上，有时一待就是11天之多。他们不仅制作了日军防御工事和道路的测绘地图，还与当地倾向于美军的土人取得了联系。

这种侦察方式极富陆战一师的特色，都是在刀尖上行走。侦察队去的时候坐鱼雷快艇，回来的时候只能靠划橡皮筏上岸，有一次与一艘装备精良的日军驳船不期而遇，双方激烈交火，差点就回不来了。

根据军情处搜集的情报，新不列颠岛上的日军总数约有80000，其中至少有6000到8000人驻守格洛斯特角，指挥官是松田严陆军少将。

相对于这6000到8000人，松田要防守的区域实在太太，这迫使他必须采取一种高度流动性的防御体系。两栖侦察队发现，所有可能登陆的滩头，松田都设有防御工事。

防御工事多了，于是工事里的日军很少能够做到足额配置，松田另外采取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兼补给基地设在离内陆不远的高地上，高地与各据点之间有小路相通，一旦有情况，他就可以派出机动预备队，实施紧急增援。

陆战一师搜集的情报为集团军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克鲁格决定发动一次佯攻性质的登陆，将松田的机动预备队吸引到那个方向去。

12月15日上午，克鲁格从“白杨树部队”中抽出一个骑兵团（只是番号，已不再装备马匹），从新不列颠岛的南面海岸滩头登陆，向当地的

阿拉维机场进发。

但是松田并未上当，他一兵一卒未发。美军占领的阿拉维机场也只是个微型军用机场，早被盟军的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要守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毫无意义。骑兵团只好撤回海岸的滩头阵地，行动实际上失败了。

对陆战一师登陆起到最大帮助作用的还是空军。依托南太平洋的布干维尔等新航空基地，“仙人掌航空队”与肯尼的第五航空队携手出击，对新不列颠的日军机场进行了轰炸，使得在登陆期间，日机无法攻击美军的登陆舰队及滩头阵地。

在登陆日期将近的时候，这种空中攻击越来越频繁。到了最后的准备阶段，除白天的轰炸，每天至少有一架B-24整夜在日军主要机场的上空绕圈子，一边绕圈子一边扔炸弹，平均每隔六分钟扔一发，炸不炸得到人机都无所谓，只求弄坏对方的神经，让日军整夜无法安眠就行。

12月24日，陆战一师在海滩上度过了圣诞前夜，接着便登上运输舰，穿越海峡向新不列颠岛进发。

12月26日拂晓，新不列颠海岸露出了它灰黑的轮廓，麦克阿瑟的“灵巧作战”也随之正式浮出水面。

为登陆编队护航的西南战区第七舰队开始进行火力支援。第七舰队是太平洋美军舰队中最弱小的一支，其规模完全不能与中太平洋第五舰队相比，甚至也不及南太平洋第三舰队，但一个半小时的炮击仍称得上是气势逼人。炮火好像是从船上流出去的，而不是跳出去的，一大堆不安分的橘黄色火焰，接连不断地消失于滚滚浓烟中。

天亮后，站在甲板上的陆战队员们终于看清楚了格洛斯特角的真面目。

★目标高地

当天上午天气晴朗，在季风季节里，这样的好天气是很难碰上的。陆战一师交了一个好运。在烟幕掩护下，登陆行动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一拨又一拨人员纷纷登岸，连登陆艇的驾驶员都高兴地喊起来：“没有抵抗的登陆！”

在南面海岸佯攻行动中，日军指挥官松田便显示出了自己的精明之处，他的不抵抗看上去更像是有意为之。

格洛斯特角所谓的滩头，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称呼，虽然也有沙滩，但没有多少宽度，多数地方一上岸就进入了浓密的丛林。日军即便在滩头进行抵抗，也注定不堪一击，所以松田索性往里收缩，通过其后大片

的丛林和沼泽，困住美军登陆部队。

得知美军登陆后，百武急忙从拉包尔派来截击机群，但它们在距离格洛斯特角75英里的地方，就被美军第五航空队的P-38型“闪电”机群给拦住了。“双胴恶魔”名不虚传，一个“恶魔方阵”摆开，便把蜂拥而来的日机打得七零八落。当天上午，至少有53架日机被击落，而美军只损失了4架P-38。

在此期间，陆战完全按计划进行。第一个登上滩头的是瓜岛血岭之役的主力——陆战一师七团，他们一口气冲进了“沼泽平原”。“沼泽平原”是地图上的用名，其实只有沼泽，没有平原，多数地方的沼泽都深及脖子。陆战七团的官兵们必须庆幸格洛斯特角地方太大，日军兵力不敷部署，否则要在这里来一次强袭，可够大家受的。

冲过“沼泽平原”，有一座长满杂草、坡度很大的小丘陵。先前通过空中侦察，美军发现上面有许多日军工事，遂命名为“目标高地”。

战前第五航空队已对“目标高地”进行过猛烈轰击，丘陵的一边已被完全炸垮，从而人为地造成了山崩。日军在丘陵上待不住，只能放弃，但陆战队一登陆，松田马上意识到“目标高地”的重要性，因此又想重新占领。

陆战七团冲的速度太快了，快到派来的日军还未摸到丘陵的边，“目标高地”已在其掌握之中。

“目标高地”是预定的周界防线，陆战七团随即由攻势转为纯粹的守势，夺取机场的任务转由瓜岛地狱点之役的主力——陆战一团完成。

陆战一团二营就是莱基所在的部队，但二营没有参加正面攻击，这个营执行另外的特别任务去了，剩下的一营、三营越过滩头防线，继续向西推进。

日军真正的抵抗就从这里发端，一个相当坚固的道路阻塞据点出现在眼前，并朝着陆战队猛射。陆战队猝不及防，两秒钟内就战死了两名中尉。

伤亡的数字越来越大，而美军几乎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丛林厚密，火焰喷射器也不好使。这时，正好有一辆运送弹药的履带登陆车到达现场，便担当起战车的角色，一边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射击，一边朝日军工事冲撞过去。

丛林战有太多难以预料的复杂情况，登陆车没撞到日军工事，却夹在了两棵大树之间。藏在丛林中的日本兵趁势跳到车上，打死了车内的两名炮手，不过驾驶员得以幸存，并成功地设法把车辆倒了出来。

登陆车的一名死者与驾驶员是孪生兄弟，他们同为一个寡妇的儿

子。这个寡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殉国。陆战一师师长鲁普尔塔斯少将查明之后，马上下令将驾驶员送回美国，并声明无论战事延续多久，都不得再征调这名驾驶员上战场。

鲁普尔塔斯颇有先见之明。麦克阿瑟在他的“灵巧作战”中，曾打算复制“硬币行动”，用伞兵降落的方式夺取格洛斯特角机场，但鲁普尔塔斯认为麦克阿瑟低估了日军在丛林战中的防御能力，因此越过克鲁格，直接要求对计划进行修改。

多亏他的上司是麦克阿瑟，一个同样牛气哄哄，且鼓励部下比他更牛气的人，不然的话，鲁普尔塔斯极有可能力谏不成反挨处分，毕竟在强调纪律的军队序列中，越级是很忌讳的事。在登陆进行到倒计时的最后时刻，麦克阿瑟从谏如流，采纳了鲁普尔塔斯的建议，取消了伞兵降落的计划。

陆战一团碰到的障碍，证明日军在保障机场方面并非毫无准备，若是继续套用伞兵攻击模式，不仅难以成功，还可能蒙受较大损失。

★寡妇树

登陆车倒出后，继续向前冲击，一辆用来铲平树木的开山车也赶来助阵。冲击过程中，登陆车至少撞毁三个日军工事，开山车撞毁了两个。

最早登岸的两辆坦克应召而来。到底是专门用于野战的铁家伙，战车一到，局势马上急转直下，日军据点很快变为一片废墟。

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大雨突然而至，这是陆战一师第一次遭遇到的季风雨。季风雨很特别，停留在海滩的人可以看到像固体水塘一样的雨云，穿过海峡，迅速向丛林上空飞去，那麻利的动作并不亚于美军的登陆。

在丛林里穿行的陆战队员首先听到的是大雨声——雨水打在厚密的植物上啪啪作响，接着才会体验到雨打在身上的感觉。

大雨袭来，谁都无处可逃。陆战一师出来打仗，不会叮叮当地带一大堆家当，只会携带最轻便的装备，即便是师长鲁普尔塔斯，也没有带帐篷，能遮挡雨水的，只有身上的外套。于是，几秒钟过后，所有人都变成了落汤鸡。

大雨还给陆战一师带来了意外之祸。热带雨林里的很多树看似结实，其实内心早已被蛀空，陆战队员们称之为“寡妇树”。这些“寡妇树”在登陆前就受到了强烈的轰炸炮击，大雨这么一压，就支撑不住了。

倒下的“寡妇树”砸死砸伤了好些人，并从心理上让陆战队员产生了

一种恐惧情绪，众人行进时不得不放慢脚步，一边观察着前方是否有日军据点或蹲在树丛里的狙击手，一边还要提防身边随时可能倒下来的树木。

不过，总的来说，陆战一师的进度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除了那个该死的道路阻塞据点外，他们沿途只遭到过零星的狙击。夜幕到来时，第一梯队的所有部队，连同大多数战车和火炮，都已上岸。

在第一天里，开山车一直在丛林中铲除树木以开辟丛林小道。但第二天，开山车停止了作业，原因是前面有了日本人修筑的道路。

似乎是触及了日本人敏感的神经，从当天下午起，松田终于露出峥嵘，指挥日军向陆战七团驻守的周界防线发起了六次反击，其中四次都具备相当大的规模。

当日本兵出现在防线前约200码的距离时，陆战队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响成一片。在他们后方不远的地方，美军炮兵放列作战，大炮口径从75毫米到105毫米的都有，炮弹呼啸着从陆战队员们的头顶飞过，仿佛是一列列高架电车在半空中飞驰。

除了日军的进攻，岛上还遭到了风暴的袭击。按照师部一位军官的描述，风速简直可以和台风相比拟，雷声比他听到过的任何海军舰炮还要响，而闪电则在他们周围钻来窜去。与风暴相呼应的是倾盆大雨，天好像都要塌下来了，相比之下，第一天的大雨只是小巫见大巫。

在闪电和风雨中，四周的大树接二连三地倒下，其中有的大树高达40米。陆战队员们偷眼看去，又有了像瓜岛那样置身于活地狱的感觉。

日军的反击没有一次取得成功。他们的战法与瓜岛相比并无改进，仍然是集中全力向一个狭窄的正面猛攻，样子看似凶神恶煞，然而对于“瓜岛屠夫”而言，只是主动提供了一些“被屠”的机会而已。天亮之后，巡逻队在防线边界上找到了两百多具日军遗体。

松田无法攻破美军的周界防线，便要竭力守住机场。为铲除沿路的阻塞工事，陆战一团投入了更多的坦克战车。美国不像苏德那样装备了重型坦克，其坦克的主力骨干是M4“谢尔曼”中型坦克，“谢尔曼”坦克被称为二战中性能最可靠的坦克，不娇气，故障少，只需最基本的维护就能满足野战需要，出勤率连德国坦克都望尘莫及。把“谢尔曼”坦克放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热带雨林中，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谢尔曼”坦克的主要武器是一门75毫米火炮，它一边横冲直撞，一边毫无顾忌地用火炮进行轰击。对庞然大物一般的野战坦克，日本兵完全无计可施。日军虽然也有几门大炮，但并非反坦克炮，而且至少有一半都是落伍的老式火炮，其中一门毫无方向感地乱射了几炮，一看到“谢尔曼”坦克接近，炮手们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敢正对着“谢尔曼”较劲的也有，不过“谢尔曼”坦克只是蹭破了点皮，日军炮手的下场却是被33吨

的坦克直接碾成了肉饼。

有了“谢尔曼”坦克撑腰，其他非野战车辆的胆子也大起来。美国陆军有一种两栖卡车，俗名“鸭子”，与履带登陆车不同的是，“鸭子”有车轮，而不用履带，在水里则用螺旋桨推进。另外，其载运量比登陆车要大，且在岸上行驶的速度也较快，不会像登陆车那样损毁路面，因此越来越受到陆战队的欢迎。“鸭子”本身不装备武器，但驾驶员有办法，他们在卡车上配装了火箭发射器，用火箭向日军的据点和工事施射。火箭发射时，会发出咝咝的叫声，这是陆战队员们从来没见过过的，全都好奇地在旁边围观。

没有哪种作战方式比只需围观更惬意了，在一天下午的作战中，陆战一团甚至没有战死一个人。

12月29日，作为师预备队的陆战五团增援了上来，陆战一师已接近格洛斯特角机场的边缘。也就在这天晚上，从一团二营传来消息，他们在黑暗中与日军发生了被称为“棺材角”的激战。

★新年礼物

差不多在主力登陆的同时，一团二营从另外一个滩头上岸了，并在格洛斯特角机场的正南面建立了一个半月形防御阵地，其作用是双重的：阻击日军从南面增援机场，同时也防止机场守军向南面逃跑。

作为防御性的楔子，当其他部队进攻的时候，莱基和他的战友们只能孤零零地坐等，那是一个连无线电波都到达不了的地方。登陆后的第五天，他们与主力失去了联系。

在这五天里，二营只做一件事，就是每天派人往纵深地带进行侦察。莱基对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营队躺在丛林里，侦察兵则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四处延伸。

有一天，二营巡逻队在北面丛林发现了一具侦察兵的尸体，身上被刺了十几刀，显然被日军当成了练刺刀的工具。他的胳膊上有一个文身，画的是锚和地球，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标志，日本人残忍地将其割了下来，然后塞进了尸体的嘴里。

二营从营长到士兵全都愤怒到了极点。他们迅速向北面丛林出击，先是抓住了两名日军军官，就地枪决！接着又发现了一个小队的日本兵正躺在地上睡觉，就地歼灭！

有了血的教训，侦察巡逻活动变得更加谨慎。一般情况下，单个侦察兵都不能外出，取而代之的是巡逻队。巡逻队少则10人，多则50人，处于队伍最前面的是尖兵，其他人在身后迤迤前行，并有意识地交错开，前后两人至少要相隔六米的距离。

行进过程中，每个队员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以这样的速度，巡逻队来回移动一英里就需要一天的时间，要是途中有山坡，还要更费点事。

莱基不仅参加了巡逻队，还在丛林遭遇战中显出了一个陆战老兵的威力：当与四个日本兵不期而遇时，他瞬间便端着冲锋枪扫射过去，把四个家伙全给干翻了。

参加“棺材角”之战的日军，是松田派到前线来增援的几支小部队的大杂烩，编制很混乱，连俘虏都说不清楚人数一共有多少以及指挥官是谁，只知道他们穿过丛林后，意外地发现了一团二营的半月形防御阵地。

日本人习惯一丝不苟地照计划行事，但是发现美军营地这件事没有计划过，于是这些缺乏想象力的“奇怪的小人”，就不约而同地从丛林里冲出来，向半月形防御工事的核心，也就是地势最高的高地扑了过去。

“大杂烩”日军只有100多人，美军却有1200人，而且都是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陆战队老兵，又占据着制高点，还能让你占到分毫便宜？

莱基说，这帮家伙的脑子一定进水了。

1200名陆战队员并没有全部参加战斗，真正参加“棺材角”之战的不超过30名陆战队员，因为日军就是冲着他们的阵地而去的。

夜里两点，日军开始发起攻击。此时莱基正坐在营地指挥所的帐篷里，他手里握着一颗手雷，准备日本兵一旦闯进来，就用这颗手雷摧毁指挥所里的所有文件。

作为一名老兵，虽未直接参战，莱基却能观察出战斗的动向：没有一发冲力已尽的子弹落在这边的斜坡上，因此可以知道，陆战队在战斗中占据优势。

陆战队员用迫击炮和机关枪对付冲上来的日军。当晚依然下着暴雨，但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几乎掩盖住了暴风雨的怒号，而机枪的集中射击则令日军没有任何可乘之机。

天亮后，100多日军，除一名军官和四名士兵被活捉外，其余都被打死了，美军仅六人阵亡。

日本兵的尸体堆满山坡，打扫战场时，莱基又见到了瓜岛时的那位“战利品狂人”。此君一手拿着老虎钳，一手拿着在墨尔本时购置的牙医专用手电筒，不停地在尸体间“寻宝”。

一位随军的澳大利亚人原先张口闭口说澳军如何如何神勇，对美军

战斗力很是瞧不上。观战之后，他用一种惊讶的口吻问莱基：“你们美国佬怎么会有昨天晚上那样的射击技术？到底在哪儿学的？”

莱基没有说话。他又感叹：“你们这些海军陆战队员真能打仗，几乎和澳大利亚皇家部队一样能打。”

这已经是澳大利亚人能给出的最高赞许了。

12月30日拂晓，莱基他们打扫战场的时候，陆战一团、五团正在飞速向机场推进。经过一系列战斗，夜幕降临时，他们占领了格洛斯特角机场。

机场早就残破不堪，陆战队在那里见到的，除了27架烂飞机，就是两条已被完全炸毁的跑道。紧随其后的陆军工兵立即展开修复。

陆战一师师长鲁普尔塔斯用无线电向他的顶头上司克鲁格报告：“我们很高兴地把这一座飞机场送给你当作礼物，不过它有一点儿不太适用。”

克鲁格将电报转发麦克阿瑟，擅长漂亮辞藻的老麦一转手，又将格洛斯特角机场变成了“献给美国人民的新年礼物”。

在新年到来之际，陆战一师用战死不到300人的代价赢得了胜利，再一次捍卫了“瓜岛屠夫”的名声。这是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的最后一场丛林战，史学家评价道：“在陆战一师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第五章 找碗水就能吞下肚

早在瓜岛战役后，美军高层就开始研究夺取拉包尔的良策。拉包尔敌兵云集，后勤力量充裕，若要硬性夺取，不仅耗时费力，必然还要伤亡许多人。海军方面，金格建议孤立拉包尔，绕过它而不是占领它，这与陆军麦克阿瑟的“蛙跳战术”正好契合，于是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通过。

打完车轮战役，哈尔西的轰炸机攻击范围已扩展至包括新不列颠岛在内的全部俾斯麦群岛。1944年1月，南太平洋空军天天从布干维尔等新机场起飞，对拉包尔进行空袭，有时一天数次，一个月后，达到每周平均1000架次。很快，格洛斯特角机场的轰炸机跑道得以修复，西南空军的空中攻袭次数和强度也丝毫不逊色。

拉包尔方面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草鹿一再要求古贺派海军航空队前去护卫。这时小泽的一航战已失去攻击力，被迫离开特鲁克泊地，古贺能调动的只有在新加坡重组的二航战。

新的二航战成立不过一个月，菜鸟飞行员们刚刚从启蒙进入正规训练，很难想象他们到了战场上会有多好的表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就算再给两到三个月的训练期，便能打得过美国人？

反正是烂柿子，什么时候扔出去都是扔。古贺答应草鹿把二航战的飞行队派往特鲁克，尽管大家都知道不济事，但还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吧。

1月25日，城岛高次少将率领132架飞机到达拉包尔。草鹿寄希望于通过二航战的防卫，改变昼夜无法安眠的不利状况，但美军注定不会给他喘息之机，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的尼米兹又敲响了进攻的鼓声。

★狮子搏兔

1944年1月中旬，第五舰队以马绍尔群岛为目标，发起“燧发枪行动”。

这时第五舰队的规模又有扩大，行动之前，整个珍珠港里的舰船密密麻麻，使得这座港口就像用钢铁铸成的一样，水兵们称之为“大蓝舰队”。第五舰队离开港口后，珍珠港又突然变得一片空旷，仿佛一座城池消失了一样。

如同执行“复苏行动”一样，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中将仍任行动总指挥，但在战前的准备会上，他与尼米兹之间又有了分歧。

鉴于“复苏行动”的教训，斯普鲁恩斯主张饭要一口口吃，分几步循序渐进地夺取几座环礁。尼米兹说一口口吃是对的，不过吃第一口时嘴要张大些——绕过其他环礁，直扑夸贾林环礁。

夸贾林环礁位于马绍尔群岛的中心，乃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美军攻占后，能得到两个机场和一个一流的锚地，谁听到都不免动心。可当尼米兹提出后，总指挥斯普鲁恩斯、登陆编队指挥特纳、陆战指挥霍兰·史密斯，三巨头不约而同地表示强烈反对。

这三个人考虑的是现实困难。美军占领夸贾林环礁后，还得建立夸贾林与吉尔伯特、珍珠港之间的交通线，而被绕过的那两座环礁将会切断这一交通线，况且两座环礁上都有日军机场，可对夸贾林进行空袭轰炸。

进攻夸贾林，打好了自然是人间争霸，可万一打不过，你别想就人间蒸发，到时守又守不住，跑又跑不脱，岂不很惨？

尼米兹一贯能够接受部下的建议，但这次他坚持己见。他的决策不是一拍脑袋就得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来自无线电情报分队破译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正在其他岛上加强工事，唯独忽略了夸贾林环礁。

很显然，日军的思维是常规思维，他们也认为美军会从外围逐个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兵家要诀，尼米兹决不愿意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

最后一次，尼米兹一个个征求斯普鲁恩斯等人的意见：“你们现在怎么考虑？”

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还是：“打外围岛屿。”

短暂沉默后，尼米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但是，诸位，我们的下一个目标还是夸贾林环礁！”

斯普鲁恩斯、霍兰·史密斯不吱声了，唯独特纳还在说这是个冒险且鲁莽的举动。尼米兹语气温和，但锋芒毕露：“如果你们不想干，就换人。你们愿意干还是不愿意干？”

三个人面面相觑。原来所谓号召力都是空的，说得顺就是号召力，逆耳了还有杀招在这里等着呢。

见大头头发出了“最后通牒”，几个人都屈服了，连特纳也皱起眉头说：“我当然愿意干。”

1月30日，第五舰队的南北两路部队分别驶抵夸贾林环礁。尼米兹显然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他直取夸贾林的做法，不仅让部下们感到震惊和意外，也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夸贾林已分兵出去，防守能力大大减弱。

但防守能力减弱了，并不代表就好打。作为马绍尔群岛的中枢海岛，夸贾林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坚固的据点，若战法不当，“复苏行动”便是前车之鉴。

美国战史学家把“复苏行动”称为“1945年胜利的播种床”，幸亏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美军才有避免第二次掉进坑里的机会。他们总结出，“复苏行动”之所以损失巨大，并不仅仅是因为同时进攻马金环礁和塔拉瓦环礁，分散了兵力，最主要的还在于美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缺乏攻占珊瑚环礁的经验，导致了众多的指挥失误。

教训之一，就是在一座日军高度设防的珊瑚岛上，其工事的坚固程度，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你扔再多的炸弹和炮弹，也不一定能予以严重破坏，更不用说彻底摧毁了。这就告诉海军，支援火力只嫌不够，没有过多。

与“复苏行动”不同，“燧发枪行动”采取的是狮子搏兔的战术，支援火力集中之密，在太平洋战争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甚至有人认为有点儿小题大做。

先是陆基飞机做连续不断的长途轰炸，接着第58特混舰队的快速航母群实施三天的密集轰炸，最后到登陆前，支援舰队又连续炮击两天。据统计，美军在马绍尔群岛投放的炸弹和炮弹数量，相当于进攻吉尔伯特群岛时的四倍。一位随军记者报道说：“整座岛好像被抛到了两万英尺高空又跌落下来。”

有了排场，还得搞清楚用场。参与炮击的舰炮全部使用大口径火炮和穿甲弹，炮击时至少可有效穿透日军防御工事的上部。每次轰炸和炮击，还要在硝烟消散后查明破坏程度，再根据实际效果，有针对性地重复进行精确轰炸和射击。

另外一个细节也颇能反映美国人的反省精神和意识。尼米兹在视察贝提奥岛后，便专门在夏威夷一座偏僻的岛屿上修建了试验场，把日军的碉堡和沙顶地堡都原样复制了过去。海军用舰炮对着复制品反复轰击，试验发现，摧毁日军海岛工事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近距离平射，而是远距离的排炮俯射，于是支援舰队便采取了这种炮击方式。

到美军正式登陆夸贾林环礁时，海岛的地面上已没有任何完好的工事，守岛日军约有半数被炸死。

登陆部队上岸前，为压制岸上的守军而以火炮抵近射击，是登陆战中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贝提奥岛战斗中，首先上岸的是陆战队，炮兵后来才进入滩头阵地，且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事后总结，不是上岸早晚的问题，是当时上了也没什么用，原因是珊瑚岛的滩头一般都很狭窄，火炮铺摆不开。美军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即凡登陆一座岛，必须先占领射程内的另外一座岛，让炮兵在岛上放列作战，这样就可以对主力攻击起到很大帮助。

夸贾林环礁有两大块主岛区域，北面是罗伊—那慕尔岛，旁边正好有两座小岛，于是作为北面登陆部队的陆战四师率先抢占了这两座小岛，占领之后即作为炮兵阵地使用。

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陆战四师才对罗伊岛发起登陆攻击。

接受“复苏行动”的教训，履带登陆车在珊瑚岛作战中必不可少，是运送兵员通过礁盘唯一的有效工具，有了它，才不用考虑潮汐的涨落，这次美军准备了足够数量的履带登陆车。

除此之外，陆战四师还专门配备了指挥登陆作战的指挥船，船上装有雷达桅杆，任务是改善岸上和海上的通信联络。与此相应，岸上部队携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皆为最新研制的产品，具有较好的防水性能。

尽管准备得如此充分周到，但战场上临时冒出来的意外情况还是层出不穷。比如，指挥船曾发生通信故障，有些登陆车出发太早，中途燃料用尽走不动了，只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打转。又如，陆战四师是一支刚成立不久的海军陆战队，毫无战斗经验可言，过去他们中仅有少数人看到过珊瑚岛，更不用说登上珊瑚岛作战了。

遇到这种与计划相悖的情况，日本人立刻就会像断了电一样，变得不知所措，除了一根筋地往前冲，再不作他想。美国人的反应却是赶紧随机应变，积极寻找新的补救办法和途径。

美军登陆罗伊岛的过程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海岸上日军构筑的一切工事，都已被各种不同的火力摧毁，陆战队员们上岸时基本未遇抵抗。

日本人完全没有料到美军会一下子插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心。防守夸贾林环礁岛的8500名守军中，大部分都是后方人员，只有2200人受过战斗训练。同时，他们也缺乏反坦克设施和装置，遇到冲在面前的美军坦克战车毫无办法。

无奈之下，军官们只能用军刀叮叮当当地劈砍坦克炮塔，而士兵则握着手雷爬到坦克身上，欲与坦克同归于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谢尔曼”坦克皮要是这么薄，就没法在外面混了。

白天不行，便搞夜袭。然而只要他们一走出隐蔽工事，就被击毙，

几乎毫无例外。日军认为美国人一定研制出了什么秘密武器，能在黑暗中侦察出金属，于是军官下令，士兵夜袭时必须摘掉钢盔，取下刺刀，看到美国佬就来个“群殴”。

可是，不带金属的下场还是一样，仍然被击毙。其实所谓的“秘密武器”，不过是既集中又准确的美军炮火而已。

当然，跟美国人打仗很少有特别轻松的时候。既然不能走出工事，日本兵就干脆不出来了，他们自动分成百十个单人或战斗小组，守在工事里各自为战。他们习惯了听从长官的命令，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想象力，但他们知道执行一种最简单的战术，那就是站在原地直到打死为止。

不怕对手强大，就怕对手无赖。就个体而言，日本兵不仅不愚笨，还很狡猾。有些人会躲在隐秘工事或壕沟里，任由美军先头部队从上面一跃而过，然后再从背后开枪，或者直接向后续美军开火，如果能因此多拼掉几个美国兵，他们就会认为占了非常大的便宜。

对这帮既不肯退又不肯降的家伙，只有一个办法——用炸药将他们炸成碎片！

陆战四师虽然是一支新建部队，但骨干力量皆为久经沙场的老兵，且全师经过了正规化的训练。纵然没吃过猪肉，也看到过猪跑，因此很快就在战场上打出了感觉，其推进速度非常快。

罗伊—那慕尔是一座双头岛，当天，陆战四师便占领了罗伊岛。第二天，重点设防的那慕尔岛也被攻克。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罗伊—那慕尔之战是一次用时最短也最顺利的登陆战。

在罗伊—那慕尔之战进行的同时，作为南面攻击部队的陆军第七步兵师，向夸贾林环礁的另一主岛——夸贾林岛发起了进攻。其登陆程序相仿，也是在进攻主岛之前，预先占领一些邻近小岛当作炮兵阵地。

登陆同样出乎意料地顺利，12分钟内已有1200名官兵上岸，一名军官说：“这简直像是一次演习！”

步七师是阿留申战役的主力，在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极地战场打过滚，早已百炼成钢，算是美国陆军中的特强部队了。极地作战与热带作战相比自然有区别，所以战前他们又在夏威夷接受了热带作战训练。

步七师是老部队，陆战四师是新部队，单论块头，老部队绝对要大过新部队，但在实战中，步七师的效率并没有陆战四师的效率高。

海军陆战队采取的打法不拘一格，以老兵为骨干的陆战四师亦不例外。战场上，遇到较为孤立的顽固据点或火力网，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进行勇猛穿插，或从敌军背后包抄射击，或把据点留给后续部队清

剿。

陆军不同，虽然步七师已不是第一次在海岛上作战，水平也要远远高出“复苏行动”中的第27步兵师，然而他们身上仍保留着美国陆军的一些作战习惯，即进攻时遇到日军火力封锁，就会马上停下来，等火炮把日军压下去后再继续前进。

此外，夸贾林岛的滩头阵地在结构上比较特殊，步兵必须从狭长小岛的一端登陆，一直攻到另一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误了部队的推进。因此，步七师完全占领夸贾林岛的时间，比罗伊—那慕尔岛要多得多，直到2月4日晚，他们才攻克了夸贾林岛上最后的一处地段。

至2月7日，美军先后攻占了夸贾林环礁的大小三十多个岛屿，“燧发枪行动”取得了最后胜利。

“燧发枪行动”和“复苏行动”都是成功的战役，而且美军的损失显然已不再令人担忧：陆战四师阵亡195人，歼灭日军3472人；步七师阵亡177人，歼灭日军4398人。

美军指挥官由此达成共识：“燧发枪行动”是迄今为止打得最漂亮的一次两栖进攻战，应当成为未来进攻战的模式。

★乌云压顶

美军中太平洋攻势发起之前，由裕仁天皇监督，日军大本营刚刚划定了“绝对国防圈”。可惜的是，“绝对国防圈”并不那么绝对，到“燧发枪行动”打响，由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共同组成的“外防线”很快就被捅破，美军转眼便杀到了家门口。

随着形势吃紧，日本海陆两军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对飞机的争夺，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海军认为陆军航空兵是自鸣得意，外强中干，在陆地上还有个航空兵的样子，到了海上不仅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还不肯和海军同心协力，是“畸形的空军”。首相东条被夹在中间，好不为难。

心只有一个，心事却有一千个。为了取悦海军，摆脱自己出身于陆军便天生偏袒陆军的传言，东条答应了海军的要求，决定增加海军的飞机配给，但此举立即遭到军事顾问佐藤贤了的反对。

按照佐藤的说法，以前大本营一直依赖海军成事，希望他们能够在海上决战中战胜美国，可是，眼见“绝对国防圈”的外围都被捅破了，海军也没能送个喜报过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给他们增加飞机？

佐藤认为，美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今后的战斗将主要发生在距离日本内陆不远的各小岛上，那里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未来陆战的基

地，因此，起主要作用的不会再是海军，而是陆军。

说到这里，大部分飞机要拨给谁，应该清楚了吧？

东条清楚了，他如同醍醐灌顶，猛醒过来，对佐藤说：“看来你的想法是对的，我们必须依靠陆军。”

可是当佐藤前去通知海军，海军却不干了。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咆哮道：“海军决不接受修改后的决定！”

东条没办法，只好在皇宫里召开两军高层会议。永野摸准了东条等人的心理，不就是有了新的不要旧的，有了甜的不喝辣的嘛，以为我们海军没用场了，告诉你们，同美军的关键性战役还是要在海上打，到时还得是海军演主角。

参谋总长杉山元这时已晋升为陆军元帅，他立即反唇相讥：“如果把你要的飞机如数给你，让你打一场战役，能否改变战争形势？”

仍为大将的永野被这句话气到头发根根直竖：“我当然不能做那样的保证——你能不能保证，如果把所有的飞机都给你，就能改变战争形势？”

杉山一时语塞。大家彼此彼此，于是对立双方都冷静下来。居中的佐藤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集中生产战斗机，不生产轰炸机，多出来的战斗机由两军平分。

与海军原来的要求相比，只少了1000架，永野这才勉强点头同意。

一场内部风暴算是过去了，但外部的风暴有加剧的趋势，因为继捅破“绝对国防圈”后，尼米兹又盯上了马绍尔附近的特鲁克群岛。

特鲁克群岛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号称“太平洋的直布罗陀”。美军从中太平洋发动攻势，特鲁克群岛势在必得，而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摧毁特鲁克港。

特鲁克港实际是特鲁克岛中间的一个巨型咸水湖，乃舰船停泊的天然之地。自从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战役中失利，山本便将司令部迁移到了特鲁克港，经过苦心经营，这座港口成为日本海军的大本营，也是日军在南太平洋防线的核心，其规模不亚于珍珠港，因而也被称为是“日本的珍珠港”。

“燧发枪行动”期间，尼米兹专门派侦察机首次飞过特鲁克的上空进行侦察。侦察机带回来的情报，不仅显示出日军的布防形势，还发现特鲁克港停泊着日军的数百艘舰艇！

尼米兹大喜过望，传令美国海军的机动部队——第58特混舰队做好

出击准备。没想到，侦察机的出现引起了古贺的警觉。

马绍尔群岛与日军侵占的其他群岛不同，它已属于日本领土范围，但夸贾林环礁登陆战一结束，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即将丧失这片经营了25年的区域。马绍尔群岛与特鲁克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马绍尔不保，特鲁克也就瘫痪了，联合舰队继续停在特鲁克，只能是授敌以饵。

发现美军侦察机这件事，加剧了古贺的危机感。他立即下令联合舰队主力全部撤离特鲁克港，他本人为了同大本营联系，则乘“武藏”号返回日本。

联合舰队前脚刚走，第58特混舰队后脚就到了。

2月12日，在米彻尔少将的指挥下，第58特混舰队悄悄驶向特鲁克。此次行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除了米彻尔和少数几个舰队高层外，大部分人员直到即将抵达攻击目标，才被告知任务内容。

古贺事先撤离联合舰队主力，既聪明也不聪明。聪明是与危险拉开了距离；不聪明是这么一来，不仅让特鲁克完全失去了基地的功能，还弄得人心惶惶，留守的航空兵们全都无心恋战，纷纷告假外出，戒备上变得十分松懈。

2月16日，第58特混舰队从东北方向接近特鲁克，执行白昼巡逻任务的日机居然对此毫无察觉。

2月17日，到了进攻发起的时间，九艘美军航母逆风行驶，它们的甲板上停满了即将出征的飞机。上午6点50分，由150架飞机组成的第一攻击波像乌云压顶一般冲向特鲁克。

★摇摇欲坠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当年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时的情况，部分重现在“日本的珍珠港”——特鲁克港的守军个个迷迷糊糊，伸腰打盹儿，就好像是被孙悟空放了瞌睡虫。

直到雷达发现了进袭目标，特鲁克的日军广播电台才惊慌失措地发出战斗警报，“零”式飞行员们也匆忙起飞拦截。

空中激战，无论飞机的数量、性能还是飞行员素质，日军都远不如美军，尤其是此前因特鲁克不在第一线，留在港口的飞行员就更差劲，有些只会玩飞机模型的人居然也在里面滥竽充数。几个回合的闪转腾挪之后，便有127架“零”式被“地狱猫”击落，停在地面的60架日机无处可躲，也成了一堆堆冒着青烟的垃圾。

第58特混舰队的战斗力之强令日军目瞪口呆：“敌机动部队的锐气

实在是势不可当，令人胆战心惊。”美军牢牢地掌握了制空权，甚至当一架美机坠落，六名驾驶员落入咸水湖时，也被一架单引擎的水上飞机给救走了。

空战的同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复仇者”式鱼雷机从机群中分离出来，对特鲁克岛的防御设施进行猛烈攻击。特鲁克岛的日军弹药库和油库被击中发生爆炸，岛上立刻燃起大火，地面一片狼藉。

下午3点多，美军舰载机的第二攻击波到来，这时能够起飞截击的日机只有可怜的几架，找碗水就能吞下肚。果然，一眨眼的工夫，它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有了空中栅栏，只要在防空炮的射击范围以外，美机便可以在特鲁克的上空自由地投下炸弹，特鲁克被炸得体无完肤。

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机只攻击了珍珠港两次，那是南云没种，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可不愿意善罢甘休，他们还要来第三次，就是今晚。

午夜时分，第三波攻击群到来。

在没有任何护航机掩护的情况下，“复仇者”式鱼雷机群出现了。日军发现后，立即用防空炮火对空射击，但是炮手们不会想到，几乎所有的防空炮弹都在美机上方爆炸了。原因是鱼雷机将飞行高度降到了距离地面只有60米！

夜间飞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高度，稍有不慎，飞机就会撞上地面建筑而机毁人亡。美机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首次在鱼雷机上安装了夜视雷达，这样既可避开建筑物，又能准确锁定攻击目标。

日军防空炮手白天看得到飞机，但晚上视线受限，使美军鱼雷机群获得了比白天更好的空袭效果。当日本人发现美机飞得如此之低，赶紧调整防空炮的射击角度时，鱼雷机群已经打靶归去。

日军在特鲁克损失惨重，总计被击毁飞机298架，人员伤亡1700人，堆积的燃料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遭到破坏。古贺虽然事先撤走了大部分军舰，但仍有一些舰船留在特鲁克港，共有两艘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26艘运输舰和商船遭到摧毁，其中还包括一艘万吨油轮。

特鲁克化为一片废墟，已基本丧失了一个军事基地的存在价值。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舰长佐藤木三朗说：“特鲁克损失之惨重是帝国很难弥补的，作为军事要冲的特鲁克被敌军炸得几乎成为废墟，场面惨不忍睹，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被我大日本皇军摧残的珍珠港……”

尼米兹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我们就是要让那些日本人亲身感受到军港被偷袭的滋味！”

对日本人而言，“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并不仅仅是受打击这么简单。特鲁克被作为“绝对国防圈”链条上的重要堡垒，它处境垂危，也意味着“绝对国防圈”已经摇摇欲坠。东京广播电台评论道：“战局变得空前严重，敌人作战的速度表明，进攻的力量已经威胁到我们本土了。”

古贺过去把防御重点放在拉包尔，此时也不得不将二航战飞行队撤回特鲁克进行支援。2月20日，城岛率领残余的飞机飞离拉包尔。一个月前，二航战尚能凑足132架飞机，一个月后，仅剩46架，也就是出动时的三分之一，其中还包括一些拉包尔原有的基地战斗机，显得十分凄凉可怜。

失去了二航战飞行队，拉包尔立刻丧失了战略价值。自此以后，美军侦察机在拉包尔发现的，除了地面的毁坏飞机外，就再也看不到一架完好的日军飞机了。

尼米兹虽然未能捕捉到联合舰队的主力，但特鲁克、拉包尔的先后瘫痪，也使得美军在中太平洋发动进攻时，再也不用担心它们的威胁。2月22日，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的全部岛屿。

★鸟尽弓藏

美军在中太平洋的狂飙突进，令日军大本营大受震动，首相兼陆相东条更是被刺激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说要扭转局势，确保“绝对国防圈”，奈何心里如火，事冷如冰，真是一气一个死啊。

先拿盆凉水浇下脑袋，清醒一下思路吧！清醒之后，东条忽然灵光一闪：老是屡战屡败，关键还是海陆军扯皮扯得太凶，光知道抢飞机和配额了，别人都是愈挫愈勇，他们却是愈挫愈挫。

鞋子不舒服会流血，那就不如换掉，是该下狠心的时候了。当天晚上，东条就打电话把杉山召到了自己的官邸。

一番简单的寒暄后，东条迅速切入正题：“在目前这种严重局势下，我建议你辞掉总长职务，由我兼任陆相和参谋总长。”

杉山没想到深更半夜把他叫来是为了夺他的军权，顿时火冒三丈：“什么？要我辞职，在这严重的关头？”

杉山自认为这么多年在东条身边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难道我流过的汗，都是当初脑子里进的水吗？看看我为你皱出的抬头纹和压弯了的腰杆吧！

东条毫不顾惜杉山的“苦劳”，他不要听废话。见东条如此无情，杉

山只好竭力为自己寻找不能辞职的理由：“这是违反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不应由一个人既做出政治决定又做出军事决定。”

情急之下，杉山还搬出了希特勒。他说德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就是希特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结果。

想当初，德军声势雄壮，有着“鸦飞不过的田宅，贼扛不动的金银”的时候，东条恨不得所有日本人都称他为“东方希特勒”，可现在不一样了，德军日薄西山，把他跟希特勒比，简直是在骂人啊。

东条一点不客气地堵住了杉山的嘴：“希特勒元首是兵卒出身，我是堂堂的帝国大将，对于军务和政务，我会给予同等注意，这点你不必担心。”

杉山嘴里依旧咕哝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会给将来立下一个危险的先例。”

要当官的自己摘下官帽，真是难上加难。东条一手遮天，恨不得把这个不识时务的老东西一口吞下肚去：“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即使打破先例也在所不惜”。

感觉鸟尽弓藏的杉山终于脱口而出道：“如果你这样干，陆军内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这话吓不倒东条，他不屑一顾地道：“那不会。如果谁有反对意见，我就立即撤换他！”

杉山坚决不辞职，但这已由不得他了。第二天，东条正式解除了杉山参谋总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

杉山不知是真傻还是装糊涂，他所谓“陆军内的秩序就无法维持”，被证明连吓唬人的功能都不具备。自古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又来挂绿的，只要不是山本五十六，缺了谁都行，更何况东条本来在陆军里就有根基，大鬼压小鬼，镇得住场。

东条把首相、内相、陆相、参谋总长四个职务集于一身，这是自参谋本部独立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他还任命海相岛田繁太郎大将接替永野。海军省和军令部同在一座大楼，但不在同一层楼上，因而岛田每逢上下楼，就要把军令总长的绶带戴上又拿下，这成了海军内部的一个笑话。

岛田是东条的亲信，被海军军官称为是“给东条拎公事皮包的”，向来对东条唯命是从，服服帖帖。过去，海陆军常常不听招呼，现在所有要害部门的决策都是东条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定夺，以致很多人直斥东条政府为“东条幕府”。

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东条的顾问佐藤。

早在1943年的一次御前会议上，日军大本营把最后的防线定在了马利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当时佐藤就提议，半年以后，如果形势不利，就要主动放弃这一防线，退至菲律宾做最后的决战。

佐藤认为，马利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只有七个机场，美军很容易在发动进攻之前就使这些机场失去作用，但在菲律宾，却有几百座岛屿可用作基地，因此应集中力量在菲律宾打最后一仗。

在美军空袭特鲁克后，形势真的不妙了，佐藤老调重弹，私下里拟订了一个菲律宾决战计划。不过，由于断定杉山肯定不会同意，他之前提都没敢跟参谋本部提一句。

现在好了，再不用顾忌什么杉山或其他陆军大佬了。佐藤兴奋地冲进东条的办公室：“首相阁下，你干得太好了！加强菲律宾防御的计划可以随时报告了！”

东条已经戴上了参谋总长的肩章，他冷冷地拒绝了佐藤“最后一仗”的建议和计划。看到东条的态度，佐藤吃惊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出来了。

佐藤的脑子再灵光，毕竟只是个幕僚，有些东西远没有东条想得那样深。他不知道，东条要是不兼参谋总长，或许还会对他的主张予以支持，直接掌握海陆军后，他反而不能这么做了。

相比菲律宾，马利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离日本本土更近，北马利亚纳群岛距离日本本土仅1500海里，倘若不战而退，东条在政治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已经是了，尽管同为轴心国，但日本不是德国、意大利，东条也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他这种独揽大权的做法，遮得住人耳，遮得住人眼，焉能遮住人心和人言？

独裁者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东条蹲在一个火山口，不仅很多人在背后唾骂，还有人设计暗杀呢。这种情况下，若是再匆忙部署收缩性撤退，即便在天皇面前也很难交代，遑论其他。东条告诉佐藤：“我要坚决保卫马利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美军与马利亚纳群岛之间还隔着特鲁克及其群岛，但除空袭之外，尼米兹再未去动特鲁克。

“蛙跳战术”由麦克阿瑟首倡，这时已在美国军界取得一致共识，美军首取夸贾林，继而全取马绍尔群岛，便是这一战术的成功运用。受此启发，尼米兹决定采取另一场大胆行动：绕过特鲁克，在太平洋上跳跃

1000海里，向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进军。

与以前攻占的岛屿不同，这些岛屿均处于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内核部位，即所谓的“中防线”，美军一旦占领，不仅将切断日本和南方占领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还可作为远程轰炸机和潜艇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此外，在靠近日本这样近的地区作战，肯定会迫使联合舰队出战并消灭它。

相对于尼米兹的千里大跃进，麦克阿瑟提出了另外一条进军路线。

陆战一师登陆格洛斯特角，使美军有了直接威胁拉包尔的条件，不过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对拉包尔将围而不攻。于是，麦克阿瑟便设计了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路线，这条路线将经新几内亚迂回进攻菲律宾。

你有你的计划和想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麦克阿瑟的问题是，他自己动手做奶酪的时候，还老惦记着别人的一份。尼米兹进攻马绍尔群岛之前，麦克阿瑟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尼米兹，取消以中太平洋为主轴的进攻，把第五舰队调来支援他的作战行动。

老麦那飞扬跋扈的劲头，隔着一个太平洋都能感知得到，可参谋长联席会议里全是超级大佬，又怎么会轻易买他的账？麦克阿瑟的要求立即遭到了毫不客气的拒绝。

有道是，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麦克阿瑟从不认为是自己的要求离谱，原因还是在别人身上。得不到“长老会”的认同，他就索性“蛙跳”过去，直接给战时陆军部长斯蒂文森写了一封信，希望斯蒂文森将信转交罗斯福总统。在信中，他提出：“把中线指挥权让我！”

毫无意外，发出去的信又是石沉大海。尽管在麦克阿瑟看来，陆军部长是“自己人”，可这位“自己人”显然也被部下的狂妄给吓到了。

就在麦克阿瑟一如既往地在他的住所里大骂“海军阴谋小集团”的时候，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尼米兹在珍珠港邀请太平洋战场上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战略。这次会议是在贝提奥岛作战中美军损失巨大的背景下召开的，麦克阿瑟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挤对人的好机会，于是派参谋长萨特兰、西南战区空军司令肯尼、海军司令金凯德等人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萨特兰轻而易举地把贝提奥岛与“千里大跃进”联系了起来。

“千里大跃进”的几个目标，也就是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哪一个都比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岛屿大，距日本内地又近，日军陆基航空兵可以提供支援，反之，任何一架盟军的陆基飞机都飞不到那儿。

可是问题来了：贝提奥岛仅两英里长，地势平坦，占领这座岛都死了上千人，关岛有25英里长，且多山，那得花多大代价啊？

萨特兰把话题挑出来后，麦克阿瑟的其他部下纷纷加入进来。肯尼认为“千里大跃进”不过是“故作惊人之谈”，金凯德则说：“任何关于要把马里亚纳群岛作为基地的主张，都使我扫兴。”

众口汹汹之下，本来心理压力就已经很大的尼米兹吃不住劲了。他接受与会将领们的建议，同意以新几内亚—棉兰老岛为轴心，进行单路作战。为此，他还派人带上这次会议记录的副本前往华盛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

尼米兹这么做，符合他一贯谦虚谨慎的性格，但这种性格与麦克阿瑟半点儿不沾边。当从代表口中得知会议结果，麦克阿瑟的第一反应是大为惊喜，另一个想法是把尼米兹手中的奶酪全部夺过来，连颗芝麻都不剩——尼米兹的B-29飞机全部调来西南战区，第五舰队全部给哈尔西，那是“我的人”。

说好的限量版，一下子变成了绝版，连萨特兰都不敢苟同：“阁下，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

麦克阿瑟才不管：你说做人要留余地，要公平，可世界上有“公平”二字吗？

他不以为意地挥动着自己的大烟斗：“你尽管代我去华盛顿汇报好了，我不懂什么过分不过分，只知道要争回美国的荣誉。”

得意的事要与人分享，麦克阿瑟找来了哈尔西，大吹特吹：“我要告诉你一些你可能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将调给我一支完全由我指挥的大舰队。我还要告诉你，英国也要调一支舰队给我。我希望海军的作战由一个美国人来指挥，无论由谁来指挥，他的职位都得比英国人高，至少也得同级。”

说到这里，麦克阿瑟笑咪咪地看着他的哥们儿：“哈尔西，你来干怎么样？如果你跟我干，我将使你成为一个连纳尔逊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大人物。”

纳尔逊何许人也？他是号称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军指挥官。要成为新时代的纳尔逊，或者像老麦说的那样超过纳尔逊，哈尔西当然愿意，但他身为海军将领，并没有听到过上面有如此大的动作——官帽再好，那也不是大风一吹就能刮来的。

另外，哈尔西虽与麦克阿瑟十分投缘，和尼米兹的关系却也不差，他可不会做出为了上位就把昔日的老朋友挤到一边儿的事情。

当着麦克阿瑟的面，哈尔西不置可否，回去后就用电报向尼米兹汇

报了。尼米兹听闻后非常生气，他知道麦克阿瑟狂，却没想到这么狂。把第五舰队全部拉过去？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

这时，尼米兹的处境已发生改变。攻占马绍尔群岛的成功，使原先由于重大伤亡而产生的犹疑烟消云散，现在他确信，第五舰队不仅可以占领马里亚纳群岛，还能支援麦克阿瑟。

很自然的，尼米兹开始后悔支持以新几内亚—棉兰老岛为主轴的进攻路线了，正好这时，他接到了上司金格上将的信。

金格看过尼米兹派人送去的会议记录副本，十分不悦。不就是贝提奥岛吃了点儿亏嘛，至于退让成这样？他在信中训斥道：“对你们的意见感到又惊讶又愤慨。你们提出的这个办法（即麦克阿瑟的单一轴心方案）是荒谬的，另外，也不符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议。”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金格的信完全符合尼米兹的心意，于是他马上复信，表示愿意回到原来的战略路线上来。

这次轮到麦克阿瑟勃然大怒了，不仅因为期望落空，还因为尼米兹的“出尔反尔”。

麦克阿瑟气冲冲地给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写信，要求来华盛顿一趟，他要当面向陆军部长斯蒂文森和罗斯福总统陈述意见。

能亲自来华盛顿陈述意见，自然是好的，高层也想借此机会弥合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分歧，以确定最佳战略决策。可是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前去开会时，他又突然摆起了架子，借故缺席，只派参谋长萨特兰作为代表前去。

老麦总以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可有时候，他其实就是那“大多数”。你想，“长老会”的人是能随便轻慢的吗？因为缺席未到，不仅联席会议的高官们深感失望和不满，也使得麦克阿瑟失去了一次为自己的进军路线辩驳和争取的机会。

尼米兹没有麦克阿瑟那么深的资历，也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目空一切，领导一叫，他就去了。在华盛顿期间，尼米兹向联席会议提交了多个内容广泛的备忘录，竭力为“千里大跃进”争取支持。

3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了最终的战略方案，吸纳了“千里大跃进”，同时也保留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路线。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带有折中性质的方案，即两条路线并行，实际上更偏向于尼米兹的战略构想。

这一局，尼米兹赢了，令他惊讶的是，当他返回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总部时，在桌上看到了麦克阿瑟发来的一份电报。

★兵不厌诈

麦克阿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人，性格乖张，喜怒无常，有时智力可能下降到白痴水平，一旦头脑冷静，又有一般人不具备的超常智慧和敏锐。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终方案一定，麦克阿瑟热乎乎的大脑便化为了——一杯冰水：“长老会”背地里做好人，把我盖缸底下去了。

现在第五舰队是碰都别想碰了，甚至要得到它的支援，还得看尼米兹的脸色，而从今后实情来看，让第五舰队施以援手又是必需的——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配合作战，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本无法渡过横亘于新几内亚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峡。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处境尴尬时，麦克阿瑟显露出久历政坛的另一套功底，他通过电文向尼米兹发出邀请，请尼米兹前去布里斯班做客。

在太平洋舰队，除了哈尔西与麦克阿瑟一拍即合，几乎所有海军军官都不喜欢麦克阿瑟，其中也包括尼米兹，但尼米兹在自己的书桌上摆放了一张麦克阿瑟的照片。朋友感到费解，尼米兹解释说，他这样做只是提醒自己待人处世时不要狂呼怒吼。

在公开场合，尼米兹从不说麦克阿瑟一句坏话，也严禁部属非议麦克阿瑟及其战略，只要不是麦克阿瑟做得太过分，尼米兹绝不会主动发起任何形式的反击。

自古怒拳不打笑脸，看到麦克阿瑟已经放低了姿态，尼米兹便也抛下旧怨，坦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任何时候，他都保持着这种清醒和理智的头脑，他知道，尽管自己与麦克阿瑟在性格和作风上天差地别，但打败日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合作是大方向。

3月25日，尼米兹乘坐水上飞机滑行至布里斯班的码头，麦克阿瑟及其幕僚亲自等候迎接。如此高的接待规格，在一贯为人倨傲的麦克阿瑟身上极少出现，也让尼米兹多少有些惊讶。

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这是战区两位最高司令官的第一次接触。通过这次皆大欢喜的双雄会，麦克阿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糖果——尼米兹承诺，在麦克阿瑟即将发动的下一步作战行动中，第58特混舰队将给予积极支援。

激情燃烧的老麦一回到他在新几内亚的前方指挥部，便向部下们宣布，他也要进行长距离跳跃：尼米兹不是要跳1000海里吗，我少一点儿，向西跃进400海里，活捉日军40000人！

海上不同于陆地，跃进得靠舰船，麦克阿瑟的陆空军皆由第一流战

将掌控，唯独海军一直是短板和软肋。原西南战区海军司令卡彭德上将绰号“船上的木匠”，人如其名，是一个平庸无能，大事管不好，但对一些芝麻绿豆小事却情有独钟的海军指挥官。

尽管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胆小的卡彭德仍不敢把第七舰队派往新几内亚东岸沿海，以致那里的两栖攻击战迟迟得不到充分支援。麦克阿瑟自然对此非常不满，到1943年10月，他终于找到机会将这位不称职者炒了鱿鱼。

这时，海军部正是人才济济的时候，很多名将急于建功，却无处下手，比如留在北太平洋的金凯德。北太平洋上无仗可打，中太平洋又插不进去，于是金凯德便被派到了西南太平洋。

西南战区终于迎来了一位理想的海军将领。金凯德的到来令麦克阿瑟十分高兴，整个第七舰队也随之振奋起来，船员们说：“今天是第七舰队快乐的日子！一种清新的和颜悦色的温厚态度，出现在全体人员当中。”

1944年4月18日，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从莫港飞抵芬什港，随后他登上金凯德的旗舰“纳什维尔”号巡洋舰，第七舰队一齐向西驶去。

金凯德指挥下的第七舰队，已从一支兵力不多的小舰队扩编为实力雄厚的大舰队，一次性可派出113艘舰船用于作战。另外，尼米兹还践诺临时拨来8艘小型航母助阵，用以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麦克阿瑟放眼望去，只见海面上的美舰密密麻麻，有如无数枝丫向远处的天际延伸着。此情此景，令初次与海上编队一起行动的老麦激动不已。

麦克阿瑟的“跃进400海里”，是要沿新几内亚东海岸西进，绕过日本第18军在韦瓦克的防御据点，在新几内亚北岸登陆，直接攻占日军在新几内亚中部的重要战略要塞——查亚普拉（当时名叫荷兰地亚）。

自古兵不厌诈，不打韦瓦克，但要让日军相信你的进攻目标就是韦瓦克。麦克阿瑟用了各种欺骗手段，包括泄露假的进攻计划，向韦瓦克空投假降落伞，以及通过潜艇把橡皮舟遗弃在海滩上等。

骗完了还得检验。“卡斯特”密码破译队截获的电报，说明欺骗活动进行得很成功。战前韦瓦克方面显得十分紧张，相反，查亚普拉却十分平静。

关于两栖作战，不管是海上运输还是登陆，都怕遭到敌机攻击。查亚普拉建有数个日军机场，驻有相当数量的日机，麦克阿瑟不得不有所忌惮，他把扫除障碍的活儿交给了肯尼。

肯尼永远不会让信赖他的上司失望。这位天才的空军指挥官与麦克阿瑟一样擅长虚虚实实的战法，他希望日军能够在大白天把飞机一架挨着一架地摆在机场上给他炸。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把虚假的轰炸压力放在韦瓦克，就是要让对方相信，他没有白天轰炸查亚普拉的能力。

从航程上看，P-38“闪电”式战斗机完全可以飞到查亚普拉，为轰炸行动护航，但肯尼禁止P-38飞到很远的地方，只派轰炸机到查亚普拉附近胡乱扔一阵炸弹。

查亚普拉的日军指挥官一看，P-38飞不到查亚普拉，美军轰炸机只能晚上来捣捣乱，自然而然就放松了警惕。

发现日机如其所愿地大白天停在了机场，肯尼在三天内，每天出动由311架飞机组成的强大机群对查亚普拉机场发动了攻击。这一攻击规模，已接近当初山本的“伊代号作战”，共有300~400架日机被摧毁在地面，查亚普拉的日本空军力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在第七舰队从芬什港前往查亚普拉的几天行程中，日军都没能发现这支庞大的舰队，尼米兹派来支援的八艘小型航母在登陆行动中也基本未动，原因都是部署在新几内亚海岸的日机除少数几架外，已被肯尼全部消灭。

★小孩子放鞭炮

4月22日，第七舰队到达查亚普拉海面，当日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发现美国人连同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已经开进港湾时，无不大惊失色。

在舰炮的支援下，一队队登陆艇冲破晨雾，冲向海滩。这是当时西南太平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参战兵力多达84000人，仅突击部队就有52000人。

这次突袭非常成功，查亚普拉集结着15000名日军，但其中90%都是后勤部队，美军军舰上怒吼的大炮把他们打得鸡飞狗跳，象征性地打了几枪后，他们便纷纷向大山和丛林逃去。美军第一梯队未遇大的抵抗，就安全登上了海滩。当他们来到日军阵地前时，日军炉灶上的铁锅里还煮着来不及吃的大米粥，武器和各式各样的用品丢得满地都是。

第一梯队冲上滩头四小时后，在克鲁格、艾克尔伯格以及一大堆记者的前呼后拥之下，麦克阿瑟乘登陆艇上岸进行巡视。

尽管天气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但在长达两小时的巡视过程中，时年已经64岁的麦克阿瑟仍然步履矫健，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竟然连一点儿汗都不出。

重回旗舰之后，麦克阿瑟破例为爱将们庆功。克鲁格、艾克尔伯格等人被带到一间设有巨大冰柜的餐饮室，然后每人拿到了一份巧克力冰淇淋。

在赤道吃冰淇淋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艾克尔伯格三下五除二地就咽完了自己的一份。见此情景，麦克阿瑟笑嘻嘻地走到他的身边，把自己还未动过的那一份递到了他的手中。

麦克阿瑟和部下们有充分的理由高兴，因为此次有如郊游一般的作战行动称得上是“蛙跳战术”的极好范例。

艾克尔伯格以前曾到过查亚普拉，当时这里只有几个土人居住的村子和大片原始森林，如今已是一座拥有14万人的城市。美军战斗部队没费多大气力就完全肃清了当地的残余日军，紧随其后的工程兵立即对机场等设施进行抢修。不久以后，肯尼的第五航空队便能在重修过的机场设施上起降了，这使得“蛙跳战术”中“夺取更多的机场，方便空军部队的前进”环节得到最大程度的完美呈现。

麦克阿瑟即将返回布里斯班。临行前，他告诉自己的部将，他将再向西跃进108海里，在日军还未站住脚时，就一举攻取下一个目标——韦克德岛。

艾克尔伯格听到后很是吃惊，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蛙跳”的速度过快。韦瓦克虽被绕过，但那里仍驻扎着18军的残余部队，其有生力量尚有20000人左右，这些日军很有可能会从陆路来进攻查亚普拉。换句话说，现在自己的阵脚都还不稳，去攻“未站住脚”的敌人是否合适？

麦克阿瑟做出这一决策，并不是出于冲动或鲁莽。除了极其敏锐的战场嗅觉，“卡斯特”密码破译队提供的准确情报，使他对敌军兵力及其动向几乎了如指掌。美国陆军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揭晓了麦克阿瑟用兵如神的窍门：“从来没有哪位指挥官能像盟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那样，在指挥作战时对敌情如此了解。”

“卡斯特”送来情报，告知韦克德岛防守薄弱，麦克阿瑟岂能错过如此好的战机。5月17日，他组织“旋风部队”在韦克德岛登陆。

“旋风部队”刚登陆时曾遭到激烈抵抗，但一上岸，就如摧枯拉朽，在两天多一点的时间里，岛上800余名日军被全歼，美军只损失了40人。

韦克德岛之后，美军即将“跳”向距此约156海里的比亚克岛。“卡斯特”估计日军守岛部队约4000人，其中一半是作战部队，密电破译人员曾截获日军命令，要求增强比亚克岛的防御兵力，但增强到什么程度，却没有线索。

了如指掌与用兵如神，都在这里碰到了障碍，因为你不知道守敌的

确切情况，打得好，可以像查亚普拉那样“郊游”，若是不顺利，就可能遭遇布纳战役那样的血战和恶战。

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麦克阿瑟的作战信条。小孩子放鞭炮，想做还怕，那是不行的，即便情况暂时不明，该出手时还得出手。

麦克阿瑟将“白杨树部队”的主力第41师用于比亚克岛的“旋风登陆”。第41师拥有12000名精兵，不管日军如何增援，仅数量对比上就应该绰绰有余了。

5月27日，由富勒少将指挥的第41师冲上了比亚克岛的滩头。

登陆战前，韦克德的机场跑道被加长，专供重型轰炸机使用，肯尼派飞机从韦克德机场起飞，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第七舰队也从海上对韦克德岛实施猛烈攻击，这使得第41师上岸时基本没遇到多大抵抗，颇有点郊游的味道。

第41师的官兵情绪普遍不错，他们认为岛上日军一定已经“顶门上丧了三魂，脚底下荡了七魄”，魂飞魄散了，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控制机场而已。

然而，由于前两次登陆战过于顺利，大家精神上都有些麻痹，士兵们既未携带大炮，也没向前派出搜索部队，就兴冲冲地向最近的机场跑去。

很快，“郊游”变成了“梦游”，不是好梦，是噩梦。

★更危险的境地

麦克阿瑟和“卡斯特”的破译人员都不会想到，为阻止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迅猛推进，日军已经制订了“阿代号作战”计划，要在海上与美军进行舰队决战。

联合舰队的航母兵力不足，“阿代号作战”计划要求使用陆基航空兵来进行弥补。比亚克岛位于其设定的决战海域，岛上又拥有三个机场，因此就变得特别重要，几个星期以来，日军一直在向比亚克岛输送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援兵，到第41师登陆时，岛上日军数量已增加到11400人，接近“卡斯特”预估的三倍，且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

比亚克岛上密布为丛林覆盖的蜂窝状多层洞穴，日军以洞穴为掩护，有意将美军放上岸，然后再发起突然攻击。第41师不幸遭遇了又一个布纳战役，部队士气低落，富勒不断向克鲁格请求增加援兵。

尽管证明比亚克的日军几乎与登陆美军一样多，且岛上地形险恶，

易守难攻，麦克阿瑟却拒绝派兵增援，他只是一边向外发布“肃清残敌”的消息，一边怒气冲冲地责备克鲁格：“比亚克的进展不令人满意！”

发起比亚克岛登陆战的那一周，正好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麦克阿瑟认为若派出援兵，就会让外界知道，别人庆功的同时，他在进攻上却遇到了困难，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

麦克阿瑟的虚荣心和好面子，把第41师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

得知美军登陆比亚克岛，联合舰队几乎将部署于中太平洋地区的航空兵抽调一空，加上从日本内陆、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地抽调的航空兵，全部用于对比亚克岛、韦克德岛进行轰炸。

比亚克海域的第七舰队通过对空炮火，积极拦击相继赶来增援的日军飞机，使得日机没能在比亚克岛上空和周围造成严重威胁。受创最重的是韦克德岛，机场上停放的60架飞机被全部击伤或摧毁，另外还有一座弹药库被炸弹击中，弹药库的爆炸是如此剧烈，以至于人们还误以为韦克德岛发生了地震。

韦克德机场遭袭，意味着比亚克岛的防空力量被严重削弱，已经苦不堪言的第41师可能进一步失去空中保障。

万幸的是，抽调来的日军航空兵在北方中纬度地区待惯了，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与环境，很多人因患疟疾或丛林热病而躺倒，第一周后就无力驾驶飞机了。进入6月，更是发生大面积传染，这下连没生病的也难以行动了。

以空袭作为序幕，联合舰队发起了代号为“浑”的海上增援行动，其方法与瓜岛战役时的“东京快车”颇为相似，也是分批逐次增兵，不过它们被第七舰队的潜艇部队发现了。

潜艇是第七舰队的“主打产品”之一。麦克阿瑟早在菲律宾时，便拥有当时美国最大的潜艇部队，来到澳大利亚后，他将潜艇部队一分为二，一支是远程潜艇舰队，负责切断日军东南亚的原料通道，另一支是近海防御舰队，主要在所罗门群岛一带活动。

基于日本先制造了珍珠港事件，美国海军部打破常规，下令对日本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也就是可以对日本的商船和运输船进行攻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潜艇部队的成效极其有限。一方面是潜艇既老又少，鱼雷则因技术缺陷发挥不了威力，另一方面是很多艇长都像原舰队司令卡彭德那样胆小怕事，总是缩在家里，不敢主动出战。

车轮战役结束后不久，海军部给西南战区增拨了10艘经过改进的潜艇，使第七舰队的潜艇总数增加到30艘。与此同时，鱼雷的技术缺陷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随之而来的还有人事上的调整，如同让卡彭德下课一样，那些好是一餐、不好也是一餐的潜艇艇长大多遭到撤换，被一批年轻有为且富有作战经验的青年军官取而代之。

潜艇部队的战绩从此大为改观，仅在1943年下半年，就在东南亚一带击沉日舰72艘，其中大部分是重要的运油船。

日军潜艇也一度风光过，曾击沉美军大型航母，然而从瓜岛战役中后期起，便只有充当“海上的土”的命了，反倒是美军潜艇后来居上，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战略角色。

执行“浑”行动的日军增援部队分三批出海，但是哪一批都没能逃过第七舰队潜艇部队的监视。

★天罗地网

“浑-1”包括1艘老式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这些舰船在棉兰老岛装上2500名日军，随后向比亚克岛驶来。4艘美军潜艇紧紧跟随，并沿途实施了袭击。

“浑-1”舰队的运气还不错，未在袭击中受到多大损失，但潜艇关于日舰位置的报告，却为麦克阿瑟和金凯德提供了情报。金凯德火速将第七舰队的所有水面战舰，一共4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派去进行截击。

海战即将爆发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突然收到无线电侦察报告，说一支强大的美军舰队正沿新几内亚西北岸行动，看样子，第58特混舰队已经杀过来了。

联合舰队要等的就是第58特混舰队，司令部当即决定停止“浑代号作战”，撤回“浑-1”舰队，同时准备发起“阿代号作战”。

事后判明，关于第58特混舰队的情况纯属误报，联合舰队再次发出“浑代号作战”命令。按照这一命令派出的“浑-2”舰队规模较小，只有六艘驱逐舰拖带的驳船，而且相关密电已被“卡斯特”破译。肯尼接到情报后，起用陆基飞机对日军驱逐舰进行攻击。在航程足够的情况下，陆基飞机有着与航母一样的威慑力，驱逐舰见势不妙，砍断与驳船相系的拖绳后便匆匆逃遁，但在飞机与潜艇的追击下，仍有两艘驱逐舰被击沉。

两次要夺回比亚克岛，不仅连岛的毛都没碰到，还被人家弄得快丢了魂，联合舰队意识到美军对比亚克岛同样是志在必得。现在的形势也愈加明朗，无论美军还是日军，只要以比亚克岛为基地，其轰炸机群就能大大加强己方海军在预定决战海域的突击力量。

显而易见，不让比亚克岛落入美军之手，对“阿代号作战”来说至关

重要，联合舰队于是组织了规模最大的“浑-3”舰队增援行动。参与护航的是一支战斗力很强且作战意图十分坚决的舰队，其中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超级战列舰、五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它们奉命不惜一切代价打开前往比亚克岛的通道，让日军地面增援部队登陆的同时，对岛上的美军进行轰击。

与这支日军护航舰队相比，第七舰队的分量就太轻了，如果他们按计划到达比亚克岛，可以想见，金凯德的水面战舰、美军在比亚克附近的两栖部队和支援舰船，都会轻而易举地被歼灭。

千钧一发之际，好运又一次站到了麦克阿瑟这边。当“浑-3”舰队向比亚克岛进发时，太平洋战局突然发生了变化。

联合舰队一厢情愿地要在新几内亚附近海域与美军进行舰队决战，尼米兹却不买账——单挑可以，但地点他挑。第五舰队到达千余海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一带，开始为进攻塞班岛做预先火力准备。

决战海域换成了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菲律宾海，比亚克岛因此黯然失色，联合舰队急忙暂停比亚克岛作战计划，让“浑-3”舰队丢下运输船，前往菲律宾海面参战。

倒霉的日本守军就此被完全抛弃了。尼米兹发起进攻的消息，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忧虑，他曾担心自己碰到了又一个瓜岛，在久战不决的情况下，他也终于下决心向岛上派去了援兵。

富勒被认为指挥不力，在麦克阿瑟措辞严厉的督责下，克鲁格解除了富勒的职务，换上了艾克尔伯格。富勒是艾克尔伯格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和好朋友，对执行这一命令，艾克尔伯格自然不会好受，但更让他心情沉重的，还是此番的入场情境居然与布纳战役时如出一辙，无论是临危受命的方式，还是战斗的残酷程度——美军士兵必须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将日军赶出洞穴，才能予以消灭。

当布纳战役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时，决定胜负的已不是战术，而是意志。艾克尔伯格像当初一样，亲自赶到第一线，以鼓起官兵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对失去支援的守敌而言，山穷水尽是必然的，在美军的猛攻下，岛上的日军指挥官被迫在一个岩洞里用战刀剖腹自尽。又过了几个星期，洞穴里的日军才被完全肃清，除220人被生擒外，余者多被打死或自杀。美军在比亚克岛之战中阵亡400人，伤2300人，还有7000人因患疾病躺倒，是“白杨树部队”成立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

尽管因情报失误造成了意外损失，麦克阿瑟并没有因此放慢步伐，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进行“蛙跳”。很快，比亚克岛就变成了美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场的后方。

7月30日，西南战区部队已进至新几内亚岛西部的桑萨波角，完成了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路线中的新几内亚部分，也标志着新几内亚战役完全结束。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军前进了近1000海里，途中占领5个日军据点，突破了“跃进400海里”的最初目标，达到实际上的“千里大跃进”。

在快速跃进的背后，是被麦克阿瑟绕过或者说甩下的许多日军据点和岛屿，其中拥有重兵的是韦瓦克，日本第18军的剩余兵力大部分都集中在那里。早在占领查亚普拉时，艾克尔伯格等人就担心“蛙跳”速度过快，第18军会趁机从背后扑过来。麦克阿瑟丝毫不在意，在向新闻界发表战地公报时，他说：“这次行动已对分布在新几内亚的日本第18军布下了天罗地网。”

第18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一直在等待时机和增援，以便集中力量突破“天罗地网”，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网不但没松，反而更紧了——麦克阿瑟的大进军，使得他们再无可能退守新几内亚岛西部。

援兵，给养，一个都没等到，第18军眼睁睁地变成了没娘的孩子。安达十分抓狂，他向部下们发布动员令：“我再也找不到什么战略战术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因此，我打算以我们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来战胜它。”

在安达的指挥下，第18军向相距100英里的艾塔佩发起进攻，企图夺取艾塔佩后再攻占查亚普拉。不料，克鲁格早已派兵增援艾塔佩，并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机枪手把机枪一架，冲上去的日本兵全都成了送上门的菜。首次进攻艾塔佩，日军竟然被打死了一万多人，而美军防线未见有任何松动。

至1944年8月10日，第18军被包抄反攻的美军切为三段，所有试图冲出包围圈的努力也都停止了。安达黯然承认：“这支部队（指第18军）的历史是个悲剧。”

任何被绕过的据点和岛屿，只要上面还有日本兵，多多少少对后方都是一个威胁。当华盛顿方面询问该如何对付这些日本孤军时，麦克阿瑟回答说，这些日军残部已无力组织进攻，对目前与将来的作战也不存在什么威胁，现在大可不必理睬。

麦克阿瑟算计得非常精明，在新几内亚战役中，对今后打仗有用的基地，比如查亚普拉、韦克德、比亚克，他都是势所必得，哪怕是啃硬骨头，但如果要将韦瓦克等“剩下的渣滓”也都一一占领，美军将耗费难以估量的生命、物资乃至时间，而且实际上一点儿利益也没有。

不予理睬，不是说不用盯死，否则一不小心，泥鳅也可能翻出大浪。麦克阿瑟真正用以对付日军的，是留在后方的陆战队航空大队和潜艇部队。

陆战航空大队负责进行例行轰炸和监视，潜艇部队负责封锁海上交

通线，以“狼群战术”对日军前来增援的舰船进行跟踪和袭击，后者完全堵住了被围日军的求援之路。1944年的头四个月，有125艘日军舰船被击沉，其中多数是向太平洋各岛屿运送增援部队和物资的运输船。

海上战争，谁都对海上交通线有依赖，美方也不例外。但与美军潜艇从战争开始时就有意识地对日方商船、运输船发起攻击不同，日军潜艇主要以美军军舰为目标，等到发现战略方向不对时，已经晚了。东条也看到了这一点，深以为恨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后来他把美军发动的潜艇攻略战，与“蛙跳战术”、快速航母放到一起，列为美国军事上战胜日本的三大关键因素。

在那些被严密封锁的据点和岛屿上，日军残部只能用各种办法苟延残喘，比如第18军就确立起持久战体制，用农场开荒等方式来不让士兵们饿死。

当太平洋战争快要结束时，美军驱逐舰在海上拦住了一艘日军医船。这艘医船声明是前往被围岛屿撤运伤兵，同时按照《日内瓦公约》，请求美军不要予以攻击。

日本没有签订过《日内瓦公约》，自己也不遵守，但美军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仍准许其通过，只是要求回程时必须接受检查。医船照办了，后来美军军医上船检查，发现船上载运的200多名伤兵均已奄奄一息。这名军医判断，即便途中拥有最好的护理，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恐怕也很难活着回到东京了。

不管岛上的故事有多悲惨，麦克阿瑟都不屑一顾，世上没有无须偿还的债，现在到日本人还债的时候了。

桑萨波与菲律宾仅一水相隔，如何更快地重返菲律宾，实现自己的夙愿，这才是老麦真正关心的。他将继续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反攻怒潮，亲眼看着血红色的落日加速西沉。

第六章 鲸鱼肚子里生出了许多小鱼

有一次，奥宫正武遇到一位同事，后者在“大和”号上任联合舰队航空参谋，曾跟随山本指挥过瓜岛战役。他对奥宫说：“我们在瓜岛争夺战中打了败仗，最主要的原因是打不掉B-17。”

号称“飞行堡垒”的B-17防弹能力很强，就算瓜岛时期能在空战中速谁灭谁的“零”式也很难将其击落——日本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密电码是个大漏勺，就认为是B-17侦察到了自己的全部作战情况，所以美军才能取胜。

继瓜岛时期的B-17之后，能令日本海军为之战栗的，是第58特混舰队。

日军的机动部队早已名存实亡，美军的机动部队开始独领风骚。当第58特混舰队出现在吉尔伯特岛、马绍尔群岛海域时，古贺指挥下的联合舰队只能做缩头乌龟，自始至终都不敢上前应战。

第58特混舰队的攻击力远远超过了当初南云的机动部队，一旦出动，就一定要打到底，从吉尔伯特、马绍尔到特鲁克都是这样，所到之处犹如刮了一场台风，用奥宫的话来说，“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家底，叫它一下子破坏得一干二净，其状惨不忍睹”。

眼看着美军快逼到马里亚纳了，占领马里亚纳，美军就可以以此为基地，将B-29派往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内陆上空。奥宫参与过审讯一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他正好是B-29的试飞员，因此奥宫对这种轰炸机的性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B-29是一种最新式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它在载弹量、航程方面，都大大超过了B-17，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和“史上最强的轰炸机”。可想而知，B-29到时扮演的角色绝不会只是空中情报员，它将成为刺入日本喉咙的一把利剑。

要想不挨B-29的炸，就不能失掉马里亚纳；而要想不失掉马里亚纳，就必须歼灭美军机动部队。

可是，怎么歼灭呢？

航母也有薄弱环节，理论上讲，只要善于奇袭，即便一架飞机也有压制住航母的可能。但理论不等于实战，在实战中，无论日机怎样发起偷袭，也无法给美军航母造成哪怕是轻微的损伤，反倒是出击的日机竞相折戟。

就在古贺一筹莫展的时候，军令部主动送来了一份作战计划，它的主笔是曾任南云首席幕僚、现任军令部海军参谋的源田实。

源田参与过偷袭珍珠港计划的制订，他认为第58特混舰队出动之后，以联合舰队今不如昔的作战实力，是很难从正面进行迎击和堵截的。正面打不了，可以试试背后。

源田设想，当58特混舰队返回马绍尔泊地停泊时，便对其核心的航母编队进行袭击。根据偷袭珍珠港的经验，这个时候，美军舰载战斗机几乎完全不会出动，附近又没有大型陆上基地，日机轰炸和进行鱼雷攻击的命中率都比较高。退一步说，就算偷袭不着，也不会受到太大损失，掉头逃跑还来得及。

虽然是鬼鬼祟祟的打法，源田却起了个自以为雄浑的名字——“雄作战”。计划出炉后，源田专程去联合舰队司令部，向古贺进行推销。

可惜的是，“雄作战”计划并没能得到古贺的明确赞同。并不是源田的方案不高明，也不是古贺对此完全没想法，事实上，自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取得所谓史诗般的胜利后，“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便在联合舰队中根深蒂固，即便与山本相比性格较为冷静保守的古贺也不例外，他对“一战定乾坤”同样情有独钟。

可是决战需要资本。山本能偷袭珍珠港成功，缘于当时拥有实力很强的南云机动部队，古贺接掌联合舰队后，连屡次补充的一航战、二航战两支飞行队都被打残了，要凑出航空兵执行任务都勉为其难。这就像下棋，你就算想出绝妙的步数，奈何棋盘上没有可走的棋子，或者有棋子，但全是小卒，不能尽情移动，这棋还是走不下去。

显然，对任何一位联合舰队执掌者来说，步数精不精妙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要有能用以作战的棋子。日本海军不是今天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早在1943年7月，便已经组建了新编第一航空战队。

新一航战由角田觉治中将任司令官，因此又称“角田部队”。角田的作战参谋是中途岛战后伤愈归队的渊田美津雄，隶属的十个航空队，从司令到飞行队长，无不是航空兵出身的飞行专家或精选出来的王牌飞行员，例如“舰爆之神”江草隆繁就担任了俯冲轰炸与鱼雷攻击队的队长。这些人像渊田一样，大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就在机动部队服役，其战功之多，让一些无法入选的旁观者充满了羡慕与嫉妒——就差恨了，他们将这支航空部队称为“渊田家族”。

角田部队被视为未来决战兵力的希望，为了训练中途不被调入战

场，组建之初就被作为大本营直属部队保存起来。哈尔西收复中所罗门群岛，尼米兹在吉尔伯特岛、马绍尔群岛发动攻势，前线再急如星火，得不到大本营的许可，也没人能够调用角田部队，它始终在日本内陆加紧训练。

尽管得到了特殊照顾，角田、渊田等人也都是工作狂，但角田部队从组建到训练仍不如意：资金拮据，以及原料匮乏，使新一航战不能及时得到性能良好的飞机；除“渊田家族”外的飞行员全都是毕业不久的新手，刚刚学完各式各样的教练机，要从头学实战机，又是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新机型，确实难度很大。

角田部队7月组建，8月勉强完成训练，本应再有半年时间的提高期，可是第58特混舰队的出现以及要守住马里亚纳的需要，让大本营再也无法将其藏在深闺。终于，角田部队也被编入联合舰队，并向马里亚纳和加罗林一带的机场展开。

虽然角田部队已到达前线，但古贺认为其训练程度不够，而且隶属的十个航空队中还有一些后来编入的航空队，这些航空队战斗力不强，还达不到出战的水平。有人又提出，既然如此，不如缩小“雄作战”的规模，只对停泊中的美军大型航母进行攻击，那样仅需两到三个精干的飞行队就能搞定。

缩小后的条件，古贺可能是具备的，问题是用于偷袭的飞行队能否如愿到达马绍尔泊地。要知道，今日不同往昔，太平洋上净是些被美军围困的孤立岛屿，说不定飞行队还没到马绍尔，就在中途消耗殆尽了。

古贺是个很谨慎的指挥官，他热衷决战，却不像山本那样具有豪赌一把的勇气和决心，“雄作战”计划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除了这份没有采纳的作战计划，古贺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决战预案，即“Z行动”。具体来说，就是以马里亚纳为中心，将由此联结而成的南北岛线作为决战线，古贺郑重其事地以自己的姓氏将其命名为“古贺死守决死线”。

这条“决死线”不仅包括北方的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还包括南方的韦克德、比亚克等诸岛，按照“Z行动”，日军将在岛屿上集中陆基航空兵，以弥补其航母兵力的不足。

据说，古贺已经预计到自己将在“决死线”上找到最后归宿，并且认为山本“死得正是时候”，值得“羡慕”。后来的事实证明，古贺确实“得偿所愿”，不过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偿所愿”，是古贺本人打破脑袋都没想到的。

最初，日军大本营得到错误情报，说美军有大批运输船正从南向北移动。古贺根据这一情报，判断美军很可能要集中在新几内亚西北端登陆，而当时又未在马利亚纳方面发现异常，于是他便认定新几内亚海岸将是决战海域。

古贺下决心前往南方进行指挥，出发前，他对自己的参谋长福留繁中将说：“咱们一起出击，一起捐躯吧！”

1944年3月31日，古贺及福留繁等幕僚人员分乘两架水上飞机，飞往棉兰老岛的达沃。行至半途，突遭暴风雨，古贺所乘飞机神秘失踪，附近驻防的日机和舰艇虽全力搜索，但最后连块飞机碎片也没有找到，据此判定机上人员已全部死亡，古贺真的“捐躯”了。

当古贺遭遇灭顶之灾时，福留繁却大难不死，就好像山本身亡时，宇垣得以幸免一样。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两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居然都殒命于出行途中，种种不祥征兆，令一向深信自己得到天神福佑的日本海军一片愁云惨雾。一些海军军官私下里认为，从这一刻起，战争之神已彻底抛弃了日本。

家无主，屋倒竖。在一时无法确证古贺死讯的情况下，根据指挥接替条令，联合舰队第二指挥官兼西南舰队司令长官高须四郎中将临时接过了指挥权。

古贺的位置并不是一天就可以炼成的，高须原先的指挥区域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过去的作战活动也仅限于印度洋，这导致他对印度洋较为熟悉，对太平洋战场却了解不多，而作为最高指挥官，起码要对所处战场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这个从天而降的差使，等于是在高须面前挖了个坑让他跳，把他愁得坐立不安。

古贺在位的时候，便知道美军在太平洋上有两条战线：一是沿新几内亚北岸的麦克阿瑟战线，二是指向中太平洋的尼米兹战线，美国人自己不会宣布哪一条为主，但从美军日益显示出的强大兵力来看，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成为主战线。

古贺南飞，便是将麦克阿瑟战线作为了主战线。高须的司令部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与新几内亚近在咫尺，又赶上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查亚普拉登陆，于是萧规曹随，也将新几内亚海域作为了重点。

高须战战兢兢地顶了一阵子班后，大本营终于确信古贺成了鬼，再也找不回来了，丰田副武大将被正式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

丰田原任横须贺海军基地司令，此人能力很强，但说话尖酸刻薄——是那种能深深地刻在你心上的刻薄，为此承受不住的部下不止一个两个。另外，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丰田一直在陆上，未参加过海上作战，没有什么海战经验。

据说，山本生前就提到过，最好不要让丰田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然而日本海军如今已经将星凋零，起用丰田也是不得已。为了弥补丰田的缺陷，大本营又给丰田配了一位搭档：南云的前任参谋长草鹿龙之介。草鹿不仅善于和人打交道，而且参加了从珍珠港到所罗门的一系列海战。

南云降职，树倒猢猻散，草鹿到拉包尔他堂弟的手下找了份差使，其境遇与机动部队时的风光已不可同日而语。此番被遴选，可谓否极泰来，皆大欢喜，今村还专门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

实际上，拉包尔这时已被围困，物资很是匮乏，但拉包尔方面仍竭尽所能，把什么鲤鱼罐头、豆酱烧茄子、海带汤，总之能搜罗到的好吃的统统搬上了桌，连今村自己也拿出了六瓶米酒。只是吃饱喝足之后，草鹿还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离开拉包尔。

海上被封锁了，要离开拉包尔只能乘飞机。因为山本和古贺之死，联合舰队的高级军官都特别害怕乘机外出，尤其是拉包尔一带，美军战斗机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空中巡逻，随时可以把遇到的日机给打下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中途岛和瓜岛战役结束后，日本人的境遇就从来没有真正好过，老是不好，也就无所谓更坏了。而且眼下的情形，你害怕得走，不害怕也得走，白天不能走，那就晚上走。

天亮后，草鹿一行遇到了一队美军战斗机，并且是擦肩而过，相隔之近，美军飞行员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草鹿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万幸的是，不知什么缘故，美机并没有朝他们开火，而是选择了继续往前飞。

到达东京郊外的联合舰队陆上司令部后，草鹿便开始着手替丰田起草作战计划，即下一场仗该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

★油断大敌

古贺的“Z行动”得到了草鹿的认同。处于“古贺死守决死线”上的各个岛屿不像吉尔伯特、马绍尔那样平坦，它们都位于火山系中，大部分海岸耸立于海面之上，适合对登陆部队进行防御。其中，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等彼此相连的岛屿还可建设机场，必要时，将成为发挥海陆空综合战力的最佳场所。

从拉包尔前往东京的途中，草鹿曾在塞班岛、硫黄岛中转，他发现了这些被作为“决死线”岛屿的问题所在，那就是几乎没有可称之为防备的防御装备。以草鹿所见，塞班岛防御极其薄弱，硫黄岛的工事构筑还好，却又缺乏机枪和火炮。

无独有偶，当角田奉命在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布防时，他看到当

地的机场大部分尚未建成，即使是可以使用的机场，设施也很简陋，根本不能用来进行长期的基地航空战。比如提尼安岛，虽有机场和机库，但没有滑行跑道，也没有正规掩体，难以分散和隐蔽飞机。

角田破口大骂：“瞧，这个鬼航空基地部队，明知所罗门的战斗教训，可一年来都干了些啥？”草鹿坚持要把造成防御疏忽的陆军军官找出来，予以处分。东条对此很恼火，他写信给草鹿，说道：“我个人敢用‘大印’保证塞班岛的防御！”

为东条送信的是个陆军大佐，他拍着胸脯向草鹿保证，陆军希望美军在塞班岛登陆，这样就可以消灭他们。

平心而论，草鹿、角田还真怪不得陆军，不是陆军对防御不重视，关键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的战线铺得太广太快，马里亚纳群岛很快就成了后方第三线，别说无暇顾及，就连岛上已经安装好的高射炮也被拆下来运到拉包尔去了。

战略价值再高的岛屿，若缺乏防御设施，也无法使用，但你不用，美军会用。一想到B-29的威胁，草鹿甚至宁愿这些岛屿沉入大海消失。

岛屿当然不会自动消失，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补救。草鹿很清楚，美军要继续进攻，直接目标不管是马里亚纳还是新几内亚，总之都绕不开这条“决死线”。

与在“决死线”上加强防御相比，油的缺乏更令草鹿头疼。

说起来，缺油一直是日本的老大难。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将矛头南指，不惜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为了油。尔后，山本急于速战速决，也与油有关。联合舰队的战列舰很少出战，以及航空和水面舰艇部队舍近求远，不去最适合训练和维修的日本内陆进行训练，而是跑到新加坡，究其原因，还是为了油——由于美军潜艇的袭击，大部分燃油都不能运到日本内陆。

日本有一个成语，叫作油断大敌，它的本意是千万不可疏忽，但日本海军的大敌之一，确实就是石油断绝。

如今草鹿制订作战计划，仍然离不开油的因素。补给参谋给草鹿列了一堆详细数字，让草鹿明白，第一决战海域最好能选在“决死线”的南方，否则因油船不足，联合舰队将无法全力作战。

草鹿由此制订了“阿代号”作战计划，随后由专人送呈仍在横须贺的丰田。1944年5月3日，大本营批准并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这一计划。

“阿代号”计划基本上没有脱离古贺的决战预案，关于决战地点的考虑，也与古贺、高须相仿，即以南方的帕劳群岛近海为第一决战海域，以北方的马里亚纳西部海面为第二决战海域。它的精髓之处，应该说更

多的是集中在细节上，连一旦失掉战机将如何应对都事先做了筹划，其周密细致的程度，被认为远远超出了中途岛战役。

按照“阿代号”计划，日本海军的所有兵力全部派往第一线，以期在“最后的一战”中达到必胜的目的。在参战兵力中，最重要的力量有两支，皆为古贺在世时所建，一个是依托岛屿进行陆基航空作战的角田部队，现编为第一航空舰队，另一个就是第一机动部队。

此时，世界海军的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战列舰的地位完全被航母取代。也就是说，海上决战的主要兵力是航母和舰载机，而不再是战列舰和巨炮，后者退居到了从属地位，成了护卫航母的警戒力量。

第一机动部队就是古贺仿效美军第58特混舰队组建的航母部队，其特点是以航母为绝对核心，以舰载机为主要攻击武器。这是早被美国人运用纯熟的海战方式，日本人却是在付出海量的人力物力代价后才不得不接受的。

第一机动部队的编组也几乎全部拷贝自美军第58特混舰队，共分为三支航母部队，每支部队各有三艘航母。九艘航母中，包括了号称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重型航母“**大凤**”号，以及由水上飞机母舰改装的轻型航母“**千代田**”号和“**千岁**”号。

在日军将领中，小泽治三郎中将向以智勇著称，他被任命为第一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因此这支舰队又被称为小泽部队。

★三级跳

除潜艇外，日本海军一切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船全部归入了小泽部队。当小泽部队停靠在泊地时，海湾里挤满了大小船只，其阵容之盛令旁观者瞠目结舌。

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哪位日军将领指挥过如此规模的航母部队，光飞行队的配备就十分棘手。比如，城岛高次指挥的二航战，所属的三艘航母虽都健在，飞机却一架也没有，飞行员仅为所需数量的三分之一。身为航空参谋的奥宫正武只能拉壮丁似的东奔西走，求南告北，把拉包尔航空战中残余的飞行员集中起来后，才勉强搭起了飞行队的架子。

此外就是“油断大敌”。大舰队即便不出动，单是停泊于港口就需要大量燃油，没有燃油，舰内灯不亮，从无线电通信到大炮、鱼雷的训练都无法进行。小泽部队自组建起一直驻于新加坡以南的林加群岛，就是因为这里靠近苏门答腊的石油产区巨港，只需一艘1500吨的油船往返于两地，整个舰队就能充分进行包括夜战在内的训练。

林加的训练条件当然很好，但是距离“阿代号”计划设定的决战海域

太远了，草鹿为此引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语“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强的弓射出的箭，到最后可能连穿透最薄的绸子的力道也没有了。

草鹿为小泽设计了一个“三级跳”模式，从菲律宾群岛最南端的塔威塔威岛开始跳起，一直跳到“决战地点”帕劳群岛。

不直接到帕劳群岛，而非要这么跳来跳去，说穿了，还是为了油。

塔威塔威岛是一座非常小的岛，不仅一般日本国民，就连普通的日本海军官兵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但这座小岛离婆罗洲的石油产区塔拉坎不过170海里，比林加和巨港之间还要近。草鹿、小泽设想将塔威塔威岛作为前进基地，一边继续训练，一边待机决战。

5月10日，草鹿下达“三级跳”指令，小泽部队从林加群岛起锚，开往塔威塔威岛。

到了塔威塔威岛才知道，训练的初衷根本不可能实现。美军很快就侦察到了小泽部队的方位，大量潜艇进入塔威塔威岛周围。

日本海军一直有一个信条，认为驱逐舰是潜艇的大敌，如果把潜艇比作蛙，驱逐舰就是蛇，有驱逐舰就可以对潜艇进行扫荡。为此，来往于塔威塔威岛和塔拉坎之间的油船，以及在湾外进行训练的舰船，都配备有驱逐舰进行护航和警戒，这叫反潜护卫。

可是性能改进后的美军潜艇着实了得，它拥有两大法宝，一是鱼雷射击自动计算机，二是雷达快速获取情报系统。美军潜艇有如神助，日军油船连同驱逐舰，经常一艘接一艘地被击沉，三天之内，美军潜艇“鳐鱼”号在塔威塔威岛附近海面击沉了三艘驱逐舰，并至少重创两艘。反过来，驱逐舰却几乎未对美军潜艇造成任何伤害，也就是说，不是蛇吞蛙，而是蛙吃蛇。

决战未开，小泽部队已损失了七艘驱逐舰，小泽为之紧张万分，在对部下讲话时两只手都在颤抖，样子看起来真是可怜。

小泽部队出港操练的次数大为减少，塔威塔威岛上又没有机场，那些连基本训练都没过关的舰载机飞行员也就此失去了提高水平的可能。有一次出海训练，二航战居然有三架舰载机在着舰时撞坏了。

飞行军官们言语尖刻地对奥宫说：“飞行参谋，这该叫‘飞机自消自灭战’吧？”

奥宫只有报以苦笑。对这些菜鸟飞行员，他已不抱任何幻想，使他更为焦虑的是另外一件事。

日本海军的飞机机型长期以来都脱不开“老三件”：战斗机是“零”式、俯冲轰炸机是99“舰爆”、鱼雷攻击机是97“舰攻”或一式。相

比之下，美军不断对机型更新换代。以奥宫的切身体验，99“舰爆”根本无法接近“地狱猫”，那还怎么攻击对方航母呢？

日本已经推出了一批新机型，其中诸如“彗星”式轰炸机、“天山”式鱼雷攻击机，据说性能已超过美国，但问题是有机无人驾驶，或者说没有时间去练驾驶。这次二航战再建飞行队，奥宫便特地向军令部要来了九架“彗星”式轰炸机，期望能以它们替换下旧式的99“舰爆”。

“隼鹰”号和“飞鹰”号的航速都很低，要成为“彗星”式的起飞舰，非得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两次出海训练，“彗星”式一架也没能起落成功。

奥宫调来驾驶“彗星”式的都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他相信，只要增加训练次数，“彗星”式还是飞得起来的。然而可惜，在美军潜艇的威慑下，这种训练的机会越来越少，到最后基本上就不出港了，奥宫苦心组织的“彗星队”像是被扭断了翅膀的鸟，只能整天关在航母上虚度时光。

小泽部队只完成了“三级跳”中的第一跳，下面怎么跳，得看帕劳群岛的动静。

★化危机为战机

在“决死线”的众多岛屿中，帕劳群岛位居南方，这当然也是出于油的考虑，同时小泽部队在决战时，还可以得到角田部队强有力的陆基支援。

可要是尼米兹死活不去帕劳群岛，直接走直线前往北方的马里亚纳群岛呢？毕竟负责发牌的是美国人，时间和地点还得由他们来定。

丰田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美军要去北面，就想办法把他们“诱”到南面来，然后“在有利时机倾全力打一场决战”。

小泽部队在塔威塔威岛待了近一个月，第58特混舰队都没有现身——既没来帕劳群岛，也没去马里亚纳群岛，倒是新几内亚北岸警报声大作，美军在比亚克岛登陆了。

吸取前任们接连殒命的教训，在发布“阿作战”命令后，丰田并没有随大部队出征，而是率领幕僚们继续坐镇广岛湾的柱岛泊地。当美军登陆的消息传到他的新旗舰“大淀”号巡洋舰时，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麦克阿瑟的“蛙跳”算是跳到了日军的七寸上。比亚克岛好比扇轴，美军如果在这里建立航空基地，便将菲律宾、新加坡、婆罗洲、帕劳群岛控于其扇面的覆盖之下，不仅B-29，就连B-24也可以飞过来进行空袭。那样的话，日军的南方动脉将被完全切断。

一南一北，都怕B-29的威胁。如果说日本失去马里亚纳是喉咙上被刺入了一把利剑，那么没了比亚克就等于肚子上刺了一把利刃，不是致命部位，但血可能流得更多、更快。

一舱室的人都在发愁，唯独草鹿喜形于色，他认为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战机。

草鹿的推理是这样的：在美军潜艇的不断袭击下，小泽部队困守塔威塔威岛已非长久之计，除了尽快进行决战，再无出路。而增援比亚克，一方面是夺回这个战略要地，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诱出第58特混舰队，从而在帕劳群岛海面与其进行决战。

到底是高手，吃的盐都比别人吃的饭多。丰田及其他幕僚听得呆住了，全都心服口服。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美军登陆比亚克这一天是5月27日，正好是对马海战39周年纪念日。睹物思人，见鞍思马，日本人对这一天十分敏感：没准儿39年后，神在海上刮起慈悲之风，让我们又能在海上打一场可载入史册的漂亮仗呢？

舱内的气氛从最初惊恐不安、不知所措的“负能量”，迅速变成“正能量”，大家甚至都要相互庆祝了，庆幸美军终于向他们的比亚克动了手。

当然任何时候都少不了一些不知趣、不上道的人。情报参谋中岛亲孝中佐提出异议，他认为，美军两路并进，比亚克岛进攻战只是麦克阿瑟战线的矛头所向，尼米兹战线的目标仍然是马里亚纳群岛。换句话说，不管美军在比亚克岛打得怎样，成功与否，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都会按既定计划进行。

这些话如同丢进池塘的小石子，根本没有引起重视。对于第58特混舰队的主攻海域，丰田、草鹿及其他幕僚们得出结论，帕劳群岛有50%的可能，新几内亚北岸有40%的可能，马里亚纳群岛的可能性最小，只有10%。

按照草鹿的意见，联合舰队司令部几乎一夜之间就仓促制订了增援比亚克岛的行动计划。源田曾有一个被扔到废纸篓的“雄代号作战”，虽然已弃之不用，但名字不坏，本着雄浑之意，草鹿便将增援计划取名为“浑代号作战”。

大人物不一定有大智慧，小人物也不一定就没有大眼光。丰田、草鹿自以为得计，对中岛的建议嗤之以鼻，实际上是把自已的眼镜框当成了天际线，把自已溜达过的路线当成了赤道——仅仅十几天后，中岛的预言便成了现实。

在古贺的那趟“死亡之旅”中，他的参谋长福留繁随身携带了一箱绝密文件。之后，箱子被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缴获，翻检文件时，赫然发现里面就有“Z行动”的提纲。

这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最终被送往太平洋舰队总部，日文专家们连夜将文件翻译了出来。尼米兹不仅从头到尾看过，还下令将文件下发给即将参加马里亚纳群岛作战的舰长们。

尽管草鹿将“阿代号作战”计划视为得意之作，但在大的框架上，它只不过是“Z行动”的具体翻版。也就是说，太平洋舰队在启动之前，就基本看透了“阿代号作战”的五脏六腑。

中岛说得一点儿没错，不管麦克阿瑟在比亚克岛的进展怎样，都一点儿不耽搁尼米兹对马里亚纳的进军，何况他还预先知道了联合舰队的意图。

事实上，尼米兹急于交战的心情比丰田来得还要迫切。之前他就怕联合舰队分成小块，东躲西藏，解决起来得费老劲，现在古贺、丰田东施效颦，也学着第58特混舰队组织起航母部队，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拎着大锤上了。

这就叫作“皇帝失了势也得挨饿”。联合舰队追赶潮流是好事，可惜晚了一步，饿着肚子打架的时候，怎么比画都欠着那么一点儿意思。

在“阿代号作战”的日军航母名单中，尼米兹看到了“翔鹤”号和“瑞鹤”号的名字。这两艘航母不仅参加过偷袭珍珠港的行动，还是美军的老对手，在珊瑚海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大型海战中，都曾是美军的大敌。

尼米兹为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取名“奇袭行动”，目的是要攻克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他对负责指挥两栖登陆的霍兰·史密斯说：“有朝一日，当我在办公桌上看到电报，说已将这两艘日军航母击沉，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1944年6月6日，欧亚两大战场的军事行动几乎同时达到沸点。在欧洲战场上，美军与其他盟军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举刺穿德军的防线。在太平洋战场，由斯普鲁恩斯率领的第5舰队、第58特混舰队及两栖登陆部队也正浩浩荡荡地向塞班岛开去，这支编队包括535艘舰船和12.7万名兵员，这使“奇袭行动”成为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海战。

诺曼底登陆光制订计划就耗时两年多，相比之下，“奇袭行动”的复杂性毫不逊色，但斯普鲁恩斯等人只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计划制订和准备，充分显示出这个班子渐入佳境的指挥策划能力。

6月7日，正在海上航行的美军官兵们通过广播，听到了诺曼底成功

登陆的消息，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句：“感谢上帝！”

太平洋舰队登陆塞班岛，与两年前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颇为相似，都是远渡重洋，深入对方腹地。但二者又有着明显区别，中途岛时日军是摸着石头过河，对美军作战舰队的具体位置毫不知情，结果稀里糊涂遭到了美军的反击。这次不同，美军对日军舰队的所在位置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小泽部队就在塔威塔威岛。

美军潜艇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在塔威塔威海域活动的潜艇群一边伺机袭击，一边进行监视，其余潜艇则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菲律宾海巡逻，这使小泽部队的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无法躲过斯普鲁恩斯的耳目。

联合舰队正专心致志于增援比亚克岛的“浑行动”，完全不知道美军舰队已杀往塞班岛。尽管两次“浑行动”都泡了汤，小泽仍不甘心，他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电报，一边声称比亚克岛上的机场极其重要，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一边提醒丰田、草鹿，要是再试一试，不仅可以把比亚克岛夺回来，还有可能把美军舰队引入决战的预定海域。

小泽的提醒其实并无必要，“浑行动”就是草鹿的主意，他自然会竭力撺掇丰田继续下去，于是便有了“浑-3”。

6月10日，“浑-3”离开塔威塔威岛向南驶去。同一时间，第58特混舰队则继续朝塞班岛逼近，他们现在不用顾虑千里之外的日军舰载机，只需一心对付岛上的角田部队。

6月11日中午，当舰队驶抵关岛以东200海里的海域时，为预防角田部队进行袭击，舰队司令官米彻尔先发制人，派出由208架战斗机、8架轰炸机组成的舰载机群，对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发起空袭。

★乐极生悲

角田的根据地就设于提尼安岛。此前，尼米兹一直没有中断对这一带进行空袭，但以往美机的空袭时间一般都在早上。见当天早上未见动静，各基地的日军航空兵都想借机休息，因此未作提前防范，等到侦察机发现附近海面上的第58特混舰队，最佳反击时间已经错过。

在联合舰队发起的“浑代号作战”中，角田部队有一大批飞机被抽调到南方增援比亚克岛，剩下来的飞机少得可怜。这些不多的飞机还得分配于12个基地，不像航母舰载机那样，一个命令就能立刻集中起来进行反击。

美军舰载机群如入无人之境，唯一对它们造成阻碍的是岛上的高射炮，但命中率很低，所谓拦击也不过起个象征性作用而已。两岛未及升空的航空部队遂遭到毁灭性打击，仅在塞班岛，便有一百多架日机中弹

起火，火焰顺着山坡上的野草丛到处燃烧。

当天下午，联合舰队也收到了第58特混舰队空袭马里亚纳的报告。但他们一时难以判断，这究竟是尼米兹进攻马里亚纳的前奏，还是像以前一样单纯的空袭。

从这一天起，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之间的直通电话就没断过，双方在通报战局的同时，也交换着各自的意见。

军令部判断这只是单纯的空袭，但联合舰队情报参谋中岛根据各种迹象，认定第58特混舰队后面还有登陆部队，因此绝非单纯空袭。

中岛的支持者是刚从角田部队调来任联合舰队航空参谋的渊田。渊田指出，如不尽快发动决战并向马里亚纳投入小泽部队，则角田部队和小泽部队将被美军切成两段各个击破。

渊田一直有一个战术设想，即到了防守马里亚纳群岛阶段，航空兵战斗力的中心已从航母航空兵力转移到基地航空兵力，也就是角田部队比小泽部队更重要。尽管角田部队的水平并不高，但渊田寄望甚殷。他主张小泽部队出战，目的不过是想以小泽部队为诱饵，吸引并拖住第58特混舰队，从而为角田部队创造最好的作战条件。

与渊田意见相左的，是联合舰队作战参谋长井大佐。长井是由小泽部队调上来的，自然是把小泽部队看成了擎天一柱。受到油的限制，这根“柱子”一经出动就无法回旋，在未完全弄清美军的真实意图之前，长井反对轻举妄动。

最终，丰田、草鹿采纳了长井的意见，决定静待战局变化，马里亚纳方面的作战先委托“勇敢善战”的角田部队进行。

6月12日，美军继续向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发起猛烈空袭，除空袭外，由威利斯·李中将指挥的七艘战列舰对两岛进行了舰炮射击。根据以往美军实施两栖登陆战的经验，大空袭之后的舰炮射击就是即将登陆的信号。

美军的作战意图至此逐步明朗，军令部和联合舰队不约而同地得出了美军要登陆塞班岛的结论，但丰田除了加强侦察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6月13日，对塞班岛的空袭和炮击仍在继续，美军登陆塞班岛的意图已经确凿无疑，“浑代号作战”的目的也就此被全部否定。丰田中止了该计划的实施，转而准备“阿代号作战”，“浑-3”舰队奉命前往塞班岛西部海面，与小泽部队会师，原来从角田部队抽调的航空部队也向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回归。

命令传达给小泽时，他正在做“三级跳”中的第二跳——跳到菲律宾

群岛中部的吉马拉斯。

这是小泽与幕僚们反复研究的结果。小泽部队在塔威塔威岛待了近一个月，飞机停在航母上就没怎么动过，飞行队的水平因此急剧下降。航母部队不同于一般的舰船部队，飞行队战斗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整支航母部队今后战斗的成功与否。

因为这件事，小泽被联合舰队司令部给狠狠骂了一通。他将舰队移到吉马拉斯，就是想使用附近的航空基地，恢复飞行训练。

小泽部队已经很久没有进行正常训练了。一到海上，在反潜警戒飞机的护卫下，九艘航母就迫不及待地摆开阵势，谁知乐极生悲，训练不足的问题竟然再次发酵：一架飞机着舰失败，轰地撞上了“大风”号甲板上已经降落的飞机，航母瞬间着火，大火眼看着直冲向天空。

“大风”号是小泽的旗舰，也是日军航母中的带头大哥，一场意外事故把官兵们弄得沮丧不已。就在这种忙乱喧嚣中，小泽收到了丰田关于准备启动“阿代号作战”的命令。

到吉马拉斯训练改成了加油后北上塞班岛。婆罗洲油田出产的原油质纯，急需燃料时，不经加工即可使用，在缺乏适合远程作战使用燃油的情况下，小泽用两艘油船装载婆罗洲原油，随同舰队一起出航。

在此期间，小泽收到了塞班岛指挥官发来的战况消息，知道美军对塞班岛的轮番炮击仍在进行，当地战局很是“艰苦”。

★烂摊子

给小泽发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久违的南云忠一中将。

所谓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曾经红得发紫的南云被山本免职后，就被发配到塞班岛，负责指挥一支区域性小舰队，成天过着清汤寡水、没人搭理的日子。当然，在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的生活条件算是好的。这是一座日本人花了点儿心思，着意开发的岛屿，到珍珠港事件时，塞班岛俨然已成为“小东京”，岛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日本移民。

太平洋战争初期，塞班岛不过是个物资补给和中继基地，即便在美军占领塔拉瓦和夸贾林后，这里的驻军仍不过是象征性部队，除了零星构筑一些碉堡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防御。草鹿升调联合舰队司令部前，曾路过塞班岛，除了与老上司寒暄外，他对岛上的薄弱防御也感到不安，建议南云加强防务。

在马里亚纳群岛逐渐成为一线区域后，南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理论上，整个中太平洋地区，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在内，全部的海陆军力量都归南云指挥，实际上，他只是个挂名人物，能

够直接管辖的仍然只有一个塞班岛。

要加强塞班岛防务，还得靠外部增援，然而这条增援之路并不顺畅，尼米兹早就派出了“狼群”潜艇大队对菲律宾海进行定期巡逻。该潜艇大队的指挥官是布莱尔上校，因此又被称为“布莱尔爆破队”。

自5月下旬以来，第43师团分两批前往塞班岛增援，第一批侥幸无恙，第二批在“布莱尔爆破队”的袭击下损失惨重，一共7艘运输舰，被击沉了5艘，其余两艘的甲板上挤满了幸存者。

第二批日军出发时共有7000人，实际抵达塞班岛的只有5500人。许多人严重烧伤或负伤，装备和武器则大多沉入了海底，即便是还能打仗的士兵，也只能定量分发弹药。他们给塞班岛守军带来的不是安全感，反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第43师团的一名参谋报告说，该师团要过6个月才能完全恢复战斗力。

要塞工程也迟迟没有完成。驻塞班岛的日本陆军第31军军长小畑英良中将负责督修要塞，他向南云叫苦，说必须给他足够的钢筋、水泥、带刺铁丝、木材等物资，否则不管有多少军队，也无法构筑起防御工事。

人运不过来，物资岂能幸免？南云不是没要过，大本营也不是没送过，奈何成千上万吨的建筑材料都在运输途中随舰船葬身海底，再也没有了。

南云真是倒霉透顶，不需要他的时候无人问津，需要的时候给的又是如此一个烂摊子，关键还在于，前来攻击“烂摊子”的对手太强悍了。在6月13日发给小泽的战况消息中，南云描述了美军进攻塞班岛的阵容：“战列舰9艘、大型巡洋舰5艘、驱逐舰30艘，分成4组进行炮击，5艘驱逐舰在塞班岛水道上扫雷，时刻有10架舰载战斗机在高空实施直接护卫……”

炮击塞班岛的美军战列舰没有9艘，但7艘也很厉害了。一天之内，以这7艘新战列舰为主力的支援舰群，共向塞班岛发射了15000发炮弹。

塞班岛是火山岛，岛上多丘陵，与贝提奥岛那样的平坦珊瑚岛完全不同，对美军来说意味着新的考验和挑战。霍兰·史密斯在战前的准备会上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攻克平坦的环礁岛的问题，我们学会了把环礁岛碾成粉末，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攻克岩洞和山头的问题，日本佬会固守那些地方。从现在起一个星期内，海军陆战队会死很多人。”

为了争取让陆战队少死一些人，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在制订“奇袭行动”计划时可谓绞尽脑汁，他们特别考虑要在登陆前用极强火力来轰击塞班岛。

15000发炮弹，完全配得上“极强”二字，但随后的战果检验表明，许多防御工事仍然完好无损，炮击没能对岛上造成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损失。

炮击效果不理想，不是炮弹数不够，是新战列舰上的炮手在射击岸上目标方面经验不足，不知道在射击时要耐心地调整，所以始终瞄不准具体目标。

6月14日拂晓，包括8艘旧式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和5艘轻巡洋舰组成的支援舰群到达塞班岛，替下了李的新战列舰群。8艘旧式战列舰中，有好几艘还是南云偷袭珍珠港后宣布“击沉”的战列舰，炮手们久经沙场，经验丰富，他们瞄准慎重，命中率高，岛上工事开始系统地遭到摧毁。

炮弹落点逐渐从海岸转向该岛的最大市镇加拉班。加拉班一片火海，空气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和瓦砾，连急救站都被炸成了平地。

在炮击的同时，米彻尔派出了第58特混舰队的四个大队，其中两个大队北上袭击硫磺岛和父岛机场，以切断马里亚纳群岛与日本本土的空中联系，使其完全陷入孤立，另外两个大队则迂回至塞班岛西侧，直接掩护塞班岛登陆战。

这一天，美国海军水下爆破队还对接近登陆场的附近水域进行了侦察。贝提奥岛之战在让美国海军付出巨大损失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在战和技术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而技术上的变革之一就是水底爆破。

参加爆破队的成员被称作“蛙人”，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且极具勇气胆略的战士。在炮火掩护下，蛙人们乘着橡皮艇偷偷地前进，到达海岸边后钻入水下，用炸药包将障碍物和水雷全部炸毁。

以为登陆场会有千难万险，但蛙人们并没有发现多少令他们头疼的障碍物，这说明，岛上的防御体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密。

事实正是如此，当美军发起进攻时，塞班岛无论暗礁还是滩头都没有布雷，要塞工程只完成了计划中的一半，重型的海岸防御炮则被放在外面，还未能架设起来。也就是说，塞班岛不像贝提奥岛那样拥有一个有组织的纵深防御体系。

★东京玫瑰

美军水下爆破队的出现，令塞班岛上的日军军官们大为惊恐，他们知道美军很快就要展开登陆了。

南云是塞班岛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但他一直指挥海战，对陆战两

眼一抹黑，因此常常只能听小畑的，小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正好小畑又出去视察了，剩下的第31军参谋长并桁敬治少将级别太低，这样，岛上的战术指挥权便落到了第43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身上。

斋藤是个大腹便便、面无血色的胖子，骑兵出身，以前是采购军马的，无论性格还是经验，都不适合领兵作战。日军大本营下令要他御敌于海滩而不是纵深，他也就照本宣科，一丝不差地照做了。

东京方面不仅向塞班岛发来命令，还通过“东京玫瑰”对美军发起了心理宣传战。所谓“东京玫瑰”，是一位具有日本血统的美国姑娘。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她刚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正在日本探望她生病的叔母，之后，她便东京广播电台充当了对美宣传的播音员，自称“孤儿安妮，你们喜爱的敌人”，美国人则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东京玫瑰”。

1944年6月14日晚，“东京玫瑰”在广播中说：“我给你们（指美军）准备了一些好唱片，是刚从美国来的。你们最好趁能欣赏的时候尽情欣赏，因为明天早晨6点你们就要去打塞班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来进攻。所以，当你们还活在人世的时候，我们来听听……”

“东京玫瑰”只是危言耸听，并不知道美军登陆的准确时间，但按照“奇袭行动”的计划，恰好是次日早晨登陆。加上军医又警告说，美军在塞班岛遇到的敌人将不止一种，除了顽固的日本兵外，登岸时水中有鲨鱼、梭子鱼、海蛇、珊瑚、毒鱼和大蚌，上岸后还有麻风病、斑疹伤寒、丝虫病、肠伤寒、痢疾，甚至还有蛇和大蜥蜴……

一名美军士兵听完后，冒冒失失地问军医：“军医阁下，那我们干吗不让日本人继续占住这个岛呢？”

玩笑归玩笑，登陆部队可不弱。作为主力的陆战二师和陆战四师，一个经历过瓜岛和吉尔伯特群岛战役，一个受到过马绍尔群岛战役的考验，都是有很多老兵的强力部队。

当东京进行“舌头上的战争”之时，载运这两支部队的运输舰缓缓接近塞班。黑夜中，可以看到岛上的建筑物、野草和森林还在燃烧，大火映红了天际。

天亮后，塞班岛像个冒出海面的大怪物一样完全显露出来，它北面的加拉班也渐渐进入了陆战队员们的视野。

6月15日，早上5点30分，美军支援舰群开始最后两个小时的炮击。炮击过程中，日军蜷缩在海滩及山坡掩体内，他们拿着燃烧瓶和手雷，准备命令一下，随时冲上去与美军拼命。一名士兵用凄凄哀哀的笔调在日记中写道：“我所挂心的是，我们死后，不知日本将怎么样。”

12分钟后，特纳发布命令：“登陆部队上岸。”随军牧师对士兵们做

起了祷告并送上祝福，一位牧师说：“你们中大部分人都能回来，但有些人要去见造物主上帝。”

上午7点，炮击结束，34艘船坞登陆船开到了海岸出发线上。船坞登陆船采用浮动船坞的原理制成，前部有一扇宽阔的大门，可以容许履带登陆车直接开入腹部，一旦大门关好，船坞中的水又可以被完全排干。

一到达出发线，船坞登陆船即打开大门，放出履带登陆车，有人形象地比喻成是从鲸鱼肚子里生出了许多小鱼。

“开始啦！”一名日军士兵惊慌地喊道。

事实上，实质性的登陆行动还没有开始，从护航航母上起飞的155架舰载机尚需做最后一轮轰炸，与此同时，履带登陆车摆开方阵，像大甲虫一样在海面上打转。

太平洋战争把美国最优秀的头脑，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力量都动员了起来，不仅新武器、新工具层出不穷，就连旧武器上都嫁接了新技术。比如这批舰载机上便装有飞机火箭，可有效摧毁日军工事，压制海滩上的守军。

轰炸情景甚为壮观，火箭呼啸着飞入日军防御阵地。半小时后，当飞机返航时，整个海岸线仍笼罩在烟雾中。

★爱国纵队

在越来越讲究的两栖登陆战中，普通的步兵登陆艇早已落伍于实战需要，也不再担负运送步兵上岸的任务。善于机变的美国军工专家在其甲板上加装了火箭发射管、37毫米口径火炮和重机枪，把它们改造成登陆炮艇。

改装后的登陆炮艇吃水较浅，能在近岸海面活动，当陆战队登岸时，可提供密度极大的直接火力支援。

上午8点，正是在这种登陆炮艇以及水陆两用坦克的先导下，719辆履带登陆车载运着8个营的陆战队员，拨开巨浪，在宽达4海里的正面向海岸冲去。

美军登陆程序经过精心设计：炮艇不上岸，只提供火力支援；坦克上岸，先爬上海滩，掩护后边的履带车，再由履带车将部队运上高地。

尽管做了如此多的铺垫，但多次两栖登陆战的实践都表明，接下来随时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在航母舰载机做最后一轮轰炸时，就有人嘀咕：“这种烟雾和爆炸声恐怕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已被炸死。”在履带车

内，军官给士兵们分发了用以稳定情绪的口香糖，并且告诉士兵，万一需要游泳上岸，必须把沉重的子弹带扔掉，这也是吸取了以往因负载过重容易导致溺水的教训。

果然，当登陆团队距离海岸仅仅只有700多米时，日军炮弹开始如雨袭来，意外真的发生了——在美军海上和空中的高强度打击下，海岸的日军阵地确实蒙受了极大损失，但随后斋藤就将炮兵阵地移到了邻近地区的山脊后面，连舰载机也难以发现并摧毁。等到美军接近海岸时，这些炮兵阵地便从反斜面位置又冒了出来。

登陆团队不得不在炮火中穿行，处于队伍前列的18辆履带车冒着弹雨，率先爬上了海滩，身后的车有几辆被击沉，但大多数都紧跟了上来。不到20分钟，已有8000名陆战队员登陆并占领了大部分海滩。

登陆之后，美军才发现，在登陆海滩背面和两翼，日军还有许多未受到打击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点。在这些火力点后面，则有配置于丘陵地带的火炮可给予支援。

由于遭到火力拦阻，履带车到了海滩便无法继续前进，部队下车作战，但随即又陷在沙子或弹坑里，难以行动。

发现这一情况后，几十架美机立刻进行“补课”，对日军阵地实施低空扫射，海上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展开支援轰击。日军火力点的火力越来越弱，不过直到这些火力点被打到粉碎，才最终停止射击。

南云在加拉班的一座瞭望台上观看了整个登陆场景。最能触动他的仍是海军，当他看到海岸附近黑压压如铁山一般的舰群时，顿时呆若木鸡。

愣怔良久，南云把脸转向身边的文书，让对方记下：在珍珠港被击沉的美军战列舰中，起码有四艘已修复投入战斗。

这四艘曾负伤的老战列舰如今就在炮击塞班岛的行列中，美国海军恢复的能力如此之强，令南云既钦佩又惊恐。

南云只会一个劲儿地发感慨，斋藤却还要为他早已不感兴趣的指挥作战而奔忙。“东京玫瑰”宣称知道美军当天早上要登陆，不过是为了给对方编个“料事如神”的童话，斋藤其实对此并无多少心理准备，这次登陆行动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早上没能阻止美军上岸，到了下午，他便在加拉班把所有不在一线的部队都召集起来，发表“爱国演说”，举行誓师典礼。如此招摇一番后，集中起来的2000多人便排成纵队，沿着海岸公路朝滩头开来。

斋藤以为他的“爱国腔”一开口，便能吓死一群美国兵，可这猪一样愚蠢的思维其实害苦了部下——且不说在这紧要关头还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多么浪费时间和莫名其妙，就是行进中那叮叮当当的声音，

也足以引起美军的警觉了。结果，这帮人还没到一线，就在美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败涂地。

炮弹不仅击溃了“爱国纵队”，其中的一发还落进了斋藤设于岩洞中的临时指挥部内。当炮弹的烟雾消散，斋藤仍拄着指挥刀，直挺挺地端坐着，而他身边已躺下不少人，约有一半幕僚被炸死了。

与此同时，美军向塞班岛纵深推进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得知岛上日军的防御体系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强大，有些人便猜测说日军工事是用竹子和纸做的，一打即下，一攻就破，事实是塞班岛的工事皆为一层或两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外面还用正在盛开的紫茉莉作为掩护，每一座工事都相当于一座小型堡垒。

一线的战况很是惨烈，到天黑前，海军陆战队在岛上的推进距离尚未达到任务线的一半。而在陆续登岸的20000名陆战队员中，伤亡人数已超过了总数的十分之一，也就是死伤了2000人以上。

有过刻骨铭心的贝提奥岛之战后，美国海军对伤亡代价早有准备。海岸边除指挥船外，还配备了有特殊设计的武装医护船，用以收容从战场上撤回的伤兵。但在激烈的战斗中，甚至有一艘医护船也中弹起火了。

斋藤又来了精神，他给东京发去一封电报，声称：“天黑后，我师团将发起大规模夜袭，可望一举歼灭敌军。”

★大败亏输

要夜袭，得有去夜袭的人。“爱国纵队”被打得零零碎碎，第34师团有些经验的战斗兵又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大多躲在分散的工事里，要重新拼凑起一支机动兵力着实不易。

然而，斋藤的指示不能不照办。一通忙乱之后，总算集结起了1000名步兵和36辆坦克，可以出发去夜袭了。

斋藤对形式主义有着一种本能的爱好，他把夜袭部队集中到山上，说要亲自为夜袭部队送行。这么多人和坦克闹哄哄地跑到山上，岂能不引起美军的注意，美军舰炮立刻对山上展开轰击。

晚上的炮击虽然不像白天威力那么大，但还是引起了混乱。在混乱和黑暗中，斋藤和他的幕僚失散了，不知所踪。

有什么样的师傅就带出什么样的徒弟，一群军官的脑子并不比他们的长官更灵活，他们选择了坐等斋藤重新出现。时间就这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空耗了过去，午夜过后，终于传来消息，说是不用再等了，有人看到斋藤已经被烧死在一块甘蔗地里了。

师团长非同普通一兵，就是烧成焦炭也得把他找回来啊。军官们于是重新分工，夜袭总指挥平栲少佐系由新闻发布官调任步兵指挥官，现在他回到老位置上去，负责找回斋藤的尸体，其指挥职权移交给另一名军官。

向前线进发，坦克自恃跑得快，不等步兵，就隆隆地开下山。山下有一大片沼泽地，大部分坦克都陷了进去，这才给步兵追赶上来创造了机会。

步兵追得气喘吁吁，从泥潭中挣扎出来的坦克也是狼狈不堪，但到了前线又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军官们更是连战场情况都不侦察，就高举着军刀，率领坦克和步兵发起了冲锋。

日军主战坦克为“八九式”系列，从级别上属于与美国“谢尔曼”坦克一样的中战车，但日本的中战车和美国的中战车并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用美军坦克的技术标准衡量，“八九式”系列都只是轻战车，在粗重的“谢尔曼”坦克面前，它根本就是小孩子。

美军已用战车登陆船将“谢尔曼”坦克、半履带车和大炮送上了岸，不过他们其实用不着“谢尔曼”坦克出马，许多步兵武器就能拿来击毁日军坦克，比如火箭炮、榴弹、37毫米战防炮，甚至在特定角度下，轻重机枪和普通步枪也能穿透日军坦克那薄弱的装甲。

日军冲锋时以坦克为攻击矛头，但使用方法在美军看来十分脑残——明明有三十多辆，可是每次都只出动三到四辆，也不跟步兵做配合，似乎是专门提供给美军各个击破的。冲着冲着，有一辆坦克还在黑暗中走错了路，最后车里坐着的一名日军情报军官连同坦克被美军瓮中捉鳖。

坦克有气无力，步兵纵使大吼大叫，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其实美军真正用来阻击日军夜袭的仅仅是一个连，但以这一个连的力量，已足以单独击退日军的一次次冲锋了。

在这次夜袭战中，美军阵地完好无损，日军则有700多人被击毙。到拂晓时，“谢尔曼”坦克、半履带车开上前线，以扫荡日军残部。这时，美军坦克兵们发现，有31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散布在战场上。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战场上却看不到日本兵的遗体。后来才知道，日军把尸体运往了后方，那里早已尸积如山。日本人想用类似的“疑兵之计”来恐吓对手，敢情他们的智商全用在这方面了。

夜袭大败亏输，晚上前去寻找斋藤尸体的平栲少佐也差点儿送命。他乘一辆坦克下山，走了没多远，一发炮弹飞来，坦克抛了锚，平栲只好下车步行。接着经过甘蔗地时，正巧美军燃烧弹打过来，甘蔗地被烧成一片火海。情急之下，平栲把手中的指挥刀当镰刀使，拼命砍出一条路，才得以逃生。

天亮前一小时，精疲力竭的平栲到达了师团临时指挥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那个岩洞前，正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传言中已化为焦炭的斋藤。

平栲又惊又喜，急忙上前问道：“师团长阁下，您怎么样了？”

听到部下的问候，一直垂头不语的斋藤终于抬起头来，仍旧一言不发。看来，他已经知道夜袭惨败的消息了。

平栲找到斋藤的时候，是6月16日早晨。就在那个时候，斯普鲁恩斯收到潜艇发来的报告：日军舰队来袭。

部署在塔威塔威锚地附近和菲律宾海域的美军潜艇部队，始终严密监视着小泽部队的行动。早在6月13日，“小银鱼”号潜艇便发现小泽部队离开塔威塔威岛北上。接下来几天，“飞鱼”号和“海马”号潜艇也先后在菲律宾海捕捉到了两支日军编队出没的踪迹。

斯普鲁恩斯立即在他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上举行了紧急会议。他判断，两支日军编队中，有一支应该是小泽部队，并且随后一定会驶向马里亚纳群岛。

表面上看，斯普鲁恩斯的处境有些类似于两年前山本在中途岛的境遇：塞班岛登陆战尚处于胶着状态，胜负难料，同样是机动部队的第58特混舰队分隔于不同海域，一半在北面的硫磺岛和父岛一带，另外一半在塞班岛以西的掩护海域。

如果小泽可以赶在第五舰队的其他兵力增援之前，先行对塞班岛以西的两个航母大队进行攻击，则斯普鲁恩斯、米彻尔很可能重蹈当年山本、南云的覆辙。

时隔两年，因为美军高效的情报工作，以及潜艇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得斯普鲁恩斯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计算小泽部队的前进速度后，他决定推迟原计划中对关岛的登陆，迅速从特纳的登陆编队中抽调8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用以加强第58特混舰队的力量，同时命令北上的两个航母大队南下，与另外两个大队会合。

日本东京广播电台曾经反复宣传说：“一场大海战即将开始。”美国新闻记者就此采访尼米兹，并询问他有何看法，尼米兹回答：“我希望他们（指日方）讲的是真话，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们引出来打一场大仗。”

现在，终于引出来了。

第七章 地狱之门的向导

为了对日军舰队进行监视，美军在菲律宾海选取了一个假想的60平方海里水域，在这一水域内，有四艘潜艇以“正方形”的四个角为中心分别进行独立活动，中间其他潜艇会进行替换，总之做到巡逻活动从不间断，他们把这叫作“看不见的陷阱”。

“飞鱼”号和“海马”号潜艇正是利用“看不见的陷阱”，发现日军舰队闯入了菲律宾海。1944年6月17日，正在巡逻的“棘鳍”号潜艇又与一支日军的油轮护航队相遇，它马上紧随其后，希望能够按图索骥，顺着油轮找日军舰队的大部队。

跟着跟着，“棘鳍”号跟丢了目标，油轮不知到哪里去了，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到傍晚时候，“棘鳍”号意外地发现了正继续向马里亚纳群岛前进的小泽部队。不过当时海面的能见度很差，“棘鳍”号无法确定它看到的是否是整个小泽部队。

综合潜艇的多次来电，可以知道日军有两支编队，斯普鲁恩斯现在难以确定的是，这两支编队是已经合并起来，还是要采取两路合击的战术。他担心登陆塞班岛的海军陆战队遭到侧背夹击，因此要求米彻尔在接到命令前不要轻动。

事实是，日军编队已经合并，这两支编队，一支是从塔威塔威岛出发的小泽部队，另外一支就是“浑-3”。

随着距离塞班岛越来越近，战场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小泽派出侦察的飞机已发现了美军舰载机，小泽据此判断第二天很可能就会与美军舰队直接遭遇。油轮补给一结束，他便下达了作战命令，并对全体舰队官兵做出训示：“余坚信天将助我，全体将士努力奋战。”

与此同时，丰田也向小泽部队发来电令：“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地域之敌，歼灭敌舰队。”五分钟后，他又发出一封电报，上面重复了东乡在对马海战中的名言：“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全体官兵，奋励努力。”

★自有算计

6月18日，早上5点，小泽部队采取蛇形运动方式，向塞班岛西面700海里处急速前行。

小泽部队出行的最初几天一直下雨，能见度很低，不仅不能进行飞

机搜索，反潜警戒的飞机也无法起飞。从6月17日起，天气逐渐好转，当天早上更是彻底放晴，海上风平浪静。

如此绝好的天气，正是发起决战的良机，小泽一面命令所属的三支航空战队排出战队队型，一面派飞机对周围海面进行搜索。

中途岛战役时，南云的闭目塞听令日军机动部队大吃苦头，之后日军在海战中都高度重视对敌侦察，这次小泽连续派出了3批共42架巡逻机，下午3点前后，巡逻机终于发现了美军“数量不明的航空母舰”。

此时距离美军航母最近的是三航战，司令官为大林末雄少将。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大林任“瑞凤”号航母的舰长，那次海战，美国海军应该说是吃了一败仗，但大林却脸上无光，原因是海战尚未进入关键阶段，他的“瑞凤”号就遭到美机袭击，受伤被迫离开了战场。

大林对此记忆犹新，通知小泽后，他便下令立即出击，以便遵循先发制人这一空战最基本的原则，趁对方还没站稳马步，先击上一拳。

小泽的复电，却是要求当天攻击暂停，准备次日上午再战。收到电报时，三航战的部分舰载机已飞上天空，大林只好一边命令它们返航，一边安慰身边的幕僚：“让咱们明天好好干吧。”

私下里，大林很担心错失这一来之不易的战机，而作为他的上司，小泽自有算计。

虽然发现了美军航母，但双方距离依然很远，如果当天就发起攻击，攻击结束后，舰载机返航的时间恰好是夜晚，将难以安全返回航母，只能被迫在关岛机场着陆。这样一来，势必给第二天的战斗造成很大影响。

既然战场主动权已经操于己手，何不索性在第二天全力以赴向锁定目标出击呢？

小泽锁定的目标正是第58特混舰队。按照斯普鲁恩斯的指示，第58特混舰队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掩护塞班岛登陆，所以舰队司令官米彻尔没有主动出发去寻找小泽部队，而是派七艘快速战列舰在敌军可能的来路上组成防空火力网，舰队主体则在塞班岛附近巡逻。

黄昏时分，珍珠港的无线电测向仪探测到了小泽部队的位置——就在第58特混舰队西南355海里处！

米彻尔曾任“大黄蜂”号航母的舰长。“大黄蜂”号在圣克鲁斯海战中永沉海底的经历，使米彻尔心灵受创的同时，也增强了抢抓战机的本能和高度敏感。收到珍珠港发来的报告，他马上通过高频报话机向斯普鲁恩斯建议，连夜西开，向小泽部队发起攻击。

米彻尔要攻，斯普鲁恩斯考虑的却是守。率第五舰队出师，他从尼米兹那里领到的使命是“夺取、占领并守住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由此出发，必须首先保护美军在塞班岛的滩头阵地和两栖舰船，如果允许米彻尔脱离这一职责，那会是极大的“冒险”。

除此之外，斯普鲁恩斯仍不能确定日军舰队是否会采取两路夹击或翼侧突击战术，在以往的海战中，这可是日本人的老招数。在与幕僚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紧张讨论后，他否决了米彻尔的建议，转而命令第58特混舰队东移，以防止日军迂回到舰队背后去袭击登陆编队。

斯普鲁恩斯的决定让米彻尔大为惆怅，他抱怨道：“敌人跑了，它曾一度处于我攻击范围内。”

★外围歼击

在原先北上的两个航母大队回归后，第58特混舰队已拥有完整阵容，这么好的条件，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从网兜里溜走，确实让第58特混舰队的将士有些想不通。米彻尔限于身份，不能把心里话全都倒出来，航母飞行员们则脱口而出：“这是非飞行员指挥飞行员带来的结果。”

然而米彻尔等人并不知道小泽部队的编队方式。在这一编队中，全部重型航母位于大部队后面，突前的是由三艘轻型航母和全部重型舰船组成的先头部队，前后相隔100海里。美机要攻击日军航母，就必须穿过外围密集的高射炮火，这样还只能先接触到轻型航母，再飞100海里，才碰到重型航母。

另一方面，小泽部队的主要航母上此时也配备了雷达，如果来者是航空大部队，雷达大致在50海里以外就能捕捉到目标，如果来的飞机较少，在25海里外也能被发现。

假若米彻尔真要贸然发起攻击，遭到的损失将令美军后悔莫及。当然，斯普鲁恩斯其实了解到的也没有这么深，他的判断只是出于另外的理由以及对危险的直觉，说白了，就是运气。

处于战争的舞台上，很多时候个人的力量都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足轻重，人们只能在无法设想但仿佛早已预先设计好的命运轨道上被拖着转来转去，就好像这个天气，到了晚上，便又下起了小雨，完全不受任何人支配。

在阴郁深沉的雨夜中，小泽部队、第58特混舰队按照各自的航向和航速前行，双方都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煎熬着度过每一分每一秒。

与中途岛战役时相比，美日此次投入的兵力正好掉了个个儿：大小航母，小泽部队是9艘，第58特混舰队是15艘，加上护航航母，整个第

五舰队的航母多达29艘；舰载机，小泽部队号称430架，实际只有380架，而第58特混舰队拥有1496架。另外，在海员和飞行员的素质方面，美军也占有明显优势。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从这个数据对比上实在看不出小泽有多少取胜的可能性，然而他的胃口却不小，他计划在第二天的海战中，将美军重型航母吃掉一半，前提是日军航母不损分毫。

穷人的家底，财主的心，凭什么？

不能不承认，小泽是一个既谨慎又具有非常胆识的海军战将，某些性格与他的对手斯普鲁恩斯颇为相似，即进退行止都能盘算得清清楚楚，严丝合缝。从决定次日进攻起，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已逐渐在小泽的头脑中成形，这就是“外围歼击”战术。

小泽部队新装备的舰载机，从“零”式52型战斗机，到“彗星”式、“天山”式，都没有采用自封式油箱和保护飞行员的装甲，这使其作战半径扩大到了400海里，美军舰载机只有200海里，续航力要比日机小200海里。这就说，只要隔开200海里，便能做到“我打得着你，你够不着我”。

由于第58特混舰队处于日军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内，小泽希望角田部队能够首先从关岛机场出发，在海战开始前对第58特混舰队展开轰炸。这样至少可以先把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歼灭三分之一，然后他的舰载机再发起“外围歼击”，并利用关岛机场进行“穿梭”轰炸，也就是在关岛机场加油和补给弹药后，反复对美军航母实施袭击，如此，完全有望将第58特混舰队一举摧毁。

当晚，小泽联系了角田，角田从提尼安岛基地回电说，关岛守备严密，飞机供给也不成问题，总之，明天就瞧好吧。

夜终于过去。6月19日，日出前一个小时，小泽派出43架侦察机，对海面进行交错的扇面搜索。这期间，他同时期待着关岛机场的陆基飞机能给他送来好消息。

可是在关键时刻，关岛基地却变成了哑巴，小泽部队与其失去了联系。

小泽并不知道，角田给他撒了个弥天大谎。

米彻尔、大林、角田都曾亲历圣克鲁斯海战，以当时的表现而论，角田最为耀眼，他也在这次海战中一举成名，被公认为一员难得的海战猛将。可是让这员猛将指挥基地航空战，却实在是用错了地方，基地航空战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它的指挥者要具有比海战更多的韧性和冷静，而这正是角田缺乏的。

角田新官上任后，不顾渊田尽量保存实力的劝阻，对前来空袭的美机一律实行“见敌必战”。美军航空队何等犀利，这样鲁莽的“见敌必战”相当于飞蛾扑火，不仅难以取得战果，还过早地消耗了角田部队的兵力，致使大阵仗还没见个影子，1644架飞机中就只有五分之一能够起飞参战了。

到美军真正兵临马里亚纳，角田部队的残余人马又被狠狠地扫荡了一番，实际上角田手中可配合海军作战的空中力量已屈指可数。

昨天喝酒太努力，今天想喝都找不到酒了。但角田是个极好面子的主儿，哪肯承认自己成了实质上的光杆司令。小泽那边一联系，他便满口应承，拍胸脯说大话，好像他的部队还能在海战中顶上半边天似的。

按照计划安排，天刚亮，角田就计划从关岛派机对第58特混舰队实施主动攻击。美军瞭望哨远远看到，关岛一侧的天际出现了一缕热带暴风雨前的云霓，仔细辨认，才发现那是几架日机。

“地狱猫”战斗机立刻冲上前去，把这几架先行起飞的日机紧紧咬住。不久，米彻尔收到飞行员报告：“咬住两架‘彗星’，击落一架。”

得知还有更多的日机正准备从关岛机场起飞，米彻尔命令33架“地狱猫”前去拦截。在对关岛机场的空袭中，30架日军战斗机和5架轰炸机被当场击落或击毁。

完成这一任务后，“地狱猫”们转向南飞，又袭击了角田从特鲁克派来增援的19架日机。经过一场小规模空战，角田部队再也无力介入马里亚纳海战（或称菲律宾海海战）了。

这时，“地狱猫”们收到了美军航母发来的返航信号：“嘿，乡巴佬！”

“乡巴佬”是一种古代马戏团里的用语，被第58特混舰队用作了求助呼叫。飞行员们一听，就知道航母舰队遇到了麻烦，需要他们尽快赶回去支援。

★火鸡大捕杀

与关岛的联系断绝，让小泽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已经骑虎难下，更何况他的“外围歼击”战术也并不仅仅依靠一个不靠谱的角田部队。

那天早晨天空多云，狂风大作，给侦察机搜索海面增加了困难，日出以后，小泽终于收到报告：发现第58特混舰队。

被发现的第58特混舰队与大林三航战的距离为300海里，距离小泽亲率的一航战、城岛二航战的距离均为380海里，这一距离符合“外围歼

击”的要求，属于极其理想的攻击距离。更令小泽满意的是，他首先发现了米彻尔及其舰队，而对方似乎还没有发现他的部队。

从上午7点30分起，小泽陆续派出246架舰载机出击。出击之前，各攻击队队长特意跑到小泽面前，信心百倍地向他保证：“这次一定要报中途岛的一箭之仇！”

原先还怕新型飞机在起飞时出问题，幸运的是，早上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风速达到每秒十米以上，全部飞机都成功地得以起飞，就连奥宫最为担心的“彗星”式轰炸机这次也很争气，没有重演塔威塔威训练时那尴尬的一幕。

246架舰载机，大大超过了偷袭珍珠港时第一攻击波的数量。如此多的兵力，在日本航母战史中可谓空前绝后。看着密密麻麻的飞机远去，旗舰“大风”号航母上的小泽及其幕僚个个面带喜色。

与珍珠港事件一样，这也是一场以日本命运为赌注的舰队决战，小泽等人确信“外围歼击”一定能够成功，好久没有进行的“举杯祝贺”迎来了机会。

收到小泽的电报后，联合舰队司令部内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参谋人员都认为小泽有八到九成把握取胜。受到周围气氛感染，草鹿让侍从兵拿出酒杯，准备等首批飞机对美军航母展开攻击后，即进行庆祝。

不过在内心里，草鹿并不像小泽那么信心十足。

至少300海里的进攻距离未免过长，就算舰载机飞行员平均每小时飞150海里，也得两个小时才能飞至目标地点，其进攻势头会不会因此减弱？这就像拳击运动员手伸得过长，反而缺乏力度一样。

“隼鹰”号航母上的奥宫也对攻击距离过长疑虑重重。他了解手下飞行员们的训练实情和水平，如“彗星”式的驾驶员，停泊于塔威塔威期间，基本板上钉钉地没离开过航母，飞行训练的时间极少。

飞机和飞行员必须般配，要是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海战之前，让飞行员飞个300海里不在话下，现在可就难说了，攻击有没有力还在其次，他们能否太平无事地飞到目标地点先得打上个问号。

奥宫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应验。一航战机群的指挥官垂井明少佐是个青年军官，原本就缺乏指挥大编队的经验，飞机上的导航和通信又让他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忙中出错，居然在小泽外围部队的上空整理编队队形。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外围部队全部采取蛇形运动，航向一直在发生变化，舰上官兵很难分清战机飞来的方向，上空冷不丁地出现一支大机群，众人都被吓得够呛。

一部分舰船的高射炮本能地开始齐射，另外一部分已考虑到可能是己方飞机，但被这么一诱导，便也跟着射击，想制止都制止不了。

空中一片混乱，飞机翻着体操，做着瑜伽，打着筋斗，不是要与美军空战，而是为了躲避地面的自家炮火。垂井见势不妙，急忙发出敌我识别信号，然而为时已晚，除两架飞机被击落外，还有很多飞机被击伤，不得不返回航母。

小泽被这股不靠谱的气息给弄得灰心丧气。不过直到此时，他仍以为对手只是供他打击的死靶，耽误的工夫尚有办法找补回来。

事实上，米彻尔警醒得很，早就知道了小泽部队的存在和企图。6月19日，上午10点，美军雷达发现了从西面飞来，距离150海里的第一批日机。第58特混舰队随即向日舰方向连续航行20分钟，在迎风航行的过程中，航母上的全部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一架不留地飞上天空。

飞出70海里，美机看到了日机。天空浓云密布，对美机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美机装有雷达，不靠肉眼，也能对日机进行准确定位，而未装雷达的日机却不知道对方已近在咫尺。

“你看不到我，我看得到你。”美军机群立即从高处发起突袭，打了日机编队一个措手不及，空中肉搏战开始了。

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航母的舰载机飞行员大多缺乏飞行和作战经验，只会从航母上起飞却不知如何在航母上降落的人比比皆是。相反，在高水平教官和系统的训练授课程序下，美国海军拥有的一流飞行员则层出不穷，源源不断。

美军不仅拥有众多飞行员，还十分重视保护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潜艇、水上飞机和水面舰艇经常冒着极大的风险，为飞行队担负“警戒哨”任务。从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开始，美军更组建了“救生团”，专门用潜艇来搭救跳伞逃生的飞行员。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前，“救生团”已营救了504名美军飞行员。

与此同时，日本指挥官急功近利，挑到篮里便是菜，就像角田一样，只知道把手中仅有的一点儿力量用光为止。不仅老飞行员，就是刚操作熟练一些的新飞行员，也往往会被他们投入到一些意义不大的战斗任务中去。一位日军飞行教官说：“海军迫切需要飞行员，那些在战前甚至连做梦也没想过能接近战斗机的人，现在都被派去打仗了。”浪掷的结果，便是高手越来越少，整体水平也越来越弱。

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在马里亚纳海战中达到了顶峰，一方根本不是另一方的对手。率领首批战斗机出击的布鲁尔少校一马当先，在血都没掉一滴的情况下，便先将一架日军轰炸机打到爆炸开花，接着他又打断了另一架日机的机翼。

“零”式曾经那么猖狂，如今在“地狱猫”面前也变得服服帖帖。布鲁尔只需轻轻一甩，就将一架“零”式甩在身后，而在甩的过程中，这架“零”式被同时射中起火。片刻之后，第二架“零”式被击落……

“地狱猫”战斗机有6挺12.7毫米的机枪，飞行员们用瞄准镜对准敌机，紧紧扣住射击把手，不停地朝着下方稀稀落落的日机进行俯冲扫射。在机关炮的猛击下，日机像树叶一样往下掉，顷刻之间，便有25架日机翻滚落海。

能闯过美机截击线的日机只是极少数，它们在第58特混舰队的上空，又遭遇到了高射炮的阻击。美军高射炮弹装有新式变距感应引信，这种引信又叫近爆引信，可以让炮弹在距目标20多米时自动爆炸。日机往往连美舰的边还没沾到，就被当空炸爆。

实在要说日机有什么收获，就是有一架轰炸机扔下的一发炸弹击中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不过这发炸弹除了炸死一些舰员外，军舰本身并受到多大损伤，战斗力也没有降低。

在小泽发动的第一轮攻击中，仅有27架飞机得以返回航母，而美军只损失了一架飞机，其余全部安全返回。在美军飞行员的无线电系统中，响彻着一片乱哄哄的叫喊、咒骂以及为队友加油的声音，一位飞行员欣喜若狂地喊道：“嘿，这真像古代捕杀火鸡啊！”从此，这次空战便以“马里亚纳火鸡大捕杀”著称。

第一轮攻击遭到惨败后，小泽又从其主力中抽出128架飞机，发起第二轮攻击，但这只是一个使“马里亚纳火鸡”数目继续攀升的努力：一群日机围着一架美机，一人一把花剑，扎半天出不了几滴血，美机一发怒，这些日机纷纷滚鞍落马。

在美机的犀利反击下，有的日机开始像受惊的野牛一样散开，然而还没等它们冲出队列，“地狱猫”便又像牧童一样将其重新赶回队列，这使得日机连分散和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几分钟之内，“地狱猫”竟然打下了将近70架日机，最终捡了小命得以生还的日机不过区区11架。美军飞行大队长麦坎贝尔中校一人就击落4架“彗星”式，直到弹药打光为止。那天傍晚，他还击落了另外3架飞机。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麦坎贝尔总共击落34架日机，以海军超级王牌飞行员的身份被授予荣誉勋章。

打仗拼的是真功夫，小泽再能吹，也只是吹得出前景，吹不出成绩。从第三轮攻击开始，小泽已经明显在死扛了，第三轮日机群弄错了坐标，47架飞机只有12架赶到战斗空域，其中7架被战列舰揍了下去。

第四轮日机群同样昏了头搞不清方向，主力在寻找美军航母无果后，丢掉炸弹飞往关岛。当它们快接近关岛机场时，早已潜伏在高空的27架“地狱猫”猛扑过来，秋风扫落叶般地打落了30架日机，好不容易着

陆的日机也都负了重伤，再无法进行修复。

完全一边倒的“火鸡猎杀战”令美军飞行员们爽到不行，但作为总指挥的斯普鲁恩斯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兴奋。他在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来回踱着步，眉头皱成一团。

让斯普鲁恩斯发愁的是，小泽部队的舰船仍然在美军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外，美机再怎么在空战中得势，也没法向其舰船投下一发炸弹或发射一发鱼雷。

后来他才知道，有人已经悄悄地接过了猎枪。

★“美得令人无法相信”的画面

就在“大风”号施放第二批出击舰载机的时候，“隼鹰”号上的奥宫突然看到一股巨大的黑烟腾空而起。他感到莫名其妙：要说是飞机掉了下来吧，即便燃烧也不会冒这么大的烟呀？

随着距离缩小，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看样子很像一艘军舰，而且是航空母舰。不过这就更让奥宫费解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小泽部队还没有见到一架美军战机。

只有一种可能，军舰是受到了潜艇的攻击。会是哪一艘军舰倒霉呢？二航战司令官城岛高次眼睛要比奥宫尖，他忧心忡忡地小声对奥宫说：“好像是‘大风’号。”

奥宫心里一惊，他生怕其他船员知道后会动摇军心，因此只是默默地向城岛点了下头，以示回答。

果然是潜艇发动的攻击，中招的也正是小泽的旗舰“大风”号航母。

现在的太平洋海面之下，全是美军潜艇的世界，曾经也拥有击沉对方航母纪录的日军潜艇部队早已销声匿迹。到1944年年中，大西洋战场上的盟军取得了对德国反潜战的完全胜利，所有反潜武器以及反潜战的经验也随之传送到太平洋战场。日军在马里亚纳一带原本部署了大约25艘潜艇，其中17艘都被美军驱逐舰、反潜护卫舰和飞机击沉。仅在1944年5月的最后两周内，美国反潜护卫舰“英格兰”号就创造出了单舰击毁6艘日军潜艇的优异战绩。

发现小泽部队向马里亚纳群岛逼近后，美军潜艇部队司令洛克伍德少将即把“正方形”向西南方向移动了250海里，同时他允许各潜艇先向日舰发起攻击，攻击完了再向他报告。“大风”号就这样一头撞进了这个看不见的陷阱，刚好出现在“大青花鱼”号攻击潜望镜的十字标线上。

“大青花鱼”号一连发射了两发鱼雷，接着便潜入深水，以防深水炸

弹的袭击。水听器随后侦测到了两声沉闷的爆炸声，潜艇上的人员便知道两发鱼雷都先后爆炸了。

当“大青花鱼”号射出鱼雷时，鱼雷航迹被一架正飞离航母的“彗星”式轰炸机发现，飞行员当即转弯，以弧形向其中的一发鱼雷作自杀性俯冲。在距离“大风”号约100码处，飞机头朝下钻入水中，正好截住鱼雷，只听一声雷鸣般的爆炸，二者同归于尽。

这便是第一声爆炸的由来，紧接着，第二条“鱼”箭一般地朝“大风”号冲来。

再没有帮自己挡子弹的炮灰了，小泽及其幕僚在舰桥上瞧得真切，赶紧让航母拐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咚”的一声闷响，鱼雷钻入右舷舰身并发生爆炸。

“大风”号起初并没有起火，从当时情况来看，航行也不成问题，只是鱼雷炸坏了前部升降机，舰载机不能起飞了。小泽于是下令“大风”号上的舰载机向“瑞鹤”号转移，第一轮回归飞机也改在“瑞鹤”号着陆，同时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报：“‘大风’号略受损伤。”

自从得知小泽部队的第一轮突击飞机全部成功起飞后，丰田、草鹿等人就在等着举杯庆祝，但是两个小时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大淀”号上的气氛终于从喜庆转向不安，又从不安变成怀疑，怀疑小泽那里是不是出了状况。

小泽的电报证实确实出了状况。读完电报，丰田一言不发，幕僚们面面相觑，眼光忧虑，草鹿则有了一种预感——坏消息后头可能还有更坏的消息。

如果说的是“大风”号，损失似乎已经止步于此。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海军所拥有的最强大航母，“大风”号外表威武雄壮，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与它比起来，周围其他航母犹如一个个小火柴盒，显得十分孱弱。在内部结构上，“大风”号也堪称坚固，庞大的飞行甲板上铺有很厚的装甲，据说可以经受得住250千克的重磅炸弹打击。

对于这样一艘巨无霸式的“不沉军舰”，一发鱼雷能起多大作用呢？

事实上，致命的不是鱼雷，而是船上的婆罗洲原油。鱼雷在炸坏升降机的同时，也炸破了汽油油箱，油箱中没有经过精炼的原油具有极强的挥发性，气体马上窜入了机库。

为排除机库里的挥发性气体，舰长命令打开所有的舱口盖和水密门，但此举不仅没能把气体排掉，反而让气体进一步扩散，舰内到处充满了燃气体的刺鼻气味，“大风”号已不由自主地成为一发漂浮的炸弹。

处于惊恐中的航母不止“大风”号一艘。当天下午，美军潜艇“棘

鳍”号艇长从潜望镜中观察到了一艘航母，不过他看不清航母上挂的是哪一国国旗。再次观察，一面很大的太阳旗映入眼帘。

那是一幅“美得令人无法相信”的画面，眼前的航母正是尼米兹念念不忘的“翔鹤”号，它在回收飞机呢。

送过来的不仅是菜，还是主菜，“棘鳍”号毫不客气地迎上去，在距离“翔鹤”号只有1000码时，它一口气发射了六发鱼雷，其中的三发命中“翔鹤”号，产生了如同大爆竹一样的连续爆炸。“翔鹤”号被炸得面目全非，海水从升降口涌入机库，这艘老资格的航母终于翻身入海。

在“翔鹤”号沉没后半小时，婆罗洲原油的挥发性气体已令“大风”号烈火熊熊，日本人曾经引以为傲的加厚版飞行甲板“像富士山那样鲜花盛开”，中央鼓起老高，舱体的四面八方也都腾起赤色火龙，而消防水管里连一滴水都没有。

不一会儿，火焰包围了舰桥，人们只好戴上防毒面具。眼见在“大风”号上已无法实施指挥，小泽的参谋长建议改变旗舰，他让人放下小艇，然后对小泽说：“请按我说的做吧。”

没有击沉一艘美军航母，自己的两艘航母倒都沉了，其中还包括旗舰，小泽当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他连掐死自己的心都有了，哪里肯就此离开？

“大风”号还在如同爆竹一样继续爆炸，许多人被炸死炸伤，飞行甲板附近躺满死伤人员，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幕僚们急忙进一步劝说小泽：“仗还在打，你还要继续指挥到取得最后胜利。”言下之意，你不能一死了之，身上还负有责任呢。

这种解劝最有效，也顾及了对方的面子，小泽这才一言不发地下了小艇，转移至一艘巡洋舰。

下午4点28分，“大风”号沉没。挥发油气燃起的大火异常凶猛，以致周围的驱逐舰都无法靠近救援，全舰2150名官兵中，仅有500人得以逃生。

日没后，各航战飞行队报来残余飞机的数目，小泽得知舰载机已由430架减少到了100架。加上两艘航母的损失，下场已经跟中途岛战役时差不多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小泽这里是暂时落败了，但别处未必。小泽就当天的战况与角田进行了联系，角田大言不惭地说，他已击沉几艘美军航母，并有相当数量的日军舰载机在关岛机场降落，目前可由他进行掌握。

原来美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原来角田部队还保存着实力，小泽冷却的胸腔一下子又沸腾开来，他决定放下“主角”的架子，协同角田发起

反击，争取把损失和面子再捞回来。

如果小泽愿意擦亮他的钛合金大眼，他就会发现，角田又撒了谎。事实上，角田从未对第58特混舰队实施过大规模袭击，击沉美军航母云云不过是子虚乌有，只是角田一贯给人以“耿直不屈”的印象，所以当他很没有节操地再次扯淡时，才没有引起小泽的任何怀疑。

借助夜色的掩护，小泽下令部队后撤，他决定补充燃料，调整状态后隔一天，也就是6月21日再战。

可是已经大获全胜的斯普鲁恩斯、米彻尔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

★菜板上的肉

回收飞机完毕，经斯普鲁恩斯同意，米彻尔留下一个航母大队继续封锁塞班岛和关岛，亲自率领其他三个航母大队连夜追敌。由于弄错了方向，尽管美军的航速要比日军快五节，但双方的距离并没有缩小多少。

6月20日，米彻尔派出侦察机进行搜索，仍是一无所获，直到下午3点40分，一架侦察机才发现了小泽部队。

飞机在飞行甲板上的起降时间以及往返飞行时间，是航母作战的关键。小泽部队尚在220海里以外，按照美舰的航行速度，虽可勉强接近美军舰载机的最大战斗半径，但几个小时后天就要黑了，如果命令舰载机对小泽部队进行攻击，飞行员们将只能在黑暗中返航，而他们还没有进行过此类高难度的夜战科目训练。

米彻尔像其他美军航母指挥官一样，平时都非常注意保护飞行员，然而此时此刻，除了实施攻击，别无选择。

下午4点30分，第58特混舰队改成逆风航行，停在飞行甲板上的第一批突击机群升空起飞。接着舰队恢复接敌航向，并加速前进，以缩小返航飞机的飞行距离。

就在这时，米彻尔突然意识到，侦察机飞行员报错了小泽部队的位置，从更正后的数据来看，小泽部队实际所在位置应在300海里以外，这意味着，有的飞机可能会因燃油耗光无法返回。

米彻尔一度考虑召回第一批突击群，但他知道眼前是打击小泽部队的最后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重新研究海图以后，他还是放弃了召回的想法，仅仅取消了第二突击群的起飞准备。

现在第58特混舰队能做的，就是以最大航速驶向小泽部队，以缩短舰载机的返航航程，同时祈祷突击机群的小伙子们能福星高照。

小泽从角田那里得到的信息是，美军也伤了元气。既然如此，当然会像他一样进行后撤和调整，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米彻尔依然龙精虎猛，不仅疾追上来，还为他带来了一应所需：上吊给绳，喝药给瓶，要什么给什么。

通过巡逻机搜索，小泽得知第58特混舰队正不断逼近，气急败坏之下，他传令停止燃料补充，以最容易远离美军的航向急速撤退。

这时候就算给日舰插上翅膀，也飞不出美机的掌控。在太阳快落山前，由216架战机组成的美军第一突击群出现在小泽部队的上空。

高射炮、机枪一齐瞄向天空，奥宫站在“隼鹰”号航母的舰桥上观察，见美机已下降高度，进行俯冲准备。

在遭受飞机轰炸之前，航母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机动时间，机动过早，会被对方飞行员逮个正着，机动过迟，又来不及回避。奥宫紧张万分，因为他不能确定美机具体要攻击哪一艘军舰，以及在哪个点展开攻击。

此时美机的现状是，耗油量已达极限，飞行员们没有时间再协调进攻，大多数人都是朝着他们能看得到的舰船直接进行攻击。

高射炮、机枪急忙开火，“隼鹰”号机动回避，就在奥宫帮着舰长一道大喊回避命令的时候，伴随着“咚咚咚”的可怕声响，航母中招了。

舰体剧烈摇动，距海面20多米的舰桥一下子被水柱包围，舰桥后面的人非死即伤，奥宫幸亏蹲得快，没有弹片落到他身上。

当奥宫直起身子时，他看到右前方“长门”号战列舰已将两架来袭的鱼雷机击毁。发现此处的火力网较难通过，大多数美机便转往其他日舰。

在“长门”号的帮助下，“隼鹰”号总算劫后余生。尽管上空已看不到美机，但慎重起见，奥宫还是要瞭望台的信号兵予以确认。

没有人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奥宫把视线转向瞭望台，眼前的情景让他如遭电击：信号兵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有的脑袋被打掉一半，有的浑身上下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都死了，难怪没人回答。

真实的战场，远比语言和文字给人们的印象更残酷。奥宫顿时痴痴呆呆，他感觉到的已不是什么悲惨，而是如同在经历一场噩梦。

真正被噩梦光顾的，其实是整个小泽部队。小泽可升空迎战的一共

只有80架飞机，在高射炮火的配合下，它们虽击落了20架美机，但己方也损失了65架，更重要的是，对空警戒网变得百孔千疮。

失去必要防护的舰群如同菜板上的肉，只能任人宰割。除“隼鹰”号外，小泽的新旗舰“瑞鹤”号航母亦受重创。“瑞鹤”号是“翔鹤”号的姊妹舰，不过二舰生同命不同，“瑞鹤”号参加了中途岛海战之外的所有海战，可从来没有中过一发鱼雷或炸弹。过去“瑞鹤”号“翔鹤”号并肩作战，基本不离“翔鹤”号左右，也只有“翔鹤”号倒霉的份儿，“瑞鹤”号则从未有过损伤。这次晦气实在太重，连它也逃不过去了。

过了不久，由布朗中尉率领的四架“复仇者”式鱼雷机钻出云端，向另一艘航空母舰“飞鹰”号低空掠去。

★可怕的叹息

早在起飞时，布朗就下定决心，不管怎样一定要炸中一艘日军航母，尽管他的飞机在低掠时中弹起火，但他仍奋不顾身地向“飞鹰”号投放了鱼雷。

如同“瑞鹤”号与“翔鹤”号的关系，“隼鹰”号与“飞鹰”号也是姊妹，两头“鹰”都是由商船改装成的航母，其抗破损能力比一般军舰都要小。当美机离开“隼鹰”号的时候，奥宫就担心“飞鹰”号要成替死鬼，同时美军鱼雷机贴近海面的低飞，令他不由得发出惊叹：美国人也很勇敢！

“飞鹰”号的一名曹长押田光国兵这时正在舰艏机枪位置上待命，听到有人喊“鱼雷来了”，他开始提心吊胆地进行计数。从1数到12，什么事也没发生，似乎鱼雷并没有命中“飞鹰”号，他松了口气。

但押田数得太快了，12后面还有13。

只听得一声爆炸，“飞鹰”号全身震动，在被两发鱼雷连续击中后，舰上燃起大火，火从这个甲板烧到那个甲板，“飞鹰”号很快便丧失航行能力，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

奥宫从“隼鹰”号上看见，由于倾斜的缘故，“飞鹰”号露出了红色舰体，他立刻意识到，这艘航母已无法挽救。

“隼鹰”号虽然伤重到飞机都无法起降，但仍可航行，奥宫请示城岛：“司令官，‘飞鹰’号怎么办？”

奥宫的意思是对“飞鹰”号进行救援，这么做风险很大，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有人已经露出了不乐意的表情，但城岛朝奥宫点了点头：“好，我们看看去。”

薄暮时分，掉转航向的“隼鹰”号接近了“飞鹰”号。城岛是航海专业

出身的航战专家，他一看就知道“飞鹰”号再也无戏可唱。这时空袭虽已停止，但美机发动第二波攻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小泽从“瑞鹤”号上通过发光信号向他下达命令：“部队火速向西北退避。”

城岛于是命令驱逐舰对“飞鹰”号施行警戒并救护船员，“隼鹰”号依令改变航向，朝西北驶去。

在“飞鹰”号上，舰长早已下达弃舰命令，但身处舰艏的押田等13名船员并没有接到明确指示，看到舰身在迅速下沉，海水淹没了机枪位置，押田等人才急忙向栏杆跑去。

可是他们的指挥官、一名年轻的少尉却拦住了去路：“等一等，让我们先唱《征服大海》！”

贱人就是矫情！这种时候逃命要紧，还唱什么歌？可是看到少尉拔出军刀，众人又不得不表示屈服，他们跟着哼哼叽叽，直到海水浸过膝盖。

总算结束，押田等人一哄而散，纵身从船沿跳入了大海。

押田回头看去，大火已从航母上喷射出来，火光映照下，那个智商太低的少尉手持军刀，扶着舰艏栏杆，还在唱。

跳下海的水兵很容易被沉船时的漩涡吸进去，押田拼命往外游。当他再次回头时，看到“飞鹰”号像巨人的手指一样指向天空，然后便在“一声可怕的叹息”中永沉大海。

“飞鹰”号沉了，“隼鹰”号受伤，舰载机一部分勉强挤到别的航母上，更多的飞机只能在军舰附近迫降。暮色苍茫的海面上水烟腾起，“扑通扑通”地全是飞机落下来的声音，驱逐舰和潜艇都冒险停止航行，前来救护落水人员。

小泽最怕第58特混舰队再次袭来，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米彻尔并无心思追击，因为他自己的飞行员也正陷入泥沼。

美机在回程时，续航力已达到极限，个别飞机的油量表指针甚至接近于零，还没等到达美军航母位置，一些损伤严重和燃料用尽的飞机已落入大海。

第58特混舰队一直在全速前进，以便缩短幸存飞机的返航距离，但望着外面伸手不见五指的海空，米彻尔仍为飞行员的命运担忧，在秒针“嗒嗒嗒”的转动声中，他在海图室与舰桥之间踱来踱去，心中极为忐忑。

晚上10点30分，返航飞机陆续进入航母的导航距离，但在漆黑的夜空中，除少数技术娴熟或者运气特别好的飞行员能够顺利降落外，大多

数人都只能辨别出军舰的航迹，却认不出哪些是航母，哪些是别的大型军舰。于是他们只好在上空混乱盘旋，有的飞机已开始大喘粗气，发出燃油耗尽时那种噼噼啪啪的响声；有的飞机慌不择路，不慎与友机相撞；还有的飞机不得不紧急迫降，落在茫茫的海面上，溅起了大片海水。

听到飞行员们“痛苦的呻吟”，米彻尔果断下达命令：“开灯！”

米彻尔的决定背负着巨大风险，因为这会暴露舰队位置，有可能受到日军潜艇和飞机的攻击，用一名军官的话来说，真是“大胆鲁莽地张开大嘴叫日本人前来攻击我们”。

可是在米彻尔看来，这么做完全值得。不惜代价地营救落水飞行员，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还因为美军航母指挥官都清楚一个道理：如果航母丧失了舰载机的飞行员，它就不再是资本，而只能是累赘。

在米彻尔解除灯火管制后，军舰上自发地响起一阵欢呼：“让我们周围的日本人都见鬼去吧，我们可不能随便牺牲自己的飞行员。”

航母全部打开了红色桅顶灯，航行灯、锚灯、照明弹把飞行甲板充分显示出来，探照灯则将明亮的光束一直射向夜空。第58特混舰队所在海域由此变得灯火辉煌，就像举办狂欢节一样。绝处逢生的飞行员形容这种场面，是犹如“好莱坞的彩排、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独立纪念日赶到一起了”。

在灯光的指引下，飞机如同被磁石吸引一样争相在航母着舰，这甚至使航母上的地勤人员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军舰的上方和周围一直有群蜂在嗡嗡乱叫。一架“地狱猫”在“企业”号航母上安全降落，驾驶员浑身大汗淋漓：“我的汽油已经全光了，我差点儿就入了地狱。”

格外走运的是，第58特混舰队所处海域并没有日军潜艇，至于已被打成空壳的角田部队和小泽部队，更无能力派出飞机进行袭击。

由于时间紧迫，米彻尔允许返航飞机在任何一艘航母上降落。在接收飞机、救援水面迫降飞行员的过程完毕后，第58特混舰队继续向天黑前发生空战的海域驶去。

第二天，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又主动放弃追击机会，沿飞行员返航的航线航行，为的是尽可能多地救起落水人员。在众人的努力下，尽管美军在返航和降落过程中损失了近100架飞机，但接近90%的飞行员都得救了。

马里亚纳海战是二战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航母作战。这次作战横扫了联合舰队主力，小泽部队的3艘重型航母、92%的舰载机毁于一旦，到战斗结束时，小泽的舰载机仅剩35架，更为严重的是，训练

有素的飞行员已损失殆尽，小泽部队再也找不到受过高级训练的飞行员了。

从理论上讲，小泽部队仍拥有足够军舰，但理论只是理论，这支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的舰队从此远离了青春和高富帅，再不能够在太平洋上掀起什么大风浪了。

戏演到这里，“大淀”号上的人都确信“阿代号作战”已经破产，接下来就是小泽部队要不要谢幕退场了。有些幕僚认为，小泽部队后不后退应由前线指挥官决定，但草鹿作为中途岛战役时的败军之将，对此有切身体会，他知道要让小泽自己提出撤退，是十分难以启齿的事。

征得丰田同意后，他向小泽发出后撤命令，当然用词是很讲究也很含蓄的：“近击战暂停，尔后，依战况重新发动。”

6月21日，小泽部队依令返回冲绳岛。在从塔威塔威岛出发时，小泽曾向部下们发出训示：“如果此次作战达不到预期目的，则水面舰艇将失去其存在意义。”

言犹在耳，小泽部队果然失去了它的价值，小泽自己也承认，太平洋上的海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依战况重新发动”之类，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晚上小泽口授了一封呈交给丰田的辞职信，但遭到丰田的拒绝：“对这次败北，我要比小泽将军负更多的责任，我不会接受他的辞呈。”

丰田一贯待人严苛，只是到了这步田地，手下真能派上用场的海军战将实在是差不多了，现在重要的不是惩罚谁，而是该靠谁把残局继续维持下去。同样是中途岛时的败将，山本的老参谋长宇垣缠更有一种重复跌倒在一个坑里，永远也爬不起来的悲凉，他就此写了一首俳句小诗：“战虽毕，雨季之郁闷天空，仍在头上。”

★欺骗式宣传

海战“战毕”，塞班岛上的陆战却还刚刚进入高潮。以塞班美军总指挥霍兰·史密斯中将的想法，其实在海战还没开始时，日本人就应该知道他们是败定了。他们不但没有把美军赶下海，还被逼得步步后退，发动的大规模逆袭也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令霍兰·史密斯格外费解的是，岛上日军烂归烂，却似乎已经烂出了一种境界，日本兵居然越打越狠，越挫越勇，丝毫看不出要崩溃的迹象。

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有一种“自欺”的能力。尽管他们每次战斗都败得很惨很狼狈，但无论是内部宣传还是对上报告，都

是说打得如何英勇卓绝，每一次溃退也无一例外地被描绘成是惊人的胜利，“使鲁莽的敌人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

战后，美军缴获了日军塞班司令部的无线电稿。假如霍兰·史密斯不是清楚地知道实际作战的经过，只是阅读这些电稿，他一定也会认为日军是在打胜仗，而且还胜得非常漂亮。换句话说，如果不给塞班岛日军一面照妖镜，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么奇葩。

海战爆发之前，特纳已将作为预备队的陆军第27师提前送上岸，大批美军开始拥进塞班岛，但斋藤还以为能将美军赶回海里。

这时日军的通讯网已残破不堪，通信联络的能力很差，加上地形复杂，原定于黄昏展开的进攻直到10小时后才得以正式启动，其目标是集结于加拉班郊外的美军陆战队，进攻方式仍为坦克加步兵，共25辆坦克，搭配500名海军陆战队员。

上次坦克没帮上什么忙，这次忙倒是帮上了，不过是倒忙——美军听到了坦克那特有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要求支援舰船发射照明弹。

照明弹一上天空，进攻日军的位置完全暴露，美军阵地上枪炮齐鸣，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坦克都已被击毁或抛弃，失去坦克支援的日本兵继续冲击，但是一直冲到天亮，也没能冲出个子丑寅卯来。

天亮后，设在山谷里的日军野战医院里躺满伤兵，少说也有1000人，伤兵们的痛苦呻吟响彻山谷。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有一名伤兵告诉护士：“我负伤后只想我的妻子，为了她，我要活下去。但是我快死了……”

这名伤兵的左眼大得像乒乓球，里面长满了蛆，而右眼球已经被蛆虫给蛀出来了，虽然不是死人，样子却比死人还可怕。护士一边给他夹蛆虫，一边安慰他：“援军一定会来的。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因为你的妻子还在等你。”

日军大本营对塞班守军地狱一般的处境毫不为意，仍执着于将这种无意义的作战继续下去。兼任参谋总长的东条以天皇的名义，向第31军发来一封电报：“继续勇敢杀敌，以消天皇之忧。”

第31军参谋长井桁敬治少将复电：“誓必让塞班岛成为太平洋之堡垒，万死不辞，以报皇恩。”

有了天皇的所谓关注，塞班守军变得更加顽固，不仅白天寸步不让，晚上还用迫击炮进行袭击。美军陆战队蒙受了不小伤亡，医务人员不停地往卡车上装运尸体。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塞班守军的命运，“翔鹤”号、“大凤”号相继沉没的当天，霍兰·史密斯就做好了攻占全岛的准备。随着马里亚纳海战的结

束，他更是稳操胜券，因为第五舰队和第58特混舰队从此就能心无旁骛地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了，一些临时退出作战海域的两栖作战舰船也将重新回归。

另一边，在失去得到援军的最后一线希望后，南云、斋藤采取的对策却是继续欺骗士兵，他们捏造了一连串胜利的消息，说日本海军在整个太平洋上已经大获全胜，为此虚构的“击沉美国海军吨数”，居然超过了美国海军实有数的两三倍。

日本兵习惯性地接受了这种欺骗式宣传，一直到塞班登陆战的最后关头，还以为援兵会到来。而斋藤则下达死命令，要求战斗到最后最后一粒子弹，让美军为夺取塞班岛付出沉重代价。

到海战收官，塞班岛南部已差不多被美军全部占领。1944年6月22日，陆战二师、陆战四师开始交错向北推进，陆军27步兵师则负责消灭被分割在南部的残敌。

塞班岛的南北地形有很大不同，南部平坦低下，多数为蔗田和开阔地，北部由于火山力量的向上压迫，地面形成了许多狭岭深沟，到处都是珊瑚、石灰石构造的岩洞，飞机大炮都打不着，成为天然的优良防御工事。

美国海军陆战队向来认为，在战场上时间是第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战术理念就是连续不断地攻击敌人，直至敌军丧失平衡为止。为此，前卫部队会绕过岩洞继续前进，而让后卫部队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慢慢地对岩洞进行清理。

陆战师推进速度很快，到黄昏时，战线正面的宽度已扩大了三千米以上。这样一来，正面的兵力就不够用了，于是霍兰·史密斯赶紧将步27师调上前线，以担负中央地区的作战任务。

★绅士俱乐部

霍兰·史密斯和特纳对步27师都不陌生，就是那个在布塔里塔里登陆战中还没有开战就战战兢兢的陆军步兵师。

布塔里塔里登陆战毕竟是步27师的两栖处女战，谁都有一个从菜鸟到老手的成长过程，也总得允许别人有一个“战抖抖的牙齿捉对儿厮打”的阶段，但是令霍兰·史密斯和特纳想不到的是，早已不是新人的步27师还是没有任何改进。

6月23日晨，步27师进入达波乔山以东的山谷。这条山谷很狭窄，不到1000码宽，里面丛林密布，日军残部就盘踞在山谷两边的悬崖峭壁，以及到处是岩洞的山头上，可以居高临下对美军进行杀伤，步27师因此行动迟缓。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让霍兰·史密斯不满意的是，步27师似乎没有一点儿啃硬骨头的精神，前进路上有了障碍，不是想办法绕过或攻取，而是非要依赖炮兵和空军，只有等炮兵和空军将主要障碍物全部击毁，他们才会投入进攻，否则便裹足不前。

过去在夸贾林岛登陆战中，拥有作战经验的步七师也是这么慢条斯理，显然，这已不是新兵老兵和新部队老部队的问题，毛病还是出在根子上，也就是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迥然不同的作战理念。

海军陆战队遵循的原则是“争取时间第一”，陆军则是“保存实力第一”，其间会浪费多少时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以此形成的战法，陆战队是“攻了再守”，陆军是“守了再攻”。

“攻了再守”的陆战队是哪怕绕过日军据点也要突进，“守了再攻”的陆军却认为这样会导致后路被截，太危险了。

天还没黑下来，步27师就停止前进，开始修筑防御工事，而在同样情况下，陆战队一定会继续前进直到天黑，至于防御工事，只需就地挖掘掩体即可。

霍兰·史密斯无法认同步27师的打法。客观地说，稳步推进也有稳步推进的好处，这样可以使部队具备比较强大的防御纵深，但问题是，此时塞班岛的日军已无大举进攻的能力，哪里用得着如此设防？更为严重的是，陆战师推进得快，只有中间这么一个步兵师推进得慢，已经让两个海军陆战师同时出现了侧翼暴露的危险。

步27师师长也是一个“史密斯”，名叫拉尔夫·史密斯，包括他在内，该师领导层都被霍兰·史密斯冠以了新名称——“绅士俱乐部”。

霍兰·史密斯以嘲讽的口吻说，这个“绅士俱乐部”历来是纽约的贵族团体，年年开舞会宴会，夏天还要举办夏令营，看上去都很高级，可惜就是不会打仗。

霍兰·史密斯的外号是“咆哮的疯子”，他是个火爆脾气的人，可不喜欢喉咙被鱼刺卡着，吐又吐不出来，说又说不出口的感觉。他当即对塞班岛陆军高级指挥官贾曼少将说，如果步27师不是陆军师，而且可能会“引起带政治性的喧嚣”的话，他就会把拉尔夫·史密斯当场撤职。

贾曼急忙找到拉尔夫·史密斯，拉尔夫·史密斯承认，白天他的师确实没有发挥全力，他对团长们取得的进展也很不满意。

为了让脸上无光的陆军上司有面子，拉尔夫·史密斯答应贾曼，他要亲自督促步27师前进。第二天早晨，拉尔夫·史密斯果然亲临前线，这天的战斗打得比第一天更激烈，步27师伤亡不小，所战斗的山谷也有了新的名称——“死亡谷”。

在伤亡的压力下，拉尔夫·史密斯又勒住了缰绳，当天部队并没有能够沿山谷前进多少。

面对霍兰·史密斯的指责，拉尔夫·史密斯认为陆军已经尽力，再拼命往上冲，属于不拿士兵的性命当回事，小心慎重一些是对的。霍兰·史密斯则说，你这哪儿是什么小心慎重，简直已经到了畏怯的程度。

霍兰·史密斯是海军陆战队出身，在他看来，两栖登陆战最重要的就是尽量提高进攻的速度，如果套用陆军打法，最初固然是伤亡数字较小，但一定会拉长作战时间，就全程来讲，反而得不偿失。

因为步27师，海军陆战队的前进速度也不得不减慢下来。霍兰·史密斯对此再也无法容忍，他和特纳一同登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向斯普鲁恩斯进行汇报。霍兰·史密斯告诉斯普鲁恩斯：“拉尔夫·史密斯已表明他缺乏进攻精神，他的那个师使我们的进展慢了下来，应该把他解职。”

霍兰·史密斯同时建议，在新的指挥官到来之前，可以由贾曼暂时指挥步27师。

在战场上，一个军官因为作战不力而被解职，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况步27师的指挥确实存在问题，斯普鲁恩斯遂点头同意，他没有想到的是会因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一条命拼七条命

引起风波的，就是霍兰·史密斯说过的“政治性的喧嚣”。

两个史密斯虽是上下级关系，但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军种。拉尔夫·史密斯所在的陆军向来都是地面作战的“老大哥”，陆战队不过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新近崛起的小兄弟，小兄弟现在威风八面，仅凭一句话，就把一个堂堂的陆军将军给削了职，让昔日的老大哥情何以堪？

撤掉拉尔夫·史密斯不是不可以，但得先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理查逊中将为此专门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当然全是陆军人员，他们一查，步27师作战的山谷已被称为“死亡谷”，这还能往上冲吗？拉尔夫·史密斯做的是对的！

在调查委员会向理查逊提交的报告中，认定霍兰·史密斯对“死亡谷”的状况不够了解，尽管他有权撤拉尔夫·史密斯的职，可是“按实际情况是不正确的”，言外之意，霍兰·史密斯对陆军人员存有偏见，拉尔夫·史密斯被解职，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仗打得不对，而是塞班岛的海军陆战队与陆军之间互相倾轧。

理查逊怒气冲冲地飞往塞班岛，未同尼米兹商量，也未征得霍兰·史密斯的同意，就自作主张地检阅步27师并给官兵们授勋。他还斥责霍兰·

史密斯：“我要让你知道，不许你再任意摆布陆军。无论怎么说，你们海军陆战队不过是只知道打滩头战罢了，你们在陆地上会打仗吗？”

理查逊赤裸裸的门户之见，不仅使霍兰·史密斯大为不满，就连斯普鲁恩斯和特纳也很有意见。特纳曾被称为“吓人的旋风”，也是个不好惹的主，他当面就反驳了理查逊。

理查逊的心里刚刚舒服一些，被特纳一阵抢白后，又气得跳起脚来。斯普鲁恩斯只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上前劝慰道：“特纳就是这样的脾气，没人和他认真。”

确实，需要认真的，还是打仗本身。不过走马换将的效果并不能马上就体现出来，步27师沿“死亡谷”前进的步伐依然极为缓慢，倒是左翼的陆战二师一路领先，已率先攻上达波乔山。

尽管日军凭借崎岖不平的地形，仍能苟延残喘，但也仅限于此。塞班岛战事基本上是单方面进行，即美军不断往前推，区别只在于推得快一些慢一些罢了。

美军掌握着制空制海权，可用攻击机低飞扫射轰炸，以及海陆交叉炮火射击的方式，从各个方向对日军的力量进行削弱。日军就是守在工事里哪儿也不去，其战斗力也在日见减弱，斋藤、井桁等人也想过把部分兵力从前线撤至后方，作为预备队使用，但根本就撤不下来，美国人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他们的动静，只要一撤，就用炮火猛轰。

6月25日傍晚，日军前线部队仅剩1200名有战斗力的士兵和3辆坦克，斋藤、井桁被迫电告上级，塞班岛守不住了。

尽管守不住，井桁还是一副“命运虐我千百遍，我待它依旧如初恋”的死硬态度：“决不投降，我们将保卫阵地至最后一兵一卒，除非另有命令，每个军人必须死守其地盘。”

斋藤则对增援还未死心，指望多少能派几架飞机来助助阵：“在没有制空权的地方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我们仍期望得到空中增援。”

6月26日夜，被隔绝于塞班岛南部的一股日军来了个歇斯底里大爆发，他们居然从包围圈中突围而出，开始向已被美军控制并使用的塞班机场猛冲。

紧箍咒被念得越勤，翻筋斗的能力就可能越强，突围日军有良好的组织，以及完备的书面命令和指挥系统，他们甚至还想了个听起来触目惊心的口号：“一条命拼七条命。”只是美国兵并非吃素的，第二天上午，在日军的突围区域，就横躺竖卧了500多具日本兵的尸体。

日军一直冲到塞班机场的边缘，毁掉和弄伤了三架飞机，但此时他们也已是强弩之末，机场的美军工兵和地勤人员拿枪一扫，就把他们给

逐退了。此后，南部的日军残部便萎靡不振，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6月28日，遵照第31军的命令，斋藤把司令部迁往达波乔山以北的一座岩洞里。在井桁的主持下，南云、斋藤、井桁及其幕僚人员开了个会。会上，南云和斋藤都一声不吭地坐着，只有井桁提了个建议，说要在岛上只剩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最后抵抗线。

斋藤的脑子已经空了，井桁说什么他就应什么。南云依旧一声不吭，一名海军中佐代表他发表意见：“我们让陆军做主。”

前新闻发布官平栲少佐随即被派去召集预备队。如今，只能在附近的野战医院才能找到活着的士兵，按照部队编制，平栲让尚有活动能力的伤员随他归队，但是没有人能够站起来。

不管什么防线，没有人马都是空谈。听完平栲的报告，井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没精打采的羊群

6月30日，由贾曼指挥的步27师终于突破“死亡谷”，与其他两个陆战师的战线齐平，整个美军战线成为一个稳固的整体。

在此之前，美军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连陆战四师都说：“谁也没有打过比这更硬的仗。”但是在此之后，仗就打得顺了，那是要糖有糖吃，要蜜有蜜喝，进军已成为“猎兔”。

不让对手有任何喘息之机的陆战队打法，使得日军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贯穿全岛的新防线，至7月5日，日军已被驱赶至塞班岛北部三分之一的地方。

当天下午，平栲少佐到前线视察，可哪里还有什么前线，美军尚未发动进攻，士兵们就已自动溃退了下来。

平栲赶回司令部进行汇报，听完汇报，众人一片沉默。尽管日军内部仍在宣传海空军即将来援，但那不过是拿来骗骗士兵的，高层指挥官们对实际情形都很清楚，他们明白大势已去，不会有任何人前来救援了，而平栲在前线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兵败如山倒，战斗力终究不是靠洗脑和精神鸦片就能完全撑起来的。

井桁发了话：“明天早晨集中这个地区剩下的所有部队，做最后攻击，让我们结束这场战斗吧。”

平栲问井桁和斋藤是否参加明天的最后攻击，一直沉默寡言的南云难得地开了尊口：“我们三人自杀。”

平栲又问，平民将如何处置。斋藤回答：“军人与平民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与其被俘，不如拿起竹矛参加战斗。”

按照斋藤的口述，攻击命令被起草出来，并油印了300份，准备派人连夜分发给军民。命令尚未发下去，海军通信所接到了大本营传来的电文，上面要求塞班守军继续作战，以争取时间等待援兵。

这份电文立即在海陆军官们中间引起了争吵。海军要接受命令，放弃出击，陆军丢过来一个白眼：命是重要的，脸是别人的，你们这分明是懦弱胆怯，何况箭已离弦，想收也收不回来了。

海军急赤白脸地为自己辩护：“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你们陆军违反了大本营的直接命令！”

南云、井桁、斋藤并未参加这一争论——以平栲前线所见，塞班守军哪里还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大本营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斋藤向东京发去了最后一份电报，抱怨他们之所以濒临绝境，就是因为得不到空中支援：“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打赢战争，我非常希望（你们）多造出一些飞机。”

就算能多造出飞机，对现在的塞班守军而言也已毫无作用。斋藤在电报中代表三名指挥官表态：“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为此谨向天皇深表歉意。”

7月6日拂晓，斋藤高声朗读了致陆军所有官兵的绝命书，他用武士道精神及日本特有的生命哲学，阐发了自杀式攻击的意义所在：“在死亡之中自有其生命的存在，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充分发扬日本人的品格。”

好演员要死在舞台上，这位在指挥作战中一贯优柔寡断的老将此时显得十分激动，他说：“我将留下与残存者一起前进，再给美国鬼子一次打击，然后把我的尸骨留在塞班岛，以当作太平洋上的长城。”

“一起前进”的说法只是象征性的，正如南云所言，他们三位塞班岛的最高指挥官已决定先行切腹自杀。

按照规定的仪式，三人在向幕僚们道别后，即在事先选好的洞口盘腿坐下，并接过专门用来切腹的小刀。

因为切腹致死的时间太长，为减轻痛苦，切腹者身后各站有一名军官，血一流出来，军官马上朝三人的太阳穴开枪。

午夜，接到攻击命令的日军残兵们陆续集结于洞外。这些人中，既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陆军士兵，又有舍舟步战的海军陆战队员和船员，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穿着破到无法形容的军装，手里的武器也五花八门，

有步枪，有军刀，甚至还有竹矛。

惨白的月光下，这支残兵开始沿着高地，向塔纳帕格港周围的美军阵地前进。在随队进发的平栳看来，士兵就像“被赶到屠宰场去的没精打采的羊群”，军官则像“地狱之门的向导”。

送达命令的传令兵有些已在晚上被美军俘虏，所以美军事先就知道日本人将有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不过究竟会如何攻击以及向何处攻击，命令里语焉不详。

霍兰·史密斯只能下令加强戒备，包括塔纳帕格防线的步27师在内，都得到了类似的警告，要求他们注意：拂晓前的海岸线上，将会有“全面地高喊着‘万岁’的进攻”。

★僵尸流

7月7日，凌晨4点，步27师的官兵听到远处传来“哇哇”的喊叫声，日本兵漫山遍野地向他们的阵地冲来。

阵地设于山地的美军陆战队也通过望远镜，领略了这一没有喊万岁的“万岁突击”——冲在前面的六个日本兵高举一面旗子，这应该是先锋队，其后便是真正的战斗队。

让观察人员最难以置信的是，战斗队后面还跟着一支特殊部队，大概有几百人，他们头上裹着纱布，手上拄着拐杖，不是瞎子就是瘸子，好些人必须互相搀扶才能一瘸一拐地前进。这些瞎子和瘸子手里基本没有武器，就算有，也多为一把刺刀，或几颗手雷。

野战医院的伤病员都在这里了。后来美军在日军的野战医院找到了3000多具尸体，都是完全无法走动的日军伤兵，由于不能上战场，便被发给手雷自行了断。如今这些上战场的，都是多少能动一动的。

海滩边有一条运甘蔗的窄轨铁路，日军沿着这条铁路猛冲，很快就冲过美军前哨，一头撞在第105步兵团的一、二营阵地上。

这应该算是日本陆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凶残的一次玩命冲锋了，也是在破罐子破摔的情形下，一种彻彻底底的秀下限行为。所有的日本人，从挥舞军刀的军官到手拿匕首和棍棒的士兵，再到拄着拐棍的伤兵，都在不要命地狂奔，像发了疯一样，几乎看不出队形。第二营营长麦卡锡少校甚至由此联想到了西部片中牛群受惊的镜头：“把摄影机架在地上的一个坑里，你可以看到牛群冲过来，跃过坑口，从你头上消失。”

美军炮火袭来，一颗颗炮弹落进“牛群”之中，炸得鸡飞狗跳。冲锋中的平栳中弹飞了起来，周围的世界顿时一片漆黑。醒来后他躺在美军

的医护船里，左手被手铐拴在床上——美国人仍害怕这头“疯牛”会随时跳将起来。

如雨的子弹、炮弹并没有能让剩下的“疯牛”稍加清醒，反而更加难以遏制，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了。麦卡锡说：“日本佬一批接一批地冲过来，前赴后继，如果你打倒他一个，就有五个人上来。我想，他们永远也不会完。”

短兵相接下，因为害怕误伤自己人，美军炮火的威力也大打折扣，步兵们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坚守。第一营营长奥布赖恩中校双手持枪，身负重伤后，仍坚持把子弹打完，接着又端起机枪扫射，直至战死，都未退出阵地。

自奥布赖恩以下，一二营伤亡达到650余人。失去主阵地后，麦卡锡少校和剩余官兵被迫后退，一些被日军的疯狂骇到的士兵，有的逃往山里，有的跳进大海，涉水或游泳，向暗礁以外飞逃。

日军冲过步27师阵地，直扑其背后的炮兵阵地。阵地上驻守着陆战二师第十团的两个炮兵连，见日本兵蚁群一样拥来，且已到近前，他们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往炮膛里塞炮弹，炮弹的雷管被定在1/40秒，50米之内就爆炸。

大炮对着日军平射，许多日本兵倒在血泊中，可是没死的人踩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还是继续狂叫着往前冲，最后，日军司令部的伙夫、打字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也拼凑出几个排，汇入了这股仿佛被病毒感染的僵尸流。炮手们没有办法，只得匆匆卸下炮栓，退出炮兵阵地，再像步兵一样进行反击。

危急时刻，充溢于美军陆战队员血液里的那股好斗之气也被激发出来，陆战七团的其他连也纷纷增援过来，里面除战斗兵外，一样有炊事兵，有团部文书，他们操着各种武器，向日军猛烈射击。

只要你不停歇地射击，僵尸的血也是有限的，第十团重新夺回了炮兵阵地。接着，霍兰·史密斯又将预备队调上前线，铆足劲一擀面杖抡过去，日军的疯狂行动立见销蚀，到傍晚时候，只剩下小股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7月8日上午，这一类似于屠杀的战斗终于结束。没有日本兵肯举手投降，美军所抓到的俘虏大多是像平栉那样，在战斗中中弹昏过去了。

战场上已经尸积如山，内脏和脑浆流得到处都是，腥臭难闻，其可怕程度超出一般人想象。精疲力竭的美军士兵找不到一块地方可以下脚，于是干脆在尸体旁一躺就睡了过去。

战场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清理完，美军调来推土机，挖了一座大墓坑，共埋下4000多具日本兵的尸体。

★自杀岩

在粉碎塞班守军的自杀式攻击后，霍兰·史密斯把步27师的大部分兵力撤下来作为预备队，派更擅长搜剿的海军陆战队继续往塞班北部平推。

在美军推进之前，一些日本兵已经向海滩边逃窜。北岸海滩有一处崎岖的悬崖，高达240多米，名叫莫鲁比岩，多数人都死在了那里，有的是被追赶上来的美军击毙，有的则是自杀。

莫鲁比岩后来被称为“自杀岩”，这个名称更多地不是来自于士兵，而是来自平民。美军士兵看到了让他们惊悚不已的情景：一家家大人小孩争相从山崖上跳下，转眼化为海面上的一具具浮尸。

在日本，政府通过宣传，把英美人描写成“鬼畜”，这使得躲在岩洞里的日本平民都相信，被“鬼畜”抓住后，一定会被全部杀掉，甚至有人说，“美国鬼子”会用坦克把俘虏压成肉饼。

为了不落到“野蛮的美国人”手中，能分发到或捡到手雷的家庭，当时就拉开安全栓，在岩石上敲打后自杀，没有这个“福分”的成千上万的平民就都拥到“自杀岩”跳崖了。

美军陆战队员们此时正在山顶或正找路下山，尽管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经年血战，已把士兵们锤炼成铁石心肠，可当面对这幕无法阻止的惨剧时，他们仍感到惊心动魄且非常难受。

翻译和被俘的日本人通过广播不停地向跳崖的人群喊话，告诉他们现在仗已经打完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安全和食物，然而没有用，还是有人把孩子扔下去，自己跟着往下跳，母亲们则背着孩子跳入惊涛骇浪中。

海里漂浮着许多尸体，以至于海军小艇要是不从尸体上开过去就无法行驶。塞班岛将近22000名日本平民，每三人中就有两人毫无必要地这样死去了，大有“举国玉碎”的气概。

目睹惨状，一名美军军官忍不住泪流满面，他自言自语地问：“日本人干吗要自杀呢？”尼米兹听闻后也不由得感叹道：“或许这就是东方人尊崇的气节吧。”

7月9日下午，特纳宣布正式占领塞班岛，但这只是表示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停止，仍然有几千名散兵游勇躲在丛林、山地和岩洞里，等待他们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被火焰喷射器烧死或被炸药包炸死，通常这些日本兵都只会做第二种选择。

负责清剿的美军陆战队一点儿都不轻松，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你现在遭到射击，那就是从你自己的后方打来的”。

美军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清剿部队平均每天要猎杀100名以上的日本兵，就这样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清除。过了一年多，日本已经投降，仍有残存的日本人在塞班岛上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

在整个塞班岛登陆战中，最难对付的还是岩洞。这些岩洞居高临下，很难被发现，除非洞里的日本兵先开第一枪，而这一枪通常都是近距离发射，遭到射击的美军往往非死即伤。

即便找到了岩洞，要在洞口放炸药包或喷射火焰也非易事，可能攻击者还未走到洞口就会被射杀。此外，塞班岛的岩洞四通八达，当美军封闭一个洞口时，里面的日军又会钻到另外的出口继续抵抗。

留下来负责岩洞的部队只能一步步推进，他们先用坦克射击，诱使洞里的日军开枪，从而发现其所在位置，再集中火力加以破坏。就算这样，也伤亡不小。据统计，美军在登陆战中总计死伤1.65万人，其中3400人阵亡，很多人都是在清剿岩洞时不幸中招的。

美军在塞班登陆战中的损失超过了整个瓜岛战役，不过这一代价又是值得的，通过占领塞班岛这座中太平洋的要塞，美军不仅获得了重要的航空和潜艇基地，还对东条政府形成了沉重打击。

东条在军事和政治上双双落败，他的独裁地位表面上看仍然不可动摇，但实际上早已内外交困，处于崩溃的边缘。军队首先对东条投了不信任票，海军的一些部局公开挂出木牌，上面写道：“杀死东条和岛田！”在陆军内部，东条被称为“上等兵”，意思是他的军阶只是略高于一等兵，东条政府也随之有了“上等兵内阁”的称谓。

针对东条主导下的战争前途，参谋本部所属的战争指导班还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已没有希望扭转战争的不利形势，我们结束战争的时候已到。”

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将调查结果向东条进行了报告。东条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报告，既未大发雷霆，也没有加以驳斥，一副从谏如流的贤者模样。

这当然不是“上等兵”的真实面孔。不到一个星期，松谷就丢了乌纱帽，被东条赶出参谋本部，到中国上班去了。

★大义灭亲

东条竭力压制对他不利的言论，然而反对他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塞班岛惨败后，更是达到沸点，他老婆经常接到匿名电话，都是在问东条自杀了没有。

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东条自杀了，各种暗杀方案都被设计出来，有要用机枪伏击的，有准备向东条的汽车扔特制炸弹的。尽管这些暗杀行动一个都没成功，但也足以让东条听到后出一身冷汗。

惶惶不安的东条决定去向内大臣木户幸一求助。木户曾提名东条担任首相，即便东条实行独裁，他也一直表示支持，而且木户是天皇近臣，是天皇信得过的人，只要他在天皇面前多美言几句，东条的位子就能坐得更稳当一些。

人情世态只有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东条想不到的是，木户如今也变了脸，不仅一句安慰话没有，还反过来对东条进行了狠批：“你自己兼任了内阁两个最高职务（指陆相和内相），岛田也身兼二职（指海相兼军令部长），人人都对此不安，天皇本人也极为生气。”

话里话外，是说我兼职兼多了？东条听了很不高兴，他一言不发就告辞了。

木户不是别人，而是跟天皇搭着神经呢，那句“天皇本人也极为生气”特别让东条感到不安，于是他当晚又来拜访木户。这次他主动做出妥协，表示可以改组内阁，只是不愿交出他的其他职务。

木户听了没什么表示，似乎是嫌东条出的价过低。东条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无名之火，他蓦地站起来，大声对木户吼了一句：“今天跟你谈毫无意思！”

说完之后，他大步从木户的住所走出来，砰的一声把门狠狠关上，已全然不顾自己以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了。

路上被风一吹，东条热乎乎的大脑逐渐清醒过来。回到官邸再细细一想，东条越想越不是滋味：木户再自恃资格，凭他个人，也不敢对我采取这种态度，这里面肯定还代表着天皇的意思。

如果天皇也抛弃他，这个首相就真做到头了。东条把首席幕僚佐藤贤了招了过来：“天皇对我已失去信任，因此，我决定放弃改组内阁的想法，自己辞职。”

佐藤急得跳了起来：“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怎么谈得上辞职！”

为了帮东条摆脱困境，佐藤想出了一个弃卒保车的主意，他让东条任命米内接替岛田，这样做就能抚慰海军以及朝野内外的反对派。

岛田是东条的死党，关键时刻一直在抱东条的大腿，抛掉他会不会让人觉得没人情味？见东条有些犹疑，佐藤便援引了一句中国的成语，叫作“大义灭亲”。

“不管你如何痛苦，都得灭掉岛田。要知道，你对岛田承担的义务只

是私人交情，岛田走比你走好，因为战争是你发动的，你不能中途甩手不管。”

佐藤此言正中东条的下怀，为他的薄情寡义找到了一个十分正当而且说得出口的理由。

岛田很快就被找来。得知是要他辞去海相职务，岛田并没有情绪激动，大哭大叫，他说道：“我辞去了职务倒是无官一身轻了，你却必须肩负重任继续干下去，预祝你在未来的斗争中斗出成绩。”

不知道是被岛田感动，还是触动了东条免死狐悲的心思，两个人握手告别时，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1944年7月17日，岛田依照东条的吩咐，乖乖地递交了辞呈。东条、佐藤以为可以就此喘口气了，不料反对派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来了个不依不饶，乘胜追击。

前海相、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不仅拒绝入阁接替鸠田的邀请，还参加了由反对派组织的重臣会议，表明他也是反对东条的一分子。参加会议的重臣，有内大臣木户，有前首相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也有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等人。总之，文臣武将，有路子的没路子的，大部分人都齐了心要东条下台。

也有一两个持保留意见。陆军大将阿部信行提出疑问：“仅仅谈论倒阁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有什么把握能成立一个更好的内阁呢？”

平沼立刻回答：“倒阁与否，下届内阁是强是弱，这都不是问题之所在，国家已到危急关头，必须更换内阁，而且要尽快更换。”

重臣会议形成了倒阁决议，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通过木户呈交天皇。开了会，米内返回官邸，在会客室里，他见到了前来充当说客的佐藤。

佐藤还想说服米内入阁，有了底气的米内直接回绝了他：“搞政治我不是内行，我是个海军将领，不是政治家。如果你们想用我，就让我当海相的顾问好了。”

米内不入阁，政府的架子就搭不起来，这很明显是在存心拆台。佐藤垂头丧气地返回东条的办公室，对东条说：“请辞职吧。”

7月18日，仅隔一天，东条就步了他的亲信岛田的后尘。东条面无人色地对下面的内阁成员们说，由于塞班岛被美军攻克，他决定辞职，同时，“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

当东条将自己的辞呈交给木户时，木户问他想让谁接替他的职务，东条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我不想说我看中谁，我以为重臣已经定了人

选。”

抛完这句话，东条便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天皇的办公室走去，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拜谒天皇，从此以后，他就只是一个纯粹起咨询作用的“重臣”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年前的这一天，他刚好踏上陆相的红地毯。

第八章 尝将冷眼观螃蟹

从特纳宣布正式占领塞班岛的那一天起，美军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与之毗邻的提尼安岛上。

提尼安岛与塞班岛的距离极短，只有两海里。这座海岛拥有一座战前号称是“东洋第一”的机场，因此角田才以此为根据地。

除了已经被打得跟蝉壳相仿的航空兵外，提尼安岛拥有地面部队8100人，其战斗力和武装程度都要超过塞班守军。在美军登陆塞班岛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提尼安岛随时有遭到攻击的可能，这也使岛上的戒备比塞班岛要充分得多。

虽然美国海军在塞班岛没有遭到如塔拉瓦之战那样的舆论责难，但还是引来新闻界的一些非议，并借助步27师师长被撤换一事发酵。有的报纸把霍兰·史密斯说成是“塔拉瓦的杀人犯”，还有的报纸指责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呼吁让麦克阿瑟来统一指挥太平洋战场上的所有战役，因为麦克阿瑟擅长“以轻微伤亡赢得最大胜利”。

提尼安岛会不会比塞班岛还难打呢？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等人不得不为此动更多的脑筋。

首先对他们形成困扰的，是缺乏合适的登陆滩头。

★渡海侦察记

提尼安岛的西南海岸有一个外观不错的滩头，但滩头后面的地形险恶，而且日军也已严加设防，所以自始至终美军都没有把它列入计划之内。

为了寻找一个好的登陆点，以减少战时的伤亡，霍兰·史密斯从第五两栖军侦察营中挑选精干人员，组成了一支侦察分队。在队长琼斯上尉的率领下，侦察分队以黑夜为掩护，连续两个晚上潜入提尼安岛。

美军有一种攻击用辅助运输船。这种船由一战时的逾龄驱逐舰改装而成，小巧轻快，主要用途就是完成特种任务。侦察分队先坐辅助运输船到达提尼安岛沿海，接着换乘橡皮艇，到距离海岸边还有四五百码远时，他们便像青蛙一样钻入水中，游泳上岸。

在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兵们多次执行

类似使命，具有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所以尽管路上曾碰到一大群日本工人，且双方近到能听到日本人的谈话，但侦察分队仍能沉着应对，既未损失一个人，也没有使侦察行动暴露。

通过此番“渡海侦察记”，美军侦察兵找到了另外三个滩头，东海岸一个，西北海岸两个。他们发现，东海岸的滩头上布满地雷，暗礁上有许多水底障碍物，与之相比，西北海岸的两个滩头无论是所布地雷，还是工事、障碍物，都比较少，同时附近也没有日军活动的迹象。

之所以厚此薄彼，是因为东海岸的滩头与美军已经放弃的那个滩头相仿，位于提尼安港的正面，容易成为登陆的首选。西北两个滩头则处于提尼安港的背面，而且异常狭窄，不利于部队展开，过去美军选择的登陆滩头，最小的也比它们两个加起来还大。

显然，日军已站在美军的角度，对几个滩头的优劣做了权衡，他们估计美军一定不会选择从西北海岸登陆。

侦察分队在向上报告时，建议反其道而行之——敌人料定我不会从那里上岸，我偏从那里上岸，这样不仅可以顺利登陆，还能达成行动的突然性，获得奇袭的效果。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等人磋商之后，决定采纳这一建议。

1944年7月24日，一共只在塞班岛休整了两周的海军陆战队再度出发，其中陆战二师的两个团搭乘辅助运输船，向提尼安港的正面发动了佯攻。

20分钟后，这两个团撤退，使日军误以为已将对方击退，实际上他们已与陆战四师合兵一处，从北向南重新实施登陆了。

提尼安岛与塞班岛的距离近，使提尼安岛登陆战由通常的“船对岸”变成了“岸对岸”，美军可以乘坐吃水较浅的战车登陆船以及更小的登陆艇直接靠岸。更让人欣喜的是，几乎整个提尼安岛都在塞班岛的射程之内，从登陆塞班岛的第一天起，运上塞班岛的M59加农炮便一直对准提尼安岛进行射击。

M59加农炮又称155毫米野战炮，具有长射程和炮击精度高的特性，这使它获得“长腿汤姆”的昵称。提尼安岛从南到北，基本上没有“长腿汤姆”照应不到的，在塞班岛登陆战进行期间，每天都有7000到8000发炮弹嘶嘶地飞向提尼安岛。

塞班岛作战即将结束时，美军又将包括“长腿汤姆”在内的约200门野炮集中部署于塞班岛西南海岸，以便对提尼安岛北半部进行地毯式轰炸。这期间，提尼安岛北部共承受了20000多发炮弹，加上舰炮和舰载机的施力，到美军正式登陆时，那里连地面都变了形，建好的阵地也都被炸飞了，加上日军对美军登陆滩头的误判，导致美军陆战队登陆时几乎未遇阻挡。

成功登陆的美军以最快的速度排除了滩头的少数地雷，之后便迅速脱离狭窄滩头，做扇形展开。在他们身边，载运补给物资的履带车和“鸭子”源源不断地开来，而且同样是打破常规，停都不停，便直接开往指定的物资储存地点。

这是一次堪称天衣无缝的行动，无论策划还是实施，都充分体现了海军陆战队以时间和效率为第一的宗旨，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战场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了霍兰·史密斯和他的陆战队员手中。

鉴于登陆塞班岛的第一天曾陷入苦战，美军没有急于向内陆推进，而是立足于先把阵脚稳住。到日落时，他们不仅在宽800米、纵深约1600米的地段上挖掘了防御工事，还在前沿加上了铁丝网的保护。

指挥官确信，无论日军采取什么反击行动，偷袭也好，强攻也罢，陆战队都有必胜的把握。

到了后半夜，日军“反突击部队”果然摸了上来。

★不攻自溃

提尼安岛的守军编制跟塞班岛一样复杂，主要将领中军衔最高的是海军中将角田觉治。作为岛上唯一的将军，角田本应负责指挥全局作战，但在指挥的岸基航空兵损失殆尽后，他已由一员生龙活虎的猛将彻底蜕变成一个成天借酒浇愁的酒徒。偏偏他的酒量还不好，要么不喝，一喝即醉，醉了自然什么事都管不了，在旁人眼中，这个体重超过90千克的大胖子犹如废物一个，“不爱打仗只爱喝酒”。

角田以下是绪方敬志大佐。由绪方任联队长的第29师团第50联队，系从中国东北抽调过来的关东军精锐，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岛上防御的中坚力量。绪方本人也出身于关东军，就个人的军事素质而言，称得上是一个比较拔尖的陆军军官。

绪方瞧不起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的角田，角田的权力也被绪方毫不客气地夺了过来，哪怕是名义上的。岛上作战的一切命令均由绪方署名发布，实际作战也由他来负责，角田则带着少数亲信，继续喝酒喝到不省人事。

绪方指挥了后半夜的“反突击”。“反突击部队”共分三股，同时向美军阵地发起逆袭，其中最大的一股便是他亲自指挥的第50联队。

第50联队以6辆坦克突前，坦克两侧和后面都挤满了步兵。发现他们接近后，美军立即将照明弹一个接一个射向天空，战场被照得如同白昼，在距离美军阵地尚有400码的地方，日军坦克即大多被普通火炮和战防炮击毁，仅有1辆坦克得以逃脱。

尽管失去了坦克的掩护，第50联队还是冲到了近前，并与陆战第23团绞杀在一起。第50联队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在美军陆战队遇到的各种类型日军部队中，他们的枪法算是最好的，这一点给同样注重枪法的陆战队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凭借较强的单兵作战能力，第50联队约有一个中队从陆战第23团和第25团中间穿过，一直渗透到了美军炮兵阵地附近。

然而，按照僵硬军事教条行事的日军指挥官们，个个都是把名牌服装穿成地摊货的行家，绪方在书面作战命令中声称要“一直反攻到海边为止，然后在一击之下，把美军聚歼在滩头上”，他让部下一直往前冲，完全不考虑美军的实力和火力的强度。

在射程缩小到最低限度后，美军炮手们进行了更有效率的猛烈轰击，这个突破防线的中队很快就一个不漏地挂掉了。天色微明时，陆战八团赶来增援，经过优势兵力和“谢尔曼”坦克的凌厉反击，第50联队的主力一下子垮掉了。

岛上日本陆军的成建制武装，还有第29师团135联队的一个大队。作为第二股突击力量，该大队直扑陆战第25团阵地，但他们的下场更惨，可以说是被完全肃清了。第50联队多少还剩下些残余，135联队的残兵在以后的战斗中却基本没有出现过，以至于美军情报机构曾经怀疑这个大队的编制是否真的存在。

第三股是一个海军守备队。海军守备队以往主要负责防空等任务，现在投入地面作战，连武器都凑不全，只得把高射机枪也拆卸下来，扛着往前进攻。高射机枪的声音大到吓人，但对空武器拿来平行射击，效果却不见得有多好。

对面的陆战第24团也搬出自己的宝贝，向扛着高射机枪乱冲乱撞的守备队表示欢迎。37毫米机动火炮犹如割茅草一样成排砍过去，将日本兵砍了个光。据说，这是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使用弹药最为经济的一次，近乎弹无虚发，每发炮弹都有着落。

天亮之后，总共1241具日本兵尸体横躺在战场上，等着美军去为他们收尸。自此，依旧存在于岛上的日军完整单位至多也不超过中队，连小队都很少见。

霍兰·史密斯依靠大胆而周密的侦察，找对了登陆滩头，绪方则找到了自寻死路的不二法门——当他将有生力量全部消耗在当晚的“反突击”中时，提尼安岛的防御也就不攻自溃了。

7月25日，塞班岛的支援炮群继续轰击，与此同时，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被运到提尼安岛，美军火力更加威猛。日军的通讯网络完全被破坏，已经失去了统一指挥。

美军开始并不知道对手的真实状况，以为第50联队还有一些战斗单

位没有参加“反突击”，因此前进时仍小心翼翼，时刻准备与这些枪法不俗的家伙交手，后来才发现日军已经崩溃，沿途至多有一些象征性的轻微抵抗，很多地方则连这一点象征性的抵抗也没有，有时部队一连走好几个小时，都听不到一声枪响。

美军其实并不畏惧成建制的对攻，塞班岛伤亡大，主要还是因为当地地形崎岖复杂，且岩洞较多。提尼安岛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岛上的高地较为平缓，低地多为平坦的甘蔗田，日军无法利用地形进行掩护。于是，陆战队便没有采用惯常的突破战术，而是随着炮兵火力及“谢尔曼”坦克的延伸，逐步向纵深推进。

美军势如破竹，自始至终，日军都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毫无目的地往后溃退，两个飞机场，12个坚固据点，以及提尼安镇都一一落入美军之手。

8月2日，实在退无可退，绪方下令烧掉军旗，他将海陆军残兵以及平民组成的“民间义勇队”汇集起来，在深夜向陆战四师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凶猛的自杀式攻击。

凶猛也仅止于气势，美军的交叉火力很快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天亮后，一名日军俘虏指认绪方血淋淋的尸体就挂在铁丝网上。

战事快要结束时，又一名俘虏主动向美军交代。他自称是角田的传令兵，而且话中可以听出他对角田极其不满。这位传令兵说，直到最近几天，角田还躲在附近一个很讲究的岩洞里，用无线电与海上的潜艇联系，而且连续五天晚上都曾划着一只橡皮艇出海，想逃到潜艇上去，只是都没有获得成功。

作为全岛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当部下们大批死亡的时候，自己却一门心思记挂着逃命，节操居然碎到如此地步，难怪连传令兵都要不忿并且予以检举了。

陆战四师情报科对这一情报很感兴趣，立即由俘虏带队，准备将角田生擒活捉。谁知洞里却扔出一颗手雷，炸伤了两名陆战队员。

此时正好有一群工兵经过，看到后勃然大怒。什么中将不中将，也没有确凿证据说角田就在里面，他们干脆用炸药将岩洞给封掉了。

角田是死是活，本就与战局没了关联。8月3日，美军正式宣布占领提尼安岛。当然，这种占领也与塞班岛一样，只是说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停止而已，漏网之鱼们继续躲在丛林中，要完成对他们的清剿还需要一段时间。

此外，如塞班岛“自杀岩”那样的惨剧仍无法阻止，即使有一些日本平民家庭愿意接受投降，周围残余的日本兵看到后也会先杀掉他们。同时，日本兵还有意识地把平民当成“肉盾”，以便对美军开枪射击，直到

美军将这些残兵全部肃清，情况才逐渐好转。

从登岸到控制全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只用了一个星期，所付出的代价也仅为战死290人，负伤1515人，另有24人失踪。他们在提尼安岛之战中显示出的效率和智慧，使这一战役成为太平洋战史上的经典杰作，霍兰·史密斯称之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成功的两栖作战行动”。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拥有两栖作战优势的是日本海军。依靠两栖作战，日本海军陆战队曾东攻西取，侵入和占领了大片岛屿，但是正如航母的发展一样，到太平洋战争中后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后来居上，不仅每战必胜，还把两栖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科学的水准，到这个时候为止，其同行已无任何超越的可能了。

★最险恶的地形

1944年7月，太平洋舰队陆战司令部得以成立，美国海军陆战队终于有了独立的最高指挥机构。陆战司令部下辖第三两栖军（即原第一两栖军）、第五两栖军，在马里亚纳战役中，第五两栖军负责占领塞班岛、提尼安岛，第三两栖军则出兵关岛。

按照预定计划，塞班岛登陆后的第三天，第三两栖军就要突击关岛。小泽部队的突然出现，让斯普鲁恩斯改变决定，暂不进攻关岛。

原计划只好推迟，而且一拖就是好几个星期。第三两栖军所属的陆战三师、陆战暂编第一旅不得不坐在拥挤不堪的运输船里，长时间漫无目的地在关岛附近海域绕圈子。

在热带阳光的暴晒下，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起了痱子。为了改善陆战队的生活条件，运输舰队只好中途在一些海岛上抛锚，以便把官兵分批送上岛，让他们能够换换环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想法是好的，可是那些海岛实在太小，每次只能让少数人上岸，上了岸之后除了看海，就是看人，同样超级无聊！

陆战队的士气落到了最低谷，不过到正式开战前，他们的士气又重新高涨起来——仅能够登岸打仗这一条，就足以振奋小伙子们的精神。

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不同，登陆关岛是美国人收复自己的失地，但直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这座岛屿并不是很重视，导致第三两栖军军长盖格少将手中严重缺乏当地的情报资料。

空中摄影是弥补这一缺憾的重要手段，然而，因受云层阻碍，实施起来并不理想。苦无良策之际，还是日本人帮了忙——关岛守军受塞班岛的斋藤节制，在美军从塞班岛缴获的大量日方文件中，诸如斋藤对关岛下达的作战命令，关岛守军的防务部署等等，一应俱全。

计划推迟有推迟的好处，不仅情报有了着落，炮火支援也更为充分。支援舰队的指挥官对盖格说：“我的目标是使部队攻上岸并站住脚，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照办。”

盖格需要他做的，自然是清除所有登陆障碍。支援舰队的炮击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从总的时间上来算，超过了提尼安岛，是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炮击时间最长的一次。落到关岛的炮弹达到了饱和程度，甚至于日本兵走到哪里，炮弹就跟到哪里。在美军正式登陆前，岛上所有暴露地带的日军火炮阵地以及绝大多数重型火炮，都已被摧毁。

另一个障碍来自于水下。三支水下爆破队连续三个晚上放置炸药，炸掉了登陆海滩附近的木框和电缆笼，那里面装的不是礁石就是水泥，若留在水下，任何登陆艇和履带车都难以通过。

1944年7月21日清晨，陆战三师冲上了关岛北面的阿桑滩头，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水下爆破队留下的“欢迎海军陆战队”的标语。

阿桑滩头的礁盘很宽，只有履带车才能快速通过，所以陆战三师主要使用履带车往返接送登陆部队，有的履带车还把坦克登陆艇顶至礁盘，然后让坦克自己上岸。

登陆滩头时，陆战三师遇到的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午刚过，全师三个团两万多名官兵以及武器、坦克都已成功登陆，可是在向内陆推进时，情况突然变得糟糕起来。

关岛地形与塞班岛相似，进入内陆，全是峰脊锐利如剃刀背的高山峻岭，低地也是支离破碎，坑坑洼洼。后来时任陆战队总司令的范德格里夫特中将前来视察时，曾经评价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险恶的地形。”

驻守关岛的日本陆军主力是第29师团，也就是提尼安岛绪方联队所属的那个日军师团，战斗力很强，此外，还有海军守备队，加起来总数达到1.85万人。在关岛司令官兼第29师团长高品彪中将的统一指挥下，日军居高临下，用迫击炮和机关枪进行射击，美军的战斗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左翼的陆战三团，面对的地形最为险恶，日军兵力也最为强大和集中，这使他们不但死伤惨重，而且进展缓慢，一直到黑夜降临，仍然被限制在滩头上无法前进。

黑夜并不意味着可以休息，那通常就是另一场艰巨战斗的上课铃。这么多交道打下来，几乎每个陆战老兵都已熟悉日本人作战的习惯和心理，知道日军一定会发动夜袭。

此时，陆战队仍挤在狭窄的登陆场上，背靠大海，面朝大山。更为严重的是，除前线各团的预备队外，全师已没有更多的预备队，而在经过长时间的海上漂流及一天的苦战下来，前线部队早已经是死伤枕藉，疲惫不堪，如果高品像斋藤那样孤注一掷地发动自杀式大攻击，不需要

多，只消一次，美军便很难稳住滩头阵地了。

不出美军所料，日军果然来夜袭了，但规模并不大。通过连续发射照明弹，陆战三师早早就发现了黑暗掩护下的日本兵，他们有足够时间将其打倒在地。

日军指挥官的脑残和奇葩程度有时令人咋舌，这边日军的打算是放长线钓大鱼，指望美军把所有东西都搬上岸后，再一网打尽——要是他们知道自己这个企图永远不可能实现，大概就只好自插双目了。

天一亮，陆战三师的三个团继续猛打猛冲，居中的第21团、右翼的第九团均获得较大进展，就连一度停滞的陆战三团在经过连续增援后，也终于以仰攻方式占领控制滩头的高地。

日军的前沿防线之所以遭到迅速突破，缘于他们没有把重火力充分组织起来。攻上山岭的美军在日军阵地上发现了150毫米榴弹炮和8英寸巨炮，这些炮击中幸存下来的巨炮都完好无损，然而可能是因为缺乏炮弹，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炮射击。

向美军攻击的主要是迫击炮。陆战队每翻过一座山头进入谷地时，马上就会发现在下一座山头的反斜面上，有许多迫击炮在向谷地射击。

迫击炮多，并不说明就猛。日军炮兵的标准作战模式，不是以连为作战单位，而是以炮为作战单位，每门炮都有各自独立的观测人员，作战时也向各自的目标进行射击，结果迫击炮虽然在局部会给美军造成杀伤，整体上却如同一群乱哄哄的苍蝇，难以形成合力和效果。

随着战线的扩大，美军在兵力上显得越来越单薄，陆战三师师部向上级请求增加兵力，但盖格没有同意调拨军预备队。

在无兵可援的情况下，战斗难度却一点儿没有降低，登陆后整整四天，陆战三师一直处于苦战之中，前线部队在筋疲力尽的同时，伤亡也在不断增加。为了能支撑下去，师部把滩头所有可调用的人员，包括工兵、工程人员都组织起来，乘着黑夜进行增援，以填补兵力单薄的防线。

至7月25日，美军终于逼近预定的阵地线，在这一距离范围内，日军不能对登陆场构成任何威胁。也就在这天晚上的下半夜起，日军开始不停地使用照明弹。陆战队对此十分困惑，因为之前使用照明弹，防止日军夜袭的都是美军，难道是他们也怕美军夜袭？

在美国人的眼中，日军的思维本来就怪里怪气，可即便以这种标准来衡量，那天晚上的情景仍然令人难以捉摸。

事实上，高品认为美军的给养已经搬得差不多了，他要启动“反冲击”，将这些给养统统摧毁，以便彻底粉碎美军的登陆行动。发射照明弹，就是为了让奉命从各处赶来的日本兵能够找到集结地点。

午夜过后不久，日军迫击炮弹袭向陆战第三团，接着21团和九团的前沿也出现敌情，在迫击炮的掩护下，日军高呼着“万岁”，正式向美军阵地发动了全线“反冲击”。

一轮交手结束，日军留下十几具尸体，转身仓皇逃走，给美军的印象是尽管攻击行动急躁而锐利，但参战日军兵力仍然有限，也缺乏持久攻击能力，似乎与前几天挠痒痒式的夜袭战没有太大分别。

然而，这只是假象，第一轮攻击属于试探攻击，为的是寻找美军的软肋。试探下来，右翼的九团实力最强，由于向内陆扩展得较慢，其兵力没有被过分拉薄；左翼的三团虽然情况一度很严重，但现在有了“谢尔曼”坦克群撑腰，这些坦克彻夜停留在一线，其防线也很难撼动。

高品看中的对象，是居中的21团。26日凌晨4点，日军终于开始了主力攻击，士兵们分成许多小组，分别由军官率领，向21团一营防守地区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击。

自动步枪、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日本兵一批批地倒在阵地前沿，但后继者依旧悍不畏死，你可以说他们是视死如归，也可以说他们是愚不可及。

自从第一次在瓜岛战役中见识了日军的自杀式攻击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直想弄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能够这样。

有人认为是受了麻醉或被注射了兴奋剂，当初的陆战一师就是这么猜测的，可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还有人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喝多了酒再上战场的，所以才会一个个像疯子一样。

后面一种猜测在关岛找到了依据：在日军集结出发的地点，堆满了酒瓶，被俘虏的日军中有许多是已经喝醉了的，同时尸体身上所带的水壶里面，也充满了酒味。

这是另一种方式的“醉卧沙场”。杀气腾腾且酒气熏天的酒鬼们纯粹依赖数量的优势，拿身体往枪口上撞，一群酒鬼变成死鬼倒下去，另一群酒鬼又争先恐后地扑了上来。

在美军阵地上，自动武器的吼叫声先是达到最大分贝，接着逐渐降低，直至寂然无声——这标志着日军终于突破了一营的薄弱防线。

战斗很快延展到21团的其他两个营。后方的美军炮兵阵地一直在对步兵进行支援，随着日军越逼越近，他们的火炮射程越缩越短，射击的速度却越来越快，炮弹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洪流，向日军兵力集中的区域

飞速涌去。

高品的“反冲击”是一次经过三天时间精心准备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囊括了日本人能想到的所有夜袭战术。在最初的“万岁突击”“强力突击”之外，他们还设计了以美军各部队之间缺口为突击目标的“钻缝战”“渗透战”。

陆战三师这时的防线已有近5500米，而且防守地区的地形又都极为险恶，这使得美军每两个部队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缝隙和缺口。

日军起先进攻21团三营，被弹回来后发现该营与九团一营之间的缺口。在缺口处，几乎没有美军进行防守，日军便一股劲地往里猛钻，他们居然用这种类似于游戏里卡bug（电脑漏洞）的方式，占领了21团三营后方的一个滩头。

直到其中一部分日军向滩头的三营营部发起攻击，三营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的后方已渗入了相当数量的敌人。营指挥官急忙把炊事兵、文书等非战斗人员组织起来进行抵御，与此同时，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巡逻队则绕到日军背后的山顶上，向日军投掷手雷，试图使日军发生混乱。

渗透进来的其余日军继续向海边进发。他们肩负着高品赋予的最重要使命，即毁灭美军运上岸的全部物资和装备，因此每个人身上都挂满炸药。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美军的物资堆积场到底在哪里，只能在黑暗中瞎摸瞎撞。

堆积场没找到，日军碰到了陆战三师的野战医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即便伤兵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听到日本兵跑来搅人清静，伤员们顺手抓起手雷、卡宾枪以及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尚具备行动能力的轻伤员穿着内衣和睡衣跑出帐外迎敌，重伤员不能移动，就从帐篷里往外射击。

一场混战下来，伤兵们居然也打死了16个日本兵。

整个陆战三师都被动员起来，师部直属营和运送补给的工兵部队全部投入战斗，炮兵阵地集中火力向日军密集处猛轰，直至击垮日军的增援部队。一锤定音的工作最后由21团一营的残部完成，他们通过一次决定性反击填塞了缺口。

此时渗入美军防线后面的日军，在总数上已经超过了防线前的部队，但由于在“反冲击”的最初阶段冲锋在前的日军军官们都已先后送命，使得酒鬼们缺乏指挥，作战单位各自为战，没有任何接触和配合。

酒的确曾帮助日本兵横冲直撞，不过其作用也仅能维持一时，刚开始的亢奋劲过去之后，士兵们全都变得昏昏沉沉，软沓无力。天亮之后，除少数逃进山里和岩洞外，渗入日军被全部肃清。

占领21团一营主阵地的日军也是一样混乱和麻痹。他们虽然缴获了美军的迫击炮以及许多炮弹，然而既没有加以利用，也没有予以毁坏，只顾埋头挖散兵坑。

当后续援兵被炮火阻断，挖散兵坑跟自掘坟墓已没有什么分别。风一吹，酒一醒，一些感到绝望的士兵便实施“另类切腹”，用手雷炸穿自己的肚子自杀，另一些士兵躲在挖好的散兵坑里，眼巴巴地等待死亡降临。

7月26日中午，美军一个不少地解决了这些已近乎麻木的日本兵，21团一营重新收复了他们的主阵地。

战场上遗留的日军尸体多达4000具。打扫战场时，美军找到一些日军的文件，这才发现日军这次夜袭的规模非同小可，高品当晚总共投入了十个大队的兵力，数量上比斋藤的“反突击”还多一倍。如此多的日本兵要在黑夜里汇集一处，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难怪要用照明弹了。

陆战三师差点儿阴沟里翻船，这与盖格不愿调拨预备队，以致兵力布防过于稀薄有关，不过盖格也有他的难处。盖格的难处是，从关岛南面登陆的部队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更需要支援。

★猴戏

关岛之役原本由第三两栖军包办，但后来斯普鲁恩斯认为力量不足，于是又加入了陆军第77步兵师，这支部队配合陆战暂编第一旅，从南面的阿加特滩头抢滩登陆。

斯普鲁恩斯的慎重是对的，美军在南面滩头遇到的抵抗，比北面要凶猛得多。履带车刚驶到礁盘边缘，就遭到炮火的猛烈轰击，24辆履带车受损，这意味着占总数八分之一的履带车停摆，后续部队的登岸因此受到影响。没有履带车载运的部队只好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徒步涉水上岸，如果不是当时日军的炮火正忙于对付先头部队，他们就惨了。

如果说北面日军是“极右”，南面日军就相当于“极左”，恨不能一爪子把登陆美军全部给抓死，他们不仅反应迅速激烈，也明显更会闹腾。天黑之后，日本兵便从阿利凡山的岩洞里钻出来，一边狂呼乱叫，一边对陆战四团的防线进行零星射击，目的是诱使美军暴露其阵地位置。

陆战四团全是久经战阵的陆战老兵，自然不会上当。日军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将火力试探改成短促突击，但这次又没成功。

屡次失败，只好出大招了。陆战四团和22团相连接的地方是贯通南北的阿格拉—腾爵山公路，日军以六辆坦克为掩护，沿着这条公路发起夜袭。

坦克在公路上碾过时，会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动静比炮声都来得大。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发现后，马上用火箭炮对坦克进行射击。

火箭炮在丛林战中会受到一定限制，到了开阔场地就变得威力十足。火箭炮弹除击穿一辆坦克的炮塔外，还迫使另外两辆坦克停止前进。剩余的日军坦克难以看清目标，只得一个劲儿地发炮乱轰。

美军的两辆“谢尔曼”坦克趁机绕到后面，将这些日军坦克全部击毁。坦克都没什么用，集结在坦克周围的步兵哪能扛得住，于是也往山里四散奔逃。

第一轮夜袭失败，紧跟着便是第二轮。参加这一轮夜袭的日本兵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嘴里狂喊万岁，沿着阿利凡山的一条水沟往陆战四团的中央位置猛冲，领头的日军军官还挥舞着一面杆头装有刺刀的膏药战旗，显得气势汹汹。

陆战四团的官兵用勃朗宁自动步枪等轻武器实施阻杀。勃朗宁自动步枪名为步枪，但重量不轻，就像一个小杠铃，因此实战中往往作为轻机枪使用。它的优点是全自动射击，扳机一扣，一分钟之内枪膛里就能吐出550发子弹，而且很少出现故障，即便在丛林战中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在勃朗宁的扫射下，日军简直成了热锅里爆炒的蚂蚱。最后依靠僵尸堆僵尸以及美军装弹的间隙，日军总算是挤出了一个缝隙，渗透进来的日本兵身上都携带着反坦克雷，这种武器其实伤不着“谢尔曼”，于是他们只好拿来对付步兵，将反坦克雷像铁环一样滚进美军的散兵坑。

突破防线后，日军即向滩头的美军炮兵阵地冲去。由于距离太近，火炮已不能施射，炮兵们遂放下炮弹，端起适用于近距离射击的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向不断涌来的“人海”泼洒子弹。

岸上的炮不能打，海里的可以。海军支援舰队连忙动用巨炮，对着“人海”的后半部猛轰，使得日军很快出现“断流”。后续部队接不上来，原先挤开的缝隙也就被重新封闭起来。

对陆战四团及其相邻的22团来说，这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们与渗入日军的浴血搏杀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拂晓。拂晓时，从山头到海岸，到处都是尸体，当然里面大部分都是被打死的日本兵。

日军盘踞的阿利凡山就此成了美军的眼中钉。7月22日，陆战四团一点儿一点儿推进，逐一扫荡日军的岩洞和掩体，终于瓦解了日军的这一精密防御体系，在黄昏时到达阿利凡山的山顶。至7月23日傍晚，所有能控制阿加特登陆场的高地都已被美军拿下。

开场时由陆战四团担任主打，到下一个主要目标澳娄特半岛时，便由陆战22团出拳。

攻取澳娄特半岛，目的是要获得阿格拉—腾爵山公路的控制权。阿格拉—腾爵山公路位于半岛底部，公路上布满地雷，而且日军的迫击炮、战防炮也早早对公路进行了瞄准定位，这使战斗变得惨烈无比，美军的进展相当缓慢。

类似的难关不止一处两处，一回两回，陆战队早已是见怪不怪了。老话说得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凭日本兵的那点儿能耐，终究蹦跶不了几下的。7月24日下午，陆战22团的先头部队终于到达港口海岸，整个澳娄特半岛上的日军都被封锁，成了瓮中之鳖，这下轮到日军抓狂了。

日军决心突围，不过突围的难度却有如登天：盖格把预备队的支援力量放在南面后，南面美军的兵力非常雄厚，即使用包围阵势也丝毫不见单薄，陆战旅、步77师云集一处，连运动起来都有些困难。

日军对付这一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喝酒。关岛似乎是整个中太平洋地区的酒库，美军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酒，真是应有尽有，这使他们也一道过了把美酒瘾。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战斗结束后，人们发现一个胡子很长的陆战队员在岩洞旁边哭，而且哭得十分伤心，于是便问他是不是因为觉得仗打得太苦了。这位老兵抽抽噎噎地解释道：“不是仗打得苦，是有一个日本兵跑进了这个岩洞里，然后我跟他后面扔了一颗手雷。你们猜怎么着？我一共炸毁了60箱苏格兰好酒。我的天哪，太让人伤心了！”

在做攻击准备时，日本兵不是擦枪，也不是上弹药，而是在搜罗附近所有的好酒。日军的集结点设在一个丛林密布的沼泽岸边，距离美军防线较近，一线位置的美军可以将其动静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看到这些日本兵尖叫着，狂笑着，乱扔着空酒瓶，简直就像是动物园里大年三十晚上过节，哪里有一点点大规模反击或突围的感觉。

美军当然没有这个雅兴，炮兵们抓紧时间对沼泽岸边的各个目标进行测量，事先计算好了射程。

7月25日，午夜前5分钟，大概是酒已经喝完了，又或许喝到了高潮，就听日本兵发出一声尖锐的吼叫，从沼泽地蜂拥而出，集体冲向开阔地。这些冲锋的日军中，军官们挥舞着战刀和军旗，士兵们有的拿着武器，有的赤手空拳，还有的甚至拿着空酒瓶、稻草叉、棒球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这正是“猪羊上屠夫家做客，一步步自寻死路”。随着美军指挥官向野战电话机里下达命令，排炮开始向这群蜂拥而来的醉汉们猛砸。日本兵们被炸得到处乱窜，在恐怖的尖叫声中，他们的手脚脱离了身体，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

还没到达美军战线，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就溃退了下去。没有被当场

炸死的人都逃回了沼泽之中。

第二次攻击好歹到达了战线边缘，不过充其量也就是在美军面前表演猴戏而已。在照明弹的映照下，这些烂醉如泥的家伙打着滚，掉进了美军的散兵坑里，接着便毫无目标地乱扔手雷，有的嘴里还乱喊一些含糊不清的英语词汇，有的疯狂地哈哈大笑。

美军陆战队员也都是从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杀出来的，见对方进入散兵坑，便毫不犹豫地地上前将他们灭了个干净。

留在集结点的日军日子也不好过，从午夜到凌晨2点，美军一共向沼泽边发射了2.6万发炮弹，直把集结点变成了日军的死亡陷阱。

在击破日军的突围企图后，美军以22团为主，继续一寸一寸向整个澳娄特半岛挺进。日军士气十分低落，大概连酒精都难以让他们打起精神来了。直到7月27日黄昏，美军才发现有一个中队的日军排成纵队，在一名握旗军官的带领下，朝美军防线冲来。

无须专业的火炮开口，“谢尔曼”一炮上去，就把军官和他的军旗打成了粉末，接着，这个中队也被全歼。

以后日军连中队这样的反击单位也没有了，仅仅是十几个人为一小组，拿着脑袋往枪炮上乱撞，实际上已沦为一种变相的集体自杀。

7月29日，陆战旅完全占领澳娄特半岛。此前一天，南北两面的美军在腾爵山会师——自从击垮日军的“反冲击”后，北面日军同样成为强弩之末，抵抗完全不成体系。

至此，美军南北两支登陆部队的正面连接为一线，关岛的一半已控制在美军手里。

★再表演一次

在7月28日的一场激战中，关岛最高指挥官高品彪被击毙，前来关岛视察，因战斗打响而滞留岛上的第31军军长小畑英良中将接替指挥。他留下两个大队进行掩护，亲率残余主力撤至圣罗萨山。

小畑给盖格出了个难题。因为缺乏准确的情报，他不知道日军残余主力到底在哪里，而因为兵力和装备有限，美军又不可能全线出击。

最后，通过对现有情报资料以及日军作战特性的分析，盖格做出决定：向北围击。

7月31日，稍作休整的美军再次出发。根据盖格的统一部署，陆战三师在左，步77师在右，并肩向北推进，陆战旅则负责巩固和掩护后

方，肃清占领区的日军残部。

往北去，逐渐从高地进入茂密的丛林，行军“像耕田一样困难”，但是猛烈的舰炮可以为步兵开路，这使敌人的抵抗只能局限于“轻度到中度”。上午11点，陆战三师占领了关岛首府阿格拉，天黑时，各师均进入到预定地点。

从山地战转为丛林战，美国海陆军在丛林战战法上的差异开始暴露出来。陆战三师经历过布干维尔岛战役，知道如何与丛林中的敌人缠斗，各部队都是先用散兵线搜索前进，而且每一码的地区都要搜索到，绝不允许有遗漏，一旦碰到坚固的日军据点，早就准备好的支援纵队立即上前予以清除。

步77师则是以营为单队，沿现有道路和小径前进，各营之间留有未经搜索的很大空隙，这就使大股的日军有可能渗入进来，从而威胁到美军的后方。

情况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渗进来的不是大股，只是一些散兵游勇。这是因为沿途日军的通信体系早已被破坏，许多小型战斗单位与高级单位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丛林中为此传播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说什么什么地方已经有了新的集中点，害得这些日本兵从这边走到那边，上上下下，辛苦折腾。

结果当然是一场空。于是日本兵只好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漫无目的地在丛林中游荡，看到美军出现，他们有时放上几枪，或是投上几颗手雷，等到美军一冲上来，便像臭虫一样被捻死了。

这种渗透显然暂时无法对美军构成多大威胁，步77师省去了许多搜索步骤，速度得以加快，陆战三师反而落后了。为了能够保持与步77师齐头并进，陆战三师也嫁接了陆军的做法，不再进行拉网式搜索，而另外设置战斗性巡逻队进行代替。

美军进展极快，不断向北部纵深挺进。关岛战役的作战计划以两栖作战为蓝本，在运输工具的配给上，以向内陆深入4~5英里为原则，可是两师实际已深入了15英里以上，两栖登陆战变成了纯粹大陆性作战，这样便引起了运输困难，粮食弹药也因此无法做到如期和充足地运到第一线。

美军遭遇的最大困难，已不再是敌人的抵抗，而是地形和给养。所幸的是，前进部队所到地区离海岸的距离都不太远，海军帮助解决了补给问题。

8月6日，美军推进到了圣罗萨山下。在这个紧要关头，小畑又把坦克派了出来。

日军一直以为他们的坦克可以阻止美军的进攻，可是实际上这些破

坦克既不敌“谢尔曼”，也极容易被火箭炮射穿，有时候还会不顾其“主人”的颜面和安全，莫名其妙地乱发神经。

陆战三师的一个连在路边休息，突然听到了坦克声响，然后就看见一辆日军坦克慢悠悠地开了过来。坦克的炮塔盖打开着，一名日军军官站在那里，好像西部牛仔一样，用手枪朝空中乱射。

陆战队员们实在猜不透这名军官的心思：当活靶有什么好神气的？

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一向都挺令人费解，大家也顾不上琢磨，赶紧四处寻找掩护，准备给“西部牛仔”和他的座驾尝尝滋味儿。这时日军坦克却意外地脱了履带，撞到一棵树上去了。

这个超搞笑的结局，让刚刚还意气风发的日军军官和坦克兵全都慌了神，他们忙不迭地从炮塔里跳出来，纷纷向丛林中逃去。

所谓的日军残余主力并不具备多强的战斗能力，在坦克败阵之后，小畑便只有挨打的份儿了。8月8日，圣罗萨山周围的日军阵地悉数被攻破，美军控制了整座大山。

8月10日，已退至关岛最北端的小畑向东京发出诀别电报：“守住关岛已经无望。明天我将同敌人作最后一战。”

8月12日，美军攻下了小畑的指挥所，包括小畑在内的日军指挥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自杀。盖格宣布，关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被肃清。

关岛一战，日军被打死18560人，被俘1250人，美军阵亡1919人，伤7122人，失踪70人。一样的地形，更多的敌人，但美军的伤亡总数却比塞班岛战役要少几乎一半，这被认为是推迟登陆时间，从而增强了进攻兵力以及火力准备的结果。

与塞班岛、提尼安岛的情形一样，关岛上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因为过于强调推进速度，丛林里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大约9000名日军零零散散地隐藏了下来，这些日军大多因为补给断绝，在丛林和岩洞中冻饿而死。直到战争结束，还有一批百余人的日军出来投降，最后一名日本兵是在1972年被猎人发现的，此时，这名士兵已经在洞穴里孤独地生活了27年。

关岛是美军在收复自己的国土。美国人也搞殖民地，关岛其实就是从西班牙人手里抢过来的，但同样是搞殖民地，还就数老美有水平。尽管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并不把关岛当回事，岛上居民仍对自己的祖国保持着极高的忠诚度，加之日本占领期间的倒行逆施，到美军打过来时，所有当地人都愿意为美军担任向导，或是帮助他们作战。这是关岛与塞班岛、提尼安岛很不相同的地方。

关岛战役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尼米兹“奇袭行动”完美收官。在此之

前，罗斯福曾问尼米兹，为什么袭击特鲁克岛之后，又要绕过特鲁克，直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

尼米兹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肥胖的患者，他要求割除阑尾，可是手术后苏醒过来时，却觉得自己的嗓子痛得厉害，便问医生这是为什么。

医生回答：“我告诉你，你的病情很特别，因此，我的许多同事都来看我动手术，当手术做完后，他们还向我喝彩。为了再表演一次，我就把你的扁桃腺割掉了！”

尼米兹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们之所以要打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就是要像那位医生一样，再表演一次。”

尼米兹妙趣横生的比方，引得罗斯福哈哈大笑。

现在太平洋舰队的二度“手术表演”果然再次成功，日本“太平洋防波堤”被汹涌而至的美军军舰、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砸得粉碎，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先后成为盟军的前进基地，仅关岛一地，美国海军工程营就修建了五座大型机场，这一切都预示着，太平洋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快车道。

第九章 向地狱发起攻击

加速战争进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早在新几内亚战役将近结束时，麦克阿瑟就着手拟制了“滑膛枪手”计划，准备在完成新几内亚的跳跃后，不停顿地跳上菲律宾群岛，把它作为进攻日本的最终跳板。

“滑膛枪手”计划甫一出台，迎面就遭到了金格的反对：这哪是跳，分明是一步一步在走，如此走法，一定会使战局进展缓慢，且付出高昂代价。

金格认为，“滑膛枪手”计划背离了已被美军广泛认可的“蛙跳战术”，重新回到了逐岛进攻的老路上，并不可取。在他提交的另一项作战计划中，建议加大跳跃的幅度，绕过菲律宾，直取中国台湾岛，将中国台湾岛作为对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的跳板。

金格本身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其他成员也都对他的想法表示赞成。于是马歇尔便分别通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表示将考虑放弃原先双管齐下的做法，在进军路线上，直接以中国台湾岛代替菲律宾。

通知的口吻是征求意见，问麦克阿瑟的意见，自然是不同意。绕过菲律宾，不仅意味着“我将回去”的历史性承诺落空，而且还将使他无从扮演“菲律宾的解放者”的角色。

麦克阿瑟立即致电马歇尔：“菲律宾是美国的领土（当时菲律宾尚未独立），我们孤立无援的军队曾在那里被敌人消灭，1700万菲律宾人几乎仍忠于美国，而由于我们未能支援和救济，他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义务去解救他们！”

马歇尔早已领教过麦克阿瑟的执拗和孤僻，对这位从年纪到资历都超出自己的前任陆军参谋长，他不得不赔上更多小心。收到电报后，马歇尔即亲自前往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当面将金格的计划解释了一遍。

不解释还好，一解释，麦克阿瑟火更大了。

原来又是金格和“海军阴谋小集团”在暗中捣鬼。

★“蛙跳”不是什么都跳

麦克阿瑟的眼睛里差点儿要喷出火来。所谓“先煮好自己的粥，别急着打破别人的碗”，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之前，的确是他先动了尼米兹的奶酪，可是这次颠倒过来，分明是“小集团”跑来抢他老麦的饭碗了——菲律宾群岛属西南太平洋战区，中国台湾岛属中太平洋战区，把中国台湾岛作为主要目标，不就是要让他交出手中的兵马，由尼米兹来全面指挥吗？

想独享太平洋战争胜利的荣誉？做梦！

金格说攻菲律宾代价高，麦克阿瑟反驳说攻中国台湾岛的代价可能更高，因为中国台湾岛的防守和拉包尔一样，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这一口咬得太大了，也太快了”。

金格指责麦克阿瑟捡起了逐岛进攻的俗套，麦克阿瑟则认为“滑膛枪手”计划正是坚持了“蛙跳战术”的原则——“蛙跳”不是什么都能跳，菲律宾群岛建有大量空军基地，如果这也要绕过去的话，就等于在盟军的背上插上了一把尖刀。

马歇尔同样是有备而来的。他告诉麦克阿瑟，根据他掌握的情报，日本正在大力加强菲律宾群岛的防御力量，到盟军进攻菲律宾时，将会发现所要打击的不是原来的目标，任务之艰巨不言而喻。

马歇尔也不再遮掩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开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认识到了美国海军强大的实力，多数人都认为直接与日军交锋的，应该是尼米兹，而不是麦克阿瑟。

要论海上实力，麦克阿瑟确实没法和尼米兹相提并论，“势利”的马歇尔把他的屁股彻底挪到海军那边去了。过去麦克阿瑟曾用撂挑子的方式给过马歇尔难堪，但现在这一套也不起作用了，马歇尔把话说得很明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连同它的几千架飞机将会不停地进行作战”，意思就是你歇下来都无所谓，反正尼米兹那边能担得起。

力量拼不过，只好再煽情。麦克阿瑟对马歇尔说：“如果美国故意绕过菲律宾，就等于抛弃了菲律宾人，我们无疑将招致该民族的敌意，甚至我们可能会在远东所有民族中丧失威信，在今后许多年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

麦克阿瑟澎湃的激情和伶俐的口才，或许可以轻易打动他的部下和美国公众，但在像石头一般冷静的陆军参谋长身上却全无效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演说：“将军，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和对于菲律宾的政治考虑来破坏我们的远大目标。”

马歇尔所说的远大目标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这个远大目标面前，重新攻取菲律宾群岛，“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绕过”并不等于“抛弃”。

见马歇尔不为所动，而且说得有经有纬，麦克阿瑟急了。他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在马歇尔的面前激动地说：“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就此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将亲自去华盛顿，面见罗斯福总统！”

又气又急的麦克阿瑟对金格的进军计划还做了预言，它从军事上讲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我认为这一战役是不会成功的。”

发完“诅咒”，他对马歇尔表示，一旦“长老会”决定选择金格计划，他将辞职，不干了！

磨了半截舌头，无效不说，反倒弄得麦克阿瑟跳将起来，马歇尔也感觉很无奈。起身告辞的时候，他给麦克阿瑟留下了话：“如果将军想去华盛顿向总统详细陈述意见，那很好。我将向总统报告此事，我想他会同意您为此目的回国的。”

马歇尔一走，给麦克阿瑟留下的是绝望黯淡的心境。这位在外人面前性格高傲乖戾的军人，其实内心深处却有着异常脆弱的一面，而绕过菲律宾的军事计划，恰恰像子弹一样击中了这一面。

马歇尔看来已完全倒向海军，“长老会”是搞不过的，整个军队系统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认为重返菲律宾是必要的。

要推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只有罗斯福才能办得到，但麦克阿瑟口口声声说“见君面圣”也不过是情急之下的一根救命稻草——谁知道罗斯福会是什么态度呢，他完全可以找借口拒绝见面，以躲开这个是非漩涡。

似乎只剩下辞职这一条路了，麦克阿瑟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独自在沙滩上散步，一边默默地抽着他那标志性的大烟斗，一边眺望着蓝色的大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马尼拉的断壁残垣，是菲律宾人焦渴的目光，还是战俘营里骨瘦如柴的昔日部下？

麦克阿瑟在海边常常一待就是半天。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夫人总会默默地走到他的身旁，挽着他的胳膊一同回屋。

消沉的情绪让麦克阿瑟一向挺得笔直的腰杆也有些弯曲起来，他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作为一个猎手，看到猎物已撞到枪口，却失去了开枪的权利。

就在麦克阿瑟心灰意冷的时候，马歇尔突然发来电报，要他到珍珠港参加会谈。

★麦克阿瑟在哪里

马歇尔在电报中没有透露与谁会谈，更未涉及会谈内容，但麦克阿瑟还是凭直觉意识到，邀他会谈的一定是罗斯福。

这个时候总统来珍珠港还能做什么？很明显，会谈议题一定与太平洋战略有关，特别是要不要绕过菲律宾。

麦克阿瑟马上乘坐“巴丹”号专机前往珍珠港。尽管实际上又惊又喜，但老麦的脾气任何时候都不会变，在明知可能是总统相邀的情况下，他还硬要装出很随便很无所谓的样子——一没带计划，二没带地图，三没带官员，只有五名助手相随。在飞机上，他一边踱步，一边絮絮叨叨地抱怨：“强迫我离开指挥部而飞去夏威夷，意在政治亮相，进行郊游野餐，这是对我的侮辱！”

麦克阿瑟猜得没错，是罗斯福来了。

罗斯福来珍珠港，不仅仅是要协调海陆军之间的矛盾，更因为麦克阿瑟私下对马歇尔声称要辞职的话，已触动了他的心思。

麦克阿瑟虽不受“长老会”和海军的待见，但他在美国国内却是一个受到普遍爱戴的英雄，一个新闻界、舆论界的宠儿，一些议员还曾酝酿推举麦克阿瑟为总统候选人，他的名字在美国的大小报刊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麦克阿瑟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竞选总统的念头，只是他知道，美国宪法有明文规定，禁止现役军人成为任何公职的竞选人，何况他本人也更希望首先实现率部重返菲律宾、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愿望，因此他曾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自己无意参选，“我不搞这些玩意儿，也不会接受提名”。

麦克阿瑟声明不竞选总统，无疑让正谋求连任的罗斯福松了口气。有人风趣地对麦克阿瑟说：“我相信，罗斯福总统每晚上床以前，一定要朝床底下望一望，看看您是否真的不在那儿了，他才会放心。”

现在麦克阿瑟扬言要辞职，一辞职，便没有了竞选总统的法律障碍，以麦克阿瑟此时在美国公众中拥有的超高人气和支持率，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罗斯福的强劲对手。

罗斯福的心悬了起来，他晚上又睡不好觉了。

一定要摆平麦克阿瑟，但是怎么摆平要有技巧。如果同意麦克阿瑟来华盛顿，麦克阿瑟可能会抓住机会，向公众进行宣讲，要求打回菲律宾，那时罗斯福不管同不同意，都会损及他的政治声誉和影响力。

公开是不行的，那就不妨举行一次内部的秘密会谈。珍珠港是前线，那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和新闻检查制度，没有舆论介入，便于大家心平气和地商讨问题。

1944年7月21日，罗斯福登上了前往夏威夷的“巴尔的摩”号巡洋舰，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第四次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7月26日午后，“巴尔的摩”号徐徐驶进珍珠港，尼米兹走上甲板向罗斯福敬礼，岸上的军官们也都站成一行向总统致敬。罗斯福面带微笑地接受了众人的迎接，但欢迎队列刚刚散去，他就问尼米兹：“麦克阿瑟在哪里？”

在“巴尔的摩”号停靠珍珠港码头前一个小时，麦克阿瑟其实已经抵达珍珠港，但他并没有出席欢迎仪式，而是到西点军校的老同学那里叙旧去了。

就在尼米兹也不知如何回答总统的时候，远处突然笛声大作，伴随着阵阵欢呼，一辆开路摩托轰鸣着向码头开来，后面紧跟着一辆带有陆军上将标志的黑色敞篷大轿车，独自一人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正是麦克阿瑟。

只见他头戴菲律宾元首帽，也就是那顶“炒蛋式军帽”，身穿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和土黄色卡其布军裤，嘴上叼着玉米芯大烟斗，再加上一副墨镜，整个人派头十足。岸上的陆军士兵中，麦克阿瑟的粉丝不少，这些人一看偶像到了，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欢呼声停止后，麦克阿瑟走出轿车，大步流星地向跳板走去。中间又响起了一次欢呼，他听到后停住脚步，向欢呼的士兵致谢，接着便登上“巴尔的摩”号的甲板，向总统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一瞬间，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麦克阿瑟而不是罗斯福身上。换句话说，他抢了在场所有人的风头。

★最合格的将官

幸亏麦克阿瑟面对的是美国总统，要是中国的皇帝，一准儿会认定他有篡权杀君的野心，乃是十足的乱臣贼子。

罗斯福是民选总统，没那么娇贵和小心眼儿，但说实话，他对麦克阿瑟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也有些不自在。再看麦克阿瑟还穿着冬天的军服，与尼米兹身上笔挺的白色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两个人握手时，他就问道：“道格拉斯，你到这里来同我们见面，干嘛不穿该穿的服装呢？”

麦克阿瑟随口回答：“哎呀，你没到我那个地方去，天气冷得很！”

罗斯福再没说什么。

寒暄之后，罗斯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一起坐在甲板的椅子上，让

摄影师为他们照相。即便这个会谈前的一般程序，事后还被麦克阿瑟说成是“官场上俗不可耐的丑剧，让我离开指挥岗位来拍这种政治性的照片，简直是耻辱”。

第二天，由罗斯福做东举行了宴会，饭后，众人聚集在会客厅里开始讨论正事，具体就是讨论太平洋战争的下一阶段行动计划。尼米兹为这次讨论准备了许多地图、计划、手稿以及各种统计数据，麦克阿瑟却什么都没有，就凭带来的一张嘴，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单干”。

尼米兹首先发言，他拿出来的方案实际上就是金格的计划。不出麦克阿瑟所料，按照这一计划，他所指挥的军队，除象征性地留下两个师和几个飞行中队，其余都要交给尼米兹。

轮到麦克阿瑟了，他仍旧从政治和道义的角度，强调了收复菲律宾的重要意义：“如果绕过菲律宾，美国舆论就要谴责您，总统先生，而谴责您是有道理的。”

罗斯福已看过关于日军加强菲律宾防御力量的报告，他沉吟着说：“道格拉斯，你说得虽然不错，但是因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恐怕承受不了。我认为我们似乎还是应当绕过它。”

麦克阿瑟马上回答：“总统先生，我的损失不会大，绝对不会比过去大。”他竭力向罗斯福保证，只要由他来指挥，绝不会出现难以承受的损失，因为“只有平庸的指挥官才会那样，优秀的指挥官打仗是不会招致重大损失的”。

当时尼米兹部署的塞班岛战役已经结束，麦克阿瑟指挥的比亚克岛之战尚未打完，在这两场战役中，美军的伤亡都不小。不过尼米兹在这场会谈中显示出了他为人厚道以及光明磊落的一面。在麦克阿瑟发言时，他始终保持沉默，既未指摘麦克阿瑟话里的漏洞，更没有告诉罗斯福，他的中太平洋攻势牵制了多少日军主力，否则的话，麦克阿瑟的损失还会更大。

事实上，尼米兹本身对金格的计划也有怀疑，认为绕过菲律宾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此时此刻，他想的不是个人得失或与麦克阿瑟计较，而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旁观者都以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是竞争者，两个人之间会发生激烈争执，结果这种争执并没有发生，尼米兹也像罗斯福一样，一直在认真倾听麦克阿瑟的意见。

讨论从午夜持续到次日早晨，麦克阿瑟不但说服了总统，而且说服了尼米兹。在场的人都被这种诚恳气氛所感动，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是“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最合格的将官”。

罗斯福起初主要担心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产生摩擦。在了解尼米

兹的真实想法后，麦克阿瑟让罗斯福放一百二十个心：“您不必担心我和尼米兹将军之间的分歧，他对金格将军的计划并非真心拥护。总统先生，我和尼米兹将军完全相互了解。”

大家都释然了。在第三天举行的正式晚宴上，罗斯福、麦克阿瑟、尼米兹三人共同举杯，罗斯福对他的两位上将说：“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调解你们的分歧，下次喝酒的地点将在东京的庆功会上。”

心病还要心药医，麦克阿瑟带着好心情离开了珍珠港，临上飞机前，他不无得意地对幕僚说：“我们得手了！”

珍珠港会晤是麦克阿瑟和罗斯福相隔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近在咫尺时，麦克阿瑟才发现总统清瘦而苍老，身体消瘦得仿佛一副人形骨架，行动也有些迟缓，上下车都需要人搀扶，而实际上罗斯福的年龄比麦克阿瑟尚小两岁。

显然，罗斯福的有生之年已经屈指可数。麦克阿瑟很是震惊，他意识到死神也在向他靠拢，不由得感叹人的一生是多么有限，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又将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

回到布里斯班不久，麦克阿瑟就收到了菲律宾总统奎松逝世的消息，悲痛之余，他出兵收复菲律宾的心情更加迫切。

尽管罗斯福已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设想，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出现了分化，马歇尔受罗斯福的影响，转到了麦克阿瑟的立场上，金格固执己见，认为解放菲律宾“只能因感情用事而延缓战争进程”，其他几名成员则还在犹豫不决。

直到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偶然发现，优柔寡断的“长老会”才做出了最终决断。

★僵持行动

1944年9月12日和13日，哈尔西根据尼米兹的部署，出动2400架次飞机深入菲律宾中部轰炸日军机场，以便为进攻帕劳群岛做准备。

在两天的轰炸行动中，美军共击落173架日机，在地面上又摧毁305架，而他们遭遇的抵抗小得令人难以置信，总共只损失了8架飞机和10名飞行员。

这说明菲律宾中部的防御力量并未得到真正加强，或者是日军想加强也有心无力了——东条在任时不肯接受佐藤的建议，将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的兵力转移至菲律宾，现在遭报了。

哈尔西立刻向尼米兹和华盛顿方面报告：“敌军缩手缩脚的态度，令

人不能置信并且是奇怪的。我们发现菲律宾中部是个防守薄弱、缺乏设施的空壳！”

哈尔西的发现打消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虑，除金格以外，其余成员全都坚定地站到了麦克阿瑟一边。9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了用以指导太平洋战争的新战略——“火枪手第二”计划。这一计划除将首先攻占的岛屿由棉兰老岛换成莱特岛外，基本上是麦克阿瑟“滑膛枪手”计划的翻版。

计划中唯一的变更，也来自于哈尔西的建议。美军在空袭棉兰老岛时，一架舰载机坠落于莱特岛，机上飞行员从当地居民的口中探听到，岛上日军守备兵力较为薄弱。脱险归队后，这名飞行员便把所获情报送到了哈尔西手中。

不过“火枪手第二”计划下达得还是晚了一些，麦克阿瑟为攻击棉兰老岛而实施的莫罗泰岛登陆行动，已来不及取消了。

9月15日当天，麦克阿瑟在巡洋舰上观看了登陆实况——“白杨树部队”的2.8万名官兵迅速冲上莫罗泰岛沿岸，连一声枪响都没听到，岛上约500名日本兵便逃得没影了。

美军成功登陆后两小时，麦克阿瑟上岸进行巡视，他在岸上停留了三个小时后才返回军舰。毫无疑问，莫罗泰岛战役是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容易的一次两栖作战。

同一天，尼米兹的部队按照早已制订的“僵持行动”，也在帕劳群岛最南面的贝里琉岛实施登陆。

在日军的防御体系中，帕劳群岛一直居于锁链地位，同时它距菲律宾南部较近，中型轰炸机就可以够得着，堪称菲律宾的门户。如果日军控制帕劳，当美军进攻菲律宾时，它足以构成一个潜在威胁，而一旦被美军掌握，也会转而成为一把正对着日军据点的手枪。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麦克阿瑟的“滑膛枪手”计划，还是尼米兹本来准备采用的金格计划，两条进攻路线里都没有少掉帕劳。

贝里琉岛作为帕劳群岛中最重要的岛屿，拥有这一地区最主要的机场，理所当然成为占领帕劳的关键环节。美军对贝里琉岛的防守情况也做了了解，通过空中侦察，他们发现岛上并没有什么险峻的高山，或者其他可怕的障碍物，而从塞班岛缴获的日军文件，以及其他方面的零碎资料上，可以知道岛上日军数量大约有10000多人。

贝里琉岛是一座面积很小的珊瑚岛，最大的长度只有6英里，最大的宽度也不超过2英里，简直可用小如弹丸来形容。有人统计了一下，只要美军有一个加强师登陆，则平均每个人仅可分摊到2.5平方米的土地，这么小的一座岛，子弹都能打个对穿。凡此种种，都令尼米兹等多

数海军高层相信，在帕劳群岛所有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岛屿中，贝里琉岛最容易攻克。

战前哈尔西曾担心贝里琉岛会变成第二个塔拉瓦，他建议尼米兹索性取消“僵持行动”，把准备参加这一登陆作战的地面部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用以投入莱特岛的登陆作战。

尼米兹没有同意，他认为占领贝里琉岛与登陆莱特岛没有矛盾，贝里琉岛可以用来作为进攻莱特岛的补给站。再者，贝里琉岛距关岛不远，一旦落入美军手中，就“蛙跳战术”的整体效果而言，便封住了马里亚纳至加罗林包围圈的最后一个缺口。

登陆贝里琉岛的主力为第三两栖军所属的陆战一师。陆战一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首席王牌，鼎鼎大名的“瓜岛屠夫”。兵员有1.7万，加上军直属部队，共达2.8万人，无论素质还是数量，都被认为远远超过了岛上守军。

按照“僵持行动”的时间表，陆战一师只需两天便足可拿下整个贝里琉岛，现任师长鲁普特斯少将还算保守，加了两天，变成了四天，并且预计：“这将是一次短暂的行动，一场‘激烈’的速战。”

大家全都踌躇满志，谁也没有料到，“僵持”这个倒霉名称居然暗合了整个过程，之后的贝里琉岛战役由速战速决变成了久拖不决，别说四天，在四周甚至比这更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结束。

★天然堡垒

由于塞班战役尚未开始前，贝里琉岛的守军就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美军很难实施奇袭，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攻击。

按照两栖作战的必定规程，航母部队出动400架舰载机，与贝里琉岛海面上的火力支援舰队一起，连续三天对这座小岛进行轰炸和炮击。贝里琉岛水际滩头的各种障碍物遭到彻底摧毁，岸上丘陵地带一切看得见的防御设施也不见了，支援舰队告诉第三两栖军军长盖格：“已经没有目标可以再进行攻击了。”

尽管如此，到登陆前的最后几分钟，也还会进行重复打击。9月15日上午8点，伴随着雷鸣般的声响，美军战列舰上的16英寸巨炮喷出了长长的红色火焰，炮弹火车头一样呼啸着飞向小岛。

待命出发的陆战队员们欣赏着这幅西洋景，一名士兵咂咂嘴，对另一名士兵说：“兄弟，打这种16英寸的炮弹，花费一定会很高昂。”

那名士兵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去他妈的花费！”

除战列舰外，其他大小舰炮也没歇着，巡洋舰“8英寸机关枪”的齐射、驱逐舰“6英寸机关枪”的快射，比之于战列舰的“火车头”毫不逊色。在贝里琉岛的上空，舰载机则用炸弹和火箭来来去去地进行射击。

从指挥船上看过去，一团巨大的浓黑烟幕完全笼罩了贝里琉岛，烟幕之下，岛上一片火海。

上午8点32分，抢滩登陆正式开始。盖格、鲁普特斯的计划是，在20分钟内，让五个先头营的4500人上岸，85分钟内，上岸8000人。

在指挥船的附近，出现了一群登陆艇，上面挤满装着花斑军装的士兵。这些登陆艇好像无目的地在水中绕圈子，随后便呈波状向海岸出发线前进。到达出发线后，履带登陆车再把登陆艇上的士兵一批批地送到滩头上去。

履带车以密集队形向滩头进发，此时海滩上仍静寂无声，这一情景与盖格指挥的关岛战役十分相似。

登陆滩头的前奏似乎已大功告成，但当美军登上沙滩，并冲到距离日军防波堤30米时，突然间枪炮声大作，毫无防备的美军遭到猛烈射击，已下车前进的几百名美军当场倒在沙滩上，履带车也一辆辆被击毁于岸边。

代号“蜘蛛”的美军侦察机向指挥船通报情况：“第一批遇到抵抗！”

贝里琉岛上有大片常绿丛林，美军侦察机战前进行观察和空中照相时，真正的地形被完全遮盖住了。事实上，贝里琉岛的山岭虽然不是太高，然而岛上遍布石灰岩，日军在松软的岩壁上挖掘了炮兵阵地、机枪火力网和地堡，工兵还开凿了隧道，这些火力网点连成一片后，便使贝里琉岛成为一座天然堡垒。

美军持续三天的轰炸和炮击，只是摧毁了地表的日军仓库和岸上设备，许多工事深藏在山壁中，炸弹根本就触碰不到。比如，海滩上的日军重火力点一个都没能端掉。

在离海岸只有50米处，有一个可俯瞰登陆滩头的海岬（即突入海中的尖形陆地），上面有一座约10米高的崎岖珊瑚岭。对前进中的陆战队员而言，这是一个恐怖的天然障碍，然而更令人恐怖的是，战前配发的地图对这座珊瑚岭根本未作标注！

美军后来将该珊瑚岭称作“要点”。“要点”正面布满蜂窝状的珊瑚洞以及日本人用炸药炸出的射击掩体，而仅凭侦察机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也确实难以看出这些珊瑚洞和掩体的存在。

美军刚刚登岸时，日军一反常态地隐忍不发，等美军进入近距，离，“要点”和海滩上的其他日军暗藏火力点才开始施虐，其中仅“要

点”就装备有一门反坦克炮和六门双连机关炮，加之距离如此之近，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杀伤力。

五个先头营中，位于最北面的陆战一团两个营离“要点”最近，伤亡也最惨重。更糟的是，搭载大多数野战电话设备和报务员的履带车也在暗礁上被反坦克炮击毁，在失去通信调度后，各营变得更加混乱。

位于登陆队列最西面的陆战七团三营虽可避开“要点”的火力，可是侧翼又遭到了海滩暗藏火力点的袭击，很多履带车还没登陆就被干掉了，从车辆中跳出的士兵成为日军机枪的活靶子。机枪一遍遍地犁过去，三营的伤亡情况令人咋舌。

指挥船的无线电扬声器里响彻着“蜘蛛”的呼叫：“敌人有强大的火力，抵抗已经由中度转为重度，暗礁上的一些两栖履带车辆正在燃烧！”

暗礁和滩头上又升起几十道黑烟柱，“蜘蛛”惊叫起来：“糟透了，敌人有一门巨炮正在发射，白色滩头（陆战一团所在的登陆滩头代号）上大约有20辆两栖履带车辆在燃烧，在橙三滩头（陆战七团三营所在的登陆滩头代号），我也可以看见有18辆在燃烧，巨炮的纵射可以达到这个滩头……”

★最大号的日本佬

守备贝里琉岛的日军主力为第14师团，下辖第二联队和第15联队第三大队，加上海军守备队、劳工、地勤人员，总数确实只有一万多人，数量上与美军掌握的情况出入不大，但作为从中国东北抽出的关东军，日本仅剩的精锐部队之一，第14师团的兵员经过精挑细选，且有许多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整体战斗力很强。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当时的日本人普通个儿矮，然而第14师团却有一些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大块头兵，后来与之交战的美军士兵称他们是自己生平见过的“最大号的日本佬”。

应该说，如果仅仅如此，其实并不可怕，在马里亚纳战役中，驻于提尼安岛、关岛的第29师团还不是被美军陆战队三下五除二地铲掉了，可怕的是日军战术思维的改变。

从瓜岛战役到马里亚纳战役，日军防守时往往不顾美军优势火力，一味猛打猛冲，结果却导致一败再败。随着马里亚纳战役结束，日军大本营终于痛定思痛，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决定采取纵深防御、坑道工事的策略，和美军大打消耗战。

收到大本营所谓的“7月指示”后，第14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对部下说：“胜利取决于我们能否汲取最近几次战役，特别是塞班岛之战的教训。美国人全靠他们的物质力量取胜，如果我们能用物质力量打败他们

的话，那将使他们受到难以想象的震动。”

第一次，在日军的动员中，“物质力量”取代了“精神力量”和武士道，这意味着一个相当大的改变。

井上专门制订了作战方案，但在美军登陆时，他已经到别的地方视察去了，接替井上任岛上最高指挥官的是第二联队队长中川州男大佐。中川曾参与侵华战争，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具备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战术素养，井上不在岛上，便由他来对作战方案进行实施和检验。

按照新的作战方案，每个日本兵都被要求固守在岩洞里和峭壁上，凭借险要地势和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进行防守。这使先前子弹可以从岛上对穿的计算完全落空，因为当美军在地面作战的时候，日军却大多躲在地下或暗藏工事内——那些工事都经过良好的伪装，与天然地形简直难以区分，甚至当美军士兵走到枪眼跟前时，都无法发现它们的存在。

要说中川在指挥上有什么问题，就是他犯了日军的一个通病，即不善于集中使用火炮，火炮都是各打各的，否则的话，暗礁和滩头都将成为美军难以逾越的一道天险。

即便如此，火炮阻击还是使美军蒙受了很大损失，炮弹在整个海岸线上激起大大小小的水柱，珊瑚碎片被炸得满天飞舞。停泊于海上的指挥艇也遭到了炮击，炮弹接连飞来，令小艇上的指挥官们大惊失色，好在连发的三发炮弹一发都没命中目标，全从小艇上方掠过，在艇后爆炸了。

度过重重劫难，美军终于迎来转机。陆战五团的两个营处于登陆队形的中央，离日军的重型火炮最远，以此为突破口，第一波陆战队员陆续登上了滩头。

随着一声令下，第二波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沿着运输舰的栏杆，分别走向指定位置，他们看到从岸边返回的登陆艇上多数已载满伤兵。伤兵一上大船，这些士兵即纷纷从网梯上爬了下去，然后再从登陆艇转移到履带车上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陆战队员里面，除莱基一类的老兵外，还有许多新兵，比如五团三营K连的迫击炮手、外号“大锤”的斯莱奇，他当时就在第二波的队列里。

这是斯莱奇加入陆战一师以来的第一场战役。相比当年登上瓜岛的莱基，现在的斯莱奇更为紧张，因为这时岸上的战斗已提前进入白热化，各种武器的声音响成一片，以至于他和队友说话时，必须大声喊叫对方才能听得见。

履带车还停在水面空转，以等待向海滩进发的信号。这种等待让斯莱奇这样的新兵倍受煎熬，仿佛比几辈子还要长，随着紧张气氛的持续

升级，他冒出了一身冷汗，胃部也随之收缩成一团，甚至连咽口唾沫都觉得困难了。

等待时间的延长，缘于原先的履带车已经不够用了，得重新组织和分配。

直到看见第二拨的海军信号兵朝海滩方向挥动旗帜，履带车的驾驶员发动引擎，斯莱奇才感到了一种“疯狂的解脱”。

★最糟糕的一天

当履带车骑上一个波峰时，斯莱奇的眼前出现了一幅骇人的画面，只见沿岸火焰连绵不断，烟雾如同城墙一样厚，看上去就仿佛一座巨大的火山从海底喷发了出来。

贝里琉已经不是一座小岛，而是一座燃烧着的地狱。肩并肩挤在履带车里的士兵们变得紧张起来，有些人全神贯注地蹙着眉头，有些人则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缓解紧张。带队的少尉军官拿出了一瓶酒：“来点儿，小伙子们！”

斯莱奇没有喝，不是不紧张，而是他平时就烟酒不沾，光闻一闻酒瓶的软木塞味道就够受的了。

除了喝两口酒，开玩笑也是稀释恐惧的一种方法。不过当履带车碰到水下珊瑚礁的顶部，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发出不寻常的声响时，这些法子又全都失效了，士兵们的表情看上去个个像是快要精神分裂似的。

随着履带车逐步靠近海岸，真正的危险也终于如约而至。日军炮弹呜呜地飞过，像暴风雨一般砸在颠簸航行的履带车编队中间，在这一过程里，不断有履带车被炮弹直接命中。斯莱奇所在的履带车算是幸运的，它从被炮弹轰起的水柱间穿过，跃出水面，然后驶上了微微倾斜的沙滩。

在斯莱奇从履带车里跳出一刹那，一束炽热的机关枪子弹齐眉射来，几乎擦着他的脸。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倒在沙滩上，身上所背的枪支和装备咣当作响。

“快离开沙滩！”

斯莱奇迅速爬离沙滩，以寻找掩体。他回头看去，原来的登陆点已完全被黑烟笼罩，一辆“鸭子”被日军的炮弹直接命中，无数碎片飞向空中——一个人也没跑出来……

战友的惨死，让新兵斯莱奇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与痛苦，最初的惊慌慌乱也开始被满腔怒火取代。

上岸的陆战队员越来越多，陆战五团开始越过海滩，向机场前进。K连走了没多远，便遭到日军机枪和迫击炮暴风雨般的阻击，全连所有人都趴在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新兵如此，老兵更是如此，因为谁都明白，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站起来就意味着自杀。

解除威胁的唯一途径，是舰炮和俯冲轰炸机的支援，或者是友军的侧击，否则就什么都不能做。半个小时后，日军的火力点歇火，虽然仅仅半个小时，但斯莱奇却感觉持续了几个小时候。

接到命令的K连重新出发。下午4点45分，斯莱奇看到了一个异常情况，他问身边的一位老兵：“嘿，那些两用车干嘛要穿过飞机场向日本人的防线跑？”

老兵到底见多识广，大声喊道：“那不是两用车，是日本坦克！”

在上空观察的“蜘蛛”向指挥船发出了急促的警告：“敌人的战车在步兵支援下，正经过飞机场，向‘狐狼’进攻。”

“狐狼”正是陆战五团的代号，中川用坦克向他们实施了第一波反击。这些坦克先在山脊后的隘路上集成编队，然后越过机场直冲过来。

坦克编队来势凶猛，受过特殊训练的步兵乘坐在坦克顶上，更多的步兵则跟在后面蜂拥而至。这些日本兵不像以往那样紧紧排成一排，队伍中也没有挥舞军刀的狂热督战官，他们相互之间都保持着适当距离，同时也知道如何合理利用地上的弹坑和其他障碍物进行隐蔽跃进。跃进过程中，不进入手中武器的有效距离，就绝不轻易开火。

另一边，30辆“谢尔曼”坦克在中午前即已渡过暗礁，正加速赶来对“狐狼”进行支援。

如果中川能乘“谢尔曼”尚未完全集结之际，首先全力扫荡美军步兵，突破防线后再冲击其炮兵阵地，那么陆战五团的损失将会很大，但关键时候，他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坦克编队不是朝步兵开去，而是直奔自己的同行，并且采取了突击方式。

突击需要速度，日军坦克驾驶员将油门全开，感觉就像是屁股后面着了火一样，还趴在坦克上的步兵拼命抓紧固定物以求不摔下来，尾随的步兵则再也追不上了，被坦克远远地抛在身后。

编队一散架，步车协同的优势便无处发挥，同时日军坦克也完全不是“谢尔曼”的对手，这是战场上早就证明了的事实。它们主动“投怀送抱”，正合美军的心意，第一辆到达现场的“谢尔曼”单枪匹马，便把日军坦克群搅得大乱。

日军坦克伤不了“谢尔曼”，倒是山脊上飞来的一发反坦克炮弹，把

那辆“谢尔曼”的操纵机件给打坏了。一时间，“谢尔曼”无法再左右周旋，只能直进或是直退。“谢尔曼”的车长见状，一边下令后退，一边旋转炮口，继续向日军坦克猛轰。

K连的左边也出现了一些“谢尔曼”。斯莱奇和队友斯纳夫架起一门迫击炮，准备对日军坦克施射，但由于他们冲得太靠前，一辆“谢尔曼”竟然朝他们开起了炮，结果直到击退日军的反击，斯莱奇的迫击炮都没能发挥作用。

其他步兵没有这么倒霉，火箭炮、战防炮都纷纷加入了射击群。在各种武器的攻击下，日军坦克被击毁17辆，只有一辆冲破美军防线，不过很快也被击毁了。

乘坐在坦克顶上的日军步兵傻了眼，坦克一瘫痪，他们就只能任由美军射手“点名”。一会儿工夫，这些搭车步兵便像泡沫一样消失了。原先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同样是树倒猢猻散，从哪里来的，又往哪里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第一波反击失败后，中川又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击。这两次反击不仅毫无建树，还赔光了他的所有坦克。

随着时间的延续，陆战一师的其他两个团也渐渐跟了上来：在白色滩头，一团K连（不是斯莱奇所属的那个连）通过迂回，终于冲上“要点”并消灭了防御阵地内的敌人，代价是士兵只剩下三分之一，这个K连再不能称之为“连”了；在橙三滩头，陆战七团亦到达与兄弟部队平行的位置。

至下午6点，美军完全占领贝里琉岛海滩，开始挖掘战壕过夜。经过这一天的激战，陆战一师先期登陆的五个营约有1100名士兵阵亡、失踪和负伤，损失率超过50%。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装备被毁，其中仅“水牛”型履带车就损失60辆之多。

整个贝里琉岛都是前线，除了死人，没有人能自处于火力之外。斯莱奇所在营的营指挥官上岸没多久就阵亡了，新任指挥官在天黑前也被击中，负伤撤到了医护船上。斯莱奇认识的一位老兵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打得最糟糕的一天。

当夜幕降临，陷在浅水和沙泥中的车辆和装备，以及横七竖八漂浮在浅滩水面上的尸体，都让人的后背生出阵阵凉意。哈尔西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在登陆的第一天，塔拉瓦的惨状就在贝里琉岛复现了。

★比登陆更可怕的事情

贝里琉岛白天的温度常常高达46℃。尽管瓜岛战役以来，陆战一师一直生活在热带地区，可这里的酷热却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当强烈的

太阳光照射到闪亮发亮的珊瑚石上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很多人都热得昏了过去，甚至有些经历过格洛斯特战役的老兵，都因虚脱被送回了后方。

天热就需要不停地补充水分。由于日军对海滩实施了全天候的密集火力打击，包括饮用水在内的后勤物资一时送不上来，而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早就空空如也。一名士兵问他的班长：“有水吗？”班长没好气地晃了晃自己的水壶：“没有他妈的一滴水！”

每个人都在口渴难耐中迎接日军的到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晚上日本人照例是闲不住的。不过令人十分诧异的是，过去那种热热闹闹，咋咋呼呼，犹如演戏一般的“万岁突击”并没有出现。

打“万岁突击”一直是陆战队老兵的最爱，斯莱奇不止一次听老兵唠叨：“他们会发动自杀式进攻，等我们把他们的屁股打烂，就能离开这该死的热礁石，兴许将军还会把我们师送回墨尔本呢。”

为什么期待中的“万岁突击”没有上演呢？一名高级军官猜测，这可能预示着日军的士气已经非常低落，胆小鬼们不敢冲了。

然而他猜错了，依照“7月指示”和新的作战方案，日军摒弃了漫无目标的自杀式冲锋，他们明确地认识到，高喊“万岁”进行冲杀的战术没有多大用处——这倒不是说日本兵的命从此变得值钱了，而是他们认为可以用这些士兵的性命换取对方更大的损失。

白天的步车协同进攻已显示出日军在贝里琉采取的战术将与别处大不一样，天黑之后，斯莱奇的这一印象继续得到加强：日本人没有蜂拥着冲上来，而是对K连所在阵地进行了彻夜炮击。

对于任何一个步兵来说，挨一晚上的炮击都不亚于在接受刑罚，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发炮弹或者炮弹碎片会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如果让斯莱奇选择，他情愿挨一颗子弹，那样还死得干净利索，想到被炸得粉身碎骨的那一幕，他不由得心跳加速，浑身是汗。

夜晚似乎无穷无尽，斯莱奇连一个盹都打不了。这个时候，他应该特别感谢的是陆战队的新兵训练。陆战队训练期间，新兵按规定要在凌晨4点起床，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熄灯，之后教官还会有意识地打断他们的美梦，或者检查枪械，或者训练队列，要不就是绕着操场甚至海边的沙地跑圈。

训练时不堪其苦，实战了才知道这种看似残酷的“骚扰”有多么重要。战争根本不会让人睡觉，特别是对于一线的步兵来说，要睡，那就只能一睡不起，永远安眠。

9月16日，登陆的第二天，陆战队员们都开始急急忙忙地寻找水

源，众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没有水，还没进攻可能就要死了。

可是，贝里琉岛并没有天然的地面水，日本人建造的大型水库又大多被预先破坏掉了。斯莱奇和他的队友曾发现了一座储水井，但队友喝了井里的水后，马上捧着肚子剧烈地呕吐起来。显然，井里的水不是被放了毒就是被污染了。

幸好这时补给品终于送到了前线。与水罐、弹药和干粮一道来的，还有争夺机场的作战命令。

贝里琉岛机场位于乌穆布罗戈山之下。乌穆布罗戈山是一座由数十座奇形怪状的珊瑚岭组成的山区，整个山区布满蜂窝般的岩洞和火力点，只要美军接近或通过机场，日军就可以在观察哨的引导下，把在开阔机场上跑动的人当成活靶子进行射击。

为了帮助步兵进攻，美军舰炮、舰载机以及海滩上的火炮集中起来，预先对机场和乌穆布罗戈山进行了持续半个小时的大规模火力攻击，但日军工事如此隐蔽，火力攻击能否减少步兵的损失以及减少到何种程度，谁都心中无数。

火力攻击停止，俯卧在地的步兵就要往前冲了。有人给大家打气：“小伙子们，一直往那边冲。你们穿过得越快，越是不停步，被打到的机会就越少。”

陆战队员们先是步行，然后是小跑，每个人都尽可能弯下身子，以避免被子弹和炮弹伤到。

日军的重武器开火了，炮弹尖叫着在周围爆炸，爆炸声划破天际，在它们的震动下，地面似乎都在前后摇摆，斯莱奇感觉自己好像飘浮在虚幻的雷暴旋涡之中。

比登陆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里没有可载人的交通工具，没有至少可以防身的履带车钢壁，暴露在外的陆战队员们只能穿过致命的弹雨，凭借自己的力气和运气，闷着头不停地向正前方奔跑。

日本人不再进行自杀式攻击，进行自杀式攻击的变成了美国人，尽管他们是被动的。

这是斯莱奇整个从军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段经历，在奔跑的过程中，大块崩裂的珊瑚石打在他的脸上和手上，透过烟雾，还可以不断看到有人被击中后倒下的身影。

大约跑到一半的时候，斯莱奇一个趔趄摔向前方，也就在这一瞬间，一颗炸弹在他的身边爆炸，弹片掠过地面，正好从他的脑袋旁边一擦而过！

很多人就不是一擦而过的问题了，一同前进的斯纳夫“啊”的一声扑倒在地。

斯莱奇急忙爬向队友。还不错，击中斯纳夫的弹片已没了力道，而且是打在他的手枪带上，斯纳夫仅仅是一点儿擦伤。

没死没负重伤就要继续跑，否则留在露天的战场上也是死路一条。终于，斯莱奇和斯纳夫穿过险境，与K连的其他成员在一处低矮灌木丛里会合了。

惊魂稍定之后，斯莱奇才发现军靴里已全是汗，走路都感到黏糊糊的，他拔出脚，鞋子里的水顿时倾泻而出。

一名士兵打趣道：“嘿，大锤，你走在水上了。”

另一名士兵笑了起来：“也许这就是他跨越机场时没有被打中的原因。”

斯莱奇也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在陆战队，平时开开玩笑，说说俏皮话很常见，这个时候就很难得了。

每个人都为刚刚的穿越感到后怕，包括那些从瓜岛和格洛斯特角中存活下来的老兵。一名老兵对斯莱奇说：“这真是苦差事，真恨每天都要干这事儿。”

★听力训练

夜幕降临，随之而来的就是迎接每个夜晚都会有的偷袭。

贝里琉岛的日军对于岛上的地形十分熟悉，可以摸黑找到美军位置并重新占领美军已放弃的阵地。为了提高效率，日军还设立了特殊的通信线路，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专项训练，他们甚至训练出一个夜袭小组，准备携带炸药，伺机游到海上，用以炸毁美军的登陆舰船。

由于日军的实力确实与美军有较大差距，所有偷袭行动均无法构成特别大的威胁，但它们毫无疑问比“万岁突击”更令美军头痛。

在登陆的第一天晚上，斯莱奇就效仿自己的队友——老兵斯纳夫，将陆战队格斗专用的卡巴刀拔出来，扎进身边容易够得着的珊瑚石上，同时检查了自己的卡宾枪，以便偷袭者溜进来时，可以贴身搏杀。

不过那一晚，除了炮击之外，并没有偷袭者溜进来，这主要是因为美军向机场上空发射照明弹，阻碍了日军偷袭K连的防区，但其余兄弟部队却已提前经历了噩梦般的多次袭扰。

现在，K连将直面被袭的危险。夜幕降临后，随着一声命令“吸烟信

号灯熄灭”，所有谈话自动中止，每个散兵坑里都有两个人，一个人睡觉，另外一个人负责警戒。

不久，日军真的开始渗入K连阵地的前沿，并沿着海岸偷袭其后部，轻武器的零星射击声和手雷的爆炸声不断响起。

在炮兵掩体的正前方，一个窸窣窸窣的声音引起了斯莱奇的注意。黑暗中的声音不一定是人发出的声音，贝里琉岛有不计其数的陆地蟹，它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岛上快速爬行，但斯莱奇却能辨别出这两种声音的微妙差异。

陆战队在利用晚上对新兵进行训练时，常让新兵散开进行自主训练，在这一过程中，教官往往会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以检查新兵是否在偷懒。要想不被教官抓现行，新兵们就必须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警惕着周围的任何风吹草动。

教官或许并非有意要进行“听力训练”，然而陆战队员却由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在黑暗中的视觉和听觉都变得异常敏锐，而这在反渗透、反偷袭中特别有用。

斯莱奇不仅知道那是一个人在移动，而且能够通过“寂静——杂音——一阵寂静——更多杂音”，判断出此人是间歇性移动，即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以便隐藏自己的行动。

果然，有一个人影出现在了炮兵掩体前。斯莱奇的心怦怦直跳，他将自动手枪瞄准那人头部，然后按下了保险，轻轻扣住了扳机。

“口令是什么？”斯莱奇低声问道。

没有听到回答。

斯莱奇的呼吸急促起来，继续追问道：“口令！”

“大……大锤！是我，你有水吗？”来人结结巴巴地终于说出了话。

原来是杰伊，斯莱奇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来向斯莱奇要水的，正因为和斯莱奇关系密切，以为斯莱奇知道是他，便没有迅速回答口令。

放下枪的斯莱奇怒不可遏，他朝杰伊咆哮道：“真见鬼，天这么黑，日本佬到处都是，我怎么能知道是你？”

杰伊的确是有些活腻歪了。海军陆战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人在晚上如果不事先通知周围的人，就悄悄离开自己的散兵坑，或者不第一时间回答口令，那么被队友打死就算白死了。

斯莱奇在第二次追问前本已准备开枪，只是想瞄得更准一些，才又多问了一句，而他的迟疑拯救了这一对好友：杰伊若被打死，斯莱奇没

有责任，可是毫无疑问，这也注定将给他的一生带来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不可思议的山岭

9月17日晨，美军向机场边缘进行扩展，以图控制整个机场。此时中川做出了一个迥异于以往的战术安排，日军放弃了山下的一些据点，井然有序地撤往乌穆布罗戈山，中川认为，这样可以尽量保存预备队，以便更好地固守或在适当时机实施反击。

大部队撤走后，给美军造成麻烦的主要是零散的狙击手。当K连在一处灌木丛下休息时，突然就有一发步枪子弹从斯莱奇的头顶飞了过去。

一名军官立即喊道：“他离得很近，趴下！”

霍华德是经历过格洛斯特战役的一员老兵，他主动请缨：“我去干掉他！”

军官点头同意：“好，去吧，但自己要小心。”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陆战队员，必须同时是一名神枪手，否则在新兵训练营里就会遭到淘汰。斯莱奇本人就拥有神枪手奖章，不过真正的战场与靶场还是有区别，老兵在这方面无论经验还是胆量都更胜一筹。

霍华德抓起半自动步枪，像一个老练的猎人一样潜入了灌木丛。过了一会儿，大家听到了两声枪响，那是M1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的声音。

日军狙击手被霍华德给干掉了。

战争不但需要冷静，也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冷酷。有位补充新兵曾问老兵，打中日本兵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忍之心，老兵断然回答：“绝不！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当天上午，美军完全控制了机场，而陆战一团已率先向乌穆布罗戈山的山脊，也就是美军所称的“血鼻岭”发起连续进攻。

按照井上的纵深防御方案，日军在滩头和机场只配置了小部分兵力，为的是迟滞美军的登陆行动，它的主要防线设于岛上腹地，也就是机场以北，其中最严密最复杂的一段便是“血鼻岭”。

乌穆布罗戈山上草木茂盛，加上有意识的伪装，从外表根本看不出里面的工事结构，以至于战前美军情报部门曾错误地认为“血鼻岭”属于不易防守区域。事实上，这一带有500多个天然或人工的岩洞种类繁多，无奇不有，最小的洞仅容一人，最大的洞纵深达150多米。除了人

工开凿的岩洞，日本人还对天然洞穴进行了改良，有些改得比较简单，有些则弄得非常复杂，几乎可以用鬼斧神工来形容：电话、无线电、灯光照明、通风设备一应俱全，其中一座洞居然多达9层，出口更是搞不清有多少，把狡兔三窟的概念都甩出去老远；洞口装有防护性的钢铁大门，只要关上门，不受任何直接火力的攻击，甚至连火焰喷射器都无可奈何。

与贝里琉岛相比，塞班岛和关岛的防御都只不过是小儿见大巫。改造上如此不惜工本，其实还缘于日军大本营的战略判断错误。在马里亚纳战役之前，他们一直把新几内亚海域当成决战地点，因此在物资补给上，帕劳群岛就被列为优先，一切人员、武器和建筑材料都优先运往了贝里琉岛。

钻在岩洞里的日本兵保持着良好的射击纪律，能够将手中所有武器都灵活运用起来，只有他们预计自己能使美军遭受最大伤亡时，才会进行射击，机会一过，便立即停止射击，以免暴露目标。

即便美军发现这些火力点在哪里，由于珊瑚岭较为坚硬，也很难将其彻底摧毁，除非舰炮或飞机炸弹直接命中。当陆战队员走近火力点，想使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时，又常常会受到其他火力点的阻挠——整座山岭都是相通的，攻击一座岩洞，一打岩洞就会向你开火！

走近不行，不走近也不行。要在珊瑚岩石上挖一个临时的防护性单人战壕，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意味着要么不上“血鼻岭”，上了之后，性命就不在自己掌握之中了。陆战一团在山脊上取得任何一个小进展，几乎都得付出高昂的伤亡代价。

9月18日，以机场为起点，陆战五团也开始投入到对乌穆布罗戈山区的进攻当中，在他们的左边，就是向“血鼻岭”展开攻击的陆战一团。

来自“血鼻岭”的炮击减缓了五团的前进速度，“从那儿打过来的炮真像地狱一般”，到中午时分，五团不得不停止进攻，尔后又奉命在浓密树丛的掩护下，转向其他攻击目标。

侧翼感受到的火力都这么猛，“血鼻岭”的攻击难度可想而知。当K连离开时，从陆战一团那里传来的消息，让大家既惊恐又愤慨：陆战一团的指挥官连敌人的影子都见不到，居然就让士兵上好刺刀进行正面冲锋。

这不是在模仿日本人的“万岁突击”吗？一个士兵对此评论：“这样做毫无道理，而且什么目的也达不到。这是大屠杀！”

另一个老兵跟着说道：“我猜，一些沽名钓誉的军官就想要一枚勋章，而那些可怜的孩子却要为此送命。军官得到勋章，回到美国，就成了大英雄。可是老天，一个把士兵送进屠宰场的人绝不应该是英雄。”

如果让五团代替一团，会怎么做？谁也不知道，不过避开这座不可思议的山岭，或是由一团先行攻下，却是大家共同的想法和愿望。

机场以北的地形像是一只龙虾钳，西面的乌穆布罗戈山是“龙虾钳”的大钳，东面是“龙虾钳”的小钳，包括了两座半岛。

攻“小虾钳”想来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让“小虾钳”的日军蹿进“大虾钳”，加入“血鼻岭”的防守，问题就大了。五团从乌穆布罗戈山撤出，就是为了对“小虾钳”上的日军进行清理。

与“大虾钳”相比，“小虾钳”的情况相对平静，仅仅几天之后，五团就完成了任务。这时，他们不得不正视那个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一团不但没有攻下“血鼻岭”，还垮掉了。

★还剩多少人

易时至易，难时至难，曾经赢牌赢到手软的“瓜岛屠夫”也一步踏上了炼狱之旅。

在6天的残酷战斗中，一团一营共损失了71%的兵员，当该营的C连登上100号高地时，这个连只剩下了90人。

经过浴血苦战，连长波普上尉以为功德圆满，结果反而被附近的日军围困起来，C连遭到日军整晚的凶猛进攻。波普和他的部下操起手中所有能用的武器来抵挡日军的冲锋，手雷不够用时，他们甚至用石头来“掺假”——先是向敌人扔三到四块石头，之后才甩出一颗手雷，这样日本人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了。

撑到天亮，波普还活着，不过算他在内，全连90人变成了9个人。

其他两个营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个陆战一师中战斗力最强的团原有3000多人，在进攻“血鼻岭”的战斗中死伤了1749人，伤亡率高达60%。

极端残酷的战斗环境，使得幸存者也大多被折磨得近乎失去理智。一名陆战队员拾起死去的战友的步枪，疯狂地匍匐前进。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脑子里想到的，是要向面前出现的任何在动的物体开火，无论敌友，因为“我已经没有朋友，我只想杀戮”。

一团垮了，只能换防，该团残部被获准离开贝里琉岛。当他们经过五团防区时，斯莱奇发现原来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连像排，排像小队，而军官则所剩无几，这让他倍感震惊。

斯莱奇向一团的一位陆战队员询问：“你们连还剩多少人？”

被问到的人是斯莱奇在新兵训练营时的老朋友，他用一双充血的眼

睛注视着斯莱奇，哽咽着说道：“大锤，全连就剩下20人了，他们几乎把我们全消灭了。”

把一团换下来的，是陆军第81步兵师的321团。

步81师属于加强师，这是一支资格较老的陆军部队，曾参加过一战，该师徽臂章为一只黑色野猫，所以又称“野猫师”。“野猫师”虽拥有显赫战史，但在参加贝里琉岛战役之前，还未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摸爬滚打，因此被作为预备队。第三两栖军军长盖格原本以为，以陆战一师的力量，占领贝里琉岛绰绰有余，就把步81师派去进攻另外两座岛了。

“野猫师”本身就具备不俗的实力，同时他们也十分走运，负责那两座岛，一座防御薄弱，一座毫无防备，登陆之后就没遇到多大困难。这使得盖格能够把其中的321团抽出来，以增援贝里琉岛。

9月23日，321团完全接替了陆战一团的防务，开始大批进入山区作战。按照实战需要，美军对原先的火焰喷射器进行了改良，使之至少能射到15米远的地方，这样才可以把隧道深处的日军烧死。321团使用这种远程火焰喷射器，加上火箭筒、炸药包，逐洞进行攻击，数天之后，他们终于完全封锁住了以“血鼻岭”为中心的岩洞防御体系，使山上的日军既不能从北面得到增援，也无法朝这个方向撤退。

9月29日，321团与陆战七团进行换防，此时岛上其他方面的战斗已基本结束，日军被压缩至乌穆布罗戈山峡谷，一个长1000多米、宽300多米的狭长地域。

就实际的战术性目标而言，贝里琉岛战役尘埃已定，处于峡谷中的日军再打下去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可是依照日本人的臭德行，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减少美军攻取过程中的伤亡，盖格、鲁普特斯等陆战队高层首先想到了使用岛上机场。至10月1日，海军陆战航空队共有三个中队陆续飞往贝里琉岛，在已被海军工程营修复的机场集结。

由陆战队自己的航空队进行支援作战，这真是破天荒，而飞机轰炸的航程也短到了破纪录：仅仅才900多米，一公里都不到！

航空队对峡谷进行了猛烈轰炸，可是无论用什么武器，重磅炸弹也好，火箭、机枪也好，效果始终不明显。他们又设计出“汽油弹”，即先把装满胶质汽油的油箱空投下去，然后再让地面的炮兵用迫击炮弹将之点燃。

“汽油弹”的确可以让一些目击者感到害怕，但当陆战七团朝“血鼻岭”前进时，却发现中川和他的大队人马依旧扼守在大小岩洞之中。

在实施空袭的同时，航空队向峡谷投撒了大量传单，苦口婆心地宣

讲“战已无益，应尽速投降”的道理。

见传单没有回应，美军索性使用了扩音器，把扩音器放到日军可以听到乃至看到的地方，让日语翻译或日军俘虏进行喊话。

直至这个时候，肯主动投降的日本兵仍然不多，一旦投降或被俘虏，他们又经常有令人惊异的表现：一名年龄很小的日俘自愿进入岩洞劝降。

美军情报科专门派了一个战斗小组对小战俘进行掩护，同时告诉他，假如受到日军攻击，应赶快趴在地上，以便战斗小组掩护他安全撤退。

小战俘连去两个山洞，回应的不是手雷就是机枪，但他不愿就此罢休，于是又走近了第三个洞口。

这一次，没有人向他射击，据守岩洞的日本兵还和他攀谈了几句，随后他便进入岩洞不见了。

★纪念品猎手

小战俘好久都没有露面，在外面等待的战斗小组十分焦灼，有人认为他不是重返日军阵营，就是被洞里的人给杀了。

结果出乎意料，小战俘一共领了九个日本兵走出岩洞，向美军举手投降。

陆战一师师部的警卫营长汉金斯上校特别喜欢这名小战俘，专门把他要到自己身边，平时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几天后，汉金斯不幸死于日军狙击手的枪下。小战俘哭得稀里哗啦，坚持要求由他来为汉金斯挖掘坟墓。

在“血鼻岭”，这样的佳话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喊话和发传单一样，得到的都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岩洞里的日本兵甚至不愿意射击，以免暴露他们的位置。

不一巴掌全部拍死，中川和他的部众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一个洞一个洞地继续打下去，成了陆战七团的唯一选择。

峡谷一段是“血鼻岭”最崎岖、最险要的位置，攻击难度非常之大，当美军好不容易获得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时，却常常发现自己已经是死伤枕藉，连防守都成了问题，结果又不得不马上退回，补充兵力后第二天重新来过。

到了这个时候，作战地图上的战线分布已没法进行精确划分，因为敌我双方的阵地进入了胶着状态，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美军在战场上也根本没有一条连贯的攻击线，七团的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在朝四面八方进攻，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缺口。当后方有人要求到前线去时，前线指挥官只能告诉他去往哪个点，或是去往这位指挥官知道还有部下的地方。

七团的伤亡数字开始快速接近一团，终于，五团也接到命令：“好了，小伙子们，准备领取口粮和弹药，我们要去增援山里的陆战七团了。”

五团入山增援之后，仍未能完全缓解七团的兵员危机。陆战一师把所有能用的人员都调了上来，连师部警卫营的兵也抽尽了。

师部的战斗兵抽完之后，便抽非战斗兵，文书、炊事兵、通信兵、驾驶兵都上了一线。这些人上了战场后照样一个顶一个用，一名战地新闻记者端着机枪独当一面，因此还负了伤，另一名炊事兵更是神勇，居然获得了一枚普通战斗兵梦寐以求的银星勋章。

士兵在一线成了稀缺资源，陆战七团的军官们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部队补充兵员。

后方人员中有一些人喜欢战斗间歇来到步兵连，到处闲逛，搜罗能带走的日军装备，前线步兵称他们为“纪念品猎手”。与莱基所说的“战利品狂人”不同，步兵最讨厌这种“纪念品猎手”，因为在他们看来，“战利品狂人”是一道出生入死、刀口舔血的战友，收集战利品理所应当。后方人员算什么？他们流过血，挨过子弹没有？居然也顶着陆战队员的帽子，拿着战利品到外面夸耀，要点儿脸不？

可是突然间，陆战七团对“纪念品猎手”大开绿灯：想不想到前线去捡点儿好东西？去吧，我们保护你。

一去之后，“纪念品猎手”就被扣留下来，当补充兵用。在这方面做得最起劲的是七团兵器连连长布克里少校，这位少校只要发现他的“领地”里有“纪念品猎手”，便如同走在街上捡到了钞票——“纪念品猎手”并不难认出，因为他们的外表和步兵差异很大，典型的步兵一定是胡子拉碴，眼睛血红，而“纪念品猎手”则是整洁，干净，面孔陌生。

你是“纪念品猎手”？好，太好了！不管是护航舰队的船员、海军工程营的工兵，还是机场的地勤人员，也不管事先有没有向原单位请假，一律抓起来，一人发一把枪，然后领到已占领的岩洞担任防守任务。

有人就这样在前线待了一个多星期，以致原单位都以为他失踪了。

奔向前线的后方人员中，并不都是“误入尘网中”的“纪念品猎手”。比如野战仓库的黑人士兵，当一名军官征求他们的意见，问谁自愿为前

线效力时，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五团和七团忍受着一团曾经忍受过的一切。10月3日，两团联合发起攻势，七团进攻峡谷北面和东面的几座目标山头，五团进攻南面的五姐妹山。

五姐妹山，顾名思义，就是由五个陡峭小山包组成的山头。它是当时美军在“血鼻岭”遇到的最为恐怖的一处地形，山头上全是绝壁和断崖，几乎没有可以攀爬的支点。五团在五姐妹山陷入了苦战，伤亡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似乎任何人早晚都无法逃脱这条常规。

伤员必须转运，由于山路崎岖，地势陡峭，需要四个人才能将一副担架抬下来。K连的每个人差不多每天都要轮流当一次担架员，作为迫击炮手的斯莱奇也不例外。

这不仅是一个能把人的腰累断的苦差事，还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具备超一流水准的日军狙击手会尽可能快地向担架员射击，于是担架员也变成了伤员或者死者。

恐惧和疲劳让担架员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一把伤员送出险境，众人就会立刻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不丢下任何一个伤员和同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始终坚持的信条。战争结束后，斯莱奇曾在回家路上碰到一个步321团的机枪手，这名机枪手跟他握手并表示感谢。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名士兵曾在“血鼻岭”被日军炮火击中，他的陆军同伴抛弃了他，是陆战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摸上来，将他运到了安全地带。从此他便发誓，只要见到陆战一师的任何一个老兵，他都要予以感谢。

★以命相赌的追逐赛

苦战不光是白天，还包括晚上。夜袭与反夜袭仍是每天必定上演的剧目，从岩洞中悄悄爬出的日军会秘密渗透到美军防线，整夜进行袭击和骚扰。

某个晚上，陆战一师师部的一名军官在灯下阅读信件时，忽然就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把他吓了一跳。

枪声是从一个岩洞里传来的，而美军认为那个岩洞早已占领了。

岩洞得而复失，意味着白天的辛苦付诸东流，第二天又得重新花代价攻取。这就是七团的布克里少校要抓“纪念品猎手”帮他把守岩洞的原因。

在与五姐妹山的守敌对峙期间，K连整个连都暴露在野外，自然也

是被偷袭的重点对象。

一天夜里，许多日军来到了K连阵地前，他们穿着足袋靴，悄悄地爬过植物丛生的凹凸岩石，然后一边怪叫，一边用刺刀或军刀发起突袭。

K连对此已习以为常，他们先进行射击，一旦日本兵躲过子弹，并蹿入散兵坑或掩体，为免误伤队友，他们便用徒手格斗的方式将对方干掉。

战斗间隙，斯莱奇的朋友、那个冒冒失失的大兵杰伊因闹腹泻，从掩体里走出去方便。在跨过一根木头时，他的脚正好踩在了一个日本兵的背上。

这个日本兵躲在那里，准备实施偷袭，被踩中后立即站了起来。杰伊是经历过格洛斯特战役的老兵，反应也非常敏捷，说时迟那时快，他已将卡宾枪对准日本兵的胸口并扣动了扳机。

“咔嚓”一声，撞针断了，卡宾枪竟然没打响。

要命啊要命，杰伊把卡宾枪砸向日本兵，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打死他！”

日本兵拉开手雷的安全栓，扔向杰伊，打在杰伊的背上落地。不过跟临时撂挑子的卡宾枪一样，它也没响，是一颗哑弹。

日本兵拔出刺刀追了上来。

在这之前，师部一个上尉参谋也是在黑暗中遭到日本兵的袭击，背部还被砍了一刀，所幸他旁边还有一个美军战斗兵，这名战斗兵先下手为强，把日本兵给杀掉了。杰伊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的呼喊也没能即刻招来队友的援助，只能疯狂逃命。

经过这么多战斗，“胆子不大早破了，腿不快早挂了”，但这种以命相赌的追逐赛仍然令人窒息。好不容易，杰伊看到了一个端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队友，便赶快叫喊着向他奔去。

队友看到了杰伊，也站了起来，却没有立即射击。

杰伊一边飞奔，一边扯着嗓子乱叫。片刻过后，那名队友终于开火，他不射则已，一射便是弹匣里的20发子弹全部打空，其中大部分子弹都撞进了日本兵的身体，子弹的爆破力几乎将对方的身体一切两半。

死里逃生的杰伊问这名队友，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开枪，对方笑了：“让日本人跑得更近些，可以看看勃朗宁步枪能否将他打成两半。”

当天晚上的战斗中，K连消灭了所有偷袭者，代价仅仅是杰伊受到

惊吓和弄脏了一条裤子。

这一点并不会令大家感到轻松。陆战队员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岩洞是攻不完的，要想离开这座岛，就必须杀死岛上所有的日本人，否则就是他们自己被打光。

在联合攻势中，七团和五团都曾攻下过目标山头，但后来又都因无法固守而不得不放弃，等于是绕了一圈什么也没能得到，倒是伤亡数字在一个劲儿地激增。一师的警卫营长汉金斯上校便战死于这次联合攻势中，他成为美军陆战队在贝里琉战死的最高级别军官。

10月5日，陆战七团损失的人数已经快赶上早先的陆战一团了，这预示着七团发动团级进攻的使命即将结束。10月6日，五团与七团换防，五团全面接替了七团的攻击任务。到这一天为止，七团共伤亡了1497人，所辖各营的规模均已缩小到接近连级。

五团与七团的换防，只是一支疲惫的、人员损耗严重的部队，被另一支情况相对好些，但其实也很疲惫，人员也受到了较大损耗的部队取代。与之相应，被换下来的人蓬头垢面，不成人形，换上去的人同样步履沉重，两眼空洞。

冗长的战事，巨大的压力，酷热的天气，令陆战队员精疲力竭，从身体到心理都陷入了极度的疲劳。这种情况也被日军掌握，当天，五团缴获了一份日军文件，上面称美军已显疲态，攻势也不再咄咄逼人。

★瓶子里的两只蝎子

10月7日，五团三营奉命向一个叫作“马蹄谷”的大河谷发动进攻。在这个干涸的大河谷里，日军部署了无数重炮，必须尽量予以摧毁。

此次作战采用了步车协同战术，即由六辆“谢尔曼”坦克对三营进行配合。“谢尔曼”一推进到山洞口，就用坦克炮和机枪进行猛烈射击，同时步兵也尽一切力量对坦克进行掩护，以防日军敢死队揣着地雷冲上来，弄断坦克履带。

虽然最终没能攻下“马蹄谷”，但陆战队摧毁了许多藏有重炮的岩洞，也打死了不少日本兵，应该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战例。

可惜这样的战例实在太少，“血鼻岭”一带过于崎岖的地形，常常令坦克无用武之地，大多数时候，步兵们仍然只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平道路。

让士兵学会直面现实，一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色。斯莱奇加入之前就明白这一点，当时征兵的中士问他：“你有没有什么疤痕、胎记或其他特别之处？”

斯莱奇问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中士告诉他：“这是为了等日本人炸掉你的身份牌，我们能在太平洋的某个海滩上把你认出来！”

参加陆战队的人均被告知要勇于面对现实，可是他们对贝里琉岛上的这种超常苦仗却完全缺乏心理准备，包括那些从瓜岛、格洛斯特战役中冲杀出来的老兵。

随着伤亡不断增加，陆战队员中间开始弥漫着一种绝望感，大家觉得能够得到解脱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被打死或打伤。

10月12日，K连的这种绝望感被推到了极致，他们的连长、绰号“高射炮”的霍尔丹上尉阵亡了。与汉金斯上校一样，霍尔丹也是被无处不在的日军狙击手击中的。

霍尔丹是斯莱奇生平认识的最好的陆战队指挥官，这名上尉连长集许多优秀品质于一身，勇敢，干练，正直，威严，坦率，富有同情心，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官兵们的爱戴，被视为全连的精神支柱。

现在，这根支柱“哗”的一声倒了下去。听到消息后，斯莱奇无比震惊，刹那间，感到世界已经完全崩溃了一般，他坐在钢盔上，轻声呜咽起来。

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揉着眼睛，这群从不轻易落泪的汉子全都在心灵上受到了致命打击。

此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复仇机会突然从天而降。日军军官一般很少出洞，但这一天却出人意料地聚拢在了岩洞口，并且还坐在树下的桌子旁吃起了东西。

炮兵观察员发现后，立即向斯莱奇所在的迫击炮小队通报射程。五发炮弹迅速出膛，第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击穿了树冠，可惜它是个哑弹，没有爆炸，日军军官趁此机会埋头冲进了洞里。

后面四发炮弹也全部命中目标，树冠和桌子被炸得粉碎，但日军军官已经躲到洞里去了。

黄金机会就此从指缝中溜掉了，像这样让人既恼怒又沮丧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你想复仇，想尽快来个了结，答案却是不可能。

当天，美军对外发布官方公报，称对贝里琉岛的进攻阶段完全结束，整个战役已接近尾声。仍在前线见证死亡的陆战队员们对此只能报以冷笑，一个人说：“指挥官如果认为贝里琉的战斗能马上结束，他们可就都疯了。”

另一个人嘟囔着：“师指挥所的人应该到这儿来看看，告诉这些该死的日本佬，进攻阶段结束了。”

虽然陆战五团的整个编制仍在前线，但真正能用于作战的只剩下三营。10月13日，五团三营奉命重新发起进攻，以强化防线。

与战役初期相比，因为缺乏弹药，日军的射击次数已大为减少，每次发炮也只打几发炮弹，但作战效率并没有随之下落。只要他们发现陆战队运动到一个特定位置，便会用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大炮进行集中射击，射击之猛，犹如一场暴风雨骤然而至。

他们就是困兽，已不指望得到岛外的增援，或者把美军赶出岛，他们只是为杀人而杀人，除此之外，再没有更高的目标。

斯莱奇曾在路边见到三具美军陆战队员的遗体，他们战死后因来不及转运后方，全都遭到了疯狂虐尸，尸体“像被食肉动物蹂躏过”一样，足见残余日军的凶残和歇斯底里。

这些情景让活着的陆战队员满腔愤怒，都恨不得立刻让这些“斜眼的畜生”（指日本兵）受到惩罚，但大家已经实在力不从心，整个三营的进攻势头看上去更像一台破旧的蒸汽机在大口喘气。斯莱奇后来得出一个结论：造成战斗压力的关键因素，不是战斗过程本身有多么残酷和激烈，而在于战斗的时间，显然，贝里琉岛战役时间之长，已远远超出了陆战队员承受力的极限。

10月14日上午，气喘吁吁的五团三营终于基本完成任务，有如“牵引着一列小车登上一段陡峭的台阶”，他们在扩大的防守阵地上堆起了沙包，拉起了蛇腹式铁丝网。

整个陆战五团至此已伤亡1378人，盖格决定把包括五团在内的陆战一师全部换下来，而代之以陆军的“野猫师”。

10月15日，321步兵团二营排成单列进入五团三营防区，与他们进行换防。换防时，斯莱奇所在的K连原有235人，只有85人还没有负伤，7名军官仅剩2名，伤亡率达到64%。

在贝里琉岛，对阵双方就像瓶子里的两只蝎子，一只受了重创，另一只也差不多了。11月24日，在对峙70天后，日军总算被熬到了油尽灯枯，连喝的淡水都没有了。最高指挥官中川州男大佐向大本营发出标题为“樱”的绝命电：“贝里琉岛上一切都完了。”随后，他烧掉军旗和机密文件，剖腹自尽，一道魂归西天的还有岩洞中60名无法行动的伤兵。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中川绝对是够本了，在他守卫贝里琉岛的过程中，大本营共向他发来11道慰问状，死后还将他连升两级，追任其为陆军中将。

1944年11月25日，日军终于停止抵抗，至少有10900名日军死亡，仅在一个大山洞里，美军就发现了1000多具死尸，另有302人被俘虏，这些日俘除少数士兵外，绝大多数是劳工。

在美国战史上，贝里琉岛战役是伤亡率最高的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最精锐的陆战一师共伤亡6526人，第81步兵师也伤亡了3278人，合计伤亡9804人，已接近日军的阵亡人数，这在过去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罕见的。物资和弹药损耗更是惊人，据统计，每消灭岛上的一个日军，平均就需耗费1589发弹药。

在离开贝里琉岛的那一刻，斯莱奇问一名曾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对贝里琉岛有何看法？

面对新兵的叫苦，老兵们通常都会不屑一顾，说上些“如果你认为这很糟，就应该去老陆战队试试”这样的话，然而这名老兵的回答出乎斯莱奇的意料：“孩子，真是糟透了！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我准备回美国了，经过这次战斗，我已经受够了。”

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美军在贝里琉岛付出的空前伤亡代价，给尼米兹的“僵持行动”引来了极大争议。包括哈尔西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僵持行动”没有必要，正如一位负责火力支援的海军少将所说：“如果军事领导人的预见同他们的事后聪明一样准确，那么毫无疑问，根本就不用去进攻并占领帕劳群岛。”

真正让“僵持行动”显得多余的，却是它本来要支援的对象——麦克阿瑟指挥的菲律宾登陆行动。

日军大本营事先并不知道美军要先登陆哪里。马里亚纳战役结束后，菲律宾群岛、中国台湾岛、日本本土各岛屿都有可能成为美军下一步要猎取的目标，而对日本人来说，守住菲律宾群岛、中国台湾岛，基本上与守住日本本土各岛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守住这些外围岛链，才能把至关重要的石油从东南亚运往日本本土。

为此，大本营制订了一项名为“捷代号作战”的防御计划。该计划包含四种作战方案，守菲律宾群岛的叫“捷1号”，守中国台湾岛、琉球群岛、日本本土南部各岛的叫“捷2号”，守日本本土中部的叫“捷3号”，守日本本土北部的叫“捷4号”。

1944年10月6日，苏联外交部告诉日本驻苏大使，说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得知当时驻中国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已经奉命出击，准备孤立菲律宾群岛。在莫斯科的暗示下，日军大本营逐渐确信美军会首先登陆菲律宾，遂向设于马尼拉的南方军总司令部下达指令，要求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做好准备。

★早干什么去了

“捷代号作战”本质上虽为防御计划，但从日军大本营到南方军，所持的仍是要一口咬死美军，从而将菲律宾变成“最后决战”战场的想法。寺内甚至认为，光凭菲律宾的陆基飞机，就能在美军登岸前击沉大部分美舰。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比如第14军司令官黑田重德中将就主张实施纵深布防，他还曾多次告诫寺内：“说空话并不能击沉美国军舰，把我们的飞机与他们的相比，这点更是明显。”

寺内哪能听得进半点儿逆耳之言，他当即削了黑田的职务，给出的

表面理由是黑田“花在打高尔夫球、看书和私事上的时间，比履行公职的时间还多”。

从这时候起，山下奉文大将奉命接替黑田，指挥菲律宾各岛地面部队。

两年前，山下在马来新加坡一役中声名大震，但这位“马来之虎”只是被调到中国东北，担任了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有功不得封赏，对山下而言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官方的说法，是山下口无遮拦惹了祸，他居然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声称，被日军占领的马来亚及苏门答腊等地都已是日本的领土。

有些话，自己知道是一回事，说出来是另一回事。那时，日本政府正到处宣传，说在把英美逐出东亚后，他们要支援和协助东南亚各国独立，以步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山下的讲话等于承认了日本是在发动侵略战争。

然而，事情的真相又往往远比表象要复杂得多。按照山下的战功，要么不升，要升就得担任陆相或至少与之相等的职位，而东条当时正集首相、陆相于一身，此君的气量跟寺内差不多，都只有芝麻绿豆大小，如何肯轻易让贤？

另外，山下本身还有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有年轻时参加过“皇道派”的“劣迹”。东条当政期间，日军大本营“统制派”当道，东条本身就是“统制派”骨干，而“统制派”与“皇道派”过去曾是对立的两个军阀派系，山下一旦回东京出任要职，就会被认为代表了“皇道派”的东山再起。

马来新加坡战役之前，率领精兵的山下犹如穿着一身名牌，赢得这一战役后，他自己瞬间也变成了名牌，一旦期许得不到满足，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可是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山下再愤懑不平也无济于事，他只好自我解嘲，称之所以会被平调到中国东北，缘于自己是一块“压制苏联的大石头”。

马来新加坡战役，可算是日本陆军在东南亚作战取得战绩的顶峰，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山下的部队不断被抽往南方去填坑，然后一去不回。

内心受伤的山下似乎也不愿去南方了，特别是如愿晋升大将之后。一位军官曾经问他：“阁下，南边怎么样？不是有些可疑吗？”山下回答道：“有什么可疑？我们的眼睛用不着朝着南边啊！”说完，他用下巴指了指北面：“我们朝着这边就行了！”

山下乐意的，恐怕还是上调东京，出任陆相什么的，再次一点儿，赖在东北也不错，可是送到他手中的指示电令，却是要他重返南方第一线。

南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山下比谁都清楚。眼看濒临绝境了，你们这时候才想起我，要用我，早干什么去了？

奉命动身之前，山下对他的作战参谋说，他深恐菲律宾战役“将是一次湊川之战”。湊川之战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被日本人奉为英雄的楠木正成就在这次战役中兵败自杀。山下说这番话，表明他已意识到，菲律宾战役将是一场没有打胜希望的战役。

想当年攻下新加坡时，山下是何等不可一世和骄横残暴。为了对华侨的抗日行动进行报复，他和辻政信曾共同下令，用麻袋分装几万华侨，用大型船只驶至远海，然后全部推入海中淹死。此时预感到末路将至，这个不可一世的刽子手居然也走上了伤感婉约派路线，在长春关东军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他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到菲律宾报到之前，要经过东京，但大本营只允许山下在东京停留两天。

这一系列安排都是新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做出的。在派系划分上，东条是“老统制派”，梅津是“新统制派”，反正都跟“皇道派”不是一条线上的。

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派系这个“原罪”。山下的小暴脾气终于发作起来，他红着眼叫喊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在这回的战争中头一次踏上东京的土地，这次也下决心不想再回来第二次了。只两天，磋商、告辞不是都来不及了吗？”

经过一番交涉，出发日期顺延了四天，山下的脸色这才稍有缓和。在最后一天离家时，他给家人留下了一张字幅：“如果时机到来，要飞回旧巢，燕子呀！”

1944年10月6日傍晚，山下乘机到达马尼拉北郊的克拉克机场。隔天他向寺内报到，与寺内仅仅会谈十分钟后，他便走出了南方军总司令部：“讲话太多，就无法打仗了。”

山下急匆匆地要进入状态，但实际上已经有人给他摆好了棋局，他要做的，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越俎代庖的这个人，便是调他来的寺内。寺内不光是撤了黑田的职，就连黑田班子里的那些幕僚也撤了个干净，撤完以后，南方军总司令部就直接代替第14军决定了菲律宾的作战思路。

菲律宾虽有多达7100个岛屿，但面积超过1000平方英里的岛只有11个，其中最大的是棉兰老岛和吕宋岛，两个岛加起来，占到菲律宾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相比之下，莱特岛只是个小弟，其面积仅相当于棉兰老岛的1/13。

不过这说的只是地理概念，回到军事上，莱特岛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它是菲律宾群岛的心脏，而且海湾宽广，便于美军登陆。

南方军总司令部的一众参谋比较来比较去，还是确定不了应该在哪里“决战”，是棉兰老岛、吕宋岛，还是莱特岛。一个参谋最后提出，干脆，不要再闷在屋子里打哑谜了，把军队分散到菲律宾南部的各个岛上，美军要么不来，来了就分别迎战。

寺内按此意见上报，参谋本部一看，分散了还怎么“决战”？一定要集中兵力！

虽然不能准确预言美军的计划，自家的情况总是知道的。吕宋岛的道路最好，也最易于防守，于是寺内决定把大部分陆军兵力都集中在吕宋岛，如果美军向吕宋岛以外的菲律宾各岛，包括莱特岛，发动进攻，将主要从海、空进行迎击，换句话说，吕宋岛以外的活儿将主要交给海军。

★车还是那套车

山下拿到的，就是寺内预先做好的方案。让山下为难的是，这一方案执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因为里面只有大致目标，并没有精细的可操作计划。

吕宋岛到底应该怎么进行防守？还有，第14军全部分散在各个岛屿，指挥官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对这些关键问题，寺内提供的方案全未涉及。

按照规定，第14军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作战计划，但必须经过南方军总司令部的批准，也就是说，第14军并不能够完全独立自主。

山下的那些年轻幕僚都对此表示不满：“照这样的话，不是一动也不能动了吗？”

山下虽然也是满腹牢骚，但他已顾不得与寺内计较短长，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遍访所属各部队，掌握切实情况后，赶紧制订出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

问题是，第14军各部大多分散驻扎于遥远岛屿，山下如果当天去的话，当天难以返回，而军司令部又一天都少不了他——年轻幕僚到任的时间比他都晚，根本不熟悉情况，参谋长武藤章中将又尚未到任，山下要是一走，第14军的指挥系统极可能面临停摆的危险，万一美军突然攻过来怎么办？

山下只好坐在军司令部里，眼巴巴地苦等武藤参谋长的到来。

武藤没来，哈尔西来了。

随着战线的不断推进，哈尔西原来的南太平洋战区距离第一线战场越来越远，虽说山不转水转，可那些大小战役再怎么转都转不到他那里。第三舰队也逐步降为守备部队，所属的大部分海军和陆战队调拨给了尼米兹，陆军部队和一些军舰则移交给了麦克阿瑟。

让哈尔西这样能征善战的悍将无事可做，显然是一种极大的人才浪费，而且哈尔西本身也不是一个能在办公室里坐得住的人。尼米兹的办法是将太平洋舰队分成两套班子：当太平洋舰队由斯普鲁恩斯指挥时，称为第五舰队，而在哈尔西统帅时称为第三舰队，第58特混舰队的番号也随之更改为第38特混舰队。两套班子实行轮换，即一套班子在前线指挥打仗，另一套班子便在后方策划酝酿下一次作战，两套班子交替进行。尼米兹形容为：“车还是那套车，不过换了一个赶车的人而已。”

哈尔西先被尼米兹派去给麦克阿瑟赶车，替换下来的斯普鲁恩斯为之后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做准备。这种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双梯次进攻模式，不仅能充分使用指挥人才，把一个舰队当成两个舰队来用，客观上也迷惑了对手。日本人一直以为太平洋上存在两个美军舰队，一个叫第三舰队，一个叫第五舰队，他们一个劲儿地惊叹，老美的舰队怎么会有这么多？

自1944年10月10日起，哈尔西率领第38特混舰队长驱直入，使用舰载机奔袭的方式，对马尼拉、吕宋、冲绳、中国台湾的日军航空基地发动了一连串进攻。

舰队远程攻击，这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是相当危险的，现在却用不着太过担心，因为那些起飞迎战的日军飞行员大多是刚刚接受训练的菜鸟，战斗经验可谓一片空白，实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在电影上看过。

这些电影皆为二战时期日本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东宝映画公司制作，整个过程是先挖一座湖，然后在湖上摆一些近两米长的美舰模型。摄影师站在塔架上，用摄影机从各个角度拍摄这些模型，模拟各种速度。影片拍摄完成后，即专供飞行员观看，以代替作战训练。

电影跟现实的差距岂止千里万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不是能省油嘛，就只能这么干了。

当时福留繁中将指挥的第五基地航空部队正驻守台湾岛，他们进行训练就是看电影。当美军舰载机对台湾岛的机场发动突袭时，福留繁把他的230架战斗机全部派到空中迎战，自己则站在战斗指挥所里观战。

福留繁眼看着日机大批地朝美机扑去，片刻工夫，就见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起火，往地面栽去，空中弥漫着爆炸的闪光以及一条条弧形的浓烟。起初他以为掉下去的是美机，禁不住拍手称快：“打得好！打得好！”

一次大胜仗！”

同时，福留繁也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的飞行员会干得这么漂亮，“不能要求他们打得再出色了”。走近一看，他才弄清楚，原来被击落的全是日军战斗机，难怪落得那么快呢。

大失所望的福留繁再往天空望去，上面威风凛凛盘旋着的全是美机，其战斗编队几乎可以用坚不可摧来形容，冲过去的日军战斗机无一例外，都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纷纷往下掉。

台湾岛周边海面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一边倒的战斗，一些日军鱼雷机刚刚飞抵台湾岛，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在空战中被打了下去。哈尔西只损失了79架飞机，其中大多数还是被高射炮击落的。

在哈尔西发动的连珠炮似的强劲空袭中，第38特混舰队共击毁日机1200余架，仅仅一天，菲律宾的日军空中力量就被打掉了60%。这还只是“主食”，作为捎带的“副食”，停在马尼拉港的16艘日军舰船被击沉，堆积在栈桥附近的燃料、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的70%被炸毁，4000桶汽油转眼化为乌有，汽油燃烧的火柱一直延展到了马尼拉市的上空。

那正是汽油奇缺，一滴油等于一滴血的时候，负责督导空战的日军指挥官急到七孔流血，可又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招架才好。

为应付危机，日本海军急忙派出“T”部队。这是半年前，联合舰队针对第38特混舰队专门建立的一支特殊攻击部队，主要由鱼雷机组成，飞行员除历次海空作战中的幸存者，又补充了一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新手。10月14日天黑后，“T”部队好歹逮到机会，在台湾岛海域附近实施了一次偷袭。

在这次偷袭战中，“T”部队受损十分严重，出击的106架鱼雷机没剩下多少，而美军只有两艘巡洋舰中弹受伤，标准的得不偿失。可是逃回来的菜鸟们却认了真，他们把自家飞机坠毁时发出的火光当成了美舰被击沉的证据，最后报出的“战果”十分惊人：击沉航母1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

这个报告中的任何一个数据都值得怀疑，然而日本国内还是选择了深信不疑。10月15日凌晨，“东京玫瑰”在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虚构的胜利：“米彻尔海军上将的航母全部被击沉——瞬息之间！”

“第二个珍珠港”就此从天而降，裕仁天皇给联合舰队颁发了嘉奖手谕，同时传谕全国放假一天，进行大肆庆祝。自从东条组阁以后，日本实行一周七天工作制，星期日遭到彻底“废除”，整个日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假日了。

当东京、大阪举行国民祝捷大会，到处张灯结彩的那一刻，就如同日本的回光返照。

★临门一脚

美军也收听“东京玫瑰”，哈尔西在为日本人的眼神和智商着急的同时，立刻想到了应该投其所好，再给眼前这个妄想症病人多加点剂剂量。他向珍珠港发去一份假电报：“第三舰队已救捞起被击沉击伤的舰只，现正在退却。”

与此同时，哈尔西暂时将第38特混舰队的大部分舰船从台湾岛附近海域撤走，那两艘受伤的巡洋舰作为“诱敌第一分舰队”，由拖船拖着，远远地跟在舰队后面逡巡行驶。

日本从上至下可谓病得不轻，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正好在台湾岛视察，他居然也认为哈尔西是在落荒而逃。在做出“敌人有了损伤，目前正是进攻的好时机”的判断后，丰田将所有保存下来的航母舰载机全部派去支援陆基部队，并派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舰队从日本本土南下，“以歼灭残敌”。

“东京玫瑰”很迅速地继续跟着鼓噪，宣传说美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军舰、飞机正在乘胜追杀这些像无头苍蝇般东飞西撞的残敌。远在珍珠港的尼米兹怕这种夸大其词的广播动摇军心，特地在内部高层出示了哈尔西另一份情况属实，而且非常具有哈氏幽默风格的电文：“第三舰队被击伤的船只已被修复，正以高速朝敌方撤退。”

眼看就要用套子逮到猎物了，关键时刻，日军的远程侦察机终于发现了第38特混舰队，飞行员辨认半天，也没有看出其中哪一艘航母有明显受伤的迹象。

侦察机传回的情报，给丰田和日本政府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原来幸福是个如此不靠谱的精灵，破天荒的假期算是白放了。

丰田急忙将舰队撤回日本西南的琉球群岛。见对方没有上钩，哈尔西十分扫兴，但木已成舟，他也只好率第38特混舰队向莱特岛附近的预定海域驶去，以便为登陆作战提供直接支援。

10月16日，麦克阿瑟乘坐金凯德的旗舰“纳什维尔”号巡洋舰离开了查亚普拉。此前他在布里斯班告别妻子时，只留下了五个字：“我不回来了！”

妻子很明白丈夫的心情，遂寄语：“当你认为我回马尼拉的时机成熟时，就马上派人来接我。”

麦克阿瑟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纳什维尔”号周围的船只多到令人吃惊，以至于前后左右全是船的影子。这些破浪前进中的舰船熟练地执行着规避战术，一会儿现出舷侧，一会儿露出舰艏，十分威武雄壮。

在莱特战役中，第三舰队实际上是被拆开了，其两栖作战部队全部

借调给了第七舰队，哈尔西能直接指挥的只是第38特混舰队，这使得第七舰队的军舰数量达到了700多艘，确实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舰队，其规模与气势，堪与四个月前实施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力量相比肩。

似乎也只有这样波澜壮阔的场面，才足以映衬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的浩荡气魄。在逃离菲律宾后的31个月的时间里，这位老军人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无时无刻不在与困难做斗争，与命运打擂台，如今就剩下临门一脚了。

置身万千旗幡之中，人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沸腾的热血，什么叫澎湃的激情，什么叫精彩痛快的人生。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人没能等到这一刻，比如麦克阿瑟的老朋友、菲律宾第一任总统奎松。接任者是副总统奥斯米纳，他作为菲律宾的新任总统参加了这次进军。

10月17日，驻守莱特岛的第16师团发现美军正在莱特湾的出海口扫雷，还占领了莱特湾周围的一些小岛，于是赶紧向东京发去急电。

日军大本营终于确切地知道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了。

在“捷1号”的作战方案中，曾初定由海军在莱特岛与美军周旋，但海军究竟会出动多少兵力未有定论。参谋本部就此向海军咨询，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语出惊人，他表示要集结麾下所有舰艇，到莱特湾与美军决一雌雄。

陆军将领们马上担心起来。尽管曾与海军争这个夺那个，可起码的利害关系他们还是拎得清的：联合舰队的残余舰船已经不多，也是日军在军事上的最后一点儿资本，一旦失败，可能连保卫日本列岛的力量也没有了。

佐藤贤了一脸愁容，他用哽咽的声音说：“联合舰队不仅属于海军，也属于国家，只有舰队存在，才能使敌人不敢妄动，所以，诸位请慎重。”

丰田则是一副大丈夫气吞湖海的架势，他再三强调，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大赌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是“摧毁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敌人的最后一个机会”。他还指出，如果“捷代号作战”失败，美军完全占领菲律宾，日本通往南方的航线将被完全切断，那样即便联合舰队在“捷代号作战”中一舰不发，也等于自我毁灭——要么回日本海，要么留在南海，前者燃料断绝，后者得不到武器弹药的供应。

丰田反问道：“以牺牲菲律宾的代价挽救舰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众人尚在对丰田的话进行权衡，“捷1号”的主要设计者、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中将已经坐不住了。

好不容易鼓捣出来的方案，自家海军只能唱唱配角，倒让陆军做了主角，把中泽急得肠子都要从肚子里爬出来了。他泪流满面地向大家恳求，要求给联合舰队一个机会，要么赢得海上决战的胜利，要么就像“死亡之花一样盛开”。

中泽这么眼泪鼻涕一淌，便没人表示异议了，“捷1号”的作战规模由此得以光速升级。当天下午，经过天皇的批准，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同时采用无线电密码，向各自的下属部队正式发出了“捷1号”作战指令。

指令虽然发出了，但在陆军方面，山下的具体作战计划仍停留在空白状态，一方面是武藤未至，另一方面则是山下压根儿没有料到麦克阿瑟会来得这么快。

10月19日晚，第七舰队到达了莱特湾，随着舰队的到来，莱特湾内仿佛一下子竖起了无数幢大楼。

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午夜，下面是阴森森的海水，上面是黑漆漆的天空，大家好像被包裹在无形的斗篷里一样。

再过几个小时，战斗就要打响了，躺在闷热船舱里的士兵没有几个能安然入睡，他们中有人躺在吊床上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有人悄悄地溜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

军舰上开始播放广播，那是新教和天主教的祈祷声，很多人却感觉是在提前参加自己的葬礼。此情此景，连空军指挥官肯尼都有些不自在了：“我真希望是在飞机上，而不是在船上。”

麦克阿瑟一直站在甲板上望着周围舰艇的轮廓，直到深夜，他才回到内舱。

莱特岛居于菲律宾腹地，处在日军机场掩护网的中心。凭借自己极其丰富的戎马经验和军事知识，麦克阿瑟早已意识到，在他指挥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莱特登陆战将是最大胆、最困难、最复杂的一次。

与山下一个字的计划都没有不同，麦克阿瑟对作战计划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他告诉助手，必须反复推敲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一旦攻下莱特岛，就将决定菲律宾群岛乃至对日作战的命运，为此耗费的任何心力和脑力都不是多余的。

纵然如此，麦克阿瑟的内心也和普通士兵一样忐忑不安。他拿起《圣经》，再度默诵起那几段熟悉的文字，在心里祈祷：“仁慈的上帝，保佑这里的每个人在早晨都能平安无事吧！”

★我回来了

10月20日，破晓时分，“黑色斗篷”开始逐渐消失，战列舰进行齐射，“纳什维尔”号巡洋舰的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登陆行动开始了。

遭到战列舰射击的，是麦克阿瑟亲自选定的滩头，从那里往纵深突破，就是位于莱特岛东北沿岸的杜拉格和塔克洛班。

登陆点的选择很有讲究，杜拉格、塔克洛班均有日军机场，而且根据飞机侦察和菲律宾游击队提供的情报，两个滩头的防御阵地并不坚固。

舰队做好了迎接日机大规模反击的准备，但日军唯一一次认真的反击，只是出动了一小批鱼雷机。这些鱼雷机避开美军战斗机和高射炮，让“檀香山”号重巡洋舰受了点儿伤，不过对庞大的美军舰队而言，这点儿损失完全微不足道。

一个小时后，运输舰驶入离岸七英里的换乘地区，士兵们陆续进入登陆艇。这次的登陆主力由海军陆战队换成了清一色的陆军：克鲁格的第六集团军，也即“白杨树部队”，总共四个突击师，约20万人。

换乘期间，各战列舰停止射击，以便让巡洋舰、驱逐舰和火箭炮艇可以开得离海岸更近一些，麦克阿瑟所乘的“纳什维尔”号巡洋舰也随之驶进海湾，在离海滩两英里的海面上抛锚。麦克阿瑟凭栏观望，能够清晰地看到拍岸浪花把海滩打出条条沙痕的模样，还可以依稀见到晨曦中的城市，以及城市背后丛林覆盖的山峦。

杜拉格是麦克阿瑟自西点军校毕业后的第一个落脚处，那时的他是工兵营上尉，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军官，而今他早入花甲，杜拉格却还没有多大的变化。

杜拉格，我回来了！

在炮击中断数十分钟后，美军舰队再次实施轰击。刚开始的爆发性射击被万炮齐轰替代，连“纳什维尔”号也加入了其中。

震耳欲聋的炮声中，一道道浓黑烟柱不断从地面升起，与此同时，密密麻麻的舰载机从人们的头顶呼啸而过，对海滩上的日军据点进行俯冲扫射。

更为壮观的场面还在后头。火箭炮艇系用普通的步兵登陆艇改装而成，随着一声令下，数以千计的火箭弹嗖嗖地从炮艇飞出，耀眼的尾焰在天空中划出了各种杂乱无章的图案。

只听得天崩地裂的巨响，整个海岸线成为一片火海。当浓烟散去，那些已跳上登陆艇上的士兵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前长着茂密树木的海岸，瞬间成为一片废墟。

上午9点45分，斑斑点点的登陆艇朝海滩直冲过去。场面异常壮观，若不是海岸上硝烟四起，烈火升腾，倒很像是移民在大批迁移。

麦克阿瑟在“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观察着战斗进程，尽管军舰颠簸得很厉害，但他始终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那里。下午1点，他与参谋长萨特兰、空军指挥官肯尼、菲律宾新任总统奥斯米纳，以及几名新闻记者一起登上了一艘小型登陆艇。

从年轻时候起，身为高级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在战场上就很少携带武器，除非下雨才戴钢盔。除了嘴里的大烟斗必不可少，他喜欢握一条马鞭，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脚上擦得锃亮的高筒马靴，那模样仿佛在骑马似的。很多战地记者当时都戏谑地称他为“军中的花花公子”，一名记者还当着面问他：“请问您为什么要打扮得如此与众不同？”麦克阿瑟直言不讳：“为了一举成名！”

如今的麦克阿瑟早已是功成名就，但爱耍帅的习惯却丝毫未变。登上小艇之前，他特地换下已被海水打湿的衣服，代之以一身熨得笔挺的军装，然后是一副墨镜、一杆烟斗，屁股上挂一支他父亲留给他的老式左轮枪。

登陆艇顺着浪花缓缓地冲向海滩。耳边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响，当船驶近岸边时，可以听到冲锋枪发出的嗒嗒的射击声以及士兵们的欢呼，麦克阿瑟甚至还能轻易辨认出，在离海岸不到100码的地方，有日军飞机子弹射出时咯咯咯的声音。

麦克阿瑟对奥斯米纳说：“啊，我们到家了！”转过头，他又笑着拍了一下萨特兰的膝盖，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回来了。”

在离岸还有十码的地方，登陆艇突然搁浅，船身牢牢地陷在沙中，舷梯则“呼”的一声沉入水中。

岸边此时已经挤满了登陆艇，负责调度的海军勤务队队长烦不胜烦，他显然没有耐心为这些来“瞎凑热闹”的陆军高官提供什么特别服务，因此大声吆喝道：“下来走！”

麦克阿瑟等人跳下齐膝深的海水，涉水上岸。他们看到有四艘较大的登陆艇被日军迫击炮击中，其中一艘还冒着火焰。肯尼也注意到，附近应该有许多日军狙击手，从三八步枪那噼噼啪啪的响声来判断，有些狙击手只有不到100码的距离，恰与麦克阿瑟的观察相符。

非常具有冒险性，非常富有戏剧化，这就是麦克阿瑟登上菲律宾土地时的情景。随行记者在拍下这一珍贵镜头的同时，听到麦克阿瑟在自言自语：“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麦克阿瑟迈着大步走在一行人的前面，他只用了三四十步就到达了沙滩，这几十步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意义最为深长的步伐。

尽管知道滩头的战斗仍未结束，日军狙击手就藏在不久的灌木丛中，但麦克阿瑟神色如常，与周围的人谈笑风生。

一名士兵看到他后赶紧用肘轻推了一下同伴：“看，麦克阿瑟将军！”

同伴连头也没抬：“啊，是吗？他大概把琼（麦克阿瑟的夫人）也带来了吧。”

麦克阿瑟爱出风头，不过他此次冒险登岸，并不是单纯“瞎凑热闹”。在向将领们询问了几句登陆进展情况后，他开始走向已建立起来的流动广播站，以便向菲律宾人发表无线电话话。

★大吉大利的好梦

下午2点，通信兵把麦克风接到了麦克阿瑟面前。天下起了小雨，站在蒙蒙细雨中，麦克阿瑟对着话筒发表了一篇即兴演讲。

“这里是‘自由之声’广播，我是麦克阿瑟上将。菲律宾的市民们，我已经回来了！我军正重新踏上被（美菲）两国国民鲜血浸染的菲律宾土地……”

麦克阿瑟的演讲，通过菲律宾游击队的通信波长进行广播：“向我靠拢，继续发扬不屈不挠的巴丹精神和科雷希多精神，随着战线向前推进，把你们带进作战区内。起来，战斗！”

在结束演讲时，麦克阿瑟反复呼喊道：“为了你们的故乡和家庭，战斗！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战斗！为了你们神圣的死者，战斗！”

喊完三个“战斗”，他已是浑身颤抖，显然是动了真感情。

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麦克阿瑟向罗斯福报告了喜讯：“这是从解放了的菲律宾发出的第一封信，我想您也许乐于把它收藏起来，希望它有收藏的价值。”

罗斯福总统很快发来贺电：“举国上下感激你，全国都为你及你的部下终于反攻回去所取得的成功而祈祷。”

当天的登陆战确实值得庆贺，到傍晚时，美军已经控制了长达17英里的前沿阵地，并运上了十多万吨物资，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只有49名士兵在登陆时阵亡。之前麦克阿瑟曾向罗斯福承诺，只要由他指挥菲律宾登陆，美国绝不会招致重大损失，事实证明他并未自食其言。

麦克阿瑟返回旗舰，他可以安心睡个踏实觉了。晚上，他做了一个

梦，梦中出现的不是刺刀、子弹、炸弹，而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莱特老人。

老人从炮火中慢慢走来，伸出双臂欢迎他：“您好，元帅先生（菲律宾授予麦克阿瑟元帅头衔），见到您很高兴，我们好久不见了。”

麦克阿瑟无疑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梦，他的对手山下能做什么样的梦不得而知，但在得知美军登陆莱特岛后，山下已经有了自己的计算，那就是一旦莱特岛不保，就索性集中兵力在吕宋岛组织防御，所谓舍一子守一子。

另外，山下终于了结了一桩心事：当天晚上8点，武藤章中将从苏门答腊来到了名为“樱兵营”的第14军司令部。

武藤章原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他跟东条不对付，才被东条“流放”到了苏门答腊岛，这段经历也让他跟山下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在从苏门答腊岛赴任途中，因受到美机袭击，武藤曾趴在被雨水淋湿的机场上避难，弄得满身是泥。山下的副官桦泽宾吉大尉看到他这副尊容，起初还起了疑心，后来联想到山下曾讲述的武藤的样貌，觉得大致不差，这才把他让进二楼的会客室。

见到武藤后，山下也被他的熊样弄得笑了起来：“辛苦，可等你好久了！”

第二天早晨，由于有美机来袭，这位参谋长不得不躲到地下工事的作战室内，向司令部人员和参谋做了到任的致辞。

美军登陆莱特岛，忙坏了参谋田中光佑少佐，田中因此姗姗来迟，到会后他赶紧向武藤道歉。

武藤显然还不知道美军已经打过来了，故作轻松地说了句：“登陆吗？那可有趣！”然后一边转身看墙上的地图，一边问田中：“那么，莱特岛在哪里？”

参谋长居然不知道莱特岛在哪里，田中瞬间有一种石化的感觉，他连忙举起指示棒，按在地图上：“是，在这个位置上。”

“喂，参谋长连菲律宾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散会后，年轻的参谋们无不捧腹大笑，这个大笑话也很快传遍了“樱兵营”。

武藤刚刚弄明白莱特岛在哪里，南方军总司令部就派作战参谋甲斐崎三夫中佐来到了“樱兵营”。甲斐崎让山下考虑，是否要增派相当兵力在莱特岛与美军进行决战。

按照原先的“捷1号”作战方案，山下明确自己的任务就是在吕宋岛与美军作战，莱特岛方面只会让联合舰队和岛上的第16师团应付，而且

向莱特岛增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是把吕宋岛的两个师团运过去就面临许多困难和危险——急切之下，到哪里找那么多的运兵船？

甲斐崎只带来一张嘴，未有任何证明，山下便以这只是甲斐崎的个人意见为由，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肚皮官司

日军尚在摇摆不定，美军已向莱特岛的内陆迅速挺进。10月21日，也就是武藤询问莱特岛在哪里的这一天，“白杨树部队”占领了杜拉格机场，作为莱特岛首府的塔克洛班的大部分也被解放。

杜拉格机场的周围有无数小沼泽，平原上沉积了厚厚的淤泥，排水系统又不好，即便占领后也无法立即投入使用。麦克阿瑟深知机场的重要性，他下令工兵全力修复机场，同时在岛上招募菲律宾人进行协助，以加快工程进度。

10月22日，山下仍不准备向莱特岛调兵，但他突然接到了寺内发来的命令。在这份命令中，寺内声称歼灭美军的良机已经到来，要求第14军与海空力量携手，尽可能以优势兵力消灭莱特岛上的美军登陆部队。

山下这才明白，原来甲斐崎昨天不过是宣布了寺内的旨意而已。

寺内所说的“良机”其实是上了海军的当。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在察觉“第二个珍珠港”纯属杜撰之后，赶紧对先前的“战果”进行修正，改为“最多击毁美舰四艘，航空母舰一艘也没有击沉”。

这是与事实最接近的一组数据，但这组数据并未通报给陆军——原因不难理解，海军做了如此丢脸的事，恨不能一床棉被全给盖住，怎么还能再让陆军了解得那么清楚？

结果寺内便以为美军舰队已遭重创，攻入莱特湾的不过是其残余部队。既是残余部队，可用以作战的航母和舰载机必然有限，也就是说，美军虽然已登上莱特岛，但缺乏强有力的海空后援，此时不歼，更待何时？

寺内出身名门贵族，向来心高气傲，以铁石一般的性格自居。想想看，昔日号称神勇无敌的联合舰队，如今的身段都已被整得像幼苗一样了，可人家丰田照样喊打喊杀，还那么倔强有种，我寺内怎么能甘居人后呢？

山下并不了解寺内的肚皮官司，他只觉得在事先既没有精神准备，又未制订作战计划的情况下，单靠增派兵力，“决战莱特”很难有取胜的可能。莱特岛一败，在实力已被完全消耗的情况下，吕宋岛也难以保住。

见山下一脸愁容，武藤便建议派人去南方军总司令部证实一下，顺便看看能否让寺内收回成命。

参谋副长西村敏雄少将去了南方军总司令部。得知西村的来意后，寺内大为光火，一张红得发亮的童子脸拉得老长：“反正，让你们干就干！”

有的人在外面未必有赚一毛钱的本事，在家里却有天王老子也比不上的威风，寺内就是这种人。事已至此，山下也只得违心接受，他向第35军下达了集结莱特岛的命令。第35军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战略单位，驻于莱特岛的第16师团也在其列。

为了填补调兵以后的漏洞，山下上报南方军总司令部，希望向参谋本部提出增拨飞机船舶以及向吕宋岛增援三个师团等要求，但这些要求最后一个都没有得到回复或满足，原因是寺内压根儿没有往上报。

在日本陆军中，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即第一线指挥官应满足于上级所给的兵力，要求增派援兵会被认为不够骁勇和坚决。更何况，对着参谋本部，寺内恨不得天也许下半边，哪里还肯做让他认为丢面子的事。

像寺内这样冥顽不化的人，有时候真的会笨到如驴一般。他不愿投入额外成本，野心却要有多大有多大，如此境况下，他居然还设想第35军不登莱特岛便罢，登上去便要大获全胜，直至活捉麦克阿瑟，迫使“美军残部”投降为止。

战场的实情自然是与之大相径庭。山下的集结令刚发下去，司令部位于塔克洛班的第16师团就已经溃败。

第16师团虽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时的老对手，但这个师团的老兵此时已被抽调得差不多了，新兵大多是从京都、大阪地区征集来的，“做生意还可以，打仗不行”。师团长牧野四郎中将跟他的士兵们一样，也是刚换上来的，同样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当美军舰队进入莱特湾，准备实施登陆时，牧野还向上报告，说这些美舰可能是来躲避台风的。在“白杨树部队”登陆并向纵深挺进后，他对战斗进展的细节仍然一无所知，由于指挥失控兼缺乏防范，日军前沿部队大多支离破碎，只有小股部队与师团司令部保持着联系。

10月23日，第33联队长铃木辰之助大佐烧毁军旗，率领联队剩下的40多名士兵实施自杀式冲锋，全部殒命阵前。剩下的师团残部由牧野师团长率领，逃出了塔克洛班。

塔克洛班完全由美军控制。当天下午3点，麦克阿瑟与奥斯米纳总统并排登上省议会大厦前的台阶，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菲律宾流亡政府的官员以及麦克阿瑟手下的高级将领。

麦克阿瑟宣布以奥斯米纳为首的菲律宾政府正式复位，并保证美军将很快收复菲律宾其他岛屿。他每讲一句，聚集在大厦前的人群便报以热烈欢呼，台上台下充溢着一种久违的喜悦和自豪感。

麦克阿瑟认为已胜利在望，但他的对手并不赞同这一点，山下公开扬言：“在新加坡投降的谈判会上，我对英国指挥官说‘是Yes（是），还是No（否）’，现在我也想对麦克阿瑟提出同样的问题。”

★突入作战

就在山下加紧向莱特岛调兵之际，联合舰队也正向莱特岛开来。

相比于陆军的临时抱佛脚，海军的准备就要精细和复杂得多了。早在塞班岛战役时，因为海战溃败，在失魂落魄、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被迫拿出了最后一招，即派遣两艘战列舰急速突入塞班海域，以主炮轰击美军登陆部队，从而达到配合岛上守备部队进行反登陆作战的目的。

这是以主力舰为骨干的“突入作战法”的开端，从战法上看，是置主力舰于死地，是海军版的“万岁突击”。经过再三斟酌，丰田未敢予以采纳。

到塞班岛战役结束，日本国力衰竭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缺乏航空汽油的航母一般情况下都不再搭载飞机了。

航母没飞机等于累赘，这是海战中早已被多次证明的事实。对前途命运的悲观情绪，开始时时袭向联合舰队官兵们的心头，他们的斗志像沙丘上的建筑一样崩溃了，与此同时，他们以刻骨的仇恨、愤怒的语气不停地咒骂着那些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人：斯普鲁恩斯、哈尔西、米彻尔、金凯德……对日本海军官兵来说，这些美国人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仇恨的代名词。

正是看到这一点，丰田决定捡起“突入作战法”。正好这时候另外一件好事也落到了联合舰队头上，那就是海军终于全面装备了雷达。

由于最初拿出的雷达报警设备误差太大，几乎在帮倒忙，军令部只好派潜艇到德国去求援，德国人当面予以冷嘲热讽：“从日本向德国索取雷达这件事来看，日本的技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到底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德国还是送了一架雷达给日本。

把这宝贝带回来后，技术人员一番研究，总算找到了生产复制的窍门，但是因缺乏制造材料，生产线一时难以启动——这就像是蜂蜜抹在鼻子上，闻着是香，却左右都舔不着。

最后还是大本营进行了干预，不仅专门设立“雷达本部”，还实行了技术材料的特别分配制度，一架架货真价实的雷达才得以制造成功。

看到雷达，陆军也想要，海军当然不肯相让，双方吵得不亦乐乎。日本短期内生产的雷达数量也不是很多，关键时刻，大本营实施仲裁，规定军舰优先使用雷达。

丰田将最适合海战的水面舰艇从小泽部队中抽出，组成了栗田舰队。一战后，曾有所谓世界三大舰队的说法，称英国的主力舰队为“大舰队”，德国的主力舰队为“公海舰队”，日本的主力舰队为“八八舰队”，美国 and 法国都只能排到第四和第五位。“八八舰队”的由来，是因为日本政府制订了一个所谓的“八八计划”，宣称要建造8艘战列舰、8艘重型巡洋舰，后来由于美国的压力，才被迫由“八八”改成了“八四”。

栗田舰队拥有7艘战列舰、11艘重型巡洋舰，实际上就是“八四舰队”遗留下来的精华部分，另外还有轻巡洋舰、驱逐舰17艘。即便以军事评论家的苛刻眼光来看，这也称得上是一支力量均衡的标准舰队，其中的“大和”号、“武藏”号战列舰更是雪藏多年未敢轻用。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配备着世界上最大口径的18英寸主炮，而英美战列舰的主炮口径最大不超过16英寸，2英寸之差足以占据上风。

当栗田舰队被派往南方，到盛产石油的林加锚地进行强化训练时，该舰队包括巡洋舰在内的主要军舰已经都装上了梦寐以求的雷达。这使日本海军一度萎靡低落的士气又得到回升，官兵们喜极而泣，高呼“万岁”的声音响彻军港，有人禁不住高声嚷道：“这下子可好了！米彻尔，哈尔西，有种你们就来吧！”

林加训练是联合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集训，也可以说是一次回光返照。林加湾接近赤道，这里的海水被烤得仿佛要沸腾了一般，周围数海里的沙滩上也全都热得难以行走，但栗田舰队仍把训练时间排得满满当当，连相对凉爽些的夜间都不让官兵休息，其间，他们多次进行了夜战演练。

夜战曾是联合舰队引以为傲的经典战法，但在美舰全面使用雷达和雷控射击技术后，“黑眼睛”再也敌不过“蓝眼睛”了，日本海军失去了唯一的优势。现在则不同，就栗田舰队而言，他们也拥有了雷控射击装置，18英寸的战列舰巨炮照样可以在黑夜中进行自动瞄准射击。

看到林加训练似乎有了点儿成效，联合舰队司令部的自信心迅速高涨起来，丰田下决心以栗田舰队为主，和美军拼个鱼死网破。

按照所处锚地的不同，当时的联合舰队各部分别被称为中央编队（栗田舰队）、南部编队（志摩部队）和北部编队（小泽部队）。丰田的设计是，以小泽部队来引开哈尔西，一旦哈尔西中计，栗田舰队和志

摩部队便形成一把“铁钳”，从两翼钳击正在莱特湾卸货的美军运输舰。

丰田没想到的是，这一决策却在栗田舰队内部引起了极大不满。官兵们认为，他们多年来接受的训练，迅速接敌也好，远距离炮战也好，鱼雷攻击也好，抑或是在林加重点训练的夜战，无论哪一种，假想敌都是对方主力舰，而不是停泊在港内的运输船。

搜索和袭击敌方运输船队当然也是必要的，可那不是潜艇和驱逐舰该干的活吗？

一个起头，个个争先，包括一些战队司令和参谋都加入其中。出击之前，栗田及其参谋长桌上的意见书已经堆得跟小山相仿了，甚至还有入针锋相对地与参谋长进行争吵，叫起撞天屈：“我们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然而，我们爱惜帝国海军的名誉，如果帝国海军的最后一战是与敌人的空船相拼，那么，东乡元帅、山本权兵卫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

山本权兵卫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正是他决定启用了东乡。官兵们抬出这两位昔日大佬的用意很明显：以巨型战列舰同“空船”相拼，就算把“空船”都给打沉，也得在海战史上留下永远的笑柄！

眼看事态严重，舰队司令官栗田健男中将把各战队司令和参谋召集到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上，举行了出击前的最后晚宴。在宴会上，栗田一反常态，板着脸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训诫道：“看来反对意见很大，但是，战局实际上比在座诸位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如果国家灭亡了而舰队尚存，那将是我们的一大耻辱！”

栗田参与过瓜岛战役时期的海战，深悔那时候最吃亏的就是没有乘势袭击停在“铁底湾”的美军运输舰队，要不然，瓜岛战役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另外，塞班岛战役时缺乏雷达，即便实施“突入作战”，也是“盲目突入”，打仗时要多被动有多被动，现在有了“雷达突击”，你们应该感到庆幸不是？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嫌大嫌小，挑肥拣瘦！

栗田最后说：“谁敢断言我舰队一旦出击不会取得挽回败局的军功呢？诸位，歼灭势不两立的仇敌哈尔西、米彻尔、金凯德的机动部队的机会来到了，我希望诸位努力奋斗！”

众人表达不满，既是惯常思维，也与精神状态有关——已经在林加的高温与寂寞中打熬了100天，总得找个发泄口吧。

既然舰队长官发了话，又有好酒好菜好招待，大家就不敢再胡搅蛮缠，最多也就是吃饭的时候耍耍酒疯，之后便各回各舱去了。

★天衣无缝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在耳目方面吃了很多亏，大多数时候，

联合舰队还不知道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自己的作战企图已被对方先行掌握。

丰田痛定思痛，在实施“捷1号”之前，特地使用了新密码，并下令在行军过程中实行严格的无线电静默，这一切都使得哈尔西暂时无法掌握其作战方案和全部行程。

尽管丰田采取应急措施，暂时堵住了美军的情报刺探途径，但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联合舰队还是不可避免地继续暴露出侦察方面的问题。

联合舰队原有32架具有熟练技术的舰队搜索机，但在联合舰队出击之前，这些搜索机已经全部交付给了集结于菲律宾的海军航空队了。

在现代战场上，不配备侦察机的舰队远航出击，就好比是瞎子走路一样，简直不可想象。为此，栗田舰队再次产生了不满情绪，一些官兵非常气愤地说：“没准儿战舰被敌潜艇击沉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都出来了，也就只能发发牢骚，因为他们已无路可退。

行至半途，栗田舰队又分成两路，其中栗田自率一部（栗田部队）经锡布延海由北面驶入莱特湾，他的副手西村祥治中将另率一部（西村部队）经苏禄海由南面冲入莱特湾。

1944年10月23日凌晨，栗田部队悄悄地进入巴拉望海峡。巴拉望位于菲律宾西南部，这是一条平均只有25海里宽的海峡，其间暗礁密布，被称为“危险的浅滩”，舰船很少打这里经过。栗田部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险路，就是为了出其不意，隐蔽行踪。

栗田万万没有料到，就在湍急水面之下，暗礁丛中，还有两艘美军的警戒潜艇在并排巡逻，联合舰队官兵们的不祥预言竟然与现实情景契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

零点16分，在美军潜艇“飞鱼”号的雷达上出现了阵阵回波，观察员有些莫名其妙，认为可能是即将到来的雨云。

经过长时间的实战磨炼，美军潜艇的艇长们几乎个个都成了海底战的高手，只要日舰进入他们巡逻的地盘，他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深度、任何角度发现并杀伤这些敌人。“飞鱼”号的艇长麦克林托克上校接到报告后，立即否定了观察员的说法：“见鬼去吧，雨云！那一定是日军舰队！”

进一步的观察，证实了艇长的猜测完全正确。随后麦克林托克向同行的“鲛鱼”号进行通报：“让我们干它一下子吧！”两艘潜艇随即浮出海面，摆好阵势，为拂晓时实施伏击做好了准备。

凌晨5点，潜艇悄悄潜入水下，船员小心翼翼地将潜望镜伸出水面，以等待蜿蜒驶近的日军舰船出现在海平线上。

过了不久，麦克林托克通过潜望镜看到了远处一大片移动的“楼房”，那是一艘接一艘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它们舰艏掀起的巨浪如同小山一般。

“飞鱼”号碰上了一个难得的“捕鱼旺季”，麦克林托克大喜过望：“乖乖，这是日军的一支大舰队！”他立即向哈尔西拍发电报，同时下令射手填弹射击。

“飞鱼”号在前，“鲛鱼”号居后，当“飞鱼”号首先发动进攻时，“鲛鱼”号的鱼雷射手们全都守在发射管旁静候命令，潜艇上的气氛十分紧张。

随着一阵急促的爆炸声传来，大家如释重负，“飞鱼”号袭击成功了！

在栗田部队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鱼雷连续命中栗田的旗舰“爱宕”号，舰身的不断震动令舰上的日军官兵乱成一团：“遭到美军攻击了！”

只知道遭到了美军攻击，却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攻击。栗田急忙下令打开探照灯，在海面进行搜寻，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日本人的反潜能力太落后了。虽然他们马上意识到是海底的潜艇在实施攻击，但不知道潜艇在哪里，只能毫无目标地乱扔深水炸弹。

从潜望镜上，“鲛鱼”号可以看到“爱宕”号起火以及日本人乱成一团的情景，海面上热闹极了。

日军的其他军舰还在继续前行，朝着“鲛鱼”号的方向。“鲛鱼”号艇长喊道：“他们来了，准备开火！”

射手们“嗖嗖嗖”地用发射管射出六发鱼雷，很快他们便听到了连续四声爆炸，说明有四发鱼雷命中了目标。

同一时间，“飞鱼”号监测到了有如一大堆玻璃炸裂时发出的巨大声响。麦克林托克开始还担心，是不是“鲛鱼”号遭到了日舰的反击，但实际上这是“摩耶”号重巡洋舰被炸成两截后，下沉时的动静。

★孤注一掷

“飞鱼”号上的美军更加精神抖擞，他们又用鱼雷击中了“爱宕”号的舷侧，“爱宕”号立刻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为了保全性命，“爱宕”号上的栗田及其参谋们不得不纵身跳入大海。一名参谋一边在海面上划游，一边气愤地说道：“我们被敌潜艇干掉了，可事先竟然丝毫也没有察觉到！”

显然，他想到了搜索机——谁能说遭此横祸，与调走全部搜索机没有关系呢？

被鱼雷击中20分钟后，“爱宕”号沉入海底。

“飞鱼”号并未善罢甘休，它又将鱼雷射入了“高雄”号重巡洋舰的尾部。“高雄”号很快在滚滚浓烟中陷入半沉状态，只得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返回文莱。

栗田部队真被打急了，疯了一般乱扔深水炸弹，把美军潜艇上的人都给吓坏了。幸好日军虽然气势凶猛，但并不知道潜艇的准确位置，在猛烈摇晃了几下后，“飞鱼”号和“鲛鱼”号终于逃出了深水炸弹袭击区。

重新浮出水面，它们看到了受伤的“高雄”号。就在“飞鱼”号和“鲛鱼”号准备联手实施追杀时，“飞鱼”号在巴拉望暗礁区搁浅，那是一处海图上都没有标明的水域，“飞鱼”号也算是马失前蹄。

如果不赶快施救，躺在暗礁上的“飞鱼”号船员就只能任由日机攻击。“鲛鱼”号果断放弃追击计划，对“飞鱼”号船员进行抢救和收容。

莱特湾海战的第一回合就此告一段落。这一回合美国人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们仅以一艘潜艇的代价，便摧毁日军两艘重巡洋舰，并迫使一艘重巡洋舰提前退出战场。

美军潜艇部队在该回合中的表现堪称惊艳。“爱宕”号是在没有发现任何鱼雷航迹的情况下，被“飞鱼”号的五发鱼雷送入海底的，即将覆亡时，“爱宕”号发出了“敌潜艇灵敏度相当好”的信号。栗田的参谋们在回忆“摩耶”号和“高雄”号被袭击的情况时，也忍不住交口称赞美军潜艇的作战技术：“虽说是敌人，但不能不令人佩服，此等高超的攻击技术在日本海军方面是罕见的。”

栗田本人的感受也差不多。他在跳入大海后被一艘驱逐舰救起，栗田当时患有登革热，一种东南亚的流行性疾病，本来已在恢复期，但这次落水加重了他的病情。

曾经训诫部下如何如何的栗田终于也感到了害怕。他的舰队遭到美军潜艇袭击之际，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了一份电报，言称：“敌军很可能已经掌握情报，知道我军集中了全部力量。”

就算这不是真的，现在遭到潜艇袭击，也证明日军的进攻主力已经暴露。既然如此，要不退回去？丰田可不是这个意思，电报下面还附有他的生硬命令：“执行预定计划。”

丰田对下属的冷酷无情在此时暴露无遗。你们有没有空中掩护，不会再有危险，关他什么事，他要的只是孤注一掷。

10月24日拂晓，栗田将指挥部移至“大和”号战列舰，继续小心翼翼地向北运动。按照原计划，在穿过巴拉望海峡后，舰队将进入锡布延海。为提防美军潜艇继续发动袭击，栗田将舰群分为两支，一支以“大和”号战列舰为中心，一支以“金刚”号战列舰为中心，两支舰群相隔12海里，周围均以驱逐舰环绕，以环形阵势来对核心的战列舰进行保护和相互支援。

不过这回要来吃肉的不再局限于潜艇。接到“飞鱼”号电报后，哈尔西即令麾下的第38特混舰队向菲律宾靠拢。

由于两栖作战部队借调给了金凯德的第七舰队，哈尔西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了第38特混舰队。哈尔西久无仗打，心和手都直痒痒，因此他一上来就越俎代庖，绕过米彻尔，直接对第38特混舰队行使战术指挥，而原来的司令官米彻尔却变得无所事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权限和职责是什么。

第38特混舰队有四个航母特混大队，麦凯恩大队去加油了，其余的三个特混大队被哈尔西摆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端出口处——栗田部队要想进入莱特湾，必然要由锡布延海入圣贝纳迪诺海峡。

上午8点12分，负责侦察搜索的美军舰载机在飞越锡布延海时，发现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可疑目标，于是立刻接近观察。几分钟后，飞行员看到了栗田部队，在阳光下，拥有塔状桅杆的一艘艘军舰犹如图画中散开的模型船一般。

这真是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面。接到搜索机的报告，哈尔西既兴奋又紧张，他一面让麦凯恩大队回转参战，一面下令现有的三个特混大队准备发起空袭。

美军军舰的扩音器上传来哈尔西的吼声：“攻击！我重复一遍，攻击！祝你们好运！”

★神风敢死队

美军搜索机发现栗田部队的同时，日军的对空观察哨也看到了这些不速之客。意识到空袭可能会很快到来，栗田下令舰队增速至24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

近两个小时过去了，空袭并没有如期而至，一个重要原因是蓄势待发的美军航母也遭到了空袭。

日本海军在制订“捷1号”作战方案时，就决定让菲律宾的海军航空

兵从陆上机场出发，通过近海作战，掩护栗田舰队突入莱特岛。

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奉命执行这一行动。大西号称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权威，曾一手策划和组织对中国重庆的大轰炸，山本生前对他十分倚重。此君本来已升调至军令部，但马里亚纳海战结束后，他不知脑袋里哪根神经错了位，居然写了份大字报性质的材料在军令部内到处散发，扬言要海军的头头们集体辞职，以承担海战失败的责任。

头头们的反应，是马上将这个不识高低的家伙调到了前线。开始大西还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以为只要自己出马，肯定要比那帮废物干得更出色。孰料到马尼拉一看，供他指挥的海军飞机总共只剩下150架，能出战的不到100架，而且飞机的性能极差，飞行员驾驶技术之低劣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大西顿时被吓到目瞪口呆。瘦骆驼尚有千斤肉，海军航空队连瘦骆驼都不如，就凭这么一点儿烂部队，该怎么打仗？

军令部的头头们真够毒的啊，我不过心血来潮撒了几张传单，发了几句牢骚，就把我派到这么倒霉的位置上来，这不摆明是在借刀杀人吗？此时的大西恨不得把舌头剪下，嘴唇缝起，只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来了可就退不回去了。

思前想后，大西把基层军官召集到一起训话：“栗田舰队的突入作战如果失败了，形势将更为严峻。为此我们必须狠狠打击敌方航空母舰，使它们至少瘫痪一个星期。”

乍听此言，大家都以为是走过场的口号——就凭那些缺乏训练的轰炸机飞行员，要突破美舰对空火力的严密封锁都是件难事，更不用说炸到对方瘫痪了。

没有想到的是，大西还真的有点招儿，而且是只有他这种货色才能想出的毒招儿：“让我军战斗机满载炸弹，对准敌航空母舰的甲板扎下去！”

大西部队有30架“零”式，他主张在每一架“零”式上都挂250千克炸弹，让这些“零”式直接撞击。在大西看来，这就不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了，反正是闭着眼睛撞嘛，汤里没有饭里有，撞到就是赚了。

听完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新战法，在座众人都不由得全身僵直，默然无言。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向大西身边的参谋询问：“这种连人带机的直接撞击，究竟能有多大效果？”

参谋答道：“跟从很高的空中急剧下降的炸弹相比，效果可能不会太大，但是，破坏航母的甲板，使其一时没法使用，这倒是可能的。”

大西提出的新战法，被称为“特攻作战”，它原先在日本海军中并无

太深的思想基础。日本海陆军在作战思维和方式上有很大区别，陆军学的是德国，搬的是铁血的那一套，海军学的则是英国。当日舰沉没时，舰长一般都会与舰同沉，这里面既有东方的特色，同时也是英国海军的习惯做法。

英美海军都很爱惜水兵的生命，日本海军多多少少也从中继承到了一点。同时，海空战争是质的战争，一门大炮或者一架飞机，也许只要一个月就可以造出来，但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或水兵，起码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因此若在战争中损失掉一名飞行员或水兵，要再补充上一名同等质量的人员，将相当困难。

与陆军动辄要搞“万岁突击”不同，在日本海军的传统中，肉弹战术或者自杀式攻击都是不存在、不允许的，他们也强调九死一生，不做毫无生还希望的攻击。

不过这只是在马里亚纳海战之前，之后，吃了大败仗的联合舰队已苦于作战乏术，“特攻作战”逐渐成为一部分日本海军将领的热门话题。同一时间，随着飞行员素质和能力的急剧下降，飞行训练事故也与日俱增，因着舰技术不过关而惨死的年轻飞行员，每天都有四五个之多。目睹事故现场的其他飞行员被吓得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于是偷偷地在下面嘀咕：“同样都是死，与其训练而死，还不如一头撞到敌舰甲板上，与敌舰同归于尽更好。独自一人携带着炸弹实施攻击，不是还可以炸沉一艘敌舰吗？”

本来是飞行员们害怕训练而发牢骚，结果正中那些主张自杀式攻击的将领的下怀，他们纷纷要求索性把年轻飞行员编成特攻部队。

丰田起初坚决不同意，但这已经由不得他了。不久，在发生于台湾岛周边海面的空战中，有马正文少将乘坐的指挥机被击落，他本人也当场阵亡。有人就说有马是带机撞击而亡，日本国内无喜讯可报的报纸媒体更是趁势大肆渲染，绘声绘色地将有马描述成率领整个机队向美军航母直扑的英雄人物。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有马是在前任逃掉，军心涣散的情况下，才不得已亲自上阵指挥的，他上机时曾愤愤地说：“这次战争，站在上面指挥的人真该死！”

有马也并没有撞美军航母，他是在飞机被击落后，坠入大海淹死的。可是因为日本国内舆论以及他所愤恨的那些高层指挥者的需要，有马却在死后不情不愿地被当成了“特攻作战”的倡导者和第一个战死者。

有了这个“先例”，丰田便半推半就地承认了“特攻作战”的正当性，这正是大西能够提出新战法的重要前提。

得到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批准后，大西将参加撞击的攻击队命名为“神风敢死队”。取“神风”之名，是因为当年忽必烈的蒙古大军渡海进攻日本

时，正好遇到强台风，结果两次派出的舰队都被海浪吞没，少许幸存的蒙古人被海浪冲到日本海岸，成了日本人的奴隶。

日本人认为是这场台风保佑了他们，于是顶礼膜拜，谓之“神风”。当时的日本天皇曾告诉他的臣民：“跪下来感谢神风吧，是它摧毁了蒙古人的舰队。”

六个世纪过去了，在美军无可匹敌的海上优势面前，日本又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只能用这种最冒险、最匪夷所思的赌博方式来碰一碰运气。为此，大西等人提出的口号是：“一架飞机换一艘战舰！”

要攻击美舰，必须首先找到美舰。按照“捷1号”方案的规定，大西部队要“在大约700海里处搜索敌人”，但这支部队的沿海搜索侦察能力弱得可怜，别说700海里，连200海里也难以保证。正因为如此，丰田才把栗田的搜索机全部调拨给了大西。

10月24日的这天早晨，由吕宋岛基地飞出的日军搜索机发现了第38特混舰队，“神风敢死队”立即倾巢出动，对其中的谢尔曼大队进行了突击。

当时谢尔曼大队正与其他航母大队一样，在做袭击栗田部队的准备。得知一批日机向本队飞来，指挥官谢尔曼少将立即决定将本拟出击的舰载轰炸机和鱼雷机送回机库，转而派战斗机起飞应战。至于航母，则一律进入暴风雨区，以规避空袭。

前来攻击的日机分成三批，每批50到60架飞机。美军飞行员全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上去后哗哗一挑，便把对方那些初出茅庐的菜鸟逐个挑进了轮回路。其中，麦坎贝尔中校及其僚机共击落了15架日机，麦坎贝尔一人击落9架，创造了太平洋战争中一次战斗单机击落敌机的纪录。

麦坎贝尔越战越勇，紧咬着损失惨重的日机编队不放，几乎一直追到马尼拉才返航。这时他才发现，飞机的弹药和汽油都快用光了。当他返航要降落在航母上时，剩下的汽油勉强够他滑到降落拦阻装置那里，再晚一点点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整场空战中，没有一架日机能够到达谢尔曼大队上空进行攻击。上午9点30分过后，天空中已看不到日机了，航母陆续从暴风雨区驶出，以便回收飞机。这时，一条漏网之鱼突然从云中俯冲下来，而且瞎猫碰上死耗子，正好一头栽在“普林斯顿”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炸弹直接穿过机库甲板，引燃了六架鱼雷机内的汽油，火势顿时变得难以遏制。

损管队虽一度控制住了舰上的火势，但此后未扑灭的火焰蔓延到了鱼雷舱，再度引起剧烈爆炸。舰艏和飞行甲板的后部像开了花一样，房子大小的钢板到处横飞，碎钢片、破烂的炮管、钢盔、破碎物件像葡萄

弹一般射向前来救援的“伯明翰”号巡洋舰。“伯明翰”号的甲板上顿时血落成河，200多名水兵顷刻丧生，该巡洋舰也就此失去了作战能力。

整个下午，“普林斯顿”号都一直悲惨地漂浮在海面上，直到晚上，谢尔曼才派出一艘巡洋舰，用几发鱼雷将它击沉于海底。这是自从两年前“大黄蜂”号被击沉以来，美军损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大象”与“黄蜂”

“神风敢死队”击沉“普林斯顿”号，重创“伯明翰”号，使第38特混舰队的出击时间被迫延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西的确是支援了栗田，只不过栗田本人并不知晓，而且这种隔靴搔痒似的打击，也完全拖不住对手。

10月24日上午10点30分，“大和”号的雷达兵终于发现了大批美军舰载机的到来。

栗田立即向各舰呼叫：“敌空袭接近，全体各就各位！”这时因部署警戒而推迟的早餐时间尚未结束，还没吃完早饭的船员把饭碗一丢，随便拿个米饭团往口中一塞，便急速地向作战位置奔去。

短时间内，“大和”号上的对空高射炮、机关枪全都刺猬一样地指向了天空，其他警戒船只也都严阵以待，一股浓重的杀气笼罩了整个舰队。

来者是美军出动的第一批攻击机群，共包括25架“复仇者”式鱼雷机。它们在防空射程外分成三队，背对着阳光发起攻击。

上午10点40分，激烈的海空大战在锡布延海上打响。在茫茫天空中，飞行员们没有看到一架为栗田部队护航的日机，但是日军舰队的防空炮火却凶猛异常。所有日舰一边左右摇摆，以躲避美机的攻击，一边对空猛烈射击，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喷吐出的火舌，在舰队上空编织出一张张密集的弹网。

“大和”号和“武藏”号凭着它们那大象一般的体量，理所当然地成为美机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中桅杆上悬挂着将旗的“大和”号更是成为集中攻击的焦点。美军飞行员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战列舰，这也进一步激起了大家的斗志，点燃了大家的兴奋点。

鱼雷机不顾弹网的拦阻，像黄蜂一样突入舰队中央，不断将炮弹和鱼雷射向“大和”号和“武藏”号。“大和”号和“武藏”号均号称“不沉战舰”，大部分命中的炮弹、鱼雷都被舰上的厚甲板给反弹到了大海里，舰体几乎未受任何损伤，航速也未受影响。

“大象”与“黄蜂”在一起，“大象”不怕“黄蜂”叮，这只是外行的看

法，在各类战斗中，再没有比战舰与飞机作战更残酷的了，一支无战斗机进行直接护卫的舰队，是根本无法与对手较量的。

栗田部队的军舰不是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对空射击，为了躲避鱼雷和炮弹，它们还不得不不停地做闪避运动，时间一长，炮火就会因分散而逐渐失去威力，而美军飞行员则认准了，只要从空中毫不吝惜地倾泻大批鱼雷、炸弹，即使是“不沉战舰”，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果然好景不长，受到鱼雷爆炸造成的震动的影响，“武藏”号的大炮方位盘完全卡死，丧失了齐射能力，尽管还在破浪前进，但栗田部队的自信心已受到很大挫伤。

第一波空袭持续了约20分钟，虽然有两架美机被击落，但是栗田部队的损失更大，除“武藏”号受创，“妙高”号重巡洋舰也丧失了作战能力，不得不脱离编队，先行打道回府。

中午12点，栗田部队还未来得及重组队形和吃午饭，第二批24架鱼雷机又飞临舰队上空。

没吃饱早饭的，现在连午饭也只能先行搁下了。相比第一批，第二批攻击机群的目标更为明确，它们分成两拨，其中一拨专门对付“大和”号和“武藏”号，想尽办法要将这两艘令人望而生畏的巨舰置于死地。

战列舰上空再次弥漫着桃红色和紫红色的高射炮火烟雾。仿佛是当年马来海战的再现，只不过抱着脑袋挨揍的巨舰由“威尔士亲王”号换成了“大和”号和“武藏”号，而技术高超且英勇无畏的飞行员则变成了美国人。在空袭过程中，他们冒着猛烈的对空炮火进行俯冲轰炸，一直把炸弹和鱼雷全部丢光了才飞离战场，一点儿弹药都不浪费。

在美机离开后，日舰上的官兵仍然心有余悸：“真没想到敌机干得如此漂亮！”

这一次“武藏”号又被三发鱼雷击中，虽然并没有造成大的创伤，但栗田早已是坐立不安，他不知道他的“大象”还能经得起多长时间的连续叮咬，遂心急火燎地给大西发去了求援电报：“我们遭到敌舰载机攻击，请立即出动飞机攻击敌舰。”

大西早就把他的“神风敢死队”全都派了出去，但这对减轻栗田的压力已没有丝毫帮助，栗田幻想美军航母会因此失去战斗力的希望也很快破灭了。下午1点25分，第三次攻击开始，凭借猎手的本能嗅觉，来袭的舰载机都将矛头集中在了“武藏”号身上，29架美机中的近乎一半向该舰扑来，有十几发炸弹在“武藏”号的附近爆炸，“武藏”号的前后左右全都掀起了百余尺高的水柱。

“武藏”号发了疯似的左冲右突，周围的舰船都觉得它要挺不过去了：“这下子可完蛋了！”

“武藏”号并没有立即完蛋，只见它弹弹弹，坚韧无比的甲板把一发又一发的炸弹都给弹了出去。水柱消失之后，这艘号称“宫殿”、舰体比“大和”号还要坚固的战列舰，依旧像巍峨的小山一样耸立在海面上，看上去真有点儿金刚不败之体的模样。

不过这只是假象。不一会儿，三发飞蹿而来的鱼雷几乎同时击中“武藏”号右舷的舰艏，巨大的爆炸将舰艏外钢板撕裂和翻卷起来，造成“武藏”号的航速明显下降。

★送入敌人口中的一块肉

“大和”号上的栗田看得真切，急忙向“武藏”号发来信号询问情况。“武藏”号报告，它仅能维持22节的航速了，于是栗田赶紧将整个舰队的速度一律降为22节，以便带领“武藏”号一道前行。

钢板的扭曲给“武藏”号带来了极大困扰，这就像一个游泳运动员脑袋上顶着木板游泳一样，越往前游，力气消耗越大，速度也就越慢。渐渐地，“武藏”号连22节的航速都不能保证了，以至于落在了舰队的后方，与此同时，为保持舰身平衡，“武藏”号被迫向舰体内部大量注水，而这又导致了舰艏下沉。

在这一次攻击中，“大和”号也中了两发炸弹，舰身出现倾侧，老战列舰“长门”号损失了一座炮塔和一个锅炉房，其他的巡洋舰、驱逐舰亦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气急败坏的栗田再次向航空部队发出求救电报，但与前面的电报一样，由于通信联络方面的问题，未能收到任何回音。

栗田无法可想，下令为“大和”号和“武藏”号上的18英寸主炮装填三式燃烧弹。三式燃烧弹是一种试验性杀伤炮弹，这种炮弹一旦在空中炸开，可以瞬间变成600多个小型燃烧弹，落到地面后，威力更加惊人，几乎可将万物都烧毁殆尽。在瓜岛战役中，栗田曾奉命用三式弹对瓜岛机场进行轰击，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三式弹主要用于攻击地面目标，但特殊情况下也能用来摧毁低空飞机，之前在第二波攻击时，“武藏”号炮手长就曾请求舰长猪口敏平少将允许发射三式弹，以炮术指挥闻名于联合舰队的猪口当即拒绝了这一请求，原因就在于三式弹对炮膛的磨损很大，还会震坏炮管，一旦使用，很难保证突入莱特湾后的射击精度需要。

现在栗田已经顾不上什么莱特湾不莱特湾了，他只知道，如果还是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掩护，“大和”号和“武藏”号只会双双陷入绝境。

下午2点30分，50多架美机发动第四波攻击。等它们飞近后，已装填三式弹的“大和”号和“武藏”号一齐开火，在巨炮的吼叫声中，战列舰如同发生地震一般剧烈摇晃起来，它们受到的震动，显然远远超过了被炸弹击中时的震动幅度。

轰雷般的三式弹未能挡住美机，已失去机动能力的“武藏”号遭到了来自各个不同角度的袭击，弹片像钢铁玉米花似的四散飞向各舰桥，舰上宝塔形的塔台遭到摧毁，许多军官被当场炸死，猪口也受了伤。

这种打击放在别的战舰上，早就沉底了，但遍体伤痕的“武藏”号仍能继续行驶，只是速度已骤减至12节。

“武藏”号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大部队了，栗田又不可能让整个舰队也减到12节的速度，否则慢的拖累了快的，歹的拖累了好的，等于同归于尽。无奈之下，他只得让“武藏”号在两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退出作战序列。

太迟了。下午3点10分，第五次攻击来临，100余架战斗机、鱼雷机组成庞大阵容，乌云压顶一般向栗田部队冲来。“武藏”号早已无还手之力，此时恨不得多生出两只脚，飞也似的逃掉，可是越想逃越逃不掉，“黄蜂”们已经将这头受伤的“大象”给完全盯死了。

当天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猛烈的攻击降临到了“武藏”号头上。十余发鱼雷和炸弹的连续打击，令“武藏”号的舰艏没入水中，舰体只能以6节的速度继续向前蠕动，同时下沉和倾斜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当天美军发动的五次攻击中，60%的舰载机都把劲使在了它身上，这艘耗费五年光阴才建成的“不沉战舰”已经变得像纸片一样脆弱了。

下午3点30分，第五次攻击总算结束了。为挽救“武藏”号，猪口下令将四个机房中的三个都注入海水，仅留一机运转航行，这使得“武藏”号更加缓慢，与其说是在前进，倒不如说像婴儿爬行更为恰当。

大约三个多小时后，“武藏”号的舰艏全部浸入海水之中，所有机械停止运转，只有前部两座炮台像小岛似的依然浮在水面。猪口舰长下令弃舰，并趁船上还有立足之处，把主要军官召集起来，举行了一个凄凄惨惨的诀别式。

猪口曾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信奉者，认为他的“武藏”号可以在海上纵横无敌，然而在亲自见证“武藏”号的命运后，他在向丰田的诀别电中承认：“看来我大错特错了，空战才是以后战争的主要方向。”

船员们还未及撤出，“武藏”号就像睡着的人突然翻了个身一样，一下子向左倾覆，舰上包括猪口在内的一半官兵丧生。因为事发突然，按惯例要进行转移的天皇像也随舰一道沉没。

“武藏”号消失于海面时，栗田部队仍在前进，这时他们已迫近圣贝纳迪诺海峡，航路由此变得越来越窄，而这种地形意味着遭到潜艇伏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栗田在舰桥上举目四望，海面上白浪滔天，要从里面发现并辨认出潜艇的潜望镜或是鱼雷航迹，实在是难。

恰在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又发来了一份警告电报：“据推测，在到

达圣贝纳迪诺海面时，敌人使用潜艇的可能性很大，要加倍警惕。”

栗田回电：“感谢司令部关怀，我们已经拼上了。”

话虽然说得豪迈，但如果真有大把潜艇埋伏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你拿什么拼？巴拉望海峡不过才两艘美军潜艇，就将三艘一万吨级的重巡洋舰都给干得没了脾气。

此时，栗田部队的速度已减至18节，这还是半个世纪以前舰队海战时的速度。另外，栗田部队原有驱逐舰15艘，因为拖运和护卫受伤的大舰，现在只剩下了11艘，这也使其防卫潜艇攻击的能力大为降低。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栗田并不知道美军的下一次空袭会不会，以及什么时候到来——只要再来一次，舰队就再也承受不住了。

越往前走，饥肠辘辘的官兵越紧张，一个个都如同绷紧了的弓弦，随时防备着来自水下或空中的致命一击。参谋们首先憋不住了，他们对栗田提意见，认为如果还是没有空中掩护，那这支部队就等于“送入敌人人口中的一块肉”。

栗田同样处于惴惴不安之中，参谋们的建议正中其下怀。下午3时55分，栗田部队停止前进，转而掉头西进，同时栗田还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电，阐述了暂时退却的理由，表示自己只是暂时退到美军的空袭圈外，一俟航空兵攻击得手，将会再举进攻。

★终于逮到你了

从始至终，哈尔西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思，那就是日本人的航母究竟在哪里？

在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战列舰的主作战室里，参谋人员已在图板上标出了日军舰队的全部部署情况，其中也包括西村部队——美军侦察机发现栗田部队后不久，就在南面发现了西村部队。

不管栗田部队，还是西村部队，都是以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为主，并无航母，但凭借多年征战的经验和直觉，哈尔西确信在这样一场大规模海战中，日本人一定会动用航母。

随着航母成为太平洋上的主角，几乎每个海军宿将都渴望指挥航母大战，哈尔西更是如此。在当时的美国海军将领中，哈尔西名气最大，你要在普通美国人中搞个民意测验，问谁认识金格、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大部分人都会摇摇头，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事实上，这些人的名字，也只会有一些职业军官和高级同僚才熟悉。

哈尔西就不同了，从刚入伍的水兵到后方的妇女，没人不知道这头“蛮牛”的威名，那个看上去性情暴躁，但对自己的士兵一片赤诚，会

骂着人冲向胜利的壮汉。

某种程度上，哈尔西几乎可以算是海军里的麦克阿瑟，但他的这种威望，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他类似于麦克阿瑟的人格魅力，以及相仿的直率性格、英勇气概，甚至于鼓舞人心的快人快语。他缺乏可与麦克阿瑟比肩的赫赫战功，除了太平洋战役初期起过安定人心的作用，以及在瓜岛战役中挽救了战局以外，因为各种原因，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一场真正的决战，特别是航母决战。

就在哈尔西一次次与珊瑚海战役、中途岛战役失之交臂的时候，他当初的下属和好友斯普鲁恩斯却多次在战场上赢得辉煌的胜利，这让哈尔西扼腕不已，内心深处，他十分希望能取得同样甚至更辉煌的胜利，以证明自己配得上人们给予他的声名。

现在，日军航母部队的分布情况成为空白，再次令哈尔西产生了错失良机之感。除此之外，他还担心，几个航母大队都已调去袭击栗田部队，如果日军航母突然出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日军能称得上航母部队的，只有小泽一支。小泽部队实际上一直在离吕宋岛200英里的海面上缓缓行驶，而且使出各种手段，包括让烟囱冒烟，解除无线电静默，派驱逐舰作前卫等，就是想引起哈尔西的注意。可是，哈尔西拂晓时向北面派出的巡逻机由于飞得不够远，却未能发现这支希望被发现的钓饵部队。

世上的事就来得这么尴尬和不凑巧。整整一个白天，哈尔西和小泽都异常焦灼，而且焦灼的内容相当具有戏剧性。一个是寻寻觅觅：要灭掉的那个人，你到底在哪里？另一个是望眼欲穿：要等待的那个人，你怎么还不来？

在对栗田部队的第五波攻击结束时，日落时间尚早，按照先前的空袭频率，美机完全可以再发动三次空袭，但恰在这个时候，哈尔西等到了他盼了一天的消息，巡逻机发现了小泽部队，也就是预想中的那支日军航母部队。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终于逮到你了！哈尔西如释重负，确信“已经把所有拼板都拼到一起”：朝莱特湾方向做向心运动的一共有三支日军舰队，分别是南面的西村部队、西面的栗田部队和北面的小泽部队。

根据侦察机带回的情报，哈尔西判断西村部队实力较弱，栗田部队虽然很强，但据报在经过五次突袭后，舰炮、射击指挥仪和通信设备等都遭到了严重损伤，而且正在西逃。

那么就剩小泽部队了，这支他做梦都想揍一顿的日军航母部队。

哈尔西大步跨进主作战室，把手指放在航海图上标明的小泽部队所

在位置，对他的参谋长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北方袭击他们！”

哈尔西决定放弃对栗田部队的继续空袭，以黑夜为掩护向小泽部队接近，以便在晨曦初露之前，将小泽部队置于其舰载机航程之内。

这时金凯德的第七舰队正在掩护陆军登陆莱特岛，哈尔西的职责本应是守住圣贝纳迪诺海峡，并为第七舰队提供掩护。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斯普鲁恩斯舍敌不追，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哈尔西可没有斯普鲁恩斯的这份冷静和理智，想到斯普鲁恩斯因此受到的责难，他更不愿意“重蹈覆辙”——与其像猫儿一样蹲在洞口等待耗子出来，不如主动出击，全歼日军的残余航母。

至于西村部队以及可能去而复返的栗田部队，哈尔西决定留给金凯德料理，他相信以第七舰队的实力，在这两支弱旅面前完全能够应付。

老鼠走到猫口边，没有不尝尝鲜的道理。晚上7点5分，哈尔西电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我已重创中央舰队。现在正向北航行，准备彻底消灭日本佬的那几艘航空母舰。”

美军在莱特战役中的指挥系统比较特殊，哈尔西虽配合麦克阿瑟作战，但仍隶属于尼米兹，只有金凯德由麦克阿瑟亲自调度。安排这一切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厢情愿地认为，哈尔西、金凯德皆为久经沙场的老将，即便分开，协调起来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现实之中，往往大家认为没有问题的，恰恰最有问题。尼米兹和金凯德虽知道哈尔西要北上迎敌，但他们以为哈尔西至少会留下一支重兵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出海口。

产生这一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在发现小泽部队之前，哈尔西曾下达预命令，即以李海军中将为指挥官，组成第34特遣舰队连夜对栗田部队实施进攻。这一预命令后来取消了，但粗心的哈尔西并未通知尼米兹和金凯德。

要说有所担心，当时尼米兹等人顾虑的只是光靠“第34特遣舰队”能不能守住海峡。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斯普鲁恩斯小声对尼米兹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要把我的舰队留在海峡。”

无论斯普鲁恩斯，还是尼米兹、金凯德，谁都没能料到，哈尔西竟然一兵一卒都没有留下来，全带走了，而潜艇部队也撤回了莱特湾。

不知不觉中，已经大门洞开，金凯德，还有莱特岛上的麦克阿瑟，他们能避开这场转瞬即来的危机吗？

目录

版权信息

引子

第一章 拿纸团砸钢盔

天罗地网

连一块皮也没有擦破

惊到没法活了

万籁俱寂

牺牲战术

千钧一发

舍命进攻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名号手

“病中孤妇”

骗局

体无完肤

全世界都想知道

秋风扫落叶

得便宜处失便宜

这叫挨打

暗黑战法

第二章 血管在哪里

强心剂

二号公路

断头岭

战壕足

门外汉

此地无银三百两

新式武器

叫花子兵

意料不到的棋子

背后插刀

圣诞攻势

虚构的幻影

第三章 奇妙的冒险

越左越好

可耻的逃兵

山下地雷

向马尼拉冲刺

这家伙准是个疯子

展现绝活的时机

陆军特种兵

穿越地狱

恐怖游戏
“攻占巴士底狱”
幽灵战士
生命行军
眼见为实
王者归来
飞行炮兵
君命有所不受
越玩越上瘾

第四章 谁也活不成

成本与收益
不寻常的对手
回天无力般的悲哀
风中之烛光
只有让陆战队来啃
你们这些兔崽子
丑得不能再丑
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碰上去就是一个死
克服恐惧
双腿都是软的
高明的浑蛋

第五章 地狱里的噩梦

“洞穴里的神风敢死队”
潜行的狼
从“热岩”变成了“火岩”
这一幕太美了
火刚熄灭的地狱
绞肉机
更多地耍心机
本掩体为私人财产
错误的夜袭战
死亡谷
这是一次赌博
他们是我的人
最艰苦的一仗

第六章 银色魔弹

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妖风
无人能活着回来
“火焰风暴”
看上去不错
往死里整的节奏

第七章 置身于铁岛之上

惊你一身冷汗

拖油瓶
提前拔除了一颗钉子
愚人节
愿者成交
菊水特攻
纯粹的自杀行动
霸王硬上弓
不要老想到死
好像是纸糊的一般
慈悲的一击

第八章 战争也是一种探险

请君入瓮
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上上策
一次都未刷到要害
抵抗转强
和尚道士的命
特攻年
樱花弹
不沉之舰
硫黄岛战役的增强版
钟不叩不鸣

第九章 多幸运呀，你还能活着

小狗们回来了
五则攻之
眼泪战术
如堕冰窖
谨慎过头
度日如年
一个孤零零的“幽灵”
绝处逢生
空降突击
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拼死出击
打错了算盘
难解难分
铁的准则
你最好趴下
于事无补
他们用不着跟死人打仗

第十章 我们赌赢了

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
不甘心
要割这么多的肉

触目惊心的影像

先礼后兵

不是恐吓，是真的

忍不住也得忍

礼物

没有人能永远活着

最光明的日期

版权信息

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4

出版人：许久文

著者：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赵振兰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一个心情不太好的厨师是无法烧出绝世美味的，因为从厌倦的那一刻起，他就输给了自己。山本五十六一手导演了太平洋战争的开局，但失去瓜岛时，他已经意兴阑珊。更加悲摧的是，就在他还试图再精彩一把的时候，却从命运那里接到了提前下课的指令。

在《战争从未如此热血3》中，赴前线视察的山本遭到了美机的截杀。就在日本从上至下一片沮丧的时候，美军加快了进攻步伐，太平洋战场也分成三大战区，即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哈尔西的南太平洋战区和尼米兹的中太平洋战区。

在西南战区，麦克阿瑟率先推出“蛙跳战术”的新思维，通过“硬币行动”，美军在新几内亚连战连捷。为攻克莱城，麦克阿瑟实施了太平洋战场上的首次大规模空降作战，他还亲自坐飞机在空中进行指挥。随着“硬币行动”的深入，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尽在美国掌握之中，日军的残留部队也变得毫无力量。

“蛙跳战术”逐渐成为美国战胜日本的关键要素之一。与麦克阿瑟惺惺相惜的哈尔西最初沿用的仍然是逐岛进攻战术，碰壁后也接受和采用了“蛙跳战术”。他指挥部队“跳过敌人的坚强据点，予以封锁，让他们活活饿死”，从而取得了“乐天行动”的胜利。

尼米兹的中太平洋攻势被视为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攻击主线。在美国无可匹敌的工业体系的支持下，尼米兹组建了规模更加宏大的第五舰队，并任命“活机器”斯普鲁恩斯为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大败小泽部队，除击沉两艘日军重型航母外，美军飞行员还取得了“火鸡猎杀战”的辉煌战绩。这一仗结束，日军航母舰队在太平洋上就再也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了。

马里亚纳海战的胜利，使得两栖登陆战成为战场上的焦点。在“复苏行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损失惨重，许多士兵倒在了“死亡之岛”——贝提奥岛上。这引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阵亡人员家属甚至直接给尼米兹写信，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

吃一堑，长一智。在接下来的“燧发枪行动”中，美军增强了火力支援的效率，改进了技术细节，“燧发枪行动”被称为打得最漂亮的一次两栖进攻战。

效率虽在提高，但难度也在不断增大。离日本本土越近，日军的抵抗越顽强，从塞班岛到提尼安岛，再到关岛，没有一个是轻轻松松就能拿下来的。即便是“瓜岛屠夫”陆战一师，也意外地在贝里琉岛遭到重

创，伤亡人数已接近日军的阵亡人数。

在进攻日本的线路上，经过激烈争执，麦克阿瑟的菲律宾路线终于得到认可。美军登陆莱特岛，实现了麦克阿瑟当初逃离菲律宾时许下的诺言。为了守住菲律宾，联合舰队动用最后力量，组织栗田舰队突入莱特湾。不料，刚开局就遭逢不利，舰队还没能通过海峡，战列舰“武藏”号就被哈尔西的舰队给击沉了。

关键时刻，立功心切的哈尔西却离开了自己的防守位置，使得栗田有机可乘，莱特湾也再次变得危机四伏……

第一章 拿纸团砸钢盔

分进合击式的夹攻，向来是日本海军的关键战术，在“捷代号作战”中，栗田、西村分开行动，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栗田部队由锡布延海入圣贝纳迪诺海峡，西村部队则由苏禄海入苏里高海峡，由于确信哈尔西会封锁住圣贝纳迪诺海峡，金凯德当天把目光聚焦在了苏里高海峡。

自早上美军搜索机发现西村部队后，西村部队便失去了踪迹。但金凯德坚信，西村部队一定会在第二天凌晨以前的几小时内闯过苏里高海峡。为此，他命令指挥舰炮支援的奥尔登多夫少将全力堵住这一入口。

鉴于机动兵力有限，金凯德临时决定把他和麦克阿瑟共乘的旗舰“纳什维尔”号调拨给奥尔登多夫使用。麦克阿瑟私下一直在阅读和研究海战，说“它的魅力能激起我无限的向往”。他见“纳什维尔”号将被调走，立即要随舰一同前往，还兴致勃勃地表示：“我从未观看过海战，这是毕生难逢的机会。”

金凯德哪里肯答应：“只要总司令还在舰上，我就不动用‘纳什维尔’号。”麦克阿瑟的幕僚也不同意他去冒险，麦克阿瑟只得屈服，把他的司令部转移到了岸上。

西村部队虽然一早就被美机发现，并遭到了投弹攻击，但搜索机发起的只是接触性攻击，炸弹从高空直坠而下，仅仅使“扶桑”号战列舰上的飞机发射器和舰载机受了点儿伤。西村部队的总体损失并不大，与锡布延海上的栗田部队相比，更是微不足道。

西村部队在航速没有丝毫降低的情况下——一路前行。傍晚时分，他们距离苏里高海峡已不到130海里。

这时，西村接到了栗田的电报，得知栗田部队因遭到空袭而耽搁了时间，将不能按原计划进入莱特湾与其会合。

分进合击变成了单打独斗，西村首先想到的就是事不宜迟，得趁着夜色，在天亮前加速闯关。

★天罗地网

在西村部队后面30海里，就是自日本出发的志摩部队，但该部队指挥官志摩清英中将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静默。他与西村之间既无通信联系，对西村的作战计划和意图也一无所知。

西村和志摩曾是海军军官学校的同窗，只是俗话说得好，人心难测，海水难量。自进入仕途，两个人就不知不觉有了明争暗斗的意味。一开始，西村升得较快，后来轮到志摩吉星高照，一路赶超，别看如今他们同为中将，但志摩升中将要比西村早六个月，在论资排辈的日本军界，志摩就相当于西村的前辈了。

自从军以来，西村从未进入过被称为“红砖”的海军省大门，算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论作战经验，要比大部分时间任职于军令部，被人揶揄为“肥胖、愚笨、沾沾自喜”的志摩丰富得多。志摩对此也心知肚明。按照日军的惯例，如果两人合兵一处，志摩因资格老的缘故，就要担任两支部队的战术总指挥，到时西村的脸必然黑得跟乌云相仿。都是同学，志摩就不愿触这个霉头了，干脆各打各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西村部队全速前进，很快把它与志摩部队的距离拉到了40海里，离苏里高海峡也越来越近。

当晚，雷电交加，但没有月亮，夜幕笼罩下的苏里高海峡一片漆黑，像坟地一样幽静，只有当闪电掠过，才把附近弯弯曲曲的海岸照亮。单纯从天气条件来看，确实是闯关的绝佳时机，可是西村并不知道，守关人已经在前方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根据早晨探测到的情报，指挥扼守海峡的奥尔登多夫认为，己方在兵力上占据极大优势，对西村部队，不光是要击退的问题，还要全歼。

美军第七舰队原定任务为护送陆军登岸，并对其岸上作战进行支援，整个舰队仅携带了少量穿甲弹，各护航航母装载的弹药也不是鱼雷和重磅炸弹，而是爆破弹和杀伤弹。一句话，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进行大规模海战，但海峡航道狭窄，适合近距离短促炮击，可以为美军省去缺乏穿甲弹的烦恼。

富不必骄，贫不必怨，有多少棋子就布多大的局。奥尔登多夫按照各舰的作战特点，量体裁衣，用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甚至鱼雷巡逻艇堵住海峡出口，组成了一道道日舰不得不钻的巨大火网。

他布设的第一道防线，在海峡南进口附近的岛屿区，那里隐蔽着39艘鱼雷巡逻艇。晚上10点36分，鱼雷艇通过雷达发现了西村部队。随后，这些鱼雷艇便从黑黝黝的海岸边疾驰而出，一批接一批地向敌舰发起攻击。



参加苏里高海战的“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居首者）。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珍珠港事件时因正在船坞中修理未受到鱼雷攻击。1942年进行现代化改装，改建了舰桥，同时撤去全部旧式副炮，改装高平两用炮，强化了防空能力

美军鱼雷艇平时只做巡逻用途，缺乏实战经验，还没等它们驶至适当的鱼雷发射区，就被日军驱逐舰的探射灯照得无所遁形，发射的鱼雷不仅没有一条打中日舰，己方反而还有多艘被击伤。

西村部队一边排除鱼雷艇的阻挠，一边以20节的速度继续前进，这样一脚便踏入了奥尔登多夫预设的伏击圈。

根据鱼雷艇的报告，奥尔登多夫已掌握了西村部队的航向、速度和阵形。1944年10月25日凌晨2点30分，在向鱼雷艇队发出撤离战场的信号后，驱逐舰部队兵分两路，沿着苏里高海峡的两边，向日舰驶去。

各舰纷纷开足马力，在滚滚浪涛中勇往直前。在第54驱逐舰中队的旗舰“里米”号上，舰长菲亚拉中校正通过广播进行令人热血沸腾的动员：“大家注意，我是舰长。日本舰队要阻止我军登陆莱特岛，我们一定要截住敌舰，愿主保佑我们！”

★连一块皮也没有擦破

凌晨3点1分，“里米”号一马当先，率领其他驱逐舰快速驶进了鱼雷的射程区域。

海面漆黑一片，日舰瞭望哨的眼力再好，也难以区分舰影和岛上的山影。雷达屏则非常模糊，上面全是来自附近岛屿的复杂回波，根本看不出美舰位置的光点。

菲亚拉通过无线电，向后面的舰只呼叫：“跟随我。”接着下令：“准备发射鱼雷！发射！”

几乎就在第54驱逐舰中队射击的同时，西村部队也终于通过雷达发现了他们。日舰急忙打开探照灯，用强光罩住来袭者，第54驱逐舰中队顿时就像被一架有巨大闪光灯的照相机给拍照了一样。

西村部队的编队方式是四艘驱逐舰在前，两艘战列舰和一艘重巡洋舰居后，前后相隔1000米。整个编队一边迂回前进，以躲开鱼雷攻击，一边在强烈的探照灯光的帮助下，试图瞄准正在攻击中的美军驱逐舰。

幸运的是，由于双方距离太近，日舰无法使用巨炮或鱼雷，只能用高射炮进行射击。第54驱逐舰中队“连一块皮也没有擦破”，就毫发无伤地从对方的围攻中冲了出去。不过，他们的鱼雷也同样偏离了目标，第一轮攻击未能奏效。

直到第24驱逐舰中队赶到，两个中队合力攻击，美军驱逐舰部队才开始收获果实。西村部队担任前卫的三艘驱逐舰被鱼雷准确击中，其中，“山云”号就像烧红的铁块投入水中，在一阵滋滋声中沉没了，另外两艘驱逐舰也失去了战斗力。

第54驱逐舰中队一共发射了47发鱼雷，仅有3发击中，但是其中两发很关键，因为它们击中的是“扶桑”号战列舰的舷部。战列舰是西村部队的主力舰，“扶桑”号受创，顿时令西村脸色骤变。

在密集的鱼雷群面前，西村所在的旗舰“山城”号战列舰终于也没能幸免，受到第24驱逐舰中队射来的一发鱼雷的攻击。

凌晨3点30分，西村发出了他的最后一封电报：“在苏里高海峡北口两侧发现敌驱逐舰和鱼雷艇，我驱逐舰遭到鱼雷攻击，‘山城’号中鱼雷一发，未丧失战斗能力，继续航行。”

电报刚刚发出去，又一发鱼雷插入了“山城”号的舰体。这下，任何轻描淡写都不起作用了，“山城”号的航速迅速下降，但在其他舰船的护卫下，仍能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前进。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明智一点儿的，应该选择赶紧撤退。西村却有一个错觉，认为只要冲过美军驱逐舰的伏击圈，即可遇难成祥，胜利到达苏里高海峡的另一头。他发出命令：“我舰遭受鱼雷袭击，各舰不要管我，继续前进，见船就打。”

西村部队的残余军舰一边施放烟幕，一边以曲折航行的方式脱离与

美军驱逐舰部队的接触，向海峡入口驶去。

西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给部下所指的其实是一条彻底的覆亡之路。当时火力最强最猛的伏击圈不在别处，就在海峡入口。那里除了八艘巡洋舰外，还有六艘战列舰，其中的五艘战列舰都是在珍珠港事件中被联合舰队击伤，而后再修复的。这些从珍珠港的泥淖中打捞上来的老战列舰，一直在海峡口来回游弋，等待复仇时刻的到来。

眼见西村自投罗网，坐镇于一艘巡洋舰上的奥尔登多夫下达了开火命令。

美军早已占据最好的“T”字横头阵位。当日舰排成一路纵队驶来时，其航线恰好与美舰成一直角。一字横排的美舰使用舷炮，可集中猛轰为首日舰，而日舰只能通过舰艏的炮塔发炮还击。

开火命令一下，所有的战列舰、巡洋舰几乎同时进行射击。黑暗中，雷达控制的15英寸炮弹像长了眼睛，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日舰。日舰完全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蒙了，不知道该朝哪个目标还击才好，胡乱射出的炮弹全都打了水漂儿。

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次战列舰之间的夜海大战。如雨的炮弹映红了天空，爆炸声不绝于耳，一道道令人睁不开眼的曳光弹弧线，就像是一列又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从丘陵上疾驰而过。奥尔登多夫把它称为自己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最美景色。

美军军官们通过雷达荧光屏观察着射击效果，他们把荧光屏上出现的阴影叫作“幽灵”。当看到一个“幽灵”从荧光屏上消失，人们就知道那是一艘敌舰沉没了。站在舰桥上的奥尔登多夫更是兴奋不已，当时曾有一两发炮弹朝他的军舰飞来，但他根本顾不上去察看炮弹会落在什么地方。他和他的将士们一样，此时的全部心思都投入一件事上：如何完美地结束眼前的这场午夜猎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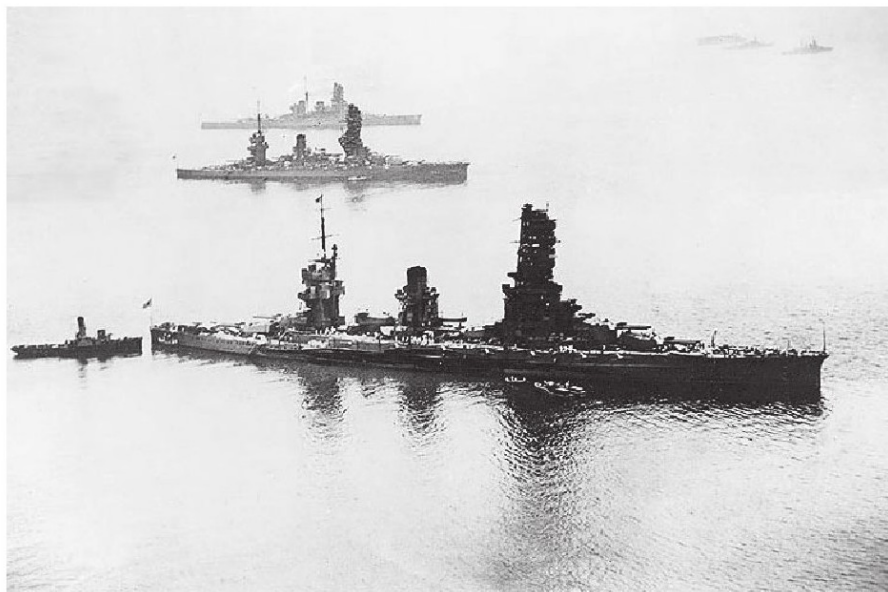
★惊到没法活了

西村部队并不愿意这样被动挨打，他们所到之处，也能把海面搅到波涛汹涌。然而由于火力不猛，射击不准，所留下的航迹很快就被一发发美军鱼雷毫不客气地斩断了。

西村部队的主力是“山城”号和“扶桑”号，这两艘战列舰舰龄均已超过30年，假使用人来打比方，便是已接近古稀之年的老朽之辈。此前，它们一直待在濑户内海用于海军训练，实在无舰可用，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被拉到了前线。

本应退役的老舰防御能力十分薄弱，何况是被当成箭靶。“山城”号的三座炮塔被炸毁，上层结构化成废墟，西村也被炸死了。但这艘战列

舰仍机械地执行着西村生前的最后一道命令，继续向前行驶。



离镜头最近的是“山城”号，稍次为“扶桑”号。这两艘战列舰已经老得跟夕阳相仿，如果仍做教练舰，猛一看还有一种厚重美，可要拿出去抢年轻舰的饭碗，就只好丢人了

凌晨3点40分，“山城”号猛地喷吐出大量烟火，随后，一个底朝天翻进了苏里高海峡漆黑的海底，当时西村的将旗还在舰上飘扬。

“扶桑”号舰长接替指挥，然而，他接替的不过是接踵而来的毁灭。在骤雨般炮弹的轰击下，“扶桑”号中弹起火，无法扑灭的烈焰裹罩了整座舰体。不久，弹药舱发生爆炸，“扶桑”号被齐腰炸断。凌晨4点30分，它步“山城”号的后尘，被苏里高海峡收容了残骸。

这是一场完全一片倒的战事。美军在此战中的唯一损失，是一艘驱逐舰被友舰误击，丧失了作战能力。而西村部队则几乎全军覆灭，包括“最上”号重型巡洋舰在内的日舰都做了海底幽魂，只有“时雨”号驱逐舰从弹雨和几乎不落的水墙中逃了出来。

刚刚逃离美舰的炮火追杀，就有一艘大舰朝“时雨”号迎面驶来。这正是“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时雨”号上的舰员把魂都给吓飞了，他们战战兢兢地用日语发问：“你们是哪国的军舰？”对方立即用日语回答：“我们是‘那智’号。”

“那智”号重巡洋舰是志摩的旗舰，原来这就是沿着同一航路赶来的志摩部队。

隔着老远，志摩已经看到北面的天空硝烟弥漫，透过烟雾，炮弹的闪光也依稀可见。但由于与西村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志摩并不知道西村部队已经覆灭，他还认为这时候冲入战场能捡个漏儿什么的，所以一路并无迟疑。

“时雨”号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并没有把自己部队惨败的情形告诉志摩，只是发出信号说：“这是‘时雨’号，舰舵发生故障。”

于是，被蒙在鼓里的志摩继续深入海峡。随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进入的是西村部队的坟地，漆黑海面上的火光居然全是还在燃烧着的日舰。

志摩部队先是看到了被炸成两截、犹如灼热大铁块的“扶桑”号。因为被炸断的两部分都在燃烧，志摩当时还以为是“扶桑”号和“山城”号两艘战列舰的残骸。10分钟后，他又发现了右前方的一艘起火军舰，后来辨认出是“最上”号。

凌晨5点，“阿武隈”号轻巡洋舰突然遭到鱼雷艇的袭击，航速骤降至10节。黑夜中赤焰到处乱窜，美军的第二个伏击战打响了。

犹如晚上一个人走进坟地看到死尸，本来就已心慌意乱，如果再被人从背后猛击一拳，简直要惊到没法儿活了。一股凉气从志摩的脚跟一直冒到天灵盖，他急忙下令各舰转舵。

就在掉转船头的一瞬间，慌不择路的“那智”号与受伤的“最上”号相撞，将“最上”号的左舷侧撞开了一个大洞。“最上”号的官兵见状破口大骂：“慌什么！瞎眼了，看不见着火的军舰吗？”

要不是这次意外的相撞，“最上”号或许还有存活的可能，但多了这么一个窟窿，它再也无法逃出生天。

志摩已经顾不上“最上”号的死活了，自己能逃命比什么都要紧。还好，志摩部队是一支规模不大的轻装部队，比较容易脱身。最后，除“阿武隈”号遭重创外，其余军舰都得以退出了苏里高海峡。在其身后，是燃烧的残骸、挣扎的水兵和大片的油迹。

当然，这也是奥尔登多夫没有穷追猛打的结果。因为他收到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敌情通报：栗田部队已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域，出现在莱特湾北部的萨马海。

奥尔登多夫立即下令停止追击。考虑到溃逃的志摩部队可能再次突破苏里高海峡，他将兵力一分为二，一半兵力向事发地点赶去，以应对栗田部队带来的威胁。

虽然派出了援兵，但奥尔登多夫很清楚，这对于救急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且不说援兵不可能及时赶到作战海域，就算到了那里，由于舰上的穿甲弹所剩无几，也难以起到支援的作用了。

栗田的去而复返，缘于一个微小的细节。

在哈尔西决定北上之前，有一架美机始终在栗田部队上空时隐时现，极力保持接触。栗田很清楚，这是美军在海空大战中的惯例，对方可以通过这架飞机来了解他的部队的动向。下午4点20分，这架美机突然向东方飞去，从此不见踪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次空袭。

栗田并不知道哈尔西已经率部离开，他只据此做出一个判断，那就是哈尔西肯定相信胜局已定，所以才停止了追击。

棋才下了一半，所谓胜败还早得很呢。栗田马上想到了要钻这个空子，他下令舰队再次转向东进。

部队退却时，栗田曾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电报，此时尚未收到复电。参谋们都很吃惊，一再追着栗田说：“对于下午的电报，大本营尚未回电！”

栗田只回答了一句话：“没关系，我们干我们的！”

在栗田部队东进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接到了丰田发来的训令，上面写道：“仰仗神明庇佑，全军猛烈突击！”

栗田在日本海军中的声名并不好，之前就有过坐着战列舰还被鱼雷艇追杀的笑话，并被冠上了“逃之栗田”的绰号。显然，在联合舰队司令部看来，栗田属于旧病复发，他先前的撤退决定也只能归到怯懦胆小的类型。丰田发来这份训令，就是告诉栗田，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付出多大牺牲，都要坚决对莱特湾实施突击。

栗田部队的普通官兵并不知道，部队再次东进其实是栗田的单独决定，还以为这是不得不执行丰田训令的结果，因此，在训令公布后，纷纷对之冷嘲热讽。

这个说：“请把战斗托付给我们吧，在陆地上指挥海上实战（指联合舰队司令部一直在陆地上），就是神仙也难以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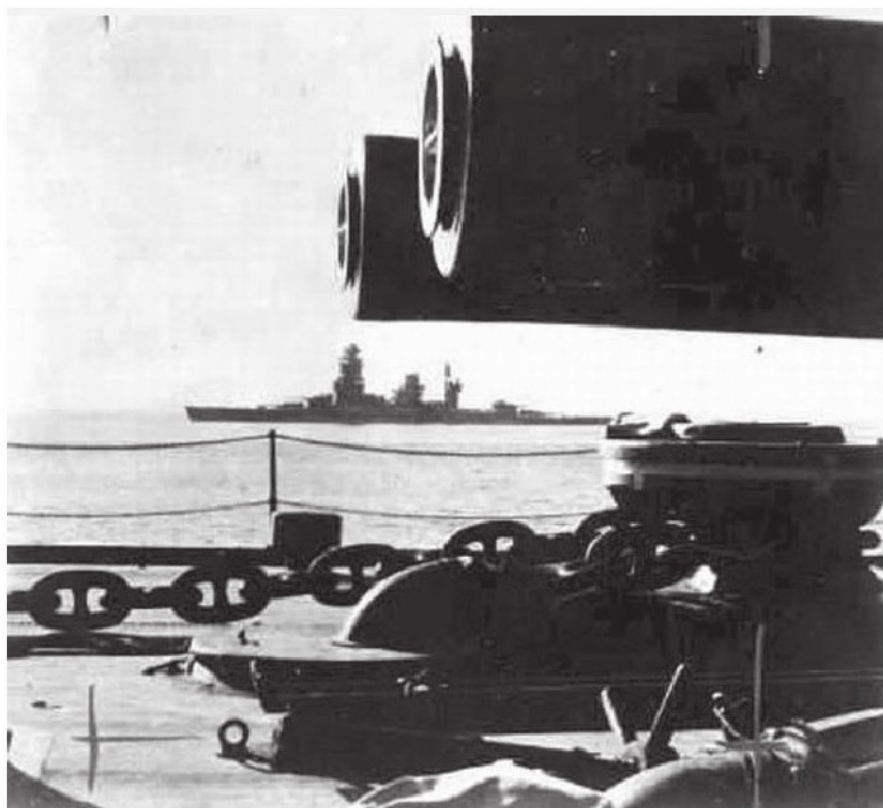
那个说：“不了解这种惊人的空袭，才会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什么‘神明庇佑’，倒不如换成‘全军覆灭’。”

栗田正好以上级硬性命令为由，来化解属下们的抱怨，所以对此也未多做解释。10月24日晚上8点，他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报，作为对训令的回复：“本队将置一切损失于不顾，决心于25日上午11时突进莱特湾。”

晚上11点半，栗田部队的22艘日舰以单纵队阵式进入了圣贝纳迪诺

海峡。圣贝纳迪诺海峡号称魔鬼海峡，最窄处不足两英里，而当时海流的速度是每小时七到九海里，到处都翻卷着漩涡。舰队要从这里穿过，困难程度犹如用木筏渡过急流。此外，整个舰队早已实行了灯火管制，海峡两岸也看不到一点儿灯影，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摸黑航行。

到了这个时候，林加百日训练终于显现出效果。栗田部队的官兵凭借其出色的目力和坚忍的意志，始终驾驶着舰船稳步前行。对此，美方也感叹不已。一名军官由衷称赞道：“能在漆黑的深夜出色地越过海峡，真是了不起！”另一名美军军官则评论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海军显示出来的一大特征是，具有闯过绝望难关的勇气和能力。”



栗田部队是日本海军当时所能动用的最强大阵容，这也是他们能闯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重要实力基础

在穿越海峡时，日军其实非常紧张，士兵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屏住呼吸，唯恐暴露目标，遭到美军的突然攻击。

攻击并未出现。25日0时35分，栗田部队顺利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在星火微闪的黑暗中，日舰像幽灵一般，一艘接一艘地进入了萨马岛。

突破海峡不等于高枕无忧，相反，在穿过海峡的一刹那，栗田还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莱特湾的极端重要性，大家都非常清楚，所谓“老虎喉中讨脆骨，大象口中拔生牙”，栗田部队即便可以侥幸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但从海峡出口到莱特湾这段海域，也一定会遭到美军的全力攻击。

站在美军的角度，栗田设想，对方会先在海峡出口的两岸配备潜艇部队，再利用“T”字横头阵位，将所有巨炮瞄准刚穿过海峡的舰艇射过来。仅仅这一点，就已经够受得了，更不用说拂晓之后，哈尔西航母部队将会展开大规模空袭。

完全可以这么认为，让你毫无阻碍地越过海峡就是一个陷阱，美军的真正意图，是要在萨马海完成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想到这里，栗田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他没有让舰队立即南下，而是将一字长蛇阵变为夜航的搜索队形，各分舰队之间相隔两海里，继续向东急驶。为了尽快脱离危险海域，舰队中连受伤的“大和”号都保持了最高航速。

让栗田格外吃惊的是，他在海峡出口没有看到一艘警戒的美舰，用雷达扫描，周围50海里的洋面也一无所有。

栗田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但既然已证明暂时安全，在前进大约20海里后，他便传令舰队南转，前往莱特湾。

就在前行的过程中，栗田接到了西村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获知西村部队在苏里高海峡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一小时后，他又接到志摩的来电：“我部正在撤离战场。”

根据这两封电报，栗田判断出，日军在南面的突击行动已被挫败，再也不用指望西村部队、志摩部队的配合了，只能单打独斗。那么，北面的小泽部队怎样了？有没有把哈尔西诱出去？栗田很想知道，然而，这时他与小泽也失去了通信联系。

四周万籁俱寂，没有美舰突然冲出来，但栗田部队并不相信配备先进雷达，且具有极高搜索能力的美军舰队会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到来。莫非要等天亮后空袭他们？

战前的寂静，往往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先兆。恐惧感笼罩着整个舰队，直到天渐渐放亮，官兵们都不敢合一下眼，他们预感到，一场比锡布延海海战还要激烈的大空袭就要到来。

★牺牲战术

10月25日，上午6点27分，太阳升起。栗田马上下令以“大和”号为中心，将夜航的搜索队形变为防空的环形队形。

变换队形的信号刚刚发出，旗舰“大和”号桅楼上的瞭望哨就报告，在东面的水天一线处出现了几个黑点。这时的萨马海海域乌云低垂，雾气弥漫，天色也稍显阴暗，所以视野较为模糊，瞭望哨凭目力观察，一时难以确定那几个黑点究竟是什么。

随着天色不断放亮，黑点逐渐放大，可以看到四根军舰桅杆，接着航母及其警戒舰船的身影也渐渐清晰起来。同一时刻，瞭望哨还发现了远方天空中的美军舰载机。

接到报告后，栗田的参谋们一致认为，这肯定就是第38特混舰队，而且看样子，对方并没有察觉栗田部队的到来，否则空袭早就开始了。

栗田遇到的当然不是第38特混舰队，那是金凯德第七舰队的一支航母特混大队，代号“塔菲-3”，指挥官是斯普拉格少将。

第七舰队与之编制相同的还有“塔菲-2”和“塔菲-1”，后面两支特混大队当时正分别在东南海区和南部海区执行巡逻任务，而“塔菲-3”处于最北端海区。它们的任务都是各守一边，独立封锁住通往莱特湾的去路。

在此之前，斯普拉格也收到了反潜巡逻机的紧急报告。巡逻机发现了栗田部队，但是它自身只配备了深水炸弹，仅能袭击潜艇，无法攻击战舰。

斯普拉格刚收到报告时还不相信，因为他和金凯德一样，都以为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正在固守着圣贝纳迪诺海峡。

这个飞行员是个新手，会不会误把哈尔西的快速战列舰当成了日舰呢？斯普拉格下令再探再报：“作战室，告诉那个飞行员核实他发现的情况。”

一份简短急促的回复很快传来：“目标肯定是敌舰队，军舰上都有塔式桅楼。”

多层上层建筑和塔式桅楼，是日军大型战列舰的一个标志，所以飞行员才敢拍着胸脯打包票。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军的无线电报员收听到了日本人叽里咕噜的谈话声，雷达屏上也哗哗作响，显示附近出现许多不明舰船。一名信号员急忙拿起望远镜进行观察，最后证实日军舰队果然正朝己方开来。



斯普拉格少将。日军大型舰队的袭击，让这位“塔菲-3”指挥官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不安

这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斯普拉格顿时大为紧张，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同是航母为主的特混大队，“塔菲”系与第38特混舰队的那几支大队有很大区别。斯普拉格的“塔菲-3”虽有六艘航母，但它们都是由商船或油轮改装而成的小型护航航母，几乎没有装甲，火力很弱，基本任务也只是为莱特岛的运输舰队和登陆舰艇提供空中掩护，并不随同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一起作战。

与较弱火力相应的是，这些小航母的外壳都比较薄，不能保护易爆炸的汽油、弹药和鱼雷舱。海军水兵们开玩笑地称之为“番茄罐头”，将它们归类为“易燃、易受攻击、可牺牲的舰只”。除此之外，小航母的最高航速仅为16节，只及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航速的一半，比同舰队中的护航驱逐舰还要慢，有“吉普航母”的名号。

面对栗田部队的突袭，“塔菲-3”无疑处于完全弱势的地位。斯普拉格也从来没有设想过，依靠手下这些吨位小、航速低的护航航母和一些战斗力不强的警戒舰，他竟然要同日军的快速水面舰艇部队决一死战。他悲观地认为，一旦交锋，“塔菲-3”坚持一刻钟以上都几乎不可能。

然而，假使“塔菲-3”不主动上前迎击，莱特湾的舰船就将立刻陷入灭顶之灾——在陆军和军需品被送上岸之后，美军运输舰队的大部分舰船都已撤离莱特湾，但还有50多艘单薄的货轮、战车登陆船和两栖舰艇停泊在港湾里。

斯普拉格毅然决定用牺牲战术来拖住栗田部队，他将自己面临的危险情况电告金凯德，并且说：“如果我们能把敌舰队吸引过来，就能延缓它对莱特岛的袭击，直至援兵到来，尽管我们的末日显然会来得更快。”

在接到斯普拉格的电报之前，金凯德其实已经手足无措。当天凌晨，有些心神不安的他曾经通过无线电向哈尔西询问：“圣贝纳迪诺海峡是否已有第34舰队守卫？”

由于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战列舰上的无线电通信发生混乱，金凯德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才收到回音，哈尔西的答复只是一个简单的“否”字。

金凯德这才知道，哈尔西原来根本没有编组什么第34特遣舰队，更没有安排力量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他惊愕万分：“哈尔西怎么会放弃执行这个周密的战斗计划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千钧一发

哈尔西一心要歼灭小泽部队，早已把圣贝纳迪诺海峡完全丢给了金凯德。

在第38特混舰队连夜北上的过程中，航母的夜舰巡逻机曾发来报告，告知栗田部队已转向东进，向圣贝纳迪诺海峡驶来，同时海峡里长期熄灭的航标灯也被点燃。听到这个报告，包括李中将在内的几名将领对继续北进都犹豫起来，但哈尔西依然不为所动。

一干将领中，最可能对哈尔西产生影响的是第38特混舰队司令官米彻尔，可米彻尔自己都被“架空”了。当米彻尔的参谋半夜叫醒他，希望他阻止哈尔西的鲁莽举动时，米彻尔首先问：“哈尔西将军收到那个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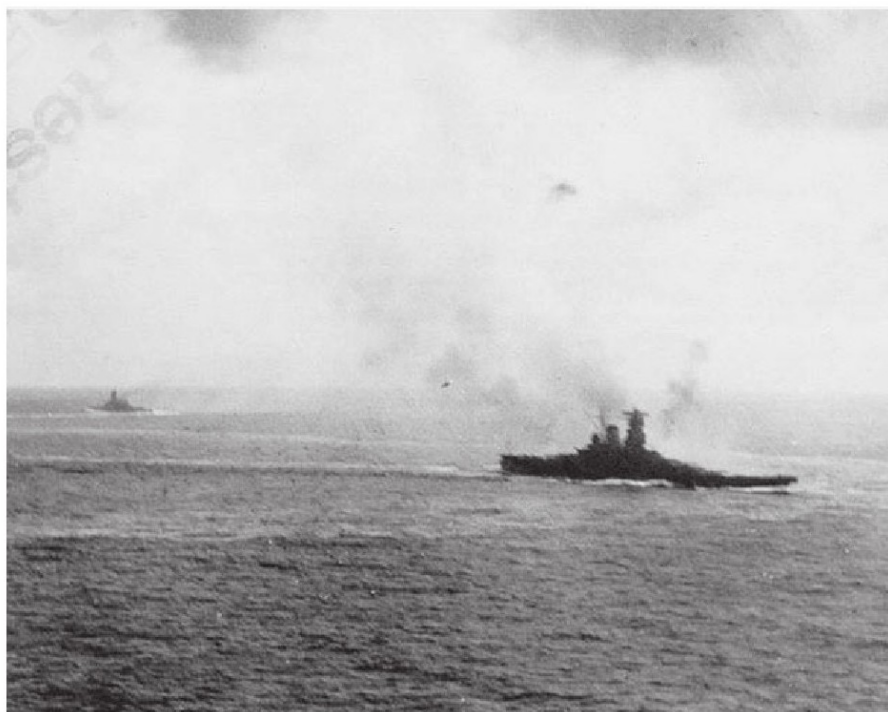
了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米彻尔便说：“如果他要听我的主意，他会来问我的。”随后便回船舱睡觉去了。

哈尔西认为，栗田部队早就被打得半死，就算去而复返，金凯德要对付它也不费吹灰之力。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一决策时，哈尔西仍不承认自己的失策：“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并掌握同样的情报，我还会这么干。”

哈尔西为栗田创造了机会，他立即电告联合舰队司令部：“天赐良机，我们正全速前进，准备攻击敌航空母舰。”

栗田和他的参谋们一样，始终认为眼前要攻击的目标是第38特混舰队，或至少是其中的一支航母大队，同时茫茫雾海也为“塔菲-3”提供了包装。在日军瞭望哨的眼中，“塔菲-3”的规模颇为宏伟，这也使得栗田对之深信不疑，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要对付的居然是一支经不起折腾的弱旅。



萨马岛海战中的“大和”号战列舰。它集合了当时日本最高的造舰技术，其正式称呼为“军舰大和”，舰名“大和”是以奈良县的旧国名大和国来命名的

按照正常的海战程序，栗田应该改变环形队形，以战列舰和重巡洋

舰为掩护，派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先行实施鱼雷攻击。但有了前一天的经历，栗田深知自己未必能得到友军的空中支援，如果继续整编队形，很可能失去这一先发制人的绝好战机，为此，他下令：“保持现有阵形，立即全速突击！”

这是一个后来看来足以致命的错误。各个分舰队自行指挥，跑得快的猛然蹿到前面，跑得慢的则一下子落在了后面，整个舰队陷入一片混乱。

早上6点59分，“大和”号率先发难，9门18英寸巨炮一齐开火，炮弹在40秒钟内飞越了32英里，接着轰的一声巨响，在美军航母旁边激起了50米高的水柱。

斯普拉格见状赶紧传令舰只转向，全速逆风东驶，这样既可拉大与日舰之间的距离，又便于航母甲板上的舰载机起飞。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的无数次海战都证明，在飞机与军舰的角逐中，军舰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看到舰载机飞来，栗田马上想到，如果不集中炮火抢先对美军航母实施当头一击，他的部队可就危险了。

决不能再有丝毫犹豫，犹豫一分钟，战机就可能被浪费60秒。栗田大叫：“首先封闭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使之无法离舰，然后一举歼灭敌机动部队！”

所有日舰遵令直接用前炮台开炮，除18英寸火炮外，14和16英寸火炮也加入其中，各种口径的炮弹恶魔般地飞向美军航母。斯普拉格急忙命令各舰施放烟幕，全速规避。

为确定烟幕中的弹着点，日舰开始使用装了染料的带色炮弹，炮弹不断在海面掀起红、黄、蓝、绿各色水柱，水柱哗啦哗啦地落下，构成了一幅极其恐怖的景象。美军水手们惊呼：“他们用彩色炮弹打我们！”

千钧一发之际，萨马海上突然下起暴雨，如有神助的暴雨遮挡了日舰炮击的视线，斯普拉格赶紧指挥各舰驶往降雨水域。

利用瓢泼的雨水做掩护，美军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舰载机终于得以全部起飞。每艘“吉普航母”只可搭载18~36架飞机，在战斗打响后的10分钟内，附近的“塔菲-2”舰载机也赶来支援，这使舰载机数量急剧增加。

虽然数量不少，但所有的美机都奈何不了日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因为它们的预定任务是攻击海岸目标，所以机上没有配备攻击水面舰只所必需的穿甲弹或鱼雷，而是携带了杀伤炸弹和深水炸弹。要对付士兵和潜艇，这两种炸弹的确是致命武器，可若用来对付战舰，充其量只能在钢板和大炮挡板上蹭一个印子。

尽管如此，美军飞行员们仍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扔完炸弹后，他

们还不断驾机越过栗田部队的上空，通过这种虚张声势的方式来分散日舰的注意力。

舰载机的攻击力有多少成色，此时此刻，哪里看得出来？栗田能观察到的，只是天空中那密密麻麻的机群，这让他愈加深信自己是在同强大的第38特混舰队交手。

栗田不敢全力前推，他采取了一种消磨时间的战法，即从三面对美军航母进行包围。不过由于必须不断转舵，以躲避美军舰载机的袭击，所以日舰舰炮的命中率暂时还不高。

可是这并不能降低斯普拉格的危机感。随着包围圈的不断缩小，两支舰队的距离减至12海里，美舰已处于日舰大炮的射程内，而美舰的大炮丝毫不能威胁日舰。一旦栗田完全闭合包围圈，里面的“吉普航母”很容易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一定要想办法将日舰逼远一点儿。“塔菲-3”共有三艘驱逐舰，战斗开始15分钟后，美军以攻为守，在“约翰斯顿”号驱逐舰的率领下，这三艘驱逐舰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

★舍命进攻

如果说美军在海战中也有过类似于自杀式冲锋的话，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位驱逐舰舰长在发起攻击前对官兵们说：“我们是同绝对优势之敌进行殊死搏斗，不能抱有活下来的希望。”

当驱逐舰队冲锋时，日军的重磅炮弹不断在舰船周围掀起山一般高的水墙，驱逐舰就在枪林弹雨和层层浪花中疾驰，速度快到连舰体都抖动起来。一时间，舰上的官兵就像坠入神话中的梦幻世界，简直分不清这是传说中的演义还是现实中的故事。

“约翰斯顿”号驱逐舰的舰长埃文斯中校是印第安土著，这在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官中实属罕见。埃文斯具有非常坚强的意志和胆略，听到日军炮弹如隆隆驶过的货物列车一样的声音时，舰桥上的一名水兵忍不住做出了弯腰躲避的动作。埃文斯非常镇定地安慰他：“不用躲，能听到这声音就说明没有命中。”

埃文斯是典型的美国军人的思维：不怕死，但一定要死得有价值。他命令军舰照着弹点逡巡航行，因为他知道日军炮手在不断调整射击的目标区域，往弹点前进反而不易中招，这样“约翰斯顿”号就可以在沉没之前射出鱼雷了。

很快，埃文斯发现“熊野”号重巡洋舰正处于有效射程之内。“约翰斯顿”号边冲边射，一口气射出了10发鱼雷，其中一发鱼雷炸飞了“熊野”号的舰艏。“熊野”号立即丧失机动能力，被迫退出了战斗。同样靠边

的还有“铃谷”号重巡洋舰，该舰被炮弹炸坏，也陷入了无法航行的惨状。

在这次美军驱逐舰的舍命进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下面这一幕：正在督战的栗田突然发现有六发鱼雷向“大和”号的两侧袭来，“大和”号急忙规避。事有凑巧，六发鱼雷的速度几乎和“大和”号的航速相同，“大和”号无法折回，只好改变航向，同鱼雷结伴行驶了大约十分钟。

因为这个原因，“大和”号落在了舰队的后面，栗田看不到逃走的美军航母，无法掌握战场局势。“塔菲-3”趁机后撤，双方舰队的距离拉大到16海里以上。

在撤退过程中，断后的“约翰斯顿”号遭到了猛烈报复，从日军“金刚”号战列舰上飞出的三发14英寸炮弹钻入了“约翰斯顿”号的机械舱和锅炉舱。那一瞬间造成的冲击，犹如“一条小狗被一辆救火车撞了”，在其后不到十秒的时间里，“约翰斯顿”号又连中三发炮弹，舰桥后部的舰楼被完全击毁，航速也骤降至15节。

包括“约翰斯顿”号在内的“塔菲-3”官兵大多为预备役人员或刚刚入伍，从没有像样地训练过。在遭到疯狂打击后，一名平时显得很顽强的水兵精神上完全崩溃，他开始一边跑一边哭。还有人进入了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感觉自己好像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一样。

不过这只是少数人，多数官兵并没有被残酷的现状击垮。舰长埃文斯的脸和胸膛都被弹片擦伤，手指头也被炸断了两根，但他不为所动，用手绢将手包扎后又继续指挥。

一场及时雨让整个“塔菲-3”得到了片刻喘息，也挽救了“约翰斯顿”号，使它暂时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正在追击的栗田部队，最前面的是“大和”号。这应该是栗田最得意的时候

眼见情况紧急，斯普拉格不得不用明码电报请求支援：“如敌大口径火炮对我舰只再继续轰击五分钟，我们的军舰将荡然无存。”

在发出求援电后，埃文斯率部南撤，朝莱特湾方向航行。这是三面包围下的唯一缺口，同时埃文斯也希望奥尔登多夫的舰队能够从这个方向前来营救他。

“塔菲-3”一退，栗田即下令发射军舰弹着观测器进行侦察，这使他得以迅速掌握了“塔菲-3”的去向。栗田部队随后一面向南急驶，一面实施雷控射击。

过去，日军海战时都是用测距仪来测定距离，用炮火把敌舰夹在中间后，再炮击其中央部位，以求击毁目标。现在用了雷控射击，可以自动瞄准，按说准确率应该更高了，但栗田部队是从林加锚地开始才突击学习这一技术，炮手们技术水平不过关，失误太多，以致只能追却射不中。

另一方面，如果日舰协同一致，也可以将撤退中的“塔菲-3”追上并完全围困住。可由于没有调整队序，栗田部队一直显得异常混乱，联络的不畅通又加剧了这种混乱。最后的结果是，在绵延达15海里的横向追

击面内，栗田部队这边不知道那边，那边也不了解这边，各舰都只能沿着外圆弧，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追击。

看到日舰在两翼和后面穷追不舍，斯普拉格下达命令：“驱逐舰发射鱼雷。”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名号手

驱逐舰“希尔曼”号、“霍埃尔”号以及已受到重创的“约翰斯顿”号，再次遵令杀出，其中“约翰斯顿”号已没有鱼雷，只能用舰炮进行射击。

在阵阵雷雨中，日舰的大口径炮弹像特别快车似的从三艘美军驱逐舰的头顶飞过。为模糊日军的视线，驱逐舰不断用舰艏的烟幕施放器喷出白烟。这些白烟连同烟囱冒出的油腻黑烟，将舰身重重围绕起来。

在向前猛冲的同时，美军驱逐舰还要不时倒退，以免彼此相撞。经过这样舍生忘死的冲锋，它们终于逼近了敌舰。

三艘美军轻装甲舰，要对付的是四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战斗场面都称得上惊心动魄，在海战史上，也很少有战舰能在如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奋不顾身，英勇作战。

“希尔曼”号、“霍埃尔”号发射的鱼雷并没能击中日舰，但是日军重巡洋舰“羽黑”号在转身躲避鱼雷时，船舵被一发炮弹击中，被迫退出战斗。“大和”号也立即停止射击，以避免疾驶而来的美军驱逐舰，随后这艘旗舰便远离了战斗，栗田无法再指挥舰队。

最后一批鱼雷射完了，“希尔曼”号向斯普拉格报告：“任务完成。”

打完鱼雷，便只能用舰炮。相对于日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驱逐舰的小口径火炮并无多少抗衡的资本，用炮手们的话来说，“简直就像拿纸团砸钢盔一样”。“希尔曼”号的舰长对舱面军官说：“从现在起，我们只能虚张声势吓唬人。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名号手！”

美军驱逐舰的悲惨时刻随即到来。“霍埃尔”号首先成为日舰集中射击的目标，凡是舰炮射程内的日舰都没忘记向它发射炮弹，一时间弹如雨注，到该舰完全沉没时，它已连续40次被炮弹击中，真正是被打得千疮百孔。

“希尔曼”号也中了多发炮弹，带色炮弹的鲜红染料混合着舰员的鲜血，把舰桥和上层建筑染得一片殷红。“希尔曼”号尽管通过左闪右避逃了出来，但已丧失作战能力，只能用向弹药舱注水的办法才能使自己不沉下去。

血还没有流光的是“约翰斯顿”号。除了舰长埃文斯指挥得当，“约翰

斯顿”号一直照准落弹区域的浪花前进，从而避开了一些炮弹外，还得受益于舰体钢板非常单薄，击中它的炮弹往往只会贯穿舰体而不会带来致命的爆炸。

驱逐舰无力再战，“塔菲-3”中能继续护卫航母的，便只剩下四艘护航驱逐舰。这些护航驱逐舰只是为反潜战而设计，在航速和机动性上都不如正规的驱逐舰，一旦置身于如此激烈的海战，连自保都很难。

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在发现日军巡洋舰从侧翼实施迂回后，斯普拉格下达命令：“小男孩们发起鱼雷攻击！”四艘既小又慢的护航驱逐舰于是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鱼雷攻击。这种攻击谈不上有多少威胁，不过是在拖延时间。攻击结束后，两艘安然返回，一艘受重创，还有一艘再也没能回来，它的名字叫“罗伯茨”。

“罗伯茨”号在射出三发鱼雷后即被日军炮弹击中，日舰的重磅炮弹像罐头刀一般割破它的左舷，自烟囱至舰艏都被轰成一堆废铁，只能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水里。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尽管前部火炮已被摧毁，但在炮手长卡尔的率领下，“罗伯茨”号仍利用后部火炮继续射击，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停过。其间，他们共发射了300发炮弹，正式的炮弹打完了，照明弹、实习弹也被填进了炮膛。

连续发射使火炮热到几乎要熔化，到第七次发射时，大炮爆炸，大部分炮手当场丧命。卡尔的躯干被炸断，但这位坚强不屈的炮手长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刹那，仍试图将一发24千克重的炮弹塞入炮膛。

“罗伯茨”号在这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中沉没了，继之而上的是本已处于相对安全位置的“约翰斯顿”号。

看到护航舰也无法再实施拦阻，日军巡洋舰正向己方的“甘比尔湾”号航母扑去。“约翰斯顿”号的舰长埃文斯喊道：“打那艘巡洋舰，把它的炮火从‘甘比尔湾’号吸引过来！”

接到命令的炮术指挥官立即回答：“是，长官。”但他随后又小声嘟囔道：“这不是开玩笑吧？”

埃文斯此时充分显示出了自己作为舰长的勇敢和智慧，他指挥“约翰斯顿”号从日军舰队前方横穿而过，同时对日舰实施齐射，以打乱对方的整体部署。

这是战舰编队才会使用的一种战法，但埃文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它用到了单独一艘舰上。炮手们也都全力以赴，经过不间断的长时间射击，大炮炮身的油漆都被烧得隆起，不时起火燃烧。

埃文斯的战法收到了奇效。日舰本已做好对美军航母发射鱼雷的准

备，然而遭到“约翰斯顿”号出其不意的反击后，不等接近目标，它们就不得不将鱼雷发射出去。这些鱼雷在途中失去速度，使得美军航母能够轻易进行规避。

“约翰斯顿”号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就像苍蝇见到血一样，日军的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立即向它聚拢过来。五打一，舰上已没有一发鱼雷的“约翰斯顿”号等于被判了死刑。

埃文斯不情愿地下令弃舰，“约翰斯顿”号舰艏向下，沉入大海。在古今海战史上，面对强大的敌人，护航警戒舰像这样毫不退缩、挺身护主的事例是很难见到的。

日军受到极大震动。当日军驱逐舰慢速靠近时，他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向漂浮于海面的“约翰斯顿”号幸存者们进行扫射，反而有一名穿着白色军服的舰长在舰桥上举起手，致以庄重的敬礼。

“约翰斯顿”号共有327名官兵，最后只有141人被救起，印第安舰长埃文斯未能生还。

★“病中孤妇”

“吉普航母”前面再没有什么护卫舰可用来遮挡了。在被日军的重巡洋舰赶到下风方向后，它们也无法再利用烟幕掩护自己。

日舰紧紧相逼，大口径炮弹激起一道道高达45米的水柱。“吉普航母”一边左闪右避，一边用“螯脚舰炮”还击。这些航母舰炮的口径不过5英寸，炮弹打在日军战列舰上只能冒起一股轻烟，打在炮塔上更是转眼就化为一团飞絮随风飘散了。

“吉普航母”不是日舰的对手，不仅进攻乏力，它们那单薄的飞行甲板也很难抵挡住重炮的轰击。

殿后的“甘比尔湾”号最惨，在一个小时内，几乎每分钟都要被炮弹击中一次。直到它沉没时，一艘日军巡洋舰还在不停地向它发炮轰击。

除“甘比尔湾”号外，还有几艘航母中弹受伤。“塔菲-3”之所以没有全军覆没，一方面是由于日军的雷控射击精度不高，美军的损管作业又很得力，另一方面，“吉普航母”的薄舰壳反而救了它们的命——日舰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些穿甲弹一般都直接穿了过去，没有在舰体内爆炸。

不过，“塔菲-3”的覆灭看起来已只是个时间问题。斯普拉格连连向金凯德呼救，金凯德将斯普拉格的电文转发给哈尔西，同时自己也向哈尔西发出了一封明码电报：“请李全速前进保卫莱特，请快速航母立即出击。”这封电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一方面敦促哈尔西组建由李率领的第34特遣舰队并尽快回援，另一方面也借此威吓栗田部队。



被日军战舰连续轰击的“甘比尔湾”号，炮击引起的浓烟几乎完全覆盖了这艘可怜的“吉普航母”

然而，金凯德的电报并未能得到他想要的回应，在300海里以北的恩加诺海面，哈尔西正干得热火朝天，眼睛里全都是被他打爆的日舰，既不可能也不甘于分身。

哈尔西本可以兵分两路，在率航母群进攻小泽部队的同时，派第34特遣舰队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但是他认为小泽部队既是航母部队，又一直是联合舰队的绝对主力，若将部队分开攻击，受到的损失将会大得多，倒不如全上。这样既可以把所有舰炮集中起来，以加强航母的对空防御，又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来加强对所有舰只的空中掩护。

然而哈尔西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直到马里亚纳海战，小泽部队确实还是联合舰队的主力，但在那次海战后，因为丰田要实施“突入作战”，这支部队被一拆为三，栗田、志摩的部队先后分离出去，这使得剩下的小泽部队本部像是“失掉了丈夫和儿子的老妇人一样”。

分走的两支毕竟还都是护卫舰队，对小泽部队而言，更为伤筋动骨的是组建“T”部队。小泽部队共拥有三个航空战队，一航战是虚的，正在编制过程中，连航母都还没能造出来，可以使用就是三航战、四航战，可以说，谁要是从这两个航空战队中抽走哪怕一架飞机，都像是要抽小泽一根筋一样。而丰田为了组建“T”部队，从中抽走了大部分兵力。

“T”部队被投入台湾海峡海面，与哈尔西的第38特混舰队作战，结果是他们在激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抽走的那些航空兵力再也没能回到

小泽部队。美国报刊就此讽刺丰田，说这次台湾海峡海面作战，实际上是他的一次赌博，不过是一次大失败的赌博。

眼见得所剩不多的航空兵力犹如一盆水浇到雪地里，连个影子都见不着了，小泽心疼到五脏都差点儿移了位。

就在这个时候，小泽接到了大本营下达的“捷1号”令，命令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捕捉、歼灭敌舰队”。

拿到命令的小泽哭笑不得。现在他的舰队已经沦落到了快卧床不起的地步，从失欢的老妇人变为“病中孤妇”，而且还是搬迁到贫民区的“病中孤妇”，不仅外面陋巷茅屋，里面打开一看，也是一副一贫如洗、倾家荡产的模样。纸面上小泽虽有八艘航母，但除去尚未建好以及舍不得消耗已留在日本本土的之外，实际只有四艘航母，这四艘航母上没有一架像样的飞机，仿佛是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衣柜，可谓寒碜到了极点。

为了给自己的航母配备飞机，小泽绞尽脑汁。在把抽到“T”部队的舰载机残余部分收集起来后，他总算凑齐了108架飞机。108架飞机只是美军一艘大型航母所载的飞机架数，并且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绝大多数都是实习生，只接受过最低程度的训练，连起飞降落有时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适应海空作战的需要了。

什么都能凑，唯独飞行技术凑不出来。没有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不管是在甲板上自由地起飞降落，还是有效地对敌舰实施鱼雷攻击，都无从谈起，这些技术可不是实习生们用三五月或者半年时间就能掌握的。

有人打比方说，小泽就像贫穷人家的主妇，为了办件喜庆的事，好不容易拼凑了一桌饭菜，可是这桌饭菜的质量相当差。

★骗局

如此低劣的舰队一旦与哈尔西部队遭遇，恐怕连千分之一获胜的可能性都没有。左看右看，大本营给小泽部队的命令都更像是：“被敌舰队捕捉，被敌舰队歼灭。”

按照原先的方案，在策应栗田部队后，小泽部队还要继续突入莱特湾。而在小泽看来，这一点更加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在此之前，他的舰队可能早就被哈尔西打得灰飞烟灭了。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不如死得“有价值”一些。于是，小泽提出了干脆担当诱饵角色“作为牺牲品被吃掉”的想法。他对丰田说：“本舰队的使命是把自己暴露在敌机动部队面前，并把敌舰队诱向北方海域，从而减少栗田舰队的损失。为此，本舰队宁愿置蒙受特大损失于不顾。”

丰田明白小泽的困境，也知道这种困境正是由他一手造成的，小泽一提议，他马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早在哈尔西对栗田部队实施攻击时，小泽就找到了美军航母的位置。无奈哈尔西没有发现他，小泽只好决定先出动舰载机实施袭击，以便吸引哈尔西的注意。

10月24日，第38特混舰队一天都没消停过，上午是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的飞机空袭，到了下午，“来访客”就换成了小泽的舰载机。

空袭之前，小泽曾派出两批六架搜索机，但一架都没有返回，这是平时训练不足且通信装备不完善造成的恶果。小泽由此想到，一旦正式展开袭击，在更加复杂的战时状况下，舰载机返回航母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为防万一，在派机出击时，小泽专门补充了一条重要命令，规定因天气不佳等情况确实不能归舰的舰载机，可以转去菲律宾的陆上机场。

小泽一共出动了58架舰载机，都是小泽通过不同渠道四处搜集来的陈旧飞机，光年代和型号就有七八种，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

这些破飞机的飞行员水平也很差，却个个自以为是，出战时全都是一副“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的表情。他们飞到美军航母上空，发动了一次他们以为的进攻，便草草收兵回营了。汇总到小泽那里的战果是：击中美军重型航母、轻型航母各一艘，并使之起火燃烧。

这自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更糟糕的是，派出去的舰载机只要没被打下去，全都以小泽有令在先为由飞到陆地上去了，只有三架飞机由于没有找到美军航母，中途返回母舰。

尽管上午和下午来袭的日机分属不同的单位，但它们在美军眼里其实都一个样，哪里辨别得出哪个算大西的，哪个是小泽的？哈尔西认为这次零散的空袭大概也是来自陆上，根本没有加以留意。

无奈之下，小泽只好打破禁忌，拼命发送无线电信号，以吸引美军侦察机的注意。也不知发了多少遍，直到哈尔西结束对栗田部队的第五次攻击波时，这件事终于有了点儿眉目。

总算被哈尔西找到了，小泽喜不自禁，急忙向栗田发去一份“诱敌成功”的电报。谁承想，小泽的旗舰“瑞鹤”号航母上的无线电发报机性能很差，栗田压根儿就没收到这封电报，反而先前栗田被哈尔西的舰载机炸得七荤八素的那份告急电，倒是让小泽收到了。

疑心生暗鬼，小泽开始担心自己的诱敌计划并没有成功。暮色将近，再坐等下去就没机会了。小泽打定主意，让前卫舰队高速南下寻找第38特混舰队，他自己也率队紧跟而来。

25日晨，当栗田部队从圣贝纳迪诺海峡前往莱特湾的时候，小泽已

驶至恩加诺海域。恩加诺原是西班牙文，它的意思就是“引诱”或者“骗局”。

这场骗局的主谋者小泽为他的舰载机做好了打算。既然舰队的使命就是充当“牺牲品”，并且超过一半的舰载机都没有返回母舰，那么剩下一点儿可怜的飞机还能有什么作为？与其在与哈尔西作战时白白损失掉，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一道儿送给大西算了。

早上6点10分，除留下直接护卫航母的战斗机进行象征性防守之外，小泽将用于攻击的战机全部派往菲律宾陆上基地。其实也不多，一共才十架，这十架舰载机颤颤巍巍地扇动着翅膀，在空中发出“再见”的信号后，就凄凄惨惨地飞走了。至此，小泽部队已完全丧失了航空作战能力。

上午7点12分，小泽看到美机从东南方向飞了过来，诱饵生效了。

★体无完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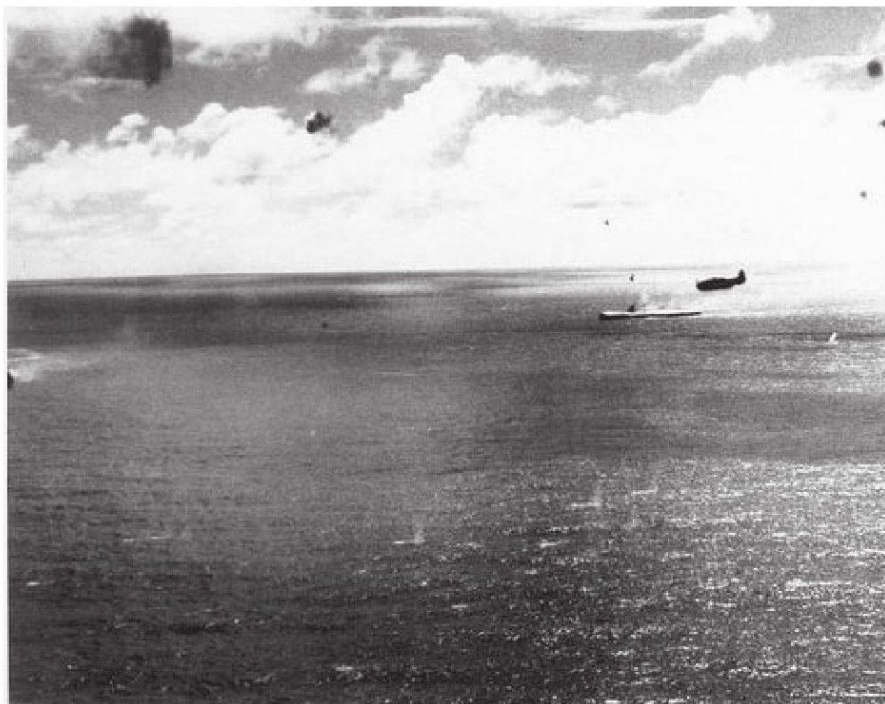
哈尔西并不知道小泽部队只是个内囊极其虚弱的空架子，更没想到会因此中别人的圈套，当战机向他报告已锁定敌舰时，他还认为自己咬上了一条大鱼。

上午8点15分，120架美军舰载机分成两路向小泽部队冲杀过来，小泽也立即指挥麾下仅剩的29架飞机派上前迎战。这是力量对比天差地别的一场空战，美军飞行员打起来跟玩儿似的，几乎把日机当成了可以随意射击的标靶，空中到处传来他们兴高采烈的声音：“小伙子，拣一个吧，叫他们尝尝滋味！”很快，日机便被扫得一干二净。

8点20分，在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数发鱼雷和炸弹击中了小泽的旗舰“瑞鹤”号航母。当年参与偷袭珍珠港的日军舰母，之前都一个个完蛋了，“瑞鹤”号是仅存的一个。这艘老舰的飞行甲板被炸得四处冒烟，舵机损毁，只能手动操舵，航行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已落到舰队后面。

在幕僚们的再三劝说下，小泽被迫离开燃烧的“瑞鹤”号，转移到一艘轻巡洋舰上继续指挥战斗。

仅仅第一次攻击，便把小泽打得没了脾气，这颇有些出乎哈尔西的意料，但同时也让他更加豪气勃发。第38特混舰队拥有10艘航母、787架飞机，完全有能力和资本发动一次更猛烈的攻击。而以哈尔西的性格，今天不打得小泽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是绝不会收工的。



TBF鱼雷机正在向“瑞鹤”号发动攻击。事实证明，缺乏舰载机保护的航母在战场上没有存在价值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金凯德发来了呼救信号。哈尔西一开始没搭理，按照他的想法，无论是扼守圣贝纳迪诺海域还是保护莱特湾，都与他无关，那是金凯德的分内活儿。他应该做和正要做的，是在守了一夜并击败小泽部队之后，来个乘胜追击。再说了，恩加诺作战海域距离莱特湾足足有225海里，九个多小时的航程，岂是说回就能回的。

哈尔西告诉金凯德，实在不行，可以让苏里高海峡的奥尔登多夫增援斯普拉格。奥尔登多夫舰队有战列舰，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已经残破不堪的栗田部队？

可是之后金凯德仍然呼救声不断，并且坦白了自己的窘境：奥尔登多夫舰队此前对莱特岛实施了连续五天的炮击，弹药已所剩无几。苏里高夜战又用去了部分穿甲弹，现在不仅老战列舰缺少弹药，就连驱逐舰也没有多少鱼雷，且很多舰只燃油不足。以这样的状态，即便援兵能及时赶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哈尔西一下子被激怒了，他认为金凯德真是够无能的，这也不行那也不济：要是我有那么多护航航母，在奥尔登多夫的援兵到达之前，用舰载机就足以自卫！是，我的快速战列舰和舰载飞机确实阵容强大，弹药充足，但这不是离得太远嘛，哪里来得及赶回去？

为了打发金凯德，哈尔西只能给正从加油地赶回的麦凯恩大队下达命令，要该部以“最快的速度”援助斯普拉格，除此之外，他觉得再也不能为金凯德做什么了。

哈尔西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击。眼看着小泽部队已是三更油尽的灯，再晚也得灭，处于这种危机之中，小泽却并无忧色，相反还很高兴，因为他来这里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打哈尔西，而是挨哈尔西的打！

就在被美机攻击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小泽还没忘记向栗田发出电报：“敌舰队已被我诱至北方，目前敌人正集中火力向我机动部队进攻。”

让小泽事后感到吐血的是，栗田居然还是没有收到这封极其重要的电报。自始至终，栗田都以为自己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哈尔西部队”苦斗呢。

真的哈尔西来不了，假的哈尔西已经支撑不住。斯普拉格的舰船或沉或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同时栗田部队距离莱特岛登陆滩头也已相当接近。

上岸指挥的麦克阿瑟虽不能亲临海战现场，但他通过远方隆隆的炮声，就知道海战进行得多么激烈。他还看到，由于“塔菲-3”的航母或被击沉，或甲板被炸裂，原有舰载机不得不飞往杜拉格机场，有的油不够就一头栽入了附近海湾。麦克阿瑟既痛心又焦虑，却无计可施，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甘比尔湾”号上的飞行员与他的“野猫”战斗机。虽然“甘比尔湾”号被击沉，但飞行员仍可驾机作战，他们的英勇表现挽救了“塔菲-3”

与此同时，斯普拉格已经感到了绝望。他知道，自己就是打得再好，到这时候“也该在海里喝水了”。

眼看“塔菲-3”灭亡的时刻就要到来，一名美军信号员突然大声喊道：“该死的，伙计，他们竟溜了！”听到信号员的喊声，斯普拉格赶紧上前观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日军舰队确实是在后退。

斯普拉格的大脑已近乎被残酷的战斗麻痹，他害怕这只是幻觉，直到在空中盘旋的飞机送来一连串报告，才确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后来，他将之归结为神的护佑：“全能的上帝特别眷顾我们。”

这当然不全是运气。对于栗田来说，到了嘴里的肉就没有咽下去又吐出来的道理。问题是打了这么久，他不仅没尝到肉味，嘴边上还被烫了无数个泡。

且不说美军护舰群的英雄主义举动有多么震撼，就说天空中越来越多的舰载机，就够壮观的了。当时，“塔菲”系列三支舰队的舰载机大部分都飞了过来，所有飞行员接到的命令只有一条，不要盯住一艘受伤的日舰穷追猛打，也不要全力去炸沉一艘舰艇。相反，要化整为零，分头出击，像蚊子一样不停地骚扰敌人。

按照这条指令，美机实行交替作战，想尽一切办法对日舰进行干扰。用一名飞行员的话来说，是在“用武器库里的不论什么东西，包括门把手，来打日本舰队”。

“塔菲”舰载机的弹药和鱼雷大多已经消耗在支援登陆上，所剩不多，一旦用完，飞机便回去加油，加了油又飞回来，做出模拟俯冲动作，通过这种假动作来钳制日舰。

在美机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浪式空袭下，栗田部队的“鸟海”号、“筑摩”号和“铃谷”号三艘重巡洋舰遭到重创，开始逐渐沉没。到了这个时候，感到阵阵肉疼的栗田才如梦初醒似的说了一句：“是啊，我必须立即进击莱特湾！”

★全世界都想知道

美军舰船和飞机的英勇反击，让栗田对眼前之敌是“哈尔西部队”这一点更加确信无疑。同时，海面上美军施放的大量烟幕弹以及瓢泼的大雨，都妨碍了他对战场情况的观察。换言之，栗田并不知道自己对“塔菲-3”造成了多大损失，只知道自家舰队已经受伤不轻。

对“哈尔西部队”的全速追击已持续了两个小时，哈尔西的航母全是30节速度的快速航母，就算己方已占据主动，这么没完没了地追逐下去，也不可能追得上。

别忘了，上级的命令是进莱特湾打“空船”，而不是和哈尔西缠斗。本来小泽应该负责把哈尔西给引开的，结果他没完成任务，倒让我在这里给他擦屁股！

上午9点11分，栗田向他那些零零散散的大舰发出信号，要它们退出战斗，“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向北与我靠拢”。

栗田不是说不打，他是要重整队形后向莱特湾进攻。不过，这一关键时刻的松劲，真像是“全能的上帝”从九重天给“塔菲-3”发下了一张赦书——当栗田下达命令时，他的两艘重巡洋舰与“吉普航母”已近在咫尺，几乎可以直接瞄准，而在巡洋舰后面跟进的两艘战列舰同样也距离

美舰很近。

“塔菲-3”意外得救了。斯普拉格也顾不得猜测对方心思，赶紧率部向莱特湾驶去。

向北225海里，同样处于绝境的小泽部队就没这么走运了。

9点45分，哈尔西发动第二次空袭，130架飞机横冲过来。这次美机可以在无空中拦阻的情况下，直接攻袭日军舰队。小泽急忙部署高射火力网，试图用凶猛炮火来弥补空中劣势。

历史学家如此描绘当时的场景：在明朗的晴空中，日军的炮火筑起一座火焰吞吐的殿宇，殿宇的列柱五彩缤纷，绚丽夺目。殿宇下面，各舰以Z字形左闪右晃，以躲避劈头盖脸而来的炸弹以及飞窜的鱼雷。

面对猛烈的空袭，这种抱着脑袋钻地洞的办法显然是徒劳的。轻航母“千岁”号冒出阵阵浓烟且严重倾侧，最后在水中无法动弹，轻巡洋舰“多摩”号亦多处中弹，落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

原来航母作战这么有劲！在“新泽西”号的指挥台上，哈尔西乐得手舞足蹈，他命令李中将军的战列舰扑上去，用重炮对小泽部队进行轰击。

美军战列舰离小泽部队仅52海里，在哈尔西看来，大获全胜已成定局。

就在这时，金凯德又发来了电报，还是叫救命：“李在哪里？”在近三小时的电报往来中，这是金凯德第二次用明码发电，可见他已经慌乱和愤怒到了什么程度。

看到这封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哈尔西惊讶万分：不是已经让麦凯恩大队去增援了吗？

哈尔西忘了，麦凯恩大队离莱特湾足有300多海里，比恩加诺到莱特湾还要远，就算麦凯恩接到命令后马上行动，也得好几个小时后才能到达战场。

几分钟后，哈尔西又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电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亲自下达战术指示，这是前所未有的，哈尔西不得不予以重视。

尼米兹发这个电报也是出于不得已。之前金凯德向他发来了雪花一般的告急电，参谋们也认为尼米兹应该出面干预，命令哈尔西派兵增援斯普拉格，但都被尼米兹拒绝了。尼米兹一向很尊重前线指挥官的现场处置权，如果不是极特殊的情况，他反对越级进行干预。

然而，随着金凯德的呼救信号越来越尖锐刺耳，尼米兹终于接受了参谋们的建议，即至少问一问哈尔西：第34特遣舰队现在何处？

电报中就是这么一句话。不过出于保密，夏威夷的密码员还会在正式电文前后添上几句混码。前面一句是“火鸡在水边跳舞”，后面一句是“全世界都想知道”。

“火鸡跳舞”，谁都知道这跟正题毫无关系，“全世界都想知道”就未必了。“新泽西”号上的译电员一看，还以为这几个字是正文的一部分，就原封不动地译出来交了上去。

尼米兹和哈尔西私底下是老朋友，尼米兹从不会以训斥的口气跟哈尔西说话，然而给译电员这么一画蛇添足，这句话简直就像是在含蓄地责备哈尔西了。

“蛮牛”好像脸上被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整个人晕头转向，情绪也顿时从惊讶转为愤怒。他摘下帽子，狠狠地摔在甲板上，然后大声骂了一句听起来让人脸红的话。一名部下赶紧抓住他的胳膊劝解：“别这样，你究竟怎么啦？要镇静！”

哈尔西认为自己受到了尼米兹的侮辱，气得一个劲儿咳嗽。同幕僚们闷闷不乐地合计了近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无可奈何地下达命令，决定组成第34特遣舰队，再加上博根航母大队，由自己率领着南下增援金凯德。

哈尔西一心想留下来痛宰日军航母，但现在不可能了。他后来始终对此耿耿于怀：“我放弃了我从当军校学员时起就梦寐以求的机会。对我来说，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一次战斗结束了。”

★秋风扫落叶

对小泽的攻击改由米彻尔负责，由他指挥的部队分别是：谢尔曼、戴维森两个航母特混大队以及杜波斯水面舰艇群。

米彻尔被称为当时美国海军中最懂海军航空兵的将领，空袭自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当即率部继续向北追击，以便对残余的日军航母实施空中打击。

将近中午，米彻尔发动第三轮攻击，由200余架舰载机组成的突击机群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从日舰上空刮过。奄奄一息的“瑞鹤”号连中三发鱼雷，倾覆沉没时，舰上还飘着一面巨大的战旗。

午后，在第四轮突击机群的猛攻下，轻航母“瑞凤”号葬身海底。“瑞凤”号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就被重创过一次并侥幸逃脱，这次是连本带利都还给人家了。

继两艘航母之后，小泽部队的两艘战列舰“日向”号、“伊势”号成为最主要的目标。这是两艘三万吨级的战列舰，但因为缺航母，它们的后

甲板被撤去四门14英寸大炮，改成飞行甲板，各可装载不同类型的飞机24架。这样就成了航空战列舰，而且号称是可以炮空两用的“双刀名将”。

实际上弄巧成拙，小泽并无飞机来供两舰装载，结果大本营只好重新发出指令：“伊势”号和“日向”号两舰作为战舰使用！”

空荡荡的飞行甲板反而为美机轰击提供了方便，飞行员们都把炸弹往那里扔。“日向”号、“伊势”号不断受到轰炸，舰腹洞穿，飞行甲板也被炮弹掀起的大量海水淹没。

不过，这两艘航空战列舰的命倒很硬，如此反复轰炸，居然都没有沉。小泽见状，急忙指挥它们以及其他残余舰只逃离恩加诺海。

五轮空袭结束，米彻尔命令杜博斯水面舰艇群实施追击，不惜夜战，也要消灭被舰载机击伤掉队的日舰。

杜博斯率四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发力猛追，下午5点，他们追上并击沉已失去动力的轻航母“千代田”号。天黑之后，又撵上了三艘正在抢救落水士兵的日舰，将“初月”号击沉，另外两艘日舰则乘机逃脱。

杜博斯见好就收，没有继续深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因为小泽逃至中途又折返了回来，当时他还拥有两艘航母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加上日军夜战经验丰富，一旦交火，杜博斯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到了深夜，“多摩”号巡洋舰由于受伤落后，被美军潜艇击沉，成为在恩加诺海损失的最后一艘日舰。小泽不得已打道回府，他完成了诱饵使命，损失也比预计的要小得多，遗憾的只是没有成果，因为栗田未接到过他一个字的电报。

如果第34特遣舰队不南援，如果米彻尔仍拥有诸多快速战列舰，美军在恩加诺海海战中的战果肯定不限于此，所以哈尔西一直到死都坚持认为，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命令舰队掉头转向”。

这一消极情绪从哈尔西决定南援起就一直纠缠着他，到当天上午的11点15分他才最终拍板南下，而在五分钟后，栗田部队的阵形集合调整完毕，开始向莱特湾直线挺进。

这时栗田部队虽已遭到较大损伤，但仍具有强大攻击力，莱特湾的形势瞬间变得空前紧张。

得到栗田部队接近莱特湾的报告，麦克阿瑟不由得大惊失色。他知道，一旦栗田部队占据莱特湾的入口，凭海上炮火即可将这个区域所有的运输舰摧毁殆尽，大量堆积在滩头的补给品也将被破坏。至于已经登岸的陆军部队，遭致日军海陆两方面的夹击更是毫无疑问了。

他赶紧向哈尔西和金凯德发报：“立即驶返莱特湾，保护登陆滩头！”

哈尔西距离遥远，根本没有收到麦克阿瑟的电报。金凯德倒是收到了电报，可是他根本无能为力，不管是精疲力竭、支离破碎的“塔菲-3”，还是从苏里高海峡赶回的援兵，都不可能挡得住栗田部队。

在前往莱特湾的路上，栗田部队曾遇到过美军的小股舰队。对方一看栗田部队的规模，就知道不是对手，赶紧转舵向南，而栗田也不予理睬，继续指挥舰队向目的地进发。

在作战报告中，栗田写道：“我军的作战目的不在于攻击敌航空母舰，而是决心完成突入莱特湾的作战计划。”

只要再过两个半小时，栗田部队就能到达莱特湾，并看到那些束手待毙的美军运输舰。全部日舰都做好了准备，所有的大炮、鱼雷也已装填完毕，处于一触即发的临战状态。

“捷1号”似乎胜利在望，然而从出发地南行一个多小时后，栗田突然下达了“舰队全体舰只左满舵，北上突击”的命令，决定停止向莱特湾进击。

栗田平时沉默寡言，除了情报收集外，他往往都是亲自做出决断。这一命令下达后，全军为之愕然，官兵们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

★得便宜处失便宜

在距离莱特湾仅仅只有40海里时，为什么栗田会突然掉转船头不战自退，这成了世界海战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有人认为栗田是病糊涂了。他的登革热一直没有痊愈，中途落水又加重了病情，所以无法做出清晰判断。日后栗田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当时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神经始终高度紧张，身体和大脑也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只是在硬撑而已。

那栗田怎么没有稀里糊涂地往前走，而是掉头呢？原因是他受到了错误情报的影响。

金凯德和斯普拉格在上午都曾用明码电报求救，其用意就是为了让栗田听到并吓唬他。栗田果然截听到了，而且确实有些心虚。他随即做出判断，除败退的“塔菲-3”外，哈尔西还有主力没来。

在如此急如星火电报催促下，哈尔西主力必然会快马加鞭地赶到，这是可以预计的；另一方面，“塔菲-3”没有战列舰和重巡洋舰，栗

田断定在即将赶到的阵容中会装备战列舰和重巡洋舰。

接近中午，栗田又从马尼拉方面得到一个“重要情报”：美军强有力的机动部队正抵达附近洋面，距此100海里。

当时哈尔西才动身不久，这显然是误报，但栗田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情报是否准确。他只知道自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突进莱特湾，牛刀杀鸡一样地去捕捉那些“空船”，二是放弃莱特湾，转而北上迎击哈尔西。

打“空船”看似简单，其实未必。两年前，栗田在印度洋作战时就碰到过这种事，他下令用舰面炮火对准盟军空舰船开火。炮弹成功击中目标，但充其量只是在船舷上炸开几个和炮弹口径大小差不多的洞，很难将其击沉。

栗田部队的另一个任务是炮击滩头阵地。栗田也觉得不太靠谱，麦克阿瑟的登陆已经基本结束，滩头阵地肯定很稳固了，就是拿三式弹来轰，又能轰出什么结果？

最主要的是，如果被拖在莱特湾，万一赶来的哈尔西主力趁势掩杀，堵住退路，栗田部队势必陷入包围，结局只能是葬身海底，而获得的补偿最多不过是击沉几艘空的美军运输舰而已。

如果说锡布延海海战让栗田大吃苦头的话，击退并追击“塔菲-3”则给他带来了信心。看看吧，不论多么威武坚韧的美军航母，也经不住“大和”号的一发炮弹吧？至于那些警戒舰船，只要“大和”号紧盯着射击，两三发炮弹过去，必定粉身碎骨。

栗田相信，“塔菲-3”即便不是哈尔西的主力，起码也是其航母特混大队中的一支。既然“塔菲-3”都能搞定，哈尔西主力难道就碰不得？

栗田部队中，仅以“大和”号为例，共携带18英寸炮弹1080发，迄今为止仅使用了81发，8%都不到。以现存炮弹的数量，再应付四五次大型海战绝没问题。

“和空舰船同归于尽，恕不从命”“宁可把尸体沉入西太平洋海底，也不让它暴晒在莱特湾的沙滩上”，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栗田在事先没有请示大本营的情况下，就决定采取第二种选择，即推迟突入莱特湾的计划，先与哈尔西主力对阵再说。

“大和”号的舰桥由圆形和椭圆形的铁块铸成，栗田在上层坐镇指挥全军；参谋们在下面的作战室里收集和整理情报，通过参谋长小柳富次少将送交给栗田。对栗田的命令，小柳也有些疑惑，但在栗田向他说明意图后，他立即对此表示赞同。

旗舰“大和”号的桅杆上升起了战斗信号：“本舰队决定同位于苏禄安

岛灯塔5度113海里处的敌机动部队决战。”

看到这个信号，各舰发出一片“万岁”的欢呼声。栗田部队的官兵本来就不愿跟莱特湾里的“空船”作战，是栗田硬压下去的，现在栗田改弦更张，自然很受大家的欢迎。

栗田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捷1号”计划的目的。这个计划就是要引开哈尔西，突入莱特湾，最后摧毁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哪怕是同归于尽。要不然，小泽、西村、志摩不全变成打酱油的吗？

得便宜处失便宜，栗田一个念头，那些沉入海底的日舰算是白做“牺牲品”了。这位日本海军将领可能完全没有想过，如果他摧毁了莱特湾里的舰船和美军沿岸临时搭建的机场，即便麦克阿瑟已经完成了登陆，美军庞大的登陆部队也会立刻陷入被动局面，他们会失去补给，失去增援，甚至失去空中掩护。说得更可怕一点儿，山下甚至有可能全歼美军登陆部队！

后来，栗田终于承认自己错失了良机：“我只能依据我看到的情况采取行动，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夺取胜利是那么近。”

★这叫挨打

中午12点30分，栗田部队掉头往北，以便决一雌雄，结果搜寻了半天，连“哈尔西主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栗田倒也不用太过失望，舰船没有，舰载机可以有。派出舰载机的，是奉哈尔西之命第一个出发的麦凯恩大队。下午1点15分，由麦凯恩派出的约70架美机编队向栗田舰队袭来。

本来够栗田喝一壶的了，只是这些舰载机远道而来，携带着副油箱，所以无法挂较重的鱼雷，仅挂了炸弹。光是炸弹，无法给栗田部队造成多大的损伤，但麦凯恩大队锲而不舍，接连发动了几次攻击，一直到下午3点，还有美机频繁向栗田部队实施攻击。

栗田心里发毛了。幸亏没有一头钻进莱特湾啊，要不被堵住了还出得来吗？

至此，他完全放弃了重新突入莱特湾的任何念头，现在他考虑的是还要不要继续与“哈尔西主力”拼杀下去。

从航载机飞来的方向判断，可知美军航母应在偏东北方向的海域。但栗田部队没有配备侦察机，无法探知麦凯恩大队的准确位置，倒是麦凯恩大队把他们的位置给锁定死了。也就是说，美军航母可以安全地处于栗田部队巨炮的攻击圈外，并从攻击圈外自由自在地派舰载机前来空袭。

如同完全不对称的棒球比赛，一方连续地打，连续地得分，另一方却像个睁眼瞎一样，既看不到也触碰不到对方，甚至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这叫打仗吗？这叫挨打！

眼看距日落只有三个小时，栗田还剩下一个机会，那就是实施日本海军最拿手的夜战。可是要打夜战的话，也必须在天黑之前查明麦凯恩大队的动向和位置才行。

应栗田的再三请求，将近傍晚时，吕宋岛上可以参战的日本陆基飞机几乎全部出动，以对其进行空中支援。这正是这么多天来栗田一直苦苦企盼的，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一个挨炸的不是美军航母，而是他的“大和”号！

日军飞行员的水平太差了，居然把“大和”号当成了美舰，栗田气到恨不得一掌过去，把这帮菜鸟给打个满天星。

弄清炸弹扔错地方后，陆基机群赶紧用无线电询问，美军舰队究竟在哪里。栗田只好按照自己的推测提供了一个地点。陆基机群飞了出去，但过了没多久就返回栗田部队的上空，通报说并没有发现美军舰队，就扬长而去了。

栗田空欢喜一场，此时他的官兵已经精疲力竭，情绪也开始低落。更糟糕的是，舰队的燃料快用光了。

还说什么与“哈尔西主力”决战，只有赶快避开美军舰队的空袭，逃回去才是正经。下午6点30分，栗田决定放弃整个行动，撤出战斗，随后这支舰队便朝着圣贝纳迪诺海峡急驶而去。

晚上7点25分，栗田收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电令，这实际上是对栗田放弃突入莱特湾报告的回复。收到栗田的报告后，包括丰田、草鹿等人面面相觑，做声不得，显然对此也是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他们给栗田的回复是：“若今晚有机可乘，当进行夜战；若无夜战希望，由司令官决定向补给基地前进。”

真会说话啊，有机可乘，你们自己来看看，我还有什么“机”可“乘”？既然联合舰队司令部会说便宜话，栗田就依葫芦画瓢地也给大西发去一封电报，说他根据可靠情报分析，美军舰载机还会追上来进行报复，“我认为这是贵队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夺回制空权的大好机会”。

在连续几天的海战中，栗田部队始终没能得到大西陆基航空兵的任何实质性援助，既无直接护卫，侦察也是瞎侦察，提供的情报没有一个是靠谱的，栗田对此非常愤懑。他不知道大西会不会“先发制人”，但他十分希望能拿这些菜鸟飞行员堵堵枪眼，在帮自己解脱危机的同时，也

能出点儿胸中的闷气。

晚上9点30分，栗田部队大部分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只有“野分”号驱逐舰落在了后面。在与“塔菲-3”的交锋中，“筑摩”号重巡洋舰受到重创，这时正在下沉。“野分”号落后，就是为了把“筑摩”号的舰员接出来。

战场上，落后一步往往就意味着死亡，人如此，舰亦然，真正的哈尔西追上来了。

★暗黑战法

哈尔西本可以直接率战列舰和航母兼程南下，但又带上了需要加油的驱逐舰，驱逐舰一加油便拖累了整体，行程几乎可以用慢如蜗牛来形容，直到下午4点，舰队才把速度提上去。

进入萨马海海域后，哈尔西兵分数路，他自己率直辖部队向圣贝纳迪诺海峡疾驶，想抢在前头，把栗田部队的退路给堵住。午夜刚过，他终于到达了离圣贝纳迪诺海峡不远的地方，但还是晚了一步，栗田部队已经通过海峡撤了出去，回到锡布延海，尚未进入海峡的只有一艘“野分”号。

北上未竟全功，南下又是如此结果。向北300海里，向南300海里，敢情我这一天都白忙活，就剩给你们跑腿了？哈尔西气不打一处来，他把一股无名火全都发泄在了“野分”号身上，炮击加上鱼雷，很快就把这艘倒霉的驱逐舰给打了个底朝天。



炮塔被击中冒烟的“大和”号。姊妹舰“武藏”号的沉没，给之前相信大和型战列舰为不沉舰的日本海军带来很大冲击。不少人相信，“武藏”号是代替“大和”号毁灭的，而“武藏”号的悲剧也一定会轮到“大和”号

钻进锡布延海就算完了吗？做梦！第二天天刚亮，哈尔西向锡布延海派出战机，对仍在逃窜中的栗田部队接连实施了三轮空袭。

栗田已经给大西发去了电报，但与前三天一样，当他遭遇天样大、火样急的困境时，陆基飞机仍然连半个面都没露。栗田部队除了光着膀子挨炸，毫无办法。

美军的第一轮空袭就击伤轻巡洋舰“能代”号，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大和”号也被两发炸弹击中。从第二轮起，美机目标重点对准“大和”号，出动的是B-24“解放者”。B-24是四发重型远程轰炸机，号称“空中霸王”，500千克的大炸弹威力惊人。

在B-24的猛烈轰炸下，“大和”号连中两弹，第一发炸弹在舰体外部炸出个大洞，“大和”号锚室进水，这意味着它再也不能抛锚，即使回到港湾，也只能在港面漂泊了。另一发炸弹则击中了“大和”号第一号炮塔左前方的水线部位，炸开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在挨炸的过程中，“大和”号巨大的舰体就像遭到地震的建筑物一样剧烈摇晃着，舰身周围炸弹激起的水柱有大楼的一两倍高，落下来的海水好几次都溅到了栗田身上。

第三轮空袭接踵而来。“能代”号就此被送入海底，尽管“大和”号施

展浑身解数，以最大航速行进，仍被三发炸弹连续命中，涌入的海水达到3000吨。

“武藏”号已葬身海底，莫非这次要轮到“大和”号了？为使这艘超级战列舰保持平衡，舰员拼命注水，“大和”号的后部被注水2000吨，加上涌入的海水，“大和”号总共容纳了5000吨海水，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的重量。

还好，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大胖子还能坚持。在跌跌撞撞地航行大约1000海里后，它和其他残兵败将一起逃出锡布延海，踉踉跄跄地返回了基地。

从林加锚地出发时，栗田部队共有35艘军舰，等到达基地时，已锐减至15艘，幸存舰只除“雪风”号驱逐舰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外，其余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最明显的标志是，由于舰体铆钉松动，造成了重油泄漏，导致各舰返回港湾时，舰艉都拖着长长的重油尾迹，看上去就好像是满身血迹的陆军部队败退到了营地一般。

舰只被折腾坏了，舰员更没少受罪。连续三个昼夜，栗田及其部下长时间置身于浓浓硝烟中，即便回到港口，衣服上仍散发着一股硝烟的臭味，他们出发时身上的那股杀气也完全被垂头丧气替代。

日后检讨，栗田承认，停止突入莱特湾，是莱特湾大海战的根本转折点，也确实是他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他就像是“一名棒球比赛中失败的投手”。不过，栗田同时表露了自己的委屈：“我的舰队是经受敌空袭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大和’号连续遭到敌机19次空袭……”

栗田部队的作战海面是陆基航空兵活动的最佳区域，陆基航空兵协助舰队作战，本来也是“捷1号”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可是在长达三天的海战中，栗田却没有从航空兵部队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既无直接护卫舰队的战斗机，也没有搜索机帮助他进行侦察，栗田为此深感愤懑。

公正地说，在这件事上，栗田倒真有些错怪大西。对援助舰队作战，大西不是“不想为”，而实在是“不能为”。

早在莱特湾大海战开始之前，大西曾就掩护栗田部队突击一事，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拍发请求电，表示以他现有的条件，要为栗田部队配备战斗机，起码得等上两三天才行。

台湾地区还有福留繁指挥的第五基地航空部队，大西的想法是用这两三天时间将台湾地区的航空兵调过来，这样他的兵力就充裕多了，也才能为栗田部队提供直接的空中掩护。可是联合舰队和栗田部队都等不了，特别是栗田部队，老担心燃料不够用，中途根本不敢停留，这使陆基飞机要找到舰队位置都不太容易。

另一方面，大西也考虑到，就算派战斗机直接掩护，他的那些菜鸟

兵也非美军飞行员的对手，与其白白地让美机给打掉，还不如组成“神风敢死队”继续去撞美军航母。在大西看来，这等于是间接援助了栗田部队——美国人的舰载机得在航母上停飞吧，我把航母击沉，不就减少了在空中受到的威胁吗？

10月24日的那天早晨，大西派海军“神风敢死队”对哈尔西的航母部队实施第一次攻击。这次突袭击沉了“普林斯顿”号航母、“伯明翰”号巡洋舰，但既然是自杀式攻击，就是有去无回，大西当时无从知晓战果。

不知道结果，并不影响大西对“特攻作战”的热衷。“特攻作战”本身就是一种暗黑战法，而且是黑到一定级数的那种。10月25日上午11点，“神风敢死队”再次向莱特湾飞去。

当时栗田部队正好北上去寻找“哈尔西主力”，莱特湾与斯普拉格的“塔菲-3”均绝处逢生。在岸上忧心如焚的麦克阿瑟长长地松了口气：“上帝啊，你保佑了我！”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登上附近的一艘运输舰。

站在运输舰上，他看到了距离不远的“塔菲-3”。只见海面上到处都是冒烟或正在下沉的战舰，救援船只不停地穿梭往来，有的把受伤的舰船往岸边拖，有的打捞落水的海军官兵。

突然，天空出现了五架“零”式。起初，无论麦克阿瑟还是斯普拉格，都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毕竟才孤零零的五架“零”式，派几架“地狱猫”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给揍下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还没等美军舰载机上去迎敌，这些日机就首先爬升到1000英尺的高空，然后咆哮着俯冲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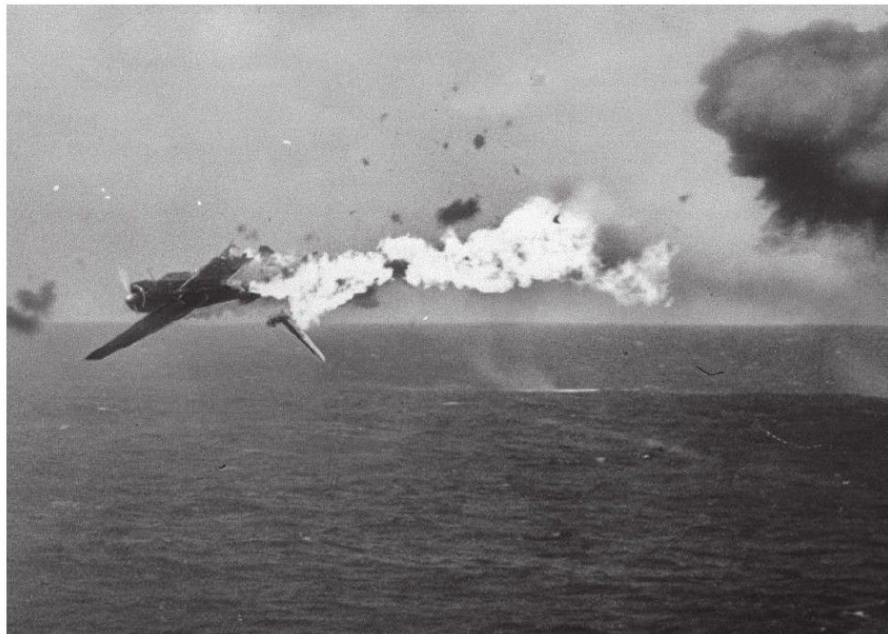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这究竟是战斗机，还是俯冲轰炸机？

一架“零”式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向“基特昆湾”号的舰桥冲下来。人们以为飞行员随即就会把战斗机拉升起来，不料它朝航母左舷的狭窄通道直冲下来。

飞机没有撞在航母上，它在舰旁50米处栽入了大海，一声爆炸，激起百米高的水柱。水兵们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才想到今天的“零”式有些反常，是一些“邪恶的俯冲机”，驾驶这种飞机的飞行员是“恶魔俯冲者”。

又有两架日机向斯普拉格的旗舰“方肖湾”号航母冲来，看样子显然也是要同归于尽。“方肖湾”号急忙用高射炮进行拦阻，最后一刻，两架日机被当空打爆，带血的残骸甚至溅到了舰员们的身上。

第四架日机看错目标，掠过一艘航母后，在远处的海面上爆炸。



一架日机被美军航母的高射炮击中后起火坠落。“神风敢死队”在莱特湾的作战还只是开了个头，之后的自杀式进攻将愈演愈烈

还剩最后一架，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它撞穿了“圣洛”号航母的飞行甲板，燃起的大火引爆了舰上的弹药和航空汽油，随后发生的一连串爆炸几乎把“圣洛”号截为两段。快到中午时，这艘曾在上午顶住日军大口径火炮射击的小型航母沉入了海底。

这一幕场景被麦克阿瑟尽收眼底。海空大战是如此残酷激烈，令久经战阵的老麦也悚然心惊，他嘴里不停地咕哝着：“罪孽！罪孽！”

得知麦克阿瑟居然站在运输舰上观看敌机的自杀式攻击，金凯德急忙向该舰舰长下达命令，要求迅速驶回，以保证这位总指挥的安全。

回到岸上后，麦克阿瑟得知，整个莱特湾大海战已经结束，日本人的自杀式攻击虽对“塔菲-3”造成损失，却无碍大局，不由得喜上眉梢。他当即给尼米兹发去一封报喜电报，感谢他领导下的第三舰队在这次海战中提供的“友好合作”。

由于哈尔西的过失，不仅海战险遭惨败，莱特岛上的美军也一度面临危局，海陆军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对哈尔西有一些怨言。为了让自己的老朋友不至于难堪，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不约而同地竭力为哈尔西辩解。尼米兹写信给金格：“我从不认为，哈尔西是在知道锡布延海日军兵力部署的情况下，扔下圣贝纳迪诺海峡不管的。”

面对司令部人员的纷纷议论，麦克阿瑟敲着桌子说：“行啦，不要再

对‘公牛’说长论短了。在我的名册上，他仍是一个善战的海军将领。”

的确，没有人可以从不犯错误，尤其是在莱特湾大海战中。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海战，从作战规模、区域、时间、投入兵力，甚至所包含的大小战役上，都创造了难以超越的新纪录。

相对于哈尔西所犯的错误，栗田等人的错误更大，导致的后果就是，日本海军在此战中几乎被全歼，总体力量消耗超过了开战以来的四分之一。

皮里走了肉，说被掏空就被掏空了。自此以后，联合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完全丧失活动能力，航母再也没有携带舰载机作战，这种具有巨大容积的浮动舰只竟然只能充当运输舰，干干搬运工的活儿了。

第二章 血管在哪里

就在莱特湾大海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山下已从吕宋抽出了精锐的第1师团、第26师团，准备增援莱特岛，并计划在10天内夺回塔克洛班。面对这一利好消息，直接指挥莱特战役的第35军司令官铃木宗作中将却并不领情。他放出话来：“我们快要走上舞台中心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或特权，我们甚至不需要他们正派来的援军。”

铃木和辻政信都曾担任过山下的部属。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时，铃木是山下的参谋长，辻政信是作战主任参谋。在日本陆军内部，铃木的名声一直是正面的，很多人称他“人格高洁”“正直坦率”。对辻政信却是毁誉参半，欣赏的人说他办事干练，与其不和睦的人说他处事傲慢、冷酷无情。

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时，辻政信因对山下有意见而大闹司令部。铃木因此也倒了血霉，他半夜里被辻政信从床上拖起来：“前边在打仗，你怎么还在睡大觉？”

铃木没有发火，还像往常一样客客气气地对待辻政信，得到的回应却是对方十倍的怒火：“我从前线回来报告，你却穿着睡衣，这是什么意思！”

任凭辻政信如何吵闹，铃木依然一脸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事后，铃木被赞有君子风度，能够容人。但后来铃木在离开马来西亚时还是大骂了一通辻政信，说他是“下克上的化身”，还说“消灭这些毒虫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问题”。可当初为什么会对辻政信如此宽容呢？铃木也说了实话：“我建议山下将军严惩辻政信并解除其职务，但是他假装不知道。”

★强心剂

初看上去，辻政信和山下、铃木不太一样，前者是那种一见到就能辨别得出的坏人，后者喜欢掩藏自己的真实面目。实际上，这三个人都差不多，比如在对待新加坡华人大屠杀事件的态度上就如出一辙，过后又不约而同地互相推卸责任，也就是铃木所说的“假装不知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山下被调至中国东北，铃木也受到冷遇，一度从一线的作战指挥官沦落到了只能管管后勤、跑跑运输的地步。直到山下复出，他才被重新起用。

就战略眼光而言，铃木比他的老上司要差得多。山下南来时就对战

争前途不抱多少希望，铃木则是摩拳擦掌，以为从此可大干一番了。

10月25日，莱特湾大海战结束的这一天，铃木在他的第35军司令部驻地宿务岛抬头仰望，没有一架美机飞过，他认为这是美军空中力量已被全歼的结果。



在莱特岛海岸边，运输舰正源源不断地将大量物资运送上岛

到中午时分，传来了萨马海海战的消息，说栗田部队如何如何神勇，不仅击沉了美军航母，还袭击了莱特湾。这当然又是一个假消息，可是铃木信以为真，这使得他对“决战莱特”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足，扬言“走上舞台中心”以及不需要山下派援兵的大话，就来源于此。

铃木毫不怀疑自己可以把美军打得落花流水，他所虑的是麦克阿瑟会不会又像在巴丹、科雷希多陷落时那样，都举手投降了还“耍赖皮”，只肯让局部地区的部队投降。铃木对他的参谋长说：“我们必须要求麦克阿瑟的所有部队投降，除莱特的部队外，还包括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的部队。”

在铃木有滋有味地做着他的春秋大梦的时候，已解除后顾之忧的麦克阿瑟正在集中精力从正面实施突击，当然，他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确实也不少。

过去麦克阿瑟实施“蛙跳战术”，凡要攻取的岛屿，都在美军陆基飞机的航程之内。而莱特战役的一大困难，就是此地远远超过了他的飞机作战半径——原先第五航空队从莫罗泰岛出发，还可以勉强进行远程支

援，不过因为台风的影响，这一飞行路线并不正常，经常被迫中断。

麦克阿瑟开始加紧整修塔克洛班机场。10月26日，美军工兵利用从运输船上卸下的成吨钢板，在莱特岛东岸的沼泽地进行铺设，但在连绵不断的季风雨袭击下，机场成为泥潭，钢板就像铺在松土上一样，整个工程进展缓慢得令人泄气。

要打好莱特战役，光靠舰载机不行，只有一个杜拉格机场也不够用，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因此，第二天，工兵们又彻夜奋战，终于在天亮前铺完了塔克洛班机场的最后一段。

10月28日，肯尼第五航空队的P-38“闪电式”飞机前往塔克洛班机场，除了有一架飞机坠毁外，其余33架全部安全着陆，这意味着“白杨树部队”也可以得到航空队的部分就近支援。

从登陆之日一直到10月底，让麦克阿瑟头疼的主要是机场建设，“白杨树部队”的推进一直很顺利，在他们的猛攻下，牧野率领着第16师团残部不断溃退，停都停不下来。

麦克阿瑟坚持不绕过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美军在当地可以得到民众和游击队的支持。这一点正如事先所料，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民间享有良好声誉，他们把美军潜艇偷偷送去的一种巧克力的包装纸视同珍宝，因为包装纸上印着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一定要再打回来——麦克阿瑟。”

不管“白杨树部队”攻到哪里，菲律宾游击队都会通过无线电向美军提供关于日军的可靠情报。相反，铃木就没有这样的便利了。他住在宿务岛上，与莱特岛隔海相望，但除了一些零星片断的信息，美军究竟已经推进到了哪里，他几乎一无所知。

信息如此不透明，让铃木不免心慌，对连援兵都不要就可以迫使麦克阿瑟全军投降的想法，也变得有些不自信了。

山下对这位部下的心理可谓琢磨得很透。就在铃木坐立不安的时候，山下派作战参谋从马尼拉直飞宿务岛，为的就是给铃木带来好消息：原增援计划变更，第一师团将提前几天于奥尔莫克港登陆。

听到这一消息，铃木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顿时劲头又足了起来。

山下并没有骗他。11月1日傍晚，第一师团乘坐大型运输舰到达了莱特岛。从山下那里接到命令时，第一师团就知道美军已经在莱特岛大批登陆，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美军继续进军，并会同第16师团和即将登陆的第26师团，重新夺回塔克洛班。

第一师团通称“玉师团”，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日本陆军中最老的一个师团。该师团原驻中国东北，是关东军的一部分，此

次奉调前往菲律宾之前，曾作为紧急增派部队在上海受训，因此士气也比较高。在前往莱特岛的途中，军官就鼓动士兵：“我们早就在准备着这一天，拿出我们所受的训练和技能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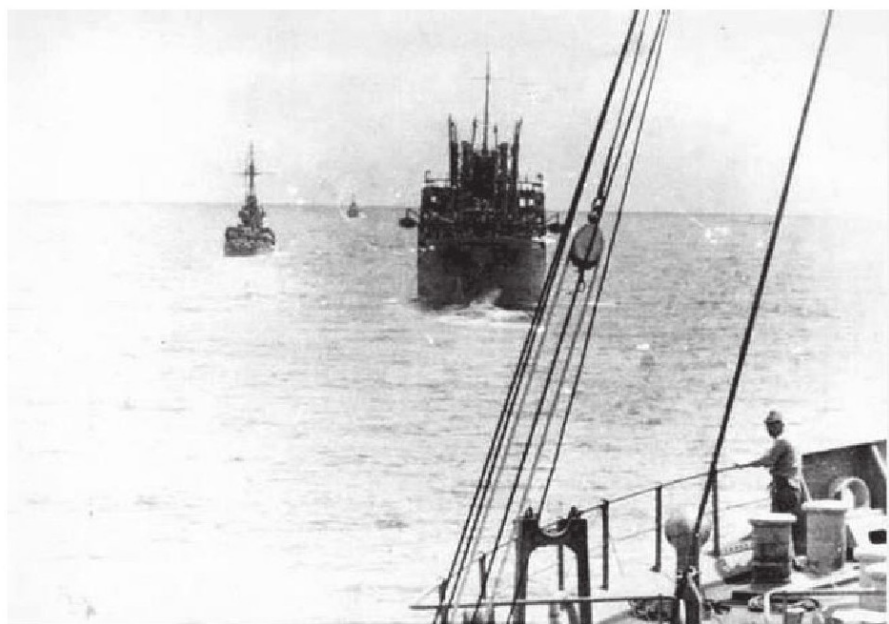
在奥尔莫克港岸上，已经有人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一师团，此人是第35军参谋长友近美晴少将。

★二号公路

因为无法掌握莱特战事的准确情况，友近特地先于铃木赶到了莱特岛。来了之后，他就听到报告：第16师团几乎全军覆灭，美军第24师稳步西进，目前已进入通往莱特北部卡里加拉的二号公路。

虽然多少有了点儿心理准备，但友近还是惊愕不已，他此时才意识到铃木真是乐观得过了头。日军在莱特岛的形势已不是好不好问题，而是援兵再不到，就快要崩盘了。

看到第一师团，恰如在黑夜里拾得一颗明珠。在迎接师团长片冈中将及其幕僚登岸时，友近就急忙下达命令，要求第一师团以最快速度沿二号公路急行军，在卡里加拉东南地区集结，准备对西进的美军发动进攻。



日军运输船队。运输船队是海上作战的后勤命脉，打击运输船队，就如同陆上端掉对方的粮仓一样

片冈是骑兵部队出身，特别注意沿路搜索警戒这一套。他发现在抵

达卡里加拉之前，要经过一个叫利蒙的地方，那里附近有山区。他担心仓促实施急行军，会在利蒙山区遭到伏击。

友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朝卡里加拉前进，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官大一级压死人。片冈尽管疑虑难消，但也只好一边嘀咕着“是这样吗”，一边督促运输舰加紧卸下部队和物资。

11月2日凌晨，卸货尚未结束，东方天际露出了粉红色的朝霞。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嗡嗡声又成了怒吼，美军的B-24轰炸机排成队形一批批地飞了过来。

杜拉格、塔克洛班机场皆为简易机场，暂时无法作为重型轰炸机的基地，所以这些B-24全部来自莫罗泰岛。

B-24一出现，为运输舰护航的日军驱逐舰立即用高射炮对空射击，在上空飞行的“零”式也冲了过去。只是如今日军飞行员的技术都太过一般，“零”式也早已褪去昔日空战不可战胜的光环。随着B-24机关炮的打响，三架“零”式几乎同时冒出烈火，像彗星一样向地面坠去。

B-24机群从运输舰上空掠过，一串串炸弹形成一条条巨大的抛物线，毫不留情地砸了下来。其中有一发炸弹掉进了“能登丸”的烟囱，只听一声闷响，“能登丸”被炸得哀鸣不已。

“能登丸”燃起熊熊烈火并随即沉没，这艘运输舰所装的卡车、马匹和武器弹药都还没有运上码头。面对这一情景，友近急得直搓手，但又无能为力。

“能登丸”沉没，大大地削弱了第一师团的战斗力。友近为此心事重重，即使踏上二号公路也是如此。只有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普通士兵还很亢奋，一个个急于上阵，以显示他们这个精锐师团的威风。

所谓二号公路，是一条用碎石铺成的狭窄道路。第一师团的兵员有11000人，行军时拉开了数千米长的队列。这么长的队列，白天不可能不引起美机的注意。在美机的轰炸和扫射下，还没到目的地，就有200多名士兵被打死了。

到了晚上，虽然美机不会再来光顾，但日本兵仍不轻松。当他们在公路两旁躺下睡觉时，蚊虫代替美机实施了新一轮袭击。早上醒来，那些没盖好脸就睡的人，眼睛都已肿得睁不开了。

11月3日拂晓，提前出发的第一师团先遣队已接近卡里加拉。就在这时，他们意外地遭遇了对面开来的美军第24师。一阵短暂交火后，日军先遣队撤进了山中。

发生遭遇战的地方，就是片冈曾提到的利蒙附近。利蒙是一个有几

十间茅屋的村子，它的北面是巍峨山岭，翻过山岭，就可以看到海岸和卡里加拉。

片冈到达后，见山岭地形险要，便临时决定依山防守，阻止美军前往卡里加拉。

已到达利蒙的第一师团官兵沿着盘旋公路登上山岭。他们看到从莱特湾方向走来许多伤员，有的相互搀扶，有的一瘸一拐，还有的全身都裹着白色的绷带，看上去十分凄惨可怕。这些伤员全都是第16师团的官兵，于是一个事实得到了确证，那就是：这个不中用的师团确实被美军歼灭了。

在第16师团残兵背后，是逐渐追上来的“白杨树部队”。这支部队的总指挥官、第六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已经查过地图，但他没有找到利蒙这座山岭的名字，只能暂时叫它“无名岭”，而且他还从空中侦察情报中了解到，日军一支大部队已进入了“无名岭”。

现在，克鲁格不仅要对付突然杀出的这个不速之客，还要提防可能从卡里加拉登陆的其余日军。为慎重起见，他命令前卫师第24师停止前进，暂时不要向山岭进发，等待后续的第一骑兵师（骑一师）赶上来后，两师再进行配合作战。

11月5日上午，按照克鲁格的指示，第24师派部队登上“无名岭”，对日军实施侦察性攻击。

因为空袭等原因，第一师团大部队迟迟无法到达指定地点。片冈只能让已到达部队先行对“无名岭”的山顶进行控制。箱田小队来得比较早，它的三个分队作为前驱，一大早就拨开树丛，朝山顶攀登。但是还没等日军到达山顶，就有一颗手雷飞了过来。紧接着是更多的手雷。它们就像一筐筐被打翻的苹果，沿着山坡乱滚，炸得周围的泥土不停翻腾。

这是美军扔出的手雷，他们扔手雷的距离通常比日军远一倍，简直跟扔垒球差不多。神子小分队被炸得鬼哭狼嚎，一名曹长被炸断了腿，分队长神子清伍长上去摸了摸，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

神子以前是小学教员，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才应征加入第一师团，尚未经历过实战。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又听到了迫击炮的捶击声、机枪的嗒嗒声以及同伴们惊慌的喊叫声。

真的开练了，这名伍长吓得两腿发软，挣扎半天，好不容易才喊出了“开火”的命令。

神子小分队完全被压制，甚至作为分队长的神子自己都不知道美军在哪里，他只能一发发地胡乱射击，然后就是躲炮弹、躲子弹。

美军的子弹非常密集，跟下冰雹一样，神子就是搞清楚对方射击的具体位置，也不敢硬碰硬地还击。实在无法，他使用刺刀把自己的钢盔挑着举起来，立刻，那顶倒霉的钢盔就被打得像风铃一样叮当作响。

美军很快就停止射击并撤出了山顶，但日军已受到很大损失。另两个分队遭到迫击炮和机枪的包围射击，总共只有三个人活下来；神子这个分队还算好，包括他在内，活了六个人。

美国陆军的打法和海军陆战队有很大不同，喜欢一步步地按程序做事。比如在这次战斗中，前线指挥官就过于机械地执行了上级关于侦察作战的命令，未能一鼓作气地控制山头。要放在陆战队，肯定是不依不饶，打到日军灰飞烟灭为止。

日军由此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到了晚间，又一个分队登上了山顶，还拖上来一门山炮。就连神子也回过神来，把附近的地形都侦察了一遍。

11月6日上午9点，第24师重登山顶，正式对“无名岭”上的日军展开进攻。但此时战机已失，战斗难度和需要付出的代价都大大增加。

箱田小队用山炮连发四发炮弹，基本摧毁了美军的重机枪阵地。接着，小队所属的八寻中队主力增援上来，山炮也由一门增加到五门，可以组成具有相当威慑力的炮队。

有了主力增援，本来已觉得快顶不住的神子顿时活跃起来，他端着刺刀，带着部下朝美军重机枪阵地冲去。美军重机枪阵地已经面目全非，机枪手们的身体被炸开，皮带上的子弹像鞭炮似的响着，而子弹的爆炸又引起了手雷的爆炸。



日军在实施登山训练。这种训练非常严格，要求士兵携带武器，瞬间冲上山头

失去机枪掩护的美军士兵争先恐后地退下山岭，撤退途中，不时有人被子弹打倒在地。

在“无名岭”山顶参与防守的日军实际只有一个小队，但他们依靠山炮和中队主力的支援，挫败了美军的强势进攻。为表彰参战的八寻中队，第一师团专门将他们据守的山岭命名为“八寻岭”。

神子在这一战中立了大功，大队长佐藤大尉把他叫去，在功劳簿的第一页记下了其战绩，同时让他顶替战死的箱田准尉，担任小队长。神子喜不自禁，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光荣和“梦之花”。

天快亮的时候，神子以新任小队长的身份，和另外两名小队长一起向中队长八寻中尉进行汇报。八寻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除八寻中队外，佐藤大队的其余各部都在开赴前线的途中遭到伏击，几乎被全歼。

片冈担心的伏击一事真的被言中了。后来，神子在撤退时曾经过一个充满尸臭的山谷。山谷里有数以千计的日本兵尸体，全都又肿又烂。一开始，神子还以为这些日本兵是被蛇咬死的，仔细一看，“蛇”原来只是防毒面具的橡皮管子。

这座山谷被称为“死亡谷”。就在这座山谷，美军以极其准确的炮火将开赴前线的日军杀了个干净，其中就包括佐藤大队。

大队主力这么一完，在其他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八寻岭”就只能靠三个小队，确切地说，是80名日本兵来防守了。

此时，美军骑一师也到达了前线，与第24师合兵一处。这两支部队同属第十军团，由军团长赛伯特少将直接指挥。按照赛伯特的命令，第十军团以“八寻岭”为重点，向日军防线发起了更大范围的攻击。

“八寻岭”上到处处长满齐肩高的茅草，易于隐蔽。藏在茅草和掩体中的日本兵没有一个人随便开枪，全都瞪大眼睛看着美军往山顶攀爬，直到相距60多米，八寻才喊了一声：“射击！”

美军猝不及防，纷纷被射倒在地。经过在中国东北几年的严格训练，第一师团的官兵不仅拥有良好的作战纪律，而且枪法精准。不过，三八式步枪打起来比较慢，每打一枪就得把五发弹夹压一下。神子怕这样压不住对方的冲锋，就让机枪手把火力集中到美军进展减慢的一侧，同时投掷手雷。

美军阵脚大乱，不得不再次溃退下山。经过这次战斗，八寻中队仅剩25人，但美军损失更大。自此，美方对利蒙这里的山岭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叫作“断头岭”，日军在利蒙一带所设的防线则被称为“山下防线”。

莱特战役开始陷入僵持局面，连麦克阿瑟也被惊动了。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一旦置身战场，就如同仙鹤遇到蛇洞，闻闻气味就知道洞口在哪里。他马上便做出判断，“断头岭”将成为两军争夺的关键，不夺下这片山岭，美军就无法深入莱特北部山区。更重要的是，日军还可以凭借无名岭为掩护，从另一侧的奥尔莫克港继续源源不断地运来援兵和补给。

在几名幕僚的陪同下，麦克阿瑟亲自赶到第24师主阵地。在山坡下临时搭设的帐篷里，他找到了赛伯特。

当天下着雨，临时帐篷内的积水已到了膝盖，一名士兵不停地用钢盔往外舀水。赛伯特则坐在用弹药箱支起的桌子上，一边察看地图，一边嚼口香糖。

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他要在月底前拿下莱特岛，以便腾出手来进攻吕宋。时间相当紧张啊，你老兄居然还嚼口香糖，这么沉得住气？麦克阿瑟顿时就火了。

赛伯特没想到总司令会亲自来到自己的指挥所，赶紧上前敬礼。麦克阿瑟哼了一声：“哦，你倒轻松。我问你，你为什么停下来？”

赛伯特试图辩白：“报告将军，敌人的抵抗太顽强了，这鬼天气也——”

麦克阿瑟打断了他的话：“我不管这么多，我要你在一个星期内必须到达山那边，夺取奥尔莫克港，否则你就回家养老吧！明白吗，先生？”

麦克阿瑟说这番话的时候背着双手，眼睛紧紧盯着赛伯特，如同凶神恶煞一般。

包括赛伯特在内的一干部属都很少见麦克阿瑟如此大发雷霆，哪儿敢再打马虎眼儿，连连说：“是，是！”

送走麦克阿瑟，赛伯特把团长们都召集到他的帐篷里，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火，然后宣布解除一名团长的职务，由自己的情报官维尔贝克上校接替。

维尔贝克是一个比一般一线步兵指挥官更具进攻意识的幕僚军官，这也是赛伯特对他委以重任的主要原因。维尔贝克先指挥部队从侧面进攻“断头岭”，但日军早有戒备，攻击失败了。维尔贝克并不气馁，他决定第二天早晨继续发起大举进攻。

★战壕足

11月8日拂晓，台风夹着雨点席卷了整个“断头岭”。山上一人多高的茅草被大风一吹，就像怒涛汹涌的大海一样，有些棕榈树甚至被拦腰折断或连根拔起。

这不是一个适合进攻的天气，但维尔贝克还是按原定计划发起了进攻。迫击炮开始猛烈轰击“断头岭”，炮声中，美军士兵沿着泥泞的山坡，迎着暴风雨向山顶冲去。



正在躲避日军机枪扫射的美军士兵。在并不比别人多一条命的前提下，善于隐蔽和保护自己也是战场上必须遵守的法则之一

八寻中队在山顶的阵地被迫击炮摧毁，被迫撤下山顶，躲进了二号公路附近的掩体内。眼看美军即将占领他们的“八寻岭”，八寻司令部下集中火力朝大雾笼罩的山顶射击，不管射得中射不中，先制造一个火力猛烈的氛围，让美军不敢越过山顶。

美军果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辆M4“谢尔曼”坦克。这辆坦克沿着公路行驶，从背后向日军掩体射击，八寻中队被包围了。

见势不妙，两名日本兵跃出掩体，将炸药包扔在了坦克履带下面。当他们返回时，炸药包发出了沉闷的爆炸声，坦克也抖动了一下。

“谢尔曼”没有什么大碍，但谨慎起见，坦克车手还是掉转车头，绕过公路转弯处撤退了。

在日军掩体的正面，已经有美军士兵登上山顶。神子等人索性冲上山顶，用手雷将不多的美国兵炸倒后，再下山躲进掩体。如此反复几次，加上失去了坦克的掩护，美军终于撤围，再次放弃了“八寻岭”。

维尔贝克也并不是一无所获，他曾攻下距离“八寻岭”几百米远的另一座山头。然而整个“断头岭”有很多座这样的山头，大部分仍在日军手里。

维尔贝克决定在已占据的山头上就地宿营，以便寻机再战。美军以

山上的岩石作为壁垒，上面盖上一层帆布遮雨，然后在周围拉上铁丝网，同时布置了严密的岗哨，防备日军随时进行偷袭。

尽管配备了一些防雨装备，但一直没有停歇过的滂沱大雨还是让美军苦不堪言。作为补给路线的二号公路已成泽国，工兵不得不运来一车一车的沙石垫路。住在山上的很多美军士兵都患上了“泡脚病”，脚变成了所谓的“战壕足”——长时间处于低温、潮湿的环境，使得双足冰冷、肿胀，有的甚至皮肤剥落，痛得刺骨。

这种苦在日军那里是要乘双加倍的。美国大兵们住在遮风挡雨的掩蔽所里，温饱至少不成问题。日本兵却缺吃少喝，也无任何御寒用具。因为全身湿透，冷得发抖，他们只好把防毒面具上的橡皮管子割下来，用以生火取暖。

11月10日，雨下得更大了。美军从早上起对“断头岭”实施炮击，地面随之不断颤动，八寻中队的掩体出现塌方，那一刻，神子甚至想起了他在国内曾遭遇过的可怕地震。

炮击通常是进攻的前奏，意识到这一点，神子急忙率队冲上“八寻岭”。“八寻岭”上已布满弹坑，面目全非，好像变成了另外一座山岭。

神子从山顶上望去，一群群美军已经爬到半山腰，看上去人数非常多，而跟随在神子左右的日本兵已寥寥可数。面对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神子等人又从山顶撤下来，退到掩体中与美军对抗。

打了没多久，八寻中队长就阵亡了，临死前他发出了撤退的命令。整个八寻中队包括神子在内，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这些人在用完最后的子弹和手雷后，逃到了联队后方。

“八寻岭”丢掉了，神子所在的佐藤大队也不复存在。但接待神子的军官向他表示祝贺，说佐藤大队取得了“伟大胜利”。

神子非常疑惑，他们在“八寻岭”坚持了这么久，难道联队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

同样焦虑不安的还有坐镇“樱兵营”的山下和武藤章。他们认为这样下去，不仅莱特战役没有成功的希望，就是吕宋的防守也将受到拖累，陷入困难的境地。

可是大本营和南方军总司令部对“决战莱特”并不死心，仍然宣传莱特岛防御战乃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令山下、武藤十分郁闷，两个人商量后，决定由武藤去找南方军参谋长饭村穰中将，当面陈述意见。

见到饭村后，武藤说明了意图，希望能叫停“决战莱特”。饭村也不含糊，直接把大本营的命令搬出来做挡箭牌：“大本营说在莱特岛作战是天赐良机，既然命令已下，你我照着执行就是。”

武藤先前对莱特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跟着山下混了这么多天，他早已明白局势有多么严峻。饭村的太极拳非但没堵住他的嘴，还把他给弄得急了起来：“大本营所说的天赐良机早已不复存在，而且对莱特岛上的守军来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天赐良机！”

说到这里，武藤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情绪十分激动：“现在停止这种无谓的作战，为时还不算晚！”

饭村仍然是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在此之前，我军已在多处玉碎，特别是塞班岛，真是丢尽了面子。大本营把莱特岛作为战争的关键，必有难言的苦衷。”

听饭村的意思，好像南方军跟这件事浑不搭界。武藤气得脸色发白：“你知道为什么成立南方军总司令部吗？南方军的任务，就是调停驻外部队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接连不断的玉碎，已经让大本营失去了理智，不可能灵活地改变指导方针，等于患了‘动脉硬化症’！”

为了进一步说服饭村，武藤继续一口气说下去：“大本营好像着了什么魔，因为他们的一纸命令，多少生命白白地丧失了，而且还在继续丧失着。这一切，南方军总司令部每天都是能亲眼看到的！”

无论武藤发急也好，动情也罢，饭村都像岩石一样无动于衷。面对这么一块“无脑石”，武藤毫无办法，又咆哮一阵后，他踢开自己坐的椅子，愤然离开了南方军总司令部。

人来投主，鸟来投林。当初奉命给山下当参谋长，武藤还觉得挺幸运，以为建功立业有望了，他从未料到自己会面临如此窘境。一想到从明天起，还要陪着山下一道继续毫无指望地熬下去，坐在汽车里的武藤便禁不住要流眼泪。

傍晚，武藤把详细情况向山下做了汇报。山下似乎对这一结果早有预料，他听完后点了点头：“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实在对不起，正因为我相信你，才让你受累的。”

一句客套话，听在武藤和其他人的耳朵里，更增加了凄凉的气氛。大家都明白，就算“马来之虎”也回天乏术了。

★门外汉

按照日本陆军不成文的规矩，作战参谋分量很重，陆军内部流传着一句话，叫“到了战场上，参谋做主张”。尤其是参谋长，有时往往能帮助军事主官下决心，在决策可能出现偏差时也能及时予以纠正。正是了解这一点，武藤才会找上饭村。饭村这个人虽然还不至于和饭桶画等号，却属于庸碌型高官。这位缺乏实战履历的参谋长，整天只知道跟在寺内屁股后面唯唯诺诺，没有多少自己的胆识和主见。有人说饭村所做

的事，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一个中尉或大尉级的专职副官。

武藤走后，饭村倒真有些惴惴不安起来。他早已习惯这样数黄道白、指东话西地打马虎眼儿，可此事事关重大，又唯恐因此而担责。

想来想去，饭村还是跑去向寺内进行了汇报。

寺内一听，马上答道：“继续莱特岛作战，这是既定方针。”

寺内怕山下、武藤不服管束，11月11日，将他们召到南方军总司令部，只简单地说了句话：“我已听了你们第14军的意见，但莱特战役还是要继续进行！”

山下、武藤条件反射似的回答：“是，我们全力以赴！”山下又随后补充道：“我完全了解您的意图，我一定执行，务求成功。”说完，两个人向寺内行了个礼就走了。

目睹这一情景的饭村对寺内佩服得五体投地：“命令没用一分钟，总司令官的威力可了不得。”

寺内如此自信满满，是因为继第一师团之后，第26师团也已在奥尔莫克港顺利登陆。除此之外，当天还有一支运输舰队向莱特接近，上面载运了一万名日军。

这么多部队登上莱特岛，寺内就不相信决战会失败，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嘛。

寺内做梦都不会想到，有关运输舰队出行的电报，早已被麦克阿瑟的“卡斯特”密码破译队破译。当天早晨，日军运输舰队驶入奥尔莫克湾，但尚未进港，便被美军第38特混舰队给盯上了（当太平洋舰队由斯普鲁恩斯指挥时，称为第五舰队，而在哈尔西统帅时称为第三舰队，第58特混舰队的番号也随之更改为第38特混舰队）。约200架舰载机呼啸而来，经过三轮攻击，美军以损失九架飞机的代价，炸沉了所有运输舰和四艘护航的驱逐舰。海面上鲜红一片，运输舰上装载的一万名日本兵，除少数人游泳得以生还上岸外，其余全部给海龙王做了食材。

一万日本兵，已接近一个师团，就这么一弹未发地损失掉了。对于美军舰载机的无情攻袭，日本海军及其航空兵早已显得无能为力，能够组织空中反击的只剩下陆军航空兵，而其战术仍然是“特攻作战”。

当初东条独揽大权时，提拔了一些亲信帮自己分掌各个部门。后宫淳大将是东条在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窗好友，他为东条监视反对派，遭到很多人的不满，称他是“后宫上等兵”。为酬谢后宫，东条任命他为参谋本部高级次长和航空总监。

后宫是陆军出身，当高级次长问题还不是很大，航空总监就不一样

了，因为他既未学过航空，从前也未在航空部门任过职，根本就是一个门外汉。

越是门外汉，越喜欢不懂装懂，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馊点子。后宫一到航空本部，就标新立异地提出了所谓的“后宫战法”，要陆军航空兵带机撞击，效仿佛兵进行肉搏拼命。

后宫虽位居航空总监，但航空本部毕竟还有一些内行，所以最初“后宫战法”并没有马上推广开来，直到海军航空兵迅速崩溃，这一战法才最终占了上风。参谋本部随即制订了“特”号作战计划，“特”就是特别攻击，也就是“敢死”的意思。

海陆军航空敢死队都以带机撞击为目的，不过细节上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海军是用普通飞机硬撞，陆军则在原有飞机的机头上加装了引爆管，飞机所携炸弹也比平常轰炸机多一倍，而且是固定在机身上的，飞行员想投放都投放不下去，被称为“拼命飞机”。

驾驶“拼命飞机”的“特号部队”由富岳机队和万朵机队组成，指挥他们的是第四航空军。这支陆军航空队原驻新几内亚，败退至菲律宾时已被歼灭了大半，不得不进行重编。新任司令官富永恭次中将原任陆军省次官兼人事局长，此人也是东条的亲信，与东条、后宫乃一丘之貉，绰号“富永上等兵”。

富永在航空方面同样是个“彻底的外行”，让这个外行出任航空军司令官，是陆相杉山元的主意。杉山重新出山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东条一派，正好富永担任次官时，曾把陆军省的汽车提供给东条私用，杉山找到由头，把富永一脚给踹了出去。

杉山要的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排除异己，至于富永指挥航空军是否称职，会不会因此影响战事，则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富永做事跟东条、后宫完全一样，沽名钓誉，重形式过于内容。上任之初，他大白天就在马尼拉市中心举办了防空演习。演习当天，一群飞机在马尼拉上空盘旋、俯冲，并向地面发射火箭炮。富永从窗口伸出脑袋，看得兴致勃勃：“干得好啊，真来劲，好极了！”

他转过头问副官：“这是哪个部队？”

还没等副官答应，一个高级参谋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敌机空袭！”

空袭嘛，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有这么多威武的飞机，还怕对付不了？富永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样子，他指着窗外一架飞得很低的深绿色飞机，随口问这名参谋：“你知道那是什么飞机？”

参谋看了看说：“那是F6F舰载战斗机，看来，来袭的飞机是F6F和TBF的几个编队……”

富永这才感到有哪里不对劲，他赶紧打断参谋的话：“原来这不是我们的演习？”

参谋哭丧着脸说：“今天的演习还没有开始！”

★此地无银三百两

富永在菲律宾可谓出尽洋相。航空部队指挥官没有亲临一线的必要，他却硬要跑到前线去指挥。他又喜欢让飞行员向他当面报告，这一举动不仅于战事无益，还徒增了许多伤亡。

在前线待了不到十天，富永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来，因为他发现，被追击、被击溃的永远是日军，他再怎么大喊大叫、大声训斥，也不能改变败局。

富永逐渐失去了他那本来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的自信心，“特号部队”成了他手中唯一的王牌。

尽管富永在航空作战上是个睁眼睛，可在哄人为他卖命方面很在行。他做过陆军省的人事局长，懂得如何收买人心。每次敢死队员出发前，他都要亲自接见和握手，接见前他已背熟了每个敢死队员的名字和履历，谁谁谁，都能随口喊出来，这让许多敢死队员激动不已。

接见时，他还会朗诵自己为敢死队写的歌词，最得意的是结束语：“我绝不会仅仅让诸位去带机撞击，做出牺牲。第四航空军的所有飞机都将步诸位的后尘，富永也决心乘坐最后一架飞机去拼命！”

“拼命飞机”要起飞了，富永固定的作秀时间也到了。他每次都要站在机场跑道边上，拔出战刀在头顶挥舞，并且大喊：“前进，前进，前进！”那滑稽的样子，就好像在枪林弹雨中指挥地面部队进攻一样。

富岳机队、万朵机队很快就在自杀式攻击中毁灭了，大本营又把八纘机队派往菲律宾。

前面两个机队的成员并不都是技术生疏的新手，其中甚至有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他们对这种自杀式攻击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有人出战时便不管效果如何，只求一死，还有人私自在“拼命飞机”上加装了可以投下炸弹的钢丝绳，竭力避免与飞机同归于尽。



特攻队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照片中的特攻队员均属于海军“神风敢死队”，其自杀机的设计不像陆军“特号部队”那样搞得有去无回，但生还者仍旧寥寥，图上仅佐佐木俊夫（最右）一人在战争中幸免

八纮机队不同，成员多数是少年飞行兵，全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当然也更好哄骗。一说“你会成为活着的军神”之类的鬼话，这些年轻人就信以为真，像喝了迷魂汤一样乖乖地被驱使着送命去了。

大本营的原计划是让海军“神风敢死队”攻击美军航母和战列舰，陆军“特号部队”攻击美军运输舰。但好大喜功的富永把攻击目标也改成了和海军一样，从富岳机队、万朵机队到八纮机队，都是优先寻找美军航母和战列舰进行撞击。

“特号部队”确实给美军舰队造成了一定损失。仅在11月一个月里，“拼命飞机”就撞上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的七艘航母，炸死近三百名舰员，几百人受伤。同一时间，金凯德的第七舰队也未能幸免，共被击伤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和两艘运输舰，其中一艘军舰还被撞沉了。

当然对美军舰队而言，这种飞蛾扑火般的自杀式攻击除了有些吓人和不可思议外，并无伤筋动骨的效果，更无法帮助山下改变其运输线实质上被卡住的现状。

山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莱特岛是保不住的，增兵莱特，犹如是拿雪去填井，就没有能填满的时候。11月13日，南方军和第14军举行会议，他在会上再次提出了停止莱特决战的意见。

可是寺内的想法没有根本改变，只是在山下的要求下，勉强同意可安排吕宋岛的兵力部署，前提是不能影响莱特决战。

要说寺内麻木不仁，对战场形势的变化完全没感觉，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号召下属坚持作战的同时，这老小子当天便离开马尼拉，后撤到了西贡，给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事先跟大本营商讨过，不是因为有危险才逃跑的。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知晓内幕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寺内其实就是怕死才跑的。跑到西贡后，一旦战败，他还可以继续逃到陆地相接的中国，与驻中国的日军会合在一起。

寺内原本就是一个无能的庸才，到太平洋战争的中后期，南方军总司令部更是失误频频。而寺内之所以能始终霸住这把交椅，只是由于东条在任时，怕他会与自己争权，所以才把他一直摁在了南方军。

寺内和南方军总司令部的转移，对山下的那些年轻参谋来说，是件值得敲锣打鼓庆祝的事。当然，如果这件事能来得更早一些就好了。一位同样对寺内不满的司令官对山下说：“总司令部的转移，为时晚矣。”

山下回答：“寺内能撤出去，还算不错，再慢了，他就会陷在菲律宾动不了了。”尽管山下表面上竭力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但他的话里话外已不再对这个逃跑的上司客气了。这位司令官听后赶紧恭维道：“说得对，与菲律宾共存亡，有阁下一人就足够了。”

先前按照寺内的意思，山下已向第35军司令官铃木发去电报，要求主攻部队离开二号公路东进，从陆路直接穿过莱特岛，朝塔克洛班进发。这时，他又向铃木增发了一封电报，说如果他不再向莱特运来援兵的话，吕宋将成为今后的主战场。

铃木哪里知道上层这么多盘根错节的纠葛，他的第一反应是被弄晕了，不知道山下究竟要他怎样，还要不要再进攻塔克洛班。

隔层肚皮隔座山，铃木也不好明着去问。思量一番后，他决定让片冈的第一师团发起反攻，这样不但能守住“山下防线”，而且万一越过山头进击，还能分散美军的注意力。

★新式武器

“白杨树部队”一直未放弃对“断头岭”的攻击。骑一师原先是为吕宋战役准备的，现在也全力以赴投入了战斗。各个山岭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反复复要冲杀几十次，美军才能最终掌握控制权。

到铃木下令第一师团发起反攻时，除了东南端的几座悬崖，美军占领了“断头岭”的全部山头。

几座未失的悬崖由神子所在的第57联队控制，守卫山头的主要是后卫部队，其余人马已乘夜色向后撤退。撤到半途，他们接到了片冈转发

的反攻命令，于是只好又返身折回。神子作为补充兵员，也被重新派到前线，在安田中队带领一个分队。

所谓反攻，只是上层指挥官闭门造车的产物。比如安田中队，当时兵力已减员到不及原来的四分之一，而且弹药食品奇缺，八个人只能吃一个饭团。

饥饿比恐惧更令人难受。士兵们全都饿成了皮包骨，守住阵地都够呛，哪里还有力气向美军发动进攻？

山下不是没有向莱特岛运送物资，但是在美机的空袭下，80%的作战器材和粮食都在途中沉入了海底，计划送到岛上的7000吨大米，真正登岸的不过1000吨。就是这1000吨大米，大部分也在部队接收之前被美军的炸弹或炮弹毁掉了。

日军没能发动反攻，而美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火焰喷射器等武器都用上了。最让神子害怕的一次是一发炸弹落到了他前面几米远的地方，但没有立即爆炸，而是深钻到了地里。神子当时还以为是一发哑弹，突然，他前面的地面如火山一样爆发开来，掀起了成吨的泥土。

其实，这发“哑弹”装了迟发信管，是发可以控制爆炸时间的炮弹。神子并不知情，他坚持认为美军用了某种新式武器。

神子在爆炸中受了伤，被送往后方。他被送走时，第57联队已减员到不足400人，并在美军的压力下逐渐解体。

11月23日，美军终于突破了日军在“断头岭”的防线，除零星抵抗外，这座山上已没有什么仗可打了。片冈唯一能做的，就是率领师团残部拖着美军，不让其沿二号公路南下。

“山下防线”变得岌岌可危，铃木先前不知天高地厚，到这个时候也开始垂头丧气。当山下派出的参谋与他联系时，他只能一个劲儿地哀叹：“仗打得这么糟，很对不起山下阁下。”

虽然击破了日军的反攻企图，并占领了“断头岭”，但美军要继续往前突进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菲律宾群岛的雨季到了，季风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莱特岛上的降雨相当于往年降雨量的两倍，整个岛已变成了一片无边的泥沼。

原先的几条重要道路都要穿过沼泽或水稻田，经过重型车辆的不断碾轧，全都成为泥河，前线部队急需的给养面临减缓甚至中断的危险。日军则利用沼泽地形继续进行防御，美军的伤亡因此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说“白杨树部队陷入了泥潭”，无论是比喻还是字面意义都恰如其分。美军在莱特岛的进展十分缓慢，进攻吕宋的计划也被迫一再拖延。

如果可以，按照麦克阿瑟的一贯性格，不光是赛伯特，他恨不得把克鲁格的职务都一并撤掉。



正在视察前线的麦克阿瑟。老麦从来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将领，在菲律宾战役中，他沿续了这一风格

光急没有用，麦克阿瑟被迫改变了原先速战速决的想法。他从设于塔克洛班的司令部出发，蹚着没膝深的泥水，亲临前线进行视察，现场解决各种问题。为此，麦克阿瑟曾一连数小时召开军事会议，有时会议开到中途，日机前来轰炸，他也不离开，而是继续主持会议，向幕僚人员下达各种指示。

会议室不止一次挨过日军的炸弹，里面弹痕累累，千疮百孔，有好几次麦克阿瑟都差点为此送命。提及这段往事，他的部下幕僚对主帅当时的勇敢镇定无不表示由衷地钦佩。

在调查了解中，麦克阿瑟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出于减少损失的考虑，金凯德那些身形单薄的“吉普航母”都已撤离莱特湾，从海上进行支援的主要是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但他们也面临着日军第四航空军以及“特号部队”的疯狂攻击。

要阻止自杀式攻击，最好的办法是用舰载战斗机进行空中警戒，在“拼命飞机”飞到舰队上空前就予以击落。发现日机后击落不难，难的是盯住它，往往十几架舰载机才能盯住一架“拼命飞机”，这是一个非常

累人的活儿。哈尔西的飞行员们个个精疲力尽，给养也所剩无几。哈尔西在犹豫徘徊数日后，被迫返回加油点进行补给，已无暇再派飞机对地面部队进行支援。

那段时间正是台风肆虐的时候，莫罗泰岛机场也不能实施远程支援，于是所有压力都压在了塔克洛班机场身上，这个简易的机场里挤满了从新几内亚调来的战斗机。

山下很快就意识到了塔克洛班机场的重要性，他从台湾岛和日本本土调来了尽可能多的飞机，以吕宋岛为基地，不断对塔克洛班机场实施空袭。仅仅在一次空袭行动中，美军就有27架飞机被炸毁，弹药库和油箱更是几乎每晚都遭到毁坏。在麦克阿瑟的印象里，除了科雷希多，盟军驻地还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猛烈、持久和有效的空袭。

11月26日，日军第四航空军配合空袭行动，派代号为“熏”的空降部队（“熏空挺队”）在塔克洛班机场强行着陆。“熏空挺队”是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空降兵敢死队，有80余人，队员全是被强征的台湾岛高山族青年。尽管这支空降兵敢死队着陆后即被全歼，但还是把美军吓出了一身冷汗，机场在使用上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山下手里的运输舰固然少得可怜，不过他正是趁着对手空中力量严重不足的机会，采取类似瓜岛战役时“东京快车”的方式，连续不断地向莱特岛进行增援。

一次不多，积少成多，数量就可观了。到11月底，原定增援莱特岛的第一师团和第26师团大部分都上了岛，他们与第16师团的残部会合在一起，拥有了五六万人马。

“马来之虎”并非浪得虚名，还是有两下子的，所以麦克阿瑟称山下是日军“最优秀的军人”。面对这样的对手，麦克阿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在增建机场的同时，他决定把第32师、第11空降师也调到前线，以增强己方的攻击力量。

★叫花子兵

山下已经看出，麦克阿瑟的软肋就是莱特岛上的新建机场，只要能摧毁机场，美军就难以发起吕宋战役，要对付莱特岛上的美军也会变得相对容易。反过来，机场不除，同样也会成为他山下的软肋——这些简易机场不仅威胁着整个菲律宾，还威胁着日本本土与南方之间的运输线。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刻。谁要想占得先机，就要比对方先一步走出妙着。为改变局势，山下向铃木下达了“WA行动”计划，预定将部队全部调往一个叫布劳恩的村庄附近，对美军新建的北机场发动进攻。

“WA行动”计划的战略意图够阴毒，但它是一个匆匆制订出来的作战计划，并没有充分考虑天气等复杂的客观因素。面对暴雨成灾的恶劣天气，担任主攻的第26师团质疑，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布劳恩。

铃木据此向山下提出请求，希望延期两天行动。山下不让：兵贵神速，都这个时候了，还畏难怕苦不成？

到了12月3日，离规定的时间还有三天，马尼拉的气象观测员发出预告，说前线将有狂风暴雨。山下这才感到有调整的 necessity，于是下令铃木推迟一天进攻。

第16师团残部也奉命参与“WA行动”，但这个师团一直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大部分人都在为寻找食物发愁，通信联络已完全断绝，所以自始至终都未能收到推迟进攻的命令。

12月6日，按照原定计划，第16师团天亮后不久就向布劳恩进发。虽然仍号称师团，实际上他们只凑足了300人，因为有人开小差，到正式出发时连300人都不到，而且个个破衣烂衫、精疲力竭，称他们是“叫花子兵”也毫不为过。

北机场本身没有防卫，当“叫花子兵”们端着刺刀冲进停机坪时，只看到了一群露宿的美国工兵。工兵们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不行，对日军的突袭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未开过枪，见此情景，只得撒腿就跑。

不过工兵也不是好惹的，有个炊事兵躲在厨房里，五个饥不择食的日本兵进去抢东西吃，结果全被这烧饭的哥们儿给宰了。

接着，附近的美军闻讯赶到，一通猛揍，把突袭者赶到了北面的树林里。

按照原来的计划，白井伞兵联队会来北机场与“叫花子兵”会合，但是因为行动推迟，伞兵联队并未前来支援。“叫花子兵”们不知内情，他们一边挖工事，一边对伞兵破口大骂。

伞兵联队共有700人，此时还在吕宋待命。下午三四点，天气好转，其中的356人登上了双引擎运输机。为避免被发现，由战斗机掩护的运输机在莱特绕来绕去，兜了老大一个圈，到黄昏时，运输机群才朝布劳恩飞去。

在布劳恩的上空，机群遭到了美军高射炮火网的拦截，26架运输机中有4架被击毁，其余的及时降低飞行高度，才避开了高射炮的追杀。

晚上6点40分，伞兵开始跳伞。他们原定在北机场集中，然而由于天黑看不清楚，只有联队长白井恒春中佐及60名伞兵在目标地点着陆，

主力落到了北机场以东的圣巴勃罗机场，距目标地点超过2000米。

北机场早有美军防守，白井那点人难成气候，如何突得进去？他们转而与躲在树林里的“叫化子兵”会合。另外一边的主力伞兵着陆后，马上对圣巴勃罗机场实施冲锋，一面冲一面还用英语大喊：“喂，你们的机枪哪里去了？”“投降吧，你们已经挡不住了！”

圣巴勃罗机场驻着一些守军，但没有人想到敌人会从天而降，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日军伞兵趁势点燃了机场上停放的飞机和油库。

直到点火的时候，日军才发现机场上的飞机非常之少，一共也没几架，显然这不可能是北机场。破坏圣巴勃罗机场后，这部分伞兵又前往北机场找到了白井。

白井检点全部人马，已有500人左右。重新进行部署后，他们对北机场发动了进攻。12月7日，上午10点，北机场被日军占领。

占领不等于完全巩固，白井还需要等待第26师团的到来，只有得到这个师团的接应，“WA行动”才能算是取得成功。

★意料不到的棋子

第26师团能不能来，还得一个人点头答应才行，这个人就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将第32师、第11空降师调到前线，就是为了弥补力量上的真空和不足。第26师团难以穿过美军的防线，一个大队好不容易接近布劳恩，又被第11空降师给截住并击退了。

白井的另一个期待是第二批伞兵能够空降北机场。不料恶劣的天气再次笼罩莱特，运输机无法起飞，第二批伞兵来不了了。

美军调集整整四个营对北机场里的日军展开围攻，日军孤立无援，在坚持三天后，大部分战死，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逃进了山里。

指挥官高不高明，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是当战局陷入僵持状态时，他能不能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胆略来打破僵局。山下的“WA行动”尽管失败了，但这步棋不可谓不妙，若是成功，完全有可能翻盘。同样的，不走出一着让对方意料不到的棋，老麦也就不称为老麦了。

当白井拂晓袭击北机场时，一支美军运输舰队突然出现在奥尔莫克湾，运输舰上载运的是刚增援上来的第77师。

麦克阿瑟亲赴前线解决补给问题，不是为了作秀，是因为他深知后方补给线的重要性，那是一军之命脉，一旦有失，就等于堵住了前线部

队的血管。

日军的血管在哪里？不用说，自然是奥尔莫克港，莱特岛日军的所有物资和援兵几乎都从那里来去。麦克阿瑟早就留意到了这一点，也早就想通过两栖登陆将其切断，但是原来这样做的条件并不具备，主要是缺乏足够的护航战斗机和登陆艇，若仓促上马，难免失败。

12月初，所有技术性难题基本得到解决。在麦克阿瑟的请求下，尼米兹派来了几个中队的海军陆战航空队助阵，登陆艇之类的工具也已逐步备齐。

海军陆战航空队参加过艰苦的贝里琉岛战役，飞行员不仅技术高超，而且与陆军航空队相比，对地面部队支援的意识更强，也更熟悉太平洋上岛屿的地形特点。

这几个飞行中队本来驻扎在所罗门群岛，任务是不断重复性地轰炸被“蛙跳”绕过的那些岛屿，这一工作自然是再单调枯燥不过，因此在接到新任务后，飞行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有了这些强有力的空中力量支援，麦克阿瑟认识到，关闭莱特后门的时机已到。接下来，他只需在莱特岛西海岸猛击一掌，就够山下受的了。

12月7日，在美国人的概念里，它是珍珠港事件的三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凌晨，美军从莱特岛东海岸出发，绕过莱特岛南端，向奥尔莫克港发起了两栖登陆战。

天亮之前，日军一架战斗机飞至奥尔莫克湾时，发现下方集结了无数大小船只，数量超过百艘，飞行员立即判断这是美军的运输船队。一架战斗机根本没有能力向一支庞大的运输舰队发起攻击，这架日机急忙掉转机头，全速返航，向上级进行报告。

早上6点40分，天已大亮，12艘美军驱逐舰一齐对奥尔莫克港下方6000米处的海滩实施炮击。随后，第77师的第一批部队乘坐登陆艇冲上了滩头。

莱特岛西海岸与铃木所在的宿务岛仅一海之隔，宿务岛上有日本海军基地，铃木以为可用以保护，所以既没有在海岸滩头增加防守兵力，也没有设置障碍物，第77师登陆时未遇任何抵抗。接下来，他们便沿海岸北上，向奥尔莫克市挺进。

得到返航日机的报告，铃木忙令尚未到达布劳恩的第26师团主力后转，以解救奥尔莫克。同时，山下也迅速调整了部署，除命令原定空降布劳恩北机场的第二批伞兵着陆奥尔莫克外，他还派出了另外两支日军舰队进行紧急增援。

在所有这些援兵到达之前，奥尔莫克附近所有能参战的后勤兵全部被组织起来，阻止美军向城区接近，以争取等待救援的时间。

★背后插刀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性命攸关的一搏。日军后勤兵虽然缺乏训练，装备低劣，却也凶猛无比。他们光着上身，端着刺刀进行白刃冲锋。美军则用机枪扫射，一排排地将这些悍不畏死的家伙扫倒在地。

等到机枪都不够用的时候，火焰喷射器也被拿出来，直接朝着密密麻麻冲上来的日军喷火，阵地上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和烧焦的尸体气味。

除了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美军也没有更多的重武器，加之缺乏足够的空中火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和艰难。这个时候，如果日军援兵能够及时赶到，第77师将面临极大压力。

麦克阿瑟在决定发起两栖登陆战时，自然不会不考虑这些因素。第26师团主力首先被第11空降师给拖住了，前进不得，后撤亦不能。

12月8日黎明，日军伞兵在奥尔莫克以北的丛林中着陆。但他们那一小撮兵力与第77师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破身子轻轻一捏就碎了。

第77师在击溃由日军后勤兵组成的防线后，又几乎全歼了第26师团留守奥尔莫克市区的一个大队。12月10日，美军成功突入奥尔莫克市区。此时市区内触目所及的，全是冒烟的瓦砾和燃烧着的建筑物，浓黑的烟雾将这个地区完全包围起来。

当天早上，山下派出的第一支增援舰队进入莱特岛西海岸。美国海军陆战航空队第12大队早已等候多时，飞行员们立即驾驶着F4U“海盗”式战斗机杀了过去。

海军陆战航空队所用战机都不是最新式的，除战斗机用“海盗”外，轰炸机他们还爱用“无畏”。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型略显陈旧，与“地狱猫”“地狱俯冲者”相比，还有些寒酸，但陆战航空队的脾气就跟陆战队一样，不管什么时髦不时髦，实用就行。

手动的春田步枪怎样，看起来似乎没有半自动、自动那么带劲，可是它打得准，一枪一个，陆战队员就舍不得丢。航空队也是如此，“海盗”到他们手里，那就是见谁灭谁的风火轮。

美机一顿拳打脚踢，日军五艘运输舰当即被击沉三艘，舰上载运的士兵和弹药等物资全部落水。海面上浮满了落水者，700名日本兵在惊慌中被飞机扫射打死或淹死。剩下的两艘运输舰急忙夺路而逃，但在陆战航空队的追击下，又被炸沉了一艘。

第二支增援舰队侥幸未被美军发现，并在午夜过后接近奥尔莫克港。就在此时，美军驱逐舰发现目标并立即向日舰开火，一艘护航驱逐舰被击沉。

有替死鬼当盾牌，日军运输舰继续前进，当其中的一艘运输舰停在码头，要让部队下船时，突然被岸上的炮弹包围。

日本人哪里知道奥尔莫克市早已落入美军手中，还以为是城里的第26师团误会了，一个劲儿地喊：“别打，别打！”

但对方打得更猛了，随着运输舰的沉没，舰上的日军连同坦克、迫击炮全部葬身大海。

这支增援舰队一共两艘运输舰，沉了一艘，只有一艘得以卸下援军和给养。对莱特岛的日军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山下援救奥尔莫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奥尔莫克登陆，等于是在日军后方阵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麦克阿瑟得到报告后欣喜若狂，他向正在司令部里等待消息的记者们大声宣布：“我们已在‘山下防线’的背后插上一刀，敌人已成为瓮中之鳖，我们的胜利不久就会到来！”

麦克阿瑟这背后一刀插得真是够深够狠的，美军虽然还未能完全突破“山下防线”，但在补给线被切断后，铃木第35军已逐渐处于崩溃边缘，武器和粮食不足的情况也一天比一天严重。

没有谁愿意坐以待毙，不到最后一刻，山下也不可能放弃求生策略。他积极策划，准备组织新的援兵再次登陆莱特岛。但他没有料到的是，12月15日，麦克阿瑟再次实施“蛙跳”绝技，绕过菲律宾中部许多防备森严的岛屿后，突然一拳打在吕宋岛正南面的民都洛岛上。

民都洛岛上守军不多，美军未遇抵抗即顺利登岸，接近傍晚时分，已向内陆推进11千米。占领民都洛，美军就获得了打开吕宋岛大门的钥匙，形势变得对麦克阿瑟十分有利，这使山下不得不下决心放弃莱特岛。

山下向南方军总司令部报告后，寺内急忙派参谋长饭村赶到马尼拉了解情况。饭村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第35军已有八万人命丧于莱特岛，幸存官兵也被饥饿、疾病折磨，只能在痛苦和死亡中挣扎。另外，日本海陆军又损失了1000架飞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第四航空军以及“特号部队”。

一记当头棒喝，让饭村从“良机已到”的幻想中回到了现实。经过他的转述，躲在西贡的寺内也明白大势已去，只能以南方军的名义向大本营如实汇报。

★圣诞攻势

东条被迫辞职后，出任首相的是小矶国昭大将。小矶长居朝鲜，只是一位预备役大将，在陆军里缺乏前任东条那样强大的势力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真正掌控大本营实权的并不是他，而是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虽是空头首相，但小矶绰号“朝鲜之虎”和“日本的秃头冠军”，在朝鲜和中国这些弱国上强势惯了，根本就没有低调的习惯，在对战争进展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他就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日本必将取得莱特之战的胜利。在一篇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他还把莱特战役比作是“天王山之战”。

天王山之战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一次经典战例，后来日本人将所有起关键作用的战役都叫作“天王山之战”。小矶以此作比喻，意味着莱特战役被抬到了半空中，舆论一散播开来，连裕仁天皇都认为只要莱特战役打赢，日本就能赢得太平洋战争。

放弃莱特的消息已在参谋本部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小矶还被蒙在鼓里，直到进宫觐见天皇的途中，相关消息才姗姗来迟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这让他措手不及，并且尴尬万分。

气急败坏的裕仁天皇没给老家伙一点儿面子，当即问小矶，现在怎么向国民解释莱特的失陷——保住莱特，说是可以赢得战争，失了莱特，莫非就是战争失败的证明？

诚惶诚恐的小矶只好嘴里不停喃喃着，说他将采取措施，尽力挽回局势云云，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天皇迟早会让他滚蛋。

就在山下向上报告的时候，美军登陆民都洛岛的部队还在继续往内陆扩展。12月19日，他们控制和新建了岛上机场，为地面进攻提供了一个新的航空基地。山下知道再也不能坐等下去了，他电告铃木，在停止“莱特决战”的同时，让铃木重新部署部队和选择地点，以便与美军打一场持久的牵制战，实际上就是允许第35军撤出莱特。

这封电报三天后才到达铃木手里。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指挥从奥尔莫克登陆的第77师继续向“山下防线”后背发动攻击，同时从正面进攻的美军也加强了攻击力量。处于夹击之下的日军，就像被孙悟空的金箍棒压着，纷纷成了肉饼。

12月21日，第77师的先头部队与第24师在“断头岭”上胜利会师。“山下防线”彻底崩溃，第35军被切割成孤立的若干段，不是在孤军挣扎，就是溃散于群山之中。

还没等收到山下的电报，铃木就急忙命令残部往帕隆蓬集结。帕隆

蓬是日军在莱特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港口，也是确保他们能够逃出莱特岛的最后一个据点。

无论是山下的电报，还是铃木的反应，都太晚太慢了。12月25日晨，麦克阿瑟发动“圣诞攻势”。第77师一个加强营乘坐登陆艇在帕隆蓬港上岸，并在中午前后攻下了这个港口。已到达港口的日军残部除被美军就地消灭以外，其他全部沿莱特西海岸向北逃进了山里。

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向记者宣布：“除了少数地方要肃清残敌外，莱特战役可以说是结束了。山下大将遭遇的，可能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莱特战役开始以来，麦克阿瑟和山下在这座岛上斗智斗勇，现在终于分出了高下。美军原先的最高军衔是四星上将，为了鼓励在二战中做出贡献的将帅，美国国会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特级军衔，即五星上将。因在莱特战役中的杰出表现，麦克阿瑟被提升为五星上将。同时被列入这一名单的，陆军中有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海军中有金格、尼米兹。

既然莱特这里已经十拿九稳，麦克阿瑟就把莱特岛的扫尾战交给了新成立的第八集团军，以便克鲁格的“白杨树部队”能为已经推迟的吕宋战役做准备。

第八集团军奉命进入莱特北部的崇山峻岭作战，至次年4月清剿才大致结束。第35军参加莱特战役的部队前后达到七万之多，除第一师团、第16师团、第26师团外，还包括第102师团等部，最后生还的只有5000人左右。

★虚构的幻影

日本投降后，裕仁天皇当面告诉麦克阿瑟，自从“山下防线”崩溃，日本政府就知道战争失败了。当时对裕仁和日本政府形成强烈刺激的，除了莱特战役的一败涂地，还有美军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持续空袭。

在夺取马里亚纳群岛之前，中国成都是美军用于空袭日本的主要基地，选用机型为B-29。

B-29是一种比B-17、B-24的航程更远的重型轰炸机，有“超级空中堡垒”之称。二战中，美国对轰炸机的研制投入了巨额费用，其中投资最大的莫过于B-29，每架轰炸机价值60万美元，全部加起来，乃“30亿美元的豪赌”，而后来美国在原子弹上也只不过花了20亿美元。

水涨船高，B-29飞行员的薪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年薪达到1700美元。在当时的美国，一个哈佛大学学生的学费不过1000美元；纽约一家上好的酒店，一晚上房费也只需要3美元。一名B-29飞行员的收入，已经足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

B-29并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军方就认为需要生产一种长距离飞行的大型轰炸机，以保卫美国免遭纳粹德国的威胁。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B-29被匆匆赶制出来，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几个月之内就搞定了。



正在等待装弹的B-29轰炸机。B-29不仅是二战时各国空军中最大型的飞机，同时也是当时集各种新科技的最先进武器之一。它可以在万米高空进行高速飞行，当时轴心国的大部分战斗机都很难爬升至这种高度，就算勉强能爬上去，也追不上B-29的速度

有人这样形容B-29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这种超豪华的飞机有30米长，就像家里的客厅一样宽敞，里面能舒舒服服地坐上10个人。当飞机飞到万米高空时，温度会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这时其他机型的乘员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B-29不需要，它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可以照旧穿着日常服装待在里面。

舒适的环境，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从外到内，B-29都漂亮新颖，说它是“空中的凯迪拉克”毫不为过。

然而，由于赶了工期，B-29也存在一些机械问题。比如发动机过热会导致起火等，所以一开始它并不受飞行员们的欢迎，没有人愿意驾驶B-29。此后，缺陷逐步得到解决，但实战效果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作为试验，美军首先用B-29对泰国曼谷的日军营地进行了轰炸。98架B-29从印度起飞，其中刚刚起飞就坠毁的，中途发生故障返回的，没有飞到目标地点的，不一而足。等到真正接近曼谷时，整个机群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

与成都到日本相比，印度到曼谷的航程要短得多，此次任务表明，要将B-29这种空中的庞然大物用于实战并空袭日本，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尽管如此，美军还是认为空袭曼谷“从作战角度看是成功的”，用B-29袭击日本也值得一试。

1944年6月15日，即在美国登陆马里亚纳群岛的同一时间，B-29做了空袭日本的第一次尝试。当天午夜前后，92架B-29从印度飞往成都，在成都加油后，直飞九州岛的八幡制铁所。八幡制铁所是一家大型钢铁厂，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的军舰、坦克等重武器，很大一部分都采用八幡制铁所生产的钢材。

就行动本身而言，这次轰炸也不能算成功，因为只有一发炸弹击中八幡制铁所，但不管怎么说，空袭日本的火炬已经被点燃了。

攻取马里亚纳群岛，使得原先的许多困难，比如需要飞越驼峰航线、后勤供应棘手等问题不复存在。11月24日，在奥唐奈准将的率领下，第73轰炸机联队的111架B-29从塞班机场出发，向东京实施首次空袭。自此以后，东京以及日本的主要城市不断受到空袭。

每次突袭时，B-29机群都将兵工厂作为袭击的重点目标，东京的中岛飞机公司、名古屋的三菱飞机公司屡被轰炸。炸弹命中率之高，迫使这些工厂开始把设备转入地下。

B-29的连续突袭让联合舰队意识到，他们停泊于东京湾的军舰也不安全了。

别的倒也罢了，日本人最舍不得的就是“信浓”号。建造之初，“信浓”号曾被设定为“大和”号、“武藏”号的姐妹舰，但在珍珠港事件后，联合舰队又决定将它改成航空母舰。这么一改，使得它的完工时间比“大和”号迟了近三年，直到1944年11月11日才宣告建成。

“信浓”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其飞行甲板由两层钢板制成，上面还铺设了混合板，可抵御500千克炸弹的直接命中。从理论上讲，这是一艘最难以击沉的航母。可是从当年的“威尔士亲王”号，再到后来莱特湾大海战中的“大和”号、“武藏”号，几乎所有现代海战的实践都表明，所谓“不沉战舰”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幻影。

为了确保“信浓”号不被B-29击沉，联合舰队让它赶快逃离东京湾。11月28日下午，在三艘驱逐舰的掩护下，“信浓”号匆忙启程，前往相对还比较安全的濑户内海。

11月29日凌晨0点30分，“信浓”号的观察员发现水天一线出现了一个黑影。这名观察员判断不准这究竟是云朵还是美军潜艇，其他舰员也各有各的看法，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值班军官和副舰长获报后，轮换着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言之凿

凿地判定：“是云彩。”

既然长官都说是云彩，大家就放了心，“信浓”号继续破浪南下。

黑影哪里是什么云彩，那是美军潜艇“射水鱼”号！

“射水鱼”号原来的任务是营救落入海中的B-29飞行员，但是因为当天的空袭临时取消，“射水鱼”号获准离开指定海域，可自行选择攻击目标。“射水鱼”号的艇长恩赖特中校于是决定到东京湾外的海域碰碰运气。

在东京南面100海里的海面上，潜艇雷达发现了目标，恩赖特举起望远镜，镜头里出现了一艘日军的“油船”。“射水鱼”号朝“油船”开过去，当距离拉近准备下手时，恩赖特才看清楚那是一艘航母。

即便是中了百万彩票，也未必有这么幸运。“射水鱼”号迅速潜水，从惊涛骇浪底下包抄到“信浓”号附近。

凌晨3点17分，恩赖特一声令下，六发鱼雷以每八秒钟一发的间隔速度，向这艘巨型航空母舰扑去，其中四发笔直地扎进了舰身。

四发鱼雷几乎都在同一部位炸响，海水穿过受伤部位，汹涌地灌入舰舱。

这要放在普通航母，舰长可能早就慌了，至少也应降低航速甚至停下来，“信浓”号的舰长阿部俊雄大佐却丝毫不以为意。

“信浓”号不是普通航母，这是一艘赶超“大和”号、“武藏”号的超级舰。在莱特湾大海战中，结构基本相同的“武藏”号是被击沉了，可那是中了19发鱼雷和许多炸弹，全身被打成筛子才沉下去的。区区四发鱼雷，能奈我何？

阿部下令，“信浓”号继续以20节的速度航行，他相信舰上的损管队很快就能阻住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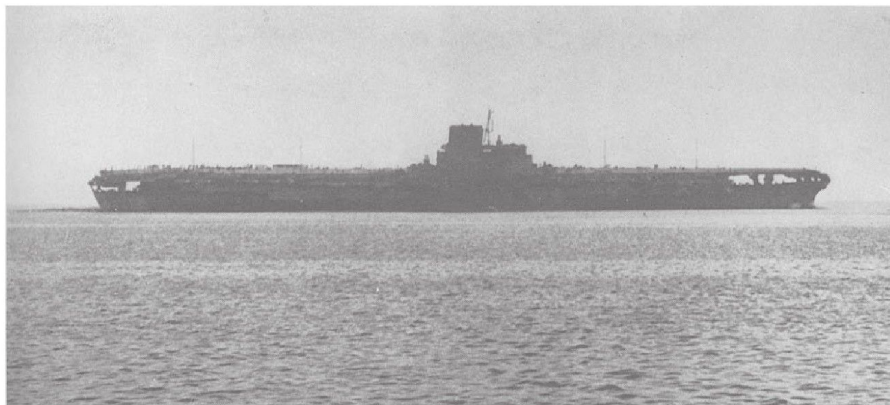
阿部想不到的是，因为“信浓”号采取了突击施工的办法，内部的水密性很差，有些舱室都没有安装密封门，加上损管队没来得及进行充分训练，没有抢险经验，导致涌进舱里的水一直有增无减。“信浓”号闭着眼睛开一整晚，舱里也就灌了一整晚的水。

到拂晓时，连普通舰员都看出“信浓”可能要沉了，阿部这才下令减慢速度，但已经太迟了。

上午10点18分，“信浓”号严重倾斜，阿部下令弃舰。半小时后，这艘超级航母带着阿部及1000多名舰员沉入海底。

从正式服役出航到成为残骸，仅仅维持了17个小时，在大型舰船的

寿命史上，“信浓”号创造了最短的世界纪录，而且直到沉没，也没有发射一炮，没有载运过一架飞机，等于设计者赋予它的双重使命一个都没能完成。



“信浓”号航母。在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服役之前，“信浓”号保持着最大排水量纪录。但由于缺乏舰载机、防空火力、训练有素的水兵，它同时也在日本海军已建成航母中创造了最短命纪录

“信浓”号一度被日本人认为是海军复兴的象征。得知“信浓”号沉没，许多人根本就不敢相信：“那么大的军舰，竟然也会被打沉吗？”

岂止是大军舰，事实上，日本的整个战争机器都将被打沉。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失败的阴影正以空前的速度遮没着日本所谓的太阳，“全日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第三章 奇妙的冒险

早在莱特战役刚刚展开的时候，山下就对在战役中取胜不抱多大希望。他把莱特方面的作战当作纯粹执行上级命令，交给参谋长武藤章中将具体操作，与此同时，暗中命令参谋副长西村敏雄少将：“莱特岛最终难保，从现在起，必须考虑在吕宋岛战斗到底！”

山下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如此安排有其深刻用意。西村和武藤的私人关系不睦，让西村准备吕宋作战，一方面既可以防止秘密外泄，另一方面为了与武藤竞争，西村也必然会使上吃奶的力气，不用他再去多督促、多提醒。

山下当时就选定了战场，他告诉西村：“要以北部的碧瑶市为中心，构筑阵地，运进弹药。”

山下认为，马尼拉市区的大部分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容易燃烧，地下水又浅，无法构筑地下坑道和地下阵地。因此，不能在马尼拉市进行防御作战，而应退至吕宋岛北部山区进行持久防御。

从1944年12月17日起，山下即宣布马尼拉市不设防，同时开始转移市内外的物资和人员，然而转移过程并不顺利。

此时南方军和大本营都已改变方针，不再阻挠山下的决定，影响转移的困难和阻力主要来自第14军内部。

★越左越好

山下到菲律宾就任时，曾有部下建议他留在马尼拉，但因为听说前任黑田的一大罪证就是“过于享受马尼拉的舒适生活”，所以山下马上拒绝了。

山下的司令部“樱兵营”位于马尼拉郊外，与市区相距有10千米。山下、武藤和大多数新任命的幕僚一直生活在“樱兵营”里，很少去马尼拉。山下自己只去过市区两次，一次是到任后巡回拜访，另一次是出席寺内的招待宴会。

山下或许觉得放弃马尼拉没什么了不得，驻扎在马尼拉的日军官兵就不会这么想了，他们知道只要一离开这座都市，自己就将从此告别夜夜笙歌、吃喝玩乐的日子，天天饿着肚子去钻山沟。

山下决定亲自示范。12月26日，麦克阿瑟在莱特岛发动“圣诞攻

势”的第二天，山下将司令部先行迁往马尼拉北部约50千米处的怡保。这样一来，官兵知道放弃马尼拉已经铁板钉钉，遂不得不跟着撤离。

山下准备等马尼拉全部撤离后，再将司令部迁往碧瑶，但有一个人始终不肯挪窝，这个人便是第四航空军司令官富永恭次，此君一直嚷嚷着要航空决战。

实际上，第四航空军的飞机已经全部损失了，日本国内补充的飞机又经常中断，哪儿有什么能力进行空战？这一点即便富永这样的外行也看得出来，他这么说，不过是像一般贪图享受的官兵一样，无心离开马尼拉而已。

没了飞机，燃料就多余了，而山下因为转移物资的需要，正好缺乏燃料，便提出进行调剂。与第四航空军一接洽，富永的高级参谋答应了，不过他不知道富永能不能同意。

趁着富永高兴的时候，这位参谋提心吊胆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富永听后脸色立刻为之一变，用鞭子敲着桌子训斥道：“岂有此理，方面军（指第14军）为什么要逃到山区去？我能给逃兵加油吗？”

训完部下，富永连带山下都给骂了：“应该把山下捆住，让他死守马尼拉，我第四航空军今后还要继续进行航空决战！”

空架子的第四航空军既不肯给山下的转移帮忙，自己也不愿撤出马尼拉，这让南方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都着急起来。南方军参谋长饭村穰中将、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宫崎周一少将先后来到马尼拉进行协调，但富永像一头拽不动的老牛一样，无论谁做工作都充耳不闻。

第四航空军原由南方军总司令部直辖。见富永油盐不进，饭村只得采取强硬措施，临时将第四航空军划归山下指挥，要求富永必须服从山下的命令。

饭村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不料适得其反。富永自恃做过陆军省次官，又是“东条派”，对遭东条排斥的山下既不屑又敌视，现在南方军要他服从山下的指挥，犹如在刮他的老脸皮，如何忍受得了？

富永一边拒绝划归山下部队，一边提出辞职。上面不许辞职，他就装病，连第四航空军的司令部也很少去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山下到饭村、宫崎都对此束手无策，原因就是按照日本陆军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向来是“越左越好”，富永的那一套虽然不切实际，但谁也不敢对他过多指责或处分。

撤往怡保之前，武藤决定前往第四航空军司令部，最后再劝富永一次。武藤和富永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私人关系也不错，武藤认为自己应该能打动富永。不料他刚刚开口，富永就火了，骂声一直传到屋外。

吵着吵着，这二位索性爬上铺着大地图的桌子，盘腿坐在地图上互相瞪着对方。

富永唾沫星子横飞：“我决不离开马尼拉，打算死在马尼拉，以此向敢死队谢罪！”

武藤则说，山下放弃马尼拉是为了打持久战，是为了尽可能把美军拖在北部山区，推迟其进攻日本本土的时间。说到激动处，武藤直接批驳富永所谓的死守马尼拉，只不过是顾全他个人的面子罢了。

富永被人触动心思，腾地站了起来，他穿着长筒靴站在地图上拼命反驳，声音都发抖了。

一直到傍晚，除了对骂，两个人并没能争出任何结果，富永始终不肯改变他死守马尼拉的主张。

★可耻的逃兵

送走“特号部队”最后一批敢死队后，富永依旧没忘记重复那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不光是你们去死，我富永也将驾驶最后一架飞机去拼命！请放心出击！”现在加上他这种态度，人们都以为，富永就算不像他说的那样，真的驾机去拼命，至少也会在马尼拉指挥防守。孰料，此君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以“视察”为名，在同一时间驾机逃到台湾岛去了。

富永逃去台湾岛，不要说大本营，就是南方军总司令部也没有同意。起先是富永自己有要逃跑的意思，参谋们看出来了，他们知道，富永不逃，自己也逃不了，于是就伪称南方军总司令部要让富永去台湾岛。富永连正式文件都没看到，就来了个顺水推舟。于是，一群平时耀武扬威，恨不得把每个敢死队员都逼到死路上去的家伙果断扔下部属，全部做了可耻的逃兵。

富永临阵脱逃，按理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但大本营和南方军总司令部除了给予行政处分外，未再进行其他严厉追究。这也不奇怪，在日本陆军高层，大家其实都彼此彼此，寺内不是逃得比富永还快吗？又经过谁的同意了？

山下竭力劝富永撤往山区，是想从第四航空军那里得到一些残存的航空力量和燃料等战略物资。没料到富永先是拖着不走，接着擅离职守，导致第四航空军残部完全崩溃，撤到山里的全是一些失去飞机的飞行员，而且个个情形狼狈，很多人连鞋子都破了，只能光着脚走路。

山下在大失所望之余，也愤恨至极。正好富永派了一名作战参谋来联系，说他去台湾岛之后还准备以台湾岛为基地，重振战斗力云云。

这时候，富永总算把自己当山下的部属了，可事到如今，还顶什么用呢？山下怒不可遏：“什么？他去了台湾岛？丢下士兵，自己找借口逃跑？真是岂有此理！”

把先前富永泼给他的脏水全部倒回去后，山下对着那名参谋大声叫喊道：“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来给他擦屁股，我才不干！”

那名参谋自知理亏，一直低头不语。武藤在旁解劝道：“即便现在把富永召回，也损害了第四航空军的威严，我觉得这样做有害无益，不如默许为好。”

武藤的意思，今后可能还有用得着陆军航空队的地方，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山下不肯罢休，他气哼哼地说：“对置士兵于不顾的司令官，还有什么话可说！”

甩下这句话，山下拔腿就走，再也不愿跟富永有任何联系和接触了。

1945年1月2日，山下回到“樱兵营”住了一夜，接着奔向碧瑶。第二天，他便接到报告，美军舰艇和船队正大批北上。

这次的两栖登陆部队是扩大后的“白杨树部队”，总共有陆军28万，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战役。担任直接支援的是金凯德的第七舰队，海军舰艇达到1000艘以上。

1月4日，麦克阿瑟登上新旗舰“博伊西”号轻巡洋舰，率领舰队沿着菲律宾西海岸深蓝色的海域，浩浩荡荡地向吕宋驶去。

四周只有引擎声和海浪拍击舰体的声音，气氛平静而又紧张。置身这种情境中，麦克阿瑟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乘坐着鱼雷艇在波涛中起起伏伏，他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同时也抱定了重返的决心。

山本五十六不是说过吗？战争就是赌博，这些赌徒中间还奉行着一句格言，叫“一去不复返”——骰子一旦掷出去，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麦克阿瑟不是赌徒，他不会用骰子，但他在给自己的大烟斗加烟丝的时候，会轻轻地说上一句：“小赌徒们，有时你们说的话也可能是错的，告诉你们，我不仅回来了，还要连本带利把失去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尽管实施了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但是在舰队出发的第二天，还是有几艘日军的小型潜艇突然闯了过来，其中一艘还向“博伊西”号发射了一发鱼雷。

眼见鱼雷穿过海水，直冲舰体而来，“博伊西”号舰长急忙发出“各就

各位”的口令，通过左躲右闪的规避动作，将鱼雷那道致命的白色水纹化为无形。

护航驱逐舰和舰载机随即蜂拥而上，对闯进来的日军潜艇进行清除。日军出击的潜艇除一艘逃脱外，其余皆被摧毁。

整个过程中，无论多么扣人心弦，麦克阿瑟始终没有离开过甲板，他站在舰桥上，抽着烟斗，镇定自若地观看着这场海上遭遇战的每一个场面。

对于美军舰队来说，最危险的不是潜艇，而是日本海军“神风敢死队”的自杀飞机。仅在民都洛，短短一星期内，“神风敢死队”就击沉“吉普航母”一艘、驱逐舰两艘，包括麦克阿瑟原来的旗舰“纳什维尔”号在内，三艘巡洋舰和其他许多舰船受到重创，几百名水手死亡或受伤。



遭到“神风敢死队”攻击的“埃塞克斯”号航母。可以看到飞行甲板上散落的日机残骸以及奔忙的消防队员

1月7日和8日这两天，麦克阿瑟的这支远航舰队也受到了“神风敢死队”的连续攻击。有人担心，在进攻部队还未到达滩头之前，就可能被自杀飞机“屠杀”得干干净净，甚至还有人建议重新考虑登陆问题。

★山下地雷

无论“神风敢死队”的威胁有多么严重和可怕，麦克阿瑟都不会转舵回撤，因为撤退不仅意味着战役的失败，也等于“给自杀飞机戴上了胜利

者的桂冠”，这绝不是他的风格。

原本，哈尔西准备再次空袭台湾岛，以阻止日军从台湾岛派飞机支援吕宋岛。但在麦克阿瑟的要求下，哈尔西推迟了这次攻击行动，转而美军舰队提供力所能及的空中援助。

另一个收到紧急增援令的是肯尼，他从民都洛岛上派出了所有飞机。

民都洛岛是麦克阿瑟在吸取莱特岛的教训后，精心选择的攻击目标。这座岛上的土质坚实而干硬，修建机场最为理想，美军登陆当天就开始修建两个简易机场。五天后，肯尼就把战斗机转移到民都洛，从而形成了与莱特岛迥然不同的支援环境。

美国海军舰载机和陆军飞机不间断地进行空中巡逻，加上舰队本身严密的防空火网，把日机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舰队逐渐接近吕宋岛西海岸。麦克阿瑟凭栏远望，他看到了陆上熟悉的界标，那是马尼拉、巴丹、科雷希多，一个个曾饱含着悲伤、孤独和献身精神的地名。

美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是菲律宾西北部的仁牙因（一译林加延）海滩，三年前，本间正是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抛锚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再次体现了麦克阿瑟要改变“一去不复返”格言的决心，他要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方式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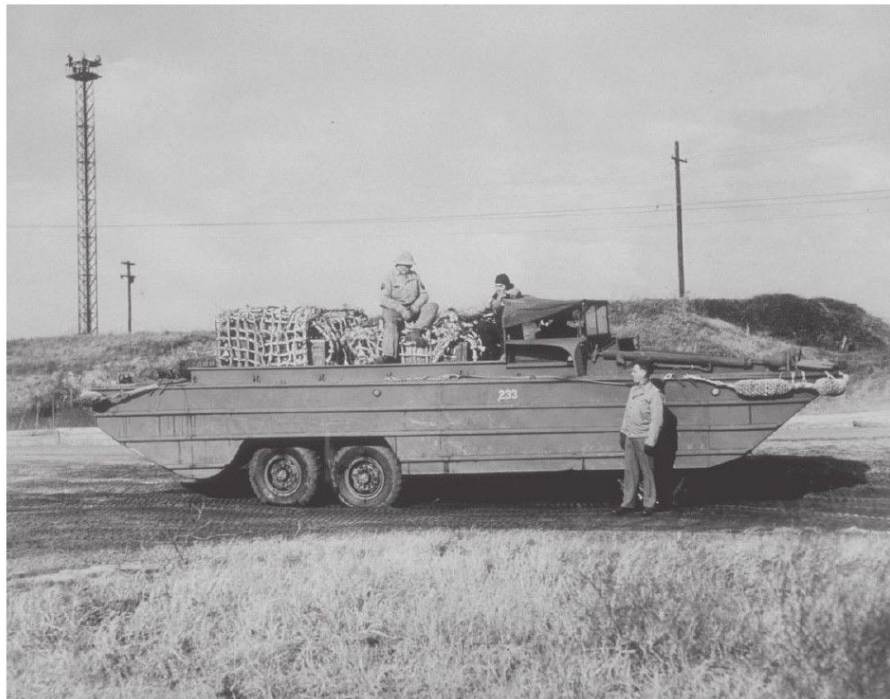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认为“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计划了”。为了成功实施这一计划，麦克阿瑟在战役发起前采取了一系列疑兵手段，试图把山下的注意力移向吕宋岛的南部。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这些疑兵之计究竟有没有效果，还得看登陆时日军的反应。

1月9日拂晓，1000多艘美军舰船挺进至仁牙因海岸外。按照通常的两栖作战程序，舰炮和舰载机先对滩头来了一番“刷洗”，沙滩上的沙土被炸起几十米高，飞机尖厉的呼啸声足以震痛在场每个人的耳膜。

上午9点30分，登陆部队乘坐着2500多艘登陆艇，向海滩发起冲击。海上景象立刻变得壮观无比，视野内密密麻麻的全是舰船，除了普通登陆艇，还有履带登陆车、“鸭子”、登陆炮艇、水陆两用坦克等各种登陆装备，这些装备不仅能把士兵送上岸，还能直接参加抢滩作战。

麦克阿瑟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心理准备。日军大本营把吕宋战役称为“决定性的战斗”，东京电台更是已经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美军登陆吕宋岛的意图，并且说这一行动将遇到“战争史上最热烈的一次迎接”。



“鸭子”。正式名称为DUKW，一种六轮两栖卡车，同时也是第一种可在驾驶室内改变轮胎气压的车辆，它的轮胎可完全充气以应付硬地路面，亦可降低轮胎气压以适应沙滩那样的软路面

实际情况却是日本人的反应出奇地平静，毫无“热烈欢迎”的迹象，与几个月前莱特岛登陆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在美军看来，仁牙因滩头的防御阵地哪里是不堪一击？简直就是空的。

麦克阿瑟由此判定，他先前采取的疑兵手段已经成功，山下受骗上当，肯定已经把部队向南移动了，否则仁牙因滩头的防守不会如此空虚。

然而，这次他低估了对手，山下不仅没有受到干扰和迷惑，相反还准确地预计出麦克阿瑟的主要突击方向，甚至连发起登陆的具体日期都猜到了。

山下不是没想过加强滩头防御，但他缺乏防守滩头阵地的重武器，比如大炮。之前，他一时大脑膨胀，曾想发明一种反登陆武器，专门用以炸坦克，并命名为“山下地雷”。

所谓“山下地雷”，其实就是在细长圆筒里装上炸药。做完之后，有没有用也不知道，得先试验。试验那天，司令部、兵器部来了近千人捧场，山下站在了最前面，迫不及待地要向众人展示自己的智慧成果。

整个操作过程是，日军出动一辆“活坦克”，向另一辆被飞机炸坏、无法动弹的“死坦克”驶去。靠近后，坐在“活坦克”里的士兵从炮塔里探身出来，向作为假想攻击目标的“死坦克”投掷“山下地雷”。

单纯从炸药的装填量来看，试验是成功的。在一阵爆炸声和黑烟里，“死坦克”被炸得四分五裂。不过也正因为炸药填得太多了，爆炸气浪一下子吹向旁边的观众，好几个人都被炸药的碎片击伤了，其中就包括站得最靠前的山下。

山下受伤的是腿部，伤势虽不算太严重，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负伤。为保住自己的面子，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动摇军心，山下一边按着腿，一边低声关照来搀扶他的人：“稍微碰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对谁也不要讲。”

没有哪一辆美军坦克会一动不动地让你投炸弹或地雷，更重要的是，撤到吕宋的日军根本就提供不了用于装填的足够炸药。“山下地雷”供观赏可以，但实在难以应付实战需要。

★向马尼拉冲刺

缺乏空中支援，缺乏必需的粮食、武器弹药，这都是三年前麦克阿瑟面对本间部队登陆时所遭遇的困境。当时就有军事分析家认为，麦克阿瑟没有必要死守仁牙因海滩，结果不但没有守住，还空耗了兵力。

山下在莱特已经投入了太多力量，到莱特战役结束时，第14军只剩下9万“拖泥带水”的部队。为组织吕宋战役，大本营派来了第10师团、第19师团等部。山下也就地进行征集，把受过军事训练的日侨以及海空部队的地勤人员都收罗起来，使兵员达到27万。

对于这27万人马，山下认为应该精打细算，不能像莱特战役时那样用于一次性决战。具体来说，就是打持久消耗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菲律宾地区广大，我们可以尽情地打”。

原先，山下曾想学麦克阿瑟，将部队集中于巴丹作战。但巴丹面积太小，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他因此将所辖日军分成三个作战集团，分别防守三个不同的山区。仁牙因海滩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实乃山下有意为之，他要“把敌人放进来打”，到预定山区予以消耗。



两栖登陆战的配方都差不多，要做出不一样的味道，还要靠指挥策划者事先事后的精心准备

当美军登陆时，形成阻碍的主要不是步兵，而是朝海岸俯冲过来的几架“零”式。美军早已做好了应付的准备，滩头上用高射炮组成了牢固火墙，“吉普航母”上的飞机也如猛虎扑食一般扑过来。不一会儿工夫，搅局的这几架日机便冒着黑烟栽进了大海或沙滩。

整个上午，麦克阿瑟都站在“博伊西”号的舰桥上观看两栖登陆战，直看得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五个小时后，他带着部下和幕僚们上岸了。这时海军已抢修好了一个水泥面凸堤码头，麦克阿瑟一行完全可以沿着这个码头上岸，但上次莱特战役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涉水上岸的举动不仅足够拉风，还能引起新闻舆论的兴趣和高度关注，于是他重复了这一场面。

傍晚时，5万多陆军及其装备安全登岸，一个宽27千米、纵深达到6千米的延伸滩头堡也随之建立起来。麦克阿瑟对此很满意，他发表了一份公报：“解放菲律宾和控制西南太平洋的决定性战役已经到来！”

与当初本间的作战计划相似，美军在仁牙因海滩登陆后，随即沿中央平原南下，向马尼拉实施攻击。

中央平原地势开阔，交通四通八达，无险可守。山下也早已放弃了

这一地区，日军全都躲在两侧的山里。麦克阿瑟了解菲律宾的地理，过去防守菲律宾时，他同样也没有在中央平原屯兵作战。若按麦克阿瑟的脾气，他就会长驱直入，大步突进。然而，克鲁格在性格上是与麦克阿瑟相反的人，他平时作风谨慎，不喜冒险，而且作为前线负总责的指挥官，他必须考虑两侧的日军会不会乘机攻其侧翼，甚至袭击美军侧背，切断前线部队与仁牙因供应基地的联系。

宁可慢，不可险。基于这一宗旨，克鲁格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法，一边前进一边等待后续部队上来。登陆后的四天里，克鲁格部队只向前推进了16千米。

马尼拉尚在185千米之外，按照这个速度，起码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达马尼拉城外。而在进攻吕宋之前，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做出的保证，是登陆后两周内就能解放马尼拉。

两周与两个月，时间相差实在太多。这时，已有盟军战俘侥幸从集中营逃出。据披露，几周来，处于歇斯底里情绪下的日军已开始对战俘展开秘密屠杀，在巴拉望集中营，有150名美军战俘被残忍杀害。当事人讲述的细节惨绝人寰，闻所未闻，军方负责记录的情报官员尽管见多识广，但在倾听的过程中也不由得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从“巴丹死亡行军”起，类似的报告都对麦克阿瑟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折磨。三年来，只要在他面前一提“巴丹老兵”，他的心就会像针刺一样痛。他知道，解放马尼拉的进程每延误一天，“巴丹老兵”就会增加一天的危险，如果真是两个月，很可能没等美军冲进马尼拉，战俘们就已被杀得精光了。

此外，海军那边的硫黄岛战役急等着开张。尼米兹向麦克阿瑟提出要求，借给金凯德的舰船一个月后要送还，他好用来进攻硫黄岛。

过早把舰船还给尼米兹，麦克阿瑟担心日本海军会从背后攻击他的滩头阵地，而光凭民都洛机场的飞机，又不足以应对这种威胁。因此，麦克阿瑟计划在拿下克拉克大型机场，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后，再归还舰船。

克拉克机场在马尼拉，到不了马尼拉，就别想占据机场，弄不好硫黄岛战役还得再次推迟，这样麦克阿瑟的责任就大了。

他要的不是慢条斯理，四平八稳，而是决定性突破，是向马尼拉冲刺！

麦克阿瑟不断向克鲁格发去命令，要他加快进度，并很直白地批评了“白杨树部队”的表现：“非常缺乏干劲。”

克鲁格很是委屈。他争辩说，“白杨树部队”的特长是缓慢而小心翼翼的丛林战，要快，找巴顿，人家走路不用脚，用履带，每天可以前进

二三十千米乃至八十千米。

克鲁格还提到，日军在破坏桥梁，他没有足够的浮桥来代替这些桥梁，这也影响了前进速度。

麦克阿瑟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要的也不是理由，而是结果。克鲁格不能执行命令，让麦克阿瑟遇到了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棘手的指挥危机。为此，他一度考虑是否要采取果断措施，解除克鲁格第六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他的参谋长萨特兰也随声附和，建议把克鲁格“打发回国”，由自己来接管“白杨树部队”。

麦克阿瑟虽然有时脾气暴躁，却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深知克鲁格的能力和水平，不是一个可轻易取代的指挥官。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换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家伙准是个疯子

1月14日，麦克阿瑟把司令部从“博伊西”号轻巡洋舰上迁到达古潘镇，开始亲自上岸督战，同时派人通过私下关系去见克鲁格。

来人劝克鲁格：如果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来催促他加快行动，那老爷子肯定会大发脾气，到时就顾不得老同事的脸面了……

麦克阿瑟除了擅长演说，还经常喜欢耍一些小手段，并且屡屡得手。克鲁格在压力下终于改变打法，他指挥第14军沿中央平原向前推进，争取尽快夺取马尼拉和克拉克机场，同时派第一军沿侧翼并进，以肃清山里的日军，保护第14军的后方和侧翼。

相对于第14军，第一军的任务非常重。在山下的副参谋长西村的主持下，日军提前在山坡上挖掘了大量洞穴，用以储存弹药和其他补给品。这些洞穴与山脚下的坑道工事相连，构成了许多既能够独立防守，又可以相互掩护与支援的防御体系。

日军缺火炮。山下手里正好有一个坦克师团，明知自家的小坦克抗衡不了美国人的大家伙，“山下地雷”也用不着了，山下就把一些坦克埋在地下，只露出一个炮塔，从而形成阵地内的暗堡。

可想而知，要突破这样的防御阵地绝非易事。在阵地里据险防守的日本兵同样如岩石一般顽固，几乎每个人都拒不投降，似乎必须被炸碎脑袋，或用被刺刀捅个透亮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麦克阿瑟深知战斗之艰难，他没有光坐在司令部发号施令，而是乘上敞篷吉普车，深入第一军的前沿阵地，直接当起了战术指挥官。

有一天夜里已经12点多了，麦克阿瑟才从吉普车上下来。炊事兵给

他准备好了晚餐，但肯尼见他没吃几口，于是赶紧问：“您怎么了？”

麦克阿瑟回答：“乔治，我累极了，吃不下。”

第二天黎明前，肯尼准备动身，正想向麦克阿瑟辞别。值班军官告诉他：“总司令两小时前就上前线去了。”

肯尼失声叫了起来：“什么？这家伙准是个疯子！他如果一直这样干下去，迟早会失去工作许可证的。”

麦克阿瑟完全投入进去了。他的父亲在这里成名，他也在这里驰骋，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是岩层上的每一条纹理。这些优势使他相信自己能够避开一个个陷阱，识破各种诡计，因此他才要赶到前线，亲自为士兵们设计一些极微小的技术细节，全然不顾敌军的子弹在周围呼啸。

在切实了解前线的需求后，麦克阿瑟把M4“谢尔曼”坦克和火炮都调了上来，并给菲律宾游击队发放武器弹药，让他们辅助作战。

菲律宾人在打游击战方面很有些天分，在三年的游击战中，各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让驻菲日军伤透了脑筋。据说，他们平均每杀死八个日本人，才会损失一个自己人，水平相当高。

游击队接到麦克阿瑟的统一命令，四面出击，通过狙杀日军后勤部队和巡逻队、割断电话线、炸毁军火等方式，搞得前线日军鸡飞狗跳。更重要的还是他们提供的情报，没有这些情报，美军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寸步难行。

正是依靠游击队的指引，美军飞机对日军防御阵地进行了准确的空中轰炸，被当作暗堡的日军坦克多数被炸毁。麦克阿瑟给其中一支游击队的评价是：“起到了前线作战师的作用。”

吕宋战役前，山下在会见记者时屡次声称，要把美军放进来打。然而这么多天了，都是被美军打，被美军攻，而且还有越来越顶不住的趋势，山下的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了。武藤领会了他的意思，便让作战参谋制订反击命令。

吕宋岛的日军除了人数还能凑合一下外，其他都穷到彻骨，哪儿有本钱和美军对打？作战参谋很老实地说：“进行反击实在勉强，能阻止敌人的攻击，再给予一些杀伤，就很不错了。”

武藤也认为是这个理儿，可是山下不同意：就算咱们兜里只剩下一块钱，都得装出一百块钱的样子来。

武藤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劝告那位不愿起革命令的参谋：“难道你不应该也考虑一下山下阁下的面子吗？”

★展现绝活的时机

为了照顾山下的面子，由山下直辖的“尚武集团”对第14军展开了反击，参战部队除一个步兵师团和一个步兵旅团外，还包括坦克师团的一个连队。

结果当然只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仅1月16日和17日两天，日军就被打掉了9辆坦克，阵亡250人，而美军仅死伤了85人，外加损失3辆卡车。

第14军向前推进的速度大大加快，至1月21日，已抵达打拉，此地距马尼拉只有一半的路程。麦克阿瑟对这样的进度基本是满意的，当记者要他对何时结束战斗发表评论时，他也变得从容自信了许多：“我没有确定的时间表。这次作战的进展速度是迅速的，而且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希望和预计。”



“九七式改”（右）击毁美军的M4A2。九七式坦克安装的是短炮管，主要用于支援步兵，反战车能力很弱。为对抗盟军的新型坦克，才在炮塔上安装了长炮管，谓之“九七式改”。吕宋战役中，日军用三辆“九七式改”实施伏击，全部损失后击毁了三辆M4坦克。这是该型坦克最成功的一次战例，此后它在对阵M4时即完全处于被动挨揍的地位，原因还是双方在性能上相差太大。“九七式改”要在接近200米时才能贯穿M4的正面装甲，而M4在1000米外就能击破“九七式改”

不满意的是山下。他已经打急了眼，在第一次反击失败之后，又在1月23日晚发起了第二次反击。

这次更惨，面对已经装备齐全重型坦克和火炮的美军，日军很快就

变得只有招架之力。坦克师团的旅团长重见伊三雄少将乘着指挥车往前冲，“谢尔曼”迎上前去，几发炮弹，就将重见连人带车给炸飞了。

到1月24日，第14军又前进了16千米，已靠近克拉克机场。

起头易，到底难。距离目标越近，地面战斗也越激烈。负责防守克拉克的是山下三大战斗集团中的“建武集团”，该集团突然出动一个坦克旅，几十辆坦克密密麻麻地冲过来。在缺乏坦克支援，且重武器和火箭筒不足的情况下，突前的第161步兵师被迫撤退，整个战线也随之后移了近两千米。

第14军遭遇到了自登陆以来最顽强的抵抗。接到报告后，麦克阿瑟急忙驱车赶来，在他的调度下，一批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被紧急运至161师阵地。利用这些反坦克利器，161师在将日军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击毁的同时，乘势前推，重新填补了战线上的缺口。

稳住阵脚后，第14军又继续向“建武集团”发起进攻。“建武集团”是三个集团中战斗力最弱的一个，陆海空部队的地勤人员都杂乱无章地混在里面。特别是第四航空军的残部，因为富永的出逃，人心散乱，连阵地都没能构筑起来，加之集团长官冢田理喜智中将又刚刚到任，不熟悉情况，导致该集团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

到第四天，麦克阿瑟终于将克拉克机场收入自己囊中。克拉克机场是日军在菲律宾群岛上最大的空军基地，当肯尼前来察看时，机场附近仍有600多架日机，其中的500架已经被炸得体无完肤，但另外100架因为藏在树林里，或完整无损，或只受到轻微损伤。

美军工兵部队迅速填平了跑道上的弹坑，没多久，整个机场便整修一新，从战斗机、重型轰炸机到运输机，均可在这里起降。这时，即便减少海上舰队，麦克阿瑟也不用过分担心滩头阵地遭到袭击和地面部队缺乏空中支援了。

1月28日，第14军距马尼拉仅48千米，其战线已拉得足够长。不过由于几次反击的失败，山下已失去了切断美军进攻线的信心。在他的三个作战集团中，“建武集团”已陷入崩溃状态，“尚武”“振武”也逐渐受到压迫，所有日军都想趁美军先行占领马尼拉的机会，在山里暂时喘息一下。同样，第一军除了保障第14军和堵住日军的下山道路外，一时也难有更多作为。

当一个新的僵持状态出现时，高手再次展现绝活的时机也就到了。

正在莱特岛负责清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中将奉命抽出部队，加入吕宋战役。1月29日，该集团所属的第11军在克拉克以西海岸登陆，封住了日军往巴丹半岛逃窜的道路。两天后，艾克尔伯格又亲率第11空降师在马尼拉以南登陆。

尽管在指挥过程中，因为性格及看法不同，麦克阿瑟与艾克尔伯格之间时有冲突，但作为麦氏手下的第一猛将，艾克尔伯格还是越来越受到重用，到新几内亚时期的比亚克岛之战结束，艾克尔伯格即升任新成立的第八集团军司令。由此也可以看出，战争时期的将领要获得提升，主要靠的是能力和战功，而不仅仅是人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艾克尔伯格的风头已经超过了麦克阿瑟的老同事克鲁格。

让艾克尔伯格以集团军司令的身份，亲率第11空降师在敌方背后登陆并发起冲刺，是麦克阿瑟的安排。山下已经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这就意味着，除了马尼拉外围会遭到一些零星抵抗外，市内本身无防卫力量，艾克尔伯格可以毫不费力地率部胜利进城。

艾克尔伯格以前基本上担当的都是啃骨头的角色，前段时间在莱特岛负责扫尾，干的又是一项不引人注目但又非常吃力的苦活累活。麦克阿瑟将心比心，作为一种补偿，他希望把解放马尼拉的殊荣“送给”艾克尔伯格。

由于日军正在全力对付第14军的进攻，第八集团军的两次登陆都很顺利和轻松。第11空降师在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上岸了，之后他们夺取了一条曾经用来运糖的小铁路。利用这条小铁路，部队迅速直插马尼拉，速度之快，使得日军连破坏桥梁的时间都没有。

直到进至塔盖泰岭时，第11空降师才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抵抗。这时空降部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该师第三旅的伞兵从天而降，塔盖泰岭防线一击即穿。

塔盖泰岭与马尼拉相距40千米，站在山脊上，可以看到马尼拉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艾克尔伯格向麦克阿瑟报告：“很快即可收复马尼拉。”麦克阿瑟据此向记者宣布：“马尼拉正在向我招手！”

★陆军特种兵

解放马尼拉似乎已不成问题，现在最让麦克阿瑟焦虑和担心的还是“巴丹老兵”们的安危。

美军在莱特登陆后，山下计划把关在吕宋岛各集中营里的战俘全部运往日本本土，一来可以让他们充当苦力，二来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些战俘也能作为人质，使盟军有所顾忌。第一批从马尼拉上船的盟军战俘共1619人，经过一路非人的折磨，在日本下船时仅剩450人，其中至少还有100人后来也悲惨地死去，这就是与“巴丹死亡行军”并列的“死亡航行”。

当时，麦克阿瑟还不知道“死亡航行”的事。他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是，随着盟军步步紧逼，山下已无力把战俘全部运走，幸存下来的部分战俘被集中关押在马尼拉以北100千米处的卡巴图安。

在日本的军队体制和观念中，士兵通常只被作为一种战争的工具，一旦失去这个职能，沦为战俘，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不配生存下去。而且日本也从未加入过《日内瓦公约》，这使得他们在虐待和屠杀战俘方面毫无顾忌。美方对此做出的评估是，若不采取措施，卡巴图安战俘生还的概率将非常渺茫，活不过几天。

与日本以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不同，“战俘”这个词在西方没有任何一点儿屈辱的意味，恰恰相反，它代表着一种历经沧桑和磨难的光荣，与“英雄”同义。更不用说麦克阿瑟本身就对“巴丹老兵”们有着发自内心的愧疚感，他愿意付出任何可能的代价来挽救这些昔日部下的生命。

营救战俘行动被放到了与解放马尼拉同等重要的位置，麦克阿瑟向克鲁格下令，对卡巴图安的战俘展开营救。

这是一次极具风险的作战行动。营救部队进入的是日军控制区域，不管前进还是后撤都会面临许多麻烦。而且卡巴图安附近的日军也不少，据估计集结着八九千人，一旦打起来，不但救不了人，自己也极可能会赔进去。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不允许有太多的浪漫色彩和感情用事。退一步说，就算行动能够成功，在日军指挥官的眼中，让精英部队冒着危险去营救一些已无作战能力的人，也完全是一次毫无价值的愚蠢举动。

克鲁格的价值观与此南辕北辙，他和麦克阿瑟的想法完全一致，都认为值得去做：“它听起来很危险，但这将会是一次奇妙的冒险。”

克鲁格把任务交给了穆西第六突击营。这是一支模仿英国特种部队建立的新兵种部队，所有队员都是从步兵中精挑细选的，他们具备一般的身体素质，能熟练运用各种轻武器，之前还在新几内亚的雨林中进行过多年的极限训练。

营长穆西上校毕业于西点军校，他不仅像麦克阿瑟一样戴墨镜，抽烟斗，而且同样个性鲜明，富有想象力和冒险意识，因此有“小麦克阿瑟”之称。在美军登陆莱特岛之前，穆西率领突击营占领了海湾中的三座小岛，为莱特战役立了大功。可是穆西本人并不特别兴奋，因为小岛的日本兵很少，还不够突击营塞牙缝的。后来，穆西非常沮丧地给克鲁格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到了这里，但糟糕的是，我们还未一枪未发，日本人就不见了。”

到了吕宋战役，似乎更没有突击营亮相的机会，许多突击队员无事可干，只能被派去给克鲁格的司令部站岗放哨，这让穆西和他的部下们感到绝望。

对克鲁格布置的营救任务，穆西心花怒放，突击营里也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激情。

就像荷叶上的露水珠，这边缺了那边圆，在经历多少天无所事事的煎熬后，上天总算给了这些陆军特种兵大显身手的机会。

激动是一码事，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是另外一码事。按照自愿原则，穆西从突击营的800名队员中选出了120人。他告诉参加行动的每一个人：“行动将极其危险，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回来。”

穆西再次重申，任何人对完成任务有疑虑，都可以当场放弃和撤出：“我只是想要那些觉得自己幸运的人。”

突击队员们互相讨论了一番，都认为自己是幸运儿，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穆西简单介绍了一下任务内容，然后说：“你们要把每一个战俘都带出来，就算背也必须把他们背在背上。”

1月28日，凌晨5点，突击队六人一组登上卡车出发。走到途中，包括穆西在内，所有队员下车徒步行进，在当地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朝卡巴图安战俘营进发。

这次营救行动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方式，除了克鲁格和少数情报人员，“白杨树部队”中没有人知道突击队已经出动。队员则一律头戴不起眼的帽子，身穿已摘掉徽章的褪色服装，全身上下不允许佩戴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饰品。

突击队必须在晚上穿过日军所使用的一条公路。夜色中，可以看到公路上的日军坦克排成了长龙，各种车辆像流动的金属河流一样绵延了好几千米，看上去无穷无尽。

这是仍在北撤的日军大部队，只有等到日军车队间歇消失，突击队才能匍匐穿过公路。

穿越刚刚开始，穆西突然发现，北面100码，有一辆巡逻的日军坦克正把炮口对准他们！

穆西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盯着这辆坦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麻烦。突击队虽然配有用以摧毁坦克的火箭筒，但战斗只要一打响，就会暴露目标并导致行动失败。

幸好日军坦克并没有看到他们，总算无惊无险。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除穆西的忧虑。突击队和菲律宾游击队加在一块儿有200人，通过公路至少需要花半个小时，要继续穿行，很难不被日军坦克发觉，怎么办呢？

★穿越地狱

蹲伏在草丛中的突击队员们小声议论起来。有人提议，可以先沿着路沟走，然后从公路桥下穿过公路——日军坦克固然会沿着公路巡逻搜索，但是因视野所限，不可能看到下面的路沟。

穆西批准了这个提议。突击队随即进入路沟，沿着沟底爬行。借着月光，日军坦克的轮廓和炮筒的闪烁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再近一些，甚至可以听到坦克车手在驾驶舱内交谈的声音。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爬行，其危险程度简直与穿越地狱不相上下。爬行时，突击队员们都尽量不发出声音，“就连呼吸也被吞到了肚里”。半个小时后，他们成功地穿过公路，进入相对安全的灌木林。

1月29日拂晓时分，突击队已接近卡巴图安战俘营，他们计划在晚上正式展开营救行动。

在指挥方面，穆西总揽全局，担任突击指挥官的普林斯上尉则负责制订具体方案。与穆西大大咧咧的性格不同，普林斯做事稳重细腻，两个人正好形成互补。在突击队里，如果说穆西是灵魂，普林斯就起着大脑的作用。



穆西（左）和普林斯（右）组成指挥营救行动的一对黄金搭档，他们将确保以最小伤亡完成艰难的营救任务

普林斯盘算到了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大到战俘营里日军的兵力、碉堡和观察塔楼的位置，小到前卫挂锁的大小式样、每一道铁丝网的位置高度。

这些细节决定着行动的成败，而为突击队提供相关信息的，主要来自“白杨”情报组。“白杨”情报组是克鲁格创建的一个敌后情报小组，这个情报组具有非凡的侦察和情报搜集能力，曾在新几内亚营救过66名荷兰战俘，而没有折损一个人。

突击队出发前，克鲁格就已经将“白杨”情报组派了出去，有足足两个班的侦察员在战俘营附近收集情报。让穆西和普林斯失望的是，由于时间太紧，“白杨”能提供的情报还是很少，无法满足突击队的需要。

除了“白杨”情报组，突击队依赖的还有游击队，假如没有菲律宾游击队的协助，他们几乎是寸步难行。当天与突击队在一起的游击队领导人，一为帕胡塔，一为乔森，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传奇式英雄人物。

在菲律宾，各个游击队都有自己的控制区域，也就是“地盘”，卡巴图安战俘营正好就是帕胡塔的“后院”。当穆西让帕胡塔谈谈看法时，帕胡塔突然问了一句：“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攻击？”

突击队已经将行动时间告知了游击队。对帕胡塔的明知故问，穆西和普林斯都甚感吃惊：“今晚，计划就是这样规定的。”

帕胡塔听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先生，负责地说，那是自杀！”

帕胡塔告诉穆西，“自杀”的意思不是指营救行动本身不自量力，而是时间上存在问题。根据帕胡塔的情报，当天晚上会有一股携带重装备的日军从卡巴图安市出发，加上附近路过的北撤部队，战俘营前的道路将直接被日本军用车辆塞满。突击队在这个时间段发动攻击，无异于自取灭亡。

帕胡塔给穆西的建议是：“我认为你应该等待24个小时。”

经过慎重考虑，穆西决定接受帕胡塔的建议，推迟营救行动，这样也可以给“白杨”更充裕的时间来收集情报。突击队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为此破例向克鲁格发出密电：“新发展，延期24小时。”

几分钟后，无线电报员收到了克鲁格的答复：“同意。”

1月30日，下午两点，“白杨”将完整的情报送至普林斯手中。普林斯依据情报和自己的构思，拟定了袭击方案并提交给穆西。

普林斯对方案很有自信：“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混乱，我们想要把所有地狱之门都打开一道缝，但是裂缝的程度由我们来精心设定。”

剩下的就是怎样把方案变成现实。突击队需要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这需要高水平的协作技能，甚至还得有一点点运气才行。

在方案讨论过程中，大家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如何在预定阵地上不被发现——突击队必须提前到达预定阵地，并在那里一直潜伏到晚上，但就算天黑下来，日军哨兵借助月光仍可能看到他们。

很多困难是事前谁都意想不到的。正当众人皱着眉头苦思良策的时候，游击队长帕胡塔发话了。

★恐怖游戏

既然是自家“后院”，帕胡塔及其手下的游击战士就对卡巴图安战俘营非常熟悉。他们观察到，营地的日军警卫很害怕头顶飞过的美军飞机，哪怕是这些美机什么都没做，只是俯冲一下，警卫们也会吓得半死。

帕胡塔让穆西试着召唤美机来营地嗡嗡叫几下，分散日军警卫的注意力，帮助突击队安全进入袭击阵地，“不费一枪一弹，只是飞一次”。

帕胡塔的办法立即引起了穆西的兴趣，他再次打破无线电静默，向克鲁格发去了密电。不过能不能如愿以偿，穆西自己也没有把握，只能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毕竟这是个临时插曲，即便克鲁格同意，他也要再与肯尼的空军联系，而现在离行动时间只差几个小时，很可能来不及了。

下午5点45分，突击队直接瞄准战俘营的大门压了过去。穿过一片稻田后，普林斯低低地挥了挥手，示意队伍停下来。

这里距离战俘营还有一千米，即将进入一片平坦开阔的大草原，草原上没有可以隐藏的树木，只有单调的草皮。突击队要在草丛中像蛇一样爬过去，爬上千米才能接近营地大门。

可想而知，这样的爬行过程绝不会轻松惬意。到达预定阵地时，每个人都感到脖子酸痛、肩膀灼痛，手臂也像玩了一小时的游戏一样抖个不停。

到达预定阵地，并不代表着能放松一些，因为突击队已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距离范围内：趴在草丛中，他们能看到营地院子里的情景，甚至可以辨认出塔楼上哨兵的轮廓，一旦被日军警卫先发觉，在无遮无拦的情况下，营救行动就等于是自杀。

下午6点40分，黄昏快速降临，血红的太阳已经落了一半，期望中的飞机并没有出现。

到了这一步，退路是没有的。普林斯不再等待飞机，他发出信号，率领C连的90名突击队员向营地大门蠕动前行。

快接近大门时，突击队员们突然听到了一阵低沉而含糊的隆隆声。他们吓了一跳，以为行动已经暴露，但是几秒钟后，队员们就露出了笑容。

那是一架美军飞机。克鲁格在收到穆西的请求后，争分夺秒地把事情给办成了。派来的飞机是二战后期美国陆军最新式的战斗机，也是唯一专门用于夜间作战的战斗机，型号为“P-61”。“P-61”的外表跟一般飞机不一样，一团漆黑，与无烟煤相仿，所以又称“黑寡妇”。突击队在新几内亚受训时曾经看到过它，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

克鲁格接到电报后，就了解了穆西的用意，他派“黑寡妇”来这里，说白了，就是为了吓人一跳。当“黑寡妇”从战俘营上空飞过，日军警卫部队果然一片混乱，全都争着找地方躲避。



“黑寡妇”P-61。高空、高速，凭借机载雷达可进行长时间地空中巡逻，但由于设计复杂且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当其进入太平洋战区服役时，盟军已经取得制空权，因此没有能够得到太多的发挥余地

意识到美军并非要发动空袭，日本人又被这么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伙迷惑住了，他们从没见识过这种飞机，眼神中充满了惊恐、怀疑和不可思议的表情。

“黑寡妇”从上司那里接到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使圈套和障眼法。驾驶飞机的是一名高水平全天候飞行员，凭借纯熟的飞行技巧，他一会

儿转弯，一会儿急停，一会儿盘旋，不开一枪一炮，就把天空变成了表演特技的舞台。

玩到尽兴处，飞行员关掉引擎，让飞机蹒跚飞行，朝着远处山麓直冲过去，然后消失在了山丘背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已经坠毁了。日军警卫刚舒了口气，“黑寡妇”不知从哪里又钻了出来，忽高忽低地展开了新一轮的恐怖游戏。

“黑寡妇”在关键时刻出现，为突击队接近大门提供了天赐良机。日军警卫们全都张大着嘴巴，抬头望着天空，地面完全被忽略了。突击队员们得以一步一挪地移至公路旁，进入一个灌木丛生的路沟里休息。

越过公路，就是战俘营的大门。铁丝网已近在咫尺，队员们甚至可以看到铁丝上的一根根倒刺。不过，他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保持沉默，等待另一组队员的开火信号。

★“攻占巴士底狱”

突击队分成两组，一组包括C连的90名队员，由普林斯指挥，从正面进攻，另一组是F连的30名队员，由墨菲中尉指挥，从背后进攻。

晚上7点30分，墨菲组进入了最后的开阔地，这一地段曾经是墨菲最为担心的，但是突击队遇上了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太阳正好完全下山。

菲律宾天黑时的变化快得惊人，一眨眼的工夫，就好像是一块魔术幕布把天空给完全罩住一样，到处都是墨水一般的漆黑。有的队员回顾这一情景时，说他一生中从没有见过这么黑的夜——尽管突击队员距离战俘营不到20码，警卫却完全看不到他们。

7点40分，墨菲看了一下夜光手表，距离原定时间已经晚了10分钟。他端起自己的M1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深吸一口气后扣动了扳机。

突击队员都有自己挑选的中意武器，大多数人都像墨菲那样手持加兰德，少数人拿的是汤姆森冲锋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但几乎每一个突击队员的肩膀上都挂着两条子弹带。

墨菲的步枪刚一开火，其他人枪膛里的子弹立刻像笼中放出的飞鸟一样喷射了出去，15秒内，塔楼和碉堡上的日军哨兵全都消失在血雾中。

枪声就是信号。在营地前方，普林斯组的超强火力也在瞬间爆发出来，他们像修剪干草那样修剪了不多的几个目标，碉堡中的卫兵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打成了筛子。

在火力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理查森快步越过公路，来到大门口。他开始准备用汤姆森冲锋枪的枪托砸开挂锁，失败后才掏出点45口径自动手枪，打算用子弹来敲开挂锁。

正当他掏手枪的时候，大门内的一个日军警卫举枪射击，但心慌意乱下，没有打中理查森，只是把理查森的手枪给震落了。

理查森抄起汤姆森，一梭子干掉了警卫，然后捡起手枪，一枪就把挂锁打开了。

所有突击队员从路沟里一跃而起，穿过大门，快速进入了战俘营。一进营地，所有近距离武器都找到了它们的用武之地。勃朗宁自动步枪被调到自动挡，一扣扳机，便是每分钟550发的高速射击，构成了一道持续不断的火墙。

火墙所过之处，只听到日本兵的尖叫声和呻吟声，突击队员看不到敌人，也没有遭遇任何强有力的抵抗。

战俘营内有一个大型金属棚车库，里面藏着坦克。火箭筒手正将炮管对准车库，忽见一辆长长的卡车从车库里冲了出来，他立即扣动扳机。火箭弹带着弧光飞出，将卡车炸得爆裂开来，车上企图逃跑的日本兵无一幸免。

击毁卡车后，火箭筒的炮口转向车库，几番施射后，车库被火箭弹完全摧毁。透过巨浪般的火焰，突击队看到了两辆坦克的轮廓。

障碍基本清除，从前后方冲进来的两组突击队员一边欢呼着“攻占巴士底狱”，一边冲向战俘营房。

在难以想象的长期折磨下，战俘们的精神已脆弱到不足以应付任何突变。当突击队员用电线切割器剪断铁丝网，招呼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些可怜人不但不愿出来，还吓得四处乱跑，就像是“打开厨房灯之后四处逃避的害虫”。

在战俘的眼中，突击队员们也显得相当古怪，陌生的制服，陌生的枪，魁梧的身材，简直如同见到火星人一般。一名战俘甚至用审问的口吻发问：“你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美国士兵，突击队员！”

这名战俘大叫起来：“你们从我这里滚开！什么突击队员？”

突击队员被激怒了：“给我离开这他妈的鬼地方，我们来是救你们出去的。别问那么多的鬼问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路上还有几千名日本兵在等着，没法再耽搁

了。劝说无效，突击队只能动粗，一些一时听不明白又不肯离开的战俘被直接推出门去，或者遭到靴子的“款待”。

最让突击队员头疼的战俘不是别人，正是卡巴图安的美军指挥官达克沃斯上校。他的脚跟死死钉在原地，坚决不肯走，也不让突击队员带走其余战俘，理由居然是营救行动没有得到他的批准，万一日本人来了，他们会被全部杀光。

突击队员们哭笑不得。最后，一名队员猛然抓住了这位上校的胳膊：“你不再负责这里了，现在是麦克阿瑟将军负责。我建议你赶紧到大门口，否则当心我一脚踢烂你的屁股！”

★幽灵战士

从最初的紧张中清醒过来后，战俘们才明白他们真的是被解救了，突击队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这时，战俘们开始喜极而泣，有人喃喃自语：“我还以为我们被遗忘了。”

突击队员立即安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正是为你们而来！”

在卡巴图安集中营里，除了美军战俘外，还关押着许多其他国籍的人，包括英澳荷等国的盟军战俘。此时月亮已经升起，突击队员因此能够看清囚犯们的样子，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大为惊骇：被截肢的，患肺结核的，有湿脚气病的，没腿的，没头发或没牙齿的……

一名队员把战俘描述为“一群刚被拔光羽毛的病态老鸟”，几乎每一个战俘都是皮包骨头，体重轻到突击队员可以一次背起两个，“给人的感觉就像背一个10岁的小孩”。

实际上，这些“老鸟”大多是跟突击队员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许多人都曾是巴丹半岛上“好斗的杂种”。是什么样的摧残，才能把昔日勇士折磨成这个样子？

队员们流下了眼泪，他们把愤怒发泄到遗漏在角落里仍想要抵抗或偷袭的日军警卫身上。火箭弹直接把日本兵撕得粉碎，目睹这一场面的队员大呼痛快：“看见这些该死的日本人被炸上了天，真是过瘾！”

突击队和战俘队伍陆续从战俘营门口拥出。在距离营地100码外，一直蹲伏在稻田里进行观察的穆西立起身来，他将带领大家前往预定村庄集结。

此时，营地附近仍有断断续续、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但很快，东北方向传来了更大的喧闹声，菲律宾游击队的阻击战打响了。

从“白杨”提供的侦察情报来看，战俘营南面的卡巴图安市驻扎着约7000名日军，乔森游击队的80名战士负责封锁这一面的公路，以阻止赶来增援的日军。

卡巴图安市距离战俘营超过六千米，而且战俘营通往外界的电话线已被剪断，所以卡巴图安市的日军对袭击的事毫不知情。给营救行动带来直接威胁的，是位于战俘营东北方向的卡布河。



帕胡塔指挥的游击队员。既到灵山，岂可不拜如来？纵横来去的菲律宾游击队让日军很是头疼

在卡布河岸边的竹林里，有一个中队的大约1000名日本兵在宿营，

营地距离战俘营不到2000米路程。这个中队的日军属于精锐部队，配备有坦克和装甲车，一旦听到动静，很快就会跨越河上的一座木桥，朝战俘营飞奔而来。

帕胡塔指挥的200名游击队员，就在卡布河一侧充当着门神的角色。墨菲打响开火信号后五分钟后，放置于卡布河桥的一发定时炸弹就爆炸了，木桥被炸出一个大坑。这样一来，坦克和装甲车无法通过，但是日本兵仍可以从间隙中穿过。

帕胡塔游击队埋伏于公路两侧，以“V”字形对通过大桥的日本兵进行阻击，河床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

以往帕胡塔游击队员都属于“幽灵战士”，打几枪干掉几个日本兵就跑的那种，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打正规战——除了具备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外，游击队的武器相当不赖，既有战前就配备的机枪，也有麦克阿瑟送来的新式武器，包括火箭筒。

日军50人一批，连上四批，都在桥上就被游击队给扫倒了。许多死尸从桥上被定时炸弹炸出的弹坑中掉下，跌进河里，其他尸体则乱七八糟地挂在桥下方的支撑木架上。帕胡塔告诉他的战士：“日本人将不停地上来送死，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方法。”

一名游击队员刚刚学会使用火箭筒，他把火箭筒扛到肩上，瞄准对岸进行射击，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卡车中弹爆炸。日军从没见过这种武器，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发现火箭筒竟有如此大的威力，游击队如法炮制，隔着河继续对隐藏在树丛里的坦克施射，短短几分钟内，日军的几辆坦克就全被炸毁了。

这是三年来帕胡塔游击队打的第一场大仗，他们牢牢控制住了局势，为战俘撤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生命行军

晚上8点5分，沐浴在月光中的卡巴图安战俘营仍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普林斯手握加兰德站在大门口，注视着战俘们逐个儿离去。

从大门里出来的战俘越来越少，突击队员向普林斯报告说，他们相信营地已经完全空了。

普林斯掏出自己的点45手枪，重新进入营地。他对每个营房都进行了一遍检查，以确定没有留下一个人。检查完之后，普林斯向营地上空发射了一发红色信号弹，以此告诉所有行动的参与者突袭行动正式结束，必须迅速撤退。

8点40分，普林斯和走在后面的一些战俘到达了预定集结点。

如何把战俘们安全带回，曾经是最让突击队头疼的难题之一。在过去几个月里，日军已将强壮一些的战俘挑选出来运至日本，留在卡巴图安的战俘大多身体孱弱，根本就不能走远路。

办法还是游击队长帕胡塔想到的，他建议用水牛板车载送。

在菲律宾农村，水牛也用来拉水稻，当时水稻正好已经收割完了，水牛板车比较容易征集到。

看到战俘们全部坐上牛车，普林斯朝天空发射了第二发信号弹。这次是通知帕胡塔和乔森，让他们从掩护位置撤退。

归途依旧充满艰险，但每个战俘的脸上都带着幸福之光，因为他们进行的不再是死亡行军，而是生命行军，是“向着生命和自由的征程”。

即将进入美军控制区域的那天早上，平静的天空突然传来阵阵飞机的轰鸣声，四架低空飞行的战斗机排成直线出现在地平线上。突击队员大吃一惊——排成直线，不是对地扫射的姿势吗？

一名队员立即喊道：“日本人的飞机，隐蔽！”

战俘们迅速从牛车上跳下来，钻入附近的稻田。有人喃喃自语：“噢，上帝，不管怎么说，可别是现在。”

突击队员举枪瞄准，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来者是美国陆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飞过来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想向巴丹和科雷希多的英雄致敬！

“野马”排成队形，摇摆着表示问候的机翼，一次次从英雄们的头顶掠过，好像在说：“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战俘。三年来，没有人不盼望这一幕，而当这一幕真正到来时，几乎有些虚幻的感觉：“这些飞机就像他们在1942年曾经许诺过的那样到达了，但是，哦，我的上帝，他们迟到了！”

前来致敬兼护驾的，不仅有飞机，还有坦克，救护车、卡车、红十字货车也在路上等候多时。战俘们由牛车换乘卡车，一路过去，道路两旁站立的几千名美国士兵争先恐后地向战俘送上糖果和香烟，表达着对归来的英雄们的那份崇敬之情。



被解救的部分盟军战俘。营救行动结束后，穆西、普林斯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所有参加行动的美军军官和部分士兵被授予银星奖章，其余所有参加行动的队员、包括参战的菲律宾游击队全体官兵，均被授予铜星奖章。作为盟军特种部队的一次经典军事行动，卡巴图安营救还被载入军事教材，成为现在美军各部队学习的典范

接着，有战俘看到了坦克车炮塔上的星条旗，这是他沦为阶下囚以来看到的第一面美国国旗。他说，在那一刻，他的心跳停止了。不仅是他，所有卡车里的人都立正站立，流着泪向国旗敬礼：“我们毫无保留地哭泣了，我们没有觉得耻辱。”

过了一段时间，麦克阿瑟亲自对获救的战俘们进行了探望。这是一次相隔三年的歉疚之旅，在他的部属、卡巴图安战俘营的美军指挥官达

克沃斯上校面前，从不轻易落泪的老将军哽咽了：“对不起，让你们等太久了。”

在卡巴图安营救行动中，不包括帕胡塔游击队的阻击，仅突击队就在行动中打死了近千名日军。美方仅有四人死亡，其中两名突击队员死于交火，两名战俘因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而未能支撑到最后。

这是一次具有史诗意义的大营救，其策划之精细、动作之干练、结果之有效，称得上是美军同类行动中的顶尖之作。麦克阿瑟称赞道：“没有哪次行动像这次一样给过我如此多的满意。”

此时，麦克阿瑟和艾克尔伯格已经遇上了麻烦，本来他们以为马尼拉既不设防，自然轻易可下，谁知城里仍然全是不肯买账的日军。

山下率部一走，海军少将岩渊三次就带着17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海军人员重新占领了马尼拉。所谓庙小衙门大，权高级别低。岩渊名义上属山下指挥，却根本不听山下的，也拒不执行后者的不设防命令。他强令4000名陆军治安部队归其指挥，叫嚷着要依城死守，为此不惜让有“东方的珍珠橄榄”之称的马尼拉化为一片废墟。

第11空降师很快在马尼拉南部郊区受阻，美军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依然进展缓慢。

艾克尔伯格似乎注定就是啃骨头的命，麦克阿瑟要让他轻轻松松取得全功的初衷泡汤了。这倒也罢了，重要的是马尼拉还关押着许多美军战俘以及当年没来得及逃离菲律宾的平民百姓，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儿童。最新情报表明，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负责看守的日本兵变本加厉地实施虐待，许多人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失去了生命。

卡巴图安大营救的成功，让心急如焚的麦克阿瑟大受鼓舞和启发，他把主意打在了刚刚登陆仁牙因，自北面朝马尼拉压过来的骑一师身上。

骑一师离马尼拉还有110千米，但该师师长马奇少将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的指示是：“到马尼拉去！绕过日本佬，打退日本佬，但是要到达马尼拉！”

马奇挑选出数百名干练官兵，组成“快速突击部队”。他们全部乘坐坦克和机动车辆，准备从宽广的中央平原上直冲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马尼拉，解救战俘的同时，设法阻止日军破坏这座城市。

有坦克代步，速度不是问题，但为了保证速度，快速部队势必无法顾及侧翼的安全，要是山区的日军突然杀过来怎么办？马奇也不知道侧翼山区的日军到底有多少，会对快速部队构成多大威胁。

这是一道曾经困住克鲁格的难题。马奇的幸运之处在于，美国海军

陆战航空队已大批来援，这使他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眼见为实

早在莱特战役时，陆战航空队就对地面部队实施了“接近支援”，但这还只算是小试牛刀，航空队承担的任务多是一些例行的战斗机任务，比如保护己方的运输舰队，攻击日军舰船，进行空中巡逻等。

吕宋战役开始不久，两个航空大队集结于仁牙因附近的达古潘机场，合称“达古潘大队”。“达古潘大队”拥有七个中队的俯冲轰炸机，皆为SBD“无畏”式，这使他们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在马奇的快速部队出发后的四天里，九架“无畏”式一直在行进纵队的前方和侧翼进行巡逻。“无畏”式配备有对空联络人员，这些联络人员乘坐在装有无线的吉普车里，随同快速部队一道前进，并同飞机随时保持着联系。一方面，地面部队指挥官可以通过联络人员的报告，提前获知前进路上的一切突发情况；另一方面，只要地面部队遭遇抵抗，便可立即呼叫飞机采取行动。

陆军本身也有航空队，但过去地空协同的效率并不高，原因是前方部队发现情况，提出空中支援的需求后，还必须经过陆军指挥系统的层层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结果往往错失良机。现在马奇按照陆战航空队的要求，给予管理无线电吉普车的军官自主权，这名军官可以不上报就通知飞机攻击任何目标，以确保地面部队的前进不受阻碍。

看似又小又老的“无畏”式在陆战航空队的调理下，发挥出惊人的潜力，它们的无情轰炸和扫射，使沿路企图阻挡或袭击的日军望风而逃。地面人马根本不用担心侧翼发生什么变故，只管心无旁骛地向南猛冲即可。

骑一师师长马奇将陆战航空队视为陆军最好的朋友，对其赞不绝口：“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在这次战争中，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队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弹性的部队，他们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战法，而且通常都是有效的。对于这些俯冲轰炸机的驾驶员和射手，我真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扬他们。”

由于原先效果不佳，另一个师的师长并不看好地空协同，觉得马奇对陆战航空队有些过誉。在他看来，飞机能把炸弹投在前线1000码以内的地方就要谢天谢地了。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马奇就把他带到一线去参观，当他们到达一线时，正好前线部队被150码以外的一个日军阵地给卡住了。按照陆军一般的做法，这时就必须等炮兵将日军阵地击毁后才能恢复进攻。且不说得耗费很多时间，就算炮兵上来了也会面临困难——日军阵地位于山脊反斜面，地面炮火很难打到。

一辆无线电吉普车随即出现在前方位置，它用布板向飞机指示目标，并且用无线电把目标的具体情形向飞机进行说明。为了准确起见，联络人员还向目标位置的上方发射了一发做记号用的白磷弹。

轰炸机中队马上行动起来。中队长在不投弹的情况下，先驾机对准目标飞一遍，等到位置确认，才投下第一发炸弹。紧接着，整个中队的轰炸机鱼贯而进，照葫芦画瓢，纷纷把炸弹投在既定目标上。其间，飞机投弹的最大误差不超过30码。

日军阵地顷刻被毁，趴在地上的陆军士兵闻讯站起，继续大踏步前进。前来参观的那名师长目瞪口呆，对马奇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的步兵师也能够马上获得同样的空中支援。

飞机的有效掩护，使得快速部队的穿插速度达到了每小时48千米。2月3日，晚上7点，他们越过马尼拉市界，成为盟军进入马尼拉的第一支部队。

在菲律宾游击队的配合下，快速部队穿过大街，冲散了三五成群的日军散兵，到达被当成监狱的圣托马斯大学。一辆绰号为“战斗基础”的坦克撞破前门，快速部队由此进入，将关押在校园里的5000名美军战俘和美国平民俘虏全部予以解救。

第二天，37师的先头部队冲进老比利比德监狱，又救出1500名战俘，其中有800人都是在巴丹半岛上被俘的，这些战俘都经历过恐怖的“巴丹死亡行军”。在以后漫长的三年时间里，日本人也只给他们提供少得可怜的粮食定量，里面全是蛀虫和鸟粪。当被解救出来时，每一个战俘都已经骨瘦如柴，身上破烂不堪，脚上的鞋也早已磨成了碎片。

但他们仍然是战士。当麦克阿瑟前来看望时，这些被折磨得憔悴不堪的战俘无一例外地都站到自己的铺位前，以立正的姿势迎接着他们的老长官。

一个战俘以低沉的声音对麦克阿瑟说：“您回来了，上帝保佑您！”在那个时候，麦克阿瑟甚至感到了一丝羞愧，他立即答道：“我来迟了，但是，我们到底还是回来了。”

★王者归来

到此为止，除突进市内的快速部队，美军三个师的大部队已从外部将马尼拉紧紧包围，其中骑一师、第37师像一把抡起来的铁锤，从北面狠砸下来，第11空降师固守南面，仿佛是坚固的铁砧，使得日军无法寻机退入南面山区。

快速突进的打法，是遇饭吃饭、遇粥喝粥，只要能够快速插过去，其他均退到其次。城市攻坚战就不同了，这里的日军全都据守在一幢幢

大厦里，很难把他们赶出来。同时出于保护菲律宾平民的考虑，麦克阿瑟禁止使用飞机轰炸日军的据点或进行空中支援，甚至重炮也被要求尽量少用，这无疑又加大了攻坚的难度。

美军不得不一幢楼一幢楼地进行攻击和搜索，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2月7日，第37师终于在坚硬的外壳上敲开缺口，突入马尼拉市区，得以与前几天营救战俘的先头部队会合。麦克阿瑟不顾幕僚们的劝阻，搭乘第37师的一辆坦克跟了进来，并发表公报，宣布：“美军已突入马尼拉的城区，马尼拉的秩序将会很快得到恢复！”

然而，战斗并没有像麦克阿瑟说的那样在短时间内结束，非但如此，还越来越难打了。2月12日，马尼拉的两万日军收缩至南部滨海地区。这里有古老的旧城墙，城墙用厚厚的石头垒起，非常坚固。美军冲不进去，只得用重炮和迫击炮连续轰击，城区被炸成一片火海。

当肃清马尼拉残敌的扫尾战斗还在继续时，麦克阿瑟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上。

科雷希多岛扼守着马尼拉湾，不夺回该岛，美军就无法安全地使用马尼拉湾以及港口设施。除此之外，对麦克阿瑟来说，巴丹和科雷希多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哪怕迟一天收回，心里都会堵得难受。



第37师的两名士兵在马尼拉街头。照片上的铁丝网和士兵凝重的神情，都显示着市内作战的艰险

吕宋岛上的日军与外界的通信联系早已中断，这使得美军在情报收集方面变得较为困难。当时认为日军在巴丹建立了坚固阵地，并有6000

~8000人驻守，就像当初美军守巴丹一样，所以麦克阿瑟判断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实际上，巴丹半岛上只有少数日军，抵抗力也微乎其微。

眼见收复巴丹胜利在望，麦克阿瑟抑制不住喜悦之情。2月16日，在几名参谋的陪同下，他决定亲自到前线视察。

一行人乘两辆吉普车，沿海岸公路行进。麦克阿瑟不断地催促驾驶员：“向南，向南！”

驾驶员一直开一直开，结果开到了超出战线8000米的地方，到了日军的范围内。如果不是一座桥挡住去路，车可能还会开得更远。

一批美军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打这里经过，还以为他们是日本人，便准备进行扫射。幸亏飞行员还不算鲁莽，扫射前用无线电与地面人员核对了一下。地面人员知道麦克阿瑟可能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地方，马上通知飞机不要随便攻击，这才把麦克阿瑟从自家飞行员的枪口下给救了出来。

麦克阿瑟到前线，不光是为了亲眼见证巴丹的最后收复，他还有意观看正在科雷希多岛实施的空降行动。

就在这一天，第503空降团的约1000名士兵在科雷希多最高处的阅兵场和高尔夫球场实施了空降。

根据掌握的情报，科雷希多只有约900名日军，加上又经过了反复轰炸，麦克阿瑟判断夺取科雷希多相对会比较容易，用一个空降团“黑虎掏心”，便可一举奠定胜局。等到空降团落到地面上，他们才发现岛上的日军超过了5000人，跟巴丹的情况正好相反。

日军对空降行动措手不及，这让空降团讨了一个便宜。不过，日本人接着就清醒过来，并展开反扑。空降团寡不敌众，伤亡达到了四分之一。

情况变得复杂了。同一天，美军通过两栖登陆和持续空降，使科雷希多岛上的美军增加到3000人，然而仍无法一锤定音。

2月21日，美军拿下了整个巴丹半岛，而科雷希多岛上的战斗似乎才刚刚开始。5000名日军，如果阵地对阵地，面对面地打，并不难解决，但他们并不是协调有序的部队，组织相当混乱和分散，而这种状态的日军往往最难对付，有许多人甚至不惜炸毁坑道和山头，和美军同归于尽。

2月26日，科雷希多岛上枪声渐息。这场战斗充分显示出东西方两支军队的不同。在极端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和宣传下，日本士兵通常都会认为，在战场上即便自杀也不应投降成为战俘，当了战俘不仅同样可能会被对方处死，而且意味着失去尊严。当听说一些被俘的美国兵要求通

过国际红十字会通知其家人时，他们对此感到非常纳闷和诧异：这些卑劣的美国人怎么会厚着脸皮举起双手投降，还要让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羞愧呢？

三年前，驻岛的美军只抵抗了12个小时，指挥官温赖特在发现抵抗变得毫无意义后便决定投降。三年后，明知必亡的日军硬是与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打了整整11天，除21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打死。实际上从结果来说，11天跟11个小时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第503空降团空降科雷希多。伞兵部队以空降到战场为主要作战方式，特点是装备轻型、机动性高、兵员精锐

麦克阿瑟乘坐鱼雷艇象征性地回到了科雷希多。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时刻。当初他在一个阴沉的夜晚离开，现在则在明媚的阳光中实现了王者归来。

路还是离开时的原路，麦克阿瑟对部属们说：“诸位，回来的路程真是漫长。”登岛后，他下令前敌指挥官在日军阵地的废墟上升起美国国旗：“让你的部队把军旗升到顶，再也不要让敌人把它拉下来！”

2月27日，经过长达三个多星期的鏖战，马尼拉之战终于宣告结束。后来打扫战场时发现，有近17000名日军被击毙，约3000人得以逃脱。美军的损失也不小，仅在市内的战斗中就伤亡了6575人，其中战死1010人。当然损失最惨重的还是市内的菲律宾平民，在日军实施的疯狂大屠杀中，被屠杀的平民超过了10万人。

当麦克阿瑟踏上刚刚被美军收复的马尼拉大街时，市内已经满目疮痍，连空气中都充满着尸体的恶臭。曾经高大而庄严的树木只剩下断枝残叶，昔日闻名的大厦更是仅留下躯壳，那些熟悉的界标和城市标志全都无影无踪。

三年前，美军从马尼拉撤出时，为保护这座美丽的远东都市，麦克阿瑟按照战争惯例，宣布马尼拉不设防。此次日军虽然也表面宣布不设防，事实上蛮横无理地进行了破坏和屠杀，这被认为是日本最大的战时罪行之一。麦克阿瑟对此义愤填膺，他说：“这一片灰烬，已经决定了肆无忌惮的敌人将遭到同样的下场。”

★飞行炮兵

山下虽听不到麦克阿瑟的话，然而他能切实感受到对方给予的压力。

美军已对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碧瑶实施了三次大空袭。碧瑶是一座被松林覆盖的城市，号称“松之都”，经过反复轰炸，松树和街中心几乎都被炸烂了。山下觉得司令部不保险，就把自己的住所移至山腰防空洞，并亲自指挥对防空洞的伪装和警戒。

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山下在防空洞的入口处发现有人经过。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问声“早上好”，而是担心自己的防空洞会不会因此引起美机的注意，立即怒骂道：“在那里走的是谁？浑蛋！”

被骂的人是代替回国的西村敏雄接任参谋副长的宇都宫直贤少将，旁边还跟着他的一名副官。宇都宫起初还以为山下没看清楚，把自己当成了普通军官或士兵，但山下显然早就认出了他：“在防空洞附近转来转去，会被敌机发现的！像你这样地位的人，不该起到模范作用吗？”

宇都宫是从宿舍前往司令部上班的。他还特地选了天没亮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美机来袭最早也要从早上8点开始，而现在才5点！

当着副官的面，宇都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得说了声：“实在对不起。”可山下仍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宇都宫赶紧带着副官，弯着腰从路旁的篱笆边上绕过去了。

经过这件事，宇都宫心里没想法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山下有失大将的器量，也未免太过小心了一点儿。

这种小心也许是必要的。在那段时间里，美机每天在空中进行搜索，竭力寻找山下的藏身之所，然而始终没有发现他躲在哪里。

除加大空袭频率外，从3月份起，已完成攻占马尼拉任务的第37师重新加入克鲁格的“白杨树部队”，九个师的美军向山区敌人发起了一浪

高过一浪的猛攻。

曾在突击马尼拉中建立奇功的“无畏”式机群也再次担任起开路角色，用轰炸和扫射，使地面部队安然迅速地通过了山区的各种隘路。日军拥有高射炮，但他们敢打美国陆军的飞机，却不敢碰“无畏”式，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小型俯冲轰炸机太厉害了，只要一开炮，就无异于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结果必然是被跟踪而至的机群消灭——“达古潘大队”在这方面不遗余力，有时一次攻击会使用100架以上的飞机，可以想象日军高炮阵地将会被炸成什么倒霉样。

“无畏”式逐渐获得了“飞行炮兵”的美名，陆战航空队的地空协同战术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陆军航空队现学现卖，从而使这一战术成为美军地面进攻的一种标准模式。

日本人可能缺乏大智慧，但不乏小聪明和小狡猾。作为对策，他们想出了鱼目混珠的办法，开始故意摆出假的布板，并且偷偷使用美军的无线电频率，从中发出错误指示和命令。他们甚至还向美军阵地发射白磷弹，为的是让天空中的美机认友为敌。

小伎俩就算能偶尔得逞，也只能使上一两回，多了便非常容易被拆穿。根据日本人以往的战术理念，山区的地形条件应该最适合防守，但飞机、大炮、坦克乃至推土机改变了这一切，顶着缺水、炎热等困难，美军“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顽强推进。

4月16日夜，山下让宇都宫负责留守，他和武藤乘汽车率先逃离碧瑶。这时，无论山下还是武藤都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每天就只能听听报告，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不是桥梁被雨水冲走，就是一个个阵地被美军攻陷。

4月25日，美军坦克开入碧瑶市内，宇都宫也只得仓皇逃往后方。



美军攻击日军在碧瑶的据点。躲在山里的山下已经很难翻起什么大浪来了，就算有心，也是无力

在后面紧紧追赶的不光有美军，还有美式装备的菲律宾游击队，别瞧他们是游击队，但兵强马壮，武器弹药比日军还充足。宇都宫一行有次迷了路，返身时路过一个游击队根据地，只见装粮食和弹药的箱子在露天摆放得到处都是。已经饿昏头的士兵提出来，不如拼一下，夺几个箱子过来。

宇都宫一瞧，对方至少有2000人，他这边通信兵、宪兵加一块儿不过250人，而且步枪子弹平均不过10发，一旦打起来，都不够给人家当点心的。

最后这帮人还是屏住呼吸，偷偷从根据地旁边溜了过去。

★君命有所不受

5月23日，美军第25师突破了卡加延河谷的入口。卡加延河谷是山下的后方据点，为了阻遏美军的攻势，山下、武藤调集各师团，准备发起山地伏击战。

卡加延河谷被称为吕宋岛粮仓，山下选择进入山区作战，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粮食保障。可是实际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日军进入河谷地区才发现，这里的水田在两三年前就已处于荒芜状态，得用好几年时间进行垦殖整理，才能有所收获。

别说几年，麦克阿瑟连几个月的时间都不会再给他们。日军各部队迫不得已，只好在阵地附近临时种一些甘薯果腹。甘薯这东西能有什么营养？很多士兵饿得都走不动道儿，纵然接到调动命令也无法按时走到预设阵地。

这是接到命令的，还有更多没接到命令的。进入河谷的日军普遍缺乏通信器材，报务员、译电员也死伤惨重，一些日军部队早已处于不通信息的离散状态。

所谓的山地伏击战还没组织起来，阵形就被冲到七零八落，山下及其所部只好继续逃向卡加延河谷深处。麦克阿瑟发表声明，宣布北部吕宋战役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

为避免伤亡，从这时候起，美军采取了进击与持久包围相结合的战法，这使战线出现了暂时的对峙状态。两军隔河相望，从早上到下午，乒乒乓乓互相射一阵，到了傍晚就自动停止射击，各自到河里去打水取用。



第25师穿过卡加延河谷。中间是一个死去的日本军人，从他所穿衣着上可以看出日军生活状况之惨

这时最困扰山下部队的不是美军，而是粮食，甚至连山下本人都很少能吃到米了，原本胖乎乎的肚子明显瘪了下去。他不得不一次次在自己的皮带上打上新的扣眼，并且故作幽默地对自己的副官说：“家里人知道了，会高兴的吧，因为曾经说过，再稍微潇洒一点儿才好！”

假装出来的“潇洒”并不能帮助日军摆脱困境。一天天消耗下去，各部队坐吃山空，粮食仅能勉强支撑到8月底，以后就连甘薯都毫无指望了。这使山下部队实际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与其说他们是在与美军作战，倒不如说是在与饥饿作战更恰当。

同一时期，麦克阿瑟正在寻求解放菲律宾南部诸岛。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原意，这些作战行动应该交予菲律宾游击队完成。但前面一系列战斗打下来，麦克阿瑟认识到，单靠游击队恐怕难以完成这一使命，而他对“拯救”整个菲律宾群岛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未获得联席会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麦克阿瑟从克鲁格的“白杨树部队”中抽出两个师给第八集团军，授权艾克尔伯格发起“胜利战役”。

有人天生就适合啃骨头，而不是取巧。艾克尔伯格就是这样的战将，他总共实施了52次登陆作战，逐个儿拿下了包括宿务、棉兰老岛等诸多岛屿。这些岛屿中，美军最后一个占领的是棉兰老岛，它是麦克阿

瑟在解放菲律宾中曾经考虑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如今却阴错阳差地跑到了末尾。

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的指挥非常满意。6月3日，在艾克尔伯格等人的陪同下，麦克阿瑟登上“博伊西”号巡洋舰，从马尼拉出发，沿着当年他逃出科雷希多时的路线，对已接近尾声的胜利战役进行了战场巡视。

在巡视的过程中，他们曾乘着吉普车，冒雨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八个小时，行程达到190千米。强烈的颠簸使得艾克尔伯格的牙齿像竹板一样咯咯作响，全身各个关节都疼痛欲裂，但比他大整整六岁的麦克阿瑟仍精神抖擞，身体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越玩越上瘾

继“胜利战役”之后，意犹未尽的麦克阿瑟又把目光瞄向了更远的南方，决定向曾被他用“蛙跳”方式甩到背后的婆罗洲等地发动进攻，这就是“双簧管”战役。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双簧管”战役是为了彻底切断日本的石油和原料供应，实际上早在1945年春天，美国潜艇和空军部队就已经完成了此项任务。一些人认为，麦克阿瑟不过是打得手痒，闲不住，还想继续打下去。

你这里倒是越玩越上瘾，可旁边还有没轮到上场的呢。麦克阿瑟的“双簧管”计划一公布，澳大利亚人就急了起来。当初新几内亚战役打得那么苦，澳军没少流血牺牲，现在美军在菲律宾不断攻城略地，澳军却一直被留在新几内亚，干着清剿日军残兵的杂差，这不是卸磨杀驴吗？是不是觉得别人家的骨肉，总是煨不热？

麦克阿瑟本想让艾克尔伯格继续负责“双簧管”战役，但来自澳洲的批评声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于是默斯黑德中将指挥的澳大利亚第一军团被替换上阵。



澳大利亚军队在婆罗洲登陆。心肝都不能托着五脏，拥有共同利益的盟军之间也不免有纷争，不过要是不这么争一下，澳军也不可能从麦克阿瑟手里得到表现的机会

6月10日，麦克阿瑟和肯尼站在“博伊西”号的舰桥上，观看了澳军在婆罗洲文莱湾登陆的过程。

澳军成功登陆两小时后，麦克阿瑟与肯尼等人登岸。当时附近仍响着一片日军的步机枪声。肯尼感到很紧张，然而麦克阿瑟还是和以前登岸时一样，表情轻松自如，显得非常开心。他一边不断地向前走，一边与路边的美军巡逻兵交谈，问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射击。

过了一会儿，站在麦克阿瑟身边的一位摄影记者被日军狙击手击中了肩部。看到这一情况，肯尼实在忍不住了，硬是拉着麦克阿瑟回到了“博伊西”号上。

麦克阿瑟哪儿是耐得住寂寞的人，第二天他又上岸了。穿过一块沼泽地后，一行人爬上了一辆吉普车，继续向丛林深处进发。

行不多远，他们被一个澳大利亚上校给拦住了，表示这里已进入了最前沿，十分危险，不能再往前去了。麦克阿瑟用手一指，说他已经看到了，前面至少500码外的地方全是澳军，哪儿是什么最前沿。

麦克阿瑟是五星上将，那位上校不问都知道眼前的人是什么级别，但他并没有被吓住：“将军，那不过是一支前进巡逻队。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正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

麦克阿瑟甩开上校，自顾自地走了过去，一边走还一边说：“如果你看不见他们（指日军），你就不能打击他们。”

上校不由得咧嘴笑了起来：“我这还是生平头一回看到一位总司令当尖兵。”

在肯尼等人眼中，麦克阿瑟确实是在“寻找更多的麻烦”，一个总司令哪儿用得着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文莱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麦克阿瑟又跟随澳军向巴厘巴板进发。

盟国海军在巴厘巴板附近曾遭受到最惨重的损失和失败。麦克阿瑟在舰上就告诉默斯黑德：“今天我们可以把三年半以前的旧账清算一下了。”

7月1日，澳军在巴厘巴板登陆。日军在这座石油储量丰富的港城建立了非常难以对付的海岸防御工事。为摧毁这些工事，第七舰队发射了38000发炮弹和7300枚火箭。

进攻军队在登上海滩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人员也无一伤亡，但在内陆，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抗击。随同大部队登岸的麦克阿瑟选择了一座小山丘作为观察阵地。小山丘的周围全是澳军士兵，他们趴在散兵坑里朝日军射击，而日军阵地距此只有200码，显然这回老麦在不知不觉中又充当了一回尖兵。



煽情但绝不矫情，豪迈但绝不粗俗，亲民但绝不故作。这是麦克阿瑟受

到士兵热烈追捧和爱戴的重要原因

打着打着，日军一挺机枪扫了过来。周围的人全部卧倒，只有麦克阿瑟仍站在原处，身体挺得笔直，手里还拿着一张地图。

一个士兵急忙大喊：“卧倒，快卧倒，将军！”麦克阿瑟就像没听到一样，仍然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前方，给人的印象，好像日本造的子弹没有一发能把他打倒一样。

这次经历真的把大家都给骇住了。麦克阿瑟回到马尼拉的时候，谁都不同意他再上前线。一家报纸还直接对他发出劝告：“您真以为危险是那么甜滋滋的吗？是她的脸蛋白皙，使您沉迷不能自拔吗？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卧倒，将军，卧倒！”

7月4日，麦克阿瑟正式宣布菲律宾战役结束，被零散分割于北吕宋山区的山下部队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要解决它，也不过是一刀了断的事。至7月底，澳军夺取了婆罗洲的所有目标，“双簧管”战役完成得像“胜利战役”一样漂亮。

三年来，在麦克阿瑟主持的西南太平洋战场上，共有八个集团规模的日本陆军被击溃或丧失战斗力，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完全消灭的部队，也被孤立地分隔在太平洋的各个小岛上，他们对盟军进军日本已构不成任何实质性威胁。

第四章 谁也活不成

在莱特战役中，参与作战的海军陆战单位不仅有陆战航空队，还有第五两栖军的两个榴弹炮营，他们曾与陆军的重炮营集中在一起，对步兵实施过火力支援。

据说有一次，麦克阿瑟视察这两个榴弹炮营时，发现一门榴弹炮上被人用粉笔写下了标语：“凭着上帝和少数陆战队的帮助，麦克阿瑟已经收复了菲律宾。”

这是典型的陆战队风格，如果你不了解和熟悉陆战队，会觉得这群人该有多么自大：收复菲律宾主要是陆军的功劳，你们不过是起辅助作用，难道就可以喧宾夺主了？

所幸麦克阿瑟并不计较细节，他在意的只是他老麦的大名有没有被忽略。看到标语后，他先是感到惊异，接着便笑逐颜开，看上去非常高兴。

在莱特战役临近结束时，榴弹炮营正式归还了建制，这一次，他们将参与进攻硫黄岛。

硫黄岛是美军即将踏上的第一片日本国土。这是一座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火山岛，岛上覆盖着一层火山喷发造成的硫黄，因而整个岛屿终年弥漫着蒸汽和硫黄味，显得生气勃勃。

硫黄岛最长处8千米，最宽处4千米，总面积20平方千米。从空中望去，它就像一块肥猪排，是一个标准的弹丸之地。即便就军事战略角度而言，硫黄岛也构不成马里亚纳群岛那样的“防波堤”作用，与冲绳“日本本土大门”的地位更是相去甚远。照理，美军完全可以用“蛙跳”战术将其置于一边，只用海空军封锁监视，任其自生自灭。类似的例子，在太平洋战争的中后期比比皆是。

之所以不能跳过硫黄岛，是为了给空袭日本打开方便之门。

★成本与收益

至麦克阿瑟发起吕宋战役时，美军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已对日本实施了六次空袭。尽管美国国内媒体对空袭行动进行了大量宣传，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轰炸成果。

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上将对此很不满意，特把李梅少将从

欧洲调来进行指导。

李梅时年只有38岁，是当时美国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说话不像一般军人那样粗着嗓子，扯着喉咙，而是很轻很柔，隔得稍远就听不到他的声音，实际上他非常勇猛，曾多次在欧洲战场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

与很多空军将领不同，出身于工人家庭的李梅并没有在军校就读过，他硬是凭借出色的战绩，从一名普通的B-17轰炸机飞行员一步步晋升成为将军。正是因为自己有这样一路搏命打拼的经历，他对部下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一名飞行员用略带夸张的口气评价道：“李梅将军接管空军后，就是要让我们全部送死！”

李梅注重发挥空军部队的勇敢精神，不过他经过认真考察后发现，空袭不成功，并不是B-29的飞行员不敢出击或是水平不行，而是确实存在着一些客观原因。

首先引起李梅关注的就是硫黄岛。硫黄岛几乎处于东京和塞班岛的正中间，一旦B-29靠近硫黄岛，岛上的雷达就可以提前两个小时向日本本土发出预警。接着，当身形巨大的B-29机群飞越硫黄岛上空时，岛上小而灵活的日军战斗机就会蜂拥而上，打乱轰炸机的队形。甚至当受伤的B-29返回基地时，还会再次遭到硫黄岛日机的拦截，很多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葬身大海的。

李梅向阿诺德报告，硫黄岛已对飞行员构成严重威胁，影响了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必须把它拿下。在阿诺德的提议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责成尼米兹组织硫黄岛战役。尼米兹对此非常重视，他在珍珠港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地图，尼米兹在地图上划出了一个射向日本心脏的箭头，而硫黄岛就处在这个箭头经过的线路上。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尼米兹特地将指挥部从珍珠港移至关岛，并组织人员先后对硫黄岛进行了371架次的空中侦察。

自1945年初起，按照既定的轮换制度，斯普鲁恩斯接替哈尔西担任海上作战的战役总指挥，第三舰队也重新改名为第五舰队。斯普鲁恩斯最初对进攻硫黄岛持积极态度，因为他和尼米兹一开始都认为，攻占这么一座小岛不会有什么特殊困难。直到看过航空照片以及根据照片制作的泡沫乳胶模型后，他们才感到哪里不对劲。

照片和模型显示，硫黄岛上遍布碉堡、炮位和地堡。在三个飞机场周围，有着许多紧密联系的战壕和防守据点。

按照过去的经验，如果地面就搞得这么复杂，地下一定还有大规模的战壕和隧道网。斯普鲁恩斯估计，这些战壕和隧道网应该就埋在一座名叫折钵山的死火山下。

折钵山位于硫黄岛的南端，是该岛制高点，虽然它仅仅只有170米

高，但因为耸立于海上的缘故，很有些威武的架势。山上重炮和迫击炮阵地密集，仅腹部山脊就有200多个炮位和21个碉堡，从而对南部海滩构成了严密的火力控制。

硫黄岛北部宽，南部窄，北部属于高地，海滩上岩石纵横，无法通行，只有南部靠近折钵山的宽阔地带才适合两栖登陆。这就意味着，美军登陆时将遭到炮火的无情阻击。



长期指挥两栖登陆战的美军高级指挥官，左一是斯普鲁恩斯，左二是霍兰·史密斯。他们不同的性格作风，从神情动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硫黄岛有高人啊，美军要突破如此不同寻常的防御系统，势必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斯普鲁恩斯的两栖作战班子还是和以前一样，由特纳和霍兰·史密斯这一对老搭档组成。史密斯在仔细研究航空照片之后，立即断言这是“我们必须占领得最费力的地方”，并且具体化了美军为此可能要付出的伤亡代价：两万！

在任何一个美军高级指挥官的算盘上，别说两万，两千就够他心惊肉跳的了。何况是斯普鲁恩斯，他向来都非常重视战场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为了一座弹丸小岛，流这么多子弟兵的鲜血，真的值得吗？

当李梅前来协商如何用他的航空兵支援登陆作战时，斯普鲁恩斯很

慎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李梅也很干脆地下了结论：“没有硫黄岛，我不能有效地轰炸日本！”

与原先的成都基地相比，以塞班机场为主的马里亚纳航空基地更为方便，但距离日本本土仍然很远。将近1500海里的距离，使得飞机的载重量受到很大限制，除去必需的燃料重量外，每架飞机能携带的炸弹由10吨减至3吨，连B-29最大载弹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让飞行员轰炸时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与此同时，因为距离远，战斗机无法进行全程护航，B-29飞机必须在8000到9000米的高度飞行，既费油，又难以实施准确轰炸。此外，B-29在来去的路上还经常遭到日机的拦截，飞行员怕这怕那，自然对轰炸行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美军能够占领硫黄岛，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硫黄岛会成为美军实施远程轰炸的理想中继基地。经过硫黄岛的中转，B-29航程可减少一半，载弹量则增加一倍，从硫黄岛起飞的美军战斗机能够为B-29提供全程护航。更重要的是，硫黄岛可以作为B-29的备降机场，供空袭中受伤的B-29紧急降落或加油，称得上是B-29一艘不沉的航母。

李梅的话让斯普鲁恩斯尽释前疑，他长舒了一口气：“这解除了我的一个思想负担。”

成本很高，但是收益也相当可观，这笔买卖还是划得来的。斯普鲁恩斯最终下定决心，即便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攻取硫黄岛。

★不寻常的对手

从硫黄岛的防御构建上，美军将领们都已经预计到，在这座到处散发着硫黄气味的小岛上，一定会有一位不寻常的对手在等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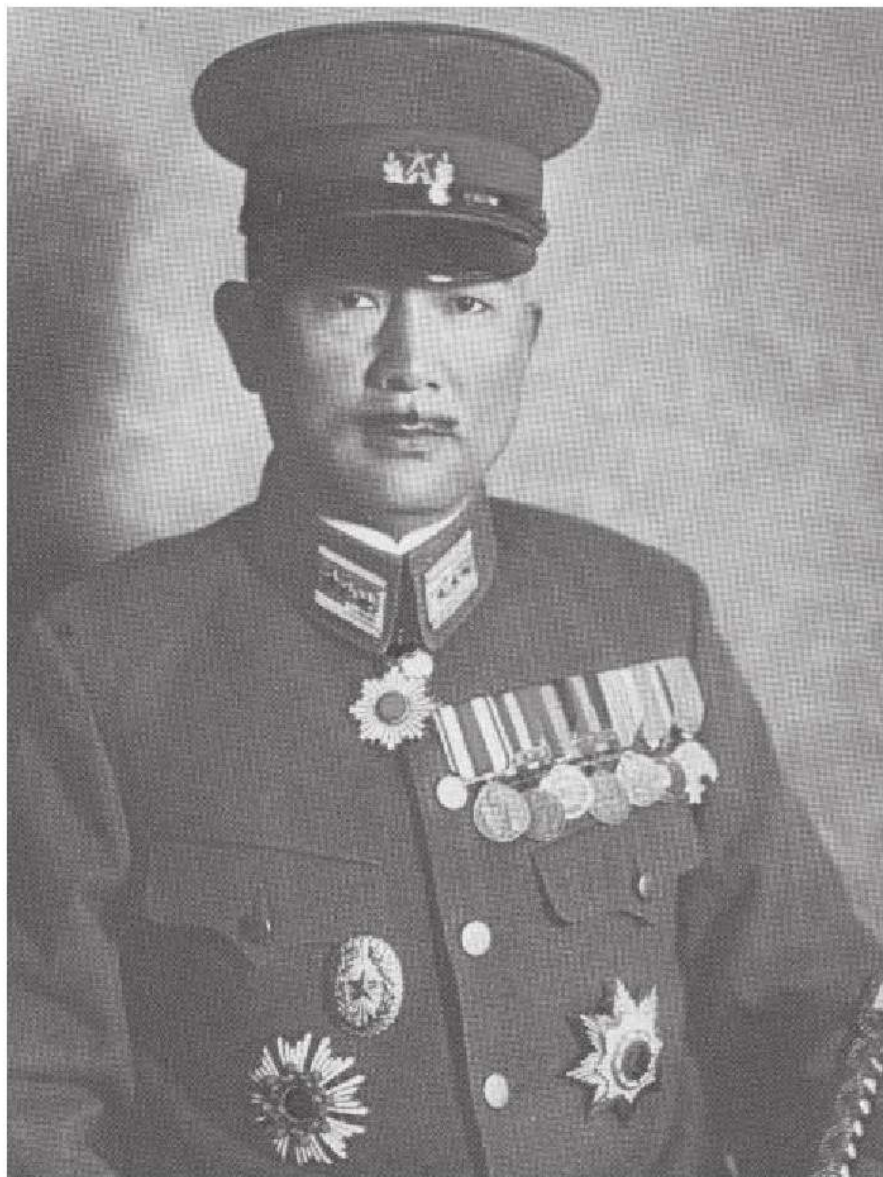
没错，这个人就是到岛上才半年多时间的栗林忠道中将。

栗林外表短小精悍，出身于武士家庭，到他已经是第六代了。在军校学习时，栗林就是一个优异生，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以第二名的成绩获颁天皇御赐军刀，乃所谓的“军刀组”成员。同期生中，他第一个晋升少将，称得上是仕途坦荡，但因为主要担任骑兵部队指挥官或幕僚长，知名度并不太高。

栗林被派到硫黄岛属于临时救急。在包括硫黄岛在内的火山列岛中，只有硫黄岛适合建造机场，但日本除了在该岛建立电台和气象站外，对它并不是很重视。

马里亚纳战役一打响，就把日本政府吓了一跳，当时的东条内阁这才着急忙慌地对硫黄岛的防守进行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栗林被从中国

东北调到硫黄岛，负责岛上的防御。



栗林忠道。栗林的经历和山本五十六存在某种相似之处，他曾在美国四处周游，对美国国力有较深认识，因此极力反对日本对美国开战。但在太平洋战争中，他打美军又打得最狠，被美国军史作家评价为“难得的敌方名将”

栗林曾出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驻加拿大大使馆代理武官，对美国军事也有一定研究，在日本陆军将领中比较少见。硫黄岛与东京近在咫尺，日本政府对硫黄岛的得失自然也十分在意。被美军攻势

搞得焦头烂额的东条把守岛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栗林身上：“军部和国家就靠你去守卫这个重要岛屿了。”

栗林登岛后两个星期，就有51架美军舰载机飞来。它们击落了66架起飞迎击的日机，然后对硫黄岛进行了轰炸。

美军的意图是要毁灭岛上的航空力量，目的虽未达到，但是栗林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硫黄岛面临进攻的前奏，早早晚晚，那些美国大兵一定会跟着登陆的。

栗林的正式职务是第109师团师团长。第109师团是一个临时拼凑的番号，一共才5000多人，另外海军守备队还有6000人。靠这么一点人手能否守住硫黄岛，栗林的心里着实有些发虚，不过在下属面前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装自信。

海军工兵专家堀江义孝少佐到任，栗林请他喝酒。酒过三巡，栗林对堀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敌人来时，我们牵制住他们，然后我们的联合舰队就会过来猛揍他们。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的作用是大规模的牵制行动。”

堀江是情报参谋出身，在海军军令部有朋友，所以比一般的海军人员更了解前线内幕。他知道早在十天前，联合舰队就已经在马里亚纳海战中一败涂地。

“将军，已经没有什么联合舰队了，只剩一些零星分散的海军力量，但他们没有攻击力。你没有听说‘阿代号作战’的结果吗？”

堀江的话让栗林怅然若失。如果真像堀江所说的，联合舰队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不仅再也谈不上什么牵制，硫黄岛的反登陆作战也将在几乎没有海空支援的情况下进行，这太糟糕了。

为了掩饰自己失落的情绪，栗林便说堀江一定是喝醉了酒，才会不顾场合地乱讲一通，而且即便联合舰队真的不能前来支援，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这个岛（指硫黄岛）属东京都管辖”，大本营不会眼巴巴地看着硫黄岛不管的。

要换成别人，这时候就该知情识趣地闭上嘴。但堀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仍然很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天，我在空中看到这个岛时，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它沉入海底，只要有足够的炸药就行。”

栗林被触中痛处，只好重复道：“你醉了。”

第二天上午，栗林把堀江带到了折钵山下的海滩上。栗林往沙滩上一趴，做出刚被海水冲上岸的样子：“你瞧，这个海滩很宽，敌人必然会在这里登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栗林的意思是这个地方防守不难，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让美军攻下。

接着，栗林又带着堀江，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巡视了机场。堀江在参加侵华战争时一条腿受过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种巡视对他来说着实是个苦差使，但栗林不但不肯让他中途退出，还不时用手杖朝他瞄准，做出模拟射击的动作。

★回天无力般的悲哀

栗林折腾来折腾去，与其说是在给堀江树立信心，倒不如说是在给他自己打气。另一方面，栗林虽然位居陆军中将，但有关海军的很多内幕他也并不清楚，因为海军每次打了败仗，对外都是丧事当喜事办，弄得大家都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了。

自从受了卖糖的骗，至今不信口甜人。堀江带来的消息固然令人扫兴，然而栗林相信它是真的。打仗跟搞宣传的区别，就是得到的情报不能有太多谬误，栗林由此对堀江另眼相看，再次邀请这位“活百科全书”共进晚餐。

突然得到中将的特别青睐，堀江也感到有些吃惊。他猜栗林可能是对他透露的消息感兴趣，于是便来了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几杯酒下肚后，便说起了中途岛惨败以及目前海上防御的可怜境况。除了海军高层，日本人对这些消息都是一知半解，就算是栗林这样级别的陆军将领也是第一次听说，他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示堀江的话值得推敲。

堀江认为栗林不相信自己，嘴上的闸门更加关不住了。当栗林听到联合舰队已后撤至菲律宾时，脸都白了，但堀江完全没有顾及他的感受，仍然滔滔不绝，而且越讲越激动，眼中都泛出了泪花。

1944年6月19日，马里亚纳海战中的“火鸡猎杀战”就发生在这一天。堀江说这一天标志着联合舰队和日本的末日，接着，他又清了清嗓子，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死前都能杀敌十名，那么全世界就会了解，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是我们！”

栗林也动了感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啊，你说的这些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栗林没有重复堀江喝醉了之类的废话，他从衣袋中拿出了一包自杀的氰化钾，对堀江说：“我个人至死无怨。”

直到此时，堀江才明白栗林的心情，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两个人就那样一直默默无语地坐着，感受着一种回天无力般的悲哀。

栗林确实能在堀江那里找到共同语言。堀江不仅将一些不含水分的情报透露给了他，还从工兵专家的角度，向栗林提出了重要建议：防御工事应以地下坑道为主，混凝土与天然岩洞相结合，中间以交通壕相连接。



栗林（左二）在部署防御。无论是守还是攻，无论是弱还是强，都不要以为动动小指就可以跳到台上去忽悠别人，得用点儿脑子

堀江甚至主张将大多数炮兵阵地也建成半地下式，这样尽管会损失射界，但可以提高在猛烈轰炸下阵地的生存能力。

栗林接受了堀江的建议，他下令疏散平民，加速修筑地下防御工事。当时对栗林非常有利的一点是，由于太平洋诸岛屿相继被美军攻

占，原先的僧多粥少变成了僧少粥多，硫黄岛可以得到充裕的建筑材料。

在硫黄岛修地堡其实相当不易。这座岛的地下到处都是硫黄，作业人员必须戴上防毒面具，以防吸入有毒气体，而且作业时也没有什么工兵设备，能使用的工具通常只有圆锹和十字镐。

日本兵每天在闷热潮湿的地下像工蚁一样劳作着。他们平时的生活异常枯燥乏味，能做的事也就两样，除了作战训练，就是干此类牛马活。

到1944年仲夏时，硫黄岛的坑道工事已初具规模。按照栗林和堀江的想法，美军既然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滩头作战便难以奏效，他主张凭借折钵山和北部的元山的有利地形，实施纵深防御。

但是，这一防卫计划遭到了海军守备队指挥官市丸利之助少将的反对，市丸坚持要歼敌于滩头。栗林的参谋长堀静一大佐、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须贺应也都站在了市丸的一边。他们的理由是，南部海岸紧靠一号机场，不防守海岸，也就意味着只能放弃一号机场，而岛上的三个机场中，只有一号机场的跑道长度足以容纳轰炸机起落。

实质上，这些人都跟栗林原来一样，对马里亚纳海战和“火鸡猎杀战”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不知道联合舰队已经败到连家都不认识了。他们还蛮有信心地认为，只要战斗一打响，联合舰队就会赶来支援。

堀江虽然有些呆气，但他知道不能把真相告诉所有人，否则自己的生命都会缺乏保障，那些失去理智的家伙没准儿能拿刀活劈了他，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栗林那么冷静有头脑。

海军和陆军不对付，这个栗林登岛时就知道，可让他郁闷的是，自己的幕僚和部下竟然也会跟自己唱对台戏。他对堀江说：“日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而这些人反应还这么慢，我可耐不住性子了。”

★风中之烛光

矛盾被摆到了桌面上。市丸带上浦部圣中佐等三名海军军官，来跟栗林进行辩论。浦部圣声称，海军军令部要求在一号机场四周建造碉堡，并准备送来300挺机枪和必要的建筑材料，只要这么做了，硫黄岛就是不可攻克的。

堀江首先代替栗林回答：“在塞班和关岛的海滩，我们的枪炮支持了多久？请你告诉我。还有，塔拉瓦的海滩碉堡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敌人军舰的大口径炮就可以摧毁任何碉堡。在数以百计的军舰大炮和飞机的轰炸下，做这种正面防守是徒劳无益的！”

堀江说，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从山洞里狙击敌人，而不能死守滩头。他建议，不如把海军送来的机枪和材料转用于加强折钵山、元山地区的防御。

栗林简明扼要地做了总结：“我同意堀江少佐的意见。”

浦部在舌战上不敌堀江，只好勉强笑着对堀江说：“我特别惊讶的是，一向被认为对海军友好的堀江少佐反对我。”

堀江实在忍不住了：“要是我没有看到关于瓜岛、塞班岛和关岛的战报，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海军的意见，可现在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当天的辩论不了了之。栗林虽然对海军的意见不以为然，但又不能跟海军闹翻——海军一变脸，没准儿会连根毛都不吐出来，这样没脊梁骨的事他们可完全做得出。

于是，第二天，栗林提出了一个折中的防卫方案，即以纵深防御为主，以滩头防御为辅，滩头部分归海军，纵深部分归陆军，各干各的。海军送到岛上的材料也一分为二，一半让海军拿去建筑海滩碉堡，另一半归陆军使用。

浦部在辩论中吃了瘪，折中方案让他有了台阶可下，顿时高兴起来：“昨天，我已答应给你们足够建筑300个碉堡的材料，我一回到日本，就想方设法弄够350个碉堡用的材料。”

与海军达成协议后，栗林召集所有军官，正式宣布了他的作战计划和纪律，要求没有他的命令，一律不得向美军登陆艇施射，也不得阻止对方在海滩登陆。直到美军向纵深推进至500码时，再一齐开火。

堀静一和大须贺应仍然表示反对，但栗林根本不理睬这两个二愣子。他还决定改变过去的死拼战术，严禁“万岁突击”式的自杀冲锋，尽量采用近距射击、分兵机动防御、诱伏等战术。

堀江关于“杀敌十名”的说法给了栗林很大启发，他告诉部下们：“敌人一旦侵入本岛，每个士兵都必须抵抗到底，阵地就是自己的坟墓。每个士兵都要尽最大努力杀敌十人。”

栗林除精通用兵之道外，还擅长写诗，是号称能文能武的诗人将军。他按照这些战术要求，写了一首供官兵传唱的《硫黄岛防卫之歌》，并制定了一套规则，称为“圣战誓言”。“圣战誓言”或被制作成标语贴在工事墙上，或被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个士兵。后来，美军在很多日本兵的尸体上都发现了这种小册子，他们吃惊地看到上面写的不是“为了胜利杀死十个美国人”或是“杀死十个美国人，我们就有一线生机”，而是“在你死之前杀死十个美国人”。



从空中鸟瞰硫黄岛，可以看到岛上火山喷发形成的滚滚浓烟，它的下面已经被日军改造成了另一个世界

截至1945年2月，硫黄岛的防御体系已基本完成。日本人在8千米的岛上挖了25千米长的地道。地道的墙上都统一涂着清漆，并且还装了电灯用以照明，里面宽敞得足以让部队直立跑过。在这座多层地下军事城中，栗林的办公地点设在地下22米处，野战医院建在地下14米处，医院的床铺是硬从墙上凿出来的。而核心的通信中心深入地下约23米，经过长达150米的隧道才能到达，中心顶部是3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四壁是1.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墙，称得上是铜墙铁壁。

南端的折钵山几乎被完全掏空了，所筑的地下坑道就有九层之多，被完全改造成了一个巨型碉堡。日军的工程师们用混凝土加固墙壁，再在表面涂上灰泥，里面设置了排水系统和通风管，电、水、蒸汽样样俱全。

如果说还有不足之处，就是栗林原计划在元山地区修筑28千米长的地下坑道，由于时间不够，当美军发动进攻时只完成了70%，约18千米，而且折钵山和北部的元山之间也没有坑道相连接。

与工事进度相应的是，岛上的海陆军增加到两万人，并配备有许多大口径火炮和炮弹。同时，栗林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找借口免去了堀静一和大须贺应的职务，把两人都送进岛上的地下医院“恢复健康”去了。

不管做多少准备，栗林都很清楚，硫黄岛最终必然还是要失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敌人不久将要在在这个岛登陆，他们一登陆，我们必定逃脱不了阿图岛和塞班岛的命运。”

在稍后的家信中，栗林把话说得更为明确：“我的生命犹如风中之烛光，命运必然与塞班、提尼安和关岛的指挥官一样，我已不存在活下去的可能性了。”

1945年1月21日，栗林又一次强调：“不要再祈祷我回家，我已注定要死在硫黄岛。我不在乎我的坟墓在哪里，我的骨灰也不会被送回家……”

没有骨灰，也可能会有衣冠冢之类的东西，并很可能被政府或军方继续拿来作为宣传的材料。栗林很讨厌这些，他专门嘱咐道：“请在我墓上放一块石头，简单地刻上‘陆军中将栗林忠道之墓’就可以了。别让记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渲染我，即使在死后，我也要保持清白的名声。”

诡异的是，栗林写下这封信的前一天，1月20日，正是美军进攻硫黄岛的原定日期，只是因为计划参战的海军有相当部分支援了莱特战役、吕宋战役，而战役进展又较为缓慢，所以尼米兹才被迫将进攻日期推迟到了2月中旬。

不过，与栗林紧锣密鼓地组织防御一样，美军在进攻方面的准备也早就提前开始了。

★只有让陆战队来啃

事实证明，美军高层对硫黄岛战役的艰巨和困难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除了航拍照片中看到的那些以外，进攻硫黄岛也很难取得像其他地方那样的突袭效果。

据说，夏威夷很早就有情报泄露了出去。美军当局为此在夏威夷实施了反情报战，他们大摆迷魂阵，让人在酒吧和旅馆到处散布假消息，说这次攻击的对象并非硫黄岛，而是台湾岛。可是，后来发现日军压根儿没有上当——其实就算情报没有外泄，稍有些军事头脑的人也都能看得出来，美军对硫黄岛是势在必得。

进攻硫黄岛的任务交给了海军陆战队。经过无数次实战的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已被证明是当时太平洋战场上最出色的战士。尽管陆军中也有一些师接受过两栖作战的训练，比如克鲁格的“白杨树部队”，但它们承担的都是些敌情比较简单、任务也相对轻松的登陆行动，像硫黄岛这样的硬骨头，必须也只有让陆战队来啃。

第五两栖军所辖的陆战四师、五师作为主力，第三两栖军所辖的陆战三师作为预备队，分别在夏威夷和关岛进行了艰苦的两栖作战训练。

夏威夷有一个地方同硫黄岛的火山地形极为相似，那里成为训练的绝佳场所。美军甚至还找到了一座与折钵山相仿的小山，士兵们在山上练习了攀登。



支援登陆作战的TBM。TBM实际上就是TBF“复仇者”鱼雷机，由通用汽车制造的称为TBM。到硫黄岛战役打响时，日本海军已无还手之力，绝大多数TBF、TBM已不用再发射鱼雷，它们转而被改装成了下滑轰炸机。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当时驾驶的就是实施下滑轰炸的TBF

1945年2月2日，尼米兹自关岛总部飞抵乌利西环礁。他登上了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对硫黄岛作战的准备情况做进一步检查。

自1944年8月起，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李梅在马里亚纳的陆军航空兵即对硫黄岛进行大规模空袭，海军也出动了舰船进行饱和轰炸。从航空照片上可以看到，硫黄岛上每平方英里的面积上就有5000个弹坑。如此大的弹药消耗量，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是罕见的。尼米兹看过后，也认为美军投下的炸弹已“足以把岛上的一切炸成粉末”。

可是斯普鲁恩斯告诉尼米兹，其实这样猛烈密集的轰炸，效果十分有限。原因是日军把大部分防御工事都修筑到了火山熔岩中，工地上覆盖的黑色火山灰层削弱了炸弹和炮弹的破坏力，即便露在表面的部分，由于使用的是水泥与火山灰搅拌而成的混凝土材料，质地坚固异常，能够摧毁的面积也很有限，并且日军总能在空袭后迅速予以修复。

硫黄岛没有被炸成粉末，防御设施反而有增无减，原来有450处，现在已发展到700多处，原有两个机场，现在已扩增为三个。有很多

次，第一天斯普鲁恩斯得到报告，说岛上被炸得都不敢吱声了，结果第二天飞机飞过去，马上遭到日机和高射炮的“隆重接待”，而且“规格”比上次还要高。

这些困难都是能够预料到的，斯普鲁恩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困难，那就是“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飞机。这群不要命的主儿已经给美军舰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他担心，一旦发起登陆战，硫黄岛外的支援舰队不会再遭到类似的突然攻击。

斯普鲁恩斯的想法是出动航母舰载机，先行对东京地区的航空基地网进行压制，让日本人想发疯都找不到飞机可用。

尼米兹同意了上述计划。2月10日，斯普鲁恩斯和第58特混舰队司令米彻尔一道，率航母编队驶离乌利西，经马里亚纳群岛直扑日本本土。

斯普鲁恩斯知道，如今空中能对美军构成一定威胁的，只有“神风敢死队”。因此他特别规定，每艘航母上只能搭载30架轰炸机和鱼雷机，其余全部装战斗机，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除此以外，一贯谨慎的斯普鲁恩斯还实施了严密的防护措施，加上恶劣天气的掩护，当舰队到达日本外海时，一直未被日军发现。

美军航母编队用两天时间完成了空袭。两天里，他们共在空战中击落日机332架，地面击毁177架，还对一些机场、飞机制造厂造成了破坏。

斯普鲁恩斯想达到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当天下午，航母编队便离开日本外海南下，以参加已经打响的硫黄岛战役。

★你们这些兔崽子

就在航母编队攻击日本本土的时候，2月14日，美军火力支援舰队离开塞班，前往硫黄岛。

陆战队和海军本为一家，但随着陆战队的不断壮大，心气的不断提高以及战事的日益残酷，他们不仅与陆军，与海军的摩擦也日益激烈起来。

在著名的贝里琉岛战役中，一名战地记者在运输舰的军官餐厅里看到了这样一则启事：《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致美舰官兵》。

第一条：“海军诸位甚至敢冒着牺牲宝贵生命的危险，冲到离日本岛屿不到10海里的地方，各位是何等英勇啊！我们的痔疮是何等样地为你们流血啊！”

第二条：“我们衷心祝愿：一、在陆战队员全体下船后，你们的军舰立马吃一发日本鱼雷；二、你们的海军乘员流落在橙三海滩。”

第三条：“我们海军陆战队员最后要对你们海军全体最最亲爱的官兵所说的是：‘×你妈的，你们这些兔崽子！’”

基层官兵的对立和不屑情绪，也多少影响到了高层，尽管高层指挥官们更多的是从战略决策的角度产生分歧。

为了支援火力多少的问题，负责陆战队的史密斯和负责登陆的特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史密斯对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岛血战中付出的惨重损失记忆犹新：“我无法忘记塔拉瓦环礁湖和海滩上死去的陆战队队员的样子，他们死于对防御工事的攻击行动中，这些工事本应由海军的炮火摧毁。”

通过塔拉瓦战役等实战，史密斯已经体会到，短时间的舰炮火力往往只能造成硝烟弥漫的效果，看似壮观，其实只能影响观测弹着点，并不能真正摧毁日军精心修建的防御工事。要想发现和摧毁目标，就必须使用各种不同的舰炮，从较近的距离进行精确射击，而这需要足够的炮击时间。



支援硫黄岛登陆作战的美军战列舰。逐一查验轰击效果，美国的精确打击概念从那时候就萌芽了

史密斯希望特纳能在十天里，用战列舰和巡洋舰对硫黄岛进行连续不断的轰击。但是特纳认为他办不到，因为军舰无法携带那么多弹药。史密斯又改口说九天行不行，特纳仍然大摇其头，说支援舰队只能实施三天的炮击，而且他坚持认为，对这样一座弹丸小岛，三天就足够了——截至2月15日，军舰已向硫黄岛发射了21926发炮弹，难道这么多炮弹都是白扔的？

特纳，人称“短吻鳄”；史密斯，绰号“咆哮的疯子”。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将官司打到了斯普鲁恩斯那里。斯普鲁恩斯也觉得很难办，要延长火力支援的时间，他就必须把航母编队也投入进去，但航母编队已随他空袭日本，后者是封锁硫黄岛的前提，同样无法撤销。于是，斯普鲁恩斯只好安慰双方：“我知道你们的人会干掉那些东西。”

2月16日晨，支援舰队到达硫黄岛海域，开始实施预先的火力准备。

所有战列舰和巡洋舰都划分了地段，分片承包，对日军工事进行逐一摧毁。凡已查明的轰击目标，均已在海图上预先标明，击毁后还要一一加以核对，同时，新发现的目标也被随时标入海图。

一开始，美舰只能缓慢地寻找那些几乎看不见的目标，发射炮弹的间隔时间因此也很长。用一名战地记者的话来说，这既像是在拳击比赛的第一回合，运动员会采取闪避和佯攻动作，以寻找对手的破绽，又好像是一群狩猎者包围着一头受了轻伤但很危险的野兽，只能慢慢逼近，一边试探它的实力，一边诱惑其做出反应。

日军没有什么反应，除了偶尔有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往外打了几炮外，连回击的枪声都听不到。栗林就像一个玩牌高手，他知道他的火炮阵地一旦被美舰发现并当作直接目标，就很难幸免，所以不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绝不会下令开炮射击，这也是几个月来美军的炮击和轰炸难以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支援舰队继续进行射击，为保证炮击的准确性，几艘战列舰甚至开到距岸边仅三千米处进行直接瞄准。但此时硫黄岛的上空阴云密布，加之岛上硝烟弥漫，仿佛是披上了一件护身斗篷，炮击效果很不如人意，一直到傍晚，预定的750个目标仅仅摧毁了17个。

2月17日，天已放晴，能见度良好。在12艘登陆炮艇的掩护下，载运水下爆破队的快艇在岸边急速转弯，约一百名蛙人跳入海中，在水下和海滩上寻找水雷和障碍物，但最终只发现和引爆了一颗地雷。

扫雷行动引来了日军的零星炮火。“潘萨科拉”号重巡洋舰赶去助战，但它过于靠近海岸，日军一个炮台长实在经不住诱惑，擅自下令开炮。“潘萨科拉”号连中六弹，死伤了一百多人，急忙退出战斗。

过去几个月里，美舰也时不时地对硫黄岛实施轰击，所以他并不确

定美军是否要展开登陆，但驶近岸边的炮艇和巡洋舰还是引起了他的警觉，而且包括“潘萨科拉”号在内的美舰离得实在太近了，栗林甚至可以看到脖子上围着毛巾的美国水兵像旅游者一样在朝岛上眺望，还能听到从船上顺风飘来的流行音乐。

他们是要来硫黄岛“郊游度假”的，绝不会随随便便开几炮就走，那个最后的紧要关头来了。上午10点30分，在确定美军即将展开登陆行动后，栗林打破射击禁令，下令几座炮台同时向炮艇开火。

炮艇上装有火箭，发现日军开火后使用火箭进行回击。这一回击不要紧，藏在折钵山脚和硫黄岛北端的重炮阵地也忙不迭地实施了齐射。转瞬间，随着天崩地裂般的一阵巨响，从百余个美军意想不到的位置上飞出了无数炮弹。登陆炮艇没有装甲，12艘炮艇当即被击沉9艘，击伤3艘，艇员死伤196人。

岛上日军竟然还拥有这么多隐蔽的火点，这一情况令支援舰队指挥官布兰迪少将大为震惊，他立即下令对这些刚暴露出来的目标进行轰击。

★丑得不能再丑

首先受到牵连的是硫黄岛二号机场的两架“零”式。这两架“零”式一直藏在水泥墙里，任美军横炸竖炸，都碰不到它们，但两名飞行员接到命令，要他们实施自杀式攻击，与航程内的最大军舰相撞。其中的一名飞行员打起了退堂鼓，死活不肯上飞机。同僚对他说，反正你都得死，早死晚死还不一样？这人急了，说他头疼欲裂，上去了也不能撞美军的军舰，只能撞自个儿脑袋。

上司看他赖着不走，就临时找来一批飞行员，问谁肯报名。众目睽睽之下，有人自告奋勇爬进了机舱。两架“零”式从掩体滑行到跑道，再飞上天空，但在掠过折钵山时就被美军炮火包围，双双坠入大海。

由于需要重新调整炮击部署，当天美军的轰击很快就结束了。栗林认为自己已通过炮战挫败了登陆，便喜滋滋地给大本营发去了报捷电。大本营除将栗林夸奖了一番外，还通过“东京玫瑰”对外狂吹，说美军的登陆已被轻松击退。

如果算细账，栗林在这次炮战中其实得不偿失，一批隐蔽的火炮阵地及防守范围都给暴露了。布兰迪回去后修改了炮击方法，确定将炮火集中在陆战队将要登陆的东南海滩周围。



笼罩在浓烟中的硫黄岛。对美军的支援火力而言，这应该是多次打击后的“再加工”了

2月18日上午7点45分，布兰迪发出命令：“准备对海滩射击。”尽管当天早上天空布满乌云，还不时下雨，但美军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仍然给硫黄岛带去了摧毁性的打击。第一次炮击过后，航空照片就表明，海滩上的半数碉堡和大部分地堡都被连根拔除。

舰炮轰击很快达到了高潮，硫黄岛几乎完全被轰击造成的硝烟所笼罩，难见天日，日军龟缩在坑道里无法活动。航母上的舰载机也全力出击，有的参与轰炸，有的观测校正弹着点，还有的向日军阵地投掷燃烧弹，烧掉阵地伪装，使之暴露，以方便舰炮将其消灭。

在猛烈的海空火力下，日军地面工事遭到了严重破坏。布兰迪乐观地向特纳发去电报：“我相信明天可以登陆。”特纳听了非常高兴。先前他因工作过度和神经疲劳生了场大病，现在尽管大病初愈，但他仍然决定第二天亲自指挥火力支援。

这只是海军的看法，陆战队方面并不这么认为。史密斯就抱怨说，海军说好要在白天用34个小时实施炮击，可是满打满算，陆战队真正得到的预先火力支援不过是13个小时，而这么一点儿火力支援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怎么说，海军答应预先火力支援时间已经结束，现在得看陆战队自己的了。

2月18日晚，运输舰上的陆战四师、五师官兵开始列队领取食物，检查背包、用具和武器。这时候官兵们还没有明显的紧张情绪，更无人畏葸不前，大家的神情举止与前一天都差不多。

要说有谁会感到特别不安，那个人则非陆战队员们的“总管”史密斯莫属。早在几个星期前，他就以第五两栖军军长的身份，给海军陆战队总司令范德格里夫特中将写信，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相信（登铎行动）将是成功的，但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伤亡，我就极其不愉快。还是祈求上帝把整个战役取消吧。”

2月19日凌晨3点半，陆战队开饭了。大战在即，陆战队员们的焦虑和紧张已经掩饰不住了，面对餐盘里的牛排煎蛋，大多数人都没什么胃口。

吃过早饭，走上甲板，天色已经大亮。透过晨雾远远望去，硫黄岛犹如一座渺无人烟的荒岛，若无提示，没有人想到在被云层遮没的折钵山上还潜藏着那么多杀机。

从舰桥上看，硫黄岛的轮廓更像一个海中怪兽，折钵山是头，海滩是脖子，其余部分连同灌木丛和棕色的悬崖峭壁是躯体。

属于日本的岛，似乎也带上了日本的特色。人们可以看到岛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它们经过风吹雨打和海水冲刷，变得越来越像日本人常常搜集来装饰庭院的卵石。

如果不是置身于战争情境中，真可以说硫黄岛像一座日本式的小花园，其中不乏小巧精致，可要是加上是非观念，那就不同了。一名战地记者从“美学观点”对硫黄岛进行了观察，他的结论是这座岛“丑得不能再丑”。

★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这一天的天气好得出奇。经过一夜的狂风恶浪，海面变得风平浪静，硫黄岛上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对美军来说，无异于抽中了一支上上签。

早上6点，特纳的登陆编队、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的航母编队全部集结于硫黄岛西北海域。海上顿时变得樯櫓如云，热闹非凡，宛如“最繁忙时候的纽约港”。

全部舰船组成一个半圆形，伸出去居然有11千米那么远。之后这个半圆形逐渐收缩，里面星罗棋布的运输舰和登陆艇则朝海岸线前进。整

个场面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只不过它是要花30亿，而不是300万投资的超级豪华巨片。

早上6点40分，支援舰队开始登陆前的炮轰。五分钟后，九艘装备多管火箭炮的炮艇也猛烈开火，在极短时间里，它们就向岛上倾泻了9.5万发火箭弹，平均一艘炮艇就打出了超过一万发火箭弹，着实为前天被击沉击伤的同伴争了口气。



向硫黄岛发动冲击的美军登陆舰只。照片由一名海军摄影师拍摄，他当时搭乘一架海军搜索飞机，在海军舰队上空进行了俯拍。画面充满动感，展示出登陆舰群的夺人气势

登陆前的这次舰炮射击是硫黄岛战役中最为猛烈的一次，虽然射击时间很短，但是因为天气晴朗，目标清晰可见，效果非常理想。有人引用邱吉尔的名言来形容：“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的舰队向如此小的岛屿，发射过如此之多的炮火。”在一名随军记者眼中，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可怕”的一次炮击：“虽然炮击我看过许多次，但我仍不由得想起‘谁也活不成了’这句话。”

上午8点3分，炮击暂停，120架舰载机对硫黄岛东南海滩、折钵山、一号机场进行密集轰炸。这些飞机来去匆匆，一倒腾完，舰炮马上接力，炸得整个海岛烟尘弥漫，火光冲天。紧接着，舰载机又俯冲下来，对海岸实施扫射。

在直接火力准备的同时，登陆艇正在进行换乘。在登陆艇放下笨重的斜板后，LVTA两栖战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蹦入海里，就好像“世界上所

有的母猫一齐生小猫了”。

与过去的履带登陆车相比，两栖战车是一种真正完善的水陆两用牵引车。它的车上有一个可以旋转的装甲炮塔，配备有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每辆两栖战车不仅可运载大约20名陆战队员，还能击毁敌军的滩头防御工事，并给予登陆的陆战队员以直接支援。

上午8点30分，第一批68辆两栖战车离开出发线，劈波斩浪，在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中，向硫黄岛海岸发起冲击。

8点59分，舰炮火力开始实施“滚动的掩护射击”，这是美国海军借鉴陆军炮兵的战术，在太平洋战争中做出的第一次尝试。其要诀为，当登陆的第一攻击波开始向滩头前进时，舰炮射程即向前伸展200码，以后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下，再向前移动一定的距离。通过这种方式，配合登陆部队向岛屿内陆推进。

经过钢铁暴雨的不断冲刷，此时的硫黄岛看上去就像一头扭曲变形的“怪兽”，炮火掀起的灰色尘雾和黄白相间的硝烟，几乎完全覆盖了海滩，使得军舰上的人们根本看不到海滩登陆的情况。

硫黄岛上的日军似乎已被完全炸蒙了，不管对方怎么折腾，都保持着死一般的沉寂。包括特纳在内的现场指挥官都认为，即便前面那么多次的炮击都不太令人满意，但这一次他们给予硫黄岛的打击应该是最沉重、最有力也是最切中要害的一次，岛上日军在对外防御方面已经无能为力，类似塔拉瓦岛血战那样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了。



陆战队正在登陆。在两栖登陆战中，一般守方都会竭力不让攻方上岸，像硫黄岛这样的开局比较少见

当北方吹来一阵清风，将小云朵从碧空中驱散过去后，特纳正式下达命令：“登陆部队登陆！”

跟海军高层指挥官们一样，一直到登陆前的最后时刻，参加第一攻击波的很多陆战队员都相信这场登陆战不会很艰难。陆战队员布坎南时年18岁，他真的把轰炸硫黄岛当成了观看好莱坞大片，坐在登陆艇上回头问同伴：“你认为岛上会有日本人留下来等着我们吗？”

一开始，登陆行动确实非常顺利，两栖战车群和陆战队的登陆过程都像钟表一样准确。岸上只能听到零星的枪声，间或有一两发迫击炮弹落在登陆区域。陆战队员们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好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在舰上用望远镜观看登陆的海军军官们也變得轻松起来，许多人都有一种感觉，海滩上的日军工事只是为一场规模有限的战斗准备的，对登陆行动构不成多大威胁。特纳甚至认为照此发展下去，美军只需五天即可占领全岛。

日军看起来已不是什么麻烦，让美军感到头疼的是海滩上铺着的一层黑沙。硫黄岛的黑沙实际上是火山灰，质地轻松柔软，身体较重的人踩上去会一直陷到膝盖。两栖战车放出了所载队员，正要往前开时，突然发现它们已经半身陷入了火山灰，履带在细粉沙土里直打滑，刚出水面就不能前进了。

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岛屿，类似硫黄岛这样的地形很少，而美国人登上硫黄岛还是几十年前的事，大家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就连作战计划的制订者们都失于防范，他们用这样的语句描述硫黄岛的海滩：“地表提供了很好的登陆滩头，部队在任何地点都可以顺利地前进。”

以往美军登陆滩头时，大多会碰到珊瑚暗礁，所以履带登陆车才有大显身手的空间。硫黄岛倒是好，登陆艇可以直接到达滩头，而不用停在暗礁的边缘等待履带车的转运。但是，后续的一批又一批登陆艇恰好被两栖战车挡住了，根本无法抢滩上岸。艇上的陆战队员也只好下来，涉水登岸。

陆战队员们全都背着沉重的背包，在沙土中无法快速前进，只能慢慢爬行。很多人意识到背包是个大麻烦，只留下枪支弹药，把防毒面具等眼前用不上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准备回头再来取。

在第一拨陆战队员前进的同时，后继批次以五分钟的间隔陆续登陆，登陆行动看上去“像军事演习时一样平安无事”。

突然，犹如平地响起一声雷，日本人发炮了。

★碰上去就是一个死

美军连续不断的炮击和轰炸，几乎把硫黄岛地面上的一切都给毁坏了，这不假，然而日军的地堡和半地下掩体损失轻微。挨炸时，躲在地下的日本兵一直用手指拼命塞住耳朵，竭力忍受着炮弹带来的巨大冲击波。栗林已经上过一次当，他不会再上第二次了。他给士兵们的最后指令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死前如果不看到和打死十个美国兵，就绝不轻易开火。

日军还有数量可观的火炮藏身半地下掩体中，覆盖在掩体上的混凝土厚达一至两米，很难被发现和炸毁。需要射击时，炮手会把炮从掩体钢门或钢轨上推出来使用，有的则从炮眼中直接施射，位置只比地平线略高一点。

之前陆战队的轻松登陆，不过是栗林设下的陷阱。他原计划在美军靠近一号机场后再开始反击，但是登陆滩头混乱不堪的状况让他认识到，眼前正是时机，一旦集中火力反击，美军登陆部队立刻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栗林向士兵们发出命令：“为英雄之战祈祷吧！”随着一声令下，南北两端山上的各种火炮和迫击炮，都开始向滩头以及邻近海面实施猛射。日军对美军的登陆点和攻击线路进行了预先标定，还针对炮手、观测人员与通信人员之间的协同进行过强化训练，所以炮火异常精准。美军完全被准确而密集的炮火压制在滩头，炮弹飞过陆战队员的头顶，不断在后面的两栖战车四周爆炸。

任何一种武器都会有它的缺陷。因为要增加浮力，以便在水中安全航行，所以两栖战车的装甲厚度不够，非常容易被击毁，也很难保护所装载的陆战队员。一些队员被炸落水，他们想游泳上岸，但是沉重的背包又把他们拖入了水底。

见势不好，已接近岸边的登陆艇纷纷向海上撤退。这一突发状况让军舰上的人们非常不安，他们可以远远地看到折钵山上日军开炮的情形。那些炮口不断喷吐着火焰，使得折钵山看上去就像是挂满了闪亮饰件的圣诞树一样。



陆战五师被压制在滩头上动弹不得，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蔽

“圣诞树”下的大兵们可遭了罪。他们起先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已经一口气向前挺进了200余米，现在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完全钉死了。除了炮弹外，陆战队员还面临着更多的危险。那些外表似乎毫无危险的沙丘，里面却隐藏着日军的机步枪，狭窄的枪眼距离地面只有几厘米高度，而且正对着他们的前进路线。

一名随队军医偶然一回头，看到了一幅令他终生难忘的惊悚画面：日军的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泼向一辆刚登陆的两栖战车，车上的20名陆战队员的身体被机枪子弹无情地撕碎，然后猛然倒下。

日军的火力如此猛烈，谁都知道碰上去就是一个死，但滩头的陆战队员既没法躲，又不能后退，只好趴在地上，将自己的身体尽量贴紧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土，然后听任炮弹从身边呼啸而过，或者在跟前落下爆炸。

想在沙滩上挖一个坑或者掩体完全不可能。火山灰太滑，又太轻，简直就像是流沙，任何东西碰到都会将坑埋起来，一个坑刚刚挖成，就被旁边的火山灰给填满了。

日军的炮弹在硫黄岛松软的海滩上留下了许多弹坑。一般来说，刚落过炸弹的弹坑，再落进一发炸弹的概率很低，还可以避免飞溅弹片的杀伤，然而在硫黄岛，这样做也未必保险。

一名老兵带着几名新兵跳进了一个弹坑里。新兵低声问他：“你觉得

这场战役会很困难吗？”老兵愤愤地答道：“这是一场该死的杀戮！”话音刚落，一发迫击炮弹就击中了他们藏身的弹坑。一名新兵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到后背，滑落到了地上，他回头一看，竟然是老兵的头颅！

登陆滩头已宛如喷射着猛烈火焰的人间地狱，在某些地方，已经散发出很浓的焚烧肉体的气味。触目所及，到处是血淋淋的肢体，其中最恐怖的场景之一是，一名陆战队员的胸部被炸开，内脏上满是火山灰。

砸向沙滩的炮弹不断溅起砂砾，砂砾散落到了那些脸朝着天、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伤员身上。一名伤员难以忍受，他慢慢地从担架上坐起，绷紧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大张着嘴发出了高声尖叫：“天哪，天哪，万能的上帝啊！”然后便呜咽着倒在了地上。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美军在滩头的情况一度变得非常危急。指挥船的无线电接收器里不断传来惊恐的呼喊声：“情况十分糟糕，敌人迫击炮和机枪火力很密集，整支部队都被迫击炮和火炮压制！”“立即清理那些死尸和重伤员！”

史密斯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不过，有一点他事先也没有能够完全预料到，美军虽然已经尽最大可能避免了在塔拉瓦岛上遇到的那种地面火力拦截，但硫黄岛的死神是来自地底下。

陆军记者马修斯坐上两栖战车的时候，并不感到特别害怕。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死亡不是没有想过，但在他的脑海里，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至多只会是身边战友的死亡，他会为对方感到悲伤，而他自己则永生和不可毁灭。



一名被日军射杀的陆战队士兵。他躺在火山灰沙滩上，手中还握着枪，不远处的海面上到处都是支援和登陆的舰船

可当马修斯嘴里嚼着口香糖，踉踉跄跄地登上海滩时，所有类似超人的想象便全部土崩瓦解。他一个劲儿地对自己念叨着：“快跑，快跑，快跑，赶紧离开海滩，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千万别停留在海滩上，他们正瞄准着海滩，他们一定会打死我……”

可是想快却快不起来，身上的装备，松软的沙土，都限制了他的速度。随着炮弹的落下，火山灰就像黑色的水柱一样在周围不断溅起。他觉得口干舌燥，想把嘴里的口香糖吐掉，却怎么也吐不掉，他的嘴唇和下颌都被口香糖粘住了。

这绝不是他在报纸上读到过的那些攻击，既无山呼海啸，也无众志成城，除了炮声和子弹，一切都沉默得可怕。马修斯看到周围的士兵都像他一样，在跌跌撞撞地四处奔跑。猛然，他听见有人在喊：“卫生兵……”

声音非常凄惨，这可不是印象中陆战队的战斗啊。印象中，陆战队员应该大喊：“打死这帮小鬼子！”

马修斯循声望去，喊叫的人坐在低洼处，已毫无生气，像是一座雕像，显然已经受了伤。在这名受伤队员的左边，有三个士兵奇怪地堆在一起，看样子已经死了。

马修斯怕得要命，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隐蔽位置，他竭力把双腿从沙土中抽出，向一座小沙丘爬去。

他好不容易登上了沙丘顶端，本来想跳进一个弹坑，身体却陷在沙中拔不出来了。马修斯后悔莫及，早知如此，就在低洼的地方待着算了，在这上面不是更容易被打中吗？

最后，他滚进了一个洞里，暂时安全了。他想咽点儿唾液，但肿胀的舌头碰到的只是渴得冒烟的口腔，使劲儿干呕了一阵后，才有了唾液。

马修斯终于成了一个老兵，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可能被打死，没有死不过是运气不错而已。

在海军陆战队的各个单位中，陆战四师、五师都是成立稍晚的部队，尤其是陆战五师，像马修斯这样的新兵就更多。虽然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军营里接受过系统训练，对子弹飞过的嗖嗖声已习以为常，但实战很快让他们领教了其中的区别。一名队员从两栖战车上跳下来时，想法几乎和马修斯一模一样：“该死的，那些人真的朝我开枪了！”

★克服恐惧

让陆战队员们格外头大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子弹和炮弹从何而来，一眼望过去，几乎看不到一个日军，日军全都隐蔽在地堡里，这让他们有劲也无处使。

小伙子布坎南起先担心岛上没有日本人给他打，现在仍然见不到一个日本人，可是自己的部队已死伤枕藉。他问身边的一个同伴：“你看到那些日本人在朝我们开枪了吗？”

同伴面无表情地答道：“没有。你朝他们开枪了？”

布坎南异常愤怒地回应：“没有！不过他们永远也打不到我，我还从未被击中过！”

陆战队训练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教会士兵克服恐惧，在硫黄岛战场上，用勇敢克服恐惧，也成为许多新兵的共同选择。一名陆战队员的下颌被打得只剩一点儿皮肉吊着，他自己走到团部的急救站，忍痛接受包扎，却拒绝后撤。他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又没有纸笔，只好跪在地上写字。火山灰挖不了坑，同样也写不了字，他用手一划，四周的黑沙便立刻填了进去。无奈之下，伤兵恨恨地搅拌了沙子，只好让人把他带走了。

陆战队采取了匍匐前进的方式。在火山灰上爬行是一个很奇怪的体验，它给陆战队员们带来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有人觉得自己像是在滑石粉上攀岩，有人觉得像是穿行于成堆的贝壳当中，还有人觉得沙滩仿佛是大片大片的谷堆，又仿佛是深厚的雪地，整个战斗过程就像是“要在一大箱松散麦子里战斗一样”。更有一位随军记者发散思维，在肚皮里即兴写起了稿子：“硫黄岛是多么可怜的一块地方，没有水，没有蝴蝶，几乎看不见鸟，也看不出会有什么野兽生存，什么也没有，只有沙子和泥土。”按照预定计划，陆战四师从右翼攻占一号机场，陆战五师从左翼攻占折钵山。陆战五师比四师晚了大约20分钟才遭到炮击，而且他们这一侧受到的日军炮火也相对较弱，所以部队进展情况较好。28团一营穿越岛的最狭窄部，切断了折钵山与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二营随后便向折钵山发起了攻击。



前进中的陆战四师。眼看着战友倒在沙滩上，但已无人能够顾及。图中能清晰地看到折钵山，也就意味着山上的日军要实施俯射并击中目标，是件易如反掌的事

相比之下，陆战四师的处境可以用“苦难”二字来形容，在日军猛烈炮火的阻击下，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危急时刻，还是挨过陆战队讥讽的海军最可靠。在这次登陆行动中，登陆部队的每个营都配备有舰炮火力联络队，能够及时召唤舰炮火力的支援，而空中的校射飞机则负责测定日军的火炮位置，引导舰炮将其消灭。全天美军共消耗127毫米以上口径的舰炮炮弹38000余发，火力支援之猛烈和有效，在太平洋战争的历次登陆战中都没有先例。

在舰炮火力的大力支援下，陆战四师终于得以艰难地向前推进。

所有的陆战队员都在海边苦战，在日军炮火的压制下，他们中除一部分低头隐蔽或等待进攻机会外，许多人都在冒着密集的弹雨发起冲击。

当时日军枪弹的密集程度以及杀伤力之大，被形容为“像在雨中走路而没有被淋湿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同时，日军所处位置也决定了枪弹命中的准确率：美军士兵登上海滩的时候，山上的日本人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甚至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手臂上的徽章。

美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就好像是射击场里的鸭子，走入了敌人已经事先演练过好几个月的阵地，等待着被射杀。在这里，经验已经变得毫无

用处，无论你是老兵还是新兵，是英雄还是懦夫，都在共同走向死亡。

巴斯隆是瓜岛战役中的著名战斗英雄。在瓜岛战场上，他一个人用两挺重机枪守一个要点，硬是让日军无法通过，因此享有“一人军”的美名，同时他也是二战中第一个被授予荣誉勋章的美军陆战队员。

巴斯隆本来已调回国内服务，但他拼命地要求调回前线，重新接受战斗任务。他率领陆战五师的一个机枪排，沿着海岸向日军阵地前进。当爬过第一座高地时，他就突然被迫击炮炸飞了。他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跟上啊，你们这帮家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机关枪弄到高地上去！”

另一个与巴斯隆知名度相仿的是陆战四团的张伯伦。在太平洋战争前，他就是驻菲律宾的美国陆战队员，科雷希多沦陷时，他逃到山林中，并成为菲律宾游击队的一位著名领袖。后来，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军官，但他辞去了这一官职，执意要求重回陆战队做一名上士。

张伯伦是在前进时被流弹打死的。当时有一位同伴正和他走在一起，之后这位同伴告诉别人：“（张伯伦）在完成许多英勇事迹后，却这样平凡地死去，似乎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陆战队中，没有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自己的战斗能力和经验能超过巴斯隆和张伯伦。很多陆战队员都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肯定会中枪，没有谁会逃过！”

★双腿都是软的

即便是在空中作战的美机也面临着高射炮的严重威胁。在硫黄岛厚厚的混凝土掩体里，藏匿着多达300门25毫米以上口径的防空高射炮。那些熟练的日军高射炮手任务，就是把进入硫黄岛上空的美军飞行员给打下来。

日军高射炮的炮火异常猛烈，也异常精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黑烟。此时进入硫黄岛上空的美机，就像地面部队的处境一样，等于是在没有掩体保护的情况下，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猛冲。一名美军飞行员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可怕极了，身体在发抖，从飞机里爬出来的时候，双腿都是软的。”

从飞行员的视角出发，当高射炮向他射来的时候，能看到的是一个小红点。当这些小红点越来越近时，就会变得跟棒球直径那么大。多林斯少校驾驶的战斗机不幸被“小红点”击中了。

在飞机往下坠落的同时，多林斯竭力提升高度，以避免飞机坠毁在陆战队员聚集的沙滩上，但飞机损坏过于严重，多林斯尝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有用。于是，他毅然放弃了跳伞求生的机会，驾驶飞机朝两队登

陆艇之间的海面冲去，以自身的机毁人亡，换取了地面部队的安全。

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美军再次推动了战斗进程。上午10点半，陆战队已有八个营上岸。五分钟后，陆战五师的一营A连成功穿越沙滩，到达西部海滩边，对折钵山上的日军形成包围之势，这成为美军赢得胜利的一个先兆。

在编制方面，美军此次也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即给每个陆战师都配备了战斗补充兵，并组成预备队。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他们就考虑到死伤一定很惨重，若不及时补充，势必减少有效兵力和降低作战效率。然而到了11点，当各团预备队实施登陆时，原本对美军有利的天气条件突然发生了变化，海上风向逆转，强劲的阵风吹得许多登陆艇失去控制乃至倾覆，预备队无法循序渐进地依次登陆。结果是大家扎堆上岸，前面是被日军火炮炸坏的登陆艇和两栖战车，而后续的人员和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来，整个海滩上变得一片混乱。



停靠在滩头的即LSM战车登陆艇。在两栖战舰的家族中，按照体重不同，LST战车登陆船属于小型舰，LSM则属于中型舰

由于海滩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使得军舰上的观察人员无法看清滩头上的情景，更不知道陆战队发动的进攻有多么糟糕。特纳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认为陆战队最初上岸时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虽然后来有日军大炮和迫击炮进行轰击，但从八个营的兵力已经成功登陆，预备队也正在上岸的情况来看，战斗过程应该还是比较理想的。也就是说，一切都

在按照计划进行。

陆战队的伤亡情况尚未报来，特纳就按照自己的印象和判断给尼米兹发去电报，称：“伤亡轻微。”

这当然不是事实。实际上，陆战四师、五师不仅伤亡惨重，而且步履维艰，四师在正午过后才前进了450米，就被日军的密集火力压得无法前进。为了扫除障碍，四师只得请求坦克增援。

运来坦克的是LSM战车登陆艇。LSM是战车登陆船的升级版，长62米，宽10米，可载运5辆坦克和44名人员。相比普通的战车登陆船，它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像运输舰一样实现长距离载运，时速达到12海里，航行半径3000海里。

这种两栖登陆工具早已研制出来，但直到此次硫黄岛之战才开始大量使用。LSM停靠滩头后，立即放下跳板，坦克、火炮、推土机、开山机等重装备源源不断地被送上岸。

但大多数“谢尔曼”坦克也像两栖战车一样陷入了火山灰中，其他勉强能开动的坦克不是在滩头触雷，就是在支援陆战四师的过程中被日军的战防炮和速射炮击中。

“谢尔曼”的500马力汽油发动机是二战中最优秀的坦克引擎之一，这使得它的最高公路时速能够达到47千米，并且能够在行进中瞄准开炮。如果在平常路上，战防炮和速射炮要想捕捉它颇不容易，但这是在黑沙滩上，行动蹒跚的“谢尔曼”很快成为日军反坦克炮的绝好靶子。

与德国、苏联的中型坦克相比，“谢尔曼”在装甲防护上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汽油发动机周围的装甲防护不足，一旦中弹就会马上起火，几乎就和“零”式的缺陷一样。美国有一种叫“朗森”的名牌打火机，其广告词为“一打就着，每打必着”。美军就把“朗森”作为绰号，送给了“谢尔曼”坦克。

无论是地雷埋设区域的广泛程度，还是反坦克的火力强度，硫黄岛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都可以排到最前列，他们仅独立的战防炮营就不少于五个。许多“谢尔曼”被反坦克炮“一打就着”，剩下的坦克被迫撤回，陆战四师的攻势也只好在一号机场边上停了下来。

★高明的浑蛋

到下午1点，特纳不得不暂停登陆，因为滩头实在太拥挤了。就在这个时候，罗塞尔少尉率领舰炮火力联络队登上了硫黄岛。

包括罗塞尔在内，联络队员们全都身背无线电通信器材，行走很是吃力。当他们爬上一座小沙丘时，一发迫击炮弹落下来，罗塞尔的左腿

几乎被炸断。乐观的罗塞尔一边让士兵给他扎止血带，一边跟大家讲笑话，缓解众人的紧张情绪。

笑话没讲一会儿，又一发迫击炮弹飞来，两名士兵被炸死，罗塞尔的右腿中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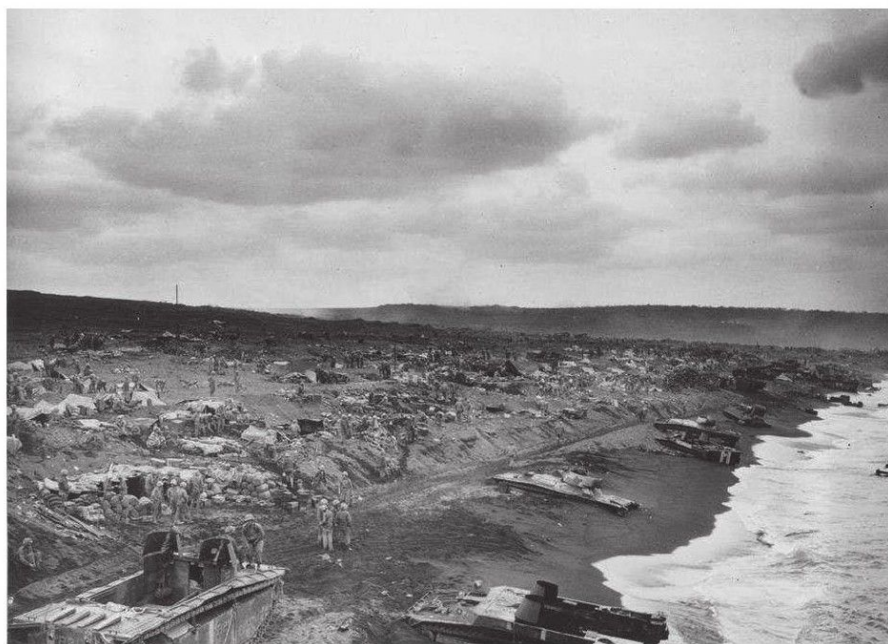
联络队还有一兵一官，两人一起趴在地上。可是日军的炮弹仍然没放过他们，第三发炮弹在上方爆炸了。这回罗塞尔肩部负伤，剩下的那个士兵右腿被炸断，他一言不发地拖着断腿爬下了沙丘。

至此，联络队只剩下了罗塞尔一个人。他想，应该没事了吧——全身上下几乎都炸到了呀。

可是轰炸不是说结束就结束的。迫击炮弹来了，罗塞尔被抛到空中，然后掉了下来。

罗塞尔已经不在乎了，反正炸多少下都是炸，命就交给这个破岛了。他准备看看时间，就在抬腕的一刹那，弹片击中了他的手腕。手表不见了，代替手表的是手腕上一个鲜红的洞。

罗塞尔几乎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被钉上十字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不少两栖战车都陷入了沙中，但远处正在设立的指挥部，显示陆战队已在硫黄岛站住了脚

在向岛上派遣更多的舰炮火力联络队的同时，特纳还向岛上派去了海军工程营。这些富有经验的建筑工人和志愿者，将用推土机清理登陆场，为两栖战车、坦克及其他重装备开辟道路。

两个小时后，有“海上蜜蜂”之称的海军工程营再次创造了奇迹，美军恢复登陆，混乱秩序也随之改观。栗林不能阻止这两个小时，被一些军史专家认为是他在指挥上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因为未来的胜负就决定于此。

到黄昏时，所有各师的预备队都上了岸，登陆的美军陆战队已达3万人。全天有548人阵亡，1755人负伤，伤亡数约占登陆总人数的8%，而美军还没有到达计划中定的目标线。

在指挥船上，史密斯研究着当天的报告，总体来说，战斗进展比他想象的要慢，伤亡数字读起来却显得很残酷。他皱着眉头对战地记者说：“我不知道他（指栗林）是谁，但这位日本将军看起来是个高明的浑蛋！”

日本的陆军将领一般呈现为两个类别，一类自当兵起就打仗，可是因为习惯服从，不习惯自己动脑，所以就算当了官也没有自己的主见，同时又因为考不上重点军校，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另一类官阶很高，但依凭的仅仅是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时期的学历，缺乏高强度战斗才能磨炼出的胆略、才干和实战经验。

按照美国人的体会，日军军官自大佐以下，大多作战勇猛而且自觉性很强，只是智力和想象力差一些，作战时没有什么独创性。大佐以上，差异就特别大。有的非常卑鄙怯懦，比如菲律宾战役中的富永恭次，开始组织“特号部队”，撺掇或威逼着别人去实施自杀式攻击，到头来自己倒第一个逃往台湾，任由自己的部队被敌人消灭。更多的人是像塞班之战时的南云、斋藤、井桁那样，在鼓励部下拼死作战后，他们就先行自杀了。这么做，就日方的道德讲无可指摘，但用美方观点来衡量，是十分迂腐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尽到领导者的责任——还想赢，就带着部下继续冲，赢不了，那就在投降书上签字，哪儿有这种自己一死了之，眼睛一闭、一了百了的事？

史密斯征战多年，他认为自己在硫黄岛上才算真正碰到了日本的一位名将，从纯职业军人的角度出发，他愿意对这位对手表示敬意。

栗林在硫黄岛一战中的表现，确实可以用臻于完美来形容。在滩头美军的印象里，白天一天日军的炮火都是密集的，像雨珠一样就没断过。实际上，栗林一直掌握着射击的节奏，为了尽可能地节省弹药，岛上的许多炮台根本就没有开火。

美军有那样的印象，是因为日军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作战效率，除杀伤美军的大量兵员外，他们的战防炮和速射炮还击毁了28辆坦克。

第五章 地狱里的噩梦

栗林和他的部下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他们把手上的钱一共12万日元全部烧掉，以此“捐赠给国库”。但栗林并不想跟那位守卫塞班岛的斋藤一样，让部队傻乎乎地做无谓牺牲，他在使用兵力方面一如使用弹药，非常精打细算。

在美军登陆的当天晚上，日军通常都会发动大规模自杀式袭击。为此，天一黑，海上的军舰就不间断地向硫黄岛上发射照明弹，黑夜被照耀得如同白昼。同时，为防止日军渗透，岛上美军各部队的口令不是起汽车的名字就是起树木的名字，而且全部挑选日文中很难发音的词语，使得日军即便掌握也无法利用，因为他们只要一开口，别扭的发音就会暴露身份。

可是，大规模夜袭和渗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栗林不派士兵出来冒险，只命令炮手用炮火进行骚扰。

不可思议的是，日军在黑夜中的炮击竟然也和白天一样精准。美军的弹药堆积点一个接一个被击爆，给周围的陆战队员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震撼。美军开始怀疑附近有日军的炮兵观察哨，不然无法解释这一切。

经过仔细搜索，一名陆战队员发现海滩上有一艘搁浅的日本运输舰，里面传来了很轻的“嘀嘀嗒嗒”声。这名陆战队员和其他几个队员一起爬了进去，里面果然有一个鬼魅似的人影——身上背着无线报话机的炮兵观察哨。

★“洞穴里的神风敢死队”

除掉观察哨后，日军炮火的准确性显著下降，可是由于滩头阵地非常拥挤，美军伤亡仍然很惨重。日军炮击的武器除野战炮、海岸防御炮、迫击炮外，还大量使用了火箭，这是太平洋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现象。

日本人所用的火箭并不是常规火箭，是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军械部通过特殊方法，用八英寸海岸防御炮的炸弹改装成的火箭，被放在木架上用电发射，称为“炸弹火箭”。这些“炸弹火箭”射程接近2000米，沿45度弧线飞行到美军阵地后，触地即炸，给美军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和伤亡。另外，它们在飞行时还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尖啸声，在心理上也会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慑。

对登岛的美军陆战队来说，在硫黄岛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几乎就是白天地狱杀场的延续，乃“一场地狱里的噩梦”。第二天拂晓，黑沙滩上遍地都是尸体，样子极为恐怖。一位战地记者说，他在太平洋的其他任何战场都没见过这样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躯体四肢居然彼此相隔有十多米远。

史密斯已经明白，他只能一码一码地占领硫黄岛。2月20日，陆战四师再次向一号机场发起进攻。为扫除盲雷，陆战队从船上将军犬带上了岸。有一只猎狐犬不顾周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叼上一颗手榴弹就东奔西跑，并且把手榴弹当作玩具滚来滚去，有时还抛向空中。起先众人尚未在意，后来军犬叼着手榴弹跑到掩体里来了，掩体里的士兵吓得急忙四处散开。

士兵命令猎狐犬把手榴弹放下，不听；用食物引诱，不理；拿木棍赶，没用。有人说，越跟它讲理它越有劲，干脆不搭理。几分钟后，猎狐犬自觉无趣，这才放弃了嘴上的新鲜玩意儿。

贪玩的军犬对部队突破雷区可是做了大贡献。在舰炮和坦克的直接支援下，陆战四师终于攻占了一号机场，并一举切断了岛南日军与元山之间的联系。

美军刚刚占领一号机场，脚跟还没站稳，工兵就开始全力抢修机场设施，铺设钢板，以便让机场尽快投入使用。

往南，陆战五师主攻折钵山。除了山上炮兵阵地的严重威胁外，折钵山本身还是一个优良的观察站。尤其是山顶的观察哨，日军站在那里可以看清楚美军的一切行动，他们不仅能准确指引和校正纵深炮火的射击，还可以通过地下电话线向北面元山一带的日军通风报信。对每一个陆战队员来说，仅仅这种被观察就非常可怕，对他们的心理和士气都造成了极大压力。

折钵山虽然是座死火山，但仍在不断地喷发烟雾，被美军称为“热岩”，把它视为比飞机场更吸引人、炙手可热的一个攻取目标，他们希望用最快速度攻取。

攻击折钵山的仍然是陆战五师中最为精锐的第28团。他们在正式投入进攻前，让舰炮轰击了整整50分钟，再用两个营并列展开进攻，然而进展非常缓慢。

折钵山从底部到斜坡，蜂窝一样地布满了日军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都建在舰炮无法够到的岩洞中，彼此还可以互相支援，除了从正面硬攻，美军没有更好的办法把它们一一攻下来。

硫黄岛之战的恐怖还在于，日军不像美军那样为了胜利而战，他们战前就知道一定会输，同时日军也不是为了生存而战，他们生存的目的，只是像栗林“圣战誓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死之前杀死十个美国

人”。

岛上的所有日本人都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为了给美军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他们成了“洞穴里的神风敢死队”。

有人打比方说，在硫黄岛上打仗，就好像是你晚上回家时在水库里碰到了一个袭击者。你手上带着刀，用刀捅他，他不停手；你用刀把他的右手剁了，他用左手卡你脖子；你朝他没命地乱砍，他还会用最后一丝力气恶狠狠地爬向你。

这不是人，这分明就是游戏中血不流完绝不罢休的僵尸！

美军在硫黄岛上曾抓到一个战俘，这名日俘是因为失去知觉被抓获的。他交代说，他在学校时老师教给他的作战原则是：“就算胳膊和腿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张嘴，也可以朝敌人吐唾沫。”

围绕着折钵山的战斗十分惨烈紧张，28团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才向前推进了区区50多米。

上午11点过后，坦克前来助战。同时，美军的飞机、舰炮以及已在滩头建立起来的105毫米榴弹炮阵地，28团自身拥有的37毫米战防炮、75毫米山炮，也使出浑身解数，一齐加入战斗。

部队又启动了，然而进展依然有限。因为主要工作仍要由陆战队员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来完成，有的岩洞实在无法靠近，只好出动推土机和开山机将洞口封闭，这样才能肃清日军的抵抗。直到黄昏，28团总共才前进了180米，约合200码，真的是一码一码地前进的。

★潜行的狼

这又是血腥的一天。丧葬兵施密特所在的部队本来应该在登陆第一天上岸，但因为当时的滩头过于拥挤，不得不等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登陆。

在此之前，大家只好挤在狭小的登陆艇里，在海面转来转去。对施密特而言，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因为他晕船。虽然施密特尝试着睡去，然而稍一合眼，就被颠来倒去的呕吐感给弄醒了。

直到上岸，施密特才发现，岛上的世界非他能想象，眼前的情景比晕船更让他难受。

作为一名丧葬兵，施密特曾在塞班岛埋葬过阵亡士兵。在那里，每个阵亡的陆战队员都会被埋在一个单独的墓穴里。硫黄岛不行，这里的尸体不仅多，而且非常凌乱，难以分清谁是谁。于是只好挖了一座30米长、3米宽的集体墓穴，一次埋50人，一排排地将人埋进去。



一名战死的日本兵被埋在沙土堆下，旁边就是陆战队士兵的散兵坑，反正谁死了都只能先这么埋着

埋葬时，要做祷告仪式。可无论是丧葬兵还是随军牧师，都不知道这些死者究竟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还是什么其他教徒，最后牧师随机应变，笼而统之地举行了一个通用仪式：“怀着上帝的仁慈，我们将你们深埋在大地中。”

天一黑，除了继续用火炮和“炸弹火箭”做文章外，栗林又翻出了新花样，他开始组织夜间偷袭。被栗林称为“潜行的狼”的小股日本兵偷偷地从栖身的掩体爬出来，通过未被发现的地道钻入美军后方，趁美军士兵休息的时候发动袭击。

晚上大约9点的时候，陆战队员梅耶斯正在自己的散兵坑向四周眺望，这时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接着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梅耶斯很快明白过来：有人在朝他们扔闪光弹。

随后，他听到旁边散兵坑里传来凄惨而绝望的喊叫声。散兵坑一般是两个人一坑，梅耶斯及其同伴立即从散兵坑中站起，他们看到两名“潜行的狼”在用刺刀戳两名美军士兵。

“狼”也看到了他们，其中一名日本兵立即扔来一颗手雷。那是一颗哑弹，但还是砸中了梅耶斯同伴的脑袋，并使之失去了知觉。梅耶斯举枪将其击毙，这时步枪却卡了壳。

另一名日本兵向梅耶斯扑来，千钧一发之际，梅耶斯迅速从身上摸

出手雷，拉响引信后扔了过去，日本兵应声倒下。

梅耶斯从散兵坑里一跃而出，用卡巴刀割断了敌人的喉咙，然后他迅速跑到刚刚遭袭的散兵坑，里面的两名美军士兵已经一死一伤。

梅耶斯知道周围可能还有更多的“狼”，他朝其中奄奄一息的士兵大喊：“你有武器吗？”

通过指点，梅耶斯从死亡的士兵身上只找到了一把带血的手枪。这时，果然又有两个“狼”冲了过来。梅耶斯没有用那把手枪，他还是依照刚才的做法，接连甩了几颗手雷过去，将日本兵炸倒后，再跑过去逐一解决。

因为这次英雄壮举，梅耶斯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但他终其一生都忘不了散兵坑里那两位同伴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在另一个掩体里，士兵们曾感到脚下的地面在震动，接着便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什么人在楼下敲暖气片一样。一名士兵惊惧不已：“我的天哪，日本人已挖到我们底下来了？”

当时其他人谁也没有吭声。事后判断，那可能只是一次轻微的地震，但也可能是“潜行的狼”在地道里穿行。总之，对渗透者的恐惧已经占据了每个士兵的心，使他们疲惫的精神和肉体更加不堪重负。

2月21日，岛上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中，依然是进展有限和伤亡较大，前线部队急需补充兵员。虽然各团预备队早已上岸，然而多数补充兵都缺乏战斗经验，使用他们的最好方式，应该是战场打得顺的时候让他们上去接受锻炼。按照现在这种糟糕状况，补充兵不但不能帮上忙，还可能会拖后腿。

史密斯决定把作为预备队的陆战三师21团投入战斗。参谋长联席会议本来希望把陆战三师作为一个整体保存下来，用于冲绳战场，但现在战事紧急，也顾不得了。

21团乘着登陆艇奔赴硫黄岛，没想到天气不帮忙，登陆艇无法靠岸，在海上转了六个小时后，他们又被送回到运输舰上。



神风特攻机的近距离照片。这架飞机已被高射炮击中冒烟，机身略向左倾斜，仍凶猛地撞向美军舰船

海军当天不仅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还受到了自杀式飞机的攻击。这是日军大本营专门为支援硫黄岛守军成立的“第二御盾特别攻击队”，全部由联合舰队的岸基航空兵组成。

黄昏时分，五架从东京附近飞出的特攻机冲破美军战斗机的警戒网，撞上了老重型航母“萨拉托加”号。“萨拉托加”号燃起大火，火尚未扑灭，又有五架特攻机飞来，其中四架被击落，最后一架投下炸弹，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炸开了一个大洞。受创严重的“萨拉托加”号不得不告别航母编队，直接开回美国进行大修。

距离“萨拉托加”号几海里外，“俾斯麦海”号航母也被一架特攻机撞到了。遭到撞击后，其他军舰的舰员能通过昏暗的暮色，清楚地看到“俾斯麦海”号上出现的火光。

“俾斯麦海”号是一艘“吉普航母”，不像重型航母那样坚固，由于燃起的大火无法扑灭，终于在午夜后葬身海底。除此之外，第五舰队另有一艘“吉普航母”、一艘运输舰、两艘战车登陆艇被特攻机击伤。整个硫黄岛之战，日军共出动特攻机568架次，规模超过了莱特湾海战，正是从硫黄岛开始，日军的神风自杀逐渐成为其标准的空中攻击模式。

斯普鲁恩斯之前为了预防“神风突击队”的攻击，曾不顾战前不宜分兵的禁忌，指挥航母编队空袭日本本土机场，同时硫黄岛离日本本土机场也较远，所以最初两天他的舰队才能安全无恙。然而由于硫黄岛迟迟难下，航母编队无法移动，使得最后的损失终于难以避免。

★从“热岩”变成了“火岩”

东京方面并不清楚特攻机的具体战绩，不过美军被困于折钵山下的情况他们是知道的。得意之余，东京广播破天荒地抬高了一下他们的对手。

特纳绰号“短吻鳄”，一方面与他两栖登陆指挥官的身份有关，即像短吻鳄一样，既生活在水里，又生活在陆地；另一方面则是指特纳的性格，那就是只要咬住什么，就绝不松口。特纳的这个绰号也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夸赞特纳有出色的决断力，斯普鲁恩斯有强烈的进攻精神，所以美军才敢到离日本本土这么近的地方来攻城略地。

欲扬先抑。东京广播声称，美军在硫黄岛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他们叫嚷着要留下特纳的项上人头：“特纳）别想活着回去，决不能也一定不会让他活着回去。”

斯普鲁恩斯、特纳、史密斯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三天来，陆战队死伤人数已达5312人，国内新闻界知晓后一片哗然。各报当时就说，硫黄岛战役打得比塔拉瓦战役还要差劲。还有一家华盛顿报纸甚至建议，为了让陆战队能够喘口气，干脆使用毒气。

对付隐藏在坑道和岩洞中的日军，美军这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使用火焰喷射器，但毒气显然比火焰喷射器更有效、更实用。

禁止使用毒气是《日内瓦公约》中明确规定的，使用毒气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罗斯福和尼米兹不是肩上毫无责任的报纸主编，哪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美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向躲藏在地下坑道中的日军攻击。对付岩洞和地道，火焰喷射器通常是美军常用的武器之一

2月22日，下了一整天的滂沱大雨，天气又冷，美军登陆部队被迫暂停进攻，抓紧时间进行战地休整。休整之后，折钵山的战斗更趋激烈，陆战八团几乎全靠手雷、炸药包、火焰喷射器一步步前进。到下午3点半，他们终于完成了折钵山的合围，除西海岸一条300多米宽的狭长地带外，整个“热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负责守卫折钵山的日军指挥官厚地兼彦大佐电告栗林：“目前敌人正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我军。如我们坚守阵地，必定被敌人消灭，我们想冲出去做最后攻击。”

栗林知道厚地是想发动最后的自杀性冲锋，这就意味着，折钵山可能很快就会失守。如果说一号机场是栗林本就想放弃的，折钵山可不一样，他希望能够守得越久越好，那样对岛上其他地方的防守也会更有利。于是他断然否决了厚地的请求，并冷冷地质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会使折钵山在三天内陷落？”

栗林太自信了，美军尽管不会使用毒气，但他们将投放另一件必杀器，这就是凝固汽油弹。

美国科学家在科研中发现，把环烷烃、棕榈酸同汽油混合在一起，能产生一种类似于凡士林状的、黄色的、有黏性的糊状物，这种糊状物粘到物体上就会慢慢燃烧，凝固汽油弹由此诞生。作为一种理想的燃烧弹，它能够粘到任何物体表面，无论房顶、墙壁还是人。而且，它一旦

燃烧便无法被扑灭，因为它不溶于水。换句话说，如果你手背上不慎落了一小滴凝固汽油弹，那你只能等着它自己烧完为止，想用力将火扑灭，结果只能导致手指连同整只手都被烧焦。

可怕吗？非常可怕。2月23日晨，硫黄岛和往常一样阴冷，还伴着狂风暴雨。美军出动飞机，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围着折钵山顶往下投掷凝固汽油弹。汽油弹沿着山坡一路烧下去，整座山都燃烧起来，从“热岩”变成了“火岩”。

美军登陆的第一天，一个日军士兵还在他的日记中自负地写道：“今天我们消灭了那些已经登陆的人。”但在这天清晨，面对汽油弹的无情攻击，他变得沮丧无比，在临死前一刻，他问道：“我们得不到支援，难道我们打败了吗？”

天气转晴后，一直密切观察着战场情况的28团二营营长约翰逊中校断定，部队可以开始攀登折钵山了。他拿起电话，从E连调来了由希勒中尉率领的一个排，作为第一批攀登折钵山的部队。

E排出发时，约翰逊让副官从地图箱中拿出一面美国国旗交给他们：“如果你们爬上山顶，就把它竖起来。”

约翰逊所用的词是“如果”，也就是说，他派出去的人有可能最后一个也上不了山顶，半路上就被日军干掉了。有人已经在为E排担心：“我觉得这是在让他们送死，那里的日军一定有准备。”

★这一幕太美了

E排一共有44人，同样非常紧张。直到在山下准备攀爬时，这些人中仍没有一个认为他们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大家都认为，攀登火山的道路上，一定会有很多日本兵朝他们疯狂扫射。军医布莱德利比别人还多一层焦虑，他一直在想，假如队友受伤，他该怎样把伤员背回来。

登山之前，E排注意到，汽油弹已把整座山都烧焦了，士兵们不由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山上的人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啊！”

知道投了汽油弹，但谁也不知道汽油弹的效果如何，只知道自个儿的小命就攥在自个儿手心里，所以他们上山时，只要见到掩体就往里面扔手雷。

折钵山没有可攀登的路径，到处都是炸得粉碎的岩石，陆战队员只能用膝盖爬行，用双手揪住一切可以抓住的物体向上攀登。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背着武器，还有人背着火焰喷射器。这样的攀爬方式非常吃力，假如日军趁机开火，别说反击了，躲都没地方躲。

令人惊异的是，并没有人从岩洞里朝E排射击，也没有一个日本人

手拿军刀砍过来，甚至连一颗手雷都没有扔出。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便开始哆着胆子朝山洞里查看。他们看到洞里有些日本兵还有呼吸，但已经动弹不得，看样子被吓得不轻，一个个都呆坐在洞里，好像喝醉酒了一样，昏昏沉沉，眼睛虽然睁着，却是睡着的姿势。当美军出现在洞口时，都没有人知道去拿身边的枪支。

最合理的解释是，在雨点般的汽油弹燃烧之后，山中的氧气都被吸走了，导致山洞里的大部分日本兵窒息而死，没死的也陷入了昏迷状态，再也无力反抗。

E排呈蛇形前进，逐渐越爬越高。当他们在近乎垂直的山坡上出现时，山下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海滩边、北部陆地上的陆战队员全部把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就连军舰上的水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在想：天哪，他们就要成功了！

尽管已爬了三分之二，沿途也没有受到任何袭击，E排的人还是没有安全感。他们时刻都在准备着，会不会有日本兵突然跳出来，或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踩上地雷。

用了将近40分钟，E排才爬到山顶，他们终于成功了。

排长希勒下令：“找一根旗杆把那面旗子竖立起来。”一名士兵从日军掩体里找到一根大小适中的木棍当作旗杆，把国旗绑在了上面。

上午10点20分，E排在大风中将旗杆竖了起来。随队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一时刻，也随之产生了硫黄岛第一张插旗的照片。



插上折钵山的第一面美国国旗。“持枪哥”的这一造型是应摄影记者的要求特地摆出来的，其实当时山上已不需要特别防卫了

从下面海滩向上望，这面小小的国旗几乎看不见，但是登陆部队都知道国旗已在硫黄岛的制高点升起。山下掩体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眼睛里闪着泪花的士兵们高兴得你捶我打，军舰也汽笛齐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庆贺。

当时，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正从小艇上被放进吊篮，准备进入医疗船进行治疗，突然，一切都停止了。这名伤兵急忙侧身问道：“怎么了？”身边的人激动地指点道：“看那里！”

他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的正是折钵山顶的那面红白蓝的星条

旗，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和其他人毫无二致：“这一幕太美了！”

硫黄岛之战时，原海军部长诺克斯已经去世，继任者福雷斯特在史密斯的陪同下，前来硫黄岛视察。两位高级指挥官注视着山顶迎风飘扬的旗帜，都非常激动。福雷斯特告诉史密斯：“折钵山顶升起的那面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从此后五百年的荣誉。”

四小时后，战车登陆艇将一面新的更大的国旗送上了硫黄岛。约翰逊中校转身对副官说：“有个狗娘养的想要那面国旗（指插上山顶的第一面旗），但他拿不到手。”

约翰逊想把第一面国旗换下来作为纪念品进行保存，同时换上大旗，也便于全岛的陆战队员都能看到。这次找来的旗杆是一根重达100多磅的排水管，得六名士兵齐心协力，踮起脚，像在雪地上走路一样，才能把旗杆竖起来。

因为只是换旗，这一举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美联社随军记者罗森塔尔是一位职业摄影师，曾在帕劳群岛和关岛拍摄过登陆情况，但他到硫黄岛太迟了点儿，只勉强赶上了拍摄换旗。这位摄影师是个胖子，在山顶上不容易保持身体平衡，照片是他在仓促中抓拍的，他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其他摄影师见状，便建议罗森塔尔多拍几张不同的照片，最好能让陆战队员们摆摆造型什么的。

陆战队员虽然在作战中非常勇敢，但面对镜头时通常都很腼腆拘束，不愿意配合。之前在第一次插旗时，一名16岁的陆战队员就拒绝了摄影记者要他摆姿势的要求：“你要的是好莱坞电影里的海军陆战队员！”

为了不虚此行，罗森塔尔一个个地做说服工作，最后20名陆战队员终于答应帮他出境秀一把。罗森塔尔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就是这20个人围在国旗周围，挥舞着枪支欢呼的镜头。

罗森塔尔把胶卷带到关岛，冲洗出来后发往了美国。还好，美联社的编辑很有水平，独具慧眼，没有采用认为最好的那张照片，而是发表了罗森塔尔认为仓促和粗糙的那一张。

“六勇士插旗照”见报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并随即传遍了全世界，罗森塔尔因此也一举成名。美国摄影杂志评价道：“那一刻，照相机记录了一个国家的灵魂。”

当硫黄岛上升起第一面美国国旗后，美军就开始漫山遍野地进行搜索，对日本人的洞穴逐个儿进行检查。

陆战队员豪厄尔在硫黄岛一战中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他参加了对

山洞的检查。最初，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发现，后来突然有一个日本兵出现在山洞口。



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上面的美国国旗已经是第二面，但这张照片远比第一面旗的照片更出名

这个日本兵手里拿着一支步枪，但是并没有将枪对准美军士兵，似乎也没打算开枪，只是像疯子一样大声尖叫着。

如果日本兵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默默地从洞里走出来，毫无疑问，他会成为战俘。可是这种样子，即便他不开枪，豪厄尔等人也只能将其击毙。

在这之后，陆续又有人出来了，但是每次都只出来一个，而且都像第一个日本兵一样，手里拿着步枪或者军刀，疯子一样到处乱跑，直到成为枪下鬼。

检查过程中，豪厄尔遇到的只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奔赴“灵魂狩猎场”的“疯子”，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显然地堡中残存的日军已经崩溃。不过，让豪厄尔永远无法理解的是，这些人为什么不干脆投降呢？

为了攻取折钵山，28团阵亡了895人。史密斯特地把这个团作为军预备队留在折钵山，让他们负责继续肃清山里的日军，其余两个团继续在北部协同四师进攻元山地区的日军。

直到一星期后，28团对折钵山的检查和肃清才最终结束，但是这种战斗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史密斯的原意也是要让这支劳苦功高的精锐部队得到休息和调整。

从折钵山的山顶向北望去，可以看见处处都是硝烟，远处的炮声像雷鸣一般震耳。28团的将士都很清楚，那里的战斗仍然艰难和残酷。

★火刚熄灭的地狱

28团在折钵山顶插上国旗的当天，四师在五师两个团的协助下，正向二号机场发起总攻。这次美军的进攻准备非常细致，把海岸火炮阵地、舰炮、舰载机的潜力都发掘了出来，但是地面部队到达二号机场附近时，马上就像被钉子钉住，上不去了。

从二号机场开始，硫黄岛的地貌出现了变化，岩石嶙峋的荒山秃岭代替了火山灰丘，让人有从太平洋的海滩一下子来到美国西部的感觉，一名陆军记者形容是“火刚熄灭的地狱”。

事实上，这里是日军纵深防御地带的外围边缘，也是栗林准备做最后一搏的起始点。就地形条件而言，它比折钵山还难搞，因为没有侧翼，其防线横越全岛。

日军高地防御火力之强劲，简直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除了像折钵山一样的火炮和迫击炮外，此处的地堡比折钵山的还多，枪眼密密麻麻，起码有好几百个，不走到近处根本发现不了，而等你发现时，早被枪眼里的机枪扫倒了。

陆战队简直是在用血肉来和钢铁水泥拼命，战场上到处是被炮弹炸得粉碎的岩石，到处是烧焦的火山灰，到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残缺不全的躯体。

一支部队在听到号令向前冲锋时，有人忽然看到前面一名队友直挺挺地坐在地上。他跑过去，在队友后面喊了句：“喂，伙计，怎么了？”

队友完全没有反应。这名士兵很奇怪，就走到队友前面，这时他看到了终生都忘不了的一幅惨景：队友只有半截身体嵌在沙土里，下半身已经不翼而飞。

原来队友早就被炸死了。这名士兵当时就控制不住自己，弯着腰剧烈呕吐起来。

整整一天，美军在北部的推进极为缓慢，犹如蜗牛爬行，全天只有右翼前进了约300米，左翼和中间几乎毫无动静。

如果不是南面攻下了折钵山，这真是丧气的一天。看到山顶的国旗

后，已登上硫黄岛并把司令部建于岛上的史密斯，通过用于指挥登陆行动的扩音器宣布：“折钵山我们拿下来啦！海军陆战队第五师已把国旗插上折钵山，干得漂亮！”

大家听得高兴，但是史密斯又在扩音器里画蛇添足来了一句：“我们只要再前进2630码就可以攻下全岛了。”

立刻有人嘟哝道：“只要’，说得轻巧……”

史密斯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兵力不够，就增加兵力，把生力军开上去，这就是业已登岸的陆战三师21团。这个团久经沙场，属于精兵部队，且实力尚未损耗，比友军更具攻坚实力。

史密斯把四师、五师的师长找去协商，两位师长也一致同意由21团直接沿中部进攻二号机场，四师、五师则分别在左右向前推进。

战地记者询问史密斯，这场战役还需要打多长时间。史密斯回答：“今天不算，还有五天，上星期我曾说过，这次战役需时十天，我在没有改变这个想法。”

特纳原来说五天即可占领硫黄岛，事实证明他错了。史密斯在此基础上翻一番，他希望自己的预测是对的。2月24日，在他的策动下，美军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进攻，以求打破战场僵局。

上午9点30分，在火炮掩护下，21团二营率先向前跃进，和前面的部队一样，它被挡在了防线以外。

此时三营突然发起冲锋，陆战队员们拿着手榴弹和刺刀，奋不顾身地向日军阵地扑去。

这是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美军最果敢、最坚决的冲锋之一。它显示出，只要有战术需要以及认为具有价值，美国军人的热血精神可以被扩展到无限大。

日军一直认为用火力就可以阻止美军的进攻，但没有想到对方也会悍不畏死，也会不顾伤亡。战场的奇迹就发生在这一瞬间，三营冲力之猛，让他们一头撞破了似乎牢不可破的日军防线。

防守高地的日军主力是独立第145步兵联队。这支部队原计划增援塞班岛，因塞班失守才转至硫黄岛，战斗力居岛上各部之首。被三营冲开缺口后，145联队竭力进行封堵，两军在据点和工事之间展开了惨烈的血战。

战斗场面看起来就像是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用他们的所有武器进行近战拼杀，当武器被火山灰塞住不能使用时，就用枪托、镐头进行肉搏。双方伤亡之惨令人毛骨悚然，三营的一个连在几分钟内就

损失了四名军官。

缺口是关键，史密斯把附近的预备队和坦克全都集中起来，从缺口处冲入。冲进缺口后，这些后续攻击波又绕过日军的据点，从侧面和后方进行攻击。



硫黄战事进入第五天后的航拍照，美军已在利用一号机场。如果仅凭照片判断，要占领硫黄岛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了二营，趁日军火力减弱之机，他们也开始往前猛冲，使得缺口被迅速扩大。沿着缺口，二营、三营一口气向前推进了730米，拔除了近800个碉堡。

至此，美军已控制了硫黄岛近一半面积，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陆战队总计伤亡数已达6000人，其中阵亡1600人，另有558人患上了战场疲劳症。

★绞肉机

美军对二号机场南端的突破固然重要，但距离在硫黄岛上取得胜利，还差得很远。

在21团的前方又出现了一个宽900米、纵深180米长的高地。该区域集中了800座大大小小的地堡，每座地堡都有一扇厚厚的铁门和一门带有轨道的大炮。要轰击的时候，铁门一开，大炮出来，等到要防守了，再把铁门一关，几乎是风雨不透，外面很难攻得进去。这些地堡联系密切，且能互相支援。

可以说，类似的防御系统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罕见

的，硫黄岛防御体系的精华部分全集中在这里。

美军要进入北部高原，此处是必经之地。史密斯不得不再次增兵，陆战三师师部奉命登岸，和师部一起来的还有该师所属的第九团以及一个野战炮兵团。21团随之归还建制，这使岛上美军作战部队达到了三个师，是海军陆战队在统一指挥下的最大部队。

自2月25日起，三师居中，四师、五师分列左右，三个陆战师并肩向东北推进。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异常艰险的征程，攻破一座日军据点，都像是要连根拔掉一只被敲碎的牙齿那么困难。部队有时一整天只能前进三到四米，等于是没挪步。

三个师里，四师面对的地形最为恶劣，皆为山地，每次都要仰攻才行。在形状上，这里的山地就像一个向各方面辐射出去的轮辐，中心的382高地乃硫黄岛第二制高点，一度是日军的主要雷达站。

栗林部署在382高地的兵力并不雄厚，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将高地当作据点，而是作为诱敌工具，引诱美军上钩后围在里面打。

四师所属的陆战23团不知是计，该团的前卫部队起初很轻松地就到了山顶，但是很快，他们的所有增援就被完全切断，周围的日军从各个角度向他们实施纵射，甚至从其后方发射炮弹。在交叉火力网的覆盖下，这个一共四个排的前卫部队损失极其惨重，连伤兵都无法后运。残部勉强支持了八个小时后，通过烟幕掩护才算撤出了陷阱。

日军不断使用这样的计策来对付美军，一周内，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这使得四师不得不痛下决心，首先扫除附近的日军支援阵地，然后才向高地发起进攻。

五师方面的情形与之相仿，他们遇到的362高地只比382高地低了20英尺。同样，日军也是先让对方轻而易举地攻上山头，接着以密集火力封锁退路，最后用纵深火力和凶猛反击对攻上高地的美军进行杀伤。

居中的三师的“待遇”算是最好的，可是打来打去，他们也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过了一道关还有一道关，下一道防线只会比前面一道更坚固，更难撼动。

美军陷入了惨烈的消耗战中。四师面对的382高地被称为“绞肉机”“肉磨”，四师伤亡率因此高达50%以上，有经验的连排长和军士长伤亡殆尽，许多连队的连长都由少尉或上士担任，而班排长则大多由普通士兵充任。到该师所属的24团攻占382高地时，已经有好几个连几乎全军覆灭。

四师的一名中尉军官在作战日记中坦承，像他们这些军官要把士兵送上前线，都需要极大勇气，因为自从这个师成立以来，他们所认识的许多人都已阵亡。送士兵上前线，就跟将士兵推入鬼门关一样令人不堪

忍受。

另外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就是往前推进。第一天推进100码，第二天早上起来，数一数少了多少人，然后再往前推进。

这位中尉所说的100码背后，是整整500人的伤亡。可以说，前进的道路都是用战友的生命和鲜血堆积起来的，这听起来非常残酷，可又别无他法。

伤亡的不断增加，使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乃至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之间的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重新浮出水面。当尼米兹回国述职时，旧金山一家报纸在头版发表社论，认为美军在硫磺岛损失惨重，“在真正打到日本的要害地区前，有被拖垮的危险”。该报还暗示损失大的原因是海军和陆战队方面领导无方，是在用美国子弟的生命做不必要的冒险，而如果让“美国最优秀、最成功的战略家”麦克阿瑟来指挥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智力和策略都胜过日本人，能猜透日本人的心事，比日本人想得更远”。基于这个理由，报纸呼吁应该把太平洋战场的最高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

这种带有中伤式的说法令尼米兹十分不满，同时也使知晓内情的陆战队官兵怒不可遏。其实，陆战队本身也一直在设法减少各条战线的伤亡。但是中部高地地形复杂，不像折钵山那样是单独的一座山，在两军阵地犬牙交错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指望用大面积投放凝固汽油弹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伤兵在离开硫磺岛的登陆艇上。陆战队飞得还不高，但跌得已经很重

在中部高地，解决日军地堡的现行办法一般分两种。比较容易发现和接近的地堡，可以靠火焰喷射器、飞机火箭、榴弹炮、越野卡车上发射的火箭筒来摧毁。其中最有效的武器除了火焰喷射器，就是飞机火箭。只要地面人员精确地测定地堡方位，为飞行员指明目标，飞机就能成功地用火箭将地堡送上天。

难以接近的地堡，则须先用混凝土堵塞岩洞口，再用开山机、推土机卷起几立方米的泥土，将岩洞予以完全覆盖。后一种办法的缺陷是，由于日军在建造地堡时“狡兔三窟”，封一个洞口往往难以奏效，日军或者从其他洞口继续出入，或者在美军离去后想方设法掘开被封的洞口。

针对这一情况，先前媒体提出的使用毒气的方案再次被搬上桌面。这次系由马歇尔办公室郑重提出建议，即在封闭地堡之前，美军是否还要向地堡内灌入毒气。

当时美国军火库已储存了大量毒气，只要开禁，马上就可以动用，但是马歇尔的建议仍然遭到了否决。罗斯福和尼米兹一方面还是认为“美国不应首先违反《日内瓦公约》”，另一方面，他们也投鼠忌器，害怕日军得到消息后，会对美军战俘实施可怕的报复行动。

尼米兹非常清楚地知道，若不使用毒气等非常措施，将因此“丧失许多优秀的海军陆战队员”，然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

★更多地耍心机

3月1日，美军终于攻占了二号机场和岛上最大的定居点元山村。然而史密斯所说的十天之期早已过去，日本人还占据着硫黄岛的很多地方。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就是一号机场的启用，海军工程营已将跑道修复并延长至900米。

3月3日，第一架美军飞机在泥泞的一号机场跑道着陆。这是一架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C-47医用飞机，机上满载着药品和邮件。之后飞来的是一架大型运输机，为岛上美军带来了两吨半的迫击炮弹。

3月4日，一架刚刚轰炸过东京返航时发生故障的B-29在硫黄岛紧急降落。排除故障后，B-29又安全飞回塞班岛。硫黄岛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陆战队的鲜血没有白流，一直站在旗舰上观战的斯普鲁恩斯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了他下决心占领该岛的决策是正确的。

同一天，栗林通过设于父岛的电台向大本营发去了一封内容很长的电报，实际上是一封告急电。

硫黄岛战没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栗林已经认识到，他取得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在这座岛上，美军固然精疲力尽，可日军也拼得差不多了，栗林告知东京，他的部队“已丧失大部分火炮、坦克和三分之二的

军官”。也许他还可以凭着北部高原的天险再拖一段时间，可胜利已基本不能考虑在内了。

硫黄岛与东京不过相隔570海里，栗林希望大本营能及时向他伸出援手：船只、大炮、飞机，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足够数量的生力军，这样他才有把握击败疲兵久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栗林很直白地说：“把这些东西送给我，我才能守住这个岛屿，否则我就无能为力了。”

硫黄岛与东京的距离确实不远，可是大本营在援救方面也真的是毫无办法。联合舰队的舰艇早已大部分沉入了海底，大本营就算表现一下姿态也做不到。没有船只，武器和部队自然都无法运往硫黄岛。

联合舰队能做的，只是派特攻机趁晚上发动袭击。特攻机一批批偷偷地进入硫黄岛海域，有时一晚上要来好几次，美军在硫黄岛上不断发出空袭警报，使得岛上的陆战队都感到十分紧张。不过在这么多次出击中，“神风敢死队”只有三次闯过美军战斗机的拦截线，其中两次算是真正投了弹，但造成损失的最多也不过是美舰，岛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栗林和部下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为了继续与美军打持久战，他们只能更多地耍心机。美军的攻击有一个通常程序，即先用飞机轰炸，继之舰炮轰击，接着地面炮火射击，最后才是步兵冲击。掌握这个规律后，当前面三个前奏开始时，日军总是一声不响地藏匿在岩洞和坑道里，以躲避美军的炮火，一俟炮声停止，他们马上就进入阻击阵地，时间之快可以用分秒来计算。采用这个方法，日军的阻击效力发挥到了最高限度，美军攻势常常因此瓦解。



陆战队用炸药包炸开的一座碉堡。日本兵尸体横陈的景象，显然让站在沙坑旁的这名军人感到了惊悚和害怕

应该说，日本人是比较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但更擅长此道的还得数美国人。3月7日拂晓，美军采取了一种新式的攻击方法，步兵事先不做任何准备，就借助黎明前的黑夜，一鼓作气冲上始终难以攻克的362高地，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在阻击阵地已被美军发现的情况下，日军再施一计。当陆战队准备召唤后方炮兵，用火力来摧毁日军阵地时，面前的日军突然消失了，那情景就好像是土行孙玩地遁术，仿佛是地面把这些日本兵全给吞食了。

炮弹浪费了，但日本兵其实并没有走远，他们躲进了伪装得很好的地下坑道，不声不响地潜伏着。一旦美军不知不觉中闯入他们的狩猎范围，也就是距离只有几米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开火，这样不仅能做到弹无虚发，而且可以最有效地隐蔽自己——被打死的人永远不可能发现和报告杀手的藏身之所！

有时，这些岩洞甚至就在美军的脚底下。美军一个上尉连长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作战，没想到山坡下的岩洞里就藏着日本兵，而且拥有一门75毫米山炮，炮声一响，把这位连长震得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本掩体为私人财产

美军的伤亡数字已达到了瘟疫流行时的程度，截至3月4日，共伤亡16000人，其中约3000人阵亡，战斗持续的时间也大大超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预计。

不断累加的伤亡和疲惫，使美军许多部队的作战效率降到了原有标准的一半，甚至更少。按照美军的习惯，很注意让前线部队进行休息和调整，但由于兵员越来越少，休息的时间也越来越难以保证。

实际上，在硫黄岛的所谓休息，也只不过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日军的炮火可以覆盖整个岛屿，不管前线突击部队，还是28团这样的军预备队，都没法完完全全地睡个好觉。

好在陆战队员都天生具有一种乐观和幽默的精神，这使得他们能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在美军的岩沿里和掩体外，到处都贴着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语录：



两名陆战队员将火焰喷射器对准阻碍他们前进的日军防御工事。因目标过于显眼，火焰喷射手往往会成为敌方狙击手的活靶，同时他们也很少成为战俘，作为报复，被俘虏的火焰喷射手通常会被就地枪决

这里是折钵山不动产公司，海景秀丽，凉爽宜人，可以每夜免费看烟火！

本客栈不日开张，我们希望专门用以招待美军！

请注意，本掩体为私人财产，并非联邦房建局资助建成。本掩体并非为舒适而是为争速度而建！

美军强大的财力和资源，也为陆战队的这种乐观精神提供了坚强后盾。停泊在硫黄岛海面的支援舰队所载的食物，足够亚特兰大所有市民吃上一个月，光带来的香烟就有一亿支，保证每个陆战队员身后都有1322磅的粮食补给，想抽香烟也应有尽有。

相比之下，岛上剩下的大约7000名日军就可怜了。整个硫黄岛战役期间，大本营为岛上部队运送给养的行动只成功过一次，那是一次夜间空投。飞机投下了装有药品和弹药的降落伞，代价是三架日机被岛上的美军夜间战斗机击落。

日军的饮水、食品和弹药严重短缺，别的还好说，最要命的是硫黄岛上没有淡水，主要依赖收集雨水。即便在美军登陆之前，像栗林这样的最高指挥官，平时也只有一杯水可用以洗脸，实际上也只是拿来擦擦

眼睛。然后他的副官再用这杯水洗脸，副官洗完后，栗林还要留着它上厕所后用。栗林曾在家信中说，他每次视察完防御阵地后，都梦想着能喝到一杯凉水。

但栗林已经算不错了，给他的水是按指挥官的标准配置的，一般来说，士兵们还没有这么多水可用呢。尤其到了战时，日军成天钻到挖得很深的地下坑道里。硫黄岛本身就不是一个冷却得很好的火山岛，地下一直不断往上喷发热力。一些美军陆战队员甚至利用这种热量来煮咖啡，洗热水澡，而当他们享受这一切的时候，地下那些日本兵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这就叫贫莫与富斗。打到最后，大家拼的还是本钱，本钱不够，就是把泥菩萨叫醒也不顶用。3月7日，美军发动总攻。担任中央突破任务的陆战三师按照罗盘方向推进，遇到实在难以突破的日军阵地就绕过去，这使得他们从日军的坚固防线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三师的狂飙突进，将岛上日军一剖两半。接替大须贺应担任旅团长的千田贞季少将、海军警备队司令井上左马二大佐都认为，局势已毫无希望。尤其是井上，他对折钵山顶的那面星条旗非常在意，并对千田分析说，美军在一号机场的守卫一定非常薄弱，他的海军部队可以渗透进美军防线，到达机场后，先摧毁停在机场上的B-29，然后登上折钵山，换上日本的膏药旗，那该是多光彩的一件事。

井上的话很对千田的路子，他随即致电栗林，请求允许他发起最后的总攻。栗林向来视坚守阵地打持久战为守岛宝典，部下如此愚蠢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几乎把他气疯了。他否决了这一计划，并告诉千田，离开岩洞只会空耗兵力，加速硫黄岛的失守。

千田比他的前任还有个性，根本不想听上司的，而且他也实在受不了钻岩洞的生活了。在千田那像迷宫一样闷热的指挥部里，温度已经达到48℃，跟蒸笼一般，与其被活活蒸死，还不如出去碰碰运气呢——运气走时，固然潮水似的往下退；运气来时，说不定也能火焰似的往上升。

一直想出去，从未实现过，如今一定得试试。3月8日晚，千田把旅团全体军官召集到指挥部，宣读了自己所拟的总攻命令，决定主动向美军发起攻击，“我本人将始终冲在诸位之前”。

千田拿出一杯水，让军官们彼此传递，以示接受命令。谢过众人之后，千田说：“咱们在东京靖国神社再会吧！”

千田是要在次日，也就是3月9日动手，但是他的命令在以口信方式传送到一英里外的海军警备队司令部时，却出现了错误，变成了当晚发动总攻。原因是12月8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从那以后，每个月的8日都被日本人认为具有特殊意义。井上方面毫不怀疑，3月8日当晚就是个好日子。

按照井上转发的命令，从各部队凑集的约1500名海军官兵，拿着步枪、手榴弹、轻机枪乃至竹枪，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朝出发线摸去。

海军少尉大曲觉是“炸弹火箭”的负责人，在硫黄岛之战头几天，就是他率领“炸弹火箭”部队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杀伤。当时他正带着140人在一个22米的岩洞里屯守，他接到的命令是把部队带到二号与三号机场之间的海军基地，与其他部队会合。

离开岩洞后，由于不断遭到美军火炮和迫击炮的攻击，加上迷了路，大曲到达目的地时，他的部队只剩下了15人。海军警备队原计划调集的1500人自然也大大缩水。

到了午夜，这一千多名士兵便向陆战四师23团的前线阵地展开了冲锋，所有人身上都挂满了手雷和炸药包以及其他各种爆炸物，没有一个人做了生还的准备。

★错误的夜袭战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自杀式的攻击，但又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万岁冲锋。千田和井上的计划不是像蛮牛那样横冲直撞，冲到哪儿是哪儿，而是做有目的的大规模渗透，即在穿过美军防线深入其后方地区后，尽可能地破坏美军一切设备和物资，比如补给仓库、坦克、摩托化运输工具等。

计划订得很好，但是由于缺乏组织纪律，士兵们冲锋时全在高喊“万岁”，就算美军原先都在睡觉，他们这么一嚷嚷，也都被吵醒了。

美军陆战队员从新兵开始就接受过严格的战斗训练，即便勤杂人员也具有一定的战斗素养，在发现对方发动突然的夜袭战后，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卧倒，并向任何移动的目标开火。

美军还向日军必经之地发射了照明弹，借助照明弹的光亮用火炮对暴露的日军进行射击。借着照明弹望去，迫击炮弹炸起一根根泥灰柱，日军被炮弹和子弹包围，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惨叫怪叫，其凄惨景象让置身其间的人们恍如已脱离了人间。



经过激烈战火的洗礼，硫黄岛早已面目全非，连山上的树木都显得格外狰狞

参加夜袭的日军都知道他们的任务不是冲进美军的防御阵地，而是绕过去，到对方的后方营地去捣乱。有许多日本兵如愿以偿，可悲的是他们碰到了更多的岩洞和地下坑道，那些原先都是日本人的“专利”，现在却遭到“盗版”，被美军据为己有了。

美军在日军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变成适合自身的掩体。在美军后方，从指挥所到勤务部队、预备队，全都有这样的保护工事。

这一次，变成了日本人在地上，美国人在地下。美军也像过去他们的对手做的那样，死守在原地不动，等到日军走近了，再用强大的火力把敌人撕成碎片。

大曲少尉没能绕过防御线，他和他那15个兵躲在弹坑里或岩石后边，被美军的机枪压得一动都不能动，整整一个小时后才偷偷溜回了原来驻守的岩洞。

大曲认为他的海军战友可能已夺回了折钵山，而自己却没有参加，想想实在不甘心，于是又串联了几百人，准备找一个陆军军官带路，重返夜袭场。他们好不容易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一个陆军单位，但是洞里的人都说不知道当天晚上有什么总攻。

我们海军在那里被美国人打得跟肉末似的，你们作为发起人，居然说不知道？大曲怒不可遏，他指责这些陆军临阵脱逃，说着说着，几乎要与一个陆军大尉大打出手。

这支日本陆军属于第26坦克联队本部。所谓坦克联队，当然早已是一个没有坦克可用的步战部队。联队副官闻讯赶来，他告诉大曲，不会再有什么总攻了，千田的命令已被栗林取消。

这时联队长西竹一中佐也走了出来。西竹一出身名门，在日本是个男爵，也是当时日本最有名的骑手，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与他的爱马曾获得过个人跳越障碍冠军。他不仅证明了副官的说法，而且希望大曲及其部队能留下来，给他充当补充部队。

大曲仍然不相信总攻已经取消，更不愿意就这么把部队交给西竹一——你给了他，就算是他的，再用就是冤家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独自带着去参加总攻呢。

西竹一以为凭自己的身份和面子，大曲一定会屁颠儿屁颠儿地立即表示顺从和追随，没想到对方这么不识趣，于是便没好气地撂了一句话：“如果谁要想死，随时都可以去死，这里离美军阵地只有50米！”

大曲恨恨返回，但是当他把部队集合起来时，才认识到参加总攻已经来不及了。大曲十分沮丧，他只有15个兵，要独立守岩洞都很难，想来想去，还是把部队交给了西竹一。

至于大曲自己，已经受够了“山洞战术”，他向西竹一提出，他自愿充当“人肉炸弹”，去炸美军的坦克履带。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几天内就会轮到他。

到了第二天拂晓，渗入美军防线和后方的日本兵已经到处都是，最大渗透距离已达1600米。但是他们既没能把美军的防线切断，也无法使美军的后方陷入混乱，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战术价值，只不过是让他们自己陷入绝境而已。



陆战队员在展示缴获的日军旗帜。日军把他们的旗帜看得很重要，旗帜被缴获，往往是一个成建制日军单位已被歼灭的证明

这次错误的夜袭被彻底粉碎，日军至少伤亡了1000人。栗林白白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给他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栗林虽然阻止了总攻击计划，却留不住发起人千田的心。3月9日晚，千田把附近部队集中起来，他两手各拿一颗手榴弹，头上裹着一条涂有膏药旗标志的白布条，率领一帮人冲锋了。

不出栗林所料，攻击依然毫无作用和价值，包括千田在内的出击者几乎全部战死。

当天下午，陆战三师攻至西海岸，占据了一段约为800米的海岸。21团一营最先到达海岸边，陆战队员们用海水洗脸，光着脚丫在海浪中嬉戏。作为战绩的证据，该营营长还在一个军用水壶里装满海水，并在水壶外面贴上“只供检验不能饮用”的标签，派人送给了师长厄金斯少将。

★死亡谷

3月10日，陆战三师在将日军防线截为两段后，开始向两边扩张战果，以策应四师、五师的攻击。

按照史密斯的判断标准，硫黄岛战斗已经告一段落。他通知海军，他不再需要舰队的帮助，岛上机场即可为陆战队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鉴于舰队长时间停留在硫黄岛海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斯普鲁恩斯的航母编队和特纳的支援舰队都陆续返回到了基地。而他们的舰载机则依托岛上机场，对已经光秃秃、乱七八糟的硫黄岛继续进行常规性的轰炸。

日军的标准与史密斯完全不同，尽管他们的防御态势相当不利，仍依托工事死战不降，尤其在栗林直接指挥的“死亡谷”，抵抗最为激烈。

栗林对全岛地形非常熟悉，他选择的“死亡谷”位于北部高原的南端，处在一个四面峭壁的崎岖峡谷内。谷地内设有许多大小炮位，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发射，所有岩洞都用钢铁和水泥予以加固，中间用复杂的地道相连。对于这种坚固据点，美军的大炮和坦克无从发挥威力，在重火器失去作用后，战斗完全变成了双方步兵之间的苦战。

主攻“死亡谷”的是陆战五师。该师28团在肃清折钵山的日军后早已归建，所以五师的建制是齐全的。但由于战斗激烈，其兵员损耗非常大，三个步兵团的平均伤亡比例为75%，只剩下了一个骨架子，所补充的都是零星杂牌的人员，比如新来的补充兵，或者师部的文书、炊事兵、技术兵、卡车司机等，包括在这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只能当步兵用的炮兵。

一天一天，一次一次，勇敢的士兵们爬下“死亡谷”战斗，许多人下去后就再也没能上来。日军往往会先任由他们进入谷地，再用炮弹将他们炸得粉碎。在接连不断的血战中，五师一个营作为战斗力量再也不复存在，另一个营在几天内损失了三个营长，其中一个被砍了头，一个踩了地雷，最后一个失去了左臂。幸存的官兵全都疲惫不堪，许多人因为长时间苦战，已经变得心理失常。

美军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吞噬他们生命的“死亡谷”。装甲护身的开山机经过连续挖掘，终于挖掘出一条道路，让喷火坦克开了进去。

这种喷火坦克系由M4“谢尔曼”坦克改装而成，其实主要就是将坦克火炮拆除，装上了重型火焰喷射器。在“死亡谷”，喷火坦克一天要消耗1万加仑的油料，日军的地堡渐渐吃不住劲了。接着，陆战三师也赶来支援。两个陆战师协力共进，日军控制范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

日本海军少尉大野利彦刚刚大学毕业，在硫黄岛出任高射炮台台长，他原来有54个士兵，此时被打得只剩下5个。六个人全都挤在一个三米见方的地堡里，地堡的出入口已被堵死，他们只能从炮眼中爬进爬出。

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两箱压缩饼干和糖果，还有三大袋砂糖以及半桶淡水，这让大野欣喜不已。本想先吃上一顿再说，但众人实在都太困了，趁着美军进攻的间隙，他们往水泥地上一躺，便呼呼睡了过去。

突然，大野被外面传来的声音惊醒了。他爬起来顺着炮眼向外望去，看到了一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钢盔。



美军正在“死亡谷”中捣毁一个洞穴据点，这个据点由三层碉堡组成，易守难攻

不好，美国人又杀过来了！大野急忙拔出手枪，再看，钢盔已经消失了，随后他听到了滋滋声，美军从炮眼里塞进来的一颗手雷落在了水泥地上。

一名士兵眼疾手快，起身跳到大野前面，将毯子往手雷上一盖。手雷爆炸了，但因为被毯子盖住，弹片没有飞溅，也没有人受伤。

美军塞完了手雷，又试图将一束炸药棒塞进来。大野抓起毯子塞进炮眼，想要用它把炸药棒往外推——光推是推不出去的，不过至少可以为工事里的人争取一点儿躲避的时间。

在感到双手乏力后，大野纵身往后一跳，身子紧贴着墙，喊了一声“注意”。听到他的声音，众人都用拇指塞住耳朵，中指堵住鼻孔，其余两指捂住嘴巴，准备好迎接炸药棒的爆炸。

炸药棒爆炸了，刹那间，整个工事好像离开了地面一般，大野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啊！”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通道口已经被炸掉了，工事里浓烟滚滚。大野问部下们：“你们没事吧？”

只有一个士兵呻吟着做出了回答。顺着通道口射进的一束光线，大野看到这个士兵的头上在流血，沙子如同胡椒粉一般落在他的皮肤上。

外面的人影挡住了亮光，是一个美军陆战队员正向下探视，察看炸药棒的效果以及还有没有活着的人。

大野忙用手捂住受伤士兵的嘴。美军没有发现他们，转身对付下一个地堡去了。

大野所在的地堡是一个例证，从这时起，包括“死亡谷”在内，日军已无法进行大规模阻击，只能人自为战地组织小股抵抗。

★这是一次赌博

英雄惜英雄。单从职业军人的角度，美军对栗林坚忍的意志和巧妙的作战方式还是很佩服的，但他们更希望到这一步，对方能够罢手，以减少彼此无谓的伤亡。

陆战四师师长凯兹少将第一个向栗林发出劝降信，信中首先对他的无畏精神和英勇作战表示了敬意，接着说明，即使他继续抵抗，也毫无取胜的可能，只能徒然地使更多的生命牺牲。凯兹保证栗林所部只要停止抵抗，就能依照《日内瓦公约》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

栗林对此不予理睬，他通过无线电告诉在父岛进行联络的堀江：“我对这种幼稚的把戏嗤之以鼻。”

劝降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美军只能继续加强进攻。3月16日，又有800余日军被歼灭，史密斯当天宣布美军已占领硫磺岛。与此同时，日军残部依然在抵抗，有的地方战斗还相当激烈。栗林从硫磺岛发电：“战斗已接近尾声，老天也在为我军官兵的英勇顽强掉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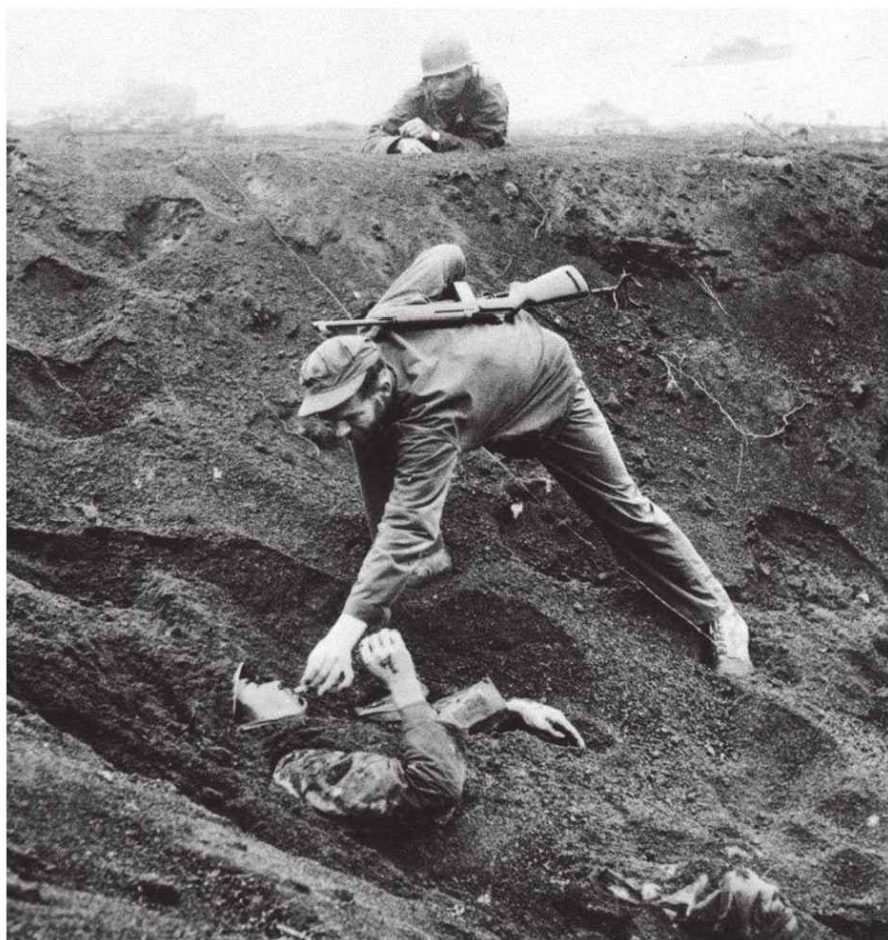
于是，陆战三师师长厄金斯少将开始做第二次尝试。厄金斯想的比凯兹更周到，因为栗林过去曾向他的部下达过死战到底的命令，现在要他站出来投降，对一位讲信用的战将来说，未免有点儿说不过去，起码没法自圆其说啊。

厄金斯决定另辟蹊径，给145联队的联队长池田益雄大佐写劝降信。145联队仍是防守“死亡谷”的主力，只要池田有所动摇，厄金斯估计栗林就有台阶可下了。

厄金斯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刚刚被俘的两名日本兵。这两个人都隶属于145联队，知道自己联队指挥所的大致地点。

日军习惯残酷地对待所有战俘，他们认为如果是美军俘虏了他们，对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然而等到真正被俘后，日俘们才发现事实并

不是这样，美军给予他们的是人道主义待遇。一个硫黄岛上的日俘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指美军）对我们很人道，日美之间的差别竟如此巨大。”



要在战场上俘获一名日军士兵并不容易，一般都是在日本兵受伤或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照片中，因为害怕日本兵会拉手雷自爆，陆战队员小心翼翼地给了他一根烟，以示优待俘虏

另一名日俘原以为如果他向美军投降就会被砍头，结果不但没有砍头，美军还给他治伤，给他喝可乐。他很真诚地对看押的美国兵说：“我们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都要求为天皇效忠，军队把我们看得微不足道，像被踩在脚底的小虫子。我们以为美国人也会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像虫子一样对待我们，但美军救了我的命。”

派去送信的两名日本兵的心情与之相符，感动之余，他们自愿冒着危险担当信使。不过，为了让他们不会因此受到上级的责难甚至惩罚，厄金斯还是在劝降信上特别做了补充，申明两名日本兵被俘的时候已经

失去了知觉，而且手上也没有武器，同时如果有必要，他们仍有为祖国牺牲的决心。

陆战三师的很多参谋人员和军官都不看好此次劝降行动，劝厄金斯放弃。因为他们认为那两个日本兵被俘没多长时间，能不能信任还是个问题，一旦脱离美军的掌握，势必一去不归。

日俘逃走还是小事。出发前，厄金斯为他们配备了一套无线电对讲机，这在当时的美军中都算是最新设备，两个日俘学了两个小时才学会。参谋们就怕这一重要设备就此落入日军手中，对讲机的内部构造也会泄露给日本人。

如果两个日俘很重要，厄金斯当然会有所顾忌，但栗林的保密意识很强，自从美军登陆之后，他便尽量销毁一切含有情报内容的内部文件，就算是各部队的指挥所，在美军占领之前，也会先行炸毁。在硫磺岛的日军中，别说普通士兵，就是一般基层军官也无法掌握总体部署，所以日本兵被俘后虽然很愿意合作，却提供不了多少有价值的情报。

基于这个原因，厄金斯认为即便两个日俘真的不再回来，对美军而言，也不是一个重大损失。至于那套对讲机，地堡内的日军短时间内不可能琢磨出什么来，应该不会对美军造成危害。

这是一次赌博，赌赢了，收获丰厚；赌输了，不过是小亏了那么一点儿，完全值得干一把。

★他们是我的人

两个日俘走出美军防线不久，就碰到了个饿得半死的日本兵。带头的日俘在对讲机中的呼号为“朱”，“朱”利用口袋里的美国香烟和干粮，轻而易举地就说降了对方。当这个日本兵自己走到美军前哨阵地时，嘴里还嚼着“朱”给他的饼干呢。

日军要求士兵绝对和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命令，军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士兵进行体罚。这种训练方式不仅破坏了士兵的思维能力，也把他们转变成为“靠条件反射盲目执行命令”的人。实际上，只要摆脱了军队体制的束缚，有些日本兵是很聪明的，也很善于随机应变，比如“朱”就是这样。在两个人继续前进的过程中，“朱”发现一个岩洞里躲着六个日本兵，看样子，这六个日本兵并无投降的打算。于是“朱”赶快说，他们是从美军阵地上逃回来的，对讲机、香烟、干粮也都是抢来的，而其他人则已在与美军的肉搏战中丢了性命。

换句话说，他们还是逃出虎穴的英雄，靠这套谎话，两个人居然成功地蒙混了过去。不久，另一名日俘不小心摔断了腿，只好停下来休息，“朱”继续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朱”所说的145联队指挥所距离美军前线仅500多米，但他们出发六个小时后，“朱”才通过对讲机报告，他已到达目的地。接着美军便失去了“朱”的消息，而且整整一个晚上音信皆无。大家都认为“朱”不会回来了，就连原先最乐观的人也都不再抱有希望了。

然而“朱”并没有背弃自己的使命。145联队指挥所所在的那个岩洞里挤满了日本兵，当晚，“朱”很难接近指挥官，于是他找到了池田联队长的传令兵，请其把劝降书代交给池田。



日军战俘正在吃着美国士兵给他们的军用口粮。日本兵在战场上不肯投降，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在被俘后，一旦受到出乎意料的优待，他们转变的速度也很快，从太平洋战场到中国战场，都是如此

“朱”守在岩洞边等候，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他越来越紧张，生怕出现什么不测。最后传令兵居然回来了，并告知大佐正在开会，信件已经交给了另外一位副官，副官答应马上代为转送。

这下子，“朱”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在岩洞里待下去了。他从岩洞里溜了出去，回头找到了另一个同伴。

时已拂晓，两个人可以回去复命了，但他们觉得此行还未有着落，对不起厄金斯的嘱托，遂决定继续留在日军防线里，用对讲机为美军炮兵指示射击目标。

陆战三师终于又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朱”的声音，在那一整天中，两名日俘都在指示目标。这工作相当危险，除了两个人可能被日军发现外，炮弹有时也会落在他们附近。

到黄昏时分，“朱”才告知师部，他们准备回来了，请前哨阵地注意迎接，但前哨阵地一直没有看到他们。直到第二天一早，陆战五师师部打来电话，说有两个日本兵由敌方区域进入了他们的防线，已经被当作战俘收容了起来。让他们诧异的是，这两个人虽然是地道的日本人，也不会说英语，却携带着一部美国最新式的对讲机。

五师师部叫来了翻译官，翻译官一问，他们说自己是陆战三师的人，对讲机是陆战三师师长厄金斯亲手交给他们的，除非接到厄金斯本人的直接命令，否则他们宁死也不会把对讲机交出来。

厄金斯得知后，马上亲自接过电话说：“没错，他们是我的人。”

给池田的信同样没有任何回音，池田到底是否收到了信以及他的反应如何，没有人知道，因为后来和池田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3月21日，父岛的堀江通知栗林，他已经被晋升为大将，日本国内报纸均赞扬他的英勇防守是对全体国民的一个巨大鼓舞。栗林则通过堀江向东京报告，顽抗仍在继续：“我们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但是士气仍然高昂。”

2月至3月的30天，是太平洋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美日两军的伤亡人数曲线陡然上升，整个二战期间的伤亡人数也再次达到最高点。

3月24日，美军将残余日军压缩至岛北部约2100平方米的狭小范围内。这是史密斯宣布占领硫黄岛之后，又经过整整一周的激战才得到的结果。

★最艰苦的一仗

为了安抚美国民众对于巨大伤亡的忧虑，美军重新申明占领硫黄岛，并在一处被炸毁了的日军碉堡旁举行了简短的升旗仪式。

一名上校代表尼米兹宣读占领告示，随即三名陆战队员将一面国旗拴在一根24米长的杆子上，在司号兵吹起的升旗曲中，他们升起了国旗。

与上次在折钵山顶升旗后的欢声雷动相比，这次升旗仪式完毕后，没有人交谈——就在上校宣读占领告示的时候，硫黄岛北部的隆隆炮声几乎打断了他的发言，所有在场的人心情都无比沉重。

主持仪式的史密斯含着眼泪对副官说：“这是迄今为止最艰苦的一仗。”

在“死亡谷”的地下深处，栗林也举行了一场处理旗帜的仪式，不过他不是升旗，而是焚毁军旗，销毁密码本，准备实施最后的决死反击。



在升旗仪式上，美军官兵向高高飘扬的旗帜敬礼。举行这次仪式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实际上岛上的战斗并未停止

当天下午5点35分，栗林向东京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报：“战局到了最后关头，目前已弹尽粮绝，（但是）想起祖国对我恩重如山，我粉身碎骨，毫不后悔。除非夺回本岛，否则日本将永无宁日。我真诚希望，

我的魂魄在皇军卷土重来之日担任先锋。”

栗林以最后一道命令激励他的士兵：“我们要插入敌人内部去把他们消灭。我们要抱紧炸弹，冲向敌人的坦克，把它们炸毁。我们的每一发炮弹都要不失误地打死敌人。”

类似“圣战誓言”式的口号被再次提出：“我们死一个人，就要敌人死十个，人人都要把它当作任务来完成，谁也不准再考虑自己的生命。本人将始终在诸位前面！”

3月25日，栗林派人设法通知散布在岛上的每一个日本兵，只要还能够行动的，须携带武器于夜间在三号机场附近的山区集合。

当天日落前，父岛的堀江收到了栗林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而且是明码：“父岛全体官兵们，永别了。”

接到栗林的通知后，海军守备队的市丸少将把尚能战斗的60名部下召集到自己的地下岩洞里。他发表讲话说：“本岛失陷意味着美国佬的军靴不久将踩上我们的祖国，然而诸君是日本武士，切不可急于求死，要趾高气扬地活着，尽量杀敌，为七生报国而战。谢谢。”

在蜗居岩洞的这段日子里，市丸想得还挺多，他专门写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认为是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不是日本：“从你的所作所为来看，白种人正以牺牲有色人种为代价，独占世界之成果。”

是啊，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完全可以在亚洲称王称霸，所谓“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走哪儿灭哪儿，那该多惬意啊。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市丸很委屈地说道：“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你要把原属于东方的东西归还给东方而已。”

只有到了这一步，日本人才觉得自己晦气。他们从没有认真想一想，若不是自己贪心，得了一千非要一万，以及习惯于把承诺别人的事抛到东洋大海，如今又怎会落得如此狼狈？

就在午夜前半小时，市丸将近百名伤员留在洞内，自己与那60人离开了山洞。他们刚刚出洞，就遭到美军大炮、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最后连同市丸在内，仅剩十余人到达集结点。

在指定的集结点，栗林凑齐了350人的海陆军队队伍，这些人手中既有自己的武器和干粮，也有从美军手里抢来的武器和干粮。3月26日凌晨，他们趁着夜色，绕过美军阵地和巡逻队，向美军后方袭来。

与十天前相比，美军的警惕性已经大为降低，尤其是后方人员，以为战斗即将结束，完全想不到会大祸临头。日军潜入二号机场不远处的美军宿营地时，营帐里的人都在呼呼大睡，有些人当场被打死在板床上，到死连被谁打死的都还不知道。

袭击者全都半裸着身体，一路上见什么毁什么，如果营帐里住的全是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也许他们就能杀光所有人，然后占领二号机场了。因为这些美军地勤人员没有受过地面作战的训练，就算是捡到一支枪，也只会朝四面八方乱射一气。

美军的幸运之处在于，日军的攻击重点恰好集中在第五工兵营头上。第五工兵营担负着管理滩头的任务，但他们接受工兵专门训练之前，都接受过战斗兵的训练，知道如何加强警卫和应付袭击。在黑暗中，他们各自为战，对偷袭的日军实施了反击。

夜战中让美军最头疼的是分不清敌我。参加袭击的日军都是富有经验和战斗纪律性的老兵，作战时不狂呼乱喊，不随意暴露自己的位置。相反，除工兵营之外的其他美军人员在混乱和惊恐中到处乱钻乱跑，影响了工兵营的射击。

不过天亮之后，这些问题便不存在了。附近的陆战队闻讯赶来，会同工兵营进行毫不留情的猎杀，现场留下了223具日军尸体，其中196具都在第五工兵营的范围内。

经过仔细检查，美军在遗体中找到了40把军刀，说明许多日军军官都参加了偷袭战，但没有一具死尸是栗林。后来证实，栗林带伤和他的参谋中根兼次大佐一起逃回了岩洞。

完成了最后一搏，栗林认为自己死期已至。当天清晨，他面向北，朝天皇皇宫方向跪了下来，叩拜三次后，他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腹部。中根见栗林的头垂了下来，便举起军刀朝他的脖子砍了下去。

中根掩埋了栗林的尸体，把事情告知栗林的参谋长高石正大佐。高石与中根一起回到栗林的切腹地点，双双开枪自杀。

市丸也得知了栗林的死讯，当晚他带着十个日本兵冲出岩洞，向美军发起自杀式冲锋，被美军机枪打得稀烂。

由于岛上日军分布非常散乱，第26坦克联队的西竹一中佐从未接到栗林的反击命令，对袭击一无所知。他自己选定了一个袭击目标，率领着包括大曲在内的200名日本兵独自实施了夜袭。

夜袭时，西中佐手持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使用过的马鞭，胸前口袋里放了一撮赛马的鬃毛，向美军发起了冲锋。结果是他们捅了“马蜂窝”，被袭击的目标不是美军后方单位，而是一线战斗单位。从晚上起，他们就一直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动弹不得，天亮后，美军的手雷更是雨点般地飞来。

西中佐只得重新选择岩洞躲避。这位奥运冠军后来的命运无从得知，原因是和大部分日军军官一样，所部无人幸存。

至此，硫黄岛之战才算真正结束。小矶在广播里称：“硫黄岛的失陷是整个战局中最为不幸的事件。”但是，他很快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民族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人，粉碎敌人的野心。”

栗林的结局，用美军陆战队一位军官的话来说，是“他对他的国家已尽到了职责”。这位身后极尽哀荣，被奉为日本战争英雄的将领，虽然没有真的能够以一个日本兵换取十个美国兵的生命，但他也应该感到满意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硫黄岛之战是唯一攻方伤亡大于守方伤亡的两栖登陆战。

在这场残酷的防御战中，日军阵亡2.2万人，美军伤亡2.8万，美日双方伤亡比率达到了1.23：1。美军平均每天伤亡高达800人，其中陆战三师伤亡60%，陆战四师、五师伤亡75%，史密斯的第五两栖军几乎因此失去了战斗力。



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上建造的阵亡士兵墓地。密密麻麻的墓穴，向人们展示着战斗的残酷和士兵们的牺牲

美军在血战中也充分发挥了英勇精神。硫黄岛战役一下子产生了27位荣誉勋章获得者，尼米兹称赞说：“在硫黄岛上打仗的美国人中，非凡的英勇是他们共同的美德。”

占领硫黄岛之前，美国的对日轰炸行动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既不足以炸得对方跳起脚来，与美国人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也相去甚远。就连李梅都对他的轰炸机部队很不满意：“这支部队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取得多大的轰炸效果。”

如果李梅继续放任这种状态，不光重用他的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会大失所望，整个战略轰炸方案也将被彻底抛弃。再延伸开去，陆军还会失去对B-29的掌控，这种二战中最昂贵的武器非常有可能落入海军之手，从而使得陆军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化为泡影。

他必须得多动动脑子了。

因为患有轻微的面瘫症，李梅似乎永远都紧锁着眉头，在思考着什么，而在旁人的眼中，这位高大健壮的空军将领也确实就是一个思想者。一位部下说起李梅：“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

就轰炸机的性能而言，B-29是无可挑剔的，它拥有飞机发展史上的许多个“最”，即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也最长。阿诺德因此视之为结束战争的银色魔弹，他把爱将李梅从欧洲调来太平洋战场，为的就是要证明B-29有打胜仗的能力，以及美国耗费在B-29制造上的巨额投资能够见到成效。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妖风

战术恰当与否，引起了李梅的反思。当时，美国空军采用的是高空精确轰炸战术，这种轰炸战术在欧洲战场被证明是成功的，由于装上了新的高科技瞄准器——诺登轰炸瞄准器，轰炸机可以精确锁定目标，从五英里的高空一溜烟投下炸弹。李梅曾参与过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对此有切身体会。

可是当高空精确轰炸移至日本时，却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的现象。B-29的飞行员常常会被一种神秘风暴袭击，变得无所适从：如果B-29与风向垂直飞行，飞机就会向两边“滑动”，脱离原有的攻击区域；如果逆风飞行，飞机就成了不会移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击中；如果顺风而飞，速度又太快，根本没法使用诺登瞄准器进行瞄准。

这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妖风有一个学术名词，叫气流风。日本自恃有神风护佑，气流风发作时，真像有众神发威在保护着这个“日出之国”。

怪力乱神那一套，不是李梅需要考虑的，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避开不利条件——既然气流风在高空才会出现，那我们就到低空去！



这架B-29轰炸机在轰炸日本本土时遭到猛烈攻击，导致液压系统损坏刹车锁死，在降落的时候断成两截。B-29的一大优势就是飞得高，地面高射炮中只有口径最大的才能达到它的飞行高度，若降低高度，必然会让B-29面临极大危险

听说要实施低空轰炸，B-29的飞行员全给吓傻了。为什么要高空轰炸？无他，就是要防止被地面炮火击中。飞行员在三万英尺的高度盘旋时，可以通过俯视地面来看清高射炮阵地向他们射击的情况。现在倒好，等于是直接飞进对方的黑色炮火圈了，这就好像是让士兵突然离开散兵坑和掩体，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猛冲一样。

这是要让我们去送死，去自杀啊！

李梅解释说，他不是让大家白天去轰炸，是晚上去。日军夜间防空火力极其薄弱，正好乘虚而入，而且晚上也不可能遇到大量日军战斗机的拦截。

这么说了，大家还是怕。美军的高射炮专家也告诉李梅，这么做将失去70%的B-29轰炸机。

可李梅不但真的要去做，还推出了更为大胆的举动，他下令卸除

B-29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这样每架飞机就可以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那种在美军攻占硫磺岛的折钵山时，曾产生过令人毛骨悚然效果的新型燃烧弹。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著名的空军理论家米切尔就曾预言，美国会用燃烧弹来收拾日本。原因是日本城市密集，纸张、木头和其他易燃的建筑物遍地皆是，只要将燃烧弹投射到这些最易遭到攻击的大片目标上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整个城市化为灰烬。

1940年初，在中国一手创建“飞虎队”的陈纳德致信阿诺德，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指出，只需出动500架美军飞机，向本州和九州投掷燃烧弹，就能烧毁日本的工业心脏。

阿诺德回信说可不能这么干，美机应该打击军事目标，怎么能随便空袭城市和平民呢？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已经变成了像魔鬼一样的国家，“美国就像狼群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很少有美国人在意轰炸行动是否野蛮了。可是阿诺德和他的陆军航空兵还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主张“理想轰炸区域应该包括合法的军事目标或者是离军事目标最近的地方”。

李梅的办法是先斩后奏。在实施夜间低空轰炸和使用凝固汽油弹之前，相关计划，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给华盛顿方面和阿诺德。

阿诺德于李梅有知遇之恩，他不能因为计划的失败而坑了这位上司。他已经想好了，只要不预先向阿诺德报告，阿诺德就可以不因此承担责任，一旦计划失败，劳而无功，那么后果至多也只是自己被免职或上军事法庭而已，阿诺德还可以指派他人接替，并有机会从中获取想要的战果。

日本大部分是山区，工业和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美国对日轰炸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轰炸城市，来摧毁日本的工业。这次李梅选择了东京作为大规模夜袭的第一个试验对象，只要对东京的轰炸能够成功，他就可以把同样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城市中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李梅是在用自己的前途以及麾下的300多架B-29和3000名空勤人员作为赌注来冒险。从此，李梅指挥的这次对日空袭行动就被称为“李梅赌注”。

★无人能活着回来

3月9日，李梅正式向飞行员下达任务，准备以东京为目标实施一次夜间低空轰炸。交代完任务后，他强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听完之后如堕冰窖之中，一股冰冷的恐惧感直逼心头。大家都觉得，李梅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疯了，至少是丧失了理智。要知道，在4000~6000英尺这个高度，日本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高射炮把他们给打下来。

有人把李梅的命令当成了死刑判决：“天哪，这真是残酷至极，他（指李梅）的胆量，我们的鲜血。”还有人已经在抗议：“这会将飞机置身于炮火之中，飞机的设计不适合这样。我们不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李梅在做出一项决定之前，通常都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但只要他决心已定，就不会为之改变。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向飞行员们下达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冲，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雇！”

夜间轰炸，要想精确锁定目标是不可能的，飞机只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李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告诉飞行员：“不管你们多么小心，你们都会炸死许多平民，成千上万的平民。”

这是不得已，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必须的。同样是实施轰炸，日本和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德国工业集中，摧毁几个固定目标，就能摧毁它的工业体系。在日本的城市里，许多家庭就像车间一样，为附近的工厂生产组装零件，而每个工厂又如同根系成网状的大树，延伸至周围生活区，既吸纳工人又搜集零件。换句话说，日本工业的三分之二都分散在家庭作坊以及只有30个工人——甚至不到30个工人的小工厂里。要摧毁它的工业，就得把这些小工厂全部炸掉，也就必然殃及一个个平民家庭。

屠杀平民必然牵扯到是否道德的问题，飞行员在轰炸时不可能不心存顾虑，李梅的理解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你要让这些问题困扰了你，就不是好士兵！”

他进一步阐述说，如果美国空军不能摧毁日本工业，陆军就要被迫直接进攻日本。“想想看，那样的话，会有多少美国人丧命？有人说会达到100万！”

李梅问飞行员们：“你们是想杀掉日本人，还是让日本人杀死我们美国人？”

没人再吭声了。李梅讲话非常简捷，四两拨千斤，就让人知道他肯定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唯一的最佳方案，大家只需执行，其他完全不用多管。

当天下午5点34分，在李梅的参谋长鲍尔斯准将的指挥下，334架B-29轰炸机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机场起飞，呼啸着向东京飞去。

起飞前，飞行员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不说哭丧着脸，反正没有一个人有好脸色。留在后方的战友纷纷到停机坪跟朋友进行告别，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老伙伴了，“无人能在这样的高度飞行而活着回来”。

外面刮着风，天很冷，B-29在低空的空气湍流中颠簸着前进，快到东京时，天气才开始转好。飞行员将无线电调到“东京玫瑰”，他们听到电台中一位军队发言人正在提醒东京居民，说明天就是建军节，东京市中心将举行游行，为此大家要打起精神。这位发言人最后说了一句：“黎明前最黑暗。”

晚上的东京夜空满天星斗，街道上已没有什么来往车辆和行人，大部分商店和戏院都上了门板，但这座城市并没有睡着，人们还是挺“精神”的。

不过现在东京城的不眠不休，却与美机轰炸无多大关联，那都是日夜加班加点的家庭小工厂在开工。“东京玫瑰”也只是让大家做好第二天游行的准备，没有说晚上会遭到轰炸，按照它的报告，美机仍在距东京80千米处盘旋，眼下不会有任何危险。

★“火焰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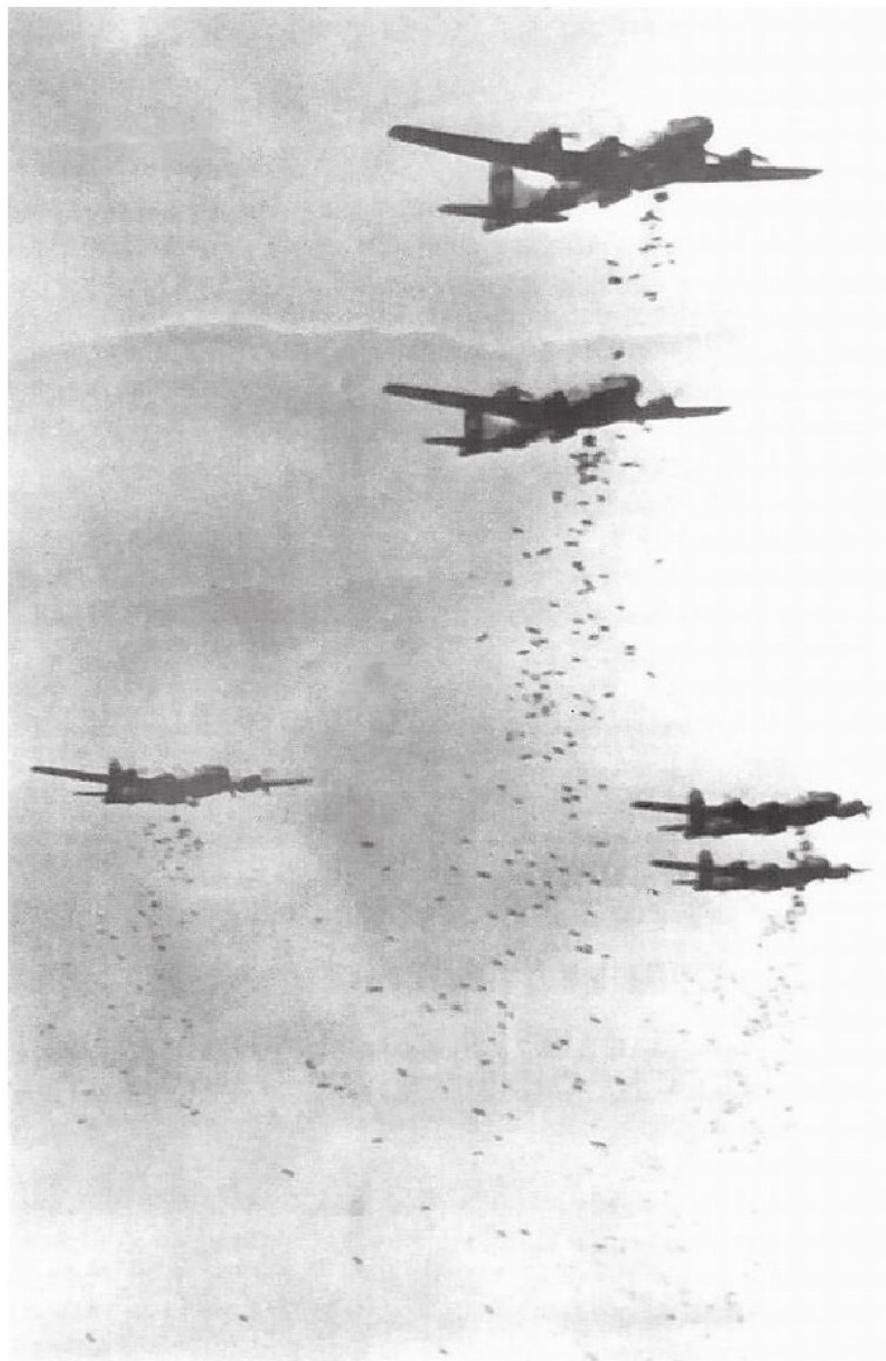
3月10日零点15分，由最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的两架导航机交叉飞过目标上空，一齐投下成串燃烧棒，在地面上勾画出了一个燃烧着的X形图案。

紧随其后的是飞行队主力，三架一组，对准“X”进行轰炸。B-29装有定时器，能够保证飞机每隔50英尺便投下500磅汽油弹，这样的话，每架B-29的载弹量都可以覆盖宽350英尺、长2000英尺的地带。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日军战斗机没有一架起飞迎击。探照灯疯狂地朝上空照射着，高射炮弹一个接一个开花，可是仍然毫无效果。

究其原因，日本的防空炮射程只能达到5500英尺，其他的防空设施虽可达到1万至2万英尺，有的甚至还在2万至3万英尺之间，但唯独缺乏5500英尺到1万英尺之间的防空设施，因为根本没人想到美机会在这种高度飞行，除非疯了。

“疯了”的李梅歪打正着，成功找到了日本在防御上的最大漏洞。



正在进行轰炸的B-29机群，机翼下方即为富士山

在发起轰炸行动之前，为检测汽油弹的杀伤力，美国专门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一处实验场建立了“小东京”。

东京的特点是木屋多，特别容易引起大火，由于东京最早的名字叫江户，有人便给这些火灾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作“江户之花”。美国人要看一看汽油弹能否引爆“江户之花”，他们将曾在日本工作过的工匠和建筑设计人员组织起来，以真正的日本木头为原料，在“小东京”修建了24个日式房间。房间装修力争原汁原味，家具全是真的，工作人员还从夏威夷运来了当时已很难弄到的日式榻榻米地板，衣柜里也全部挂满了衣服。

飞机向“小东京”投放了不同类型的汽油弹。它们中的大多数虽然燃烧强烈，但往往仅能点燃一个单独区域，只有一种M69型号的汽油弹可以超越这种限制，它不只能点燃一处地方，还能形成久不停歇的燎原大火。

这次轰炸机带来的就是中选的M69。人们用苏芬战争时的苏军燃烧弹为之命名：莫洛托夫面包篮。从外形上看，它跟普通炸弹似乎没有半点关系，那是一种六边形的管子，管子中填满了装在袋里的凝固汽油。M69上还系了一条三英尺长的飘带，用以减缓降落速度，防止落得太快而直接进入建筑物和地下室。

由于先前B-29对东京造成的破坏不是很大，日本老百姓对这种“超级空中堡垒”并不是特别恐惧，他们将之称为“蜜蜂”。有人到农村买食品，还敢停在路边观看渐渐飞来的“蜜蜂”，看着它们“像一群群珍珠色的鱼在海洋中游动”。

当“蜜蜂”像巨龙似的铺天盖地而来，汽油弹下雨一样倾泻时，地面上的人全都惊呆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跳进了家用防空洞。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想到“蜜蜂”所下的蛋会与以往有不同，他们只注意到汽油弹不是直接落下，而是慢慢飘下来的，就像是银色水流的瀑布。有人一边向天空张望还一边打趣：“真好看！”

然而很快，“莫洛托夫面包篮”就彻底打破了任何美学上的构思和臆想。M69一触及地面，红色的火焰瞬间燃起，它们从一幢建筑物跃至另一幢建筑物，把城市的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

东京虽有8100名经过训练的消防员和1117件救火器材，各个角落也都储有消防用水，但根本不足以阻挡大火的蔓延。仅仅半个小时，消防队就全垮了。在一些消防站内，只剩下烧焦的尸体和消防车。

人们被迫放弃了灭火的企图。大火更为骄狂，它的灼热气浪与冷空气形成了强劲的对流风，风速高达每小时50千米，形成犹如从地狱蹿出的“火焰风暴”。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所过之处，几乎将所有东西都点燃了，连金属都被高温熔化，在令人窒息的高温中，人和木头都在燃烧！

许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都被活活烤死了，有的人脸上还显露着粉红

色。四下奔逃的人群更是在劫难逃，大火蔓延的速度比猛兽还快，而在大火冲近之前，滚滚而来的热浪就已经把人击倒了。

很多人认为水能灭火，于是不顾一切地跳进附近的池塘和河流中，但是大火形成的高温将池塘里的水也煮开了。池塘就是大锅子，试图在水中避难的人全被滚烫的水活生生地煮死了。

就连投弹的美军飞行员都闻到了一股血肉烧焦的味道，那是在地狱中才能看到的情景。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但是正如李梅曾告诉过他们的：“要赢得战争只能这样，特别是全面赢得战争。”

在飞行队出击后，李梅一直在他位于关岛的指挥部内焦急地等待消息，他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来回踱步，时不时地还看一看表，嘴里喃喃自语：“我们应该收到鲍尔斯的报告了，看来他们遇到麻烦了，都是我的错！”

李梅素以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闻名空军，可这时连他的助手克斯勒准将都看出了他的焦虑，只能不停地在旁边进行安慰。

克斯勒劝李梅去卧室睡一会儿，反正急也没用，李梅回答：“我睡不着。通常我的睡眠很好，可今天晚上不行。”

到了1点15分，仍然没有收到报告。难道真的赌输了？李梅感觉自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拭去满头的汗水，对克斯勒说：“这次轰炸行动都出自我一个人的决定，由我承担一切责任，我将向华盛顿报告。”

话音刚落，通信军官推门送来了鲍尔斯的报告。听完报告内容，指挥部内一片欢呼。

★看上去不错

鲍尔斯报告：“已经投弹，目标地区一片大火，高射炮火由密到疏，极少战斗机。”

在轰炸过程中，鲍尔斯乘飞机在高空来回巡弋，他拍摄了大火燃烧的照片，并不断感慨：“我从没见到过像东京这样的场面！”

李梅如释重负，但他知道这次的这次赌博还没到最后见分晓的时候，中间可能还会出现许多问题，因此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

直到侦察飞机带着照片返回，确证空袭行动取得圆满成功，他才露出了笑容：“看上去不错。”

2点37分，飞行队结束轰炸飞回大本营。在他们身后，蔓延于东京

的烈火还在燃烧，“火焰风暴”仍在继续。

在此次轰炸行动中，除美军铁定要抹掉的22座工厂全部被毁外，东京建筑物的25%、中心商业区的63%、工业区的20%被彻底烧毁。仅仅根据尸体辨认，官方统计就有8.3万人死亡，40万人受伤。这是战争史上单独一次轰炸造成的最大伤亡和损失，比后来日本在广岛和长崎遭受的原子弹轰炸的损失总和还要大。



被汽油弹攻击后的东京市区。美军计划要抹掉的全抹掉了，剩下的都是非轰炸目标

专家曾警告李梅，轰炸行动会给美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实际上伤亡率只有5%，与预测的70%相去甚远。飞行队有九架B-29被击落，五架被重创，受重创的飞机均在近海迫降，飞机上的大部分空勤人员也被美军潜艇救起，最后安全返回了基地。

依靠更加神乎其神的赌术，李梅一举扳倒了神风。

在后方，他的上司阿诺德已经心脏病发作住进了空军医院，原因就是获悉了李梅所下的赌注。空袭成功的消息让老爷子坐在病床上都笑了起来，他给李梅写信，第一句就是“致我亲爱的李梅”，然后是“我高度赞扬你和你所指挥的军队的出色行动”。

一人有福，托带满屋，整个美国都在为之沸腾。原先最让李梅和他的飞行员们纠结的就是道德问题，用一个参与轰炸的飞行员的话来说：“我们没想往人身上扔炸弹，可是当你在3平方英里的区域轰炸22个军事目标时，你不可能既击中目标又炸不死人。”如果美国公众知道飞行员们曾往平民区倾倒汽油，他们肯定会控诉的，而且按照美国的传统价

值标准，也绝对有理由进行控诉。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事实上，到了1945年，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同意，落在日本和德国土地上的炸弹都是这两个国家罪有应得。

到二战接近尾声，德国眼看着就要败了，可是太平洋战争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战斗一天比一天惨烈，美军越靠近日本本土，行动就变得越困难，前线子弟兵过着如同炼狱一般的日子，而且还看不到尽头，美国政府和民众异常焦灼不安，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对日轰炸达到摧毁日本的目的：“不要给它的工厂留一块瓦片，直至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台电动机、蒸汽机或柴油机，看不到化工厂，连一本讲这些东西怎么生产的书也毁掉。”罗斯福的儿子兼顾问艾略特·罗斯福更是公开声称：“要炸得日本只剩一半人口！”

李梅轰炸东京，按照《时代》杂志的说法，便是“梦想实现了”，美军可以用燃烧弹，“把日本的城市像秋天的落叶那样烧掉”。

即便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此时敢用人道主义的名义公开出来为日本平民辩护的，也只是极少数。在舆论的广泛支持下，华盛顿方面指示李梅，虽然报界不乏质疑的声音，但完全用不着去理会，“我们督促你继续猛烈袭击，这对根除敌人国内的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轰炸”。

就连阿诺德也通过写信来鼓动李梅：“如果需要的话，你将能够摧毁所有工业城市。”

既然起了风，少不得要再下些雨，加上又卸除了思想上的包袱，李梅自然没有收手的道理，他下令展开更多的火攻战：“我想在未来十天里击垮日本所有的主要工业城市。”

3月10日晚，317架B-29轰炸名古屋，尽管名古屋的消防设施比东京还要先进，仍然遭到惨重损失，市中心5平方千米的区域化为灰烬。

至3月19日，美军共出动B-29轰炸机1600架次，投掷燃烧弹近1万吨，名古屋、大阪、神户有83万平方千米的地区被烧成白地。

十天为期，李梅暂时歇了下来，而歇的原因，其实是储存在马里亚纳基地的燃烧弹已经全部消耗光了！

★往死里整的节奏

假如日本人有足够理智，东京等城市也许永远都不会遭到空袭。先前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对德国的轰炸，都已经表明，美国完全有能力毁灭日本所有城市。就在东京被炸后，消防长官还向天皇汇报，表示他和他的部下在大火面前无能为力。

问题就在于日本始终不肯承认他们已经失败。尽管从他们无精打采的脸上，完全可以看出这些潜藏的想法，但就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允许自己说出“日本败了”的话。

有这些潜藏想法的人中，就包括裕仁天皇自己。在空袭东京结束八天之后，天皇穿上元帅服和军靴去调查伤亡情况，他看到了焦土和死尸，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乘着轿车返回了皇宫。

天皇不会说“日本败了”这样的话，不过有人得倒霉了。

这个倒霉蛋就是小矶。这位过渡首相自任职起屁股下的交椅就不稳当，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便把战争出现转机当成了自个儿胸口上的一抹护心毛——用于金刚护体当然不可能，但一遇到反对声，至少还能拿出来挡挡煞吧。

丢失硫黄岛和轰炸东京，顿时让这撮护心毛也变得一钱不值，无论主战派还是“蠢蠢欲动”的求和派，都对小矶失去了信心。裕仁天皇对此十分不安，他召见内大臣木户幸一，让木户出面召集重臣征求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重臣们也没几个敢讲真话的。说好听点儿，这叫事关国之大体，所以出语谨慎；说难听点儿，就是明哲保身。木户问什么，回答都是东不着边，西不着际，弄得木户始终不得要领。

只有前首相近卫还算坦率，他当着天皇的面表态承认：“尽管十分遗憾，我认为日本这场战争已经打输了。”近卫提出的办法，是先用政变将军队里的“死硬派军国主义者”一网打尽，然后再直接与美英谈判。

政变太吓人了。天皇和木户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的是与盟国展开和谈。

其实小矶私下也想过和谈。他认为要体面地与美英谈判，关键还是要与中国的蒋介石言和，可问题是小矶没有这方面的路子，难以得其门而入。

意识到自己的内阁岌岌可危，小矶仍试图挣扎。他用丢卒保车的办法，向天皇和木户建议对内阁进行大改组，但对方反应非常冷淡，基本上是不把他当回事，天皇只对垂头丧气的小矶说了一句“慎重研究”，就把他给打发走了。

天皇的话很婉转，那就是要小矶下课滚蛋的意思，拎得清的，就应该赶快卷铺盖准备走人。可小矶并不是一个拎得清的人，他找到裕仁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对东久迩宫夸口说，只要把杉山换掉，让他兼任陆相，就“会把这场战争打好”。

不知道东久迩宫有没有转述，反正天皇仍是不表态，而小矶面对的，也依然是要把他往死里整的节奏。

一气之下，小矶便对木户说：“我明天就辞职，你们抓紧时间另请高人吧。”

内大臣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挑选新首相。4月5日，小矶正式向天皇提出辞呈，木户则分别试探了四位军方大佬的态度，他们分别是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相杉山元、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海相米内光政。

木户希望这四人中有一人能站出来主持局面，但四人都掌握战争中枢，知道战争已经打不赢了，谁也不愿意接下这烂摊子。米内倒是给木户推荐了一位——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

铃木做过裕仁的侍从长，天皇曾亲切地称他为“亲父”，木户觉得这个推荐人选还算靠谱。如果在平时，木户可以直接向天皇提出建议名单，但这回的新首相人选不比其他，不仅要进行和谈，还要能够被陆军接受，也就是说，要避免小矶身上的所有弊端，木户不得不慎之又慎，他决定召集重臣议决。

下午5点，重臣们都被召到皇宫。东条第一次以重臣身份出席会议，他一开口就咄咄逼人：“战争期间政府更迭频繁不好，下届内阁必须是最后一届！目前，国内有两股思潮，一派人认为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必须打到底，另一派人则想迅速实现和平，即使无条件投降也在所不惜。我认为我们必须先解决这点。”

东条的态度很明显，他反对任何主和派人士组阁。其他重臣没他这么不着调，但又不愿意跟东条公开冲突。

海军大将冈田启介支持铃木当选，他打起了圆场：“下一届内阁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战问题不能在这里决定。”

室内一阵沉默。有人开始假惺惺地附和东条，说战争一定要打到底，更多的人模棱两可，能打太极就打太极。

当天主持会议的是铃木，眼见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议而未决，他便建议从重臣中选择一人担任首相，并且提出了近卫：“当首相是很累的差使，我想请我们当中最年轻的近卫公爵出任。”

近卫哪里肯蹚这股浑水，马上就谢绝了，于是铃木便被作为木户和冈田的意中人选被提了出来。

听说将由铃木组阁，在座各位都表示赞成，只有东条不同意，他提议由陆军教育总监畑俊六元帅出任首相。

马上水到渠成的事，没想到被东条横插一脚，木户努力控制着自己的不满情绪：“我个人意见是，希望铃木阁下能出马。”说着，他把脸转向了东条：“我们必须以比你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时局。”

东条一直认为，木户是促使他下野的罪魁祸首，现在木户语含讽刺，新仇旧恨便一齐涌向心头。他双眼瞪着木户：“挑选首相）要非常谨慎。不然，我怕陆军会不服，如果是那样，新内阁就会垮台。”

东条想用这句话来吓倒木户，不料反而把木户给激怒了：“陆军不服可是非常严重，你自己是否也这样想？”

东条哼了一声：“我不能说我不这样想。”

木户怒不可遏：“这次会议的气氛确实是充满反军情绪的。国民也许会不服从陆军！”

冈田也大声说：“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一个曾当过首相的人怎敢说陆军会不服？”

东条也知道话说得过了头：“对不起，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陆军不会同意这样的人选。”

在取得会议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木户进呈天皇，通过了新首相的提议。晚上10点，铃木被召进天皇的书斋，裕仁只对着这位海军大将简单地说了句：“我命令阁下组阁。”

铃木并不想接受这个差使。他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就作为水雷艇艇长率部突入威海卫，到了日俄战争，已经是颇具声望的驱逐舰舰队司令了。只不过好汉难提当年勇，铃木时年78岁，连背都驼了，而且他也不知道新首相有多难当——和谈，军队不乐意；不和谈，军队又打不下去，最后他只会是受夹板气。

铃木对天皇说：“陛下器重，我不胜欣喜荣幸。可我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卑贱海军军官，对于政治毫无经验，也没有政见。我恳请陛下宽恕，我不能领陛下大命。”

天皇笑了笑：“铃木，我懂得你的意思，也理解你的处境，但在紧要关头，除你之外，没有人能担当此重任。我委你以大任就是这个原因。”

铃木明白了，他不能辞职，天皇还需要由他来收拾残局。

4月7日，铃木成立了新一届内阁。多年混迹于日本官场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他宣布日本已经必败无疑，哪怕只对内阁宣布一下，他也会因此被迫离职或遭到暗杀。

为了能够维持下去，他只能玩弄一下“腹功”，即一面竭力寻求和谈，一面装得与东条一样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第七章 置身于铁岛之上

铃木就职前，当木户征求军方四巨头的意见时，那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正在进行的冲绳战役，并把冲绳战况与日本要不要“打到底”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与台湾岛之间是琉球群岛，在琉球群岛的正中，即为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冲绳岛。

冲绳乃至整个琉球明清时代实际上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自明朝开始，琉球王国即为中国的附属国，向王朝进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晚期，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派兵入侵琉球王国，四年以后，日本宣布正式吞并冲绳，并派知事取代了冲绳王。

冲绳虽是琉球群岛的第一大岛，但作为殖民地，它起初并不受到重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头三年里，驻岛日军不到600人，直到1944年4月1日，意识到冲绳迟早会成为美军进攻日本的跳板，大本营才急急忙忙在冲绳配置了新组建的第32军。

第32军军长牛岛满中将麾下包括第九师团、第24师团、第62师团，皆为精锐部队，其中的第九师团更是老牌师团。除此之外，牛岛还拥有一个人独混成旅团、一个坦克联队、两个船舶工兵联队以及各种炮兵部队、勤务部队、民间防卫队，应该说兵力相当雄厚。

到1944年底，日军大本营却出现了判断失误，他们认为美军会进攻台湾岛，就把最有战斗力的第九师团给抽走了。

★惊你一身冷汗

美军要攻的当然不是台湾岛，而是冲绳。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不久，斯普鲁恩斯将军就率先建议占领冲绳岛，认为这座岛可为陆军航空兵提供基地，以便与马里亚纳基地遥相呼应。不过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在犹豫要不要进攻台湾岛，斯普鲁恩斯的建议没能立即得到采纳。

等到麦克阿瑟进攻菲律宾并发起吕宋战役，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考虑把吕宋岛用作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但后来感到吕宋机场距离日本本土仍然有些远，无法对日本的工业中心进行有效轰炸。这样，斯普鲁恩斯有关占领冲绳的提议才正式得到认可。

硫黄岛战役期间，尼米兹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罗斯福汇报了进攻冲绳岛的作战方案。由于美军在硫黄岛伤亡惨重，

媒体对尼米兹和陆战队高层有着各种指责和谩骂，尼米兹尽管并不是一个过分计较名利的人，但他也有自己的尊严，绝不愿意被人骂成是让子弟兵送死的刽子手，所以在谒见罗斯福之前，他的内心非常忐忑，也十分渴望在敏感时刻能得到总统的理解和支持。

如尼米兹希望的那样，罗斯福丝毫没有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语，接待尼米兹时十分亲切和热情，并最终批准了作战方案。

尼米兹看到，几年的殚精竭虑已经完全摧垮了罗斯福的健康，使得这位总统衰弱不堪，不仅说话困难，双手不停地微微颤抖，而且身上的衣服也松松垮垮，就好像是挂在一副骨架上一样。

这可能是将帅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尼米兹意识到，他必须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让罗斯福能活着看到胜利。

1945年3月15日，尼米兹回到关岛，对冲绳战役进行总体部署，在此前后，斯普鲁恩斯也同时展开了海上行动。

一般说来，一场登陆战的启航距离远一倍，登陆战的难度就要加大几倍。冲绳岛与日本本土相隔如此之近，使得每个人都明白这场战斗会有多么艰苦。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一再声称，美军若接近日本本土防线，将会遇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最终还将遭到灭顶之灾。最后那句话可能是信口雌黄，但从硫磺岛一战来看，仗确实是越来越难打，日军的防御能力并不是摆着看看的。

作为冲绳战役的海上总指挥，斯普鲁恩斯最为关心的是，日军的空中防御力量究竟会对美军舰队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没有“特攻作战”这种在美军看来不可思议的战术，日本海陆航空队本来和它的海军一样，早已变得不堪一击。或者退一步说，在“神风敢死队”尚未形成气候的时候，其取得的战果以及对美军的危害性，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问题是，“神风敢死队”必然会形成气候。因为要驾驶特攻机实在太简单了，飞行员无须掌握复杂的技术动作，只要会开飞机，然后记住一发现目标，就不顾一切地撞上去即可。集体攻击自然吓人，即便是单人攻击也同样能惊得人一身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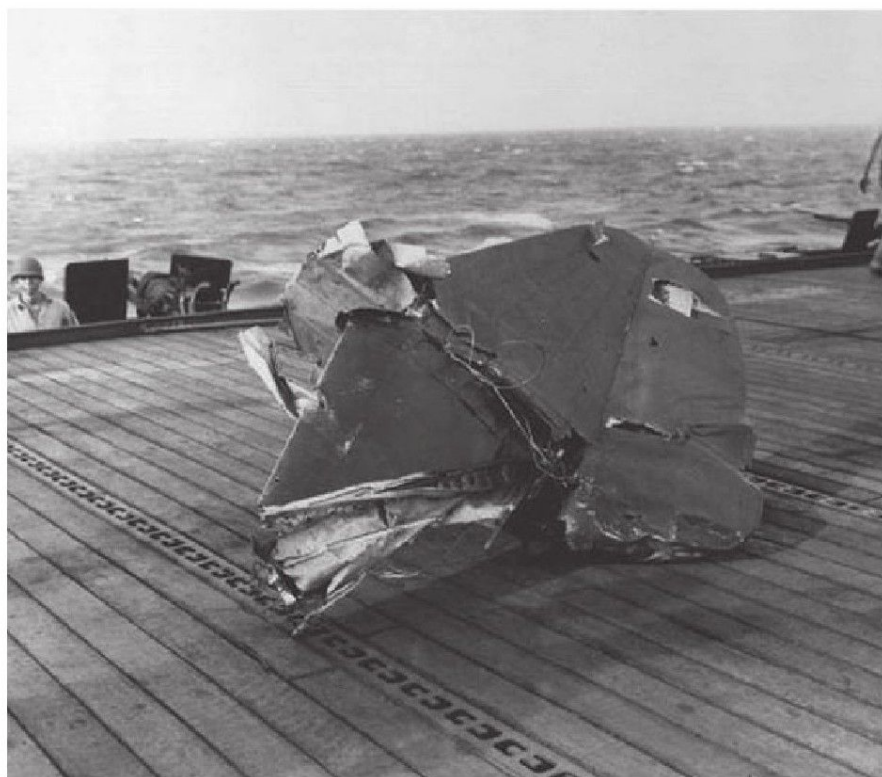
3月初，当第58特混舰队还在乌利西锚地休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停泊在礁湖里的“伦道夫”号航母放起了电影，机库中间甲板上挤得满满的，全是来看电影的舰员。电影正放着，好多人觉得航母在轻微地抖动，转瞬之间，巨大的爆炸声便把电影里人物的讲话声全给淹没了。

警报汽笛大作，观众们纷纷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尽管银幕上的对话还在继续，但谁也顾不上去听上面的人说些什么了。

“伦道夫”船艉的飞行甲板起了火，从别的船上可以看到火倒映在昏暗的水面上。幸好在损管队的努力下，火没有继续蔓延，最后被扑灭了。

舰员们当晚都以为是一架F6F“地狱猫”出故障，撞在船上引发的事。第二天早晨，等船艉凉下来后一查看，发现了一架日机残骸，这才知道是“神风敢死队”干的好事。

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行了800海里，在撞击之前，就知道自己绝无生路了。对于这种疯狂的攻击行为，在场的人无不毛骨悚然。



撞在美军航母甲板上的特攻机尾部残骸。这是一架“彗星”式俯冲轰炸机，本来是用以替代99式“舰爆”的，但在日本海军完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只能沦为自杀飞机了

“伦道夫”号被撞事件再次引起了斯普鲁恩斯的注意。他估计，一旦美军登陆冲绳，必定会遭到日军航空兵的全力反击，尤其是特攻机的拼死撞击。尽管这些特攻机从来没有改变任何一场战役的最后结局，但不可否认每一次都对美军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为防患于未然，斯普鲁恩斯将登陆行动提前十天，与米彻尔率领第58特混舰队离开乌利西锚地，悄悄地向日本近海驶去。

在舰队行进过程中，大家的一个共同担忧是：“在舰载机攻击日军机场之前，我们是否会暴露？”

3月18日，当舰队到达距九州东南约90海里处时，各舰警戒雷达的荧光屏上果然出现了“幽灵”。一架单引擎日机从云层里钻出来，向舰队俯冲下来。在甲板上观看的人们起初以为是特攻机，但随即日机便投下了银光闪闪的炸弹，证明不过是一架普通的攻击机。

在雷达发现目标的第一时间，美舰就实施了对空射击，高射炮弹撕破云天，将这架日机给当空打爆了。

整个白天，舰队一直遭到日机单机或小机群的攻击，但这些都不是特攻机，各舰也都未遭到大的损伤。

与此同时，美军舰载机扫荡了日本九州的所有机场。看起来斯普鲁恩斯发动的这次突袭战是成功的，日军完全没有戒备，舰载机群所到之处，遇到的只是很薄弱的防御，大部分机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飞机仍然安稳地排列在机库前，只有地勤人员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

舰载机使用的武器是安装于起落架上的火箭弹，飞行员按一下仪表上的按钮即可完成发射。这些火箭弹具有发射快、点火急、喷火长、爆炸猛等诸多优点，它们像绷直的直线一样向目标直冲过去，其精确度与爆炸力相当可观。

机场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烈火足以吞没机场上的一切。有些机场的日机在紧急情况下强行起飞，但很快也被数量和质量都占绝对优势的美机机群给击落了。

那一天，大约有375架日机在地面被摧毁，另有100架日机被击落。

正要敲得胜鼓回营，米彻尔接到侦察机报告：“日军大型战舰在吴港集结。”

吴港是九州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那里藏着联合舰队残余舰船的情报应该是确切的。米彻尔把眉毛一扬：“为什么不去攻击吴港呢？”

舰载机群于是又乘兴向吴港飞去。他们飞越了好几座日本城市，但一发炸弹也没投，直到进入吴港，才冒着高射炮的猛烈炮火，对停泊于港口的军舰实施攻击。

在空袭来临之前，联合舰队剩下的几艘军舰已经撤离港口，所以舰载机击沉的只是一些小船小舰，其收获远不能与空袭日军机场相比。

第一天，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第二天，日本人

开始要求还本，通过伪装和疏散得以幸存的日机展开了反噬。

美军航母“企业”号、“富兰克林”号都受了伤，“企业”号据说是在忙乱中被自己一方炮火误击中招的，“富兰克林”号则是挨了日机两发炸弹。

中弹航母损失的严重程度，主要不是取决于炸弹的落点，而是爆炸点。因为爆炸点不同，有时航母可能毫发无伤，有时却可能危害成灾。落在“富兰克林”号上的炸弹穿透了机库甲板，而“富兰克林”号当时正好在组织舰载机起飞，机库里全是加满油并且挂满炸弹的飞机。炸弹爆炸后，立即在机库内引起了可怕的连锁爆炸，结果有800多舰员丧生，舰体本身也遭到重创。

不过“富兰克林”号的损管队很得力，使得航母不仅没有沉没，还靠自身动力返回了美国本土。这种情况在二战乃至海战史上都很少见。



护航的“圣达菲”号巡洋舰正贴近“富兰克林”号，向其提供援助。图中可以看到“富兰克林”号已发生严重倾斜，甲板上的人们一边疯狂灭火，一边尽力采取措施进行修补

第58特混舰队的远程突袭使得许多日军机场化为废墟，在此后的三周内，“神风敢死队”也几乎未能进行反击。但是斯普鲁恩斯的损失也不小，在日机的反击中，他一共有包括“企业”号、“富兰克林”号等三艘航母受伤并退出作战序列，而这时美军尚未在冲绳登陆。

填补空缺的是英国远东舰队的航母。本来英国人跟冲绳战役毫无关

系，但在美国宣布要在1945年进攻日本本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英国也应该加入太平洋战场，这样才能与美国一样成为占领军。

罗斯福答应了丘吉尔的要求，然而金格和尼米兹站在实战的角度，却都感到英国人的想法很不现实。因为英国航母既不是为了支援大规模登陆作战而建造的，也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来了就怕难以适应，忙帮不上，反而添乱。另外，远程作战的航母编队对后勤供应的要求极高，尼米兹尽了最大努力，才勉强满足第五舰队在后勤方面的需求，他认为英国远东舰队一来，只会令后勤供应更加紧张。

在英美首次会谈中，尼米兹直截了当地提到了英国舰队在海上的续航能力问题。英国舰队方面不肯丢面子，马上说他们的舰队有自己的后勤部队，可以海上加油，并能保证舰队一个月内可在海上连续航行八天。

尼米兹微微一笑，表示不太相信，但既然英国舰队已口口声声说要自给自足，总统又卖了面子，就不便再把对方拒之门外了。

结果不出尼米兹所料，英国人说了大话，他们所属的补给船只大部分仍需要由美国提供，甚至英国航母的舰载机都是美国的，因为英军舰载机的战斗活动半径太小，不适于远程作战。

从实力上看，英国远东舰队也只有四艘航母，尚不及第58特混舰队的一支航母大队。原先连斯普鲁恩斯都觉得这个“拖油瓶”式的角色很难安排，不过在美军损失三艘航母后，英国舰队倒正好派上用场。斯普鲁恩斯将之命名为第57特混舰队，任务是阻止日军从台湾岛方向派来的援军，并封锁冲绳与台湾岛之间的一些岛屿，使日军不能使用这些岛上的机场。与此同时，第58特混舰队本身则负责阻止日军从日本本土前来增援。

★提前拔除了一颗钉子

基于冲绳岛在日本本土防御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它被称为日本的“国门”，冲绳岛登陆战也因此成了“破门之战”。为了打好“破门之战”，美方制订了“冰山行动”计划，这是一个规模堪与诺曼底登陆相比的庞大军事计划，所用兵力几乎囊括了太平洋战区所属的全部陆海军。

攻占冲绳岛是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奏，行动计划之所以取名“冰山”，就是要显示美军的实力和雄心：如此多的部队也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下更多更厚的部分，将在登陆日本本土时出现。

由于美国陆军部的坚持，执行类似作战任务的老搭档第一次被拆开，特纳仍是执掌支援舰队的总指挥，但登陆部队的总指挥由史密斯换成了陆军中将巴克纳。

在塞班战役中，“咆哮的疯子”史密斯撤换陆军步兵师师长的做法，曾大大激怒陆军，现在陆军部希望巴克纳能让陆军的腰杆挺得更直。巴克纳指挥的第十军团由海陆部队共同组成，一半是陆军，一半是海军陆战队，前者为陆军第24军，后者是第三两栖军，皆为有战斗经验的精锐部队。

第十军团的全部兵员计六个加强师，15.4万人，而根据情报，冲绳岛上的日军只有约七万人，仅在人数上，美军就超过日军一倍有余。包括尼米兹在内的海陆军将领们都认为，战争固然可能会很艰苦，但要打垮冲绳岛上的日本兵应该十拿九稳。

大家都觉得胸有成竹，有些细节上的问题就容易被忽略。在冲绳岛西南有一座由十余座岛屿组成的庆良间列岛，主要岛屿礁石林立，地形崎岖，无法修建机场，日军认为该群岛对于美军冲绳登陆作战没有多大作用，因此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同样，“冰山行动”计划的大多数制订者也觉得庆良间列岛没有多大价值，可以不予重视。

唯一看好庆良间列岛的人是特纳。他认为虽然列岛岛面一时用不上，但庆良间海峡却值得拥有。庆良间海峡海面开阔，水深数十米，且海峡两端可以布设反潜网，乃天然的避风锚地，特纳根据硫黄岛战役的经验，认为在靠近战场的海域最好能取得这样一个前进基地，从而为第五舰队的紧急修理和补给提供方便。

最后，大家都被特纳说服了，攻取庆良间列岛成为冲绳战役的第一步。

3月26日，美军支援舰队对冲绳实施炮击，以吸引日军注意力，掩护真正的登陆行动。当天步77师登陆庆良间列岛，日军的抵抗非常微弱，到黄昏时分，美军已占领了列岛的四座岛屿，并开始庆在庆良间海峡布设浮标等锚地设施。

第二天，77师继续向其余岛屿扩展，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庆良间列岛。当天，美军的供应舰和其他后勤辅助舰陆续进入列岛，并在此建立起能够对舰队进行补给和小修的海上基地。

对美军而言，占领庆良间列岛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俘获了250余艘自杀摩托艇、100余发“人操鱼雷”（即载人的自杀鱼雷）。这时美军才知道，原来庆良间列岛还是日军的自杀艇基地，日军准备在美军冲绳登陆时，用这些自杀艇来实施夜间“特攻作战”。特纳的远见卓识，不仅让美军获得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前进基地，还为登陆行动提前拔除了一颗钉子。

攻占庆良间列岛之后，77师又占领了离冲绳岛更近的庆伊瀨岛。两个炮兵营在岛上建立起阵地，他们的155毫米野战炮可以发射到冲绳岛南部，对登陆部队进行有力支援。

下面就该轮到冲绳岛了。

自进攻庆良间列岛，美军对冲绳岛的火力准备就已经开始了。在登陆前一周，仅特纳的支援舰队就消耗炮弹四万余发，空中支援更是竭尽所能，参加轰炸的除第58特混舰队的航母舰载机外，还有来自马里亚纳、吕宋岛，甚至中国大陆的陆军航空兵。参战飞机各负其责，有的炸日军机场，有的炸防御工事，有的校正舰炮火力，有的实施空中警戒。由于数量过于庞大，美军还专门成立了空中支援控制分队，以对所有参战飞机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

冲绳岛上一切能看得见的地方，包括坟地都遭到了轰炸，但令人奇怪的是，牛岛没有进行任何还击，冲绳岛上的七万日军就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

3月31日，支援舰队的炮击达到最高峰，爆炸声如同雷鸣一般。驱逐舰来回巡逻，按照做数字题一二三四的顺序，将3英寸和5英寸炮弹一排排射向岸上的密林。外围的巡洋舰和战列舰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它们的6英寸、8英寸乃至16英寸口径的炮弹集中飞向陆地目标，这些目标先是跳一跳或者抖一抖，接着便沦为一阵烟雾或者一堆废墟。

水下爆破队开始行动。蛙人们戴着鸭脚蹼、护目镜，拿着捆有许多炸药的拖缆，向海滩游去。步兵登陆艇在他们后面进行掩护，用机关枪向海滩上任何可能的阻击位置进行扫射。

蛙人们得以毫发无伤地全部登岸，没有一颗子弹落到他们身上，这是水下爆破队做梦也想不到的——只要挨上日军狙击手的一颗子弹，蛙人身上的炸药就可能会爆炸，大家原以为多少都会付出一点儿伤亡。



美军巡洋舰的主炮塔向冲绳岛上的日军阵地猛烈开火，火炮引起的震动使得镜头画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

浅滩上纠缠一团的倒刺铁丝网和电线杆，被蛙人们用炸药炸开，登陆部队登滩的道路由此畅通。

为什么爆破如此成功？也许直接负责登陆准备的布兰迪少将可以给出一个说法，因为当天支援舰队向冲绳岛发射了2.7万发炮弹，这是太平洋战争以来从没有过的。

硫黄岛的炮击准备也是由布兰迪负责，如果说那次还存有遗憾的话，这次他可以负责任地说，冲绳这里的火力效果绝对是摧毁性的。

炮击停止，布兰迪宣布：“准备工作已足以保证登陆成功。”

★愚人节

4月1日，对冲绳的登陆行动终于开始了。拂晓时分，1400艘军舰穿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从四面八方冲向绳岛聚拢过来。

凌晨4点，特纳下令：“开始登陆！”话音刚落，布兰迪的支援舰队便再次发出吼声，犹如海上要塞一般的战列舰排炮齐轰，随着炮膛闪出炽热的火光，一发发大口径炮弹像钟摆一样有节奏地落在冲绳岛上。举头望去，银光闪闪的舰载机群以整齐的队形向前移动，对岸上目标实施新一轮扫射。

特纳选定的登陆点为冲绳岛的西南面海岸，但为了分散日军的注意力和兵力，陆战二师执行佯攻战术，首先在东南海岸实施了登陆。

到上午8点，特纳为他的登陆部队揭开面纱，主攻部队乘坐着履带车或登陆艇，排成五个攻击波向滩头冲去。半个小时后，第一攻击波的士兵看到，冲绳岛的海岸似乎全是烟雾迷蒙的悬崖峭壁，仔细一打量，才发现已经靠岸，所谓的“悬崖峭壁”是一堵三米高的围墙，墙上到处是炸弹和炮弹轰开的缺口。

履带车上早就备好了爬墙用的梯子。士兵们有的蹬梯而上，有的沿着炸弹缺口直接往上爬，爬墙的时候大家悄然无声，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多少有些忐忑。登陆的美军几乎全都参加过两栖登陆战，那种一轰之后便可以全歼岛上的日本人从而让他们顺利登陆的神话，已经没人相信了。不管先前的大炮飞机有多猛，士兵们都清楚地知道，岛上一定还会有日本人存在，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向他们开火。

蛙人为什么没有受到袭击？原因很可能不是布兰迪这些高层指挥官想象的那样，什么日军阵地被完全摧毁了。更大的可能，是那些躲在暗处的日军狙击手或炮手知道你当时不是真正登陆。现在一旦发现你真登陆了，那就是苍蝇见到血，要么不开火，一开起火来就会没个完，有得你好受。

士兵们胆战心惊地翻过墙，继续向前缓缓推进。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片台地，从表面上看，那是一片荒芜的空地，但从军事上来说，这样的地形，却是野战炮和轻重机枪的理想阵地。

走在前面的士兵开始感到头皮发麻，生怕遭到突如其来的射击或者踩上地雷，然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四周只有美军自己的炸弹和炮弹在震撼着大地，除此之外，无任何险情。

对这些现象，新兵在庆幸之余，也许还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莫非他们兵败如山倒，全都逃走了？

见多识广的老兵可不会这样想，他们会轻蔑地一笑：“别着急，这里可能跟硫黄岛的情况一样，当我们的第一批军需物资运到海滩时，日本人就会露面了。”

可不，刚登上硫黄岛那会儿，不是也认为没事了吗，结果就被拦在滩头上，进不得进，退也不得退。日本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他们那小脑袋里藏着的种种诡计，所谓“贼有贼智，盗有盗法”，总会在想不到的时候来算计你。

然而老兵们这次没猜对。上午9点，太阳升起，阳光驱散了淡淡的晨雾。除了一拨接一拨的登岸部队外，LSM战车登陆艇也开了上来，第一批军需物资到位了，但是仍然没有遭到日军的炮火阻击。



当美军登陆冲绳时，岛上显得十分平静，这让久经沙场的老兵们反而又惊又疑

战车登陆艇“吐”出的大批火炮坦克一上岸，即沿着围墙缺口的跳板，追上了在前面等候的士兵，并引导他们持续前进。

一路上还是看不到日本兵，举目四顾，只能见到四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景物，以及脚下还散发着烟火味的焦土。冲绳岛原来的风景不知怎样，但就算曾经再好看，现在也荡然无存了。如果不报名字，初来乍到的美军士兵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到了哪个天涯海角。

接着往前走，士兵们发现了一座座用混凝土铺就的炮兵阵地，有的甚至完好无损，然而所有阵地上都已空空如也。冲绳岛显然被日本人打造成了战争王国，不过它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第一攻击波只花三个小时，就到达了原定要在三天后才能到达的目标线。步七师一名士兵登上一座山头后自言自语：“我活得比我原来估计的久了。”

一名随军记者如实向后方报道：“我们在规定登陆时间开始后一个半小时上岸，没有人向我们开枪，甚至连脚也没有湿。”这样的登陆行动简直像是和平时举行的一次演习，岸上和船上的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日军在哪里？”

要说是陆战二师的佯攻把日军全都吸引了过去，也不大可能，因为

就连陆战二师本身，也在没遇到日本兵的情况下就轻松上岸了，又谈何吸引？考虑到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很多人都有置身梦境的感觉，甚至想是不是日本人开的愚人节玩笑，因为“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愿者成交

按照计划，美军继续向内陆挺进，准备控制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美军估计，他们得苦战好几天，经过一番血战才能予以完全占领。

可是他们又猜错了，上午11点30分，美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机场，而且更加让人惊讶的是，机场设施全都完好无损，许多停在跑道上的日机尚未来得及飞走。

特纳给尼米兹发去电报：“没有遇到日军火炮轰击舰只的情况，我们的很多坦克和大炮都登陆了，现在部队正向内陆挺进，而预备队也已开始登陆。”

下午，往内陆挺进的美军只遇到了少数日军狙击手和炮手的零星射击，抵抗极其微弱。在滩头上，物资卸载正加紧进行，至日落时，已有五万余人和大量军需物资上岸，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天黑之前，美军已经建立起一个正面约14千米、纵深达5千米的登陆场。



美军在冲绳岛建立起的滩头阵地。随着大批战车登陆艇和运输舰的到来，军需物资和装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该岛

自美军在太平洋上发起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以来，除了在瓜岛登陆那次未遭到过抵抗外，此次登陆是代价最小的一次：一天下来，美军只战死28人，27人失踪。

白天露面最多的日本人，居然不是岛上的日本兵，而是日军飞行员。分散在冲绳岛前的舰艇遭到了几次日机的空袭，但是没有一次空袭真正奏效，而且参与作战的十几架日机中没有一架是特攻机。

美军舰队只受到一些小损伤，轻伤的军舰只需在就近的庆良间列岛进行维修，即可继续投入战场，而更多的军舰都还没有见到日本飞机接近，空袭就结束了。

日军的空中反击，与预料中那种垂死挣扎式的大规模袭击显然也有着不小距离。

黄昏过后，美军做好了迎接日军反扑或夜袭的准备，可还是没有一个日本兵撞到枪口上来。美军在晚上也不是没有损失，一共折了两个人——一个死于事故，另一个死于疾病。

从高层指挥官到基层士兵，无不认为这次轻松愉快的登陆过程是个奇迹。难道日本人在耍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啊，让你顺利登滩或许可以叫作“诱敌深入”，那机场又岂有白送的道理？

天下的事，是真难假，是假难真。三军已经登岸，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已经拿下，经过修复和整理，它们很快就可以供美军飞机使用。这都是以往要耗费许多代价才能夺来的，如今轻轻松松送到你手上，要再说不开心的，那不是犯贱吗？

现钱买现货，愿者成交，特纳赚了。他向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发去总结式的报告：“登陆顺利，抵抗轻微。”

现实情况与计划差得实在太远了，巴克纳等登陆部队指挥官当天一直工作到深夜，与幕僚们一起对计划进行修改，以使得美军能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原计划中规定，第24军和第三两栖军要齐头并进，每个军在最前线都要各摆两个师，其他师以及预备队殿后。巴克纳决定，如果第二天战场局势没有根本变化，美军即打破这种攻击顺序，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

4月2日，不出所料，日军的抵抗仍然非常微弱，无论第24军还是第三两栖军都没有遇到多少日本人，于是美军按照巴克纳的部署迅速扩展其攻击正面，为保证各战斗单位之间不产生空隙，原先殿后的师属、军属预备队一起进入了第一线。

没有抵抗，反而让人心里不踏实了。当各部队依令前进时，很多士

兵心里都直打鼓，就怕掉到日本人设好的陷阱里去。所有部队也都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步调非常一致。

白天结束时，美军已经一口气冲过了原计划四天后才能到达的目标线。巴克纳大受鼓舞，他告诉各部队，只要情况许可，可以不必等候新的命令，自行向前挺进。

4月3日，海军陆战队总算发现了几座有日军占据的地堡，这让大家几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几座日军地堡与硫黄岛上的地下工事类似，地堡里的守敌也和硫黄岛的日军一样顽强，但架不住人手少，美军用通常的火焰喷射器加炸药包的方式就解决了问题。

先前陆战队疑惑的是为什么遇不到日本兵，现在他们则奇怪，为什么日军防线上只有区区几座地堡，难道他们认为这些地堡是金刚所铸，别人撬不开？



没有谁是天生的受虐狂，战事的出奇顺利，令每个士兵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4月4日，日本人又消失了。陆战一师和六师横跨整个岛屿，到达东海岸的中城湾。全岛很清楚地被切成南北两半，美军原计划十五天才能完成的任务，仅仅四天就完美收官。

★菊水特攻

陆地上的殊死苦战完全消失了，不过类似场面却在冲绳岛海域的上空得到了重现——日机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自杀式攻击。

应该说，用飞机撞击船舶，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美军飞行员有时也会这么做，当然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飞行员受了伤，或是飞机已经毁坏的时候。中途岛战役中，美军就有过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日本人做得绝的地方，是把纯属自愿的英勇行为上升到了一种有组织的战术手段。从莱特湾大海战开始，“神风敢死队”就让美军领教了这种自杀战术的滋味，自那以后，美军对特攻作战有所认识，斯普鲁恩斯每次发起大规模两栖登陆战，必要先把预防工作做在前面。

这次冲绳战役也一样，斯普鲁恩斯用横扫日本机场的方式，迫使日军空中力量消停整整三周时间，其实主要防的就是特攻机。

问题是再怎么横扫，都没法斩草除根。三周后，缓过劲儿来的“神风敢死队”马上对冲绳海域的美军舰队进行了零星攻击。

奉命出击的特攻机都只携带单程燃料，而将剩余的空间全部腾出来携带炸弹，然后飞机被要求对美舰的要害部位，如烟囱、机舱、弹药舱进行撞击，以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在美军登陆冲绳的前一天，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就被一架特攻机撞个正着，特攻机所携炸弹穿过数层甲板，将巡洋舰的舰体炸开了两个大洞。受伤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先在庆良间锚地实施初步抢修，之后又返回后方的海军工厂进行大修。斯普鲁恩斯本人也被迫将指挥部移至“新墨西哥”号战列舰。

4月4日当天，冲绳岛上的美军是顺风顺水，怎么打怎么有，但海上舰队再次吃了个大亏：一艘运输驱逐舰被特攻机撞中，并受重创而沉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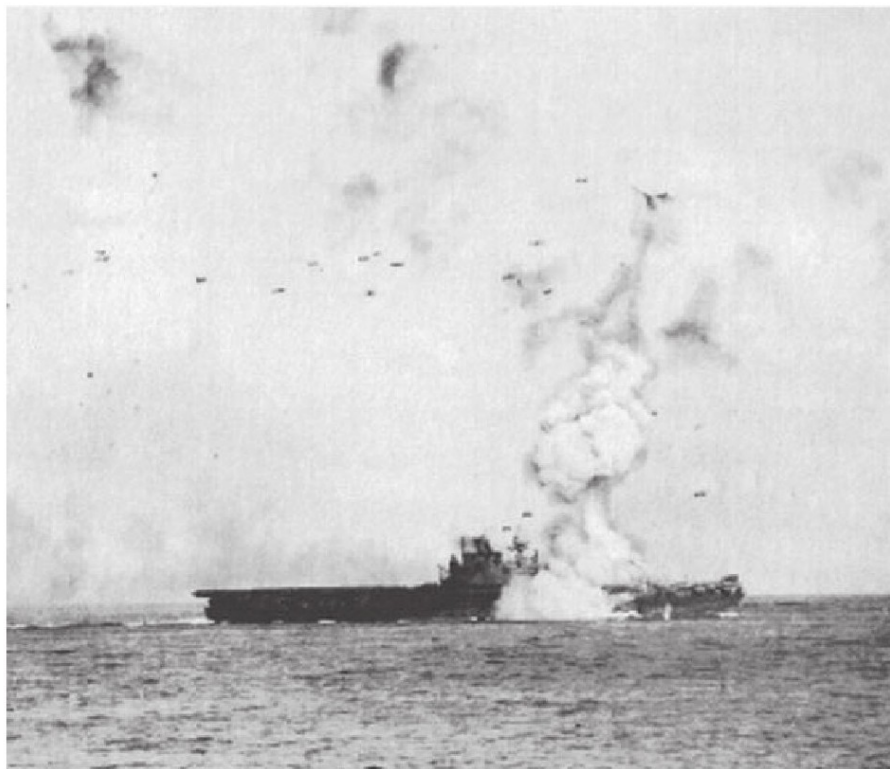
同一时期，第57特混舰队即英国远东舰队也遭到特攻机的袭击。当时有一架由“零”式改装的特攻机垂直撞向航母，大概本来是想钻烟囱的，但没有对准，结果冲上了飞行甲板。

英国航母从飞行甲板到弹药舱、机舱等要害舱室，全都安装着50毫米厚的重型钢甲板，非常坚固，特攻机上携带的500磅炸弹，只能在甲板上留下一个不到8厘米深的凹痕。与之相比，美国航母吃亏就吃亏在

飞行甲板大多为木制，很容易被击坏。

截至4月5日，被日军轰炸机和“神风”特攻机击伤的美国海军舰船已达39艘，其中就包括1艘护航航母。

冲绳海域的袭击行动皆由联合舰队统一指挥，然而面对“神风敢死队”报上来的战绩，丰田司令官却并不感到特别满意。



被“神风”“惠顾”的英军航母“胜利”号。虽然船上已燃起大火，但由于采用了装甲飞行甲板，其生存能力远优于美军航母。这次撞击实际上仅仅给“胜利”号的飞行甲板上造成一个不大的浅坑，一小时后就恢复了飞机起降能力，两天后完全修复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他们的每一个飞行员都是候补的特攻队员，但在冲绳海域上空飞过的日机编队，绝大多数还只是一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执行的不过是普通的攻击任务。

对于真正的特攻机而言，成功的机会也相当有限。被用作特攻作战的全是陈旧的老式飞机，型号也没有一定的规格，战斗机、轰炸机、鱼雷机，甚至是教练机都可以搬过去，称得上是鱼龙混杂、无奇不有。至于驾驶人员，更是什么人都能往里塞，除了现役航空兵中的菜鸟，航空学校刚刚淘汰下来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海陆军乃至平民的“志愿人

员”，里面不乏铁了心准备“以身殉国”的脑残。

好多“志愿人员”在加入“神风敢死队”之前，连怎么开飞机都不会，这就需要加以训练，但因为极度缺乏汽油，训练的次数不可能太多，而且日军高层想得很清楚，反正是自杀，昙花一现的买卖，要掌握那么多空中技能干吗？没那个必要。

两项技术必不可少，一是让飞机起飞，二是让飞机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直到撞向舰船。特攻队员只需要练这两项，练好了就出发。

如此低劣的飞机性能和飞行技术，使得大部分特攻机在接近目标之前就被美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给击落了。

侥幸冲过了双重拦截，并不意味着特攻机随后就会撞向舰船。尽管日本用于宣传和洗脑的机器无比强大，尽管特攻队员在出发前都表示过誓不生还的意愿，但人的天性都是惧死恋生，到了这个时候，眼看着要走向死亡，往往会畏惧不前。

为了确保特攻队员不在最后一刻把飞机拉起来，“神风敢死队”里还有一种飞机：引路机。引路机属于非自杀式飞机，驾驶员都是有一会儿飞行时间和经验的航空人员，他们除了为那些连航向都辨别不清的特攻机引路以及报告战果，还有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监视特攻机，看这些自杀攻击者到了紧要关头，是否真敢豁出性命去进行撞毁式的俯冲攻击。

即便横下一条心真敢撞了，最后挨得着挨不着美舰的边儿，还得两说，飞行员心理紧张和飞机机件失灵，都会把特攻机引入海里，前功尽弃。

另一方面，美军主力舰上往往都配备极强的高射炮火力，足以阻止大多数特攻机接近，而且要把这样的巨型战舰撞沉，必须撞好些部位，也就是说，要拿不止一架特攻机去换。如撞伤“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那样，飞机撞中的恰好是舰体要害，那真得有点儿买彩票中奖的运气才行。因为这个缘故，特攻队员一般都不愿意招惹美军的大舰，他们宁肯攻击正在巡逻或担负前哨任务的单独驱逐舰，以及一些小型的辅助舰艇。

由此可知，引路机观察人员的收获往往都有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拿出各种赏心悦目的报告，里面有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进行了夸大，有的却是观察员本身水平有限或确实分辨不清，比如他们会把驱逐舰当作巡洋舰，把战车登陆艇当成航空母舰，而辅助运输船居然也能被错认为巨型战列舰。

“美轮美奂”的报告被送上去后，日军指挥官在惊喜得狂呼乱叫之余，会再夸大修饰一番，再进行公开发布。美军舰队在冲绳明明只有一艘“吉普航母”和两艘战列舰略受损伤，到东京广播电台播出时，就变成

了四艘航母、六艘战列舰，外搭整整一支运输舰队被炸毁，至于炸伤或疑似炸沉的那就更多了。

对于这种荒诞不经的广播，被蒙在鼓里的日本老百姓选择了照单全收，深信不疑，如丰田这样的高层军事首脑，虽然明知其中掺了太多水分，但出于自身的心理需要，也宁愿相信它们是真的。

丰田对战报不满意，不是说他认为战果都是假的，而是他觉得美军舰队既然有上千艘舰船，按照这种速度短期内还是炸不完的。一句话，要配合冲绳岛上的反登陆作战，必须得加量加价才行。

4月6日，冲绳海面的上空从拂晓起就布满乌云，风速达到每秒八到十米，眼看着海浪从西北边滚滚袭来。跟在汹涌海浪后面的，就是丰田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自杀式攻击行动，代号“菊水特攻”。

所谓菊水，也就是水中的菊花，它是那个立下“七生报国”志愿的楠木正成的专用纹章图案，丰田以此命名，实际就是要效仿楠木正成的湊川之战。参加“菊水特攻”的除了“神风敢死队”，还混编了海陆航空队的非自杀式飞机，飞机总数达到699架，其中特攻机355架，参战的特攻队员一律穿上礼服，佩戴特别荣誉勋章。

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在冲绳岛西北边部署了一队驱逐舰，作为雷达哨舰。这些哨舰摆出半圆形阵势，像忠诚而又机敏的警犬一样，随时观察着天空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动静。

下午1点，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了第一批密密麻麻的“幽灵”。收到哨舰发出的警报后，各航母立即清理飞行甲板，出动战斗机前去迎敌。

★纯粹的自杀行动

日军的特攻机携带的燃料有限，无法做机动飞行，遭遇美机攻击时，它们一概不予还击，甚至也不想还击，真的就如待宰的羔羊一般。当然特攻机旁边也还有“零”式护航，但是护航机的数目太少，而且在空战中也不是美军战斗机的对手。

这一天美机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300架以上的日机，其中仅“约克敦”号航母所属的一支由4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小队，就击落了50架特攻机，而自身一弹未中。

美军遭难的主要是舰船，又以外围的那些哨舰当其冲。有相当一部分特攻机逃过美机的截击后，第一时间就朝这些驱逐舰蜂拥而上。处于冲绳岛正北海域的“布什”号驱逐舰很快被三架特攻机撞毁，邻近的“科尔洪”号驱逐舰赶来支援，也被三架特攻机撞毁。不久之后，两艘驱逐舰双双沉没。



向美舰进行自杀攻击的一架“零”式。不管“零”式最后能不能撞上来，这情景都让船上的人不由得感到肝颤

紧接着，有约200架特攻机钻入冲绳内圈。美军舰队用密集的高射炮进行阻杀，弹片纷落如雨，竟然砸伤了船上的38名美军士兵。尽管如此，特攻机仍然撞伤美军中小型舰船22艘，撞沉运输驱逐舰和战车登陆艇各1艘。

在实施空中突袭的同时，丰田还准备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杀性攻击。“菊水特攻”开始前，他通知联合舰队的所有指挥官：“帝国命运完全赖此一举，卑职已号召，组织一支海面特攻部队……”

经过莱特湾大海战，联合舰队的舰船已大多命赴黄泉，只有栗田舰队保存了一些实力，它们被重新整编为第二舰队，包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矢矧”号轻巡洋舰以及八艘驱逐舰。舰队曾经的掌舵者栗田健男中将因在海战中出现重大指挥失误，被伊藤整一中将替代。

丰田所指定的“海面特攻部队”就是第二舰队，他要把自己兜里仅剩的这点儿本钱全部掏出来，用于支援冲绳岛上的日军。由于日本燃油严重短缺，丰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为第二舰队搜集到2500吨燃油，这点儿燃油尚不及“大和”号燃油舱容量的一半，即便供舰队单程前往冲绳，也只是勉勉强强。另一方面，在丰田孤注一掷，决定将航空兵力全数投入“菊水特攻”的前提下，第二舰队将得不到任何空中掩护。换句话说，这支舰队一旦出发，就只能像特攻机群那样有去无回了。

丰田此议一出，内部的吐槽声便如冰雹一般落下来，因为即便对战争一窍不通的人都不难看出，“海面特攻”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是一次纯粹的自杀行动。

军令部几次促请丰田重新予以考虑：虽说日本已经濒临全线溃败，但也不用如此冒险，而且在明知第二舰队到达冲绳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死那么多海军官兵，对改善战局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酒红人面，钱黑人心。长期的山穷水尽似乎已经让丰田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头脑，他以前就不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现在干脆两脚都不沾地了。他气冲冲地回复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第二舰队）不能到达冲绳，也可以将敌人空中力量的半数吸引过来！”

丰田的意思，他是把“大和”号这些残存军舰当成腊肉了，只要美国人见了掉口水，就可以减轻美机的空中压力，从而帮助冲绳岛上的牛岛再反过来砍美军几刀，那样的话，日军打赢冲绳战役并不是没有希望。

有人把丰田的思维比喻成一个故事：从前，有一户贫苦人家，因为买不起蚊帐，儿子为尽孝道就往自己身上涂酒，以此把蚊子吸引过来，以保证父母晚上能够安睡。孝子的这一行为没能吸引蚊子，但是感动了老天，老天出面拯救，把蚊子都赶走了。

到了这个地步，军令部的高官们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做着白日梦，他们虽然觉得丰田的计划经不起推敲，然而故事里不是说了嘛，孝子就算吸引不了蚊子，还能感动老天呢，那就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吧。

丰田的参谋长草鹿是“海面特攻”的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以“大和”号为核心的第二舰队可以在保卫日本本土的战斗中发挥更大作用，没有必要这么早就逼着海军官兵去送死。

可是军令部都通过了，丰田更是一副谁敢挡着就派谁第一个去特攻的架势，弄得草鹿也不敢多说什么了。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堪的是，丰田还指令他去向第二舰队司令官伊藤整一中将递交命令，并阐明理由。

见到伊藤，草鹿言不由衷地说了一通大道理，什么这既是日本的最後机会，也是联合舰队的最后机会；什么第二舰队在冲绳海面突破美军舰队后，就可以让舰船搁浅，而以“大和”号舰炮的口径和射程，摧毁岸上美军阵地绝无问题，云云。

伊藤倒也不是一个不识大体之人，他在开战时就身居军令部次长要职，若不是日本战事濒危，也不会下调到联合舰队。皱着眉头听完之后，伊藤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途中就受重创，不能继续前进，那我该怎么办？”

对伊藤的问题，草鹿根本不知道如何作答，他只好说：“这要你们自己去决定。”

伊藤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不必为我不安。我的心情很平静。我没有值得遗憾的，我心甘情愿出征。”

★霸王硬上弓

草鹿来到“大和”号的当天，伊藤召集各战队司令及舰长举行了联席会议。

伊藤把草鹿带来的命令一宣布，会场上立刻炸了锅，几乎所有与会者都露出了苦恼的表情。只有一个人是笑着的，那就是“大和”号舰长有贺幸作大佐，但有贺笑有个前提，因为这厮不管伊藤说什么，他都会拍着个胖肚皮，露出一副乐呵呵的傻模样。

除了没心没肺的有贺，其余十几个人都强烈反对用特攻方式出战。想想看，在没有直接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向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美国海军发动进攻，跟主动送上门去让人家吃掉又有什么区别？

你说要是趁着黑夜偷袭，或许还有办法，可是根据丰田那道脑子进水的作战命令，第二舰队却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发，这无异于是把自己暴露在了海面上——美国的B-29和潜艇天天都在联合舰队所在的濑户内海周围侦察，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知道了，美军飞机会放过这个大快朵颐的好机会吗？

就连平时最冷静的舰长都控制不住了：“这样作战，我们肯定会在中途被敌机击沉。第二舰队是日本海军留给国民的最后一笔财产，我坚决反对无故将这笔财产抛弃掉！”

另一名舰长也发作起来：“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可是只有同在本土登陆的敌人相拼杀而死，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什么特攻作战，简直浑蛋透顶！”

见部下们开了头炮，驱逐舰战队司令小泷大佐干脆把矛头指向了发布这道命令的高层：“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防空洞里，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他们究竟在想什么？我们请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直接指挥作战！”

丰田上任后从未到海上临阵指挥，后来，随着形势日紧，又躲到了防空洞里，躲在防空洞里倒也罢了，还吆喝着驱赶别人去送命，这确实太让小泷等人不忿了。

半年前的莱特湾大海战，第二舰队内部也有过议论和不满，但军官们的反对意见如此集中，情绪如此激烈，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次。

联席会议不欢而散。草鹿和伊藤只得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两

人把话挑明了：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这是霸王硬上弓，行得干，不行也得干。

海军虽说自由度比陆军要大一些，可是绝对服从命令的原则在哪儿都一样。既然伊藤都表态要干，军官们也就没法顶着了，他们终于垂下了头：“那么，就干一下试试吧！”

说完之后，众人匆匆忙忙地回到各自的战舰上，为出击做准备。水兵比他们的长官有觉悟多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军舰不仅能够冲绳岛搁浅，而且还能登陆与美军进行肉搏战，为此，他们把刺刀都拿了出来。

按照命令，刚到舰上实习的海军学校毕业生可以返回陆地，这批人正处在哭着喊着要给人当枪使的年龄，居然都不肯走：“一旦回国，我们拿什么脸去见自己的父兄？请务必让我们参战吧！”

舰长们不能说你们去了不过多添点儿炮灰而已，他们只得好言相劝：“这次战斗决定只让有实战经验的人参加，你们没有战斗经验，对作战将是一个累赘，因此才下令让你们上岸。”

经过劝说，年轻人都乘着艇上了岸。他们上了岸还不肯走，全都列队站立，呆呆地望着舰队，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地悄然离去，全然不知道船上有人想走还走不掉呢。

晚上，伊藤为舰长们举办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很多人都显得有些失态，他们一口气喝光了三十多瓶酒，却无一人醉倒。舰队的酒会结束，舰长们又参加各自舰上的告别宴会，继续喝，总之是一醉方休，提前酒精中毒没法走路才好。

以往出征前，为了展示自己的“英雄气概”，舰长们至少在同僚及部下面前都要装得有说有笑，更有甚者还会表现得特别兴奋，做出千欢万喜、头颠尾颠的表情。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脸上肌肉均做抽搐状，连做一个皮笑肉不笑的动作都极其困难。倒是年轻的少壮军官显得毫无畏惧，该吃吃，该笑笑，高声唱起了《樱花之歌》。

一位日本诗人曾经这样写道：“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另有一句谚言：“美不过樱花，勇不过武士。”日本人向来都与樱花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联系，想到自己明天就要像樱花一样“凋谢”，熟知内情的舰长全都难以抑制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只有他们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那种赴死前的悲怆与凄凉。

宴会到深夜还没散，“矢矧”号轻巡洋舰的舰长原为一大佐决定到各舱去查看一下。在轮机室，他看到有个轮机兵穿着满是油污的衣服，正在满身大汗地检查着发电机，原大佐便走到轮机兵身旁，询问对方为什么不去喝酒。轮机兵回答，他必须绝对保证军舰到冲绳后不发生电力故

障，所以与战友换了班，自愿来承担发电机房的值班任务。

原大佐深受感动，加上喝了酒，浑身躁热，他没有走向自己的休息室，而是爬上甲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大喊：“矢矧万岁！日本万岁！”

喊吧，连原大佐自己都知道，以后是喊一次少一次了。

★不要老想到死

4月6日下午3点，由原大佐的“矢矧”号开路，第二舰队的十艘军舰缓缓驶出了濑户内海。

天气不错，是个出征的黄道吉日，所以丰田选择了这一天实施“菊水特攻”，但天气条件对对阵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你觉得好，人家也觉得好。驶出内海的第二舰队刚刚编好航行队列，B-29就出现了，并对他们展开了轰炸。

显然，第二舰队已经被美军控制在了监视网内，“大和”号舰上的伊藤心情十分沉重。好在到黄昏时，负责观察“菊水特攻”的引路机报来了战果：目睹美舰有30艘沉没，20艘起火。

与以前一样，这也是一份虚远超过实的战报，不过它已足以令伊藤转忧为喜。另外，伊藤觉得草鹿也很够意思，自舰队出发起，这位联合舰队的参谋长一直乘坐着水上飞机尾随，直到燃料刚好够返航所需，他才向舰队挥手告别。

“矢矧”号的原大佐却不像伊藤那么壮志在胸。昨晚的一阵激情过后，他越来越感到“海面特攻”没有成功的希望，“矢矧”号上还有好些像那位轮机兵一样称职的水兵，他们不应该因为上司的愚蠢决策而轻易送命。

趁着夜幕降临，原大佐在甲板上召集全舰1000名官兵进行训示。他先是例行公事地宣读了丰田给第二舰队的最后一封电报：“帝国命运在此一战，（第二舰队）要光荣地战斗到死，全部消灭敌舰队。”接着，又说了一番心里话：“我们的任务，看来像是自杀，但我想强调说明，自杀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目标是胜利。你们并不是被赶上祭坛的羊群，一旦本舰受重创或打沉，你们要毫不踌躇地逃生，以便再战。”

很多基层官兵的脑子正在发热，全是如何跟美国人血拼之类，原大佐的大实话犹如给他们兜头浇来一盆冷水。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一名大尉嘤嘤嚅嚅地插话：“在军事学院时，教官教导我们要与军舰共存亡……”

原大佐打断了他的话：“在封建时期，生命是可以被轻易浪费的，但我们处在20世纪。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要老想到死。”

晚上8点，第二舰队小心翼翼地驶过水雷区，进入太平洋，伊藤下令舰队以20节的速度沿九州海岸南下。

伊藤对白天十分忌惮，因为他知道B-29会侦察到自己舰队的下一步行踪，只有到晚上，B-29才会变得无能为力，但他不知道的是，美军潜艇无所谓白天晚上，而正是从这时候起，第二舰队的阴影出现在了美军潜艇的雷达荧光屏上。

这是两艘正在九州海域巡逻的美军潜艇。一分钟后，它们向斯普鲁恩斯发来电报：“一艘装甲舰和几艘其他敌舰朝正南180度航行。”

美军潜艇所指的装甲舰就是“大和”号。斯普鲁恩斯立即决定把战列舰编队派出去，任务是将第二舰队向南引诱，诱得越远越好，最终使其不能返回本土基地，也得不到九州岸基航空兵的支援。

4月7日凌晨2点，当第二舰队通过大隅海峡时，也隐约发现了那两艘跟踪监视的美军潜艇。伊藤意识到处境险恶，但事已至此，除了硬着头皮全速前进，他也再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

早上6点，舰队进入九州西南海面。伊藤传令将队形改成以“大和”号为中心的环形队列，同时以五分钟为间隔，采取之字形曲折航线，以24节的速度向冲绳岛高速前进。

第二舰队没有护航机，没有侦察机，它的后面是紧紧尾随能断其后路的美军巡逻潜艇，前面是力量强大到可医小儿夜啼的美军第五舰队，已没有隐蔽的必要，也无退却的可能。伊藤唯一的指望就是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老天被他这个“孝子”感动，亲自出面拯救，帮他打开一条通往冲绳的道路。

上午8点，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似乎在昭示着一场海空战斗的即将来临。也就在这个时候，米彻尔第58舰队的侦察机确定了日舰队的位置。

按照斯普鲁恩斯的想法，准备让战列舰编队单独收拾来敌，在引诱日舰队南下后，用舰炮予以打击，但米彻尔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的舰载机飞行员完全有能力炸沉“大和”号。

“大和”号和“武藏”号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水面舰船，在莱特湾大海战中，美国海军航空兵曾炸沉“武藏”号，然而因为缺乏旁证，也有人认为“武藏”号是被潜艇给打沉的。米彻尔一直不服这口气，现在“武藏”号的姊妹舰“大和”号突然出现，正好再炸炸看，因为它“提供了证明飞机优越性的大好时机，如果需要什么证明的话”。

侦察机一确定位置，米彻尔马上命令舰载机起飞，然后转身对他的参谋长说：“请通知斯普鲁恩斯将军，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提议于12时进攻‘大和’号出击舰群。”

斯普鲁恩斯与哈尔西的指挥方式不一样，具体体现在对第58特混舰队的态度上，就是敢放手也肯放手，战术方面完全交给米彻尔掌握，他自己只管战略方面。不过在一些利害关系的大决策上，斯普鲁恩斯仍会进行适当干预，比如在马利亚纳海战中，他与米彻尔就曾一度意见相左。正是鉴于这一点，在发给斯普鲁恩斯的电报上，米彻尔还是有些不情不愿地多添了一句：“你攻呢还是我攻？”

斯普鲁恩斯即刻复电，在电报空白处批示：“你攻！”

★好像是纸糊的一般

上午9点，大雨中行进的第二舰队开始脱节。驱逐舰“朝霜”号掉队，它向伊藤发出信号说，是发动机出了故障，将设法修理。

11点30分，雨停风住，舰队东面8海里处的空中出现了一架飞机——一架美国飞机。附近一座岛上的日军观察哨也发来警报，告知有250架美机出现在周围海域。

第二舰队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午后不久，站在“矢矧”号舰桥上的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古村启藏少将第一个发现险情，他向原大佐喊道：“他们来了！”

当天阴沉兼暴雨的天气并不利于飞机飞行，5000~8000米的能见度，让寻找日舰的美军舰载机群也很费了一番周折，但众里寻他千百遍，总算还是让他们逮着了。

在第二舰队的左方先是来了2架美机，接着是5架，进而，由10架、20架、30架美机组成的机群，争相从舰队前方穿梭而过。到了后来，100架以上的美机大编队也过来了，它们以波浪队形迅速将呈环形队列的日舰包围起来。

佐藤下令舰队以5000米的间距散开队形，并以30节的高速拼命南下，企图在遭到美机攻击之前到达冲绳。让他感到庆幸的是，海上又下起了大雨，舰队被掩盖起来。

果真是老天可怜见啊。佐藤这声慨叹只维系了10分钟，10分钟过后，雨停了。

“矢矧”号的一个观察哨喊道：“左前方发现飞机！”原大佐闻声转过身去，他看到40架美机从低厚的云层中俯冲下来，向“大和”号直扑过去。

“大和”号上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赶紧开火，包括“矢矧”号在内的其他日舰也拼命向空中喷吐火舌。美军的攻击策略是用战斗机劈头盖脸地对高射炮进行扫射，以压制日舰的对空火力，与此同时，鱼雷机和轰炸

机则冒着密集弹雨，从各个方向和角度向下投掷鱼雷及炸弹。

论对军舰的攻击威力，鱼雷机要大大超过俯冲轰炸机，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军的鱼雷机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在中途岛战役中，从老的“破坏者”到新的“复仇者”，都没能取得大的战果，其作用也仅限于牵制和吸引日军战斗机，为轰炸机攻击创造条件。

既然鱼雷机不行，轰炸机行，美军便调整了航母舰载机的编成，鱼雷机数量遭到削减，减掉的数量被俯冲轰炸机所替代。一直到莱特湾海战结束，美军才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在没有足够鱼雷机加盟的情况下，舰载机群在与日军舰队对阵时总好像缺着那么股劲儿。

于是鱼雷机再受青睐，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编成中又增加了鱼雷机数量，同时鱼雷机的攻击性能也有了很大提高。“复仇者”本身没有什么大的缺陷，它甚至拥有和俯冲轰炸机一样的俯冲攻击能力，原先之所以难以发挥水平，问题主要还是出在航空鱼雷上。

美国造的航空鱼雷曾是有名的臭弹，总是不爆炸，这样的鱼雷投下去再多也没用，但经过研发，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新一代的鱼雷无论是可靠性还是命中精度，都非昔日可比。

莱特湾海战后，联合舰队龟缩本土，美军鱼雷机有劲也没地方使，现在它们终于找到了机会，可以痛痛快快地证明自己才是有资格痛宰日本军舰的头号杀手。

有制空权便有制海权，这是现代海战中无可辩驳的真理。“大和”号在舰长有贺幸作的指挥下，不断进行高速大角度机动，以躲避呼啸而来的打击，但是仍有一发鱼雷打进了“大和”号的左舷，另有两发炸弹在“大和”号的主桅杆后面爆炸，炸开了舰艏雷达室，里面的观测仪器全部被毁。

“矢矧”号受伤更重，共被三发炸弹、两发鱼雷击中，舰体剧烈抖动，给原大佐的感觉就是，“矢矧”号就好像是纸糊的一般，随时都可能沉入海底。

这一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年前的马来海战，只不过现在遭到屠杀的对象，由“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换成了“大和”号、“矢矧”号而已。

随着美机的第一轮攻击结束，海上出现了短暂的宁静。在离“大和”号200米的地方，裹在烟雾中的“矢矧”号已奄奄一息。



被鱼雷和炸弹击得走投无路的“矢矧”号轻巡洋舰。联合舰队的没落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作战能力上

“矢矧”号是古村的旗舰，眼看着它已完全失去了机动能力，古村决定转移到驱逐舰“矶风”号上去。就在“矶风”号奉令缓缓驶近“矢矧”号时，美军的第二攻击波已经杀到。

“大和”号再次组织防御，四艘驱逐舰围着它转来转去，“大和”号本身一边靠高射炮进行抵抗，一边也在左闪右晃。

由于美军第二攻击波中的部分飞机起飞较晚，所以它不像第一波那样集中攻击，而是分成几个波次连续不断地进行。这种阴错阳差造成的攻击反而让日舰失去了喘息之机，以致美机连连得手。

在美机节奏分明的凶猛攻击下，日军水手们就好像置身于铁岛之上，被一步步往死路上逼。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折磨还是来自于美军战斗机的扫射，那些银光闪闪的战斗机如同流星一般从头顶掠过，一顿弹雨扫过，或一发炸弹扔下来，甲板上都会歪七竖八地躺下一大堆人，受伤没死者有流出肠子的，有缺胳膊断腿的，鲜血顺着甲板的排水口往外流淌。这时“大和”号舰身已歪，速度也骤降至18节。

下午1点30分，第三攻击波旋风一样降临，并集中攻击“大和”号已损坏的左舷。“大和”号转身便逃，但左舷还是中了三发鱼雷，海水大量涌入，舰体继续向左倾斜。

到底是举世罕有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完善而庞大的注排水系统迅速消除了舰体倾斜，然而一发重磅炸弹恰好命中注排水控制舱，所有调节阀门都被炸毁，无法再进行排水。

负责排水的军官给舰桥打来电话：“进水已达到最高限度。为了阻止舰身继续倾斜，必须向右舷轮机室灌水。”

副舰长野村次郎大佐踌躇片刻，同意了这一排水方案。这时右舷舱室的人员尚未撤出，水却已经灌了进去。很多人死命地抓着梯子的铁栏杆，互相厮打，竞相逃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右舷被瞬间注入3000吨海水，数百官兵被汹涌而至的海水淹死。

“大和”号渐渐恢复了平衡，代价是丧失了一半的动力，速度锐降至9节。

到下午2点，“大和”号中了第八发鱼雷，这次是在右舷。应急轮舱室大量进水，水手被淹死在岗位上，军舰再次倾斜。

马步不稳并不是“大和”号出现的唯一状况，在浓烟烈焰的包围下，它的上层建筑已经面目全非，除完全丧失机动能力外，高射炮就像断了水源的喷泉一样，其火力已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慈悲的一击

不单是“大和”号，整个第二舰队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矢矧”号已中了12发炸弹、8发鱼雷，一些倒霉的舰员被炮弹撕成碎片，纷纷扬扬地撒向天空，飘落下来之后就消失了。

“矢矧”号本身也在迅速下沉，甲板上浸满了海水。原大佐往周围望去，其他驱逐舰不是在下沉就是在燃烧，显然它们已经自身难保，谁都救不了“矢矧”号。

下午2点5分，海水已经涨到大腿。随后，古村和原大佐就被吸入水中，在漩涡中挣扎了很久，他们才被抛上浮着一层油脂的水面。

6海里以外，舰载机正不慌不忙地围着“大和”号，像蚊子一样不停盘旋。美机的确可以做到气定神闲，因为作为此行最大的猎物，“大和”号显然已经在劫难逃。

下午2点12分，四架鱼雷机冲出云层，向“大和”号俯冲过去。

这是战斗，但更像是在表演，参与表演的美军飞行员动作娴熟，一气呵成，他们投下的两发鱼雷分别命中了“大和”号左舷的中部和后部。

“大和”号舰桥的警报板上红灯闪烁，那是一号炮塔和五个弹药舱的红灯，显示弹药存放的地方温度在上升。“大和”号一共携带了2000发18英寸口径的炮弹，只发射了3发，剩余的炮弹有连续爆炸的危险。

舰长有贺如被撕裂了喉咙一样朝副舰长野村大喊：“不能把水抽到弹药库去吗？”

野村只能报以苦笑。有贺的脑子十有八九是被飞机炸弹炸坏了，船上的注排水系统早已瘫痪，短时间内又如何能够救急。

野村下令升起紧急求救信号旗，通知驱逐舰帮忙接走舰员，但环绕“大和”号的驱逐舰也都知道它随时可能爆炸，都不敢靠近。

下午2点15分，又一发鱼雷击中“大和”号左舷中部。不过在野村看来，这倒是缩短痛苦的“慈悲的一击”，反正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多延长哪怕一秒，就只能让他多煎熬一秒。

“大和”号左舷甲板已经浸水，舰身倾斜很快达到了30度，舰员已经无法站立，很多人不等舰长下令就自行跳海逃生。野村赶紧从第二舰桥上给有贺打去电话：“快完了。”他希望有贺不要犹豫，尽快发布弃舰令。

有贺知道“大和”号已无可挽救，他用传声管通知伊藤，纠正倾斜度无望：“舰队司令，长官身体贵重，请跟乘员一同离舰，我一人留下！”

接着他嘶哑着喉咙告诉野村：“副舰长，请立即离舰，向联合舰队报告战斗经过。我的命运与‘大和’号是分不开的，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艘同我命运相连的战舰，所以我留在舰上，但你一定要活着回去。”

野村坚持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有贺不由分说：“副舰长，这是命令！”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有贺叫来一名水兵，指着舰桥的罗盘仪对他说：“我的游泳技术好，说不定我还会浮在水面上，那样有可能幸存下来。这儿有一些绳子，请你用它把我十圈二十圈地捆绑在罗盘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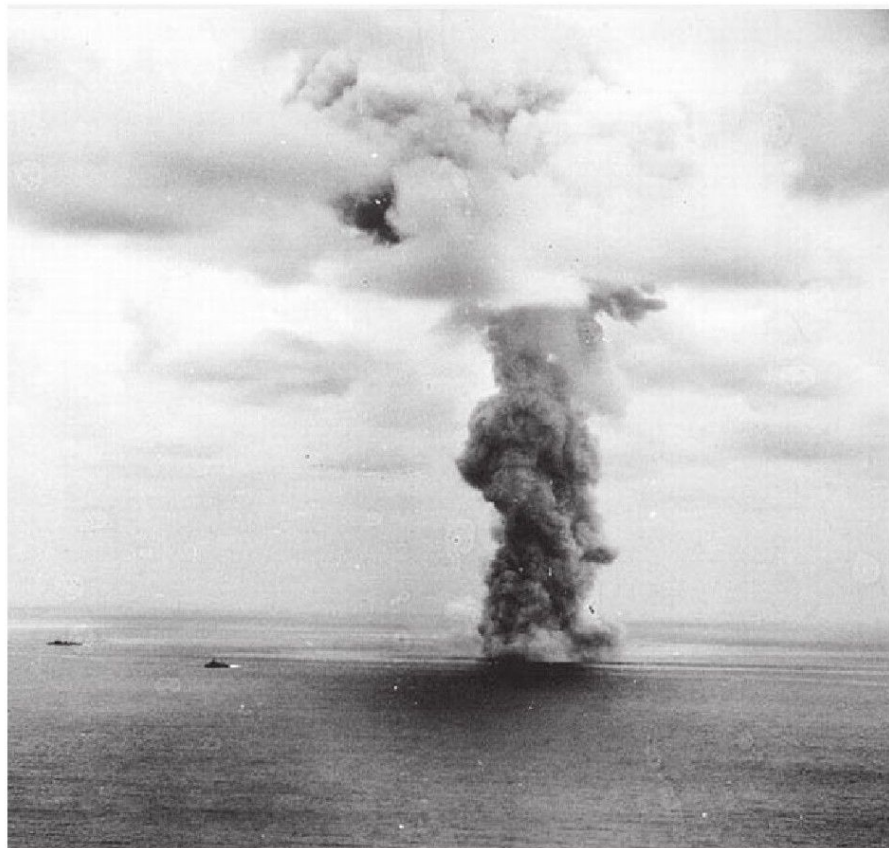
水兵从未接受过这样的命令，一时愣在那里，有贺加重了语气：“请满足我这最后的愿望，这也是上级对你的命令！”

当水兵把有贺绑在罗盘仪上的时候，有些水兵居然也效仿着要互相绑在罗盘仪箱上。有贺大声制止：“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年轻人应该往下跳，游泳逃生！”

伊藤也准备以身殉舰，他跟参谋长握了握手作为告别，然后让其他人离开舰桥。见幕僚们迟疑着不挪步，他生气地大声喝斥道：“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抛弃报效祖国的机会去白白送死呢？马上下去！”

伊藤的幕僚走下舰桥的时候，“大和”号已达到了80度的倾斜，甲板几乎与海面垂直。这座超级战列舰已变得像一条动弹不得的鲸鱼，大炮残骸、弹药、尸体开始无情地滑入大海。

下午2点20分，舰炮炮膛里的炮弹滑落下来，撞穿了弹药舱甲板，弹药舱里的炮弹终于被引爆了。远远望去，“大和”号上出现了一道炫目的强光，仿佛是金灿灿的朝阳喷薄欲出，之后，伴随着一声惊雷般的巨响，剧烈的爆炸几乎将“大和”号的舰体完全炸断。



“大和”号沉没爆炸时腾起的巨大蘑菇云，使得海面的军舰都瞬间变小了

烈焰冲天而起，翻滚的蘑菇状烟柱竟高达1000米，连110海里以外的岛上的居民都能看到火光与浓烟。“大和”号犹如被棺罩紧紧盖着，接着被强按入水下。海面出现了一个深达50米的漩涡，“大和”号副舰长野村以及一些逃生的水兵皆被吸入其中。野村先是沉入了身下那个深蓝色的无底洞，由于“大和”号的弹药在水下发生大爆炸，爆炸产生的气浪又

将他重新推上了海面。

野村感到一阵阵窒息，看着波浪上面滚动的一个个火球，他心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大和”号完了，日本海军完了！

随着“大和”号葬身海底的，有伊藤、有贺以下2498名舰员，仅269人获救。自服役起，“大和”号就被视为联合舰队的象征，它的沉没，不仅标志着联合舰队的彻底覆灭，也宣告了海战理论中巨舰大炮主义的完全破产。

在“大和”号之前，“矢矧”号就已经被击沉了。几小时后，古村、原大佐及其他逃生者被救上了“初霜”号驱逐舰。尽管已是如此狼狈，可按照丰田的命令，这本来就是一次自杀式攻击，上级不让撤就不能撤，还得进。于是，古村只好给联合舰队发去一封电报：“我们目前正开往冲绳。”

事实上，第二舰队的驱逐舰不是被美机击沉，就是因受重创而自行凿沉。剩下的四艘驱逐舰，也只有“初霜”号等两艘留在原地，另外两艘已经踉跄着航行在返回日本的路上。

丰田的脑细胞并没有全部死光，一收到战报，他就知道原定计划彻底失败了。古村的电报尚未发出，余下的两艘驱逐舰便都收到了丰田关于取消特攻任务的指示，遂双双掉头返航。

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之前，古村曾派搜索机对珍珠港进行过侦察，时过境迁，如今他却只有狼奔豕突的命了。奔逃途中，早已卸掉伪装的古村不断喃喃自语：“我算是够了。”

如果愿意，美军舰载机群还可以奋起直追，但显然米彻尔对当天丰硕的战果已经相当满意，他采取了任其逃逸、不屑一追的态度——放几个小卒回去给丰田报信，讲讲第二舰队在刚刚结束的海空之战中如何被打到屁滚尿流，同样是件很快意的事。

斯普鲁恩斯还未动用他的战列舰编队，丰田派出的海上特攻舰队就被舰载机给消灭了。当剩下的四艘驱逐舰失魂落魄地逃回基地时，舰长们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战功嘉奖令：“由于第二舰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致使我‘菊水特攻机’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原来当天丰田又出动大批特攻机，对停泊于冲绳海面的美军支援舰队实施了第二次攻击。这次除有驱逐舰、登陆舰、军火船遭击沉或重创外，护航航母“汉科克”号和战列舰“马里兰”号也被击伤了，数以百计水兵的死亡，令支援舰队的士气都受到了影响。

就算第58特混舰队不去全力迎击日军的特攻舰队，支援舰队也难免不受损失，但米彻尔把舰载机派出去作战后，肯定加大了特纳支援舰队

的防空困难和压力。从这个意义上，丰田把一部分功劳分给第二舰队，也算是事出有因。只是看到自己的舰队落到此等凄惨的境地，舰长们实在难以从嘉奖令中得到安慰，唯有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报之以一丝苦笑。

第八章 战争也是一种探险

根据最初对冲绳战役艰巨性的估计，美军为各登陆部队都安排了轮换式的休息和调整恢复时间，但没有哪一支部队觉得他们是需要坐下来喘口气的。

在参战部队中，陆战一师应该说是最牛的，他们从疟疾横行的瓜岛、泥泞遍地的格洛斯特角、血流成河的贝里琉岛一路走过，什么样的苦战和意外都经历过，然而在冲绳岛上，老兵们却只有揉着眼睛惊异的份儿。

新来的补充兵还问老兵，你们不是说日本人的抵抗多么多么顽强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老兵只好红着脸一再赌咒发誓，保证在自己经历的战斗中，从来不曾有过类似奇事。

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团级军官干脆写了张字条给师部军需官：“上校，请给我们一具日本鬼子的尸体，我的许多部下还从未见过日本人长什么样。请放心，我们会替你把他埋掉的。”

另一名军官则给他留在国内的战友写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此地一片和平景象，真是太古怪了！”

这名军官能想象得到对方读信时的惊讶表情，因为他的战友是在贝里琉岛战役结束后被调回国的，拿冲绳的情形与贝里琉岛一比，确实是“太古怪”了。

★请君入瓮

在将岛上日军像切苹果一样切成两半后，巴克纳指挥第十军团兵分两路，第三两栖军向北，第24军向南，逐步向纵深推进。最初几天，推进过程依然顺利，沿途至多只会遇到些藏在岩洞或其他掩蔽物后面的散兵游勇，消灭他们也花不了太多力气。

岛上战斗结束得越快，海上支援舰队面临的压力就越小。登陆部队旋风般的突进，让特纳欣喜不已，4月8日中午，他给尼米兹发去电报：“我可能疯了，不过看来日本人好像已放弃了战争，至少在这一段地区是如此。”

尼米兹却没有这么乐观，他在复电中明确告诉特纳：“把‘疯了’后面的字全部删掉！”

尼米兹如此谨慎，是因为他已经从截获和破译的日军密电中闻出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那就是冲绳岛上的日军可能并不是放弃抵抗，而只不过是请君入瓮。

登陆部队很快就有了同感。当天，陆战六师作为第三两栖军的前驱，通过了崎岖多山的半岛颈部。从这里开始，岛上的地形变得越来越险恶，这让陆战队员本能地警觉起来，海岛作战的实践告诉他们，不怕鬼子人多，就怕地形复杂。从缴获的文件和俘虏口供中，也证实了冲绳岛的北部确实还有一些成建制的日军，尽管数量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日本兵十有八九还会以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处。

果不其然，陆战队第二天就在山地遇到了不少日军，并且遭到了对方的强烈抵抗。陆军境遇与之相仿，他们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冲绳岛南部的山地和敌人挡住了。

这一切正如尼米兹所料，全是有意为之。其中有一个人对此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就是日军第32军高级参谋八原博通大佐。

美日陆军的决策方式很不一样。美国的军事主官在研究参谋们收集的情报资料后，都是由他拍板，决定如何采取行动。日本陆军不一样，指挥官大多不太管事，具体酝酿作战方案的是高级参谋。

第32军军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军长牛岛对部下较为温和，且不喜欢独断，大事小事主要听幕僚的意见，而一众幕僚里，除参谋长，便数八原的分量最重。

八原也确实起到了他的美国同行难以想象的作用。他是日本陆军中公认的军事奇才，性格偏于内向，平时脸色总是阴沉沉的，与人交往时甚至显得有些过分冷漠，人送外号“死顽固”，但此君却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军官的真知灼见。像八原这样的奇才怪才，过去的日本海军里大概只能找到两位，分别是山本和南云在鼎盛时期的首席幕僚——“黑岛怪参谋”和“神经病源田”。

八原认为，战争是一门学问，指挥战争不能光靠脑子发热或想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于理性思维和科学判断。他的这一认识与美军较为合拍，但显然与当时日本陆军的主流思维模式背道而驰。

围绕着冲绳岛的防守，两种完全无法调和的作战理念自然而然地打起了架。大本营的防守原则是把整个冲绳岛都控制起来，不管美军在哪个滩头登陆，第32军都要在滩头上将其击溃。八原的意见则是，由于日本陆军长期奉行轻步兵的战术理论，导致重型师团较少，第32军虽有些重装备，但数量和质量都非常有限，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滩头守了也等于白守，而且根本就守不住，倒不如实施机动的纵深防御战术，这样更节省兵力，也能给予美军以更大的杀伤。

双方的另一个重大分歧集中在岛上机场。在新几内亚战役中，日军

曾企图用飞机轰炸的方式摧毁位于莫港的盟军航空基地，最终无功而返。原因是莫港基地由六条相邻的飞机跑道组成，即使炸了其中的一半，另一半照样发挥作用，基地并不至于瘫痪。

大本营的参谋们从这一战例中得到启发。他们把冲绳岛设想成一个巨大的航空基地，认为第32军只要像莫港那样多修建一些机场，这个塌了那个用，然后在航空兵的协助下就可以消灭美军登陆部队。

八原对此同样不以为然。让航空兵做主打不是不行，问题是日军已严重缺乏飞机和飞行员，就算是特攻机，也是打一架少一架，这样的航空部队如何指望？另外，美军能守住莫港基地，并不光是飞机跑道多，更主要的还是雷达和反空袭网较为强大，而日军并无这样的条件。如果修建了机场却无法保护，无异于是在给美军送礼。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八原的观点在第32军内部得到了支持，牛岛也表示认可，然而包括牛岛在内，没人能拗得过大本营。

★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在大本营看来，我这里布置了任务，下属部队只要照做就行，其他闲话尽量少说少提。在硫黄岛一战中，栗林根据堀江的建议，起初也不想守海滩，最后不得不守，表面看来是屈从于驻岛海军的压力，其实同样是被大本营根深蒂固的决战论给逼的。

现在牛岛也是如此，他曾背着大本营，把所有部队都调去修筑防御工事，修建机场的活则全部交给了劳工。结果大本营也不是好糊弄的，多名中将级特派员被派到冲绳岛视察，发现机场进度缓慢，他们将陪同视察的第32军参谋长长勇狠批了一通，威胁说，如果不予整改，大本营将解散整个第32军军部。



第32军军部的合影。前排标1的是牛岛，标2的是长勇，标5的是八原

尚方宝剑一晃，牛岛不敢再犟着来了。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第32军的大部分精力都被迫放在了修建机场上。

除了机场，第32军的防御部署基本上也只能照着大本营的吩咐办，也就是均分开来，一摊一摊地守，哪一摊都不能落下，并且预计美军登陆后，大家还得一拥而上，不让美国人轻轻松松地上岸。

牛岛不像栗林那样有胆魄，又被大本营盯得太紧，看起来八原似乎没有了用武之地。事情出现转折，是从第九师团被调走开始的。

所谓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何况第九师团还是牛岛原来辖有的三个师团中最为精锐的部队，这么一调，等于抽走了牛岛手中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原先的防御计划被完全打乱了。收到大本营的征调命令后，牛岛的心像被割了几片肉一般，那个难受。

起先他还以为第九师团是被部署到菲律宾的，最后却发现调去的地方是台湾岛，从牛岛到整个第32军指挥层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台湾岛当时和冲绳岛一样，都是美军下一步登陆作战的可能目标，两座岛的驻军也正在争夺有限的战争资源。只是在日本的指挥体系中，驻台湾岛的第十方面军在级别上要高于第32军，显然是这帮人暗中策划，影响了大本营的部署。

大本营在调走第九师团时，曾许诺以本土的第84师团进行填补，但末了大本营自食其言，理由是日本本土可能很快也将遭到美军攻击，实在难以从本土抽调部队增援别的地方。

大本营的这一做法犹如火上浇油，直令牛岛、长勇等人怒不可遏：

你们一口一个“国门”，说我们是守门员，可实际上对冲绳的重视程度不过如此！

和硫黄岛上的栗林一样，第32军对大本营存有的那点儿希冀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既然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大本营的一套就没什么人愿意搭理了，牛岛决定采用八原的办法，海滩不守了，机场也不守了。大本营问起来，回答简捷明了：分不出兵，要守的话，你们得再派人来。

到硫黄岛战役打响前后，大本营已被搅得手忙脚乱，不仅派不来步兵，就连航空兵都打了水漂——大本营看重机场的目的，不过是认为可以作为航空兵的起飞基地，原来他们说要派300架飞机来执行这一任务，可是直到美军登陆，总共也没几架飞机被部署到冲绳岛。

大本营也难啊，整个日军的防御体系就好像没底的吊桶，只管漏，不是这里漏就是那里漏。漏来漏去，连他们对自己的战略方针都逐渐失去了信心。除了岛上的新部署获得批准外，第32军要求破坏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的请求也得到同意。

这就是美军登岸时，日军基本采取不抵抗策略的原因。至于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破坏是要破坏的，只是下手晚了。为了在美军占领前对机场予以破坏，牛岛部署了一个特设联队，这个联队的大部分人都是冲绳岛上的壮丁，不仅作战素质不高，武器装备也完全谈不上，日本人瞧不起他们，称之为“饿鬼部队”。

早在支援舰队进行火力准备时，特设联队就已经被炸得溃不成军。美军现身后，这些人一哄而散，自然也没有余力去破坏了。

牛岛本不想守住机场，加上对特设联队的乏力估计不足，所以让美军捡了个大便宜，但是当美军向冲绳岛的南北两端尤其是南端延展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讨论如何部署防御时，八原一共起草和提交了四种方案，每一种作战方案都对应着一种作战方式，也代表着各个时期不同的战术理念。

第一种方案是在第九师团被调走后，将剩余兵力分散开来，对冲绳岛进行全面防御。这种方案对大本营的意图未做任何更改，也正是大本营喜欢的，就战术理念而言，可以被看成是“瓜岛模式”。

八原自己否决了“瓜岛模式”。因为在瓜岛战役中，日军甚至还未和美军主力全面接触就崩溃了，说明它是下下策。

第二种方案是将第32军部署于拥有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的中部平原，也就是美军登陆滩头的对面。如此做法，虽然可以保住大本营视若珍宝的两大机场，但要在开阔的平原进行防守，就只能像塞班战役时一

样，对美军实施自杀式攻击，结果不仅会伤亡惨重，过早地失去战斗力，而且极可能导致第32军陷入灭顶之灾。“塞班模式”是下策，所以也被八原否决掉了。

★上上策

接下来的方案是将部队部署于冲绳岛北端山区，也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在进入的区域。这里有很多天然洞穴，比较容易改造成防御工事，而且这片山区无战略价值，美军短期内不会重点进攻。

这一方案如果要想找相应的模式，非吕宋战役莫属。山下后来就是将部队撤到吕宋北部山区去的。“吕宋模式”对保存部队实力而言，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然而八原认为它仍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出的中策。

回到吕宋战役上，山下统领的部队并无很强的战斗力，他当然只能那么做。第32军不一样，尽管缺了第九师团，但剩下的两个半师团还算兵强马壮，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填补第九师团调离后形成的真空，牛岛已经尽可能地把驻岛海军和后方部队全部改编成了一线步兵。这些步兵虽然装备低劣，也没受到过多少训练，但起码在主力部队缺员时可以进行补充。

后卫部队缺了，牛岛再来个拆东墙补西墙，将3900名冲绳百姓作为劳务部队临时编入第32军，600名学生则被分配到各司令部充当传令兵、勤杂兵和报务员的助手。

美军情报估计岛上日军只有约7万人，但第32军的可作战兵员实际达到了10万之众。如果把这10万人马全都塞到不值钱的山窝窝里去，造成兵力上的极大浪费不说，知道的人，也必然会认为第32军是十足的懦夫。

下下策、下策、中策都讲完了，八原开始竭力推销他的上上策，也就是第四种方案。

冲绳的首府那霸和老城首里都在南部，那霸是第32军军部及军港所在地，更重要的是南部同样有山区，日军若全力以赴，不仅可以守住那霸军港，还可以用大炮对读谷和嘉手纳机场进行封锁，让美军有了机场都用不爽。

就思路来看，它与栗林在硫黄岛战役中使用的战术最为接近和相似。八原推出“硫黄岛模式”后，果然一眼就被牛岛、长勇相中，第32军军部的其他成员也都表示满意。

八原据此对防线重新进行了部署，除派两个大队在岛的北部做象征性防御外，其他部队全部开往冲绳岛南部。一个月后，他对新防线进行视察，结果发现防线整体仍过于薄弱，恐怕难以抵御美军的密集攻势。

在征得牛岛和长勇的同意后，八原又进一步缩短了各部队之间的距离，第32军主力所在区域也相应变得越来越小，其集结范围仅占全岛总面积的八分之一。

尽管像刺猬一样扎堆到了易守难攻的最南端，但由于认识到大本营对冲绳岛已爱莫能助，无法再派援兵来，第32军的官兵还是打不起精神来。

事情也明摆在眼前。战前他们估计美军将有6~10个师在冲绳登陆，一个美军师的火力约为日军师团的5~6倍，整整多出3~7个师，这就意味着美军地面部队的火力至少是日军的15倍，甚至更多。这还不算上美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

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没打两下，第32军就可能输得跟死人差不多了，光靠山区又能挡得几时？出路出路，有出无路，很多人想着想着，便把心灰到了大西洋，从上到下都陷于沉闷绝望的气氛之中。

八原给第32军找到的法子，就是像硫黄岛的栗林那样，全力修筑和利用地下坑道。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必胜之路”的小册子，作为防御作战的指导性文件。在这本小册子里，八原提出，只要拥有完备的坑道设施，要战胜人数、火力和技术都占有优势的美军就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因为“胜利的信心来自于坚固的堡垒”。

岛上日军被鼓动起来，开始干劲十足地大挖坑道。不过天下事总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冲绳岛南部表面全部由珊瑚石构成，厚达10~20米，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坚硬，而日军缺乏挖地道的机械设备，土木作业完全依赖铁锹、锄头等原始工具，挖掘难度非常之大。士兵们挖着挖着，铁锹、锄头常常被挖成断柄，直到珊瑚层被挖穿，下面出现了松软的红黏土，作业过程才变得顺畅了一些。

★一次都未刷到要害

冲绳岛北部的土质与南部完全不同，挖坑道相对要轻松得多，但八原认为，南部坚硬的土质正是他需要的。

由于美军潜艇很早就对冲绳海域实施了封锁，使得冲绳岛难以获得必需的物资装备，在修筑地下坑道时，第32军基本就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既无水泥，也无钢筋和炸药。

缺了水泥钢筋，你就是挖了坑道，上面掉一发炸弹下来，还是够呛。要知道，坑道不仅用来藏身，更主要的还是防空袭和炮击。厚厚的珊瑚层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就像是给坑道做的钢筋混凝土盖子一样，就算是美军弹飞如雨，只要拿“盖子”一盖，就不用害怕了。

水泥钢筋虽然可以用珊瑚层代替，但坑道顶部总得用什么东西撑起

来，否则很容易塌。

能想到的就是木头，冲绳岛南部没有大片森林，松林都集中在北部，于是，第32军便在北部森林给各部队划分伐木区，每个师团和旅团都要抽调数百人组成伐木队负责伐木。

松木伐下来了，得往南送。从北到南，有近65千米的路程，沿途没有铁路线，只能用卡车运输。第32军虽然配有卡车，像第24师团还有专门的运输联队，但在美军此前对冲绳岛发起的空袭中，岛上储存的汽油大部分都已被摧毁，第32军被迫利用甘薯中提炼的酒精作为燃料，这当然无法满足长途运输的需要。

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的办法仍是让各部队自己动手，用当地一种称为“塞比尼”的小型船只作为工具，从海上将木材运往各自位于南部的防御阵地。

莱特战役结束后，从莱特岛机场起飞的B-24轰炸机开始进行每天的例行侦察，飞行员一瞅，日军正从北向南运木头，马上就用机枪对船只进行扫射。日军不得不改在晚上进行水上运输，运输效率也由此大大降低，不过到1945年3月底，冲绳岛南部的地下坑道已基本就绪，各部队也早就进入坑道隐蔽。等到美军大规模登陆的那一天，第24师团和第62师团已在坑道内待了100天，第44独立混成旅团的时间短一些，也待了50天。

虽然美机每天都对冲绳岛实施航空侦察，但是美军并不知道日军主力到底在哪里，航母舰载机和舰炮只能从冲绳岛的表面一遍遍地刷过去，刷的次数多，却一次都未刷到要害，而且日军以珊瑚层当盖的坑道体系也确实可以有效抵御美军的猛烈炮火。

看到美军的16英寸舰炮拿他们的坑道毫无办法，长勇得意了，他专门在第32军军部的坑道旁竖了块牌子，上写：“天堂般的洞穴战司令部。”

第32军猜到了美军的登陆点，但是按照八原制订的方案，他们采取了不抵抗策略，没有对美军的登陆行动做出任何反应，其用意就是允许美军“充分登陆”，将美军“诱至得不到海、空军火力掩护和支援”的地方，再一举歼灭其登陆部队。

八原的部署本来应该是很完美的，然而就因为牛岛失于计算，结果还是在机场方面出了点不大不小的漏洞。当获知美军居然轻而易举地便抢占了岛上两座最重要的机场后，大本营不由得大为光火：机场费了牛劲才修起来，你们却说修了也守不住，要毁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可你们倒是毁啊，全都心急火燎地躲坑道里去了！把你们当块材料抬举起来，你们倒越发得意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

收到大本营的电报，长勇又气又恼，脸上热辣辣地跟块火炭相似

的。

在第32军军部，如果说八原算知识分子的话，长勇就是个莽夫。他早年在参谋本部坐办公室时就喜欢招风揽火，曾多次卷入军事政变，也因此受到审查，被下放到了部队。长勇最惊人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之举，是在日苏张鼓峰战役进入谈判阶段时，爬到苏军能看得见的山坡上睡大觉，还打着很响的呼噜。

靠着这个不知所谓的“搏出位”举动，长勇再次受到重用。他本人性情暴躁，打勤务兵、副官或下级军官的耳光是家常便饭，同时他还喜欢抽烟喝酒，嗜酒如命，在被派到冲绳担任第32军参谋长后，经常一个人坐在指挥所里，一边品着好菜，一边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一旦酩酊大醉，就会拿着指挥刀乱舞一通。

像绝大多数日本陆军将官一样，长勇性情偏执，崇尚进攻，并且容易将战略判断建立在自己的狂热之上，而不喜欢冷静客观地分析现实。他之所以同意八原的方案，一方面是出于对大本营忽视冲绳以及不能调来援兵的愤恨，另一方面是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但这并不表明他和八原之间取得了真正的一致。

现在大本营来了兴师问罪的电报，长勇便对先前的安排后悔起来。就在4月3日那天晚上，他主持召集参谋会议，提出就算顾及军长牛岛的名声，也应该立即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以日军擅长的夜间渗透和近战方式重新夺回机场。

★抵抗转强

日本陆军指挥层做出决策时，一般都要举行参谋会议，听取参谋们的见解，然后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议案是否通过。与美军相比，这种方式无疑赋予了参谋更大的权力。第32军的参谋普遍年纪轻，职务低，没经过多少大风大浪，被这么一煽动，都纷纷举手表示同意。

年轻参谋中只有长野英夫少佐对发起进攻提出了疑问，但是他的意见很快就被其他人的口水给淹没了，其中航空兵参谋榊直道少佐最为踊跃，那样子仿佛只要一出兵，夺回机场便是滚锅中爆出一个豆儿，轻而易举的事。

眼看会议就要定调，一直默不做声的八原发话了。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在座的参谋们是眼高手低：“如果你们认为美国人将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简直是完全的妄想！”

八原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一堆白眼：你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

八原并不理会旁人的态度，他断言，如果第32军贸然进攻，不出几

天，肯定会完全失去战斗力，精心修筑的坑道工事也将白白浪费。

你说完了？说完了。好，长勇腾地站起身，大声宣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次进攻就算通过了。

半小时后，所有参谋着装整齐，佩戴着绶带勋章走进了牛岛的办公室。牛岛作为最高军事主官，可参加也可不参加参谋会议，但按照日本陆军的传统，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对决策程序进行干涉。现在既然大家都嚷嚷着要打，他也同意出动大部分兵力夺回机场。

八原仍不肯放弃，在师旅团长来领受命令时，他还试图进行游说，无奈木已成舟，在命令进入实施阶段后，再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了。

第32军定于4月6日对机场发动总反击，就在4月4日下午，航空兵转来侦察报告，告知在那霸南部海域发现有美军3艘航母、50艘运输舰在活动。八原情急生智，赶紧将这个情报呈报给长勇，并且告诉长勇，美军很有可能从那霸实施登陆，如果他还要坚持发动反击，就等于为美军从侧后偷袭创造了机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牛岛、长勇一听就蒙了。迂回包抄和偷袭是日本陆军的惯用战术，他们岂能不识其中厉害，于是只得临时取消反击行动。

如今能够差使第32军的不光有大本营，还有驻台湾岛的第十方面军，对第32军来说，那也是上级。听说4月6日的行动已经取消，第十方面军司令部马上向牛岛下达了新的反击命令。

这次的命令没有任何含糊，非常具体和明确，连时间都给牛岛定好了：4月8日。

牛岛虽然不像长勇那样鲁莽，但充塞在他脑子里的，也全是进攻至上的观念，躲在地下坑道里打坑道战实乃不得已。现在上司有令，说要拉出去打，那还有什么可迟疑的。牛岛随即签发命令，将4月6日的行动内容挪到了4月8日。

眼看就要出窝，4月7日下午，情报显示有数百艘美军舰船又在向那霸西边移动。



日军利用冲绳独特的墓室构建成坚固工事。战场突然就变得险恶起来，看起来好像是累积起来的运气都透支了，其实是里面早就暗藏着阴谋

美军并不想在那霸进行二次登陆，舰船之所以移来移去，主要还是要选取一个适当位置，以便为南下的陆军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不过日军并不清楚这些，牛岛、长勇都感到自己的侧背有受袭之虞，不需八原多费口舌，已经签发的反击命令被迫再次搁浅。

取消反击行动，对牛岛来说其实是福，而不是祸。4月8日下午，当美军第24军进军至首里以北山区时，被嘉数高地挡了个正着。

嘉数高地两面是山，中间呈马鞍形，上面长满野草、灌木和小树，乍一看，既不高也谈不上有多崎岖，但日军在高山上构筑的防线却令人叹为观止，其复杂和完善程度甚至超过了硫黄岛。

冲绳岛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可用以藏兵和防守的天然岩洞，只要稍加改造，即可成为极难区分且易守难攻的防御堡垒，嘉数高地的有些岩洞非常大，里面能够容纳多达1000名士兵。此外，冲绳居民仍遵从中国习俗，坟墓大多为圆形建筑，日军不顾许多冲绳老年人的反对，强行将山间墓地也都改为机枪巢。

通过错综复杂的地道的连接，岩洞、坟墓与修筑的地下坑道结为一体，构成了连续不断的火力网。当天下午，美军便见识到了它的厉害，前线部队停滞不前。

一战时期，只要在前线挖上一条条壕沟，就可以阻挡敌军的步伐。现在随着飞机大炮坦克的加强，一方面，炸弹、炮弹、坦克履带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壕沟变成平地，另一方面，守军也必须建立起一道对付空中力量的屏障，所以防御工事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重大变革。从硫黄岛到冲绳岛的防守战，正是这一变革的具体体现。

直到碰了壁，美军才终于明白，原来岛上的日本人既没有逃走，也没有放弃抵抗，他们只是躲在了最难以攻克的地方，随时准备将前来进攻的美军打到遍体鳞伤。

嘉数高地扼守公路，是通往首里的关键要地，纵使进攻难度再大，美军也无法将其绕开。4月9日上午，第24军所属的第七师和第96师对高地发动了新一轮猛攻，但还是攻不上去。日军的防御阵地伪装得太巧妙了，美军飞机飞低至3米高，才看到4~5个暗堡，实际在那个区域分布的日军不少于5000人，可见隐蔽工事之多。

到傍晚时分，由于弹药耗尽，且伤亡惨重，美军前线部队报告：“敌人的抵抗转强。”巴克纳只得传令收兵，面对着日益增强的抵抗，他决定将原作为留船预备队的第27师也抽调到南部战场。

★和尚道士的命

4月10日至11日，冲绳岛上连续暴雨，已经被炸弹深翻过的土地更加泥泞不堪，美军无法使用坦克助阵。在此情况下，一字排开的三个步兵师虽从高地两翼反复发起进攻，然而均无斩获。

在进攻中，巴克纳发现对方的火力一点儿不弱。防守嘉数高地的第62师团本身是一支轻型步兵师团，当时组建的目的就是反游击作战，所以没有配备重武器，火力不强、机械化能力不足是该师团的主要缺陷。不过八原却未雨绸缪，向大本营争取到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炮兵部队，这些炮兵部队一部分来自于日本本土，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东北。与此同时，八原还通过大本营调来了中将级的炮兵专家，组成第五炮兵司令部，对炮兵进行统一调度和指挥。

作为一支旅团规模的特种部队，第五炮兵部队辖有四个炮兵联队和三个迫击炮大队，炮兵联队主要使用150毫米榴弹炮和150毫米加农炮，迫击炮大队则装备了320毫米迫击炮，这种超级口径的龙头迫击炮可发射300千克的重磅炸弹，曾在硫黄岛战役中使用过，尽管它的实际破坏力并不是那么可怕，但听起来仍令人发怵。

第五炮兵部队将所有火炮隐藏在防御阵地的中心地带，集中起来对进攻嘉数高地的美军猛轰，几乎是弹无虚发。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美军还是第一次遭遇如此猛烈的轰击，至此，指挥层清楚地做出判断，即美军已进入日军主防御阵地的范围。

终于见着真人了。巴克纳决定继续保持对嘉数高地的压力，同时准备于一周后发起大型攻势，争取一举突破日军防线。

在发动进攻这一点上，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八原和长勇以及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关于反击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八原虽然几次制止了长勇的冒险，但他在幕僚群中属于少数派，再怎么较劲，总有撑不住的时

候。早在4月8日，在长勇的指示下，八原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制订了一个夜袭方案。

之前还要想办法钻到机场附近去打，现在美军攻到了门口，当然就不用跑那么远，只需让第62师团就近实施反击即可。长勇的意思，是将第24师团所属的第22联队派到前线，纳入第62师团指挥范围，同时让第62师团配合该联队全力出击。

八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进攻——讲穿了，第32军就是和尚道士的命，跟福祿全不沾边，能不能守住洞口还得看运气，要跑出去砍人，十有八九反被人砍。为了减少损失，多留下点防守兵力，他暗暗叮嘱第62师团长藤冈武雄中将，可以少投点儿部队出去。

藤冈的主要精力用于防守嘉数高地，这时候要抽调兵力本来就很吃力，有八原为他做主，自然乐得顺水推舟。于是第62师团各部仍防守原有阵地，藤冈只调了师团的三个预备大队参与夜袭。

第24师团是从中国东北调来的关东军重型师团，该师团的特点与第62师团正好相反，它是为应付诸如日苏诺门罕战役那样的武装冲突而组建的，因此武器装备较为精良，不仅每个联队、大队乃至中队都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师团还有一个专门的运输联队。

要在东北平原与苏联人打机械化战争，第24师团再合适不过，但在夜雨天搞偷袭，就不如第62师团那么灵活了。在这次夜袭中担任主攻的第22联队便遇到了这种尴尬。联队长吉田胜中佐到冲绳岛还不满一个月，他在召集军官训话时不无忧虑地说：“你们将摸黑行军，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路不好走，敌人的炮火也会很猛烈。”

4月12日晚，第22联队采取鳗鱼型曲折行军方式，冒着大雨向前线进发。吉田胜要求对此次行动严格保密，一到达预定地点，即挖好掩体，并在天亮前将掩体伪装好。

吉田胜担心泄密，但美军事先并没有探知到夜袭计划的半点儿风声。在过去的战役中，美军很容易在日军的营地及尸体上找到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然而从贝里琉岛战役起，一直到硫黄岛战役，这样的好事越来越少。日军越来越重视保密工作，在撤退或失守阵地时，他们会烧掉所有无法带走的资料，之后别说文件，美军连尸体口袋里的笔记本都很难找到了。

美军固然不知道日军当晚发动夜袭，不过他们非常清楚，对方有拿夜袭和侧面机动当灵丹妙药的嗜好，因此一到晚上，舰炮打得甚至比白天还欢畅。第22联队不得不经常化整为零，以躲避炮弹，这使得行军队伍拉得很长，比“鳗鱼”更甚，指挥官很难进行控制。

除了进行轰击，美军支援舰队还不停地向岛上发射照明弹。一直摸黑走路的日本兵一时难以适应，很多人瞬间失明，队伍只得一会儿走一

会儿停，很耽误工夫。

好不容易到了前线，吉田胜和他的部下都傻眼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指定的任务区域到底在哪里。

★特攻年

第22联队对冲绳岛的地形不可谓不熟，而且行军时也带上了地图，问题是现在的冲绳早已面目全非。美军舰炮摧毁了岛上的许多村庄和树木，不管是凭记忆还是看地图，村庄和树木都是至关重要的标志物，当它们突然全部消失后，众人连自己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当然更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突破。

第62师团的三个预备大队距离前线相对较近，才未在黑暗中迷路。当晚他们按计划到达了北部集结区，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和掩体，就被照明弹的亮光给罩了个严严实实，随即美军的炮弹便呼呼地飞了过来。

三个大队，一个全军覆没，另外两个也折损了一半，残部失魂落魄地逃回日军防线之内。只有没能到达预定地点的第22联队因祸得福，暂时逃过一劫。

虽然事实证明八原的观点是对的，夜袭行动等于送死行动，但在得知第62师团未尽全力，乃是出自于八原的授意后，长勇还是暴跳如雷地将八原叫去痛骂了一顿。从此以后，两人的分歧和矛盾更加激化。

刚刚击退日军的夜袭，冲绳海面上的美国海军就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无比震惊的消息。4月13日黎明，2000艘舰船上的扩音器都不约而同地喊叫起来：“注意，注意，全体人员注意！”



美国陆军士兵在呼叫炮火支援。说句不分斤两的话，日军要是想出来向美军发动进攻，怎么着都只能是一个死，区别仅在于死相到底有多难看而已

要舰员们注意收听的内容是：“罗斯福总统逝世。再播一遍，我们的最高司令罗斯福总统逝世。”

许多年轻的士兵和水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小到大，他们除了罗斯福，就不知道白宫还有别的人，尤其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罗斯福已成为引领他们走出困境和迈向最终胜利的一面旗帜。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旗帜怎么可能说倒就倒？由于太多人对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提出质疑，特纳不得不亲自出面，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

就在4月12日中午，吃过午餐的罗斯福总统让画家给他画一幅水彩肖像。过了一会儿，他闭上眼睛低声说：“我头痛得很。”说完便倒下失去了知觉。两个多小时后，这位旷世巨人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华盛顿传来的噩耗亦使位于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大受震动。尼米兹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那次与罗斯福的最后见面，已经让他生出了一种不祥之感，可他还一直心怀侥幸，认为总统至少可以活到盟军全面获胜的那一天。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尼米兹对罗斯福的一言一行也不是全都拥护和赞同，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罗斯福始终对海军建设贯注着巨大的热

情，甚至于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尼米兹未必能得到施展抱负和宏图的机会。

斯人已去，只有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亲切、友好的态度仍浮现在眼前。尼米兹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罗斯福逝世）就我来说，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个人的损失。”

这是让尼米兹备受煎熬的一段日子，坏消息接踵而来。由于地面作战遇到挫折，支援和掩护舰队都只能继续停留在冲绳海面，面临的危险也相应大大增加。

1945年被一些日本史学家称为“特攻年”。在冲绳战场，只要天气情况允许，特攻机的小规模袭击和一般空袭几乎天天不落，每隔几天，丰田还会发动一次类似于海啸式的“菊水特攻”。4月6日至7日发动的第一次“菊水特攻”被称为“菊水一号”，在那次作战中，出击日机共被击落335架，约占出击总数的48%。其攻击之疯狂以及损失之惨烈，不仅令前线官兵为之失色，就连曾担任过驱逐舰队司令的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也坐不住了。

铃木出身于海军，他认为日本海军与陆军是有区别的，日本陆军打仗就是两个字——“玉碎”，而海军用兵的惯例是将九死中求一生作为限度，因此他把军令部的参谋们召到自己的官邸，谈了自己对“菊水特攻”的看法：“全然没有生还希望的用兵，在严格意义上很难说是作战，关于这一点，应予以考虑。”

首相的话并没有对前线作战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说到底，在资源枯竭且飞行员技术极其低劣的前提下，除了特攻战，日军大本营实在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樱花弹

4月12日至13日，也就是岛上日军实施夜袭的同一时期，丰田发动了“菊水二号”。

在“菊水一号”中，由于损失的飞机来不及补充，参与“菊水二号”的飞机数量明显减少，总共是392架飞机，其中特攻机202架。为了弥补飞机数量不足的缺陷，日军在攻击战术上做了一些改进，以前都是特攻机直挺挺地僵尸一样往上冲，现在改成先用战斗机吸引美军战斗机，等美军战斗机燃料耗尽，返回航母加油时，特攻机再飞至舰队上空进行攻击。

此外，日军还大量准备了“樱花弹”等新的自杀式武器。之前美军曾注意到，在几架双引擎日机的机身下装有两个很小的襟翼。一开始他们没搞清楚这是做什么用的，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这两个小襟翼居然就是“樱花弹”的旋翼。“樱花弹”其实是一种由双引擎轰炸机运载的单人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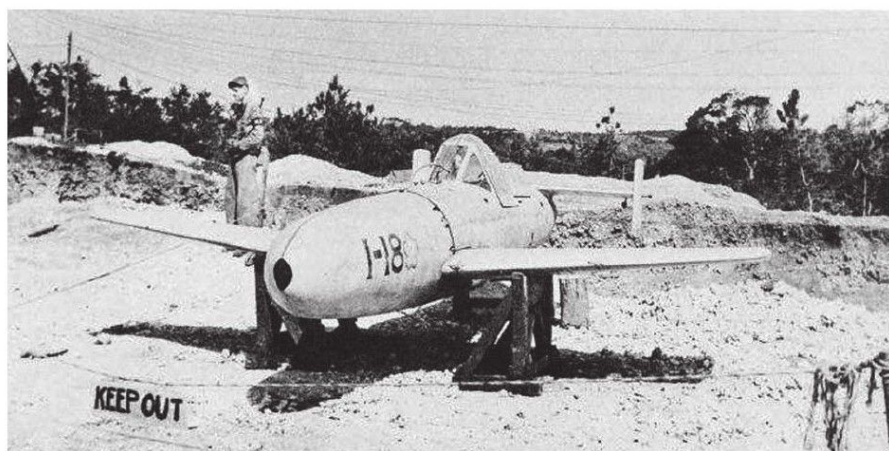
驶滑翔机，远远看去，就像装了小翅膀的鱼雷一样。当接近攻击目标时，“樱花弹”即脱离母机的挂弹装置，由飞行员操纵着，依靠惯性和滑翔能力撞向攻击目标。

“樱花弹”装有800千克高爆炸药，如果真的撞到舰船上，杀伤力不可低估，不过能撞到舰船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整个冲绳战役中，只有四艘驱逐舰被“樱花弹”击中，而据日本东京电台透露，日方总共使用了300发“樱花弹”。由此可知，大部分“樱花弹”没有击中目标，中途就掉海里去了，这使美国海军对“樱花弹”有了新的认识，称之为“八格弹”，意即“蠢弹”。

尽管“蠢弹”的实际作战效能并不突出，但在初期却让美国海军着实感到恐怖。在4月12日的“菊水二号”作战中，“艾贝尔”号驱逐舰就被“樱花弹”拦腰炸成两截，当即沉没。另一艘驱逐舰也被“樱花弹”击中爆炸。

经过“菊水二号”，日军以损失飞机205架的代价，共击沉美军驱逐舰、登陆艇各一艘，击伤包括战列舰、驱逐舰在内的各式舰船13艘，许多海军官兵在空袭中被打死打伤。

舰船倒也罢了，沉了可以再造，关键是官兵们为此而流的鲜血。尼米兹对部属的伤亡痛彻心肺，在每天给夫人的家信中，他都提到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美军在读谷机场缴获的一架“樱花弹”。它的舱门从里面不能打开，也没有起落架，无法驶回基地降落在跑道上，这就决定了驾驶“樱花弹”的飞行员从开始飞行的那一刻起，就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巴克纳可以及早结束岛上作战，美军舰队就不用白白地在海上挨炸，到底岛上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毫无进展呢？尼米兹很想就此问一问巴克纳，但他非常清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向来也很少干涉前线将领的指挥，这使得他内心十分矛盾和纠结。

在击溃日军的夜袭后，岛上的美日两军主要进行的是炮战，以炮对炮，你轰我，我轰你，似乎不见巴克纳有什么积极的措施。唯一能使人得到一些安慰的是北部战况稍算顺利，海军陆战队克服重重困难，占领了除本部半岛以外的大部分地区。4月16日，经过三天激战，陆战队又攻下了怪石嶙峋的八重岳。站在八重岳的山上，整个本部半岛一览无余，至此，北半部的战斗实际已经结束了。

美军并不了解牛岛的具体部署，不知道日军主力全在南部，北部只有两个大队，而且南部防御体系之复杂也非北部可比。指挥层所掌握的情况仅仅是，北部都快要“结账”了，南部还没有一点儿眉目，连究竟鹿死谁手都还说不清楚，这怎么能行？

企盼中的速战速决变成了海陆两方面的消耗战，而且眼看着有演变成另一个瓜岛战役的趋势。4月16日，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带着两名幕僚来到关岛指挥部，请求尼米兹能派他去视察冲绳，以便亲自解决那里出现的问题。

尼米兹没有同意，他让范德格里夫特先视察关岛和硫黄岛的部队，表面的解释是冲绳岛战斗激烈，危险性太大，任何高级官员都不能随便冒险前往。范德格里夫特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不能破例——要是可以去，他尼米兹早就去了。

内心深处，尼米兹一方面仍不想打破自己不轻易干预前线作战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也必须顾虑到，范德格里夫特代表着陆战队，而现在岛上的陆战队又归巴克纳指挥，派范德格里夫特登岛，明眼人都能看出是对巴克纳指挥上的某种不放心。尼米兹希望能够一碗水端平，以免引起海陆两军之间不必要的纠纷。

可是形势的发展却不容许尼米兹如此气定神闲。就在4月16日当天，丰田实施了“菊水三号”作战，共出动飞机498架，其中特攻机196架。出发前，特攻队员举行了祝酒和祷告仪式，随后他们便从九州岛和台湾岛的机场起飞，在“零”式和其他轰炸机的护航下，朝冲绳海面的美军舰队袭来。

★不沉之舰

“菊水特攻”中的日机被称为“浮着的菊花”，这次它们选择了集中攻击外围担任雷达警戒的驱逐舰以及各种小船。原因是后者不仅数量多，而且不像航母和战列舰那样，周围有一大群战斗机护卫，属于舰队中最为薄弱也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

上午8点，“拉菲”号驱逐舰率先发现日机的到来，它立即发出预警，并引导舰载机前去拦截。“拉菲”号遭到特攻机群犹如鬣狗一般的轮番攻击，尽管水兵们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地对空射击，但来自不同方向的特攻机太多，前后竟然多达22架，实在难以兼顾。

“拉菲”号一共击落了22架特攻机中的9架，但被另外5架撞中，还中了4发炸弹。军舰燃起熊熊大火，喷出的火焰和浓烟高达60米，后半部的火炮全部被炸毁，舰员也死伤了近三分之一。

经过损管队的努力，身负重伤的“拉菲”号不仅没有沉没，还独自开往庆良间列岛进行了维修。它因此赢得了“不沉之舰”的荣誉，成为美国军舰中摧不垮打不烂、福大命大的“拉坚强”。

在“菊水三号”中，美军被击沉运输舰和军火船各1艘，包括“拉菲”号在内，共有5艘不同类型的大小舰船被击伤，日军则为此损失了182架飞机。

就日机出击的数量和第五舰队庞大的体量而言，特攻机撞击成功的比例并不高，美国海军也远未到伤筋动骨的程度，问题是它对官兵的士气影响很大。

空袭的常规，是掷炸弹、放鱼雷，然后飞行员和战机一起返回。特攻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常规：飞行员和飞机居然可以被当作炸弹投下去！

这种情形下的作战甚至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殊死战斗的界限，增加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精神因素，毕竟，迎击一个誓死决战的敌人是一回事，自己遭到一个不惜与你同归于尽的敌人的攻击，又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在冲绳作战的各舰官兵还不至于被吓倒，但心里多少都有些忐忑不安。作为第五舰队最高指挥官，“活机器”斯普鲁恩斯向以冷静闻名，但现在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致电尼米兹：“敌人拼死空袭的技巧和效果，以及对舰只击沉击伤的比率都很高，应该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进一步的攻击！”

斯普鲁恩斯所说的“一切手段”，就包括派李梅指挥的陆军航空队去破坏九州岛和台湾岛的机场。可是那一带的机场不仅多而且散，且有高射炮严密防空，要予以彻底摧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外当时李梅奉命攻击的重点区域也不在九州岛和台湾岛。

海军作战部长金格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海军做出巨大牺牲，完全是为了支援在冲绳岛上作战的陆军，然而陆军却似乎并不关心海军官兵的安危。他声称，如果陆军航空队不支持海军，他就让尼米兹撤离舰队，大家一拍两散。

金格所说的自然都是气话。尼米兹也希望在发动大型攻势后，能够一举打破冲绳岛南部的僵持局面，为此他要求第五舰队对巴克纳的陆上行动予以全力支援。

4月19日，经过10天准备，巴克纳终于下达了大规模攻击的命令。

陆军对进展缓慢已经做过一番分析，第24军军长霍奇中将预计，在冲绳岛南部，应该有6.5~7万日军藏在洞里，所以“这仗确实难打”。至于解决之道，“除了一码一码地把他们炸出来外，没有别的办法”。巴克纳所做的准备，主要就是集中炮兵部队和积蓄弹药，以提升火炮的打击力度。

早上5点40分，特纳支援舰队的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驶近冲绳岛，首先用舰炮猛轰日军防御体系。6点，陆军集结的27个炮兵营，总计324门重炮，对日军前沿阵地展开了长达40分钟的轰击，1.9万发炮弹飞上了日军阵地。在太平洋战争中，就一次炮击而言，这次是最猛烈的。紧接着，650架美机乌云压顶一般覆盖日军阵地上空，大量炸弹以及在硫黄岛战役中建立殊勋的凝固汽油弹被丢了下去。

直到巴克纳想要的火力效果完全达成，第24军的三个步兵师才向嘉数高地发起冲锋。一开始他们推进了500~800米，但随后情况就不对了。

在美军轰击时，日军都躲到了地下坑道里，等到炮火延伸，地面部队正式展开攻击，他们就进入阵地作战。因此虽然美军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轰击，但日军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硫黄岛战役的增强版

长勇盲目发动的“4·12夜袭”以及之前连续的炮战，都使得防御嘉数高地的第62师团实力大损。截至美军大举进攻前，该师团已经损失了35%的兵力和39%的火炮。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62师团获准将预备队残部全部投入一线作战，师团各部的防御范围由此缩小，防守压力也大为减轻。

第62师团由日本“华中派遣军”组建于中国山西，是岛上日军中唯一一支有实战履历的部队，其主体均为侵华老兵，作战经验丰富，且顽强凶悍。在山地争夺战中，他们寸土必争，不肯放弃每一座山头、每一座暗堡、每一条坑道，甚至每一块岩石。

美军几乎难以找到对方的防守漏洞，因为一旦哪个地方出现漏洞，日本兵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进来予以弥补，根本不管自己是不是会在那里被打成筛子。

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美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势都化为泡影。一位美军将领说，冲绳战役让他联想到了凡尔登战役中的德军。德军虽然在凡尔登战役中失利，但其战术仍旧表现出机动灵活、协调一致的特点。防守高地的日军也一样，美军一支先头部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一座山脊上的日军防御工事予以分段摧毁。登上山头后，他们满以为可以顺利下山，继续往前冲，没想到的是这座山的阴坡还有防御工事，而且数量和攻克难度丝毫不比前面的阳坡少。

当天三个步兵师都冲得很猛，但无一例外均被击退。伤亡最重的是步27师，配合该师向高地猛冲的22辆坦克也全被击毁，可想而知战斗之惨烈。到黄昏时，第24军的死伤和失踪人数已达720人。

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五天，美军的战果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每天的进展只能用米甚至用尺来计量，而这还要靠成打的牺牲和以升计数的鲜血来换取。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的冲绳战役已经偏离了与瓜岛战役形似的轨迹，要知道美军在瓜岛上作战并没有这么困难，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硫黄岛战役的增强版——日军的兵力和要争夺的面积比硫黄岛上还要多得多。

岛上僵持局面的延长，使得第五舰队只能继续在冲绳岛附近海面上忍受自杀式攻击的袭扰。4月21日至22日，丰田发动“菊水四号”作战，共出动飞机317架，其中特攻机131架。

与前面三次菊水作战不同的是，由于损失飞机和飞行员太多，来不及补充，“菊水四号”不仅出击规模降了下来，原先的白天攻击模式也不得不改为夜间攻击，以降低自身的损耗。

白天容易发现目标，晚上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好辨别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机的攻击效率自然会打折扣，只是空袭对美军情绪上造成的影响还是一模一样。

面对自己舰船遭受的损失，急脾气的特纳认为陆军在打法上太过保守。他向巴克纳提出建议，要求在冲绳岛南部的日军防线背后发动一次两栖进攻，以打破岛上僵局，并提前派出运输舰在冲绳岛南部海岸活动，准备帮助进攻部队实施登陆。



经过炮火的重复洗刷，地面已经没有明显的堡垒或工事，威胁主要来自地下

特纳与海军陆战队做过无数次配合，他所提出的向翼侧运动战术，也正是陆战队在作战中追求效率的集中体现。可是他的建议遭到了巴克纳的拒绝。

巴克纳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军战将，他本人毕业于西点军校，性格刚猛且极富毅力。据说他为了训练自己不戴眼镜就能看书，他常常斜着眼睛看东西，参加阿留申群岛战役时，他更是不畏艰苦，曾睡在一张单薄的草席上，上面只盖一条被单。

但是对一名优秀将领来说，光是勇毅坚忍还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典型的美国陆军将领，巴克纳更倾向于有条不紊地向前挺进，他主张谨慎用兵，反对冒险，对陆战队的战术打法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虽然遭到巴克纳的反对，特纳的想法仍在巴克纳的第十军团引起不小反响和共鸣。不仅军团参谋部支持这么做，就连一些陆军战地指挥员也表示赞同。

步77师曾参加过莱特战役中的奥尔莫克港登陆，那是麦克阿瑟在指挥艺术上的一大生花妙笔。该师尚未投入冲绳岛战斗，师长布鲁斯少将便向巴克纳毛遂自荐，要求让77师在冲绳南部海岸登陆，重演奥尔莫克港登陆的精彩场面。

可惜巴克纳不是麦克阿瑟，布鲁斯的请求同样未获批准。巴克纳给出的理由是：冲绳岛南部不是奥尔莫克湾，那里的暗礁太危险，海滩也不够宽广，不适于装卸给养，一个师的兵力在此处登岸会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沿岸多峭壁，易守难攻，到时步77师就算建立了滩头阵地也难守住，反而会被优势日军团团围困。

巴克纳的谨慎当然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但实在有些过了头。事实上，日军最害怕的正是美军可能从他们的后方实施登陆。前面牛岛、长勇两次被迫取消反击计划，都是顾忌美军会开辟第二战线，用牛岛的话来说：“如果真的那样，就会立时结束战斗。”

八原事先有针对性地在冲绳岛南部进行了兵力部署。除第62师团朝北面防守外，第24师团面向西南海岸线，第44独立混成旅团面对东南海岸线，都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至4月22日，第62师团已损失了一半兵力，北面防线变得千疮百孔。为了进行补救，八原拿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将第24师团、第44旅团北挪，以支援第62师团；二是索性放弃北防线，让第62师团南撤到首里防线进行防守。

选择第二方案，八原心有不甘，若是取第一方案，万一美军真的从

★钟不叩不鸣

八原判断第十军团已经有六个师登陆冲绳，可是部署在南部一线的仅有三个师，这使他相信美军下一步必然会在东南海岸登陆一个师或更多的兵力，那样的话，日军将被迫两线作战。

八原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去向长勇讨教。这是八原第一次就作战问题请教长勇，此前两人曾多次发生过激烈争执，然而纠结之下，八原也只好把自个儿的脸皮当牛皮象皮用，而不再当鸡皮猫皮使了。

长勇尽管大多数时间鲁莽冲动，但为人倒还有真诚的一面，看到八原登门求教，并没有摆臭脸说怪话，而且他决断力很强，考虑问题不像八原那样思前想后，犹豫来犹豫去。

长勇毫不犹豫地告诉八原，应该立即增援第62师团。至于美军会在冲绳岛南部登陆的假设，他认为不是不可能，不过到时再做出反应和调整也不迟，一来第24师团可以很快掉转过身，依靠洞穴工事进行防守；二来要让第五炮兵部队掉转身对滩头实施炮击，也不是很难做到的事。

长勇快刀斩乱麻式的指点迷津，让八原茅塞顿开且感激不尽。他赶快对防线进行重新部署，将第24师团、第44旅团的部分兵力北移至第一线。

这时的尼米兹也改变了主意。范德格里夫特结束在硫黄岛的视察后，突然接到了尼米兹一起去冲绳岛视察的邀请，这让毫无心理准备的范德格里夫特感到很惊讶。

尼米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但也必须视情况而定。巴克纳的大型攻势已经证明无法改变岛上的僵持局面，他不能再坐视下去了。

4月22日，尼米兹和范德格里夫特搭乘C-47运输机，在12架战斗机的护卫下飞往冲绳岛。第二天，两个人会同斯普鲁恩斯，一道对岛上美军已占领地区进行了视察，接着又同第十军团的陆军指挥官讨论了战局。

尼米兹从中了解到，由于巴克纳拒绝采纳特纳等人的意见，海陆军之间已经逐渐产生出敌对态度，而且这种情绪和摩擦正变得日趋严重。

人有奇法，我有妙招，在战局陷于僵局的情况下，使用两栖进攻的战法，在敌人防线后面寻求突破，这有什么不对？没错，登陆的陆军部队被压制在南部滩头或遭遇较大损失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唯其如此，陆军才有办法加快推进速度，从而使海军的支援舰队从令人生畏的特攻

战中及早脱身。

尼米兹诧异于巴克纳的固执态度，他甚至怀疑，巴克纳之所以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缓慢推进战术，只是为了减少陆军伤亡，而根本不顾海军支援舰队的安危。

范德格里夫特对在日军侧后实施登陆的方案也举双手赞成。尼米兹就此希望巴克纳多听听海军和陆战队方面的意见，没想到巴克纳却说这只是一场地面作战，言下之意，冲绳岛上的战斗是陆军的事，不需要海军插手过问。

巴克纳不说这话还好，一说立刻激怒了尼米兹。他冷冷地回敬巴克纳：“是的，这是一次地面作战，但问题是，我每天都要因此损失一艘海军舰！”

尼米兹仍坚持认为，怎么打是前线指挥官的事，他可以不予干预，然而有一点他得跟巴克纳讲清楚：“如果五天内这条战线不能取得突破，我将抽调别的部队来，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出去，不受这些可恨的空袭之害。”

临阵换将素为兵家所忌，不能轻用，可是万不得已，尼米兹也只能这么做。

钟不叩不鸣，鼓不打不响，巴克纳终于从尼米兹的语气和脸色中感受到了压力。他同意在冲绳岛北部战斗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将陆战一师和六师调到南部战场加强正面进攻，同时保证对战术进行改进。

不过巴克纳始终不肯采纳侧后登陆的方案，他认定，只要美军在南部海岸登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登陆方式，都将付出巨大代价。海军要予以支援，不是提供登陆艇，而应该用更大规模的舰炮火力，将敌人从据点中轰出来。

尽管尼米兹仍有保留意见，但为了弥补海陆军之间已经出现的裂缝，他还是接受了巴克纳的让步。

回到关岛，一向不喜欢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尼米兹破例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特地赞扬了陆军的非凡表现，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海做出的牺牲则选择了避而不谈。在军队内部，尼米兹也对陆军的战术予以肯定，指出巴克纳不同意开辟第二战线的判断不无道理，因为位于首里防线北部的美军炮兵部队尚无法覆盖南部海滩，自然也不能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而单靠舰炮火力是远远不够的。

尼米兹的这番话，或许言不由衷，或许对陆军过于迁就，但尼米兹自有他的处世之道，他坚持认为，现在的首要前提是保持军种间的和谐一致，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帮助美军走出困境。



尼米兹视察冲绳岛。从左至右分别为斯普鲁恩斯、尼米兹和巴克纳

第九章 多幸运呀，你还能活着

巴克纳没有自食其言，尼米兹一离开冲绳岛，他就用两翼包抄的战术取代了缓慢推进。日军防线由此遭到迂回夹击，战斗进程也大大加快。

4月24日，美军取得显著进展，嘉数防线遭到突破，第62师团退至前田高地继续抵抗。也就在这天晚上，八原完成了对阵地的调整，第24师团和第44旅团的部分兵力北移到了新阵地。几天后，美军发现日军防线上有士兵佩戴着第24师团的番号标志，这才确认第24师团也开来了一线。

日军援兵上来的时候，正赶上美军进攻前田高地。尽管他们从总体上挫败了美军的攻势，但还是丢掉了前田高地东端的两座山头。为了防止美军借此冲破防线，并从山后包抄过来，牛岛命令第24师团打破师团界限，不惜一切代价协助第62师团封住缺口。

然而对手冲击的速度比他的命令还要快。4月27日上午，在“谢尔曼”坦克的掩护下，美军再次对高地东端的日军残余阵地发起进攻，天黑前又占领了剩余的两个山头。

至此，前田高地东端已全部落入美军之手。为了执行牛岛的命令，第24师团派了一个联队过来封缺口，但现在缺口不用封了，他们要做的是再从美军那里把高地东端夺过来。

当晚，该联队所属的志村大队通过首里，向预定的出发线开去。从城市街道走过时，众人看到了一个无比惊悚的场面。原来有发美军舰炮的炮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一辆弹药车，结果炸死了几百人，地面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满尸体，若不仔细辨认，还以为是被丢弃在外的布娃娃。再往脚下一看，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上沾满鲜血，跟开了染匠铺一般，有的石墙上还有飞溅上去的人肉。

★小狗们回来了

志村大队虽然名属第24师团，但以缺乏实战经验的新兵居多，也就是俗话说，面子很艳，里面塞的却多是老棉花。大队的600多名官兵大多从未打过仗，有的还是第24师团调到冲绳岛后临时从首里师范学校征召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还没踏上真正的战场，精神上就已经饱受刺激，出城后，发现有炮弹飞来，他们赶紧在田间散开，唯恐一不小心也被炸得粉身碎骨。

到达出发线后，大队长志村常雄大尉亲自带领两个中队，冒着美军的迫击炮火力向高地进攻。凌晨时，他们爬上了一座陡坡，没想到在山坡下的公路上，美军坦克正一字排开候着呢。

所有坦克一齐开炮，火力异常威猛。顷刻之间，100多名日本兵便命丧黄泉，侥幸没死的手脚并用，往被挖通的坟墓里或岩石后面乱钻。

志村和七个部下蹲在一座坟墓里，当了一天的“活死人”，直到太阳下山，美军坦克撤走，才敢从坟墓里钻出来。

死里逃生的志村一检点部队，发现三分之一的士兵都翘了辫子。志村深感自己的大队已无进攻美军阵地的能力，可是联队部不管：你不是还有三分之二的兵力吗，断腿掉胳膊的全算上，最好当晚就给我把高地顶部拿下来！

志村只能服从，他在自己背上绑了块白布作为标记，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率领部下向联队部所说的目标地点前进。

走到中途，志村脚一滑，掉进了一个伪装得很好的洞口。洞里面屈身躲藏着50个日军官兵，但只有几支步枪。一问，原来这伙人就是被美军从高地顶部赶下来的。

志村一进洞，洞里的人听说他带着部队上来了，全都含着眼泪欢呼起来。欢呼的人中居然还有一个大佐。志村希望这个大佐能说说他们经历的战斗或者是悬崖的情况，以便作为自己进攻的参考，可那个家伙就像是刚刚做过噩梦一样，提都不愿提，只是紧紧抱住志村：“今后，全靠你了！”

你这么大的官都靠不住，靠我能行吗？志村十分郁闷，大佐要端杯酒给他喝，也被他拒绝了。

离开山洞，志村率领部下继续前进，最后在山地边缘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4月30日上午，天一亮，在轻机枪的掩护下，志村大队的残部端着刺刀，高喊着向高地顶部发起冲锋。

所谓高地顶部，其实是一块孤立于山顶上的石灰石，从外形上看很像是一座耸立于城堡的塔楼，美军把它叫作“针岩”。志村原以为自己就算不死，也会像洞里躲着的那个家伙一样被打残，没想到冲锋相当顺利，在消灭驻守“针岩”的美国兵后，他们重新在山地东端拉起了一条200码的防线。



这种消耗战是八原所乐于看到的，也是冲绳日军唯一能做到的事

志村能够取胜，一方面是由于出击突然，没有退路的日本兵都有一股子冲劲和狠劲；另一方面，是经过连续的拉锯战，美军一线部队也已经精疲力尽，其中步27师受损最重，自登陆起该师已伤亡了2661人，许多部队的战斗力减弱到约40%，有的排只剩五六个人了，像“针岩”那里就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美国兵，自然经受不住日军几百人的冲击。

一方面是要对尼米兹有所交代，另一方面，前线部队确实急需撤下战场进行休整。4月30日，陆战一师与步27师换防，第二天，陆战六师也进入南部战场。

此时岛上的美军已增至17万，冲绳岛俨然成了“小美国”。美军完备的后勤体系为兵员快速流动提供了良好保障，经过加宽和改善的道路可供数万辆汽车和卡车通行，送上岸的弹药食品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前线，海陆军的各种设施之间还架设了电话，以便陆战队和陆军能够更好地协同作战。

随着一声暗语：“小狗们回来了。”精神抖擞的陆战队员们上了前线，在进入陆军营地时，他们看到陆军同行不仅满身尘土，而且个个无精打采，就像一具具回魂尸一样。

一名陆战队员说了几句风凉话，别的人急忙制止。经过类似贝里琉岛那样“最糟糕的战役”，大家早已充分体会到了战争的艰苦、冷酷和非

人道。这里没有人性本善，没有孩子气的天真，如果最终能够活下来，即使身上再脏，样子再狼狈，都能算是幸运儿。

当然敬畏不等于害怕。同样是那些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战役，不仅让陆战队员们学会了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有效使用武器装备，还告诉他们，某种程度上战争也是一种探险，他们完全可以依靠严酷的训练、铁的纪律、良好的团队合作以及必不可少的好运气去闯过一道道看似难以逾越的关卡。

★五则攻之

一进入南部战场，陆战队的士兵们马上就意识到，南线确实比北线艰巨。此处的日军像贝里琉岛上的敌人一样顽强，为了他们的天皇，几乎个个都甘于奋战至死，与之相比，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不会为了某个人去当炮灰，但他们知道要尽忠星条旗和自己的祖国，所以就要表现得更强硬、更忘我。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场不设时间限制的绵长苦斗。陆军拥有多个步兵师，因此可以整师整师地换防，比如巴克纳在将步27师对换到岛北面的同时，就由一直跃跃欲试的步77师代替了步96师，步96师休整十天后，再替换步七师。陆战队换不了，第三两栖军参加冲绳战役的原本有三个陆战师，但是因为担任浮动预备队的陆战二师已调回塞班岛，如今岛上就只剩下陆战一师和陆战六师了，没有其他陆战部队可以替换。

陆战队破解这道难题的办法，是每师在作战时，只将两个团并列在最前线，有时甚至只部署一个团，其余兵力都放在后方充当预备队，这样尽可能地使每个陆战队员都能获得休息，哪怕是短时间的。

早在一战时期，为了冲开对方的密集火力区域，突击队概念由此诞生。这种突击队不仅需要比一般步兵部队更精湛的技术、更灵活的身手，还要无所畏惧和能够承受重大伤亡。到了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成了实际上的突击队，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仅靠陆军，要击破日军依靠洞穴坑道实施的定点防御，必然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付出更大的代价。

调整部署后的美军气势如虹，他们的阵地也距离日军越来越近。炮弹不断落在第32军司令部指挥所的洞口附近，在洞口站岗的日军哨兵接连被炸死。洞里的抽风机经常把由于爆炸产生的浓烟也抽进来，这使许多人惊恐万分，以为美军在实施毒气战，因此都戴上了防毒面具。

你落刀子、下剑雨都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开外挂，那是极品大坏蛋啊！日本人自己一直都在研究和开发毒气，但因惧怕美军以牙还牙，所以在太平洋战争中一直没敢用过这一损招儿，第32军也对此毫无准备。长勇气急败坏，他召集参谋会议，坚决要对“极品大坏蛋”实施一次大规模进攻。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无孔不入的“毒气”，以长勇的性格他也憋不住了。第32军司令部设在首里城垛下方约30米处的隧道里，非常阴暗潮湿，在里面待久了，自然而然就会让人产生出一种幻灭感和压抑感。不单是长勇，第32军军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任由美军这样步步逼近，所有日军都将战死在冲绳岛，而这座岛最后也必将落入美军之手。

长勇的想法是，事无三不成，前面进攻遭致失败，并不说明后面还会败。现在趁着手里还有实力和资源，不如痛痛快快打它一下，这样才能改变颓势，扭转被击溃的命运。

美军的连日轰炸，已经把参谋人员都给整惨了。当炮弹和“毒气”倾泻而下的时候，众人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滴溜乱转，只是不好意思哭出来罢了。他们需要一个发泄口，而长勇的提议正好提供了这个出口。

毫无意外，参谋们大多举双手赞成，只有一个人不为所动，这个人当然又是八原。

在解决到底是防北边还是防南边的问题后，八原对重新建立的防线以及战况还是满意的。目前美日两军的火力对比是十比一，人员数量是二比一，也就是说美军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日军的顽强防守下，美军每天也只能向前推进100米左右。到4月底，第32军已经在太平洋战争中创造了纪录，他们是第一支在美军登岛后能坚持30天以上，并保持完整防御阵型的日军部队。

美国大兵擂鼓一样敲门，纵然拳头都敲肿了，也难以把冲绳岛的大门轻易敲开。这正是八原在战争之初就要达到的效果，而长勇的动议显然与之背道而驰。

那次登门请教拉近了八原和长勇之间的心理距离，也让八原对长勇产生了些许好感，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会原则问题上自动让步。尽管明知自己在会上处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八原还是利索地站了出来。谁的鼻子底下都是一张嘴，你们还能不准我说话不成？

八原要说的是兵法。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回到现代战争上，要想打一场成功的进攻战，不说五倍于敌的兵力优势，三倍总要有吧？可是我们有三倍于美军的兵力吗？

除了兵力不足外，嘉数高地已落入美军之手，如果日军要发动进攻，就只能去进攻制高点上的美军阵地，那是一个非常吃亏的打法。他断言：“这样去采取主动，就等于不计后果的盲动，不啻于以卵投石，必将导致失败！”

失败的后果是什么？不仅是战斗的失利，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损失。第32军的人马本来就不多了，再遭重大损失，让谁来防守冲绳岛？

在八原看来，第32军最后被消灭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但

起码可以用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来拖住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因此，比较明智的办法是按现有打法继续打下去。

★眼泪战术

八原雄辩滔滔，凭的不是意气，而是理性。见一些参谋已选择闭口不言，作为航空兵参谋的榊直道赶紧起身为长勇站台，其实也就是把长勇的那一套换个方式，重新兜售了一遍。

八原不是辩不过榊直道，而是双方的思维模式实在不在一个马车道上。见跟榊直道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八原索性拂袖而去，离开了参谋室。

在参谋中间，八原的人缘并不好。相反，长勇却很受一众恃勇斗狠的年轻参谋的欢迎。八原在场时，大家对他多少还有些忌惮，他一走，参谋们马上又全部站到了长勇的一边。

不过，这一回光靠“少数服从多数”，长勇已经没法随心所欲了。作战意图定下来，计划还得由八原来写，八原在情绪上非常抵触。受八原的影响，牛岛也对进攻表现出了谨慎态度，迟迟不愿予以批准。

在整整喝了一个小时的闷酒之后，长勇找到牛岛，质问对方为什么不肯签发进攻命令。牛岛说再等等看，长勇便借着酒劲，红着脸跟这位师团长大吵大嚷起来，一边吵闹，一边还像挥舞武器一样不停地晃动着手里的长烟嘴。

牛岛素以性格温和著称，他毫不动气地倾听着，并不时对长勇表现出的战斗精神表示赞许。周围的人都觉得牛岛够宽容够大度够有涵养了，可长勇仍然不肯罢休。

这样也不是个事儿。牛岛想了想，让传令兵把师旅团长都叫过来，看他们的意见到底怎样。

日本陆军长期以来奉行的战争策略，就是要通过进攻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从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传统思维和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军人，内心都对进攻的有效性推崇备至。牛岛不是不想进攻，只是站在他那个位置上，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与之相比，一线的指挥官就没这么前怕狼后怕虎，在将官们应召来到司令部后，第62师团长藤冈武雄中将第一个对长勇的意见表示支持。

第24师团长雨宫巽中将也早就对防守战术感到失望了。虽然他这个师团从没和苏联老毛子真刀实枪地打过仗，却一向自认为拥有无穷大的进攻精神，击溃拥有先进装备的苏军三个师都不在话下，又岂惧美军？

师旅团长们众口一词，概括起来就是苦的不尽，甜的不来，再也不

能一块石头抱到老了。牛岛原先就无定见，与会者这么一推波助澜，终于点头同意长勇的主张，下令在两天内组织反攻。

牛岛的关都过了，八原的关却还是过不了。急惊风撞到了慢郎中，这位有些书呆子气的参谋真要犯起倔劲来，别说长勇，谁都拿他没办法。为了能够打动八原，4月30日凌晨，长勇亲自来到八原的住处，一进门他就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

“没错，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之间曾有许多矛盾和争执，但我俩如今随时都有可能死在冲绳岛上。我们是一根藤上的瓜，谁也离不开谁，请你不计前嫌，支持我的进攻计划！”

长勇平时给人的一贯印象就是彪悍骁勇兼盛气凌人，但这回他不仅对部下说了软话，而且说着说着还老泪纵横。在如此突然且强大的情感攻势面前，即便是被参谋们公认为“冷血动物”的八原也坚持不住，开始随着长勇一道哭了起来。

除了施以眼泪战术外，当天受到长勇撺掇的牛岛还专门把八原拽到参谋室，劝他不要再嫌长嫌短，左不是右不是地难为长勇等人了：你就支持一下他们为进攻付出的努力吧。

八原恨不得生出几百个舌头来争辩，说明自己不是有意从中作梗，而实在是觉得发动这次攻势得不偿失：“进攻的结果与第一次不会有什么差别，同样是让士兵们白白送死，对改变战局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

牛岛听后，一脸平静地回答：“此次攻势将是一场光荣的自杀式进攻！”

在美军的持续推进下，牛岛毫无疑问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同样渴望殊死一搏，至少从心理上缓解这种难以忍受的压抑感。

要说压抑，八原也压抑，但他从大局出发，始终反对用破罐子破摔的情绪来确定决策，他认为自杀式进攻看着很“光荣”，其实是对艰苦局势的过早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无奈牛岛、长勇都把话讲到了这个份儿上，作为他们的部下，再犟着就有点儿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八原只好做出妥协：“已经是会议决定的事情，我肯定会尽力配合。”

★如堕冰窖

八原开始埋头制订进攻计划，也像第一次制订计划时一样，他又塞进了“私货”，即在这场注定要失败的进攻中，想方设法减少兵力损失，其中之一就是让44旅团延迟一天投入进攻。

类似的事情，八原已经做过一次，而自打跟八原玩起了细腻之后，看似粗犷的长勇就慢慢展现出他的另一面：鼻头尖，眼睛亮，什么都瞧

得出来。他很快发现了八原在作战计划中做的手脚，当即责令八原更正过来。

5月3日，攻势准备就绪。牛岛嘴上说“自杀式进攻”，其实也像长勇一样，指望靠这场进攻翻盘。他和长勇特地在指挥所举办了舞会兼提前庆功会，司令部一共有九名将官参与，八原也在受邀之列。岩洞里灯火通明，摆满食物和饮料，牛岛的威士忌、长勇的罐头食品都被拿出来与众人共享，在当时情况下，这就算是煮凤烹龙般的待遇了。军部的艺妓们则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旁边或斟或陪。想到第二天就可以把美军踢得跟鸡蛋一样在地上乱滚，一众人等高兴得甚至连屁股都笑了。

一片莺歌燕舞中，八原想到的却是滑铁卢战役前的惠灵顿舞会。在那次舞会结束后，惠灵顿成了击败拿破仑的英雄，拿破仑被打落凡尘，永无翻身之日。

在即将展开的攻势中，谁会拥有惠灵顿式的幸运，谁会落得拿破仑那样的下场？八原心中的答案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就在军部舞会进行当中，攻势已经展开。5月3日黄昏，第五炮兵部队把平时舍不得用的火炮和炮弹都从山洞里搬出来，对美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大本营同时响应，实施了“菊水五号”作战。

自“菊水五号”起，为填补损失的飞机数量，日军将水上侦察机也改装成特攻机投入战斗。美军被击沉驱逐舰和登陆艇各一艘，其他型号的舰船也被击伤了四艘。

午夜过后，特攻作战基本结束，60架非自杀式的轰炸机对美军后方进行轰炸，以掩护八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两个海运工兵联队将分别在美军后方的东西海岸登陆，以便进行日军自认为最擅长的侧翼包抄战术。

两栖登陆战的要诀是攻其不备，从西海岸登陆的第26联队不熟悉地形，尤其在黑暗中，更像去了头的蚱蜢一样不辨东西，他们居然在陆战一师的前线防御带附近上了岸。

听到动静后，陆战一师立即让对方见识了“瓜岛屠夫”的本色，在重机枪的密集扫射下，第26联队无一生还，留下的唯一俘虏是一只信鸽。

美军不杀俘虏，这一人道主义政策也惠及了信鸽，它被予以释放，带去了致日军的一封信：“我们把鸽子归还给你们，不过非常对不起，我们不能把你们的爆破工兵也同时还给你们了。”

沿东部海岸登陆的第23联队比这还惨。还没靠岸，他们就被美军的一艘巡逻艇给发现了，巡逻艇打出照明弹，把东部海岸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第23联队所乘的驳船成了活靶子，大部分被击沉，少数上了岸的士兵也在平坦的滩头阵地上被尽数歼灭。

第32军军部并不知道两个负责包抄的工兵联队已经完了，这时他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发起正面进攻。就在天亮前一小时，日军炮击达到高峰，震耳欲聋的炮声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天空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那是启动进攻的信号，刹那间，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兵像潮水一样冲了出去。

按照八原制订的计划，担任主攻的第24师团率先发起突击。整个上午，第32军军部从该师团收到的零星报告，都是说行动进行得相当顺利，其中第32联队已占领真荣田山附近，接下来就可以往前拿下棚原峡谷了。

指挥所内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人人都像除了心头钉一样快活，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八原也主动与上司和同事们打着招呼，说着一些相互赞美的话。

牛岛感到了一身轻松，他开玩笑说现在就可以将军部移到真荣田，近距离观赏第32联队如何攻入棚原峡谷。

但这只是短暂的快活。中午过后，各参战部队将完整的报告送了上来，众人读完如堕冰窖，开始急得像转磨一样在洞里乱转起来。

★谨慎过头

牛岛、长勇之所以如此冲动，急不可耐地要发起攻势，在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之前美军的压力时紧时松，让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对方的刀也生锈变钝了。其实那是因为在“菊水作战”中，特攻机击中了两艘美军运输舰，舰上三万吨子弹和炮弹被全部炸毁，地面部队的弹药供给也因此出现了不足。

不足是可以弥补的。美军指挥系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高效率，斯普鲁恩斯当机立断，下令直接从菲律宾空运弹药。

空运弹药的成本当然会很高，但以美国雄厚的国力，承担这笔开销根本不成问题。巴克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无论如何，美国大兵的性命是最重要的，为此即便把银子拿来当土似的丢，也完全值得！

一个是嘴上用功夫，一个是心里用功夫，结果当日军冒冒失失地发起进攻时，正好给美军已经满满当当的弹药库提供了大快朵颐的机会。位于最右侧的第89联队虽然一开始向前推进了几千米，但最终还是被拦在一片无遮蔽的开阔地里。美军的陆炮、舰炮以及战机排着队上，一会儿工夫，整整2000名日本兵就都被拿去打点了阎王爷，第89联队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一半人。

中间的第22联队为了加强掩护，特地施放了烟幕弹。因为要放烟幕

弹，前进的步子就慢了，等到烟雾散去，美军的炮弹正好飞过来，把日军士兵们炸得魂飞魄散。

第24师团的三个联队中，只有左侧的第32联队依靠坦克联队的支援，算是小有成就，已到达真荣田山附近。这是冲绳战役中日军唯一一次使用坦克来担当进攻的角色，付出的代价是坦克联队几乎被打垮，中战车被打得动弹不得，只有一些轻战车还在先头部队后面跟着，但在夜色降临后，也被美军火炮给一辆接一辆地点了天灯。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第32联队在推进过程中还与第62师团一部搅和在了一起，部队被弄得乱七八糟，没法整理。

第32联队的先头部队是伊东孝一大尉率领的一个大队，他们成为日军当天取得突破的最大指望。即便在缺乏坦克支援的情况下，伊东大队长仍接到命令，要他继续向棚原峡谷发动攻击。

伊东已经被打醒了，知道若还是从正面硬攻，部队就算全部死光，也到不了峡谷。他改变策略，花时间对美军阵地进行了侦察，然后实施穿插，乘夜色越过公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了棚原峡谷。

5月4日凌晨，伊东大队终于夺取了峡谷的控制权。伊东清点了一下人马，尚余459人，但是随队的无线电报务员已走失，没法发电报，伊东只得向军部所在方向发射了一颗预定的信号弹。

按照原定计划，第24师团不管从哪个地方取得突破，第62师团或第44旅团就要上去接力。在实际作战过程中，第62师团因自身防线薄弱，想上去帮忙也做不到，第44旅团倒是能动，事实上也准备动了，就是一旦伊东大队夺取棚原峡谷，就马上予以增援，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接到八原的命令。

制订这次作战计划的是八原，具体负责指挥的也是他。八原不是没有看到伊东的信号弹，问题是他不确定这是否表示伊东真的已经占领了峡谷，他还想等电报来了予以确认，结果便造成第44旅团按兵不动，没有在伊东大队最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在这之后，即便八原想调援兵也来不及了，因为美军已迅速对伊东大队形成包围。

棚原峡谷位于美军后方一千米处。显然，谨慎过头的八原错失了一次大好战机，如果他当时能够胆子再大一点儿，没准儿就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由此可见，一个善于谋划的军师不一定擅长现场指挥，八原跟长勇或者牛岛的角色位置真应该调个个儿。

5月5日凌晨，围绕棚原峡谷，两军展开了拉锯战。伊东凭借战前在此开掘的地下坑道以及新挖的一些工事进行防守，美军则把迫击炮、手雷、火焰喷射器都用起来，铁扫帚般一座掩体一座掩体地扫过去。当天，有100多名日本兵被烧死或炸死，能让伊东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原先走失的报务员又找到了部队，还能靠他和军部取得联系。

第二天，经过持续的激烈交火，伊东大队只剩下不到150人。眼看着伊东自己都要进坟墓了，这时忽然有一块用纸包着的石头飞进了他的掩体，打开一看，原来是报务员刚收到的撤退命令——此时即使是长勇也能看出，反攻已经完全失败，如果不让伊东大队撤退，这个大队就一个人回不来了。



陆战队的爆破兵用炸药引爆并摧毁了一座日军碉堡。日军攻势的再次失败只说明了一件事：你是哪个林子的鸟，就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哪个林子里待着为好

接到命令后，伊东赶紧组织撤退。伤员是没法带回去的，按照日军的规矩，伊东给他们分发了手雷，然后再把还没受伤的人集合在山脚下，到午夜时分才摸着黑进行突围。

在突围过程中，伊东的人马又报销了不少，真正突出来的，只有包括伊东在内的十几个人而已。

★度日如年

5月6日，傍晚6点，牛岛使用加密的无线电报，命令所有参与进攻的部队回撤到5月4日前的阵地。随后他召见并向八原道歉，后悔自己没有听对方的话，贸然发起了进攻。

这的确是一个赔巨本的买卖，在为期两天的战斗中，第32军共损失了7000人：除了那两个一去不复返的工兵联队外，第24师团整整被削掉了五分之一。

为了支援这次攻势，日军的坦克大炮统统上阵且被毁得不轻。坦克联队从战场上撤出时，仅留下六辆坦克给牛岛作为纪念，它们就像莱特战役时的日军坦克那样，被用土掩埋起来，当作碉堡使唤了。第五炮兵部队投入作战的大炮多数被美军摧毁，与此同时，还白白耗费了大量炮弹，使得岛上无法补充的弹药储备接近枯竭，牛岛不得不下令节省弹药，之后每天每门炮的用弹量从50发减到15发乃至10发，其火力已下降到了最初的一半。

本来是想提高士气，打美军一个措手不及的，到头来不但落了个“江里来，水里去，枉费心机”的下场，肠子还被人踢成了三段，第32军内部一片愁云惨雾，士气也由此一落千丈。

5月8日，继击破日军的攻势后，又一个重大喜讯传至冲绳岛：德国宣布战败投降！

当天中午，冲绳海面的每一艘美军军舰都向日军阵地发射了三发炮弹，以示庆贺。第十军团参谋部内群情振奋，大家摩拳擦掌，都希望借着捷报频传的机会，向日军“发起决定性进攻”，必要的话，可以吸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建议，在敌兵侧后伺机登陆。



美军士兵们通过收音机聆听德国投降的消息，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盟军

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天也不会太远了

巴克纳没有听从参谋们的意见，他还是认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现在这样逐步深入日军防线最为妥帖。

妥帖自然是妥帖了，但在避免冒险的同时，后者有可能带来的甜头你也就品尝不到了。在重新展开进攻后，美军才又一次体会到，打败日军白白送死的冲锋是一回事，要消灭躲在洞里的日军却依旧是另外一回事。

5月9日，美军在东海岸攻下了一座名叫锥子山的高地。高地上有日军留下的炮兵阵地，美军炮兵立即予以控制，准备反过来对日军发动急袭。可是天不助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重型武器和军用物资运不上来，只得暂时停止进攻。直到两天后，经过激烈的肉搏战，前线部队才终于又向前推进了800米。

美军那边不过是快与慢的问题，日军这边则早已是度日如年。尽管八原使出浑身解数，在发动攻势时，没有让另外两支主力整建制上阵，但仗打到现在，第62师团也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兵力，第44旅团算是最好的，人马尚余五分之四。所谓折脚猫儿难学虎，断头鹦鹉不如鸡，第32军军部的唯一想法只能是守住防线，但就算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看起来也已经是千难万难。

在和航空兵参谋榊直道等人计议之后，长勇决定派榊直道去东京，面对面地敦促大本营对美军舰队实施大规模空袭，以求扰乱第十军团的海上供给线。

和尚跟着月亮，要真能借它点儿光倒也不错，但八原认为榊直道的东京之行不会起多大作用——从冲绳战役开始，大本营实施的“菊水作战”基本就没有停过，虽然确实对美军舰队造成了不小威胁，可对地面作战的影响实在有限。

再说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大本营可用的作战飞机将越来越少，冲绳岛最后总是要丢的，又何必把飞机都拿来填坑呢，若是囤积起来用于日本本土防御岂不更好？

话虽这么说，可谁又甘心坐以待毙呢？所以八原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对此进行反对和阻挠，还参加了榊直道的欢送会。

其实，不管长勇发不发求援信，大本营都在卖力地组织力量对美军舰队实施空袭，每次使用的航空力量也都几乎达到所能动员的极限。在五次“菊水作战”中，数百架特攻机冲破美军密集的高射炮火力网，把近20艘美军军舰送入海底，另有25艘军舰被撞到遍体鳞伤。



被自杀飞机撞中的“邦克山”号航母。火焰从甲板上喷出，舰上官兵慌忙躲避。虽然在冲绳作战期间，美军舰队已提高警戒，但仍有漏网之鱼，水兵们往往都要到攻击前一刻，才会惊觉大难临头

鉴于新手往往不敢也无能力攻击大舰，他们开始在特攻队员中增补一些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以便将攻击范围重新扩展至航母级别。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固然不可能持久，但在宝贵的飞行人材耗尽之前，其攻击的威力和效率却不容小觑。

就在5月11日晚，日军实施了“菊水六号”，加上此前的“菊水五号”，总共出动飞机597架，其中特攻机300架。这一次，连第58特混舰队的旗舰“邦克山”号航母都遭了殃，它被两架特攻机撞中，损伤极其严重，死亡和失踪舰员达到396人，264人受伤。其中一架特攻机撞上“邦克山”号，爆炸产生的气浪将飞机发动机掀进舰队司令官米彻尔所在的舱室，舱内的14名参谋军官当场阵亡，米彻尔仅以身免。当他逃出来时，除了身上所穿衣服外，其他行李物品全被烧得精光。

只好换旗舰了。伤愈复出的“企业”号航母的桅杆挂上了一面蓝旗，上面有三颗白星，这正是米彻尔的旗舰标志。

★一个孤零零的“幽灵”

在美国海军中，“企业”号是绝对的元老级战舰，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缩影。在它身上，可以闻到珍珠港轰炸散发出的焦烟味，可以看到从中途岛死里逃生的飞行员们那苍白而坚毅的面孔，还可以回忆起瓜岛“铁底湾”时期一个个不眠之夜。

最残酷的海战、最冷血的厮杀、最难开启的航程、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两栖登陆战，它都身在其中，几乎一次都没有错过。最初同“企业”号一道并肩作战的兄弟航母，“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大黄蜂”号、“黄蜂”号一艘接一艘沉入海底，它的首批敌手也相继毙命——最后一艘是沉没于恩加诺海的“瑞鹤”号。

硝烟散尽，“企业”号依然生龙活虎地游弋在海上，而且每次受伤，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重返战斗岗位。截至1945年5月初，由“企业”号舰载机独立炸沉的敌舰就有74艘，在与其他航母协同作战中击沉的敌舰更达到数百艘之多。

“企业”号完工于太平洋战争之前，老资格的海军军官们都认为，那正是“企业”号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的秘密：战前时间宽裕，那时的人们制造每艘船都像制作一把竖琴一样精雕细刻，用尽心思和工夫。

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企业”号都成了美军军舰中的阿喀琉斯，那个希腊神话中无人可以打败的英雄。它也因此无可争辩地成为太平洋舰队的象征，并被赋予了一种人格化的生命意义，水兵们亲昵地称呼它为“老E”（E是“企业”号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虽然在某些方面，“企业”号可能不如那些新的重型航母先进，但只要它出现在海面上，就会立即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和欢呼：“老E来啦！”

5月14日晨，已升格为米彻尔旗舰的“企业”号航行至九州岛以南海面，准备出动舰载机攻击九州机场。

早上6点25分，护航战斗机与前来攻击的五队日机发生空战，飞行甲板上的人员眼看着几架飞机从云层中跌落下来，拖着火焰和烟雾栽进了大海。

这些来袭的敌机并不可怕，直到警戒雷达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幽灵”。

“幽灵”距航母20海里，舰上尾炮一齐指向这个方向，等待对方一出现便立即开火。一刻钟后，“幽灵”果然迅速向航母接近，它先是钻进云层飞了一会儿，接着便从2600米的空中下降。

此时“幽灵”与航母之间的距离已拉近至三海里。大家都看清了，这是一架“零”式。

“企业”号装备的127毫米高射炮开火了，“幽灵”马上缩回云层，反应极其快捷。

每个舰员都知道“幽灵”来者不善，绝不会轻易离开，因此所有眼睛都紧盯着飞机隐蔽的云层，雷达也保持着密切监视，甲板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则全部泻空汽油入库，以免甲板被撞或被炸弹击中后发生连锁反应。

“幽灵”的确没有走，它还紧贴着船艏在飞行，不过由于受到云层的遮蔽，好像穿了隐身衣一样，舰员们凭肉眼发现不了。

在方位上，日机与航母呈30度角，速度大约为每小时450千米，据此判断这肯定是一架用于自杀的特攻机。能够罩住这架特攻机的只有雷达，依靠雷达的指引，127毫米高射炮、40毫米高射机枪全被集中起来，持续不断朝其射击。

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这一情景也许会感到奇怪：航母上的枪炮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开火，可那里除了云朵，什么也没有啊！

这个时候，唯有舰员们才能感受到那种直攫人心的恐怖和紧张。他们知道空中有一架不顾死活地要与舰只相撞的飞机，而且驾驶员不把自己撞到粉身碎骨就决不会罢休。这名驾驶员显然是一个非常老练的空战高手，从飞行技术到心理都极其成熟稳定，他一边从容镇定地向航母接近，一边敏捷地变换高度位置，在避免被过早击中的同时，也不让正在左右转舵的航母脱离自己的攻击范围。

早上6点56分，特攻机冲出云层，开始向“企业”号俯冲。目睹这一情景的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有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谁都能看出，以飞行员驾驶水平之刁钻以及发动自杀攻击时那种义无反顾的决然态度，飞机一定会朝航母薄弱的地方撞过来，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损失程度如何，舰员出现伤亡将注定难免。

经历过这么多生死劫，“老E”早就知道什么情况是最危险的。舰上除了127毫米高射炮、40毫米高射机枪外，20毫米高射机枪甚至于步枪等各种口径的轻重武器也全都呼啸起来，大家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把特攻机阻杀于半途之中。

★绝处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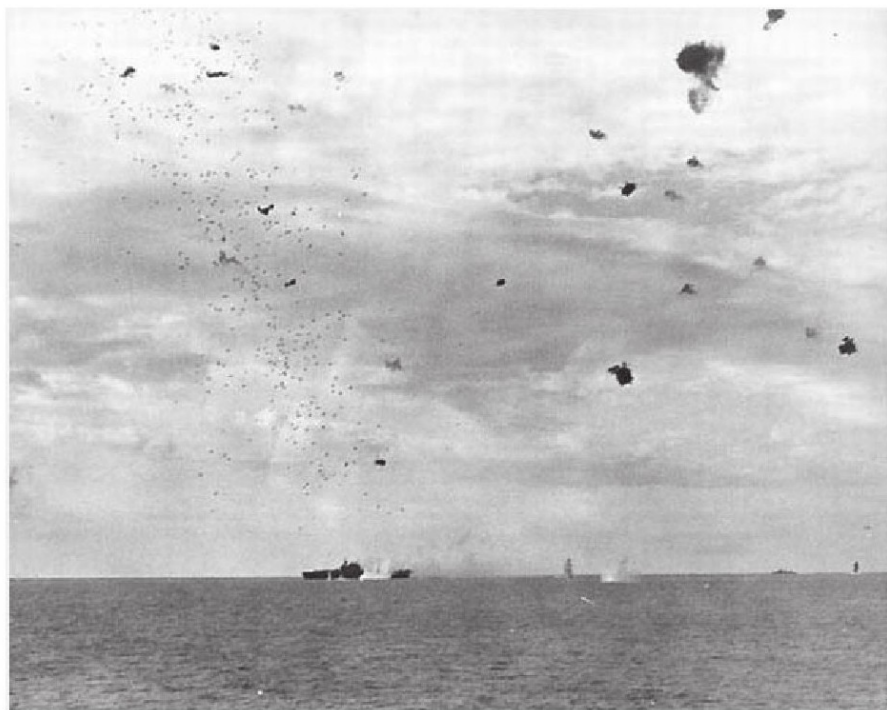
天空中的枪炮痕迹密如烟雨，日机机身多处中弹，机尾已经拖出火焰和黑烟，但除了微微晃动外，飞机并没有因此坠入海中。之后，飞机越来越近，眼看着机翼形成一条笔挺的直线，犹如一把雪亮的利剑扎向航母。

随着惊雷般的一声巨响，这个火光四射且尖声呼啸的流星滑过舰桥，径直撞在了前升降台的后面，整艘航母为之一震。

就在撞击前的一刹那，炸弹脱离飞机，接连穿透两层甲板，在一间塞满卫生纸的舱室上面炸开了。舱室里的卫生纸起到了类似弹簧垫的作用，结果爆炸力向上冲起，将升降台炸掉了三分之一，被炸掉的部分腾空甩出有100米远。

爆炸产生了炽烈强光，站在驾驶台后面的军官被这一强光刺激得眼

花缭乱。他们勉强挣扎着看到一块长达40米的钢板已经像香蕉皮一样翻卷起来，仿佛飞鸟般迎空飞舞，再接着便落到了海面上。



被自杀飞机攻击的“企业”号航母。在遭到自杀飞机重创后，“老E”退出战斗，就此结束了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涯

除了制造时精益求精，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反应快捷的损管队，也是“老E”能够无数次绝处逢生的秘诀。仅仅几秒钟时间，身穿石棉工作服的损管队员便冲上被滚滚浓烟包裹着的甲板，控制了船上的火势。

特攻机爆炸时的场面看上去惊心动魄，但“企业”号物质上的损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除了破损的升降台、被掀起的甲板以及机库中被烧毁的几架飞机外，仅炸断了几根集流管，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造成难以控制的大火。

集流管被炸断后，船内涌进了2000多吨海水，修复甲板也得花上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在“企业”号的征战史中，这些都只能算是轻微的小伤，“老E”依旧可以像一个遍体伤疤的老兵那样，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让军医替他包扎伤口。

但有人永远都不能开玩笑。了。“企业”号一共有14名舰员被炸死，这14名士兵从尘世间带走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那架拖着火焰并急剧增大的特攻机，以及它那利剑般笔直的机翼。

死里逃生的人们同样忘不了刚刚经历的惊悚一幕。日军飞行员的尸骨被捡拾起来，与被烧黑的飞机残骸一块儿陈放在甲板上。

透过军装和衬衣的撕破口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肌肉发达、健壮结实的航空兵。不过无论他生前做过什么，能力有多强，现在他就是一具残尸，而且只有上半身是比较完整的。

水兵们列队从这具残尸前鱼贯而过。他们的注意力不在肿胀的面孔、瘫软的脖子，或者是仍旧圆睁着的呆滞的眼睛上，几乎所有人关心的，都是日军军装上的黑色纽扣。那些纽扣上面雕刻着“神风敢死队”的队徽：一枝带三片叶子的樱花，大家心里所想的是，这些漂亮的战争纪念品不知会落在哪些幸运的高级军官手里。

战争会让人变得残忍和可怕，即便是从所谓文明社会出来的美国大兵，打仗打久了，心理上也会产生阴暗和冷血的一面。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军陆战队员，莱基直言不讳地透露，其实早在瓜岛战役时，当听到“某某牺牲”的消息时，除非战死者是自己的亲密朋友，否则他并不会感到特别伤心。很多时候，为了不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血动物，他只能被迫做出悲伤的表情，装出如丧考妣的样子。

莱基开始以为只有他是这样，后来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他们如同那个“战利品狂人”一样，脑子里只接收两种信号，其一是逃得性命的暗喜，其二就是猎杀对手和获取战利品时的刺激。这是人性光辉被剥离后，战争褪色为单纯的死亡游戏的一种本能表现。

当“企业”号上的水兵看到返回的另外两艘航母时，脑子里的第一种信号开始变得愈加强烈起来。这两艘航母分别是“富兰克林”号和“邦克山”号，它们也遭到了特攻机的攻击，而且全被炸得焦头烂额，满船的尸臭竟至数日不绝。

“5·14攻击”令第58特混舰队损失惨重，米彻尔也不得不在三日里两易旗舰。怎样防范和对付特攻机，由此成为美国海军需要重点攻克的一大课题。

美国人理性和善于总结的头脑，是其撒手锏。他们运用统筹学原理，重新设计了舰队面对特攻机攻击时的战术：大型军舰比如航母和战列舰须与日机来袭方向保持垂直，这样既便于高射炮集中轰击，也可减少被特攻机撞中的概率；小型军舰比如驱逐舰和登陆舰则要与日机攻击航向平行，同时采取突然急转和增速的方式，尽可能让日机难以对准目标。



读谷机场，美军用防空炮对夜间来袭的日机进行射击。在密集的火力网下，可以看到机场上停靠的“海盗”式战斗机的轮廓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防患于未然。美军在冲绳岛和附近小岛上都建起雷达站，陆基战斗机根据雷达预警的报告，不间断地实施空中巡逻警戒以及拦截。

大量战斗机迅速进驻冲绳岛上的嘉手纳和读谷机场，它们的频繁出击，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日军在冲绳海面发动的空袭。

指挥空袭的丰田不爽了：早就说这两座机场重要，你们不听，任美国人捡了去，如今可给你们颜色看了。

再多说也是无益，第32军连自家防线都难以维护，哪里还能指望他们反击夺回机场。丰田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想到的办法是实施一次敢死空降突击。

★空降突击

此次空降行动被命名为“义号作战”。大本营从陆军伞兵第一旅中抽调了120名精锐官兵，组成“义烈空降队”，由奥山少佐担任空降队长。空降队原计划5月23日发起攻击，但因为天气不好，行动推迟了一天。

5月24日，傍晚6点40分，载运着空降队的12架轰炸机向冲绳岛飞去。途中因发生故障，有4架飞机返航或迫降，剩下的8架于10点抵达目的地。

日机以机腹着陆的方式分别在两处机场强行降落。未等飞机完全停稳，空降队即从机舱中跳下，向机场上停放的飞机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

等到机场燃起冲天大火，美军守备部队才反应过来，急忙开火还击。经过短暂交战，突击队员连同机组人员共56人被全部消灭。

突击队除队长奥山的座机装有电台外，其他飞机均无通信设备，在飞抵目标后，奥山也中断了通信，因此空降队着陆和予以破坏的情况，日军指挥部全不知晓。丰田原计划在实施空降突击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航空兵攻击，但由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条件都不理想而被迫放弃。

事实上，这是一次较为成功的空降突击。到大火被扑灭时，两座机场已瘫痪了近三天三夜，美军共有7架飞机被击毁，26架飞机被击伤，另有7万多加仑的航空汽油化为灰烟，损失相当惨重。



两名陆战队员一边前进，一边用汤姆森冲锋枪进行射击。这种无险可据的地形，迫使作战双方只能当面锣，对面鼓，拼个你死我活

缺少了陆基战斗机的预警和拦截，美军舰队的防空任务重新变得艰

巨起来。但是正如八原预料的那样，无论空袭多么猛烈，能造成的后果至多也就是美军舰队受损失，巴克纳的第十军团不会也不可能受到太大影响。

当然美军在岛上的推进也一点儿不会轻松。在双方殊死争夺的前田高地，山头已被鲜血染红。美军一个步兵营在8天中减员过半，36小时内连着折损了8个连长。

日军也被打到了脚底直晃悠。以守卫“针岩”的志村大队为例，兵员已经从首里出发时的600人锐减至150人，且大多身负重伤，只能奉令撤往后方。

前田高地很快落入美军之手。攻下前田高地后，美军继续前推，M4坦克和改造的新型喷火坦克全都被投入了第一线。这些战场上的钢铁猛男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M4碾轧日军的战壕，冲入日军的阵地，喷火坦克则张开大口，将凝固汽油射入日本兵躲藏的山洞和坑道之中。

一旦感觉防线有被突破的危险，日军就像防守前田高地那样，借助夜色和烟雾的掩护，悄悄把部队撤往下一道防线，战斗逐渐发展成一种固定模式，即日军凭险死守，美军依靠猛烈火力的支援取得突破，接着，日军后撤到下一道防线死守。

这样重复的结果，就是日军防区变得越来越小。截至5月21日黄昏，美军已进入首里城的外围，并对首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眼看首里防线已接近崩溃，且再无预备队可以进行补充，八原首先想到的就是放弃首里，后撤到冲绳南端的喜屋武半岛建立新防线。可是这个想法，他却不敢当着面跟长勇讲。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在中国古代的官渡大战中，袁绍因没有听从谋士田丰的话吃了败仗，回过头来，他不仅没有感佩田丰，还在又羞又恨的情绪支配下，把田丰杀了。第二次攻势失败后，长勇的心态与袁绍相仿，见到八原后那一张臭脸板得比铁片还难看，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的地步。

为了避免一见面就电闪雷鸣，八原让年轻参谋长野英夫去向长勇提出他的建议。听说要放弃首里，长勇果然一百个不愿意，不过他同意召开会议进行定夺——不是一般的参谋会议，而是包括了所有作战单位参谋长的扩大会议。

一开会，想法更多，三支主力部队的意见全不一致。第62师团说不能撤，是撤不动了，因为他们已经耗掉了几乎全部的实力。

与之对立的是第24师团，他们的运输联队还有八辆完好无损的卡车，这使得该师团更倾向于撤到喜屋武半岛。

同样支持南撤的还有第44旅团，但是旅团参谋长认为最好是撤到东部的知念半岛。理由是知念半岛拥有防御坦克的天险，而且由于四面不是海就是悬崖，美军很难通过两栖登陆来实施包围。

与会者众说纷纭，会议只能无果而终。长勇原本以为军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一边，未曾想三票中仅得一票，脸上的表情马上就起了变化。

★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趁着长勇气焰稍减的机会，八原鼓足勇气找到他，指出第62师团和44旅团的想法均不靠谱：首里城过于拥挤狭小，一旦遭到围困，全都得做美军的炮下之鬼；在东部防线已遭突破的前提下，撤往知念半岛颇不容易，更重要的是那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小，没法容纳第32军。

在八原看来，只有南撤喜屋武才是上上之策。它一方面具有知念半岛的优势，沿岸以天然悬崖作为屏障，基本不用担心美军的两栖登陆，另一方面又没有知念半岛的缺陷，地下坑道和储存物资足够第32军所需。

按照长勇一贯的恶劣脾气，八原猜想对方听后很可能会气得跟个活死人差不多，然后朝他大叫大嚷，他也已做好准备与长勇展开一场激烈的口舌之争。不料长勇此时苦守首里的信心已经动摇，再经八原正过来反过去地这么一分析，居然直接就同意了他的观点。

5月23日，牛岛也批准了八原的建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成功有序地撤往喜屋武半岛。毕竟第32军还有五万人马，加上伤员和火炮弹药，要想做到让美军没有丝毫察觉，本身就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会议讨论时，第62师团顾虑的也正是这一点。

八原最担心部队还没撤过去，防线已被捅穿，倘若后撤路线因此被渗透进来的美军拦腰截断，第32军就可能遭到合围，那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担心成为现实，八原制订了周密的撤退方案。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在5月25日，由第62师团残部主动发起攻势，不过这次进攻是假，抑制美军的推进从而为后面的大规模撤退提供掩护是真。

大本营虽然没法减轻第32军的防守压力，但在掩护撤退方面还是能帮上点儿忙的。自5月24日起，丰田接连下令实施了“菊水七号”和“菊水八号”作战。

在一架又一架特攻机的俯冲攻击下，美军水兵魂飞魄散，他们可以预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实在无法理解这种与西方哲学和思想完全不同的可怕行为。有那么一刻，他们甚至会忘掉自己以及自己危险的处

境，不由自主地猜测起来：所有特攻队员都好像被施了催眠术，着了迷一样要寻找舰船同归于尽，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由此，美军中开始流传关于特攻队的种种说法和谣传。有人说，特攻队员参加战斗时会像僧侣那样穿长袍戴头巾，并且服用兴奋剂；有人说，特攻队员只要一走进飞机驾驶舱，就会被紧锁在驾驶舱里，就算想出来也没有机会；还有人则怀疑特攻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自杀训练的精英部队。

其实这些都是局外人的想象。特攻队员不会服兴奋剂，也不会被锁在驾驶舱里，而且成员中除了后期加入的少数老航空兵外，大多数都是在宣传的蛊惑下，自愿加入的普通日本青年，称不上是航空精兵。

青木保宪少尉就是其中之一。青木时年22岁，参战前在农校读书，后来应征加入海军，并学会了开飞机。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有经验的飞行员越来越稀缺，青木便被调到航校担任了教官。

“神风敢死队”要征集志愿者，他们反复宣传，说日本的生产率比美国要低得多，特攻作战是克服这一劣势的最好办法，谁只要有胆加入敢死队，一个人就可以干掉一艘美军航母或战列舰，让至少1000名敌人与自己一起葬身鱼腹。

在发动宣传攻势的同时，航校的所有教官、学员和飞行员都拿到一张纸，自愿者要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圈，不愿参与的画三角。

说好都是自愿的，有几个人想都没想就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三角：你们就算是说出大天来，性命还是我自己的，不去！

轮到青木，他觉得画三角的都是老鼠胆，太不给航校争气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参加敢死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撞沉一艘美舰，也算是英雄一场了。

画完圈圈，青木以特攻队员的身份前去接受训练。所谓的特攻训练非常简单，先是进行距离水面九米的低空飞行，爬高后即向一个控制塔开火。

都是一去不复返的人机，大本营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在这方面花费成本，短平快地让你们适应一下，差不多就得了。

几个星期的训练很快就过去了。所有参与训练的教练机都被改装成特攻机，机身内安装了副油箱，机翼两侧则各安一发250千克的炸弹。这时青木才真正感受到自己画的那个圈圈的分量。

★拼死出击

5月25日，青木所在的飞行队被调至九州岛上的出击基地。随着死神的一步逼近，他整个人如同被火烧油煎一般。

其他人也是如此，先一批的六名特攻队员奉令参与“菊水七号”作战，但他们在飞走后又驾机飞了回来。看到同伴的窝囊样，青木觉得心里舒服了许多，甚至还产生了一丝优越感。

5月26日，青木将要参与的“菊水八号”作战进入倒计时，他刚刚产生的那点儿优越感顿时荡然无存。中午，美军对出击基地进行了轰炸，但是青木却躺在草地上石头似的一动不动，他的想法是反正都是死，被炸死了跟自我毁灭又有多大区别？

如果不知不觉中真让一发炸弹给报销了倒也好了，最难受的就是像现在这样，一步一挨地朝埋葬自己的土坑走去。青木在路边看到了一只苍蝇，他停住脚步，突然大声喊道：“多幸运呀，你还能活着！”

5月27日，出击的最后时刻到来了。青木似乎已经想通了一切，他的情绪突然又变得亢奋起来，他分别给家人写了明信片，作为最后遗言，誓言：“我神土绝不会毁灭。”

晚餐时，好多特攻队员只是轻轻呷了一口断头酒，青木却毫不犹豫地举起杯子干了个底朝天。不一会儿，他的脸色就变得通红，一位大佐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留下来，下一批再去。”

青木回答：“不，没有问题！”



即将执行“神风”特攻任务的飞行员，表情神态非常复杂

用完晚餐后，特攻队员们即乘着卡车来到机场。他们不像有些美军想象的那样穿长袍戴头巾，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画有“膏药旗”的救生衣，也就是说必要时同样能选择逃生。

照例，特攻队出发前都要举行告别仪式。举行仪式时，青木听到一群参谋在交头接耳，在说话在发笑，他对此愤懑不已，感到他们的牺牲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尊重。但是接下来主任教官的一席话令他不禁动容：“今天晚上是满月，它会照料你们的，所以你们并不孤单。我日后再去与你们团聚，请你们等待我。”

以主任教官平时表现出来的品德，青木相信对方一定能说到做到，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参战队员都因此流下了眼泪，觉得自己的拼死出击已经有价值并获得了认可。

青木乘坐的是一架双座机，他是指挥官兼领航员，另外还有一名更年轻的驾驶员横山。青木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监督横山，以免他在半途中扛不住，掉转机头又飞回基地。

按照计划，“菊水八号”将在午夜12点开始，青木让横山降低高度，以便与其他特攻机一道发动攻击。这时相隔尚有一英里的美军舰队已开始发飙，高射炮火的闪光令青木的眼睛都无法睁开。

除了越打越准的高射炮外，他们的飞机还差点儿被一架“地狱猫”给逮住。特攻机上连支手枪都没有，碰上战斗机就是作死的节奏，青木和横山立刻被唬走了三魂，吓掉了七魄。幸运的是，“地狱猫”并没注意到这只“小龙虾”，当青木打开玻璃舱盖，站起来四下张望时，发现“地狱猫”已经飞走了。

继续往冲绳飞，他们终于发现了一艘美军驱逐舰，青木喊道：“俯冲！”

由老掉牙的教练机改装成的特攻机机身笨重，速度奇慢，一个俯冲之后，并没有撞上驱逐舰，而是“扑通”一声钻到海里去了。

青木和横山从水里爬出来，眼睁睁地看着飞机机头朝下地沉入了海底。他们给自己的救生衣充了气，准备向冲绳岛上游去，但是一艘军舰驶到了他们身旁——那是一艘驱逐舰，美军的。

一个用于救人的钩子搭住了横山的裤子，青山命令他：“把钩子踢开！”

横山使尽力气也没法把钩子踢掉，最后像条鱼一样被拖上了驱逐舰。在他后面，青木紧抓着他的胳膊，也沿着船侧的软梯爬了上去。

“你在往上爬？”横山回头一看，难以置信地叫了起来。

★打错了算盘

在“菊水七号”和“菊水八号”中，日军共出动飞机737架。正如青

木、横山遭遇的那样，为了增加特攻机的数量，在这两次特攻作战中，教练机也被改装成了特攻机，使得特攻机达到208架。尽管相当数量的特攻机都不可能撞中目标，但它给美军舰队造成的骚扰完全可以想象。

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飞行员不得不每天出击，有时一天就要起飞好几次，这样连轴转的日子一过就是两个多月。为飞行员服务的机械师和维修队每天都要值班到深夜，等待对飞机进行检修和保养。

舰队的水兵也同样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特别是驱逐舰，它们必须轮流进行雷达警戒，水兵在六天中有三天完全不能休息，只能抽空在甲板或自己房间的地板上打个盹，吃饭也只能趁战斗间隙狼吞虎咽地嚼上几口干粮。

士兵累了困了，至多发几句牢骚，骂几句娘，若是指挥层都打熬不住，就会对整个战局产生直接的不良影响。冲绳战役已进行80多天，斯普鲁恩斯的班子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身心受到的压力简直要把他们给压垮了。为了保证战役指挥，尼米兹果断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在战役进行当中更换指挥官！

5月28日，哈尔西接替斯普鲁恩斯，米彻尔和特纳也分别被其他高级将领替换，第五舰队和第58特混编队同时被改称第三舰队、第38特混编队。

海上的真空袭和陆上的假进攻，果然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美军。侦察机虽然观察到日军在向南移动，但并不认为是在组织撤退。这时首里一带正好在下大雨，坦克陷在泥潭里动弹不得，前线的掩体也像漏了底的船一样，必须不断往外舀水才行，第十军团情报部门由此得出结论：日军在利用恶劣天气做掩护，用预备队来替换前线部队，“现在看来，日本人认为坚守首里是最妥善的办法”。

巴克纳和陆军的战术是逐渐包围首里，但海军陆战队不愿如此拖拖拉拉。5月29日，陆战一师向首里高地发动进攻，发现日军防线十分薄弱。第十军团情报部门据此才做出新的判断：“首里阵线的守军只是一个空架子，军队的大部分已撤至别处。”

5月31日，陆战队和陆军击溃日军的殿后部队，从两个方向开进了首里。首里是古代冲绳国的都城，此时这座城池已成一片瓦砾，大块大块的城墙像被推倒的积木一样东倒西歪，只有两个被炮火打坏的铜钟还能勉强被辨认出来。

占领首里让巴克纳欣喜若狂，认定：“将首里防线后撤，牛岛可打错了算盘。”



陆战一师一营营长罗斯中校冒着可能受到日军狙击的危险，勇敢地在首里城的城墙上升起了旗帜

为什么打错了算盘，巴克纳告诉身边的幕僚：“日本人没有办法再筑起另一条防线了。现在除了对付零星抵抗外，大功已经告成。”

巴克纳的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不对。对是因为一般而言，弱势一方在这种临阵大撤退中往往会付出极大代价。第32军的撤退行动基本算是成功的，但在美军的猛攻和追击下，有足足2万名日军被消灭，要知

道，在那次失败的攻势中，日军也才损失了7000人。在剩下的3万日本兵中，训练有素的精兵仅占20%。

另一方面，倾盆大雨在给美军追击造成困难的同时，也同样阻碍了日军对武器的搬运。第32军在撤退过程中损失了大量武器，只有五分之一的机枪和十分之一的重型武器随部队运至喜屋武半岛。

为了解决第32军武器短缺的问题，附近尚未遭到攻击的日军守备部队用小船运来弹药，但刚刚接近喜屋武就被美军击沉了。大本营冒险用飞机空投，投下的不过是些手雷、掷弹筒等小零碎，对第32军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巴克纳说得不对的地方，是牛岛又在喜屋武半岛依托可供防御的山峰建立起了新防线。与之前的前田高地相比，这道新防线更高，山势也更险，像一堵大墙拦住了美军的去路。

6月9日，在经过一阵炮击和轰炸后，美军踩过齐脚踝深的泥泞道路，向喜屋武防线东部的八重濑岳发起全线进攻。

美国人给八重濑岳起了个名字，叫它“大苹果”。八原用于防守“大苹果”的是第44旅团的两个联队，其中的第六特设联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全部由后方勤杂人员组成，从来没有打过仗，能对付着用，完全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罢了，因此很快就被美军给赶出了阵地。

情急之下，八原急忙将预备队派上来补漏。这支预备队是八原从第五炮兵部队、信号部队以及工兵部队中抽人手组建的，一样属于烂到掉牙的杂牌军，不仅没有经过训练，而且装备也非常拙劣。说是拿去补漏，结局却是被美军放进水晶茶碗，一口就吞到肚子里去了。

6月12日，美军攻克八重濑岳，防线西部的第24师团侧翼被暴露，第24师团长雨宫巽中将向第32军军部告急，要求赶紧组织力量重新夺回八重濑岳。

力量，力量在哪里呢？八原手上还控制着仅有的两个独立大队，不过那也是第32军最后的预备队了。

只有吃老本吃到死了。八原把牙一咬，脚一跺，干脆全派上去吧。

★难解难分

在编制上，八原派出的两个大队均隶属于第62师团。第13大队接到命令先上，但一上来就气了个半死：美军占据着山头，他们得仰着头攻，几乎没有什么地形可作为掩护，完全暴露在美军的火力之下。头天战斗，第13大队便损失了一半人马。



陆战队士兵穿过一座已被战火破坏的村庄，路旁有阵亡日本兵的尸体。

置身于这种狼藉一片的环境，显然谁的心情都不可能好得起来

第13大队好歹上来了，第15大队却还不知踪影。打人就要先下手，八原急得没法，他不惜打破正常指挥程序，绕过第62师团，直接向第15大队队长发去命令，要求对方立即发起进攻。

不是第15大队不想攻，是他们没那个能力。在预备向八重濑岳开拔的时候，美军坦克横在了前面。

第15大队没有反坦克武器，步兵跟坦克斗，犹如堂吉诃德在跟风车打仗，根本就无门径可入。大队长受伤后，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可依然拿面前这些砍不开、扯不烂的钢铁战车毫无办法。

6月15日，美军在巩固了八重濑岳阵地后，又攻破了第44旅团的两翼防线。八原再无预备队可用，被迫拆东墙补西墙，将第62师团残部补充给第44旅团，第62师团长藤冈武雄中将也随之接过了第44旅团的指挥权。

第62师团的实力只剩下以前的60%，而且就这60%也不是开战时的那些人了，所以即便两支部队并为一支，还是挡不住美军的强大攻势，到6月18日，第62师团、第44旅团都被逼退至海边。

美军攻击西部防线的时间比东部要晚一些。原因是位于小禄半岛的日本海军分遣队对其侧翼具有一定威胁，若不事先铲除，往前攻时就有

腹背受敌之忧。

这支分遣队原来就驻扎在小禄半岛，任务是保护海军港口以及航空站。8000多人的海军，加上1000多名冲绳国民自卫军，有接近10000人，但他们中大多数是信号兵、鱼雷保养兵、海军仓库兵和自卫队员，只有几百人受过地面战训练，装备也非常有限。

按照牛岛发出的撤退命令，分遣队应该在自行摧毁所有重武器后，向南撤退到喜屋武半岛，与陆军会合。结果分遣队司令官太田实少将错误地理解了命令，提前五天便开始了南撤。

撤到喜屋武半岛后，他们发现新阵地用起来不爽，于是又匆匆忙忙地回到了熟悉的小禄半岛。

美军用来对付这支鸡贼部队的是陆战六师，战斗用了一个星期才基本结束。在向第32军军部拍发最后一封电报后，太田实选择了自杀，但他的部队共有159人投降，是冲绳战役以来日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

一占领小禄半岛，在步96师的协同配合下，陆战一师即朝着日军的西部防线联手展开进攻。

美军在进攻东部防线时，日军防线出现了整体溃败的情况，伤亡数字飙升，每天被歼灭数量达到了3000人。多数日军退缩到岩洞之中仅仅是为了保命，而不再是以掩体为堡垒对美军实施积极杀伤。

巴克纳认为自己的反洞穴战术成功了，由喷火坦克和火焰喷射器组成的攻击火力，足以粉碎日军的地下坑道。

其实，他的这种战术并不是特别新鲜，火焰喷射器早就是攻克岩洞和地下掩体的必备利器，喷火坦克在硫黄岛战役中也露过脸了。美军之所以攻得如此轻松，关键还是东部防线上的日军缺乏训练和武器，根本就不是美军的对手。

西部防线就不同了。驻防此处的第24师团集中了第32军所余精兵，他们凭借地形的掩护和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可以做到一人拼命，万夫莫当，而陆战一师也不是好惹的，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6月12日，就在东部陆军攻克八重濑岳的同一天，陆战七团的两个连使出海军陆战队的拿手绝活，以黑夜为掩护发动奇袭，占领了山岭顶峰。

撤至喜屋武半岛后，第五炮兵部队的实力还算保存得相对完整，占总数一半的大型野战炮都能作战，其中包括16门150毫米榴弹炮。天亮后，这些集中在北面山坡的火炮切断了这支陆战队与其他部队的联系。陆战队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好就地掘壕防守。

在被死死钉住的那几天里，坦克扮演了陆战队救星的角色。北面山坡是陆战队获得援兵和弹药，运走伤员的必经之路，而除了坦克，任何部队都无法通过日军的炮火封锁线。

日军的火力实在过于猛烈和密集，在山顶的美军甚至都不敢直起身子，撤离伤员时都不得不把伤员放在雨布上，然后拖到坦克旁边，通过坦克下部的逃生舱送到坦克里。可以想见，倘若没有坦克的支援，遭到孤立的这两个陆战连铁定是完了。



被日军反坦克炮阻击的M4坦克。M4的车身外形较高，不易躲藏，在距离较近的情况下，反坦克炮可对它构成较大威胁

当然那些每天来往于山上的美军坦克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在日军反坦克炮的袭击下，前后共有21辆坦克被摧毁。

6月15日，陆战一师又实施了一次奇袭，各路人马合兵一处，突破了第89联队的防线。

仅隔两天，从小禄半岛开来的陆战六师快马赶到，挥手一记追魂剑，不仅劈开了第22联队的防线，还几乎将该联队全部包了饺子。

只有位于中部的第32联队的防线尚保持完整，也因此成为美军重点攻击的目标。黄昏，在奇袭方面已经玩得如鱼得水的陆战队一个迂回，再次从背后向第32联队投去一杆标枪，从而把西防线的日军也挤压到了极限。

第24师团所余部队大多训练有素，且配备的武器弹药也较为充足，这使得陆战一师一侧的战斗始终进行得异常激烈，以至很多陆战队员都想起了贝里琉岛上那座曾被鲜血染红的“血鼻岭”。

由于伤亡较大，很多战斗补充兵都参加到一线作战中来。在冲绳战役初期，陆战一师也有一些补充兵，他们在参战前已在后方接受过一段时间的陆战队训练，所以战斗素质较好，也比较容易融入陆战队的氛围，而现在这些补充兵是直接从美国运来的，除了必要的新兵训练外，有关陆战队的训练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用陆战一师的标准来衡量，还远远不够格。

新兵怕炮，当新兵们第一次暴露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之下时，他们变得不知所措，作战效率也非常低下，老兵们看得直摇头。

接着，当需要将伤员从炮火下抬走时，一些新兵又表现得缩手缩脚，不敢或不愿意冒险前去抢救受伤的队友，他们“就像迷糊的小白脸似的把一切都弄糟了”。不放弃任何一个队友，向来都是海军陆战队里铁的准则，是谁也不能打破和轻视的，老兵们被激怒了，终于板起了脸：“你们到底去不去抬伤员，不去，就先开枪突突了你们！”

看着老兵们圆睁的怒目，新兵怯了，相比日军的炮火，他们显然更害怕这些桀骜不驯，任何时候都敢作敢为的老兵。



陆战队员正在救治自己的同伴。“不抛弃任何一个战友”，实际上也是卡爾遜“工合”精神的体现，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新手们不得不壮着胆子加入了抢救行动。其实他们并不是不勇敢，只是因为之前训练强度不够，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周围这种极度恐怖和暴力的氛围。

不适应，就得强制适应，否则你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陆战队员！

冲绳战役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战况顺利到超乎想象，担任浮动预备队的陆战二师曾被大家认为不再需要，尚未登岸就被送到了塞班岛，但实际上该师的陆战八团仍留在海面上待命。6月17日，陆战八团从喜屋武半岛附近登陆，正式投入冲绳战场。

陆战八团也是一支久经战阵的陆战老兵团。士兵们的技战术动作十分娴熟麻利，有的机枪手在自己重机枪的冷水套筒上刷了“日本佬复仇女神”的字样，还有的迫击炮手放弃普通的弹药袋，换上了一种特殊的军用背包，因为这种背包可以装更多的炮弹。陆战八团登岸之后进展极快，“走得就像蝙蝠离开地狱一样”，他们的及时加盟，对已经精疲力竭的陆战一师而言，不啻于添上了一台力道十足的发动机。

第32军没有援兵，连勉强凑出的预备队也打光了，下半世的光景已渐露端倪。即便最能支撑的第24师团也出现了严重缺员，只能利用战斗间隙将勤杂人员补充进去，但这些勤杂人员的武器都是空手两拳头，上面说要打，他们除了眼观鼻、鼻观心地答应一声外，什么都做不了。

这就叫大势既定。巴克纳用降落伞向牛岛送去了劝降书，他先肯定“阁下的部队作战英勇顽强，你的地面战术赢得了你对对手的尊敬”，接着劝告对方：“你与我一样，也是个陆军将领，长期研究和运用步兵战术，相信你与我同样清楚，彻底摧毁本岛日军的抵抗，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巴克纳建议牛岛“体面地投降”，但牛岛只是报之以微微一笑，接着便趴在行军床上埋头写他的励志诗。长勇缺乏牛岛的这份涵养，他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握着战刀在洞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

前线日军的炮火大部分都已经哑了，美军甚至认为第32军已没有大炮，或者是炮弹打光了，因此当巴克纳提出要亲临前线督战时，没有人觉得此举有太大的危险。6月18日，巴克纳登上陆战八团团部附近的一座小山，观察部队推进情况。在此之前的几小时内，这座小山未遭到过一次炮击，但巴克纳一上山，日军炮弹就打过来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第一发炮弹便击中巴克纳身旁的岩石，锋利的岩石碎片扎进了他的胸膛。

几分钟后巴克纳因伤势过重而停止呼吸，连抬下来进行抢救都来不及。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将领里，巴克纳的军衔和职务是最高的，他也是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战死疆场的陆军中将。

有人说，战争之神是嗜血的，它不会为那些过分怜惜士兵的将领安排好的下场。巴克纳一直笃信谨小慎微的“陆军式”指挥风格，以致宁愿拉长战役的时间，都不肯采取任何在他看来过于冒险的战术，可当胜利的曙光好不容易到来，逐步推进的战术即将取得成功时，他却意外地倒下了，让人不得不感叹天命之难违。

★你最好趴下

第三两栖军军长盖格代理了巴克纳的职务，成为指挥最多陆军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当然这时候谁指挥其实都一样，战斗已到了收尾阶段，日军接近弹尽粮绝，以第24师团为例，每个大队都只剩下80支步枪、5挺机枪和5个掷弹筒，这在以前连一个中队的武器配置标准都达不到。

各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也逐渐断绝。许多部队完全丧失了军纪，士兵们拒绝服从军官的指挥，他们开始抢夺食物和水，并对当地居民展开野蛮的大屠杀。

6月18日晚上，第32军军部举行了一次宴会。这也是第32军最后一次集体晚餐，与发动攻势前的那次宴会相比，不仅参与者的心情都苦涩无比，餐桌上的食品品种也减少很多——牛岛的威士忌在多次撤退中已丢失殆尽，只能拿日本土产的米酒来充数了。

但牛岛仍然不想和“投降”二字有任何瓜葛。他在山洞里给全军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规定前线指挥官一旦阵亡，其他军官可以不等上级命令就接过指挥权。当部队实在无法再组织抵抗时，也要“坚持到最后有秩序地死”，指挥人员从旅团级开始，直到师团级、军部，挨个剖腹自杀。

按照牛岛的指示，一些官兵将潜入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入夜之后，这些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三个或两个一组，仅携带手雷及轻武器就上了路。

此时随着包围圈的逐步缩小，美军已习惯对方的小规模渗透，一般夜间都会发射照明弹。照明弹将整个前线区域照得通明，趁夜突围的日军被发现后大部分倒毙在了行军途中。

6月19日，盖格乘胜追击，指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兵分两路，像两把铁钳一样继续朝退守的日军包夹过去。

当陆战五团三营K连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时，他们看到了遭坦克碾轧后深陷在泥里的日军死尸，看上去就像被压扁的昆虫一样，情景既奇异又惨人。

如果你认为从此可以一路坦途，那就错了。很快前面便传来“噓……砰”的响声，有人喊道：“散开！”大家立刻像鹌鹑似的分散开来，包

括“大锤”斯莱奇在内的十几个人躲进了浅水沟里。

日军的反坦克炮弹飞了过来，第一发越过一辆装甲车的车顶，在远处田野里爆炸，第二发炮弹击中了这辆装甲车的左侧，装甲车摇晃着停下来，开始冒烟。驾驶员试图发动引擎，但是紧接着又有两发炮弹击中了它的侧面。

千招万招，走为上招，再不走就晚了。驾驶室里的两名陆战队员赶紧钻出来，一阵飞跑后，跳进了斯莱奇他们藏身的那条水沟。

斯莱奇好奇装甲车里装的是什么，一问，才知道全是供给步兵连的弹药，炮弹、手雷、迫击炮弹什么的，这要燃火爆炸，车里和附近的人全得玩儿完，难怪这俩小子跑得如此气喘吁吁。

众人的小心脏全像鹿儿一般突突乱跳，只有一个人不但没有丝毫慌乱，居然还从沟里站了起来。

这是哪位大神？斯莱奇惊讶地抬头望去，发现此人身穿一件干净的粗布衣服，拿一台手提摄影机，原来是个战地摄影记者。他站起来是为了拍摄装甲车燃起的浓浓黑烟。

斯莱奇好心地提醒他：“嘿，兄弟，你最好趴下！那玩意儿随时可能炸得齐天高，它装的是弹药！”

记者转身朝斯莱奇望了一眼，眼神里全是不屑。显然斯莱奇等人趴在地上的动作很让他瞧不起。

一群胆小鬼，看哥的！记者端起摄影机，继续拍摄。

这时，装甲车的方向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爆炸，装甲车飞上了天。巨大的冲击波将记者掀翻在地。尽管他并没有受伤，但看得出来，这位“勇士”浑身颤抖，非常害怕。

在老兵眼里，记者和过去那些“纪念品猎手”都一样，整天在云端里过日子，平时习惯于喝喝热咖啡，看看报纸，出现如此反差再正常不过。斯莱奇乐得鼻子上都是笑，他靠近记者，再一次提示：“我告诉过你的。”



无数次与死神打交道的经历，才能真正锤炼出一个在战场上看得穿、把得定的老兵

记者已经被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随后便沿着水沟爬到后方去了，用斯莱奇的话来说，是“责任在召唤他往后方去”。

在将装甲车炸爆后，日军的火炮便将炮口对准了陆战队的坦克，但是M4“谢尔曼”可没这么好说话，几分钟之内，它们便让对方闭住了嘴。

斯莱奇的经历还不算太凶险。在双方近战的第一线，日本兵腰缠手雷，一窝蜂地从岩洞里冲出来，扑到美军坦克底下炸坦克。为了阻止这种不要命的“肉弹攻击”，步兵们被迫端起原本用来清剿山洞的火焰喷射器，直接把火往扑上来的日本兵身上喷。

当天的战斗异常激烈，达到了整个战役的顶峰。继巴克纳后，美军又一名将星殒落——步96师副师长伊斯利准将阵亡。

到这一天为止，日军在两处孤立据点尚能维持有组织的抵抗，一处是在摩文仁村附近，第62师团、44旅团残部以及第32军军部都被驱赶到了那里，还有一处在真荣平村附近，负隅顽抗的是第24师团残部。

中午时分，美军坦克已接近摩文仁，牛岛所在岩洞的出口处不停落入坦克炮弹，听得让人头皮直发麻。就在这时候，长勇突然走到牛岛跟前对他说：“非常感谢你。”

见牛岛有些莫名其妙，长勇解释说：“发动攻势前，我本以为你不会听我的意见，而你却听了。”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牛岛只好回答道：“我想那样做会容易些，我向来都主张让部下自己做决定。”

长勇喘了口粗气：“我曾经想过，如果你不批准我的计划我就切腹，但你却依了我，而且还是笑着答应的，没让我费什么事……”

说出这番话时，两人都如泥塑一般静在了那里。良久，长勇才揭示了旧事重提的理由：“因为这件事，我想在今生你我分手之前，感谢你一番。”

后悔也好，矫情也罢，反正都已于事无补。当晚第五炮兵司令部人员全部自杀，牛岛则向大本营拍发了一份诀别电，里面抄录了他写的诗句：“弹尽弓矢绝，鲜血天地涂。魂其归来兮，守卫皇国土。”

无论哪一处据点都快顶不住了。6月20日，美军收拢铁钳，在第32军军部的岩洞，不仅可以听到坦克炮的声音，连美军轻武器的射击声也能清晰入耳。

美军通过坦克和游弋于海岸边的舰艇，不停地向岛上日军播放劝降书。与塞班岛和关岛的劝降效果不同，天快黑时，有4000多冲绳平民和800名日军官兵主动向美军投降。

两名日军官兵举着双手朝K连走来，在他们后面，一名日军狙击手正朝这两个“变节者”开枪，子弹掀起了路上的尘土，美军士兵大喊：“到这儿来躲着，你们这些浑蛋！”

投降的日本兵安静地走了过来，然后服从美军命令，让坐着就坐着，让蹲着就蹲着。

对打黑枪的日军狙击手和其他死硬分子，除了一个个干掉，并没有更好的办法。K连曾用日语向躲在一座灵堂里的日军喊话，让他们投降，但是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用机关枪整弹匣整弹匣地往里打，出来多少打死多少，直至全部消灭。

K连所在的五团三营是最早到达冲绳岛南部尽头的美军部队之一。当天晚上，他们在俯瞰大海的高地上构筑了防线。

这并不是可以用来睡安稳觉的夜晚。日军在四处进行偷袭，斯莱奇将他的迫击炮摆在靠近一条珊瑚路的岩洞里，以便可以发射照明弹或高爆炸弹。

陆战队员能清晰地听到有人从珊瑚路上走过，珊瑚被平头钉鞋踩得咯吱作响。有的新兵没有经验，还扣动扳机询问口令，结果惹得老兵们都笑起来——这个时候穿着平头钉鞋在黑漆漆的路上穿行的，除了出来偷袭的日本兵，还会有谁？

日本兵一边跑一边射击，子弹从斯莱奇的身边穿过，打到了邻近掩体边上。那个掩体里有一只火焰喷射器的氢气瓶，钢瓶被打穿后发出了尖利的滋滋声。

斯莱奇有些紧张地问火焰喷射手：“你这玩意儿会不会炸？”

对方若无其事地回答：“不，氢气瓶不会燃烧。”

射击战进行了一夜，前来偷袭的日本兵不是被打死，就是逃回了洞里，但在天亮前，两名日军军官爬上一座陡坡，往K连的一处炮兵阵地扔去几颗手雷，挥舞着军刀跳了进去。

见军刀砍了过来，一名陆战队员来不及射击，急忙用手中的卡宾枪进行遮挡。军刀切断了他的一截手指，卡宾枪的红木把也被切开，刀口一直切到了金属管处。

其他陆战队员立即端起卡宾枪射击。卡宾枪是一种用以替代M1式加兰德的半自动步枪，它由15发弹匣供弹，枪托上还可附加携带两个备用弹匣。因为具有弹容量更大和射击更为精准的优点，使得卡宾枪到太平洋战争后期已完全取代加兰德，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要制式武器。

在卡宾枪的扫射下，两名日军军官都被打成了肉酱。当斯莱奇闻讯也提着枪赶过来时，他看到其中一名军官的半个脑袋都被打没了，只剩下堆成为碎末的颅骨、脑髓和血浆。

★他们用不着跟死人打仗

6月21日，牛岛、长勇确定要发动一次夜袭。与以往不同，这次夜袭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夺回什么阵地，而是要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自杀。

在军部人员的自杀名单中，参谋们并不被包括在内。长勇虽然与八原不和，但他对参谋的作用却认识很深，他认为，自杀已经使得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损失了大量的参谋军官，第32军绝不能再持续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做法。他允许军部的所有参谋活下来，并特别指派八原、长野英夫等人将冲绳作战的情况向大本营进行汇报。

八原请求牛岛允许他自杀，但被牛岛拒绝了：“你要是一死，就没有人知道冲绳战役的真相了。你要暂时忍辱负重，这是你的司令给你的命令。”

单纯从军事角度而言，第32军在冲绳战役中的表现是很出色的，正如长勇在他的诀别信中所言：“我军运用了一切能用的战略和战术。”之所以最后还是不免失败，原因还是“在物质上占优势的敌人面前，这些都没有多大效果”。

既然自认为已经尽到了职责，在即将自杀前，牛岛和长勇“并不遗憾、惊慌，不觉得可耻或内疚”。

6月22日，牛岛、长勇走出岩洞，在可以俯看大海的悬崖平台上先后切腹自杀。在切开自己的腹部之前，牛岛忽然说了一句：“冲绳人一定会恨我的。”

他的这句话不是没有来由。冲绳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多于日本，这也使得冲绳与日本在情感方面比较疏远，到了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日军便把一腔邪火都发泄在了冲绳老百姓身上，他们的屠杀造成了岛上大量平民的死亡。直到今天，冲绳居民与日本人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难以填平的鸿沟。

在岛上，第32军的所有下属部队都已损失殆尽，剩下的人不是自杀，就是在进行“渗透”，也就是找空隙逃命。在海上，从6月3日到6月22日，日军又发动了“菊水九号”“菊水十号”作战，但能够出动的飞机和飞行员都越来越少，攻击效果也在不断递减，“菊水作战”只能宣告结束。

当天，第十军团在嘉手纳机场举行升旗仪式，宣布美军拿下了冲绳岛。

每个美军士兵都收到了尼米兹发放的慰劳品：两个新鲜的橘子。斯莱奇一边吃着橘子，一边望着蔚蓝色的大海，他不敢相信在冲绳岛的苦难已经走到尽头，按照他的直觉，这种战役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落幕的。

果然，陆战队接到命令：“回到北部进行扫荡，在那个地区把负隅顽抗的日本佬全部扫清！”

拖着疲惫的身躯前去扫荡本非所愿，更让人郁闷的是，他们还得负责打扫战场，掩埋日军的尸体。许多人抱怨起来：“上帝，为什么在我们杀死他们后，还要把这些发臭的浑蛋埋掉？让那些该死的后方部队去闻闻他们的香气吧，他们用不着跟死人打仗。”

7月2日，尼米兹正式宣布冲绳战役结束。从收尾到扫荡阶段，都有相当多的日军放下武器投降，这在以前是罕见的——就在6月15日前，战役持续了两个半月，但美军总共只俘虏到322名日军，而从6月15日到6月30日，仅陆战队就收容了日军投降人员4029人，这里面不仅有个个人或小组投降，还有成建制的部队在军官带领下投降。前后加起来，投降日军总数达到7400人，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日军的首次大规模投降。实际上，他们大多是被强征入伍的冲绳本地人，并不情愿给来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佬”卖命。



一群日军俘虏正等待美军进行审讯。战前日本政府对冲绳籍日本兵和冲绳平民进行宣传，说他们一旦被美军俘虏，将遭到酷刑和杀害。在谎言被揭穿，发现可以得到“美国人比较人道的对待”后，冲绳居民大多选择了投降美军

在这场战役中，美军总共有7613人阵亡或失踪，3万余人受伤，而非战斗减员超过了2万人，比之前太平洋战场上的任何一次战役都要多。丘吉尔认为，冲绳战役完全有资格以史诗般的战斗，被列入世界上最激烈、最著名的战例之中而流传后世，但美军在战役中所付出的惨重伤亡，无疑让珍惜国人生命的美国人不敢再直面“史诗”，他们甚至没有举办任何与此有关的大规模庆祝活动。

战争是残酷的，其间充斥着暴力、鲜血和痛苦。当年和斯莱奇一起登上贝里琉岛的K连老兵只剩下26人，大约只有10人还没有受过伤。以斯莱奇亲眼所见，到真的兵刃相向，美日两军没有一个人会做到仁慈，以平常的标准来看，都称得上是残暴和野蛮的原始人。

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人残了，那么多美好未来化为过往烟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斯莱奇给出了属于他个人的答案：“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很美好，那么为其战斗也是美好的！”

第十章 我们赌赢了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日本外交家就认为，日本要想战胜英美，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德军将英美军的大部分力量长期牵制在欧洲。还有人认为，如果日本事先知道德军攻不下莫斯科，就可能会考虑停止袭击珍珠港。

现实情况是，德国的战局与日本的战局一样急转直下，欧洲战场上的英美军在缓过劲儿后，还被大批地调来远东进行增援。与此同时，苏联也以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为由，向日本发出了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的通知。

当年日本人都不打听一下是谁买的胡琴，就先拉起来再说，现在他们终于要为此个愚蠢的举动埋单了。裕仁天皇很沮丧地对首相铃木贯太郎说：“战况似乎比我想象的更坏。”

铃木何尝不知道战局糟糕，可也正因为越打越糟，军方要求继续作战的压力就变得比以前还要多还要大，他就算是做做样子，也得搞出点儿奋发有为的表情出来。

罗斯福逝世的当天，铃木内阁即进行全民总动员，规定15岁至55岁的男性和17岁至45岁的女性都要加入国民义勇队，以便为实施本土决战做好准备。

嘴里说着东边，心里想的却是西边，铃木暗中一直没有放弃“和谈”的努力，但他遇到了和前任小矶一样的难题，即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往“和谈”的合适渠道。

★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

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一场自己挑起的战争，差不多把日本的国际人缘都给耗尽了。好不容易，作为中立国的瑞典答应替日本向美国说说情，可是日本又嫌瑞典不够档次，把人家的好意给绕过了。最终，经过一番折腾，以日本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为首的密谋者才终于和艾伦·杜勒斯挂上了钩。

杜勒斯的正式身份为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但他实际上是美国头号间谍。杜勒斯供职的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时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战时情报，也就是说关系可以直接通天。

1945年5月8日，在德国宣布战败投降的同一天，藤村用密电分别向

海相米内和军令总长丰田发报，告诉他们，杜勒斯愿意充当调停人，而且美国国务院也已同意直接进行谈判。

一石激起千层浪，藤村的密电在海军内部引起了极大分歧。海军省主张抓住这一机遇，却遭到了丰田及其幕僚们的强烈反对。按照丰田的说法，自己开膛破肚打就的天下，绝没有让别人坐享太平的道理，美国如此爽快就答应谈判，其中一定还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不是想用来探测日本的战斗精神，就是要以此降低日军的士气。

藤村等了许多天，等到的指示是：“杜勒斯谈判极可能是美国的阴谋。”

藤村好不容易找到渠道，当然不舍得丢弃。他觉得上级的指示简直是在开玩笑——且不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谈判是“阴谋”，就算退一万步，真是美国人在耍什么手段，现在要想和人家讨价还价，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吗？

这时，杜勒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日本政府可以派全权代表前来瑞士谈判，并表示美国将保证代表的安全。藤村认为机不可失，他将杜勒斯的新建议直接电告海相米内，在言辞中差一点儿连骂娘都用上了：做事要看风使舵，拜托先看看咱们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吧，大哥！

米内被说得坐不住了。渠道虽是海军找到的，但谈判事宜还是应由外务省处理，因此米内把建议转给了外相东乡茂德。

东乡根本没有联系藤村，倒不是说建议不好，而是他对杜勒斯信不过，以为凭藤村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军中佐，哪里会真的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渠道？

藤村遭到冷落，时间一长，他和杜勒斯都失去了继续跟对方打交道的兴趣和热情。

就在日本举棋不定，如同小孩子放鞭炮，对“和谈”又爱又怕的时候，李梅的城市火攻战却正逐渐走向高峰。

占领硫黄岛，让李梅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应急备降机场。在硫黄岛战役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共有超过850架B-29轰炸机降落在硫黄岛，其中的多数如果不降落就可能失事。这些飞机的乘员总数接近3万人，而且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航空人才，他们差不多是海军陆战队战死于硫黄岛人数的两倍以上，充分说明李梅要求占领硫黄岛的建议确有先见之明。

随着美军战斗机大量进驻硫黄岛，其战斗半径得以覆盖日本本土，可以有效掩护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这也使得对日轰炸愈加频繁和激烈，轰炸效果也提高了一倍以上。

无情的轰炸，将一座座日本城市推向了被从地球上除名的边缘：

1945年4月13日，天皇的部分皇宫在空袭中被烧毁，明治神宫尽成废墟；5月26日，东京40平方千米的城区被烧得精光；5月29日，横滨几乎被焚毁一空。

截至6月15日，美军出动B-29达6990架次，对日本城市进行了17次大规模轰炸，总计投掷燃烧弹4.1万吨，对264平方千米区域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李梅的对日轰炸比在欧洲更为有效，他在日本所破坏的地域面积是德国的两倍——东京和大阪的毁坏面积加起来，就几乎等于德国所有城市的毁坏面积。

李梅轰炸日本城市计划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他的轰炸机部队只损失了136架B-29，战损率仅为2.1%，甚至低于在美国训练时的损失。

空袭期间，美军飞行员完全控制了日本上空，“蜜蜂”不停地在东京上空嗡嗡地飞来飞去。日本的高射炮对B-29已经无能为力，干脆停止了射击，而日机早在“菊水特攻”中就消耗得差不多了，也没法出来保卫他们的领空。



B-29轰炸机在投掷燃烧弹，飞机下方是一座码头

阿诺德兴奋地告诉新任总统杜鲁门：“常规轰炸便可以轻而易举结束战争。”李梅也说：“我们可以一直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现在他唯一担心的问题只是：“到10月，就没有城市可以焚烧了。”

★不甘心

为了看一看日本是否可以继续把仗打下去，铃木内阁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局，秘密对日本的资源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事实上，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就出现了粮食短缺，太平洋战争打了没多久，普通日本居民已经连鱼都吃不起了。到李梅发起火攻战，日本简直被烧成了石器时代，曾经繁忙的社区和小工厂成了沙漠一样的空地，除了成堆的灰烬、钢铁残片、砖头、水泥石块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稻米产量下降至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的最低点。政府不得不制订了把橡子制作成食物的计划，要求全体国民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者完成收集橡子的规定任务。大部分居民都营养不良，他们没有盐或酱油，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点儿日本豆面酱。蔬菜是更加不用想，能吃到空地上的几片树叶就很幸运了。有一户人家回来后，发现家里已被小偷光顾，但是除了所剩无几的大米和调味品被拿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丢——这个时候，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大米值钱了。

受劳动力虚弱和原料不足的影响，与袭击珍珠港前比较，日本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0%。调查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日本各城市之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也会停止。

除成立特别调查局外，铃木还成立了“核心内阁”，由首相、外相以及军方的四个首脑组成，所以又被称为“六巨头”。调查报告出笼后，便被呈报给“六巨头”审阅。

这时日本高层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终于可以开诚布公地在一起讨论“和谈”，而不用担心遭到攻击或被开除出内阁。

曾作为调停渠道的国家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国、瑞典、瑞士，甚至是小小的梵蒂冈，可是先不管还能不能请动它们的大驾，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以这些国家的面子和实力，日本如今能得到的价码都只能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甘心吗？不甘心！就在德国投降时，东京大街小巷里的居民还笑话德国人，东京报纸更是大骂德国人不要脸，没有武士道精神。

日本非“懦弱”的德国可比，哥们儿现在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我们就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无条件投降！

这正是日本人深信不疑的那一套。空袭期间，他们曾在东京公园里展览了一架坠毁的B-29，紧挨着的还有一架撞到B-29上使其坠落的“零”式，以此证明，B-29再庞大也没用，日本以小博大，可以用精神来战胜物质。

一名美军飞行员战俘甚至被剥光衣服，关进东京动物园的猴笼里供人参观，以便让前来参观的市民看清楚，轰炸他们的B-29飞行员其实就是眼前这副德行，并且从中得出结论：“白人士兵也许块头是日本兵的两倍大，但是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胸非常狭隘。”

作为一个海岛小国，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敌入侵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属于他们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有时连驻日多年的欧美外交官都搞不懂：“不知他们是严肃还是全喝醉了，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拒不承认战败的结局。”

日本百姓的懂懂和忍耐力也让西方为之咂舌：“民众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对身体上遭受的痛苦逆来顺受，精神上对领袖充满信心。”

在否决中国和中立国的调停后，海相米内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他认为以苏联在二战中的力量和威望，应该能够保证日本体面地结束战争。

米内此议一出，立刻得到了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随声附和，但是外相东乡茂德表示反对。

东乡在日本政坛属于亲苏派，不过只是表面亲苏，实际上他一直认为“苏联不可信”，而且他知道当年2月上旬，美英苏已在雅尔塔召开了首脑会议，关于日本的问题必然已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过了，因此米内等人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

东乡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要把苏联拉到我们一边来，很可能没有希望。从俄国过去的作为来看，我认为，要使它不参战恐怕都难办到。我看，最好还是与美国直接进行停火谈判。”

会议形成了僵局，军队方面已经明显地表明他们的态度，即谈判可以，但只可以通过苏联进行谈判，而东乡又认为苏联不可靠，请苏联人帮忙等于与虎谋皮。

这时候，首相铃木发话了。

★要割这么多的肉

铃木上台后，一直在玩“腹功”，实际上就是在军方容忍的范围内打“和谈”的擦边球。现在眼看军队首脑已经同意让苏联调停，那就是好事啊，你东乡难道天真到以为军人会愿意低下头来和自己的敌人谈判，接受那些屈辱的条件？

他立即插话：“斯大林有点儿像西乡，如果我们请他，相信他会代表日本做出一切努力的。”

铃木说的西乡是指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西乡隆盛。他曾是幕府将军帐下的武士，后来倒戈相向，协助讨幕军向幕府提出投降条件，使当时已被包围的东京城得以和平移交，史称“江户无血开城”。铃木的意思大概是说斯大林会像西乡一样，帮助日本脱离这场劫难，但斯大林既非日本人，跟西乡相比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只能说老头子一着急，连逻辑都混乱了。

方案就这样初步定了下来。铃木让外务省去探一探苏联人的口风，他叮嘱东乡，一定要跟苏联讲清楚，若不是日本保持中立，苏联要想战胜德国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再者，苏联若是能在这时候拉上日本一把，帮助日本在战败的情况下保持其国际地位，对苏联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在将来，美国可能变成苏联的敌人”。

铃木的预计是不差，可如果光靠这一套来忽悠人家，连他自己都知道不靠谱。毕竟日苏不是第一天打交道，苏联的脾性和胃口，可不是那些中介小国能比的。

铃木让东乡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警告说，苏联提出的价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日本必须准备把中国的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北半部拿出来，作为交换条件。

一听要割这么多的肉，东乡预料“六巨头”里的几个军方首脑一定会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一致同意，并指示东乡立即展开交涉。

东乡暗中派人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进行了接触，马立克对这桩交易很感兴趣，说让他考虑几天后再答复。

其实，早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已答应英美，会在德国投降后的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所得到的好处是将库页岛南半部以及千岛群岛据为己有。马立克说考虑考虑，不过是为宣战制造烟幕弹罢了。

让东乡措手不及的是，与马立克接触的第二天，军方就改变了态度。6月6日，“六巨头”再次开会，军队首脑提出一份文件，正式确认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敢情是这帮人回过味来了，几块准备割给苏联人的地方，挑哪一块都让他们心疼到发抖。反正好也是个过，歹也是个过，不如破罐子破摔，继续打下去吧。

东乡痛苦地站起来表示抗议：“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进行战争，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那又该怎么办？”

国民？国民算个屁啊！丰田听了一跃而起：“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阿南更是勃然大怒：“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我们就应切腹，真诚谢罪！”

军人里面，米内算是唯一的温和派，但这时也只能保持沉默。在打到底的决议通过后，东乡失望地走到他面前：“今天我原指望得到你的支持，可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6月8日，“六巨头”将决议呈交天皇裁决。天皇板着脸，默默地听完了决议内容。在走出会议室后，他脸上不安的表情，连内大臣木户看到后都大吃一惊。

李梅发动的火攻战把皇宫都给烧了，天皇对于这份打到底的决议还能有多少信心呢？

如果说昭和时代的日本，有一个谁也不能反对的人，那就是天皇，即便是在打到底的决议已经被批准的前提下。6月22日，在木户的鼓动下，天皇将“六巨头”召集起来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提出要采取“和平行动”，他当众问铃木：“什么时候把使者派到苏联去？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天皇说要派使者访苏，是因为东乡一直没有从马立克那里得到任何答复，就连用新约代替即将到期的中立条约的建议都被拒绝了。在此情况下，他决定以近卫为特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前往苏联。

苏联回复说，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即将随斯大林去德国参加盟国会议，忙得很，没空接待！

★触目惊心的影像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的是波茨坦会议。会议期间，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除要求日本军队立刻无条件投降外，还明确规定，日本领土必须恢复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台湾岛、澎湖列岛均归还中国，投降后的日本其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

此时距雅尔塔会议已过去了将近半年，在这期间，对日战争都是由美英中三国在操持着，没苏联什么事儿，而且到波茨坦会议的时候，天下大局已定，不需要苏军再掺和进来了，美国自然就对苏联表现出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公告也是最后一个才拿给苏联人看。斯大林既惊讶又恼火，在他的授意下，莫洛托夫打电话给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推迟几天发表。



波茨坦会议。会上发布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该公告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未实际与会，只是签名以示发表）联合发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虽然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当时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故没有代表苏联签字，在苏联对日宣战后，公告才添补了斯大林的名字

贝尔纳斯回答说，太晚了，公告已经发表，而且苏联人也没什么资格对此说三道四：“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

7月27日晨，日本监听人员收听到了《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和军队内部立刻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东乡为代表，他们承认现实，认为穷遮不得，富瞒不得，既到了这种地步，不如索性坐下来与盟国直接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或许还能得到一些让步。

另一派以军方为代表，说我们日本又不是磨坊里的驴，随便任人驱使，难道盟国让投降就投降，做梦！

军方一硬起来，骑墙的铃木赶快同意发表声明：“日本国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荒谬的，不予考虑。”

见中英美已表明态度，日本便把希望放在了苏联一边。不是说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去开会了吗？那我们可以等你们回来啊，木户一个劲儿地催促驻苏大使佐藤：“一日之差可能导致千年悔恨，请你即与莫洛托夫进行一次会谈。”

就在日本人一厢情愿地扒拉着算盘的时候，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

做好了运载的准备。

在决定使用原子弹之前，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之间同样有过激烈争论。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认为，常规轰炸就能结束战争。

支持他这一论点的事实是，自6月以后，李梅就将空袭范围扩大至中小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李梅还实施了心理战，通过空投传单，事先告知日本平民将要轰炸的地点和时间，这更加剧了普通日本人的恐慌心理。截至8月初，共有850万城市居民逃往乡村，日本炼油能力下降80%，经济几近崩溃。

李梅甚至还说，如果在B-29炸毁日本所有城市之后，日本仍不愿投降，他还有别的进攻计划，比如将稻田洒上石油、落叶剂或生物制剂，让粮食绝产……

听起来都够狠够绝，可当时支持他们观点的人却并不多。硫黄岛和冲绳战役真把美国人给刺激得够呛，冲绳战役的战报一公布，就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美国公众想来想去想不通，为什么在军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会有7000多子弟兵命丧黄泉，你们在战报上不是说投在那座海岛上的炮弹和炸弹不计其数吗，怎么还会残存那么多日本人？

一名美国记者愤然写道：“为什么要掩盖冲绳岛上军事惨败的真相？冲绳之战完全是军事上无能的典型，比起珍珠港事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在冲绳战役中是不是打了败仗？当然不是。尼米兹亲自动笔答复，说明曾亲自登上冲绳岛，与巴克纳一起商谈战略战术，但美军面对的困难实在太多，就算当时巴克纳听从海军陆战队的话，从新的登陆点实施两栖登陆，这种巨大的伤亡仍是不可避免的。

最具说服力的不是尼米兹的现身说法，而是冲绳战役最后阶段实地拍摄的照片和电影，在看完这些触目惊心的影像后，美国公众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如此顽强，原来战争如此难打。

美国已经制订了一个全面进攻日本的战略，称为“倒台计划”。第一步是“奥林匹克行动”，预计于1945年11月1日实施，届时组织76.7万大军对日本南部九州岛进行攻击。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3月1日展开“宝冠行动”，进攻本州领土。

麦克阿瑟负责这两次行动的地面指挥。他让陆军部长史汀生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两次行动“将使美军伤亡100万”。史汀生随后得出结论：“打败日本会给日本造成500万~1000万的人员伤亡，美军则会有170万~400万的人员伤亡，这其中要包括惨死的40万~80万人员。”

应该指出的是，史汀生的估计绝不是危言耸听。按照打到底的决议，日本其时已完成“决号行动”计划，这是一个自杀性的保卫本土作战计划：日本将集结1万多架飞机（多数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和235万人守卫他们的海滩，在这235万人背后，还有近400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25万特种卫戍部队以及2800万使用旧式步枪、竹枪和弓箭的民兵。

可以想见，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是一个无限扩大的硫黄岛或冲绳岛！

★先礼后兵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都对此深信不疑，最后由杜鲁门拍板定案。

从波茨坦会议开始，美苏不和就初露端倪。杜鲁门一方面希望苏联能够尽早加入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予斯大林更多好处，因此双方的关系处理非常微妙。原子弹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筹码，在看完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报告后，杜鲁门表现得精神振奋。当他再次返回会议室与斯大林交谈时，态度已经变了，“他（指杜鲁门）对俄国人指指点点，把整个会议都给垄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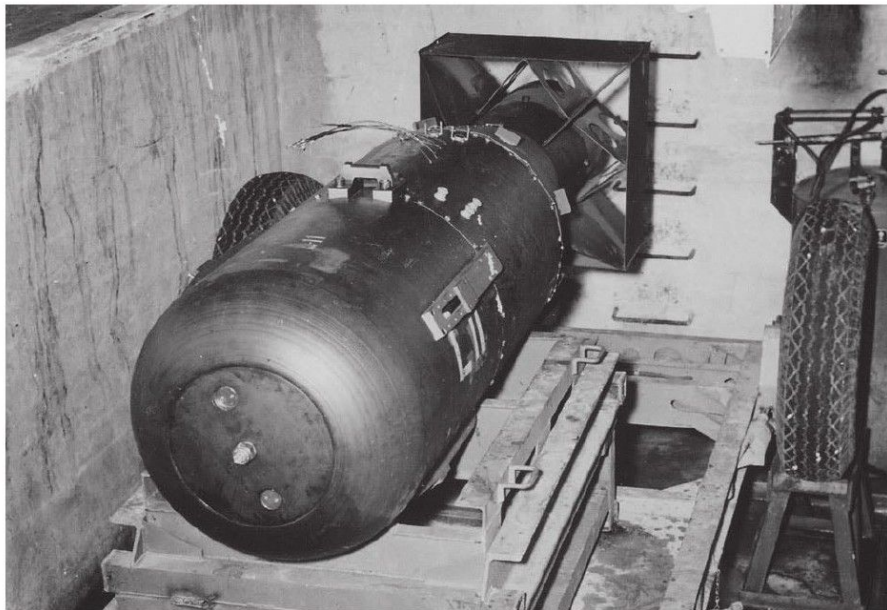
8月2日，波茨坦会议结束。杜鲁门找到斯大林，装作很无意地提了一句，说美国现在拥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式武器”。斯大林也同样很随便地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丘吉尔在知晓内幕，与杜鲁门一样兴奋。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苏联排除于亚洲事务之外：“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

看到杜鲁门与斯大林交谈完毕，他侧身向杜鲁门走去，然后诡秘地问道：“事情进行得怎样？”

杜鲁门耸耸肩：“他（指斯大林）连一个问题也没有提。”

一个问题都没有提，那才叫斯大林。尽管杜鲁门的话里没有半个字涉及“核”或是“原子”，可大家都是擅长于从心眼里细针密线进行盘算的行家里手，斯大林又岂能不知道杜鲁门话里的玄机。果不其然，两小时不到，美军联合参谋部即收到苏联红军的报告：“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



“小男孩”，美国研制成功的首枚原子弹，以浓缩铀为原料

美国在发出《波茨坦公告》时，就预设了前提：先礼后兵，如果日本不接受最后通牒，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使用原子弹。

铃木内阁发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波茨坦公告》的拒绝。8月3日，新上任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上将发出命令，要求一旦天气条件允许，就向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已提前两天在提尼安岛的一个炸弹仓库内装配完毕，它除了比普通炸弹更长更粗一些，外形上并没有太大区别。8月5日上午，天气预报表明午夜后的天气适宜起飞，黄昏前，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被装进了一架B-29轰炸机的弹舱。

强调天气条件，是为了防止B-29在起飞时坠毁。一般B-29失事还不打紧，若是装原子弹的掉下去，就会毁掉整个提尼安岛以及岛上的几百架飞机。

尽管老天很帮忙，但由于额外负重，当B-29轰鸣着奔出跑道时，看上去起飞还是挺困难，让看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恨不能上前出把力把飞机推上天空。

B-29的主驾驶员是当时美军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蒂贝茨上校。在他从容不迫的操纵和指挥下，这架巨型银色轰炸机终于摆脱束缚，腾空飞上了夜空。

观看起飞的一名将军心有余悸地对身边的军官说：“我从未见过一架

飞机起飞时要用这么长的跑道，我还以为蒂贝茨永远也无法把它拉上空中呢。”

蒂贝茨机组的目标是本州东南沿海的广岛，一座几乎还没有被战火损伤的城市。8月6日上午，8点14分，蒂贝茨下令：“戴上眼镜。”听到命令后，机组人员迅速戴上了一副电焊工用的深色护目镜，以便在原子弹爆炸产生强烈闪光时保护自己的眼睛。

扔原子弹前的最后15秒实施自动计时。8点15分16秒，随着炸弹舱门打开，“小男孩”落了下去。

广岛的天空闪现出一道刺眼的淡红色亮光，这座城市所有的时钟都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一刻。

★不是恐吓，是真的

几秒钟之内，广岛的中心便被夷平了，但凡爆炸气浪波及的区域，片瓦不存。当幸存者恢复知觉时，他们发现周围没有人，也没有建筑物，只有一望无际的瓦砾。

大约20天后，这些幸存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了，死于原子弹爆炸释放出的射线。

投放原子弹时，杜鲁门正坐着巡洋舰从波茨坦赶回国内。一名陆军上尉找到正在后舱食堂和水手们共进午餐的总统，呈上了史汀生关于已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电报。杜鲁门看完之后，抬起头：“上尉，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说完这句话，他开始沉默不语。几分钟后，又一封电报传来，这一份是报告轰炸的结果：“干脆利落，在各方面都成功。”

杜鲁门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拿起一只叉子，向玻璃杯上猛地一击，食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杜鲁门意气风发地看着水手们，说：“是回家的时候了！”在获悉具体情况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接着，杜鲁门走进军官舱，他让感到吃惊的军官们都坐下来：“诸位，我们刚刚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威力超过2万吨TNT的炸弹。这是一次压倒一切的胜利。我们赌赢了！”

8月6日上午，白宫发表了杜鲁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声明中说，如果日本仍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条件，他们就可以“期待一阵毁灭之雨从天而降，而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

在得到有关广岛被炸的零星消息时，内大臣木户就立刻向天皇进行了报告。天皇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名状的痛苦：“不管朕本人会有什么遭遇，我们都必须尽早结束战争。这个悲剧绝不能重演。”

政府方面，东乡外相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因为原子弹“已急剧改变整个军事形势，为军方提供了大量结束战争的理由”，可是军方却认为“不足惧”，至于施放原子弹，那不过是杜鲁门单方面的说法，怎么知道不是美国人在借机恐吓我们呢？



被完全夷为平地的广岛，一名日本军人落寞地独自行走着。“小男孩”释放了巨大能量，加上核辐射，此前人类从未拥有过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的武器

日本这时候也在研究原子弹，于是政府便派核科学家前去实地调查。科学家到达广岛后视察了全城，当即得出结论：只有原子弹才能造成这样的惨象。

不是恐吓，是真的！

获悉美国人真的拥有并投放了原子弹，病急乱投医的日本政府又一次把希冀的目光停留在了苏联身上。东乡致电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努力，并即复告。”

莫洛托夫已经从柏林回到了莫斯科，他答应在8月8日晚上会见佐藤，但几分钟后又不加解释地把会见时间提前至下午5点。

日本驻苏大使馆的年轻外交官们都私下预测，假如当天会谈时间足够长的话，时局还有希望，若短时间结束，就一定会坏事。

下午5点前几分钟，佐藤揣着同样惶惶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克里姆林宫，在被领进莫洛托夫的书房后，还未等他用俄语向对方致意，莫洛托夫就挥手打断了他：“我这里有一份以苏联的名义给日本政府的通知，我想向阁下转达。”

这是一份宣战书，意思是苏联已经加入了《波茨坦公告》，并将从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起加入对日作战。

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应于1946年4月13日才失效，而且根据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不希望延长，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因此，日本人一直指望着能跟苏联续订新约，然而现在这个幻想被现实击了个粉碎。

苏联不仅不会帮日本说话，还要在日本掉进的那口井里再扔块石头，这是斯大林早就蓄谋好的，但出兵时间从“8月下半月”提前到了8月9日，则与轰炸广岛密切相关。

几个月来，160万苏军早已集结于东北边境，他们面对的关东军只是一个空壳子——其精锐或断送于太平洋，或消耗于中国等其他战场，剩下的部队不但数量仅及苏军的一半，战力也不到战前的30%。苏军要予以击溃，实在是太容易了。

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晚上，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落于长崎。

B-29机组人员从空中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令人难以置信地在人们眼前降临人世”。接下来火球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蘑菇，几秒钟后，蘑菇与茎干脱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较小的蘑菇，就好像“一个被砍掉脑袋的怪物又长出一个新的脑袋”。

在它的下方，一座城市的中心被荡为平地，3.5万活生生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

★忍不住也得忍

一边是原子弹晴天霹雳似的爆炸，一边是苏军发起的排山倒海般的进攻，首相铃木告诉东乡：“让我们结束战争吧。”

征得天皇同意后，铃木召开了“六巨头”紧急会议，提出事到如今，唯一办法就是接受《波茨坦公告》。

只一个苏军宣战，就已让军方丧胆，但阿南、梅津等人煮熟的鸭子嘴还硬，他们提出条件，说除非盟国允许日本自己解散军队，自己审判

战犯以及限制占领军数量，否则陆军不同意投降——海军早已名存实亡，投不投降都是一码事，要不然丰田也得跟着上来扯半天。

讨论没有结果，铃木决定打破先例，由天皇决定，日本是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是要求取得陆军提出的条件。

防空洞里召开的御前会议气氛令人窒息。似乎是为了保持某种神圣感，天皇平时说话的语调跟机器人一样，但这一次他颇动了感情：“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

他停顿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天花板，以便使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他告诉自己的臣僚，虽然《波茨坦公告》提出的解散日本军队、惩办战犯等条款都是他不忍看到的，可是时间已到，“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

天皇说完，与会的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目送天皇缓步走出会议室。

天皇的想法就等同于命令，再没有什么好争的了。8月10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帝国会议，决定在保留天皇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钟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日本既已被撬动，美国也宣布了自己的底线：“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的权威和日本政府将服从同盟国最高司令。”也就是天皇要不要留，怎么留，不是你们说了算，得看盟国我们的态度。

在日本表示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这一天，李梅奉命没有派他的B-29扔炸弹，而只是在东京上空撒了传单。同时为了向日本施加压力，杜鲁门让斯帕茨再准备好两颗原子弹，一旦日本态度犹疑便投下去，投弹日期初步定在8月13日和8月16日，其中一颗将投在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的东京。

美国的答复在日本高层再次引起激烈争执。阿南闯进木户的房间，气冲冲地说：“盟国的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

铃木主持的“六巨头”会议又搞不下去了，他只得第二次请天皇出面干预。这次涉及了天皇今后的命运和安危，在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已经是满脸泪水，他声音哽咽地说：“眼看着国家被占领，自己还可能被指控为战犯，是多么不好受，但我不能再让臣民受苦，我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国民。”

见天皇说得如此凄惨可怜，当场有两个大臣控制不住自己，倒在了地板上。

高级将领们再也无话可说了，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自己难逃战犯宿命，但还是自发地在宣誓书上签字，表示服从天皇意旨。阿南在签完字后，就在陆相官邸切腹自杀，鲜血浸透了他生前所写的两卷条幅。

在昭和时代，日本政局一旦动荡，都会有许多不安分的少壮派军官冒出来闹事，这次仍不例外。叛乱者们杀死了近卫师团长森中将，然后伪装森的命令，企图清除铃木、木户、东乡等一干“奸臣”，同时找出和销毁天皇事先录好的广播录音胶片。



日俘在收听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由于录音质量较差，再加上诏书使用了汉文训读体（阅读难度犹如中国古代的文言文），使得大部分日本民众很难直接理解诏书的含义，但他们知道天皇已经宣布日本投降了

结果是哪一样也没能得逞。天一亮，政变便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人从广播里听到了天皇发布的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份诏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投降”二字，但听众们痛苦和怀疑的眼泪都表明，这只不过是东方人为了保住面子的

一种传统做法而已。如果说得更确切一点，天皇是给他的臣民们提供了一个洋漆马桶，外面看上去似乎还有些光彩，里面究竟什么样，每个人都很清楚。

羞辱也罢，痛苦也好，都比硬撑着要强上许多。起码寻常百姓是得救了，他们将从此远离战火、饥饿和死亡。

★礼物

在李梅实施火攻的那段时间，哈尔西正指挥第三舰队在日本海岸附近随意出没，他的舰载机将炸弹、火箭和鱼雷下雨一样投在联合舰队的军港里，用哈尔西的话来说，那些军港都成了日本残余战舰送死的地方。

在持续四天的空袭下，包括丰田的旗舰“大淀”号在内，联合舰队几乎所有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被击沉，战列舰中只有“长门”号还一摇三晃地浮在水面上，五艘藏着准备用来进行本土决战的航母被炸得连动都不能动了。

哈尔西满意地向尼米兹报告，日本海军已经“不复存在”。把人家舰队都打沉了，你让联合舰队司令丰田住哪里呢？“蛮牛”很贴心地为对方准备了小棉袄——“他还可以到他‘大淀’号上的小舱里去，但是要穿潜水服！”

如果是在海上，哈尔西真正到了独孤求败的时候。他在战局广播中大声嚷嚷说，他现在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的舰只没有轮子，否则我们从海岸撵日本人时，就能一直把他们驱向内陆。”

8月15日，哈尔西接到信号：“空袭暂停。”他大声欢呼起来，随后依令召回了刚从航母出发的舰载机。

当部下们高兴得跳起来的时候，同样得知喜讯的尼米兹只是报以一丝愉快的微笑。他提醒他的士兵，仍旧要保持应有的警惕，查明并击落一切偷袭者，但尽可能不要采取报复手段，也不要“再以侮辱的词句辱骂日本民族和日本人”，因为这“不符合美国海军军官的身份”。

尼米兹的活已将近结束，而交给麦克阿瑟的使命却刚刚开始。当天下午，杜鲁门发来通知，指派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

得知自己被新总统委以重任，麦克阿瑟快活得跟只小鸟似的，他一改向来喜欢跟总统唱反调的劲头，立即致电杜鲁门：“我对你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

按照麦克阿瑟的要求，他与美军将在日本的厚木机场降落。8月28日晨，美军飞机向厚木机场空投了一根大管子。负责接待的有末精三中

将被吓了一跳，以为又是什么新型炸弹。虽然管子并没有爆炸，众人仍不放心，小心翼翼地把管子末端的螺帽卸了下来。

在拆除“爆炸机关”后，有末才发现管子里面是一面横幅，上写：“欢迎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赠。”旁边还附有字条，要求把横幅挂在飞机库的一侧，以便让麦克阿瑟和他的军官们下飞机时能看见。有末害怕节外生枝，赶紧下令把美军陆战队的这份“礼物”给藏了起来。

不久，一架美军飞机着陆于厚木机场，麦克阿瑟的参谋坦奇上校走出机舱，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征服者——当然比陆战队的那面横幅还是晚了一些。

坦奇看到，在停机坪的一端，一群日本人正呐喊着朝他拥来，这使他顿时紧张起来。

战争已经把人的神经弄得高度敏感。在坦奇的认识中，日本是一个疯狂而野蛮的民族，而厚木机场又曾是“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训练基地之一，更是疯狂中的疯狂。如今虽说宣布投降了，那也不一定管用，这群疯子不是要冲上来乱刀砍了我吧？

担心很快被证明纯属多余。拥上来的都是欢迎和接待人员，为首的就是有末。在把坦奇一行迎进帐篷后，有末请坦奇喝橘子水，为了表示没有下毒，他自己还先喝了一杯。

有末是中将，坦奇只是上校，但是中将对待上校毕恭毕敬，跟个爷一样地侍候，其态度的变化既大大出乎坦奇的意料，又让他着实有些领受不起。

这算是日本民族特性的另一面，当然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也确实具有作用和效果。

日本人服了，亲眼所见，如假包换。

坦奇之后，美军四引擎运输机以每两分钟降落一架的频率，使第11空降师着陆于厚木机场。48小时不到，机场便被美军完全占领。

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越过富士山，前往厚木机场。

在飞行过程中，麦克阿瑟与秘书讨论了他的管制方法：“很简单，我们将运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现占领。”

麦克阿瑟还兴致勃勃地表示，他要给日本妇女以选举权。秘书有些迟疑地说：“日本男人会不高兴的。”

麦克阿瑟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不管，我要使日本军方名

誉扫地。妇女不要战争！”

有如此底气，是因为麦克阿瑟自认为熟悉日本人的性格，知道这个有“武士道”精神的东方民族有许多不同侧面。他要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创造奇迹的人。

着陆厚木机场便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从具体指挥登陆的艾克尔伯格，到麦克阿瑟的亲信幕僚，都把这次着陆视为一次危险的赌博，但并没有能够改变麦克阿瑟的决定。

★没有人能永远活着

“巴丹”号以比树梢高不了多少的高度盘旋于机场上空，可以看到地面无数的防空炮位，飞机上的人都悬起了心。

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而这种氛围和场合，却正是老麦乐于享受的。下午2点19分，“巴丹”号平稳地降落于机场，麦克阿瑟叼着玉米芯大烟斗第一个走出机舱。

他在舷梯上端停了一下，举目四望，然后自言自语道：“这就是结局。”

已经先行抵达机场的艾克尔伯格等人上前迎接。麦克阿瑟一边跟他们握手，一边用平静的语气低声说：“噢，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像是到了终点。”

日本政府凑了一大串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车辆——当然在美国人眼中，它们全都是破到不能再破的烂车。麦克阿瑟登上其中一辆出厂年份不明的林肯汽车，率领众人前往横滨。

由厚木机场前往横滨共有24千米车行道，道路两侧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日本兵，他们全部背朝麦克阿瑟，以示尊敬。两个师团，三万名日军，依照保卫天皇的规格来为麦克阿瑟担任警卫。

进入宾馆后，旅馆经理和服务员几乎是以匍匐的姿态迎候着麦克阿瑟一行。如此大的排场和殷勤的接待，却让麦克阿瑟的秘书更加心生疑窦，他想对麦克阿瑟的食盘和食物进行逐一检查，但麦克阿瑟大笑着予以拒绝：“如果日本人下毒）那就谁也别想活了，可是没有人能永远活着啊。”

麦克阿瑟一登上日本的土地，美军战俘就被从战俘营里陆陆续续放了出来，首批获释的战俘中包括温赖特和帕西瓦尔。麦克阿瑟下令让他们参加受降仪式。

第二天，麦克阿瑟刚坐下吃晚餐，副官传话说温赖特已到了大厅，

他立刻下楼前去迎接。

门开了，温赖特就站在那里。几年不见，这位部将像变了个人似的，他的皮肤像旧鞋鞋面一样，充满褶皱的军服挂在瘦得没有肉的身上，使他显得更加憔悴和苍老。



麦克阿瑟抵达厚木机场，立于他右边的是高级将领艾克尔伯格。经历了那么多苦战，这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看到麦克阿瑟，温赖特笑了一笑，可当麦克阿瑟拥抱他时，他却说不出话来。

麦克阿瑟百感交集地把双手搭在温赖特肩上：“得了，瘦皮猴！”

正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温赖特哽咽着只说出了“将军”两个字，就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等到麦克阿瑟让摄影师为两个人合影，温赖特才得以控制住情绪，并向老上司吐露了心声。原来他认为当初放弃菲律宾投降是不光彩的，自己常常感到这是一种“耻辱”，现在虽然被释放回来，也早已是前途尽毁，没有任何希望了。

麦克阿瑟听后大为震惊，他向温赖特保证，可以满足他提的任何要求。

温赖特用沙哑的声音说：“将军，我现在只想指挥一个军团。这是我一开始就要求的。”

麦克阿瑟非常爽快：“吉姆，你什么时候要你原来的那个军团，它什么时候就是你的，仍归你指挥。”

这回轮到温赖特吃惊了。他没想到自己以降将身份重回祖国怀抱时，还能被当成民族英雄看待。

温赖特的待遇也适用于其他所有盟军战俘。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B-29被重新派上天，不过它们这次的任务不是去轰炸，而是向在泰国和中国华北的日本战俘营空投食品、药品救助盟军战俘。

在第一批美国陆军飞至厚木机场的同一天，第三舰队也驶入了东京湾，足以遮天蔽日的战舰群显示出太平洋舰队的惊人实力，也在提醒日本人，美国海军是促成日本惨败的重要力量。

当天下午，尼米兹乘海上飞机登上战列舰“南达科他”号。

尼米兹比麦克阿瑟到得早，这让他感到满意，但当他听说正式受降仪式将由麦克阿瑟安排和主持，并签署和平文件时，这位一贯低调的人终于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愤怒。

★最光明的日期

当初，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同被授予五星上将。水兵们自发地为尼米兹制作了一副新领章，上面五颗星排成了一圈，尼米兹装作眼花，开玩笑地说：“好大一会儿，我才看见了星星。”

麦克阿瑟本来一脸得意之色，但当他看到前来会商的尼米兹已先于自己戴上五星领章时，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命令副官第二天早上就拿一副新领章过来。黑灯瞎火的，副官们根本无从着手，最后只好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一块面值一角的菲律宾银币锉成了五颗星。

有些事确实没法低调。如果说戴五星领章多多少少局限于个人脸面，可在乎可不在乎的话，受降仪式不同，那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且不光关系到尼米兹一个人的荣誉，更关系到整个海军的荣誉。

在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及其他的陆战队可谓身负重任，出生入死，一肩挑起了大多数重要战役，可是到了胜利时刻，却让一位陆军将领去担当主角，唱大戏，出风头，这算什么，难道日本主要是由美国陆军打败的？

对尼米兹不公平，他或许可以忍受，但对海军将士的极大不公，不可以容忍！

尼米兹那么好脾气的人也难得地咆哮起来，他决定不出席仪式，你们爱怎么折腾热闹，你们自己去弄。同时，他还将有关情况报告给金格，直接向上司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金格一听杜鲁门这么偏心眼儿，马上找到总统，说如果你一定要让陆军将领主持仪式，可以，但仪式应在一艘海军舰艇上而不是在陆地上举行。

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也闻风而动，说动国务卿贝尔纳斯：如果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尼米兹将代表美国签字。

在海军高层的极力运作下，这两个条件最后都得到了满足，这就叫高不了你，也低不了我。尼米兹觉得差不多公平了，态度才缓和下来，答应仍然会出席仪式。

9月2日上午，天空阴沉，乌云低垂，但是海上风平浪静。在举行受降仪式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尼米兹、哈尔西一起走过甲板，来到一张铺满文件的桌子旁边。然后，温赖特和帕西瓦尔应邀走到麦克阿瑟旁边，在桌子后面站着。

日方代表人选大费周章。天皇不可能来，铃木内阁已经辞职，继任首相东久迩宫是硬推上来的，而且他是天皇的叔父，看在天皇的面子上，也不能丢这个脸。剩下的一班文臣武将，个个都害怕承担投降的责任，当时的气氛，文官参加，便是表示这个人“完结”了，若是军人，无异于自杀。

最后选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前外相重光葵，一个是参谋总长梅津。重光葵一条腿在侵华战争中折了，是一个拄着手杖的瘸子，他的脸面和前途都没那么值钱，而且外交生涯也早就让他打造了一副烧不热、煮不烂的粗皮厚脸。梅津则有所不同，最初被推荐担任副代表时，他气得脸色发白：谁跟我这么过不去，变着法儿损我？你们要是敢这么干，信不信我剖腹！

让梅津心甘情愿地当强扭的瓜，还是靠天皇做了思想工作，否则梅津真可能去追赶阿南了。

重光葵代表天皇及内阁，梅津代表军方统帅部，当他们出场时，无数目光如疾风暴雨一般投射过来。一名日本代表团成员感觉那些目光像锋芒一样刺入了自己的身躯，甚至引起了肉体的剧痛。他从来没有想到，人们圆瞪的眼睛能具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

在众目睽睽之下煎熬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开始聆听麦克阿瑟在麦克风面前发表演说：“我们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此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

出乎日本代表的意料，麦克阿瑟的话里没有任何怨恨或复仇之意，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的姿态，让你不服气都不行。

麦克阿瑟只用几分钟就结束了他的演说。随后他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椅子，示意重光葵坐上去。

重光葵一拐一拐地走了过去，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老是摸摸这里，弄弄那里，迟迟没有在文件上签字。

哈尔西认为重光葵是在有意拖延时间，恨不能上去扇对方一耳光。他粗声粗气地催促道：“快签！他妈的，快签！”

倒是麦克阿瑟看出重光葵可能是真的有些弄糊涂了，于是转身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萨特兰，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

重光葵签完梅津签，签字的表情都跟死人相仿。接下来麦克阿瑟用另外的笔，以盟国最高司令的身份在文件上签了字。以下，尼米兹代表美国，徐永昌代表中国，一个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签字。

签字完毕，天空突然转晴，阳光透过云层照耀着大地。天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400架B-29轰炸机和1500架运输机列队掠过战舰上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胜利者致敬。



在萨特兰中将的监督下，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签署了《降伏文书》，一旁协助重光葵的是同为日本代表的加濑俊一。后者负责撰

在“密苏里”号上发生的一切，为太平洋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人类历史继续存在，这一天都是最光明的日子之一。

天皇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仪式，但他对仪式的进行非常关注。日本代表团一回到东京，立即向天皇递交了参加仪式的情况报告。在报告的末尾，报告撰写者自问自答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日本取得了胜利，是否会像这样宽宏大量地对待被征服者？

很明显，不会。

天皇看完报告，当着重光葵的面叹了口气，表示同意报告的说法。

是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失败，不光是输在物质力量上，更是输在精神和智力领域，那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感知范围和计算能力。

版权信息

闪击英雄

作 者：（德）古德里安

翻 译：戴耀先

出 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郭长岭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博集天卷
CS-BOOKY

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译者前言

第一章 我的家庭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第三章 希特勒独揽大权

 吞并奥地利

 吞并苏台德区

 形势再趋紧张

第四章 灾祸开始

 走向战争

 波兰战局

 两次战局之间

第五章 西线战局

 作战准备

 向海峡方向突破

 占领海峡港口

 希特勒下达后果严重的停止命令

 向瑞士边境突击

 停战

第六章 1941年的俄国战局

 战前形势

 战争准备

 初战

 强渡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

 莫斯科还是基辅？

 基辅会战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会战

 突击图拉和莫斯科

 我首次被免职

第七章 辞职

第八章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装甲兵的发展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任命和初步措施

 格德勒博士的来访

 “堡垒”行动

 1943年下半年的争论

 决定性的一年

第十章 1944年7月20日事件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总参谋长

东线的作战

阿登攻势

东线的防御准备

俄军的突击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

希特勒

党

中央党部领导和省党部头目

希特勒的亲信

政府

第十四章 德国总参谋部

现在的问题是，有所为还是不作为？

附录

1.我的经历

2.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1944）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七十周年。这场史无前例，几乎将全世界卷入进来的战争，已经有太多的文字和影视资料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深刻的反思。这些记录和反思大多数来自于作为战胜一方的国家。他们为了取得正义的胜利，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因此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学者、文化工作者，都有责任去重现和凭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然而还有另外一方，他们同样是亲历者，也是这场大战的主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法西斯的帮凶，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他们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发动、进程，以至自己的失败？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更全面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这套丛书包括了德国二战时期最著名的三位将领，隆美尔、古德里安、曼施泰因的作战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沙漠之狐”隆美尔，国内读者应该比较熟悉。这位二战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元帅，统率德军在北非战场屡出奇兵，彻底改变了非洲战局。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是他却以其军事成就和个人魅力赢得了敌我双方的尊敬。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德国装甲兵和“闪击战”理论的创建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他组织与推动下，德国建立了一支技术先进的装甲部队。以“曼施泰因计划”而著称于军事史的冯·曼施泰因元帅，是德国当年军事界所公认的战略家。

本书系不仅亲述者均是德军二战时期鼎足而三的著名将领，而且译者也是一时之选。《隆美尔战时文件》的译者钮先钟先生是著名军事史学家、中西方战略研究学者。《闪击英雄》和《失去的胜利》的译者戴耀先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从业三十余年，一直从事德国军事研究。

当然，三位传主都是二战纳粹德军将领，他们所从事的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侵略性的，是非正义的，给全世界包括德意志民族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在叙述战事的过程中，难免带有主观的色彩，往往有自我辩解、自我开脱的成分，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言论无疑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我们出版这套书系，主要是从他们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提供了敌方角度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今天研究二战历史出发的，同时，他们作为现代机械化战争规律的探索者，其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军事变革的情态，对我们今天探索未来战争的演变形态，保卫和平，遏制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系时，对于这些纳粹将领在行文中表达出的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队的主要将领之一，被誉为“德国装甲兵的创始人”，“创造历史的人”，他的建军、作战思想是“闪击战”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在“闪击战”思想指导下，驰突沙场，横扫欧洲，世界为之瞠目，一时无以应对。可以说，如果没有古德里安，二战史的某些章节或许会是另一个写法。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军人兼地主家庭，不满13岁便被送入候补军官学校。他在此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作风、纪律的养成教育，学习了基本的文化课程，为其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7年11月，他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候补军官学校。学校给他的评语是：“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十分优秀”，“才华出众，积极进取，忠于职守”，“性格坚强，和蔼可亲，热爱本职”。他被德国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录取，成为最年轻的学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历任电台台长、参谋和营长等职，参加过凡尔登和索姆河等战役。自1922年4月，他开始接触并研究坦克作战理论与实践。自1931年至1934年，历任国防部运输兵监察司参谋长、机动作战部队参谋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参与研制新型坦克和创建德军、也是世界上首批装甲师。1938年3月和10月，奉命率部参加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行动。11月，晋升装甲兵上将，任快速部队长官，主管陆军的摩托化和装甲兵、反坦克兵、装甲侦察兵、摩托化步兵和骑兵的技战术训练。1939年9月率第19军参加侵波战争，首次实践“闪击战”理论。1940年5月，率部参加入侵西欧作战，经卢森堡、比利时，横扫法国北部，创日推进速度90余公里的记录。6月1日，古德里安就任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司令。7月19日晋升大将。1941年6月，率部参加侵苏战争，在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基辅合围战役中接连获胜。10月升任第2装甲集团军总司令，后在莫斯科会战中受挫，遂被希特勒解职。1943年3月，出任装甲兵总监。1944年7月，代理陆军总参谋长。1945年3月德军败降前夕，因在作战问题上与希特勒发生矛盾，被再次免职，5月被美军俘虏，1948年6月获释。1954年5月病逝，终年65岁。

古德里安不仅戎马一生，勇猛善战，而且勤于笔耕，著述颇丰。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接连发表许多有价值的军事学术论文。战争期间因军务繁忙暂时搁笔，战后又重新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装甲部队以及与其他兵种的协同》（1937）、《注意！坦克！》（1937）、《西欧守得住吗？》（1950）、《一个士兵的回忆》（1950）、《决不会这样！》（1951）、《坦克—前进！》（遗作，由奥斯卡·蒙策尔少将编辑出版，1956）等著作；发表了《机动部队》、《装甲车辆及其防御》、《汽车行军中的侦察与防护》、《行进间和敌火下的坦克进

攻》、《装甲战》、《装甲兵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等20余篇军事学术文章。

《闪击英雄》（原书名为《一个士兵的回忆》）是古德里安的代表作。作者在这本战争回忆录中，以其亲身经历详细描述了德国装甲兵的组建、发展、作战史及其经验教训，介绍了他率领德国装甲部队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行动，以及对法、苏作战经过，并对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和德军领导机关进行了评论。该书问世后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在奥地利、英国、美国、巴西、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芬兰、南斯拉夫、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以各种文字出版。

在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古德里安来说，忠实执行希特勒的政策是其应尽的义务，他因此也就成了希特勒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得力干将，尽管在作战的方式方法上与希特勒存有诸多分歧，但作为希特勒的帮凶难辞其咎。因此，我们所说的“闪击英雄”绝非这个意义上的英雄。我们认为，古德里安值得称道和值得借鉴之处在于，他的有关“闪击战”的建军、作战思想对丰富世界军事思想宝库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的思维方式、思想境界及其作风给予后人的多方面的启示。

“闪击战”德文为Blitzkrieg，即“闪电式战争”，是二战初期西方国家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德国作战方法的一种形象表述。德国利用这种“闪电式战争”，仅用一个月时间便将波兰击倒，用1个半月先后击败荷、比、卢，继而降伏法国，四天突入俄国纵深200公里……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卐字旗几乎插遍整个欧洲大陆。

“闪击战”理论是在大量使用坦克和飞机等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条件下，赋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快速机动、速战速决等作战原则以崭新内容的一种作战思想。它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主力隐蔽集中和展开于主要突击方向上；不宣而战，集中强大的装甲兵团，在强大的航空兵支援下，突然、迅速地突破敌方防御，分割并围歼敌军集团，向敌方纵深快速推进；与此同时，空军对敌方飞机场、交通枢纽、防御工事、军队集结地域、重要政治中心进行猛烈空袭，瘫痪敌人指挥、运输及作战能力，给敌方以强大的心理震撼。“闪击战”的核心是构成兵力兵器、尤其是装甲兵和航空兵的巨大优势，以及行动的突然性和快速性。

“闪击战”理论自出现至今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作为一种理论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完善和变革。在未来战争中，全新的技术将为“闪击战”提供更加淋漓尽致表现的物质条件。

古德里安之所以能在总结前人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闪击战”思想，不仅是因为经过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正统培训的他，继承了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传统思想和作风：“多做实事，少出风头，多些实在，少些虚假”，以及每个普鲁士-德意志参谋部军官所应具备的

基本素质和品质：“品行端正，聪明机智，谦虚朴实，先公后私，自信自强”，“决断力，责任心，应变能力，健壮体魄，忍耐力，以及勤奋上进”；更是因为他承袭了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创始人老毛奇的精髓，即以一个永远年轻、具有超前思维的头脑和敏锐眼光，先于他人捕捉到世界最新技术可能会给军事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蛛丝马迹，并能根据准确的预测，结合本国实际，对过时的作战原则加以大胆革新，不畏反动保守势力的种种嘲讽和压制，目标坚定地加以贯彻。正是这种能力和品质，使古德里安脱颖而出，使他的军事思想带有明显的超前性。当欧洲大国仍将呆板的阵地战奉为基本作战模式的时候，领先于世界、疾风暴雨式的“闪击战”，顷刻间冲破传统的牢笼，给战争注入无限活力，使战争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闪击英雄》德文版自问世已过去60多年。我们今天站在21世纪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本书不仅可以为军事研究工作者提供研究二战史的第一手资料，还可以使读者管中窥豹，从古德里安身上体察德意志民族的特质和优长，从其经历中寻觅到整个德意志民族成功的密码和钥匙。读者可以从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严谨、务实、超前、创新的传统中，从古德里安那种永远站在时代前沿的思维境界和创造性的幻想力，以及将这种幻想力与科学务实、百折不挠精神紧密结合的作风中，汲取启示和激励。

其次，这本书向世人展示了一场由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由发生、发展及其结局的全部轨迹，同时也再次验证了一条历史规律和真理——以战争起家，横行于世，最终必将葬身于战争的火海。它一方面告诫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时刻警惕新的军国主义的抬头，团结一致，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另一方面也向企图称霸地区和世界的黠武好战分子发出警告：玩火必自焚。战争从未给好战者带来任何利益和光彩，留下的只有千古骂名，万年遗臭。从这个角度说，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本书更具深远的意义。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古德里安虽在军事思想上称得上卓而不群，但其世界观却与希特勒一脉相承。古德里安不仅至死也没有对这场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表示过任何愧疚和反省，反而在书中为法西斯德军的侵略罪行进行开脱和辩解。就此而论，古德里安理应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判。

本书译自《一个士兵的回忆》1979年德文版。除原书附录（21份作战指令及两份编制体制图）外，译者将全文译出，补齐了其他中译本删节的许多饶有趣味的部分。

译文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第一章 我的家庭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维斯瓦河畔的库尔姆便是我的降生地。那时候，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在波美拉尼亚第2轻步兵营服役，是一名中尉，他1858年8月3日出生在图赫尔县的大克罗尼亚。我的母亲叫克拉拉，原姓基希霍夫，1865年2月26日出生在库尔姆县的尼姆奇克。根据我粗略的调查得知，我的曾祖父母是地主，而我的其他祖辈要么是瓦尔特高或东、西普鲁士的农场主，要么是那里的法官。在直系亲属中，只有我的父亲算是第一个现役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希也降生了。

我父亲于1891年被调到阿尔萨斯的科尔马服役。于是，我从六岁便开始随父在科尔马入学读书，直到1900年12月父亲又被调往洛林的圣阿沃尔德。这是一座小城，由于没有高级中学，父母就把我们兄弟俩送到其他城市的寄宿学校。父亲生活拮据，可又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成为军官，所以就将我们送入候补军官学校。1901年4月1日，我和弟弟进入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候补军官学校。一直到1903年4月1日，我又从这里转到一所重点候补军官学校，这座学校位于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费尔德。两年后，我的弟弟也转学到这里。1907年2月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了。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还不由得从心眼儿里感谢我的那些教官，对他们有一种崇敬之情。在军校学生团所受的军事教育虽然非常严格和枯燥，却是宽容和公正的。我们的课程以高级文科中学的教程为基础，特别注重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等课程。这为我此后的生活打下了一个扎实而牢固的基础，这里的教育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同级的民办中学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洛林的比奇，在汉诺威第10轻步兵营当候补军官，直到1908年12月。我的父亲一直担任这个营的营长。这使我有机会在经过六年艰苦乏味的候补军官学校生活之后，再次享受到家的温暖。1907年4月至12月，我在梅斯军事学校接受了短期训练，1908年1月27日便被授予少尉军衔，而且任命日期是从1906年6月22日算起。从这个时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少尉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步兵营又搬回了位于汉诺威省的老驻地，即靠近哈尔茨山的戈斯拉尔。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加丽特·格纳订了婚，并于1913年10月1日结婚。从这一天起，她就成为我忠实的生活伴侣，在飘摇不定和艰难困苦军旅生涯中，与我同甘共苦。

婚后不久，我们甜蜜的生活就被1914年8月2日爆发的战争打断了。在四年的战争期间，我只能利用短暂的休假时间去看望我的夫人和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儿子海因茨·京特是1914年8月23日出生的。1918年9

月17日，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

我的父亲在1914年5月经历一次大手术之后便退役了，战争刚刚爆发他就与世长辞。从此我便失去了做人的典范和军人的样板。父亲去世16年后即1931年3月，慈爱善良的母亲也离开我们，随父而去。

1918年停战以后，我先在西里西亚担负守卫边境的任务，后调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这本书的附录中可以详细了解我的军旅生涯。直到1922年我一直在前方的参谋部或总参谋部服役。我本来自步兵，但是在科布伦茨第3电报营的工作，以及一次大战中接触了几个月的无线电方面的工作，使我学到了许多通信方面的知识，这对我以后组建一个划时代的新兵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与建立德国装甲部队有密切关系。虽然我是步兵出身，也不懂技术，可命运却偏偏要我与摩托化结缘。

1919年秋，我从波罗的海地区返回后，有一小段时间是在汉诺威国防军第10旅服役。1920年1月才被调到我从前的老步兵营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之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但实在没有想到要重操旧业。我之所以离开波罗的海地区，一是由于一些不愉快的原因，二是在这样一支只有十万人的小型军队¹中很少有发展前途。于是，1921年秋，当我那可敬的团长冯·哈姆斯贝格上校问我，是不是想回总参谋部工作时，我喜出望外，立刻便答应了。但事情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都杳无音信，直到1922年1月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从德国国防部部队局²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至今还没到慕尼黑报到。从他口中，我才知道我已被调到运输兵监察部汽车部队处了，因为运输兵监察部监察长冯·奇希维茨将军曾要求调派一名总参谋部军官到这个处工作。我的调令从4月1日开始生效。但我首先被分配到了慕尼黑第7（巴伐利亚）汽车营实习，以便在我正式到职之前对汽车部队勤务有一个感性认识和大致了解。

我对所分配的工作很满意，于是便立刻前往慕尼黑，到营长鲁茨少校那里报到。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和他一直在一起工作，我对他心悦诚服，他对我也一直关照有加。我被派往慕尼黑第1连工作。这个连的连长维默尔起初是一位飞行员，后来又返回空军。当我见到鲁茨少校时，他就向我点明，我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是汽车部队的组织和运用。我被调到慕尼黑来工作，主要就是为我将来所从事的工作打基础。鲁茨少校和维默尔少尉尽其最大能力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我，使我终身受益。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向冯·奇希维茨将军报到，很想知道他将怎么安排我的新工作。他对我说，他本来打算让我负责汽车部队运用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参谋长佩特少校却不同意这么安排，说我应当先去研究汽车制造厂、加油设备、汽车制造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公路、运输方面的问题。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对他说，我对技术方面的问题实在是一无所知，无法胜任。冯·奇希维茨将军回答说，他原先也和鲁茨少校的想法相同，但他的参谋长却搬来1873年的皇家普鲁士国防部工作条例，说分配工作属参谋长的权限，而不是监察长的事。因此，他对工作安排的改变也爱莫能助，对此深表遗憾。但他表示，他将想办法帮助我进行系统学习。这样，我想回到轻步兵连的希望也只能作罢。

于是，我踏上一条技术之路，只好硬着头皮努力地工作。除了几个

在国防部的老同事之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几个老同事对业务都十分熟悉，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帮助。等我开始工作之后，我才感到我的工作确实很有价值，对我们的军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由冯·奇希维茨将军领导的一项有关运用汽车运输部队的研究项目。通过这个研究项目和在哈尔茨山进行的一次小型实战演练的结果，我第一次认识到摩托化部队是可以在实际中运用的，而且下决心要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冯·奇希维茨将军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上司，对细微之处也从不放过，作风严谨周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能学到许多东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倒是有许多使用汽车运输部队的实例。不过，这种运输大多都是在固定战线的后方实施的，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面对敌人进行过。不管未来战争是不是以固定战线后方的阵地战为开端，但对无险可守的德国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未来战争中必须立足于机动防御。研究工作开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在运动战中如何对摩托化部队的输送进行防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装甲车辆进行输送。于是，我便开始搜寻装甲车辆方面的事例，想从其中得到启发。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年轻的福尔克海姆上尉。他有许多关于德国小型战车部队的运用经验，搜集了丰富的坦克部队运用的资料，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的小型陆军非常有用。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虽说理论上尚欠全面深刻，但对于我研究工作的起步和启发思路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要算英国和法国，我尽力查找英、法的资料，认真地向它们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我对英国人富勒³、李德·哈特⁴和马特尔等人的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这些具有远见的军人当时已经打破了仅将坦克作为一种步兵辅助兵器的桎梏，将其置于我们这个摩托化时代的中心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愧于新型大规模战争开拓者的美誉。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里，独眼龙也能成为皇帝。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不久我就被冠以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之称。我在《军事周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使我小有名气。有好几次，这本杂志的主编冯·阿尔勒特罗克将军找我，鼓励我同他一道工作。他为人平和，常常在他的杂志上发表有关当时热点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我又认识了《坦克手册》的作者弗里茨·海格尔，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我曾经给他提供过一些战术方面的资料。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诚实正派的德国人，所以愿意虚心向他学习。

1923年到1924年的冬天，布劳希奇⁵中校，也就是后来的陆军总司令，让我负责一项演习的任务，试验一下摩托化部队与航空兵协同运用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重视。于是，他们提议让我去担任战术和战史教官。在经过考核之后，上级便命令我进行一次所谓“教官旅行考察”。1924年秋，我又被派到什切青第2师参谋部服役，当时该

师的师长正好是冯·奇希维茨将军，于是他再次成了我的长官。

在我尚未到职之前，冯·纳茨默尔上校已接替奇希维茨担任监察长，在他的领导下我还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坦克与骑兵协同执行侦察任务的演习和图上作业，目的是为了试验装甲车辆的各种运用。在演习中，我们只能使用一种体积庞大的“装甲运兵车”，因为《凡尔赛和约》只允许我们使用这种车。这种车虽然是四轮驱动，但由于体大笨重，只能在公路上行驶。不过，我对我的演习结果还很满意。在讲评时我对参演部队说，希望通过这些演习能使运输部队从后勤部队中脱颖而出，变为战斗部队。可是我的监察长却对我的演习嗤之以鼻，粗暴地对我说：“见鬼去吧，你的战斗部队只配运面粉！”

后来，我便被调到什切青，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将来要到参谋部工作的军官们讲授战术课和战争史课。这一新的任务使我异常繁忙，我要面对的学生都是些既天资聪慧又喜欢吹毛求疵的家伙，我必须认真备课，以便应对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给予详细的讲解。在战争史方面，我着重研究了1806年的拿破仑战争。由于德国在这次战争中遭到惨败，所以在德国很少有人提及拿破仑战争。但是，从机动作战角度来看，此次战争颇能启发人的思路。与此同时，我还研究了1914年秋德国和法国的骑兵史。对1914年骑兵活动的认真研究，使我当时在战术战役机动理论方面的研究得以不断深化。

在战术演练和图上作业时，我常常借机发表我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看法，结果引起了我的顶头上司赫林少校的注意，所以在他给我的鉴定中专门指出我在这一方面的兴趣爱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在担任三年的教官职务之后，又被调回国防部，分配到部队局的运输处。当时这个处的处长是哈尔姆上校，后来先后由韦格中校和屈内中校继任。这个处当时是作战处的一个附属机构。我所在的这个部门是新设立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用汽车运送部队的问题。当时我们没有专门的车辆，所以在运送大量部队时，部队局通常使用普通的商业汽车。鉴于这种运输状况，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战例，比如法国人在凡尔登战役⁶中就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那是在固定防线的后方进行的，而且当时也不需要把一个完整的师及其全部所属马匹车辆，特别是火炮迅速运送到所需要的地方。如果要想在运动战争中，利用汽车把整个师连同其马匹、车辆一并运送到战场，那所需要的载重汽车的数量就多得无法统计了。因此，围绕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都认为此事不可行，或持怀疑态度，认为可行者寥若晨星。

1928年秋，汽车训练司令部长官施托特迈斯特上校请我去给他的学生讲授装甲车战术的课程。我的部队局上司批准了我的这一兼职。于是，我又重新回到装甲车研究领域，重操旧业，虽然只局限在理论研究。在装甲车的运用方面我没有任何实际经验，而且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装甲车到底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居然要我去当装甲车战术教官。这就迫使我必须在这方面仔细认真地备课，深入全面地研

究我所能搞到手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在此期间，已经出版了许许多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从外国军队的勤务条令 7 中可以发现，他们在装甲车领域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所以说，这次的理论研究要比我第一次在国防部时容易许多。至于说到实践方面，我们当时只能利用一种模型进行演练。我们过去使用的模型是用人力推动的帆布模型，现在已经改进为一种铁皮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在施潘道第9步兵团第3营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利用这种模型开始了实际演练。在演练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个人——当时第9步兵团第3营的副官文克，后来他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在一起工作，关系很好，我们对装甲车的运用进行系统研究，首先一辆车一辆车地进行，后来便是一个排、一个连，再后来就是一个营。

虽然我们进行实际演练的机会极为有限，但足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装甲车在现代战争中运用的前景。但使我尤为高兴的是，我被派到瑞典进行了四周的考察，在此期间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II型装甲战车 8，而且亲手进行了驾驶。

我和妻子经过丹麦前往瑞典，在哥本哈根极其优美的郊区饶有兴趣地待了几天。托尔瓦德森 9 的美妙雕刻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站在赫尔辛格城堡的花台上，我不禁想起哈姆雷特 10 的一句诗：

“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这个花台上的时候，灿烂的阳光映照在海峡上面，使那些古老的铜炮发出碧绿的光芒，不过却没有精灵出现。

我们由穆塔拉坐船，渡过约塔运河和瑞典的湖泊。有一天晚上，我们离开船去参观美丽而古老的弗雷塔屈尔卡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到了堪称北欧威尼斯的斯德哥尔摩，这里美不胜收的壮丽建筑实在令人感叹。

我被派到约塔第2近卫营服役，当我去向营长布伦上校报到时，他十分友善地接待了我。他把我分配到由克林斯普尔上尉所领导的连，没多久我就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一直到他过早地去世。凡是我所认识的瑞典军官，都与他们的德国同事坦诚相见，热情周到，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友好确实发自内心，而不是装出来的。在野外演练时，他们常常会邀请我们到他们的营地做客。我们还参观了位于海边的辉煌的布兰达尔孙德宫殿，拜见了克林斯普尔上尉的岳母塞德隆德，现在她独身一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夫人。在这里，我们有幸品尝到了上等的瑞典潘趣酒，而且是在这种酒的原产地，因为这个酒厂的主人就是塞德隆德夫人。我们还参观了图尔冈皇家庄园，现在由一名叫巴格尔的退役装甲兵军官管理，他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我还和布伦上校驱车到岛礁上去打了猎。我们还在斯坎森观看了露天剧，参观了伟大的狩猎画家利耶瓦尔克斯的绘画作品。在皇后岛，我们参观了瓦伦斯坦在布拉格宫殿的皮帐，据说这个皮帐曾在“三十年战争”中“救

过”伟大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11 一命。这位管理员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这个皮帐在当时所起到的伟大作用。当时我们还觉得这位管理员的讲解有点可笑。今天必须得承认，这些宝藏如果不是被拯救出来，就会全部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海。还需要提到的一件东西，就是来自布拉格的《阿根托伊法典》，它陈列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12 的一个玻璃橱柜内，在柜子前面挂着一道紫罗兰色的丝绒幕布。在这个无价之宝的旁边，我还发现了海因里希三世国王送给戈斯拉尔大教堂的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来自德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曾被古斯塔夫·阿道夫占领长达250年之久，也算属于被拯救文物之列了。

在瑞典的这段时光，不但美好而且颇富教益，每当回忆起来都感到格外愉快，觉得不虚此行。

在1929年这一年，我逐渐确定了一个理念，坦克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步兵一起使用，都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依据我对战争史的研究结果和英国人的演练，以及我自己利用模型进行演练所获得的经验，我坚信，除非其他兵种也具备与坦克一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坦克——这种一直被视为只能支援其他兵种的兵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我认为，在与所有兵种的协同行动中，坦克必须排在头等位置，其他所有兵种都必须位居坦克之后，处于辅助地位。把坦克塞入步兵师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组建装甲师。此外，还应当装甲师中编入各兵种，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装甲师的效力。

1929年夏天举行了一次实地作业，我将演习的一方设定为一个装甲师，以这样的假想作为演习想定的基础。演习结果很成功，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确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在场的运输兵监察长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 13 却不准许在理论上使用团以上建制的坦克部队。他认为，装甲师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当时担任运输兵监察部参谋长的鲁茨少校，是我在慕尼黑的一位老朋友。1929年秋季的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去领导一个汽车营。我高兴地答应了。于是，1930年2月1日我被任命为驻柏林-兰克维茨第3（普鲁士）汽车营营长。

这个营下辖四个连，其中的第1连和第4连驻在柏林-兰克维茨司令部，第2连驻在德伯里茨-埃尔斯格伦德的训练基地，第3连驻在奈塞。第4连的前身是运输营中的一个运输连。在我接管这个营的指挥权之后，鲁茨上校帮我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第1连装备装甲侦察车，第4连装备摩托车。这两个连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侦察营的基本框架。第2连装备的是安装有木制假炮的模型坦克，改编为装甲连；驻奈塞的第3连也与第2连一样，装备的是模型，编为反坦克连。第1连虽然装备的是《凡尔赛和约》所准许的旧式装甲运兵车，但为了避免被磨损，我们舍不得使用，训练时依旧使用模型。只有摩托化步兵连的装备是真的，甚至还装备了机枪。

现在，我就是利用这支临时七拼八凑起来的部队，以极大的热情，全神贯注地开始了我们的实际演练。虽然如此，但使我异常兴奋的是，我终于有这么一天可以在这个小小的领域内当一回家了。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对这一新鲜事物感到欢欣鼓舞，它像一股春风给这支运输部队带来了生机，因为他们早就厌烦了在这支十万人的陆军中担负这种乏味单调的工作。然而，我的上司却对这一点丝毫不理解。运输兵监察长对我们这支刚刚诞生的部队满怀疑惑。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禁止我们在演习场上与其他营队进行联合演练。当第3师举行演习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排被允许参加。不过，毕竟还有例外，那就是我们的师长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也就是当年通知我到慕尼黑报到的那个长官。这位杰出的将军对我们的试验非常感兴趣，对我们深表同情，并尽其最大努力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演习之后他对我们的演习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指点，足以说明他的正直。但不幸的是，由于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与国防部意见不合，他决定于1931年春退休。

还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我们的监察长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也退休了。在我为他送行时，他对我说：“您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我们俩都不会再有可能看到行驶的德国坦克。”他本是个聪明的人，但恰恰是他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阻止了他的才智的发挥，使他无法下定任何决心。他能发现问题的症结，但不善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他的继任者是他的参谋长鲁茨将军。鲁茨将军是一个聪明人，他对技术的重要意义有十分透彻的认识，并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他认识到了我在战术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有可取之处，便鼎力支持我的工作。他还任命我为他的参谋长，我于1931年秋正式上任。在尔后的几年里虽然充满了各种艰辛和斗争，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装甲兵就是在这些日子中诞生的。

我们十分清楚，在将来编组装甲兵的时候，必须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兵种。因此，它的编制组织形式只能是装甲师，下一步则是装甲军。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和重要的任务是，想方设法使其他兵种和陆军部¹⁴的首脑们都承认，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因为，不会有人相信，汽车驾驶员和一支后方勤务部队能在战术，甚至在战略上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念。比如那些具有老资格的步兵，特别是骑兵等兵种，都将自己视为战场上的主要兵种。步兵一直自诩为“战场上的皇后”。由于《凡尔赛和约》禁止我们这支十万人的军队装备坦克，因此没有人看过我们所鼓吹的这种新型武器。于是，当我们在演习中使用我们用铁皮制作的模型时，许多参加过一战的老兵都觉得太可笑了。不过，他们看我们实在穷酸可怜，也就不拿我们的所作所为真正当回事了。最后，他们只认可将坦克作为步兵的一种支援武器，但绝不同意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主要兵种。

在这方面，最激烈的要属我们与骑兵监察部之间的斗争。我的上司到骑兵监察部，问他们在未来发展中想充当什么角色，是想当一支侦察

部队，还是争取能担负作战任务。骑兵监察部监察长冯·希尔施贝格将军说，他们要充当作战的骑兵，并情愿将作战侦察任务转交给运输部队。为了接受这一任务，我们决定对我们的装甲侦察营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此外，我们要争取组建多个装甲师。最后，我们还想为所有的步兵师配属摩托化反坦克营。因为我们认为，坦克必须具备与其运动速度相匹配的防护能力，其效能才会得以充分发挥。

不久，骑兵监察部的长官希尔施贝格将军去职，由克诺亨豪尔将军接任，他是步兵出身，他不甘心于将他前任所垄断的地盘送入我们的手中。当时我们这支十万人军队编有三个骑兵师，于是，他将这三个骑兵师合并成了一个骑兵军，并打算将作战侦察任务从我们手中夺回去，重新交给骑兵来担负，甚至还想将我们的新发明窃为己有。为此，他们还将骑兵军官安插在我们这支年轻的部队中。我们之间的争论经常会演变成一场争吵。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新思想的开拓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战胜了马匹，大炮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运用同等重要的是装备，它可将我们的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在这个技术领域我们曾做过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自1926年起，我们就已在国外的试验基地对德国最初装备的坦克进行了试验。德国陆军兵器局已与多家公司签订了生产坦克的合同，其中有两种是当时称为中型的坦克，以及三种轻型坦克。每一种型号的坦克都已生产出两台样车，这样算起来总共就有了十辆坦克。我们在中型坦克上装备了75毫米口径火炮，轻型坦克装备37毫米口径火炮。这些样车用的不是装甲钢，而是低碳钢。所有型号的最大时速约为20公里，在平坦地面上可达35公里至40公里。

负责坦克设计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他经过艰苦努力，最终将一系列现代坦克所应具备的要素，如良好的密封性、较强的涉水能力、火炮和机枪可全方位射击以及合理的离地间隙和灵活的机动性能等，都在新型车辆上体现出来。可以说，所有这些要求他基本上都已经满足了。但是这种车依然存有某些弱点，主要是车长的座位不得被安排在坦克的前身、紧靠驾驶员的位置，这就使得车长无法向后观察，而且由于履带很高和座位过低，使他向两侧的观察也受到局限。因为，当时在车上还没有无线电设备。尽管20年代的样车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已经在技术上有显著进步，但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预想的战术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随意将现在这种试验样车投入批量生产，必须精益求精，研制和生产出更为新型的坦克。

在我们当时的理想中，装甲师最终要装备的坦克应当是这样的：在两种型号中，轻型坦克装备一门穿甲炮，炮塔和车身上各装备一挺机枪；中型坦克装备一门大口径火炮，炮塔和车身各装备一挺机枪。一个坦克营编三个轻型坦克连以及一个中型坦克连，每个坦克连都装备中型坦克，这样可为轻型坦克提供火力支援，弥补小口径穿甲火炮射程较近的不足。在火炮口径问题上，兵器局主管和炮兵总监的看法与我们完全相左。这两个部门的专家们认为，37毫米口径火炮对轻型坦克来说已经

足够了，而我主张使用50毫米火炮，以备将来对付国外坦克可能增厚的装甲，从而使我们在火力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不过，由于步兵现已装备3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而且考虑到生产小口径穿甲炮和弹药比较简便的因素，鲁茨将军和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设想。但是，我们有一个意见还是被大家采纳了，即轻型坦克的炮塔直径大小要以能安装50毫米口径火炮为宜。中型坦克决定安装75毫米口径火炮。而坦克的总重量不应当超过24吨，其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坦克的时速定为40公里。每一种型号坦克的乘员设计为五人，一名车长、一名射手、一名装填手、一名驾驶员和一名无线电员。射手和装填手都坐在旋转的炮塔里，车长坐在射手上方的一个小型瞭望塔里，这个瞭望塔是专门为车长设计的，可以进行全方位观察，驾驶员和无线电员则坐在车身部位。乘员通过喉头送话器接受车长的指令。在行进过程中，坦克之间的联络则通过无线电进行。你如果把这种新型坦克的要求和试验时的坦克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由于新型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所带来的变化。

在拟订这个未来计划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十分清楚，要到这种新型坦克诞生，还必须等很长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必须先要有一种供训练使用的坦克。于是我们想到了一种从英国购买的卡登·劳埃德型车的底盘，很适合这种用途。这种底盘在设计的时候是为了装载20毫米口径高炮之用，因此只能在炮塔上安装一挺机枪。在我们1934年制造出作战坦克之前，就一直使用这种坦克进行训练，我们将这种坦克取名“Ⅰ型坦克”。在1932年那个时候，决不会有人料想到，我们将来有一天开着这种用于训练的小型坦克去与敌人作战。

要生产我们所设计的主要型号坦克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为解燃眉之急，鲁茨将军另辟蹊径，决定由奥格斯堡-纽伦堡汽车制造厂研制另一种型号的坦克，装备一挺20毫米口径机关炮和一挺机枪，取名“Ⅱ型坦克”。

1932年夏，我们在鲁茨将军的领导下，在格拉芬沃尔和于特伯根训练基地，进行了首次有装甲营参加的加强步兵团的演习，当然使用的还是模型坦克。此后，在这一年的其他演习中还使用了我们自己制造的一种制式装甲侦察车，这种车使用的是装甲钢，装在一个六轮底盘上。这是签署《凡尔赛和约》以来德国制造的首批装甲车辆。过去，小学生们为了能知道模型坦克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常常用铅笔把我们的模型戳穿，这次可让他们大失所望了。在过去的对抗演习中，步兵也常常用石块砸我们的模型车，迫使我们的战车退出战斗。现在好了，在坦克面前，他们的刺刀只能甘拜下风。

在这次演习中，对能不能运用摩托化分队和装甲分队遂行作战任务的问题进行了试验。骑兵虽然对我们的演习提出一些带有偏见的指责，但由于我们的演习异常成功，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去理睬他们的指责。当然，在骑兵中也有一批头脑清醒的年轻军官，十分看好这种新式武器。大量的骑兵军官都纷纷站到了我们这一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将骑兵的传统原则运用到实战之中，不采用新的作战

手段是绝不可能的。

1932年的演习是冯·兴登堡元帅 15 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演习之后，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对我们的演习做了讲评，对于他如此清晰而透彻地指出演习中出现的差错，我真是从内心深处表示敬佩。在谈到骑兵军领导时，这位老先生说：“在战争中，只有简便易行才有可能取胜。我曾经到过骑兵军司令部，在那里我没有看到简便易行的东西。”他的话或许是正确的。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2月初，在柏林举办了一次汽车展览会。在那次展览会的开幕式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希特勒，而且聆听了他的演讲。德国的总理亲自在开幕式上讲话，这在德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的奇闻。而且，他讲的话完全有别于部长们和前任总理们在类似场合所惯用的言辞。他宣布废除汽车税，声言要建造帝国高速公路和“人民汽车” 16。

对我后来在军事领域发展发挥主要影响的事情是，冯·布洛姆贝格将军 17 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冯·赖歇瑙 18 将军被任命为部办公厅主任。因为，这两位将军都崇尚现代观念，这对我装甲兵来说，至少在国防军的高层里增加了两位同情者。不仅如此，不久希特勒也对摩托化问题以及装甲兵产生兴趣。我这样说的第一个证据是，在陆军兵器局在库姆斯多夫举办的武器发展状况展览会上，我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将当时运输战斗部队的各种兵器和编制展示给这位德国总理看。我向他介绍了一个摩托化步兵排、一个反坦克排、一个当时正在进行试验的I型坦克排、一个轻型装甲侦察排和一个重型装甲侦察排的编制和装备情况。这些分队运动的快速性和精确性给希特勒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他不断大声喊道：“这个我用得着！这就是我想要的！”自此次展览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信念，只要有机会把我的看法说给他，这位政府首脑就一定会赞同我关于组建现代化国防军的观点。现在横在我面前的主要障碍是，我们的僵化的公文程序，以及陆军总参谋部领导的抵制态度，尤其是后者成了横在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我之间的一道鸿沟。

此外，在希特勒之前，俾斯麦侯爵 19 是唯一一位到库姆斯多夫参观陆军兵器展览的帝国首相，他对这种展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在1890年以后的政治上也是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事。在此之后，除了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哪一位总理到过这里。而且，当兵器局局长贝克尔将军请求总理在来宾留言册上签名时，希特勒竟然答应了。这件事也说明，德国的政策并没有“军国主义”色彩。

1933年3月21日，我参加了在波茨坦举行的德国国会开幕式。我的座位位于高处，在女皇座椅和马肯森元帅 20 座椅的后面，因此我能看到他们激动的样子。

在这个于波茨坦举行的隆重的国事活动中，由于“民族阵线”和中央党投了赞成票，国会在3月23日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授权法 21，从而使这

位新上任的总理大权独揽。只有社会民主党以极大的勇气投了反对票，值得称赞。对于这个法案可能会给未来带来什么有害的影响，当时很少有政治家能够看清。因此，法案产生的恶劣后果，应当归咎于那些投赞成票的政治家。

1933年的夏季，纳粹汽车队队长阿道夫·许恩莱邀请我去参加在格德斯贝格举行的一次冲锋队首领年会，据说阿道夫·希特勒也已答应出席。我很想看看希特勒在他的亲信中间是个什么样子。加之，许恩莱是个爽快正直和可交的人，于是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在这个会议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关于革命的发展历史的演讲。通过这个演讲，可以看出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举例说明，任何一次革命在达成其目标并经过一定时间后，必将发生剧变。而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现已到了这个时刻。所以他要求他的追随者们，要有预见性地考虑到将来要发生的变化。人们真的希望，希特勒的要求能够成为现实。

在这次会上，我还结识了最高党务法官布赫，他是一个严肃而安详的人，理性，讲原则。遗憾的是，他的理性和原则在此后的几年里并未能付诸实际。

我带着一种期望离开格德斯贝格，希望希特勒所宣讲的剧变能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建立起了它的雏形，到了1933年就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利用模型车进行一系列试验性演练和教学演练之后，各兵种的协同问题更加清晰，同时也增强了我的信念：要想使坦克部队在现代军队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就必须将坦克当作主要兵器，必须组建装甲师，必须与其他完全摩托化的辅助兵种协同行动。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差强人意，那么坦克装备的发展就不免让人担忧。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坦克装备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军事工业许多年来都无所作为，各种专业人才和机器设备奇缺，我们的美好愿望因此难以迅速实现。尤其是在研制具有足够韧性的装甲钢铁方面遇到了极大困难。我们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钢片简直就像玻璃一样脆弱。同样，无线电设备和光学仪器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东西，我们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生产出来。由于我始终坚持，要求坦克必须具备良好的视野和上佳的指挥能力，因此在指挥方面我们一直具有优势，后来当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这种优势常会使我们化险为夷。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男爵将军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官，自此军官团有了一个可信赖的军队首脑。弗里奇男爵将军具有高雅的气质和骑士风度，头脑灵活，做事谨慎，具有正常的战术战略判断力。尽管他不大精通技术，却能不带任何偏见地对新思想进行认真考察，一旦认识到它是正确的，便会欣然接受。因此，每次与他谈到装甲部队发展的问题时，我心情都格外舒畅，有一种偶遇知己的感觉，而与陆军最高司令部的其

他长官接触时，决不会如此。当他还在部队局任第一处处长的时候，就对摩托化和坦克问题很感兴趣，为了研究装甲师问题他还特地做了一次考察旅行。虽然现在他已身居要职，但对我们所研究问题的兴致依然不减。有一次，当我向他解释一个技术发展问题时，他抱着一种怀疑的神态问我：“您难道不知道，技术家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我回答他说：“他们肯定会常常说谎。但一两年过后，当技术家的思想没有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们的谎言一般就会不攻自破。战术家们也会说谎，但是要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在说谎，那只有等到战争失败后才会见分晓，那就为时已晚了。”弗里奇习惯性地换着他的单片眼镜，深沉地说：“您说的也许是对的。”从这件事足以窥见弗里奇将军的人品。他平时有些矜持，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略显腼腆；而在他所信赖的同事面前又经常袒露胸襟，平易近人，给人一种亲切感，使人们愿意接近他。

与之相反，新上任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 ²² 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他很有教养，是个头脑冷静但过于冷静的人，属于深思熟虑的旧学派，是毛奇 ²³ 的忠实信徒。依照毛奇的思想，他认为应当为第三帝国的新型陆军组建总参谋部。他对当今现代技术的伟大意义可谓一窍不通。因此，当他在总参谋部的关键位置上，尤其是在他周围，全部安排了他的人之后，久而久之便在陆军的核心构筑起了一道反动势力的围墙，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他反对组建装甲部队的计划，认为坦克的首要任务是充作步兵的辅助兵器。因此，他认为，最大的装甲部队单位只能是装甲旅，对组建装甲师他没有丝毫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我组建装甲师的计划，以及编印装甲兵训练条令，我与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我要求立即组建三个装甲师，可是他最终只同意组建两个装甲师。我竭尽所能向他讲述了新型装甲师的种种优长，尤其介绍了它的战略价值。结果，他却说：“不，不，我不想再跟您谈下去了。我觉得，您太超前了。”接着，我补充说，尽管装甲部队以极高的速度行进，但是由于有了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仍能确保指挥的顺畅。但他不相信。我们在战斗条令中多次提出要求，任何一级指挥官都应尽量靠前实施指挥，他对这一点尤其表示不赞同。他说：“您没有展示地图的桌子，也没有电话，您怎么可能进行指挥？您没读过施利芬 ²⁴ 的书 ²⁵ 吧？”也难怪，对他来说，一个师长应尽量靠前指挥的思想，确实不太好理解。

如果撇开我们之间在装甲兵问题上的争论不谈，那么，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贝克都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事情就会停步不前。他对所目及的一切都认为是困难的，并为此忧心忡忡。最能代表他的这一特性的，是他所吹嘘的阻止战斗的作战方式。其实，这种作战方式早在我们一战前的作战条令中就有了，也就是所谓的“迟滞作战”，他只不过是当下这样一支十万人的小型军队中再次提出来。贝克的“阻止战斗”理论一直贯彻到步兵班一级，而且还进行演练，并请人参观。要说到这种作战方式的突出特征，那就只能说是一团乱麻、杂乱无章。没有一次演习让参观者满意过。在组建了装甲师以后，弗里奇将军就把它废除了。

1934年，我们从总参谋长那里拿到一本书，名叫《装甲战车战争》²⁶，作者是奥地利的里特尔·冯·艾曼斯贝格尔将军²⁷。贝克将军对这本书的价值不屑一顾，而鲁茨将军和我发现，书里的观点与我们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很希望尽快出版这本书。因为，当时大量持客观的即所谓中性观点的文献资料，已经开始在国内流行——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不管能否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艾曼斯贝格尔将军的思想上来，我们下决心要将他的书出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各种力量排除军队有关部门所设置的障碍；另一方面当时在德军的有关单位存在一种倾向，他们往往相信国外的观点，对自己身边的参谋顾问提出的建议嗤之以鼻。后来，我认识了里特尔·冯·艾曼斯贝格尔将军，他是一个诚实的德国人²⁸和军人，他为德国装甲兵的创建立下了莫大功勋。他的书在我们部队图书馆的藏书里分量很重，我们装甲兵的人从他的书里学到很多知识。

总参谋部上校冯·艾曼斯贝格尔像他父亲一样颇具才华。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负重伤，在与伤痛进行多年顽强斗争之后，于1951年去世²⁹。

1934年春，成立了运输兵司令部，由鲁茨将军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茨将军还兼任运输兵监察长和国防军陆军办公厅兵器处处长。

在这段时间内，希特勒第一次到韦内迪希拜访了墨索里尼，但结果好像并不太满意。在这次访问之后，他将国防军的将军们，以及纳粹党和冲锋队的首脑们召集到柏林，对他们发表了一次讲话。对希特勒的这个讲话，冲锋队的领袖们并不以为然。当我准备离开大厅时，听见有人说：“阿道夫得好好改变一下他的思想方法。”从这话中我吃惊地发现，在纳粹党的阵营里意见分歧还如此之大。到6月30日，谜底终于揭开了。冲锋队参谋长勒姆，以及一大批冲锋队的领袖们被枪决了。不仅是他们，还有一批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也被处决。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被枪决，是因为他们在某时某地发表过某些反对纳粹党的言论。在被枪决的人当中有国防部长、总理冯·施莱歇尔³⁰及其夫人，以及他的同事冯·布雷多将军。人们一直为这两位将军的死鸣冤叫屈，但人们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只不过是1935年举办的施利芬纪念晚会——总参谋部军官一年一度的聚会上，年事已高的冯·马肯森元帅声言，这两位将军的声誉永世长存。希特勒虽在国会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说明，但极不充分。当时，人们都希望党在今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现在回想起来，只有一件事是令人遗憾的，那就是当时的国防军领导没有坚决要求有关人员对此进行赔礼道歉。当时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将不仅是对国防军，也是对全德国人民做出的一大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一重大损失。兴登堡元帅去世了。他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场前途未卜的国内革命的半途之上。这一天，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的那位老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大家对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感到异常悲痛。他对整个人民尤其是对国防军而言，如同慈父一般。他的去世使我们的民族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我们只能通过艰难和长期的努力，慢慢将它填补起来。对于外国人而言，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能抵过许多条约和华丽的辞藻。全世界的人都信赖他。对于像我们这样爱戴他、崇拜他的人来说，丧失的东西就更多了。

明天我们就要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了。这可能是一次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宣誓！上帝保佑，为了德国人民的福祉，愿双方都能忠信不渝。军队一贯信守誓言。希望军队能以荣誉为重，履行誓言。

还是你说得对。如果各种组织的代言人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进一步削减庆典，少说废话，那将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恪尽职守和谦恭做人。

这是我1934年8月2日写下的感受，那不仅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是我的许多同事，甚至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感受。

1934年8月7日，德国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安葬到坦嫩贝格的陵园。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逝去的统帅，魂回故里吧！”

早在8月1日，德国总理和内阁就已经根据授权法向全国人民宣布，在兴登堡去世之后，总统职权与总理职权便合二为一。于是，阿道夫·希特勒于8月2日合法地成了德国元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由于他依然执掌着总理的职权，所以说，德国的一切权力就落入他一人之手。自此，他在独裁专制的道路上就几乎一路绿灯，横行无忌。

在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忙碌之后，1935年来到了。在这一年的3月，德国宣布重整军备。我们所有军人都为此欢呼雀跃，表示欢迎。因为它终于使《凡尔赛和约》那些侮辱性的条款化为泡影。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马肯森元帅亲临纪念会场，主持了由各兵种参加的阅兵式，我们几个刚刚组建的装甲营也第一次参加了阅兵式。这是一次徒步阅兵式，绝大部分参阅部队都没有带装备。早在准备这次阅兵的时候，装甲兵就备受歧视。他们的理由是——如一个总参谋部的军官对我说的：“看你们那短小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致敬的动作你们也做不了。”尽管他们对我们如此蔑视和抵触，但我还是做到了让我的装甲部队参加阅兵式。

这一年的3月16日，英国武官邀请我到 he 那里参加一次晚间聚会。当我刚要出门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好播送德国政府的一个公告，宣布德国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这一晚上，我与我的英国朋友以及被邀请来的瑞典朋友，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议论。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而这两位先生对我的兴奋之情也给予充分理解。

从理论上说，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扩充军备的目的，是想使我们的装备能与装备充足的邻国，保持在同一水平上。但实际上，不论是武器数

量还是装备性能，我们都与邻国相差甚远，更谈不上什么接近了，特别是在装甲兵方面。所以，我们必须奋发努力，争取在组织和指挥方面弥补与邻国的差距，将我们不甚充裕的兵力编组成较大的单位，发展成装甲师、装甲军，用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使我们的军事长官们相信，我们的道路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1934年6月建立了由鲁茨将军领导的运输兵司令部，并将我们现有的一些分队合并成装甲师，准备在1935年夏天举行一次为期四周的演习。这个装甲师由冯·魏克斯男爵将军指挥。我们将这个师集中到明斯特军营训练基地，按照四种战术训练计划进行系统训练。这次训练的目标，并不只在于训练提高指挥官自主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的能力，更多的是要向大家表明，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在与其支援兵种的协同下，完全能够实施机动并进行战斗。冯·布洛姆贝格将军和弗里奇男爵将军亲临现场，对这次演习表现出极大兴趣。鲁茨将军还曾邀请希特勒参加，只是由于其副官的极力反对希特勒才没有到场。

这次训练演习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当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开玩笑地对我说道：“现在就只差一件事了，那就是在这个气球上写上：‘古德里安的坦克是最棒的！’”鲁茨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本想组建一个与其他兵种一样的军司令部，但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极力反对，因此只得作罢。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正式组建起来：

第1装甲师，由魏克斯男爵将军指挥，驻在魏玛；

第2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指挥，驻在维尔茨堡；第3装甲师，由费斯曼将军指挥，驻在柏林。

10月初，我离开柏林，由军队上层机关转到部队工作。装甲兵司令部的工作由我尊敬的鲁茨将军掌管，这使我十分放心。但是，面对总参谋部日益增强的反对呼声，也不得不加以提防。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接替我职务的参谋长能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退让半步。此外我还担心，编在陆军总司令部内的装甲兵监察处，在陆军办公厅主任领导下，还能不能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继续得到发展。事情的发展确实证明我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总参谋长正企图组建装甲旅，而他成立这种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用它与步兵协同。1936年在斯图加特组建的第4装甲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成立的。另一件事情是，由于旧式的骑兵受到摩托化部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压力，所以放弃了原本组建新装甲师的计划，而代之以组建三个所谓的“轻型师”。每个轻型师由二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侦察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装甲营和其他兵种编成。为了提高在公路上的行进速度，他们还对其中的装甲营进行了一种试验，将这种营的坦克由低车架拖车牵引改为载重汽车装载。这无疑是一个懒办法，因为当时只有I型和II型坦克能够用载重汽车和低车架拖车

装载，自1938年开始有了III型和IV型坦克后，就不再需要汽车了。

除了这种轻型师以外，还组建了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其做法就是把通常的步兵师完全加以摩托化，这样就需要大量的运输汽车。最后，又将数个摩托化步兵师合编为第14军，将数个轻型师编为第15军，同时将三个装甲师编为第16军。这三个军后来都隶属于新组建的第4集群，司令部设在莱比锡，由冯·布劳希奇将军指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调研。

原来装甲兵统一的兵种颜色为粉红色，现在也发生了变化。装甲团和反坦克营仍使用粉红色；装甲侦察营最初改为黄色，后改为褐色；装甲师的步兵团和摩托步兵用绿色；轻型师的骑兵步兵团改用骑兵的黄色；摩托化步兵团仍使用白色。当然，为了部队的颜色问题，在步兵监察长和骑兵监察长之间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对于将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进行这种分割的做法，我十分遗憾。但是，起初我并没有能力控制这种事态的发展。直到后来，我才将此事校正过来，但也仅仅是一部分。

我们在摩托化领域的可用资源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之在陆军其他兵种的编组方面所犯下的错误，使我们的这种资源都白白浪费掉了。比如说，陆军办公厅主任弗罗姆将军就曾下令，将步兵团第14连以及反坦克连都加以摩托化。我曾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我认为在徒步行军的步兵团中，这些连最好还是使用马匹牵引，不要实行摩托化。他却反驳我说：“步兵也得要几辆汽车啊！”最后我请求他，与其将第14步兵连摩托化，还不如将重型炮兵营摩托化。我的这个请求同样遭到拒绝。这样，重型火炮就一直由马匹牵引，后来在战争中一直表现不佳，尤其是在俄国战场上。

为了给坦克配备一种辅助兵器，我们着手发展履带式车辆，但这件事始终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顺利。事情很清楚，在开进中，步兵、炮兵和其他兵种越是能紧随坦克行进，坦克就会取得越大战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提出要求，希望为步兵、工兵和卫生兵装备一种有轻型装甲的半履带式车辆；此外，为炮兵和反坦克营装备一种有轻型装甲的自行炮架；最后，为侦察兵和通信兵配备各种型号的坦克。然而，各师所需要的这些车辆始终就没有得到全部落实。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不断提高生产数量，但终因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国防军、党卫军及经济生活对机械车辆急剧增大的需求量。虽然专家们对此一再提出警告，但最高当局仍未对各方的使用量加以限制，加上个别当权者的浮夸蛊惑，更使这种状况雪上加霜。我在下面介绍1941年战争时还会再谈及这个问题。

当时我正在位于维尔茨堡的师部里，无意间听到了上面谈到的问题。我当时的任务是组建和训练新建部队，其兵员来自各个单位。1935年至1936年的冬天，生活很平静。我在维尔茨堡的时候，无论是在博兰

特将军的军营里，还是在城市和乡村，都受到了友好热情的款待。我在伯尔克大街购置了一所小房子，从这里一眼望去，可以越过前面坐落在美因塔尔的城市，观看精彩的圣母节，欣赏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1936年，我们都为希特勒军事占领莱茵兰的决定感到震惊。由于这次占领只是一种军事姿态，所以没有动用装甲部队。我所属的师虽然也被动员起来，并调到明辛根的训练基地，但为了避免增添不必要的紧张气氛，装甲旅原地未动。几周后，又全部返回驻地。

这一年的8月1日，我晋升为少将。

这一年的秋季演习，唯一参加演习的就只有从施韦恩福特赶来的第4装甲团。演习中，由于步兵师仅编了一个装甲团，因此未能清晰全面地展示我们装甲部队的能力。

在参观演习的来宾中，我还见到了从远东归来的冯·泽克特将军 31。我有幸向他概略地介绍了装甲兵，而对于装甲兵他迄今还没有听说过。此外，我还向应邀参观演习的新闻记者们介绍了这种新型兵种的组织和作战方法。

1937年平安地度过了。为在格拉芬沃尔训练基地进行一次装甲师演习，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准备工作。受鲁茨将军的委托，我在1936年至1937年的冬天写了一本书，名为《注意！坦克！》。在这本书里，我介绍了装甲兵的组建历史，阐述了德国装甲兵建设的基本思想。我们想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晓我们的观点，这种方式要比通过层层审批的僵化程序更易达到目的。此外，我还不断在专业军事报刊上发表我们的意见，批驳对立面的观点，这是绝对必要的。后来，我们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压缩成一篇文章，刊登在1937年10月15日的德国军官协会的官方杂志上。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清晰地再现当时双方的斗争状况和意见分歧。我想将此文引述如下。

在运动中及运用火力时坦克实施攻击

一旦谈起坦克攻击，外行人总会联想起在战争报道中所描述的康布雷 32 和亚眠 33 的钢铁巨怪。他们会以丰富的想象力为自己勾画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坦克像割稻草机一样将层层叠叠的铁丝网轧断，掩蔽部被压塌，机枪被碾碎。由于“坦克”的碾压威力和发动机发出的轰隆隆的巨响，以及从排气管喷出的红色火焰，会使人们患上一种“坦克恐惧症”。这种“坦克恐惧症”常被人们认为是1918年8月8日失败的原因所在。坦克的碾压效力只不过是它的特性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这一特性在许多评论家的心中印象太深了，因此从这一片面的印象出发，就凭空想象出一种场景：大量密集的坦克，以几乎同等的速度朝着同一个方向实施攻击时，坦克就是一个为反坦克步兵和炮兵开路的巨大压路机，冲向防御者，将他们碾碎，即使受命在不适合坦克运动的地形上也是如此。坦克武器的作用被低估了。坦克被他们理解成一种又瞎又聋的

东西，认为它不具备坚守被己方占领地域的能力。实际上恰恰相反，配备坦克的防御者具有多种优长：防御者不再会遭受敌坦克的突袭，己方的反坦克步兵和炮兵可以不必顾忌自己的损失而打击敌人的目标，也不会受烟幕、浓雾、地面遮蔽物和其他设施的妨碍，凡坦克实施攻击的地方，己方反坦克步兵和炮兵也能够到达。他们可以利用其光学仪器在浓雾和昏暗时节获得良好的观察效果，他们虽然戴着头盔，但能听得清清楚楚。

从上述片面的印象出发，有人就认为坦克攻击不再有前途了。那么，是不是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坦克可以作废了，坦克时代可以越过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就无须对旧式兵器进行战术改革了，那就只好再重新启用1914年—1915年阵地战的老模式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是否能够以及在什么地方着陆，那最好就别鲁莽地跳下去。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们还不能指出一条新的、能比我们现在的这条路更好的路，那我们就决心为我们的观点奋斗到底。我们的观点就是：只要正确地使用坦克，坦克就是今天遂行陆上战斗的最得力的武器。不过，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坦克攻击的前景，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它最主要的特征。

装甲

凡是准备参加重大战斗的装甲战车，都至少能抵御钢心尖头弹的攻击。但是，在防御敌人的坦克炮以及在面对敌人坦克的时候，这一防护措施还显得不够。因此，世界大战中的所谓战胜国，尤其是法国，都大大地增强了坦克的装甲防护能力。比如，为了击穿“沙尔2C”型坦克，就需要一种75毫米口径的火炮。如果进攻者将坦克作为进攻的第一梯队，用以抵御敌人大量的反坦克火力，那么战胜这一极其危险的敌人是毫无问题的。接下来，在己方轻型坦克消灭敌人的反坦克武器之后，在强大坦克的掩护下，敌人的步兵和工兵也迟早会随之被消灭。如果敌人成功地将能击穿目前进攻者所有坦克装甲的反坦克炮，及时配置在战场的关键地点，那么坦克攻击要想取得成功就肯定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如果防御者有足够的火力密度和纵深，那么进攻者就不一定能够稳操胜券了。盔甲和枪弹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是我们数百年前就已知晓的事。这种斗争在装甲部队身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延续下去。在要塞的构筑、海军乃至空军那里，也是如此。这个斗争的现实及其攻防角色的相互转换，不能作为放弃坦克遂行地面战斗任务的理由。否则，我们就等于又回到了世界大战时期，幼稚地将棉衣作为士兵防御进攻者唯一的防护措施。

运动

有人说过：“胜利只能来源于运动。”我们同意这一说法，而且想利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辅助手段来说明这一思想。运动的目的是将己方的部队调向敌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利用人和马的腿脚以及铁路，或近期出现的载重汽车和飞机。一旦靠近敌人，一般会在敌人火

力下被迫停止运动。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敌人消灭，或将其压制，或迫使敌人放弃其阵地。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利用己方的火力优势，将敌人的炮兵和机枪火力压制，或使其丧失抵抗能力。从坚固阵地发射出的火力，可以达到大部分火器肉眼所及的距离，步兵可以在这一距离内利用火力掩护实施攻击，一旦超出这一距离，重型武器和炮兵必须转移阵地，以便重新利用火力为步兵运动提供掩护。如以这种方式作战，就需要大量武器和弹药。而准备这样的攻击，需要很长时间，且难以伪装。因此，作为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突袭，就难以达成。即使达成突袭，在进攻之初进攻者的意图就会暴露无遗，防御者的预备队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向攻击点，阻止其攻击。自从预备队实施摩托化以后，构筑新的防线已经比过去容易许多。因此说，步兵和炮兵这种在时间上需要密切协同的进攻，其成功概率比上次世界大战还要小。

因此，关键的是，要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运动，在运动中不顾忌敌人的防御火力，这样才有望阻止敌人构筑新防线，一直突入防御者的纵深。支持装甲兵器的人相信，在有利的前提下，装甲兵器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而怀疑论者则认为，在1918年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突袭战法，“对于今天的坦克攻击来说已不再是可能的事”。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坦克攻击是不是就不再能对防御者达成突袭了？可是，为什么在以往的战争中无论使用新兵器还是旧兵器，都曾取得突袭胜利呢？步兵上将冯·库尔曾于1916年向最高统帅部建议，在实施突破进攻时必须对突袭给予极大重视，尽管突然袭击已不算新的进攻手段。1918年的迈克尔攻势就是因突袭成功而取得胜利，尽管没有使用新型武器。如果除了运用通常能达成突袭的措施之外，再加上新型作战手段，那么取胜的可能性会更大。但并不是说，新型武器是达成突袭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利用坦克实施进攻可以达到比现在更高的运动速度——更重要的是，在突破成功之后，它依然能够保持高速运动。我们还相信，只要具备一定前提，高速运动是完全可以保持的。所谓的前提就是目前坦克攻击取胜所依据的条件：在适合的地形上集中使用兵力；敌人的防御不完善；敌方坦克居于劣势，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辆。如果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保证每一次进攻都能取得胜利，利用装备机枪的坦克也不可能突破要塞防御。那么，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大量实例证明其他兵种的进攻能力更加不如人意。而且我还要说，谁都不可能是万能的。

有人曾说，任何一种武器只有在它刚刚出现之时，以及在不惧怕其他防御兵器期间，才会发挥它的最大效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炮兵有多可怜啊！因为它已有百年历史了。空军多么可怜啊！因为它飞翔在防空火力之上，按说早就开始衰退了。我们认为，一种武器效能的大小取决于当时与之对抗的武器的水平。如果坦克遇到优势之敌——敌坦克或反坦克炮，坦克也会被摧毁，此时坦克的效能也就变小了；但是如果反过来，它就会具有毁灭性的效能。如果把防御者的强与弱先放到一边不谈，那么每一件武器的威力还取决于人的意志的发挥程度。人的意志能使技术成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永远站在你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从这个角度说，坦克是不会被其他武器超过的。有人说：“防御者炮

兵的炮弹要比坦克的炮弹飞得快得多。”对此，迄今还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然而，早在1917年和1918年，在步兵线之后就已经有过配置数百辆坦克的先例，数百辆坦克冒着敌拦阻火力向前开进，同时有几十个步兵师甚至是骑兵师紧随其后，而且这种进攻还是在未实施炮火准备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在防御者的炮兵尚未受到任何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敌人的炮兵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才能阻止坦克的运动。坦克一旦突破成功并攻击到敌炮兵阵地，敌炮兵很快就会变哑，己方步兵也不会再遭受敌炮火的伤害。而这种僵化的炮兵战术，以及“在受威胁地点前方纵向不间断地实施火力封锁”的理论，早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销声匿迹了。地面建筑、尘土、蒸气以及防御者炮火造成的烟雾，可能会局限坦克的视野，但这种局限并没有到达坦克不可忍受的地步。我们在平时时期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坦克可以依靠罗盘在夜间和浓雾天行驶。

在依靠装甲兵取胜的进攻作战中，“决定性角色”不是步兵，而是装甲兵。因为，装甲兵的进攻一旦失利，也意味着全部进攻失利；而装甲兵进攻的成功，就会带来全局的成功。

火力

装甲和运动只是装甲兵所具备的部分作战性能，最重要的性能是火力。

坦克可以在静止状态下发射火力，也可以在运动中发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进行直接瞄准。当坦克处在静止状态，如果对已知目标发射火力，就可以利用良好的光学仪器进行直接瞄准，能在有效距离内利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弹药，将目标摧毁。

坦克在运动中时，坦克射手会由于观察的局限，不易识别目标。但是，由于坦克的炮位较高，尤其是在被植被覆盖的地形上，识别目标对它来说也并不难。不过，备受人们指摘的坦克的高炮位，为防御者提供了良好的射击目标，但对坦克射手来说则是有利的。如果必须在运动中射击，那么对近距离目标的命中精度会很高。但随着目标距离的增加，坦克行驶速度的日益提高，以及起伏地形的不断增多，命中精度会降低。

但不管怎么说，在地面战斗中，只有坦克具备在防御者的全部机枪和火炮尚未被压制的情况下，携火力一直冲到敌阵前。我们不怀疑，静止的武器要比运动中的武器具有更高的命中精度。但是我们最划算的手段是将两种射击方式都放弃，只有一点就足够了：“胜利只能来源于运动。”现在，面对敌人以梯次配置、配属有装备反坦克武器的步兵和炮兵的主战场，难道还要求坦克攻击时按世界大战的模式，利用炮火准备射击将目标摧毁吗？肯定不是的。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是基于纯粹的“步兵坦克”思想，认为装甲部队的任务仅限于与步兵协同，并以步兵的——在我们看来是极慢的——节拍去作战。我们既不能也不想依靠数周乃至数

月时间的勘察及消耗大量的弹药；我们要的是，在计划时间内，将整个防御体系纵深的敌人同时消灭。我们明白，我们的坦克弹药储备量有限，无法进行“有计划的炮火准备”，也无法做到“炮兵的集火射击”。我们要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即直接瞄准，一发命中。因为我们从数年的战争中得出的经验认为，长达数周的猛烈炮火准备，并不能保证步兵赢得胜利。我们也从敌人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将坦克运用在足够的宽度和纵深，同时对敌各种防御配系实施快速攻击，也是能够取得胜利的。这要比按照世界大战的模式进行有限突破，更有利于取得全盘胜利。我们的火力不仅会像那种耗费巨量弹药、漫无目标的面积射一样，从敌人头顶“呼啸而过”，而且在进攻有足够密度、宽度和纵深的情况下，通过消灭已知的目标，在敌人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预备队可以通过这个缺口在装甲部队之后跟进，这就使进攻速度远远快于1918年。为此，我们要求预备队也能按照装甲师的编组模式组建。因为，我们不可能赋予其他兵种以装甲兵同样的、在攻击和追击时所需要的战斗力、快速性和机动性。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装甲兵不只是“实施决定性会战时的辅助手段，不只是与其他兵种协同、只能在某些情况下帮助步兵运动的手段”。如果装甲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就又都回到了1916年时的情景，而且任何人都无回天之力，战争必定从一开始就沦为阵地战，迅速取胜的希望将被彻底埋葬。无论敌人如何鼓吹他们有充足的弹药，还是火炮日益提高的命中精度和射程，以及已经改进的射击技术，都不可能动摇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装甲兵绝对是一种适用于进攻的主要兵种。我们将利用时代赋予我们的最新技术，使我们的装甲兵得到不断发展。我们绝不会因有“火力是运动的先导”之说，就为进行炮火准备而耗费大量时间，并为此牺牲突袭战法。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只要我们具备一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比如适宜的地形、突然袭击和大量密集地使用，那么在尚未实施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坦克也能保障我们的部队冲击到敌阵前。

“大量密集使用”这个用语，也使批评者们不寒而栗。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从组织角度考虑，这就值得怀疑了：将全部装甲部队大量密集地使用，原则上是否正确；或者说是不是就忽略了另一个要求，即步兵原则上配属了装甲战车才能充分发挥其快速的攻击力。”我们从这句话里首先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承认，没有坦克就不会有步兵攻击的快速性。因此说，具备这种快速性，而又能赋予其他兵种以这种快速性的兵种，无疑就是主要兵种。至于是不是应当将坦克配属给步兵的问题，可以用一个例子中的数字加以澄清：

红、蓝是战争中的两方。每一方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装甲营。红方将其装甲部队配属给步兵师；蓝方则将这些装甲部队合编为装甲师作为统帅部预备队。我们假设在一条300公里的战线上，其中有100公里是坦克无法通过的，100公里为坦克难以通过的，另100公里为适于坦克运动的地带。在实施攻击时，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情况：红方把相当一部分装备有坦克的师配置在蓝方阵地前坦克无法通过的地带，因此无法发挥它的作用。另一部分配置在坦克难以通过的地带。这样做虽然好一些，但也难以取得突破。结果，红方只有一小部分装甲部队使用在适于

坦克运动的有利地形上。相反，蓝方却将整个装甲兵力集中投放到计划实施决定性会战的地点，或者根据地形条件也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点。这样，蓝方就会在坦克数量上以至少多于敌一倍的优势投入会战，并在其他实施防御的战线上抗击红方少量坦克攻击。一个装备有大约50门反坦克炮的步兵师，对付50辆坦克的攻击要比对付200辆坦克的攻击容易得多。因此我们认为，将坦克配属给步兵师使用，是一种倒退到1916年—1917年英国的原始战术思想，当时就已宣告彻底破产。一直到他们在康布雷集中使用坦克之后，才取得了胜利。

我们想通过一种能快速攻入敌阵、有装甲防护、可实施直接瞄准的摩托化机动兵种来取得胜利。有人说：“发动机算不上什么新式武器，它只不过是将旧式武器改头换面而已。”人所共知，发动机是不能用来进行射击的。当我们说坦克是一种新东西时，我们是指一类新型武器，比如海军的潜水艇。再比如有了发动机，才有了飞机，继而才可能出现空军。这些也都是人们所说的“武器”。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坦克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武器”，而且深信，我们在未来战争中所赢得的胜利，会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果我们坦克的攻击取得了成功，那么其他兵种就必须与我们保持同等攻击速度。因此，我们要求，利用我们战果的辅助兵种，必须具备与我们一样的机动性，而且必须在和平时期就配属给我们。因为，要想取得决战胜利，不仅需要大量步兵，还要有大量装甲兵。

德国国防军在1937年晚秋举行了一次大型演习，希特勒和许多外国来宾在最后几天参观了演习，其中还有墨索里尼、英国的西里尔·德弗雷尔元帅、意大利的巴多里奥元帅³⁴和匈牙利的一位军事代表。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是由费斯曼将军指挥的第3装甲师，以及配属给其他演习部队的第1装甲旅。我担任坦克调理³⁵司令部的领导。

这次演习所取得的正面结果说明，装甲师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后勤供应和维修尚显不足，必须着力加以改进。为此，我向军指挥所提出了改进的建议。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立即予以考虑，致使此次演习暴露的缺点在1938年春的演习中再次出现。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还专门为外国来宾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总攻演习。所有参加演习的坦克都由我指挥。尽管我们当时使用的还是小型的I型坦克，但当时的情景依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演习之后，又在柏林举行了一次阅兵式，接着冯·弗里奇大将与各国军队来宾共进早餐。我也受命参加了这个早餐会。利用这次机会，我与许多人包括英国的西里尔·德弗雷尔元帅和意大利的巴多里奥元帅进行了交谈。巴多里奥谈到他在埃塞俄比亚作战的经验，西里尔·德弗雷尔先生询问了我对摩托化的看法。而年轻的英国军官们感兴趣的则是，今天表演给墨索里尼看的大量坦克机动的场面，是不是也能在未来战场上出现。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很显然，这说明他们还是赞同将坦克用来做步兵的支援兵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谈得还是相当友好和融洽。

第三章 希特勒独揽大权

1938年2月2日夜我意外获知我晋升为中将的消息，并以此拉开了这许多事之年的序幕。紧接着，我便接到命令，让我出席定于2月4日在柏林由希特勒主持的会议。4日晨，我正坐在行驶于柏林大街的电车上，突然有一个熟人把我从电车上叫下来。他告诉我，我已被任命为第16军军长。这真是天大的意外。我赶忙买了一份晨报，上面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原来陆军的一批高级军官被免职，其中有布洛姆贝格、弗里奇和我的好友鲁茨将军。对于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我在总理府被接见时略微知道了一点。国防军的所有军长都聚集在总理府的大厅里，站成一个半圆形。希特勒走进大厅，向我们宣布，国防部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已被革职，起因是他的婚姻问题³⁶。同时，他说他还迫不得已把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也免了职，因为他触犯了刑法³⁷。对于其他人的免职，希特勒没有逐一进行解释。我们大家都惊呆了。我们一直将这几位最高上司奉为完美无缺的人，希特勒对他们的激烈谴责，深深地刺伤了我们的心。我们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又想，对于像这种如此重大的事情，作为一国之首的希特勒是不会信口开河的。希特勒讲完话后便离开大厅。接着我们也获准离去。当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在这个令人震惊的时刻，在没有对事情过程进行调查之前，谁能预言此事会对将来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布洛姆贝格的事件已经是一清二楚了。他不可能留在国防部办公厅。至于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一个需要进行军事法庭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在戈林主持下开庭了。尽管如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最终还是被宣告无罪。这说明，对这位大将的诬陷指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发生这个无耻的诽谤之后数月，我们又一次被召集到一个航空站，聆听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海茨将军宣读判决书，以及对法律依据的详细解释。在宣读判决之前，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对此事表示歉意，同时还向我们保证，他不会让此类事件重演。我们当场要求为这位大将平反，彻底恢复他的名誉。但是，事后经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劳希奇大将（他是由布洛姆贝格推荐的）的一番努力后，只是做到了恢复冯·弗里奇男爵大将的军籍，让他到什韦林第12炮兵团担任团长。从此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调动工作，没有获得任何其他任命。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他所受到的侮辱而言，真是无法弥补于万一。虽然希特勒把那个制造假证据进行诬告的人枪毙了，但是躲在幕后进行密谋策划的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他们处死告密者也只不过是烟幕弹。8月11日，在波美拉尼亚的大博恩训练基地，为冯·弗里奇男爵大将举行了第12炮兵团指挥权的交接仪式。8月13日，希特勒出席了在这里举行的演习，但是两个人并没有照面。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国防部部长的职位仍然

空缺。部办公厅主任威廉·凯特尔将军³⁸代理部长职务，但其职权范围不能超过国防军总司令，也不享有对军队的指挥权。自此，他就被冠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长官的称呼。

驻莱比锡的第4集群已归属冯·赖歇瑙将军指挥，下辖三个摩托化军。赖歇瑙将军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继1934年6月30日事件³⁹之后，1938年2月4日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的第二个黑暗日。在这两天里，德国的所有将军都没有任何表示。对此，人们在事后给予了严厉谴责。不过，这种谴责用在高层权威人士身上最为恰当，因为大多数人对于真相不甚了了。就拿弗里奇的事件来说，起初人们觉得不可信，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只是等军事法庭判决之后，真相大白了，才有可能采取重要行动。我们曾经督促过新任的陆军总司令，让他采取有力措施，但他始终没有能下定决心。恰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即吞并奥地利事件，此事也就随之被束之高阁，采取行动的良机因此被错过了。但是，整个事件足以说明，在国家元首与陆军高层之间已出现信任危机。虽然我无法了解出现这种危机的真实原因，但已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存在。

我从我尊敬的上司装甲兵上将鲁茨手里，接受了第16军军长这一新职务。这个军的参谋长是保卢斯⁴⁰上校，几年前我就认识他，他是一个标准的总参谋部军官，头脑清醒，勤奋努力，而且人品极佳，使人对他的纯洁和忠诚深信不疑。我们在一起工作得很出色、很协调。后来，这位不幸的第6集团军司令因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问题，遭到了最严厉的指责和诽谤。除非保卢斯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否则我不相信任何对他的指控。

这个时候，三个装甲师都更换了师长：

第1装甲师师长为鲁道夫·施密特将军；

第2装甲师师长为法伊尔将军；

第3装甲师师长为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

吞并奥地利

3月10日近16时，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召见我。在我答应严守秘密的条件下，他告诉我，元首正打算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因此需要准备对一些部队下达开进命令。他说：“您必须接管您原来的第2装甲师。”但我不同意这种安排。我说，法伊尔将军是一位优秀的将军，已经接替我继任该师师长，现在再让我去接管该师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贝克回答道：“在这个时候，您无论如何都得指挥摩托化部队。”无可奈何之下，我建议动员第16军军司令部，此外除第2装甲师之外，还要再为其配属一个师。贝克将军还决定，将党卫队的“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配属

给第16军军司令部。最后他说：“如果真想吞并奥地利的話，也许现在这是最佳时机。”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在考虑完成这次任务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近20时，贝克再次召见我。他命令我务必在21时至22时之间，向第2装甲师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发出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并在帕绍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所有参加向奥地利开进任务的部队都受博克大将⁴¹指挥。在我第16军南部的步兵师按计划要渡过因河，其他部队则用在蒂罗尔。

23时至24时，我用电话向第2装甲师下达动员令，而后当面向党卫队的近卫师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下达同样命令。各部队立即向目的地帕绍开进。向近卫师下达动员令并未遇到任何困难，可是在第2装甲师那里却遇到麻烦。因为，军队的所有参谋军官都正在师长领导下进行一次演习旅行，现正在特里尔的摩泽尔地区。全师在接到命令时，第2装甲师的师长并不在位。尽管情况很麻烦，但命令还是很快地下达了，部队也很快开始行动，踏上开进之路。

从第2装甲师驻地维尔茨堡到帕绍，平均距离为400公里，从帕绍到维也纳为280公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692公里。

我当时已经料到，这次兼并奥地利的行动不会发生战斗。因为我觉得，此次行动对两国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事。于是，我突发奇想，将坦克涂成鲜绿色，坦克上插满彩旗，以此向对方表达我们的友善之情。在我离开泽普·迪特里希之前，他对我说，他还要到元首那里去一趟。于是，我请泽普·迪特里希顺便代我向元首请示，希望他能批准我的做法。半小时后，我的建议得到批准。

3月11日约20时，第16军司令部到达帕绍。在这里，我们接到命令，让我们于3月12日8时开始行动。接近午夜时分，第2装甲师师长法伊尔将军率其部队抵达帕绍。他手头不但没有奥地利地图，而且燃料也已消耗殆尽，无法继续前进。为解决地图问题，我给了他一本游客用的普通旅行指南，至于燃料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虽然，我们发现在帕绍有一个陆军燃料库，但那是准备在西线的西壁工事实施防御时使用的，没有动员令谁都别想动用。当时负责管理燃料库的主管并不知晓我们的行动，况且深更半夜也难以找到他。虽然最终找到了他，但这位忠于职守的库管员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油。最后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只好以武力相要挟，迫使他答应我们的要求。

由于后勤供应纵队没有实施动员，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帕绍市市长帮我们征调了一批载重汽车，迅速组成了一支临时油料运输纵队。此外，我们还请沿路的奥地利加油站为我们提供燃油。

尽管法伊尔将军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于8时准时越过边界。直至9时，第2装甲师的首批部队才通过边界线，部队在奥地利国内受到居

民的热情欢迎。驻科恩韦斯特海姆的师抽出三个营组成前卫部队，即第5装甲侦察营、驻慕尼黑的第7侦察营和驻基辛的第2摩托步兵营。中午时分，前卫部队迅速通过林茨，向圣珀尔滕挺进。

自行动开始我就同第2装甲师主力一起开进，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也从柏林赶到这里，与第2装甲师会合。车上悬挂彩旗和将坦克涂绿的做法，成效非常显著。胸前挂满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站在路边向我们挥手致意。只要我们的车子一停下来，他们马上就会将鲜花撒在车子上面，往士兵们手里塞各种食物。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情，因为这种合并是双方渴望已久的，只不过多次被人为地阻断了。一家的同胞兄弟姊妹因倒霉的政治已被分割长达数十年之久，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

我们利用唯一一条通向林茨的公路向前开进。刚过12时，我们便到达林茨，拜会了当地的官员，匆忙吃了一点东西。正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向圣珀尔滕方向前进时，遇到了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和奥地利的两位部长。他们告诉我，元首要在大约15时到达林茨，请我对沿进城的公路到集市广场一带进行封锁。于是，我让前卫留在圣珀尔滕，将主力部署在公路、林茨集市广场，对这里进行封锁。奥地利联邦军近卫军也参加了这次封锁任务。不久，公路和广场上便挤满了六万多人。群情激奋，人声鼎沸，热烈欢迎德国军队的到来。

差不多到黄昏时分，希特勒才来到林茨。我在进城的地方迎接他，目睹了他以凯旋般的姿态进入城市的全部经过，亲耳聆听了他在市政厅阳台上的演讲。此刻所呈现的狂欢场景，是我一生中唯一经历的一次。希特勒讲话之后，便去看望在冲突中负伤的伤员，然后返回他的旅馆。我到旅馆向他报告，我将率部继续向维也纳前进。此时我看到，希特勒也为广场上的热烈场面所深深感动了。

近21时，我离开林茨，半夜时分开进圣珀尔滕。我命令我的前卫冒着暴风雪再次踏上征途，我们于3月13日1时到达维也纳。

为了庆祝奥地利的合并，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火炬游行，大街上到处是欢颜悦色的人。当我们作为第一支德国部队到达这里时，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歌剧院旁边，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部队前卫在奥地利联邦军军乐团的伴奏下走过歌剧院，接受奥地利国防军维也纳师师长施蒂姆普弗尔将军的检阅。部队通过之后，群众又一次发出欢呼。我被群众抬进我的住所，甚至连我衣服上的纽扣都被人们揪下来当作纪念品。我们全体人员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招待。

稍事休息之后，我便于3月13日上午去拜访奥地利联邦军总司令，受到总司令的热情接待。

3月14日一整天，都在忙于计划15日举行的大型阅兵式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由我负责，这也使我有机会第一次与我的新同事们合作，

而且工作得很称心。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便就各项准备工作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这个在已属于德意志的维也纳首次举行的活动非常顺利，令人十分满意。阅兵式以奥地利联邦军为先导，接着便是奥地利联邦军和德国陆军交替行进。居民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为了进一步巩固我们与奥地利将军们之间的联系，我又在第二天的晚上，邀请一批刚刚认识的奥地利将军来到布里斯托尔旅馆，参加我在这里举办的一个小型晚餐会。然后，我便启程去了解奥地利联邦军的摩托化部队及其编制情况。在行进途中有两件事使我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到湖边参观了驻在诺伊齐德尔的一个摩托化轻步兵营。第二件是，到莱塔河畔的布鲁克参观那里的联邦军的装甲营。这个装甲营由泰斯中校指挥，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军官，因一次严重的坦克事故而致残。他的部队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我很快与这里的年轻人和军官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两支部队的士气都很高，纪律严明，我很希望他们能并入我们德国陆军中来。

为了让德国士兵了解奥地利，也让奥地利士兵了解德国，并增强同宗同族的感觉，奥地利联邦军派了一批人到德国进行短期的参观访问。其中有一支部队来到我在维尔茨堡的老军营。我的夫人出面，盛情地接待了他们。

不久，我亲爱的夫人来到维也纳，我们准备在3月25日这一天，庆祝她的生日。

从这次合并行动中，我们德国装甲兵也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总的说来，行军还算顺利。汽车较少出现故障，而坦克的故障却较多。详细的数字我记不起来了，不过也不会超过30%。到3月15日阅兵式，几乎所有坦克都已维修好，可以重新使用。由于路程较长和行进速度过快，出现较高的故障率也在所难免。然而，不了解坦克的外行人，甚至还包括冯·博克大将，都认为这个数字有点太高了。所以，自从这次进军以后，年轻的装甲兵便遭到来自这批人的严厉指摘。他们认为，坦克不具备长途行军的能力。我认为，在评价装甲兵向维也纳开进中的表现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装甲部队对于这一次所担负的任务无法进行任何准备。因为3月初的时候，装甲兵刚刚开始进行连一级的训练。到了冬天，第2装甲师也正在忙于进行参谋军官的理论训练，当接到命令时，这支部队正在演习途中，因此不得不停止在摩泽尔河畔。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次师规模的冬季演习⁴²。

（2）高层领导对此也同样缺乏准备。此次行动的决心来自希特勒。因此，整个行动酷似一场即兴表演，而这对于刚刚在1935年秋组建的装甲师来说无异于一次冒险。

(3) 这场向维也纳即兴式的进军，要求第2装甲师在48小时内推进约700公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部队约1000公里。这一要求基本完成。

(4) 装甲部队出现的许多弱点，主要是由车辆尤其是坦克的保养维修不足造成的。这一问题早在1937年的秋季演习中已经暴露出来，但消除这一弊端的建议直到1938年都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今后，这一错误决不会再次出现。

(5) 这次行动证明，燃料供应是个重要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不久便得到了解决。由于这一次没有使用弹药，所以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无法加以考察，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加以评估。但无论如何也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

(6) 不管怎么说，装甲师能够担负作战任务的理论，在此次行动中得到验证。尤其是它的行军能力和速度完全超过了人们原来的预期。通过这次行动，不仅部队增强了自信心，领导也获益良多。

(7) 此次进军也告诉我们，一个以上的摩托化师在一条公路上前进是完全可行的，并没有困难。有关摩托化军的配置和战斗运用的理论，也证明是正确的。

(8)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经验只局限于装甲师的动员、运动和供给，并未涉及作战。然而，未来的事实将会证明，德国装甲兵在作战方面也会大有作为。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极具参考价值和非常著名的回忆录中，对吞并奥地利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我有必要在这里引述其中一些段落：

凯旋进入维也纳，一直是奥地利二等兵的梦想。3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维也纳的民族社会党准备以一场火炬游行来迎接这位胜利的英雄。但没有一个人到来。只有三个来自后勤部队的神经错乱的巴伐利亚人。他们是乘火车来这里为部队设营的，于是游行的群众便把他们抬起来，沿街游行。事情的缘由很长时间之后才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车摇摇晃晃地开过边界之后，便停在了林茨附近。尽管天气和公路状况都十分良好，但大部分坦克都抛了锚。重型摩托化炮也故障频频。由林茨到维也纳的公路被重型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希特勒的宠臣、第4集群司令赖歇瑙将军，应当对这一事故负责。这充分显示出德国军队在其重整军备阶段的不成熟状态。

当希特勒乘坐汽车经过林茨时，看到交通被堵塞成这个样子，不免大发雷霆。后来轻型坦克从混乱的交通中挤出来，于星期天早晨到达维也纳。重型坦克和摩托化炮兵不得不改由火车运输，要不然就无法赶上欢迎仪式。希特勒的车辆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维也纳的照片，已有目共睹。但这一神秘荣光时刻的背后，却有着一个不平静的内幕。事实上，元首对他的军事机器存在如此明显的弱点大为震惊。他对他的将军

们大加斥责，可将军们却反唇相讥。将军们指出，他没有听信弗里奇的忠告。弗里奇早就警告说，德国现在还无力承担一次重大冲突的风险。军队只不过是外表被伪装得像模像样，官方也一直进行着庆典和阅兵式.....

很明显，温斯顿·丘吉尔有一点道听途说了。因为慕尼黑的铁路站长曾告诉我，在军队向奥地利开进的当天，没有任何运送军事人员或物资的特别列车由德国开往维也纳。如果需要运送的话，德国与奥地利的铁路部门必须事先约定。步兵师已在进军的前一天在边境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弗赖拉辛和辛巴赫地区下了火车。之后，火车立刻空车返回，去运送下一批部队。进军的第二天，这些部队已在萨尔茨堡下车，第三天才到达维也纳。据我所知，3月12日那一天，并没有火车由巴伐利亚开往维也纳。那“三个神经错乱的巴伐利亚人”除非是从天上飞过去的。所谓德国战车在林茨停留，那是我下的命令，是为了在那里迎候希特勒，绝不是其他原因，否则我们早就在下午到达维也纳了。天气很坏，下午开始下雨，晚上还来了暴风雪。由林茨通向维也纳的唯一一条公路正在翻修，有数公里的地段被掘开，其他路段也极难通行。但是大多数坦克还是安全到达维也纳。至于说重型炮抛锚，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重型炮。公路任何时候也没有被堵塞。冯·赖歇瑙将军于1938年2月4日才接管第4集群的指挥权，他只在任五个星期，因此不应当对装备的失灵负责。至于说到他的前任冯·布劳希奇大将，他在职的时间很短，因此也很难说他应当负什么责任。

正如上文所述，我在林茨曾迎候希特勒，并没有发现他有丝毫动怒的神态。相反，我看到他被热烈的场景深深打动的样子，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当他在林茨市政厅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演讲时，我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能仔细观察到他的表情。当时，眼泪淌下他的面颊，我相信他肯定不是在演戏。

当时我们部队只有轻型坦克。如同我们没有重型火炮一样，也不存在什么重型坦克，因此谈不上用火车装载。

没有哪一位将军遭到训斥，至少我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上面提到的所谓将军们的“反唇相讥”也实属子虚乌有，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不管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在3月的这几天里希特勒对我都非常客气。我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是来自开进部队的总司令冯·博克大将，他认为我在坦克上插旗子有违条令。不过，在我向他说明这是经希特勒允许的之后，他也就没有再对此事进行追究。

还有那些“摇摇晃晃地开过边界”的战车。正是这些战车在1940年略加改进之后，就在很短时间内将西方强国的过时军队打败了。从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是想证明，大不列颠和法国的政治首脑们完全有能力在1938年的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不过他们的军事首脑却有充分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军队的弱点，却找不到革新之路。德国将军们也渴望和平，但不是因为自己有弱点，或者害怕

什么革新，而是他们相信，通过和平的手段也能达到其民族所需要的目标。

第2装甲师留在维也纳地区，而且从那一年的秋天开始获得奥地利的补充。党卫队近卫师和第16军军部于4月返回柏林。1938年秋天，在维尔茨堡宿营区又组建了第4装甲师，由赖因哈特将军指挥。此外，还先后组建了第5装甲师和第4轻型师。

1938年夏，我在和平时期担负的主要工作是视察所属部队，作为一个军长我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这一工作使我有机会了解我的军官和士兵，为在战争中的相互信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这种关系我一直引以为豪。

这一年的8月，我终于搬进了分配给我的位于柏林的官舍。在这个月，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偕夫人及首相伊姆雷迪来柏林访问。希特勒亲自到车站迎接，然后为来宾举行欢迎仪式、晚宴，并在歌剧院举行招待演出，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晚宴之后，希特勒来到我的桌旁坐了一会儿，与我谈起了坦克的问题。

关于霍尔蒂这次访问的政治成果，希特勒表示失望。大概是他原本说服匈牙利摄政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打算落了空。遗憾的是，他在席间谈话中就流露出了这种失望情绪，晚宴后的举止更是表露无遗。

9月10日—13日，我与夫人一同参加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一个月里，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可谓一触即发。这种气氛可以从希特勒在纽伦堡国会大厦所做的闭幕讲话中窥见一斑，当时他措辞强硬，毫不客气。对此，人们只能静静地凝神注视着未来形势的发展。

大会闭幕后，我前往格拉芬沃尔的训练基地视察，第1装甲师和党卫队近卫师就驻在那里训练。在之后的几周里，我都在忙于部队的训练和视察。到了月底，我们就开始为进军苏台德区⁴³做准备。鉴于捷克人拒绝做出任何妥协让步，战争的危險迫在眉睫。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

然而，没想到的是，《慕尼黑协定》为和平解决开辟了一条途径，吞并苏台德区行动也因此可以兵不血刃地进行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得不为此做出我个人的一点牺牲。10月1日这一天，我只能一个人在格拉芬沃尔庆祝我和夫人的银婚纪念日。同一天，我亲爱的夫人也只身在柏林与我异地同庆。而此时，我们的两个儿子正在边境守备。这一天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息尚存的和平。

10月2日，我的司令部迁往福格特兰的普劳恩。3日开进苏台德区。

吞并苏台德区

负责进军苏台德区任务的部队是第16军，这个军下辖第1装甲师、第13、第20摩托化步兵师。占领苏台德区的行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0月3日，由奥托将军指挥的第13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埃格尔、阿什、弗朗岑斯巴德。10月4日，由第1装甲师占领卡尔斯巴德。10月5日，三个师一同进占卡尔斯巴德以东至边境分界线之间地带。

在进军的前两天，希特勒一直都在我的军里。第1装甲师由卡姆向艾本施托克前进，最后进入萨克森，行程273公里。第13摩托化步兵师利用9月30日夜间，从格拉芬沃尔地区向北开进，没有遇任何抵抗便进入埃格尔地区，可以说是一次完美无缺的进军行动。

10月3日，我在距离阿什不远的边界等候希特勒，向他报告我的师已胜利完成进军任务。而后，我经过阿什到埃格尔附近，找到一个野战炊事班，与希特勒一起吃早点。这个炊事班没有别的，只有供战士们吃的一般食物，浓浓的汤和牛肉。希特勒看到汤里有肉，就只吃了几个苹果，并要求我明天最好能做一顿没肉的可口饭菜。在埃格尔，我们又受到了那里群众的盛情接待。大批居民身着别具埃格尔民族风格的服装，热情欢迎希特勒的到来。

10月4日，我在第1装甲师司令部炊事班，再次与希特勒共进早餐，我坐在他的对面，与他随意闲谈。我们对战争能够避免极为满意，不免喜形于色。希特勒驾车沿公路行进，不时向沿路的部队打招呼，精干的部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到处都充满欢声笑语，跟3月份在奥地利时一样，我们的战车上也涂上了绿色，插满鲜花。我驱车来到卡尔斯巴德，检查在歌剧院前列队的仪仗队的准备情况。这个仪仗队由第1装甲团、第1步兵团和党卫队近卫师各一个连组成。站在装甲连右翼连长旁边的就是我的长子，他当时已经是第一装甲团第1营的副官。

刚刚把警戒工作忙完，希特勒就到了。他通过部队仪仗队的夹道，步入歌剧院。正当此时，外面下起了大雨，然而在剧院的大厅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妇女和姑娘们眼淌热泪，甚至还有许多人跪在地上祈祷，欢呼声震耳欲聋。这是因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饱受苦难，一直处在贫困、失业和民族压迫的苦难之中。许多人已近乎绝望。现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们立即开始将野战厨房的食物分发给穷人，直到社会救济机构接替我们的工作。

10月7日至10日，我们又占领了一片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为此，我渡过卡登河和萨茨河前往特普利采-舍瑙。部队所到之处都同样受到热情的欢迎。所有的坦克上都撒满了鲜花。欢蹦乱跳的青年男女将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有时甚至使我们寸步难行。数以千计的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士兵获准离开捷克⁴⁴军队，步行返回他们的家乡，他们多数人还穿着捷克军服，肩上扛着一个包袱或一个箱子，一眼看去酷似一支不战而败的军队。捷克的第一道要塞防线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看来他们并不像我

们预想的那样强大。但不管怎么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未经流血就将其占领了。

最使大家感到庆幸的是，政治形势正朝着和平的方向转变。否则，德国领土将会遭到最沉重的打击，德国的母亲们将为此做出重大牺牲。

在特普利采，我暂住在属于克拉里-阿尔勒德林根亲王的疗养胜地。亲王和王妃十分周到和热情地款待了我。在这里，我们结识了许多日耳曼-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使我们高兴的是他们仍保持着典型的日耳曼民族特性。我相信，朗西曼勋爵对捷克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意见为维持当时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和平未能继续下去，这不是他的过错。

紧张的政治形势暂时缓解了，我们大家都沉醉于兴奋之中，我也有机会去狩猎了。在此后的14天内我击中好几只鹿，可谓收获颇丰。

当这个动荡不安的1938年临近岁末之际，像我这样远离政治的军人们，都希望眼前的风暴能尽快散去，使国家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认为，德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期，来消化这些新增加的土地和人口，应当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中加强和巩固德国刚刚在欧洲争取到的地位。我们认为，我们民族所追求的目标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我亲自看到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情况，尽管这里的人们对于合并表示热烈的欢迎，但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状况都十分恶劣，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与德国有天壤之别。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来消化这些东西，以便将其与德国融合为一个整体。《慕尼黑协定》似乎能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

此外，希特勒在外交上的伟大成就，将二月危机⁴⁵给人们留下的可恶印象一扫而光。甚至连9月份哈尔德⁴⁶接替贝克就任陆军总参谋长一事，也因苏台德区的胜利而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贝克将军辞职的原因是，他无法赞同希特勒危险的外交政策。他倡议由全体将军参加一次旨在呼吁和平的示威行动。但这一提议遭到布劳希奇的拒绝，而他也没有将这一提议通告给将军们。我由苏台德区返回柏林，还满以为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局面。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形势再趋紧张

临近10月底，“大象饭店”在魏玛市落成，省党部借这个新建旅馆举行落成典礼的机会，召开了一次党代会，希特勒也应邀出席。我以第16军军长和驻魏玛军队最高长官的身份，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党代会在城堡隆重开幕，当希特勒向在露天拥挤的群众发表演讲时，大会达到了高潮。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用异常尖刻的语言猛烈抨击了英国，特别是丘吉尔和艾登。由于我在苏台德区，没有机会亲耳聆听他过去在萨尔布吕肯的讲话。这次当我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大为惊讶，想必是形势再度

变得紧张了。在希特勒讲话之后，在大象饭店里为客人们举行了一个茶会。希特勒请我坐在他的桌旁，我借机和他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我顺便问他，为什么在他的讲话里要那样严厉地抨击英国。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戈德斯贝格时，他的对话者张伯伦对他不敬，一些知名的来访者也对他举止失礼，因此他才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曾向英国驻德国大使亨德尔森说过：“如果你们英国再有衣着不整的人来见我，我就要派我的大使穿着套头衫去见你们的国王。请把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转告给你们政府。”至今说到此事，他还为曾经受到的歧视耿耿于怀，怒火满腔。他说，英国方面对和解毫无诚意。他本来很尊重英国，而且还曾想过要与英国永结友好，现在却使他大失所望。

尽管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摆在德国面前的形势依然充满紧张和不信任，令人失望和忧心忡忡。

在举行省党部大会的那天晚上，在魏玛歌剧院上演了歌剧《阿伊达》。我的座位又被安排在元首的包厢里，并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在吃饭的时候，我与希特勒只谈了一般的问题和有关艺术的问题。希特勒谈到了他到意大利的情况和在那不勒斯看《阿伊达》的演出。已是深夜2点了，他又走到演员的桌旁，与他们聊天。

当我回到柏林之后，陆军总司令召见我。他通知我，他计划增设一个类似于监察长的职位，统管摩托化部队和骑兵，并将这两个兵种统称为“快速部队”。他亲自为这一职位起草了一份勤务规程草案，并将这个草案拿给我看。草案赋予这个新职位的权限是监督权和拟制年度报告权，但没有指挥权，没有编写和出版条令权，也没有组织和人事权。这分明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我拒绝接受。又过了几天，陆军人事局局长、国防军总司令部长官的弟弟博德温·凯特尔将军受陆军总司令之托，再次催促我接受这一新职务。我陈述了我的理由，并再次拒绝出任这一职务。在此之后，凯特尔才向我挑明，设立这个新职位并非布劳希奇的主意，而是希特勒本人的意思。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接受。我满脸失望地对他说，总司令事先并没有告诉我，这个职位是根据谁的命令设置的。虽然事情已经挑明，但我依然没有接受。我要求向元首转达我拒绝的理由，如有可能我要当面向元首陈述我的观点。

几天之后，希特勒单独召见了，问我为什么要拒绝。我首先向他解释了陆军总司令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向他说明了陆军总司令为这个新职位所起草的勤务规程的主要内容。然后我又指出，我现在担任三个装甲师的军长，对装甲兵发展所发挥的影响，远比在这个新职位上的影响大得多。我对陆军总司令部内的那些人物，以及他们对发展装甲兵这种可以大规模运用于作战的进攻性兵种的态度，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我不能不认为设置这个新职位完全是一种倒退。我向希特勒解释说，陆军总司令部有一种将坦克配属给步兵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已经发生过激烈争论，这对日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我还指出，将骑兵合并到摩托化部队，是与骑兵这个古老兵种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对这种革新并不欢迎，我已感到他们的对抗情绪。骑兵

急需现代化，却遭到陆军总司令部和骑兵老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进行一番详尽的陈述之后，我最后说：“草案中所赋予我的权限并不足以平息这种对抗情绪，我上任之后必然还会引起不间断的摩擦和纠纷。因此我请求，还是让我留在现任吧。”希特勒没有打断我的话，他让我说了20多分钟。听完我的讲话，他向我解释了他设立这一职位的目的。他说，他希望能对全部的摩托化部队和骑兵进行集中领导。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的请求，命令我担任这一新的职务。但是，他最后说：“您一旦发现您所说的对抗情绪妨碍了您的工作，您就可以直接向我报告。我们将一起来推动必要的革新。因此，我命令您接受这一新的任职。”

虽然在我上任后不久便遇到了一系列麻烦，但我从来没有直接向他报告过。

就这样，我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担任“快速部队”长官，并搬进了位于本德勒大街的一间很简朴的新办公室。他们给我选配了两名总参谋部军官，冯·勒叙尔中校和勒蒂格尔上尉，以及我的副官里贝尔中校。在我所属的每支部队里都设有一名主管。在安排停当后，我便开始了工作。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装甲兵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训练条令。于是，我们开始着手编写一份有关的草案，并将这份草案呈送陆军训练处报批。但陆军训练处没有懂行的装甲兵军官，因此他们在审查我的草案时，并不是以我们装甲兵的需要为出发点，而是依据其他什么标准。他们常常在我的草案上进行这样的批注：“所涉及内容之章法与步兵不符。故将草案退回。”他们所谓重要的依据就是章法的一致性、术语的一致性，他们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评判我们的工作。而我们的需要在他们眼里则无足轻重。

我认为骑兵的编制必须进行改革，即将骑兵改编为装备现代化的轻装骑兵师。但这一建议遭到陆军办公厅主任弗罗姆将军的否决，理由是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增加2000匹马。结果，骑兵的编制一直到战争爆发时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除了东普鲁士的一个旅之外，不得不在步兵师里组建混编侦察营。这种营由一个骑兵连、一个摩托车连和一个摩托化连编成，装备少量的装甲侦察车、反坦克炮和骑炮。要想指挥这种奇特的混编部队，不是一件易事。动员的时候，平时的现役师只能得到这种混编侦察营的配属。改编后的部队不得不改装摩托车。所以很明显，解决骑兵的问题决不应采取这种办法，而应另选其他途径。现在，骑兵已经陷入窘境，而它的上司们却依然对它情有独钟，偏爱至极。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另外我还顺便说一件小事，通过这件事可以使人了解我当时的处境。我作为快速部队司令所制定的动员令，要首先以一个预备役步兵军军长的名义提出。如果想在装甲兵的范围内付诸实施，还必须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第四章 灾祸开始

走向战争

1939年3月，捷克以被保护国的形式并入德国的版图，导致外交形势急剧恶化。此事应完全由希特勒个人负责。

在进军的那天早晨，陆军总司令召见我。他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命令我去布拉格，任务是收集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冬季开进的经验，并顺便察看一下捷克的坦克装备情况。

在布拉格，我在第16军司令部见到了我的继任者赫普纳将军，他向我介绍了他在进军中的经验。为收集第一手资料，我视察了一些部队。在布吕恩⁴⁷，我看到了捷克的装甲车辆，发现这些车辆尚可使用，后来这些车辆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直到俄国战局时才完全由德国重型坦克所取代。

步捷克的后尘，梅默尔⁴⁸也不战而落入德国之手。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50岁生日。为庆祝他的诞辰，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国防军的所有兵种的旗帜都被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军旗营，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他的事业现在已如日中天。他会不会适可而止，既保住自己的地位又不把事情做过头？

4月28日，他宣布废除与英国签订的海军协定⁴⁹，同时还废除了德国与波兰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

5月28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访问柏林。德国外长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为能容纳更多的人，他在他的花园里支起两个大帐篷，几乎把整个花园都占满。但是，这年5月的天气十分寒冷，不得不在帐篷里生火，这倒成了一件难事。希特勒本人也光临现场。为了给客人助兴，还举行了一场小型歌舞演出，演出是在一个帐篷里搭的舞台上进行的。希特勒要求一定坐在奥莉嘉·切肖瓦⁵⁰身边，为了找到她，演出一直没有开幕。希特勒对艺术家一直有一种偏爱，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估计，齐亚诺此次来访的目的大概是提醒希特勒不要轻启战端。不过我无从得知，墨索里尼交给他的这项任务，是不是圆满完成了。

接着6月，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偕其漂亮的夫人来柏林访问。为此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大部分是摩托化部队。因参阅部队数量过多，搞得客人精疲力竭，使阅兵式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离开柏林后，摄政王还要飞往伦敦，此举颇为引人注目。据我所知，希特勒对此次访问的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

政治上的警告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但希特勒及其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深信，西方列强绝不敢与德国冒险一战，德国为达其目标可以在东欧放手行动。

1939年夏天的几个月里，我忙于准备计划于秋季举行的大规模演习，此次演习将有摩托化部队参加。演习将越过埃尔茨山一直向苏台德区推进。然而，为这次演习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最后都成为徒劳。

波兰战局

1939年8月22日，我被派往波美拉尼亚大博恩训练基地，担任新组建的第19军军长。我们的任务是沿边界构筑一道取名为“波美拉尼亚要塞司令部”的工事，用以抵御波兰的进攻。我的第19军下辖第3装甲师，第2、第20摩托化步兵师和直属部队。第3装甲师加强有一个装甲教练营，装备最新式的III型和IV型坦克。直属部队还有一个来自德伯里茨-克拉普尼茨的侦察教练营。我把他们调来的目的是，让这些来自学校的教练部队有机会积累第一手的实践经验。这对他们日后的训练工作将大有裨益。

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军队高级将领们讲过一次话。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我是在他讲话之后，从第4集团军司令冯·克卢格大将那里知道我的任务的。他告诉我，我的第19军将隶属于第4集团军。我的南面（右翼）是施特劳斯将军的第2军，北面（左翼）是考皮施将军的边防部队。冲突一旦爆发，这支边防部队将由第10装甲师负责提供支援——该师是在3月占领布拉格时组建的，一直驻在布拉格附近。在我军的后面则是来自波茨坦的第23步兵师，它是集团军的预备队。

我的军的任务是，在泽姆波尔诺（右翼）和科尼采（右翼）之间，渡过布拉河。渡河后必须迅速到达维斯瓦河，将位于所谓“波兰走廊”⁵¹的波兰部队分割，并将其歼灭。然后，再根据新的命令继续前进。与此同时，位于我右翼的施特劳斯军，向维斯瓦河突击；位于我左翼的考皮施军，向但泽⁵²突击。

估计，波兰在“走廊”的军队有三个步兵师和一个“波莫瑞”骑兵旅，所装备的坦克为“菲亚特-安萨尔达”型，数量大概不多。波兰在其边界构筑了工事。从我们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构筑工事的士兵。此外，他们在后面的布拉河也构筑有防线。

进攻发起时间定于8月26日晨。

在这些日子里，希特勒与苏俄签订了协定，因此他认为苏俄不会为波兰撑腰，放手一战的条件已经具备。至于西方大国的反应，由于受里宾特洛甫错误观点的误导，希特勒一直认为西方国家不会介入这场战争。

不是说我有先知之明，我当时确实已觉察到陆军的心态是沉重的，幸好与俄国签订了协定，否则他们会变得更为忐忑。我们并不是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开赴前线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将军愿意打仗。我们的许多老军官和数以万计的士兵，都亲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当战争一旦超出波兰一国的范畴，他们知道战争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自3月成立波希米亚保护国之后，英国就已经对波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提出保证。因此，事实上事态已经变得十分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德国军人的母亲和妻子，即使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她们也不免要为此蒙受重大损失。我们自己的儿子也在前线。我的长子海因茨·索特是第35装甲团副官。我的小儿子库尔特在9月1日那天，刚刚被授予少尉，他正在第3装甲师第3装甲侦察营服役，这支部队正好隶属于我的军。

战争爆发前，我的最后一个营地设在普鲁士弗里德兰附近的多伯林。我们在这里住得很惬意，因为我们的房主对我们的招待实在是太好了。

8月25日的夜间，进攻令撤销了。一些已做好出发准备的部队，陆续撤回原地。很显然，这说明外交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一缕和平希望的曙光又出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到了8月31日，警报再次响起。这次，情况有点严重了。各师进入沿边界的出发阵地。其位置是：

右翼，是由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指挥的第3装甲师，任务是在泽姆波尔诺河和卡苗卡河之间，向布拉河推进，在普鲁什奇东部的哈莫米勒附近渡过布拉河，而后继续向维斯瓦河畔的施维茨方向突击；

中央，是由巴德尔将军指挥的第2摩托化步兵师，计划由卡苗卡河东部、格伦瑙和菲尔豪之间出发，任务是突破波兰边境防线，向图赫尔方向突击；

左翼，是由维克托林将军指挥的第20摩托化步兵师，从科尼采西部出发，任务是占领该城，而后通过图赫尔草原，经奥舍向格劳登茨方向突击。

主突方向的进攻任务由加强有军属部队的第3装甲师担负，其后有集团军预备队第23步兵师跟进。

9月1日4时45分，全军同时越过边界。进攻刚刚开始的时候，地面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浓雾，空军起初无法使用。我随第一波的第3装甲旅一起前进，在泽姆珀尔堡东部与敌人遭遇，发生第一次小规模战斗。遗憾的是，虽然我已经下达了不要随便开炮的命令，但是第3装甲师的重型火炮还是不照命令行动，居然向着大雾开了炮，惹来不少麻烦。第一发炮弹落在我的指挥车前50米的地方，第二发落在我后方50米处。我估计，下一发就要命中我，于是我立刻命令驾驶员赶紧向右转。突如其来的爆炸把驾驶员吓坏了，一踩油门，开足马力把车开进了一条沟里。我

这辆半履带式指挥车的前轴被撞弯，动弹不得。我不得不到军指挥所，换了一辆车，并向那些热情过度的炮手说明了当前的情况。在此我想顺便说一下，在战场上使用装甲指挥车实施指挥的军长，我算是第一个。因为这些车辆都装有无无线电设备，可与军司令部和所属各师保持不间断的联系，使我能与我的装甲兵一同驰骋在战场上。

当浓雾突然消散之后，在泽姆珀尔堡北部，大克罗地亚附近发生了第一次较大规模战斗。由于大雾消失，所以行进在最前面的几辆坦克突然出现在波兰防线的前方，波兰的反坦克炮直接将它们命中，一名军官、一名士官生和八名士兵不幸阵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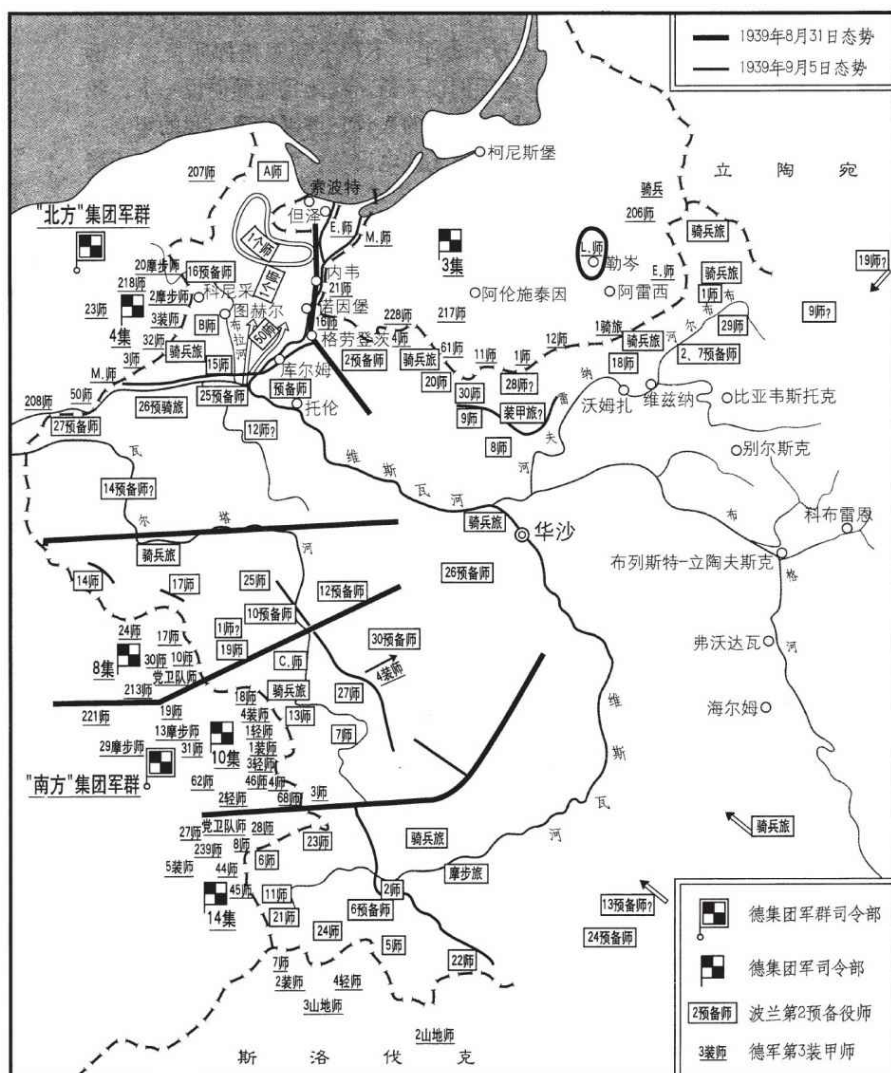


图11939年8月31日—1939年9月5日态势

大克罗地亚是我曾祖父希勒·冯·格特林根男爵的地产。他和我的祖父

古德里安都埋葬在这里。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踏上我家族所热爱的土地。

更换车辆之后，我又重新回到在前线的第3装甲师，这个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布拉河。师的大部现正位于普鲁什奇和小克罗地亚之间的地域，准备休息。师长不在这里，他已被集团军司令冯·博克大将召去商讨战事。于是，我向第6装甲团的军官们询问布拉河的情况。团长回答我说，他认为今天不可能渡河了，他们现正盼着下达休息的命令。因此，他们已把我下达的要在第一个进攻日强渡布拉河的命令忘得一干二净。这使我十分生气，于是我开始想办法，看能采取什么措施扭转眼前令人不愉快的局面。这时，年轻的费利克斯中尉走到我面前。他脱掉外衣，把衬衣的袖子卷得高高的，脸和胳膊都被烟火熏得黑黑的。他说：“将军先生，我刚从布拉河回来，我知道对岸敌人的兵力很弱。波兰人想把哈莫米勒附近的桥梁烧掉，但我用坦克把火扑灭了。桥梁现在可以通行。我们之所以不能前进，是因为这里没人指挥。将军先生，您应当亲自去指挥。”我惊异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他那一双充满自信的眼睛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这简直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我们驱车驶过波兰和德国横七竖八的车队，利用狭窄砂质的林间小路，前往哈莫米勒，并在16时至17时间到达。在离河流大约100米的一棵大橡树下，站着许多参谋军官，他们一看我来了，便大声朝我喊：“将军先生，他们还朝这里射击呢！”还真不假，因为第6团的坦克和第3团的火炮正猛烈向敌人射击。而敌人躲在对岸的堑壕里，根本观察不到。首先，我命令停止这种盲目的射击。此时，第3步兵旅旅长安格恩上校走来，他帮了我的大忙。我建议他首先把波兰阵地的配置搞清楚。然后，命令尚未投入战斗的第3摩托车步兵营，乘橡皮艇在敌人有效射击范围外的河段渡河。当他们渡河成功后，我便命令坦克过桥。他们以很小的代价便将防守的波兰摩托车连全部抓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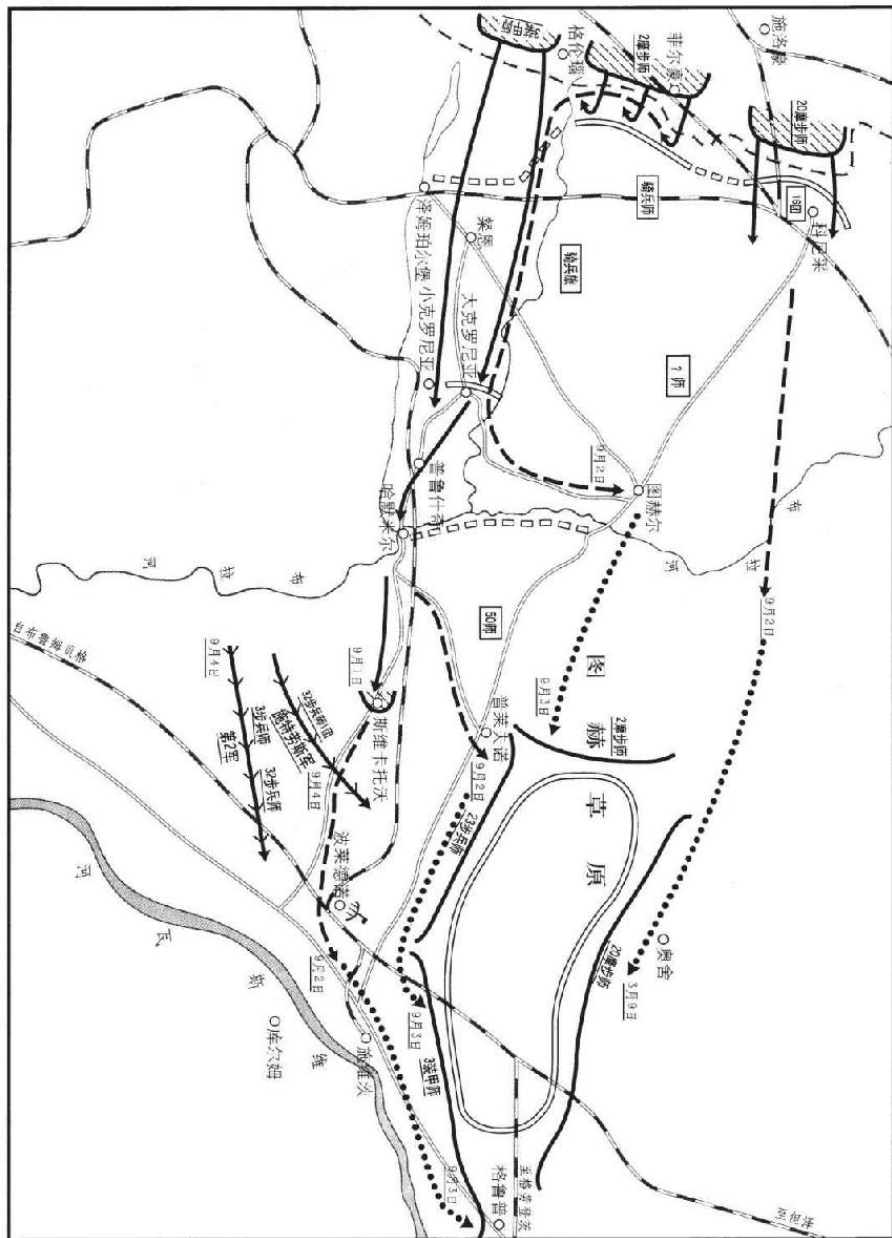


图2

我立即把目前所有的部队都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登陆场。第3装甲侦察营受命，继续通过图赫尔草原向前推进，任务是利用向维斯瓦河畔的施维茨突击的办法，来确定波兰主力及其预备队的位置。夜间，第3装甲师到达攻击的目标斯维卡托沃。

我返回位于桑恩的军司令部，到达时暮色已经笼罩大地。

漫长的公路上空空荡荡，听不到一声枪响。我在黎恩前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但更使我惊奇的是，司令部所有的人都头戴钢盔，正忙着将一门反坦克炮拉向阵地。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回答，波兰骑兵正向我们开来，随时都会到达。我让他们不要惊慌，然后走进我的司令部。

电话是第2摩托化师打来的。他们报告说，由于受到波兰铁丝网的阻碍，进攻未能取得新的进展。全部三个步兵团都投入到正面战线，师已没有预备队，因此我重新做了部署。我趁着夜色将左翼的团撤出一线，转移到右翼背后，次日随第3装甲师对图赫尔实施包围。

第20摩托化师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占领科尼采，但实际并没有向前推进多少距离。我命令他们继续攻击。

到夜间，曾在第一天出现过的神经过度紧张的现象又再次发生。半夜，第2摩托化师向我报告说，他们在波兰骑兵的攻击下不得不撤退。起初，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终于还是克制住了自己，问这位师长，你听说过波美拉尼亚的掷弹兵有被敌人骑兵赶跑过吗？！他说，没听说过。接着他便向我保证，他一定能守住阵地。尽管有他的担保，我还是决定于次日清晨亲自到这个师去一趟。清晨5时，我到达这个师师部，看到这里的人仍是有些慌乱。我来到昨日夜间撤出的那个团，亲自率领这个团抵达大克罗地亚北面的卡苗卡河渡口，准备由此向图赫尔突击。第2摩托化师现已发起攻击，看来第一个战斗日的恐慌已经消失了。

第3装甲侦察营于夜间抵达维斯瓦河。可惜的是，由于行动不慎，在施韦茨附近的波列德诺农庄，有多名军官伤亡。第3装甲师大部被布拉河分割为两部分，上午，东岸的部队遭到波兰人的攻击。中午，我军开始发动反击。该师一面在森林地带战斗，一面向前推进。第23步兵师随第3装甲师之后，以强行军速度开进。另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图赫尔草原已取得重大进展。

9月3日，第23步兵师在布罗克多夫伯爵将军率领下，已推进至维斯瓦河畔，正好处在第3装甲师和第20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经激烈战斗，将位于施维茨以东和格劳登茨西部前方的敌人全部合围。波兰的“波莫瑞”骑兵旅对我们的坦克性能和作用一概不知，竟然使用马刀与我们的坦克对抗，结果遭受毁灭性的损失。波兰的一个炮兵团在向维斯瓦河开进途中，被我们的坦克追上，全部被歼，只有两门火炮来得及开火。波兰的步兵也损失惨重，补给纵队和舟桥纵队也有一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或被歼。

9月4日，我们缩小对波兰军队的合围圈。走廊的会战已近尾声。第32步兵师（隶属于施特劳斯指挥的军）抽调一个团向第23步兵师提供支援，第23步兵师的危险局面因此也趋于稳定。

部队战绩辉煌，士气也随之增加。部队的损失不算大，但军官伤亡的数字较高。因为他们忠于职守，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投入作战。亚当将

军、冯·魏茨泽克男爵国务秘书和冯·冯克上校，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9月3日，我视察了第23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再次见到了我的小儿儿子库尔特。在我的出生地库尔姆，还看到了库尔姆钟楼的塔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它似乎在维斯瓦河东岸向我招手致意。9月4日，我随第2、第20摩托化师在森林地带作战，一直推进到格劳登茨西部的德国老训练基地。夜间，我来到第3装甲师，这个师背后就是维斯瓦河，该师正向东推进，缩小包围圈。

走廊已被突破，尚未下达新的任务。正当我们艰难奋战的时候，波兰政治局势再度紧张。英国，以及在英国压力下的法国，正式对德国宣战。我们对即将迎来的和平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了。我们很清楚，这场战争的时间一定会拖得很长，所以我们必须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到底。

9月5日，希特勒突然来我的军视察。我在由图赫尔至施韦茨的公路旁，距普莱夫诺不远的地方迎接他。我上了他的汽车，沿着德军实施追击的公路行进，掠过被我们摧毁的波兰炮兵阵地。经过施韦茨之后，我们就紧沿着合围线，到达了格劳登茨。在这里，希特勒在被炸毁的维斯瓦河大桥旁站了一会儿。当他看到被炸毁的波兰炮兵的火炮时，问道：“这是我们的俯冲式轰炸机干的吗？”我回答：“不，是我们的坦克干的！”听完，他显出一脸惊讶。为了接受希特勒的检阅，凡没有参加合围行动的第3装甲师的所有剩余部队，其中也包括第6装甲团和我儿子库尔特所在的第3装甲侦察营，都在施韦茨和格劳登茨之间集合列队。在返回的路上，我又陪同希特勒视察了第23、第2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些部队。

在行进途中，我与希特勒首先谈到了我们军的作战过程。希特勒问我们伤亡了多少人。我回答他说，根据我现在得到的报告数字，在走廊会战中我所属的四个师，死亡150人，700人受伤。他对于这么小的伤亡数字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做一个对比，他向我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李斯特”团在作战第一天的伤亡数字：竟高达2000多人。我向他解释说，伤亡数字之所以这样小，主要归功于我们的坦克。虽然在这次作战中，我们面对的敌人勇猛顽强，但我们的坦克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所以说，坦克是一种可以减少伤亡的兵器。通过走廊会战的战绩，将士们对他们兵器优势的信心大大地增强了。敌人损失了两到三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数千人做了俘虏，数百门火炮被我们缴获。

当我们接近维斯瓦河的时候，可以看见天际出现一个朦胧的城市轮廓。希特勒指着那里问我，那是不是库尔姆。我回答说：“是，那就是库尔姆。前年3月我有幸在您的家乡欢迎您，今天我又在我的家乡迎接您。我就出生在库尔姆。”多年后，希特勒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这一幕。

我们的话题慢慢转到技术问题。希特勒很想知道，我们的坦克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哪些地方还有待改进。我告诉他，当务之急是，要尽

快将III型和IV型坦克装备给作战部队，并要尽量提高坦克的生产数量。至于今后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现在速度已经够了，但是装甲的厚度还不够，特别是要增强正面装甲的厚度。此外，还要提高火炮的射程和穿透力，也就是说，需要加长炮身，提高炮弹的装药量。这些要求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反坦克炮。

希特勒在对我们部队的战绩表示了一番赞扬之后，便在天黑前离开我们，返回他的大本营。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战事减少之后，居民们从他们躲避的遮蔽物中爬出来，向阿道夫·希特勒献花，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施韦茨城挂起了黑白红三色旗。希特勒的这次视察，给部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希特勒就很少到部队视察，而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他就根本不去了。他因此再也没有办法保持与部队的接触，也不再了解士兵的甘苦。

9月6日，军司令部和各师的前卫渡过维斯瓦河。军的大本营设在芬肯施泰因的多纳-芬肯施泰因伯爵的华丽城堡，这是弗里德里希大王 53 赏赐给他的大臣芬肯施泰因伯爵的。这个城堡曾被拿破仑一世两度作为其大本营。这位皇帝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1807年对普鲁士和俄国的战争，当时他的部队正渡过维斯瓦河向东普鲁士挺进。当他通过贫瘠荒芜的图赫尔草原，望见这座城堡的时候，不禁大声喊道：“真是一座漂亮的城堡啊！”然后，他从这里继续向普罗伊西施—艾劳方向前进，如今在城堡的地板上还留有他的靴刺划过的痕迹。1812年在远征俄国之前，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与漂亮的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一起度过了几周的时间。

我现在就住在拿破仑曾经下榻的房间。

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主人多纳伯爵因病住在柏林的一家医院，因此我们无缘与伯爵及其夫人相识。他十分客气，专门嘱咐下人为我提供了一头鹿，供我狩猎。关于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到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命令。我只知道，我们将脱离第4集团军，转隶由博克指挥的集团军群。因此，我决定这次一定要满足一下自己的狩猎兴趣，不能拒绝伯爵给我的好意。于是，我利用部队7日夜渡河的机会，前去打猎，结果击中一只只有12个角叉的鹿。但林场主严格按狩猎规则办事，不准我独自享用。

9月8日，我军所属各师在梅韦和凯泽马尔克渡过维斯瓦河，现在事态的进展速度明显加快了。当日晚，我前往位于阿伦施泰因 54 的集团军群大本营接受新命令。19时30分我离开芬肯施泰因，在21时30分至22时30分之间接到下达给我的指令。集团军群起初的企图是，将我的军配属给由冯·屈希勒尔将军指挥的第3集团军，与其右翼保持密切接触，由阿雷西地带出发，经沃姆扎向华沙的东线推进。但是，我觉得要我的军与一个步兵集团军密切协同的做法，与我的部队特性不符。因为，这样

做无法充分发挥我的摩托化师的速度优势，而这种缓慢的推进速度，会使华沙周围的波兰军队有机会向东逃跑，而后在布格河东岸重新组织抵抗。因此，我向集团军群参谋长冯·扎尔穆特将军提出建议，请求他允许我的装甲军直接隶属于集团军群，在屈希勒尔集团军左翼，通过布格河东面的维兹纳，向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55 突击。

如果按照我的建议行动，波兰军队在华沙周围重新组织顽抗的一切企图，便会被粉碎。扎尔穆特将军以及冯·博克大将一致同意我的建议。我在接到相应的命令后，立即赶到阿雷西训练基地，向所属的各师下达命令。我现在手上还有两个师，即第3装甲师和第20摩托化步兵师。第2摩托化步兵师暂时作为集团军群预备队。现隶属于屈希勒尔集团军的第10装甲师，以及一个最近由大龄兵员组成的要塞步兵旅，将接受第19军的指挥，这两支部队现正在纳雷夫河和维兹纳北部作战。

9月9日2时至4时30分，我在阿雷西向我的军所属的两个师下达命令，然后赶到我的新右邻第21军军长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那里，他的军指挥所在科任尼斯特，位于沃姆扎以北19公里处。我此行的目的是想听他介绍当前态势和将转隶于我的部队情况。我在早晨五六点钟便到达那里，把他们叫醒，让他们给我介绍这里作战的情况。通过他们的介绍我这才知道，由于波兰人英勇顽强的抵抗，德军用奇袭方式夺占沃姆扎的行动已告失利，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士兵缺少战斗经验。此时第21军还停留在纳雷夫河北岸。

8时，我到达维兹纳，找到第10装甲师师部，该师师长沙尔将军因故负伤，现归施通普夫将军指挥。他告诉我，他的步兵已经渡过河，并占领这一段波兰人构筑的防御工事。战斗还在进行中。我对这一态势感到几分欣慰，然后到达勒岑旅。这个旅原先的任务是守卫这个要塞，现在正在攻击纳雷夫河畔的波兰工事。这个旅及其旅长加尔上校都表现得十分出色，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们渡河成功之后，进展神速。对于这个旅所采取的措施我表示同意，而后便返回第10装甲师。

当回到维兹纳的时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的是，早晨步兵师攻击成功的报告居然不是事实。实际上，步兵虽然渡过河，但并没有能攻占岸边的混凝土掩蔽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于是，我渡过河，去找团长。由于各营的指挥所伪装得十分隐蔽巧妙，未能找到团指挥所。我赶到第一线，没有找到师的任何一辆坦克。因为他们还停在纳雷夫河北岸。于是，我命令随从返回，把他们叫来。前线发生的事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他们来到之后告诉我说，前线的连正在换防，而且按部就班，看上去好像是阅兵式。他们对于我下达的攻击命令一无所知。一个重型炮兵营的观察员居然无所事事地混在步兵之中。敌人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对前线也不进行侦察。我首先命令他们停止这种换防行动，让他们的团长和营长立刻赶到我这里。然后，命令重型炮兵瞄准波兰的永备发射点射击。不久，团长们赶到这里，我立即带着他们去勘察敌人的前沿阵地，一直走到己方火力所及的地方。我们离敌人的混凝土掩蔽部很近，在这里我发现有一位英勇的指挥官，一个人一直在这里指挥着

一门反坦克炮对敌人阵地进行轰击。于是，我就命令他们从这里发起攻击。不得不承认，我对这里所发生的事十分恼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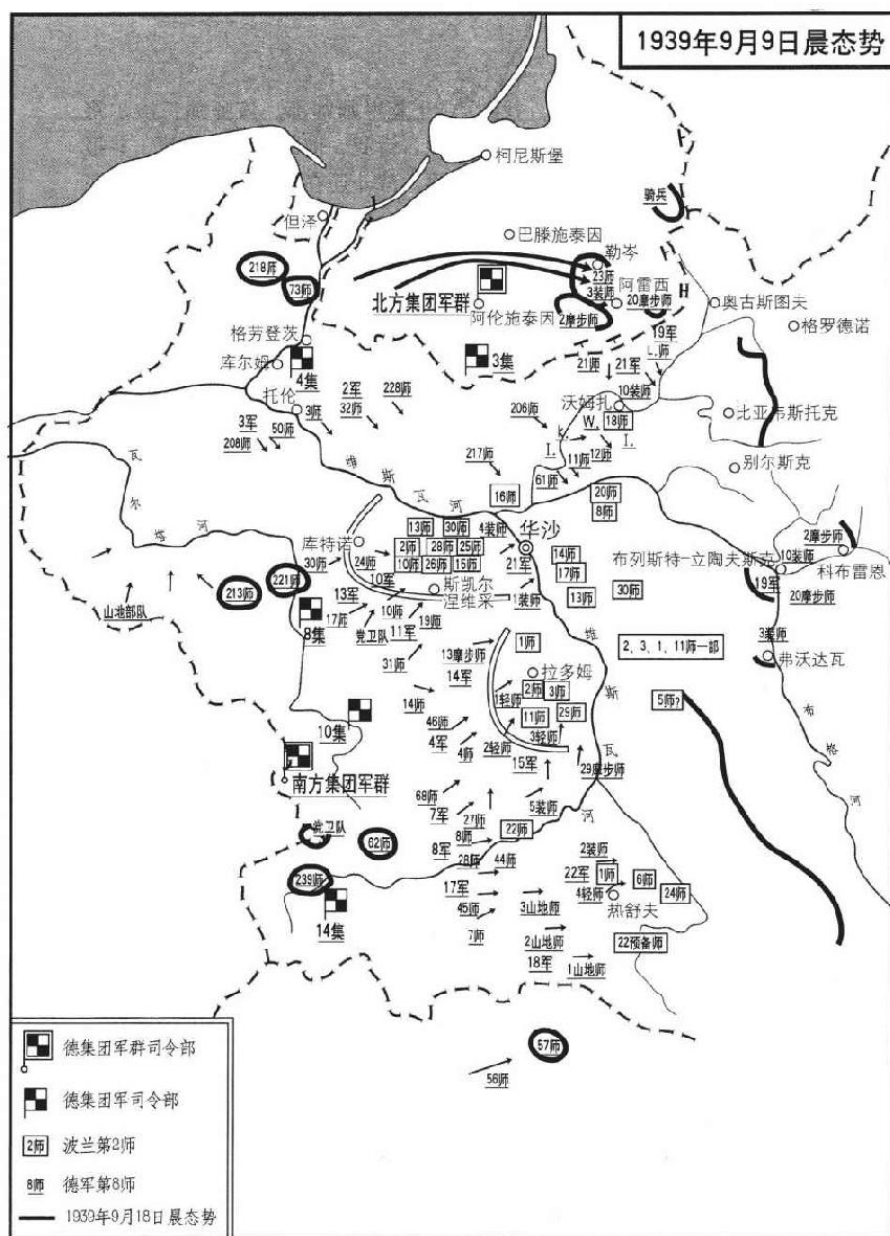


图31939年9月9日晨—1939年9月18日晨态势

当我回到纳雷夫河的时候，发现装甲团仍然停在河的北岸。我立刻命令团长加速渡河。由于桥梁尚未架好，坦克只能用渡船摆渡。一直到18时，攻击终于开始了。攻击很快取得成果，而且伤亡很小。这样看来，只要行动有力和目标明确，次日上午定能一见分晓。

在尚未到达位于维兹纳的军指挥所之前，我使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下达了命令，命令负责架桥的工兵军官加速架设纳雷夫河上的渡桥，因为第10装甲师和紧随其后的第3装甲师急需渡河。

当我回到指挥所之后，立即拟制明日的命令：第20摩托化步兵师在第10装甲师右翼横渡纳雷夫河，第3装甲师在第10装甲师背后跟进。当日晚，我们在维兹纳牧师的新房子过夜，事实上这座房子还没建好，住起来很不舒适，但是再也找不到比这所房子更好的了。

9月10日早上5时，我所下达的第一个在前半夜架好渡桥的命令，被第20摩托化步兵师师长的另一道命令给毁了。他让工兵在下游重新架桥，以便供他的师使用。这样一来，装甲师只能依靠渡船渡河了。这真使我有点绝望了。工兵军官并没有把我的命令传达给师长。现在，我们只好等到黄昏降临，才能为坦克架设另一座渡桥。

这一天，由维克托林将军指挥的第20摩托化步兵师，在赞布鲁夫附近陷入一场艰苦的战斗。这个师的主力正沿着布格河向努尔方向突击。我曾命令侦察教练营在该师前方推进，以便横渡布格河，这个营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到达该河。而第10装甲师虽然已挺进到布兰斯克，但一路上战事不断。我一直跟随这个师到黄昏，在大火焚烧的上马佐维斯基过的夜。我的军指挥所已在晚上渡过纳雷夫河，一直跟随我，但由于天黑，在上马佐维斯基北部的一个燃烧的村庄与我失去联系。于是，我们不得不分开过夜，导致命令无法传递。这都怪我，是我过早地下达了变更地点的命令，当初还不如在维兹纳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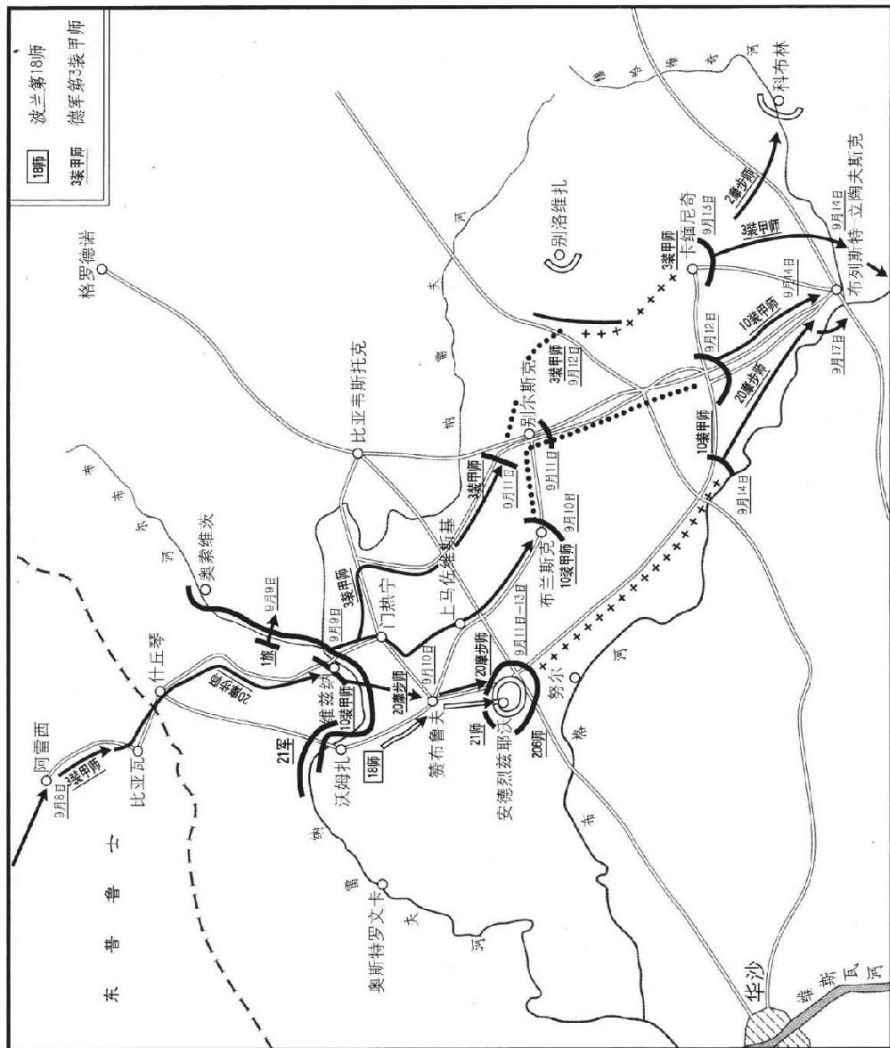


图4

9月11日上午，我急切地等待着军指挥所的到达，心里十分烦躁。波兰军队企图由沃姆扎向东南撤退，却踏上了第20摩托化步兵师开进的道路，于是两军在赞布鲁夫以南遭遇，给这个师带来了相当的麻烦。师长决定，命令已经向布格河方向推进的部队折回，将这股敌人合围并歼灭。我将第10装甲师一部调回，用以对付这股敌人。此间，在推进的第10装甲师左翼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在上马佐维斯基被敌人合围了，处境异常危险。听到这个消息后，第3摩托营掉转头向韦索基开来，企图为我解围。当他们在公路旁找到我的时候，高兴坏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摩托步兵的战友情谊是何等深厚，我心里不免暖烘烘的。

这一天，军指挥所在上马佐维斯基过夜。

9月12日，第20摩托化步兵师和赶来提供支援的第10装甲师一部，

在安德烈兹耶沃附近将波兰军队合围。此时，第10装甲师已经到达上马佐维斯基，第3装甲师已到达别尔斯克。我与侦察营的先头侦察组驶向别尔斯克，在此获得了第一手情报。当日下午，见到了我的儿子库尔特。

军指挥所转移至别尔斯克。第2摩托化步兵师脱离集团军群预备队，重新归属我指挥。于是我命令这个师经沃姆扎-别尔斯克向前推进，以便与军保持密切接触。命令中有一句话：“师长应靠前指挥。”9月13日晨，师长巴德尔将军遵照我的命令，随身携带一部无线电台，闯入位于布兰斯克和别尔斯克之间的波兰军队，这股敌人为了避免被合围，正准备从安德烈兹耶沃撤退。于是，师长巴德尔将军不得不在敌人的炮火下苦苦熬过数个小时，直到我们收到他发来的无线电，才知道他身处险境，于是我们立即派兵把他救了出来。快速部队也从这件事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在这一天，波兰军队在安德烈兹耶沃投降，波兰第18师师长被我们俘虏。德军第3装甲师到达卡缅尼奇-利托夫斯基，并且已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进行了侦察。此后，我便下达了攻击要塞的命令。我们在别尔斯克度过这一夜。

我们获悉，波军分队已到达著名的别洛维扎森林。我想避免森林地作战，因为我们不想因此而影响当前的主要任务，即尽快到达布列斯特，不想因森林地作战而牵制我们过多的兵力。因此，我只抽调少量兵力对森林地的边缘进行观察。

9月14日，第10装甲师一部，即该师的侦察营和第8装甲团，突破布列斯特的防线。为充分利用这一突袭战果，我急令全军以急行军向布列斯特开进。

这一夜我们在韦索基-利托夫斯基度过。

9月15日，对布列斯特的合围在布格河东岸达成。波兰人将一辆旧的雷诺式坦克横在城门口，致使我们的坦克无法冲进去。他们企图利用这种方法挫败我们奇袭这座城堡的计划。

军指挥所在卡米涅兹-立陶夫斯克过夜。

第2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0装甲师将于9月16日同时对城堡发起攻击。部队虽已冲到城堡顶端，但最终还是失利了。原因是，第10装甲师的步兵团没有遵照命令，进攻时没有紧随炮兵徐进弹幕射击⁵⁶向前推进。当时，我也在这个团的第一线，该团本来起初就贻误了战机，接着又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再次出击，因此不但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几天后便去世了。他是因为怕我后方分队误伤前方部队，想去阻止他们射击，结果被城堡上仅距他100米的波兰狙击手击中。他的死是一大损失，令我十分痛心。

第3装甲师从布列斯特东面向弗沃达瓦突击，在其后跟进的是第2摩托化师，他们正向东方科布雷恩推进。

9月17日清晨，由戈尔尼克上校指挥的第76步兵团，趁夜色在布格河西岸渡过该河，一鼓作气将这个宏大的城堡占领，此时城堡的波兰守军也正想利用完好的布格河大桥向西突围。此次作战由此暂时告一段落。军司令部转移到布列斯特，宿营地设在沃伊沃德斯哈夫特。我们听说，俄国人正从东方向西推进。

波兰战局对于我的装甲部队来说是个考验。我认为，它已出色地经受住了这次考验，我们为它的创建和发展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现在位于布格河畔，准备清剿波军残部。我军的背后安全将由第2摩托化师提供保证，这个师目前还在科布雷恩城前与敌人激战。我们时刻准备着与由南开来的装甲部队取得联系。派往前方的侦察部队已经抵达卢布姆尔。

这个时候，冯·克卢格大将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追上我们，我们再次归属他的建制。曾经在纳雷夫河作战中表现十分勇猛的勒岑要塞旅，几天来一直担负保障我们左翼安全的任务，后归属第4集团军指挥。按照冯·克卢格大将的命令，第19军的一个师向南突击，一个师向北面的科布雷恩突击，另一个师向东北部的比亚韦斯托克推进。这就使该军被分割成几个部分，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再加上俄国人的出现，使冯·克卢格大将的这一命令未能付诸实施。

给俄国人带路的是一个年轻军官，坐在一辆装甲侦察车里。他告诉我们，后面有一个俄军坦克旅正向这里开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按照德国外交部对俄方商定的分界线，以布格河为界，布列斯特要塞已经划归俄国。我们觉得这种划界对德国不利。最后，上级命令我们必须于9月22日前撤出分界线以东地域。这个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太短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伤员送到后方，还要处理毁伤的坦克，实在有点来不及。这说明，在商定分界线和停战的谈判中，军人完全被排斥在外了。

在离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时候，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但泽的主教奥罗克与波兰大主教卡迪纳尔·赫隆德一起从华沙向东逃跑。当这两位大主教到达布列斯特的时候，意外地碰上了德国人。卡迪纳尔继续逃向东南，进入罗马尼亚；但泽主教则选择了通向东北的道路，投向我们的军队。他要求与我谈话，我很高兴地在布列斯特接待了他。他不知道向哪儿走才能安全，不致落入俄国人的手中。于是，我建议他到我们的一支后勤纵队去，这支纵队负责从柯尼斯堡⁵⁷向我们提供补给。从那里他可以轻易找到埃尔梅兰主教，并得到他的保护。主教接受了我的忠告，与他的随从平安地离开了战区。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热情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同时还对德国军官团的传统骑士风度特加一番称赞。

在向俄国人交接的那一天，俄方代表是克里沃舍因准将，是一个装

甲兵军官，会说法语，因此我们能顺利地沟通。我们按照外交部的规定，与俄国人进行了直接和满意的交接。他们答应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带走，只有缴获的波兰战利品必须留下，由于时间太短，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些战利品运走。最后，还举行了一个告别阅兵式和互换军旗的仪式，克里沃舍因将军也出席了。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日子。

在我们即将离开这座为之付出鲜血的要塞之际，特地为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举行了葬礼（9月21日）。我为失去这位勇敢而精干的同事感到无限伤感。其实，他受的伤并不是致命伤，只是血中毒导致的心脏衰竭才夺去了他的生命。

9月22日的晚上，我们到达赞布鲁夫。第3装甲师已开向东普鲁士，其他部队随后跟进。自此，我的军已完成使命，宣告解散。

9月23日，我们进入在加林根的宿营地，这里是博托-文德·楚·奥伊伦堡伯爵的美丽庄园。伯爵本人在前线作战。客气的伯爵夫人和她漂亮的女儿接待了我们，在久战疲惫之余我们在这里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几天。

我的儿子库尔特在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我的长子海因茨却没有任何消息。实际上，在整个战争中我都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家乡的信件，实在郁闷。现在，我们希望不久能回到原来的驻地，使我们的部队尽快恢复到最佳状态。

当时我们也希望，这场迅速取得的对波战争的胜利所产生的政治效果，能促使西方大国达成一个理智的和平。我们也想到了，如果达不成和平，希特勒很快就会决定在西线发动一场攻势。遗憾的是，两种希望都落了空。一场如丘吉尔所说的“奇怪的战争”⁵⁸开始了。

我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到东普鲁士去看望我的亲属。在他们当中我见到了我的一个来自西普鲁士的侄子，他曾被迫在波兰军队当兵，现已从战俘营中出来，要求参加我们的军队。

10月9日，我的军部迁回柏林。在途中我又见到了几个我在西普鲁士的亲戚。那些令人痛心的年月，包括布鲁姆贝格的血腥礼拜日⁵⁹，都已成为过去。我也到了我的出生地库尔姆，找到了我父母和祖母曾住过的房子。这或许是我与我的家乡见的最后一面。

回到柏林不久，我见到了我的大儿子，喜出望外。他参加了华沙的艰苦作战，已荣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

我在叙述波兰战局的时候，必须要提到我的司令部。它在参谋长内林上校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凭着超强的理解力和出众的指挥技巧，他为我的军做出了突出贡献。

两次战局之间

10月27日，我奉命来到总理府。在这里，我遇到了24位被授予铁十字骑士勋章的军官。当然，这么早就荣获勋章，我自然感到十分得意。但是我更看重的是，这是一种对我为创建和发展一支新型装甲兵付出的努力的认可和证明。波兰战局之所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毫无疑问应归功于装甲兵在其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授勋之后又为我们举行了早餐会。就餐时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于是便与他聊起了装甲兵的发展历程和作战经验。聊到最后，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很想知道，人民和军队对于跟苏俄签订条约有什么反应？”对此，我只是回答说，当我们在8月底得知条约签署的消息后，都长舒了一口气。这样，我们的背后就安全了，这就可以使我们得以避免可怕的两线作战，我们在上次的战争中就被两线作战搞得苦不堪言。希特勒非常惊讶地看着我，他的表情使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不甚满意。不过他没有说话，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这样中断了。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希特勒对苏俄怀有刻骨仇恨。他当时想要听到的话大概是，我对他与斯大林缔约表示惊叹不已。

在这个短暂的休息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悲痛的事。11月4日，我亲爱的岳母在柏林我们的住所去世。我们把她安葬在位于戈斯拉尔的岳父坟墓旁边。不久，我又接到新的命令，于是离开家乡，踏上征程。

11月中旬，我的司令部起初在杜塞尔多夫，后来突然转移到科布伦茨，隶属于冯·伦德施泰特大将 ⁶⁰ 的A集团军群。

为了巩固军官团尤其是将官们的政治立场，柏林举行了一系列报告会。戈培尔、戈林等要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希特勒也于11月23日亲自到会讲话。听众主要是陆、海军的将军们，也有军事院校的教官、监察官，最低军衔为上尉。

在上述三人的演讲中，几乎一致反复提到一个观点：“空军的将军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海军的将军们是按照希特勒的思想行事的，因此也是可靠的。但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看，陆军的将领们并不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波兰战火的硝烟尚未散尽，况且我们在作战中取得了重大战绩，因此这些话听起来，实际上是一种对我们的严厉谴责，这使我们大惑不解。因此，当我返回科布伦茨之后，便去找集团军群参谋长、我的好友冯·曼施泰因将军 ⁶¹，研究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认为，将军们不应当容忍上面提到的那些话。而且他也已经向他的司令说过此事，但司令并不同意采取什么行动。他要我再去找伦德施泰特试一试。我立刻去见他。冯·伦德施泰特大将说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他只想去找陆军总司令，把那些话告诉他。我说，那些指责首先是针对陆军总司令的，而且他也亲耳听到了，现在首要的事情是，要让希特勒收回这个不公正的中伤。伦德施泰特大将不准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在此后几天里，我找了几个老将军，鼓动他们采取

行动，但他们都反应淡漠。最后，我找了冯·赖歇瑙大将，他与希特勒关系很好，在党内也很有名气。但他的话却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他与希特勒绝不存在什么密切关系；恰恰相反，他曾与希特勒发生过激烈争执。出于这个原因，他根本不可能到元首那里去，而且元首也不会听进他的话。但他认为现在急于要做的是，要让元首知道将军们的情绪。为此他建议，让我亲自去找元首谈这个事。我立刻推托，我说我是军长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代表那么多年轻的同事。他却不同意我的说法，说这样反而正好。于是，他立即向总理府报告，说我要求见希特勒。第二天，希特勒便叫我到柏林去见他。这次谈话使我大长见识。

希特勒单独接见了。他让我一直说了20分钟，中间没有打断我的话。我首先叙述了我在柏林听到的那三篇指责陆军将军们的演讲，然后我说：“所有和我共事的将军，都对帝国政府的头面人物对他们表示的不信任，感到惊讶和不满。他们在波兰战局中尽其所能，报效国家，才使得战争在短短三周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我们与西方大国的一场恶战即将开始，因此我认为，决不可能在高层领导中产生这样的裂痕。您也许感到惊讶，为什么我这样一个最年轻的军长前来见您。我也曾请多位年长的先生来见您，但他们都不愿意来。我今天来，主要是要表达我们对那些不公正和伤人的话的抗议，请您以后不要再说：‘我确实表达了我对陆军将军们的不信任，但他们听之任之，没有人提出抗议。’如果您说的话只是针对个别将军，那完全可以把他免职了事。将来的战争必定是长期的，如果在军事领导层中存在这样的裂痕，我们将一事无成。在战争艰苦阶段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互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年就因领导层内部存在矛盾而使我们不得不经历一段艰苦时期，直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⁶²进入最高统帅部才有所改善。但当时为时已晚。因此，我们的最高领导必须提前采取决定性措施，防止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

希特勒聚精会神地一直听我讲。等我把话说完，他才生硬地说道：“这件事只关乎陆军总司令！”我说：“如果您不信任陆军总司令，就把他免职，让您最信任的将军来领导陆军。”紧接着，希特勒就提出一个令我挠头的问题：“那您推荐谁？”我立刻把我认为有能力担负这一重任的一串重要人物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首先提到冯·赖歇瑙大将。但是希特勒并不同意，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在考虑之列。”表情异常坚定。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赖歇瑙在杜塞尔多夫和我聊天时，就曾说过他与希特勒关系闹得很僵，现在看来绝不是夸大其词。然后我又提到伦德施泰特大将以及许多人，但都被一一驳回。最后我已无话可说了，只好保持沉默。

现在，希特勒开始讲话了。他详细地讲述了他对陆军将军们表示不信任的原因。原来事情来源于弗里奇和贝克，希特勒说他们给他重整军备的决定制造障碍。希特勒当时要求立即组建36个师，而他们却认为组建21个师就足够了。他们还对他占领莱茵兰也提出过警告，更有甚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法国人皱一皱眉，他们就会立刻把已经开进莱茵兰的军队撤回来，幸亏德国外长没有向法国人屈服。接着他说，冯·布洛

姆贝格元帅使他大失所望，弗里奇危机令他大为恼怒。贝克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在捷克问题上，与他唱反调，现任的总司令在重整军备过程中没有向他提出一点像样的建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提高轻型野战榴弹炮产量方面，总司令没有提出有分量的建议，致使数量少得可怜。早在波兰战局时，他就已在指挥问题上与他的将军们产生分歧。在关于眼前西方战局的指挥问题上，他与陆军总司令的观点同样无法取得一致。

最后，希特勒感谢我的坦白陈词——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谈话前后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我回到科布伦茨，心情沮丧，对未来忧心忡忡。

第五章 西线战局

作战准备

在对西方大国开战——但愿能够避免——之前，我们就已经对波兰战局的经验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轻型师是一种不可靠且会招致灾祸的东西。我对这个结论并不感到惊奇。正因为如此，当局才将其改编成装甲师，序列号从6到9。摩托化步兵师的编制过于庞杂，不便指挥，因此每个师都裁减一个步兵团，缩小其规模。现在急需对装甲步兵团进行改装，也就是把旧型的坦克换成III型和IV型坦克。但是，由于工厂的生产能力过低，使这项工作进行得异常缓慢，而另一个原因则是陆军总司令部把新型坦克都储存了起来。

有几个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划归我，由我负责对它们进行训练。除此之外，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考虑对西方大国的作战问题上。

希特勒急于发动进攻。在希特勒的催促下，陆军总司令部打算启用1914年的所谓“施利芬计划”⁶³。虽然这一计划的优点是简便易行，但其缺点是少有新感和吸引力。所以不久，人们就盘算着改换一种解决办法。11月的一天，曼施泰因请我到 he 那里去，跟我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他想运用强大的装甲部队，经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南部地区，向色当附近漫长的马奇诺防线⁶⁴突击，在突破这道防线之后，接着就实施对法国整个防线的突破。他请我来的意思，是让我从装甲兵专家的角度，看看他的这一计划是否可行。在对地图进行一番仔细研究之后，并根据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当地地形的了解，我明确地对曼施泰因说，他拟订的这一作战计划是可行的。我提出的唯一前提是，在此次行动中必须投入足够数量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最好全部投入！

于是，曼施泰因便拟制了一份备忘录，经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批准和签字后，于1939年12月4日呈送陆军总司令部。可是，陆军总司令部对此并不热心。起初，陆军总司令部只想用一至两个装甲师来进攻阿尔隆。于是，我找他们交换看法。我说，我坚持认为，这样使用装甲兵力战斗力过于薄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我们现在的装甲兵力本来就不算雄厚，如若再如此分散地使用，那就是一个重大错误了，我们决不可犯这种错误。遗憾的是，陆军总司令部偏偏要准备犯这样的错误。曼施泰因不断催促，不料这却引起了陆军总司令部对他的强烈不满，以致最后将他贬为一个步兵军的军长。他要求至少能让他指挥一个装甲军，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请求。就这样，我们这位最具战略头脑的人物，便率领一个军被编在第三波开赴前线。平心而论，实际上在后来的战争中所取得的那些辉煌胜利，应主要归功于他。接替他来担任伦德施泰特大将参谋长的是性格文静的冯·佐登施特恩将军。

在此期间，空军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德国军事当局不得不放弃施利芬计划。空军的一位传令官在1940年1月10日夜间违反操作规定，把包括施利芬计划在内的一些重要文件带在身边，飞越比利时的边界，结果在比利时境内迫降。他是否已将文件毁掉，不得而知。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必须要做最坏的考虑，即比利时，估计还有法国和英国，已经获知我们的进军计划。

曼施泰因被任命为军长之后，利用向希特勒报到的机会，向希特勒当面介绍了他对未来作战的想法。于是，曼施泰因的作战方案成了被研究的对象。1940年1月7日在科布伦茨专门对这个方案进行了一次图上作业，作业给我的印象是可行的。在这次作业中，我建议利用强大的装甲和摩托化兵力，于战争的第五天，在色当渡过马斯河，突破敌人的防线，而后向亚眠发动进攻。在场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认为这一思想“毫无意义”。他认为，即使装甲部队渡过马斯河，夺占了登陆场，也必须等等步兵跟上来，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在战争的第九或第十天进行一次“统一的进攻”，即他所说的“一次阶段性的全面攻击”。我强烈反对他的这一观点，并强调指出，关键是必须将手头有限的装甲突击兵力集中使用，突然运用在决定性的地点，先头突击部队的配置必须有足够纵深，使其无须为侧翼安全担忧，而后步兵军便可及时和毫无顾忌地利用初期战果。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边境防御工事具有重大价值。集团军群工兵顾问冯·施蒂奥塔少校的缜密深透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增强了我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冯·施蒂奥塔先生曾对空中拍摄的照片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没有人能够驳倒他的观点。

2月14日，李斯特大第12集团军司令部在迈恩又进行了一次图上作业，哈尔德也在场，主要演练了夺占马斯河渡口的战斗。他们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从两个解决方案中选择其一：装甲师是利用自身的器材渡河，还是等步兵到来之后才渡河；如果等步兵到来，是与步兵一起渡河，还是让步兵先渡河呢？由于地处马斯河东部的阿登地形十分复杂，装甲兵与步兵一起渡河在这里显然行不通。最后，我和在我军之后跟进的摩托化第14军司令冯·维特里斯海姆将军十分沮丧地指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可能对行动的指挥还抱有什么信心。我们指出，这样使用坦克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种原则来指挥作战，必将给部队带来信任危机。

由于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对坦克到底具有多大威力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他也主张在使用上要谨慎。事情由此变得更加难办。在这个时候多么需要曼施泰因啊！

尤其令人伤脑筋的是，由谁负责指挥这么多数量的装甲部队。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后，人们把目光停在了冯·克莱斯特大第65身上，可是他对坦克并没有兴趣。最后，确定由我指挥的装甲军担负突破阿登防线的任务。此后，我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训练我的将领和参谋的工作上。隶属于我指挥的有第1、第2、第10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以

及一系列军直属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迫击炮连。我除了对“大德意志”步兵团不甚了解之外，对其他部队都十分熟悉，对于他们的战斗力给予无条件的信任。现在，我有机会训练他们去担负眼前的艰巨任务，对于他们的成功，除了希特勒、曼施泰因和我，没有人会相信。为了使我的这一思想付诸实施，我不得不付出大量精力与他们唇枪舌剑，现在我已焦头烂额，精疲力竭，很想休息一下。于是，我便在3月的下半月请假，并获准休假。

在此之前，3月15日，A集团军群司令包括冯·克萊斯特将军和我，被希特勒召到总理府，举行一次会商。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他所承担的任务、完成方式和方法。最后轮到我。我的任务是，在命令下达的当日，部队越过卢森堡边界，然后通过比利时南部，向色当突击，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在左岸建立一登陆场，掩护随后跟进的步兵军渡河。随后，我又简单地解释说，我的军以三列纵队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我估计，第一天到达比利时边境阵地，如能达成突破，第二天将通过讷沙托，第三天在布永渡过瑟穆瓦河，第四天抵达马斯河，第五天渡过该河。当日傍晚，建立登陆场。希特勒接着问道：“那么接下去您又想干什么？”他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的人。我回答他说：“除非我接到与当前完全不同的命令，否则我将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向西方突击。因此，最高统帅应当定下决心，我的进攻方向应当是亚眠还是巴黎。但是照我的看法，最有效的突击方向是通过亚眠，直抵英吉利海峡。”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只有配置在我左翼的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⁶⁶喊道：“算了吧，我才不相信您能够过河！”希特勒此时表情也很紧张，看我如何回答。我说：“这就不需要您操心了。”希特勒仍然没有说什么。

事实上，在我渡过马斯河建立登陆场之后，直到抵达大西洋畔的阿布维尔，都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所有行动都是我自己定下的决心。如果一定要说上级对我的作战指挥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只能说除了消极的影响，再没有别的。

在我结束短期休假之后，再次投入到这次规模宏大的行动的准备工作中。漫长的冬季过去，令人陶醉的春天来临。但试验性的警报时不时地拉响，给人一种紧迫感。在我叙述事情之前，先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面前沉重的进攻任务抱有信心。这必须从头说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西线作战只经历了一段很短时间的运动战，之后，双方陷入阵地战的僵局。作战双方都没有足以使战线重新运动起来的巨大的作战物资和手段，直到1916年11月敌人在作战中使用了坦克，使进攻再度复活。敌人的坦克凭借其装甲、履带以及火炮和机枪，越过拦阻火力、铁丝网、壕沟和弹坑遍地的地形，将无防护的战斗人员一直运抵我们的阵地前沿。

按理说，这种奇特且新颖的现象，足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遗憾的是，德国人不但在战争期间大力贬低坦克的价值，而且直到今天，对

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依然置若罔闻。之所以会如此，或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贫乏的技术现状缺乏了解，或是因为德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尚显不足。

《凡尔赛和约》规定禁止德国拥有和制造装甲车辆、坦克和类似的装备，也不准将这些装备应用于战争，一旦违反将受到惩处。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坦克的价值所在。

在我们的敌人那里，坦克被当作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战武器，而在我们这里却遭到禁止。正是鉴于这种状况，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对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战兵器的历史加以认真研究，并关注其未来发展方向。如果能站在超脱的立场上，不受任何传统理论的束缚，悉心钻研，那么就能在坦克和装甲兵运用、组织和编制体制领域，提出一种超越目前国外水平的新理论。经过多年与各种困难的激烈斗争之后，我终于在外国军队尚未得出类似观点之前，将我的信念变成了现实。在坦克的编制和运用方面的这一领先地位，是使我对胜利充满信心的第一要素。甚至到了1940年，在德国军队中抱有这种信念的，或许只有我一个人。

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深入研究，所以对战斗人员的心理有深刻的了解。由于我亲历过战争，因此不仅对于我们自己军队的状况十分了解，也能对我们西线敌人的思想状态做出明确判断，而且我的这些判断已被1940年的事实所验证。我们的敌人1918年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式装甲兵器，但是阵地战一直在他们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

西欧大陆最强大的军队要属法国军队，其坦克数量也算是西欧之最。

在1940年5月的时候，英、法军队的坦克数量总共有4800多辆，而德国军队编制的坦克数量约为2800辆，其中还包括装甲侦察车。事实上，直到进攻开始的时候也才只有2200辆。这样，敌人的坦克数量便占有两倍于我的优势，而且由于法国的坦克在装甲、火炮口径方面均优于我们，从而使这种优势有增无减。当然，法国坦克在指挥器材和速度方面还不如德国。尽管法国具备了如此强大的机动作战武器，却依然建造了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坚固的筑垒防线马奇诺防线。为什么不把构筑工事的金钱用在军队的摩托化方面和加强机动兵力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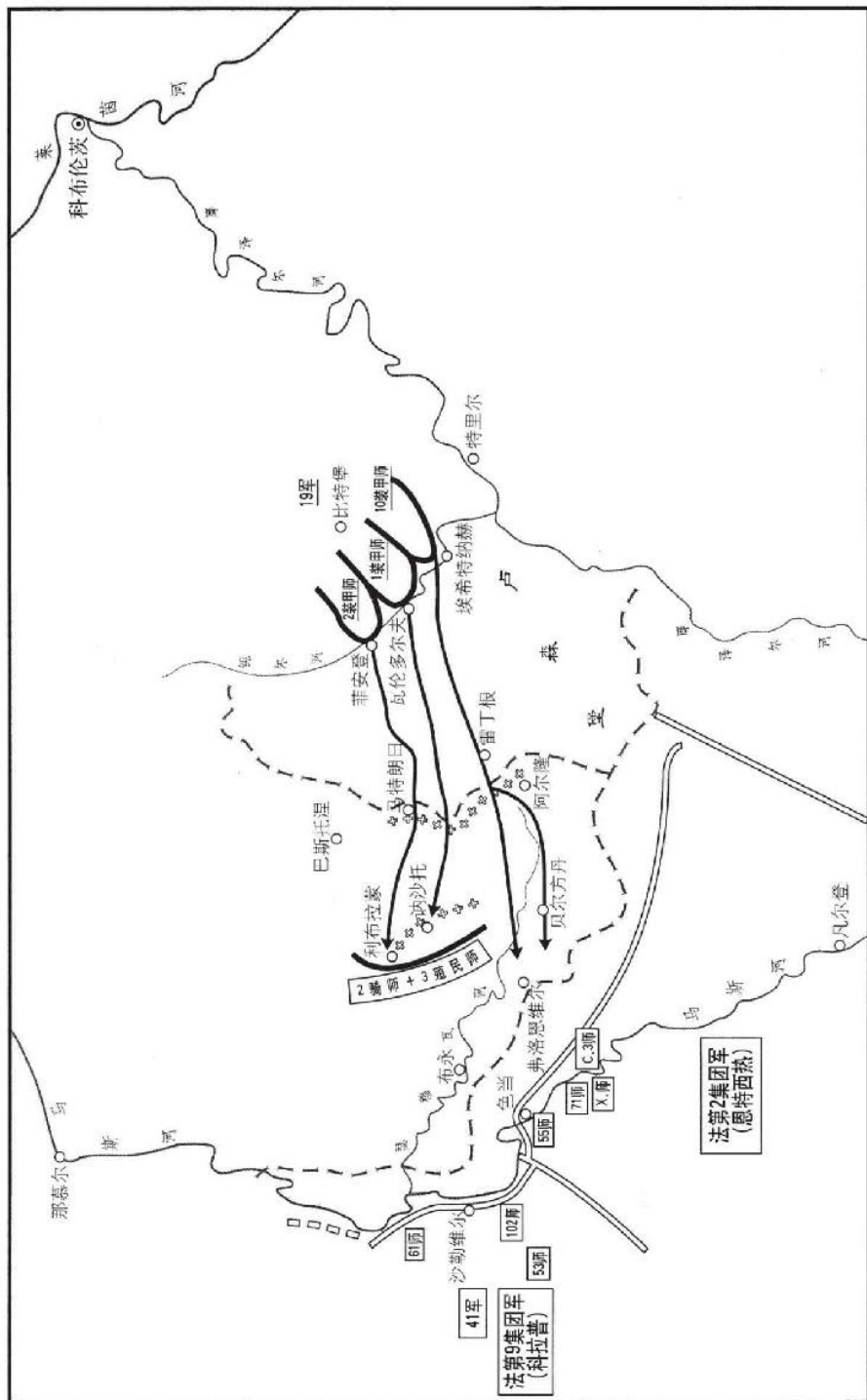


图5

戴高乐⁶⁷、法拉第和其他人曾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过改进建议，但始

终无人加以理睬。从中可以看出，法国最高领导并没有认识到坦克在运动战中的意义，或者说不想去认识。我了解他们所有演习和大型部队演练的过程，从中我知道，他们将来指挥部队的方式是，依据可靠的资料下定决心，以确保运动的可靠性，然后按预定计划将进攻和防御措施付诸实施。在下决心行动之前，他们总是要把敌人的兵力配置弄得一清二楚。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严格按计划，或者说是公式化地推行其决心，不管是接敌运动，还是占领出发阵地、炮火准备、进攻和防御。这种事事都力争严格按计划行事、不允许有一点意外发生的做法，其结果必定是恪守旧有模式，而接下去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把装甲兵纳入陆军体系，具体说就是将装甲兵分散配属给步兵师，只将极小一部分用于战略目的。

从法国人的这些做法中，德军指挥当局可以确凿地预计，法国一定会在利用其筑垒工事的前提下，谨慎和机械地按照一种过时的理论进行防御，这种理论是他们依据一战中阵地战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对火力评价过高，而低估了机动的重要性。

我们所熟知的1940年法国的战略战术原则，与我所提倡的作战方式恰恰相反。而这正是我对胜利充满信心的第二个要素。

到1940年的春天，德国对法国的兵力部署和筑垒工事已经了如指掌。我们知道，马奇诺防线虽然就整体而言异常坚固，但是到了蒙梅迪和色当之间的一段就变得相对薄弱了。我们将色当到海峡这一段防线称为“延长的马奇诺防线”。我们也知道比利时和荷兰筑垒工事的位置，以及大部分工事的坚固程度。它们都建在边境朝向德国一面。

法国只用少量兵力防守马奇诺防线，把它的陆军主力，包括其装甲师以及在法国佛兰德的英国远征军，都集中部署在马斯河至英吉利海峡之间面向东北的防线上。与之相反的是，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则部署在边境一线，目的是防止来自东方的进攻。

从这种兵力配置可以看出，他们已经预料到德国人会再度使用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因此准备利用盟军的主力抗击德国通过荷兰和比利时所实施的包围。他们并不认为，德国会利用预备队将沙勒维尔或凡尔登地区作为旋转点，将运动方向折向比利时。法国统帅部似乎认为，德国除了重复施利芬计划，绝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们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也能预计敌人在我们部队开始机动之时可能采取的行动，这是我对胜利充满信心的第三个要素。

除此之外，我们对敌人还有一些总体上的分析，虽然称不上确凿无疑，但也很值得一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了解了法国人，也很尊重他们的勇猛顽强的军队，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时候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毫不怀疑，将来他们会以同样的精神保卫国家。至于说到他们的最高指挥当

局，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当1939年秋天德国陆军主力特别是其全部装甲兵力被牵制在波兰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发动进攻。其原因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只能靠推测。不过无论如何，法国最高指挥当局的这种谨慎还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估计唯一的可能，是他们想尽力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39年—1940年冬法国人所表现出的某种无所事事的态度，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针对法国的可能性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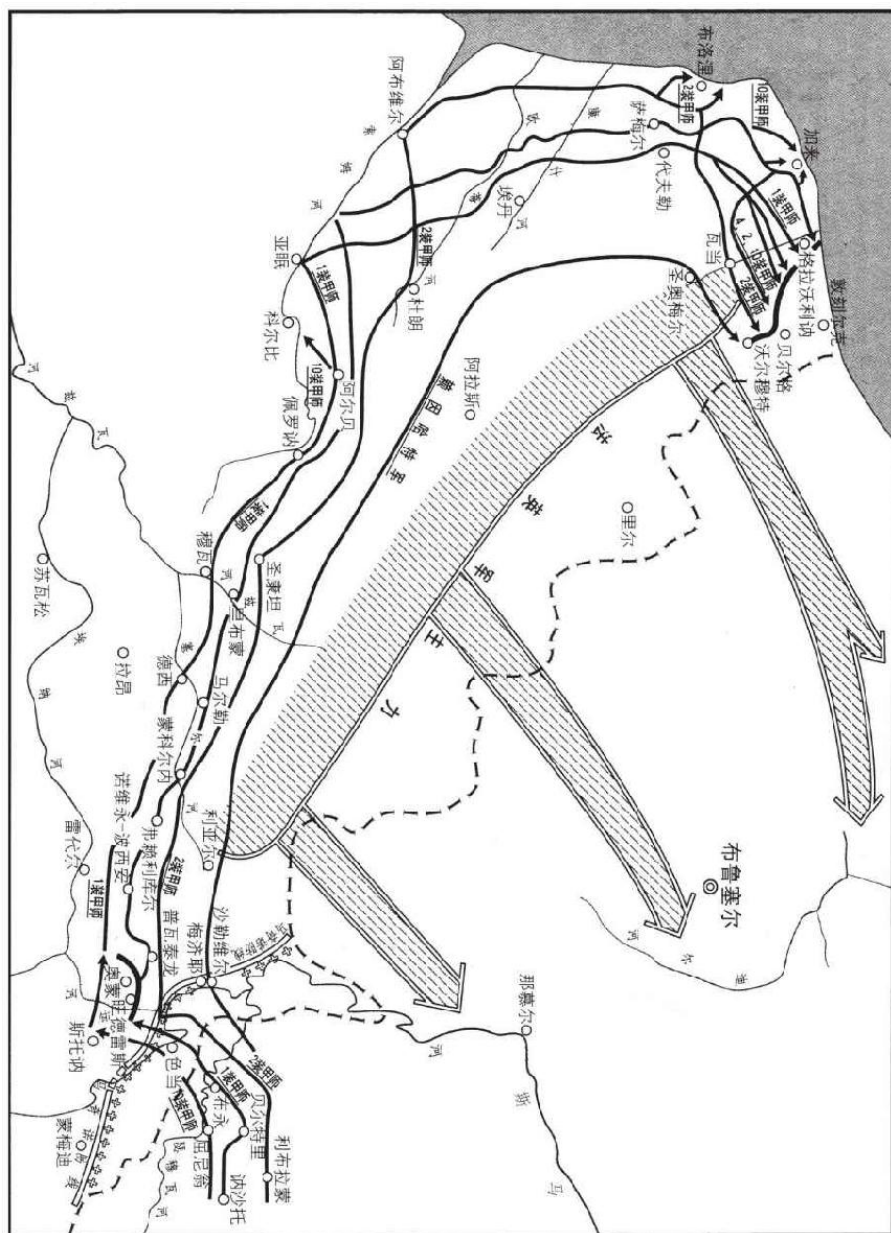


图6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是：如若利用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发动一次目标明确的突然袭击，通过色当直抵亚眠和大西洋，一定会给向比利时推进的敌人纵深侧翼以沉重打击。而敌人并不具备充足的预备队以对付这样的攻击。所以，获胜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能及时利用初期战果，就能将向比利时开进的全部敌军主力的退路切断。

现在的关键是，要能说服我的长官和部下，让他们相信我的思想是正确的，这样才能得到长官给予我的行动自由权，以及部下与我生死与共的决心。前者，我只获得很小部分；后者，要好得多。

进攻时，第19军将奉命通过卢森堡东部和比利时南部，到达色当附近的马斯河，在这里夺占一个登陆场，以便掩护后续步兵师渡河。但是突袭成功之后如何行动，命令并没有做相应的规定。

与空军的协同问题，事先也做了安排。将来与我共同行动的空军是由勇猛善战的冯·施图特海姆将军指挥的近战航空兵，以及由勒尔策将军指挥的航空军。为确保我们协同的成功，我特意邀请空军飞行员参加我的图上军事导演，此外我也参加了一次由勒尔策主导的空军图上作业。我们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横渡马斯河问题。经过认真研究，我们一致的意见是，空军必须在整个渡河期间提供全面的空中支援，不能仅仅利用轰炸机和俯冲式轰炸机实施个别的集中密集打击，必须在开始渡河之时就对敌人暴露的炮兵阵地实施不间断的攻击。这样，就能使敌炮兵时时感到来自我航空兵的威胁，从而达到瘫痪敌炮兵的目的。攻击时间顺序和目标的区分，已标定在一幅地图上。

部队在开始运动之前，还按戈林的意思用小型联络机装载了“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一个营，在第一个攻击日的早晨空投到比利时战线背后的马特朗日西部的维特里赖，用来袭扰敌边境筑垒工事的防御。

为能迅速突破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地域，我把军的三个装甲师依次排开：第1装甲师作为主力，配置在中央，在其后面是军属炮兵、军部和防空炮兵主力。第1装甲师的右翼是第2装甲师，左翼是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第1装甲师由基希纳将军指挥，第2装甲师由法伊尔将军指挥，第10装甲师由沙尔将军指挥。我对这三位将军都很熟悉，充分相信他们的能力和意志。他们也了解我的作战原则，他们知道，装甲部队一旦上路，就等于买了一张直通车票，会一直坐到终点站。用我们的话说，目标“英吉利海峡”！对于这一点，即使在机动开始后很长时间内得不到任何命令，每个士兵的心里也都十分明了。

向海峡方向突破

1940年5月9日13时30分，我们接到警报。16时，我离开科布伦茨，傍晚时分到达位于比特堡附近松嫩霍夫的军指挥所。部队已按命令沿菲安登至埃希特纳赫的边境线做好战斗准备。

5月10日5时35分，我率领第1装甲师在瓦伦多夫越过卢森堡边界，于下午到达比利时边界（马特朗日附近）。第1装甲师的前卫部队突破敌人的边境工事，与已经空降着陆的“大德意志”步兵团建立联系。但是由于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地形复杂无法绕行，致使运动受阻，未能按计划突入比利时的纵深。因此，必须在夜间将道路修复。此时，第2装甲师正在斯特兰尚普作战，第10装甲师正在通过新阿拜和埃塔勒，向法军（第2骑兵师和第3殖民步兵师）的方向开进。军大本营设在马特朗日西部的拉姆布鲁赫。

5月11日上午，敌人沿比利时边界布设的地雷被我们排除，道路也已修复。中午，第1装甲师开始行动。坦克在前面开路，目标是夺占由比利时的阿登轻步兵和法国骑兵守卫的讷沙托筑垒工事。只用很短的时间和很小的代价，我军便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占领讷沙托。第1装甲师立即实施追击，占领贝尔特里，黄昏时分到达仍由法军守卫的布永。另外两个师只遇到小规模抵抗，进展顺利。第2装甲师占领利布拉蒙。第10装甲师在新阿拜的战斗中略有损失。在5月10日的圣马利战斗中，第69步兵团团长埃勒曼中校阵亡。

5月10日夜，位于前面的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司令命令，第10装甲师立即掉转方向，向隆维开进，因为据报告称，法军骑兵正从这个城出发，向这里开来。我请求撤销这一命令。因为，第10装甲师占有我的兵力的1/3，如果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这股敌人骑兵，就抽调我这么多兵力，其结果必将对横渡马斯河行动构成严重威胁，甚至会影响全局。不过，为了防止由于害怕敌人的骑兵而产生种种不测事件，我还是命令第10装甲师沿开进道路北部的一条道路，通过吕勒向屈尼翁与埃尔伯蒙之间的瑟穆瓦河段挺进，之后继续向前推进。这样，部队停止前进和变更方向的危险总算暂时过去了。装甲集群司令最后也放弃了他原来的命令。法国骑兵最终也并没有出现。

傍晚，“大德意志”步兵团经圣梅达尔德被调回由军支配。军部在讷沙托过夜。

在圣灵降临节5月12日5时，我与我的指挥官们经贝尔特里-费莱沃讷尔-贝勒沃，来到布永。在由巴尔克中校指挥的第1步兵团的攻击下，布永这座城很快就在7时45分被攻陷。瑟穆瓦河大桥已被法军破坏，但坦克仍可以在许多地段渡河。不久，师属工兵便开始架设一座新桥。在确认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十分满意之后，我便随同装甲部队过河向色当方向开进，但由于道路布满地雷，不得不返回布永。在该城的南部，我第一次经历了敌航空兵对第1装甲师登陆场的攻击。桥梁侥幸未被击中，只有几座房屋中弹起火。

我马上驾车通过森林地，来到第10装甲师，他们已在屈尼翁和埃尔伯蒙之间的地段渡河。在到达该师的开进道路时，我目睹了侦察营争夺边境筑垒工事的战斗。步兵在侦察部队之后跟进，他们勇敢的旅长菲舍尔上校一马当先，不一会儿，师长沙尔将军也冲上前。该师在其指挥官

指挥下，行动迅速而敏捷，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们很快就除掉敌人在森林中构筑的工事。部队通过沙佩勒继续向巴泽耶—巴朗挺进。看到这些，我放心地回到了布永的军指挥所。

在此期间，我的参谋长内林上校已把司令部设立在全景旅馆。站在窗前，瑟穆瓦河河谷的诱人景致尽收眼底。我和我的参谋长共用一间办公室，我的座位被安放在一个壁龛里，墙上挂满我精心选配的狩猎物。正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突然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原来敌人的航空兵又来了！这还不够，一个工兵纵队的近战兵器、炸药、地雷和手榴弹被火引燃，爆炸声接连不断。挂在墙上的一个巨大的野牛头被震了下来，差一点就把我砸死。其他的狩猎物也纷纷落地，我座位前的漂亮玻璃窗也被震碎，玻璃片四处横飞。这个住所实在令人不爽，于是我们决定换一个驻地。正好在布永北面的一个小山丘上有一个小旅馆，第1装甲团团部设在此处，于是我们选中了这里。在我们到达这里时，正在这里视察的近战航空兵司令冯·施图特海姆将军，提醒我说这所房子太暴露了。正说着，头顶上便出现了比利时的航空队，他们向我们的坦克临时停放地投下炸弹。损失虽然不大，但我们还是听从了施图特海姆的警告，将我们司令部搬到北面离这里很远的一个小村子。

在我们的第二次搬家还没有开始之前，一架联络机接我到装甲集群司令冯·克莱斯特将军司令部去接受新命令。我接到的命令是，次日即5月13日16时，强渡马斯河。在这个规定时刻之前，我的第1、第10装甲师是可以做好准备的，但第2装甲师由于在瑟穆瓦河前进受阻，肯定是做不到了。这事关总攻击的成败，因此我必须将这一情况向克莱斯特将军做如实报告。但是，克莱斯特将军不肯更改他的命令。我不得不对他说，不等兵力展开，立即由行进间转入进攻，可能更为有利。第二道命令更令人不快：克莱斯特将军和空军施佩勒将军，对于我与勒尔策将军在空中支援方面的约定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命令空军在炮火准备之前实施一次密集轰炸。这样一来，敌炮兵就不可能不间断地受到压制，我的总体攻击计划因此被全盘打乱。对此，我强烈地表示反对，请求恢复我原来的计划。可是克莱斯特将军再次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只好乘另一架联络机飞回军部。这位年轻的驾驶员口口声声说，他对我要着陆的地点非常熟悉。可是在朦胧中他并没有找到着陆地点，于是我们一下子就飞越了瑟穆瓦河。我就这样坐在一架没有任何武器装备、一颠一簸的联络机内，而下面就是法军的阵地，心里十分不爽。我果断地命令飞行员向北飞，终于找到了我的着陆场。事情还算顺利。

回到军指挥所后，我马上全力以赴拟制命令。由于时间太短，只好从存档中找出我们在科布伦茨进行图上作业时下达的命令，把日期和钟点做一下修改，就下达了。因为当时的情景与现状十分吻合。我们所做出的修改是，原计划规定在上午10时发起的攻击，现在只能按上级命令于16时开始。我们以同样办法向第1和第10装甲师下达了命令，因此整个过程迅速而简练。

5月12日晚，第1、第10装甲师到达马斯河北岸，攻占了历史名城和

要塞色当。然后，我们利用夜晚做好下一步的攻击准备，军属炮兵和装甲集群炮兵进入阵地。进攻重点放在第1装甲师这个方向上，由“大德意志”步兵团、军属炮兵和两翼师的重型炮兵营提供支援。这样一来，第2和第10装甲师在第一个攻击日，每师只能配属两个轻型炮兵营。因此，在评价两翼师5月13日的战绩时，必须考虑到其炮兵被削弱这一情况。

5月13日，军指挥所移至沙佩勒。

上午，我首先来到第1装甲师指挥所，查看他们的准备情况。然后，经过一个雷场，那里有我方人员正在排雷，我冒着法军的炮火，到达位于叙尼的第2装甲师。该师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法国边界。中午，我回到沙佩勒的军司令部。

15时30分，我冒着法军炮火来到第10装甲师一个前进观察所，观察我炮兵火力的效果和空军的使用情况。16时，会战开始。就我们目前的条件而言，我方的炮火强度已十分可观了。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航空队的到来。他们准时出现了。使我感到惊喜的是，他们出动了几个轰炸机中队和俯冲式轰炸机中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实施攻击，而且是按照我与勒尔策将军在图上作业时所约定的方式实施的。不知是冯·克莱斯特将军改变了主意，还是他所下达的命令未能付诸实施？但不管怎么说，航空兵是按照我提出的方式实施攻击的，这对我们十分有利。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现在我急于想做的是，参加步兵的渡河战斗。但是，现在渡河战斗想必快要结束了，于是我来到圣芒日，又从那里到弗卢恩，那是第1装甲师的预定架桥地点。我乘一艘冲锋艇渡过河，在河的彼岸，碰到了勇猛善战的第1步兵团团长巴尔克中校和他的司令部。他们用“禁止在马斯河上乘船漫游！”的喊话来迎接我。其实，这句话是我在主持一次演习时对参演的年轻人说的，因为我总觉得这些年轻人干起事来漫不经心。现在看来，这些年轻人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

看到第1步兵团以及左翼“大德意志”步兵团的攻击，就好像参观训练场上的演习一样。法军的炮兵在我们轰炸机和俯冲式轰炸机不间断的攻击下，已经完全瘫痪了。建在马斯河岸边的钢筋混凝土堡垒，被我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摧毁，敌人的机枪也被我重型武器和火炮压制。虽然作战地域是极为宽阔的无任何遮掩的低矮草地，但伤亡却非常小。黄昏时分，已突入敌人筑垒工事的纵深。部队奉命夜间不停息地继续突击，我确信他们会严格执行我的这一命令。23时，他们占领舍厄日和马尔菲森林地的一部分，在瓦代兰库西部突破法军防御前沿。我满怀兴奋和自豪，准时回到位于加雷内树林的军指挥所，想亲眼看一看航空兵是如何对沙佩勒附近的公路进行攻击的，然后阅览一下侧翼部队发来的报告。

在右翼投入战斗的只有第2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即侦察营、摩托步兵营和重型炮兵。由于兵力过少，未能渡河。第1装甲师的步兵旅已到达马斯河左岸，正等待架桥，只要桥梁架好，他们便会立即将火炮和坦

克运过河。“大德意志”步兵团已在河的对岸。第10装甲师也已开始渡河，并夺占一个小型的登陆场。由于缺少炮兵支援，该师在这一天的战斗十分艰苦。来自杜济-卡里尼昂地段的马奇诺防线的侧翼火力，曾给他们的行动造成极大麻烦。不过，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像第2装甲师一样，局势将大为改观。强大的军属防空炮兵将趁夜色在马斯河桥头处进入阵地。因为，14日可能不会再有航空兵提供支援。

夜间，我给勒尔策打电话，一方面是想打听一下他为什么不再提供空中支援；另一方面是感谢他为我们提供的出色的空中支援，他确实为我们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从他那里得知，由于施佩勒的命令下达得太迟了，致使航空队未能按时到达，因此勒尔策才决定停止空中支援行动。然后，我又给布施发电，告诉他我的部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因为在柏林元首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经插话说，他不相信我能渡过马斯河。不过，在我收到的回电里，充满友善与亲切。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司令部的同事们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为我提供的帮助。

5月14日晨，勇敢的第1装甲师便发来报告，他们在夜间已向纵深突破很远一段距离，并已通过谢姆里。于是，我便径直奔向谢姆里！马斯河岸边聚集有成千上万的战俘。到达谢姆里后，据报告称，法军强大的装甲兵力正在开进。我命令第1装甲师开始向斯托讷方向突击。同时，我立即赶到马斯河大桥，依靠我在那里的指挥班子，指挥第1装甲师紧随第2装甲师渡河，以便有足够的兵力对付法军的攻击。敌人在比尔松的行动宣告失利，损失了20辆坦克，在谢姆里损失50辆。“大德意志”步兵团占领比尔松后，继续向维莱-迈松塞莱突击。遗憾的是，在我离开谢姆里之后，我们自己的俯冲式轰炸机向聚集在谢姆里的己方部队实施攻击，使我们蒙受重大损失，实在令人沮丧。

在此期间，第2装甲师在栋谢利附近渡过马斯河，正准备夺占河南岸高地。我驱车来到该处，察看这里的实际战斗情况。在这里，我发现指挥官冯·韦尔斯特上校和冯·普里特维茨上校，都身先士卒实施指挥，与前卫部队一起作战。我放心地回到马斯河。现在，敌机正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十分英勇，不过他们并没有把桥炸毁，自己反而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天，我们的防空兵似乎是在庆祝他们的创建纪念日，打得非常出色。傍晚时分，他们大约击落了150架敌机。正是因为这一天的战功，团长冯·希佩尔上校后来荣获骑士勋章。

此间，第2装甲旅的大队人马仍然毫不停顿地渡河。时近中午，集团军群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来到我们这里，他想亲眼看一看这里的情况，这令我们大家十分振奋。他站在桥中央，听我向他汇报情况。正在此时，敌机又开始新一轮突击。他淡淡地问道：“这儿的情况总是这样吗？”我如实地回答：是的。然后，他用一番热情的话对我们这支勇敢的部队表示了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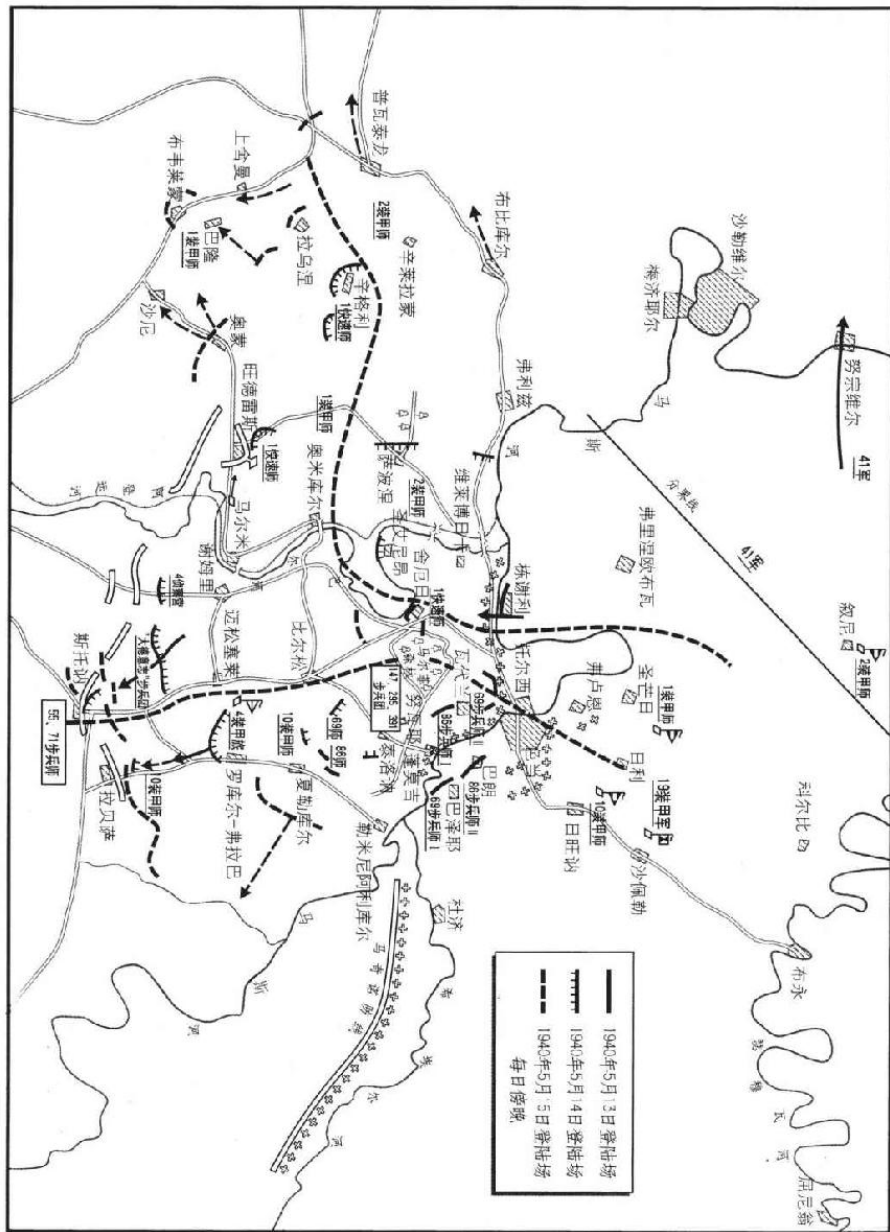


图7

我再次回到第1装甲师。在这里，我遇到师长及其首席参谋文克少校。我向少校提出一个问题，整个师是转向西方，还是留下部分兵力作为侧翼防护部队，并将正面转向西南，依然停在阿登运河北岸。文克思考了一下，突然说道：“要集中，不要分散！”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问题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命令第1、第2装甲师立即全部向右转，渡过阿登运河，向西挺进，目标是突破法军防线。为使这两个师相互协调，我来到第2装甲师司令部，该师司令部位于马斯河高地的罗康堡。从这个高

地望去，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第2装甲师5月13日和14日的开进和攻击地域的全貌。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马奇诺防线的法国远程炮兵竟然没有用强大火力，向我们的开进部队射击，因此我们的部队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回过头来再看这些阵地，真是觉得我们攻击的成功似乎是一个奇迹。

下午我返回指挥所，着手研究各师5月15日行动的协同问题。在我的军背后，是赖因哈特的第41军，该军自5月15日将在第19军右翼、向梅济耶尔-沙勒维尔方向突击。5月13日，该军渡过马斯河，现正向西突击。由冯·维特里斯海姆将军指挥的第14军，紧随我的军，要不了多久也就要到达马斯河。

至傍晚，第1装甲师的大部兵力已渡过阿登运河，经激战到达辛格利和旺德雷斯。第10装甲师越过迈松塞莱-罗库尔-弗拉巴防线，到达比尔松-泰洛讷，并缴获敌人40多门火炮。

第19军的任务是，到达已被我占领的斯托讷高地，以阻止敌人夺占马斯河登陆场，从而保障后续部队安全渡河。5月14日，“大德意志”步兵团和第10装甲师已在这个高地进行了艰苦的战斗。斯托讷曾经数度易手。至15日，战斗才最后结束。

5月15日4时，维特里斯海姆将军来到军指挥所，商谈关于我部撤出色当以南马斯河登陆场一事。在对当前态势略加分析之后，我们一同来到位于比尔松的第10装甲师指挥所。师长沙尔将军已经到他的前线部队去了。师首席参谋冯·利本施泰因男爵是位出色的中校，他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师所处的困难境地，并耐心地回答了维特里斯海姆将军提出的许多细节问题。关于交接问题，我们商定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暂归第14军指挥，直到该军的部队前来接替。所以在以后的数天里，归我指挥的部队就只有第1、第2装甲师。

第10装甲师及其下属的“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任务是，负责掩护第19军南翼，即维勒蒙特利南部的阿登运河-斯托讷高地-马斯河河曲一线。到5月15日，这个师还得到第29摩托化步兵师先头部队的加强。

我从第10装甲师指挥所来到位于斯托讷的“大德意志”步兵团。此时，法军正在对这个地方进行攻击，因此一个人也找不到。周围的气氛显得有点紧张，但还算好，阵地最终还是守住了。之后，我回到新开设的军指挥所，位于马斯河南岸的萨波涅森林地段。本想安安静静地过这一夜，但事与愿违，这个夜晚过得极不平静。其原因并不是来自敌人，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领导所制造的困难。装甲集群司令克莱斯特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行动范围不得超出登陆场。我不想接受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命令。因为，如果照此命令行事，就必然使我们行动的突然性和已经取得的初期战果丧失殆尽。我首先与装甲集群参谋长蔡茨勒上校取得联系，而后又与冯·克莱斯特将军直接联系，据理力争，力求达到废止该命令的目的。我们谈了多次，每次都很激烈。最后，冯·克莱斯特将军勉强同意在24小时之内还可以继续前进，以便为后续跟进的步兵军扩充登陆

场。最后，我还谈到了亨齐 68 的一次使命，这件事不免使人回忆起1914年的“马恩河怪事”。提起这个事大概会使装甲集群有些不舒服。

当我将行动自由权争取到手之后，十分高兴，遂于5月16日一早来到第1装甲师司令部。我经旺德雷斯一直来到奥蒙。前线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只知道，昨晚在布韦莱蒙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夺战。我立即向布韦莱蒙进发。在一处燃烧的小村路旁，遇到团长巴尔克中校，他向我描述了昨夜发生的事情。部队已疲劳过度，自5月9日他们就没有真正休息过，弹药也已出现短缺现象。夜晚，前线人员就睡在小小的单人掩体中。巴尔克身披一件风衣，手持一根手杖，向我叙述在黑暗中夺取这个小村子的经过。他说，一开始，他手下的军官们反对继续实施攻击。面对这种情况，他说：“那我一个人去夺取这个村庄！”说完他就出发了。随后，他手下的人便都跟上来。从他沾满灰尘的脸庞和挂满血丝的眼睛可以看出，他这一天一夜是何等艰难。作为这一天一夜忘我付出的奖赏，他荣获了骑士勋章。敌人的一个诺曼底步兵师和一个法国骑兵旅，打得非常顽强。他们的机枪对着村庄小路进行扫射。不过，敌人的炮火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响了。巴尔克和我都觉得，敌人的抵抗已近尾声。

上午，我们曾缴获法军的一份命令，如果我的眼力没出错的话，这份命令应当是甘末林将军 69 的手令。命令写道：“必须制止德国坦克的肆虐！”这一命令增强了我的信念，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继续进攻，因为这个命令中可以看出法国的抵抗能力已引起其统帅部的严重不安。现在，决不能迟疑，决不能停止！

我把部队一个连一个连地集合起来，逐连向他们宣读了这个命令，并向他们说明必须立即继续实施进攻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一方面感谢他们所取得的战绩；另一方面要求他们，振作精神，夺取最后胜利。说完之后，我便命令部队上车，出发。

没有多久，迷雾消散了，眼前豁然开朗，情况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我决定马上追击。在普瓦泰龙，我找到了第2装甲师首席参谋冯·克瓦斯特中校，向他通告了情况，然后驱车向诺维永-波西安，由此再到蒙科尔内。中途，我超过第1装甲师的行军纵队。士兵们现在头脑都很清醒，他们已经意识到，全胜即在眼前，突破即将成功。他们看到我，不停地向我欢呼，并高喊：“嘿！了不起！”“我们的头儿！”“神行者海因茨，加油！”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些话都是司令部的其他人听到的，他们乘坐司令部的第二辆车在我之后跟进。我们的士兵都是好样的。

在蒙科尔内市场，我遇到赖因哈特军第6装甲师师长肯普夫将军，他的部队渡过马斯河之后与我的部队一起到达此地。现在，已有三个师即第6、第2、第1装甲师，由于迅猛西进而拥堵在这里。上级对各军装甲部队之间的分界线并没有划定，为能迅速上路，我们就自行为各支部队分配道路。然后，各师踏上征途，直奔目标，直到用完最后一滴油。我的先头部队已抵达马尔勒和德西。

在此期间，我让随行人员去搜索市场附近的房屋，在很短时间内便搜出数百名来自各部队的法军俘虏，他们被我们的突然出现惊得目瞪口呆。敌人一个从西南突入该城的装甲连，被我们俘获。他们属于戴高乐将军的师，我们早就听说，这个师曾在拉昂以北的地区出现过。而后，我们到达位于蒙科尔内以东一个叫苏瓦泽小村的军指挥所。我与第1、第2装甲师师部取得联系，并将这一天的进程和企图用无线电向装甲集群做了报告。5月17日，我们将继续实施追击。

在取得5月16日辉煌战绩之后，第41军也赢得了胜利。所以，此时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的上司会对渡过马斯河、建立登陆场心满意足，并命令我们停止前进，等待步兵军到来。一直支配我行动的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希特勒在3月演讲中所说的，一直向前突破，不到达英吉利海峡决不停止。眼下，我怎么也想不通，大胆的曼施泰因计划是希特勒亲自批准的，他对我实施突破的观点也未曾提出过任何异议，怎么现在他自己却丧失勇气，被吓得居然下达了立即停止前进的命令。我彻底迷惑了。明天，我一定要搞清楚。

5月17日一早，我就接到装甲集群关于停止前进的命令，并让我7时在机场等候克莱斯特将军，他将亲自找我谈话。他7时准时到达，还没等我向他问候，他就开始严厉地斥责我，说我已超越了最高统帅的意图，而对于我们部队所取得的战绩却只字不提。在他大骂一通之后，我趁他喘气的工夫，向他提出免职的请求。冯·克莱斯特将军先是一愣，接着点点头，命令我把指挥权转交给下面一个资深的将军。谈话就此结束了。我回到指挥所，请法伊尔将军到我这里来，将指挥权转交给他。

然后，我给集群司令伦德施泰特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在交接完后，将在中午到他那里，向他做详细汇报。我很快便收到回电，他让我先待在我的指挥所，等第12集团军司令李斯特大将赶上来之后，他将奉命前来处理此事。在他没有来之前，停止的命令已经下达到所有部队。文克少校在从我这里返回的路上，被法国的坦克击中，脚部受伤。法伊尔将军正忙着安排工作。下午，李斯特大将来到，他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做了回答。他奉伦德施泰特大将的命令，宣布了撤销我职务的命令。然后，他说，停止的命令是陆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必须执行。但是，他很理解我要求继续前进的理由，因此经集团军群批准，我的部队可以“继续实施战斗侦察。军指挥所要停在原地，以便于联系”。这样，事情总算得到了部分的解决，我对李斯特大将的介入表示感谢。我还请他从中调解我与克莱斯特将军的冲突。然后，我便马上开始进行“武力侦察”的工作。军指挥所仍然留在苏瓦泽小村庄，我的前进指挥所将利用新架设的一条电话线与其联系，这样我就不必使用无线电，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⁷⁰的侦听部门也就没有办法跟踪我了。

在没有接到停止命令之前，第1装甲师已于5月17日晨占领瓦兹河畔的里布蒙和塞尔河畔克雷西。由色当南部出发的第10装甲师前卫部队，到达弗赖利库尔和索塞-蒙克林。5月17日夜，在瓦兹河畔的穆瓦附近建立一个登陆场。

5月18日9时，第2装甲师到达圣康坦。位于其左翼的第1装甲师在这一天也渡过瓦兹河，超过第1装甲师向佩罗讷方向挺进。第10装甲师在前面师的左后方，向佩罗讷开进。5月19日晨，第1装甲师在佩罗讷建立一个横渡索姆河的登陆场。许多正在佩罗讷勘察地形的法军参谋，成了我们的俘虏。

军前进指挥所转移至维莱勒塞克。

5月19日，我们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的战场。我们在埃纳河、塞尔河北岸，以及现在的索姆河北岸开进，侧翼安全由侦察部队、反坦克部队提供保障，工兵部队则对我暴露的左翼实施保护。实际上，来自侧翼的威胁并不算大。我们知道，戴高乐将军新组建了一个师，即法国第4装甲师，5月16日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这个师，它第一次出现是在蒙科尔内。在以后的几天里，戴高乐一直与我们纠缠，5月19日他的几辆坦克甚至到达距我在欧尔农树林里的前进指挥所仅2公里的地方，而保障我们这里安全的只有几门20毫米口径高炮。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的确十分紧张，直到这些不速之客驶向别处，才算松了一口气。另外，我们还知道，在巴黎地区有一个编有大约八个步兵师的法国预备集团军正在组建之中。不过，我估计，在我们运动期间，法国弗雷尔将军决不会朝我们这个方向前进。因为，根据法国的作战原则推测，他一定会等着把我们的情况完全弄清楚之后才会采取行动。因此，必须使他摸不清我们的动向，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停地运动。

5月19日晚，第19军抵达康布雷-佩罗讷-哈姆一线。第10装甲师接替第1装甲师部分兵力，担负保障越来越长的左翼安全的任务，第1装甲师自5月19日至20日一直担负这一任务。军指挥所移至马尔勒维尔。这一天，第19军终于再次获得行动自由权，于是5月20日便向亚眠方向开进。第10装甲师奉命负责掩护亚眠东部直至科尔比的左翼。该师阵地由第29摩托化步兵师接管。第1装甲师奉命向亚眠挺进，立即在索姆河南岸建立一个登陆场。第2装甲师的任务是，通过阿尔勒贝向阿布维尔推进，在此建立一个横渡索姆河的登陆场，并肃清自此直到河岸的敌人。第1、第2装甲师的分界线是，康布雷—朗格瓦勒—波济耶尔—瓦伦—皮凯维尔—卡纳普勒—弗利克斯库尔—索姆河。

各师在索姆河畔的安全地段：

第2装甲师：索姆河口至弗利克斯库尔（含）；

第1装甲师：弗利克斯库尔至索姆河的阿夫尔河口（亚眠东部）；

第10装甲师：阿夫尔河口至佩罗讷。

据我估计，第1装甲师能够在9时做好攻击亚眠的准备。于是，我便定于5时出发，因为我想亲身经历一下这样一场历史性的事件。而司令部的军官们却认为出发的时间太早了，建议我能不能再晚一点。但我认为我的安排是正确的。

5月20日，当我于8时45分到达亚眠东部的时候，第1装甲师正式开始发起攻击。在我赶往该师的路上，在佩罗讷碰到了第10装甲师，他们向我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撤离登陆场的过程。据说，第1装甲师的部队在占领登陆场之后，没有等换防的部队到来，就开始离开登陆场转入攻击，因为巴尔克中校不想错过发起攻击亚眠的时间，他认为攻击亚眠要比防守登陆场重要得多。可是，接替他的兰德格拉夫上校却对巴尔克的这种做法大发雷霆，他对巴尔克大声斥责道：“您得把登陆场夺回来。您不去我也得去！”幸好，敌人并没有对撤离的地带实施攻击，兰德格拉夫上校未经战斗便重新占领了登陆场。我从南边绕过仍被敌人占据的阿尔勒贝，直奔亚眠，一路上看到无数的难民。

第1装甲师的攻击非常顺利，接近中午时分就已攻占该城，而且还建立一个纵深大约七公里的登陆场。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被夺占的地区和城市，特别是那富丽堂皇的大教堂，然后便匆匆赶往阿尔勒贝，估计在那里能碰到第2装甲师。行进途中看到我们的行军纵队以及大量难民，另外还有法国车队。这个法国车队居然夹在德军的行军纵队中，在滚滚的灰尘中时隐时现，我估计他们大概是企图利用这种办法逃回巴黎，避免被俘。我在短短的时间里便抓获15个英国战俘。

在阿尔勒贝遇到了法伊尔将军。第2装甲师在训练场俘获英国一个炮兵连，因为他们万万也不会想到，我们竟然如此迅速地来到他们面前。各种国籍的俘虏挤满市场和大街。第2装甲师曾因燃油短缺一度停在半路，还好不久他们便又继续前进了。我命令该师必须在今天到达阿布维尔，19时到达该地后还要通过杜朗—贝尔纳维尔—博梅斯—圣里基埃。不过，他们在那里遭到了己方航空兵的误袭，这使他们十分沮丧。在我找到第2装甲旅旅长冯·普里特维茨上校，确认他们已到达阿布维尔后，便回到我设在位于亚眠东北的凯里约的军指挥所。倒霉的是，在这里又遭到己方航空兵的袭击。我们用高炮还击，结果击落一架。真令人郁闷！两名飞行员跳伞着陆后，看到了我，又尴尬又惊讶。在我们略事谈过这一倒霉的事情之后，我为这两位年轻人斟上香槟酒，为他们提神压惊。使我感到十分可惜的是，被击落的居然是我们的一架新型侦察机。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第2装甲师的施皮塔营通过努瓦耶尔，这是第一支到达大西洋沿岸的德国部队。

在这一天的夜间，我们不知道应该继续向哪个方向前进，装甲集群司令克莱斯特也没有向我们下达继续作战的命令。5月21日，为了等候上边的命令，白白浪费了一天。我只好利用这个机会，视察了索姆河渡口和登陆场，参观了阿布维尔。在路上，我问第2装甲师的一名士兵，对现在的作战有什么感觉。这个奥地利士兵回答说：“挺不错的，不过我们浪费了两天的时间。”他说得一点也没有错，我们白白浪费了两天的时间，确实太可惜了。

占领海峡港口

5月21日，我接到继续向北推进、夺占海峡港口的命令。我原本计划，第10装甲师通过埃丹-圣奥梅尔向敦刻尔克突击，第1装甲师向加来推进，第2装甲师向布洛涅推进。但5月22日6时，装甲集群突然命令第10装甲师留作集群预备队，于是我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这样，5月22日这一天，我手上就只剩下第1和第2装甲师两个装甲师。为能迅速夺占海峡港口，我请求上级保留我的三个师，但遭到拒绝。这使我大为不悦。我不得不放弃用第10装甲师立即向敦刻尔克突击的计划。现在，我只好改变计划，由第1装甲师和此时由色当开来的“大德意志”步兵团，通过萨梅尔-代夫勒向加来挺进，第2装甲师沿海岸线向布洛涅推进。

5月21日，在我的北面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英国的坦克企图向巴黎方向实施突破。首当其冲的是位于阿拉斯附近的党卫队“骷髅”装甲师，这个师直到现在还没有和敌人交过火，所以引起恐慌在所难免。英国人的突破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却使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司令部乱作一团。还好，他的部下没有受到什么影响。5月21日，第41军的第8装甲师到达埃丹，第6装甲师到达布瓦勒。

新的攻势自5月22日清晨开始。8时，部队通过欧蒂河地段向北推进。第1、第2装甲师没有将其全部兵力都投入到这一行动之中，因为这两个师，尤其是第2师的保障部队眼下还在索姆河的登陆场，要一直等到在我们后面的冯·维特里斯海姆将军指挥的第14军赶来接防。

5月22日下午，在代夫勒、萨梅尔和布洛涅南部发生激烈战斗。我们的正面主要是法国人，也有英国人、比利时人，甚至还有一些荷兰散兵。敌人被我们打败了。但敌人的空军还十分活跃，不断实施猛烈轰炸，用机枪向我们射击，而我们的航空队却一直没有露面。因为我们的机场离我们还很远，他们没有来得及迅速地向前方转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突入布洛涅。

军指挥所移至勒科埃。

第10装甲师重新归属我来指挥。我决定，把即将到达加来的第1装甲师调向敦刻尔克方向，让从杜朗地区开来的第10装甲师接替第1师的任务，通过萨梅尔向加来突击，而攻占加来的任务还不是一时所能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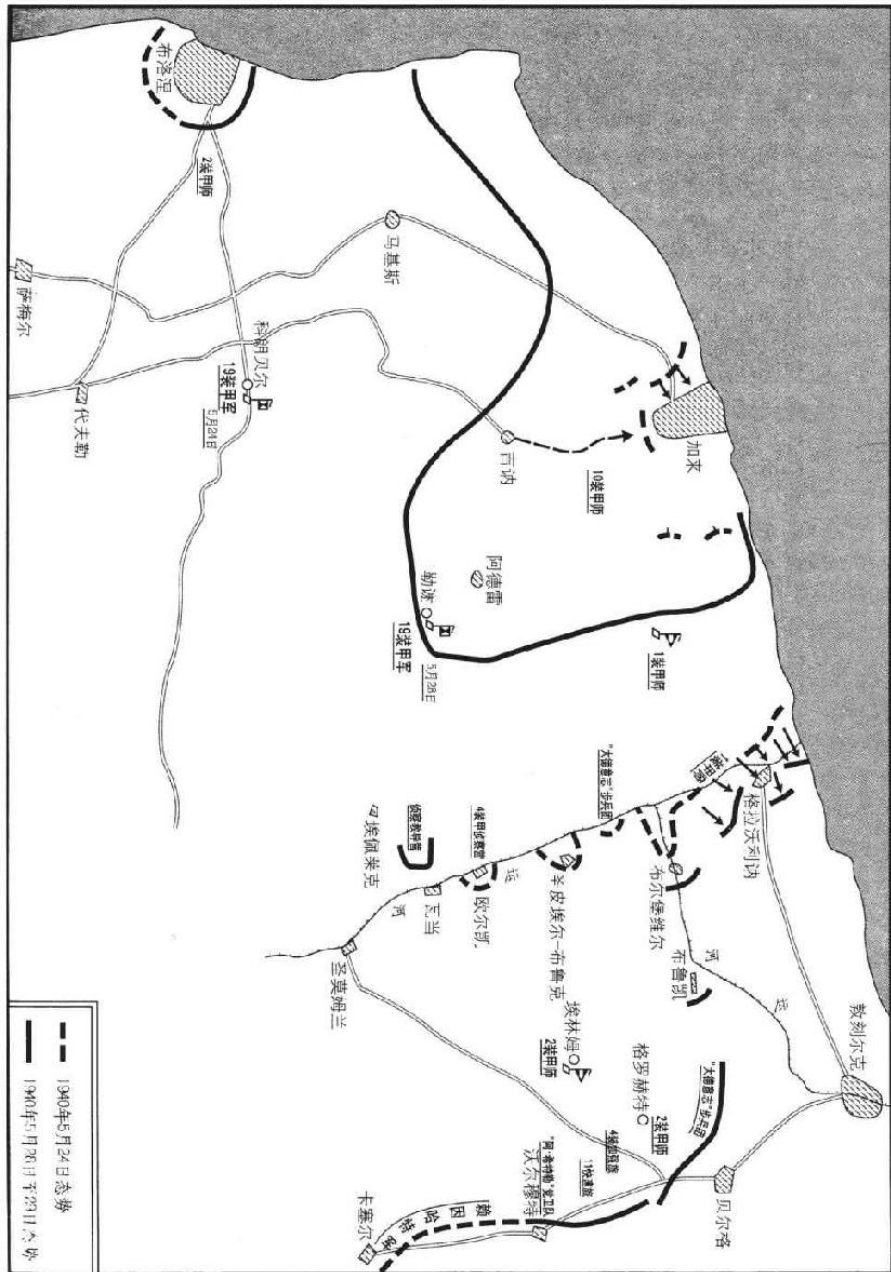


图8

中午，我用电报向第1装甲师下达如下命令：“至5月23日7时前到达康什河北部，因为第10装甲师位于你师之后，第2装甲师已攻入布洛涅。该师一部经马基斯，于5月23日到达加来。第1装甲师首先到达欧德吕克—阿德雷—加来—线，然后调转向东，通过布尔堡维尔—格拉沃利讷，向贝尔格—敦刻尔克突击。第10装甲师向南推进。行动暗号：‘向东挺进。’10时开始行动。”

在我发出这份电报后，便于5月23日晨下达了执行命令：“10时开始向东开进。经加来南部，向圣皮埃尔-布鲁克和格拉沃利讷突击。”

5月23日，第1装甲师在向格拉沃利讷方向突击过程中，一路发生多次战斗，而第2装甲师也正在布洛涅周边激战。布洛涅是个老城，所以攻击该城有别于一般城市，我们的坦克和炮兵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未能突破城市的古老城墙。后来，我们用88毫米口径高炮进行轰击，利用梯子在教堂附近爬上城墙，攻入城里。另外，在港口附近也发生战斗，在战斗中我们的一辆坦克把英国的一艘鱼雷艇击沉，另击伤多艘。

5月24日，第1装甲师到达欧尔凯和海岸之间的阿运河，在欧尔凯、圣皮埃尔、圣尼古拉和布尔堡附近建起登陆场。第2装甲师肃清布洛涅的残敌。第10装甲师主力到达代夫勒—萨梅尔一线。

“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现在也归属我指挥。我命令它向瓦当突击，这样可以增强第1装甲师对敦刻尔克方向的攻击力量。第2装甲师奉命将其全部兵力从布洛涅撤出，投入瓦当方向的突击。第10装甲师已将加来包围，正准备向海边的古老要塞突击。我于下午来到该师，命令它按计划行动，以避免造成更多伤亡。5月25日，该师将由在布洛涅的重型炮兵给以加强。

由赖因哈特指挥的第41军渡过阿运河，在圣奥梅尔附近建立登陆场。

希特勒下达后果严重的停止命令

在这一天，最高统帅对作战行动进行干预，极大地危害了整个的战争进程。希特勒命令左翼军队停止在阿运河畔，并禁止渡过这条小河。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把敦刻尔克留给空军。如果占领加来遇到困难，也可把它留给空军。”命令中的这一句话是根据我的回忆记起的。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再说，我们也没办法加以驳斥，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装甲师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海峡一线。利用停止前进的时机进行维修。”

故空军频繁的活动也没有遭到我方反击。

5月25日清晨，我来到瓦当，视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同时也想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执行停止命令。在瓦当，我看到近卫部队正在横渡阿运河。河的对岸坐落着瓦当山，约有72米高，如果控制了这一山头，就能够控制山下的整个平原地区。在山顶上的一座古堡废墟旁，我见到了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我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停止进军的命令。他回答“从瓦当山看对岸，可以一览无余”，因此他断然决定，攻占瓦当山。而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近卫部队及其左翼的“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在向沃尔穆特方向推进。看到这一有利的态势，我当场批准这位指挥官的决定，同时还把第2装甲师也调来，支援他的行动。

这一天，我们将布洛涅全部占领。第10装甲师已做好夺占加来城堡的准备。我们命令英国守军投降，但是英国指挥官尼科尔森准将却干脆地回答：“不，英军的职责就是要打得像德国人一样出色。”于是，我们便开始攻城。

5月26日，第10装甲师占领加来。中午，我到这个师的指挥所，问师长沙尔将军，是不是愿意按上级的命令把这个要塞交给空军去解决。他说，不愿意。他认为，要炸毁这厚厚的城墙和古老工事，我们空军的炸弹还难以做到。而且为了躲避空军的轰炸，我们的部队还要先撤出已经占领的阵地，等空军轰炸完后我们再次去攻占。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所以只好同意他的主张。在我们的攻击下，16时45分英国人投降了，两万英军成了我们的俘虏，其中有英国人、法军残部、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不愿意再打下去，被英国人关进了地下室。

在加来，我遇到克莱斯特将军，自从5月17日以来我还一直没有见过他。他对部队的战绩大加赞扬。

在这一天，正当我们再次准备向敦刻尔克方向发动攻击，包围沿海要塞之时，却意外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于是，我们不得不在敦刻尔克城前停止前进！眼巴巴地看着空军实施攻击，也眼巴巴地看着英国人乘坐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络绎不绝地从这个要塞撤走。

当天，维特里斯海姆将军来到我的指挥所，与我商谈由第14军接替第19军防务的问题。这个军的前卫部队第20摩托化步兵师归我指挥，部署配置在“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右翼。在我们会商之前还曾发生过一个小的意外事件。“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师长泽普·迪特里希，在向前线开进途中，经过一间位于我们战线后方的小房子，英军的一些残留人员正好躲在里面，他们用机枪向他开火。他的车子被击中起火，他和他的随从急忙跳车，躲进路旁的阴沟里。迪特里希和他的副官爬进一个管道，而熊熊燃烧的汽油不停地往沟里流，为了不被燃烧的汽油烧伤，他们不顾一切地把湿泥往自己的脸上和手上涂。随后跟进的一辆指挥车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在该地段的第2装甲师第3装甲团急忙前去营救，把狼狈不堪的迪特里希解救出来。过了一会儿，迪特里希来到我的指挥所，只见他满身泥巴，满面污泥。这次他是既吃了大亏，又受了窝囊气。

一直等到5月26日中午，希特勒才准许我们继续向敦刻尔克方向前进。但为时已晚，已无法取得一次名副其实的重大胜利。

5月26日夜间，我的军再次发起攻击。第20摩托化步兵师及“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加强有重型炮兵，其目标是夺取沃尔穆特。第1装甲师奉命从右翼与上述攻击行动协同。

“大德意志”步兵团在第10装甲师第2装甲旅的有力支援下，到达其目标克罗什特-皮特冈高地。第1装甲师的装甲侦察营占领布鲁凯。

从这里望去，可以看到敌人正在用大批舰船，忙忙碌碌地从敦刻尔克运走大量人员和物资。

到5月28日，我们到达沃尔穆特和布尔堡维尔。5月29日，第1装甲师占领格拉沃利讷。但是，最后占领敦刻尔克的行动却没有我们的份。5月29日，第19军的任务由第14军接替。

如果不是国防军总司令部反复阻止第19军前进，那么敦刻尔克早就被我占领了，胜利也早就到来了。如果当时能在敦刻尔克俘虏英国远征军，那么战争的进程也就很难预言了。对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来说，无论如何都能从这样一场军事胜利中发现有利的时机。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被希特勒的神经过敏葬送了。至于为什么让我的军停止前进，后来给出的一种解释是，佛兰德河川纵横，不适于坦克的行动。这纯属无稽之谈。

5月26日，我发表了一个文告，对我勇敢的部队表示深切的谢意：

第19军的将士们！

在法国和比利时战斗的17天已经过去。我们已离开德国边界向前开进了600公里，到达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一路上，你们突贯比利时的要塞工事，横渡马斯河，在著名的色当战场上突破马奇诺防线，占领重要的斯托讷高地，势如破竹地攻占圣康坦和佩罗讷，又在索姆河下游的亚眠和阿布维尔与敌人英勇作战。而占领海岸要塞布洛涅和加来等海峡港口，则是对你们英勇行动的加冕。

我曾要求你们48小时不睡觉，你们却坚持了整整17天之久。我曾强迫你们不断前进，不要顾及来自侧翼和背后的威胁，你们毫无惧色，勇往直前。

你们以模范的自信心和必胜信念，舍生忘死地贯彻了每一道命令。

德意志为有你们这样的装甲师而自豪，而有幸指挥你们也是我的幸福。

我们满怀崇敬之情纪念我们已经阵亡的同志，他们的牺牲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去迎接新的任务吧。

为了德意志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古德里安（签字）

温斯顿·丘吉尔曾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推测，希特勒将装甲部队停止在敦刻尔克城下，目的是给英国提供一个有利的求和机

会，或是增加与英国谈判成功的希望。但是，不管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另外丘吉尔还推测，是伦德施泰特自己决定让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这也没有什么事实依据。此外，我作为一名当时现场的指挥官，应当承认，丘吉尔所描述的加来英军的英勇抵抗，还是应当赞赏的，但这并没有对敦刻尔克外围战事的结果发挥什么影响。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正确的，他说希特勒，主要是戈林，自认为德国具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仅靠这一点就完全可以阻止英国军队的撤退。但是在这个观点上他又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只有俘获英国的远征军，才能迫使大不列颠与希特勒媾和，或者增强德国后来在英国登陆取得成功的希望。

在佛兰德，我获知我的长子受伤的消息，幸好他没有生命危险。我的次子在法国荣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虽然他在装甲侦察营服役，但一直安然无恙。

5月20日，基希纳将军获得骑士勋章。6月3日，法伊尔将军、第10装甲师的菲舍尔上校、第1装甲师的巴尔克中校、摩托车步兵的埃措尔德中校、第86步兵团的汉鲍尔少尉、第10装甲师工兵部队的鲁巴特中士，也荣获同样的奖赏。后来，又有好多人获得其他奖赏。

向瑞士边境突击

5月28日，希特勒命令组建一个装甲集群，由我来指挥。我的军部移至沙勒维尔西南的小锡尼，开始为下一步的作战做准备。6月1日到达该处。在6月的头几天，开始在沙勒维尔西南地区组“古德里安装甲集群”。集群司令部是在原第19军军部基础上组建的。参谋长仍由我十分信赖的内林上校担任，作战指挥处处长为拜尔莱因少校，副官是里贝尔中校。在编制上，装甲集群辖有下列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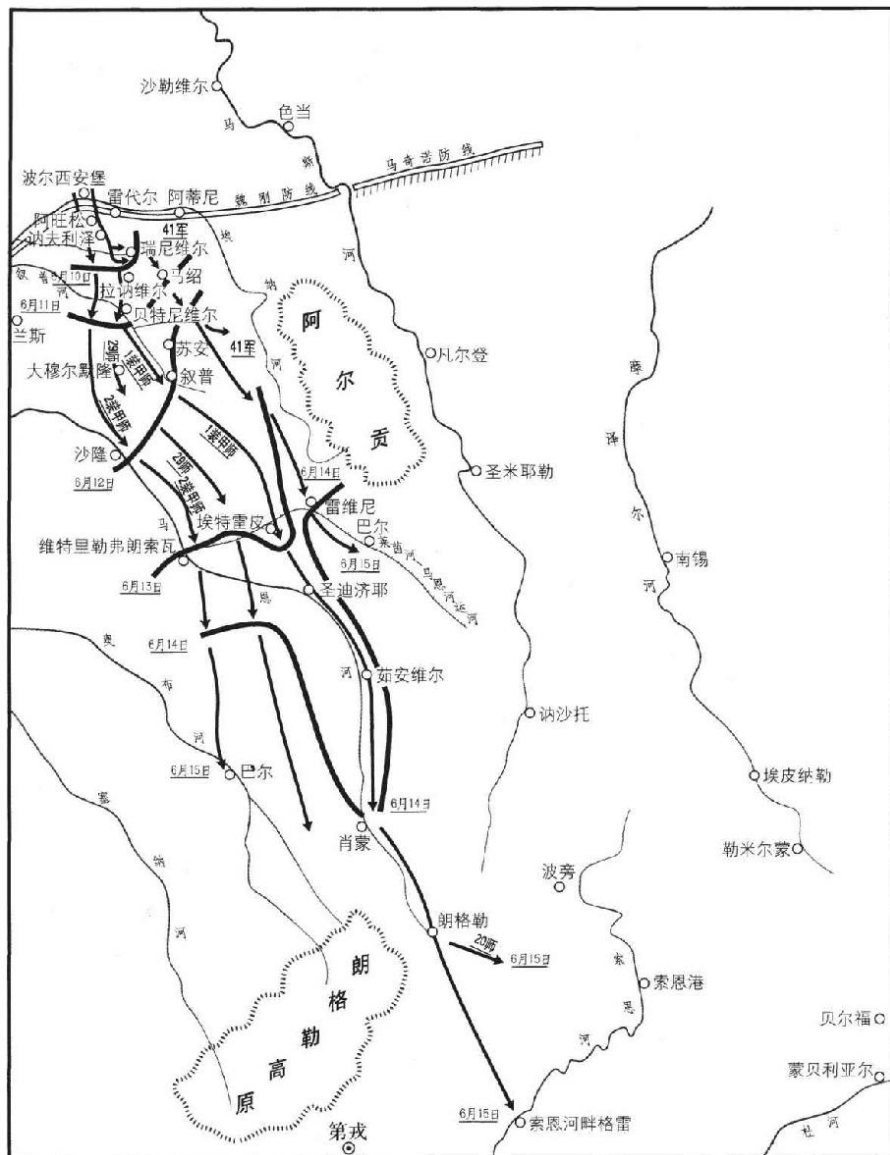


图9

第39军（施密特将军），下辖第1、第2装甲师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

第41军（赖因哈特将军），下辖第6、第8装甲师和第20摩托化步兵师；

以及若干直属部队。

装甲集群隶属于李斯特的第12集团军。

要将所有这些部队都集中到新的集结地域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从海峡地区赶到这里的第1、第2装甲师，整个行程大约250公里。由于许多桥梁已被炸毁，必须绕行，这样路程还要增加100公里。人员和物资都出现极度疲劳的迹象。好在部队在得到了几天的休息后恢复了元气，物资也得到维修和更新，完全可以担负新的任务了。

西方战局第一阶段的战斗还算顺利。经过这一阶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全部敌人已被肃清，我们的后顾之忧因此被全部解除，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南发展进攻。此外，敌人的大部分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已被我们消灭。在即将进行的第二阶段作战的主要任务是，将法军余部包括两个英国师大约共计70个师击溃，接着便缔结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和约，至少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

在部队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右翼部队沿着索姆河推进，其进展速度要比沿塞尔河和埃纳河的中央部队快得多。所以，博克集群的进攻6月5日就已开始，而伦德施泰特集群一直到6月9日才开始行动。

隶属伦德施泰特集群的第12集团军的任务是，在波尔西安堡和阿蒂尼之间渡过埃纳河和埃纳运河，然后继续向南发展进攻。渡河由步兵军在八个渡口进行。按计划，在建立登陆场和架桥之后，隶属于我集群的装甲师应越过步兵向前突击，夺占开阔地域，而后根据战事进展，向巴黎或朗格勒或凡尔登方向推进。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夺取朗格勒高原，在那里等待接受新的命令。

我担心步兵军的大队人马在渡河时会把道路堵塞，给指挥带来困难，因此我要求第12集团军司令让我的师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指定渡口先行一步渡过埃纳河。但遭到集团军司令一口回绝，因为他还想在最关键的突破时刻使用装甲师。这样，装甲集群便被安排在步兵军之后渡河。渡桥一旦架好，四个装甲师将在八处横渡埃纳河。两个步兵师将随装甲师之后跟进。这个计划成功落实的先决条件是，步兵军能够成功渡河，并建立登陆场。

第39军和第41军的分界线是，从瓦西尼越过雷代尔—瑞尼维尔—欧维讷—欧贝里沃—叙普—圣雷米—蒂卢瓦（至第39军）—瓦诺尔特—索尼—帕尔尼（至第41军）。

6月8日，装甲集群指挥所移至贝尼。

6月9日，第12集团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我来到雷代尔东北的一个观察所，亲眼观察步兵的攻击，以便能让我的部队在恰当时机及时发起攻击。从5时至10时，没有看到一点动静，于是我派传令官到第一线的另外几处渡桥，看看步兵是否已经渡过埃纳河。直到12时，我才接到从雷代尔两线送来的报告，说在雷代尔的攻击已告失利。在其他战线，根据我派出的观察员报告，只有在波尔西安堡附近的攻击获得成功，建立了一个纵深仅为一二公里的小型登陆场。我立刻给集团军参谋长马肯森

将军打电话，请他向总司令报告：鉴于当前情况，我建议让坦克趁夜色运动到唯一的登陆场，次日一早便可发起攻击。我立刻赶到第3军军部找到哈泽将军，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后，来到波尔西安堡。在观察登陆场之后，来到城北的第39军军部，施密特将军和基希纳将军都在那里，我与他们商谈了关于开进和第1装甲师从波尔西安堡进入登陆场的有关问题。运动应在夜色中进行。

不久后，我遇见李斯特大将。他从北面过来，在行进途中经过第1装甲师的部分部队时，看到有一批装甲兵脱掉上衣，甚至有几个还跳到小河里洗澡。此事使他气愤不已。他一见我就严厉地问我，为什么你的部队还不开进登陆场。我回答，现在登陆场还没有完全被我方步兵占领，登陆场也不够大，因此我们无法前进，况且建立登陆场也不是我们装甲兵的事。李斯特大将倒是颇有骑士风度，情绪立刻平缓下来，心平气和地与我商谈下一步如何进攻的问题。

在集群指挥所短暂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我便再次来到波尔西安堡登陆场，监督我的坦克部队开进登陆场，同时力争与这里的步兵师师长取得联系。我在登陆场找到第17步兵师师长洛赫将军，在进行商谈之后，我与他就将要采取的措施取得一致意见。一直到深夜1时，我始终待在第一线，然后与不久就要送到后方的装甲兵和侦察兵的伤员们进行了交谈，感谢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的勇敢，然后便返回在贝尼的指挥所，向所属各部下达命令。

下午，在波尔西安堡西部和东部又建立两个小型登陆场，这样第2装甲师和第1装甲师的另一部分部队就可以渡河了。

我的装甲部队的攻击按计划应于6月10日6时30分开始。我准时到达前线，命令远在后方的第1步兵旅的步兵营加速运动。前线的步兵们都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我很奇怪，于是问他们，他们是怎么认识我的。他们回答说，我曾第55团的驻地维尔茨堡待过，我当时任第2装甲师师长，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了。遗憾的是，当时第2装甲师的驻地是那么美丽，现在已变成一片废墟。坦克和步兵同时发起攻击，相互都很信任。进攻十分顺利，很快便通过了阿旺松和塔尼翁，到达勒图尔讷河畔的讷利泽。坦克一路驰骋，在开阔地上几乎没有遇到敌人的任何抵抗。因为，出于对我们坦克的畏惧，法军新的战术原则规定，要将兵力集中在村庄和森林地进行防御，完全放弃开阔地。因此，我们的步兵在村庄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我们的坦克未受到任何像样的抵抗，一直攻击到勒图尔讷河，在讷利泽渡过满是泥泞的小河，只是在雷代尔一线的法国重型炮兵从我们背后打来几发炮弹。第1装甲师的突击在勒图尔讷河两岸发展：其所属的第1装甲旅在小河南岸推进，其步兵在巴尔克率领下在北岸实施突击。下午早些时候，到达瑞尼维尔，遇到敌人以强大装甲兵力实施的反击。在瑞尼维尔南部发生了一场坦克会战，经两小时激战，终于将敌人打败。瑞尼维尔也在战斗中被我们占领。巴尔克在战斗中亲手缴获了一面法军团的战旗。敌人退回纳维尔。在坦克会战中，我曾想用缴获的一门法国47毫米口径高炮击毁

一辆法军“沙尔B”型坦克，但没有成功，因为所有炮弹均被其厚厚的装甲弹回来。我们的37毫米和20毫米口径加农炮对这种坦克也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的损失也很惨重。

黄昏前，我们又在瑞尼维尔的北部，与从阿讷莱方向向佩尔特进行反击的法国坦克发生激战，最终将敌人击退。

此时，第2装甲师已在波尔西安堡西部渡过埃纳河，正向南推进。晚上，该师到达奥迪尔库-圣艾蒂安一带。而赖因哈特的军还没有渡过埃纳河，依然停在原地，因此该军一部将随第1装甲师之后渡河。现在可以预计，由于瑞尼维尔已被我占领，敌人在雷代尔的反抗很快就会被平息，这就为我的军获得行动自由权创造了前提。

集群指挥所设在埃纳河畔塞维尼树林，位于波尔西安堡东南。我在这里过夜。我几乎要被累垮了，帽子也没顾得摘，便一头倒在一堆稻草上睡着了。多亏细心的里贝尔为我搭了一个小帐篷，并派了一个卫兵守候在那里，嘱咐他三小时之内不准打扰我。

6月11日晨，第1装甲师在纳维尔附近发起攻击，巴尔克给我看了他缴获的法军战旗。这次攻击如同训练场上的演练一样，有条不紊：炮火准备，坦克和步兵前进，包围，向贝特尼维尔方向实施突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就来过这个地方，对这里很熟悉。在叙普河我们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敌人出动50辆坦克，看来好像是法国第7轻型装甲师，但被我们击退了。接着，我们占领了诺鲁瓦、贝讷和小圣伊莱尔。

第2装甲师到达埃普瓦，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埃普瓦西南的树林。

第39军左翼的赖因哈特第41军，要想继续向南推进，首先必须抵挡住来自法军第3机械化师和第3装甲师对其左翼的攻击。

下午，当我回到集群指挥所的时候得知，陆军总司令要到装甲集群来视察。冯·布劳希奇早已到达，正在指挥所里等我。我向他汇报了前线的态势，以及我下一步的计划。他没有向我下达新的指示。晚上，指挥所移至朱利维尔。

6月12日，继续攻击。第39军以其第2装甲师对马恩河畔沙隆实施攻击。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对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实施突击。第41军的右翼通过索默皮，向叙普推进。

此时，由于步兵已经渡过埃纳河，超越正在战斗的装甲部队，加之战斗分界线不清晰，造成步兵与装甲兵混在一起，乱作一团，使装甲部队无法运动。我曾请求集团军司令部派人前来调理，但没有回音。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两军争抢道路的现象，因为谁都想赶到最前线作战。为了与敌人交战，勇敢的步兵昼夜行军。他们在这一天早晨就越过了香

巴尼山，1917年秋天我曾到过这个地方。我来到第29摩托化步兵师，这个师位于大穆尔默隆宿营地的北部，师长是冯·朗格曼男爵将军。该师刚刚从后方赶来，还没有打过仗。师长正在向其所属部队下达命令，他们的目标是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侦察营营地。这个师的所有指挥官都在第一线亲临现场指挥，师长下达的命令简单明了。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我便放心地来到位于马恩河畔沙隆的第2装甲师。

当我到达这个师的时候，他们刚刚占领沙隆。沙隆大桥被我前卫侦察分队攻克，但由于疏忽，没有严格按照命令立刻搜索桥上是否还有爆炸物。结果，当我们的部队正在渡河的时候，大桥发生爆炸，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

正当我与法伊尔将军商谈下一步进攻事宜的时候，装甲集群指挥所叫我回去，准备迎接集群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大将的来访。

傍晚，第1装甲师到达比西堡，奉命向莱茵-马恩运河畔的埃特雷皮推进。

这一天，赖因哈特军也与敌人展开一场激战，这股敌人正从阿尔勒贡向西推进。下午，我来到位于马绍的军属各师，对他们的各项措施进行检查。我得知，苏安、塔于拉和芒拉已先后被我军占领。在返回集群指挥所的途中，又发现步兵行军纵队与我的装甲部队纠缠在一起，我不得不再次请求第12集团军派人进行调理，但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此后，装甲集群每天都会收到数道自相矛盾的命令，一会儿命令向东，一会儿向西。起初是命令我们奇袭凡尔登，占领之后向南推进，可是突然又命令我们转向圣米耶勒，最后又改为向南。于是，我就想出一个办法，留出赖因哈特这一个军，任由上司们调来调去，然后我命令施密特的军坚定不移地向南推进，这样做至少可以使装甲集群保持一半兵力用于既定目标。

6月13日，我首先来到赖因哈特军及其第6、第8装甲师，这两个师还一直在与凡尔登和阿尔勒贡地域的敌人交战。黄昏时分，我来到第1装甲师，该师已到达莱茵-马恩运河畔的埃特雷皮。第39军不知道收到由谁下达的不准渡河的命令，停在岸边。对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知道，肯定不是我的意思。我在埃特雷皮找到巴尔克，他是一位精力无限的指挥官，现负责指挥第1装甲师的前卫部队。我问他，横渡运河的桥梁是不是已经被我夺占？他回答说，是。我又问他，是否已建立登陆场？他稍微迟疑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是。我从他吞吞吐吐说话的神态中觉察到事情有点不大对头。我又问，车辆是否也能开进登陆场？我发现他的目光迟疑，然后犹豫不决地回答说：是。我觉得，这里面定有问题。于是决定，同他一起亲自去现场看一看！来到登陆场，我见到了精干的工兵军官韦贝尔中尉，正是因为他的舍生忘死，才使大桥免遭炸毁，还有步兵营营长埃肯格尔上尉，是他夺取了桥梁，并建立了登陆场。见到这些，我喜出望外，当时就将铁十字勋章奖给了这两位勇敢的军官。然后，我

问巴尔克，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继续前进。从他的讲述里我才知道，停止命令是第39军下达的。巴尔克这样做实际上已有擅自违命、越级汇报之嫌，他说话之所以吞吞吐吐，是怕遭到我的指责。

像在布维尔蒙一样，我们的突破即将取得成功。不能迟疑，不容停顿。巴尔克向我介绍了敌情：在我们当面进行防御的是黑人部队，只有少量炮兵提供支援。于是，我命令他立即向圣迪济耶突击。我答应他，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会把这个情况亲自通知师长和军长。巴尔克立即出发了。我来到师部，命令全师马上出发。然后，我将对第1装甲师下达的命令通知了施米特将军。

最后，在接近黄昏的时候，我通过第29摩托化步兵师经过的地域（他们已在布吕松渡过运河），紧贴着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城北，来到第2装甲师第5侦察营，察看他们的情况。

6月14日上午9时，德国部队开进巴黎。

夜晚，第1装甲师到达圣迪济耶。法军战俘属于第3装甲师、第3北非步兵师和第6殖民步兵师，他们的脸上都露出疲惫不堪的神情。第39军的其他部队正在西部渡过运河。在埃特雷皮东部，赖因哈特军到达莱茵-马恩运河畔的雷维尼。

中午，我与第1装甲师师长经过商谈之后，来到圣迪济耶，一眼看到了我的好朋友巴尔克，他正坐在市场上的一把椅子上。大概他在度过了极度紧张的几个昼夜之后，打算在这儿好好地休息一个晚上。可是，我让他失望了。现在，我们越是能迅速前进，获胜的希望也就越大。于是，巴尔克又按照我的命令向朗格勒前进。第1装甲师在其后面跟进，不分昼夜连续开进。在突然降临的德军面前，朗格勒这个古老的要塞被迫于6月15日早晨投降，3000人成了我们的俘虏。

第29摩托化步兵师通过瓦西向瑞泽讷库尔推进。第2装甲师通过蒙捷昂代尔-苏莱讷向奥布河畔巴尔前进。赖因哈特军奉命向南突击。

陆军总司令部的企图是，装甲集群通过茹安维尔-讷沙托，转向南锡。这一命令看来已无法兑现，幸好总司令部及时向部队下达了新命令，将原命令撤销。

6月15日一早，我前往朗格勒，中午便到达。我命令第1装甲师向索恩河畔的格雷—贝桑松推进；第29摩托化步兵师向格雷西南方的叙恩前进；第2装甲师向蒂尔—沙泰勒前进；第41军沿马恩河东岸继续向南突击。我们的右翼是莱因哈特集群的第16军，正在向第戎推进。13时，第1装甲师开始行动。忙完之后，我便和我的几个参谋来到军官餐厅，休息一会儿，从这个餐厅的小花园一直向东望去，远近的景色尽收眼底。可是我一直惦记着左翼，担心左翼越是向纵深前进，就越会暴露。因为，我已收到一些报告，说法军正从东向这里开来。下午，维克托林将军的第20摩托化步兵师来到朗格勒，负责对左翼的安全提供保障。第29

摩托化步兵师在朗格勒以西前进。现在的态势变得越来越对我们有利。接近黄昏时分，我们先后占领奥布河畔巴尔、索恩河畔的格雷和勒杜克。

防守格雷的法军指挥官德库尔宗将军在作战中阵亡。

傍晚，集群指挥所移至朗格勒。直到现在陆军总司令部还一直未就我装甲集群的下一步行动做出指示，于是我便派驻在我司令部的总司令部联络官回去，将我向瑞士边界推进的企图报告总司令。

我们在一个市民家里住下，房主对我们很友好。在度过这几天极度紧张的日子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享受一下恬适安逸的生活了。第29摩托化步兵师已到达索恩河畔的蓬塔耶，计划于16日进攻该城，第2装甲师则攻击欧克索讷-多勒。第41军的装甲师在第20摩托化步兵师之后跟进。

6月16日，第1装甲师到达格雷北部的基特尔，在此有一座横跨索恩河的桥梁，至今尚未遭到破坏。可是，德国航空兵却对我们在格雷附近架设的桥梁进行了数小时的轰炸，致使渡河迟延。这些飞机好像是由勒布集群派来的，我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没法通知他们搞错了。幸好没有造成损失。

下午，第39军到达贝桑松-阿旺讷，第41军的装甲师在第20摩托化步兵师后面跟进，先后占领索恩港、维祖尔和波旁，抓获上千名俘虏，其中第一次出现波兰籍俘虏。在贝桑松，击毁敌坦克30辆。

6月17日是我的生日。我精干的参谋长内林上校，把司令部所有人员都召集到我们驻地与古老要塞城墙之间的一个小平台上，向我祝贺生日快乐。作为生日的一份厚礼，他向我报告：第29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瑞士边界。这使我们大家异常兴奋。之后，我便立刻驱车前往第29摩托化步兵师，去向这支英雄的部队表达我的祝贺。在漫长的行进途中，我遇到多支开进中的部队，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将近12时，在蓬塔利耶遇见冯·朗格曼男爵将军。我们把到达瑞士边界的情况向上做了报告，但希特勒却不大相信。他说道：“您的报告依据是错误的。您指的大概是索恩河畔的蓬塔耶吧。”我回答说：“绝对没错。我本人现在就在瑞士边界的蓬塔利耶。”心怀疑虑的国防军总司令部这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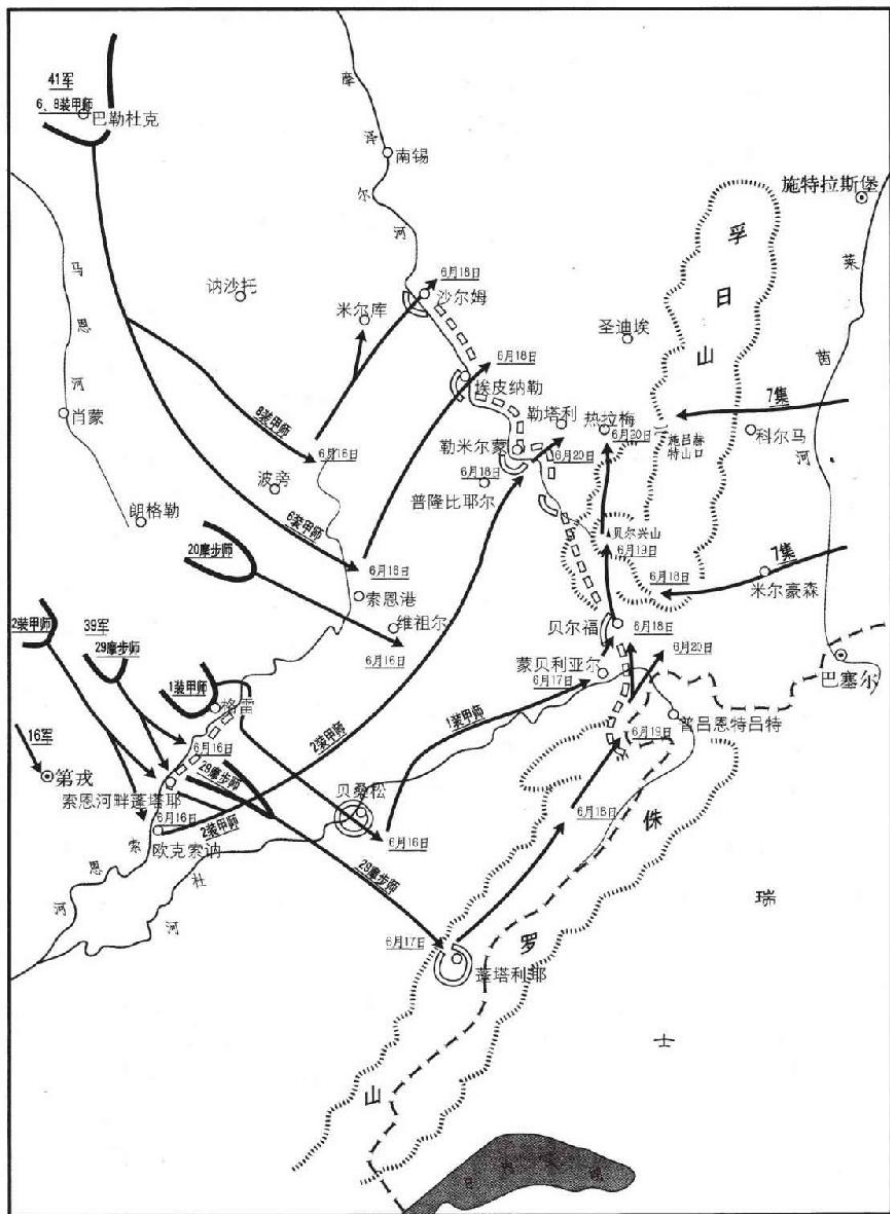


图10

我在边界做了短暂的视察，与几个勇敢的侦察部队指挥官交谈，并对他们表示感谢，是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敌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冯·比瑙中尉，可惜他后来为国捐躯了。

从蓬塔利耶，我用无线电命令第39军改变前进方向，立刻转向东北；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肃清汝拉的残敌后向普吕恩特吕特角推进；位于贝桑松的第1装甲师通过蒙贝利亚尔向贝尔福挺进；第2装甲师与另两个师的开进路线交错，向摩泽尔河上游的勒米尔蒙前进。与此同时，第

第39军和第41军分界线为：朗格勒西南公路交叉处—沙兰德雷—皮埃尔库尔—芒布雷—马勒—韦勒福克斯—吕尔—普朗谢（至第41军）。

此次行动的目的是，与在上阿尔萨斯等候的第7集团军（多尔曼将军）建立联系，切断阿尔萨斯—洛林法军与其国内的联系。这个90度的大转弯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做得十分准确，但是我们的装甲师出色地完成了。行动中没有发生因行军纵队交叉而出现的混乱。对这一点，我十分满意。傍晚，我在大本营接到勒布集群的指示，通知我的装甲集群已归属他指挥，并命令我们向贝尔福-埃皮纳勒前进。我向他报告，我们已按命令指示的方向前进了。

六年后，我在纽伦堡的监狱里，正好和里特尔·冯·勒布元帅⁷¹被分到一个房间。我们在这个阴森的小房子里谈起了1940年的往事。里特尔·冯·勒布元帅对我说，他当时没有搞清楚，他所下达的向贝尔福—埃皮纳勒进攻的命令，为什么会那样迅速地付诸实施，这使他感到很意外。真是庆幸，现在我还有机会在事后向他说明这件事。由于具有相同的战略观，这才能使装甲集群所下定决心与陆军集群不谋而合。

我的驻地移到贝桑松附近的阿旺讷，从这里可以看到美丽如画的杜河大峡谷。吃晚饭的时候，我高兴地见到了我的小儿儿子库尔特，他刚从第3装甲侦察营调到元首护卫营，他是利用一次传令的机会，专门在这一天来看我。

半夜，第1装甲师作战指挥处的文克少校电话向我报告，该师刚到达蒙贝利亚尔，这是第39军给他们确定的目标。他们说，他们的燃料还很充足，还能继续前进。因为他无法与军长取得联系，就直接向我请示，请求我批准他们趁夜色继续向贝尔福挺进。我当然会批准他们的请求，绝不会让他们停止在蒙贝利亚尔。第39军军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该师不应向我所命令的贝尔福方向前进，而应向另一个中间目标前进。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军部正在移动中，所以师部无法与它取得联系。还是那句老话，装甲兵就是要一站坐到底。敌人完全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所击败。

稍事休息之后，我便于6月18日一早赶往贝尔福，近8时到达。在蒙贝利亚尔和贝尔福之间，公路上停着长长一列法军车队，其中有许多重炮，他们都已经投降。在古老要塞的入口处，有数千名法军俘虏在这里宿营。但是在要塞工事上还没有看到德军军旗，城内也听不到枪声。在贝尔福的空场上，我拦住第1装甲师的一个摩托车通信兵，问他师部在哪里。这个精明的年轻人知道他的将军住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他们的师长正在洗澡，于是他把我引到巴黎旅馆。文克出来迎接我，他看到我这么早出现在这里，十分惊讶。在经过几天的日夜转战之后，司令部人员确实需要干净一下，对此我很理解。我们共进了早餐，这份早餐本来是为法国军官准备的。然后，我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听说他的师只占

领了城市的一部分，整个城堡仍在法国人手里。他们就投降一事曾与法国人进行过谈判，但只有营房里的敌人投降了，城堡的敌人还在据守顽抗，看来还需要攻城。

师组成一个攻城战斗队，中午开始行动。我亲眼看到，一个个目标被他们先后攻占，最后攻占了城堡。其实，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很简单。首先，第1装甲师用炮火射击，然后埃肯格尔的步兵营搭载装甲运兵车冲向前，将一门88毫米口径高炮带到城下。步兵没有伤亡地接近前沿。然后，步兵下车，通过壕沟，爬上城墙。这个时候，88毫米口径高炮则开火轰击堡垒的关键部位。最后城堡被迫投降，攻击很快便取得成功。而后，他们把军旗插在城墙上，接着攻城突击队又去攻打另一个要塞。在这次作战中，我方的伤亡非常小。

同日，第1装甲师的另一部分在内德维希上校指挥下，到达贝尔福北部的日罗马尼，俘虏一万敌军，缴获迫击炮40门，飞机七架，以及许多其他的装备物资。

这一天，装甲集群大本营移至蒙贝利亚尔。

在此期间，法国政府倒台，新内阁由年迈的贝当元帅 [72](#) 出面领导，并于16日提出停战。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多尔曼将军建立联系，在阿尔萨斯-洛林将法军包围。

在第29摩托化步兵师经汝拉，向洛蒙和普吕恩特吕特角方向推进期间，第2装甲师已到达吕普特和勒米尔蒙附近的摩泽尔河上游地段。第6装甲师在肯普夫将军指挥下，用第1装甲师占领贝尔福的方式，占领了埃皮纳勒。在夺占这些要塞时，俘敌四万。

第4集团军的前卫部队，到达森海姆附近的上阿尔萨斯、下阿斯巴赫地段。

6月19日，继续前进，在贝尔福东北的沙佩勒，我们与第7集团军取得联系。贝尔福东部城堡的敌人还在顽抗，但最后也被迫缴械。第1装甲师一部兵力向阿尔萨斯的贝尔兴山和塞尔旺斯山顶突击，于中午占领拉蒂卢特。第2装甲师占领摩泽尔河畔的吕普特城堡。现在，部队正以宽大正面向孚日山推进。由于前进道路已被装甲部队塞满，因此正从北面向埃皮纳勒前进的第1军的步兵师，不得不停止前进，因为如果步兵再掺和进来，道路肯定就完全被阻塞了。但是，这引起步兵的极大不满，由于问题解决不了，他们最后告到了集群司令那里。我立刻派我的作战指挥处处长拜尔莱因少校，飞到里特尔·冯勒布大将那里，向他解释道路阻塞的原因。他去得非常及时，否则令人不快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装甲集群大本营转移至普隆比耶尔孚日山浴场。这是一座古老的疗养胜地，早在罗马时期就已闻名，我们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度过了三天时

间。

到现在为止，法国人的抵抗已经完全崩溃。6月20日，科尔尼蒙陷落；21日，孚日山的比桑陷落。第2装甲师到达圣阿梅和托利；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代勒和贝尔福。大约有15万的法军成了我们的俘虏。在各部队统计俘虏数字的时候，C集团军群的几位将军还为这件事发生了争执，最后由里特尔·冯·勒布大将进行了英明的裁决。他把15万俘虏判给了我，还吹捧我们说，如果没有装甲集群对贝尔福-埃皮纳勒的包围，就不可能有这么大数字的俘虏。

从装甲集群渡过埃纳河至今，共俘虏敌人约25万人，另外还有无法统计的物资装备。

6月22日，法国政府决定停战。但起初我们并没有收到相关通知。6月23日，我经孚日山的山谷和凯泽贝尔，来到设在阿尔萨斯的科尔马的多尔曼将军大本营。这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今天故地重游心里异常兴奋。

此后，我的司令部迁到贝桑松，起初住在一个旅馆里，后来又搬到一座法国军部办公的大楼。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对我的将军和参谋们取得的杰出战绩表示感谢。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很融洽，从未出现过摩擦。勇敢的部队以最大的献身精神完成了赋予他们的艰巨任务。他们为其所取得的战绩引以为豪，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6月30日，我向他们下达如下命令，以此告别：

古德里安集群 贝桑松1940.6.30

日命令

值此古德里安集群的编制变更之际，向即将离开的各指挥所和部队表示诚挚的谢意。

从埃纳河到瑞士边界和孚日山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将会载入史册，快速部队在突破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事例将流芳百世。

我感谢你们所取得的业绩，靠着这些业绩，我十年来所追求的目标才得以圆满实现。

愿你们以同样的激情去迎接新的任务，在取得德意志最后胜利的历程中取得同样的战绩。

元首万岁！

古德里安（签字）

停战

当我们驻在贝桑松的时候，有两个来访者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27日傍晚，第19步兵团参谋长里特尔·冯·埃普将军，在视察完他的团之后，顺便到这里来看我，我和他是在施佩萨特山一起打猎时认识的。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围绕的话题是法国的停战，以及下一步对英国的作战问题。长时间以来我都忙于作战，少有与其他人接触的时间和机会。所以这次能有幸与一位老朋友推心置腹地聊天，真是太难得了，难抑欣喜之情。

第二个来访者是德国装备和军工部部长托特博士。他来这里，是为了与我研究坦克未来的发展，来前线搜集最新资料。我们在7月5日这一天谈了相同的话题。

对于停战协定，德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希特勒也感到十分满意，但我并不以为然。因为，在德国军队完全战胜法国之后，最终如何解决法国的问题，还有多种途径，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可以全部解除法国武装，完全占领法国，要求他们交出其舰队和殖民地；但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即以相互谅解、维护法国人的领土、殖民地和民族独立为条件，换取法国与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与法国——包括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在这两个上下策之间，还有许多中间道路可以选择。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其目的都必须是为结束战争给德国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包括与英国的战争。为了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必须首先做出外交谈判的努力。希特勒在国会上的提议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当时，大不列颠是不是情愿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直到现在我都怀疑。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想遭到国际的指责，还是要尽量运用和平的手段。但是，如果外交手段一旦达不到预期目的，那就必须动用军事手段，而且要迅速果断，全力以赴。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和他的司令部曾经考虑过继续进行与大不列颠的战争。在英国列岛登陆的“海狮”作战计划就是佐证。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渡海准备，我们的空中力量也不足以保障在英国列岛登陆的成功，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其他办法，迫使这个海上强国坐下来同我们谈判，进而媾和。

当时，我觉得最能保障实现和平的办法是，德军必须继续向罗纳河入海口处突击，与意大利协同行动，一起占领法国在地中海的各港口，接着我们就可以在非洲登陆，利用空军的一流伞兵夺占马耳他。如果法国人也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动，当然就更好了。如果不想参加，我们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兵力加上意大利，但这一行动必须要立刻付诸实施。当时，我们对英国在埃及兵力的弱点一清二楚。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兵力还算强大。马耳他的对空防御很薄弱。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觉得，继续向这一方向发展进攻，有百利而无一害。将四至六个师迅速运到非洲，就能获得压倒英国的优势，而英国的加强兵力肯定很晚才能运到。很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如若在1940年在北非登陆，要比1941年意大利第一次失利之后再去登陆，给我们带来的益处要大得多。

希特勒之所以当时没有发动在非洲的战争，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还不怎么信任意大利。但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的是，希特勒受大陆思想的束缚，使他不可能充分认识到地中海地域对英国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不管怎么说，关于我的这一建议，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回音。直到1950年我才知道，里特尔·冯·埃普将军曾经有一次向希特勒介绍了我的这一想法，但被希特勒回绝了。

在贝桑松逗留期间，我去了著名的汝拉⁷³。7月1日，我站在蒙龙山顶上，眺望向往已久的日内瓦湖。此外，我还到了里昂，去看我的大儿子，他在西方战局中两次负伤，为嘉奖他的英勇行为，他被提前晋级。

我与贝桑松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市长建立起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礼节周到，无可挑剔。

7月初，装甲集群解散了，有几个师回国，另外的部队则被调往巴黎周围地区。这样，集群司令部也就不存在了。原计划要准备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元首检阅仪式，幸好后来没有举行。

在巴黎逗留期间，我从巴黎出发，到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观光。枫丹白露是一个神妙的古老宫殿，充满历史回忆和名胜古迹。马尔迈松的拿破仑博物馆是我参观中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德高年迈的馆长十分友好地亲自引领我参观，他对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历史可谓无所不知，我们俩聊得很投机，与他的谈话使我颇受启迪，获益良多。凡在战争条件下所允许去的地方，我都尽量去参观了。起初，我住在兰开斯特旅馆，后来搬到布洛涅树林的一家私人住宅，过得非常舒适。

7月19日德国国会开幕，我不得不中断了在巴黎的旅程，与一大批将领一起奉召回国。在会上，希特勒宣布晋升我为大将。

由于不再举行阅兵式，装甲集群司令部也无须继续留在巴黎。所以，我们在8月初便返回柏林，又在那里好好地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留在法国的部队便开始忙于“海狮”行动的准备。不过，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的空军力量不足，船只数量有限，再加上英国远征军已从敦刻尔克撤回国内，“海狮”行动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从上述德国的这两个不足就可以看出，德国既不愿意同西方打仗，也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当9月秋季风暴来临之时，“海狮”行动也随之夭折。

如果说到“海狮”行动对装甲兵带来的影响，那就是我们为准备“海狮”行动，进行了III型和IV型水下坦克的试验。到8月10日，这两种车已在荷尔施泰因的普特罗斯坦克射击学校供实战使用。在1941年对苏作战时，也曾在俄国横渡布格河时使用过。

基于西方战局的经验，希特勒要求每月生产800辆—1000辆坦克。经陆军兵器局的计算，这就需要耗费20亿马克，投入十万名技术性工人和专家。看到这样一个浩大的数字，希特勒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此外，希特勒还要求用50毫米L60火炮 74 改装III型坦克上的37毫米口径火炮。但实际制造的却是50毫米L42火炮，身管长度缩小了很多。至于兵器局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动，希特勒好像并不知其缘由。直到1941年2月兵器局的方案已经得到验证之后，他才得知兵器局没有照他的指示办，于是暴跳如雷，把兵器局的那几个擅自做主的军官深深记在脑海里，好几年后也没有忘记。

法国战局后，希特勒增加了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数量。装甲师整整增加了一倍，但每个师的坦克数量却减少了一半。通过这种措施，德国陆军师的数量表面上虽增加了一倍，但坦克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并没有因此也增加一倍。另外，由于摩托化步兵师数量增加了一倍，对车辆的要求也急剧增加。为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只好把现有的全部积累都拿出来充数，这其中还包括从西欧国家缴获的坦克。这些缴获来的坦克质量不仅比德国的差很多，且数量远不能满足后来在东方和非洲战场上的需要。

我负责监督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组织和训练，终日忙忙碌碌。在很少的闲暇时间里，我还不时地思考着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我想，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必须结束战争。我的思路还是指向南方。正如我在贝桑松的谈话中所说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是结束对大不列颠的战争。

我没有机会与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接触。无论是装甲兵的改编问题，还是关于对战争前景的看法，他们都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

自莫洛托夫先生于1940年11月14日访问柏林后，战争前景问题突然变得明朗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明朗！

第六章 1941年的俄国战局

战前形势

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担任苏联 75 外交人民委员。在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上，他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是得益于这个条约，希特勒才有可能对波兰发动进攻。1939年9月18日，俄国人派兵开进波兰东部地区，参与了打败波兰的战争。1939年8月29日，它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从而减轻了德国战争经济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俄国人也利用这一机会，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在1939年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进攻。俄国人趁德国军队被牵制在西线战场的机会，强迫罗马尼亚放弃比萨拉比亚 76，这促使希特勒于1940年8月30日宣布对罗马尼亚主权提供保证。

1940年10月，希特勒与法国人和佛朗哥 77 就战争的前景问题进行过商谈。紧接着，他便在佛罗伦萨会晤了他的朋友墨索里尼。但是，在前往佛罗伦萨的途中，他在博洛尼亚车站接到一份报告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这个盟友在他并不知情也未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居然单方对希腊宣战了。如此一来，就突然冒出一个巴尔干问题，并将战争引向了一个德国极不情愿的方向上。

据希特勒对我说，墨索里尼轻举妄动的第一个结果是，佛朗哥宣布退出轴心国，不再与轴心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很显然，他不愿意与这么一个不可捉摸的政治伙伴合作。

第二个结果是，德国与苏联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一系列意外事件，尤其是德国在罗马尼亚和多瑙河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两国关系已日趋紧张。为改善这种紧张关系，德国才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

在柏林，莫洛托夫提出如下要求：

- 1.将芬兰划入苏联势力范围；
- 2.就波兰的未来前途问题达成谅解；
- 3.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利益；
- 4.承认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利益。

莫洛托夫在返回莫斯科之后，又正式用书面形式将这些要求提交给德国。

对于苏联的这些要求，希特勒大为恼火。莫洛托夫在柏林的时候，希特勒的表态就模棱两可，而对莫洛托夫的书面要求，他就根本不予理睬了。从莫洛托夫的来访以及会谈的经过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德国与苏联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上面所描述的柏林会谈的那些经过，希特勒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固然，他谈及此事的时候已经是1943年了，但以后他还几次而且用同一种方式说到此事。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当时说的都是他的真心话。

但是，比起俄国的要求更使希特勒恼火的是意大利1940年10月所推行的政策。我认为，从他的立场出发，他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意大利对希腊的进攻不但是轻率之举，而且是多此一举。到10月30日，意大利的攻势被迫停止；到11月6日，作战主动权就转到希腊一方。通常的惯例是，糟糕的政治必定会引来军事上的灾难。墨索里尼也曾迁怒于他的将军们，尤其是巴多里奥。但是，巴多里奥曾提醒过他不要冒险发动战争，可惜墨索里尼并没有听进去。11月中旬，意大利人打了一次大败仗。于是，巴多里奥成了政府的敌人和叛徒。11月26日，巴多里奥提出辞呈。12月6日，由卡瓦莱罗接替他的职位。

12月10日，意大利又在非洲西迪拜拉尼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应当说，为了德国，同时也是为了意大利自己的利益，意大利应当放弃在希腊的冒险，巩固在非洲的地位。可是现在，格拉齐亚尼元帅⁷⁸却在非洲要求德国提供飞机支援，墨索里尼则要求德国派两个装甲师到利比亚。在整个冬季，拜尔迪耶、德尔纳和图卜鲁格相继失守。直到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来到非洲，才扭转了那里的局势。

意大利的擅自行动以及在巴尔干的错误，使德国的兵力被牢牢牵制在非洲，后来又在保加利亚，再后来是希腊和塞尔维亚。其结果是我们的兵力被分散在各个战场，无法集中用于关键战场。

事态已经表明，以阿尔卑斯山作为划定轴心国之间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是远远不够的。盟国之间的协作如此不完善，形同虚设。

在莫洛托夫访问后不久，我的新任参谋长冯·利本施泰因男爵中校，还有首席参谋拜尔莱因少校，被陆军总参谋长叫去参加一次会商。在这次会上，他们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行动计划，也就是对苏战争的指示。当他们向我汇报这件事，并在我面前打开俄国的地图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一直认为不可能的事，难道真的要成为现实吗？希特勒曾强烈地谴责过1914年的德国的政治领导，说他们不懂得避免两线战争。可是现在，他难道想要在结束对英国的战争之前，又自作主张发动对俄国的战争，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吗？所有军人都曾一再地向他提出过这种警告，他自己也曾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

我对希特勒的这一决定大失所望，激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这倒使我的两个同事感到诧异不已。因为他们早已在思想上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的俘虏。他们倒向我做起了解释工作。他们说，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已

对这次战争的时限做过计算，估计只要八到十周的时间，就可以把俄国打败。用三个兵力大致相当的集团军群，分别针对几个不同的目标向俄国辽阔的地域实施突击，不需要确定什么具体的作战目标。站在一个专家的立场上来看，这纯属无稽之谈。我让我的参谋长将我的想法转达给陆军总司令部，但结果如石沉大海。

我只好把自己当作一个门外汉，希望希特勒还没有最后下定进攻苏联的决心，只是想虚张声势地吓唬对方而已。冬季过去了，1941年春季是在可怕的噩梦中度过的。在这期间，我再次悉心研究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⁷⁹和拿破仑一世所进行的战争，通过研究我清晰地看到在未来战场上将会遇到多少困难，也看到我们对这场大规模的行动准备得是多么不足。我们在过去那一段时间所取得的胜利，尤其是在西线战场上以令人惊异的短暂时间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冲昏国防军总司令部的头脑，以致使“不可能”这个词在他们的字典里消失了。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所有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一种无可动摇的乐观心态，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

面对眼前艰巨的任务，我只能全身心地投入监督我所属师的训练和装备工作。我向我的部队强调指出，摆在面前的战争要比波兰战局、西线战局困难得多。出于保密原因，我不能对我的部队讲得太多。我只希望，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无比艰巨的新任务，我的部队不要漫不经心，无所准备。

正如上文所说，不幸的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组建的新师，装备的大部分车辆都是从法国那里缴获来的。这种车辆完全不符合东欧战场的要求。德国汽车的生产量很低，不足以应付日益提高的巨大需求。遗憾的是，我们明知道这些不足，却无以应对。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及，装甲师的坦克数量也减少了。不过，虽然数量少了，但旧式的I型和II型坦克几乎全部被III型、IV型坦克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坦克数量减少而造成的战斗力的降低。我们相信，在战争初期，我们的坦克在技术上会优于俄国的坦克。我们在对俄战争中可以投入3200辆左右的坦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抵消俄国在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但是还有一件特殊的事情使我对我们的坦克装备质量表示怀疑。那还是在1941年的春天，希特勒向一个俄国军事代表团说，准许他们参观我们的坦克学校和坦克制造厂。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可以把我们的一切都公开让俄国人参观。俄国人在参观我们的IV型坦克时，不相信这就是我们最重的坦克。他们一再说，我们没有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说我们把最新型的坦克藏起来，不给他们看。代表团一直对此纠缠不休，以至我们的工厂主和兵器局军官得出结论说：“俄国人似乎已经有了比我们更重更好的坦克。”直到1941年7月底，俄国的T-34型坦克在我们面前出现时，俄国新型坦克的谜底才算是被揭穿了。

4月18日，举办了一次坦克装备展示会，我没有参加。希特勒在参观时发现，陆军兵器局并没有按照他的命令，为III型坦克生产装备50毫

米L60火炮，而是擅自改产50毫米L42火炮，于是他大发雷霆。到了4月底，施潘道的阿尔勒凯特公司生产出了他所希望的型号，这使兵器局更加尴尬。几年之后，凡有人来为兵器局说好话的时候，希特勒都要搬出这件事来证明他发火是有根据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全年坦克的生产量最多不超过1000辆。与我们的敌人相比，这一数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早在1933年，我参观过俄国的一个坦克工厂“红十月”工厂，当时它的日产量就已达22辆。

3月1日，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紧接着，3月25日南斯拉夫也随之加入。可是，3月27日贝尔格莱德却发生了政变，使轴心国的计划化为泡影。4月5日，俄国与南斯拉夫签订友好条约；4月6日，巴尔干战争打响了。我没有参加这次战争行动。但是奉命参加这次作战的装甲部队再次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为迅速结束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这次战争的扩大，只有一个人感到开心，那就是墨索里尼！这是他的战争，是在违背希特勒意愿的情况下发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俄国与南斯拉夫签订友好条约就意味着我们与东方这个强邻的战争已为时不远了。

4月13日，攻陷贝尔格莱德。4月17日，南斯拉夫军队投降。4月23日，希腊军队尽管有英国的支援，也随之投降。5月末，在空降部队支援下，占领了克里特岛，可惜没能占领马耳他！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各分得南斯拉夫一部分领土，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意大利的亲王斯普莱托公爵担任这个国家的元首，但他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此外，应意大利国王的要求，门的内哥罗80再次宣布独立。

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国家，在划定新国界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国界划分，所以这个国家从成立之日起就与意大利摩擦不断，欧洲的空气也随着日益激化的争吵不断恶化。

1941年5月和6月英国人占领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德国本想在伊拉克立足，但由于其装备不足而失败。如果德国像在1940年夏直接出兵西线那样，采取合理的地中海政策，胜利的希望要大得多。到了今天，再采取这样孤立的行动，已经太晚了。

战争准备

巴尔干战局虽然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尽管把即将参加俄国战局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撤回来了，但是我们进军俄国的时间还是迟延了。除此之外，我们在1941年遇到了一个梅雨的春天，一直到5月布格河及其支流泛滥成灾，周边的草地一片泥泞，无法通过。我去波兰视察部队的时候，亲眼看到了上述情况。

为进攻苏联，组建了三个集团军群：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由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南部出击；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由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和苏瓦乌基之间出击；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里特尔·冯·勒布元帅，由东普鲁士出击。

三个集团军群同时向俄国境内推进，目标是突破边境附近的俄军防线，而后将其包围并歼灭。装甲集群的任务是向俄国纵深突击，以阻止俄军构筑新的防线。但是，主攻方向并没有确定。三个集团军群的兵力大致相当，只有中央集团军群兵力略强，编有两个装甲集群，而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群各有一个。

由我指挥的第2装甲集群和远在北方由霍特大将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都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

第2装甲集群的编成为：

司令：古德里安大将；

参谋长：冯·利本施泰因男爵中校；

第24装甲军：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装甲兵上将；

第3装甲师：莫德尔中将 [81](#) ；

第4装甲师：冯·朗格曼·翁德·埃伦坎普男爵少将；

第10摩托化步兵师：冯·勒佩尔少将；

第1骑兵师：费尔德中将；

第46装甲军：冯·菲廷霍夫男爵装甲兵上将；

第10装甲师：沙尔中将；

党卫队“帝国”摩托化步兵师：豪塞尔中将；

“大德意志”步兵团：冯·施托克豪森少校；

第47装甲军：莱梅尔森装甲兵上将；

第17装甲师：冯·阿尼姆少将；

第18装甲师：内林少将；

第29摩托化步兵师：冯·博尔滕施特恩少将。

装甲集群还有若干直属部队：

由菲比希将军指挥的近战航空兵大队；

由冯·阿克斯泰尔姆将军指挥的“赫尔曼·戈林”高炮团。

炮兵由海涅曼将军指挥；工兵由巴赫尔将军指挥；通信兵由普劳恩上校指挥；侦察航空兵由冯·巴泽维施中校指挥（起初由冯·格拉赫上校指挥，这位勇敢的军官在开战后的第三天便中弹牺牲）。在开始的几周时间里，歼击机部队由默尔德斯上校指挥，由他负责对装甲集群的进攻地域实施掩护。

我的装甲集群的任务是，在进攻第一天，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要塞两侧渡过布格河，撕开俄军的防线，尽快扩张战果，到达罗斯拉夫尔-叶利尼亚-斯摩棱斯克地域。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阻止敌人重整旗鼓组成新的防线，为1941年取得战争的决胜性胜利创造条件。待首批目标达成后，装甲集群再接受新的指令。陆军总司令部在其进军指令中指出，第3、第2装甲集群而后转向北，以夺取列宁格勒⁸²为目标。

布格河处在由德国管理的波兰总督辖区和苏俄领土的中间位置，是两部分领土的分界线，同时也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要塞分成两部分，因此要塞的城堡便属于俄国所有。只有位于布格河西岸的古老城堡掌握在德国人手里。在对波兰的战争中，我曾占领过这个要塞，现在我又第二次面临同样的任务，但这一次的条件要困难得多。

在装甲部队的运用方面，尽管在西线战场上已经取得相当多的经验教训，但是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依然没有对此达成一致看法。为了训练指挥官以及对未来战争做准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曾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图上作业，在此期间他们的分歧表露得十分明显。非装甲兵出身的军官们认为，在实施强大炮火准备之后，首先应由步兵师实施突破，当突入一定纵深后，再投入装甲部队实施突贯。但装甲兵的将军们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战争伊始就应将坦克使用在第一线。因为，只有坦克这种兵器才具备进攻所必需的突击力，能迅速达成突破，突入敌深远纵深并利用其快速性迅速扩张战果。另外，装甲兵将军们还有在实战中获取的反面教训：正当他们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前进道路却被看不见尽头的、缓慢蠕动的、用骡马牵引的步兵师塞满，瘫痪了坦克的运动。因此他们认为，应当把装甲师配置在预期达成突破地段的最前线，而另一些任务，如夺取要塞等，可以主要由步兵师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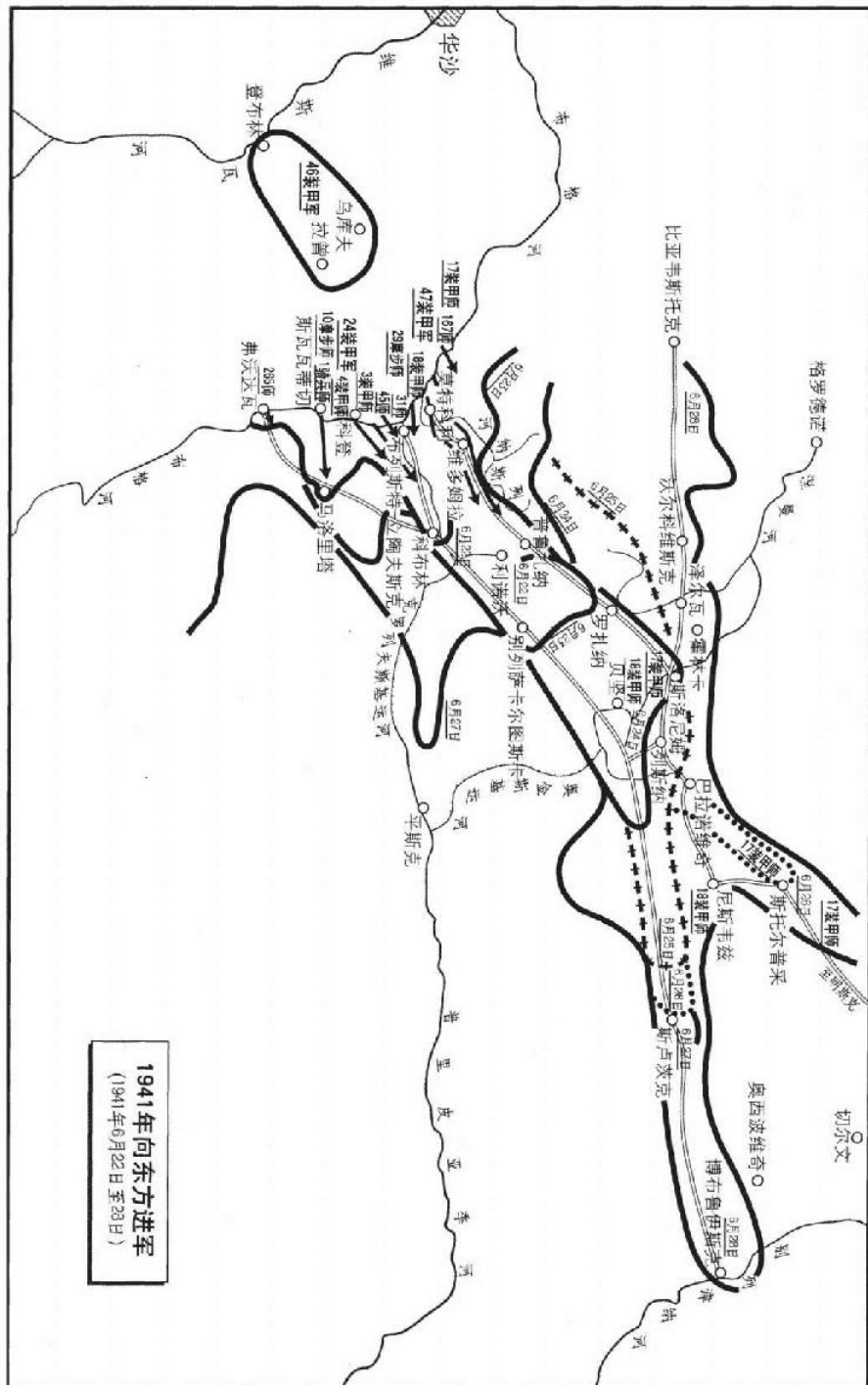


图111941年向东方进军（1941年6月22日—6月28日）

在第2装甲集群进攻的地域，正好属于这种情况。尽管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要塞的工事已相当陈旧，但是由于有多条像布格河这样的河流

纵横交错，因此进攻时只能使用步兵。如果使用坦克，就只能像1939年那样采取奇袭的办法。但对于1941年来说，采用这种方法的前提已不复存在。

因此我决定，用装甲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两侧渡过布格河向前突击，与此同时用一个借调来的步兵军攻击要塞。这个军必须从我集群后跟进的第4集团军中抽调。另一方面，为了支援我的部队渡河，第4集团军还必须暂时提供更多的步兵兵力，尤其是炮兵。为了能对所有这些部队进行统一指挥，我请求这些部队暂由我指挥，而我在这段时间里愿意听命于第4集团军司令冯·克卢格元帅的调遣。对这种指挥关系的安排，集团军群表示接受。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则相当于一种牺牲，因为冯·克卢格元帅是个很难相处的上司。但为完成任务，我认为这样安排很有必要。

进攻地域就是布格河对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面对着当面之敌渡河。如能达成突袭，渡河就会容易许多。我不敢担保立即就能攻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要塞，所以我最担心的是在要塞两侧实施攻击的装甲军，他们有可能会因为兵分两路而遭受损失，我也担心装甲集群暴露的两翼会受到威胁。装甲集群的右翼，在渡过布格河之后，前面便是难以通行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在这个地方我将利用第4集团军的一小部分步兵向前推进；装甲集群左翼，由第4集团军一部以及而后的第9集团军担负进攻任务。左翼是主要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域有一股强大的俄军。还必须估计到，这股俄军为避免被我合围，当他们发现其背后有德军坦克构成威胁后，有可能沿着大路，经沃尔科维斯克-斯洛尼姆，规避被合围的危险。

为消除两翼所受到的威胁，我采取两项措施：

1.纵深配置，尤其是在受威胁最严重的左翼；

2.在右翼，运用隶属于装甲集群的第1骑兵师，通过摩托化部队难以通过的沼泽地带。

其他保障任务则由在装甲师后跟进的第4集团军步兵师和远程侦察航空兵来完成。

依此，装甲集群做如下配置：

右翼：

第24装甲军（盖尔·冯·施韦彭堡装甲兵上将）：

第25步兵师（只在横渡布格河期间隶属于装甲集群）由弗沃达瓦向马洛里塔进攻；

第1骑兵师从斯瓦瓦蒂切出发，通过马洛里塔向平斯克进攻；

第4装甲师从科登向布列斯特-科布林公路进攻；

第10摩托化步兵师，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中央：

第12军（施罗特步兵上将）只在进攻初期隶属于装甲集群，包括第45步兵师和第31步兵师从科登北部—涅普列一线出发，包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以其他兵力向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公路—科布林—别列萨卡尔图斯卡和莫特卡雷—皮利兹切—普鲁扎纳—斯洛尼姆推进，清剿位于第24装甲军和左翼第47装甲军之间的敌人，并保障装甲军两翼安全。

左翼：

第47装甲军（莱梅尔森装甲兵上将）：

第18装甲师和第17装甲师在列吉和普拉图林之间推进，渡过布格河和列斯纳河，向维多姆拉—普鲁扎纳—斯洛尼姆推进；

第29摩托化步兵师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第167步兵师（仅在横渡布格河时隶属于装甲集群）在普拉图林西部。

装甲集群的预备队：

第46装甲军（冯·菲廷霍夫男爵装甲兵上将），包括第10装甲师；

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停留在拉德曾—鲁科夫—杰别林地域，等夺占布格河大桥后，随第47装甲军后和装甲集群左翼跟进。

6月6日，陆军总参谋长来装甲集群司令部视察。他认为，装甲部队为完成其突入敌阵地纵深的任务，攻击初期应保存实力，让步兵师首先实施攻击。但是，基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理由，我不准备修改原来的计划。

我的司令部从侧面了解到，国防总司令部在达成第一目标之后的战略企图（对于第2装甲集群来说，就是占领罗斯拉夫尔—叶利尼亚—斯摩棱斯克地域），大意是，首先夺取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便与芬兰建立联系，并通过海路保障北方集团军群的后勤供应。这个思路事实上是存在的，这从后来的进军指令可以得到验证。由霍特大将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或许还有我的装甲集群，在到达斯摩棱斯克地域后，准备转向北，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这个作战计划的最大优点是，德军各支部队的左翼安全就会从根本上得到保障。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一个目前能够付诸实施的最理想的计划。不幸的是，后来再没

有人提起它。

6月14日，希特勒把集团军群、集团军和装甲集群司令召集到柏林，向他们解释他下决心进攻俄国的理由，同时听取各单位关于准备工作的报告。他的讲话大意是：他没办法打败英国。因此，为了促成和平，他必须在欧洲大陆取得战争的完全彻底的胜利。为了在欧洲大陆赢得绝对可靠的地位，他必须打败俄国。关于他为什么要对俄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理由，尽管他不厌其烦地加以解说，但难以令人信服。目前，由于德国占领巴尔干、俄国对芬兰的干预，以及巴尔干国家的被占领，使局势日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下定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心，这就好比纳粹党领袖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理由一样，是很难站住脚的。在西线战局尚未结束之前，任何新的战争行动都势必会引发两线作战。应付这样的战争，希特勒德国决不会比1914年的德国英明多少。人们都默默地聆听着希特勒的讲话，会后没有进行讨论，听完希特勒的讲话后，大家便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离开大厅。

下午，举行关于进攻准备工作的军事汇报会。希特勒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到达明斯克需要多少时间。我回答：“五、六天。”事实上，进攻是22日开始的，我27日便到达明斯克。与此同时，霍特从苏瓦乌基出发，于26日从北面占领该城。

在描述有关我的装甲集群情况之前，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在发动俄国战局之前德国军队的总体情况。

据我手头的资料，1941年6月22日德国共计有205个师，其分布情况如下：

38个师驻在西线；

12个师驻在挪威；

1个师驻在丹麦；

7个师驻在巴尔干；

2个师驻在利比亚；

只有145个师可以提供给东线战场使用。

德军兵力的这种分散状况实在令人头痛。尤其是在西线的38个师，它占总兵力的比例太大了。驻在挪威的12个师也太多。

由于受巴尔干战局的影响，对俄国的攻势也只好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开始。

但是，比这两种情况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把俄国这个敌人估计得过

低。我们的军事情报部门，尤其是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早已收集到许多关于这个巨大帝国军事实力的精确情报，但希特勒对此不闻不问。同样，他对关于俄国工业生产潜能及其国家安定、体制稳固的报告，也不屑一顾。相反，希特勒却有办法让他周围的军事亲信们都染上他那盲目的乐观主义。因此，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都毫无质疑地认为，在冬季尚未来临之前俄国战局一定能够结束。正是根据这个推论，陆军中每五个人只准备了一件冬装。

直到1941年8月30日，陆军总司令部才开始对陆军的冬装供给问题给以密切关注。在这一天的陆军总司令部日记中写道：“冬季还可能会进行有限目标的小规模作战。据此，作战处将要拟制一份关于冬装的备忘录，并根据陆军总参谋长提出的方案，委托组织处负责采取必要的措施。”

现在，常有人说，1941年陆军冬装匮乏的责任应完全由希特勒一个人承担。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空军和党卫队的装备一直很好，而且供应也很充足，冬装也及时做了准备。问题的症结在于，国防军总司令部一直沉浸在一种梦幻当中，认为俄国肯定会在8—10周内被打败，接着就会在政治上崩溃。由于人们一直对这样一个幻想坚信不疑，所以才导致1941年把陆军的一大部分军事工业转产民品。甚至还考虑，冬季开始时将60—80个师从东线调回德国。因为，他们认为剩下的兵力足以在冬季将俄国打垮。秋季作战结束之后，这部分兵力便可在一条由支撑点构成的防线上安然过冬。好像一切都安排就绪，一切都简便易行。然而，结果表明，这种想法距残酷的现实是何等遥远！

最后，我还必须要提起一件事，它曾严重地玷污了德国的尊严。

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向各军、师直接下达了一个命令，是涉及在俄国境内如何处置平民和战俘的命令。命令规定，如果德军官兵在处置俄国平民和战俘时有违反纪律的情况发生，没有必要运用军事惩戒法对违纪官兵加以惩处，只需其直接长官酌情加以处理。这个命令将会对军纪的维护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显然，陆军总司令大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下发这道命令时增加了冯·布劳希奇元帅的一个批注，说如果对军纪造成危害，可不执行这个命令。我和我的军长们都认为，这个命令从一开始就存在危险性，所以决定禁止向各师下达，并将其寄回柏林。战后，当初的敌国在对我们的将军们提起诉讼时，将这个命令作为一个重要佐证。但是，它在我的装甲集群里从来没有执行过。此外，我还把未执行该命令一事，如实向集团军群总司令做了报告。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还有一个是因不光彩而出名的所谓“政治委员命令”⁸³，我的装甲集群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命令，好像是在下达到中央集团军群的时候就被扣压了。因此，我的装甲集群也就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两个命令在到达陆军总司令部或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时候就应撤销。当时未能这样做实在是一件让人痛心和遗憾的事。如果那个命令被

废止了，那么许多英勇和无辜的军人可以免遭痛苦折磨，德国的名声可以免遭玷污。不管俄国人是否已在《海牙陆战法规公约》⁸⁴上签字，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承认《日内瓦公约》，德国军人必须遵照这些国际法和基督教教义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使没有这些严酷的命令，战争给敌国的百姓造成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而对于战争的爆发，俄国人民同我国人民一样是无辜的。

初战

我在下面的叙述中，有一部分详细到几点几分，目的是要说明一个装甲集群指挥官在对俄战局中，要背负多么沉重的精神和体力负担。

1941年6月14日当我听完希特勒对将军们的训话之后，便于15日从柏林飞往我设在华沙的司令部。直到6月22日进攻开始之前，我一直在忙着视察部队及其进攻出发阵地，访问友邻，协商与友邻的协同作战。部队的展开和进攻准备，都进行得很顺利。6月17日，我勘察了布格河的河道，该河便是我们的最前线。19日，拜访了由冯·马肯森将军指挥的第3军，它位于我装甲集群右翼。经6月20日和21日的视察，我确信一线军的准备工作都已圆满完成。通过对俄国人的详细观察，我深信，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企图一无所知。在布列斯特城堡的庭院里，可以看到俄国士兵还在按照军乐的节拍训练阅兵式，这说明他们还没有进驻布格河沿岸的工事。最近几周也没有看见他们构筑工事。这样看来，我们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这些新情况下，是否依然要按照原计划，实施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但出于谨慎，最后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实施炮火准备。因为，我担心在我们渡河的时候俄国人会采取出乎我们意料的措施，使我们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41年6月22日，这是个决定命运的关头。这一天，我于2时10分动身前往位于波胡卡里南部的集群指挥所瞭望塔，位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西北15公里。当我于3时10分到达这里的时候，天还漆黑。3时15分，开始炮火准备。3时40分，俯冲式轰炸机开始进行第一轮轰炸。4时15分，第17、第18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开始横渡布格河。4时45分，第18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开始渡河。渡河时，使用了在“海狮”行动中经过考验的装备，它可以潜水四米深。

6时50分，我在科洛德诺乘坐一艘强击艇渡过布格河。我的指挥梯队由两辆装甲通信车、几辆越野车和摩托车组成，直到8时30分一直跟随我前进。一开始我随第18装甲师到达列斯纳河桥，能不能占领这座大桥对于第47装甲军的推进十分重要。桥上除有俄国岗哨之外，没有任何人。当俄国人发现我接近他们时，便逃之夭夭。两个传令官不听我的命令，前去追赶，可惜为此送了命。

10时25分，先头装甲连到达列斯纳河，并渡过该河。随后跟进的是师长内林将军。我随第18装甲师前进直到下午。16时30分，我到科洛德

诺渡河场。18时30分，回到我的指挥所。

装甲集群在全线取得突袭成功。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南部，第24装甲军夺取了完好无损的布格河上大桥。在它的西北面，正在预设地点架桥。现在，敌人已从最初的惊恐中醒悟过来，在他们的营房中进行顽强抵抗。尤其是在布列斯特的重要城堡进行了数天顽抗，封锁了我们横渡布格河和姆哈韦茨河的铁路和公路。

傍晚时分，装甲集群在马洛里塔、科布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普鲁扎纳与敌人进行激战。在普鲁扎纳，第18装甲师与敌人进行了首次坦克战。

6月23日4时10分，我离开指挥所，首先来到第12军，与施罗特将军商谈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战况。接着，我又从这里来到第47装甲军，该军位于一个名叫比尔杰基的小村庄，距离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东北23公里。来到这里后，我与莱梅尔森将军商谈战况，并通过电话向我的指挥所了解全线的总体战况。接着，我于8时来到第17装甲师，听取步兵旅旅长里特尔·冯·韦贝尔将军关于他所采取措施的报告。8时30分，我见到第18师师长内林将军，接着再次与莱梅尔森将军进行商谈。然后，驱车前往普鲁扎纳，装甲集群指挥所已转移至此。19时，司令部指挥处也到达这里。

这一天，第24装甲军沿科布林-别列萨卡尔图斯卡公路，向斯卢茨克挺进，一路激战。它的军指挥所已转移到别列萨卡尔图斯卡。

我的印象告诉我，第47装甲军不久便会与从比亚韦斯托克方向撤向东南的俄军遭遇激战。因此我决定，次日还是随第47军一起前进。

6月24日8时25分，我离开指挥所，向斯洛尼姆方向前进。此时，第17装甲师已攻入该城市。但是在罗扎纳和斯洛尼姆之间的地方，我碰到了俄国的步兵，他们用火力控制了行军道路。第17装甲师的一个炮兵连和摩托车步兵向敌人回击，但火力显然不足。于是我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我用指挥车里的机枪向敌人开火，将敌人赶跑，而后我才得以继续前进。11时30分，我到达位于斯洛尼姆西部的第17装甲师指挥所，除了遇到这个师的师长冯·阿尼姆将军之外，还见到了军长莱梅尔森将军。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突然从我们背后传来激烈的步枪和机枪声，因为有一辆正在燃烧的汽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无法看到公路上的情况，因此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看见从烟雾中冲出两辆俄军坦克，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两辆俄国坦克一边用车载火炮和机枪猛烈射击，一边向斯洛尼姆冲来，在俄国坦克的后面有两辆德国IV型坦克在追赶，还不不停地向敌人的坦克猛烈射击。俄国坦克认出了我们这一群人，立刻就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向我们开炮，爆炸声震耳欲聋，烟尘弥漫使我们无法睁眼。我们这些老兵，立即卧倒在地，只有可怜的费勒中校因为没有及时卧倒而身负重伤，他是由后备军司令派驻我集群的，还有反坦克炮营营长达尔默-策尔贝中校也身负重伤，几天之后便去世了。不过，俄

国坦克最终还是被我们摧毁了。

接着，我视察了斯洛尼姆最前线，然后搭乘一辆IV型坦克通过无人区来到第18装甲师。在这里，我命令第18师向巴拉诺维奇方向前进，还命令第29摩托化师加快向斯洛尼姆的推进速度。之后，15时30分我再次来到斯洛尼姆，然后返回集群指挥所。途中，我们意外地闯入了俄国的步兵群，他们是乘坐汽车来到斯洛尼姆城下，正准备在这里下车。我立刻命令司机：“全速！”而俄国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射击，我们已冲过人群。很有可能俄国人已经认出我来了，因为不久就在他们的报纸上登出了我已被击毙的消息。因此，我必须通过德国的无线电广播来纠正这一错误宣传。

20时15分，返回我的司令部。在这里获悉，在我们右翼的马洛里塔地域，第53军自6月23日以来一直与俄军进行激烈的交战，已击退俄军多次反攻。在第24装甲军和第47装甲军之间地域，第12军已开始建立松散的联系。但装甲集群的左翼所受到的威胁日渐增大，主要来自一大股从比亚韦斯托克逃出来的俄军。所以，必须尽快将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46装甲军调来，以消除左翼的威胁。

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变得神经紧张起来，他担心强大的俄军部队会在某个地方突破包围圈。他想要装甲集群停止前进，先掉转方向对付比亚韦斯托克周围地域的敌人。幸运的是，这回陆军总司令部还算强硬，顶住了希特勒的这个决定，命令部队继续向明斯克推进，以达成合围。这件事我们事先并不知道。

维尔纳和科夫诺 85 先后被我们占领。

芬兰人未经战斗便占领了阿兰群岛。德国第1山地军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盛产镍矿的佩萨莫地区。

6月25日晨，我到野战医院看望伤员，他们是昨天在我的指挥所遭敌空袭时受伤的。因我当时在前线，才免遭此难。9时40分，我来到位于普鲁扎纳以南九公里的利诺沃，第12军驻在这里。在听取了他们的情况汇报之后，又赶往距斯洛尼姆南部37公里处的察尔泽齐涅，第24装甲军军部。在与盖尔将军磋商之后，我又视察了第4装甲师。16时30分，返回集群指挥所。

在这一天，又有一股敌军从比亚韦斯托克地域向斯洛尼姆方向前进，其中还有坦克。此时，第29摩托化步兵师正好到达这里，于是便立即投入战斗，阻止该股敌人向斯洛尼姆前进。这样，第17、第18装甲师便可脱身，投入明斯克方向。第18装甲师正准备向巴拉诺维奇前进。

6月26日一早，我驱车前往第47装甲军前线，监督他们向巴拉诺维奇和斯托尔普采的前进。第24装甲军奉命支援北部友邻部队的前进。

7时50分，我到达第17装甲师，命令他们立即向斯托尔普采挺进。9

时，我来到第18装甲师指挥所，除师长外军长也在这里。这个指挥所位于列斯纳河畔的斯洛尼姆-巴拉诺维奇公路旁，位于该师先头部队背后五公里处。从这里我再次用无线电与第24装甲军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已为巴拉诺维奇的进攻提供支援。我听说，此项任务已由第4装甲师一部完成，该师自6时已派出一个战斗组向北推进。

12时30分，第24装甲军报告说，他们已占领斯卢茨克。这应归功于他们的指挥官和部队。于是，我用无线电表扬了他们的军长，然后立刻前往位于塔尔塔克的第18装甲师前沿。下午早些时候，接到一个报告称，霍特的部队已到达明斯克以北30公里处。

14时30分，收到集团军群命令，命令我用大部兵力向明斯克前进，第24装甲军向博布鲁伊斯克前进。我向集团军报告，第24装甲军已向博布鲁伊斯克前进了，第47装甲军通过巴拉诺维奇，正在攻击明斯克。然后，我命令司令部指挥梯队向塔尔塔克转移，他们于23时30分到达。

下午，第17装甲师还报告，他们正在一条可通行的道路上向斯托尔普采前进。傍晚时分，他们到达目的地。很不幸，师长冯·阿尼姆将军在这天战斗中负伤，他的职务暂时由里特尔·冯·韦贝尔将军代理。

此时，装甲集群再次归属第4集团军指挥。受领的任务是，在察德沃尔泽（斯洛尼姆以北9公里）—霍林卡—切尔瓦—察尔维扬卡河一线，阻击由比亚韦斯托克开来的俄军。

这一天，第46装甲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塔尔塔克附近的战场，建立起与左右邻部队的联系。这样，第24装甲军和第47装甲军之间的空隙就被弥补了。第24装甲军也因此得以解脱，其全部兵力可以集中到它的主要任务上，即向博布鲁伊斯克发展进攻。

在北方集团军群方面，第8装甲师成功地占领了迪纳堡和该处桥梁。

6月27日，第17装甲师到达明斯克南城，与第3装甲集群建立联系。该集群已于6月26日攻入该城，但是城市已经被俄国人炸成一片废墟。驻守比亚韦斯托克的俄军被我军合围，未能突出重围。只有一小部分在合围圈未封闭之前，向东逃窜。初战战果为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于下一步作战，我的意见是：以步兵集团军为主，消灭被围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俄军，尽量节约使用装甲兵力，腾出更多快速机动和摩托化兵团用以完成首要战役目标，即夺占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地域。以后几天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将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我的这些想法是与基础作战命令一致的。我认为，要想取得整个作战行动的胜利，就必须坚决贯彻自己的企图，不为战斗中的意外和偶发事件所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我也明白，这要冒一定风险。

基于这些考虑，我于6月28日驱车来到受威胁最大的第47装甲军，这样我可以及时处置各种紧急情况。我在斯沃斯沃亚季找到军长，这个地方位于尼斯韦兹西南23公里。我听取了军长对其所属各师情况的报告。然后，我用无线电通知我的司令部，命令第29摩托化步兵师加速向北前进，对诺夫哥罗德-姆斯克公路，以及诺夫哥罗德—巴拉诺维奇—图热茨公路进行空中侦察。接着，我去视察第18装甲师，该师的一个纵队由于迷路导致行军混乱，但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在此期间，为防敌人突破，我的参谋长利本施泰因已在科季丹诺夫以西—皮亚谢齐纳（米尔西北）—霍罗季什切—波隆卡一线，划分出各军所属师的封锁线。我批准了这一措施。

第24装甲军在这一天到达博布鲁伊斯克城下，它的指挥所自25日设在菲利波维奇。

6月28日，装甲集群指挥所转移至尼斯韦兹一个属于拉济维乌家族的宫殿，这里曾是俄军一个高级司令部的办公地点。里面有许多古老的陈设，其中我发现了挂在宫殿上方的一幅狩猎人员的合影，其中有作为宾客的威廉一世皇帝。尼斯韦兹的居民为庆祝他们的解放，请求允许他们过一个感恩礼拜。我欣然应允。

这一天，我的所属部队到达下列位置：

第3装甲师到达博布鲁伊斯克，第4装甲师到达斯卢茨克，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锡尼亚夫卡，第1骑兵师到达德罗吉钦以东地域。

第17装甲师到达科季丹诺夫，第18装甲师到达尼斯韦兹，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察尔维扬卡河地段。

第10装甲师一部到达察尔维扬卡河地段，其主力到达锡尼亚夫卡，警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别列萨卡尔图斯卡，位于普鲁扎纳东北。

霍特集群的第7、第20装甲师位于姆斯克附近。在左翼纵深，第53军已结束在马洛里塔附近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左翼威胁现已彻底消除。

6月29日，装甲集群全线继续有战斗发生，特别是在察尔维扬卡河地段的战斗尤为激烈，这引起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忧虑。我预感到他们要采取干预措施，这是我极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从不把他们所采取的措施通知我。

北方集团军群占领雅各布城、利文霍夫和里加城南，并利用当地的铁路桥渡过德维纳河。

6月30日，我飞往第3装甲集群，与霍特商谈下一步的协同问题。冯·巴尔泽维施中校亲自为我驾驶一架战斗机，飞临普斯兹恰纳利波卡，这

是一片森林地，第4集团军预计俄军会在这里突破包围圈。但是这片森林地给我的印象是，这里并没有足以对我构成威胁的敌军。因此我认为，这一方向不会受到敌人威胁。我与霍特一致认为，应以我的第18装甲师与他的右翼协同攻击鲍里索夫，在夺占登陆场之后在此强渡别列津纳河。

在这一天，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各作战部队，开始向第聂伯河前进。

陆军总司令部也向各集团军群说明，继续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攻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尽快在罗加乔夫、莫吉廖夫和奥尔沙渡过第聂伯河，并在维捷布斯克、波洛茨克横渡德维纳河。

第二天，也就是7月1日，我飞往第24装甲军，想当面向他们说明此事，因为在电话里很难说清楚。盖尔对敌人的印象是，当面的敌人主要是由东拼西凑的部队组成，其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因此对我们实现将来的企图十分有利。前天，在博布鲁伊斯克上空进行的一次空战，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敌人一如既往，不断进行顽强抵抗。他们的战斗技术装备，尤其是伪装技术确实很好，但指挥似乎不是很统一。第24军在斯维斯洛奇夺占了横渡别列津纳河的桥梁。9时30分，一个加强侦察营从别列津纳河登陆场出发，向博布鲁伊斯克东部的莫吉廖夫推进，第3装甲师随后向东跟进。对此，盖尔将军的意见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将重点放在罗加乔夫，或放在莫吉廖夫，这两个地方都位于第聂伯河沿岸。10时55分，第4装甲师主力由斯维斯洛奇出发向东开进。燃油准备得很充足，弹药、供给和医务卫生勤务，一切都准备就绪。直到现在，我军伤亡轻微，这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事。只是缺少舟桥纵列和工程构筑部队。地面部队与默尔德斯上校指挥的航空兵协同得十分出色。只是与菲比希将军的近战航空兵未能迅速取得联系。第1骑兵师在战斗中经受住了考验。

除此之外，这一天的空中侦察还发现，在斯摩棱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地域，俄军集结了新的兵力。假如要等步兵到达之后再夺占第聂伯河一线，就会白白浪费数周时间，而使用装甲部队就会迅速得多。

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的战斗异常激烈。在6月26日至30日这段时间里，仅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第71步兵团，就俘虏敌人3.6万人——由此可见俄军为实施突破投入了多么大的兵力。这个事实给第4集团军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它坚持要继续巩固其绵密的合围线。克卢格元帅因此不同意我已向第17装甲师下达的向鲍里索夫方向攻击的命令。而在这个方向上，第18装甲军正在孤军奋战，并已在别列津纳河对岸夺占一个登陆场。这个登陆场关系到第47装甲军能否继续向第聂伯河推进。虽然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与我的想法背道而驰，但我还是把我的这一命令下达到部队。

位于米尔的第5机枪营的任务是，确保第17装甲师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联系。为能正确判断敌情，我于7月2日来到米尔，想亲眼看

一看合围战线的状况，并听听军官们对敌情的看法。然后，我又来到莱梅尔森将军那里，命令他和在这里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师长，封闭合围圈。接着，我前往科季丹诺夫的第17装甲师。在这里，里特尔·冯·韦贝尔将军向我报告说，他们在抗击敌人突破的防御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此时，装甲集群指挥所已转移至明斯克东南的西尼洛，于是我又从韦贝尔将军这里来到新开设的指挥所。当我到达指挥所后听说，在向第17装甲师传达命令时出现错误，致使该师的部分兵力没有接到留在合围线的命令，而是继续向鲍里索夫前进了。我立刻把这一情况向第4集团军司令部做了报告。但为时已晚，无法挽回。次日早8时，我奉命来到冯·克卢格元帅位于明斯克的大本营，就这次失误接受质问。在我把事情向他做了详细的说明解释之后，冯·克卢格元帅才说，他原本想把霍特和我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在霍特那里发生了同样的失误。所以他一开始认为，是将军们串通起来故意和他作对。在我解释之后，他的怒火终于平息了。谈话后，我前往位于斯莫列维奇（明斯克东北35公里）的第47装甲军。在这里没有找到军部，我又继续向前来到鲍里索夫的第18装甲师。在这里，我视察了横渡别列津纳河的登陆场，召集各师师长做了一次训话。该师已向托洛钦诺派出一支先遣支队。在返回途中，在斯莫列维奇碰到了军长，与他商谈了关于第18、第17装甲师的使用问题。正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装甲指挥车给我送来消息，说俄军坦克和飞机正在猛烈攻击鲍里索夫的别列津纳河的渡场。第47装甲军已得知此消息。俄军的攻击终被击败，并付出重大代价。不过，这次战斗也给第18装甲师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敌人第一次使用了T34型坦克，对付这种坦克，我们当时的火炮还力不胜任。

7月2日，装甲集群所属各部的位臵如下：

第1骑兵师在斯卢茨克南部；第3装甲师在博布鲁伊斯克，其先遣支队在罗加乔夫前方；第4装甲师在斯维斯洛奇；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斯卢茨克东部。

党卫队“帝国”装甲师位于别列津纳河畔的巴卢谢维奇；第10装甲师在切尔文；“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巴拉诺维奇以北。

第18装甲师在鲍里索夫；第17装甲师位于科季丹诺夫；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托尔普采；第5机枪营在巴拉诺维奇东南。

7月3日，被合围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俄军最终投降了。从此时开始，我便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继续向第聂伯河方向运动。

7月4日，我视察了第46装甲军。我从西尼洛出发，经过斯莫列维奇—切尔文—斯洛博德卡，来到第10装甲师指挥所。然后，又从这里来到党卫队“帝国”装甲师。路上，碰到了军长，他问我“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位臵，我无奈地回答他：这个团被第4集团军留作预备队，一直停在巴拉诺维奇。然后，我到了位于圣列奇基的“大德意志”步兵团。豪塞尔将军向我报告，他的摩托车步兵营在经过艰苦战斗之后，在布鲁杰兹（别

列津诺以南17公里) 别列津纳河对岸建立一个登陆场。在雅科希济的别列津纳河的大桥被炸，车辆已无法通过。工兵正忙着修复泥泞的道路。我来到这里，看到工兵们正在奋力工作。他们保证在7月5日清晨前完成全部工作。

这一天，第24装甲军到达第聂伯河畔的罗加乔夫，并为夺占横渡别列津纳河的渡场而艰苦作战。装甲集群所属各部今天的位置如下：

第1骑兵师位于斯卢茨克；第3装甲师位于罗加乔夫前方；第4装甲师在旧贝霍夫；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博布鲁伊斯克。

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在巴卢谢维奇；第10装甲师位于别列津诺；“大德意志”步兵团在斯托尔普采。

第18装甲师位于纳恰地段以东；第17装甲师一部在鲍里索夫，主力在明斯克；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科季丹诺夫—斯托尔普采；第5机枪营在斯托尔普采。

7月6日，强大的俄军在日洛宾渡过第聂伯河，向第24装甲军右翼发起攻击，但被第10摩托化步兵师击退。我方空中侦察报告，还有一股俄军从奥廖尔—布良斯克地域运往戈梅利方向。经测向仪测定，在奥尔沙地域有一个新的俄国集团军司令部。在第聂伯河沿岸，俄军似乎正在构筑一条新的防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行动。

截至7月7日，各部队到达位置如下：

装甲集群指挥所在鲍里索夫；

第24装甲军到达博尔特尼；

第1骑兵师、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日洛宾；第3装甲师到达罗加乔夫-新贝霍夫；第4装甲师到达旧贝霍夫；

第10装甲师到达别雷尼奇；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切尔文；

第18装甲师到达托洛钦诺；第17装甲师到达先诺；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鲍里索夫。

第17装甲师被牵制在先诺地域，正与一股装备有大量坦克的强大敌人激烈交战。第18装甲师也同样遭遇一场激战。由于第24装甲军已到达第聂伯河，所以下一步如何作战，必须立刻做出决定，而上级没有给我下达任何指令。因此，我依然要求执行我原来所下达的指令，第2装甲集群继续向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地域开进，没有必要对原指令做任何修改。在此期间，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出现巨大分歧，但我对此全然不知。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所造成的全部影响。但是，你只要看看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在前线激战正酣的这些日子内部的内部情况，你就可以弄明白在遂行作战任务过程中的种种摩擦和争执。

希特勒已经忘记了，是他自己曾下达过实施快速进攻并夺占斯摩棱斯克的命令。在过去战斗的日子里，他只关注比亚韦斯托克的合围。冯·布劳希奇元帅不敢将自己的不同观点告诉中央集团军群，因为他知道希特勒的观点，但据冯·博克元帅自己说，他希望第2、第3装甲集群统由冯·克卢格元帅指挥，这样他就可以减轻指挥这两个集群的直接责任。冯·克卢格元帅与希特勒的想法一致，希望巩固对比亚韦斯托克的合围，等待俄军投降，然后再继续向东前进。霍特和我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当坚持原来的指令，用我们的装甲兵力向东挺进，达成首要的进攻目标。我上文已经说过，我们希望只以少量装甲兵力参加比亚韦斯托克的合围，抓俘虏的事留给随后跟进的步兵集团军。陆军总司令部只是暗地里希望装甲集群的司令们在没有命令甚至违反命令的情况下，力争达成原来的进

攻目标。相反，他们没有胆量向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下达一个能体现自己决心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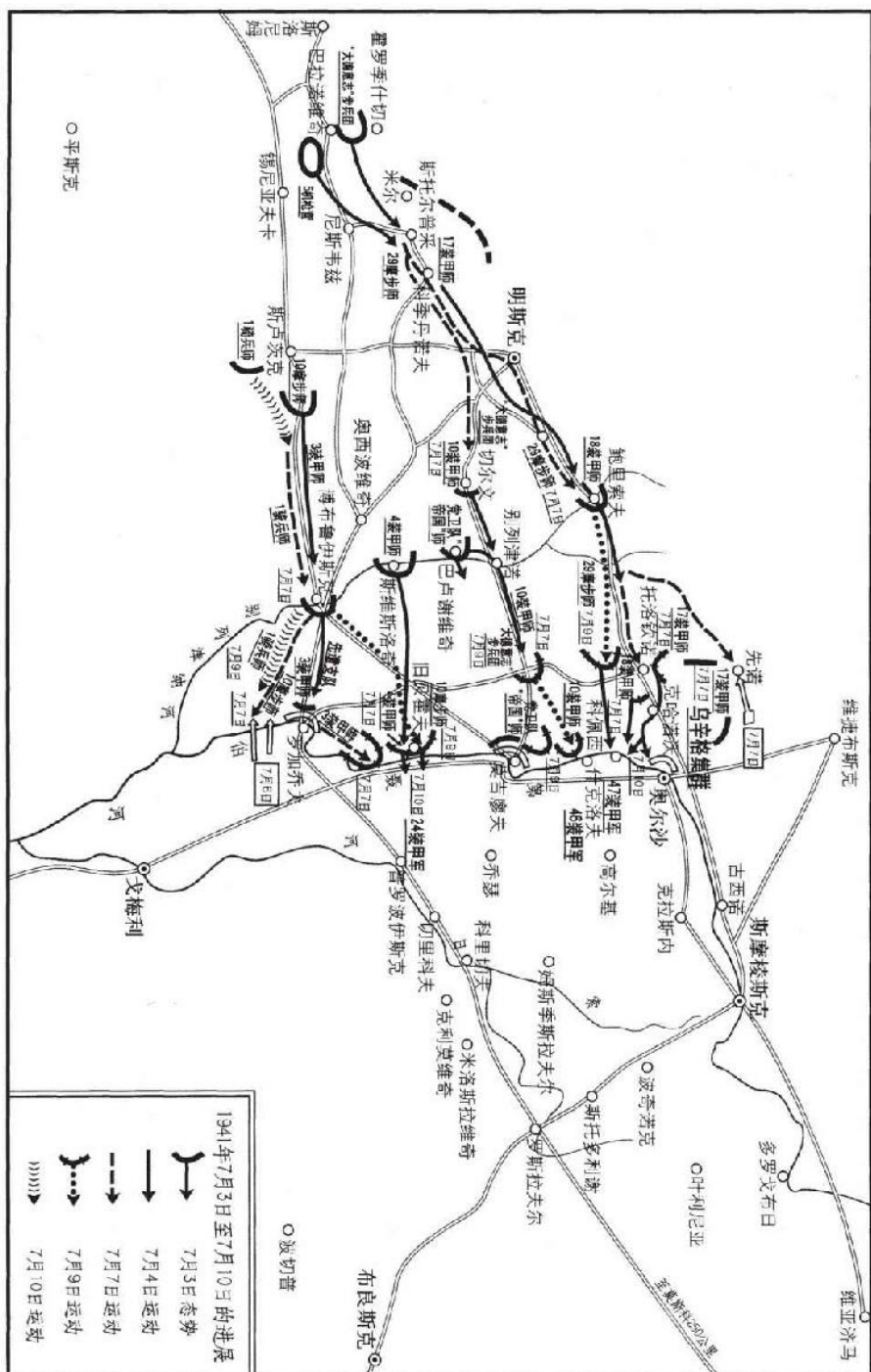


图13 1941年7月3日—7月10日的进展

于是，第2装甲集群命令，以少量兵力坚守对比亚韦斯托克的合围，其余大部兵力渡过别列津纳河和第聂伯河，追击敌人。而冯·克卢格元帅却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他要求所有参加合围的部队坚守阵地，等待继续向东方进军的命令。但是，有一部分部队并没有及时收到这一命令，继续向别列津纳河开进。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不可避免地制造了紧张气氛，带来许多令人心烦的矛盾。

强渡第聂伯河

7月7日，我面临两种选择：是根据原来的计划继续迅速向前推进，命令装甲兵力强渡第聂伯河，迅速达成我的第一目标；还是停止前进，等待步兵到来后再发起渡河作战，坐视俄军加强其江河防线。

目前，俄军的防御尚在建立中，存在许多弱点，如果此时立刻发起进攻，对我们十分有利。虽然在罗加乔夫、莫吉廖夫和奥尔沙都有强大俄军兵力据守的登陆场，而且我们通过奇袭方式夺占罗加乔夫和莫吉廖夫的尝试也都宣告失利；虽然我们已知，有强大的俄军部队正在运往这些地方；还知道有大量俄军正在戈梅利集中，有小部俄军在奥尔沙以东的先诺集结，并已在先诺发生激战，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等步兵到达，那就会白白浪费大约14天时间。此间，俄军的防御会得到极大加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步兵是否还能够摧毁俄军组织良好的江河防御，然后再进行机动作战，就很值得怀疑了。而尤其成问题的是，我们首要的作战目标还能否达成，1941年秋能否结束战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深知即将下定的这个决心的重要性。我已经预计会出现下面的危险，即全部三个装甲军渡过第聂伯河后，其侧翼完全暴露，敌人必定会投入强大兵力攻击我暴露的侧翼。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当前任务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同时也坚信我们会取得成功，而且我对我的装甲部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深信不疑。基于这些考虑，我向部队下达了立即强渡第聂伯河，而后继续向斯摩棱斯克挺进的命令。

为此，我让日洛宾和先诺这两翼的部队暂时停止战斗，只对敌人进行观察即可。

由于登陆场已被强大的俄军占领，因此我决定将渡河地域做如下划分：经与冯·盖尔将军协商，第24装甲军在旧贝霍夫渡河，7月10日发起攻击；第46装甲军在什克洛夫渡河；第47装甲军在科佩西、莫吉廖夫和奥尔沙之间渡河，7月11日发起攻击。所有的行军和准备工作都必须加以伪装，不能使敌人察觉，行军只能在夜间进行。准备地域的制空权由勇敢的默尔德斯上校的歼击航空兵提供保障，他的野战机场就开设在第一线的后面。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默尔德斯上校一出马，敌人的飞机就不敢露面。

7月7日，我来到第47装甲军，把我的企图再次向他们做了进一步解说。半途中，我看到一列缴获的俄军坦克列车。于是我先到纳恰（鲍里索夫东部30公里）第47军军部，从那里再到托洛钦诺第18装甲师，这个师正在与俄军的坦克作战。我向内林将军指出，肃清克哈诺沃、奥尔沙以西地域之敌，以及压缩该地俄军登陆场对于我下一步作战行动至关重要。部队又一次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使我不得不对他们大加赞许。

7月8日，为了上述的同样目的我又来到第46装甲军。这一天，党卫队“帝国”装甲师仍在第聂伯河西岸作战。

7月9日，围绕作战计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大早，冯·博克元帅就来到我的指挥所，他要听取我对当前态势和作战企图的看法。他断然拒绝我关于立刻强渡第聂伯河行动的企图，要求我马上停止作战，等待步兵的到来。我对他的这一决定十分诧异，于是把我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详细地向他做了解释。最后我对他说，我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不可能走回头路；第24装甲军和第46装甲军的大部分部队也早已进入出发阵地，如果他们长时间地在阵地中处于这种集结状态，就极有可能被俄国空军发现，遭到攻击。此外，我向他表示，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进攻的胜利，同时期待着在这次进攻取得胜利后，俄国战局就将在这一年结束。很显然，冯·博克元帅已为我的坚定信心和周到的部署深深打动了。于是，他说：“您总是把作战搞得这么悬乎！”最后，他似乎不情愿似的同意了我的计划。

在这次激烈争辩之后，我赶忙抓紧时间驱车前往第47装甲军，因为这个军已陷入困境，急需支援。12时15分，我来到位于克鲁普基的军指挥所，找到莱梅尔森将军。他对由第18装甲师和反坦克、侦察部队组成的、由施特赖希将军指挥的战斗群，能否夺占克哈诺沃地域表示怀疑，因为这些部队已筋疲力尽。我坚持原来的命令，并命令第18装甲师在完成其任务后，以及第17装甲师摆脱先诺之敌后，转向东南，向第聂伯河开进。然后，我又从军部来到前线。半路上，遇到施特赖希将军，向他下达了有关指示。然后，找到内林，他说他与其军长的意见相反，认为占领待机地域不会有什么困难。接着，我又找第29摩托化步兵师谈话。他也说，完成到达科佩西地域的任务，对他来说易如反掌。最后，我提醒各师，必须要在这一夜到达第聂伯河和指定待机地域。

这一天，第17装甲师还在与敌坦克激战，击毁俄军坦克100辆，这是对英雄师的最好嘉奖。

7月9日黄昏，各部位置如下：

集群指挥所在鲍里索夫，7月10日移至托洛钦诺；

第1骑兵师在布良斯克东南保障翼侧安全；第3装甲师在日洛宾—罗加乔夫—新贝霍夫地域集中，准备向东开进；第4装甲师在旧贝霍夫；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旧贝霍夫的渡场；

第10装甲师在什克洛夫以南；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在巴甫洛夫，另一部在莫吉廖夫以南，担负右翼防护任务；“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别雷尼奇。

第18装甲师在托洛钦诺；第17装甲师在察莫斯亚；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托洛钦诺西南集中，准备向科佩西方向突击。

步兵师一支兵力弱小的先遣支队在我们后面跟进，在这一天到达布鲁伊斯克—斯维斯洛奇—鲍里索夫一线，该师主力到达斯卢茨克—明斯克一线。

霍特占领维捷布斯克；赫普纳占领普列斯考。

7月10日和11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渡过第聂伯河，损失很小。

10日下午，第24装甲军报告说，他们已在旧贝霍夫成功渡河。之后，我于当日下午再一次来到第47装甲军，想看一看他们是否已完成战斗准备工作。施特赖希将军已到达位于奥尔沙以西俄军桥头阵地对面的警戒线。在奥尔沙西北，另一个警戒支队在乌辛格上校指挥下组成。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侦察营与右翼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建立起联系。第18装甲师进入待机地域。第17装甲师的前卫于10时到达科汉诺夫附近的公路，它的另外一部兵力已到达第聂伯河西岸，正在奥尔沙西南作战。第29摩托化步兵师也到达其指定地域。我再次提醒它的师长，一旦渡河成功，必须立即而迅速地向斯摩棱斯克实施突破，这对他的师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按照这样的部署，第47装甲军圆满完成了部队的集结，进入待机地域。面对未来几天的战斗，我满怀必胜的信念。

对于强渡第聂伯河的行动，我做了如下部署：

第24装甲军向普罗波伊斯克-罗斯拉夫尔公路推进，与此同时必须要保证其右翼的日洛宾-罗斯拉夫尔方向，以及左翼的莫吉廖夫方向的安全。

第46装甲军通过高尔基 86 -波奇诺克，向叶利尼亚推进，同时注意保障其右翼的莫吉廖夫方向的安全。

第47装甲军以斯摩棱斯克为其首要攻击目标，并保障其第聂伯河一线与奥尔沙和斯摩棱斯克之间的左翼安全，以及奥尔沙方向的安全。至于奥尔沙地区以及第聂伯河西部和西北部的敌人，由施特赖希和乌辛格战斗群负责监视。

7月10日晚，意大利驻德武官马拉斯将军到我的司令部访问，我是在柏林认识他的。陪同他一起来访的还有海军上校比尔克纳。我邀请这两位先生明天去参观位于科佩西的第聂伯河渡场，我将亲自陪同。此外，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巴洛中校也在晚上来到这里，他是来了解装甲集群情况的。

7月11日6时10分，阳光普照大地，我陪同客人离开位于托洛钦诺的指挥所（这里曾是1812年拿破仑一世大本营的所在地），来到科佩西的第聂伯河渡场，想亲眼看一下第47装甲军渡河。我们的车子沿着第聂伯河向前行驶。此时渡河纵队已开始行动，尘土飞扬，烟雾弥漫，一路上十分辛苦。人员、武器和车辆也都不同程度地受损，忍受长达数周的折磨。尤其是坦克发动机的汽缸被尘埃阻塞，使其效能大打折扣。在位于科佩西附近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指挥所，碰到了军长和师长，我们就当前态势进行了商谈。第15、第71团已经渡河，并到达了科佩西东部的森林地边缘。我们看到，他们正迎面向大约两个俄国师（俄第66军的第18、第54步兵师）挺进。敌人向指挥所所在地发射了几发炮弹，另外还布设了地雷。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步兵向前推进，也可以看清工兵在附近架桥的情况。不久，意大利的武官离开这里。我乘冲锋艇来到东岸，以确认部队的进展情况。本想从科佩西再到第46装甲军，但由于通向什克洛夫的安全道路还没有建好，所以只能作罢。

第聂伯河渡场和斯摩棱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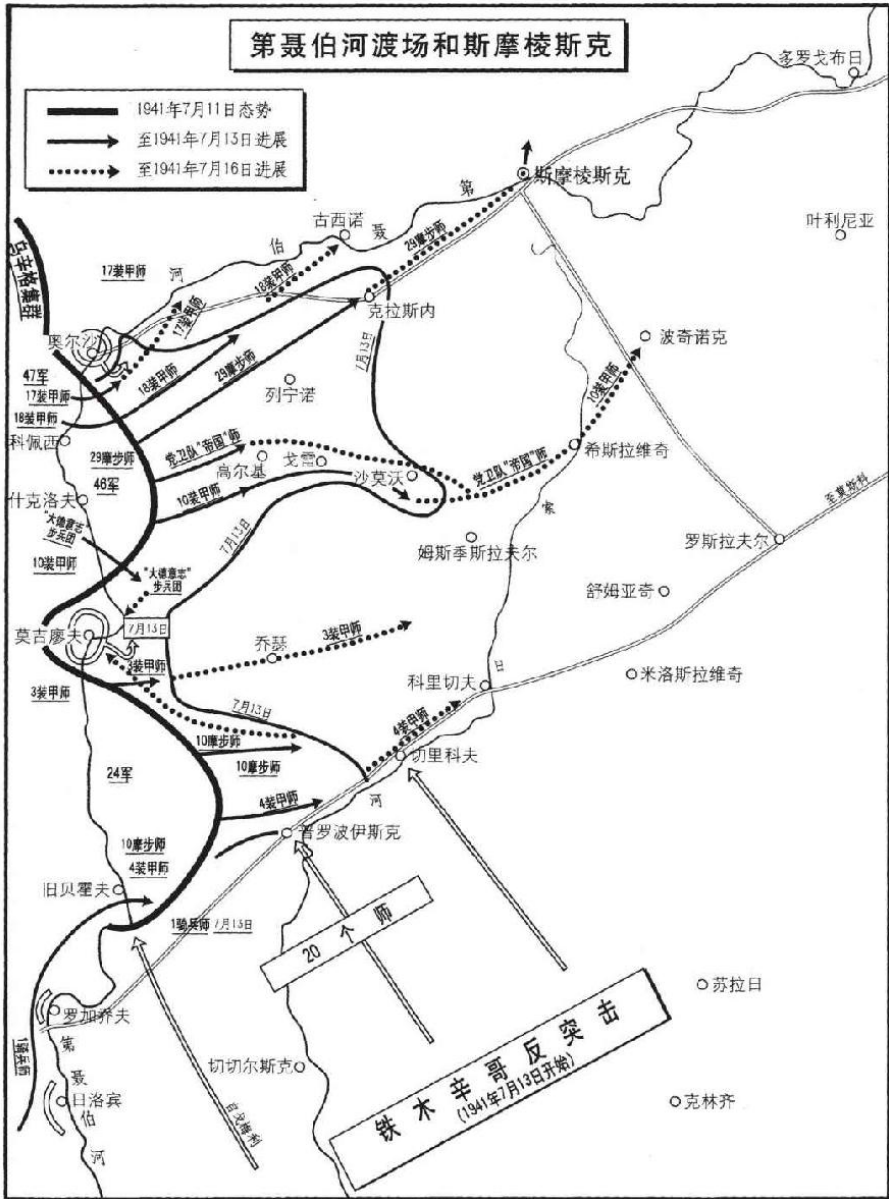


图14第聂伯河渡场和斯摩棱斯克

此时，有情报证实，第17装甲师在奥尔沙南部遭遇一股强大敌人，但部队仍从夺占的一个小型登陆场继续向东岸突击，我看实在是没有必要。担任现地指挥的利希特上校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命令部队撤离登陆场，这一举措实在太正确了。现在，第17装甲师正奉命通过科佩西，随第29摩托化步兵师后跟进。

在返回集群指挥所途中，在科汉诺夫遇到了冯·克卢格元帅，我向他报告了战事的进展情况。他批准了我所下达的命令，我则请求他加快前

调步兵军先遣支队的速度，以尽快封锁由强大的俄军占据的桥头阵地。在我的指挥所，我见到了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上校⁸⁷，与他就装甲集群的情况进行了商谈。

我在托洛钦诺稍做休息，便于18时15分前往什克洛夫第46装甲军。道路状况极差，不过桥梁经过修理，勉强可以通行。21时30分，我到达第46军。敌人对第10装甲师的渡河场进行猛烈炮击和空中轰炸，因此这里的渡河要比第47装甲军困难得多。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的渡桥也被敌人的空军炸毁。尽管如此，该军渡河依然取得成功，并向高尔基派出先遣支队。我命令该军务必趁夜色继续推进，以充分利用突袭效果。然后，我前往第10装甲师，以确认先遣支队是否已经派出。不枉此行，因为当我到达时，部队事实上还尚未动身。

在经过艰难的夜间行驶之后，我于7月12日4时30分再次来到托洛钦诺。

7月11日，装甲集群所属各师到达如下位置：

第1骑兵师到达日洛宾—罗加乔夫；第4装甲师和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旧贝霍夫及其北部；第3装甲师到达莫吉廖夫以南地域，面对俄军桥头阵地，其任务是确保翼侧的安全。

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什克洛夫南部；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什克洛夫，在第聂伯河以东建立一个登陆场。

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科佩西以东建立一个横渡第聂伯河的登陆场；第18装甲师到达科佩西西部；第17装甲师到达奥尔沙西南。

由施特赖希和乌辛格战斗群面对俄军桥头阵地，负责保障奥尔沙西部和西北的安全。

步兵主力到达斯卢茨克以东—明斯克以东一线，其先遣支队抵达别津纳河。霍特到达维捷布斯克。

7月12日，各部继续渡河。这一天，我飞往第24装甲军，在那里待了八个小时。回来之后，会见了施蒙特。

这一天，面对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装甲集群，敌人是准备继续顽抗，还是班师后撤？对此，陆军总司令部仍无定论。不过，陆军总司令部还是希望，两个装甲集群能突破敌人在斯摩棱斯克西部地带构筑的阵线，并将该处的敌人击溃。此外，陆军总司令部还考虑，是否将第3装甲集群（霍特）一部兵力转向东北，以围歼第16集团军右翼的敌军。

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

7月13日，我将指挥所移至第聂伯河东岸的夏霍季，即位于什克洛夫东南六公里处。当日，我视察了正在第聂伯河畔作战的第17装甲师，他们自作战第一天到现在，已击毁敌人坦克502辆，可谓英雄师。接着，我来到党卫队“帝国”装甲师下属的部队，他们正在渡河，我与豪塞尔将军和冯·菲廷霍夫将军进行了交谈。我要求党卫队加快推进速度，同时加强对斯摩棱斯克南部莫纳斯特尔希纳方向的侦察。因为，据空中侦察报告，高尔基西南方向的俄军正在向第聂伯河方向推进，企图实施突破。

这一天，指挥出色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已到达距斯摩棱斯克仅18公里的地域。

17时，我返回新指挥所，这个新指挥所的优点是距前线非常近。从南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说明“大德意志”步兵团正在与敌人激战，这个团担负我军莫吉廖夫方向的侧翼安全。夜晚，“大德意志”步兵团忽然紧急呼救，说他们的弹药已经打光。这个团刚刚参战，对在俄国的作战还不大习惯，因此由于过度紧张而胡乱打枪。我没有给他们补充弹药。不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了。

在这一天，南方集团军群已到达德涅斯特河，由于这一新进展，促使陆军总司令部第一次产生了让第2装甲集群转向南或东南的想法。也是在这一天，陆军总司令部还忙着研究隆美尔在非洲的作战，研究通过利比亚还有土耳其和叙利亚，继续向苏伊士运河方向进攻的问题。同时，还研究了自高加索出发、向波斯湾方向进攻的作战方案！

7月14日，我命令第46装甲军以其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向高尔基挺进，而后我也前往该地。第10装甲师在经过激战后，到达高尔基和姆斯季斯拉夫尔，伤亡惨重，主要是为敌炮兵火力所伤。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方向进展顺利。第18装甲师渡过第聂伯河，担负起保障第29摩托化步兵师由克拉斯内向北和东北的左翼安全的任务。

第24装甲军向沃尔克维奇方向扩展登陆场。第1骑兵师随后推进至旧贝霍夫。

这一天，陆军总司令部拟制了第一份关于战后留驻东方占领军的兵力区分及其编制的资料。这份资料的基本思路是，在俄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和交通枢纽留驻兵力的多少，要以这些部队除了能完成占领任务之外，还要能迅速粉碎非占领区内出现的反抗活动为标准。此外，还研究了在“巴巴罗萨”作战行动结束之后，德国陆军在欧洲大陆的兵力分配，审查了陆军改组和裁减的问题。

这样一种思路与眼前严酷现实真是差之千里。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应当是，集中全部精力实施“巴巴罗萨”作战行动，争取尽快胜利结束战争。

7月15日晨，冯·克卢格元帅来到我的指挥所。在与他商谈完之后，

我便前往高尔基的第46装甲军，然后又到第47装甲军，这个军位于克拉斯内西南12公里的斯夫杰罗维奇。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斯摩棱斯克南端，第18装甲师到达克拉斯内的第聂伯河河段。俄军的四五个纵队，沿着从奥尔沙到斯摩棱斯克的公路撤退。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第17装甲师，已夺占奥尔沙城东和城西部分。17时，我来到内林的第18装甲师。该师正在古西诺与敌激战。师长向我报告，俄军企图在奥尔沙东南24公里的多布林突破合围，向东退却，并攻击了第18装甲军在那里的后勤部队，使其遭受重大损失。17时40分，我离开第18师，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发。途中，我的指挥梯队遭到敌人空袭，幸好没有伤亡。19时15分，在斯摩棱斯克城下，第29摩托化步兵师首席参谋、优秀的弗朗茨少校向我报告，该师在斯摩棱斯克的进展非常顺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时起，各支部队便开始纷纷提出补充人员和物资装备的要求。我认为，这些要求并不过分。

23时，我来到新近迁至高尔基的集群指挥所。

7月16日，第29摩托化步兵师占领斯摩棱斯克，这是第一个达成其战役目标的作战单位。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从师长冯·博尔滕施特恩将军直到最基层的步兵，所有的成员都尽心竭力，不愧勇敢军人的称谓。

7月16日其他各支部队的位置如下：

第1骑兵师位于旧贝霍夫东南；第4装甲师位于切里科夫与科里切夫之间地域；第3装甲师在乔瑟和莫利亚季奇之间地域；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莫吉廖夫以南地域。

第10装甲师位于希斯拉维奇和波奇诺克之间地域；党卫队“帝国”装甲师跟随其后；“大德意志”步兵团位于莫吉廖夫以北地域。

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第18装甲师在克拉斯内；第17装甲师在利亚德—杜布罗夫诺。

步兵的先遣支队到达第聂伯河。他们是由步兵师所属的侦察支队和少量摩托化分队编成，战斗力很弱。

自7月13日，俄军开始进行猛烈的反攻。俄军大约有20个师从戈梅利方向开来，对我装甲集群的右翼展开攻击。与此同时，俄军还从莫吉廖夫向南和东南方向实施攻击。被合围在奥尔沙桥头阵地的俄军正向南突围。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铁木辛哥元帅⁸⁸指挥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最终挫败我们渡过第聂伯河的行动。

7月16日，我们发现俄军还继续向戈梅利和克林齐运送兵力，斯摩棱斯克东部的俄军也在忙着运送兵力。虽然眼前的态势十分险恶，但我还是坚持当初的决心，迅速达成原计划所定下的目标，命令各军继续向前开进。

7月17日，我飞往第24装甲军，看到第1骑兵师正在第聂伯河右岸，与实施反攻的俄军激战。

在这一天，各部队到达如下位置：

第1骑兵师到达旧贝霍夫；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切里科夫西部；第4装甲师到达科里切夫；第3装甲师到达洛布科维奇。

第10装甲师到达波奇诺克和叶利尼亚之间地域；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姆斯季斯拉夫尔；“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列科特卡。

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斯摩棱斯克；第18装甲师到达卡廷—古西诺；第17装甲师到达利亚德—杜布罗夫诺。

在莫吉廖夫及其东部，奥尔沙东部，斯摩棱斯克北部和南部地域，出现敌军强大集群。霍特到达斯摩棱斯克以北地域。

随后跟进的步兵也已到达第聂伯河沿岸。

“南方”集团军群在德涅斯特河对岸建立了登陆场。

就在这一天，我、霍特和克希特霍芬荣获比骑士勋章高一级的奖赏——骑士勋章橡树叶。在获得这一奖赏的人中，我是全军中的第24名，陆军中的第5名。

7月18日，我在第47装甲军。第17装甲师解除了掩护侧翼的任务之后，由奥尔沙东部出发，向斯摩棱斯克南部地域推进，准备迎击由南部开来的俄军。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的师长里特尔·冯·韦贝尔将军身负重伤，最后为国捐躯。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占领坚固阵地的俄军进行顽强抵抗，我第46装甲军经过激战后，占领叶利尼亚及其该城周边地域。但是，在这个军的右翼和背后，战斗依然没有停止。

至7月20日，各部队到达如下位置：

第1骑兵师到达旧贝霍夫东南地域；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切里科夫；第4装甲师到达切里科夫-科里切夫；第3装甲师到达洛布科维奇。

第10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古西诺；“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希斯拉维奇。

第17装甲师到达斯摩棱斯克；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斯摩棱斯克；第18装甲师到达古西诺。

俄军在对第24装甲军和向斯摩棱斯克进行反击的同时，还在叶利尼亚发动新的攻势。在我们后面跟进的步兵渡过第聂伯河。霍特正准备在

斯摩棱斯克东北地域将一股强大的俄军合围。他要求第2装甲集群从南面向多罗戈布日推进，向他提供支援。我也想助他一臂之力。于是，7月21日来到第46装甲军，准备命令该军向前运动。由于斯摩棱斯克城南和城西都位于敌炮兵火力控制下，我必须绕着城走一大圈。将近中午时分，到达位于斯洛博达的第17装甲师所属的一个团，该团的任务是保障东南侧翼的安全。然后，我来到位于基谢廖夫卡的第46装甲军指挥所（斯摩棱斯克东南45公里处），听取军长的情况汇报。接着到“大德意志”步兵团视察。这个团位于瓦西科沃车站以南，罗斯拉夫尔以北35公里处，当面之敌正向这里射击，但炮火火力并不算太强。此时，第46装甲军陷入苦战，全部兵力暂被牵制。而位于第聂伯河上游古西诺的第18装甲师尚未受领任务，因此我决定，让这个师替代“大德意志”步兵团，这样第46装甲军就能够给霍特提供有力的支援。我在第46装甲军指挥所下达了必要的命令。我命令第18装甲师以其全部兵力向多罗戈布日方向挺进，近战航空兵应将来自斯帕斯-杰姆斯科耶方向、正向叶利尼亚东南实施反击的俄军击退。在返回途中，我接到我的司令部打来的好几个电话，说上级迫切要求将党卫队“帝国”装甲师使用在多罗戈布日方向。但是，在这个时刻，除了安排第46装甲军的任务外，我都无能为力。返回途中，我再次来到第47装甲军，但从该军也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看第18装甲师能否尽快从防护翼侧的任务中脱身，而后向北推进。但是，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克卢格元帅对沿第聂伯河的装甲集群左翼表示担忧，而且像在比亚韦斯托克所做的那样，再次介入下级的指挥。于是，他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便直接命令第18装甲师停止前进。结果，对多罗戈布日的攻击没有形成兵力优势。

傍晚，我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穿过敌人的炮火，赶到位于该城以西霍赫洛沃的集群指挥所。在穿越敌人炮火的时候，我的通信员被炮弹的气浪冲出摩托车的座位，摔在地上，幸好没有受伤。

斯摩棱斯克城的周围虽然曾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城池本身并未受太大损伤。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夺取第聂伯河南岸的旧城之后，于7月17日渡过该河，占领河北岸该城的工业区，与霍特建立联系。在这些日子中，我曾利用一次视察阵地的机会，顺便看了看这个城的大教堂，未发现任何损毁。当我踏进教堂时，却不免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教堂的入口处和教堂的一半居然变成了一个无神论博物馆。在大门口，立着一个向人讨饭的乞讨者的蜡像。再里边，立着一个真人高的平民蜡像，形象十分夸张，意思大概是要表明无产阶级是如何受到歧视和剥削，粗制滥造，毫无美感可言。不过，教堂的右半部分还保持着原样。俄国人本想把教堂的银质祭坛物品和灯具都藏起来，但还没等他们干完，我们就突然到来了，大厅中央堆满了大型的珍贵物品。我让人去找一个俄国人，好将这些贵重的物品交给他保管。不一会儿，找来一个留着大白胡须的教堂司事，我通过一个翻译向他交代，这些贵重物品暂由他代为保管，尽快从这里搬走。价值连城的镀金木雕圣像屏⁸⁹完好无损。至于教堂后来的情况，我就知道了。总而言之，我们当时是尽全力来保护这些古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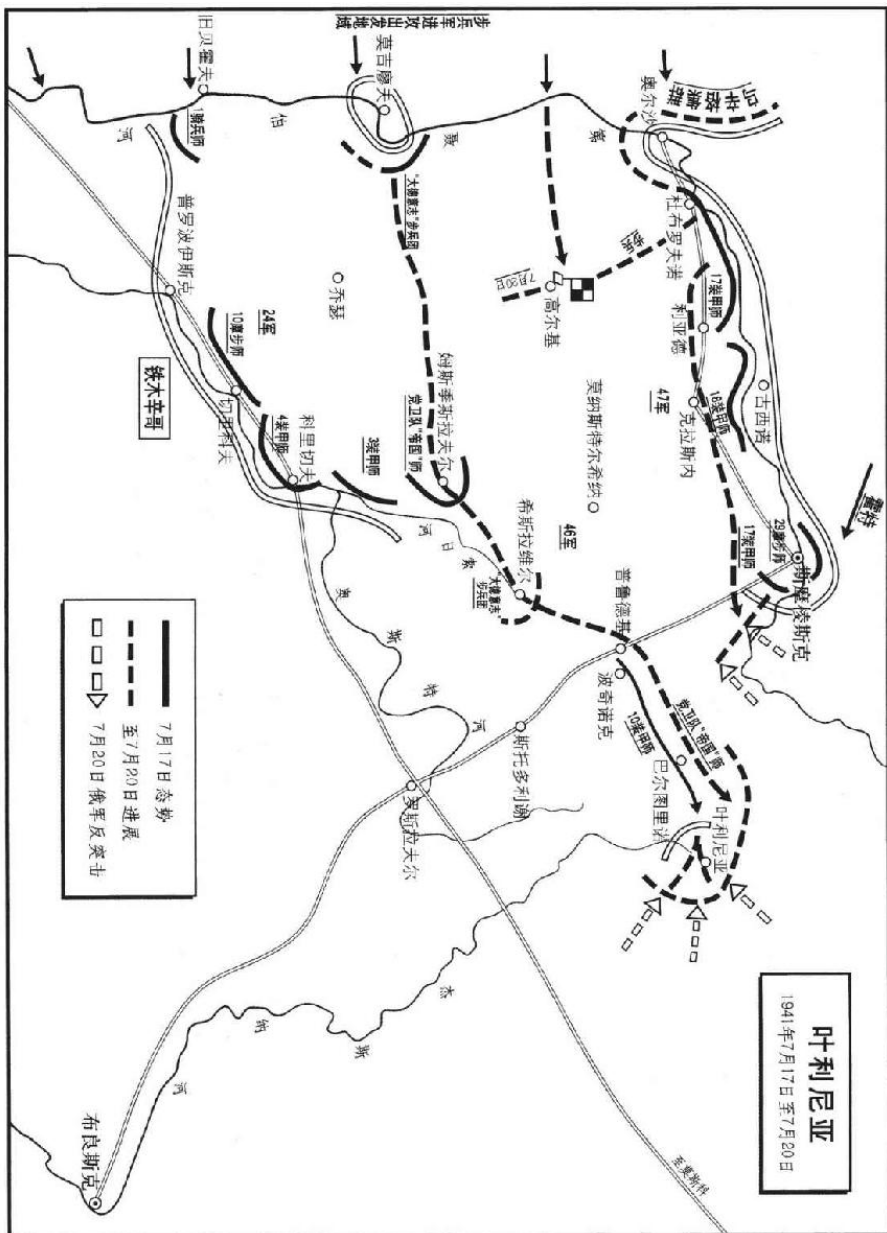


图15叶利尼亚 (1941年7月17日—7月20日)

7月23日，我在斯摩棱斯克以南15公里的塔拉施基诺，遇到里特尔·冯·托马将军，他是第17装甲师师长里特尔·冯·韦贝尔将军的继任者。在我们的装甲兵军官中，托马将军年龄最大，经验最丰富，他那冷若冰霜的沉静，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中表现出的超凡勇敢，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现在他要再次经受新的考验。处在第46装甲军与第47装甲军之间的第17装甲师，一直保持着与这两个军的联系，并沿第伯河一线保障着第4集团军的侧翼安全，该集团军一直受到当面俄军突破

的威胁。第46装甲军指挥所设在叶利尼亚西部11公里的森林地。我从第46装甲军军长菲廷霍夫将军的报告中得知，俄军正在从南、东、北三面对叶利尼亚实施反击，而且有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该军弹药第一次出现短缺，因此他们只是守住了最重要的目标。按照菲廷霍夫将军的计划，“大德意志”步兵团一旦由第18装甲师接替，便向多罗戈布日方向开进，用以支援霍特。直到现在，所有企图通过叶利尼亚西北乌沙地段、向斯维尔科鲁齐耶开进的努力均告失利。在我们使用的地图上，格林卡至克利米亚季诺的公路本来标明为“良好”，可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没有公路。向北的道路满是泥泞，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一切行动都要靠双脚，不仅耗费体力，而且浪费时间。

然后，我来到第10装甲师，沙尔将军向我讲述了争夺叶利尼亚战斗的全过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据说，他的部队在一天当中就击毁敌人坦克50辆，遗憾的是由于俄国人构筑的阵地过于坚固，最终没有攻克。按他的计算，他这个师的车辆已损失1/3，弹药也要从450公里以外的地区向这里运送。

最后，我去了叶利尼亚北部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就在前一天，这个师抓获了1100名俘虏，但由于俄军空军猛烈的轰炸，使他们仍停在叶利尼亚和多罗戈布日之间地域，无法向前推进。于是，我来到最前沿的位置，想亲自看一看这里的地形和态势。这里由勇敢的克林根贝格上尉指挥的摩托车步兵防守。视察后，我认为必须等“大德意志”步兵团到来之后，才能开始向多罗戈布日方向发动进攻。

23时，我回到设在普鲁德基以南两公里处的集群指挥所。

在以后的几天里，俄军依然连续实施猛烈的反攻。尽管如此，我们在右翼还是取得了进展。位于中央的部队，因第18装甲师和第一批步兵师及时赶到，获得了有力的支援。但是，向多罗戈布日方向推进的企图全盘受挫。

从最近几天的空中侦察获悉，现有四个俄军集团军司令部在北诺夫哥罗德—布良斯克以西—叶利尼亚—勒热夫—奥斯塔什科夫一线出现，他们正在这一线构筑工事。

截至7月25日，各部队到达如下位置：

第1骑兵师到达新贝霍夫东南地域；第4装甲师到达切尔尼戈夫—科里切夫；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切里科夫；第3装甲师到达洛布科维奇。

第263师、第5机枪营、第18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第18装甲师、第292步兵师到达普鲁德基以南地域，以及沙塔洛夫卡机场，该机场供我们近战战斗机起降用，因此必须确保免遭敌炮火袭击；

第10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北部

地域；

第17装甲师到达琴佐沃及以南地域；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斯摩棱斯克以南地域；第137步兵师到达斯摩棱斯克。

敌人的骑兵出现在博布鲁伊斯克的公路。

7月26日，俄军对叶利尼亚的攻击仍在继续。于是我建议，将第268步兵师调来，用以加强叶利尼亚突出部的防御，因为在此进行防御的部队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已精疲力竭，他们需要休息，坦克等装备也急需维修。中午，我来到第3装甲师，祝贺莫德尔荣获骑士勋章，听取他关于他的师当前处境的报告。接着，我来到第4装甲师，见到了冯·盖尔男爵将军和朗格曼男爵将军。近傍晚时分，接到报告称，俄国人在第聂伯河北岸，以及在我第137步兵师位于斯摩棱斯克的登陆场达成突破。

据无线电侦察称，位于戈梅利的俄军第21集团军、罗德尼亚的第13集团军和罗斯拉夫尔的第4集团军，相互间已建立联系。

这一天，霍特成功地从北面封闭了斯摩棱斯克东部合围圈。这样，大约有十个俄国师的残部落入第3装甲集群之手。在我们的背后，即在莫吉廖夫的强大俄军也被歼灭。

返回指挥所后，22时收到集团军群的命令，要我次日12时到奥尔沙机场参加一次会商。这次会议十分必要，因为最近几天大家在对态势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亟待澄清。第4集团军认为，斯摩棱斯克所受到的威胁极为严重；而我装甲集群则认为，眼前敌人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斯摩棱斯克，而是来自罗斯拉夫尔南部和叶利尼亚以东地域。由于部队仍固守在斯摩棱斯克西部的第聂伯河地段，致使近几天在罗斯拉夫尔地域出现危机，并造成损失，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导致第4集团军司令与我之间出现了令人不快的紧张。

7月27日，我的参谋长冯·利本施泰因男爵中校陪同我，飞越奥尔沙前往位于鲍里索夫的集团军群司令部，以受领下一步作战指令，同时向集团军群报告我部现状。我期望上级能命令我们向莫斯科或向布良斯克方向进攻，但现实使我大感意外。原来，希特勒已命令第2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群向戈梅利攻击，其中第2装甲集群向西南，即向国内的方向攻击，企图合围那里的八到十个俄国师。有人告诉我，元首的观点是，实施大规模的包围作战是总参谋部的错误理论，尽管它在西线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主张利用小规模的小包围作战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认为，这样会使敌人赢得足够时间，组建新锐部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在我们后方构筑新的防线。照此下去，俄国战局不可能速战速决。

就在前几天，陆军总司令部也提出过完全不同的观点。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引用下面这份来源极为可靠的工作记录，时间是1941年7月

如何才能下定决心未来作战行动的决心，其依据是：在所规定的第一战役目标达成之后，俄军主力随即也被歼灭。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敌人凭借其强大的人力资源，将可能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方向上对德军的作战进行顽抗。其中，乌克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前可能会是敌人实施顽抗的重点。

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是，将眼前或正在组建的敌军歼灭，迅速占领伏尔加河西部的乌克兰地域、图拉—高尔基—雷宾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最重要的工业区，从物质上剥夺敌人再装备的可能性。根据这一观点向集团军群下达的任务，以及对总兵力的分配方案，已在电报中确定下来，并在一份指令中做了更详尽的划分。

不管希特勒最终下定什么样的决心，对于第2装甲集群来说，最重要的是首先将右翼最危险的敌人消灭。因此，我建议集团军群司令向罗斯拉夫尔攻击，而后再由这个公路枢纽出发控制向东、南和西南的道路。为达成这一目标，我请求上级为我配属必要的兵力。

我的建议得到批准。为第2装甲集群配属的兵力如下：

第7军所辖第7、第23、第78和第197步兵师；第9军所辖第263、第292和第137步兵师，用于攻击罗斯拉夫尔；

第20军所辖第15、第268步兵师，用于接替位于叶利尼亚突出部的装甲师的防务，使其得以休整和装备维修；

第1骑兵师在此期间隶属于第2集团军；

装甲集群不再隶属于第4集团军。此后，我的集群便启用“古德里安集团军级集群”⁹⁰的称谓。

用于排除罗斯拉夫尔翼侧威胁的部队有：

第24装甲军以其所辖第1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7步兵师，接替第7军，保障由敌人占领的克利莫维奇-米洛斯拉维奇地域当面的右翼纵深的安安全；其第3和第4装甲师的任务是，占领罗斯拉夫尔，同时巩固与在北面奥斯特河-杰斯纳河之间作战的第9军的联系。

第7军以其第23、第197师经彼得罗维奇-希斯拉维奇，向罗斯拉夫尔—斯托多利谢—斯摩棱斯克公路突击，向第3装甲师靠拢。第78步兵师作为第二波，随后跟进。

第9军以其第263步兵师在上面提到的公路和奥斯特河之间；以其第292步兵师在奥斯特河—杰斯纳河之间，从北向南以左翼为重点，对罗斯拉夫尔—叶基莫维奇—莫斯科公路进行攻击。其左翼安全由从斯摩棱

斯克公路调来的第137步兵师提供保障。此外，还有第47装甲军一部及其炮兵给以加强。

第24装甲军和第7军在8月1日发起攻击；第9军因不能及时做好准备，因此8月2日发起攻击。

在此后几天，我们就全身心地忙于攻击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那些刚刚转到我手下的步兵军，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跟俄军交过锋，所以我必须教会他们如何运用我的作战方法。由于他们还从来没有与装甲部队进行过如此密切的协同，因此对装甲部队的威力还半信半疑，尤其是第9军。优秀的军长盖尔将军是我在国防部部队局任职时的上司，他来自第5军区，维尔茨堡就属于该军区，我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问题的“敏锐的理解力”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其见解常常是入木三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受过鲁登道夫将军的夸赞。因此，他对我的进攻计划中的弱点可谓了如指掌。于是，在与各军长的会商中，他便将我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和盘托出，逐一亮在大家面前。针对他对我战术的攻击，我也进行了反驳。我说：“这次进攻就是算算术！”意思是说：“运算精确，胜券在握。”但是，盖尔将军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的计划会成功。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我与我这位老上司闹得不欢而散。直到作战开始之后，他才承认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而且在以后的作战中英勇作战，为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7月29日，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上校给我送来骑士勋章上的橡树叶，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叙述了我的观点。他告诉我，希特勒有三个目标：

- 1.东北方向，就是列宁格勒。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将之占领，以打通通向波罗的海的道路，保障来自瑞典的物资供应，也可使北方集团军群的后勤得到保障。

- 2.莫斯科，它的工业十分重要。

- 3.东南，就是乌克兰。

我从施蒙特上校的话中估计，希特勒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进攻乌克兰。因此，我急切地请求施蒙特一定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希特勒，应该立刻对俄国的心脏莫斯科发动攻势，不要一味地进行小规模攻击，因为那样的攻击行动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只会有害于我们自己。此外，我还要求他不要截留新型坦克和补充物资，否则战争将无法迅速结束。

7月30日，敌人向叶利尼亚发动的13次攻击均被我击退。

7月31日，被派往陆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冯·贝洛少校回来了，给我带来下列消息：“总司令部认为，原定10月1日的目标奥涅加湖-伏尔加河，现已无法达成。而列宁格勒-莫斯科一线以及南部等目标可以达成。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长面临的是一个难以胜任的任务，因为一切作战

行动都是由上边操纵的。关于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决心到现在还不置可否。”

很显然，下一步作战行动的最后决心将对全盘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包括一些细节。比如，如果不继续攻击莫斯科，那么叶利尼亚突出部还要不要继续坚守，防守这个突出部给我们造成巨大损耗。此地已演变成阵地战，消耗了大量弹药。出现弹药匮乏的现象并不为奇，因为这里距铁路枢纽有750公里。虽然铁路已铺设了德国的铁轨，一直通到奥尔沙，但其运输能力非常有限。而没有改装德国铁轨的铁路，俄国的机车又是屈指可数。

在此期间，我一直期盼着，希特勒能推翻他7月27日在鲍里索夫中央集团军群所说的观点，能够下定另一个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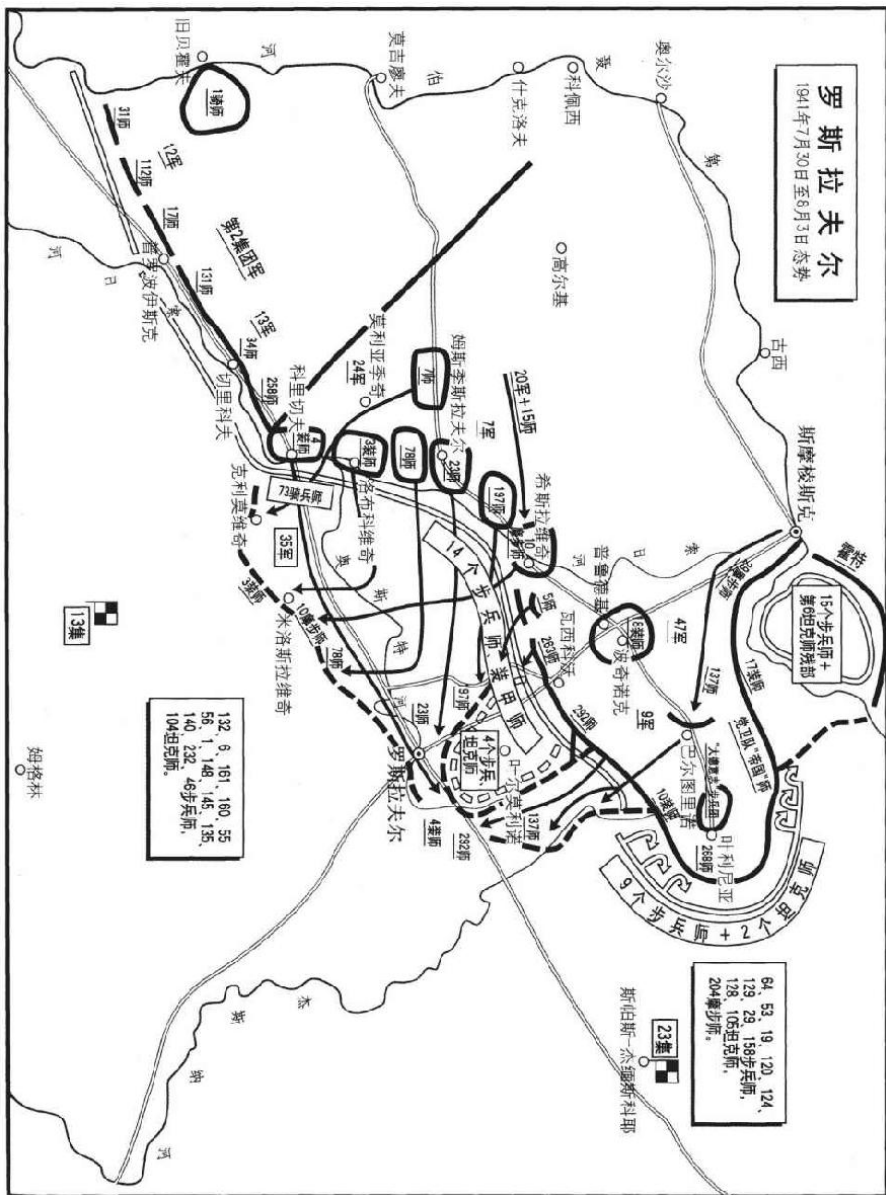
8月1日，第24装甲军及第7军开始对罗斯拉夫尔发动攻击。一大早，我首先来到第7军，但我沿着行军公路一直没有找到军指挥所，也找不到第23步兵师。一直到9时左右，才见到第23步兵师的骑兵前卫。司令部不可能在他们的前面，于是我停下来，向这些骑兵打听敌人的情况。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感到非常惊讶。然后，我让第67步兵团从我身边经过。该团团长冯·比辛男爵中校曾是我多年的邻居，我们曾同住在柏林的施拉赫特滕湖附近。当这些战士发现我也在前线，都表现得异常惊喜。当我准备前往第3装甲师，并与第23步兵师一同行进的时候，遭到己方轰炸机的误炸，使这个师遭受重大伤亡。第一枚炸弹在我的车前50米处爆炸。尽管行军部队都有明显标志，而且早就有关地面行军事宜向航空兵下达了明确无误的命令，但还是发生了这样令人遗憾的事件，真让人无可奈何。原因是驾驶员太年轻，缺乏训练和战场实战的经验。不过，第23步兵师在开进途中，一直没有遇到敌人强有力的抵抗，进展还算顺利。

下午，我来到第3装甲师的先头分队，他们位于霍龙耶沃南部的奥斯特河地段。莫德尔将军报告说，他夺取了河上的一座完好无损的桥梁，俘获敌人的一个炮兵连。我当场向营长们表达了我的谢意。

傍晚时分，我又回到第24装甲军军部，了解一下作战的总体情况，并在第二天的2时赶回我的指挥所。这一趟整整耗费了我22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已将主要目标罗斯拉夫尔占领！

8月2日上午，我来到第9军。从第292步兵师第509步兵团的指挥所，可以观察到俄军撤退的情况。我命令第9军的部队向南推进，该军却提出不同意见，但遭到我的否决。然后，我又到了第507步兵团，该团正随一支先遣支队向科萨基开进。最后，我到了第137步兵师师部及所属各团，命令他们夜间继续前进，争取尽快到达莫斯科的公路。22时30分，我返回指挥所。



8月2日，获悉第9军的战绩不佳。8月3日我再次来到这个军，督促他们迅速推进，以确保攻击的胜利。我先到位于科瓦利的第292步兵团指挥所，从那里再到第507步兵团。路上碰到了第9军军长，我与他就作战情况详细地进行了商谈。我到了第507团之后，便立刻来到最前沿的连队，与他们一起徒步前进，目的是想以我这种以身作则的方式，激励他们不停顿地前进，不要中途停留。在距离宽大的莫斯科公路三公里处，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罗斯拉夫尔东北面的俄军坦克。我随即命令停止一切行动，并命令随伴步兵用自行火炮发射白色信号弹，告诉我的部

队：“我在这里！”接着，作为对我的这一信号的回答，从莫斯科公路方向发出了同样的信号。那是我的第4装甲师第35装甲团的弟兄们！

我坐上指挥车，向我的装甲部队开去。最后一批俄国人丢下枪逃跑了。奥斯特里克河桥已被炸毁，桥上堆满了横七竖八的横梁和木板，站在莫斯科公路旁和桥梁旁边的第35装甲团第2连队的官兵们，不顾一切地从桥上爬过来欢迎我。不久前这个连还由我的长子指挥，他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战士们看到我也很亲切。现任连长克劳泽中尉向我讲述了作战经过，我对他的连队所取得的功绩表示祝贺。

对罗斯拉夫尔的俄军的合围业已达成，被合围的俄军有三四个师。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固合围圈，直到俄军投降。半小时后，盖尔将军也来了，我向他强调了扼守莫斯科公路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第292步兵师的任务应当是面向西，保障合围圈不被俄军突破；第137步兵师应面向东，沿杰斯纳河保障合围圈的安全。

当我回到指挥所后获悉，第7军抓获了3700名俄军俘虏，缴获火炮60门，坦克90辆和一系列装甲列车。

在此期间，叶利尼亚仍在激战中，弹药消耗量极大。我们的最后一支预备队——集群指挥所的警卫连，最后也不得不参战了。

8月3日，我集群各支部队到达如下位置：

第4装甲师到达罗斯拉夫尔；第7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到达克利莫维奇西部地域；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希斯拉维奇；第78步兵师到达波涅托夫卡；第23步兵师到达罗斯拉夫尔；第197步兵师到达罗斯拉夫尔东部地域；第5机枪营也到达此地。

第263步兵师到达普鲁德基南部地域；第292步兵师到达科萨基；第137步兵师到达杰斯纳河东岸。

第10装甲师、第268步兵师、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周围地域；第17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东部地域；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斯摩棱斯克以南地域；第18装甲师到达普鲁德基。

第20军军部此时也正好到达这里。

8月4日晨，我奉命来到集团军群大本营，向希特勒汇报战况，这还是自俄国战局以来的第一次。现在战争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莫斯科还是基辅？

希特勒召集的会商是在新鲍里索夫中央集团军群大本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希特勒和施蒙特、冯·博克元帅、霍特和我，以及陆军总司令

部代表、作战处长豪辛格上校。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并不知道别人会说什么。尽管如此，集团军群的所有将军都一致认为，目前最为关键的是继续实施对莫斯科的攻势。霍特说他的装甲集群最早可在8月20日开始行动。我则报告说，8月15日就可以开始行动。然后，希特勒开始讲话。他认为，第一个目标应当是列宁格勒的工业区。然后，是莫斯科或者是乌克兰，具体是哪个他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但看来似乎倾向于后者。其原因，一是现在南方集团军群已为胜利铺平道路；二是乌克兰的原料和生活必需品对于而后的作战十分必要。最后他指出，克里木半岛 91 作为“俄国对付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必须予以铲除。他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占领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尽管议论了半天，但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在最重要的作战问题并没有做出决断。

在议论完这个话题之后，会议便转入讨论细节问题。与我的装甲集群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希特勒不同意我们撤出叶利尼亚突出部，因为他认为目前还不能肯定这个突出部是否将作为向莫斯科方向突击的出发阵地。我向希特勒特别强调指出，由于沿线灰尘太大，致使我们的坦克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在今年的作战中还想继续使用坦克的话，就必须更换新的坦克，同时被击毁的坦克也急需补充。最后经讨价还价，希特勒答应调拨300台坦克发动机来补充整个东线。这么点东西只够我们塞牙缝的。而实际上，新坦克我们一辆也没有得到，因为希特勒还想用这些坦克装备新组建的部队。在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辩论中，为了反驳他的观点，我向他指明了俄军在坦克上的巨大优势。我说，如果我们想避免损失，那就只有不断补充新的坦克，使我们的坦克数量能与俄军相匹敌。希特勒紧接着便说道：“如果我知道俄国人的坦克数量真像您那本书中所说的，我相信我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了。”他所指的那本书就是我在1937年出版的《注意！坦克！》。在那本书里，我指出当时俄国的坦克数量就已经有1万辆了，但是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和书刊检查机关对这个数字提出强烈质疑。正是由于这个数字的缘故，这本书差点没能出版。我指出，我所获取的情报表明，当时俄军真正拥有的坦克数量不是1万辆，而是1.7万辆，出于谨慎起见，我在公开发表时才采用1万辆这个数字。我指出，面临危险，鸵鸟政策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不仅希特勒，还有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威顾问们，正在重蹈鸵鸟政策的覆辙。他们明知当前的局势十分严酷，却故意装聋作哑，而由此所招致的灾难性结局却必须由我们来承担。

在返回途中，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做好向莫斯科方向进攻的准备。

当我回到指挥所之后获悉，第9军由于怕俄军在合围圈的东南角叶尔莫利诺突围，放弃了莫斯科公路，这样在8月3日已达成的合围就有可能被俄军突破。8月5日一早，我急忙赶到第7军，再从那里沿莫斯科公路向前行驶，试图从南面再次将缺口封闭。行进途中，我遇到在叶利尼亚作战的第15步兵师的部分部队，我向他们的师长简单地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然后，来到第197步兵师。该师师长迈尔-拉比根将军向我报告，合围圈已经没有办法再封闭了，至少莫斯科公路已被俄军火力所

控制。在第4装甲师那里我听说，第35团的坦克已经换班。我立刻通过无线电通知第24装甲军，命令他们确保莫斯科公路的安全，而后驱车前往第7军。该军已派出第23步兵师侦察营前去阻止俄国人的突破。但我认为这一措施仍然不够，于是我与第7军参谋长克雷布斯上校（他是我在戈拉斯步兵营的老战友，1945年春他接替我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亲自前往罗斯拉夫尔。在那里我遇到克劳泽中校指挥的第2装甲连（隶属于第35装甲团），他们正进入休息营地，可是该连连长自己还在与敌人周旋。直到早晨，这个连成功挫败了敌人的突破企图，击毁敌人数门大炮，抓获上百名俘虏。然后，该连才按原定计划撤离。我立即命令这个勇敢的连队返回，重新占领原来的阵地。接着，我命令第2步兵团第332营向奥斯特里克河大桥开进，最后命令尚在罗斯拉夫尔的高炮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而后我又赶往前线。当到达奥斯特里克河大桥的时候，正好看见大约100名俄军由北向大桥接近。我们的坦克驶过近几日刚修好的大桥，阻止了敌人的突破。在我看到装甲部队与第137步兵师建立联系后，才回到第7军指挥所，把监视莫斯科公路危险地段的任务，交给第7军炮兵指挥官马蒂内克将军，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奥地利指挥官。然后，我乘联络机飞回指挥所。第9军奉命从这里与马蒂内克将军的战斗群取得联系。

我告诉我的司令部，在准备向莫斯科进军时必须牢记几个要点：装甲军配置在右翼，沿莫斯科公路开进，步兵军放在中央和左翼；进攻重点应放在莫斯科公路两侧敌人防守薄弱的右翼；达成突破后，经斯帕斯-杰姆斯科向维亚济马突击，以减轻霍特向前推进时的负担，加速向莫斯科的突击。而8月6日，陆军总司令部却向我提出要求，要调用我的装甲师，用来攻击远在我背后的第聂伯河畔的罗加乔夫。因为我决心已下，所以拒绝了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这一天，根据侦察断定，在罗斯拉夫尔周围广大地域几乎没有敌人。在布良斯克方向以及向南40公里，也没有发现敌人。次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到8月8日，罗斯拉夫尔会战可以说已稳操胜券。我们一共俘虏3.8万人，缴获坦克200辆和大批火炮。这是一个巨大胜利，令人欢欣鼓舞。

尽管如此，无论是进攻莫斯科还是其他作战行动，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保障科里切夫右翼纵深的安全。同样，为保证第2集团军对罗加乔夫的进攻行动，也必须肃清右翼之敌。与我的看法一样，集团军群也希望不要把装甲兵力调拨给第2集团军，认为那样会使坦克装备因长途行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为罗斯拉夫尔距离罗加乔夫有200公里，来回就是400公里。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继续向莫斯科挺进这个宏大目标上。尽管这种认识已十分明确，但集团军群似乎是迫于陆军总司令部的压力，还是一再要求“调用若干坦克投入普罗波伊斯克方向”。最后还是冯·盖尔男爵将军想出了一个办法，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他主张，向科里切夫南部米洛斯拉维奇之敌发动攻击，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其右翼的压力。我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时也获得集团军群的首肯，他们也不再要求调用坦克用于普罗波伊斯克方向了。

8月8日，我去视察罗斯拉夫尔及其南部的各军、师部队。8月9日，我参加了第24装甲军第4装甲师的行动。第35装甲团和第12步兵团打得非常出色，可谓典范，由施奈德上校指挥的炮兵也给予了有力的炮火支援。

第2装甲师一直是陆军总司令部的预备队，却于8月10日被调到西线即法国，其中缘由不得而知。

在这几天里，一直向戈梅利推进的第2集团军，由于道路泥泞再也无法前进。如果不是出现这种状况，恐怕还会有部队被调往西线。

截至8月10日，各支部队到达如下位置：

第7步兵师到达霍托维奇；第3、第4装甲师在米洛斯拉维奇西南地域作战；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到达米洛斯拉维奇；第78步兵师到达斯洛博达，其先遣支队到达布坎；第197步兵师到达奥斯特罗瓦亚，其先遣支队到达阿列什尼亚。

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罗斯拉夫尔；第23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以北休息；第137步兵师和第263步兵师到达杰斯纳河一线。

第268、第292和第15步兵师到达叶利尼亚突出部。

第10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西部；第17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西北；第18装甲师到达普鲁德基东部；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到达叶利尼亚西北；“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叶利尼亚休整。

到目前为止，装甲集群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不管是集团军群还是陆军总司令部，都一直把进攻莫斯科作为战争中的关键目标。尽管8月4日在新鲍里索夫的会议上没有就是否进攻莫斯科做最后定论，但我一直还是希望希特勒能接受我的观点，因为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8月11日，我的希望最终破灭了。我原本计划攻击的重点应是经罗斯拉夫尔，向维亚济马突击，但陆军总司令部却以“超出常规”为由加以否决，而陆军总司令部自己并没有拿出一个更好的计划。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下达的命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使下属无所适从。集团军群司令部本来在8月4日曾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我的计划，但现在看样子也不得不随声附和，反过来同意陆军总司令部的意见。而几天之后，希特勒自己居然又同意向莫斯科进攻，当然是有一定前提的，可惜当时我没有及时得知这个消息。现在看来，不管怎么说，陆军总司令部没有及时抓住和利用当时希特勒同意进攻莫斯科那一瞬间的极好机会。没有几天，希特勒就反悔了，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8月13日，我视察了杰斯纳河畔罗斯拉夫尔以东及莫斯科公路两侧的战线。在行军路上到处可以看到部队官兵们树立的指路牌，上面写着“向莫斯科”，因为部队都认为下一步肯定是要向俄国首都进军了。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真是五味杂陈。我在第137步兵师的前沿阵地与战

士们聊天，他们都希望继续向东方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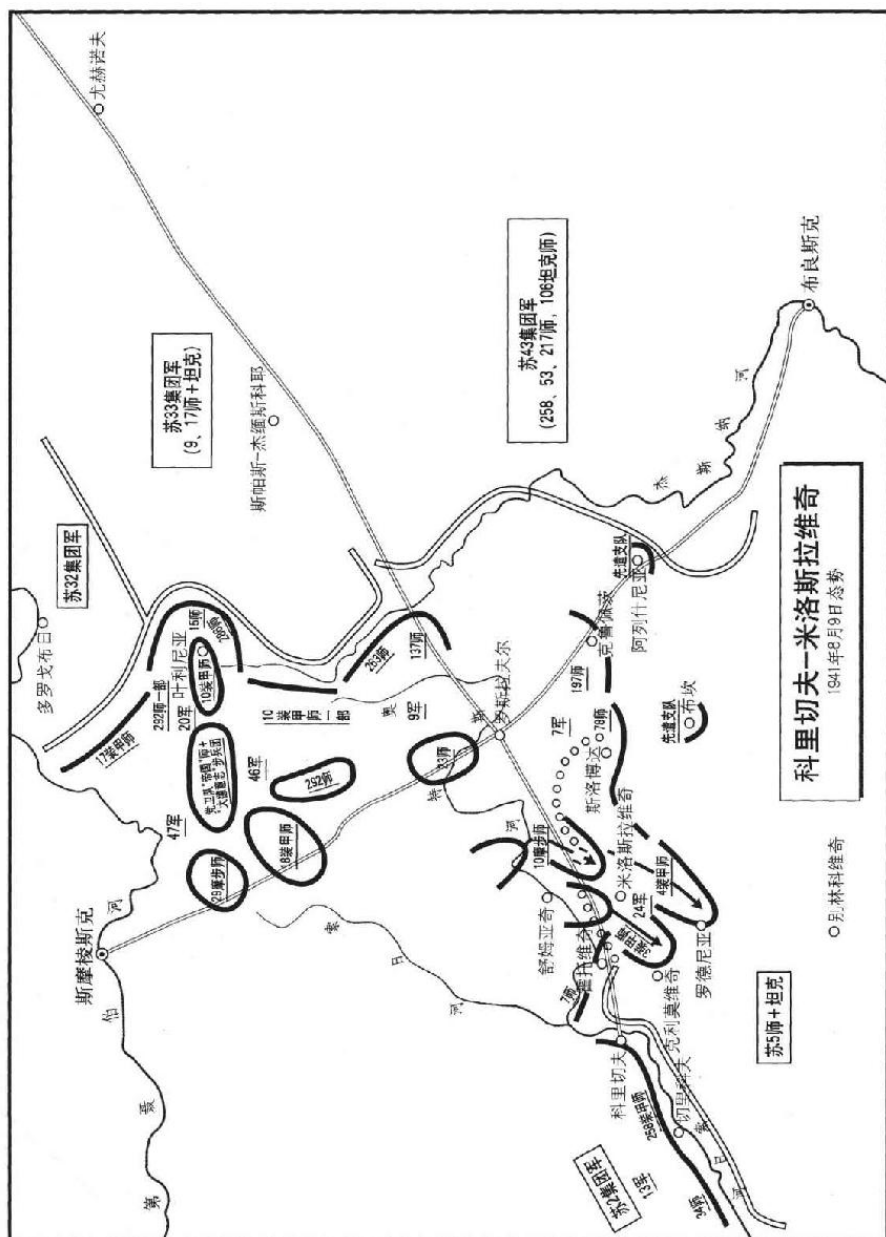


图17科里切夫-米洛斯拉维奇（1941年8月9日）

8月14日，第24装甲军在科里切夫的战斗胜利结束。击溃俄军三个师，俘虏1.6万人，缴获大量火炮。科斯秋科维奇被我军占领。

在我的进攻建议遭到拒绝后，我就提出另一个建议，即撤出叶利尼亚突出部。我认为，继续据守那个地方实无必要，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集团军群和陆军总司令部的拒绝，他们的理由居然是“敌人也不比我们好多少”，真是愚蠢至极！而对我建议的核心内容——避免无谓伤亡——他们却视而不见。

8月15日，我的上司提出要求，希望第24装甲军在取得胜利之后继续向戈梅利推进，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放弃这一无理要求。因为我认为，向戈梅利推进就等于倒退。集团军群企图从我这里抽调一个装甲师用于这一目的，但没有考虑到，仅靠一个装甲师的兵力绝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与其如此，还不如将第24装甲军全部投入，但是该军左翼的安全必须由其他部队予以保障。第24装甲军自6月22日作战至今，还没有休息过一天，急需休整，坦克装备也需要维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说服集团军群司令半个小时之后，陆军总司令部就下达命令，依然要我抽调一个装甲师投向戈梅利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命令第24装甲军，将它的第3、第4装甲师配置在第一线，第10摩托化步兵师随后跟进，向南方的新瑟布科夫和斯塔罗杜河开进，待右翼师达成突破之后，再转向戈梅利。

8月16日，第3装甲师占领道路枢纽姆格林。中央集团军群将第39装甲军及其第12装甲师、第18、第20摩托化步兵师移交北方集团军群。

下面是以后几天从电话中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中央集团军群在行动方案上一直犹豫不决。8月17日，第24装甲军右翼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无法机动。而此时第10摩托化步兵师尤其是第3装甲师已成功越过乌涅恰铁路枢纽，进展顺利。这样，戈梅利-布良斯克铁路就被我军切断了，而且在敌人的纵深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对我军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如何加以有效地利用呢？按理说，应当命令第2集团军靠近我的右翼，利用其强大的左翼向戈梅利发动攻击。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却出人意料地命令第2集团军以强大兵力从其左翼向东北开进，转到第24装甲军背后，而让第24装甲军在斯塔罗杜河-乌涅恰强撑着苦战。于是，我向集团军群提出要求，让第2集团军的部队首先攻击我右翼的敌人。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问第2集团军司令部是否已接到相关命令时，他们给我的答复却正好相反：集团军群命令他们向东北方向推进！此时，应采取果断行动，而不应依然停留在8月17日敌人要撤出戈梅利的印象上。早在那一天，我就命令第24装甲军阻断乌涅恰和斯塔罗杜河敌人向东逃跑的道路。

8月19日，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装甲集群，渡过第聂伯河在扎波罗热建立一小型登陆场。第2集团军占领戈梅利。在我的装甲集群方面，第24装甲军奉命通过克林齐-斯塔罗杜河，向新瑟布科夫突击；第47装甲军奉命对第24军东翼提供掩护。在波切普遇到敌人顽强抵抗。

8月18日，陆军总司令就有关继续在东线作战的问题，向希特勒提出一份建议。

8月20日，第24装甲军在苏拉日—克林齐—斯塔罗杜河一线，抗击敌人的攻击，一部分敌人在斯塔罗杜河南部向东突围成功，但敌人对叶利尼亚的攻击被击退。

8月20日，冯·博克元帅电话里命令我，不要继续向南方苏多斯特河畔的波切普推进，不要再“纠缠”于第2装甲集群的左翼。他希望装甲集群所有部队都能撤到罗斯拉夫尔休息，这样在他下达向莫斯科进攻命令的时候，他手中就会有足够的有生力量。至于第2集团军不能迅速向前开进的原因，他却不知道，他一直在催促他们。

8月21日，第24装甲军占领位于斯塔罗杜河以南40公里的科斯托波尔，第47装甲军占领波切普。

8月22日，第20、第9和第7军的指挥权转交第4集团军。装甲集群指挥所移至罗斯拉夫尔西部的舒姆亚奇，这样就可以离师的主力更近一点。这一天的19时，集团军群来电询问，在克林齐-波切普地域作战的装甲兵团能否参加第2集团军左翼的作战行动，接着向南与南方集团军群的第6集团军实施协同。这分明说明，陆军总司令部或国防军总司令部又下达了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快速部队参加第2集团军的作战。于是，我急忙向集团军群指出，将装甲部队投入到这个方向是完全错误的，而分散使用兵力无异于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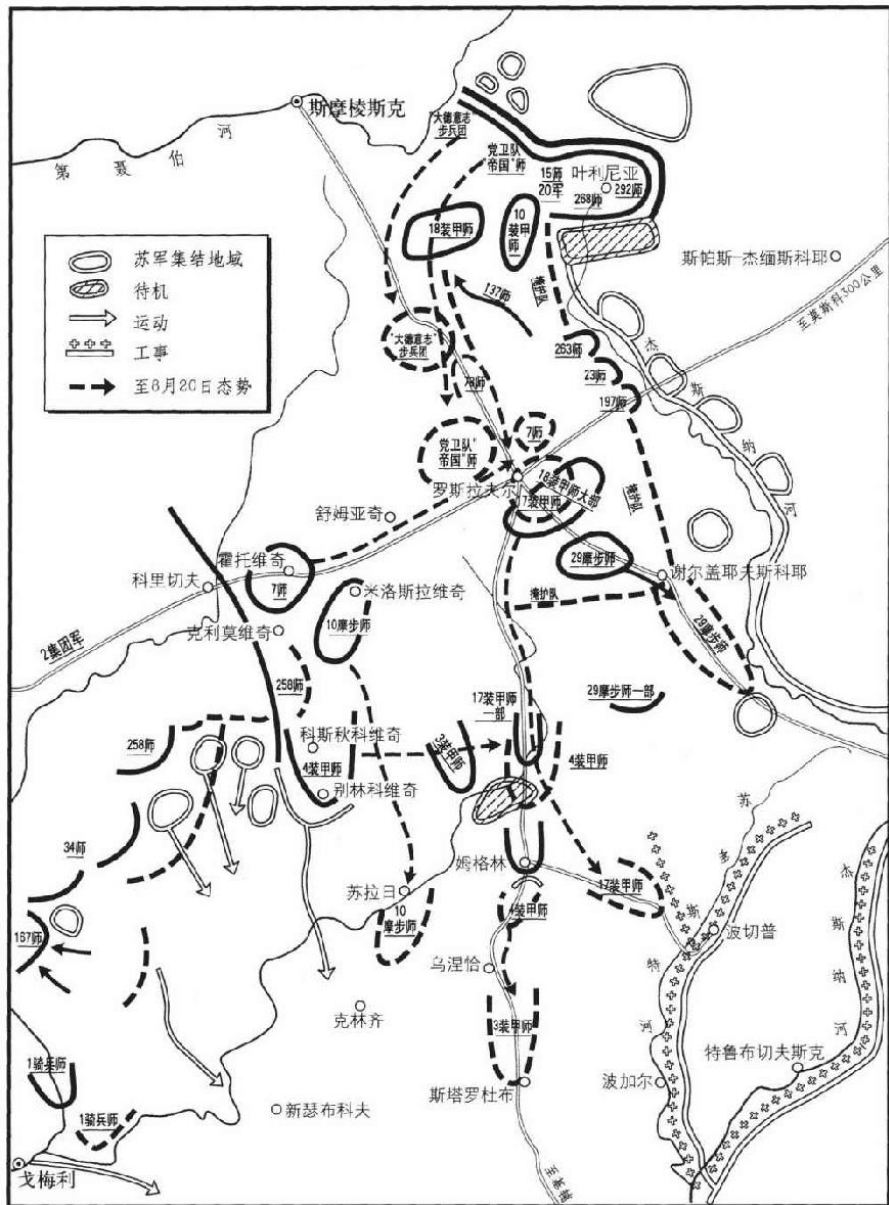


图18 1941年8月17日态势

8月23日，我奉命到集团军群参加一次会商，陆军总参谋长也到会。他告诉我们，现在希特勒已经决定，不再向列宁格勒方向和莫斯科方向进攻，而是首先要夺取乌克兰和克里木。原本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也是主张进攻莫斯科的，希特勒的决定使他大为震惊，现在他的希望化为泡影。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希特勒“无法扭转的决心”。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按命令向基辅进攻，其结果必然要导致一场冬季作战。这样，一系列困难也会随之而来，而对陆军总司令部来说，冬季作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列举了很多理由来

说服他们，我指出，眼下已经出现道路难以通行的情况，因此补给也随之出现困难，而装甲部队如果向南开进，这些困难只会有增无减。如果在完成了向南方这一新的作战任务之后，紧接又进行向莫斯科进攻的冬季作战，那么装甲车辆有没有能力承受，很是值得怀疑。此外，我还补充说道，第24装甲军自参战以来，还没有休息过一天，坦克装备也没有得到过维修。受到我这些观点的启发，总参谋长好像又找到了推翻希特勒决定的依据。冯·博克元帅也支持我的看法。商量来商量去，始终没有个结果。最后，博克元帅建议，让我陪同哈尔德大将一同到元首大本营，以一个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身份，向希特勒当面陈述理由，想用这样最后一张牌来说服希特勒同意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大家都表示支持博克元帅的这一建议。于是，我们于下午晚些时候出发，傍晚时分降落在东普鲁士的勒岑⁹²机场。

降落之后，我便立即向陆军总司令报到。冯·布劳希奇元帅迎接我时提醒我说：“我禁止您向元首谈及莫斯科问题。因为向南方进军的命令已经下达，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有执行。”听完他的话，我立刻要求准许我返回我的装甲集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见希特勒，势必会引发一场与希特勒的无谓争论。但冯·布劳希奇元帅没有准许我回去。他命令我去见希特勒，向他报告我的装甲集群的情况，最后又一遍提醒我：“不要提及莫斯科！”

于是，我去见希特勒，在座有很多人，其中有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等，可惜就是没有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或陆军总司令部的其他代表。我向希特勒报告了我的装甲集群所处的态势、现状和地形情况。当我汇报完之后，希特勒问道：“您认为您的部队在取得现有战绩之后，还有能力担负一项重大的任务吗？”

我回答：“如果这是一个重大的目标，而且为部队的每一个官兵所理解，我是有能力担负的！”

希特勒接着说：“您说的这个目标肯定指的是莫斯科！”

我说：“是的。既然您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就请允许我讲讲我的理由。”

希特勒表示同意。于是，我把为什么要向莫斯科而不是基辅进攻的理由，逐一加以详细阐述。我说，从军事角度而言，现在的关键不是别的，而是要彻底歼灭已经遭到我军重创的俄军。我还向他阐述了俄国首都的地理价值。我说，莫斯科与巴黎完全不能类比，它是交通和通信中心，是政治核心和最重要的工业区。如果占领了莫斯科，那么这不仅将对俄国人民在精神上造成极大震撼，也将使世界瞠目。我还指出了部队现在的情绪。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下达向莫斯科进攻的命令，在他们心中除了这一目标再没有其他目标，他们已经做好了向莫斯科进攻的一切准备，枕戈待旦。我向他说明，如果我们在这个决定性的方向上取得了胜利，并歼灭敌人的主力，那么夺取乌克兰工业区便易如反掌。因为占

领了莫斯科这个交通枢纽，俄国人就无法从北向南调动兵力。我特别提醒他说，目前中央集团军群各部已做好向莫斯科方向进发的准备，但是如果改向基辅即向西南方向作战，也就是说向国内方向调动兵力，势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如果接着向莫斯科进军，那就要返回来，再走同样的距离，而罗斯拉夫尔到洛赫维察，距离有450公里，这就等于使我们的部队和装备再一次受到消耗和损毁。因为我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在这一带作战，所以很熟悉这里的道路状况。于是我还向他描述了这一地域的道路状况。接着我指出，这些业已出现的运输困难，势必随着转向乌克兰方向而一天天加大。最后，我指出了转向乌克兰方向必然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如果战争不能按计划尽快结束，而是拖入恶劣季节，到了那个时候如果再想在今年对莫斯科实施最后打击，就太迟了。结束讲话时我提醒大家，不管其他考虑多么正确，或者多么重要，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希特勒让我一直把话说完，中间没有打断我。然后，他便开始详细解释他为什么要另下决心的理由。他说，乌克兰的原料和生活补给品对于战争的继续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又提到克里木的重要性，他将克里木称为“俄国对付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认为必须将其铲除。因此他说，“我的将军们对军事经济一窍不通”，这句话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说。希特勒说了半天，最后归结为一道严格的命令：基辅是下一个战略目标，必须立即达成。希特勒每讲完一句话，所有在座的人都点头称是，只有我例外。尽管我后来经常看到类似情况，但这是首次。这说明，希特勒早就对他下定的这一决心的理由讲过无数遍了。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大将都没有随我一同出席这次会议。否则，他们的观点也许会使希特勒改变初衷，使战争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鉴于国防军统帅部联合起来一致对我，我觉得再这样跟他们辩论下去实在没有必要了。因为当时我居然还确信，在这位国家首脑的周围人之中，不会无一例外地都同意他的观点。

进攻乌克兰的决定已无法更改，现在我能做的就是采取一种最佳途径来贯彻这一决定。因此，我请求希特勒放弃原定分割使用我的装甲集群的计划，让我的整个装甲集群来承担这一新任务，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迅速取胜。因为，秋雨会使地面变成泥沼，使摩托化部队陷于瘫痪。希特勒满足了我的这一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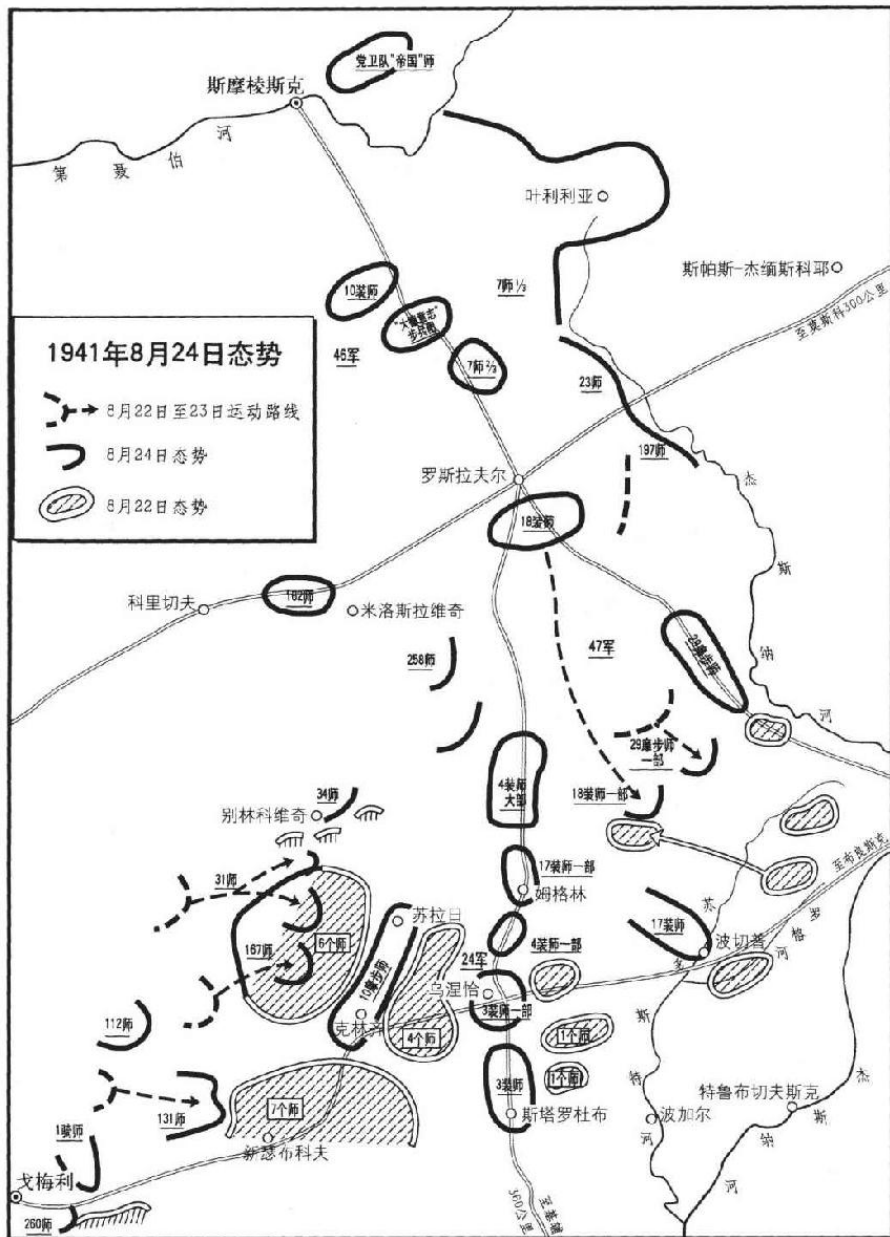


图19 1941年8月24日态势

当回到宿营地，已经过了午夜。就在这一天，陆军总司令部向中央集团军群下达了如下命令：“以尽量强大的兵力歼灭俄第5集团军，尽快为南方集团军群打开第聂伯河的渡河场。为此，最好组成一个由古德里安大将指挥的战斗集群，以其右翼向切尔尼戈夫挺进。”我在向希特勒做汇报的时候，连这个命令的一丝消息也不知道。23日我和哈尔德大将在一起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向我提起一点关于这个命令的事。8月24日晨，我向陆军总参谋长报告说，企图使希特勒改变主意的最后努力失败

了。我想哈尔德对此不会感到惊讶，但使我奇怪的是，他却神经质地大发雷霆，对我毫无道理地恶语相加。我推断，哈尔德之所以生气，可能是因为他与中央集团军群的通话中谈到我，以及集团军群司令部下属人员向舆论界所做的不切实际的描述。尤其使他恼火的是，我对现在已经决定的作战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他一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且此后还不断给我设置障碍。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我飞回我的装甲集群，奉命于8月25日开始向乌克兰方向挺进。

8月24日，第24装甲军占领新瑟布科夫，并将乌涅恰-斯塔罗杜河附近的敌人击退。

基辅会战

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奠定了未来作战行动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段落如下：

陆军8月18日关于下一步在东方作战的建议，与我的意图不符。

我命令：

1.冬季来临之前要达成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占领莫斯科，而是夺取克里木、顿涅茨的工业区和煤矿；切断俄国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补给；在北方，封锁列宁格勒，隔断其与芬兰的联系。

2.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必须毫不迟疑地利用由于我军到达戈梅利-波切普一线而形成的罕见的有利态势，以内翼兵力实施一次向心作战。此次作战的目的，不仅要通过第6集团军单独实施的进攻将俄第5集团军赶过第聂伯河，而且还要在该部敌军突破杰斯纳河—科诺托普—苏拉河一线之前，将其歼灭。这样，就可以确保南方集团军群在第聂伯河中游以东地区站稳脚跟，并保障其中央和左翼部队继续向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方向突击。

3.中央集团军群不必顾忌以后的作战，要派出较多兵力以达成歼灭俄第5集团军之目的，同时又要保证能以较少兵力抗击敌人对其正面中央部位的进攻。

4.占领克里木半岛对于保障我从罗马尼亚获得可靠的石油供应，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8月23日当我向希特勒做汇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上面这个命令中的这些话，而现在却成了陆军总司令部和中央集团军群向我的装甲集群下达指令的依据。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将第46装甲军从装甲集群中抽调出去，留作预备队，放在第4集团军背后罗斯拉夫尔-斯摩棱斯克地域，这与当初希特勒满口答应我的话完全不符，实在令我失望。第24装甲军和第47装甲军本来就兵力不足，现在我就只好以这样的一支弱军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我曾就此提出过异议，但集团军群并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我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科诺托普，至于与南方集团军群如何协同，还要等待新的指令。

在目前装甲集群的兵力配置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下列不利情况：目前位于乌涅恰地区的第24装甲军，不但要再次担负阻止俄军突破的任务，同时还要保障右翼免遭从戈梅利向东逃跑之敌的冲击。第47装甲军的任务是，以其唯一的一个师即第17装甲师，向位于波切普南部、苏多斯特河东岸的强大的俄军发起攻击，从而为装甲集群的左翼安全提供保障。此外，在这种干燥的季节里，苏多斯特河并不能构成可靠的屏障。

目前，第29摩托化步兵师已在杰斯纳河和苏多斯特河上游，占领了长达80公里的地段。在斯塔罗杜布东部地域，敌人还停在苏多斯特河西岸地段，即第24装甲军的侧翼。即使第29摩托化步兵师所占领的地段由步兵来接防，那么从波切普的侧翼到攻击目标科诺托普也有180公里的距离，一旦在那里发生重大战斗，巨大危险也会随之出现。敌人在东部侧翼究竟有多少兵力，我们现在还没有摸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就目前第47装甲军的兵力而言，由于它担负了侧翼掩护的任务，现在已没有余力顾及其他。而第24装甲军在经过一系列艰苦的作战和行军之后，现在又不得不在尚未休息和补充的情况下接受新的作战任务，因此可以想象它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

8月25日，各支部队的进展情况如下：

第24装甲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已分别越过霍尔梅和阿夫杰耶夫卡；以及卡斯托波尔-北诺夫哥罗德，到达杰斯纳河；第4装甲师先在苏多斯特河西岸担负肃清残敌任务，由第47装甲军接防后，随第3装甲师之后跟进。

第47装甲军：第17装甲师通过苏多斯特河东岸的波切普，向特鲁布切夫斯克方向突击，而后还要通过杰斯纳河左岸的渡场，沿河向西南方向突击，以减轻第24装甲军渡场的压力。该军的其他部队从罗斯拉夫尔地区出发，目前还在开进途中。

8月25日晨，我来到第17装甲师，亲自监督其强渡苏多斯特河及其南向支流罗格河。我所经过的道路状况极差，都是砂石路面，不少车辆中途抛锚。到12时30分，我不得不在姆格林向我的指挥所发电，调来装甲指挥车、人员输送车和摩托车。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4时30分，我到达第17装甲师指挥所，它位于波切普以北五公里处。对于眼前艰巨的进攻任务而言，现在投入的兵力太少了，捉襟见肘在所难免。因此，只能缓慢向前推进，无法与第24装甲军相比。我向这个师的师长里特尔·冯·托马将军和此后赶来的军长，指出了这一情况。为能了解敌人的动态，我亲赴第63步兵团的前沿，参加了他们的一段作战行动。当晚，我在波切普过夜。

8月26日晨，我与副官比辛少校来到罗格河北岸，视察一个炮兵前进观察所。我想看一看我们的俯冲式轰炸机对俄军江河防御轰炸的效果到底如何。我发现，炸弹的弹着点倒是很准，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产生了一定的精神震慑作用，在猛烈的轰炸下俄军士兵都躲到了单人掩体内，不敢露头，我们的渡河也因此几乎未遭什么伤亡。这时，我们的一个军官举止轻率，致使俄军发现了我们的位置，一连串的迫击炮弹打过来，打得很准。一发炮弹直接命中，炸伤了我们五名军官，其中有比辛少校，他当时紧挨着我坐着。我却没有受伤，简直是个奇迹。

我们对面是俄第269师和第282师。我一直看到我军渡过罗格河，并

架好一座桥梁之后，才于下午经姆格林返回位于乌涅恰的新指挥所。在返回途中，我收到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第3装甲师的第6装甲团，在布赫特基尔希中校指挥下，大胆使用坦克，夺占了位于北诺夫哥罗德东部的杰斯纳河上大桥，可喜的是桥梁完好无损。这一大好形势，极大地减轻了我们而后作战行动的压力。

午夜时分，我回到指挥所。在那里见到了保卢斯将军，他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首席军需官，是哈尔德的作战参谋。他是当天下午到达这里的，来了解情况，但没有被赋予决断权。在我还没有返回指挥所之前，他已同冯·利本施泰因男爵中校就当前态势进行了商谈，然后向陆军总司令部做了报告，并提出一项建议：位于第2集团军左翼的非主力军和装甲集群，以及第1骑兵师在装甲集群左翼如何使用的问题，均应由一个人统一负责。而他得到的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议。陆军总司令部答复说，现在还谈不上第2集团军部分兵力的隶属问题，至于第2集团军的机动问题“纯属战术层面”。第1骑兵师仍隶属于第2集团军指挥，并将其重点放在右翼。而装甲集群则受到了指责，说它“运动过分超前”。但是，在杰斯纳河畔的敌人过于强大，不能像陆军总司令部所考虑的那样，任凭其停在我们左翼纵深而置之不理。在我们向南开进之前，必须将这股敌人歼灭。第二天早上，我再一次把我的思路讲给保卢斯听。他也原原本本地将我的话转达给陆军总参谋长，但由于哈尔德已对我成见颇深，我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8月26日晚，第2集团军左翼位于新瑟布科夫南部。我部与第2集团军的分界线从克林齐开始，越过霍尔梅到索斯尼察（位于杰斯纳河畔的马科希诺东北）；第2集团军与第4集团军的分界线起自苏拉日，通过乌涅恰-波切普，直至鲍里索夫。

在第24装甲军方面，第10摩托化步兵师位于霍尔梅和阿夫杰耶夫卡附近；第3装甲师位于北诺夫哥罗德南部的杰斯纳河大桥；第4装甲师在斯塔罗杜布东南与敌交战。

在第47装甲军方面，第17装甲师在波切普南部的谢姆齐作战；第29摩托化步兵师位于波切普和马科舒夫卡之间地域，担负保障装甲集群左翼安全的任务。由于第12和第53步兵军的到来，第29步兵师可以将其兵力向右翼集中。第18装甲师的先遣支队已从北向南经过罗斯拉夫尔。

此时，下列步兵师正从北向南推进，恰好与由西向东开进的装甲集群运动方向垂直：第167步兵师已通过姆克林；第31步兵师从姆克林东部向南机动；第34步兵师通过克列特尼亚；第52步兵师通过佩列拉济；第267和第252步兵师向科里切夫—切里科夫—普罗波伊斯克公路推进。这些师都隶属于第2集团军。如果在对基辅发起攻击的时刻，只要将这些步兵师的部分兵力用于南部，那么第24装甲军的右翼就不会危机不断。

8月26日，在第2集团军的对面，敌人沿杰斯纳河进行了更加猛烈的

抵抗。为能迅速取胜，我请求将第46装甲军调来，但遭到陆军总司令部的拒绝。

8月29日，敌人在航空兵支援下，出动强大兵力，由南向西对第24装甲军发起反击，致使这个军的第3装甲师和第10摩托化步兵师被迫停止攻击。第4装甲师在完成肃清苏多斯特河西岸之敌的任务后，正通过北诺夫哥罗德向第3装甲师方向开进。这一天，我来到第24装甲军，接着来到第3和第4装甲师了解实际情况。然后，我命令第24装甲军于30日解除右翼威胁，31日向西南方向突击；第47装甲军向苏多斯特河东岸实施攻击，而后沿杰斯纳河东岸继续向北诺夫哥罗德突击。18时，我乘轻型联络机飞回我的指挥所。随我一同返回的还有装甲集群作战指挥处处长拜尔莱因中校，这是他最后一次同我在一起，接着他就被调往非洲。接替他的是沃尔夫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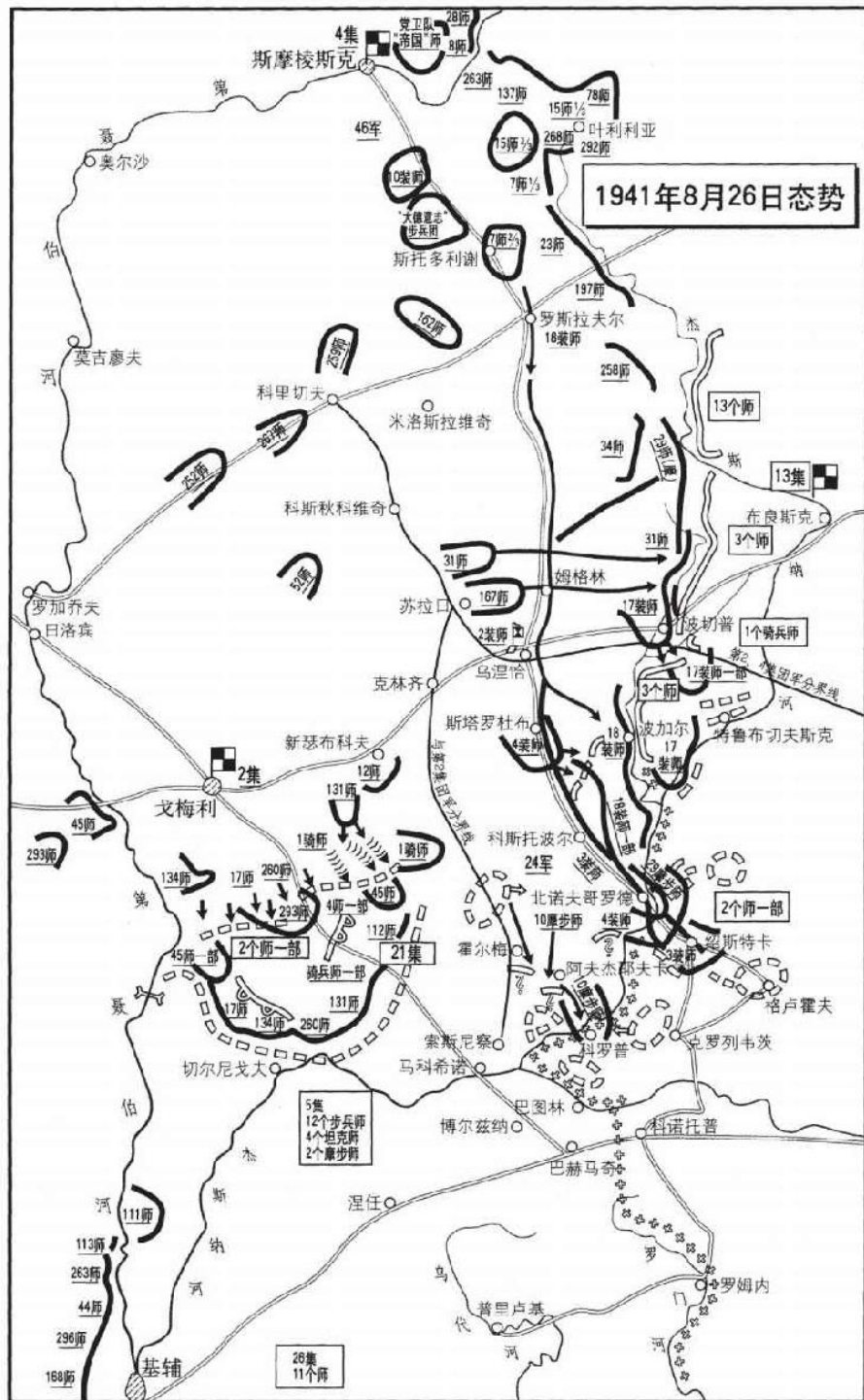


图20 1941年8月26日态势

到8月31日，杰斯纳河的登陆场已有相当大的扩展，第4装甲师开始

渡河。第10摩托化步兵师已到达杰斯纳河对岸科罗普的北部地域，但由于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被迫撤回，与此同时它的右翼也遭到敌人的强大攻击。全师兵力已近枯竭，最后炊事连也不得不投入战斗，这样才防止右翼被敌人突破。俄军动用第108坦克师（自9月1日又投入第110坦克旅），从特鲁布切夫斯克向西和西北，对第47装甲军发起攻击，使勇敢的第17装甲师陷入困境。为了保障第24装甲军的登陆场北部的安全，并协助第17装甲师向前推进，第29摩托化步兵师越过北诺夫哥罗德大桥，向北推进。第18装甲师接替第4装甲师在苏多斯特河地段至杰斯纳河交汇处和波切普之间地段上的防务。自8月25日行动开始至今，第24装甲军已经俘虏敌人7500名，而第47装甲军则俘获1.2万名敌人。

现在，两翼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正面尤其是第10摩托化步兵师也受到敌人的强大压力，因此我不能肯定以现有这些兵力还能不能够继续实施攻击。于是，我请求集团军群允许调回我的第46装甲军。但是，8月30日只调回了“大德意志”步兵团。9月1日，调回第1骑兵师。9月2日，又有党卫队“帝国”师从斯摩棱斯克调回。在第23步兵师所在的叶利尼亚南部，俄军突破我纵深达十公里，第10装甲师为此奉命在正面对敌实施反击。“大德意志”步兵团向北诺夫哥罗德推进；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向第24装甲军右翼开进。9月2日，“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北诺夫哥罗德登陆场；党卫队“帝国”装甲师于9月3日到达第24装甲军右翼。

这种零散的调兵方法，对我来说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因此我于9月1日用电话请求集团军群，将第46装甲军全部调回来，另外还有第7、第11装甲师和第14摩托化步兵师，因为我知道这些师目前都没有分派任务。如果我手里能掌握这么多的兵力，我就会迅速达成基辅作战的企图。这次与集团军群的通话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把党卫队“帝国”装甲师调回来了。可是这次通话却遭到陆军总司令部无线电监听机构的窃听，引起了轩然大波。陆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纳格尔中校于9月3日将此事向希特勒做了汇报，致使国防军总司令部采取了使我深为遗憾的措施。下面我还要谈到这件事。

9月2日，航空队总司令凯塞林元帅 ⁹³ 来到我的装甲集群，与我进行一次会商。他告诉我，南方集团军群好像正向前推进，在第聂伯河建立多个登陆场。但现在还看不出下一步作战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发展，是哈尔科夫，还是基辅。

这一天，莫德尔将军和里特尔-冯-托马将军均在作战中负伤，但都不重。

9月3日，我驱车向阿夫杰耶夫卡行进时，遇到了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后卫部队，以及正在作战的炊事连的战士们和在阿夫杰耶夫卡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的摩托车步兵。党卫队的侦察营正在阿夫杰耶夫卡与西面敌军交战。起初，情况相当混乱，但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师长豪辛格将军目标明确，指挥果断，很快便扭转了混乱局面。我在阿夫杰耶夫卡遇到他，命令他做好于9月4日向索斯尼察发起攻击的准备。第5机枪营

刚刚从罗斯拉夫尔赶到这里，该营也归属他指挥。

下午，我到第10摩托化步兵师视察，该师由于近几日作战十分艰苦，遭重大伤亡。第4装甲师在杰斯纳河南岸投入作战，阻止了俄军渡河的准备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压力。该步兵师在这几天与俄军第10坦克旅、第293、第24、第143和第42师交战，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我和师长冯·勒佩尔将军商谈了当前态势和邻近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的情况，决定在以后几天让党卫队师与第10步兵师协同，确保右翼的安全。然后，我来到位于杰斯纳河南面的一个登陆场，这个登陆场由第20步兵团第2营防守，该营曾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接着我来到该团第1营，该营曾在前几天的作战中蒙受重大损失，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士气。这个营给我的印象也不错，我鼓舞他们说，我坚信你们将来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的司令部打来电话告诉我，第1骑兵师现又归属装甲集群指挥，正向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的右翼方向开进。于是，我再次找到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师长，命令他要确保第10摩托化步兵师后方的安全。然后，返回我的指挥所。回来后听说，位于我们攻击方向上的博尔兹纳和科诺托普，仍是我们下一步的攻击目标。第46装甲军军部及其军属部队的一半，也重归装甲集群指挥。在前线上的两个军报告称，他们每个军都抓获了2500名俘虏，由工程兵上将巴赫尔指挥的部队也俘敌1200人。第24装甲军提出警告，因科罗莱维兹被我军占领，南翼不断延长，威胁日益加大，先头部队的战斗力也已逐渐被削弱。

这一天，陆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纳格尔中校参加了在鲍里索夫举行的集团军群会商，陆军总司令也到会。纳格尔中校借此机会将我对态势的分析判断讲给大家听，于是他便被扣上了“传声筒和宣传员”的帽子，被立即免职。他是位头脑清晰的军官，精通俄语，我对他遭到如此惩处深感遗憾，他只不过是出于责任心，把身处前线的人的观点讲出来罢了。

祸不单行。这天傍晚，又下起大雨，道路很快变成泥沼，无法通行，党卫队“帝国”装甲师2/3的部队也因此无法继续前进。

9月4日我是在第4装甲师前线度过的，在这里碰到了冯·盖尔男爵将军。虽然只下了一会儿雨，道路已变得泥泞不堪，75公里的路程耗费了我四个半小时的时间。第4装甲师正向科罗普-克拉斯诺波利耶方向攻击。在其当面的敌人已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抵抗，一点也不惧怕我们的坦克。只是当我们出动了俯冲式轰炸机后，他们在主要地段上的抵抗才最终被粉碎。冯·盖尔男爵将军在看过缴获的敌方文件后认为，继续向索斯尼察方向突击取胜的希望最大，因为那里正好是俄军第13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接合部，估计那里是敌人的一个缺口。第3装甲师报告说，他们的进展很顺利。于是，我到达这个师，发现他们已到达姆季诺和斯帕斯科耶，正向谢伊姆河地段挺进。莫德尔将军也认为，我们的攻击方向如若不是敌人的缺口，也是一个薄弱部位。我命令莫德尔渡过谢伊姆河后，一直向科诺托普-别洛波利耶公路突击，并将公路切断。在我返回途

中，把第二天的命令通过无线电通告我的司令部。回来之后得知，希特勒将会对装甲集群的作战进行干预。

集团军群电话通知我，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我装甲集群的作战尤其是对第47装甲军在杰斯纳河东岸的作战表示不满，并要求我们提交一份关于对态势进行判断和未来意图的报告。到了夜晚，陆军总司令部又下达命令，要第47装甲军停止进攻，撤回河西岸。所有命令的措辞都极为生硬粗暴，使我大为不悦。这个命令极大地打击了第47装甲军的情绪，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军部和各师都认为胜利即在眼前，现在撤回杰斯纳河并重新部署，所花时间肯定要比继续进攻还要多。自8月25日以来，仅这一个军就缴获火炮155门，坦克120辆，抓获俘虏1.7万名；第24装甲军则俘获俄军1.3万人。可是对这一切，上级没有说过半句嘉奖的话。

9月5日，第1骑兵师被调往波加尔，改由第4集团军指挥。我们很希望这个师能作为机动兵力，留在第47装甲军的左翼。而现在，我们就不能把保障苏多斯特河地段侧翼安全的任务交给它了。

这一天，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占领索斯尼察。

第4集团军在遭受伤亡之后，准备撤出叶利尼亚的突出部。如果早在8月份就接受我的建议，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无谓的伤亡。

9月6日，我又一次到党卫队“帝国”装甲师视察。该师正在攻击马科希诺的杰斯纳河铁路桥。我费了很大工夫，才把航空兵调来，为这个师提供空中支援。但由于路况极差，该师未能将其兵力集中。一路上，看到了许多开进的队伍，有的在行军，有的在林中休息。部队的纪律很好，而且他们都对于重新回归自己的装甲集群感到满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下午，部队占领大桥，还夺占一个渡场。我的车队多次在敌人的火网中穿梭，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在回来的路上，遇到第1骑兵师以及党卫队的部分部队，因为路况太差，他们只得徒步行军。当我到达师部之后，便立即命令扩展杰斯纳河的登陆场，以使该师从这里向谢伊姆河西岸攻击，以减轻第24装甲军在通过这一地段时的压力。

9月7日，第3、第4装甲师在谢伊姆河南岸建立登陆场。这一天，集团军群命令我们向涅任-莫纳斯特里谢一线推进，重点是涅任。9月8日凌晨5时25分，又来了一道命令：“新的攻击方向为博尔兹纳-罗姆内，重点为右翼。”这一天，我来到位于戈梅利的第2集团军司令部，与陆军总司令商谈10月初即将对莫斯科发动的新攻势的计划。除了这个问题之外，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再次谈起第47装甲军在特鲁布切夫斯克方向作战的问题，对我9月1日电话里要求增加兵力的请求深表不满，由此我估计他可能窃听了我与国防军总司令部的通话。他认为，装甲集群当时根本没有必要扩大其作战行动。而我则极力为我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我说，在我左翼有一支强大的敌人，我怎么可能对此置之不理，我必须把这支敌军歼灭。到这一天为止，我们俘获四万名敌军官兵，缴

获火炮250门。我们的先头部队已接近巴赫马奇-科诺托普公路。

这一天，第2集团军占领切尔尼戈夫，而后奉命向涅任-博尔兹纳方向进攻。

同一天，被免职的纳格尔中校与我们告别，他的继任者冯·卡尔登少校到任。卡尔登少校与纳格尔和曾担任陆军联络官的贝洛一样，举止得体，头脑清晰。

在北方集团军群那里，第4装甲集群和第18集团军正准备向列宁格勒外围要塞发起攻击。攻击计划于9月9日开始。

9月9日，第24装甲军渡过谢姆纳河。在这一天，我目睹了第4装甲师的战斗，看着第33和第12步兵团分队向戈洛吉什切推进。俯冲式轰炸机为步兵团和第35装甲团提供了有力支援。只是，所有部队在经过两个半月的战斗之后，已经疲惫不堪，加之伤亡惨重，因此未能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这说明部队急需休整。遗憾的是，现在暂时还做不到。下午晚些时候，我来到第24装甲军军部。在这里冯·盖尔男爵将军对我说，党卫队师也在进攻中，此外第3装甲师准备向科诺托普推进。据战俘供称，俄军第40集团军已推进至俄第13和第21集团军之间。弹药还勉强够用，但燃料已出现紧张情况。

傍晚，我飞回位于克罗列韦茨的指挥所。在这里接到集团军群的通知：第1骑兵师不能停留在苏多斯特河地段，必须继续向北推进。这样，第18装甲师就不可能随装甲集群之后跟进了，而现在正需要新生力量，去扩展在谢伊姆河地段所取得的战果。晚上，收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第24装甲军在巴图林和科诺托普之间所进行的攻击，确实是敌人的薄弱部位，第3装甲师的先遣支队已向我们的攻击目标罗姆内进发。这就等于说，这个师已推进到敌人的背后。现在的关键就是如何迅速利用这一战果。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也绝非易事，因为我们的兵力已感明显不足，路况恶劣，特别是我东南侧翼的纵深已达240公里。现在，我手头已经没有预备队可以调遣了，我所能做的只有亲临前线，用我的身体力行激励第3装甲师继续向前挺进。于是，我决定9月10日重返前线。

当到达克森多夫卡的时候，冯·盖尔男爵将军向我报告，第3装甲师已占领罗姆内，并在罗门河对岸建立一个登陆场。第3装甲师从科诺托普城下经过，并没有夺占这座城市。第4装甲师正向巴赫马奇推进。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向博尔兹纳开进。根据战俘的口供，位于乌克兰的强大俄军虽然可以实施顽强防御，但不足以发动攻势。我命令冯·盖尔男爵将军，要抓紧占领重要铁路枢纽科诺托普，以确保我们的后方补给线。除上述这些师之外，第4装甲师正由巴赫马奇向南开进，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由博尔兹纳向库斯托夫济开进。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应与第2集团军建立联系。在处理完这些事务之后，我前往第3装甲师。



图21基辅会战

在谢伊姆河大桥，我们遭到俄军的空袭，在行军路上又遭敌炮火袭击。雨一直未停，路况变得越来越糟，路上停满了陷在泥泞中的车辆，行军纵队也拖得长长的，被拉得支离破碎。炮兵的牵引车现在也不得不用汽车拖拉。

这一天，我不可能再返回指挥所了，准备在赫梅尔约夫的第3装甲师司令部过夜。于是，我又来到罗姆内。在这个城市的北面，俄军利用防坦克壕和铁丝网，构筑了一段十分坚固的防线。尽管如此，俄军并没有守住这一地段。这是因为第3装甲师的突袭取得了成功，并达成突破。在罗姆内城外，我找到莫德尔将军，他详细地报告了行动的整个过

程。虽然这个城市已被我占领，但还有不少残敌在各地做零星抵抗，因此我只能乘装甲车辆通过该城。17时，开始发起肃清残敌的行动。在城北，碰到一组参谋军官，克勒曼上校正给他们下达命令。据他们说，他们受到俄国空军的严重袭扰，而我们的航空兵却无法提供足够的防空。其原因是，俄军的机场处在良好天气条件下，而我们的机场正被笼罩在一场暴风雨之中，致使飞机无法起飞。此时，有三架敌机用机枪向我们扫射，炸弹在我们周围爆炸。

从罗姆内，我用电话向我的司令部下达第二天的指示，命令第46装甲军及其下属的第1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向普季夫利-希洛夫卡（位于普季夫利南部17公里处）发动进攻。为此，我请求空军为莫德尔提供强大的歼击航空兵支援。

这一天，巴赫马奇被我军占领。“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普季夫利。集团军群命令我们，做好向普里卢基两侧乌代河地段进攻的准备。

南方集团军群正准备在克列缅丘格附近强渡第聂伯河，由此再向北挺进，在罗姆内与我们会师。

整个晚上都下着倾盆大雨。所以，当9月11日我返回指挥所的时候，一路上真可谓困难重重。首先碰到的不幸是摩托车找不到了。接着，我那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陷在泥里，无法拔出来。最后，不得不借助我的装甲指挥车和从炮兵借来的牵引车，把这辆越野车拖出泥沼。可是，行进时速只能保持在十公里，在泥泞的道路上缓慢地向吉罗夫卡开进。在吉罗夫卡，我找到奥德施中校的团部，但由于受敌人无线电干扰，无法了解前方的有关情况。最后，我还是从第3装甲师的摩托步兵那里听说，科诺托普已被我占领。在吉罗夫卡北部六公里处，遇到了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侦察营。14时，我来到科诺托普，找到冯勒佩尔将军，通知他罗姆内的有关情况。15时30分，我又来到第24装甲军。在这里，听说博尔兹纳已被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占领。我命令第24军以其右翼向莫纳斯特里谢推进，左翼通过普季夫利向罗姆内推进。第46装甲军通过普季夫利向南推进。

18时30分，我回到指挥所。10日这一天，我用十个小时，走了165公里；而11日，用十个半小时才走了130公里。在这种松软又泥泞的道路上行进，要想提高速度是不可能的。从我上述在路上所花费的时间，就足以看到摆在我们眼前的困难是如何巨大。如果你不是一个身处前线的人，不亲身经历这种污泥成河的窘状，你绝对不可能理解部队当前的需要和装备状况，你也就不可能对前线的态势做出正确判断。而我们的军事领导既不亲自到前线来考察，又听不进我们的汇报。其结果必然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我们所蒙受的巨大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天晚上，集团军群通知我，由冯·克萊斯特大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群由于道路泥泞，无法达成他们的目标。因此，命令我们继续向南推进。凡是了解当前道路状况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9月10日，第17装甲师到达沃罗涅日-格卢霍夫。9月11日到达格卢霍夫。

9月12日，第1装甲集群开始经谢苗诺夫卡向卢布内挺进，第3装甲师开始进攻洛赫维察，并占领在该地北部的苏拉河大桥。由于路况不佳而受阻的第2集团军，现已接近涅任。

北方集团军群认为，他们已取得对列宁格勒防线的关键性突破。

9月13日，我们向“中央”集团军群提出请求，希望将一直在苏多斯特河地段担负保障左翼安全任务的第18装甲师调回来，由步兵接替其防务。但是，这一次又遭到拒绝，理由是这种调动对于决定性作战现已起不到任何作用。而对于我们东翼不明的态势，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威胁，只字未提。

第1装甲集群占领卢布内。

9月14日，我的装甲集群指挥所移至科诺托普。天气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空中侦察已全面停止，地面侦察也由于道路泥泞无法进行。奉命执行侧翼防卫任务的第46和第47装甲军不得不依然停留在原地。绵长的东南翼侧，情况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定。为确保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联系，我决定，不管有多少困难，一定要到第24装甲军去一趟。我选择的行进路线是克罗列韦茨—巴图林—科诺托普—罗姆内，直至洛赫维察。在巴图林东南六公里的米申基，我遇到了冯·盖尔男爵将军，他告诉我，敌人似乎在洛赫维察集结，当务之急是要立刻封闭我们与克莱斯特之间的缺口。他说，他已命令他的师抵达苏拉河地段，去填补缺口。我们知道，在洛赫维察以南11公里的森恰，有强大的俄军在集结。我在经过罗姆内的时候，看到城里穿着礼拜盛装的老百姓，熙熙攘攘地各安其业。除波切普和科诺托普之外，罗姆内是我至今看到的受损最轻的俄国城市。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到了洛赫维察的莫德尔师部。直到现在，他只把他的师的一个团调到这里，其余各部仍被泥泞拖在半路。他向我报告，所谓强大的俄军大部分只不过是后勤部队，只有少数部队具有作战能力。俄军的坦克看起来也好像是从后方工厂里东拼西凑来的，目的是掩护其撤退行动。在基辅的巨大合围圈中，有俄军第21、第5、第37、第26和第38集团军等五个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敌人在普季夫利南部东南侧翼和扬波尔的进攻被我军击退。

我和比辛、卡尔登三个人，在洛赫维察的一所学校里过夜。我用无线电通知利本施泰因，第10摩托化步兵师要加快向罗姆内开进的速度，以使第3装甲师尚在后方的部分兵力投入洛赫维察方向。学校的建筑非常坚固，设备也很齐全。因为在俄国的宪法中对学校的各种标准都有明确规定。俄国在学校、医院、幼儿园和体育场所等方面，也确实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很注意维护，看起来整洁而有条理，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规章制度不够健全。

9月15日晨，我去视察由弗兰克少校指挥的第3装甲师先遣支队。昨天，他们把洛赫维察南部的俄军击退，俄军一直退到洛赫维察的西部，接着他们又在夜间袭击了15辆满载俄军步兵的卡车，部分俄军被击毙，其余被俘。从卢布内东部弗兰克少校的观察所瞭望，视野很开阔，可以看到俄军后勤纵队正由西向东运动，但被我军的炮火阻断。我在第3步兵团第2营遇到了莫德尔，他向我报告了他的打算。接着，我视察了第3装甲师的部队，后来又遇到第6装甲团团长蒙策尔中校。他对我说，他的装备损失很大，到今天他手里就只有一辆IV型坦克、三辆III型坦克和六辆II型坦克，也就是说整个团现在就只有十辆坦克了。这个数字实在使我震惊，这说明部队多么需要休整，装备多么需要维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勇敢的人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已经贡献出他们的全部身心。

我利用无线电通知利本施泰因，命令第24装甲军开始行动，其所属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应向南攻击，一直推进到库斯托夫济与佩列沃洛奇诺耶之间的乌代河地段，邻近的第4装甲师向斯列布诺耶-别列索夫卡推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向罗姆内西部的格林斯克前进。然后，我从罗姆内南部飞回我的装甲集群指挥所。

这一天，第17装甲师开始向普季夫利方向挺进。

傍晚时分，我在科诺托普遇到了利本施泰因，此前他曾飞往集团军群司令部，受领了向莫斯科方向进攻的新任务。这个新的作战任务要达成的目标是，“歼灭铁木辛哥方面军的残部”。为达成这一目标，德国陆军将投入全部兵力的3/4。利本施泰因再次提出请求，让第18装甲师归属他指挥，但再次遭到冯·博克元帅的拒绝。博克元帅说他曾问过哈尔德大将：南边的作战行动重要，还是准备新的行动重要？哈尔德大将则回答：后者重要。

9月17日，我们的指挥所移至罗姆内。合围俄军的行动有了新的进展。我们已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建立联系。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占领普里卢基。第2集团军司令部撤出战斗。在1708年12月波尔塔瓦会战 94 前几天，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曾将罗姆内作为他的大本营。

9月17日，我去苏列布列杰视察第4装甲师。之所以要到这个师去，是因为该师还一直没有和右翼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建立可靠的联系。路上要经过无人地带。在道路两侧的树林里，可以看到许多俄军刚刚留下的宿营痕迹。当走到佩列沃洛奇诺耶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两门大炮正瞄准我们，这使我们立刻紧张起来。还好，后来我才发现这两门大炮后边并没有炮手。原来敌人早已溜之大吉，牵引火炮的马匹在附近的草垛旁悠闲地吃着草。在村庄的中央，碰到了党卫队摩托车步兵，他们正在为争夺乌代河渡场在此作战。然后，我又从这里出发前往位于乌代河畔的库斯托夫济。在库斯托夫济，党卫队部队也正在与敌交战。比特里希上校向我报告了战况。然后，我又返回罗姆内，途经无人区伊万尼察-雅罗谢夫卡。这中间有100公里的路程，由于道路极差，直到天亮

才到达集群指挥所。

9月17日，我们和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商量好，让第25摩托化步兵师接替第3装甲师的任务，以便让这个勇敢的师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以维补充车辆。

在这一天，俄军对我东部侧翼发起猛烈攻击。第10摩托化步兵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科诺托普地区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在北诺夫哥罗德附近、杰斯纳河的登陆场等地，也增加了兵力。虽然由东部通往基辅的铁路被我航空队多次炸断，但俄国人十分能干，迅速将铁路修复。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会在不久的将来调来更多的有生力量，给我们过长的侧翼造成威胁。

在北方集团军群那里，部队在夺占杰兹科耶-谢洛之后，向列宁格勒的进攻也随之停止了。大部分装甲师都纷纷南调，改由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其中主要有：第4装甲集群司令部，第41、第51和第52军军部，第3摩托化步兵师，第6、第20和后来的第1装甲师。

9月18日，我们在罗姆内遇到一次危险。从清晨开始，东部就不断传来枪声，到上午枪声越发激烈。原来，敌人新调来的部队第9骑兵师和另一个装备坦克的师，分三路由东向罗姆内开来，距离罗姆内就只有800米。从城边上的一个监狱的瞭望塔上，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敌人的进攻。负责守卫任务的第24装甲军，只有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两个营和几个高炮连。面对占优势的敌人，我们也无法进行空中侦察。冯·巴尔泽维施中校亲自驾驶飞机进行侦察，险些被俄军飞机击落。同时，敌人也在不断加强罗姆内的空中突击。最后我们算是守住了该城和前进指挥所。但是，俄军还在不断向哈尔科夫-苏梅地段调运兵力，在苏梅和舒拉夫下车。为了对付俄军的攻击，我们从合围线上抽调出第24装甲军的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和第4装甲师，向科诺托普和普季夫利开进。由于罗姆内受到巨大威胁，9月19日装甲集群指挥所又撤回科诺托普。但是，冯·盖尔男爵将军为打消我的这一决定，在电话中对我说：“如果装甲集群将其指挥所迁出罗姆内，那你们就会被部队看作胆小鬼。”我之所以把指挥所撤回科诺托普，是因为在那里进行指挥对即将在奥廖尔-布良斯克方向上新的作战行动更为有利。第24装甲军向我提出要求，希望现在暂时不攻击从东部调向这里的敌军，等把兵力集中之后再行动。他们的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我不能同意。因为，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只有很少几天能参与这一行动，然后该师就会和“大德意志”步兵团一起，改由第4装甲集群的第46装甲军指挥，而这个军位于罗斯拉夫尔地域。还有一个原因是，敌人又经苏梅向东运送兵力，在中布达俄军就调来有生力量，所以我们不能拖延，必须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9月20日，我们在东部取得一些小的胜利，但第3装甲师在合围圈的战斗还在继续，俄军第5集团军司令部就位于这个师的前方。另外，在南方，一部分敌军已在第25摩托化步兵师的作战地段达成突破。

自9月13日，我们已俘虏三万敌人。

9月20日，我到第46装甲军视察。冯·菲廷霍夫将军向我描述了近几日从格卢霍夫向南作战过程中的困难。俄军哈尔科夫军事学校的学生，在他们教官的指挥下，作战非常勇敢。只不过是雷和恶劣的天气使他们未能发挥太大的作用。而在普季夫利、希洛夫卡和别洛波利耶这些地方，战斗更为激烈。我在希洛夫卡找到“大德意志”步兵团，这个团在新任团长赫恩赖因上校指挥下，正在该城东部英勇作战。别洛波利耶已被我方占领。



图22 1941年9月18日态势

9月21日，在格卢霍夫附近的敌人对我方的压力增大。在该城的北部，还有俄军正在集结。我军开始向涅德里盖洛夫方向发起攻击。

自基辅会战开始以来，第1装甲集群报告，他们俘虏敌人4.3万人，第6集团军俘虏6.3万人。

9月22日，我再次驱车经普季夫利到雷利斯克方向的前线去，视察

这一危险地段的设防。在维亚森卡，我找到第17装甲师师部，前任师长冯·阿尼姆将军曾在斯托尔普采受过伤，前几天已伤愈回来，接替了克特尔·冯·托马将军的职务。敌人从东部和东北部对格卢霍夫和霍洛普科沃发起攻击，已将部分守军包围。第17装甲师当面发现有两个新的俄国师。在返回第46装甲军指挥所的途中，我们又遭到了俄军强烈的炮火袭击，所幸没有伤亡。然后，我与冯·菲廷霍夫将军话别，他向我表示深切谢意，因为他要调到第4装甲集群任职。我把第17装甲师改为直接由装甲集群来指挥，把“大德意志”步兵团配属给第17装甲师。这个师的任务是歼灭格卢霍夫附近的敌人。现在这一使命终于算是完成了。

在基辅会战中，我军俘虏敌人的人数总计已达29万。

9月23日，为适应新的作战行动，各部队开始变更部署。第2装甲集群的重点为格卢霍夫及其北部。

第4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将卡姆利察附近的敌人击退，敌人撤向东方。在布良斯克-利戈夫的铁路线上，俄军的运输一派繁忙，这表明敌人还在不断向这里运输部队。

9月24日，我飞往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参加一次有关发动新攻势的会商。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也到会。会上确定，集团军群应于10月2日开始发动主要攻势，最右翼的第2装甲集群应于9月30日开始行动。这样的时间安排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在第2装甲集群将来的作战地域，道路状况极差，必须利用这仅有的几天好天气，赶在泥泞季节到来之前，至少能修好通往奥廖尔的道路，以便能建立起奥廖尔与布良斯克的联系，这样我的后勤供应就会有可靠的保证。此外，促使我提出这一请求的另一个考虑是，如果我不比中央集团军群的其他集团军提前两天发动攻势，航空兵就不可能为我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



图23 1941年9月19日-22日进展

在以后的几天，我一方面忙于结束基辅包围圈的战斗；另一方面集结部队，准备发动新的攻势，另外还要安排部队的休整、装备维修和补充。现在，我的这支部队只能享受短短三天的休息，而且还只是一部分部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在此后几天，敌人的有生力量又对格卢霍夫东部和北诺夫哥罗德登陆场发动猛烈攻击。9月25日敌人对别洛波利耶、格卢霍夫和扬波尔的

攻击，均被我击退，大批人员成了我们的俘虏。

就在这一天，北方集团军群向陆军总司令部报告，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实在无法继续向列宁格勒进攻。

截至9月26日，合围基辅的会战胜利结束。被合围的俄军投降，66.5万人成了我们的俘虏。苏西南方面军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在最后突围时被击毙。第5集团军司令被俘。我曾亲自和他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我问了他两个问题：

1.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坦克开到你的背后的？答：大概是在9月8日。

2.那么你为什么不马上撤出基辅？答：我们已接到方面军撤出基辅并向东方撤退的命令。但是，正当我们要准备撤退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道相反的命令，要求我们重新占领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基辅。

为了执行这道相反的命令，俄军付出了断送整个基辅集群命运的沉重代价。我们当时在惊讶之余也不明白，俄军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敌人从此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不幸的是，在此后的作战中，我们却重蹈敌人的覆辙。

基辅会战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战术胜利。但战术胜利能否收到战略成果，一直是个疑问。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德国人能不能在冬季，确切地说是秋季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虽然，原来准备进一步封锁列宁格勒的进攻计划已被迫停止了，但陆军总司令部还是希望，敌人无力在南方集团军群当面构筑一道供其进行有力抵抗的绵亘防线。此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想在冬季到来之前，利用这个集团军群夺占顿涅茨盆地，并到达顿河一线。

但是，对莫斯科的主攻任务，将来还是要由加强的中央集团军群来担负。时间还够吗？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会战

要想进攻莫斯科，必须首先攻击奥廖尔-布良斯克。为达成这一目标，第2装甲集群的编制进行了如下变更：

第46装甲军及其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转隶第4装甲集群，位于罗斯拉夫尔方向。

第1骑兵师再次归属第2装甲集群指挥。此外，第2装甲集群所辖部队有：

第48装甲军，由肯普夫装甲兵上将指挥，下辖第9装甲师、第16和

第25摩托化步兵师；

第34军级司令部⁹⁵，由梅茨将军指挥，下辖第45、第134步兵师；

第35军级司令部，由肯普夫将军指挥，下辖第293、第262、第296和第95步兵师。

我决定，把经由格卢霍夫向奥廖尔的进攻作为主攻，并在这个方向上投入第24装甲军。该军右翼的第48装甲军向普季夫利进攻。第24装甲军左翼的第47装甲军，由绍斯特卡出击。右翼安全由第35军级司令部提供保障，左翼安全由第1骑兵师提供保障，这些部队均成梯次配置随各装甲军跟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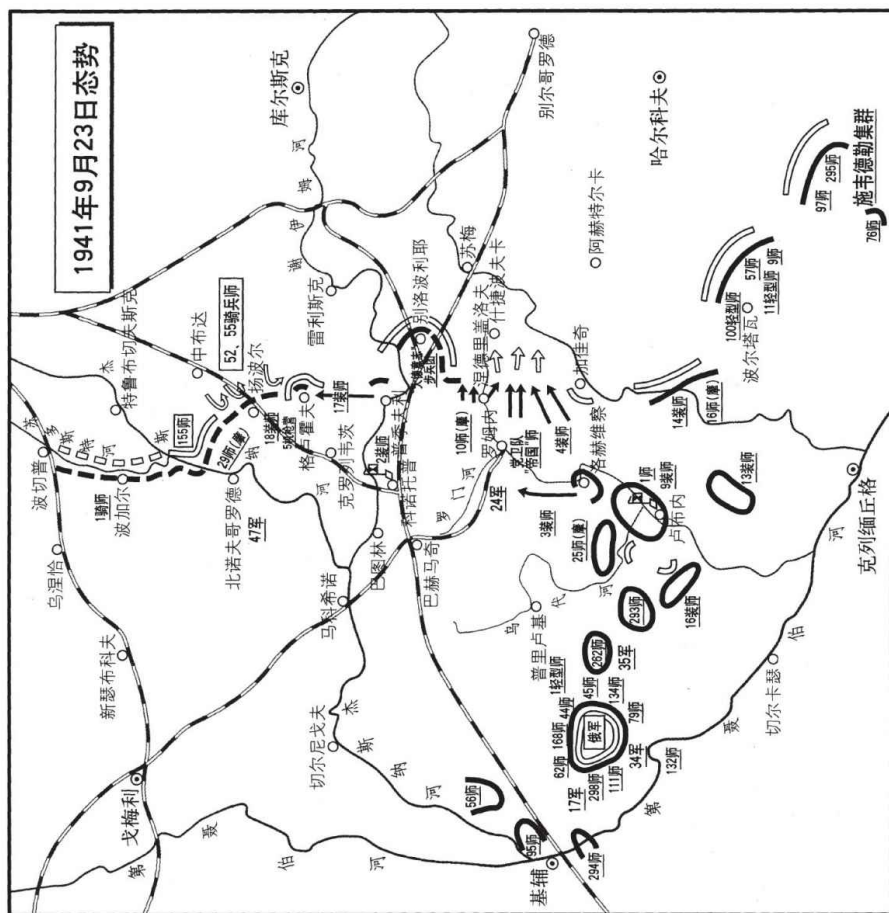


图24 1941年9月23日态势

为集中兵力实施攻击，我命令第48装甲军经苏梅和涅德里盖洛夫，向敌人的集结地域普季夫利附近实施攻击。我想通过此举首先稳住我的右翼。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但是我低估了基辅战场以外的俄军实力。第48装甲军未能击退其当面的敌人，被迫终止战斗，而后沿“大德意

志”步兵团背后到达其集中地域。第25摩托化步兵师为终止战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们被迫丢弃了一大批车辆。如果当初我接受了利本施泰因的建议，让他们一开始就在战线后面行进就好了。但是，如果第34军级司令部的步兵能够早点到达也不致如此，可是他们五天之后才到。

还好，我们的装甲师终于得到了100辆新坦克的补充。不幸的是，有50辆坦克却被错运到了奥尔沙，辗转很长时间才转运到我们这里。燃油也没有得到如数的补充。

为实施此次作战，在罗斯拉夫尔地域集中了最强大的兵力。进攻之初，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第1装甲师，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此外还有一直留作预备队的第2和第5装甲师。把这么多装甲兵力集中在进攻一线，是否正确还值得怀疑。我认为，还是把第46装甲军留给第2装甲集群更为妥当。另外两个处于休整的装甲师用于侧翼突击，比用于正面要好得多。

9月27日，我到第48装甲军视察，想亲眼看一看那里的实际情况。我到了位于罗姆内的军部，与其军长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而后，又来到位于涅德里盖洛夫东南10公里的克拉斯纳亚，在这里有由胡比茨基将军指挥的第9装甲师，然后从这里回到涅德里盖洛夫。

从9月28日和29日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第48装甲军对普季夫利的直接攻击已经失利。因此，对这一地域的攻击就此停止了。但是，我们在什捷波夫卡所采取的欺骗措施已见成效，敌人一直还没有摸清我们真实的进攻方向。“大德意志”步兵团表面上还一直停在其原来的阵地上，但在其背后的第48装甲军，在“大德意志”步兵团的掩护下，正在向北方开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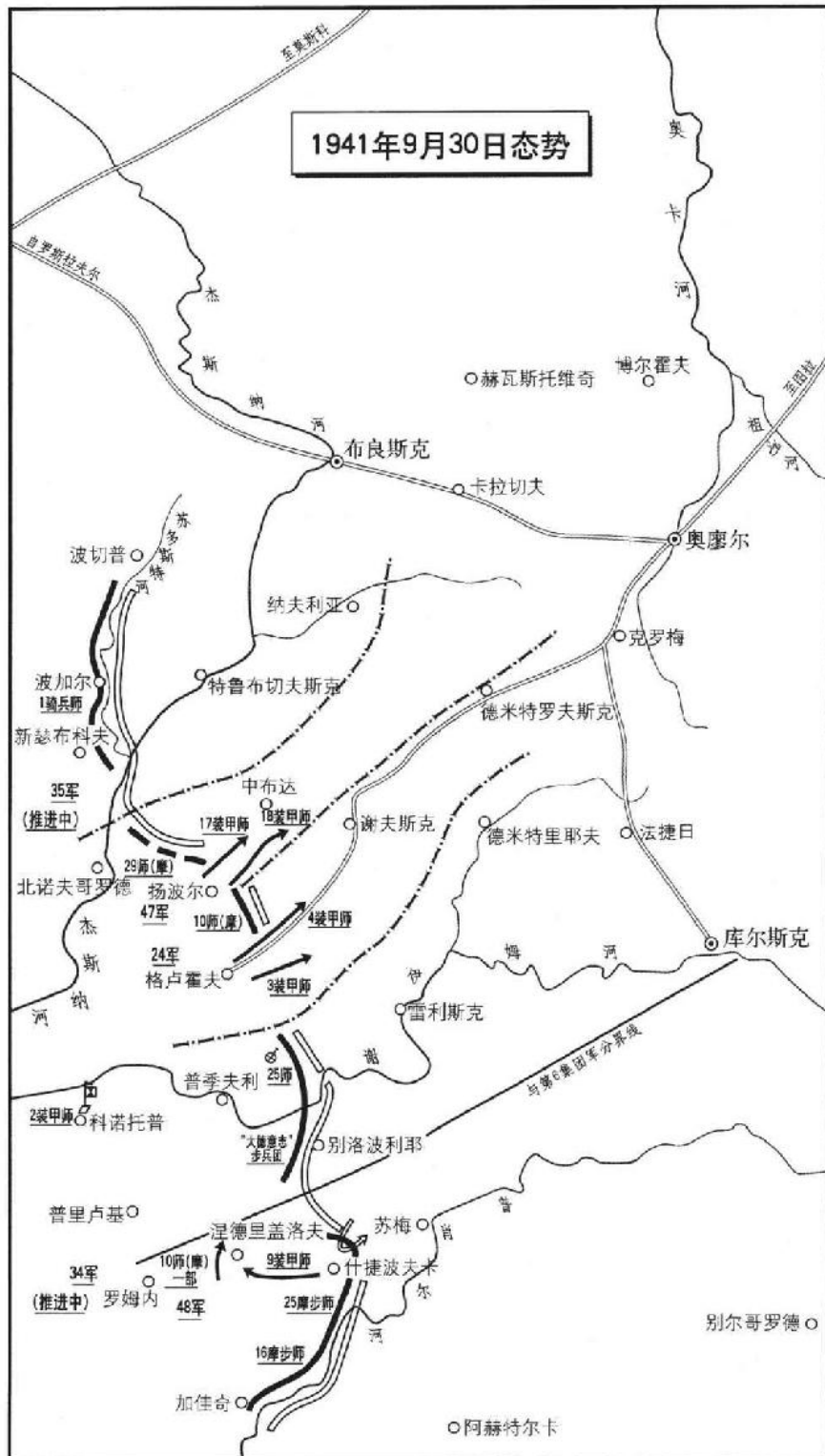


图25 1941年9月30日态势

9月30日，所属各部开始行动：

第48装甲军由加佳奇—什捷波夫卡出发，经涅德里盖洛夫，对普季夫利实施攻击，第9装甲师为先导。然后，第25和第16摩托化步兵师在由第34军级司令部的步兵接替其防务之后，与第24装甲军的第3和第4装甲师一起在前，随后是第10摩托化步兵师，由格卢霍夫出发，沿着公路向谢夫斯克-奥廖尔方向实施攻击。

第47装甲军的第18和第17装甲师由扬波尔出发，以其右翼对谢夫斯克实施攻击。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左后翼，成梯次配置，向中布达方向推进。

两个军级司令部负责侧翼防护，一部经科斯托波尔，另一部经罗姆内，分别向前推进。第1骑兵师现在苏多斯特河地段西岸，波加尔两侧。

我们的攻击达成了突袭。尤其是第24装甲军进展迅速，一直推进至钦内尔高地。第47装甲军占领舒拉夫卡，并向东北推进。

9月30日一早，我前往格卢霍夫，我们的指挥所刚刚迁到这里。在此，我对肯普夫将军说，必须准备兵力负责对位于普季夫利地域的第24装甲军东部侧翼的安全提供保障。肯普夫说，俄军突袭了他们在什捷波夫卡的第119步兵团的两个营，夺走了他们的车辆。在战斗中，俄军使用了重型坦克，使他们遭到重大伤亡。第9装甲师必须由第一线返回，以使这里的态势得到恢复。冯·盖尔男爵将军也向我报告说，由于天气不好，我方俯冲式轰炸机不能起飞。此外，他还推测，他的当面只是敌人的后卫，因为第47军军长莱梅尔森将军报告说，敌人完全被他们的突袭击溃。

我根据实际了解到的情况，要求集团军群暂缓抽调“大德意志”步兵团，因为肯普夫的军遭强敌攻击，第34军级司令部的先头部队10月1日傍晚才能前来接防。要等步兵师主力到达，还需四天时间。

格卢霍夫的居民请求我们，准许他们重新使用其教堂。我们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将教堂交给了他们。

10月1日，第24装甲军占领谢夫斯克。敌人的防线已完全被我突破。只要还有一点燃料，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向前推进。我从格卢霍夫经埃斯曼，来到谢夫斯克的第4装甲师。一路上到处都是被击毁的各式俄军车辆，这说明俄军遭到了我军突袭。在公路旁一个矗立有大风车的小山丘上，我遇到了冯·盖尔男爵将军和冯·朗格曼男爵将军。据悉，第4装甲师的大部已到达谢夫斯克。遍地都是激战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有俄军的死伤人员。从公路到风车这段很短的路程上，我和我的随从还发现了14个并未受伤的俄军，他们躲在高高的杂草中，最后成了我们的俘虏，其中还有一名军官，被俘前他还与谢夫斯克进行过一次电话联系。据他说，谢夫斯克已落入德军之手。当我来到谢夫斯克的时候，在该城

以北四公里的地方遇到了勇敢的埃贝尔巴赫上校，他是第4装甲师装甲旅旅长。我问他，能否一直推进到季米特洛夫斯克，他回答说可以。于是，我命令他，继续追击。可见，此前将军们向我报告的情况并不属实。他们曾报告说，由于部队燃料短缺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当我与埃贝尔巴赫上校谈话的时候，俄军战机突然来袭，多枚炸弹落在公路上以及谢夫斯克。然后，我驱车来到第一线的坦克分队，向在冯·容根费尔德少校指挥下的英勇的装甲兵们表示感谢。在返回的路上，我命令军长们继续向前挺进。第24装甲军的尖兵在这一天里向前推进了130公里！

我们的右翼第6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到达加佳奇，正向米尔哥罗德开进。他们的任务是封闭我们与第17集团军之间的缺口。

10月2日，德军继续实施更加猛烈的进攻。我们已达成突破，俄军第13集团军被迫向东北方向撤退。这一天，我视察了第10摩托化步兵师及其下属的第41步兵团，团长是特劳特上校。令人高兴的是，近日伤亡极少！不过，如果有人问起自作战开始直到今天的伤亡人数，那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各部在人员上做了少量的补充，虽然这些人员的热情蛮高，但在其作战经验和顽强精神方面毕竟不如老兵。

第4装甲师占领克罗梅，从而抵达了通向奥廖尔的坚固公路。

自清晨，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都在进攻中，而且借助良好的天气，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在我们的左翼，第2集团军也粉碎了敌人的顽强抵抗，突破苏多斯特河-杰斯纳河阵地。

10月3日，第4装甲师到达奥廖尔。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条良好的公路上，一些重要的铁路、公路枢纽也被我们占领，这就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夯实了基础。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迅速地占领该城，当我们的坦克冲进城里的时候，城里的电车还在行驶。俄国人本来准备把城里的工业设施搬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从工厂到车站的公路上，遍地都堆放着他们准备运走的机器和装有工具、材料的箱子。

第47装甲军奉命向布良斯克方向开进。

在我们的右翼，第6集团军的右翼向哈尔科夫、其左翼向苏梅和别尔哥罗德推进。这一行动对于保障我右翼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4装甲集群突破敌人防线，向莫萨尔斯克—斯帕斯-杰姆斯科耶推进，目标是包围维亚济马西部的敌人。第3装甲集群在第聂伯河上游的霍尔姆夺占一个登陆场。

10月4日，第24装甲军的先头部队占领莫因，接着便沿公路向图拉推进。第3和第18装甲师向卡拉切夫推进。第17装甲师在涅鲁萨河对岸建立一个登陆场，这样就为继续向北挺进创造了前提。

我们的左邻部队已渡过博尔瓦河，到达苏希尼奇-叶利尼亚铁路。第3装甲集群占领别洛伊。在集团军群后方首次发现俄国游击队。

由于我准备在第二天去第47装甲军视察，因此命令我的车队提前开到德米特罗夫斯克，在那里的机场等我。这样，我就省得在恶劣的道路上长时间的颠簸，10月5日10时30分我便到了莱梅尔森将军那里。据悉，第18装甲师已越过奥廖尔-布良斯克公路向北攻击，第17装甲师奉命奇袭布良斯克。然后，从莱梅尔森将军的指挥所出来，我又飞往位于德米特罗夫斯克的第24装甲军军部。冯·盖尔将军向我诉说了燃油奇缺的苦衷。这样看来，燃料问题将对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可惜的是，我们从敌人那里只能缴获有限的燃料。当我们占领奥廖尔机场后，我便立即向第2航空队司令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为我们空运500立方米燃料。这一天，我偶然目睹了俄军空军频繁出动的场面。当我刚刚降落在谢夫斯克机场之后，有大约20架德国歼击机也降落在这个机场上，接着俄军飞机就来轰炸，不一会儿军指挥所也遭到轰炸，窗玻璃被震得粉碎。我立即来到第3装甲师行军的公路上。在这里我们又遭到俄军大约三至六架飞机的一连串的轰炸，由于这些飞机飞得很高，因此命中率很低。航空队答应我们到10月6日就会加强空中支援，到那时我们的处境就可以有所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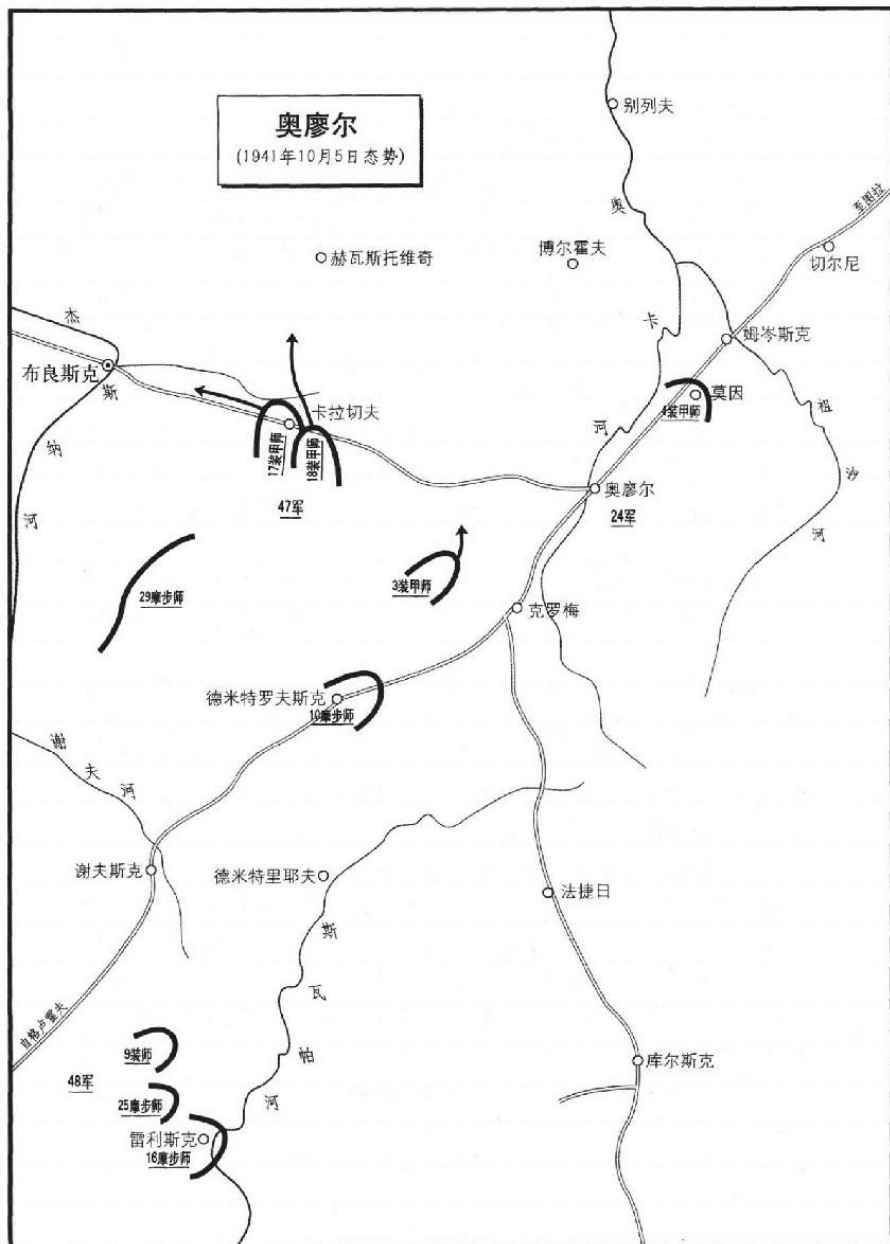


图26奥廖尔（1941年10月5日态势）

这一天，第2装甲集群改称“第2装甲集团军”。

第25摩托化步兵师奉命调往谢夫斯克，归由我这个集团军指挥。第48装甲军占领雷利斯克。第24装甲军在奥廖尔北部渡过祖沙河，正在扩充登陆场。第47装甲军占领卡拉切夫。

10月6日，我们的右邻希望能把警戒线推进到普肖尔河。我们

的左邻第43和第13军正向苏希尼奇挺进。尤赫诺夫被德军占领。

10月6日，我们的指挥所移至谢夫斯克。第4装甲师在姆岑斯克南部遭到俄军坦克的攻击，损失惨重，在这次战斗中俄军的T34型坦克第一次显现出它的优势。这样，估计我也不得不暂时停止迅速向图拉开进的行动。

不过，从第17装甲师那里也传来可喜的消息：他们占领了布良斯克，同时夺占了杰斯纳河上的大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与在杰斯纳河西部推进的第2集团军建立联系。我们的后勤补给基本依靠于奥廖尔至布良斯克的公路和铁路。在杰斯纳河和苏多斯特河之间的地域，已达成对敌人的合围。在博尔晓夫以北、纳夫利亚河对岸，我军已建立一个登陆场。

另外，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暴露的侧翼一直平安无事，紧邻侧翼的肯普夫军缓慢通过泥泞地向德米特里耶夫推进。第34军级司令部在梅茨将军指挥下向雷利斯克开进。

“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装甲集团军，奉命向亚速海方向推进。我们的右邻企图向什捷波夫卡方向开进。这样，一直被牵制在那里的第25摩托化步兵师一部就可以解脱了，并随肯普夫军一同向普季夫利推进。我们的左邻占领希斯德拉，奉命向布良斯克方向攻击，以便能与第2装甲集团军实施协同。

10月6日夜，下了这个冬季的第一场雪。尽管雪花很快融化了，可是却使道路变成了泥河，我们的车辆只能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这使车辆受到非常大的损耗。我们不断向上级提出我们的请求，要求能尽快把冬装发下来。可是，我们得到的答复却是，冬装肯定会及时配发的，以后不要再提这种多余的要求。即使如此，我还是一再催请速发，但是在这一年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冬装的影子。

由于道路泥泞，第48装甲军不得已只好徒步向德米特里耶夫前进。俄军对布良斯克的反攻被击退。第29摩托化步兵师到达列夫纳河口口。

我们的右邻正向什捷波夫卡接近；左邻由西向布良斯克推进。这样，第47装甲军的压力就有望得到减轻，罗斯拉夫尔—布良斯克—奥廖尔的供给线也有了保障。第2集团军占领北部的苏希尼奇和梅晓夫斯克。在维亚济马，第4和第9集团军将大约45个俄军兵团合围。第10装甲师占领维亚济马。

陆军总司令部看到，现在局势的进展一直十分顺利，所以认为继续向莫斯科进攻是有可能的。他们想在莫斯科西部阻止俄国人组织新的防御。陆军总司令部打算让第2装甲集团军经图拉，继续向科洛姆纳和谢尔普霍夫之间的奥卡河渡场推进。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有点太大！与此同时，莫斯科北部的第3装甲集团军也要配合这一行动。不可理解的是，“中央”集团军群居然完全赞同陆军总司令的这一计划。

10月8日，我乘轻型联络机在从谢夫斯克至德米特罗夫斯克属于我们的“街道”⁹⁶上空飞行，到奥廖尔那里与我提前到达的车队会合。在上空飞行时，看到通往克罗梅的路况，使人十分忧虑。从克罗梅到奥廖尔，路面本来是坚实的，可是现在已经布满弹坑。冯·盖尔将军报告说，第4装甲师当面的敌人又得到了加强，其中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步兵师是新组建的。第3装甲师向北开进，任务是占领博尔霍夫。10月9日第4装甲师的任务是，夺占姆岑斯克。每每听到有关俄军坦克的作用，尤其是其战术变化的报告时，我们都感十分郁闷。当时我们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对付敌人的T34型坦克。我们的IV型坦克上的75毫米口径短射程火炮，只有从T-34坦克背后实施攻击时，才能穿透其防护板，击中发动机。可是要想在射程之内，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射位置，确实需要高超的技巧。而且，俄国人的步兵从正面攻击我们的同时，还会用大量的坦克从侧面攻击我们。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使我们的官兵所受到的压力日渐加重。冯·盖尔将军也一再提出尽快补发冬装的要求，其中最缺乏的是皮靴、衬衫和长腰袜子。看到这些报告，可以窥见事态的严重性，这使我情绪极度沮丧。我决定立即到第4装甲师视察，亲自看一看实际情况。在10月6日和7日交战的战场上，指挥官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作战经过。双方被击毁的坦克还散布在战场上，俄军被击毁的坦克要远远少于我们。

回到奥廖尔，遇到了埃贝尔巴赫上校，他也向我讲述了最近这场战斗的经过。而后，冯·盖尔将军和第4装甲师司令冯·朗格曼男爵将军也讲到此事。在这场紧张而艰苦的战争中，埃贝尔巴赫上校还是第一次露出精疲力竭的神情，他看上去与其说是体力上的困乏，还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疲惫。看到我们这样最优秀的军官在近几日的紧张战斗中被拖累成这个样子，心中不免生出阵阵酸楚。

而与此相反的是，陆军总司令部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却欢欣鼓舞！这种由于观点不同而形成的巨大反差，发展到后来已无法弥补，尤其是当时第2装甲集团军并不知道，他们的上司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傍晚，第35军级司令部报告说，发现在西谢姆卡北部-谢夫斯克西部的敌人有增兵的迹象。从这个报告可以预计，在布良斯克南部被合围的俄军，正企图向东突围。于是，我立即与一直在苏多斯特河西岸的第1骑兵师取得联系，询问他们那里的敌人行动是否有变化。他们回答说，没有变化。尽管如此，我还是命令这个师向河东岸发动一次攻击。在攻击的同时我要求他们确认一下，敌人是仍在坚守，还是已经退却。不久，第1骑兵师便占领一个登陆场。

晚上，集团军群用电话通知我，他们将第35军级司令部转隶第2集团军指挥，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不必担心左翼的安全了。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对在杰斯纳河东南的特鲁布切夫斯克的合围行动，只能实施统一指挥。另外，集团军群还建议，将第34军级司令部交给第6集团军指挥，以此来减轻我们右翼的压力，而第6集团军可用来占领库

尔斯克。这个建议好像是陆军总司令部或国防军总司令部的主意，可是现在也行不通。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右翼的防护。在这一天，虽然占领了德米特里耶夫，但由于路况太差，使后方跟进的第48装甲军未能与主力建立联系，危机仍未解除。

10月9日，正如我前天所预料的那样，西谢姆卡的俄军真的实施了突破。第293步兵团的右翼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向西谢姆卡和希林卡。由于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第25摩托化步兵师直到现在还没有到达，所以我不得不临时急调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第41步兵团，来封闭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3步兵师之间的缺口。本来，第48装甲军已奉中央集团军群之命向库尔斯克和利夫内推进，现在也不得不全部调向谢夫斯克。12时，第25摩托化步兵师师长克勒斯纳将军来到谢夫斯克，对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3步兵师之间的所有作战分队实施统一指挥。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这里进行激战的同时，第1骑兵师的主力却没有遇到重大抵抗，轻易渡过苏多斯特河，正向特鲁布切夫斯克挺进。他们曾受到敌人的欺骗，现正尽力弥补所耽搁的时间。在这一天中，受到压力最大的是沿特鲁布切夫斯克-谢夫斯克、特鲁布切夫斯克-奥廖尔和特鲁布切夫斯克-卡拉切夫三段主要公路。尽管如此，俄军也只是一小部兵力越过中布达-谢夫斯克公路突围出去，可惜的是其中还包括俄第13集团军司令部。

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装甲集团军将指挥所移至德米特罗夫斯克。大雪使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通行。无数车辆被迫停在被雪覆盖的道路上，我们大家将这种路戏称为“滑雪跑道”。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博尔霍夫占领了。第18装甲师在布良斯克北部与第2集团军的第43军协同，将在这个地方作战的俄军合围。

与此同时，东线的南部翼侧正准备向塔甘罗格和罗斯托夫挺进。我们的友邻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接近阿赫特尔卡和苏梅。

我们的左翼，正向莫斯科方向推进，已渡过乌格拉河，并占领格沙茨克。

10月10日，集团军群向我们下达几项新的指令：占领库尔斯克；结束特鲁布切夫斯克合围战；全面封闭在布良斯克东北部的合围圈；向图拉突击等，当然都是必须立即实施。于是，利本施泰因理所当然地向上级请示，在这些任务中哪个是最急迫的。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几周后，我们已完全被这个泥泞季节拖垮了。轮式车辆只有靠履带式车辆拖拉，否则就无法行动。而履带式车辆又因超越其设计负荷而过度磨损。由于缺乏用于拖拉车辆的车钩和链条，所以只能靠飞机将一捆捆的绳索空投下来。上百辆这样的车辆及其乘员的补给，不得不从现在起用飞机运输，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周之久。对于过冬的准备可以说基本没有做什么。大约八周以来，无论是部队的冬装，还是发动机的冷却水

防冻剂的供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上述这种状况使士兵们在以后的数月里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和痛苦，而实际上这一切原本都是可以很容易避免的。

敌人对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3步兵师的突破仍在继续。第4装甲师突入姆岑斯克。

我们的右邻第6集团军占领苏梅；左邻第13军在卡卢加西部渡过乌拉格河。这里的作战行动，也受到天气的极大影响。

10月11日，纳夫利亚河两岸的俄军在特鲁布切夫斯克附近实施突围。敌人在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5摩托化步兵师之间打开一个缺口，被第5机枪营勉强堵住。同时，第24装甲军在奥廖尔东北的姆岑斯克与敌展开居民地战斗，由于道路泥泞，其中突入奥廖尔的第4装甲师未能及时给第24军以有力的支援。战场上出现了大量俄军的T34型坦克，德军坦克遭受重大损失。此前，我们的坦克在装备上一直占据优势，而现在则完全颠倒过来了。要想迅速取得全面胜利，现在看来已十分渺茫。于是，我就当前新出现的形势，向集团军群司令部递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详细地陈述了俄军T34型坦克优于我军IV型坦克的地方，而且还据此提出我们坦克生产的发展方向。我还具体地建议，尽快向我所在的战线派出一个专门的考察团，该考察团应由陆军兵器局、装备部、坦克设计专家和生产厂家等各单位的代表组成。考察团应对战场上被击毁的坦克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坦克乘员的意见，以便为制造新型坦克提供参考。此外，我还提出，尽快生产一种重型反坦克炮，用以击穿敌人的T34坦克。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为增加布良斯克东北第18装甲师一线的兵力，10月11日“大德意志”步兵团奉命向卡拉切夫-赫瓦斯托维奇公路开进。此外，我们还接到通知，第2集团军将要开到我们的右翼作战，第34和第35军级司令部将转隶第2集团军，而第2集团军一部兵力归属我指挥。从这种兵力的调配可以预计，下一步我们将要向东北方向开进了。

紧收缩包围圈的战斗还在继续。

在整个战场的南翼，亚速海会战已胜利结束，俘虏俄军十万人，缴获坦克212辆，火炮672门。据国防军总司令部估计，俄第6、第12、第9和第18集团军被歼。同时还指出，现在已具备向顿河下游进攻的前提条件。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已到达距塔甘罗格西北20公里处。第17集团军位于哈尔科夫以南，第6集团军位于苏梅，但进展缓慢。在这些地方，俄军最近调来的部队都装备有大量坦克，迫使我们不得不转入防御。这对我右翼也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第11集团军转向南方去夺占克里木，南方集团军群的攻击方向因此便呈现出一个扇形，向四方散开。

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北部，下起大雪，部队在雪地里缓慢行进。第3

装甲集群到达波戈列洛耶附近的伏尔加河上游地段。

10月12日，大雪依旧下个不停。我们只得继续待在德米特罗夫斯克这个小镇子里，看着满路令人胆寒的烂泥浆，静候着陆军总司令部的新命令。据悉，布良斯克南部较大包围圈和城北的小包围圈，都已被我军封闭，但同时部队也陷入泥泞中而动弹不得。第48装甲军现在也不得不艰难地向法泰施推进。行动之初，我本想用这个军经苏梅去夺取一条坚固的公路。在姆岑斯克，我军还在继续与新调来的俄军激战。第35军级司令部下属的步兵，奉命清除特鲁布切夫斯克包围圈附近森林地带的敌人。

不仅是我们，就连南方集团军群（第1装甲集团军除外），也深陷泥沼，无法行动。第6集团军已占领博戈杜霍夫，该城位于哈尔科夫西北。在我们北部的卡卢加被第53军占领。第3装甲集群占领斯塔里扎，正向加里宁方向挺进。

陆军总司令部曾下达断绝莫斯科与外界的联系命令，但我们一直没有收到。

10月13日，俄军继续在纳夫利亚河与博尔霍夫之间实施突破。迫于敌人的压力，我不得不派第3装甲师的一部兵力和第24装甲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去加强第47装甲军。尽管做出这种努力，但由于我们的部队已丧失机动性，因此一个大约由5000人组成的俄军集群一直攻击到德米特罗夫斯克地带，才被我们阻止住。

第3装甲集群突入加里宁。第9集团军到达勒热夫西郊。

10月14日，我们将大本营移到奥廖尔，住在苏维埃大厦里，过得很舒服。这几日，战事趋缓。第24装甲军费了很大劲才将第4和第3装甲师从泥泞中拖出，准备用于姆岑斯克西北的进攻。第47装甲军结束合围战，在奥廖尔—卡拉切夫—布良斯克公路沿线集中其部队。“大德意志”步兵团转隶第24装甲军，向姆岑斯克开进。第48装甲军正调配兵力，准备进攻法捷日，由第18装甲师提供部分兵力，对第48装甲军进行支援。第18装甲师的任务是，准备从西北面对库尔斯克进行攻击。同时，第34军级司令部从西面向库尔斯克推进，消灭位于该地由叶夫列莫夫将军指挥的俄军强大集群，以彻底解决我右翼所受到的威胁。

在粉碎俄军顽强抵抗之后，第6集团军占领阿赫特尔卡。但是，由于道路泥泞，南方集团军群不得不停止前进。

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击行动也因天气而受阻。第57军占领博罗夫斯克，该城距离莫斯科80公里。

10月15日，第6集团军占领苏梅以东的克拉斯诺波利耶。

10月16日我到第4装甲师视察，为向姆岑斯克挺进做必要的准备。

这一天，罗马尼亚军队占领敖德萨。第46装甲军接近马沙伊斯克。

10月17日，被合围在布良斯克北部的俄军投降。行动中，我们与第2集团军协同，共俘敌五万人，缴获火炮400门，俄第50集团军主力被歼。在法捷日附近，敌人实施反突击。

10月18日，第11集团军开始对克里木发动进攻。第1装甲集团军在占领塔甘罗格后，向斯大林诺⁹⁷挺进。第6集团军占领格莱沃龙。

在第2装甲集团军北部，第19装甲师占领小雅罗斯拉韦茨。马沙伊斯克也被我方占领。

10月19日，第1装甲集团军开始准备向罗斯托夫进攻。他们突入斯大林诺。第17和第16集团军在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方向取得胜利，但由于天气恶劣使他们无法实施追击。中央集团军群的情况大致如此。第43军在占领利赫文后暂归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期限24小时。

10月20日，被合围在特鲁布切夫斯克的敌人投降。整个集团军群为泥泞所阻，未取得任何进展。

第1装甲集团军仍在斯大林诺作战。第6集团军接近哈尔科夫。他们在泥泞中前进，于10月21日到达该城西部。

10月22日，第24装甲军经由姆岑斯克进行的攻击行动，由于没有集中其炮兵和坦克的火力实施密集射击，宣告失利。于是，该军将全部坦克集中用于第3装甲师方向，于23日再次在姆岑斯克西北发起攻击，一举成功，并在追击过程中于10月24日占领切尔尼。我亲历了这两天的战斗，亲身领教了泥泞道路和俄军布设的地雷给我们制造的巨大困难。

10月22日，第18装甲师占领法捷日。

10月24日，第6集团军占领敌人已撤出的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位于我们左翼的第43军占领奥卡河畔的别廖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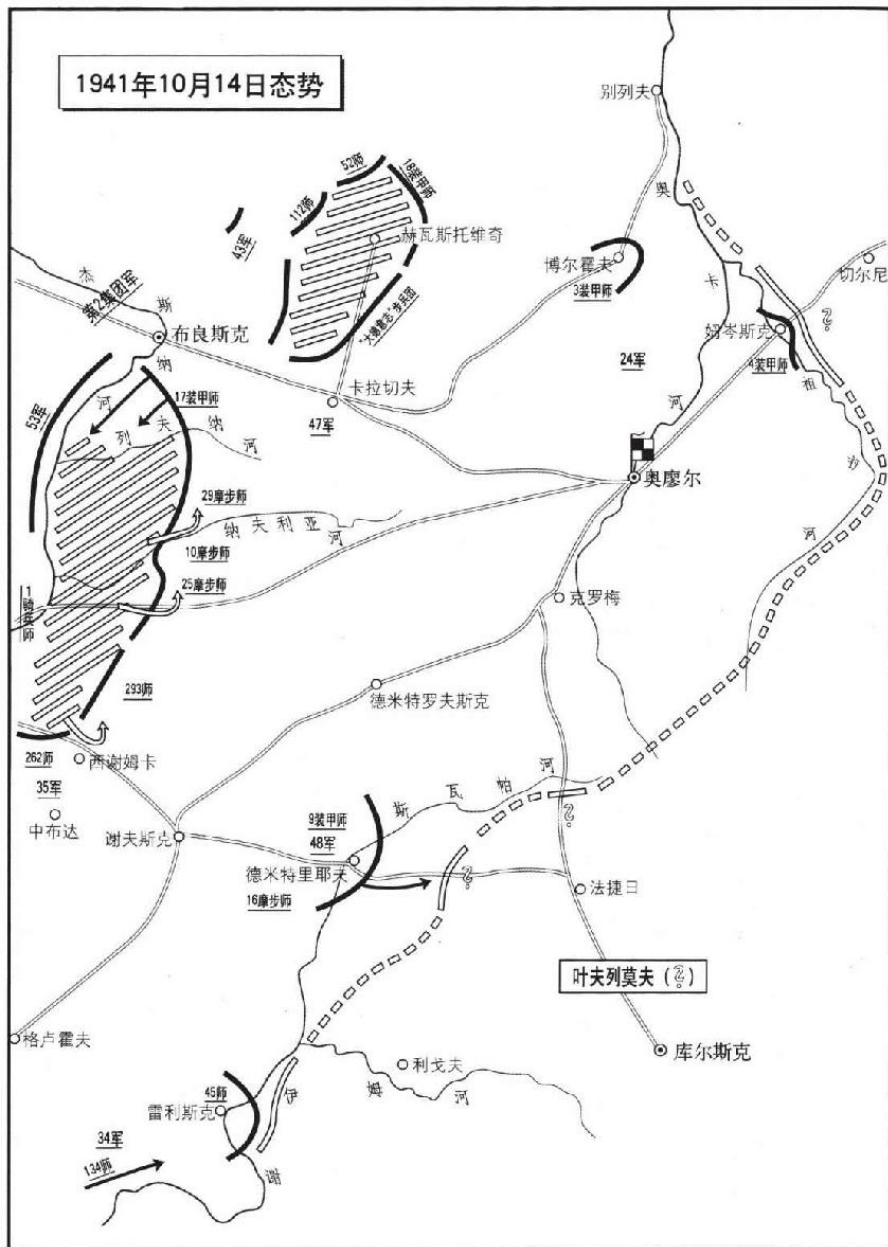


图27 1941年10月14日态势

10月25日，我与“大德意志”步兵团一起向切尔尼前进，并参加了埃贝尔巴赫集群争夺切尔尼北部的战斗。

10月25日，在布良斯克的战斗可以说已近尾声。在这一天，“中央”集团军群右翼各集团军，开始实施新的编制方案。第34和第35军级司令部，以及第48装甲师（第25摩托化步兵师除外）将转隶第2集团军。第1骑兵师返回东普鲁士，准备在那里改编为第24装甲师。在此次

改编中，由海因里希将军指挥的第43军及其所属第31和第131步兵师，以及由魏森贝格尔将军指挥的第53军及其所属第112和第167步兵师，也划归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后来，又有第296步兵师划归本集团军指挥。第25摩托化步兵师仍属第2装甲集团军。

第2装甲集团军当前的任务是，向图拉突击，新编的第2集团军向东挺进。也就是说，两个集团军又再次向两个方向发展。

随着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个合围战的结束，“中央”集团军群再次取得巨大的战术性胜利。但是，集团军群是否仍有余力继续进攻，将战术性胜利扩大为战略性胜利，是国防军总司令部在此次战争中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急迫的问题。

突击图拉和莫斯科

第2装甲集团军继续向图拉挺进。奥廖尔-图拉公路是实施这次行动唯一可以利用的道路，但是由于坦克和其他车辆的重压，几天之后便报废了。此外，被称为破坏专家的俄国人，在他们撤退的时候把所有的桥梁都炸毁了，并在道路两旁的所有地方布设了地雷。为了保证部队得到最低限量的补给，我们用粗圆木铺了一道长达数公里的木排路。因为，部队的攻击力不只在于人数的多少，更主要的是依赖于燃料的供应数量。基于这个原因，我将现有的坦克都集中到了第24装甲军，交给埃贝尔巴赫统一指挥，让它与“大德意志”步兵团一起组成一支先遣支队，向图拉方向开进。10月26日，第53军到达奥卡河。第43军的第31步兵师扩展了它在别廖夫的登陆场。我们的右邻指挥其第48装甲军向库尔斯克推进。左邻第4集团军遭到俄军攻击，被迫转入防御。

10月27日和28日，我和埃贝尔巴赫的部队一起行军。27日，国防军总司令部曾打算让我们转向东部的沃罗涅日，切断俄军的补给线。但是，从我们这里并没有通向沃罗涅日的公路。而且，要想转向东部的沃罗涅日，首先必须要占领图拉。我请利本施泰因向上级转达我的这一想法。10月27日夜间，我在切尔尼一所小型儿童医院里过的夜，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长满了臭虫。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普拉夫斯科耶地带。第53和第43军扩大了他们在奥卡河的登陆场。第4集团军将俄军的强大反击击退。

10月28日，我听利本施泰因说，国防军总司令部已放弃转向沃罗涅日的企图。于是，我们继续向图拉开进。由于燃料缺乏，埃贝尔巴赫让“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一个营搭乘坦克前进。我们到达距图拉以南30公里的皮萨雷沃。为了能在次日一早乘飞机返回集团军大本营，我又不得不在切尔尼过夜。

10月28日，我们还收到希特勒的命令：“利用快速部队占领”谢尔普霍夫东部的奥卡河登陆场。但是，我们能够推进多少距离，完全要看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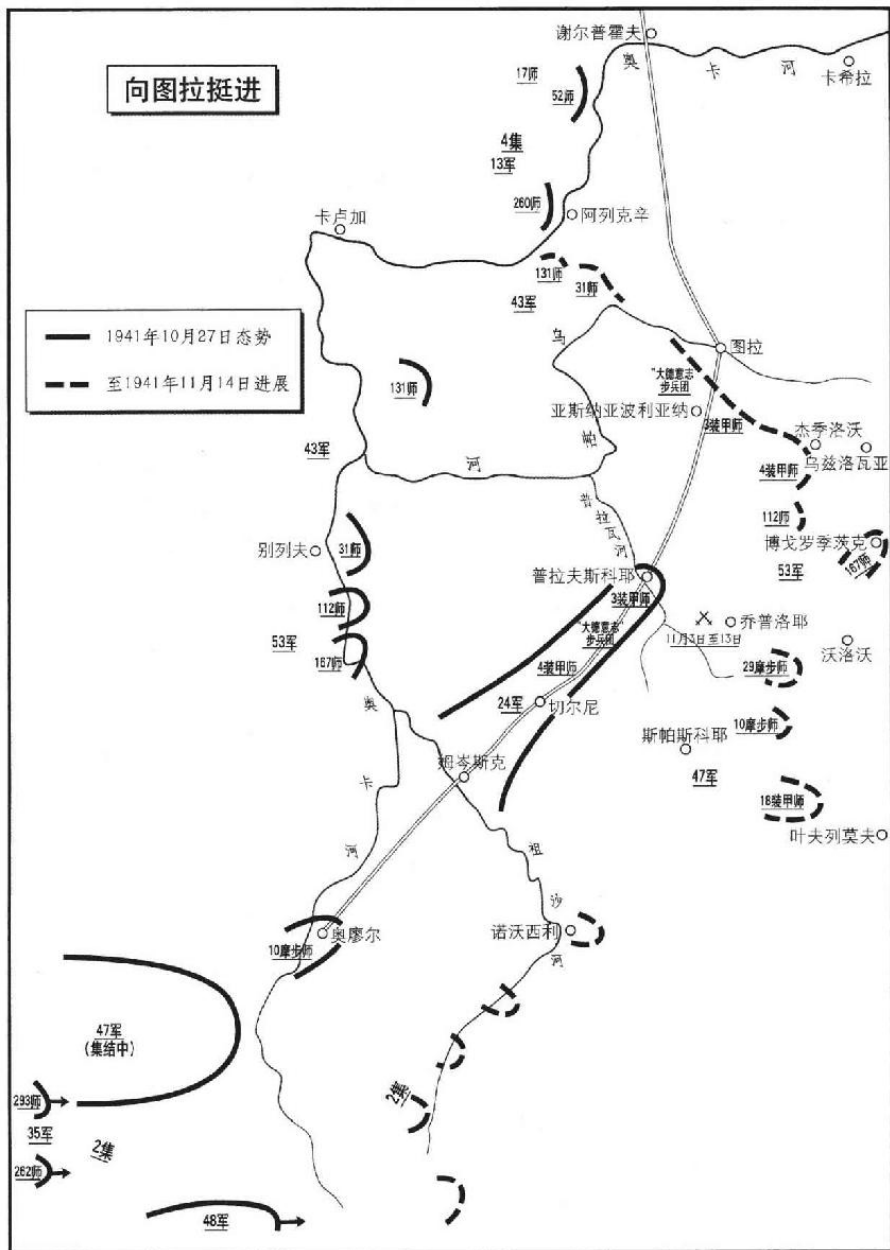
给的多少。在奥廖尔-图拉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道路上，我们有时最多也只能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快速部队”已不复存在，只能说希特勒是生活在梦幻世界里。

这一天，第1装甲集团军占领米乌斯河畔的一个渡场，第17集团军占领顿涅茨河畔的一个渡场。

10月29日，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距离图拉四公里处。他们对该城实施突袭，但由于敌人反坦克炮和高炮的火力过于强大，行动宣告失利，坦克和军官都遭受重大损失。

第43军军长海因里希将军素以务实和冷静而著称，现在也向我诉说起他的部队糟糕的补给。他说，别的暂且不说，自10月20日以来部队连面包的影子都没见到。

到10月30日，由魏森贝格尔将军指挥的第53军在结束布良斯克合围战之后，从西面沿奥廖尔-图拉公路向东开进。该军所属第167步兵师与第112步兵师，于10月19日分别经博尔霍夫—戈尔巴乔沃和别列夫—阿尔勒谢尼耶沃—察列沃，向图拉方向推进。此次行军，他们饱受泥泞季节之苦，甚至其全部车辆，特别是重型火炮无法随军携带。于是，该军所属的摩托化部队不得不绕道，经由奥廖尔-姆岑斯克的“良好”道路。10月27日曾有报告称，将有一批俄军从东面运送到这里。我命令第53军来保障叶皮凡-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当面右翼的安全。



奥廖尔-图拉的公路变得越来越糟糕，使得随埃贝尔巴赫集群后跟进、已接近图拉的第3装甲师，不得不依靠空运实施补给。

从正面攻击图拉已不可能，为能继续向前推进，冯·盖尔将军建议从该城东部绕行。我赞成他的这一办法，命令部队继续向杰季洛沃方向进攻，夺占沙特河的渡场。冯·盖尔将军此外还认为，可以进一步挖掘摩托化部队在冰冻季节运用的可能性。他的看法完全正确。现在要占领一块

地盘十分艰难，要耗费大量装备和器材。鉴于这种状况，修复姆岑斯克-图拉铁路显得极为必要。虽然已尽了最大努力，但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缺少机车的现状，迫使我绞尽脑汁寻找其他可替代的工具，最终想起了使用铁路工程车，但这种车最后也没有找到。

11月1日，第24装甲军到达杰季洛沃西部。

11月2日，第53军的先头部队在接近乔普洛耶时，突然遇到一支强大的俄军。这股敌军有两个骑兵师、五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沿叶夫列莫夫-图拉公路前进。从他们的前进方向就可以推断，他们企图攻击位于图拉城前的第24装甲军的侧翼和背后。俄军对我第53军的突然出现，也感到十分意外。11月3日至13日，双方在乔普洛耶附近地域展开持续激战。第53军直到得到埃贝尔巴赫装甲旅的增援后，才把敌人击溃，抓获3000人，敌人把大量火炮丢弃，撤向叶夫列莫夫方向。11月3日夜出现冰冻，部队的运动虽然因此变得容易一些，但也开始遭受冷冻之苦。为保障装甲集团军在姆岑斯克-切尔尼及其以东地区纵深侧翼的安全，我动用了此间已开到卡拉切夫的第17装甲师的非装甲分队。为改善奥廖尔-图拉公路的状况，工兵部队、建筑营和德国青年义务劳动队⁹⁸都在不分昼夜地工作着。

在这些天，第48装甲军占领库尔斯克。

11月5日，冯·博克元帅来做短暂视察。11月4日，集团军群认为，俄军正从顿河以西的沃罗涅日-斯大林诺哥尔斯克之间的地域有计划地撤退，并将这一看法报告给陆军总司令部。但从第2装甲集团军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敌人在乔普洛耶的攻击非但未减，反而更加猛烈！

11月6日，我飞往前线。下面的一封信基本就是我此次飞行的印象：

敌人已争取到时间，而我们连同我们的计划日渐坠入恶劣的严冬，愈陷愈深。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对作战而言则是一种悲哀和绝望。这一切使我极度沮丧。再好的愿望也敌不过大自然的力量。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唯一机会已经错过，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再回来。将来会怎么样，只有上帝知道。只是希望不要，也不允许失掉勇气，可是不能不说，眼前的考验确实太严酷了……

但愿不久我能写点让人高兴的事。我不怨天尤人，但眼下很难使人能高兴起来。

11月7日，我们这里首次出现严重的冻伤。我们从第1装甲集团军那里听说，他们已经自5日开始向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发动进攻。

11月8日，第53军在乔普洛耶的行动取得进展。第24装甲军将图拉敌人的反突击击退。

11月9日，我们还发觉敌人有从图拉东西两个方向发动攻击的企图。鉴于这种状况，第24装甲军由于已将埃贝尔巴赫装甲旅提供给第53军了，因此不得不转入防御。第17装甲师的非装甲部队也转隶第24军，被调往普拉夫斯科耶。由于又在切尔尼东面发现有新的敌人，所以位于姆岑斯克-切尔尼的师的侧翼防护任务，则由第47装甲军的其他部队来接替。这些天图拉的形势已紧张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窥见一斑：为保证第53军与在图拉作战的第3装甲师之间的联系，第4装甲师不得不以四个兵力单薄的步兵营防守杰季洛沃西部35公里的地域。

11月12日，气温降到零下15度，13日降到零下22度。在这一天，在奥尔沙召开了一次由陆军总参谋长主持的会商，参加会商的是中央集团军群各集团军司令。会上，陆军总参谋长颁布了所谓的“1941年秋季攻势命令”。命令中给第2装甲集团军规定的任务是，占领距离奥廖尔大约600公里的高尔基（过去称下诺夫哥罗德）。我的参谋长利本施泰因立即提出异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集团军只能到达韦尼奥夫。现在不是5月，我们也不是在法国！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并向集团军群递交一份书面报告，指出：装甲集团军现已无力执行这一命令。我的这份报告并非无所依据，我曾于11月13日至14日到第53军和第24装甲军进行过视察，我掌握有最新的资料。

11月13日，我计划到普拉夫斯科耶的魏森贝格尔将军那里视察，我从奥廖尔起飞，但在切尔尼以东上空遇到暴风雪，不得不在切尔尼的野战机场迫降。然后，我又从这里转乘汽车，冒着零下22度的严寒，到达第53军军部。这是乔普洛耶会战的最后一天，魏森贝格尔将军向我报告了他的作战经验。我命令他，向沃洛沃-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推进，并向他保证埃贝尔巴赫装甲旅一直由他指挥，直到第18装甲师开来，对付逃向叶夫列莫夫之敌，以确保其右翼的安全。现在，步兵大量减员，已降到每连50人左右。冬装缺乏的现象日益严重。

在第24装甲军那里，地面结冰之后异常光滑，坦克没有履带防滑设备根本无法爬上斜坡。冯·盖尔将军认为，11月9日之前根本无法发动进攻。为此，他急需埃贝尔巴赫的装甲旅，以及可供四天之用的油料，而现在只够一天用！我认为，进攻应于11月17日开始，这样就可以与第53军的行动相协调，阻止敌人在沃洛沃-杰季洛沃构筑新的防线。此外，第43军在图拉以西也遭到敌人的攻击，需要为他们解除压力。右翼的安全应由第47装甲军的第18装甲师、第10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来保障。

我在普拉夫斯科耶过夜。

11月14日上午，我去视察第167步兵师，并与一些军官和士兵谈了话。补给情况十分糟糕。棉衣、皮靴油、衣物，特别是毛料裤子都十分缺乏，长筒袜和皮靴也十分急需。大部分人直到现在还穿着单裤，要知道现在的天气已经降到零下22度！中午的时候，我又来到第112步兵师，这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的士兵很多人都穿戴着俄军的大衣和皮帽，只能从帽徽上辨认出他们是德国军人。装甲集团军已把储备的所

有服装都拿出来，及时供应前线，但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像埃贝尔巴赫指挥的这支劲旅，现在也只剩下大约50辆坦克。按正常编制数，三个装甲师应装备600辆坦克。防滑装备还没有运到，光滑的路面给这个旅造成极大困难。冷冻使光学仪器无法使用，有一种油膏可以防止仪器结霜，但尚未运到。坦克在发动时，必须要在车身上烧火烘烤，燃油有时也结冰，润滑油变得十分黏稠。这个旅最缺乏的是冬装和车辆的冷却水防冻剂。

第43军报告，他们在作战中损失惨重。

我再次在普拉夫斯科耶过夜。

11月15日，俄军对第43军的反突击仍在继续。

11月16日，我视察海因里希将军的部队，在这里，冻伤、缺衣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官兵们满身长了虱子！

11月17日，我们获取的情报称，在西伯利亚的乌兹洛瓦亚附近发现俄军，而且在梁赞-科洛姆纳地段源源不断有俄军运到。第112步兵师与新到的西伯利亚军队遭遇。与此同时，从杰季洛夫方向开来的敌方坦克也向该师发动攻击，使这支早已精疲力竭的部队不负重压。在判断他们的战斗力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目前所处的现状：由于冻伤减员，每个团只剩下400人左右，机枪也因冰冻而无法射击，而且我们的3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奈何不得俄军的T34型坦克。因此，部队出现了惊慌失措的情绪，其影响一直波及博戈罗季茨克。在俄国战局中发生惊恐现象，这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我们步兵的战斗力已近枯竭，再也担当不起重大任务。第53军只好将其第167步兵师调到乌兹洛瓦亚地域，这才基本稳住了第112步兵师的阵脚。

在这个时候，第47装甲军的部队也赶到这里，使装甲集团军的纵深侧翼安全有了保障。我在1941年11月17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部队在补给已近枯竭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里冒着严寒，在糟糕透顶的宿营条件下，一步一步地接近我们的最终目标。依靠铁路实施补给的困难与日俱增。这是我们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燃料，我们的汽车寸步难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早就接近目标了。尽管如此，我们英勇的部队还是以惊人的忍耐力克服各种困难，奋勇向前。我们的人都是这样优秀的军人，不能不感谢他们……”

在继续进行冬季作战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国内的、军队的和俄国居民的粮食问题操心。在1941年秋季粮食获得丰收之后，田地里到处堆满了谷物。牲畜也不缺乏。但由于铁路状况极差，从第2装甲集团军这里无法将大量粮食运回国内。部队的食粮有了保障，奥廖尔的俄国居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已交给他们自己的管理机构去安排，足可以维持到1942年3月31日。为了安抚城内的百姓，我们将这一安排以布告的形式张贴

在奥廖尔的城墙上。在这块富饶的黑土地上，俄国政府早已建立起许多大型粮仓，储存了大量粮食。虽然俄国人在撤退的时候，将一部分粮仓放火焚烧，但仍保全了一部分，我们也从正在燃烧的粮仓中抢出一部分粮食，这至少可用来供居民食用。

奥廖尔一些工厂的设备俄国人没有来得及运走，现在可以重新开工，这一方面可以供军队需求之用，另一方面也可使当地居民有工作。在这些工厂当中，有一个是铁皮制品工厂，以及一个制鞋厂的皮革和毡子加工车间。

至于说到俄国居民的态度，我可以讲述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这些天与奥廖尔的一个沙皇老将军的谈话，极具代表性。他说：“如果是20年前，我们会热情地欢迎你们。但现在太晚了。我们刚刚开始重新复苏，你们来了，又使我们倒退到20年前，我们又不得不从头起步。现在我们团结一致为俄罗斯而战。”

11月18日，第2装甲集团军开始实施于11月13日预定对奥廖尔的进攻。各支部队的任务及进展情况如下：

第47装甲军：

第18装甲师攻击叶夫列莫夫工业区，于11月20日经过激烈巷战后占领该城，击退俄军反击后，继续坚守该城；

第10摩托化步兵师向叶皮凡-米柴洛夫推进；

第29摩托化步兵师攻击斯帕斯科耶-格列米亚奇，任务是对付可能来自梁赞-科洛姆纳地区的俄军，以保障本集团军东部侧翼的安全；

第25摩托化步兵师当时正奉国防军总司令部之命，执行收割任务，待任务完成后便作为军预备队，随后跟进。

第53军：

第167步兵师经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向韦尼奥夫推进；

第112步兵师由于兵力不足，仍停在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地域，等待由卡拉切夫地区开来的集团军群预备队第56步兵师前来接防；此后应在顿河建立一个登陆场；

第24装甲军以其第17、第3和第4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以及正向南开进的第296步兵师，通过两面攻击占领图拉。

在该军和第53军前方，第17装甲师的一个战斗集群正向卡希拉推进，目的是夺占奥卡河大桥，并阻止从莫斯科前来增援的俄军。

第43军以其第31和第131步兵师，经利赫文和卡卢加，在乌帕河与

奥卡河之间开进，任务是肃清该地区的敌人，在图拉与阿列克辛之间确保第2装甲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间的联系。

位于第2装甲集团军右翼纵深的第2集团军，奉命从奥廖尔以东向东推进。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得到该集团军的支援。在这些天，他们判定，俄军正在叶列茨-叶夫列莫夫公路以西构筑工事。由此看出，当时希望俄军已撤到顿河以东的判断是错误的。

位于第2装甲集团军左翼的第4集团军，奉命在阿列克辛北部渡过奥卡河，向谢尔普霍夫方向攻击。该集团军辖有大约36个师。

与第4集团军相反，第2装甲集团军只有12.5个师的兵力。步兵还一直没有装备冬装，几乎丧失机动能力。每天平均推进速度只有五公里，最高也只能达到十公里！因此，实在令人怀疑，集团军还能不能胜任它所担负的任务。

11月18日，第47装甲军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占领叶皮凡。第24装甲军占领杰季洛沃，并于11月19日到达博洛霍沃。11月21日，第53军占领乌兹洛瓦亚。11月24日第24装甲军占领韦尼奥夫，击毁俄军坦克50辆。第43军缓慢向乌帕河推进，当它到达目标后，从11月21日开始，俄第50集团军便投入第108坦克旅、第299步兵师、第31骑兵师以及其他部队，向第47装甲军先头部队发起攻击。态势再度趋紧。

在南方集团军群方面，第1装甲集团军经过在泥泞和冰冻中长时间的艰苦跋涉，于11月19日到达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北郊，与敌展开激战。11月21日，占领罗斯托夫。顿河大桥被俄军炸毁。该集团军预计敌人不久便会进行反击，于是转入防御。11月20日，第2集团军的第48集团军占领季姆，11月23日这个军遭到敌人的反击。

我在1941年11月21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天寒地冻，衣宿维艰，人员物资大量损耗，燃料迟迟供应不上，这给指挥官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的折磨，时间越长，巨大责任感给我的压力就越大，纵然用世界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为我分忧。

为能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三天来我一直在前线。如果战况许可，我将在星期天到集团军群司令部去，打听一下下一步的计划，对此我还一无所知。我猜不出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同时也不知道，我们到来年春天将如何恢复态势……

11月23日下午，我决定亲自去找“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请求他更改命令，因为我现在已无力将他的命令付诸行动。我向冯·博克元帅报告了第2装甲集团军所处的困境，描述了部队尤其是步兵疲惫的状况，他们缺少冬装，补给也已停顿，坦克和火炮所剩无几，而俄军还在不断从远东的梁赞-科洛姆纳运来新生力量，严重威胁我东部侧翼纵深的安全，等等，等等。冯·博克元帅听完我的一番诉说之后说，他已将我过去的报告

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了陆军总司令部，他们对前线的真实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为证明这一点，他接通了与陆军总司令的电话，而且还把一个耳机交给我，让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他把我刚才对形势的描述又向陆军总司令重复了一遍，并要求能更改我的任务，撤销攻击命令，并选择适宜的冬季阵地转入防御。

从通话中可以明显感觉到，陆军总司令根本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定。他在答复中对我们的困难只字未提，他拒绝我的请求，命令我继续进攻。博克元帅一再要求他，能为我指定一个在防线中可以达到的目标，最后他总算给我指定了米柴洛夫-察莱斯克一线，同时强调了彻底摧毁梁赞-科洛姆纳铁路的重要性。

我这次飞往集团军群的结果令人不甚满意。同一天，我请派驻我司令部的陆军总司令部联络官冯·卡尔登中校，再去向陆军总参谋长报告这里的情况，请求停止我们的进攻任务，但他最后也是无功而返。从陆军总司令到总参谋长一致拒绝的态度来看，将攻势继续下去的主意，不单单是来自希特勒，连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主张的。不过无论如何，最高军事当局现在总算是了解我集团军当前的危急状况了，而且当时我推测，他们也如实地向希特勒做了汇报。

11月24日，第10摩托化步兵师占领米柴洛夫。第29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叶皮凡东部40多公里的地域。11月25日，第17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接近卡希拉。我们的右邻占领利赫文。

11月26日，第53军到达顿河，其所属第167步兵师在伊万诺日洛渡过该河，在丹斯科伊东北部向该地的俄军西伯利亚部队发起攻击。这个勇敢的师缴获敌人火炮42门，俘虏4000人。第47军第29摩托化步兵师此时也从东部开过来，将敌人合围。

这一天，我在第53军，我决定11月27日到第47装甲军司令部及其第29摩托化步兵师视察。在叶皮凡，早晨听莱梅尔森将军说，昨日夜间第29摩托化步兵师曾遇到一次危机。俄军第239西伯利亚步兵师主力向东突围，而在此担负合围任务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由于兵力单薄，不仅没有能阻止敌人的突破，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于是，我从该师师部到了损失最大的第71步兵团。我原先还以为，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注重侦察，没有采取可靠的保障措施。但听了营长和连长在现场的报告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其原因不是我们的部队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而是敌人过于强大了。只要看一看无数战死的士兵，他们都服装齐整，手握钢枪，就足以证明军官们的报告没有一丝虚假。我尽力鼓励那些情绪低落的士兵，帮他们度过当前的这段危机。那些西伯利亚人之所以在丢弃重型武器和汽车后，还能逃出我们的包围圈，只是由于我们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他们的突围。这是这一天中令我十分沮丧的事。我立即命令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摩托车步兵对突围之敌实施追击，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我继续向前行驶，先来到侦察营，而后到第4装甲师第33步兵团，并在第24装甲军过夜。你要想对目前的严重态势做出正确判断，你必须亲眼看一下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茫茫雪原里所遭的灾祸，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刺骨寒风和坎坷不平的道路，亲眼看一看我们那些行进在茫无人烟的旷野上的衣服褴褛、营养不良的部队，并想一想与全副冬装、营养良好的西伯利亚生力军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图29 莫斯科会战

当时在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装甲兵事务的巴尔克上校，这次与我同行。我请他将亲眼看到的这些东西报告给陆军总司令。

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占领图拉。只有首先占领这个交通枢纽和机场，才可能继续向北方或东方推进，夺占下一个目标。为了进行此次作战，我与各军长进行了商谈，向他们说明此次行动会遇到的困难。我们打算通过两面包围来夺取这座城市，即第24装甲军从北面和东面，第43军从西面包围这座城市。在作战过程中，第53军应面朝莫斯科方向，保障我北部侧翼的安全；第47装甲军负责对付由西伯利亚调来的敌军，以保障我东部侧翼的安全。该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到达米柴洛夫之后，派出爆破组炸毁梁赞-科洛姆纳铁路，但由于俄军的猛烈反击，未能达到目的。由于天气寒冷，第18装甲师大部炮兵在向叶夫列莫夫的开进被迫停在半途。早在11月29日，由于俄军占据绝对优势，第10摩托化步兵师首次感到巨大压力，不得不放弃斯科平。

在经过数月的艰苦作战之后，即使像第24装甲军这样的部队，其战斗力也受到重大折损，其军属炮兵的火炮只剩下11门。

在南部战线，11月27日俄军开始对罗斯托夫发起反击，这里的态势也随之变得紧张起来。我们右邻第2集团军的当面，敌人增加了兵力。位于我集团军左翼的第43军到达图拉-阿列克辛公路，并在这里遭遇一股强大敌人的反击。

第4集团军的第2装甲师到达红波利亚纳，此地处于莫斯科西北20公里。

11月28日，俄军再次攻入罗斯托夫。第1装甲集团军不得不考虑撤出该城。

第43军进展缓慢。这一天，集团军群放弃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所规定的深远目标，只是命令：“打赢图拉会战。”

11月30日，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是否已集中足够兵力用于对图拉的进攻，表示怀疑。要想为此集中更多的兵力，只有削减担负侧翼防护任务的第47装甲军的兵力。但我认为，这一措施过于冒险，因为东部所受到的威胁还在不断增加。不过，就在同一天，在南部战线发生了一件事，给全盘形势带来一缕曙光：南方集团军群在这一天撤出罗斯托夫，集团军群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也随之于次日被撤职，由冯·赖歇瑙元帅接任。这是敲响的第一声警钟！可是，不管是希特勒和国防军总司令部，还是陆军总司令部，都没有因此而迷途知返。

从1941年6月22日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整个东线战争中已损失74.3万人，这对我们350万的总兵力而言，相当于损失了23%。

也是在11月30日这一天，敌人又在我们东部侧翼前方的卡希拉增加了兵力。从这一点可以推测，敌人是从莫斯科西部防线中央抽调兵力，

去增援其受威胁的侧翼。

此时我听说，我的战友默尔德斯上校已阵亡，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我为此深感悲痛。

随着巴尔干地区游击战争的日趋激烈，我们也不得不将更多的兵力投入这一地区。

南方集团军群新任司令冯·赖歇瑙认为，撤出罗斯托夫和将第1装甲集团军撤至米乌斯河地段以西，是必走的一步棋。刚刚过去24小时，就证明将伦德施泰特革职是多余之举。

在此期间，我本想将我们集团军的进攻准备工作，与计划于12月2日开始行动的第4集团军协同起来，但到12月1日我听说，第4集团军到12月4日才开始行动。说心里话，我也希望能推迟我们的进攻日期，这样好与第4集团军同时行动，而且还可以等待第296步兵师的到来。不过，第24装甲军却认为，他们不宜在兵力密集的待机地域等待时间过长，于是我便决定让该军在12月2日开始行动。

我们将前进指挥所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12月2日我来到这里参观。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位于图拉以南七公里，紧靠着“大德意志”步兵团团部。这座庄园由两套房子组成，一套为“邸宅”，一套为“陈列室”，都属于19世纪后半叶乡村别墅的风格。我断定，“邸宅”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用房。于是，我们便住进了“陈列室”。我们将托尔斯泰的所有家具和书籍，都集中存放在两间房子里，并在门上上了锁。我们宁可自己制作简易的家具，从附近的树林里拾柴取暖，也没有毁掉任何一件家具用来当柴烧，没有碰过任何一本书籍或文件。

12月2日，第3和第4装甲师以及“大德意志”步兵团成功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这大出敌人的意料。12月3日，进攻继续在暴风雪的天气里进行。道路已经结冰，这给部队的行动增加了许多困难。第4装甲师把图拉通往莫斯科的铁路炸毁，缴获六门火炮，虽然最终到达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但战斗力和燃料也已耗尽。敌人撤向北方，形势依然很紧张。

据12月4日的侦察报告称，有一支强大的敌军出现在北部以及南部沿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一带。第3装甲师在图拉东部的森林地带与敌人进行艰苦激战。这一天，进展缓慢。

现在，影响图拉总体形势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第43军是否有足够兵力，一直坚持到将该城包围，并与第4装甲师建立联系；二是，第4集团军的进攻能否给敌以足够压力，以阻止敌人向图拉方向转移兵力。

12月3日，我到位于格里亚兹诺沃的第43军视察，想亲眼看一看部队战斗力的现状。12月4日一早，我来到第31步兵师指挥所，并从这里

到第17团第3轻型步兵营。1920年—1922年我曾在这个营担任第11连连长，它是我成长的摇篮。在与连长们进行详谈之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部队还有没有足够的战斗力以遂行当前的任务。军官们虽然满脸忧虑之情，但对于进攻能力的问题却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早就想把敌人打跑了。”第43军的其他部队是不是也像这个戈拉斯尔老步兵营一样具有如此气魄，我无法得知，但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再发动一次进攻。

返回的路程似乎没有尽头，加之暴风雪和颠簸不平的结冰道路，使我这一路险象环生。我的装甲指挥车最终还是掉进了一条深沟，要想在这漆黑的夜晚把它拖出来，似乎是没有可能了。凑巧的是，在另一个小坡上遇到了我的司令部的一辆通信车，他们连夜把我送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2月4日，第43军完成进攻准备。第296师在施特默尔曼将军指挥下继续向图拉方向艰难地推进。在这一天，他们没有实施攻击。气温已降至零下35度。空中侦察报告称，有一股强大敌军由卡希拉向南开进。但由于俄军出动了强大的歼击机部队，使我空军无法进行更加详细的侦察。

12月5日，第43军开始发动进攻，但是除了第31步兵师取得一些战果外，其他各部均无进展。第296步兵师在天黑的时候才到达乌帕河，但已精疲力竭，我在一个团里看到了他们疲惫的样子。第29摩托化步兵师遭到来自韦尼奥夫东北的俄军及其坦克的攻击。第24装甲军的侧翼和背后遭到来自图拉北部俄军的威胁。现在气温已降至零下50度，部队几乎无法运动。鉴于这种情况，现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继续进攻是否还值得。如果继续进攻，那必须要保证第4集团军也同时发起进攻，而且要取得胜利。但遗憾的是，这不仅根本做不到，而且还可能事与愿违。第4集团军与我们在奥卡河畔的协同，只局限于派出两个连兵力的突击组，在进行了一次奇袭之后，又返回其出发阵地，没有对第43军当面的敌人产生任何影响。最后，第4集团军也转入防御！

由于侧翼和背后都受到敌人的威胁，加之极为异常的严寒天气，部队已丧失机动能力。于是我决定，在12月5日夜间停止这种孤立无援的进攻，将最前方的突击部队撤至顿河上游—沙特河—乌帕河一线，转入防御。这在这次战争中还是第一次，而且是我自此次战争以来最难下定的决心。虽然，我的参谋长利本施泰因和年长的军长冯·盖尔将军都支持我的这一决定，但无助于我摆脱困境。

也就在这一天的夜间，我把我的决心向冯·博克元帅做了口头报告。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的指挥所到底在什么地方？”他大概以为我身在距离前线很远的地方。不过这种错误绝不会发生在任何一个装甲兵将军的身上。为了能对战事和部队做出正确判断，我一直处在与战场和我的士兵足够近的地方。

不仅是我的第2装甲集团军出现危机，第4装甲集团军也停止进攻。由赫普纳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已到达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35公里的第3集团军，到12月5日夜間，眼巴巴地看着这个近在咫尺的目标，但已无力向前推进半步。甚至在第9集团军那里，俄军已在加里宁两侧转入反攻。

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流产。我们英勇部队的所有牺牲和努力都已付诸东流。我们在近几周所遭受到的不幸和失败，都因最高指挥当局坚持己见所致。那些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人身处远离战场的东普鲁士，尽管我们呈送了许多报告，但他们对于冬季作战的实际情况仍是一无所知。正是由于这种无知，才使他们不断向作战部队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根据我的看法，要想恢复和巩固原来的态势，而且一直坚持到来年春天，只有立即撤到地形有利、事先构筑有工事的阵地，这才是最好的和最利于保存实力的办法。在第2装甲集团军所管辖的范围内，早在10月就已构筑了祖沙河-奥卡河阵地，部队本可以撤到这里，保存实力。但是，这也正是希特勒绝对不允许的。我不知道，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希特勒的固执己见之外，是不是外交政策在这些天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据我估计是有关系的，因为12月8日日本参战，接着德国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

在这些天，军人们大为不解的是，虽然希特勒已向美国宣战，可是日本却没有向俄国宣战。因此，俄军可以将它的远东兵力放心大胆地调到西线来对付德国。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不断地向我们的战线输送兵力，其速度之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一费解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压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再添重负。

现在，战争真的可以被称为“总体战”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其经济和军事潜力集中起来，联合对付德国及其弱小的盟国。

还是让我们回到图拉。在以后的几天里，第24装甲军开始有计划地撤离。第53军受到来自卡希拉强大敌人的压力，而在第47装甲军那里，12月7日的夜间，在米柴洛夫遭到俄军突袭，第10摩托化步兵师遭受重大伤亡。这一天，在我们的右翼，已由第2集团军占领的叶列茨再度失守。敌人对利夫内发起攻击，并向叶夫列莫夫增加兵力。

12月8日我曾写过一封信，我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可以从那封信里窥见一斑：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令人悲哀：上级对下级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关于部队战斗力日渐下降的报告，反而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对严寒的冬季未做任何准备，被俄国零下35度的天气搞得手忙脚乱。部队的战斗力已下降到无法继续向莫斯科进攻，于是我于12月5日晚断然下定决心，停止毫无希望的战斗，撤到一条预先选定的、可使剩余部队进行防

守的较短的战线。可是，俄军的活动依然频繁，步步紧逼，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好发生不测事件的准备。我们的损失惨重，尤其是病号和冻伤者很多，虽然他们可以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后重返前线，但眼下我们是一筹莫展。汽车和火炮被冻坏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计。我们虽然可以利用当地的雪橇，但效率太低。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坦克勉强还可以使用。但在这种严寒条件下到底还能使用多久，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的不幸从罗斯托夫开始了。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尽管如此，在罗斯托夫的进攻仍在继续。11月23日我飞往集团军群，结果一无所获，也没有得到上面的任何解释，一切照旧。接着，我的北部友邻吃了败仗，我的南部友邻战斗力也已耗尽。最后，我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只好停止进攻。因为，单靠我的力量无法彻底改变整个东方战线的局面，何况现在的天气已降到零下35度。

我还是请巴尔克把我对形势的判断向陆军总司令报告，可是不知道他是否转达了。

昨天，里希特霍芬空军元帅来看我。我们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我们对整个态势有着相同的判断。接着，我又与施米特将军在同一个房间里进行谈话，他是我右邻集团军司令。他也赞同我的看法。这样看来，我的意见不是孤立的，但这一切都没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此事……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两个月后战争形势会出现根本扭转……如果能立即下定决心，停止作战，先撤入一条适宜的防线，也许还能平安度过这个冬季。这一切在之后几个月里都是问号……这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德意志。这正是使我终日忧心忡忡的事情。

12月9日，敌人在第2集团军的利夫内地域扩展战果，并将第45步兵师一部合围。在我集团军这里，第47装甲军向西南撤退，第24装甲军则将俄军从图拉击退。

12月10日，我给元首的副官长施蒙特和陆军人事局局长小凯特尔写信，报告我们眼下所处的态势，希望能够打消他们对这里所抱的任何幻想。同一天，我还写信给我的夫人。信中写道：

但愿我的信（上面提到的两封信）能及时送到，因为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意志还能挽救一些东西。我们对敌人、对敌国国土的辽阔和气候的隐患估计得太低了，现在我们只好自食恶果……不过，我于12月5日已自主决定停止战斗，这至少还是值得庆幸的，否则，我们又将迎来一场灾难。

12月10日，我方发现俄军又在卡斯托尔纳亚和叶列茨附近运来大批部队。在第2集团军那里，敌人扩大其突破口，越过利夫内-切尔诺瓦公

路。在我集团军这里，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叶皮凡进行防御。第53军和第24装甲军到达顿河—沙特河—乌帕河一线。

在这些天，在第296步兵师和第31步兵师之间的地域，出现一个缺口，着实令人不安。

12月11日，我们的右邻军继续向西撤退。叶夫列莫夫由于受到敌人的威胁，我军不得不于12月12日撤出。

为了封闭在第43军处的缺口，第4集团军将其第137步兵师转交我集团军指挥。但是，由于路程太远，加之天气恶劣，该师未能及时到达。因此，我不得不把我所有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都在12月12日用于支援告急的右邻。

12月13日，第2集团军继续向后撤退。按原计划，第2装甲集团军本应坚守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沙特河—乌帕河一线，现在看来已无法实现，特别是第112步兵师已无力抵挡俄军生力军的攻击，必须继续撤到普拉瓦地段以西。我们的左邻第4集团军尤其是第4和第3装甲集群，也无力坚守阵地，只得撤出阵地。

12月14日，我到罗斯拉夫尔去见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冯·克卢格元帅也在。为了这次会见，我不得不在暴风雪里驱车22个小时。我把我的部队目前的处境向陆军总司令做了详细的报告，请求准许我的集团军队撤到祖沙河-奥卡河一线，这条防线曾是我们在10月份作战中的最前沿，后来又进行了扩建。另外，我还提出如何封闭目前第24装甲军和第43军之间宽达约40公里的缺口问题。我认为，第4集团军本应将其第137步兵师转隶第2装甲集团军，以用于封闭这一缺口。但冯·克卢格元帅只答应抽调该师四个营前来。我指出，这点兵力远远不够，我请求他派出另一半兵力。在封闭缺口的战斗中，英勇的师长贝格曼将军已经阵亡，这个危险的缺口至今还没有封闭。

罗斯拉夫尔会商的结果就是下达了如下命令：“第2集团军由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集团军应坚守库尔斯克—奥廖尔—普拉夫斯科耶—阿列克辛一线的前方阵地，必要时还包括奥卡河。”我本以为，陆军总司令肯定会把这一命令报告给希特勒，但后来的事实至少使我怀疑，他是不是这样做了。

在第2集团军那里，俄军已于12月13日开始进行纵深突破，14日这一天，他们经利夫内向奥廖尔发展，并将第2集团军第45步兵师合围，歼灭其中一部。冰冻的道路光滑异常，部队几乎无法进行机动。冻伤造成的减员要远远大于被敌人火力杀伤的数字。由于右邻第293步兵师和第2集团军已撤离叶夫列莫夫，第47装甲军也不得不后撤。

由于我的一再要求，12月16日在附近逗留的施蒙特在奥廖尔机场与我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我向他介绍了当前严重恶化的态势，请求他将这里的情况向元首报告。我估计夜里希特勒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

提出的要求。在我与施蒙特的谈话中得知，冯·布劳希奇元帅已被解职，陆军总司令即将更换新人。在这天的夜里，我写道：

近几天夜里我常常失眠，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的那些可怜的士兵，他们直到现在还不得不毫无遮掩地露宿在冬天的狂风暴雪之中。这真是太可怕了，简直无法想象。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的人，从来不到前线来看一看，因此也不可能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他们只会不停地下达无法执行的命令，拒绝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和建议。

这天夜里，我如期等来希特勒的电话，他命令我坚守阵地，停止撤退，同时也答应给我补充兵员——大概我没听错——空运500人！由于电话听得不是很清楚，希特勒就一再重复他的这些话。至于说到撤退，因为那是早在罗斯拉夫尔与冯·布劳希奇谈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现在要停止是完全不可能的。

12月17日，我找到第24、第47装甲军及第53军军长，再次向他们说明部队的状况，并研究了目前的态势。三位军长一致认为，以现有兵力不可能继续坚持在奥卡河东部地域。现在要做的，是保存部队战斗力，等待援兵，只有如此才能继续进行防御。他们还跟我说，现在部队已开始对最高指挥产生怀疑，认为他之所以下达那些无望的进攻命令，是因为他错误地判断了敌情。他们说：“如果我们还具有机动能力和以往的战斗力，眼下这些事都不在话下。可是冰冻使我们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俄国人无论在组织还是在装备上都做好了冬季作战的充分准备，而我们则完全没有。”

这一天，第2集团军一直在提心吊胆，害怕敌人在诺沃西利达成突破。

鉴于这种状况，在经由集团军群批准后，我决定飞往元首大本营，当面向希特勒阐述我的集团军所处的态势，因为所有书面的、电话里的陈述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谈话日期定于12月20日。到了这一天，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冯·克卢格元帅接任。

12月18日，第2集团军奉命防守季姆—利夫内—韦尔霍维耶一线，并于后几日与第2装甲集团军右翼建立联系，撤到大列卡—祖沙河一线。第2装甲集团军撤到莫吉尔基—维尔赫，普拉维—索罗琴卡—楚尼纳—科斯米纳一线。

第43军转隶第4集团军。

12月19日，第47装甲军和第53军撤到普拉瓦阵地。我决定，第47装甲军撤至奥谢尔基—波季希尼奥夫卡；第24装甲军在奥廖尔地区集结，暂作集团军预备队，使其得到短暂休息，以备而后作战役机动兵力之用。

第4集团军的右翼受到敌人的猛烈攻击，但有一部敌人被击退。

我首次被免职

当我踏上进见希特勒之路的时候，我的同事们送给我一句话：“小教士，小教士，你前面的路可不好走啊！”⁹⁹ 现在送给我显得很合适。我很清楚，要想说服希特勒接受我的意见，绝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又想，我是一个具有前线作战经验的将军，对于我的报告，我们的最高统帅毕竟会认真听取吧。我一直抱着这种信念从奥廖尔北部的风雪弥漫的前线机场，飞往遥远的东普鲁士，走进设备齐全和温暖如春的元首大本营。

12月20日15时30分，我在拉斯滕堡¹⁰⁰ 机场降落。希特勒与我谈了五个小时，中间有两次短暂的休息，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一次是晚餐，一次是观看新闻片——这是希特勒的例行事务，他每周都要一个人观看。

希特勒大约在18时接见我，冯·凯特尔、施蒙特和其他军官也在座。但是我发现，参加这次谈话的既没有陆军总参谋长，也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其他代表，冯·布劳希奇元帅被解职后，希特勒自己当起了陆军总司令。于是，像1941年8月23日一样，面对国防军总司令部一伙人，我再次处在一种被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对我表示欢迎时，我第一次十分惊讶地发现他眼睛里充满了生硬和敌意，我立刻觉察到，他肯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这间小房间里的灯光黯淡，更增添了几分不愉快的感觉。

谈话一开始，我首先讲述了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作战态势。然后，我就谈到将两个集团军逐步撤至祖沙河-奥卡河阵地的意图，我的这一想法曾于12月14日在罗斯拉夫尔，向冯·布劳希奇元帅做过报告，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我以为，他已将此报告了希特勒。所以，当希特勒突然愤怒地大声喊道：“不，我不准您这么做！”真吓了我一大跳。我立刻向他报告说，撤退已经开始了，因为在刚才提到的防线的前方，并没有适宜的阵地可供选择。如果他重视保存部队实力，并想为部队提供一个过冬的阵地的话，那除了撤退就别无选择。

希特勒：“那您就应当在原地挖战壕，坚守每一寸土地！”

我：“不是哪儿都能挖战壕的，那里的冻土已达1米到1.5米，而且用我们那些可怜的工程器械，根本就挖不动。”

希特勒：“那您就应当用重型榴弹炮炸出弹坑，构筑阵地。一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就是采用这种办法。”

我：“一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师在佛兰德所防守的地域平均不过四至六公里，而且还配属有两至三个重型榴弹炮营，有充足的弹药。而现在，每个师防守的正面宽度已达20—40公里，却只有四门重型榴弹

炮，每门配备大约50发炮弹。如果我用这么一点点的炮弹来炸弹坑，就只能炸出50个像脸盆那样大小的浅坑，周围是一片焦土，但决成不了阵地！再说了，那些炮弹我还要用来抵御俄国人的攻击。在佛兰德，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严寒。现在连架设电话线的杆子都插不进土里，必须首先用炸药炸出个洞。我们从哪里能搞来那么多炸药，炸出您所说的阵地？”

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希特勒还是不肯收回他的命令，他要求我必须在原地坚守。

我：“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在不适宜的地形上进行阵地战，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一样。我们就会像当年一样再打一场物资装备大战，遭受同样骇人听闻的损失，而结果却决不出胜负。我们在这个冬天，已经因为采取这样的战术造成大量官兵的伤亡，但是没有换回任何结果，而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希特勒：“难道您认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去死吗？他们也想活着，但是国王有权要求他们为他去死。我也同样有权要求每一个德国军人去牺牲他的生命。”

我：“每一个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争中他应当为祖国献出生命，而且现在我们的士兵已经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但是，不能要求他们白白去死。如果按照我收到的指令去办，势必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只有将部队撤到我刚才提到的祖沙河-奥卡河阵地，才能给部队提供一个抵御严寒的庇护地。我提醒您注意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造成的重大伤亡，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天气，非同寻常的严寒使我们付出的牺牲，要比敌人火力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大一倍。不管是谁，只要他到医院里去看一看那些被冻伤的人，他就知道这说明什么。”

希特勒：“我知道，您已经非常努力了，您很多时间都是与部队在一起。我承认这些，并表示赞赏。但是，由于您距离所发生的事件太近了，士兵所受的苦难给您的印象过深了，所以您给予士兵的同情太多。您应当站得远一点。相信我，当您在—个较远的距离上去看一事物时，反而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尽我的全部能力减轻我的官兵的苦痛，是我应尽的义务。但是这很难做到，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冬装，大部分步兵还穿着单裤。皮靴、衣物、手套和护耳不是完全没有，就是破烂不堪。”

希特勒听罢突然大喊：“这完全不对。军需总监向我报告说，冬装早就发下去了。”

我：“下发自然是下发了，可是并没送到我们那里。我一直十分关注着冬装的运输情况。由于缺少机车以及铁路线的阻塞，这些东西现在还在华沙的车站，已经在那里停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们早在9月和10月就

提出补充冬装的要求，但被粗暴地回绝了，现在已经没法挽回了。”

于是，军需总监被叫来了，当面与我对质，证明我所说的完全属实。正是由于有了这次谈话，戈培尔才在1941年圣诞节发起了为前线士兵捐募服装的活动。但是1941年—1942年的冬天，前线的士兵们依然没有见到冬装的影子。

接着，我又谈到部队战斗力和补给情况。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汽车等运输工具损失惨重，造成部队的补给严重不足。这迫使部队不得不就地取材，自己去寻找运输工具。我们所能找到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木质的小马车和雪橇。我们需要大量这种破旧的车辆，以替代所缺少的运载汽车。但是，这些工具的运载量实在太小，而且操纵它们又要占用大量人手。希特勒要求坚决裁减过于庞大的后勤部队和部队的运输队，以增强前线的兵力。实际上这种裁减早就开始了。但是，要使前线能真正得到更多的兵力补充，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运输手段，尤其是铁路。但要想使希特勒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并非易事。

而后，我又谈到营舍问题。就在几周前，在柏林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会上主要展示的东西是陆军总司令部为部队今年过冬准备的各种越冬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想以此体现对部队的深切关怀。冯·布劳希奇元帅坚持要希特勒出席。展览富丽堂皇，而且还拍成了新闻纪录片。可惜的是，这些完美舒适的越冬展品，部队连影子也没有见过。由于部队在不停顿地机动作战，不可能建造什么像样的营舍，而且在当地也找不到所需的建筑材料。我们的营舍寒酸得很。希特勒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军工部长托特博士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人，为人正直，他当时也在场。我对前线的描述深深地感动了他，所以他特意送给我两个在掩体里用的小火炉，这本是他准备拿给希特勒看的，他让我拿到部队作为模型，部队可以就地取材自己制造。这至少算是我这次冗长谈话所换来的唯一一个积极的结果。

晚餐时，我的座位被安排在希特勒旁边，我抓住这个机会又向他介绍了前线生活的一些细节。可是，其结果完全不是我所预想的。在希特勒及其亲信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不屑一顾，似乎我是在夸大其词，故弄玄虚。

饭后，谈话继续进行。我建议，应当把有实战经验的总参谋部军官调进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我说：“我从国防军总司令部各位先生的反应来看，我觉得，我们的请示和报告并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因此也就没有向您做如实的汇报。所以我认为，把有前线实战经验的军官调到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担负起参谋职责，是极为必要的。我建议您来一次换班。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参谋部的那些军官，一直高高在上，他们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到前线去看一看了。这次战争与一次大战大不相同，参加过一战的人，并不等于了解这次战争。”

我这一番话好像捅了马蜂窝。希特勒大声怒吼，说：“我现在离不开

我周围的人。”

我：“我并不是说要您离开您的贴身副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让那些有最新作战经验的军官，特别是具备冬季作战经验的军官来充当重要的参谋。”

这一请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我与希特勒之间的谈话就这样以我的全盘失败而告终。当我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听到希特勒对凯特尔说：“我还是没有把这个人说服！”一道裂痕就此产生了，再也没有弥合。

次日清晨，我在飞回之前，再次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打电话，向他重复指出，如果仍然按照现在的老办法行事，肯定会造成无法承受的重大人员伤亡，其责任我无法承担。无论如何要立即组建预备队，以便用来巩固我们已撤离的后方阵地的态势。但是，这次电话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在与约德尔通话之后，我便于12月21日飞回奥廖尔。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我把集团军左翼的分界线向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处移动。这一移动使我装甲集团军所承担的责任大幅增加。无可奈何！为能符合希特勒的意图，我不得不忙着修改原来的命令，并下达新的命令。

为了能使这些命令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我于12月22日来到第47装甲军。在与其军长简短谈话之后，便到了位于切尔尼的第10摩托化步兵师，向师长冯·勒佩尔将军说明希特勒所下达的命令的目的和理由。接着，为了同一目的，又于下午到了第18和第17装甲师。接近午夜时分，我才回到奥廖尔，一路上冰寒彻骨，几乎把我冻僵。不管怎么说，我已向手下最重要的指挥官们详细地解释了因希特勒的命令可能给事态带来的变化。这样，我对以后几天可能出现的结果就问心无愧了。

12月23日，我又去听取其他军长的汇报。第53军向我报告说，第167步兵师现在也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第296步兵师撤到别廖夫。我军的防御能力已大不如前。在其左翼与第43军之间，依然还有一个巨大缺口。由于眼下部队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机动，加之道路状况极差，看来这个缺口无法弥补了。我决定，第3和第4装甲师沿图拉-奥廖尔公路，撤至奥廖尔，在那里暂时休息三天，而后由第24装甲军军长指挥，经卡拉切夫-布良斯克向北推进，对渡过奥卡河进行反突击的俄军侧翼发起攻击。可是不幸的是，由于敌人已对我第2集团军的纵深达成突破，因此我们不得不调第24装甲军的一部兵力去应付这个新出现的危机，从而使部队未能及时向利赫文集中。而第24装甲军的非机动兵力则集中用来守卫奥廖尔。

12月24日，我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参加了他们举办的几个圣诞节庆祝活动。我的到来给那些英勇的战士带来了一点点慰藉和欢乐，却把自己搞得很忧郁。晚上，我一个人闷头工作，直到利本施泰因、比辛和卡

尔登来看我，我们在一起聚了一会儿，我的郁闷之心才被战友情谊慢慢化解了。

12月24日，第2集团军被迫撤出利夫内。敌人在利夫内北部渡过奥卡河。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第4装甲师已向别廖夫开进，以阻止敌人的推进。我原本计划让第24装甲军各师统一行动，对敌人进行反击，但由于受到威胁而改为分散行动。

12月24日夜，第10摩托化步兵师遭俄军包围，不得不放弃切尔尼。俄军对取得这样的巨大战果也感到意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位于第10摩托化步兵师左翼的第53军部队未能守住阵地，才使敌人在此达成突破。第10摩托化步兵师一部兵力还是被敌人合围在切尔尼。我急忙将这一不幸报告给集团军群。冯·克卢格元帅严厉地斥责我，其中最难听的话是，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的，而且不是当晚，至少早在24小时之前就下达了撤退命令。事实绝非如此。是我亲自将希特勒坚守这一地方的命令传达给部队的。因此，我十分愤怒，立即反驳了他对我不公正的指责。

12月25日，被俄军合围的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部队不仅突出合围，还带回了好几百名俄军俘虏。部队奉命向祖沙河-奥卡河阵地撤退。傍晚，我又和冯·克卢格元帅发生激烈争吵。他指责我的报告有错误，还威胁说：“我要报告元首。”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上了。他做得简直太过分了。我随即给集团军群参谋长打电话说，如果这样对待我，我不想再干了，我请求辞职。不料，克卢格元帅却抢先一步，在我之前便给陆军总司令部发去电报，要求撤销我的职务。12月26日一早，我便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将我调回陆军总司令部，以待后用。我的继任者是第2集团军司令鲁道夫·施密特将军。

12月26日，我与我的司令部告别，并向我的部队发了一个简短的日命令。12月27日，我离开前线，在罗斯拉夫尔过夜，28日夜在明斯克，29日夜在华沙，30日夜在波森¹⁰¹，除夕到达柏林。

关于我给我的士兵的告别令，还引发了冯·克卢格元帅与我的司令部之间的又一场争执。集团军群想制止我下发这一命令，因为冯·克卢格元帅害怕我会借这个命令对上司提出批评。实际上，这一命令无可指摘。最后，还是利本施泰因把我的告别书送到了我的战士们手里。

告别令全文如下：

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集团军司令部，1941.12.26

集团军日命令

第2装甲集团军全体官兵们！

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已于今日解除我的司令之职。

在我即将与你们告别之际，不禁忆起六个月来我们并肩为国家尊严而进行的战斗，以及我们装甲兵所取得的胜利。我对那些为德意志捐躯流血的人表示深深的追思之情。战友们，对你们在漫长的日月中一直恪守的忠诚、奉献和纯真的情谊，我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曾同舟共济，安危与共。关心你们，保护你们，是我的最大快乐。

再见了！

我相信，你们将一如既往，勇猛顽强，置冬季严寒和敌军优势于不顾，英勇奋战，夺取胜利。在你们艰苦的路程上，我的心永远与你们同在。

你们是在为德意志而战！

希特勒万岁！

签名 古德里安

第七章 辞职

起初，我对于自己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处理，十分恼怒。因此，1942年的1月初，我在柏林提交一份申请，要求对我被革职的原因进行军法调查，以驳斥冯·克卢格元帅对我的指责。但我的申请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其中的原因我并不知道。很显然，他们不想把事情搞清楚。他们也很明白，我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我刚刚离开奥廖尔之后，施蒙特就奉希特勒的命令来到这里调查事情的真相。他与利本施泰因和多名前线的将军们进行了谈话，了解真相，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告知他在大本营的代表。他说：“这个人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整个集团军都站在这一边，大家都很留恋他。我们必须设法恢复事情的原貌。”施蒙特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真诚无可置疑，但由于受到其他人的干预，他的善良意图并没有变成现实。

我整日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士兵们却还在艰苦的道路上跋涉。我知道，我的一言一行已经受到监视。所以，我在最初几个月的时间里深居简出，尽量少说话，只接待了很少几个来访者。第一位来访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师师长泽普·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府打来电话，说要来看看我。他说，他到我这里来是故意做给“上边的人”看的。虽然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并不站在他们一边。即使在希特勒的面前，迪特里希也不隐瞒他的看法。

在冯·伦德施泰特元帅被革职之后，陆军高级指挥层又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截至目前，已有无数经受过考验的将军被罢免，理由要么莫名其妙，要么无法成立。其中有盖尔将军、弗尔斯特和赫普纳。里特尔·冯·勒布元帅和屈布勒将军是自己提出辞呈的。施特劳斯将军称病辞职。这一“清洗”并非没有招致受害人的强烈抗议，特别是希特勒在罢免赫普纳大将的事件上。希特勒要求脱下他的军装，没收他的勋章，取消他的退休金，收回分配给他的住房，但均遭赫普纳拒绝。赫普纳认为，这一命令是违法的。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法学家们，这次也拿出足够的勇气指出，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要想对赫普纳这样做，必须经过惩戒诉讼程序，而这种程序对赫普纳是有利的。赫普纳曾自作主张，将他的防线缩短，而且在给其上司冯·克卢格元帅的一次电话里愤怒地讲到“外行指挥”，于是克卢格便添油加醋地把这些都报告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听完自然怒不可遏。正是由于这些事情，才导致了1942年4月26日由国会通过了一项法规，凭借着这项法规，希特勒便可以凌驾于立法、执行和司法之上。这项法规是在1933年3月23日灾难性的授权法基础上所导致的最后结果，授权法案已经为德国独裁者的专断独行打下了法律基础。自此，作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德意志，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军人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法规的制定，相反却饱尝了法规带给他们的苦果。

近几个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导致我本已复发的心脏病加重了，医生建议我休息一段时间。于是，我决定，1942年3月底与我的太太一起，到巴登韦勒进行为期四周的疗养。春天的美景，加上疗养地的温泉浴，使我在参加俄国战局后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很大慰藉。不料在返回柏林后，我的太太却患了恶性败血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这又使我身心憔悴。除此之外，还不断有来访者登门造访，自然也带来一大堆令人厌烦的琐事。为脱离首都这个是非之地，我决定与我的太太离开柏林，到博登湖畔或萨尔茨的王室庄园购买一套小房子。9月末，我向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后备军司令弗罗姆将军，提出休假的申请。弗罗姆请我去他那里面谈。就在前几天，隆美尔曾打电话告诉我，他因病将从非洲返回德国，并向希特勒推荐我代理他的职务。但这一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弗罗姆问我是否打算重新任职。我拒绝了。在我从萨尔茨的王室庄园返回的当天，弗罗姆又一次打电话，约我去见他。他告诉我，前天与施蒙特谈话时得知，我的重新任命是不成问题的。希特勒已听说我准备在南德购置房产。他知道我出生在瓦尔特高或西普鲁士，因此他希望我能住在出生地，而不是迁到南德去安家。据说，希特勒准备为每一位荣获橡叶铁十字骑士勋章的人，馈赠一份地产作为奖赏。不过，我还是想在自己的家乡寻找一个合适的栖身之地。从此，我便可以永远脱去这身灰军装，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

不过，这些事情眼下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1942年的秋天，我的心脏病明显趋于恶化。到11月底，我几乎快要崩溃了，昏迷了好几天，滴水不进。后来，柏林名医冯·多马鲁斯凭借其高超的医术，才使我慢慢恢复过来。到圣诞节，我就可以离开床铺几个小时。到1月，我感觉身体已大有恢复，2月末甚至可以到瓦尔特高去挑选房子了，并盘算着即将开始的农夫生活。可是，这一切都未能成为现实。

1942年，东线德军再次发起进攻。自6月28日开始到8月底，此次攻势所取得的战果是，南翼的克莱斯特部队推进至高加索山地；位于其北面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推进到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¹⁰²。这些作战又是一种荒唐的行动。经过1941年至1942年冬季的艰苦作战之后，德军已疲弱不堪，根本无力达成预期目标。像1941年8月一样，希特勒把经济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放在首位，而将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置于次要地位。他把占领里海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航运，以及瘫痪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作为其作战目标。但从军事角度看，这是无法理解的。

以上这些事情只是我从报纸和广播，以及偶尔从朋友那里得知的。但是仅凭这些渠道我就足以推测出，目前战场的态势已极度恶化，特别是1943年1月末斯大林格勒作战行动败北之后，即使没有西方大国的介入，败局也已注定。实际上，早在1942年8月19日英国就已在法国迪耶普登陆¹⁰³，标志着第二战线作战的开始。

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致使在此作战的德军受到极大威胁。

9月25日，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被免职，由蔡茨勒将军继任。与此同时，也取消了总参谋长任免总参谋部军官的权力，改由陆军人事局管辖，而这个人局是由希特勒直接领导的。这就意味着，总参谋长的最后一点权力也被剥夺殆尽。尽管蔡茨勒提出抗议，但徒劳无益。虽然早在1939年秋季，希特勒就对陆军的领导人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但当时他并没有下手。三年以来，大家虽然都在一起工作，但相互之间充满争执和怀疑。但是现在的情况好转了吗？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相比，希特勒会给蔡茨勒以更大的信任吗？他能接受军事专家们的建议吗？这些问题能否得以彻底解决，关系着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命运。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位新人上台之后确实以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敢于在希特勒面前直言，同时也敢于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希特勒据理力争。他曾五次向希特勒提交辞呈，五次被希特勒拒绝。希特勒对他的疑忌日渐增大，分歧与日俱增，最后不得不将他免职。蔡茨勒的对抗最终也未能使希特勒后退半步。

蔡茨勒在职时东线的战况可参见图30、图31。

第八章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装甲兵的发展

自从1941年12月希特勒自任陆军总司令之后，便开始特别关注陆军装备技术尤其是装甲兵的发展。下面有一部分数字是绍尔提供的，他当时是装备和军工部部长阿尔勒贝特·施佩尔的助手。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希特勒是如何热心于推进装甲兵的发展，同时也从中暴露出他的性格是何等的变幻无常。

我上文已经提到，在1941年11月的时候，有一个由知名设计师、工业家和陆军兵器局的军官们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我的装甲集团军，搜集关于我们与优良的俄军T34型坦克作战的经验教训，以便能找到一种恢复我们技术优势的途径。前线的军官们提出一种主张，认为可以仿制俄军的T34型坦克，这样能以较快的速度改善目前德军装甲部队的不利处境，但设计师们不赞同此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们认为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发明创造者的自尊心，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T34坦克的关键部件尤其是它的铝制柴油发动机，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制造出来的。况且，我们原料短缺，在合金钢方面无法与俄国相比。于是，在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继续生产重约60吨的“虎”式坦克，另外再设计一种“豹”式轻型坦克，重量在35到45吨之间。1942年1月23日，这一方案呈送希特勒。在一次会议上希特勒指出，德国的工业部门应将坦克的月产量提高到600辆。而我们1940年5月各型坦克的总产量才不过125辆。像坦克这样的重要作战兵器，其产量在近乎两年的战争中一直以这样一种缓慢的速度在增长，足以说明希特勒和总参谋部对于坦克在作战中的重大意义没有充足的认识。甚至在1939年—1941年之间装甲部队所取得的重大战果，也未能改变他们的观念。

在1942年1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突发奇想。他指出，炮兵可能即将装备一种新的空心弹，可极大提高其穿甲能力，因此装甲兵在未来的作用将会大大降低。他认为，如果这一新技术能用于实战，就要开始大量生产自行火炮，并利用坦克做自行火炮的底盘。在这次会议上，他要求开始着手对此进行研究。他的这一想法再一次为技术的发展，以及坦克在战术战略上的运用设置了障碍。

1942年1月8日，装备、军工部长托特博士因飞机失事身亡。施佩尔接替他的职务。

3月，克虏伯公司和波尔舍教授奉命设计出一种重达100吨的坦克。研制工作加速进行，所以到1943年春天样车就生产出来了。为了加快坦克的发展，平时的汽车工业生产被迫处于停顿状态，许多专家从汽车工业转到坦克行业。1942年3月19日，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到1942年10月将能生产出60辆波尔舍-“虎”式坦克，25辆亨舍尔-“虎”式坦克，到

1943年3月可再生产135辆“虎”式坦克，总计将达220辆——假定这些坦克全部都可以使用！

4月，希特勒要求为“虎”式和“黑豹”式坦克的88毫米口径和75毫米口径坦克炮研制穿甲弹。于是，亨舍尔公司和波尔舍公司制造出第一辆试验用的“虎”式坦克。

同月，希特勒突然提出，他要远征马耳他，并要求生产12辆前装甲板为80毫米厚的IV型坦克，用于攻打马耳他的要塞。不过，到后来再也没有听他提及这个他急切要实现的念头。

1942年5月，希特勒批准了由奥格斯堡-纽伦堡汽车制造厂提出的“黑豹”式坦克设计方案，并下令生产运载超重型坦克的轨道运载车。此时，每月可以生产100门自行反坦克炮，III型坦克月产量也提高到190辆。

1942年6月，希特勒又开始担心装甲的厚度是否足够。他命令将IV型坦克和自行反坦克的前装甲厚度增加到80毫米。还满怀疑虑地说，到1943年春季，这80毫米厚度的前装甲对新型“黑豹”式坦克来说是不是足够。因此，接着他又要求研究一下，能不能把装甲增厚到100毫米，至少垂直面要增厚到100毫米；而“虎”式坦克则需要将其前装甲增加到120毫米。

在1942年6月23日的会议上，对于1943年5月的产量做了如下估计：

在老式II型坦克基础上发展的装甲侦察车.....131辆

“黑豹”式坦克.....250辆

“虎”式坦克.....285辆

希特勒对这个计划十分满意。早在1932年鲁茨将军就提出过一种愿望，希望能生产出一种气冷式柴油发动机，当时只是在克虏伯公司制造的I型轻型坦克上装备过。现在，希特勒同意对坦克研制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并规定了坦克研制的基本原则：第一，超强的火器；第二，巨大的快速性；第三，厚重的装甲。由于希特勒是个自相矛盾的人，所以接着他又认为厚重的装甲是最重要的。然后，他就开始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他命令工程师格罗特和哈克尔设计一种1000吨的大型坦克，将波尔舍-“虎”式坦克的底部装甲改为100毫米，装备150毫米L37或100毫米L70的火炮。波尔舍答应1943年5月12日将交出第一辆车。

1942年7月8日，希特勒要求加快生产一个连的“虎”式坦克，以便用于列宁格勒的作战。15天之后，也就是6月23日，希特勒突然更改了他原来的决定，要求最迟于9月生产出“虎”式坦克，以供在法国战场使用。这说明他当时似乎已开始担忧西方大国的大规模登陆行动。

关于老式的III型坦克的改进工作，希特勒命令将其火炮改装为75毫米L24火炮。虽说他一直十分关注扩大坦克产量的问题，可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了用坦克底盘生产自行火炮，而这样做势必缩小坦克的产量。

1942年8月，希特勒又急切地询问，何时才能将88毫米口径长管火炮装在“虎”式坦克上。该炮的穿甲厚度应为200毫米。他命令将正在维修的IV型坦克改装长管火炮，以提高坦克的威力。

1942年9月，又出台了一个新的生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1944年春天要完成下列生产指标：

“豹”式（轻型装甲侦察车） 150辆

“黑豹”式 600辆

“虎”式 50辆

坦克总计 800辆

自行反坦克火炮 300辆

轻型自行火炮 150辆

重型自行火炮 130辆

超重型自行火炮 20辆

自行火炮总计 600辆

为了不致对坦克的生产造成过大影响，希特勒命令自行火炮的生产都使用非优质钢。尽管如此，现在的事情很明显，生产的重点已由坦克转向火炮。换句话说，就是从进攻转向防御，而用于防御的兵器却十分缺乏。因为部队此时已经在抱怨，指出现在生产的以II型坦克做底盘的自行火炮以及38吨的捷克坦克，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谈到波尔舍-“虎”式坦克时，希特勒说，由于这种坦克装有电传动装置和气冷发动机，因此特别适用于非洲战场，但必须将它50公里的活动半径提高到150公里。他说的后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可惜只是说得太晚了。

希特勒的这些谈话是在9月的时候说的，当时德军正在斯大林格勒苦战。对自行反坦克火炮进行改进的方案，已经确定下来。方案规定：装备75毫米L70火炮和改装100毫米的前装甲。自行反坦克火炮或IV型坦克应改装重型步炮。正在制造的波尔舍-“虎”式坦克，部分应改装为自行反坦克火炮，也就是说，将炮塔改换为88毫米口径火炮，改装200毫米前装甲。还考虑将210毫米口径迫击炮装在这种坦克上。当然，我们当

时的坦克确实都不适于巷战，可是不停地更改设计方案，也是不妥的。因为，坦克的型号过多，势必要为此储备更大量的零配件，也会给战场上的坦克维修带来诸多问题。

1942年9月，“虎”式坦克第一次投入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条经验，即新武器在投入大量生产和使用之前，必须要以极大的耐心进行较长时间的试验。法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将他们的坦克过早地小批量投入作战，所以未能取得突出的战果。军事专家们已批判了这一错误，我也经常提及，也写过有关文章。对此，希特勒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却急于要对他心仪的新式武器进行一下试验。于是，他将这种新型坦克投入一次不太重要的作战行动，这就是列宁格勒附近的一处不大适宜这种坦克作战的沼泽森林地。在这种地形上，重型坦克只能在林间小路上以纵队队形开进，从而成了敌人部署在道路两侧的防御火炮的猎杀物。结果不仅遭受重大损失，而且泄露了秘密，失去了在未来作战中的突然性。同时，这种新型坦克在运用上的失败，给人们带来的失望情绪要远大于失败本身。

10月，我们采取了一种办法，使自行反坦克炮的产量大大超过坦克的产量，这就是在IV型坦克的底盘上装上75毫米L70长管火炮，以及利用“黑豹”式坦克做底盘，装上88毫米L71长管火炮。此外，还在40辆到60辆IV型坦克的底盘上安装重型步炮。希特勒还考虑将迫击炮装在IV型坦克底盘上，使它成为一种短口径、可发射爆破榴弹的武器。尽管设计方案五花八门，十分诱人，但造成的结果却适得其反，能够用于作战坦克的资源被消耗殆尽，其中也包括IV型坦克。这个月IV型坦克月的产量第一次降到了100辆。不仅如此，装备部还建议，除计划中“豹”式装甲侦察车之外，也将“黑豹”式坦克改为装甲侦察车。幸亏这个方案没有付诸实施。

不过，希特勒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完全有别于上述这些五花八门的坦克设计方案。他主张，“虎”式坦克应装备弹道低伸的88毫米口径长管火炮，而不应使用初速很低的大口径火炮。坦克炮主要是用来对付敌人坦克的，在这一主要任务面前，其他任何一种方案都处于次要地位。

11月，“虎”式坦克的月产量达到了希特勒提出的由13辆提到25辆的要求，自行反坦克炮的月产量也首次达到100辆。

1942年12月初，就坦克的使用问题又展开一场新的争论。有人说，分散使用“虎”式坦克会带来严重后果。而希特勒的观点是，在东线适合分散使用，而在非洲战场则必须集中使用。这一不可理解的观点依据何在，我还真是说不清楚。

III型坦克现已全部停产，部分生产能力转产自行反坦克炮。到1943年6月自行反坦克炮的月产量已提高到220辆，其中有24辆装备了轻型榴弹炮。这种炮的初速低，弹道弯曲，很适于步兵作战用，却削弱了反坦

克能力。

在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对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波尔舍和米勒博士提出要求说，他想要一种名为“小老鼠”的坦克，用于试验，重量为100吨，要求到1943年夏季生产出来，每月生产五辆。

已有报告显示，由于型号不断增加，而且变化无常，在零部件的生产上出现许多困难。

1943年1月，有关坦克装甲、坦克炮和巨型坦克的讨论继续进行。最后决定，将老式IV型坦克的垂直前装甲改装成100毫米，“黑豹”式坦克的正面装甲也改成100毫米。轻型“豹”式装甲侦察车在投产前，生产计划便被取消，因为它“无论是其装甲还是车载武器，都不适于1944年将会出现的情况”。

“虎”式坦克决定装备88毫米口径长管火炮和150毫米厚的前装甲。波尔舍的“小老鼠”坦克决定开始投入生产，月产量为十辆。可实际上，到最后，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们的这一梦幻中的庞然大物，连一个木质模型都没有造出来。尽管如此，仍然决定到1943年底要投入批量生产，将为其装备128毫米口径火炮，此外还在研究为其制造一种150毫米口径的火炮。

为适应城市战斗，希特勒决定利用波尔舍坦克的底盘建造三辆“撞虎”式坦克。虽然这一设想没有付诸实施，但足以显示这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是如何的想入非非！他们这是想利用这种新奇的玩意儿，以一种骑士的作战方式与敌人较量。为保障这种“撞虎”式巨大坦克得到充足的燃料，希特勒又命令制造一种燃料拖车和辅助油箱。此外，希特勒还要求为坦克制造烟雾施放装置，而且还指出，直升机最适宜用来做炮兵观察，装甲部队也很需要这种飞机。

1943年1月22日，希特勒呼吁“竭尽全力制造坦克”，并将提高坦克产量的全权授予施佩尔部长，表明了他对德国装甲部队战斗力日趋下降的担忧，而敌人占据优势地位的T34坦克却源源不断地从其军工厂中开往前线。

希特勒也知道这个现实情况，可他还是在2月初命令制造所谓的“野蜂”重型榴弹炮和“胡蜂”88毫米口径加农炮，并将其安装在IV型坦克的底盘上，作为自行火炮使用。他将生产II型坦克的生产线全部转产装备轻型榴弹炮的自行火炮，将旧式的38吨坦克改装为装备40毫米防坦克炮的自行火炮。他还命令加快生产90辆取名“费迪南德”的波尔舍-“虎”式坦克。为了对付俄军步兵的破甲弹，IV型坦克、“黑豹”式坦克和自行反坦克炮都装备了所谓的“围裙”。这种所谓的“围裙”就是在坦克的外壁挂上防弹钢板，以起到保护车体和传动装置的作用。

关于坦克型号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总参谋部不得不介入。它要求除了“虎”式和尚未批量生产的“黑豹”式坦克外，放弃一切型

号的研制。希特勒也同意了这一建议，装备部也表示欢迎，因为这可以使生产程序大大简化。但是，总参谋部的这一大胆建议有一个疏忽，由于IV型坦克的停产，德国陆军每月最多只能得到25辆“虎”式坦克。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德国陆军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全线崩溃，俄军将在没有西方盟国支援的情况下赢得战争，横扫欧洲，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欧洲问题就会从根本上简单化。此后，我们大家就不得不去品尝真正民主的滋味了。

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日渐增大，这使装甲兵和希特勒身边一些比较明智的军人，急于找到一个能收拾这个岌岌可危的烂摊子的人。此时，有人将我战前写的关于装甲兵建设的文章放在希特勒的桌子上，并劝他阅读。然后，又建议他接见我。最后，希特勒终于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和我谈一谈。就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1943年2月17日陆军人事局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到文尼察元首大本营与希特勒谈话。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任命和初步措施

1943年2月17日，有人叫我去接陆军人事局的电话，当时我还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几周前，当我的心脏病好转之后，就去拜访了人事局局长博德温·凯特尔将军，想打听一下当前的形势和一些人的事情情况。照他的说法，我根本没有希望恢复原职。可是现在，凯特尔的助手林纳茨将军却通知我，让我立刻到文尼察向元首报到，但他没有告诉我希特勒为什么要召见我。不过我知道，希特勒能捐弃前嫌与我见面，肯定是大难当头，迫不得已。在斯大林格勒作战中，德国一个完整的集团军投降，这是前所未闻的罕见事。这是一次军事上的重大损失，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因第6集团军的覆灭而在战线上出现的缺口，已无法弥补。这一切导致了一场重大危机，士气和民心已降到谷底。

恰逢此时，外交内政也遭遇挫折，使刚刚发生在军事上的灾难雪上加霜。

西方盟国在非洲登陆之后，迅速向前推进。当1943年1月14日—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¹⁰⁴之后，非洲战场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这次会议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这一粗暴的要求，对德国人民尤其是对德国军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使德国军人从此不再抱任何幻想，因为敌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消灭整个德国民族，要除掉其经济上的强大竞争对手，他们的作战目的已不仅仅是针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这一毁灭德国民族思想的始作俑者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长时间以来他不断为他的这个杰作自吹自擂。1945年1月5日，他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时说道：“在对所有决定我们命运和自由的事实，进行全面、深入、理智和成熟的思考之后，美国总统在得到以我为代表的战时内阁的完全赞同后决定，卡萨布兰卡会议要求我们的所有敌人全面地和无条件地投降。我们所坚决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是说用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去不公正地和野蛮地蹂躏全体人民。”

早在1944年12月14日，温斯顿·丘吉尔还向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波兰人许诺，除了由俄国人占领的柯尼斯堡之外，他将但泽和波罗的海沿岸200英里的地区割让给波兰，并保障其享有和平。他说：“你们可将你们的边界线向西部的德国境内推延”……“数百万人可以由东向西或向北迁徙。我特别要强调一点的是，德国人将被赶走，德国人要统统地从这一地方被赶走，西部和北部应当属于波兰人。我们不希望移民的杂居。”

如此对待东部的德国居民难道不算野蛮吗？难道这还算公正吗？很

显然，下院对丘吉尔的讲话并不是一致赞同，因为1945年1月18日他再次为自己辩解说：“面对恐怖的敌人，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要求它必须无条件地投降，还是与敌人缔结和约，使它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呢？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是美国总统和我在卡萨布兰卡公布于众的，我将为此、也为国家承担义务。我可以肯定，尽管还有许多事情尚未澄清，但自此之后，事情会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难道我们应当现在，在已渡过难关、正迎来我们强盛阶段的现在，改变这一声明吗？我很清楚，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背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也没有任何理由与德国或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超出无条件投降的谈判……”

对于当时的这一做法，温斯顿·丘吉尔今天已不再持肯定的态度了。他与外交大臣贝文都不再提及当时的这一要求了。对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¹⁰⁵的结果，大家也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会议曾指出：“消灭德国人民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只有在根除纳粹和军国主义之后，德国人才能实现其过上正常生活的希望，才能在民族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个希望现在最终实现了吗？

很明显，关于1943年2月间欧洲未来前景的问题，中立国家要比西方国家的内阁看得更清楚一些。1943年2月21日，西班牙国家元首佛朗哥在给英国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的一份照会中写道：

如果战争进程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俄军将突入德国纵深。这一结果——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难道不是对欧洲和英国的重大威胁吗？一个共产主义化的德国会将其军事秘密和军备工业拱手让给俄国，德国的技术家和专家将使俄国成为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超级帝国。

我自问：在中欧，在被战争折磨得一贫如洗和流尽鲜血的形形色色的种族和民族中，难道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斯大林的企图吗？没有，没有这种力量。我们可以断定，所有这些国家或早或迟，都要置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将形势看得格外严峻，并请求英国人民对形势斟酌再三。一旦德国被俄国占领，谁都没有办法再去阻止俄军的侵入。

如果德国经受不住，我们必须想办法。有人主张由立陶宛、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组成的联盟，来替代德国的位置，这是幼稚可笑的。这样一个联盟很快就会为俄国的武力所控制。

估计是受其政府委托和批准，1943年2月25日塞缪尔·霍尔爵士便对此做了答复：

我不能接受认为战后俄国会对欧洲构成威胁的理论。我也拒绝接受另一种思想，认为俄国在战后发起一场针对西方的政治运动。您断定，共产主义将会对我们的大陆构成威胁，俄军的胜利将会使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难道一个民族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战后统治欧洲？俄国战后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它的重建工

作，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和英国的支援。俄国在争取胜利的作战中，并非居于领导地位。在军事努力方面都是相同的，胜利也是盟国共同奋斗的结果。作战结束后，强大的美军和英军将占领大陆。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人，而不像俄军那样早已疲惫不堪，精力耗尽。

我可以冒昧地预测，英国将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的军事大国。英国对欧洲的影响将如推翻拿破仑统治时期一样巨大无比。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我们的影响将遍及整个欧洲，我们将参加欧洲的建设。

这就是大不列颠的代言人塞缪尔·霍尔爵士对中立的西班牙国家首脑佛朗哥的回答。希特勒对外交谈判深恶痛绝，因此他很清楚，他不可能与西方达成一致，他的命运，当然还有德国人民的命运，都系于刀尖之上。

在内政方面，由于雷德尔和沙赫茨被解职，国内的气氛也趋于紧张。现在，到处都危如累卵，摇摇欲坠。

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我于1943年2月18日由贝克中尉陪同，乘火车到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然后再从那里改乘飞机继续东行。在火车上我遇到了肯普夫将军，他是我的老战友，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一些关于去年的作战情况。到了拉斯滕堡之后，凯特尔的副官魏斯少校到机场迎接我，但他也没有告诉我此行的目的。然后我们飞往文尼察，与我同行的还有肯普夫和我们在汽车兵监察部和第2装甲师的老同事。19日下午，到达文尼察，我们被安排在“猎人山”军人饭店，等候接见。

2月20日下午，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将军来到我这里，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话题是希特勒的人事安排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施蒙特向我透露，由于俄军坦克部队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而德国装甲兵的状况却每况愈下，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总参谋部与装备部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尤其是装甲兵已对领导失去信心，因此现在急需一位有能力和了解装甲兵的人来领导这一兵种。于是，希特勒决定由我来执掌装甲兵。他问我，对于履行这一职务有什么想法。我回答，现在正值德国人民和我的兵种面临困境之际，我完全听从希特勒的安排。但我同时也指出，顺利地开展工作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尤其是我大病初愈，我不愿像过去那样，为无谓的权限之争牵扯我的精力。因此我要求，我既不受陆军总参谋部领导，也不由后备军司令指挥，而是直接隶属于希特勒。此外，在装甲兵器的发展问题上，陆军兵器局和装备部必须尊重我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装甲兵的战斗能力就无法得以恢复。最后，对于空军和党卫队编成的装甲部队，在其组织和训练上，我必须具有像对陆军装甲部队那样的同等权力。自然，后备军和军事院校的装甲部队也应隶属于我。

我请施蒙特把我的这些想法转达给希特勒，并补充说，只有在他同意我上述意见的前提下，再召见我，否则我情愿返回柏林，以后也不必再用我。我和施蒙特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

就在施蒙特返回元首大本营不久，来了一个电话通知我，让我于15时15分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准时接见了，谈话刚开始的时候施蒙特也在座，不久希特勒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进行单独谈话。自从1941年12月20日之后，我还没有再见过希特勒。14个月过后，他似乎老了许多。他的举止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坚定有力，说起话来也不像过去那样流利，左手在不停地颤抖。我看见，我写的那本书就摆在他的书桌上。他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与我的谈话：“1941年我们分手了。当时有许多误解，对此我很抱歉。我需要您。”我回答说，如果他能为我提供一种环境，使我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我愿意听从他的安排。接着，希特勒便说，他想任命我为装甲兵总监。施蒙特已经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对此希特勒表示同意，并请我在此基础上拟制一份勤务守则，呈送给他。他还提到，他把我战前关于装甲兵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从中发现我早在当时就已对装甲兵未来的发展做了准确的预言。他说，现在我应将我的这些思想付诸实施了。

然后，希特勒把话题转入当前的战况。他已清醒地认识到，斯大林格勒作战的失利以及接着在东线的后撤，已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但他表示，他仍有坚持到底和扭转战局的决心。从他的角度而言，这些话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与希特勒的第一次重逢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一直谈到16时，其中带有实质性的谈话有45分钟。

离开希特勒之后，我又到了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那里，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当前的军事形势。这天夜里我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聊天，他们是前驻莫斯科武官屈斯特林、文尼察野战宪兵司令冯·普林和第15步兵师师长布申哈根，从他们那里我了解了许多在我离职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从普林那里了解到，德国对占领区的管理，尤其是帝国代表科赫的管理方法糟糕透顶，我们昔日的朋友乌克兰已经因此被逼得掉转枪口，成了我们的敌人。不幸的是，对这种状况军事部门却没有权力介入。他们是通过党和行政渠道实施的，不让军人参与，只是等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了，军方才有所闻。

2月21日，我与约德尔、蔡茨勒、施蒙特和希特勒的一位副官恩格上校，共同讨论我的新的勤务守则的原则。

2月22日，我飞往拉斯滕堡，与凯特尔元帅一起完成了勤务守则的初稿。23日，后备军司令弗罗姆大将也参加进来。几天之后，《装甲兵总监勤务守则》最后完成了，2月28日由希特勒批准签发。这份勤务守则是此后几年的工作依据，因此我想将其原文摘录如下。

装甲兵总监勤务守则

1. 装甲兵总监在促进装甲兵不断发展，并使其成为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方面对我负责。

装甲兵总监直接隶属于我。其职位相当于集团军司令，是装甲兵

2.在与陆军总参谋长取得一致的前提下，装甲兵总监对装甲兵和大规模陆军快速兵团的组织和训练拥有全权。

此外，他还拥有受我之命在组织和训练方面向空军和党卫队的装甲兵下达指令的权力。

我保留最后的决定权。

他在其兵种的技术发展和生产计划方面提出的要求，需与兵器、弹药部长密切协商后做出决断，并向我报告。

3.他是装甲兵的最高长官，同样是后备军中装甲兵的司令。他的任务是，保障野战陆军获得源源不断的适用人员和装甲车辆，其中所指包括单车、部队的补充和组建。

根据我的指令，向野战陆军和后备军分配坦克和装甲车辆也是他的任务。

4.装甲兵总监应确保装甲兵和快速部队按计划 and 适时地进行组建和补充。此外，他应在与陆军总参谋部取得一致意见后，负责处理野战陆军中失去坦克的乘员的使用问题。

5.装甲兵总监应对装甲兵的作战经验、武器装备、训练和组织进行分析评估。

为此，他有权视察和参观国防军和党卫队的所有装甲部队。

野战陆军的装甲部队应将各种经验直接向装甲兵总监报告。装甲兵总监应将其新发现和经验通告包括兵器、弹药部在内的所有有关单位。

装甲兵总监负责领导装甲兵各种条令的制定。凡涉及兵团指挥和与其他兵种协同的条令，在其出版前应征得总参谋长的同意。

6.作为兵种长官的装甲兵总监在其任职期间，对下列单位具有指挥权：

（1）隶属于特殊司令部的快速部队的后备部队和训练部队（除骑兵和摩托车步兵部队的后备部队）；

（2）野战陆军和后备军的快速部队的院校（不含骑兵和摩托车训练机构）及其教导队。

7.装甲兵总监有权将与其职权有关的指令下达给陆军的任何勤务单位。各勤务单位应向装甲兵总监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料。

元首希特勒（签字）

勤务守则的这些条文，使我的职权远远超出了陆军总司令部中其他兵种的将军。他们都在陆军总参谋长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想到部队里视察，首先必须报请总参谋长批准。他们对后备军也没有施加任何影响的权力，陆军各院校无权而且也不准许出版任何条令。在这样的各种约束之下，他们无所建树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这也是装甲兵的各级将军们直到如今没有什么重大作为的原因。所以，有经验的前线军官并不想方设法争取到后方机构工作，一旦被调到后方任职，也总是千方百计重返前线，因为在那里可以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然而，在我就任装甲兵总监之后，这种状况至少在装甲兵被一扫而光。总参谋部尤其是总参谋长，还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人，认为这个勤务守则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神圣权力，所以很不喜欢这个文件。虽然说，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还是不得不忍受他们所制造的各种困难和障碍，甚至一直持续到战后。可是不管怎么说，由于有了这个新的规则，使我们装甲兵的建设和发展事业未受过大的伤害。直到战争临近艰苦的尾声，装甲兵一直以其强大的突击力，不辱使命地履行其职责，堪称立于时代顶峰的兵种。

当这份勤务守则由拉斯滕堡送往希特勒之后，我才发现其中有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在第一条关于“装甲兵”的注释中，我把自行反坦克炮也包括在装甲兵编制内了，而它本来一直是隶属于炮兵的。我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因为自行反坦克炮的产量在坦克产量中占相当大部分，但是由于它的火炮威力不够强大，在反坦克方面难以发挥明显作用。而效力更差的是“防坦克”分队，他们的火炮一直用半履带式车辆牵引，而且火炮的穿透能力不足以击毁敌人的坦克，实际上成了一堆废物。因此，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可是，不知何人背着我，在“自行反坦克分队”一词前面加了“重型”两个字。于是，本该隶属于装甲兵总监的自行反坦克部队就只限于重型自行反坦克部队了。这种重型部队是刚刚组建的，其装备主要是在以“虎”式和“黑豹”式底盘为基础的自行反坦克炮。当我发现这一改动时，我就认识到这是一种愚蠢的恶作剧，它不仅是我针对我个人的，而且是针对陆军的反坦克能力，这也就等于说是针对陆军自己的。

当这份勤务守则还在各部门进行传阅的时候，我便飞往柏林去组建我的司令部，准备开始工作。我还是将办公室设在了本德勒大街，还是选择了我的老办公室，战前我担任快速部队长官时就在这里办公。在人事方面，我选择了装甲兵出身的托马勒上校担任我的参谋长，他具有丰富的实战作战经验。全身充满活力的托马勒上校立刻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一直坚持到德国的最后崩溃。我对司令部的几个最重要的人员，无论是他们的品德，还是专业能力都十分满意。弗赖尔中校和考夫曼少校是我的总参谋部军官，分别负责组织和运用，前者由于身负重伤无法重返前线，后者则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后来由冯·韦尔瓦尔特男爵少校接替。我的副官是曾负过重伤的马克斯·楚·瓦尔德克中校。在装甲兵的每一

个部门我都安排了一个具有前线经验的装甲兵军官担任主管，他们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军官，曾负过重伤，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一旦康复，而且当办公室需要具备前线作战经验的新人时，他们就可以与前线军官进行轮换。利用这种轮换方式，可以使总监部与前线保持密切和不间断的联系。此外，我还为后备部队设立了一个国内装甲兵监察长，由埃贝尔巴赫将军负责，办公地点设在柏林。他的参谋长博尔布林克上校，同时也是后备军司令办公厅装甲兵处的处长。这是我事先和弗罗姆商定的，目的是为了与后备军保持协调一致，共同商定双方的需求，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装甲兵院校一直隶属于院校司令冯·豪恩希尔德将军，他也是一位负过重伤的人。最后，我还在司令部中安排了一些负伤痊愈的军官作为机动，负责收集和分析前线的作战经验，调查研究前线发生的特别事件。

条令方面的工作由泰斯上校负责，我和他早在1938年就已经认识，当时他是奥地利坦克营的营长。直到德国崩溃的时候，他一直负责装甲兵条令方面的工作，另外他在收集战史资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将来一旦开展工作还需要与一些在柏林的军事部门合作，所以，我先后登门拜访了一些部门。除此之外，我还拜访了航空部。航空部的米尔希元帅战前就是我的好友，我很尊重他。当时能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重要人物当中，米尔希元帅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问题的认识深入全面，能启发人的思路。他虽然对上层圈子里纳粹党的高官显贵们嗤之以鼻，但还是建议我去拜访几个能对希特勒产生影响的人，他们是戈培尔、希姆莱和施佩尔。施佩尔是装备、军工部长，他是我必须要见的人。

按照米尔希元帅的建议，3月6日我去拜访戈培尔博士，以新任装甲兵总监的身份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他很友好地接待了我，并很快开始了一次长谈，谈及的话题主要围绕政治和军事形势。从谈话中可以看出，戈培尔博士确实是希特勒亲信中最聪明的人。我觉得我或许有望从他这里得到帮助，来扭转我们当前的形势。因此，我决定向他详细地讲述前线及其战争指导的重要性，以便能争取到他的理解。这虽然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但戈培尔博士表现得平易近人。于是，我便将当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向他和盘托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存在于我们最高军事指挥层中的极坏的组织状况，以及更糟糕的人事安排。我指出，现在国防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海军、党卫队、装备部等多种机构并立，指挥上各自为政，而希特勒又不断地设立直属他的机构，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当前的混乱不堪，结果使希特勒自己也无法应付。由于希特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参谋培训，因此我建议，希特勒最好设一个能统领全军的国防军总参谋长，这个人物必须要在作战指挥方面强于凯特尔元帅。我请戈培尔博士以适当的方式，把我所说的这一切传达给希特勒。因为我觉得，关于这些重大的人事安排的建议，如果出自一个希特勒最信赖的文人之口，要比一个军人讲给他听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因为根据我迄今为止的经验，希特勒一直认为军人是彻头彻尾不可信赖的。戈培尔博士说，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但他愿意试一试，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我的这些话转达给希特勒，力促希特勒改善最

在这些天里，我又去拜访了施佩尔，他像对待朋友那样坦率地接待了我。他头脑清晰，为人诚实，后来我与他进行了非常融洽的合作。他不受任何不正常的和私人的虚荣心以及山头主义的束缚和影响，一切考虑和决心都来自他自己的正确判断。当然，他当时对希特勒也怀有一定的好感，但他会独立思考，因此他能看到这个体制的错误和缺陷，而且努力去加以纠正。

为能了解目前坦克的生产状况，此后几天我又去参观访问了施潘道的阿尔勒克特公司，以及位于柏林-马林费尔德的戴姆勒-奔驰公司。

最后，我又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拟定了一份战时新编制方案，可以一直沿用到1944年。我拟制这个方案的用意在于，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现代装备和作战方法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能节省人力和物力。在此基础上，构思了我的第一份报告，准备于3月9日当面向希特勒陈述。于是，我与托马勒上校一同飞往文尼察。16时，在这里为我举行了一个场面很大的集会，众人都想看一我的首次亮相。当我看到一队队的人进入会场时，不免有点意外，因为我原本希望只在一个小范围内做报告。之所以会来这么多人，大概是由于我的一个疏忽，我把报告的大致内容告诉了希特勒的副官。现在看来，大家都对我的报告很感兴趣，因为包括国防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下属的几个处长、步兵和炮兵的兵种将军，以及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来到会场。与会者对我的计划提出了一些批评，而批评比较多的是针对自行反坦克炮也隶属于装甲兵总监的提法，以及用自行火炮替代步兵师防坦克营的旧式火炮的主张。我事先没有料到我的报告会招致如此多的反对意见，会议也因此拖了四个小时，这使我筋疲力尽，以至于我在离开会场的时候失去知觉，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幸好，不一会儿我就醒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防止报告有疏漏，我在做报告时随身携带了一份报告提纲。碰巧，这份文件我保留在身边，我将它引述如下。因为，它在我此后的工作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报告提纲

1.1943年的任务是，为进行有限目标的进攻提供一定数量的具有充足战斗力的装甲师。

1944年我们必须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对一个装甲师而言，只有当其装甲战斗车辆的数量与其他武器和车辆的数量达到一个适当比例时，才能具有充足的战斗力。按照这个逻辑，德国装甲师如按现在的四个装甲营计算，就需要400辆坦克。如果明显低于400辆，那么整部机器（人员和车辆的数量）就与真正的突击力不相符。遗憾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们的装甲师还完全称不上有充足的战斗力。

但是，今年和以后几年，会战的胜利取决于它的重建。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能通过与空军和潜艇的协同赢得战争。否则，地面作战就会变得旷日持久，并造成重大损失。（引用李德·哈特的文章——可惜遗失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毫不迟疑地舍弃其他所有特别感兴趣的东西，集中力量建设有充足战斗力的装甲师。在这一过程中，宁可数量少、战斗力强，不要数量多、装备不足。后者需要大量车辆、燃料和人员，却收不到与其相应的效果，给指挥和后勤造成负担，并使道路堵塞。

2.为达到预期的组织目标，我建议1943年实施下列战时编制：（示意图1，可惜已经遗失。）

关于坦克装备：

目前，我们的坦克主要还是IV型坦克。考虑到东线和非洲陆军不断补充以及训练的需要，每月能新组建一个营，或使其满员。此外，1943年还有望组建有限数量的装备“黑豹”式、“虎”式坦克的装甲营——但是装备“黑豹”式坦克的装甲营无法在7、8月前开赴前线。

但是，为了能使需整编的装甲师具备充足的战斗力，应考虑使用已大量生产的轻型自行火炮。

我认为，每月必须完成一个装甲营装备轻型自行火炮的任务，并将其编入装甲师中，直到生产的坦克数量足以达到装甲师的需要时为止。

此外，应在1944年—1945年全力提高IV型坦克的产量，但不得影响“黑豹”式和“虎”式坦克的生产。

3.我建议1944年的战时编制如示意图2（可惜已遗失）。与示意图1相比，唯一的变化是坦克方面。团经补充后改编为旅，每旅编四个营。

4.要达到上述编制中坦克的数量，取决于IV型、“黑豹”式和“虎”式坦克生产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利用在IV型坦克底盘上安装75毫米L48火炮改装而成的轻型自行火炮。

此外，还依靠于每辆坦克使用寿命的延长。为此，要求：

（1）成熟的新型设计方案（“黑豹”式！）。

（2）乘员的严格训练（参加末期装配、单个训练和集体训练）。

（3）为训练分队提供充足的教学训练器材。胡伯将军关于他在这方面作战经验的信（已遗失）。

（4）持续不间断地训练，并保障必要的时间（新组建的部队在训练期间不要从其驻地 and 工厂附近搬迁）。

5.要想赢得会战的胜利，只有在适当的地形上、在决定性地域集中全部装甲兵力，通过在数量和装备上达成的突然性取得。

为此，要求：

（1）新型坦克不应提供给次要战场，次要战场只限于使用缴获的坦克。

（2）将全部装甲分队集中编入装甲师、军（包括“虎”式、“黑豹”式、IV型坦克分队和一部分轻型自行火炮分队），并配备懂专业的指挥。

（3）进攻时考虑使用的地形条件。

（4）新型武器（目前尚指“虎”式坦克、“黑豹”式坦克和重型自行火炮）在尚未拥有足够数量、不足以保障达成突然性之前，不要使用。

新型武器的过早暴露，只会使敌人于次年生产出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而我们又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具备相应的对付手段。

（5）不要组建新的单位：旧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基干部队，具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和装备，可为整编部队提供必要的帮助，而新组建的部队则无法与之相比。

目前，将装甲师长期用于纯防御任务是一种浪费。它将拖延整编工作，也因此延误进攻的时机。

现在要做的是，不久将大量装甲师的基干部队从前线撤回，加以整编。

6.反坦克越来越成为自行火炮的主要任务，因为在对付敌新型装备方面，其他所有反坦克武器都效力极低，或受到的损失过大。

因此，所有在主要战线上作战的师，都要装备一定数量的自

行火炮；在次要战线，高级指挥层应留置装备自行火炮的预备队，各师则依靠装备自行炮架的反坦克步兵。为节省人力、物力，自行火炮营和反坦克步兵营将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合并。

新式重型自行火炮只在主要战线和为特殊任务而使用。它首先是反坦克火炮。

75毫米L70自行火炮尚未进行试验。

7.装甲侦察营变成了装甲师中被遗忘的部分。它的价值在非洲显而易见，而在东线目前尚不明显。但不能以偏概全。如果我们——如我们所希望的——1944年能再次实施大规模进攻，那时我们也将需要有效的

地面侦察。

为此，要求：

（1）有足够数量的一吨重的轻型反坦克步兵车辆（目前尚处在建造过程中，但接近完成）。

（2）一种速度快（时速为60—70公里）、有足够装甲和武器装备的装甲侦察车。

目前，不再建造这种车辆。我请求赋予我权力，与施佩尔部长共同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建议。

8.对于装甲步兵而言，主要问题是继续大量生产三吨重的装甲步兵运输车，不要再有其他变化。

这种车辆也可满足装甲工兵和装甲通信兵的需求。

9.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炮兵，从现在起应有足够数量的自行炮架，这是他们已期望十年的。编制见附件（已遗失）。炮兵观察员可以不使用最新型的装甲战斗车辆。

10.在原则性的决断上，我请求：

（1）批准总监部的编制，并将其办公地点设在元首大本营；批准国土部队监察长司令部的编制，其办公地点设在柏林。

（2）批准战时编制。

（3）全部自行炮兵隶属于总监。

（4）取消在陆军、党卫队组建新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计划，使这些师以及“赫尔曼·戈林”师与新的战时编制相匹配。

（5）批准1944年—1945年IV型坦克的继续生产。

（6）如能利用现有部件的话，可设计一种装甲侦察车。

（7）对设计一种装备75毫米L70火炮的轻型自行火炮的必要性再进行一次审查。也许应取消这一计划，代之以使用装备75毫米L48火炮的轻型自行火炮和装甲人员输送车。

报告的每一点都引起热烈的讨论。除了把自行炮兵隶属于总监这一点之外，其他各点至少在理论上都得到大家的赞同。把自行炮兵隶属于总监这个问题，在全场引起了轩然大波。除施佩尔之外，到会者一致表示反对，当然尤其是炮兵。元首的副官长居然也表示反对，其理由居然

是，自行火炮是唯一可以使炮兵获得十字勋章的兵器。最后，希特勒满怀怜悯地看着我，说：“您看到了吧，您招致了全场的反对。那我也就不能支持您了。”希特勒的这一表态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从此时起，一直到九个月后希特勒认识到这一错误，在这段时间里自行火炮一直独立存在；反坦克营装备的依然是射程不够、半履带车辆牵引的火炮；步兵师仍不具备有效的反坦克能力。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一个师得到了他们急需的反坦克武器。除此之外，我提出的很多建议，虽已获得批准，但执行起来异常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一再提出的一个急迫的请求：将大量装甲师的基干部队从前线撤回加以整编，使最高指挥当局拥有一支机动的预备队。遗憾的是，直至战争最后的艰苦阶段，恰恰是我们的最高军事指挥当局对于拥有一支机动的、强大的战略预备队的重大意义缺乏认识。我们的失败主要归咎于他们。这其中就有希特勒及其军事顾问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我关于组建预备队的要求，非但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3月10日，我飞回柏林开始工作。3月12日，参观了温斯多夫的装甲兵学校；3月17日，参观了卡塞尔的亨舍尔工厂，这个厂主要生产“虎”式坦克、“黑豹”式坦克的主要部件，以及43型高炮（88毫米口径）；3月18日，参观了位于爱森纳赫的第300装甲营以及装甲兵士官学校，前者负责遥控坦克的试验工作；3月19日，到吕根瓦尔德参加一个展示会，希特勒也出席了。会上展示了“古斯塔夫”铁路火炮、“费迪南德”式坦克和安装有“围裙”的IV型坦克。

“费迪南德”式坦克是波尔舍教授设计的“虎”式的一种，电传动装置，在固定炮塔上安装了一门88毫米L70火炮，外表看起来很像自行火炮。但是，这种自行火炮除了其长管火炮之外，再没有其他武器，所以在近战中没有一点自卫能力。尽管它具有很厚的装甲，火炮的威力也算强大，但其缺点依然明显。由于这种火炮已经投入生产，而且已批量生产出90辆，所以我也不得不使用它。尽管希特勒对他的宠臣波尔舍的成品感到欢欣鼓舞，但如果从战术角度来看，我并不看好。后来利用这90辆“费迪南德”式坦克组建了一个装甲团，下辖两个装甲营，每营45辆。

“围裙”是一种防弹钢板，悬挂在III型、IV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车体上，它能使俄军发射的反坦克火箭筒炮弹偏转方向或失效，否则坦克车体相对较薄的垂直部分经不住反坦克火箭筒的火力。

“古斯塔夫”是一种巨大的铁路炮，口径800毫米，只能在双路铁轨上运行。这件事本来与我毫不相干，可是当装填炮弹和射击演示完毕之后，正当我要离开，希特勒突然喊住我：“您听见没有，米勒博士告诉我，可以用‘古斯塔夫’打坦克了。您觉得怎么样？”起初，我还有点不知如何回答，可是当我知道“古斯塔夫”已批量生产了，我便立刻镇静下来，没有好气地回答道：“射击倒是可以了，可就是不能命中！”米勒博士立刻大为恼火，对我提出强烈抗议。不过你怎么能够想象，用一种装填一发炮弹需要45分钟的火炮去打坦克？而且关于这种火炮的最短射程问题，米勒博士也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3月22日，我与“赫尔曼·戈林”伞兵师师长商讨如何改编这支部队。当时，这支部队共有3.4万人，是唯一一支还在前线作战的伞兵师。这支部队曾在荷兰的作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至今他们还对这一段的经历沾沾自喜¹⁰⁷。不过到了1943年，后备兵员十分匮乏，再无法维持这样的一支部队，改编也就势在必行。

到3月底，我们根据最新经验，确定了装甲步兵的新编制。

格德勒博士的来访

这几天，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朋友冯·拉贝瑙将军给我带来了格德勒博士，说他很想和我谈一谈。格德勒博士对我说，希特勒已不能胜任德国总理和国防军最高司令的重任，所以应该限制他的权限。他拟制了一份改组政府的计划，并向我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从这份计划可以看出，拟制者胸怀伟大理想，想对社会的不公进行改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格德勒博士所采用的学究方式会增加计划实施的难度。而且格德勒博士也不能肯定，计划成功之后是否能得到国外的支持。可以看得出来，他曾与国外进行过长时间的联系，但都碰了壁。即使格德勒博士的计划取得成功，敌人也不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我问格德勒博士，打算如何限制希特勒的权限。他回答说，应当使他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帝国首脑，将他软禁在上萨尔茨贝格或另外一个地方。我又问他，利用什么方式除掉纳粹的领导人物，而又不致使改组政府的计划失败。他却回答说，这是国防军的事。可是，格德勒博士至今还没有赢得一位现役军官的支持。他请求我，当我到前线的时候调查一下，看是否有以及哪位将军准备响应他的行动，并把调查结果通知他。我问他，到底是谁在领导这个行动。他说是贝克大将。对此我非常惊讶，他怎么会把贝克拉到这样的一个行动中来，因为我对贝克的性格太了解了，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选择这样的一个人去领导政变实在不妥，因为他不能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可谓是一个无名之辈，没有任何影响。他称得上是一个哲学家，但不是一个革命者。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已清楚地看到纳粹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以及希特勒的错误，因此将其推翻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由于斯大林格勒作战的惨败，以及敌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德国已被逼到了绝境，因此在选择使德国及其人民摆脱灾难的道路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如果还希望拯救德国的话，就必须考虑到其中巨大的困难和责任。而格德勒博士的计划会在总体上损害德国的利益，在实际中无法加以实施，所以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决定拒绝参加。我要像陆军全体官兵一样，效忠于我的誓词。因此，我劝格德勒博士还是放弃他的计划。

但是，格德勒博士却不大理会我的观点，还是一再请我帮他打听一下部队的反应。我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目的想通过在部队的调查结果

来向他表明，不光是我一个人，其他将军也与我持相同的观点，并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位理想主义者拉出泥坑。4月，我又遇到了格德勒博士，这次我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没有一位将军愿意接受他的计划。凡是我试探过的人物都表示要恪守他们的入伍誓词，加之前线正处于危急时期，因此都拒绝参与格德勒博士的行动。所以，我再次请格德勒博士放弃他的企图。

在我们的这次谈话中，格德勒博士否认他有任何谋杀希特勒的意图，最后他请我对我们的谈话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直到1947年我看到律师法比安·冯·施拉布林多夫写的一本题为《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的书，我才知道，格德勒博士或冯·拉贝瑙将军没有遵守我们相互许下的诺言。施拉布林多夫在书中对我的描述也与事实不符。

自1943年4月以后，我再没有同格德勒博士谈过话，也再没有听说过有关他那份计划的事。

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我的军事活动上来。

“堡垒”行动

3月29日，我飞往扎波罗热，去拜访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泰因元帅。他刚刚在这里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在夺回哈尔科夫的作战中他在战役上正确地使用了装甲兵团。我这次到这里来，正是想听听他在此次作战中的经验，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师在运用“虎”式坦克营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在他的大本营里，正好遇到了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将军，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也把他的经验讲给我听。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希特勒完全容不得一个像曼施泰因这样能力超群的军事人才，实在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希特勒和曼施泰因在本性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希特勒靠意志行事，在军事上一知半解，充满荒诞无稽的想象力；而曼施泰因则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熟谙德国总参谋部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冷静的判断力，是我们战略上的优秀领导人。后来，当我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后，我曾多次向希特勒建议，委任曼施泰因为国防军总司令部长官，以接替凯特尔的职务，但屡遭希特勒的拒绝。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凯特尔应付希特勒可谓得心应手，善于察言观色，常常是不等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事情料理停当了。而曼施泰因对希特勒来说，却不那么顺手，他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敢于在希特勒面前直言不讳。最后，在我多次推荐之后，希特勒只能用这样的话来搪塞我，他说：“曼施泰因也许能称得上是总参谋部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但他只能指挥完整的新锐师，却不会指挥我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我现在没办法为他组建一支全新的有作战能力的部队，所以任用他毫无用处。”这分明是一种托词，实际上他还是不愿意。

后来，我飞往位于波尔塔瓦的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 108 。3月30日，又从他那里来到“大德意志”师，3月31日又到了党卫队“阿道夫·希特

勒”装甲师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的军部。我到这些部队视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运用“虎”式坦克的最新经验，以及这种坦克的战术技术性能，以便为将来组建“虎”式坦克分队准备资料。4月1日，我再次来到扎波罗热，与曼施泰因告别，结束了我就任总监以来的第一次前线视察。

此后，我便带着在首次视察前线中所得到的资料，与施佩尔进行商谈，讨论如何提高“虎”式、“黑豹”式坦克的产量。接着我便于4月11日，来到上萨尔斯贝格的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做汇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座元首别墅有一个很大的特别之处，即在我所能到的地方，每间房子都是独立的，没有通道相通。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巨大的会议厅，厅里的大玻璃窗敞亮通透，地上铺着价值不菲的地毯，墙上挂着几幅名贵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费尔巴哈 109 的精美作品。在壁炉前面有一块高出地面的地方，那是希特勒在结束所谓的晚间情况汇报会之后，与其亲信、副官、党政助手和女秘书们一起共度良宵的地方。我从来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同一天，我拜访了希姆莱，同他一起就有关武装党卫队的装甲部队与陆军装甲部队的协调问题进行了商讨。我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尤其是我关于放弃组建新部队的要求，希姆莱表示反对。在3月9日的汇报会上，我提出了关于组建新部队会造成弊端观点，其中也提到了武装党卫队的装甲部队，希特勒虽在会上表示同意，但他又和希姆莱背着军人另搞一套。他们从来就没有给予陆军领导以完全的信任，总想在陆军之外，再组建一支类似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私人武装，其目的无非是防备陆军背叛普鲁士-德意志忠贞不贰的传统，不听命于他的指挥。希特勒和希姆莱搞的这种分裂活动，把武装党卫队自己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党卫队的其他机构，特别是党卫队保安局特遣队所犯的过错，受到普遍谴责。即使在战争期间，武装党卫队在后备队人员的选择和数量及武器装备上，一直搞特殊化，所以陆军对党卫队也一直存有恶感。尽管如此，德国军人们还是以大局为重，认为在前线不分军兵种，战友情谊会将一切矛盾化解。

4月12日，我去拜访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大将，发现他已疲惫不堪，从其神态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和勇气已丧失殆尽。我们之间无法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既没有谈及空军的事情，也没有触及装甲兵的话题。不久，即1943年8月，耶顺内克大将因遭到希特勒和戈林对空军的指责，忧郁悲痛而自杀。他步了其前任乌德特的后尘，乌德特是于1941年11月自杀的。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他一方面认清了战争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又无力置戈林的虚夸无能和无所作为于不顾，处在这种境遇之下他没有别的选择。我也曾想和这位空军总司令 110 谈一谈，只是由于这位先生社交活动繁忙，一直未能和他见面。

回到柏林之后，我便于4月13日找到施蒙特，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想求他帮忙，将多余的装甲兵，尤其是那些具有多年实战经验的、不可多得的指挥官和技术人员，从败局已定的非洲战场搞回来。或许是我没有将施蒙特说服，或许是他根本没有把我的希望转达给希特勒。因

为，第二天我在向希特勒汇报时再次提出这一请求，结果一无所获。事情就是这样，为了保全面子，往往会丢弃理智。他们宁可让无数架飞回意大利的飞机空飞，也不愿把非洲战场上的那些宝贵的人才捎带回来，以缓解我们前线人员匮乏的困难。4月29日在上萨尔茨贝格举行的汇报会上，我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同一天，我还与布尔、凯特尔和施佩尔，就组织和装备问题进行了商讨。

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仍在继续向非洲运送部队，无数部队被送入火坑，包括我们最新的“虎”式坦克营。没有人理会你的抗议，以后在西西里岛的防御作战中依然如此。不过，戈林介入了此事。当我要求将“虎”式坦克撤回大陆时，戈林却说道：“古德里安大将！您必须看到，‘虎’式是没办法跳过墨西拿海峡的！”我回答：“如果您能确保墨西拿海峡上空的制空权，‘虎’式就能怎么运过去还怎么运回来。”听完我的话，这位空军专家一声不吭了，但“虎”式坦克还是没有运回来，依然留在西西里。

4月30日，我从贝希特斯加登飞往巴黎，对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进行我的就职拜访，视察西线的装甲部队，同时还对大西洋壁垒111 防御敌登陆坦克的能力进行考察。在鲁昂，我在第81军军部与孔岑将军就有关海岸防御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是我在法国作战时的老战友。此外，我还在伊沃托视察了用缴获的法国坦克装备起来的第100装甲团，而后便接到希特勒的一份电报，要我回慕尼黑参加会商会。

5月2日，我到达慕尼黑。5月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5月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带着新获得的资料来到慕尼黑。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防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长及其重要的助手、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施佩尔部长等，讨论的主题是东线的南方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应不应当在1943年的夏天发动一次攻势。这个问题是由于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拟制的一份报告引起的。在报告中他指出，为了能为德国在东线的继续进攻创造有利条件，应对位于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大量俄军实施两面包围，以极大削弱俄军的进攻力量。这个问题曾在4月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只是由于当时刚刚遭受斯大林格勒惨败，接着东线南部也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当时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总参谋长认为，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部队已装备新型“虎”式和“黑豹”式坦克，足以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重新赢得主动权。

会议开始的时候，希特勒首先做了长达45分钟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东线的形势，接着他就总参谋长的建议和莫德尔的反对意见进行了说明。莫德尔之所以提出反对意见，依据的是详尽的勘察资料，特别是空中照相资料。他认为，俄军恰恰在我两个集团军群可能实施钳形攻势的突破地段，采取了极其周密的纵深防御措施，部署了极为强大的炮兵和反坦克部队，而且敌人的大量机动兵力已从这个突出部撤出。莫德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敌人已预计到我们的进攻，如果我们一定要实施这次进攻并希望取得胜利，那就必须运用其他战术。从希特勒

首先提出莫德尔的观点这种做法来看，莫德尔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难以按照蔡茨勒的意见下定进攻的决心。于是，他请冯·曼施泰因元帅第一个发言，对蔡茨勒的建议发表意见。曼施泰因心绪不佳，每当他与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他指出，如果早在4月发动进攻，也许还有成功的希望，但是现在就不好说了。另外，他还提出，如果发动进攻，还必须给他补充两个满员的步兵师。希特勒说，现在不可能搞到两个师，曼施泰因必须用他现有的部队发动这次进攻。希特勒一再重复他的观点，但并没有得到曼施泰因明确的回应。于是，他转向冯·克卢格元帅，克卢格明确表示赞同蔡茨勒的建议。我要求发言，指出进攻不可能取胜。我说，如果按总参谋部的建议发动进攻，肯定会使我们的坦克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刚刚在东线完成的兵员补充也会因此前功尽弃。1943年我们再没有能力对东线兵员做进一步的补充；而在西线，我们却应当用新型的坦克组建机动预备队，以便来对付西方大国可能于1944年实施的登陆。此外，我还指出，对于陆军总参谋长期望值极高的“黑豹”式坦克，我认为在设计上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这些问题不见得能在发动进攻之前全部得到解决。施佩尔从技术装备的角度，对我的发言表示支持。但在到会的人中，只有我们俩对蔡茨勒的建议表示明确反对。因此，到底是否实施此次进攻，希特勒依然举棋不定。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



图30东线态势（1943年2月22日—1944年3月4日）

除了在慕尼黑参加的这次军事会议之外，还有一件事不妨提一提。自从1941年12月与冯·克卢格元帅发生那次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在慕尼黑又遇到了他。他在与我打招呼时表现出很不友好的态度，再度勾起往事，触动我的旧痛，所以我对他也极为冷淡。会议之后，克卢格先生请我到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质问我为什么对他这样反感。我对他说，我对他耿耿于怀，主要是因为在对1941年12月的事情真相进行解释之后，他仍然没有表示出一点歉意。于是，我们不欢而散。

几天后，施蒙特到柏林来看我，拿来一封冯·克卢格元帅写给希特勒的信给我看，在信中克卢格要求与我进行决斗。克卢格先生明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希特勒从不允许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将军之间进行决斗。尽管如此，克卢格还是选择希特勒做决斗的中间人。

施蒙特代表希特勒向我解释说，元首不希望我们两人之间发生决斗，同时希望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小事化了。为了满足希特勒的意愿，我给克卢格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如果我在慕尼黑的态度对你造成了

伤害，那么我对此表示歉意；但同时我也指出，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你在1941年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而他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在坦克制造方面，4月继续按照我的要求生产IV型坦克，一直到“黑豹”坦克批量生产，月产量提高到1955辆。同时，我还安排像卡塞尔、弗里德里希港、施韦因富特等地的几个主要坦克生产厂，加强坦克防空装备的生产。我5月4日在慕尼黑做的报告中，还建议为这些工厂建造备用的生产车间，但遭到施佩尔第一助手绍尔先生的反对。他认为，没有必要建造备用的生产车间，因为敌人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飞机制造厂，敌人不会在摧毁了飞机制造厂之后再去轰炸坦克制造厂。

5月10日，希特勒回到柏林，把我叫到总理府商讨“黑豹”坦克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无法按期完成任务。为了填补欠产的缺额，商定到5月31日前将原来生产250辆的计划提高到324辆。会议结束后，我握着希特勒的手问道，能不能让我直言不讳地说几句话。他答应了。于是，我恳求他，放弃东线的进攻。我说，你也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的作战已十分困难，再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肯定得不偿失，同时也严重影响西线的防御准备。我最后问他：“您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在东线发动进攻呢？”凯特尔却突然插话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必须进攻！”我回答：“难道您认为，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库尔斯克在哪儿吗？我们能不能占领库尔斯克，与世界毫不相干。我还是要重复我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年在东线发动进攻，到底图的是什么？”希特勒接着说：“您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也是每当想到这次攻势时，总感到心里没底。”我说：“这说明您对形势的感觉是正确的。把这个事扔到一边去吧！”希特勒向我担保，他不会被这件事情牵着鼻子走，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除了已去世的凯特尔之外，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装备部部长绍尔先生可以作为这次谈话的人证。

第二天，我乘火车到达勒岑，我的司令部暂时设在那里。5月13日，与施佩尔进行了一次谈话。当天下午向希特勒汇报。5月14日，陪希特勒去视察“鼠”式坦克的木质样车，这种车是由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公司设计的，装备了一门150毫米口径火炮，全重175吨。不过，按照希特勒的一贯做法，他肯定还要对其进行多余的修改，因此这种车将来的实际重量可能要达到200吨。由于这种车的模型没有装备用于近战的机枪，所以我否决了这种坦克的设计方案。它与波尔舍设计的“虎”式“费迪南德”坦克，犯的是同样的毛病，不适用于近战。然而，近战对于坦克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在与步兵实施协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除了我之外，所有在场的人都对“鼠”式大加赞扬。这预兆着它将来又是一个“庞然大物”。除了“鼠”式，还有一种由福马克公司设计的反坦克自行火炮，也是木质模型，用的是IV型坦克的底盘，高度仅为1.7米，很适于在边境的地形上使用。此外，还展示了装备重型步炮的自行火炮，以及一种37毫米口径双管自行高炮的模型。

我在参加完这次展示会之后便飞回柏林。

5月24日和25日，我去视察位于莱塔河畔布鲁克的第654装甲营。这个营装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波尔舍公司的“虎”式坦克。接着，去林茨参观生产“黑豹”式坦克和高炮的尼布龙根工厂。然后，5月26日我又从那里飞往巴黎，去视察装甲兵营长集训班。27日，我去视察位于亚眠的第216装甲营，28日视察位于凡尔赛的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与驻南特的第14、第16装甲师师长见面。最后于29日参观了圣纳泽尔要塞，亲眼看到了大西洋壁垒的防御能力。可是，参观所得的印象与我听到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差距实在是太远了，不免大失所望。30日我便飞回柏林。31日，前往因斯布鲁克，与施佩尔会商。6月1日，到格拉芬沃尔参观第51、第52“黑豹”式坦克营，同一天返回柏林。

正当此时，国防军总司令部不知怎么突发奇想，要把第1装甲师调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去充当对付英国登陆的哨兵。这个师刚刚补充满员，而且它的坦克营是第一批装备新型“黑豹”式坦克的部队，是我们最强大的预备队，可现在却拿它当试验品送到偏远战场。我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指出派一个山地师会更适于希腊。而凯特尔却提出一个荒诞的论断。他说，山地师需要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来解决马匹的饲料问题，而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运输工具。我无法和他辩论，但经过我的竭力阻止，“黑豹”式坦克暂时没有被运往希腊。此后不久，一位被派往希腊勘察地形的装甲兵军官回来后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高架桥根本不适合“黑豹”式坦克的运用。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才最终批准了我的建议。如果没有第1装甲师，我们不久就会在俄国战场吃尽苦头。

对于“黑豹”式坦克的现状，我一直放心不下。6月15日，我又一次来看“黑豹”式坦克的装备情况，发现它的侧传动装置尚未就位，光学仪器也存在着毛病，总体看尚未到成熟阶段，投入东线战场为时过早。于是，第二天，我就把我的这一顾虑向希特勒提出。

在慕尼黑的四季饭店，我听取了隆美尔元帅关于非洲战场的作战经验。晚上，我飞回柏林。18日，去特博格参观炮兵武器，同日又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汇报。为了把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全面地向希特勒做出报告，中途我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次去考察第51、第52装甲师。我发现，除了坦克本身的技术性缺陷之外，指挥官对这一新式坦克也不熟悉，而且还有一部分指挥官不具备足够的作战经验。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未能阻止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发动这场多灾多难的代号为“堡垒”的攻势行动。

非洲战场随着5月12日突尼斯的投降而最终失掉了。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并被逮捕。巴多里奥元帅受托组阁，意大利退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正当南欧发生这些事件，以及战争日渐逼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东线发动了攻势，而这场攻势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在准备上都极不充分。在南面，有十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步兵师和七个步兵师从别尔哥罗德地区出击；在北面，有七个装甲师、二个装甲步兵师和九个步兵师

从奥廖尔西部地区出击。德国陆军把凡能搜罗到的进攻兵力都投入了这次行动中。本来，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对这次行动还表现得犹豫不决，可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促使他下决心发动这次进攻，或许陆军总参谋长的压力是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进攻于7月5日开始，所运用的方式还是老一套，俄国人对此早已熟悉，因此对德军的进攻早已做了充分准备。本来有两个方案可供希特勒选择，一个是经谢夫斯克攻击俄军的突出部；另一个是从哈尔科夫向东南，突破或摧毁俄军的防线。但为了迎合蔡茨勒的计划，希特勒放弃了上述两个方案。按照蔡茨勒的方案，在季姆方向从两面包围俄军的突出部，重新夺回东线的主动权。

7月10日和15日两天，我先后到担任包围任务的南线和北线进行了视察，经过与现地装甲部队指挥官交谈，对整个行动的进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发现我们在进攻方法上和装备上都存在缺陷。在实际作战中，证明我对“黑豹”式坦克不成熟的担忧并非多余。同样，莫德尔集团军所使用的90辆波尔舍“虎”式坦克也不能满足近战的需要。因为，这种坦克只能携带少量的弹药，而且由于没有装备机枪，所以当它突入敌人步兵连作战地带后便无法发挥其效能。结果，既不能摧毁或压制敌步兵火力或机枪火力点，又无法使己方步兵伴随坦克一起冲击。等它们冲进俄军炮兵阵地，已变成孤军作战。尽管魏德林的步兵师作战英勇顽强，付出重大牺牲，但也无法利用坦克所取得的进展而扩展战果。莫德尔的进攻向前推进了十公里后，不得不停止。在南面，进展虽然比较顺利，但也无法切断俄军突出部位的阵地，或迫使其后退。7月15日，俄军开始对奥廖尔进行反击。敌人的反击极大地牵制了我们的进攻。8月4日，我方被迫放弃奥廖尔。同日，别尔哥罗德也被敌人攻占。

到这一天，位于奥廖尔东北面的祖沙河-奥卡河阵地已饱受俄军狂风暴雨式的攻击。这个阵地是我于1941年12月为我的第2装甲集团军选择的，我曾率领集团军进入这个阵地。也正是因为这个阵地，引发我与希特勒之间的冲突，而后又被冯·克卢格元帅利用，将我拉下台。

“堡垒”行动的失利，使我们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我们费尽艰辛整编而成的装甲部队，其人员和装备均遭受重大损失，很难在短时间恢复元气。现在很难预计，这些部队能不能很快复原，及时用于东线的防御，特别是用于第二年在西线抵御盟军的登陆。很显然，俄国人可以对这次行动的战果加以充分利用，东线自此再无宁日。主动权已转向敌人一方。

1943年下半年的争论

7月15日，我来到法国视察那里的装甲部队。7月底，我到位于帕德博恩附近的塞讷河训练基地，视察那里的“虎”式装甲部队。视察中，我突然收到希特勒的一份电报，叫我立刻赶到东普鲁士。在第一次向他做

汇报时我便病倒了，被送进医院。我在俄国时被传染上了痢疾，起初没有在意，因此也没有及时治疗。等体力刚有一点恢复，感觉能够坐飞机了，我便飞回柏林，想在柏林好好治一治。可是到了8月初，我还必须接受一次手术，直到8月底不得不一直躺在床上。

手术前，克卢格元帅派他的作战处处长冯·特雷斯科夫将军来见我。他告诉我，如果我能采取主动姿态，克卢格元帅愿意和我重归于好。他说，他想与我合作，一起来限制希特勒国防军最高统帅的权力。我素来了解克卢格，此人性格多变，反复无常，因此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的身体只能慢慢恢复。1943年8月，敌人开始对柏林进行空袭，使我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此时，施佩尔建议我去外地疗养一段时间，而且还在上奥地利的一家饭店里为我准备了一个房间，这座饭店属于德国政府，坐落在高山之巅，风景宜人。9月3日，我偕夫人来到这里。第二天我便听说，我们在柏林的家被炸弹击中，大部分都被炸毁，再也无法居住了。已经有人把我们剩下的财产存放在温斯多夫军营的一个地下室。鉴于这种情况，我考虑能不能迁到上奥地利来居住。正当此时，我收到一份电报，通知我1942年秋国家答应赠予我们的地产现已兑现。后来才知道，此事是施蒙特努力促成的，当他听说我的住房已被炸毁之后，便开始为此事奔忙。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笑纳了。1943年10月，我的夫人就搬到了霍恩扎尔察县的代彭庄园，直到1945年1月20日俄军到达这里。

在此期间，我利用休假的机会，参观了将IV型坦克改产自行火炮的生产。负责建造大西洋壁垒和其他要塞工事的托特组织¹¹²曾提出建议，将“黑豹”式坦克的炮塔固定在混凝土掩蔽部上使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力极为有限，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那对我们的装甲兵建设无疑将是一个沉重打击。此事足以说明，他们对事物缺乏一个全面完整的理解。

在我休假返回后，便立即着手对自行高炮进行改进。希特勒虽然批准了37毫米口径双管自行高炮的设计方案，但不同意将已定型的20毫米口径四管高炮安装在IV型坦克底盘上，致使这种重要的防空武器生产一拖再拖。

1943年10月20日，希特勒到阿雷西训练基地参观一批新式武器，其中有“虎II”型坦克木质模型（后来，我们的敌人将其称为“虎王”坦克，它是一种优秀的新型“虎”式坦克）、福马克-反坦克自行火炮、“黑豹”式反坦克自行火炮、“虎”式反坦克自行火炮铁质模型，它装备有一门128毫米口径火炮，利用“虎”式底盘改装的380毫米口径自行迫击炮，由铁路运输的III型坦克，以及其他各种轻、重型轨行装甲车辆。

10月22日，卡塞尔的亨舍尔工厂遭到敌人的猛烈空袭，工厂的生产暂时被迫停顿。春季我就曾经预言，敌人不久就会对我们的装甲兵工厂进行空袭，现在果然不出我所料，轰炸造成不小的伤亡。我立即赶到卡

塞尔的兵工厂，慰问职工，他们很多人已无家可归。在一个被炸毁的大车间里，我向工人们发表了讲话。我一改以往人们在类似场合所惯用的那种空话和官腔，使工人们心里感到暖烘烘的，彼此心灵达到了沟通。

没有几天，即11月26日，柏林的阿尔勒凯特、莱因马塔尔、魏马格以及德国的武器弹药等工厂也相继遭到猛烈空袭。

12月7日，决定将38吨重的捷克式坦克改装为轻型反坦克自行火炮。这种火炮的设计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以捷克38吨旧式坦克为基础，增加其外装甲的倾斜度，同时安装一门无后坐力炮和一挺机枪。经过试验，证明这种自行反坦克炮是一种很成功的设计车型，最终满足了我在3月9日提出的要求。后来，这种自行火炮成了步兵师反坦克营的主要装备。

俄军坦克的数量日渐增加，而随之增加的是德国步兵的损失，面对俄军坦克他们没有丝毫防护能力。为此，希特勒在一个晚上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大发雷霆。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痛斥了这种导致步兵师没有足够反坦克能力的愚蠢现象。碰巧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希特勒在大发雷霆的时候，我正站在他的对面。无疑，他看出了我脸上挂着几分嘲笑的神情，突然停住话头，默默地盯着我，然后说道：“还是您对了！您在九个月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事。可惜，当时我没听您的。”直到现在，我才算真正可以贯彻我的意图了，可是已经太晚了。到1945年俄军发动冬季攻势的时候，我们只有1/3的反坦克连装备了新式武器。

这就是到1943年年底我们坦克装备发展的状况。在1943年下半年，作战态势继续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不幸的库尔斯克攻势失败时，东方战场的战线走向是：从亚速海的塔甘罗格，经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部，沿顿涅茨河直到哈尔科夫南部的河曲部，再经别尔哥罗德—苏梅—雷利斯克—斯韦斯克—德米特洛夫斯克—特罗斯纳—姆岑斯克（奥廖尔东北部）—希斯德拉—斯帕斯-杰缅斯科耶—多罗戈布日—韦利日—大卢基，然后经伊尔门湖，沿沃尔霍夫向东北到楚多沃，与施吕瑟尔堡南部—列宁格勒南部—奥拉宁鲍姆南部一线连接，直抵芬兰湾。

现在，俄军正对这一战线发起进攻，而首先受到攻击的就是A集团军群、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7月16日至24日，俄军对斯大林诺方向的进攻被我挫败。但是俄军以52个步兵兵团和10个坦克军所进行的突击，在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方向达成纵深突破。虽然我们未能让敌人达成突贯，但哈尔科夫还是在8月20日失守。俄军又在8月24日再次对塔甘罗格—伏罗希洛夫格勒一线发动进攻，并达成突贯。至9月8日，德军不得不将防线撤至马里乌波尔—斯大林诺以西—斯拉维扬斯克一线。到9月中旬，顿涅茨防线被迫放弃。到月末，俄军已推进至梅利托波尔—扎波罗热一线，并从这里直指普里皮亚季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处。

在中央集团军群负责的方向上，俄军于7月11日开始在库尔斯克北部发动反攻，8月5日占领奥廖尔。在8月26日到9月4日这段时间里，敌人在科诺托普-涅任方向达成纵深突破，并在之后几天进一步扩大战果。9月底，俄军到达普里皮亚季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处，其战线由这里经第聂伯河东部的戈梅利，向东直至韦利日。

在10月的下半月，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克列缅丘格之间渡过第聂伯河。10月底，德军在扎波罗热南部的防线崩溃，到11月中，已撤至第聂伯河以西。但是我们还掌握着两个登陆场，一个较大型的在尼科波尔附近，一个小型的在赫尔松以南。11月3日至13日，俄军继续向北推进并占领基辅，一直突进到日托米尔。

希特勒决定进行反攻。按照他以往的坏习惯，这次行动又是以不充足的兵力实施的。所以，我在与陆军总参谋长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在1943年11月9日向希特勒汇报关于坦克问题时，向希特勒提出我们的建议：不要再进行这种零星的、分散兵力的反攻行动，而是要集中基辅以南的全部装甲师，经别尔季切夫向基辅方向反击。同时，我还建议将防守尼科波尔登陆场、由舍纳尔指挥的装甲师，以及在赫尔松守卫第聂伯河的克莱斯特集团军所属装甲师，都集中用来进行这次反攻行动。面对希特勒，我还是搬出我的那条老原则：“要集中，不要分散！”虽然他也记得我这句话，但并不是这样做的。他也看过我呈给他的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可是为满足指挥局部作战指挥官的要求，他就把我的建议丢到脑后。由于这次在别尔季切夫附近进行的反攻行动兵力不足，经过艰难的冬季作战之后，攻势被迫于12月停止下来，重新夺回基辅和重建第聂伯河防线的企图也随之化为泡影。1943年12月24日，俄军又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德军防线被迫经别尔季切夫撤至文尼察。

最能说明希特勒进攻战术特点的事例，当属他对第25装甲师的运用。但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还要提及一些往事。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我将一批被击溃的装甲师重新组织起来，其中的基干人员大多是由于伤病或者免遭被俘而逃出来的人。非洲战场丢失以后，我也采取了同样办法把那里的残余部队组织起来。在法国的第21装甲师是由占领军组成的，装备的都是缴获的坦克。第25装甲师是以同样方式在挪威组编的，师长由冯·舍尔将军担任。1927年—1930年，当我负责研究利用汽车输送部队问题的时候，舍尔将军当时是我在国防部的同事。后来，他去美国担任武官，在亨利·福特¹¹³的国家里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入研究了摩托化问题，回国的時候带回许多有关摩托化问题的设想和建议。在战争即将爆发前，他被任命为陆军办公厅第6处处长，成了在陆军摩托化方面的主要顾问。由于希特勒一直对部队的摩托化问题怀有巨大兴趣，日久天长你来我往，两个人的接触日渐频繁。舍尔头脑精明，处事果断，而且很有口才。他把希特勒说服了，他的一系列想法，比如坦克的型号要简化、要大批量生产等，都得到希特勒的首肯。接着，舍尔便被任命为德国交通部副部长，负责德国的汽车事业的发展，而这种被迅速破格提拔的事在德国并不多见。但没过多

久，由于工业界及与工业界有瓜葛的党政机构不情愿放弃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于是，这帮人便开始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舍尔也因此逐渐失去希特勒的信任，最终被罢了官。被免职后，他被派往挪威，那是一个少有战事的国度，是一片根本没有机会立功受奖的土地。但是不久，这个争强好胜、永不知疲倦的人居然把一些零星分散的占领分队，逐步编成一个装甲师。我对他这一行动给予全力支持，根据我的建议，后来这支部队被调到了法国。可是，在东线战场的“堡垒”行动失败后，希特勒便急着要把这支部队从法国调走，致使当地的驻防受到极大削弱。很显然，要将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投入东线作战，必须首先把他们缴获的装备换装成新式装备。而更需要的是，要训练他们掌握这些新式武器，还要进行与其他部队的协同训练。他们必须熟悉东线的作战经验，然后才能让他们担负与其训练水平相适应的作战任务。

可结果怎么样呢？1943年10月初，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把这个师刚刚换装的600辆汽车，移交给了第14装甲师。这个师也是刚组建的，要立即开赴东线战场。国防军总司令部认为，第25装甲师还不会马上开赴战场，他们还得在法国待上一段时间，因此可以将就着使用缴获的法国旧式装备。由于这600辆汽车的移交，使这个师的后勤补给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只适用于西线战场。这个时候，该师的装甲侦察营正在换装装甲输送车，工兵也装备了新式车辆。第146装甲步兵团第1营装备了新式的装甲输送车。第9装甲团原来装备的从波兰军队缴获来的火炮，也换成德国生产的轻型榴弹炮和100毫米口径加农炮。高炮营还缺少一个连，反坦克营有一个连装备了自行火炮。通信设施还不完备。所有这些缺陷大家都是知道的，本应在法国逐步加以解决。

可是到了10月中旬，希特勒却命令这个师开往东线。我立即向希特勒提出反对意见，同时请他让我再到这个师去视察一次，以便了解一下这个师的确切状况，看一看它是否真有能力经受得住东线的艰苦作战。我马上动身前往法国，在视察了部队并于舍尔和部队指挥官们进行详细交谈后，用电报向希特勒报告说，这个师至少还需要四周时间，用以更换装备和接受必要的训练。可是，还没等我的电报到达希特勒的手里，部队就接到了立即开拔的命令。希特勒、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既没有理会该师的报告，也没有考虑装甲兵总监的意见，依然确定于10月29日将该师运往东线战场。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有甚者，运输该师的计划既不符合该师的希望，也不符合当时前线的形势，而且运输工作还在中途变来变去，反坦克营也被拆散运输。为了提高这个师的战斗力，我把新组建的第509“虎”式装甲营拨给该师，当然这个营的装备也说不上很完备。正当此时，营长又更换了，而且旧的营长走了，新的还未到达。

于是，这个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转隶给了南方集团军群。运输计划中规定，这个师装备轮式车辆的部队在别尔季切夫-扎京地区卸载，装备履带式车辆的部队在基洛沃格勒-新乌克兰卡地区卸载，但计划并没有说

明炮兵的牵引车辆和装甲运输车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这两种车辆的卸载地区相距三日行程。师的首席参谋及其先遣人员要经别尔季切夫到新乌克兰卡报到，而师长则要到文尼察向集团军群报到。在别尔季切夫，本应有一位负责卸载的军官安排轮式车辆部分的卸载和集中。11月6日，应开始向集中地区开进。可是卸载部队一直到此时还没有通信设备，不得不利用汽车作为下达命令的工具。

11月5日，敌人在基辅达成一次纵深突破。11月6日，集团军群下达命令：“第25装甲师隶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其装备轮式车辆的分队应于11月6日出发，向比亚瓦热尔库夫开进，在比亚瓦热尔库夫-法斯托夫地区集中。集中过程中自己负责掩护。装备履带式车辆的分队部分应由基洛沃格勒向上述地区集中。”

集团军群对该师的情况一清二楚。

16时，师长召集各有关指挥官下达命令，各团、营长只得到一份1:300000的地图。

此时，师长拥有的部队有：

第146装甲步兵团：团部、两个营部（部分），每营两个连；

第147装甲步兵团：同上；

第9装甲团：团部、第2营营部、各连部分分队，总计30辆IV型坦克、15辆“虎”式坦克；

反坦克营：营部、一个合成连；

装甲通信营：大致满员，但没有营长，营长与先遣人员在一起；

装甲工兵营：满员，但缺乏轻型工兵器材和舟桥器材；

高炮营：营部和一个高炮连。

在师长身边只有副官、两个传令官及几辆汽车和摩托车。

由于形势急迫，师长决定分几个行军集团，经扎京-斯克维拉，到达比亚瓦热尔库夫以西地段。各行军集团的组成是根据部队各自的准备状况和距离到达师的终点长度而定的。到达指定地域后，要组织防护，等待其他部队到达。师长认为，靠汽车传达命令，会耗费很多时间，因此11月6日22时以前不会开始行动。一直到现在，部队仍然还没有得到通信器材。还好，目前已实施了无线电静默。

当该师各所属部队就位后，第4装甲集团军向刚刚装备了无线电设备第25装甲师下达命令：“第25装甲师加快向法斯托夫的推进速度，并尽一切努力守住该地。第25装甲师师长是法斯托夫地区作战行动的总指

挥官。隶属于他的还有当地的两个边境护卫营和一个休假的营，以及党卫队‘帝国’装甲师的一个团，这个团于傍晚到达。”行军路线为扎京—斯科维拉—波佩尔尼亚—法斯托维兹。但是，这条路线上的一座桥梁被俄国游击队炸毁，所以必须要选择斯克维拉东部的一条乡间小路。

师长决定，第一个行军集团开始上路。行军准时开始，起初进展还算顺利。到了下半夜，一大批由空军人员组成的纵队向后撤退，一队接着一队，把我们的行军道路阻塞。为此，师长果断采取措施，才使行军得以继续进行。正当此时，本来一直很好的天气开始转坏，不久便下起大雨，直到次日才停止，道路也变得泥泞不堪，难以通行。轮式车辆不得不绕行，只有履带式车辆还可以继续行驶。此时，各行军集团之间已经失去联系。

11月7日大约12时，师长从后撤的士兵口中获知，敌人已攻进法斯托夫。师长赶忙与一个传令官赶往前方，组织对法斯托夫的攻击。行进途中，师长多次遭到敌人的火力射击，于是便坐上一辆装甲输送车，他的传令官坐上另一辆，在前面开路。走到半路，又遇上了俄军的T34型坦克。紧随师长后面的是第146团的第9连，虽然装备有四门重型步炮，可是敌人一向他们开火，他们便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此时，师长正向第146装甲步兵团第2营开进，走到半路却碰到这支部队正在向后撤退，他立即阻止了部队的后撤，并重新把他们组织起来，向特里利塞推进。为防止部队再次陷入恐慌，他与部队待在一起，命令他们趁夜色挖掘战壕。夜里，俄军坦克冲入第2营的辎重队，击毁一部分运输车辆。此时，师长果断决定，趁黑夜冲出俄军坦克的包围，向法斯托夫方向前进，与已到达那里的其他部队会合。师长在这个小型战斗群的前后方各配置一个连，车辆和重型武器放在中间，冯·舍尔将军自己位于最前方。这样，他们经与俄军激烈交战，于11月8日4时左右冲出俄军坦克的包围，并在大约14时到达位于比亚瓦热尔库夫的第47装甲军军部，现在这个师归第47装甲军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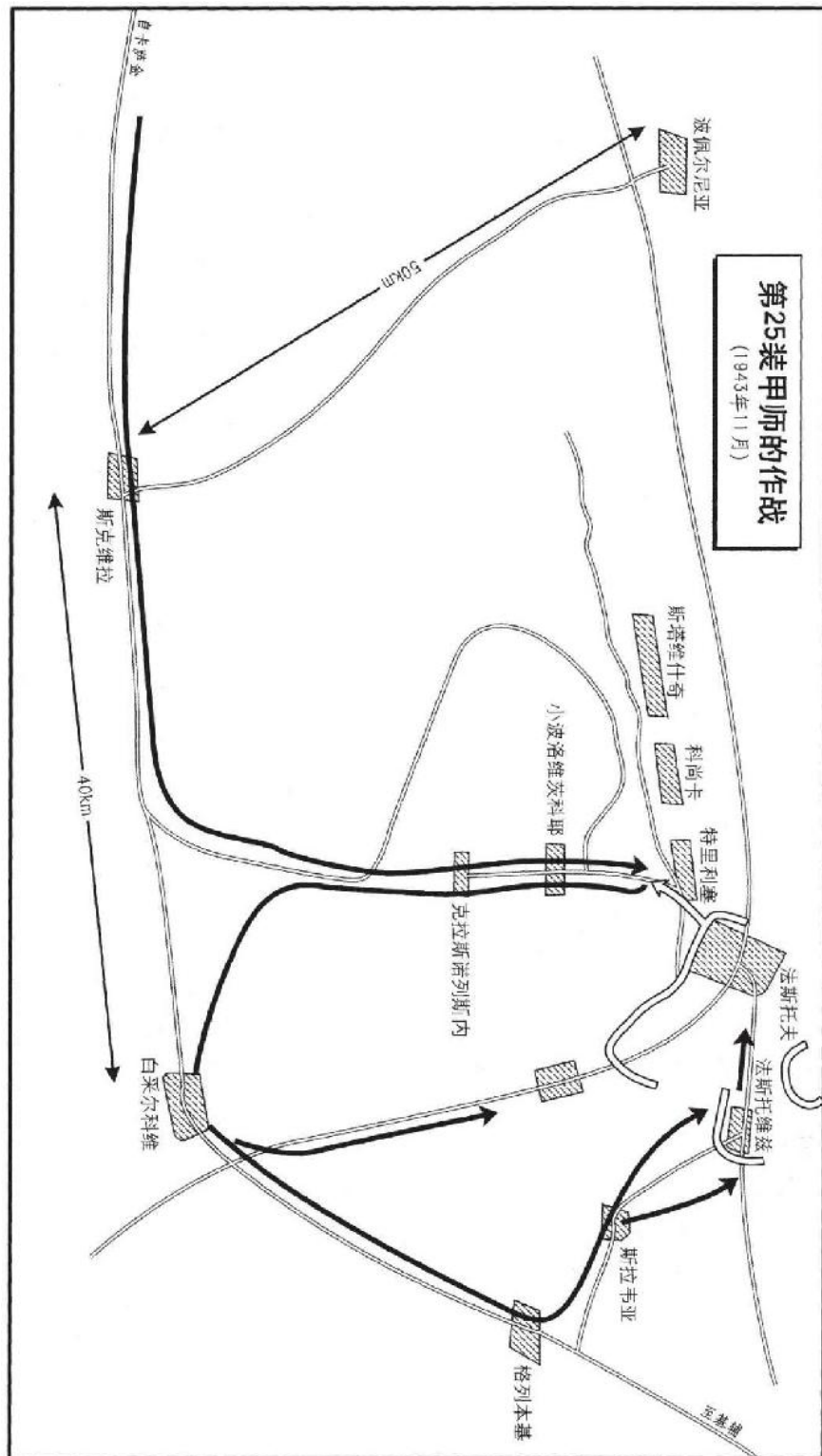


图31第25装甲师的作战 (1943年11月)

在此期间，师的其他部队在冯·韦希马尔男爵上校指挥下，经格列本基—斯拉韦亚，向法斯托夫开进。11月9日，冯·舍尔将军来到这个师。在法斯托夫东部一个叫法斯托维兹的小村子，有一股强大的敌军在那里据守，必须将其占领。时近中午，在师长亲自指挥下，占领了这个小村，而后继续对法斯托夫进行攻击。敌人遭受重大伤亡。11月10日，部队已推进到了法斯托夫的东郊，在消灭位于斯拉韦亚的敌人之后便被迫停止，因为在斯拉韦亚南面又遇到了强大的敌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继续向前的企图。

尽管冯·舍尔将军身先士卒，但由于这个师是在准备不足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分散投入战斗的，因此不可能取得突出战绩。他们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遭受的损失也十分惨重。这支年轻的部队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起初曾引起一些混乱，但后来他们逐渐熟悉并习惯了东线冬季作战的艰苦。该师被仓促投入战斗，就集团军群、集团军和装甲军等中层指挥而言，可以说是迫于危急的形势，还算情有可原；但最高指挥当局就不能不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本应比中层指挥更懂得爱惜这样一支年轻的部队。

后来，在1943年12月24日—30日的战斗中，这个可怜的师再次被置于不幸的境地，他们防守的宽达40公里的防线受到优势敌军的攻击，最终被突破，造成重大损失，几乎全师覆灭。此时，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却打算把这个师的番号撤销。我阻止了他们，因为这个师是无辜的，他们对其遭遇不应负任何责任。舍尔将军抱着重病，被迫离开前线。这个师是他用数月时间，投入巨大的爱，以超凡的才智组建起来的。可是现在，不仅这个师没有了，他自己也因此成了随葬品。此后，他再也没有受到委任，因为希特勒一直对他不信任。他的工作能力，他杰出的组织和训练才能，就此被彻底埋没了。

为了能使西线态势有所好转，我把各学校的教导队集中起来，在法国组成了一个“装甲教导师”。我为该师配备了新型装备，选调优秀军官，并任命拜尔莱因将军为师长，他过去曾担任过我的作战处处长。12月，希特勒批准了这个师的建制，还说：“这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

在此期间，前线的激烈战斗一直没有停息。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俄军在普里皮亚季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的列奇察达成突破。争夺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的战斗正激烈进行。戈梅利和普罗博伊斯克已相继失守，只是在莫吉廖夫以东和奥尔沙，位于第聂伯河东岸的一个登陆场仍在我军手里。

恢复东线攻势的可能性几乎永远被排除了。在这种形势下，有没有必要继续坚守登陆场确实值得怀疑。在希特勒的眼里，坚守尼科波尔的目的仅在于开采那里的锰矿。在我们看来，这一考虑的着眼点仅局限在了战时经济范围，是一个不成立的和有害于作战的理由。除他之外，我们一致认为，更好的办法是撤到河的对岸，留置以装甲师为主力的预备

队，以便伺机“采取行动”，进行机动作战。但希特勒一听“采取行动”这个词，就大发脾气。因为他认为，将军们嘴里的“采取行动”常常就是后撤的意思。因此，他主张死守所有已经占领的地盘，不管结果如何。

东线的冬季作战损失惨重，这使陆军总司令部无暇他顾。他们已没有精力为西线准备兵力，也没有精力考虑1944年春西方大国肯定会在西线进行的登陆。在这个时候，我有义务把被击溃的装甲师从前线调回来，对其进行补充整编。虽说不久西线即将成为国防军总司令部最重要的战场，理应给予最大关注，但是我的这一建议却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支持。他们对这些部队迟迟不肯放手，终于使我不得不再次就这一问题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当时蔡茨勒也在场。蔡茨勒说，调回部队的事已经下达了明确的命令。我立即进行了反驳。因为，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中分明有大量可为前线将军们所利用的漏洞。我的这一番话遭到总参谋长的强烈抗议。但是，在陆军总司令部刚刚下达的一份关于调回一个师的命令中就这样写道：“一旦作战态势许可，X装甲师就应尽快从前线撤出。战斗群暂时留在前线。撤出时向我报告。”“暂时”这个词在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中是经常使用的。这样的命令所带来的结果是，集团军群或集团军司令们便会辩解说，作战态势还不许可将某师撤出。但等情况允许了，时间也过去好几周了。所谓留在前线的战斗群，是指一个师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尤其是装甲兵和装甲步兵，而正是这些部队需要补充和整编。实际上，他们肯于放手的绝大部分是补给部队，最多也是师部或基本满员的炮兵部队，这使我无法展开工作，因为最重要的部队还在前线作战。蔡茨勒对我的一番话颇为恼火，但为了西线的利益，我决不能置身事外，漠然视之。

到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登陆之前，我们在西线战场勉强准备了十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并对其进行了一些补充和训练。这些部队以及另外三个预备装甲师的训练，由冯·盖尔男爵将军负责，他是我的老相识了。现在，盖尔将军的官称是“西线装甲兵将军”。在我与希特勒发生多次争执之后，希特勒仍不愿任命盖尔将军为前线指挥官。在作战上，盖尔将军隶属于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但在有关装甲兵工作方面则接受我的领导。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这极大地有益于部队建设工作的开展。

1943年发生了许多事情，我还见了几个人，值得在此一提。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就任装甲兵总监时曾到戈培尔博士那里拜访过，当时我曾谈到高层军事指挥人员使用不当的问题，并请他劝说希特勒对高级指挥进行改组，任命一位握有相当权力的国防军总参谋长，以减少希特勒个人对作战指挥施加的影响。当时，戈培尔虽然也说这个问题很棘手，并答应在适当时机给予帮忙。1943年6月戈培尔部长正好也在东普鲁士，于是我再次去拜访他，向他提起他当初的许诺。他立刻就说起了这个问题。他承认现在的战争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心情沉重地说道：“当我想到有一天，俄国人会来到柏林，为了不让我的妻子孩子落入残暴的敌人手里，也许他们不得不服毒自尽。每当这个时候，您提到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戈培尔心里明白，他知道长此以往，战

争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结束。遗憾的是，他虽已认识到这一点，但并没有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把我的提议当面向希特勒说起，以便对希特勒施加某种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不得不转而向希姆莱进行试探，但这个人的态度十分暧昧，于是我放弃了与他谈论限制希特勒权限的念头。

11月，我又去约德尔那里，向他提出改组最高指挥层的建议。我对他说，应赋予国防军总参谋长以指挥作战的实权，这样就可以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使他的权力只局限在政治领导和战争指导的范围。在我详细地解释完我的建议之后，约德尔只说了一句话：“您能举出一位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吗？”说完，他面无表情，冷冰冰地盯着我，这分明是拒绝。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只有收拾好材料，离开他这里。

1944年1月，希特勒邀请我与他共进早餐，他说：“有人送给我一只野鸭子。您是知道的，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您愿意与我共进早餐，代我享用这只野鸭吗？”早餐只有我们两个人，房间很小，只有一个窗子，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个小圆桌旁。屋子里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他的爱犬布隆梯，希特勒拿了几块干面包喂它。侍候我们的侍从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太难得了，是谈论棘手问题的大好时机。在相互寒暄几句之后，我便把话题转到了战争形势上。我说，明年春天盟军就有可能在西线登陆，但是我们准备的预备队的数量仍显不足。为能获得更充足的兵力，必须从东线的防御兵力中抽调更多的部队。我们应当通过构筑坚固的边境防御工事和建立后方防御地带，使我们的防线获得可靠的支撑。尤其是应当把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些旧要塞加以维修，用于防御，这比随意选择一个暴露地点作为“据点”要好得多。但令人奇怪的是，迄今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我这句话可是捅了马蜂窝。

希特勒说道：“请您相信我，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要塞建筑家。我建造了西壁工事，我又建造了大西洋壁垒。我已说不清到底用了多少吨水泥。我懂得所有关于要塞构筑的问题。东线现在缺乏劳动力、物资和运输工具。现在铁路的运输已经不能满足前线的供给。所以我已没有火车把您所需要的建筑材料运往前线。”像往常一样，他背出了一大串数字，并加以详细解释，使人没有插嘴的余地。他的这一本领确实不能不让人折服。不过，我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我知道，铁路是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才开始堵塞的。我努力向他解释说，我要求的修筑要塞的材料并不需要运往前线，只要运到布格河和涅曼河一线就够了，就目前铁路的运输能力来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当地也可以找到充足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但是，如果还想继续进行两线作战并获胜，就至少要停止一线的作战，直到另一线得到巩固。既然西线可以获得充裕的补给，那么东线也可以做到补给充裕。在我步步紧逼之下，希特勒理屈词穷，最后他不得不重弹他的老调。他说：如果在前线后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和要塞，那么东线的将军们就整天想着撤退了。看来，他的思想已根深蒂固，要想改变他恐怕比登天还难。

接着，我又说到了将军们和最高指挥权的问题。我之所以要当面向希特勒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过去多次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建议，都是经别人向希特勒转达的，最后都不了了之。这次我向他当面建议，任命一位将军为国防军总参谋长，这样就可以对作战进行统一的指挥，改变迄今存在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海军和武装党卫队之间的杂乱无章的状态。但是，我的这一尝试也彻底失败了。希特勒不同意把他与凯特尔元帅分开。出于疑心，他立刻觉察到这是要限制他的权力。我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希特勒能相信哪位将军呢？通过这次谈话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会得到他的首肯。

一切依旧如初，依然是寸土必争。因此，也就从来没有采用过利用及时撤退的办法来挽救绝望的态势。不过，希特勒倒是多次带着呆滞的目光问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来我们一切都这么不顺？”每一次我都回答：“改变您的方法吧。”但每一次都遭到他的拒绝。

决定性的一年

1944年1月中旬，俄军在东线的猛烈进攻已经达到顶峰。敌人在基洛夫格勒的进攻，暂时被我们击退。1月24日—26日，俄军开始对位于切尔卡瑟的德军突出部实施钳形攻势。1月30日，俄军向克里沃伊罗格东部的德军突出部实施攻击。两次攻击均告成功。俄军的优势过于强大，投入的兵力有：

在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方面：34个步兵师、11个坦克师；

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方面：67个步兵师、52个坦克师。

2月下半月，战场相对平静一些。但是到了3月至5月，俄军再次发动进攻，德军被迫把防线撤至布格河以西的地域。

到3月底，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基本维持原状。

4月，南部的克里木半岛直至塞瓦斯托波尔全部失陷。俄军已渡过布格河，以及普鲁特河和谢列特河上游。切尔诺夫策被敌人占领。此后，在俄军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失败，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失陷后，直到8月，这里的战事渐趋和缓。

1月份，敌人也对北方集团军群发起进攻。起初，他们只是在伊尔门湖北部和列宁格勒西南取得一些小的战果。但自1月21日起，敌人便投入强大兵力，迫使德军将防线撤至卢加河以西。到了2月，又不得不再向西撤，一直撤到纳尔瓦河以西。至3月底，德军撤到韦利卡亚河、普列斯考湖和佩普西湖西部，才算暂时稳住阵脚。

截至6月22日，东线才获得短暂的喘息时间。冬季作战使我们的兵力遭受极大损失，已经没有预备队可以使用。凡是眼前不急需的兵力和

物资都被送去防守大西洋壁垒。这座所谓的壁垒，与其说是壁垒，还不如说是用来吓人的纸老虎。

在此期间，希特勒命令我去完成一件令人挠头的特殊任务。每当前线打了败仗，他都要把罪责归咎到某一个人身上。这次也不例外，他要为这次冬季作战中的撤退、投降一事寻找替罪羊。这次，希特勒就把克里木失守的罪责加到了耶内克大将的头上。党政要人们的添油加醋，更加重了耶内克的嫌疑。我的任务就是对所谓耶内克的案件进行调查。对此，希特勒专门下达指示称，必须有人为克里木的失守顶罪。鉴于当时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我只有采取拖延战术，对案件进行慢条斯理的调查。我尽量把工作搞得十分细致和周密，向有关的人尤其是党政要人进行了深入调查。不料，耶内克却对我这种慢慢腾腾的工作方法深表不满。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做要比迅速调查，并在不适当的时机提出调查报告对他有利得多，我的最终目的是要争取他无罪释放。

我在上文已经谈到，早在1943年我就对西线的防御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到了年底，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2月，我去法国视察，与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和冯·盖尔男爵将军对此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敌人在空、海军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使我们的防御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敌人的空军优势对我们所有的地面机动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我们只能在夜间进行快速和集中兵力的机动。我们认为，当前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准备充足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预备队，将其配置在所谓的大西洋壁垒的后方，使其能迅速机动到敌人可能登陆的地点。再有就是扩建公路网，准备诸如水面下桥和浮桥等渡河器材，以保障部队的机动顺畅。

我在视察部队的时候，就已亲身体验到了敌人空中优势的强大。当我们的部队在训练场上进行训练的时候，敌人的航空兵竟然敢在我们的头顶上空进行训练，谁说得准敌机会不会突然在我们的训练场上扔下几枚炸弹。

在我返回元首大本营之后，便对国防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关于西线的作战指令和预备队的使用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我发现，作为主要力量的装甲师，配置得离海岸线过近。一旦敌人在我预料之外的地点登陆，这种配置方法就会导致部队无法迅速调动。在一次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我就向他指出了这一缺点，同时建议摩托化部队采用另外一种配置方法。希特勒则回答说：“这种配置是隆美尔元帅建议的。我怎么能违背现地指挥官的意见，擅自下达另一道命令？您还是再到法国去一趟，与隆美尔再谈谈这个事吧。”

4月，我再次来到法国。敌人空军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开始进行战略轰炸。在我到那里视察后没几天，设在马伊营的坦克库就被完全炸毁了。多亏冯·盖尔将军早就把部队和装备转移到了仓库另一边的村子里和树林里，才免遭重大损失。

我首先与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和他的参谋长一起，商谈了关于预备队的配置问题，然后便按照希特勒的意见，与盖尔一同到拉罗什吉永去见隆美尔元帅。早在和平时期我就与隆美尔相识。他曾担任过戈斯拉尔步兵营营长，我也曾在这个营任过职，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同志关系。后来，在1939年9月波兰战局中的走廊会战时，希特勒来我军视察，我们又见过一面，当时他担任元首大本营的指挥官。后来，他也来到装甲兵这个兵种，1940年在法国担任第7装甲师师长，不久被任命为非洲军军长和非洲装甲集团军司令，而且在那里赢得了名将的声誉。隆美尔不仅正直坦率，是个勇敢的军人，而且是一位具有杰出将才的指挥官。他活力无限，洞察秋毫，每当遇到困难都能化险为夷，而且对下属十分关心，所以享有这样的声誉绝非偶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之间经常交流各自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常常取得一致认识。1942年9月，当隆美尔因病回国休养的时候，他还向希特勒推荐我代理他在非洲的职务，尽管他知道我已和希特勒闹翻了。他的建议自然被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万幸的是，这成了我不幸中的大幸，因为不久阿莱曼会战便遭到惨败，对于这次失败，无论是我，还是施图莫¹¹⁴和他的继任者，甚至隆美尔自己，都无力挽回危局。

隆美尔在非洲获得的经验教训也许过于惨痛，以至于一提起盟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认为大兵团的机动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他也不相信，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在夜间还能调动。1943年在意大利的经历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观点。所以，当冯·盖尔将军在报告中提到在大西洋壁垒后面部署机动预备队及其机动运用时，就遭到隆美尔的反对。对于盖尔将军和隆美尔的这次谈话情况我是知道的。所以，事前对于我的建议可能会遭到隆美尔的反对我已有了心理准备。果不其然，当我向他提到将装甲兵力撤离海岸时，隆美尔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说，我是从东线来的，不具有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在这方面他要比我高明一点，他不会被我的建议牵着鼻子走。在关于摩托化预备队的配置问题上与隆美尔发生争执后，我已预感到再跟他说什么都不会有结果了。于是，我决定再次向伦德施泰特和希特勒反映我的意见。可是，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才知道，西线已没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预备队了。第9和第10党卫队师是仅有的两个师，而且也早在春天就调到东线，只能是等盟军登陆时再从东线调回来。要想减轻西线总司令在西线总体指挥上的负担，只有把国防军总司令部的预备队调到西线，并赋予西线总司令以指挥全权，隆美尔集团军群也应隶属于他。但实际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隆美尔自担任在法国的B集团军群司令之后，对在他辖区之内的大西洋壁垒的防御能力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他遵照要把海岸线视为主要战线的指示，在水下设置了障碍物构成海岸的前沿防御阵地。在后方，在敌人可能空降的地域，布设了桩砦障碍物，以及大量的地雷。由他所指挥的部队，除了进行必要的训练之外，统统都用来构筑工事。如果你来到B集团军群，可以看到处处都是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看到这种情况，人们一方面会对这种不遗余力的努力加以肯定；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感到遗憾，因为隆美尔对机动预备队的重要性一直缺乏足够的

认识。现在，我们无论在在空中还是在海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想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就只有依靠在陆上机动运用兵力。但是，对于这个留给我们的唯一希望和机会，隆美尔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没有尽其所能做这方面的准备。另外，至少在我拜访他的时候，隆美尔说他已经料到敌人可能登陆的地点，而且对此深信不疑。他多次向我保证说，英国人和美国人肯定会在索姆河口以北登陆，这是唯一的可能性，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理由是，从后勤供给角度考虑，敌人实施这种大规模远洋渡海作战，肯定会选择上船码头距登陆地点最短的方案。此外，敌人对索姆河口以北地区提供空中支援，较对其他地区提供支援会更容易。隆美尔对他上述看法坚信不疑，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隆美尔与希特勒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考虑角度和出发点不一样。希特勒的思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产物，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机动战；而隆美尔却是由于被敌人的空中优势吓破了胆，认为机动作战根本就没有可能实施。所以，无论是西线总司令的还是我的关于机动兵力的建议，一概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就毫不奇怪了。因为他认为，隆美尔的所谓最新的作战经验更值得信赖。

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的日子，这一天德国在法国的部队有：

48个步兵师，其中38个在前线，十个位于前线后方，其中五个位于斯海尔德河与索姆河之间，两个位于索姆河与塞纳河之间，三个在布列塔尼。

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其中：

党卫队第1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近卫装甲师）位于贝弗洛（比利时）；

第2装甲师位于亚眠-阿布维尔；

第116装甲师位于鲁昂以东（塞纳河东部）；

党卫队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位于利雪（塞纳河以南）；

第21装甲师位于卡昂；

装甲教导师位于勒芒—奥尔良—沙特尔地区；

党卫队第17装甲步兵师位于索米尔—尼奥尔—普瓦蒂埃；

第11装甲师位于波尔多；

党卫队第2装甲师（“帝国装甲师”）位于蒙托邦-图卢兹；

第9装甲师位于阿维尼翁—尼姆—阿尔勒地区。

要想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就完全依靠这十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了。这些师都经过一定的补充和训练。

在这些师中，由隆美尔指挥的有第2、第116、第21装甲师和党卫队第12装甲师。属于国防军总司令部预备队的有党卫队第1装甲师、装甲教导师和党卫队第17装甲步兵师。第9、第11装甲师和党卫队第2装甲师则部署在法国南部，用来对付可能在地中海沿岸的登陆。

这种分散用兵实施防御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不仅如此，事情从头到尾都极为不顺。首先，敌人登陆的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线，他正在德国的路上，准备到希特勒那里去汇报。希特勒习惯于熬夜，因此当6月6日收到关于敌人登陆的第一批报告时，谁也不敢去叫醒他。当希特勒睡觉的时候，代他履行作战职务的是约德尔。但是约德尔无论如何也不敢自作主张，把作为国防军总司令部预备队的三个装甲师立即派往前线。另外，他也不敢肯定，敌人在诺曼底的登陆到底是主要作战行动，还仅是佯攻。对于敌人是否会在地中海登陆的问题，国防军总司令部也拿不定主意，因此也不敢轻易将法国南部的装甲师立刻调往这里。而位于登陆地点的德军第21装甲师，由于没有得到隆美尔的批准，也不敢贸然发动反击。这样一来，向英国空降部队发起攻击的最佳时机也就错过了。事情还不止于此，隆美尔还将第116装甲师向更靠近海岸的迪耶普调动，这个师一直在那里驻守到7月中旬。在装甲部队的运用上，高级指挥层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因为他们居然命令装甲部队在白天头顶着敌机开进；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命令装甲教导师冒着敌人强大的舰炮火力实施正面反击。就这样，这点唯一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装甲兵力，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消耗完了。尽管装甲部队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但仍得不到任何补充，因为自6月22日以后东线已陷入全面崩溃。

如果当初希特勒和国防军总司令部接受了我与冯·盖尔将军的建议，粉碎盟军的登陆行动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曾建议，将西线所有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划分为南、北两个集群，分别配置在巴黎两侧，并进行精心准备，那样就可以随时利用夜间向敌人的登陆地点开进。

退一步讲，即使兵力配置得不尽合理，如果在指挥上有明确的目标，取得抗登陆的胜利也不是做不到。6月16日，也就是在敌人登陆后的两周，第116装甲师还在阿布维尔和迪耶普之间的海岸边；第11装甲师在波尔多；第9装甲师还在阿维尼翁；党卫队“帝国”装甲师在法国南部清剿游击队。至于其他各师，加上在此期间从东线调来的第9和第10党卫队装甲师，都在敌舰炮正面火力的控制之下，随时都有被歼灭的危险。除了上述这些部队以外，还有七个步兵师位于塞纳河以东的海岸附近，他们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只是坐等着一次预计发生但一直没有发生的登陆行动。

部队的具体情况如下：

6月7日，冯·盖尔将军奉命在卡昂地段指挥作战，起初隶属于第7集团军司令部，而后转由B集团军群指挥。党卫队第1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在第21装甲师的左翼，该师已与敌人交火。6月10日，冯·盖尔将军本想发动反击，但其司令部被敌人的空袭炸毁。于是，由党卫队第1装甲军接替其指挥。拖延数天后，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装甲师和第2装甲师陆陆续续地投入战斗。6月28日，由盖尔将军指挥的西方装甲集群经过一段休整，恢复了对党卫队第1和第2装甲军，以及第86和第47装甲军的指挥权。冯·盖尔将军向隆美尔提出建议，能不能集中兵力实施一次反击，但隆美尔已对胜利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拒绝了盖尔的建议。隆美尔为什么会这样迟疑地和一点一点地投入预备队，这里是否还有其他政治方面的原因，我们就不做探讨了。因为，在汉斯·斯派达尔所撰写的名为《1944年的登陆》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元帅似乎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将可靠的装甲部队留在手头，以应付即将发生的事件。”

6月28日，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大将去世，由豪塞尔大将接任。

6月29日，希特勒将西线高级指挥官召到上萨尔茨贝格，举行一次会商。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施佩勒元帅和隆美尔元帅都参加了这个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隆美尔。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可隆美尔还是坚持他原来的观点，也就是我在4月末在他的大本营见到他时的思想，他仍然认为在敌人掌握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无法实施机动防御。希特勒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我们的歼击航空兵的问题。在会上，戈林满口答应可以提供800架歼击机，就看施佩勒能不能提供这么多的驾驶员了。施佩勒说他不能，根据我的记忆，好像当时他说他手头只有500名驾驶员。这句话使希特勒大为恼火。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伦德施泰特、盖尔和施佩勒便都被解职。伦德施泰特的职务由冯·克卢格元帅接任。此时的克卢格元帅已成为希特勒的“宠臣”，备受重用。

新任的西线司令于7月6日正式到任，但他的到来并没有能改变衰败的形势。冯·克卢格元帅已在元帅大本营里待了好几周时间，已完全被那里的乐观主义所熏陶，因此一到法国，就首先与隆美尔发生了冲突，但不久他也不得不接受隆美尔对形势的判断。

克卢格先生确实是一个很勤奋的军人，是一个优秀的小规模战斗的战术家，但他对装甲部队的机动运用却一窍不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一插手，那里装甲兵团的作战就必定会遭殃。因为，他不懂得集中使用装甲兵团，没有抓到事情的症结和要害。所以，在他到任之后，仍然是零打碎敲地使用部队，而不是利用仅存的那一点装甲兵团实施机动作战。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让他们冒着敌人的优势火力，实施正面反击，把最后的一点机动部队白白葬送掉了。

7月11日，卡昂失守。7月17日，隆美尔在从前线返回的途中，遭遇英国歼击轰炸机的袭击，他的司机受了重伤，隆美尔的颅骨骨折，多处

受伤，被送往医院。自他离开前线，西线战场便少了一位最具坚强性格的名将。

也就是在这一天，盟军已从奥恩河河口登陆，一直推进到卡昂南端—库蒙—圣洛—莱赛一线。

在诺曼底战线，西方盟军的部队从占领的登陆场向前推进，正在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情况异常危急。而这个时候，在东线一场巨大灾难即将降临。



1944年6月22日，俄军集中146个步兵师和43个坦克师，对布施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全线进攻，最终取得全面胜利。到7月3日，俄军已推进到普里佩特沼泽地北端，以及巴拉诺维奇—莫洛杰奇诺—科贾尼一线。俄军又从这一线，继续向前推进，到7月中旬已越过北方集团军群所辖地域，到达平斯克—普鲁扎纳—沃尔科维斯克—格罗德诺—科夫诺—迪纳堡—普列斯科。俄军的主攻方向为维斯瓦河畔的华沙方向

以及里加方向，在这个方向上的德军根本无力阻止俄军的攻势。自7月13日，俄军的进攻也越过了A集团军群所辖领域，在普热梅希尔—圣利涅—维斯瓦河畔普瓦维方向占领了大片地盘。在俄军的此次进攻中，中央集团军群全军覆没，25个师被歼。

听到这个震惊的消息后，希特勒便在7月中把他的大本营由上萨尔茨贝格移至东普鲁士。为挽救即将崩溃的局势，他把所有能够使用的兵力都一股脑儿地调往前线。他撤了布施元帅的职，由A集团军群 [115](#) 司令莫德尔元帅接任，同时还让他兼任已被全歼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但是，莫德尔元帅没办法身兼两职，希特勒又不得不任命哈尔佩大将为A集团军群司令。我与莫德尔早在1941年就相识，当时他就任第3装甲师师长。我在介绍1941年俄国战局时就曾提到过他，他勇敢善战，永远不知疲倦，对前线十分熟悉，身先士卒，深得官兵们的拥戴和信赖。他的下属也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否则他不会重用，在他这里找不到懒惰无能的人。因此，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这一重任。哈尔佩是一位老装甲兵，出生在威斯特伐利亚，冷静、稳健、勇敢和坚定，做事条理分明且实事求是，让他担当A集团军群的司令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假设没有他们两位将帅的高超指挥，东线的防御早已崩溃。不过，要想恢复原来的局面，绝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件，使防卫国土的努力化为泡影。

第十章 1944年7月20日事件及其后果

俄军节节胜利，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因此东普鲁士省防线被突破的危险已近在眼前。鉴于这种情况，我以装甲兵教导部队最高长官的名义，于1944年7月17日下达命令，把位于柏林附近温斯多夫和克拉普尼茨装甲兵学校的尚能作战的部队，全部调到东普鲁士勒岑的要塞地区。

7月18日下午，有一个我过去认识的空军将军说，想和我见面谈一谈。他告诉我，新任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打算背着希特勒与西方停战，而且已经开始和西方进行了接触。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我马上意识到，克卢格的这一举动必将对已近崩溃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西线和东线的防御会因此顷刻瓦解，俄军将会汹涌而至，没有人可以阻挡。一直到这个时候，我都想不通，一个正在和敌人作战的德国将军，怎么会采取如此手段与自己的国家元首为敌。所以，我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于是，我问他，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他拒绝做出回答。他也不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我，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许诺。我接着问他，计划中的行动是不是很快就要付诸实施，他说不一定。我想，这样就好了，这样我就有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如何处置这件事。为了能摆脱大本营里一天到晚的烦琐事务，挤出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问题，我决定，7月19日到阿伦施泰因、托伦和霍恩扎尔察去视察，以便在旅途中把问题从头到尾地分析和思考一番，以便能定下最后的决心。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如果我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消息的来源，就把道听途说的东西报告给希特勒，那么希特勒肯定会对冯·克卢格元帅产生极大的猜疑和误解，这对克卢格元帅来说是天大的冤枉，是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事情一旦成真，我就成了这一事件的同犯，要为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7月19日上午，我去视察位于阿伦施泰因的反坦克步兵，正当此时，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给我打来电话，请我把已经下达的命令，也就是把装甲教导部队由柏林调到东普鲁士的命令，向后顺延三天。这是柏林的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电话里请他这样做的。其理由是，明天，也就是1944年7月20日，要在柏林周围举行一次由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参加的代号为“瓦尔屈蕾”的演习，如果缺了装甲教导部队，这次演习就没办法举行了。据我所知，“瓦尔屈蕾”是在抵御敌人空降和镇压内部暴乱采取行动时的代号。托马勒还宽慰我说，当前东普鲁士边境的局势还不算太紧张，再过两三天调派部队也没有问题。于是，最终我还是同意让教导部队参加这次演习。

这一天的下午，我去视察驻在托伦的后备部队，接着在7月20日的

上午到达霍恩扎尔察，视察那里的反坦克步兵。晚上，回到代彭庄园的家中。大约19时，正当我在野外散步的时候，一个骑摩托车的士兵来到我身边，请我去接元首大本营打来的一个电话。回到家中，我的手下人才告诉我，收音机里播放了谋杀希特勒的新闻。我一直想和托马勒取得联系，直到半夜才联系上，从他那里知道了谋杀希特勒行动的真相和参与谋杀的人名单。他还告诉我，希特勒命令我于次日向他报到，让我接替蔡茨勒总参谋长的职务。并让我于7月21日8时在霍恩扎尔察等候，到时候会有飞机接我前往东普鲁士。

1944年7月22日这一天我只是做了上述这些事，除此之外我对这次谋杀活动没有一点预感，也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件事，7月20日我只打了一个电话，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在午夜与托马勒将军的通话，其他一切关于我22日这一天活动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

由这个事件而导致我就任总参谋长的大致经过，曾由托马勒将军代我记录在案，他还对这个声明的真实性发过誓言。这份声明一直保存在我身边，其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18时，托马勒将军在他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魏岑内格尔中校从约德尔大将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打来的，问我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告诉了他，接着便奉命立即到元首大本营，向希特勒报到。他于19时到达那里。希特勒接见了，当时希特勒的副官冯·贝勒上校也在场。希特勒首先问他，我在哪里，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做了肯定的答复。然后，希特勒说他本已决定任命布勒将军为总参谋长。但布勒在谋杀行动中受了伤，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所以决定改由古德里安大将接任总参谋长之职。托马勒受托转告我，让我于次日晨到希特勒那里报到。

从这个事情的经过来看，希特勒起初并没有打算让我接替蔡茨勒的职位，他与蔡茨勒的矛盾已日渐加深。他之所以会想到我，只不过是因谋杀行动发生之后，已挑不出让他满意的人选了。战后，对于我受命担任德国总参谋长一事，希特勒的敌人发出了许多无稽之谈，纯属恶意中伤，现在都不攻自破了。其实，连谎言制造者自己都说了，1944年7月份东线的形势正值紧迫之际，我可以在东线战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而名扬后世，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参与谋杀而去争那个总参谋长的职位，当然，常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棘手的职位。可以简单地回答：服从命令。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摆在我面前的形势。东线的崩溃已近在眼前，数以百万计的军民在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去拯救。如果我坐视东线德军的覆灭和我的故乡——东部德国——的沦陷而不去尽力，那我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和十足的懦夫。尽管我有这些愿望，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每当我想到德国的东部领土，看到那里的善良、无辜的人民的命运，恐怕没有一个人的心里会比我更加悲痛。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普鲁士人！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扎尔察飞往勒岑。在我到达之后，立刻

去找托马勒了解情况，他向我简单地叙述了他前天与希特勒的谈话，以及谋杀行动的经过。接着，我便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大将和布格多夫将军，后者在施蒙特身负重伤后接任希特勒副官长，并身兼人事局局长。我与他们一起商讨了总参谋长一职的交接事宜，其中特别谈到了总参谋部的人员更新问题。原有的人员，要么在谋杀行动中受了伤，像作战处处长豪辛格将军及其第一助手勃兰特上校；要么有参与谋杀行动的嫌疑，已被逮捕；要么觉得我这个人名气太大，不愿与我共事；还有一部分人从未上过前线，这些人必须到前线去经受锻炼。在进行这次商讨之前，我已于16时到陆军总司令部报了到。

在与国防军总司令部的军官们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谈之后，我便于中午去向希特勒报到。希特勒的样子十分憔悴，一只耳朵还滴着血，右臂吊着绷带，几乎不能动弹。可是当他见到我时，精神看上去却出奇地镇静。他当面将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委托于我，而且还说，他与蔡茨勒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说不到一块儿了。蔡茨勒曾经向他提出过五次辞呈，这在战争期间是决不允许的。这就好比前线的军官，怎么能一遇到困难就甩手不干了？所以，他决不能再给这样的将军以任何权力。接着，希特勒也警告我，以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提出辞呈。

后来，话题又转到人事问题上。我提出的关于陆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安排方案，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接着，我又向他提起最关键的前线指挥人选问题。我指出，最近被任命的西线总司令在装甲兵团的指挥上可以说是个外行，所以我建议将他调离，安排别的职位。希特勒也插话说：“他还是谋杀行动的知情人呢！”可是，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冯·克卢格元帅是前线“最能干的干将了”，尽管他是知情人，也不能没有他。我本打算趁此机会，悄悄地将冯·克卢格调离西线，现在看来无法实现了。很明显，对于克卢格元帅的言行希特勒要比我知道得多，因此我也没有必要再采取什么步骤了。

在商讨完人事方面的事情之后，希特勒又与我谈到一些与我个人有关的安排。他告诉我，我的生命已受到威胁，所以他已安排秘密战地警察担任我的警卫。他们已对我的住所和我的汽车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目前尚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从痊愈的装甲兵出身的人员中间选出一些人，作为我住所和办公室的贴身警卫，这种待遇还是我当兵以来的第一次。这些人对我很忠诚，一直陪我到我离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警卫工作也逐渐放松了。

希特勒知道我有心脏病，因此让我向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咨询一下，看能否进行注射治疗。于是，我一面找莫雷尔医生咨询，同时也征询了我柏林医生的意见，我的柏林医生不建议我接受注射治疗。我看到希特勒在接受注射治疗之后的样子，所以也不敢接受莫雷尔先生的治疗。

谋杀行动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两耳鼓膜被震坏，右耳的咽骨管已经损坏。他的外伤恢复得很快，但是他过去得的左手和左脚颤抖的

疾病，现在看来更加严重了，不过这跟这次谋杀倒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次谋杀行动给他精神造成的创伤要远远大于肉体上的。他对他周围的人以对总参谋部及其将军们根植已久的不信任，现在由于这次谋杀行动，已经变成切骨之恨。病态的身心使他慢慢丧失了对人类道德标准的正确判断力，由严厉变成残酷，由恫吓变成撒谎。他的谎话随口而出，却总是说别人首先在说谎。他现在对任何人都不再相信。如果说过去与他打交道就已经很费劲了，那么现在简直就成了一种折磨。他说起话来越来越粗暴无理，常常失去自控能力。过去彬彬有礼的施蒙特还能够对他施加一点影响，而现在自从没有教养的布格多夫接任以来，在希特勒的亲信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能对他的言行略加约束的人了。

在向希特勒报到以后，我又大略地看了一下谋杀希特勒的现场，对这个所谓的“形势分析室”被炸的状况，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描述，我不再赘述。接着，我来到陆军总司令部的陆军总长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的就职。我走遍所有的房间，最后才发现一个正在睡觉的上等兵，名叫里尔。我让这个乖巧的小伙子给我找一名军官来。不一会儿，他领来一名军官，即巴龙·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这个人我认识，1941年我担任装甲集团军司令时，他是军中的一名传令官。我立刻任命他为我的副官。然后，我就给各集团军群打电话，了解前线的情况。在总参谋长办公室的桌上摆着三部电话，我也不知道哪部电话通哪里。我拿起第一部，一个女人的声音向我报告。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她尖叫一声，把话筒挂上了。我费了很长时间才使这位接线员小姐平静下来，接通了我需要的电话。

1944年7月20日之前的形势已岌岌可危，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在前面一章讲过。要想扭转那里的形势，首先要恢复陆军总司令部的正常工作。东线的指挥中枢已完全失去信心。我的前任打算把陆军总司令部迁到柏林附近的措森。司令部大部分机构，像军需总监、国防军和陆军运输长官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处，都已经搬到那里。由于负责通信联络的机构和设施也基本搬走了，所以从东普鲁士与前线取得联系，以及安排补给事宜相当困难。现在首先要决定的事情是，陆军总司令部将来设在什么地方。最后，我还是决定将总司令部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和国防军总司令部也在这里。已经搬到措森的机构和人员必须搬回来。

要想恢复正常的工作，第二步就是人事安排。我任命当时担任舍纳尔参谋长的文克将军为作战处处长，后来又提升他为陆军总司令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这样他就能对诸如作战处、组织处和东线情报处等所有的作战机构，进行统一指挥。我还任命冯·伯宁上校为作战处处长，文德兰德中校为组织处处长，东线情报处则交给经验丰富的格伦上校负责。军需总监自杀后，已经由托普上校接任其职。柏林将军过去在法国和俄国时是我的炮兵顾问，现被任命为派驻陆军总司令部的炮兵上将。在1940年—1941年一直担任我的通信指挥官的普劳恩将军，被任命为陆军和国防军通信长官。在陆军总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中，只有国防军和陆军运输长官格尔克将军是唯一留任的。要等上述人员到齐，还需要几天时间，等他们都熟悉工作，则需要更多时间。

为了使陆军总司令部尽快运转起来，在最初几周时间里，我只能马不停蹄，连轴转地工作，无暇他顾。在今天看来许多重要的事，我都没有精力去管。我每天所关注的只是前线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再没有多余的精力。为了挽救前线，我和我的新上任的同事们，都在不分昼夜地工作。

7月20日的谋杀行动实际产生了什么后果呢？

他们要除掉的这个人只受了轻伤。他的身体状况过去本来就不太好，现在更加虚弱。他精神上的平衡状态被彻底打乱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所有的邪恶妖魔都一下子被释放出来，从此他就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如果这次谋杀行动的目的，是要给德国政府机构以沉重打击，那就必须将纳粹的主要头目连同希特勒一起除掉。但爆炸时他们没有一个在场。对于如何铲除希姆莱、戈林、戈培尔、博尔曼等一系列最重要的人物，行动的策划者们事先并没有计划。对于谋杀一旦成功，能不能推行他们的政治计划，阴谋策划者们也没有丝毫的把握。谋杀者施陶芬贝格伯爵可能也知道该计划的这一缺陷，所以前几天当他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发现希姆莱和戈林并没有出席上萨尔茨贝格的会议，他并没有动手。但是我不明白，施陶芬贝格伯爵为什么要在7月20日这一天动手，这个时候并不具备取得全面的政治上的成功的前提。也许是由于已经下达了逮捕格德勒博士的命令，迫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赶快下手。

即使阴谋策划者们谋杀希特勒成功，并夺取了政权，但必须有一支部队来保卫这个政权。但是，他们连一个连的兵力都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伯爵在柏林机场降落，并带来了谋杀成功的错误消息时，他们还是没有能夺得柏林的领导权。而受命准备参加“瓦尔屈蕾”行动的官兵们，根本就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官兵们拒绝按阴谋策划者们要求行事。我手下的装甲教导部队虽因参加“瓦尔屈蕾”行动而推迟了原来的调动，但也没有参与这次的谋杀行动，因为阴谋策划者们根本就不敢把他们的计划告诉给官兵。

从外交层面看，谋杀行动也不具备成功的前提。密谋者与敌对国家的领导人一直没有取得可靠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敌国的要人，曾许诺密谋者们，向他们提供哪怕是一点点支持。有人曾说过，即便是谋杀行动取得成功，那么德国的前途也不见得比今天好多少，这话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我们敌人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要消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而是整个的德意志民族。

在谋杀现场即第一批付出生命的，有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勃兰特上校、空军总参谋长科尔滕将军、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将军，以及速记员贝格尔。此外，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的许多成员受了伤。他们都是无辜的。

第二批为此付出代价的是参与者、知情者和他们的家属。实际上，在这批被处决的人中间，只有极少数人积极地投入这一行动之中。其他大多数人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或者是出于朋友的义气而没有四处宣扬，可是他们也为此丧了命。在为此付出性命的第一批领导者中间，要么是自杀的，如贝克大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冯·特雷斯科夫将军、巴龙·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和其他人；要么是被弗罗姆的临时军事法庭处决的，如施陶芬贝格伯爵、奥尔布里希特、默茨·冯·克维恩海姆和冯·黑夫滕。

希特勒下达命令，把所有被告送交人民法庭。这就是说，他们将由文职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审理，这对军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他们就被剥夺了受德国军事法庭审判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军事惩戒法和军事执法程序条例对他们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将是希特勒的复仇的怒火，希特勒的报复心将成为审判的唯一标准。在独裁统治下，法律是从属于独裁者希特勒的。

为了能把作为参与者和知情者的军人送上人民法庭，第一步必须要开除他们的军籍。为能做到这一点，希特勒命令组成一个所谓的“荣誉法庭”，对他们的军籍进行审查。“荣誉法庭”庭长为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其成员有凯特尔、施罗特、克里贝尔、基希海姆，还有我。我曾向希特勒提出，说我刚刚就任总参谋长，而且还要兼任装甲兵总监，请他免除我的职务。但希特勒没有批准。最后，经我一再请求，希特勒只准许让基希海姆做我的固定代表，当我的勤务工作与审判发生冲突时可由基希海姆代理。起初，我一次也没有参加审理工作，后来凯特尔奉希特勒之命找到我，要我至少偶尔露一露面。于是，我不得不好歹出席了两三次可怕的审判，听到的都是些令人伤心的事。

预审是由卡尔滕布鲁纳和盖世太保的米勒党卫队总队长负责进行的。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的法官，后者是巴伐利亚的官员。他们两个人对军官团都一无所知。米勒对军官团冷酷无情，一直有着一种憎恨和自卑的混杂情感。除了这两个人之外，陆军人事局局长布格多夫将军和他的第一助手迈泽尔将军也参加审判会，他们是希特勒派来担任书记员和观察员的。

过去，荣誉法庭上的荣誉法官全部是具有荣誉观的军人，而接受审判的军人在供述自己的言行时，也都充满了坦诚。可是现在，这些接受预审的人一点也不知道，盖世太保执行的却是另外一套。受审的人不仅要供出自己的言行，还要供出其他人的姓名和言行。而每一个记录在案的名字都要遭到逮捕和接受审讯。靠着这种办法，不久盖世太保便整理出全部密谋者的黑名单。但事情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想根据尚未查证的供词，判断出谁是有罪者，谁是无罪者。我利用很少几次出席的机会，想力争能帮助几个人解脱，但几乎无一成功。还有几个参加预审的人，也跟我一样是这样做的，比如基希海姆、施罗特和克里贝尔。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也支持我们这样做。

“荣誉法庭”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根据预审结果，决定是否应将被

告作为参与者或知情者送交人民法庭。如果需要移交，就会向人事部门提出将此人开除军籍的建议。然后，德国军事法庭就再也无权参与此人的审理。我们的这种审理只是以书面案卷为依据来进行的，不可以当面讯问被告。

这种不按规则办事的审理，会使我们这些参与审理的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你必须对供词的每一个词语再三斟酌，因为稍有不慎就会由于为减轻某一个人的负担，而给另外的人带来不幸。

人民法庭对判处死刑的人要处以绞刑，这在德国刑法尤其是军事惩戒法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对判处死刑的军人，一直是采取枪决的方式，绞刑是从奥地利传入的。不幸的是，直到今天依然沿用着。

任何想要发动政变的人都会预先考虑到，政变一旦失败自己就必然会以叛国罪而丧命。但是，在为1944年7月20日付出生命的人中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个事件的内幕呢？大概只有极少数。这个论据希特勒当然是不会接受的。有一些被判处的军官，他们是在7月20日之前从间接渠道知道政变的事，他们也许认为这是道听途说，为了不使其蔓延而没有立刻向上报告。还有一些根本就与政变毫无瓜葛的人，之所以也被判处死刑，只是因为他们是想帮同事一把。在这方面最凄惨的一个例子是海斯特曼·冯·齐尔贝格将军。齐尔贝格将军是奇希维茨将军的女婿。而奇希维茨将军是我极为尊重的老上司，曾任运输兵监察部监察长和师长。1944年7月20日，齐尔贝格将军在东线担任师长。他的首席参谋库恩少校过去曾在陆军总司令部施蒂夫将军的组织处任职，是谋杀行动的知情者。一天，齐尔贝格将军收到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将库恩拘捕，严加看管，并押送柏林。而他却让库恩转到另外一个新设立的指挥所。他的本意是想给库恩一个自杀的机会。而库恩却不想自杀，而是投降了敌人。齐尔贝格于是被捕，并被送交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轻判。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希特勒听说了这一判决结果，大为不悦，立即命令对齐尔贝格重新进行审判，非要置齐尔贝格于死地不可。他提出的理由是，库恩曾在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工作过，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他的投敌必将给战争的进行造成严重后果。齐尔贝格于1945年被枪决。我的这个老上司还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婿，名叫戈特舍将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理由当然换了一个：因为他曾说过，战争也许再也无法取胜。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悲惨，但没有死的人的处境也许更糟。受到株连的人遭受极大的困苦，很难给他们以帮助和安抚。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谋杀的结果都是可怕的。我反对任何形式的谋杀，我所信奉的基督教严禁谋杀行为。所以，我对谋杀的决定是不赞成的。如果我们不从宗教信仰的层面来看，那我也可以断定，政变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不具备取得成功的前提。因为，政变的准备工作极不周密，主要领导者的人选也很不理想。积极发起者是格德勒博士，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即使不进行谋杀，政变也能大功告成。他和他的

同谋们都深信，这是他们对其人民所能做的最大善事。格德勒博士为这次政变挑选了主要的领导人，并开列了一个名单，但不慎落入盖世太保的手中。贝克大将被密谋者们内定为未来德国的领袖，他的性格特点我在上文已经介绍过。我对他的看法，已经在7月20日他的所作所为中得到验证。冯·维茨勒本元帅是一个病人，他虽然对希特勒恨之入骨，但是没有能力在这种紧张的大事面前下定发动军事暴动的决心。赫普纳大将是一位勇敢的前线指挥官，不过我认为他对7月20日行动的后果不见得有足够的了解。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军官，但他没有指挥权，也没有用于发动政变的军队。截至1944年7月20日采取行动，政变者们已经对行动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密谋和准备，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最后掌握了这伙人的名单，并开始抓人。大概正是来自盖世太保的威胁，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在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密谋分子的情况下，便决定下手了。虽然谋杀没有成功，但谋杀者却对爆炸的效果深信不疑，足见他们何等轻率。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后备军总司令弗罗姆大将在谋杀行动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最后他也为谋杀行动付出了性命。法国驻军司令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死去的，我们俩是挚友，每次我去巴黎都要去看他。不过，最令人胆寒的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 ¹¹⁶，关于他的情况我还是在监狱里听到的。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算把亲身经历的这场悲剧全部看清楚了。

第十一章 总参谋长

让我们重新回到严峻的战事上。

自从陆军总参谋部开始运转以来，工作依然拖沓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不管大事小事一手统揽，一切都要得到他的批准，不给总参谋长一点实权。鉴于这种情况，我向希特勒提出如下要求：首先，在一切非原则性事务上，我应享有向东线各集团军群下达指令的权力。其次，对有关总参谋部的事务领域，我有权向所有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下达指令。但是，我的这两个要求都被希特勒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也随声附和。凯特尔还亲笔写下了他同意希特勒的意见。而约德尔则在我的建议上写下这样的批注：“总参谋部本就应该撤销！”如果总参谋部的领导人自己挖自己的墙脚，那么这个机构就无可救药了。由于他们拒绝我的要求，立刻便招致一系列违反军纪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不得不把那些违纪的头头调到总参谋部来，因为在这里我多少还算有一点惩处他们的权力。调回总参谋部之后，我就给那些过分自信的年轻人几周的清醒时间，让他们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反省。我还顺便把我的这种做法报告给了希特勒，他非常惊讶地盯着我，但什么也没说。

在我开始总参谋长工作的最初几天，我就要求与希特勒进行一次单独谈话。他问道：“您是要谈业务上的事，还是要谈您个人的事？”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谈业务上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两个人的情况下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无论谁掺和进来，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希特勒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我的请求，而且还规定，以后凡是谈有关业务问题时，都必须有凯特尔元帅和两个速记员在场。由于有了这一规定，我就很少有机会直截了当地向最高统帅陈述我的意见，因为只有在两个人私下聊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那么拘谨，我也不会由于一时的言语失误而伤害他的尊严。对于这个带来后患的规定，凯特尔也负有一定责任。他之所以会同意这个规定，是因为他害怕他如果不在场，就无法及时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时间长了就有可能丢掉乌纱帽。于是，我现在的工作条件同我的前任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受到许多限制。可想而知，在这个规定的约束下，上下级关系怎么可能融洽。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总参谋长任命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东线的军事形势已糟糕到极点，使我无从下手。

最坚固的防线好像要算南乌克兰集团军群防守的地段，该集团军群由第6和第8集团军，以及罗马尼亚军队和一部分匈牙利军队组成。它所负责的防线由德涅斯特河流入黑海的入海口，沿河向东至基什尼奥夫，然后经雅西北部 and 弗尔蒂切尼南部，渡过普鲁特河和谢列特河，最后向西北方向到达谢列特河的发源地地区。该集团军群在三四月的春季作战

中，在雅西北部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接着便留置一部分师作为预备队。该集团军群由舍纳尔将军指挥，深受希特勒的信赖。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相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防线由谢列特河上游的勒德乌齐地域，经代拉蒂恩北部，再经布恰齐—塔尔诺波尔—耶济尔纳—贝雷斯切齐科，到达科韦利以南地域，截至1944年7月12日，该集团军群也勉强取得了防御作战的胜利。但是，7月13日俄军再次发起进攻，集团军群的三处防线被突破。到7月21日，伦贝格、普热梅希尔、托马舒夫、海乌姆和卢布林相继被俄军占领，俄军最先头部队甚至已经到达维斯瓦河畔的普瓦维—布格河畔的布列斯—立陶夫斯克一线。

如果说这里的状况已经很糟了，那么中央集团军群自1944年6月22日以来的态势就更加恶劣，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了。在1944年6月22日至7月3日这段时间里，俄军在普里佩特沼泽地和别列津纳河之间，在罗加乔夫，在乔瑟，在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两侧，都对德军防线达成突破。德军在损失大约25个师之后，便退至达维德戈多克—巴拉诺维奇—莫洛杰奇诺—科贾尼—波罗茨克以北的德维纳河一线。接着，俄军又用几天时间乘胜追击，先后占领平斯克，以及普鲁扎纳—沃尔科拉维斯克—格罗德诺东部的涅曼河—科夫诺—迪纳堡东部的德维纳河—伊德里察一线。这样一来，不仅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已经摇摇欲坠，而且也把北方集团军群拖入崩溃的边缘。到7月21日，俄军又向桑多梅日至华沙之间的维斯瓦河河段，以及谢德尔采—别尔斯克—波多利斯克—比亚韦斯托克—格罗德诺—科夫诺一线，并经波尼维什，向绍伦和米陶发起进攻，声势浩大，势不可当。在米陶的北面，俄军已经到达里加湾沿岸。这样，北方集团军群与其他集群的联系就彻底被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位于波罗茨克北部，它的防线由此经伊德里察—奥斯特罗夫—普列斯考—佩普西湖—纳尔瓦，直至芬兰湾沿岸。由于中央集团军群遭到惨败，北方集团军群也不得不将它的左翼后撤，到1944年7月21日为止，已经撤到米陶—迪纳堡—普列斯考 117 一线。但在这里也未能立住脚跟。

我的前任留给我的除了一个组织杂乱的参谋部，还有一个已近崩溃的防线。陆军总司令部的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可供前线使用。现在，唯一一支可以派上用场的部队是罗马尼亚军队，但是这支部队现在却远在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后方。只要看一看地图就清楚了，要想把它调过来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国内的后备兵源也只能提供少量的部队，现正运往被打得惨败的中央集团军群。

现在成为我首要的作战助手的文克将军，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原来的参谋长，十分熟悉罗马尼亚的情况。所以，在征得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同意后，我向希特勒提出建议，把驻在罗马尼亚所有可以使用的军队都抽调出来，重建中央与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部队的运送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此外，希特勒还命令将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舍纳尔与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弗里斯纳对调。他还破例赋予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通过这些有力的措施，俄军的进攻被迫停止在多布伦—图库姆斯—米陶地域。我现在的企图是，不仅重建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要将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部队撤出来，这样防线就大大缩短了。只有如此，才能使身处险境的北方集团军群避免被歼的命运。我命令舍纳尔将军拟订一份撤退建议。他建议用三四周时间完成撤退，但眼前形势不允许我们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立即动手，先敌行动，把全部尚有一定战斗力的集团军群转移到东普鲁士。于是，我命令他七天之内必须撤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在里加占领一个桥头阵地，将全部摩托化和装甲部队迅速集中于绍伦以西地域。我估计敌人下一次进攻就会指向这里。必须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这里，才能重建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

波罗的海沿岸态势

1944年7月23日至10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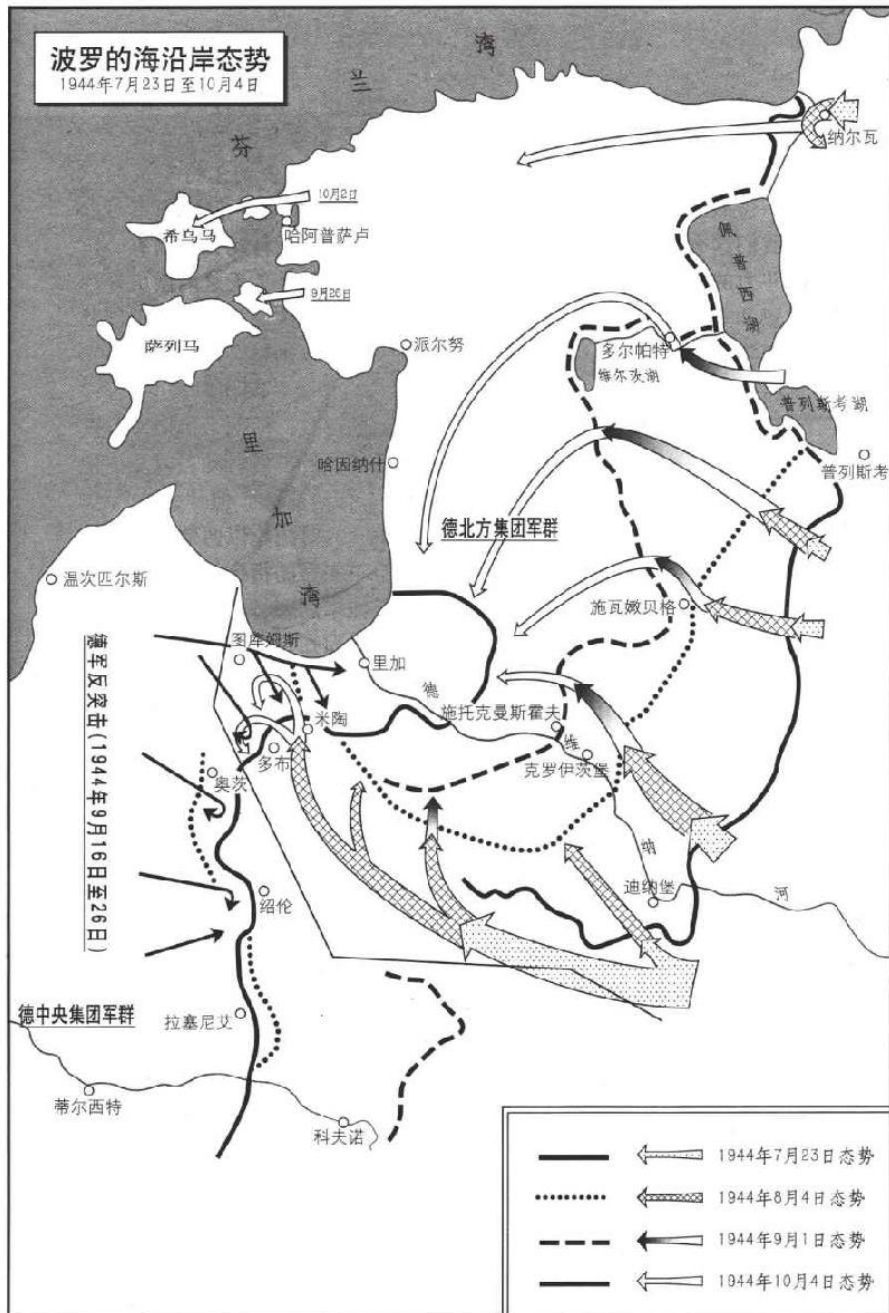


图33 波罗的海沿岸态势 (1944年7月23日—10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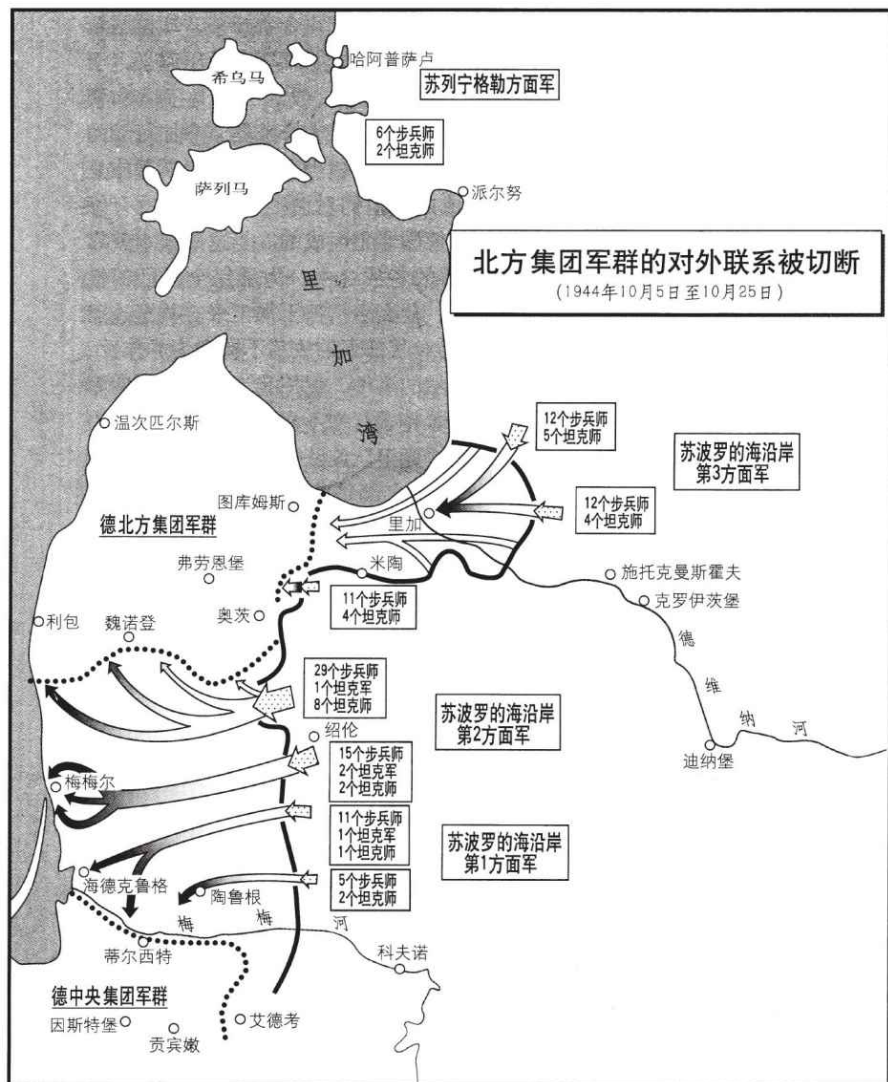


图34 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被切断（1944年10月5日—10月25日）

1944年9月16日—26日德军实施反攻，恢复了两个集团军群的联系。这次行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施特拉赫维茨伯爵上校的英勇行动，以及由他组织起来的装甲师。现在应及时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扩张战果，可是北方集团军群竟敢违抗命令，擅自自主行动。舍纳尔认为，俄军不会再攻击绍伦以西地域，而是瞄准米陶地域。因此，他没有遵照希特勒签署的指令行动，而是把他的装甲部队留置在米陶地域。我曾提醒他要遵照指令行事，但他未加理睬。舍纳尔为什么会有如此胆量？是不是他得到了希特勒私下的批准，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和希特勒一直保持直接联系。这样，到了10月，德军在绍伦西部的薄弱防线再次被突破，俄军一直推进到梅梅尔与利包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为了恢复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德军再次沿海岸发动进攻，但没有成功。最后，北方集团军群在陆上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不得不依靠海路

实施补给。

现在，我和希特勒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这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来，用于保卫德国领土。争吵的结果是毒化了气氛，其他依然如旧。

正当德军防线的左翼发生重大变化和激战之时，莫德尔元帅亲自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稳住了位于华沙东部地域的阵线。1944年8月1日，波兰人在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领导下，在华沙举行起义，对德军战线后方构成了一个巨大威胁。因为，华沙的起义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与冯·福尔曼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的联系。俄国人将会与波兰起义者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根据这种推断，我提议把华沙划入陆军的作战区域。可是，波兰总督弗兰克和党卫队总司令希姆莱却出于私心，说服希特勒拒绝我的提议，最终把华沙交给了总督管辖。希姆莱奉命开始镇压华沙起义。这样，在党卫队总队长 118 巴赫-策莱夫斯基指挥下，投入大批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对起义进行残酷无情的镇压，长达数周之久。在参加行动的党卫队当中，有一部分不属于武装党卫队，他们的纪律相当混乱。比如，卡明斯基旅中的一大部是俄军俘虏，他们本来就十分仇视波兰人。而迪勒汪格旅则是由被判缓刑的德国罪犯组成的。当这些可以说是亡命徒的家伙一旦被投入残酷的巷战之中，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道德对他们来说已经一钱不值。甚至连巴赫-策莱夫斯基自己都对我说，他已对其部下的放荡不羁和为非作歹束手无策。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也不时地灌输到我的耳朵里，于是我不得不于当天晚上向希特勒建议，把那两个旅调出东线。起初，希特勒还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可是，党卫队旅队长费格莱因 119（他是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在旁边也不得不说：“是真的，我的元首，他们确实都是些流氓和无赖！”这样，希特勒才接受了我的要求。为防止节外生枝，巴赫-策莱夫斯基干脆把卡明斯基给枪决了。

直到1944年10月2日，暴动才全部被平息。由于暴动者表示愿意投降，于是我向希特勒建议，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把这些人作为战俘处理，这样就能缩短作战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这一建议。8月15日接替莫德尔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赖因哈特大将，接到了这一指令。于是，陆军便按照这个指令开始处理受降事宜。

像以往处理类似事件一样，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准确地区分暴动组织者与未参加行动的平民。波兰本土军司令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 120 在他撰写的一本题为《不可征服的人们》的书中写道：“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几乎分不清军人和平民。我们的人没有军装，也无法阻止平民佩戴红白两色的袖章。他们像波兰本土军一样，使用德制武器，为此耗费了大量弹药。因为，平民常常以密集火力和投掷大量手榴弹，去对付一名德国士兵。我收到的每一份报告都在抱怨，弹药消耗量过大。”此外，由于波兰人从占领的德军仓库中缴获大量德军的军装，使德军官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作战方式也随之更加野蛮无忌。所以，当费格莱因和希姆莱不断将华沙情况向希特勒报告时，希特勒也不免大为恼火。于

是，希特勒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来处理华沙问题。1944年10月11日“东方党卫队、警察高级指挥官情报处”向总督弗兰克博士下发的一份指令，字里行间流露出希特勒的满腔怒火。指令指出：“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新政策——巴赫副总队长奉命对华沙进行镇压。也就是说，在不影响构筑华沙军事要塞的前提下，将华沙夷为平地。行动前，要把城内所有的原料、纺织品和家具搬出。主要任务是封闭民事管理机构。”这道指令是通过党卫队渠道走的，因此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才第一次看到这份指令。不过，当时在大本营里我就已对全面摧毁华沙一事有所耳闻，有一次希特勒对华沙问题大发雷霆，我也正好在场。鉴于这些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向希特勒当面阐明保全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我指出，希特勒已宣布将华沙作为要塞，而且德军也要在城内住宿，尤其是由于维斯瓦河当时已构成德军的最前沿，而这条河正好流经华沙市中心。因此，保全城内重要设施是十分必要的。

1943年和1944年华沙的两次暴动，已使这座城市遭到巨大破坏，而从1944年秋季作战到1945年1月俄军发动的进攻，使这座城市几乎成为一堆瓦砾。

参加暴动的人，投降之后移交党卫队接管。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由于和费格莱因早就相识，他们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曾多次见面。因此，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就由费格莱因接纳。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俄国人明知华沙举行了起义，却不从外部给起义者们以大力支持，而是将其进攻停滞在维斯瓦河畔，按兵不动。毫无疑问，暴动者属于在伦敦的所谓流亡政府，他们的行动受流亡政府指挥。这一派保守的波兰人是倾向西方的。因此，俄国人不愿起义成功，更不愿他们占领这座城市，从而使这帮人得势。俄国支持的是卢布林阵营的人。当然，这是他们同盟国之间的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俄军将其进攻停止在维斯瓦河畔，而没有越过该河，这就给了我们短暂的喘息时间。

1944年7月25日，俄军第16坦克军企图在登布林附近通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被德军击退，损失坦克30辆。而后，我们将大桥及时炸毁。俄军其他坦克部队在华沙北部受阻。我们对俄军在维斯瓦河畔停止不前的理解，与俄国人所说的不尽相同。在我们德国人看来，俄军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我们的成功的防御作战，而不是俄国人所说是因波兰起义者破坏活动所致。

8月2日，“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1集团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段渡过维斯瓦河。他们在此遭受重大损失，但占领了一个登陆场，一直坚持到俄军的到来。

在马格努谢夫，敌人也在维斯瓦河畔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登陆场。波兰的渡河部队企图沿河边公路向华沙突击，但在皮利察河由于受到德军的阻击而停步不前。

到了8月8日，德军第9集团军认为，尽管波兰城内的暴动已被平息，尽管对俄军来说暴动发起时间早了一点，但俄军仍有可能凭借其强大的突击力，以突袭方式迅速占领华沙。该集团军还报告，自1944年7月26日至8月8日，已经俘虏敌人603人，投诚41人，摧毁敌坦克337辆，缴获火炮70门、反坦克炮80门、迫击炮27门和机枪116挺。这些数字看起来也许不算惊人，但对于为时一个月的撤退作战来说，这一战果也算相当可观！

到目前为止，德军无论在东线还是西线都没有在边境构筑任何防御工事。其原因是，希特勒认为德军在西线可依仗其大西洋壁垒。而对于东线，他则认为，如果构筑了防御工事，他的将领们就不会拼死进行防御，动不动就会向后方阵地撤退。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在遭受多次失利后，丢失大片领土，防线一直撤到了德国边境附近。如果不再因局部的失利而对整个防线产生同样的影响，那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我曾在1月向希特勒提出过我的建议，首先必须重新修筑德国过去在东线的防御工事。然后，巩固这些工事与主要江河之间的联系。我已经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工兵代表雅各布将军，一起研究拟制了一份扩建东线防御工事的计划。为处理要塞方面的事情，我命令恢复被我前任撤销的总参谋部要塞处，由蒂洛中校任处长。为了可靠起见，这个计划由我亲自负责实施，而且以命令形式下达到各有关单位，然后我才向希特勒报告说，因事情过于急迫，不得不于事后请他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但是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也不能常用。不管怎么说，要塞的修建工作总算是开始了。土工作业大多由妇女、孩子和老人等志愿者来承担，凡是国内能来的劳动力都来了。在这项工作中做出最大贡献的要算是希特勒青年团。所有这些忠诚勇敢的德国人，为了使自己深爱的家乡增添几分安全，为了表达对正在苦战的士兵的支持，他们不顾恶劣的天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但是，从其后来的结果看，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并没有换来他们愿望的全部实现，也没有完全达到我的预期。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在原则上有什么错误，而是后来我们没有能力为这些工事提供足够的人员和装备。由于西线形势日渐急迫，所以把原来计划用于东线的人员、装备全部都运到了西线。这样，东线就只剩下了西线不想要的残羹剩饭。但是我对当时在这里无私而忠实地付出的人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尽管如此，应当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要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后来的柯尼斯堡、但泽、格洛高 [121](#) 和布雷斯劳 [122](#) 等城市的防御战中，都应说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果当时没有修建这些工事，俄军的推进速度将会更快德国将有更大片的领土遭到他们的践踏。

我十分清楚，要想坚守住这些要塞工事，就需要给这些要塞一定的人员、装备和物资储备。所以，我命令组建了要塞部队，其兵员是不能再在野战部队服役，但给予一定照料尚能在要塞服役的人。第一批组建了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我又命令先后组建了要塞机枪部队、反坦克部队、工兵部队和通信部队等。但是，当这些部队尚未具备作战能力的时候，其中80%就已被送往西线。尽管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是没有人理睬我。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木已成舟，

无法挽回。这些尚未准备就绪的部队被投入即将崩溃的西线，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便全军覆没。而在东线，构筑完好的阵地和要塞却没有人员来防守，所以后来这些要塞也没有发挥其预期的作用，未能给后撤的部队提供一定的庇护和支撑。

在武器装备方面，情况和要塞部队差不多。我首先提出的一个要求是，把储备的缴获火炮提供给我军使用，但凯特尔和约德尔却以近乎嘲笑的语气加以拒绝。他们说，在德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缴获火炮。可是，国防军总司令部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告诉过我，有上千门大炮和其他重型武器储存在兵器局，每个月都有专人进行擦拭，这些火炮从来没用过。于是，我命令将这些炮安装在东线的要塞和最重要的阵地上，并进行相应的训练。可是，约德尔却抢先一步得到特许，将所有5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和每门炮按50发炮弹的弹药量送往西线。可是，当这些武器弹药送到西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如果用在东线，其作用将不可估量。从1941年开始，50毫米和37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俄军的T34坦克，所以东线需要口径更大的火炮。

关于要塞的物资储备量，我命令要以能坚守三个月为限。此外，还建立了通信站和燃料库。我每一次外出的时候，都要到这些地方进行监督和检查。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同事虽然曾受到过希特勒的打击排斥，但他们不计前嫌，也不顾自己身体的疾患，站出来给我提供许多帮助。尤其是施特劳斯大将给了我无私的帮助。甚至还有一些省党部的领导，虽然我们之间过去出于种种原因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我已领会到他们愿为我提供帮助的一颗热心。

我组织起来的要塞部队被大部调往西线后，急需想办法予以补救。我突然想起来，在很久以前作战处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提出过一个建议，在东部受到威胁的省份组建国民军，当时遭到希特勒的拒绝。于是，我打算将东部各省份内尚能服役，但不是从事与战争密切相关工作的人组成国民军。只有当俄军可能达成突破的关键时刻，才将这些人征召入伍。我向希特勒提出这个建议，并请他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冲锋队办理，因为冲锋队里毕竟还有一些可靠的人。事先，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已经向我保证与我协作，而且这个人很有头脑，也与国防军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希特勒起初同意了我的建议，但第二天就变了卦。他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纳粹党党务办公室主任博尔曼来处理，而且要把这一组织的名称由国民军改为“民军”。博尔曼自打接受这一任务后什么也没干，在我一再催促下，他才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全国各级省党部办理，但这与我只将此事局限在东部省份的初衷大相径庭。于是，“民军”就成了一个臃肿庞大的组织，它既没有经过训练的指挥官，也没有武器装备。实际上，纳粹党关注的不是什么指挥官问题，也不操心有没有武器装备，他们只关心把他们激进的党员安插在民军所有重要的职位上。我的老战友冯·维特斯海姆将军也成了这个连队里的一员，而他的连长却是一个从未当过兵的纳粹党干部。这些勇敢的、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人，每天所接受的训练不是如何使用手中的武器，而是德国式的敬礼。在这支队伍里，伟大的理想和牺牲精神得不到赏识。我在后面

还要讲到这个问题。

上述我能采取的所有措施，都近乎孤注一掷，但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国内由后备军组成的最后一点点战斗部队，都被投入西线的一次攻势之中，而没有用在东线的防御上。在8月和9月，西线已全面崩溃，由于没有事先构筑供退却使用的阵地或要塞，只能都撤至西壁工事。但是，由于西壁工事的装备已被运往大西洋壁垒，其余的大部分已经丢失，因此西壁工事也已称不上什么要塞了。德军仓促后退，敌人则穷追不舍，如果此时我们有预备队的话，会有多次成功实施反击的机会。每一次后退希特勒就会暴跳如雷，大声命令不得后退，要进行反击，但无奈没有部队可供使用。因此，到了9月，他决定将国内所有部队集中起来，进行一次最后的攻击。自1944年7月20日谋杀事件之后，国内后备军已由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统率。他自称为后备军“总司令”，并开始组织政治军人，尤其是政治军官的队伍，这是他和希特勒谋划已久的。新成立的组织被他们命名为“国民”步兵师、“国民”炮兵军等等。这些部队的军官是由布格多夫将军领导的陆军人事局挑选的，不允许由陆军其他部队的军官替代。这些纳粹的指挥官擅长上蹿下跳，十分活跃。他们在东线会直接向博尔曼汇报，而博尔曼是陆军的死对头，他又会到希特勒那里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都断然加以制止，对这种人严加惩处。当然，这必然会引发争吵，加上民军计划一再被拖延，大本营里的气氛自然不会和谐。

11月，希特勒想利用最后这一点现役兵力发动一次攻势，击败盟军，将敌人赶入大海。在国内的这最后一点兵力，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组建起来的，现在都将用在希特勒的这个宏伟的计划上。此事我还会在下面谈及。

1944年8月5日，正当谋杀事件和东线的溃败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内斯库元帅来到东普鲁士拜访希特勒。我奉命向这位元帅报告东线的态势。出席这次汇报会的除了希特勒、凯特尔和一些军官之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及其外交部的助手。担任我的法语翻译的是外交部首席翻译施密特公使。施密特不仅为人亲善，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能将我的话翻译得声情并茂。他有几十年的翻译经历，曾在无数困难的谈判中担任翻译，所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只是没有参加过军事方面的会议。当翻译了几句之后，他就感到军事专业词汇不够用了。于是，我就改用法语做报告，安东内斯库对我的法语还很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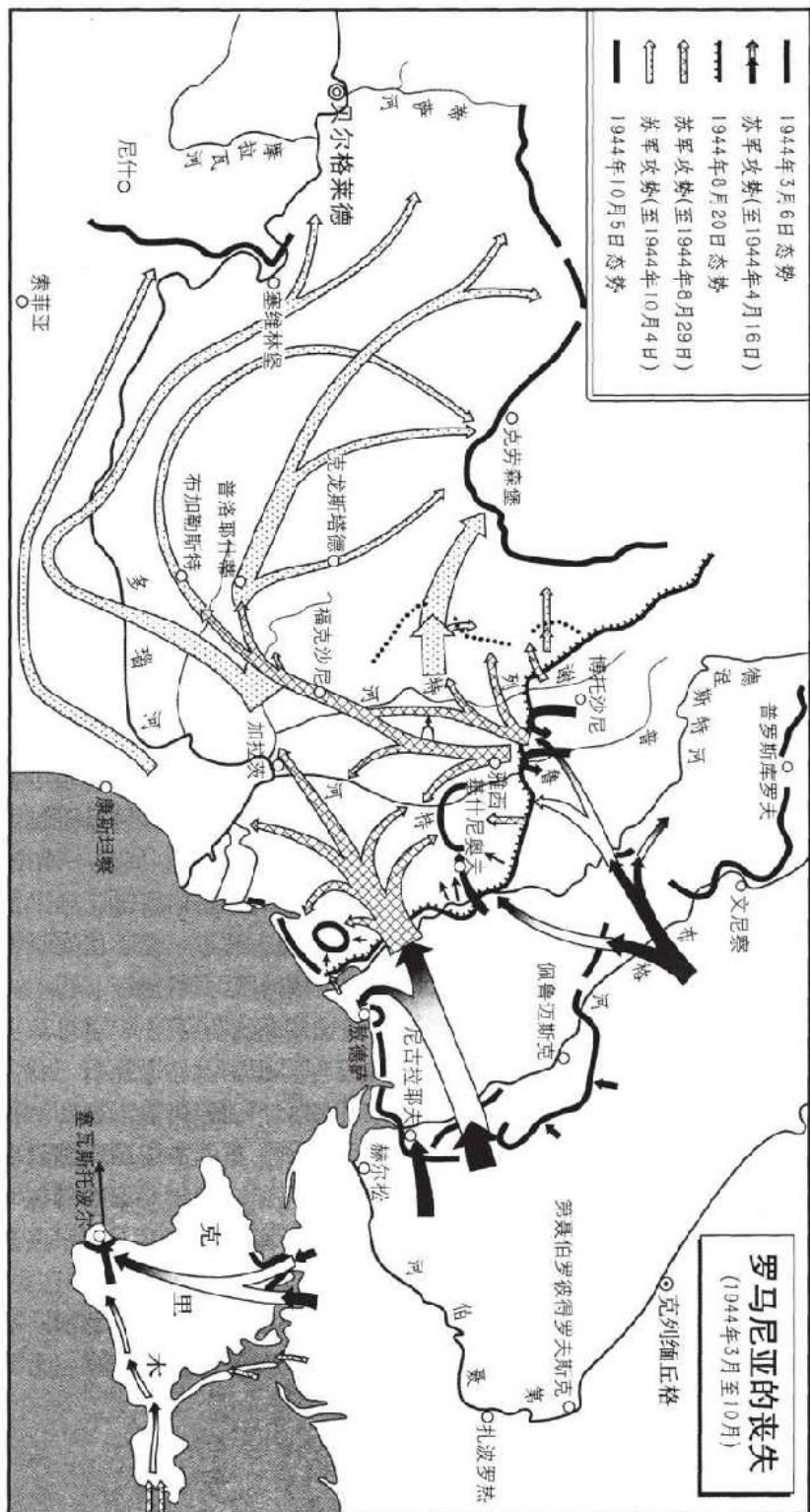


图35罗马尼亚的丧失（1944年3月—10月）

在这次情况汇报会上，安东内斯库对我们所处的困境十分理解，他也认为必须首先重新建立中央和北方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主动提议，将他的部队撤出摩尔多瓦，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山脊一线。我立刻将这一慷慨的建议翻译给希特勒听，后来我还提醒过他。希特勒对安东内斯库的建议表示了感谢之意。这一建议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第二天上午，安东内斯库邀请我到“狼穴”他的住所，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他的谈话给我很大启发，同时也使我感到，这位罗马尼亚元帅不仅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军人，而且对他的国家、交通、经济及其政治状况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言之有据、逻辑清晰，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可惜的是，像这样有气质的人，在当时的德国已经很难找到了。谈了不久，我们就谈到了发生在德国的谋杀事件。他毫不掩饰他对这一事件的惊讶，他说：“请您相信我的话，我对我的每一位将军都绝对信赖。在我们那里，军官参加这样的政变简直不可想象！”当时，我对这样严厉的责备，真是无言以对。但14天过后，安东内斯库面临的局势发生剧变¹²³，我们将和他共命运！

这次随同安东内斯库元帅一起来访的，还有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米哈伊·安东内斯库。此人精明狡猾，口蜜腹剑，很难赢得人们的好感。陪同元帅来访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冯·基林格，以及驻罗马尼亚的汉斯将军。我与这两位德国官员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们虽然对安东内斯库没有过高的评价，却认为德国应当支持这个年轻的罗马尼亚傀儡国王。他们的意见误导了德国对形势的判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听信了他们的意见，德国军方错误地以为罗马尼亚的形势很安全，因此对关于罗马尼亚可能背叛的情报未加置理。

1944年7月底，南方集团军群新任司令弗里斯纳大将也站到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观点一边。于是，在安东内斯库到元首大本营访问不久，便向希特勒建议将防线撤至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山脊一线。希特勒虽然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有确实的情报证实敌人已经发动进攻，才能下达撤退命令。在这个阶段，所有的防线还比较平静。在以后的几天里，元首大本营收到的关于罗马尼亚局势的情报虽然矛盾重重，不过多数情报还是与德国驻外代表的观点相一致，都显得十分乐观。只有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不大相信他的公使发来的报告，因此他向希特勒请求派一个装甲师到布加勒斯特。在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上，我指出里宾特洛甫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东线形势已十分紧张，我不可能从东线抽调出一个师派往布加勒斯特。因此我建议，把正在塞尔维亚剿匪的党卫队第4警察师调出来，派往罗马尼亚以解燃眉之急。可是，约德尔却说这个师决不能动，因为瓦拉几亚地区当时属于所谓国防军总司令部战场范畴，不属于东线。希特勒对此也犹豫不决，到最后不了了之。

同罗马尼亚一样，保加利亚的形势也危如累卵。当时，冯·容根费尔德上校正在保加利亚训练保加利亚的装甲分队学习掌握德国装备。在他

的报告里充满悲观，不过他所报告的内容却是真实的。报告指出，保加利亚部队的情绪十分低落，从他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支军队是靠不住的。我将这一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保加利亚人对布尔什维克恨之入骨，他们决不情愿为俄国人打仗。我请求他不要再向保加利亚提供德国的坦克装备，并将已经提供的尽快收回，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我曾试图强行从保加利亚调回装备，但这一企图也因遭到约德尔的阻挠而未能付诸实施。

1944年8月20日，俄军开始对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防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在罗马尼亚军队防守的地段达成突破。但事情到此还没完，罗马尼亚部队居然投向敌方，立刻掉转枪口对昔日的盟友展开进攻。德国的领导和军队完全没有料到罗马尼亚的军队会如此背信弃义。虽然希特勒下达了立即撤退的命令，但有些地段的德军部队仍想坚守，有的则边打边撤。为了避免全线崩溃和全部被歼，必须立即撤退，并迅速占领多瑙河大桥。但罗马尼亚军队抢先占领了多瑙河上的桥梁，封锁了渡口，将德军置于被俄军攻击的危境之中。德军整整16个师全部覆灭，这对当时已陷入困境的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不过这些部队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他们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他们对于这种悲惨命运不负有任何责任。如果在俄军尚未对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山脊一线发起进攻之前就撤退，这一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因为，那样我们会缩短战线，用节省出来的兵力坚守防线，不去指望罗马尼亚军队，从而使俄军的计划受挫。但要想做到这一步，就需对政治形势以及罗马尼亚领导的德行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安东内斯库过于轻信他自己的组织，他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对他的军官们的信任没有任何根据，却给德国领导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使德国大上其当。仅仅几周的时间，整个罗马尼亚便丧失殆尽。9月1日，俄军攻入布加勒斯特。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于1943年8月28日突然去世，保加利亚也自此终止了与德国的同盟关系，于9月8日投降敌人。我们已经提供给保加利亚的88辆IV型坦克和50门自行火炮，也因此全部丧失。希特勒原本计划组织两个保加利亚师，用以对抗布尔什维克，现在也化为泡影。在保加利亚的德军被解除武装，成为俘虏。保加利亚军队开始站到俄国人一边，与我们作战。

现在，希特勒也明白了，巴尔干再也守不住了。在这种形势下，他也不得不允许部队实施迟滞作战，边打边撤。但是要想靠这些部队来防御本土，这种撤退办法实在是太慢了，还不知何时能撤回国内。

1944年9月19日，芬兰与英、俄签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芬兰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1944年8月20日，凯特尔元帅拜访曼纳海姆元帅，结果一无所获。芬兰早在9月3日就开始要求停战。

连续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自然而然也开始动摇德国与匈牙利的关系。匈牙利摄政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本来就没有诚心与希特勒合作，他与希特勒的结盟完全是为政治所迫。在他1938年访问柏林的时候，他的这种审慎和有所保留的态度，就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显露。战争期间，希

特勒曾一再向匈牙利施压，以争取其配合德国的行动。1944年8月末，我奉希特勒之命来到布达佩斯，向匈牙利摄政递交一封信，以便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在布达佩斯的城堡里，我受到了像往常一样的友好接待。当我们落座之后，摄政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您看，我的战友，在政治上必须有多手准备。”我立刻什么都明白了。这位聪明老成的政治家现在有了多手准备，或者至少他自认为是这样。匈牙利摄政冯·霍尔蒂海军上将一直跟我谈论匈牙利的民族问题。匈牙利是一个聚居着多种民族的国家，数百年来都是如此。他还强调了他们与波兰长期的友好关系，对这一点希特勒过去没有加以重视。匈牙利摄政希望能够在不久之后，将目前还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撤回国内。我答应了他的请求，而且我们也正准备将这些匈牙利部队运送回国。通过与摄政的谈话，我已经看出来无法获得对我们有利的结果，于是我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希特勒。尽管匈牙利总参谋长福勒说了许多好话，但也无法改变我的这一印象。

在我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正值8月底，此时俄军已攻到布达佩斯城下，进入锡本比尔根 ¹²⁴。战争已逼近匈牙利边界。

正当东线处境陷入危难之时，西线德军也正在进行殊死的防御战。7月17日，隆美尔元帅被英国的轰炸机炸伤。冯·克卢格元帅接管了西线的指挥权。这一天，德军的防线西自卡昂南侧的奥恩河入海口，经康蒙—圣洛—莱赛，直至海岸线。7月30日，美军在阿夫朗什突破德军防线。几周后，即8月15日，西线的大部分德军，共计31个师，不得不为其生存做最后挣扎。其中约2/3即20个师，被包围在法莱斯。敌人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正向奥尔良，并通过沙特尔向巴黎推进。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以及大西洋壁垒要塞的一部分已经失守，要塞中的五个德国师被包围。美军一部兵力在土伦和戛纳之间的地中海沿岸登陆。德军第11装甲师本来有能力抗击这一登陆行动，但此时它却远在罗恩河西岸的纳尔榜。德军其他部队的位置是：

2.5个师在荷兰；

7个师在斯海尔德河与塞纳河之间的海峡防线；

1个师在海峡群岛；

2个师在卢瓦尔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海岸线；

7.5个师在地中海沿岸；

1个师在意大利边界的阿尔卑斯山防线。

为阻止敌人对巴黎的进攻，只能抽调出2.5个师。新组建的两个党卫队师正运往比利时，三个步兵师经科隆和科布伦茨，向法国调动。

希特勒决定，让莫德尔元帅接替克卢格元帅的职务。为了能让莫德

尔元帅集中精力对付敌人的登陆，希特勒将西线总指挥权再次交给了伦德施泰特元帅。

1944年8月15日，在元首大本营，我与希特勒发生激烈争吵。这一天，我来到元首大本营，向希特勒汇报西线战场的装甲兵情况。汇报过程中，我对希特勒说：“单靠装甲兵的勇敢，无法弥补空军和海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为恼火。他要我跟他到另一个房间，在这里又继续大声争吵，由于声音太大，惊动了他的一位副官阿姆斯贝格少校，他进来说道：“两位先生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点，外面听得一清二楚。要不要我给你们关上窗子？”

希特勒听说冯·克卢格元帅没有从前线返回大本营，于是对克卢格产生怀疑。他估计，这位元帅有可能已经和敌人建立联系。于是，他命令克卢格立刻到元首大本营向他报告，但克卢格元帅却在半路上服毒自杀了。

1944年8月25日，巴黎陷落。

此时，希特勒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必须对下一步的作战做出重大决断。但是首先必须要决定的是，要想防御德国本土，重点应当放在东线还是西线。

毫无疑问，对希特勒及其军事顾问们来说，继续实施防御是绝对必要的。由于我们的敌人早就一致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与敌人进行全面谈判，还是分别与东、西线敌人进行单独谈判，都是多余之举。假如我们坚决进行防御，虽然需要拖较长的时间，但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局。

一种方案是，将防御重点放在东线。那样就要加固那里的防线，以阻止俄军继续向前突击的脚步。这样，对战争和补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以及波兰的其他地区都会在德国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一方案显然等于解放了西方国家的手脚，不需要多长时间，西方强国的绝对优势就会把我们扼杀。希特勒从来不想与西方单独媾和而对俄军不利，因此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方案。

希特勒的想法是，将重点放在西线。他认为，如果能及时投入兵力，有望在西线盟军尚未到达或渡过莱茵河之前，就将其击溃。

实施这一方案需要具备以下前提：

1. 坚守住东线的要塞，直到西线的攻势在达成一定目标后，再把腾出的兵力运往东线；

2. 确保西线的攻势尽早结束，以便在冰冻前，也就是在俄军可能发动新的攻势前，腾出预备兵力用于东线；

3.迅速准备进攻的兵力，以使决心成为现实；

4.为争取时间发动攻势，西线作战需要不断取得胜利。

希特勒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相信，到了11月中旬肯定可以准时发动进攻，到12月就可以把强大的预备兵力运往东线。他们估计，东线的暖秋会使冰冻期来得较晚，俄军的冬季攻势或许在新年之后才开始。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对东线的忧虑便被排到次要地位。

我作为东线的最高长官，也只能忧心忡忡地静观着形势的进展。在希特勒决定采取西线方案之后，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坚守东线，也就是四条前提中的第一条。

除了修筑后方的要塞和阵地之外，我还利用一切手段加速构筑防线的阵地。到了12月，我把全部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从防线撤回来，将其划分为四个集群作为预备队，并在兵力上进行了补充。东线的步兵相对较弱，因此只能撤回一个步兵师，将其留置在克拉科夫地区，作为预备队使用。

俄军在夏季作战中占领的维斯瓦河登陆场，我们应当将其除掉，或者至少迫使其缩小规模，以增加敌人发动进攻的难度，或成为迟滞敌人进攻的因素。

最后，应当缩短防线，经海路撤回波罗的海沿岸的军队，用以组成预备队，因为从陆路撤回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遗憾的是，这个东线计划并没有能全部实现。虽然构筑阵地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西线登陆地段的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东线所急需的人员和装备迟迟不能到达，要塞的作用因此也极为有限。更为不幸的是，希特勒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将所谓“大规模作战线”构筑在距前沿仅二至四公里的地方。“大规模作战线”就是在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前德军应该占领的防线。根据集团军群和我的建议，“大规模作战线”应设在防御前沿后20公里处。

俄军在维斯瓦河上的一个登陆场已被我方除掉，其他的也被迫缩小范围。可惜的是，由于先后有数个师被调走，尤其是善战的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巴尔克将军被调往西线，因此在这个重要地段没有能进一步取得战果。俄军的登陆场，尤其是巴拉努夫登陆场，对我们构成了重大威胁。

尤其对我们不利的是，始终未能利用北方集团军群坚守库尔斯兰的行动而缩短防线。我曾多次提出建议，尽快撤出库尔斯兰，用北方集团军群的兵力组建强大的预备队。希特勒之所以拒绝我的建议，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是基于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提出的意见。他害怕这一措施会影响瑞典的中立态度，对但泽湾的潜艇训练基地造成损害。此外，他还认为，坚守东线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可以牵制大量俄

军兵力，否则这些兵力就可以应用到东线的其他地方。俄军不断加强在库尔兰的攻势，更增强了他的这一观念。

基于同样的和类似的考虑，希特勒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也拒绝所有关于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也不同意缩短意大利的战线。

不仅东线计划大部未能付诸实施，西线形势也令人沮丧。

自1940年，我们对包括西壁工事在内的西线要塞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把所有的建筑力量都集中到了构筑大西洋壁垒上，到现在只能自食恶果。东线仅有的一点兵力——不过最多只能说是三流的力量，也被调到西线。但是，由于这点兵力不足以填补西线的空缺，加之法国后方地域的丧失，要塞工事因此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要塞工事的迅速丧失，迫使我们以近乎非机动的部队在辽阔的战场上，利用被炸得七零八落的交通网实施机动作战，而制空权却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当我们还拥有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偏偏要在诺曼底进行阵地战；而现在，当摩托化兵力已消耗殆尽之时，又要被迫进行机动战。当初，我就提出过要实施机动作战，但无人理睬。美军由于指挥冒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施反击的大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适当的兵力加以利用。原本攻击美军南翼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不过，最糟糕的是，原计划在11月中旬发动的攻势被迫中止，一直推迟到12月中旬。这样，及时从西线抽调预备兵力向东线转移的计划也落了空，致使继续坚守脆弱东线的设想化为泡影。

为西线准备兵力的工作未能如期完成。为了西线而争取时间的作战，也一无所获。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国防军总司令部依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要在西线发动攻势。多亏这次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达成对敌人的突袭。不过，保密工作做得过于严格，也致使德军各司令部和部队对此一无所知，进攻所需的后勤保障尤其是燃料供应未能及时跟上。

东线的作战

正当西线德军从大西洋壁垒向西壁工事败退之时，东线战事一直也没有停止。在东线战场的南部，德军未能阻止俄军向前推进。经短暂休息之后，俄军便占领了整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大部。由弗里斯纳将军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正在匈牙利作战，但自9月25日起，南乌克兰集团军群这个名称已与当时的形势不符，因此改称南方集团军群。10月，俄军占领了整个的锡本比尔根地区，但德军在德布勒森地域发动的反击，使俄军的进攻受阻。虽然巴尔干战线已归属东线管辖，但在东南线司令魏克森男爵元帅所辖战场，还一直属于国防军总司令部，而不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管辖范围。10月，在这一区域内的贝尔格莱德丢失。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所管辖的范围，其分界线位于多瑙河畔的一个村庄，地处德拉瓦河河口与包姚之间。但是，这一分

界线在实际作战中毫无意义。俄军照样在两个最高司令部接合部的南部，渡过多瑙河，进入东南线司令所辖领域，而东南线司令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其防线中的深远的南方。10月29日，俄军到达布达佩斯近郊。11月24日，他们又在莫哈奇附近占领多瑙河的一个登陆场。此时，德军还在萨洛尼卡和都拉斯，而摩拉瓦河河谷已经被控制在敌人手里。由于在巴尔干地区到处都在进行游击战，因此德军要想撤出这一地区变得越来越困难。11月30日，俄军在位于德拉瓦河东岸的佩奇突破东南线司令的防线，一直挺进到巴拉顿湖，摧垮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多瑙河防线。到了12月5日，俄军已经到达布达佩斯城南。同一天，他们又在布达佩斯北部渡过多瑙河，进抵瓦茨，在该城东部德军才勉强阻止住俄军的进攻。俄军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占领米什科尔茨，到达卡绍南部。德军被迫撤至波德戈里察—乌日采一线，并继续向北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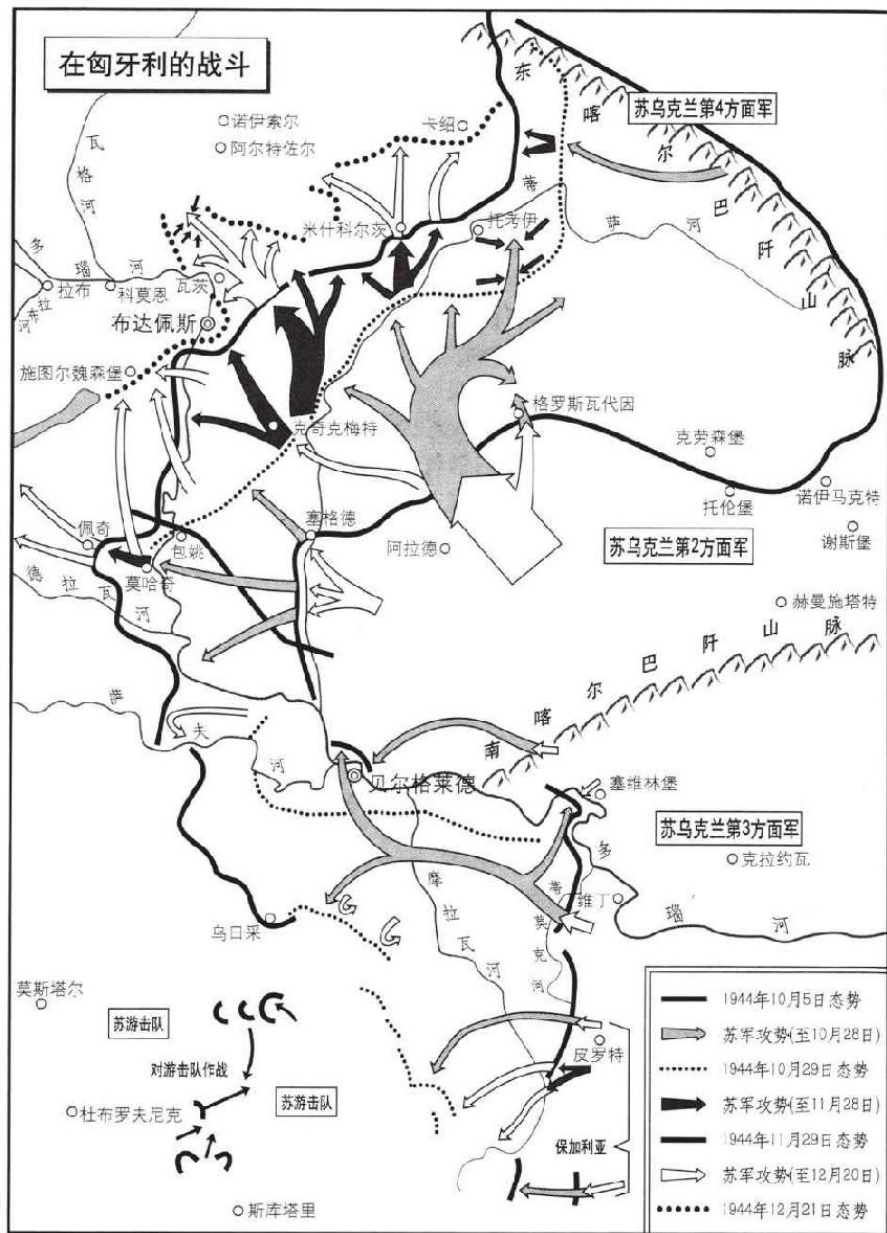


图36在匈牙利的战斗

12月21日，俄军继续进攻，到1944年圣诞节已将布达佩斯合围。敌人已经到达巴拉顿湖—施图尔魏森堡—科莫恩西部，以及多瑙河北，直抵格兰河。从这里开始，德军的防线大致沿着匈牙利边界向前延伸。双方战斗异常激烈，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

9月，由哈尔佩大将指挥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更名为A集团军群。在这个方向上，俄军继续沿维斯瓦河实施攻击，于7月末逼近华沙。在其

南面，在桑河与维斯沃克河之间的地域也发生激烈战斗。该集团军群所辖部队有，由海因里希大将指挥的第1装甲师，位于喀尔巴阡山；由舒尔茨将军指挥的第17集团军，位于喀尔巴阡山和维斯瓦河之间；第4装甲师由巴尔克将军、后由格雷泽尔将军指挥，位于维斯瓦河沿岸。8月1日，俄军在维斯瓦河占领多个登陆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巴拉努夫登陆场，其次位于普瓦维和马格努谢夫，另外还有四处。俄军在山地作战中的进展自然十分迟缓，而且也未取得突出战果。在8月5日至9日这几天之内，巴拉努夫登陆场的态势极为紧张，俄军随时都有达成突破的可能。多亏巴尔克将军勇猛善战，才勉强渡过难关，避免了一场灾祸的发生。经过几周猛烈的反击作战，巴尔克将军成功地迫使俄军紧缩了在巴拉努夫登陆场的面积，除掉了另一个小型登陆场，并夺回普瓦维。此后，俄军便把进攻重点转移到山地。在萨诺克和亚斯沃，敌人虽突破我军阵地，但未能达成突贯。直到匈牙利形势发生逆转，一直坚守东贝斯基德山山脊的第1装甲师，才被迫撤到卡绍-亚斯沃一线。在1944年年末至1945年年初这段时间里，该集团军群的防线沿着斯洛伐克边界，向东到卡绍，然后经亚斯沃—登比察西部—斯塔舒夫西部—奥帕托夫南部—维斯瓦河北部与桑河交汇处，直至华沙，不过，上文提及的俄军各登陆场仍掌握在敌人手里。

中央集团军群下属有四个集团军：冯·福尔曼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魏斯将军指挥的第2集团军；霍斯巴赫将军指挥的第4集团军；赖因哈特大将（自8月15日由劳斯大将继任）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8月15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被调往西线，他的职位由赖因哈特大将接替。8月，敌人已经到达华沙城下，接着推进到奥斯特鲁夫—苏道恩—东普鲁士边界—绍伦西部—米陶西部一线。9月，敌人进抵华沙东北的纳雷夫河畔，10月在奥斯滕堡两侧建立了登陆场。10月5日—19日，俄军最终突破德军在绍伦以西的防线，从而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10月19日，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撤至梅梅尔，10月22日又撤出位于河北岸的蒂尔西特¹²⁵和拉格尼特的两个桥头阵地。从10月16日到26日，俄军在沃尔夫斯堡—贡宾嫩—戈乌达普一线，向东普鲁士发起进攻。经过艰苦的争夺战，德军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还收复了一部分失地。俄军占领东普鲁士之后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德国人民提前品尝到了一旦俄国取得全胜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上文已经提到，9月14日—26日北方集团军群撤到了里加的一个桥头阵地，企图从那里尽快与中央集团军群建立联系。但是，该集团军群司令舍纳尔大将却未采取配合措施，使这一企图夭折。他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固守在里加-米陶附近，而不是调往绍伦以西地区，结果使俄军突破了绍伦防线，他自己也因此丧失了与其他部队建立联系的机会。北方集团军群下辖第16、第18集团军，起初有26个师，由于多次抽调兵力，目前还有16个师，这对于保卫德国本土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自从10月7日—16日撤出里加之后，该集团军群的防线几乎没有变动，到年底其防线由利包南部的海岸，经普雷库尔恩—弗劳恩堡南部—图库姆斯东部，直到里加湾。

相对而言，在喀尔巴阡山到波罗的海这条绵长的防线上，态势比较平静，因此不但可以构筑工事，还能抽调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组成预备队。当然，这支仅由12个弱小师组成的势单力薄的预备队，对于一条长达1200公里的漫长防线，以及敌军的压倒性优势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他们也只能聊以自慰！

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里，对于我们过长和兵力不足的防线而言，我们在东线构筑的工事还算坚固。我们尽量利用最新的作战经验，却招致希特勒的反对。构筑防线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把平时的防御前沿与为大规模作战而设置的“大规模作战线”分开。前线的指挥官们希望把“大规模作战线”构筑在防御前沿后约20公里的地方，加以良好伪装，由保障部队予以防守。他们还希望，为保全主力，允许他们在敌人刚要实施炮火准备时，将主力撤至“大规模作战线”。这样，敌人的炮火准备便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其经长时间准备而展开的兵力也发挥不了效能，而我们则可以更有效地抵御敌人的攻击。毫无疑问，他们提出的这个要求是正确的。我完全赞同，并将其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后大发脾气，说他绝不允许部队不经战斗就将20公里的地区主动放弃，他命令“大规模作战线”与防御前沿间的距离只能是两至四公里。这种荒唐的命令，只能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的观点。他的这一错误导致我们遭受重大损失。当1945年1月俄军达成突破时，希特勒不接受我的建议，命令预备队开到距离防线过近的地方。于是，防御前沿、“大规模作战线”和预备队三者，几乎同时在俄军的首次突破中被摧垮。为此，希特勒再次大发雷霆，并迁怒于阵地构筑者。我对此提出异议，于是他又把矛头转向我。他让人把1944年秋讨论关于“大规模作战线”问题的记录拿来，他说他一直主张两条防线距离应是20公里。而且还追问：“到底是哪个傻瓜蛋干出这样的蠢事？”我提醒他说，这都是他自己干的。记录拿来了，没读几句，希特勒便不让读了。他的脸上明显露出几分自责。可这于事无补，俄军突破已成事实。

等我下面写到俄军大举进攻的时候，还要再谈希特勒的战术。希特勒一直自诩为大本营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作战经验的军人，对这一点他始终信心满满。遗憾的是，大多数军事顾问们还真的不如他。另外，加上党内像里宾特洛甫、戈林这样的一批马屁精的吹捧，希特勒竟然以统帅自居，不接受任何人的建议。每当我尽量使他了解前线实际情况时，经常遭到他的指责。其中有一次，他对我说：“您不用再跟我上什么课！我已指挥德国陆军在战场上驰骋达五年之久，积累了足够的实战经验，总参谋部的那些先生是永远做不到的。我钻研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著作，通读了施利芬的所有作战计划。我知道的东西要比您多得多！”

除了我们自己的事使我们焦头烂额之外，匈牙利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是否依然忠于我们等问题，也给我们乱上添乱。上文我已谈过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对希特勒的态度。站在匈牙利的立场上看，霍尔蒂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我们德国的角度看，则认为他已经不可靠了。匈牙利摄政希望与西方重归于好，与其建立空中联系。但是，关于他是不是已将其思想付诸实施了，西方是不是愿意接纳他，我就不得而知

了。不过我知道，在匈牙利的高级军官中已经有一批人投降了敌人，比如米克洛什将军已于10月15日向俄军投诚，他是在柏林任武官时与我认识的；再比如匈牙利总参谋长福勒斯，他最近还到东普鲁士来拜访我，拍着胸脯保证说匈牙利对德国忠贞不贰，我当时把一辆汽车作为礼物送给他。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开着这辆本属于我个人的梅赛德斯车，跑到俄国人那里去了。因此，匈牙利已经无法使人再相信了。于是，1944年10月16日希特勒把霍尔蒂政府推翻，由萨拉叙代替。这个人是个匈牙利法西斯分子，头脑简单，能力有限。自从此人上台之后，匈牙利的局势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两国间的互信和友好已荡然无存。

起初，斯洛伐克完全站在德国一边，现在很长时间以来游击队已经在全国展开。坐火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直达列车经常会遭到阻拦，他们会上车搜查，发现德军军人尤其是军官就格杀勿论。这必然招致德军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仇恨日渐加深，谋杀更加频繁，而且在全国蔓延。西方大国有计划地号召在各地展开游击战，这种行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它迫使我们进行自卫，而我们的这种自卫行动却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起诉人和法官判为违反国际法。事实上，同盟国军队开进德国时所奉行的惩罚规定，比起德国当初的作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当时德国已是江河日下，大势已去，已没有能力以牙还牙。

为了对形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还必须对意大利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1944年6月4日，盟军开进罗马。当时，德军南线司令凯塞林元帅正在罗马城北为防守亚平宁山防线，与占优势的敌人展开激战。德军20个师被牵制在这条战线上。效忠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十分薄弱，根本派不上用场，不得不将其留在里维埃拉沿海地区。在德军防线背后，游击战如火如荼，而且这种残酷的游击战是意大利人首先挑起的，为了保证集团军群的供给和通信的顺利畅通，我们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予以报复。停战后战胜国的军事法庭并没有采取公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偏见加以评判。

阿登攻势

12月初，希特勒将其大本营由东普鲁士移至吉森附近的齐根贝格，他希望在这个更靠近西线的地方，指挥德军即将发动的最后一次关键性进攻。

数月前，德军将所有能够投入的兵力都集中起来，准备从艾费尔地区向吕蒂希南部的马斯河方向进攻，突破这里盟军的薄弱地段，而后渡过马斯河，合围和歼灭该地以北的敌军。希特勒认为，此次攻势一旦告成，就可使西方大国威风扫地，一蹶不振。这样，他就有足够时间把强大兵力转移到东线，粉碎俄军可能发动的冬季攻势。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摧毁敌人取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收回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从而取得一个双赢的和平结局。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以及组建部队的工作再三拖延，希特勒不得不把他原计划在11月中旬发动的攻势一再顺延，最后定于12月16日。

为实施这次攻势，新组建了第5、第6两个装甲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由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第6装甲集团军由党卫队总指挥泽普·迪特里希指挥。进攻重点放在右翼的第6装甲集团军，该集团军下辖的部队是装备精良的武装党卫队。第5装甲集团军配置在中央。第7集团军由布兰登巴格将军指挥，负责保障左翼的安全。该集团军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他的机动兵力明显不足。

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和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认为，现有兵力不足以达成希特勒计划中的宏伟战略目标，因此建议此次进攻只应达成一个有限的目标，也就是将进攻局限在马斯河东岸地区，消灭位于河东岸以及亚琛和吕蒂希之间的敌军。但是，希特勒拒绝他们的建议，坚持自己大而全的方案。

进攻于12月16日开始，冯·曼陀菲尔将军的第5装甲集团军突入敌军阵地。他的装甲前卫部队第116装甲师和第2装甲师，一直推进到马斯河附近。第2装甲师的部分兵力甚至已到达马斯河。而第6装甲集团军则进展不顺。山路狭窄而且结冰，致使车辆严重拥堵，后方部队未能及时到达第5装甲集团军地域，初期战果因此也未能得到及时利用。该集团军从而失去机动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实施大规模作战的前提。此时，第7集团军同样也陷入困境，因此不得不将曼陀菲尔的部分装甲部队向南调动，以掩护受威胁的侧翼。这样，再想实施什么大规模突破，已经成为空想。到了12月22日，德军已经意识到，攻势不可能再继续扩展，只能局限在一定的目标上。如果换上一位高瞻远瞩的指挥官，他必定会在这一天考虑到危急的东线，认识到东线存亡与阻止西线崩溃之向的密切关系。然而，不仅是希特勒，还有国防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些命运攸关的日子里，看不到全局，只是死死盯着西线的一隅之地。我们军事指挥的全部悲剧，在阿登攻势失败例子上再次暴露无遗。

到了12月24日，任何一个明智的军人都应当认识到，此次攻势败局已定，必须立即转航向东，现在也许还来得及。

东线的防御准备

此时，我的大本营转移至位于措森附近的迈巴赫军营。在这里我坐卧不安，焦虑地关注着西线攻势的动向。为了我国人民的福祉，我盼望着此次攻势能大获全胜。但是，自12月23日这一天就已经可以看到，这次攻势取胜的希望已荡然无存。于是，我决定驱车前往元首大本营，请求希特勒中断此次徒劳无益的作战行动，立即将全部兵力运往东线。

在此期间，不断有情报表明，俄军的进攻即在眼前。我们已经判明

敌军主力的展开地域。俄军三个主要突击集群的情况也已搞清：

1.在巴拉努夫登陆场，俄军集中有60个步兵师、8个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6个坦克师，均已做好进攻准备；

2.在华沙北部，有54个步兵师、6个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9个坦克师；

3.在东普鲁士边界的兵力集群有54个步兵师、2个坦克军和9个坦克师。

除此之外，还有1个集群位于亚斯沃，下辖15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1个集群位于普瓦维，下辖11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1个坦克军；1个集群位于华沙南部，下辖31个步兵师、5个坦克军和3个坦克师。

我们预计，敌人可能会在1945年1月12日发动进攻。俄军对德军的优势，步兵11:1，坦克7:1，火炮20:1。就总体而言，毫不夸张地估计，俄军地面部队是我们的15倍，空中力量至少是我们的20倍。我决不会把德国军人的战斗力估计过低。他们都是出类拔萃之人，在进攻中能在1:5的劣势下取胜。如有称职的指挥，德国军人凭借其超群的能力，完全可以抵消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并战而胜之。但是，时至今日，他们已经历五年对优势之敌的艰苦作战，补给和装备日益减少，胜利对他们来说已遥不可及，这一切都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巨大负担。最高指挥尤其是希特勒本人，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负担，至少不要让他们超负荷。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部队今天所承受的负担是否已超过了人的极限。自从对俄作战以来，甚至早在1940年莫洛托夫访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一直放不下。然而，到了今天它已经成了“生存”还是“灭亡”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

现在，有数百万德国人处在敌人的铁蹄之下，为使德国的东部领土免遭蹂躏，我能够做的，就是阻止俄军的长驱直入。敌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东普鲁士达成的突破，已经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对这种处境，我和我的士兵心里都很明白。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东部的德国人更清楚，数百年来文化遗产，700年来的劳动成果和奋斗所得，连同他们的家乡都将被付之一炬！面对这样一种未来，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暴行，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而对军人来说则是一种无法接受的耻辱。因此，应该尽量通过有别于“无条件投降”的途径争得和平。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采取措施阻止俄军的攻势。为此，必须立即将部队从西线调向东线，在利茨曼施塔特—霍恩扎尔察地域组建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机动作战的方式抵御俄军的突贯。尽管德军已是久战疲兵，但论起机动作战，仍要比敌人高出一筹。

基于上述考虑，我准备在东线与敌人做最后一搏。但在与敌人展开

斗争前，首先要与希特勒进行一番斗争，说服他准许我从西线抽调必要的兵力。为此目的，我于12月24日来到吉森，从这里再到元首大本营。

参加形势报告会的除了希特勒之外，同往常一样，还有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大将、布格多夫将军，以及一些年轻军官。我把上面提到的敌人的兵力配置和兵力对比，向希特勒做了报告。我的这些情报是绝对可靠的，因为我的东方情报处是一流的。我和东线情报处处长格伦将军已相识很久，我对他本人、他的同事、他们的工作方法，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深信不疑。事到如今，格伦的预言已为现实所验证。这是历史事实，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但希特勒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东方情报处的数据是虚张声势，说俄军步兵师最多也不超过7000人，他们的坦克师根本就没有坦克。他大声喊道：“这是诈唬人！是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诈唬，是谁搜罗来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自从谋杀行动发生以来，不是别人而是希特勒整天在自己诈唬自己。他命令组建的炮兵军实际上只不过相当于一个旅；装甲旅说是由两个营组成，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团，反坦克旅实际只有一个营。依我看，他这样做不仅不能掩住敌人的耳目，相反只能使自己的组织编制混乱成一团。他以这种变得越来越古怪的心态揣度形势，认为俄军根本就没想真的发动进攻，敌人只不过是在制造假象。我对希特勒的这种分析，在晚餐时得到了证实。吃饭时，我坐在后备军总司令希姆莱的旁边，他同时还兼任上莱茵集团军群司令、德国内政部部长、警察头子和党卫队领袖。因此，他扬扬自得，傲气冲天，自以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和希特勒相差无几，自然不会把一个将军放在眼里。他对我说：“我亲爱的大将，您是知道的，我根本不相信俄国人会发动什么进攻。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局。您那个东方情报处提供的数据是过分夸大了。您太过虑了。我敢断言，东线不会出什么事。”面对这种头脑简单的人，任何解释都等于对牛弹琴。

不过，希姆莱的思想还不是最具危险性的，危害更大的是约德尔的见解，他反对把重点转向东方。约德尔认为，西线主动权已经被我方夺回，因此不能轻易放弃。他虽然也看到阿登攻势已停滞不前，但是他相信，敌人同样也已陷入被动地位。他认为，如果在另一个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再发动一次攻势，便可以取得新的局部胜利。照此下去，积小胜为大胜，就可以达到把西线敌军全部消灭的目的。为此，他主张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北部边界再实施一次攻击。于是，决定经比奇两侧，向南实施攻击，以萨韦尔讷为攻击目标。此次攻击于1945年1月1日开始，起初也确实取得一些战果。不过，距目标萨韦尔讷以及之后的目标施特拉堡，还遥不可及。但约德尔依然顽固坚持己见，强烈反对我提出的将兵力从阿登调到上莱茵的要求。他依然老调重弹，搬出其惯用的论据：“我们决不能把刚刚赢得的主动权白白丢掉。”而希特勒也随声附和，因为他认为“东线我们还有地盘可以丢失，但西线再也输不起了”。我指出，鲁尔区已被西方炸成一片废墟，运输工具也已被敌人空袭摧毁，那里的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日益恶化。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还完好无损，可以正常生产，实际上德国装备工业的重点早就转移到东线，如果上西里西亚一旦丢失，我们就会在几周之内彻底崩溃，我们的全部辛苦付出也会随之化为灰烬。但是，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我在他们

面前碰了一个大钉子。就这样，在这个没有丝毫基督教氛围的环境中，我度过了一个悲凉的圣诞夜。就在这一夜，传来了布达佩斯被围的消息。尽管如此，这未能促使他们改弦更张。他们下达了一份“东线必须自助”的命令，以此打发了我。于是，我提出要求，将驻在库尔兰的德军撤出，至少把曾在芬兰作战，现已从挪威撤出的部队调到东线。我的这一要求再次遭到拒绝。他们认为，从挪威撤出的部队是一支山地部队，适于山地作战，是专门为孚日山地战准备的。我对于孚日山作战地区是再熟悉不过了，自我任少尉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位于孚日山附近的比奇，是我当见习军官和少尉时的第一个营地。所以我很清楚，要想通过在这里投放一个山地师来扭转战争的结局，只能是空想。

12月25日，我乘火车回到措森。正当我在旅途中的时候，希特勒根本没有经过我就直接下命令把吉勒的党卫队军和它的两个党卫队师从华沙北部调走，派去为布达佩斯解围。这些部队本是作为赖因哈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被留置在防线后方的。赖因哈特负责的防线本来就过长，现在这种随意的调动使他一筹莫展，我也同样束手无策。我们提出的任何抗议都是徒劳的。在希特勒眼里，解救布达佩斯要比保卫德国东部领土更为重要。我曾要求希特勒撤销这一决定，但他却说这是外交政策的需要，我的要求再次遭到拒绝。原来组建的预备队总共有14.5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现在抽调出两个师到了次要战线，只剩下12.5个师防守着长达1200公里的防线。

回来后，我和格伦再次对敌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和文克商讨我们还可能采取哪些措施，以应付当前的紧急局势。讨论结果是我们一致认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立刻停止西线的全部进攻行动，及时将重点转向东线，这是能够阻止俄军大规模攻势的唯一有效途径。因此我决定，在除夕之夜再次到齐根贝格去见希特勒，请他接受这个唯一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决定。我决定这次一定要谨慎行事。到达齐根贝格后，我首先去见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将军，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东线的形势和我的想法，以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伦德施泰特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对其他各条战线的需求一贯给予充分的理解。他们告诉我，西线有三个师，在意大利有二个师。这四个师都位于铁路附近，只要一经元首批准，就可以立即调用开拔。于是，我对这几个师当即实施了动员，同时通知了野战运输长官，让他准备好车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去见希特勒。然而，结果同圣诞节之夜一样。约德尔说，现在抽调不出一兵一卒，西线的部队还要用于巩固已夺取的主动权。不过，当我列举出西线总司令给我提供的数字之后，他变得十分尴尬。而当我向希特勒说出这四个师的番号时，约德尔大发雷霆，问我到底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番号的。我告诉他这是西线总司令亲口所说，于是他气呼呼的，一言不发了。面对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无言以对。这样，我总算争取到了四个师，但也只有这四个师。我本以为，这四个师只不过是个开端，后面会得到更多兵力补充，但没想到这却是国防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东线所做的全部。而且，就连这一点可怜的兵力，希特勒还把它用到了匈牙利！

元旦一早，我就去找希特勒，向他报告吉勒的党卫队军在第6集团军司令巴尔克指挥下，准备于1月1日傍晚发起进攻，以解布达佩斯之围。希特勒对这次进攻的胜利抱有很大希望。可我却持怀疑态度，因为准备的时间太短了，官兵也不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结果正如我所料，进攻在取得初步战果后，便停滞不前。

这次到元首大本营来，依然没有太大收获。回到措森之后，我们再次对情况进行了研究。我决定，亲自到匈牙利和加利西亚 ¹²⁶，与各位司令进行磋商，看他们能对我们判断未来局势提供哪些有益的意见。1945年1月5日—8日，我首先与韦勒将军进行了交谈，他当时已接替弗里斯纳的职务，担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然后，我又找了巴尔克将军和吉勒党卫队将军，与他们讨论在匈牙利的下一步作战问题，了解布达佩斯解围作战失利的原因。据他们说，进攻失利的原因好像是1月1日傍晚取得初战胜利后，晚上没有利用这一战果实施大胆突破。我们官兵的状况已无法与1940年时同日而语，否则我们会打赢这一仗，而后利用腾出的部队去加固多瑙河防线。

接着，我又从匈牙利到克拉科夫访问哈尔佩。哈尔佩和他聪明的参谋长冯·克霄兰德将军，向我介绍了他们对俄军实施防御的想法，思路清晰，合情合理。哈尔佩说，预计俄军可能会在1月12日发动进攻。他建议，在俄军发动进攻之前，应从我们迄今占领的维斯瓦河防线撤出，撤至距防线大约20公里的较短的后方阵地。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几个师的兵力组成预备队。他进一步向我解释了这一想法的依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恐怕难讨希特勒的欢心。我事先也把这个可能性告诉了哈尔佩。哈尔佩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人，他只希望一定要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希特勒，至于会不会使他下不了台，他并不计较。该集团军群已经把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防御措施也十分周密。

最后，我又与赖因哈特取得联系，他在电话里提出的建议与哈尔佩的建议大致相同。他主张放弃纳雷夫河防线，撤到较短的东普鲁士边界阵地，以便腾出几个师留作预备队。这个建议固然很好，但我还是对他说，很遗憾，这个建议获得希特勒首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现在，我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各集团军群最关心的是什麼。于是，我决定在最后一刻再一次去见希特勒，力争让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东线，把西线的兵力转移到东方，接受各集团军群的建议，允许他们把部队撤到后方阵地。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办法可以及时组建起预备队。

1945年1月9日，我再次来到齐根贝格，决心再不退让，要让希特勒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这次会议还是按照惯例举行。不同的是，我这次带来了我的装甲兵监察部参谋长托马勒将军。

格伦为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敌情资料，以及一些地图和图表，使敌我力量对比一目了然。当我把这些东西拿给希特勒看时，希特勒勃然大

怒，说这些东西“愚蠢透顶”，要我赶快把搞这些东西的人关进疯人院。听后，我强压怒火对希特勒说：“这些资料是格伦将军准备的，他是我最有才能的总参谋部军官，而且这些资料都是经我同意的，否则我绝不会向您报告。您如果把格伦将军送进疯人院，那也把我一同关进去好了！”希特勒要求立即免除格伦将军的职务，我断然加以拒绝。这场疾风暴雨般的争论就这样停止了。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是不了了之，一无所获。哈尔佩和赖因哈特的建议都一概遭到拒绝，希特勒仍是对将领们充满敌意，认为那些凡是主张“行动”的将领，实际都是想往后方阵地撤退。这一切使我十分沮丧。

所有想在东线受威胁地段后方组建强大预备队的努力，都因希特勒和约德尔的反对而失败。国防军总司令部的人们都希望，我们关于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精确情报，只不过是场骗局。他们只相信自己所希望的东西，面对真正的现实却闭上眼睛，装聋作哑。这是不折不扣的鸵鸟政策和鸵鸟战略！为了安抚我，希特勒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对我说：“东线从来没有像现在有这样多的预备队。这都是您的功劳，我要感谢您了。”我回答道：“东线只不过是空中楼阁，防线如果有一点被突破，全线会即刻崩溃。因为，12.5个师的预备队对于这样一条漫长的防线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此时，各师所在位置如下：

第17装甲师在平丘夫；

第16装甲师在凯尔采；

第20装甲步兵师在维若尼克和奥斯特罗维茨；

第10装甲步兵师（只有战斗集群）在卡缅纳；

第19装甲师在拉多姆；

第25装甲师在莫吉尔尼卡；

第7装甲师在齐兴瑙；

“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在霍热莱；

第18装甲步兵师在约翰尼斯堡东部；

第23步兵师（尚未做好战斗准备）在尼古拉肯；

第10摩托车步兵旅在森斯堡；

“勃兰登堡”装甲步兵师（新组建）一部在德伦福特；

“赫尔曼·戈林”装甲军的第1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西部；第2装甲伞兵

师在贡宾嫩西部的东普鲁士；

第5装甲师在布赖滕施泰因；

第24装甲师正从匈牙利运往拉斯滕堡。

临走时，希特勒对我说：“东线要靠您自己了，东线的兵力已经足够了。”这话很不受听。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措森的大本营。其实，希特勒和约德尔也都十分清楚，如果俄军真的发动进攻，仅靠东线的这点兵力是守不住的。他们也知道，即便能够立刻向东线派遣预备队，但由于敌人掌握着空中优势，预备队也肯定无法及时到达，最终远水还是救不了近火。他们之所以缺乏理解，没有我们这样的急迫感，多少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家乡都不在偏远的东普鲁士。在最后一次汇报时，我终于发觉原因就在于此。而我们是普鲁士人，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家乡，她是我们艰苦奋斗的结果，是数百年来西方基督文化的结晶，散布着我们深爱的先辈们的陵墓。我们知道，敌人在东线的进攻一旦成功，我们的家乡势必沦陷，这里的居民必遭蹂躏。因为他们在戈乌达普和讷默斯多尔夫的作为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恐怖的画面。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忧虑并不为希特勒所理解，我们提出的把居民从受威胁的地区撤出的请求也未得到支持。因为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要求，是将领们的失败主义在作祟，他害怕这种情绪会影响公众。这种想法在省党部头目们尤其是东普鲁士的科赫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科赫对将领们的怀疑，已经达到极致。驻东普鲁士的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区，被他们局限在防线后方仅十公里的一条狭窄地段上。重型炮兵连被配置在由省党部管制的所谓后方地区，在这里不准构筑阵地，不准砍伐树木。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用他们的话说，避免与民事机构发生冲突。

俄军的突击

1945年1月12日，俄军经过周密准备，从巴拉努夫登陆场发动进攻。1月11日我们就已搜集到大量直接证据，表明俄军即将发动攻势。有俄军俘虏供认，上司要求他们必须在1月10日夜间将全部营舍移交坦克乘员使用。我们截收到的一份无线电报称：“一切准备就绪！加强兵力已经到达！”自1944年12月17日，俄军在巴拉努夫登陆场的火炮数量已增加到719门，迫击炮增加到268门。从普瓦维登陆场抓到的俘虏还供述：“进攻即将开始。第一波由受惩戒人员组成的分队担任，40辆坦克负责支援。在主要战线后方二三公里的树林里有三四十辆坦克。1月7日夜间全部地雷都已清除。”空中侦察报告，敌军正进入维斯瓦河登陆场。另有俘虏供称，在进攻正面每公里部署有300门火炮，其中包括迫击炮、反坦克炮和多管火箭炮。在马格努谢夫登陆场，又发现60个新的炮兵发射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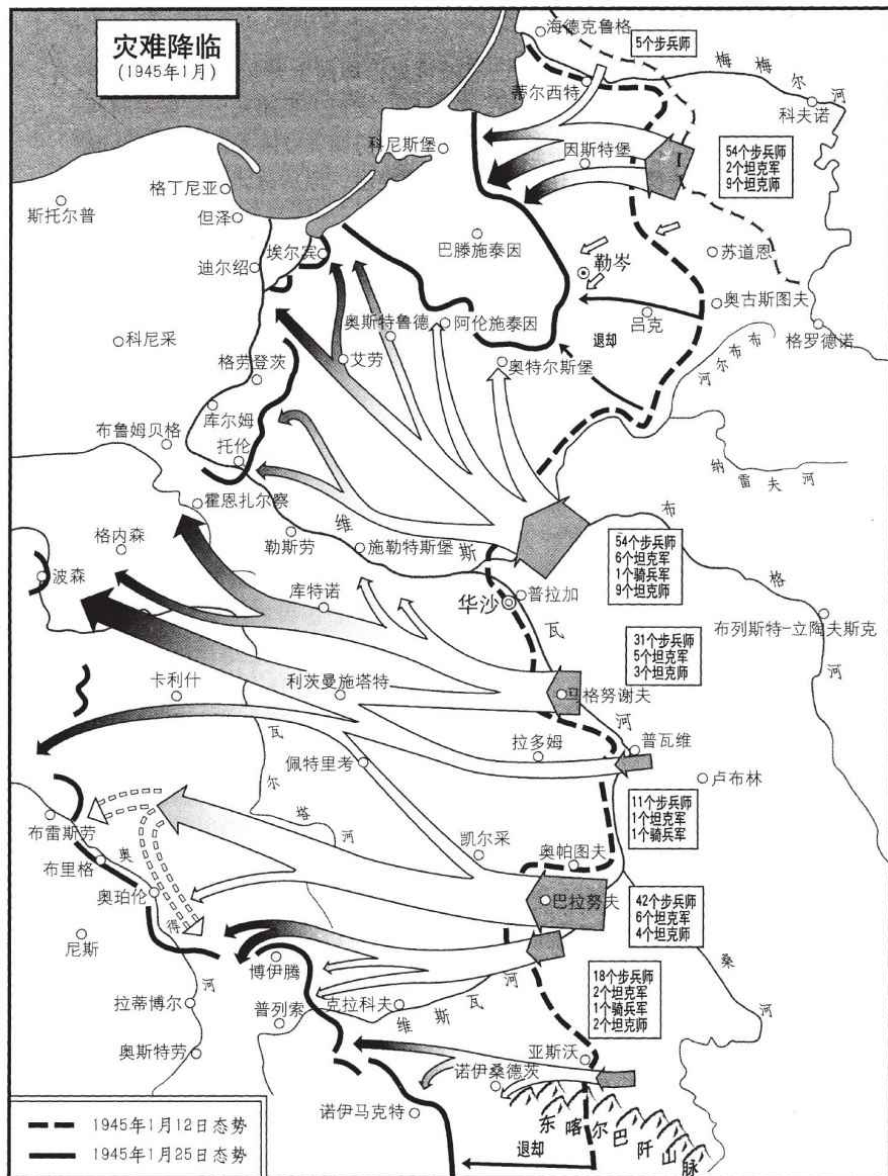


图37灾难降临（1945年1月）

类似情报先后从奥斯滕堡附近的纳雷夫防线、华沙东部和东普鲁士传来。根据这些情报可以推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应在埃本鲁德—威隆湖—施洛斯拉格以东地段。

因为我们发动了新年攻势，因此只有在匈牙利和库尔兰，敌人不会在最近几天发动大规模进攻，这只不过是一种喘息而已。

1月12日，敌人首先对巴拉努夫发动进攻。敌人投入14个步兵师、2个独立坦克军和集团军的其他直属部队。但是，敌人集结在此的坦克兵

主力这一天并没有投入战斗，他们是在等待初战结果，并依此决定之后的突击方向。俄军在物资上占有巨大优势，因此可以采取这种战术。

也就是在同一天，我们发现俄军进攻兵团大规模向北方普瓦维的维斯瓦河和马格努谢夫登陆场移动，车辆达数千部。很明显，这表明敌人对这里的进攻也即将开始！在华沙以北和东普鲁士，俄军也已做好进攻准备。他们已在这些地方的雷区内开辟了通道，位于战线后方的大量坦克已准备就绪。

A集团军群已动用它的预备队进行反攻。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预备队被配置在了离防线过近的地方，这与哈尔佩大将最初的意愿背道而驰。结果，希特勒的这一介入给己方带来严重后果。预备队被置于敌炮兵火力准备之下，在发动攻势之前便遭受重大损失。俄军已将其当面的部分德装甲部队包围。德军不得不在内林将军指挥下，边打边向西撤，经过德军官兵的英勇奋战，最后终于立住脚跟。有一部分步兵部队也被卷入包围圈，致使装甲部队的行动更加迟缓。尽管如此，在各兵种的相互友好协同下，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1月13日，俄军在巴拉努夫西部达成突破后，继续向凯尔采方向挺进，然后从这里向北推进。此时，在这个地域又发现敌人第3、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这样算来，俄军在这个地区总共投入32个步兵师和8个坦克军。在如此狭窄的地域内集中如此多的部队，尚属开战以来的第一次。

在维斯瓦河南部的亚斯沃，也有迹象表明，俄军会很快在此地域发动进攻。在普瓦维和马格努谢夫，敌人也已做好战斗准备，雷场已经扫清。

正如我们所料，在东普鲁士，俄军在埃本鲁德—施洛斯贝格地域的大规模进攻业已开始。俄军出动12—15个步兵师和相应数量的坦克兵团。在这里，敌人也突破了德军防线。

同一天，希特勒在埃尔萨斯的进攻也最终宣告失败。

到1月14日，敌人准备向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发动进攻的意图已清晰可见。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此外，敌人还有一支强大部队从巴拉努夫向西北和北部推进，企图与从普瓦维和马格努谢夫登陆场出击的部队建立联系。这股敌人的突击尽管被德军阻止，但从总体上看，守住防线的希望微乎其微。

从俄军在罗明滕草原和戈乌达普所做的准备可以判断，俄军的攻势正向东普鲁士方向延伸。

1月15日的情况证实，敌人的主攻方向是从克拉科夫地域出发，向琴斯托霍瓦—卡托维兹一线突击。另一支强大兵力则指向凯尔采。我们判定，他们会从这里继续向佩特里考—托马舒夫推进，与经过普瓦维的

突击部队取得协同。后者可能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集团军。从马格努谢夫登陆场出击的部队，很明显是以华沙为目标。

在克拉科夫南部，俄军开始对亚斯沃发动进攻。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敌人已在维斯瓦河-布格河三角地带和奥斯滕堡两侧完成了突破。敌人的目标是纳谢尔斯克和西部的齐兴瑙-普拉施尼茨。在俄军纳雷夫河登陆场和东普鲁士，形势日趋紧张。

在东南集团军群方面，俄军在多瑙河南部的第37集团军所负责的地段，已由保加利亚军队接手。我们推测，俄军的这支部队可能会移动至南方集团军群防线的当面，而后发动进攻。

自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来，我就已经把当前的严重态势不折不扣地报告给了希特勒，急切地请他立刻回到柏林，因为这可以向外界表明，我们的作战重点又转移到东线来了。但在最初几天，他给我的答复只是重复1月9日的老话：“东线要靠您自己了，东线的兵力已经足够了。另外，您自己也该清楚了，这个时候从西线抽调部队已经太晚了。”我不停地打报告，他就不停地发指令，白白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1月15日，希特勒第一次亲自干预我们的防御会战。他不顾我的反对，命令将“大德意志”军立即从东普鲁士调到凯尔采地域，阻止俄军对波森方向的突破。很明显，现在调集部队已经晚了，已无法阻止俄军的推进，相反却削减了东普鲁士的防御力量，而此时恰逢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如果现在把这支部队抽调走，那么东普鲁士也会陷入像维斯瓦河一样的灾难之中。这支部队有“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伞兵师，由杰出的绍肯将军指挥。正当我为此力争的时候，这支部队已经登上火车。我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希特勒为此大发雷霆，并拒绝与我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不过，他终于决定离开他位于黑森的森林宿营地和靠近前线的孚日山营地，返回柏林。这至少使我有可能会跟他面对面地商讨问题，而过去在电话里很难畅所欲言。这次谈话肯定不会愉快。希特勒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尽量拖延与我见面的时间。

绍肯的“大德意志”军在下车时便遭到俄军炮兵的袭击。经过艰苦作战，最终和内林将军的第24装甲军建立联系。

1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露面了。就在这一天，我和希特勒在已经被部分炸毁的总理府开始了谈话，他的大本营现在就设在这里。

希特勒终于做出决定，西线转入防御，将西线可以抽调出来的兵力运往东线。这个消息，是我刚刚踏入会议室前厅的时候知道的，尽管已经太晚了，仍不免使我兴奋异常。我拟制了一份预备队使用计划，准备将这些兵力运到奥得河，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继续向前运到奥得河彼岸，对俄军侧翼发起攻击，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减敌先头突击部队的锐气。我问约德尔，希特勒的命令具体是怎么说的。他告诉我：抽调出来的主力部队，也就是第6装甲集团军，将要运往匈牙利。听完这句话，

我真的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我把我全部的牢骚和愤怒劈头盖脸地甩给了约德尔，但他只是耸耸肩，再没有任何表示。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是不是约德尔曾建议希特勒采取这个决定，或者说是对他施加了什么影响。在接下来的汇报中，我又与希特勒当面对质，提出我自己的建议。希特勒依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说，他之所以要进攻匈牙利，目的是要把敌人赶到多瑙河彼岸，以解救布达佩斯。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我据理驳斥了希特勒在军事上的考虑，而他却指出，德国的氢化工厂已经被敌人炸毁，所以匈牙利的油矿和炼油厂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异常重要，对战争的结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如果您没有了燃料，您的坦克就无法开动，飞机就不能起飞。这想必您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将领们对军事经济却一窍不通。”他固执己见，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这样，我们从西线接收来的部队便被分割为两部分。当我在汇报中提到这一点时，他便说：“我早就知道您要说什么了，是不是又是什么‘要集中，不要分散’。但您必须看到……”接着就是他上面说的话。

由于通向东南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有限，而且还时常受敌人空军的袭击。因此，向匈牙利运送部队，要比向柏林地域运送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与希特勒的争论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先是关于主防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谈话记录中是有记载的，表明是他出现了差错。其次是预备队的使用问题，他认为预备队配置得离前线太远了，而将军们则认为太近了。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哈尔佩到底有没有指挥能力，我认为哈尔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但是，希特勒总还是要找一个替罪羊，因此不管我表示怎么强烈的反对，希特勒坚持要把哈尔佩免职，由他的心腹舍纳尔大将接任。因为舍纳尔原来所在的库尔兰已没有立功的机会。舍纳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勇敢正直、行事稳重的第9集团军司令冯·吕特维茨男爵将军解职，改派布塞将军接任。接下来他又与出色的绍肯将军发生激烈冲突，于是我急忙把绍肯将军调走，去担任一个集团军的司令。没过几个星期，我就让哈尔佩到西线重新担任集团军司令。在此之前，我还让巴尔克恢复了原职，他是在西线时受希姆莱陷害而丢掉乌纱帽的。

许多天的争论终没有白费，我终于如愿以偿：希特勒答应结束西线的进攻，将全部兵力调往东线——尽管太晚了。不过，撤出库尔兰的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只是第4装甲师被允许调出。

战争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加迅速和更加有力的行动。在萨拉热窝东南，南斯拉夫游击队对E集团军群的压力日渐增大。在巴拉顿湖和多瑙河之间，敌人也不断增加兵力。俄军还在戈兰的登陆场增加了兵力。俄军加快了对A集团军群的追击。在西部，俄军越过斯洛姆尼基—梅胡夫一线，将其一部兵力转向克拉科夫。再向北，他们对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佩特里考—托马舒夫实施突击。预计，俄军还将继

续进攻利茨曼施塔特—沃维奇—索哈切夫。在突击集群后面还有强大的预备队跟进，其中一部分是由卡累利阿和芬兰运送来的。德国盟友相继崩溃所带来的弊端，现在已清晰可见。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形势日益恶化。俄军用三四十个步兵师的强大兵力，对普拉施尼茨—齐兴瑙—普伦发动进攻，随后跟进的俄军已通过比亚韦斯托克—奥斯托洛夫。在罗明滕草原、施洛斯贝格和贡宾嫩，情况大致相同。

尽管噩讯纷纷传来，但希特勒依然不将西线的兵力运至北德，也不撤出库尔兰。

到了1月17日，在A集团军群当面的俄军投入15个坦克军，由此可以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就在这个方向。在南方集团军群前方，有8个俄军坦克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前方有3个坦克军。现在，俄军主力向西，对克拉科—瓦尔滕瑙—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一线发起进攻。但在凯尔采地区，由内林将军指挥的第24装甲军对俄军进行顽强抵抗，使敌人前进受阻。强大的俄军正向华沙开进，其他部队则经沃维奇—索哈切夫向维斯瓦河挺进，企图切断由华沙撤出的第46装甲军渡过维斯瓦河的道路。这个军奉命向维斯瓦河以南机动，以阻止俄军经霍恩扎尔察—格内森对波森的突破。如果敌人的突破成功，那么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国内的联系就会被完全切断。遗憾的是，鉴于敌人的强大压力，该军只能渡河北上。强大的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径直向德国的边界开来。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俄军对齐兴瑙—普拉施尼茨方向的进攻速度也明显加快。而在一直相对比较平静的纳雷夫河防线，也出现了敌人即将发动攻势的征兆。

下午晚些时候，作战处多次向我报告了一直在恶化的华沙周边形势；同时建议，如果华沙失守，应巩固防线继续实施防御。当我问及华沙的情况时，作战处处长冯·伯宁上校回答，根据目前情报来看，华沙的失守已经不可避免，也许现在就已经失守了。因为与该城的联络已经中断。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批准继续向各集团军群下达该指令。然后，我就到柏林参加在总理府举行的会议。正当我向希特勒汇报形势，以及为巩固防线而下达指令时，送来一份由华沙城防司令发来的电报，称华沙尚在德军手中，但准备今夜撤出。我把此事报告给希特勒，他立刻大发脾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华沙，而且要求立即拟制相应的命令。我对他说，现在下命令已经太晚了，但他断然拒绝接受我的说法。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华沙守军应当有一个要塞师，但由于此前抽调兵力运往西线，现在只剩下四个要塞步兵营和一些炮兵、工兵分队，而且战斗力极为有限。很明显，用这点兵力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华沙城的，如果华沙城防司令照希特勒指令行动，那结果只能是做俘虏。因此，尽管城防司令在撤退前就已经收到希特勒的命令，但还是决定撤出华沙。希特勒对此大为恼火，暴跳如雷，谁也劝不住。他现在是一叶障目，眼睛里只有华沙的得失，而对即将崩溃的全局视而不见。事实上，华沙对于全局而言仅仅是个次要角色。在以后的几天当中，他满脑子就只有华沙沦陷这样一件事，并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总参谋部。

1月18日，在匈牙利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布达佩斯西部的包科尼森林之间，再次发动攻势，试图为布达佩斯解围。进攻之初，取得一定战果，部队已推进到多瑙河畔。可是就在同一天，俄军便攻入布达佩斯，从此决定了它的命运。如果在波兰或者东普鲁士发动这样一场攻势，结果会大不一样，但这却违背了希特勒的观点。在波兰，俄军已推进至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域，以及佩特里考¹²⁷、利茨曼施塔特和库特诺附近。另一小股俄军对德军在霍恩堡的维斯瓦河桥头阵地实施攻击。敌人还在维斯瓦河北部，对莱斯劳—索尔道发动攻击，并向奥特尔斯堡¹²⁸——内登堡方向推进。不断有迹象表明，敌人在纳雷夫防线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尽管在这一线的北面，俄军在施洛斯贝格发动的攻势已推进至因斯特河畔，但像往常一样，希特勒依然拒绝让被孤立在被占领区的部队撤出。

这一天的情况汇报会的主题，全部围绕华沙失守一件事。在下午的会议上，希特勒命令我将那些起草和下达撤出华沙命令的总参谋部军官抓起来进行审讯。我向他解释说，事件的一切责任都由我来承担，应当逮捕和审讯的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说道：“不，我不想惩罚您，我要惩罚的是总参谋部。我不能忍受这样一帮狂妄的知识分子，竟敢让他们的上司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总参谋部的体制，我一定要把这个体制打得粉碎！”我们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由于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争论起来无所顾忌，但仍未取得任何结果。于是，我派文克将军去参加晚上举行的“夜间汇报会”，让他再次提请希特勒注意，他准备要做的那件事是不公正的，同时向他报告，我准备将自己逮捕，他决不能伤害我的部下。但是，就在这一天晚上，冯·伯宁上校、冯·克内泽贝克中校和冯·克里斯滕中校一起被捕了。陆军人事局的迈泽尔将军带着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执行了这一抓捕命令。对此，我事先一无所知，所以也未能介入。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此事木已成舟。我立即去见希特勒，用最激烈的语言对他逮捕我无辜的同事，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指出，在战争处在如此危急时刻，他这样做会使陆军总司令部关键部门的工作陷于瘫痪。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我不得不派一些毫无经验的年轻军官来顶替。准备资料、定下决心、拟制命令等工作，具有相当难度，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驾驭。我要求希特勒对我进行审查。于是，接下来我便在这个攸关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接受了卡尔滕布鲁纳和米勒先生的长达数小时的审讯，搞得我筋疲力尽；而此刻在东线，士兵们正在为保卫国土和居民的生命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不过，我自愿接受审讯的行动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使冯·克内泽贝克中校和冯·克里斯滕中校在数周后获释，而伯宁仍被关押。他们在获释后，还是不被准许再回到总参谋部任职，并被派到前线担任团长。在任职后的第三天，勇敢机智的克内泽贝克便阵亡在他的指挥所里。克里斯滕还算比较幸运，没有丧命。无辜的伯宁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由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直到德国崩溃时由德国监狱转到美国战俘营，在这里我们再次相见。

我一直为1月19日受到的侮辱而愤愤不平，同时也为因接受卡尔滕布鲁纳和米勒长时间审问，而浪费的许多宝贵时间感到痛心。正当此

时，德国东部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匈牙利的俄军，企图集中大量快速部队，对我方援救布达佩斯的部队进行反突击。一份截获的敌军电报中称：“以目前的装备无法取胜。你们将会遇到装备强大的敌军。”由此，我们预计将会遭遇敌强大的反突击。在喀尔巴阡山北面，俄军继续向布雷斯劳方向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推进。由于德军的防御兵力单薄，俄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在北面，敌人向卡利什、波森和布鲁姆贝格推进。利茨曼施塔特已被敌人占领。目前，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敌人前进的步伐。只有被包围的第24装甲军和“大德意志”装甲军，边打边向西撤退，一路收容不少部队。内林将军和绍肯将军在这几日捷报连连，堪称当代色诺芬¹²⁹，他们所取得的突出战绩值得大书特书。

俄军在米劳—索尔道地区开始向德意志—艾劳方向推进。在它的南面，俄军向托伦—格劳登茨实施突击。在东北面，敌人向内登堡—维伦贝格一线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在梅默尔南面又出现新的危机。有报告称，俄军在北方集团军群方面也开始活动，但其真正意图尚不明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仅靠库尔斯克的兵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阻止俄军进攻德国本土。因此，我在每次汇报时，都力促希特勒赶快将北方集团军群撤出来，但每次都碰钉子。

1月20日，敌人踏上了德国的领土。德国的最后时刻就此开始了。这一天的早晨，俄军已到达位于霍恩扎尔察东部的德国边界。在落下第一颗炸弹的前半个小时，我的夫人才离开瓦尔特高的代彭庄园。她之所以拖到最后一刻才离开庄园，为的是避免使周围的居民产生误解，以为大逃亡开始了。她一直处在纳粹党的监视之下，整日里惴惴不安。1943年9月遭敌机轰炸后，我们家所留下的家产已经不多，现在也只能撇下不管，像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一样，加入难民的洪流。我们为能与他们共命运而感到骄傲。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承受的负担。在离开代彭庄园时，庄园的许多人都围在汽车周围，挥泪送别，还有不少人要求跟她一起离开这里。这说明，我的夫人已赢得了当地居民的爱戴，所以离别的滋味对她来说格外苦涩。1月21日，她到达措森，由于找不到其他住所，所以就住在我这里。从这一天起，她就与我风雨同舟，共度飘摇不定的岁月，在这些日子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1月20日，在布达佩斯的西部，战斗还在继续，但仍未决出胜负。匈牙利参谋长福勒斯已投降俄军。在西里西亚，敌人越过边界，向布雷斯劳方向挺进。如前所述，在波森方向，敌人也已经越过德国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俄军正向托伦—格劳登茨一线迅猛推进。在主要方向上，俄军在其一线部队的背后还有强大预备队跟进，我们在1940年的法国战局中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梅默尔南部，敌人对韦劳—拉比奥一线实施攻击，并继续向柯尼斯堡方向推进。此时，中央集团军群已陷入敌人的钳形包围之中。在南面，敌军正向柯尼斯堡机动；在东面，敌人沿着梅默尔河向东普鲁士首府推进。在纳雷夫，第4集团军对面的俄军仍然没有行动，似乎是在等待着突破的消息，然后伺机行动。

1月21日，俄军实施了一系列进攻行动：对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实施

围攻；向纳姆斯劳一线推进；争夺佩特里考；向格内森—波森和布鲁姆贝格—托伦推进，其中一部兵力已到达施奈德米尔；攻击里森堡—阿伦施泰因。对于赖因哈特提出的将第4集团军从纳雷夫突出部撤出的请求，希特勒再次加以断然拒绝。赖因哈特和第4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将军自然被气得火冒三丈。于是，当1月22日他们看到即将被敌包围时，便自主决定，率集团军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向突围，企图与那里的魏斯大将的第2集团军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没有将集团军群自主下定的决心向上报告，而是直到1月23日开始行动的时候才报告。因此，陆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都不知道他们即将撤退的事。有关东普鲁士最坚固的勒岑要塞不战而弃的消息，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当希特勒接到这个最坚固、尚有兵力防守的要塞失守的报告后，犹如一颗炸弹落地，自然会暴跳如雷，大发脾气。这件事发生在1月24日。就在这一天，俄军继续沿马祖里运河向北实施突破，霍斯巴赫北部侧翼的机动因此受阻，使他原定的计划无法落实。直到1月26日，希特勒才得知中央集团军群玩的把戏，不仅未经他的批准，甚而他连丝毫消息都不知道。希特勒因此大有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把满腔怒火对准了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这两个家伙和赛德利茨 ¹³⁰ 是一路货！是卖国贼！要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必须马上把他们俩给我免职，还有他们司令部的人，因为他们是知情不报！”他现在已经失去自制力，我尽力安抚他，使他能平静下来。我对他说：“我绝对可以为赖因哈特大将担保。他还是经常亲自向您汇报集团军群情况的。还有霍斯巴赫，他不会与敌人有什么联系。绝对不会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任何解释和申辩都没用，相反只能是火上浇油。直到希特勒和布格多夫商定了继任者之后，这场风波才算暂时平息。经商定，集团军群司令由伦杜里希大将担任，不久前他刚在库尔兰接替舍纳尔的职务。伦杜里希大将是奥地利人，聪明博学，有一套和希特勒打交道的技巧。希特勒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任交给他，可见对他有多么信任。霍斯巴赫的职务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米勒将军接任，他是个久经沙场的人，不过从未担任过什么高级职务。

1月25日，赖因哈特头负重伤。1月29日，我们见了一面，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交谈。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关霍斯巴赫的详细情况。

东普鲁士的形势日渐恶化，整个防御体系已近崩溃的边缘。而此时，希特勒却对他的将领们愈发不信任。东线继续在边打边撤，处境十分艰难。

在布达佩斯，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魏森堡。但我们知道，凭借我们的这点兵力不可能取得突破的成功，比这更为糟糕的是，俄军也清楚这一点。在上西里西亚，敌人已逼近塔尔诺维茨。他们对科瑟尔—奥珀伦 ¹³¹—布里格 ¹³² 一线发动进攻，企图切断德军与工业区的联系，然后准备强度奥得河。强大的俄军向布雷斯劳，以及该城与格洛高之间的奥得河河段推进。他们在波森方向继续取得进展。在东普鲁士，俄军的钳形攻势，已将该省全部隔断。俄军把进攻重点放在了柯尼斯堡。在库尔

兰，形势还算平静。

1月23日，在佩斯克雷恰姆和大施特雷利茨发生战斗。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奥珀伦和奥劳之间横渡奥得河。敌人向奥斯特鲁夫和克罗托申发动进攻，其坦克已经到达拉维奇。格内森—波森—纳克尔地区失守。在波森周围地域，战斗异常激烈。在东普鲁士，俄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方向推进。按照赖因哈特的命令，把装有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隐藏起来，然后便将坦嫩贝格纪念碑炸毁。

在库尔兰，俄军开始向利包发动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陆军总司令部的新任联络官保罗·巴兰东博士前来见我。尽管我一再提出要求，但自从我1944年7月就任总参谋长以来，他的前任就始终没有和我见过面。他肯定认为，外交部根本就没有了解前线态势的必要。而这次巴兰东博士先生来见我，同我就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交换了相互的看法。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为军事上的解决提供帮助，而且目前这种时机似乎已经成熟。我们认为，外交部应利用现在有限的一些外交关系，至少可以与某一个交战国达成停战。我们希望能够让西方的敌人明白，俄军如此迅速地向德国推进会给西方带来的危害，这样或许有可能与西方签订停战协定，或者至少达成一种默契。而作为西方让步的一种交换，我们可以把西部的国土让给西方大国，腾出我们的全部兵力用于对东线俄军的防御。当然，这种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既然已经溺水了，就总要拼命去抓住每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我们希望尽最后的努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以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最后我们商定，由巴兰东博士安排我与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单独进行一次交谈。我想把我跟巴兰东博士所谈论的形势问题，向这位元首的首席政治顾问全面地介绍一下，然后让他陪我一同去见希特勒，当面要求希特勒使用外交手段，发挥德国最后一点外交手段的影响力。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的手段是极为有限的，也不一定很灵验。但是，我们有义务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来结束战争。巴兰东博士立刻去见了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约定于1月25日与他会晤。

东线节节败退的消息像雪片一样纷纷传来。在匈牙利，俄军即将对我方实施突破的地点发动反攻。在西里西亚，敌人已进至格利维采。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以及迪伦富特和格洛高之间，敌人已开始准备横渡奥得河。布雷斯劳正面虽然已经受到敌人的攻击，但像格洛高和波森一样，仍在德军的控制之下。在东普鲁士，俄军正对埃尔宾 133 实施突破。

1月25日，俄军准备在韦伦采湖南部发动反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在多瑙河北面，俄军也准备对位于莱瓦—伊佩尔萨奇—布劳恩施泰因的克赖辛将军的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在上西里西亚，俄军准备继续向工业区进攻。敌人已经到达奥得河畔。

俄军在包围波森之后，并没有投入兵力夺取该城，而是一直向奥得

河—瓦尔塔河河曲推进。战前，德军在这里本来构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但为了构筑大西洋壁垒，这里的建材几乎已经全部被运走，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俄军在施奈德米尔—布鲁姆贝格地段集中，企图在维斯瓦河西岸向北推进，以便能从背后攻击德军的河岸防御体系。

我们已觉察到敌人的这一企图，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发生，我建议希特勒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群，让它来担负现在的A集团军群（自1月25日改称中央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现改称北方集团军群）之间地域的防御任务。我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约德尔大将取得联系，谈了这件事，更主要的是谈到为这个集团军群选配司令和组建司令部的问题。我向他推荐在巴尔干的两个集团军群司令部以及冯·魏克斯男爵元帅。我对魏克斯元帅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他不仅人品出众，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不仅头脑灵活，为人正直，而且勇敢坚毅，在这个危难时刻让他担此重任是绝对正确的。约德尔满口答应我，说在希特勒召集的情况汇报会上支持我的这一推荐。因此，我以为这件事已是板上钉钉，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1月24日，当我向希特勒提出我的人选时，他却说：“冯·魏克斯元帅在我看来好像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担起这副重担。”我马上为我提出的人选进行辩护，并指出约德尔也曾同意我的选择。可是，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约德尔却自食其言，添油加醋地说魏克斯元帅沉溺于宗教。希特勒听后，当即拒绝了我的建议，随即任命希姆莱担任此职。我被希特勒的这个极端错误的决定惊呆了，于是拿出我的全部口才，力劝希特勒改变主意，以便能挽救本来就已陷入不幸的东线。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的时候干得很出色，而且他兼任后备军总司令，因此可以直接支配这支辅助兵源。从人员和物资方面综合考虑，对于组建一条新防线来说，他担任此项任务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想办法通过其他手段来弥补这位党卫队领袖的不足。于是，我建议至少能把魏克斯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原班人马调来，但连这一想法也被希特勒拒绝。希特勒命令，由希姆莱自己组建自己的司令部。他还挑选党卫队装甲师师长拉默丁担任希姆莱的参谋长。此人虽然英勇善战，但对繁杂的总参谋部业务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更何况这是一个刚刚组建的集团军群。现在，剩下我能够做的，就是向这个新组建的司令部派遣一些总参谋部军官，但这难以从根本上弥补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在业务上的缺陷。希姆莱使用了大批党卫队军官，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外行，无法胜任其职。他只是在碰了多次钉子之后，才肯找我来商量。

1月25日，我和德国外交部部长在他位于威廉大街新建的豪华官邸会面。我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毫无保留地向他做了全面介绍。他似乎有些吃惊，因为他不相信形势如此严重。他说：“我看总参谋部的人都神经过敏了。”要说到神经，实际上，跟他进行这样一次劳神且不愉快的谈话，要时刻力劝自己戒躁勿急和保持头脑清醒，还真需要一种超人的神经！在详细讲述了我的想法之后，我问这位“德国外交政策的掌舵人”，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见希特勒，向他建议至少要同某一个交战国达成停战。这里我指的当然主要是西线。里宾特洛甫说道：“我不会去的。我是元首的忠实追随者。我清楚地知道，他不愿与敌人进行任

何外交谈判，所以我不会和您一起去向他汇报您的这个建议。”于是，我立刻问道：“如果三四周后俄军便兵临柏林城下，您又会做何感想？”里宾特洛甫大喊道：“您认为真有这种可能吗？”我十分肯定地对他说，不仅可能，而且鉴于我们当前的这种领导方式，结果必定如此。听完此话，他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可是，当我问他是否愿与我一同去见希特勒时，他依然拒绝。当我告辞时，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件事只有咱们俩知道，好不好？”我点头同意。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希特勒的情况汇报会，看到他在那里暴跳如雷。也许是我迟到了一会儿，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时，就已经听到他在大声吼叫。他要求人们必须要遵从他的“1号基本命令”。这个命令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向其他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人员透露自己工作领域的事，除非是工作需要。当他看到我进来时，他更是提高嗓门喊道：“如果总参谋长跑到外交部部长那里，把东线的形势通报给他，想达到与西方国家停战的目的，那他就是犯了叛国罪！”我这才明白，原来里宾特洛甫并没有遵守保密的约定。那也好，现在总算可以让希特勒也知道情况的真相了。不过，我想他决不会深入了解我的这个建议。当他发现他的话对我并没有产生作用后，便停止了吼叫。直到我被关进盟军监狱之后，我才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就在我与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同一天，他就把我跟他的谈话内容给希特勒打了一个报告，当然他没有指出我的名字，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

这样，我打算与外交部部长合作，至少与交战一方达成停战的企图最终失败了。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没有准备与德国进行这种谈判，而且他们早就跟俄国商定，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德国媾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尽我的一切努力促使希特勒在这方面迈出这一步。现在看来，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可是我还是下定决心寻找另外的渠道来实现我的计划。于是，到了2月的上旬，我拜访了德国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希望他能跟我站到一起，可是得到的答复同外交部部长如出一辙。接着，到3月我又进行了第三次尝试，具体情况我到后面再来谈。

到了1月27日，俄军的攻势更加迅猛，致使我们难以承受。俄军在布达佩斯西南转入反攻，在布达佩斯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企图肃清德军在城内的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区，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俄军向摩拉维亚山口以及特罗保—摩拉维亚—奥斯特劳—切申方向推进。瓦尔特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更加使人沮丧。波森被敌人包围，一部分工事也已失守。敌人正向申兰克、施洛普、菲莱讷、施奈德米尔和乌什挺进。纳克尔和布鲁姆贝格被敌人占领。在维斯瓦河西部，俄军正向施维茨推进。在梅韦，他们从东岸渡过维斯瓦河。在马林堡¹³⁴也展开激战。希姆莱把他的大本营移到奥尔登斯堡之后，未经陆军总司令部的同意，便将部队从托伦、库尔姆和马林韦德撤出。而希特勒对此却只字未提！由于希姆莱的乱指挥，敌人未经任何战斗便占领了维斯瓦河防线。维斯瓦河东岸部队的退路也将被切断，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东普鲁士，双方为争夺弗劳恩堡、埃尔宾、卡尔温德、利伯米尔

进行激烈战斗。敌人对柯尼斯堡发动进攻。萨姆兰德也出现危机。虽然德军在库尔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这无关大局，实在不值得人们为此欢欣鼓舞。

这一天，我命令把1928年出生的新兵从东德军区运往西线，以免使这些还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年轻人白白去送死。值得庆幸的是，这次行动居然办成了。早在1944年秋，我就曾以多种形式向上报告，反对征召这些16岁的年轻人入伍。

在希姆莱的司令部里，一切看上去都杂乱无章，混乱不堪，甚至连通信都不通。我把这种糟糕的状态报告给了希特勒，可是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因为，在这个时候，陆军人事局局长布格多夫将军正拿着一本历史书，给他朗读一段历史事例，讲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国王和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两百年前严惩叛逆分子时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听到此例，希特勒十分得意地说道：“如果人们总认为我野蛮，那么就让所有自以为高尚的家伙读读这些东西吧！”不过，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承认自己野蛮了，只不过是想用历史上的例子来为自己的野蛮开脱罢了。

同一天，第6装甲集团军开始向东线调动。希特勒回到柏林之后，便命令西线转入防御。对于调回东线的部队的使用，他有一套自己的计划。我向他建议，应将柏林东部的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集群，一个集中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另一个集中在奥得河东部的波美拉尼亚。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趁俄军先头部队兵力较弱和供给尚不充分的时机，对敌军实施攻击。而希特勒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要将这些部队的主力送往匈牙利去发动一次攻势，而不是将其用于保卫德国本土，尤其是首都柏林。据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这样算来，要等全部军队都运送完毕，就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所以说，3月初绝不可能发动什么攻势。而到那个时候，柏林又会处在一种什么状况之下呢？

现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地区已控制在敌人手里。所以说，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很少几个月了。施佩尔早在12月份就在他呈送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鲁尔区被毁后，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已成为德国最后的工业区了，我们必须对此尽力予以保护。尽管如此，希特勒依然只把眼睛盯住西线，置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于不顾。施佩尔再次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一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指出：“战争已经失去。”在呈送希特勒之前，他先把这份备忘录给我看了。我对这份备忘录完全表示赞同。希特勒只是读了第一句，便把这份备忘录锁进他的保险柜，所有忠言逆耳的文件都被他锁在这个柜子里。在一次午夜情况汇报会之后，施佩尔要求与希特勒单独进行一次谈话，但是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且说道：“他无非是还想说，战争已经失去了，我应当结束战争了。”可是施佩尔也不服输，又派了他的副官带着他的备忘录再次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命令他身边年轻的党卫队军官：“把那份文件锁进我的保险柜。”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道：“您现在应当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单独和人谈话。他们总是给我唠叨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1月28日，俄军在吕本开辟了一个登陆场，准备横渡奥得河。我们预料，敌人会继续向萨冈推进。在北面，俄军从克罗伊茨—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对法兰克福和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河段推进，目的是为下一步进攻柏林建立一个基地。由于俄军已经摸透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俄军主帅朱可夫元帅 ¹³⁵ 行动起来胆子越来越大。向奥得河方向进攻的任务，由俄第1、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第8近卫集团军以及第5突击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担任。除了这些部队之外，敌人手里还握有强大兵力，从纳克尔—布鲁姆贝格地域，向北攻击德军维斯瓦河防线背后。在东普鲁士，俄军沿维斯瓦湾海岸线，向东北方向推进，企图切断北方集团军群的海上交通线，将其分割。在更远的北面，敌人已逐步完成对柯尼斯堡的合围。

在1月29日的夜间情况汇报会上，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再次说到军官降级的问题。他指出，按照他的观点，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给予降级处分。正在前线作战的久经沙场的军官，可以不经任何调查，只根据某个人的一时印象便被连降几级。我就曾经看到这种事例。那是一位反坦克营长，他已经负了七次伤，曾荣获金质伤员勋章，在最后一次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就匆忙赶到前线参战。他的营上了车之后，便沿着西线向前开进，由于多次遭到敌机的袭击，所以在开进途中改变了好几次行军路线。最后，他的营被打散，只好各自为战。造成这种状况本来不是这位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命令，把这个中校营长一下子降为中尉，而他是因为在作战中表现出色刚刚由预备役少校晋升为中校营长的。当时，我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们俩都对希特勒的这个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对此，一位在整个战争中从未上过前线的高官，面无表情地说道：“金质伤员勋章原来也一钱不值。”我们的抗议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同一天的会上，我还提到了一个名叫黑克尔的老预备役中校，他在1941年俄国战局中曾在我手下负责后勤事务，因被人诬告被贬到一个迫击炮营当了一名普通战士，他的全部差事就是在那里背炮弹。在纽伦堡审判档案中，还保存有我当时谈及此事的记录。由于记录只有一份，所以我想把这份记录引述如下：“在刚才提到的迫击炮营里还有一位中校，他是我在波兰、法国和俄国时的后勤官，表现很出色，曾荣获一级铁十字勋章。无辜的他受到他一位同乡的诬告，结果被免职，被派到位于维尔德弗莱肯的迫击炮营。这样一位诚实可靠而且在专业上出类拔萃的中校，居然在这里背炮弹。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看后我十分痛心。他写道：‘我是无辜的，我遭到了别人的陷害，根本没有人对事情进行公正的调查，只是根据一个流浪汉的告发。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请相信我的话，这个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平反！”但是，我的抗议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我碰到类似不幸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大多都被无辜地扯进党的冲突之中，要么被立即关进集中营，要么遭到惩处。我常常为他们的获释而奔走，但成功的例子却凤毛麟角。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每天工作和处理各种乱子，使我几乎没有一点闲暇时间，而一天也只有24小时。如果我每天必须要参加两次元首召集的会议，我需要在从措森到柏林的路上来回跑四趟，每趟45分钟，那么在途中我就要花费三个小时。希特勒的会议每次不少于两个小时，通常都在三个小时

以上，这样就需要六个小时。所以，仅情况汇报会这一件事就要占用我一天之中的八九个小时，而在这段时间之内，什么工作也做不了。这种会议纯属聊天，唠叨些不关任何实际行动的空话。自发生谋杀行动以后，希特勒要求我必须出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其他军种的情况汇报会。一般而论，这种要求无可非议。我的前任常常是卡着点来，争取第一个发言，发完言后便起身退席，给希特勒留下极为不快的印象。鉴于此，希特勒才向我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过，在目前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一定要坐在那里听数个小时的闲扯——比如，已经丧失作战能力的空军和海军代表的发言，真是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一种巨大折磨。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总是按照他的老习惯，在开始时滔滔不绝地发表一通议论。在当前形势已经变得如此严峻的时刻，他非但丝毫未改其旧习，反而变本加厉，不厌其烦地不断解释德国在战争中失利的原因，而且总把一切过错都推诿于环境和别人，从来不说他自己。我前后只参加过两次这种会议，经常是第二天清晨才返回措森。通常在早晨5点钟我才能睡一会儿觉，可是8点就要起来，听取陆军总司令部军官的情况汇报，然后审阅各集团军群发来的情况晨报。接着我就抓紧时间吃早点，此时汽车已经等在门口，接我去总理府开会。当我开完会准备要返回时，又常常由于空袭警报而不能返回。每逢这种时候，希特勒都不让我走，因为他怕我半路上被敌机炸死。因此，有好多次我就派我的助手温克将军替我去参加晚上的会，这样我就能腾出一些时间思考一些问题，或者在措森处理堆积如山的繁杂事务。在会议上，希特勒常常对军官团和整个陆军无端发火，大声斥责，说出很多极不中听的话，所以我就经常以缺席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对此，希特勒也心知肚明，于是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他就会稍稍收敛一些，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旧病复发。

1月30日，俄军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的南面，对德第2装甲集团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在奥得河畔，俄军将兵力集中在奥劳地域，估计是要扩展那里的登陆场。俄军在吕本登陆场也增加了兵力。敌人在瓦尔塔河南岸成功达成突破。河北岸的敌人则向西推进，占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 136 地域，从而对什切青构成威胁。他们还对布劳恩斯贝格 137 南部、沃尔姆蒂特、阿伦施泰因北部和巴滕施泰因发起强大攻势，目的是想阻止德军向西方向的突击，并攻击我军背后。柯尼斯堡要塞已被敌人从南、西两个方向包围。

1月31日，俄军在匈牙利对我军位于多瑙河和巴拉顿湖之间的防线发起进攻。由此推断，敌人也将在多瑙河北部发动一次进攻。在施泰瑙的奥得河登陆场，敌人也正准备对萨冈—科特布斯发动攻击。俄军继续在瓦尔塔河两岸推进。我们在奥得河和瓦尔塔河河曲部地段的阵地由于兵力太弱，已被敌人突破。不过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在施洛普—德意志-科罗内—科尼采一线暂时成功地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在东普鲁士，敌人向海因斯贝格推进。在库尔兰，敌人再次发起攻击。

在令人胆寒的1月份，俄军所有曾令我们担心的重大攻势，现在都已成为现实。敌人进展之所以如此之快，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希特勒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西线行动的错误指导；二是，西线的部队向东

线调动的速度过慢；三是，魏克斯集团军群的处境本来就异常艰难，希特勒却雪上加霜地给他派了一位根本不懂军事的总司令。实际上，敌人已将东、西普鲁士与德国领土分隔开，使这两个地方成为孤立的小岛，只有通过海上和空中实施补给，因此不可能长时间坚守，不多时日便会失守。为保障这些被分割陆军部队的生存，空海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战斗任务，转而担负起补给任务，其战斗力自然被大大削弱。俄军发现我们已成强弩之末，攻势越来越猛。他们的坦克也因此变得无所顾忌。1月26日希特勒下达命令组建一个反坦克师。这个师的名字很好听，也很贴切。不过，仅此而已。这支部队只是由几个摩托车连组成，由几名勇敢的中尉指挥，装备的是反坦克火箭筒，他们就是用这种武器来对付俄军的T34坦克和其他重型坦克。而且，这个师是被一个连一个连地分散使用。那些勇士实在太可惜了！

2月初，东线也如西线一样，形势急转直下。

在东线，尽管我一再要求将库尔兰集团军群撤出库尔兰地区，可是到目前，仍有2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坚守在库尔兰北部地区。这些部队的官兵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截至此时，希特勒只同意从这里撤出四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

北方集团军群由于受到敌人的重压，被迫蜷缩在萨姆兰德、柯尼斯堡和南部的埃尔梅兰地域。现在，北方集团军群也像库尔兰集团军群一样，要依靠海上和空中通路进行补给。它的19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都已受到严重损失，不过它收容了其他师的一些残部。

维斯瓦集团军群共计2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由于防线过长显得兵力十分单薄。这条防线从格劳登茨和埃尔宾之间的维斯瓦河河段，经德意志-科罗内，直至施韦特—格林贝格的奥得河河段。

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西自西里西亚，一直到达喀尔巴阡山山脊。俄军已在布雷斯劳的北、南两面开辟了横渡奥得河的登陆场。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已经完全丧失。目前，这个集团军群有20个步兵师和8.5个装甲师。

最后是南方集团军群，目前还有19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师，位于喀尔巴阡山和德拉瓦河之间。该集团军群的任务是，等从西线调来的预备队到来之后，在巴拉顿湖两侧发起进攻，目标是夺回多瑙河左岸地区。如果此举获得成功，那么东线的南翼就可以得到巩固，而且还能保住该处的油田。

在西线，自阿登攻势失利之后，德军防线已经沿马斯河一直后撤至上莱茵。

准备在匈牙利实施攻击的党卫队师，现集中在波恩—阿魏勒和维特里希—特拉本-特拉巴赫两个地域，休整待命。其他部队的运输由于敌人的空中优势，而变得十分困难。

目前，整个东线的兵力大约有103个步兵师和32.5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但各师的兵力都明显不足。在西线，还有大约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其中有4个师准备调到东线。

看到这种状况，我下决心要再一次建议希特勒放弃匈牙利的攻势，代之以对一股俄军先头部队实施攻击，这股敌人已推进至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 138 之间的奥得河。该股敌军分别位于河的两岸，侧翼都十分薄弱。其中，一部位于河南岸的格洛高—古本一线，另一部位于河北岸的皮利茨—阿恩斯瓦尔德。我期望能够通过此次攻击行动，为德国首都和领土提供一点安全防护，也能为与西方达成停战争取到一定的时间。

要想赢得此次作战的胜利，其前提是必须尽快撤出巴尔干、意大利和挪威，尤其是库尔兰。2月初，我先去拜访了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然后又向希特勒提出我的建议。但是一提撤退，他就马上予以拒绝。最后，我对这个固执己见的人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一再向您提出撤出库尔兰，并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和您争个高下。我觉得，现在我们除了从西线撤兵得到预备队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而没有预备队就不可能守住德国的首都。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表示我对德意志的忠诚！”希特勒听完这句话，气得整个左半身都在发抖，他暴躁如雷，大发脾气，对我吼道：“您怎么敢对我说这些话？您难道认为我不是为德意志而战吗？我一辈子都是在为德意志而奋斗！”他青筋蹦起，大喊大叫，直到戈林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才使我们紧绷的神经稍稍缓解了一些。

接着，我去找邓尼茨海军元帅，请他，甚至可以说是哀求他，希望在我下一次提出撤退问题时，能够支持我。我还从他那里得知，船是有的。如果决定放弃重型武器，那么可以用船只将部队运回来。但希特勒执意不肯。

希特勒把我叫回会议室，我提高嗓门再次提出撤出库尔兰的问题，于是希特勒再次大发脾气。最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挥舞起拳头，我好的参谋长急忙把我拽到一边，怕我会挨上希特勒的拳头。

这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使我的建议获得通过，库尔兰的军队仍是可望而不可即。我提出的进攻计划只好放弃，代之以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击行动，目的是击败瓦尔特河北部的俄军，保持波美拉尼亚省与西普鲁士的联系。即使像这样的目标有限的行动，要想付诸实施，我也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根据格伦将军的敌情报告，我估计俄军在奥得河畔的兵力每天会增加四个师。所以，要想使我们的攻击行动取得成功，就必须在俄军后援到达并识破我们的企图之前，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2月13日在总理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希特勒的亲信之外，还有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他是以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身份出席会议的，此外还有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党卫队上将泽普·迪特里希，以及我的首席助手温克将军。我已决定，在这次行动期间把温克派到希姆莱那里，以便对作战

进行实际指挥。此外，我还决定于2月15日发动进攻，否则就无法实施。我也明白，希特勒和希姆莱一定都会反对我的这个计划。因为，他们俩在潜意识里都害怕进行这次进攻行动，他们担心这次行动一旦真的执行起来，就会把希姆莱无能的原形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希姆莱对希特勒表示，进攻行动必须向后顺延，因为还有一部分弹药和燃料没有从火车上卸下来，还没有发到部队手里。我再次提出我的上述意见，并对希姆莱的说法表示坚决反对。这再次引起了我与希特勒之间的激烈争吵。

我：“我们不可能等到最后一桶油和最后一发炮弹卸下火车再去行动，如果那样的话，俄军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到那时我们就无法对付了。”

希特勒：“我不准您指责我，我只是想等候。”

我：“我一点也没有指责您，只是说如果要等到最后一批物资卸载之后再行动，那就会错过进攻的良机。”

希特勒：“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准您指责我，我是想等候。”

我：“我方才也说过了，我不是指责您要等候，但是我确实不想再等了。”

希特勒：“我再次告诉您，不准您指责我，我是想等候。”

我：“必须把温克将军派到党卫队领袖的司令部里，否则这次进攻就无法取得胜利。”

希特勒：“党卫队领袖一个人就足以指挥这次作战。”

我：“帝国领袖没有独立指挥作战的经验，而且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所以把温克将军派到那里是绝对必要的。”

希特勒：“我不准您指责我，说党卫队领袖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为了能正确指挥这次作战，我坚持要把温克将军派到集团军群司令部去。”

这场激烈的争论进行了两个小时。希特勒气得两颊通红，他站在我的面前，高举着拳头，全身发抖，他已经完全丧失自制力。希特勒每次发火之后，都要在地毯上大步地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停在我面前，脸对脸地对我又大声狂吼一番。当他声嘶力竭地怒吼时，眼珠好像要从眼眶里跳出来，太阳穴的青筋直蹦。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你怎么狂吼，我都要不断重复我的要求。这次我是铁了心，一步也不退让。

当希特勒转过身，向壁炉方向走去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悬挂在壁炉

上方的俾斯麦肖像，这幅画是伦巴赫的作品。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铁血宰相，正以一双冷峻的眼睛注视着在他脚下上演的这一幕。在会议室昏暗的灯光下，他头盔发出的闪光好像一直照到我的心里。他的目光仿佛在问：“你为我的帝国做了些什么？”在我的背后，兴登堡的半身铜像矗立在房间的另一端，此时我也感到他的眼睛盯着我。他也在问我：“你为德意志做了些什么？我的普鲁士将会是什么样子？”此情此景虽然令人毛骨悚然，却坚定了我的意志。我面不改色，沉着坚定。希特勒的狂轰滥炸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这个时候，他大概也看出来了，他的狂叫怒吼没有、也不会动摇我的半点决心。

突然，希特勒走到希姆莱的面前，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您的司令部去，负责指挥这次进攻。”他又走到温克将军面前，对他说，他应立刻出发到集团军司令部报到。说完，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并请我坐在他的旁边，对我说：“请您继续汇报。总参谋部今天赢得了一场会战的胜利。”一边说着，一边还露出了他最和蔼的微笑。这是我打赢的最后一仗，但来得太晚了！这样的场面我还从未经历过，也从未看到过希特勒发这么大的脾气。

在这场令人郁闷的闹剧过后，我来到会客室，坐在一个小桌旁。这个时候，凯特尔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您怎么能这样跟元首争吵？您没看见他都被气成什么样子了吗？他如果因此得了中风，那该怎么得了？”我也对凯特尔冷冷地说：“一位政治家一定要听得进反面意见，要接受真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政治家。”希特勒的其他亲信们都附和凯特尔，可是我坚持我的意见，直到把他们都说得哑口无言。然后，我便立即让我的助手用电话下达了进攻指令，因为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我不知道，经过这一番艰苦斗争迫使他们授予我的这点权力，是否转眼间又会被收回。后来，有几个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告诉我，他们在元首大本营里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发这么大的脾气。

2月15日，由劳斯大将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已做好进攻准备。16日清晨，在温克将军亲自监督之下，发起了进攻。16日和17日，行动进展得很顺利。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因为它为我们以后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然在以后的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正当我们为此欣喜的时候，却突发不测事件。17日夜，温克将军向希特勒汇报完之后，由于看到他的司机太疲劳，便自己驾车返回。哪知他自己也因疲劳过度睡着了，在柏林-什切青公路上撞到桥栏杆上，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随着他的离去，进攻行动也随即停了下来，此后就再也没有继续。温克的伤势需要几周的治疗，他的职位便由莫德尔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接替，后者刚被解职，正准备调往前线任职。

我和克雷布斯早在戈斯拉尔步兵营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在军事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很聪明，只不过由于一直在总参谋部内工作，因此缺乏指挥部队的实际经验。他因长时间在总参谋部任职，不但在业务上精明强干，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这使他在希特勒等人面前表现更多的是八面玲珑，随声附和，很少有反抗性。另外，他还是陆军人事

局局长布格多夫将军的同学和密友。没过多久，布格多夫就把克雷布斯拉入他在元首大本营的朋友圈。现在，克雷布斯与这个圈子内的博尔曼¹³⁹和费格莱因等人也成了好朋友。这些关系，使他的思想和行动逐渐丧失独立性，为这个圈子所控制，因此不可能指望他会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时，他受的这种影响还不太明显，因为我通常就代表着陆军总司令部。不过在我去职之后，他受到的这种影响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

当克雷布斯第一次到希特勒那里去报到的时候，希特勒就为他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增添了橡树叶，由此可以看出布格多夫的关系有多硬。几天后，我又和克雷布斯一同到希特勒那里去汇报。由于我们到得很早，其他军官尚未到达，所以希特勒请我们先到他的小办公室坐一坐。他指着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画像对我们说：“每当坏消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能从这幅画上面重获勇气和信心。你看他那双坚定的蓝色眼睛，那宽大的前额。多么伟大的人物！”于是，我们就谈起了弗里德里希大王作为政治家和统帅的才能。希特勒最崇拜和最想效仿的就是这位大王。遗憾的是，希特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此期间，正值德国青年义务队领袖希尔的七十大寿。希尔是一位杰出的老军官。他以忘我无私和高度责任心，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各项任务。希特勒因此授予他德意志勋章。2月24日夜，他在戈培尔博士家中做寿，我也接到了他的邀请。我对希尔一直很敬佩，因此欣然接受了邀请。晚餐后，跟往常一样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所有人都进入防空洞，在那里我遇到了戈培尔的夫人玛格达·戈培尔以及他们乖巧可爱的孩子们。我们在防空洞里一直等着警报解除，此时我突然想起1943年与戈培尔博士的那次谈话。眼前坐在我周围的小家庭，他们的幸福和毁灭与希特勒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我一想到他们已好景不长的時候，内心感到格外压抑，不想再多说什么。戈培尔博士两年前跟我说的话，到4月末一丝不差地全部应验了。可怜的夫人，无辜的孩子！

也是在这个时期，匈牙利新任国家元首萨拉叙来德国访问。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大厅里接见了，我也在座。大厅里的所有装饰品都被拿掉了，灯光暗淡，一片凄凉。双方谈起来慢条斯理，毫无生气。看上去这位新任国家元首不会干出什么大事，而且似乎他并不情愿有这一番发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同盟国了。

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盟军的空袭使德国遭受的破坏日益惨重，装备工业遭到严重打击。特别是氢化工厂遭到的破坏，使我们无法承受，因为我们的燃料主要来源于此。1月13日，位于什切青的珀利茨氢化工厂被炸毁。接着1月14日，马格德堡、代尔本、埃门和不伦瑞克石油设施，以及曼海姆的洛伊纳工厂和燃料工厂也遭到敌机轰炸。1月15日，波鸿和雷克灵豪森的苯工厂被炸。1月14日，位于霍尔施泰因的炼油厂被炸毁。据德方的报告，盟军为此损失飞机57架，而德军却损失了236架。由于多个燃料工厂遭到破坏，产量大幅下降，德国因此被迫将燃料的供给来源转向奥地利的齐斯特斯多夫和匈牙利巴拉顿湖的石油。

当初希特勒执意要将从西线抽调出来的大部兵力运往匈牙利的原因，从这个事情上也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他是想获得匈牙利的石油和炼油厂，否则装甲兵和空军就都无法机动。

1945年1月20日，匈牙利与俄国签订停战协定，匈牙利的军事政治形势也因此变得令人担忧。停战协定规定，匈牙利需要向俄国交付八个步兵师，以协助俄军对德国的作战。

1月底，内林将军和冯·绍肯将军的两个军，且战且退，已经通过卡利什。2月1日，俄军到达屈斯特林的奥得河畔，一直推进到库尔姆以西和埃尔宾地区。2月2日，敌人占领托伦。2月3日，敌人绕过顽强防御的施奈德米尔城，径直向后波美拉尼亚推进。2月5日，库里施沙洲失守。在波森、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和德意志-科罗内周围，战斗仍在继续。俄军正向皮利茨和德意志-科罗内之间的波美拉尼亚推进。

自2月6日，在波森城内已经展开巷战。在屈斯特林，俄军在奥得河畔占领一个登陆场。2月8日，他们在皮利茨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攻击虽被我方击退，但该地域的战斗一直持续了数天。

从2月10日起，敌人在维斯瓦河西岸的施维茨和格劳登茨发起攻击。2月12日，埃尔宾失守。

盟军继续对德国的炼油厂目标以及许多其他城市进行空袭，同时柏林也受到猛烈空袭。

2月13日，维斯瓦河畔的施维茨、波美拉尼亚的许多地区，以及布达佩斯堡垒先后失守。2月15日，科尼采、施奈德米尔和图赫尔失守。2月16日，格林贝格、索默费尔德和索劳失守。布雷斯劳被合围。2月18日，格劳登茨也被合围。2月21日，迪尔绍失守。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在2月17日至22日这几天时间里，南方集团军群却摧毁了俄军在格兰河上的一个登陆场。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完全归功于该集团军群司令韦勒将军出色的指挥。希特勒在一次商讨进攻计划的会议上曾说：“韦勒虽不是纳粹党员，但至少是个好小子！”

2月24日，波森和阿恩斯瓦尔德失守。接着2月28日，后波美拉尼亚的施洛豪、哈默尔施泰因、布伯利茨也相继失守。3月1日，新什切青
140 失守。

芬兰于3月3日对德宣战。

同一天，德军在西里西亚的劳班发起攻击，目的是夺回位于柏林和西里西亚之间唯一的铁路交通线。3月8日行动结束，但对全局而言没有太大意义。

3月4日，俄军已到达克斯林 141 和科尔贝格之间的波罗的海。至此，波美拉尼亚已全部沦陷。

俄军在德国国内的作战行动野蛮至极，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就曾亲眼看到过大批逃难的人群。有关这些情况的报告，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宣传部那里已经堆积如山，而且都是目击者们呈送的报告。宣传部的国务秘书诺伊曼奉戈培尔博士之命，请我向国内外新闻界揭露和谴责俄军的这种残暴行为。3月6日，我应约发表了讲话，因为我至少想唤起敌人的侠义心肠，以减轻德国人民的苦痛。同时我也提到了英美空军的暴行。遗憾的是，我的呼吁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在这些日月里，什么仁义道德，什么侠肝义胆，都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而与此同时，复仇之风却在各处肆虐。因此，在十天之后诺伊曼再一次请我发表一次广播讲话时，我断然加以拒绝，因为我知道这种讲话只能是白费口舌。对于我可怜的人民来说，我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了。

3月6日，西方盟军已推进到科伦城的纵深。在东线，俄军开始对什切青发动攻击。

3月7日，西方军队已突破德国在科布伦茨方向的防线。在东线，格劳登茨失守。俄军继续占领着波美拉尼亚。

3月8日，在西线的雷马根，敌人夺取了完好无损的莱茵河大桥。守卫大桥的德军由于炸药不足，未能及时将这座重要的大桥炸毁。希特勒又为此大发脾气，并要求严惩有关人员。结果五名军官被立即枪决。

3月9日，什切青两侧的俄军已到达奥得河东岸。

在匈牙利，我们终于开始发起了攻击，而且初战告捷。然而，那里的春季已经开始，地面解冻，遍地泥泞，我们的坦克无法向前推进，致使这次被寄予很大希望的攻击化为泡影。我们虽然在巴拉顿湖北部占领了一块地盘，但我们在巴拉顿湖南部的攻击却不得不停顿下来。

3月12日，在布雷斯劳城内展开巷战。

连日来，空战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柏林一连遭到12天夜间轰炸。

3月13日，俄军推进到屈斯特林的诺伊施塔特，已经到达但泽湾和普齐希。德军虽在匈牙利的进攻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全局形势的迅速恶化，因此区区战绩对全局而言也无足轻重。

到最后，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全部化成为泡影。党卫队本来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但到此时也大不如前。即使装甲兵以自己持续的顽强作战，为党卫队提供掩护，但党卫队各师所属部队仍是成建制地违抗命令，向后撤退。党卫队师在人们心目中树立已久的威望也随之消失殆尽。当希特勒听到这些事情之后，火冒三丈，盛怒之下他命令立刻把这些师的臂章全都扯下来，其中也包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近卫师。他想要

我到匈牙利去执行这一命令，但我拒绝了。我建议让正好在场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去，因为他是武装党卫队的顶头上司，只有他才有权惩处党卫队的那些违纪的长官，理应是他亲自到匈牙利去执行这一任务。本来，希姆莱一直不允许陆军干预他的部队，可现在他却变了，他主动请求我的帮助。但由于我重任在身，所以到最后他也只能亲自出马，一个人去处理此事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赢得武装党卫队对他的好感。

正当情势日益紧张之际，负责纳粹党组织工作的领袖莱博士，在一个夜晚突然跑到希特勒那里，向他提出一个新建议。他建议把从西线调回来的纳粹政治官员组成一支义勇军。他说：“我的元首，我可以保证至少有四万名英勇的斗士，用他们可以守住上莱茵和黑森林各条道路的隘口。请您相信，他们完全靠得住。请您批准，我的元首，就用您伟大的名字来命名这支义勇军，就叫它‘阿道夫·希特勒义勇军’。总参谋长应立即为此提供八万支冲锋枪！”我相信，只有莱博士自己相信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具有价值。所以，我首先请他把这些斗士的确切数字搞清楚，然后我再根据情况发放枪支。后来，他也再没有提起此事。希特勒在一旁听着，一言未发。看得出来，希特勒似乎对这位组织部部长也已经不那么信任了。

德军在布雷斯劳、格洛高、科尔贝格、但泽和柯尼斯堡等地，仍在继续坚持。什切青城下激战正酣。有一天，希特勒要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大将当面向他报告战斗的进展情况，以及部队的战斗力。劳斯便从总体形势开始说起，可是希特勒却打断了他，说：“总体形势我早就清楚。现在我想听的是您所属各师战斗力的具体情况。”于是，劳斯便谈起了他所属部队的一些细节，这说明他十分熟悉其部队所防守的各条防线的情况，对每支部队的特点也非常了解。我当时也在场，觉得他讲得很出色。当他汇报完之后，希特勒未做任何评论便让他退出会议室。可是，当劳斯刚刚跨出总理府的地下室，希特勒便急速转向凯特尔、约德尔和我，大声喊道：“他汇报得简直是一塌糊涂！他讲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听他的口音，他不是东普鲁士人就是柏林人。必须马上把这个人免职！”我立刻接着说：“我的元首，劳斯大将是我手下最优秀的装甲兵将军中的一个。他本来一开始是要汇报一些大事的，可您打断了他，那些部队的具体情况也是您要他汇报的。至于说到他的籍贯，劳斯是一个奥地利人，我的元首，他是您的同乡啊！”

希特勒：“这绝不可能。你看他那样子，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

约德尔：“不，我的元首，他肯定是的。他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您看他说话的样子多像演员莫泽尔。”

我：“在您尚未做出决定之前，请您对这一点予以考虑，那就是，劳斯大将的汇报可以说明，他对于他所负责防守的每一条防线都十分熟悉，对其所属每个师的情况都十分了解，他在长期的战争中始终表现得

出类拔萃。所以我在前面说了，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装甲兵将军之一！”可是，这依然没有能够改变希特勒的观点。我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几个优秀的将领了，但我的话还是没有起任何作用。劳斯最终还是被免了职。我一怒之下便离开了会议室，去找劳斯，把刚刚发生的这些情况告诉他，以便让我的战友对他的同乡即将采取的措施有所准备。劳斯的职位最后由冯·曼陀菲尔将军继任。冯·曼陀菲尔将军是随西线的装甲部队撤到东线的。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交部似乎已经决定——尽管太晚了——由一个中立国斡旋，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里宾特洛甫的一个朋友，名叫黑塞的博士，据说受里宾特洛甫之托，曾出现在斯德哥尔摩，但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这个传言却激发起我和我的外交顾问巴兰东博士的一种欲望，想再次试探一下我们的计划。我决定再去拜访一下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建议他利用外交部与一些国际组织的关系——如红十字或国际缉查组织等，设法尽快结束已变得毫无意义的杀戮。

自温克将军负伤离开之后，希姆莱指挥的阿恩斯瓦尔德地域的攻势一败涂地。在他的司令部里，情况杂乱得不可言状。自他担任这个地域的总指挥以来，我从未收到过他哪怕是一份关于该地域的确切的报告，而他对于陆军总司令部所下达的命令，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因此，3月中旬我便亲自来到他位于普伦茨劳的大本营，以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希姆莱的参谋长拉默丁在门口迎接我，开口第一句话便问我：“您能不能不把我们的总司令弄走？”我对拉默丁说，这是你们党卫队自己的事。我问他，党卫队领袖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希姆莱得了流行性感冒，住进霍恩吕兴疗养院，正在接受其私人医生格布哈特教授的治疗。我立刻赶到那里，发现他的健康状况并不算坏。如果是我的部队处在这种危急状态下，我绝不会因为这么一点伤风感冒就轻易离开前线。见到他之后，我向这位执掌党卫队大权的人讲清了这样一件事：我说，你在德国是一个身兼多个最高级职务的人物：党卫队帝国领袖、德国警察最高长官、内政部长、后备军总司令，以及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而要出色完成这其中任何一项职务都需要付出全部精力，在战争的危急时刻尤其是如此。退一步讲，就算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即使付出其全部精力，也不可能保证每一项工作都干得出色。说到这里，希姆莱大概也明白了，当好前线的指挥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着，我就建议他辞去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专心致志地去干其他的事情。

希姆莱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自信了。他犹豫不决地说：“我不能对元首开这个口，他不会批准的。”我马上接过话头，说道：“那么您能不能让我替您去说？”希姆莱犹豫了一下，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去见了希特勒，对他说，现在希姆莱身兼数职，实在太繁忙了，是不是应当免掉他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由现任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的海因里希大将来接替。希特勒虽然叽里咕噜地发了半天牢骚，但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 my 建议。3月20日，海因里希走马上任。

像希姆莱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外行，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军队里来，

谋求一个司令的职位呢？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关于这一点，他自己知道，大家知道，希特勒也知道。既然如此，他又是怎么当上这个司令的呢？很显然，是其无限制的野心和虚荣心使然。他主要是想得到一枚骑士勋章¹⁴²。但是，希姆莱和希特勒都低估了一位部队指挥官所应当具备的能力。希姆莱习惯于搞阴谋诡计，浑水摸鱼。因此，当第一次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就搞了个全盘皆输。硬要担当这一职务，说明希姆莱是不负责任的，而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他，说明希特勒也是不负责任的。

在这个阶段，有一天施佩尔来到我这里，他对目前形势的发展一直是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在敌人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工厂、水电设施、铁路和桥梁统统炸毁，以免落入敌手。施佩尔指出，这种疯狂的行动势必使人民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他请我一起采取行动，制止这一命令付诸实施。我欣然同意了，立即起草了一份命令。命令除了可以对位于德国境内少数几条防线前方的设施进行破坏之外，其他一切有关民生的供给和交通设施都必须予以保留。第二天，我便把这份命令拿给约德尔看，因为凡涉及全军的事务都得有他参与。他把命令草稿拿给希特勒，但是他们并没有请我去对这份草稿做些说明。第二天，我去见约德尔，问他希特勒对这份命令草稿有什么反应，他却让我看了一份希特勒签署的命令，这份命令与我和施佩尔起草的命令完全背道而驰。

为了能清楚地说明施佩尔的态度，我将我们共同拟制的关于阻止破坏桥梁和工厂的备忘录节录一段如下，这份文件是1945年3月18日呈送给希特勒的：

“一旦战争发展到德国领土，任何人都无权对工厂设施、煤矿、电力设施和其他供给设施，以及交通设施、内河航线进行破坏。破坏桥梁对交通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敌人空袭造成的破坏影响严重得多。破坏这些设施无异于断绝德国民族的生机……”

“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我们没有权力对关系民生的设施进行破坏。如果是敌人想毁灭这个英勇的民族，那么这一历史耻辱应由他们去背负。我们的义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为将来的民族复兴创造条件。”

希特勒在看过我和施佩尔共同起草的备忘录之后，却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他说：“战争如果打败了，民族也就完了。这是天命，无法回避。没有必要考虑民族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还不如我们自己把它毁掉。因为，既然败了，就说明民族是软弱的，而未来最终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那些战后的幸存者，都是劣等的，因为优等的已经死掉了！”

这些话实在令人震惊，不过我早就听希特勒说过好多次了。我反驳说，德意志民族一定会永存。即使进行破坏，德国民族也会永存，这是自然法则，谁也改变不了。这种破坏只能给我们苦难的民族增加新的、本可以避免的苦痛。

尽管如此，破坏命令还是在1945年3月19日公布了，3月23日由博尔曼下达执行令。执行破坏行动的任务交给了省党部，因为军队拒不执行。博尔曼命令将受到威胁地区的德国居民运往德国内地，没有交通工具的人只能步行。由于没有事先采取周全的供给措施，所以在执行过程中给居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军事当局与施佩尔联合起来，共同阻止这一命令的执行。布勒拒绝发放炸药，使破坏行动未能全部实施。而施佩尔则到各地军队指挥所，当面向他们解释执行这一命令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我们固然没有能力彻底废弃这个破坏命令，但由于我们的努力，大大缩小了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3月15日，陆军总司令部大本营遭到一次极为严重的轰炸，空袭共持续了45分钟，所投掷的炸弹数量比一个航空队全部弹药储备量还要多，足以炸平一个大型城市。而如此数量的炸弹全都投在了我们的这个小营房上面。很显然，敌人已将这里作为一个军事目标，千方百计要除掉它，因此对敌人的狂轰滥炸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中午，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和平常一样走进我的指挥所，开始工作。我的夫人在被迫离开瓦尔特高之后，便加入了难民流，后经希特勒的批准，与我住在了一起。此时，她正站在一个士官身边，看他在地图上标出敌机的飞行路线。她发现，这次敌人的轰炸机群不是像往常那样从勃兰登堡飞向柏林，而是一直朝着措森的方向飞来。我的夫人发现异常，立即跑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立刻命令各部进入防空掩蔽部，当我刚刚跨进防空洞时，第一枚炸弹就落了下来。要不是在这最后一秒钟有我夫人的提醒，那我们所遭受到的损失就不知道会有多严重了。可是与此同时，作战处却没有把我的警告当回事，结果克雷布斯将军和其他一些人受了重伤。克雷布斯的颞动脉被弹片击穿，轰炸停止后我立刻便去看他，发现他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立刻把他送进医院，这样他就有好多天无法工作。

在这种状况下，准备去接受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之职的海因里希，来到措森见我。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为被俄军合围的小城屈斯特林解围。希特勒想利用五个师的兵力，从我们还占领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小桥头阵地出发，向敌人发动一次进攻。我认为这样的进攻行动，取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我建议首先应当消灭屈斯特林附近登陆场内的俄军，然后再与被围的德军建立直接联系。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又引发了我与希特勒几番争论。这个要塞工事还是弗里德里希时代建造的，其守备司令是早在华沙会战中就享有盛名的赖内法特将军，他是警察系统的将军，一名优秀的警察官员，而不是正规军队的将军。

在说到这次反攻行动之前，先说一说发生在总理府内的一件小事，严格说来也算是政治上的事。大概是3月21日，根据事先和巴兰东博士商讨好的计划，我去找希姆莱，以便敦促这位党卫队领袖利用他与中立国的关系，达到与西方停战的目的。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与希特勒在总理府满是瓦砾的花园中散步。希特勒看到我，高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找希姆莱谈一件事。希特勒于是走开了，我便单独和希姆莱进行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场战争我们已经不可能取胜。现在，我们唯一要办的事就是尽快结束这场已无任何意义的杀戮和轰炸。除了里宾特洛甫之外，现在只有你还跟中立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外交部部长拒绝把我的建议报告给元首，所以现在我只请您和我一起

去见希特勒，利用您的关系，帮助我达成停战的目的。”希姆莱回答说：“我亲爱的大将，现在谈这个事是不是早了点！”我说：“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现在不是差5分12点，而是12点过5分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抓紧机会进行谈判，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难道您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已糟到何种程度了吗！”我跟他谈了半天，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归根结底是他惧怕希特勒，这种人一点用处也没有。

晚上，在汇报完情况之后，希特勒留住我，对我说：“我发现您的心脏病又厉害了。您必须立刻休养四周。”这对我个人而言，倒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但鉴于当前司令部所处的状况，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我对希特勒说：“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没有人接替我。温克的伤还没有好。克雷布斯在3月15日敌人的空袭中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还不能工作。至于说到作战处，由于在华沙事件时根据您的命令，抓了一批人之后，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我马上想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替代我，然后我就休假。”正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进来一个人报告说，施佩尔要求求见。希特勒回答说，今天不能见他。接着，他又老调重弹，说道：“凡是想跟我进行单独谈话的，肯定都是要跟我说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每次都是这样。我实在再也无法忍受那些坏消息了。他在他呈送给我的备忘录中第一句就说：战争已经失去！今天他肯定还是要说这句话。我已经把他的备忘录锁进了我的保险柜，我永远也不会看它了。”说完，希特勒便叫人告诉施佩尔，让他三天后再来。

3月的日子艰苦难熬，在这些日子当中有几次谈话还是挺有趣的。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大发脾气，原因是西方同盟国夸大了德军被俘的人数。对此他大声喊道：“我们的部队在东线作战非常勇敢，为什么在西线他们就很快投降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可恶的《日内瓦公约》，它规定要保证被俘人员受到种种优待。我们必须废除那个可恶的公约！”约德尔对希特勒的这种野蛮的和毫无意义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再加上我的支持，最后总算打消了希特勒的这一念头。另外，约德尔还曾阻止希特勒对一位将军的任命。这位将军在不久前因粗暴无理，不仅受到处罚，而且已被勒令退役，而希特勒却准备任命他为集团军司令。约德尔到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总参谋部必须要实行统一领导，而且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后悔不已。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刻，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之后，他好像如梦方醒，对事务看得也更透彻了。

3月23日，西线敌人已到达莱茵河中上游；在河的下游，他们在与鲁尔河的交汇处渡过莱茵河。在东线，俄军在上西里西亚的奥帕伦达成突破。

3月24日，美军渡过上莱茵河，向达姆施塔特和法兰克福挺进。在东线，双方对但泽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开始对屈斯特林发动进攻。

3月26日，俄军在匈牙利发动新的攻势。我们与屈斯特林重建联系的企图失利。

3月27日，巴顿的装甲车开进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近郊。在阿沙芬堡附近展开激战。

同一天，希特勒在中午的情况汇报会上，对屈斯特林的失守大为恼火。他认为，主要责任应由第9集团军司令布塞将军来负，并责怪他在火力准备时段火力不够强大。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作战中，发射的弹药至少要比这多十倍。我接着说道，眼下布塞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炮弹了，所以他不可能做到增强火力。不料，希特勒却朝着我大喊：“那么您就应当想办法多给他一点！”于是，我就将分配给我的弹药单据拿给他看，并指出，我已经把我所能支配的全部弹药都给了布塞。接着，希特勒又怒吼道：“部队同样也不中用！”我向他强调指出，参战部队已经恪尽职守，他们已经付出了重大牺牲。会议不欢而散。回到措森之后，我对弹药的数量、部队的损失情况，以及现在部队的状况，再次进行了详细核对，然后写了一份简明的报告，呈送希特勒。因为我不愿再见到希特勒，不愿再同他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所以晚上的汇报会我便派克雷布斯将军替我去参加，并把这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同时，我还请克雷布斯向希特勒转告我的一个要求，希望希特勒能够批准，我第二天到法兰克福桥头阵地去进行一次视察。我想亲自看一看，希特勒主张投入五个师的兵力从这个狭窄的桥头阵地，向奥得河东岸的屈斯特林的攻击行动，是否可行。直到此时，我对这个行动的怀疑还不足以使希特勒更改他的计划。

深夜，克雷布斯从柏林返回措森。他告诉我，希特勒不准我到法兰克福去视察，并命令我3月28日和布塞一起来参加中午的情况汇报会。希特勒认为我的报告是在教训他，所以十分恼怒。可以预料，这次汇报会肯定又会吵得一塌糊涂。

1945年3月28日14点，照例出席汇报会的那些人都聚集到总理府的防空洞里，布塞将军也来了。希特勒要求布塞首先汇报。布塞开始汇报，可是刚说了几句，希特勒就打断了他，搬出了昨天那些老话，对布塞横加指责。我只听他说了两三句，就满腔怒火，实在忍不住了。我打断希特勒的话，重申我3月27日的口头和书面的报告。我说：“请您准许我打断您的话。昨天，我已经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向您做了报告，指出布塞将军对于屈斯特林进攻行动的失利不应负任何责任。第9集团军在进攻当中已经把分配给他们的所有弹药都投入了战斗，部队也尽到了他们所应尽的责任。部队所遭受的非同寻常的损失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所以，我请您不要再指责布塞将军。”听了我的话，希特勒便说道：“除了这位元帅¹⁴³和这位大将之外，我请各位先生都离开这个会议室！”等到所有与会者都进入接待室之后，希特勒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古德里安大将，您的健康状况要求您立刻休假六周！”我马上举起右手说道：“报告，我要退席。”说完，我便朝着大门走去。当我抓住大门把手时，希特勒把我喊住，对我说道：“请您参加完汇报会。”我默默地坐回我的座位。参加会议的人又都被叫回会议室，会议继续进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希特勒没有再对布塞进行任何指责。希特勒一再征询我的想法，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会议总算熬到了头，大家纷纷离开

防空洞。希特勒把凯特尔、约德尔、布格多夫和我留下。希特勒对我说：“请注意您的健康，尽早康复。六周后形势会更紧张，那时我会更需要您。您想到哪儿去休养？”凯特尔建议我到巴特利本施泰因去，他说那里风光秀丽，景致宜人。我告诉他，那里早已被美军占领了。这位热心的元帅说：“那就到哈尔茨的巴特萨克萨吧。”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说，我将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至少不会在48小时之内被敌人占领的地方。说完，我又举起我的右手，然后凯特尔陪我离开这里，永远离开了这个元首防空洞。在去停车场的路上，凯特尔劝我以后不要再顶撞希特勒。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傍晚时分，我才回到了措森。我的夫人正在迎候我，说道：“你今天回来晚得实在可怕！”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被解职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如释重负。

3月29日，我跟我的同事们告别，把工作移交给克雷布斯，收拾好我的一点点行李。3月30日我便和夫人一起，离开措森，乘火车驶向南方。我原本打算到图林根森林的奥伯霍夫附近，找一个可以狩猎的房子住下，只是由于美军的推进速度太快而不得不改变计划。于是，我们决定到慕尼黑附近的埃本豪森疗养院，以便在那里进行疗养，尽快治疗好我的心脏病。4月1日，我住进疗养院，得到著名心脏病专家齐默尔曼博士的精心治疗。有一位朋友告诉我，盖世太保正在监视我的行动，于是我请了两位战地警察负责保护我。

5月1日，我陪同夫人一起来到迪特拉姆斯采尔，她留住在冯·施利歇尔夫人那里，我一人则到了蒂罗尔的装甲兵总监司令部，准备住在这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1945年5月10日无条件投降后，我与司令部的其他人员一同成了美军的俘虏。

关于3月28日以后的情况，我都是通过收音机收听到的。所以，对这些事我无权评说。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人物

我的职业生涯使我有机会和一系列对于我国人民的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接触。因此，我有义务把与这些人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写出来，供读者参考。我知道，个人的一孔之见难免带有主观性。但是，我的这些印象是基于德国军队的传统和荣誉观，有别于政治家们的印象，他们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我的这些印象也许会成为对这些人物进行观察和判断的一种补充，有助于人们通过对不同资料的比较，获得比较正确和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造成我们的不幸和国家的彻底崩溃的结局，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难辞其咎。

前面叙述我的经历和印象的时候，我都是以当时的资料为依据的，为的是尽量不受到事后的资料的影响。但在下面的叙述中，我的主要依据将是德国崩溃后的一些谈话和资料。

希特勒

决定我们命运的中心人物当属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出身微贱，受学校教育有限，缺少家教，言语粗鲁，举止不雅。这个深受人民信任的人，最享受与他亲密老乡在一起的感觉。最初，在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面前，尤其是当谈起艺术、音乐等话题时，他会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只是到后来，他亲信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素质低下的人，生怕希特勒受到那些出身名门、教养高深的人物的影响，便有意地唤起他对这类人物的强烈的厌恶感。他们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是，在希特勒的内心潜藏着一种对年轻时凄凉生活的怨恨；其二是，他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怕这些旧传统的代表人物扯他的后腿，甚至被引入歧路。

这就是我们走进希特勒内心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在这种变态心理的驱使下，他日渐远离王公贵族、学者容克和文武官员，拒绝与他们交往。虽然，他在夺取德国权力后的初期，还尽力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使其符合上层社会和国际交往惯例，但在战争爆发后，他便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

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头脑，具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尤其是对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技术和国民经济方面的数据，他都能倒背如流。他博览群书，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此来弥补他教育上的缺陷。更使人称奇的是，他总能把他读到的或听到的，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后来当上总理和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六周前和我讲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句话经常会使对面的人手足无措。因为，凡是有人

说出的数据和他的不一致时，他都会搬出当时的谈话记录来证明他是正确的。

他先天就有一种本领，能利用简明易懂的方式将其思想表达出来，进而不断重复，将他的讲话铭刻在对方的心中。不管站在他面前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还是几个人，几乎每次讲话时他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当我1919年决定做政治家的时候……”而在每次政治演讲和训话结束时，都会说：“我不会屈服，绝不会投降！”

他天生具有一种超凡的口才，无论是一般的群众，还是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被他的讲话打动。他懂得如何巧妙地迎合听众的心理。比如，他对工业家讲话就不同于对军人讲话，对党内亲密同志讲话则不同于对政见不一者讲话，对省党部头目讲话又不同于对小官吏讲话。

希特勒最突出的一个特性是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利用他的意志力，迫使大家跟着他走。他的这种意志力能产生一种强大的诱惑力，甚至可以对某些人产生一种催眠作用。这种情况我曾经历过多次。在国防军总司令部，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他手下的那些人，要么被永久催眠，如凯特尔；要么俯首听命，如约德尔。但是也有一些十分自信、在敌人面前永不低头的人，也被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不得不屈从于他的逻辑，最后只好缄默不语。当他对少数人讲话的时候，他会注视着每一个人，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当他发现他的话在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没有产生诱导效果，换句话说当他发现有“不易接受催眠术”的人时，他就会站在这个人面前没完没了地说，直到把这个人征服为止。如果这个人始终不为其所动，那么这位催眠师便会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喊道：“我没有把这个人说服。”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就消失了。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容不得任何人。

有些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对人们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德国人是易受感召的人。其实，在人类的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之中，都曾涌现过一些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伟人，而且其中有些人用基督观点看也算不上好人。在近代史上，最恰当的一个例子就是法国革命，以及受众人追捧的拿破仑。虽然法国人早就发现，他最终必将失败，但还是跟随着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一直到彻底的毁灭。尽管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还是在其总统的强大的感召之下，走上了战争之路。意大利人一直跟随他们的墨索里尼走到最后。俄国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他们背离其传统的思想，被列宁的思想引向了布尔什维克化。然而，作为同时代的我们，也正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列宁的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够生根开花，是由于沙皇时代统治上的失败为其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也正是由于沙皇混乱的管理，致使广大民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才使得他们轻信布尔什维克改善状况的许诺，并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后。

至于德国人屈从于希特勒的感召力，其主要原因应归咎于战胜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的错误政策。这一错误政策给德国带来的失业、

割让领土、丧失自由与平等，以及被剥夺防卫权，成了纳粹主义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在缔结《凡尔赛和约》的时候，那些战胜国并没有遵守威尔逊的十四点¹⁴⁴，他们失信于德国人民，德国人民也不再信赖西方大国。徒有虚名的魏玛共和国虽经多方努力，但一直未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内政上也无法摆脱困境。也就是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向德国人民许诺，他可以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让人民获得解放。于是，他利用内政外交上的许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无数人的拥戴，接着他便通过民主手段创建了强大的党，直至执掌国家大权。因此说，面对一种感召力，不是德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为敏感，而是有其客观条件存在的。

希特勒向德国人民许诺，他可以在外交上废除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在国内消除失业现象和党派之争。他心里很清楚，这些是每一个善良的德国人最急切想达到的目标。谁不想达到这一目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个每个德国人热心期盼和奋力追逐的明确目标，引导无数民众怀疑起政治家们的能力，以及当初敌人的所谓善心。随着国际会议无果而终的次数的增多、战争赔款负担的日益沉重，以及不平等关系的继续存在，便有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卐字旗下。1932年岁末至1933年年初，德国再次陷入几乎绝望的境地。失业人数超过600万，如果把失业人员的家庭也算在内，那么饥寒交迫的人数就达到大约2500万。堕落的年轻工人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的街头无所事事地游荡，犯罪率直线上升。共产党乘此形势，捞取了600万张选票。假如不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把数百万张的选票拉到自己一边，假如不是希特勒提出一种新思想和新信仰来占领思想阵地，那么共产党的选票肯定还会大大超出这个数字。

人们大概还记得，就在不久前，法英两国曾经禁止德国和奥地利缔结经济同盟，实际上这个同盟对德奥两国经济状况的改善极为有限，在政治上也不会对西方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奥地利由于受《凡尔赛和约》附属条约《圣杰曼条约》的限制，当时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与一个大经济区域结盟，它将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希望能缔结一个欧洲经济同盟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当时西方国家阻止德、奥缔结经济同盟一事，也使一向守规矩、“倾向西方”的德国人大为不满。这件事使德国人认识到，战争虽已结束12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也已经6年，但德国依然没有获得全面的谅解，战胜国依然还是那样专横跋扈。应当说，上述这件事无疑为希特勒在1931年和1932年的选举中捞取大量选票发挥了重要作用。

终有一天，希特勒的纳粹党强大到了无人敢小视的地步。年高德重的总统冯·兴登堡老元帅，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最后还是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对这位老总统来说，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他和许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并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言谈举止。

一旦当权，希特勒便开始清除反对派。他所使用的手段之残忍，更加暴露了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排斥异己，淋漓尽致

地表现他的残酷无情，只是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弱小、分散，不堪一击。结果，希特勒轻松地通过法律手段废止了魏玛共和国宪法，为实行他的独裁统治排除了障碍。

如果说他清除内部的反抗势力是肆无忌惮，那么到了谋杀罗姆的时候就已经发展成了残酷无情。一大批与罗姆没有任何干系的人物也同时被谋杀，他们是由于其他原因被杀的，其中有些人也许希特勒并不认识。这些恶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当时的总统、已人老病垂危的兴登堡元帅，无力进行干预。不过，当时希特勒至少还认识到，有必要就冯·施莱歇尔将军 ¹⁴⁵ 被谋杀事件向军官团道个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生类似事件。

1934年6月30日杀害冯·施莱歇尔将军这一恶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说明德国的法制已受到严重威胁。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这更增强了他的权力意识。他巧妙地通过一项法律，解决了对兴登堡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巧妙地搞了一个公民投票，最终冠冕堂皇地爬上了德国最高权力的宝座。

有人曾经问过希特勒，他是不是想恢复帝制，以此来巩固他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后来，有一次他在柏林对军官们讲话时说，他确实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历史上只找到了一个君主信赖一位首相，并与其自始至终共同治理国家的例子。这位君主应当说是聪明的，首相也是杰出的——这就是威廉一世皇帝和俾斯麦。他说，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具有如此思想境界和开明睿智的君主。他说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谈过这件事，而墨索里尼则向他描述了他与意大利国王打交道的难处。于是，希特勒决定不恢复君主政体，省得自找麻烦。

希特勒选择了独裁！

希特勒通过独裁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消灭了失业，鼓起了全民的工作干劲，增强了民族意识，消除了党派之争。不承认这些成就也是不公正的。

在巩固了国内权力地位之后，希特勒便开始实施其外交政策计划：夺回萨尔，重整军备，军事占领莱茵兰，吞并奥地利。这一切都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同时也是在外国的容忍或者说是认同之下进行的。因为，西方人民出于正义感，已经认识到《凡尔赛和约》是战胜国一个不幸的错误，同时也充分理解了德国人民的合法要求。但是，对希特勒来说，收复苏台德区，解放那里的德国人是一项比较困难的任务，那里的人民已经在捷克民族主义的蹂躏下生活了长达20年之久。捷克与法国是缔结有盟约的。所以，如果两国的盟约受到侵犯，法国就有可能履行盟约义务而进行干预，战争就有爆发的可能。不过，希特勒凭借其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和直觉的判断力，以及他长期以来对西方政治家们的印象，认为法国人民及其温和的政治家们，不会以此作为开战的理由。同

时他还判断，英国人民的内心深处也是希望和平而不想打仗的。希特勒的估计是正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与希特勒的朋友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与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协定，从而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变成了合法。就眼前而论，这项协定维护了和平，但长远看它却极大地增强了希特勒在西方国家面前的自信心，这也使他的野心更加膨胀。希特勒现在已经看到，只要他施加压力，西方政治家们最终都是会妥协的。所以，当有人提醒英国要警惕德国人时，他们却不以为然，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希特勒的态度更加嚣张。

到了1938年初，希特勒已经把国家的所有机构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认为，此后能够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组织就只有陆军了。所以，在吞并奥地利之前，他就大胆而巧妙地利用“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事件”¹⁴⁶剥夺了陆军的指挥权，而军队也未做抗争，便默默地接受了。当时的陆军领导虽说头脑是清醒的，却软弱无力，一直没有敢提出抗议。而其他的大多数将领，甚至是整个军队，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对于此事的真相，大多数将领以至军队也都并不知晓。即使有少数知情者，也将其反抗的念头藏在心里，或充其量将其写入其备忘录中，最后锁进书桌里。因此，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人曾经试图对希特勒的倒行逆施提出警告或者进行反抗，也没有人将此事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似乎都奉公守法，忠诚正派。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和效忠希特勒的分子不断涌入军队，军队里的反抗力量日渐缩小，军官团也年复一年被年轻的纳粹党人所充斥。

随着自信心的日渐增强，国内权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外交上的捷报频传，骄纵傲慢在希特勒身上油然而生，似乎他已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再加上被他安排在第三帝国领导位置上的那些平庸小人的无耻吹捧，希特勒的这种骄纵傲慢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他此前还能比较客观地考虑问题，至少还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够与别人交换意见，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一天比一天专横。我在这里举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那就是他从1938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召开过内阁会议。各位部长都是直接和希特勒进行联系的，也就是说每一位部长都是单独接受希特勒的指令，从来没有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集体商议。尽管许多部长都想找机会向希特勒做当面汇报，但从此刻起，他们再也没有或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机会。虽然，部长们都希望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事，但是除了国家的机构之外，又冒出一个与之平行的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原则是：“不是国家指挥党，而是党指挥国家！”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局面，即政府的权力不再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是转移到了党的手里，确切地说，是转到了省党部头目的手里。这些省党部头目之所以能够在政府里担任要职，不是凭借其工作能力，而是由于他们在党内曾取得过某些功绩，至于他们的人品根本就没有人去考虑。

于是，许多党的官员也效仿希特勒的样子，为达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全国政治风气急剧恶化，国家行政管理成了一副空架子。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司法界。臭名昭彰的授权法赋予了独裁者一种权力，他无须经过国会就能颁布有法律效力的法规和命令。即使有国会参加，但自1934年之后国会已形同虚设，无力影响事情的进程。现在，在俄国也正是这种情况。

到了1939年春，希特勒的傲慢已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他竟然决定要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保护国合并到德国。对于希特勒的这一行动，英国发出了严正的警告。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的这一步并没有引发一场战争，但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夺回了梅默尔地区。到了这个时候，德国似乎已经强大到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静等民族愿望的全部实现。可希特勒并不这么想。究其原因，是希特勒有一种奇特的预兆，他认为他会早死。他说：“我知道我不会活得太长。没有太多的时间供我去浪费。我的继承人没有我这样的活力，面对艰苦的抉择，他们表现得软弱无力。我必须在有生之年亲自来做这些事情！”就这样，他煽惑着自己，煽惑着他的同伙，也煽惑着整个民族，向着他所选定的目标马不停蹄地狂奔。他说：“当机会女神从你眼前飘过的时候，你必须跳起来，把她抓住。如不这样，她就永远消失了！”于是，他跳起来了！

1939年秋，希特勒决定除掉波兰走廊。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当时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可以说并不算苛刻。但是，波兰人尤其是波兰外交部部长贝克却不想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正当波兰人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向他们做出了担保，于是他们选择了战争。当骰子掷下去以后，英国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法国便对德国宣战了。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本想把战争局限在波兰境内，但现在这个打算落了空。

希特勒出于小心谨慎，在波兰战局爆发之前与苏俄签署了一项协定，这样他就不必担心德国的后方安全了。于是，两线作战的危险总算暂时避免了。不过，为了促成这项协定的签署，希特勒出于政治考虑也不得不把他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暂时放在一边。正如他在1939年10月一次早餐上对我说的¹⁴⁷，他对这一步在人民中的反应还没有把握。尽管战争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爆发了，但当战争现在真的打响之后，人民尤其是军队对于他争取到的后方安全还是表示十分满意。因为，德国人民和军队并不想跟苏联打仗。当1940年西线战场的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本来有幸从此过上和平的日子。

在西线战局结束之后，希特勒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到达了最高峰。不过，英国远征军大部从敦刻尔克逃回英国，还是为德国埋下了后患。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尽管英军在敦刻尔克遭受了损失，但是如果从英国空军对德国空军的作战角度来说，英国的这次撤退仍可以说是一次胜利。因为，在敦刻尔克上空和后来在英国本土上空，德国空军由于使用不当遭受重大损失，使它起初所具有的一点点空中优势化为乌有。

空军在使用上的错误，应归罪于希特勒和戈林两个人。由于这位空军总司令的虚荣心和自负，以及希特勒对他最得意信徒的百般迁就，使

得空军的勇敢精神及其高超的军事技术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直到很久以后，希特勒才逐渐认清了戈林这个人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是才知道原来戈林是一钱不值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希特勒——按照他的说法是出于“国家政策的原因”——依然没有把他从对战争结局最具影响的空军职位上撤下来。

人们常说，希特勒十分忠诚于他党内的“老战士”们。这个说法具体到了这位德国元帅身上，还真的得到了验证。希特勒虽然也经常埋怨和严厉指责戈林，也已认识到事情的利害关系，但是一直无动于衷。

1940年的西线战局又显露出希特勒的另一种特性。希特勒在筹划他的计划时异常大胆。比如，对挪威的作战就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装甲部队对色当的突破也称得上大胆。在这两次行动中，他都采纳了最大胆的建议。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只要他一遇到困难，就会突然变卦，这与他在政治上遇到困难时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他本能地感到自己在军事领域缺乏天分的缘故。

在对挪威作战行动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当纳尔维克形势趋于恶化时，本应保持冷静，不要放弃。正当希特勒犹豫之际，多亏冯·洛斯贝格中校和约德尔将军的坚持，才使形势转危为安。在色当作战中也是如此。当德军出乎意料地取得重大战果时，最重要的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有力地扩展战果。我曾于1940年5月15日，接着又于17日两次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要求我停止前进。我没有停止，继续向前推进，这并不是希特勒的功劳。不过，最为糟糕的是在敦刻尔克前方的阿运河停止了前进¹⁴⁸。正是由于这一停止，使英军躲进了敦刻尔克要塞，接着登舟逃回英国。假使我们的装甲部队有权自主行动，那么我们就有极大的把握抢在英军之前进入敦刻尔克，将其退路切断。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将是对英军的一个重大打击，同时也能大大增强德军在英国登陆的把握，进而迫使我们的敌人、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屈膝求和。

我们在接下去的行动中，又连续犯了一系列错误：平白无故地与法国达成停战；在尚未到达地中海海岸前就结束西线战局；放弃在非洲的登陆；在法国战局结束后放弃对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的进攻。这一切都印证了我上面提出的看法：希特勒在制订计划时表现得十分大胆，甚至有些鲁莽，但在将其军事企图付诸实施时，又踌躇不决，畏首畏尾。如果反过来，他能在制订计划时做到审慎周密，在行动时迅速坚定，那么德国会从中获得更大的益处。还是那句话：“三思而后行！”

在非洲行动上出现的问题，则是出于另外的两个原因：其一，希特勒认为必须顾及墨索里尼的看法；其二，受大陆思想的束缚。由于他的眼界受到局限，因此对世界的认识甚为肤浅，对于和制海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缺乏理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读过美国海军将军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¹⁴⁹。但是，不管他是否读过，事实说明他所采取的行动和书中的观点是相悖的。

正是由于上述错误，希特勒在1940年夏的时候，面对如何才能给他的人民带来和平的问题时，表现得手足无措。他不懂得如何与英国人打交道。他看到，已经动员起来的国防军已准备就绪，整装待发，而与此同时军队却无所事事。军队急于行动的状态给了希特勒极大的压力。能给他们找点什么事干呢？于是，他发现，在东方的边境线上，一个是他思想上的宿敌，还安然无恙地矗立在那里。此时，正好在西线战场取得暂时性的胜利，尚无战事，在时间上为他提供了保障。于是，他忽然觉得此时正是他和苏维埃来一个彻底清算的大好时机。他十分清楚，以苏联为代表的、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对欧洲和西方世界构成了重大威胁。他 also 知道，他的这一认识与他的大多数人民乃至许多欧洲国家都是一致的。至于他这一思想在军事上是否可行，则另当别论。

如果说，他的这一想法起初只不过是突发奇想，那么，久而久之他就真的开始加以认真对待了。他异常活跃的幻想力，使他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他认为，地面和空中的机械化为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已无法与瑞典的查理十二以及拿破仑时代同日而语。他还认为，只要第一次打击就取得成功，苏维埃体制肯定就会顷刻瓦解。然后，俄国人民就会转而信仰他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当战争真的打响之后，却发生了太多太多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如意算盘也随之一个个被打碎。德国纳粹党和政府高级代表们在占领区内粗暴对待当地的居民；希特勒企图将俄国肢解，并将俄国大部领土并入德国版图——这一桩桩的事情，将所有俄国人逼到了斯大林的旗帜之下。现在，他们同仇敌忾，同心协力，为保卫自己的祖国与外来入侵者拼死奋战。

他之所以会犯如此重大的错误，主要归咎于他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的蔑视。这在他战前残酷对待国内犹太人的行动中已经暴露无遗，而现在则更是变本加厉了。这说明他目光短浅、残酷无情不计后果，招致恶果也是必然。如果问，是什么东西损害了民族社会主义和德国的伟大事业，那当属这种疯狂和愚蠢的民族政策。

希特勒想统一欧洲，但是他对各民族间差异的蔑视，以及他采取的中央集权制的做法，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对俄国的战争爆发不久，就暴露出德国实力的局限性。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迷途知返，停止其行动，或者起码缩小行动的规模，他反而变本加厉，跳进一个无底的深渊。他决心采取最为残酷的手段迫使俄国屈膝称臣。接着，他又鬼使神差地挑起了对美国的战争。当然，罗斯福总统“射击命令”¹⁵⁰的下达，实际上已近似一种开战状态。但是，此刻德国距对美国宣战本来还是有很长一段路，如果不是希特勒的骄横跋扈，美、德之间的战火不会这么早就被点燃。

随着他迈出这可怕的一步，他便在莫斯科城下遭到对俄开战以来的首次重大失败。希特勒战略的破产，应归咎于他缺乏连贯性和计划性，朝令夕改，举棋不定。最后，他只有用严刑酷法对待自己的部队，去弥补失去的东西。这种做法起初还有效，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把德国

人民的利益与他自己的利益相提并论，可是他连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

下面我说一说希特勒在个性方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按理说，这些个人品质都是很值得人尊重的，来源于他的信念以及他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不过，他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很失败，没能寻得一个知己，最终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可悲结果，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追随他的那些党内老同志也只能算是同志，绝称不上朋友。据我个人的观察，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人，没有一个打心底值得信赖的人，他也没有同任何人敞开心扉地谈过话。他没有找到一个朋友，也从未深爱过一个女人。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凡是人类生活中算得上崇高圣洁的事，比如高尚的友情、纯洁的爱情、对儿女的亲情，所有这一切都统统跟他没有关系。他孤寂地走在人世间，在他脑子里除了他那个宏大的计划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人们也许会反驳我说，埃娃·布劳恩不是一个例子吗？可是，对于他和埃娃·布劳恩的关系，我一点也不知道。尽管，有几个月我几乎天天都在和希特勒及其亲信打交道，而且我也曾专门留意过这个人，但我从未见过她。关于她和希特勒的事我还是后来在狱中才听到的。这个女人显然没有对希特勒产生什么影响，这确实有点遗憾！她本可以使希特勒变得和善宽容一点。

我们看到，这位德国的独裁者尽管对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崇拜得五体投地，但可惜他并不具备这两位伟大人物那样的才智和自制力。他孤身一人马不停蹄地奋战，从一个胜利奔向一个胜利，然后又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他被宏伟的目标不停地驱赶着，他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最后的胜利上，总是将他自己与整个民族相混淆。

他把夜晚当成白天。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之前，他还经常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成员一起用餐。此次会战失败以后，他就开始一个人吃饭了。只是少有几几次偶尔邀请一两个客人同他一起用餐。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蔬菜和面食，一边喝着凉水或啤酒。在晚间汇报会开完之后，他又和他的副官和女秘书们坐在一起，继续讨论他的计划，直到天亮，然后他才去睡觉。按惯例，最迟要睡到上午9点钟，到这个时候收拾房间的女侍者便会用扫帚敲他卧室的门，把他叫醒。起床之后，他会用很热的水洗一个澡，据说这可以使他的思维从蒙眬的睡意中恢复清醒。当他处在最得意的那个阶段时，这种不规律的生活起居并没有对他产生明显的坏影响。可是，当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把他的神经搞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服药了。为了能够睡眠，为了恢复活力，为了能镇静下来，为了能提神，他不停地让医生给他注射。而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对他的所有要求，也都一概不加拒绝。但是这位病人还是不满意，经常超剂量地服用，尤其是大剂量地注射含土的宁的强心剂，结果使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后，也就是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过去

了14个月，我发现他的状态大不如前。他的左手不停地颤抖，腰向前弯曲着，眼光呆木无光，眼珠突出，面颊上出现许多红斑。在他暴怒的时候，比以前更容易失态，说起话来颠三倒四，采取的决定反复无常。其实，从他的外表就可以窥见他的病情已日渐严重，只不过每天围着他转的那些亲信并没有觉察到。最后，在1944年7月20日之后，他不但左手发抖，而且整个左半身都在颤抖。为了不让人觉察到，他坐着的时候常常把右手放在左手之上，把右腿搭在左腿上。他步履蹒跚，弯腰驼背，行动迟缓，好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当他要坐下来的时候，得让人把椅子放在他的身下。尽管如此，他的心依然十分活跃，不过这种活跃令人有点毛骨悚然。因为，现在支配他思想和行动的是对人类的不信任，以及企图掩盖其身体、精神、政治和军事全面崩溃的一种病态心理。就这样，他欺骗着世界，也欺骗着自己，借此维持着他的事业。其实，他对自己及其事业的真相是再明白不过了。

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幻想着他自己及其事业逃过此劫，有朝一日能起死回生。他将其全部的强大意志力集中在一个思想上，并完全被这一思想所支配：“永不屈服，永不投降！”他一直是这样说的，也一直在这样做。

起初，德国人民之所以拥他为国家魁首，是希望他能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能使德国摆脱一战失败的阴影，在国内外创建一种真正的和平。而现在，他却着了魔，中了邪。他不仅神经错乱地毁掉了他自己的全部事业，同时也把一个优秀、高尚、勤劳和坦诚的民族拖入地狱。

我在监狱里曾遇到一位医生，他不仅认识希特勒而且还知道希特勒的病情。我从与他的聊天中得知，希特勒得的是“震颤性麻痹”，也叫“帕金森氏病”。不懂医学的外行人只能从外表看出他身患疾病，但并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我还记得那是1945年初，第一位能确切地诊断出希特勒病情的医生是柏林的德克里尼教授，但没过多久这位医生就自杀了。希特勒的诊断结论一直没有公布于世，连他的私人医生也没吐过半个字。估计，德国国会也一直没有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即使知道，也不会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听人说，他的病源并不是过去人们说的某种性病，而是一种类似神经性流感那样的重感冒。这还是留给医生们去研究吧。对于德国人民而言，他们只是知道曾经领导过他们并深受他们信赖的那个人是个病人。这种病固然是他自己的不幸，但也是他的人民的不幸。

党

除了希特勒的代理人鲁道夫·黑斯之外，被定为他继承人的赫尔曼·戈林当属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是空军现役军官，歼击机飞行员，成为继里希特霍芬元帅之后的第二位空军元帅，曾获普鲁士高级骑士勋章，一战后是冲锋队创始人之一。

戈林是一个无所顾忌、极为不拘小节的人。起初，他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活力，为德国组建一支现代空军奠定了基础。他一直在致力于把空军建设成独立的第三军种，如果不是他对这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那么德国也就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一支新型的、能担负战略任务的军种。因为，尽管当时有德国首任空军总参谋长韦威尔将军的杰出领导，但当时国防军中许多老一辈的人并不看好空军，对空军的这种发展很少给予支持。

当戈林经过努力将年轻的德国空军建成第三军种之后，他便在刚刚赢得的权力驱使下，开始追逐贵族的生活。他收集各种徽章、宝石和古董，为自己建造了著名的卡林别墅，尝遍各地的美味佳肴。有一次，在一个东普鲁士的古堡里，他盯着一幅古画，沉思了半天，突然高声喊道：“妙极了！现在我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了。我真是太喜欢这种富丽堂皇了！”他的穿着总是奇装异服。在他的别墅里和狩猎时，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古日耳曼人。工作时，他总不按规定着装，有时脚蹬一双配有镶金马刺的俄罗斯红皮马靴——尽管这对飞行员来说纯粹是画蛇添足；有时在参加希特勒召集的汇报会时，穿一条长长的裤子，足下一双黑漆皮舞鞋。全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脸上经常化妆，手指戴满镶着大颗宝石的大戒指，时不时地伸出十个指头，向人们炫耀一番。从医学角度来看，他这种令人生厌的打扮实属激素紊乱。

他是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对德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政治方面，与党内其他同志比较而言，他算是有远见的。在最后一刻他还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曾经利用一个叫比尔耶·达勒鲁斯的瑞典熟人的关系，可惜没有成功。

在战争期间，他发挥了非同一般的坏作用。由于他把他的空军威力估计得过高，因此造成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在敦刻尔克城前停滞不前；对英国进攻的失利；他满口答应对被包围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实施空中补给，可结果却自食其言。如果没有他的许诺，希特勒或许不会命令第6集团军死守该城。而他的罪责还远不止于此。

根据我1943年以后对他的观察，发现他对空军事务知之甚少，或者说根本就不了解。当他干预陆军事务时，不是表现得愚蠢透顶，就是充满嫉恨。

由于他享有希特勒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每每出头露面他都表现得妄自尊大。

最后到了1944年8月，希特勒也认识到了他这位空军总司令的无能。希特勒曾当着约德尔和我的面，直截了当地指责他：“戈林！空军一点用都没有，它已经不配当独立军种了。都怪你，你太懒了！”听罢这一席话两行泪珠顺着这位帝国元帅的脸颊滚滚淌下。他无言以对。看到这种尴尬场面，我便拉着约德尔走出房间，留他们俩在这儿说吧。自从我

亲历了这一场面之后，我便想趁热打铁，利用这一时机促请希特勒采取措施，用一位能力较强的空军将领替换戈林。我对他说，决不能由于姑息像戈林这样的人而冒整个战争失败的危险。没想到希特勒却回答：“出于政治考虑，我不能按照您说的做。如果我那样做了，党是不会理解我的。”我说，正是出于政治考虑，如果人们还想保住这个国家的话，就必须更换空军总司令。但我的话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直到战争结束，戈林的帝国元帅的官职和级衔依旧未动。只不过是在最后几个月，戈林为了表示他对希特勒批评空军的抗议，学着加兰德¹⁵¹的样子，将挂满胸脯的奖章勋章上交了。他虽然依旧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参加情况汇报会，但穿着已经简单许多，不再佩戴奖章勋章，只是头戴了一顶士兵的船形帽，看起来滑稽可笑。

对希特勒说实话，他缺乏这种胆量。

只有将其投入监狱以及用他的生命，才能赎他的大罪于万一。不过，在他为其行为做了公开辩护之后，他便以自杀逃避了对他的判决。

在希特勒所有的追随者当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要算党卫队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是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人，带有一种明显的种族自卑感，外表单纯朴实。他的个人生活方式和戈林迥然不同，可以说近乎斯巴达式的简朴。

但是，他却具有一种荒诞无稽的幻想力，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持有一种错误的种族理论，并导致他犯下无法饶恕的罪行。他企图让德国人民接受纳粹主义的教育，结果却将他自己送进了集中营。直到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以后，他依然坚持认为，德国应向乌拉尔以西的俄国领土移民。有一次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说现在已经找不到自愿到东方的移民了，他却坚定地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利用强制移民和武装农民的方式，使乌拉尔以西地区德意志化。

就我个人的观点或个人经验而论，由于我对希姆莱的种族理论知之甚少，因此对这种理论的弊端难以做出评说。因为，对于他们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是严守机密的。

希姆莱在集中营里所采取的“教育方式”，现在已大白于天下了。但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很少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不是德国崩溃了，那么舆论界，甚至包括我在内，都不会知道他们在集中营里所进行的非人道暴行。因为，集中营有一套十分完善的保密措施。

7月20日之后，希姆莱先是担任后备军总司令，接着又被任命为一个集团军群的司令，这总算满足了他在军事上的虚荣心。希姆莱首先在军事上跌了跤，而且是一败涂地。他在对我们敌人的判断上很幼稚，真可谓乳臭未干。在1945年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时，被吓破了胆。尽管如此，希特勒依然始终不改对他的信任。这位追随者当然在希特勒面前也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我曾经有好几次看到他在希特勒面前完全丧失

了自信心，甚至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大概要属1945年2月13日的事 [152](#) 了。

创建党卫队是希姆莱最令世人关注的事。在德国崩溃之后，党卫队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人们的批驳。这实在是不公正的。

起初，党卫队只是希特勒的一支私人卫队。后来，在规模上进行了扩充，用以对一般大众和党的各级组织进行监督。集中营建立之后，希姆莱便将监督集中营的任务交给了党卫队。正因为如此，党卫队就被分为“武装党卫队”和“一般党卫队”两部分，前者主要担负军事任务，后者主要遂行非作战任务。我在什切青时，曾任我的参谋长的豪塞尔将军，现在负责训练武装党卫队新兵的工作。豪塞尔将军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官，智勇兼备，为人正直，无可挑剔。他是武装党卫队创始人之一，在武装党卫队的创建和发展方面功不可没。纽伦堡法庭在对党卫队判决的时候，把所有诋毁之词都放在他的身上，这是不公正的。

战时，希姆莱没完没了地要求扩充武装党卫队的规模，武装党卫队因此日渐扩充。从1942年开始，志愿入伍者的数量已不能满足党卫队的不断扩编，于是他也采用了像陆军师一样的补充兵员的办法。这样，党卫队原本的特殊性质就因此消失了。希姆莱一直在兵员和装备方面给武装党卫队以特殊照顾，企图以此对党卫队施加影响，但他的这种偏爱并没有影响武装党卫队与陆军部队在战场上的关系。我曾亲自指挥过党卫队的“阿道夫·希特勒”近卫部队和“帝国”装甲师，在担任装甲兵总监之后也视察过不少党卫队师。我对其总的评价是，遵守纪律，重视友情，作战表现出色。在战场上，其与陆军的装甲师并肩作战，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其与陆军一样出色，分不出谁是陆军部队，谁是武装党卫队。

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扩充武装党卫队的规模是别有用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运用的手段见不得天日，而且他们的图谋一旦败露，势必会遭到陆军的反抗，所以希特勒和他一样对陆军都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尽管他们明知道这样做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还是把武装党卫队师的数量扩充至大约35个之多。这样，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其中有一部分是可靠的，但也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发展到最后，希特勒对他的所谓最信赖的人也产生了怀疑。于是，到了1945年3月，希特勒便下令扯下武装党卫队的臂章，说明希特勒与武装党卫队已经决裂。

至于说到“一般党卫队”，则另当别论。其中也不乏一些理想主义者，起初他们以为参加一个担负特殊使命的团体，便可以获得某些特权。这些人来自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职业，其中有不少人在人品和能力上都属上乘，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未经征询本人意见的前提下便被希姆莱拉入了党卫队的。可是随着党卫队接管大量性质可疑的警察职能后，党卫队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般党卫队”也有武装。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日渐增多，他们要比在武装党卫队里的外国人坏得多，比如卡明斯基旅和迪勒汪格勒在镇压华沙起义行动中的表现 [153](#)。

我同党卫队保安局及其特别行动队不曾有过任何来往，所以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于自杀行为，尽管希姆莱生前一贯给予谴责和鄙视，并禁止他的党卫队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他自己却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他以此逃脱了对他的最后审判，把难以饶恕的罪责转嫁于他人。

在希特勒的圈子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应当算最聪明的人，他是柏林党总部首领，担任宣传部长。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在过去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以无人能比的勇敢为纳粹党争取到大量柏林的选票。但他也是一个危险的蛊惑者，他疯狂地煽动反教会和犹太人，反父母和教师，参与了1938年11月臭名昭彰的“水晶之夜”¹⁵⁴。

他可能已经认识到了纳粹体制的缺点和弱点，但缺乏向希特勒说明这一切的勇气。和戈林和希姆莱一样，他在希特勒面前也形同一个矮子。他惧怕他，又崇拜他。希特勒强大的影响力在戈培尔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具有雄辩才能的演说家，一到希特勒面前就变成了哑巴。他总是竭力揣摩希特勒的思想，在他独具天分的宣传领域，费尽心机地使独裁者感到心满意足。

使我尤感失望的是，1943年在关于国防军和德国领导体制这样一个“棘手问题”¹⁵⁵上，他没有勇气向希特勒陈明利弊。最终，他自己及其家人不得不吞食因他这一懦弱表现所结出的恶果。对此，他本人早有预料。

除了希姆莱之外，在希特勒的亲信当中，第二个令人厌恶的人物就是中央党部领导马丁·博尔曼。此人身材矮胖，面目阴沉，沉默寡言，举止粗俗。他对陆军怀有切骨之恨，将陆军看作他扩张党权的永久性障碍。因此，他到处诋毁陆军，把希特勒周围和在关键职位上的那些诚实正派人士挤走，换成他的走狗爪牙。

博尔曼不让希特勒知道国内确切的政治情况，他甚至禁止各地党部头目们进见希特勒，以致闹出许多荒诞之事。比如，一些地方的党部头目，尤其是西普鲁士林业主管和瓦尔特高的老人，竟跑来找我，求我帮他们引见希特勒。可他们不知，我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军人。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通过博尔曼这个正常渠道，无法见到他们的元首。

希特勒病情愈严重，战争形势愈糟糕，能够见到独裁者的人就愈少。一切事情都要由博尔曼这个阴险家伙来安排，他也因此而得势！

不仅如此，他还总是运用阴险的党政手段，介入纯军事事务，对军队采取的各项紧急措施予以干扰和破坏，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伤害。为此，我多次与他发生激烈争吵。

博尔曼俨然成了第三帝国的幕后指挥。

中央党部领导和省党部头目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中央党部和省党部两层机构实施领导。德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党的框架，均受党的各级组织所控制。首先，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在离开这些青年组织后，男性青年便要加入德国青年义务劳动队，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志愿劳动队。青年义务劳动队由希尔领导。希尔为人正派，加上这个组织曾做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生活的事，所以名声在外，影响很大。不过，对于其严格的军事化组织形式和训练方式，今天仍遭到不少人的指责。

德国的劳动者由德国组织领袖莱博士控制。工人的休假疗养是通过名为“力量来自快乐”的组织进行的，贫困的劳动者可以得到寒冬赈济组织和纳粹慈善机构的照顾和救济。私人和教会的慈善活动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还受到限制。

此外，还有德国卫生保健领袖、德国农民领袖等等。

在司法方面，是在中央党部领导人弗朗茨的领导下，受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思想的控制，不过在这个领域，纳粹主义却显得活力不足。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央党部领导人阿尔勒弗雷德·罗森贝格是个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他经常将外交部部长置于一边而自作主张，背离官方政策，给国家和军队造成不良影响。

甚至连体育领域也在党的控制之下。不过，由于德国体育领袖冯·恰默尔和奥斯滕的出色工作，在奥运会活动中为第三帝国争得了荣誉。

最后，还有一位德国妇女领袖。

正是靠着这样一套完整的控制系统，纳粹党的触角深入到德国的各个方面。

我所举的例子挂一漏万，我只是想通过这些事例来说明纳粹党所奉行的原则。我们能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存在。总而言之，党的所有这些组织与政府机构同时在不停地运转着，因此与政府机构发生摩擦或遭其抵制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将目光由中央党部领导转移到党的下一级即省党部头目，那么对这种相互平行、相互抵制的现象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纳粹党的成员们想给德意志换一种新的形态，于是他们将过去的州改成省，然后给各省任命一名省党部头目，以此来推行这种改革。在合并奥地利、兼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及占领波森和西普鲁士之后，也都把这些地区划成德国的省。这些省就一直以德国境外省的形式存在。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将来会采取的组织体制形式。不过，像其他

计划一样，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此举也只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实际上，省党部头目就是希特勒派往各地的摄政。在德国各省，这些头目也被称为德国的地方长官。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被任命为地方长官，唯一的依据是他们在党内的功绩，而不是根据其人品及管理才能。所以，在他们之中除了少数备受尊重的人物之外，多为可恶的家伙，对于德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声誉而言，只能说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类。

省党部头目同时兼任当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只是个别现象。比如美因弗兰肯的省党部头目，他同时还担任这个省的省主席。一般而言，省党部头目都平行或凌驾于省主席之上。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力争实现和一直宣扬的所谓领袖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恰恰相反，由于他们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任命了各种各样的所谓德国全权代表、总督、特使等，无政府状态日趋严重，国家的行政管理状况日益恶化。

其实这种情况在建筑领域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像国家高速公路这样的大型建筑计划，还有建造党代会大厦，以及柏林、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改建等，都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同样，全国性的改革也在刚起步时便宣告夭折。学校改革由于教育部长鲁斯特的无能而中途停止。全国大主教米勒对基督教会的重新划分，也无果而终。总而言之，计划轰轰烈烈，结局却冷冷清清。其原因在于缺乏智慧和节制力，以及他们在这些领域的骄横傲慢。最后，战争一旦爆发，一切便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希特勒的亲信

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物们的形象是阴暗面多于光明面。从希特勒选择纳粹党领导人物这件事情上，足见他鉴别人的能力是何等之差。然而，令人难以解释的是，在他周围却有一批精选出来的年轻人，尽管身处险地，却始终保持着正直的人品。他手下的军事副官和政治副官们都表现不凡，谨言慎行，彬彬有礼。

在最后一段时期，令人厌恶的人除了博尔曼之外，就是费格莱因，他是希姆莱派驻元首大本营的常驻代表。他和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的妹妹结了婚，一夜之间成了希特勒的连襟。他则利用这一层特殊关系为所欲为。另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是，希特勒的蹩脚私人医生莫雷尔。最后就是在施蒙特死后当上陆军人事局局长的布格多夫将军。这些人组成一个小集团，施展各种手腕，在希特勒四周筑起一座围墙，将其与世隔绝，使他无法了解到真实的情况。特别是到了德国临近崩溃的阶段，他们酗酒成性，令人作呕，臭名昭著。

政府

除了处于特殊地位的纳粹党之外，行使国家职权的还有德国政府。由兴登堡任命的内阁，多数成员是资产阶级出身的部长，也有少数纳粹党的成员。纳粹党员除了希特勒之外，还有内政部部长弗里克和航空部部长戈林。接着，又有多个纳粹党员进入内阁，其中有宣传教育部部长戈培尔博士、教育部部长鲁斯特、粮食部部长达雷、邮政部部长奥内佐格和不管部部长黑斯和罗姆。

一直留在内阁任职的有副总理冯·巴本、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男爵、财政部部长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劳动部部长泽尔德特、国防部部长布洛姆贝格、经济部部长胡根贝格（后来相继由施米特、沙赫特继任）、司法部部长居特纳尔、交通部部长巴龙·埃尔茨·冯·吕本纳赫（后来由多尔普米勒接任）。他们都十分优秀，其中不乏专业精湛的部长。不过，他们对希特勒产生的影响很小。

当希特勒独揽国家大权、纳粹党的地位也日渐得到巩固之后，那些能干的部长便被打入了冷宫。自1938年之后，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会，各位部长也只能各管各的那一摊事务。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他们已经不可能发挥丝毫的影响力。比如在外交领域，则表现为冯·诺伊拉特男爵的去职，以及冯·里宾特洛甫的继任。也就在同一天，希特勒自任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最高统帅，独揽军队指挥大权。早在1934年6月30日巴本就被排挤下台。后来，沙赫特也被冯克所取代。1941年，黑斯飞往英国。

在这些部长当中，我比较熟悉的是财政部部长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劳动部部长泽尔德特，以及在战争期间被任命的装备、军工部的两位部长托特和施佩尔，还有粮食部部长达雷。

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是德国杰出的高级官员的典范。他曾在英国接受教育，是一个富于教养和从不声张的人。

泽尔德特曾有一段时间担任冲锋队领导，为人正直，但没有发挥过什么影响。

托特，是个有头脑的人，懂得节制，善于化解矛盾。

施佩尔，虽然在第三帝国的末期他的周围尽是虚伪狡诈之人，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他是一个好同事，聪明且不乏理智，为人朴实，对人坦诚。最初他是一个自由建筑师，由于托特的早逝使他继任了装备、军工部部长的职务，他鄙弃官僚作风，工作中尽力以合乎一般人情为原则处事。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尽其所能相互帮助，我们觉得这样做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可是，当时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施佩尔做事始终脚踏实地，朴实无华。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因为某件事情而发过火。每当他的同事大发脾气的时候，他都能将事情平息下

来，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被他调解疏通。

施佩尔具备一种勇气，他敢于开诚布公地向希特勒直言自己的观点。很早的时候，他就曾以确凿无误的论据向希特勒指出，战争不可能取胜，必须结束。希特勒为此大发脾气。

粮食部部长达雷早在战前就已经和希特勒闹对立。他好像是因为受到党内对手的陷害被打入冷宫。

令人遗憾的是，就总体而言，德国内阁未能对第三帝国的事件施加过任何哪怕是微弱的影响。

第十四章 德国总参谋部

沙恩霍斯特 156 和格奈泽瑙 157 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鼻祖。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思想和德意志民族挣脱拿破仑桎梏的坚强意志，都给总参谋部的建设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取得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欧洲出现了一段很长的和平时期。国民经济由于连年战争遭到破坏，因此必须压缩军费开支，以求振兴经济。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欧洲，普鲁士总参谋部的继续存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关注。在这段平静的时期里，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悄然问世，那就是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对这部著作，研读的人不多，但招致的批评却不少。这是第一部企图确立战争哲学体系的著作，是第一次从一个中性的、超脱的立场对战争进行特殊分析的尝试。它对塑造几代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精神素质和品质发挥了重大影响。它教会了他们如何客观、冷静地观察人和事，而这正是德国最优秀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突出特征，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这种精神时刻激励着他们奋斗不息。

如果将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视为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思想之父，那么，冯·毛奇伯爵元帅就应当说是它最伟大、最杰出的儿子。施利芬说过：“多做实事，少出风头，多些实在，少些虚假。”这正是毛奇的写照，也是他的学派的特征。借助那位政治家 158 杰出的政治手腕，毛奇取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为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作为他指导和进行战争的工具——总参谋部——的权威，也被树立起来。

毛奇死后，德国总参谋部似乎也未能完全摆脱新旧世纪交替所带来的影响。统一战争胜利后，德意志不断增长的财富不可能不对军官团和总参谋部产生影响。德国最后在欧洲确立的强国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其在军事上的自信，这在军官团和总参谋部的英才们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总参谋部正是以这种状态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做到了恪尽职守。如果说在战争中总参谋部比起将领们来比以往更多地抛头露面，那么其原因不都在总参谋部，更多地在于那些将领本身。他们要么是由于垂暮年迈，要么是由于缺乏掌控军事技术的能力和对部队勤务的全面认识，才使他们自己被远远弃于局外。

人们常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下的总参谋部分过分揽权。但是，如果没有鲁登道夫巨大的创造力，德国总参谋部和德国陆军就难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终被敌人战败，不应归罪于鲁登道夫。因为他在1916年8月才走上领导职位，而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他和兴登堡的出现，战争早就失去了。这两个伟大的军人接过了常人力所

不及的千钧重担，如果因此而责难他们，那是不公正的。尽管战争最后不幸失利，以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战争失利的纷争，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不愧是杰出的德国总参谋部的杰出代表。战争的沉重负担迫使鲁登道夫经常采取严厉措施，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后来，他的一些晚辈误将他这种因陷入困境而被迫所表现出的一面，作为一个优秀总参谋部军官必备的作风，对他这种在战争实践中的令人有些厌恶的特点加以模仿。于是，就出现了一类粗暴无情和浮夸钻营的人，他们极大地损害了总参谋部在部队和公众心目中的声誉。但是，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一系列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发现，刚刚提到的那些品行和作风几乎难以在他们身上寻觅到一丝踪影。

沙恩霍斯特，一个下萨克森农民的儿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勇敢忘我，谦虚质朴，有主见，不谋私。他是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军队的组织者，总参谋部的创建者，因在战场上身负重伤而去世。

格奈泽瑙，布吕歇尔 159 的参谋长，参与了1806年科尔贝格保卫战，活泼热情，足智多谋，在无数次或胜或败的会战中，为他的总司令出谋献策。在1815年6月16日利尼之战失利后，他力劝布吕歇尔向结盟的英军方向开进，他的这一建议为1815年6月18日盟军在滑铁卢取得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克劳塞维茨，撰写了《战争论》一书，在解放战争中没有晋升到关键职位。他是个文静寡言、矜持节制的学者类型的人，在德国总参谋部军官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人。他在世的时候，很少为人所知，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奇，德国陆军最重要的总参谋长，闻名于世的思想家、筹划者和天才的战争指导者。高雅恬淡，思维缜密。他最突出的一点是独树一帜，自成学派。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人，而且还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出色的作家，一个关注异国他乡民风民情的观察者 160。

施利芬，高雅，聪明，冷静，喜欢冷嘲热讽。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政策无常，首相无所作为，因此他只好通过制订目标清晰和意志坚定的军事计划，来弥补政治家们的盲目和无能。他像毛奇一样，能认识到时代对技术的要求。他思想的明确性及其令人折服的力量，给他的继任者小毛奇以巨大影响，以至于他的作战计划在他死后只做了很少改动，便在1914年被付诸实施，只不过当时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所谓施利芬计划失败的责任，不应归咎于他，而是因为照搬照套和一味模仿。他始终没有机会到战场上显身手。

兴登堡，朴实无华，头脑清晰，意志坚定，平易近人，仗义豪侠，他能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凡是他信任的人，他便会大胆放手，任其发挥。而他本人也具有清晰的总揽全局的本领，以及出众的知人善任的能力。他说：“如果坦嫩贝格会战失利了，人们不要去争论谁该为这场失败负责。”

鲁登道夫，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具有超凡的工作活力，杰出的组织能力。在炽热的爱国热情激励下，他以巨人般的力量，企图拯救其民族于即将来临的溃败。他在国家最危难的时期做出了伟大贡献。

泽克特，头脑清楚，行事审慎，沉着冷静，在公众面前表现得还有点腼腆。他在战略和组织方面都独具天分，但在对技术的领悟上却不及毛奇和施利芬。1918年德国失败后，他为魏玛共和国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陆军。由于《凡尔赛和约》苛刻条件的限制，德国陆军未能保留总参谋部。泽克特也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但他另辟蹊径，找到了另外一条能保持总参谋部军官传统精神的途径，使旧时总参谋部的精神在那个被迫裁减军备的年月里依然未减。他努力使军队摆脱党派政治的影响，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后果，它使军官团尤其是即将跨入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们，对国内外政策缺乏理解。这是他的体系的弱点。

贝克，受过高等教育，沉静，高雅，在德国重整军备之后，致力于重建毛奇风格的总参谋部，但他对时代对技术的要求了解不多。他对航空、摩托化和无线电一概不知。对于新技术而引发的战争指导领域的革命，他不但拒之千里，而且竭力加以阻挠；但同时他也不接受纳粹主义的政治革命。他生性保守，做事迟疑，这种性格正是他失败的根源所在。

仅从对这几个德国总参谋部的杰出代表的概略描述中，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德国总参谋部的精神要素。总参谋部在其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通过教育和训练，选择能领导德国国防军在艰苦环境中奋战不息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军官。

进入总参谋部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无论在勤务内还是勤务外，都要呈现完美无瑕的人格、无可挑剔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作风。其次才是看其军事能力、实战经验，并要求其对战术技术有充分的了解，具备组织能力，在身体和精神上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勤奋好学，客观求实，具有决断力。

在以这样的条件挑选军官时，有时会看重智力的高低，忽略人品尤其是人心的优劣；而人品人心是不易被看透的，通常也不会为人们所注意。

大多数总参谋部军官尤其是老参谋军官，对这些传统要素都有深入了解。但这并不能说，这样的军官都握有能挑选后备人才的权力。即使他们身处要职，也不能说他们都具有知人之明。

毫无疑问，古老的传统对一支军队来说是思想上的一笔巨大财富。上文所描述的过去几位优秀总参谋部军官的品格，可树为年轻一代效仿的样板，但这要以不妨碍甚至阻碍时代发展为原则。然而在现实中，传统并没有一直被视为思想上效仿的样板，而是局限于当作一种实用的范

例加以模仿，以图取得同样的辉煌成果，全然不顾环境和条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对传统的错误理解是任何一个旧组织机构几乎无法避免的。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及其总参谋部也多次犯过这种错误。因此，被误解的传统与新任务之间的差异肯定会引发内部的不和，而新任务的出现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而造成的：德国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欧洲及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致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发展为“总体战”，同时也使政治势力范围向整个世界扩展。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总参谋部军官都对形势的这一变化有清楚的了解。即使一部分身居要职的年迈军官也是如此，或者说主要是这些军官缺乏对这种变化的认识。现代社会的发展即政治、军事和技术的发展，要求整个国防军有一种新型的组织体制，尤其是统一的指挥。然而，二战前的陆军总参谋部领导并没有提出这一最重要的要求。恰恰相反，对于及时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防军统一指挥体制，战前总参谋部的领导却表示反对，甚至为那些阻挠者摇旗呐喊。

像国防军指挥体制问题一样，对于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新组建的装甲兵的发展问题，陆军总参谋部同样百般阻挠。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就对国防军作战所具有的意义，他们没有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认识，因为他们害怕由此降低了陆军和旧有兵种的作用。

总参谋部军官在政治领域的视野之所以会受到极大局限，原因之一是总参谋部的传统将他们束缚在纯军事领域；其二，是希特勒采取的一条原则。他规定，国家的每一个部门都只能在其本专业的狭窄圈子里活动，只能知道为完成本职工作所应知道的事情。只有希特勒一个人了解全局，这对整个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于出现的紧张关系，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比起年长的军官来更为敏感，并急于加以消除。他们的这种急切之心不为年长的先生们所接受。年轻人认为，时不我待，一切都必须抓紧；而代表传统的老一辈则希望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

正是这种对传统的错误理解以及对它的维护，使总参谋部陷入与希特勒的对立之中，引发了希特勒对总参谋部能力和真诚的怀疑，形成两者之间长时间的矛盾冲突，对战争指导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总参谋部军官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品行端正，聪明机智，谦虚朴实，先公后私，自信自强，并具备将自己的观点以适当方式报告给指挥官的能力。自己的观点一旦不被采纳，就应以足够的自制力服从上级命令，并忠实地予以执行。对部队的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部队体恤关怀。熟谙战略、战术和技术。在技术方面，不一定非要熟知具体的细枝末节，但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判断技术成就对战争的指导意义。

当然，总参谋部军官更应具备每一个军人和军官所应具备的职业素

质：大胆、决断力、责任心、应变能力、健壮的体魄、忍耐力以及勤奋上进。

每一个总参谋部军官应有计划地到他本兵种或其他兵种的前线司令部，积累不同职位上的经验，学习掌握实际指挥部队的能力。但是，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在战前的后几年里做得大多都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大总参谋部的严格限制，致使总参谋部军官极为短缺。这种恶劣的状况在战争期间更加严重，因为高级司令部懒于亲自动手，因此他们不愿意放手让熟悉业务的助手上前线。在这方面做得最坏的要算国防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他们的部分人员，在近六年的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一次。

就总体而言，总参谋部的工作的特点，是通过教育使其成员在判断战略战术情况时能达成原则上的一致，并由此得出一致的结论。在这个原则性一致的基础上，进而争取决断上的一致。法国人将其称为“思想统一”。由于总参谋长不拥有实现其意志的指挥权，因此企图首先使全体总参谋部军官在思想上达成一致，进而将其影响贯彻到每一个师，从而保证在基层具有统一的战术战役观点。为实现这一理念，总参谋部创建了所谓的“总参谋部工作程序”，这种工作制度曾引起一定的争执，也遭到希特勒的反对。

总参谋部的战略思想不应固守僵死的原则，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在地理位置上，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被强邻包围，它因此不得不对多线作战问题进行研究。而这种战争通常是与优势之敌作战，因此更需精心研究。旧总参谋部的作战思想主要是针对大陆的。但空军的出现，也迫使我们必须对外国入侵问题予以更多地考虑。可是，对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

未来战争中我们有可能同时与数个敌人作战，因此我们必须选择一种战略，使我们能在次要战线实施防御，而在主要战线上实施进攻。同时，还必须能保证这种进攻由一线转到另一线。

由于资源有限，总参谋部不得不考虑如何使战争尽快结束。于是，在各个领域实现摩托化的思想便应运而生。在我们于二战初期成功实施了快速打击之后，敌人便启用一个词语，叫“闪击战”。

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德国不得不一直实施“内线”作战，同时要不断进行攻防转换。施利芬伯爵早就说过：“现在欧洲已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成员都难以置身于家庭纷争之外，特别是当你的房间正好位于中央时。”此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我们所处的无法更改的状况，它把我们卷入了欧洲的每一场冲突，实非我们所愿。德国民族绝不比欧洲其他民族更好战。只是因为“房间正好位于中央”，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当邻国爆发冲突时，德国很少能摆脱其影响。然而，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找到了一种途径，为这个在此种地理条件下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找到了答案：由于我们的物质条件有限，每一次冲突都力争速战速决，避免长期

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介入。能够解决这一任务，实在是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的杰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陆军指挥层清一色由皇家军队的军官们构成。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别人。尽管这些军官并不完全赞成由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但依然为魏玛共和国效力。他们不得不牺牲某些特权、某些心爱的传统，为的是使其祖国免遭当时已汹涌而至的亚洲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的冲击。魏玛共和国不懂得将这种恋爱变成婚姻。没有能在新国家与军官团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尽管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长时间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格斯勒博士，以及聪明过人的格希克和赫尔茨都曾为此尽过力。此事所造成的结果对后来军官团对待纳粹主义的态度发挥了重要影响。魏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虽然内忧外困，资金短缺，但还是尽力去解决这支小型国防军的需求。尽管如此，也未能与军官团建立密切联系，国防军也没有受到国家政治理想的鼓舞。国防军对这个新国家始终有一种陌生感。善于冷静思考的泽克特的态度，更加深了军官团的这种置政治于身外的倾向。而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是部队局即总参谋部。

当纳粹主义打着新的民族旗号出现时，军官团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迅速为纳粹党的爱国思想所激励。多年来国家捉襟见肘的装备对军官团来说，好似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头上，几乎让人窒息。因此，他们对于重整军备举双手表示赞成，因为这会给历经15年风雨萧条之后的国防军带来全新的生活。纳粹党对国防军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希特勒起初对国防军表示友好所带来的效果。于是，国防军在政治上有了一个指路者，对政治问题的兴趣也被焕发出来，尽管纳粹党所采用的方式是武断的，也不是民主斗士们所希望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纳粹主义夺得政权之后，国防军的领导已无法脱离纳粹党的政治轨道，即使他们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在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方面，总参谋部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更不用说站在其对立面了。对这种状态持怀疑态度的，在总参谋部为首的只有贝克将军。在核心组织里，贝克将军虽然也有一批追随者，但对陆军或者说对国防军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尽管总参谋部在贝克和他的继承人哈尔德领导下，竭力阻止核心组织里的这种发展，但对政治的总体走向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反而与总参谋部所希望的方向背道而驰。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样，德国在二战伊始就再次陷入政治困境，尽管表面上看还不能说已经绝望。军人们不得不在其将领们和总参谋部军官的领导下，再次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造成这种状态的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

事后本国人民和国际法庭对国防军领导人的所有指责，都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政策历来都不是由军人而是由政治家们决定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任何一次战争爆发的时候，军人都不得不接受此时此刻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遗憾的是，当子弹横飞的时候，政治家们总是将自己制定的政策抛到九霄云外，竭力撇清责任，将“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¹⁶¹留给军人们。

军人如何为战争做准备，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指导思想，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近几年国际法庭的审理证明，直到1938年德国总参谋部一直将防御作为其战争准备的指导思想。德国的外交处境和军事政策状况也不允许有其他选择。尽管自1935年就已开始重整军备，但总参谋部的专业人员们都清楚，到国防军具备充足的战斗力，尤其是建立空军和装甲兵等新型军兵种，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是由于希特勒这位国家政治首脑的命令，军人才被迫走上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道路，别无选择。

1938年秋以前，在陆军内部一直有一种制度，即自总参谋长直至军参谋长对指挥官下定的决心共同负责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对指挥官的决定存有异议时，参谋长可直接向上报告自己的意见，这种制度后来被希特勒取消了。这样，总参谋长尤其是陆军总参谋长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参谋长共同负责制是旧普鲁士军队的传统，经过魏玛共和国的十万人军队，一直延续到重整军备时期第三帝国的国防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参谋长的个人地位居于指挥官之上。而依据希特勒所宣扬的领袖准则，希特勒是唯一握有军队指挥权的最高长官。这样，在他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面前，总参谋长共同负责制自然就等于被废止了。

上文我已经说到，陆军总参谋部拒绝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防军统一指挥体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二战前就会有一种有效的指挥体制，就能做到由国防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对军队实施统一指挥，而不会有现在这样机构交叉重叠、纷繁杂乱的现象。总参谋部里固然也有一些赞同实行统一指挥体制的人，但对整个事态的改善无所补益，况且空军和海军始终表示反对。至于说到国防军总司令部，由于三军总司令都是共和体制的忠实拥护者，对统一指挥都漠然置之。如果按照我上文的逻辑，总参谋部的地位实际上是要屈居于国防军总司令部之下。国防军总司令部是冯·赖歇瑙将军的一项创造，他竭力想使他的这一伟大构想为希特勒和布洛姆贝格所接受，但由于遭到三军尤其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而夭折。在赖歇瑙担任国防军办公厅（后改为国防军局）主任期间，他的努力确实取得一定进展，但随着凯特尔的接任，事情就停滞不前了。凯特尔没有力量与三军总司令对抗。

在这里我还想简单说一说国防军总司令部。凯特尔元帅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品行端正、勤奋努力的人，凡交给他的任务他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但是不久，他便被希特勒的魔力所迷惑，时间越长，陷得越深，最后不能自拔。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实，一直到死都没有丝毫改变。希特勒知道，对这个人他可以绝对信赖。所以，希特勒虽然明知凯特尔的战略才能不过尔尔，但一直留用他。这位元帅对作战的进程没有发挥过什么影响。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行政管理领域，即过去国防部部长的职责范围。凯特尔的不幸在于，他没有勇气反对希特勒下达的那些违反国际法和道德的命令。正因为如此，诸如政治委员命令、处置战俘的法令、对待敌国居民的法令以及其他命令，才得以下达部队。这些过错给他带来的人生结局是，在纽伦堡以命相抵，连他的家人都不允许到他的灵前吊唁。

约德尔大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自1940年4月挪威行动之后，他就是整个国防军作战的实际领导者。他同凯特尔一样，诚实正直，起初也被希特勒迷惑，但他不像凯特尔那样着魔，还没有完全丧失判断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他曾与希特勒发生一次争吵，此后他便只管自己分内的工作，其他事情一概不加过问。对于军事、政治领导改革问题，以及总参谋部的体制调整和统一领导问题，他都不闻不问，任其发展。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他才被晋升到另一职位。最后他的命运也和凯特尔一样悲惨。

如果这两位军官能对希特勒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就可以避免许多灾祸的发生。只有当希特勒面对一个统一战线的时候，他才会低头。可是，在军事领域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团结一致面对希特勒的局面，因而才使希特勒敢于将陆军总司令部逼得走投无路，将其话语权剥夺得一干二净。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我的同事。

至于说到陆军总司令部，在波兰战局期间它还是有一定权威的。但是，应当承认当时双方的分歧已见端倪，希特勒因此将挪威行动的直接指挥权交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把陆军总司令部撇在一边。1940年关于对西方作战计划的争论，更加剧了彼此对立的情绪。在对俄战争中，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部的不信任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彻底决裂。布劳希奇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总参谋部军官。遗憾的是，他不是希特勒的对手。面对希特勒，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处于一个完全独立的地位。因此，他的言行始终被一种束缚感笼罩，他所应有的活力也因此而丧失殆尽。

布劳希奇被解职后，陆军不再有总司令。所谓总司令，顾名思义，他应具有指挥权。但实际上，这个指挥权要么受到限制，要么徒有虚名。最后，到1941年12月19日这个指挥权全部落入希特勒之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深深打上普鲁士-德意志传统烙印的总参谋部已寿终正寝。

我本人身着总参谋部军服度过了整整15年，我很引以为荣。在我的师长和上司中，可称为典范的人物比比皆是，我对他们感激至深，没齿不忘。在我的同事中有许多忠实的好友；在我的下属中，有许多优秀的助手和顾问。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两次大战失败后，总参谋部都因遭到战胜国的禁止而解散。战胜国的这两次措施只说明一点，即我们昔日的敌人也不得不对这个杰出的组织表示敬畏之意。

“剩下的就是沉默！”¹⁶²

现在的问题是，有所为还是不作为？

我的叙述就到此结束了。如果要求我说清楚，第二次失败给我们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以及我个人在这当中的体验，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深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我对于自己的短处和我们组织机构的错误，不可能认识得很清楚。

在那艰苦的时期，一位皇室的王子送给我一张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小画片，他在上面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这位伟大的国王在一次面临失败时写给他的朋友阿尔让斯侯爵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我灵魂深处的东西，我将走我自己的路，做我认为有用的和光荣的事。”后来，我把这张小画片丢失了，但国王的那几句话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行动的指南。

当年有一位名叫博吉斯拉夫·冯·泽尔绍夫的皇家海军军官，他曾写过几句诗。他写道：

坚信德国未来，

民族复兴重现！

纵然地覆天翻，

笃守崇高信念。

诉诸你的行动，

勿忘责任在肩，

背负德国命运，

戮力同心奉献！

这些诗句用在今天十分贴切。为了统一、正义和自由，为了我们德意志的复兴，赶快投入工作吧！

附录

1. 我的经历

1888年6月17日出生在维斯瓦河畔的库尔姆。

1894年在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入学读书。

1901年—1903年入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候补军官学校。

1903年—1907年入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费尔德重点候补军官学校。

1907年2月28日分配到位于比奇的汉诺威第10轻步兵营任候补军官。

1907年4月—1907年12月在梅斯军事学校短训。

1908年1月27日被委任为少尉，任命日期从1906年6月22日算起。

1909年10月1日随第10轻步兵营移防到哈尔茨山的戈斯拉尔。

1912年10月1日—1913年9月30日在科布伦茨第3电报营服役。

1913年10月1日—1914年大战爆发前在柏林军事学院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任部队无线电台台长，起初隶属西线第5骑兵师，后调往驻佛兰德第4军。

1914年10月晋升中尉。

1915年4月—1916年1月任第4军助理通信官。

1915年12月晋升上尉。

1916年1月—1916年8月任第5军助理通信官，先后在该军下属的多个司令部服役。

1916年8月—1917年4月任第4军助理通信官。

1917年4月在第4步兵师参谋部服役。

1917年5月埃纳河会战期间任第52预备役师代理参谋。

1917年6月任近卫军代理参谋。

1917年7月任第10预备役军代理参谋。

1917年8月调回第4步兵师。

1917年9月任第14步兵团第2营营长。

1917年10月任C军参谋部参谋。

1918年1月—2月在色当接受总参谋部军官短训。

1918年2月28日调往集团军参谋部服役。

1918年5月任第38预备役军参谋部军需官。

1918年10月任德国总参谋部驻意大利代表处作战处长。

志愿军团 163 和边防军时期

1918年11月在柏林普鲁士国防部东方边防总局服役。

1919年1月在布雷斯劳南方边防司令部服役。

1919年3月在巴滕施泰因北方边防司令部服役。

1919年5月在里加的“铁师”参谋部、后到米陶参谋部服役。

1919年10月在汉诺威国防军第10旅服役。

1920年1月任驻戈斯拉尔第10轻步兵营第3连连长。

1920年3月参加希尔德斯海姆和鲁尔区的暴动 164。

1920年秋进驻位于维斯瓦河畔的弗里德里希费尔德中立区。

1921年3月—5月参加德绍和比特费尔德地区的暴动。

两次大战之间

1922年1月6日—3月31日被调往慕尼黑第7（巴伐利亚）汽车营。

1922年4月1日到国防部汽车部队处工作。

1924年10月1日在什切青第2师参谋部服役。

1927年2月1日晋升少校，在运输兵监察部汽车部队处。

1927年10月1日在国防部部队局陆军汽车部队处服役。

1928年10月1日兼任柏林汽车训练司令部战术教官。

1930年2月1日任驻柏林-兰克维茨第3（普鲁士）汽车营营长。

1931年2月1日晋升中校。

1931年10月1日任国防部运输兵监察部参谋长。

1933年10月1日晋升上校。

1934年7月1日任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

1935年10月15日任驻维尔茨堡第2装甲师师长。

1936年8月1日晋升少将。

1938年2月4日任驻柏林第14军军长，晋升中将。

1938年3月10日参加占领奥地利行动。

1938年10月3日参加占领苏台德区行动。

1938年11月20日任快速部队司令，晋升装甲兵上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1939年8月任第19军军长。

1939年9月参加波兰战局。

1940年5月—6月参加西线战局。

1940年6月1日任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司令。

1940年7月19日晋升大将。

1940年10月5日任第2装甲集群司令。

1941年10月5日任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

1941年12月26日调回陆军总司令部，以待后用。

1943年3月1日任装甲兵总监。

1944年7月21日兼任陆军总参谋长。

1945年3月28日退休。

两次大战中所获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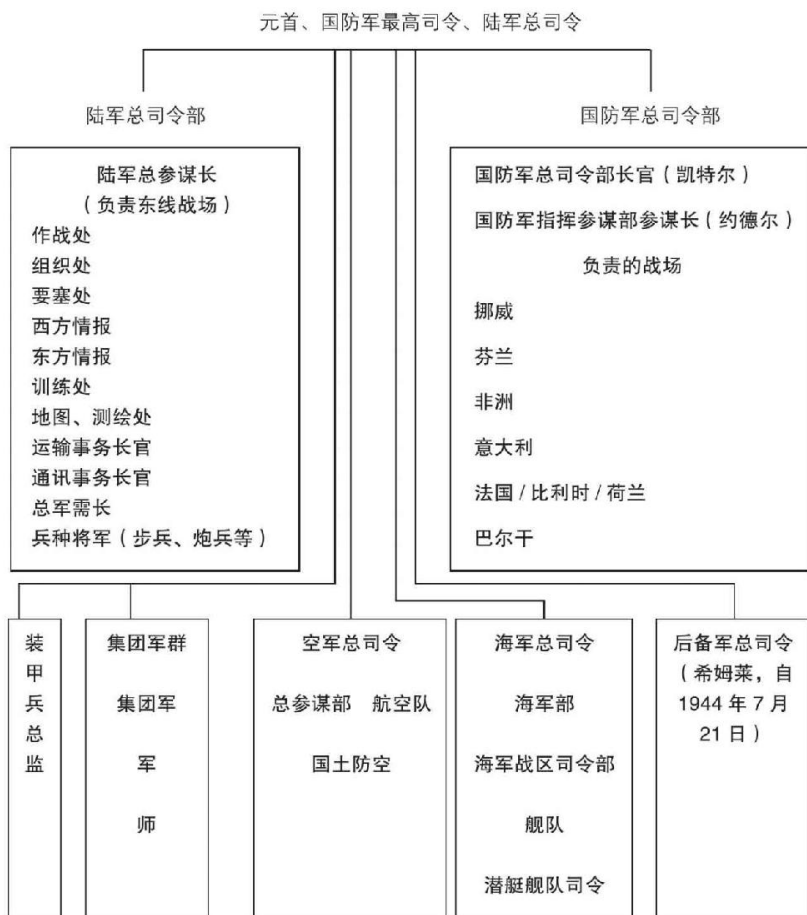
1939年9月5日获二级铁十字勋章。

1939年9月13日获一级铁十字勋章。

1939年10月27日获铁十字骑士勋章。

1941年7月17日获骑士勋章橡树叶。

2.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1944）



只列举了最重要的机构。另外，党卫队和装备、军工部也直属于希特勒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国防军数量不得超过11.5万人。——译者注

[2] 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总参谋部必须取缔。为此，魏玛共和国特成立国防军部队局，以替代总参谋部的职能。——译者注

[3]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1878—1966），英国少将、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近代装甲战理论创始人之一。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坦克军团参谋长、英帝国总参谋长军事助理、旅长等职。1930年晋升为少将。著有《大战中的坦克》《论未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世界军事史》《机械战》等30余部军事著作。他的《关于野战勤务条令（三）的讲义》被德国、苏联、捷克陆军用作教材，后正式出版时取名《装甲战》。——译者注

[4] 巴兹尔·李德·哈特（1895—1970），英国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因倡导机械化战争而著名。1924年负伤致残，1927年退役。自1925年任军事记者，任英国国防大臣的私人顾问。他和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大量使用坦克的理论，被德国的古德里安等将领所采纳，成为德军“闪电战”的基础理论。——译者注

[5]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881—1948），德国元帅。1932—1937年，历任炮兵监察长、师长、军长、东普鲁士军区司令。1937年任第4集团军群司令。1938年晋升大将，任陆军总司令。1940年晋升元帅。1941年因主张撤退被希特勒解职。1945年被英军拘捕，死于战俘营。——译者注

[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与法军于1916年在法国凡尔登地域进行的战役。战役之初，德军进攻取得很大进展。为阻止德军推进，法军从后方地域向凡尔登调集大量援兵，一周内组织3900辆卡车，运送人员19万、物资2.5万吨，从而扭转了战局。这是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汽车运输的典型战例。——译者注

[7] 当时英国关于装甲车的条令已被译成德语，多年来被我们当作推动装甲兵思想发展的理论标尺。——作者注

[8] 这种装甲车是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生产的，没有来得及在战场上使用，后卖给了瑞典。——译者注

[9] 托尔瓦德森（1770—1844），蜚声国际的古典主义时期的雕塑家、丹麦美术家。——译者注

[10] 莎士比亚著名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1] 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即古斯塔夫二世，瑞典国王、统帅、军事改革家。指挥了对丹、俄、波战争及“三十年战争”。在征兵制度、训练方法、军队编制、军需供应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军事改革，尤其是首创楔形阵的作战队形即线式战术，使其在“三十年战争”中屡战屡胜，被誉为“北方雄狮”。——译者注

[12] 乌普萨拉大学是瑞典最古老的大学，该校的卡罗琳·雷达维瓦图书馆是瑞典的第二大图书馆。——译者注

[13] 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1878—1948），德国步兵上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少校军衔。1935年任德国空军学院院长，1940年任驻法德军司令，因实行残酷的惩处、流放、枪杀人质等措施，遭人憎恶。1942年被捕，在国际审判之初自杀。——译者注

[14]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只能保留一支11.5万人的军队，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和海军总司令部分别被缩编为陆军部和海军部，但仍担负总司令部的职能。——译者注

[15] 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1876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1893年—1903年历任团长、军参谋长、军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率第8集团军对俄作战，取得东普鲁士战役胜利。后升任东线德军司令，晋升元帅。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负责东西两线的战略指挥。1919年退役。1925、1932年两度当选魏玛共和国总统。1933年授命希特勒组阁。——译者注

[16] 希特勒为笼络人心，允诺每个德国人拥有一部私人汽车（即所谓的“大众汽车”）。每个德国人不分阶级、地位和财产，只要每周储蓄5马克，待到储蓄总额达到750马克后，便可收到一张“大众汽车”的预定单。但最终这一允诺因希特勒发动的对波兰战争而化为泡影。——译者注

[17] 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1878—1946），德国元帅。1933年由兴登堡推荐，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部长，1935年任国防军总司令。在占领莱茵兰地区行动后，晋升为元帅。1937年虽曾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表示不满，但仍无条件效忠于希特勒。1938年被其对手戈林和希姆莱冠以玷污国防军名誉罪名，免除一切职务。战后，被美军关押，死于狱中。——译者注

[18] 瓦尔特·冯·赖歇瑙（1884—1942），德国元帅。1930年—1933年任第一军区（普鲁士）参谋长。1933年任国防部办公厅（后改称国防军局）主任。1935年任第七军区（巴伐利亚）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译者注

[19]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豪森·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普鲁士宰相。1859年—1862年历任驻俄国、法国公使。自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提出采取“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先后发动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于1871年完成德国统一。1871年—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译者注

[20]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1849—1945），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名将。1891年—1893年历任总参谋长施利芬的副官、军长、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驻塞尔维亚德军司令，以及驻多布罗加和驻罗马尼亚德军司令等职。1915年因指挥突破戈尔利采防线取得重大胜利，晋升为元帅。1918年—1919年被法国拘留。1920年退役。——译者注

[21] 授权法全称为《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根据授权法，希特勒在四年任期中拥有立法权。希特勒可以不经国会同意擅自制定法律，政府还可直接同外国签订条约而无须国会批准。1937年和1941年，授权法在纳粹党人把持下任其延长。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国会名存实亡，以及希特勒独裁统治的确立。——译者注

[22] 路德维希·贝克（1880—1944），德军大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总参谋部参谋、集团军参谋长。1933年任部队局局长（相当于总参谋长，1935年改称总参谋长），直至1938年。1935年晋升为炮兵上将。1938年因在出兵捷克问题上与希特勒发生分歧，提出辞呈。同年，晋升为大将。1938年退役。他认为，德国财力有限，不主张组建大量装甲部队；主张德国应力争避免两线战争；反对“闪击战”思想，认为欧洲未来的战争不会是速决战。1944年7月22日在密谋暗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被枪决。——译者注

[23]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1800—1891），德国元帅、军事理论家、总参谋长。自1822年在普鲁士军中服役，工作认真，学习刻苦，出版发表多部著作、论文，并学习掌握五种外语，遂受到普鲁士国王重视。1836年以军事顾问身份被派往土耳其军队。1945年任普鲁士亲王副官，同年任总参谋部二处处长。1855年任威廉亲王首任副官，1856年晋升为少将，1858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在位30年。任总参谋长期间，指挥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为德国的统一做出重要贡献。——译者注

[24]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1833—1913），德国元帅，军事理论家。1853年毕业于军事学校，1861年毕业于军事学院。1891年—1905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906年退役。为解决德国的两线作战问题，他在对历史进行长达10年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1905年制定了《对法战争的备忘录》，即有名的“施利芬计划”。——译者注

[25] 指施利芬伯爵的文章《现代战争》，载于《德国周刊》，1909年。——作者注

[26] 原文为Kampfwagenkrieg，并非Panzerkrieg。前者含义较宽。如译为《坦克战》，词意似乎过于狭窄。——译者注

[27] 里特尔·冯·艾曼斯贝格尔（1878—1945），奥地利军事理论家，炮兵上将。1918年任奥匈帝国炮兵总监，1929年任奥地利陆军总监。1930年开始从事坦克作战问题研究，并在对一战坦克运用实例进行分析研究后，撰写了《装甲战车战争》一书。提出“坦克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译者注

[28] 里特尔·冯·艾曼斯贝格尔里奥地利人，作者在这里将其称为德国人，可能是因为认为奥地利本就属德国。——译者注

[29] 据其他资料称，艾曼斯贝格尔的父亲战死于1878年，而非1951年。——译者注

[30] 库特·冯·施莱歇尔（1882—1934），德国上将。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1929年任国防军局长，成为魏玛共和国决策者之一。1932年在其策划下，外交部部长被迫下台，巴本接任，施莱歇尔担任国防部部长。半年后又将巴本搞下台，施莱歇尔出任总理。希特勒上台后，被希特勒视为主要敌人。1933年被解职。翌年，在希特勒清洗中被党卫队杀害。——译者注

[31] 冯·泽克特（1866—1936），德国大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先后任军参谋长、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1918年，以皇家陆军“德国将军”的身份，先后任奥地利卡尔亲王和约瑟夫大公爵的参谋长，以及奥斯曼陆军总参谋长。1919年任德国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队局长（相当于总参谋长）。1926年晋升大将。同年，因与国防部长发生矛盾被迫离职。1934年—1935年，应邀来中国，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6年死于柏林。——译者注

[32] 法国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此地区对德军实施了一次坦克进攻战役。1917年11月，英军集中8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3个坦克旅，配备坦克470辆、飞机1000余架、火炮1000余门，在宽约9.6公里的正面向德军发起进攻。创下不经炮火准备、集中使用大量坦克的先例。——译者注

[33] 法国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在亚眠以东地区对德军实施了一次进攻战役。协约国在主攻方向上投入17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600余辆坦克、2000门火炮和800架飞机，在30公里宽正面上对德军发动突然袭击，重创德军。联军投入大量坦克，是取得亚眠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译者注

[34] 彼得罗·巴多里奥（1871—1956），意大利元帅。1919年—1940年间多次出任意大利总参谋长。1926年晋升为元帅。1928年任驻利比亚总督，1936年任埃塞俄比亚总督。1940年，在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与墨索里尼产生分歧。1943年参加推翻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政变，出任新政府总理，并通过与盟军达成停战，使意大利顺利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引退。——译者注

[35] 在军事演习中，导演部派往演习部队负责检查、裁决、评定等工作的人员，称为调理员。类似于运动比赛中的裁判员。——译者注

[36] 布洛姆贝格在其夫人去世后，于1938年1月与在国家粮食署的秘书、出身平民家庭的格鲁恩小姐结婚。格鲁恩一直向他隐瞒了她一段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历史，这段历史曾被警方记录在案。希特勒、戈林以玷污国防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声誉为由，将布洛姆贝格革职。——译者注

[37] 纳粹秘密警察利用张冠李戴的手法，将与弗里奇的名字（Fritsch）只有一字之差的鸡奸犯弗里施（Frisch）的罪名扣在弗里奇的头上，并以此将弗里奇拉下陆军总司令的宝座。——译者注

[38] 威廉·凯特尔（1882—1946），德国元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年任国防部国防军局长。1938年晋升为大将，任国防军最高司令长官，参与各项计划的制订，但无实权。尽管军事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决断不时提出异议，但凯特尔却称希特勒为“天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统帅”，因此被军官团嘲讽为“奴才”。1940年晋升元帅。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6年，以

参与制定如政治委员命令等诸多反人类罪法规，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注

[39] 指施莱歇尔将军被杀事。——译者注

[40]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1890—1957），德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任第10、第6集团军参谋长。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由他指挥的第6集团军被苏军合围于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31日不顾希特勒的坚守命令，率部向苏军投诚。1944年加入德国军官反法西斯联盟，后加入“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1953年定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译者注

[41] 费多尔·冯·博克（1880—1945），德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先后任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第2集团军级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任北方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司令。——译者注

[42] 指吞并奥地利的行动。——译者注

[43] 地区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一部分，位于苏台德山脉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特区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居民以德国人为主，后成为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主要根源，以及希特勒出兵占领该区的主要借口。1938年法、英、意、德四国在慕尼黑会晤，签订《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自1938年10月1日起的十天内从苏台德区撤出，所有军事、交通设施、厂矿企业和物资务必“移交”德国。自此，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台德区归还捷克斯洛伐克。——译者注

[44] 作者在这里以及以下多处对捷克斯洛伐克均称“捷克”，而非“捷克斯洛伐克”。——译者注

[45] 指1938年2月国防部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大将革职事件。——译者注

[46] 弗朗茨·哈尔德（1884—1972），德国大将。1934年晋升为少将，1936年晋升为中将，任军需总监。1938年贝克被希特勒解职后，继任陆军总参谋长。自1941年希特勒自任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哈尔德与希特勒在战略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增多。1942年因反对希特勒将其他战线部队调往斯大林格勒，被希特勒解职。1945年被美军俘虏。战后，撰写有《哈尔德战时日志》（三卷本）、《统帅希特勒》等多部军事著作。——译者注

[47] 今布尔诺。——译者注

[48] 今克莱佩达。——译者注

[49] 1935年德国与英国签订《英德海军协定》，德国承诺将水面舰只总吨位和潜艇总吨位分别限制在英国的35%和45%以下。随着希特勒势力与日俱增，遂将矛头指向西方，攻击英国对德实行“包围”政策。为建造一支强大海军与英国对抗，希特勒于1939年4月宣布废除海军协定。——译者注

[50] 德国著名演员。——译者注

[51] 亦称但泽走廊，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被迫将原普鲁士省西部约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3万居民，其中德国人和波兰人各占一半左右）割让给波兰。西普鲁士成为波兰领土后，中间形成一条狭窄地带，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分割开。1933年和1938年德国先后向波兰提出对波兰走廊的领土要求，并要求在此地享有修筑通往东普鲁士的铁路、公路的权利，要求重新划分东部边界。——译者注

[52] 今波兰港口格但斯克。13世纪被德国骑士团占领。15世纪德国对波兰战争失利，但泽归属波兰。1793年并入普鲁士，1807年拿破仑授予该城“自由城市”特权，并由普鲁士和萨克森行使管辖权。1813年该市要求与波兰统一，未果。后并入西普鲁士，成为西普鲁士首府。一战后，《凡尔赛和约》将该市定为自由城市，置于国际联盟保护之下，在经济上与波兰保持密切联

系。1938年希特勒要求但泽并入德国。——译者注

[53] 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统帅、军事理论家。1734年作为王太子，首次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40年继承普鲁士王位，在位46年。即位当年便发动针对奥地利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6年后又以先发制人战略，发动七年战争，确立了普鲁士的大国地位，因此被誉为“大王”（亦译为“大帝”），是德国人心目中的一尊偶像。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在军事思想上独树一帜，提出许多创新思想，成为德国军事思想的奠基人，而且在治国、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他利用战争间隙撰写了多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其中《战争总则》一书，被拿破仑在作战中随身携带。——译者注

[54] 令奥尔什丁。——译者注

[55] 令布列斯特。——译者注

[56] 炮兵火力支援的一种方法。主要在己方冲击部队正前方的一个地区或两个地区上，以密集火力构成一道或两道弹幕，并随着冲击部队的前进逐次向敌防御纵深延伸的绵密弹幕，起到掩护部队冲击的作用。——译者注

[57] 今加里宁格勒。——译者注

[58] 指二战爆发后，英、法因对战争准备不足，以及对形势尚存幻想等因素，虽对德宣战，但仅派出小部兵力陈兵边境，也未派一兵一卒支援波兰。德国也担心其国力尚不能承担与西方大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较量，未敢贸然对西方开战。这场“奇怪的战争”始自英、法对德宣战之日，至1940年5月德军停止西线进攻为止。——译者注

[59] 布鲁姆贝格为波兰城市，今称比得哥什。1939年9月1日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后，撤退的波军和被煽动起来的波兰平民，对布鲁姆贝格城内的日耳曼人展开血腥屠杀，直至9月4日德军占领该城。据称有1100名德国人遇害，占全城德国人的7.3%。这成为纳粹进攻波兰的所谓“自卫作战”的依据之一。——译者注

[60] 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1875—1953），德国元帅。190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历任骑兵师参谋长、歩兵团团长、集团军参谋长、军区司令。1938年晋升为大将。二战中，历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波兰战局）、A集团军群司令（法国战局）、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苏联战局）、西线德军总司令。在法国战局中，指挥所属集团军群突破法军防线，为战胜法国起到重要作用。被认为是二战中德军最具才能的将领之一。1944年因与希特勒发生矛盾被免职。9月复任西线总司令，1945年被撤职。德国战败后被美军俘虏，1949年因重病获释。——译者注

[61] 埃里希·冯·曼施泰因（1887—1973），德国元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年—1938年任总参谋部作战处长、第一军需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兰战局中，先后任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A集团军群参谋长。在法国战局中任军长。在苏联战局中，任集团军司令、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南方集团军群司令。1939年制订对法作战计划，即著名的“镰割计划”，通称“曼施泰因计划”。希特勒采纳了“曼施泰因计划”，于1940年5月发起对法国的进攻。因在作战问题上与希特勒产生矛盾，于1944年被解职。1950年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1953年获释。著有《失去的胜利》《一个军人的回忆》两部回忆录。——译者注

[62] 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先后任科长、处长、步兵旅旅长。一战爆发时，任西线集团军副参谋长，在奇袭比利时列日要塞作战中崭露头角，1914年8月任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升任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在军中仅次于总参谋长兴登堡，成为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在国内推行军事专制制度，实行“总体战”。1918年德国战败后，被解职，并逃往瑞典。1919年回国，参加右翼活动。1923年参加希特勒啤酒馆暴动。一战后撰写《总体战》《我对1914年—1918年战争回忆录》等多部军事著作，被认为是“总体战”思想主要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63] 由德国总参谋长施利芬制订的《对法战争备忘录》的通称。“计划”将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这

一不利地缘劣势化优势，利用法、俄被东西分隔的条件，集中兵力于西线，首先解决法国，而后挥师东进，消灭俄国。在西线，集中85%以上的兵力于右翼，配置在荷兰边境、梅斯一线；另15%的兵力配置于左翼。右翼突破边境防御后，迅速向海峡沿岸突击，而后以梅斯为轴，折向东南方向，将法军包围歼灭，力争在四至六周之内消灭法国。该“计划”是德国历史上提出的首个解决德国两线作战问题的方案。其中心思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迂回包围，速战速决。——译者注

[64] 法国于1928年根据时任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建议，在与德国、卢森堡毗邻的整个边境，以及与比利时毗邻的部分边境上构筑的永备筑城工事和障碍物配系。“防线”正面长约400公里，纵深6—8公里。主要防御地带前方有纵深为4—14公里的保障地带，永备发射工事5600余个，在最危险的方向上有22个大型永备发射工事群。工事间有地道连通，设有炮塔、暗堡、人员宿舍、容纳三个月粮食和弹药的仓库、独立电站及上下水道等。二战爆发时，有两个集团军群（50个师）驻守“马奇诺防线”。“防线”是法国消极战略的反映，耗资巨大，且极大地影响了装甲兵和空军等机动军兵种的发展。1940年德军突破法军防御后，进抵“马奇诺防线”后方，“防线”未发挥其应有作用。——译者注

[65] 保罗·路德维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1881—1954），德国元帅。1912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自1928年历任师参谋长、团长、师长、军长。1939年率第22军参加对波兰战争。1940年任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司令，参加法国战局。自1941年相继参加对苏战争的基辅会战、罗斯托夫会战、哈尔科夫会战。翌年晋升为元帅。1944年因与希特勒有分歧被革职。1945年被英军俘虏。1948年作为战犯被移交苏联，卒于狱中。——译者注

[66] 恩斯特·布施（1885—1945），德国元帅。二战前，任师长、军长。1939年任集团军司令。1940年晋升为大将。在法国战局和苏联战局中，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44年所辖部队在白俄罗斯被苏军全歼，遂被希特勒解职。在占领区内实行恐怖制度。1945年任德军西北部集团军司令。1945年被英军俘虏，死于英国。——译者注

[67] 夏尔·戴高乐（1890—1970），法国总统、将军。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1922年考入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命组建装甲师，抗击德军入侵，晋升准将；任陆军部副部长。1944年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45年当选法国总理。1947年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任主席。1959年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65年连任。撰写有多部军事著作。早在1931年，他就强调机械化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建立规模小、机动性强的职业军队，在步兵、空军协同下大量集中使用坦克，但未引起法国军事当局的重视。——译者注

[68] 亨齐，德国中校。在1914年马恩河会战期间，亨齐中校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前线视察。为避免被敌包围，他经与前线司令协商，自主命令部队撤退。1914年9月他不顾总参谋部的反对，再次命令部队撤退。对这两次造成严重后果的停止命令，后来专门立案调查。——译者注

[69] 莫里斯·居斯塔夫·甘末林（1872—1958），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国大本营作战处处长、旅长、师长。1925年—1928年任驻叙利亚法军司令。1931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35年兼任陆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任国防部总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英国远征军司令。1940年被捕，1942年交由贝当政府组织法庭审判。1943年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直至战争结束。——译者注

[70] 过去通译为“统帅部”或“最高统帅部”似有不妥。实际应译为国防军总司令部（原文为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它与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海军总司令部（Oberkommando der Marine）属同一级别，均直属于国防军最高司令希特勒（参见附录）。——译者

[71] 威廉·里特尔·冯·勒布（1876—1956），德国元帅。1929年晋升为少将，1938年晋升为大将，参加占领苏台德区行动。1939年任“C”集团军群司令，1940年率部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对苏战争中，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率部突击列宁格勒。1942年被希特勒解职。因执行“政治委员命令”于1948年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三年拘禁。——译者注

[72] 亨利·菲力普·贝当（1856—1951），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旅长、军长、集团

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驻欧洲法军总司令、法军总司令、陆军总监。1931年—1934年任防空总监、陆军部部长。推行消极防御战略，支持构筑马奇诺防线。1939年—1940年，出任法国驻佛朗哥西班牙大使。自1940年任副总理、总理。1940年—1944年任维希政府国家元首。1945年被捕，同年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译者注

[73] 汝拉是位于瑞士西北部的一个州，与法国接壤。汝拉山横贯南北，是著名的避暑胜地。——译者注

[74] L60是指火炮身管长为口径的60倍。——译者注

[75] 作者在此处用的是“苏联”，而非俄国。下文均将按作者原意翻译。——译者注

[76] 地区名，地处东欧。15—20世纪先后属摩尔多瓦、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苏联。1812年俄国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占领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一半土地。1918年比萨拉比亚独立，同年并入罗马尼亚。——译者注

[77]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独裁者、大元帅。1921年任西班牙外籍军团司令。1928年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35年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1936年仰仗德、意法西斯的支持和武装干涉，发动武装叛乱，挑起西班牙内战。同年被推举为“国家元首”，任叛军总司令，晋升大元帅。1939年内战结束后，成为西班牙终身国家元首，兼西班牙长枪党领袖、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派遣“蓝色”师配合德军入侵苏联。——译者注

[78] 罗多尔福·格拉齐亚尼（1882—1955），意大利元帅、总司令。1930年晋升为少将，1932年晋升为中将，1935年任意属索马里总督，晋升为上将，后任埃塞俄比亚总督，1937年晋升为元帅。二战中，历任意大利本土军司令、陆军参谋长、利比亚总督兼驻北非意大利军总司令。在1943年—1945年德国占领期间，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国防部部长。1945年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译者注

[79] 查理十二，德国称卡尔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1697年继位，年仅15岁。1700年丹麦与萨克森、俄国结盟，联合进攻瑞典，北方战争爆发。8月查理十二通过突袭西兰、纳尔瓦战役和强渡西德维纳河等行动，将丹麦、萨克森和俄国各个击败。1702年任瑞典统帅。自1703年俄国开始蚕食瑞典，1707年查理十二则率军进入俄国。1709年在波尔塔瓦的决战中，败于俄军。1718年在作战中阵亡。查理十二不仅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具有多方面的文化造诣，对建筑和绘画很感兴趣，喜欢探讨神学和哲学问题，尤其偏爱数学和科学。——译者注

[80] 今黑山。——译者注

[81] 瓦尔特·莫德尔（1891—1945），德国元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作战勇敢，1917年被调往总参谋部作战训练处任职，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身边工作。1937年任陆军总参谋部第8处（技术处）处长，负责研究外国军事装备，推进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他曾建议设计一种摩托化、有装甲防护的步兵伴随火炮，因此被视为德国自行火炮创始人之一。二战爆发后，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1944年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同年3月晋升为元帅。后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西线德国总司令、B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被解职。因多次扭转危局，被希特勒视为东线的“救星”，有“防御大师”之称。1945年，B集团军群在鲁尔合围圈内被迫投降，莫德尔于4月21日自杀。——译者注

[82] 今圣彼得堡。——译者注

[83] 1941年6月6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下达“对待政治委员的方针”（“政治委员命令”）。要求“所有军官”在对苏战争中“必须抛弃过时的思想”，“以空前的、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消灭（苏军的）政治委员”。按规定，被俘的红军政治委员要“经过筛选后予以解决”。——译者注

[84] 1899年7月29日，在海牙由法、英、瑞典、丹麦、希腊、意、日、俄、美等26个国家（后

又有多个国家批准并加入）签署的公约，全称《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公约就交战者的资格、战俘、伤病员、伤害敌人的手段、包围和袭击、间谍、军使、投降书、停战、敌国领土内的军事当局、在中立国拘留交战者和护理伤病员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译者注

[85] 今考纳斯。——译者注

[86] 下诺夫哥罗德的旧称。——译者注

[87] 鲁道夫·施蒙特（1896—1944），德国中将。1938年继霍斯巴赫之后，被任命为元首副官长。1943年被破格提拔为中将。在1944年谋杀希特勒事件中被炸伤，死于野战医院。——译者注

[88]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1895—1970），苏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自1925年相继任白俄罗斯和基辅军区副司令、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基辅军区司令。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历任统帅部大本营主席、副国防人民委员、西方方向总司令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同年起历任西南方向总司令兼西南方面军司令、西北方面军司令等职。许多重大的战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都有他的参与。战后，曾任巴拉诺维奇军区司令、南乌拉尔军区司令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等。——译者注

[89] 是一种设在东正教教堂中的屏壁，或木或石或金属结构。圣像屏中部有门，两侧各一门。门板上刻有四位传福音使徒像及众多天使，以及《圣母领报图》《最后晚餐图》等诸多名画，极为珍贵。——译者注

[90] 德军为执行专门任务而临时组建的作战单位，大于集团军，小于集团军群。——译者注

[91] 今克里米亚半岛。——译者注

[92] 今吉尔茨科。——译者注

[93] 阿尔贝特·凯塞林（1885—1960），德国元帅。自1933年起在空军服役。自1936年起历任空军参谋长兼空军第3军区司令、第1、第2航空队司令。参加波兰战局、法国战局、不列颠之战、苏联战局。1940年晋升为元帅。1941年任南方战线德军总司令，参与指挥德、意军队在北非和意大利的作战行动。1943年任西南战线总司令，指挥德军在地中海地区作战。1945年任西线德军总司令，5月率部投降。1947年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改为终身监禁，1952年获释。——译者注

[94] 在1700年—1721年的北方战争期间，俄国军队与瑞典军队于1709年7月8日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进行的总决战。波尔塔瓦会战以瑞典失败告终。——译者注

[95] 波兰战局结束后，德国在东部边界组建了七个相当于军级的边防司令部。自1939年10月改称军级司令部，因战斗力不及一般军，因此通常只遂行次要方向上的任务。——译者注

[96] 指被德军占领的公路。——译者注

[97] 今顿涅茨克。——译者注

[98] 德国于1935年6月26日颁布法律，规定18—25岁男性青年须加入青年义务劳动队，担负公益劳动任务。1935年10月有成员20万人，到1939年10月增加到35万人。在建造高速公路、西壁工事等大型工程中，都有青年义务劳动队参加。组织青年义务劳动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但最终沦为以纳粹思想教育青年的组织以及军队的后备兵源。——译者注

[99] 德国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因发动反罗马教廷的民族运动，触犯了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利益。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伙同教皇等各封建主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准备对路德进行迫害。这句话是路德踏上受审之路时，他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译者注

[100] 波兰地名，今称肯琴。——译者注

[101] 今波兹南。——译者注

[102] 今伏尔加格勒。——译者注

[103] 1942年8月19日，英军与加拿大军队在强大空军支援下突袭迪耶普，未果。英、加军队损失1艘驱逐舰、33艘登陆艇、106架飞机、4350人；德军损失48架飞机、1艘猎潜艇、591人。——译者注

[104] 1943年1月14—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两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制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政策和战略。在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盟国将对德、意、日的战争进行到这三国“无条件投降”为止的声明。——译者注

[105] 1945年2月4日—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及其外长、参谋长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对战后德国的处理方案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计划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一次会议，共同制定联合国宪章。同时商定：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为此签订秘密协定。秘密协定对于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做了规定：外蒙古（今蒙古）的现状须予保留；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的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苏联在满洲享有特殊权益，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让与苏联。——译者注

[106] “装甲兵”在勤务守则里包括：装甲兵、装甲步兵、摩托化步兵、装甲侦察部队、反坦克部队和重型自行反坦克分队。——作者注

[107] 1940年在德国对西方开战之初，“赫尔曼·戈林”伞兵师的前身曾参加奇袭荷兰要塞的战斗，为迫降荷兰做出贡献。——译者注

[108] 德军中高于军、低于集团军的一种特殊军队编制形式。——译者注

[109] 德国浪漫派古典主义画家，以独具风格的肖像画著称。——译者注

[110] 指戈林。——译者注

[111] 为防止英、美在法国登陆，希特勒于1942年8月25日下令沿法国西海岸至比斯开湾修筑海岸筑垒地带，即大西洋壁垒。工程一直延续到1944年。——译者注

[112] 德国于1938年成立的、专门承担军事建筑任务的建筑组织，因其领导者托特而得名。弗里茨·托特系德国工程师，纳粹党员。先后担任德国公路总监，协调建筑经济全权代表，水利、能源总监，武器弹药部部长等要职。——译者注

[113] 亨利·福特为美国著名汽车制造商，创办汽车公司。——译者注

[114] 德国装甲兵上将，在隆美尔回国期间代其指挥在非洲的作战，在1942年10月末盟军发动的阿莱曼攻势中战死。——译者注

[115] 疑为作者笔误，莫德尔为B集团军群司令。——译者注

[116] 1944年10月14日，希特勒派隆美尔的老战友、陆军人事部部长兼希特勒第一副官布格多夫，来到隆美尔的住所，向隆美尔传达希特勒的指示，如果隆美尔自尽，将对他的叛国罪严加保密，并为他竖立纪念碑，举行国葬，而且保证不对他的家属采取非常手段，其妻子将领取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最后隆美尔服毒自杀。——译者注

[117] 今普斯科夫。——译者注

[118] 相当于中将军衔。——译者注

[119] 希特勒情人的妹夫。——译者注

[120] 波兰本土军司令。1942年2月波兰反抗德国占领的各支力量，联合组成波兰本土军，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男爵将军时任副司令。1943年，波兰本土军司令罗韦基将军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后，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继任司令，遂展开对德军的破坏和游击活动。1944年8月，趁苏军大举反攻之际，组织华沙本土军起义。——译者注

[121] 今格沃古夫。——译者注

[122] 今弗罗茨瓦夫。——译者注

[123]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国王在反对派压力下，将安东内斯库解职。罗马尼亚宣布脱离轴心国，加入同盟国，要求德军在规定期限内撤出罗马尼亚。——译者注

[124] 罗马尼亚地区名。今称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为罗、匈、奥等国所争夺。1867年为匈牙利所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罗马尼亚夺占，1940年8月经德国“仲裁”，将其一半划归匈牙利。——译者注

[125] 今苏维埃茨克。——译者注

[126] 历史地区名，位于喀尔巴阡山北部。西自维斯瓦河上游，东至俄罗斯罗夫诺—利沃夫地域，北抵卢布林丘陵。历史上长期为俄、奥所争，一战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127] 今波兰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译者注

[128] 今波兰什奇特诺。——译者注

[129] 古希腊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译者注

[130] 瓦尔特·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1888—1976），德国炮兵上将。1908年入伍，参加过一战。二战初，在西线任第12步兵师师长，后调往东线。1942年1月率赛德利茨集群成功为被合围在杰米扬斯克地域的德军解围。在斯大林格勒被合围后，于1942年11月22日曾建议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撤出斯大林格勒，遭拒绝后，于1943年1月31日投降苏军。在苏军战俘营担任“德国军官联合会”主席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进行反希特勒宣传工作。1944年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50年被苏联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为25年徒刑，1955年获释，返回德国。——译者注

[131] 今奥波莱。——译者注

[132] 今布热格。——译者注

[133] 今埃尔布隆格。——译者注

[134] 今马尔堡。——译者注

[135]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1974），苏联元帅、军事家。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骑兵排长、连长、团长、旅长、红军骑兵监助理、师长、军长和军区副司令等职。1939年任驻外蒙古苏军第1集团军群司令。1940年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晋升为大将。1941年任总参谋长。1942年任最高统帅部副最高统帅。1943年晋升为元帅。1946年任武装力量部副部

长兼陆军总司令。1955年任国防部部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指挥多个重大战役，为战胜法西斯德国做出重要贡献。——译者注

[136] 今霍什奇诺。——译者注

[137] 今布拉涅沃。——译者注

[138] 今科斯琴。——译者注

[139] 希特勒的秘书。——译者注

[140] 今什切齐内克。——译者注

[141] 今科沙林。——译者注

[142] 只有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有功之臣才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译者注

[143] 指凯特尔。——译者注

[14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给国会的信中提出“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十四条和平条款。主要精神是：解放人民；对友对敌同样公正；建立国际联盟保障和平。但在实际实施中，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完全履行十四点精神，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译者注

[145] 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和国防部部长，1933年1月被解职、退役。1934年6月30日与其夫人在家中被暗杀。——译者注

[146] 参见第三章。——译者注

[147] 参见第84页。——译者注

[148] 参见第118页。——译者注

[149]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是美国海权论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的代表作。作者在分析1660年—1783年的大量海战战例后，首次提出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军战略。指出，争夺制海权是进行海战的基本法则，是取得整个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制海权是民族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是海上强国的天赋特权。要控制海洋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1898年德国海军下令将此书的德文译本提供给国内所有公共图书馆、学校和政府机构。——译者注

[150] 1941年9月11日，罗斯福宣布，一旦发现轴心国船只进入“美国防务必须保护的”海域，立即射击。——作者注

[151] 阿道夫·加兰德（1912—1996），德国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和对法、英战争，共击落敌机104架，屡受勋，1944年晋升为中将。战后，到阿根廷任军事顾问。自1954年回德国从商。——译者注

[152] 参见第423页。——译者注

[153] 参见第368页。——译者注

[154] 1938年11月9日夜，希特勒和戈培尔鼓动德国纳粹在德国和奥地利，对犹太人进行大肆屠杀，7500家犹太商店和177座犹太教堂被毁，死伤多人，满街都是亮晶晶的玻璃碎片，故被嘲讽地称为“水晶之夜”。——译者注

[155] 参见第305、337页。——译者注

[156] 格哈德·约翰·达维德·沙恩霍斯特（1755—1813），普鲁士军事家、将军。自1786年在炮兵学校教授炮兵学。青年时期就以炮兵专家和军事作家的身份为众人所熟知。1801年由汉诺威军队转入普鲁士军队，次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在对法战争中任参谋长。1807年任军事局局长，兼总参谋长和军队改组委员会主席，同年晋升为少将，1813年晋升为中将。1808年任陆军大臣。自1807年与格奈泽瑙一起对普鲁士军队进行改革，重点是：军队编制和军官训练；缩短服役期；建立训练有素的后备军；制定义务兵役制；改进武器装备；改革后勤体制。普鲁士的军事改革为日后弗里德里希大王时期建设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11年因主张对拿破仑作战，在拿破仑压力下，被解职。1813年在与拿破仑军队作战中负重伤，因伤口恶化血液中毒，在布拉格去世。著有多部军事著作，其中《炮兵手册》受到广泛重视，马克思的评价是：这是“第一部有关这一课题的真正内容全面的著作”，沙恩霍斯特是“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炮兵专家”。——译者注

[157]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德哈特·格奈泽瑙（1760—1831），普鲁士元帅。1786年开始在普鲁士军中服役。1813年任西里西亚集团军总军需长、参谋长，同年晋升为少将，1815年晋升为上将。1830年任普鲁士军队总司令。与沙恩霍斯特一起进行军事改革，是沙恩霍斯特的有力助手。——译者注

[158] 指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作者注

[159] 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元帅。1760年由瑞典军队转入普鲁士军队。1807年-1811年任波美拉尼亚总督。1813年任俄国普鲁士西里西亚集团军司令。1815年任普鲁士萨克森军队总司令。由于在对拿破仑军队交战中刚毅果断，被同时代人称为“前进元帅”。——译者注

[160] 毛奇在生活窘迫的青年时期，利用军校学习之余，出版小说，翻译名著，撰写大量论文。后在出国考察期间，又撰写了许多游记，对外国民族的风土人情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文字优美，引人入胜，成为德国书札文学宝贵财富中不可多得的组成部分。——译者注

[161] 克劳塞维茨的原话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译者注

[162]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台词。意思是“剩下的还是以不说为妙”，或“剩下就不用说了”。——译者注

[163] 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国内出现200多支由旧军队组成、各自为政的所谓“志愿军团”。由比绍少校领导的“铁师”是其中一支较大的部队。后大多数被编入共和国国防军。——译者注

[164] 1920年初，一批由容克、官僚等反动分子组成的武装力量，在柏林等地发动旨在推翻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暴动，部分国防军、志愿军团等武装力量给予支持。——译者注